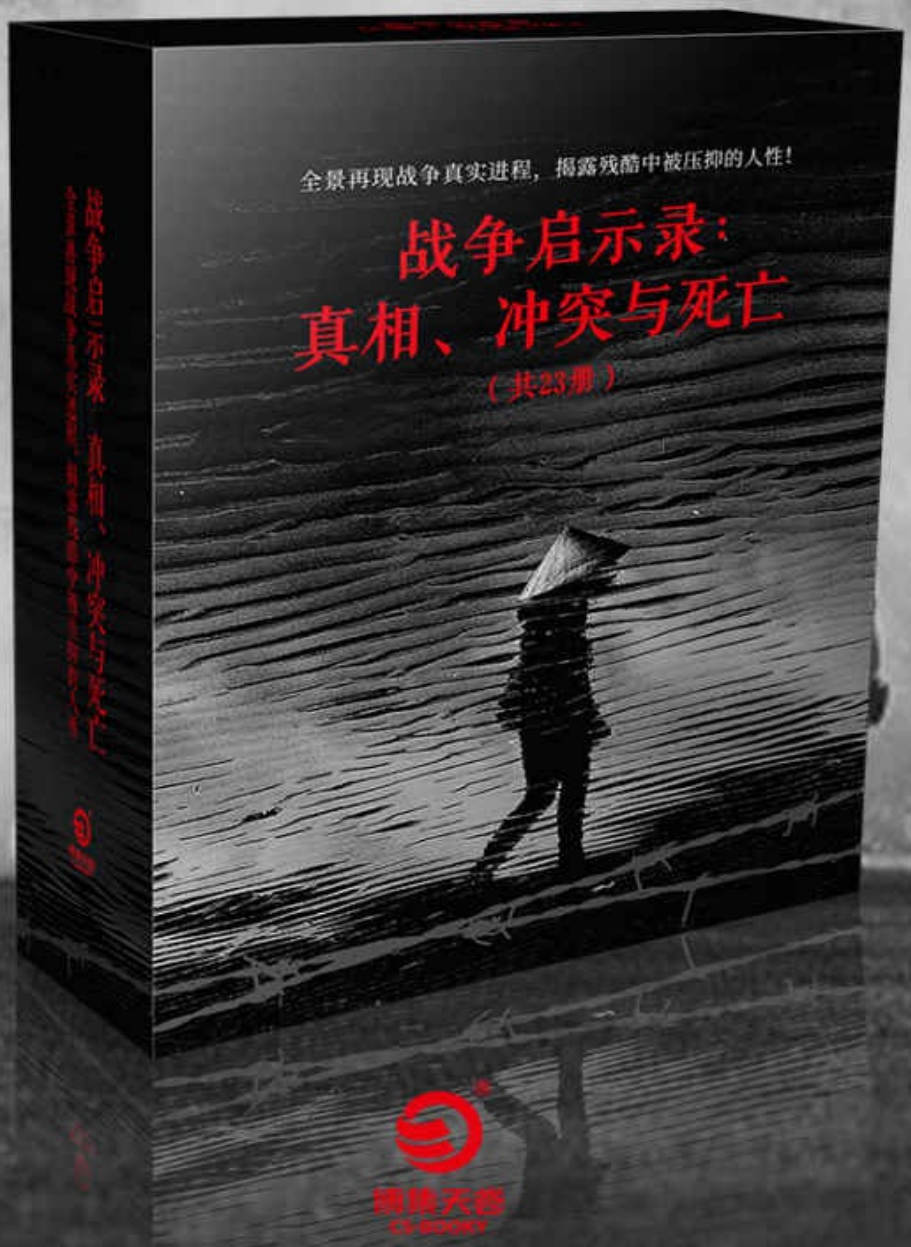
战争启示录：真相、冲突与死亡

全景再现战争真实进程，揭露残酷中被压抑的人性！

共23册



读库天卷
CS-BOOKY

战争启示录：
真相、冲突与死亡

全景再现战争真实进程，揭露残酷中被压抑的人性！

共23册

版权信息

书名：战争启示录：真相、冲突与死亡（共23册）
作者：【美】赫尔曼·沃克 袁腾飞 等
译者：陈良廷 等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战争与回忆：全2册
战争风云：全2册
凯恩舰哗变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上）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下）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一战
葛底斯堡的雄狮：美国南北战争传奇将军张伯伦回忆录
战争论：全三册
战争哀歌
阿勒颇养蜂人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黄同学漫画二战史
黄同学漫画二战史.2
黄同学漫画二战史.3
黄同学漫画二战史.4
从甲午到抗战
少帅春秋
湘军为什么这么牛.1：乱世豪杰多书生
湘军为什么这么牛.2：一朝天子一朝臣
将领讲述：中央军抗战
将领讲述：川军抗战
将领讲述：八路军抗战
将领讲述：新四军抗战

WAR

全景式展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真实进程的伟大作品

战争与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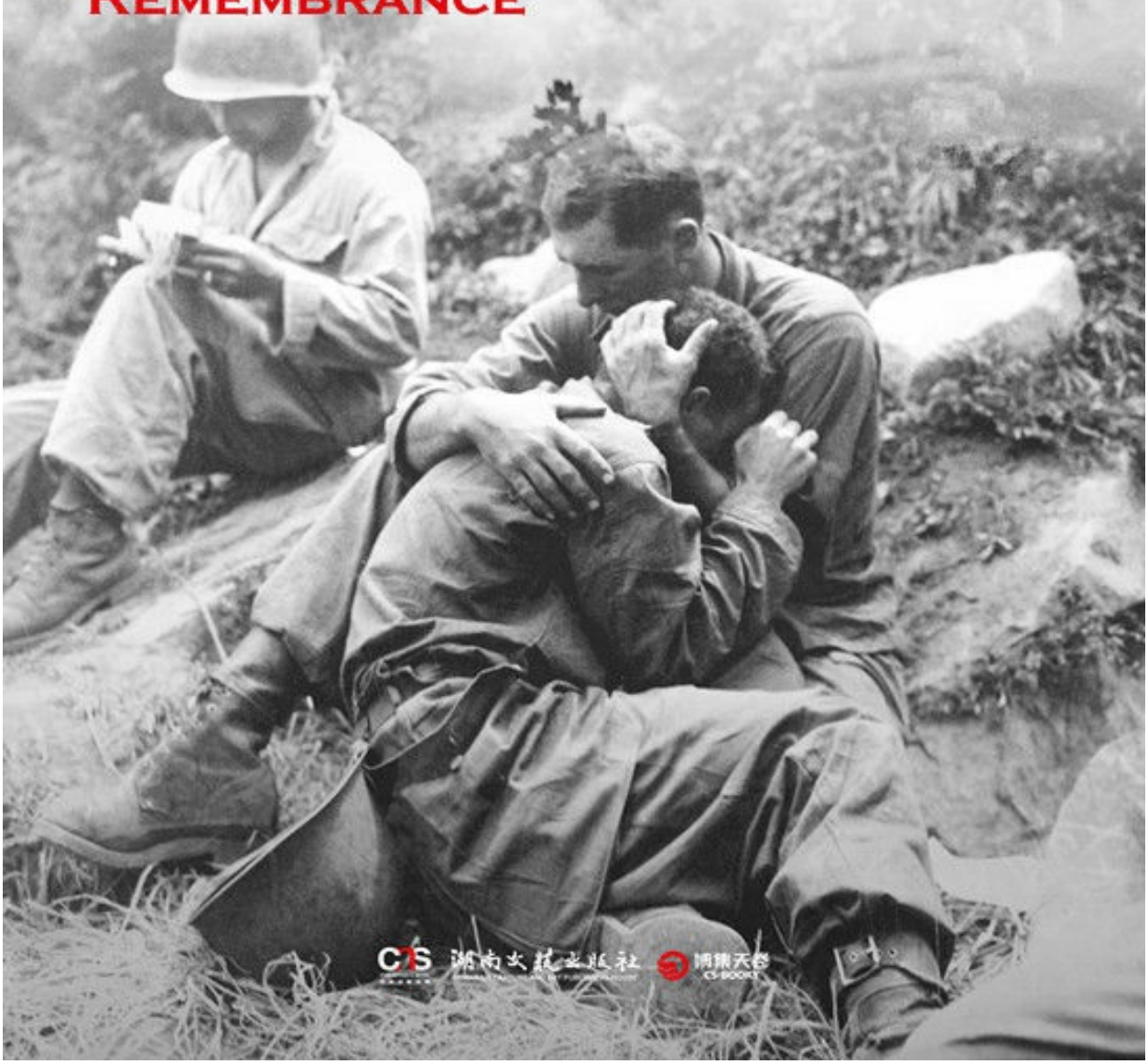
AND

（1941—1945）

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
赫尔曼·沃克传世经典

[美] 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著
陈良廷等◎译

REMEMBRANCE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版权信息

书名：战争与回忆：全2册
作者：【美】赫尔曼·沃克
译者：陈良廷 等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作者前言
译者
战争与回忆（上）
第一部　“娜塔丽在哪里？”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部　中途岛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部　拜伦与娜塔丽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部　帕格与罗达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战争与回忆（下）
第四部　帕格与罗达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部　犹太乐园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第七部　莱特湾之战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四章
第九十五章
第九十六章
第九十七章
第九十八章
第九十九章
史实注释
出版方声明

作者前言

《战争与回忆》是一部历史传奇，主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观点是美国的。

《战争风云》是序幕，出版于一九七一年，通过描述一系列导致珍珠港事变的事件，为本书定下了历史的框架。《战争与回忆》是一部关于美国作战的小说——从珍珠港到广岛。

这是我要叙述的主要故事。我当然希望即使是在这繁忙的年代里，也有一些读者能挤出时间看这两部小说，但《战争与回忆》本身自成一个故事，不看序幕也看得下去。

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只有一个，它清楚地表现在维克多·亨利评论莱特湾战役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中：

“要么结束战争，要么我们完蛋。”

我运用小说艺术的色彩和动作来表现这一主题，使“能走路的人个个读得懂”，并记住在这场最糟的世界性灾难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至于这两部小说中的史实，我相信有见识的读者将发现它们都是写得慎重负责的。

从这两部连续的小说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战争是一种古老的思想习惯、一种古老的心理状态、一种古老的政治手段，就像人的牺牲和人的奴役已经成为历史陈迹那样，战争今后也一定会成为历史陈迹。我深信人类的精神会证明：它是能胜任结束战争这一漫长而艰巨的任务的。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悲观情绪，尽管我在本书中写了有阴暗的一面，但我想，人类的精神在本质上是英勇无畏的。这部小说中所叙述的种种英雄事迹，就表现了这种英勇无畏的本质在行动。

结束战争的开端就寓于回忆之中。

赫尔曼·沃克

于华盛顿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犹太历五七三八年普珥节[1]

---

(1) 普珥节，犹太人的节日，纪念哈曼谋杀犹太人失败的日子。

译者

王圣珊（第一章至第六章）

方　平（第七章至第九章）

陈良廷（第十章至第二十章）

鹿　金（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七章）

吴　劳（第二十八章至第三十二章）

林晓帆（第三十三章至第四十四章）

张岱云（第四十五章至第五十章）

聂振雄（第五十一章至第五十九章）

卢允中（第六十章至第六十八章）

叶　扬（第六十九章至第七十四章）

主　万（第七十五章至第八十五章）

叶冬心（第八十六章至第九十九章）

WAR

战争与回忆

（1941—1945）

AND

[美] 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著
陈良廷等◎译

REMEMBRANCE

上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第一部　“娜塔丽在哪里？”

一艘自由轮满载着睡眼蒙眬、宿酲初醒的水兵，横靠上美国军舰“北安普敦”号舰舷时，发出铛铛的声响。

第一章

一艘自由轮[1]满载着睡眼蒙眬、宿酲初醒的水兵，横靠上美国军舰“北安普敦”号舰舷时，发出铛铛的声响。一位矮胖的上校穿着一身雪白制服，一个箭步跳出来，跨上舷梯。那艘重型巡洋舰系在一个浮筒上，在珍珠港内，随着港外涌进的潮水漂动着，灰色的舰身和大炮被初升的太阳蒙上一层粉红色。当自由轮噗噗噗地向停泊在西海湾中的那些驱逐舰驶去时，上校从陡直的舷梯爬到舰上，对军旗和军官敬礼。

“我请求准许登舰。”

“同意，长官。”

“我叫维克多·亨利。”

值班军官的眼睛瞪圆了，他穿着浆得笔挺的、钉着镀金纽扣的白军服，戴着白手套，腋下夹着长望远镜。这位满脸朝气的海军少尉已经站得够直挺挺的了，可他如今把身子挺得更直了。

“哦，是，长官。我这就去通知希克曼上校，长官——传令兵！”

“先不用打搅他。他不知道我来，我先到甲板上走走。”

“长官，我知道他醒着呢。”

“那好吧。”

亨利顺着前甲板向前走去，那里已经有穿粗蓝布工作服的作业队在走动了，他们正忙着躲闪光脚的甲板水兵冲洗甲板时水龙带里喷出来的水。脚底下的铁甲板踩上去很舒服。海港里的和风带有刺鼻的气味，闻起来也很舒服。这正是帕格·亨利[2]熟悉的世界，由庞大的战舰、强有力的机械设备、活跃的青年水兵、重炮和大海所组成的井井有条的世界。长期在外游历之后，他终于回家了。但他一看到舰艏右舷外面的悲惨景

象，兴致就淡下去了。海港水面上浮着一层黑黑的油，突出水面的是翻了身的“犹他”号战列舰的有条纹的红色船底，这令人厌恶的象征，表明了整个太平洋舰队的奇耻大辱。在这片被炸成废墟的战列舰停泊区中，美国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搁浅在帕格望不见的海底淤泥里。这原是他到夏威夷来要统率的战列舰，如今水已淹到大炮那里，在遭受这场灾难十天之后还在冒烟。

“北安普敦”号当然不能和“加利福尼亚”号相比，它是一艘按条约[3]规定建造的巡洋舰，长度跟“加利福尼亚”号差不多，达六百英尺，但宽度只有它的一半，吨位只及它的四分之一，主炮较小，舰身较薄，对鱼雷的抵抗力要差得多。可是，亨利海军上校在岸上长期工作之后，这艘战舰在他看来显得很大。他站在飘扬着的蓝色舰艏旗和锚链近旁，回头望着炮塔、三脚桅杆和重重阳光中的桥楼，简直觉得这艘战舰比那艘被毁的驱逐舰大很多倍。当战列舰的舰长一直是他的梦想，但接到“加利福尼亚”号的委任状总不像是十分真实的，到头来，还是被一场灾难攫走了。他曾经在重型巡洋舰上服役过，但是当舰长毕竟是另一回事。

矮胖的舷梯传令兵看上去不过十三岁左右，他快步过来敬了个礼。总的说来，这伙水兵都显得特别年轻。有两个年轻人神气活现地戴着海军少校的镀金领章，帕格乍看之下，还当他们是中尉呢。他们肯定没像他这样苦干了十五年才戴上这两道半金杠！战争时期给人的好处就是提升快。

“亨利上校，长官，希克曼上校向您致意，长官。他正在淋浴，马上就完。他说他舱里有您的信件，是从‘加利福尼亚’号陆上办事处转来的。他邀请您去吃早餐，长官，请随我来。”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级别？”

“长官，我叫蒂尔顿，是帆缆下士，长官！”他热切地回答了即将上任的舰长的问题。

“蒂尔顿，你今年几岁了？”

“二十岁，长官。”

岁月催人老，而其他人呢，每一个看上去都年轻得要命。

舰长的舱房有点儿皇家气派，有一个菲律宾侍者，雪白的上衣、褐色的圆面孔、黑眼睛、一头浓密的黑发。“我叫阿里蒙，长官。”他把信件递给亨利上校的时候，那笑眯眯的、机灵的目光，端庄地把头一点的姿势，显示出对自己身份的自豪超过对上司的奉承。“希克曼上校马上就出来。长官，要咖啡还是橘子汁？”

宽敞的外舱、侍者、漂亮的蓝皮家具和像是皇室用的书桌都使帕格·亨利扬扬自得。这个顶呱呱的舰长职位很快就要属于他，这些特权享有的东西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按捺不住这种心情。向上爬了多长的路啊！有许多新的负担，却无额外的钱，他心里暗想，一边翻着那沓函件。其中有一封是罗达写来的，一看到妻子的笔迹（这曾经是多大的喜悦啊），他那得意的劲儿就泄掉了，恰像“犹他”号船底朝天的情景给他的重新漫步甲板之乐蒙上了一层阴影一样。在一阵孤寂难过的波动中，他撕开了那粉红色信封，一边看信，一边喝着咖啡，那咖啡是和一只镶有海军标记的银奶壶一起放在银茶盘上端上来的。

亲爱的帕格：

我此刻刚发了份电报给你，要收回那封荒谬愚蠢的信。收音机里仍在叽里呱啦地播着关于珍珠港的可怕消息。我今生心里还没这么七上八下过。这些黄皮肤的小猴子多么可怕啊！我知道我们会把他们消灭干净的，但我这时有一个儿子在潜艇上，另一个在俯冲轰炸机上，而你，天知道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我祈求上苍，但愿“加利福尼亚”号没有被击中。而最要不得的是，我竟在六天之前写给你那封糟糕透顶、不可原谅的信！如果我能在你看信之前就把它收回，叫我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我究竟干吗要写那封信呢？

我当初真是莫名其妙得昏了头。

我再也不要求离婚了，如果你不怪我行为不检点，而且仍真心要我的话，随你怎么办都可以，但不要责怪或怨恨巴穆·柯比，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我想这你也知道。

帕格，我这一阵真寂寞得要命，并且——我说不准，也许我正进入更年期什么的——但我几个月来情绪变化得十分厉害，老是忽高忽低的。我的心情非常不安。我真的认为我身体不太好。现在我觉得就像是一个罪犯在等待判决一样，想来我要等收到你的下一封信后才能睡得安稳。

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我爱你，而且始终爱着你。有了这种感情就可以继续下去，不是吗？我的心乱极了。我要等你有了回音，才能再写下去。

不过，有一点得说说。娜塔丽的母亲不到半小时前打过电话给我，她都快急疯了。奇怪的是，我们竟从来没见过面，也没讲过话！她有好几个星期不曾得到她女儿的消息了，最后的消息是娜塔丽和婴孩在十五日飞回罗马。后来怎样了呢？时刻表肯定都给打乱了。而如果我们要和德国、意大利交战，那怎么办呢？拜伦一定急得要发疯了。我从来没为这件事反对过他，我指的是他娶了一个犹太姑娘，但是这平添了不少危险，使情况复杂多了！让我们祷告上帝，保佑她无论如何能脱身出来。

杰斯特罗太太的声音听上去挺悦耳，没有任何外国口音，地地道道是一个纽约人！要是你得到娜塔丽的消息，务必打个电报给那可怜的女人，这可是桩好事啊。

唉，帕格，我们终于卷入战争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崩溃了！你坚强得像块岩石，我可不行。原谅我吧，可能我们还会破镜重圆呢。

一心爱你的罗

十二月七日

这封信看了并不使人安心，他想，不过十足是罗达的风格。关于他儿媳妇的那一节加重了帕格的心病，他明知道她陷入了困境，但又把它置于脑后，因为他自己心事重重，对她也爱莫能助。他身处的世界崩溃了，他的私生活也崩溃了，他只能过一日算一日，逆来顺受。

“喂，阿里蒙对你招待得好吗？欢迎你登舰！”一位高个子军官，长着一头浓密的金色直发，下巴下面有像青蛙那样鼓起的袋袋，肚子被皮带勒成两堆凸出的肉，由内舱匆匆出来，一边扣着烫得笔挺的卡其衬衫。他们握了手。“吃点儿东西吗？”

阿里蒙把早点和闪闪发亮的刀叉一起放在雪白的亚麻桌布上，这比维克多·亨利几个月来吃过的东西强得多：半个鲜菠萝、热面包、热气腾腾的咖啡，以及一盘有火腿、菠菜、融化的干酪的丰盛的炒蛋。帕格为了打破沉默，先开口说他有意简化了一般的礼仪，就这样跑上船来，是因为听说“北安普敦”号也许马上要跟一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出发，去增援威克岛。如果希克曼想在开船前交卸舰长的职务，他愿意从命。

“好极啦！我非常高兴你来报到。就快打仗了，我不愿这时候离舰，但是我得动个小手术，已经推迟很久了，并且早就超过换班的时间了。”希克曼那张和蔼可亲的大脸上显出了忧伤的纹路。“实在不瞒你，亨利，我和老婆有纠纷哩。事情出在十月里。华盛顿某个在军部里坐办公室的王八蛋——”他那厚实的双肩丧气地耷拉了下来，“真他妈的。结婚二十九年了，她呢，已经是三个孙子的奶奶了，还干出这等事来！可露丝还是挺漂亮，你明白吗？我发誓，露丝的身材还活像个歌舞女郎。我倒有一半的时间撇下她一个人过——呃，那就成问题啦！这种事你是知道的。”

帕格心想，以前他经常听到这种诉苦，这是海军里最司空见惯的不

幸，然而在这种不幸落到他自己头上之前，他一点儿也无法想象它能给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希克曼或其他人怎么能这样随便讲出来？关于这种事情，他自己就无法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一个字来，对牧师不能说，对精神病医生不能说，对上帝做祷告时也不能说，更不要说对一个陌生人讲起了。他很感激希克曼这时转过他那双金鱼眼来瞧着他，忧伤地咧着嘴说："得了，让它见鬼去吧！我听说你在柏林和莫斯科都担任过职务，是吗？真是少有的怪事。"

"我跟着第一个《租借法案》使团去过莫斯科，那是一项短期的特殊使命。在柏林，我担任过海军武官。"

"想必很有劲，那儿闹得天翻地覆啦！"

"可我来接管'北安普敦'号啦。"

希克曼听维克多·亨利用尖刻的语调表示不迷恋几年来的岸上生活，机警地眨眨眼睛，说："好，我倒是要说，亨利，这是艘很好的军舰，舰上人员也都挺能干。只是舰队这样大扩充，我们都快累死了，我们这些天来一直在干该死的教练舰干的事。"希克曼从舱壁的电话架上拿起正在响铃的电话。"嗳，哈尔西的专用汽艇靠上来了。"他把咖啡一饮而尽，站起身来戴上他的包金边的帽子，急急地抓起一条黑领带。

帕格大吃一惊。"北安普敦"号是海军少将斯普鲁恩斯的旗舰，他是统帅哈尔西的屏护舰队的。应该是斯普鲁恩斯去拜访哈尔西，而不应该倒过来。希克曼整理着领带和帽子，说道："别客气，吃完你的早点吧。今天上午我们就能开始办交接工作了，我的文书军士长已把航海日记和其他记录都整理好了。我们刚巧列出了一份B项目清单。最近到的文件都登记好了，移交报告也准备好了。这些登记簿，你随时可以过目。"

"哈尔西常上船来吗？"

"有史以来第一次。"希克曼眼睛瞪得大大的，递给帕格一个文件

夹，“看来要有重大行动。你或许还要看一下这些文件，从威克岛侦听来不少消息。”

透过舷窗，帕格能够听到哈尔西登舰的哨子声。他把这些薄薄的文件粗粗看了一下，因为罗达而感到的痛苦渐渐消失了。只消看一眼、摸一下舰队的通信，这些复印得很模糊的文件中所含有的战争电波马上激起了他生命的活力。希克曼很快又回来了，说道：“就是那个老头儿，他像是为什么事疯狂得要命呢。我们去办公舱吧！”

穿着一尘不染的自制服的年轻文书军士们，把无懈可击的清单、账簿和轮机操作记录都摊在维克多·亨利面前，让这位头发灰白的长官睁大了眼检查。将军的副官来电话时，两位舰长正专心审阅那些记录，他说，斯普鲁恩斯的舰队司令部要求维克多·亨利上校到场。希克曼看上去有点儿困惑，把这句话转告给他的来访者。“要我带你去那儿吗，亨利？”

“我认得路。”

“想得出是怎么回事吗？”

“没一点儿影子。”

希克曼搔搔头皮，说：“你认识斯普鲁恩斯吗？”

“有一点儿认得，是在作战学院[4]认识的。”

“你看能在我们出击前替换我吗？我们接到通知，七十二小时内出发。”

“我打算如此。”

“好极了！”希克曼紧握他的手说，“我们得谈谈关于这艘船的稳定性的事情，有不少问题呢。”

“喂，帕格！”哈尔西说。

粗眉毛下面是那熟悉的坚韧不拔、狡猾的目光，但是眉毛灰白了，双目下陷了。他已经不是比利·哈尔西——“昌西”号驱逐舰上那个暴躁的舰长了，他是领章上有三颗银星的太平洋舰队空军司令威廉·弗·哈尔西海军中将。哈尔西的肚子松垂了下来，他那曾经浓密的褐色头发灰白了，散乱着，随着年事增长，脸上有了雀斑和皱纹，但是方方的下巴、咧着嘴淡淡一笑时机灵的样子、伸出手来画曲线似的姿势和那紧紧的一握，都还是老样子。“你那位妻子好吗？”

“谢谢，将军，罗达很好。”

哈尔西朝着雷蒙德·斯普鲁恩斯转过身去，后者站在他身边，双手放在屁股上，正在细细打量桌上的太平洋航海图。斯普鲁恩斯只稍微年轻一些，然而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要少得多，可能是他一丝不苟的生活习惯的缘故。他气色挺好，皮肤上没有斑点，头发很多，只有一点儿灰白。自从帕格跟随他去视察作战学院以来，他看上去一点儿都没变。哈尔西有句名言，他不信任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斯普鲁恩斯两样都不碰，但他们是互相信得过的老朋友。帕格在海上服役的初期，斯普鲁恩斯已经在哈尔西的驱逐舰队里任级别较低的舰长了。

“你也知道，雷，在当时舰队里所有的海军少尉中，就数这家伙的新娘最漂亮了。”哈尔西刚抽罢一支烟，接着又点起一支，他的手有点儿颤抖，“你见过她吗？”

斯普鲁恩斯摇摇头，眼光严肃而冷漠，说：“亨利上校，你在作战学院搞过威克岛战役问题，是吗？”

“是的，长官。”

“想想看，雷，你为什么要在一九三六年就研究威克岛问题呢？”哈尔西说，“威克岛那时只有灌木丛和黑脚信天翁。”

斯普鲁恩斯留神地瞧着维克多·亨利，后者大声说：“将军，目的是试验一下战术原则，假设‘橙色’[5]已控制海域，距离很远，敌方的空军

有地面基地。”

“听上去熟悉吗？”斯普鲁恩斯对哈尔西说。

“哦，见鬼，很久以前演习的一次沙盘说明什么呢？”

“一样的距离、一样的舰艇和飞机的战术技术性能。”

“原则也一样——像是发现敌人，歼灭敌人。”哈尔西的下巴翘了起来，帕格很熟悉这副样子，“你听过正在澳大利亚流传的笑话吗？他们说，很快这两种黄种人[6]——日本人和美国人——就会在太平洋上真的开战。”

“这句双关语不错。”斯普鲁恩斯把圆规向航海图一指，说，“可是到威克岛有两千多英里路程，比尔[7]。我们应该说，明天就出击，这不太可能，但是——”

“让我打断你的话。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就得干！”

“即便如此，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两位将军伏在航海图上。帕格很快就猜测到，增援威克岛的工作已在进行中。“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以及支援它们的舰艇已经向西驶去，一艘要搞掉在威克岛南面的马绍尔群岛的空军基地，另一艘要去增援海军陆战队，并攻击它所碰到的任何日本海军。但是，哈尔西的“企业”号奉命开往离威克岛不到一半路的一个停泊地，在那里，它能掩护夏威夷群岛。哈尔西要老远赶去。他争论说，夏威夷已有陆军航空部队做战斗警戒，日本舰队绝不敢再一次偷袭，航空母舰一起出动，大大地增强了它们的力量，假如日本人向夏威夷迂回冲来，他可以及时赶回予以截击。

帕格意识到，一九三六年的沙盘演习是有预见性的。在那次演习中，在日本人偷袭马尼拉之后，威克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就受到了围攻。于是，太平洋舰队驶去救援他们，迫使日本主力参战，但任务没完

成。“橙色”空军把“蓝色”打得掉头逃跑。演习裁判员裁判说，由于天气不好，飞行员缺乏经验，以及对日本防空和飞机方面的力量估计不足，“蓝色”航空母舰没有摧毁敌人在岛上的机场。

斯普鲁恩斯标出一个个距离、时间和危险所在的记号，哈尔西忍不住叫起来：“耶稣基督啊，杰克逊将军哪[8]，雷，这些我都知道。我要将一些论据扔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这样我自己就能甩开膀子干啦！”

斯普鲁恩斯把圆规放在航海图上，耸了耸肩。“我疑心整个作战会取消。”

“取消？见鬼！为什么？那些海军陆战队官兵正出色地坚持着呢！”

帕格完全赞同哈尔西的话，他插进来说，当他自己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剪型客机由马尼拉飞到夏威夷时，就在威克岛受到了炮击。

“嘿，什么？你在那儿吗？”哈尔西转过来，生气地看着他，“你看到些什么？他们运气如何？”

帕格描述了海军陆战队的防御工事，说他认为他们可以坚持抵抗几个星期。他提到了他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带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那封信，并且引用了那位上校在珊瑚地下掩蔽部里临别时说的话：“我们的结局大概是不得不到铁丝网后面吃鱼和米饭去，不过至少我们能叫那些兔崽子花点儿力气来夺得这块地方。”

“听见没有，雷？”哈尔西用瘦骨嶙峋、长着灰色汗毛的拳头敲着桌子，“难道你不认为我们有光荣的责任去援助和支持他们吗？哼，发回的报道中除了威克岛的英雄外，什么都不提！‘多打发些日本人来啊！’我从来没听到过有比这更鼓舞人心的。”

“我十分怀疑是否真有消息从威克岛来，都是新闻界的玩意儿。”斯普鲁恩斯说，“亨利，你在马尼拉驻扎过吗？”

“我从苏联来，路过马尼拉，将军。我是《租借法案》使团的海军

顾问。”

“什么？俄国？”哈尔西打趣地用两根手指戳了维克多·亨利一下，“啊，这就对了！我听人说起过你，帕格，和总统有交情，我却不知道所有这些都讲的是谁！嗯，老穆斯·本顿告诉我，你乘了轰炸机在柏林上空兜风。嘿，你真的去了吗？”

“将军，我是一个观察员，我多半是观察自己会害怕到何等地步。”

哈尔西搓了搓下巴，看上去一副调皮相。“你是登舰来接替萨姆·希克曼的，是吗？”

“是的，将军。”

“愿不愿换个工作，跟我在一起，管作战处？”

维克多·亨利争辩道：“我已接到命令了，将军。”

“命令可以更改的嘛。”

从在驱逐舰上相处的日子起，帕格就十分了解这个人，哈尔西少校给了他第一张海上服役“优秀”的成绩单。一旦比尔·哈尔西负责舰队战斗行动——他早晚总会这样做的，他总是热衷于追求荣誉，不惜一战——他就会很信赖部下，所以他的作战处军官能够决定重大战役的进程。这是一种诱惑，比起帕格推辞掉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参谋的委任来，这诱惑要大得多。

可是，维克多·亨利对做大人物的跟班已经感到厌倦了，对重要问题担负无名责任也厌倦了。“北安普敦”号倒是意味着回到往日直截了当的事业阶梯上来：海上服役，岸上间歇，更多的海上服役，最后获得舰队的指挥权，大有希望达到海军将级军衔。“北安普敦”号就是获得那海上指挥大权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阶段。他将在战斗中放八英寸口径大炮，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炮手。

可是，当面回绝哈尔西海军中将的做法不太好。帕格犹豫不决，不

知怎么应付才好。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正拿着圆规俯身在航海图上，这时说道："比尔，这不是一个中校的职位吗？"

哈尔西转过身，朝着他说："不应该是这样，这跟正在扩充的作战处不相称！我会很快改变这情况的。"

斯普鲁恩斯随口一句话使帕格·亨利摆脱了困境，他甚至不必开口。哈尔西细细打量了帕格一下，拿起他的帽子。"好吧，我要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去了。雷，我是打算要赢得那场争论的，准备明天出发。能看见你太好了，帕格，你保养得很好。"他猛地伸出多节的手，"还打网球吗？"

"有机会就打，将军。"

"还是每天早上看《圣经》，晚上看莎士比亚吗？"

"是的，可以这么说，至少我还是尽力这么做。"

"你那么规矩地过日子真使我扫兴。"

"啊，我现在喝酒、抽烟都很厉害。"

"真是这样吗？"哈尔西咧着嘴笑了，"这倒是一个进步。"

斯普鲁恩斯说："我要上岸去，比尔。"

"好，走吧。你呢，帕格？想去海滨吗？"

"啊，要是可以的话，那就谢谢了，将军。"

在后甲板上，他把给希克曼的信交给舰上的值日军官，然后下了梯子，到豪华的黑色汽艇上去。他不和将军们坐在一起。汽艇像渡船一样穿过尽是恶臭的油和舰艇残骸的水面，自从日本人发动进攻以来，海港就被弄脏了。在舰队的登陆处停着一辆灰色的海军雪佛兰轿车，三星旗飘扬在前挡板上面，一个穿军装的直挺挺的海军陆战士兵开了门。"嘿，先生们，"哈尔西说，"有谁要搭我的车？"

斯普鲁恩斯摇摇头。

“谢谢，将军，”维克多·亨利说，“我要到我儿子的住处去。”

“你儿子住哪儿？”在雪佛兰汽车开走时，斯普鲁恩斯问。

“珍珠城上面的山里，长官。”

“我们走着去，好吗？”

“有五英里路呢，将军。”

“你时间紧吗？”

“啊，不，长官。”

斯普鲁恩斯大踏步穿过铿锵作响的海军造船厂，帕格为了在晚上尽量忘掉罗达，这一个星期酒喝得很厉害，因此得费劲才跟得上他。他们开始爬一条穿过青山的柏油路。尽管斯普鲁恩斯的卡其衬衫被汗弄黑了，但他的步子并没放慢。他不说话，但并不是因为喘不过气来。这个年纪更大的人反倒呼吸均匀，帕格自己却喘着粗气。相形之下，他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他们在上坡路上转了一个弯，俯视基地的宽阔全景：船码头、起重机、驱逐舰与潜艇的停泊地，以及支离破碎得可怕的、下沉了一半的战列舰，焚毁的飞机和变黑了的、只剩下屋架的飞机库。

斯普鲁恩斯说：“景色真美。”

“太好了，将军。”帕格的脸转了过来，冷静的大眼睛闪出赞同的神色。“我原来打算在‘北安普敦’号上过这一天的，长官。”既然他们在谈话了，帕格便喘着气讲，“可是哈尔西将军想要明天就出发，我想我最好还是去拿我的东西。”

“嗯，我想不会那么着急吧。”斯普鲁恩斯用折叠好的一方白手帕擦了擦汗湿的额头。

他说，威克岛那么遥远而又暴露在外，像这样的位置，加上海军目

前的虚弱，差不多排除了一场战斗的可能性。十二月七日以后，金梅尔将军毫无疑问要挽回面子，他赶在总统撤他职之前下令救援。然而，舰队在等待新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临时指挥官派伊中将也另有打算。放弃这次援救任务可能会引起一场大争论，双方都有很好的理由，但斯普鲁恩斯怀疑，这些海军陆战队官兵就像作战学院演习时那些事实上不存在的士兵一样，命中注定将在俘虏营度过战争年代。

斯普鲁恩斯的语气像在作战学院时一样平静，走路的步子快得使维克多·亨利的心脏剧烈跳动，他说，十二月七日改变了太平洋上力量的对比，美国已被解除了一半武装。力量的对比在于十艘或十一艘航空母舰对三艘，十艘做好战斗准备的战列舰对一艘也没有，而且谁都不知道敌方的重兵布置在哪儿。日本人已经显示了出色的战斗能力和后勤能力，他们把世界上最好的舰艇、飞机和战斗人员亮了出来。菲律宾、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都可能被他们弄到手。英国人把兵力铺得太开，力量显得单薄。就在此刻，海军简直没有什么可干的，除非搞些“打了就跑”的袭击来提高战斗技能，同时使日本人心神不安。但是，海军得通过日本飞机航程以外的那些组成弧形的岛屿，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一条从夏威夷到澳大利亚的战线，新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要及时加入舰队。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出发，他们将由东面和南面开始反击日本。然而，这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得把澳大利亚守住，因为这是白种人的大陆，如果被非白种人占领了，可能会触发一场摧毁文明的世界革命。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做了这一耸人听闻的评论后，便默不作声了。

他们穿过高高的、带着甜丝丝气味的绿色甘蔗林，顶着越来越火辣辣的烈日，在鸟儿安闲的歌声中艰难地爬上坡。

“前途悲观啊，将军。”维克多·亨利大胆地说。

“倒不见得，我认为日本成不了大事。薄弱的工业基础，物资供应无法维持长期斗争。有一阵它会闹得很欢，然而如果我们国内的斗志旺盛的话，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有一位坚强的总统，这是不可否认

的。不过，我国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德国战线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因此，我们这里按次序是第二。我们一上来就已经吃了一场大败仗，因此实际情况不利于在太平洋上过早地采取英雄行动，譬如全力以赴打一场增援威克岛的仗。”

华伦的房子离开大路，坐落在草地与花园中，走廊宽敞曲折，如果让一位将军去住，看上去倒比一个海军飞行员合适得多。他们站定以后，斯普鲁恩斯汗如雨下，说道：“你儿子就住在这儿吗？”

“他的岳父为他们买了这所房子。她是独生女。他是佛罗里达州的拉古秋参议员。事实上，房子里面并不那么大。”

斯普鲁恩斯用手帕擦着他红红的脸，说道：“拉古秋参议员！哦。他对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了，是吗？”

“将军，许多很好的人都认为我们不应该介入战争。”

拉古秋在十二月八日以前一直是一名爱嚷嚷的主要孤立主义[(9)]者。

“的确。”

斯普鲁恩斯不肯进去歇息，只要了一杯水，就在门口喝了，递还杯子时说：“那么，你今天就要把你的东西拿上船喽？”

“是的，长官。我最好尽快上任，接过指挥权。”帕格说，“各种情况都应当考虑到。”

斯普鲁恩斯的灰眼睛露出了惊喜的神色。“啊，好！你总是立即执行命令。”他们俩谁都不曾提到哈尔西要帕格当他的参谋的打算。“那么，来和我一起吃晚饭吧，我很想听听你在柏林上空飞行的故事。”

“那我太荣幸了，将军。”

杰妮丝穿着湿漉漉的淡紫色背心、弄脏了的灰短裤和凉鞋，蹲在后面草地上一大块被翻掘过的棕色土地里。她灰黄色的头发搞乱了，裸露的长腿和手臂被晒黑了。由于对日本菜农进行了特别管制，新鲜蔬菜已

很缺乏，她开始种菜，因此还觉得很高兴。

杰妮丝直起身子，笑着用手臂擦擦额角，说，“我的天哪，瞧你这副模样！是在种东西呢，还是在干什么呀？”

“斯普鲁恩斯让我从海军造船厂走来的。”

“啊，他啊！我听说他到甲板上来的时候，所有的低级军官都不露脸了。指挥‘北安普敦’号要是没把你累垮，倒是会让你振作起来的。华伦来电话说，他回家吃午饭。”

“好，那样的话，他可以开车把我和我的东西一起送到舰队登陆处去了。”

“你要走了？”她收起了笑容，“我们可要惦记你啦。”

“爸爸？”过了一些时候，华伦的声音由卧室门外传来。帕格开了门，把整理了一半的两只小扁箱推到旁边，制服和书都堆在床上。“嘿，我路过‘加利福尼亚’号陆上办事处停了一下，他们正要把给你的邮件送到‘北安普敦’号去。不过，这些也是刚刚寄来的。”

一眼看到英国邮票，帕格吃了一惊，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办公室地址在那个信封上。他先打开电报，一句话也没说，便把电报递给了华伦。

望急询国务院娜塔丽下落，电告我，马里韦莱斯基地“乌贼”号潜艇。

拜伦

华伦皱起他那凑在电报上的晒黑了的额头。他穿着飞行服，紧闭的嘴上总是叼着烟卷，看上去疲劳、冷酷。

“你认得国务院的什么人吗，爸爸？”

“嗯，认识一些。”

“你干吗不打电话试试呢？在马尼拉，勃拉尼[10]的消息很闭塞。”

“我要打的，我早就该打了。”

华伦摇摇头。“她可能在什么鬼地方进退两难呢。”他指指伦敦来的信，“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是那个英国广播员吗？”

“正是他，你母亲和我在去法国的船上碰到过他。”

“口才呱呱叫。过半小时就吃午饭，爸爸。”

帕格等华伦走后，打开了那封信。他一到珍珠港，就伤心地寄了一封干巴巴的短信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终于和她决裂了，她不可能已收到那封信并且写了回信。两封信错过了。他发现，她信上的日期是一个月前。

我亲爱的：

我希望这封信好歹能送到你手中。有件新闻，英国广播公司要我父亲搞一趟菲莱亚斯·福格那种样子的广播旅行，环绕这个受苦受难的星球兜一圈，到主要的军事基地转一转：亚历山大、锡兰、新加坡、澳大利亚、珍珠港、巴拿马运河等等。主题是英国国旗上的太阳永不落。可是，除希特勒以外，还可能有一个敌人——日本，使用英语的各个民族（包括勉勉强强的美国人）必须坚守阵地。韬基已讲好要我跟了去，近来他越来越感到疲劳或是对气候不适应——他的视力下降得很厉害，女儿就代写广播稿甚至文章。现在，文章虽是代笔的，倒也顶用呢。

他对我谈起这件事时，我光听见这几个字——珍珠港！要是整个计划不告吹，要是我们能保住我们冒险的“飞机和轮船”计划，我们就会在一个月内左右到夏威夷。你和你那老天保佑的“加利福尼亚”号将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可是我会找到你的。

喂，你得胜了！我知道你该在我开口之前先写信给我的。对不起，我打破了你的规定，可是据我所知，你的电报或信要下个星期才到，而那时我已不在这里了。可能已经有给我的一封长信由符拉迪沃斯托克、东京或马尼拉寄来，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那是一封情书，而不是措辞审慎的决裂信。我就是这样既害怕又期待着你的信。不管那是一封什么信，帕格，我反正收不到了。

最亲爱的，你可以在爱你妻子的同时也爱我呀。我让你吓了一跳吧？咳，事实是你已经这样做了。你知道自己是爱你妻子也爱我的，你甚至已告诉过我了。你只不过对此装出一副讲求实际的模样罢了。老实说，就你妻子来讲，也完全可能在爱你的同时爱另外一个男人，可能这更让你吓一跳吧。但是，这类事情一直都有。我的爱人啊，我打赌真是这样的，特别是战争年代里，连很好、很体面的人都是这样。你和亨利太太被关在一个非常特别的由教堂到海军的小天地里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哦，亲爱的！我没有时间把这信打完，要不我还是截掉这傻乎乎的最后一段吧。我明白再怎么争论也是无望的。

终于给你写信了，我真讨厌就此打住，这正像水坝决了口一样，可是我得打住了。你不再是听到我的消息，而是要看到我了，谢天谢地。

伦敦的天气真没法儿说，战争消息也同样没法儿说。看来，我们从莫斯科跑得不算太快，它真有可能沦陷，就像它落到过拿破仑手中一样！那将是怎么样的一番景象啊！可是对我来说，老实讲，唯一算得上消息的——而且是令人高兴的消息——是忽然有了个机会能够再见到你。尽管你非常亲切和甜蜜，但我在莫斯科有个可怕的感觉，仿佛我是在看你最后一眼。现在（求神明保佑一切顺利）我来了。

爱你的帕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他能想象出那年轻的脸蛋，能听到那年轻、热诚、语调优雅的声音急急忙忙地倾吐出这些话来。他和塔茨伯利的女儿这段令人留恋而又无望的小小浪漫史曾在莫斯科昙花一现，现在最好一刀两断。这一点帕格是知道的。他已经做过努力了，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他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这种奇怪、脆弱的战时关系残余——比调情略微过头些，又可怜巴巴地算不上露水夫妻——使他能更好地理解罗达已发生的事情，而且终于渐渐开始宽恕她了，他只要他的妻子回到他的怀抱。他已经用强烈的措辞给帕米拉写过信了，同这个二十九或三十岁、跟随她那有名气的父亲漂泊的年轻女人相处，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前途。

最好一刀两断。然而，他脑海中思潮翻腾，猜测着他们现在可能在什么地方。他们是不是可能在十二月七日之前就已经去新加坡了呢？塔茨伯利是一个拼命的旅行家、一个像推土机似的人，只要他能搭上军舰或轰炸机，他就会不停地走。没准儿突然塔茨伯利父女俩就在檀香山出现了呢？帕姆无意中为罗达所做的辩护是多么厉害的嘲弄啊！帕格把那封信撕掉了。

华伦和杰妮丝正在后阳台上吃午饭。当帕格身穿蓝色军服哼着歌走出来时，他俩面面相觑。

“我们太一本正经了。”杰妮丝说。

“要是我穿着军服上船，就不会把它弄得太皱。”

“您好像挺高兴。”华伦评论道。

“想到可以拿海上津贴了。”帕格在铁架玻璃面的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他吃光了一大盆很可口的炖肉，又让添了些洋葱和土豆。自从他到珍珠港以来，他们还没看到过他中午吃这么多东西。

“您的胃口好极了。”看着他父亲吃饭，华伦说。他和杰妮丝对罗达

来信要求离婚的事一无所知，他们把他喝酒和垂头丧气归结为失掉“加利福尼亚”号的缘故，现在他看起来兴致好了。

“斯普鲁恩斯将军硬拖着要我爬坡，走了五英里路。”

“爸爸，杰妮丝对娜塔丽的事有一个主意。”

“是啊，您干吗不直接给我父亲打电话或电报呢？”帕格机警地看了他儿媳妇一眼，“他一定能够让国务院快点儿采取一些措施，要是这办得到的话。”

“嗯，现在华盛顿该是几点啦？这会儿他在那里吗？”

“有五个钟头的时差，他可能刚好离开他的办公室。过一会儿试试看，打个电话到他家里去。”

“这个主意不错，杰妮丝。”

在华伦帮着帕格拿箱子的时候，杰妮丝正给小孩洗澡。小维克多咯咯咯地笑着，朝她拍着水。她是一个红光满面、快快活活、性感的年轻妇人，一点儿也不因为自己湿透的背心显出乳房而感到难为情。帕格脑中浮现出罗达在他们圣迭戈基地的平房里给华伦洗澡时的情景，也是这副样子。比四分之一个世纪还要多些的时间就像吸口气一样地过去了！一个也是这样的婴儿，已经变成了身穿飞行服、高个子、面容严峻的年轻人，正朝他自己的儿子低头微笑着。帕格摆脱了为时光流逝而悲哀的可怕感觉，开玩笑说已经把杰妮丝家里所有的酒都喝光了，他还吻了一下她那潮湿而光滑的脸颊。

“只要停泊在港内就回来，爸爸。房间会为你准备好的，酒柜也会装满的。”

他举起摊开的巴掌说：“我只要在海上担任指挥职务，就又要戒酒了。”

华伦用一只手把公家的吉普车开下山，他嘴里的香烟一晃一晃的。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道："'企业'号是不是要马上赶到威克岛去，爸爸？"

"是什么让你这样想的？"

"就是你急急忙忙去接管那艘屏护舰队的旗舰！"

"你摩拳擦掌地想打仗，是吗？"

"我可没这么说。"华伦透过香烟的烟雾斜着眼看了他父亲一下，"我对急于开走我们的最后一艘航空母舰有疑问。我不相信陆军航空部队会很好地保护这个基地，保护我的妻子和孩子。嗯？不说话了？"

"我真不知道，华伦。"

"'企业'号上人人都在说，为了让我们能出发，哈尔西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大叫大嚷。"

"这倒是可能的。你们那儿的新飞机驾驶员考核得怎么样了？"

"爸爸，他们还嫩，嫩得很。他们还没有飞行过多少小时！可中队需要他们，他们或者会撞到障碍物上折断脖子，或者会淹死，或者也就学会了。等我们在港口停泊的时候，我要把他们训练得不那么傻。"

"你现在当教练啦？这倒真快。"

"我的指挥官把分遣队交给我了。我并不争。他也已推荐我在国内任教练，我为这事大吵了一场，现在不是离开太平洋的时候。"

华伦让他父亲在电话局那儿下了车，说是他会把箱子送到舰队登陆处去的。他们的分手几乎像是一会儿又能在一起吃晚饭那样随便，但他们握了手，而平时他们很少这样做，并且还微笑着互相看了一会儿。

小小的电话局里烟雾弥漫，挤满了等着的水手和军官。总接线员是一个四十岁左右、南方口音很重的、长得丰满的女人，帕格提到拉古秋

时，她马上活跃起来了。“那可是一个大人物啊！要是他当了总统，我们就不会这么一团糟了，是吗，上校？我会尽力帮您接通的。”

半小时之内，拉古秋参议员就在乔治敦他的家里接电话了。听到是帕格的声音，他大吃一惊，很快地掌握了情况，简单扼要地问了几个问题。“对对对，好的，知道了。我记得结婚宴会上有她。再说一遍，她娘家姓什么？好，杰斯特罗，和他那有名的叔叔一样。娜塔丽·杰斯特罗·亨利。皮肤黑黑的姑娘，很漂亮，说话很快。作为犹太人，她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但意大利在那方面还不算坏，而且跟一个名作家一起旅行也会沾一点儿光的。啊，连我都听说过埃伦·杰斯特罗呢！”拉古秋声音嘶哑地咯咯笑，“她可能挺好，但是最好要有把握。我怎么回你的话呢？”

“只要打电话给人事局的达德利·布朗就行了，参议员先生，他会把信息转给海军部门的。收信人写‘乌贼’号上的拜伦。”

“知道了。你在指挥‘加利福尼亚’号，对吧？”

“‘北安普敦’号，CA-26，参议员先生。”

拉古秋停顿了一下：“‘加利福尼亚’号出什么事了？”

帕格也停了一下：“我在指挥‘北安普敦’号。”

参议员的声音又低又严肃：“帕格，我们在那儿对付得了他们吗？”

“可要费很大劲哩。”

“喂，我要辞去参议院里的职务参军，你认为怎样？陆军在木材和纸张方面吃亏很大，我一年可以节省几百万美元战争经费。他们已提出让我当上校，可是我坚持要当准将。”

“我当然希望你能当上。”

“好吧，代我向孩子们问好。我会把那犹太姑娘的情况告诉你的。”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维克多·亨利觉得像是已在“北安普敦”号上度过了一个星期。他参观了船上各处——从舱底到大炮射击指挥仪，会见了军官们，留神观察了全体船员工作，视察了机舱、锅炉间、弹药舱和炮塔，还和副舰长吉姆·格里格做了长时间谈话。吉姆·格里格是爱达荷州人，是一个说话简短、愣头愣脑的指挥官，他眼圈发黑，脸色疲倦苍白，略带着适合一个吹毛求疵的副舰长的蛮横神气。帕格发现没有理由不去马上接替希克曼，格里格正在指挥这艘船，随便什么笨蛋都可以接替他，他的无能显不出来。帕格并不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笨蛋，只不过老朽了，神经过于紧张。

第二天，帕格省去了和平时期冠冕堂皇的一套，举行简单的接任仪式。军官们和全体船员面对面地分两排在船尾三号炮塔处列队，阳光照耀下的白制服在暖和的微风中飘动着。维克多·亨利没有和希克曼、格里格站在一处，他在扩音器前宣读他负责指挥的命令。他从飘动着的文件上抬起眼来，就能在船员们列队的后边看到“犹他”号有油漆条纹的大红船底。

他转过身来朝着希克曼敬礼：“我接替您，长官。”

“很好，长官。”

这就是全部仪式，维克多·亨利当上了舰长。“格里格中校，舰艇的全部标准作战规定继续有效。全体船员从后甲板解散。”

“是，长官。”格里格像海军中士似的敬了个礼，向后转，发了命令。队伍解散了。帕格用舷侧吹哨致敬的仪式送别他的前任。希克曼的举动像是在过生日，他妻子又来了一封信，暗示说所有一切都不会失掉。这使他像年轻人一样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她身边去，他头也不回，看也不看，一个劲儿跑下舷梯，上了快艇。

整整一个下午，帕格都在翻阅格里格中校堆在他书桌上的文件和舰艇的文献。阿里蒙为他单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有甲鱼汤、薄牛排、沙

拉和冰激凌。他正坐在扶手椅上喝咖啡时，一名海军通信兵给他送来一张手写的条子，信封和里面的信纸上都印有两颗蓝星，字迹挺拔、清楚、朴素：

亨利上校：

我很高兴你已接任。我们明天出击，你半夜时会收到作战命令。新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是尼米兹。对威克岛的救援看上去希望更渺茫了。祝你幸运、顺利。

雷·艾·斯普鲁恩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二天早晨，阳光灿烂，风平浪静，这艘巡洋舰起航了。舱面船员动作熟练，轻而易举地解缆拔锚。船艏朝着海峡外面，随着潮水摆动。维克多·亨利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骗过了驾驶室全体人员，说道："三分之一马力，减速前进。"航信士官通过机舱传令钟传达了命令。甲板开始摇摆——帕格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热乎乎的感觉——"北安普敦"号在新舰长的指挥下出发投入战斗。他还没从拉古秋参议员那里听到娜塔丽·杰斯特罗·亨利的消息。

---

(1)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量建造的一种万吨左右的货船。

(2) 即维克多·亨利。

(3) 指《五国海军条约》，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意、日五国签订，要求按一定比例规定海军力量，限制军舰吨位和大炮口径。

(4) 指海军作战学院，在罗得岛的纽波特，属海军部，专供有经验的军官进修。

(5) 指美国海军举行过的一次演习。在这次演习中，"橙色"代表日本，"蓝色"代表美国。

(6) 英语"黄色"还有"懦弱""卑怯"的意思，因此下文说是双关语。

(7) 比利·哈尔西的昵称。

(8) 惊叹时用的口头语，和“天哪”一样意思。

(9) 孤立主义是美国早期的一种对外政策思想，主张美国在对外关系中避免卷入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冲突。

(10) 勃拉尼是拜伦的昵称。

第二章

她上了一艘非常不同的船。这是一艘生了锈、油漆斑驳、尽是蟑螂的沿海岸行驶的土耳其货船，名叫“救世主”号。它正停靠在那不勒斯海港的一个码头上进行修理，人们认为它要开往土耳其，实际上它要去巴勒斯坦。自从她上船以来，这一星期里总是起着风暴，这艘破船免不了要晃动。它向石码头倾斜着，锚绳随海潮涨落，拉得很紧，而当波浪起伏涌过防波堤时，它就颠簸摇摆。

娜塔丽带着她的婴孩坐在狭窄的后甲板上一面飘扬着的旗子下，旗子很脏，深红色底子上嵌着黄色的星和新月[(1)]。一度天色晴朗，她就带他出来坐在下午的阳光下，留着胡子的男人们和披着围巾的女人们都围拢来，赞叹不已。在“救世主”号上有一些瘦瘦的、眼神忧郁的孩子，而路易斯则是唯一还得抱在怀里的娃娃，他依偎在她膝上看着四周，活泼的蓝眼睛在寒风中眨巴着。

“哦，真是一幅朝拜圣婴图[(2)]，”埃伦·杰斯特罗说，他呼出来的气冒着白烟，“活生生的朝拜圣婴图，路易斯成了一个迷人的圣婴基督。”

娜塔丽咕哝道：“那我则是一个糟透了的不合格的圣母。”

“不合格吗？不，我亲爱的。”杰斯特罗裹在蓝色的旅行斗篷里，灰色的帽子低低地戴在头上。他安详地摸着整齐的胡子说：“很合格，我要说，面孔、身材和出身种族都合格！”

在倾斜着的甲板上的其他地方，犹太人挤满了走道，他们正从臭气熏天的舱房里蜂拥而出，到阳光下散步。他们拥挤着走过救生艇、板条箱、木桶和甲板上的建筑物，或是聚在舱口，七嘴八舌地交谈着，讲意第绪语的人居多。只有杰斯特罗和娜塔丽盖着毯子坐在躺椅上。这次巴勒斯坦之行的组织者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从舱底把这些椅子挖了出来，

虽说长了霉，又被耗子啃过，倒也还能用。婴儿崇拜者们渐渐散去，尽管散步的人不断地瞟他们一眼。那两个美国人的四周都留出了一点儿生锈的铁板，这是人们对他们表示尊敬，特意空出来的。杰斯特罗上船后就被认为是“伟大的美国作家”，他很少对什么人讲话，这使他的形象更高大。

娜塔丽朝远在海湾对岸的两座山峰挥了挥手，说：“看维苏威火山[3]哪！这么明显清楚，还是头一回哩！”

“游览庞贝[4]的好时光咧！”杰斯特罗说。

“庞贝！”娜塔丽指了指一个胖胖的警察，他穿着一件绿色的大衣，正在码头上巡逻，“我们一下跳板就会被逮住的。”

“这我完全明白。”

“反正庞贝是非常差劲的。你认为是吗？数千幢没有屋顶的闹鬼的房子，城市里的人突然死得一个也不剩。哼，没有庞贝和那些猥亵的壁画，我一样生活。”

赫伯特·罗斯在甲板上侧身挤过来，他比人群中大多数的人要高出一个头，他的加利福尼亚运动衫色彩鲜艳，在这帮衣衫褴褛的人中，像是霓虹灯广告似的。娜塔丽和杰斯特罗很少见到他，虽然他为他们安排了离开罗马乘上“救世主”号。他和难民们一起待在下面的铺位上。这个自作聪明的电影发行人在意大利发行了大部分美国影片，直到宣战为止。他正在显露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色彩，拒绝和组织者同住一个舱房，因为——照他所说——他现在也正好是又一个逃亡的犹太人，而且他要练习讲希伯来语。

“娜塔丽，阿夫兰·拉宾诺维茨要和你讲话。”

“只叫娜塔丽吗？”杰斯特罗问。

“只叫娜塔丽。”

她把路易斯塞在篮子里厚厚的咖啡色毯子下，拉宾诺维茨在那不勒斯买了这个篮子，另外还买了婴儿的用品和给娜塔丽与她叔叔的几样东西。娜塔丽与她叔叔和罗斯一起逃离罗马时只有随身穿的衣服。这个巴勒斯坦人还将一些罐头牛奶带上了船，路易斯就是靠这些牛奶过活的。在罗马，甚至连美国大使馆里，罐头牛奶也早已没有了。她喜出望外地问："你到底是从哪里搞到这些东西的？"拉宾诺维茨听了以后，只是眨眨眼睛，把话岔开。

"埃伦，你看着他好吗？要是他哭了，就把这橡皮奶头塞到他嘴里去。"

"是不是关于我们出发的事？"她走开时，杰斯特罗问罗斯。

罗斯在空着的躺椅上坐下，跷起了他细长的腿。"关于什么事情，他会告诉她的。"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头发秃了，瘦瘦的，有一个像动画片里犹太人那样的鼻子。他的举止风度完全是美国人的样子，充满自信，随随便便，不自觉地自高自大。"舒服极了，"他说，惬意地靠在躺椅上，"你们北方佬真懂得怎么过日子。"

"在这方面你还有别的想法吗，赫伯特？"

"哪方面？"

"坐这艘破驳船航行。"

"我并不认为这是艘破驳船。"

"它可不是'玛丽王后'号。"

"'玛丽王后'号可不会装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呸！它可以一下子装两万人，跑一趟赚一百万美元。"

"我们为什么浪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呢？"

"装发电机的电枢用了两天，然后这三天刮大风。我们会开走的，别着急。"

一阵冷风吹开了路易斯身上的毯子，罗斯把它重新裹好。

“赫伯特，难道我们——我们这三个人——没有在罗马饱受惊吓吗？美国大使馆周围的那些暴徒就是大批流氓，我确信，他们是想在宣战后来点儿刺激。”

“喂，警察当局从四面八方把想要进使馆的人抓起来。这些我们俩都看到了。天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再说，他们可能还不是犹太人哩！”

“我敢打赌，”杰斯特罗说，“只要他们的护照没问题，不管是不是犹太人，现在都要被安置在哪家舒适的旅馆里，等着和在美国被抓起来的意大利人交换。”

罗斯顶了他一句：“我能不回罗马就不回，我过得挺快活。”

杰斯特罗用地道的希伯来语说：“新语言你学得怎么样了？”

“天哪！”罗斯瞪着他，“你能教，是吗？”

“波兰的犹太教经院教育是不能被什么取代的。”杰斯特罗笑了笑，摸着胡子，又重新用波士顿口音的英语说。

“你干吗不在经院念下去呢？我甚至没有受过戒，我不能原谅我的父母。”

“唉，真是年幼无知。”杰斯特罗说，“我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经院，那地方简直像监狱。”

这时，娜塔丽正朝驾驶室下面拉宾诺维茨的舱房走去。在这之前，她从未去过那里。他请她在他桌边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桌上堆满了文件、脏衣服和油腻的工具。他坐在没有铺好的床上，弓着背靠着舱壁，壁上装饰着从杂志上撕下来的深棕色裸体画，唯一的一盏电灯发出的光是这么暗，烟草的烟雾是这么浓，以至娜塔丽只能看出这些东西。面对她尴尬的微笑，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他穿着油渍斑斑、大得累赘的工作服，圆脸因过度疲劳都变成土灰色的了。

“这是轮机长的艺术收藏，我占用了他的房间。亨利太太，我需要三百美元，你跟你叔叔能帮忙出一点儿吗？”她吃了一惊，什么也没说。他继续说：“赫伯特·罗斯愿意拿出这笔钱来，可是他已经付得太多了。要不是他，我们就不能把事情推进到这地步。我希望你和你叔叔每人能给一百美元，那才比较公平。老头子们都比较小气，所以我想还是提请你考虑。”拉宾诺维茨的英语讲得很清楚，但是外国口音很重，而且他用的俚语已过时，像是从旧小说里看来的。

“这钱干什么用？”

“Fetchi-metchi，”他把粗粗的拇指放在两根指头上来回移动，疲倦地微笑了，“行贿。港务监督不让我们离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开始时很友好，但是后来变了。”

“你认为你能贿赂他吗？”

“嗬，不是贿赂他，是贿赂我们船长。你见过他的，就是那个穿蓝色上衣、长着胡子、醉醺醺的老无赖。要是我们非法离开，他就得失去他轮船的证件，港务当局掌握着这些证件。我相信他经常干这事，他是专干走私这一行的。可这得另外付钱。”

“那不会太危险吗？”

“我认为不会。要是海岸警卫队拦住我们，我们就说我们正在试验修理过的轮机，并且往回开。我们不会比现在的处境更糟。”

“要是我们被拦住，他会把钱退还吗？”

“问得好！我的答复是：我们离开三英里后，他才拿钱。”

整整一个星期以来，娜塔丽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思索，想象出种种不能起航的不幸理由，她拿不准自己逃离罗马是否做对了。她天天想着要乘这样笨重的船横渡地中海，越想越觉得前途黯淡。然而，她还是认定，这样至少能让她的孩子从德国人手里逃出去。可是，这得违反法西

斯的法律才能启程，要努力逃过海岸警卫队的炮舰！

当她坐着一言不发时，拉宾诺维茨用一种虽不含敌意但是严厉的语调说："好吧，没关系，我会从罗斯那里拿到全部钱的。"

"不，我会提供帮助的，"娜塔丽说，"我相信埃伦也会。我只是不喜欢这么做。"

"我也不喜欢，亨利太太，可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坐着，我们得努力做些事呀。"

杰斯特罗博士正在笔记本上写字，在他附近的一个舱口盖上，两个年轻人正对着一本翻开了的破旧的《塔木德》[5]争论着。罗斯走了。杰斯特罗中断了工作，听着他们辩论*Gittin*（关于离婚的论著）里的一个论点。杰斯特罗在波兰经院里曾为阐明*Gittin*里的问题而被他的老师们吻过许多次，那种湿乎乎、毛茸茸的感觉现在呈现在他的脑海中，他不由得笑了。那两个争论的人看见他在笑，也腼腆地朝他笑笑。其中一个碰了碰他的破帽子，并且用意第绪语说："这位伟大的作家理解这些伤脑筋的论点吗？"

杰斯特罗慈祥地点点头。

另一个年轻人长着一张瘦削的黄脸，乱蓬蓬的小胡子，凹陷的发亮的眼睛，一副经院学生的派头。他激动地讲起来："你愿意加入我们的讨论吗？或许还能教教我们？"

"我小时候确实学过《塔木德》，"杰斯特罗用正确的波兰话冷冷地说，"可是我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现在相当忙。"

那两个人心服了，继续他们的学习。不久，他们就走开了，这使杰斯特罗舒了一口气。当他继续写作时，他心想要是和那两个小伙子一起，用非凡的记忆力使他们吃惊，可能挺有趣。五十年之后，他还记得他们争论的这一章节。儿时的记忆力真强啊！可是，前面还有漫长的旅程，在这么拥挤的环境里，特别是在这些从宗教关系来说非常亲密的犹

太人中间，不要和他们过分接近是唯一的办法。

杰斯特罗正开始写一本新书，借此消磨时间，同时也多少利用一下他这不愉快的尴尬的处境。为了故意同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著作《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相呼应，他把新书取名为《一个犹太人的旅程》，然而他头脑中的东西并不是旅行日记。正如马可·奥勒留[(6)]在战场上就着烛光写不朽的《沉思录》，杰斯特罗也打算通过描写他自己在战争时代的逃亡来反映他关于信仰、战争、人类现状和个人生活的光辉思想。他认为，这个主意能让他的出版商着迷，而且要是他写了出来，它甚至又可能成为一本读书会推荐的书。无论如何，在他这年纪，这将会是有益的精神寄托。杰斯特罗把思想性、想象力和赚钱的念头结合在一起了，他根据这个富有特色的想法，已经在第一本向拉宾诺维茨借来的笔记本上写了不少。他知道这本书绝不可能获得《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样的成功。《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以新颖的手法把生活在朴素现实中的耶稣描绘成一个精通《塔木德》的奇才和巴勒斯坦的巡回传道士，在读书会获得巨大成功，并且被列在最畅销的书单上。

那两个经院里的小伙子走开后，他感到这个小小的场面有写下来的价值。他详述了关于离婚的部分中那微妙的论点。很久以前，在奥斯威辛经院喧闹的读经厅里，他曾与他聪明的堂弟班瑞尔·杰斯特罗用许多相同的话就这一论点进行过多次辩论。他描述了那遥远的场面，班瑞尔温和地取笑自己逐渐转变为一个冷静的西方化的不可知论者。要是班瑞尔还活着，他写到，要是有人请他就第二十七页关于离婚的部分中第一个论点进行辩论，他会满腔热情地理出头绪，驳倒那两个经院里的小伙子。班瑞尔一直忠实恪守古老的正统观念。现在谁能讲清他们俩中哪个的选择更明智呢？

> 可是班瑞尔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通过我那喜爱冒险、旅行过许多地方的侄女的眼睛。一九三九年，他站在遭到德国轰炸的华沙犹太人住宅区硝烟弥漫的废墟中——挺直着

身子，忙忙碌碌，虽上了年纪，但强健结实得像农人一样，留着正统的灰白大胡子。他身为一家之长、犹太人区的领袖、富商，在那遵守习俗的外表下，则是一个钢铁一样坚强的死里逃生者，基督教传说中的一位亚哈随鲁[7]，一个不可摧毁的流浪的犹太人。班瑞尔比我小七八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前线服役四年。他当过士兵，做过战俘，逃跑过，他在几处前线和三支不同的军队里打过仗。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历了所有危险（他曾在信中这样告诉我，我也是这样相信的）。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没吃过一点儿犹太教规不许吃的食物。一个能够如此念念不忘我们古老的上帝和我们古代律法的人，从勇敢的一面来说，确实使他那个写作耶稣题材被同化了的堂兄感到羞愧。开明的人文主义呼声虽然对此表示敬意，但完全能够问一下是否生活在梦想中，不论这生活如何舒适和有力量——

“该死，埃伦！他这样什么东西也不盖，有多久啦？”娜塔丽俯身在篮子上，生气地把滚动着的毯子拉回到开始哭的路易斯身上。

“哦，没盖吗？”埃伦吓了一跳，说道，“真抱歉，他安静得像一只小耗子。”

“哦，该是喂他的时候了。”她提起篮子，十分恼火地瞪了他一眼，“如果他还没冻僵，还能吃东西的话，是该喂他的时候了。”

“拉宾诺维茨要什么啊？”

她直接告诉了他。

“真的哩，娜塔丽！那么多钱啊！非法起航！那真是烦死人啊。我们对钱可要小心，你要知道，那可是我们唯一的生路。”

“我们总得从这里跑出去，这才是我们的生路。”

“不过，拉宾诺维茨有点儿敲诈有钱的美国人——喂，娜塔丽，别

这么绷起脸嘛！我只不过是说——”

“听着，要是你不信任他，那就上岸，把自己交出去。我和罗斯分担这三百美元。”

“天哪！你干吗对我这样恶狠狠地说话啊？我会出钱的。”

很厉害的震动把她弄醒了。她坐起来，攥住她睡觉时穿在睡衣上的羊毛衫，通过开着的舷窗向外看。寒冷的、雾蒙蒙的、带着鱼腥味的空气飘进来。码头在雾夜里向后退去。她能听到螺旋桨的溅水声，埃伦在上铺打鼾，在她身边的甲板上，婴孩在他的篮子里发出窸窸窣窣、呼哧呼哧的响声。

她又蜷缩到粗硬的毯子里，因为天气很冷。开船了！起航总是令人兴高采烈的，冒险从纳粹欧洲的陷阱里偷偷溜走，加倍地令人兴高采烈。她睡眼蒙眬，迷迷糊糊地想着一路到了巴勒斯坦，把消息告诉拜伦，动身回家。中东的地理她是不清楚的，她大概能由苏伊士找到去澳大利亚的路，再由那里到夏威夷吧？在巴勒斯坦等到战争结束是不行的，那无非是一个疾病流行的穷国。在北非的德国人是一个威胁，阿拉伯人也是。

她随着发动机声的每一次改变而越来越清醒了。就在这港口，已经颠簸摇晃得很厉害了，到了公海上，还不知会成什么样儿呢！焊在主甲板上的附加油罐显然使船很不平稳。抵达三英里线要多久呀？黎明在舷窗上形成一个紫色的光圈，在这样的雾中，船长只能缓慢地行驶，而白天只会增加被捉住的可能性。多么为难的事情啊！多么危险的处境啊！就这样，娜塔丽神经紧张、忧心忡忡地躺着，紧贴住不稳的床铺熬过了很长的半小时，这时舷窗外已泛鱼肚白。

轰隆一声！

她马上由铺上跳起来，光着脚踩在冰凉彻骨的铁甲板上。她穿上了

一件粗布浴衣。娜塔丽已经在华沙听到过许多炮火声，她熟悉这种声音。湿冷的风由舷窗吹进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风大浪急的海面上，雾散了一些，她看见前面远处有一艘灰白色的船，船头有白色的号码，烟雾弥漫的黄色闪光就来自那船头。

又轰隆一声！

发动机嗒嗒嗒地响着，甲板颤抖、倾斜，船突然转向了。她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在湿冷的空气里直打哆嗦。房间太小了，她的双肘和双膝碰到冷水盆、床铺和门上的圆把手，擦破了皮。埃伦仍然睡着，她想还是别去叫醒他，他只会吓得发抖。

在舷窗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22”，把黑色的波浪与灰白的天空都挡住了。大炮慢慢地进入视线——并不很大，漆成灰色，由穿着黑色短雨衣的孩子气的水兵掌控着。两艘船都减慢了速度。那些炮手正看着“救世主”号大笑着。她可以猜到那是为什么：斑驳的油漆，一块块红底漆、白面漆、没刮掉的陈旧的铁锈，额外附加的油罐伸展在甲板上，像是老头儿嘴里的坏牙齿。外面粗声粗气的意大利语来回吆喝着。

甲板摇摆了，海岸警卫船离开了。透过舷窗，娜塔丽看到了卡普里岛和伊斯基亚岛青青的峭壁。随后，船身一转，正前方进入视线的是微弱的阳光照耀着的那不勒斯群山和山上的一排排白房子。发生这一切时，埃伦·杰斯特罗还在睡着。船掉转回去啦！她倒在床铺上，脸埋在枕头里。这艘船现在看来像是通往丧失幸福的航道，被追捕的感觉重新在她心头浮现。

“天哪，闹得多厉害啊！”埃伦从铺位上伸出他那邋里邋遢的脑袋来。阳光射进了舷窗，船员们在外面喊着、骂着。“救世主”号正停靠在原来的码头上，原来那个穿着绿制服、大腹便便的警察在码头上巡逻。“哎哟，大白天了啊！你衣服都穿好了！出了什么事？我们要开走吗？”

“我们已经开走过，又回来了。海岸警卫队拦住了我们。”

杰斯特罗面色阴沉地说：“哎呀！二百美元哩！”

拉宾诺维茨来到他们的房间门口。他才刮过胡子，穿了沾着污点的深色衣服和灰衬衫，打着红领带。他脸上显出恼怒的表情，拿出一些美钞说：“我只能归还一半，对不起。他一定要我先付出半数，才肯开船。我只好碰碰运气了。”

“你说不定会需要剩下的钱，”娜塔丽说，“留着吧！”

“如果需要，我会再来要的。”

杰斯特罗在上面的铺位上说：“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要付船费的事呀，你是知道的，而且——”

拉宾诺维茨啪的一下把钱放到娜塔丽手中：“对不起，我要去找那该死的港务监督算账啦！我们是中立国的船，我们只是停泊在这里进行紧急修理的。这样拦住我们是该死的违法行为！”

当拉宾诺维茨又在他们的房门口出现时，他们正在吃中午茶点。“今天早上我脾气不好，很对不起。”

“进来吧。”娜塔丽温柔地说，“要茶吗？”

“谢谢，要的。你的娃娃怎么啦？”路易斯正在他的篮子里啜泣。

“他着凉了。有什么消息吗？”

拉宾诺维茨背对着门蹲着，两只手捧着玻璃杯，呷着茶说：“杰斯特罗博士，在我们那么突然离开罗马的时候，看上去你为不得不丢下的手稿感到很不高兴。”

“我现在还没高兴呢！我四年的心血啊！”

“你的书名是什么？”

“《君士坦丁的拱门》。怎么啦？”

“在罗马，你认得德国大使馆的什么人吗？”

“德国大使馆？显然没有。”

“你能肯定吗？”

“我和德国大使馆没有任何关系。”

“你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叫维尔纳·贝克的家伙吗？”

“维尔纳·贝克？”杰斯特罗重复说，多半是对他自己说的，“哎呀，是的，我确实认得一个叫维尔纳·贝克的，已经是好多年前了。他怎么啦？”

“在舷梯那儿就有一个维尔纳·贝克博士。罗斯和我去找你们时，他就是我在你们罗马的旅馆房间里看到的那两个德国人中的一个。他开了一辆梅赛德斯来，刚刚到。他说，他从罗马的德国大使馆来，是你的老朋友。他还说，他带来了你的《君士坦丁的拱门》手稿。”

一阵严肃的沉默，只听到那婴孩的鼻子呼哧呼哧的响声，娜塔丽和她叔叔互相望着。“说说他的模样吧。”杰斯特罗说。

“中等身材，胖胖的，脸色苍白，一头浓密的金发，高嗓门，很有礼貌。”

“戴眼镜吗？”

“厚厚的无边眼镜。”

“大概真是维尔纳·贝克，尽管他那时并不胖。”

娜塔丽得清了嗓子才能开口说话。“他是谁呀，埃伦？”

“哦，维尔纳是耶鲁大学我最后的研究生班上的学生，德国好学生之一，工作起来精力过人。他在语言上有困难，我帮助他克服了一些障碍。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他，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他说他从你房间里拿了手稿。”拉宾诺维茨说，“他当时在场，这

一点我能向你担保。他倒是挺和气，另一个凶得要命。”

“他怎么会找我找到这里来呢？”杰斯特罗显出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这看起来很不妙，是吗？”

“嗯，我说不上来。假如我们不承认你在这儿的话，意大利秘密警察就会来船上搜查。德国秘密警察要他们干什么事，他们都会干的。”

娜塔丽颤声插嘴道：“土耳其国旗怎么样呀？”

“在一定程度上，土耳其国旗是顶用的。”

杰斯特罗果断地说：“真的没有选择余地了，是吗？要我到舷梯那儿去吗？”

“我会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对娜塔丽来说，这个巴勒斯坦人显得这么镇定，多少是一种安慰。发生这种事情，对她来说是情况进一步严重而可怕的恶化，她从心底里为她的婴孩担惊受怕。拉宾诺维茨走了。杰斯特罗心事重重地说：“维尔纳·贝克！老天哪！我认识维尔纳的时候，希特勒甚至还没掌权呢。”

“他拥护过希特勒吗？”

“哦，不。他是那种保守、温和、勤学的人，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还笃信宗教。好人家出身。他立志进外交部，我还记得这事呢。”

婴孩打喷嚏了，娜塔丽忙着把他堵塞的小鼻子弄干净。她吓坏了，无法有条理地思考。

“杰斯特罗教授，维尔纳·贝克博士来了。”拉宾诺维茨步入舱房。一个穿灰大衣、戴灰帽子的男子在门口一边鞠躬，一边举起帽子，双脚后跟并拢，在他的左臂下夹着一个用绳子捆扎好的很厚的黄纸包。

“您一定记得我吧，杰斯特罗教授？”他的声音古板而高亢，他笑得很尴尬，几乎像在道歉，眼睛半闭着，“已经有十二年半了。”

“是啊，维尔纳。”杰斯特罗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来，“你只是胖了些。”

“是呀，太胖了。哦，这是《君士坦丁的拱门》。”

杰斯特罗把纸包放在铺位上那手脚不停地动的婴孩旁边，用发抖的手指解开绳子，很快地翻过大量薄而半透明的纸。“娜塔丽，全在这儿哪！”他望着站在门口的那人，眼睛闪闪发亮，“维尔纳，我能说些什么呢？除了谢谢你，谢谢你！”

“这得来不易，教授。可我明白它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贝克博士转过身来对着拉宾诺维茨，“是我的德国秘密警察同事——你要明白——是他把它从意大利秘密警察那里拿走的，我想我自己是拿不到的。我很遗憾你和他吵了嘴，可是你回骂了他一些很难听的话，你知道。”拉宾诺维茨耸耸肩，脸上毫无表情。贝克回头看着杰斯特罗，他正抚弄他的稿纸。“我自作主张地拜读了您的大作，教授。远胜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您对早期拜占庭和东正教有非常特殊的了解，您使整个已经过去的世界恢复生命。这本书将保证让您声名远扬，而且这一回，那些学究也会赞美您的学识了。这是您最大的成就！”

“嘿，你真是太好了，维尔纳。”杰斯特罗装出他对付钦佩者的那种微笑，“至于你，你的英语有了惊人的进步。还记得你口试方面的困难吗？”

“我当然记得，您挽救了我的前途。”

“哦，不敢当。”

“从那时起，我在华盛顿任职七年。我的儿子——我有四个儿子——都能使用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现在我在罗马当一等秘书。这些全都得感谢您呀。”

“四个儿子，哦，真想不到。”

娜塔丽对这样谈家常感到难以相信。这简直像是梦中的对话，那个人站在舱房门口——一个纳粹德国的官员，一个胖墩墩的、看上去并无敌意的人，戴着眼镜，这使他显得书生气。他双手拿着帽子，用一种安宁的、简直像教士一样的姿势捧在胸前。他谈及他的孩子们，称赞埃伦的著作，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特别是那男高音的嗓子和有礼貌的态度，那就是态度相当温和和学究气。婴孩咳嗽了，维尔纳·贝克看了看他，说："你的孩子身体好吗，亨利太太？"

她刺耳的声音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高雅旅馆？你又是怎么发现我们到这儿来了？"

她可以看到埃伦因她的举止而感觉痛苦，拉宾诺维茨仍面无表情。贝克用耐心的口吻回答："当然啦，德国秘密警察有罗马旅馆里外国来往旅客的名单。意大利秘密警察又向德国秘密警察报告，你们上了这条船。"

"那么，你也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人喽？"

"不，亨利太太。我说过了，我是外交部官员。嗯，你和你的叔叔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在大旅馆吃中午饭呢？据说那儿有那不勒斯最好的餐厅。"

娜塔丽的嘴张着，她一声不吭，像是失去了知觉似的。她朝杰斯特罗看看，他说道："你肯定不是真有这个意思，维尔纳。"

"为什么不是呢？你们可以享受一些好酒好菜。你们明天就要开始漫长而艰苦的航行！"

"明天？这我还不知道呢，"拉宾诺维茨大声说，"而且我是才从港务监督那里来的！"

"哦，这是我的消息。"

娜塔丽几乎嚷了起来："我们的脚一踩上岸，我们就会被抓起来拘留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们也知道。"

"我给你们俩准备好了警察当局发的通行证。"她对杰斯特罗拼命摇头。贝克博士心平气和地继续说："我想我还是走开好，让你们能就这事谈一谈。要是你们难以决定，那就在我离开之前让我们到舷梯那儿谈一下吧！跟我一起上岸对你们来说是很安全的，而且也确实有许多事要商讨一下。"

杰斯特罗严厉地插话说："你在我旅馆的房间里干什么，维尔纳？"

"教授，墨索里尼宣战的时候，我想我最好帮帮您的忙。我把那个德国秘密警察带去跟意大利警察当局周旋。"

"那么，在那之前很久，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贝克突然做贼心虚地看了娜塔丽一眼，回答说："我坦白讲好吗？这是为了免得打扰您，让您讨厌。"他举起帽子，鞠了躬，走开了。

杰斯特罗满腹狐疑地看看巴勒斯坦人，又看看他的侄女。

"埃伦，我可不离开路易斯！一分钟都不！"娜塔丽一下子尖叫起来，"我甚至不愿走到舷梯那儿去！"

"你以为怎样？"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拉宾诺维茨把双手向上翻了翻。"呃，你以为这全是精心策划要捉住我的圈套吗？既然他已经找到了我，要是他的确打算这样做，他就不能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从你们的船上拉走吗？"

"他这样做可以避免一场风波！"

"风波有多大？"

拉宾诺维茨苦笑一下："不会太大。"

杰斯特罗拉了拉胡子，看了看瞪着眼的侄女，然后他伸手去取帽子

和斗篷，说道："嗯，娜塔丽，我一直都是一个昏头昏脑的傻瓜。我还是按照我的性格办事吧。我和维尔纳·贝克一起上岸去。"

"哦，当然啦！"婴孩现在正大哭着，娜塔丽几乎气疯了，"享用你的午餐去吧！说不定他那个德国秘密警察的好朋友会和你们凑到一起，把事情搞得更快活呢。"

拉宾诺维茨帮着杰斯特罗披上斗篷，说："尽可能打听打听有关我们起航的事。"

"好的。要是我不回来，"当娜塔丽把她那大哭大叫的婴孩抱在怀里摇着时，杰斯特罗对她说，"你不过是摆脱了一个累赘，不是吗？"

两个钟头过去了。暴雨使在甲板上闲逛的人都跑光了，娜塔丽独自撑着伞等在舷梯口，注视着湿淋淋的警察在码头上踱来踱去。终于，在雨中出现了一辆小小的黑色梅赛德斯。贝克博士出来为杰斯特罗博士开了车门，对她挥了挥手，开车走了。杰斯特罗登上了跳板，张开蓝斗篷下的双臂说："好啦，亲爱的！你瞧，我回来了。"

"感谢上帝，你回来了。"

"是啊。现在让我们和拉宾诺维茨谈一下。"

"你真的不要先打个盹儿？"

"我不困。"

那个巴勒斯坦人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听到他们的敲门声，打开了舱房门。那间小屋里有强烈的汗臭、机油和烟灰的气味。杰斯特罗对钉在舱壁上的那些裸体女人画眨眨眼睛。"请坐。"拉宾诺维茨说，"我得拿掉那些可爱的姑娘了，我对她们并不注意，可是其他人都注意，就是这么回事。你回来了，我真高兴。你真有胆量。午餐吃得有趣吗？"

"还可以。"杰斯特罗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坐得笔直，娜塔丽坐在他旁边的一张凳子上，"首先，你的土耳其船长出卖了你，他告诉海岸警

卫队说你们要偷偷起航。这就是你们被抓住的原因。维尔纳是这么说的。”

拉宾诺维茨点点头，绷着脸说：“这我也想到了。我们不能租别的船，所以我们不得不忘记这事——暂时忘记。”

“那个土耳其人也报告了我们是上星期上船的。港务监督决定通知罗马的意大利秘密警察，并在让你们走之前，解决逃亡的美国人的问题。因此，耽搁了一星期。”

“好哇，所以事情都碰到一块儿啦！”拉宾诺维茨摆在膝盖上的手握紧了又放开，“我们明天能开走吗？”

“哦，他说你们可以开走。还有，关于那件事。”杰斯特罗的声调提高了，“这船以前可叫‘伊兹密尔’？”

“它就是‘伊兹密尔’。”

“最近你们检查过这船的适航性吗？”

“港口检查员来给我们开了证明。”

“维尔纳说他附添了一页意见，你们超员又超载，甲板上的附加油罐减弱了你们这条船的稳定性。万一乘客们在惊慌失措中都冲到一边，这船就免不了倾覆，对吗？”

“他们是一群守纪律的人，”拉宾诺维茨很厌烦地回答，“他们不会惊慌的。”

“你们船上的食物、水和卫生设备都比一般标准低得多。”杰斯特罗接下去说，“当然，娜塔丽和我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了。医疗设备也差。发动机用了三十五个年头了，航海日志上写着有好几处新近发生的故障。你们只有沿海岸行驶的证明，而不是公海上的。”

拉宾诺维茨的声音变得尖厉起来：“你可曾提到我们犹太人为了逃避德国人的迫害，不得不冒这些危险吗？”

“差不多就是这话，他不爱听。可是他说要是把巴勒斯坦委托给德国管辖，大多数欧洲的犹太人早就用适合航海的船送去了。你们要用这么一条破船来漂洋过海，应该归咎于同盟国的政策，而不是德国的政策。英国为了争取阿拉伯人，封锁了巴勒斯坦——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姿态，因为阿拉伯人是全心全意地拥护希特勒的。美国已经关上了它的大门，所以你们的组织（他全都了解）必须试图用像‘伊兹密尔’这种没人要的破船把难民偷偷送进巴勒斯坦。”

“不错，纳粹是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拉宾诺维茨说，“这我们是知道的。”

杰斯特罗从胸前里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好，这些是意大利警察当局关于美国拘留民的规定，他们正被遣送到锡耶纳去等候交换。正巧，我的家就在锡耶纳，我的用人还住在那儿。”

拉宾诺维茨看完了那些油印的纸页，眼神显得忧郁而呆滞。

“这些规定可能是伪造的！”娜塔丽嚷了起来。

“这些都是真的。”拉宾诺维茨把纸页交给她，“这么说来，这就安排好了？你们俩要下船到锡耶纳去吗？”

“我对维尔纳讲过了，”杰斯特罗答道，“这全要看娜塔丽。假如她跟着你们乘船，那我也乘船。假如她选择回锡耶纳，那我也回去。”

“我懂了，很好。”拉宾诺维茨朝娜塔丽瞟了一眼，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坐着。他问道：“贝克博士对这说了些什么呢？”

“呃，他说，作为母亲，她无疑会做出明智的决定，冒险航行对她的婴孩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也是受不了的，她并不是无国籍的难民。这就是他要告诉她的。”

“你有十二年没见过这人了，埃伦。”娜塔丽才讲了半句，声音就几乎发抖了，她的两只手揉着那几张油印纸，“他要你留在这儿。为什么

呢？”

“呃，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以为他会谋害我吗？”杰斯特罗说，显出瑟瑟发抖的滑稽样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在我研究生班上那会儿，我总是给他最高分的。”

拉宾诺维茨说：“他并不是要谋害你。”

“是呀。我相信他是想帮助他以前的老师的。”

“上帝在上，”娜塔丽几乎喊起来，“你能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有常识的样子来？这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纳粹，是什么让你愿意把他讲的全盘接受下来？”

“他不是纳粹，”杰斯特罗摆出心平气和的学究态度说，“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他把那个党的党徒说成是一群粗野的、缺乏教养的机会主义者。他确实称赞希特勒把德国统一了起来，可是他对战争正在进行的方式感到十分担忧。犹太人政策把他吓坏了，他一度学习当牧师，我认为他身上并没有排犹主义的骨头，不像我们一直打交道的一些美国领事。”

有人敲了两下门，拉宾诺维茨那个看上去很粗野的助手朝里面瞧了瞧，递给他一个用红蜡封着的信封。拉宾诺维茨看了信，站了起来，脱掉了罩在干净的白衬衫和深色裤子上的工作服，说：“嗯，好吧。我们以后再谈吧。”

“什么事呀？”娜塔丽脱口问道。

“我们可以办离港手续了，我马上要到港务监督那儿去拿这船的证件。”

---

(1) 土耳其国旗是红底上嵌着白色的星和新月，此处写作黄色，意为这旗子已经很脏了。

(2) 指圣母马利亚抱着耶稣，周围有许多人在看的图画。这是一个被许多画家采用

的宗教题材。

(3) 在意大利南部，靠近那不勒斯海湾。

(4) 意大利西南部的一座古城，在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埋入地下。

(5) 犹太教法典。

(6) 马可·奥勒留（121—180），古罗马皇帝，是晚期斯多亚派哲学的代表人物。

(7) 中古传说中的犹太人，因嘲弄了受难的耶稣而被罚永世流浪。

第三章

班瑞尔·杰斯特罗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苏军厚大衣，沿着波兰西南部的一条路拖着脚步往前走，雪厚得没过了他的脚踝。这支俄国战俘的长长队伍，弯弯曲曲地穿过历史学家称为“上西里西亚”的那个地区平坦的、白茫茫的田野。穿绿衣服的党卫军士兵手持棍棒或者机关枪，监视着这行队列。队伍的前面和后面，开着两辆当啷当啷直响的军用大卡车，装载着更多的党卫军士兵。这支从莱姆斯多夫战俘营最壮实的囚犯中挑出来的劳工队一路都是步行的，途中死了大约三分之一。每天上午十点钟的饭食是一片类似面包的黑乎乎的木头一样的东西，用荨麻、坏土豆、烂菜根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做成的半凉不热的汤。连这样的口粮也经常没有，于是这些人就被解散，在党卫军士兵的枪口下像山羊一样在田地里寻找可吃的东西。每天有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他们得跟上那些身强力壮的押送士兵的速度，一步步走着，而押送的士兵则每两个小时一班，轮换着步行和乘车。

班瑞尔·杰斯特罗像橡树一样结实的身体也几乎被拖垮了。在他周围，人们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经常是一声不吭，有时候发出一声呻吟或叫喊。当棒打脚踢都不能使倒下的人醒来的时候，就用一颗子弹打穿他的脑袋。这是一种例行的预防措施，免得游击队可能把他救活并招募他。德国人镇静而仔细地用枪把每一颗头颅打得粉碎，在雪地上缩成一团的俄国军大衣的领边留下一大摊红彤彤的东西。

现在这支队伍正由克拉科夫向卡托维兹行进，新的路标上用粗黑的德文字母写着“KATTOWITZ”。班瑞尔·杰斯特罗麻木地猜想，这场长途跋涉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卡托维兹是工矿中心。他太缺少生命力了，寒冷、饥饿和招架不住的疲劳使他萎靡不振，以致对命运怎么会把他带到这些熟悉的地方来也不感到奇怪了。他把越来越差的注意力全都集中

在盯着前面的那个人上。他的腿移动着，但双膝僵直，因为他只怕关节万一放松了，就会弯下去，那么他就会摔倒，于是脑袋就会被打掉。

在四十个年头里，这条老路没大改变，班瑞尔能预先说出每一个转弯，并知道什么时候另一间农屋或木头盖的教堂会透过细细的、纷飞的干雪出现。特遣队正朝卡托维兹煤矿去吗？命运还不坏呀！在冬天，矿里要比野外暖和。矿工得吃饱才能干活儿。

尽管步行过程中经历了所有这些苦难，班瑞尔还是感激上帝，因为他是在这支劳工队伍中终于离开那个战俘营的。他在上次战争中的经历也好，他在华沙犹太人区的生活也好，都无法跟他在莱姆斯多夫所看到的情况相比。这个战俘营并不是真正的战俘营，那儿没有兵营，没有建筑物，没有点名，没有管理机构，没有维持秩序的手段，除了对架在岗楼上的机枪和对夜里耀眼的探照灯所怀的恐惧，全部设施是一片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露天场地，延伸出去望不到边，里面圈着二十万快要饿死的人。在东方战线，《日内瓦公约》[(1)]并不存在，苏联从未在上面签过字。

德国人无论如何都不准备背这么大的战俘包袱。缺乏食物和水的供应，莱姆斯多夫的生活准则是自我保存。战俘们在污秽、恶臭的环境里为了一点儿可吃的东西吵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生了病也没人过问，死尸乱七八糟地倒在粪土和雪地上。每天在带刺的铁丝网外，死人都在一堆堆被焚化，用木材和废油当燃料，焚尸的火光在晚上照得很远。集中营臭得就像附近有一家庞大的肉类罐头厂，就像那里的动物在进行处理，皮上的毛发或鬃毛被烧焦。

德国人十一月进攻莫斯科时抓获的战俘补足了这支劳工特遣队的人数。那些在莱姆斯多夫快要死亡的人却是在夏季战役中被俘获的。现在他们成了在走动的骷髅，随时都有倒下的人，不管白天黑夜，遍地都是。在莱姆斯多夫形形色色的恐惧中，有一件事仍然使杰斯特罗吓得没命。他亲眼看见在探照灯外阴暗的夜色中，一小群战俘饿得发疯，在集

中营一个个结冰的垃圾堆旁转来转去，吃那才倒毙的尸体里柔软的内脏。他白天看到过这种残缺不全的尸体。岗楼上看守的士兵一发现这些吃人的人，就向他们开枪。其他战俘抓住了他们，就对他们拳打脚踢，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可是，在这些人身上，求生的本能超过了人的天性，因此不再有恐惧。吃人肉的是发了疯的梦游者，只想填饱肚子的白痴，他们枯竭的脑子里还剩下足够的机智在晚上找东西吃，像小狼一样在阴暗处躲躲藏藏。无论在卡托维兹是什么前景，班瑞尔·杰斯特罗知道，不可能比莱姆斯多夫更糟。

然而，看来队伍不是朝卡托维兹进发。前头的队伍向左拐了个弯，这样特遣队就会朝南到奥斯威辛去，班瑞尔是明白这一点的。可是，奥斯威辛要这么大批的劳动力去干什么呢？他少年时代进的经院就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只有小制造业的小镇，孤零零地坐落在索拉河和维斯图拉河汇合的沼泽地带。它主要是一个铁路联轨站，那里没有重活。在路的转弯处，他看见一块写有黑体字的新箭头牌子，钉在褪了色的“奥斯威辛”路标上，德国人在上面用了旧名字。班瑞尔从年轻时就记得这名字，那时奥斯威辛还属于奥地利，它不仅像德国名字通常听起来那样刺耳，而且听上去甚至不像奥斯威辛了。

---

(1) 1864年，欧洲诸强国在瑞士日内瓦签订协定，给予战俘人道待遇。

第四章

拉宾诺维茨坐着装满生活用品的陈旧货车回来了，后面跟着两辆装着淡水和柴油的槽车。这就激起了人们的工作热情，从黄昏一直干到深夜。犹太人叫着、笑着、唱着，把货物传递到舷梯，传过甲板，传下舱口——一袋袋面粉和土豆，一网袋一网袋生了虫的卷心菜和别的没长好的、疙疙瘩瘩的蔬菜，一捆捆鱼干，以及一箱箱罐头食品。衣衫褴褛的土耳其船员把输油管和输水管搬到船上，只见这些管子不住地颠簸、跳动着，发出呻吟声。他们扣下舱口盖，笨手笨脚地修理着起锚机，盘起绳索，骂天骂地，用锤子敲打，东奔西跑。这艘旧船像是感染到即将起航所引起的兴奋，嘎嘎吱吱地响着，摇摇摆摆，把停泊的缆绳绷得紧紧的。寒风阵阵，掀起的大浪涌过防波堤，然而高兴地说个没完的乘客不顾寒风，仍然挤在摇晃不定的甲板上观看准备工作。当他们下去就餐时，在耀眼的半圆月下，风已越来越大，将近八级了。

娜塔丽穿着一件紫色的绉绸衣服，脸上搽了点儿胭脂和口红，犹豫不决地站在拉宾诺维茨舱房门外摇晃的甲板上，紧紧裹住她双肩的是埃伦的灰围巾。她叹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喂，亨利太太。”

在肮脏的舱壁上原来钉那些裸体姑娘画片儿的地方显出一块块淡黄的长方形。除此之外，舱房内还是和以前一样充满臭气和凌乱：没有铺好的床、乱堆着的文件、盘旋的烟草烟雾和挂在衣钩上晃动着的衣服散发出的劳动者气味。他关门时说：“这不是萨拉·爱罗斯基的衣服吗？”

“我是从她那儿买来的。”娜塔丽靠在门口稳住身子，“我讨厌老穿在身上的那件咖啡色羊毛衣服，真是讨厌极了。”

“我们去和尼斯当局谈话的时候，萨拉总是穿这件衣服，她对付法

国人倒很有一套。”

“我对她简直不了解，我对你们所有的人都太不了解！”

“你的娃娃怎样啦？”

“病了。他老是抓自己的右耳，他还发烧。”

“你带他去过医务室吗？”

“去过了，他们给了我一些药丸让他吃。”

“嗯。你们和我们一起走吗？”

“我还没拿定主意。”

“这并不困难。”他把办公桌前的那张椅子让给她坐，自己蹲在铁甲板上，“怎么对你自己最有利，就决定怎么做。”

“你到底为什么把我们带上船来呢？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

“心血来潮，亨利太太。”他使劲吸烟，“我们由尼斯开船的时候，并没打算停在这儿。发电机烧坏了，我只好在罗马弄一台发电机的电枢，同时再弄点儿钱。我和赫伯特·罗斯联系，他告诉我你叔叔在那儿。我很钦佩他，所以——”

“你的乘客都是从尼斯来的人吗？”

“不，都不是。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锋，现在是难民了，大多数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他们本打算由黑海边的康斯坦察走——一般都是走这条路线的，可是为他们疏通的那个罗马尼亚人拿了他们的钱跑掉了。他们被犹太人代办处转来转去，转了几个月，最后到了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区。对犹太人来说，那倒是一个不坏的地方，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要继续到巴勒斯坦去。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瞧，就是这么回事。”

“你们是直接去巴勒斯坦，还是经过土耳其？我听到过两种说法。”

“我说不准。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海上收到无线电信号的。”

“要是你们经过土耳其，你就得带你们的人非法穿过叙利亚的山区，是吗？敌对的阿拉伯国家？”

“我以前就这么干过。如果我们能直接回家，我们当然会这么做的。”

“你们的发动机会在海上出毛病吗？”

“不会的。我是船舶机械师。这条船是旧了，可这是法国货，法国人造的船都挺好。”

“可是超员呢？底下那些重重叠叠的铺位，简直像厕所里敞着的长槽！假如又来一次连续三天的暴风雨呢？疾病不就蔓延了吗？

“亨利太太，这些人是经常受到恶劣条件锻炼的。”

“难道你就没想过，”她拧着手里的围巾，“你们这条船开不成吗？办理离港手续可能只是一个圈套，为了把我叔叔悄悄骗走吗？就在维尔纳·贝克露面之后，你们拿到了你们的文件，这太巧了。”拉宾诺维茨做出表示怀疑的鬼脸，她很快地讲下去，“我现在想到一件事。要是我们离开‘救世主’号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会离开，可要是我们离开，埃伦就可以坚持要求直接去土耳其领事馆。我们在那儿等你通过海岸警卫队转播的信号，说你们已经过了三英里线。要是没有信号，我们就要求土耳其给予避难权，并且——你笑什么呀？”

“这儿没有土耳其领事馆。”

“你说过有的呀。”

“他是名誉领事，一个意大利银行家，可巧是一个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挺帮忙的。最近的领事馆在亚得里亚海边的巴里。”

“唉，见鬼！”

“不管怎样，领事馆不像大使馆那样能给予避难权。”他笑得更厉害了，“你很费了些脑筋，是吗？”

“唉，我连信号都想好了。”

“真的吗？是什么呢？”

“嗯——”她有些窘地讲了出来，“‘明年在耶路撒冷’，就是逾越节家宴[1]祈祷的最后一句。”

“我懂得这是什么。”他的笑容消失了，显出严肃认真的表情，“听着，亨利太太，意大利人不需要大量饥饿的无国籍犹太人。我们会走的，你也应该来。”

“哦，我应该？为什么呢？”船和码头碰撞，这个烟雾腾腾的小房间也不住地摇晃，使娜塔丽想要呕吐。

“就说因为你的娃娃是犹太血统，所以你该去犹太人的故国吧！”

“他只有一半犹太血统。”

“是吗？问问德国人。”

“嘿，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巴勒斯坦没有感情吗？一点儿都没有！我是一个美国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嫁给了一个信基督教的海军军官。”

“给我讲讲你的丈夫吧。”

这个问题吓了她一跳。她很不自然地回答说：“我有很久没见到他了，他在太平洋什么地方的潜艇上。”

他拿出一个破旧的皮夹，给她看了一个胸脯很大、头发浓密的黝黑姑娘的相片。他说：“那是我妻子，她是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被阿拉伯人炸死的，公共汽车炸掉了。”

“那太可怕了。”

“这是八年前发生的事。”

“可你还要我带我的孩子到那种地方去？”

“犹太人到哪儿都是生活在危险中。”

“在美国就不。”

“在那里你们也是异乡之客，在巴勒斯坦你们就是在家里了。”

娜塔丽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拜伦穿军装的小彩色照片，说：“这是我丈夫。”

当拉宾诺维茨皱着眉头看照片时，拜伦的形象又在娜塔丽的记忆中浮现了。“他看上去挺年轻。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几个月来，她一直把她结婚的事置于脑后——那些愚蠢的决定把她弄得晕头转向，结果独自躺在外国医院里生产，痛得神志模糊，周围尽是陌生的面孔，耳朵里听到的是似懂非懂的用意大利语讲的医学用语。尽管一看到红彤彤的皱皮肤娃娃，她的心中就充满了美妙的爱情，但她当时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毁了，她现在或多或少仍然这么认为。可是，当她向这个巴勒斯坦人简单叙述往事的时候，拜伦·亨利的魔力和闯劲儿，他的机灵，他的孩子气的吸引力，又从她心底涌起。还有，不管事情办得多么轻率，在里斯本短暂的蜜月都是无比甜蜜的。她想——尽管她没对拉宾诺维茨说这些——享受过那样的欢乐，哪怕一辈子不能恢复健康也是值得的。何况，她又有了路易斯。

拉宾诺维茨倾听着，接着刚抽完的烟又点了一支烟。“你从来没碰到过像他那样的犹太小伙子吗？”

“是呀，和我一起出去玩的全都是些立志做医生、律师、作家、会计师或大学教授的人。”

“中产阶级类型的。”

“是的。”

“带你儿子到巴勒斯坦去，他会长成像他父亲那样讲求实干的人。”

“万一发生意外呢？”娜塔丽怕自己在这码头旁边就可能晕船，这样摇摆真叫人想呕吐，她从椅子上站起身，靠着舱壁，“我希望这条船能横渡地中海，可是以后怎么样呢？最终被关进英国的集中营？要不然带着一个娃娃穿过阿拉伯山区，被开枪打死或被俘后杀死？”

“亨利太太，带他到锡耶纳去很危险。”

“那我也不知道。我叔叔和贝克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打电话和我们在罗马的代办谈过。代办劝埃伦去锡耶纳，他把这次航行称作我们的一次不必要冒险。”

“你们的代办让他相信一个希特勒的官僚吗？”

“他说他很了解贝克，他不是纳粹分子，我们自己的外交部门尊重他。贝克提出明天开车带我们回罗马去，直接去大使馆。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而且，老实讲——嗬！”这小舱房的甲板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娜塔丽站不稳了，他跳起来扶住她，她倒在他身上，她的乳房撞在他的胸上，他紧紧地攥住她的两只上臂，随后轻轻地把她拉开。

“稳住。”

“对不起。”

“没关系。”

他松手把她放开了。她勉强笑了笑，她的双臂和乳房都感到痛。

“风向一直逆转着，气象报告也不好，可我们还是天一亮就开船。”

“这倒可能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许贝克不会那么早就来。”

“他会的，你最好做出决定。不过，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我看得出来。”

埃伦·杰斯特罗身穿蓝色的浴衣，稀疏的灰白头发都被吹乱了，他

敲了敲门，随即打开门。“对不起，打扰了。娃娃动得很奇怪，娜塔丽。”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先别害怕，马上来看看。”

拉宾诺维茨抓住她的手臂，他们一起走了出去。他们在月光下狂风扫过的甲板上急匆匆地跑着，娜塔丽被吹得披头散发。路易斯躺在床铺上的篮子里，眼睛闭着，紧握着的拳头不断地向左右挥动。

“路易斯！”她俯身朝着他，两只手放在他扭动着的小身体上，“孩子，孩子！醒醒——啊，他怎么不睁开眼睛啦！怎么回事啊？他这么乱扭着身子！”

拉宾诺维茨把裹着毯子的孩子抱了起来。“这是发烧引起的痉挛。别着急，婴儿痉挛很快就会好的。”路易斯的脑袋猛地从毯子上抬起来，眼睛仍然闭着。“我们带他去医务室吧。”

娜塔丽跟着他，跑到下层甲板上。那里光线阴暗、臭气扑鼻——厕所的臭气、挤在一起好久没洗澡的身体和衣服发出的臭气、人嘴里呼出来的陈腐的臭气，混成一股恶臭。拉宾诺维茨挤过医务室门外阻塞了通道的长队。在窄小的漆着白漆的舱房里，他把婴孩递给医生。那是一个形容枯槁的灰胡子老头儿，穿着一件肮脏的白大褂。医生愁容满面地解开裹着路易斯的毯子，看了看扭动着的身子，同意说这是痉挛。他无药可给。他的声音嘶哑、虚弱，他用德国意第绪语让娜塔丽放心：“就是这只发炎的右耳朵引起的，你知道，发烧是并发症。我肯定这跟脑子无关。他很快就会好，不会有不好的后果。”他看上去并不像他说的话那么让人高兴。

“洗个热水澡怎么样？”拉宾诺维茨说。

“行啊，有好处，可是这条船上没有热水，只有冷水淋浴。”

拉宾诺维茨抱起了路易斯，对娜塔丽说：“来。”

他们急急忙忙走下通道，到船上的厨房里去。这厨房哪怕在晚上已经收拾干净，关上了门，就像现在这样，但仍是臭烘烘、油腻腻的。不

过，有一件器具——一只巨大的桶，在摇曳的电灯光中闪闪发亮。汤是难民伙食中的主要东西。拉宾诺维茨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这个饭店锅炉，安装在这里。他敏捷地打开龙头和阀门，水流进了大桶，蒸汽噗噗地从桶底下一个喷嘴里冒了出来。

“试一试，”几秒钟后他说，“太烫吗？”

她把一只手浸了一下，说：“不。”

她挽起了自己紫色的衣袖，脱光那个扭动着的婴孩的衣服，把那小身体浸在温水里，直浸到下巴。“在他头上也弄一点儿水。”她照做了，路易斯僵直的背不久便放松了。拉宾诺维茨又放进了一些冷水。痉挛减轻了，她的儿子在她手里变软了，她怀着紧张的希望看了拉宾诺维茨一眼。

“我的小弟弟痉挛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这么办的。”

蓝眼睛睁开了，婴孩的眼光对着娜塔丽，他有气无力地向她流露出小小的微笑，这一笑使她心痛得不得了。她对拉宾诺维茨说：“上帝保佑你。”

“把他带回上面去，让他一直保持暖和，”拉宾诺维茨说，“我弟弟事后常常要睡几个小时哩。要是你还有什么事，就告诉我。如果必要的话，岸上有一个我们能去的诊所。”

过了些时候，他来到她的舱房，往里看了看，里面点了两支蜡烛。他的脸和双手都被机油搞黑了。埃伦在上铺睡着了。娜塔丽坐在婴孩身边，她穿着浴衣，头发别了上去，一只手搭在盖着毯子的篮子上。

“他怎么样？”

“他睡熟了，不过睡熟的时候还老是揉那只耳朵呢。”

拉宾诺维茨拿出一个小小的扁瓶，倒满了一小玻璃杯。“喝这个，”他对娜塔丽说，“斯力伏维茨[(2)]。你知道这是什么吧？”

“我喝过斯力伏维茨，喝过许多。”她一饮而尽，“谢谢你。这电是怎么搞的？”

“发电机又不行了，我正尽力修。你的蜡烛够吗？”

“够的。要是修不好，你们能开船吗？”

“会修好的，我们会开走。再喝点儿斯力伏维茨吗？”

“不了，这样挺好。”

“回头见。”

凌晨两点左右，电灯忽明忽暗地亮了起来，娜塔丽开始收拾她从一个乘客那里买来的硬纸板箱子。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她又继续熬夜照看孩子。这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夜，她心潮起伏，毫无结果地懊悔和思考往事，一直追溯到她的少女时代，中间断断续续地打了几次做着噩梦的瞌睡。婴孩睡得不安稳，翻来覆去。她不断地摸着他的前额，觉得前额似乎还凉，然而，当舷窗外开始发白时，他突然出了一身大汗，她只得给他换上干净的襁褓。

她提着箱子到舷梯去时，赫伯特·罗斯在微风吹拂的甲板上碰到了她。天开始亮了，一个晴朗愉快的日子。甲板上满是兴高采烈的乘客，有些乘客正在舱口盖上面围住一个拉六角手风琴的人唱歌，他们的手臂互相搭在肩上。一些土耳其船员大声地从码头到甲板来回吆喝，滑车那边传来闹哄哄的起吊声。

“天哪！”罗斯说道，“你不会真的这么干吧，娜塔丽？你不会把自己送到德国人手里去吧？”

“我的孩子病得厉害。”

“亲爱的，孩子发烧是吓人的，可是他们好起来也快得惊人。只要在海上待几天，你们就安全了，以后就永远安全了。安全和自由了！”

“你们可能要在海上待几个星期呢，也许还得翻山越岭。”

“我们会成功的，你的娃娃也会好的。看看天气嘛，这可是一个好预兆哩！”

他讲的关于天气的话倒是真的。海港平静了下来，风似乎也小了，维苏威火山好像是用墨水画在苹果绿的地平线上，幸福像花儿的芬芳一样散布在拥挤的甲板上。可是，方才娜塔丽给路易斯换衣服时，他又打哆嗦了，乱抓耳朵，哭哭啼啼。她回想起那阵痉挛、医务室、可怕的夜、空气恶浊的下层甲板，就受不了了。她把箱子放在舷梯口，说：“我想不会有人来偷这个的，不过还是请看一下，只一会儿。”

“娜塔丽，你在做错事哪！”

她很快回来了，带着躺在篮子里裹得严严的路易斯，她后面跟着披斗篷、戴帽子的杰斯特罗。贝克的梅赛德斯水箱上有个很大的外交标志——大红色的盾牌，白色的圆圈，粗黑的卐字——车到码头上就停住了。拉宾诺维茨这时站在舷梯口罗斯旁边，他的手、脸和工作服都弄脏了，他正用破布擦着双手。

随着梅赛德斯的到来，甲板上乘客们欢乐的合唱声一下子停止了，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瞧着那辆汽车和两个美国人，只剩下船员们沙哑的咒骂声、海水的溅泼声、海鸟的鸣叫声。拉宾诺维茨提起箱子，又从娜塔丽手中接过那个篮子，说：“好，我来帮你拿。”

“你太好了。”

她正要踏上跳板时，赫伯特·罗斯朝她冲过来，抓住了她的胳膊。“娜塔丽！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要是你叔叔坚持的话，就让他下船去吧。他已经活够了，你和你的小孩还没有！”

拉宾诺维茨把这个美国人推到一边，对他咬牙切齿地说：“别做一个该死的傻瓜！”

维尔纳·贝克博士打扮得很花哨，穿着花呢外套，戴着灯芯绒帽子。他跳下梅赛德斯，打开了前后车门，鞠了个躬，微笑着。这个场面

在娜塔丽眼前旋转。当贝克把两只箱子装入汽车尾部的行李厢时，杰斯特罗从前门上了车。阿夫兰·拉宾诺维茨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在后座上。“好啦，再见吧，杰斯特罗博士。”他说，“再见了，亨利太太。”

贝克坐在驾驶座上。

她哽咽地对拉宾诺维茨说：“我做得对吗？”

“算了。”他用粗糙的手摸了摸她的脸颊，“明年在耶路撒冷。”

泪水涌到她的眼眶里。她吻了吻他胡子拉碴、沾着油污的脸，蹒跚地上了车。他给她关上车门。“我们走吧！”他用意大利语对那些船员喊道，“收起跳板！”

随着杰斯特罗和贝克愉快地交谈，梅赛德斯驶下码头。娜塔丽俯身在婴孩的篮子上，强忍着眼泪的哽咽使她的喉咙抽搐了。当这辆车朝北驶出那不勒斯，在一条没有人的碎石公路上行驶时，太阳升起来了，发出耀眼的白光。维尔纳·贝克把车停在美国大使馆门口，帮着娜塔丽下车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正斜射到威尼托路。路易斯发高烧了。

红十字会在为被拘留者传递着邮件。在娜塔丽离开这里去锡耶纳之前，她给拜伦写了封信，告诉了他发生的事情，内容大致如下：

> 由于我又回到了文明世界——要是你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叫作文明世界的话——我发现自己做了一件慎重的事情。我们安全而舒适。一个美国医生在给路易斯治病，他在康复中。那艘船真可怕，天知道那些人会有什么遭遇。不过，我仍希望自己不曾对那艘船感到那么恶心。我要听到“救世主”号的下落后才能安下心来。

---

(1) 逾越节第一天晚上犹太人举行家宴，纪念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餐前需做祈祷。娜塔丽引用的是祈祷词的最后一句。

(2) 一种用梅子蒸馏酿的白酒，即青梅白兰地。

第五章

除了牵挂下落不明的妻子和儿子，拜伦·亨利倒是挺喜欢这场和日本进行的新战争。这使他一度摆脱了“乌贼”号和它吹毛求疵的艇长，承担了甲米地海军基地废墟的物资挖掘工作。在炸毁了的碎石和烧焦了的断木下面，在烧焦了的盒子和板条箱里，装有大量珍贵的军需品——电子装备、衣服、食物、机械、水雷、弹药，千百种让舰队发挥作用的必需品。首先，各种零件现在比金刚钻更需要。拜伦带着一支相当大的工作队天天挖掘这些物资，装车朝西运到巴丹。

在甲米地受到袭击时，他从炮火中抢救鱼雷的功绩，使他直接从哈特将军的司令部得到这一委任，只要他能从这个西面环抱着海湾的半岛上——美军正从这里挖进山去，为可能受到长期围困做准备——提供物资，他在烧毁了的废墟中就享有全权委托。这样的行动自由使拜伦着魔。他对文书工作和规章制度的蔑视使他在“乌贼”号上的日子非常难过，但干捡垃圾这一行，倒是他最大的优点。为了推动工作，他签署任何文件，编造任何谎话。他征用闲着的人手和车辆，好像他就是将军本人。为了克服障碍，消除争端，他利用被烟火熏黑了的一箱箱啤酒和烟卷，这些东西他是从废墟中偶然发现的一个大地窖里弄到的，它们像金币一样顶事，他的司机和搬运工也都得到了很多这类东西。他确保他们吃得好，必要的时候，他还厚着脸皮以紧急情况为借口，把他们带到军官食堂去。

有一次空袭期间，他让他的十七个人长驱直入马尼拉旅馆的餐厅。当炸弹在海滨爆炸的时候，这帮满身污垢、汗流浃背的工人，围着白餐巾，一边听弦乐，一边吃着豪华的午饭。他用印刷精致的海军支票付这餐很贵的饭钱，还自己掏腰包，另加一张五美元的小费。接着，他很快地走出去，撇下侍者头儿半信半疑地瞪着那张薄薄的蓝纸。就这样，拜

伦使得他那帮由水手、码头工人、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卡车司机杂凑起来的挖掘工人——菲律宾人、美国人、中国人，他全都不在乎——高高兴兴地由黎明苦干到黄昏。他们紧紧地跟着他，因为他让他们老是有事干，像驯兽人把鱼儿扔给他的海豹一样给他们好处，对他们在碎石堆里小偷小摸的行为只当没看见。

被摧毁的臭气冲天的甲米地基地使他想起了战火纷飞的华沙，在那儿他和娜塔丽正赶上希特勒入侵。这可是另一种战争：从热带晴朗的天空中偶尔投下的炸弹使舰艇起火，使海滨棕榈树丛中冒起许多火焰，和摧毁波兰首都的暴风雨似的德国炮弹和炸弹全然不同，也没有敌人逼近的恐怖。甲米地已被炸得一塌糊涂，是一个被彻底炸毁了的军事目标，但那基地只是马尼拉湾一百英里长的安然无恙的海岸线上一个硝烟滚滚的污点。城市本身仍保持着和平时期的样子：灼人的暑热，强烈得炫目的阳光，来来往往的拥挤的汽车和慢腾腾的牛车，几个白人和成群的菲律宾人在人行道上溜达。警报、大火、沙袋，小小的日本轰炸机在尽是棕榈树的绿色小山上空隐隐出现，带着黑烟的轰轰响的高射炮弹差着一大截，根本打不到。这一切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战争场面——在感觉上略微有点儿像电影中的战争。

拜伦知道事情会变得更棘手。悲观的谣言大量流传。譬如说，整个太平洋舰队已经在珍珠港被炸沉，包括全部航空母舰在内，但应该承担罪责的总统扣压着这个灾难性消息。再不就是说，麦克阿瑟宣布的“小股”敌人在吕宋岛登陆是在扯谎。又说，日本军队已经大批登陆，有几千辆坦克在隆隆开向马尼拉，等等。大多数人相信麦克阿瑟将军告诉他们的话：日本人在北部登陆是少量佯攻，已经被遏制住了，而且大量援军正在途中。同样也有乐观的谣传，说是有一支庞大的增援护航舰队已经从圣弗朗西斯科出发，运来一个海军陆战师和三个机械化陆军师，外加两艘满载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航空母舰。

拜伦对任何一种讲法都不太感兴趣。潜艇一接到通知，半小时内就

能离开吕宋岛。至于他在珍珠港的父亲和哥哥，维克多·亨利在他看来是不可摧毁的，而他怀疑“企业”号已经沉没。这总会水落石出的。只要他肯定娜塔丽和婴孩已在回家的途中，他就会很高兴了。这项工作真是上天恩赐的，它使他白天太忙，而晚上又太累，以至无法操心太多。

这段美好的时光突然结束了。他让送货的卡车队停在马尼拉商业区，自己去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碰到手里拿着一个厚信封的布朗奇·胡班正从马思曼大楼里出来。胡班在阳光中眨巴着眼睛。

“好哇，好哇，正巧是勃拉尼·亨利本人，无拘无束得像只鹅啦！”“乌贼”号艇长抓住了他的胳膊，“这下子倒省事了。”

胡班漂亮的脸上有一种严厉的神情，下巴朝前翘得厉害，整齐的克拉克·盖博[1]式的小胡子看上去竖了起来。他斜瞟了一下那四辆满载货物的卡车，又朝拜伦的那帮工人看了一眼。他们都光着胸脯，或穿着肮脏的汗衫，喝着罐头里微温的啤酒。“到马里韦莱斯去，对吗？”

“是的，长官，等我汇报之后。”

“我也一路乘车去。你这里的职务要解除了。”

“长官，柏西菲尔中校等着要见我，而且——”

“柏西菲尔中校的意思我全知道。去吧！我等着。”

柏西菲尔告诉拜伦少将要见他，并且加了几句：“亨利少尉，你已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会想念你的。把你的人手和车辆都移交给马里韦莱斯的塔利上校吧。”

拜伦被一个文书军士领去见亚洲舰队总司令，一个穿一身白制服的干瘪小老头儿。他坐在特大的办公桌前，面对着棕榈树成行的蓝色海湾的壮丽全景。

“你是帕格·亨利的儿子，是吗？华伦的弟弟？”哈特带着鼻音这样说，但没打招呼。他的圆脸饱经风霜，有红褐色的道道斑斑，显出一副

受尽煎熬的样子，脖子上全是一条条粗粗细细的晒斑。他在转椅上坐得直挺挺的。

“是的，少将。”

“我想也是的。我主管海军学院的时候，华伦是大队长。真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啊，华伦。你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看一下这个。”他把一份电报递给拜伦。

发件人：人事局局长

收件人：维克多（无中间名）亨利上校

解除“加利福尼亚”号（BB-44）舰长职务，改任“北安普敦”号（CA-26）舰长。

看来“加利福尼亚”号失去战斗力了，他父亲仅仅弄到一艘巡洋舰！这倒是一个新闻哩！可是，这个在整个亚洲战场上负责海军的托马斯·哈特为什么要对一个少尉特别注意呢？

“谢谢，将军。”

“‘北安普敦’号，一个不坏的安慰奖。”哈特用粗鲁低哑的声调说，“‘加利福尼亚’号陷在珍珠港的泥浆里了，船身被鱼雷炸了一个该死的大洞。这可是机密。喂，你看上去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小伙子，少尉？”少将拿起两份夹在一起的文件，“看来，因为你在轰炸中从甲米地抢出了大量鱼雷，已经有一封保举信提到了你。作为一个潜艇人员，我很欣赏这功绩。我们很缺乏鱼雷。而且你还一直搞回其他有用的东西，我知道，包括水雷。干得好！另一方面，年轻人——”他翻过一页纸，脸色不高兴了，“你竟然请求调到大西洋去服役！”哈特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下巴下面，瞪着眼，“我要看一下亨利的这个孩子，他在这样的时候居然提出这种要求来。”

“长官，我妻子——”

哈特敌对的表情缓和了，声调也缓和了：“是的，我听说你妻子是犹太人，并且她带着一个婴儿，可能会在意大利被捕。这事情很糟，我是同情的，可是你又能对这情况做些什么事呢？”

“长官，要是碰巧有什么要做的话，我就会离他们近一万英里。”

“可是我们这儿需要潜艇军官，我正从供应部门和岸上搜罗这些人哪。也许你妻子现在已经回家了，谁说得准。难道这不可能是真的吗？”

“不大可能，不过即使真的是这样，我还从来没看到过我儿子呢，将军。”

哈特盯着拜伦，不耐烦地摇了摇头：“你可以走了。”

在一辆装满一箱箱水雷、嘎吱嘎吱开着的军用卡车里，布朗奇·胡班挨着拜伦坐在司机座上，到巴丹去的路程真是又长又闷。拜伦在马里韦莱斯海军司令部向他的那帮工人告别，他们正开始卸货，只是随随便便地挥挥手，咕哝了几句作为回答。他怀疑他们能在一起待多久。

“喂，”当军舰上的小艇慢悠悠地驶出去，经过绿色的、处处岩石的科雷希多岛，进入吹拂着微风的海湾时，胡班快活地说，“下一个问题是，‘乌贼’号在哪里？”他留神四顾周围一片空荡荡的海面。马尼拉在地平线那边三十英里外，空袭后的烟雾标明了它的位置所在。看不到一艘船，看不到一条拖船，看不到一艘运垃圾的驳船。因为害怕轰炸，海湾里的船都开走了。“中队就潜伏在这一带海底，拜伦。我们等着吧。”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潜望镜从波面上升起，四面看看，又消失了。这时，那条小艇顶风停着，摇摇摆摆。终于，一只潜望镜冒了出来，转了一下，像海蛇的湿漉漉的脑袋一样凝视着小艇，朝它移去。深色的船身浮出海面，冲出一道道白色的水花。不久，拜伦又回到了狭窄的“乌贼”号上。尽管他很不喜欢，它还是使他有回家的感觉和味道。

副艇长说艇上已经接到他的调令，这使他吃了一惊。他不相信地叫起来，埃斯特上尉却坚持说："接替的人在这儿了，我告诉你，就是奎恩少尉，你认得他，离开可怜的老'海狮'号的时候，那家伙喝了不少海水呢。他们正在重新安排那艘潜艇上的军官。有一封你的保举信，我的小伙子，可是将军要把你调到大西洋去。"

拜伦假装若无其事地说："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呢，'夫人'[(2)]？"

"忍耐一下吧。奎恩只在海上待过四个月，他要取得资格才行。顺便提一句，军官室开会，还有两分钟就开始了。"

脸色苍白、爱咬手指甲的奎恩少尉最近才离开一艘在甲米地沉没的潜艇，在那张绿面小桌旁，他是唯一的新面孔。胡班艇长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地出席了。拜伦心想，他不但显得年轻了一些，而且也不那么叫人反感了，这个爱好打扮的、在和平时期飞黄腾达并在女人中厮混惯了的家伙，这会儿成了挺顶真的军官。

"要是你们哪一位对这艘潜艇有疑问，"胡班咧了咧嘴，把用旧磨损了的北太平洋的水道测量局航海图摊在桌上，"这是一艘在战斗中受过伤的潜艇，没有很多机会让它在海上被彻底修好，因此——司令部下令说，诸位，要做好准备，进行一级战备侦察。三天之内完成维修工作，要不然就别修了。我们维修完，装上给养和鱼雷就出发。有情报说，大队的运输船由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和天知道还有什么舰只护航，已经离开日本本国诸岛，要大举进犯吕宋岛。目的地嘛，很可能是林加延湾。'乌贼'号和中队的大部分舰艇都把侦察当作过圣诞节一样。我们的命令很简单。目标嘛，先后的次序是：第一，运载部队的船只；第二，主要的作战舰；第三，任何战舰；第四，任何日本船只。"

拜伦背上一阵战栗。他看见桌子周围尽是紧闭的嘴巴、睁大的眼睛、严肃的表情，卡塔尔·埃斯特的长脸上闪过古怪的微笑。

艇长拍了拍蓝黄色的航海图："好吧。首先，研究一下基本情况。我们这儿离东京一千八百英里，离一直出动飞机对我们狂轰滥炸的台湾轰炸机基地五百英里，离圣弗朗西斯科七千英里，小伙子们，离珍珠港四千多英里。

"你们也知道，关岛和威克岛看来是保不住了。它们可能会在一星期内成为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空军基地。"胡班的手指在破破烂烂、皱皱巴巴的航海图上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因此，我们的交通线被切断了。我们就在日本的后院里，被包围了，陷入了罗网。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怎么会落入这样的困境的，有朝一日你们可以问问那些政客。此刻，救助只能由海上到菲律宾，经过日本空军航程够不到的萨摩亚群岛和澳大利亚这条漫长的路程，每条路都长一万英里。"他意味深长地环顾了一下桌子四周。

"顺便提一句，关于从圣弗朗西斯科开来庞大护航队的说法是安抚民心的空话，别当它一回事。我们将在受敌人控制的海域里侦察。亚洲舰队的其他舰艇将朝南开往爪哇，它们禁不起轰炸机袭击。只有潜艇留下。我们的任务是扰乱日本远征军主力的登陆——在那里，自然不用说，驱逐舰会像狗背上的跳蚤那么多。"他又朝四周看了一眼，露出刚强而高兴的微笑，"有问题吗？"

埃斯特没精打采、懒懒散散地坐着，举起了一只手："先后次序的第四条是什么，长官？任何日本船只？"

"一点儿不错。"

"没有武装的商船和油轮也一样？"

"我说的是任何日本船只。"

"我们遵守《日内瓦公约》规定的程序，当然啦——警告、搜查、让船员上小船，以及其他等等。"

胡班从一个吕宋纸信封里抽出几张印着文字的粗糙、灰色的

纸。“好，这是关于那一点的命令。”他轻轻弹了弹那几张纸，他的声音变成朗读式的单调语气，“在这儿哪——‘十二月八日，本部接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发来的如下紧急命令：不断地、无限制地对日进行潜艇战。’”胡班停下来，意味深长地看了他的军官们一眼，“‘乌贼’号将奉命执行。”

“艇长，”拜伦说，“难道一九一七年我们不就是因为德国这么做而对德宣战的吗？”

“你提出这一点来很好。情况不一样，德国人打沉中立国的船只，我们只进攻敌船。‘无限制’在这儿意味着不论军舰还是商船，一样对待。”

“长官，那么第二十二条呢？”奎恩少尉举起一根指甲被啃过的瘦骨嶙峋的手指说。

胡班没有了小胡子，笑起来很孩子气。“好，你为了取得资格而记住这些条例。再背一遍。”

奎恩用呆板平淡的声音很不自然地背道：“除了商船在接到正式命令后坚持拒绝停航的情况，如果商船上的乘客、船员和该船的证明文件尚未被送到安全地点，潜艇不得将商船击沉或使其丧失航行能力。就此而言，商船上的救生艇不被认为是安全地点，除非在当时的海洋和天气条件下，附近有陆地或者有另一艘能够接纳乘客和船员的船在场，乘客和船员的安全能获得保证。”

“好极了，”胡班说，“忘掉它吧。”奎恩看上去像只受惊的家禽。“诸位，日本人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只字不提就进攻珍珠港。我们没有抛开文明战争的规则，他们却抛开了。我们受的训练不是用来对付这种战争的，可是我们确确实实遇到了这种战争。遇到了也好，等我们搞完了那套烦琐的仪式，我们的目标早就发出呼救信号，日本飞机也已经像蝗虫似的在我们头顶上了。”

“艇长，让我领会一下你的意思。”埃斯特擦着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粗粗的灰色雪茄，“这就是说，假如我们看到它们，我们就击沉它们吗？”

“我们看到它们，‘夫人’，我们认出它们，然后我们击沉它们。”他脸上流露出开玩笑的狞笑，“拿不准的话，当然，我们就便宜它们。我们拍照。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么会就开到这儿吧，诸位。”

军官们离开军官室时，艇长说：“勃拉尼！”

“是，长官。”

拜伦转过身来。胡班伸出一只手，微笑着。这无声的动作、这年轻的笑容，像是把六个月来紧张的敌意一笔勾销了。这就是领导艺术，拜伦想道。他握住了艇长的手。胡班说：“我真高兴你至少可以和我们一起做一次战备侦察。”

“我正盼着哩，艇长。”

天一亮，他就起来了，拼命地干活儿。他在鱼雷舱里同他的上司和船员们一起干到很晚，为战备侦察做好准备。拜伦·亨利难得睡不着觉，可是今晚他一个劲儿地怀念起他的妻子和儿子来。在他现在和奎恩合住的舱房里，全是他的纪念品：贴在舱壁上的她的照片，那些看了又看、看得破烂发皱的信，在里斯本从她那里偷偷拿来的围巾，以及婴儿唯一的快照。他在黑夜里完全清醒地躺着，发觉自己在重温匆匆忙忙的浪漫史里那些最美好的时刻——他们的初次相见、他们在波兰的历险、她在杰斯特罗别墅粉红色闺房里的爱情表白、迈阿密的约会、里斯本三天蜜月中疯狂的爱情生活和在雾蒙蒙的黎明码头上的道别。他能够详细回忆起这些情景、她的和他的话、她最细微的动作、她眼睛里的神情，可是这些记忆已经变得迟钝了，就像旧唱片放的次数太多一样。他试着想象如今她在哪里，他的孩子长什么模样，他尽情幻想着热情的团聚。听到他的调令已到艇上，他就像得了一颗宝石似的，这第一次的战备侦

察将是他在“乌贼”号上的最后一次航行，要是他经过这次侦察能保住性命，他就要去大西洋了。

---

(1) 克拉克·盖博（1901—1960），美国电影明星，曾在《乱世佳人》等许多影片中担任角色。

(2) “夫人”是埃斯特上尉的绰号。

第六章

在帕米拉·塔茨伯利写信给亨利上校那天——袭击珍珠港前三个星期——十一月寒夜的冷雾使伦敦变得黑沉沉的已有一星期之久，雾从窗户和钥匙孔里渗进来，透过关着的门，穿过每一道裂缝。门的球形把手和楼梯扶手碰上去都黏糊糊的。室内外，人们呼吸到的都是雾气，没有地方可以避开潮气。她整理热带旅行用的东西时，支气管炎使她发烧、颤抖，咳出痰来。

她床头的收音机里六点钟那次新闻广播低沉单调的报道像那雾一样令人发冷。日本参战的威胁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拒绝了罗斯福最近提出的和平方案，正在法属印度支那海岸集结大量军队和舰艇，明显地威胁着马来亚和新加坡。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否认高加索及其大油田的门户罗斯托夫已落到德国人手中。可是，这些日子里纳粹宣称的每一次胜利，不出一个星期，苏联人总是七折八扣地承认。现在他们已经证实列宁格勒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正在受到围攻，而且德国军队正朝莫斯科汹涌推进。事实上，还有一艘德国潜艇——正如柏林广播电台几天前宣称的——在直布罗陀海峡外面击沉了“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广播员宣布这一系列倒霉消息时，用的还是英国广播公司的镇静口吻，但已显得越来越乏味了。她还是高高兴兴地整理着行装，因为她可以在地球的另一边看到维克多·亨利了。对于新闻，她早已麻木不仁了，因为几个月来只有坏消息。

电话铃响了，她关上收音机去接电话。

“帕米拉吗？我是菲尔·鲁尔。”

来自过去的声音，低沉、自信、讨厌的声音。她抑制住挂断电话的冲动，说：“什么事？”

“这声‘什么事’说得真是有气无力，帕姆，你好吗？”

“我感冒得厉害。”

“你听上去真像感冒了，真糟。你在干什么？”

“此时此刻吗？整理行装。”

“哦？就为韬基宣布的环球旅行吗？”

“是啊。”

“计划中有新加坡吗？”

“有。怎么啦？”

“我自己下个星期要为《快报》去那儿，坐布伦海姆式轰炸机直接去。”

帕米拉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搭话。

“帕姆，莱斯里·斯鲁特从莫斯科来了，在城里。他正在打听你呢。我想，你大概会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的。他告诉我许多关于你的朋友亨利上校的事。”

“哦？他有什么消息吗？”

“呃，帕姆，我不知道你最近听到亨利上校的消息是什么时候了。”

“莱斯里在这里干什么？”

“他是到伯尔尼的美国公使馆去，路过这儿。那是他的新职务。”

“真怪，他在莫斯科才待了几个月呀。”

“他在那儿惹上麻烦了。”

“哪方面的事？”

“我猜是关于犹太人的事。这是一个痛疮疤，你别跟他提这件事。”

“你们在哪儿吃晚饭？”

“在萨伏依。”

“我可没法儿在这灯火管制的大雾里跑到萨伏依去。”

“我来接你，亲爱的。七点钟，怎么样？”

听到这种有意做作的亲昵口吻，帕米拉说：“你妻子好吗？”

“天知道，我最后听到的消息是她在莫斯科郊外一家工厂里干活儿。那么，就七点钟见啦？”

帕米拉犹豫起来，她已经下决心避开菲尔·鲁尔，可是她又想知道斯鲁特所了解的关于帕格·亨利的情况。莱斯里·斯鲁特是一个枯燥乏味、野心勃勃的外交官。过去在巴黎，他们四个人一起开开心心地过了大约一年以后，他把娜塔丽·杰斯特罗抛弃了。那时，他和菲尔看上去都很没良心。她现在对斯鲁特比较好，因为他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他竟跟犹太人的事务发生了关系，这显得特别怪，因为他抛弃娜塔丽主要就是怕有了犹太老婆会影响他的前程。

“你在听着吗，帕米拉？”

“哦，好吧，七点钟。”

一眼看上去，拥挤的萨伏依饭店丝毫不受战争的影响。可是，暗淡无光的壁灯、尘埃满布的帷幕、洗得露出线头来的桌布、上了年纪的手脚不灵的侍者穿着袖口与肘部都已泛绿的黑制服，表明光景艰难。来吃饭的人也是这样，最富裕的伦敦人都有一副憔悴的寒酸相。斯鲁特喝了一匙黏糊糊的苏格兰肉汤，他为这盆汤已经等了二十五分钟了。他做了个鬼脸，放下汤匙：“萨伏依走下坡路了。”

“还有什么不走下坡路呢？”帕米拉摆弄了一下紧围在她细脖子上的珠宝项链。斯鲁特猜想，她一定在发烧：她双颊上有红晕，眼睛闪闪发

光，断断续续咳嗽，灰色的开襟羊毛衫纽扣全扣着。

“新加坡就没走下坡路嘛。”菲尔·鲁尔说，“今天我采访了一位休病假回来的将军，他们那地方大炮林立、飞机成群，他们已准备好对付日本人啦。他们的勇气鼓起来了，俱乐部里的威士忌苏打到处哗哗地流着，连老莱佛士旅馆都拥挤不堪，充满了欢乐。他是这么说的。他发现伦敦越来越不行了，吓坏人。”

帕米拉咳嗽着说：“像这里的居民一样。”

鲁尔拉了拉他浓密的红色小胡子，咧开嘴笑着：“你呀，亲爱的，你的模样真迷人。”

很久以前，这歪嘴一笑曾像酒精一样使她兴奋。鲁尔有点儿方的脸胖了一些，从前很密的头发稀了一些，可是他热切的蓝眼睛仍然使她激动。她原以为自己对他已没什么感情了，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在巴黎的恋爱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她为了他那些女侍者、妓女大闹，而他认为没有理由要为她改变这些低级趣味。她因为一个漂亮的耶鲁大学生——一个由布里奇波特来的安提诺乌斯[(1)]——真的大闹一场，鲁尔和他溜到马略卡岛非常快活地过了三个星期。这一嗜好鲁尔是在中学里养成的，虽然总的来说他更喜欢同女人鬼混。等他回来后，她大发脾气，闹得天翻地覆，他把她揍得直挺挺地趴在地上。于是，她又羞又火，几乎发疯，喝了一瓶碘酊，痛得又打滚又呕吐，他在凌晨三点钟开车送她进医院。这件事情终于使他们断绝了关系。鲁尔继续过他的这种生活，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而从他的观点看，这实在不算一回事。

他像斯鲁特一样在巴黎学俄语，这就是他们同住一间房的原因。他被派到苏联当记者以后，碰到“大剧院”剧团里的一个姑娘。那姑娘非常漂亮，于是他就和她结了婚——他是这么写信告诉帕米拉的——仅仅为了占有那姑娘的身子，因为她非常一本正经，什么事都听不进去。他把

共产主义的“婚礼宫殿”里的仪式描写成一场笑话：瓦伦泰娜的父母、亲戚和“大剧院”里的好朋友站在四周傻笑，一位神情严厉的胖女士，穿着一套裁剪考究的衣服，简短地给他们上了一段共产主义婚姻课，而新娘子呢，脸臊得通红，一只手紧紧地攥住她漂亮的英国心上人，还有一只手拿着一束蔫了的黄玫瑰。就这样，鲁尔有了一个俄国妻子。他一离开俄国，就把这件事丢在脑后了。

帕米拉避开他亲昵的凝视，哑着嗓子说：“你相信新加坡真是那样吗？”

“干吗不相信呢？我们的垄断资本家通过几个和平主义部门，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在这英国老家建立了呱呱叫的强大空军和防御体系。不但德国佬，连我们自己的人民都感到惊奇哩！大英帝国是以新加坡为枢轴的，帕姆。要是我们想继续压迫和榨取五亿亚洲人，并且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愚昧的土著居民手中盗窃他们的财富，就一定要使新加坡坚不可摧。因此，这是毫无疑义的。”

“哎呀，不管怎么样，帝国已经完蛋了！”斯鲁特说。

“别说得太肯定，莱斯·温尼[(2)]毕竟又建立起一个联盟，使它能苟延残喘。俄国人会为我们打败德国人的。你那些在打瞌睡的同胞迟早会参战并战胜日本人。整个垄断资本制度和它的殖民地都是腐朽的，注定要灭亡，只是还不到时候。白人剥削者是顽强的世界主人，要消灭他们，就得发动一场全球性革命。估计那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到底是什么让你认为俄国人会打败德国人呢？”帕米拉插嘴说，“你没听见傍晚的新闻广播吗？”

鲁尔又是歪嘴一笑，庞大的身躯在椅子上懒洋洋地挪动，毛茸茸的双手大幅度地挥动一下：“亲爱的，你不了解苏联啊。”

“我了解，”斯鲁特说，“我在莫斯科一直待到上星期四。我还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精神崩溃哩，凡是能弄到车子或马的人都溜走了。”

“他们不过是凡人呀。他们会恢复过来的。”鲁尔压低了嗓子，“老弟，希特勒的主力部队从五十英里外朝你冲来，难道不叫人心慌吗？”

“我经历过两次了，这的确可怕。不过，我自己是一个该死的胆小鬼。我原来认为俄国人比较勇敢。”

帕米拉和鲁尔都笑了。帕米拉比较喜欢斯鲁特，因为他老实，虽然他再怎么看也没有一点儿吸引力。这个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前罗德奖学金获得者戴着无边眼镜，时常叼着烟斗，一副神经质的样子，总是让她觉得他像是一个生理上发育不全的人。在莫斯科时，他曾向她大献殷勤，都被她厌烦地拒绝了。她始终不理解娜塔丽·杰斯特罗过去对他的那阵激情。

一阵冷战使她很难受。“莱斯里，亨利上校在莫斯科待了多久？”她不顾自己生病，赶到萨伏依来，就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

“嗯，让我们想想看。你和韬基是十六日走的，是吗？正是最人心惶惶的时候吧？”

“是的。”

“他又待了一个星期，设法弄到比古比雪夫更远的火车票。我原以为在那样慌乱的时候，这是办不到的事，可是最后他弄到了。于是他朝东去，穿过西伯利亚去夏威夷。”

“那么，他现在已经到那儿了？”

“应该是这样。”

“太好了。”

鲁尔用最愉快的口吻对帕米拉说：“你们是情人吗？”

她的声调也同样愉快：“这跟你一点儿也不相干嘛。”

“莱斯里说，”鲁尔听到这冷冰冰的答复，眨了眨眼睛，钉着这个话

题谈下去，“杰斯特罗就是和这个人的儿子结婚的，是一个潜艇军官，比她年轻得多。他还极秘密地透露，他自己内心里还在为娜塔丽感到痛苦。她干吗要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来呢？那小伙子让她怀孕了吗？”

帕米拉耸耸肩：“你去问莱斯里。”

“他们与世隔绝，待在锡耶纳郊外的别墅里，”斯鲁特阴郁地说，“我告诉过你，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待在一起，这是在他加入海军之前。当时他正为埃伦·杰斯特罗做研究工作。我想，留在托斯卡纳的美国人中，只有他们两个年龄在六十岁以下。毫无疑问，事情就按照自然发展的规律发生了。我在华盛顿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和她就这个不相配的结合辩论。她很不理智，变得和顽石一般。”

“你的意思是她爱上了他，”帕米拉说，“而不再爱你了。”

“事实上，我就是这个意思。”斯鲁特突然伤心地咧开嘴笑笑，回答道。这使帕米拉感觉到他的可爱。“她过去一向都理智得要命，现在却变得轻率了：嫁给这么个青年，和杰斯特罗待在意大利，而且我最近听说，她还在那里，还带着个娃娃。”

鲁尔发出轻微的咯咯的笑声：“你们不应该把华盛顿那个夜晚都用在辩论上。”

“我要是想干其他什么事情，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

“得了，这也许对你有些安慰吧。亨利上校曾设法拆散过他们，可是没成功。”帕米拉说，“他们俩感情非常热烈呢。”

“这个人我倒很想见见呢，”鲁尔说，“亨利上校。”

“再容易不过了。你自己安排一下，去采访在夏威夷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号舰长好啦。”帕米拉厉声说。

“你喜欢他什么呢，帕姆？”

“他正派极了。”

“我明白了。新奇的魅力啊！”

晚餐吃完了，他们的甜食——淡而无味、黏糊糊的粉红色胶冻状布丁——留着没吃。钱已经付给侍者。斯鲁特巴不得鲁尔走掉，他有意要再在帕米拉身上试一试，不管她发不发烧。他已经有几个月没碰过女人了，而且他不像鲁尔，他不玩妓女。鲁尔自称是一个浪荡子，斯鲁特认为他简直是一个畜生。他自己也曾经待娜塔丽不好，可是绝不会使出把帕米拉逼得寻死觅活那样的粗暴手段。斯鲁特在莫斯科没勾引上帕米拉，他相信那是因为有亨利上校在场。现在亨利离得很远。帕姆又漂亮又可爱，而且又随和又开通，或者说，斯鲁特希望她是这样的。

“好吧！莱斯里今天才从斯德哥尔摩来，帕姆，”鲁尔说，明摆着他怀有同样的意图，“也许我们不该让他熬夜。我开车送你到你的公寓去吧。”

“说实在的，我听见有音乐呢。”帕姆说，“我真想跳舞。”

“亲爱的，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你可是从来不跳舞的。”

“我的美国朋友们教会了我，可惜你不跳舞。怎么样，莱斯里？”

“乐于奉陪。”

鲁尔站了起来，在惨败中咧嘴笑着：“那么，代我向韬基问好。我星期一去新加坡。没问题，那儿见吧。”

帕米拉注视着他离去的背影，红晕泛上了她的灰白色脸颊。

斯鲁特说：“你真的想跳舞吗？”

“什么？当然不想跳。我感到讨厌死了，我只是想打发那个爱搞同性恋的家伙滚蛋。”

“到我的房间去喝一杯吧。”这邀请的用意显而易见，不过他说得并不轻佻。

她的脸上顿时流露出微笑——会意，觉得有趣，微微有点儿得意。即使在病中，她的脸也显得很可爱。她把一只汗津津的手放到他的脸颊上："我的天哪，莱斯里，你还在对我打坏主意！是吗？你多么有意思啊！对不起，我可是病得不行了，我在发高烧，不管怎么样，不行。"

"好吧。"斯鲁特说，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你真该在巴黎跟娜塔丽结婚的，她当时的要求可强烈呢！"

"唉！帕米拉，去你的吧。"

她大笑起来，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潮湿、滚烫的额头上："摸摸看。老实说，最好找辆出租车送我回家，你说对不对？祝你在瑞士顺利。谢谢你带来了亨利上校的消息。"

一回到她自己的寓所，她就写了那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绕着新加坡上空转圈的飞船里，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扯掉了自己的领带，敞开了紧贴大肚皮的白亚麻布外衣，用一顶草帽扇着汗湿的脸颊上的肥肉。"这儿比锡兰还糟啊，帕姆。我们正掉进一个该死的地狱呢。"

"安宁的小地狱。"帕米拉说，透过倾斜的窗户朝下看着，"庞大的壁垒、多得数不清的大炮、密密麻麻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都在哪儿呢？"

"自然什么也看不见的。可是下面那只小小的绿蝎子可蜇得死人呢。嘿，'威尔士亲王'号就在那儿！舰上的那些炮塔一眼就看得出来。"

从空中看，新加坡像是从峻峭的马来亚山脉切断下来的一个尖端，波浪起伏的公海上一片绿色的三角形土地，窄长的堤道使它和大陆相连。两个灰色的"瘤子"破坏了它那丛林的美景，东南面是一座现代化城市，这里那里点缀着红屋顶，北面靠近堤道的是一大片小棚屋、起重机、营房、街道、房屋以及宽阔的绿色场地——新加坡海军基地。基地

显得特别安静，在码头和广阔的抛锚地上看不见一条船。岛的另一边，战舰和商船都聚集在城市的海滨。

“喂！”

在移民棚里，菲尔·鲁尔推开人群，穿过木栏杆走来。他穿着短军裤和衬衫，他的脸和双臂都晒成了红褐色，肿起来的、缠着绷带的手里拿着一朵紫兰花。“正好赶上，你们两位被邀请参加菲利普斯上将在‘威尔士亲王’号上举行的招待会。”

“上将举行的招待会！”塔茨伯利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握手，“那太好啦！”

鲁尔把紫兰花递给帕米拉，说：“欢迎你来到帝国的堡垒，亲爱的。这种东西长在这路边。来，我带你们很快地把入境手续办好！”

“你的手怎么啦，菲尔？”

鲁尔带着他们到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去，他高高兴兴地回过头来说：“哦，我随着阿盖尔和萨瑟兰两地的苏格兰高原部队外出，到丛林里演习，被一只蜈蚣咬了一口。它厉害极了，有一英尺长呢，我简直不知道该用脚踩呢，还是用枪打！这就是热带地区的可爱之处。”一个满头大汗的红脸小个子，穿着铜扣子外套在这儿给护照盖章。

“好哇，好哇！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先生，真是荣幸！新闻记者现在简直像潮水似的涌来，可您还是最大名鼎鼎的。”

“呃，谢谢。”

“我想，先生，我们以前也为日本人闹得人心惶惶过。总是闹上一阵，就被人忘掉了。不妨说，秃头鹰在白白地聚集起来。仗是打不起来的，先生。祝您在这儿过得愉快，先生。”

鲁尔把他们的行李集中在一起，堆在他的汽车里，把他们很快地送到了市区。在市区，他把车慢慢地开过狭窄而闷热的街道。街上挤满了

各种年龄与各种肤色的亚洲人：有的穿着本地服装，有的穿着西式服装，有的显得养尊处优、肥头大耳，有的骨瘦如柴、衣不蔽体。甜丝丝、香喷喷和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地吹进车窗。街的两旁到处是用稀奇古怪的字母写的色彩鲜艳的商店招牌。

当汽车驶上大路时，景色变了：宽阔的林荫道、绿色棕榈树林立的公园、英文招牌、高大的建筑；一幅幅海滨景象，一阵阵清新的海风；面孔黝黑、手套雪白的警察在指挥着交通；一座英国海港城市被火辣辣的非英国热气烤着，人行道上挤满了有色人种的脸。鲁尔把他们的行李卸在庞大的摇摇欲坠的莱佛士旅馆里。然后，他们从盖有拱形屋顶的钢筋混凝土码头登上一艘海军汽艇，汽艇把他们送到一艘系在浮筒上、花里胡哨地伪装起来的战列舰上。帕米拉拉紧了自己薄薄的裙子，由鲁尔帮着爬上舷梯。在她后面，塔茨伯利痛苦地粗声喘着气。

“哎哟！”她踏上甲板时说，“英国人！我真想知道他们在哪里呢。”

“每一个重要人物都在这儿了。”鲁尔说。

在棕色的遮篷下谈笑风生的来宾们站成一圈在喝鸡尾酒，或是排成欢迎行列等待着，队列一直延伸到阳光照着的前甲板上。男人们穿着白亚麻布衣服或颜色鲜艳的运动衫，妇女们穿着在微风中飘拂的印花衣服。除了端盘子的人外，所有人都是白种人。四门大炮涂得花花绿绿的，像蛇皮一样，伸在遮篷外。

“塔茨伯利先生吗？”在舷梯口，一个青年军官说。

“上将向您致意，先生，请跟我来。”

他们走到行列的最前面。上将的个子小得出人意料，白制服上佩着包金的肩章。他伸出一只长满短毛的小手：“非常高兴，我很喜欢听您的广播。”

他把他们介绍给排在他旁边的几个直挺挺的老人。他们裁剪得很漂亮的热带军服下露出了长着灰色汗毛的圆滚滚的膝盖和胳膊肘。他们的

军衔都很高，是新加坡最高级别的军官。飞机的轰鸣打断了谈笑，一批接一批的飞机从海面低飞而来，几乎穿过“威尔士亲王”号的桅杆，然后飞到海滨上空。远处的大炮发出隆隆的响声。城市的另一边，一团团白色烟云升上蓝天。塔茨伯利朝上将喊道：“那些就是我们有名的海岸大炮吗？”

“正是，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的。据我的拖靶船报告，打得非常准。气势汹汹地从海上逼近新加坡是不聪明的！”

“我很想参观那些大炮。”

“可以安排。”

吵闹的空中表演使他们不得不喊叫着说话。塔茨伯利朝天上指指：“这些飞机呢？”

站在上将旁边的是一个身穿皇家空军制服的灰白头发的高个子，眼角尽是皱纹，朦胧的眼中闪出骄傲的光芒。“维尔比斯特式鱼雷轰炸机和布伦海姆式轰炸机领队。战斗机是美国的水牛式，比不上我们的喷火式，可是也很好，比日本人现有的好。”

“您是怎么知道的，长官？”

“哎呀，日本飞机在中国被击落过，你知道。”他灰白的眉毛狡黠地拱了起来，“我们有介绍他们的书。确切地说，是第二流的。”

鲁尔和帕米拉站在栏杆那边一群笑容满面的英国人中，看着飞机。他从一个中国侍者递过来的盘子中挑了两杯酒。“上帝，帕姆，你父亲跟高级军官打交道确实有办法。那个在跟他讲话的是布鲁克-波帕姆空军上将，整个战区的指挥官，远东总司令。他们像老同学一样在谈话呢。”

“嘿，人人都想得到报刊广播的好评。”

“不错。而且他们知道他掌握了受人欢迎的风格，是吗？通篇语气

尖刻、清醒，到最后干脆变成拉迪亚德·吉卜林[3]的口吻，每回都这样。为了上帝和帝国，帕姆？”

“那有什么不对吗？”

“呃，这可是好极啦。完全是背叛未来。可他既然相信这一套，当然不会在乎。”

飞机在远处越来越小。帕米拉喝了一小口酒，顺着巨大的甲板从船头看到船尾。“要知道，菲尔，丘吉尔乘这艘船到纽芬兰去的时候，亨利上校曾上船访问过。现在我们在马来亚海边这艘船的甲板上漫步，而他正在夏威夷指挥着和这一样的庞然大物。真像梦境一样。”

“你还常想到你的美国上校吗？”

“这就是我上这儿来的原因，珍珠港是我的目的地。韬基知道这一点。”

鲁尔扮了个鬼脸，抹了抹自己的胡子。“喂，我住在马来亚广播局局长杰夫·麦克马洪家里。我们今晚都去莱佛士吃饭吧，好吗？杰夫要见见你父亲，并请他广播。韬基会喜欢埃尔莎的，她是新加坡顶漂亮的女人。”

“那么，她的丈夫把你留在家里可就是一个大傻瓜了。”

“嘿，亲爱的，我绝不会辜负主人的好客。”帕米拉拱起眉毛，轻蔑地撇了撇嘴，算是回答。“那么，你们会来吃饭吗？”

“我倒没什么，可是我不能代韬基做主。”

后来，那个心情极高兴的胖老记者欣然同意和新加坡顶漂亮的女人一起吃晚饭。“当然啦，老弟。好极啦！哎呀，空军上将是一个好心人。我将去参观这里最机密的军事设施，没有我不可以看的地方。我将写我顶中意的事。”

埃尔莎·麦克马洪穿着乳白色紧身绸衣，这是帕米拉在这个殖民地看到的唯一的时髦服装。她那浓密光滑的黑发发式像是在巴黎梳的。四个孩子在杂乱无章的屋子里叽叽呱呱笑着打转，仆人们一边责骂，一边追他们。那女人有苗条的身材、浮雕一样的脸、姑娘一般洁净光滑的皮肤，因为打网球，她的皮肤晒得像琥珀一样红润。她带帕米拉看了她的房子、她的藏书、整整一墙的留声机唱片，又在日落之前看了她的网球场和花园：一大片乱七八糟的草地、高高的棕榈树、开花的灌木和乔木——栀子、木槿、茉莉、蓝花楹——空气中的香味浓得几乎令人窒息。她那口流利的英语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声调，因为她父亲曾经是挪威海船上的船长。她的丈夫不住地拿眼看她，好像他们才结婚一个月似的。

他们喝酒消磨时间，等塔茨伯利访问总督回来。不久，塔茨伯利打电话来了，说总督刚请他在坦格林俱乐部吃饭，他现在就在那个俱乐部，帕米拉和她的朋友们能不能原谅他，并且接受总督的邀请，来和他们一起喝一杯。

帕姆还没挂上电话，鲁尔就恼火地说："帕米拉，他可是太没礼貌啦，我们的晚饭全都定好了呀。告诉他和自命不凡的蠢驴总督，叫他俩都见鬼去吧。"

"胡说八道，他不能回绝总督呀。"杰夫·麦克马洪和蔼可亲地说，"坦格林俱乐部正好顺路，我们走吧。"

从麦克马洪家出来只开了一小段路。马来亚广播局局长在俱乐部门口把车停住，转过身来对帕米拉说："你们到啦。埃尔莎和我继续往前走，到莱佛士旅馆的酒吧间。你们不妨多待会儿再来吃饭，音乐一直到午夜呢。"

"瞎扯。停好车进来，总督邀请我们全体。"

"帕姆，我和埃尔莎结婚后就不再去坦格林了。"

"你说什么呀？"

坐在前面座位上的埃尔莎·麦克马洪回过头来，乌黑的眼睛神情严肃，可爱的嘴讥讽地紧绷着。“我母亲是缅甸人，亲爱的。莱佛士见吧。”

坦格林地方倒很大，但是散漫、闷热。国王和王后的全身宫廷装画像高挂在门厅处，伦敦出版的杂志和报纸到处乱放着，在缓缓转动着的电扇下，不断有穿白制服的有色人种男仆端着饮料匆匆走着。俱乐部里充满了刺耳的纵酒的闹声，因为已经相当晚了。在酒吧间，塔茨伯利坐在帕米拉在“威尔士亲王”号上看到过的那些人中间。这些男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女人们的晚礼服跟她们白天的装束一样过时。总督是一个温和、迟钝得叫人难以相信的人。帕米拉和鲁尔喝了一杯酒便走了。

他们出来，走到带着浓郁花香的月光下的夜色中。她说：“嗯，麦克马洪夫妇不去，也没什么损失嘛！”帕米拉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尽管她从来不讲，但她是相信种族优越性这种妙论的。她知道，这类俱乐部都有这种规矩，尽管这样，把埃尔莎·麦克马洪排斥在外还是使她恼怒不堪。

“来吧，你肯定还没发现帝国主义种种冷酷的事实呢。”鲁尔招呼一辆等着的出租车，“你是怎么想象两万个白人——他们当中大多数还是意志薄弱的蠢货——设法统治四百五十万马来亚人的？不是靠跟他们一起喝酒啊！”

“她跟我一样是非英国出生的英国人嘛。”

“人是不能允许例外的，亲爱的。势利的英帝国堤坝阻挡着狂怒的有色人种的海洋。只要有一个针眼，那些堤坝就崩溃了。这是原则。埃尔莎是东方人。”他模仿贵族气派用鼻音说，“真遗憾哪，这套玩意儿——得了，你上车吧，让我们去跟我们的东方女朋友相会！”

在莱佛士棕榈树排列成行的露天院子里，一支由五个白种老头儿组成的乐队在演奏没精打采的过时的爵士乐曲。这里很热，很潮湿。麦克

马洪夫妇坐在桌旁，看着三对头发灰白的夫妇汗流浃背地在地板上跳舞。他们向帕米拉和鲁尔打招呼的时候，并没有流露出怨恨的神情。他们一边吃，一边很有兴趣地宽容地谈着总督的事。

他们说，他是一个不怀恶意的人，一个教区牧师的儿子。炎热的天气、官僚政治，以及他工作的错综复杂和混乱，在七个年头里已使他变成一个仁慈的和稀泥老手。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动摇、改变或者触怒他。马来亚政府混乱得简直像是一所疯人院，要跟十一个分散的地方政府——还包括一些难对付的苏丹——打交道。不管怎样，民主国家用的半数的锡和三分之一的橡胶都来自这片混乱的土地。有钱可赚，而且已经赚到了。美元不断地涌进英国，作为战争基金。干活儿的人们——二百万信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人、二百万信佛教的中国人、五十万左右的印度人——彼此并无好感，可是一致厌恶以那个沉静、软弱的白人为首的一小撮掌权的白人。这个白人住在大公园里的一座高山上的官邸里，远远地离开新加坡本地人的拥挤和气味。由于管理得当，他已经连续七年受到伦敦方面的表扬。除了听其自然以外，他其实什么都没干。而在英国殖民部门中，照杰夫·麦克马洪的话说，这就算是天才了。

“看法各有不同，”鲁尔说，“我今天听到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反对他的激烈议论。美联社记者蒂姆·波伊尔说，他是一个有新闻检查癖的霸道的恶棍。蒂姆写过一篇关于这里夜生活的文章，给新闻检查官枪毙了。蒂姆要求和这位总督见面，被他当作苦力骂了出去。这位总督的头一句话就是：‘我看了那篇文章。如果你是亚洲人，我就要把你关到牢房里去！’”

“啊，那可是不一样，”埃尔莎说，“英国殖民部门的记性好得很哪。美国起初也是一个殖民地呀。一旦是一个土著，就永远是土著。”

麦克马洪夫妇简直没吃什么。喝过咖啡，他们就起来和着不堪入耳的音乐扭来扭去跳舞。鲁尔伸出手：“帕米拉？”

“别丢人现眼了。我在这儿动一下都要出一身汗。反正你也知道自

己不会跳舞，我也不会。”

“在伦敦，你要求斯鲁特跟你跳舞。”

“哦，那是为了甩掉你。”

“亲爱的，你不能还跟我生气。”他毫不生气地咧开嘴笑起来，红红的唇髭舒展开来，“那些全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就算是吧，菲尔。你是墙上发黄的文凭，就该挂在那儿。”

“又把我整垮了！呃，我很高兴你为埃尔莎抱不平。不过，她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女人，而且坦格林俱乐部讨厌得很，她没有它也能过日子。你在郊区附近看到像耗子一样挤在垃圾堆里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又会怎么样呢？那才是新加坡真正的有色人种问题呢。”

帕米拉迟迟没有作答。她在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没有确切的见解。生活对她来说是一场丰富多彩而痛苦的表演，是非标准是其中摇摆不定的码尺，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价值和道德会发生变化。例如，维克多·亨利的基督教道德和鲁尔的军事社会主义，只会带来痛苦，只会破坏本来就已少得可怜的幸福，她就是这样认为的。

“在那些问题上，我是一个糊涂人，菲尔，这你是知道的。难道亚洲或多或少不一直是这样的吗——几个王公和苏丹用金盘吃东西，建造庙宇和泰姬陵[(4)]，老百姓却在牛粪和泥地上繁殖？”

“我们就是为改变这一切情况而来的，亲爱的。吉卜林是这么说的，还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

“我们没有把事情改变得好一些吗？”

“从某一方面来讲，是变得好一些了，铁路、行政机构、近代语言[(5)]。可是，帕姆，在这儿，坦格林俱乐部正为一件事闹翻天，他们禁止印度军官进他们的游泳池。我再说一遍，是印度第五团的军官！受过教育的军人，驻扎在这里带领士兵们准备为坦格林俱乐部战斗和牺牲！

这决定硬是不改！这样一来，吉卜林白白浪费了五十年光阴。”

麦克马洪夫妇很早就离开，回到他们的孩子们身边去了。尽管他们对韬基的失约表现得很有礼貌，这件事仍然使这个晚上过得很没有意义。菲尔·鲁尔和帕米拉一起穿过旅馆的门厅。“把你的蚊帐塞紧，亲爱的，”他在楼梯上说，“每一边都检查一下。几只这种小虫会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你的血。”

帕米拉环顾四周，看着穿白制服的中国男仆端着盘子穿梭来往，走过宽阔的门厅。“喝酒，喝酒！还有完没完啦！”

“我来这儿头一天就听说了，”鲁尔说，“而且从那以后，我已在白人的俱乐部里听到过四十遍了——新加坡是一个到处有‘酒和臭气’的地方。”他吻了吻她的脸，“晚安，我现在要把自己挂回到墙上去了。”

第一批炸弹在清晨四点钟落到新加坡。帕米拉半睡半醒，正在蚊帐里出汗。当她听到头顶上有一阵轻轻的声音时，她模模糊糊地认为这是一场夜间战斗机演习。她一听到远处砰砰的响声，就坐了起来，把帐子甩到一边，跑进起居室。塔茨伯利茫然地眨着眼睛，紧抓着睡衣去遮住他那毛茸茸的肚子，从自己的房间里蹒跚着走出来。“这是轰炸，帕姆！”

“我知道是轰炸呀。”

“嘿，这帮黄皮肤的杂种！他们真的干起来了，是吗？老天啊，他们会后悔的！”

飞机在头顶上轰隆隆地来去，炸弹的爆炸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塔茨伯利一边摘睡帽，一边磕磕绊绊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帕米拉在长落地窗边喊道：“韬基，我们甚至还没有灯火管制哩！”街上灯火辉煌，头上的云彩都受到了这光辉的反射。她根本看不到探照灯和曳光弹，听不到警报和高射炮声。这和伦敦的空袭毫无相同之处。事实上，唯一不同

于其他温暖、芬芳的新加坡之夜的，只是头上有看不见的飞机正在扔炸弹，而这座城市对此无动于衷。

他压低嗓门答道："是啊，谁都没料到这个。停在陆上基地的日本轰炸机飞不到这么远来轰炸，这是布鲁克-波帕姆亲自告诉我的。"

"那么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大约是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当然啦，要是皇家空军不先把在附近一带发现的任何一艘航空母舰炸掉，'威尔士亲王'号也会拦截和击沉它们。谁也估计不到敌人会有近于自杀的疯狂行为。"

不久，他衣服都没穿整齐，就急急忙忙跑出了自己的房间。轰炸已经离得远些了，可是飞机依然在天上轰隆隆地响着。她半裸地穿着短睡衣，在桌边迟钝地翻动着一篇打字稿，头发披在脸边。"这篇广播稿现在过时了，韬基。"

"怎么会呢？我写的军事概况还行。这是文章的要点。现在正好格外适合形势！关于这场空袭，我需要一段新的开场白和一段有力的结束语。把这写一下，好吗？等我回来，就根据你的草稿口授文章。"

"现在正空袭，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去？"

"到陆军部新闻处去。我给费希尔上校打过电话，这会儿他正开记者招待会呢，而且——怎么啦？"

她在桌前把头埋在裸着的双臂中："哦，这真叫我沮丧！这一切突然又在这儿出现啦！"

"鼓起勇气来，姑娘。这些并不是德国人，那上面的飞机是用竹笋和宣纸造的，我们会粉碎这些狗杂种的。神明啊，看看那些光吧，好不好？这座城市可真亮得像棵圣诞树了。要是有人在值班的时候睡着，准会受到处分的！我要走了，你就起草新稿子吧，好吗？"

"好啦，去吧。"她把头埋在两臂之间，喃喃地说。

帕米拉心想，飞剪型客机当然会马上停开，到夏威夷去的海上航道会受到日本潜艇的干扰。事实上，她和维克多·亨利的联系已经断了，也许几年，也许永远不会见面了。白白这么老远地跑来！她还能离开新加坡吗？

天蒙蒙亮，一阵微弱的凉风从开着的落地窗外吹进来，使房间充满花园里清新的芳香。这时，她的父亲好似一头疯了的大象一样吼着冲了进来："帕姆，帕姆，你听到了吗？"她还穿着睡衣，从打字机上泪眼模糊地抬起头来看着他："我听到了什么呀？"

"哎哟，你这小笨蛋，我们打赢了！"塔茨伯利的眼睛从他的脸上鼓了出来，他的手在发抖，"那些黄皮肤的兔崽子已经袭击珍珠港啦！"

"什么！"

"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大举进攻！各种各样的巨大损失。美国佬陷进去了，帕姆！这回他们陷到脖子那儿了！别的还有什么要紧的呢？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该死的战争！为此我得喝一杯，要不我就活不下去了。"

他把威士忌一下子倒进一只无脚酒杯，一饮而尽，咳嗽起来。"嘿！我们已经战胜了！战胜了！多么紧张的战斗啊！我们真的已经打赢了这场该死的战争。我得从第一页起重写那篇文章了。可是上帝啊，这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这是巨人们的日子啊，帕姆！他们的脚步在震撼着地球——"

"什么船被打中了？"

"啊，美国佬自然闭口不谈，可损失是巨大的。这些都是檀香山的通讯社直接报道的。我们没有在这儿被当场抓起来，感谢上帝！他们试图在哥打巴鲁机场登陆，可是我们把他们撵回海里去了。他们在泰国确实获得了一个登陆点。今天早上我们就将出发到那里去，给他们一次迎头痛击。两个精锐师在边境上，准备出击。这回日本人真的已经把脑袋

套进绞索里了，而且——喂，有什么不对吗？”

帕米拉用手背捂住眼睛，正朝她的卧室大步走去。“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她指指办公桌，“你那该死的草稿在那儿呢。”

塔茨伯利的广播引来了从伦敦、悉尼和纽约打来的祝贺电报和电话。他谈到了自己亲眼看见的大量秘密储备和防御工事，谈到了他从最高军方人士那里得知装备了重武器的援军已经在途中，谈到了不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在轰炸时都保持了惊人的镇静。他的广播稿还引证了空袭期间亮着的街灯，作为新加坡临危沉着的一个幽默例子。新闻检查官吞吞吐吐地、抱歉地要把他这一点删去，他也就和颜悦色地同意了。

塔茨伯利滔滔不绝地列举美国巨大工业资源的统计数字，以这段夸夸其谈的话作为结束：“确实，战争并非靠索然无味的统计数字来打，而是靠热血沸腾、受苦受难的人。然而，统计数字预示着结果。尽管这场战争还会给人类带来可怖的悲剧，但它还是会打赢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可以报道说，新加坡要塞对这场恶狠狠地逼来的战斗是做好了准备的。新加坡要塞并不指望这是一场茶话会，可是它为那些不速之客做好了充分准备。有一件事，外面世界尽可以放心。要是日本人真的跑近了，来尝一尝新加坡要塞为他们准备的苦酒，那他们是不会喜欢的。”

他广播后走进坦格林俱乐部的酒吧间时，那里的人全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鼓掌，他的胖脸上热泪纵横。

轰炸机没再来新加坡，也很少有人提起内地的战事。这勾起了帕米拉一种奇怪的联想，觉得一九三九年的“假战争”又在热带重演了：同样令人兴奋、同样古怪和不真实、同样“照常工作”。由于缺乏黑布，俱乐部里的女士们在闷热的花园里坐着卷绷带时虽然忧心忡忡、嘁嘁喳喳，

但灯火管制被看作一种不方便的新鲜玩意儿。应付空袭的民防队员戴着钢盔，神气活现地在街上昂首阔步，却没有挖防空洞。

没有防空洞使塔茨伯利不放心。他去问总督，总督回答说："地基多水，亲爱的朋友。"塔茨伯利指出，就在海军基地上，他看到巨大的混凝土地下室修建在很深的地底下，无边无际地堆着炮弹、食物和燃料。那么地基多水是怎么回事？总督对他犀利的词锋报以微笑。说真的，为了英帝国的安全，那些地下室是花了巨大代价在潮湿的土地上挖出来的。可是在城市里，姑且不谈费用，这样严厉的措施会把亚洲老百姓吓坏的。适当的指示已经下达：在地窖和石头的建筑物里躲避空袭。需要的话，一个详尽的疏散计划已准备就绪。塔茨伯利勉强同意了这一切。他是坦格林俱乐部里的名人，是新加坡安定全世界人心的广播喉舌。

可是，他为排满自己的广播时间而感到烦恼。在第一次的陆军公报里，日本的入侵船只据报告正在撤退，在被包围的登陆点上撇下几支部队，而且这些流落在海滩上的侵略者正在被有计划地消灭掉。从此以后，报道就越来越少，出现的地名总是奇怪地向南移。有一天，整个公报只有一句："无可奉告。"白种人的俱乐部里有一种说法流传开了：像俄国人同希特勒作战一样，军事指挥部正在巧妙地以空间来换取时间，把日本人拖垮在赤道附近的丛林里，赤道附近的丛林像俄国的冬季一样使部队受不了。

随后又出现了"季风"的说法。军事专家们早就认为，十月以后，新加坡就能安安稳稳地度过半年，因为在东北季风期间，敌人是无法登陆的。可是事实上，日本人已经登陆了。专家们如今解释说，任何轻率的军事计划当然都可以一试，不过入侵的日本军队已因季风的巨浪遭受了致命的损失，不久一定会在丛林中逐渐被消灭掉。尽管塔茨伯利广播了这些说法，缺乏确实的消息仍然使他烦恼。他受到的欢迎方式和他第一次广播的效果迫使他不得不扮演一个乐观者的角色，然而他感到自己是

在一个即将被放弃的地方说话。

随后传来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被击沉的消息。这是确实的消息！一开头就遇上灾难，很明显是犯了大错误。这虽令人恶心，但在英国人指挥的战争中并不是新鲜事。两名记者带着有历史意义的最新消息活着从“反击”号上回来了，吓坏了，生病了。塔茨伯利不得不进行竞争。他突然闯到他那些高级军官的朋友面前，要求了解事情真相，并且如愿以偿。那个勇敢的小个子上将曾经乘船北去，打算奇袭侵略军，迅速粉碎他们，但遇上了日本陆上基地的轰炸机，只得逃出来。他没有空中掩护，离得最近的英国航空母舰在印度。本地的皇家空军指挥部缺少飞机，要不就是没发现信号，这部分讲得含混不清。日本鱼雷飞机和俯冲轰炸机轰隆隆地飞来，把那两艘第一流的军舰都炸沉了。上将淹死了。帝国现在听凭日本海军进攻了。这支日本海军拥有十艘战列舰和六艘大型航空母舰，它们背后只有已被大大削弱的美国海军需要提防。

塔茨伯利冲到莱佛士旅馆，对帕米拉口述了这个最新消息，文章集中在一个主题上：空中力量。他的广播稿是半社论性的。英国用血的代价弄懂了战列舰抵挡不住陆上基地的飞机！他要求吸取教训，用同样的手段回击敌人！皇家空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空中部队，迅速地从马来亚派去大量空军增援力量就能切断日本侵略者的退路，并且置之于死地。这可是一个值得其他战线做出任何牺牲的机会，是消除灾难、保全帝国的转折点。

他让送信人把稿件送到新闻检查官办公室。新闻检查官在广播时间前三小时打电话给他，说广播稿很好，只是他不能说舰艇缺乏空中掩护。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对这样的干预很不习惯，匆匆坐着出租车，汗流满面、喃喃自语地赶到新闻检查官办公室。新闻检查官是一个脆弱的金发男子，噘着嘴在微笑。他被塔茨伯利的怒吼声吓坏了，用泪汪汪的小圆眼睛瞪着他。他的军事顾问穿着笔挺的热带白军服，胖墩墩的样子，白头发，脸色红润，是一个海军上校，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做任何解

释，只是重复说道："十分抱歉，老朋友，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报道。"

塔茨伯利争辩了许久以后，猛地把涨成紫红色的脸直冲到他面前，吼道："好吧，我要直接去找布鲁克-波帕姆空军上将。你们先说说为什么不能报道？"

"这是生死攸关的军事情报呀，我们决不能让敌人知道。"

"敌人？！哎呀，你们以为是谁把那舰艇炸沉的呢？我的广播能给新加坡带来一大批战斗机，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不错，先生，那部分写得非常精彩，你说得对。"

"不过，要是我不提没有空中掩护，这样写就没有意义了！明白吗？莫名其妙！笨蛋！"

"十分抱歉，先生，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报道。"

塔茨伯利蹿出去，抓起离得最近的电话，空军上将接不通，总督出去检查防务了。离他广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怒气冲冲地赶到播音室，他求杰夫·麦克马洪让他马上广播，照读原稿，自己承担后果。

"老天，我们在打仗呢，塔茨伯利！"麦克马洪拦住了他，"你打算让我们都进监狱吗？我们得把开关关掉。"

这个胖胖的老记者的火气和活力渐渐耗尽了。"我在柏林广播了四年哩，麦克马洪。"他咬牙切齿地说，"连戈培尔本人都从来不敢这样改我的稿件。从来没有过！新加坡的英国行政机关竟然敢改，这是怎么搞的？"

"我亲爱的朋友，德国人称自己是'主宰种族'，只不过说说罢了。"埃尔莎·麦克马洪的丈夫干巴巴地说，"还有十分钟就该你广播啦。"

---

(1) 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侍从和宠臣，以美貌著称。

(2) 温尼是温斯顿的昵称，此处指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3) 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和诗人，曾获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有鼓吹英国殖民主义的倾向。

(4) 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沙贾汗为其妃建造的一座美丽的大理石陵墓。

(5) 近代语言有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英语等，以区别于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此处指殖民地流行的英语。

第七章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天还没破晓，早班值勤期间，美国潜艇“乌贼”号正沿着吕宋岛西岸向林加延湾破浪前进。拜伦穿着黏糊糊的雨衣，紧挨着陀螺仪重发器，站在小舰桥上。前甲板每次往下一沉的时候，温暖的黑色水花就扑面打来。望过去，监视哨只是些无声的人影罢了。今晚他们该不至于打瞌睡了吧，拜伦想道。他意识到，他们正投身虎穴，并在偷偷潜行。除了这种感觉以外，拜伦在战时的这第一次作为“值日军官”的值夜，就跟平时任何一次值夜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站在受风的、湿淋淋的、大摇大晃的舰桥上，向那黑沉沉的一片望去，时间显得又长又空虚。

说到投身虎穴，他比一般的水兵们了解得多些。这次出航与其说是战备侦察，还不如说是执行自杀性的任务。埃斯特指给他看了林加延湾海图上标出的浅水的深度，以及那些几乎封住海湾出入口的珊瑚礁。东面有一个畅通的入口，但那儿布满了日本的反潜舰艇。如果一艘美国潜艇运气特别好，从日本的反潜舰艇旁边溜过去发射鱼雷，袭击一艘部队运输船，这一下子就捅了整个侵略军的马蜂窝——好吧，从这一刻起，正像埃斯特所说的，潜艇里的日子就不会怎么好过，也不会太长久了。

这一切，拜伦都认为说得有理。但是，普伦指挥的那艘潜艇深入斯卡帕湾，击沉“皇家橡树”号，不是同样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吗？那个德国潜艇艇长一举成功，安全返航，成为英雄人物，受到国内热烈欢迎，希特勒还亲自授予他一枚奖章呢。现在，这孤零零的一艘潜艇在黑暗中前进，驶向那控制着天空和海洋的庞大的敌军。这种景象让拜伦兴奋激昂得不得了。这也许是一种愚蠢的感情吧，他明白，可这是真实的感情。很明显，副艇长也有同样的感觉。今天晚上，卡塔尔·埃斯特正抽着一支长长的棕色哈瓦那雪茄。可以看出他劲头很足，平时他只抽劣质

的灰色菲律宾雪茄。至于胡班艇长，投入战斗的急切心情几乎让他达到了兴奋的状态。

拜伦对他的上司不再生气了。艇长曾对他压制得厉害，但是现在看来，这场赌气还是他自己不对。他一个劲儿地懒懒散散，实在太孩子气了。布朗奇·胡班是带领潜艇的能手。这一点在上一回再度证明了：他让潜艇像踩着一片荆棘似的穿过马尼拉湾新布的鱼雷区布放鱼雷，是为了阻挡日本的潜艇。他还是一个技术高明的轮机手，他那双手跟柴油发动机打起交道来十分敏捷，不怕脏，也不怕被蓄电池中的酸液刺疼。他的缺点无非是像任何海军学院出身的勤奋学员那样，急于立功，对日常文书工作拘泥得要命，往往要拿些什么去孝敬“四道杠”和海军将领。这又怎么样呢？他曾在操纵轮机、发射鱼雷的演习中获得“优”等奖。打起仗来，这两手可是不能等闲视之的。现在正在向敌人驶去的当口儿，胡班是一个让人信得过的领班。

东方吐出了鱼白色，艇长走上小舰桥，望望那阴沉沉的夜空：“‘夫人’主张在六点钟下潜。能见度这样低，我们干吗要往水里钻呢？离林加延湾还远着呢。我才不准备爬行到那儿去，一个钟点走三海里，让‘鲑鱼’号和‘海豚’号抢在咱们头里进攻。另外，多布置四个监视哨，不间断地搜索天空，开足马力前进。”

“是，艇长。”

天亮起来了。“乌贼”号在海风卷起的一阵阵灰色浪涛中左右盘旋，轧轧作响地以二十海里的时速前进，叫人直想呕吐。胡班喝了一杯又一杯咖啡，四根手指虚握着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扑面的浪花打湿了身子，他也不管。拜伦从监视哨上下来，只见埃斯特正在司令塔里埋头看着一张航海图，心事重重地咬着一支已熄灭的雪茄。拜伦跟他打招呼：“早晨好！”他只是在喉咙里嗯了一声，算是答应。

“有什么心事呀，‘夫人’？”

埃斯特往斜里看了舵手一眼，咆哮道："我们怎么能知道日本飞机上没有雷达呢？他们处处都打你个措手不及——这帮黄色的猴崽子！再说，你想到日本的潜艇没有？在大白天，我们给人当活靶子打了。我也想尽快赶到林加延湾，可是我要确实到达那儿啊。"

拜伦从埃斯特的肩头向航海图望了一眼。那半岛从吕宋岛岛身朝西北伸出来，就像黄色连指手套上的一根拇指。"拇指"和"手"中间的虎口，那U字形的一片蓝色，就是林加延湾。看图上的航线，潜艇已开到这"拇指"的中部。按照计划好的路线，等到驶过"指尖"后，就往东一转，沿着珊瑚礁和浅滩直驶，再折向南，又沿着"拇指"一路南下，最后来到预定的敌人登陆的滩头阵地——离马尼拉最近的地点。

"喂，'夫人'，你听说过贡特尔·普伦这个人吗？"

"怎么没听说过，那个在斯卡帕湾击沉'皇家橡树'号的德国佬。他又怎么样啦？"

"他在柏林讲了一堂课，我去听了。"拜伦伸出一根手指沿着地图上那道珊瑚礁画了一下，"他当初就是穿过这种劳什子，钻进斯卡帕湾，找到一个缺口，从水面上溜过去。"

埃斯特把他那张长下巴的脸转向拜伦，只见他眉心紧皱，嘴角一弯，带着一个奇怪的冷笑，说道："呃，勃拉尼·亨利，你巴不得擦亮你的勋章吧？你？"

"哎，要是我们能从珊瑚礁穿过去，就可以早些到达目的地，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躲开港湾入口那儿的驱逐舰。"

埃斯特那副冷笑的面孔不见了，他伸手去拿沿海导航手册。

啊—呜嘎！啊—呜嘎！啊—呜嘎！

"下潜，下潜，下潜。"整艘艇上，轰隆隆地响起了布朗奇·胡班迫切而又平静的声音。甲板向前往水里直冲。监视哨的水兵们猛地跌进了

湿淋淋的升降舱口，跟着跌进来的是值日军官、艇长，最后一个是航信士官，他把舱门砰地关上，用钩子钩牢。拜伦耳边听到了那已经听熟的咝咝声和叹息声，好像那艘潜艇是一头有生命的怪兽，正在大口地呼气，他的耳鼓顿时感到空气的压力，接着听见轮机长在下面大声吼道："艇内加压！"

"乌贼"号的速度放慢了，懒洋洋地往深水里钻，汩汩地发出水声。

胡班擦了擦他那直淌着水的脸。"怀蒂·普林格尔发现了一架低飞飞机的黑影，也许只是一只海鸥。普林格尔的眼力很好。我没争论，反正太阳就要出来了。'夫人'，下潜到三百英尺，保持水平航行。"

"是，艇长。"埃斯特答应道。

拜伦摇摇晃晃地滑进下面的驾驶室，在朝前倾的甲板上往前走。左舷舱壁上像圣诞树般闪烁的小灯呈一片绿色，显示出艇身上每一窗孔门洞的情况。水平舵手掌着大舵轮，镇静自若地紧盯着深度表。在这儿，没有一丝战斗前的焦虑。

"负槽排水到测标！"

对于惯常的一套工作程序，拜伦几乎未加注意。在前部的鱼雷舱里，他看见汉逊班长和他的手下正在给新运到艇上的两枚鱼雷装上弹头。拜伦感到两眼刺痛，自从离开马尼拉以来，他还没睡过觉呢，但他还是要亲自检查一下鱼雷是否准备好了，一声令下，就可以发射。汉逊报告艇首的六根鱼雷发射管已全部装上了鱼雷，一条条"鱼"都已按照工作程序检查过了，新的秘密雷管随时可以插进弹头。沿着舱壁的架子上装着一排黄色的假弹头，在和平时期，这些假弹头里装满了水，用作射击练习。压缩空气会把弹头里的水全部挤出来，鱼雷就会浮出水面，等待回收。没有漆过的铁弹头里填满了TNT，现在都已装在鱼雷的弹头上。没有雷管是不可能爆炸的，可是拜伦曾看到水兵们跟这些灰色的弹头打交道时，总是战战兢兢、恭而敬之，害怕它们那潜在的杀伤力和破

坏力。

拜伦蹲在一枚鱼雷上面的一个铺位上，正在和鱼雷兵们一起喝咖啡，埃斯特上尉出现了。“老天啊，勃拉尼，他准备要试一试了。”

“试什么？”

“呃，试一试你出的主意呀。他一直在研究航海图和航行方向。我们准备浮出海面，寻找珊瑚礁的缺口。他要跟你谈谈那个德国潜艇艇长的讲话。”

在万点金光的中午，潜艇的黑鼻子冒出了海面。拜伦摇摇晃晃地踏上颠簸的、被海浪的泡沫弄得湿滑的前甲板，也就是走进了一片明亮、炎热的阳光中。监视哨和测深员穿着胀鼓鼓的救生衣，跌跌撞撞地跟在他后面。他不禁向那没有云的晴空望了一眼。在船舱下面浑浊的空气里待了那么一阵子，清新的海风总是让人感到舒服极了，尤其是今天，因为要投身虎穴，那美滋滋的感觉更加鲜明。正前方，深色的海洋融入绿色的浅滩，泡沫四溅的激浪发出一片怒吼声，冲击着那些弹丸似的棕榈树小岛和棕色的嶙峋岩石。白色的海鸥在潜艇上空呱呱尖叫。

“三分之一马力，减速前进！把测深锤抛出去！”胡班在舰桥上喊道。浪涛沉重地拍打着艇身，一阵阵碎浪在沙滩上呼啸，这片喧闹把胡班的喊声压下去了。珊瑚礁从深海里探出头来——粉红色的螺旋形体，圆形的灰色穹盖。“乌贼”号正向两个小小的岩岛之间的缺口驶去。

“记上！四英寻[1]，右舷！”

拜伦看到水下那一片黄色的珊瑚细沙在缓缓斜着上升，上面是密密麻麻摆动着的海扇。压舱水已经排干，“乌贼”号吃水十三英尺光景。

“记上！三英寻，左舷！”

十八英尺。龙骨下面足足还有五英尺水深。潜艇随着浪潮的起伏颠簸得厉害，拜伦和他的一伙人站也站不稳，全身都给浪花打湿了。那较

小的岛屿越漂越近，连树上的椰子都数得清了。在舰桥上，在牛鼻般的艇艏上，在鱼尾般的艇艄上，监视哨正用双筒望远镜搜索着天空。然而，在这一大片阳光照射下的空气、水、棕榈以及岩石的景色中，唯一显示出入迹象的，就是那艘从海洋深处浮起来的奇形怪状的黑船。

“关上全部发动机！”

在舰桥上，埃斯特把双手拢在嘴边，大声喊道：“回声测深仪上十五英尺，勃拉尼！你看到的是什么？”

拜伦浑身湿透了，一步一滑地走过来，两手往前挥着。“没问题！继续向前！”他高声喊道。穿过了缺口，海水的颜色又一点点蓝起来了。潜艇两边，乌糟糟的激浪不断地在冲击棕色的、坑坑洼洼的岩石，碎浪消失后，留下一片白色泡沫。

螺旋桨破浪前进，一股巨大的浪头卷过，把船抬起来又摔下去。“乌贼”号发出了一阵嘎吱嘎吱的金属声，打了一个战栗，跌跌撞撞地往前扑过去。岛屿从两旁溜过去，拜伦闻到了一股棕榈树叶的清香味——棕榈树离得很近，只消把帽子用力一扔就能打着。

“四英寻，左舷！”

“四英寻，右舷！”

一簇簇的珊瑚头像锚雷似的从艇下漂过，越来越深。这时，艇艏正直着朝碧蓝的海水里驶去。在激浪的撞击和泼溅声中，只听得艇长心花怒放地在那里吼道：“撤下测深员和监视哨！准备下潜！”

拜伦站在舱里，赤裸着身子，脚下是一堆湿透的衣服，他正用一条肮脏的粗毛巾擦干身子。埃斯特探进头来，满脸笑意地把嘴咧得大大的，一双碧绿的眼睛像翡翠那样闪着光亮。“这一手怎么样？干得真不赖呀！”

“是你找到了缺口。”拜伦说。

“运气也真好。那张航海图真他妈的太不清楚了，多亏巡逻机上的驾驶员正在吃他们的中午‘寿喜烧’[(2)]什么的。”

“出了什么事啦？我们搁浅了吗？”

“右舷的螺旋桨碰上了一簇珊瑚头，曲轴没有受伤。艇长高兴得什么似的。勃拉尼，歇一会儿吧。”

拜伦接连打着呵欠，一骨碌爬上那发了霉的、热烘烘的床铺。他心想，这下“乌贼”号可钻进死坑里去了，再要挣脱出来可难呀。不过，这让艇长操心去吧。他像关上电灯似的切断了自己的思路——拜伦能做到这一点，这对他结实的身子大有好处，虽说这常常让他的父亲、他的海军上司气得要命——一下子就睡熟了。

一阵摇撼和一声沙哑的耳语把他弄醒了，他闻到一股嚼烟草的人吐出来的气息——那是艇上的军士长德林格。“进入战斗岗位，亨利先生。”

“呃？什么？”拜伦把帘子拉开，从过道那儿照过来的暗淡的灯光下，显现出一张有两个下巴和浓重烟味的脸，和他面对着面。“进入战斗岗位吗？”

“别作声。”

“哦，嘿。”

这会儿，隔着薄薄的艇壳，拜伦能听到船身下翻滚的水声，以及乒的一声，声音尖锐、轻微、发颤。在海上演习时，从进攻教练舰那儿，这一声是听熟了的。目前这声回声测距声却不同：音调更高，颤动得更厉害，带一种特殊的音色。

是敌人。

他们正在静悄悄地行驶，他意识到这一点。通风装置都关掉了，空气令人窒息。军士长德林格那张肥厚的脸上，皱纹由于担心和兴奋而绷

得紧紧的。拜伦激动地伸出手去。军士长用他那多茧的大手握了握拜伦的手，就走了。拜伦看看表，知道他睡了一个小时。

每逢进入战备状态，他就担任潜水军官。他匆匆赶到他的战斗岗位，只见操纵室里每个人都镇静地在干自己的工作，他也就放了心。操纵艇艏和艇艉水平舵的人员在大舵轮边注视着深度表；德林格和他的标图人员围着自动航迹推算描绘仪，挤成一团；怀蒂·普林格尔站在纵倾调整器旁边，就像和平时期在珍珠港外演习时一样。他们已经历过成百上千次了。拜伦想，这会儿就看出胡班那种单调刻板的操练日程表的好处来了。埃斯特抽着一支长长的、喷香的哈瓦那雪茄，跟军士长站在一起，注视着逐渐绘制出来的图。回声测距仪越来越响了，好些推进器的混杂的声响[3]也越来越响。奎恩少尉正站在潜水军官的岗位上，在操纵室里的所有人中，只有他一个人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吓得发抖。奎恩目前还不是小组成员，他刚遭遇过一次沉船，他离开潜艇学校也不久。想到了这一点，拜伦也就不怪他了，他换了奎恩的班。

“‘夫人’，什么时候来了这个突然变化？”

“我们在九千码左右用声呐捡到了这些宝贝。突如其来的事。我们准是刚通过了一道暖流层。”

“听声音对方好像来了一大批呢。”拜伦说。

“听声音好像有一整批该死的登陆部队呢，这些东西的反射波扩展到了一百度。我们目前还搞不清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埃斯特轻快地登上司令塔的梯子，走过拜伦身边时，在他肩上紧抓了一下。

拜伦竖起耳朵听埃斯特和艇长在司令塔中低声说些什么。从传话筒中传来了一道命令，是胡班充满自信的声音，平静又紧张：“勃拉尼，上升到七十英尺，不要再高，听见吗？七十英尺。”

“七十英尺。是，艇长。”

水平舵手们转着舵轮。“乌贼”号翘起来了，深度表上的指数不断地

在上升。外面的声响更大了：声呐的乒乒声，螺旋桨的嗒嗒声。现在很明显了，声响来自前方。

“七十英尺了，艇长。”

“很好。现在，勃拉尼，仔细听好，我要你把第二号潜望镜[4]不断地升高。”艇长的声音很坚决，但又是压低了的，“然后，我要你升高恰好一英尺，平航一阵，再升高一英尺，再平航一阵，就像我们最后一次进攻‘利奇菲尔德’号时所干的那样。稳稳当当的，你明白吗？”

“是，艇长。”

勃拉尼背后，进攻潜望镜的细镜筒悄悄地升起，最后停住了。

“升到六十九英尺了，艇长。”

“很好。”

保持水平航行。顿了一下。“升到六十八英尺了，艇长。”

那两个水平舵手要算是船上最得力的水兵，他们配成一对真可说是阴差阳错：史比勒——那个满脸雀斑的得克萨斯人——是三句话不离一个“他妈的”；而玛里诺呢——从芝加哥来的一个严肃的意大利人——脖子上永远挂着一个耶稣受难像，连“该死的”都从不说一声。可是他们干活的当口儿，配合得像一对双胞胎，让潜艇一英寸一英寸地平稳上升。

“好！保持这高度！这就行啦！”胡班提高了嗓门，声音很响亮，几乎是狂热的，“乖乖！我的老天！记上！前缘进入角，右舷四十度。降下潜望镜！”

一阵沉默。扬声器中传来噼啪一声响。

“乒——乒——”

艇长的声音传遍了肃静的潜艇，这声音不动声色，但是有战斗的激情在内：“全体官兵注意听着，我艇已发现三艘列成纵队的大型运输

舰，由两艘驱逐舰护航，位于左舷艇艏一个罗经点。在所有这些军舰上都飘扬着太阳旗，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边水面上一片灿烂的阳光。一点儿不错！我要采取正交进迫航向。艇艏鱼雷发射管做好准备。”

拜伦两肩和两臂起了一阵热辣辣的针扎的感觉。他听见埃斯特和艇长在争论射程的问题。他背后的潜望镜突然冒了起来，随即又缩了回去。只听见司令塔里有一番迅速的讨论，是关于桅顶高度的问题，跟着艇长催促航信士官给他识别手册。回声测距仪叫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尖了，螺旋桨声也更大了。拜伦过去常使用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因此他头脑里很自然地出现了三角学上的关系。在自动航迹推算描绘仪上，问题很明白地摆了出来：“乌贼”号由一个移动着的光点来表示，敌舰的航线和潜艇的航线由两条向心铅笔线来表示。可是，目标的路线是锯齿形的，这些运输舰正以“之”字形前进。据埃斯特估计，它们仍然在鱼雷的射程之外；或者按照艇长的判断，它们已勉强进入射程。他们两个都是根据桅顶高度推测距离的行家。在潜艇上，没有比他们更精确的测距仪了。运输舰在以“之”字形前进，它们的速度比在水下爬行的潜艇快得多。

司令塔里寂静无声，整个艇上一片肃静。现在一切声响都来自艇外，机器的嘈杂声，日本船的声呐在探索时发出的声响。

乒！乒！乒——！乒——！

“升起潜望镜。对了，他们来啦！他们掉转头来啦！记上！距离四千五百码。记上！方位〇二〇。记上！前缘进入角，右舷七十度。降下潜望镜！”

停了一会儿，扩音系统里传来了艇长压低了的、急迫的声音：“现在，全体官兵，我准备发射啦。把艇艏发射管的外盖打开。”

司令塔里是他原来的声音：“妈的！非常好的目标，‘夫人’，可是在射程之外。照这个前缘角度，我们很难接近日本船。运气真坏！”

“艇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慢些放鱼雷，跟踪一阵再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走‘之’字形路线，前进的速度就减慢了。也许我们可以追上去，缩短距离。”

“不不不。我们的机会是在眼前，‘夫人’。他们开足马力，每小时走十五海里。如果他们再掉过头去，我们怕是赶不上这帮狗杂种了。我有了进攻目标，也有了进攻方案，我打算现在就发射。”

“是，长官。”

“发射管的外盖已经打开，长官！”

“很好。慢速发射！”

拜伦全神贯注地保持规定的深度，因此几乎不大理会这一回可是真枪实弹——并不是在发射一枚有黄色弹头的假鱼雷，而是在用装上TNT弹头的鱼雷去轰击满载日本兵的运输舰。除了声呐发出的声响不同以及紧张得简直透不过气来，跟海军学校的进攻训练或海上的演习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情势按照熟悉的老路子发展得多快啊。胡班甚至采用这种慢速发射命中“利奇菲尔德”号而获得了“优”等奖。

“升起潜望镜！记上！方位：〇二五。距离：四千码。降下潜望镜！”

用慢速发射瞄准起来比较困难，失误的机会也比较多，鱼雷的尾波也更有可能被敌人发觉。这是胡班在战时第一次用慢速发射鱼雷，他做出这个决定，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当了十五年海军军官，做了十年和平时期干得十分出色的潜艇人员，有了这么深厚的底子，才能想出这个点子来……拜伦的心怦怦乱跳，他的嘴干得像塞满了一口灰尘……

“发射一！……发射二！……发射三！……发射四！”

照例一阵颠簸和一阵水浪声，一枚枚鱼雷从“乌贼”号上发射出去了。

“升起潜望镜。哦，乖乖。四条尾波！四条漂亮的尾波，火热一团直奔而去，一切正常。降下潜望镜！”

整个“乌贼”号上又是一阵无言的、令人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期待。拜伦注视着操纵室里时钟的秒针。根据最后喊出的距离，用慢速发射，击中目标的时间是不难计算的。

“升起潜望镜！”

长长的一阵静默。所有四枚鱼雷击中目标所需的时间都过去了，拜伦惊慌得身子都僵直了。没有击中目标。潜望镜冒出水面也已经有十秒钟了，而且还待在那儿！最长的安全暴露时间是六秒钟。

“降下潜望镜！四枚都没打中，‘夫人’。他奶奶的！”艇长很难受地说，“至少有两条尾波应该钻到那带头的运输舰底下去。我眼看它们直奔而去，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这会儿他们发现了尾波，掉头而去啦。最近的一艘驱逐舰正向我们赶来，看它那种破浪前进的狠劲儿！我们加速行驶，每小时十海里。”他凑上传话筒叫道：“拜伦！下潜到两百五十英尺。”

在扬声器中，他的声音变得沉闷，听起来很别扭：“现在，全体官兵，火速准备深水炸弹袭击。”

两百五十英尺？在林加延湾里，没有一个地方深度超过一百七十英尺。艇长的命令是不可能执行的，这让拜伦大吃一惊，不知如何是好。亏得埃斯特出来干预，他的语气很轻松：“你是说一百五十英尺吧，艇长。在这儿，这深度差不多要碰到水底的泥浆了。”

“说得对。谢谢，‘夫人’——一百五十英尺，拜伦。”

加速时，艇身不出声地那么一抖，于是潜艇尾巴一翘，沉下去了。埃斯特又说话了：“走什么航向，艇长？”

这个问题可以说问得真傻，可是那万分重要的躲避转弯，胡班并不

下令。在潜艇头顶的海面上，有四条整整齐齐的、冒着白泡的鱼雷尾波直接指向“乌贼”号，那还用说，驱逐舰一定会以每小时四十海里的速度顺着这可见的轨迹冲来。回声测距仪发出的音调高到了尖叫的程度。窄频带脉冲信号越来越频繁、急促：乒，乒，乒，乒！

“航向？哦，对了，对了，左全舵！转到——哦，转到二七〇。”

“左转到二七〇，长官。”舵手叫道。

下潜中的潜艇朝旁边一侧。那正在冲来的日本军舰发出的声响听起来很像“利奇菲尔德”号演习时发出的，只是更响，充满怒气，不过这很可能是拜伦的想象，就像一列火车在松了的旧铁轨上开过：咔嗒——特隆，咔嗒——特隆，咔嗒——特隆！

在整个“乌贼”号上，只听得叫喊声、砰砰的关门声、旋上最大限度密封的螺丝扣时发出的铿锵声。

驱逐舰更迫近了，就从头上开过——咔嗒——特隆——特隆——特隆，开过去了。

声呐的音调降低下来，操纵室里那几张煞白的脸转过来互相望着。

拜伦听得清脆的咔嗒一声响，好像潜艇身上绷掉了一个滚珠轴承。又寂静了一秒钟，深水炸弹爆炸了。

---

(1) 计量水深的长度单位，一英寻约合六英尺。

(2) 一种日式火锅。

(3) 这表明附近有不少敌舰。

(4) 即进攻潜望镜，指挥作战时使用，镜筒比搜索潜望镜短而细，放大倍数也较低，位于搜索潜望镜前。

第八章

圣诞颂歌透过带有醉意的大声谈话和铁轮子的咔嗒咔嗒声传过来，有些刺耳。巴穆·柯比不喜欢俱乐部的专车，圣诞颂歌又让他听了难受，可是他需要喝酒。在这雪夜，这列快车一路怒吼着奔向华盛顿，车上的乘客再也没有比他更满脸阴霾的了。

罗达·亨利大概会到联邦车站来接他。他像一个饥饿者似的感到高兴，可是又对他这种饥馋感到羞愧。她是有夫之妇，她丈夫是一个正在和日本作战的战列舰舰长。他坠入了情网以后，为了不一错再错，曾经求她和他做长久夫妻。她起初也动了心，后来却缩回去了。经过了这番波折，再去偷情，就不太光彩了——他现在就是这样想着，情绪很低。柯比博士并没有宗教上的禁忌或是道德上的顾虑，他是一个严格的、正派的无神论者，是一个老派的鳏夫。这种不自然的、不可告人的私情，也算是聊慰无妻之苦吧，但未免太糟糕了。他不得不有所节制，免得引起流言蜚语，可是他又有荣誉感，觉得自己像一个有妇之夫似的受到约束。现在他在旅途中，不再理睬那些富有引诱力的女秘书和女接待员——她们有时候把眼光投向这个个子高大、脸庞消瘦、难看的、一头浓密花白头发的男人。他经常跟罗达通电话，帕格从珍珠港发来了海底电报："身体甚健，战斗刚开始。"罗达在电话中把电报读给柯比听，使他感到既高兴又惭愧。他给帕格戴上了绿帽子，但是又喜欢、钦佩这个男人。干出这种事来，真糟糕透了。

不过，柯比博士心事重重的根源是战争。从国际公法上讲，美国已是一个交战国，但是他旅行所到之处，只见这个国家由于轻浮、优柔寡断、缺乏领导而陷于瘫痪——尤其是由于一个节日到来了：圣诞节，圣诞节，圣诞节！这一阵闹哄哄的抢购呀，销售呀，张灯结彩呀，大吃大喝呀，伴随着宾·克劳斯贝[1]那甜嗓子没完没了的低声吟唱，你就是不想

听，要躲避也躲避不了。年年都要照例来这一番热闹，假惺惺地算是庆祝耶稣圣诞；年年仲冬，全国上下照例都要狂欢一番，好像世上并不存在希特勒这个人，好像珍珠港还没有人来碰过，好像威克岛并不危在旦夕。在幸福牌香烟广告上，只见一个乐呵呵的红脸盘儿圣诞老公公，戴着一顶马口铁军帽，还是很有样子地歪戴着的，这形象叫人看了难过，但那就是全国的精神状态。

在西海岸一带，柯比发现多少有一些战时的气氛：歇斯底里的空袭警报，一阵短暂的人心惶惶，东一区西一区的灯火管制，从陆军当局和民防系统来的混乱而互相抵触的命令，日本潜艇炮轰圣弗朗西斯科的谣传，与害怕日本的心理交杂在一起的美国必胜的盲目乐观情绪。一路往东，连这点儿肤浅的战时意识也淡薄下去了。到了芝加哥，战争已淡薄到成为喝酒时助兴的话题了，或者成为一个发财的新途径了。吃败仗这个念头谁也没想到过。谁能打败美国呢？一场大决战正在莫斯科前方杀得难解难分——红军向德国军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攻，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戴着马口铁军帽的圣诞老人倒是真实得多。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管理机构、生产委员会、应急委员会，正在像阿米巴那样在华盛顿迅速增加。这些机构尽管乱作一团，但也许终究办了几件事。那些军营、海军基地、船坞、飞机工厂的作战能力也许在增长。柯比不太了解，他只了解他怀着失望的心情从调查全国生产放射性铀资源的巡视中回来。他看到有一家国家经办的工厂，淹没在雪片似的飞来的军用品订货单中，正常的生产秩序都被破坏了，即使科学家在理论上解决了核爆炸的问题，那些工厂也绝对造不出核武器来。到处都在哭诉：铜不够啊，钢材不够啊，劳动力不够啊，部件不够啊，工作母机不够啊。扶摇直上的物价，什么也不懂的政府官员，任人唯亲，腐败成风，乱七八糟。他怀里揣着从华盛顿开出的来头不小的证明书，去全国旅行，可是有成批的人带着这种证明书在国内到处跑呢。他不能泄露他要调查的是什么，即使他能这样做（事实上，他已稍许露过一些口风），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对于那些忙得焦头烂额的工厂经理来说，原

子弹正像宇宙飞船和时间机器一样，属于科学幻想小说里的东西。预告核子威力的文章早就刊登在科学杂志上了，甚至在《时代》杂志和《生活》画报上也刊登过，可是人们无法领会这一未来世界的恐怖竟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

然而，这是事实。

亿万年来，铀一直在无害地衰变。人类发现放射性现象还不到五十年。大约有四十年时间，人们只是把这种放射性当作一种无足轻重的反常的自然现象罢了。接着，在一九三二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阿道夫·希特勒同时登台的前一年，有一个英国人发现了中子，就是原子中不带电的微粒。仅仅七年之后——在漫长的历史中，七年只不过是百万分之一秒罢了——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美国进一步揭开（还不是根本搞清）原子内部的秘密之后，德国人证明了用中子轰击铀原子可以使之分裂，并释放出从原始时代开始就存在着的巨大能量。

柯比在一九三九年参加了一个物理学家的会议，会上传开了一个使人寒心的消息——起初只是悄悄地耳语，到后来增强为一片喧嚷声。哥伦比亚大学有些科学家根据德国人的实验继续研究下去，证明了一个分裂的铀原子平均放射出一个以上的中子。这就回答了理论上的一个关键问题：铀原子内有没有出现连锁反应的可能？不祥的回答是：有可能。这样就开启了可供人应用的能源的新黄金时代。可是，另外还有十分可怕的一面。四年前发现的一种同位素，叫作铀-235或“放射性铀”，可以设想它一旦爆发，就会以无可计数的级数持续爆炸。但是，有哪个国家能生产出足够的纯铀-235来制造炸弹，在这场战争中使用？或者，在处理大量的而不是实验室里的小剂量的铀-235时，会不会意外出现什么自然界的可喜的情况，使得毁灭人类的整个计划成为毫无杀伤能力的败局，成为在物理上不可能的事？对于这些事，天下没有一个人目前能说得准。

因此，目前的竞赛是怎样分离出足够的可怕的同位素来制造炸弹。

根据巴穆·柯比个人的感觉，以及他所能掌握的情报，一切都说明阿道夫·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将会轻而易举地在这场比赛中取得胜利，他们遥遥领先。英国的科学和工业已经焦头烂额，再也不能全力以赴地去研究原子弹了。除非美国能够赶在德国前面，否则纳粹的那些设备精良的军工厂很可能会向疯狂的元首提供足够的铀-235炸弹，把世界上的首都一个个从地图上抹去，直到有一天各国政府全都趴在他脚下为止。

这就是巴穆·柯比眼里所看到的放射性铀的前景。如果将来不出所料，那么其他军事计划或军事行动又有什么意义呢？人和人的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

罗达·亨利穿着一件镶着银狐皮领子的黑色布料大衣，斜戴着一顶小小的灰色帽子，手戴灰色手套，在站台门口踱来踱去，其实这时候离火车到这儿还早呢。她这是在冒险，说不定会被人看到她在这儿接他，但是他出差几乎有一个月了，这次小别重逢肯定会有关键意义。柯比还不知道她曾写信给帕格提出离婚，偷袭珍珠港的事件又打乱了她的安排，现在她正在迷迷糊糊地往后退缩。这一切如今都要由她来透露。

给帕格写那封信是一件顾前不顾后的事。接连几件不如意的事让罗达像一只受惊的猫似的直跳起来。首先，他从莫斯科寄来的关于“加利福尼亚”号的家信已到达了，虽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她担心他接着会要求她到夏威夷去。巴穆·柯比远不如帕格那样能抑制自己的情欲，他在她心中煽动起一片迟来的情欲。她舍不得丢下他。她爱华盛顿，厌恶国外海军基地的生活。柯比就待在华盛顿，干他那点儿不透露口风的工作，也不知究竟是什么工作，她从来也没问过，有他在身边就好了。

可是，帕格来信的当口儿，她跟柯比的关系有些动摇了。他的工作让他长期在外面走南闯北。他妻子去世的周年到了，使他的心情很不好。他又一次咕哝着说感到自己做了没脸的事，两人还是一刀两断吧。有一回在饭店里吃饭，他讲了一大通泄气的话，真叫她吃了一惊，本来

总是她带着他一起回家的，那天晚上却是她陪着他回到他的公寓。也真有那样倒霉的事，偏偏在门厅里面对面地跟玛奇和杰里·纳德森碰上了。玛奇这张嘴是封都封不住的，而海军人员的老婆们的小道新闻又有世界上传播最迅速的通信网。这不光彩的事只怕已吹到夏威夷帕格的耳朵里去了！

事情糟到了叫人走投无路的地步。一连整整三天，外面下着雨夹雪，她独自一人待在那有十二个房间的狐狸厅路的家里。柯比又出差去了，连电话也没跟她通一个，她禁不住豁了出去。她心想，现在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她一生中就只剩下那么五年、八年风光了，再往后她就是一个干瘪老太婆了。跟帕格一起过日子，已经索然无味。柯比是一个有劲的情人，是一个靠个人奋斗发大财的人。他对她迷恋得像疯了似的，而这许多年来，帕格看来已经没有那股热情了。也许这婚姻的垮台要怪她，她大概不是一个好女人（她在给丈夫写信的时候，这些想法从她的笔下透露出一些），可这是千载难逢的最后机会了。说到底，在海军军官中，离婚的事也是常有的。海军的家庭搭起来又拆散，两地分居的日子一长，有些就不免出事。谈到这一点，玛奇·纳德森的丑事也有一两件在她肚子里呢！

那封信就是这样发出去的。万想不到，她这信写得真不是时候，紧接着就是日本军队的偷袭，把罗达私下的种种小打算一齐炸得粉碎。罗达对轰炸珍珠港所产生的反应也许并不值得称道，但是合乎人之常情。在一阵震惊过去之后，她首先想到的是，现在战争爆发了，海军军官的前程大有希望，说不定一下子连升几级。帕格·亨利如今在太平洋上指挥一艘战列舰，运气又会来了，真是不可限量，他会成为——谁能说得准呢？获得将领的军衔是不用说的，也许会当上海军作战部部长呢！正好在这当口儿提出离婚，她会不会犯了一个大错误？就像一个藏了二十年石油股票的华尔街人物，恰好在石油公司发现一片新油田之前一星期把他的股票全都卖了。

随着这些实际盘算而来的是真诚的内疚，她不该在这样紧张的当口儿打击自己的丈夫。她还是爱他的，多少有些像她还是爱她那些已成年的孩子一样。他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她就赶紧发了一份表示忏悔的电报，还写了一封激动的短信，取消她提出的离婚要求，这就是他在“北安普敦”号上读到的那封信。他的回信使她充满了悔恨和得意，也使她松了一口气。悔恨的是她使丈夫感到痛苦，这从他信中的每句话里都可以感觉到；得意的是帕格仍然需要她，这可让她松了一口气。

这样不可告人的情况帕格已经知道了，而他仍然少不了她。但是，柯比又怎么样呢？在滚滚的蒸汽中，只见他大衣也没穿，帽子也不戴，只顾撒开他的长腿，三脚两步顺着站台走过来，罗达只消朝他望一眼，就知道这个男人也是少不了她的。她这样不顾前后地豁出去，结果却很好。天下的事怎么能说得准呢！她站在那儿等待着，伸出了戴着灰色手套的双手，睁大着一双发亮的眼睛。他们并没接吻，他们从来没在公开的场合接过吻。

“巴穆，大衣也不穿一件？户外是冰天雪地啊。”

“我在芝加哥穿上了长秋裤。”

她朝他淘气而亲密地瞟了一眼：“长秋裤！有点儿麦金莱总统[(2)]的味道，亲爱的。”

他们俩并肩走出旅客摩肩接踵的终点站，只听得广播喇叭中客车班次的报道和宾·克劳斯贝的高歌声，闹成一片。他们走出车站，外面是点点灯火的黑夜。柯比博士从漫天飞舞的雪片中望出去，说道：“好吧，好吧！国会大厦的圆顶没有照明，准是真的在打仗啦。”

“哦，还有各种各样的仗在打呢。铺子里的东西已经紧张了，还有那价钱！”她抱住他的手臂，她的动作灵活而快乐，“我是一个非常不爱国的囤积者，亲爱的。你厌恶我吗？昨天我买了两打长筒丝袜。比起三星期前，价格涨了一倍。我把两家商店中我的尺码的丝袜全买来了！听

说丝绸全拿去做降落伞了，要不了多久，哪怕能买到尼龙袜子也算是运气了。哼！尼龙！尼龙袜子在脚脖子上会鼓起来，贴在肉上黏糊糊的。”

“帕格那儿又有消息了吗？”

“再没有一言半句了。”

“罗达，西海岸那边大家都在传说，我们在珍珠港的战列舰全都给炸沉了，‘加利福尼亚’号也在内。”

“我也听说了，帕格的来信中也有点儿这种味道。真泄气。但是，如果真有其事，那他会另有重用的。这是势所必然的。”

他们来到黑沉沉的停车场，柯比把他的手提箱往罗达的汽车里一扔。两人一钻进汽车就接起吻来，低声地说些亲热的话，他的双手溜进了她的衣服里面，不过时间不长。罗达坐起身，开亮灯，发动了引擎。

“哦，听说了吗，梅德琳来了，亲爱的。”

“梅德琳？真的？来了多久啦？”

“今天下午，她闯到我这儿来了。”

“她要住下去吗？”

“谁知道？她咕哝着说要去当个海军助理护士。”

“她的广播工作怎么啦？”

“我看她要不干了——嘿，真该死，你这白痴！”一辆红色别克汽车突然从她前面的路边蹿出来，她不得不马上刹车，拼命转动方向盘，把车子让到一边。“说真的，现在这世道，只要有钱，白痴也能买汽车！真把人气坏了。”

这种发脾气、破口骂人的事，罗达是常有的，她的丈夫甚至都不拿它当回事，但巴穆·柯比是第一遭碰到，他听了觉得有些刺耳。“呃，在

战时，市面倒好起来了，沾光的人也多了，罗达。如今好事不多见，这正好算是一桩吧。”

“也许是吧。我只知道华盛顿变得住不下去了，”她的声调还是那样尖锐、生硬，“给那些肮脏的、到处乱闯的外地人闹得乱成一片。”

柯比没接嘴，他在心里盘算着梅德琳在家的那个消息。罗达肯到他的公寓去吗？她不大肯去，大楼里她有许多熟人。看来这次小别重逢只落得兴趣索然了——至少今天晚上是这样。他的情妇是一个有子女的妈妈，他只能迁就一些。

真实的情况是，罗达就是想借梅德琳的突然回家来帮助她度过这处境困难的一夜。梅德琳在家里真是一件巧事，她趁势可以把怎样对付的问题、某些良心上的问题搁一搁。譬如说，她已经写信给帕格，要仍旧跟他做夫妻，那么她该不该还和巴穆睡觉呢？左右为难的罗达的一个办法是：“如果可能，先不要干出什么来。”现在有她的女儿在家，不要干出什么来倒是很容易。她轻描淡写地提起梅德琳在家，表面上很随便，内心却十分紧张，不知道柯比对此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这也使她方才对那辆别克发了一通小脾气。她天生脾气不好，但是在柯比面前发脾气，以前是不能想象的，逢到要发作的当口儿，她就咬住自己的舌尖，硬是把火气压下去，让脸上保持着笑容，说话的声音仍是甜腻腻的。看到他的反应和帕格一模一样，她感到又好玩儿又松了一口气，他只劝说了一句，就再不说什么了。他也同样是好打发的。

他们的车子沿着草坪那一边开过已熄了灯的白宫，草坪上有一株圣诞树，四周围着一群看热闹的人。“我想你大概知道丘吉尔正在白宫里吧，”她高高兴兴地说，感到沉默的时间未免太长了，“丘吉尔本人来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呀，亲爱的！”

“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真的。”他回答道，心里十分不得劲。

像大多数俏丽的姑娘一样，梅德琳·亨利有一个赶都赶不走的追求

者。她曾经有短短一段时间爱上了海军学院学员西蒙·安德森，那是在她生平第一次应邀参加的海军学院舞会上。只见他穿着一身白色制服，十分合身，伦巴舞又跳得那么出色，她不由得对他有了情意。而他呢，也爱上了她，神魂颠倒、疯疯癫癫地围着这个亨利家的漂亮姑娘转，送给她好些糟糕透顶的情诗。他一毕业，就去向她求婚，只不过是讨个没趣罢了，她还没满十七岁呢。这么年轻脚底下就匍匐着一个被生擒活捉的俘虏，梅德琳那股得意劲儿也就别提啦，她自然当面拒绝了他。

不管做了人家的俘虏没有，西蒙·安德森都是一个死乞白赖的家伙。五年过去了，他还在那儿追求梅德琳·亨利。今天晚上，他跟她在一起。那天下午，她从纽约打了个电话给他，他得了她一声召唤，特地请了个假。在海军学院，他是一个物理考试得奖的优秀生；现在他是安德森上尉了，在军械局服役，研究怎样彻底改进高射炮弹导火线的性能，这是一个保密项目。但是，对于梅德琳来说，西姆[3]依然是一个死心塌地的追求者，哪天晚上要他来填补空当，总是一声呼唤，随叫随到。有时候她的自我主义缺少一点儿刺激时，就需要他来鼓鼓气。安德森接受他这种屈辱的地位，甘心受她的践踏，眼巴巴地等待他的机会。

罗达带着柯比博士回到狐狸厅路的住宅，只见他们俩正在宽敞的起居室里，在木柴烧的炉火前喝酒。罗达走进厨房去了。柯比接过一大杯加苏打水的白兰地，在熊熊的炉火前伸直了腿，因为尽管穿着长秋裤，腿还是感到冷。梅德琳那股风骚劲儿叫他吃了一惊，她那身红羊毛衣服的领子开得很低，穿着丝袜的双腿搁了起来，露出了膝盖，她的眼睛里还闪露出一种调皮捣蛋的神气。“啊，柯比博士，你正是我想要谈话的人。”

“非常高兴。要谈什么呢？”

当然，梅德琳做梦也想不到她母亲和柯比之间除了长辈间的情谊外，还有其他什么关系。罗达的教会活动一如往常，她那正派的谈吐举止也一点儿没变。柯比看起来是一个规规矩矩的老先生，只能从他的眼

神里多少看出他对女人是感兴趣的，在二三十年前，也许那种眼神能把人迷住呢。

“哦，我们刚才谈的话真是疯狂！我给弄得晕头转向了。西姆说，已经有可能制造出放射性炸弹，把世界炸个精光。”

安德森说得非常干脆：“我说的是可以设想。”

柯比谨慎地看了安德森一眼。这个金发碧眼、中等身材的上尉外表上看来跟其他下级海军军官一样：年轻、轮廓分明、没有特点。“你是物理学家吗，上尉？”

“这是我在学院里主修的科目，先生。毕业后，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我是这一专业的合格的军官。”

“你现在在哪一工作岗位上？”

安德森坐直了身子，像在回答口试问题似的毫不含糊地说：“军械局试验场，先生。”

“我手下有一个从加州理工学院来的电气工程师。你打算怎样着手制造这种可怕的炸弹呢？”

“哦，先生——”他看了梅德琳一眼，“这需要一种新技术。这你当然是知道的。我刚才说的只是在这方面，很可能德国人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他们的技术真了不起，是他们首先发现的，何况他们又有强烈的军事上的动机。”

“如果我真相信这类话，乖乖，那不是要叫我吓得目瞪口呆吗？”梅德琳嚷道，“想想看！希特勒光为了显显他的威力，拿出一颗这种东西来扔在北极，把那儿的冰山融化掉一半，使黑夜的天空照得通亮，连赤道上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呀？”

“问得好，”柯比黯然地搭腔道，“我回答不出。你准备在华盛顿待多久，梅德琳？”

“我也许要在这儿待下去了。”

柯比看到安德森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啊，你不想干电台这行了？”他刚说到这里，罗达走进来了，灰色绸衣上系着一条有褶边的围裙。

“我还说不准。这工作越来越叫人受不了——老是那种白痴般的自得其乐，老是那种讨厌的商业广告——不管打仗也好，不打仗也好，只不过是嘴面上的爱国文章。嘿，就在昨天晚上的节目中，有一个写歌曲的，唱起他那新出笼的战争小调来：‘我要去找个老兄，长着一张黄面孔，先打得他红又白，再打得他青又肿！’多叫人讨厌啊！”

安德森那张一本正经的脸上绽出一个孩子气的笑容：“你在哄人，梅蒂[(4)]。”

她的母亲问道：“呃，怎么回事，心肝儿？你已经辞职不干了吗？”

“我正在盘算着拿个主意。至于说到休·克里弗兰，那个自私自利得要命的人，我就是在给他干活儿——妈妈，你以为他在为战争出什么力？哼，他给他的老婆买了一件貂皮大衣，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还陪她到棕榈泉去玩呢。把电台的节目塞给了我，只留一个不开口的丑角，叫作莱斯特·奥谢的，去接待业余的表演者。天哪，那是一件什么样的大衣哪，妈妈！那领子，那袖口，大极了，全都是纯貂皮的，一直挂到腿肚子上。我说，在战争时期，买这样一件大衣，穿这样一件大衣，那真是太粗俗了。我感到厌烦透了，就回家来了。我自己也要度假期呢。”

梅德琳曾气呼呼地告诉罗达，克里弗兰太太毫无来由地怀疑她和克里弗兰有什么关系。做母亲的现在对梅德琳的行动听出一点儿苗头来了。“梅德琳，心肝儿，你这样一走了之，对工作是不是不负责呢？”

“干吗不走？他不是站起身来就走了吗？”她跳起身来，“来，西姆，请我去吃饭吧。”

“你们俩不在家里吃吗，心肝儿？这儿吃的东西多着哪。”

梅德琳看了柯比一眼，这带着嘲笑的眼光使他感到了自己的年岁，那分明是说，她才不想在家吃饭呢。

“我们只是赶着在电影放映前去吃一顿快餐罢了，妈妈，多谢啦。”

罗达照顾她的情夫，就像照顾她的丈夫那样，让他喝得好，吃得高兴。她给他端来一盘烧得极可口的羊肉米饭，再加上一瓶好酒。她还给他做了热腾腾的碎肉馅饼，浓浓地煮了一壶他喜欢喝的意大利咖啡。他们把咖啡带进起居室，在壁炉边坐下来。柯比把一双长腿懒洋洋地搁在沙发上，拿起一杯咖啡，对她和悦地微笑着，心里洋溢着一股温暖的幸福感。

时机到了，罗达心里想，于是她硬着头皮走钢丝了。“巴穆，我有话跟你说。大约一个月前，我写信给帕格，要求离婚。”

他的笑容消失了，他那浓眉毛聚拢了。他放下咖啡杯，坐直了身子。虽说这是一种泄气的表示，罗达却并不感到意外。他原本可能听了会表现出喜悦的。她保持着很好的平衡，在钢丝上轻快地走过去。“现在，亲爱的，听着，你像空气一样自由。记住这个！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再结一次婚，我心里乱得很。你知道，我原以为他会叫我到檀香山去安家的。我就是舍不得离开你。所以，我写了那封信，反正已经摊牌了。”

“你向他提出的是什么理由，罗达？”

“我就是说我们经常见面，我已沉溺在爱河里没法儿自拔了，我不把这事告诉他，就对不起他了。”

他慢慢地、沉重地摇摇头：“时间选得真糟。”

“我同意。我可没先见之明呀，亲爱的。我怎么会知道日本马上就要轰炸珍珠港呢。”

“他的回信来了没有？”

“来了。真是一封动人的、使人心碎的信。”

“让我看看。”

她到卧室去拿信。

柯比将紧握着的双手夹在两膝中间，呆呆地望着炉火。他立即想到再次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在目前的情况下，看来这是势在必行的。不过，如果现在娶罗达·亨利的话，那情况就跟他在旅馆里所幻想的不一样了。他正处在不得不做出决定的位置。柯比忽然觉得，事情这样发展，是对方的一种策略。他不是一个好打发的人，他懂得运用策略，而且根据原则，他是不肯让人用策略把他打败的。

他心里不禁又想起了战争。话又要说回来，他比起他所瞧不起的那些欢度节日的人，又好得了多少呢？吃饱了羊肉米饭、碎肉馅饼，喝够了酒，一心想和别人的老婆睡觉，也许还打算趁着那男人在前线杀敌的时候，干脆把他的老婆偷走，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缺德、更自私的吗？他这会儿原本该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写一份明天和万尼瓦尔·布什[(5)]会面时用的报告……

这时候，罗达正在自己的卧室里重读丈夫的来信，她好像是用那位工程师的眼睛来读的。在那一会儿里，她看到自己只是一个穿得花花绿绿、浅薄庸俗的女人，不配得到她丈夫或情夫的爱。她盘算着最好用什么托词不让柯比看到这封信。可是整个晚上，她从他的眼色中看出他有求欢的意思，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其他的就顾不上了。她把信带进起居室，只见他正弓着背，坐在那儿拨炉火。他读了信，又仔细看了娜塔丽和路易斯的照片（照片已经有些破损了），然后一言不发地把信交还给她。他把头靠在沙发背上，擦擦眼睛。

“怎么啦，亲爱的？”

“哦，没什么。今天晚上我还有篇报告要写。”

“这真是尴尬，是吗？我是说梅德琳回家来了和这类事。”

巴穆·柯比做了个苦脸，把一只肩膀耸了一下，说道："没什么关系，真的。"

这句话多叫人寒心啊，罗达近来才感到对这个男人有把握了，这一下子可全吹啦。"巴穆，"她的声音里充满着感情，"带我到你的公寓去吧。"

他的眼皮本来耷拉着，她这么一说，他的两眼顿时放出了光彩。"什么？你要我带你去吗？"

"你没想到吗，你这个傻瓜？"他们俩对了对眼光，火热的情意从罗达的脸上显露出来，一抹淡淡的微笑使她那好看的薄嘴唇形成一条曲线，"你不想吗？"

罗达回到家里时已是一点钟光景，起居室里没有灯光，梅德琳也不在她的卧室里。她已在柯比的公寓里洗过澡了，如今就换上一件便服，走下楼来。这样心急地穿衣脱衣，她不禁感到有些好笑。除了这一点以外，她的确觉得非常舒坦——周身有一种暖洋洋的余温，她的心境又恢复了平静。在寻欢作乐一番之后，柯比果然提出要她嫁给他。她坚决拒绝了他。她对他说，这种不得已表态的求婚，她不加考虑。回答得真出色！他真是心花怒放，他本来尽责任的表态，现在成为咧嘴一笑和一次紧紧的拥抱。

"那么，这阵子，罗达，我们还要——呃，继续见面吧？"

"亲爱的，要是你把这回事叫作'见面'，那很好，没有第二句话。今天晚上，我就非常高兴跟你'见了面'。你的眼光真凶。"罗达跟柯比说这类俏皮的粗话，觉得很得劲，她跟维克多·亨利在一起的时候，难得开这类玩笑。她这话让柯比一下子笑了起来，笑得那样粗俗，把牙齿、牙龈都露了出来。后来过了一会儿，她要走了，他不假思索地问道："什么时候我能再跟你'见面'呢？"引得两人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她向暗红的余烬上加了几块木柴，给自己调了一杯酒，又把帕格的回信读了一遍。由于柯比方才向她求了婚，这封信给她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她已是有了两个孙儿的奶奶了，而现在有两个出色的男人争着爱她、要她！自从她情窦初开，电话铃声一次次响起来，请她去跳舞，她接连拒绝了两个男孩子，料想还有第三个她更中意的人会打电话来邀请她——自从那时以来，她还不曾对自己的吸引力这样得意过。

她心里正在思量着这些事，电话铃响起来了，把她吓了一跳。原来是长途电话，从棕榈泉打来的，要梅德琳·亨利听电话。

“她不在，我是她母亲。”

罗达清清楚楚地听到是克里弗兰的声音。“接线员！接线员！我要跟对方通话……喂，亨利夫人吗？对不起，打扰你了。”那大大有名的、丰满而低沉的声音送进了她的耳里，“梅蒂真的在华盛顿吗？”

“是呀，但是今天晚上她出去应酬了。”

“听着，她是不是一心一意想当助理护士？我是说，爱国心我是完全拥护的，亨利夫人，可这个念头是要叫人笑话的。助理护士嘛，哪个黑鬼小丫头不能当啊！”

“跟您说实话，克里弗兰先生，我很钦佩她，现在正在打仗呀。”

“这我懂得。”克里弗兰叹了一大口气，“可是‘快乐时光’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也是为战争出了大力呀，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真该看看我办公室里挂在镜框里的那些海陆军将领的来信！”电话里的声音越发热情亲密了，“罗达——要是我可以这样冒昧称呼你——两个儿子，一个丈夫，都打仗去了，你做出的牺牲难道还不够大吗？假使他们把她送到海外去呢？那么在打完仗之前，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梅德琳不赞成你在这个时候出门去休假，克里弗兰先生。她认为你对战争漠不关心，她还说了关于什么貂皮的一些话。”

“哦，天哪！她怎么说到貂皮了？”

“说到你太太的貂皮大衣来着，我相信。”

克里弗兰低声地叹了一口气，说：“天哪，如果不是为了这件事，还有另一件事。她管后台的工作，罗达。我走开一星期还不打紧，她可是不行啊。我们得训练一个人来随时替代她。等她回来了，请她跟我通个电话。”

“也许那时候我已经睡了，我给她留张条子吧。”

“谢谢，用唇膏写在她的镜子上吧。”这话让罗达笑了出来，“我不是在哄骗你，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跟她说话。”

罗达在炉火边刚喝完酒，就听到梅德琳在过道里跟西姆·安德森说再会。梅德琳得意扬扬地大踏步走了进来，说：“嘿，妈妈，临睡前喝杯酒？我想陪你喝一杯。”

“心肝儿，休·克里弗兰打过电话了。”

女儿停住脚步，皱皱眉头：“什么时候？”

“刚打来。他在棕榈泉的电话号码在放电话机的桌子上。”

梅德琳把鼻子朝天一翘，活像小姑娘的样子。她在逐渐熄灭的炉火边坐下来，捡起放在她父亲的信旁的那张快照。“乖乖，勃拉尼的娃娃？可怜的娜塔丽！从照片上看，她胖得像头母牛了。妈妈，你能打听到他们的消息吗？”

“她的母亲给国务院写过信。从那以后，我没接到过她的来信。”

“反正这真是一段奇怪的姻缘。大多数婚姻看来都是意想不到的。拿克莱尔·克里弗兰来说吧，她没有时时刻刻跟休打成一片，这使她那股酸劲儿像疯了一般。我写了一封傻里傻气的信给爸爸，他在信中提到了没有？”

“只是顺便带了一句。”

“他怎么说的？”

罗达翻看那三张信笺。“在这儿呢。短短几句话。‘梅德琳出了什么事，我不太清楚。对她的事，我感到有些厌烦，所以不打算多谈了。如果那家伙准备跟她结婚，把乱子收拾干净，那就再好不过。不然的话，我一定要唯他是问。’”

“天哪，多可怜的爸爸呀！”梅德琳把一只小拳头在沙发上嘭地敲了一下，“她当然不会跟休离婚！我真不该写那封信。我只是心里一阵慌张，因为我万万想不到她会提出控诉。”

“再给他写封信，心肝儿。跟他说，上次写的全是废话。”

“我想写。”梅德琳站起身来，打了个大哈欠，“西姆倒多少有点儿亲热劲儿，你知道那样低头伏小吧？那样百依百顺！就算我要他把自己的头割下来，他也会去拿把斧子照着我的话做。可说实话，叫人腻烦。”

“去给克里弗兰先生打个电话吧，梅德琳。”

女儿走出去了。后来休·克里弗兰又打电话来了，铃声响了好一阵，结果还是罗达去接。她到女儿房中，隔着浴室的门，夹杂着水龙头哗哗的放水声，叫她去听电话。

“天哪，他到底有什么事呀？”梅德琳叫道，“我不要人来打扰我。告诉他，我正泡在肥皂水里。”

克里弗兰说，他可以等到梅德琳把身子擦干。

“哦，上帝！对他说，我喜欢在上床前在浴缸里泡半个小时。真是岂有此理，在凌晨两点半钟跟我纠缠不清！”

“梅德琳，我不乐意再隔着门像白痴似的大喊大叫了，你擦干身子出来吧。”

“我才不呢。如果这不称他的心，告诉他我不干了，那他不如找根绳子上吊去吧。”

“喂？克里弗兰先生吗？还是等早晨再说吧，她这会儿情绪实在很坏哪。”

“他早晨再跟你通电话。”她好声好气地说，她那种哄人的、平稳的声调表示梅德琳取得了胜利。

“管他呢。”梅德琳也有腔有调地回答。

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罗达在黑暗中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于是她起身拿了一本信笺和一支笔，在床上坐起来。

最亲爱的帕格：

我能写上四十张信笺，表达我对你的感情、对我们俩共同生活的感情，以及我读了你的那封了不起的信之后是怎样想的。可是，我要把这信写得短些。有一件事我是说得准的，现在你忙得要命！

第一件事，梅德琳。说来话长，主要的一点是她受到人家彻头彻尾的诬告，并被人家彻头彻尾的卑鄙威胁吓坏了。我有把握说，她没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她是清白的。她回家来和我一起过圣诞节，所以我并不感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得说，她已长成一个顶呱呱的纽约姑娘了。信不信由你，西姆·安德森还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地献殷勤呢！今天晚上，他带她出去玩了。她是能够拿稳主意并应付得了种种情况的，你不必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

如果你能不再为女儿操心，那么在今后几个月里，也请不必为我操心吧，就把我看作一个留在后方家里的小老太太好了。你有一场仗要打。我在上一封信中说的话仍然算数，可是我们信札往返的时间长得真可怕，我们没法儿靠这种方式来解决什么问题。我是一个过来人，我不会做出什么顾前不顾后的事来。等你从前方回来，

我会像一个海军人员的好妻子那样，在这狐狸厅路的宅子里等着你，穿着我最漂亮的衣裳，准备好满满一壶马提尼酒。

你说你愿意忘掉我那封信，与我和好如初，我读到这里，哭起来了。真不愧为你，你那样宽宏大量，真让人受之有愧。我们俩都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是一个女学生”了，这话是不错的，我也确实经历了中年妇女的所谓“热情冲动”。我正在尽我的力把我自己“理出个头绪”来，从头到脚。你愿意宽恕我——那是别人简直无法想象的，因为他们不像我那样深切地了解你。请相信我，读了你的那封信之后，我从来没那样敬你、爱你，从来没那样为你自豪。

娜塔丽和她的娃娃至今不知下落，是吗？这儿没有一点儿消息。拜伦的点滴情况也请告诉我。向华伦、杰妮丝和小维克问好。

当然，还有你，永远惦着你。

罗

写好了这封信，信里的每一句都是她的真心话，罗达就熄了灯，像一个问心无愧的人那样睡熟了。

---

(1) 宾·克劳斯贝（1904—1977），美国歌手，专唱流行歌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唱的《白色圣诞节》风靡一时。他还录了不少传统的圣诞颂歌，1944年，因主演影片《与我同行》而获奥斯卡金像奖。

(2) 麦金莱（1843—1901），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

(3) 西蒙的昵称。

(4) 梅德琳的昵称。

(5) 万尼瓦尔·布什（1890—1974），美国著名电气工程师。

第九章

有人在砰砰地敲门。

帕米拉一边急忙奔出去开门，一边摸索着把一件长睡衣披在身上。古老的莱佛士旅馆的寝室地板震得直摇动。

“是谁？”

“菲尔·鲁尔。”

她打开房门，吓了一大跳。

她上次看到他是在日本发动进攻后的第二天早晨，当时他穿着一身丛林战的军装，慷慨激昂地正要驾着一架租来的私人飞机到前线去。鲁尔是一个飞行员，为了搜求战场上的事迹，他肯豁出去蛮干。当初西班牙内战期间，他那些凭着一股疯劲儿驾着飞机去和敌机搏斗的故事让她听得入了迷。他那些富于浪漫气息的奇谈，添上马克思主义的辞藻，使她想起马尔罗[1]。这会儿他却浑身湿透，头发一绺绺地垂下来，没有刮过的脸十分憔悴，两眼陷了下去，一只包扎着绷带的手红肿得可怕。他身边还有一个人，只见他个子矮小，相貌严厉，铁灰的头发，也是浑身湿透。他是一个陆军军官，手里拿着一根湿淋淋的轻便手杖，在拍打着自己的掌心。

“我的天哪，菲尔！进来吧。”

“这位是登顿·谢普少校。”

塔茨伯利穿着一套松垂的黄色绸睡衣，从他的卧室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老天，菲尔，你掉到河里啦。”他打着哈欠道。

“外面在下大暴雨。能给我们一些白兰地吗？槟榔屿已经失陷了，我们刚从那里来。”

“我的上帝，槟榔屿？没有的事。”

“丢了，我跟你说。丢了。”

“他们已经向南推进到这么远了吗？呃，那座岛屿像城堡一样坚固呢！”

“过去是这样。整个马来亚都快失陷了。这是一场溃败，你广播的新闻都是可耻的谎言。老天爷啊，你干吗要去奉承那些谎报战果、一无所能的孬种呢？他们把这场戏弄糟了，说不定还要把一个帝国也断送了——这倒不是说这个帝国值得挽救。”

“我报道的都是真相，菲尔，”塔茨伯利给两个人递了两杯白兰地，面孔涨得红红的，“我说出了我所能打听到的。”

“胡说八道。还不是《统治吧，不列颠尼亚》[(2)]那一大套好听的劳什子。马来亚已经丢了，丢了！”

“我说，这白兰地倒呱呱叫！”少校的嗓音又高又甜，简直像女孩子的声线，真叫人吃惊，“别理睬菲尔，他受了惊吓啦。他从没吃过这样的败仗。马来亚并没失掉，我们还是能够打败这帮小杂种的。”

“登顿在多比将军的参谋部工作，”鲁尔用嘶哑的声音对塔茨伯利说，“我并不同意他，但是听听他怎么说吧，他会给你提供一点儿可以广播的东西。”

帕米拉回到她的房里披上一件浴衣，免得菲尔·鲁尔老是瞪着眼盯着她那薄薄的绸睡衣里的乳房和大腿。

塔茨伯利把酒杯重新斟满时，谢普尖着嗓子问道：“你手边有马来亚的地图吗？”

“这儿就是。”塔茨伯利走到屋子中央，把柳条桌上面的一盏吊灯开亮了。

谢普把他的轻便手杖当作指示棒在地图上比画着，说明这次战役完

全是早就预料到的。他本人就在多比将军的参谋部制订演习方案时出过一份力。许多年以前，他们就预测日军进犯时可能登陆的地点，以及他们将怎样进军，多比甚至在季风期间布置了一场模拟进攻，来证明它是行得通的。但是，目前马来亚的司令部中似乎谁都不知道多比所做的研究工作。在晚上袭来的一场暴风雨中，北部的印度军和英军猝不及防地被日本人建立起滩头堡，防守部队溃不成军，败退下来。日军的进攻势如破竹，英军建立在日得拉周围、配备着充分给养的第二道防线，原来以为可以坚守一个月，却在几个钟点里失陷了。从此，英军节节败退，根本没有一个作战计划。

再说，英军分散在半岛上——谢普用他的手杖这儿指指、那儿点点——兵力单薄，而要保护的各机场的地点，皇家空军又选择得那样愚蠢，事先也不跟陆军磋商一下。他们没有办法协调作战，保卫机场。有几个机场已经失陷了。这样，日军就夺得了制空权。更糟的是，日军拥有坦克，在马来亚，英国一辆坦克也没有。伦敦的陆军部做出过这样的决断：在丛林战中，坦克没用。可惜的是，谢普用枯燥的、从鼻腔里发出来的高音调说，日军并未获悉这一真知灼见。尽管他们的坦克不是很好，但一路上横冲直撞，没遭到任何抵抗，亚洲人的部队望风而逃。在新加坡，防坦克的障碍物高高地堆积着，可就是没有人把它们放到应该放的位置上。

尽管吃了败仗，英国的防守力量还是占据着优势，谢普坚持说。登陆的日军有三个师。英军可以调集五个师的兵力，空中的和地面的援军还在源源而来。日军对于丛林战是训练有素的——轻装便服，能拿果子和野生植物的根充饥，配备了几千辆自行车，一旦占领了公路，就可以迅速前进——但是日军在太平洋全线出击，很可能这支登陆军队的给养和弹药全是它自己带来的或抢到手的。如果守军实行焦土政策，跟侵略军拖下去，迫使他们在南下的长长的路线上把粮食、燃料、弹药都消耗干净，等到弹尽粮绝，他们就只得停止前进，那时就可以一举把他们消灭掉。

谢普在地图上指出哪些地方早就应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多比将军当初打过报告，要求在和平时期就把它们建筑起来，可是什么也没有做——真是大错特错——不过还来得及。建筑工事所需要的物资，库房里有的是。一支两百万中国人和马来人（他们对日本人都又恨又怕）组成的劳动大军，随时可以召集。他们能在一星期或十天之内把工事筑起来。他们需要筑两条十分坚固的防线，紧贴着城市：一条在海峡对面的柔佛州；另一条就沿着新加坡岛本身的北岸，包括水下障碍物、输油管、探照灯、碉堡、带刺的铁丝网、机枪掩体……

“可是那儿的工事已经筑好了啊，”塔茨伯利打断他的话说，“北岸早就固若金汤了。”

“你错了，”谢普回答道，他那奇特的姑娘般的细嗓子因为喝了白兰地而变粗了，“这座岛的北岸除了沼泽地之外，再没别的什么了。”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瞪大了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亲眼看见那儿有很结实的防御工事。”

“你看到的是基地的外墙，这道墙可以挡住那些爱管闲事的人。这不是一个可以防守的基地。”

“你这话是不是说英国广播公司听信了谎言，受了新加坡最高当局的蒙骗呢？”

“啊，我的好朋友，英国广播公司是一个宣传渠道。人家利用你。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我希望你有什么办法叫马来亚司令部动起来。”谢普似笑非笑地在手掌上轻叩着手杖，“菲尔说你是一个刚强勇敢的人，还说了这一类夸奖的话。帝国在摇摇欲坠，塔茨伯利。那不是报纸上的宣传，那是军事上的事实。”

塔茨伯利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沉静的、具有强烈说服力而身上湿淋淋的军官。“好吧。早上九点钟左右，你能再到这儿来一次吗？”他激动地在室内一瘸一拐地走着，“我准备通宵把这篇报道赶出来，然后我要你

把稿子核实一下。”

“当真吗？九点钟？太好啦！我乐于帮忙。”

“可是你必须掩护登顿，”鲁尔插进来说，“哪怕人家用烧红的夹钳钳出你的鸟丸。”

谢普走了。鲁尔问是否可以让他留下来在扶手椅上打个盹儿，他准备天一亮就上医院。

“听着，把湿衣服脱掉，挂起来。你去洗个澡，”塔茨伯利说，“我屋子里有一张空床，洗过澡就去睡吧。”

“那太感谢啦！我浑身都发臭啦。在日得拉，我们步行着从泥水塘里穿过去。我从自己身上拉掉四十条水蛭，这些小小的怕人的脏东西！”

“你手上怎么啦？”帕米拉问，“看起来很吓人。”

“唉，那是在日得拉被一个白痴般的军医用柳叶刀弄成这样的。”鲁尔可怜巴巴地、担心地往自己的手望了一眼，“但愿别让我丢了这只手才好。也许已经有点儿血液中毒了，帕姆，我全身都在发抖呢。”

帕米拉笑了笑。尽管鲁尔天不怕地不怕，但这个人一向是疑神疑鬼的，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塔茨伯利问道：“你的飞机呢，菲尔？”

“在马六甲飞机场，我们在那儿搭上一辆军用卡车，他们不肯给我的飞机添汽油。登顿和我是从槟榔屿飞到那儿的。在槟榔屿，我们还得守住飞机，赶开那些人，韬基，我是指白种人。事实上，是陆军部队的军官！”

帕米拉在浴盆里放了水，给他放上干净毛巾，可是一看，他已经和衣睡熟了。她脱下了他的靴子和他外面的制服（制服散发出沼泽地的臭气），替他把蚊帐在四边塞好。她翻动他的身子的时候，他还说着梦话呢。

她突然想起了往事。到目前为止，在新加坡，他一直是她过去的情人：上了些年纪，喜欢油腔滑调地调情，令人讨厌。可是眼前这个精疲力竭、头发蓬乱的白皮肤大个子，穿着湿漉漉的汗衫小裤，一无遮掩，睡在那儿，更像是当年在巴黎时的菲尔·鲁尔。娶了一个俄国老婆，还有其他一切，都说明他至少是不同寻常的！在巴黎的时候，他——不修边幅，真叫人感到寒碜——总是使人觉得很有趣。

“在闹什么呀，帕米拉？”塔茨伯利叫道，“坐到打字机旁边来，咱们干活儿吧。”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踱来踱去，挥动着双臂，口述了一篇广播稿——《和一个失败主义者的对话》。他这样报道：在高尔夫球俱乐部里，他曾经跟一个已退役的陆军上校谈过一次话，这个陆军上校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老顽固。登顿·谢普的看法结果从这个吹毛求疵的老头儿的嘴里讲出来了。塔茨伯利指出，失败主义往往会唤起这类噩梦，而这篇报道也显示了新加坡防守者具有人性的一面。作者本人表示，他深信固定防线是存在的，边战边退的行动完全是按照计划执行的，新加坡岛的北岸已经布置好了圈套，刀枪林立，将是来犯者的葬身之地。以上这段小插曲无非证明在新加坡要塞仍然享有言论自由，“民主”在马来亚仍保持着自信云云。

他口述完毕之后，帕米拉拉开灯火管制用的窗帘。东方已经露出了鱼白色，雨仍然下得很猛。

“很有策略，是不是？”她爸爸看到她并不对这篇文章表示意见，就这样问道，“把情况捅出去了，可是叫他们没法儿找我的碴儿。”

她揉揉眼睛，说道：“这篇东西一拿出去，你就永远也脱不了身啦。”

“我们走着瞧吧。这会儿我得抓紧时间睡一小时觉。”

谢普少校打扮得整洁多了，戴着一顶编织着木髓的钢盔，正好在九点到来。他用铅笔在打字稿上匆匆地做了几处小修改，尖着嗓子嚷道："我说，你的记忆力真强，没说的，塔茨伯利。"

"干这一行不是一年两年了。"

"很好，这是一篇呱呱叫的报道，写得太妙了。祝贺你！希望能产生影响。我将在北部收听它的广播。菲尔陪着我到这儿来，太让我高兴了。"

帕米拉把稿子送到新闻检查官办公室，就上街买东西去了。只见铺子里挤满了进进出出的顾客，这些铺子多半是中国人开设的，日常用品的备货仍然十分充足，价格比伦敦低廉多了——妇女的绸内衣啊，首饰啊，精美的食品啊，酒啊，小山羊皮手套啊，以及雅致的鞋子和钱包等。可是现在几乎家家铺子都挂着同样的布告，上面是用印刷体新近写成的红色字样，有些像出于东南亚人的手笔："一律现金交易，概不赊账。"

"你回来了吗，帕姆？"塔茨伯利听到她正把买来的东西扔在放地图的桌上，喊道。

"是我。有消息吗？"

"有啊，政府办公厅把我叫去了。"他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刚剃了胡子，脸上红光光的，穿着一身白亚麻布衣裤，帽子歪戴着，像个浪荡子，眼睛里露出两道凶光，"柏林老文章又来啦！"

"菲尔到底醒了没有？"

"早就醒了，他在你的卧室里留下一张便条。再会吧！"

鲁尔写的是孩子般的印刷体："亲人，我用左手写印刷体，出于无奈，祈谅。多承关怀，罩以蚊帐。往事历历，我情不自禁，致使尊体不得不披上浴衣，甚以为歉。我的手疼痛异常。祝好，马尔罗。"

她把便条扔进纸篓，倒在榻上就睡熟了。电话铃声把她吵醒了，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喂，帕姆？”塔茨伯利的声音听起来又兴奋又轻快，“给我收拾一个旅行包，我要出门一个星期光景。”

“出门？到哪儿去？”

“这会儿还不能说。”

“我也要收拾吗？”

“不要。”

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只见他腋窝的汗水浸透了他的上衣，成了黑黑的两大摊。“旅行包在哪儿？”

“在你床上，都收拾好了。”

“让我来一杯烈性的杜松子酒。捅了马蜂窝啦，帕米拉。我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我的日子大大不好过了，亲爱的，”他慌忙脱下上装，解开领带，一屁股坐进扶手椅里，椅子发出嘎吱一声响，“比在柏林还要糟哪。老天，那篇稿子叫有些人心惊肉跳！总督和布鲁克-波帕姆正暴跳如雷呢。我受到了当地毫无道理的亏待，帕姆。这两位大老爷当真想要威吓我。该死的傻瓜，他们自己才是碰到了麻烦呢。可是，谁要叫他们从迷梦的世界中醒过来，他们就下定决心要掐死谁。到了该暴露真相的时刻了，帕姆，令人痛苦的、兆头不妙的真相。我看到的是弥漫在最上层的那片乌烟瘴气。啊，谢谢。”他把酒一口咽了下去。

“我该怎么办？跟你走吗？”

“不。布鲁克-波帕姆就要换班了。你要想办法去打听，要在本子上

记下来。我会赶回来收拾这场战斗，可是那篇稿子一定要广播出去。”

“韬基，澳大利亚也有新闻检查呀。”

“跟这儿不能比，那是不可能的。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自相矛盾！你可知道，他们先是说，他们已有了固定的防线，接着又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承认还没有那条防线，因为缺乏劳动力！关于谢普的设想——利用当地的劳动大军，他们称之为胡说八道的废话。马来亚的任务是赚钱，哪怕从橡胶园里或者从锡矿里抽调一个本地人，都会妨害备战的部署——要注意，说这些话的时候，每天都有矿山和种植园一个个落到日本人手里！再说，种植园主和矿山公司所付的工资，政府付不起。按照政府支付工资的标准征用劳动力，要跟陆军部信件往返三个月。这就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帕米拉。而这当口儿，槟榔屿失陷了，日军正气势汹汹地朝南进军！”

“新加坡早晚要失陷。”帕姆说。她茫然无绪，不知将来怎样从这地方脱身出去。

“要是当局采纳了谢普的意见，它就不会失陷。我一直替这个政府的自杀性骗局卖力，现在我可得将功赎罪啦。感谢上帝，菲尔把谢普带来看我——哈，这可来啦！”他向那响起铃声的电话扑去，“什么？什么？啊，干得漂亮！好极了，谢谢你——帕姆，他们办好啦！他们把一个可怜的美国商人在水上飞机上的位置挤掉了，我要上路啦。”

“这么说，圣诞节你要在澳大利亚过了。我呢，却要在这里过。”

“帕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战争呀。这次广播将会是一次历史性的广播。英国广播公司事后尽可以把我解雇，我并不怎么在乎。等这桩事干完了，这场风波平息了，我就回来，要不然你乘飞机到澳大利亚来。”塔茨伯利一边唠唠叨叨，一边忙着梳头发、整领带，奔过去拿旅行包，“真抱歉，我就这样溜了，好在也不过几天罢了。”

“可是，在这几天里，日本人会不会来呢？我心里就是在想这个问

题。”

“你想我会抛开你不管，让你自个儿去面对困难吗？日本人还在三百英里以外呢，一天不过推进几英里罢了。”

“得了，好吧。要是我有选择的机会，我可不愿让整排整排的淌着口水的东方人把我强奸啊。”

“听着，你觉得我亏待了你吗？”

“得了，韬基，你上路吧！祝你圣诞节快乐！”

“这才是我的好孩子。再会吧！”

谢普少校讲的是真实情况。新加坡要塞不过是一个幻象罢了，塔茨伯利父女刚来时就从飞机上看得一清二楚，并没有这样一个要塞。

帝国的消亡就像阴云密布的一天的消逝，看不到日落的景象。收音机里并没宣布它寿终正寝，读者也并没在早晨的报纸上读到它的噩耗。不列颠帝国在击退希特勒的这场伟大的却行动迟缓的斗争中，把自己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英国人民早就希望这个帝国快快完蛋，好推选出绥靖主义的领袖，大刀阔斧地削减军事预算。话虽然这样说，等到末日临头的时候，仍然让人受不了。幻想是镇痛剂，产生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这种幻想就是新加坡要塞。

说这话不是存心吓唬人。只要读一读丘吉尔的回忆录就再清楚不过了，就连他也当真以为新加坡是一座要塞呢。当地的所有人员——陆军军官、海军军官、殖民地行政长官，沿着这一庞大的指挥系统一直通上去——他们中哪一个也不曾向首相报告新加坡要塞并不存在。但英国人对“帝国的铜墙铁壁”的信仰是有感染力的——至少对欧洲人来说是如此。在日军发动进攻的好几个月之前，赫尔曼·戈林向一个来访的日本将军提出过警告，新加坡要塞能坚守一年又六个月。可是后来，正是这位将军[(3)]在七十天内攻克了新加坡。

这一幻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新加坡位于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之间的航道上，控制着主要的东方贸易航线。在那些虚度的绥靖主义年月里，好几百万英镑作为军事拨款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新加坡，这是因为日本的威胁早在预料之中。在二十世纪初，正是英国人自己帮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海军，英国造船厂捞到了好大一笔红利。古怪而封建的日本人很快就赶了上来，把沙皇俄国的海军打败了，博得英国报纸一片热烈的喝彩声。可是，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消散之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人料想到，也许正是这些古怪的日本人有朝一日会来跟大英帝国较量一下。于是，英国在新加坡建立了巨大的海军基地，拥有容纳、维修整个皇家舰队的能力。原来的计划是，如果日本蠢蠢欲动，那么主力舰队立即驶往新加坡，用威慑或者用武力不许它轻举妄动。如果偏偏在这当口儿德国人也出来捣乱，那就需要主力舰队留守本土，这一点似乎被忽略了。

因此，新加坡贮藏的粮食、燃料和军火足以抵挡七十天的围攻。在这七十天内，尽可以调集舰队赶到新加坡。它还筑有巨大的炮台，炮口对准海面，在援军赶到之前，可以抵挡日本舰队所发动的任何进攻。这一切都给人一种要塞的感觉。

可是，海洋并没像一条护城河那样把新加坡团团围住。敌人可以从北方沿着荒凉的马来半岛南下，跨过狭窄的柔佛海峡，走陆路来犯。决策者们认为，长达四百英里的热带丛林比设防的壁垒更加坚固。再说，他们觉得如果在岛屿北岸当真树立起一道壁垒，那岂不意味着害怕日本军也许有一天会从北方打过来，而英国军队会抵挡不住他们吗？大英帝国以无敌于天下的威望统治着亚洲，主力舰队七十天内就可赶到，还有什么紧迫的需要非采取这种屈辱的预防措施不可呢？这道壁垒终究没有建造。为了放心再放心，却把新加坡岛上的贮藏物资增加了一倍，足以维持一百四十天。

这就是“新加坡要塞”这个形象的由来。多年来的计划啊，不惜工本

的大笔拨款啊，用在报纸、杂志宣传上的已经成了河流的墨水啊，震天价响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辩论啊——这一切都助长了一个几乎传布到全世界的幻想，它进入了英国最高领导阶层的脑子里，也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新加坡已筑起了一座要塞。英国工人阶级的衣食、血肉都消耗在这二十英里见方的海军基地上了，那儿有世界上最大的船坞，有起重机，有机修车间，有各种各样的机器和配件，有讲究的住房和娱乐设施；还有足够的军火、粮食和石油，可以供整个舰队消耗几个月，这些物资都贮藏在沼泽地下面庞大的混凝土地下室里。它自成一格，就像马其诺防线那样，是工程上的奇迹，使人惊叹。

可是，直到二月份，最后一旅苏格兰军吹着风笛，跨过堤道撤退，炸药包把连接大陆的那个环洞炸出一个窟窿，大陆上的日本军正蜂拥而来。直到这最后一刻，新加坡的北岸始终没有设防——丘吉尔却始终以为那儿早已设防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以为“没有船底的战列舰休想下水”。

结果英国舰队根本没来，它在大西洋上、在地中海上、在本国的领海上跟德国海军厮杀都来不及呢。大量设备始终无人使用，直到日本陆军逼近到只有一英里了，英军才想尽办法把这些设备炸的炸、烧的烧。然而，基地陷入敌人之手时，还是相当完好，这是一个惊人的军事上的收获。丘吉尔却不顾一切，抱住七十天计划不放，哪怕已经到了七零八落的地步，也还是要试一试。他派遣“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前去支援，却只是叫它们葬身海底罢了。

马来亚还开辟了不少机场，配备了许多物资——就是没有飞机。英国皇家空军从没派大批飞机来过，它为了保卫英国上空，不让德国空军侵犯，损失了不少飞机，又运了几百架到苏联去，其中有好多从没起飞过，在运送的途中就被德国潜艇的鱼雷送到了海底。马来亚现有的少数飞机很快就被击落了。据说“用竹笋和宣纸”做成的日本飞机原来是零式飞机——当时，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日军夺取了那些出色的简

易机场，他们称之为“丘吉尔机场”，从这些给养充足的机场，他们的飞机配合陆军出击，迫使新加坡投降。

关于新加坡的记载，今天看来就是这样一笔糊涂账。美国国会调查了珍珠港事件，英国议会却没有调查新加坡问题。丘吉尔把全部过失承担下来，他的身子向下弯了一两英寸，但是继续战斗下去。

就连地名也都是稀里糊涂的一回事。“新加坡”说明什么呀？新加坡是指那座城市？新加坡是指那座岛屿？新加坡是指那个海军基地？新加坡是指那个“帝国的堡垒”？说穿了，“新加坡”只是一个起麻醉作用的神话，当白种人的欧洲那只紧紧攥着亚洲的手臂被锯掉时，它把痛苦变成一种迟钝的感觉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现，那没有被采用的多比将军的战略部署的确十分高明——原来侵略军开进新加坡时，当真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他们的人数大大少于当地的守军，差不多已经到了油干弹尽的地步。日军在发动最后一次攻击时，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把现存的燃料、弹药全部用光。新加坡的最高司令部垮台了，于是有色的马来人换来了有色的新主人。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在澳大利亚把他的稿子广播了，帕米拉在麦克马洪家的客舍里听到了这一广播。菲尔·鲁尔，一只胳臂裹着吊带，正在那里卧床养伤。他那只手又开了一次刀，他得休息一个星期。在正屋里，麦克马洪夫妇和他们请来吃饭的宾客并不想听她爸爸的广播。他们喝了大量“巴喜特”，吃了一顿有好几种美酒的丰盛晚餐之后，围着钢琴唱起圣诞颂歌来。茫茫的黑夜里，大雨哗哗地泼下来，附近红树林里的牛蛙发出一阵低沉的鼓噪，但是在小屋里的帕米拉还是隐隐约约听到了飘过来的歌声。她正坐在缓缓旋转的大电风扇底下，风吹动了她的头发，她的薄薄的长裙子也在不停地飘动。从收音机的刻度盘上透出的微光（亮度也许只抵得上烛光的一半）给室内染上一层淡淡的橘黄色。雨

水从开着的窗子外溅进来，淡淡的赤素馨花香味也透了进来。

收音机的接收情况良好，广播稿几乎原封未动。那位虚构的上校不再申述新加坡岛北岸没有设防了，他说，这防线需要“十万火急地予以加强”，也不再指责皇家空军只知道设立飞机场，却不管这些飞机场是否守得住。塔茨伯利在结束时撇清自己和这事的关系，语气更加强烈。

“为了这篇报道，值得费那么大力气吗，菲尔？”帕米拉问道，把收音机的声音压低下去，却让刻度盘上的小灯继续亮着。

他抽着一支烟，脸上深深的皱纹显示出一种辛酸、讥嘲的神气。他的气色好多了。鲁尔身强力壮，不消几天休息，就摆脱了那一阵阵的坏脾气。“有点儿卖弄小聪明。这个痴痴癫癫的怪老头儿在广播里听起来倒活像本人说话的口气。谁也不会认真对待它的——至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会理睬它的。”

“韬基不这么干，还能怎样呢？”

“我说不上来。他总算通过这一关，抛了出来，已经叫我吃一惊了。”

“菲尔，新加坡会失守吗？”

鲁尔的笑声很难听。“亲爱的，我怕免不了。责备总督，或者责备布鲁克-波帕姆，或者责备达夫·库珀[(4)]，甚至责备丘吉尔，都是白搭。情况就是这样：总崩溃。无可救药了。整个机器都锈掉了，部件一个个都掉下来了。在北方，根本就无人领导。弟兄们是要拼一下的，他们想办法要拼一下，就连印度军队都要拼一下。谁知道，从新加坡接二连三地发下命令，真怯懦——都是后退啊，撤离啊，退却啊。我看到弟兄们拿着命令哭了起来。坦格林俱乐部里的那帮土皇帝是没有人性的，帕姆。他们只是玩儿完了的废物。他们害怕日本军队，也害怕我们自己的亚洲人。说起这一点，由欧洲的白种人来统治亚洲，这种事实在是再蠢不过了。这种事是长久不了的。现在这局面要结束了，为什么要为它感

到悲痛呢？”

“我怎样才能从新加坡脱身出去呢？”

“哦，你能走掉的，日本军队还远着呢。有几艘船准备好把白种妇女和儿童撤出去。你知道，他们在槟榔屿就是这样办的，他们把欧洲人——士兵等等——撤走了，丢下亚洲人和他们的妇女儿童去面对日本人。你知道那回事吗？事后，达夫·库珀在广播中宣布：槟榔屿的全体居民都已脱险！他说这话是真心实意的，帕米拉。对达夫·库珀来说，亚洲人只是生长在槟榔屿的一种动物罢了。现在正引起强烈的反应——关于当时发生的事和他所说的话。我看，亚洲人才一点儿也不在乎谁来做这儿的主人呢。也许我们比起日本人来手段温和一些，至少日本人也是有色人种。比起忍受轻蔑，亚洲人宁可忍受暴虐。”

“大家都在谈美国派远征军来救我们，你相信吗？”

“这是一厢情愿的空想罢了。美国没有舰队，舰队都沉没在珍珠港了。”

“珍珠港发生的事谁都不了解。”

“可登顿·谢普知道。他们一共有八艘战列舰，全都沉没了。今后两年，且不说永久如此，太平洋上是没有美国的事了。从美国给新加坡派救兵来，就像从瑞士派救兵来一样不可能，可是——你到底怎么啦？”

帕米拉·塔茨伯利把她的脸埋在搁在椅背上的一只手臂的臂弯里。

“帕米拉！什么事？”她不回答。“噢，天哪，你是在想念你的美国佬！我为你难受，大姑娘。登顿当初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想起他来。帕姆，关于伤亡的情况，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你的心上人安然无恙是有极大可能的。那些军舰是沉没在港湾内的，沉没在浅水里。”

她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一动不动。小屋外边，只听得雨声、牛蛙声和远处传来的合唱声：

愿上帝保佑，你们快快乐乐，

别让什么叫各位闷闷不乐——

忽然，就在窗子外边，好像有一个受惊了的疯子在那儿胡言乱语和傻笑似的。帕米拉坐直了身子，叫了起来："哦，我的天！那是什么呀？"

"别怕，那是我们这儿的杏猴。它在树林里来来去去，叫声听起来很可怕，但它是不伤人的。"

"老天，我恨新加坡！就是不打仗，我也恨它。"帕米拉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抹了抹潮润的额头，"让日本人把新加坡拿去吧，拿去了只有好处！我要回正屋去了。你没有问题吗？你还需要些什么吗？"

"我会感到寂寞，可是我没有理由不让你去开心一下。快去吧。"

"开心！我只是不愿对主人失礼罢了，他们可能以为我跟一个病人睡在一张床上了。"

"好吧，那你为什么不睡过来呀，帕姆？"她朝他瞪了一眼。"真的，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圣诞节前夜和这一切？记得在蒙马特尔度过的圣诞节前夜吗？那一天，斯鲁特和娜塔丽在黎明时分打了一架，这一架真值得大书特书，而我们两个悄悄溜到了莱哈尔饭店去喝洋葱汤。"菲尔的小胡子扭动着，慢慢地露出了一个逗人的怪熟悉的笑容，映着收音机的橘黄色微光，显得很朦胧。他伸出他那只没受伤的手臂："来吧，塔茨伯利。"

"你是头猪，菲尔，一头贼性不改的猪。"帕姆的声音发抖了，"在巴士底狱纪念日[(5)]那天的小谈话中，我骂你的那些话都骂得对。"

"心肝儿，我出生在一个腐朽的社会里，所以我可能是一个腐朽的人——如果'腐朽的人'这个词讲得通的话。我们不要再把过去的争吵搬出来，不过，你是不是有些前后矛盾？在这社会总崩溃的时候，除了寻

欢作乐，还能怎么样呢。你自己也相信这一点。我是爱逢场作戏的，你却坚持要戏剧中的爱情。本性难改啊，错不了。我爱着你呢。”

“那么，对你的妻子呢？我只是感到好奇，问问罢了。在巴黎，至少你还没有妻子。”

“心肝儿，我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如果还活着，我希望她把哪个正在休假的、有资格享乐的漂亮俄国战士勾上了。话虽这么说，我不相信她会干得出来，她比今天的大多数英国妇女要古板。”

帕米拉一头冲出门去。

“你该拿把伞呀！”他冲着她的背影叫道。

她拐回来，拿起雨伞就朝外冲。她在黑暗中还没跨出十步，那猴子就几乎在她耳边怪叫起来，让人听着血都凝住了。帕米拉轻轻叫了一声，往前直冲，直撞在一棵树上，树皮剐破了她的脸，树枝横扫过来，打落了她手里的伞，树上的雨珠都泻落在她身上。她把伞捡起来，呆呆地站在那儿，浑身都湿透了。几乎就在她正前方，她听到有歌声送来：

只要村里还有一条小路，

总会有一个英国在。

可是，那一夜一片漆黑。她本是趁两场骤雨之间雨势稍歇的当口儿在星光下寻路而来的，如今她闹不清楚该怎样往前走了。小路在两行夹竹桃和热带花草之间弯弯曲曲，很是陡峭。

这一刻，帕米拉心里太不好受了。她父亲的广播使她灰心丧气。她本来因为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人保护，心里已很不安，现在又听到从千里外传来的亲人的声音，心里就越发不安。近来，日本人在广播里用蹩脚的英语发出威胁，她听了害怕。外邦人带着喉音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在你面前，真叫人害怕！她几乎感到有双指甲粗厚、长满老茧的手伸过

来在扯破她的衬裤，使劲掰开她的两条大腿。在大难临头的许许多多妇女中，就她知道得最清楚，新加坡是多么不中用。

加上现在鲁尔又从谢普那儿听说了维克多·亨利的那艘军舰已经沉没了！即使亨利死里逃生，也会重新委派他别的差事。即使她从新加坡脱身出来，也说不定会从此再见不到他了。即使凭着某种异乎寻常的巧遇再见到他，那又怎么样呢？他不是有妇之夫吗？她走遍了天涯海角，却如海底捞月，现在只落得一个人，在这炎热的黑夜里，撑着一把雨伞，顶着倾盆大雨，在陌生人的花园里，浑身湿透，四顾茫茫。而今天正是圣诞节前夜——也许这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

不怕会少掉一个英国，

英国总是会自由——

她可不愿去跟这些喝醉了酒的新加坡英国人一起唱歌。这支廉价的小曲儿难以忍受地把她带回到战争的初期，那时正是明朗的夏天，也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不列颠之战”正在进行，海军中校亨利在空袭柏林之后飞回英国，她扑进了他的怀抱。这段光荣史现在都已化为灰烬了。她喜欢麦克马洪夫妇俩，可是他们的那些朋友是从俱乐部和陆军部来的蠢货。自从喝了“巴喜特”以后，参谋部的两个年轻中尉一直在向她献殷勤。这两个人都讨厌到极点，倒是两头漂亮的牲口——尤其是那个金发长脸的中尉，懒洋洋的，带着莱斯利·霍华德[6]那种神情。只要她一回到正屋，他们就又会来追求她（如果她在黑夜里寻路没有一跤跌得满脸污泥的话）。很明显，他们两个都一心想要跟她睡觉——假使不是在今夜，就是在明夜、后夜。

他们错到哪儿去了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这样不明不白地为维克多·亨利洁身自守，算得上什么呢？这不过是愚蠢的笑话罢了。守身如玉，完全用不到她身上，因为她早已不止一次地跟人胡搞过了。

在她背后，客舍里敞开着的窗子看上去像黑夜中一块淡黄色的长方形。不知道那里确有一座客舍的人，会以为这是视神经的幻觉呢。前后左右一团漆黑，大雨滂沱，只有那儿有一点儿隐隐约约的光亮，她也只有这一条路好走。

---

(1) 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1927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广州起义时首次来中国访问，1965年再次访问中国。代表作有小说《征服者》《人类的处境》《希望》。

(2) 英国皇家海军军歌，其副歌为：守护神把这支歌曲高唱：统治吧，不列颠尼亚！不列颠尼亚统辖海洋，不列颠人永不为奴！

(3) 指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陆军大将，1941年12月8日率领日军第25集团军在马来亚登陆，翌年2月15日攻占新加坡。

(4) 英国政治家，1940年至1941年任新闻大臣。

(5) 即7月14日，法国国庆日。

(6) 莱斯利·霍华德（1893—1943），英国著名演员，20世纪30年代曾在好莱坞拍摄《乱世佳人》等影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空军，因飞行事故死亡。

第十章

拜伦从来没听到过深水炸弹在水下爆炸的声音，“乌贼”号上别的人也都没听到过。

只听得轰隆一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像大锤撞巨钟似的，震撼着整艘潜艇。操纵室里折腾得如同闹地震，让人五脏六腑不得安生。就在这片震天价响的霹雳声中，玻璃粉碎，没系牢的东西四处横飞，灯光吓人地忽明忽暗。水平舵手拼命把住舵轮，标图人员跌跌撞撞，军士长德林格摔得趴在地上，其他的人都撞在舱壁上。拜伦觉得两个脚脖子一阵钻心的剧痛，痛得他直担心两脚都摔断了。一只仪表盒唰地当头掉下，吊在一根电缆上摇来晃去，迸射出蓝色火花，冒起一股烧焦橡皮的臭烟。全艇一片嚷嚷声，乱成一团。

轰隆！

第二声金属撞击的巨响把灯火都震灭了，甲板也被震得随着艇艏朝上翘。在黑暗里，只见蓝色火花闪个不停，艇里呼天喊地，声音盖过了艇壳外轰隆隆的怒吼。一个双臂乱挥的沉甸甸的身子猛地向拜伦撞了过来，把拜伦的背脊撞到通司令塔的梯子上，痛得他够呛。

潜艇艇身惊人地往上翘，到处传来破裂的声音，德林格像一具还有暖气的尸体般沉甸甸地压在他身上——他还闻得到这人满嘴的烟味。日本人的声呐正得意扬扬地以窄频带脉冲信号响亮而急促地频频发声：乒——乒——乒——乒！这一回真像是末日来临了！又是一声爆炸，炸得受尽折磨的艇壳发出尖锐刺耳的声响。一股凉水兜头冲到拜伦脸上。

“乌贼”号上除了鱼雷这一致命法宝外，装备非常薄弱，行动也非常迟缓。哪怕浮到水面，它的航速也只及得上头顶上那艘驱逐舰的一半。在水底，它的全速是时速十一海里，通常缓行速度是时速三海里。驱逐

舰可以盯着它绕圈子，用声呐来探测它，从舰上翻滚下海的深水炸弹甚至不必直接命中，海水自会把爆炸形成的冲击波辐射开去。就算误差三十英尺，也能叫“乌贼”号完蛋，它无非是九节细长的圆筒连接在一起的一段可以容纳人的排水管罢了。它的耐压艇壳还不到一英寸厚。

要弥补行动迟缓这一缺点，只有靠它军事上唯一的长处，那就是出奇制胜。而出奇制胜的希望已经告吹了，如今它成了一只在电筒光束照射下爬行的蝎子。它唯一的办法就是潜水，潜得越深，被回声测距仪发现和咬住的机会就越小。可是，在林加延湾，这个权宜之计也行不通。一艘舰队潜艇经过试验的下潜深度是四百二十英尺，这一点当时还是保密的，这个深度的安全系数将近百分之百。万不得已的时候，潜艇艇长可以下令潜到六百英尺，心里存着几分希望，但愿可怜的艇身能经受住接缝处涌进的漏水。潜得再深的话，海水那沉重的黑拳会把钢板艇壳像锡箔似的捏得粉碎。眼前胡班倒乐于把“乌贼”号冒险潜到试验深度以下，可是在林加延湾的大部分地区，最多潜到一百英尺左右就碰到浅淤泥层了。

还有另外种种风险。水面上的船只自然保持平衡，而水下的潜艇是浸满水但尚未完全下沉的物体。气舱里密封的空气使潜艇悬在水里，成了一个摇摆不定的东西，很难控制。通过密如蛛网的管道，这儿用水泵抽水，那儿用油泵抽柴油，弄得长长的艇身东倒西歪，而艇身就靠伸展出那种很像飞机机翼的水平舵来保持平稳。不过，潜艇得不断开动，否则水平舵就不起作用。

像“乌贼”号这样的潜艇，时间停得太久就会完蛋。它会慢慢地沉到试验深度之下，在眼前这个情况下，就会沉到淤泥层里去，要不就会冒出水面，迎面对着驱逐舰上五英寸口径的大炮。而且在水下，不管任何速度，它都开不满两三个小时，因为在水下，根本没有空气可以供内燃机使用。由于每次下潜，艇上只有那么多贮存空气可供艇上人员使用，因此可供应用的贮存电力也只有那么多。这样一来，它要么只得停下来

待在水底，要么升上水面补充烧燃料所需的空气，以便重新开动。

潜艇要在水面上为潜航做好准备。内燃机不仅推动潜艇前进，而且还为两排巨大的蓄电池充电。一旦下潜，“乌贼”号就靠这些蓄电池供电。它在水下开得越快，蓄电池的电消耗得也越快。保持时速三四海里的话，它在水下可以待上二十四小时左右。要是采取时速十海里的紧急逃跑行动，不消个把小时，它就完蛋了。实在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艇长可以在艇上人员把空气消耗光的这段时间里让潜艇躲在水底，想办法同驱逐舰泡蘑菇。潜艇在水下隐伏不动的时间极限是四十八小时到七十二小时，过了这段时间，它就只有两条路：不愿在水下憋死，就得浮上水面挨驱逐舰炮轰。

灯光恹恹地闪烁不定。拜伦抹去脸上的海水——这是由于深水炸弹爆炸而从某处接缝里渗进来的，不过谢天谢地，缝总算没有裂开！那军士长从拜伦身上撑起身，嘴里叽里咕噜地赔不是，可惜拜伦少尉耳朵聋得听不见，仿佛里面塞了团棉花，隐隐只听见埃斯特就在头顶大声叫唤：“艇长，咱们在这个深度要出毛病啦。咱们净挨打，何不升到五十英尺的地方，给他来个‘旋浪花’[1]？”

艇长在传话筒里大声吼道：“勃拉尼，升到五十英尺！五十英尺！回话！”

“五十英尺！是，长官！”

水平舵手稳住艇身准备上升。虽然他们两人都脸色铁青，眼睛睁得圆圆地回过头来看着拜伦，但他们的反应倒是既镇静又熟练。“乌贼”号升过深水炸弹形成的湍流，猛地来个急转弯，搞了个“旋浪花”，把湍流搞得更加汹涌澎湃，来干扰回声测距。水手们紧紧抓住手边任何能抓住的东西，拜伦用手肘扣住梯子，在深度表上看出发电间一定还在发电，因为根据上升的角度和速度来看，时速达十海里之多。又响起了四声爆炸声，震得甲板直摇晃，声音虽然吓人，不过已经离得很远了。这回操

纵室里没什么损坏，只是水手们踉踉跄跄、东倒西歪，还有刚才震碎的东西噼里啪啦地掉在拜伦的脸上。

“艇长，在五十英尺深处保持水平航行！”

“好极了。下面一切都没问题吗？”

“看来没问题，长官。”德林格正使劲拉着发出火花的断电缆，其他水手一边晃着身子咒天骂地，一边把掉在甲板上的仪表和废物捡起来。

水下又传来几声炸弹的隆隆声，一声比一声闷，一声比一声远。随着日本驱逐舰的脉冲信号换成宽频带——乒——乒，拜伦的一颗心也怦怦直跳！当初在珍珠港操练，碰到搜索舰只发出悲鸣，承认线索中断，只得恢复常规搜查，那就是潜艇胜利的时刻。而低多普勒回声[(2)]——声调越来越低——说明驱逐舰已经掉转方向，离开了“乌贼”号。

拜伦不由得感到一阵喜悦，就像刚才的恐惧那样强烈，这是一股遍体舒泰的暖流。他们总算脱险了，他乘在一艘久经考验的潜艇里！“乌贼”号好容易熬过了一场深水炸弹的袭击！它吃够了苦头，终于摆脱了穷追不舍的敌舰。他曾经读过的一切有关潜艇战的文章一下子都黯然失色，只是一堆枯燥无味的空话而已。和平时期的操练似乎都成了儿戏。谁也形容不了一场深水炸弹的袭击是什么滋味，一定得有亲身经历才行。相形之下，他在华沙和甲米地经历过的空袭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才是真刀实枪地干呢，死神令人胆战心惊的狞笑，对任何一个战士的考验都够可怕的。拜伦·亨利耳边听到那艘驱逐舰以低多普勒回声又发出宽频带的脉冲信号，不由得怀着喜悦的轻松心情，脑子里掠过这些念头。

情况平静下来了，标图组又围着自动航迹推算描绘仪了。埃斯特和艇长胡班从司令塔下来查看标图纸。图上的轨迹一下子就连起了两条航线，驱逐舰直奔林加延湾的滩头阵地，“乌贼”号则正朝相反方向行驶。

埃斯特松了一口气，咧开嘴笑着说：“我猜想，敌人还以为咱们仍

旧想开往登陆地区呢。”

“我不知道敌人怎么猜测，不过这真是太妙了！”胡班又回过头来对拜伦说，“好吧，到各个舱里去走一趟，勃拉尼，让我全面了解一下损伤情况。”

“是，长官。”

“再跟艇上人员聊聊，看看他们情况怎么样。我们听到艇艉鱼雷舱里有人拼命叫嚷进水了，说不定有个阀门松开了一会儿或者怎么的。”

艇长说话的声调镇定自若，处处显得十分自然，然而身上总有点儿异样。难道是刮掉了胡子的关系？不，不是这个。拜伦揣摩，异样的是他的眼神，尽管仿佛由于疲劳过度而出现两个黑眼圈，但这对眼睛倒是显得更大更亮了。现在胡班脸上这对棕色的眼睛最神气，机灵活泼，目光炯炯，流露出关切的神情。当头儿的可体会到了他这副担子的分量啦。一压上担子，任何人的头脑都会清醒起来。拜伦走出驾驶室时，“夫人”埃斯特一边把一支哈瓦那雪茄的烟头舔舔湿，一边对他挤挤眉。

每间舱房总有些小毛病或机件失灵的事故上报，譬如铺位摇来晃去地吊着啦，灯泡震得粉碎啦，桌子翻倒啦，水管堵塞啦，等等。不过在这次打击下，“乌贼”号居然显得特别富有冲击韧性，这就是拜伦看到的全部情况。作战少不了的东西没一件损坏。艇上人员的情况可是另一码事了。有的吓得脸无人色，有的天不怕地不怕，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过整艘潜艇的气氛是灰心丧气的。尽管大家议论起这场恐怖袭击来用了不少污言秽语——有一间舱房里还有屙脏的裤子，弄得臭气冲天——其实这么灰心丧气倒也不见得是挨了深水炸弹轰炸的缘故，而是因为发射的鱼雷没有打中。他们白白挨了揍。在操练中成绩门门优良，如今落得这个下场，真让人心里别扭。艇上人员开惯了顺风船，有些水兵竟敢对拜伦嘀咕，嗔怪艇长测位迟缓，发射仓促。

拜伦收集完报告回到军官室，埃斯特和胡班已经在埋头搞一份附在战报中的略图。艇长正在描绘他那场攻击的示意图，用橙色墨水笔画敌舰的航迹，蓝色墨水笔画“乌贼”号的艇迹，红色墨水笔画鱼雷的轨迹。胡班的示意图一向够得上做作战教材的典范。“他妈的，‘夫人’，当时我明明看清了鱼雷的轨迹，”他一边用墨水笔和直尺画线，一边愁闷地说，“那些新型磁性雷管有毛病。老天在上，我在作战日记和战斗汇报里都要这么写明。哪怕为此绞死我，我也不在乎。我知道咱们的射程很长，可是咱们一切都计算得绝对精确。鱼雷的轨迹明明直通第一艘敌舰和第三艘敌舰的水下部分。按说，这两艘敌舰应当被一炸两段，可鱼雷根本没炸响。”

“趁没接班，你最好先核对一下标图。咱们正开往海湾口呢。”埃斯特顺口对拜伦说。

“海湾口？”

艇长听出他纳闷的口气，那对有黑眼圈的眼睛忽闪了一下。“那还用说。眼前整个登陆地区都处于警戒状态，防止潜艇骚扰，勃拉尼。咱们在那儿什么都干不成，倒不如上海湾口还可以捡点儿大便宜呢。”

“是，艇长。”

胡班低下头去绘图，埃斯特从他的头顶上又怪模怪样地挤挤眼。这个含意是清楚的，但拜伦觉得不是味儿。“乌贼”号的作战任务就是不惜冒任何风险，阻挡日本人在滩头阵地登陆，眼前只有这么办才能证明它二十年来养精蓄锐、练兵备战绝不是白费功夫。他们拿饷银就是为了执行特别冒险的任务！拜伦心里料定，一旦脱离敌人进攻的地区，胡班必然会迂回航行，去袭击运兵船。这可是潜艇露一手的时刻，也是当初建造潜艇并配备人员的原因。现摆着一艘完整的潜艇，艇上仍然装载着二十枚鱼雷，布朗奇·胡班却谨慎行事，振振有词，偏偏放弃潜艇原来的作战任务。

他们虽然躲过了驱逐舰，但是并没摆脱掉它。“乌贼”号的声呐接收器上还隐隐约约收得到敌舰那宽频带的脉冲信号正颤声颤气地在悲鸣。

根据德林格的标图，他们一下子就把日本人的搜索计划摸清了：一种呈直角形的迂回搜索，这模式跟美国的反潜艇教规讲的相仿。当初在珍珠港外边举行平时演习，每逢潜艇摆脱了追逐的舰只，就要发出一个声呐信号，这样驱逐舰就会加快速度再来追击一次。这种搜索过程实在沉闷乏味，令人厌烦，徒然浪费时间，糟蹋燃料。可是，眼前这过程一点儿也不令人厌烦，这一回是真刀真枪，紧张可怕，险象丛生。在头顶上搜索的敌舰一心想要找到“乌贼”号，把它击沉。敌舰的机会仍然很好。

因为尽管目前这只蝎子逃出了电筒的光束，趁着黑暗爬开了，可是它找不到称心的藏身地方。“乌贼”号的蓄电池已经快耗尽了；追逐的敌舰刚从日本开来，油舱里存油充足，比“乌贼”号正常的水下速度快八九倍。不消两三个钟点，“乌贼”号就会剩下个“空电池”，一点儿电也没有了。如今多半要碰运气了。“乌贼”号正从驱逐舰失掉他们踪迹的那个方位笔直地开走。虽然拜伦（明摆着还有埃斯特）认为胡班不应当直接开往海湾口，可那是按教规办事啊。驱逐舰舰长已按直角形搜遍两圈，现在要来一次扩大范围的搜索了。如果他偏巧在拐弯时碰个正着，也许会重新找到这条潜在水中看不见的爬虫。不过，夜色朦胧的海上茫茫一片，浊浪翻滚，千条路万条路挑哪条好呢，要是找不到，就会让人灰心丧气。再说，他也可能奉命调去执行其他任务。这些都是问题的有利因素。可惜，“问题”是一个和平时期使用的字眼，眼前遭到这个无名威胁穷追不放，用这字眼就未免过于平淡了。

拜伦在司令塔里值班，听见艇长和副艇长在讨论战术。日落以后，埃斯特就想要浮上水面。靠内燃机开行，他们能以全速前进，打破驱逐舰的搜索布局，把电池充满了电，以便继续在水下行动，说不定还可以对这艘追逐的敌舰发动进攻。胡班断然否定了这一主意：“岂有此

理，‘夫人’，浮上水面吗？咱们怎么能把赌注押在未知数上？上面的气候怎么样？万一是明净如镜、无风无浪的夜晚呢？咱们或许就介于月光和敌舰当中，这一点你可曾想到啊？月光衬托下的一个黑铅皮靶子！在望远镜里，连咱们的潜望镜都能看得清。咱们的声呐测距可靠不可靠？就算它误差一英里吧，不过上面明摆着五英寸的炮口在等着咱们，最好还是算它两英里吧，嗯？得，标图上他们目前在什么地方——七千码外？”

“七千五百码，而且距离正在拉开，长官，低多普勒回声强烈。”

“得了，就算这样吧！隔开三四千码，监视哨用望远镜就能把咱们找到。谁说日本鬼子在夜里看不见，完全是放屁！要是那艘驱逐舰看到咱们电池用光了，浮上水面，咱们可就完了。要是咱们这下能把距离拉开到一万两千码到一万四千码，那么浮上水面也许还有些道理。其实，那才是值得想法子试试的事。勃拉尼，加速到时速七海里。”

“七海里吗，长官？”

“你聋了？七海里！”

“七海里。是，长官。”

这个决定弄得拜伦莫名其妙，埃斯特吓得脸无人色。“乌贼”号开到时速七海里，那在水下至多只能开一小时了。艇长胡班力图小心谨慎，现在看来反而要打破仅剩的安全系数了。

标图组报告日本驱逐舰在转弯，隔了一会儿，又转了个弯。声呐组报告：“高多普勒回声。”现在驱逐舰正在朝“乌贼”号进逼。埃斯特和艇长在司令塔里揣摩敌舰这最新行动的时候，又多拖了一会儿消耗电力的时间。难道日本鬼子收到了偶尔发出一下的声呐的反射波了？难道无巧不成书，敌人在潜艇的方向收到了鱼群的反射波了？他们应当改变航向吗？胡班决定一直朝海湾口开去。声呐测距渐渐降到七千码，过了二十分钟，降到六千码——快三英里了。拜伦心想，如果是黑夜或雨夜，他

们仍旧可以浮上水面，以二十一海里的时速逃走。艇长干吗不冒一下险，至少用潜望镜探测一下气候也好呀？等到测距降到四千码的时候，升上水面的机会就暗淡了。眼下整个艇身里开始隐隐回荡着声呐的脉冲信号。拜伦剩下一线希望，就是但愿驱逐舰没收到一次反射波就开过去了。不过，当他听到德林格在下面用阴沉的声音宣布驱逐舰改为迎面开来的航向时，这一线希望也消失了。

埃斯特三步两步爬上梯子，眯起眼睛，牙缝里咬住熄灭的灰色雪茄。“进入战斗岗位，勃拉尼。”

“怎么啦？”

“唉，敌人果然发现咱们了。艇长要下潜到水底了。”

“那行吗？”

“走着瞧吧。”

“瞧什么？”

“首先，得瞧敌人的声呐有多灵敏。说不定他们无法鉴别水底的反射信号。”

拜伦还记得在新伦敦外边海面上潜艇学校演习时的这一战术。对水底船只的回声测距是不精确的，不规则的反射信号会扩散仪表读数。他匆匆下梯，回到负责潜艇下潜的军官岗位上，看见艇长胡班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标图，图上铅笔画的驱逐舰的弧形航迹正一点点靠近用白点标出的“乌贼”号的航迹。

“负槽灌水！声呐导流罩缩进！”胡班冲到梯级那儿，仰头对着舱口大声嚷嚷，“‘夫人’，向我报告回声测深仪读数，并向全体人员传话，坚守岗位，准备下潜到底。右满舵！”

潜艇半失速地下潜，慢下来了，掉过头来。拜伦让潜艇在不到回声测深仪读数的深度上保持水平航行。不一会儿，猛地震摇了一下，接着

又是一下，“乌贼”号摇摇晃晃、叽叽嘎嘎地停靠在泥层上了；根据深度表来看，正好在回声测深仪的读数上——八十七英尺。

在“乌贼”号里，一片寂静，大家在死寂中等候着，外面是响亮的宽频带脉冲信号，还有螺旋桨发出的声音。在自动航迹推算描绘仪上，驱逐舰的航迹越来越逼近那个停止不动的亮点了。螺旋桨一声紧似一声。德林格现在不用声呐来测距了，因为对方太逼近了，他正凭着耳朵和判断来标明驱逐舰的航迹。正在拜伦差点儿透不过气来的当口儿，铅笔线画过亮点，慢慢移开了。宽频带脉冲信号的声调一下子低了下来，变成低多普勒回声，证明德林格凭猜测画的标图丝毫不差。操纵室里个个都听见了这声音——年轻的水手、年轻的军官、年老的军士长——大家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左右环顾。

拜伦心里想，一个潜艇兵对艇长的依靠是多么彻底啊，对他的信赖是多么重要啊！尽管他曾经恨过胡班，可是他从未怀疑过胡班的本领，实际上他不满的只是胡班盛气凌人罢了。如今恐慌正像耗子般在啃噬拜伦的心灵。毕竟是身处一百英尺的海底，关在一个不堪一击的长钢管里，听候水面上的船只把他炸得惨遭淹死，难道他的命运不是被抓在发抖的生手的掌心里吗？漆黑的海水在强大的压力下紧紧抓住薄薄的艇壳，只消出现一条裂缝，爆裂一个阀门，他这条命就会被涌进来的海水收拾掉。他就再也见不到娜塔丽了，连亲生的娃娃都看不到一眼了。他就会在林加延湾的海底腐烂，鱼儿会在他的枯骨堆里游来游去。

潜艇官兵压抑在心头但一刻也无法完全忘怀的就是这种在水底下的危急处境，如今这股意识正无情地紧紧揪住拜伦·亨利。就在他去军部大楼报到之前，他还顶着炙热的阳光，沿着马尼拉的林荫大道，蹲在一辆卡车后面的一箱水雷上面，一路颠簸，一路跟后勤组的伙伴有说有笑地喝着啤酒。这事离现在还不到四十八小时呢，谁知如今——

德林格嗓子沙哑地说：“亨利先生，我看敌人又掉回头来了。”

外面传来的脉冲信号又变成窄频带的了。

这时，一阵恐惧突然扎进拜伦心眼儿里，这回潜艇可落网了。一动不动，而且几乎耗尽了动力，在海底被活捉了。他呢，就关在里边逃不掉，虽然这阵恐惧恍如梦境，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梦。葬身海底的厄运迫在眉睫了，死神正通过窄频带的脉冲信号居心叵测、得意扬扬地越叫越响："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

操纵室里的几张脸都是一副神色——完全吓坏了。军士长德林格不再望着标图，而是茫然朝天翻着两眼，张开厚唇大嘴，胖嘟嘟的大脸活像戴上一个显示惊慌表情的希腊面具。这个人有五个子女、两个孙儿女呢。螺旋桨声又一次冲着头顶上频频传来：咔嗒——特隆！特隆！特隆！艇艏水平舵手莫雷利攥住挂着的十字架，在胸口画十字，低声祈祷。

咔嗒！咔嗒！咔嗒！就像小石子或弹子在艇壳上弹跳似的。原来是深水炸弹在事先调整的深度上打开引信的声音，可拜伦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他也在做祈祷，祈祷词并不复杂，只是念叨着："上帝啊，让我活下去吧。上帝啊，让我活下去吧。"

---

(1) 船身急转弯时，船舵激起的旋浪。

(2) 多普勒是以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1803—1853）命名的物理学名词，根据他提出的原理，声波或光波频率的变化因声源或光源与测定器之间的相对距离变化而异。如果声源或光源接近测定器，则测定的频率高于发出的频率，是谓高多普勒；反之，则频率低，即低多普勒。潜艇根据这一变化，可推断追逐它行踪的驱逐舰是否已远去。

第十一章

清晨四点半，俄国俘虏正惴惴不安地打着盹儿，管棚子的头头儿就又叫又骂，把大家吵醒。隔离营的一间间木棚里又冷又臭，三个人紧紧挤在一张铺上，躺在爬满蚤虱的草垫子上，这就是他们仅有的睡眠了。班瑞尔·杰斯特罗跳下上铺听候点名，嘴里还念叨着每天必做的晨祷祈祷词：听啊，以色列。他应当先洗脸再祈祷的，但是办不到，因为水在一百码以外的地方，而且这时候禁止用水。他又添上一段《塔木德》上应付危急情况的简短祈祷词，临了念道："让我活下去吧，让我活下去吧。"接下来可要立正站队了，在波兰的仲冬时分，只穿着一套薄薄的条纹布囚衣，冒着刺骨寒风，在黑暗里站上一个多小时。

"让我活下去吧"是一个现实的衷心愿望。一方面，由于不管有没有得罪看守人员，俘虏都要挨重重拷打，再加上体操做个没完，做到身体最弱的倒下来才算了事，还有罚饿肚子，在零下的冰冻天气里，叫几乎赤身裸体的人们站队点名，点上老半天，还有干苦活——挖排水沟啊，拖木材啊，拉石块啊，在疏散的村庄里拆毁农民房屋啊，搬运物资到盖新棚的工地啊，有时一搬就是好几公里路；另一方面，由于看守人员把步履踉跄或摔倒在地的人都当场枪毙，要不就用枪托把这些人活活打死，奥斯威辛隔离营里俄国俘虏花名册上的人数就这样在迅速减少。

其实，俄国战俘正成为司令官一大扫兴的事。

一批又一批的战俘，报到的只有讲定人数的一半，这里头病的病、弱的弱，有的筋疲力尽差点儿倒在地上，还有一半人已经死在路上了。他就靠这批每况愈下的垃圾当劳动大军，奉命来开展不是一项而是好几项紧急建筑工程。一项是把坐落在烟草专卖公司建筑物和波兰军队旧营房的集中营本部扩大一倍；一项是为野心勃勃地发展实验农场和养鱼场

做出安排，部署人员，德国秘密警察总监希姆莱计划拿这作为奥斯威辛机构中装门面的实物展览；一项是在西面三公里以外的白桦林镇盖一座规模空前庞大的崭新集中营，容纳十万名战俘为军械厂干活儿；还有一项是着手勘定和筹划建厂工地！迄今为止，德国还没有一座集中营容纳得了一万多名战俘。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差事，一项值得骄傲的任务，也是一次高升的好机会，司令官对此非常了解。

可是，上面不给他人手。假如他手头没有一批还能足足干一整天活儿的波兰和捷克的政治犯做可靠的基本力量，加上源源不断地新到的人手，那么整个工程就完不成。在劳动队中，只有身体最棒的俄罗斯人还有点儿用处，这种人每一批中也许有百分之十。只消给这些人吃点儿东西，他们就能恢复精力，重新干活儿。这些家伙真能吃苦耐劳！谁知眼前却碰到了一个大难题：关于奥斯威辛控制区这块分配给司令官管辖的四十平方公里沼泽地的真正任务是什么，现在可被上面搞糊涂了。他深感赋予区区一个党卫军少校的重任，巴不得想干番事业。一年半工夫，他全副身心都投在奥斯威辛上。一九四○年，他来此建营时，这里只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只有零零星星几幢房子、稀稀拉拉几个小村。如今，这里总算像个样子了！可是，对他的真正要求到底是什么呢？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军工生产呢，还是最大限度地消灭国家敌人？他仍旧弄不明白。

司令官自命为一个军人，他随便干哪一件事都心甘情愿。两件事同时并行可不成！然而，上面不断下达一个个自相矛盾的命令。就拿俄国战俘这件事来说吧，为了报复苏联残酷虐待德国俘虏，对待俄国俘虏就得“毫不留情”。对那些负责政治工作的，不管地位多低，一律立即枪决；对其他人，赶紧让他们干活儿累死，干的是奴隶的活儿，吃的是狗食不如的口粮。

……好极了，希姆莱总监。可是顺便问一下，您命令我在白桦林镇（用野蛮的波兰语拼写叫布热津卡，换成优美的德文就叫比克瑙）那边

建造千百座营房怎么办呢？啊，对了，就是营房。啊，对了，还有实验农场。啊，对了，还有工厂！得了，得了，就让冲锋队队长霍斯去为这一切事情操心吧。霍斯是一个不负所望的家伙。他光会发牢骚，打调子悲观的长篇报告，说任务不可能完成，可到头来他还是执行了命令。这个家伙倒靠得住……

司令官很珍惜自己的这份声誉。哪怕在这种令人伤心的情况下，他也决意要保持这一点，办不到的话，为之牺牲也在所不惜。像别人一样，他也想在行伍中青云直上，也想让全家人都沾沾光，等等。可是，秘密警察总监希姆莱趁机利用了他办事一贯特别认真负责这一点，真让他心灰意懒。这事简直不公平。

有一个阴天的晌午，司令官穿着一件厚大衣抵御利刃般的寒风，站在焚化场外边的雪地里，等候三百名俄国俘虏到来。这三百名俘虏是从几批战俘中作为政工官员或有军阶的人剔出来的，他们已被卡托维兹的巡回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司令官对这判决并无怨言。这场战争事关同布尔什维主义的生死搏斗。如果要拯救欧洲文化，对这些野蛮的东方敌寇就决不能容情。只是有几个判死罪的人身子那么壮实，未免太可惜了。

至少要他们死得不至于完全浪费才是，要他们交出重要情报。霍斯少校不喜欢下级报喜不报忧。在萨克森豪森当情报组长时，他吃尽苦头才学会了事必躬亲。集中营上上下下的各级领导往往喜欢谎报成绩、掩盖真相，把办事效率吹得大大超过实际。上一回，当司令官在柏林向秘密警察总监希姆莱汇报时，在十一号营房地下室里对俄国死刑犯使用营里最毒的杀虫剂的各个报告就矛盾百出。一个下级——这主意其实就是他想出来的——声称他们差不多都是当场就死的。别人则说花了老半天工夫，这些俄国人才咽气，还说尽管他们正被毒气熏着，他们还是朝地下室的一扇门冲击，差点儿把门砸开。假如他们当真夺门而出，把那阵臭不可闻的蓝色毒气放出来，弥漫整个营部，那岂不是要把事情搞得一

团糟了？

还是老毛病，对细节不加注意。地下室的门加固得不够严实，地下室那所谓的密封口原来用的是黏土。多么荒唐可笑！焚化场死亡室的这项实验是在司令官亲自监督下进行的。密封性能还曾用氯气加压试验过，结果圆满，只是门口附近隐隐有点儿游泳池的味儿。从那时起，这扇门加厚了橡皮垫圈。焚尸间远在集中营外的草场上，不像十一号营房那样恰好设在主要建筑物中。就缺少一点点常识！

俄国人走过来了，愁眉苦脸，脸色可怕，两眼凹陷，眼圈发黑，穿着破破烂烂的制服，上面缀着偌大的两个黑字：苏联。两边都有手持冲锋枪的看守押送着。他们的脸色表明他们已经明白自己正在去送死，可是他们的队形依然整整齐齐。他们的木底鞋踩在雪地上吱吱嘎嘎直响，像军队行军那样整齐地发出阴森森的回响。真是不可思议的人！他曾经看见他们在工区像饿狼似的，围着党卫军伙房里扔出来的泔水桶大打出手，为了一个烂土豆互相掐着脖子，又吼又骂的。他还曾经看见他们像梦游者似的在转悠，瘦得皮包骨，无异于行尸走肉，任凭看守拳打脚踢、百般威胁，身子缩成一团，血淋淋地倒在地上，却毫无怨言。可是，一旦把他们编成队伍，对他们下道命令，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团体里，那么，这些俄国人尽管身体虚弱、胆战心惊，还是会一下子苏醒过来，像常人一样又会干活儿又会行军了。

这些俘虏排成单行，走进灰色的平顶房子就不见了。看守拿着毒药罐待在房顶上，守在新近开凿的管状窥视孔旁。这间宽敞而低矮的水泥房间可以挤进三百个人，这一细节经过检验了。窥视孔上的活门都封得严严的，这一点也经过检验了。司令官在雪地里走来走去，不断挥着胳膊取暖，三名副官随侍在侧，个个穿着合身的绿军装。他对制服要求非常严格。身为看守，衣冠不整是集中营风纪败坏的开端。他早先在达豪任职时就看到过这种情况……

屋顶上行动了！

到了一定时候，他在副官陪同下走进屋子。看见戴着防毒面具在屋内值勤的党卫军，司令官一时回想起上次大战时自己当兵的情形。他接过一个防毒面具便戴上了，他发现，死亡室里这一幕情景并不是悄悄地进行的。这一点可不在话下。隔着门传出闷声闷气的叫喊和嚷嚷，只是这声音在室外传不远。他看了一下手表，从屋顶上开始行动以来，已经过了七分钟。他走上一步，凑近装在门上那有厚玻璃的窥视孔。

死亡室里耀眼的灯光一闪一闪的，可是这块混账玻璃一定得换掉，质量太差，看上去什么东西都发黄，而且晃来晃去，走了样儿。大半俘虏都已经倒下了，一个叠一个，有的一动也不动，有的还在打滚折腾。可能有五十来个人仍然站着，跌跌撞撞，活蹦乱跳。贴近门口的几个人一味地捶着门，抓啊挠啊，发狂的脸容，拼命张开嘴在嚷嚷。真是难看极了！不过，就在他观看的时候，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喷了除虫菊制剂的苍蝇似的纷纷倒下。司令官亲眼看见过多次拷打、绞刑和枪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本人作为一个被不合理判刑的政治犯也坐过八年牢，后来又当了八年集中营的长官[(1)]。你学会了忍受这一套，你的心肠才硬得起来。可是，他看到这一过程，竟也感到相当恶心。这可有点儿不同啊。话又说回来，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是在执行命令嘛。

毫无疑问，这玩意儿管用。有了严实的密封性能，这件事看来的确能行。司令官把防毒面具拉开了一会儿。走廊这儿没有一点儿气味，什么味儿也没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人员无害。说不定到时候可以免戴防毒面具。

眼下里边越来越安静了。要不是这儿那儿还有些身体在起伏翻动，这大堆尸体可真算得上安宁了。没有理由停留。他把防毒面具交给门口的看守，起身走了。刚才吸着防毒面具滤过的空气，一股橡皮和化学药品的污浊味，现在到了外边，他不由得把两肺吸满了多雪的奥斯威辛的冷空气，感到格外清香，沁人心脾。

他仔细盘问了负责死亡室里通风工作的中尉。在室内还不安全以

前，不准任何想逞英雄的人进去，哪怕戴上防毒面具也不行。中尉承认，通风设备很糟糕，要使用大型轻便电扇，一个小时内应该能完成这项工作。司令官发布了一道干脆的命令：通风工作开始以后的三小时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安全系数要达到百分之二百，实施一项有风险的行动计划就得这么办。

他的亲信副官用公家汽车把他送到公馆去，他的妻子、儿女正在公馆里等着他回去吃圣诞节晚餐呢。司令官可没兴致过节。干刚才这个勾当时，他始终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严峻脸色。他理应以身作则嘛！但是，他是有人性的，尽管集中营控制区里并没人特别想到这一点。他也是奉命办事，没有办法。他洗了个热水淋浴，拼命擦着身子，还换上一套干净的军装，虽说身上那套军装也很干净，一点儿气味也没有。在后方基地，他没法儿松弛一下。只要不在睡觉，他总是穿着军装。要是仍旧穿上刚才穿的那套军装吃圣诞节晚餐，未免有点儿不大合适。

但是，等他洗完淋浴，换上装，尽量冷静下来，实事求是地思考了一下之后，他不得不对这些成绩感到满意。早在七月里，总监希姆莱就在机要办公室长时间地单独接见过他一回，总监告诉他有关大规模处理犹太人的方案。这个方案非常秘密，他始终藏着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这是元首直接下达的命令，因此不容有异议。其他几个集中营都要分担一些任务，不过奥斯威辛将是一个主要的处置中心。

司令官一直希望这也许是一个夸大其词的规划——希姆莱有不少主意净是空谈，可是他仍然只好把这问题调查一下。视察了几个已经小规模实行这类措施的集中营以后，他深信目前的一切方法都应付不了希姆莱计划要搞的行动。在特雷布林卡使用一氧化碳进行窒息的方法是耗时费劲的麻烦事，既费燃料又费功夫，而且不是百分之百有效。根据计划的规模予以枪决也办不到，行刑队的心理影响受不了，更别提严重的弹药问题了。

在大面积的房间里使用毒气的办法倒一向是值得一试的好主意。可

是，用什么毒气好呢？今天的实验证明，集中营里一向拿来做营房烟熏消毒用的“齐克隆B”这种烈性杀虫剂，可能是意想不到的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百闻不如一见。在一个密不通风的空间里，大剂量地使用这种蓝绿色结晶药物，那三百个家伙没拖多久就死了！如果改用精心建造、面积更大的房间，用一种有条不紊的人道主义方式，在同一时间把大批人驱入室内，必能取得圆满成绩。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尸体。这个棘手的问题照例堆在他身上。上面是不会出什么高见的，让霍斯去伤脑筋吧。可是，目前这个焚化场勉强只够焚化自然死亡和因犯法而被枪毙或绞死的俘虏。

得了吧，该吃圣诞节晚餐了。司令官一家人团团圆圆。虽然布置得漂漂亮亮的公馆里满是精致的摆设，门厅里一棵圣诞树装饰得闪闪发光，可这场合并不令人愉快。他妻子不断给他往酒杯里斟满摩泽尔白葡萄酒，脸上罩着一种忧戚的神色。孩子们个个穿上盛装，脸上喜气洋洋，但是他们也流露出害怕的神情。司令官恨不得创造出一种温暖的家庭气氛，可是他重担在身，力不从心。他不能随心所欲地做个德国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他心里闷得慌，他的寥寥几句话里带着一种怒冲冲的口气。他实在没办法。烤鹅做得好吃极了，波兰女用人手勤脚快的侍候也挑不出毛病，可是司令官这一天过得真倒霉。圣诞节也罢，不是圣诞节也罢，就是这么回事。

他真替孩子们感到惋惜。他拿走一瓶白兰地酒，独自去抽雪茄，自斟自酌。这时，他又揣摩着把孩子们送回德国去上学的事。他妻子不赞成，她不断叨咕，其实在后方基地生活已经够冷清的了。不用说，她对大路对面铁丝网后面的事一点儿也不知情。她哪里知道奥斯威辛的气氛不适合成长中的孩子。他不得不把这问题再研究一下。目前，由党卫军中有教养的青年军官私人教课的方法根本不适合德国儿童的成长，他们需要同年龄的朋友、有趣的游戏和体育活动，过正常的生活。

司令官慢条斯理地喝光瓶中的白兰地，尽管酒精的麻醉作用很中他

的意，他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孩子，惦记着集中营里一连串迫切的问题，同时脑子里还断断续续地掠过刚才从发黄的窥视孔里看到的一幕幕令人扫兴的情景：一堆堆俄国人在打滚翻腾。他边喝边想，不知不觉，暮色已降临到隔离营里一长排的木棚上了。俄国战俘在比克瑙工地上干完一天活儿，正收工齐步走来。有的战俘身背穿着条纹布囚衣的还没发硬的尸体，给压得禁不住打着趔趄。工地上倒毙的尸首必须带回来对付晚上点名，因为活人加上死人的数字一定得同早上出工的人数相符，这样保管谁都逃不出奥斯威辛，除非是死人。俘虏组成的乐队正敲啊打的演奏一支进行曲，因为干活儿的人出工收工一向都有轻松愉快的铜管乐伴奏。

班瑞尔·杰斯特罗弯着腰，背着一具非常轻的尸体，尸体的脑袋像绳子吊着的一块石头般不断晃着。这个人他并不认识，在贮木场上，刚要收工，这个人忽然倒下了，当着他的面死去了。他把这具尸体放在操场上的一排死尸里，就赶紧站到队伍中。等到点完名，天已经黑了。班瑞尔回到自己的棚子里，发现屋里没先前那么挤了。有几个被毒气熏死的人就是从这屋里出去的。

“尤里·戈拉乔夫！”管棚子的队长吆喝道。这是班瑞尔在莫斯科加入红军时用的假名。他一听，顿时浑身僵硬，不由得脱下条纹囚帽，两臂笔直地贴着身体两侧。管棚子的队长是一个乌克兰籍小头目，这家伙长相十分丑陋，手里拿着一张纸，在黑暗里向他走近。

“拿着你的东西！”

杰斯特罗提着他那个破破烂烂的小包，跟着那人开步走，到了雪地里，又沿着一排探照灯照明的建筑物远远走去。班瑞尔太疲劳了，肚子又饿，冻得浑身麻木，而且经常担心害怕，已经顾不上近在眼前的死亡威胁了。上帝的意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他们走进大门附近的一个棚子。这棚子里的灯光格外明亮，挤得满满的俘虏看上去干净些，吃得也好些。他们也不是俄国人，因为班瑞尔

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像他自己背上缀着的偌大两个黑字——苏联。

那个乌克兰人把这张灰乎乎的纸交给一个戴着小头目臂章的大个子，这人长着一脸吓人的红胡子，一对小小的蓝眼睛周围全是鱼鳞纹。那个乌克兰人朝班瑞尔做做手势，用生搬硬套的德国话嘀咕了几句就走了。红胡子粗暴地拖着这俘虏的胳膊肘，顺着一排双层木铺位，把他硬拖到棚子的一头去。杰斯特罗在那儿看到萨米·穆特普尔正背靠着床架，同另一个俘虏在谈话。

这正像死刑缓期执行一样令人大吃一惊，喜出望外。

因为当天下午在贮木场里，就在他收起那具分量很轻的死尸之前，他认出了穆特普尔。班瑞尔还豁出命去悄悄同他说话。要知道，俘虏间私下谈话处罚起来不是当场用乱棍打死，就是用鞭子抽死，再不就是枪毙。不过，穆特普尔分明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俘虏——他不是小头目，倒有些像工头，因为他正对着一队在堆放木材的大个子波兰佬发号施令。错不了，正是穆特普尔，奥斯威辛的建筑包工头，从前经院的老同学，为人虔诚，身体非常壮实，有回建筑工程出了事故，摔坏了鼻子。因此，班瑞尔冒险挨过他身边，悄悄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囚号。穆特普尔穿着条纹囚衣，照旧那样肥头胖耳、威风凛凛，那头缠结的蓬发和连鬓胡子照旧几乎全是红棕色的，那人丝毫也没表示出认出他或听见他声音的样子来。

红胡子小头目做了个手势，吩咐班瑞尔睡在穆特普尔背靠着的那张木床的上铺，说完就走了。穆特普尔正眼也不朝杰斯特罗看一下，径自用波兰话同另一个俘虏闲扯，中间插了一句："你好，班瑞尔。"

这是杰斯特罗第一次得到暗示，上帝也许能让他活下来。

---

(1) 鲁道夫·霍斯在1922年加入纳粹党；1923年因与一件谋杀案有牵连，被判无期徒刑；1928年大赦时被释；两年后加入党卫军。1934年成为党卫军骷髅队成员，主要任务是看守集中营，最初任职于达豪，后来做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战后在纽伦堡受审，1947年3月在奥斯威辛被处绞刑。

第十二章

这回“乌贼”号遭到了接二连三的猛烈打击。轰隆轰隆的金属撞击声，地动山摇的震晃，耳际的剧痛，灯火的全部熄灭，一片漆黑的潜艇在海底拼命蹦跳折腾，艇身破裂的声响，惊恐万状的呼喊，看不见的东西在拜伦脸上打了个正着——有一件东西怪尖锐的，把他的腮帮子割开了——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很自然，令人不可思议，似乎都是一段普通经历的一部分，一次飞来横祸，意味着他要死在“乌贼”号上了。黑灯瞎火的，只听得轰隆隆地闹得不可开交，眼看性命就要被炸掉了，一片混乱。相比之下，甚至刚才挨深水炸弹轰炸都算不了一回事了。

“我要把潜艇升上去。水槽排水！浮出水面！浮出水面！”他好容易才听见艇长在传话筒里声嘶力竭的喊叫，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向水平舵手下达命令，又传来了粗声粗气地吼叫：“停，拜伦！把潜艇升到五十英尺！负槽排水！最大艉倾角度！全速前进！”

灯光亮了，照出水平舵手正拼命在掌舵。这个空间东也矗出一块铁，西也矗出一块铁，不知有多少块铁呢！现在正不断在颠簸，不断在震动，其他水兵都紧紧抓着柱子、阀头，凡是可以防止折臂断腿、砸破脑壳的东西，都紧紧抓在手里。深水炸弹隆隆爆炸，炸得天翻地覆，闹个没完没了。书本啊，杯子啊，测量仪器啊，都乒乒乓乓，到处乱飞，软木碎片撒得像下雨似的。尽管如此，水平舵手们还是遵守命令，拼命扭转着舵轮。潜艇嘎啦啦一响，蹦了一下就往前开了，在翻腾的海水里颠啊颠、晃啊晃的，一撅一撅地朝前开。这艘潜艇果然结实。不管到目前为止这场浩劫有多大，艇壳还是经受住了。蓄电池里还剩下些电，引擎还在转动，可是操纵室里一派劫后残景，有两名水兵在流血——拜伦也一手捂住腮帮子上一块湿漉漉的伤口，手一拿开就见红——军士长德林格伏在自动航迹推算描绘仪后面又吐又呕。死神仍然近在眼前。

然而，从这次袭击中，潜艇终于获得了一丁点儿有利的隐蔽条件。即使是在深海中，猛烈的爆炸也会形成声呐透不过的湍流屏障，因此又有了一个溜走的机会。由于“乌贼”号躲在海底，深水炸弹的弹雨扬起了一阵泥浆，潜艇穿过这大片泥浆驶走，一时躲开了敌人的声呐搜索。深水炸弹在艇艉后面猛烈轰击，隆隆作响。这艘驱逐舰的舰长分明是靠回声测深仪的测定来轰炸的，他正在滥炸这一地区，想把残骸碎片炸到水面上来作为胜利的证据。

可是，拜伦对这一战局毫无所知。他只知道一点：这艘潜艇不知怎的又在行进了。他刚用一块手绢捂住脸上伤口的血，扩音器里就传来卡塔尔·埃斯特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请医助火速上司令塔。”航信士官从司令塔噔噔噔地冲下来，低声告诉拜伦，艇长被刚才的一次爆炸震得站不住，在黑暗里摔倒了，撞伤了头部。等到灯光亮起，埃斯特才看到他躺在甲板上，眼睛闭着，前额上淌着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苏醒过来。副艇长不想惊动艇上人员，他派航信士官来通知拜伦，暂时要由他来通过传话筒发布命令。

埃斯特并没改变胡班的战术。医助在为艇长治疗的这段工夫，“乌贼”号紧贴着海底，耗费最后一点儿储备电压，以十海里的时速前进。艇艉后面的深水炸弹停止轰击了。声呐的脉冲信号继续以窄频带发出高多普勒回声。这就是说，驱逐舰再一次采取行动，现在越来越近了。到底是在搜索呢，还是在直接追踪？这就说不上来了。

这时声呐组报告，接收到另外两艘敌舰的推进器声音，它们正从海湾口的方向高速开来。德林格开始在描绘仪上标出敌舰的位置，距离五英里。“亨利先生，又来了两艘混账驱逐舰，”军士长两眼骨碌碌地打量着拜伦说，“时速三十海里。”他在打给司令塔的电话里把这消息重复了一遍。

埃斯特在传话筒里的声音哽咽，很紧张：“潜望镜深度，勃拉尼！”

“是，长官。潜望镜深度。”

水平舵手转着舵轮。进攻潜望镜油光锃亮的镜杆悄没声儿地从拜伦身后升上去了。潜艇上升了。

“长官，水平调整到六十一——”

拜伦的话还没说完，就给一声欢呼打断了。“好哇，下雨了！倾盆大雨！好猛的狂风暴雨，黑得像锅底！”埃斯特转向扩音器说，“浮出水面！浮出水面！浮出水面！一等战斗准备，时速二十一海里！”

拜伦·亨利听到了正在充气的水槽里发出哗啦啦的排水声，他可难得听到比这更令人心花怒放的言语或声音了。“乌贼”号轻捷地上升了。他感觉到大海的波动，艇身大起大落地前后颠簸，恢复水平航行，心里明白潜艇碰上了雨夜。他两耳觉得出压力的变化。惬意的、湿润的空气从通风孔里灌进来。内燃机咳呛着，咆哮着，苏醒过来了。“乌贼”号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又成为一艘呼吸和消耗露天新鲜空气的水面舰只了！

这艘长长的潜艇的每一间舱房里都响彻了粗野的欢呼声、快活的咒骂声和喧闹的下流话。不管怎样，求上帝保佑的时间暂时过去了。

他们仍在战斗岗位上。拜伦用一块被血迹染红的手绢捂着脸，登上梯子，走向他在舰桥上的岗位。埃斯特在海图桌前说道：“一等战斗准备，勃拉尼。”医助正弯着腰在照顾艇长，艇长背对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坐着，睁着两眼，脸色发青，头部扎着绷带，卡其衬衫上溅着鲜血。胡班病恹恹地对拜伦一笑：“嘿，我看你也挂了彩。”他的嗓音嘶哑无力。

“只不过割了道口子，长官。”

“你可比我走运。”

埃斯特说：“艇长，你要试试走路吗？”

“过一会儿。你说你是在朝南行驶？干吗朝南？”这句质问的话说得

有气无力，但带着点儿火气，“海湾口在另一头呢。”

“对啦，长官。敌人盯上咱们啦，他们知道咱们的航向。他们看到两个切点之间的一条直线就明白了。还有两艘驱逐舰正冲着咱们来呢，我想，咱们最好还是来个大迂回吧。朝南开十英里，朝东开十英里，然后顺着东海岸朝海湾口开去。”

“好极了。帮我站起来。”埃斯特和医助搀住他的胳膊肘，把他扶起来。胡班摇摇晃晃地站着，赶紧扶住一根柱子，说：“呦！头昏眼花。‘夫人’，这计划倒不坏，可是要让大家坚守战斗岗位。我最好还是在铺位上睡上半个钟点再说。”

“是，长官。”

艇长在医助的搀扶下跌跌撞撞摸到梯子那儿，走下舱口，血糊糊扎着绷带的头部在舱口不见了。埃斯特拿起直尺和圆规：“勃拉尼，最好让赫维斯滕大夫给你治治。”

“我没什么，‘夫人’，我这就到岗位上去。”拜伦想要爬出舱外，看看海浪，吸吸新鲜空气。

埃斯特目光锐利地看了他一眼：“照吩咐去做吧。穿上雨衣、套鞋。”

“是，长官。”

等他登上舰桥，只见黑茫茫一片，浪花飞溅，狂风怒吼，波涛滚滚。这些在他看来都很美。射击指挥军官全面负责甲板上的一切事务，他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弗吉尼亚人，上尉军衔，名叫威尔逊·塔凯尔二世，诨号“呼呼”，那是从在安纳波利斯发生的一件早已被遗忘的事里叫开头的，如今只有艇长和埃斯特还叫他“呼呼”。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军官，有两个突出的癖性：一是除了艇上事务之外，一声不吭；二是一上岸就喜欢独个儿喝得烂醉。拜伦走到甲板上的时候，塔凯尔一言不发，此后也没吭声。

舰桥是艇长的战斗岗位，过了半个钟点，他还没来。埃斯特从敞开的舱口大声发布了一道命令，吩咐转向东。这时，塔凯尔那黑乎乎的人影说了五个字："这事真糟糕。"拜伦听了暗吃一惊，几乎就像听到一棵树开了口一样。

"你说什么？为什么，威尔逊？"

不料"树"说出木头一样的几句话后，再也不吭声了。除了发布命令之外，塔凯尔什么话也没说。

半个钟点就在大雨滂沱、前后颠簸、左右摇晃的岑寂中和一片漆黑里度过。声呐找不到那三艘驱逐舰了。"乌贼"号又回过头来沿着海岸开了。扩音器里发出刺耳的喊声："解除战斗岗位的值勤任务，在军官室里举行军官会议。"

艇长没有出席会议。埃斯特坐在他的位子上，脸色铁青，抽着一支灰色的雪茄。等到全体军官就座，他就拉上绿色的帘子。"得，我简短说吧。"他用不安的声调轻轻说，"刚才的一个钟点我一直陪着艇长，他的脑震荡看来很严重。赫维斯滕大夫说他的脉搏加快了，血压也升高了，视力也减退了，可能颅骨折裂。'乌贼'号只好返回基地。"

埃斯特顿了一下，挨个儿看着在座军官惊愕的脸色。没有人吭一声，也没有人做手势。他深深抽了一口臭味难当的雪茄烟："眼下我揣摩诸位的心情全都像我一样不是滋味，咱们是到这儿来执行任务的，可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咱们的无线电不能通话，如果能通话，潜艇二十六中队司令也准会命令咱们回去的。胡班艇长无法指挥进攻，他也不能委派代表来指挥。要知道，保住潜艇和全艇人员的生命是当务之急。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离开这儿。但愿'鲑鱼'号、'海豚'号和其他潜艇的弟兄在登陆滩头那里多少有点儿收获。"

"咱们怎样脱身，'夫人'？"塔凯尔随口问，"几时脱身？"

"从水面上走，'呼呼'，以二十一海里的时速笔直穿过海湾口。"埃

斯特看了一下表，“约莫再过四十分钟。”

塔凯尔只是明显地撇了撇嘴，点了一下头，表示回答。“有什么意见？”沉默一会儿后，埃斯特问，“咱们是有难同当。”

轮机军官举起手来，这在“乌贼”号的军官中倒是一种尴尬的虚礼。他是费城人，名叫萨姆托，说话尖刻，个子矮小，是一个海军中尉。他在机械维修方面是毫无幽默感的狂热分子，但其他时候说话很逗。“艇长神志清楚吗？他知道情况怎么样吗？”

“当然知道。他病了，头昏眼花。他感到精力不济，不能指挥进攻，再说浪费鱼雷也没意思。”

“他可知道咱们要在水面上通过海湾口？”

“知道。”

塔凯尔的嘴唇勉强动了动：“那是他的意思？”

“哦，‘呼呼’，我们俩反复琢磨过啦。”埃斯特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喷着雪茄烟，放下几分勉强摆出来的架子，“这事可难办。那边的驱逐舰和猎潜艇多得密密麻麻，就像菜市街的妓女一样。这个情况我们是了解的。这些毛猴子甚至可能在海湾口布下雷。虽然咱们的情报机关说他们没有雷达，但据我们所知，他们也有雷达。”埃斯特把两臂朝外一摊，耸耸肩膀，“另一方面，咱们在海面上舷侧的能见度是零吧？咱们用内燃机，不消一刻钟就能开过去，逃之夭夭。这个湾子有十二英里宽，在雨夜里，这一大片水域要用巡逻舰来牢牢把守，那可不得了。不过，如果咱们放掉空气下潜的话，因为有那么多驱逐舰用脉冲声呐在搜索咱们，咱们就得花上四倍时间才能通过这个危险地带。不错，我承认，头顶上有着两百英尺深的海水确是很好的安全系数。艇长最后说由我来指挥，一切照我的意思办。所以，我再说一遍，有什么意见？”

军官们面面相觑。

“只有这么个走法。”塔凯尔说。

埃斯特等了一会儿，大家都一言不发。他点点头：“那好吧。还有一件事，胡班艇长委托我代他对中断巡逻表示歉意。他说，整个潜艇、艇上人员和军官都表现良好。要不是鱼雷失灵，咱们这回返航就可以记上两大笔击沉敌舰的功劳。我们知道‘乌贼’号尽管吃尽苦头，仍能继续战斗。巡逻任务并没有一败涂地，他说干得很出色。”这番话，埃斯特完全是用一种单调的干巴巴的口吻说的。说罢，他又用平时的声调说：“就是这么回事。回到战斗岗位上去，我暂时解除战斗任务只是为了给艇上人员有个机会啃口三明治和撒泡尿。”

萨姆托说：“你是说，这艇上还有人没尿裤子？”

这次会议就在粗俗而轻松的笑声中一哄而散。从海湾口逃走给人以虎头蛇尾之感。埃斯特、拜伦和塔凯尔穿着橡胶雨衣站在舰桥上，凝视着黑乎乎的瓢泼大雨。声呐兵激动得结结巴巴，报告螺旋桨的声音和脉冲信号越来越多，开头还只是在前边远远的地方，接着越来越近，再接着就在“乌贼”号周围。显然声呐接收器上三百六十度各个角度都送来回声，闹成一团，十分可怕。舰桥上却一片潮湿，乌漆墨黑，太平无事。他们就这样笔直地开过重兵驻守的日军巡逻线，当他们趁着夜色一颠一颠地安然冲出海湾开到公海时，竟看不到丝毫动静。

尽管声呐兵喋喋不休地接连报警，埃斯特却径自讲道：“勃拉尼，就是要让你瞧瞧，无知才是福。咱们被这帮黄鬼团团包围，可这倒像一次游览。千万别叫咱们撞上一个鬼子才好。”

他让潜艇做好战斗准备，直到声呐接收器上的脉冲信号逐渐消失，远远落在艇艉后面为止。于是，他安排了一下值班。“勃拉尼，你换了班到我舱里来一趟。”

“是，长官。”

拜伦进舱的时候，他正穿着宽松的短裤躺在铺位上，抽着雪

茄。“嘿，拉上帘子，坐下吧。”埃斯特用一个胳膊肘撑起身子，“你喜欢潜艇的任务吗？”

拜伦隔了半晌才回答上来，他实话实说：“对我来说倒合适。”

埃斯特那双绿眼睛炯炯发光，嘴角一抿，露出极为独特的、几乎是闷闷不乐的淡笑。“好，仔细听着，”埃斯特向他凑过身来，两人的脑袋相距只有一英尺光景，简直像在耳语，“胡班艇长什么事也没有，他只是吓得屁滚尿流罢了。”

“什么？不是脑震荡？”

“才没哪！他亲口对赫维斯滕大夫说的，大夫告诉了我，于是，我们三个人把这事谈开了。他的确摔倒了，不过没摔昏过去，他佯装这样罢了。这倒不是装病临阵脱逃，也不是胆小怕事，他实在是受不了啦，勃拉尼。第一次深水炸弹爆炸时，他就有这个预兆了。你知道，我是看着他的样子心里这么猜的。真是可怜见的。他的身子缩成一团，就像个光身子的姑娘给人当场撞见似的。我觉得他做得对，因为他肯定指挥不了一场攻击啦。他垮了，他感到心惊胆战。大夫只得给他一帖强力镇静剂，让他吃了睡觉。等咱们一到马尼拉，他就要调出潜艇。”

听了这消息，拜伦不由得暗吃一惊。“哦，这件事他回头会重新考虑一下吧。他的整个前程——”

“不，他不会考虑的。他完蛋了。他对我这么说的，勃拉尼。”

“十年的潜艇生活，‘夫人’——”

“瞧，他干错了行当。当初他也是没法儿弄明白这一点的。凡是什么人拿定主意认为自己受不了，我绝不怪他，我替他难受。根据他这种情况，他确实干得不错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在敌人的进攻下，他的调度也恰当。”

“还有什么人知道他的情况？”

“说起来，‘呼呼’正在场，你骗不过‘呼呼’，可他倒不是快嘴。赫维斯滕大夫也不会声张，他为人非常讲道德。我心里想，水兵们害怕都来不及，不会发觉的。我支持胡班本人这套说法。等他调走后，自然会真相大白。现在呢，咱们只得自己来驾驶这艘潜艇啦。咱们现在正夹着尾巴返回基地，这对艇上人员的士气不利。所以，如果在返航途中碰到一条大鱼，我可要去请求胡班批准开火。咱们不是还剩下二十枚鱼雷吗？如果咱们出击，‘呼呼’就做我的参谋，让他按一下方位表，你来操作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明白吗？也许除了我自己之外，你要算我平生看到的最好的下潜军官了，不过这项工作得让奎恩去干了。”

“天哪！”

“有什么困难？”

“我摆弄不了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

“你在攻击教练艇里干得挺好的，比萨姆托强。我挑不出第二个人来了。”

“下潜，下潜，下潜。”拜伦睡得迷迷糊糊的，隐隐约约听到扩音器里的话音，还有压舱水槽进水的哗哗声，他顿时光着身子跳下铺位。和他住在同一舱房的萨姆托正坐在一张小小的书桌边写报告，打着哈欠说：“别着急。天快亮了，所以‘夫人’正在放掉空气。”

“天亮了？真的？我怎么会一睡就是五个小时？”

“能耐大嘛。”

“出了什么事？”

“咱们离马尼拉还有五十英里。”

“艇长怎么样啦？”

萨姆托耸耸肩膀：“连他的影子也没看到。”

拜伦穿上衣服，喝了咖啡，就到艇艏艇艉的鱼雷舱去检查工作。潜艇里一股臭味。到处都有人没精打采地在清扫和修理，可是失败的情绪就像机件失灵损坏的臭味一样弥漫全艇。大多数水兵都沉默寡言，但是他们的感受都一清二楚——情绪高涨的“乌贼”号官兵们初次出巡竟然就挨日本人痛打，好容易才保住性命，落得两手空空，偷偷溜回去，真是丢尽脸面，让人大吃一惊。

后来，声呐兵报告收到推进器微弱的噗噗声。标图组都来值班了，从推进器每分钟的转速推算出这艘船的大致速度。同潜艇相比，这艘船的行动非常缓慢，约莫离此四十英里。这个距离是惊人的，不过根据海上情况的变化，声呐有时也能接收到远程的螺旋桨声音。有好几回信号中断了又恢复，这艘船仍旧以同样的速度，在同样的航线上朝此迫近。

各个舱房一下子传遍了一个谣言，说是埃斯特上尉正在追踪这艘船。于是，就像刮来一股压缩空气似的，艇上那种病恹恹的气氛竟一扫而光。鱼雷兵恢复了活力，兴奋地检查着武器。轮机组都起劲地埋头修理堵塞的阀门、失灵的抽水机、破裂的输油管和水管。水兵们开始紧张地大扫除。一股诱人的炸鸡香味一下子驱走了渗漏的排水管和肮脏的人体的那股臭味。将近晌午，拜伦的好奇心油然而生。他走进埃斯特的舱房，撩开门帘一看，只见副艇长赤身裸体地坐着，正在校对打好的航海日志。“‘夫人’，有什么内幕消息？”

“什么消息？”

“咱们要攻击这个目标吗？”

“哦，你需要一份特别情况简报吗？”

“请原谅我的冒昧。”

“得了，既然你问起，我就告诉你，艇长批准我靠拢那艘船，观察一下。”埃斯特的态度冷淡无礼。

推进器的声音渐渐响起来，一个钟点比一个钟点响。德林格的标图

表明，像这样在水下迫近，“乌贼”号要将近傍晚才能看见这艘船，不过大白天在这一带海面上航行又委实太冒险了。

拜伦下午值班。五点钟的时候，埃斯特来到司令塔。他穿着干净的卡其军服，刚刮过脸，一边抽着一支长长的哈瓦那雪茄，一边哼着《华盛顿邮报进行曲》，碰上他高兴时，他就喜欢这样。“呃，好啊，诸位，咱们就来瞧瞧现在看得见这浑蛋了吗？按标图看，应当看得见了。升上潜望镜！好，好，好！我的天哪，咱们的朋友来啦。注意，方位！二一○。注意，距离！一万四千码。降下潜望镜！”

他对着传话筒大声喊道：“军士长，押宝得彩了！这艘船就在那边地平线上，只见桅杆不见船身。”操纵室里响起愉快的笑声。埃斯特回过头来对着拜伦，满面春风地说：“勃拉尼，咱们进入战备状态吧。”

一声警报令下，顿时照例一片忙乱：喧闹的匆匆奔跑声，吆喝声，不透水的舱门哐啷哐啷的开关声，电话传令兵哇啦哇啦的汇报声。塔凯尔到了，脖子上吊着方位表，这是一个复杂的塑料仪器，一旦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失灵，它就可以给鱼雷发射提供方位。拜伦紧张不安地坐在计算机旁。他在潜艇学校念书时，还有在岸上实习操作模拟设备时，曾经摆弄过这个黑盘面的仪器和指针不停跳动的刻度盘，可是从来没在海上操作过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就是把攻击问题中的三个活动的因素——鱼雷、潜艇、活靶子凑在一起，将所有这些在变化的数据归纳为一个关键性的数字：给发射鱼雷做依据的最终方位。它得出的数据资料的可靠性因事而异。“乌贼”号的航向和速度是精确的，可是靶船的数据（包括声呐读数和潜望镜的观察）往往不精确，而且瞬息万变。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的操作军官在将新数字不断输入机器时，必须考虑哪些读数是变化无常的，哪些读数多少有点儿正确。威尔逊·塔凯尔对这一点有独到之功。压在拜伦肩上的这副担子使他心情沉重，可也使他心情激动。

在标图上也好，在计算机上也好，潜艇和靶船都继续在靠拢。埃斯特踱来踱去，抽着雪茄，等待日落，以便再升上潜望镜。他对塔凯尔

说："我可不想把上面咱们这个胖墩墩的小朋友吓跑。"他那张经常苍白的脸涨得绯红，他这样轻捷灵活、紧张不安地踱步，手指头还不断打着榧子，更引起攻击组人员的心理紧张，这一点拜伦从水兵们的脸色上就看得出来。

埃斯特蹲在潜望镜套筒边，终于说了一句话："行了，升上潜望镜！"他抓住手柄，啪地拉下，就像胡班过去那样手脚干净利落。他的身子随着潜望镜一起上升，趁着镜杆上升，他凑在接目镜前看着。"距离，注意！六千码。方位，注意！二二四。"潜望镜刚刚升上去，他就下令重新降下。"好。艇艏角度，左舷二十度。这是艘中型油船，'呼呼'，大约有五千吨。"

"日本船的轮廓？"

"见鬼，油船的轮廓！还有哪国船只在南中国海突突突地开来开去的？"

"那咱们可就不知道了，'夫人'。"一个忧郁的声音说道。

布朗奇·胡班那张胡子拉碴的脸像鬼脸似的浮现在舱口。他爬上司令塔，两眼像见鬼似的亮得近乎病态，头部血糊糊地扎着绷带，瘦削的骨架弯腰曲背的，披着一件虎斑旧浴衣，浴衣拖在甲板上。"也许是哪艘混账鬼船不知道在打仗。也许是咱们自己的一艘船开出来同一支舰队会合，咱们不知道罢了。"

"长官，绝对可以肯定这不像美国船。"

"'夫人'，咱们得弄弄清楚才行。"

"好吧。快拿日本商船、油船的识别手册来！"埃斯特对航信士官厉声说。他重新升上潜望镜，大声报着距离、方位和艇艏角度。"快点儿，快点儿，鲍丁。手册呢？"

"这就是，长官！"那个水兵匆匆把打开的手册摊在领航员的桌子

上，“油船的轮廓。”

“我看到了。”埃斯特两眼盯住手册，抓起一支红铅笔，在一条船的轮廓上粗粗画了个圈，拿给胡班看，“就是这个类型，四千五百吨。凭那桥楼曲折的轮廓，准错不了。看上去甚至像一座他妈的宝塔。长官，请看一下吧。在夕阳里真像硬纸板的剪影。”

“升上潜望镜。”胡班说。他的动作慢慢腾腾、懒懒散散。他凑在接目镜上看着，嘴里并不报出数据。“好了，降下潜望镜。得，这个对手容易对付，‘夫人’。我的眼力很模糊。你既然认出了，那就放手干吧。”

“进攻吗，艇长？”

“对，你要攻就攻吧，开火打吧。”

“拜伦！正常战斗前进航向？”

“正常战斗前进航向一六○，长官！”拜伦大声报道。

“舵手，舵转一六○。”

“舵转一六○，长官！”

“时速十海里！”

埃斯特拿起扩音器话筒：“全体人员注意，‘乌贼’号对油船发动攻击。”

胡班急忙嘶哑地说：“奉劝一句。那些新的磁性雷管糟透了，几年前，我为此在军械局干过一仗。我心里有数。它们害得我昨天两发没打中。鱼雷对准船体打，否则就会像我昨天那样打不中。”

“长官，我们奉命打龙骨下面十英尺的部位。”

“主意不错，可是我听说日本人正在造平底油船，‘夫人’。”胡班眨眨眼，那张煞白的脸上满面愁容，这样一来显得特别滑稽可笑，“难道这个你还不知道？吃水连六英寸都不到。”

埃斯特上尉朝艇长目光敏锐地看了一眼，下令把鱼雷对准近水面的目标。

这场第二次进攻一开头就很像当初在甲米地攻击教练艇上的操练，那么像，弄得拜伦的现实感都模模糊糊了。埃斯特指挥过几十次模拟鱼雷发射，都是由塔凯尔当参谋，拜伦操作计算机。这一回，情况看起来活像当初学校里的操练，同样的那一套连珠炮似的报告、命令、提问和不断地变换航向，忙得那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的操作军官不停地工作。当初海滨教练艇上的司令塔看上去也是这副模样，连气味都一模一样——主要不外乎水兵们身上的汗臭、埃斯特的雪茄烟味和电气设备那股刺鼻臭味。拜伦一下子全神贯注了。他要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色，受到表扬。他知道他们现在是在水下，而且有艘真正的靶船在提供数据，不过那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意识罢了，哪里比得上现在思想正高度集中于数字、三角计算和刻度盘上跳动的指针，集中于即将由他来得出答案的时刻，这个答案就是关系重大的最终方位，根据这个方位才能确定鱼雷的陀螺仪角度。

整个事情看来正飞速发展。埃斯特甚至比当初操练时更加接近敌船。等到计算机显示出目标距离九百码，他才以精神饱满的紧张声调下令说："确定最终方位再放。升上潜望镜。注意！方位一九八。降下潜望镜！"

"方位对准，"拜伦喊道，"陀螺仪角度左舷十七度！"

"放！"

"一号开火！"鱼雷兵按下火力发射按钮，"二号开火！"

鱼雷发射出去引起艇身猛地震晃起来，震得拜伦顿时醒悟了，原来那两枚装载TNT的鱼雷现在正从水里发射出去，消灭一艘船和船上那些没有防备的人员，这两枚鱼雷就是由他运算出来的致命数字导向的。那艘油船根本没有改变过航向或速度。没关系，这场战争是不受约束的，

他寻思道：打鸽子，鸟枪要对准头部。但愿这一回鱼雷顶用就好了！嘀嗒，嘀嗒，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轰隆！

轰隆！

又爆了一下冷门！在九百码以外爆炸的鱼雷对“乌贼”号的冲击几乎就像深水炸弹一样，甲板颠簸，艇身隆隆直响，攻击组人员个个摇摇晃晃。潜艇内顿时欢声雷动，“夫人”埃斯特也大声嚷着：“哎呦，乖乖！天哪！我的上帝呀，多好看啊！艇长，艇长！”

胡班赶忙跑到潜望镜跟前，浴衣在光腿上啪嗒啪嗒地拍动。他弯下腰，凑近接目镜：“啊，真美！天哪，‘夫人’，这次巡逻告捷啦！这回得手了！正好打中一艘！哎呀，真好看！好极了！”

拜伦从抽屉里抓起船上的照相机，等艇长一走开，就把照相机对准接目镜。埃斯特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背说：“妈的，勃拉尼，干得好！刚好中了两发，再看一眼，乖乖，看一眼。这艘船要烧上好一阵子呢。千载难逢的眼福啊！‘呼呼’！下一个该你看。让大伙儿都看一眼。攻击组全体人员个个都来看！”

拜伦刚弯下腰凑近接目镜，潜望镜的黑圆框里就显出一幕壮观的夜景。衬着布满星星的夜空，一片烈火如同高烧的巨烛，足有几百英尺高，正从半掩没在色泽更深的一团火球中的黑色油船上熊熊燃起。滚滚黑烟就从烛焰上方那片烈火中不断喷发出来，把星群都遮暗了。海面上浴着一片金光。“夫人”埃斯特拍拍他弯着的背脊：“怎么样？你这小瞌睡虫，居然算得一丝不差！好极了！两发两中！干得好！你一生中可曾见过比这更美的景色吗？”

拜伦正尽力想理解这一切：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是一场屠杀，挨深水炸弹轰炸的大仇总算报了，日本人正惨死在这场叹为观止的大屠杀中。但是，他还是困惑不解，好像这都不是真实的。他真心的感觉主要

是打中敌船后那种激荡人心的胜利感，对这幕扣人心弦的野火壮观的赞赏，以及看到一出戏或一场斗牛结尾时不由得产生的一丝戏剧性的淡淡哀愁。就在在潜望镜里观看的短短几秒钟里，他想在心里寻找对那些被烤死的日本水兵的同情，可是一点儿也找不到。他们是抽象概念，是敌人，是踩在脚下的蚂蚁。

“我从没见过有这一半美的景色，”拜伦把潜望镜让给塔凯尔，“长官，我可以发誓，真的没见过。”

“你当然没见过！”埃斯特伸出两只长臂，搂住这个海军少尉，像大猩猩似的紧紧揪住他，“祝你圣诞节快乐！现在你有个故事可以讲给娜塔丽听啦！”

第十三章

莱斯里·斯鲁特只要看见哪个姑娘身材颀长，体态轻盈，一头卷曲柔润的浓密乌发往后梳，就往往把她当成娜塔丽·亨利。有一回，他在伯尔尼的一场酒会上看到了一个姑娘，浑身神经不由得感到一阵轻微的震颤。不消说，又是一场虚惊。娜塔丽固然可能在几乎任何一个地方露面，不过他知道她在哪里。

这个假娜塔丽正在跟圣诞节酒会的主人——英国代办聊天，他们站在一幅色彩鲜艳的乔治六世肖像画下面，画中人物全副戎装，挂满勋章。斯鲁特在人声鼎沸、说着几国语言的宾客中想法挤过去，好一饱眼福。但见她长着鹅蛋脸，一对大大的黑眼睛分得很开，眼角上翘，高高的颧骨，微微凹陷的面颊，连橙红色的唇膏也搽得过于浓艳，和娜塔丽真是极其相似啊！她一定是一个犹太人。她的身段比较苗条，因此比娜塔丽更加诱人，就斯鲁特的审美观来说，娜塔丽未免有点儿骨骼太大。他一直目送着这姑娘穿过烟雾腾腾的会客室。她回眸朝他看看。他跟着她走进一间镶嵌着护墙板的书房，她在一个铜架地球仪边停了步，呷着一大杯酒。

“你好。”

“你好。”这对仰望着他的热情的眼睛清澈而天真，虽然她看上去有二十来岁了，可是眼睛还像个聪明的少女。

“鄙人是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莱斯里·斯鲁特。”

“哦，我知道。”

“啊，咱们见过面吗？”

“因为你一直盯着我看，我就向人家打听你是什么人。”她用柔和悦耳的嗓音说，一口略带德国腔的英国口音。

“请别见怪。你看上去特别像我爱上的一个姑娘，她结婚了，很美满。所以，说来我也未免太痴情了，不过好歹这就是我盯着你看的原因。”

“真的吗？这回我已经深深了解你啦，尽管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呢。我叫塞尔玛·阿舍尔。”她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和他握了一下，手劲没娜塔丽大，可比娜塔丽更带点儿少女气息。她手上没戴戒指。“我朋友说你太偏向犹太人，就从莫斯科调任了。”

斯鲁特听了这句话很恼火。伯尔尼到处都这么传说，这是公使馆里的哪个人散播的？“但愿我真能名副其实地为这些人做出牺牲。我的调任是例行公事。能找到个地方有好酒好菜，晚上有灯有火，不打枪不打炮，我就高兴了。”

她对他伸出食指点点戳戳，像个小学教师似的。“别这样！别为这事感到惭愧。难道你不明白这件事使你在外交界多出名吗？”她伸出一只苍白的手，转着吱吱嘎嘎响的地球仪，“这世界够大的吧？可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容得了犹太人。多少世纪以来，至少一向还有一扇大门敞开着，如今门全堵死了。”

斯鲁特哪想得到自己偏偏又找上这么个麻烦。这个姑娘穿着漂漂亮亮的时髦衣服，态度充满自信，同别的男人在一起谈笑自若，难道会是一个难民吗？那些被赶出家园的倒霉人老是到公使馆纠缠不休，他对他们的苦难早已无动于衷了。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来保持神志正常啦。

“你有困难吗？”

“我本人吗？没有。我小时候全家人就离开德国了，我们是瑞士公民。当时人们都把希特勒当笑柄，可爸爸并不觉得好笑。”她把头往后一仰，声调也变了，“好吧！给我说说跟我相像的那个姑娘吧。不过，还是请你先给我再弄点儿柠檬苏打水来。”

他在酒吧前歇下来，一口干了一大杯杜松子酒。等他回来时，只见

塞尔玛·阿舍尔站在地球仪旁，叉起了胳膊，屁股和一条腿朝一边挺出，贴身的蓝裙子衬托出一条大腿的美妙轮廓。这是娜塔丽喜欢摆的老姿势。“说起来，这姑娘嘛，”他说，“就是埃伦·杰斯特罗的侄女，他是一个作家，也许你听说过他吧。”

“哦，写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和《一个名叫保罗的犹太人》？当然听说过。我不大爱看书。这些书写得机智聪明，不过相当浅薄，而且是无神论。原来她是犹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现在她在哪儿？”

塞尔玛·阿舍尔劲头十足地听他讲娜塔丽的故事，她那对清澈的棕色眼睛像电光似的凝视着他。斯鲁特的眼睛却一直盯着露在她花边蓝衬衫下雪白的颈前那激烈跳动的血脉，这是神经高度兴奋的表现。

“多离奇的事啊！管她叔叔是名人也罢，不是名人也罢，她干吗不把这个死缠不休的老东西摆脱掉呢？”

“她是一步步卷进去的。等她拼命想使自己和孩子摆脱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偷袭珍珠港的事把她拖住了。”

“那么她孩子的父亲，这个异教徒青年海军军官如今在什么地方呢？”

“在太平洋的一艘潜艇里。”

“怪极了！我真替她难受，可她的眼力一定很糟糕。你怎么知道她在锡耶纳？”

“我在负责被扣留的侨民的交换工作。意大利把我们一方的记者就扣留在那里。她跟杰斯特罗博士都上了名册。”

“她可知道你在争取释放她？”

“但愿她知道。瑞士驻罗马公使馆替我们转信，我给她写过信。”

“你决心要弄她出来吗？”

“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她叔叔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她一直在做他手下的研究员。我们国内也扣住了不少意大利记者。这事得花时间，可是不至于有太多的麻烦。”

“真是十分迷人。”塞尔玛·阿舍尔伸出手来，“你一定要写信告诉她，你在伯尔尼碰见一个长得像她的姑娘。”

“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我自己有车。”

“可是我很想再见到你。”

“哦，不成，不成。”她心里一乐，眼睛睁得圆溜溜的，令人啼笑皆非，“我只会惹得你伤心，叫你想起你失去的心上人。”

她屁股一扭，就走出书房，像圆舞曲一样轻松愉快。

“那你认为苏联决心坚持到底吗？”阿舍尔博士问。他的身材胖墩墩的，一头浓密的花白头发，很大的鹰钩鼻。他坐在桌子首席，一张疲惫得要命的脸耷拉在胸前。

斯鲁特听到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不由得又感到惶恐不安，一则想不到这回人家竟会请他吃饭，二则只看阿舍尔家这阔绰的排场，他就已经感到惶恐不安了。他们的餐具一色都是笨重的金边瓷器。方格板壁上挂着两幅马奈[1]的画，在小天窗透进来的道道光线下发亮。塞尔玛隔着桌子对斯鲁特莞尔一笑。“爸爸，你别想从一个外交家嘴里掏出一句干脆的话来。”

她的座位一边是一个教士打扮的红脸神父，他正畅快地大吃大喝；一边是一个皮包骨的瘦高个儿英国老头儿，鼻子上长着个难看的疣子，上菜时他只要素的，可又几乎碰也不碰，就搁在那里了。宾主共有十人，除了塞尔玛之外，斯鲁特一个也不认识。塞尔玛的哥哥是一个头发早秃的小个子，他和他父亲都戴着室内戴的黑便帽。莱斯里·斯鲁特走

了这么多地方，可从没跟戴着便帽的犹太人同桌吃过饭。

塞尔玛的母亲碰了碰斯鲁特的手，她的纤指上戴着两枚大钻戒，闪耀着红光和青光。“可你是刚从莫斯科来的，务必请你给我们讲讲你的印象。”

“说起来，我十一月份离开的时候情况最糟糕，此后多少有些起色。”

斯鲁特说得顺口，就不知不觉地独个儿说开了。他谈到了冬季大反攻的情况：《真理报》上随着报捷的大标题刚刚刊出将领的照片，胆小的官员就源源不断从古比雪夫回到莫斯科来，粮食供应有所改善，空袭次数日益减少，一队队没刮胡子的、形容枯槁的德国人在红军冲锋枪的押送下，一边在高尔基大街的雪地里行进，一边还用破破烂烂的袖口擦着鼻涕。“俄国人管这些家伙叫‘冬天里的德国佬’，”斯鲁特说，听的人都哄堂大笑，面露喜色，“不过目前是一月中旬。虽然德国人稍微失利，但希特勒依然盘踞着俄国西部。大反攻看起来接近尾声了，大家应当尽量乐观才好。只是俄国人的干劲、爱国精神和人多势众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阿舍尔博士萎靡不振地点点头。“对，对。不过，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苏联怎能继续打下去呢？”

“一九四一年他们打败仗时，他们把工厂都搬到乌拉尔山脉后边去了。这真是一项超人的工作。”

“斯鲁特先生，希特勒的工厂可不必搬动啊。这些工厂都是世界上设备最好的，一直都在稳步生产出大量武器。只等来年春天解冻，泥泞干燥了，他就会发动一次大规模新攻势。你说，那些内迁的工厂能给俄国人生产足够的武器吗？”

“俄国人还能得到《租借法案》的物资。”

“不够，”英国老头儿喝道，“他们不够，英国也不够。”

阿舍尔悲哀地说："我担心的是，如果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拿下高加索，而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还是和外界隔绝的话，你可不能排除人家单独媾和的可能性。"

英国老头儿说："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干的那样。"

塞尔玛的母亲说："那么一来，俄国的犹太人就完蛋了。"

神父本来在穷凶极恶地对付半只鸭子，忽然住了手，一对小眼睛朝斯鲁特瞟了一眼："目前俄国的那些犹太人是怎么个情况啊？"

"在德国后方的吗？大概很糟糕吧。别的地方嘛，还算过得去。当局把他们当牲口似的赶来赶去，不过俄国多多少少也是这样对付每一个人的。"

"从俄国和波兰传出来的各种说法是真的吗？"阿舍尔博士问，斯鲁特没搭理他，"我指的是大屠杀。"

四座都向斯鲁特投来严峻的眼光。

"这类事情是很难核实的，"他吞吞吐吐地说，"战争时期嘛。那些地区禁止外界的新闻人士进出，连德国的也不准。大屠杀的受害者开不了口，杀人凶手当然不肯谈。"

"醉鬼酒后吐真言，德国也有爱喝酒的人。"塞尔玛说。

阿舍尔太太又碰碰他的手。这个年近花甲的女人，头发里夹着几绺银丝，皱纹密布的脸庞清癯秀丽，一身长袖黑礼服直扣到脖子，这些都赋予她一种雍容华贵的美。"你为什么说在德国后方的情况很糟糕？"

"我离开莫斯科前看到过一些档案材料。"

"哪类档案材料？"神父马上尖锐地发问。

斯鲁特越来越不安，躲躲闪闪地说："不外乎是人们听说的那种吧。"

那个英国人清清嗓子，用指关节敲敲桌面，像含着口痰似的说："斯鲁特先生，伯尔尼就是这么一座充满流言蜚语的小城市，你知道吗？听说你太关心犹太人，你们国务院就把你从莫斯科调到瑞士来了。"

"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国国务院本身就非常关心犹太人。"

那个英国人缠住不放，说："事实上，听说你对美国新闻界人士透露了你的档案材料，因此引起了你的上级的不满。"

斯鲁特无法圆滑地对付这个刺探，他只能说："流言蜚语简直不值得讨论。"

接着，大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这时有个女用人在每一个席位上放了一本小小的祈祷书。阿舍尔博士父子都一本正经地用希伯来语念了一段祈祷词。这当口儿，斯鲁特感到尴尬，就顺手翻着德译本的祈祷文。等到男女宾客分别走到各自的休息室去喝咖啡时，塞尔玛在一条过道里拦住斯鲁特，伸出两臂搂住他。她身上穿着一件黑丝绒紧身胸衣，半掩半露着一对漂亮的乳房，比娜塔丽的略小一些。她四顾无人，就依偎着他，在他嘴上轻轻一吻。

"这是为什么？"

"你太瘦了，我们一定要把你喂胖。"她匆匆走开了。

这个公馆里有整整一层都是阿舍尔博士的书房：长长一间，黑沉沉的，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成排的书，多半都是皮面精装书。一股浓烈的、发霉的书卷味。在堆得乱七八糟的大书桌后面的那堵墙上，挂着一些政治家和歌剧明星的签名照。附近的一个木架上摊开着一幅世界军事地图，上面插满彩色图钉。

"你还一直收听柏林电台呢，雅各布？"那个英国人伸出颤抖的手指，在地图上马来半岛那儿"笃笃"敲着，"日本人早就给打退到比这儿更远的北边了。"

阿舍尔对斯鲁特说："你瞧，我真糊涂，竟把战争带进我修身养性的地方了。"

"你这儿的地图倒比我们公使馆的详细。我们往往把整个太平洋都忘了。"

"不过，斯鲁特先生，这可是一个关键地区啊，对不对？要是新加坡丢了，那就不免引起一场土崩瓦解，"他伸出指头，从印度到澳大利亚往下一扫，"不闹得天下大乱才不会罢休呢。"他又把指头朝上一挥，指着德国在俄国的战线，那是一排红色图钉标出的南北向曲线，从黑海一直到北冰洋，"瞧希特勒占据的地方！苏联是一个断臂缺腿的残废啦。"

"新加坡丢不了。"那英国人说。

"再说一个主权国家能长出新手新脚来，"斯鲁特说，"它是一个顽强的原始生物，就像螃蟹似的。"

阿舍尔听了这番比较，苍白的脸上微露喜色。"唉，可是德国人如此强大。但愿能从他们的后方包抄过去！"他的指头一下子跳到大西洋东岸，"不过如今东亚的土崩瓦解会把美、英拖到另一个方向。"阿舍尔郁郁不乐地叹了口气，颓然地坐在斯鲁特身边的棕色皮沙发上。

"哪能让这种事出现呢！"那个英国人坐在一张高背椅上，开始拿大西洋沿岸德国潜艇击沉盟国舰船的事来逗莱斯里·斯鲁特。难道斯鲁特的同胞连在战时都不能尽力克制一下，在沿海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吗？柏林电台公开吹嘘说，辉煌的灯火为德国潜艇提供了战争中最方便的搜索条件。英国广播公司刚才证实了德国发布的十二月份在美国沿海击沉舰船的惊人数字。照这样下去，盟军是输定了。

再说——那老头儿越说气越大，竟差点儿从椅子上跳起来——日本人在吕宋岛为什么进展如此迅速？英国兵力分散在全球，而且已经打了两年多的仗，所以难怪新加坡岌岌可危。可是，驻菲律宾的美军已经多

赢得了两个宝贵的和平年头练兵备战，况且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作战。为什么不把侵略者撵到海里去？如果在这次大战中，美国连这副担子都挑不起来，那也好，英国愿意单独拯救文明世界，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俄国熊。不过，任重道远啊。美国有的是资源，就是缺少斗志。

斯鲁特听了这番慷慨激昂的长篇宏论，倒没怎么发火，因为凭这人的态度和嘶哑的声音，他真是老糊涂了。斯鲁特不动声色地回答道，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要做好战争的思想准备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点在张伯伦执政下的英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也有一两个问题要请教。不准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对英国的作战有何好处？一个自称为文明民主的国家，怎能迫使妇女儿童乘坐危险的旧船，绕着地中海毫无指望地不断漂流呢？

“理由可多着哪，有地区政策的种种理由，有国家的种种理由。”那个英国人泪汪汪的，猛地伸出手在眼睛上一抹，“不瞒你说，大英帝国肩负种种重任，处境为难哪——一个人还往往进退两难呢。对不起，告辞了。”他站起身，赶紧夺门而出。不一会儿，他那个不施脂粉、貌不惊人的女儿出场说：“我们该告辞了。”她嗔怨地白了斯鲁特一眼，转过身走了。

“得罪，得罪。”斯鲁特对阿舍尔说。

“当初托莱佛在这儿的公使馆任职时，他就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他身体有病，热爱祖国，可是人老了。”阿舍尔沉着地说。

宴会就此散了。斯鲁特和神父一起走到寒风料峭、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斯鲁特翻起衣领，说要走回自己的寓所。神父提出陪他走走，练练筋骨。斯鲁特心里原来寻思跟这个小胖子神父一起走兴许走不快，他们两人在枝干光秃秃的树下迈开大步走过干涸的喷泉时，倒是他得加快步伐。在寂静的深夜里，斯鲁特听得见神父均匀的深呼吸，大鼻子像小小的蒸汽机似的冒出热气。他们走了约莫一英里，大家都一言不发。

“好了，我到家了，”斯鲁特在自己公寓门口停步说，“谢谢你作陪。”

神父直盯着他的脸。“还有一些有关犹太人遭遇的档案材料，你感兴趣吗？”这句话是突然用干脆的德国话说的。

“什么？啊，我刚才在宴会上说过了，我国政府当然关心减轻犹太人苦难的问题。”

神父朝马路对面一个暗沉沉的儿童小公园挥挥手，公园里空荡荡的一排排长凳间有秋千，有跷跷板。他们过了马路，默默无声地在公园里走了一圈。

“真可怕，真可怕，真可怕。”神父骤然一连声地说，声调那么异样、那么忧伤、那么紧张，斯鲁特听了不由得停住脚步，大为震惊。神父抬头看着他，在远处一盏路灯的暗淡光线下，那张脸变了相。“斯鲁特先生，我原是巴伐利亚人。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亲眼看见阿道夫·希特勒这摊狗屎在街头对着二十来个人演讲。暴动失败以后，一九二四年，我看见他在受审时大放厥词。一九三六年，在纳粹党代会上，我又看见他对一百万人演说。他始终是那么一摊狗屎。他从来没改变过，直到今天也没改变。同样一只手撑在屁股上，同样一个拳头挥舞不休，同样粗俗的嗓音、下流的语言、愚蠢而原始的念头。然而，他是德国的主宰，他是我国人民的凶神恶煞，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祸星。”

忽然，神父又开步走了，斯鲁特只得跑了几步跟随在他身边。“你必须了解德国，斯鲁特先生。”他的声调冷静些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民族，我们只知道服从上面的命令。那是我们的历史的产物，是一种持久的封建制度。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一直犹豫不决，是要崇尚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呢，还是要偏重浪漫的实利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呢？是要乌托邦的美妙幻想，还是要专制蛮横的强权理论？到今天为止，我们基本上还不知所从，是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放纵的享乐主义呢，还是要东方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的无神论？”神

父一边嘴里熟练流利地说出这些抽象的词句，一边张开两臂做着手势，“而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鸿沟、多大的真空、多大的空白啊！这两种现代思潮的人文主义都提出不信上帝。我们德国人心里都明白，这两种论点都过分简单化和虚伪。在这一点上，我们算对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上当受骗。我们一直摸索着在现代生活中恢复爱和信仰，哦，还有基督。可是，我们天真幼稚，我们受蒙蔽啦。一个反基督的恶魔欺骗了我们，他利用他那种野蛮的、伪宗教的民族主义，把我们引到通向地狱之路。不幸的是，我们的宗教狂热和不动脑筋的一味盲从竟如此严重，简直没有个底儿。德国人真心渴望着获得信仰、希望和一种站得住脚的现代形而上学，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对这种渴望的极大歪曲。我们正在饮鸩止渴。假如不斩断他的魔爪，结果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大灾难。”

一半因为神父这双有力的手越握越紧，一半因为他这番充满热情的谈话，斯鲁特竟被深深感动了，他说：“这番话我全信，你说得好。”

神父那圆溜溜的小脑袋点了点。他傻笑了一下，忽然滑稽地换成一副随随便便的口吻说：“你喜欢看电影吗？我本人可是非常偏爱电影。我承认，这有点儿无聊，浪费时间。”

“喜欢，我就爱看电影。”

“好极了，改天我们一起去看。”

经常有人找上门来给外交官送情报，而电影院就是一个通常的接头地点。斯鲁特倒从没碰到过这等事。他左右为难，只好闪烁其词说：“再请教一下大名。我很抱歉，可惜我先前没听清楚。”

“我是马丁神父。过几天我们约好一起去看场电影吧，我给你打个电话。”

隔了半晌，斯鲁特才点点头。

为什么点头呢？此后莱斯里·斯鲁特心里时常在琢磨，因为这件事

决定了他下半辈子的命运。说起来，一是他有一种代表美国的概念；二是他感到尽管表面上有逆流、有偏见，美国人骨子里还是同情犹太人的；三是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竟会拒绝一个绝色犹太姑娘，真是目光短浅的傻瓜；四是他巴不得克服自己的胆怯怕事，他已经开始感到这种胆怯的可恶了；五是他意识到尽管上回他向美联社泄露明斯克文件这事害得他丢了官，可是这仍然不失为产生一种反常的自豪感的因素；最后一点，也同其他几点一样起作用，那就是好奇心。这几点把他推进了一种新的生活。

三个星期过去了。斯鲁特脑子里早把这次深夜的离奇谈话淡忘了。蓦地，马丁神父打来了电话。“斯鲁特先生，你喜欢宾·克劳斯贝吗？我觉得他逗极了。你知道吗，宾·克劳斯贝的新片就在碧珠电影院上映。”

神父拿了预先买好的戏票等着。七点钟开始的电影，影院还没满座。马丁神父找了一个边座，斯鲁特悄悄坐在他旁边。他们看着宾·克劳斯贝打扮得像个大学生，同穿着短裙的漂亮姑娘鬼混逗乐，看了半个小时光景，神父一声不吭换了一个座位，远远坐到前排去了。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瘦子，坐在这位子上，手里摆弄着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和一包厚厚的东西。帽子掉到地板上了。他蹲下来在座位下找帽子的当口儿，顺手把那包东西搁在斯鲁特膝上，嘴里说声“劳驾”。斯鲁特那边邻座上坐着一个满脸脓疱的姑娘，只顾着看宾·克劳斯贝，正看得出神，一点儿也没注意到这件事。那人找到了帽子，就安心看电影了。斯鲁特拿了这包东西。等到电影散场，他把东西夹在腋下就走，一颗心怦怦直跳。在夜色朦胧的场外，散戏回去的观众没一个朝斯鲁特看一眼。

他拼命克制自己，不敢加快步伐，其实是不敢奔跑，信步走回寓所。锁上门，拉上百叶窗，这才从那包里抽出一捆影印品，黑底白字，是一份德国官方文件，有几页上面沾着一块褐色的污迹，把字都弄糊了。他匆匆翻弄这些深色的纸页时，纸上冒出一股辛辣的药水味。

面上一页盖着一个黑底白字的橡皮印，字迹清楚：国家机密。文件的标题是：

会议纪要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

在格罗斯—万湖召开的政府各部次长级会议

开头几页列举了十五名官衔显赫的高级官员的名字。党卫军第二把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主持了这次在柏林郊区万湖召开的会议。斯鲁特正打算一边看着文件，一边翻译出来，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我是塞尔玛·阿舍尔。你肯请我吃饭吗？”

“塞尔玛！天哪，好呀！”她听出他一股子热情，不由得哈哈大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趁还没换装，他匆匆翻了一下文件，主要论点是把大批欧洲犹太人由铁路运送到被征服的东方地区，强迫他们修筑公路。这件事既不新奇，也不怎么骇人听闻。要知道，俄国和法国的战俘也被当作奴隶劳动力使用呢。德国人甚至还强迫意大利人进厂干活儿。德国人称王称霸，对犹太人尤其残酷，因此才搞出了这个筑路工程计划。斯鲁特弄不懂神父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把这些材料给他。他把这包东西塞到床垫子下，回头再细看。

塞尔玛开了她那辆灰色的双人座小菲亚特来接他。她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脸蛋半掩在雪白的狐皮领子里，一脸正色，眼睛明亮，羞羞答答。她把车子开到一条偏僻马路上的一家小饭馆前。

“自从认识你以来，我平生第一回做了两件坏事。”塞尔玛一双纤细的手搁在方格台布上，一会儿捏紧，一会儿放松，“其中一件就是开口

叫一个男人请我吃饭。”

“这件事不算坏呀，幸亏你做了，我很高兴。还有一件呢？”

“更坏了。”她突然尽情大笑，用手碰碰他的手，一下又赶紧缩回去了。

“塞尔玛，你的手好凉。”

“怪不得，我紧张极了。”

“可为什么呢？”

“嗯——为了把一件事讲清楚，上个月请你去吃饭可不是我的主意。是爸爸出乎我的意料请的。根据你谈到的那位在锡耶纳的朋友的情况，看来你对大胆的姑娘并不介意，其实我偏偏不是这种人。我把我遇见你的事告诉了父母，他们对你是久仰了。爸爸在此地当了多年犹太人协会的头头儿。随着德国人每次取得胜利，我们在伯尔尼这儿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少，这对我倒是一种教育，”塞尔玛开头几句话说说停停，以后就呱啦呱啦谈开了，她大声道，“一种冷眼看人生的真正教育。爸爸资助过医院、歌剧院、定期换演剧目的剧院，样样都资助！我们家过去宾客盈门，可如今——唉——”

“塞尔玛，我在你家遇见的那个神父是什么人？”

“马丁神父？一个善良的德国人。善良的德国人确实有呀，人数还不少哪，可惜还不足以起什么影响。马丁神父帮爸爸搞了不少南美的入境签证。”

“他向我提供了德国虐待犹太人的秘密情报。”

“真的？”

“他的情报可靠吗？”

“我实在不能对神父下判断，哪怕他是至亲好友。抱歉了。”她两手

一挥，激动地做了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仿佛要把这个话题挥开似的，“家里闹腾得不像话！我今晚只好出来。爸爸正把他的企业搬到美国去呢。他忙得筋疲力尽，妈妈可不愿眼看着他一味操心担忧，把命都送掉。这桩事非常复杂，牵涉到把在土耳其和巴西的工厂卖掉，别的我就不懂了。哎哟，瞧我唠唠叨叨说了一大堆。”

“承蒙你向我推心置腹，我很荣幸。我决不会把人家的话再讲出去。”

“娜塔丽的话多吗？”

“多得多了。她十分武断，还好争辩。”

“我看我们并不真正相像。”

“我竟一下子忘了你们的相似之处。”

“真的吗？可怜哪，原来你对我感兴趣的只是我跟她相似。”

“你话一少，就不相似了。”

塞尔玛·阿舍尔脸红了，慌忙扭过头去，然后再仰起脖子，回头望着他。“另外一个原因，我父亲搬家的真正原因，就是我就要嫁给一个美国人，巴尔的摩的一个律师，地道的正教徒。”

“你——呃，你本人真心信教吗？还是你遵照父母的意思？”

“我受过良好的希伯来教育，甚至还懂得一点儿《塔木德》，按说姑娘家是不该学的。我念书一向很认真，我父亲看了很高兴。目前他正跟我一起研究以赛亚[(2)]，这的确非常有趣。至于说到上帝——”她又激动地做了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我越来越怀疑了。如今上帝到哪儿去了啊？上帝怎能听任这类事情出现呢？我还可能会成为一个被打入地狱不得翻身的幽魂呢。”

“那么，你要嫁那个虔诚的年轻人又是怎么回事？”

“哦，我决不能随便嫁给别的什么人。”她看到他莫名其妙地皱着眉头，暗自好笑，“这一点你不了解吧？说起来，你也用不着了解。”

现在斯鲁特完全清楚了，他跟这个姑娘的关系告吹了。他们一直七扯八扯地谈到上菜为止。他开始在她身上寻找短处，每逢他想打退堂鼓，他总是这么做，所有的姑娘都难保没有缺点。塞尔玛那串长长的耳坠子挑得糟极了，她的时髦观也有毛病：那件高领子的衣服遮住了脖子，却挑逗性地突出了一对小山般的乳房，既要显示出女性美，又要假正经，弄得不伦不类。她的眉毛长得太浓，没有拔过。早先看来那份天真稚气倒也引人注目，现在看来分明只是过分矜持的小家子气罢了。他怎么偏偏同一个虔诚的黄毛丫头一起吃饭！他开始感到上当了。这顿饭吃得有什么意思呢？

“你喜欢跳舞吗？”塞尔玛正懒懒散散、挑精拣肥地吃着清蒸鱼。

“马马虎虎。”斯鲁特有点儿不客气地说，“你呢？”

“我跳得糟极了。我过去难得跳舞，今晚我倒很想跳跳。”

“一定奉陪。”这倒是把这个虔诚的黄毛丫头搂在怀里的一个办法，虽然这办法不一定使人十分满意。

“你在生我的气吧。”

“哪里呀。”

“你猜得出我生平第一回做的另一件坏事是什么吗？”

“恐怕猜不出。”

“那好吧，我来告诉你，就是吻了一个非犹太人。不过，我也没吻过多少犹太人。”

他们到一家夜总会去玩，那里有两支乐队轮番演奏。她老是踩他的脚，转错方向，身体跟他保持一英尺距离，看起来又狼狈、又激动、又高兴。不管怀里相距多远地搂着这个粗俗的黄毛丫头，脚趾不知吃了多

少苦头，他都不禁回想起当年在中学舞会上的情景。她不断瞧着墙上的一只大挂钟，恰好在十一点一刻的时候，她说："咱们现在该走了，玩得痛快极了。"

她用那辆菲亚特把他送到他的寓所，手也没握就让他下了车，轰隆隆地开走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心里知道，塞尔玛的倩影和搂住她身体、闻着她发香那种令人难忘的感觉，将害得他好几个钟头睡不着觉。他自己调了一杯兑水的威士忌，一屁股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他的眼光落在床上，叹了口气，站起身去拿《万湖会议纪要》，心里揣摩着翻译官方的德国文章兴许会引起睡意。他拿了一本黄纸笺、一支铅笔和那沓黑色文件，专心致志地边看边写起来。

过了个把小时，他正看的那张文件不由得从他手里掉到地板上。"耶稣……基督啊！"他失声喊道，大吃一惊地两眼直盯着墙上镜子里自己那张惨白的脸，比平时更清醒了，"耶稣……基督啊！"

---

(1) 爱德华·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印象派绘画的先驱。

(2) 《圣经》人物，相传他是《圣经·以赛亚书》的作者，在犹太国王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四朝做先知。

第十四章

世界大屠杀

阿尔明·冯·隆将军　著　　维克多·亨利　英译

（摘自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

英译者前言

（附对《万湖会议纪要》一文的按语）

对一个退役的海军军官来说，时间往往难以打发，不过，近年来我一直在专心埋头翻译阿尔明·冯·隆将军的《失去的世界帝国》及其续篇《世界大屠杀》。

这些战略概要都摘自隆那厚厚两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分析，这是他作为战犯在狱中服刑期间写的。抽去了为这些概要提供佐证的战役分析，隆的看法也许太笼统。然而，他的整部著作是为军事专家写的，他们都能直接阅读德文。一个德国出版商最早把它编纂成一部上下两集的战争通俗历史，其他人只能从这个删节版本来了解隆的观点。

虽然这两卷书带有作者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书里的总的战略观点理当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他们需要有本详细叙述大战全过程的“反面”观点的值得一读的著作。隆对太平洋历次海战的透彻分析，显示了德国军事专业的登峰造极，要知道太平洋是远离其本国的一个战场。凡是我感到无法同意隆的观点的地方，我的批注都以仿宋字标明。

我在本书前面加上隆在临死前不久为一本军事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作为序，题名《万湖会议纪要》。我认为，这篇文章应列为所有军事院校一年级学生的必读物。

自从《失去的世界帝国》出版以来，我收到了许多来信，有的来自老朋友和战友（其中有位苏联将军），他们对我甘愿宣扬一个已定罪的德国战犯的观点表示惊讶。我并不是为德国人辩护。他们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罪大恶极的战争，几乎取得胜利，并在战时保密的借口下犯下了史无前例的罪行。我认为我们必须研究德国人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导致大规模袭击（从军事角度上看是出色的），以及他们对一个疯狂的暴君那种死心塌地的效忠。要是没有阿尔明·冯·隆之流跟随他，为他奋战到底，阿道夫·希特勒这一辈子就只能做一个不中用的、狂热的吹牛大王，绝不会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魔王，差一点儿把文明世界摧毁。这就是我翻译阿尔明·冯·隆的著作的原因，也是我认为《万湖会议纪要》应当成为军人必读物的原因。

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

一九七○年九月十二日

第三版按语

读者继续来信同我争论，仿佛我和阿尔明·冯·隆持有同样观点，其实我翻译他的著作，正是因为他的观点使我大为震惊。

作为一个专业军事分析家，隆往往颇有见地，有时非常高明。他引用的事实难得出差错，如有错误，我一律在批注中指出。不过，他对这些事实做出的解释往往受到德国民族主义的歪曲，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产生希特勒的根源。但如果我把自己的全部不同见解都作为按语，本书篇幅就要增加一倍。因此，在这些篇幅里，你看

到的是一种富有才智而不是很正常的见解。如果读者不知不觉中竟同意阿尔明·冯·隆的观点，那最好还是好好严格检查一下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凡是不同意他的观点的读者，恐怕都是和我一派的。

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

《万湖会议纪要》

阿尔明·冯·隆将军　著

军事作家往往回避本文的命题，不过犹太人问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及其后果都有影响。这个问题不能永远置之不理。人们也用不着害怕就这个问题做一番坦率的探讨，因为这丝毫无损德国军人的荣誉。

远在大战以前，国社党的犹太民族政策已经造成了军事上的混乱。一千一百万散居在欧洲各地的居民早已被称为我国血统上的大敌。在德国，《纽伦堡法令》[(1)]早已剥夺了他们的公民资格以及从事商业活动和专业工作的资格。第三帝国一旦采取军事行动来实现欧洲正常化，势必一开头就得认真对付这个遍布欧洲大陆的紧密结合的侨民团体，他们有神通广大的社会关系以及雄厚的海外资源。军队对这个问题是无法追根溯源的，他们只能就事论事来处理这个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把犹太人列为有潜在力量的地下组织，无论人数方面也好，聪明才智方面也好，物质手段方面也好，都难以对付。最可怕的敌人往往是铤而走险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其他民族的游击队可以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同我们站在一起。犹太人就没有这种选择余地。军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同当局这些特殊对待犹太人的措施合作。

这些措施的性质如何，不属于军队的职责范围。共同执行这一任务

的有各个联邦警察机构，如德国中央保安局、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处、正规的党卫军等等，五花八门，各自代表争权夺利的纳粹权贵。所有这些机构汇合成一个单一的执行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有力工具，因为有关犹太人的政策是由阿道夫·希特勒一个人制定的。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消灭欧洲的犹太民族。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政策失败了。尽管希特勒政权在欧洲大陆统治将近四年，但欧洲仍约有一半的犹太人死里逃生。这个政策的执行自始至终都是被官僚主义搞坏的，完全与军队无关。

实际上，直到大战结束，战胜国的军队揭露了所谓死亡营的秘密以后，德国军队——从最下级的步兵直到最高司令部里的最高级将领，才对希特勒的真正目的有所听闻。

关于这项秘密政策的文献，劫后残存的自然为数不多。因为这项政策的贯彻极为谨慎，关键性的命令都是口头下达的，“只有你知我知”。白纸黑字的材料确实是如此稀少，以至某些权威人士经过冷静思考都坚决认为，所谓“灭绝”的命令，根本纯属子虚乌有。根据这种论调，除了几十万犹太人之外，其他所有的犹太人实际上都逃到了苏联，逃到了西方，或者逃到了巴勒斯坦。所谓死亡营无非是囚禁不法分子的集中营而已，那里的条件理所当然是苛刻的，而焚尸炉只是专门焚化那些死于囚禁的人的一种常规卫生设备而已。

不幸的是，这些书面文字记录虽然寥寥无几，但偏偏提出了相反的情况。例如，目前残存的集中营花名册上标明被处死的人极少，而好几千囚犯往往在同一天死于“心力衰竭”。显然，这种大批人员同时发生心力衰竭的情况一定得有诱发原因。硬要把这样死亡的人同判处死刑的人区分开来，无疑是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做过细的分析。

何况，还有讨论“齐克隆B”毒气的无痛苦致死功效，拿它同枪毙以及一氧化碳窒息对比的党卫军文件，等等；还有德国工业厂商同党卫军

军官关于设计和修建特大规模的焚尸炉的详细来往信札，等等。所有这些确凿无疑的文件都表明，有一项有计划地制造及处理大批人类尸体的计划。因此，人们不得不承认确实有过消灭尸体的做法。

在这些残存的德国文件中，没有哪份比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的《万湖会议纪要》更能说明问题。

《万湖会议纪要》

由于我方各条战线突然崩溃，这份会议纪要才得以见天日。我国数以吨计的许多绝密文件，按标准保密惯例本来应该销毁，现在都原封不动地落到美、英、苏三国手中。《万湖会议纪要》就是其中之一。

假如莫斯科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突然陷入我方中央集团军群之手，那么同样有损声誉的文件就会落入我方手中。斯大林是一个完全跟希特勒一样残酷无情的人物。他下令对自己的俄国人民多次进行大规模秘密屠杀，他的走卒都乖乖地照办了。估计被杀人数高达六千万之多！可是，至今也没有一份官方档案把这件事揭露出来震惊世界。因此，也就没有人把俄国人民污蔑为杀人凶犯的民族。

再者，假如我们按照我在一九四○年六月白白鼓吹了一阵子的方案，一举跨过英吉利海峡对英国实行闪电式袭击，攻占了伦敦呢？那样一来，有什么丢人现眼的白厅档案逃得过我们的揭露呢？在印度，在埃及，在马来亚，在南非，事实上，凡是英帝国主义打出英国国旗的地方，凡是当地人民奋起反抗，不愿被榨干血汗来养肥盎格鲁-撒克逊人，因而遭到英国军队野蛮镇压的地方，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本来都有案可查。可如今，这些事情依然是一个蒙在鼓里的秘密。

只有德国蒙受了本国档案被揭露的耻辱，只有德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战败国日本都被允许保留他们的天皇和政府机构，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南京屠城[(2)]和巴丹死亡行军事件[(3)]的有关文件都隐藏起

来。

其实，《万湖会议纪要》这类文件在每个国家的秘密档案里都存在。天下人性到处都一样。让美国公开有关自己灭绝红印第安人的档案吧，公开有关自己从墨西哥手里抢走得克萨斯的档案吧，公开有关珍珠港事件以后自己迫害美籍日本人的档案吧。然后，我们来看看这类事实比起《万湖会议纪要》揭露出来的真相究竟如何吧。

万湖会议

这份会议纪要是共计十五页的油印密件，是美国调查人员在翻阅缴获的大量我国外交部的档案时发现的。有条注解说明原来印了三十份，如今只剩下编号为第十六的外交部的那一份了。世界史学者要深入了解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全靠这么细的一根线索。秘密差一点儿被保住了！

文件记述了美国参战后不久，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柏林的格罗斯—万湖区国际警察组织总部大厦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主席是海德里希，一个曾因丑事被撤职的海军军官，在一片混乱的纳粹时代当上了保安警察的头子和德国中央保安局（德文为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组成一个字，简称RSHA。——英译者注）的头头儿。这个叫海德里希的家伙在党卫军里位居不得人心的希姆莱之下，是第二号人物。早在一九四二年年初，党卫军就已经掌握我国保安和警察各部门的大权了，因此，当海德里希召开这次会议的时候，各部次长都纷纷赶来。他们同七个党卫军人员会晤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由其中之一的阿道夫·艾希曼中校[(4)]做会议记录。这些会议记录由海德里希审订，成为《万湖会议纪要》。

这八名高级官员分别来自司法部、内务部、外交部、东方占领区区事务部、波兰总督辖区、德国总理府，以及四年计划全权代表办公室等

——事实上，除了武装部队之外，每一个重要政府部门都有人参加。没有证据可证明武装部队部门有任何人员知道这次会议的举行。

这是《万湖会议纪要》暴露出来的严峻事实。德国的国家荣誉委托给我们武装部队，而我们武装部队却一无所知。这是秘密警察与联邦官僚机构的一次联席会议。艾希曼—海德里希这个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在自己的著作中并不靠捏造事实来推诿责任。可是，他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军事历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特别辩护人。事实上，虽然没有德国武装部队的代表出席万湖会议，但德国军队的确参与过执行对犹太人的政策，这一史实材料是千真万确而令人沮丧的。

海德里希召开这次会议似乎是要取悦他的上级。六个月以前，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当我们大举进攻苏联时，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就在一封绝密信件中命令他组织部署一下对付犹太人的问题，必要时吸收政府其他部门参加，并且“尽快”提交一份草案给戈林，写明已经采取了什么行动，进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尽管按党卫军的惯例，这类事情并不见诸文字，《万湖会议纪要》的产生显然是为了要戈林对海德里希的巴结有个深刻印象。

戈林在信件中使用了“犹太人的彻底解决办法”的字句。自从会议纪要被揭露以来，“彻底解决”（德文是Endlösung。——英译者注）这一说法在反德作品中具有了讨厌的附带含义。海德里希经常使用一个更为确切的名词“区域解决办法”，本文即使用这一名词。

区域解决办法

那些年来，在各种政策分析文章中，出现过三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移民解决办法、驱逐出境解决办法以及区域解决办法。

起初纳粹分子认为他们一旦掌了权，大多数犹太人就会移往国外。结果德国的犹太人不愿放弃自己的家园和事业以及祖先的坟墓，甚至在希特勒的《纽伦堡法令》把他们贬成下层贱民以后还不愿走。他们希望纳粹政权只是一阵转眼就过去的暴风骤雨。欧洲别处的犹太人看来也没什么人认为会发生大战，也没什么人认为一旦打起仗来，德国会打胜。因此，留在德国的犹太人比离开德国的要多得多。在德国国境以外，犹太移民就更微不足道了。

不过，即使对少数想离开的犹太人来说，移民解决办法也搁浅了。如果德国不再欢迎希伯来人，那看来其他地方也不十分欢迎。希特勒上台以后，西欧各国对犹太人入境的限制一年比一年严格。新世界那些人烟稀少、幅员广袤的国家，在“被压迫人类的避难所”美国的带头下，纷纷当着犹太人的面嘭地关上一扇扇铁门。这是人对人不讲人道的历史上一个黑暗的篇章。

等到希特勒政权明白犹太人不愿移往国外，而且发现反正要想法进入别国也不容易，驱逐出境的解决办法就提出来了，即强迫他们迁移。棘手的问题是：迁到什么地方去？

在所有的驱逐出境计划中，现在残存的文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马达加斯加计划。强迫欧洲的犹太人在南非沿海这个法属岛屿上定居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些研究。但是，由于困难重重——缺少船只来运送这一千一百万人，敌人控制着海面，开支浩大，又生怕得罪法国维希政府，而我国正在寻求同他们通力合作，还有就是这个尚未开发的热带岛屿不适宜欧洲人生存——因此很难说清这一规划所产生的问题有多严重。海军方面后来向希特勒指出，总有一天英国会在马达加斯加登陆，以保卫他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交通线，这时把犹太人安置在该岛上的一切谈论才告终止。元首宣称，英国只会“把这些害人的杆菌重新散布到全世界”。

事态就这样发展到只能在欧洲的土地上就地解决，这就产生了区域解决办法。海德里希在万湖揭开了这秘密上蒙着的纱幕，这样联邦的官

僚们就能一劳永逸地清楚了解他们要干的工作的性质了。

方案

照理来说，在二十世纪，应该不容许这个残酷的方案存在。真可惜！科隆[5]、德累斯顿[6]、卡廷[7]和广岛[8]说明了这种在战时的道德沦丧的情况确实不仅限于德国。区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是一个轻率的方案，是那帮不负责任且不称职的坐办公室的柏林官员凭空想出来的。从行政的角度看，这个方案自始至终都搞得一团糟。正像人们去政府大厦那些舒适的套房里凭空想出来的大部分计划一样，它看起来头头是道、井井有条，一到现场就碰壁了。在执行的过程中，确实有许许多多犹太人送了命，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可耻失败。

区域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一九四一年我们占领了大片土地。千寻万觅终于找到了东方占领区这块能把犹太人送去的地方，因为这儿用不着同什么政府磋商，用不着对当地百姓进行抚慰。这里是处在德国炮口下的半个欧洲大陆，人口稀少。

海德里希提出了一个最言之成理的简单计划，要把欧洲的犹太人“从西方清理到东方去”，先暂时集中在过境犹太人隔离区，然后按性别编成庞大的劳动大队，运送到东方占领区去。到了那里，叫他们修路，出于军用目的，这一落后地区非常需要公路。在采取这项行动的过程中，“多数犹太人无疑会受到自然因素的淘汰”，如生活条件恶劣和劳动削弱体力等。至于少数几个经过考验、死里逃生的人，海德里希直率地说，只得对他们做出“相应处理”了，因为自然淘汰结果证明他们是顽强的，不把他们处理掉，他们就会构成犹太民族新生的苗子。这就是当时的政府残酷无情的思想。

内阁官员的一致反应是高度的热忱，纷纷提出建议以改进或加速计划的执行。会议在一致同意的良好气氛中结束，会后还按照上层官场的

惯例举行了美酒佳肴的盛宴。

不过，这个方案几乎一开始就搞不成。劳动大队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公路也没有修建。从一九四三年起，在我军撤出俄国的急行军过程中，军队深深感到因该方案未能实现而大受影响。确实，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集中起来，装运到东方去，运到波兰的过境犹太人隔离区去。可是，他们就在那儿待下来了——这些被囚禁的难民数量庞大，给德国的人力物力造成极大的负担，在卫生方面和治安方面都对后方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后来的那些党卫军会议纪要现在一份也没有了，无法说明为什么放弃了海德里希的计划。区域解决办法被胡乱地改头换面，变成了在日益扩大的过境犹太人隔离区附近修建大工厂，并就地利用犹太人的强迫劳动。他们试图通过削减营养、强化劳动进度等办法，来实现预期的自然缩减人数。可是，要把一千一百万人口连根拔掉、重新安置，终究是一件难以想象的行政工作，完全不是负责这项规划的柏林那帮蠢材解决得了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述，有一半犹太人逃过了这场浩劫。由于这个规划而罹难的犹太人不过五百五十万，最高估计为六百万。

减少痛苦的处决

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一下子改用毒气室进行无痛致死的（减少痛苦的处决），也不清楚是怎样一下子这样做的。人们对这个弄不清楚的问题普遍存在曲解和误解。

海德里希的这一计划是一帮养尊处优的官僚搞出来的，他们不像军人那样受过那么多折磨，吃过那么多苦头，经历过那么多次出生入死。结果搞出来的这个计划竟是一场荒谬透顶的大丑剧。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应变能力是异常惊人的，战俘忍受了好几年的恶劣生活条件，他们几乎学会了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吃喝。在求生欲的驱使下，他们精力枯竭的身

体的需要几乎缩减到零。所有这些现象都发生在过境犹太人隔离区。自然淘汰的速度缓慢，令人头痛。突然，瘟疫蔓延了，病菌才不分抓俘虏的和被俘虏的呢。因此，病弱的犹太人成了当地居民和我们武装部队的一个长期威胁。

这些事态的发展分明引起了这种想法：反正这些人无异已经被判了死刑，那么何不采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无痛致死法，免得他们长期受苦呢？同时，岂不又可去掉我们军队的一大包袱？这个包袱竟有这么沉，当初倒没及时料到呢。

原来，采用毒气室的理由完全基于这些实质上属于人道主义的精神。挽救犹太人的生命是根本办不到的。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发布命令要弄死他们，他的意旨就是法律。人们只能用最正当、最实用、最文明的方式来执行。关于一百万名儿童就这样被毒死这个无可抵赖的事实早已被大肆宣传，这件事回想起来是令人遗憾的。然而，活活饿死对儿童来说会是一种更加痛苦的慢性死亡，这样做父母的也得忍受眼看孩子日渐消瘦而死的痛苦。

至于掠夺那些新来的犹太人，甚至掠夺那些不幸死难者的尸体，这种行径的确是不能原谅的。党卫军用这种方式积累了价值好几十亿马克的金银财宝，但这对德国的作战方面是否有好处还是一个疑问，因为希姆莱—海德里希的特务机构飞扬跋扈，贪污腐化。至于利用尸体制造肥皂的说法，当然是英国重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稽之谈。

军事影响：（一）人力

这不是一个毫无军事影响的后方问题，区域解决办法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军事行动。

最大的损害是在人力方面。大批健壮的德国男子从作战任务中被抽出来，去管理犹太人。搜捕队、集中营看守等等，都是从当地居民中征

募的。尽管如此，仍然足足有好几个师的德国人不去打仗，偏偏在政府机关和集中营里瞎忙着犹太人事务。

人力不足的问题在我们的工厂里也是经常发生的。战俘和占领区来的强迫劳动者充其量只是半心半意地在干活儿，而且不管枪毙掉多少人，他们依旧坚持搞破坏活动。不过，犹太人人才济济，有能工巧匠，有专业人士，男男女女对任何技术性劳动都是一学就会。事实上，在毫不容情的搜捕队来把他们运走之前，他们就是被这样使用的。他们不大搞破坏活动，相反，他们工作得非常出色，这说明他们拼命想维持自己的生命和自己亲人的生命。我们就这样丧失了几百万非常可靠、动机高尚、生产能力高强的劳动力。

最后一点，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瞧不起犹太人的作战能力是普遍风气。固然，他们在党卫军的管教下，看起来好像是一帮温顺驯良而不堪一击的人，然而这种情况是可以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惊人大转变的，这一点已由战后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情况证明了。要是我们当初能在东线用上一两百万像目前的犹太军人这种素质的战士，那该有多好呀！当时这种想法会被当作笑话看待。今天，悔之已晚，我们只能表示惊讶而已。

军事影响：（二）军需和后勤

当时对铁路运输所造成的负担真是不堪设想，而且是经常性的。不管列车塞得如何满——这种超载是众所周知的——大部分车皮被占用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前线始终没有足够的车皮和火车头。作战师的官兵坐在后方车站簌簌发抖，而专门用来运送犹太人的列车却装得满满的，车轮滚滚开向东方，然后空车回来，不做其他用途。这种非作战的用途有一种压倒一切的秘密优先权，这种优先权在美国只给过制造原子弹的单位。

军事影响：（三）士气

尽管这政策的最终意图始终是保密的，可是许多德国部队确实亲眼看到了执行的情况。这是有案可查的。遗憾的是，有些部队也被吸收进去，不仅在运送犹太人或看守犹太人这方面出了力，而且在屠杀这方面也效了劳。

当地的部队司令官有时也提供并运送流动行刑队，因为他们办的是官家的事。这些党卫军行刑队名叫特别行动队，紧随在我们挺进的军队后面开进了俄国。为了把游击队活动在萌芽状态时就消灭掉，他们奉命不经审讯就可以把政治委员枪毙。这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发布的著名的《政治委员命令》[(9)]。他们还奉命把凡是搜捕抓到的犹太人都当作德国安全的主要威胁，立即予以消灭。当地居民都高高兴兴、自告奋勇地加入特别行动队来对付当地的犹太人，结果骇人听闻的事层出不穷，特别是在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几十万犹太人在军管区范围之内，遭到了比较守纪律的德国行刑队有计划的枪杀。

德国士兵无法始终避而不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个别情况下，也有受错误思想指导的当地部队司令官竟然准许他们的部队——甚至命令他们的部队——参加屠杀。结果事实俱在，还有照片为证：身穿德国武装部队制服的士兵在枪杀怀里抱着婴儿的犹太妇女。这类事件无疑在我们的队伍里起了某种瓦解士气的作用，并引起人们对我们打仗的目的产生怀疑。一支军队出现这种情况，其战斗精神就受到了破坏。正如区域解决办法的许多方面一样，这个破坏我军士气的作用是不能以百分比或其他说明问题的数字来表达的。然而，这是东线的一个真实因素。像失败主义一样，缺乏自信对作战方面产生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非常重大的。

一个军人受训练就是为了杀人，就是拿自己的命去跟敌人的命拼，这是最正大光明的当兵准则。军人有时也不得不执行比较遗憾、比较肮

脏的任务。他们必须枪毙蒙住眼睛、无能为力、站着等死的间谍或游击队队员。按照命令，他们有时必须把可能成为游击队好战士的小伙子、小姑娘和妇女绞死。不过，这并不说明军人始终忍受得了这种差事，特别是一个德国军人，受的训练是既要在战场上骁勇善战，又要讲究体面、顾全廉耻。在这一点上，纳粹对我们德国青年造的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也是不可原谅的。

敌人的本质

因此，我们就归结到整个问题的核心上：这个解决办法弊端重重，究竟是不是一种绝对必要的战时保安措施？难道犹太人真是希特勒所假设的危害帝国安全的根本大敌？在这一问题里，连带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哪一种帝国？”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我们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出现了两种不可调和的帝国概念。

（一）自由主义的概念：一个爱好和平的帝国，在文化上主张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给犹太人以自由权，仿照法国和英国的榜样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使德国在军事上处于次要地位。

（二）国家主义的概念：帝国作为一支新兴的世界力量，是大英帝国的天然继承者；建立一种荡涤一切外国色彩的德国文化；根据波拿巴主义者的“举国皆兵”的思想，建立武装部队，盲目忠于国王，忠于国土，忠于基督教的古老美德。

在这两种思想上忽然冒出社会主义来了，它带来了四海一家、平均主义和废除私有财产那种感情用事、毒害匪浅的大杂烩。但国家主义才是德国的真正精髓。凡是国家主义的帝国占上风的时候——一八六六年，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我们就强大胜利。凡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子露面的时候，德国就受苦受难。

全靠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天才，把国家主义帝国的奥秘同社会主义那鼓舞平民的吸引力融合在一起，因此就产生了国家社会主义，一种一触即发的群众运动。希特勒这种改良的社会主义不会引起军方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实行严格的经济控制，对除了犹太人以外的全体人民采取基本的就业、保健和福利措施。

然而，犹太人是德国自由主义的主心骨。自由主义给了他们公民权和优惠，自由主义让他们在金融界、自由职业界和艺术界自由发挥他们的干劲和才智。这些过去受歧视的人，那时到处抛头露面——兴旺发达，一副外国派头，身居要职，不加检点地炫耀他们暴发的财富。对犹太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他们的救星。因此，对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献身国家主义的人来说，犹太人看来就是根本大敌了。

说来伤心，一切做法都是基于这个观点的。

犹太人的真正实力

然而，在一桩历史事实面前，所有为区域解决办法辩解的企图都落空了。事实证明犹太人没有能力拯救自己，也没有能力促使别人来拯救他们，而自卫本能正是对一个民族的真正实力的试金石。

在希特勒掌心外的犹太人只能一筹莫展地旁观，眼看着他们在欧洲的骨肉兄弟落得个不明不白、凶险可怕的下场。那么，希特勒作为信念的那个论点，所谓犹太人在政治上牢牢地控制着西方世界的根据究竟何在呢？犹太人既说不服一个国家为他们敞开大门，也买不通一个国家这样做，连对南美洲区区一个共和国都起不了作用，那么所谓他们无穷无尽的财富又究竟何在呢？一九四四年，在秘密开始泄露的时候，他们苦苦哀求英美人士去轰炸奥斯威辛，结果白费口舌，那么所谓他们无孔不入的影响又究竟何在呢？

这些事情都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夸大了犹太人的威胁，把本意善

良的德国人民引上了邪路。犹太人原可以对我们大有用处的。我们这一方要是加上了他们在人力、技能和国际影响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减去这部分的重要作用，那就会众望所归。说不定到后来连这场战争的结局都会不同了！

因为即使在欧洲以外的犹太人没有力量进行解救，他们制造的舆论也是强有力的。他们的大喊大叫使人们相信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我国人民的歪曲，罗斯福和丘吉尔把我国人民描绘成匈奴和鬼子。这就产生了两个同我们的事业生死攸关的政策——“德国第一”和“无条件投降”——这种政策把两个强大的财阀统治集团不可挽回地推到欧亚布尔什维主义一边去了。

如果纳粹政权把我们统治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处理得英明得体，就决不会闹出这类事来，这就是区域解决办法在军事上所造成的悲惨的矛盾局面。犹太人并不是强大的敌人，他们原可以成为强大的朋友的。由此可见，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应该被认为是代价惨重的军事上的失策。不过，这事没有同武装部队商量过，不能责怪武装部队。这就是从这份硕果仅存的主要文件——《万湖会议纪要》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英译者按：我初次把本文的译稿递交《美国海军学会会议记录汇编》编辑特恩布尔·C.“巴克”富勒海军中将时，他原稿退回，并用红墨水大字草草写着：“把这种微不足道的、冷酷而令人恶心的狗屁塞到《会议记录汇编》里来，用意何在？”他是一个老海员了，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在他的批语下写道：“为了向我们自己表明我们原本可以做到哪些事。”写好后，我就把稿件寄回去了。过了六个月，文章在《会议记录汇编》上刊出了。以后，我在好些场合碰见过巴克·富勒，他都绝口不提阿尔明·冯·隆的文章。他至今还未提起呢。

---

(1) 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颁布了对付犹太人的法令，即所谓《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使他们沦为“属民”，并禁止犹太人同雅利安人通婚。以后几年又陆续补充了十三项法令，使犹太人遭到完全取缔，不得竞选公职，不

得担任文官职务，不得在文教部门工作，不得从事交易活动，不得从事医药业和商业等活动。在纳粹上台的头四年中，犹太人连日常生活都遭到种种束缚、刁难和限制。

(2)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曾对无辜的南京人民进行大屠杀，受害者达30万人以上。

(3) 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期间，美国与菲律宾军队撤退到菲律宾的巴丹半岛，被日军包围，虽然没有海空军支援，仍坚持与日军奋战，终因弹尽粮绝，于1942年4月9日无条件投降。日军胁迫美、菲军战俘步行转移至约80英里外的战俘营。因酷热、干渴、饥饿和日军的棒击、枪杀，约有上万人（美军约2000多人）死亡，史称“巴丹死亡行军”。

(4) 纳粹军官，曾任纳粹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他经手杀死了五六百万犹太人。1945年，他从一个美国拘留营中逃跑。60年代被捕获并处死。

(5) 科隆：德国西部城市，位于莱茵河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美轮番轰炸该城，全城历史古迹遭受严重破坏。

(6) 德累斯顿：德国东部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1945年2月，英、美曾对该城进行猛烈轰炸，全城古迹大半被毁。

(7) 卡廷：位于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处乡村。1941年8月被德国占领，1943年德国当局宣称在村外森林里发掘出一个万人冢，埋葬着4421名波兰军官，均系1939年被苏联俘虏拘禁后来集体屠杀的。但苏方矢口否认，并拒绝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调查。1990年，苏联政府正式承认卡廷惨案为苏联所为。

(8) 广岛：日本城市。1945年8月6日，美国在该地扔下第一颗原子弹，造成14万左右人员死亡，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

(9) 1941年3月，希特勒召集三军首脑和重要的战地指挥官，向他们指出，对俄国的战争不能以侠义方式进行。这场斗争是一场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别的斗争，必须以空前残酷无情的严厉方式进行。政治委员是跟国家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因此要消灭政治委员。这就是所谓《政治委员命令》。

第十五章

美国军舰“北安普敦”号

战斗序列，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1．黎明开始行动，第八特混舰队第一支队（本舰协同“盐湖城”号与“邓拉普”号）同时炮轰马绍尔群岛北部沃杰环礁[1]。

（1）炮轰前，“企业”号发动空袭，压制敌军空中力量及海岸炮台。

（2）由于这些敌方海域的海图陈旧，并不可靠，珊瑚礁密布，危险重重，从零点整开始进入Z级戒备状态。

2．值此太平洋舰队终于在马绍尔群岛与吉尔伯特群岛全线对背信弃义的日寇展开回击之际，“北安普敦”号在哈尔西海军中将指挥的第八特混舰队属下，作为北路炮击队旗舰，感到自豪。

3．全体舰艇人员相应自制。

特此布告。

副舰长

詹姆斯·C.格里格

“开始炮击！”

“北安普敦”号三座炮塔轰隆隆地冒出白烟和淡淡的火光。甲板震得摇摇晃晃，颠簸不止。维克多·亨利耳朵里塞着棉花还感到隆隆作响。敌军曾经摧毁珍珠港，炸毁了“加利福尼亚”号，如今对敌军发射了第一

阵排炮，看到了闪闪火光，听到了隆隆炮声，闻到了阵阵硝烟，他不由得感到欢欣鼓舞。就在这时候，舰艉后面，“盐湖城”号的主炮组猛烈开火了，望远镜里清清楚楚看得见八英寸口径的炮口里射出两串炮弹，顺着弓形的弹道飞向停泊在环礁湖内的船只。

在左舷后部的海面上，轮廓鲜明的地平线上，一轮旭日喷薄欲出。两艘巡洋舰和驱逐舰“邓拉普”号扯着大幅战旗，列成纵队，正全速行驶，舷侧对着海面上那块硝烟弥漫的绿土：沃杰环礁。“企业”号上的机群正飞回航空母舰，隐隐只见北方天际星星点点，不用说，华伦准在其中。他们已按战斗日程在拂晓时分袭击了这座岛屿。

帕格眼看着他舰上的四架侦察机在弹射起飞时搞得乱糟糟，现在心里依然像滚油在煎熬。一架飞机差点儿掉进海里；另一架足足花了二十分钟才安到弹射器上，因为吊车发生了故障。这个开端真糟糕透了！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浴着越来越亮的晨光，在舰桥上站在他旁边，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流露出对弹射行动的失望。他对沃杰环礁上没有军事目标分明也感到失望。那里一艘军舰也没有，只有稀稀拉拉的商船。如果其他珊瑚岛上的油水也不大，那么哈尔西对日军初次试行打了就跑的偷袭就没多大意思了。

谁知就连这次小规模的炮击也是开门不利。敌船都起了锚，放出烟幕，在环礁湖里东躲西闪，盘旋穿行，既难以看清，更难以打中。尽管大炮不断猛轰，但是一艘船也不见沉没，连起火焚烧的都没有。侦察机把溅起的水柱汇报成命中，然后自行更正。一艘胆大包天的小型扫雷艇从环礁湖出击，一边开着小口径的炮，一边呈“之”字形行进。驱逐舰“邓拉普”号在近距离同它接火，五英寸口径大炮一齐放射，徒然在海面上溅起一股股水柱。接着，三艘军舰上的监视哨都开始看到潜望镜，一窝蜂似的接连报告，帕格·亨利和海军少将却看不见。可是，斯普鲁恩斯已经别无他法了，只好下令来个紧急掉头。这次攻击没有得逞。三艘军舰在那座硝烟弥漫的岛屿外阳光灿烂的宁静海面上转悠，只顾忙着

躲闪报告上来的鱼雷轨迹，并避免互相碰撞。帕格·亨利终于决定不顾他自己看不见的潜望镜和鱼雷轨迹。他对准躲躲闪闪的商船猛烈开炮，靠火力开路，直捣沃杰环礁。他不惜工本，滥发炮弹，一则至少可以使全舰人员得到点儿失败的经验教训，尝尝暴露在敌方海岸炮台猛烈火力下的味道，练习练习怎样从弹药库匆匆把炮弹搬运到炮尾，闻闻火药味，听听炮声，经历经历作战的恐惧；二则一套军舰制度仍然充满和平时期的安乐气氛，趁此也可以把这种丢人现眼的现状公开化一下。

海军少将斯普鲁恩斯通过短程无线电对讲机发布一道又一道命令，总算有点儿像重新控制了局面。“邓拉普”号击沉了那艘扫雷艇。三艘军舰编成队，向海岸进逼，把岛上大部分东倒西歪的房子轰得烈火冲天。不料海岸炮台测定了射程，于是攻击一方的周围开始呼呼地激起一道道五色缤纷的水柱。斯普鲁恩斯看到“盐湖城”号两次处在交叉炮击下，便下令停火。他命令海军上校亨利率领第八特混舰队第一支队返航，去掩护“企业”号，然后脸绷得铁板似的离开舰桥。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凡是不值班的军官都到军官室去开会。”帕格对吉姆·格里格说。

“是，长官。”副舰长说，那顶蓝漆新钢盔下的面容像斯普鲁恩斯的一样阴沉。

舰长一踏进那间狭长的军官室，一批穿卡其军装的年轻人当即乖乖地全体起立，他就让大家站着听他三言两语把话说完。他说，他们刚才参加了一场扰乱性袭击，收获不大，接下来是一场长期战争，“北安普敦”号要着手改进它的战备状态。解散。

当天，一天到晚，直到午夜过后，各部门的头头儿都被叫到舰长室。他不用草稿，随口讲着，列举了种种弱点，并下令采取补救办法。“北安普敦”号这次表现不好，帕格·亨利并没感到多大意外。他就任舰长的头一个月里，在舰上摸情况的时候，一直睁开眼睛多看，竖起耳朵多听，尽量少开口说话。舰上的新兵和应征入伍的人太多了，有经

验的老手，无论官也好兵也好，都寥寥无几。舰上的日常工作进行得很好，打扫擦洗工作也还过得去，可是一切都松松垮垮，墨守成规，得过且过，隐隐有些老百姓办事的味道。话又说回来，这些战士在帕格看来还是不错的，他一直在等待这么一个决定性时刻来阐明自己的意图。

他态度严厉，批评得一针见血，包括副舰长在内的全体军官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么些年来他都在岸上工作，不接触实际情况，大家还一直把他当成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呢。这些会议一连开了足足十四个小时。阿里蒙一直在煮咖啡，煮了一壶又一壶，把煮好的咖啡端上来，还为他们做牛肉饼当饭菜，格里格和舰长就边吃边谈。格里格在他的“要事”笔记本里记下了几百条意见，喝下了十几杯咖啡提精神，这时看上去快支持不住了，帕格才作罢。他说：“准备发一份电报给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司令，要求在我们回到基地时调拨一艘带靶的拖船。”

“长官，这么办可不行，咱们眼前不能用无线电发报。”格里格紧张不安地说。

“我知道，派架侦察机带信去。”

哈尔西的特混舰队返航了，长长一列灰色的军舰战旗飘扬，驶进珍珠港时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号声频传，汽笛齐鸣，钟声不绝，欢声雷动，港内每艘船上都是彩旗飞舞。对新闻记者和电台的时事评论员来说，这次出击是一大兴奋剂。他们为哈尔西海军中将对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进攻而欢呼，誉之为美国在太平洋上重振旧威，扭转了时代的潮流，证明了自由政体具有惊人的恢复力，等等，不一而足。侦听到的战报译文给维克多·亨利提供了不同的情况。原来空袭夸贾林岛竟只炸毁了几架飞机，可能还炸沉了两三艘小船。“约克敦”号的协同空袭在吉尔伯特群岛只取得了小小的战果，海面舰只的炮击也毫无建树。

“北安普敦”号一停泊好，舰长就把军官召到军官室去了。他们刚才全到甲板上去凑了热闹，欢庆胜利，所以看上去都精神饱满，兴高采

烈。舰长说："有一件事咱们心里得明白，外面那样大吹大擂的目的无非是要鼓舞一下民心。这次袭击搞得不行，裕仁才不会睡不着觉呢。至于'北安普敦'号打得怎么样，还是少说为妙。咱们明天黎明出动去举行打靶演习。"

他花了不少劲才搞来了靶船。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司令在传令公函上召他前去述职，要他解释为什么经过这番艰苦的作战巡航，还不让全舰人员自由活动。他上岸去，鲁莽地当面同参谋长——他过去的一个同班同学——顶撞。他说，"北安普敦"号一定得在战争中经历一下风浪。等到这艘巡洋舰经过四十八小时的艰苦操练返航以后，老婆、女朋友、酒吧间、床铺都跑不了。参谋长听了，才答应给他拖靶。

回到舰上，他看到书桌上堆着一沓私人信件：两封是罗达写来的；一封厚信是梅德琳写来的；一封是他父亲写来的，老人家八十一岁了，可难得写信；一封是他哥哥写来的，他哥哥是西雅图一个经营不含酒精饮料的商人；还有一封是参议员拉古秋写来的。他在里舱扶手椅上坐下来，先拆开最后一封信。看到娜塔丽在锡耶纳跟一批新闻记者一起遭到扣留的消息，他深为不安，虽然同时附来的国务院的信件说她有希望回国，多少叫他放下心来。这总比不知道她的下落强，至少他希望拜伦也会这样对待这个消息。罗达在圣诞节写的那封长信口气婉转温顺——"等你从前方回来，我会像一个海军人员的好妻子那样，在这狐狸厅路的宅子里等着你，穿着我最漂亮的衣裳，准备好满满一壶马提尼酒……我从来没那样敬你、爱你……"另一封是短札，仿佛根本没出过什么差池，只是闲聊什么大除夕下过一场大雪啦，什么在陆海军人俱乐部吃饭啦。

梅德琳的厚信原来是骗骗人的，信只有一张黄色信笺，用打字机每隔两行打的，还附了戏剧报上的一页，折好了放在信封里。梅德琳滔滔不绝地说她最恨这样宣扬得大家都知道，真想不到这种混账事怎么会登上报纸的，偏偏登出来了。

……如果您看见拜伦和华伦，代为问好。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会给他们各写一封长信。也给您写一封长信，这一封不作数。休正对我大叫大嚷，吵着要开广播稿讨论会。只是想要让您知道一下，您那个漂泊江湖的女儿很好、很快乐，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了。

爱你的梅德琳

又及：啊，关于我上次那封稀里糊涂写的信，您就当没收到过吧。克里弗兰太太病得很厉害。幸好她没拿那一套吓唬人的话来大做文章，特别是对我提名道姓的事。我猜，她还不至于那样疯。我可以跟她打官司一直打到天国。

在《综艺》周刊那一页上，用笔画出了一段休·克里弗兰的助手梅德琳·亨利的消息。“梅蒂”出身于一个了不起的海军世家。她父亲指挥一艘航空母舰，一个哥哥率领一支战斗机中队，另一个哥哥是潜艇艇长。这分明是搞宣传的利用了亨利家的出身来抬高克里弗兰的身份，文中竟提到他四次之多。暂且不说这消息错误百出和用了自作聪明的俚语，整个事情都让帕格看了反感。他这个聪明漂亮的女儿，从前还是他的心肝宝贝儿呢，如今却整天跟一帮大傻瓜泡在一起，自己也快变成这么一个大傻瓜了。他对此实在毫无办法，最好还是别把这件倒霉事往心上挂。

一个棕黄色的信封，用绿墨水笔写的姓名地址，笔迹陌生，邮戳是华盛顿的，邮戳日期模糊不清。光是一张信纸，上面没署明日期，也没具名。

亲爱的帕格：

这封信是一个认识你和罗达已有多年的好心好意的朋友写的。我了解战争对婚姻能起什么破坏作用，可是我不忍眼看着你们这对一贯那样恩爱的“模范夫妇”出这等事。

写信给罗达，向她打听一下同她在圣奥尔本斯球场玩网球的那个高个儿（此人的名字以“柯”字开头）。她“玩”的还不仅仅是网球呢，有人还看到她在不恰当的地点和不恰当的时间同他在一起——假如你懂我意思的话，我想你是懂得的。在华盛顿，凡是认识你们俩的人都在谈论这事。我们大伙儿都敬畏你，罗达同样也敬畏你，你说一句话恐怕还能叫她“迷途知返，恪守妇道”。最好马上就写，免得来不及。善意相劝，“明人不必细说”，好心人上。

这是一封平信。可能是好几个月前写的，早在罗达提出离婚之前。然而，这封信又让他尝到了丑闻初次泄露时心头尝遍的痛苦，还让他了解到自己的不幸已成为众人飞短流长的话题。他又添上了一段新愁。

正当哈尔西那支特混舰队其他舰上的人员在岸上欢庆胜利之际，“北安普敦”号又出海去了。甲板上四处沸沸扬扬，埋怨这个王八蛋竟然说到做到。等第一批怨言平息下来，真正感到不满的人倒也不多。水兵们都尝过了打炮不准的丢丑滋味，敌人的阵阵炮火纷纷落在近旁，差点儿打中，激起一股股温暖的海水，他们的舰只就在阵雨般的海水中穿行。他们看到了“盐湖城”号处在交叉炮击下，还听说了双管四十毫米火炮装置的五名炮手被打中了，打得血肉模糊。他们准备学习如何打仗。他们还没驶出港口的航道，就响起了警报，敲起了警钟，开始了第一课的碰撞应急演习。水兵们都闻风而动。水上飞机的弹射和返航，原来是希克曼当舰长那时的老毛病和沃杰环礁那一仗的奇耻大辱，如今一天之内就顺利解决，应付裕如了。进入Z级戒备状态所需的时间也减少了一半。还随时突然举行突击消防演习、空袭演习和弃船演习。这一天演习得真够呛，不过到二十三点整，帕格规定的那套严格演习终于结束了。这时候水兵们虽然都筋疲力尽，但也兴高采烈的。

帕格却并非如此，那封匿名信使他大伤元气。他在舱里一直坐到半夜过后，翻阅着积了三个星期的新闻杂志。从傻气十足的广告来看，这个国家还在自得其乐，举凡军工生产、军事训练、实地作战等各个方

面，都说明人们依然意识不到失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近在眼前了。举国上下就像“北安普敦”号在沃杰环礁时一样。与此同时，德国潜艇对美国船舶穷凶极恶地发动攻击。这个数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一个月内击沉一百多万吨！隆美尔正横扫北非，击溃了英国军队。由于美军溃退到巴丹岛，英军后撤到新加坡要塞，除了俄国人的大反攻之外，帕格看不出哪儿还有什么希望。其实，这些反攻无非只是牵制行动而已，而顽强庞大的德国军队正重新集结起来，准备夏季攻势。

维克多·亨利在作战计划处供职期间，早已深深了解武装部队的库存物资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局面的不断变化使他感到惊恐不安，爪哇岛、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看来势在必失，这些地方都是极大的聚宝盆，地方比日本本土大，军工原料的潜力也比日本本国大。日本人进军缅甸威胁到了美国，因为这动摇了英国对几亿怨声载道的印度人的统治。印度一丢，波斯湾就可能被封锁。要知道，波斯湾正是把《租借法案》的物资运往苏联的最佳路线，也是石油的大源泉，而这场世界大灾难正是石油引起的。在战略上，所有的大陆，所有的大洋，在这场战争中都联结在一起了。除了俄国那条战线之外，全世界各地的局势都日益恶化，面临大难。综观这整个烽火连天的动乱景象，最糟糕的莫过于美国人民不断示弱，愚昧无知，偏偏又踌躇满志。

他白天看的密信使他情绪更加低落。登陆艇的规划搁浅了，生产远比他在作战计划处亲自制订的进度表落后得多。一场危机就像千里外的海啸激起的大浪潮一样，正向罗斯福总统滚滚涌来，登陆艇不足，总有一天会使大规模登陆行动搁浅，或者只能搞些小规模袭击，最后一败涂地。帕格感到自己能够防止这一点，他深知问题的症结，他同搞设计和制造的主要人物做过斗争，他知道如何搞到优先照顾的原料。海军方面的决策人士都听他的，连欧内斯特·金在登陆艇的问题上也听他的。许多四条杠的军官都能指挥一艘重型巡洋舰，但是对战争中的这一关键问题，谁也没有他了解得这么透彻。

他终于面对了这个事实：他已沉湎于随着年龄增长而忘却的往事中。指挥大型军舰固然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荣誉，可是比起他能为战争所尽的最大努力来，就差远了。总之，沃杰环礁一战加深了他对重型巡洋舰的怀疑。对潜艇的恐慌反映了“盐湖城”号舰长心里的畏惧——他本人也感到过这层畏惧——生怕这些外形美观、重炮轻甲的庞然大物不堪一击。现在一切作战计划都由航空母舰担当重头角色，战列舰不中用了，“北安普敦”号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一艘不堪一击的战列舰而已，只消一枚鱼雷或炸弹就能把它报销。沃杰环礁一战也迫使他正视自己的错误，错就错在他挑的职业不当，他当初没当海军航空兵，偏偏去做官。他的儿子华伦驾驶了一架蚊子般的俯冲轰炸机，机上只有一个当兵的炮手；他呢，率领了一艘万吨级巡洋舰和舰上的一千两百名官兵。可是，华伦在夸贾林岛给敌人造成的破坏也许要超过他在沃杰环礁的战果呢。

替华伦担心也使他深为苦恼。直到他去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司令部打电话到华伦的家里，听到他儿子欢快地信口说声“喂”，他才放下心来。每当夜里他梦魂不安的时候，华伦飞机坠毁、华伦人机俱焚都是在他脑际浮现的担忧情景，今晚又是他梦魂不安的时候。到凌晨两点，他去叫醒驻舰大夫，一个大腹便便的老古板，向他讨一片安眠药。大夫睡眼惺忪，提议他喝一大杯有益健康的白兰地。他说，一杯白兰地比一片安眠药更能催舰长入眠，而且此中乐趣要大得多。维克多·亨利穿着一件旧睡衣，站在大夫的舱房内，大肆咆哮道：“别再叫人喝酒啦，大夫！别叫我喝！也别叫本舰其他官兵喝！不能用酒来催眠。”

大夫结结巴巴地说：“我说，呃，上校，有时碰到神经过度疲劳等情况——不瞒你说，希克曼上校，他——”

“战时出海闹失眠和神经紧张不算紧急情况，这些只是寻常的小毛病罢了。你替他们开白兰地的方子，那我的军官室里岂不都挤满醉鬼了吗？既然他们不能喝酒，我也不能喝，明白吗？”

“哦——明白了，上校。”

第二天，大家集中打靶。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司令部派出了一艘带有拖靶的扫雷艇，一架拖着红色筒形拖靶的飞机。巡洋舰上的射击技术，例如射速啊，弹药搬运啊，通信联络啊，射击指挥啊，命中率啊，都有所改善。帕格的情绪也有所改善。不管是调来的新兵也好，刚应征入伍的也好，这些水兵都是一学就会。到了黄昏时分，“北安普敦”号停泊在珍珠港内。副舰长宣布除了留下基干人员值班之外，全体人员一律可以上岸，通常总是一次只放一半人员上岸。全舰顿时响起一片欢呼，从此亨利海军上校的地位稳固了，他不再是新舰长，而是老总了。

海军少将的副官给帕格送来一张手写的便条：

海军上校：

你上岸同家人吃饭吗？不去的话，请到我这里来吃顿便饭。八点钟，部队电台将重播贵友塔茨伯利在新加坡的节目。

雷·艾·斯普鲁恩斯

自从上回在沃杰环礁海军少将突然离开舰桥以来，维克多·亨利一次也没见到过他。一连几天的好天气，他都没在甲板上露面。帕格洗了个淋浴，正换上晚礼服准备去赴宴，通信兵进来了。只有一封私人信，又是棕黄色的信封，用绿墨水笔写的姓名地址。这一回是寄的航空信，邮戳清晰，印着一月二十五日，正好同罗达圣诞节写的那封悔过信相隔一个月。

亲爱的帕格：

你不妨“背地里”恨我，因为事实真相往往令人痛心。但是，这回事已经变得太招摇了，简直没法儿说，除非你“赶紧”采取什么措施，否则你的婚姻生活就吹了。他们现在一起上戏院看戏，上饭馆

吃饭，还有，我也不知道“全部底细”。凡是认识你们俩的人，个个都在谈论此事，我说的是谈论。给常驻华盛顿的任何“老朋友”写封信，告诉他你收到这个“可恶家伙”（鄙人）的信，请他以名誉担保，把他了解的罗达的情况告诉你。“要说的话都说清了！”

帕格·亨利心里就憋着这股酸溜溜的味儿去赴海军少将的宴。

只见斯普鲁恩斯还是那样衣冠楚楚，身子笔直，不过愁眉不展，眼神迟钝。席间双方都默默无言，可是都不觉得窘迫，因为他们早已彼此了解。两人都喜爱锻炼，这成了他们的共同爱好。碰到好天，斯普鲁恩斯会在主甲板上昂首阔步，走上一个多小时；在港口的时候，每天就走上五英里或十英里。帕格有工夫总是陪他一起走，他们多半时间都是这样长时间沉默的。每当斯普鲁恩斯请他到寓所吃饭，两人有时谈起他们在潜艇里作战的儿子，有时谈谈自己的事。海军少将也像帕格一样，对自己留在水面舰艇上的事想了又想，追悔莫及。哈尔西有先见之明，五十岁左右学会了飞行，斯普鲁恩斯认为这一招儿很高。他对率领一支巡洋舰支队的差事并不满意，预料这一生的战争生涯将吃力不讨好，落得默默无闻的下场。帕格心想，沃杰环礁一战的惨败必定使他心情沉重，认为是对前程很大的一个打击。

在吃罐头桃子这道甜点时，斯普鲁恩斯出其不意地吩咐帕格在第二天早晨集合时准备一个授奖仪式。他，斯普鲁恩斯将由尼米兹亲自授予海军勋章，以表彰他在炮轰沃杰环礁一战中的出色指挥功绩。海军少将说到这里，眼睛里闪现着一丝苦笑。“海军方面此刻正需要树些英雄呢。要得勋章也不难，只消挨人家炮轰就行了。我在沃杰环礁连区区一支特混舰队支队都指挥不了，遑论其他。打开收音机吧，你朋友播音的时间到了。顺便想起来了，祝贺你这次‘北安普敦’号演习成功。这么做是必要的。”

塔茨伯利的声音听起来在颤抖，调子沉重。这位通讯记者报道说，

日本人的重炮正隔着柔佛海峡轰击新加坡的商业区，每天打死几百名老百姓。在新加坡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对面海岸上的敌军，他们正在大规模做越过这水道的准备工作。军事当局进一步承认（说到这里，塔茨伯利的嗓门提高了），新加坡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让民主世界确切知道局势何等危急，因为援军要真来的话，现在就该来了。

广播快结束时，斯普鲁恩斯和帕格·亨利交换了一下探询的眼色，因为这时塔茨伯利说："请我的美国朋友们原谅，这里流传着不少大难临头时说的幽默笑话，恕我引用其中的一则。这则笑话说：'你可知道美国海军在哪里？哦，美国海军不能作战，因为它跟米高梅电影公司签订的合同期限还没满呢。'

"话又说回来，不管救兵是不是来，我都相信新加坡的欧洲人和亚洲人会并肩团结战斗，即使为时已晚，也能自己扭转局势，打垮元气丧尽的侵略者。我愿意拿我这张老脸皮做赌注，押在这个信念上。不过，拿我女儿帕米拉做赌注可不行，她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年轻妇女，协助我工作。明天她就要随着其他妇女儿童一起撤走了。不到两小时前，她给我讲了个故事，我要她也讲给诸位听听。好，现在就请帕米拉说说。"

帕格拼命控制自己，好容易才装得脸色镇静，态度轻松。

"我说的是一段小故事。"这魂牵梦萦的沙哑的甜嗓音铭刻在他心头，给他一种近乎痛苦的惊喜感觉，"最近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一个部队医院做志愿医务人员。今天，一个身负重伤的人离开病床，把我带到一旁，给我一样叫作卵形弹的东西。这是一种手榴弹。这个人脸色沉着，态度严肃。他用动听的澳大利亚口音说：'小姐，您一向待我们很好。如果您觉得一个日本鬼子打算强奸您，小姐，您只要拉开这个保险，就一了百了啦。'

"我只有一句话要补充的，我是被逼走的。晚安。"

广播中又换了原来的嗓音："新加坡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祝各位听众

晚安。”

斯普鲁恩斯伸过手来关上收音机，说：“亨利，在马来亚和吕宋岛的作战问题上，有耐人寻味的类似情况。白人驻军加上混合的地方部队保卫着一片片住着亚洲人的岛屿。一支亚洲人的侵略军由北到南步步进逼，守军节节败退，直退到极南端的一座有重兵利甲的海岛堡垒。在这个问题上，咱们看来似乎比英国人略胜一筹。等到战后，把这两场战役详细比较一下，一定颇有教益。”

“是，长官。”帕格说。这一次，他竟丝毫也摸不准这位海军少将在说些什么。

---

(1) 沃杰环礁是西太平洋马绍尔群岛中的一组珊瑚岛，共有65个小岛。1943年到1944年，美军曾在这里狂轰滥炸。

第十六章

莱斯里·斯鲁特把《万湖会议纪要》影印本交给美国驻伯尔尼的公使，把这份材料说成“十万火急”。

威廉·塔特尔是加利福尼亚铁道界一个退休的百万富翁，西点军校毕业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挨了德军一块弹片，被炸瞎了一只眼睛，就此退出军界。这么一来，他反而发了财。这个高个儿、大肚子的共和党元老自然痛恨新政，并且强烈反对白宫里那个信奉社会主义的狗崽子三度出任总统。可是，由于法国在一九四○年六月沦陷，共和党在七月提名一个叫温德尔·威尔基的外行政治家为总统候选人，塔特尔竟然认为还是让那个信奉社会主义的狗崽子留在白宫比较好。他领导了“共和党人支持罗斯福”的加利福尼亚支部，在大选前遭到了亲友们的唾弃，大选后捞到一份外交官的差事。斯鲁特喜欢这个自行其是的公使。如果说这个经营铁路公司的人缺乏外交经验，那他倒颇有些起码的常识，他不用犹疑再三，就可以立即对棘手的问题做出决定。

斯鲁特三天没听到塔特尔的音信，后来在上午九、十点钟，这位公使打电话给他了。“哦，喂，莱斯[1]，快来吧，咱们聊聊。”

对美利坚合众国驻瑞士代表的身份来说，这间办公室未免朴素了些：书架上堆满了看来没人翻阅的公文卷宗，黑黝黝的旧家具，三扇窗子面对外边迷雾中的秃树，碰上晴天，从窗子里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脉。公使仰面靠在一张转椅上，叉起十根粗指头搁在肚子上，天南地北地谈着战事，弄得斯鲁特莫名其妙。他说，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安然从布雷斯特开出，是英国衰落的一个迹象[2]，比在马来亚惨败还要糟糕。“我的老天爷哪，莱斯！马来亚是在地球的另一边。可要是皇家海军加上空军都阻止不了两艘受了重创的德国战列舰在他们的炮口下打英吉利海峡溜走，那准有毛病——不是他们的情报工作

有毛病，就是他们的战备状态有毛病，要不两者都有毛病。”

斯鲁特闻到一阵带有甜酒香味的烟味，只见三等秘书奥古斯特·范怀南格带了文件夹走进来，就是斯鲁特放万湖会议文件的夹子。斯鲁特一看，心都凉了。范怀南格是公使馆里对犹太人事务最反感的，到底是因为他是领事出身——前不久，他才通过驻外机关事务局的途径调来——还是因为他抱着上流人士那种刻骨的反犹主义，斯鲁特可说不上来。他知道，杰斯特罗跟这个家伙在佛罗伦萨闹过别扭。斯鲁特认为范怀南格是一个自高自大的讨厌鬼，荒唐地死抱着自己的家谱不放。

“莱斯，奥吉[3]有过一些干情报工作的经历，请他参加一起谈好吗？”塔特尔说。

“那敢情好，阁下。”

范怀南格笑着坐下，跷起了肉鼓鼓的短腿，把文件夹搁在写字台上。

“那好吧，你对这材料的评价如何，莱斯？你建议采取什么行动？”公使说。

“我认为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权威性文件。公使馆应当向国务卿拍发一份急电介绍概要，然后由特别航空信使向他呈交这份文件。”

公使朝范怀南格看看，范怀南格正宽厚地满脸堆着笑容。“奥吉可不以为然哪。”

“我的确不以为然。说得客气点儿，这是‘出于同情心搞的骗局’。”

斯鲁特勉强咧开嘴一笑：“倒要领教高见，奥吉。”

范怀南格面带笑容，喷出一口带甜酒香味的蓝烟，说：“好吧，咱们就从接关系的时间地点谈起吧。莱斯里，你在宴会上碰到一个漂亮姑娘。没多久，她父亲，一个叫雅各布·阿舍尔博士的，突然请你去吃饭。你素有同情犹太人的名声，初来乍到，对伯尔尼的情况也不太熟

悉。于是——”

“得了，别再说下去了——”

“让我把话说完，老兄。”范怀南格眼睛对着公使骨碌碌转，一手捋着那头剪得短短的金发，“于是席上就有个神父提出要把有关犹太人情况的档案材料塞给你。妙啊！雅各布·阿舍尔凑巧是伯尔尼犹太人协会主席，一个紧盯着各国公使馆给难民发入境签证的财主。但他毕竟是一个老实人，所以不妨说是什么诡计多端的伪造文件者蒙骗了他和你那个神父，大概就是拿的这份所谓文件，在阿舍尔身上说不定还诈去了一大笔钱呢。当然啰，他也巴不得拿到手，这对他来说不失为绝妙的宣传工具。”

“奥吉，你这话只是推理罢了。如果德国人以战争为借口大肆屠杀——我猜是这么回事——罗斯福总统利用这文件就可以调动世界舆论来反对他们。”

“哦，得啦，老兄。纳粹虐待犹太人这档子事好几年前就榨不出油水来了，人们对此无动于衷。至于大规模罪行嘛，这文件纯粹是想入非非。”

“为什么？”

“为什么？唉，请你千万别纠缠了吧，你想内阁部长级官员开会，讨论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竟会如此平静——还写成了文件！这类事情绝不会见诸文字的。唉，这种夸张的文字，煞费苦心的玩笑，茶余酒后的语气！整篇东西就是浅薄之徒的虚构，莱斯里，写得非常蹩脚。”范怀南格慢条斯理地拿起文件夹，抽出那沓黑纸，散发出那股难闻的药水味，“瞧瞧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德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复制设备。顺便说一下，他们复印的文件一向不是黑底白字，他们用底片翻印，印出来全是白底黑字。我是说，我钦佩你的同情心，不过——”

“别管我的同情心，”斯鲁特厉声喝道，“我完全了解阿舍尔博士的

为人！至于说到文件嘛，我说这是真的。文体华而不实，令人厌烦，就像咱们俩都啃过的多数德国官方文件一样。会上人人都是语言乏味的空谈家，人人都一味按照德国风气巴结这个主席海德里希。这篇东西活生生是日耳曼人的官腔。再说到把一个惨无人道的方案见诸文字嘛——”斯鲁特把脸转向塔特尔，“阁下，那可再也没比这更像是德国人的作风了。我是专攻德国政治历史取得学位的。听着，奥吉，你去念念特赖奇克[4]吧，念念卢埃格尔[5]吧，念念拉加德[6]吧。天哪，念念《我的奋斗》吧！希特勒无非是一个自学出身的街头煽动家罢了，可是连他也使用政治色彩浓厚的术语，还使用了一种堂而皇之的冒牌哲学的道德框框，来证明他那些绝顶残忍的主意是正确的。我并不想就这题目讲堂课，不过——”

“我念过《我的奋斗》。”塔特尔说。

斯鲁特用拳头捶着写字台说：“得了，阁下，我看哪，这份文件是一个地下德国的人、自由德国的人复制的。我看他是冒着严刑拷打、死亡威胁和暴露他那个反纳粹组织的危险干的。我看，他偷偷把一台袖珍影印机带进绝密档案室，他心惊胆战，匆忙从事。复印这份文件还不是跟偷拍照片一样冒险吗？今天在德国，你要是不签一张能送你上绞架的收据，谅你连这种能印白底黑字的影印纸也休想买到。”

“你是一个热心的辩护者，老兄。”范怀南格又露出了笑容，“要注意这玩意儿注明一月二十日。一份绝密报告经过正式成文、批准、油印归档、偷偷复制，再秘密运到伯尔尼，这一切都不到三个星期？不，莱斯，我对你的同情心深表赞同，可是——”

“天哪，奥吉！”斯鲁特气炸了，“别再使用‘同情心’这个混账字眼啦！这种文件当然会火速送到外界来的！这文件讲述的一桩罪行，人们简直想都想不到！”

“哎呀！我钦佩你的同情心，莱斯，”范怀南格柔声答道，“且让我讲个小故事给你听听。在佛罗伦萨，有份文件传到我手里，也是用这一

套特务活动的方式，内容涉及意大利的绝密作战计划。从文字上和外表上看，它不像这份那样粗制滥造，完全无懈可击。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出它是伪造的。我这样说了。可是，我们驻罗马的大使馆竟信以为真，把它交给了英国人。咳，他们仔细分析了这文件，就一笑置之。原来满纸荒唐，目的在于把他们的整个北非战略引向邪路。因此，事情很明白。那些玩意儿才是精心制作的，而这个嘛，”他用软绵绵的手指对着影印本挥了挥，“是一个低级笨蛋的作品。”

“行了，奥吉，多谢多谢。”威廉·塔特尔说。

三等秘书满脸堆着笑容，客客气气，甚至含着歉意，把烟斗一挥，站起身来就走了。

塔特尔把转椅转过半圈，叉起手指抱着后脑勺说：“抱歉，莱斯，我同意奥吉的看法。那玩意儿是毫无知识的人的荒唐空想，拼凑成一个恐怖故事，搞出一份一文不值的假情报。”

尽管斯鲁特早就料到范怀南格会有什么反应，可是塔特尔说出这番话来，倒真叫他大吃一惊。“请问你为什么这样说？”

塔特尔正在点雪茄，他津津有味地把雪茄含在嘴里咂着，然后拈着雪茄朝文件夹挥了挥。“就说铁路运输那一点吧。自从我到这儿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有关欧洲铁路的情报。马歇尔将军叫我干的——我认识乔治[7]很久很久啦——我给他送定期的情况简报。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所有的车皮都办不了这事。莱斯里，你这里牵涉到由一个已经处于困境而且每况愈下的铁路系统来运输几百万老百姓的问题。希特勒光是运送他的军队、给养和外国劳工就已经焦头烂额了。车站里堆满了粮食、燃料、坦克，还有炮弹这类必不可少的物资。整师整师的官兵干坐在侧线上，因为火车无法运送他们上前线去。英国人又把他们的机车厂和铁路调车场炸得一塌糊涂。情况不会好转，只会越来越糟，明白吗？因此，这么一个周转不灵的铁路系统怎能来回运送遍布全欧洲的一千一百万人，实行什么疯狂的大屠杀计划呢？”塔特尔摇摇头，“这真是痴人说

梦，胡说八道。伪造这份文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铁路情况，可惜他没做些调查研究。”

公使发表这番长篇宏论的时候，斯鲁特咬着他那熄了火的烟斗，颓然倒在扶手椅上，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阁下，我不怕被人家看作同情犹太人，容我答辩吗？”

“要说就说吧。”塔特尔咧开嘴笑笑。

“这事根本不用这么大费周折。只要在整个西欧撒下网，用扇形包抄的办法来个一网打尽，”斯鲁特张开手指在半空中画了个半圆形，“把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比利时、法国，接下来是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犹太人，统统扫到波兰和俄国沦陷区去。这些地方红十字会和新闻界都进不去，跟自由地区的居民又离得远，都是落后地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而且反犹主义猖獗。不过，阁下，大多数犹太人都已经在波兰和俄国沦陷区了，这就是最要紧的一点。即使要搬动的话，他们也用不着搬多远。从西欧运送犹太人绝不会增加铁路负担，西欧没有战事啊。”

公使抽着雪茄，睁开那只好眼睛盯着斯鲁特：“你打算怎样鉴定这份文件的真伪呢？”

“你认为要怎样鉴定才算数呢，阁下？”

“问题就在这里，这桩混账事情我一点儿也不信。我说铁路运输问题是克服不了的。好，我不是叫你忘了这档子事。办得到的话，搞个鉴定来，同时还要尽最大努力保管好这份文件。”

“一定办到，阁下。”

“尽最大努力保管好这份文件，可并不是说把它交到比方说美联社记者的手里啊。”

斯鲁特满脸火辣辣的，答道：“保证不让人看到，除非由你把它发表出去。”

“那好吧。”

斯鲁特带了文件夹回到办公室，不由得感到精疲力竭、一蹶不振，愣愣地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受了挫折，心里老是想不开，连嘴唇都发抖了，就埋头看起公文来，午饭时间也不休息。三点钟光景，一个秘书探头进来问：“你见不见让·赫西博士？”

“当然见。”

这位瑞士外交官精神抖擞地走进门来，他是一个正派人，小个子，愁眉苦脸的，长着一簇红色的山羊胡子，斯鲁特早在华沙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们有时下下棋，下棋时，赫西曾用施本格勒[8]的口吻对欧洲人的精神破产深表忧伤。“唉，我到锡耶纳去过了，我见到了娜塔丽·亨利太太。”赫西嚓地拉开公文包，说，“是一个漂亮女人，犹太人，对吗？”

“对，她是犹太人。”

“嗯！”他的眼光朝旁边一瞟，捋了捋胡子，同时装出一副色眯眯的轻薄相，“我把你的信交给她了。这是她的回信。”

“谢谢你，让。其他新闻记者怎么样？”

“无聊透顶啦，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就这一点来说，我真羡慕他们。我这就要向你们的公使去报告了。照交涉的发展情况看，这些记者可能在三四月间出来。”

斯鲁特锁上门，撕开信，在窗口对着几张黄信笺看起来。

亲爱的斯鲁特：

哎呀，收到来信真是喜出望外！趁着你那位好心的赫西博士同埃伦在外面柠檬房里喝茶，我赶紧把这封信打出来。

首先向你报告，我很好，路易斯也很好。说来真怪，我们在这

里竟过得舒舒服服。可是，我一想到“伊兹密尔”号就忧心忡忡。我们差点儿就乘上那艘船出航了，莱斯里！一个认识埃伦的德国外交官把我们拉下船，用汽车送我们到罗马。我至今仍然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可是他把我们从大难中救了出来，也可能是从死神手中救了出来。英国广播公司对这事的经过并未大事渲染，不过看来在土耳其人勒令“伊兹密尔”号离开伊斯坦布尔以后，这艘船就失踪了。天哪，这艘船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知道吗？这里的消息真闭塞！我一想起这事就心有余悸。什么世道呀！我救了孩子，我想我应当感到欣慰才对，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人。

我们看到屋子完整无损。揭掉家具上的布罩，床上铺起被单，生上火，我们就安顿下来了，玛丽亚和托玛索还是完全照往常那样干着活儿。天气寒冷，不过晨雾一消倒也明媚宜人，只有留在高雅旅馆里走不掉的那帮人才使我们想起了战争。他们到这儿来吃饭，一次来一两个人，警察对此很客气。有不少记者、家眷，还有一名歌唱家、两位牧师——古里古怪的一帮人，日子过得厌烦死了，多半都灌饱了托斯卡纳酒，喝得烂醉，满肚子荒唐无聊的牢骚。不过，情况很好。

哦，天哪，我简直无法说起我收到你的信有多愉快！赫西博士刚走出房间这工夫，我竟哭了。这儿的生活真是寂寞得要命！你呢，在伯尔尼——相隔这么近，为争取我们的自由而奔走！我还没喘过气来呢！

唉，一下子只能说一件事，我还是赶紧把我脑子里想得最多的事先跟你说说吧。

斯鲁特，埃伦正在打这个主意，不管打不打仗，都决定留在这儿了。

大主教和警察局局长都是他的老朋友，他们待他都有如流亡的皇亲贵族。对我们来说，奇怪的是这儿完全像和平时期一样。上星

期天，人家居然允许他到佛罗伦萨郊外伯纳德·贝伦森[9]的府邸去吃饭——你知道吗，贝伦森就是那个年高德劭的美国艺术评论家。嘿！贝伦森竟对埃伦说，他不想离开，他年纪太大了，动不了啦，意大利就是他的家，等等，等等，他还是住下不走，听天由命吧。贝伦森也是一个犹太人——像埃伦一样，勉强称得上一个犹太人吧。埃伦回来时脑子里也这么胡思乱想，如果贝伦森能待下来，他为什么不能呢？至于我呢，当然可以自由回家。

乖乖！

我曾说过，伯纳德·贝伦森有很重要的、很有权力的社会关系，他为亿万富翁、王公贵族、国立博物馆、巨头大王鉴定名画，他很可能受到墨索里尼的庇护。这些对埃伦来说一点儿都沾不上边，他非常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这一点。可是，他说他年纪也大了，意大利也是他的家。他的风湿病越来越不见好（那倒是真的），乘火车长途旅行，加上横渡大西洋，可能会把他拖垮，说不定就此落得个残废。他已经动手写他自命为最重要的著作，他那套著作中的“最后一部”是关于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的。这本书开头写得很顺利，要知道，这本书把我们两人都忙坏了。

不过，他显然无法想象一旦我们统统走了，他会落得个什么样的苦境。他一个人与世隔绝的日子可不好受。万一他病了，就会落到敌对的外国人手里。他是在敌人的国土上呢！这就是他不愿面对的残酷事实。他说，墨索里尼向美国宣战是封住德国人嘴的一出喜剧。反正事无论大小，他都有话说。

他有条备而不用的锦囊妙计，心满意足地抱着不放，莱斯里。原来埃伦在二十多岁时闹了一段小小的风流韵事，结果一场空，其间他一度改信了天主教。这件事你知道吗？他很快就放弃了，不过再也没恢复原来的信仰，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他有个在梵蒂冈的朋友搞到了他在美国皈依天主教证件的复本，把复本给了他。埃伦现

在把这些一文不值的照片当成他的护身符和挡箭牌。他搞到了这些证件可真倒了大霉啦！

要知道，他熟读了《纽伦堡法令》，具体内容如何我不清楚，不过据说对德国的犹太人来说，凡是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前改变宗教信仰的可以得到区别对待，也许这只对一半犹太血统的人有效。总之，埃伦说他对付得了意大利人，至于德国人嘛，哎呀，有了他那宝贵的改变宗教信仰的证件，加上美国新闻记者的身份，他才不担心呢。一句话，他只有几年好活啦，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写作，而他在这儿写作条件最好。

我求你劝埃伦打消这个念头，可能他会听你的话，我对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他对我抱有歉意，千方百计想安慰我。他立我为他的全部财产和版权的继承人。埃伦为人深谋远虑，大小也算个财主。可是我仍然对他很恼火，而且极为担心。

我真不知道自己干吗要为埃伦如此烦心，这毕竟是他的命啊。在那段白白逝去的岁月里，日子过得稀里糊涂，我操心的只是谈情说爱（天哪，当时我多年轻啊！），跑来帮他工作无非是想跟你接近一点儿。那时我简直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如今我的命运跟他的命运息息相关了。我的父亲过世了，我的母亲，人不在我身边，心也不在我身边，远在万里之外。尽管天下大乱，她却在迈阿密海滩打打卡纳斯塔牌[10]，参加参加哈达萨[11]的会议。我叔叔几乎是我唯一的亲人，仅次于路易斯而已。跟埃伦相比，拜伦本人只是一个没有血肉的概念，一段光辉灿烂的回忆而已，我对你的了解甚至比对自己孩子父亲的了解还要深呢。

哎哟！我听到埃伦和你那位瑞士朋友的声音了，我得结束这封信。

好斯鲁特，亲爱的人儿，你简直想象不到我知道你就在我附近，我心里感到多舒服。当初在巴黎我提出嫁给你时，你不娶我，

真是一个大傻瓜。我当时多爱你啊！唉，事情往往只发生一次，过后就烟消云散，成为过去。它在你身上留下了烙印，使你永远变了样儿。人们要是早些明白这一点就好了——得了，这篇匆匆打出的胡言乱语有什么用啊。亲爱的，请你替埃伦想想有什么办法吧！

附上照片，你看我又瘦多了，不过至少脸上还露着笑容。路易斯逗人喜爱吗？

爱你的娜

斯鲁特坐在书桌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张快照，把心目中的塞尔玛·阿舍尔同这个穿着普通家常衣服、怀里抱着一个漂亮娃娃的年轻女人相比，塞尔玛多么相形见绌啊！他心里想，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啦。当你失去一个情人的时候，应该就像拔掉一颗牙那样，短短一阵子剧痛，痛定之后，牙洞立即就愈合了。人人都经历过这种事。可是，娜塔丽·杰斯特罗虽然一去不复返了，却还像一个撩人心弦的娇娘那样迷住了他。单单看这封信，就给他一种甜酸苦辣都有的感觉。唉，她就用这种黄信笺，用这台y字字面已磨损的雷明顿打字机，向他倾吐了多少激情流露的心里话啊！一去不复返了，那种如火如荼的爱情，那种人生难得一回逢的大好机会，全都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通过外交途径，要给她发封信恐怕也得花上两个星期，但他还是放下工作，给她写了一封三张纸的回信。向娜塔丽·亨利倾诉衷肠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乐趣，尽管带着点儿令人灰心丧气的味儿。然后，他给杰斯特罗写了一封短信，告诫他打消留在意大利的念头。他撕掉了一份草稿，这上面提到了偶然落到他手里的那份犹太人大难临头的“新材料”，他不想让娜塔丽白白吓一场。公使叮嘱过他在文件没有鉴定真伪之前必须保密，这番呵责也使他深为不安。

可是，该怎样来鉴定真伪呢？

---

(1) 莱斯里的昵称。

(2) 1942年2月11日至12日，德国两艘负了重伤的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从法国西部港口布雷斯特开出，在光天化日下闯过英吉利海峡，英国海空军竟未能加以阻拦。这被认为是17世纪以来素称海军强国的英国所蒙受的空前奇耻大辱。

(3) 奥吉是奥古斯特的昵称。

(4) 特赖奇克（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著有《十九世纪德国史》。

(5) 卢埃格尔（1844—1910），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创始人和领导人，曾任维也纳市长，以反犹主义著称。他的观点对希特勒影响极大。

(6) 拉加德（1827—1891），德国东方学专家，圣经学家。

(7) 乔治是马歇尔的名字。

(8) 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曾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哀叹西方文明的精神破产。

(9) 伯纳德·贝伦森（1865—1959），美国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原籍立陶宛，是意大利艺术研究权威，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造诣极深，长年居住在意大利。

(10) 一种纸牌游戏。

(11) 哈达萨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成立于1912年，主要从事教育和慈善活动。

第十七章

娜塔丽用冰凉的水淋了浴，浑身通红。她打着寒战，从浴室里走出来，赶紧用浴巾使劲擦干身子，站在镶着金边木框的古董穿衣镜前，把身子转过来转过去，看到自己扁平的肚子，不由得感到欣慰。说起来路易斯的出世只在她身上留下了几道淡紫色斑纹而已，甚至一对乳房也不太难看。战时配给口粮不足倒也好！她看起来也就二十岁。

她光着身子，不禁陷入一阵回忆，想起了他们在里斯本度蜜月的情景。有时候，她简直想不起拜伦是怎么一副长相，想得起来的也只是还在手头的那几张旧照片上的模样。这会儿她竟想象得出他过去嘿嘿假笑时那张歪着的嘴，感觉到自己的手指摸着他浓密的红棕色头发，感觉到他的一双硬邦邦的手的抚摸。这样活着等于死去，多么枯燥无味啊！真是爱情枉抛，青春虚度！她微微屈下一膝，这个柔美的姿势在米洛斯岛的维纳斯雕像[1]和拉宾诺维茨的女子裸体画中是常见的。脑子里一想到拉宾诺维茨，她马上清醒过来。“虚荣的婆娘！”她心里摸不准该怎么打扮来迎接来吃饭的贵客，不禁说出声来。电话铃响了，她用湿浴巾裹住身子，去接电话。

“喂，亨利太太，我是贝克博士啊。银行里的会已经开完了，所以我还来得及赶到佛罗伦萨搭七点钟开往罗马的火车。我可以陪你和杰斯特罗教授先喝杯茶吗？”

“喝茶？我们正等着你来吃晚饭呢。”

“你真客气，不过战时请客吃饭是件麻烦事，而喝茶嘛——”

“贝克博士，我们弄到了小牛肉。”

“小牛肉！真了不起！”

“大主教送给埃伦过生日的，我们省下来请你吃。一准来吧。”

“我感到不胜荣幸，而且肚子也饿起来啦！哈哈！反正早班火车的速度更快。小牛肉！我领情了！”

从杰斯特罗家起居室的几扇落地长窗望出去，黑白分明的大教堂在夕阳斜照下，高踞在锡耶纳古老的城墙和高耸的朱红屋顶之上，构成一幅美景。不过，意大利多的是美景，真正缺的是苏格兰威士忌。娜塔丽端上一瓶黑格—黑格牌苏格兰威士忌、几只酒杯、苏打水和冰块，真让贝克博士不由得刮目相看。杰斯特罗说，这威士忌是伯纳德·贝伦森送给他的，“他完全是出于又听到了一个美国人的声音的一片感激之情”。她把娃娃抱出来了一会儿，贝克博士逗着路易斯，他的眼睛模糊了，脸上泛着红晕。“唉，我真想念自己的孩子啊。”他说。

杰斯特罗一杯酒落肚，不由得产生了一股逗乐和挖苦人的兴致。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2)]也和他同贝伦森一起吃过饭，他就拿他们俩在席间出的洋相挖苦一番。他取笑桑塔亚那灌下了整整一瓶酒；取笑贝伦森说起话来只顾自己一个人包场，取笑他欣赏自己一双匀称的小手做的手势。他坏心肠地用这些笑料来引人发笑，贝克博士听得哈哈大笑，娜塔丽也忍不住嘻嘻笑了几声。

她不知不觉中对这位来客有了点儿好感。她根本无法真正喜欢他，也无法真正信任他，不过他夸她的娃娃使她很高兴，而且他们一家目前太平无事也全靠他。他长着一张四方脸，披着一头浓密的金丝长发，不算难看，甚至自有一套不太高明的逗趣本领。她问他最后一次吃小牛肉是什么时候。他说：“亨利太太，我说不准了。两星期前，我在罗马吃过一顿小牛肉，不过我想那头小牛犊准是配了鞍子驯养了的。”

这顿饭显然吃得皆大欢喜。女管家看见又有小牛肉可以烹调，心里高兴，就用马尔萨拉甜葡萄酒调味，做了一道出色的嫩肉片。大主教还送来了一瓶香槟酒给埃伦做生日礼物，有了两瓶酒，大家就开怀畅饮，喝得精光。娜塔丽喝得多了点儿，她本来不想喝这么多，主要是为了不

让埃伦把她那一份也一起喝了。他这一阵与世隔绝，也许神经处于压抑的状态，他就喝起酒来，快成酒鬼了。一旦酒喝过了量，他的情绪就不稳定，说话也就口无遮拦。这顿饭吃到最后，大家正吃着树莓馅饼和冰激凌，忽然飘来一股清香。

“我的好教授啊，是咖啡吗？”贝克问。

杰斯特罗不断拍着两只手的指尖，含笑说：“瑞士代办常给贝伦森带来点儿小礼物，我这位慷慨的朋友就跟我分享半磅。”

“现在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贝伦森决定不走了。”贝克说。

“唉，物质享受不能代替一切啊，维尔纳。伊·塔蒂别墅[3]也有不足之处啊。这地方年久失修，糟极了，伯·贝[4]对此常常感到很不痛快。可是，他说现在这里是他唯一的家园，照他的说法，他要‘抛下锚来挺过这场风暴’。”他脸上露出狡黠而不十分清醒的笑容，加上一句说，“伯·贝认为最后一切都会好转，就是说你们这一方要失败。当然，他对意大利绘画是一个专家，对战争可不是内行。”

“从新加坡、缅甸、大西洋和北非的战局看起来，弗洛伊德博士[5]会把这叫作单凭主观愿望的想法。”贝克噘起嘴答道，“不过，不管哪一方战胜，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是用不着担心的。”

“一个杰出的犹太人？”娜塔丽能把这句话说得不带一点儿火气，这就能看出她的随和。

“亨利太太，胜利会把硬性的战时政策软化的。”贝克的声调倒平静，“这是我个人深切的希望。”

女管家自豪地把咖啡端进来。他们眼看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注满了杯子，仿佛是魔术师从空壶里倒出来似的。

“哎呀！”贝克刚呷了一口就大声叫道，“到锡耶纳来真是不虚此行啊！”

“当然，桑塔亚那不会有什么问题，他既不是犹太人，又不是美国人。”杰斯特罗呷着咖啡，自言自语道，“他是一个怪人，维尔纳，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异国情调的人。在哈佛大学一待就是二十年，写书说话用的都是精通的英语，却保留了西班牙国籍。他解释过这是什么原因，可是我听不懂。当时不是他酒喝得太多了，就是我喝得太多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有点儿西班牙大公的味道，他本人对犹太人不大喜欢。你可以从他含蓄地挖苦贝伦森阔绰的排场的话里听出这层意思。桑塔亚那躲在罗马一个修道院的小房间里写他的回忆录。他说，一个学者住在靠近一幢大藏书楼的小房间里，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贝克说。

“说起来，我也能这样生活。”杰斯特罗伸出手，对四壁挥了一圈，“当初我用读书会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这本书的钱买下这地方，那时我才五十四岁。这是我一时的放纵，我现在可以高高兴兴地扔下，毫不痛惜。”

“你也是一位哲学家。”贝克说。

“可我一提起叫我侄女带娃娃回国，让我跟贝伦森一样，抛下锚来挺过这场风暴，就老是惹得她发火。”杰斯特罗微带醉意地偷偷瞅着娜塔丽。

“我正津津有味地喝着咖啡呢。”娜塔丽厉声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贝克说。

“因为一个哲学家不屑操心集中营的事。”娜塔丽说，杰斯特罗懊恼地看了她一眼，“这话失礼了吗？我叫埃伦面对现实可费事呢。总得有个人这样做呀。”

“不见得所有的德国人都热衷于搞集中营吧。”贝克的声音和蔼而忧伤，胖嘟嘟的脸涨得通红。

“贝克博士，那么东欧传来那些事又怎么说呢？不是传说贵国士兵一直在屠杀犹太人吗？”

杰斯特罗站起身，扯着嗓子说：“咱们到起居室里再喝些白兰地和咖啡吧。”

他们俩的肚量都容不了对方半句话，这一点太明显了。贝克在起居室里安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小心地点上一支雪茄，把嗓音放得又从容又柔和，说道：“亨利太太，我认为你的问题不仅仅是挑衅性的。对于一般挑衅性的问题，我自有一般性的答复。如果你叔叔决定留在这里，我还能开诚布公地就他的安全问题提出一个看法。”

“真的吗？”她紧张地坐在沙发边上，面对着贝克。杰斯特罗站在窗口，手里拿着一杯白兰地，悻悻地看着她。“你对犹太人出了什么事究竟真正了解多少？”

“在意大利吗？什么事也没出啊。”

“在别处呢？”

“在占领区，外事部门是不起作用的，亨利太太。作战地区是由军方管制的。在当地采取激烈的措施也是必要的，占领者也好，被占领者也好，日子都不好过。”

“不用说，犹太人的日子更难过。”娜塔丽说。

“这一点我不否认。东欧到处都盛行反犹主义，亨利太太。我对我们自己人的暴行并不感到自豪，可是为了犹太人自身的安全，非得把他们集中起来不可！这一点我可以向你担保。否则，在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等地，他们就会遭到抢劫和集体杀害。德国军队开到的时候，当地的流氓地痞看到德军不让他们立即参加抢劫和杀害犹太人，都大为吃惊。可以说一句，他们盼望有个‘大开杀戒的机会’哪。”

杰斯特罗插嘴道：“那你们部队的暴行是什么呢？”

“教授，我们的警察部队素质一向不高，简直算不上先进文明的代表。”贝克看上去不大高兴地答道，“处理得过火的行为是有的。犹太人这一冬过得真够呛，还闹过几场流行病。说真的，我们的士兵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郊外的雪地里也吃足了苦头。战争是一件万恶的事。”他转过脸来对着娜塔丽，提高嗓门说：“不过，亨利太太，你问起我德国军队是不是屠杀犹太人，我回答说这全是谎话。我兄弟是一个军官，他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待过不少时间。他向我担保说，军队不仅不准干暴行，而且经常出头干涉，保护犹太人不受当地居民欺侮。据我所知，这是千真万确的。”

埃伦·杰斯特罗说：“我生在东欧，长在东欧。我相信你。”

“可别让我含糊过去。我们的政权对好多坏事都得负责。”维尔纳·贝克摊开肉嘟嘟的双手，抽了口雪茄，喝了口白兰地，“我敢向你保证，即使我们胜利了，正派的德国人也不会忘掉这一点。这白兰地真好极了，教授，又是你那朋友贝伦森送的吗？”

“不是。”杰斯特罗带着高兴的神色，把酒杯凑在鼻子底下，“我最喜欢法国白兰地，早在一九三八年，我就有先见之明，囤积了好几箱这玩意儿。”

“对了，我兄弟跟我说起过几件奇事。说来也怪，一个人竟可以去参观这些悲惨的犹太区。想想看！有时仪态万方的波兰淑女同我们的军官去逛贫民区，在犹太人那里鬼混一夜。那里甚至也有稀奇古怪的小夜总会。赫尔穆特去过好几回，他要亲自去看看情况怎么样。他想多改善改善供应情况。他在军需部门，在罗兹，他倒做出了一些成绩。可是整个看来情况还是很糟，糟得很哪。”

“你兄弟去参观集中营了吗？”娜塔丽非常客气地问。

“咱们换个话题吧。”杰斯特罗说。

“亨利太太，那些是秘密的政治犯监狱。”贝克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膀。

“可正是在那些地方干出最可怕的暴行。”尽管娜塔丽的火气越来越大，他却有意保持着非常有耐心的态度，这使她很感动。她深悔不该提出这个话题，可是埃伦为什么偏偏要提出留在意大利这个荒谬可笑而令人恼火的想法呢？

“亨利太太，独裁政权是利用恐怖手段来维持秩序的。那是历来如此的政治。究竟是什么强制德国人民服从一个独裁政权，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复杂问题，可是外界——包括美国——也并非清白无辜。我根本连集中营外面的大墙都没见到过。你参观过美国监狱吗？”

“这个比较不伦不类。”

“我只是拿你我两人对刑法机构的无知做个比较罢了。我敢说美国的监狱糟得很，我料想我们的集中营要更糟。不过——”他用手抹了抹脑门儿，清了清嗓子，“咱们刚才是从你叔叔的安全问题说起的，那是说，如果他要在意大利待下去的话。”

“不必谈了！”杰斯特罗狠狠地对他侄女皱起眉头，“娜塔丽，咱们邀请维尔纳到这儿来，是为了好好招待他吃顿饭。这个问题跟他不相干。伯纳德·贝伦森是一个非常精明、老于世故的人，可他也——”

“去他的贝伦森！”娜塔丽大喝一声，伸出一根手指对贝克戳戳，像是指责似的，“假如德国占领意大利呢？这一点难道不可能吗？或者假如墨索里尼决定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送到波兰的犹太区去呢？或者假如哪个法西斯大人物突然决定要住进这幢别墅呢？我的意思是说，连想一想冒这种风险都是不可思议的、幼稚可笑的——”

“冒这种风险的是我，只是我一个人！”埃伦·杰斯特罗大叫道，把酒杯砰地放在桌上，连酒都洒了，“老实说，我对这已经感到腻了。维尔纳是咱们的客人，你们母子俩还不全靠他救了才活着？不管怎样，我从没说过我不愿走啊。”杰斯特罗猛地一下推开一扇玻璃窗，一股冷空

气涌进屋里，一道蓝幽幽的月光射在东方款式的地毯上。他背靠着窗子站着，一只抖得厉害的手重新拿起了酒杯。“娜塔丽，你我之间一个关键性的差别就在于你简直算不上犹太人，你对咱们犹太人的文化和历史根本一窍不通，而且你也不感兴趣。你居然不动声色地嫁给一个基督教徒。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我是一个波兰犹太人！”这句话，他是骄傲地瞪着眼说的，“我是一个专门研究《塔森德》的学者！只要我高兴，我明天就可以恢复研究。我的全部著作关键就在我这身份上。我的神经末梢是触角，对反犹主义可敏感呢，我和乔治·桑塔亚那待在一间房里不到五分钟，就看出他也有反犹主义情绪。用不着你来警告我做个犹太人要冒什么风险！”他冲着贝克博士说：“你身上一根反犹太的骨头都没有。你为一个可恶的政权效劳，至于你应不应该为他们效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一问题你我改天应当讨论一下，不过——”

“教授，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很难两全其美的根本道德问题。”

“我也这样想。贵国政府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原谅的。不过真遗憾，这回事追溯起来根子有多深啊！在阿奎那[(6)]的《神学大全》里就有反犹太人的规定了，这使你们的《纽伦堡法令》相形之下也变得温和了。教会至今尚未否定这些规定！我们在信基督教的欧洲永远是陌生人，是局外人。每当多事之秋，我们总是首当其冲，受难最深。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我们遇到了这等事；在闹瘟疫的年月里，也碰到了；大凡在战争和革命的年头里，都碰到了。美国是现代自由人士的绿洲，自然资源丰富，有海洋做它的屏障。我们精明能干，我们工作卖力，因此我们在美国混得挺好。不过，娜塔丽啊，要是你认为我们在美国不会像在德国那样被当作外人，那太天真的就是你，不是我！如果这场大战急转直下，美国打了败仗，它就会比纳粹德国更恶劣。路易斯在美国也就不会比在这儿更安全，说不定更不安全呢，因为意大利人至少还喜欢儿童，不太凶狠。这些都是你无法理解的简单真理，因为你身上的犹太血

液太少了。”

“胡扯！完全胡扯！”娜塔丽回击道，“纳粹德国是历史的畸形怪物，既不是基督教国家，也不是西方国家，甚至也不是欧洲国家。拿它同美国相提并论，竟然假定美国打了败仗，真是醉后胡言乱语。至于我的犹太血液嘛——”

“什么？希特勒有什么畸形的？为什么德国人企图主宰世界，就比两个世纪以前真正主宰了世界的英国人更坏？或者比目前也在企图当主宰的美国人更坏？你看这场战争究竟为个什么呢？为了民主吗？为了自由吗？乱弹琴！为的是下回轮到谁来坐天下，谁来制定币值，谁来控制市场，谁来掌握原料，谁来剥削那些未开化大陆的广大廉价劳动力！”杰斯特罗这回可上劲了，酒后没遮拦的这张嘴更说个没完，一点儿也不含糊其词，而是像个被激怒的教授在课堂上讲课，声调干脆尖锐，“你听着，我猜我们会打胜的。对于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我是一个不受清规戒律约束的人道主义者。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种过激的民族主义往往要扼杀自由思想、艺术和言论。可是娜塔丽，我活到这么一大把年纪，实在弄不懂到底是在专制统治下，靠几条死板的法规，实行恐怖手段迫使大家沉默，光叫大家尽尽本分，人性比较满足呢。还是在自由政体的困境和混乱状况下，人性比较满足？拜占庭帝国长达一千多年，不知美国是不是维持得了两百年？我在一个法西斯国家过了不止十年，可是比起在一味追逐金钱、骚乱不止的国内来，我过的日子着实要太平得多了。娜塔丽，我真担心来一个美国的一九一八年[7]，我担心那些由共同追求金钱利益而抱成一团的离心离德分子一下子又散了伙。我预见到了失败引起的恐怖活动，荒无人烟的摩天大楼和杂草丛生的公路，连南北战争都将黯然失色！一场地区对地区、种族对种族、兄弟对兄弟、众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会发生。”

维尔纳·贝克做了个手势，对娜塔丽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别再惹那老家伙发火啦。他用一种安慰人心的口吻，甜言蜜语似的说：“教

授，你对美国这番精辟的见解使我大为吃惊。老实说，当初我在华盛顿的时候也深为震动，有几个专门结交上层人士的人物悄悄跟我说，他们完全赞同元首对犹太人的立场，一点儿都不想想我或许不同意这看法。”

“唉，上流阶层的反犹主义是种流行病，维尔纳。社会名流对天赋聪明、多才多艺的局外人一向嫌恶。是谁制定英国拒绝难民船进港的政策的？还不是那帮一个鼻孔出气的守旧派反犹分子？掌管我们国务院的那些上层的反犹分子把南北美洲的大门都对难民堵死了。为什么至今我还在这儿？无非是因为人家暗中在我的证件上捣鬼罢了。”

娜塔丽力求用一种平静的声调说：“埃伦，是你拖拖拉拉。”

“就算是吧，亲爱的，就算是吧。”他一屁股坐到一张扶手椅上，“是我的过失，是我的过失，是我极大的过失[8]。可是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十分了解高雅旅馆那帮闷得发慌、整天泡在酒里的新闻界人士都巴不得快点儿离开锡耶纳，我知道你也想带路易斯回国。不过，我认为今年可能会讲和，至少我对此表示欢迎。”

“欢迎？”娜塔丽和贝克两人的脸上几乎流露出同样程度的惊讶。“欢迎同希特勒讲和？”

“亲爱的，为了使人类能够生存下去，最好的出路就是结束这场战争，越早越好。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早已被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宗教的崩溃以及两次机械化的世界大战破坏了。它再也经不起一次打击了。说来心酸，我几乎庆幸新加坡的沦陷——”

“新加坡没有沦陷——”

“哦，那是日子问题，”贝克插嘴道，“或者是钟点问题也未可知。英国人在亚洲可完蛋了。”

“咱们正视一下这个问题，”杰斯特罗说，“日本人是亚洲的本地

人，欧洲人可是外人。俄国的战线相持不下，大西洋战线又是相持不下。讲和无论对世界还是对美国，当然还有对犹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事情。总比进行一场报复性的消灭穷国的五年圣战[9]更加顺天应人吧。我想如果我们调动我们所有的工业潜力，是打得垮他们的，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已经显示他们的能耐了。霸权可以分享的嘛，英、法经过几世纪的流血争夺，懂得了这样做。到头来可就不得不同俄国人分享天下。战争拖得越久，纳粹后方犹太人的处境就越惨。亲爱的，如果我们当真打垮了德国，结果只会打出一个苏维埃欧洲来。难道这是令人满意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应当希望这场血腥的狂暴行动趁早结束呢？如果一旦真的结束了，那么我白白把自己整个一生的老窝连根拔掉岂不荒唐可笑？可话又说回来，没有我跟着你，你是不肯走的，那么我就走吧。我从来没二话。不过，我不是一个自己拿不定主意、只考虑留下来的老糊涂，我不容许你再用这口吻跟我说话，娜塔丽。”

她没搭理他。

“亨利太太，我看你叔叔对战争的高见真是透彻，发人深省，他赋予了这场荒谬的大屠杀一个主题、一个目标和一个希望。”维尔纳·贝克激动地说。

“真的吗？同希特勒媾和？希特勒说的话，谁信得过？希特勒签的文件，谁信得过？”

“这问题并非解决不了。”贝克不动声色地答道。

“对极了。还有其他德国人哪，甚至还有其他纳粹分子，”杰斯特罗说，“暴君的皮可不是钢板做的。历史这样告诉我们。”

“教授，我除了跟自己的兄弟之外，有好长时间没这样推心置腹地谈话了。”维尔纳·贝克的眼睛对着杰斯特罗异样地闪闪发光，声音也颤抖了，“我将装作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话。不过，你是我衷心信赖的好老师，我要告诉你，我跟自己的兄弟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诛戮暴君的道德问

题，一直谈到天亮。”

“我这会儿该去喂孩子了。”娜塔丽站起身，维尔纳·贝克也一跃而起。

“亨利太太，请容许我感谢你请我吃这么丰盛的饭菜，我有好几个月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

“哎呀，我们能保住性命恐怕还多亏你呢。这一点我可不是不知道。所以，如果我——”她对她叔叔连看都不看一眼，就径自打断话头，匆匆离开房间。杰斯特罗站在敞开的窗子前，一头稀发随风飘拂，脸上被月光照得阴影重重。

“教授，你对战争的论述使我大为震动，你这番话像修昔底德[(10)]的思想一样精辟。”贝克博士说。

“唉，维尔纳，这只是气头上说的话罢了。可怜的娜塔丽，哪怕是动物，做母亲的也会为自己的娃担心呢。这些天来跟她真不大好相处。”

“杰斯特罗博士，等你回了国，我倒要劝你写本篇幅短小的书，发表这些见解。写一本像《最后一场赛马》这样的书，就是你哀悼签订了《凡尔赛和约》的欧洲那篇短小精悍的绝妙挽歌。”

“哦，原来你看过那篇东西，”听上去杰斯特罗有点儿受宠若惊，“耍弄笔杆子的小玩意儿罢了！”

“不过，你对战争的那番远见真绝！像你这样一个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犹太人，竟这样通情达理地谈到日本问题，谈到德国革命问题，多了不起啊！甚至提出分享霸权这种才华洋溢的说法，认为这样做可能比五年相互流血残杀更可取！这话真激动人心。这话让人对人类之间可能存在兄弟情谊这一点恢复了信心。这对犹太人的精神是多么意味深长的颂扬啊！”

“你过奖了，可我对这场该死的战争什么东西都不写。我要赶紧写马丁·路德。得了，咱们临睡前喝一杯吧！”

“好。我打个电话叫我的车子来接。”

贝克打了电话，杰斯特罗呢，在矮脚酒杯里斟了两杯酒，比平时斟得更满。他们站在敞开的窗子前喝着，闲扯着窗外的景色和锡耶纳这种幽静的美。“我理解你为什么不愿离开此地，你在此地有一个小小的私人乐园。”贝克说。

“是啊，我在这儿过得很愉快。”杰斯特罗的情绪大为好转了，“白兰地帮我捕捉了不少难以捉摸的主题和思想。”

“教授，你愿意考虑上罗马去，同中立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谈吗？光同中立国家的。戈培尔的宣传人员也好，盖达的雇佣文人也好，一个都不要。”

“有什么用处呢？”

“你对战争的看法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看法别出心裁，大气磅礴，英明睿智。这些话能造成极大的影响。老实对你说，”这个外交官的声音低下去了，“德国那些善良的人士听了会深受鼓舞。”

杰斯特罗捋捋胡子，笑得脸上都深深打起皱来：“未必吧，我只是一个作家。”

“哪儿的话。你有新闻价值，除了你之外，只有贝伦森和桑塔亚那在意大利独裁政权下生活得这么久。这一点我劝你好好想想。”

“这怎么成？我一回国，就要被人拿来示众啦。”一辆汽车辘辘地开进车行道，就是外交官来时坐的那辆银行公用的大轿车。“唉，你这就要走吗？”杰斯特罗说，“真可惜，我还想让你参观一下我的书房呢。”

贝克从窗口探出身子，跟司机简短地说了句话，杰斯特罗就带他上楼到书房去。他们手里拿着酒杯，在书房里绕了一圈。贝克说：“哎

哟，天哪，你私人收藏的基督教书籍那样齐全，哪儿也比不上吧？”

“唉，哪里谈得上呀！马马虎虎，可怜得很。可是——”杰斯特罗顺着书架一一看去，他的脸色看起来深为悲哀，“不瞒你说，维尔纳，我一向没有家庭生活，没有子女。如果我的爱有一个对象，那就是这些藏书了。当然，桑塔亚那说得对，公共图书馆最好。然而，待在这间房里，对我来说，多少有点儿亲切——听上去未免有点儿幼稚可笑——活着的感觉。这些书本跟我说话，书本的作者全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尽管有些作者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化为灰烬了。我离开这幢别墅原不足惜，伤心的是扔下这些书，我心里明白兴许是这些书本的末日到了。”

“杰斯特罗博士，等你走了，我能不能替你把书装进箱子，捎到瑞士或瑞典去？战争总要结束的，那时你就可以重新拿到手了。”

这双忧伤的老眼露出喜悦的光辉。“我的好伙伴，你办得到吗？能行吗？”

“我回到罗马打听仔细了，再打电话告诉你。”

“哎呀，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我已经欠了你不少情啦。”

“请别客气！你提拔我获得了博士学位，造就了我一生的前程。眼下我要向你告辞了，多谢你今晚盛宴款待。杰斯特罗博士，我还要再劝说你一下，把你那番先知先觉的见解发表出来，让受苦受难的世人共享吧。我是好言相劝。”

“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儿子，维尔纳。”杰斯特罗调皮地说，“祝你一路顺风。”

---

(1) 此雕像于1820年在希腊爱琴海的米洛斯岛上出土时两臂已断，现藏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为最著名的维纳斯像。

(2) 乔治·桑塔亚那（1863—1952），哲学家、诗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在哈佛大学执教多年，后返回欧洲，隐居意大利修道院。

(3) 伊·塔蒂别墅是贝伦森在1900年结婚后购买的，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塞蒂格纳诺，

别墅中收藏有大批艺术瑰宝及珍本图书，为欧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艺术圣地。贝伦森死后，根据其遗嘱，该别墅捐赠给其母校美国哈佛大学。

(4) 即伯纳德·贝伦森。

(5)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6) 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经院哲学家，主要著作为《神学大全》。在这本著作里，他提出神学与科学不能抵触。

(7) 1918年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以失败告终的一年。

(8) 原文是拉丁文。

(9)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匈等国与英、法、俄等国相比，自以为是穷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点燃战火，协约国以世界文明保卫者自居，双方打了五年（1914—1918），以同盟国失败告终。希特勒上台不久，又提出要求“生存空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故杰斯特罗这么说。

(10)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

第十八章

莱斯里·斯鲁特情绪低落，百无聊赖，只得饱餐一顿聊以解闷。这顿瑞士菜吃得过于油腻，瑞士酒也喝得过了量。他吃饱喝足，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公使馆去。他竖起衣领，低着头，顶着风雨，差点儿一头撞上刚走出公使馆大楼的奥吉·范怀南格。“留神，老兄。”

“嘿！”

“昨天我们会面时我说的一番话，请你不要见怪。”

“不见怪。”

“好。要是你进一步搞下去的话，会闹出大笑话来，说不定更糟。”

斯鲁特在办公室里扔掉了湿衣湿帽，一把抓起电话机，就给塞尔玛·阿舍尔挂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睡意正浓的声音：“喂？哪一位呀？”

“哦，阿舍尔博士，我是莱斯里·斯鲁特呀。”

“哦。”声音歇了片刻，“你想跟我女儿说话？我女儿不在家。”

“不要紧，谢谢你。”

“我女儿六点钟回来，要她给你回电话吗？”

“她有空就打吧。”

他着手工作，辛辛苦苦地钻在文件堆里，速度却只有平时的一半。钟敲六下，电话铃响了。“喂，我是塞尔玛·阿舍尔。”

“你有工夫谈谈吗，塞尔玛？”

“当然有。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声调生硬冰凉，他一听就心中有数了。“呃，我很想打个电话给上

回在你府上见到过的英国姑娘。”

“你是说南希·布里滕吗？她家住在泰伦大街十九号加芬公寓。你要南希的电话号码吗？”

“劳驾啦，真不好意思麻烦你。”

“不麻烦。等一下——啊，有了！南希的电话是68215。”

“真太谢谢了。”

“那么再见吧，斯鲁特先生。”

电话铃又响起来的时候，他正沮丧地往公文包里塞文件，听她的声音气喘吁吁、兴高采烈的。“呃，莱斯里吗？我在拐角汽车房打公用电话呢。”

“塞尔玛，我在你府上见到过的那个神父——”

“马丁神父吗？他怎么样？”

“我得找他谈谈。千万不能让你父亲知道，我又不能打电话到他教区神父的住宅里去。”

“呃，明白了，就这么回事吗？”稚气未脱的声调活泼起来，“回头我还得再给你打个电话。”

“我就要回寓所去了，电话号码是——”

“别，你等着别走。”

过了半小时，她又打电话来了。“菲尔德大街和林荫大道的拐角上。你认识那地方吗？”

“当然认识。”

“在那儿等着，我开车来接你。”

他刚赶到那条热闹的林荫大道路口，那辆灰色的菲亚特跑车就飞驰

而来，车门呼地一下打开了。“南希·布里腾，装得可真像。”塞尔玛心烦意乱地一笑，喊着说，“上车吧。”

“哦，我总得找句话说说啊。”他砰地关上车门。他闻到了一股座椅的皮革味和她身上那股香味，他不由得回想起他们上回晚上一起出来玩的狼狈心情。“刚才你父亲就站在你身边吗？”

“可不是。”她挂上挡，刺溜一下车子就开动了，“我跟马丁神父不大熟，不过我刚才开车去找了他。他给了我几道奇怪的指示。我只能把你送到半道上，他说你千万不能再把我牵扯进去。我以前从没经历过这等事，真像电影。”斯鲁特听了笑起来。她又找补一句说：“别笑，说真的。有危险吗？”

“没有。”

“这件事跟他说的犹太人的消息有关系吗？”

“别问啦。”

“我父亲知道咱们那晚在一起了。”

“怎么知道的？”

“他问我的呗。我不能对他说谎。我没听他的话，又同你见面啦。”

“他究竟反对我哪一条？”

“哦，莱斯里，别说废话了。”

“我说的是正经话，他的态度真让我莫名其妙。”

“难道你不觉得我逗吗？”她把汽车飞快地开进一条黑沉沉的小巷，突然问了他一句。

“逗极了。”

“我觉得你才逗呢。我已经订婚啦，我们是信教的人家。我父亲的态度哪点让你莫名其妙？”听了这一连串干脆利落、明明白白的话，斯

鲁特觉得仿佛听到的是娜塔丽·杰斯特罗的声音，像在过去的日子里那样，把他追问得哑口无言。

塞尔玛在一座耸立着一排排住宅的小山前刹住车子，近旁有盏路灯，有两个穿得鼓鼓囊囊的孩子在灯光下玩“造房子”。“我就在这儿跟你分手了。你一直走到山顶，向左拐弯，沿着公园一直走，走到一座石砌的教区神父的住宅，石墙上有一扇木头的花园门。趁眼前没人，敲门就是。”

“塞尔玛，咱们难道不再见面啦？”

“不啦。”

那对圆溜溜的、充满柔情的眼睛在一块红披巾下闪闪发光。娜塔丽也经常这样裹着披巾御寒，看上去也是这个模样——如梦初醒，意气消沉，由于拼命克制自己而显得神情紧张。他不由得心头怦怦直跳，又一次因为在她身上找到娜塔丽的影子而追悔莫及。她握住他的手，用冰凉的指头紧紧握了一下：“千万珍重。再见了。”

“谁？”他敲敲厚厚的木头花园门，一个来应门的女人问了一声。

“我是斯鲁特先生。”

大门嘎吱一声开了。一个难看的矮子在头里走，领着他朝一扇在暗处亮着橘黄色灯光的凸窗走去，他看到神父坐在一张点着蜡烛的桌子边。斯鲁特走进屋，马丁神父就站起身，指着身边摆好的饭菜请他入座。“欢迎！陪我一起吃吧。”他揭开一只大汤碗的盖子，“这是红烩牛肚。”

“真可惜，”斯鲁特低头朝那碗热气腾腾、辛辣刺鼻的酱色东西瞧了一眼，他生平吃过一回牛肚，觉得像嚼橡皮，就此把它列为章鱼一类忌吃的讨厌食物，“我吃过了。”

“那好吧，”他们就座时，马丁神父从一只陶土酒壶里斟出红酒来，

一边说，“尝尝这个。”

“谢谢你——哎呀，这酒好极啦！”

“哦？”神父看上去高兴了，“这是我兄弟在维尔茨堡附近老家的葡萄园里自己酿的。”

马丁神父不再说话了，只是不慌不忙、平静地把一整个面包都吃光。他把面包掰成一块块的，就着牛肚，在盘子里蘸着酱汁吃。他每掰开一块面包，那个手势和红光满面的样子，都流露出他对面包色香味的满意。他不断给自己和斯鲁特的杯子里斟酒。一张圆脸，嘴唇厚厚的，神色安详得简直有点儿傻相了。那个矮胖的管家婆是一个长着一嘴浓密汗毛的中年女人，穿着一条拖到地板的黑长裙，端来了一块黄色的干酪和一块面包。

“你尝一口干酪吧，”神父说，“包你爱吃。”

“谢谢，想来一定合我的胃口。”这会儿斯鲁特狼吞虎咽，干酪、新鲜面包、葡萄酒全都美味可口。

马丁神父满意地出了口气，把大半块干酪吃得精光以后，抹了抹嘴。“咱们这就去吸点儿新鲜空气吧。”

户外正起风，刮得园子里几棵高高的老树光秃秃的枝丫嘎啦啦响。“你有何贵干？”这声音变得一本正经、焦急不安，“在屋子里我不便说话，哪怕是在自己的屋子里。”

“就是关于我在电影院里拿到的文件。你看过没有？”

“没有。”

“我得鉴定一下它是不是真的。”

“据说这文件绝对可靠，不需要证明。”

他们不吭声，只有两人踩着砾石路的嚓嚓声。

“雅各布·阿舍尔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是他安排我们在他家见面的吗？”

“他没有安排过。”

“我跟你说说我这一头的经过，好吗？”

“好吧。”

斯鲁特就把他会见公使和范怀南格的事讲了一遍，他还把《会议纪要》的内容说了一下。神父听得怪腔怪调地喘着气，嘴里咕哝咕哝的。风呼呼地刮着，刮得树木唰啦啦响，他们在园子里踱来踱去。

“可怕啊，可怕！不过，说到可靠性嘛，斯鲁特先生，人家偏偏不肯相信，这种态度好比一堵石墙，你如今不是正拿头去撞吗？”他慢条斯理、又严峻又沉痛地吐着一字一句，一边抓着斯鲁特的胳膊肘，伸出一根粗短的指头对着他的脸戳戳，“偏偏不肯相信！这种态度对我来说可不是新鲜事。人家临终时我碰到过，人家忏悔时我听到过。我听到受骗的丈夫这样说过，听到有儿子在战场上失踪的父母这样说过，听到上当破产的人这样说过。偏偏不肯相信，这原是人之常情。凡是思想上无法理解一个可怕的事实，或者不肯正视它，那就掉过头去，仿佛只要坚决不相信，就能凭魔法把这事实变得没有似的。你目前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马丁神父，我们的公使是一个精明能干、意志坚强的人。如果我能提供铁的事实，他就不会回避。”

“什么铁的事实啊？斯鲁特先生，你们的公使要什么样的证明才肯承认呢？偏偏不肯相信，争论又何济于事？让我去说服德国公使馆某个人同他当面会见吗？你可知道这有多危险？伯尔尼到处都是德国秘密警察布下的罗网，这可能会要了那人的命，而你能得到些什么好处呢？你

们的公使疑心他看到了伪造的文件，是吗？那他不会干脆怀疑跟他说话的也是一个骗子吗？”

“德国公使馆来的人我倒认得出来。你最好还是跟你们那个人说，到目前为止，一切冒险都是白费，跟他说美国人说这文件‘内容可疑，来路不明’。”

神父松了他的胳膊，打开花园门，朝外面张望一下，说：“再见。笔直走到公园那边，在威廉·特尔咖啡馆外面就有个出租汽车站。”

“你不再帮助我了吗？”

“斯鲁特先生，我已经请求我教区的大主教把我从伯尔尼调走。”神父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你千万不能再来找我了。你们美国人的确不了解欧洲。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再把阿舍尔父女牵扯进去。”

过了几天，奥古斯特·范怀南格把头探进斯鲁特的办公室说：“嘿，我刚才跟你的一位朋友进行了一次热烈的长谈，他想问候你。”

“好呀。是哪一位？”

“雅各布·阿舍尔博士。”

阿舍尔博士戴了一顶黑色的窄边帽，身上一套黑衣服宽松地披在两只塌陷的肩膀上，看样子就像个碰到紧急情况被迫从病床上爬起来的病人，不过他握手出人意料地有力。

“好吧，我就让你们这一对相思鸟待在一起，管保你们有一大堆话要谈呢。”范怀南格打趣地使了个眼色。

“我只待一会儿工夫，我请求你也参加，我们一起谈。”阿舍尔说。

范怀南格朝他摇摇一根手指，声音单调地回答说：“啊——啊。两个是伴儿，三……三个嘛成群，哈哈！”他嬉皮笑脸，眨眨眼睛，跳着舞步走了。

阿舍尔博士颓然坐在斯鲁特请他坐的一张椅子上。“谢谢你。我们就要到美国去了，比预期的日子早，其实就在下星期四。这件事牵涉到匆匆履行的几项复杂的国际合同，所以我才来找范怀南格先生。”

“奥吉帮了你忙？”

“哦，对。”阿舍尔博士两道灰白的浓眉下的眼神看不清是什么含义，“帮了不少忙。好吧！”阿舍尔两眼深陷，显出两个可怕的黑窟窿，严峻地盯着斯鲁特，“我难得向别人求情。虽然我跟你不大认识，先生，可我还是来向你求这么个情了。”

“请说吧！”斯鲁特应道。

“从现在起，我们还有八天就要走了，如果在这期间我女儿塞尔玛打电话给你，我求你不要见她。”斯鲁特在这个脸绷得铁板似的犹太老头儿面前，不由得心虚胆怯。“这个请求难办吗？”

“阿舍尔博士，我凑巧工作忙得很，没法子跟她见面。”

阿舍尔博士痛苦地伸出手来。

“祝你们在美国生活愉快。”斯鲁特说。

阿舍尔摇摇头：“我在伯尔尼待了十六年才有家的感觉，如今我要上巴尔的摩了，这个地方我根本不熟悉，而且我今年七十三岁了。不过还是塞尔玛要紧，虽然姑娘家有时都很难弄，但她倒是一个有才华的好姑娘。因为我儿子是一个老光棍，所以她的终身大事也是我唯一的终身大事了。再见，先生。”

斯鲁特回过头来继续工作，他在公使馆里承担着跟法国维希政府打交道的任务。尽管正在打仗，瑞士、美国和法国沦陷区为继续进行三方贸易，正在谈判签订一项条约。德国人出于实用的理由，对此也听之任之。不过这件事实在难办，文件已经堆积如山。斯鲁特正快写完当天下午一次会议的发言稿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莱斯里·斯鲁特先生吗？”对方的声音苍老而高亢，十足英国腔，“我是托莱佛·布里滕。咱们在阿舍尔府上见过面。”

“对，对。你好吗？”

“好极了。那天晚上咱们不是谈得很投机吗？啊，你知道吗，温斯顿·丘吉尔今晚要广播。啊，我女儿南希和我想请你来我们家吃饭——不过是些家常素菜，可是南希做得还不坏。咱们可以一起收听丘吉尔的讲话，讨论讨论事态的新发展。”

“那可太荣幸啦，”斯鲁特说，心想没有比这更乏味的邀请了，“可惜我得赶个通宵，差不多要一整夜呢。”

对方不再哼哼哈哈了：“斯鲁特先生，你不来可不成。”

斯鲁特听出这个苍老的声音里有了一种职业上的强硬口吻，这是一个暗示啊，此人毕竟是英国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蒙你再三邀请，实在过意不去。”

“泰伦大街十九号，加芬公寓，三号甲。七点钟左右。”

当天晚上，斯鲁特在伯尔尼一个破落地区的一幢满目凄凉的公寓大楼前面，看到停着一辆汽车，不由得暗自寻思，伯尔尼也许还有一辆和塞尔玛·阿舍尔那辆一样的灰色菲亚特跑车。问题来了：他已对塞尔玛的父亲下了保证，现在他是不是不能上楼去看一看了？他用诡辩术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就一步跨两级地上了楼。反正塞尔玛不曾打电话给他，他也摸不准她是不是在布里滕家里，人家真心诚意请他吃饭，他接受了。一句话，让那个忧心忡忡的做父亲的犹太老头儿见鬼去吧！尽管斯鲁特打算由着性子干，但塞尔玛·阿舍尔离开伯尔尼时准还会是没破过身的处女[(1)]。

她穿了一件不大洁净的蓝上衣，跟家常便服差不多，头发用发卡随随便便地别住。她神情慵倦，闷闷不乐，跟他打招呼时一点儿也不轻佻，态度着实简慢，隐隐有些怨气。她跟那英国姑娘在厨房里忙着，这

工夫，布里滕在一间塞满旧书旧杂志、充满霉味的小书房里，斟着烈性威士忌。“幸亏酒是用植物酿造的，怎么样？如果是用什么动物尸体蒸馏出来的，那我奉行的素食原则就得全部抛弃了。嘻嘻！”斯鲁特觉得布里滕说的这番笑话至少说过千百回了，这么傻笑少说也笑过千百回了。

老头儿巴不得谈谈新加坡的事。他说，一旦日本人在马来亚登陆，明摆着的战略就是且战且退，诱敌深入，一直朝南退到新加坡猛烈的炮火射程内。这期间的新闻虽然早已令人沮丧，不过转机必将到来，而且就在眼前了，今晚温斯顿显然有什么有关新加坡的惊人消息要发表。“偏偏不肯相信。”斯鲁特心想，现摆着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例子啊！甚至英国广播公司都公开透露新加坡正沦入敌手。可是，布里滕粗哑的嗓音里流露出的乐观精神是完全真诚的。

这顿饭吃得很紧张，非常寒酸。四个人挤在一张小桌子上，南希端上来的少见的素香肠和炖菜都是淡而无味的东西。塞尔玛吃得很少，眼睛也不往上抬，脸蛋绷得紧紧的，拉得长长的。他们正动手吃一道点心，那是非常辛辣的炖大黄[(2)]，这时短波电台里开始传出丘吉尔那抑扬顿挫的声调。他那篇阴沉的讲话里有好长时间没提到新加坡，布里滕不断使眼色、做手势，叫人放心，向斯鲁特表示一切都不出他所料，好消息就要透露出来啦。

丘吉尔顿住了，听得出在换口气。

> 说到这里，我有则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要宣布：新加坡失守了。大英帝国这座强大的堡垒，面对难以克服的强大优势，坚持多时，终于光荣放弃，以免该地平民百姓继续遭受无谓屠杀……

老头儿那张皱纹密布的脸上挤出一丝苦笑，脸越来越红，一双泪汪汪的眼睛闪着古怪的光芒。他们默默无言，一直听到讲话结束：

……因此，让我们迎着风浪，穿过风浪前进吧。

布里滕颤抖着伸出手去关上收音机，说："好哇！这下我可错到家了。"

"唉，大英帝国完蛋了。"南希带着酸溜溜的满意心情说，"爸爸，该是我们大家正视这事实的时候了。尤其是温斯顿，好一个老掉牙的浪漫派！"

"一点儿不错！黑夜来临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了。"布里滕的声音跟丘吉尔的腔调一模一样，听上去像是怪腔怪调、尖声尖气的应声虫，"匈奴人将跟蒙古人携手合作了。斯拉夫人，天生的农奴将侍奉新的主子。基督教信仰和人道主义成了僵死的教条，技术上处于蒙昧状态的千年长夜来临了。唉，我们英国人总算打过一场恶仗了，我这辈子也算活到头了，我可怜你们这些年轻人呀。"

他明摆着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塞尔玛和斯鲁特看了马上就告辞了。她在楼梯上说："新加坡的陷落真的那么糟糕吗？"

"呃，对他来说这等于世界末日。这也许意味着大英帝国的末日，可战争还是要进行下去的。"

走到街上，她抓住他的手，手指勾住手指。"上我的车吧。"

她开到一条热闹的林荫大道，停在人行道旁，没有关上马达。"马丁神父叫我给你转个口信。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事已安排妥当。星期日晚上六点，在你寓所等候一位来客。'"

斯鲁特大吃一惊，说："我原以为他不希望你卷进去呢。"

"昨晚他来我家，爸爸跟他说我们下星期四要走了。我猜，既然我马上就要走了，他一定就此认定我是一个保险的信使。"

"很可惜，你不得不违背你父亲的意志。"

“南希的蹩脚饭菜倒胃口吗？”

“这顿饭吃得很值得。”

她直勾勾地望着他，顺手关上马达。“我看，你跟这个娜塔丽姑娘有过一手吧。”

“的确有过一手，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嘛。”

“没讲过多少，你很有外交辞令。你可想到跟我也可能来上这么一手吗？”

“这我做梦也没想到过。”

“为什么不呢？我还以为我长得像她呢。我有什么不同？引不起性欲？”

“这种话谈起来多荒唐，塞尔玛。谢谢你的口信。”

“我不能原谅我父亲去找你。真是丢人！”

“他本来不应该跟你说的。”

“我从他嘴里套出来的。我们拌了几句嘴。唉，你说得很对，这话是说得荒唐。再见吧。”她发动了马达，伸出一只手来。

“天哪，塞尔玛，你血脉不和，一双手老是冰凉的。”

“人家都不说，只有你老提这个。得了——有句英国话怎么说？‘一不做，二不休’。”她向他凑过身子，在他嘴上使劲吻着，一阵温馨的暖流撩拨得他心旌摇曳。她放低了声音，悄悄说：“好啦！既然你觉得我还这么撩人，那就稍微记住我一点儿吧。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我也会永远记住你。”

她摇摇头：“不，你不会的。你有过那么多奇遇！你还会有更多的奇遇！我可只有过一桩奇遇，我那桩小小的奇遇。但愿你能找回娜塔丽，她跟你在一起比跟那个当海军的家伙要幸福。”塞尔玛的表情隐隐

带着调皮味，“那是说，如果她还一定要嫁一个异教徒的话。”

斯鲁特打开了车门。

“莱斯里，我不知道你跟马丁神父在搞什么名堂，”塞尔玛大声说，“不过要多加小心！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比他更像惊弓之鸟了。”

星期日晚上没人来到斯鲁特的寓所。星期一早上，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份苏黎世《日报》，第一版上整版都刊登着日军在新加坡告捷的照片，是由德国新闻处转发的：受降仪式，英国军队的士兵成群地坐在俘虏营里的泥地上，东京的庆祝活动，等等。有关马丁神父的报道很短，斯鲁特几乎错过了，不过这段消息就登在这头版的底下。卡车司机声称他的车闸失灵了，现正在拘留审讯中。神父死了，是被轧死的。

---

(1) 原文是拉丁文。

(2) 大黄粗大多汁，一般当水果炖煮，作为主餐尾食。

第十九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美国轰炸机空袭了东京！

我的脉搏噗噗噗地加快了，就像当初作为一个爱上了美国一切事物的侨民，染上了棒球热，看到宝贝鲁思[1]来个“本垒打”[2]那时的情况一样。对我来说，美国就是我的宝贝鲁思。这一点我说出来不怕见笑。“宝贝鲁思”终于摆脱了萎靡不振的状态，“啪地一球打到了看台上”[3]！

说也奇怪，盟军飞机的炸弹总是掉在教堂、学校和医院上，精确到这个地步，这在军事上是何等辉煌的成就啊！如果柏林电台说的都是真话——请问，德国人为什么要说谎呢？——那么英国皇家空军如今几乎已把德国的宗教信仰机构、学校、医院全部夷为平地了，而其他目标偏偏没有命中！现在据说东京在这次空袭中，除了不少学校、医院和庙宇遭到野蛮的美国人炸毁以外，其他地方毫无损伤。实在离奇之至。

我的侄女称这回“杜立特空袭”（杜立特是指挥这次空袭的一位勇猛的陆军航空兵团的中校）只是一个花招儿，一次象征性的轰炸。照她说，这对战争不起什么作用。当英国广播公司播送这消息的时候，她竟然把娃娃托给厨娘，赶到我们的新闻记者同僚聚居的高雅旅馆，跟他们开怀痛饮，喝得烂醉。这帮人差不多老是喝得酩酊大醉，可是我有多年没见娜塔丽喝醉了。大概那天是当地一个爱慕她的人——一个头脑迂腐

的美联社记者——护送她回来的，尽管她差点儿连路都走不了，她还是一肚子逗乐的笑料。

她的心情是那么愉快，我情不自禁地想当场就把我两个星期来一直憋在心头的重大秘密泄露出来，这桩秘密我连在本文中都不肯轻易透露呢。可是，我终于忍住了。她为了我已经吃足了苦头，保险丝烧到危险点以前，有的是机会来透露这件出人意料的事，保险丝也可能永远不会烧断。

被扣在锡耶纳的美国人员动身的日期已定于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将动身到那不勒斯或里斯本去，搭上一艘瑞典的豪华邮船，开回祖国。四月一日（我记得那天是愚人节），我的老朋友、锡耶纳的警察局局长来探望我。他一派托斯卡纳人的作风，连连唉声叹气，频频耸肩，讲话绕了不少圈子，露出口风表示对我们来说还有困难。具体情况他不肯做详细说明。

过不几天，详情就从我们驻罗马大使馆的一封来信里透露出来。情况主要是这样：纳粹声称有三名意大利记者被扣在里约热内卢静候审讯，说他们是德国间谍乔装的，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记者，现今在同盟国的挑动下，竟遭巴西当局野蛮扣押。因为德国人对巴西人鞭长莫及，为了以牙还牙，他们要求意大利人扣押三名美国人，以此要挟我国国务院劝说巴西释放这些人。当然，这是十足粗野的日耳曼作风，一种营救他们那些因笨头笨脑而落入罗网的间谍的伎俩。不幸的是，如果真闹到这地步，这三个人质可能轮到我本人、我侄女和她的娃娃，因为且不说别的，就连我们自己的“记者”身份证也勉强得很呢。实际上，这场国际交易已经在进行中了，而我们就在那些内定可能扣押的人员中。这就是大使馆透露的消息。

不过，这件事也未必真会发生。巴西大概会接受我国国务院的斡旋，再说，我们的朋友和救命恩人维尔纳·贝克博士正竭尽全力解救我们，一旦真的事到临头，无论如何也要从名单上指定其他三个美国人做

人质。我恐怕应当劝止他这么做，不过我在战时也已经学会了狠心，时兴的风尚就是各自逃命。

我对娜塔丽瞒住了这消息。她既怕德国人，又怕他们可能加害于她的孩子，这种恐惧心理已经使她近乎患上神经病了。至于我呢，我并不着慌，我心甘情愿在这里一直工作到死，并且一旦灾祸临头，无论怎样临头，就让人把我的骨灰撒在这花园里吧。不管怎样，我尸骨化灰的日子都不远啦。我说不上怎么会知道这一点，我的健康情况并不坏，然而我的确知道这一点。这一点既吓不倒我，也愁不死我，只会加强我的决心，在来日无多的岁月中竭尽全力地工作，写完我的《路德传》。

可是，为了娜塔丽，我必须尽一切力量确保我们走得成。我一做完早上的工作，就要去找大主教谈谈。他对意大利外交部不无影响。是时候了，利用一切门路，想尽一切办法。

---

(1) 宝贝鲁思是美国球迷对著名棒球明星乔治·赫尔曼·鲁思（1895—1948）的爱称，他曾累计创造了714个“本垒打”纪录。

(2) 棒球比赛中，击球手打出一球后，依次跑过一、二、三垒，并回到本垒，即为“本垒打”。

(3) 棒球比赛中，杰出的击球手往往能把球打出场子，有时甚至打到看台上，这样就可稳得“本垒打”了。

第二十章

红胡子扎在杰妮丝·亨利的脸蛋上，撩得她怪痒痒的。她紧紧搂住拜伦，心想，他乘那艘潜艇出海已经相当久了，这回久别重逢，所以不免搂得紧了一点儿，超过了一般叔嫂之情的分寸。再说，尽管她心里丝毫不存在乱伦这个念头，就跟丝毫不存在忤逆这个念头一样，但她倒真心觉得华伦的弟弟隐隐有股难以捉摸的魅力，而且她一向感受得到他的这股魅力。她并不在乎他满嘴酒味，也不在乎他那身皱巴巴的卡其军装上油腻斑驳，因为她知道他是开完了“乌贼”号的祝捷大会直接来的。他晒黑的脖颈上挂着一个双圈的赤素馨花环，散发出浓醇的馥郁香味。

“哎哟！”她摸摸他的胡子说，“你打算留着这把胡子吗？”

“为什么不留？”他取下花环，挂在她脖子上。

她被弄得心慌意乱，凑近鲜花闻闻，说道：“你的电话把我弄糊涂了。不瞒你说，你跟他的声音听起来真像啊。”

杰妮丝在电话里一听到他的声音，曾经脱口冒出一句妻子对丈夫的体己话。“听着，我是拜伦。”他打断她的话头，尴尬地静默了片刻，双方都不由得哈哈大笑。

拜伦腼腆地咧开嘴笑笑：“盼着华伦回来，是吗？”

“哦，都在传哈尔西率领航空母舰要回来了。”

“听说丢了一艘‘列克斯’号[(1)]。”

“丢了一艘‘列克斯’号，”她忧伤地摇摇头，“在珊瑚海沉没的。那可错不了。”

“我侄儿呢？”

“在孩子自己房里呢。洗完澡，吃个饱，睡个觉，像朵玫瑰花似的

香喷喷。”

“我想，对我你就不能这么说了。”实际上，拜伦浑身上下真的臭气扑鼻。“我们刚下艇就开庆祝会——嘿，维克。乖乖，杰妮丝，”拜伦在婴儿房里喊道，“他个儿真大！”

“别吵醒他，他一醒就不会让咱们安宁。”

过了一会儿，拜伦溜进厨房，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多好的小子。”他神思恍惚地说，听上去似乎有些悲哀。

杰妮丝穿着衬衫短裤，系着围裙，弯着腰在灶头做菜，粉红色的花环悬空挂着。她撩开披在脸上的金黄色头发：“原谅我身上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看来我再也打扮不成了，华伦实在难得回家。”

“我要打个电话到华盛顿去，”拜伦说，“不过现在那里正是深更半夜，我还是等到早上再打吧。娜塔丽和我的孩子被扣在意大利，这一点大概你已经知道了吧。”

“勃拉尼，他们已经走了。”

“什么！他们走了？”拜伦兴高采烈地跳起身，“杰妮丝，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跟待在华盛顿的父亲通过话了——哦，就在三四天前，他一直在向国务院打听这件事呢。”

“可是，他肯定吗？”

“当然肯定。有艘瑞典邮船从里斯本载了那些被扣的美国人，目前正在途中，她跟孩子就在船上。”

“真想不到！”他一把抓住杰妮丝，紧紧把她搂在怀里，吻了她，“我看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

“他离开那儿了。他现在是准将衔，要被派到澳大利亚去当麦克阿

瑟的参谋。他路过这儿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谈谈，说不定星期六就到。”

“啊，天哪，这好消息我盼了多久啦！”

“没错。你快团聚啦，嗯？”他放开了她，她淘气地咧开嘴一笑，“你们俩在一起度过多少天蜜月，三天吗？”

“还没三天呢。真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团聚啊。”他又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埃斯特要我留在‘乌贼’号上。我们中队大半都调回来，不干巡逻工作了。情况很不寻常，潜艇基地有股味儿，看来在酝酿什么。”

她担忧地朝他看了一眼：“是吗？连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那儿也这样？”

“埃斯特听说日本人打算攻取夏威夷群岛，大战中的最大一场战役即将发生。眼前我不能离艇，这就是他的意见。”

“你不是接到大西洋潜艇部队的调令了吗？”

“他只好让我走。如果眼前就要打一仗，我可以留在艇上作战。也许我应当留下，我真搞不清啦。”

“这么说，埃斯特当了艇长啦？”

“可不，现在人家是埃斯特艇长啦，不再叫‘夫人’了。”

“我不喜欢他。”

“为什么不喜欢？”

“哦，他是专门在女人堆里厮混的活宝吧？”她咧开嘴一笑，“就像歌剧院里的幽灵[(2)]。”

拜伦听得大笑：“歌剧院里的幽灵！这说法不错。”

他帮她把饭菜和酒端到阳台上一张熟铁架的玻璃面桌子上。虽然夕阳还在树林那边照耀，她还是点上了蜡烛。他们喝着加利福尼亚葡萄

酒，吃着她匆匆做出来的肉卷。拜伦一边谈着埃斯特初次指挥巡逻的事，一边接连干了几杯。在他们奉令返回基地以前，他们击沉了两艘敌船，于是拜伦认为卡塔尔·埃斯特就要成为大战中一位了不起的潜艇艇长啦。他的眼睛开始炯炯发光。“嘿，杰妮丝，你能保守秘密吗？”

“那还用说。”

“我们击沉了一艘医院船。”

“我的上帝呀，拜伦！”她目瞪口呆，喘不过气来，“哎呀，这可是件暴行哪，这是——”

“请你听我讲下去，行不行？这是我生平最糟心的经历。半夜时分，我在甲板上值勤的时候，亲眼发现了这艘船。没有护航舰只，白色的船壳亮着探照灯，船上灯火辉煌，船舷漆着偌大的红十字。这是在爪哇岛北边的望加锡海峡。埃斯特登上舷侧观察了一下，就命令下潜，向它靠近。嘿，我寻思这是一次演习呢，谁知他说了声‘打开鱼雷发射管前盖’，我一听顿时吓坏了。我说：‘艇长，打算攻击吗？’他不理我，只顾一味驶近。我在计算机上操作，约莫相距一千五百码时，我已经得出一个完美的答数了，可是我觉得内疚得要命，副艇长只顾抓头皮，一声不吭。我就说：‘艇长，这目标是一艘医院船哪。万一最高军事法庭开庭，我只能直说啦。’‘好，勃拉尼，你要说就说吧，我现在可要对它开火啦。’他说，态度像冰棍一样冷，咂着雪茄，‘准备行动！升上潜望镜。确定最后目标方位，开火！’于是，放出了四枚鱼雷。”

“拜伦，他是一个疯子！”

“杰妮丝，你听下去好吗？那艘船炸成个火球，你在一百英里外都看得清！原来这是一艘伪装的军火船，别的船决不会像那样爆炸。我们升上水面，眼看它燃烧。它不断发出呼啦啦和轰隆隆的爆炸声，火花飞溅，烧了好久好久才下沉。弹药像烟花般不断爆炸。等船身沉下去，嘿，海上顿时漂满了奇形怪状的黑乎乎的东西。我们在海面上停到天

亮，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原来是大块大块的生橡胶球，有十到十五英尺那么宽。这些东西在海面上浮动着，好大一片，一直到地平线那头。宝贝儿，那艘船原是从爪哇装运橡胶的，还有一大批军火呢，大概都是缴获的荷兰货。”

“他怎么会知道这秘密的？弄错了他会害得两千个伤员淹死呢。”

“他猜中了。杰妮丝，可别对其他人讲这件事。”

“不讲，太吓人啦。”

门铃响了。她离开桌子，一会儿就回来了。“说到他，他就到。”卡塔尔·埃斯特身穿白制服，胡子刮得精光，腋下夹着军帽，身材瘦长、挺直，跟着她走进来。

“勃拉尼，基地车库里的吉普车都开走了。十点钟光景，你顺便把我捎下山去好吗？宵禁时间出租汽车不肯上山来。”

“你要上哪儿？”

“我回头再上这儿来。”埃斯特冲着杰妮丝怪模怪样地笑着，硬线条的嘴角微微翘起，“要是你不在意的话。”

杰妮丝对拜伦说：“你不是要在这儿过夜吗？”

“我还没想到这个呢。洗个热水澡，睡张真正的床？谢谢，我一准留下。”

“咱们一接到命令，二十四小时内就出发，拜伦。”埃斯特说。

“艇长，我早上八点准回去。”

“已经打定主意留在艇上了吗？”

“早上再告诉你。”

杰妮丝猜得出为什么拜伦绝口不提娜塔丽，因为埃斯特听了这个消息，只会更加逼他留在“乌贼”号上。

“最新消息是敌人将大举进犯阿拉斯加。”埃斯特对杰妮丝说，“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听到什么类似的消息吗？”

她毫无笑容，摇了摇头。他冲她咧嘴一笑就走了。

“他上这儿来拜访哪一位有福分的太太？”杰妮丝问。

拜伦只是耸耸肩膀，避而不答。

“干这种事真不要脸，勃拉尼。山上每一个做妻子的我都觉得可疑。”

“杰妮丝，你心眼儿坏才会往这上面想。”

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们一边闲扯着家常和战事，一边把东西搬进屋去。拉上了防空窗帘，拜伦的态度渐渐使杰妮丝觉得古怪了，他说话东拉西扯的，而且常常又尴尬又忧郁地瞅着她。酒喝得太多了？欲火上升了？在她小叔子身上，这情况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海上归来的年轻水兵呀。等他去洗澡的时候，她决定不换衣服，把灯亮着，再把酒藏好。

“天哪，真是妙极了。”他穿着华伦的睡衣裤和浴衣露面了，用毛巾擦着头发，“自从离开奥尔巴尼以后，我还没洗过澡呢。”

“奥尔巴尼[(3)]？”

“澳大利亚的奥尔巴尼。”他猛地倒在藤榻上，四肢肌肉放松，“可爱的小镇，要多远有多远，总算还在上帝创造的这个绿色大地上。当地的人好极了，我们的供应船就停泊在那儿。杰妮丝，你有波旁威士忌吗？”他的态度相当正经。

杰妮丝对自己刚才的胡思乱想不由得感到害臊。她端来了两杯酒。他直挺挺地躺在藤榻上，喝了一大口酒，然后苦闷地摇摇头：“上帝啊，竟然又要见到娜塔丽了！还有娃娃。真令人难以相信。”

“听上去你并不那么高兴。”

“在奥尔巴尼有个姑娘，可能我有点儿内疚。”

“乖乖！”她演戏似的跌进一张扶手椅里。

“我是在教堂里认识她的。她在唱诗班里唱圣诗，这是一个小小的唱诗班，奥尔巴尼一切都是小小的。这班子只有三个歌手，加上这姑娘。她还弹风琴。这是一个小得好玩儿的海港，奥尔巴尼——只有三条街、一座教堂和一个镇公所。干净，可爱，有不少草场、花坛、精美的老房子和老橡树，十足英国风味和十九世纪风光。这真是别有天地。”

“她是什么人？”

“她名叫乌苏拉·科顿，小镇那家银行就是她父亲开的。她非常可爱，非常大方。她男人是坦克兵团的军官，在北非。我们的潜艇有过两次大检修，中间隔开两个月。这两次只要我有机会上岸，我们每分钟都形影不离。”

“后来呢？”

拜伦两手一摊，做了个绝望的手势。“后来？后来我们就起航了，我就到了这儿。”

“拜伦，我有一点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吗？”

“出了什么事吗？”他愤愤地皱着眉，“你是说我有没有扒下她的裤衩？”

“唉，你这话说得多难听。”

“天哪！你也这样想？每回我回到潜艇，卡塔尔·埃斯特总说：‘咦，你有没有扒下她的裤衩？’最后我忍不住说，如果他肯上岸去，暂且抛下自己的艇长身份，我就把乌苏拉这笔账跟他彻底算算清。这样一说，他才罢休。”

“亲爱的，这关系可大呢——”

“听着，我说过她男人在北非打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种事真把人折腾死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倒也美滋滋的，这使我当时的日子好过了些。我永远不会写信给她，这没意思。不过，天哪，我永远也忘不了乌苏拉。”

杰妮丝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搁在他的肩上，向他凑下身子，一头芳香的金发瀑布似的泻在他身上。她吻了他的嘴。她拿大拇指在他嘴上认真地抹了抹，说：“娜塔丽是有福分的。两兄弟竟能如此大不相同，华伦让我熬了多少苦日子啊！”

“得了，你嫁了一个捣蛋鬼，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

“一点儿不错，我知道。”

拜伦打了个哈欠，摇了摇头，说：“说来也怪，那段日子里，我对娜塔丽越发迷恋了，我不断想念她。乌苏拉很可爱，可是比起娜塔丽来？娜塔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天底下没人比得上她！”

“说起来，我真妒忌娜塔丽，我也妒忌小乌苏拉。娜塔丽会原谅你和乌苏拉的，我是这么看的。”她嘴角一撇，带着一丝苦笑，“哪怕你像‘夫人’埃斯特说的那样，真的扒下过她的裤衩。你也知道，这是战争时期啊。晚安，拜伦。维克一早五点钟就要把我闹醒。”

第二天早晨，她正在厨房里喂娃娃，忽听得一辆吉普车吱的一声停住了。华伦穿着整洁的卡其军装走了进来。她几乎有一个月没见到他了，他比拜伦个子大得多，身子沉得多，晒得非常黑，目光炯炯的。“杰妮丝，怎么搞的，门外还停着一辆吉普车？壁橱里藏着个野汉子，都快憋死了？”

他呼地一下子把她狠命搂在怀里，她拿一根指头堵住他的嘴：“拜伦睡在客房里呢。”

“什么？拜伦回来了？好哇！”

杰妮丝的嘴巴贴住他的嘴巴，话也说不清楚。“亲爱的，维克坐在高脚椅子里——”

华伦大步跨进厨房，娃娃朝他转过涂满蛋黄的小脸来，两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看着他，然后咧开嘴巴笑开了。华伦吻了他。“他真香。每回我出门，他就长高半英尺。来吧，小家伙。”

“你把他带到哪儿去？”

飞行员给儿子擦了脸，抱着他走进婴儿房，放到一张有栏杆的小床上，递给他一只玩具熊。

“亲爱的，听着，”杰妮丝跟在他后面，低声低气说，“拜伦随时都会闯出来，找鸡蛋和咖啡——”

他伸出一只有力的胳臂，勾住她的腰肢，把她带进卧室，随手悄悄锁上房门。

她俯卧在床上，光着身子，似睡非睡的，忽听得嚓的一声划火柴的声音，不由得睁开眼，眼皮沉重，眼神暗淡，淘气地瞅着她丈夫。只见他已在床上坐了起来。“说真的。”她说，声音粗得像男人，两人不由得哈哈大笑。太阳在华伦古铜色的胸膛上洒下一抹抹金光，他的烟卷里喷出的烟在阳光下蓝雾缭绕。

“我说，你是一个海员的妻子。”

“天哪，可不要是一个环绕地球的麦哲伦[(4)]手下的海员。”

“杰妮丝，我听见拜伦在走动了。”

“哎呀，不要紧，咖啡早煮好了。我看他找得到的。”

他声音有点儿粗哑地说：“我爱你。”她用一个胳膊肘撑着身子看着他。他大口大口地抽着烟，喷出一大团灰蒙蒙的烟云。“最近这一回，真是一次操练。就是说，白跑了一趟。两艘航空母舰组成一支特混舰

队，轰隆隆地开了三千五百英里路程，赶到珊瑚海，又赶回来，迟到了三天，没赶上这场海战。如果我们及时赶到，就可以揍垮日本人，不至于损失‘列克斯’号了。‘约克敦’号也受了重创。开了七千英里路程，落得一场空。哈尔西还算走运，用不着他来付石油账。”

杰妮丝说：“现在人家在酝酿什么？你知道吗？”

“哦，你听到小道新闻了。总有什么重要大事，这错不了。我们在两天内又要出动了。”

“两天！”

“是啊，后勤人员日日夜夜都在为舰艇补充燃料给养。”他打了个哈欠，伸出一只棕色的胳膊搂住她，“这次战斗行动一定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们那七千英里路程一路上光是搞巡逻，宝贝儿。巡逻啊，巡逻！飞出去两百英里，飞回来两百英里，一连几小时，一连几天，在云层上，在海面上空轰隆隆飞着。除了鲸鱼，我什么都没看见。我有不少闲工夫可以、好好想想。我寻思时间越来越宝贵，我不应当再这样混下去，害得你伤心。过去我太让你伤心了，我很抱歉。再也不啦，好不好？我要洗个淋浴，跟勃拉尼聊聊。他的气色怎么样？”

“呃，有点儿憔悴，有点儿消瘦。”杰妮丝听到他忏悔的话，高兴得目瞪口呆，拼命把声音放得跟他一样随便，“一脸浓密的红胡子，就和爸爸跟我们说的一样。”她摸摸他的脸，“我不知道你留了胡子是怎么一副长相？”

“不行！长出来会是夹白的。得了，爸爸见了勃拉尼包管高兴，随他胡子拉碴什么的。‘北安普敦’号跟在我们后边进港的。”

“拜伦说，‘乌贼’号干掉了两艘日本船。”

“嘿，这下爸爸听了可够乐的啦！”

帕格·亨利在“北安普敦”号舰桥上向阳的一侧，指挥手下在强劲有

力的落潮中朝浮筒靠去。他看见斯普鲁恩斯在下面主甲板上踱来踱去，那艘等着送他们到“企业”号上去的专用汽艇停靠在舰边，原来海军少将要到“企业”号上去拜见哈尔西。接着，他们要走五英里路，到华伦家去。这是他们的老规矩了。浑身打湿的水兵们正在下面颠簸不停的浮筒上使劲摆弄着粗大的锚链上的钩环，帕格正在同格里格海军中校商谈有些要船坞检修的项目急需在再次出海之前完成。上回白白赶到珊瑚海一趟，弹药库里还贮藏充足，粮食和燃料可不足了。经过七千英里的高速行驶，四十八小时内就要掉转头去！太平洋准保马上要大闹一场了，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帕格·亨利心里可没谱。

“企业”号泊在港内时，通常总显得凄凉、冷清，舰上的铁鸟在拂晓前就在港外一百英里处起飞了，如今只剩下一个空鸟巢。不过这回舰上缺乏生气的样子看了使人害怕：斯普鲁恩斯的专用汽艇开近时没有鸣笛；没有扩音喇叭召唤舰上人员到通道列队，举行仪式；舷梯上阒无一人，连值班军官也看不见。在洞窟似的机库甲板上，有一股鬼船上的阴森气氛。海军中将的通信副官一路小跑，向他们奔来，噔噔噔的脚步声在空洞洞的钢铁机库里发出回响。通信副官不顾礼仪地握住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的胳膊肘，把他拉到一边，同时转过没刮胡子的苍白的脸说：“对不起，亨利上校。我想起来了，你儿子在凌晨三点起飞之前，还跟我一起喝过咖啡。”

帕格点点头，感到放心了，但面上一点儿都没流露出来。他在新赫布里底群岛沿海曾亲眼看见一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从“企业”号上一个横翻筋斗栽进了海里，看样子大概不会是华伦，不过直到这会儿，他始终纳着闷，担着心。

“好了，亨利，咱们走吧。”斯普鲁恩斯轻声谈了几句以后说。专用汽艇乘风破浪一路开到潜艇基地去，斯普鲁恩斯什么都没说，帕格也什么都没问。海军少将的脸上镇静自若，几乎毫无表情。他们上岸时，他才打破沉默：“亨利，我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还有点儿事。我想，你

大概想马上回去跟家人团聚吧？”从他的声调听来，他明明不愿放弃一起散步的机会。

“悉听尊便，将军。”

“跟我一起去吧，要不了多长时间。”

帕格在尼米兹办公室镶嵌金星的门外的一张硬板椅上等候着，一边把军帽拿在手上打着转，一边注意到四下里分外忙乱：打字机咔嗒咔嗒，电话铃丁零丁零，文书军士、海军妇女后备队队员和下级军官的脚步匆匆，来往不绝。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大楼里的忙乱跟“企业”号上的死寂一样奇怪。看这光景就是要发生什么重要大事，错不了。帕格希望不要再来一次“杜立特空袭”。他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军事思想家，自从特混舰队出航以来，他始终对杜立特这一招儿持怀疑态度。

他在“北安普敦”号广播喇叭里宣读了一遍哈尔西的电报。“本舰队开往东京”，他一边读，一边不由得脊梁上感到一阵冷战。他心里顿时揣摩，两艘航空母舰怎能冒险开到以地面为基地的日本空军的虎口里去呢？在舰上人员的欢呼和呐喊声中，他对斯普鲁恩斯怀疑地摇摇头。第二天，“大黄蜂”号开来会师的时候，舰面甲板上停满了陆军的B-25型轰炸机，这才解开了这个谜。斯普鲁恩斯望着迎面开来的航空母舰，说道：“怎么样，上校？”

“我向这些陆军航空兵致敬，将军。”

“我也一样。他们受了好多个月的训练哪。他们将来只能一直飞到中国去，你明白吗？舰上甲板没法儿让他们飞回来降落。”

“我明白了。真是勇敢的人。”

“这不是很好的对敌作战吗，上校？”

“阁下，我理解力差，无法理解这次任务的绝对正确性。”

自从帕格认识斯普鲁恩斯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他尽情大笑呢。直

到几天前，他们才又谈起那次空袭。那天在斯普鲁恩斯的寓所里吃饭，斯普鲁恩斯对他们没有赶上参加珊瑚海之战一事表示惋惜。有史以来第一次，敌对双方的军舰彼此没有打过照面儿，这是一场双方相隔七十五英里、全由飞机作战的决战。“海战史上，这还是新鲜事，亨利。不少军校的传统观念被推翻了。可能你对空袭东京的看法是对的，也许咱们早就应该一直待在南方，而不应该在太平洋上开过来开过去，大做宣传。话又说回来，咱们还不知道杜立特把日本人的作战部署打乱到什么程度了。”

斯普鲁恩斯这次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密室里待了半个小时光景，他出来时，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神色。“咱们就要上路了，亨利。”他们走出海军造船厂，顺着一条柏油路吃力地爬坡，穿过野草丛生、灰土蒙蒙的甘蔗田。他冷不防说道：“唉，我要离开‘北安普敦’号了。”

“哦？我听了不胜遗憾，阁下。”

“我也不胜遗憾，因为我就要回到陆地上工作了，他们叫我去当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参谋长。”

“哎呀，那好极了。恭喜恭喜，将军。”

“谢谢。”斯普鲁恩斯冷冷地说，“可是请你当参谋的时候，我不记得你马上接受了任务。”

话题到此结束。他们拖着脚步绕过一个弯，基地出现在眼前，横在山下远处，在鲜花盛开的树丛和蔬菜农场的层层绿色菜地那边，有码头，有泊满军舰的抛锚地和干船坞，有挤满来往小艇的航道。那些损坏的战列舰上都临时搭起了脚手架，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工人，而最壮观的是沿着“俄克拉何马”号倾覆的舰身，有一长排使舰身复位的缆绳一直通到福特岛的绞车上。

“亨利，你看到‘约克敦’号伤情报告公文了。你说修理好要多久？”

“得三五个月，阁下。”

“哈利·华伦道夫海军上校是你的同班同学不是？就是造船厂的厂长？”

“哦，我跟哈利很熟。”

“他能让这艘军舰在七十二小时之内回到海上去吗？因为他非这么办不可，尼米兹海军上将下了命令。”

“如果说有谁办得到的话，那只有哈利。”帕格答道，心里暗暗吃惊，“可这只能是修修补补凑合一下。”

“是啊，不过三艘航空母舰要比两艘航空母舰增加百分之五十的打击力量，这力量咱们很快就用得着了。”

拜伦和华伦在后阳台上吃着牛排和鸡蛋，他正把自己在甲米地抢救鱼雷的经过讲给华伦听。两兄弟都光着脚，都穿着短裤和汗衫，已经叽叽呱呱谈了一小时。

“二十六枚鱼雷！”华伦大声叫道，“怪不得把你调到大西洋去。”

这样谈话拜伦觉得挺高兴，说实在的，还扬扬得意呢。好多个月以前，早在和平时期，华伦就警告过他，要是想得到海豚奖章，就得对布朗奇·胡班低头服软。如今华伦知道胡班垮了，而海豚奖章已别在客房里挂着的那件浸透汗水的卡其衬衫上。“华伦，埃斯特硬要我留在‘乌贼’号上。”

“你有选择权吗？”

“我已经接到了调令，总有办法好想的。”

“还不是潜艇上那套陈腐的行政制度吗？”

“差不多。”

华伦没有现成的话好奉劝。他一向满怀自信，这是根深蒂固的。他从小就压得拜伦低他一头，可是他一向感到勃拉尼身上有股独特的气质，这正是他所没有的。迷上了一个著名作家的侄女，一个出色的犹太女人，跟她结了婚，这件事他就办不到。由于战时的升迁机会多，拜伦当上了海军军官，这才很快拉平了这段差距。

“好吧，拜伦，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哈尔西把杜立特一伙飞行员送到了起飞的地点，我想这件事你总知道吧。”

“潜艇基地有这说法。”

“这是真的。当这些陆军轰炸机从‘大黄蜂’号上起飞时，我站在我们自己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目送他们编队向西直飞东京。这时我不由得眼泪直淌，拜伦，我放声大哭了。”

“我相信你这话不假。”

“好。这是一种非常勇敢的行动，可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是一场鼓舞大后方的象征性轰炸罢了。目前太平洋只有一个兵种能真正给敌人重创，那就是潜艇，像这种机会，你一生也难得碰上第二回啊。如果你到大西洋潜艇部队去，那就错过好机会啦。既然你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告诉你。你知道娜塔丽现在没问题了，而且——”

杰妮丝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说：“兄弟们，你们的爸爸跟斯普鲁恩斯少将绕过坡上史密斯家的屋子来了，正全速前进呢。”

拜伦低头朝自己的汗衫短裤看了一眼，捋捋胡子：“斯普鲁恩斯？”

华伦打了个哈欠，搔搔一只肮脏的光脚：“他不过来喝杯水，马上就要下山去的。”

门铃响了，杰妮丝去开了门。身穿雪白制服的海军少将脸上冒着热汗，在他们的父亲陪同下走到阳台上，两兄弟顿时一骨碌跳起身。

“拜伦！”帕格一把抓住儿子的手，父子俩拥抱了，“呃，将军，这

就是我的潜艇兵。从感恩节以来，我还没见过他呢。”

“我那潜艇兵可乘着‘坦博尔’号出海去了。”斯普鲁恩斯用一块折得方方正正的手帕抹抹红彤彤的脸，“出猎结果如何，中尉？”

“已证实有两艘击沉，将军。一万一千吨。”

维克多·亨利的眼睛里喜气洋洋。斯普鲁恩斯露出笑容：“真的吗？你们可胜过了‘坦博尔’号。马克-14型鱼雷怎么样？”

“糟透了，将军。真是丢脸。我们艇长连中三元全靠触发雷管，虽然违反命令，倒是每发必中。”

帕格一听儿子的回答如此冒失放肆，喜意顿消。“勃拉尼，鱼雷打不中往往就怪雷管不好。”

“抱歉，爸爸。我知道你跟磁性雷管装置那事有关系，”在和平时期，维克多·亨利曾经收到过一封表彰他这项工作成就的信，“我只能跟你说一句，生产过程中就出毛病了。即使用上触发雷管，马克-14型鱼雷也照样不行。太平洋潜艇部队所有的艇长都竭力反对，可军械局就是不听。真叫人讨厌。说真的，航行五千英里去进行鱼雷袭击，结果鱼雷命中目标只发出‘笃’的一声。”

斯普鲁恩斯发表意见说：“我儿子对这事说的也一样，尼米兹海军上将已经向军械局提出这个问题了。”帕格听了才放下心来。斯普鲁恩斯从杰妮丝手里接过一杯冰镇红茶，又回过头对华伦说：“顺便再问一句，上尉，无畏式飞机的航程是多少？”

“我们往往是用小时来计算的，将军。飞行时间约莫是三个半小时。”

海军少将有点儿神思恍惚：“你们设计时规定的航程是七百五十英里。”

华伦尖刻地笑了笑：“阁下，光是编队就耗了不少汽油。等飞到目

标上空，燃料已经用光了，就像油箱上有个窟窿似的，我们多半飞到两百英里外的目的地就回不来了。”

“那么战斗机和鱼雷轰炸机呢？”斯普鲁恩斯一边喝茶，一边问，“同样速度和同样航程吗？”

“差不多，阁下。”华伦听了这些问题莫名其妙，但没流露出来，活泼地回答说，“不过TBD型鱼雷轰炸机[(5)]的速度要慢得多。”

“好！”斯普鲁恩斯一饮而尽，站起身来，“真解渴，杰妮丝。我现在可要下山去了。”

大家听了个个肃立。帕格说：“将军，可以叫孩子开车送您回去。”

“为什么？”

“如果您有急事的话，阁下。”

“用不着。”斯普鲁恩斯出去时，招手叫帕格跟着他。他关上前门，歇了口气，在晌午的太阳底下眯着眼看着维克多·亨利。他如今戴上了雪白的大盖帽，神色看上去更严肃了。“你那两个孩子性格虽然不同，倒都是块料儿啊。”

“拜伦说话应该有个分寸。”

“据我所知，潜艇兵都是个人主义者。好在他们俩都回来了，你尽量陪他们就是了。”

“将军，我舰上要办的事多得很呢。”

斯普鲁恩斯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亨利，这件事只对你一个人说。日本人打算向东方大举进犯，他们已经出海了，他们的目的是夺取中途岛。离夏威夷一千英里的地方有个日本人的基地怎么行？所以，尼米兹海军上将要把我们的一切力量都派到那里，我们即将打一场这次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仗。”

帕格听了这番令人目瞪口呆的话，琢磨着想找一句合适的答话，听来既不像失败主义者，也不大惊小怪或虚张声势，更不愚蠢可笑。“大黄蜂”号、“企业”号，可能加上那艘补好漏洞的“约克敦”号，以及他们那数量不足的护航舰艇，来对付日本人的大舰队！人家至少有八艘航空母舰，也许有十艘战列舰，天知道还有多少艘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从舰队实力的问题来说，双方实在相差太远了，在和平时期，随便哪个演习裁判都不会提出这样双方实力悬殊的习题来做演习。他不由得声音嘶哑地脱口而出：“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您不愿回到陆地上去工作。”

“我眼前还不会回去。”斯普鲁恩斯眼神镇静，目光炯炯，这副神色维克多·亨利永远也忘不了。“哈尔西海军中将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医院去了，不巧他皮肤病发作，不能参加这场战役。他向尼米兹海军上将推荐我指挥第十六特混舰队，所以今天下午，我就要把我的行李用具搬到哈尔西的旗舰上去了。要等这场战役结束，我再到新的岗位去上任。”

这句话就像起先泄露战役消息一样叫帕格听得目瞪口呆。斯普鲁恩斯，不是飞行员出身，居然指挥“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投入战斗！帕格竭力保持一种平稳的声调问：“这么说，情报当真是完全可靠的啦？”

“我们认为如此。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能出奇制胜。顺便说一句，我打算请你参加作战会议。”他伸出手来，“好，就照我的话，好歹陪陪你的孩子们吧。”

帕格·亨利回到后阳台上，在门洞背阴处停下脚步来。两个儿子现在到草地上交谈了，折叠椅拉得很近，每人手里都拿了一罐啤酒。一块料儿！他们看上去真是这样。他们如此起劲，到底在讨论些什么？他不忙着去打扰他们。他靠在门洞里，一面尽量多看看这幕也许要有好久看不见的情景，一面竭力揣摩着斯普鲁恩斯那凶讯的意思。他自己已经准备好在这些实力悬殊的条件下驾驶薄装甲的“北安普敦”号出航。他吃了三十年俸禄，早已做好打这场遭遇战的准备，可是华伦和拜伦都只有二

十来岁，才刚开始尝到人生的滋味。然而，他待在“北安普敦”号上，算是父子三人中处境最安全的一个。

这两个年轻人穿着花哨的汗衫和棕色的短裤，一个是瘦子，满脸红胡子；一个是大个子，身材结实，头发斑白。他在他俩的身上还看得到当年小时候朦胧的影子。拜伦在五岁时就是这么微笑；华伦两手使劲向外一推的动作，正是他在海军学院参加辩论时常做的手势。帕格想起了华伦生命中那个重大的时刻，他从海军学院毕业，成了营级指挥官，还得了现代史的优等奖；还想起了可怜的拜伦在哥伦比亚大学那次糟心的毕业典礼，因为学期论文迟交，差点儿不能毕业。他想起了一九三九年三月那个雨天，他接到调往德国的命令，当时华伦刚打完网球，满身大汗地跑进来说他已申请参加飞行训练，那时也收到了拜伦从锡耶纳寄来的信，第一次提到娜塔丽·杰斯特罗。帕格心想，他得尽快插进他们的谈话，问问她的情况。可是不忙，他还要再多看他们一会儿。

帕格心想，关于华伦嘛，他原是不必帮什么忙的。华伦一向向往着当海军，当上了海军航空兵，他已经胜过了他努力想赶超的父亲。侥幸活下来的航空兵有一天会当上海军下一代的将官，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了。至于拜伦嘛，帕格想起当初正是自己逼他去学潜艇，害得他跟犹太妻子分居两地。每当他们父子俩在一起时，这问题总是像一块暗礁，不得不回避。要知道，拜伦反正会被征入伍的，而且很可能他自己也会挑上潜艇这一行。可是，尽管帕格也为“乌贼”号击沉了敌船感到骄傲，但他还是不能原谅自己打乱了拜伦的生活，把他推进了危险的境地。

他深切感到岁月流逝，一去不回，谁要是做出轻率的决定，凭一时冲动犯了点儿小错误，就会铸成大错，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他陷入了这种深切的感觉，不能自拔。这两个他曾经严格加以训导、在心坎上默默疼爱的小孩子，已经变成了海军军官和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了，如今他们就坐在那儿。就好像是一个魔术大师施展的魔法，他要是高兴的话，还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扭转时光，把这个红胡子的潜艇兵和这个阔胸脯

的飞行员变回去，变成两个坐在马尼拉草坪上吵架的小孩子。不过，帕格也明白，这两个小孩子一去不回了。他本人已变成一个严肃的老家伙，他们呢，也会不断朝特定的方向转变。最终，拜伦会在外形和性格方面都成为一个大人，这是他如今还做不到的。华伦嘛——

说也奇怪，维克多·亨利竟然无法想象华伦还会怎样变。华伦如今坐在那边太阳底下，拿着一罐啤酒，薄薄的嘴角叼着烟卷，发育完美，肌肉丰满，孔武有力，脸上深刻的线条充分流露出自信和果断，一双蓝眼睛里闪现出不大外露的幽默感。华伦将会永远是这副样子吧，做父亲的情不自禁地这样想，这想法在心头一扎下根，他就不由得浑身感到一阵寒意。他从门洞里走出来，嘴里大声叫道："喂，还有啤酒吗？还是全给你们两个叫人伤脑筋的酒鬼喝光了？"

拜伦赶紧跳起身，给他父亲端来一大杯冰镇啤酒。

"爸爸，娜塔丽乘一艘瑞典船回国啦！至少杰妮丝的父亲是听人家这么说来着。怎么样？"

"嗬！那倒是惊人的好消息，勃拉尼。"

"是啊，我还是想打个电话到国务院去证实一下。可是华伦认为我不应当调动，因为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是最光荣的地方。"

"我可没提到过光荣，"华伦说，"难道我说到过光荣吗？我才不管他娘的什么光荣呢——请原谅，爸爸——我是说潜艇在太平洋的战斗中挑大梁，你总算捞到这毕生难逢的好机会来参加永垂史册的行动了。"

"还有什么算光荣呢？"他父亲说。

拜伦说："你怎么说呢，爸爸？"

帕格心想，又碰到暗礁啦。他立即答道："接受调令就走吧。这场太平洋战争将是一场长期战争，你还来得及赶回来，尽量做出永垂史册的事情。你还没见过自己的儿子呢——呃，干吗这么调皮地笑呀？"

“我真没料到你会这么说，就是这么回事。”

屋子里的电话丁零丁零地响个不停。

“上帝啊，”帕格说，“这是值得庆祝的大事，娜塔丽回国啦！好歹说来，咱们上回像这样团聚是多久前的事啦？是不是华伦的婚礼？看来早该举行一次结婚周年宴会了。”

“对，”华伦说，“我没忘记这日子，可是当时我正在萨摩亚一带巡逻飞行。”

电话铃不响了。

“得，我主张明天晚上在莫阿纳饭店举行一场香槟酒会。”帕格说，“怎么样？”

“嘿，这主意杰妮丝准喜欢，爸爸。下山去，也许跳跳舞——”

“我也参加，”拜伦说着，站起身朝厨房门走去，“我来买酒。也许那是我打到华盛顿的电话接通了。”

杰妮丝从屋里奔到阳台上，脸蛋涨得通红，两眼睁得大大的。“爸爸，您的电话，猜猜是谁打来的？埃里斯特·塔茨伯利，他从莫阿纳饭店打来的。”

---

(1) 即“列克星敦”号，水兵们爱称之为“列克斯”。在珊瑚海之战中，该舰中了日军鱼雷和炸弹，爆炸下沉。

(2) 出自20世纪40年代初的一部美国电影《歌剧魅影》，影片描写一个英俊的歌剧明星被毁容，变得丑陋可怕，被人当成作祟的鬼怪。

(3) 美国也有奥尔巴尼，是纽约州州府，所以杰妮丝听了感到纳闷。

(4) 费尔南·麦哲伦（约1480—1521），葡萄牙航海家，人类历史上首次完成环绕地球航行的人，证实了地圆说。

(5) 又称蹂躏者式鱼雷轰炸机，美国海军第一代鱼雷轰炸机。

第二部　中途岛

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美国当作一个正式的和愤怒的交战国来对付。

第二十一章

通向中途岛之路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英译者按：在德文原著中，一开始是一篇对苏联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之间的冬天进行反攻的分析。对美国的读者来说，最好是以隆所写的关于中途岛战役的出色前言开始，这篇前言也提到了俄国的形势。不同战场间的互相影响超出一般人的料想，而隆是充分意识到这种联系的。

日本的崛起

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美国当作一个正式的和愤怒的交战国来对付。我们获得了一个勇敢但是贫穷的战友，一个遥远的亚洲岛国民族，他们的土地面积和自然财富还不及美国的一个州——加利福尼亚，而战场上的那个新敌人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作战潜力。力量的对比对我们不利。然而，在我们的总参谋部里，我们仍然能够在这种形势中看到取得意外胜利的因素。

因为战争的基岩是地理，而在地理上，我们的局面仍然是令人畏惧的。元首的一只皮靴踩在大西洋的岸上，另一只踩在莫斯科城外的雪地里，他胯下的欧洲比拿破仑占领的版图最大时的欧洲、比西班牙的查理五世[(1)]占领的欧洲，或者比安东尼王朝[(2)]时的欧洲更大。从北极到地中海，所有的国家不是我们的盟国，就是友好的中立国或者是被征服的属国。在我们的潜艇的猛烈攻击下，美国《租借法案》的援助物资和英国殖民地的资源纷纷沉入海底。每个月，同盟国航行的船只都有所减少，

尽管他们在造船厂里拼命地工作。丘吉尔本人在回忆录中承认："战争期间，只有一件事确实使我惊慌，那就是德国潜艇的袭击。"

至于苏联，它的冬季反攻以惨重的代价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当这场攻势逐渐减退的时候，我们越战越强的部队仍然控制着伏尔加河西面大部分富饶的俄罗斯土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破釜沉舟，同心协力进行战斗，尽管英国飞机前来轰炸，我们的军工生产仍然在扩大。

眼前，日本正以辉煌的胜利登上世界战场！

阿道夫·希特勒马上拥抱这些勇敢、矮小的亚洲人，把他们当作战友。那套关于北欧日耳曼民族优越性的莫名其妙的废话，是说给纳粹狂热分子听的。我们德国军官都鄙视它，我们宽慰地看到希特勒也是这样。如果一个民族能够在一万二千英里外帮助我们赢得世界帝国，他们的肤色是黄的、黑的或绿的，元首根本不在乎。日本人丝毫不受纳粹理论的干扰，因为按照他们的神道教信仰，他们自己是"主宰种族"。同我们的总参谋部不一样，日本的最高指挥部人员似乎容许这套废话影响他们的判断。

军事上的判断决不应该远离时间、空间和力量这三个基本因素。轴心国是否能取得意外的胜利，关键在于时间。至于空间，我们有利地在坚强的欧洲内线作战，而我们的敌人都散布在我们的外围，我们唯一有战斗力的盟国却位于地球的另一面。根据冷酷的力量对比，从长远观点来看，情况将对我们越来越不利。然而，美国人眼下是软弱的，他们至少要在一年以后才能在战场上发挥影响。因为他们急于要对日本进行报复，我们可以估计他们对那些处境极为困难的英国人和俄国人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会有所削减。总之，我们仍然具有时间优势，去夺取胜利或者强制缔结差强人意的和约。

全球战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由于北半球的工业文明世界都已经燃烧着战火，在硝烟弥漫中隐隐呈现出一个重大的主题：地球的表面都已经成为战场。这就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抉择。为了遏制德国，英国和苏联都不得不竭尽全力，但是日本、美国和第三帝国现在不得不决定："向哪儿出击？"

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众所周知，美国部队一直在准备同时对德国和日本作战。他们那臭名昭著的"彩虹五号"计划远在阿道夫·希特勒进军好多年以前就已经制订出来，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现成的答案：东进，或者说"德国第一"，按照克劳塞维茨[3]的原则，直捣心脏。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国内反对日本的风暴，有意志力和理智保持着这个正确的军事见解。罗斯福总统伪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基督教博爱主义的外貌，骨子里却是一个狡猾和冷漠的征服者，远比性情冲动的、浪漫主义的、欧洲人头脑的元首更适宜于进行一场全球战争。

日本遇到的问题更复杂：北方是富饶的西伯利亚，为了保卫莫斯科，原来驻扎在那里的苏联部队只剩下一半；西方是中国，它在节节败退，但是仍然在有气无力地抵抗；西南方是资源丰富的印度支那、东印度群岛和辽阔的印度；南方是新几内亚岛和白人的澳大利亚；东南方是横在从澳大利亚到美国的补给线上的一座座有用的岛屿。美国对遥远而衰弱的东方怒目而视，把它帝国主义的前哨中途岛和夏威夷像针似的插入日本的生存空间。

日本的石油贮存量像蜡烛似的逐渐耗尽。六个月以前，富兰克林·罗斯福下令对日本实行燃料禁运，这个残酷、蛮横的措施逼得它发动战争。它缺乏钢材；它缺乏食物；它缺乏大多数进行长期战争的必需品，它不得不对它早先所向披靡的胜利做一番估计。由于力量有限、时间有限，日本不得不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向哪儿出击"呢？

西伯利亚暂时是排除在外的，在进攻帝国主义财阀统治的国家以前，日本深谋远虑地同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希特勒愚昧地没有要求日

本宣布废除这一条约和参加对俄作战，作为他向美国宣战的交换条件。因此，日本的后方是安全的，而我们不能同它联合起来对付布尔什维克。

德国的形势确实是异乎寻常的！遍布全世界的同盟国都在进攻我们，而日本——我们最强的盟国，却同俄国——我们最强的敌国保持和平！德国人民已经在为领袖原则[4]付出昂贵的代价，这个原则就是对希特勒的政治完全信赖。意大利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还有空军和人员众多的陆军，但是，它有一个纸糊的独裁者和不爱战争的人民，因此只是徒然消耗我们的燃料和钢材，而它那过长的、不设防的地中海的海岸线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

这些因素全都说明一个问题。对英国作战，所有三个轴心国仍然能够联合起来，甚至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北非也会有点儿用处。显而易见，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对我们较强的敌人采取守势——在我们方面是俄国，在日本方面是美国；另一方面迅速采取联合行动，击溃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这是能够办到的，而且这是能够及时办到的。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以同英国的覆灭相比，英国的覆灭将在世界历史上标记一个转折点，将大大增强日本在远东所取得的胜利的冲击力。

地中海战略

摧毁大英帝国的办法是封锁地中海，切断它通向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生命线。

海军元帅雷德尔在一九四○年第一次提出这个计划。它要求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在突尼斯登陆，越过利比亚和埃及，直捣苏伊士运河和中东，我们在那里可以指望得到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高举双臂的热烈欢迎。只要看一看地图，就会发觉这种设想非常出色，西班牙、法国和土耳其，我们势力范围内的三个主要的薄弱地点就会投入我们的阵营。掌握

了法属北非，大德意志帝国就会变成一座坚固的金字塔：在南方，它的底边在撒哈拉沙漠上，从达喀尔经过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直到波斯湾；它的顶点是午夜太阳照耀下的挪威；西面的斜边是大西洋和设防的海岸线；东面（在一九四○年）的斜边是同苏联的交界线。

我们南方那个虚弱的盟国意大利，会安全地被锁在一个轴心国统治的内湖[5]里。马耳他岛，英国在中地中海的小小的坚固的军事堡垒，会饿得支撑不住。非洲的财富会一船船运到德国的欧洲。我们会得到波斯湾的石油和亚洲的原料。从达喀尔那个突出的海角，我们会控制富饶的南美洲。这是黄金时代的召唤，德意志世界帝国的曙光。

早在一九四○年，后来在一九四一年有过一个时期，希特勒对这个具有远见的计划抱有极大兴趣。那个地区的阿拉伯人憎恨他们的法国和英国主人，而“阿拉伯自由运动”欢迎我们的宣传和代理人。希特勒确实同佛朗哥探讨过直布罗陀问题，但是这个谨小慎微的西班牙人不置可否，而元首的心思已经放在即将到来的对俄国的进攻上，所以巴巴罗萨计划[6]暂时掩盖了地中海战略的光芒。

但是，实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设想的时刻已经到来。希腊、克里特和南斯拉夫无不处于一个强大的德国的统治下；隆美尔正在非洲进军；苏联受到打击，其军队差不多后退了一千英里，它的轰炸机航程远远到达不了我国；英国的海军被迫拉长战线，战斗力变得像纸一样薄弱，而“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沉没造成了印度洋水上力量的真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把它们的部队从北非调回，用来保卫新加坡和它们自己的国土。事实上，我们正亲眼看到大英帝国的世界体系在我们面前分崩离析。

敌人已经摇摇欲坠，我们就应该及时把它打倒。当时，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最强大的陆军。如果日本通过印度洋向西进攻大英帝国，而我们沿着地中海沿岸向东攻击，这个老朽的帝国不是会像纯钢的胡桃夹子夹着的一颗腐烂的榛子那样被夹得粉碎吗？

黑岛战略

当时在日本海军界出现了一份设想奇妙的秘密作战计划：黑岛战略。黑岛显示出高明的专业眼光和魄力，足以和曼施泰因[7]媲美。如果实行这个计划，英国财阀政权确实可能迅速崩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结局。

黑岛龟人大佐是日本海军中高级作战计划的制订人员，一个具有非军人习性的、古怪的知识分子，但是往往会迸发出电光石火般的战略才能。那份出色的袭击珍珠港的计划就是他设计的。从此以后，日本海军一直在研究继续出击的长期计划：向东、向南、向西挺进的计划。海军士气旺盛。黑岛大佐的“向西进军”设想完全符合我们的地中海战略，他的主意今天仍然激动人心：

> 进军的时间必须同德国在近东和中东的进攻密切配合。
>
> 目标将是：
>
> 1．摧毁英国舰队；
>
> 2．占领战略要点和消灭敌人的基地；
>
> 3．建立日本和欧洲轴心国军队间的联系。

黑岛的上级——海军少将宇垣，把他自己那份占领夏威夷群岛的惊险计划搁在一边，吩咐所有的参谋人员研究黑岛的方案。当时在柏林确实在议订一项日德军事协定。不幸的是，结果它竟是一份空洞的文件，薄薄的两页文件既没规定双方的参谋人员要共同研究，也没规定要制定联合战略。地球被一条通过西印度的线划分为两个“作战区域”，接着是冠冕堂皇的笼统原则：线的西面，德国和意大利将消灭敌人；线的东面，日本将同样办理；等等。这份废话连篇的文件最后以交换情报、合作供应和进行“贸易战”这类空洞的玩笑话结束。外交上的贻误使日本海

军计划制订人员寒心，他们放弃了“向西进军”，认为那是一个没有办法实现的主张。

唉！

希特勒发狂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当时正在重新审查雷德尔的地中海战略。

一家孤立主义的美国报纸《芝加哥论坛报》掌握了绝密的“彩虹五号”作战计划，用大号黑体字加上反对罗斯福的标题，刊登了全文。（隆弄错了，《芝加哥论坛报》刊登的是一份绝密的资源分析文件，即《胜利纲领》的摘要。——英译者注）这种奇特的叛国行为，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次幸运的获得情报的机会。文件毫无疑问是真的，希特勒在对美国宣战时提到了这份文件。它要求在一九四三年派遣几百万新征的美国士兵和大量的英国支援部队在欧洲大规模登陆，以英伦三岛作为主要登陆基地。海军元帅雷德尔抓住了这一情报大做文章。显然，英国的垮台会使整个“彩虹五号”作战计划成为泡影，并且使美国不知所措。

恰恰在希特勒反复考虑这些情况的时候，日本人击毁了珍珠港。接下来是欢欣鼓舞的日子。希特勒听到海军、陆军（陆军并不拥护。我支持雷德的备忘录保存在我的文件中。俄国前线的将军们讥笑地中海战略是一个“幻想”。事实证明：它顶多同战胜苏联的观念一样，是一个“幻想”。——阿尔明·冯·隆）、空军纷纷发表议论，支持雷德尔的计划。他完全理解这个中心思想——轴心国共同迅速进攻，摧毁最弱的敌人——最后他勉强表示赞成，接着就动身到东线去了。我们的参谋部迅速制定出第三十九号元首指令：在俄罗斯转入防守，做一些必要的撤退并为后方阵地做好准备措施。我们把计划送到他的司令部里。

结果惹出了一场大乱子！

希特勒把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将军和他的参谋长海德尔将军召去参加一个午夜会议。他尖声辱骂，说第三十九号元首指令“尽是胡说八道”，接着宣布东线上决不撤退，每一个德国士兵必须坚守岗位，不得后退一步，不战斗就处决。他当场免去了冯·布劳希奇的职务，亲自掌握部队的指挥权——一个下士[8]竟然免去了陆军元帅的职务！雷德尔的新战略当然暗淡无光了，因为它的中心思想是要从东线抽调四五十个师去扫荡地中海。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正月里同日本签订的协议内容这么空洞和浮泛的原因。

希特勒为什么会改变想法呢？

他回到黑暗阴郁、冰天雪地的战地司令部里，不得不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情。他不顾总参谋部的意见，一路向莫斯科挺进，直到十二月。气候和补给的困难使我们寒冷和精疲力竭的部队停止在没有掩蔽的阵地上。俄国人的反攻开始了，局部突破正在出现。真叫人心神不定，因为一个独裁者只习惯于胜利，别的都不习惯！

希特勒摆脱不了拿破仑的幽灵，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科兰古[9]的《回忆录》在总参谋部里，像淫书在男学生的宿舍里那样，确实是被禁止的。我们担惊受怕的元首毫无疑问想象到前线崩溃，德国军队败退，德国人被哥萨克人赶出俄国。这不过是梦魇罢了，我们从列宁格勒到黑海的辽阔和坚固的前线，同拿破仑依靠几条纤细的补给线带领人马孤军深入莫斯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但是，希特勒的心窍被这错误的比拟迷住了，所以他发布了严酷的“不坚守就处决”的命令，而且亲自担任指挥，使部队服从这道命令。

就算每个最高统帅都有权心怀失眠之夜的恐惧，也用不着把一道这样令人沮丧的命令送去给日本人啊。如果希特勒派一个小小的军事代表团到东京去——也许是海军元帅雷德尔率领瓦尔利蒙特将军或者我自己吧——那就有可能扭转局面，使黑岛战略受到重视。或者如果希特勒在珍珠港事件以后邀请几位日本高级指挥官到柏林来考虑制订联合作战计

划，那么即使俄罗斯前线仍然是大雪中两军对峙，即使我们准备在高加索发动夏季攻势，我们也有可能封锁地中海，逼迫英国屈膝投降。但是，没有日本联络官被允许到最高司令部里来。

“不坚守就处决”

有些历史学家和军事分析家仍然大加赞扬在东线“不坚守就处决”这道命令是希特勒的一大成就，是一个“拯救”德国军队的纯意志力的行动。但是，事实是：这道命令一颁布，这个奥地利冒险家的星辰就开始暗淡了。政治领袖需要避免陷在战争的具体事务中，保持开阔的眼界。一旦希特勒接管最高战地指挥权（对这一行，他不过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只懂得一点儿皮毛的人），他就每况愈下了。

“不坚守就处决”这道命令事实上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军事错误。在不利形势下，顽强的对抗是一条正确的原则，然而灵活的防守也是一条正确的原则。在俄国，我们的人数大大少于斯拉夫人，但是我们在领导才能、战斗能力和调动部队的艺术方面胜过他们。希特勒的命令要求做无谓的牺牲，这样就冻结了部队的调动，取消了领导，挫伤了斗志。我们战无不胜的形象化为泡影了。俄国的宣传画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德国士兵的形象：“冬天里的德国佬”，一个戴着钢盔、瘦成一把骨头的可怜巴巴的人，冻红的鼻子上挂着冰柱，“坚守和死亡”在一个守不住的岗位上。

雷德尔的计划，争取德国胜利的最后一个有条有理的设想，就这样消失了。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运用想象力去幻想可能会出现的无法预料的情景：日本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挂着太阳旗，穿过飘扬着卐字旗的苏伊士运河，开进地中海！这样的政治影响将震撼全球，而且这是办得到的。我们在俄国的防线，如果根据第三十九号指令适当地缩短和加强，就会被顽强地守住，将会使布尔什维克的鲜血流满俄罗斯的大地。在一九四二年春天，日本用少数的防守兵力，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守卫它那条防守相对虚弱的美国人的太平洋环形防线。

但是，把这一切当作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一样撇开吧。这仍然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个事实已由丘吉尔的回忆录证实：日本原可以任意占领马达加斯加岛，切断顺着东非海岸北上到埃及的补给线。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阿拉曼战役。隆美尔对图卜鲁格发动出色的奇袭以后，挨饿的非洲英国军队原会在六月里向他投降的。那么，丘吉尔也许就会垮台，而战争也会变得大大对我们有利。

结果，地中海战略却退化为一个有名无实的“伟大的计划”，一次全面的出击，希特勒在击败俄国以后，就会以此一举结束战争。他喜欢在晚餐桌上谈论这个计划，而它始终只是晚餐桌上的谈话资料。

遗忘了的胜利

强大的日本海军磨磨蹭蹭，一再延宕，直到三月底，海军中将南云——珍珠港的征服者——才真正接到一项任务。在这以前，他带着航空母舰一直在蓝色的海洋上转悠，进行小规模的攻击，正如评论员渊田所说的，“用大锤砸蛋壳”。时光一天天过去，日本快速的战列舰一直停泊在广岛附近的基地里。三月里，南云终于向西进攻印度洋里的英国海军和空军，目的是支援挺进缅甸的日本陆军。

这里终于对黑岛战略进行了一次试验，结果是取得了巨大胜利。南云的俯冲轰炸机炸沉了一艘航空母舰、两艘重型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他摧毁了锡兰的两个基地和不少商船；他的零式战斗机把防守的剑鱼式飞机、飓风式飞机和喷火式飞机打得一败涂地，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承认英国皇家空军在欧洲从来没有这样惨败过。剩下来的英国军舰逃到英属东非，掌握了两个世纪霸权的英国海军在印度洋上销声匿迹了。事实上，印度洋成了日本的内海。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忽略了这件了不起的事情，只有丘吉尔坦率地写下了他当时真心感到的震惊和恐惧。

黑岛的设想就是这样被证明是正确的。马达加斯加、非洲海岸、苏

伊士运河、波斯湾、地中海本身，都敞开着，听凭日本舰队挺进。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南云应召去执行别的军事行动。轴心国在时间上的有利因素被白白浪费掉，没有利用。

杜立特空袭

当时，美国从事了一个虽然轻率但是勇敢的宣传活动，那就是杜立特对东京的恐怖空袭。这惹得日本的最高统帅部对“向哪儿出击”这个拖了好久的问题终于做出决断，他们几乎惊慌失措地选择了一条最行不通的道路。

低估美国人是他们的敌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他们看上去好像轻浮和随便，事实上，他们有着像机械似的非常有条理的头脑，一旦激动起来，他们能变得相当凶猛。美国佬当时在太平洋上还太弱，除了把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派出去进行小规模的空袭以外，干不出任何别的事情来。但是，他们策划了这个野蛮的小花招儿，从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十几架陆军航空兵团的轰炸机去骚扰东京。因为日本巡逻机的航程只能达到航空母舰上飞机的航程，这次空袭获得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效果。这次行动除了滥杀平民以外，在军事上并无丝毫作用，但是美国人一直采取这种行动，后来在德累斯顿和广岛也是这样干的。他们的目的是鼓舞国内的人民，使敌人感到惊慌。

在技术上，这是极不容易办到的，但是美国人以他们惯常的聪明方式改装了轰炸机，并且改变了航空母舰的操作规程。一群志愿参加的飞机驾驶员在能干的陆军飞行员杜立特的率领下进行偷袭。炸弹从晴朗的天空中扔下来，在东京爆炸。美国欢欣鼓舞；全世界目瞪口呆；日本震得连地基都动摇了。战争仅仅爆发了四个月，神圣的天皇就受到美国佬的炸弹威胁啦！

山本——做出袭击珍珠港决定的大胆的海军最高统帅——现在下定

决心，绝对不让这类事再发生，放肆的美国人必须受到教训，必须把他们驱逐得远远的，使他们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永远飞不到日本。明确而事关重大的“向哪儿出击”的答案就这样产生了：“东进！”东进，那里没有具体的好处可以获得，但是东进，那里美国的舰队可能会被迫出动并且被消灭。而日本将占领敌人的一个前哨基地，在那里，它能够防止一切未来的杜立特空袭。于是，南云被召回去了。事情已经决定，无可挽回了。东进！

就是这样，由于这种错误的领导，我们和日本人以背相向，放过了大英帝国。我们在全球战场上各自奔向错误的方向：德国军队长途跋涉，向斯大林格勒挺进，而日本海军则开往中途岛。

英译者按：这篇分析文章在海军作战学院里是用来做研究课题的，我曾为这一课题做过讲解。作为一个陆军军官，隆倾向于把贯穿整个印度洋的海上补给线这个后勤问题，以及来自印度的海上和空中的侧翼威胁，贬低到无足轻重的程度。但是，一九四二年春天，轴心国最好的方针很可能确实是一方面抵挡住我们和俄国，另一方面从两面狠狠地夹击英国人。德国潜艇造成的损失正达到顶峰，日本人向苏伊士运河进逼，加上隆美尔在北非挺进，可能会给丘吉尔政府造成可怕的后果。如果丘吉尔垮台，那么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但是，隆自始至终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极权主义的政府不适宜于联合作战。这种政府的特点是，它们都是由极端主义者和狂热分子组成的，他们都是通过阴谋和犯罪掌权的。一旦掌了权，阴谋家夺取了政权，这些特性仍然存在。正如盗贼动不动就翻脸，所以极权主义者无法牢固地结盟。

---

(1) 查理五世（1500—1558），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统治的欧洲版图包括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尼德兰、西西里和撒丁等地区。

(2) 安东尼王朝（96—192），从罗马帝国皇帝涅尔瓦（96—98在位）继位到L.A.A.

康茂德（180—192在位）被杀的古罗马时期。

(3)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著有《战争论》。

(4) 领袖原则，一译“元首制”，德国纳粹党和第三帝国的独裁制度。

(5) 此处暗喻地中海已成为轴心国统治下的内湖。

(6) 1940年12月纳粹德国秘密制订的侵略苏联的战争计划。

(7) 曼施泰因（1887—1973），德国元帅，率领德军长期包围塞瓦斯托波尔后，终于在1942年7月攻克该港口城市。

(8) 下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军衔。

(9) 科兰古（1773—1827），法国外交家，1808年被拿破仑封为维琴察公爵，著有《回忆录》。

第二十二章

拉古秋准将得到的关于娜塔丽在哪儿的消息不正确。

中午，一场天昏地暗的暴风雨从锡耶纳上空倾泻下来。杰斯特罗情绪恶劣，正坐在淌着雨水的窗边，就着灯光，伏在书桌上写作。一到下雨天，他的肩膀就感到痛，他那老年人的手指头也变得不灵活起来。他在室外阳光下写出来的字句总是比较流畅。娜塔丽轻轻的敲门声暗示："无关紧要的小事。你如果没有空，就不必理睬。"

"嗯？进来。"

他正在写的章节需要再详细地查一查马丁·路德对于独身生活的见解。杰斯特罗感到人上了年纪一动就累，而且工作反正也干不完，倒欢迎这会儿有人来打断。在灯光的阴影里，她那张瘦得皮包骨头的脸显得苍白和悲伤。她仍然没从遭到扣留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想。

"埃伦，你认识莫塞·萨切尔多特吗？"

"那个开电影院、拥有半条巴尔基·迪·索普拉街[1]的犹太人？"他恼火地使劲取下眼镜，"我也许认识。我知道这个人。"

"他打电话来，他说你们在大主教的府上遇见过。"

"他有什么事？"杰斯特罗烦恼地挥挥眼镜，"如果他是我记得的那个人，就是一个老是哭丧着脸的白眼老头儿。"

"他想请你在他那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上签个名。"

"什么？我在这儿待了十一年，他才来要求我签名？"

"我去回答你没空好不？"

杰斯特罗慢腾腾地露出一丝深思熟虑的微笑，在眼镜上哈了口气，

把眼镜擦擦干净。“‘萨切尔多特’，你知道，是意大利语，等于库汉[2]，是‘教士’的意思。我们最好弄弄清楚莫塞·库汉先生到底要什么。通知他在我午睡以后来。”

暴风雨过去了，阳光灿烂，雨珠在平台的鲜花上闪闪发亮。这时候，一辆老式汽车呼哧呼哧地开到大门前。娜塔丽绕过一个个水坑去迎接这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矮胖老人。杰斯特罗坐在一张躺椅上喝茶，摆摆手招呼萨切尔多特在他身旁的一张长凳上坐下。

那个老人带来两本书，当他把其中一本不起眼的、包着蓝书皮的书递给杰斯特罗的时候，杰斯特罗说：“嗯，嗯。意大利文版，《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他戴上眼镜，翻着那纸张低劣粗糙的书页。“我自己一本也没有了。恐怕只有藏书家才会有吧？那一版印数只有一千册左右，还是一九三四年出版的。”

“啊，说得对。非常稀有，非常珍贵。啊，谢谢你，不要牛奶，也不要糖。”娜塔丽正在一张轻便的小桌子旁倒茶。萨切尔多特说的是纯粹的托斯卡纳口音的意大利语，甜美而清晰。“一件珍品，杰斯特罗博士。这是一本好书，譬如说，你对‘最后的晚餐’的论述对我们的年轻人起了多大影响啊！他们看到教堂墙上的《最后的晚餐》，他们参加逾越节的家宴——经常不是心甘情愿的——不过，他们没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直到你为他们指出。你证明罗马人把耶稣作为政治激进分子处决，还证明普通的犹太人真心实意地爱他，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是你的证明能得到更好的了解，那该有多好啊！咱们共同的朋友大主教有一次对我谈到过这段文字。”

杰斯特罗低下头去，流露出微笑。他喜爱被夸奖，不管是多么琐碎的，然而近来几乎一点儿都得不到了。“还有一本是什么书？”

萨切尔多特把一本磨损了的小书递给杰斯特罗，说：“也是一本难得的珍本。我近来在这本书上花了不少时间。”

“呦！我不知道竟然出过这本书。”他把书递过去给娜塔丽看，“《当代希伯来语》。真想不到！”

“米兰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好久以前出版的。这是一个小团体，可是资金挺充足。”萨切尔多特放低声音说，“我们一家人可能到巴勒斯坦去。”

娜塔丽停止切蛋糕，清了清嗓子说：“你们到底用什么办法上那儿去呢？”

“我的女婿在安排这件事。我想你认识他，贝尔纳多·卡斯泰尔诺沃医生，他给你的娃娃看过病的。”

“一点儿不错。他是你的女婿吗？”

萨切尔多特听到这种惊奇的口气，疲倦地微笑起来，露出金牙，点点头。

“那么，他是犹太人？”

“眼下这样的日子里，谁也不会夸耀这个身份呀，亨利太太。”

“嗯，我感到惊奇，我过去一直没想到。”

杰斯特罗把那本语文课本递还给他，拧开笔帽，在《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空白页上开始签名。“你在这儿感到不安全吗？你在考虑的旅行是很冒险的，我们是亲身经历过才知道的。”

“你是指你们那次乘‘伊兹密尔’号航行的事吗？我的女婿和我为‘伊兹密尔’号的航行提供了部分费用。”娜塔丽和杰斯特罗交换了一下惊奇的眼神，“今天是安息日[3]前夜，杰斯特罗博士。你跟你的侄女来同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贝尔纳多也在。你们有多久没吃过一顿真正的安息日前夜的饭菜了？”

“约莫有四十年了。感谢你的一片好意，可是我想，我们的厨子已经在做饭了，所以——”

娜塔丽干脆地说："我倒很想去。"

埃伦说："那么路易斯呢？"

"啊，你们一定要把娃娃带去！"萨切尔多特说，"我的外孙女米丽娅姆会把他当宝贝的。"

杰斯特罗在空白页上匆匆签了名。"嗯，那好，我们去吧。谢谢你。"

萨切尔多特紧紧地抓住那本书，说："现在我们全家有一件宝贝了。"

娜塔丽用手把头发捋到脑后，绾成一个发髻。"那艘'伊兹密尔'号后来怎么样啦？阿夫兰·拉宾诺维茨怎么样啦？你知道吗？他还活着吗？"

"贝尔纳多会把一切告诉你的。"

萨切尔多特一家和卡斯泰尔诺沃一家住在锡耶纳古老的城墙外的新建区里，住在莫塞·萨切尔多特自有的一所难看的拉毛水泥的公寓的顶层，萨切尔多特管这公寓叫"堡垒"。电梯停止使用，他们不得不爬上五层陈旧的楼梯。他先后用几把钥匙开了不同的锁，把他们领进一个宽敞的公寓房间，房间里充满了刺激食欲的饭菜香味，摆放着擦得闪闪发亮的笨重家具，靠墙都摆着藏书，大柜子里尽是精美的银器和瓷器。

卡斯泰尔诺沃医生在过道里迎接他们。娜塔丽从来没重视过他：一个小城市的医生，不过在锡耶纳算是最好的了。他殷勤的职业态度使她有点儿好感。他长着浓密的黑头发、水汪汪的棕色眼睛和黑黢黢的长脸，看上去同人们在古老的锡耶纳油画上看到的托斯卡纳人一模一样。娜塔丽的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这个男人可能是犹太人。

在餐厅里，医生向他们介绍他的妻子和岳母，她们看上去也很像是意大利人：两个人都长得身材结实，都穿着黑绸衣服，都是双眼皮、大下巴，流露出相似的甜蜜、天真的微笑。做母亲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

不施脂粉；做女儿的一头棕发，嘴唇上抹了点儿唇膏。落日的余晖映红了那些长窗，她们在夕照里点亮了摆在陈设奢华的饭桌上的安息日蜡烛。当她们戴上黑色的有花边的便帽时，一个穿着棕色天鹅绒衣服、脸色憔悴的小姑娘轻巧地跑进房间来。她在她母亲身旁站住，望着娜塔丽怀里的婴儿微笑。蜡烛在四个华丽的银烛台上闪闪发光，两个女人捂住眼睛，喃喃地念着祈祷词。小姑娘坐在一张椅子上，伸出两只胳膊，用清晰的意大利语尖声说："我爱他，让我抱吧。"

娜塔丽把婴儿放在米丽娅姆怀里。两只细瘦、苍白的胳膊紧紧搂着婴儿，显出一副滑稽的能干样子。路易斯仔细地打量她，靠在她身上，钩住她的脖子。

萨切尔多特犹豫不决地说："杰斯特罗博士，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到会堂去吗？"

"啊，对啦，大主教几年以前就告诉过我，在田野广场附近什么地方有一座会堂。"杰斯特罗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既感到惊奇，又感到高兴，"它的建筑有趣吗？"

"只是一座古老的会堂。"卡斯泰尔诺沃烦躁地说，"我们并不是很信宗教。爸爸是主席，找十个人来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去。那儿有时候能听到一些消息。"

"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会见谅吧？"杰斯特罗微笑着说，"我会叫全能的上帝大吃一惊，可能毁了他的安息日。我还是在这儿欣赏一下你的藏书吧。"

娜塔丽和医生的妻子在厨房里喂两个孩子吃饭，安娜·卡斯泰尔诺沃带着女人跟女人说话的态度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她压根儿不信宗教，她直截了当地承认，但是她遵守一切宗教仪式，为了让她的父母高兴。她对自己丈夫的犹太复国主义也漠不关心。她的爱好是看小说，尤其是美国作家写的。有一位美国作家到她家里来做客，哪怕他不是小说

家，也使她非常激动。听娜塔丽讲她同一个潜艇军官结婚的故事，那个医生的妻子听得入迷了。“呦！这简直像是一部小说，”她说，“一部欧内斯特·海明威写的小说，充满传奇色彩。”米丽娅姆喂起路易斯饭来，两个孩子对这件事都显出一副庄严得可笑的神情，她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她们把米丽娅姆和婴儿安置在小姑娘那个堆满玩具的房间里。“她对他的照顾会比任何一个女管家都好。”安娜说，“我听到了爸爸和贝尔纳多的声音，来吃晚饭吧。”

萨切尔多特和卡斯泰尔诺沃医生回到家里来了，脸色阴沉。老人戴上一顶旧的白便帽，对着酒念祈祷词，接着就把便帽脱掉了。娜塔丽从这家人的低声交谈中发现有一个人还没来。“嗯，咱们吃吧，”萨切尔多特说，“咱们坐下吧。”有一个座位空着。

饭菜既不是意大利式的，也不像娜塔丽隐隐约约预料的那样，按犹太教的规矩烧。一道加香料的鱼、一道水果汤、一道仔鸡、用红花做作料的米饭和茄子烧肉。谈话慢条斯理地进行着。饭吃到一半，有一个叫阿诺尔多的儿子走进来：瘦削、矮小，约莫二十岁，他的肮脏的运动衫、蓬松的长头发和敞开着领子的衬衫，同这家人注重礼节的习惯形成强烈对比。他默不作声、狼吞虎咽地吃着。他一走进来，时断时续的谈话就停止了。萨切尔多特又戴上便帽，领头唱一支希伯来语短歌，其他人都随着他唱，但是阿诺尔多不唱。

娜塔丽开始懊悔硬要埃伦来吃这顿晚饭。埃伦呢，只要医生的妻子在他的酒杯里一倒满酒，就马上喝干，借此来打发时间。这家人的脸上一直流露出一种不自在的神情，而且似乎有一种模糊的恐惧造成了这种阴郁气氛。娜塔丽一心想要问医生关于拉宾诺维茨和“伊兹密尔”号的事情，但是他脸上神情严峻，使她不敢开口。

犹太教的仪式总使娜塔丽感到心情沮丧，而仍然点在桌子上的安息日蜡烛尤其刺痛她的心。今晚看到米丽娅姆，她感到一个往昔的、遗忘了的厉害创伤又痛起来了。二十年前，她也是这样站在她母亲身旁，问

她母亲为什么要在白天点蜡烛。回答是，在安息日前夜，禁止在日落以后点火。这听上去完全合情合理，因为对一个小姑娘来说，生活里充满了蛮不讲理的禁忌。但是，吃罢星期五丰盛的晚饭以后，她的父亲划了一根发出火焰的火柴点他的长雪茄。她天真地说："爸爸，日落以后是不准点火的。"她的父母窘迫而感到有趣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她记不得她父亲一边抽烟，一边怎么回答，但是她永远忘不了那个眼神，因为在那一刹那，它毁了她对犹太教的信仰。从那一夜开始，她在主日学校里就调皮捣蛋起来。不久，尽管她父亲是圣殿的工作人员，做父母的也没法儿叫她上那里去了。

阿诺尔多拉平他污迹斑斑的运动衫，站起身来，而别人都还在吃。他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露出雪白的牙齿，用意大利语很快地对杰斯特罗说："对不起，我得出去。我看过您的书，先生，是本好书。"

她的母亲悲伤地说："在安息日前夜，家里还有客人，阿诺尔多，你不能多待一会儿吗？"

微笑的脸顿时沉了下来，他带着敌意咬牙切齿地吐出一个姑娘的名字："弗兰切斯卡在等我。再见。"

他撇下他们，房间里一片沉重的静默。卡斯泰尔诺沃医生转过来对杰斯特罗和娜塔丽说话，借此打破僵局。"嗯！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吧。'伊兹密尔'号那艘船已经到了巴勒斯坦，而且旅客上岸的时候，英国人没有逮捕他们。"

"啊，我的上帝！"娜塔丽叫嚷起来，高兴地松了一口气，"你说的消息靠得住吗？"

"我跟阿夫兰·拉宾诺维茨有接触。他们遇到过糟糕的情况，可是整个说来，这一次是成功的。"

杰斯特罗把一只潮湿的小手放在娜塔丽的手上："了不起的消息！"

"这一次航行花了我们不少钱。"萨切尔多特高兴地笑了，"令人满

意的是，结果圆满。事情并不一直是这样顺利的。”

娜塔丽对医生说：“可是报纸上和广播里都说船失踪了。我做了不少噩梦，梦见它跟‘斯特鲁玛’号有同样的遭遇。”

卡斯泰尔诺沃辛酸地扮了个鬼脸：“是啊，不幸的消息你们总是听得到的。犹太人一旦遭了殃，全世界的新闻界总是不乏热情地大事宣扬，对他们的成功却是最好不加报道。”

“还有拉宾诺维茨呢？他怎么样啦？”

“他已经回马赛去了，那儿是他的基地。他眼下在那儿。”

“你同他怎么联系呢？我可以知道吗？”

卡斯泰尔诺沃耸耸肩膀，说：“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岳父过去经常向乘那条船走的赫伯特·罗斯租影片。拉宾诺维茨在那不勒斯由于耽搁、修理短了钱，罗斯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他。阿夫兰乘火车上这儿来，我们给了他一大笔钱。”

“不过干这种事可得小心谨慎才是，”萨切尔多特闷闷不乐地插嘴说，“千万要小心！我们的处境在这儿是微妙的，非常微妙。”

医生说：“嗯，是这样。从那时起，他跟我一直有接触。他是一个值得认识的好人。”

卡斯泰尔诺沃谈到意大利籍的犹太人处境越来越危险了。犹太人不管在欧洲什么地方都没有前途，他说。他好久以前就已经看到这一点了，那还是在锡耶纳上医科学校的时候。这场艰难困苦的战斗使他成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整个欧洲都被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憎恨毒害了，好久以前，极端自由主义的法国出了那桩德雷福斯[(4)]事件，就是一个警告的信号。在墨索里尼的排犹主义法律下，他自己还能够行医，只是因为锡耶纳的卫生当局公开表示需要他。他岳父靠一些微妙的法律上的花招儿仍然控制着他的产业，这样一来，他的命运就完全操纵在那些

信天主教的合伙人手里了。就在当天晚上，他们刚在会堂里听到，法西斯政权正在给意大利籍的犹太人建造集中营，就像已经有的关犹太侨民的集中营那样。四个月以后，围捕队将在赎罪日[5]下手，那时候可以在会堂里把犹太人一网打尽。一旦把犹太人集中起来，就要把他们移交给德国人，运到东方去，那儿正在发生可怕的大屠杀。

萨切尔多特打断医生的话，坚持说那个消息是吓破了胆的人胡言乱语。传消息的人是一个同上层人士没有联系的散播谣言的人，秘密大屠杀的故事尽是愚蠢的胡说。大主教本人向萨切尔多特保证过，梵蒂冈的情报网是欧洲消息最灵通的，如果这种消息有一点儿真实性，教皇早就会谴责纳粹德国，不承认希特勒是一个基督徒了。

“我为大主教的那些计划提供了大量经费。”萨切尔多特转过那双眼泪汪汪的、焦虑的黑眼睛，盯着杰斯特罗看，“我是孤儿院的主席，那是他最骄傲和心爱的事业，他不会让我陷入困境的。你认识他，你同意我的话吗？”

“大主教阁下是一位意大利绅士，一个善良的人。”杰斯特罗又干了一杯，他的脸已经很红了，但是他说话还很清楚，“我同意你的话。哪怕德国人的领袖是一个疯子——因为我已经肯定，希特勒是精神失常的——他们先进的文化、他们对秩序的热爱和他们对法律的拘泥，都排除了这些谣言真实的可能性。纳粹分子确实是赤裸裸的、野蛮的排犹主义者，而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编出一些可怕的无中生有的谣言来，那真是太简单了。”

“杰斯特罗博士，”卡斯泰尔诺沃说，“利迪策[6]是怎么回事？先进文明的产物吗？”

“海德里希那个家伙是一个党卫军头子，报复性的措施在战争中不是新鲜事，”杰斯特罗用冷冷的、学术讨论时用的针锋相对的声调敏捷地回答，“别要求我去为德国佬有计划的军事暴行辩护。他才不需要人为他辩护呢，他公布了这个消息，他大吹大擂地公布已经消灭了那个可

怜的捷克村庄。”

卡斯泰尔诺沃用意大利语干巴巴地、迅速地说了一通。教皇知道的事情，大主教并不全知道。教皇有理由保持沉默，主要是为了保护教会在德国占领下的那些国家里的财产和影响，也是为了那条古老的基督教义：犹太人必须世世代代受苦受难，以此来证明他们曾经错怪了基督，而且有一天他们一定会承认他。米丽娅姆再也不能在德国人的魔爪中生活下去；他和他的妻子已经打定主意了，他已经在同拉宾诺维茨联系出走的办法和措施。

那个老人在这当口儿又插嘴了。出走这个主意对他自己和他的妻子来说是多么可怕啊。锡耶纳是他们的家，意大利语是他们的语言。更糟糕的是，阿诺尔多决定留下来，他同一个锡耶纳姑娘在谈恋爱。一家人会落得东分西散，攒了一辈子的财产会化为乌有。

路易斯和米丽娅姆在一个隔得比较远的房间里哈哈大笑。“哎呀，真叫人不能相信，这孩子到现在还没睡着。”娜塔丽说，“他从来没玩得这么畅快过，可是我得带他回家，让他去睡了。”

“亨利太太，你为什么没跟别的美国人一起离开？”医生突然直截了当地问，“拉宾诺维茨始终摸不透，而且感到担心，他再三问起你。”

她望望她叔叔，感到自己的脸涨红了。“我们被暂时扣留了。”

“可是为了什么事？”

杰斯特罗回答说：“又是报复性措施。有三个德国间谍在巴西冒充意大利新闻记者，被逮捕了，所以——”

“德国间谍在巴西？”卡斯泰尔诺沃皱起眉头，打断了他的话，“这跟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是美国人嘛。”

他的妻子说：“这完全不讲道理。”

“哪有什么道理可讲。”杰斯特罗说，“我们的国务院通过伯尔尼在

对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把我们马上送到瑞士去。他们还在做工作，设法释放那几个在巴西的间谍，以防施压失败。我不担心。”

“我担心。”娜塔丽说。

杰斯特罗轻松地说：“除了我们获得释放以外，我们的政府还有一两件别的事要考虑，但我的侄女不能同意这一点。就像，譬如说，看来眼下各条战线上都在打败仗。不过，我们还受到别的保护，一种不同寻常的保护。”他醉醺醺地带着揶揄的神情对娜塔丽微笑了一下：“你看该怎么说，我亲爱的？咱们把秘密告诉这些可爱的新朋友好吗？”

“随你的便，埃伦。”娜塔丽把椅子往后一推，他对这些有钱但是痛苦的人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架子，令她恼火，“真奇怪，两个孩子突然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我得去看一看路易斯。”

她发现他在米丽娅姆的床上睡着了，按照他喜爱的那个睡觉姿势：脸朝下，膝盖蜷缩着，屁股撅在空中，胳膊伸开着，看上去非常不舒服。她时常把他的姿势摆正，但是又眼睁睁地看着他恢复老样子，仍然熟睡着，好像他是一个橡皮娃娃，总是回复到制造出来的形状。米丽娅姆坐在他身旁，双手合拢着摆在膝上，脚踝交叉着，摇晃着两只脚。

“他睡着多久啦，亲爱的？”

“才几分钟。我给他盖点儿东西，好不？”

“别盖了，我马上带他回家去。”

“要是他能待在这儿，那该有多好！”

“嗯，明天上我们家来，跟他一起玩吧。”

“啊，我可以来吗？”那个小姑娘轻轻地拍拍手，“请你跟我妈妈说一声，好不？”

“当然啦。你应该有一个小弟弟，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有。”

“我有过，他死掉了。”小姑娘说，她平静的神态使娜塔丽打了个冷战。

她回到餐桌旁。埃伦在讲在犹太侨民被拘留的时候，由于维尔纳·贝克的斡旋，秘密警察撤销了传票。“从此以后，我们一直太平无事地生活着。”杰斯特罗说，“维尔纳真是关怀备至，处处保护我们，他甚至给我带来非法传递的美国来信。请想一想！一个高级的德国外交官使两个犹太人避免被法西斯分子拘留，就因为我从前帮助过一个热诚的年轻历史研究生写博士论文。我压根儿没指望得到报答！”

那个老太太说话了。“那么，他为什么不帮助你，杰斯特罗博士，解决那桩节外生枝的巴西事件呢？”

“他在帮忙，他一直心急火燎地给柏林打电报。他向我们保证，这种不合理的做法会得到纠正，我们通过瑞士得到释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你相信这些话吗？”卡斯泰尔诺沃问娜塔丽。

她咬着下嘴唇：“嗯，我们知道，外交活动是在匆匆忙忙地进行，他是在关心这件事。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驻伯尔尼的公使馆，他来信告诉我同样的情况。”

“我的猜想是，”那个医生说，“这个贝克博士是在阻止你们离开意大利。”

“多么荒谬啊！”杰斯特罗叫起来。

但是，卡斯泰尔诺沃的话在娜塔丽的心中激起了可怕的、凶多吉少的担心。“为什么？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把大名鼎鼎的杰斯特罗博士扣在意大利，使博士一切都得依靠他，这对他来说是有利的。至于哪一方面对他有利，你们会知道的。”

“你真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杰斯特罗说，他开始生气了。

“想到我是一个犹太人，此时此地我只相信最坏的可能性。这不是愤世嫉俗，这是常识。现在我给你们俩传达一个阿夫兰·拉宾诺维茨托带的口信，”医生对娜塔丽说，“他说：‘一有可能，就走。’”

“可是怎么走呢？”她几乎对卡斯泰尔诺沃尖叫起来，“难道你以为我不想走吗？”

杰斯特罗看了看表，对萨切尔多特全家生硬地说：“你们全家像招待自己人一样招待我们，我衷心地感谢你们。我们该走了，再见。”

---

(1) 锡耶纳最宽的一条街。

(2) 希伯来语“教士”的音译。

(3) 犹太人每周一次的圣日。

(4)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法籍犹太军官，受排犹分子的陷害，被法国军事法庭判决监禁在魔鬼岛。广大法国人民，包括左拉等著名人士，对这一种族歧视的诬陷事件纷纷抗议，轰动全世界。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德雷福斯最后获释，并恢复军籍。

(5) 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时间为犹太历每年的7月10日（公历9—10月）。节日前夜，犹太人要在会堂集体祈祷。

(6) 捷克首都布拉格西北的一个村庄。1942年，因德国驻捷克总督海德里希被刺杀，纳粹德国杀尽该村居民，焚烧全村，作为报复。

第二十三章

帕格·亨利同他的两个儿子、杰妮丝和卡塔尔·埃斯特一起站在总督府大草坪游园会的欢迎行列里。那位贵宾处在棕榈树、鲜艳的热带灌木丛和那一大群闹嚷嚷的时髦人士中间，显得很突出。虽然埃里斯特·塔茨伯利乘着一艘没有甲板的小船在公海上受了苦，但并没有消瘦。要不然，即使消瘦过，他也已经把自己喂得不但恢复了老样子，而且更胖了。他穿着一套黄绸衣服，系着一条色彩鲜明的黄领带，脖子上戴着一个黄花环，用一根黄棕榈手杖支撑着身子，在将近黄昏的夏威夷的黄色阳光里，从头到脚活像个奶油人。他左眼上戴着一个黑眼罩。

帕格走上前去的时候，塔茨伯利像熊似的一把紧紧抱住他。“啊——哈！帕格·亨利，我的上帝！刚从柏林、伦敦和莫斯科转了一圈回来啊！我的上帝，帕格，你好啊！”

他走上前来拥抱帕格，露出站在他背后的他的女儿，她穿着一身灰色紧身连衣裙。直到那时候，帕格一直拿不准她有没有来参加游园会，虽然报纸上说她已经同塔茨伯利一起来到夏威夷。那个通讯员由于不好意思或者恶作剧，在电话里没有提到她。维克多·亨利被塔茨伯利拥抱着，眼前尽是香喷喷的黄花，看不见她，心里想，她的个子多么小，她裸露出的苗条的胳膊多么白，她在热带待了好几个月，难道一直没晒到阳光吗？她的淡棕色头发同以往一样高高地堆在头上，一点儿也不时髦。

“好啊，美国佬，”塔茨伯利凑着他的耳朵说，声音响得像打雷，嘴里喷出一股潮湿的热气，“你们现在跟我们一起陷在战争中啦！陷得齐脖子深啦！不见个你死我活不罢休啦！”他放开帕格。“啊——哈——哈！这一天总算盼到啦，总算盼到啦，我的上帝。嗯！你总记得帕姆吧，是不？还是你已经把她给忘啦？”

“你好。”低低的声音，干巴巴的、简短的握手。她苍白的脸上显出平静、冷淡和不认识的神情，就像他们在“不来梅”号上初次会面时那样。但是，由于她父亲庞大的身躯遮住了她，帕格才产生了她个子矮小这个错觉。帕米拉的灰绿色眼睛同帕格的眼睛差不多一样高低，她的胸脯在灰色的连衣裙下比他记忆中更丰满了。

塔茨伯利说：“总督，这位是‘北安普敦’号的维克多·亨利上校。我告诉过您，他是许多总统和首相的亲密朋友。”他这样吹捧的介绍，对总督来说是白白浪费。他是一个满脸皱纹、神情疲倦的人，穿着一身泡泡纱，向帕格淡淡地微笑一下，这是一种适合巡洋舰舰长身份的待遇。塔茨伯利的声音，压倒了游园会上的闹声：“好啊，帕格，三个结实的儿子[(1)]，嗯？我想我记得是两个。你好，参议员的漂亮的女儿来了。”

帕格介绍埃斯特少校的时候，总督厌烦的眼神活泛起来。“啊，‘乌贼’号艇长？说真的！嗯，好啊，我听说过你。让日本人也尝尝他们让我们尝的滋味嘛，是吗，艇长？干得好！”

“谢谢您，总督。”埃斯特谦虚地点点头。

塔茨伯利那只好眼睛机灵地闪闪发光，他说：“潜艇英雄，嗯？咱们以后谈谈。”

埃斯特冷淡地咧开嘴笑笑，算是回答。

在花园深处一棵棕榈树下，斯普鲁恩斯站在海军上将尼米兹身旁。尼米兹双手交叉在胸前，斯普鲁恩斯的双手却放在自己的屁股上，好像他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可以放手似的。两位海军将领都用苦恼的眼光在斜视。斯普鲁恩斯向帕格招招手。他走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心里有点儿慌张，因为他从来没见过尼米兹。

“长官，这是亨利上校。”

“嗯！我们在今天晚上制订计划的会议上将见到你，上校。”

尼米兹的胸前口袋上佩着海豚奖章和一排排色彩鲜艳的作战勋表。剪得很短的白头发、红润的皮肤、安详的蓝眼睛、方下巴、平坦的肚子，他是一个饱经风霜、身强力壮、神情温和的老潜艇人员，然而充分具有最高统帅的气派。尼米兹把脑袋向欢迎的行列斜了一下，说："我听说你是那个新闻记者的朋友。"

"我在欧洲服役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长官。"

"有人劝我在这儿露露脸，因为陆军大规模出动了。"尼米兹指指挤在军事总督理查森将军周围的那些穿卡其军服的人，接着，他向密密匝匝地拥在草坪上的那帮欢乐的夏威夷上流社会人士挥挥手。"值得用这样的场面来欢迎这个人吗？"

"全世界都听他的广播，长官。"

"新闻处也要我明天同他谈谈。"蓝眼睛里流露出探询的神情。他这句话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尼米兹已经感到即将到来的战斗的分量了，帕格心里想。这个要求使他想到《综艺》上那篇吹捧梅德琳的短文。

"长官，您要是有时间接待记者，他倒是挺好的人选。"

尼米兹扮了个鬼脸，说："时间可是一个问题啊。不过他们老是对我说，我们得鼓舞国内的人心。"

"有一个鼓舞人心的好办法，长官，就是胜利。"

尼米兹眼睛一亮，点点头，就让他走开了。几分钟以后，帕格看到两个海军将领一前一后穿过人群，溜出花园。塔茨伯利这个穿着黄衣眼的庞然大物现在站在帐篷酒吧前理查森将军身旁，一圈服装鲜艳、只想往前挤的女人围着他。

帕格独自站着，没去喝酒。为了免得被熙来攘往的客人挤着，他退到那棵棕榈树前，不知不觉地像斯普鲁恩斯那样把他的手指关节贴在屁

股上，几乎同样苦恼地斜视着周围。帕米拉·塔茨伯利同杰妮丝、他的两个儿子和埃斯特在一起喝酒，她在讲故事，那是一件新加坡的逸事，帕格根据那些人聚精会神的模样这么猜想。他很高兴看到拜伦过得很快活，因为他今天下午看上去一直垂头丧气、闷闷不乐，这种心情是两天里他同国务院里一个言语支吾的小人物进行了第二次没解决问题的谈话后造成的，那个人既不肯证实又不肯否认娜塔丽是否已经启程回国。至于帕米拉，尽管帕格急于想同她谈谈，但他不愿去打扰那群年轻人。自从他们在莫斯科分手以来，已经有半年了，再等几分钟也没什么关系。归根结底，她看上去是多么年轻啊！她三十一岁了，比他那两个儿子年纪大，但是大得不多。

帕格的心上沉甸甸地压着一个念头：日本舰队正在公海上乘风破浪地逼近中途岛。同这个念头相比，另一个是一件可笑的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在他心头有同样的分量，那就是帕米拉·塔茨伯利对他冷淡的招呼。他并不指望得到热情奔放的对待，但是哪怕在欢迎行列里，这个女人也能用嘴唇一抿、手指一按、眼睛一瞟来暗暗表达感情啊。什么也没有！第一眼看到的帕姆没他料想的那样吸引人：有点儿差劲，甚至单调乏味，而且相当憔悴。但是现在，隔开了几码，她生气勃勃地在同年轻人谈话，正在恢复他在回忆和幻想中赋予她的彩虹似的光芒。他白天在海上想念她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沮丧起来，他眼下又感到了同样的心情，虽然她站在那里有血有肉，生气勃勃。

这次洋溢着谈笑声的欢乐盛会，在他阴郁的眼光中，看上去好像是穿着大人的盛装的孩子们的一场游戏。他头脑里栩栩如生地浮现出了诗歌、小说和电影中再现的滑铁卢战役前夕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那场盛大舞会的情景：美丽的女人、英俊的军官、音乐、酒、威灵顿公爵自己也在跳舞。接着是远处传来法国大炮低沉的隆隆声，于是一片欢乐烟消云散，变成惊慌、乱窜、眼泪、告别和匆匆拿起武器。也许华盛顿大厦花园里这次闹嚷嚷的豪华招待会不及拿破仑时代那样丰富多彩，但是即将发生的战争，在维克多·亨利的幻想中，已像滑铁卢战役那样隆隆地逼

近。它的后果，他认为，将会给打败的一方带来更大的灾难。

“你怎么啦，帕格·亨利？”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离开酒吧，一瘸一拐地向他走来，“独自站在一旁，在你男子汉的脸上显出了一副为世界担忧的神情？”

“嘿！给你举办了这场游园会，玩得高兴吗？”

“啊，人有时候不能说不。”塔茨伯利扮了个古怪的鬼脸，“白白浪费了一个下午。那场结婚周年纪念的晚宴仍然安排在今晚吗？”

“安排在今晚。”

“真了不起。”

“你的眼睛怎么啦，韬基？”

“有一点儿发炎。明天会见尼米兹以后，我上你们海军医院去检查一下。”

“你拿得准能见到他？”

“嘿，帕格，这个人刚才还来参加这场无聊的游园会了呢，是不？这帮人从来不会忙得不见我的，他们老是迫不及待地争取名满天下。嘿，空军元帅道丁在戈林的九月七日[(2)]空袭高潮中还跟我谈话哪！要是当初我在滑铁卢，拿破仑从战场上逃跑的时候，在马背上还会跟我谈话哪，准错不了，不管他的痔疮多么使他痛苦。啊——哈——哈！”

帕格对他周围欢乐的人群做了个手势：“我刚才想到了拿破仑，想到了滑铁卢战役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那场舞会。”

“啊，说得对。‘那晚上可听到盛大酒宴的喧哗声’[(3)]，但是眼下至少还没有听到越来越近的隆隆炮声。”那只独眼眨了眨，瞪着，“难道有人听到了吗？”

“我不知道。”

“得啦，帕格！”那张肥胖的脸沉下来，显出机灵、顽强的神情，“这座岛上正在酝酿着什么事情，一定是极大的事情。告诉我你知道的情况。”

“没法儿给你帮忙。”

“你脸上显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一个穿着云雾似的白蝉翼纱衣服的金发姑娘哧哧地笑着走到塔茨伯利跟前，从这团云雾里露出一双拿着一本纪念册和一支铅笔的粉红色小手。“请签个名好不，塔茨伯利先生？”她用银铃似的声音说。他哼了一声，草草地签了名。那个姑娘在哧哧的笑声中像一朵白云一样飘走了。

“我告诉你这叫我想起了什么事情，”塔茨伯利嚷着说，“想起了我在新加坡参加过的‘巴喜特’酒会和舞会，那时候，那帮黄皮肤的矮鬼正在马来半岛向南挺进，有的骑着自行车。你们海港里的那些庞然大物都被炸得稀巴烂，接着美国在菲律宾的整个部队被黄种人俘虏了，这些黄种人还挤满在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上，搜刮必要的物资来进行一场准备打一百年的战争。新加坡丢了，大英帝国四分五裂了，澳大利亚像一个赤身裸体的新娘，随时都可能受到蹂躏，日本舰队比你们残剩在太平洋的那一点儿力量强大四五倍——由于这一切情况，我们可不可以说，人们在夏威夷会指望有一种担心的气氛、一点儿紧急的感觉、一丝痛下决心的迹象，就像我们的英国老家在受到狂轰滥炸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但是，热带使白人不适宜进行现代战争。”塔茨伯利用一只胖手拍拍花环，“土著看上去好像非常容易被控制，这叫人产生一种虚假的无敌的感觉。在澳大利亚就没有这种错觉，人们吓得没命。他们知道杜立特那次空袭是美国人巧妙的、勇敢的表演，可是对日本的作战能力毫无损伤。这场游园会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问我杜立特空袭的情况，骄傲地把纽扣弹得啪啪响。嘿，伙计，英国皇家空军一个月有几次派几百架轰炸机到德国去——有一夜，我们派了一千架轰炸机去轰炸科隆——可我们仍然没有削弱敌人的斗志。也许我的神经不行了，但是我看眼前这一切

真有点儿像是一个充满美国口音的新加坡。”

“听起来这好像是你下一次的广播，韬基。”

“大体上是这样。这些人需要唤醒。我当初不喜欢在亚洲人的炮火下从一座即将沦陷的英国堡垒里匆匆忙忙地逃出来，这些人也不会喜欢的。我更不喜欢的是被亚洲人的鱼雷打中，我真巴不得那一个星期不用在赤道的阳光下坐着捕鲸船或救生艇在辽阔的海面上漂流。”

“你跟尼米兹谈了话，就会放心了。”

帕米拉挽着卡塔尔·埃斯特的胳膊踱过去，两个人谈得很热烈。“你看我的帕姆脸色怎样？”

“看来有点儿累了。”

“她前段时间吃了苦。他们那时候把一群妇女送上一艘开往爪哇的旧希腊船，我们就分手了。帕姆在船上害痢疾，病倒了，不得不在爪哇住院治疗。接着，我的上帝，日本人开始在那儿登陆，所以她又得匆匆忙忙地逃上船去，当时她几乎路都走不动了。不过帕姆的恢复能力很强，她很快就好转了。喂，那个潜艇英雄要来参加你的宴会吗？”

“没有请他。”

“你请他好不，老兄？我很想跟他谈谈。嗯，我还得再跟理查森将军扯扯。他非常迟钝，是不？”

塔茨伯利一瘸一拐地走开了。帕格固执地决定不邀请埃斯特，他不喜欢“乌贼”号艇长。在他虚伪的礼貌下，明显地流露出顽固的自负，对一个指挥一艘在条约限制下建成的巡洋舰的前辈隐隐约约地表示自己的高明。海军生活有助于使人克服小心眼儿，而帕格·亨利也经常让别人得到赞扬，但是夏威夷总督当着帕米拉的面对他态度冷淡，却夸奖那个年轻军官，这使他恼火。

拜伦弯弯曲曲地穿过人堆走来，手里拿着一大玻璃杯潘趣

酒[4]。“嘿，爸爸！给你来一杯，好吗？”他的眼睛闪亮、通红，龇牙咧嘴地傻笑着，“盛大的游园会？嘿，你要喝什么，爸爸？”

帕格的眼睛从酒杯上瞟到他儿子的脸上，说：“还剩下什么吗？”

拜伦哈哈大笑：“爸爸，你不能控制我喝酒，至少今天下午不成。我实在感到太高兴了，我有一年没感到这么高兴了。瞧，爸爸，咱们请‘夫人’埃斯特来吃晚饭吧，成不成？他生性古怪，可是待在潜艇里的人总免不了多少有点儿愣头愣脑。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艇长。”

维克多·亨利从人群中的一个缺口望过去，可以看到帕米拉和埃斯特在酒吧跟前，仍然在愉快地谈着。好吧，帕格想。这个能干的军官刚结束一次战备侦察，获得辉煌的战果回来，即使他喜欢帕姆，而她也喜欢他，又怎么样呢？对这件事有什么可反对的呢？我对她有什么权力呢？要是有的话，我又怎么提出履行权力的要求呢？

“当然啰，一定请他。你要是给自己找到一个好姑娘的话，也请她来吧。”

“我有一个。”

“好啊！我考虑了一下，给我带一个柯林斯[5]来，胸口长毛的。”

“你在开玩笑。”拜伦用一只胳膊搂住他的爸爸，含混不清地咕哝了一句使维克多·亨利大吃一惊的话：“我爱你”或者是“上帝爱你”。帕格没听清楚。

拜伦歪歪斜斜地向条纹帐篷下的长酒吧跑去，那里，杰妮丝在同一个长着浓密白发的陆军将领谈话。帕格看到她兴奋地向拜伦招手，在她身旁，帕米拉和埃斯特四目相对地哈哈大笑着。维克多·亨利想到自己可笑的痛苦，不禁流露出微笑来。接着，他认出那个白发的军人正是参议员拉古秋。他迈开大步走到酒吧前说：“你好，将军！欢迎你，并恭喜你。”

“哦，谢谢，帕格。”准将的军服崭新，铜纽扣简直太亮了。

参议员那过分红润的脸上流露出高兴的神情，说：“是啊，我对当军人还没完全习惯哪！嘿，理查森将军的驾驶员到机场来接我，刺溜一下子，飞快地把我直接送到这场游园会上。我想我快要喜欢陆军了，哈哈！”

拜伦用毫无感情的、冷淡而清醒的声音说：“她不在那条船上。”

“什么！”

“他们把她和杰斯特罗扣留了，她仍然在锡耶纳。其他美国人全都马上要回国了，可是她回不了。”

“不错，不过别担心，年轻人，”拉古秋兴高采烈地说，“国务院里不知哪一个办事疏忽，没打电报通知你。很抱歉，我得到的消息不可靠。这是一个暂时的困难，国务院向我保证，最多几个星期就可以解决，牵涉到意大利记者在巴西的问题。”

“参议员，这儿有两位很美丽的太太非常想要见见你。”理查森将军叫他。

拉古秋急忙赶去。

“胸口长毛的柯林斯来啦，”拜伦平静地说，脸色煞白，“来吧，爸爸。”

“拜伦——”

拜伦背对着他，从穿着棕色陆军制服的人群里挤过去，挤到酒吧跟前。

莫阿纳饭店的大餐厅里，穿铜纽扣军服的男人和穿五光十色衣服的女人转来转去，像是不断变化的万花筒。人挤得靠墙，谈话声和铜管乐器演奏的爵士音乐汇合成一片闹声。年轻的军官大多数是从夏威夷皇家

饭店附近的太平洋舰队潜艇人员疗养中心来的，搂着兴奋的姑娘不断旋转，跳着林迪舞[6]。乐队的女歌手穿着一件没有背带的红色晚礼服，露出起伏的胸脯，对着拥挤地坐在舞池周围桌子旁的那些听众扭动、摇晃，唱着“那个摇摆的洗衣女人漂走了”。坐在那些桌子旁的大多数是穿军服的男人和嘻嘻哈哈的漂亮姑娘，她们都戴着首饰，涂脂抹粉，穿着袒胸露背的豪华晚礼服。有几张桌子旁坐着上了年纪的老百姓，看上去好像是退了休的有钱人，他们映着从敞开的窗子外面射进来的夕照，羡慕地注视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战时爱情场面。虽然还是白天，但饭店里像午夜的舞厅一样人声沸腾，因为这种狂欢不得不在十点钟结束，所以开始得早。十点钟开始宵禁，这是铁定的。

帕格预订了一张舞池旁的大桌子，卡塔尔·埃斯特独自坐在那里。看到帕格陪同塔茨伯利父女两人进来，那个潜艇军官就跳起身来。

“拜伦在哪儿？”帕格问。

“长官，我原以为他跟你在一起呢，我在游园会上找不到他的踪影。”埃斯特用殷勤得夸张的姿态为帕米拉拉出一张椅子，“我甚至到总督府里去找过。我原以为他一定搭你们的车走了。”

“他没有。”

华伦跳着舞从他们身旁经过，嚷着说：“勃拉尼在哪儿，爸爸？”

帕格两手向上一翻。

“那个摇摆的洗衣女人漂走了……”华伦被一对对拥挤的舞侣挡得看不见了。埃斯特和帕米拉马上起劲地谈起来。帕格想，照这种情形，他可能再也没机会同她谈话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会议预定在十点召开，舰队一大早就要开往中途岛。刚才在汽车里，塔茨伯利不停地唠叨着新加坡、俄罗斯前线、隆美尔、日本人向印度挺进以及这一类令人讨厌的事情。当时帕米拉坐在后座上，沉默得像一条鱼。现在塔茨伯利几乎把他的嘴凑到帕格的耳朵上，又开始缠着他要他透露内幕消息，即将

发生什么大事。那个像胶冻一样颤动的女歌手紧接着“摇摆的洗衣女人”那一句，乱嚷一些完全莫名其妙的歌词，“Hut-Sut rawlson on the riller-ah and a braw-la，brawla soo-it”就是帕格大致听到的嚷叫。他一只耳朵听着这种“众神的黄昏”[7]的胡言乱语，另一只耳朵听着塔茨伯利扯着嗓门提出那些令人恼火的问题，看着埃斯特和帕米拉站起来跳舞，牵肠挂肚地担心着拜伦的失踪，越来越清楚地感到日本舰队在逼近——帕格·亨利的兴致是不会太好的。

只见拜伦进来了，拿着一个棕色的大信封，带着一个姑娘。“嘿，爸爸。哦，塔茨伯利先生。这是乌苏拉·西格彭。还记得乌苏拉吗，塔茨伯利先生？你在她的纪念册上签过名。你认为乌苏拉是一个漂亮的名字吗？”

乌苏拉不等塔茨伯利回答，就一下子坐在这个记者身旁的椅子上。“瞧，西格彭就是这样拼的，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先生。”她用一根小小的伸直的粉红指头在他的胳膊上一边轻轻敲，一边拼，“T-h-i-g-p-e-n！西格彭！不是‘皮格彭’。也许你会在广播中提到我吧，嘻嘻！”

“嗯，勃拉尼！你总算浮出水面啦，”埃斯特同帕米拉从舞池里走回来，说，“你到底上哪儿去啦？”

华伦和杰妮丝回到桌子旁。“像是挤在地铁高峰时间的乘客堆里跳舞。”

“Hut-Sut rawlson on the riller-ah……”乌苏拉问杰妮丝和帕米拉谁要去小便。拜伦带着她坐吉普车转遍了全岛，她说。他甚至带她上了“乌贼”号，可是潜艇上没有给小姑娘用的房间。“我憋坏啦。”她说。

杰妮丝带她去女盥洗间，不明白拜伦为什么带这么个白痴来。乌苏拉在女盥洗间涂脂抹粉的时候，她的小手提包里掉出了一个避孕套，她满不在乎地把它放回去，哧哧地笑着说，在夏威夷很难说什么时候会下雨，对不？“虽然坦白地说，你的小叔子看来不准是那种人。”她

说，“他很帅，可也很怪。”

“你们在潜艇上干了些什么？”

“啊，他去搬一个大木箱，箱子现在就在外面的吉普车上。把它搬上那些铁梯子可真是一个问题，可是跟我的问题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亲爱的。嘿，潜艇上那帮水兵坏透了！他们什么都看见了。他们哪肯不看啊！我敢打赌，这帮人看得眼睛都发酸了。”乌苏拉一路上嘻嘻哈哈地说着这件事，走回桌子旁。一个侍者在那里倒酒。

拜伦同帕米拉这时在舞池里跳林迪舞，她同他保持着一只胳膊长短的距离。帕米拉带着既有点儿沮丧又有点儿兴奋的神情，瞅着他优美的滑稽动作。

华伦对杰妮丝说：“拜伦今晚飞往圣弗朗西斯科，带着他那个木箱。他说要我们九点半送他到海军航空运输站，把他送上飞机。”

杰妮丝对埃斯特说：“你已经委派他了吗？”

“这就是他的调令。”埃斯特无可奈何、没精打采地向桌上那个信封摆摆手，“我刚签了字。”

“空运优先权办好了吗？”

“他弄到了空运优先权。这些事情是拜伦自己办的。”

“拜伦有两种办事效率，”他父亲发表意见说，“一种像蜗牛似的爬行，另一种像真空里的光速。”他在看拜伦跳舞，在眼前这些人中，他的吉特巴舞跳得最好，把林迪舞眼下流行的生硬的抬膝动作和疯狂的旋转变成看上去挺可爱的柔软的舞姿。帕米拉·塔茨伯利的舞步稳重谨慎，伸直的那只手简直同拜伦的手不大碰到，这同他的舞姿一比，显得很可笑。

“乌尔西[8]·西格彭！”一个胖乎乎的、满头大汗的海军上尉伸出一只粗大的胳膊搂住她的腰，他的海豚奖章被海水泡得发绿了，“我的好乌

尔西啊！跳一支舞怎么样，乌尔斯[9]？你们同意她离开吗，伙计们？”说罢，他们旋转着跳起舞来，一路跳开去。

华伦跳起身来，伸出一只手给杰妮丝，说：“嗯，咱们跳吧，结婚周年纪念的姑娘。今晚是你的夜晚。”

“这些该死的林迪舞曲！”杰妮丝嘟嘟囔囔，“他们就不奏一些给结了婚的人跳的曲子吗？”

“跳得糟透了。”帕米拉在帕格身旁的一张椅子上猛地坐下来，用一块灰色的小手绢在额头上轻轻地按按。她抬起头，微笑着对拜伦说：“你居然受得了跟我跳舞，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你不肯跳下去了，真遗憾。”拜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像喝水似的一口气喝干了一大杯冰镇柯林斯酒，接着招呼侍者再来一杯。

埃斯特和塔茨伯利在热烈地低声交谈，谈话声完全被音乐声淹没了。这正是帕格同帕米拉谈话的好机会，怎么开始呢？她没朝着他，而是扭头望着舞池。他多么想念她啊，如今她活生生的就在他身旁，反而使他心神不宁，好像她是不真实的，似乎她只是一个次要演员，不能完全胜任扮演那个了不起的角色——他所渴望和想象的帕米拉。她的脸近在眼前，显得比以前憔悴和苍老了，脸颊深深地凹下去，唇膏抹得马马虎虎，上嘴唇上有一抹淡淡的潮湿的汗毛。他碰碰她露着的雪白前臂。

“听说你生了一场病，我听了很难受，帕姆。”

她向他转过脸来，她的声调同他的一样低：“我一脸病容，是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上去气色好极了。”一开头就糟糕！他笨嘴拙舌地硬着头皮说下去：“你始终没收到我从这儿发出的一封信吧？那是几个月以前的事。”

“一封信？没有，我从来没收到过你的信。”

“我倒收到过一封你写的。”

“啊，那封信你真的收到了吗？在另一个时代里写的，对不对？”

“我收到了可真高兴。”

“你妻子怎么样？”

“她要求跟我离婚。”

帕米拉身子一挺，握紧双手，把她露着的两只苍白的胳膊一下子伸出去，搁在桌子上，闪闪发亮的眼睛热切地盯着他说：“她怎么会呢？你不可能给她抓到什么把柄。”

“她说她爱上了另一个人。”

“那对你来说多糟糕啊。”

“嗯，她后来对这件事表示懊悔，多少有点儿后悔。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哪。”

她直勾勾地望着朝他们看的拜伦，低声说：“你的两个儿子知道了吗？”

“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听到这消息真难受，再说你还失掉了你那艘战列舰。”

维克多·亨利本来想要回答“既然你在这儿，一切就都好了”，但是她的冷淡和漫不经心的态度使他这句话说不出口。

“你跟你爸爸要在檀香山待多久？”

“我说不上。”

杰妮丝和华伦滑行过去，在弯腰抬膝的跳舞人群中，只有这一对是挺直了身子的。“你在‘不来梅’号上不是提出过要把我跟你的一个儿子配成一对吗？”

“啊，你还记得那件事情？”

“没错，准是华伦吧？”

“对。不过那时候，杰妮丝把他拴住了。”

帕米拉嘴角一皱，摇摇头说：“绝对不成。拜伦，倒有可能。虽然你头一回告诉我他和娜塔丽·杰斯特罗的事情的时候，我承认自己感到惊奇。我想这才叫怪啊，娜塔丽，年纪跟我一样大，竟和你的一个儿子……一个儿子……”

“我仍然想着这件事。”

她打量着拜伦，只见他斜靠在椅子上，面前摆着第二杯柯林斯酒，暗红色的头发披在眼睛上。“啊，我现在可了解娜塔丽啦。他有股没法儿抗拒的魅力，沉默寡言，轻松自在，简直要人的命。至于华伦，他人是长得不错，可是令人害怕。娜塔丽和她的孩子真的有危险吗？”

“我想，他们会安全脱身的。”

“拜伦为什么要调到大西洋去？他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别问我。”

侍者们端来一瓶瓶香槟酒和凉拌虾仁。乌苏拉在附近活泼地一转身，把裙子捋捋平，手指头啪地捻了一下，离开了她的舞伴。“啊，香槟，太好啦，太好啦！再见，当兵的！”拜伦吩咐马上开香槟酒。

“呃，宴会的主人，”他对帕格说，“为谁头一个祝酒？”

“好，举起你们的酒杯。杰妮丝，祝你长寿。为了今天这个好日子和你的丈夫。华伦，祝你顺利。”

接着，拜伦举起酒杯，恰巧这时候音乐停下来了。“为了妈妈的健康。”他说。维克多·亨利毫无提防地听到这句清晰刺耳的话。

华伦举起酒杯：“还有梅德琳。”

杰妮丝说：“还有娜塔丽和她的孩子，愿他们安全归来。”

拜伦阴郁地瞟了她一眼，朝她举起酒杯，把酒喝干。

帕格只顾吃凉拌虾仁，帕米拉又被埃斯特吸引过去了。潜艇军官讲了句笑话，他听不见，帕米拉仰起头哈哈大笑。接着，他们又站起来去跳舞了。其他人也都去了，桌子旁只剩下他和塔茨伯利。塔茨伯利凑过身子来，轻轻推他的胳膊肘，说："我说，帕格，你跟这个潜艇艇长很熟吗？他喜欢叫人上当吗？"

"帕米拉能照顾她自己。"

"帕米拉？她跟这扯得上什么关系？他刚告诉了我他上次战备侦察的时候发生的最惊人的故事。"

"大致讲了些什么？"

塔茨伯利摇摇头，说："吃罢晚饭，上我们房间来，好不？音乐这么响，没法儿大叫大嚷地谈这种事。"

帕格想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会议，说："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来。"

上烤仔鸡的时候，又端来了香槟，帕格不知道拜伦凭什么手段弄来这么多难得的加利福尼亚酒。将近九点的时候，舞池里挤满了一对对狂热地跳舞的男女，侍者好不容易才穿过人堆把蛋糕端到他们桌子上。蛋糕表面的糖霜上的图案是白底上一架轮廓模糊的蓝色飞机，飞机尾部拖着一道用烟雾组成的红色文字：杰妮丝和华伦。

"真可爱。"杰妮丝说。

"弄错了一次战争，"华伦说，"不应该是双翼飞机啊。"

华伦切蛋糕的时候，侍者倒了最后一巡酒。

塔茨伯利一把抓起酒杯。"呃，在这次豪华的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夸张地大声说，"我提议为我们宴会的主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干杯。先生们，你们扮演的纯朴的美国水兵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仍

然让人看出你们是荷马笔下的英雄，你们是《伊利昂纪》中的三个人物。我为你们的健康和你们的胜利干杯。”

“我的老天啊！这真是精彩的祝酒词。”帕格说。

“三个什么人物？”乌苏拉问拜伦。

“《白痴》[10]中的三个人物，”他说，“那是一部俄国小说。”

帕米拉突然尖声大笑起来，把她的香槟酒都泼出来了。

餐厅里的灯光暗下来，因为表演开始了。一个极力模仿鲍勃·霍普[11]谈吐的司仪说了一些关于食品配给、希特勒、东条英机和宵禁的笑话。两个夏威夷人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接着，六个跳呼啦圈舞的姑娘赤着脚，扭着波浪起伏似的舞步，进入粉红色的聚光灯照明圈，她们的草裙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她们边唱边跳，后来打破合舞的队形，在空舞池中分散开来，邀请就餐的客人同她们一起跳舞。男人们一个接一个跳起来，面对姑娘们，跳起呼啦圈舞来，有的甩掉了他们的皮鞋。他们大都只是做出一些滑稽的动作罢了。那个最漂亮的姑娘，看上去更像欧亚混血儿而不太像夏威夷人，扭着屁股向亨利的桌子走过来。看到华伦座位前那个花式蛋糕，她向他娇媚地微笑，伸出双手来招呼他。

“去吧，亲爱的，”杰妮丝说，“让他们看看应该怎么跳。”

华伦带着严肃的表情站起来，面对着那个穿草裙的姑娘。他没脱掉皮鞋，优雅地摆动着身子，保持着他那身有一对金翼的白军服的尊严，冷冰冰地跳着循规蹈矩的呼啦圈舞，使帕格想起了《蝴蝶夫人》[12]中的那个海军军官，那个同亚洲美女调情的、气派十足的、沉着的年轻白人。

“我以前不知道男人也跳这种舞。”帕米拉对帕格说。

“看来他真的能跳呢。”

那个跳呼啦圈舞的姑娘脸上那种歌舞女郎经常流露出的笑容变成了

甜蜜的欢笑，她直勾勾地盯着华伦的眼睛看，而且感情冲动地把她的花环套在他的脖子上。她的舞姿更富于性感了。其他桌子旁的客人望着，低声谈论起来。维克多·亨利向他自己的桌子周围瞟了一眼，看到杰妮丝、帕米拉和乌苏拉赞美的眼光停留在华伦身上，而埃斯特和塔茨伯利兴致勃勃地紧盯着那个跳舞的姑娘。拜伦没看她，他的脸上凝着一副喝醉了的神情，他正注视着他的哥哥，眼泪正从他的脸颊上淌下来。

---

(1) 塔茨伯利误认为埃斯特也是帕格·亨利的儿子，所以说“三个”儿子。

(2) 1940年9月7日，德国空军开始空袭英国伦敦。

(3) 此句引自英国诗人拜伦的诗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第二十一首第一行。诗中所指是1815年6月15日晚，滑铁卢战役前夕，理查蒙德公爵夫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那场盛大舞会。

(4) 一种用甜酒、果汁、香料等调制的饮料。

(5) 此处帕格在开玩笑。柯林斯是一种用甜酒、柠檬汁等调制的鸡尾酒，酒名来自原来纽约的一个著名调酒师约翰·柯林斯。帕格联想到他刚同拜伦谈到过姑娘，而柯林斯恰巧是一个姓，所以他把要一杯鸡尾酒说成带一个胸口长毛的柯林斯来，换句话说，他要的柯林斯是男的。

(6) 一种动作生硬的吉特巴舞。

(7) “众神的黄昏”是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四部曲的最后一部的剧名，此处作者借用做“世界末日”之意。

(8) 乌尔西是乌苏拉的昵称。

(9) 乌尔斯也是乌苏拉的昵称。

(10) 英语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The Idiot*）和荷马的《伊利昂纪》（*The Iliad*）发音相近。拜伦借此讥讽乌苏拉是一个白痴。

(11) 美国喜剧电影演员。

(12) 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的著名歌剧。

第二十四章

可想而知，塔茨伯利住的是总统套房；可想而知，套房中有一间摆满了填得又厚又软的现代派沙发和扶手椅的大起居室；但没法儿预先知道的是，墙上竟然都裱糊了印着奔腾的红色大种马的糊墙纸。塔茨伯利对帕格说，这套房最好的特色被灯火管制用的落地黑窗帘挡住了，那是一个面对大海和戴蒙德火山口的宽阔的阳台，“在月光下景色迷人。”他一边说，一边同帕格走进套间，帕米拉沿着过道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你要喝什么，维克多？白兰地，还是来杯不放冰的威士忌苏打？冰箱倒是有一台，可是不能使。处处都跟新加坡差不多。”

自从指挥“北安普敦”号以来，直到今天黄昏，帕格都没喝过烈酒，他要了白兰地。他尝了一口，就隐隐约约地想起了当初接到罗达要求离婚的那封信时感到的强烈痛苦。塔茨伯利猛地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咕嘟咕嘟地喝着深色的威士忌苏打。“晚饭真精彩，维克多，真的。我非常喜欢你的两个儿子。眼下很少见到这样深厚的家庭情谊了。嗯，你感到怎么样，老兄？有什么真正的新闻？说吧！正在准备一场大海战吧，对不对？”

“埃斯特那件震惊人的事是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嘿，我亲爱的伙计，‘乌贼’号打沉的第二艘船是医院船。”

帕格坐得笔直，伸出食指指着塔茨伯利的脸说：“他不可能告诉你这种事的。”

“可是他告诉我了，老弟。”

“你听错了。”

“轻点儿，轻点儿。原来那是一艘伪装的弹药船，他有照片为证。

那艘船沉下去以前噼噼啪啪地爆炸了半个钟头，像一家烟火厂，而且还装着多少吨的生橡胶。他取回了样品。”

“埃斯特当时喝得烂醉了吗？”

“没有。也许帕姆使他说个没完。她相当喜欢他，我想。”

“把你听到的事忘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用红十字伪装一艘弹药船是下流的勾当，这是日本人悍然不顾文明战争准则的典型事例。他们是野蛮人，帕格。”一个肥胖的拳头在空中挥舞，“埃斯特少校是一个白种战士，他能够跟他们一样残酷，他一个知情识趣的年轻美国人，有一颗杀人者的心。一篇呱呱叫的稿子。”

“你要他继续杀人吗？”

“那当然啦。”

“那么，别把这件事记在脑子里，全是醉酒后胡说。你有什么打算，韬基？你接下来上哪儿去？”

“圣弗朗西斯科、华盛顿，然后回英国老家，再从那儿到北非沙漠里的陆军中去。”他向前探出身子，那只好眼睛瞪得老大，大肚子在黄色的绸衣服里绷得很紧。他从牙齿缝里发出压低了的声音：“说啊，帕格·亨利，要出什么事？我直截了当地问你，要出什么事？他妈的，我是你的朋友，也是你们国家的朋友啊。”

喝了使人愉快的白兰地，帕格感到脑子里像有一片烟雾。战斗即将到来，他想，塔茨伯利呢，恰巧在这里，如果他走掉，对同盟国来说将是一个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妨通融处理，改变一下根深蒂固的绝对保密观念。“好吧，你忘了那艘医院船，我就告诉你一点儿消息。”他伸出一只手来，“行不行？”

“可你这是尽吆喝不亮货呢。”

“不错。”

“好，就这一回，我愿意相信一个美国佬。”塔茨伯利交叉紧握十指，“行！现在说吧。”

“别离开檀香山。”

“别离开？好啊！干吗别离开呢？说下去，说下去啊，把情况全告诉我啊，老朋友。我急得气都透不过来啦。”塔茨伯利真的气喘吁吁起来，有点儿像一个漏气的风箱，呼哧呼哧的声音相当大。

“就是这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亨利用平板、单调而着重的语调，好像是从军舰上的电子扩音器里发出来似的，一字一顿地重复说：“别……离开……檀香山。”

“就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该死的骗子！”塔茨伯利勃然大怒，气得脸都扭曲了，“我知道我不该离开。你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忙得像蚁山[1]一样不可开交，这我亲眼看到啦！你到底告诉了我些什么呢？”

“确证。”帕格说。

塔茨伯利那只眼睛里愤怒的光芒慢慢地消失了，他斜视着露出狡猾的让步神情。“好吧，老弟。不过这回上当的可是你啊，你知道，不是我。因为我向埃斯特用名誉保证过绝不发表，他才肯告诉我啊。同盟国的记者没一个能够报道这条消息。嘻嘻！你这个容易上当的傻瓜。”他探出身去，拍拍亨利的胳膊，“正在准备一场大战吧，是不？太平洋上的特拉法尔加战役[2]，对不对？那帮黄皮肤的鬼子已经出动了吗？打算来侵犯夏威夷吗？”

帕米拉走进来了。她额头和太阳穴的头发上沾着水珠，脸色煞白，简直有点儿病态。帕格站起来，她父亲向她挥挥酒杯。

“啊，我的迷人的姑娘，我的得力助手来了。谁也没法儿知道，维

克多啊，我这个姑娘帮了我多大的忙。这六个月来，我带着她火里冲水里闯，她从来没一点儿犹豫和怨言。你给自己倒一杯，帕姆，再给我来一杯威士忌苏打，威士忌要多。”

“韬基，去睡吧。”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折腾了整整一天，够累的了。去睡吧。”

“可是帕姆，我要跟维克多谈话哪。”

“我也要跟他谈哪。”

塔茨伯利盯着他女儿的冷冰冰的、神情紧张的脸，不乐意地从扶手椅上撑起身来。“你对我凶起来了，帕米拉，真凶啊。”他叽叽咕咕地发牢骚。

“我得帮他包扎眼睛，”她干脆地对帕格说，“用不了多久。你去看一下我们这儿的景色。”

维克多·亨利轻轻地穿过被风吹动的灯火管制用的落地黑窗帘。星星在黑夜里闪烁，低垂着的月亮在平静的海面上照出一条金色的道路。还有八九天才会月圆，日本人的作战计划显然需要利用满月的夜晚。这儿是一片虚假的和平景象：像磷火一样闪闪烁烁的拍岸浪涛送来轻轻的哗哗声，下面花园里飘来阵阵花香，在灯火管制的夏威夷皇家饭店后面是月光映照的戴蒙德火山口。就在这同一轮月亮下——一直往西，几千英里外的天空中，月亮的位置更低一些——日本的舰队甚至在这会儿都在向中途岛挺进，一朵朵大浪在几百艘军舰的钢铁舰艏迸裂，浪花四溅。塔形桅杆的战列舰；制造粗糙的航空母舰，舰上的飞行甲板由一根根光秃秃的铁柱支撑着；舰身肥大的运输舰，装满了登陆部队；还有大队的随从舰艇像水虱似的密密麻麻一大片，从地平线的这一头到另一头。

“原来你在这儿。”他感到有人碰碰他的肩膀，是帕米拉的声音，冷静而低沉。

“嘿，”他向她黑黢黢的身影转过身来，“手脚真快。他的眼病严重吗？”

“你们的海军医生说是溃疡，他们说会好的。”她停顿了一下，“你的妻子要求离婚，可是一个大打击。”

“嗯，当时被别的事情冲淡了，帕米拉，譬如说‘加利福尼亚’号被击沉。还有从飞机上看到珍珠港，一片浓烟弥漫的垃圾场。”

“有点儿像我最后一眼看到的新加坡。”

“我听到你在那儿的广播，关于卵形手榴弹的。”

“啊，你听到了？”她又尴尬地停住了。她抱着胳膊，凝视着大海。

“上一次我们像这样站在阳台上，景色可完全不同啊。”他鼓起勇气说。

“是啊。泰晤士河边的船坞在燃烧，探照灯光照射着漆黑的天空，空袭警报，轰轰的高射炮声，德国飞机被击落……”她向他转过脸来，“后来，你乘一架轰炸机到柏林上空去转了一圈。”

“这件事可把你惹火了。”

“一点儿不错。瞧，我不再喜爱热带的夜晚了。南克罗斯现在只能勾起我——也许将永远勾起我——可怕的反感和恐惧。咱们进去吧。”她领他穿过落地长窗和窸窣作响的灯火管制用的落地黑窗帘，卧房门底下透出一线黄光。

房内传来一声含糊的叫唤：“喂，帕姆，是你吗？”

“是的，韬基。干吗不睡？”

“在修改稿子。维克多还在吗？”

“他马上就要走啦。”

“啊，要走啦？嗯，明儿见，维克多。”

“明儿见，韬基。”帕格嚷着。

“帕米拉，你把本子拿来，给我记录一点儿文字，好不？”

“不，我不来了。把灯关掉，你累了。”

“嗯，既然你这么想上床睡觉，那好吧。”那一线黄光不见了，“做个愉快的梦吧，帕姆。”塔茨伯利用逗人的声音嚷着说。

“真像一个小孩，”帕米拉咕哝着，“到我的屋里去吧。”

走廊里完全是一副旅馆派头，电灯光亮得刺眼。她从一个灰色小钱包里掏钥匙的时候，电梯门开了，有人走出来。亨利一看，是他的儿子华伦，吓得心怦地一跳。这种不自在的心情只保持了一两秒钟，原来不是华伦，而是一个穿着有金翼的白军服的高个子年轻人。他走过他们身旁，羡慕地瞟了帕米拉一眼。

她开了门，他们走进去，房间又小又简陋。果然不出帕格所料，旅馆靠陆地那一面的房间就是这副模样的：灰色的油漆已经褪色和剥落，红窗帘需要好好掸掸灰尘，那张双人铜床遮盖着一条磨光了绒毛的毯子。

“我猜想这是侍女住的房间，”帕米拉说，“我没法儿计较。旅馆里客人很挤，而且他们已经给了他最高贵的套房。反正我原来也不打算招待客人。”她把钥匙和钱包扔在一旁，伸出胳膊，“不过，我现在想招待客人了。”

帕格把她搂在怀里。

“啊，万能的上帝，是时候了。”帕米拉气喘吁吁地说。她使劲地吻他，使他浑身燃烧起爱情的火焰。帕格心里涌起了一种自蜜月以来早就遗忘了的感觉，把其他的事情——什么作战会议啦，即将到来的敌人

啦，儿子啦，妻子啦——全都忘得干干净净，只感到怀里搂着一个用嘴唇和肉体来表达她的爱情和初次委身的女人所感到的那种独特和令人极度兴奋的快感。

这个心灰意懒、寂寞孤单、受尽痛苦的男人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连连回吻她。他们狂热地接吻，断断续续地说上一两句话，这样相亲相爱了好一阵子，最后终于平静下来。他们不再气喘吁吁了。寒碜的小房间、一张大床，还是老样子。

“这真让我万万料想不到。”他贴着她急于接吻的嘴咕哝。

“料想不到？”她在他的怀抱里向后仰了一下，眼睛里闪烁着欢乐的光芒，“怎么会呢？为什么呢？我在莫斯科不是向你露骨地表明了我的心迹吗？”

“今天晚上，我看到你的那种态度，原以为一切都完了。”

“最亲爱的，你的儿子都在场嘛。”

“我还以为你喜欢年轻的埃斯特。”

“什么？他正巧在我身旁啊。”她用手指头轻抚着他的脸，“我当时的困难是不能眼睛老盯着你看。喂，今晚那个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得不待半个钟头就走。”

“半个钟头！我的上帝！咱们明天能在一起待一天吗？”

“帕姆，舰队一早就要出发。”

“不能！真该死！啊，该死！真该死！”她从他的怀抱里抽出身子，向一张破旧的小扶手椅激动地挥挥手，“真倒霉！坐下。真该死！明天一早！总是没有时间！对不对？没有！我们一到这儿，我就应该马上来找你。”她坐在床边，用一个握紧的雪白的拳头揍了铜床架一下。“我想到过这样做，可是我拿不准你是什么想法。已经有半年了，你知道，再说我始终没接到过你的信。你给我的那封信里写了些什么？”

帕格痛苦地说："我想跟你了结这件事。"

"你写信的时候，收到你妻子的那封信了吗？"

"没有。"

"是她暂时豁免了我。这个误入歧途的女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

"你在我们家里见过他，那个高个子工程师，弗莱德·柯比。他不是一个坏人。"

"我对他没有印象。半个钟头！啊，真该死！啊，真见鬼！"

她把两条腿蜷起来，搂着膝盖，背靠在床架上。这个女孩子生气的姿势使帕格心烦。梅德琳有时候也这样坐。帕姆看上去亲切可爱，能引起人的刻骨相思，但是她太年轻了，弓着背坐着，两只苗条的白胳膊紧紧抱着在灰色的绸裙下显出轮廓的蜷起的大腿和小腿。

"听着，亲爱的，"她说得很快，"我离开伦敦以前，去打听了长期留在檀香山的种种办法。我们在这儿的首席军事联络官——海军准将亚历山大·派克相当喜欢我，我还带了一封勃纳-沃克勋爵写得助力很大的信。这位勋爵大人是一个令人厌烦得要命的人，但他乐于为我做任何事情。总而言之，亲爱的，在这儿已经有人答应给我一个职位。就在今天，我转租到一小套公寓，付了一个月房租。你瞧——"她好像一个行政干事，有条有理地说着，但是一看到他摇摇头，她就停住嘴，咧开嘴笑了。"我是不是有点儿太激进了，我的老头儿？我的打算是把我自己摆在一只银盘上端给你，全都安排好，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我没法儿预见到今天晚上咱们只有这么一点儿时间，也没法儿预见到你的妻子会跟你闹别扭。情况到底怎么样，帕格？"

他把深深印在脑子里的那封罗达提出离婚的信背了几段，接着他提到从那以后，她信上的语调倒轻松起来了，还提到那两封匿名短信。

“嘿，别把那种下流行为放在心上！”帕米拉厌恶地摇摇头，“只有罗达自己写的才算数。”

“她在骗我，帕姆，我强烈地感觉到。也许她觉得这是她应尽的责任，因为我离开了家在这儿打仗。要不，也许她跟那个家伙还没敲定。她的信里有一种虚情假意的口气。”

“你拿不准。她心里有鬼，帕格。她把自己摆在尴尬的地位上，难道你看不到这一点吗？别匆匆忙忙地对她下结论。”帕米拉望了一下自己的手表，“见鬼，时间过得真快，像燃烧的导火线。你要出发到海上去了，而韬基打算动身到美国去。罗达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这是我的大好机会，那不用说。不过，我要是待下去的话，会使你可怜的生活变得复杂化吗？”

“韬基不走了，我劝他待着。”

“你劝他？”她等他说下去。他没再说什么。“嗯，真有意思！不过，我还是把找到职位的事通知亚历山大·派克的好。”

这个可爱的女人不是一个梦想家，帕格心里想。她几乎像她父亲一样意志坚强而积极主动。她就坐在那里，一伸手就可以碰到，像岩石一样真实，脸色苍白，神情迫切，要求他做出决断。经过了漫长、迟缓、空白的几个月，他们的关系如火如荼地发展了。

“原来球打到我这一面的场地上来了。”他说。

她一下子板起脸来。“没有球，也没有场地，根本不在打球。”她坐着，身子挺得笔直，两条腿垂在地板上，“我在这儿。你要我，我就待着；你不要，我就走。这还不够干脆吗？我巴不得跟你待在一起。我爱你，对我来说，你就是命根子。你在为罗达苦恼，这我不能怪你。嗯，定出你的规章制度来吧，我会遵守的。不过我离开这儿后没处去，维克多，除非你打发我走。你懂吗，还是不懂？”

有多少男人为了听到这样一个女人说出这样的话，愿意献出他们的

一切？这是一个天赐的良机，让他重建毁坏了的生活。他站起来，把她拉起来搂在怀里。他想到眼前这个女人完全听凭他摆布，并且是她主动追求他，高兴得几乎不知怎么办才好，只憋了一句话出来："对你来说，我他妈的太老了。"

"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情。"她说，紧紧地靠在他身上，耷拉着脑袋，脸贴在他的白上装上，话说得很快，声音被捂住而听上去含糊，"在新加坡，我又跟菲尔·鲁尔好过。他在那儿，我不知为了什么，那时候就像是世界末日来临了。他还是那个蠢猪，不过，我又跟他好过。就那么一次。我不是有意的，我到现在还感到恶心。"她抬起脸来，脸色看上去像早先一样苍白而憔悴。

帕格强忍着痛苦的愤怒和委屈，说："你对我并不负有任何义务。好吧，你刚才要我定规章制度。听着，这是头一条，千万不要让我去参加海军会议迟到。"

"啊，天哪，那个该死的会议！时间到了吗？"她的声音都发抖了，"那就去吧。不，等一等。拿去。"她冲过去拿起钱包，从包里掏出一张白卡片放在他手里，"你回来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来找我，那是一套带家具出租的公寓。"

"迪林厄姆大院，"他念着，"它还在吗？"

"是啊。破旧，可是方便，而且——你干吗这么古怪地微笑？"

"罗达跟我在那儿待过一次，那时还没生孩子。"

她直勾勾地望着他的眼睛："你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吗？"

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们要出发去打一场拼个你死我活的大仗，帕姆，情况对我们不利。我现在是到尼米兹上将的司令部去。"

她的脸紧张地绷着，眼睛睁得老大，闪闪发亮。她双手捧住他的

头，恋恋不舍地亲他的嘴唇："我爱你，帕格，我永远不会变心。你回来的时候，你会回来的，我还会在这儿。"

她为他开了门。

"北安普敦"号已经起锚，准备启程，烟囱里飘出一缕缕棕色的轻烟。朝阳透过烟雾照下来，在甲板上投下斑斑点点的阴影。甲板上生气勃勃，在长长的大炮和安装在弹射器上的水上飞机下，到处都是奔来跑去的水兵，正做着这艘重型巡洋舰出海的准备工作。维克多·亨利在他的舱房里狼吞虎咽地吃早饭，什么新鲜菠萝啦，燕麦粥啦，火腿鸡蛋啦，炸土豆条啦。他的勤务兵给他一杯又一杯地倒着热气腾腾的咖啡，看得惊奇了。

"今天早晨胃口很好啊，上校。"

"伙食好嘛。"帕格说。

阳光从舷窗外射进来，一片椭圆形的亮光照在浆过的白桌布上，似乎照进了他的心灵。他只睡了两三个钟头，然而感到精神好极了，半年的意志消沉一下子化为乌有，像一阵清新的海风把浓雾吹得无踪无影。他醒后没有马上从铺位上跳下来做体操和洗凉水淋浴，而是躺在黑暗里把事情仔细地考虑了一番：同那个出岔子的可怜的罗达心平气和地解决，第二次结婚，也许第二次生儿育女——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他认识一些同他一样年纪的男人跟青春年少的妻子（哪一个及得上帕米拉呢！）过着幸福的生活，甚至又生了一群小孩。幻想已经结束，现实显得更可爱。

他的精神已经振作起来，所以他对这场战斗不再担心，而是非常激动，而且他知道战局可能会怎么发展——更确切地说，如果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密码分析员没有搞错的话。尽管幸运地得到了这份情报，根据对战局的估计，太平洋舰队幸存的机会仍然是非常小的。然而，日本这个进攻计划订得奇怪，其中似乎有可乘之机。他们的兵力将分布在从

阿留申群岛到马里亚纳群岛这一线。尽管受了伤的“约克敦”号和从未受战火洗礼的“大黄蜂”号同久经战斗的日本航空母舰相比是敌强我弱，但至少在第一阶段，航空母舰跟航空母舰较量，也许还是顶得住的。反正这回是开到前线去作战，而且他还是一个战士。再说，帕米拉的爱情使他觉得他能够应付任何不利的情况。

丁零零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帕格的沉思。

“长官，我是值日军官。你的儿子登舰了。”

“叫他来吧。”

华伦在门洞里露面了，穿着日常的卡其制服，褪色的衬衫上佩着金翼。“嘿，爸爸，要是您没空见我，尽管说就是。”

“进来，吃一点儿吧。”

“不，谢谢。”华伦举起一只手，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杰妮丝准备了丰盛的菜肴给我饯行，早饭吃的是牛排和煎蛋。”他向阳光明媚的舱房四下望了一眼，“嗯，我还没见过你的排场哩！多好的地方。”

“嗯，我不是常请你来吗？”

“我知道，这得怪我。”

“拜伦已经走了吗？”

“啊，他这时候已经到圣弗朗西斯科了。他参加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宴会，不用说，是带着宿醉走的。”

帕格向勤务兵瞟了一眼，他点点头，就走了。华伦点了一支烟，平静地说：“开往中途岛，是不，爸爸？去对付那整个该死的日本舰队？”

“你从哪儿听来的？”

“哈尔西手下的一个参谋人员。”

“很遗憾，哈尔西的参谋人员竟然泄密。”

“那位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怎么样？你在他身旁干了好几个月。”

“他怎么样？”

“嗯，首先，他是一个战列舰派，对不对？听说他是一个电气工程师，是军事学院出身的。跟哈尔西不一样，他在飞行方面是一点儿资格也没有的。他们说他是哈尔西的老朋友，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弄到了这个职位。参谋人员都在担心哪。”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挑选特混舰队司令，这不是你的事情，也不是参谋人员的事情。”

华伦同他父亲针锋相对，语气强硬起来：“爸爸，这出戏的领班非了解飞行员不可。哈尔西的飞行资格也不见得怎么样，不过他自己至少干过。实际上，他跟飞行员想不到一起去。我们袭击马绍尔群岛那一回，他要叫没有护航的轰炸机在超过航程的地点起飞，这样他就用不上参谋本部的导航。我们有一半人在飞回选择点的时候，就会掉进海里。我们这些驾驶员几乎静坐罢工，才使他改变命令。”他父亲严肃地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华伦举起双手说：“嗯，这就是发生过的事情。你不能把俯冲轰炸机像十六英寸的炮弹那样发射出去，它们得掉头飞回来。这可是大不相同啊，可是要海军将领们记得这一点，真是太困难了。”

“斯普鲁恩斯会记得的。”

“嗯，你说这话我很高兴。要是他肯让我们离敌方近些起飞，给我们飞回来的机会，我们会为他干一番的。”华伦吐出一个浓浓的烟圈，“两艘航空母舰跟整个日本海军作战。真有意思。”

“三艘航空母舰。”帕格有点儿恼火，加了一句，“还有大约九艘巡洋舰，华伦。”

“三艘？‘萨拉’号[3]吗？它在加利福尼亚，对不对？”

“‘约克敦’号。”

“爸爸，‘约克敦’号内部炸坏了，得花六个月才能修好。”

“造船厂保证让它在七十二小时内重新参加战斗。”

华伦吹了一声口哨：“我要亲眼看到才相信。顺便问一下，你听到今天早晨的新闻了吗——关于哈尔科夫一带的战斗？”

“没有。”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双方都这么说。你去过哈尔科夫吗？”

“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德国人已经占领哈尔科夫了。后来反复争夺，几次易手。我闹不清了。”

华伦点点头，说：“隆美尔又在非洲打了一场坦克战。德国人从哪儿来那么多坦克啊？据说英国皇家空军不是把他们的工厂都炸平了吗？”

帕格觉得这种闲谈有点儿空洞和不着边际，不像是华伦说的。“听着，现在是八点十四分，我九点钟要起航。要我用我的快艇送你到福特岛去吗？”

“等一下。”华伦捻熄香烟，出声地吐出一阵灰色的烟，“瞧，我本想把这个交给拜伦，可是他走了。”华伦从后裤袋里掏出一个白信封，“这是一份家里的经济情况清单。杰妮丝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你也知道，可是要她算账，她就傻眼了。”维克多·亨利默不作声地接过信封，丢进抽屉。“爸爸，每次出击回来，我会从‘北安普敦’号的上空飞过，摇摆一下机翼。要是我不这么干，那也不见得是出事了。我也许在编队飞行，或是汽油不足，或是有别的情况。不过，我会设法做到的。”

“我完全了解。这很好，华伦，可是我也不会指望你每次都做到。”

华伦的眼光避开他父亲的眼光，盯着桌子上一张罗达的相片，旁边

是一张他自己、拜伦和梅德琳非常年轻时的相片。“昨晚妈妈和梅德琳不在场，我真想念她们啊。”

“一家人还会重新团聚的，华伦。你会再给我们跳呼啦圈舞的。”

“呼啦圈舞！哈！到那时候，该跳别的舞了。”

他们一路走到走廊上，维克多·亨利忍不住问：“你对塔茨伯利父女印象怎么样？”

“他有点儿喜欢吹，我喜欢他那个女儿。’

“啊，你喜欢？为什么？”

“嗯，她这么一心一意地为她的爸爸工作。再说，尽管她很少说话，她还是强烈地勾起我的兴趣。”

这个评语使维克多·亨利感到一种早已遗忘的男性的满意，像海军军官学院学生听到别人称赞他的女朋友时感到的那种喜悦。

在阳光下的主甲板上，华伦乜斜着眼睛，戴上太阳镜，从船头看到船尾，看着六百英尺长的甲板，甲板上挤满了忙着干活儿的人。“这是一艘出色的军舰，爸爸。”

“这可不是一艘航空母舰。”

“立正！”值日军官大声发出命令，来回奔跑的水兵们突然站住了。维克多·亨利和他的儿子在舷梯口握手，华伦紧盯着他父亲的眼睛，微笑起来。他从来没对他父亲这么微笑过，一种陌生的让人放心的微笑，简直像是在拍拍他父亲的肩膀对他说：“我不再是你的毛孩子了，尽管你还是不大相信我。我是一个俯冲轰炸机驾驶员，我会干得很好的。”

帕格·亨利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哈里·霍普金斯的那句话：换岗。

“祝你顺利，华伦。”华伦紧紧地握了握他父亲的手，转过身去，对值日军官敬礼：“请准许离舰。”

“请吧，长官。”

华伦甩手甩脚、扬扬得意地走下舷梯。“继续干活儿。”帕格说，让那些一动不动地站着的水兵自由活动。他站在舷梯口，望着快艇离开舰舷，向福特岛驶去。他那高个子的儿子双手叉着腰站在艇尾，尽管波浪起伏，人站得很稳。

特混舰队的屏护舰队的一艘艘驱逐舰沿着航道出动了，信号旗迎风飘扬。有一艘驱逐舰长长的灰色舰身紧挨着这艘巡洋舰边上驶过，挡住了华伦的身影。仅仅是为了再看儿子一眼而逗留在后甲板上，他感到不好意思。他走上舰桥，去指挥“北安普敦”号出海。

---

(1) 非洲的蚂蚁能借一段枯树桩做梁架，用土粒堆出几丈高的土山，作为巢穴。

(2) 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海军统帅纳尔逊指挥下，于特拉法尔加角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在该战中，纳尔逊阵亡，但英国从此奠定了海上霸权地位。

(3) “萨拉”号是“萨拉托加”号的简称。

第二十五章

维尔纳·贝克遇到了难题。

他桌子上摆着一封从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B4科的来信，要求他汇报把意大利籍犹太人驱逐到东方去的可能性。贝克为了这类棘手的事情，同墨索里尼那个拖拖拉拉的官僚机构打交道。譬如说，就是他在把一批批意大利工人运送到德国工厂去。贝克懂得怎样对付罗马的官员——那些面带微笑、态度圆滑的家伙，他们一生的特长就是用个人的魅力、烦琐的公文和敷衍的谈吐来使积极的行动瘫痪。每一次，意大利秘密警察一施加压力，这帮面带微笑、态度圆滑的家伙就吓得像触电似的，不再微笑和滑溜，马上身子笔直，态度老实，把要他们解决的事情办妥。

然而，贝克并不是一个奇迹创造者，他认为这个对付犹太人的计划是行不通的，没有一个意大利人——甚至上至墨索里尼本人——可能会采取合作的态度，把犹太人打发去送命。哪怕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对排犹主义的法律也感到可笑。大多数意大利人喜欢犹太人，或者至少为他们感到难受。所以，贝克采取了最恰当的叫人摸不透的策略：他向意大利有关单位写了正式公文，提出质问，得到了敷衍搪塞的正式复文；同他们举行了正式约会，进行了一事无成的秘密商谈，并且把经过情形写成了正式记录。他向德国中央保安局送了一份态度消极的正式纪要，还附上意大利人反应消极的全部复文卷宗，相信这件事情将就此结束。

不料负责第四处B4科的党卫军中校寄来一封回信，说他将亲自来罗马。作为一个中校，这个人信中的口气未免太专横了。党卫军的军衔同真正的德国军队委任的军衔根本不是一码事。党卫军的前身是希特勒的暴力行动小组，眼下已成为一支由纳粹信徒组成的机构臃肿的私人部队，在贝克眼里，它不过是政府警察中的恐怖分子虚假的“精华”罢了

——尽管党卫军的后备役身份已经成为效忠于纳粹的象征，而贝克本人也是一个后备役的冲锋队中队长。但是，这位艾希曼中校看来来头不小，因为大使接着收到了那个令人战栗的声誉仅次于希姆莱的党卫军将军——海德里希寄来的一封简短、严厉的绝密信件，信中说“一切按艾希曼中校的意图办”，吓得簌簌发抖的大使要求贝克提供一份关于艾希曼中校的第四处B4科的详尽报告。这使得贝克不得不把整个令人沮丧和难以理解的盘根错节的安全机构系统叙述了一下，这种内幕连资格最老的外交界人士也闹不清楚。

这是一个控制政治界的乱七八糟的机构。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原来是最早的秘密警察，是戈林把普鲁士警察训练成的一个特务组织。党卫军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吸收秘密警察人员进入德国中央保安局，它是一个章鱼似的把腕足伸进柏林各办公大楼的官僚机构，把政府和纳粹党两者的情报和警察职能结合在一起。在纳粹所有的国家机构中，没有比它更糟糕的大杂烩了。德国中央保安局是一个作恶多端、不受限制、包罗一切的机构，但它显然正是那个党所需要的：一支极权的秘密警察力量，不受联邦法律的约束，只对希特勒负责。

秘密警察的B科是专门对付“各种教派”的，第四种“教派”是犹太人，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B4科因而就成为秘密警察处理犹太人事务的机构。因此，这个艾希曼中校掌握着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所有犹太人的命运，因为他们是被列为保安问题的，他的专横作风就变得更可以理解了。艾希曼统治着八百万到一千万人，管辖的版图比瑞典更大。贝克对他有一种有点儿提心吊胆的好奇心。

在海德里希被刺后不久，艾希曼坐汽车来到罗马。尽管汽油奇缺，他还是从柏林一路坐汽车来。他在大使的陈设豪华的会客室里同大使和贝克会面，当时他发表的第一个意见就是他从来不乘飞机，飞机太不可靠了。这次会面，他们三个人只是喝喝咖啡，随便聊聊。艾希曼中校虽然穿着一身惹人注目和使人望而生畏的带有银色标志的黑色党卫军制

服，但他的神情和动作看上去很讨人喜欢——简直没有军人习气，倒像是一个高级会计师，一副生气勃勃、精明干练、干脆利落的样子。但是，他缺乏风度，他喝咖啡的时候发出粗俗的响声。大使身材笔挺，脸色红润，是一个富于实干精神、举止文雅、上了年纪的上等人，他是元帅的后代。然而，正是这个年老的大使对那个三十多岁的讲求实际的官僚毕恭毕敬，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大使向艾希曼保证，大使馆内的一切由他支配，还请求艾希曼向党卫军国家领袖[1]希姆莱转达他对海德里希将军的不幸逝世表示真挚的悼念，接着他就把中校交给维尔纳·贝克去应付了。

在贝克的办公室里，艾希曼又变得专横起来，他对罗马的官员那种消极的反应表示露骨的藐视。意大利人是不能谈正经事的，他说，只会摆摆架子、装装样子，根本不懂犹太人问题。尽管意大利有政府，但这件关于犹太人的事情将由安全警察和外交部来解决。因为在元首看来——艾希曼时不时地伸直一根食指，摆出一副学究式的架势说——犹太人问题不受国境线的限制。譬如说，欧洲有一场黑死病，如果细菌在地面上那些看不见的线——所谓国境线——以外，就听凭它们去繁殖，那么鼠疫怎么能扑灭呢？元首的不可动摇的意图是把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消灭干净。因此，贝克博士作为驻罗马的政治秘书，不应该仅仅送上一些消极的报告，而应该干得更好一些。

“可意大利不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贝克温和地反驳，“它是主权国家，并且用不着我来指出，它是一个正式的军事同盟国，而那些犹太人仍然是意大利的国民。”

艾希曼脸上浮现出一丝表示赞许的微笑，他那张又阔又薄的嘴显得更阔了。归根结底，贝克博士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错，在被占领国的首都，事情就比较简单了。德国中央保安局能够把人安插在德国大使馆里，接管犹太人问题。但是在罗马，这样做会刺痛意大利人敏感的国家荣誉感。正因为这是一项棘手的任务，所以干起来格外有劲。

他，艾希曼，是来给贝克提供指导方针的。远在战争爆发以前，他就一直处理各方面的犹太人事务。除了第三帝国以外，没有一个政府完全了解元首的目光远大的政策，艾希曼说，像一个教师那样使劲摇着他的食指。别的政府全被基督教的或自由主义的观念闹糊涂了。那些政府很乐意恢复欧洲所有法典中一度都有的排犹主义的法令，把它们国内的犹太人从政府内、各种专业的职位上和他们居住的高级住宅区内清除出去，用税收来剥夺得他们一个子儿也没有。至于更激烈的措施嘛，那些政客就要思前想后、犹豫不决了。

艾希曼越谈越起劲，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接着说，贝克应该记住一个关键性步骤：最要紧的是使意大利立即移交一些犹太人给德国，不管人数多么少和根据什么原则。一旦跨出了第一步，原则就确立了，局面就打开了，违抗德国政策的现象就会渐渐被消灭。这是他不止一次的经验。因为尽管税收奇重，犹太人总是能够用这样或那样的花招儿巧妙地保全他们的财产。但是，一旦他们被送走，那就完蛋啦！遗留下来的财富就能被没收。一旦一个政府能够被说服交出一些犹太人，并且第一次得到了因此带来的惊人收入，他们的态度通常就会变得狂热起来。这种情况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发生。那些怯头怯脑的政客需要弄懂的只是那样做多么容易，他们的人民并不那么真正反对，犹太人是多么心甘情愿地服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多么冷淡地旁观，最重要的是，从元首英明的政策中有多少利益可得。

举一个例子吧，艾希曼说，他眼下正在同保加利亚谈一项交易。那是一个糟糕的体制，一个摇摆不定的卫星国，随时都可能倒向任何方面。德国军队在夏季攻势中取得了进展，保加利亚国王才软下来。隆美尔的节节胜利，在克里米亚的不断挺进，终于使他真正肯谈买卖了。把所有保加利亚犹太人一网打尽的关键是一小撮现在居住在德国的保加利亚犹太人，交换条件正在达成。保加利亚将控制所有逃到它那里去的德国犹太人，而德国将对付帝国土地上的保加利亚犹太人。在经济利益方面，保加利亚人占了便宜，但是他们正式默认了德国的基本政策，他们

把犹太裔的保加利亚公民抛给了德国人。在这个主要问题上，德国取得了胜利。意大利同保加利亚没有多大不同，也是一个弱国，由一伙反复无常的政客管理着，所以贝克博士可以试一试同样的办法。

艾希曼接着说，问题全在于各种不同的犹太人目前所处的地位。现在居住在意大利的、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将是最难弄到手的。犹太侨民就比较容易，但是他们仍然享有某种庇护权。首先应该向居住在德国的意大利犹太人下手，那批可爱的人的确切人数是一百一十八人，艾希曼说。他会给贝克博士送来他们每一个人的档案材料，那上面有他们的出生地点、目前在德国的地址、年龄、健康情况、主要的社会关系和财产清单。接着，贝克博士就应该向法西斯要人们推荐保加利亚的处理方式，而且贝克博士还可以提出一个极好的人道主义理由。如果说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政策确实太严厉——不过，他当然应该否认这一点——那么这项交易只会对犹太人有好处，对不对？能摆脱德国控制的犹太人将比交给它处理的犹太人多得多，因为在意大利有好几百名德国犹太人哪。艾希曼像一个吝啬的讨价还价的商人那样带着狡猾的笑容加了一句，贝克用不着担心那些拿来做交换条件的在意大利的德国犹太人，他们到头来总是会被设法弄到手的。

总而言之，艾希曼说，打开缺口最为要紧。贝克博士同小姑娘睡过觉吗？这就是整个的诀窍：开头是温柔地哄，一大套的甜言蜜语使她神魂颠倒，遇到适当的时机，马上下手！干了第一回，以后就没问题啦。这个意大利犹太人的问题需要有一个会哄的外交家来处理。劳工部热烈推荐贝克博士，国家领袖希姆莱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积极的结果。

艾希曼的意思越是说得清楚，维尔纳·贝克越是感到不喜欢，他听够了熟悉内幕的人悄悄透露的关于东方犹太人集中营的消息。排犹主义者在外交部里多的是，全是里宾特洛甫一手培养出来的。其中最坏的是一个副部长，不恰当地名叫马丁·路德，是一个绝密的叫“德意志”的小组的头子，它是处理犹太人的事情的。有一次在柏林的宴会上，贝克同

这个粗俗的醉汉谈过话。路德不知喝了多少，带着幸灾乐祸的微笑，眨眨眼，用手捂着嘴自动透露，犹太人在东方的集中营里终于“屁股狠狠地挨打”，就像元首预言的那样。在较高级的德国人中间，这个问题是避而不谈的。维尔纳·贝克从来没向任何人打听过这种事的细节，而且设法避免去想这整个不幸的事。他在部队里的那个兄弟近来也绝口不提这种事情了。

眼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官员，圆肩膀，长着瘦削的长脸、狐狸似的尖鼻子、高高的秃脑门，动作敏捷，穿着一身使他这个坐办公室的人脸色越发苍白的黑军服，正在劝他自动跳进这个泥塘，深深地陷在里面。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人员和历史学博士，有一件事情贝克怎么也忘不了：一切战争都要结束，而战后的清算可能会给人惹麻烦的。他对自己在征集意大利劳工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心里感到有点儿不安。他大批否决过反映情况艰苦的申诉书，这使他烦恼。战争是战争，命令是命令，但是这样对付犹太人实在太不像话了。

他打算把事情消灭在萌芽状态，直截了当地说：“让我指出一个事实：在征集劳工的时候，我不得不在保证书上明确地写明目的地、工资和劳动条件。”

“那当然啦，不过那些是意大利人，这些可是犹太人。”

说话的声调使贝克感到狼狈，因为艾希曼仿佛在说：“这些可是马。”

“罗马的官员仍然拿他们当意大利公民看待。他们将问我那一百一十八名犹太人在哪里重新安家，他们将在那里干什么，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我将不得不写一份外交部的正式复文摆在案卷里。”

“好极了！”艾希曼耸耸肩膀，微笑起来，丝毫没有被打动的样子，“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嘛，那一套屁话算得了什么？”

贝克倒抽了一口冷气，但是他设法按捺住性子。他已经对纳粹分子

的粗俗感到习惯了，而且不得不容忍。“外交部门可不是这么工作的，你知道，我们在劳工问题上是非常讲求实际的。我们说的话都是有根据的，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得到这么顺利的结果。”

两个人瞪着眼互相看着。艾希曼中校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脸上所有的皱纹都稍微显得僵硬起来，一双小眼睛里流露出奇怪的、呆呆的神情。“要是你喜欢的话，”他用低沉的讽刺声调说，声音是从空洞洞的胸膛里发出来的，“我乐意确切地告诉你，按照元首亲自下的命令，那些犹太人将到哪里去，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安排。然后，你自己决定编一个什么故事去写给意大利人吧。”那个人的眼睛里没有焦点，在他闪闪发亮的眼镜后面，看上去好像有两个黑窟窿张开着，而在那两个窟窿里，维尔纳·贝克博士看到了恐怖，看到了尸体堆成山的幻景。他们两人一句话都没说，但是这沉默的片刻使那个政治秘书明白了那些被放逐的犹太人的下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局面，真令人沮丧。他的脊背上感到一阵阵寒冷，只好抓救命稻草了。“一定要让大使知道。”

“啊，我懂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张铁青的长脸上神色缓和了。艾希曼用富于幽默感的亲切声调说：“他就是那种给我们添麻烦的、落后的老浑蛋，对不对？哦，外交部长会亲自跟他讲明情况的。这会治得他乖乖闭上嘴，我向你保证，他会老实得屁也不敢放。他不敢对里宾特洛甫说‘呸’。”艾希曼高兴地叹了一口气，摇摇食指：“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办妥，就可以指望大大高升。老兄，你办公室里有点儿白兰地吗？我今天早晨坐汽车赶了两百公里，还没吃上早饭哩。”

维尔纳端来了一瓶酒、两只酒杯。他一边倒酒，一边迅速地思忖。他甚至不应该流露出同意的样子，要不然，万一他交不出人来，就会大难临头。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意大利人是不肯让步的，这一点他拿得稳。他们可能会把犹太人围在集中营里，虐待他们，但是把他们交出来，放逐出去，那可办不到。他们碰碰杯，喝着酒。他说：“嗯，我试一试。不过，成不成得看意大利人怎么说。我没办法，谁都没办法，除

非咱们占领意大利。”

“是这样吗？你没办法。”艾希曼粗暴地像对待一个侍者似的把空酒杯递过去。贝克又在杯子里倒满酒。中校又干了一杯，双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我现在要求你，”他说，“解释一下杰斯特罗的情况。”

“杰斯特罗的情况？”贝克结结巴巴地说。

“你在锡耶纳，贝克博士，扣住了一个无国籍的犹太人，名叫埃伦·杰斯特罗，六十五岁，是一位从美国来的著名作家，带着一个侄女和他侄女的小孩。你去看过他们，你给他们写过信，你给他们打过电话，是不是？”

在处理有关杰斯特罗的问题时，贝克当然一再利用过他同德国秘密警察的关系，他知道那一定是艾希曼的消息来源。他一向是抛头露面、公开活动的，这没什么可害怕的。中校突然改变态度，显示出他对细节的惊人的记忆力，无非是为了使他大吃一惊罢了。艾希曼眼下坐得笔挺，皱起了脸皮，流露出怀疑的神情，简直就是恶毒成性的秘密警察官员的活标本。

贝克尽可能显得若无其事，解释他打算要埃伦·杰斯特罗干什么。

艾希曼从一盒烟里摇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说：“不过贝克博士，这一切真叫人摸不透。你谈到诗人埃兹拉·庞德和他给罗马电台做短波广播[(2)]。这是一个好材料，好得很。宣传部将录下这些广播，并用它们来做宣传。可是诗人埃兹拉·庞德是一个难得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美国排犹主义者。他揍犹太银行家和罗斯福的屁股，比我们自己的短波广播更厉害。你怎么能拿这个叫杰斯特罗的人跟他去比？杰斯特罗是一个纯血统的犹太人啊。”

“埃兹拉·庞德的广播对美国听众不起作用。请相信我的话，我了解美国，他一定被那边当作一个卖国贼或疯子看待。我给杰斯特罗安排的是——”

“我们知道你在美国念过书，我们还知道杰斯特罗是你的老师。”

贝克感到他是在白费口舌，他的设想是党卫军军官的头脑没法儿理解的，但是他不得不继续磨嘴皮子。他希望的是，他说，“一次或一系列有远见和宽恕精神的崇高的广播，把德国人和日本人说成是被剥夺、被误解的富有自豪感的民族，把同盟国说成是霸占着用武力获得的财富不放的大富豪，并且把整个战争说成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应该立即用‘分享霸权’的办法来解决”。这出色的措辞是杰斯特罗本人创造出来的。由一位声誉卓著的犹太作家亲口说出这样的话来，在美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会削弱人们为战争所做的努力和鼓励人们从事和平运动。说不定其他侨居意大利的高级知识分子，像桑塔亚那和贝伦森，也会效法杰斯特罗。

艾希曼脸上流露出不相信的神情。桑塔亚那这个名字显然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听到“贝伦森”，他的目光尖锐起来了：“贝伦森？那是一个精明的犹太百万富翁。贝伦森受到许多保护。哦，好吧，那个杰斯特罗什么时候开始广播？”

“这还没有肯定。”艾希曼用严厉和惊奇的目光盯着贝克，他又加了一句，“问题在于要说服他，这需要时间。”

中校温和地微笑了：“真的？为什么需要时间？说服一个犹太人还不简单。”

“为了取得效果，做这件事一定要出于他自愿。”

“不过，你要犹太人做什么，他们就会做什么，而且是自愿去做的。话得说回来，我相信我现在懂得你的意思了。他是你从前的老师，一个好人，你心里对他还有感情。你不愿意使他烦恼或吓唬他。这算不上你在照顾或保护一个犹太人，”艾希曼快活地微笑，像教师那样摇摇食指，“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更确切地说，你认为用蜂蜜比用香醋能逮到更多的苍蝇，嗯？”

贝克博士开始感到担心。这个人有点儿像演员，他的变化无常的情绪和态度是难以对付的。然而贝克告诉自己，不管他对犹太人有多大权力，他都不过是一个党卫军中校罢了。他，贝克，绝不应该受他的威吓去承担一项办不到的任务。他回答得尽可能轻松而充满信心："我确信我采用的办法是正确的，会得到满意的结果的。"

艾希曼点点头，短促地咯咯笑起来。"说得对，说得对，如果你在战争结束以前能得到结果的话。顺便问一下，你的家眷跟你一起在罗马这儿吗？"

"不，他们待在老家。"

"老家在哪儿？"

"斯图加特。"

"你有几个孩子？"

"四个。"

"男孩吗？还是小姑娘？"

"三个男孩，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真讨人喜欢。我有三个男孩，没有福气生个小姑娘。"艾希曼叹了口气，又伸出食指来，"不管怎么样，我总是设法一星期回家一次去看看孩子。哪怕只待一个钟头，我严格地做到每个星期非去看一次孩子不可。连海德里希将军也尊重这个事实，他啊，是一个很难侍候的主子。"艾希曼又叹了口气，"我猜想你跟我一样喜欢孩子吧。"每一次说到"孩子"，艾希曼都把这个词念得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意味。

"我爱自己的孩子，"贝克说，尽可能控制自己的声音，"不过我并不是每个星期去看他们一次，甚至一个月一次都做不到。"

艾希曼脸上流露出阴沉、恍惚的神情。"得了，贝克博士，咱们直截了当地谈吧。国家领袖希姆莱能够指望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一份关于那

一百一十八个犹太人的进度报告吗？你明天能够从外交信使那儿收到他们的全部档案材料。”

“我尽力去办。”

艾希曼咧开嘴亲切地大笑，说：“我真高兴，这次上这儿来，咱们讨论出了一个结果。这件关于杰斯特罗的事可不是‘合法’[(3)]的。”艾希曼带着粗鲁的兴趣把这个犹太词重复了一遍：“不是‘合法’的，贝克博士。你在粪堆上走，大粪就沾在你的皮鞋上。所以，通知那个犹太老头儿快广播，然后就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他和他的侄女同其他犹太人一起关起来。”

“可是他们得到保证，可以安全返回美国，他们被算作做交换的新闻记者。”

“这怎么可能呢？所有的美国记者都已经离开意大利了。不管怎么说，他不是新闻记者，他是写书的。”

“是我亲自把他们拦下来的。这是暂时的措施，我们把他们跟巴西的一起纠纷牵涉在一起，那起纠纷早晚会解决的。”

中校的瘦削的脸上浮现出高兴的微笑：“嗯，是你拦住了他们！这还不清楚？只要你愿意干，你有的是办法。因此，现在为元首干一件事吧。”

艾希曼又接受了一杯白兰地。维尔纳·贝克一路陪他走到大使馆的大门口，他们交谈着战争的进展情况，无非是讲了一些陈词滥调。中校穿着一双擦得亮晃晃的黑皮靴，走起路来好像是罗圈儿腿似的。他的皮靴踩在大理石的地面上，发出吱吱嘎嘎和咔嗒咔嗒的响声。他又非常像是一个想得出神的公务人员。在门口，他转过身来敬了一个礼。“你这项任务可不轻啊，贝克博士，因此，祝你好运。希特勒万岁。”

这种敬礼和伸直胳膊的姿势在大使馆里差不多是完全不用的，这两者贝克都感到生疏。“希特勒万岁。”他说。

那个穿黑军服的人迈着沉重的脚步从台阶上走下去，吓得在大使馆园子里逍遥自在的那两只孔雀逃到开着花的灌木丛里去了。贝克急忙回他的办公室，打电话到锡耶纳去。

电话铃响的时候，娜塔丽恰巧把手放在电话机上。她站在杰斯特罗的书桌旁，一只手抱着娃娃。卡斯泰尔诺沃太太正在欣赏壁炉架上的圣母与圣婴画像，米丽娅姆紧紧地贴在她的裙子旁。那个小女孩不断地把目光从画上的娃娃身上移到真的娃娃身上，好像她弄不懂为什么那个画上的娃娃脑后有一圈灵光。贝克博士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快活而兴奋。“早晨好，亨利太太！我希望你过得很好。杰斯特罗博士在家吗？”贝克在兴奋或紧张的时候，说英语有一个古怪的毛病：把“f”和“th”两个音搞错。娜塔丽头一回注意到这个情况，是当初他们坐那辆梅赛德斯从那不勒斯开往罗马，在公路上被巡逻车拦住的时候。

“我去叫他，贝克博士。”她走到外面的平台上，杰斯特罗在那里的阳光下写作。

“维尔纳？那还用说。他的口气听起来高兴吗？”

“啊，再快活不过了。”

“嗯！也许是释放我们的消息。”他费劲地从躺椅上站起来，开始一瘸一拐地走进屋去。“怎么啦，我的天哪，我的两条腿都麻啦！我像玛士撒拉[(4)]，站也站不稳了。”

娜塔丽把米丽娅姆和安娜带到自己的卧房里，那里粉红缎子帘子和床罩用得日子太久，都有点儿磨损了。天花板上画着的那些小天使由于泥灰的剥落看上去好像生了麻风病，在冒汗似的。她把路易斯放在小床上，但是他马上用小手紧紧抓着床栏杆站了起来。米丽娅姆陪他在玩，两个女人坐着闲谈。

娜塔丽变得非常喜欢安娜·卡斯泰尔诺沃。她看清了，仅仅是由于

势利，她才让自己孤独地生活，在整个漫长的意大利寄居生活中错过了同这个热情聪明的女人做伴的机会。真是白白浪费了时间！不管是她还是埃伦都没有想到，锡耶纳那几个寥寥可数的幽灵似的犹太人也许是值得结交的。毫无疑问，卡斯泰尔诺沃医生正是因为感觉到了这一点，当初才没有告诉她他是犹太人。

埃伦探进头来。“娜塔丽，他坐夜车赶来，明天来吃午饭。他给咱们带来了美国的来信，听他的口气，他还有在电话里不能谈的重要消息。”杰斯特罗生出了希望，那张尽是皱纹的脸显得生气勃勃起来，“所以通知玛丽亚准备午饭，我亲爱的，再告诉她，我现在想要喝点儿茶，吃点儿糖水煨水果，让她送到平台上来。”

路易斯睡着的时候，屁股撅得老高。娜塔丽陪安娜·卡斯泰尔诺沃和她的女儿一起踱到公共汽车站去。她们坐在歪歪斜斜的候车木棚里谈了又谈，谈个不停，直到看见那辆古老的公共汽车沿着山脊，在一个个绿色的葡萄园之间冒着烟弯弯曲曲地远远开来。安娜说：“嗯，我希望你们的消息真的是好消息。真古怪，你们的恩人竟是一个德国官员。”

“是啊，这明摆着古怪。”她们苦着脸，交换了一个怀疑的眼色。

公共汽车开走了。她走回别墅去，感到非常孤独。

第二天，贝克博士一到，就马上把两封信交给娜塔丽，一封信交给杰斯特罗博士。他们早就在平台上等他了。“请别客气，去看信吧。”他们拆开信封的时候，他坐在阳光下一张长凳上温和地微笑着。

“《君士坦丁的拱门》！它安全地寄到啦！”杰斯特罗突然叫起来，“维尔纳，你一定要告诉斯潘涅利神父和蒂特曼大使。娜塔丽，听我念，这是内德·邓肯写来的。‘我们对梵蒂冈感激不尽。……《君士坦丁的拱门》是你迄今为止的最佳作品……对公众深刻理解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做出了永久性的贡献……’我说，这措辞写得多么令人满意啊！‘……可以同古典著作媲美……一定会受到读书会的推荐……衰落

的罗马的绚烂画卷……荣幸地出版这样一部见解新颖、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嗯，嗯，嗯！这不是头等重要的消息吗，娜塔丽？”

“这是一个好消息，”贝克博士说，“不过好消息还不止这一个。”

娜塔丽在看斯鲁特的令人泄气的来信，警惕地抬起眼睛望望。德国和意大利关于巴西那件事情烦琐的公文来往好像没有个完似的，他在信上说。最后总会有个结局，但是他再也估计不出要多少时间。她把信递给贝克，他瞟了一眼，耸耸肩，微笑着还给她。他脸色很苍白，眼睛里尽是血丝，不过他的神态里还是显出幽默感。“是啊，是啊，可这全是好久以前的事啦。咱们可以吃午饭了吗？咱们有这么多话要谈，可能把吃饭都给忘了。”

娜塔丽正在匆匆忙忙地看一张拜伦寄来的微缩胶卷拍的胜利邮件[(5)]相片，放大得很差，几乎没法儿看清，那是附在她母亲那封写了三页的字迹潦草的信里的。两封信里确实都没有新内容。拜伦的信是在澳大利亚写的，他感到寂寞；而她的母亲在抱怨多少年来迈阿密海滩从未有过的最冷的春天，并且因为娜塔丽被扣留而发愁。她跳起身来：“午饭只有蛋奶酥[(6)]和沙拉，贝克博士。”

“啊，我可没指望再吃到你那呱呱叫的小牛肉。”

“不管怎么样，”杰斯特罗说，“咱们一起来把剩下的那一点儿贝伦森送的咖啡喝掉。”

吃罢午饭，贝克请求娜塔丽允许他点上一支粗黑的雪茄。他喷了第一口烟，就靠在椅背上，叹了一口气，朝开着的窗子做了个手势。“嗯，杰斯特罗博士，你撇下这片景色会感到舍不得吗？”

“我们快要离开了吗？”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他谈了好一会儿。他说话的速度和声调是从容不迫的，还时常深深

地吸一口雪茄，然而他开始把“f”和“th”两个音发错了。意大利的官方电台，他吐露真情了，要杰斯特罗广播！短波部门在计划搞一套交战国著名人士的讲话，向国外造成法西斯意大利对知识分子宽宏大量的形象。讲话的人不受任何限制。这个计划需要借重大人物：伯纳德·贝伦森、乔治·桑塔亚那，当然也有埃伦·杰斯特罗。意大利秘密警察刚把一份书面保证交给贝克，只要一广播，杰斯特罗、他的侄女，还有那个娃娃就可以马上动身到瑞士去。所以，事情这样发展，倒是一个迅速解决离境纠纷的办法。只要杰斯特罗愿意同亨利太太和她的娃娃一起到罗马去，接受一次两小时的从容不迫的录音采访或是做四次半小时的广播——这由他选择——那个巴西问题就撇开不谈了。贝克会预先安排好三张出国签证和从罗马到苏黎世的飞机票。他们甚至用不着回锡耶纳！事情办得越早越好，罗马电台非常热衷于这个设想。

说罢了这些话，贝克向后一靠，神情轻松，微笑着。“嗯，教授？你认为怎样？”

“哎呀，老实说，我给搞糊涂了。他们要我谈一些有关我的专业的事，譬如说君士坦丁吗？”

“啊，不，不。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需要你从哲学观点来谈谈战争，只要说明正义并不全在一方就行了。还记得咱们在这个房间里吃那顿有名的小牛肉晚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你说过的那些话吗？那正好符合需要。”

“啊，可是维尔纳，那天晚上我酒喝得太多了。我不能在敌人的短波里这么谩骂我自己的国家啊，这你是能够明白的。”

贝克噘起了那叼着雪茄的嘴，脑袋一歪。“教授，你在制造困难，是吗？你在运用语言和巧妙地阐述概念方面是一个天才。你对这场世界性的灾难有一种伟大的、独特的远见，对整个悲惨的场面有一种卓越的、洞察一切的眼光。‘分享主权’这个主题是再好不过了。你只要一心想着它，话就会顺利地讲出来。我拿得稳，你不但会使罗马电台感到满

意，也会给你自己的同胞留下深刻的印象。把事情挑明了说，你马上就可以离开意大利。”

杰斯特罗转过脸去问他的侄女：“怎么样？”

“嘿，你和埃兹拉·庞德一个样儿。”娜塔丽说。

贝克肥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愉快的表情：“拿人做比较是令人讨厌的，亨利太太。”

“贝伦森和桑塔亚那怎么样？”杰斯特罗问，“他们都同意这么办吗？”

贝克深深吸了一口雪茄：“意大利电台的人员认为你是关键人物。桑塔亚那很老了，你也知道，他好像生活在云端，抱着他的本质论和那一大套晦涩的哲学。他会把老百姓弄得摸不着头脑。不过，还是一个大人物嘛。贝伦森呢，嗯，贝伦森是一个异想天开、不受拘束的人。罗马电台认为，你一旦同意，他们就能说服贝伦森，他是非常钦佩你的。”

“这么说，他们俩还一个也不知道这件事哩。”娜塔丽说。

贝克不乐意地摇摇头。

“不行，不行，不行！”杰斯特罗突然嚷起来，“我再怎么也不能跟埃兹拉·庞德成为一路人。不可否认，他的批评文章是有才气的。他有独特的见解，可是他的诗故意写得晦涩难懂。我们见过几次，我发现他是一个邋里邋遢、自高自大、唯我独尊的人，不过这并不重要。问题是，我听过他的广播，维尔纳。他对犹太人的攻击甚至比你们柏林广播的任何一篇都更不像话，而他对罗斯福和金本位的疯狂谩骂简直是叛国行为。战争结束以后，他会被绞死，或关进疯人院。我想象不出他中了什么邪，可是我情愿困死在锡耶纳这儿，也不情愿去做另一个埃兹拉·庞德。”

贝克嘴唇一噘，反驳起来，他把“f”和“th”这两个音完全发错

了。“不过，还有亨利太太和她的娃娃‘困死在这儿’的问题呢。再说，更严重的问题是，你还能在锡耶纳待多久。”他掏出一块金怀表，“我老远赶来告诉你这件事，没料到当场就被拒绝了，我原以为我是得到了你的信任的。”

娜塔丽插嘴说：“我们待在锡耶纳有什么问题？”

贝克一边从容不迫地把雪茄弄熄，在烟灰缸里碾碎，一边回答说：“嘿，意大利秘密警察从来没放松对我施加压力，亨利太太。你知道，你们原该跟其他外国犹太人一样待在集中营里。他们提出了这个广播的主意，就非常露骨地提醒了我这一点，并且——”

“可是我想不通！”杰斯特罗不服气地反驳，一双斑斑点点的小手搁在他身前的桌子上，在簌簌发抖，“我们得到早晚可以到瑞士去的保证！对不对？甚至莱斯里·斯鲁特这次来信也证实了这一点。罗马广播电台怎么能够威胁我，要我糟蹋自己的名誉呢？坚强起来，维尔纳，通知他们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考虑的。”

贝克尽是血丝的眼睛对着娜塔丽骨碌碌地转：“我不得不告诉你，这是一个严肃的声明啊，教授。”

“不管怎样，这是我的回答，”杰斯特罗嚷起来，越来越激动了，“而且是最后的回答！”

外面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

“贝克博士，你叫过出租车吗？”娜塔丽把餐巾折好，摆在餐桌上。她的声调低沉而安详，她的脸看上去瘦得皮包骨头，眼睛瞪得老大。

“是啊。”

“我送你出去。不，埃伦，你别走动了。”

“维尔纳，要是我看上去态度固执，我表示抱歉。”杰斯特罗站起来，向贝克博士伸出一只哆嗦的手，“马丁·路德有一次说得好：‘我不能

再改变了。[7]’”

贝克僵硬地鞠了一躬，跟在娜塔丽后面走出去。走到平台上，她说：“他会干的。”

“他会干什么？广播吗？”

“对。他会干的。”

“亨利太太，他的反抗可非常坚决啊。”贝克的眼睛里流露出严酷、探索和担心的神情。

大门外面又传来断断续续的粗哑的喇叭声。

“我很了解他，这样发过一通脾气以后，他就会心平气和的。我提到庞德，把他惹火了，我感到非常抱歉。罗马电台什么时候要他广播？”

“这还没确定，”贝克热切地说，“可是我迫切需要从他那里得到一封同意广播的信。这会消除那些狗东西在我身上施加的压力，并且能使我开始进行活动——释放你们的活动，亨利太太。”

“你要的这封信在本星期末会得到的。”

他们站在开着的大门口，一辆陈旧的大游览车停在那儿。贝克用刺耳的、烦恼的声调说：“我巴不得现在就把信带回罗马，这样就解除了压在我心头的一个巨大负担，我甚至情愿推迟回去的时间。”

“他情绪这么糟，我不能逼他写了。我答应你，信会给你的。”

他盯着她看，接着果断地把手一挥，伸出手去：“那么，我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你的通情达理上了。”

“你可以把希望寄托在我对自己孩子的关心上。”

“我最大的愉快是，”贝克站住脚说，一只手摆在出租汽车的车门上，“看到你们全都动身到苏黎世去，我急切地等着这封信。”

她匆匆地回到别墅。杰斯特罗仍然坐在餐桌旁，手里拿着酒杯，眼睛盯着外面的大教堂。他带着惭愧的神情看着她，用仍然颤抖的声音说："我实在没办法，娜塔丽，这个建议真是岂有此理。维尔纳没法儿像美国人那样思想。"

"他确实不能，可是你不该斩钉截铁地拒绝他，埃伦，你应该推托和拖延。"

"这话也许不错，可是我再怎么也不会按照他的要求去广播，绝不会！他把那一回吃小牛肉的时候，我那番负气的、半真半假的、慷慨激昂的话完全按字面来理解。你瞧，德国人就是这副模样！你当时惹火了我，我又喝多了，反正我爱为错误的一方辩护，这你是知道的。我当然恨轴心国的独裁政权。我侨居在外国是为了省钱和安静地生活，显然这是我铸成的终生大错。不管国务院多么亏待我，我都爱美国，我不会上电台去为轴心国广播，玷污我的学者身份，使自己成为卖国贼。"老人抬起长着胡子的下巴，绷着脸，没有一丝表情，"他们可以杀死我，可是我死也不干。"

娜塔丽又惊慌又激动，说："那么，咱们的处境就危险了。"

"可能是这样，归根结底，你还是去找卡斯泰尔诺沃医生商量逃走计划的好。"

"什么！"

"豁出去准备这么干，看起来好像是想入非非，可是事情可能会闹到这个地步的，我亲爱的。"杰斯特罗倒了一杯酒，振作起精神，笑嘻嘻地说，"拉宾诺维茨是一个很能干的人，那个年轻的医生看来很有决断能力。最好还是有所准备。可能在这期间咱们会被释放，不过我没法儿说我喜欢贝克的新调子。"

"全能的基督，埃伦，你可是改变主意啦。"

杰斯特罗疲倦地把头搁在一只手上。"我这么一把年纪，原来不指

望去冒这个险，最要紧的是把你和路易斯安全地送出去，对不对？我喝了这杯酒要打个盹儿。请起草一封给维尔纳的信，亲爱的，原则上表示同意，对我的发脾气表示抱歉。就说我现在开始在准备四次广播的稿子，脱稿的日子千万要说得含糊，因为我将要模仿珀涅罗珀[8]织布，你知道。接着，你还是找那个年轻的医生去谈谈的好。意大利秘密警察很可能在监视他，所以你最好装出像是去看病，带上娃娃。”

娜塔丽默不作声地点点头。她到图书室去起草那封信，感到既有点儿害怕，又好像有点儿安心——一眨眼，她的叔叔跑到她前面去了——又感到她和她的孩子现在正在黑沉沉的急流中漂流。

---

(1) 在纳粹德国，除希特勒称“元首”外，其他纳粹头子如戈林、希姆莱等被称为“国家领袖”。希姆莱是党卫军头子，故又称“党卫军国家领袖”。

(2) 埃兹拉·庞德（1885—1972），美国意象派诗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广播，反对同盟国。

(3) 原文是希伯来语，意为“合适的”“恰当的”，在英语中发展为“按照犹太教规烹调的”之意，后演变为“合法的”或“按规矩办事的”之意。

(4) 传说中的犹太老人，活了九百六十九岁。详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把寄给在外作战的军队的信件拍成极小的照片，寄到目的地，放大后递给收信人。因为预祝胜利，所以这种邮件叫胜利邮件。

(6) 一种用牛奶和鸡蛋焙制的甜食。

(7) 原文是德语。

(8) 珀涅罗珀：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忠贞的妻子。奥德修斯外出多年，许多求婚者强迫珀涅罗珀改嫁，她佯称此事必须等她为奥德修斯的父亲织成一匹做柩衣的布后始可考虑。她在夜晚把白天织成的布拆去，所以那匹布始终织不成。

第二十六章

六月，奥斯威辛到处鲜花盛开，甚至在泥泞的、被人沉重地践踏的集中营营地里，在囚徒的木底鞋走不到的营房角落里，也冒出了花朵。

党卫军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控制区约莫占地四十平方公里，既有草木青葱的空地，又有树林，位于索瓦河和维斯瓦河汇合的地方。从这里，维斯瓦河开始漫长地、蜿蜒曲折地向北流经华沙，注入波罗的海。高高的倒钩铁丝网围着这片广大的飞地，在铁丝网背后，每隔一段距离就竖立着用德语和波兰语写的警告牌：擅自闯入，立即处死。集中营里处处开着星星点点、鲜艳夺目的野花，只有一队队建筑工人干活儿的地方除外，他们在把长着绿草的沼泽地折腾得变成棕色的烂泥地，修建起营房来。班瑞尔·杰斯特罗就在这样一伙建筑工人中干活儿。

原来住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村子里的庄稼人都离开了，他们腾空了的草房仍然有几所屹立着。大多数已经被夷平，碎砖残瓦被用来盖集中营的营房。在从前盖着房子如今成为一个个烂泥塘的地方附近，有一些开满了鲜花的果园，使六月里的暖风带来芳香。香味在一排排囚徒营房间化为乌有，因为那里的厕所糟透了。但是，班瑞尔干活儿的田野里，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果园里飘来的芳香。在过去六个月里，班瑞尔从前鼓鼓囊囊的肌肉恢复了一点儿。他是萨米·穆特普尔手下的副工头儿，戴着一个“领班工人”[(1)]的臂章，就是领班的工人，虽然生活也是够糟糕的，但是比大多数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囚犯吃得好、睡得好。

穆特普尔戴着“小囚犯头儿”[(2)]的臂章，但是他的身份还不止这一个。党卫军军士长恩斯特·克林格尔的劳工分队[(3)]，实际上就是由穆特普尔管辖的一队建筑工人，那是B-Ⅰ营里两所牢房里的六百名囚犯。这里的任务是赶着修建比克瑙B-Ⅱ-d营，这是六个分营之一，每个分营三十二所牢房。一旦全部建成，这个营地将一共有一百五十所牢房，这是中

央建筑委员会计划在干道北面修建的。除了B-Ⅱ以外，还有两个营地：还没有动工的B-Ⅲ和已经建成的B-Ⅰ。在中央建筑委员会的规划中，比克瑙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拘留中心。将要有十万名以上做工的囚犯关在比克瑙，作为党卫军工厂的奴隶劳工。

萨米·穆特普尔如今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干的活儿，当初在奥斯威辛城里是一个自由人的时候就干了。他在那里是一个包工头儿，他在这里也是一个特殊形式的包工头儿。他的主顾现在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司令官，而克林格尔军士长是司令官的现场代表。从理论上讲，党卫军国家领袖希姆莱是最高的主顾，但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希姆莱是一个不露面的神。连党卫军人员都难得提到他的名字，一提到他，都显出敬畏的神情。然而，司令部那辆有专人驾驶的黑色梅赛德斯在这一带经常出现，车头上飘扬着党卫军双闪电标志的旗子，令人心惊胆战。班瑞尔时常瞥见那辆汽车，司令官相信做上司的应该亲临现场，进行监督——按照他的说法，叫“主人的监视”。

克林格尔的劳工分队很长时间来活儿干得很出色，不管在什么天气里，总是迅速、沉默和顺从地干活儿。这伙劳工日常受到党卫军人员和囚犯头儿的咒骂和痛打。囚徒们由于虚弱昏厥过去，倒在地上，被囚犯头儿当作装病偷懒，打得死去活来。如果他们真的看上去不中用了，囚犯头儿就用铁锨或者木棍送他们“回老家”，其他劳工把他们的尸体拖回去，晚上点名的时候好交差。等到下一班，自有新的囚犯来顶他们干活儿，反正囚犯是源源不绝的。

就奥斯威辛的情况来说，穆特普尔认为，在克林格尔这支劳工分队里干活儿已经算不错了。他来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年半了。一九四一年，那个司令官被柏林发来的发疯似的扩大集中营的命令逼得走投无路，在四乡拼命搜罗建筑工人和技工，立即叫他们干活儿。什么犹太人啦，波兰人啦，捷克人啦，克罗地亚人啦，罗马尼亚人啦，反正都是一个样儿，不再区别对待，穆特普尔就在他们中间。拿外面的标准来说，

居住和营养的条件，以及纪律的苛刻，都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这里要算是十分舒适的了。

萨米终于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非常熟悉了。可以说，他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所以方便地保全了性命。因为急于要动工建造，他没被送到隔离营去住过，没被可怕地隔离几个星期，遭受虐待和挨饿；许多囚徒在隔离营里被治得皮包骨头，像是机器人，什么思想也没有，只求好歹活下去。克林格尔当党卫军监工，穆特普尔当犹太族工头儿，一年以前，他们两人承担这项建筑党卫军营房的工作以来，一起干到了现在。两人都是鬼点子多、身子结实的家伙，年纪都快六十了，都急着要干出点儿名堂来。克林格尔为的是讨好上司，穆特普尔呢，为的是保全性命。克林格尔为了自己的利益，逐渐把这个犹太人安置在非正式的受保护的地位上，叫他当建筑工头儿。就凭这种身份，萨米能够为劳工分队征调囚犯，他就是利用这一点营救班瑞尔的。把一个苏联战俘拉进来不符合规定手续，但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规章制度不是前后一致、互相连贯的。党卫军的军士和军官经常互相讨好，贪赃枉法，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曲解规章。干起这一行来，没有人比一级小队长[4]恩斯特·克林格尔更拿手了。

克林格尔是集中营里的老狐狸，一个身材结实的巴伐利亚人，一头金发已经有点儿灰白了。同司令官一样，他是达豪和萨克森豪森[5]的老兵。事实上，正是司令官申请把他调到奥斯威辛来的。克林格尔从前在慕尼黑当警察，在萧条时期丢了差事，变成一个纳粹分子，在党卫军里找到了容身之地。既然工作要求他心狠手辣，这个爱好家庭生活的人就不再像从前那样随和，变得心狠起来。克林格尔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把囚犯的脊背鞭打得皮开肉绽。当受到拷打的人鲜血淋漓、人事不知地倒下去的时候，他带着满不在乎的微笑擦掉皮鞭上滴下来的鲜血。他亲自排在行刑队里，枪决判处死刑的囚犯；他同囚犯谈话的时候，通常的声调是威胁的咆哮；他用棍子狠狠地揍一下，能把一个人揍得像枯枝扎的稻草人那样垮下来。尽管这样，萨米·穆特普尔仍然认为他“挺不错”。

克林格尔跟许多党卫军人员和囚犯头儿不一样，尽管他也用恐惧、痛苦和死亡来折磨吓破了胆的、瘦得像骷髅的囚犯，但他并不从中得到乐趣。再说，他贪污成性，这可大有帮助，你可以同克林格尔做买卖。

克林格尔也认为，这个犹太人作为犹太人来说“挺不错”。当他同他的党卫军伙伴在一起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他甚至会拿“我那个能干的犹太佬萨米”夸奖一番。因为在集中营总部的中央建筑委员会办公室里，有几百名德国建筑师、工程师和绘图员在舒服地工作，制订出那个永远没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扩建规划。他们遇到一项需要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的任务时，总是说：“把它交给克林格尔。”对克林格尔的工作效率的好评，自从他离开萨克森豪森以来，简直是与日俱增。他快要被提升为少尉三级突击队中队长[(6)]了。在他这样的年纪，从没有军官衔变成有军官衔，这是显著的高升，在声望和收入方面都会大有收获。如果这真的成为事实，他的妻子和儿女会多么高兴啊！他知道他这一切全得归功于萨米，所以他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关怀着这个犹太人。

克林格尔眼下正承担一项巨大的紧急任务：把比克瑙B-Ⅱ-d营三十二所牢房的屋架迅速搭起来。先不管墙和屋顶，委员会说光搭屋架、屋架、屋架，凡是看得到的地方都要搭起来。有一个大人物要来检查。克林格尔的劳工分队在比克瑙新扩建区的边缘。再向西，有一大群剃了光头、穿着条纹布衣服的囚犯，在长着齐膝高野草的沼泽地里清除石头，拔掉树根，用铲子和锄头平整土地，准备建筑更多的营房，但是那些营房还只是绘图板上的图样。B-Ⅱ-d已经动工，实际能给人看到的建筑越多，对司令官越有利。

每一天，奥斯威辛都可能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这一天，在克林格尔的工地上出现了一件可怕的、令人大吃一惊的事情。七辆有帆布顶的灰色卡车在大路上停下来。克林格尔命令班瑞尔那支劳工分队的七十个人——包括党卫军看守人员、囚犯头儿，所有的人——上卡车，到贮木场去装柱子和椽子。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

时和人力是无限制供应的，不需要花一个子儿。囚犯们把木料扛到建筑工地上，如果需要的话，哪怕走几英里都行，德国人在这种事情上是舍不得浪费汽油、消耗轮胎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囚犯们上卡车的时候，他们的脸都吓得变形了。有几个磨磨蹭蹭地拖着脚步，骂骂咧咧的囚犯头儿就用木棍撵他们上车。

但是，卡车的确是开到贮木场去的。在囚犯头儿们的叫骂和毒打下，囚犯们匆匆忙忙地装货，接着又乱七八糟地挤上了车，一路轰隆隆地开回B-Ⅱ-d营。班瑞尔猜想，规定的期限已经逼近，所以这一次只得破例迅速行动。在一般情况下，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一个节奏缓慢的、不用机器的世界，一切都按照人力的速度来进行。高级奴隶揍低级奴隶，而官方的监工则高、低级奴隶都揍，使他时常想起这简直是倒退到了犹太教经书上所写到的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只是在这个埃及，有时候有二十世纪的卡车吱吱嘎嘎地开过，监工们有二十世纪的机关枪，而且处死的也不只是犹太小男孩[7]。

卡车开到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件料想不到的事情。只见司令官本人同两个穿绿制服的副官一起站在那里，他在阳光里皱起眉头望着奴隶乘汽车这个奇怪的景象。他那辆梅赛德斯就停在路旁，克林格尔在他面前巴结奉承。囚犯头儿和看守们在囚犯们卸木料的时候不停地打骂。囚徒们扛着木头拼命地向几百码外最北面的建筑地点跑去，接着匆匆忙忙地赶回来再搬。一个长着一张青蛙脸的年老囚犯头儿早就想和班瑞尔过不去，他原来是维也纳的银行抢劫犯，佩着一枚表明他那职业罪犯身份的高级绿色三角臂章，突然在班瑞尔的头盖骨上用木棍揍了一下，揍得班瑞尔两眼发黑。“你这懒惰的老畜生，你有了一个臭臂章，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吗？去搬木板，快跑！”班瑞尔被打了个趔趄，差一点儿摔倒，好歹抓起一根支柱，扛在肩上就跑，头昏眼花地想，这囚犯头儿挑的时候可真恰当。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有司令官在场看着，谁都不能指望得到保护，但是好在司令官哪一回都不会待得太久。

司令官自己日子也不好过，尽管他那张沉着的方脸上没流露出丝毫迹象。从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因为一起政治谋杀案，他在勃兰登堡的隔离牢房里被关过，从那件事以来，他的胃一直没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剧烈绞痛。不管是喝威士忌、吃镇痛剂，还是服其他任何药，都不起作用，还是照样痛。他只得硬着头皮忍受，继续干下去。

他忙着同一个副官低声说话。过了一会儿，那个副官把克林格尔叫到一边。新的命令：在探照灯下干通宵！司令官连防空条例都顾不得了。停止搭屋架，改为装墙板和盖屋顶，只消在沿大路的那一面装上墙板，而且只消每隔一所牢房装上就行。

司令官坐上他的梅赛德斯。他对驾驶员说，回公馆去吃午饭。午饭！能在胃里好歹装点儿东西下去，就算是幸运的了。整个早晨，他一直奔驶在他们明天要经过的路线上。他亲自查看每一个工地，估计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先向党卫军监工提出，使他们有所准备。筑坝工地是一个最糟糕的问题，柏林没提供劳动力、材料和监督人员。I.G.法本公司为它在莫诺维茨分营的橡胶厂把什么都用去了。谁也不能用殴打的办法使挨饿的、不熟练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建成一道坝。把他们活活打死，那行，但是维斯瓦河仍然会按照它的路线欢乐地奔流！如果党卫军国家领袖希姆莱真的要在维斯瓦河上建一道坝，那么让他来看看这规划到底落后了多少，才好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卡姆勒博士，奥斯威辛的总建筑师，是一个党卫军少将，可不是像司令官那样，仅仅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少校。柏林大可以发出这些办不到的命令，卡姆勒博士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那些代表却不得不完成任务啊。希姆莱会听卡姆勒的话的。司令官感到，在那道坝的问题上，他是相当安全的。

在整个这次检查过程中，他唯一担心的是运送那些犹太人来的问题。希姆莱要把整个过程从头到尾看一遍。司令官设法估计到一切可能出错的事情，而在这方面，早几个月出过差错：有些人闹事，尖叫起来，引起了别人的恐慌；卫生队的蠢货们投进去的那玩意儿分量不够，

所以人没死；等等。现在，一切障碍都已排除，整个过程通常是顺顺利利的。但是万一事情出点儿毛病，那么受到谴责的不会是别人，只会是他自己。

再说还有处理尸体的问题。这种万人冢埋葬的技术要不了多久就会行不通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行不通。这里可不像切尔诺或者索比堡那样小规模地清除犹太人。柏林那些摇笔杆子的人哪里想象得到处理成千上万的尸体会成为什么问题。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只是一味追求令人深刻印象的数字，去送给头头儿看。但是，这么些吨——许多许多吨——有机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堆在奥斯威辛的土地上，是一个他妈的令人头痛的问题，而且会危害健康。再说，这还是刚开头呢！让国家领袖亲眼来看看吧！

柏林那些婆婆妈妈的家伙对大头头儿这次来参观感到极为紧张。他们一直呈给他看成绩斐然的报告，把司令官对人力和物力的紧急申请以及对不可能实现的计划的抱怨都搁在一边，不予理睬。现在，他们不得不祈求司令官来保护他们的屁股了。他们才不愿意让自己擦得亮晃晃的皮靴沾上奥斯威辛的泥土呢；他们这帮整天伏在办公桌上的旗队长和一级大队长[8]在国内过着舒服的生活，才不愿意来哪！他呢，只是一个少校，管理着这个比任何军营更大的机构，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军事设施更大，而且还在扩大！柏林方面一直对他说，别老是抱怨，强调正面的东西。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

梅赛德斯开到公馆前美丽的鲜花盛开的花园前，司令官的妻子戴着阔边遮阳帽在整修花草，那时他已痛得身子扭来扭去。他很清楚为什么胃痛得这么厉害。他的前程将取决于未来的七十二小时：他可能被可耻地撤职，从党卫军中撵出去，也可能被当场提升为中校——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说起来真气人，早就该提升了。这是两个极端，而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许多多可能性。党卫军国家领袖希姆莱可不是天天都亲自驾到的啊！

他的妻子要他看看玫瑰花开得多么茂盛，但是他粗鲁地从她身旁走过，不理不睬。他的副官正站在凸窗后面等着呢。她看到他们在屋里说话，她的丈夫专心地看着副官递给他的一份文件。他看上去挺高兴，可是突然两眼一瞪，发起火来。他大发雷霆，把文件扔在副官的脸上，挥动着两个拳头，她在关着的窗子外都听得到他的骂声。他做了一个惯常的狂怒的手势：上楼去！这就是说，要在卧房旁那间小密室里进行绝密谈话。她急急忙忙走进屋去，提醒厨子不要把烤肉烧干。

实际上，司令官第一眼看到这份纸质优良、打印精美的东西，是感到满意的。这张时间表开头安排得很好：

国家领袖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时间表

8:00—8:30	飞机场。抵达和迎接，车队去营本部。
8:30—8:45	练兵场。行军旗敬礼分列式，奏乐，检阅仪仗队。
8:45—9:30	军官食堂。早餐，观看集中营布局示图。
9:30—10:00	建筑师办公室、中央建筑委员会。党卫军国家领袖参观模型：维斯瓦河河坝、新下水道系统、畜牧中心、比克瑙营。
10:00—11:00	坐汽车巡视。莫诺维茨、赖斯科、布迪。一般视察：I.G.法本厂房建筑、河坝工地、农业区、开垦地带、植物研究室、树苗圃、牲畜饲养场。
11:00—13:30	特殊项目。
13:30—15:00	午餐。

正是看到了这最后两项，司令官才把时间表扔到副官的脸上，命令他上楼去。

司令官大叫大嚷，要求做出解释，声音大得尽管关着门，整所房子里还是听得到，吓得他的孩子们在自己的房间里簌簌发抖，他的妻子和厨子在厨房里担惊受怕地交换着眼色。副官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说，奥珀伦铁路管理局安排运输车在午饭以前到达，而且指示空车要迅速回

转。如果司令官亲自打个电话到奥珀伦去问问，列车能不能在奥斯威辛货运场上多停几个钟头，那么犹太人也许就可以在列车上等到吃罢午饭才下来。

接下来，司令官大发雷霆，这是他妻子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她想，希姆莱要来参观，闹得人人都精神崩溃了。挨过这场风波，她会多么高兴啊！一星期以来，他夜夜喝得酩酊大醉，还吃强烈的镇静剂，可还是睡不着。这差事真叫人受不了。拿孩子们和她自己来说，越早离开这里越好。天天给小孩子们弄来的许多新玩具和图画书、给那个大孩子添置的好衣服、出色的用人、熟练的园丁、她自己那一摞摞可爱的高价内衣和长睡衣，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正常的家庭生活比这一切更好。

楼上，司令官在咆哮，整个时间表必须立即重新打印。那个特殊项目必须按照他以前的命令安排在午餐以后。他，司令官，亲自命令这么做。火车得在货运场上需要停多久就停多久！如果奥珀伦铁路局的负责人想不通，他们可以在奥斯威辛的隔离营里待上几个月，彻底想一想。这是给党卫军国家领袖办差事啊！明白吗？不容许任何、任何干扰。哪个没脑子的白痴居然想让国家领袖在午饭前看一次特殊操作？看了这种玩意儿，他哪还有胃口吃饭呢？

这顿持续了十分钟的臭骂的要点就是这些。副官本人是一个冷酷的党卫军上尉，在萨克森豪森干过，被骂得面色煞白，像一个在隔离营里将要挨打的犹太人那样簌簌发抖。司令官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打发副官离开的时候，自己也直打哆嗦。副官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刚跑到花园里，就把胃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吐了出来，吐出来的脏东西里还夹着血丝呢。

司令官喝下了半杯白兰地，酒使他平静下来。他下楼吃午饭的时候，胃里不再感到绞痛了。他吃得挺香，对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挺和气，在这个月里，他还没这么和气过呢。话得说回来，时间表的其余部分看起来还不错嘛。不过，上帝保佑，如果他不坚持要看那份打印好的

时间表，那就糟啦！他的老规矩永远错不了——“主人的监视！”

火车停在弯道那一边看不见的地方。三点差五分，它那尖声哭叫似的汽笛声响起来了。

党卫军国家领袖和他的那些高级助手同司令官一起站在一条长长的木板平台上等着。幸好，这一天又是晴天。旁轨附近，多叶的树木的可爱浓荫挡住了下午炎热的阳光。他们全在高级军官食堂里美美吃了一餐，到目前为止，整个检查过程顺利地进行着。希姆莱对那道窝工的坝表示出非常通情达理的态度，集中营的飞速扩大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正让他高兴的是农业设施，那始终是他在奥斯威辛最喜爱的项目，他原来就是干农业这一行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I.G.法本公司在莫诺维茨的还没完工的工厂也得到他的赞赏。司令官急得如坐针毡，如果这件事顺利完成，不出岔子，那么这次视察的积极后果就可能近在眼前。

火车头里冒出来的烟在树顶上出现了，只见列车开过来了。那是一列小规模的运输车，司令官故意这么安排，十节货车厢，约莫八百个人。卡托维兹的警察局已经把他们抓起来关了几天。那间密室挤得密密匝匝，顶多只能容纳八百个人。希姆莱给司令官的亲笔信写得明明白白：“一次完整过程，从开头到结束。”分两批进行将会拖长时间，使党卫军国家领袖扫兴。现在这样子，也够糟糕的啦！

司令官已经看过好多次这种过程了——“主人的监视”——但是他始终没完全习惯。他是心狠手辣的，他知道那位国家领袖也是心狠手辣的。他听说，希姆莱有一回在俄国观看特别行动队处决一大批犹太人。据别人说，干得真粗糙：吩咐他们给自己挖好万人冢，然后用机关枪把他们扫死，就那么连衣服什么的埋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处理方式要仁慈得多、切实得多，也更德国式。但是，就它本身来说，它还是令人不愉快的。司令官知道这件事情使他自己手下的那些军官多么难受。他非

常好奇，想要看看海因里希·希姆莱会有什么反应。归根结底，这样的做法也真他妈的够呛。万一德国人打败了，那怎么办？司令官当然从来不会吐露这种顾虑。他的下属只要有一丁点儿暗示，他就把这种念头压制下去。不过，这些念头还是时不时使他不安。

火车停住了，犹太人开始下车。沿旁轨站着的党卫军守卫们向后退，免得造成任何吓唬或者威胁的印象。那是一批从大城市来的犹太人，看上去很富裕。他们从装牲口的车厢里笨手笨脚、磕磕绊绊地走下来，被阳光照得眨巴着眼。他们搀扶着老人、瘸子和小孩下车。他们焦急地东张西望，做妈妈的把孩子搂得紧紧的。但是，他们没显出惊慌失措的神情，专心倾听着三级突击队中队长赫斯勒流利地宣布他们将在哪里安家，哪种技术是最需要的，等等。这些话真说得叫人不由得不信，赫斯勒和他的助手奥迈尔不断地润饰和改进这一套熟极了的鬼话。

接着，那些犹太人毫无困难地排着队听凭挑选。不一会儿，有几个被挑出来送到劳动营去，他们迈开脚步穿过一些大树向比克瑙走去，其余的人默不作声地爬上等着的卡车。人走空了的平台上高高堆着他们的行李，净是漂亮的物件，还有不少是真皮的呢。等清理队来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清理好，倒是一笔相当大的外快呢。那些犹太人看来对赫斯勒说的话句句相信，包括将把行李全部送到他们的住所那样的细节。住所！他们的轻信是非常符合人性的，没有一个人肯相信自己已经死到临头，尤其是在六月里这么美丽的一天，阳光灿烂，小鸟在树上啭鸣。有几个犹太人带着害怕的神情向那伙望着这个过程的党卫军军官瞟了几眼，但是在司令官看来，他们好像谁也没认出那个伟大的党卫军国家领袖希姆莱，也许他们太专心了。

装满人的卡车没马上开动，让那帮来检查的党卫军军官坐汽车先赶去匆匆看一看那个密室所在。司令官引以为荣的是它的外貌一点儿也不露破绽。路旁有一块大木牌，牌上写着：消毒灭菌。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所庄稼人住的草顶大木房，坐落在一个苹果园里——波兰农村里有几千

所同它差不多的木房呢。木房门上有一块干净的箭形木牌，上面写着：消毒灭菌由此进。几米外有几所供脱衣服用的小木房，是用斫下来不久的木材新盖起来的，模样一点儿也不可怕。那帮来检查的党卫军军官走进有妇女和儿童标记的小木房，墙上有一个个编有号码的衣钩，下面是顺着墙排着的长凳，那是给犹太人挂衣服和折叠衣服用的。墙上有一块写着几种文字的牌子：

记住衣钩号码，以便消毒灭菌后找到你自己的物件！

衣服要折叠得整齐！

不得乱堆乱放！

不准闲谈！

炎热的阳光使木房里那些斫下来不久的木材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同从开着的门外飘进来的苹果花香味混在一起。希姆莱没发表什么意见。他迅速地点点头，动作短促而剧烈，表明他已经看够了，去看下面的吧！

党卫军军官们穿过苹果园，走进那所大木房。这里有四个墙上刷着白粉的空洞洞的大房间，那些非常厚的木房门和一扇上面挂着“通往浴室”大指示牌的后门看上去有点儿古怪。一个穿白大褂的党卫军人员站在走廊里一张堆着毛巾和肥皂的桌子旁。这里有一股强烈的消毒药水味。房门都开着，用钩子钩住。司令官解开一个钩子，把门关上，让希姆莱看。沉甸甸的铁杆一拧紧，门就关得密不通风。他默不作声地指指墙上投进毒气的那些小通气孔。党卫军国家领袖点点头，用手指指，算是询问那块关于浴室的指示牌是怎么回事。“通到外面，”司令官说，“处理。”

短促而剧烈地点点头。

那些卡车咕噜噜开来了。那伙检查的人离开密室，聚集在几棵苹果

树下，保持着恰当的距离，看操作。

同往常一样，头一辆卡车里是十来个特别分队人员，这是一批被利用来参与操作过程的犹太囚犯。这一小队人员会讲几种语言。他们从卡车上跳下来，跑去帮助他们的犹太同胞从别的卡车上下来。他们体面地穿着便服：在这温暖的天气里，他们穿着上好的衬衫、长裤和皮鞋。这些特别分队人员没穿条纹衣服，当然也没穿木底鞋，只是戴着必须戴的条纹的集中营帽子。他们帮助妇女和儿童下车，用意第绪语或者波兰语讲着消毒灭菌的步骤、集中营里的膳宿供应和工作条件。事到如今，这批刚运来的犹太人只有九分钟好活了，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以防万一。党卫军守卫人员牵着狗，拿着枪和木棍排成两道警戒线，从卡车前一直排到脱衣服的小木房前。那些犹太人没别的选择，只得由特别分队人员陪同着一直向木房走去。特别分队人员还在谈着伙食、邮政服务和探望的特权。司令官向默不作声的希姆莱解释，那帮家伙一直要陪他们走进密室，一直要把这个人道主义的骗局保持到最后一秒钟。要等到党卫军看守进去把那些毒气也透不过的大门关上的时候，他们才能逃到外面来。

司令官在说明的时候，没把功劳算给赫斯勒和奥迈尔，就是那两个党卫军军官想出了利用特别分队这个确实巧妙的安排。归根结底，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不是他们，而是他自己受到责怪！但是，这套办法正是这两个军官设想出来的。他们训练了一批批特别分队人员。他们定期地用煤气杀死一批，然后再训练一批。特别分队人员是从隔离营里新来的人当中找来的。那些软弱的人、容易吓慌的人和容易被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残酷情况吓破胆的没出息的人，就是他们要物色的。赫斯勒和奥迈尔把他们挑出来，让他们单独住在一所特殊的营房里，用直截了当的措辞同他们谈明这个任务。他们能够按照吩咐的去做，就活命，否则当场枪决。他们可以选择。许多人虽然吓坏了，但情愿挨子弹，脖子上挨一颗子弹。尽管这样，特别分队人员还是有的是，他们的需要一直能得到满足。但是，后来还是有一些人受不了这个活儿，想法提醒新来的人，甚

至同他们一起脱去衣服自杀。党卫军密切提防着这种人，经常能逮住他们。为了警诫别人，他们受到严厉惩罚：被活活烧死。真是明智的手段。

司令官看着这帮可怜虫催促妇女和儿童去送命，跟往常一样想不通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能对一切天赋的感情这么毫无反应呢，尤其是对宗教信仰跟他们相同的人？犹太人真是一个谜，就是这么回事。他偷偷地向海因里希·希姆莱瞟了一眼，差一点儿吓得没命。希姆莱正呆滞地紧盯着他在看哪。司令官打了个冷战，认识到这可能是整个检查的决定性时刻，只有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国家领袖来亲眼看看——“主人的监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司令官是不是胜任这个职位。如果他现在退退缩缩，流露出一丁点儿神经质或者内疚的神情，那他就会断送自己的前程，说不定会断送自己的性命。如果他不能符合要求，却知道其中那些事情，那他们还能容许他活多久呢？他看到过党卫军人员——也有职位很高的——挨到一颗子弹。

那些犹太人现在匆匆忙忙一起向那所用来脱衣服的小木房走去。他看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景象，这景象使他紧张的神经受不了。一条狗向一个顶多四五岁的孩子扑过去，对她乱叫。那是一个穿着蓝色短连衣裙的小女孩，跟他自己最小的女儿长得很像：黄头发、蓝眼睛、圆滚滚的德国人的脸蛋，一点儿也不像犹太人。这个漂亮的小妞儿紧紧地缩在她母亲的身旁尖叫。做妈妈的把她抱起来，为了哄她，折了一根长着苹果花的细枝，送到小女孩的鼻子前。她们就这样挤在那群犹太人中间走进木房，不见了。司令官在这里看到过几十次令人心酸的事情，但是这个小女孩的神情，那个做妈妈的冲动地一把折断那长着花朵的树枝的动作，令人受不了——那个母亲看上去也不像犹太人。宣传漫画全是胡闹，第三帝国的这些不共戴天的敌人看上去同其他欧洲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大多数都是这样。他早就发现这个情况了。司令官感到肚子痛，绞痛又发作了。他紧绷着脸，不露出一丝表情。

如今至少事情会迅速进行了。

党卫军守卫人员又排成两道警戒线，从小木房排到那所大木房，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小道。赤身裸体的男人先走出来，同往常一样，可怜巴巴的一群——矮胖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瘸腿的、头发灰白的或者秃头的——他们因为害怕，割过包皮的可怜巴巴的生殖器都缩了起来，那不用说。他难得在这里看到一个犹太人有真正的大生殖器，也许身强力壮的人才更富有男性气概。穿得整整齐齐的特别分队人员还混在他们中间讲着，想方设法使他们高兴起来。但是现在这些犹太人死到临头了，脸上免不了流露出恐惧。特别分队人员的脸色也很难看。司令官是一个狠心人，但是他始终不喜欢看走到密室去的犹太人的脸，尤其是男人。

不知什么原因，女人的勇气倒比较大，也许是因为羞耻心分散了她们的注意力，除此以外，还有对孩子们的担心。她们跟在后面走出来，在两排穿军服的年轻德国人中间赤身裸体地穿过，脸色倒并不怎么可怕。这些党卫军人员接到严格的命令，必须一言不发，态度严肃，不过他们还是忍不住对几个长得可爱的女人咧开了嘴傻笑。她们中间总是有相貌漂亮的，而且说到头，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更迷人了。当她抱着或带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的时候，说也奇怪，她就越发美丽了。

对司令官来说，在整个过程中，赤身裸体的女人同她们的孩子们走进密室，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时刻，美丽、悲伤而恐怖。他想望望希姆莱，但他害怕。他一直板着脸，但是在最后一批从小木房里走出来的女人中间，他看到了那个折树枝的母亲，那时候他差一点儿没法儿保持他沉着安详的态度。她有一个可爱的身段，可怜的人儿。像其他许多女人一样，她一条胳膊抱着孩子，另一只手遮住下身，只得让奶头露着。如果她们抱着一个孩子，她们总是毫无例外地遮住阴毛，露出奶头。这是一个反映妇女天性的奇怪事实。但是，使司令官震动的是那个赤身裸体

的小女孩，她还拿着那根开着苹果花的树枝呢。

最后一个女人的粉红色背脊消失在大木房里了。党卫军人员冲进去，接着，特别分队人员同站在肥皂和毛巾旁的穿白大褂的人一起走出来。那帮来检查的人听到响亮的砰砰关门的声音和吱吱嘎嘎地把门闩紧的声音。一辆漆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在犹太人脱衣服的时候已经开来，现在党卫军的卫生队人员从车上走下来，戴着防毒面具，提着装氰化物结晶体的罐子。刚才看了赤身裸体的女人，这个场面可不太好看！话得说回来，他们摆弄的是性命攸关的东西，预防措施规定严格。他们打开罐子，把东西从墙上的窄孔里倒进去，一转眼就把活儿干完了。他们重新跨进救护车，车就开走了。

司令官用绝对平稳的声调问党卫军国家领袖，他是不是高兴到密室门外去听听，看看里面。希姆莱就同指挥官一起走去。一帮犹太人的叫声听起来不一样，他们的哀号和呻吟是痛苦而听天由命的，几乎像在祷告，不像俄国俘虏或者波兰人发出野兽似的尖叫和咆哮。当希姆莱把眼睛凑到窥视孔上的时候，他的脸变样儿了：到底是扮了个厌恶的鬼脸，还是浮出高兴的微笑，司令官可拿不准。

希姆莱干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他向一个副官要了一支香烟。同元首一样，希姆莱是不抽烟的，或者说他是被认为不抽烟的。但是现在，当司令官带他转到密室的后面，等待毒气发挥作用的时候，他点起了香烟，安详地抽着。司令官指给希姆莱看那一大片不断扩展的万人冢区域，把碰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向他说明。只见周围几百米的草地上处处都是一个个高大的土堆。一条铁轨在这些土堆中穿过，直通到一个大坑边，坑旁高高堆着泥土，特别分队人员还在那里挖掘呢。希姆莱脸上的表情变得严厉起来，他以古怪的方式鼓起嘴唇周围的面颊，使得嘴唇看不见了。这分明是表示，他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他们来到密室以来，他头一回开口了。他用平静的声音说得很轻，不是对司令官，而是对一个副官，一个漂亮的高个子上校。上校脱掉一

只黑手套，在本子上迅速记录。

后栅栏门一下子开了。从开着的密室后门那儿，一辆高高堆满赤裸尸体的手推车由另一批特别分队人员——埋葬队人员，前拉后推地顺着铁轨向那帮来检查的人咕噜噜地过来。车从党卫军军官们身旁经过的时候，散发出一股消毒剂的气味，有点儿像石炭酸。那些赤身裸体的人看上去同不到半小时以前没多大不同，只是他们现在都一动也不动，身上沾着一道道粪便，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有的张着嘴，有的呆呆地瞪着眼——老人、小孩、漂亮的女人，一堆没有生命的肉体。那些女人的容貌和孩子的妩媚仍然可能被人喜爱。

这帮犹太特别分队人员从头到尾真是干得有条有理极了。在铁轨尽头，他们把手推车的手柄抬起来，这样尸体就卸到地面上，胡乱堆成一堆。有几个人把车推回密室去，其他的人留下来同正从坑里爬出来的挖土人一起，抓住一只胳膊或一条大腿把尸体拉到坑边——有几个人用大肉钩，司令官本人对这种做法感到厌恶——把死人一个个扔下去，尸体就看不见了。国家领袖希姆莱感到有趣，他走到坑边，看队员们在把赤身裸体的温暖尸体一排排摆好，在他们身上撒一层白粉。司令官解释，这是生石灰。一定要采取某种措施，因为整个地区的地下水正遭到污染，甚至党卫军营房里的饮用水含菌量也已经上升到危险标准。他几次向柏林反映困难，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埋葬可不是一个办法。艾希曼中校建议的每隔几个星期消灭几十万犹太人的大规模行动一旦开始，埋葬当然不是一个办法。

如果不马上采取果断的措施，他坚持说，整个体系就会垮台。什么都不对头。农舍型的密室是凑合着使用的，另一所在附近即将完工，但是这也只能应付一下眼前。焚化场仍然只是中央建筑委员会办公室里漂亮的模型，而柏林根本不管处理尸体的问题。那些特别分队人员不断地在把尸体一车车运出来，扔进坑去，一排排堆好。这时候，司令官开诚布公、全神贯注地向党卫军国家领袖谈着他对这个严重问题的看法。他

是这么专心地在提出要求，所以看到那个还握着断树枝的小女孩的尸体从车里滚下来，他也不觉得难受。

他的一片诚心没有白费，他看得出对方被打动了。希姆莱猛地使劲点点头，他噘起了嘴，使嘴唇又看不见了，接着他向副官们瞟了一眼。

“好了吗？”国家领袖说，“下一项是什么？”

“焚化场得盖起来。”他第二天到飞机场去以前，秘密接见司令官时说。

接见快要结束了，司令官有点儿慌张地提出最后一个重大要求，要求准许用犹太人做灭菌试验，这个要求被愉快地同意了。他们在中央建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个内室里，只有掌管整个波兰南部因此也是掌管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党卫军将军施毛泽在场。

“建设焚化场甚至要排在建造I.G.法本的工厂前面，”希姆莱说，“年底以前要完成。施毛泽要把本省其他一切计划搁在一边，优先提供劳动力和材料。”希姆莱对那个将军挥挥他那黑色的短手杖，将军急忙点头。“你以后还会听到我关于处理尸体问题的指示。你把一切困难告诉了我，让我看到了奥斯威辛的真实情况，我对你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尽了最大的努力感到满意。眼下是战争期间，我们不得不按照战争的要求来考虑问题。把你最好的建筑人员派去盖焚化场，等他们一盖好，把他们全干掉，懂吗？”

“懂，国家领袖先生。”

“我提升你为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恭喜你。现在我要动身了。”

中校！当场提升！

一星期以后，恩斯特·克林格尔也被提升为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同时，他接到他的建筑人员另有任务的命令。他们有一个新的职位：二号焚化场劳工分队。

(1) 原文是德语，集中营里从事苦役的工头儿，其地位高于一般劳工囚犯，低于小囚犯头儿。

(2) 原文是德语，集中营里管理其他囚犯的犯人，其地位低于囚犯头儿，高于领班工人。

(3) 原文是德语。

(4) 一级小队长是党卫军中的一种职称，相当于军士长的军衔。

(5) 指设在德国这两个地方的集中营。

(6) 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是党卫军中的一种职称，相当于少尉的军衔。

(7) 埃及的法老迫害以色列人和杀害初生的以色列小男孩事详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一章："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

(8) 旗队长和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都是党卫军的职称，相当于上校和中校。

第二十七章

中途岛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世界历史上一场关键性的战役这时候正在地球另一面的海上进行，在德国，甚至在我们的最高统帅部里，却没人注意。我们的日本盟友未能给我们提供关于中途岛之战的真相，无疑是背信弃义。然而，希特勒不喜欢听坏消息，哪怕有一份反映真实情况的报告，很可能他也不会重视。认真的德国读者要了解整个战争的进程，一定要掌握一九四二年六月在中途岛发生的事情。

说也奇怪，那些民主国家本身当时对中途岛之战没大肆宣传。在美国，关于这场战役的消息既简略又不正确。直到今天，只有很少的美国人知道，他们的海军在中途岛赢得了一场同萨拉米[(1)]和勒班陀[(2)]一样记载在军事史上的海上胜利。在这个星球的历史上，亚洲第三次驾驶军舰向西方大举进攻，为博取世界统治权而孤注一掷。在萨拉米，希腊人把波斯人赶回去；在勒班陀，威尼斯联合舰队挡住了伊斯兰教徒；在中途岛，美国人，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纪，阻止了亚洲有色人种的崛起。以后的那些太平洋战役基本上是日本徒劳无功地试图夺回在中途岛之战中丧失的主动权。

在中途岛战役以前，尽管阿道夫·希特勒和日本领导人一再错过机会和估计错误，战局仍然胜负未卜。如果美国这一仗打败，夏威夷群岛很可能守不住。由于美国的西海岸突然暴露在日本的武力下，罗斯福可能不得不彻底改变他那臭名昭著的“德国第一”政策，整个战争局势就可能有不同的转变。

那么，为什么这一关键性事件这样被低估？这种反常现象是这次战役的性质造成的。中途岛战役的胜利部分是依靠分析日本的密码电报取得的，这个办法在战时是不能透露的。（事实上，一家芝加哥报纸发现并发表了破译密码的真相，日本人显然没有注意。罗斯福总统英明地对这个泄密行为置之不理，没有大张旗鼓地依法起诉。——英译者注）美国海军当局关于中途岛战役的战报是含混不清和小心谨慎的，而且是拖了几天后才发布的。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充分估计到这一战挫败了日本的战争计划。所以，中途岛之战的真相被掩盖起来了。战争在炮声隆隆中继续进行，这场战役在人们的眼前消失了，就像一辆卡车扬起的一阵灰尘能遮住埃佛勒斯峰[3]一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转折点在人类的军事史上显得越来越巨大和清晰。

“平顶船”[4]战争

德国读者习惯于陆地上的战争，对于海上的战术问题，需要有一个简略的说明。在海面上，当然是没有地形差别的。整个战场是一片平滑的、无边无际的水面。陆地上的士兵都知道，这简化了战斗，但是增加了那些基本因素的重要性。航空母舰的发展使火力射程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在古代的海战中，战舰互相冲撞，互相摧毁一排排的桨，隔着几英尺阔的海面发射箭、石头、铁弹或者燃烧的物体。有时候，战舰互相用抓钩钩住，并排靠在一起，士兵们跳到敌舰上去，在甲板上厮杀。军舰上装置大炮好久以后，水面上的肉搏战还在继续进行。约翰·保罗·琼斯[5]用抓钩钩住英国军舰“塞拉皮斯”号，登上该舰，为美国赢得了第一场大海战的胜利，同一个罗马的舰长对一艘迦太基战舰所做的一模一样。

但是，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创造出了战列舰，一种蒸汽推动的钢铁巨船，装着旋转中心线大炮，这种炮可以朝左舷或者右舷把一吨重的炮弹发射到几乎十英里外。所有现代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建

造或者购买战列舰。我们自己和英国的造船厂在建造越来越大的战列舰上展开了竞赛，双方都想争取领先地位，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基本原因。甚至在此以前，英国资本家已经乐于为日本人建造一支这种可怕的舰队。一九○五年，日本人用它在对马海峡打败了沙俄。除此之外，只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战列舰交战。一九一六年，在斯卡格拉克战役[6]中，我们的远洋舰队在一次可以作为范例的战斗中击败了大英帝国的舰队。二十五年以后，在珍珠港，这种类型的军舰终于因毫无用处而黯然失色。

战列舰是海战中的恐龙，出生既不合法，寿命又不长。每一艘都像好多陆军师的装备那样，是消耗国家资源的无底洞。但是，它把远程大炮的火力带进了海战。由于地球的表面是弯曲的，它那大炮炮弹的弹道需要做出相应的校正！工业时代就这样使人不得不应付他那个小小星球的自然限制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些眼光远大的海军军官看出飞机的航程可以远远超过战列舰上大炮的射程。飞机可以飞行几百英里，飞机驾驶员几乎可以把炸弹一直带到目标上空。他们驳斥那些顽固地鼓吹战列舰的海军将领，终于赢得了这场支持建造海上活动飞机场——航空母舰的辩论。珍珠港事件在一小时内解决了二十年的争执，而太平洋上的这次较量成为一场航空母舰战争。

英译者按：我始终是一个战列舰派。隆忽略了在动乱的半个世纪中战列舰在保持均势方面所起的作用，尽管没有人能不同意它在珍珠港遭到的惨败。他不负责任地把日德兰半岛[7]附近那场不分胜负的战斗（斯卡格拉克战役）说成德国胜利，是可笑的。德意志帝国的远洋舰队在日德兰战斗以后从未出动作战过，大多数兵舰在斯卡帕湾被凿沉。“俾斯麦”号被击沉，其他的战列舰被英国皇家空军炸得停在停泊地无法动弹以后，最后希特勒把剩下的都拆毁了。

航空母舰战的战术

所有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美国的和日本的，载着三种飞机。

战斗机是防御性的，它护卫攻击型飞机去袭击目标，击落试图拦截的敌方战斗机，保护攻击机的安全。它还飞翔在上空，进行空中战斗巡逻，来保护自己的舰队免遭敌机攻击。

还有两种是攻击型飞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在空中投弹；鱼雷轰炸机瞄准吃水线以下的目标给予致命的打击，它进攻的方式冒的风险更大，它投的弹更重。它不得不低低地贴近水面直线飞行许多分钟，然后放慢速度，投下鱼雷。在这样逼近敌人的过程中，鱼雷轰炸机的驾驶员非常容易被高射炮火或者战斗机击中，它的行为无异于自杀，所以它需要战斗机坚强的保护。

航空母舰战的原则对双方的海军来说都是同样的，三种类型的飞机编成一支支中队起飞去执行任务。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在空中联合起来，一起飞向目标。战斗机同对方的防御战斗机作战，俯冲轰炸机发动进攻，等到敌人的注意力最分散的时候，容易被击中的鱼雷轰炸机就悄悄地低飞上前去歼击敌人。这叫作协同进攻，或者叫分批出动。

在这个计划中也会有变动，譬如说，一架战斗机可以携带一枚轻型炸弹。而日本人一开始就把他们的鱼雷轰炸机——97型轰炸机，设计成一种两用飞机。如果不携带鱼雷，它可以携带一枚很大的杀伤炸弹，这样就使它对陆地上的目标也具有强大的破坏力。

结果，这种日本的两用轰炸机决定了整个战役的胜负。

密码本C

情报也是起决定作用的。由于分析了密码无线电报和部分破译了密

码，美国人察觉了敌人的作战计划。日本人原应该预见到这一点而加以防止的。在现代战争中，密码和代号应该经常更换。在我们德国军队的指令中，这是一项标准规定。人们不得不假定，敌人在抄录我们广播的一切莫名其妙的话，而且凡是人脑能够想出来的，人脑就都能够阐明。日本的通信原则要求更换密码，但是它的海军在准备中途岛战役的过程中过于自信和行动匆忙，工作受到干扰。行动匆忙是杜立特领导的空袭所造成的结果。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日本海军一直使用密码本C。美国和英国的小组最早使用了IBM公司的机器，把这些电文不断地研究了半年。从四月一日起，日本人原该改用密码本D。如果更换了密码，日本进攻中途岛的暗号就绝对不会泄露。但是，杜立特空袭引起一片混乱，更换密码的事拖到五月一日，接着又拖到六月一日。从六月一日起，密码本D像一块密不透风的帷幕终于掩住了一切，但是当时离战斗开始只剩三天，日本的计划大部分已经被敌人知道了。

受伤的航空母舰

日本过于自信和行动匆忙这种错误在珊瑚海战役以后就暴露出来了，那是一次小规模的航空母舰战斗，当时日本人试图占领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给澳大利亚制造空中威胁。这支远征舰队同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冲突起来。由于天气恶劣，作战双方的军舰始终没有互相看到，演出了一场充满错误的决断和空中捉迷藏的喜剧。在两天的混战中，日本人占了上风，打沉了大型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和一艘油轮，击伤了“约克敦”号。他们损失了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另外，舰队中的航空母舰“翔鹤”号和“瑞鹤”号被炸弹炸伤，舰上的飞机有所减少。

双方的航空母舰从珊瑚海歪歪斜斜地回到自己的基地。一千四百名美国工人在珍珠港每天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地工作，三天内就把那艘受了重创的“约克敦”号修好了，它参加了中途岛战斗。但是，那两艘受伤

的日本航空母舰没有投入战斗，最高统帅部拒绝推迟作战日期去训练和更换飞行人员，也没下令紧急修理。为了保证在一个月圆之夜登陆，或者出于诸如此类站不住脚的理由，两艘航空母舰的战斗力被无所谓地放弃了。

计划和反计划

山本的中途岛作战计划是黑岛大佐制订的，他曾经设想出那个伟大的但是流产了的“西进”战略。他的判断力似乎衰退了。中途岛计划就它的规模来说是宏大的，就它的复杂性来说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但是它缺乏两个军事上的优点：单纯和集中力量。它是一个双重任务，这始终是一项冒险的行动。

1．占领中途岛环礁。

2．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

这计划一开始完全是珍珠港事件的重演，一次航空母舰对环礁的偷袭。在海军中将南云指挥下，四艘航空母舰——而不是原来要求的六艘——将偷偷地从西北方进逼。他们将一举消灭美国的空中防御力量，然后在尼米兹能够出兵以前，就由登陆部队占领环礁。他们假定（想法完全正确），尽管尼米兹力量薄弱，他仍然将不得不出来应战。山本亲自计划，把他那些战列舰埋伏在南云后面，隔开几百英里，在飞机的航程以外，准备紧逼和消灭从南云的空中猛袭下逃出来的尼米兹舰队的残余。

这个计划包括对离阿拉斯加不远的阿留申群岛发动一次佯攻，另外几艘航空母舰将摧毁美国在那里的海军基地，然后派一支入侵部队登陆。这次佯攻可能把尼米兹薄弱的兵力远远地诱到北方，这样就能使山本得到一个大好的机会，插进太平洋舰队和夏威夷群岛之间。如果尼米

兹不出动，日本仍然可以夺取和占领阿留申群岛，这样就拔掉了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北端的据点。

所以，尽管山本在军事力量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他还是决定把他的军事行动建立在蒙骗和偷袭的基础上。但是，根本不存在偷袭的可能。尼米兹大胆地假定密码破译人员向他汇报的是真实情况，还假定他可能用偷袭偷袭者的方法在劣势下取得胜利，把他的全部赌注押在这样的假定上。他就这样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军事理论上的这个难题：作战计划应该建立在敌人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这一点上，还是建立在敌人可能采取的最厉害的行动这一点上？切斯特·冯·尼米兹连海军五星上将金从华盛顿拍来的那些唠唠叨叨的电报都不予理睬，金一再指出日本舰队可能开往夏威夷。如果事实证明尼米兹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他蒙受的耻辱将会比那位已撤职的珍珠港总司令蒙受的更大。

但是，切斯特·冯·尼米兹是好样的。他是纯粹的德国军人的后裔，而且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得克萨斯家庭的世系可以直接上溯到十八世纪一位荣获王冠盾形纹章的德国少校恩斯特·冯·尼米兹男爵。这个祖先则出身世世代代当军人的冯·尼米兹家族，一直可以回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尼米兹这个家族最近几代维持不起贵族的生活方式，放弃了“冯”这个称号；当然，在得克萨斯，这个称号只能给人添麻烦。

尼米兹下了一个简单而伟大的决断：伏击山本。他做出决定，等南云的航空母舰从西北方开来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航空母舰全部布置在中途岛的东北方。中途岛是一片被海水包围的、广阔的、凸出的土地，在这片土地周围，将要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战斗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先看见谁。尼米兹这样布置他的重型军舰，同对方保持一段距离，把它们隐蔽起来，占了很大便宜。

因为从中途岛（陆地上）起飞的飞机可以搜索七百英里范围内的一个弧形，而山本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最多只能巡逻三百英里。尼米兹还能在夏威夷收到从中途岛海底电缆传来的巡逻报告，这样环礁上就不会

增加广播通信来提醒山本，美国人已处于戒备状态。尼米兹能够从夏威夷当场把巡逻报告用密码电报转发给他的航空母舰，而山本的舰队慢腾腾地闯进射程，懵懵懂懂，什么也没看见。

这就是尼米兹布下的埋伏，山本的舰队径直闯进了伏击圈。

然而，并不是一切伏击都一定会成功。偷袭是一种巨大的但是稍纵即逝的优势。山本的骁勇善战的舰队在尼米兹的偷袭中迅速稳住阵势，在开头阶段，中途岛战役的形势是日本人取得了巨大胜利。

英译者按：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是一个既有远见又有出色幽默感的、矜平躁释的人。在他去世前不久，他看过我这一章的译文原稿。当他看到隆用“冯·尼米兹”这个习惯用法的时候，他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他表示关于他家谱的那些细节都是正确的。

有一句海军格言说：“如果行得通，你就是英雄；如果行不通，你就是孬种。”关于中途岛战役中的情报破译，确实有许多是凭猜测得出的。必须拍发一些迷惑日方的信号来引诱他们泄露线索。海军上将尼米兹决定根据这种难以完全相信的“内幕消息”来行动，是大胆的。他不知道日本人的计划，更确切地说，他只能大致上觉察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凭着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预感采取行动。

德国军队预防密码被破译的措施并不怎么有效。在这里，我不能多费笔墨，不过事实上，德国的电讯已大量被破译。

---

(1) 萨拉米位于阿提卡半岛西面。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泽尔士一世率舰队，入侵希腊，在该地附近与希军发生激烈海战，遭到失败。

(2) 勒班陀位于希腊科林斯湾西北岸。1571年，罗马教皇、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结成反对土耳其人的神圣同盟，该同盟的联合舰队在这里打败了土耳其的舰队。

(3) 即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

(4) 在美国俚语中，航空母舰被叫作平顶船。隆此处用了这个美国俚语，所以加了引号。

(5) 约翰·保罗·琼斯（1747—1792），美国海军军官。1779年9月23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琼斯率领美国海军击败并俘获“塞拉皮斯”号。

(6) 斯卡格拉克是北海一海峡，位于挪威南面。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英、德两国海军在该海峡进行激战。

(7) 日德兰半岛大部分是丹麦国土。此处日德兰半岛即指丹麦。

第二十八章

在晴朗无风的天气，各中队从瓦胡岛起飞，去与已启程的航空母舰会合。“企业”号上带队的鱼雷轰炸机飞近母舰，一个旋冲，砰的一声撞在甲板上，碎片四迸地翻滚下海。华伦驾着一架崭新的俯冲轰炸机在高空中盘旋，在他看来，那场面真像一架玩具飞机在迸裂。护卫驱逐舰飞速驶向海中的残骸，像火车头般冒着滚滚浓烟，在海面上划出一道白痕。他在母舰上降落后得悉，机上人员都已获救。这种事故并不罕见，但这一次使他感到兆头不妙。

第十六特混舰队将出动，拦截日方对中途岛的登陆行动。

驾驶员们在舰上降落后不久，电传打字机屏幕上闪现的这些字样，在待命室里引起欢乐兴奋的情绪。可是，在接下来的冗长而又冗长、枯燥无味的一星期中，舰队总是以常规速度迂回曲折地朝北前进。兴奋情绪消逝了，人们变得厌烦而越来越紧张，心神不宁。“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由一圈巡洋舰和驱逐舰护卫着，从阳光普照的热带海面慢腾腾地驶进灰色天空下翻滚着灰色大浪、刮着寒风的海域。有夏威夷的巡逻机群做掩护，飞行员们简直无事可做。那些新手，海军学院学了三年提早结业的学员或预备役海军少尉，像挑大梁的红角儿那样因不用做舰上的杂差而扬扬得意。他们睡懒觉，玩十五子游戏[1]，打牌，弄得待命室里一片香烟烟雾，喝下的咖啡和柠檬水要以加仑来计算，吃的是丰盛的饭菜和大量的冰激凌。除了操练和听课以外，就是谈谈男女私情、上岸度假、飞机失事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笨手笨脚地拿人寻开心，借此消磨时间。总的来说，忸忸怩怩，一副嫩相，模仿着好莱坞影片中第一线飞行员的样子。

华伦往常很欣赏待命室里同僚之间熟不拘礼的交往，这次出征却不

然。多少从战争一开始就跟他在一起的中队里的战友，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或者调离了。这些兴致勃勃的新兵大都尚未结婚，让他感到自己年老了，心情烦躁。这样没完没了地一天天闲混，使他苦恼。他是飞行作战军官，中队的第三号指挥官，因此他尽量忙个不停：温习战术条令；草拟导航习题和黑板上的实战作业；在飞行甲板上狠狠地操练；不断地出没在机库甲板上，把中队的飞机检查了又检查。

闲暇滋生闲话，闲暇加上紧张不会有好结果。日子慢腾腾地过去，待命室里的话题转到海军少将斯普鲁恩斯身上。从旗舰司令室有话透露出来，哈尔西的参谋人员对他没有好感。哈尔西把他的老朋友，这位前任屏护舰队司令，在他们面前吹捧为一个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参谋人员却认为他是一个天大的怪人：冷漠、沉默、难以接近，跟老总截然相反。他在吃饭时情愿一声不吭地坐着。他使哈尔西那些忠心耿耿而热情奔放的部下不高兴，他们从老总身上学到了爱开玩笑的风格。明明有约翰·托尔斯[(2)]这种一团火似的空军人员可用，为什么哈尔西偏要提拔这个沉默寡言的非飞行员出身的人来打一场航空母舰战争呢？是出于交情吗？据说，出征第一天午餐时，斯普鲁恩斯在保持长时间令人心烦的沉默后开口了，说的是："诸位，我要你们明白，我对你们每个人都是放心的。要是你们没有什么优点，比尔·哈尔西才不会要你们呢。"他似乎不知道他自个儿也被人担心地注视着呢。

他的举止是十分古怪的。他独自在飞行甲板上溜达，一溜达就是一个钟点，可其他方面显得着实懒惰。他很早就上床，睡得又长又熟。有一个夜晚，和敌方水面舰只接触发出警报时，他竟没起床，仅仅下令改变航向回避一下，就又入睡了。他吃的早餐每天不变，总是烤面包和罐装糖水桃子，而且早上只喝一杯咖啡，那是用带上舰来的特种咖啡豆自己煮的，像老小姐般小题大做。碰到雨天或甲板上刮大风，他就坐在司令部餐室里阅读舰上图书室里的旧书。他简直像是出来兜风似的。哈尔西的参谋长——海军上校布朗宁统领着这支特混舰队，斯普鲁恩斯呢，不过是在布朗宁的命令上签上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罢了。

总而言之，参谋们对斯普鲁恩斯不抱什么希望。布朗宁会打好这一仗，如果那艘抢修好的“约克敦”号能及时赶到现场，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将负责指挥，因为他比斯普鲁恩斯资格老。弗莱彻在珊瑚海战役中干得不大好，但他至少在航空母舰战斗中受过血的洗礼。待命室里就这样闲扯着，这使华伦着恼，也感到不安。

第十六特混舰队到达驻地——万里无垠的大海上一个被称为“幸运点”的地点，接着令人厌烦地来回转悠了两天，等待“约克敦”号到来。这是预定的伏击地点，离那环礁约莫三百二十五英里，在敌方航空母舰所载飞机的航程之外，但又离敌人相当近，一旦中途岛的飞机发现了敌人，可以立刻发动进攻。在缓缓前进的舰只之间欢跳着的海豚找不到可吃的残羹冷饭，舰上官兵连一只纸杯也不准抛到海里。

“约克敦”号以全速行驶，终于进入视线了，外表上没有一丝在珊瑚海受过重创的痕迹。跟这艘母舰一样，舰上的各个中队在珊瑚海之战中损失惨重，如今是把那些死里逃生者和“萨拉托加”号上的飞行员匆匆凑合起来的。可是，再来一艘航空母舰，不管它是修修补补的还是怎么的，总是大受欢迎的。眼下有了弗莱彻来负责战术指挥，舰队开始越来越多地发警报了。“约克敦”号上一再传来发现敌方潜艇或敌机的消息，就少不得要来上那老一套手忙脚乱的常规操作：所有的舰只来个急转弯，飞行甲板拼命朝一边倾斜；水兵们慌忙赶上炮位，瞄准目标；驱逐舰溅起浪花，交叉来往行驶；然后是令人厌烦的等待，解除警报，回收飞机，恢复日常的例行值勤。这些警报结果全是一场虚惊。这两支特混舰队绕着“幸运点”转了又转。“约克敦”号带着它自己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屏护舰队，被称为第十七特混舰队；“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仍被定名为第十六特混舰队，由斯普鲁恩斯指挥，作为弗莱彻的副手。

华伦把自己安排在第一次拂晓搜索飞行中。他那架崭新的无畏式在甲板上两行加罩的黄色导航灯之间蹦跳着前进，朝着满天繁星和银河，轰隆隆地冲进寒冷的夜空，他的精神也为之一振。新来的飞行员在待命

室听取最后的训令时，听到绝对禁止用无线电通话的命令，脸色阴沉起来。航空母舰将不发出任何返航信号，即使不得已在海面上紧急降落，也不准拍发呼救信号。敌人在迫近这一令人寒心的现实，就这样突然降临到他们头上。华伦没驾驶SBD-3型飞机[3]巡逻过，对这些严格的规定也感到不自在。但这架新飞机噗噗噗地一气儿飞了两百英里，然后，迎着浅紫色的曙光和美丽的日出，机上的新型电子归航仪器使他丝毫无误地回到预定的选择点。多喜人的情景啊，只见两艘母舰的岛形上层建筑[4]在地平线上划出两个缺口！他在舰上降落时，干净利落地钩住第三道阻拦索。没错，是一架出色的飞机：先进的导航装置、称心的引擎、自动封闭的油箱、额外的机枪、增厚的装甲。甚至他的机枪手，一个难得开口、开起口来好像在讲外国语的从肯塔基州山区来的姓科尼特的阴郁的小伙子，也带着微笑从后座爬下飞机来。

“这架飞机可真不坏。”华伦说。

科尼特啪地啐了口烟油，说了句似乎是这样的话：“俺看蛮不赖。”

“华伦！华伦！动手啦，人家在轰炸荷兰港啦！”

“天哪！”华伦从铺位上坐起来，揉揉眼睛，一把抓起长裤，“你怎么说！阿拉斯加，嗯？又上当啦！”

他的同舱伙伴眼睛一闪。彼得·戈夫是一个新来中队的海军少尉，纽约州北部来的一个小伙子，留着跟拜伦一样的红胡子。他起劲地说：“也许我们要朝北开拔，截断他们的退路，把他们砸烂。”

“海上可要走三天哪，老弟。”华伦光着脚跳到冷冰冰的铁甲板上。

他们赶到第六侦察机中队待命室时，那些大躺椅都被占满了。飞行员们一声不吭地紧盯着电传打字机黄色屏幕上爬行着的字样：

> 预料对阿拉斯加系佯攻，主攻方向将针对中途岛，荷兰港有备无患，防守严密。

第六侦察机中队队长，一个健壮、矮胖的老手，名叫厄尔·加拉赫，把一幅太平洋大海图挂在黑板上，讨论万一朝北对日方突击时的时间和距离问题。年纪较轻的飞行员们如饥似渴地听着。这才是干正经事哪。但是，华伦留意到刚写上的一个新的舰队航向：120度，东南。这航向背离阿留申群岛，背离中途岛，顺风行驶。仅仅是又一次环绕“幸运点”的例行迂回行动而已，不是作战行动。

不到一小时，屏幕上又滑过一道字样：

> PBY[5]巡逻队报告：“重型敌舰多艘，方位237，距离中途岛685。”

“中途岛”三个字在第六侦察机中队待命室里引起了一阵欢呼和怪叫声，人人都一下子讲起话来。中队长跳到海图前，在观测到敌舰的地点上画了一道浓浓的红粉笔圈。“好啊，总算来啦。距离一千英里左右。在十六七小时内，他们将进入攻击范围。”

飞行员们还是围着海图，拿手指比画着距离，争个不休。这当口儿，电传打字机又嗒嗒地响起来：

>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急电：此非敌攻击舰队，而是登陆舰队，攻击舰队将于明天黎明从西北来犯。

“好家伙！”彼得·戈夫在华伦身边说，“人家蹲在珍珠港，怎么知道这么些啊？”

天黑了。午夜临近了。第六侦察机中队的驾驶员们几乎没有上床的，他们有的看书，有的写信，有的没完没了地谈女人和飞行。但这嘁嘁喳喳的话声跟过去不同了，听上去更低沉、更紧张。参谋部的小道消息还在不断传来。斯普鲁恩斯收到电报时不在旗舰指挥室，而是在司令部餐室里。他正坐在长沙发上读一本发了霉的乔治·华盛顿传记，仅仅

在通知簿上签了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这时候，在像翻了个儿的蜜蜂窝似的旗舰指挥室里，布朗宁上校已经在起草第一批作战命令了。

电传打字机不时嗒嗒地传出一道道关于荷兰港或即将到来的日本登陆舰队的消息。环礁上陆军航空兵团的轰炸机声称，在高空水平轰炸中重创、击沉战列舰和巡洋舰什么的。谁也不相信这一点。俯冲轰炸机驾驶员们对海上高空水平轰炸有个说法：正像企图拿一颗石弹去击中一只受惊的耗子。“那些航空母舰怎么啦？他们的母舰在哪儿？关于那些天杀的母舰，有什么内部消息？”这是各待命室里焦躁不安的念叨。

华伦到甲板上再去核查一下天气情况。月亮快圆了，天上是星星、薄云，刮着寒冷的侧风，北斗七星挂在右舷尾部的上空。舰只高速前进，下面远远地传来哗哗的泼溅声。正飞速地向敌方迫近！飞行甲板近舰艉处，月光在紧排在一起的飞机机翼上闪烁，这儿那儿隐约地显出机修工作用的手电打出的一道道红色光芒，看上去细得像铅笔。机长们一小簇一小簇地蹲着，不停地扯着舰上人员惯常扯的闲话：关于八月份要来舰的更好的鱼雷轰炸机、宗教信仰、体育运动、家庭琐事、檀香山的妓院，就是不大谈起每个人心上最主要的问题——随着黎明而来临的战斗。

华伦非常清醒，在微风中的平稳的甲板上迈着步。月光在四下的海面上跳跃。穿过下面的机库甲板时，他分外清晰地留意到周围的大量爆炸物：炸弹、加满汽油的飞机、满满的弹药架、油桶、鱼雷弹头。“企业”号是一个八百英尺长的铁蛋壳，装满了炸药和人。他心惊肉跳地注意到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跟这完全一样的日本铁蛋壳可能离此只有几百英里，正在迫近。

哪一方来突袭哪一方呢？假定有艘敌人的潜艇发现了这支舰队，那怎么样呢？绝对不是不可能的啊！这样的话，日出时分日本飞机就可能来袭。即使这支舰队当真抢在日出之前下手，这次进攻会得手吗？即使舰队演习时，在没有敌方对抗的情况下，由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

轰炸机配合一致的进攻也从未奏效过。有个头头儿没接到指令啦，某某人的航向出了错啦，要不，坏天气打乱了中队的队形。“企业”号上像彼得·戈夫那样新入伍的飞行员太多了。受过重伤的“约克敦”号上的飞行员是帮外行，是在珊瑚海遭受伤亡后在海滩上搜罗起来的。同砸烂珍珠港并把英国海军逐出印度洋的身经百战的日本航空兵对抗，这样一支杂牌军能干出什么名堂来？

然而，不会再有演习的机会，不会再有练兵的机会了。正戏上场啦。除非来一次大获全胜的突袭，否则日本人会迅速而巧妙地采取报复行动，把“企业”号炸成一团雄伟壮观的火球。他不是在舰上被烧成灰烬，就是耗尽了燃料掉在海里，如果正在空中飞行的话。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可不止百分之五十呢。

然而，华伦还是把这看作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平常事。他不以为自己会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死去，就像从纽约买了飞机票到洛杉矶的旅客也不会这样想。他是一个职业飞行员，他不知多少次驾着飞机穿过敌人的炮火。他认为自己很在行，只要有点儿运气，就能闯过这一关。他站在飞行甲板艉部最后一排黑黝黝的飞机后边，裤腿被风刮得啪啪作响，眼睛望着月光下宽阔的舰艉航迹朝后方奔腾而去，心里在想，他情愿明天升空迎击日本人，也不愿到别处去，干任何别的事。

他真想抽支香烟。在回岛形上层建筑到下面去之前，他又抬眼望望天空，不禁站住脚，仰起头来，回想起好多年没想起过的一幕情景。他当时七岁，有天晚上，在同样的天空下，在一个铺满新雪的码头上，他跟爸爸手牵着手散步，爸爸跟他讲着星星之间的距离有多大和它们的体积有多大。

“爸，是谁把星星放在天上的？上帝吗？”

“哦，华伦，不错，我们相信是上帝干的。”

“你是说耶稣基督亲手把星星钉在天上的吗？”孩子正在想象那个头

发老长、身穿白袍、和蔼可亲的人在漆黑的太空中挂上一个个巨大的火球。

他回想起他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吞吞吐吐地回答："你啊，华伦，在这里多少有点儿糊涂了。耶稣是我们的主，这一点儿没错，可他也是上帝的儿子，而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宇宙间的万物。等你大了，对这一切会理解得更深的。"

华伦把这次交谈看作他产生疑问的开端。好多年以后，在一次难得的关于宗教的争论中，他父亲又引用夜空来证明上帝必然是存在的。

"爸，我不想冒犯你，不过依我看，这些星星看上去像是随意地布下的。凭什么去考虑它们的体积和它们之间的距离呢？世上的事有什么大不了啊。我们是一粒尘埃上的微生物。生命是一种无聊透顶而毫无意义的偶然现象，生命一旦终了，我们不过是一堆死肉。"

他父亲从此再没跟他谈过宗教问题。

星星在像长着刺的雷达天线桅杆上空壮丽地摇晃着。在华伦·亨利眼里，星星从没这样美过。尽管各个星座的形状很是分明，看上去还是好像随意地布下的。

他躺在舱里，在黑暗中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彼得·戈夫在另一张铺上轻轻地打着呼噜。还有一位同舱伙伴，副中队长，正在待命室里写信。华伦巴不得睡两三个小时。他想还是看点儿书试试，就开了铺位上的小灯。他的目光通常总是忽略书架上那本他父亲送的黑封皮的《圣经》，好像它不在架上似的。要催他入睡，这东西最好啦！他把上半身垫高，忽然心血来潮，想卜个吉凶，就随手打开《圣经》。他的目光落在《列王纪下》的这一节上：

> 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6)]

这使他惊呆了。他对上帝从没完全失去过信仰，尽管在他心目中，就容忍和幽默感来说，上帝准该更像他的父亲，而不大像传教士们嘴里的那个声如洪钟、满口说教的上帝。“唉，提了个愚蠢的问题，嗯？”他想，“我还是净管自己的事，让上帝来照料其他问题吧。”

他看了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那几章[7]，接着看了关于挪亚和巴别塔的故事[8]。自从小时候在主日学校学过这些章节以后，他一直没再看过。说来也怪，这些章节并不让人乏味，倒是写得很简洁，富有洞察力。亚当逃避责任这码事，他在中队里每天都看得到；夏娃是一个可爱的捣蛋鬼，就像跟他有过瓜葛的那许多女人一样；该隐[9]活像任何忌妒成性、心怀仇恨的穿军服的孬种；而写洪水那章里，对暴风雨的描绘多出色啊，逼真极了。读到写先祖的那几段时，他开始迷迷糊糊了，而写雅各跟拉班之间的纠纷那几章使他如愿以偿了。[10]他衣服也没脱就睡着了，金翼徽章在他困得忘了关掉的小灯灯光里闪闪发亮。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立即进入战斗岗位。”

拂晓发出的战斗警报在刮着风的飞行甲板上回响。星星还在黑色的天空中闪烁，泛白的东方有朵浮云呈现出粉红色。水兵们戴上钢盔，穿上救生衣，源源不断地拥上夜色朦胧的甲板，有的走上炮位，有的赶到飞机边，有的把救火水龙带松开摊在甲板上。华伦坐在飞机内，检查拉来拉去不大灵活的座舱罩。大多数飞行员仍旧待在待命室里，他们都早已吃了早饭，光是等待着。华伦通常吃香肠煎蛋当早餐，今天只吃了烤面包，喝了一杯咖啡，使肠胃保持平静。在这黑黝黝的凌晨那几个小时内，电传打字机寂静无声。关于敌人的航空母舰，依然毫无消息。

座舱罩可以方便地开关了，但华伦仍逗留在飞机内。星星消隐了，天色从靛蓝变成青色，海面发亮了。一幅双方可能采取什么行动的示意图清清楚楚地浮现在华伦的头脑里。日方的航空母舰——如果珍珠港关于拂晓空袭的情报是正确的话——眼下会在“企业”号西面约莫两百英里的地方。用上帝的眼光向下望，这两支行进中的航空母舰舰队和那纹丝

不动的中途岛环礁在海面上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随着两支舰队都朝环礁飞速前进，这三角形越缩越小。今天早上某个时候，两支舰队将迫近攻击距离，这将是这场战役的爆发点。当然啦，日本人可能根本不在那儿，他们可能远在夏威夷附近。如果是这样的话，海军上将尼米兹可上了个史无前例的大当啦。

太阳在线条分明的地平线上探出一个熊熊燃烧的黄色弧形光轮，爬上天空。啊，哪儿来的日方破晓突袭，一次危机过去啦！这确实是华伦在盼着的事。他走下甲板到待命室去，正走进去，扩音器里发出刺耳的声音："驾驶员们，立即登机。"

"好啊……这可来啦……我们走吧……"

飞行员们从椅子上跳起身来，皮靴噔噔噔地在铁甲板上震响，脸色紧张而热烈。这一回，凭着不约而同的冲动，他们彼此转过身来握手，然后拍拍肩膀，打着哈哈。他们快有一半已经挤出门去，忽然过道上的扩音器高声叫道："前令取消，驾驶员们回待命室。"

像起跑不利后突然被勒住的赛马，飞行员们愤怒而心惊肉跳地拖着脚步回到椅子上，彼此没好气地指责"高高在上的那帮笨蛋"。事情搞糟了，华伦心想，那些指挥官神经过敏地举棋不定。

"高高在上"的地方发生的事是迈尔斯·布朗宁上校下了命令，海军少将斯普鲁恩斯把它撤回了。

斯普鲁恩斯在黎明前很久就使哈尔西的参谋长感到为难了。在发出战斗警报前，布朗宁和他的作战军官登上哈尔西在旗舰上的掩蔽部，那是一间小小的钢室，高高地凌驾在驾驶台之上。因为斯普鲁恩斯没有留言，所以布朗宁没去叫他。可是，钢室外的星光下有个矮小的模糊的身影跟他们打招呼："早上好，两位。"

"啊！是少将吗？"

“对。看来会有好天气来让我们干一场。”

破晓了，斯普鲁恩斯靠在室外舷墙上，望着航空母舰苏醒过来。布朗宁上校心里痒痒的，巴不得马上投入战斗，一脑门的应急方案，但这位心平气和的斯普鲁恩斯一大早就到场，让他觉得不自在。换了哈尔西，如今会像一只关在笼中的老虎般踱来踱去。但是，真正在不停地踱步的倒是这位参谋长自己，他身穿跟哈尔西一样的皮制防风外衣，模仿着哈尔西的姿势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因为没有消息而大发脾气，跟作战军官争论日本航空母舰到底会在什么地方。

他蓦地一把抓起一个麦克风，对驾驶员们发出了那道华伦走进待命室时听到的命令。

斯普鲁恩斯朝室内叫道：“凭什么这样做，上校？”

“请你看看这儿好吧，将军。”

斯普鲁恩斯和蔼可亲地走到海图桌边。

“眼前呢，长官，日本人肯定已经起飞了。已经是大白天啦。他们说不定早在黎明前就起飞了。我们知道他们的飞机的航程，他们一定已经到了这道弧线上的某处地方，误差二十英里。”他把食指伸直，在图上的中途岛附近画一个小圈，“他们随时会被我们观测到，我想做好打击他们的准备。”

“我们的驾驶员登机要花多少时间？”

布朗宁望望作战军官，那人带着几分自豪说：“本舰上，将军，两分钟。”

“那干吗眼前不让他们在待命室里歇息？他们今天要在座舱里待好久呢。”

斯普鲁恩斯走到阳光普照的平台上，于是布朗宁恼火地播发撤销令。

舰上的掩蔽部面积不大，摆了那张海图桌和两三把长靠椅就已经很挤了。一个放机密资料的书架、一把咖啡壶以及几个麦克风、电话和广播扬声器，这就是全部设备。有只收听中途岛上巡逻机的无线电频率的受话器，正发出一阵电线的嗡嗡声和受静电干扰的响亮的爆裂声。日出后约莫半小时，这个受话器里突然迸出一阵咕噜声："敌方航空母舰。五十八飞行小队报告。"

"好啊，这就是啦！"布朗宁又一把抓起麦克风。斯普鲁恩斯走进来，三名军官瞪眼望着这嗡嗡作响、毕毕剥剥的受话器。布朗宁气炸了，砰地一拳擂在海图桌上。"哼！你这狗娘养的脓包！经纬度是多少啊？"他很气愤，又有点儿窘，不禁瞟了斯普鲁恩斯一眼，"妈的！我原以为这小子这回开口的时候会向我们报方位的。什么白痴在驾驶这些卡塔林纳式飞机啊？"

"对方的作战巡逻机可能袭击了他。"斯普鲁恩斯说。

"将军，我们发现了这帮黄脸杂种啦，我们叫驾驶员登机吧。"

"可如果敌人在航程以外，我们还得去靠拢他，对不对？也许要等个把钟头呢。"

斯普鲁恩斯走到外面的阳光里，布朗宁沮丧地苦着脸，把麦克风啪地嵌在托座上。

接下来的间歇拖得很长，然后那个声音盖过了不规则的毕毕剥剥声，这会儿清晰多了："敌机多架，方位320，距离150。五十八飞行小队报告。"

又是静默，只有嗡嗡声。

参谋长更狠地咒骂这PBY型飞机驾驶员，因为他没提位置。他倒了一杯咖啡，搁在那儿让它冷却。抽烟，踱步，仔细看海图，再踱了一会儿步，翻翻一本旧杂志，猛地把它扔在墙角里；而这时，他那作战军官，一个精壮、沉默的飞行员，正用圆规和直尺在海图上测量。斯普鲁

恩斯在外边闲望，胳膊肘搁在舷墙上。

“九十二飞行小队报告。”这次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更激动的声音在受话器里叫嚷，“航空母舰两艘和战列舰，方位320，距离中途岛180，航向135，速率25。狗爱。”

“啊哈！上帝保佑这个小家伙！”布朗宁扑到海图上，那个作战军官正在上面忙不迭地标出敌方的位置。

斯普鲁恩斯走进来，从墙上的书架上抽出一份他放在那里的卷着的舰艇机动绘算图，把它摊在长靠椅上自己的身边。“再说一遍，位置在哪里？那我们眼前的位置呢？”

布朗宁匆匆测量着，用笔草草地计算一下，通过对讲电话机大声问了几层甲板下面的旗舰指挥室一些问题，就叽叽呱呱地把经纬度对斯普鲁恩斯说了。

“这电文鉴定过真伪吗？”斯普鲁恩斯问。

“鉴定真伪，鉴定真伪？嗯，鉴定了没有？”布朗宁喝道。斯普鲁恩斯拿拇指和食指在他那张小图上比画着距离，作战军官啪地打开一本活页本。“‘小山谷里有个庄稼汉，’”作战军官念道，“‘任何两个相间的字母。’那驾驶员拍的是‘狗爱’。这就对啦。”[(11)]

“是真的，将军。”布朗宁扭过头来说。

“起飞出击。”斯普鲁恩斯说。

布朗宁吃了一惊，把脑袋从海图上猛地扭过来，望着斯普鲁恩斯。“长官，我们还没接到弗莱彻少将的命令呢。”

“会接到的，动手吧。”

作战军官从海图上焦急地抬起头来：“将军，我测出到目标的距离是一百八。就这距离看，我们的鱼雷轰炸机回不来。我建议至少靠拢到一百五。”

“你完全对，我原以为已经快靠拢到这个距离了。”少将转向布朗宁，“我们来换个航向，布朗宁上校，向他们全速进逼。通知‘大黄蜂’号，我们在距离一百五十英里的时候起飞。”

一个身穿劳动布工作服、救生衣，头戴钢盔的水兵，带着一个电报夹噔噔噔地爬上长铁梯。斯普鲁恩斯签了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把电报递给布朗宁：“这是弗莱彻发来的命令。”

> 急件。十七特舰司致十六特舰司。朝西南进发，敌航空母舰行踪一明确即出击。我搜索机一回舰即跟上。

迈尔斯·布朗宁是一个好斗的人，这大家都承认，而他的行伍生涯中，多半时间老是盼着有一天看到这样一份急件。他的沮丧情绪消失了，他咧开了嘴，流露出富有男性美的诱人的微笑，这使他那瘦削而饱经风霜的脸显得容光焕发（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情场老手呢）。他整整军帽，对雷蒙德·斯普鲁恩斯行了一个军礼。“好，将军，我们动手吧。”

斯普鲁恩斯回了礼，走到外边的阳光里。

当发现航空母舰的消息在电传打字机上显现出来时，待命室里的驾驶员们紧张烦躁的情绪顿时消失了。忘掉了刚才的虚惊，他们欢呼起来，接着就动手标绘、计算，彼此来来回回地猜测什么时候起飞。当然啦，问题在于鱼雷轰炸机的航程过短。驾驶员们保存自己的机会怎么计算都是不大的，而他们是理应该有公道的生还机会的。

华伦跑到第六鱼雷轰炸机中队的待命室去消磨这慢得令人难熬的时间，只见他的朋友、中队长林赛穿着飞行服和救生背心，绷带已经解掉了，一只手和苍白消瘦的脸上有些结了痂的伤疤。他就是第一天出海时飞机失事的人。“我的老天，吉恩，霍利韦尔大夫放你出来了吗？”

林赛中队长毫无笑容地说：“我受训就是为了干这事的啊，华伦。

我要带中队投入战斗。”

鱼雷轰炸机中队待命室内静得异乎寻常。有些飞行员在写信，有些在航空地图上乱写乱画，大多数人在抽烟。跟俯冲轰炸机驾驶员一样，他们也不喝咖啡了，免得在长距离飞行时膀胱发胀。这儿给人的印象是紧张地等待，就像开刀时手术室门外的气氛。黑板前有个戴着耳机的水兵在“距离目标：153英里”等字的右边写下新的数字。

林赛瞟了一眼自己的标绘牌，对华伦说：“数据相符。我们在飞速进逼，我看要逼近到相隔一百三十英里。这样看，一小时左右后我们就要起飞。这是为了子孙万代的事，我们非得抢在这帮矮鬼前下手不可，因此，即使我们过分操劳一点儿——”

“驾驶员们，立即登机。”

第六鱼雷轰炸机中队的驾驶员们彼此望望，又望望脸色惨白的中队长，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们的动作很迟钝，并不上劲，不过动还是动了。他们脸上那种严肃坚决的神情完全一模一样，简直像是十九个亲兄弟。华伦伸出一只胳膊钩住林赛的肩膀，他这过去的教官把身子微微缩了一下。

“祝你顺利，吉恩，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祝你顺利，华伦。”

第六侦察机中队的飞行员们在过道上噔噔噔地走过去，心情紧张地大声说笑着。华伦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中队的人员在阳光下刮着风的飞行甲板上跑开去，他看到一幕一向使他激动的景象：整个特混舰队迎风转舵，“企业”号“大黄蜂”号以及外围一大圈巡洋舰和驱逐舰全都平行地前进。他老爸的“北安普敦”号就在那边，在左舷外，正在拐弯，在刺眼的阳光里，转到一个差不多就在正前方的位置。在一片告别声和挥手中，驾驶员们爬上飞机。科尼特在后座上对华伦点头招呼，平静地嚼着烟草，下巴长而瘦削，一头红发在风中飘动。

“好啊，科尼特，我们走吧，去干掉一艘日本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吗？”

“说得准十拿九稳。”科尼特回答的似乎是这个意思，然后他用清晰的英语加上一句，“座舱罩开关自如了。”

飞行甲板上有三十六架俯冲轰炸机散布在指定地点，发动机叽叽嘎嘎，轰轰作响，喷出浓浓的蓝烟。华伦的飞机在舰艉末端的那些飞机中，携带着一发一千磅重的炸弹；身为飞行作战军官，他保证做到这一点。其他有些飞机起飞滑跑的路程太短，它们带着一发五百磅重的炸弹和两枚一百磅重的。华伦飞机起飞时动作很迟缓，轰隆隆的不大顺利。这架SBD-3型飞机从甲板末端飞出，机身直朝下沉，离海面近极了，然后摇摇晃晃地爬上天空。温暖的海风刮进敞开的座舱，令人心旷神怡。华伦收起轮子和襟翼，检查了一下仪表上摆动着的指针，同一行直冲云霄的蓝色轰炸机一起爬升，心里感到一阵职业军人特有的宁静。“大黄蜂”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在约莫一英里外也排成单行陡直地冲上天空。作战巡逻机群像一个个闪亮的小点，在高空中的一些云絮上面盘旋。

飞到两千英尺的空中，当中队的飞机平飞、盘旋的时候，华伦的兴奋劲儿消退了。他能够看到在离他很远的下面，在那缩得很小的“企业”号上，起飞工作在拖拖拉拉地进行。甲板上的方井里，升降机上上下下，看上去极小的人和机动车在把飞机拖来拖去，可是时间在慢慢地消逝，七点半过了，七点三刻了。一转眼，已经差不多花掉一小时的汽油啦，可是还没护航的战斗机或鱼雷轰炸机升空！两艘航空母舰依旧背朝着环礁和敌人，迎风朝东南破浪前进，飞机起飞或回收时都得依靠风向，就像旧日的帆船一样。

“企业”号上有盏信号灯正笔直地朝高空打信号。华伦一个一个字母地读出这份拍发给新任大队长麦克拉斯基中校的电文：立即执行指定任务。

起初是隔着极远的距离起飞，如今又来一桩惊人之举——忽然不搞

协同进攻啦！出了什么事？没有战斗机护航，没有鱼雷轰炸机做最后的致命打击，“企业”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受命单枪匹马地去对付日本的截击机！海军少将斯普鲁恩斯一开始就把整个作战方案，连同一年来的操练、多少年来的舰队演习，以及整个航空母舰作战规范全都抛到大海里去了——要不就是他听任哈尔西的参谋人员这样做。

为什么？

在华伦心里的晴雨表上，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以及自己阵亡的可能性一下子直线上升了。他拿不准“这帮在下面海上的笨蛋”在打什么主意。他有个想法：在缺乏经验的斯普鲁恩斯和操之过急的布朗宁——他在老资格的驾驶员心目中，多少是一个笑柄——两人手里，由于心慌意乱、鲁莽行事，这三十六架“企业”号上的俯冲轰炸机正被孤注一掷。

对一个年轻飞行员来说，华伦·亨利对战争史懂得着实不少。在他看来，这一切真使人不由得想起巴拉克拉瓦战役：

> 他们命定不许问个为什么，
>
> 他们命定只有去送死——[(12)]

他怀着听天由命的心情，向僚机驾驶员们发出手势信号。他们驾机同他轰隆隆地一起飞行，在他下面和后面，隔开几码距离，他们咧嘴笑笑，挥手打招呼。他们俩都是新来的海军少尉，其中一位是彼得·戈夫，嘴里紧咬着一支没点上的玉米穗轴烟斗。麦克拉斯基上下摇摆机翼，拐弯朝西南猛扎。华伦跟麦克拉斯基不熟，见面不过打个招呼。他过去是战斗机中队队长，但是人们没法儿预言他当大队长怎么样。其他三十五架飞机姿势优美地跟着麦克拉斯基转向。华伦在屏护舰队上空掉头，从他那侧斜的座舱里看见小小的“北安普敦”号就在正下方，在“企业”号前面划出一道长长的尾迹。“唉，老爸，”他想，“你啊，就在下面远远的地方坐着，我呢，出发了。”

帕格·亨利站在“北安普敦”号的舰桥上，挤在一大批头戴灰色钢盔、身穿救生衣的军官和水兵中间。从黎明起，他一直注视着“企业”号。轰炸机越飞越远，缩成一个个小点了，他还是用双筒望远镜盯着它们不放。在巡洋舰舰桥上执勤的每个人都懂得这是为了什么。

风刮得信号旗哗啦啦地响。下面，哗哗的激浪拍打着舰体，像拍岸的浪花。帕格提高嗓门对身边的副舰长说：“解除战斗警报，格里格中校。保持Z级戒备。高射炮人员在炮位上就地休息，水上飞机驾驶员在弹射器边待命出发，对敌机和潜艇的常设监视哨加双岗。全体人员警戒，谨防空袭。给留在战斗岗位上的人员送去咖啡和三明治。”

“遵命，长官。”

帕格换了一副口气说下去：“哦，想起来了，那些SBD型飞机要飞到目标上空后才能使用无线电。我们有收听这些飞机用的频率的晶体检波器，对不对？”

“康纳斯军士长说我们有的，上校。”

“好。有什么消息，叫我。”

“是，长官。”

在舰桥上的应急舱内，维克多·亨利把钢盔和救生衣挂在铺位上。他感到眼睛刺痛，两腿铅般沉重，他整整一夜没睡着。为什么这些俯冲轰炸机没有护航，就飞出去对付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日本截击机呢？他自己那出色的监视哨，特雷纳，芝加哥来的目光敏锐的黑人小伙子，见过一架日本水上飞机在低空云层中飞出飞进。难道是为了这个原因吗？帕格不知道下达给“约克敦”号和“大黄蜂”号上各中队的是什么样的命令，他只能指望整个战局比他如今能看清的更合乎情理。戏开场了，这是错不了的。

海图桌上那古旧的三联相框里，一边是梅德琳的相片，一边是拜伦的，中间一张是华伦的海军学院毕业照——一个头戴大白军官帽、瘦削

而严肃的海军少尉，正严峻地望着他。唉，帕格心想，他如今已是一个呱呱叫的海军上尉，鉴定报告上一连串“优良”，还有扎扎实实的作战经历，正在飞去对付日本人。没问题，他的下一个差使将是担任国内飞行教练，航空兵学员培养计划非常需要有实战经验的老兵。然后他会得到轮换，调回太平洋一支空军大队，去积累指挥经验并获得奖章。他的前途光明灿烂，这一天正是他命运中的关键时刻。帕格铁了心等待无线电打破沉寂，就拿起一本侦探小说，靠在铺位上，心不在焉地好歹看起书来。

斯普鲁恩斯究竟为什么命令这些俯冲轰炸机出击呢？

一个司令官在战斗中的决断是不容易分析的，即使由他自己来分析，即使是事后心平气和地回忆，要做出分析也不容易。不是所有的军人都善于辞令。事件烟消云散，就此过去了，尤其是一场战役中那些转瞬即逝的片刻。事隔很久才撰写的回忆录常常既不说明问题，又使人误解。有些真正富有自豪感的人不愿多讲，也不大写作。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关于他在中途岛战役中的作为，简直没留下片言只语。

他在本战役中是遵循一条有案可查的尼米兹的指令行事的：“你该以有计划的冒险的原则为指导，该原则你该理解为：在敌人的优势兵力攻击下，避免暴露自己的兵力，除非这种暴露能造成予敌以重创的良机。”海军对此有一个酸溜溜的、用俚语表达的说法：“对敌人猛敲猛打，可别做赔本生意。”这是对一支以弱敌强的兵力的标准告诫。归根结底，这无非是说：“用稳健的战术想法打胜仗。”很少有比这更难遵奉的军令啦。他还得到尼米兹的口头指令，不得损失航空母舰，即使这意味着得放弃中途岛。“我们往后能收复它的”，尼米兹说过，“保全舰队”。

在这些碍手碍脚的指示的压力下，还有些严峻的事实牵制着斯普鲁恩斯。他对这艘航空母舰、哈尔西的参谋人员以及空中作战都是陌生

的，他不可能单靠发发少将脾气就能迫使“企业”号或“大黄蜂”号上慢得骇人听闻的起飞工作快起来。在这方面，他确实是无能为力的。“约克敦”号在回收它的搜索机时朝后方漂航，没在地平线下，所以他没法儿找弗莱彻商量。发现了一架日方的水上飞机，那个懂日语的特种情报官说，它拍发过一份方位报告。所以，突击的优势像热煎锅上的黄油般化掉了。据悉，中途岛环礁正挨着敌机的空袭。他的俯冲轰炸机呢，却在头顶上空不断地盘旋，白白消耗汽油。

既然这三角形作战区每条边的距离都是已知数，飞机的航程和速率也是知道的，斯普鲁恩斯就可以指望，他的俯冲轰炸机如果现在就出发，就可能在敌机力量薄弱时同它们交锋，因为那时它们从中途岛回来，缺乏弹药和汽油。不过，这方面有个严峻的难题。那架PBY巡逻机只看见两艘航空母舰，尼米兹的情报人员料想有四五艘，那些没找到的航空母舰在哪儿？它们会从北方、南方，甚至一个包抄从东方来袭击第十六特混舰队吗？它们会趁他的俯冲轰炸机全部出动去袭击那两艘母舰的当口儿，猛扑过来吗？

他面临着一个事关重大、迫在眉睫的抉择：不是把轰炸机扣住等待来一次完全的协同进攻，同时盼望得到关于那两三艘不见踪影的航空母舰的消息，就是眼下就出击，冒一下风险，也许它们会在那两艘已发现的航空母舰附近露面。

斯普鲁恩斯出击了。这实在说不上是“有计划的冒险”，这是拿他的海军和他的祖国的前途在这最凶险、最重大的赌局中孤注一掷。这种决断——这种一生中只有一次的个人决断——是对一位司令官的考验。就在这一小时内，他那经验丰富得多、实力强大得多的对手——海军中将南云忠一，也将面临同样艰难的抉择。

---

(1) 一种棋类游戏。

(2) 约翰·托尔斯于1911年参加美国海军航空部队；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时，任海军部航空局局长，同年10月任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司令；大战结束后，曾

任第五舰队司令。

(3) 即道格拉斯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航空母舰为基地，在中途岛战役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4) 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的建筑物，包括司令塔与领航桥。

(5) 即卡塔林纳式巡逻轰炸机，一般为双引擎水上飞机，常单机出勤。

(6) 见《旧约·列王纪下》第二十章第一节。

(7) 见《旧约·创世记》第一至第三章。

(8) 分别见《创世记》第六章第九节至第九章末，以及第十一章第一至第九节。

(9) 该隐为亚当和夏娃之子，因忌妒而杀其弟亚伯，见《创世记》第四章第一至第十五节。

(10) 先祖指亚伯拉罕，其子以撒及孙子雅各，见《创世记》第十七至第二十七章。雅各及其岳父拉班之间的纠纷见《创世记》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一章。

(11) 这是预先规定的暗码。“小山谷”原文为“dell”，“d”与“l”为两个相间的字母。“狗爱”原文为“Dog Love”，其首字母为“d”与“l”，故作战军官认为该电文是可靠的。

(12) 巴拉克拉瓦位于塞瓦斯托波尔东南部，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是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和撒丁王国联军的补给港口。1854年10月25日，俄国军队发动攻击，英国将领卡迪根伯爵率领数百轻骑兵向俄军阵地冲锋，伤亡惨重。英国诗人丁尼生作《轻骑兵旅的进击》一诗歌颂之，这是该诗第二节中的两行。

第二十九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午夜

锡耶纳

我刚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柏林电台的广播，自己也不知道希望听到些什么，也许是想听到战局方面最后关头来个大转机，来证明我迟迟不做出孤注一掷的决定是有道理的。什么转机也没有。透过宣传的脂粉——德国人打扮得像一个婊子，英国人一副贵妇人的派头——只见战事的面貌依旧那样冷酷无情：德国和日本占着上风。

今天会见大主教时，我察觉出一丝微妙的变化。大主教大人有几分像农民，一张下颌宽厚的红脸，身子结实，谈吐朴实，但他富有教养，生性宽容。我喜欢他，并一向信任他。这次他不是在他那有护墙板的舒适的书房里，而是在冰冷的外面的大办公室里接待我。他坐在一张豪华的旧书桌后边。我走进去时，他没站起来，仅仅做了个手势要我就座。我会意了。我不再是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他可以在我的别墅里不时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和上等美酒，并参加妙趣横生、卖弄学问的谈话；我是一个祈求者。命运转变了，大主教也跟着变。

话说回来，他过问了那桩事。就意大利当局来说，眼下没什么直接的危害威胁着我们。在这方面他要我放心，他没听说什么新的把犹太人集中起来的方案。我们那受软禁的敌侨身份当然是异乎寻常的。他被告知，我们是享有特殊待遇的，等种种问题澄清了，将被释放去瑞士，所

以也许并不存在躲藏的问题。

不过，如果的确存在这个问题的话，躲到乡下去未尝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他同意。可是，躲藏在锡耶纳四郊并不明智。关于那位著名的美国作家[1]被战车困住这一点，在锡耶纳已经成为家家闲谈的话题了，所以这一带不会有靠得住的避难所。

他曾谨慎地跟沃尔泰拉的主教谈起这问题，那是在西北五十英里光景一座有城墙的古城，在向下通往比萨的盘绕曲折的山路旁。很多年前，我观光过沃尔泰拉的埃特鲁里亚人的古迹。我在那里买的一只雪花石膏碗如今还搁在我的案头，供着玫瑰花。那是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小城，居民是一些黝黑、俊俏、阴郁的人。大主教大人开玩笑说，他们说不定在血统上是埃特鲁里亚人，内心里却是异教徒。有几个被法西斯政府通缉的人躲藏在沃尔泰拉。如果情况变得不可收拾，他可以使我们同沃尔泰拉的主教取得联系，他会关怀我们的。不过，他认为我们应该保持镇静，等待有一天得到释放。他笑吟吟地站起来送我出去，就这样大大缩短了交谈的时间。

他竟和沃尔泰拉的主教谈起我们，使我感到震惊。我怎么能知道他是可靠的呢？尽管大主教和蔼可亲地要我安心，但他本人没向我们提供躲藏的地方。至于万一将来出现紧急情况，他仅仅给了一个承诺：从沃尔泰拉的主教，从一个与我素昧平生、不欠我任何恩情的人那里可以得到关怀。这个暧昧的前景使我考虑采用另一个办法。

[下面那段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中的引文，共计八页半手写的稿纸，在原稿上是一连串奇特的符号。在那些笔记本上，六月四日以后所写的部分中经常出现这种段落。下面这段英语文本清楚地提供了这种暗码的解答。]

我在这些记录中至今一直避免谈及另一个办法。一旦我这笔记本里包含了这种材料，它就成为一发定时炸弹。我不禁想起了莱奥纳多的倒写手迹。我决定用英语来阐明那些富于危险性的事情，不过是用意第绪

语的字母来倒写，这在不懂个中秘密的人眼里，看起来就像母鸡的爪痕。这是一个临时性的保护措施，用来对付爱刺探的人的目光，或者意大利警方的突然袭击。办法很简单，但是在短期内，安全效果是可靠的。

当我着手写《一个犹太人的旅程》时，哪里想得到竟会采用间谍的伎俩！我的生命之烛即将燃尽，毕剥作响，回光返照，在我周围投下跳跃不停、令人注目的影子。然而，我打算从现在起把每桩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记录下来。只消用一根火柴点上我壁炉里像火绒般干燥的劈柴，我就可以在几秒钟内使这部著作化为灰烬。

且来谈这另一个办法吧。

有个锡耶纳的医生对我们透露他是一个犹太人，并且是一个秘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计划带着全家逃出意大利，巴望能到达巴勒斯坦；他相信所有的欧洲犹太人都注定要灭亡。组织那次“伊兹密尔”号航行的坚强的巴勒斯坦人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一直跟此人保持着联系，他的出走计划如今已经安排妥当了。明天，他将拍一份肯定出发的电报给拉宾诺维茨。他们很乐意让我们也参加这次外逃计划，我必须在早上通知医生我们想不想一起走。

这个计划设想的逃亡路线是经过皮翁比诺、厄尔巴和科西嘉到达里斯本。它的关键又是一条土耳其船，这回是一条货船，它每两个月从伊斯坦布尔装一船土耳其烟草到里斯本。这种芳香的烟草对同盟国的战争事业来说是关系重大的，因此这条船得到英国的出入许可。船长深夜在科西嘉岛沿岸停下，收下黄金，让犹太人当偷渡乘客，借此发一笔财。到了里斯本，我们可以跟这些犹太复国主义朋友分手。他们指望好歹继续赶路到圣地去，我们呢，当然只消走进美国领事馆就行了。

医生并不忽视这方案中的种种危险，牵涉到意大利和法国的地下工作小组，拉宾诺维茨跟两方面都打交道。从锡耶纳乘长途汽车出发到里斯本的一个码头，一路上困难重重，整个计划简直没什么吸引人的地

方。

然而，这是我们争取自由的最后机会了，否则我们只得在越来越黑暗的战争氛围中一筹莫展地等待。如果我相信真正有希望被释放去瑞士，那我会在这里熬到底。我那条原则——每逢举棋不定，就等待观望——在我过去的生活中对我帮助很大。可是，我开始看出，对一个在欧洲的犹太人来说，所有的原则全混乱了，罗盘的指针在激烈的磁暴中转个不停。即使没有那些不堪设想的广播来找我的麻烦，我也忍不住要逃跑。大主教对那些有关纳粹秘密屠杀犹太人的传说嗤之以鼻，表示不信。他说，反正意大利政府永远不会把犹太人移交给德国人，就像那些被占领的国家正在干的那样。他是这样想的。他稳坐在大主教管区的府第里，我的安全却是千钧一发。

只消盟军胜利在望，哪怕这胜利还只像从地平线下冒出的一线光芒，我也不愿离开。一个月前，这正是我下的决心。同盟国有大量的原料、工厂和人力资源，我无法想象德国和日本会一直打胜仗。相反，我相信托克维尔[(2)]的预见即将实现，由美国和俄国来平分世界。这两个大联邦，在勇猛善战然而日渐没落的不列颠帝国的协助下，会大张旗鼓地打进中欧，摧毁疯狂成性的希特勒暴政，不但解放那些沦陷的国家，也解放那些处在黑暗中的、被榨尽血汗的德国人。希特勒一完蛋，日本的日子就长不了啦。

可是，受到一次次冲击后，如今深印在我头脑里的是马其顿的例子。跟亚洲那些游牧部落相比，亚历山大的部队人数极少，但他的方阵打垮了一个个庞大的帝国，使整个已知的世界臣服于他那个小国。那个爱冒险的屠夫科尔特斯率领一小撮亡命之徒，掳掠、摧毁了蒙提祖马的帝国。[(3)]皮萨罗对伟大的印加文明干了同样的事情。[(4)]战争是靠意志、靠不怕死、靠杀人的本领取胜的，不是靠人数方面的优势，不管多么悬殊。

既然俄国的冬天使德国人停止在莫斯科的外围，人们期望它也许能

一劳永逸地挫败“条顿人的狂热”。可是，这头怪物不过是倚着宝剑歇口气，准备再扑上前去。意大利报纸上刊出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围的令人胆战心惊的照片。大得吓人的大炮朝城市发射出同房子一样高大的炮弹。雨点般的炮弹和飞机扔的炸弹把塞瓦斯托波尔完全笼罩在烟雾中，像爆发中的火山。俄国人在哈尔科夫附近打了败仗后，那咧着嘴笑的侏儒戈培尔博士在宣布战果了：俘虏人数达到天文数字。公海上，希特勒的潜艇几乎完全切断了美国到欧洲的供应线，以至同盟国的报纸本身也在大惊小怪地嚷叫，承认被击沉的吨位达到几百万之多。在北非，英国人又在隆美尔的攻势下溃逃。

与此同时，日本在军事地位方面的形象越发高大，像从瓶子里冒出来屹立着的妖魔。日本简直把吉卜林笔下所写到的那些地方都攻占了：新加坡、缅甸、爪哇，眼下正在威胁印度！战败被俘的白种人的照片，看上去像是文明的末日。新加坡的意气消沉的英国俘虏蹲在地上，队伍一路伸出去，直到照相机无法聚焦的地方；而在菲律宾的棕榈成行的道路上，一行行胡子拉碴、衣衫褴褛、低垂着头的美国人，由瞪目怒视的黄皮肤矮子拿枪押着，从巴丹走向俘虏营。

修昔底德在基督诞生前几世纪就明明白白地写下了这种教训。民主制度最充分地满足人对自由的渴望，然而，由于纪律松弛、秩序混乱、贪图安逸，它一再向严峻刻苦、专心一志的专制主义屈服。

我也许正变得情绪低落，因为消息稀少和环境忧郁而变得闭塞。意大利战争时期那种令人恼火的寒酸的艰苦生活，加上粗劣的饮食，使人身心交瘁。自从美国记者们离开以来，我没尝到过像样的肉和酒，配给的蔬菜不是没长成的就是已经腐烂的，黏土般的面包卡住人的嗓子眼儿。然而，我相信我的思路还是清晰的。在我看来，设想在不久的将来同盟国会得胜是愚蠢的，不值一谈。战局不会这么容易地扭转过来，近在眼前的结果可能恰恰相反：苏联崩溃，英国人被赶出亚洲，美国人被赶出太平洋，被迫媾和，轴心国取得胜利。不然的话，前景只能是僵

局。如果战争拖延得足够久，等轴心国掠夺到的金属、燃料和食品消耗殆尽，同盟国也许能通过曲折的道路获胜。然而，希特勒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才垮台，帮不了娜塔丽、她的娃娃或我什么忙，我们可能等不到那么久就会死去。可这还不算，跟维尔纳·贝克迟早得摊牌，不可能推迟许多个月，更不用说几年了。

我不怕世界末日来临。德国和日本的军队不会在新英格兰和加利福尼亚登陆。海洋是辽阔的，而美国依旧人口众多和实力坚强，不过不会及时发挥自己的力量罢了。这些暴君一旦吞下了他们征服的地方，就会停下来消化，会有一段勉强的和平时期，也许一二十年吧。要是美国采用了类似维希的政体，那也许根本不会有第三次大战，而仅仅是一个由这些专制国家来逐渐吸干美国资源的长期过程。我只需要规划五年或至多十年的生活就够了。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5]而我必须尽力搭救娜塔丽和路易斯。

决定权看来真的全在自己手里。娜塔丽简直瘫痪了。这个在战争爆发时冲到华沙去找她的情人、在战争期间在里斯本碰到另一个情人就当场嫁给他的淘气姑娘，已经做了母亲。这使她变了样儿。她说，她愿意让我来带头。如果说她甘心带着一个婴孩参加这次轻率的旅行，那只能是因为那个在“伊兹密尔”号上使她敬畏而又对她有吸引力的人——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也同这件事有关。她那个在潜艇上服役的丈夫正远在半个地球外，如果他确实还活着的话。对拉宾诺维茨那样古怪成性而又难以捉摸的冒险家，她只可能有短暂的好感，但我庆幸有这一点儿精神上的信念来给她做依靠。

这么说，我们要动身上里斯本去啦。上帝保佑我们吧！但愿我同上帝的关系更密切才好。可是很糟糕，就和我同沃尔泰拉那位主教的关系一样，我不认识上帝，他也不欠我任何恩情。

万一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娜塔丽将会发现，我不完全是一个常犯错误的蠢货。像哈姆雷特一样，风从南方吹来的时候，我不会把一只鹰当

作一只鹭鸶。[6]还有那些钻石呢。

---

(1) 原文是意大利语。

(2)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曾被政府派往美国考察，写成《论美国的民主制》两卷。

(3) 1519—1521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征服在今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的帝国，其皇帝蒙提祖马被俘。

(4) 1531—1533年，西班牙人皮萨罗征服在今秘鲁的印加帝国。至此，印第安人在美洲的两大文明都被白种殖民者毁灭。

(5) 原文是法语，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所说。

(6) 见《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意谓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头脑清醒，能分辨是非的。

第三十章

海军中将南云在战时拍的照片上是一个严肃的秃顶日本老绅士，穿着欧洲式中将制服——很厚的金色肩章、斜挂的绶带、一排排勋章——看上去穿得气都透不过来，一副拘束相。南云在军阶和成就方面都远远超过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他没参加珊瑚海战役，这场混战是由一些次要人物弄糟的。他那支突击舰队从珍珠港直到印度洋的胜利战绩是没一点儿污点的。武士阶层出身，他是赫赫有名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的专家，是世界上航空母舰作战方面的老资格大师。

从掩护了他一个星期的令人忧郁的雨和雾中驶出来，南云在拂晓发动了对中途岛的袭击，派出了每艘航空母舰上半数的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97型鱼雷轰炸机。最后这一种是两用飞机，装上了用来袭击陆上目标的杀伤炸弹。然后他命令四艘航空母舰上留下的一百零八架飞机在甲板上各就各位，随时准备袭击任何可能露面的敌方舰只，其中97型飞机像往常那样配备着鱼雷，俯冲轰炸机则配备着穿甲弹。但南云和他的参谋人员并不认为会和敌人遭遇，这不过是一个稳健的预防措施而已。

在即将起飞出击前，南云亲笔草拟了一份《情况估计》：

一、一旦中途岛登陆行动开始，敌方舰队就可能出动应战。

……

四、敌方尚未发觉我方计划，迄今尚未发现我特混舰队。

五、附近海域没有敌方特混舰队的任何踪迹。

六、因此我方有可能袭击中途岛，摧毁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并支援登陆行动。然后我们能转过头来，迎击前来的敌特混舰队，并摧毁之。

七、敌方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可能发动的反攻，当然能被我截击机和高射炮火击退。

一份份司空见惯但使人振奋的捷报，由袭击中途岛的飞行员用无线电不断拍来。环礁派了一支庞大的战斗机队伍升上天空，但零式飞机把它们像刈草般击落，轰炸机则一无损失，把中途岛的两座小岛炸成一片焦土。飞机库、发电厂、营房一片火海，大炮寂静了，弹药和燃料库被炸得飞上天空，而整个驻军营地成为一片浓烟滚滚、流血遍野的场所。

有一点儿令人失望，跟偷袭珍珠港时不同，美国佬的飞机没在地面上受到突然袭击。它们事先接到警报，紧急起飞，不见了踪影，飞机库和跑道看上去都是空的。当然啦，这些飞机不久将不得不降落加油，这将是歼灭它们的好机会。因此，出击机群的指挥官通过无线电说："有必要做第二次打击。"

这是当天的第一个意外障碍。中途岛的空中力量必须予以粉碎，否则登陆行动将拖长时间，增加伤亡。但是，如今分布在甲板上的飞机配备的是打击舰只的武器。97型飞机当然得调换武器，鱼雷对袭击陆上目标是不适用的。俯冲轰炸机上的穿甲弹也没有燃烧弹和杀伤炸弹那样合用。

南云和他的参谋人员正议论这个麻烦问题，空袭警报响了，驱逐舰喷出团团黑烟，作为发现敌机的信号。只见敌机低低地掠过浪峰，轰隆隆地直扑过来。错不了，正是蓝色的美国歼击机，机翼上漆着白色五角星。没有战斗机护航，敌机在高射炮和零式飞机的攻击下像中了枪的野禽般纷纷下坠。有几架着火坠落前发射了鱼雷，但这些武器在水中上下左右摆动，被风浪搞乱了走向，要不一碰水面就炸裂成碎片，没有一发击中目标或正常地运行。这幕可怜的景象显示出美国人的无能，是南云的战斗巡逻机群一次全面的辉煌胜利。有架飞机当着南云的面轰的一声坠落在"赤城"号飞行甲板上，打横里一个跟头翻下舰舷，一点儿没损伤

这艘航空母舰。中将和他的参谋人员看到它的双引擎、燃烧着的蓝色机身上的白色五角星，以及座舱罩内那浑身鲜血的驾驶员，说不定已经死了。这架飞机很大，无法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这是一架B-26型中型轰炸机，只能来自中途岛。

对南云来说，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他不得不发动第二次打击。至于附近有没有敌方舰队的问题，侦察机一大早就上天了，报告说没发现什么情况。必须取消不切实际的预防措施。如今在甲板上的飞机将用来袭击中途岛，为了加快步伐，只需调换97型鱼雷轰炸机上的武器就行了。他那支分队的两艘大型航空母舰“赤城”号和“加贺”号，得赶紧把这繁重的任务完成。第二分队那两艘较小的航空母舰“飞龙”号和“苍龙”号上的97型飞机都飞到中途岛去了，它们的甲板上只有随时准备出发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所以命令是下达给南云的那支分队的。升降机嗖嗖地上上下下，那些大型的97型飞机被送到下面的机库甲板上，顶呱呱的舱面人员拥来拥去地调换武器。

七点半，传来一条确实惊人的消息。重型巡洋舰“利根”号转达它的一架侦察机发来的消息：在东方两百英里光景的地方发现十艘“显然属于敌方”的舰只，正背对南云和环礁，朝东南方行驶。电文对航空母舰只字未提。两百英里外的水面舰只如今已援救不了中途岛，一旦环礁上的空军被消灭，这些舰只可逐个加以解决。可是，最要紧的事得最先干，给97型飞机换上用作攻击陆上目标的炸弹的工作飞速地进行着。

接着，不知是南云还是哪一位参谋再仔细一想，不由得吃了一惊。敌人的航向朝东南——这航向是迎着风的，会不会那架水上飞机的驾驶员看见了航空母舰，却由于愚蠢而没识别出来？

命令各航空母舰：“暂停重装炸弹！97型轰炸机上的鱼雷不要卸下！”

命令水上飞机：“查明舰种，保持联系。”

因此，由于战争中的偶然因素，由于一架行将报废的巡洋舰载侦察机上一个年轻驾驶员的难以捉摸的行动，整个庞大的日本军事行动就此停顿了。有一半97型飞机已经装好了炸弹，重新在飞行甲板上就位，其余的依旧装着鱼雷在下面。这时又响起了空袭警报，驱逐舰喷出团团黑烟，只见天空中的小点逐渐变大，变成一架架道格拉斯俯冲轰炸机，它们从中途岛的方向飞来——又没战斗机护航——而且违反美国俯冲轰炸机惯常的战术，角度小得出奇。

这些飞机实际上是由最后关头增援中途岛的海军陆战队的生手驾驶着第一次飞上天的，而他们的司令官要试一试滑翔轰炸。接着是第二场大屠杀：在日本舱面水兵和炮手们的一片欢呼声中，零式飞机把这些蓝色飞机一架架击落，它们爆裂成团团烈火，像一朵朵漂亮的玫瑰花，冒着浓烟，划出弧线扎进海去。一发炸弹也没击中目标。

在这第二次没有战斗机护航的空袭中，美国驾驶员的生命被这样残酷地糟蹋，也许使南云感到吃惊。一个软弱而腐化的民主国家会这样做，真出人意料。话说回来，零式飞机可能已经把中途岛原来的战斗机全部击落了。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天空在今天是属于他的。美国人尽管勇敢，还是被击败了。

这时候，远方水上飞机上那个糊涂蛋搭腔了：敌舰有五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好啊！没有航空母舰！可以继续调换97型飞机上的武器啦。可是，空袭警报又响了，这一次是一个编队的巨大的陆上基地飞机隆隆地从高高的上空飞来，看外形是B-17型，即令人害怕的“空中堡垒”。小小的中途岛像个狰狞的魔影，说来也怪，竟被安排来做空战的场所！然而，这批怪物的高空水平轰炸，究竟能拿行驶中的舰只怎么样呢？这些大型轰炸机在两万英尺的高空逼近，那个在和平时期长期争执不下的问题[(1)]面临考验了。

它们没有战斗机护航，它们有惊人的固定的机枪座舱，用不着护航。零式飞机并不飞上高空去跟它们较量。四艘航空母舰笨重地散开，

这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黑色的重磅炸弹阵雨般落在两艘较小的航空母舰“苍龙”号和“飞龙”号上。爆炸激起的深色水柱一再把它们吞没。巨型飞机在高空中隆隆地飞走了，溅起的水花平静了，但见这两艘母舰完好无缺地驶出烟雾，驶到阳光下！

歼灭了两批低空的轰炸机群，加上这次防御战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南云扬扬自得。然而，中途岛上显然还密布着轰炸机。第二次打击是绝对必要的。他把97型飞机装上炸弹，做得很对，如今必须加速进行这项工作。

他还来不及采取行动，四桩突然事件几乎同时发生，使这位老英雄再度慌了手脚。

在作战行动中，南云周围总是一片惊人的喧嚣：当当当的升降机警铃声啦，飞行甲板上扩音器的号叫啦，引擎发动时的轰鸣啦，收音机中的唠叨声啦，旗舰舰桥上信号兵的叫嚷声啦。多年的习惯使他能丝毫不受这片熟悉的喧闹声干扰，但是如今像洪水般涌到他头上来的一连串危急情况和混乱现象是前所未有的。他不得不匆忙而没有把握地在急风暴雨般的一片喧闹、惊恐、混乱、烦恼和相互矛盾的建议声中一次次地做出决定——有些决定关系到他祖国的前途，甚至世界大局的前途。一位高级司令官所以活着，就是为了这种时刻，他开始用老战士的沉着心情来应付这场风暴。

首先，又有一批轰炸机从云端俯冲下来。

其次，正当响起警报，甲板上剩下的战斗机都紧急起飞去支援战斗巡逻机群时，一个脸带伤疤的军官给南云送来“利根”号上的飞机驾驶员发来的补充报告：敌舰队似乎有一艘航空母舰殿后。

第三，正当南云在仔细考虑这惊人的消息时，整个特混舰队突然传遍一个不同的报警信号：“潜艇！”

第四，恰恰在这关头，他自己的第一批出击的飞机开始从中途岛返

航，出现在视线内，燃料快用完了，有几架被击伤，遭了难，要求在拥挤的母舰甲板上降落。

南云发现自己走投无路了。对中途岛进行第二次打击吧？不，眼前可不行，在航程内有艘满载着精锐的驾驶员的敌方航空母舰哪！他那两个战斗任务的次序一下子被颠倒过来了。他不再打算去袭击环礁了，他自己正受到以陆地为基地的轰炸机和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夹击的威胁。首要的任务是，他必须干掉这艘航空母舰。

那场空袭不过是有几架老式的侦察轰炸机来俯冲骚扰屏护舰队中的一艘战列舰，在零式飞机的拦击下，它们就飞进薄云逃走了。驱逐舰纷纷驶往据说发现潜艇的地点，结果什么也没找到。现在该怎么办呢？明摆着的措施是立刻进击那艘航空母舰：掉头迎风，命令“苍龙”号和“飞龙”号让所有就位准备出击的飞机起飞，并把挤在他自己舰上甲板上的97型飞机派出去。当然啦，这些飞机如今都装着炸弹，不是鱼雷——装着鱼雷的在下面——然而有炸弹总比没有炸弹好些。这样可以腾出甲板来回收第一批出击的飞机，同时紧紧追击敌人。

可是，对南云这支大舰队来说，这一手未免太软弱了！只使出他力量的一小部分，没有鱼雷做打击，没有战斗机护航，因为战斗机大多数在空中，燃料快耗尽了。整个早晨，南云一直看着没有护航的敌方轰炸机被歼灭。那么，那条关于战争的基本原则——集中兵力，又怎么说呢？

因此，他大可以保持平心静气，召集一些头脑冷静、手脚麻利的人手；把飞机都送下去，清出所有的甲板，包括“苍龙”号和“飞龙”号；回收从中途岛返航的全部飞机，以及所有的战斗巡逻机；给所有的飞机加油添弹，同时以最高速率进逼敌人；然后遵照军事原则所规定的协同进攻的方式，集中全部空中力量去打击敌人。

这当然需要时间，也许要多达一小时吧。航空母舰对抗战中，拖延带来风险。

南云中将在旗舰舰桥上被他那些脸色焦急的参谋人员包围着，再三权衡着这个非同小可的抉择。这时候，特混舰队上依然处处响起高射炮声，舰只在平静得出奇的蔚蓝色海面上向一边倾侧、拐弯，划出一道道错综复杂的白色交叉尾迹；从中途岛返航的飞机从低空轧轧地飞来，绕着“赤城”号一圈又一圈地飞行，零式飞机把最后的那些敌方慢速轰炸机驱走。他的周围掀起一艘航空母舰在战斗中的千百种响声。就在这生死关头，南云从他的下属——“苍龙”号和“飞龙”号那支分队的司令官那里收到一份电讯：

急件。可取办法为立即投入攻击机群。

说不定那位把电讯递给南云的军官不敢正眼望他的脸。在世界上任何海军中，下属在激战中拍发这样的电讯会被看作侮辱行为。在日本帝国舰队中，这是自杀性的胆大妄为。这个山口，被看作除山本以外海军中最卓越的军官，他是注定要继任山本的。他当然明白自己这一行动的严重性，他显然认为，战役的胜负可能取决于这一刹那，因此拿自己的前程做牺牲也在所不惜。

上了年纪的人是不能被这样推着上阵的。南云马上干出截然相反的事来：他命令把所有的飞机——包括山口手下的飞机——送下去，并指示整个特混舰队回收飞机。事情就这样定局了，将做一次全面的协同进攻。

这时，他第一次打破了无线电禁令，报告那个带着主力舰队的七艘战列舰和一艘航空母舰在三百英里外闲荡的山本元帅，他正出发去歼灭一支由一艘航空母舰、五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组成的敌方舰队。从广岛湾出发以来，直到这时，已经过了漫长的十天，这个总司令对他进攻计划的执行情况始终全不知晓。

因此，97型飞机又被推到升降机上，它们又下降到机库甲板上，换装武器的工作又开始了。起先是用炸弹来替代鱼雷，现在是用鱼雷来换

下炸弹，而这些飞机始终没离舰起飞。扩音器里号叫着旗舰舰桥上播发的训令，在这些训令的驱使下，有些日本兵一边干着装弹手的繁重活儿，一边可能禁不住咕哝着埋怨“上边那帮白痴”。不过，即使这样，他们也一定还是心平气和的。这些水兵亲眼看到美国俯冲轰炸机在空中迸裂，朝海里直掉，燃烧着下坠，像流星般划出一条线，一批批地被歼。他们看到B-17型轰炸机为了使零式飞机无法对付，胆怯地飞在高空，扔下大炸弹，一点儿也没造成损害；还看到不中用的美国鱼雷歪歪斜斜地前进，迸裂开来。他们听到上空传来从中途岛胜利归来的第一批出击的飞机轰隆隆的声音。一场比偷袭珍珠港更辉煌的胜仗就在眼前啦！这些打着赤膊、汗流如注的苦干着的小伙子，一边把一千七百磅重的炸弹杂乱无章地卸在甲板上，并且发狂似的安上重磅鱼雷，一边毫无疑问地会这样想。

不到一小时，四艘航空母舰上的人员回收了所有的飞机，给它们再装上武器，灌满了燃料，安在飞行甲板的规定位置上，准备起飞。南云无疑对这出色的成绩、对自己那绝不仓促行事的坚决打算感到满意，他朝东北方向飞驶，为了摆脱中途岛上的轰炸机的骚扰，为了去打击那艘美国航空母舰。

这时，太阳升起已经快四个半小时了。

“企业”号上那些没有护航的俯冲轰炸机，飞到参谋部导航人员预测会与敌人遭遇的地点，一看四面八方五十英里以内什么都没有，只有云影斑驳的洋面。他们继续朝西进发。华伦飞机的油表指针在半满的标志下面颤动着。他计算了一下，如果二十分钟内就折回，他们也许能赶回“企业”号，因为这艘母舰也在稳步前进，缩短双方间的距离。但是，带着满满的炸弹架回去怎么行啊！多少年来，他幻想着在实战中朝一艘敌人的航空母舰俯冲，如今眼看快实现啦！从斯普鲁恩斯少将到麦克拉斯基中校那些负责人中，有谁知道自己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吗？这种冒冒失失地穿过云端的“轻骑兵旅的进击”，可不是日本野蛮职业军人作风的

对手啊。他能不掉在水里，再看到“企业”号吗？

一个庞大的俯冲轰炸机编队排成井井有条的梯队队形，满载着炸弹出击，从空中呼啸而下，可是没有目标，只有一片水——这好像真是一个又可怜又笨拙的圈套。敌人已经调到后方和东北方去了，这一点华伦是拿得稳的。布朗宁的参谋部导航人员准是以为日本人会继续以全速向环礁进逼，但是为了避免挨中途岛来的轰炸机的袭击，也许也为了打发自己的飞机起飞，他们显然放慢了速度。他受到不准用无线电通话的限制，怎样把这一点通知麦克拉斯基呢？此人这时正在前面几百码外的上空，驾机率领这批密集的蓝色轰炸机。华伦有资格这样做吗？再说，这位大队长到底会不会听他的？

他冲动地把沾有一条条油迹的座舱罩朝后推开，稀薄而凛冽的空气把闷热的座舱里的香烟烟雾和隔宿的机油气味吹掉了。他呼吸困难，如同在高山顶上一般，但是他不想使用氧气；湿漉漉的面罩令人难受，他呢，情愿抽烟。燃料用尽的问题并不让他太担心。那回轰炸马库斯岛回来，被打坏的发动机停了，只得被迫降落，砰地撞击在浪花四溅的大浪上，如同在陆地上坠毁一般。可是，他和他那后座机枪手——科尼特的前任，从下沉的轰炸机里取出了救生筏，吃吃巧克力，谈谈说说，漂流了六个小时，才被一艘驱逐舰救起。水面迫降虽然不愉快，却是一种容易掌握的手段。

两支俯冲轰炸机中队就这样白白转悠着，使他怒火中烧。他冷漠无情地希望“大黄蜂”号和“约克敦”号上的飞机，或者吉恩·林赛的鱼雷轰炸机中队会发现该死的日本鬼子，给他们一些厉害看；或者希望麦克拉斯基不再把三十三架[(2)]无畏式飞机抛弃不管，而是转向东北，或者拐回去，装满汽油后再来。

在这关头，韦德·麦克拉斯基当真下令转向东北了。

华伦无法知道——对他来说倒也是好事——这次美国的整个出击正沦为一出糟糕透顶的滑稽戏。

日本人这次对中途岛的进攻，由四艘航空母舰上的一百零八架飞机——战斗机、俯冲轰炸机、97型飞机——合并起来，作为一支攻击大队一起出击，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排着整齐的队形返航。但美国在这次出击中，每艘航空母舰在不同的时间断断续续地派出自己的飞机，速度较慢的鱼雷轰炸机大队不久就跟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失去了联系。没有一个美国驾驶员知道除他自己的中队以外，其他中队在干些什么，更不用说日本人在哪里了。简直不可能再有比这更无组织的情况了。

“大黄蜂”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全然空忙了一阵，已经退出了战斗。飞到那一无所有的截击地点，他们的大队长下令朝南拐弯指向环礁，这样就背离了南云的舰队。这大队跟着就散了摊儿，有几架直飞中途岛去加油，其余的折回“大黄蜂”号，后者中的大多数将因发动机没油而溅落在海面上。

当麦克拉斯基率领的“企业”号上那两支中队冒冒失失地朝西进发时，“约克敦”号上的飞机终于起飞了，那时九点已过了好久——不过它只派出了一半飞机。弗莱彻少将保存了另一半以防万一。南云的几艘航空母舰这时正朝北破浪前进，他那支完好无缺的空中部队加了油，重新配备了武器，一百零二架飞机准备在十点半起飞，进行一次全面的协同进攻。

这场几乎快打完的牌局中只剩下一个不可捉摸的因素，就好像是一张“百搭”：那三支速度较慢的美国鱼雷轰炸机中队。它们在彼此看不见的情况下，无计划地随意行动，每支鱼雷轰炸机中队都一点儿不知道另一支在哪儿。这些脆弱而过时的飞机的指挥官，名叫沃尔德伦、林赛和梅西，是三头顽强的迷路的牛，在各自为自己领航。发现日本人的正是他们。

“十五架鱼雷轰炸机，方位130！”

南云和他的参谋人员并不觉得意外，尽管没有战斗机护航——又是这样——这一点准使他们震惊。这方位说明这些飞机正是从南云在迫近而企图歼灭的那艘航空母舰上飞来的。十五架飞机，一支中队。美国佬的航空母舰当然企图先下手啦。但这位中将自以为在舰只和飞机方面拥有四比一的优势，并不担心，他哪里知道他正在驶近三艘航空母舰呢。“利根”号巡洋舰上那个水上飞机驾驶员始终没报告还有另外两艘。

冥冥中令人啼笑皆非地安排了这个侦察机驾驶员，他起飞迟了半个小时，因此他那关键性的发现也相应地推迟了。他起初看见了一艘航空母舰没认出来，此后也没提起那另外的航空母舰。做出了这番拙劣的表演，他在历史中消失了。像咬死克娄巴特拉的那条毒蛇[3]，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但一个帝国的命运在短时期内竟令人悲痛地取决于他。

这十五架朝南云扑来的飞机是“大黄蜂”号上的第八鱼雷轰炸机中队。中队长约翰·沃尔德伦是一个性情暴躁、意志坚强的飞行员，根据要求，他率领他的部下穿过一层高射炮弹片和烟雾的厚幕，以及零式飞机的密集进攻，笔直地以慢速度飞来。我们无法记下他当时的心情，因为他是第一批阵亡者之一。沃尔德伦的这些飞机企图展开队形，朝这两艘航空母舰的头部袭击，却一架接一架地着火，迸裂开来，掉在海里。只有几架来得及发射鱼雷，发出鱼雷的也没造成什么损伤，因为没一发命中。几分钟之内就结束了战斗，日本人又一次大获全胜。

就在第十五架飞机在“赤城”号舰艏附近猛地燃烧起来，冒着浓烟扎进蓝色海水的当口儿，从一艘护卫舰上传来一个刺耳的警报，使旗舰舰桥上的人个个不知所措：“十四架鱼雷轰炸机来犯！”

又来十四架？难道正像某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古老传说中那样，死人从海里爬起来，乘上被打烂的飞机为他们的祖国继续作战吗？日本人的头脑是富于诗情的，这种想法很可能在南云的头脑里闪现过，但实际情况是相当清楚而令人震惊的。美国的每艘航空母舰上只有一支鱼雷轰炸机中队，这就是说至少还有另外一艘航空母舰前来对付他。“利根”号上

那架可恶的水上飞机的报告当然是一文不值。可能还有四艘航空母舰，或者七艘呢，谁说得准那些诡计多端的美国人在搞什么鬼名堂？日本的情报工作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就像南云一度偷偷地袭击珍珠港一样，敌人难道不能把几艘新的航空母舰偷偷地开进太平洋吗？

“加速一切准备工作，立刻起飞！”

这道匆忙地下达的放弃协同进攻的命令，发到了四艘航空母舰上。空袭警报响起来，屏护舰队的高射炮嗵嗵嗵地吐出一团团浓浓的黑烟，航空母舰打破了队形躲避来犯的飞机，零式飞机本在慢腾腾地爬升到战斗巡逻的高度，这时改为朝这又一批没有护航的飞机俯冲。这是“企业”号上吉恩·林赛的中队。当麦克拉斯基朝西搜索前进时，这位脸有伤疤、身体不适的中队长率领他的部下径直奔向敌人。十架飞机被击落，林赛的也在内。四架避开了刽子手，发射出鱼雷，掉头飞返航空母舰。即使有哪枚鱼雷击中，也没爆炸。

又是一次大捷！但是，这支航空母舰突击队的阵势完全给打乱啦。规避动作使“飞龙”号开到了远远的北方，几乎看不见了；“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从西到东排成了一线。屏护的舰只被打散了，从天边到天边，冒着烟，一道道又长又弯的尾迹互相交叉。水兵和军官们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在继续操作。他们刚才为中途岛过来的几十架轰炸机焚烧着坠落而欢欣鼓舞，如今又有两批美国佬的鱼雷轰炸机被零式飞机击成齑粉！四块飞行甲板上尽是飞机，一架都还不能马上起飞，但已经全都加好油，装好炸弹，而甲板上遍地都是杂乱无章的加油管、炸弹和鱼雷，水兵们兴高采烈地淌着汗水在清理，这样飞机才能陡直地升空去杀敌。

华伦·亨利曾把“企业”号看作一个八百英尺长、满载着炸药和人的铁蛋壳，这儿正有四个这种铁蛋壳。更贴切地说，四个庞大的水上燃料弹药库，没有遮盖，擦根火柴就能点上。

“敌方鱼雷轰炸机，方位095！”

隔了短短的一段静寂，传来这第三份警报。零式飞机正朝预定的位置直飞，从那里可以从高空击退俯冲轰炸机，或者再击落一些在较低空飞掠的鱼雷轰炸机，反正不管哪一个先来都行。四艘航空母舰正掉头迎风，准备弹射飞机，可是现在又得迂回前进，躲避空袭。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低飞来袭的敌机，以及自己的战斗巡逻机群，它们一阵风似的俯冲下来，想再来一场泥鸽[4]射击。“约克敦”号上的十二架飞机轧轧地飞来。他们确实有几架护航战斗机不顾死活地在上空躲躲闪闪地飞行，但是也帮不了什么忙。十架被击落了，两架徒劳地丢下了鱼雷后逃生了。三支鱼雷轰炸机中队如今都被歼灭了，而南云的航空母舰突击队完好无恙。这时是十点二十分。

“起飞出击！”

命令传遍整个舰队，第一批护航战斗机从“赤城”号甲板上腾空而起。

就在这当口儿，有个参谋发出一声惊叫，几乎听不出是他的声音了。这声惊叫也许一直在南云耳中震响，直到两年后在塞班岛受到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指挥的另一支特混舰队袭击而阵亡时为止：

“俯冲轰炸机！”

深蓝色的飞机排成倾斜的两行，顶端伸进高空的云层，朝旗舰和“加贺”号直冲而下，没有受到一架战斗机的阻截。零式飞机都在接近水面的低空，它们在那里击落了许多鱼雷轰炸机，正在继续搜索。在较远的地方，有个监视哨兵指着东方，只听得传来一声叫喊：“俯冲轰炸机！”只见另一行深蓝色飞机，一条虚线，正朝“苍龙”号流矢般直扎。

这是一次完美的协同进攻，时间精确得简直一秒不差。这是一桩异乎寻常的偶然事件。

韦德·麦克拉斯基发现了一艘孤零零的日本驱逐舰在朝北进发。他

猜想，它准是执行了什么任务返回，要是这样，它正在海面上划出一个长长的指向南云的白色箭头。他直截了当而机敏地做出决定：掉头跟踪这个箭头。

与此同时，沃尔德伦、林赛和梅西的鱼雷轰炸机中队侥幸地一个接一个发动袭击。差不多就在下一刻，麦克拉斯基侥幸地发现了这支突击舰队。整整迟了一个小时起飞的“约克敦”号上的俯冲轰炸机侥幸地同时到达。

在有计划的协同进攻中，俯冲轰炸机是用来牵制敌方的战斗机的，这样可给脆弱的鱼雷轰炸机以进逼敌人的机会。相反，这一回是鱼雷轰炸机把零式飞机拉到了低空，给俯冲轰炸机扫清了高空。这些鱼雷轰炸机中队心甘情愿在力量悬殊、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投入战斗，这不是侥幸，恰恰是在战斗中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化身。正是这额外的一点儿军人精神，在决定性的几分钟内使历史的天平倒向一边。

只要人们仍然打算用屠杀青年人的办法来决定历史的转折——即使在美好的将来，这种用人做献祭的方式，跟古代那种出于迷信的但也不见得更可怕的献祭方式一样，被废除了——这三支美国鱼雷轰炸机中队就不会被人遗忘。古代的北欧英雄史诗会在叙述中列举英勇战斗的人们的姓名和诞生地，这本传奇小说也来遵照这个传统办事吧。下面是这三支中队的年轻人的名单，他们的名字是从一份已经快湮灭的案卷中找到的。

美国军舰“约克敦”号

第三鱼雷轰炸机中队阵亡人员名单

驾驶员

兰斯·E.梅西，指挥官

加利福尼亚州德斯坎索

理查德·W.休森斯

艾奥瓦州滑铁卢

韦斯利·F.奥斯默斯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大维·J.罗奇

明尼苏达州希宾

帕特里克·H.哈特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约翰·W.哈斯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奥斯瓦德·A.鲍尔斯

密歇根州底特律

伦纳德·L.史密斯

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

柯蒂斯·W.霍华德

华盛顿州奥林匹亚

卡尔·A.奥斯伯格

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

报务员—机枪手

利奥·E.佩里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小哈罗德·C.伦迪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

小本杰明·R.多德森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

理查德·M.汉森

明尼苏达州莱克菲尔德

约翰·R.科尔

佐治亚州拉格兰奇

雷蒙德·J.达斯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约瑟夫·E.曼德维尔

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

威廉·A.菲利普斯

华盛顿州奥林匹亚

查尔斯·L.穆尔

得克萨斯州阿默斯特

特罗伊·C.巴克利

密西西比州福克纳

罗伯特·B.布雷热

犹他州盐湖城

生还人员名单

哈里·L.科尔

密歇根州萨吉诺

威廉·G.埃斯德斯

密苏里州圣约瑟夫

劳埃德·F.奇尔德斯

俄克拉何马州俄克拉何马城

美国军舰“企业”号

第六鱼雷轰炸机中队阵亡人员名单

驾驶员

尤金·E.林赛，指挥官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塞弗林·L.龙巴克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约翰·T.埃弗索尔
爱达荷州波卡特洛

伦道夫·M.霍尔德
密西西比州杰克逊

报务员—机枪手

查尔斯·T.格雷尼特
夏威夷州檀香山

威尔伯恩·F.格伦
得克萨斯州奥斯汀

约翰·U.莱恩
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

格雷戈里·J.杜拉瓦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

阿瑟·V.伊利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弗卢努瓦·G.霍奇斯
佐治亚州斯泰茨伯勒

保罗·J.赖利
阿肯色州温泉

约翰·W.布罗克
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

劳埃德·托马斯
俄亥俄州昌西

阿瑟·R.林格伦
新泽西州蒙特克莱

约翰·H.贝茨
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

埃德温·J.穆欣斯基
佛罗里达州坦帕

约翰·M.布伦德尔
印第安纳州韦恩堡

哈罗德·F.利特菲尔德
佛蒙特州本宁顿

生还人员名单

艾伯特·W.温切尔
艾奥瓦州韦伯斯特城
罗伯特·E.劳布
密苏里州里奇兰
小爱德华·赫克
密苏里州迦太基
欧文·H.麦克弗森
伊利诺伊州格伦埃林
斯蒂芬·B.史密斯
艾奥瓦州梅森城

道格拉斯·M.科西特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
小威廉·C.汉弗莱
佐治亚州米利奇维尔
多伊尔·L.里奇
俄克拉何马州瑞安
威廉·D.霍顿
阿肯色州小石城
威尔弗雷德·N.麦科伊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美国军舰“大黄蜂”号

第八鱼雷轰炸机中队阵亡人员名单

驾驶员

约翰·C.沃尔德伦，指挥官
南达科他州皮尔堡
小詹姆斯·C.欧文斯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报务员—机枪手

霍勒斯·F.多布斯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阿米利奥·马菲
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

雷蒙德·A.穆尔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
杰弗逊·D.伍德森
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山庄
乔治·M.坎贝尔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威廉·W.艾伯克龙比
堪萨斯州梅里厄姆
乌尔弗特·M.穆尔
西弗吉尼亚州布卢菲尔德
威廉·W.克里默
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
约翰·P.格雷
密苏里州哥伦比亚
哈罗德·J.埃利森
纽约州布法罗
小亨利·R.凯尼恩
纽约州芒特弗农
小威廉·R.埃文斯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
格兰特·W.蒂茨
俄勒冈州谢里登
罗伯特·B.迈尔斯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汤姆·H.佩特里
西弗吉尼亚州埃利森里奇
小奥特韦·D.克里西
弗吉尼亚州文顿
罗纳德·J.费希尔
科罗拉多州丹佛
伯纳德·P.菲尔普斯
伊利诺伊州拉温顿
威廉·F.索希尔
俄亥俄州曼斯菲尔德
弗朗亚斯·S.波尔斯顿
密苏里州纳什维尔
马克斯·A.卡尔金斯
内布拉斯加州怀莫尔
乔治·A.菲尔德
纽约州布法罗
达尔文·L.克拉克
艾奥瓦州罗德尼
小罗斯·E.比布
亚拉巴马州沃里尔
霍利斯·马丁
华盛顿州布雷默顿
艾什韦尔·L.比科
路易斯安那州霍马
罗伯特·K.亨廷顿
加利福尼亚州南帕萨迪纳

生还人员名单

小乔治·H.盖伊

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华伦·亨利当然对这个战术上的奇迹一点儿也不知道。

紧闭在座舱里，由于禁止用无线电通话而同外界隔绝，他被卡在这蓝色轰炸机的队列里，在越来越厚的云层上面轰隆隆地穿过天空，只知道麦克拉斯基——出于某种值得庆幸的原因吧——终于下令转向东北了。而无线电禁令呢，也有一两次被一段声音微弱的飞机上播发的片断打破了，这说明准是有人发现了日本人。跟着是一艘军舰上的大功率无线电广播，没错，正是迈尔斯·布朗宁那激动的声音，他正粗声大气地叫着："进攻！我再说一遍，进攻！"

接着，两个多小时以来第一回，华伦听到麦克拉斯基的男中音，冷静、清晰，微带嘲讽味，是年轻的职业军人在叫激动、唠叨的老派人保持镇静："照办，只等我发现这帮狗杂种。"他心里顿时涌起一阵对麦克拉斯基的热烈信任。只过了几分钟，透过云层中的空隙，只见日本舰队陡然出现在眼前，一大片舰只，从天边展开到天边，令人瞠目结舌。

看上去真像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大规模作战演习，这是华伦最初的印象，而对它们进行俯冲轰炸简直等于大屠杀。麦克拉斯基低沉地下令开始下降到进攻的高度。轰炸机大队朝耀眼的白云直沉，穿过上层白云，只见在一缕缕低空的云絮下，整个敌方舰队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

舰队的队形一片混乱。长长的航迹在海面上打弯，纵横交叉，像小孩子用指头在蓝底上画的白道道。屏护舰只阵势凌乱，有的朝这边驶，有的朝那边开。整个场景上空飘浮着一团团高射炮的黑烟，像蒲公英的绒冠；处处地方，炮口闪着淡黄色的火光。华伦第一眼只看到一艘航空母舰，可眼前正有三艘几乎排成一个纵阵，全都迎风行驶着，冒着黑烟，长长的白色航迹笔直地拖在后边。而在远远的北方有另一艘大船，有一簇舰只护卫着，也许就是那第四艘航空母舰吧。

一大群微小的飞机掠过浪峰，在舰只之间冲刺。华伦看到有一架尾

巴上冒着烟，另一架突然着火焚烧。下面已经在进行某种战斗，可是敌人的战斗巡逻机群在哪儿啊？天上空得出奇。麦克拉斯基已经在下进攻令啦！一支中队对付一艘航空母舰，第六侦察机中队对付殿后的那艘航空母舰，第六轰炸机中队对付第二艘，眼前且放过那第三艘。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麦克拉斯基已经机头朝下开始俯冲了，而华伦的中队长紧跟在他后边。

从这时起，无非是熟悉的那一套，简直等于中队轰炸练习，俯冲轰炸的那套基本功。唯一的不同——在这最后关头，一手搭在俯冲的闸把上，他开始感到一辈子从没这样心情舒畅过——眼前唯一的不同在于远在下面一万五千英尺外的海面上，他得击中的长方形物体不是靶排，而是一艘航空母舰！这使得投弹分外容易，飞行甲板的面积是一条靶排的一百倍。他曾不止一次地用假炸弹击破靶排的边缘哪。

可是，战斗巡逻机群在哪儿呀？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护航，他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一点。这件事到现在为止真容易得令人难以相信。他老是扭回头去望望有没有零式飞机从云端猛扑下来，一点儿踪影也没有。麦克拉斯基和最前面那几架轰炸机已经一架接着一架，摇摇晃晃，一路陡峭地冲到下面老远的空中，竟连高射炮火也没有挨到。华伦曾时常想象、憧憬轰炸航空母舰的情景，但是从来没想到竟是这样走过场的事。

他兴高采烈地朝对讲机里说："我看，我们动手吧，科尼特。全准备好了？"

"是，亨利先生。"干巴巴地拖长了音调，"嘿，零式飞机到底在哪儿，亨利先生？"

"我哪知道，你有意见吗？"

"没有，亨利先生！把蛋下个准，长官。"

"试试看嘛。我们把右舷朝着阳光，他们很可能从那边出现。"

"行，亨利先生。我把眼睛擦得亮亮的，祝你走运。"

华伦扳扳操纵俯冲襟翼的手把，沿着两翼的有孔金属襟翼张开了，构成V字形[5]。飞机好像失灵似的慢下来，航空母舰转到机身的一边，被机翼遮住，看不见了。机首往上抬，飞机一阵颤动，简直像是活的，在给人提警告。华伦把身子朝前一冲，头晕目眩地把机首冲着下面极远极远的海面，像滑行铁道上的游玩车般朝下直扎，然后挺直了身子。

天哪，航空母舰就在他的望远瞄准镜内，正在那颗颤动着的小珠上方。但愿他们下冲到比较温暖的空气里时，瞄准镜不致被水汽弄模糊才好！透过油污的座舱罩，能见度不会太高。

真是一次十全十美的俯冲。危险始终在于俯冲冲过了头，来个倒栽葱，那时再要控制简直就不可能了。但他正以非常完美的角度冲向这艘航空母舰，大概六十五度或七十度，几乎正对着舰尾，略微偏左，恰到好处。他这会儿已不坐在座位上，而是脸朝下紧贴在安全带上，纯然是俯冲时的感觉。他一向认为这正像从高台上跳水，同样的脑袋朝下栽的感觉，同样的肠子和睾丸间令人难受的感觉，这是难以消除的。下冲的路程很长，几乎整整一分钟，他有出色的操纵装置来校正侧滑或摇晃，但这次俯冲进行得很顺利。他死劲儿地踩住一个脚蹬来抵消这架SBD型飞机经常偏航的倾向，只听得减速的引擎呜呜地响，增加阻力的副翼被气流震撼得呼呼地叫。他们正欢快地朝下飞掠，而那飞行甲板就在他的一点儿没被弄模糊的小透镜内，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硬木甲板在阳光里显出一片明亮的黄色，岛形上层建筑前面那块白色长方形中央有个显眼的红色大圆球，甲板后部杂乱无章地停满了飞机，细小的日本人像昆虫般在飞机周围奔忙。他的高度计指针在朝反方向转，他感到耳朵受压，飞机里热起来了。

他突然看见一发差一点儿命中的炸弹在岛形上层建筑边激起的一大片白色水花，接着是一片火红，一声大爆炸，把那肉丸似的红球四周的白漆掀个精光，猛地腾起一片黑烟。原来有发炸弹命中啦！他看见两架轰炸机陡直升上天空。他两耳痛得要命，他咽了一口口水，耳朵又感到

受压。这艘航空母舰眼前正处在困境中，再好好送它一发炸弹就当真能使它报销。华伦在五千英尺的高空，条例上规定在三千英尺左右的上空投弹，但他打算至少下降到两千五百英尺。高高兴兴地控制着一切，注视着仪表刻度盘，注视着几乎就在他正下面的飞快增大的甲板，他打起精神，准备在临阵的一刹那当机立断。他打算把炸弹砰地扔在他瞄准镜中停着的那些飞机中间，不过，如果这艘母舰再先挨一发别人投的炸弹的话，他就不必用一发宝贵的半吨重的炸弹来再给它以重创，就还来得及掉转方向，去袭击远在前方的那第三艘航空母舰。

可是，眼前在望远瞄准镜中正朝他迎面拥来的这些凌乱地挤在一起的飞机，清晰得连机身上的白色号码都看得清，还有那些微小的日本人看见他迎面冲下来，四散奔逃，打着手势，这些是多出色的轰炸目标啊！至今尚未挨到别的炸弹，那么由他来吧。这会儿，他的心怦怦地跳，嘴里发干，耳朵好像快要爆裂开来。他使劲一拉投弹器，随着炸弹离机下坠，他感到机身一震，顿时轻起来。为了保证不把炸弹投偏，他没有忘记继续朝前直飞，然后爬升。

他身子朝后倒在座位上，头脑发晕，肚子好像啪地紧贴在脊骨上，眼前一片灰雾忽现忽隐。他把机尾一甩，朝后一望……乖乖，我的天！

一片白热的火焰从这些飞机中间升起，冒着滚滚黑烟。就在他望着的当口儿，火势蔓延开去，沿着甲板一路爆炸，向上直冒，一片美丽的颜色，红、黄、紫、粉红，还有五光十色的烟柱直冲云霄。仅仅一两秒钟，多大的变化啊！碎片朝四面八方飞迸，飞机的碎片、甲板的碎片，整个人体像被抛起的布娃娃般在空中翻跟头。多么可怕、多么令人难以相信的壮丽景象啊！这一大片充满疯狂的大屠杀的地方，烈火和浓烟轰隆隆地朝天上直冲，朝舰艉涌去，因为这艘被击伤的航空母舰依旧在以全速迎风前进。

“亨利先生，有架零式在大约一千英尺的空中，角度八点[(6)]。”对讲机里传来科尼特的声音，“它正朝我们冲来。”

“明白。”华伦把机头朝下，朝水面俯冲，拼命地躲闪、偏航。海面涌起一排排浪峰，又长又白。他穿过像雹子般打在他座舱罩上的浪花一路猛冲，捉摸不定地闪避着。这架SBD-3型飞机能始终灵敏地适应这样颠来倒去的飞行，使他感到庆幸。这是按规范办事：紧贴水面，让那个日本人打不中，诱使他扎进海里。科尼特的机枪嗒嗒嗒地怒吼起来，飞机震得华伦牙齿咯咯响。他看到机首前方几码外的水面被子弹溅起一行水花，抬眼一望，只见那架零式正朝他俯冲下来，喷射着黄色的火焰和白烟。在珍珠港上空把他击落的那架战斗机漆的是和平时期的银色，这架是肮脏的斑斑驳驳的棕绿两色，但机翼上那些红色大圆点是完全相同的。零式飞机直冲到水平面才爬升，消失在一片高射炮烟雾中。我的天，这些该死的玩意儿操纵起来可灵活哪。

华伦在飞行中打眼角瞥见了一幕悲惨的景象——一片上有一颗白色五角星的蓝色机翼突出在水面上，就只剩下一片机翼。它消失了。接着，一艘巨大的灰色军舰出现在他的风挡玻璃前，但见有四十道黄色光芒在朝他闪烁，准是一艘战列舰或重巡洋舰。高射炮弹在他周围砰砰地爆裂，冒出团团黑烟，震撼、冲击着他的飞机。几秒钟工夫，军舰横在他的正对面，拦住了他的去路，一大堵灰色的钢墙。华伦拼命把这无畏式飞机拉起，于是它越过前甲板蹿上天空，飞得比那弯曲的塔式桅杆低得多，差一点儿碰上前炮塔上那几根灰色的长炮筒。

他如今总算飞越屏护舰队啦！但愿好运能维持下去，能把正从背后朝他周围水面上撒弹片的高射炮群抛在后面——

“亨利先生，那狗杂种又来了，他一路盯着我们不放哪。”

“明白。”

华伦又想用那一套东躲西避的办法，放大胆子尽量紧贴水面飞行，可是飞机如今驾驶起来不灵活了。零式飞机发射出的红色曳光弹像雨点般沿着他的左舷落下，激起一股股白色水柱。他使劲朝右拐，一片机翼差一点儿被浪峰卷住。飞机不像刚才那样听人使唤了。

“呱呱叫！亨利先生，我看哪，也许把这狗杂种打中了。”科尼特的声音听上去像个在看中学垒球赛的孩子，“我敢说，他准是赶回家看妈妈去了。你瞧，亨利先生，他就在正后方，他在冒烟哪。”

无畏式飞机掉头爬升。那架歼击机朝敌特混舰队退去，尾巴上拖着一条浓烟，而在它的后面，屏护舰只的后面，三艘航空母舰全在阳光灿烂的青天下冒着火焰和黑烟。他不禁纳闷，是谁击中那第三艘航空母舰的呢？另外有个驾驶员干下了他想干的事吗？这第三艘航空母舰在燃烧，这是绝对没问题的。这三根黑色烟柱直冲特混舰队的高空，像柩车上插的三片黑羽毛。

他看看表，望望油表，再望望航空地图。这时是十点半，而他是在十点二十五分飞来袭击的，这五分钟内他过了多长的一段生活呀！油太少了，不能多考虑了。他相信参谋部定的选择点的方位准是搞错了。这帮参谋部的笨蛋没准儿以为斯普鲁恩斯会以全速进军——他们对日本人同样也估计错误——实际上他很可能掉头迎风，去回收战斗巡逻机或者返航的飞机了。华伦朝十点方位飞去，心情沉重地意识到飞机的反应还是不大灵活。

“这一下真出色，亨利先生。乖乖，这小玩意儿可真一飞冲天哪！”

“喂，科尼特，察看一下机尾部分。我就要摇撼机尾操纵杆啦，如果翼面上有什么损伤，告诉我。”

“是，亨利先生。啊，老天爷，方向舵掉了，长官。只剩一小块破片啦。”

“没关系。”华伦硬压下心头涌起的一阵恐惧，“我们自己也要回家看妈妈去啦。”

“我们回得了吗，亨利先生？”

“哪有回不了的道理，”华伦愉快地说，心里可没这么乐观，“我们也许得扔两三块巧克力糖在油箱里。”

“哦，不管怎样，亨利先生，”科尼特带着他难得有的欢乐笑声说，“不管会出什么事，光是投中那一下，看那帮狗杂种在那边挨火烧，就值得了。”

“同意。”

华伦这会儿想起禁止使用无线电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是一个可喜的意外。他把汽油孤注一掷，爬升到两千英尺，收听“企业”号上发出的Y-E返航信号。从正前方的十点方位，又响亮又清晰地传来他盼着的莫尔斯电码发送的字母。他把速度减到近乎失速的程度，下降到贴近覆盖着白色浪花的汹涌的大浪。这是桩千钧一发的事，不过总是有可能碰到救护驱逐舰的。他心里很得意，在海面上迫降可吓不倒他。他依旧看得到那艘日本母舰上火焰在翻腾，飞机在爆炸，人体在纷飞。是他干成的，干成了，而他呢，还活着，正光荣地返航。

机尾后好多英里的地方，南云中将正被他的参谋们拉着离开那在燃烧而朝一边倾侧的“赤城”号。炽热的铁甲板仍然被一声声爆炸震撼着，甲板上那些断肢缺腿的死尸被烤得发出一阵阵烤肉的气味，他一边在这些尸体中间小心地觅路前进，一边还在婆婆妈妈地嘀咕，实在还没必要弃舰而逃。他没授权那艘没中弹的“飞龙”号上的下属山口来指挥，甚至也没给山口任意出击的权力。这位心神错乱的老先生爬下绳梯，到一艘巡洋舰的救生艇上，仍旧是这支被击溃的航空母舰突击队的总司令。可是，山口不愿再等待南云的命令了——他也许刚替日本断送了战争的胜利。看到第一批炸弹使“加贺”号上冒起一片浓烟烈火，山口马上开始发动反击。

---

(1) 美国陆军当局主张多造以陆地为基地的重轰炸机，而海军则强调航空母舰载的俯冲轰炸机。

(2) 应为三十六架。

(3) 古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前30）用毒蛇自杀，故事见莎士比亚悲剧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

(4) 射击比赛中用的一种活靶，一般为扁圆形，由弹射机射入空中。此处指美国鱼雷轰炸机，它们只有挨打的份儿。

(5) 襟翼在飞机机翼的后侧，可上下开合，在飞机起飞、着陆时，起改变空气助力大小的作用。无畏式飞机的襟翼和主翼同样长度，上有两排方孔，开启时构成V字形。

(6) 导航用的罗盘盘面以极坐标表示，一般以圆周的度数来表示方位，也可用时钟数来表示，八点即等于二百四十度。

第三十一章

中途岛（续完）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第二阶段

本战役的开始阶段包括六月四日上午的大部分时间。

中间阶段持续了五分钟。

结局花了四天。

从历史悠久、已难查考的中国和埃及关于战争的记载中，直到当代的武装冲突编年史，没有一次战役能和这历史性的第二阶段——中途岛战役的这五分钟相比。

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天，从上午十点二十五分到上午十点三十分，在这仅仅一刹那的战斗时间里，三艘日本航空母舰，连同它们编制内的全部飞机，变成了冒着烟在水上漂浮的残骸。这些庞大的牺牲品原来体现着日本的国力和宝贵财富，是花了半个世纪的英勇努力成为第一流军事力量的最高成就。在这爆炸性的五分钟里，日本通过从对马海峡到新加坡、马尼拉和缅甸各战役千辛万苦地建立起的世界性地位被粉碎了，尽管它还得再经受三年屡战屡败，最后还尝到原子弹爆炸的恐怖，才肯接受这个事实。

中途岛战役后，正如冯·尼米兹海军上将有一次所说："我们完全遵照二十年来在军事学院里制订的方案来打这场太平洋战争。"（这句话充分表明了英、美财阀统治集团蓄谋已久的侵略意图）这场战争的其他

部分对德国读者来说利益关系不大，但这个出色的海战典范必须加以研究。

机遇把一个不为人知、资历较浅的海军将领在战役的中途硬推上全权指挥美国联合特混舰队的地位。海军中将哈尔西是一个富有闯劲儿、神气十足的海上巴顿将军[1]，舰队出动前刚好生病了，否则会由他来领导战斗的。他提议让他的朋友、指挥屏护舰队的沉默寡言的雷蒙德·艾·斯普鲁恩斯来接替。指挥第十七特混舰队的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少将比斯普鲁恩斯资格老，尼米兹打算让弗莱彻来指挥这次战役。幸运之神把指挥权交到了斯普鲁恩斯手里，而斯普鲁恩斯就开始显示出他是世界史上伟大的海军将领之一。美利坚合众国一直是一个幸运的国家，而这份幸运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也突出地保持着。它在将来还能保持多久呢？这只有那些邪神知道，他们把一片拥有几乎无限自然资源的原始大陆赐予了这个血统混杂、有牛仔文化的粗俗不堪而唯利是图的国家。

斯普鲁恩斯在中途岛战役中做出了三个历史性的决断。这个腼腆、沉默的人，没什么突出的家世或背景，在鏖战正酣之际在思考和行动上显露出惊人的才能。中途岛战役之后，他指挥越来越庞大的舰队打了不少胜仗。然而在历史上，正像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纳尔逊那样，他将永远是中途岛战役中的斯普鲁恩斯。

第一个决断

斯普鲁恩斯的第一个伟大的决断是在早晨七点命令“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上的全部飞机从极远距离起飞，不惜孤注一掷进行第一次突然袭击。这一招儿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几支中队连敌人都没找到，几乎有一半飞机耗尽了汽油，降落在海里，有些带着炸弹回来，还有些没投入战斗，径直飞往中途岛环礁。然而，有相当数量的俯冲轰炸机飞到南云的舰队上空，进行一次闪电式空袭，使“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起火燃烧。其他都无关紧要了，斯普鲁恩斯在这场世界范围内具

有历史意义的赌博中赢了。

这一回，他也交上了美国人的好运，因为他那些在空中转悠的中队是碰巧在日本舰队上空相遇而协同进攻的。给敌人重创的全是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被歼灭了。对比之下，当天晚些时候，“飞龙”号上的日本鱼雷轰炸机却发动袭击，击毁了“约克敦”号。在数量上和技术上，美国人在中途岛战役中都处于劣势，这一点反而更突出了斯普鲁恩斯的指挥才能。

弗莱彻少将谨慎地把“约克敦”号上的飞机的起飞时间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他当时只出动了一半飞机。当不得不撤离挨了鱼雷的“约克敦”号时，弗莱彻把司令旗搬上一艘护航的巡洋舰，把整个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斯普鲁恩斯。本历史学家能明确指出，这是弗莱彻整个军人生涯中唯一的重大作为。

英译者按：当弗莱彻不得不离弃“约克敦”号时，他用信号通知斯普鲁恩斯：“我将遵照你的调遣行事。”就这样慷慨地让出了一场大战的领导权，这是南云始终没做到的。弗莱彻知道斯普鲁恩斯拥有把这次战役继续打下去的参谋人员、通信系统和航空母舰，他做得通情达理。

南云举棋不定

南云的表演同斯普鲁恩斯形成鲜明的对比。

斯普鲁恩斯经验不足，而这位航空母舰上的将领经验丰富，指挥着海洋上最出色的航空母舰舰队。南云拥有一支能迅速执行他的任何命令的饱经风霜的参谋队伍，以及行动像跳芭蕾舞般精确的舰只和飞行中队，但是，当面对像斯普鲁恩斯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时，他就不知所措了，因此输掉了一场几乎不可能输的战役。

这次又是美国人交了好运。“利根”号巡洋舰的弹射器有问题，因此那架被派去侦察那片正巧躲藏着美国舰队的海域的飞机没及时起飞。那

个驾驶员拍发了一些含混不清的报告。然而，那些广为流传的报道过分强调了这架出了名的“‘利根’号上的水上飞机”所起的作用。在战争中，侦察机或哨兵的报告不可靠是再普通不过的。南云一得到关于美国军舰的消息，就应该设想它们是航空母舰，并迫不及待地准备出击。结果他反倒举棋不定，在中途岛来的、对他没什么影响的飞机的骚扰下，关于下一步的对策，他不断地改变主意，把他的97型飞机的武装配备换来换去。斯普鲁恩斯的俯冲轰炸机毁了他，从而解决了他的难题。

南云本人从舰桥上沿着一根绳子爬下“赤城”号，保全了性命。和弗莱彻不同，他抓住了指挥权不放，尽管他有一位出色的下属，“飞龙”号上的山口少将可以代替他继续作战。不知道南云中将坐在公海上的一艘小艇里，看着面前有三艘航空母舰在早上的阳光里熊熊燃烧，心里是什么滋味，这是日本一线航空母舰上的驾驶员和飞机的火葬典礼，是无法补偿的一大损失。事后的行动说明他吓呆了，因为他竟下令仓促地后撤，有一次竟向山本汇报说有五艘美国航空母舰在追他。山本在半夜时分解除了他的职务。原可以打赢这一仗的山口，却甘心跟“飞龙”号一起沉没。

除了举棋不定外，南云还犯了另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就在那致命的五分钟以前，他让整个战斗巡逻机群都放弃了高空，蜂拥而下，围攻鱼雷轰炸机。无论鱼雷轰炸机出现在哪里，俯冲轰炸机都紧随其后。如果有一半战斗机留在高空，这场战役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局面很可能就会改观。然而，在最危急的关头，高空中却毫无戒备。

斯普鲁恩斯的第二个决断

这场灾难的悲惨消息，隔了好多小时紧张的静寂，才传到三百英里外的山本元帅那里，在那段时间里，他有充分的理由设想南云像往常一样无往不胜。好像预感到要出乱子似的，山本好些天来一直胃里不舒服。这会儿，得悉噩耗，这位害病的老人倒复原了。

好吧，他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输了第一个回合。咄咄逼人的美国海军条例无疑会促使南云的征服者朝西追击。这儿正有个大好机会，来一次反伏击，把尼米兹那力量单薄的舰队砸个稀巴烂！他的地位是稳固的，许多著名的胜仗都是开头失利，之后才取胜的。就山本的主力舰队来说，在人力和武器上都远远胜过敌人。可以把另外四艘散处各地的轻型航空母舰召集起来，“飞龙”号还完好无损。紧急电讯发到帝国舰队散在各地的舰只上，命令它们朝山本的战列舰靠拢。

从那时起直到六月四日黄昏，在那艘庞大的“大和”号战列舰的旗舰舰桥上，人们的情绪随着不断传来的消息起落。在阿留申群岛的那几艘航空母舰的回电使人沮丧，他们三天内来不及来会师。“飞龙”号报告，它的俯冲轰炸机驾驶员们投中了一艘敌方的航空母舰，后来又说它的鱼雷轰炸机使另一艘航空母舰在海里动弹不得。这使人们兴高采烈，可惜是搞错了。“飞龙”号对“约克敦”号袭击了两次——第一次用俯冲轰炸机，第二次用鱼雷轰炸机做了致命的打击，因为美国人采取出色的抢救措施把第一次袭击时引起的烈火完全扑灭了。日落时分，“飞龙”号来电，它也被击中，正在燃烧，于是这点儿欢乐也被打消了。

山本依旧坚决地朝东进发。他如今的目的是迫使对方来一场夜战，但愿他能亲自碰上那些装甲薄弱的美国航空母舰才好！他的大炮可以把它们像渡船般击沉，把屏护的舰只打得落花流水，转败为胜；跟着，他仍然可以拿下中途岛。眼前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美国人在紧迫情况下会自己扑在“大和”号的十八英寸的大炮炮口上，扑在其他战列舰和巡洋舰惊人的火力上，以及日本驱逐舰中队那破坏力强大的长矛鱼雷上。

假如威廉·弗·哈尔西中将在指挥美国军舰，这种事可能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哈尔西凭着他的本性，是会带着一股莽撞的好斗劲儿朝他那受了伤的敌人扑过去的。

可是，担任指挥官的是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斯普鲁恩斯朝迎面而

来的山本舰队直驶，直到碰上“飞龙”号，把它炸毁。他当即回收了飞机，掉转航向，背离敌人朝东而去。午夜过后，他又掉回头来，黎明时分回到适当的位置，能用空中掩护来保卫中途岛，打击可能的登陆行动。

这次调动是中途岛战役获胜的关键，是太平洋战争中最精彩的指挥官的决断，也是海战史上最精彩的决断之一。它是智慧的结晶，再简单不过了，却关系着世界大局。

当时人们却不这样看待它。战役尚在进行中，斯普鲁恩斯就受到了在珍珠港和华盛顿的上级的责备，因为当晚没紧紧追击受了重创的敌人。他自己的参谋人员——更确切地说，是哈尔西的参谋人员，他们不喜欢或者不了解这位非飞行员出身的将军——被他这决断弄得很狼狈。后来，参谋们坚持说雷达能发现迎面驶来的水面舰队，因此这支特混舰队绝对不应该跟敌方脱离接触。美国的军事文献中都坚持这种看法，而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有时候仍然被人称为过分小心谨慎的军官。

这种批评是错误的。用大大处于劣势的舰队打胜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位卓越的司令官为了确保胜利，不愿在一种新式的电子小玩意儿上冒风险。他不这样做，反倒把自己的舰队置于无疑是既安全又危险的地位。斯普鲁恩斯和尼米兹都不知道山本的那些战列舰在哪里。斯普鲁恩斯少将靠出色的军事直觉采取行动，才没落入山本那惊人的圈套里。好多个月后，美国情报当局才刺探出有关山本那些军事行动的真相，这证明了斯普鲁恩斯盲目的第二个决断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妙招儿。

斯普鲁恩斯的第三个决断

午夜刚过不久，山本发觉自己的计划落空了，夜战打不起来，并且等到天亮，他也许会发现自己正处在中途岛上的飞机的航程内。接着是苦恼的旗舰司令部会议。山本和他的参谋们带着一支火力惊人的舰队驶

了一夜，如今聚集在这艘海上最强大的战列舰那豪华而丝毫无损的旗舰司令室内商议，不免有点儿令人厌恶的灰心丧气之感。这支联合舰队像是在跟一条眼镜蛇对抗的大猩猩，但愿有一天能用爪子攫住这渺小的对手，把它扯个粉碎才解气哪！但是，这条眼镜蛇咬了一口，就溜掉了。

山本的作战军官，就是那位黑岛大佐，这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帝国舰队要一直朝环礁进发，等曙光一露，就用炮火彻底摧毁飞行设施，着手登陆！环礁上的飞机毕竟已经败在南云手里，好些掉进了海里，剩下的那些准是一些破烂货。至于美国的航空母舰，它们已经损失了好多飞机，有两艘（他这样以为）丧失了战斗力，或者已经沉没了。主力舰队的密集高射炮火力，加上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和两艘轻型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准能对付得了美国航空母舰上的残余兵力。

但是，这个方案被贬斥为愚蠢的自杀行动，参谋人员已经没有大胆行事的闯劲儿了。山本直截了当地否定了黑岛的意见，本文作者尽管对这位伟大战士身后的英名非常崇敬，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斯普鲁恩斯确实由于飞机的损失而实力大为削弱，中途岛的空中力量不过是一些无能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部队以次充好的大杂烩。无奈战争自有它毫不容情的节奏，日本方面凭闯劲儿行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不过，山本还是一心想按他自己的方式打下去。眼前还不是去夺取环礁的时候，但是那支小小的太平洋舰队已被吸引到离珍珠港老远的地方，超出了它那空中保护伞的范围，这倒是一个大好机会。如果能迫使它交战，把它打垮的话，历史还是能把中途岛一役称为胜仗的。

山本又给敌人安排了两个圈套。他要朝西撤退。没问题，敌方会用骚扰战术来追击。他眼下巴望把敌人诱进威克岛半径七百英里的空中势力圈，然后用自己的大舰队——战列舰、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分队——猛扑上去。这支庞大的舰队至今没发过一炮，也没遇到过一架敌机。真荒唐，它为了两艘饱受战争创伤的美国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只，竟然要撤退。

同时，他命令在阿留申群岛的航空母舰再度发动进攻，继续争取攻占阿图岛和基斯卡岛。那时，美国舰队也许会奉命朝北开拔，就会碰上四艘重型巡洋舰、一艘轻型航空母舰，以及那终于修理好、补足了新的驾驶员和飞机、向阿留申群岛全速进发的令人生畏的“瑞鹤”号航空母舰[(2)]。

可以这样说，这只大猩猩的两条胳膊将从西方和北方朝那眼镜蛇抓去。

斯普鲁恩斯果然追上前来。海军人士说得好，“尾追旷日持久”。山本朝后撤，美国舰队搜索他，这个最后阶段拖了两天时间。斯普鲁恩斯残存的俯冲轰炸机对付比航空母舰小的目标成绩极糟，实际上，在这次长时间追击中，另外只击沉了一艘军舰。那是一艘重型巡洋舰，它有一次发现了潜艇，惊慌失措地跟一艘姐妹舰相撞，早已受伤。黑岛的看法可能完全正确，斯普鲁恩斯对这支重型的主力舰队并不构成威胁。然而，“企业”号上的参谋们不断地敦促斯普鲁恩斯一路朝西进击。在他们看来，必须追歼逃敌，这是天经地义的。

斯普鲁恩斯的第三个重大决断是不顾这种敦促，也不顾尼米兹发来的语气强烈的电报，他的决断是停止追击，结束战斗。他不愿掉进威克岛的空中势力圈。这简直像是天眼通，据说他曾对参谋们非常简明地说：“我们给敌人的打击大致差不多了，也不会再多了。我们离开这儿吧。”他的舰只燃料不足了，飞行员们精疲力竭了，天边有支情况不明但实力强大的敌方舰队使他捉摸不定，而且明知道敌人有支以陆地为基地的空中威胁力量，使他不能按照追击的原则行事。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少将就这样决定了，确保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

在最后关头，他的功业几乎被毁掉，因为切斯特·尼米兹中了佯攻阿留申群岛那个圈套，命令他朝北出动！幸亏尼米兹后来好好考虑了一下，撤销了命令。六月十一日，第十六特混舰队回到珍珠港，得悉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击沉了四艘航空母舰、几艘战列舰等等，从而打赢了中

途岛之战。每张报纸上都登载着这条新闻，周刊上也刊出了，夏威夷人都深信不疑，一时整个美国都深信不疑。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始终没公开发表过不同的说明，陆军航空部队在战后的报告和回忆录的脚注中，承认它在中途岛战役中没给敌人以重创。

很久以后，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有一回听人赞扬他打的这次胜仗时，回答说："海军中有上百个斯普鲁恩斯，人家碰巧挑中我来干一下罢了。"确实只有一个斯普鲁恩斯，而幸运之神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把他赐给了美国。

从战略上讲，这场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的伟大胜利取得了三个成果：

第一，美国潜艇可以继续不从珍珠港而是从中途岛满载着燃料出征，跑一次来回可缩短两千三百英里路程，这使它们在作战中的杀伤力成倍地增长。威廉·弗·哈尔西后来写道：潜艇战是导致日本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日本的一线航空母舰上的飞行中队不是随舰沉没，就是在中途岛附近的海域被击落。这一大批长机和教练机的骨干分子的损失是绝对无法弥补的。

第三，日本在士气方面一夜间从旺盛变为衰竭。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上午十点半起，日本开始气馁。

山本：再见吧

挨了重创的帝国舰队偷偷摸摸地回到广岛湾。山本依旧不知道他不是被尼米兹打败的，甚至也不是被那大名鼎鼎的哈尔西，而是被一个从美国海军少将级军官里提拔出来代替哈尔西来指挥的无名之士打败的。

美方仅仅派出四位少将来投入战斗：弗莱彻、斯普鲁恩斯和两位屏

护舰队司令。相比之下，帝国舰队是由伟大的山本元帅亲自统领出征，由五名中将和十三名少将辅助，山本实质上把他的司令部搬到了海上。尼米兹则情愿把他的司令部留在陆地上，在那里可以利用无线电获得情报并保持宽广的视野，正确地观察全局。尼米兹的方针更为明智。

在珍珠港取得不朽的空中大捷的山本，在中途岛战役中搭着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一炮未发，空跑一场。今天回顾起来，看来他没好好领会他本人教给全世界的如何发挥海空联合作战威力的那一课。他的作战方案是，由航空母舰消灭以陆地为基地的空中威胁力量，然后带领他的主力舰队威风凛凛地驶上前去，迎面和尼米兹的舰队交火，打胜太平洋上的斯卡格拉克战役。这种狂妄的幻想使他在中途岛战役中毫无作为。

东京电台自称打了一场大胜仗，但此后日本的战况报道中就不再提到“中途岛”这个名字。生还者被隔离起来，不知多少文献被查禁或散失，以至永远无法得到适当的资料来弄清日方对这场战役的看法。然而，山本没倒下去。他当过驻美海军武官，他代表日本参加二十年代的海军会议，替日本赢得和白种人的海上霸权平起平坐的地位。他一向反对同美国作战，但接到了出击的命令，他尽了最大努力。

山本继续统领他的海军，直到一九四三年四月，那时冯·尼米兹上将得悉山本将飞行视察南太平洋，命令伏击并击落他的座机。归根结底，这是尼米兹的耻辱。在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对抗中，可能要比这种鬼鬼祟祟的暗杀多讲一点儿道义吧[(3)]。

有色人种在工业时代引人注目的军事攻势在中途岛被挡住了，也许不会永远被挡住，因为人类的大多数是有色人种，但肯定将被挡住达五十到一百年之久。中途岛战役使白种人在新加坡垮台后重新占了上风。

然而，面对山本五十六这个人物，军事分析家不得不深思。如果说南云的表现——反复无常、拖拖拉拉、举棋不定——是有色人种在紧急关头的典型表现的话，那么山本以可与毛奇或曼施泰因比拟的坚决、机智等品质来应付一场灾难。欧洲和美洲应该记住亚洲能产生这样的人

物。

中途岛战役：最后的教训

日本民族在中途岛战役那五分钟内所受到的打击，使人不得不做出一个最后的结论。

从那时起，由于工业和科学的发展，已经有可能对整个国家来一次中途岛战役式的闪电性大毁灭。众所周知，今天可能发生的新的中途岛战役，就是美国资本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用巨型火箭进行的原子弹突袭和反突袭。我们时代的这两个充满兽性的实利主义国家是精神上的荒漠，没有本领控制它们能运用的力量。今天，双方都大大发展了航空母舰作战的理论。他们的整片大陆和全体人民，现在就等于航空母舰和舰上人员。两个国家都是既易受袭击，而破坏性又大到前所未闻的程度。

这样发展下去一定会出现凄惨的结局，说不定我们自己那个被打垮、被分割为二、被肢解的祖国，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苦难，将产生一位新的哲学家——一位康德、一位黑格尔、一位尼采——来指出一条走出人类那可怕的死胡同的道路。德国人的天才一向倾向于做这种超越已知领域的浮士德式的探索。

否则，前景将是暗淡的。美国人和俄国人在粗野和冷酷方面是一丘之貉，尽管美国人有时显得贪图享乐而俄国人笨头笨脑。这两个愚蠢的巨人在决斗时，地球上大多数生命将受到威胁，而人类从罗马时代以来的一切成就似乎都将被否定，但这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或根本无关紧要。照眼前的情况看，他们那些小盟国中，总有一个会在无法预料的一天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塞尔维亚或波兰。然而，这将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战争，这将是在大陆上进行的中途岛战役式的闪电战。

英译者按：隆的种族主义观点不值一批。山本元帅被击落是由海军

部部长弗兰克·诺克斯[4]——一个过去的报纸出版商——下的命令。切斯特·尼米兹被告知这个计划，签字赞同，理由是山本此人是无人可替代的，对日本来说，他在军事上也许等于四条艘空母舰的价值。日本人配合了希特勒对文明发动万恶的进攻，因此必须承担后果，山本也不例外。

---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将军，1944年诺曼底登陆时任第三集团军司令，次年在德国因车祸逝世。

(2) 此处似应为“翔鹤”号，因为这两艘航空母舰都参加了珊瑚海之战，结果“翔鹤”号中了三枚炸弹，退出战斗，而“瑞鹤”号未受损伤。

(3) 在特洛伊战争中，双方主将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在城门前单独决斗，阿喀琉斯最终手刃赫克托耳。

(4) 诺克斯于1928年起任赫斯特报业集团总经理，1931年起自己经办《芝加哥每日新闻》。

第三十二章

亨利上校一手撑头，没精打采地坐在舰桥旁的应急舱里看侦探小说，手指间夹着的香烟快烧尽了。

“飞行员们开始用无线电通话了，上校。”航信士官海因斯在门口向他敬礼。

“好极了。”他跳起身来，连忙走进操舵室，坐在高脚椅上，装出一副舒坦的样子，但实在是骗不了谁的。舰上的调皮蛋早就在模仿他弯腰曲背的姿势和心情紧张地抽烟时那些急促的小动作。他只顾垂着头抽烟，眺望着大海，值班人员们彼此投射会意的目光。舰桥上的扩音器里播放出从远方飞机上声音微弱的送话器里传来的讲话片断：“……厄尔，你对付左边那一架……开始进攻……嘿！十一点方位出现零式……维克多·赛尔，我是蒂姆·萨特利，我被击中了，要迫降，祝我平安吧……哇，瞧那大王八蛋烧得多欢！……”

“听上去他们干得很不错，长官。”副舰长放胆说。他正踱来踱去，擦着脸上的汗水。

帕格光是点了点头，他正徒劳地竖起耳朵辨别他儿子那特有的音色，但是那边空中心情激动的小伙子们的声音听上去都差不多。这些夹杂着火辣辣的粗话的只言片语，在舰桥上引起哈哈大笑和叽叽呱呱的闲话，帕格由于内心紧张，这一回没加理会。

飞机上传来的通话声逐渐消失了，亨利上校朝四下扫了一眼，舰桥上的谈话声就停止了。静寂了好一阵子，只有噼噼啪啪的静电干扰声。返航中的驾驶员开始冷静地报告自己的方位，有时无可奈何地说句笑话，因为油没有了，打算迫降在海面上；华伦却毫无音信。随后，雷达兵报告有“友机”在飞近。舰队笨重地掉头迎风。帕格的监视哨报告，西

方低空中出现一些小黑点，它们逐渐变成轰隆隆地越过屏护舰队朝航空母舰飞去的飞机。舰身隐没在西方远处的“约克敦”号上也有飞机在甲板上降落。飞机零零落落地进入帕格那双筒望远镜的视野，他打定主意，即使没有一架SBD型飞机飞过他头上时摇摆一下机翼，也决不担心。华伦可能跟别人一样碰到燃料耗尽的问题，不得不降落在海面上。不过，当俯冲轰炸机在“企业”号上降落时，他还是一架架地计着数。出发时是三十二架[(1)]，回来了十架……十一架……十二架……接着，好一阵子过去了，还是没有，反正他觉得是好一阵子。只见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不断在“大黄蜂”号上降落，“企业”号上也有几架，可是再也没有俯冲轰炸机了……

“右舷舰艏外有架无畏式飞来，上校！”从舰桥另一侧传来舵手的一声叫喊。帕格疾步穿过驾驶室，飞机摇摆了一下上有白色五角星的机翼，机声隆隆地掠过前甲板上空，掉头朝“企业”号飞去，戴风镜的驾驶员挥着一只长臂。维克多·亨利一直脸朝着海，看这架飞机飞近航空母舰，准备降落。他不想伸手去擦润湿的眼睛，舰桥上没人走近他。这样过了几分钟。

副舰长在驾驶室内叫道：“‘约克敦’号报告，雷达屏上出现不少来路不明的飞机，上校。方位二七五，距离四十，来袭的速度每小时两百海里。”

帕格好歹开口了：“好吧，进入战备状态。”

“企业”号上，负责降落的军官咧着嘴拿信号板在喉头横划了一下。华伦的机轮噔噔噔地在甲板上震响，阻拦装置钩住轮子，一股阻力使他朝前猛冲，胸膛紧贴在安全带上，他高兴得心花怒放。到家啦！飞机朝前直冲过放倒在甲板上的挡板，他关掉引擎，拿了航空图板跳下机来，看见他的报务员科尼特也跳到甲板上，就啪的一声打了一下他的背脊。地勤人员马上把飞机推向升降机。

“好啊，我们成功了！”华伦大叫，想让声音压倒另一架正斜着机身

降落的轰炸机的隆隆引擎声。战斗警报猛地响起，把他的声音淹没了。水兵们让开了砰砰地降落在飞行甲板上的无畏式飞机（是6-S-9号，彼得·戈夫的，真是谢天谢地！），川流不息地奔向各个战斗岗位。钟当当地响起来，高音喇叭吼叫着："战斗机准备起飞。"

科尼特一路小跑地走了，华伦跳进就近的高射炮炮位。头戴钢盔的炮手们吃惊地转眼望着这位掉在他们中间的飞行员，一个电话通信兵朝西方地平线上那灰色的平顶山般的东西挥挥手。"射击指挥部报告有批敌机袭击'约克敦'号，上尉。"

"对，他们首先对付它。不管怎样，还是提高警惕好。"

"真他妈的千真万确，"钢盔上印着"炮长"字样的那个水兵说，"长官。"他露出一口白牙补上一声，大家都笑起来。

华伦得意扬扬，心想，这些美国小伙子长得多出色，天气好得出奇，世间再没有比作战更强的事啦。而这次乘着受了伤的飞机，油表的指针停在"零"字上，凯旋了，就像拿了一百万块钱重新开始生活一样。战斗机继续在起飞。华伦和炮手们用手指塞住耳朵，紧盯着"约克敦"号，这时飞机一架又一架呼啸着从甲板上飞出。当遥远的灰色舰体上腾起一股烟柱时，飞机还在起飞。"妈的，他们投中了它。"炮长伤心地说。

"没准儿他们的护航舰在放烟幕哪。"另一个水兵说。

"这哪是烟幕，笨蛋，"炮长说，"结结实实地挨了炸弹，并且——我的老天爷！"他发狂似的把高射炮瞄准阳光明媚的天空中的一簇小黑点，"一帮兔崽子来啦，径直朝我们飞来啦。"

"全体炮手，注意！"高音喇叭里的声调很迫切，"从左舷后部方向飞来的飞机不是，再说一遍，不是敌机，是友机。停止射击。它们是'约克敦'号上返航的飞机，油不够了，要求紧急降落。'约克敦'号被击中了。再说一遍，停止射击。行动起来，准备飞机降落。"

飞机地勤人员在甲板上东奔西跑，救生衣下边露出红、黄和绿色的针织套衫的边缘。华伦从高射炮炮位上跳出来，冒着风在甲板上飞奔，下到舱里。他朝鱼雷轰炸机中队待命室望了一眼，变得平静起来。电传打字机在嗒嗒地响，没人看的屏幕上字迹在移动：

“约克敦”号报告：中了三发炸弹，下舱受重创。

空无一人的皮靠椅周围搁着一些十五子游戏盘、纸牌、有半裸体女人相片的画报和体育杂志，堆满压熄了好久的雪茄头和香烟蒂的烟灰缸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天哪，林赛的中队准是碰上霉运啦！不过，也有可能他们正在别的地方，在军官室或舰上的医务处，这是指已经回来的人……

他自己那中队的待命室，虽然远远不能说挤满了人，却是一片生气，人声嘈杂。这里的十个飞行员中有两个是后备人员，当初没起飞。这么说，十八人中至今回来了八个。只有八个啊！他们又谈又笑，一手握着咖啡杯或者三明治，另一只手比画着飞机翻飞的动作。上面甲板上，“约克敦”号上的飞机在砰砰地降落，引擎轰轰地响，而电传打字机又嗒嗒地发来一条关于损伤情况的报告。“约克敦”号在燃烧，在海里动不了啦，抢救人员开始控制火势，但“企业”号还得把它的侦察机也收留下来。

华伦对听取汇报的军官谈了自己的作战经过，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自己俯冲的动作。这时候，喜洋洋的驾驶员们谈个不停——谁击中了目标啦，谁没击中啦，谁挨了零式飞机的袭击啦，谁被人看见起火燃烧或掉进海里啦，谁可能在归航途中迫降啦。关于华伦投中的那发炸弹没一点儿争议，那是千真万确、效果惊人而确凿可靠的。其他情况却莫衷一是，连一共看到多少航空母舰都不肯定——五艘、两艘、三艘、四艘，根本没一致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不能肯定，投中多少炸弹不能肯定，甚至连差一点儿命中的炸弹的数量也不能肯定，有些不同意见都近似争吵

了。

中队长打电话叫华伦到飞行作战部去，他就匆匆赶到那又黑又低的拥挤的标图室，那里扩音器在哇哇叫。加拉赫和一位“约克敦”号上避难来的上尉正凑在一起商议，周围是散发着臭氧、闪烁着绿光的雷达显示器，上面还留着用橘红色油彩笔标出日方来袭路线的大型有机玻璃罗盘。麦克拉斯基负伤回来了，加拉赫说，所以要由他率领大队去袭击那第四艘航空母舰。侦察机已经出去精确地测定它的位置了，他的副中队长失踪了，所以排下来就轮到华伦了。华伦得立刻从第六轰炸机中队和第六侦察机中队生还的驾驶员以及“约克敦”号上的飞行员中，凑齐一支轰炸机中队。在华伦看来，在这光辉的日子里一下子被提升为中队指挥官，也是挺正常的事。加拉赫被迈尔斯·布朗宁来电话叫走了，华伦和“约克敦”号上的中队长一起草拟了一份进攻方案。这位中队长是一个板着脸的南方人，他恨不得马上对那艘使他的航空母舰失去战斗力的日方航空母舰进行反击。

回到第六侦察机中队待命室，华伦把“企业”号上的无畏式飞机的飞行员和“约克敦”号上的避难人员召集在一起。他双手叉着腰站在黑板前，交代了新的命令，干脆地警告第六轰炸机中队和第六侦察机中队的人员，不许再为了早晨出击时命中不命中的问题争个不休。“这是给大家的又一次出击机会，”他说，“我们如果不像好弟兄般合伙干，就活该倒霉。所以，拿你们的好斗劲儿去对付日本鬼子吧。”

会议开得一帆风顺。第六轰炸机中队的飞行员和“约克敦”号上的生客一开始就接受华伦的指挥，飞行员和他们的临时队长很快就规定了谁做谁的僚机和各小队在飞行中的位置。他听他们谈着，意识到他们正在组成一支临时凑合的可以运转的中队。华伦忘记了疲劳，并且几乎忘记了还有一些驾驶员没返航。有件事他甚至比飞行更爱好，那就是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自从在海军学院带过大队以来，他还没担任过指挥官。

消息传来，“约克敦”号扑灭了火，恢复了舰队一般的速度后，又挨

了一次空袭，中了鱼雷，在熊熊燃烧，朝一边倾侧，说不定不得不被离弃。即使是这消息，他也受得了。最主要的是那第四艘航空母舰已被发现，战斗已经打响。华伦像在做梦似的对他这匆忙组成的中队做了最后指示，就跨进一架SBD-2型飞机的座舱，后座上照例是科尼特。一阵眩晕、麻木而愉快的感觉充满了华伦的心灵。他仿佛驾驶着一艘只能飞几小时的火箭，神情紧张，浑身是劲儿，保持着警觉，毫不畏惧，心情愉快。伟大的事件正在他周围发生，但他必须明确而简单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驾驶这架飞机，率领这支中队，找到那艘航空母舰，投中一发炸弹。

华伦起飞时，几乎完全忘了自己正飞向前途未卜的未来。他带着苦笑，心想，这有点儿像跟一个女人第二次相好。不需要等待鱼雷轰炸机或战斗机来一起出击。战斗机得留在后边保卫“企业”号和冒着烟的“约克敦”号；鱼雷轰炸机呢，都已经报销了。据说，“大黄蜂”号上有支俯冲轰炸机中队将参加进攻，但是加拉赫发现“大黄蜂”号上毫无起飞的动静，便决定出发，率领大队西去。这次没干扰的飞行径直朝着太阳，越过万里无云的蓝色海洋。一小时后，日本航空母舰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就在正前方预测到的方位上，周围密集地围着一圈护航舰只。南方远处，一片耀眼的下午阳光里，其他三艘被击毁而在燃烧的航空母舰的躯壳依旧排成一条直线浮在水面上，怪模怪样地，有的东倒有的西歪，像丢在斗牛场外被屠杀了的公牛。加拉赫绕着这第四艘航空母舰来个大转弯，这样可背着落日的光辉发动进攻。华伦心想，这回燃料很充足，攻击的目标只有一艘航空母舰，他大可不必像早上那样胡乱地俯冲袭击，而是要尽量按照操练时的规章行事。

海面上闪烁着点点高射炮火，像一片满是萤火虫的草坪，空中一片爆裂的黑烟。零式飞机成群地升空迎击他们。这回情况可不同！航空母舰激起一道又宽又白的弯弯的尾迹，令人迷惑地朝一侧高速急转弯，舰身斜得好厉害。中队是新凑成的，这会儿现原形啦：俯冲得参差不齐。华伦看到一枚枚炸弹溅起水柱。轮到他自己来俯冲了，只听得科尼特的

机枪嗒嗒嗒地连射，棕绿两色的零式飞机陡直上升，再像捉小鸡的老鹰般猛扎下来，吐出一串串红色曳光弹，弹片嗒嗒地打在机翼上，声音怪响的，还有这艘航空母舰可恶地弯弯曲曲前进，他想法把这些分散他注意力的事抛在脑后。他朝下冲了几千英尺，耳朵感到压痛，冒着冷汗，好歹把瞄准镜对准这艘军舰。可是，这架他没有驾驶过的飞机摇晃不定，使这艘航空母舰常常滑出瞄准镜的视野。他决定投弹了，但一转眼就后悔了。他的手顺从他的意志，一投下炸弹，他就知道不会投中。等他感到胃直朝下沉，腰部发痛，抬起机首爬升时，他回头一看，只见那母舰前面的海上腾起一股白色水柱。可是，就在海水溅上翘起的舰艏时，后甲板上冒出一大团烈火，像一朵惊人的红黄两色的花朵。接着，前甲板上也是一声爆炸，烟雾直冒，整个升降机从甲板上飞起，砰地朝后掉在岛形上层建筑上，吐着火焰，碎片四迸。原来别人投中了，谢天谢地，又击伤了一艘航空母舰。

华伦穿过一团团黑烟，贴着海面躲避高射炮火，高射炮的弹片激荡着冒着白沫的蓝色海浪。他加大油门径直穿过两艘闪着黄色火光的大军舰——他想，是一艘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吧——朝辽阔的海面开足马力猛冲。尽管高射炮火密集如雨，零式飞机活跃非凡，但是，等到这些四散的飞机会合在一起由加拉赫统领着组成队形时，说也奇怪，华伦一数，竟只少了三架。在他们背后，航空母舰上的滚滚浓烟被舰内窜动的火舌和低垂的落日映照得通红。无线电对讲机中扬扬得意的通话说明肯定投中了四发炸弹，也许五发哪。这才像他心目中的战斗：冒了风险，损失了一些飞机，可是阵势没被打乱，胜利返航。这实在跟空袭一座岛屿差不了多少。相形之下，早晨那次出击可是搞得一团糟，拙劣透了。当然啦，多亏第一次空袭烧毁了大部分日方的空中力量，这第四艘母舰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击毁。只见那些姗姗来迟的“大黄蜂”号上的俯冲轰炸机，映着红彤彤的夕照在高空中朝反方向飞去，迟了半个小时，这才使人想起早上那搞糟的玩意儿。

华伦在一大片护航舰中找出“北安普敦”号，照例在飞越它时摇摆一

下机翼。他在落日余晖中把机轮降在舰上时，觉得浑身上下筋疲力尽。他敷衍了事地做了汇报，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跌跌撞撞地走进自己的舱房。他倒在铺上，心想准会马上睡去，哪知尽管累得浑身疼痛，却还是睡不着，只顾呆望着副中队长那整洁的铺位。他们是同舱的伙伴，但说不上是亲密朋友。毯子上搁着半包骆驼牌香烟，舱壁上挂着一张他女朋友带着笑容的照片，她叫洛伊斯，一位海军世家的姑娘。那个矮个儿、黑头发、面有菜色的弗吉尼亚州弗朗特罗亚尔人肯·特纳死去了，他永远不能去经营他父亲在赫里福德的农场了。他会不会还活着，就在那边某处地方的一个救生筏上呢？华伦拼命闭上眼睛，只见黄色的甲板正迎面而来，飞机砰砰地爆裂，迸出五色缤纷的火焰。

“去他妈的。”他大声地说。他到加拉赫的舱房去，有些不眠的驾驶员在那里讨论明天会出什么事，主要是讨论怎样分派侦察和攻击的任务。明摆着这整整一夜要全速追击；拂晓出去侦察，日出时分起飞出击。不能给日寇以喘息的机会。没有了空中掩护，他们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就跟“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一般脆弱。这是一个歼灭日方舰队的大好战机，因此俯冲轰炸机明天有的是搜索任务。人们谈着这件事，还谈到摧毁了四艘航空母舰所感到的欢乐。没人见到它们下沉，所以把它们送到海底或许也在第二天的工作范围内。但是加拉赫认为，驱逐舰会放鱼雷去干这工作的。

飞行员在舱房里出出进进，“约克敦”号上的飞行员和第六轰炸机中队的驾驶员前来看望华伦那中队生还的人员。过了一会儿，有人提议上军官室去吃冷肉、喝咖啡，大家就兴高采烈地开步前去。华伦退出了，回到铺上就睡着了。他醒来时，迷迷糊糊地想该是第二天早上了吧，因为他感到精神焕发，睡足了，但夜光表指针指着十点四十五分。原来他打了个盹儿，半小时都不到。

这样可不行，他想。他洗了个淋浴，穿上军服和防风外衣，走上甲板。一轮明月，星光暗淡。华伦想起二十四小时前他曾寻思过，究竟能

不能活着再看到星星。好啊，星星就在上空，他呢，还在这儿。他在凉快的微风中在飞行甲板上踱步，心里展开了长长一系列对前途的展望。这次战役在他生命中划下一道分界线——真是地道的“中途”啊！他曾是一个爱恶作剧的捣蛋鬼，但又是一个杰出的学员、杰出的工兵、杰出的舱面军官；他还晋升到佩戴金翼徽章的级别。他的为人实在是效法他父亲的，只是在有些方面他乐意背离他父亲那古板的思想和拘谨的作风。但在过去那二十四小时内，他把这一切全抛在脑后了。

飞行这一行真是了不起，再这样打上几仗，就能使他饱享荣誉，大获成就。在和平时期，海军这一行是处在不利条件下的苦差，油水不大，路子狭窄。他爸爸浪费了他一辈子的光阴和出色的才能，浪费得真不少啊。在五分钟的作战中，他，华伦，对国家的贡献比维克多·亨利在整个海军生涯中所取得的成就更大。他并不是瞧不起自己的父亲——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他认为他父亲比大多数人都优秀——但他为父亲感到惋惜。这个榜样过时了，他的岳父是一个更好的榜样。艾克·拉古秋在一个金钱和政治的现实世界中活动。相比之下，海军像一颗在严峻的太空中旋转的怪诞的小行星。它为某种目的服务，但它无非是真正大权在握的人手里的工具而已。

这些想法在华伦疲乏的头脑中闪现时，清新的晨风、有节奏的步伐使他感到轻松自在。战斗尚未结束，还完全需要依靠他的精力和运气去进行。这他明白，但挨过了这最危险的一天，星星依旧照耀在他身上。他站住脚伸伸懒腰，打个哈欠，这才留意到北斗七星和北极星清清楚楚地挂在左舷上空，而在舰艉的正后方，一轮黄澄澄的月亮正在下沉。

全能的上帝啊，这支特混舰队正在朝东行驶。斯普鲁恩斯少将撇下吃了败仗的敌人撤退啦！

这一发现使华伦大吃一惊，以往他从来没这样吃惊过。这违反了《岩石和暗礁》[(2)]中庄重阐明的海军的第一条法则：决不从可能发生的战斗中后撤，要始终寻找战机。它也违反了一条战争的基本准则：不给

已战败的敌人以任何喘息机会。难道接到了什么关于庞大的日本增援舰队——六艘航空母舰什么的——在进逼中途岛的最新消息吗？

他匆匆走下甲板赶到待命室，发现只有彼得·戈夫一个人，正忧郁地靠在一把靠背朝后倒的椅子上，抽着玉米穗轴烟斗，直勾勾地望着没有字的电传打字机屏幕。“大伙儿在哪里，彼得？”

“哦，我看还在军官室里大吃吧。”

“有什么消息吗？”

少尉双眼蒙眬，面带愠色，望了他一眼。“消息？只知道我们遇到了一位胆小如鼠的将军。你可知道我们在撤退吗？”

“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啊，司令室里闹翻天啦。你去听听军官室里在谈些什么，他们说，为了这件事，斯普鲁恩斯可能会受到军法审判。”

“他的理由是什么？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嘿，这小子就是没种打仗啊，华伦，”少尉说，气得脸都红了。“今天参谋人员差点儿没法儿使他叫飞机起飞。正是这么回事。他老是拖拖拉拉、磨磨蹭蹭地拿不定主意。要是没有布朗宁上校，我们永远不会从甲板上起飞去发动那第一次进攻。日本人就会打垮我们，而不是倒过来。天哪，要是哈尔西没害上那种怪病多好啊！”

“我们要上哪儿？关于这个，有什么风声？”

“我可说不准。依我看，到了早上，我们又会把航向掉回来，为了拂晓时可以给中途岛提供空中掩护。到那时候，不用说，这帮黄脸的鬼子会在回日本的半途中啦。”

华伦打了个哈欠，从堆满食物的盘子里取了一块三明治，在戈夫身边的椅子上懒洋洋地坐下来。他感到失望，但也隐隐约约地觉得宽慰。“哦，反正我们炸毁了那些航空母舰，没准儿他打算赢了钱就收手

吧。这样打扑克可不赖。”

“华伦，他把我们歼灭日本舰队的机会葬送了。”

华伦很疲乏，不想跟这小伙子多费唇舌。“听着，也许人家还想在明天拿下中途岛。这样，明天又将是一个忙碌的日子，还是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好。”

“华伦，投中那发炸弹，你当时究竟有什么感觉？”彼得·戈夫摸摸浓胡子，带着稚气，忸怩地咧嘴笑笑，“我两次都没投中，差得远哪。”

“哦，感到非常舒畅。舒畅极了，什么都比不上它。”华伦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可是，彼得，我跟你说，在返航的长途中，我不禁想起那么多日本鬼子被活活烧死，身体飞散开来，那些飞机像爆竹般飞上天空，那艘呱呱叫的军舰毁个干净，人们全都火烤水淹。接着我想起，在这混账的海军里，我们拿了钱就是干些莫名其妙的名堂啊。”

天亮时阴云密布。没布置拂晓搜索，所以看来白天也不会出击。日出时分，特混舰队以每小时十五海里的航速安稳地冲破铁灰色的浪涛前进，没下达任何升空作战的命令。机库甲板上还是震响着通宵机修工作的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和人员的尖叫声，待命室里一片消沉的气氛。憋着一肚子气的飞行员凌晨三点钟就吃了早饭，等啊等啊，等着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十点钟，太阳破云而出，还是没有命令下来。没有警报，除了掉头迎风去弹射飞机和回收上空的战斗巡逻机以外，就像和平时期的航行一样。牢骚越来越多，说什么少将把日本人放跑了。

同时，电传打字机上嗒嗒嗒地传来互相冲突的消息。

中途岛上的侦察机找到了第四艘航空母舰，它正冒着烟，但没沉掉，仍在行进中。

不，那其实是第五艘航空母舰，是被陆军的B-17型轰炸机击中的。

不，那第四艘航空母舰失踪了。

不，日本舰队分成了两支，一支朝日本西行，另一支带着一艘冒烟的航空母舰正朝西北方向撤退。

报来的方位在海图上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叫人摸不着头脑。驾驶员中间散布着一种看法：过了那光辉灿烂的第一天，“上面”出了什么非常非常糟糕的乱子。

实际的情况是，斯普鲁恩斯少将和哈尔西的参谋人员正在争论。

在参谋人员心目中，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仍然是一位屏护舰队战术指挥官，他凭着侥幸才被推上指挥这场战役的地位，而这一仗原本该由哈尔西来打。老总曾叫他们相信斯普鲁恩斯才华出众，但这次夜撤使他们的信心大为动摇。面临着实战的考验，他似乎要错过一场历史性的大捷了。

至于斯普鲁恩斯，他也对他们失去了信心。他原以为他们能以经验丰富的技能来执行作战计划，实际上这是他们打的第一场战役。哈尔西中将迄今为止只指挥过一些对那些环礁打了就跑的突袭。拖拖拉拉的第一次起飞、对敌人行动的错误估计、关于选择点的计算错误，都是令人泄气的失误。重创四艘敌方的航空母舰（因为斯普鲁恩斯尚未接到沉没的可靠消息）是一个大战果，但是，因耗尽燃料而迫降的美国飞机比敌人击落的还多。三支鱼雷轰炸机中队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投入了战斗。“大黄蜂”号上的飞行员，除了那自取灭亡的第八鱼雷轰炸机中队的以外，全部没赶上战斗。这是糟糕的玩意儿。后来，在第二次出击中，参谋人员竟然——真难以置信——忘了将进攻令通知那不幸的“大黄蜂”号，因此他们起飞得迟，白飞一趟。

参谋人员对前一夜的后撤还是耿耿于怀，这会儿要求全速追击敌人，立刻命令搜索和攻击的机群起飞，不管天空是否有云。但是，斯普鲁恩斯要得悉日本人驶出了能够空袭中途岛的航程范围，才肯让中途岛没有空中护卫；而且他要保留现存的飞机和飞行员，等掌握了敌人到底在哪里的确实情报，才肯发动直接的袭击。这就是旗舰司令室里的僵

局。由于事关自己的生命，待命室里那些坐立不安的飞行员很准确地猜出了“上面”有些情况非常糟糕。

一点以后，命令终于下达。舰队航速将提高到每小时二十五海里。各中队将追击那支据说带着一艘“冒着烟的航空母舰”撤退的日方舰队。无畏式飞机将循着模糊的踪迹出发，多方进行搜索，发现什么就打击，并且要在天黑前赶回来，因为他们没训练过夜间降落。驾驶员们听了不禁面面相觑，他们按照命令在航空地图上标绘着。静寂得异乎寻常。

华伦·亨利被叫到厄尔·加拉赫的舱房去。韦德·麦克拉斯基脸色惨白，神情疲惫，坐在加拉赫的扶手椅上，卡其上装在身上扎绷带的地方鼓了起来。加拉赫咬着一支熄了火的雪茄，把门关上。“来得及把新的进攻方案标绘好吗，华伦？”

“行，长官。”

“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请大家去游水的方案。”

韦德·麦克拉斯基溢满愁容的脸上皱纹密布，他插嘴说：“你认识斯普鲁恩斯，是吗？”

“我父亲认识，长官。”

“这就行了。”麦克拉斯基吃力地站起来，“我们找指挥官谈谈去。”

“企业”号的舰长坐在书桌边等待着他们，那是间大办公室，阳光从开着的舷窗外泻进来。麦克拉斯基爽快地把问题摆出来，请他跟布朗宁去说情，必要的话跟斯普鲁恩斯去说情。舰长紧盯着他，慢腾腾地点头，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把一根粗橡皮筋一拉一放。他介于飞行员和将军的参谋之间，处境并不令人羡慕。“哦，好吧，韦德，”他说，想叹口气，结果只呻吟了一声，“我假定你们是会用圆规，会做加法的。说不定参谋中倒有人不会呢。我们上去，到旗舰掩蔽部去吧。”

迈尔斯·布朗宁上校坐在哈尔西心爱的那张圆凳上，正在察看一幅标明进攻方案的大海图。自哈尔西离舰以来，这位参谋长还是第一回感到愉快。少将等着中途岛上的搜索机发来发现敌人的确切情报，把行动一拖再拖。末了，布朗宁恼火了，指出太阳可不等人，如果他们不马上起飞，整整一个战斗日将白白过去，没采取一点儿进攻的行动。这一来，也许要不了多久就得到珍珠港去做交代，更不必提华盛顿啦。

斯普鲁恩斯若无其事地认输了，好像存心让所有人员多一点儿自由行动的余地似的。“很好，上校，制订一份进攻方案，立即执行吧。”

结果搞出了这张海图。它是由参谋们匆匆完成的，用蓝色和橙红色的墨水笔绘制得很漂亮。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在仍可能发现日寇的那片越来越宽的三角形海域来一次大规模扫荡。当然啦，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这个区域正像扇形似的越变越大。如果斯普鲁恩斯早一点儿听取大家的意见多好！然而，弟兄们仍可能逮住日本人。斯普鲁恩斯少将站在外边平台上，胳膊肘搁在舷墙上，观看一架架飞机被放在指定的地点，准备起飞。总算还好，此人被压服后倒并不怨恨别人。斯普鲁恩斯尽管沉默寡言，甚至比哈尔西更固执，但一旦让了步，并不怀恨在心。布朗宁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铁扶梯上噔噔噔一阵脚步声，接着，这三名飞行员由舰长率领着走进掩蔽部。麦克拉斯基直截了当地对迈尔斯·布朗宁说，这个进攻方案会叫“企业”号上现有的每架俯冲轰炸机都掉进海里。即使只带五百磅重的炸弹，距离、时间和燃料等因素也都配合不起来，而方案上要求带一千磅重的炸弹。关于作战中的汽油消耗量，也没留下余地。舰长委婉地提议，是否请参谋们把方案复核一下。

布朗宁反驳说，根本没什么可复核的。方案就是一道命令。叫飞行员们注意节约用油，导航别出乱子，就不会掉进海里。麦克拉斯基也抬高了嗓门回敬，宣称即使要受军法审判，他也不愿凭这些命令带他的大队出发。双方都大叫大嚷起来。

斯普鲁恩斯少将踱进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是布朗宁，接着是麦克拉斯基气冲冲地摆了自己的看法。斯普鲁恩斯瞟了一眼航海计时仪，在扶手椅上坐下，搔搔没刮胡子的脸。在战斗期间不刮胡子是哈尔西的参谋人员的习惯，而他也照着办，尽管跟他那浆过的无污点的卡其军服以及闪闪发亮的黑皮鞋一比，这夹白的棕色胡子楂儿看来确实很是古怪。

“亨利上尉，你已经接到了命令！”斯普鲁恩斯突然声色俱厉地对华伦用刺耳的声音这么说，使他们都吃了一惊，“这份鲁莽劲儿究竟算什么呀？你操什么心呢？难道你以为参谋人员不是万分慎重地制订这个方案的吗？”

面对斯普鲁恩斯这冷冰冰、阴沉沉的瞪视，华伦声音发抖地开口说：“少将，参谋可不上天啊。”

“这种回答是目无领导！你父亲处在你的地位，难道不是二话不说就执行命令吗？难道不是跨上飞机，按照吩咐去做吗？”

“对，将军，他会这样做。不过，如果去问他的意见——就像你问我那样，长官——他会说，你再也见不到你手下的任何飞机啦。因为事情就是这样。”

斯普鲁恩斯噘起一张线条分明的阔嘴，大眼睛冷静地朝其他人瞟了一下，摸摸下巴，然后双手交叉搁在脑后。“好吧，”他转身对韦德·麦克拉斯基说，“我依你的驾驶员们的意见办。”

“什么！”布朗宁陡然叫了一声，像一个人被扎了一刀时的惨叫。他把军帽啪地扔在甲板上，脸涨得通红，噔噔噔地走出旗舰掩蔽部，只听见嗵嗵的快速脚步声一路消失在铁梯尽头。军帽滚到斯普鲁恩斯脚边，他把它捡起来，搁在椅子扶手上，安详地说：“把作战军官叫来，韦德。”

下午三点，俯冲轰炸机各中队终于根据一个修正的方案在越来越阴

沉的天色中离开“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在大范围的搜索中，他们只看见朵朵白云和大片灰色的海水。在火烧般红的夕照中返航，他们碰上一艘孤零零的日本驱逐舰，就朝它直扑。敌舰在下雹子般的弹雨中东躲西转，高射炮吐出红色曳光弹，甚至打下了一架飞机。最后天黑了，大队长不得不放没受损伤的敌舰过去。这些无畏式飞机凭着Y-E返航讯号，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轰隆隆地飞回去。华伦不禁寻思，他们到底怎样回舰降落呢？他还感到懊恼，因为他把炸弹投得离这艘驱逐舰很远，并且整个中队也竟然一发都没投中。

“企业”号上，布朗宁想通了，平息了怒火，恢复了职业军人的冷静心情，回到掩蔽部。斯普鲁恩斯对他的态度跟平时一样和气。夜色降临时，麦克拉斯基报告搜索大队正在返航，斯普鲁恩斯像哈尔西那样踱起步来，这还是这场战役中的第一回。两人在朦胧的暮色中踱来踱去，布朗宁终于脱口而出：“将军，我们不能不开灯啊。”

斯普鲁恩斯那模糊的身影停住不动了。“碰上潜艇怎么办？”

“长官，我们外围有屏护舰队。如果有艘该死的潜艇钻了进来，那真是太不幸了。小伙子们可得降落啊。”

“谢谢你，布朗宁上校。我同意，立刻开灯。”

在此后的年月里，雷蒙德·斯普鲁恩斯难得对他战时的所作所为发表明确的声明，有一次他说，战争中，他只有一次感到担心，那就是飞机从中途岛外围在黑夜中归来的时候。

因此，使华伦又惊奇又宽慰的是，前面远方漆黑的海面上竟陡然亮起一片白光。几艘航空母舰显现出来，像制作精美的小模型。作战军官通过无线电发来有关紧急降落的指示，驾驶员们小心翼翼、心情紧张地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航空母舰上的夜间降落。耀眼的探照灯光使这看起来好像马戏班的特技表演。华伦觉得奇怪，原来竟这么轻而易举。他砰地降落下来，在灯光里钩住第二道阻拦索，就像在中午太阳光里一

样。然后他匆匆赶到负责降落的军官的控制台上，观看其他飞机回舰。等最后一架轰炸机一降落——只有一架掉进海里，机上人员被护卫驱逐舰顺利地搭救起来——灯光马上熄灭了。

舰只、飞机都看不见了，黑夜中的天空唰地出现在眼前。

“你怎么说？”华伦对那负责降落的军官说，“瞧这些星星。”

“北安普敦”号没点灯的舰桥上，维克多·亨利高高兴兴地吩咐副舰长解除战备状态。这次惊人的突然开灯，迫使这艘巡洋舰立刻进入对潜艇的战备状态，也使他心上放下一块石头。帕格心想，那架不幸失事的飞机不会就是华伦的那一架。他还意识到，这次蔚为壮观的夜间回收飞机的行动就是本战役的真正结局了。也许还要花一两天工夫来肃清掉队的残敌，可是日本舰队已经走了，斯普鲁恩斯不会追击他们好一程路的。护航的驱逐舰的燃料快耗尽了，他可不能把它们撇在这一带海域里。帕格非常钦佩但也有点儿泄气地关注着斯普鲁恩斯的战略调动步骤。第一夜的后撤，以及谨慎追击的战术，确保了对日本强敌的巨大胜利。他把他们狠揍狠打了一顿，自己却没赔上老本。

如今在星光下，帕格·亨利站在舰桥外面的平台一端，又忍不住思念起华伦来。这两天来的守望使他老了，他从自己的精神状态、自己的呼吸中感觉到这一点。在使他担惊受怕的头天早上，他头脑里不断地闪现着《圣经》上的一节文字，好久以前对家人念《圣经》时，这一节曾一度使他悲不自胜。每天早晨，家中的一员要轮流念一章《圣经》，而关于大卫和押沙龙之间最后一战的内容正轮到他念。

> 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我儿！[(3)]

当着三个孩子那明亮而严肃的目光，他念到这一节时声音哽咽了，就啪地合上书本，慌忙走出屋去。昨天早晨，他心头涌起一股痛苦难熬

的父爱，这些词句在他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响起，像一支折磨人的老歌。等到一看见华伦那架无畏式飞机唰地飞过前甲板，它像一张突然被压碎的唱片，倏地停了。自此以后，帕格把他这身处险境的儿子抛在脑后，几乎就像他有意忘掉他那不忠的妻子，免得勾起伤心的回忆一样。他甚至坚决不再去看“企业”号上飞机调动的情况。华伦昨天第二次飞过，使他很安心，然而他明白，要一直等到他跟儿子在珍珠港重聚一堂，才能松一口气。他没法儿绝对有把握地说华伦还活着，看来也没法儿去打听。反正最大的危机已经过去，如今只有等待了。

这两天来，维克多·亨利指挥着一艘大型战舰，一炮未发、一事无成地驶来驶去；他儿子呢，可以说就当着他的面在冒着最大的风险打仗。他心想，他怕再也不可能承受得起比这两天更揪心的日子了。

旗舰掩蔽部里，气氛平息下来。当斯普鲁恩斯规定夜间追击的速度仅为每小时十五海里时，大家都没意见。他和参谋长如今彼此了解啦。布朗宁主张全然不顾燃料消耗多少，拼命追击，由油轮跟在后边，以防燃料耗尽。斯普鲁恩斯则主张节约用油，免得万一作战拖延时日，没机会加油。他们两人到底谁对，如今要由上级和历史来做裁决了。

第二天一早，尼米兹拍来急电，让迈尔斯·布朗宁先尝到了一点儿甜头，因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同意他的意见。他连忙亲自把电报送给斯普鲁恩斯，只见他正趁天未破晓在舱房里煮咖啡。尼米兹在电文中说，第八鱼雷轰炸机中队唯一生还的人员已被搭救。他证实了三艘日本航空母舰都受了重创，因此进逼敌人而加以打击的时机成熟了。他们俩都熟悉最高指挥部发下的电文中含蓄的语言。这是不客气地责备他们小心得过分了，并且警告他们，如果放走了已受重创的敌人，就要负全责。关于那位驾驶员获救的消息，不过是铺垫而已。

斯普鲁恩斯不动声色地签了这张薄薄的电文纸，问道：“对此你采取了什么行动？”

“拂晓搜索随时可以进行，将军。‘大黄蜂’号上的轰炸机装好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做好了准备，只等和敌人一接触就出击。”

“好极了。”斯普鲁恩斯是难得这样说的，“吩咐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一发现敌人就穷追不舍，上校，别放他们跑掉。”

华伦亲自参加拂晓搜索，尽管很疲劳，但飞行还是比待在待命室里发愁来得愉快。在星光里起飞，在黎明和日出时分做长途飞行，使他好像从紧张中喘过气来，舒坦多了。他什么也没找到，但他听到彼得·戈夫从南部搜索区用无线电发来一篇令人激动的长报告。显然有两艘大型战舰——不是巡洋舰就是战列舰——在黑夜中相撞，它们由驱逐舰护卫着，正慢腾腾地行驶着，周围是一大片浮着油迹的水面，其中一艘的头部看起来被撞破了。可怜的彼得，飞到了两艘庞大的操纵失灵的破船上空，却没带一发炸弹！这将是让“大黄蜂”号上的轰炸机提高它们那可怜巴巴的战绩的大好机会。在归途中飞近屏护舰队时，他再度下降，飞越“北安普敦”号，看见他父亲在舰桥上若无其事地挥手打招呼。“大黄蜂”号上的轰炸机早就起飞了。

“企业”号的待命室里，飞行员们贪婪地听着扩音器里源源不绝地传出的驾驶员之间在无线电中相互打趣或偶尔说的粗话。这时，“大黄蜂”号上的飞机找到了那两艘破船，用半吨重的炸弹予以重创。当这次空袭结束时，巡洋舰上的巡逻机报告说，两艘军舰都被炸得稀巴烂，在燃烧，但仍在极慢极慢地行进。电传打字机在胜利的光辉中变得调皮起来，拼出这些字样：

看来“企业”号还有的是投弹练习的机会。

看到这个，戈夫少尉发出一声怪叫，招来一阵哈哈大笑。萎靡不振地倒在椅子上的熬红了眼的驾驶员中间，有几个摇起头来。

“啊，彼得，你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啦。”华伦疲乏地笑笑，“这回只

消看准了下蛋，十拿九稳。”

彼得·戈夫面容严肃苍白，说：“我要直接投在烟囱里。”

大伙儿离开待命室时，华伦拍拍戈夫的肩膀。“听着，彼得，收起投在烟囱里那一套。无非是又一次轰炸任务罢了，你在这次战争中有的是机会。”

少尉戴上钢盔，长着红胡子的下巴颏儿僵着不动，一副年轻人的倔强相，使华伦强烈地想起拜伦，不禁悲从中来。“我不过是不喜欢领了军饷不干事罢了。”

“你出勤飞行就已经尽了本分啦。”

风向这时转为偏西。麦克拉斯基——尽管受了伤，但又参加战斗了——熟练而迅速地带领大队出击。尽管飞行员们筋疲力尽，但华伦发现他们在编队飞行中越来越在行了。战斗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这是没问题的。

经过半小时的飞行，地平线上出现一层烟，说明下面就是那些攻击对象。麦克拉斯基的大队里有三架幸存的鱼雷轰炸机，但上面命令，只有在没有高射炮火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鱼雷。从一万英尺的高空中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这两艘军舰已被打烂到不堪设想的地步：在一片飘动的烟雾和跳跃的火焰中，大炮歪斜了，舰桥悬挂着，鱼雷发射管和飞机弹射器奇形怪状地耷拉着。“大黄蜂”号上的飞行员曾报告说是战列舰，但在华伦眼里，它们活像两艘被打坏的“北安普敦”号巡洋舰。两艘军舰都在稀稀拉拉地打出曳光弹，还有几发炮弹爆炸成一团团黑烟。

“啊，这样只好不使用TBD型鱼雷轰炸机啦。”麦克拉斯基的声音清晰地传来。他把对付这两艘巡洋舰的任务分配给俯冲轰炸机分队，于是攻击开始了。

第一分队由加拉赫率领，公事公办地完成了任务。至少命中三发炸弹，掀起滚滚浓烟和烈火，高射炮火也停止了。华伦正要带领自己的分

队对远在下面的熊熊燃烧的残骸俯冲，他回头望望彼得·戈夫，朝机外伸出一只手，在最后关头友好地劝告他不要激动。然后他驾轻就熟地把机首朝下，着手俯冲，他的望远瞄准镜中正好是那艘烧得正旺的巡洋舰。

华伦穿过零星无力的高射炮火，俯冲了约莫一千英尺，座机被击中了。他觉得机身惊人地一震，听到被炸裂的金属发出可怕的刺耳声响，看到一幕奇特的景象：那蓝色机翼被炸断，一块锯齿形的碎片飞走了，残余部分吐出樱桃红色的火舌。他最初的反应是吃惊得目瞪口呆，他从没想到过自己会被击落，尽管明知道危险重重。眼看被宣判死刑了，他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的前程展现在他面前，不知还有多少年月——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活生生的远大前程！然而，要创造什么奇迹，只有几秒钟啦。他那受惊的头脑里回旋着这些令人目眩的念头。他徒劳地使劲扳动操纵杆，就在这时候，火焰烧遍了那断裂的机翼，他从耳机里听见科尼特惊叫了一声，可是听不明白他在叫什么。飞机朝一旁下坠，并开始朝下旋冲，机身拼命摇晃，发动机直冒着火。蔚蓝色的海面在华伦眼前不断地旋转，视野四周是一圈火焰。他看见下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溅着浪花的波涛。他拼命去拉开座舱罩，可是拉不开。他吩咐科尼特跳伞，没有回音。座舱里越来越热，在这高温中，他那僵硬的身体朝前紧贴在安全带上，挣扎了又挣扎，不停地挣扎。他终于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说到底，再也没有办法啦。他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如今，死的时候到啦。这对老父亲来说将是难受的，然而父亲会为他感到骄傲。这就是他最后的有条理的念头，关于自己的父亲。

海洋气势汹汹地涌起打着漩儿的、溅着浪花的大浪，朝他迎面扑来。已经全完了吗？

火焰在华伦面前跳跃，使他在世的最后几秒钟里什么也看不见，烤得他疼痛难熬。飞机砰地坠落入海，像在黑暗里猛地挨了一拳。华伦最后的感觉是又舒服又凉快的：海水冲洗着他被烤焦的脸和双手。飞机砰

地爆炸开来，但是他感觉不到了，伤残的身子开始漫长而缓慢地下沉，平静地沉到茫茫大海的海底——他最后安息的地方。有几秒钟工夫，一缕黑色的轻烟标志着他掉在海面上的地点。接着，像他的生命一样，这缕轻烟被风吹散，无影无踪。

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我儿！

---

(1) 原文如此，其实应为三十六架。

(2) 《岩石和暗礁》（*Rocks and Shoals*）是美国海军法规的非正式名称。

(3) 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第三十三节。以色列王大卫之子押沙龙率以色列人反叛，攻陷王宫。大卫出逃，兴兵讨伐，吩咐部下不要伤害押沙龙。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押沙龙终于被杀，大卫闻讯，大为悲伤，恸哭不止，并说了这一段话。

第三部　拜伦与娜塔丽

七月中旬，罗达还没从那噩耗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便坐火车离开华盛顿去西海岸。

第三十三章

七月中旬，罗达还没从那噩耗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便坐火车离开华盛顿去西海岸。梅德琳已经在好莱坞，拜伦在圣迭戈的潜艇攻击学校受训，只要他请假出来一趟，至少他们一家三人便可以相聚。虽说是战争年头，但乘火车旅行仍不失为一件快意事，单是为这次出门收拾行装，便已使她的悲痛有所减轻。她在餐车里才吃了第一顿饭，她寒冷的血管就恢复了生命的蠕动。她知道自己一身纯黑的丧服、深色的女帽和深色的长袜看上去别有风姿。用罢晚餐，俱乐部车厢里的男客们都拿眼睛瞟她。有一位留着两撇小胡子、佩戴勋表的空军上校，为了碰碰运气，替她付了一杯酒钱。简直太不知趣！这个男人难道没看见她的丧服？她忧伤地瞅了他一眼，给他来个冷水浇头。

她睡在卧铺上，盖的垫的都是普尔曼卧车上毛茸茸的厚毯子，过了好长时间才能入睡。哐啷哐啷的车轮，有节拍地晃来晃去的铺位，火车头气喘吁吁的厉声哀号，陈旧的火车座套和绿色帘幔的气味，在漫漫长夜中列车滚滚向前的震动——这一切都使她沉浸在怀旧的哀思中。想当年，她还是一个订婚不久的十九岁少女，也曾似这般在车中度夜，心里洋溢着爱情，怀着对鱼水之欢的憧憬，向着查尔斯顿疾驰，去跟帕格相会。在那短暂而狂热的蜜月里，他们俩也曾依偎在一张下铺床位里。一家子随着帕格的驻地一处处迁徙，她也曾携带婴儿睡卧铺，起先是一个，后来是两个，然后是三个。今宵又在车上，却是孤枕独眠，去投奔她剩下的两个成年子女。

唉，不堪回首，华伦成婚的那一天，驱车前往彭萨科拉机场，那一路上的歌声和香槟！唉，看见他的最后一眼，她这小小家庭的最后一次团圆！他显得分外英俊，驾驶着那辆凯迪拉克汽车，一路上引吭高歌。挤满了车子的一家人，包括他的金发新娘和拜伦的那位黑头发、黑肤色

的犹太姑娘，都和声伴唱：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直到我们在耶稣脚下见面……

罗达认为儿子的阵亡是给她自己的一个惩罚。几星期以来，她一直自谴自责，痛苦万分，这是一个对她自己痛加鞭笞、清除积垢的净化过程。她决心像对待毒瘤一般把她的恶行从生命中切除掉。这个决心使她把头胎爱子的死亡转变成一番赎罪的经历，她在教堂里花了不少时间，流了不少眼泪。罗达跟大多数军人的妻室和慈母一样，原来也以为自己已经饱受锻炼，不怕噩耗临头，但是中途岛战役几天之后的清晨七点钟，门铃响了，她顿时心惊肉跳，读罢了黄色电报纸上的词句，灵魂便出了窍。华伦！这个独占鳌头的孩子，一向是获得奖状和考最高分的，进的好学校，娶的好姑娘，在海军里比他父亲当年升得快。华伦，去了！死了！她的长子，她再也见不到了，葬身在太平洋不知哪一处的海底，几英里深的水下，一架飞机的残骸里！举行一次葬礼，让她最后看一眼安卧在棺材里的儿子，比起现在这样，仅仅一纸麻木的通知，告诉她两年不曾见面的儿子已经死去，究竟会使她好受一点儿呢，还是会让她更加难受？她无从知晓。她母亲的丧礼、父亲的丧礼以及哥哥的丧礼，都不曾给她这样大的打击。一次丧礼总可以给人一点儿宽解，让哀伤有所发泄。她仅有的一次宽解便是收到帕格的家信，一场纵情任性的长时间的泪如泉涌。

她打算在芝加哥停留过夜，以便跟柯比从此分手，但是他不在办公室里，因此她只好在归途中处理此事。在她儿子死亡的庄严阴影中，他们两个已过中年的人还搞什么男女之间的风流勾当，便更加显得荒诞不经，至于卑污邪恶倒在其次。两人都有需要，或者他们认为有需要，所以便想互遂所欲。这是真实情况，其他的一切不过是想入非非。如今已是事过境迁，她的身心都归帕格所有，直至命归黄泉。他也许是太好

了，非她所能匹配，他的光明正大也许会给人难以忍受的煎熬，但她还是希望在余下的岁月中更加配得上做他的妻子。

埋藏在这一片完全是真心诚意的忏悔下的是一种直觉，那就是柯比这件事毕竟已逐渐淡漠下去了。禁果未必就没有疵斑，只不过在迟暮的欲火光焰中看不见。你得咬在口里，尝到了味道，才能知道那腐烂处果肉的苦味。她的老百姓情夫并不见得跟她的当军官的丈夫有多大不同。他应该没有那么多理由使她受冷落，然而他跟帕格一样，会对她置之不理，一连几星期不跟她见面。帕格在答复她那封致命的、要求离婚的信时，曾经警告过她，弗莱德·柯比跟他自己太相像了，他们的前途未必光明。聪明的老帕格！说真的，柯比对她是颇为鄙视的。她知道这一点，只不过要等到华伦死后才面对现实。如果她坚持到底，他未尝不会跟她结婚，但那也不是婚姻，而是圈套。归根到底，她一直是一个年过四旬的傻瓜。许多妇道人家都碰上过这样的事，她也碰上了。现在她巴望的就是把这件事了断，保全自己的婚姻。她的万千思绪都是以这个决心为枢轴不停地旋转，直到她在摇来摆去的卧铺上、在汽笛的哀号声中、在车轮的有节奏的咔嗒声中，蒙眬入睡。

三天之后，到了人声鼎沸的洛杉矶终点站，成群结队的穿白军装和黄军装的小伙子在杂乱拥挤的人群中穿行。罗达转来转去，留神寻找人群中有谁是长了红胡子的，一个汗流满面的脚夫拎着她的行李跟在后面。

“我在这儿呢，妈。”

她回头一见是他，不觉大吃一惊，顿时扑倒在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儿子伸出的两臂中间。他穿着一套白色军官服，佩上了炫目的作战勋表，金色的海豚奖章看起来跟金翼领章几乎一模一样，脸也长胖了，嘴上斜叼一支香烟，模样跟华伦惊人地相似。她从来都不觉得兄弟俩有多相像，但是现在这副神情严峻、肌肤晒成褐色的容颜，两人像得叫她辨不出谁是谁了。她把脸埋在浆过的制服里，失声痛哭。等她能够控制自

己了，便揩拭眼泪，哽咽着说："我收到了你爸爸的信，写得不能再好了。你收到他的信了吗？"

"没有，咱们走吧。我开梅德琳的车子来的。"

他坐上了驾驶位，又是拜伦的懒散模样了，笑起来的口型跟他在襁褓中时没有两样。"你瘦了。你真美，妈。"

"哦，我美不美又有什么用呢？"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她把手按在他手上："这儿真热，我出汗出得像个黑鬼了。我三天没好好洗澡啦，拜伦，我觉得发腻。"

他侧过身子吻她，脸上的笑容绽开了："老妈妈。"说着，他把车开上一条阳光明媚的大道，两旁棕榈成行，高楼相连。路上车辆之多，为她生平所未见。

"娜塔丽有什么消息？"罗达竭力显得自然，好像果真出自内心关怀。她的犹太儿媳妇的名字就是不容易说出口。

他从里边的衣袋里摸出一个长航空信封，递给她。这是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密密麻麻盖满了紫色的印戳。"斯鲁特那家伙寄来的，我也许得去一趟瑞士。"

"哦，拜伦，去瑞士？那怎么说？在战时，你得听命令！"

"办得到。不容易，不过办得到。我可以坐火车经过法国的非占领区，或者从里斯本坐飞机到苏黎世。等到这一期鱼雷训练班结束，我就有三十天假期。"

"就算你有假期，孩子，你到了那儿，以后又怎么样呢？"

拜伦的面孔变得执拗而倔强："没有谁像我这样牵挂娜塔丽和那孩子，我可以到了那儿看机会。"既然他已露出这副神色，这个话题当然不宜再谈下去，尽管他母亲认为他是发疯了。斯鲁特的信里说的关于出境签证和巴西的乱七八糟的一大通，她也没法儿看懂。

罗达从未到过好莱坞。她走过芙蓉花和紫茉莉怒放、草地青翠欲滴的旅馆花园的时候，看见一位电影明星的真身——埃罗尔·弗林，只穿一条游泳裤，和一位妙龄少女一起坐在游泳池边，不消说，那姑娘准是一个小明星。她没法儿克制内心的激动。“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正当拜伦把行李拎进梅德琳为他们两人租下的宽大的别墅的时候，她说道，“就是洗个淋浴。一秒钟都受不了了。”

“爸爸的信在哪儿？”

“你现在就要看？”

“是的。”

信封都磨破了，印有“美国军舰‘北安普敦’号”字样的信纸，折痕都快磨穿了。拜伦倒身坐在一张安乐椅上看信，他熟悉的父亲的笔迹，坚定而清晰的海军书写体，字母t的短横很着力，大写字母一律写得端端正正。

最亲爱的罗达：

此刻你已收到正式通知。我几次拿起电话要跟你通话，都没接通，或许这反而最好不过。接通了电话，对你对我岂不都很痛苦。

我们的儿子英勇苦战，经历了这一战役的最艰苦阶段。他出击归来，总要飞过我的军舰上空，摆动双翼。华伦的炸弹直接命中一艘日本航空母舰，立了战功。他很可能会得到追授的海军十字勋章，这是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告诉我的。斯普鲁恩斯是一个郑重自持的人，但是他在说起华伦的时候，也热泪盈眶。雷蒙德·斯普鲁恩斯说华伦立下了“出色的、英雄的功绩”，而他是绝少如此措辞的。

华伦是在最后一天执行一次收拾残敌的例行任务时牺牲的，一发高射炮炮弹打中了他的飞机。他的中队的三位僚机战友眼看着他

在一阵烈焰中急旋下坠，所以他在水面紧急降落、在救生筏上漂流或者浮上一处环礁的希望是没有了。华伦已死，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还有拜伦，我们还有梅德琳，但华伦是一去不回了，并且永远也不会再有一个华伦。

就在战役开始之前，他来看我，交给我一个信封。

当我获知他已牺牲之后（这时我们已经返回港口），我拆开了它。这里面有一张他的财产清单。杰妮丝是无须担心的，但是他也并非指望他的阔丈人。他已安排好把你母亲遗留给他的信托款过户给她，还有一笔保险金足以保证维克的教育费用。这是怎么回事呢？战役开始之前，他信心十足，高高兴兴。我知道他预期要打完这一仗回来，但他又做了这番准备。现在还好像他就在我眼前，站在我舱房的门口，一只手扶着舱门顶板，一只脚踩着舱门栏板，带着他那随和的笑容冲着我说："要是您没空见我，尽管说就是。"没空！上帝原谅我，我竟给他这样的印象。我生平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和华伦谈话，其实也只是端详他一番而已，说不上是谈话。

从你上次来信到现在已经有些时候，梅德琳怕有半年没写信了，所以我有隔膜之感，也不知何以向你进言。如果你能和她同在纽约逗留若干时日，也许不无好处。姑娘需要有人陪伴，而你一个人住在狐狸厅路的家里，现在也不是时候。杰妮丝举止端淑，但是她受的打击可不小。拜伦很可能会一如既往地把他的感情掩藏起来，但是我为他担心，他一向是崇拜华伦的。

我刚才写毕我的战舰的作战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一张纸。我们没开过一炮，没见到一艘敌舰。华伦想必是三天之内执行了十二次搜索和攻击的飞行任务，他和几百名跟他一样的青年人挑起了这场胜仗的重担。我什么也没干。

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角色说过，人人都欠上帝一个死。就算我们能把时光倒回到一九三九年三月的那个雨夜，他刚从"莫纳根"号

上休假回来，告诉我们他已报名参加飞行训练——他就是这么个脾气，毫不张扬，让我们面对一个既成事实——就算我们当时便已知道日后会发生的事，我们又怎能有不同的做法呢？他是军人的儿子。男孩子总爱学爸爸的样儿。他选择了海军里最好的部门，最有效地努力杀敌的部门。他无疑已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不论在哪一个兵种里，或哪个战场上，一举予敌重创，为国立功，贡献在他之上的人是不会有多少的。如今，他正是求仁得仁。他的一生是成功的、尽责的、完整的。我需要相信这一点，而在一定意义上，我也确实如此相信。

然而可惜啊，华伦可能会有多好的前程！我是一个已知数。像我这样的四条杠有上千人，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我已经有了家庭，你也许会说我已经是一个在世上生活过来的人了。华伦可能会有的前程，我怎能比得上呢？

千真万确，华伦是一去不回了。他不会有任何身后的声名。战争结束以后，谁都不会记得那些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人。人们将把海军将领的英名，甚至把那几次拯救了我们祖国的战役忘得一干二净。我现在就已感到，不管当前传来多少次失利的消息，我们终究要打赢这场战争。日本人在中途岛惨败之后将一蹶不振，希特勒休想凭他自己的力量踏平全球。我们的儿子在这次扭转全局的战役中出了力。他在关键时刻身处关键的所在，他豁出性命，投身进去，尽到了一个战士的责任。我为他感到骄傲，我将永远不会失去这份自豪感。只要我一息尚存，便有我对他的怀念。

别的事情都等下次信中再说。上帝保佑你平安顺利。

爱你的帕格

罗达穿了一件绸浴衣从她的房间里出来，对拜伦说："这封信写得真好，是不是？"拜伦没吭声。他坐着抽雪茄，两眼呆望，面容黯然，

信纸摊在膝盖上。见他如此沉默和这副神色，她也心里不安，便跟他说点儿高兴话，同时对着一面大镜子梳理头发。“我把它保存着。我保存着所有的东西——电报、海军部部长的信、所有的其他信件，还有金星母亲会[1]的请柬和《华盛顿先驱报》登的新闻。这篇报道表扬得可好哪。哎，这儿又是一个什么招待会呀，拜伦？难道她不再为休·克里弗兰工作了吗？我全闹糊涂了，还有——哎哟，这头发真见鬼！光线不好，也没时间，我也顾不上了，随便吧。”

“她还在给他干。这个招待会是另一回事，这是她尽义务的活动。”拜伦站起来，咖啡桌上有一沓红黄套印的通知，他拿了一张递给她，“先吃冷餐，然后开始热闹的场面。”

争取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美国委员会好莱坞分会

举办

特大群众大会

地点：好莱坞露天剧场

下面是一长排按字母排列的出席人士的名单，有电影明星、制片人、导演、作家。

“我的老天！这么强的明星阵容。还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他也在这儿！你瞧，这可全是了不起的人物呢，不是吗，拜伦？‘梅德琳·亨利，节目协调人！’好家伙！想不到这丫头果真够得上是一位名流了。”

梅德琳正好冲了进来。“哦，妈妈！”这一声叫喊的深切感情，以及随之而来的紧紧拥抱，使母女俩心头共同的悲哀产生了交流。她穿了一件深色的宽肩衣裳，深色的头发梳得雅致入时，说话疾如旋风。“你来了，我真高兴！哎呀，我本来希望你们都准备好了，可是我得马上走，

我想，晚点儿再叫休的汽车回来接你们。哦，上帝啊，有那么多话要讲，是吗，妈！这次聚餐活动今晚可以全部结束，多谢老天，然后我就可以喘口气了。”

“亲爱的，我们不认识这些人，我也累了，又没衣服——”

“妈妈，你们俩都得来。塔茨伯利父女俩也坐在你们的包厢里，他们是为了和你会面才留下来的。他们不参加宴会，但是你可以见到所有的电影明星。哈里·汤姆林的家在卢考特山上，别提那地方有多美了。他经营电影业，在同行中，要数他第一。随便你穿什么！你总该有套黑衣服吧。”

“我一路来在火车上全是穿的这一套，不过——”罗达没把话说完，就上隔壁房间去了。

拜伦指着那一沓通知：“梅蒂，这不是共产党的活动吗？”

“好哥哥，没那么回事。全好莱坞都参加了，这是家喻户晓的运动。现在真跟希特勒打仗的就是苏联人，打死的也全是他们。我们需要一个第二战场，我们非要大叫大嚷不可。人人都知道丘吉尔最恨布尔什维克，他想按兵不动，让苏联去跟德国人单独作战，让它打得精疲力竭。”

“人人都知道？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哦，天哪，拜伦，你看看报纸去。好吧，我们别辩论了，好哥哥，这件事情不值得辩论。我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玩儿，它也确实好玩儿得要命。我结识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不想永远当个给休·克里弗兰买点心的小跟班。”

“我很高兴听你说这些。”

梅德琳在跟一个她称为“亲爱的莱尼[(2)]”的男人通电话，讲话絮叨聒耳，说的都是关于开大会的事。罗达跨着大步进来，一边还在扣上衣的

纽扣。“我们走吧。谁都不会注意到我，我这副样子就像是什么人家从老远的乡下来的一个穷姑妈。”

哈里·汤姆林的住宅周围有大片茂密的红杉，玻璃覆盖的石板平台上面修了一个蓝瓷砖铺砌的大游泳池。一条陡峭得令人魂飞魄散的水泥车道直上一道峡谷。住宅就高踞在车道的顶端，可以俯瞰洛杉矶的瑰丽景色。此时此刻，洛杉矶宛如一座沉浸在棕色湖底的城市，在水下闪烁发亮。梅德琳把她母亲和哥哥介绍给站在门口的一个人，她自己便在笑语喧哗的宾客中消失不见了。门口那人名叫伦那德·斯普雷雷根，担任大会的主席，据梅德琳说，他有两部电影剧本得过奥斯卡奖。罗达明白了，她根本无须为服装操心，斯普雷雷根没打领带，橘黄色衬衫的领子翻在黑白格子布上装外面。梅德琳又一股风似的走到他们身边，把她母亲和哥哥介绍给这个明星那个明星，这些明星全都彬彬有礼。罗达暗暗吃惊，他们全都显得出奇地瘪下去了，现在他们都是人寰众生，而不是映射在银幕上的放大了的形象。

“这么些人你怎么会全都认识，亲爱的？”她惊叹道。她在罗纳德·科尔曼[(3)]对她说了一句客气话和给了她一个笑脸之后，正在恢复心境的平静。

“哦，妈妈，参加这样的活动就可以认识他们。你自然就认识了。这正是它有趣的地方。对了，上那边去吧。”

穿白上衣的仆人们正在把高大的中国画屏推到墙壁的空槽里去，展现出了一间长形的宴会厅和一张堆满了丰盛菜肴的冷餐长桌，两位厨师操起快刀对着热气腾腾的火腿和火鸡一试锋芒。客人们纷纷进来就餐，有几个男人穿的是裁制得有棱有角的陆军制服，站在梅德琳身后那一队人中。她悄悄告诉拜伦，他们都是好莱坞正在摄制中的军事训练影片里的角色。“休·克里弗兰正朝他们这儿瞧。”她说，“他已经接到征兵通知，如果风声紧了，他得想个法子脱身。”她心直口快，说漏了嘴，瞧见了哥哥的脸色。“确实，我知道这件事准会惹你生气，不过——”

“它惹得你怎样呢，梅德琳？”

“勃拉尼，休完全弄不来器械，他连一支铅笔都削不好。要他去扛枪，那完全是乱弹琴。”

他们把盆子端到平台上的一张小桌上去，伦那德·斯普雷雷根也上那儿去跟他们做伴，并且跟梅德琳说了些关于这次大会的话，她便在拍纸簿上记了下来。斯普雷雷根一副精明而不好惹的神气，说话是纯粹的纽约口音。梅德琳跳起来叫道：“哎呀，我的天哪，大会上团体演唱得有吹小号的人，正是这件事。对不起，莱尼，我明明知道是忘了一件什么事。我马上回来。”

“真是一场可爱的聚会。”罗达对斯普雷雷根说，两眼扫视着挂在周围墙上的许多法国印象派绘画，“多么富丽堂皇的住宅。”

他露出满脸笑容。他是一个瘦矮个儿，一头浓密而卷曲的浅黄头发，面孔活像老鹰。他嗓音低沉，简直是一个男低音。“可不是，亨利太太，我把十分之一的心血都花在这上面了，但是我不在乎，哈里是一个狠心的代理人。说说看，中尉，你对第二战场有什么看法？”

“对不起，我弄不明白，”拜伦一边说，一边吃着他那盘堆得满满的菜肴，“眼前就有四五个战场，是不是？”

“啊，军人本色，说话讲究绝对准确！”斯普雷雷根点点头，精明地扫视了拜伦一眼，把勋表和海豚奖章都看清楚了，“‘要求立即在法国开辟对德国的第二战场委员会’，这样说就更正确了，我想。人家都懂得我们的这个意思。你是赞成的，是吗？”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办得到。”

“嗯，为此大叫大嚷的军事权威还不知道有多少哪。”

“要说军事权威嘛，可得要盟国的参谋长们才算数。”

“一点儿不错，”斯普雷雷根说，口气就像对一个聪明的学童说

话，“参谋长们可不敢顶撞他们的政治首脑。经济和政治的动机可能会造成愚蠢的军事决策，中尉，你们打仗的人就得付出代价。反动派想让希特勒先把苏联毁灭掉，然后再去收拾希特勒。反动派的呼声是强大的，可是人民的呼声更强大。像今天这样的群众大会，意义非常重大，道理就在这里。”

拜伦摇摇头，委婉地说：“我觉得未必能动摇战略的决策。为什么不举行一次声援欧洲犹太人的大会呢？如此盛大的宣传活动倒可能会使他们得到一点儿实在的好处。”

罗达朝她的儿子眨眨眼。听见“犹太人”这个词，斯普雷雷根两眼顿时透出阴郁的神色。他绷紧了嘴，一面挺直身子坐着，一面把刀叉放下，摊在一片热火腿上。“如果你是认真的话——”

“我是非常认真的。”

斯普雷雷根说得很快，像连珠炮一般。“说真的，对于那边发生的事情，我并不十分清楚，我的朋友，我认为我们这儿也不见得有谁真正知道。但是，要结束那一切苦难，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即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打垮希特勒。”

“我明白。”拜伦说。

“对不起，很高兴和你结识。”斯普雷雷根对罗达说完便走开了，连吃的东西都没拿走。

梅德琳立即过来，冲着拜伦皱紧眉头：“瞧你，勃拉尼，我们在去开大会的路上就让你在旅馆门前下车得了。”

“怎么回事？”罗达说，“那是为了什么？”

“他对莱尼·斯普雷雷根说了反犹太人的话。”

罗达惊奇得眨巴着眼睛：“什么？原来如此。那人是一个傻瓜蛋，他只不过说了句——”

“别提了，妈，”拜伦说，“我跟你们一起去。”

好莱坞露天剧场的大门口高高悬起一条大横幅，黄底红字：

美国人不会来得太晚

汽车像流水一般朝里面开，步行的人群从附近的街道向会场会集。但是，进口处虽然显得人头攒动，偌大一个圆形剧场里边，听众们却只是稀疏地聚集在一层层包厢下方靠近舞台的两侧。座位高处，西斜的阳光把一排排空座位照得通红。舞台前端披上了三面大旗——英国国旗、星条旗和黄色斧头镰刀的红旗——上空是用剪切的字母组成的一个拱顶：

第二辩

战场

即开始

罗达走进包厢，埃里斯特·塔茨伯利身穿一套泡泡纱衣服，一只眼睛戴着眼罩，好不容易从座位上站起来吻她。帕米拉用笑脸迎人，然而两眼浮肿，脸色憔悴，不施脂粉，简直有点儿蓬头垢面。罗达心想，这姑娘看起来像是连死活都不在乎了。梅德琳急匆匆地冲进包厢。后台闹得可热闹了！两位明星退出了这场演出，还有一位得了咽喉炎，忙乱中重新安排节目，把塔茨伯利的讲话排在大会结束之前的最后一个，在团体演唱的后面，行不行？塔茨伯利表示同意，只是说了一句，他讲话的调子不会中听。

“哦，准会，准会。你有权威。”梅德琳说，“抱歉，我们聚集的听众不够多。门票收费是一个错误。”她急急忙忙地走了。

拼凑起来的乏味的节目，部分是唱歌和舞蹈，有两架钢琴伴奏，部分是演讲，还有带点儿矫揉造作的滑稽戏。当晚的精彩节目是一支歌曲《反动派的拉歌调》，演员们都装扮成大腹便便的富翁，头戴高顶礼帽，身穿燕尾礼服，雪白背心的肚皮上都有美元符号。他们蹦过来跳过去，口口声声同情苏联，同时又找出各种可笑的理由拒不派遣军事支援。所谓团体演唱，就是有许多角色从这个圆形剧场的四面八方发出呼声——一个钢铁工人、一个农场工人、一个教员、一个护士、一个黑人等等——人人都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在这些单人的发言中，穿插着全体听众庄严地齐声朗读从油印纸上摘录下来的一些人的语句，有伯里克利、莎士比亚、林肯、布克·华盛顿、托马斯·潘恩、列宁、斯大林以及卡尔·桑德堡，同时还有乐队轻声演奏《共和国战歌》。高潮是狂热的一字一顿的群众呼号，在小号的伴奏下，以一次比一次加强的力度重复：

开辟第二战场！

开辟第二战场！

开辟第二战场！

快！快！快！

这个节目在热烈的鼓掌欢呼声中结束。

伦那德·斯普雷雷根做了介绍，塔茨伯利一瘸一拐地走上台去，全场起立欢呼。

“大家一定还记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在这空着一半座位的庞大的圆形剧场中回响，此时黄昏已临，月色惨淡，“纳粹德国侵犯苏联。”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伦敦的《观察家报》刊登了我的专栏文章，标题是《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全场为此再次起立。当他再往下说时，这个圆形剧场里就变得十分安静了。他说，掌握和正视军事现实是不容易的。他得在德国人大举进犯的最艰苦岁月中在莫斯科住上几个月，得在即将沦陷的新加坡住上一个月，得在中途岛之战前后的夏威夷住上一个星期，然后才能对这场全球大战有所理解。

要在一九四二年对法国海岸发动大规模进攻，他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美国新兵抵达英国。要迅速增加这支部队的兵力，德国潜艇仍然是一个难以对付而残酷无情的障碍，克服这一威胁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马上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战，势必要全靠英国的力量，可是英国的力量已经过分分散而有捉襟见肘之虞。新加坡之战就是明证！英国在法国采取任何行动，都会大大削弱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力量，以至势必要由美国去承受那里的负担——立刻就要承受那副千斤重担——靠它突破日本舰队送去的那点儿兵力。这是因为，如果印度或澳大利亚落入日本手中，那么打败纳粹德国并不算赢得这场大战的胜利，也不足以保证苏联的生存。

“朋友们，东亚是这场战争的重心所在，”塔茨伯利以委顿而坚定的口吻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那边的卢沟桥而不是在波兰开始的。中国进行战斗的时间之长，超过任何国家。如果日本在那里打赢了，苏联就要大难临头。日本将动用印度、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无穷资源去对付苏联。一场新的‘黄祸’就要冲过西伯利亚的边界，它拥有坦克，拥有零式飞机，还拥有以十对一的压倒西方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中国-缅甸-印度战场是一个真正的、被遗忘的第二战场。为了使文明得救，我们必须坚守这一战场。”

这时候，听众当中有几个人发出嘘声。

“从长远来看，前景是好的。”塔茨伯利发出蔑视的吼声，“在新加坡牺牲的我们的战士，在菲律宾牺牲的你们的战士，他们不是白白牺牲的，他们打乱了日本人攫取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时间表。眼前战争的关键

就是争取时间。你们国家的生产力是惊人的，但不是立即就能开足马力的。我觉得奇怪，怎么你们这儿对你们在中途岛取得的胜利不大关心。如果你们的海军在这一仗中败了，也许你们大家今天晚上就得逃离加利福尼亚了。你们阵亡的飞行员和水兵，他们是为全人类献出了生命。”

圆形剧场四下里响起了咳嗽声，人们频频打哈欠，不停地看手表。

“法国的第二战场？是的，我也热烈赞成。苏联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但是俄国人是坚强的，他们会坚持下去。如果此刻就有数百万雄赳赳气昂昂的英、美大军横渡海峡，这景象确实美好，无奈这只是一个美梦。时候一到，我们就会以滔滔洪流一般的兵力和火力压倒轴心国。在这以前，我们是为争取时间而战，为在许多条战线上扭转局势而战，包括我们国内的战线。对于这条国内的战线，我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的领袖们是说话算数的，要相信这一点，要信赖他们。他们是伟大的人物，他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战争。”

他一瘸一拐地走下台来，随之响起了稀稀落落的短暂的掌声，嘘声更多了。人群开始散去，模样仿佛很不乐意。一个粗嗓子的秃发男人，穿了一件花色俗气的上衣，正和一个标致的姑娘一同离开拜伦隔壁的包厢。那男的对姑娘说：“还是舍不得放弃他们的帝国，是不是？净说丧气话。”

塔茨伯利和梅德琳一起回到包厢，他喜洋洋地说：“你瞧，这不是大大地献丑吗？”

“讲得好。”拜伦说。

罗达跳起来吻他，对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你说的关于中途岛的那几句话，永远忘不了。”声音颤抖。

“你的话很有道理，”梅德琳愤愤不平地说，“这帮家伙就是老脑筋，永远不肯变的，也许你的话能穿透那么几个厚脑壳。我还得去收拾东西。”

梅德琳急忙走了，帕米拉也站起身来。“有趣吗，韬基？”

“确实有趣，我看着他们，渐渐发觉我不是他们的人，只不过是草丛里的一条英国蛇。这使我很高兴。”

“真敢说话。”罗达说，“要是帕格上台去，也会那么说的——当然，不会有你这样动人的辞令。”

“换了帕格，他不会出席这个大会，所以我才非要来说一通不可。”塔茨伯利说，“我们倒是想见见你，亨利太太，一起上我们旅馆去喝杯酒好吗？帕米拉和我明天就要继续飞到纽约去。”

他们往外走的时候，人群把罗达挤到帕米拉身边，帕米拉悄悄跟她说了句话，说得很快。“亨利太太，我明天可以跟你吃早饭吗——就我们两人？”

第二天早上，她们两人在游泳池旁边的草地上面对面坐着，共进早餐，吃的是西瓜、烤面包片和咖啡，放在一张有轮子的、铺了台布的小桌上。这一天是纯粹的加利福尼亚天气！阳光炙热，天空蔚蓝清澈，青草和棕榈的气息扑鼻，一阵清风吹来，芙蓉花矮篱上的妖冶红花便迎风摇曳。水池里有两个小伙子和三个姑娘在跳水游泳，他们深褐色的肌肤闪着光，他们的打趣作乐和鸟儿的求偶鸣叫一般欢快纯朴。帕米拉今天好看多了，脸上已经精心打扮过，头发披在耳后，波纹柔长，光泽鲜明，穿一件灰色无袖的衣裳，袒露出她的苍白胸脯上的“幽谷”。罗达回想起这位古怪的少妇亦步亦趋地追随在她父亲的左右，好像一只追随着海轮的海鸥，倒是有本事一会儿变得索然无味，一会儿变得让人心醉。罗达觉得，也许今天早上她要去跟一个男人相会。她给人一种神经非常紧张的印象。

她们随便闲聊着，罗达说起希望能得到一份塔茨伯利的讲话稿，好寄给帕格。

“那还不容易，我准能让你得到一份。”帕米拉连忙回答，她的受过英国上流学校教育培养的语音使罗达觉得分外悦耳并为之倾倒，“那是我写的。”

“是吗？它可活生生是他的笔调。”

“哦，是的，他不舒服或懒得写的时候，就由我代笔。”

“戴眼罩是怎么回事，帕米拉？”

“那只眼睛有溃疡病，需要动手术。我们本该已经回到伦敦了，可是听梅德琳说起你要到西部来，我们才住下来。我急着有话跟你讲。”

“真的？是什么事呢？”

“关于你的丈夫，我爱他。”

罗达一把摘下太阳镜，睁大两眼看着这位英国姑娘。姑娘挺直身体坐着，头抬得高高的，两眼直视，光芒逼人。罗达虽然感到惊愕、迷惘，但是依然立即清晰地感觉到，如果帕格真的喜欢她的话，她倒真是一个可怕的敌手。罗达心想，让她说下去吧，让她把愿意说出来的事情说出来。所以，罗达只是抚弄着太阳镜，喝着咖啡，同时也瞧着她。

“我知道你曾经提出离婚，”帕米拉说，“是他要求你重新考虑的。”

“我已经重新考虑过了！”罗达立刻堵住这个口子，“好久以前。事情已经过去了。看起来，他已经说给你听了。”

“哦，是的，亨利太太，”帕米拉回答，神情阴郁，“是他说给我听的。”

“你跟我丈夫有过关系吗？”

“没有。”她们视线相触，互相探索对方，“没有，亨利太太。他一直对你忠诚，我的运气不够好。”

罗达从帕米拉的两眼中看出，她说的是实情。“真的？你确实美貌

惊人。”

“他是一个笨蛋。”帕米拉肩膀微微一耸，把这句恭维话顶回去，“要是成功了，那才叫美呢。不仅如此，那样一来，你们二位之间就是公平交易了。”

这句话的声调和用词都是刺痛人的。罗达便反唇相讥：“难道你就不觉得我丈夫实在太老了吗？”

“亨利太太，你丈夫在所有方面都是我生平遇见过的最迷人的男人，他对你的忠诚也包括在内，我的失败正是由于这一点。”

她声音中迸发的激情使罗达感到惊恐。她看得出帕米拉的年轻皮肤和她自己的皮肤之间的差别，羡慕帕米拉的上臂，它是那么苗条，惹人喜爱——她如今必须把自己的那个部位加以遮掩了，因为它正变得日益臃肿，讨人嫌。她也妒忌那姑娘的胸脯。她自己也在内心小声嘀咕，帕格不折不扣是一个笨蛋，虽然她正为此替他祝福。“你见到过他吗——在中途岛战役以后？”

“见到过，见过不知多少次啦。他内心痛苦万分，可他还是一直为你担心，不知你怎样经受这个打击，不知他怎样可以给你安慰，他甚至想过要为家中有急事而告假。他撵我走，虽然我尽力想住下去。他是一个骨子里惦念家室的男人，如果你能上夏威夷去，你就去吧，他需要你。如果说我曾经有过成功的希望的话，你的儿子一死，我的希望也就完了。”

罗达用手绢擦了擦眼睛，只说了一声：“可怜的帕格。”

“你闹得差点儿把他丢了，真是蠢啊。我对你无法理解，我想你是做了一件大蠢事，那样的事可不能再做了。”帕米拉拿起她的钱包，“你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是的，是的，绝对是永远过去了。”

“那就好。有一个好心人给你丈夫写过几封匿名信，告诉他你和那男人的事。如果你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使自己振作起来，这就是一条。”

“哦，上帝，”罗达禁不住叫出声来，“那些信里说了些什么？”

“你猜吧！”这是一声含有鄙夷的斥责。帕米拉放缓了语气，说：“对不起，你失去了儿子，我还使你伤心，但是我要求你不要再使他伤心了。我就是为这个才找你谈的，我会叫人把讲话稿给你送来。我们的飞机再过两小时就要起飞了。”

“你能答应我以后不再跟我丈夫见面吗？”

帕米拉的脸上绷出了一道道难看的线条，她对着罗达伸出来的手——手指又瘦又长，布满皱纹，倔强有力——沉默不语，然后横眉相对。“那办不到。未来是无法控制的，但是我现在不妨碍你了，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她掉过头去看看那几个年轻人，他们正在池边擦干身体，笑个不停。她的态度也变得温和了：“我们这次谈话挺古怪，是吗？一次战时的谈话。”

“你使我大吃一惊。”罗达说。

两人都站起来。

“还有一件事情。”帕米拉说，“我只和你的儿子华伦见过一面，那是在他从夏威夷出发作战之前。他周身都有一道奇怪的光芒，亨利太太。这可不是我的想象，我爸爸也感觉到了。他简直像是超凡入圣。你遭受了一个惨痛的损失，不过你还有两个了不起的孩子。我希望你和你丈夫会相互安慰，并且过些时候会重新快乐幸福起来。”帕米拉迅速利索地吻了一下罗达的面颊，便急忙走出了花园。

罗达走向一张太阳直晒的躺椅，倒了下去，一半是因为她惊讶得六神无主。帕格什么时候在信里说起过帕米拉？一九四○年从伦敦的来信中，一九四一年年底从莫斯科的来信中，再就是最近从夏威夷的来信中。当然，华盛顿也是这父女俩常来常往之处。中途岛战役之前，在一

封说起莫阿纳饭店那次宴会的信中，帕格曾经提到“塔茨伯利姑娘”面带病容，因为得了痢疾。

可怜的帕格！这是掩饰伪装吗？还是尽力克制他受到压抑的内心浪漫的波动呢？

游泳池此刻空无一人，罗达在那粼粼碧波里看见了一幅幅图景，有如占卜时在水晶球里所见：在那一处处遥远的地方，帕格和帕米拉两人朝夕会面，没有床笫私情，甚至连接吻拥抱的举动都没有，而只是相偕相伴，日复一日，夜复一夜，远离家人，在数千英里之外。这个女人脸上的别有滋味的会心微笑，活脱儿是已经抓住了亚当什么把柄的一个夏娃的写照。她觉得，帕米拉所说的故事确是天衣无缝，但是帕格这老家伙不可能会是像她所描述的那么一个圣洁的汉子。罗达懂得的要多一点儿。帕米拉·塔茨伯利内心燃烧的那种激情并非自燃之物，帕格曾以某种方式或明或暗地挑逗过这姑娘。也许他确实使这关系处于精神境界，这样他就可以攫取一份自命清高的美德加以享用；也许他们已经一起睡过觉。这很难说。至于帕米拉的眼神是否老实，凡是老实的眼神，罗达没有看不出来的。

那些匿名信真可怕，叫人不敢去想。哪一个促狭鬼干的事？无论如何，她的自惭形秽之身和她丈夫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这毕竟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她对帕米拉是又妒忌又怕，帕格也就更加值得占有了。她一反常态，对那只不声不响的老狗感到一阵热乎乎的性欲冲动。那姑娘的矢口否认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帕格把帕米拉撵开，这跟她想和巴穆·柯比分手没什么两样。他们两人之间到底有过一些什么勾当，她也许永远没法儿知道。她可不可以自己问他呢？这倒是一个很费思量的策略问题。

她在躺椅上猛然一惊，这才想起刚才这一会儿她竟忘了华伦已经死了。

(1) 金星母亲会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一个组织，为在战争中失去儿女的母亲提供帮助。

(2) 伦那德的昵称。

(3) 英国演员，1920年移居美国。

第三十四章

路易斯站在婴儿小床上大吵大闹，把围栏的铁条震得直响。锡耶纳一到夏天就成了个烤炉，这孩子到了热天就受不了，脾气暴躁，一点儿都碰不得，就像他身上从头顶到脚尖斑斑点点长满一身的疱疹一样。一块尿布和一件薄白布衬衫已放好在衣柜上面。娜塔丽知道，为了外出搭车而给他穿上衣服，他也许会有一通大哭大号，所以还不如把这件事留在末了去做。正当她把衣箱的皮带扣紧，使了点儿劲便汗水直冒的时候，埃伦进来招呼她。“汽车再过半小时就到了，亲爱的。”

“我知道，我马上就好。”

他戴一顶旧的蓝色贝雷帽，穿一身寒酸的旧灰色衣裤，模样便完全像一个意大利的长途汽车乘客。娜塔丽本来就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提醒他一句，别像往常那样穿得花里胡哨的出门旅行。这下可好，他显得很通情达理，准备出发。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像是发霉的天花板，画在上面的小天使们都快要一片片剥落了。“这地方确实破落了，我怎么一直没觉察到。”他转身出去的时候，又指了一下开着的窗子和外面远处的教堂，说了一句：“你不会很快就能有一间卧室，看到像这样的美景，是吗？”

在娜塔丽心头，这一回离去并不像是真正的永别。多少次，她告别过这幢上帝都不垂怜的托斯卡纳别墅，打算再也不回来；多少次，她怀着沉重的心情重新看见这古旧的大门连同它的铸铁孔雀，这处处裂缝的黄色灰泥园墙，这红瓦的塔楼——它曾经是拜伦的睡处！一九三九年，她是多么轻率地首次来到这儿啊，只打算待上两三个月，为的是重新把莱斯里·斯鲁特抓到手里，想不到它竟是一片越陷越深的流沙！她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第一夜的情景浮现在她的脑际，驱之不去——软缎帷幔的四柱床发出发霉气味，墙壁里的老鼠大声啃啮，雷声震耳，风雨肆虐，

电光闪闪，把锡耶纳映照得一片阴森可怖，从开着的窗口看去，宛如一幅埃尔·格列柯[1]画的《托莱多风景》。

最后一分钟的犹豫涌上心头。他们这样做对不对呢？他们刚要安下心来，准备在软禁似的条件下勉强度日。除了那个维尔纳·贝克，谁也不来找他们的麻烦。小娃娃有奶吃——山羊奶，他吃了倒也长得很好——大人也有够吃的食物。牧山银行[2]的银行家们知道埃伦在纽约有财产，不让他们缺少钱花。这些全都是真的。但是，自从最后一次和贝克会面以后，她就凭本能行事，现在已是欲罢不能。从那以后，埃伦对贝克应付得十分妥帖周到，给他送去广播讲话的提纲，接受他的修改意见，以示巴结讨好，终于哄骗到官方的许可，得以暂时避开锡耶纳的溽暑，去海边逗留一两个星期，在福洛尼卡海滨的萨切尔多特家做客。

两只衣箱的皮带都已扣紧，一只箱子里全是路易斯的东西，另一只装了她最起码的必需品。拉宾诺维茨的嘱咐可是严肃的："别带你们自己拿不动的行李，你们得带上孩子步行二十英里。"自从得到他传来的密信，娜塔丽每天都步行六英里。她的两脚起了泡，然后又结成硬茧，她觉得自己身体很结实。卡斯泰尔诺沃递给她一张卷烟纸和一只放大镜的时候，她着实吃了一惊。"挺像电影，是不是？"他这么说了一句。现在是该把纸片毁掉的时候了。她从手提包里把它取出来，在手心上摊开。

> 亲爱的娜塔丽，很高兴你要来。告诉叔叔轻装上路，别带你们自己拿不动的行李，你们得带上孩子步行二十英里。我惦记孩子，也惦记你。一切都会顺利。爱。

肉眼简直无法辨认的蝇头小字，直到此刻还使她激动不已。几个月没收到拜伦的信了，她手头所有为数不多的几封，都已被她读得烂成了纸片。

她记忆中关于拜伦的一切，尽是一成不变、翻来覆去的那么一些内

容，跟陈年的家庭电影一样。她和拜伦天各一方，度过了以往两年的日子，她甚至不知道他如今是死是活。红十字会转来的他的最后几封信——好多个月以前，他从澳大利亚西南部的一座小镇奥尔巴尼写来的——她从中感到战斗生活正在使他发生变化：他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曾经使她神魂颠倒的快乐逍遥的公子哥儿了。卡斯泰尔诺沃和拉宾诺维茨之间有联系的消息以及卷烟纸上的密信使她心乱如麻，无法平静，虽然常识告诉她，那个巴勒斯坦人的话语中除了一个犹太人的好心好意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这张纸片她真舍不得丢掉，但她还是把它搓成一个小球，从洗澡盆的出水口里冲走了。她给孩子穿上衣服，最后又朝这个好像一个大糖果盒似的奢华房间四下里望了望。她久久凝视着那张大床，这几年来，她在那上面尝尽了孤眠独宿的滋味，只有撩人的美梦和荒诞的遐想。

“快来，路易斯，”她说，“我们回家去。”

没跟仆人们告别。埃伦把几个壁橱里装得满满的衣服都留下了，全部藏书也没拿走一本，他书桌上堆得高高的文件夹里都是关于马丁·路德的草稿。娜塔丽给女仆和花匠交代了任务，要在两个星期后他们回来之前完成。仆人们都是聪明人，意大利仆人尤其如此。厨娘、女仆和两个花匠都在大门口站好了，他们高高兴兴地说了再见，但是他们的目光都是严肃的，他们的举动则是不知所措。厨娘给了孩子一根棒棒糖，车子一开动，她就哭了。

萨切尔多特的汽车是他那个性子暴躁的儿子开来的，他要在锡耶纳待下去，并且为了他的基督徒女朋友——他的家人都这么怀疑——正在学习天主教的教理。反犹太人的法律禁止改变宗教信仰，但是在锡耶纳，人们对法西斯的法令常常置之不理。这个年轻人穿着一件敞开的薄衬衫，头发浓密蓬乱，嘴朝下撇着，嘴角叼着一支香烟，一声不吭，把他们送到几乎阒无一人的兵营广场，让他们下了车，便开走了。

锡耶纳本来就不是一个热闹的地方，现在则显得不像有人居住了。

宽阔的广场上，几处买卖人的摊位都是空着的，也没人照看。稍晚一点儿，如果有一卡车蔬菜或鲜货从海边运来，兴许会有点儿买卖，但也不会有多少；什么东西都得配给，连大蒜和洋葱都不例外。市政厅高塔的长条影子投在烫人的广场地面上，几个闲聊的人像机器转动一般跟着影子转动，仿佛是一个大日晷上的几个小人像。娜塔丽和埃伦坐在唯一开门营业的咖啡店门外，喝着带有涩味的代用品橘子苏打水。回想起赛马节喧闹的人群，把这个耸立着文艺复兴时期宫殿的圆形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本城各区的五彩缤纷的游行队列，那如痴如狂的赛马，全都停止了，全都一去不复返了！这座被历史遗忘的小城消磨了它一生中的几个年头。真是古怪，埃伦会在这个地方安居下来，更荒唐而不可思议的是，她也陪他流亡在这儿。

汽车回来了，小伙子埋怨他们说公共汽车都快开了。他们没上车站去等车，为的是避开警察。准许他们到福洛尼卡去小住的证明是一份不寻常的文件，从罗马搞出来的，看见的人越少越好。一到车站，公共汽车司机就不耐烦地挥手要他们赶快上车，他们便在一个无聊得直打哈欠的警察的眼皮底下扬长而去。

公共汽车突突地开出了高大的城墙，在一条狭窄的泥土路上蹦蹦跳跳，朝西开去。萨切尔多特夫妇虽然衣着朴素，坐在车上却也不失殷实业主的气派，老两口儿都是一副茫然若失、凄凉哀伤的表情，并且跟许多老年夫妻一样，两人脸上的表情几乎一模一样。路易斯在娜塔丽怀中睡着了。车上的窗子是开着的，芬芳的田野气息扑鼻而来，其中还混杂着木炭汽车的煤气发生器里冒出来的像是烧木柴似的烟火气味，这气味奇怪又好闻。米丽娅姆快活地跟她妈妈唠叨个没完，她爸爸自顾自凝视着车外疾驰的风景。公路每转一个弯，就展现出一幅幅宏伟的景色：山头的村落、绿色山坡上的农庄、沿山而上的葡萄园。公共汽车嘎嘎作响，开下一段陡坡路，经过了沃尔泰拉，到马萨马里蒂马停了下来。这是一座小山头上的城镇，跟锡耶纳一样安静，它古老的灰色石头房屋在中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这儿的小广场上，空喊胜利的红红绿绿的招贴画正好跟教堂和市政厅久经风吹雨打的旧屋面形成强烈对比，这个对比又一次使娜塔丽对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事无成很有感触。意大利实在是太疲惫、太聪明、太妩媚了，因而扮演不了带枪的恶霸角色。扮演这样的角色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完全是劳民伤财。不幸的是，德国人却以十足的条顿人的认真态度仿效了这场嗜血的字谜游戏，来一阵乱砍乱杀。娜塔丽一手抱着不会走路的娃娃，一手提着一只衣箱，费劲地走向火车站，一路上，她疲乏的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她的另一只箱子由埃伦拿着，他还拿着自己的一只箱子。

一列窄轨小火车咔嚓咔嚓开进站来，检票员只顾在一张张车票上打孔，顾不得看一看乘客的脸孔。车站里和火车上谁也没查验他们的证件，在整个马萨马里蒂马，他们只看见一个警察，靠在支着的自行车上打盹儿。路易斯又醒了，兴致盎然地看着车外山坡上的农夫、吃草的羊群和牲口、山边丑陋的矿井的洞口、大堆大堆的褐色矿渣垃圾、高大的传送带、粗木的支架和高塔。火车绕过一个山弯，在山岩下面，远远看得见地中海波光粼粼。娜塔丽屏住了呼吸，若隐若现的地平线上她看得见星星点点的、起伏的海岛，那就是他们逃往里斯本去的通道。

萨切尔多特一家在福洛尼卡的夏季别墅是一幢木头盒子似的灰泥粉刷的房子，正好坐落在海滩上，房子外表漆成蓝色。隔一条路，对面就是公园，古树参天，浓荫蔽地，丛丛棕榈，叶子张得大大的，使这地方显得格外幽静自在。这房子的门窗都用木板封起，里面一片漆黑，又闷又热，弥漫着阴湿腐烂的气味。卡斯泰尔诺沃和他妻子卸下了遮挡暴风雨的百叶窗，打开了窗子，让海风吹进来。娜塔丽把路易斯放在曾经是米丽娅姆睡过的婴儿床上，让他安睡，萨切尔多特便把娜塔丽和埃伦带到当地小小的警察所去。睡眼惺忪的警长见到从罗马来的准许文件，显得有点儿肃然起敬，他照规定盖上了印章，还站起来跟他们握手。他说，他有一个兄弟在纽瓦克开花店，赚了不少钱。意大利并不是真的跟美国有什么争执，全是德国人，只是你对这些见鬼的德国人能有什么办

法呢？

一个星期过去了，拉宾诺维茨没来信。娜塔丽纵情享受这海滩的乐趣，以此作为镇静剂去对付那使她备受煎熬的焦急心情。路易斯整天都和米丽娅姆在沙滩上游戏，也常在海水里浸泡，肤色逐渐变黑，满身的疱疹和他的急躁脾气也消退了。有一个安息日的夜晚，他们正要在点上蜡烛的餐桌前就座，门铃响了，进来一个脏汉子，脸上是三天没刮过的青胡子楂儿。他名叫弗兰肯塔尔，他说自己是从阿夫兰·拉宾诺维茨那里来的。他举止粗鲁，言语俗气，神情倦怠。萨切尔多特请他一起用饭，他这才脱下破帽子，举止也显得斯文起来，还带点儿腼腆。他指着餐桌上的蜡烛说："安息日吗？自从我祖母死了以后，我就没见过蜡烛。"

他在福洛尼卡北面运输铁矿砂的港口皮翁比诺的码头上做工，他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他们。他父亲早年也在码头上干活儿，他祖父倒是一个希伯来学者，他们的家道已是今不如昔。除了知道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之外，他什么也不懂。他等两个孩子上床睡了以后，便开始谈正事。消息不妙。两艘原先一直从科西嘉非法运送难民到里斯本去的土耳其货船把英国的通航证弄丢了，通不过直布罗陀。那条路线完结了。

他们还是要照原定计划取道厄尔巴岛，上科西嘉去。拉宾诺维茨正在进行安排，设法把他们从科西嘉送往马赛，大多数救援机构都在那里活动。从马赛去巴勒斯坦或里斯本，有几条路线。这些都是拉宾诺维茨带来的口信。但是，弗兰肯塔尔告诉他们，还有一条更直接的路线可以到达马赛。大约每星期都有船从皮翁比诺开出，装运厄尔巴岛或马萨马里蒂马的铁矿砂去马赛，再转运到鲁尔去。英国海军从来不找矿砂船的麻烦。他认得一个船长，他肯把他们直接带到马赛，每人付他五百美元就行。

他们还坐在餐桌边，在越来越短的烛光中喝着代替咖啡的菊苣茶。杰斯特罗冷冰冰地说："我从纽约上船，到达巴黎，花了五百美元，还

是头等舱。”

“教授先生，那是太平年月。你们走另一条路，天知道你们要在厄尔巴或科西嘉等上多久。在矿砂船上，你们睡在床上，直线航路，三天到达，孩子们也安全。”

他走了之后，杰斯特罗头一个开口，既是挖苦又是打趣。“要是我们乘上矿砂船，这位老兄便好从我们的钱中大捞一把。”

“你信得过他吗？”娜塔丽问卡斯泰尔诺沃。

“我知道他是从拉宾诺维茨那里来的。”

“你是怎么跟阿夫兰联系的？”

“打电报，说些无关紧要的事。要不然就是像他这么个送信人。你问这干什么？”

“我在想不如干脆回锡耶纳去。”

萨切尔多特用手臂搂住他的神色惊恐的妻子，对他的女婿说：“娜塔丽说得不错。你说过的，我们上里斯本去，决不经过法国。”

“是的，爸爸，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卡斯泰尔诺沃说，故意装出异常克制的样子，“所以我们还得稍微商量一下。”

娜塔丽对杰斯特罗说：“我上里斯本去跟拜伦会面的时候，维希的警察把我拖出火车查验我的证件，幸好我的证件是齐全的。他们问我是不是犹太人，我的背脊都冰冷了。”她又对卡斯泰尔诺沃说：“我们这些非法旅行的犹太人，如今在法国能向谁求援呢？要是他们把我们关起来的话，怎么办呢？我就可能会跟路易斯分开！”

“阿夫兰会设法给我们搞到过境签证，”卡斯泰尔诺沃说，“证件总能搞得到的。”

“假证件，你是说。”萨切尔多特说。

“可以通行的证件。”

杰斯特罗说：“我们不要再三心二意了，我们都已经走在路上了。我承认，我从来就不喜欢从一座岛上跳到另一座岛上的计划。既然我们要到马赛去，依我看，我们何不就搭矿砂船呢。出一笔大钱，一次舒舒服服的旅行，这就是我的主意。”

卡斯泰尔诺沃沉不住气，急忙挥动两手。“可是你瞧，这些矿砂船的情况我早就全知道了。它们停靠在马赛警卫最森严的地段，周围是高高的栅栏，有法国军队巡逻，还有停战委员会派来的德国监督。船长可不为你操心，他只要你的钱。要是他碰上了什么危险——哼！他自己的脑袋最要紧。取道海岛的路线，一路上照料我们的都是拉宾诺维茨的熟人。”

“我在考虑我妻子和我一起回去。”萨切尔多特十分严肃地对杰斯特罗说，“当然，我们还必须好好商量一下。我们的儿子还在那儿，这你是知道的。”老妇人用手帕捂住鼻子抽噎起来。

杰斯特罗立即说：“自然啰，那里是你们的家。我们呢，只有继续向前走才比较安全。”

老两口儿上楼去了。杰斯特罗和卡斯泰尔诺沃又为矿砂船辩论了一些时候。卡斯泰尔诺沃声称，他决不把一家人的性命交托给一个收买来的意大利人。半路上价钱又会跳上一跳；那家伙可能收了你的钱，又不把你送到目的地；他可能会把一伙人全体出卖掉。从事抵抗运动的人总比只知道伸手要钱的家伙靠得住些。

最后，杰斯特罗说：“好吧，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呢还是权威？如果是权威，那你决定算了。”

卡斯泰尔诺沃干笑一声，摇摇手，表示不同意由个人做出决定。

“那么，我现在投票赞成搭矿砂船。”

安娜·卡斯泰尔诺沃说："加上我一票。"

"你是一头笨骡。"她丈夫说，但是他的声调是充满爱怜的怪腔。他又转向娜塔丽："你怎么样？"

"矿砂船。"

卡斯泰尔诺沃噘起嘴，轻轻敲一下桌子，站了起来。"那就这样决定了。"

一个灰暗阴凉的下午，娜塔丽步行了八英里之后回家，远远看见有辆汽车停在屋旁。在福洛尼卡，私人汽车是罕见的。她加快步子，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像是在祈祷："但愿平安无事。"她走近些，认出是一辆梅赛德斯牌汽车。房子里边，杰斯特罗和维尔纳·贝克坐在餐桌边喝茶，还有一碟蛋糕。那张没铺桌布的餐桌上摊着几份杰斯特罗广播讲话的黄色打字稿。

维尔纳·贝克站起来，满脸笑容，向她鞠躬。"非常高兴。好久没见了！"她好不容易才迸出一句客套话回答他。他瞧了一眼自己身上的党卫军制服，告罪似的轻轻笑了一声："唉，对了，请别介意我这身吓人的化装舞会打扮。我是在西部各港口做一次旅行，亨利太太，为了莫名其妙的燃油短缺，我们国家要为意大利负担百分之百的供应。我们确实知道燃油都漏到黑市上去了。意大利人看见这身制服比较肯说实话，我这个党卫军的头衔纯粹是荣誉性质的，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好得很，这海边的空气对你确实有神效。孩子呢？他好吗？我真想看看他。"

娜塔丽竭尽全力用正常的声调说话："我去把他抱来好吗？你能在这儿待多久？"

"可惜，不能久留，我要去皮翁比诺办事。福洛尼卡离大路不远，我这才想起顺路进来一下，向你们致意。"

“那我就去抱他来。”

二楼的卡斯泰尔诺沃夫妇脸无血色，神情惊恐，坐在他们的卧室里，房门大开。医生向她招手，轻声问她：“就是这个人吗？”

“是的。”

“我听见他说了皮翁比诺。”

“他是在旅行视察。”

另一个房间里，米丽娅姆正用一只布头做的玩具熊逗着路易斯玩。娜塔丽把孩子从小床上抱起来，小姑娘抬起头看她，神情像是一个心事重重的成年妇人。“你抱他上哪儿去？”

“楼下，马上回来。”

“可是楼下有一个德国人。”

娜塔丽伸出一根指头放在嘴唇上，便把张大嘴巴打哈欠的路易斯抱了出来。她在楼梯上听见贝克提高了嗓门，就站住了。“杰斯特罗博士，所有这四篇广播稿子，照它们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好了，不是吗？篇篇都是珠玑啊，你没法儿动它一个字。为什么不马上录音呢？至少是头两篇。”

杰斯特罗的声音沉着平静：“维尔纳，从前有一个出版商人劝说诗人艾尔弗雷德·豪斯曼[3]把他要扔掉的一些文章印出来。豪斯曼用这么两句话把他顶回去了：‘我不是说这些文章不好，我是说作为我的文章，它们还不够好。’”

“说得真妙，可是对我们来说，时间是一个主要因素。如果你在战争结束之前不能把这些讲话润色得合乎你的胃口，那岂不全都成了无的放矢吗？”

杰斯特罗的笑声像是表示会心的喜悦。“说得很到家，维尔纳。”

“我可绝对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保护着你，使你免受痛苦的骚扰。你跟我说，你需要的就是在海边住上一两个星期。万一这件事情不再让我管，杰斯特罗博士，那你可真要后悔莫及了。”

一阵沉默。

娜塔丽急忙下楼，走进餐厅。贝克站起来，对着孩子满脸堆笑。“好家伙，他可长大了许多！”他把眼镜塞进胸前的口袋里，伸出两臂，“给我抱一下，好吗？你们真不知道我多么想念我的克劳斯，我最小的儿子！”

把儿子放进这个穿制服的家伙的手中，娜塔丽感到一阵恶心，不过贝克博士接过孩子的动作倒也老练轻柔。路易斯开心地朝他笑。贝克博士的眼睛湿润了，讲话也故意装得小声小气。“好啊，喂！喂，快乐的小家伙！我们是朋友，是吗？我们两个不搞政治，嗯？好啊！要我的眼镜，是不是？”他把眼镜从路易斯紧紧攥住的小手里拿过来，“我们都希望你永远不需要眼镜。瞧，你妈妈不放心哩，回到她那儿去吧，告诉她，我可从来没把孩子朝地上摔过。”

娜塔丽紧紧抱住孩子，放宽了心，坐了下来。贝克重新就座，戴上眼镜，脸上又是一副严厉的神色。“就这样吧。五天以后我就可以结束旅行回来，我建议你们两位跟我一起去罗马。杰斯特罗博士，你必须准备好广播稿去录音。我已经安排好旅馆，对于这件事情，我可非常坚决。”

杰斯特罗耸起双肩，摊开两臂，开玩笑似的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可怜相，说：“五天！也好，我可以力争做出点儿事来。可是，后面两篇稿子我是无能为力的，维尔纳。它们只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笔记。头一篇或者头两篇，亲爱的伙伴，我还可以试一试，把它们马马虎虎地赶出来，但是如果你非四篇全要不可，那我只能像一匹拖不动车的老马一样躺倒不干了。”

贝克拍拍老人的膝盖："把头两篇搞好等我回来。那就瞧你的了。"

"我也得上罗马去，果真需要吗？"娜塔丽问。

"是的。"

"然后我们还要回锡耶纳去？"

"你愿意回去就回去。"贝克心不在焉地说，一边看手表，一边站起来。埃伦送他出去。

卡斯泰尔诺沃夫妇走下楼来，米丽娅姆踮着脚跟在她妈妈的裙子后面。她探出头来，像戏台上的演员那样用耳语问娜塔丽："德国人走了吗？"

"走了，不在这里了。"

"他叫路易斯吃苦了吗？"

"没有，没有，路易斯好得很。"娜塔丽紧紧抱住孩子，就像是他跌倒了把他抱起来一般，"你们两个到外边门廊上去玩，好不好？"

"我们可以吃块蛋糕吗？"

"可以。"

四个大人立即在餐厅里开了个秘密会议。现在已是危急关头，杰斯特罗必须立即转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他们决定，卡斯泰尔诺沃必须去找弗兰肯塔尔商量，但是不能在电话里谈。下午的公共汽车半小时后就要开车，医生戴上帽子便出发了。接着是惶恐不安的一夜，他妻子一夜没合眼，直到他第二天一大早回来，才算把心放下。弗兰肯塔尔的建议是他们最好还是向海岛出发，因为上星期刚开走一艘矿砂船。下一班开往厄尔巴岛的渡轮是后天。

"那就是上科西嘉去啰。"娜塔丽说，难以抑制的快乐掩盖了她心头的怦怦乱跳。

“去厄尔巴，”医生说，“我们得到了那儿再等，科西嘉方面的事情还没进行。”

“也好，”杰斯特罗说，“拿破仑当年能从厄尔巴出走，我们也一定能办到。”

他们逃离的那天早晨，大雨如注，狂风怒号。惊涛骇浪冲击着皮翁比诺海滨一带的海堤，浪头比海堤还高。乘客们三三两两开始登上码头边颠簸的小渡轮。远处一间棚屋里有三个海关警卫，淋不着一滴雨，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抽着烟斗，呷着酒。弗兰肯塔尔已经准备好证明文件，买好了船票；因为厄尔巴岛上有监狱，所以旅客必须经过批准。但是，谁也不来检查证明文件。这几个私自潜逃的人混在其他打着雨伞的旅客中间登上了渡轮。铁链哐啷哐啷地响，柴油机咳呛着喷出刺鼻的浓烟，渡轮摇摇晃晃驶离了停泊地。弗兰肯塔尔向他们挥手告别，还若无其事地大喊一声“再见”，他们就这么出走了！

回头朝陆地上看，只见它笼罩在滂沱大雨和皮翁比诺高炉的烟雾中。娜塔丽回想起头一天夜里，火车车窗外高炉喷出的红色火焰把路易斯吓得一通大哭，惹来一个查票员检查乘客的证件。米丽娅姆操起她银铃一般清脆的托斯卡纳土腔，乱扯了一通意大利儿语去分散路易斯的注意力，也分散了那个查票员的注意力，把他逗得笑呵呵地走开了，没给他们找一点儿麻烦。尽管她心头充满噩梦一般的恐惧，但在从意大利出走的路上，出现的险情只此一遭。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经过一段令人头晕目眩的缓慢航行，厄尔巴岛终于在蒙蒙雨色中隐隐逼近，云遮雾障，青山起伏。他们下船的地方是一处海风很大的马蹄形港埠，临海一带都是旧房屋，一座古老的堡垒居高临下。遵照弗兰肯塔尔的嘱咐，安娜披上一条白头巾，娜塔丽披上一条蓝头巾，埃伦嘴里衔了一个烟斗。一个体态犹如枯树的老人赶了一辆骡车在他们面前停下，招手叫他们上车，随即用一块脏兮兮的帆布当作

雨帘把车子罩上。接着便是很长很长的上山旅程，骡车一路颠簸滑行。透过窗格子上镶装的薄云母片朝外看，山上的葡萄园和农田都是笼罩在雨雾中的一团团模糊不清的浓绿。帆布里面的空气又霉又闷，骡膻味冲得人透不过气来。赶车的老人没说过一句话，路易斯一路上都在睡觉。骡车终于停下了，赶车的人翻开雨布，娜塔丽提起僵硬的两腿踏下车子，正好踩在一处水洼里。他们来到一座斜坡上的山村的石铺广场上，四周不见一个人影，连狗也看不见一只。暮色已临，雨也停了，淌着雨水的石头老教堂正面呈现一片深紫色。这儿的宁静简直令人害怕。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娜塔丽用意大利话问赶车的。她的正常的说话声音听起来竟像是大声吆喝。

赶车的第一次开口：“马尔恰纳。”

---

(1) 埃尔·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

(2) 锡耶纳牧山银行成立于1472年，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银行。

(3) 艾尔弗雷德·豪斯曼（1859—1936），英国诗人，剑桥大学教授。

第三十五章

贝尔埃尔骑术学校的马夫们正在侍弄又是嘶叫又是尥蹶子的数量可观的马匹，但此刻在场的骑手只有梅德琳和拜伦两人。梅德琳全身的衣着都是刚从硬纸盒里取出来的全新货色：浅黄色马裤，柔软锃亮的棕色马靴，男式羽饰帽子。拜伦穿了一件华伦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运动衫，一条褪了色的粗蓝布工装裤，一双帆布胶鞋。一个衣服龌龊的干瘪马夫把他打量了一下，牵来一匹名叫杰克·弗罗斯特的毛色纯黑的高头大马。拜伦把两边的马镫调整好，翻身上马。杰克·弗罗斯特登时贴着两耳，翻动着红通通的眼珠子，撒腿朝峡谷发疯似的飞跑。这匹马力大无比，飞跑起来倒是平平稳稳，拜伦索性放松缰绳，任它跑个痛快。经过小径上当道横着的一块白色磨石时，杰克·弗罗斯特前蹄腾空，耸起脊背，大声嘶叫，鼻孔喷气，表演了一个好莱坞式的极度惊险镜头。拜伦颇费了点儿劲，才没摔下马。这马显然得出结论，此人是一个骑马的好手，也就安静下来，还掉转头来，像是询问似的朝他看了一眼。拜伦看见梅德琳从后面跟来，穿过杰克·弗罗斯特方才扬起此刻正在沉落的尘土。“好哇，你喜欢跑，你就跑吧，马儿。”他一面说，一面把两腿一夹，“继续前进。”

杰克·弗罗斯特急忙重新开步，纵身跃上一条陡峭的盘山小路，闪电似的沿着峡谷的山坡直奔山顶，快得令人毛发直竖。到得山顶，它便站定不动，低头喘气，声如鲸鱼喷水。拜伦经过这一番震颠，身心大快，立即下马，把它拴在一棵树上，自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息。过了一会儿，他听见下面马蹄嘚嘚，梅德琳也上来了，浑身一层尘土。“你的马怎么了？”她大声问。

“我想，它需要活动活动。”

她哧哧地笑着，让拜伦扶她下马。“我还以为它也许是约好了要上

圣弗朗西斯科去赴早宴哩。”

他们并肩坐在一块宽阔平坦的岩石上，视线越过峡谷，眺望阳光照射下的粗犷的群山。蜥蜴在山岩上追逐食物，苍鹰在他们下面的半空中盘旋，厉声叫着。两匹马都在喷气踢腾，把它们身上的鞍辔弄得叮当作响。这声响更衬托出山顶的寂静。

拜伦等着梅德琳说话。这次骑马出游是她硬求着他的，她也没说明为了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没什么麻烦事吧，梅蒂？”

“哦，勃拉尼，我碰上了一大堆麻烦。不是的！不！”她忍不住一阵笑，“瞧你的脸！像一台电传打字机那么灵敏，好哥哥。天哪，难道那一回我是吃亏了吗？我没怀孕，勃拉尼，别用枪口对着人。”

他搔着头皮，勉强露出个笑容。

她没好气地伸出一根指头朝他晃动。“瞧你，对自己的妹妹竟会想到那么坏的事情上去！不是的，我是为了调换工作伤脑筋，不过，”——她很快用一个金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我不能在妈妈面前跟你谈这件事。”

“你在这儿吸烟行吗？我看见有块牌子上说这个峡谷容易失火。”

她耸一下肩，深深地吸一口烟。“你记得莱尼·斯普雷雷根吗？”

“当然。”

“环球公司请他担任制片人，他要我做助手。”

“克里弗兰怎么说呢？”

“大发雷霆！气坏了。”她朝拜伦笑笑。她的脸上泛起红晕，两眼射出热切的光芒。“我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从一星期一百五十美元到一星期两百美元，这可是了不起的升级呀，你瞧。”

“可不是，真慷慨，梅蒂。趁此机会摆脱克里弗兰，那就更好了。”

她脸上的表情仍然温柔可爱，但是亨利家特有的坚定口气已听得出来了。“唉，你老是低估了休，是不是？听众们喜欢他。当然，拍电影比卖肥皂、卖泻药强多了，但是我现在这个工作是靠得住的。休甚至还给了我他的公司里一笔小小的股份。这确实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梅德琳，你应该抓牢环球公司这个机会。”

“告诉我一件事情，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如果有，那也一定不是有意的。他觉得你这个人很可怕。”

“他不了解我。”

“你要我说吗？我敢打赌，你是为了他在杰妮丝家里吻的我，是吧？”她咧开嘴朝他笑着，一副调皮相，“我敢打赌，这件事还在你心头作怪。我的上帝，你当时告诉我你看见我们俩的时候，你的眼神真像要杀人似的。”

拜伦仍然愿意把这件事从他的记忆中抹掉：那个细皮白肉的已婚的肥胖男人把梅德琳搂在怀里，她的裙子后摆朝上翻，露出粉红色的大腿和雪白的吊袜带。“好吧，你要我给你出个主意。我已经照办了。”

“勃拉尼，”——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休·克里弗兰提出和我结婚。”拜伦脸上毫无反应。她满脸通红，急忙说下去：“麻烦就在这里，所以我必须找个人谈谈。妈妈只知道一本正经，她听了这件事准会气得一命呜呼。再说，她的问题也够多的了——怎么了，你这样一言不发，看来是不高兴，好哥哥！可是，你不了解休。他这个人跟我们是一样的，亲爱的，他实在是一个很懂事、软性子、孤孤单单的人。”

“有老婆和三个孩子陪伴还不够吗？”

梅德琳苦笑一声：“依我看，那是不得已。”

“他向你求婚了吗？”

“哦，亲爱的，如今没有求婚这种事了。”她轻蔑地把手一挥，“你

向娜塔丽求过婚吗？”

“当然，没少说话。”

“好啊，你算是一个稀罕的老古董。咱们亨利一家全是的。休已经在办离婚了。”

“他在办了吗？”拜伦站起来，踱来踱去，两脚踩在全是小石子的泥地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你该跟爸爸谈。”

“爸爸？别提了，他会拿着马鞭去找休的。”

“他是为了你才和他妻子离婚的吗？”

“哦，克莱尔，他的妻子，是一个怪物，完全精神失常，一个蠢女人，他二十一岁就和她结婚了。她害怕失掉他，害怕得就像要发疯似的，可是又要把他踩在脚底下。她只知道朝精神分析医生那儿跑，花钱像个女公爵。可不是，一年前她到处大发神经，胡言乱语，对我造谣毁谤，不知道说了多少威胁恐吓的话，使他不得不买件貂皮大衣求她息怒。她真是一个没羞没臊的东西，勃拉尼，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当然，她还挑拨孩子们来折磨他。”

“听我说，今天就给环球公司打电话。”他停了下来，站在她面前，“告诉那家伙，星期一就到他那里上班。”

“我估计你会这么说。”她庄严地仰头看着他，声音却是颤抖的，“我不确定是不是能做到。”

拜伦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对他妹妹又是厌恶又是心碎的同情，说道：“那么，是认真的了。”

“是的。”

他的声音变小了。“认真到什么程度？”

“我已经告诉你啦。”她的口气又变得令人恼火了，“这件事不需要

动用马鞭和猎枪。不过，是很认真的。”

他仔细打量看她的脸，深深叹了一口气。这姑娘温柔坦率的面孔就像一个皮制的面具一样让人看不透。“他多大年纪？”

“三十四岁。”她看了一下手表，“哥，你得开车去接妈妈，带她上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厂的午餐食堂去跟我们碰头。我们这就骑马回去吧。”

“也许我要在电影制片厂里跟他谈谈。”

标致的“皮面具”微微露出渴望的神情，像是松了一口气。“你？谈什么呢？”

“就谈这件事。”

她把嘴一撇：“你要带一支猎枪去吗，好哥哥？”

“不。如果他想跟你结婚，那他应该乐意跟我谈谈。”

“我没法儿不让你谈，随你的便。”她把一只脚伸进马镫，“帮我跨上去，勃拉尼，我们晚了。”

在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厂那宽大、拥挤、明亮的自助餐厅里，罗达睁圆了两眼，伸长脖子，简直没吃什么东西，只顾不停地说：“你瞧，梅蒂，那不是汉弗莱·鲍嘉[(1)]吗？——我喜欢的明星，还有贝蒂·戴维丝[(2)]！银幕外的她看起来是那么年轻。”

休·克里弗兰向她解释，大明星们都有自己的豪华餐室，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喜欢光顾一下职工的午餐食堂，吃一块三明治，喝一杯牛奶。克里弗兰跟电影明星一样，穿了一件晨衣来吃午饭，脸上还带着拍电影的妆容。拜伦瞧见他这副模样，又觉得讨厌他了，但是他那套装模作样的谈吐和谄笑显然使罗达觉得有趣，而他圆滑周到、春风满面的神气也给她留下了好印象。两套无线电广播节目——原有的业余游艺节目和对

军人广播的《快乐时光》——都很有号召力，正在摄制的电影短片眼见会有更大的进账。梅德琳的一星期一百五十美元大约是拜伦在潜艇上的薪水的两倍，如果她接受环球公司的聘请，就可以赚得比她父亲当重型巡洋舰舰长还多。

这是怎么回事呢？午饭后参观了短片《快乐时光》的摄制，拜伦便很反感。士兵们和水兵们成了克里弗兰的假装是即兴笑话的不值一文的笑料，这些笑话都用印刷体写在大纸板上，高高竖在摄影机镜头拍不到的地方，没有一个观众。梅德琳后来解释说，导演会拼接上一些聚精会神、哈哈大笑、热烈鼓掌的观众的镜头。拜伦觉得，就算这些假把戏都搞成功了，这样的影片也不见得会令人看了舒服。就这么一个无线电广播员，别的什么都没有，故意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拿一些身穿军服、才能平庸的孩子开开玩笑，表示他毫无架子。娱乐行业的这种种景象虽然非常低级，但显然使他母亲看得入了迷。她能有这么一个暂时忘掉悲痛的机会，拜伦感到很高兴。至于他自己，只觉得腻烦乏味，如坐针毡，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打得他两个腮帮子都酸痛了。

休息的时候到了，暂停拍片，克里弗兰向他们走来，笑容满面，拿着两纸杯咖啡。“你好像比我还需要这个，海军上将。”

梅德琳急急忙忙跑来。“妈妈，拜伦！汉弗莱·鲍嘉正在隔壁场子里拍有声片子，要去看吗？”

“那行吗？”罗达求之不得地问。

“当然行。”

“我都看得眼花缭乱了。”罗达跟在她后面说。

拜伦安坐不动，克里弗兰问他：“没兴趣？”

“克里弗兰先生，我能跟你谈谈吗？”

“什么事？”

“梅德琳告诉我环球公司想聘请她。”

“哦，来吧。”拜伦和他一起走进一间用胶合板隔起来的化装室，两人同在椅子上坐下，椅子对着一面用小灯泡镶边的镜子。“拜伦，别让她接受那个工作。”

“为什么不？人家给的钱多。”

“莱尼·斯普雷雷根是一个过得去的电影剧作家，但他不是一个主管人。他靠能说会道搞到这位置。他是一个共产党，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共产党。他在环球待不长，他一走，梅德琳在好莱坞也就站不住脚，无依无靠，非走不可。”

“她说，你要跟她结婚。”

“哦，呵呵！”克里弗兰满脸堆笑，伸手掠了一下脑后的头发，“这个嘛，你就叫我休，好吗？”他看看化装台上的一只廉价闹钟，喝掉了咖啡，一面站起身来，一面打哈哈地说，“喝咖啡休息这会儿工夫，我们就别打开那罐豆子了吧，海军上将？你在这儿待多久？”

“我请假到今天晚上为止。”拜伦也站起来，堵住了那道小门。这本来是一个无意的举动，可是这么一来，克里弗兰就出不去了。“她说，你在办离婚。”

克里弗兰客气地做了个手势，便要朝门口走。拜伦没理会他的手势。要出去，就得把这个潜艇军官挤到一边，他肥嫩的面孔变得阴沉了，可是转眼间又露出了眉飞色舞的殷勤笑容。他半边屁股坐在化装台上，伸手摸摸下巴颏儿，眼睛捉摸着拜伦的严肃脸色。他一面用两只手把头发弄乱，一面发出轻轻的一声叹息。“好吧，拜伦，和你简单说一下，是这么回事。克莱尔，我的妻子，她是一个很痛苦的不幸的女人。我也不要再说她什么坏话啦。我们有三个了不起的孩子，但是除此以外，我们之间就没什么交集了。性的要求是零——不是我这方面，是她那方面。真是活受罪，我希望你永远不会碰上这号事。我们两人都找律

师谈过，可是这类手续既麻烦又拖时间。结婚是容易的，可是基督神通广大，我的孩子，要脱身就难了。”

“你爱我妹妹吗？”

“你妹妹可真是了不起。她跟你说的是真话，我相信我能够办成这件事，但确实纠缠得要命。就是这么回事，拜伦。”克里弗兰发出一声无线电广播里最亲热的咯咯笑声，站了起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现在该回到正经事上去了，也许晚点儿我们三个人还可以一起喝一杯。告诉她别接受斯普雷雷根那儿的工作，那是干不得的。”

梅德琳在外面忙坏了，拿着一块台词板东奔西跑，一会儿掉头跟这个人说话，一会儿又转过身去跟那个人说话。她一下子冲到拜伦身旁，他正挨着四周都是电线和灯光的门口倚墙而立。

“哎？”听这声调，好像她故意在搞什么鬼名堂。

“怎么啦？妈在哪儿？”

“哦，她一步也不肯动。导演请她留下来跟鲍嘉会面。你跟休谈过了吗？”

“谈过了。”

“快说给我听。怎么回事？”她显得担心、兴奋，想要寻根究底，“他发火了吗？”

“没有。”

她笑了。“那么，看来你没使刀弄枪。要是那样的话，他非火冒三丈不可。”

“梅德琳，告诉他，你要辞职不干了，今天就去跟他说。听我的话准没错。告诉他，我的脾气可惹不得，随便你用什么坏字眼都行。”

她沉下脸。“他不承认他想和我结婚吗？”

“他支支吾吾。我告诉你，马上辞职。如果你真想得到他，这样也许还能促使他赶快采取行动。”

“是吗？拜伦·亨利，”她狡猾地眯起眼睛，“那可是姑娘们的心眼儿，或者照道理说应该是姑娘们的心眼儿。”

“如果他想玩弄你，这样一来，你也就看得透了。”

她把头一甩，灵巧地扭动着褶子裙下的屁股，走开了。

几个小时以后，在别墅里，拜伦小睡未醒，轻轻的敲门声把他叫醒了。“勃拉尼！”梅德琳的声音轻柔而兴奋，“你穿着衣服吗？”

西斜的太阳照在拉上的红窗帘上，映出一大块一大块亮光：是喝鸡尾酒的时候了。他坐起来，伸了个懒腰，上身赤裸，只穿一条短裤。“哦，过得去。”

她推门进来，背贴在关好的门上站着。“基督知道，我照你说的做了！”

“好得很。妈在哪儿？”

“我不知道，不在这儿。勃拉尼，我做梦都想不到我能这么做，真难相信。我现在只觉得自己像一个从阿尔卡特拉斯岛越狱泅水抵达岸边的逃犯。”透过窗帘射进室内的一片红光更加突出了她满脸的兴奋和狂热，“他对这件事的反应啊！就算再过一百年，我也不会料到他有这么好。拜伦，他好得像个馅儿饼！真是美极了！没一个不中听的字眼！我脑子里迷迷糊糊的。给我一杯喝的好吗？”

拜伦穿上一件晨衣，两人一同走进客厅。他懒洋洋地坐在长沙发上抽烟，她拿着一杯威士忌苏打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着话，黄裙的褶子不停地摆动。她是在化装室里跟他谈的，只不过个把钟头以前，在他们结束了温习第二天的台词之后。克里弗兰很温和体贴，毫不觉得意外。“哦，他可真是一个聪明鬼！你知道他一上来就怎么说来着？‘没

错，小鬼，你去跟你哥哥商量，那是做对了。那就是说，你已经想辞职了。’不过，拜伦——这一点也许要让你认输——他说，你是对的。在他抓紧离婚的当口儿，我暂且跑开，这样要好得多。要不然，克莱尔可要在我身上大找麻烦。多谢基督，你到这儿来了。”

“都决定了吗？肯定这么办了？你辞职了？”

“一点儿不错。你说，这是不是太好了？”

“你什么时候去那个‘死不肯改’的家伙那儿工作，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梅德琳想继续装出一副怒容，但是她的嘴闭得越来越紧，终于爆发出一阵大笑。“‘死不肯改’！说真的，拜伦，你倒是一个唱滑稽戏的。‘斯普雷雷根’有什么难说的呢？”

“对不起。你什么时候上他那儿去干活儿呢？”

她还在咯咯笑个不停。“下个月。我给莱尼去过电话，他也同意，并且——”

“且慢。下个月？”拜伦坐直身体，两条长了毛的赤裸的腿一下子落到地板上。

“好哥哥，当然。我得有一个月通知辞职的时间，我不能拍屁股就走，那岂不成了孩子家。”拜伦一拳头砸在咖啡桌上，书本和烟灰缸都跳了起来。梅德琳吓了一跳，提高了嗓门。“哦，你让我受不了！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难道你和爸爸不需要有人接替就可以离开军舰，一走了之吗？”

拜伦一下子站了起来。“见你的鬼，梅德琳，你想拿克里弗兰干的鬼把戏来跟我做的工作比吗？跟爸爸做的工作比吗？跟华伦的贡献比吗？我再去找这家伙。”

“别！我不要你去！”梅德琳开始哭起来，“哦，想不到你会这么粗

暴、这么残酷！我提到华伦了吗？”

“该死，没有，打我到这儿以来，你从没提过。”

“我受不了了！”梅德琳尖声叫嚷，朝他挥动拳头，泪如泉涌，“你也受不了了！哦，天哪，你为什么要提他？为什么？”

这一阵疾风骤雨把拜伦压倒了，他嘀咕了一声“对不起”，伸出手臂想去抚慰她。

她退缩开去，用一只颤抖的手把眼泪擦干。她的声音还在抽咽，但是强硬坚决。“我的工作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拜伦，对千百万人民来说也是重要的。千百万！它是老老实实的工作。你想把我压服，可你没这样做的权利。你不是爸爸，就连他也没这个权利，我已经不是十六岁的孩子了。”

房门开了，罗达走了进来，捧着大包大包的东西。“嘿，孩子们，我把贝弗利山庄的铺子整个买下来了！像台风一样席卷威尔夏大街！他们得花几个星期清扫残迹！拜伦，我渴得要死，给我好好调一大杯杜松子酒加苏打水，你肯吗，亲爱的？”她走进她的卧室。

“哦，上帝。”梅德琳轻声说，擦着眼睛。她母亲进来的时候，她便转过身去背对着她。

“去洗个脸，梅蒂。”

“好吧。给我也再调杯酒，要浓的。”

罗达换了一件新的鲜艳的印花晨衣，马上到小厨房里去找拜伦说话了，他正在里面调酒。“亲爱的，你真的今晚就回潜艇学校去吗？那真让人难受。我还没好好瞧你一眼呢。”

“我今晚在这儿陪你，明天一大早开车走，下星期日我再来。”

“哦，好极了！你和梅蒂两个使我起死回生了，确实是这样。在华盛顿，我觉得好像是在坟墓里一样。我买了一大堆加利福尼亚的衣服，

又漂亮又轻薄，式样都不相同。这儿的人做出来的货色真让人喜爱，打仗也好，不打仗也好。我要带满满一衣橱的衣服去夏威夷穿，我存心要让你们的爸爸大开一下眼界。”

“你认为你准到得了那儿吗？”

“哦，准到得了，准到得了。总有办法的，亲爱的，我是下定了决心的——哦，谢谢你，乖孩子。我想，我还是先上游泳池泡一下再喝这杯酒吧。”

房间里又只剩下他们两个在一起呷着酒，梅德琳便用和解的口气说：“拜伦，你真打算等受训结束就去瑞士？海军会准许吗？”

“我不知道，这要取决于我能从国务院和驻罗马的使馆打听出什么结果。除非到了非向海军提出不可的时候，否则我不会跟海军打交道。”

她朝他的扶手椅走去，在扶手上坐下，抚摸他的面孔。“瞧，别对我这么狠心。”

“你不能再干两个星期就走吗？”

“相信我，拜伦，你帮了我大忙。这件事会办妥的，我可以发誓。”她妈妈穿着一件游泳衣、拿着一条大毛巾出来了，梅德琳的声音立即变得响亮而高兴，“嘿，妈妈，好消息！你猜得着吗？我要上环球公司去工作了！”

---

(1) 汉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电影演员。

(2) 贝蒂·戴维丝（1908—1989），美国电影演员。

第三十六章

八月初，伯尔尼的美国公使馆里，杰斯特罗—亨利的案件突然闹腾起来了。

斯鲁特在瑞士外交部的朋友赫西博士从罗马回来，带来了惊人的消息，杰斯特罗和他的侄女得到一次破格优待，获准前往海滨度假，竟趁机脱逃。这桩事件还牵涉到一位锡耶纳的犹太医生，他是一个秘密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意大利当局极为震怒，赫西博士还被召到德国大使馆里接受盘问。这位面色红润的矮胖外交官在人行道旁的小咖啡馆里把这一切细细讲给斯鲁特听，详细描绘他怎样跟德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一个名叫维尔纳·贝克的冷酷阴险的家伙谈话，还叫对方见鬼去吧，说到这里，半块巧克力奶油小蛋糕都在他的叉子上微微颤抖。赫西认为，杰斯特罗和他的侄女如今已处于绝境。如果他们躲起来了，将会被发现；如果他们企图逃出意大利，将会被抓住。一旦重新被捕，他们就会立即被送进一所意大利集中营。政府早已没收了杰斯特罗的别墅、他的银行存款，以及他租用的保险箱里的财物。

哦，上帝——斯鲁特一面聆听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故事，一面心里想——娜塔丽还是那个老脾气，不顾死活地一头栽进前途未卜的危险中，这一次还把孩子也带进去了！他决定不把这一严重事态通知她的母亲和拜伦——他正不断来信打听消息——直到他自己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为此，他认为有必要到日内瓦去一次。犹太人的各大组织，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都在那里设有瑞士办事处。美国领事馆一向都和它们打交道，也和犹太人的地下活动有接触。关于这次逃亡他可能打听不出什么，可是另一方面，在日内瓦可以从犹太人那儿听到一些惊人的消息，而这类消息一般来说都还靠得住。

关于德国人消灭犹太人集中营的骇人听闻的传说就是通过这些接触

点点滴滴渗透出来的。斯鲁特对这些消息本来已经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自从他证实《万湖会议纪要》的企图落空以后，自从马丁神父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亡以后，他已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甚至觉得自己处境危险。首先应该保存自己，不让自己发疯。归根到底，他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怎能改变历史？阿尔卑斯山脉白雪皑皑，景色美丽得像画在明信片上似的，山脉的那一边正在进行的不只是一场大战，还是——他深信不疑——一场秘密的大屠杀。与此同时，太阳每天升起，照样吃饭喝酒，办公桌上堆满了工作，有的是外交界的酒会宴会。细细思量，伯尔尼的战时生活也蛮不错的，这座城市本身又是这么整洁、安静和迷人！钟楼上，小小的滑稽人像叮当地报着时辰，金色的巨人抡起锤子敲响大钟，木偶们都跳一遍舞，坑里的驯熊为了吃几个胡萝卜，笨拙地跌跌撞撞表演华尔兹舞。遇上暖风吹散阿尔卑斯山上的云雾的日子，积雪的伯尔尼兹山脊跃入眼帘，白雪、红岩、蓝天，简直可以拾级而上，直达天空。只有一件事情和美丽的峰峦外面的恐怖世界相关联，那就是源源不断来到美国公使馆大门外面的难民，他们的眼睛里都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斯鲁特乘上去日内瓦的火车，心情忧郁。三天后回到伯尔尼时，他的办公室里已经堆满了商务公文。他跟他的秘书埋头处理完这一大堆公文，很感激自己能够把心思用在有理性的事情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他婉拒了另外两个未婚同事请他共进晚餐的邀请，这两个同事有几位来此演出跳芭蕾舞的法国姑娘做伴。回到公寓里，有个偶尔偷偷和他睡觉的瑞士有夫之妇打来了电话，他也推托了。在日内瓦打听到那样的消息之后，区区声色之娱在他心目中已变得卑鄙龌龊了。他吃了点儿面包和干乳酪，便拿了一瓶威士忌酒倒在扶手椅上。

关于杰斯特罗和娜塔丽，他打听到的只是一些捕风捉影的第三手传闻。不过，他还是觉得这是可信的，也是可喜的。不幸的是，同时也违背他的意愿，他又得知了大量关于消灭犹太人的情况。辞职不干，退出外交界，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好像电光广告牌上的一条警句

一般，一次次重复出现。紧紧闪现在它后面的是一条红色警句：立即应征入伍。

莱斯里·斯鲁特不觉陷入一阵沉思，回顾起他的志向、他的身世、他的道德标准、他的希望，经受着对自己层层剖析的苦楚，仿佛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决定尝试一种新的终身职业，决定和一个姑娘分手或者结婚。他从来不曾把犹太人放在心上，他是在康涅狄格州一座市郊城镇里长大的，犹太人不容易在那里买房子安家。他父亲是一个生性沉静、爱好哲理的华尔街律师，不曾和什么犹太人结成朋友。在耶鲁大学，斯鲁特总是对犹太同学敬而远之，就是在不为人知的社交生活中也没碰到过犹太人。对于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犹太人身份，斯鲁特也曾一度感到是一件憾事，跟身为黑人比起来，大概是五十英里和一百英里的差别。

他并不是真的变了，现在也好，过去也好，他向来都是只顾自己的，但是碰巧那份万湖会议的文件落到了他手中。他懂得德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些东西，别人觉得荒诞无稽，他却信以为真。从明斯克文件事件之后，到他为《万湖会议纪要》发出一阵聒噪的声音之间的一段时间里，他便已是一个涉嫌人物。如果他现在为了这新证据而大声疾呼，那就不免要在国务院里永远给自己戴上一顶“犹太帮”的帽子。所以，斯鲁特倒在扶手椅上，反复思忖，瓶子里的威士忌越来越少了。

然而，来自日内瓦的新证据——尽管令人震惊，尽管令人厌恶——也并不是驳不倒的。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死去的犹太人在哪里？没有一具死尸，你就不能万无一失地证实一桩谋杀案——在这件案子里，就得有堆积如山的尸骨或者掩埋尸体的许多处万人冢。谁能把这样的证据搞到手？照相可以假造。在战争结束以前，永远不要想有驳不倒的证据；即使到了那时候，也必须是同盟国打了胜仗。日内瓦的证据和《万湖会议纪要》一样，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口头的说法、见诸文字的说法，还混杂了一些别的说法，都不过是些歇斯底里的胡言乱语；更有另外一些说法，例如用死人制造肥皂之类的故事，则是从上一次大战传下来的

渲染战争暴行的陈腐宣传。

如此不可思议、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别人觉得难以置信，斯鲁特也不能责怪他们。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集体杀戮已经是陈旧的故事，一次那样的集体杀戮，死人终属有限。纳粹党人不屑费心去遮掩他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劫掠，秘密杀害无辜，数以十万百万计，这样的传闻不断出现，越来越多，而纳粹一概斥之为盟国的宣传或犹太人的梦呓。然而，这样的屠杀还在继续，至少斯鲁特相信是如此。《万湖会议纪要》中的计划确实正在付诸实施，在一个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恐怖世界里，而那个世界却像月球背着地球的那一面一样，人们永远没办法知道它的真相。

一杯又一杯的威士忌苏打水灌下他的咽喉，留下一股热辣辣的余味，使他舒畅宽慰，使他感到飘飘然。他简直有点儿像一个脱离了躯体的灵魂，回头看着这个瘦骨嶙峋、戴着眼镜的他自己，直挺挺地躺在扶手椅和垫脚凳上，很为这个聪明家伙感到惋惜，他也许会为了该死的犹太人牺牲掉他的前程。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人类的一员，而且神志清醒。如果一个神志清醒的人知道了这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不与之斗争，人类的前途还有多少希望呢，是不是？谁又能说得出有什么事情是一个人办不到的呢？只要他找到了适当的言语去向全世界诉说，去向全世界宣告，去向全世界呼吁。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做的？耶稣基督是怎样做的？

斯鲁特知道，独自借酒浇愁到了想到马克思和基督的地步，就该适可而止了，也是该上床安歇的时候了。他便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他正卷起衬衫袖子在打字机上打一封信给拜伦·亨利，把打听来的关于娜塔丽的消息告诉他。他的秘书进来了，她名叫海迪，是一个肉感风骚的金发碧眼姑娘。海迪一见斯鲁特，便要卖弄风情，不过在他看来，她就好像一块裹在裙子里边的奶油蛋糕。“日内瓦领事馆的韦恩·比尔先生说你约好等他来的。”

“哦，是的。请他进来吧。”他把信锁进抽屉里，急忙穿上一件上衣。韦恩·比尔一进来，海迪便禁不住向这位年轻英俊的美国副领事频送秋波。此人身材矮小，前额已秃了许多，但是腰板笔直，腹部平坦，两眼明亮，所以额上的光秃也就不值得介意了。他是因为心脏有杂音才从西点军校中途退学的，年已三十，步伐却仍像一个士官学员，并且一直设法重回陆军。海迪弄姿作态走了出去，比尔目送她的背影，好像有点儿出神。

“你没把文件带来？”斯鲁特关上房门。

“见鬼，没有，生怕在火车上失落这样的东西，我的头发都吓得竖起来了。如果公使决心采取行动，我会把我手头所有的东西都给他送来。”

“给你约好十点钟见他。”

“他知道是为这件事吗？”

“当然。”

比尔觉得很有难处，脑门儿上布满了皱纹。“我也认为这件事情莫测高深。莱斯里，你也一起谈，是吗？”

“不行。人家都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有神经病。”

“见鬼，莱斯里，谁说你神经病来着？你已经看过那些案卷，你知道提供材料的是什么人。你的才华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可差得远了。去他妈的，你来吧，莱斯。”

斯鲁特觉得无可奈何，也预感事情不妙，说道：“可是得由你一个人说话。”

公使穿了一套凉爽的夏服和一双粉刷得雪白的皮鞋。他说，他要去出席一个花园宴会，所以这次会见必须干脆痛快。他朝转椅上一坐，一只好眼睛注视着并排坐在长沙发上的两个人。

“公使先生，我感谢您从繁忙的日程中抽出这点儿时间给我。”比尔开始说，声调和手势都不免干脆痛快得过头了一点儿。

公使把手一挥，既不耐烦，也不以为然。“你有什么新的消息？”

韦恩·比尔立即开始口头汇报。有两份互不相干的证实大屠杀的过硬材料到达了他的办公室，都来自上层人士。他还从第三个来源得到目击者的宣誓证词，证明大规模屠杀的真实情况。他说得详详细细，还说了一大通什么空前浩劫、美国的人道主义以及公使的明智之类的话。

公使把脸撑在一只手上，活像一个不耐烦的法官。他问：“是什么上层人士向你证实的？”

副领事说，一个是知名的德国工业家，另一个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瑞士负责官员。如果公使需要知道名字，他可以设法征得这两位先生的同意，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

“你亲自跟他们谈过话吗？”

“哦，没有，公使先生！谁肯跟一个美国官员推心置腹地谈话呢，除非他们跟他非常熟。”

“那么，你是怎么得到他们的报告的？你又怎么知道它们是真实可靠的？”

比尔略有窘色，说是得自犹太人的机构——世界犹太人大会和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斯鲁特察觉到，公使顿时失去了兴趣，那只好眼睛转来转去，两肩垂下。“又是转过手的报告。”塔特尔说。

“公使先生，”斯鲁特按捺不住了，“关于希特勒的一个秘密计划，又能有什么别样的报告呢？”他没法儿不让他的声音里带点儿火气，“至于这个德国工业家，我自己跟他在WJC会所里谈过话，他把——”

“WJC是怎么回事？”

“世界犹太人大会。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只是没说出那个人的名

字。我知道他说的是谁，此人是德国工业界的巨子。我也看到了目击者宣誓证词的文件，全都是有血有肉的毁灭性的揭露。”

“我的汇报还没有完呢，公使先生。”比尔说。

“哦，还有什么？”公使拿起一把象牙裁纸刀拍打着手掌。

比尔谈了他和日内瓦的英国领事都就新证据向国内发出内容相同的密码电报，以便秘密转给犹太人领袖。英国外交部立即把电报转给了特别指定的英国犹太人，但是美国国务院扣压了电报。现在美、英两国的犹太人领袖除了因为新透露的情况而议论纷纷外，也正因为国务院的这一举动已被发现而义愤填膺。

“这个问题我要查问一下，”公使说，把裁纸刀往桌上一扔，“以后我会告诉你的，韦恩，现在我有点儿话要跟莱斯里谈。”

“很好，公使先生。”

“在我的办公室里碰头，韦恩。”斯鲁特说。

比尔出去了，随手带上了房门。公使瞧瞧手表，揉揉他的好眼睛，对斯鲁特说：“我得走了。你听我说，莱斯，我不喜欢这种扣压电报的举动。欧洲事务司真叫我觉得莫名其妙。它对我的两封信都没理睬，一封是关于签证规定的，另一封是关于你的影印件的。”

“你为影印件写过信了？”斯鲁特急忙问，“什么时候？”

“波兰流亡政府公布材料的时候，我重新考虑了这事。所有这一切怎能是造假？统计数字，具体地点，一氧化碳密封货车，半夜里突然袭击犹太人聚居区？搜查妇女尸体的肛门和阴户是为了什么，寻找钻石珠宝吗？谁能够凭空想象出这样的事来？”斯鲁特两眼盯着公使，瞠目结舌。“就算我们承认波兰人是靠不住的，就算我们认为他们故意给德国人抹黑，以便掩盖他们自己干的混账事情，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又是为了什么呢？维希政府的警察把成千上万外来的犹太人跟他们的幼年子女隔

离开，运走了那批做父母的，天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在记者的摄像机镜头前发生的事，毫无秘密可言。我收到一份基督教青年会的详详细细的报告，真是令人揪心。就在那个时候，我为你的影印件给国务院写了信，可那不过是好像往深井里丢下一颗石子。还有关于那签证的事，莱斯，真是太过分了。”

“我的上帝，我想你指的是品行端正证明！”斯鲁特大声说，“我已经为那件浑蛋事情打了几个月官司了。”

“一点儿不错。我简直不敢朝瑞士官员的眼睛看，莱斯里。我们并不是在作弄他们，我们恰恰是在给我们自己的国家丢丑。一个逃出虎口的犹太人怎么拿得出一份他的德国老家的警察局签发的品行端正证明呢？这分明是故意按个钉子，使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在这儿卡住。我们非把它废除不可。”

斯鲁特面色苍白，注视着塔特尔，清了清喉咙。“你使我重新感到人间的温暖，先生。”

公使站起身来，对着壁橱里的镜子梳好头发，把宽边草帽戴在头上摆弄好。“况且，铁路方面的情报也是怪得出奇。那些装得满满的特长列车，确实都是从欧洲各地载运平民到波兰去的，然后掉转头来，哐啷哐啷开回来的全是空车，与此同时，德国军方却因得不到车厢和车头而焦急万状。我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准是有什么蹊跷的事正在进行，莱斯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事只有你我两人知道。我为这件事情写过一封私人信件给总统，可是后来我又把它撕毁了。我们正在打败仗，实在不能再给他增添什么别的负担了。如果德国人打赢了，整个世界便会成为一个大屠场，要处死的并不只是犹太人。”

“我相信这一点，先生，不过——”

“好了，你去告诉韦恩·比尔把他的材料全部汇集一下。你上日内瓦去给他帮个忙，只要你办得到，就设法让那位红十字会的头面人物把他

知道的事情写下来。”

“我可以试试看，先生，不过这些人对德国人都害怕得要死。”

“行，你就尽力去办吧。这一回我要把材料直接寄给萨姆纳·韦尔斯，其实你就可以担任这个信使。”他的那只好眼睛对准斯鲁特发出赏识的光彩，“嘿！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在国内度上一个美好的短短假期？”

斯鲁特顿时觉察到，这样一项使命会永远断送掉他在外交界的前程。“难道韦恩·比尔不正好是一个现成的信使吗，先生？材料都是他搜集来的。”

“重点不在于材料，他不如你熟悉这个问题。”

“塔特尔先生，车子在等着。”桌上的扩音器里发出一阵沙哑的声响。

塔特尔出去了。斯鲁特走回办公室，一开门便听见里面的欢笑声。韦恩·比尔和海迪在里面站着，显得很窘，海迪急忙夺门而出。斯鲁特向比尔传达了公使的指示。“我们越早动身越好，韦恩。公使终于对这件事情热心起来，所以我们得趁热打铁。我们就坐两点钟的火车去日内瓦，好吗？”

“我刚才和你的秘书约好出去吃午饭。”

“哦，我明白了。”

“确实，莱斯，我打算在这儿过夜，不过——”他给了斯鲁特一个男人对男人的会心微笑，“你不介意吧？”

“哦，就在我这儿做客好了，我们明天去。”

斯鲁特立即听到隔壁传来又一阵笑声。一个到手的标致姑娘比在远处受罪遭难的芸芸众生更为重要，这是人的天性，永远也改变不了。

办公桌上早晨到达的邮件中，有一份赫西博士寄来的正式报告，概述了亨利一杰斯特罗案件的情况。斯鲁特把它归进了一个标着“娜塔丽”字样的卷宗夹子，然后把没写完的给拜伦的信撕碎。也许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从地中海沿岸的某个领事馆传来，或许甚至从里斯本传来。坏消息则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的。

第三十七章

巴穆·弗莱德里克·柯比穿着一件衬衫，捋起袖子，坐在一张租来的旧办公桌前。这是一幢尘封垢积的办公大楼，离芝加哥大学的校园不远。柯比抓紧时间工作，想赶在罗达坐火车到达之前完成一份报告。他心绪不宁，一半是因为对这一次的相见很担心，一半是因为万尼瓦尔·布什要寻根究底弄清事实真相，并且还挑出了报告中含混不清的地方。说实话，有关建造一座铀反应堆所需的纯石墨的来源问题，各方面的情况都是暗淡的。连天气也是如此。八月里的这个下午，天气闷热阴沉，把窗子打开，吹进一股来自密歇根湖的大风，灼热程度不亚于沙漠地带的沙暴，再加上悬浮在芝加哥空气中的尘埃和废屑，黄沙扑面，含沙量也许够得上沙暴的一半；而把窗子关上，又使人感到透不过气来，仿佛是穿着衣服洗蒸汽浴一般。

单单一个石墨问题便十足可以代表这项稀奇古怪的事业的全貌，柯比博士如今从早到晚忙的就是这项事业。关于铀的工作，原来进展缓慢，好比涓涓细流一般，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变成了一条日升夜涨的大河，纷至沓来的各种意见、大笔的资金、各方面的人员、成堆的问题，一切都得严守秘密。柯比在万尼瓦尔·布什主管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S-1部门工作。知道内情的人都懂得S-1代表铀，可是对所有局外人来说，它毫无意义——他的一切麻烦的根源就在这里。他要搜求物资材料，寻觅建筑场地，但他竞争不过大厂商和军方强有力的采购人员。芝加哥的科学家们都把铀反应堆的一次次上马和一次次失败归罪于石墨。需要更高纯度的货色，但是哪儿都买不到，有能力生产这种货色的大化工厂都被一些大主顾的军事订货单压得不能脱身了。这是柯比给布什的报告的核心，此外则是一些言不由衷的乐观估计，其实不过是给药丸裹上一层糖衣。

物理系的阿瑟·康普顿的电话打断了他的工作。康普顿两兄弟都是才华盖世的人物，来电话的这一位曾经得过诺贝尔奖，另外一位则是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院长。这两个人柯比都认识。有一批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其中大多数他都认识——在努力工作，要抢在德国人前头造出一颗原子弹来，他们所做的工作有许多是彼此重复的，浪费实在惊人。有几个人还跟他有同窗之谊。在闲谈聊天中，在舞会上，甚至在实验室里，他们当年也不见得比他高明多少。这几个胸怀大志、埋头苦干的小伙子跟他一模一样，也爱找女孩子，爱喝啤酒，爱听艳事逸闻。但是，他们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就像赛马场上的快马超过拉牛奶车的老马一样。尽管他和他们关系亲密，相互直呼名字而不称姓，但他并不因此就自认为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恰恰相反，这已成了他内心一处无法治愈的创伤。

“弗莱德，有一位彼得斯上校在我这儿。”康普顿的话简单干脆，一如往常，“他想过来跟你谈谈。”

“哈里森·彼得斯上校？陆军工兵部队的？”

“就是他。”

“我有一沓报告刚寄到华盛顿给他。”

“他收到了。”

柯比看着他的台钟，罗达两小时后到达。自从接手铀的工程以来，他所碰到的事情都是这样。“请他过来吧，阿瑟。”

彼得斯说来就来，风尘仆仆，汗流浃背。柯比难得碰到一个比自己更高大的人，哈里森·彼得斯正好是难得碰见的这么一个人。上校身材瘦削，脑袋瓜子长长的，满头的浓发已经开始灰白，两肩宽阔，腰板挺拔。他握手的力气很大，蓝色眼睛的眼神也是咄咄逼人。柯比做个手势，请他在特大号的安乐椅和搁脚凳上就座。彼得斯感激地叹了一口气，倒在椅子上，伸直两腿，掸掉了卡其军服上的尘土，把衣裤都拉

直，粗大的两手交叉放在脑后。“谢谢你。这就挺舒服了！我天一亮就开始东奔西走，忙到现在。我瞧见的东西不少，可我这个笨脑瓜就是装不了多少。你是搞物理的，是吗？”

“是的，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我是电气工程师。现在，我搞生产。”

“至少是相近的，电气工程。我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毕业于西点军校和艾奥瓦州立大学。”彼得斯打了个哈欠，神情完全像是在无拘无束地聊天，“我最擅长的是造桥，不过我也做过许多一般的建筑工作。我还干过一些水利工程，都是一些工程兵主管的港口河道工程。但是，这一回的高能物理完全不是我这一行的，在这项任务中，我不知道我要干些什么。我们要在六个月内进攻欧洲或者非洲，或者亚速尔群岛，我一直希望能在战场上带领一支部队。不管怎样，”——他摊开两只长胳膊——“命令就是命令，像德国佬说的那样。”

柯比点了点头：“如果你懂德文，那就能派很大用场了。”

“怎么，关于铀的文献有许多是德文的吗？这玩意儿我连英文的都看不大懂。非常感激你给我材料，看了材料，就好像擦亮了雾蒙蒙的风挡玻璃一般，它使我开始懂得我在跟什么东西打交道。”

“我很高兴它能对你有所帮助。”

“不过，我还是认为不知是哪位大人先生发了疯，柯比，在我们进行一场大战的时候，他要用三个A字级的急需物资去搞一局猜谜语的游戏，这个科学上的谜语也许根本没有谜底。除了在石头墙上撞得鼻青脸肿之外，我看不出我自己会有什么别的前途。你的脑袋怎么样？”

“已经撞得全是肿块了。”两人都禁不住笑出声来，柯比摊开两手，又说，“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

彼得斯上校把垫脚凳往前一推，坐直了身体，交叉起两条长腿，两肘支在座椅的扶手上，手指互相交叉。柯比正好把套在袜子里的两只脚

跷在办公桌上，现在被这个高个儿汉子盯着看，感到有点儿不自在。“很好，柯比。你我二人有共同之处。”现在他听起来是开门见山了，“在化学工程和原子核物理方面，我们两个都是外行。我们都是被迫从事这一工作。我们两人现在大概是接受了同样一项关系重大的任务，我是在陆军方面，你是在万尼瓦尔·布什的S-1班子里面。你已经在这方面干了好长一阵，我希望在投身进去之前能够得到你的一些指点。”

“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好了。”

“很好，我已经到过全国许多地方，对工程的全貌走马观花地了解了一下。我要说的第一点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拼命各唱各的调儿，是不是这样？在芝加哥，康普顿和他的一伙人信心十足，认为反应堆里面产生的九十四号新元素是制造炸弹的捷径。可是，他们的反应堆又不顶事，发了一阵热之后就熄灭了。在伯克利的劳伦斯博士手下的一批人竭力主张用电磁分离法取得铀-235。尽管他们搞了那么些新奇的大设备，他们还是生产不出铀-235。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伙人——我想还有英国人——认为扩散法——”

“气体扩散，不是热扩散，”柯比手掌一劈做了个斩钉截铁的动作，“这一点要弄清楚。它们可是大不相同的。”

“对。还有西屋电气公司的玩意儿，离子离心法。在我这么一个外行人看来，这倒是最有道理。你现在碰到了混在一起的两样东西——天然的铀-238和含量稀少的有爆炸力的同位素铀-235。对不对？两者的重量不同，所以你得把它们旋转起来，依靠离心力把比较重的一样提取出来。奶油分离器的原理。”

“那很难说得准，上校。处理大范围的力学问题时，情况是很复杂的。离子化的气体分子的运动并不跟奶油脂肪一样。”上校微露笑容，点头表示理解。“我自己倒是情愿为气体扩散法打赌，”柯比接着说，“因为这是一个已经成立的原理。处理像六氟化铀这样的一种腐蚀

性气体，你会碰到一些大伤脑筋的设计问题，但是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概念需要做出检验。你只要建造起足够多的分级装置，并且建造得合乎要求——一个个好几英亩大的隔绝的气罐，几千英里长的管道，极其严格的公差——我敢打包票，你一定可以得到铀-235。劳伦斯的那个电磁分离器是一个了不起的化繁为简的主意。我是赞成劳伦斯的，我甚至崇拜他，我的公司给他提供高效能的设备，不过他的整个设想也可能会行不通。谁也说不准。这是一个新原理，它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园地；康普顿的反应堆也是同样的情形。这是上帝管辖的地球上谁也没做过的事情，除非该死的德国人已经把它搞成功了。”

彼得斯说：“我在足球场露天看台下面的那个反应堆装置里待了两个小时，丑模样，阴沉沉的鬼东西，这么个黑乎乎的大家伙，有房顶那么高，耸立在那儿。浑身烟尘的技师们忙来忙去，像是一群魔鬼在地狱里七手八脚忙着烧火，可就是点不着。”

“说得妙！”柯比苦笑着说，“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主意。你用一个中子源去轻轻碰撞铀，要它向四周散发出更多的中子，把它自己分裂得精光。从理论上说，如果你的设计是合理正确的，你就可以搞出个连锁反应，把芝加哥炸个精光——除非你的调节控制能够做到保险不出毛病，使它发出大量的高温和放射性，并且创造出新的元素钚，这家伙跟铀-235一样，也具有不可想象的爆炸力。这些都是用铅笔和纸头过日子的先生们的预言。可是，这玩意儿也是吱吱响一阵子便无声无息了。什么缘故？谁也说不准。我倒是希望有某一种自然界的客观事实在跟我们作对，有一个叫人猜不透的物理学上的道理，这个道理还没被人道破。这堵高墙同样也要叫德国人到此止步。可是，它果真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吗？还是我们自己一直没找对门路，而人家正在接近目标呢？这才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你把气体扩散法放在首位。”哈里森·彼得斯伸直一根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了一下，仿佛是把柯比的意见敲定了下来。

“是的，不过我自己也是一个外行。我们还必须假定，德国人也在沿着所有这些路子走，所以我们来不得半点儿疏忽大意，不能错过任何一条途径。这是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立场，也就是我的立场。我也在唱自己的调子哩。”

“柯比，你老是看钟。我会耽误你的时间吗？”

“六点钟我要上联合车站去接一个人，她不高兴站在那儿干等。”

“哦，一个姑娘。”彼得斯上校说。他的笑容变成了色情的讪笑，他伸手抚摸一下漂亮的灰头发，一副十足的垂涎三尺的模样。授权柯比把秘密报告送给彼得斯的那位陆军准将曾经主动透露，“大个子彼得”是一个没有妻室的风流汉子，猎艳的好手，在像他这么大年纪的男人中是很不多见的。

“是的，一位夫人。”柯比说。

“好朋友吗？”

“一位要好的老朋友的妻子。中途岛之战中，他们的一个儿子牺牲了，海军飞行员。”

一句话就把上校的色情相去得一干二净，就像一块湿海绵擦掉了黑板上的粉笔字。他摇摇头，脸沉了下来，两眼罩上阴云。“真令人难受。”

“全家都是海军，父亲是巡洋舰舰长，还有一个儿子在潜艇上。她上西海岸去了一次，看望潜艇上的儿子和一个女儿。”

“好吧，我不会耽误你的事情。”

“我还没到要走的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一下。”

“说吧。”

“据我所知，陆军在这方面承担的任务是搞大规模生产。科学实验、试验工厂等等，都要由S-1进行。”

“总的方案是这样，”柯比说，“陆军早就应该参加进来了。我为了给S-1争取一点儿优先权，已经接受过教训。总统已经下令，一年生产六万架飞机、八百万吨船只、四万五千辆坦克，还有天知道多少高射炮和炮弹。在这样的年头里，会有哪一家厂商看得起一群搞什么巴克·罗杰斯[(1)]秘密武器的神经病科学家。可是，这个计划眼见就要给我们国家的全部资源加上一个巨大的负担，上校，只有陆军才能接手的了。”

上校的两眼光芒闪烁。“有可能，那么S-1和陆军会不会互相争夺起来呢？我们两家都需要同样的三个A字级的急需物资，是不是？你我两人势必要展开一场互相在背后捅刀子的竞争，我将把你打败，使你的努力全部落空，而决定性的进展恰恰要依靠你的努力，是吗？”

“你问得好。”柯比回答，“万尼瓦尔·布什主管的那个专门搞铀的部门不会持续多久了，马上就要由陆军全部接管过去。我这样说不免像一个叛徒，因为康普顿和劳伦斯他们这一伙人正干得起劲，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做主。科学家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大手大脚地干过。但是到了目前阶段，理论科学的比重只占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要靠工业上的努力，吃力不讨好啊，上校，空前庞大的规模，最高的速度，绝对保密。”柯比为他自己这番话激动起来，站起身，用一只汗湿的手拍着办公桌，“只有美国陆军有力量迫使美国的工业完成这个任务。六个月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了，谢天谢地。现在我可得上联合车站去了。”

彼得斯也站起来，张开长胳膊舒展了一下。“我们是要搞个炸弹吗？”

柯比一面打好领带并穿上上衣，一面回答：“下次你再问我吧，今天不行了。你看见的那个黑玩意儿，他们没法儿让它工作。几个月来都是这样子。他们检查了一个部件又一个部件，现在他们责怪石墨有问题。他们说含硼太多，吸掉了大量中子，造成这玩意儿熄火。以后你会

经常听到他们说起中子的，还有——”

“我的头都被他们搅昏了。快中子，慢中子——我问你一个傻问题，中子是什么玩意儿？”

“你真的不知道？”

“一点儿不假。对于这玩意儿，我完全是一头笨驴，一无所知。”

“它是原子核里面不带电的粒子，英国人查德威克在一九三二年发现的。放射性物质散发出来的都是中子，它们能够穿透另外一个原子核，把它撞击成两个比较轻的微粒。早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两个德国人首次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分裂原子，使它失去一部分质量，因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爱因斯坦定理，”彼得斯说，还像在课堂里似的一本正经地背诵了一句，“E等于MC的平方[(2)]。我就懂这么些。”

“够了。当然，中子不是你的事情，你要管的就是那个又脏又黑的大玩意儿，还有劳伦斯的那个奇大无比的电磁铁，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刻度盘和阀门。形形色色的博士们，再加上一两个头戴诺贝尔桂冠的大师，他们全都冲着你吆喝，要更纯的石墨，要更大的磁铁，或者别的什么无处寻觅的东西。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用铀或者用九十四号元素做出来的什么东西，轰的一声爆炸，声响之大是地球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如今活在世上的一批最聪明的人都是这么个想法。究竟这件事情会不会在我们这一辈子里实现，究竟我们能不能第一个把它造出来，这些都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如果德国人首先做到了，希特勒就会毫不客气地要我们立即住手。如果他们造不出来，我们也来不及造出一颗炸弹来在这次大战中使用——这倒是确实存在的可能性，我可以向你担保——上校，你不妨想象一下，和平来临之后，国会知道了陆军花费掉几十亿美元，建设了一批大工厂，生产出一堆马屎。你还是马上动手准备向国会交代的证词吧。”

罗达坐在摇来晃去的火车车厢里，准备把那难熬的两个小时全部花在装束打扮上，迎接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罪孽的爱情关系中的最后一次相会。在贝弗利山庄新买的一身纯黑的山东绸衣裙使她优美的体态显得格外好看，紫色的帽子给她添上了一层惹人怜爱的忧伤色彩，手套和皮鞋仍然保持黑色。如此装束完全适合她居丧的身份，同样也适合一个准备重新出头露面的美貌孀妇。两个星期的加利福尼亚阳光和游泳给了她一身红润的浅棕肤色，也使她的两眼恢复了以往的光彩；垂到鼻尖的面纱使她的容颜显得格外娇嫩，陌生人也许还会把她当作一个三十来岁的少妇。

一个妇人到了将要抛弃一个男子的时候——或者是将要被他抛弃的时候，反正都一样——她常常竭力要显出自己的美色，为自己盛装打扮（姑且这么说吧），去跟已经躺在棺材里面的死去的爱情见上最后一面。说得浅显易懂一点儿，就是要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务必使他觉得惋惜，而不是觉得宽慰。她注意观察巴穆·柯比的面孔，当他头一眼看见她站在车门旁的时候，她的一番苦心得到了报偿。他们在出租车里所谈的全是她一家人的近况。拜伦要奉命驶往直布罗陀的消息，不免使梅德琳去电影公司工作的喜讯减色不少。这消息是他兴高采烈地从圣迭戈打电话告诉她的。他的这个新任务是一个军事秘密，据她看来，它和地中海的潜艇行动有关。他仍然打算飞到瑞士去设法营救他的妻子和婴孩，到了里斯本也许就能去得成，不过罗达觉得这个念头鲁莽荒诞，她希望那母子俩能在他成行之前就离开意大利。拜伦显得很高兴，她说，自从华伦牺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些话都说完了，她和柯比相对无言，心情沉重。罗达把脸别过去，两眼泪光闪闪。

在享有盛名的庞普餐厅里，唯一能使人想起现在是战争年头的就是众多身穿军装的顾客，他们大都是秃顶或头发灰白的陆军和海军高级军官。熟练的侍者忙着照顾客人，暖锅吐出火焰，小推车上的丰盛的炒菜此去彼来，珠光宝气的美貌妇女享用着名贵的大虾。管酒的侍者响着手里的铜制用具，急匆匆地挨桌送酒，冰桶里伸出一个个酒瓶。

“我们得来点儿酒，我想，”侍者来请他们点酒，柯比对她说，“你想先喝一杯吗？”

“我今晚不想喝酒。”罗达回答，语气冷静愉快，“请给我一杯马提尼酒，不要带甜味。”

然后便是两人长时间的相对无言，不过餐厅里面人声嘈杂，倒也不见得十分难堪。他们一起举杯。柯比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罗达，我一直想起柏林的飞机场，你开车送我去的那一回。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它和这里周围的一切毫无相似的地方，上帝知道。”

她透过面纱注视着他，喝了一小口马提尼，若有所思地放下特大的玻璃杯。“那是一次告别。”

“不错，我们都觉得那是一次告别。”

“我的确是这么想的。”罗达一声感叹。

“这一次也是告别吗？”

罗达缓慢而明白地点点头。她移动视线，环顾这家餐厅，打开了话匣子。“我跟帕格在这儿吃过一次饭，你知道吗？我们从圣弗朗西斯科去坎纳波利斯，路过这里。军械局调他到马雷岛去负责战列舰炮塔的设计工作，我们一家都回到东部去参加华伦在塞文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那是十年前的事了，也许是十一年，全都记不清了。”她把杯子里的酒转着圈晃动，“快活的时候却不感到快活，巴穆，是不是这样？真想不到，我当时还以为我一身烦恼！拜伦考试总是不及格；梅德琳长得胖，牙齿也是歪的。这样的事便都是令人伤心的大事。我们在圣弗朗西斯科的房子太小了，又是在闹市街上。好家伙，为了这些事情，我跟帕格吵得真叫他够受的。可我们真为华伦感到自豪！他是学校里的击剑冠军，得了一枚田径赛奖牌，又得了历史课的奖章——哦，都是往事了！”她说不下去了，举杯一饮而尽，“请你再给我要一杯，决不多喝。”

他招呼侍者再来一杯酒，接着便缓慢而声音嘶哑地说：“罗达，让

我也表白一下，算是结束吧。我不会放纵我的感情，语无伦次，使你受窘。我不能不接受你的决定，我照你的决定办。这就是我要说的。”

罗达的笑容既伤感又温柔。“你得到解脱不觉得高兴吗，巴穆？”

“在你面前，我做不到。”

他的神情和声调都很恳切，这使她的眼睛露出光彩。“好口才，先生。”她伸出手来，两人握手，像是讲定了一桩买卖。“好了！现在我想我们可以享用这顿晚饭了。”罗达笑着说，声音是颤抖的，“来到庞普餐厅而不好好吃一顿，岂不太可惜了？”

“是的。你可以不必限制喝酒了吧？”

“哦，那就给我们两人要半瓶酒吧。”

“嘿，柯比。”

喊他的是彼得斯上校，他正带了一个穿绿衣服的高个子姑娘跟在侍者头儿后面走过他们的桌子。这姑娘柯比有点儿面熟：康普顿办公室里一个又高又大、姿色平庸的女人。此刻，她的眼神兴奋激动，头发堆得高高的，是美容室里修整出来的样式，脸上的脂粉涂抹得俗不可耐。她身材丰腴，那件绿衣服稍显紧一点儿。他们的座位离得不远，柯比和罗达听见彼得斯在跟那姑娘逗乐。他们的笑声在这喧闹的餐厅里传开。

他们享用着这一桌佳肴和那半瓶美酒。罗达向柯比谈起她要去夏威夷的计划，谈起西海岸的一些海军将领给她的种种忠告，谈起她打算把狐狸厅路上的住宅封起来，或许卖掉。柯比几乎一言不发，话也就谈不下去了。他们转而观看彼得斯上校跟绿衣姑娘之间的快速进展来消磨一部分时间，还看得津津有味，附带发表一些刻薄挖苦的议论。他显然是照着本本行事的，运用了基本的原理和屡试不爽的材料：烟熏鲑鱼、香槟酒、烤肉串、奶油薄饼，外加白兰地。这一对的浪语笑声几乎没有间歇的时候，姑娘因为心花怒放而容光焕发。彼得斯有眼力识别他所要捕获的猎物，也有本事把它捉住，柯比心想。柯比本人在寂寞的时候也并

非不屑于和女秘书来个逢场作戏，但是他从来不曾对坐在康普顿办公室外面的大个子钱尼小姐起过邪念。

罗达的火车要到半夜才开。他们十点钟便吃完了饭，剩下来也似乎没什么别的事情好做了。要是在往日，他们也许早已到柯比的公寓去了，现在再这样做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好像一张唱片已经唱完，他们的闲谈只不过是唱针的最后两圈空划。罗达的举止彬彬有礼，她对彼得斯上校求欢手法的反应甚至有点儿可笑，但作为男女相处，她已经疏远得像姐妹一样了。她坐在那里，态度冷漠，时光的流逝和哀伤的折磨反而使她更加妩媚动人。她像一位优雅的贵妇人，如此端庄贞淑，尽管他心里不由自主地想起她赤身裸体时放浪癫狂的样子，但这仿佛成了一种荒诞的妄念，简直像偷窥闺秀的卧室一样可鄙。

那个陆军军官一面把钱尼小姐从椅子上扶起来，一面俯身在她耳畔轻声说话，接着两人便都纵情大笑。柯比心想，他们两个对接下去要做什么是不会产生问题的，他却面临着这么个问题：一个冷若冰霜的女人，两个漫长难熬的钟头。

“我要提议做一件你没想到过的事情，亲爱的，”罗达说，“如果你生气的话，就会叫我为难。”

“是吗？”

“你看到联合车站里的那个小戏院了吗，专门放映新闻片和卡通片的？我们上那儿去。如果你很忙的话，我就一个人去，你可以回去工作。你还是工作到很晚吗——写报告，为你正在干着的那件可怕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不，不，我没有工作要做。”罗达的建议至少可以消磨掉半夜前的这段时光。“那也挺不错。鸭子和野稻米把我撑得太饱了。”

彼得斯一个人站在餐厅门厅里，神情显得扬扬自得。他看见了柯比和罗达，立即站得笔挺，脸上也变得有点儿拘束和一本正经。罗达走

开，到休息室去了。

“柯比，这位就是失去一个儿子的太太吗？”

“是的。”

彼得斯做了个怪相，表示不可信。“你要是告诉我海军飞行员是她丈夫的话，我倒还能相信你。”

“她是一个漂亮女人。”柯比说，“你的钱尼小姐才真叫人想不到呢，我从来都没想到她会打扮得这么漂亮。”

“哦，钱尼倒是不错，挺爱笑的。你瞧，柯比，我的侄儿鲍勃一九三九年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他是一个陆军小伙子，二十一岁，等不及要去干一家伙，不列颠之战中送了命。我哥哥的独生子。我们这一家就绝了后，因为我没结过婚。鲍勃是一个好孩子，一个棒小伙子。母亲差点儿活不成，从那以后，她就一直进进出出疗养院。你的朋友好像过得还好。”

“是的，她还有别的孩子。说实话，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钱尼小姐从化妆室出来，扭着屁股，裹在绿绸子衣服里的胸部抖个不停。彼得斯露出一副色鬼般的笑脸，伸手跟柯比道别：“今天跟你交谈一次很有好处。”

“随时欢迎你再来，上校。”

钱尼小姐向柯比摆动手指，转动眼睛。“好得很，柯比博士，我们在庞普餐厅会面了！这儿比物理系强多了，是吗？”

“我觉得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这样。”柯比说。钱尼小姐认为这是一句向她调情的恭维话，便挽住上校的手臂，哧哧笑着走了。

罗达马上就出现了。同是女人，差别多大啊，柯比心想；款步而来的罗达，她行走的姿态，她头部的姿态，多么显著地表明着这一点啊。年龄上的巨大差距使她处于很不利的地位，然而她比可怜的钱尼小姐更

楚楚动人。在柯比看来，她的苗条的身体扭动得那么自然舒坦，风韵不减当年，甚至有增无减。他从内心涌起一个强烈的念头：他不能就此罢休。他估计自己只能再有十年或十五年的寿命，没有了罗达，未来的岁月就只能像南极的冰天雪地一样惨淡凄凉。

他们去看电影，并排坐着观看《糊涂交响曲》。巴穆·柯比曾经多少次把这个女人赤身裸体地搂在怀里，享受欢乐，现在却连握住她的手都觉得为难了。最后，他还是握住了她的手。罗达并没把手缩回去，也不是僵硬得或者软得毫无反应。但握手时毫无性感可言，柯比只是握住了一只友好的手。过了一会儿，他自觉没趣，便把她的手放回到她的膝上。银幕上，三只粉红色小猪蹦蹦跳跳地唱着歌："谁害怕大坏狼？"巴穆·柯比知道他已经永远失去了罗达·亨利。

她只吻了他一次，站在普尔曼车厢的踏板上。这是一个冰冷的吻，虽然不是丝毫没有性感。她把头缩了回去，撩起她的面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两眼。她自己的眼睛是冷漠的，还有点儿闪闪发光。他感到她现在是尝到叫他遗憾的滋味了，她终于回报了他几个月来对她的冷落，以及他在结婚问题上所表现的畏缩犹豫。此事有过动荡起落，却终未成为事实，私通他人的妻室总不是好事，何况是一个在战争年代出征的军人的爱妻。他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柯比心想，他也理应接受他在南极天地里的命运。

"再见，巴穆，亲爱的。"

"再见，罗达。"

罗达把她的东西在车厢里安顿好之后，便上俱乐部车厢去买顶睡帽。她在那儿碰到了哈里森·彼得斯上校。

---

(1) 巴克·罗杰斯是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在美国杂志和连环漫画上的一位太空英雄。

(2) 即著名的爱因期坦质能方程$E=MC^2$，物质的能量等于其质量与光速乘积的平方。

第三十八章

帕米拉在好莱坞向罗达倾吐了她对维克多·亨利的爱情，因为当时在她看来，为了照顾这一对遭受失子之痛的夫妇，她把自己的恋情一刀割断，正是她能做到的最大好事。现在，她对着跟随自己多年的小打字机，想给维克多·亨利写一封信，却觉得无从下手。

最亲爱的维克多：

她在开罗干些什么，难道我听见你在哭泣？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只要这炎热的熏蒸或一阵猛烈的腹痛不会首先要了我的命。

帕米拉穿着一件没有腰身的夏威夷印花布短衫，汗流浃背，俯身对着打字机，看着这几行开玩笑的话发呆。炎热和潮湿好像把她全身的骨头都溶解掉了。她刚才替她父亲写完一篇文章，觉得精疲力竭。她对着黄信纸出神了好一阵子，又把它从打字机上扯下来，换一张纸卷了上去，重新开始写信，拼命不去听沿街叫卖的那些小贩的一阵阵吆喝，也不去闻那通过开着的落地长窗袭来的浓烈的腥臭。开头她有点儿迟疑不决，慢慢也就加快了速度，嗒嗒嗒地打起字来。

最亲爱的维克多：

大约一个月前，我们在直布罗陀看见过你的儿子拜伦。我一直想写信告诉你。事实上，是他要求我给你写信的。他那艘艇上的检查严格得很，他不想把关于他妻儿的消息交托给一个从不露面的专门拆人信件的人去主宰。

也许现在他已经给你捎过信，但如果他完全依靠我的话，我就很对不起他了。到了埃及以后，我们一直处于不容喘息的忙乱中。

这里的气候让人无力动弹，可怜我父亲身体肥胖，精力衰退——他一向不擅长适应热天气——我不得不更多地分挑重担。事实上，新近有两篇文章，他已经让我和他共同署名了。

我得假定你还没收到拜伦的信。他暂时奉命在皇家海军里执行任务，在“梅德斯通”号上，那是一艘潜艇供应船（你们叫补给船），随同一支小舰队行动，这支小舰队里有几艘你们《租借法案》供应的旧潜艇。他是跟几个美国人到那里去帮助维修潜艇的。“梅德斯通”号上的官兵们确实非常精通业务，他说，因而他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项犯罪般地轻松愉快的任务，其中包括对直布罗陀巨岩那边的西班牙进行几次社交性偷袭。供应船上的伙食和铺位当然是最好的。由于美方派驻直布罗陀的人员始终人手不足，所以他也有机会充当信使，有幸在未被占领的法国南部做了几次空中旅行。他面色棕黑，身体健壮，心里一直渴望着回到“战争”中去——他指的是在太平洋上作战，他也确实打算等娜塔丽的情况明朗之后就这样做。

现在说说那件事吧。拜伦的消息来自莱斯里·斯鲁特，他现在是你们驻瑞士的公使馆里的政治秘书。不久前，娜塔丽和她叔父在一处叫作福洛尼卡的海滨胜地失踪了，意大利当局对此很恼怒，因为当局已经对他们表示了特殊的宽宏大量。通过和日内瓦的犹太人组织的接触，莱斯里已经得到消息，他们得到了抵抗组织的援助，可能正在前往里斯本或马赛的途中。这些消息使拜伦打消了去伯尔尼的念头，因为鸟儿们都已飞出了意大利，他再上伯尔尼也干不成什么事了。也许此刻一切都已顺利结束。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月前拜伦得到的消息。

说起来这也是一件我觉得大惑不解的事，你们家的一个儿子会跟这位姑娘结婚，我老早就认识她了，在我知道世界上有你这么一个人之前。拜伦比我上次在夏威夷看见他的时候显得年纪大了许

多，剃掉胡子是一个原因，因为他的嘴巴和下巴颏儿是很威严的。失去了哥哥使这个年轻人的性格更加坚强了，你也不妨说他现在是钢铁多了，水银少了。

我还得告诉你，我们在好莱坞看见了你的家人。你太太说她要去夏威夷和你一起住。我希望她已经到了，想来她一定已经跟你细说了我和她的一次谈话。也许你会感到生气，我倒是认为应该让她知道曾经有过失去你的危险。她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我之间是否有过什么事情，我如实跟她说了。她是不是配得上你对她的忠诚，这是一个无须再去想的问题，而你应该牢记在心的一点是，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在她看来必定是一切都毁掉了。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黄种人号叫着冲杀过来，你还顾得了什么。直到你从中途岛回来，这段时间是这次战争中也是我一生中最绝望的时刻。我一看见你的眼睛，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感到我对你毫无用处，我们之间的事情也完了。那样就更糟糕了。

在开罗这里，人们因为隆美尔近在咫尺而仍有风声鹤唳之感，但是你们经由好望角，以及护航舰队径直取道马耳他海面行驶，支援我们第八集团军的源源而来的飞机、坦克和卡车，使人心大振。韬基直接从丘吉尔口中知道——温尼在本月内两次匆匆路过这儿，以致谣诼纷起——比起你们像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倾泻给俄国人的装备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满桶水里的一滴。你的同胞们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生产出这许多东西来的，我可不知道。你们的国家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仙境般无忧无虑的国度，容光焕发、精力充沛、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不是沉溺在忧郁悲观的深渊中，就是像欣喜雀跃的儿童一般游戏作乐，要不然就像入地狱的鬼魂一般苦苦工作，而你们的报纸则无休止地指责政府，宣称你们的制度不可救药。我丝毫不比弗朗西丝·特罗洛普[1]和狄更斯他们二位更懂得

美国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那里正在日新月异地发生一桩桩奇迹。

伦敦情况不佳。闪电战造成的毁坏，修复进展迟缓。天气湿热，配给日减，人们在断垣残壁间艰难度日。知悉内情的人都因德国潜艇猖狂而胆寒，我相信这对你来说并非秘密。维克多，自从你们参战以来，它们击沉的船只已达三百万吨以上。单单六月份，它们就击沉了近一百万吨。照这样下去，你们将搞不成对欧洲的进攻，我们也无法长久坚守下去。大西洋正变得无法通航。这是一场稀奇古怪的灾难，让人不露形迹地窒息而死，你所能看到的只是英国人越来越瘦削，脸色枯黄日甚一日，各种车辆日益减少，到处都在发出刺鼻的腐味，失败情绪在白厅蔓延滋长，媾和的谣言已经出现。图卜鲁格失陷之后，一项不信任动议的表决没有使丘吉尔垮台，但这是给他的一次红灯警告。麦考莱[2]式的豪言壮语不能使他维持多久了。

图卜鲁格的易手虽使伦敦蒙受重创，但和埃及相比，它算不得什么。我们没有碰上最糟糕的时日，听说那一阵子简直就和法国沦陷的时候一样。隆美尔利用他在图卜鲁格缴获的大批辎重，加足了燃油，重新装备了武器弹药，沿着海岸浩浩荡荡，长驱直入。他在阿拉曼暂时停留的时候，离亚历山大只有两小时的汽车路程，那里的政府机关、军事总部、富豪巨子都纷纷向东逃往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所有的火车和大小车辆都用上了。徒步逃走的无财无势的人们充塞了道路。各处城市都严格实行宵禁，饭店旅馆都已人去楼空，大街小巷行人绝迹，办公大楼门可罗雀，歹徒趁火打劫，巡逻队动辄开枪杀人，完全是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这种情形是难以通过严厉的检查制度而见诸报端的。

现在的情形已不那么惊慌失措。有些仓皇出走的人已经提心吊胆地陆续回来，一些比较慎重的人仍在外地逗留。隆美尔显然在重整旗鼓，加足燃油，还要卷土重来。像俄国人那样把德国人阻挡在

莫斯科城下，使他们有一段较长的时间缓不过气来，这样的希望是没有的。埃及不下雪。

现在说点儿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就住笔，不再令你生厌。邓肯·沃克要在开罗接管对隆美尔作战的空军后勤部门。除非我给他一个不露形迹的信号让他免开尊口，否则我疑心他会让我跟他结婚。我在伦敦和他见过多次。卡罗琳夫人数月前患癌症去世了，我不知道你见过她没有。她是一个了不起的贵妇人，伯爵的女儿，非常高雅，但有几分高傲暴躁。邓肯可以说是高攀了这门亲事，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子爵，这头衔还是他的开汽车厂的父亲花钱买来的。

他们的婚姻一直不美满。说真的，邓肯还曾经诚心诚意地向我求过婚，照我们文明的欧洲人的说法就是自行安排。自然，我并不是道德非常高尚，不过我一直有我的行为准则。在我所有的恋爱事件中（新加坡除外），我总是倾心相爱的，或者我自己觉得是如此。当时我正对你怀着热情，你这个铁石心肠的老家伙，如果我接受了邓肯，那就是有违良心了。在比根希尔，标图桌周围的姑娘们一个个都为邓肯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好像吉尔伯特和沙利文[3]的歌剧里面的歌女合唱队一般，但事实是我对他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仍然如此。

但是，我毕竟也得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我不能永远陪伴韬基作客四方，因为我知道他已来日无多。邓肯是一个好人，这不成问题。我此刻还没有不顾一切地以身相许，虽然这会把我的身份抬高得分外炫人耳目。我们的家世也足够体面，我早年亡故的母亲的娘家确实是广有地产的望族，但我本人只不过是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寻常百姓，我的财富——可怜得很——仅是我的一张丑脸而已。所有这些都还不错，只是韬基还需要我。我们要待在这里等隆美尔杀过来，后事如何则非我现在所能预见。这里的信心正在增长，部分

是仰仗汤米·阿特金斯[4]的英勇气概，部分是仰仗亚历山大港口码头上的一排又一排暖人心怀的橄榄绿的美国卡车和坦克。

韬基在隔壁房间鼾声如雷，他是服用了一包安眠药后入睡的。丘吉尔第二次旋风般来去匆匆的逗留把每个人都累得心力交瘁。我也得睡觉了。明天早上天不亮，我们就得坐火车去亚历山大，再从那里到蒙哥马利的战地司令部去听他本人向报界介绍战况。他受命伊始，此间舆论对他毁誉不一。牧人饭店酒吧间里的小声议论中，说好说坏的大约各占一半。战术上的天才，却爱古怪地炫耀自己。

我果真还有希望另做一次沙漠旅行。现在碰到的困难是我的性别，因为当兵的都是脱光了衣服在海水里洗澡、洗衣服，或者只是为了凉快，他们大小便也都随随便便。韬基首次前去的时候，我被屏除在外，他因少了我的做伴而大闹一通，所以这一次我也要去。估计凡我所到之处，海边一带都会预先响起信号："有妇女，不要裸体。"我知道我是一个讨人厌的累赘，但是那边的美景令人销魂——波光粼粼的碧蓝的海，看不到尽头的白沙滩，像雪地一样使人睁不开眼，还有蓝灰色的盐滩、盐水湖泊、沙漠里的黄沙和红沙，中间点缀着一丛丛灌木——哦，那日落美景和万里无云、繁星满天的夜晚！英勇的澳大利亚士兵浑身脱得精光，只穿一条裤衩，跟印第安人一样的青铜肤色！说实在的，这场大战中最该死的一点就是它的美不可言。还记得火光冲天的伦敦吗？还有我们在莫斯科城外从远处窥见的那场雪地上的坦克大战，燃烧的坦克的熊熊烈焰把紫红的雪地映照得一阵青紫一阵橙红。

如果没有这么一场战争，我在这几年里会干些什么呢？不外乎是在伦敦的一座死气沉沉的办公大楼里干点儿莫名其妙的差事，或者是在一处郊外的住宅里做着家务事，要是运气好一点儿呢，就在市内的一套公寓住房里。我绝不会再和你相遇——这番遭遇，不管它有多少明暗交替之处，我都把它看作平生最珍贵的一页。

我要把这封信托付给一位回纽约去的合众社记者。他会把它按照你的舰队通信处的地址寄出，所以你会很快收到。维克多，如果这不算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我希望听到你说一句祝福的话，对我和邓肯的未来。就我自己来说，用沉默来结束你我之间美好的但已上了断头台的关系，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为了拜伦的事，我还是得给你写信，写完了这封信，我觉得生平大快，倾吐了衷曲。你哪怕给我写三言两语，心里或许也会舒服得多。我知道我们相知很深，尽管我们不得不在涉足情海深处之前就先分手。

我的爱帕米拉

那位合众社记者的确把这封信带到了纽约，它进入了海军里把信件分送到在海洋上游弋的舰艇上去的那个复杂的系统。要送到“北安普敦”号上去的灰色邮包追随这艘巡洋舰走遍了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但是直到那艘战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海面上沉没，这封信始终没有追上。

---

(1) 弗朗西丝·特罗洛普（1779—1863），英国小说家，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的母亲。

(2) 麦考莱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演说家。

(3) 吉尔伯特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剧作家，沙利文是同时代的英国作曲家，他们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合作创作了许多歌剧。

(4) 即指英国士兵，为一俚语。

第三十九章

全球滑铁卢一：瓜达尔卡纳尔岛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听到这个月份，没有一个德国人会不浑身战栗。

在那个不祥的月份里，我们短暂的绝对统治遭受到同时发生的四场灾难：两场在北非，一场在俄国，一场在南太平洋。英国人在十月下旬开始的阿拉曼攻势于十一月二日把隆美尔的非洲兵团挤出了埃及，使他们一去不复返。十一月八日，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从十三日到十六日，瓜达尔卡纳尔的战局逆转。十一月十九日，苏维埃的大股兵力突破斯大林格勒战线，开始把我们的第六集团军切断。

历史学家都趋向于略而不提这四管齐下的打击在时间上的可怕一致。我们德国作家们高谈阔论的是斯大林格勒，对地中海大都一笔带过，而对太平洋则缄口不言。似乎当时只是斯大林格勒在打仗。温斯顿·丘吉尔所写的阿拉曼战役是教科书里面的一次小战役，《租借法案》的物资供应使英国人占有一面倒的优势，决定了战场上的胜负。美国作家们强调他们在法属北非轻松愉快地进军，而莫名其妙地不把瓜达尔卡纳尔这场美国的最佳战役放在眼里。

全球滑铁卢事实上是我们的战争努力在遍及全球的范围内遭遇的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烈焰腾腾的逆转——在海洋上，在沙漠里，在海滩上，在丛林里，在城市的街巷中，在热带海岛上，在漫天风雪中。我们德国人全都把灵魂交托给我们那个要征服全世界的冒险家希特勒，他在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丧失了主动权，从此便一蹶不振。自那以后，他便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不再是为了世界帝国，而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而战了。

从军事上说，甚至到了那个时候，局势也并没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军事战术，事实上我们当时也有一批杰出的战术家。曼施泰因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撤出高加索的经典战斗撤退必将名垂青史，堪与色诺芬向黑海的进军媲美。但是，身为军事首脑的希特勒只能蠢猪似的错上加错。由于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他对武装部队的高压钳制稍加松缓，日尔曼民族便被他拖着一起走上了绝路。

第三帝国的鼎盛时期

要知道希特勒在垮台之前何等狂妄自大，有必要对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前的德国形势稍做勾画。

对现在的德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件难事。我们已经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民族，对于我们强大的却是浮士德式的过去感到羞愧。我们被打败的、幅员大减的祖国横遭肢解。布尔什维主义挟制了它的一半，另外一半则向美元打躬作揖。我们的经济活力已经复苏，但是我们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仍暧昧不明。短短十二年间，纳粹的错误和罪行已经使几个世纪的光辉记录黯然失色。

但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我们仍一帆风顺。东线德军恰似离弦之箭，攻势凌厉。我们强攻了塞瓦斯托波尔，扫清了刻赤半岛的敌军，然后兵分两路大举突入苏联南部腹地：一路越过顿河直趋伏尔加河，另一路则驰向南方的高加索油田。斯大林的军队在我们面前处处向后退却，损失惨重。隆美尔声威夺人的攻克图卜鲁格之役，开辟了通向苏伊士运河的道路，只差没把丘吉尔打翻在地。

我们的伙伴日本已经占有了东南亚，正从缅甸向印度边境进军。在

它掌握中的无力动弹的中国沿海省份是万无一失的。它在中途岛的失利为战争的浓雾所笼罩，不为人知。它的陆军所到之处无不旗开得胜。世界力量的转变使全亚洲为之觳觫战栗。印度因骚乱而陷于四分五裂。它的国民大会党要求英国人立即撤走，一个印度的流亡政府正在组织中，它要站在日本人一边打仗。

北极海上，六月底，PQ-17护航舰队遭受惨败，我们便切断了向摩尔曼斯克的租借物资的供应，使得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红军又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这次失败标志着英国在海上的穷途末路。护航舰队的掩护力量发出警告说，我方的重型海面舰只正在逼近，命令货运商船立即疏散，它自己则立即掉头火速逃回英国！德雷克[(1)]和纳尔逊[(2)]的英灵一定在忠烈祠里伤心落泪。随之而来的杀戮不过是动用我们的空军和潜艇去射杀一群兔子。无情的大海一口吞没了三十七艘商船中的二十三艘和十万吨战争物资，还使一大批人员葬身海底。丘吉尔给斯大林的一份厚颜无耻的电报宣布取消摩尔曼斯克运输线，使斯拉夫人大发雷霆。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古怪联盟因此伤筋折骨。

眼见为实的证据表明，一九四二年夏季和秋季，我们虽处逆境却节节取胜，尽管美国也投入了反对我们的一方，尽管希特勒的一再失误使我们大受牵制。

英译者按：摩尔曼斯克运输线在北极漫长白昼的夏季月份里停止使用，后来又恢复了。十二月，护航另一支船队的英国驱逐舰击退了一支包括一艘袖珍战列舰和一艘重型巡洋舰的德国特混舰队。希特勒为了这一败仗而勃然大怒，下令把德国舰队全部拆散，把大炮移作陆战使用。海军元帅雷德尔辞职。邓尼茨接掌海军，但是德国的海面舰队在希特勒一怒之后再未能恢复元气。

隆对瓜达尔卡纳尔之战所做的评价倒是不存成见，也是信得过的。那里的战事没有德国人参与。

太平洋战区

整个欧洲，从比斯开湾到乌拉尔，可能在檀香山和马尼拉之间沉没得无影无踪，可是在太平洋上作战的海域还要大出许多。闻所未闻的作战区域，史无前例的陆、海、空联合作战方式，太平洋上的追逐的迷人之处就在这里。成全这样一种作战行动的历史时刻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它的一个高潮是为时六个月的一场混战，一次从天上到海面、从水下到丛林的激烈战斗，为了争夺一个只容得下六十架飞机的小小机场——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亨德森机场。

瓜达尔卡纳尔之战是一次受人忽略的战役，围绕那块供飞机歇脚的场地展开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小小的太平洋上的斯大林格勒之战。如果它是一次英国人的胜利，丘吉尔准已为它写上一厚本。但是，美国人对他们的战史是麻木不仁的。他们缺少欧洲人的那种怀古之情，也缺少有广阔文化熏陶的作家。

我的研究工作受到诸多掣肘（冯·隆将军系在狱中写作。——英译者注），未能对斯大林格勒和瓜达尔卡纳尔两大战役做出恰如其分的叙述，但仍不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两个极点之间旋转。我们在八月间抵达斯大林格勒北面的伏尔加河，美国人在八月间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保卢斯将军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美国在二月九日固守住瓜达尔卡纳尔。两场战役都是在一道背水的阵地上决一死战，取得防御的胜利：俄国人的背后是伏尔加河，美国人是在背靠大海的滩头阵地上。两场战役都是民族的意志力迎头相撞，两场战役的结局都使它们各自战区的局势改观，已为举世所共见。

德国的读者们务必要记住，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大战。我们心目中只有一个欧洲，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学者们同样也是这般撰写。但是，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外行的却富于煽动力的领导下，我们的民族冲破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六年之久，五洲风雷激荡，举世沧海横流。我们这

颗行星上的大片陆地——五千八百万平方英里的不动产——已经朝不保夕。亚洲的武士阶级应运而起，和北欧的军人缔成联盟，一心要把地球表面容人居住的部分来一个公平合理的再分配。两场武力火并居然会在地球的两边同时爆发，其缘故应该说隐含在这场殃及全球的动乱的性质内。日本人的浩荡进军吃了当头一棒而受阻于中途岛，和我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受阻于莫斯科城下正好相仿。两者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但是，致命的较量还有待于日后在斯大林格勒和瓜达尔卡纳尔的无独有偶的两场大仗。

两者的区别自然也不容小觑。如果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打败了红军，历史就不会以现在的形式存在；然而，如果美国人被赶出了瓜达尔卡纳尔，他们还是大有可能会派遣新的舰队、空军机群和坦克师卷土重来，在别处打败日本人。斯大林格勒是一次规模大得多的战役，一场更名副其实的决战。尽管如此，其类似之点仍应牢记。

海军上将金

美国海军里流传着一句俏皮话，说什么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用一只喷火器剃胡子”。金是一员海军航空兵老将，生平勋绩不可胜数，包括把一艘在公海沉没的潜艇升上水面。他本来已经被安顿在总务委员会里终养天年，那是一个专门收容无处安排的海军老将的顾问小组。他生性冷酷，咄咄逼人，因而不得人心。自尊心被他损伤的，前程毁在他手里的，大有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罗斯福任命他为美国海军总司令。据说金曾有过这样的话，“等到大事不妙，他们就会来找龟儿子了”。在德国军队里，令人伤心，一旦“大事不妙”，元首找的却是一些阿谀谄媚之徒。

除了横冲直撞的日本人这个问题之外，金还得和既定的罗斯福—丘吉尔方针，即“德国第一”的方针做斗争。联合参谋长们都偏爱那场更大的斗争而亏待“他的”战争。金横下一条心的方案是进攻图拉吉岛，这个

方案演变成瓜达尔卡纳尔之战。

日本的战争目标

日本人虽然口说大话，气势汹汹，但并非真要一战而打垮美国。他们的目标是有限的。他们认为，东南亚容不得美国染指。由于我们征服了欧洲，所以时机已告成熟：把帝国主义剥削者驱逐出去，建立一个为亚洲人所有的和平的大东亚，一个日本领导下的所谓共荣圈，跟未来的世界之主德国友好相处。

他们的作战目标是迅速占领他们梦寐以求的地区，然后在一个强国的防卫圈上实行内线防守。他们寄希望于远隔重洋、养尊处优的美国人会对一场耗费巨大而又不十分有利可图的战争感到厌倦，因而会缔结一项保全面子的和约。要不是由于珍珠港受到了袭击，这是很有可能成为事实，那一次袭击激怒了骄傲的美国人，特别是激怒了他们优秀的海军，使他们像不讲理性的牛仔一般怒火中烧，渴望在前线复仇。

英译者按（一九七三年第三版）：越南的经验使我怀疑冯·隆的这番话是否绝对正确。

美国的战争目标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二十年来早就处心积虑，一旦美国的霸权受到“黄祸”的挑战，便要摧毁日本。他们的作战方案预拟日本会中计而首先发难，并且也已炮制好一项陈腐不堪的反攻计划。有人说过，切斯特·冯·尼米兹曾在战后声言，美国完全是依照海军军事学院计划好的路线赢得战争的。计划的内容是：

1．守住一条通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主要前进基地的交通线，

位于日本飞机航程外的一条弧线上的各个岛屿都有军事设施。

2．经由西南太平洋各群岛用炮火向北打开缺口，实行侧翼进攻。

3．穿越中太平洋的环状珊瑚岛群向西挺进，作为主攻方向，用越岛作战的攻势进逼吕宋岛和日本。

金要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却又苦于他主管的战区兵力不足。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是一个能干的计划者和组织者，他力主“德国第一”，并且要在一九四三年大张旗鼓地进攻法国，寸步不让。他要全力以赴，立即在英国大量集结美国的人力和物资。

使金喜出望外的是，英国当局丘吉尔也好，他下面的人也好，都对此次进攻议论纷纷。当年在索姆和敦刻尔克的情景，他们怎能忘怀。一九四二年七月，马歇尔万般无奈地向罗斯福总统建议，把美军投入对日作战。金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力促火速在太平洋上发动一次规模有限的进攻行动：占领日军在所罗门群岛的一处水上飞机基地——小小的图拉吉岛。虽然已经批准在先，但是图拉吉行动由于陆军和海军之间争夺最高指挥权而陷于停顿。现在行动起来了，关于指挥权问题做了一番错综复杂的交易，暂时绕开了那条死胡同。此后不久，美英两国的军事参谋们便埋头从事名为“火炬”的北非登陆行动的工作，但是金的行动在此期间照样进行，它的名字叫作“瞭望塔行动”。他的兵力实在可怜，所以在战场上他们给它取了个绰号，叫“鞋带”。

英译者按：我在此处删去了冯·隆对陆军和海军之间关于指挥权的争夺以及对图拉吉行动所做的长篇分析。麦克阿瑟跃跃欲试，胃口更大，企图一举拿下拉包尔的大型日本空军基地。冯·隆的评语是：“将领的虚荣心会左右战局，也会断送战局。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之间各自为政的指挥权问题在太平洋战争中风波迭起，终于导致莱特湾之战的出丑露怯。”在下文中，我将收进一篇冯·隆写的论述莱特湾之战的有争议的文

章。

初次喋血

攻取图拉吉的作战准备正在进展中，一份海岸警戒的军情谍报使这次行动身价陡增。离图拉吉不过几英里处，日本人正在瓜达尔卡纳尔那座大岛上构筑机场。

这是爆炸性的消息。太平洋作战有赖于空中优势，空中力量或者来自航空母舰，或者来自作战区内的机场。航空母舰可以游弋运动，把空中力量送到需要的地方；它们也可以逃离强大的威胁。另一方面，飞机场没有沉没之虞，与舰载飞机相比，陆上基地的飞机可以携带更重的炸弹，飞得更远。一处作战机场是太平洋棋局中一颗最有威力的棋子。

距瓜达尔卡纳尔东北七百英里的拉包尔空军基地，威胁了澳大利亚的交通线，阻挡了向日本进军。麦克阿瑟要对那里动手的冒进计划被金否决了。但是，像瓜达尔卡纳尔这样一个深入南方的空军基地，是金所不能接受的心腹之患。把它从敌人的手中敲掉，他就可以掌握所罗门群岛一带的空中优势，美国空军还可以和拉包尔进行远距离的交锋。“鞋带”部队在上船之后收到了补充命令：占领并守住瓜达尔卡纳尔机场。

美国就是这样，不妨说是歪着身子投入了一场让它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太平洋战役。

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形状像马铃薯，长一百英里，宽五十英里，海岛本身并不是争夺对象。地面的激战在飞机场一侧北面海岸上一条狭长的种植园地带进行了数月之久。这多山的海岛的其余部分全是蚊子、丛林鸟兽和土人的天地，对于北面海边发出的隆隆巨响和冲天火光，土人们也许觉得既害怕又有趣。

这支人数不多、装备可怜的“鞋带”远征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图拉吉和瓜达尔卡纳尔机场，但是近在咫尺的日本基地发动的凌厉反击

也来得很快。在一次叫作萨沃岛战役的夜间战斗中，日本军舰击沉了美国全部的炮火掩护兵力——四艘巡洋舰，然后扬长而去。他们本来满可以把那几艘束手无策、空了一半的运输舰全部击沉，消灭“鞋带”部队，可是他们不能不估计到美国航空母舰就在夜幕掩盖下的近旁游弋，等天一亮就会来攻杀。因此，他们撤出战阵，给美国人一个短暂的喘气机会，靠了这个机会，美国人稳住了阵脚。两军对阵，强大的敌人已经被打翻在地，最好是再把他的喉管割断。事实上，弗莱彻将军和他所统率的全部航空母舰都在作战距离之外，准备加油。由于害怕来自拉包尔的空中攻击，他在运输舰还在卸载的时候便离开了。

在珊瑚海贻误战机，在中途岛未能投入全部飞机，弗莱彻早先已经因为怯战而受过金的斥责，不过他在海战经历中似乎也交过一次好运：在中途岛给了斯普鲁恩斯一个讯号，“我将遵照你的调遣行事”。他在瓜达尔卡纳尔把运输舰丢下就走，几乎一开始就把这次战役葬送了。但凡在危险临头的时候，这位将军便好像身不由己地要远走高飞到二百英里之外去加燃料。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之后，他便不见踪影了。

英译者按：在这里，冯·隆又接下去把弗兰克·杰克·弗莱彻恣意揶揄了一番。我的巡洋舰“北安普敦”号没赶上萨沃岛之战，不过我知道在这一仗中，日本人的指挥、炮火和鱼雷都发挥良好，我方却是一塌糊涂。我们损失四艘巡洋舰的原因在此。弗莱彻理应迅速给予反击，他的撤退确属保守。

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三年二月的陆上作战

日本陆军也和他们的海军一样因为过于自信而受害不浅。他们也许以为中途岛之战的失败仅仅是因为海军的无能，从而没吸取教训。白种人毕竟还没在陆地上打败过日本人。陆军正忙于贯彻进攻新几内亚、威胁澳大利亚的计划，只向瓜达尔卡纳尔投入零星兵力，给予的支援也太

小太少。美军的兵力在机场周围形成了一个防守圈，敌方一次次高喊“万岁”的冲锋势不可挡，血肉横飞，虽曾使这道防线险情迭现，却始终未能突破。

对美国人来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都是一条摇摇欲坠的战线。他们确实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敌机的轰炸、敌舰的炮击、敌军的夜袭——尤其是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使他们伤亡很大。他们的海军已经大伤元气，只能偷偷运进一点儿杯水车薪的补给和增援。饥饿、干渴，并且感到被人遗忘和置之不顾，他们吃的是缴获的日本大米，烧的是日本汽油。区区几架觑隙溜进来的飞机和飞行员很快就飞不动了，或者被打下来了。哈尔西将军的著作证实，在一个最黯淡的日子里，亨德森机场只有一架可以作战的飞机。罗斯福总统开始在公开谈话中把瓜达尔卡纳尔之战说成是一次“小规模行动”，这是一个最不吉祥、最窝囊的信号。但是，这批被围困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和计穷力竭的飞行员誓与阵地共存亡，直到局势改观。

跟美国军人在别处的不光彩记录对比起来，亨德森机场的史诗般的捍卫者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些捍卫者是海军陆战队，海军里面首屈一指的两栖作战部队。美国的海军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话也足以说明一切：美国确实幸运，在这个战场上，在这个关头，它仰仗的不是应征入伍或被诱劝参军的战士，而是一批志愿投军的“硬汉子”，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跟偷袭的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这个敌人已经激起了他们的一切原始本能。

英译者按：冯·隆对我们的陆军信口雌黄，这是不可容忍的。德国人跟我们打过两次大战，如果把卡塞林山口的那次接触略而不计的话，他们就不曾打过一次胜仗。我们甚至赢得了突出部战役的胜利，我们的大军直抵易北河。若非盟国已有协定在先，把柏林划进了俄国占领区，我们本来也可以把它攻下。

只要考虑到我们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考虑到美国人对战争的传统厌恶，我们的军人就变得优良非凡了。他们不受拘束，足智多谋，积极主动；他们奋勇作战而不怀仇恨。冯·隆的心胸容不得美国的作战方针，因为它是非常简单而非欧洲式的：生命的损失要尽量小，又要打胜仗。

莫里森确实是为了瓜达尔卡纳尔之战而神魂颠倒，美国海军陆战队也确实在那里打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漂亮仗。

海上作战

在海上，这一仗呈现出诡谲瑰丽的壮观。作战双方在海上的任务都是支援为争夺亨德森机场而厮杀的部队。美国人据有机场，得以控制住白天的时辰，美国供应船可以在单薄的空中掩护下活动。但是，日本人拥有强大得多的海面力量，可以在黑夜的掩盖下在所罗门群岛海域往返自如，以至美国人把它称为“东京快车”。这两支海军虽然因为日夜行动交叉而彼此错过，但还是有过无数次接触交锋，日本人通常都占上风。但是，美国人在决定胜负的那场全力出动的瓜达尔卡纳尔之战的拼杀中取得了胜利。

这是一场不分日夜的海上大厮杀，持续四天之久，双方都投入了全部力量。日本人最终要派大股增援部队登陆，美国人则要予以阻止。目睹者描写了海上夜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黑夜里，红色曳光弹像阵雨一般泻下，蓝白色的探照灯光束划破夜空长达数英里，兵舰上的弹药库爆炸，火光耀眼如同白昼，熊熊燃烧的舰艇在黑色的水面上四处漂移。双方都损失惨重，到最后只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美国飞机，有舰载的，也有陆上基地的，击沉了十一艘日本部队运输舰中的七艘，其余的全都撞上了海滩，被炸得只剩下烧焦的残壳。日本人最后一次要夺回这座岛屿的努力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以后，美国人的力量日益雄厚，天皇的军队陷入绝境。到最

后，“东京快车”执行了一次热带的敦刻尔克撤退，把备尝艰苦的残余部队运了出去。但是，日本不像英国那样有一个富裕而无所事事的强国挺身相救，它在瓜达尔卡纳尔之战以后一直未能恢复元气。

海军上将金达到了他的目的。在日军炮火下度过一个个夜晚，咒骂声不绝的汗流浃背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往来穿梭、冲向死亡的飞行员们，骸骨撒满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外海底的海军官兵们，他们无疑至死都在诅咒那些大人物把他们派到这么个鬼都不来的地方，执行如此众寡悬殊的战斗任务。在美国战斗人员的粗话里，瓜达尔卡纳尔当年是、今日仍是“操蛋的那个岛”。但是，征战杀戮的沙场都有其自发趋势，金一旦用瓜达尔卡纳尔把富兰克林·罗斯福引到太平洋上，他便拿稳了趁我们第三帝国已经四面楚歌、日暮途穷之时有足够的人员和舰船去打日本人，而不是坐失良机，一直等到后来日本人得以站稳脚跟而同盟国又精疲力竭的时候。这样一来，金就可以使日本人得不到一个谈判解决的机会，而它的战争目标本来是要来一个谈判解决。

英译者按：冯·隆用英语引述了上面那句粗话。考虑到当今的文学中流行的语言，我估计本书的读者不至于会过于感到愤慨。顺便说明一下，那恰恰也是我今日对瓜达尔卡纳尔的想法。

鉴于后来在莱特湾一章中对哈尔西将军批评特甚，我以冯·隆在本章内未曾一提他的功绩为憾。瓜达尔卡纳尔之战的转机与哈尔西解除戈姆利海军中将的南太平洋司令职务一举同时发生。戈姆利因过度疲劳而陷入失败主义，麦克阿瑟也于此时意志消沉。哈尔西的顽强斗志与激动人心的领导推动了全军重新奋勇战斗。

---

(1) 德雷克（约1543—1596），英国航海家，1577—1580年间率领船队完成环球航行。

(2)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统帅，1798年指挥英国舰队在尼罗河口击败法国舰队。

第四十章

娜塔丽原先把通过“地下铁路”逃跑幻想成一次有组织的快速行动，一桩诡秘惊险、富有浪漫色彩的事。结果他们在马尔恰纳无所事事，只是遥遥无期地等待，又不得跟任何外人交往，连村上的人都不往来。这是一个围墙里边的小山寨，一座座古老的石头村舍四散在厄尔巴岛上最高峰半山腰的一处山嘴上，倒也景色如画，足以陶冶性情。这几位落难的旅人很像是来此度假的，寻求一番山乡乐趣，只不过此行不消他们破费分文。

他们一再耽搁。卡斯泰尔诺沃似乎毫不在意，关于逃奔的计划以及有哪些人在给他们出力帮忙，他很少向娜塔丽和她叔父透露，这一点她是能够理解的。万一他们被逮住了，她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有一次，只有他们两个在一起——这时他们已经等了快有一个月了——他说了一声：“你瞧，娜塔丽，一切都顺利，根本用不着担心。”她便尽力不去担心。

他们的住处是一所摇摇欲坠、灰泥处处露出裂罅的石墙茅舍，坐落在一条朝山上走的陡峭小巷的尽头。过了这小屋，小巷就成了一条穿过一片片菜地和葡萄园的通行毛驴的山径。一声不响的村民们就在那上面采瓜菜水果，给小毛驴装驮，有时候也骑上它们上山下山。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景色绝佳，虽然村民们对待如此美景也像对待外来人一样不理不睬。朝西远眺，科西嘉岛的巉岩高耸在水面上；东面是若隐若现的一线陆地上的山脊；南面和北面是同属这个群岛的一列绿色岛屿，如卡普拉亚和蒙特克里斯托，经常是白云缭绕。下面山脚一带，蓝色的海水拍击着林木葱茏的海岸，处处有渔村点缀其间。娜塔丽在此爬山登高，在菜地果园里度过了许多时光，享受这无边的景致、众鸟的歌唱以及九月花果的色彩和芳香。

第一个星期，有一个奇丑无比的胖女孩，脸上长满肉疣，很少说话，给他们用网袋送来蔬菜、水果、粗面包、山羊奶和干酪，有时还有包在湿海草里的鱼。从那以后，安娜·卡斯泰尔诺沃便上小市集去搜购。如果厄尔巴岛上实行配给制度，在这小小的马尔恰纳也无从得知；如果岛上有警卫队，他们也不觉得这些山乡小镇有什么值得费心防范之处。娜塔丽的紧张不安逐渐消失。小茅屋只有两个阴暗而霉气冲鼻的房间——卡斯泰尔诺沃一家住一间，她自己和叔父住一间——茅坑在房子外面，烧木柴的灶头积上了一层又一层乌黑的油垢。她得提上水桶到村上公用的水泵去取水，有时还得跟赤脚的儿童们一起排队等候。她晚上睡在稻草上面。但是，她和她的孩子总算逃出了维尔纳·贝克的魔掌，有了一个离得远远的、安安静静的藏身之处。就眼前来说，这样也就足够了。

埃伦·杰斯特罗以一种哲人的宁静对待眼前的滞留。萨切尔多特老头儿跟他在福洛尼卡海滨的房子里分别的时候，送给他一本希伯来文和意大利文对照的霉迹斑斑的《圣经》作为临别礼物。他整天拿着这本《圣经》和一本书角卷翘的《蒙田[1]文集》，坐在苹果树下的一张长椅子上。黄昏时分，他才到驴子走的山路上去散步。他好像已经把他难侍候的脾气跟他紧张的工作习惯一道扔掉了。他显得心平气和，无所要求，心情愉快。他听任胡子长起来，样子越来越像个务农的村野老人。九月底的一个晴朗早晨，娜塔丽为了眼前的无所行动向他抱怨，他耸了一下肩膀，说："你不愿意在厄尔巴岛等下去，直到战争结束吗？我不在乎。我可不像拿破仑那样自我陶醉，以为天下苍生都对我魂牵梦萦，或者有求于我。"

《圣经》打开着搁在他的膝上。她定睛看了一下书页上纠结缠绕的希伯来文字体和古式的意大利文印刷体，全都染满古老岁月和海边潮气留下的斑斑驳驳的印记。"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念这个？"

"亚里士多德说过，"——埃伦微露喜色——"他到了晚年更加喜爱

神话。想跟我一起念吗？”

“我十一岁就退出了圣殿的主日学校，从那以后就没学过希伯来文。”

他在长椅上让出一个位置。她坐下说：“哦，行，为什么不可以？”

他把书翻到第一页。“你还记得一点儿吗？试试看。”

“好吧。那是一个B。Beh-ray-Shis.对吗？”

“好学问！意思是‘太初之时’。接下去呢？”

“哦，埃伦，我的脑袋瓜学不进这个，我也实在不感兴趣。”

“来吧，娜塔丽。就算你不爱学，我也爱教。”

木头门上响起了沉重的急促敲门声。

一个青年汉子在门口对娜塔丽笑着，抚摩着朝下撇开的黑胡子。粗野无礼的橄榄色圆胖脸，棕色的眼睛露出色欲打量着她，肥大的灯芯绒裤子和红色的短上衣倒像戏台上的服装。“你好，拉宾诺维茨先生要我来的。准备好走了吗？[(2)]”刺耳的怪腔。

一辆无篷货车堵塞了小巷，货车套的是一头看得见骨头的瘦骡，两只长耳朵抽搐着。

“嗯？走？马上？我相信没问题，可是——请进来。[(3)]”

他摇摇头，笑着说：“快，快，我求你。[(4)]”

卡斯泰尔诺沃和家人在后面屋里围桌而坐，吃着每天都只有面包和菜汤的午饭。“好哇！”他擦擦嘴，站了起来，“我等他一个星期了。我收拾起来。”

埃伦问：“他是谁？”

医生给了他一个含含糊糊的手势。“他是科西嘉人。请赶快。”

这些逃亡的人坐上慢悠悠的货车颠簸在下山的路上，朝西而行。米丽娅姆和路易斯在干草上面嬉闹。他们停在一处只有三五户渔人定居的石头海滩，下了车。附近看不见人，只是绳子上晒着的粗布衣服和摊在拖上海滩的小船上的湿渔网表明这儿有人居住。科西嘉人带领他们登上一艘停靠在摇摇晃晃的木桩码头边的帆船，船上堆满了渔具。两个穿着破烂线衫的胡子拉碴的男人走出甲板舱房，扯起一面肮脏的灰色船帆。两个男的相互死命吆喝了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船便倾向一侧滑出去，到了海上。那头骡子被拴在一棵树下，定睛看着帆船离开，很像一个被丢弃的孩子。

娜塔丽斜倚在舱房边，看着米丽娅姆和她的娃娃在一堆干渔网上玩。年轻的科西嘉人一口喉音粗重的土话有时使她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他告诉她，最危险的一关已经过了。他们没遇上警察，海岸警卫很少上这儿来巡逻，所以他们现在不怕法西斯了。只要到了科西嘉，她和她的同伴们就安全了，他们可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科西嘉对逃亡的人——那些逃到丛林里的人[5]——历来遵守严格的规矩。他家住在科尔特，那是山区里的一个造反作乱的大本营。德国和意大利的停战监督官为了使他们自己得享天年，都要回避那个地方。他自己名叫帕斯卡尔·加福里。他哥哥奥兰杜丘住在马赛，和平年代常给拉宾诺维茨先生在法国货船上运货。现在奥兰杜丘在港务局工作。马赛码头上有的是科西嘉人，港口里的抵抗运动也很强大。

海风劲吹，使娜塔丽的一身棕色毛料旧衣服紧紧地贴住她的身体，科西嘉人一面说话，一面津津有味地把她的乳房和大腿的曲线看了个够。娜塔丽对男人的眼睛是习惯了的，但是像这样死盯着傻看仍使她不自在。不过，那眼光还不像是凶神恶煞般，只不过是拉丁民族强烈的见色心喜——眼下仅此而已。

她问他是否知道往后的计划，目的是使他分散注意力。他并不知悉。他们得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等候拉宾诺维茨先生传来信息。他跟

拉宾诺维茨先生谈过话吗？没有，他从来没跟拉宾诺维茨先生见过面，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哥哥安排的。舱房里的两个男人也是他的兄弟吗？去他妈的。他们两个都是巴斯蒂亚的渔民，干这件事是为了赚钱。日子不好过，停战委员会使渔船下不了水。船身都干燥了，接缝都裂开了，这两个人花了两天工夫偷偷嵌塞船底。他们都是江湖好汉，不过她用不着害怕他们。

娜塔丽开始思量她对帕斯卡尔应该保持多大的戒心。她现在和三个强悍的汉子来到公海上，谁都没有一张合法的离岸出海证件。埃伦塞满了钞票的腰带会怎么样呢？她自己衣箱里拉链拉紧的夹层里的美元会怎么样呢？小船乘风破浪，朝渐渐沉落到科西嘉岛高山后面的太阳嗖嗖疾驶，船帆哗哗地响着，啪啪地翻动着，所有这一切都确确实实是在她眼前发生的，然而这又多像是在梦里，在马尔恰纳长期滞留之后忽然来这么一次海上航行！这个强盗似的陌生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奸她，如果他决心那么干的话。谁能阻止他呢？可怜的埃伦能吗？稳重斯文的医生能吗？舱房里面那两个粗声粗气、嘻嘻哈哈的可怕怪物，此刻正在合用一个大杯子传来传去喝酒，他们呢？他们可只会在一旁给他打气，或许还在等着轮到他们。娜塔丽生动而又焦灼的想象中已经闪现出这么个镜头：这个家伙把她推倒在渔网上，撩起她的裙子，用他的两只大手硬把她赤条条的大腿分开——

越来越凶猛的浪头一阵阵飞越甲板，喷射的水珠砸痛了路易斯的眼睛，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急忙扑到他身上爱抚着他，帕斯卡尔的形象也就离开了她。

西边一片霞光，太阳已隐没在科西嘉岛背后。风力更加强劲了，帆船更加倾向一侧，向前疾驶。一个个浪头直冲舷边上空。安娜晕船，扶着船舷呕吐，卡斯泰尔诺沃拍着她的肩背，米丽娅姆在一旁看着，十分惊恐。埃伦跌跌撞撞走向甲板舱背风面的娜塔丽那里，在她身旁坐下，看着遥对他们船尾的厄尔巴岛美景，一边赞叹，一边发表关于拿破仑的

宏论。他说，拿破仑离开了科西嘉岛，把欧洲闹得天翻地覆，打倒了一个个旧政权，造成四面八方的破坏和死亡，把法国革命搞成一个徒有其表的帝国，演出了一场滑稽歌剧，到头来还是绕了一个大圆圈，在这个和他的故乡隔海相望的厄尔巴岛上了结一生。希特勒的下场也不会两样，这些平步青云的混世魔王总归要孕育敌对力量来消灭他们自己。

在大风和海浪的呼啸声中，娜塔丽实在难以静心谛听，不过先前在他们讲读希伯来文的间歇中，她已听到过这些议论，所以她只消间或点点头就是了。惊涛骇浪的旅程马上结束吧！科西嘉岛的海岸还在地平线下面，夜色已经来临。路易斯在她怀中啜泣。她把他紧紧抱住，以免他着凉，带他乘上一条小船冒险在大海上追波逐浪使她心头涌起一阵懊丧。不过，这些捕鱼人必定都曾在更坏的天气里无数次出没此间。帕斯卡尔拿着一个瓶子摸索而来。她喝了一大口没掺水的白兰地，这口酒给了她火辣辣的温暖。帕斯卡尔在她胸前乱摸一气，她也就不予责怪，只把这当作无意中的动作。

一口白兰地酒，不停地摇摆颠簸，再加上这船上的沉闷无聊，使得娜塔丽不禁昏昏欲睡。浪花打湿她的双脚和双腿，小船忽上忽下，颠簸不停，这一切她都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是如此缓慢，她一点儿也不知道究竟经历了多久。小船终于进入平静的水面，黑沉沉的海岸出现在前方，月光下的大树和巨石依稀可辨。又过了半个来钟头，帆船贴近了岸边。一个渔人放下船帆，另一个拉住一根白棕绳，跳上一块平坦的岩石。帕斯卡尔搀扶乘客们带上那点儿可怜的随身行李下了船。小船立即又扯起帆，消失在黑夜中。

“好了，你现在已经到科西嘉了，也就是说已经在法国了。”他对娜塔丽说，两手提着她的衣箱，“不过，我们还得走上三公里。”

她手里抱着路易斯，走在一片散发出泥沼气的田野间的小径上，倒也不难跟上他的步子，不过他们得放慢一点儿等着别人。走了这么长的海路之后，脚下的土地直摇晃，所以这点儿路他们走了快一个小时。到

达一座黑黢黢的农庄之后，帕斯卡尔把他们领到后面的一间小棚子里。“这儿是你们睡觉的地方。大房子里有晚饭。”

帕斯卡尔供应他们的晚饭是汤和面包，没见到别的人。蜡烛光下，在长条木板的餐桌上，娜塔丽看得见大汤盆里的章鱼腕足，尽管觉得恶心，她还是把自己碗里的一点一滴都吃个精光。帕斯卡尔给路易斯吃的是山羊奶泡面包，小家伙像只狗一样大口大口都吃掉了。他们回到小棚子里，在稻草上和衣睡下。

第二天早上，帕斯卡尔开了一辆旧卡车带着他们穿过巴斯蒂亚，在车上瞥见的狭小街道和古老房屋很像是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城镇。一列只有三节小车厢的火车把他们送上一个使人毛发直竖的山隘。车上的乘客，有的是和帕斯卡尔一样的装束，有的是城里人的破旧衣着，他们都被路易斯逗乐了。小家伙照常每天早上心情愉快，在母亲怀里拍着小手，叽里咕噜嘟哝个不停，眼睛看着四周，一副聪明相。帕斯卡尔一面跟查票员打趣，一面递给他一沓车票，那汉子也没有理会这几个落难的人。娜塔丽觉得紧张而兴奋。她一夜酣睡，早饭吃了面包、干酪，还喝了点儿酒。车窗开着，外面是连绵不断的壮丽山景，浓烈的花香阵阵袭来，沁人心脾。帕斯卡尔告诉她，这就是出名的灌丛芳香，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朝思暮想再闻一下的就是它。

“对他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她说，“这香味确实好像是天堂里发出来的。”

帕斯卡尔半阖着眼，火热地朝她看了一下。她差一点儿没有笑出声来，他的样子活像在一部无声影片里表演卖弄风情的鲁道夫·瓦伦蒂诺。虽然如此，他还是使她感到害怕。

帕斯卡尔的父亲和他儿子一个模样，只是年纪大上三十岁，更加粗壮一些。他穿的也是灯芯绒裤子，头发胡子一片灰白，一样的椭圆脸，一样的两只不文明的棕色眼睛，深陷在上了年纪的皮革一般的眼窝里面。他待客礼貌周到。他的房屋沿着一条陡峭街道分成三级逐渐升高，

再往上就是科尔特的山顶古堡，住宅的外貌和陈设都表明他家道殷实。他在阴沉的厅堂里光亮的栎木长桌上摆出丰盛的午餐，欢迎这批难友。他的穿着一身黑衣服、没有身材的老妻和两个也穿着黑衣服、走路静悄悄的女儿端出了酒菜。帕斯卡尔带着几分乡土气的自豪感指出，桌上摆的是乌鸫馅儿饼、炖山羊肉、栗子蛋糕和科西嘉酒。

首次举杯，加福里先生端坐在他沉甸甸的扶手椅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说，他知道杰斯特罗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如今是从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统治下脱身出走。美国总有一天会来援救科西嘉，使它摆脱它的压迫者。科西嘉人民那时一定会奋起配合，杀死一大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如同他自己的祖先在科尔特杀过热那亚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萨拉森人、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这位老乡绅轻轻说出一连串恶狠狠的“杀”字——杀西班牙人，杀罗马人，杀希腊人——使娜塔丽心头起了一阵寒战。同时，加福里老人还说，帮助这位著名作家和他的朋友们也是他的特权。加福里的家就是他们的家。

帕斯卡尔带领他们登上后楼梯，来到一套单独隔开的房间里。然后，他把娜塔丽带进一个加了一张儿童小床的房间，对娜塔丽说：“我的房间正好就是楼下的这一间。”说话时，他又露出了鲁道夫·瓦伦蒂诺式的表情。但是，在他父亲家里，他那副凶神恶煞的神气已经消失。他毕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过分地喜爱女色是地中海一带人的通病；再说，他到底还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已经来到法国领土上，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大事。她心头对帕斯卡尔油然生出一股感激之情。

“您真好，先生。”她一手抱住路易斯，另一只手和他相握，然后又在他的面颊上轻轻吻了一下，“非常感谢。[(6)]”

他的两眼像火炭一样发出光芒。“乐于为您效劳，太太。[(7)]”

阿夫兰·拉宾诺维茨在阿雅克肖港搭乘这三节车厢的火车，从另一头上山来到科尔特。这条单轨铁路享有美景绝佳的盛誉，他却蜷伏在一

个靠窗的座位上闭着眼睛，秀丽的涧谷和山石从车旁掠过时，他只顾一支接一支吸着维希法国的劣质卷烟。像这样闭眼不看明亮的阳光和奔驰的山景，多少缓和了一点儿随着车轮的节奏在他的脑壳里发作的偏头痛。多少处天下无双的名山胜迹，比如比利牛斯山、蒂罗尔山、多洛米蒂山、阿尔卑斯山、多瑙河的谷地、土耳其的海岸、葡萄牙的穷乡僻壤、叙利亚的群山万壑等等，都在阿夫兰·拉宾诺维茨的眼前白白消逝了。眼前尽管有壮丽山川，他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张罗到足够的食物和水，好让犹太难民们活命逃亡。

拉宾诺维茨这个人，不仅和欣赏美景的趣味无缘，对地理和国度的看法也完全与众不同。在他看来，什么国家、国界、护照、签证、语言、法律、通货等等，在当前的这场欧洲大陆上展开的粗俗危险的争逐中，都已不是真实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态度是有罪的。他只承认援救的法律而不知其他。他并非向来就是一个这样的违法之徒，而是完全相反。他的双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波兰来到马赛。他父亲是裁缝，承包缝制海军和商船海员制服。所以，阿夫兰受的是法国教育，是在法国朋友中间长大的。他曾在法国商船上当过舱房侍役，靠勤奋努力一步一步爬上去，最后才获得了轮机师的执照。直到二十好几的时候，他一直都是个循规蹈矩的法国人，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只有一点儿模模糊糊的意识。

希特勒一上台，马赛就好像从阴沟里冒出臭气一样出现了排犹行动，这才使拉宾诺维茨不得不时时想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富裕的瑞士籍犹太复国主义者找到了他，让他从事把犹太人非法送到巴勒斯坦去的工作。他用一艘像“伊兹密尔”号那样的旧船，运送三百个人顺多瑙河直下，渡过黑海到达土耳其，然后取道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偏僻乡野到达圣地。这番冒险事业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从此以后，他没干过别的。

他在巴勒斯坦定居以后，学会了一点儿希伯来文，娶了一位海法姑

娘。他放弃了法国名字“安德烈”，重新成了阿夫兰。他曾经想参加犹太复国运动，但是他对党派之事感到厌烦，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内心仍然是一个法国犹太人。对犹太人的仇恨迅速在欧洲蔓延，这使他困惑不解，他决心对此有所行动。他的视野只限于拯救生灵。在那些日子里，他耳朵里听到的是犹太人在希特勒的威胁面前，用各种语言说出来的一句听天由命的话：“在锅里烹煮难熬，一口吃掉好受。”但是在他看来，纳粹是要认真对待的。他不再和各种派别的犹太复国主义人士辩论经义和政治，而是运用他们的财源和关系去援救犹太人。他跟赫伯特·罗斯，还有萨切尔多特一家，都已为此做出了贡献。

法国沦陷以后，他便回到了那里，参加了马赛的抵抗运动，他把马赛当作继续进行援救工作的最好的基地。事实上，他从事抵抗运动已有多年，伪造文书、走私偷渡、刺探情报、说谎骗人、保守秘密、扒窃偷盗，都是他的拿手好戏。有一次，为了救助四十个人，他在罗马尼亚杀死了一个向他勒索一笔封口费的告密人；他原先并不想要那人的命，但是铁块敲下去的时候重了些，那人就倒在一条小巷里，翻了翻白眼之后咽了气。他心绪不宁的时候，常会想起这件往事——铁块敲断骨头的感觉，倒在地上的那个勒索者满头乱发中冒出来的鲜血——但是他并不觉得于心有愧。

每逢过度疲劳，遭受挫折，或者发现自己干了什么蠢事，拉宾诺维茨的偏头痛就容易发作。他乘上这列前往科西嘉的火车，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重要工作需要完成，他只不过想见见亨利太太。虽然他在“伊兹密尔”号上只跟她谈过两次话，她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拉宾诺维茨也跟许多欧洲男人一样，在他心目中，美国妇女都是迷人的。娜塔丽·亨利使他着了迷：一个犹太女人，不容置疑的肤色黝黑的犹太美女，然而又跟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一位著名作家的侄女，还跟一个美国潜艇军官结了婚！和平年代的马赛港里，来访的美国兵舰都是带着远方的强大威力的荣光开进来的。青年军官们穿着白色的军装，佩着金色的徽饰，三三两两行走在林荫大道上，在当年的拉宾诺

维茨看来，他们几乎就是德国人幻想充当的那种超人。一张快照上的拜伦·亨利的形象更在拉宾诺维茨的眼里为娜塔丽增添了许多魔力。

他并不是对她打什么主意，她看起来是一个十足的贤妻良母。他一心贪图的就是看见她。他在“伊兹密尔”号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克制住他无谓的感情，虽然他以为她是喜欢他的。那不勒斯的那个局面本来就已经够让人伤脑筋的，容不得再让一场徒劳无益的恋爱来搅乱他的脑子。尽管如此，她的离船而去还是使他受到一次打击。

六月里从锡耶纳传来的消息——首先是亨利太太和她叔父还住在那儿，接着又说他们要和卡斯泰尔诺沃一家同走——使他坐卧不安。获悉亨利夫人已经到达科西嘉之后，他重新有了想到那里去的冲动，他和这种冲动斗争了一个星期，后来还是没抵挡住。一夜的行舟途中，偏头痛便向他袭来。小火车呻吟着爬上一处处陡急的弯道和一道道高坡，向科尔特进发，再加上他乱麻似的心情和一阵阵胀裂的头痛，他不由得对自己的鲁莽冒失感到诧异。然而，他内心的喜悦是自从他丧妻以来未曾有过的。

他到达加福里家的时候，他为之倾倒的那个人正在楼上的那套小屋里，穿着一件旧的灰羊毛晨衣，把小孩子放在厨房洗涤池里洗澡。她刚洗过头发，此刻头发全都用发卡向上翻卷。孩子爱嬉闹，把她溅得一身都是肥皂水，所以她这会儿的模样完全不是一个梦中佳人。

一声敲门声。门外传来埃伦的说话声：“娜塔丽，我们有个客人。”

“谁？”

“阿夫兰·拉宾诺维茨。”

“基督！”

她听见杰斯特罗笑了。“他并不自命为基督，亲爱的，虽然他可以算是一个救星。”

“哦，我是说，他要在这儿待多久？路易斯从头到脚全是肥皂水，我也是。我这模样实在怕人。有什么消息？我们要走了吗？”

“我想不会。他要在这儿吃午饭。”

“好哇——哦，马上就好，我过一刻钟就下来。”

她急急忙忙穿上一件白色羊毛衣服，衣服的腰带是绯红色的，配着金黄色的铜扣，这件衣服是她在里斯本为了跟拜伦相会买的。自从生了路易斯，她身体发胖，好长时间都穿不下了。在锡耶纳收拾箱子的时候，她是在最后一分钟一横心把它塞进衣箱的，此后的流浪旅途中也许会有需要打扮一下的时候！她给路易斯穿上加福里老太太送她的一套灯芯绒童装，便抱他下楼来到花园里。拉宾诺维茨正跟大家一起坐在葡萄棚下的一张长椅上，这时他站了起来。他跟她记忆中的模样颇不相同：年轻了一点儿，没以前那么粗壮，也不是以前那副苦恼相。

“你好，亨利太太。”

她的黑头发虽然使劲用毛巾擦过，但仍旧是湿的，全都翻上去绾在头顶上。他记得这一头秀美的浓发，记得这一对斜着向上提起，此刻正友好得无以复加地对他闪着光的大眼睛，记得她露出笑容时的妩媚嘴型，以及她两颊的曲线。她轻盈娴静的握手使他觉得陶醉。

“我这儿有件事情要让你吃惊，”她说，一面便把路易斯放下，让他站在棕色草地上，“向他伸出胳膊。”

拉宾诺维茨照办了。她放开手，路易斯的圆脸蛋上神情十分紧张兴奋，他趔趔趄趄地迈了几步，便跌进巴勒斯坦人伸出来的手臂中，一阵大笑大嚷。拉宾诺维茨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他还开始会说话了呢！”娜塔丽嚷道，“想不到，这都是一个星期之内发生的！也许是因为科西嘉的空气。我原来还担心养了一个白痴。”

“真是瞎说。”杰斯特罗有点儿发火。

“说句话吧。”拉宾诺维茨要求路易斯说，这孩子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路易斯的手指点着拉宾诺维茨的鼻子。“爸爸。”

娜塔丽唰地红了脸，就连本来一声不吭地坐着的卡斯泰尔诺沃夫妇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娜塔丽张嘴吸了一口气：“哦，上帝！我常给他看他父亲的照片。”

路易斯看见他把大家都逗乐了，很是高兴，便放开喉咙叫喊：“爸——爸！爸——爸！”他指着卡斯泰尔诺沃，也指着杰斯特罗。

“别胡闹了，够了，你这小东西！”

老东家和帕斯卡尔都穿了干庄稼活儿的衣服吃饭。帕斯卡尔头发散乱，满身尘土，穿着一件山羊皮上衣，又向娜塔丽做了几次瓦伦蒂诺式的表情。在他父亲面前，他直到现在都还算是小心的。她于心不安地觉得，这样的装束倒是衬托出他的俊美了，她不断地偷偷观察拉宾诺维茨，可是看不出他是否注意到了。餐桌上谈的都是关于战事的消息。加福里老头儿说，科西嘉最新的谣言认为所有关于北非的暗示都是故作疑兵之计，盟国将要进击挪威，打通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和俄国人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除列宁格勒之围，开辟一条畅通无阻的供应线，向红军运送租借物资，并且在接近柏林的地方部署盟军轰炸机。不知拉宾诺维茨先生以为怎样？

“我不相信将要进攻挪威这种说法，时节太晚了。我和你儿子曾在同一艘货轮上服务，有一次，十一月里到达特隆赫姆港口。因为海面结冰，我们被困在那里好几个星期。”

“奥兰杜丘跟我们说起过这件事，”加福里说，伸手拿过石雕的酒壶，把拉宾诺维茨的杯子和他自己的杯子都斟满了，“他还告诉我们一些别的事情，例如伊斯坦布尔的那次小小事故。”他向拉宾诺维茨举

杯，“只要你活在人间，这所房子永远欢迎你光临。多谢你给我们送来了美国的大作家和他的朋友们。”

杰斯特罗说：“我觉得我们成了你的负担。”

“不。你们可以住下去，先生，直到我们一起得到解放。现在，帕斯卡尔和我得再去干活儿了。”

他们站起来离开餐桌的时候，娜塔丽悄悄对拉宾诺维茨说：“我一定得跟你谈谈。你有时间吗？”

“好的。”

他跟她一起走到外面街上，沿着小石块铺砌的高陡的台阶走上去，这条路一直通向那座颓圮的古堡，它的大门洞开着。“我们爬上去好吗？”她说，“顶上面好看极了。”

“行。”

“伊斯坦布尔是怎么回事？”她问。他们沿着一道贴着内墙的石梯拾级而上。

“没什么大事情。”

“我想知道。”

“哦，好吧，每当我们船到港口，奥兰杜丘这小子总爱大喝一通，闹点儿事。这是他结婚成家之前的事了。我正在甲板上修弄一部坏绞车，快半夜了，我看见他摇摇晃晃地从码头上走来。几个流氓上去把他摁住了。这些码头上的水老鼠都是一些胆小鬼，他们专拣醉酒的人欺负，我便拿了一根撬棍跑过去，把他们打散了。”

“哎呀，你岂不是救了他的命。”

“也许只是他的钱。”

“加福里一家对我们客客气气，都是因为你。”

“不，不。他们都参加了抵抗运动，全家人。”

一块平地上长满了棕色的野草，一座没有房顶的灰泥建筑的架子，窗洞上还有铁栅栏，几只山羊在断壁残垣间随意来去。

“警卫室，”拉宾诺维茨说，“现在已毫无用处了。”

“给我说说‘伊兹密尔’号。”她说，带领他穿过平地走上一道通向高处的梯级。

“‘伊兹密尔’号？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他摇摇头，显得伤感和懊恼，“我们起航的时候，天气倒是不坏，但我们抵达海法的时候，真是老天无情。我们得在狂风暴雨的深夜里把船上的人卸到小船上去。该死的土耳其船长趁机捣乱，以辞职相要挟。有几个人掉到水里淹死了，人数不多，确切数字我也不知道。人们一上岸便走散了。我们根本没法儿清点人数。”

娜塔丽一本正经地问他：“这样看来，我从船上下来还是做对了？”

“谁知道呢？现在你是在科西嘉了。”

最高处的梯级很陡峭，已被游人踩得深陷下去。他气喘吁吁，说话也慢了。“马赛的美国总领事知道你们在这儿。他名叫詹姆斯·盖瑟，是一个好人。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是一个讲道理的人。领事馆里也有几个坏蛋。他亲自处理你们的问题，严格保守秘密。你们的证件全部弄好之后，你们就去马赛，到达的当天就上火车去里斯本。这是盖瑟的主意。”

“要等多久呢？”

“这个嘛，麻烦的是出境签证。直到一个月以前，你们还完全可以像旅游的人一样坐火车去里斯本。但是，现在法国已经停办出境签证，这是德国施加的压力。你们大使馆可以在维希把事情办妥，所以你们还是拿得到签证的，只不过要多等些时候。”

“你已经给我们办成这么多事了！”

“这不是我的功劳。”这个答复来得尖刻锋利，“盖瑟收到伯尔尼美国公使馆的来电，要他留神你的消息。我告诉他你在科西嘉的时候，他说了声‘好哇！’就这么回事。”他们现在到了古堡顶上。越过久经风雨剥蚀的雉堞，他们遥望着下面被林木茂密的山岭圈在当中的一片河谷地上的农庄和葡萄园。“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我到这儿来了，好风景。”

“卡斯泰尔诺沃一家人怎么办呢？”

他合拢手掌罩住一支卷烟，把它点燃。“他们的事可要麻烦得多。德国人的停战委员会九月间在巴斯蒂亚来了一次大搜查，因为难民们都经过那儿逃往阿尔及利亚。那次搜查破坏了我的几处联络点，所以让你们在马尔恰纳耽搁久了。不过，他们离开锡耶纳还是做对了。意大利秘密警察在七月间开始逮捕意大利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所以这会儿他们很可能都在集中营里了。我已经在给他们想办法，请你务必劝说这位医生不要过于心急。实在万不得已，加福里这一家总会照料他们的。”他喷了一口烟，看了一下手表，“我们该回去了吧。你还有话要跟我说吗？再过一个小时，上阿雅克肖去的火车就要开了。”

“哦，对了。那个小伙子，帕斯卡尔——”她欲言又止，用牙齿咬着一根手指的关节。

“是的，他怎么了？”

“哦，见鬼，我一定得讲给你听，我又不能在家里跟你谈。前天夜里，我睡着后醒来，发现他在我房间里，坐在我床边，一只手放在我盖的被子上，就在我腿上。”他们走下迎风的梯级，她便一口气说了出来，“就那么坐着！我孩子的小床离我们不到两英尺。我弄不清我是在做梦还是什么的！我轻声问他：‘怎么回事？你来干什么？’他也轻声回答：‘我爱你。你愿意吗？’[8]”拉宾诺维茨在梯级上站住了，她想不到他居然脸红了。“哦，你不要担心，他没强奸我什么的，我把他打发走

了。”她使劲拉住他的肘弯。他皱紧眉头，重新向下走。“也许是我自己不好。在厄尔巴的时候，他就对我挤眉弄眼了，在船上他也有点儿放肆。到他家里以后，我干了一件蠢事。旅程已经结束，我们一路平安，我心里感激他，我吻了他一次。好家伙，他看起我来就好像我脱了裙子一样。从那以后，就好像我一直没把裙子穿上。于是就发生了前天夜里这件事——”

“你怎么打发他走的？”

“哦，不那么容易。我开头是轻声对他说：‘不行，你会把孩子吵醒的。’”娜塔丽瞥了拉宾诺维茨一眼，“也许我该不顾情面，干脆轰他出去，大声嚷嚷，叫他父亲，这么来一通。但是，我当时睡意正浓，又是突然被他惊醒的，加上我不想把路易斯吵醒，并且我也觉得好歹我们的性命都在人家手里。接着，他便轻轻对我说：‘哦，不要紧，我们像两只小鸽子一样不要出声。’”娜塔丽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我怕得要死，可他也真是荒唐，‘两只小鸽子’[(9)]——”

拉宾诺维茨也在笑，可是并不快活。“到底是怎么收场的呢？”

“哦，我们就这么轻声交谈，行，不行，他说一句，我回一声。他不肯走。我想起何不求救于他的科西嘉人的荣誉感——不可伤害来到他家里避难的人，或者声言要告诉他父亲来吓唬他。可是，那得花上好长时间，费许多口舌。所以我只说：‘你瞧，绝对不可以，我身上不好。’他立即把搁在我腿上的一只手缩回去，唰的一声从床上跳了开去，好像我声明了有麻风病一般。”

在以航海为生的人中，她心里想，拉宾诺维茨算得上是一个出奇地拘谨的人了。他听了这番话之后，显得很不自在。

“然后，他站着俯身对我轻声说：‘你说的是实话吗？’‘当然。’‘太太，如果你只是为了拒绝我，那你可是大错特错了，我保证可以使你快活得神魂颠倒。’”她假装出一副男中音的嗓音，“‘我保证可以使你快活

得神魂颠倒。[10]’这是他的原话。说完了这个，上帝保佑我，他便踮着脚出去了。我担心他会再来，我该怎么办呢？我要跟他父亲说吗？老东家可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拉宾诺维茨显得伤透了脑筋，伸出手掌擦了擦脸。“我现在想的是到了马赛有什么地方可以安顿你们，除非你真想试一下神魂颠倒的滋味。”她没吭声，她浮肿的脸又涨红了。“对不起，我不该拿你开玩笑，我知道这是不好受的。”

她带点儿调皮地回答说：“哦，很好，这样一来我倒觉得年轻啦。不过听我说，我可不要领教科西嘉的神魂颠倒。”

他朝她好奇地一笑，这一笑中也有不少辛酸。“很好。好样的犹太姑娘都不会。”

“哦，你不了解我。”娜塔丽提出异议，虽然这个评语并不——她自己也觉得奇怪——使她感到难堪。拉宾诺维茨口中说出的这句话是带有爱抚之情的。“我一向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要不然的话，上帝知道，我就不会跟亨利·拜伦结婚了，也不会自甘接受别人的严词审问了。这样的事，好样的犹太姑娘总是要想办法回避的。总算还好，你想你可以把我送到马赛？”

“是的。我不想跟加福里这一家人闹翻，他们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奥兰杜丘。眼前，我还只有这一处靠得住的地方可以安顿卡斯泰尔诺沃一家。奥兰杜丘跟我说起过这个帕斯卡尔，他不是好东西。你们在马赛处境也许无论如何会好一点儿。等到你们的证件出来了，你们就可以动身，一步一步来。这是有利的一点。”

“那么，卡斯泰尔诺沃一家呢？”

“他们在这儿等。”

“但是我不想丢下他们。”

“丢下他们？”拉宾诺维茨的口气变得生硬了，这时他们正从倒塌的警卫室一侧穿过那处平地，“请你别说这样的傻话了。你们万一有个好歹，还有美国总领事可以出面替你们说话，他们可得不到保护，什么保护都没有。马赛是一个警探密布的地方，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他们往那里送。请你千万不要再去怂恿他。你就是不向他提这个，他也已经够让我伤脑筋了。”

“你说得对，请不要和我生气。米丽娅姆和路易斯现在跟姐姐和弟弟一样要好。”

“我知道。你听我说，巴斯蒂亚的搜捕使我们遭了殃。只要医生镇定清醒，他和他的全家都可以平安无事。”

“我们到了马赛之后，可以常常看见你吗？”

“没问题。”

“好，那就好了。”

他觉得难以开口，说话硬邦邦的。“你离开‘伊兹密尔’号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受。”

娜塔丽突然吻了一下他的脸颊，只觉得他脸上冷冰冰的，胡楂儿刺人。

“亨利太太，你就是因为来了这么一下，才惹出麻烦的。”

“我想我不至于会在半夜里醒来碰上你闯进我的房间。”

“这可不是说给一个法国男人听的恭维话。”

他们相视而笑，内心都有点儿不自在，然后下山回镇上了。

那天晚上轮到娜塔丽烧饭。她在楼上的小厨房里端给大家吃的是按照她寄寓巴黎时的菜谱烧成的一锅蔬菜杂烩，饭桌上谁都无心说话，就连米丽娅姆也是愁容满面。大人们留在厨房里喝咖啡，她去睡觉。所谓

咖啡，不过是把粮食在火上烤一下之后煮出来的又酸又涩的咖啡色汤水罢了。卡斯泰尔诺沃说："确实，孩子们会很难受的，是吗？"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到他们即将分离。

他们天天见面，她早已不去留心他的容貌，但是今天她不由得暗自吃惊，自从离开锡耶纳以来，他的变化竟这么大。那时他原是一个悠然自得、风度翩翩的意大利医生，如今他的风采已经消失，他的眼窝深陷，眼皮沉重。

"这也会使我难受，我知道。"她说。

埃伦·杰斯特罗说："难道我们就不可能再度会合，然后一起出走吗？"

卡斯泰尔诺沃慢慢地、重重地、沮丧地摇了摇头。

"他给你们订了什么计划？"杰斯特罗问，"难道我们之间还不能无话不谈？"

"在马尔恰纳的时候，我们还希望坐船到阿尔及尔去，"医生说，"然后再向东走，到巴勒斯坦去。但是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现在看来，我们可以非法去的只有西班牙和瑞士。人家都是结伴上路，有向导偷偷引他们穿过森林。我猜想西班牙比较好，至少从那儿去里斯本是顺路的。"

"麻烦的是，"安娜脸上带着茫然的笑容说，"到西班牙去，我们得靠两只脚翻过比利牛斯山，十一月的天气。没有第二条路好走，要在荒山野岭中步行一大段路，一路上都是积雪和冰冻，还要时刻提防边界上的巡逻队。"

"干吗不去瑞士呢？"娜塔丽问她。

"如果他们把你逮住，就要送你回法国，"安娜说，"把你交到法国警察的手里。"

“不一定！”她丈夫怒冲冲地朝她说，“不要夸张。每一伙人都有不同的遭遇。瑞士也有救援机构，他们也会给你帮助。拉宾诺维茨认为西班牙比较好，但是安娜担心米丽娅姆要步行翻过山头。”

“但是还有开往南美洲的船呢，”杰斯特罗说，“到摩洛哥去的渔船呢，以及我们谈到过的所有那些可能性呢？”

卡斯泰尔诺沃绝望地耸了一下肩膀，加上他那阴沉绝望的神色，使得娜塔丽产生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仿佛已经陷于绝境的感觉。“你们一定会平安无事，”她高高兴兴地说，“我相信他。”

“我也相信他，”医生说，“他说的都是真话，他知道该怎样办事。是我自己决定离开意大利的，我做对了，所以我们现在没在集中营里。即便米丽娅姆必须徒步翻过积雪的比利牛斯山，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会翻过去的，她是一个结实健康的姑娘。”他站了起来，立即朝外头走。

娜塔丽对安娜·卡斯泰尔诺沃——她的眼睛是湿的——说：“安娜，今晚米丽娅姆睡在我床上好吗？”

安娜点头。过了一会儿，睡眼惺忪的小姑娘自己来到娜塔丽的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一上床便睡着了。娜塔丽喜爱温暖的小身体偎依在她身旁给她的舒服感觉。第二天早上，太阳把娜塔丽照醒的时候，米丽娅姆已经不见了。这姑娘已经爬到儿童床上，抱着路易斯睡着了。

---

(1) 蒙田（1533—1592），法国散文作家。

(2) 原文是法语。

(3) 原文整句都是法语。

(4) 原文是法语。

(5) 原文是法语。

(6) 原文都是法语。

(7) 原文是法语。

(8) 原文是法语。

(9) 原文是法语。

(10) 原文是法语。

第四十一章

一支浩浩荡荡的无敌舰队正在公海上向北非集结。自从日本帝国舰队向中途岛出动以来，地球上的大海洋从来不曾负载过一支如此庞大的海上力量，而在那次以前，整个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部队运输舰以及装满了小划艇、坦克、卡车和机动炮的新式登陆艇，还有驱逐舰、扫雷艇、潜艇，再加上杂七杂八的供应船。这些来自各方、摆开一望无际的阵列的战船，形状可怖，大小不一，有漆成灰色的，也有漆成花里胡哨的掩护色的，它们缓缓地爬动在这个星球的海水曲面上。它们从不列颠群岛蜂拥南下，它们从北美洲向东方驶来，发动一场漂洋过海的进攻，其规模之大、航程之长，都是前所未见的。轴心国的情报机关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科西嘉岛上一处餐桌上的猜测议论，在开往慕尼黑出席纳粹党大会的希特勒的元戎列车上得到了回响。这次大进攻虽说是在七嘴八舌的民主国度里发动的，却也做到了像日本人进攻珍珠港那样严守秘密。

温斯顿·丘吉尔在敦刻尔克之后那篇壮烈激昂的演说的结尾立下誓言，要继续战斗，“直至上帝注定的那个时辰来到，新世界以其全部威力挺身而出，来援救和解放旧世界”。两年半之后，现在它已成为事实，丘吉尔的滔滔雄辩成了宏伟庄严的现实：蜂拥而来的一支新生的海上力量，以威力日益强大的美国技术为后盾，运来了久经战斗的英国军队和首批新近征召的美国健儿。如果在工业化的战争中也可以有点儿浪漫的话，这就是一个浪漫的时刻，“火炬行动”即将到来的时刻。

尽管这批美国入侵者中不会没有那么几个像巴顿那样的人，但是就他们正在执行的任务而言，他们却不免要因为那一套丘吉尔式的滔滔雄辩而有愧于心。职业军人是甘愿接受战火考验和甘冒技术风险的。若不是这样，将军们也好，小兵们也好，都会把“火炬行动”和整个大战看作

肮脏的差事而赶紧罢手。乔治·马歇尔根本不赞成用“火炬行动”取代在法国的大规模登陆，这支远征军的总司令是一位名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初登世界舞台的新手，他担心做出“火炬行动”决定的这一天“也许会作为最黑暗的一天载入史册”。话虽如此，他和他的僚属们都已接到了命令，并且都已有了明确的分工。

为自己一方多捞好处，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尽管说不上什么罗曼蒂克；要是能够做到兵不血刃，那就更好。于是，有人出了这么一个点子：给英美联军配上一位声名卓著的法国将军，起个装点门面的作用，借以诱使驻守北非的维希军队不加抵抗，完全不听他们那个受德国人统治的政府的命令。这样一来，就开始了一场不亚于一位巴黎林荫大道上的闹剧作家笔下的喜剧，所不同的只是赌注更大而已。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插进了这么一段谐谑曲，拜伦·亨利恰好被卷了进去。在这里需要给读者简单说明一下这出闹剧是怎么回事。

伦敦有一位现成的戴高乐可以充当这个戴将军头盔的龙套角色，他本来就已经作为“自由法国”的喉舌在那儿大声疾呼，号召他的同胞们反抗征服者。戴高乐这个人的麻烦之处在于，维希政府的陆海军将领没有一个不厌恶他，就是抵抗运动对他也没多大好感。伦敦旅馆的一套房间里发出的抗敌高论，在那样的时候并没使法国的人心向着他。盟国转而物色的另一个人选是亨利·吉罗。吉罗在一九四○年对德作战中打得很出色，后来兵败被俘，从德国越狱逃出。此时他正蛰居法国，盟国的计划是找到他，把他从隐居处偷送到地中海海岸，让他登上一艘盟国的潜艇，火速驶往直布罗陀去和艾森豪威尔会合。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行动计划，而在秘密接头的时候，吉罗又使这件事更加复杂化。在涉及体面的问题上，吉罗将军竟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人。英国海军在战争初期曾经攻击过一支法国舰队，为的是不使它落入德国人手中。亨利·吉罗便不肯让一艘英国潜艇来搭救他，可是这时候可以派出的仅有的几艘潜艇都挂了英国旗。为了接运这位法国人，不得

不由一位美国艇长出任一艘英国潜艇的挂名指挥员，再配上几位美国军官，来一场假戏真做。英国艇长和他的原班人马自然还是照常驾驶这艘潜艇，美国人只不过是乘客，但是他们得假装忙来忙去。这艘“美国”潜艇完成了任务，把吉罗将军在土伦附近的海岸接上船，送往直布罗陀。

吉罗在直布罗陀——让我先把吉罗的伟大事迹讲完，然后再来说明拜伦·亨利在其中扮演的小小角色——被请到总司令指挥所的山洞与艾森豪威尔相见，他不动声色地向美国总司令表示谢意，感谢总司令到此刻为止所做的一切，并告诉艾森豪威尔说，他，亨利·吉罗，现在就要免去艾森豪威尔所担任的总司令职务，而由他本人主持对北非的进攻。这件事情发生在离发动进攻不到四十八小时，四百五十艘大小舰艇正驶向登陆的滩头之时。关于这次不平凡的密谈的详细情节后来不见记载，我们所能得知的是吉罗完全听不进对方的意见。他坚持说，只有取得最高指挥权，才能保全他的面子。但艾森豪威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免除职务的要求。这位法国人从此便郁郁寡欢，对进攻作战也不闻不问。

后来的情况表明，盟军也并非少他不得。登陆开始后的几小时内，有一位达朗海军上将落入了入侵部队手中。此人是东北非最有权势的维希政权人物，因为对英国、美国和犹太人怀有不同寻常的仇恨而享有盛名。入侵部队用匕首抵着他的脖子，硬逼他扮演吉罗的角色。他的工作做得很不错，稳住了法国军队，制止了零星的自发抵抗，建立了盟国管理下的秩序。甘心也罢，不甘心也罢，达朗总算大大减少了美、英官兵的死亡。

盟国的报界响起了长时间的大喊大叫，反对不顾廉耻地使用这个坏蛋。一场政治风波由此而起。艾森豪威尔将军考虑辞职，罗斯福总统经受了报纸日复一日的攻讦诋毁，其聒噪刺耳胜于平常。后来只是因为又一次出现了战争中的天赐良机，这场风波才算雨过天晴，有一个理想主义的法国青年开枪打死了达朗。又过了些时候，召开了卡萨布兰卡会议，吉罗将军违拗不过百般的哄劝诱说，绷着脸跟丘吉尔、罗斯福、戴

高乐一起照了相，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见这位体面人物的尊容。他是一个瘦高个儿，不过没戴高乐那么高、那么瘦。胡子比较大的那个就是他。

正是在为了吉罗的体面而通信频繁的当口儿，拜伦·亨利被卷了进去。说也奇怪，他在潜艇上的经历跟这件事毫无干系。他就像涡流湍急的溪水里的一只软木塞一样顺着水势漂流打转，在直布罗陀和马赛之间转来转去，对那股推动力却毫不知情。他之所以被委派这个任务，纯粹是因为他是经过批准可以承担美国高级机密任务的人。直布罗陀经常缺少美国信使，进攻迫在眉睫，人手尤嫌不足。自从拜伦和塔茨伯利父女邂逅以来，他已数次为此奉命出差，虽然那几次出差都不曾去过马赛，但他跟领事馆通过信件和电话，有过接触，为的是打听娜塔丽的下落。

他也像这海边巨崖上的每个人一样，知道一次大行动已是近在眼前。电线的嗡嗡声在整个基地上到处震响，军舰和作战飞机集结得越来越多，大官们一个个屈尊光临，各个都带来一批团团转的自命不凡的僚属，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想起中途岛战役前夜的珍珠港。但是目标在哪里，非洲、撒丁岛、法国南部甚至意大利，则非拜伦所知。他从未听说过有个亨利·吉罗将军，就是现在也没谁跟他说起过此人。早晨八点钟，他一身油污，在一艘挨着“梅德斯通”号停泊的老朽潜艇里一个劲儿地要使一台开不动的空气压缩机起死回生。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匆匆换上干净的便服，又一次把信使公文袋的链条拴在手腕上，口袋里揣着外交护照，出发到马赛去了。

他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收到莱斯里·斯鲁特的片纸只字。他一次次向马赛领事馆打听，还是杳无音信。这一回他亲自去了，便存心要查问个清楚。给他的指示是要他把上了锁的公文袋面交给某一位副领事，等候一份密码回电，拿到了就火速带回来。他盘算着会有时间去找几个人查问。就这样，他到底把娜塔丽找到了，虽然那最后一个环节纯粹出于偶然。要不是她离开了意大利，要不是他自己来到了直布罗陀，就谈不上

会有这样的相逢，但是那咫尺天涯的距离得以跨越，则是由于运气。

他在寒冷的倾盆大雨中到达领事馆，解开链条之后，便把公文袋递交给副领事。副领事名叫萨姆·琼斯，一张无法形容的面孔，配上一套无法形容的服装；一块毫无显眼之处、正好用来神不知鬼不觉经手军事情报的好料子。拜伦一面脱掉滴着水的雨衣，一面向琼斯打听："卢修斯·巴比奇还驻扎在这儿吗？"

"卢克·巴比奇？当然在。干什么？"

"我要找他谈谈。我能在这儿待多久？"

琼斯脸上露出皱褶，此刻的狐疑神色和他的平凡相貌颇不相称；这个情报人员正透过干瘪瘪的副领事这层外衣向外窥视。"你有的是时间。卢克的办公室就沿这条走廊过去，门上有块毛玻璃。"

毛玻璃门里面，一个面孔瘦削的女人，灰白头发用发网紧紧网住，坐在一张堆满公文表格的办公桌前嗒嗒嗒地打字。接待室里挤满了难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像是坐在那里等了几天了。这位女秘书冷冰冰地看了他一眼，当她看清了他的面孔和他为了充当信使而穿的美国便装上衣和便裤的时候，这冷冰冰的一瞥立即转变成了一副迷人的笑脸。他没受到什么留难就通过了她这一关，前去会见巴比奇。

在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从宽大的窗口透进的苍白暗淡的光线照射在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罗斯福总统和科德尔·赫尔的两幅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上，同样也照射在一幅《乔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的拙劣的复制品上。一个肤色红润的秃头胖子在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和拜伦握手，蓝色的眼珠子透过金丝边眼镜闪烁发亮。"亨利中尉，嗯？我记得你的来信，中尉，也记得你打来的几次电话。直布罗陀的线路糟透了。美国有名的世家，姓亨利。是帕特里克的本家吗？哈哈！潜艇军官，是吗？我的儿子想参加海军，但是没成功，眼睛不好。他现在是空军，做后勤工作。直布罗陀那边对战局有什么看法？我知道当信使出差挺有趣，不过

我认为你还是应该在太平洋上。好吧，请坐，请坐。”

卢修斯·巴比奇向拜伦打听他最近一次回美国去是在什么时候，有没有去看过什么重大的棒球联赛。坐在嘎吱嘎吱响的转椅上摇来摇去，他认为之所以有人大肆鼓噪要求把迪马乔和费勒这样的棒球明星抽去服兵役，是因为这里面可能有些用心可疑的人在进行煽动。几百万工人在生产飞机坦克，有那么几个大球星给这些工人解解闷，这有什么不好，干吗偏要把他们赶去扛步枪滚泥巴，使得大联盟里尽是些被征兵处除名或不够格的家伙？巴比奇在打趣揶揄的时候，他的两只鼓出来的眼睛也在透过金丝边眼镜注意观察着，他的手背不停地擦着他的刮得像牧师一般洁净的下巴颏儿。

“对了！”巴比奇说，他的语调像捻了下开关似的一下子变了，“我记得，你要打听的是你的妻子。可不可以请你把经过给我再说一遍，省得我再把你的来信翻出来？还有一个叔叔，是不是？”

“是的，他叫埃伦·杰斯特罗，是一个作家。”拜伦说，“我妻子是娜塔丽，拜伦·亨利夫人。我的儿子叫路易斯，是一个抱在手里的娃娃。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不过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可能就在马赛或附近一带。”

巴比奇从头到尾不停地点头，脸上是不置可否的笑容。“他们是美国人？”

“当然。”

“护照都齐全吗？”

“是的。”

“那他们还逗留在自由区干什么？我们早就把所有人都送回去了。”

“这样说来，他们还没上这儿来？”

巴比奇从抽屉里抽出一本黄色的拍纸簿，左手拿起一支钢笔。他满

脸是殷勤的笑容，朝拜伦点一下头，眼睛眯成一条细缝。“趁你在这儿的时候，还是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吧。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最后一次知道他们的所在，等等。我知道得越多，我就可以查得越彻底。”

有一种本能告诉拜伦要小心行事。“杰斯特罗自从在耶鲁大学退休以后，一向住在锡耶纳写书，娜塔丽给他当秘书。我们参战的时候他们就陷在那儿了，所以——”

“让我在这儿打断你一下，中尉，在意大利被集中看管的全体美国人都已经在五月份交换了。”巴比奇拳起左手，握住钢笔，说话的时候脸带笑容，手不停地写，“所以现在他们应该到家了，没问题。”

“是的，我当时正在太平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他们没被交换。”

“真怪。”

“不知是什么人最后听说的，他们要设法到法国来。”

“你是说要非法地来。”

“我实在不知道什么别的具体情况。”

“她叔父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杰斯特罗。”

“请把它拼出来。”

“J—A—S—T—R—O—W。”

“著名的作家吗？”

“‘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中过他的一本书。”

“够出名的了。那是一本什么书？”

“《一个犹太人的耶稣》。”

这立即引起了巴比奇的反应。他的笑容消失了，眉毛高高竖起，两眼闪亮。“哦，他是犹太人？”

“不守犹太规矩了。”

“没有几个犹太人不守，问题是他属于这个民族，是不是？”他稍歇一下，又露出一点儿得意的微笑，“你的夫人也是吗？”

“是的，她也是。”

“你可不是，看得出来。”

“对。”

写字的左手停了下来。巴比奇客气地点一下头，眨一下眼睛，站起来朝外面的房间走去。“请等半秒钟。”他去了有五分钟，这时候拜伦便看着华盛顿、罗斯福、赫尔和街道对面一排经风吹雨打的黑黢黢的房屋。巴比奇回来了，在办公桌后面坐下，两手合握在胸前。“没有，他们不在马赛。也没有任何记录说明他们是在未被德军占领的任何地方。你上国际红十字会去查过吗？他们是犹太人，他写的又是那种书，他们很可能被搞到意大利集中营里去了。”

“他们会不会已经到了土伦，或者阿尔及尔呢？你们能知道吗？”

“如果他们去向美国领事馆报告了，我应该能够知道。这个地区里的所有美国人的名册是归我管的。可是，如果他们是想非法从法国过境的话——这个嘛，我们希望他们没这么干，中尉，法国警察对潜逃的犹太人可凶呢。”他快活地笑着，“但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做那样的蠢事，如果他们的证件都是齐全的话。对吗？”

“对。”拜伦噌地站了起来。

“确实，这是很难遇到的情况。”巴比奇用手背擦着他的下巴颏儿，“你在潜艇上，你的夫人在给她叔父工作，这个叔父又专门写些‘左’倾的书，现在——”

“什么？《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根本沾不上什么‘左’倾的边。”拜伦也顾不得他语气里带点儿不客气的不耐烦了，“这是一本历史著作，并且很精彩。”

“哦？很好，那我一定要拜读一下。我还以为它是把我主耶稣写成一个革命家那一类的陈词滥调哩。老牌的‘左’倾路线就是那样，是不是？”

“多谢了。”拜伦大步走了出去，憋了一肚子气，从澳大利亚万里迢迢来到这里，碰上这么一个倒霉的结局：马赛领事馆里面的一堵官僚衙门的石头高墙散发出卑劣的反犹主义霉菌的臭气。他身边带着一个公谊会救济机构和一个犹太委员会的地址，虽然还在下雨，但他决定走着去，好把他的怨气散发掉。他上次来马赛是在一九三九年，那还是在他从佛罗伦萨的研究生班退学出来到处游荡的日子里，他还保留着快乐的记忆——卡纳比埃林荫大道上琳琅满目的橱窗里陈列的货色和海味餐馆，还有此间的喧闹欢乐的人们，他们跟别处的阴郁的法国人迥然不同。不论天晴天雨，不论时运好坏，马赛曾经给他快乐。

它变得多了。人们显得憔悴、困乏、贫穷。长长的、宽阔的、安静的卡纳比埃林荫大道上，除了来往汽车之外，不见一个行人，好像经受过一场瘟疫浩劫一般。被雨水淋得一片模糊的橱窗里只看得见区区几样积上了灰尘的货物，如做工粗劣的服装、不值一文的维希宣传读物，以及纸板做的衣箱之类。著名的食物市场萎缩得惨不忍睹。没有拉上铁栅栏宣告歇业的肉摊上出售的是一些怕人的、跟发黑的死血凝成一块的尾巴、耳朵、肠子、肺之类的下水。摆出来卖的蔬菜呢，只是稀稀拉拉的、枯萎的、像长了虫的那么几棵。水果根本没有。奇怪的是连鱼也看不见。所有那些出名的鱼摊，从前曾经堆满刚从海里打来的湿漉漉、亮晶晶、眼睛闪光的鱼，还有用海藻垫起来的各种海贝，现在全都停业了。一望可知，德国占领像癌症一样正在侵蚀马赛。

拜伦在公谊会办事处门外碰到一大堆孩子挤在雨水奔流的人行道

上，把大门口都堵死了。好几十个孩子，小的刚会走路，大的十四五岁，蜷缩在滴着水的雨伞下面。房子里面，打字机在一片尖喉咙的法国话的嘈杂声中不停地响着。一个美国女胖子在照料孩子们排成一行，她告诉拜伦她没时间接待他。国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批准收容五千名犹太儿童到美国去：不要父母，只要孩子。公谊会要尽快把这批孩子搜罗起来，因为担心维希改变主意不肯放他们走，担心德国人把他们抢去运往东方，也担心国务院又横生一个新的障碍使他们走不成。拜伦知道休想在这里办成什么事，便转身离开了。

犹太委员会办事处的名称里有“联谊”二字，在另一条街上。他上去问路的头两个法国人不敢吭声，溜掉了。他再三找人，才问清了路。就在他这么找人问路时，他已经从拉宾诺维茨藏匿他妻子和儿子的那幢房屋门前走过。那不过是又一幢潮湿的、灰色的四层楼公寓，马赛的许多街区都是这种房子。他从那门前走过，弓着背躲雨，就这么与机会失之交臂，好像两艘潜艇在海下的一片黑暗中不声不响地只隔几英寸距离交错驶过而毫不知觉一样。

犹太委员会办事处的小小接待室里挤满人，一个眼窝深凹的年轻妇女在一张办公桌前像发狂了一样敲着打字机，但拜伦没法儿走近她。人们在办公桌前排成了长队，这条长蛇阵在房间里盘来盘去，遇见有坐在椅子上的人或闲站着的人就绕开一下，有人拎着破旅行袋。他们说着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也许是拜伦觉得如此），但就是没人说英语。这群人的心头充满忧伤恐惧，这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从他们的声音里听得出来。拜伦靠墙站着，不知该怎样找人接头。一个穿军用雨衣、肤色黝黑的胖小伙子从办公桌背后的一道门里出来，忙不迭朝四周看看，便向大门口挤去。他走过拜伦面前，站住说了一声：“嘿。”

这个单音节的美国词清清楚楚，好像一声铃响。拜伦也回他一声：“嘿。”

“碰到问题了吗？”

“是那么回事。”

“我是乔·施瓦茨。”

“我是拜伦·亨利中尉。”

这人耸起了浓黑的眉毛。“吃过午饭没有？”

“没有。”

“尝过汤汁蒸麦饼吗？”

“没有。”

“味道很好，蒸麦饼。”

“行。”

施瓦茨领着他走过一个街区，来到一家像是裁缝店的铺子，至少是在那狭窄灰暗的橱窗里摆着一个没有头部的一丝不挂的人体模型，旁边还有一只在打哈欠的猫。他们穿过铺子，走进一间里屋，顾客们都坐在铺着油布的小桌旁吃饭。一个没刮胡子、头上戴一顶小圆帽的男人给他们端来蒸麦饼，这是一种和蔬菜一起吃的面粉做的饼，还有一碗香味浓烈的肉汁。这回拜伦又是凭着他的本能行事，把他的事情全都告诉了这个陌生人，包括他不肯向美国领事透露的一切情况。施瓦茨吃得津津有味，不断地点头。“莱斯里·斯鲁特。伯尔尼。黄头发、白皮肤的瘦子，”他说，“我认识他。很精明，神经质，非常神经质，不过他是好人。巴比奇那家伙是坏蛋。在马赛的这批人有好有坏，完全要看他本人怎么样，有几个好人，你在这儿需要找的人是詹姆斯·盖瑟。”

“盖瑟是什么人？”

“总领事。不过他现在不在这儿，他有事去维希了。”

“我今天就得回直布罗陀去。”

“那样的话，也许你可以跟他通电话，或者给他写信。”

“你做什么工作？”

“眼前我在搜罗三十台打字机。打字机是德国人拿得出来的东西，他们用打字机跟法国人做买卖。”

“你要三十台打字机干什么？”

“里斯本的联合办事处需要，我是在那儿工作的。里斯本的美国领事馆一共只有三台打字机，令人难以相信。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打字机，我们也有自愿帮忙的打字员帮我们填好表格。这样一来，只要搞到一条船，犹太人就不会因为缺少打字机而被困在里斯本。”

“如果我的妻子经过里斯本的话，你能知道吗？”

“她叔父我总该知道的。”施瓦茨像是在思索，“《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谁没看过这本书呢？你听我说，中尉，很有可能是一些正直的意大利人或者法国人把他们掩护起来了。你大可放心。”

“情况坏到什么程度？”

“你是说犹太人？”

“是的。”

乔·施瓦茨的声音变得低沉，面容僵硬。“很糟。在东方，犹太人正在遭到屠杀，这是千真万确的，法国人听任德国人把他们送往东方。不过，”他又恢复了他的随和样子，甚至露出笑容，“也有许多正直的基督徒，不惜冒死相救。事情还是有办法的。情况复杂得很，我们尽力而为。你爱吃这个蒸麦饼吗？要来点儿茶吧？”

“很好，谢谢。蒸麦饼很不错。”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埃伦·杰斯特罗？”

拜伦不知如何回答。“非常正规的工作习惯，完全是一个学者。”

“他的著作也说明了这一点，很有教益。但是，《一个犹太人的耶

稣》是一本为基督徒写的畅销书。你说呢？四平八稳的。香草味。很有意思。基督总是跟犹太人过不去。十字军，宗教法庭，而现在又是这个。德国人也算是基督徒。”

“我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不如说我想做基督徒。”拜伦说。

“我没有得罪你的意思。”

“你没有，不过耶稣的教导里没有一句话跟希特勒扯得上关系。”

“你说得很对，可是如果耶稣不曾降生人间，这类事情会发生吗？欧洲是基督教大陆，是不是？你瞧，这儿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教皇是在什么地方？请记住，就在马赛这儿有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是一个圣人，单枪匹马地进行地下斗争。我只希望德国秘密警察别把他杀死。”他瞧了一下手表，摇摇头，“我们怎么会说起这个的？《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可不是，无论如何，这是本好书。它把耶稣从彩色玻璃上、从大幅的名画上、从高大的十字架上——他永远是在那上面正在死着或者已经死了——从所有这些上面请了下来。它把他描写成一个生活在犹太人中的、穷苦的《塔木德》学者，一个天才儿童，一个活生生的犹太人。这一点是重要的，也许这就够了吧。还要一点儿茶吗？”

“我得马上到领事馆去。”

外面风大雨急，好像斜挂着一道道帘幕。他们在门口站住，翻起了衣领。施瓦茨说：“我知道你该上哪儿去雇辆车。”

“我走着去。谢谢你的午饭。请教你一件事情，”拜伦说，两眼逼视着施瓦茨，“像我这么个人能做点儿什么？”

“你是说为我们，为犹太人？”

“是的。”

粗重的线条再度出现在施瓦茨脸上。“打赢这场战争。”

拜伦伸出手，乔·施瓦茨握了他的手。他们冒雨分道扬镳。

回到直布罗陀，拜伦先把公文袋送到盟军总部交差，等他登上“梅德斯通”号的时候，他已经精疲力竭。他原来准备不脱衣服就倒在铺位上，但是摊在他办公桌上的一份电报使他不胜惊讶，精神百倍。

发件人：人事局

收件人：皇家海军“梅德斯通”号舰长

经由：大西洋电讯

美国海军中尉拜伦·亨利暂时配属皇家海军。前往圣弗朗西斯科向美国海军“海鳗”号（潜艇第345号）艇长报到。批准第二类优先搭乘飞机。

埃斯特！

拜伦曾经在新近的一份美国海军通报中看到过新建舰艇及其舰长的名单，其中就有“美国海军‘海鳗’号（潜艇第345号）——卡塔尔·埃斯特，海军少校”。埃斯特的作风就是这样，向海军人事局提出他所要的军官，而不是给他什么人就用什么人。拜伦在铺位上倒了下去，并非要睡觉，而是要思考。一个他所喜爱的、像通了电流一般令人兴奋的前景突然出现了：把一艘海军的新潜艇投入现役，再度和埃斯特“夫人”驰骋水下，去和日本人角逐。

他知道他可以自行决定何时离开“梅德斯通”号。这位敏感的舰长并没要求给他派来美国技术人员——事实上也不需要他们来照料这几艘潜艇——并且对这整个安排也隐隐约约有点儿不痛快。要是这份电报几天前就已收到的话，拜伦会马上收拾好东西，一大早就动身。但是现在已经定下了日子再当信使去一趟马赛，他也决心要走这最后一遭，为的是希望去见一见总领事盖瑟。乔·施瓦茨那家伙似乎深知内情，绝非信口开河。

第四十二章

娜塔丽和她的娃娃及叔父藏身的那套房间和那整幢房屋的主人是一位水管装修铺老板，名叫伊扎克·门德尔松。他是波兰犹太人，二十年代来到马赛，经营买卖很是得手。他的铺子承包市政建筑的水管安装，他说的法国话是呱呱叫的，地方官员、警察头目、银行经理以及当地最有势力的不法之徒，他都认识。拉宾诺维茨是这么告诉娜塔丽的，门德尔松可不是抵抗运动里的人，在他客房的卧床榻椅上或者横七竖八地在地板上过夜的犹太人，都不是德国秘密警察和法国警察所要搜捕的地下活动分子。他们都是些可怜人，像杰斯特罗和娜塔丽这样的无足轻重的漂泊者，没有正式的证件可以在马赛居留或者合法地离开法国。

这套房间大得出奇，因为门德尔松打通了隔墙，把几套公寓连成一片，形成这么一个类似迷宫的拥挤的宿舍，路易斯在这儿动不动就跟着一批说意第绪语的大声叫嚷的儿童溜出去，在暗淡无光的走廊里不见了踪影。住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两对较年轻的夫妇，都是门德尔松家逃难来投奔他们的亲戚。娜塔丽很难分清谁家是过路的，谁家是常住的，不过这一点实际上也无关紧要。这套住宅里边的通用语言是波兰——意第绪语。说实话，这位水管工老板颇以他在华沙的少年时代所写的一本意第绪语的历史传奇而自豪，书中讲的是冒牌救世主萨巴塔·泽维的故事。显然他是自己掏腰包请人把它译成了法语，因为杰斯特罗、娜塔丽和路易斯现在所住的那个小房间里沿墙摆满了黄封面装订的《冒牌救世主》。娜塔丽翻看了一下，觉得它写得很不像话，不过就一个水管装修老板来说，也算是不错了。埃伦凭他说的一口地道纯正的意第绪语，当然是和门德尔松全家上下一见如故，并且因为他是一位大作家，立即被奉为上宾。路易斯有一帮火热的孩子一起玩，娜塔丽的结结巴巴的意第绪语也还能凑合着用，所以总的来说这儿倒是一个温暖、热闹、熟不拘礼的落脚点。每当她想到这一点，便觉得要多谢帕斯卡尔·加福里，是

他把她逼到马赛的这块犹太人的绿洲上来等待她的自由的。

起初她还没觉察到这一点。他们到达的第三个晚上，警察要挨门搜查这一带街坊，捕捉外国籍犹太人。门德尔松有身居高位的友人事先向他走漏风声，他便通知了他所认识的所有犹太人。他向娜塔丽和埃伦担保，他的房子不会有人进来查问。半夜时分，她听见临街的房间里传来惊惶紧张的说话声，便跳下床过去察看。她和别人一起从窗帘缝中窥探，只见两辆警车周围站着驯服的人群，差不多像是一次车祸的旁观者一般，所不同的只是他们随身带了旅行袋，他们当中还有许多婴儿。少数几个警察看着他们安安静静地登上警车。只有一个小地方显得古怪，有些人的大衣下面露出睡衣的褶边、睡裤的裤腿，甚至还有赤脚的。门德尔松说得不错，警察不曾进他家的门槛。警车开走了，只剩下路灯蓝光映照下的空无一人的长街，娜塔丽心头不胜惊恐。

第二天她便快活起来，拉宾诺维茨亲自带来消息，美国总领事可望于一两天内从维希回来。拉宾诺维茨说吉姆[(1)]·盖瑟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为人正直，跟抵抗运动打交道的时候是一个既拿得出钱又做得了主的官员。自从他出任这里的领事以来，已经有好几百人拿到了签证，如果不是碰到了他，这些人都休想走。盖瑟对《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佩服得五体投地，杰斯特罗—亨利叔侄的文件案卷是由他亲自掌管的，以防走漏风声。领事馆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件事。只要盖瑟回到马赛，他们十拿九稳可以迅速动身。

说到卡斯泰尔诺沃夫妇，拉宾诺维茨可没那么乐观。不听好言相劝的医生径自和那两个把他们从厄尔巴岛偷运出来的巴斯蒂亚痞子交涉，设法前往阿尔及尔。拉宾诺维茨说，要不是和加福里老头儿打交道，这些家伙都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危险的。他想让卡斯泰尔诺沃一家留在原地不动，直到有一条比较安全的出走路线出现。科西嘉是一个良好的隐蔽地，不愁吃喝。但是，卡斯泰尔诺沃医生变得迷了心窍，执意要一走为快。“眼前还算运气，那两条恶棍要的价钱他出不起，”拉宾诺维茨

说，“所以他们也许会待下去。我希望会这样。”

当拜伦给萨姆·琼斯送来另一个公文袋再度来到马赛的时候，这位副领事告诉他盖瑟已经回来了，还告诉他，总领事听到即将从直布罗陀前来的信使的姓名和军衔的时候，还脱口说了一声：“太好了！”

“他要你立即去他的办公室报到。二楼，你会看见门上有字。”琼斯说，“不得有误，这是他的原话。他是你们家的老朋友，还是怎么的？”

“我可不知道。”拜伦回答，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伪装。“告诉他，我这就去。”他跳着上了楼梯，来到二楼。

“好极了！”总领事说，站起身来隔着办公桌伸出手。“达达尼安[(2)]！”一件黄色羊毛套衫，一条灰色便裤，他的模样像一个职业网球手，身材颀长，筋骨强健，剪得短短的雪白的直头发。

拜伦脱口就问：“他们在哪里？”

“什么？坐下来。”这么一句急性子的问话把总领事逗笑了，“他们在科西嘉。我最近一次听到的消息，他们在那里。他们很好，一共三个人。你是怎么搞到这儿来的？”

“科西嘉！”拜伦张开了嘴，“科西嘉！上帝万能，这么近？我怎么去呢？有船吗？有飞机吗？”

盖瑟又笑了，笑得叫人很舒服。“别激动，小伙子。”

“你说他们很好吗？你见过他们吗？”

“我一直在留心，他们很安全。没有飞机去科西嘉。每星期有三班轮船，要走十一个小时。他们几天之内就要动身去里斯本了，中尉，并且——”

“他们就要动身去里斯本？那可好极了，先生。你说的靠得住吗？

我接到命令要回美国去。我有资格优先搭乘飞机，也许还可以带上他们一起去。”

“也许可以。”盖瑟摇摇头，笑着，“你真是有本事。你不是在潜艇上吗？怎么又搞到直布罗陀去了呢？”

“我能跟他们通电话吗？这儿有通科西嘉的电话没有？”

“我可不鼓励你这么干。”盖瑟朝椅子背上仰靠着，抿紧了他的下唇，“这么着，萨姆·琼斯有一件紧急公务要你去办，今晚你还得回到直布罗陀。萨姆在六点钟左右带你到我家去吃晚饭。怎么样？我们再做一次长谈。我再说一遍，他们很好，确实很好，再过几天他们就可以从这里脱身了。顺便说一下，萨姆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没一个人知道。往后也得继续这样。”

拜伦情不自禁地紧紧抓住他的手：“谢谢。”

“很好。要有坚定的信心，不要急躁。”

琼斯交给拜伦两个封好的信封，要他亲手送往一处没写明地址的地方。一个不言不语、像鬼一般苍白的青年，穿件破毛线衣，驾驶一辆破旧的出租车送他出了市区，沿着海岸疾驰，眼睛不停地瞥汽车的后视镜。汽车开了一个小时，最后是一段坑坑洼洼的泥巴路，通到一所可以看见蓝色的风平浪静的海面的小别墅，灌木丛生，藤蔓密布，几乎把房子完全遮蔽住了。一个小心翼翼的妇人听见拜伦的敲门声，出来半开了门。他看见她后面有个蓄须的高个子男人警惕地朝门口看，双手插在红色晨衣的口袋里。所以，他分明见过亨利·吉罗将军一面，虽然事隔很久以后，他在一本过时的《生活》杂志上读到用许多照片报道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经过，才知道他担任信使往返奔走是为了什么事情，以及他所见到的是谁。他回到领事馆时，已经过了五点。萨姆·琼斯擦擦眼睛，打个哈欠，对他说：“马上就上头儿家去行吗？他在等着招待你一顿晚饭。”

为了去吃星期五的晚餐，娜塔丽穿上了白衫裙，也给路易斯穿上了他最干净的衬衫和罩衫。拉宾诺维茨也要来参加，晚餐后她还要跟他一起到老城里面他的公寓去。她新近一次跟他在乱嚷嚷的起居室里闲谈的时候，主动提出要去看看，当时根本没想到是否合适。她只是为了单独跟他晤谈一次，可以从容安静地说话。然而，她上一次主动要求去拜访一个男人的公寓之后，就发生了跟斯鲁特的恋爱纠葛，所以这个念头不免有点儿使她忐忑不安。她横一横心，在衣服上佩上一枚紫宝石的别针，就是拜伦在华沙赠她的那枚。

今天晚上，她做了一件生平不曾做过的事：点燃了礼拜的蜡烛。门德尔松太太是一位精力充沛、脸色红润的妇人。她无休止地操持家务，又总是乐呵呵、喜洋洋的。当她跑来告诉她蜡烛已经摆好了的时候，从命似乎要比辞谢更为得体。孩子们都像用板擦擦过了似的，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挤在他们的妈妈身边，围在长餐桌四周。新换上了雪白台布的餐桌上摆好了八个烛台。娜塔丽头上蒙了一块头巾，用火柴点燃两根溅出火星的便宜蜡烛，口中念念有词地用希伯来文祈祷，路易斯在一旁睁大了眼睛看着她，她心里觉得实在不是滋味。门德尔松太太用胳膊肘碰她两下，向着众人亲切地打趣："你们瞧，我们要把她训练成一个拉比的好师娘啦。[3]"娜塔丽腼腆地跟着大家笑了一阵。

大家正在先把孩子们喂饱的时候，拉宾诺维茨来了。屋子里是一片儿童们嘁嘁喳喳的吵嚷声，他说："吉姆·盖瑟回来了。我在领事馆没找到他，明天早上我会再去找他。这个消息可是胜过了钻石珠宝。"

孩子们一窝蜂出去了，餐厅里面，大人们在重新摆好的餐桌旁就座。拉宾诺维茨刚在娜塔丽的身旁坐下，门铃就响了。门德尔松去开门。他回来拍了一下拉宾诺维茨的肩膀，拉宾诺维茨一声不响就站起来走了。他惯常像个幽灵似的倏来忽往，谁都不发一句议论。娜塔丽身旁的座位便空了下来。一共十二个人享用这顿美食，其中有几个是挨饿已久的新来的过路人。菜肴显然都是来自黑市：烟熏鱼、鱼汤、煮鸡，几

个过路人把鸡骨头都噼噼啪啪咬得粉碎。火辣辣的白薯烧酒上过了好几瓶，埃伦·杰斯特罗灌下肚的量超过了他应得的量。

自从来到这里，埃伦吃饭的时候总是唠唠叨叨说个没完，连门德尔松也甘拜下风。今天晚上他兴致很好。话题转到了以撒[4]的牺牲上，因为今晚念的礼拜经文里就有这一段。门德尔松的女婿是一个莽撞冒失的无神论者，名叫韦尔韦尔，也是门德尔松经营买卖的合伙人，他的特点是满头乱蓬蓬的红头发和非常激烈的思想。韦尔韦尔认为，这段故事显示了犹太上帝是一个想象中的亚洲暴君，也显示了写书的人是一个青铜时代没开化的人。埃伦从容道来，驳倒了韦尔韦尔。“这个故事说的是亚伯拉罕，不是上帝，这一点你都不知道吗，韦尔韦尔？就连克尔恺郭尔那么个外教人都懂得这一点。你有空的话，不妨翻看一下《恐惧与战栗》。亚伯拉罕老人那时候的人把小孩子烧死，献祭给他们的神祇。这是考古学已经证实的。不错，亚伯拉罕拿起了刀。为什么？为的是要向千秋万代表明，他对上帝的崇奉绝不亚于异教人崇奉他们嗜血的偶像。他笃信不疑，上帝会谕示他松手放下刀子而不至于伤及男孩。这就是整个故事的主旨所在。”

“妙极了，”门德尔松说，伸手摆弄了一下他白头发上的一顶大号的圆黑帽子，“真是绝妙的解释。我非要读一下克尔恺郭尔的书不可。”

“可是，”韦尔韦尔还在咕哝，“要是上帝没命令那个老疯子放下尖刀呢？”

“那样的话，《圣经》就该只写到《创世记》的第二十二章为止。”埃伦反驳说，面露笑容，“那样一来，也就没有犹太人，没有基督教，也没有现代世界了。小孩子直到今天还在惨遭杀戮。但是你也知道，上帝确实要他放下刀子。这一千真万确的事实决定了西方文明发展的方向。上帝所要的是我们的爱，而不是我们儿女的灰烬。”

“净是些丧气的话。”门德尔松太太说，急忙站起来收拾餐具，“烧死孩子们，杀死一个男孩！去你的！韦尔韦尔，给我们弹点儿好听

的。”

韦尔韦尔取来吉他，弹起一首礼拜圣诗，大家都唱起来。演奏乐器是违反教规的，这连娜塔丽都知道。不论什么事情，一到门德尔松家，便都颠倒了。妇女们清理了餐桌，端上来茶和粗蛋糕，这些歌手唱起了一支小曲，讲的是一个像是老国王科尔之类的拉比派人去召集拉琴的、敲鼓的以及吹笛子的等等，他们唱得兴高采烈。娜塔丽也去厨房里和妇女们一道赶在断电以前把盆盆罐罐都洗干净。餐厅里面，韦尔韦尔弹起了一支古老的催眠曲：《葡萄干和杏仁》。现在是由埃伦独唱这支曲子，他以熟知所有意第绪语的诗篇而扬扬得意。埃伦在轻柔的吉他的伴奏下唱出了那段不断出现的胡说八道的副歌，娜塔丽为之激动，它勾起了她对童年情景的强烈回忆：

宝宝睡在摇篮里，

底下有只白山羊。

小小山羊做小贩，

宝宝也干这行当。

葡萄干和杏仁，

睡吧睡吧，小宝宝。

她听见外面的门开了又关上。阿夫兰·拉宾诺维茨出现在厨房门口，他苍白的脸上露出微笑。“娜塔丽？”她走向门口，用围裙擦干两手。过道里还飘散着礼拜晚餐的香气，墙头支架上的灯光斜照在穿着灰雨衣的拜伦身上，他一手拎着一只大旅行袋，另一只手上是一个皮公文袋。娜塔丽吃惊得险些两条腿都站不住了。他的样子变了很多，但是绝对没错，就是他。

“嘿，宝贝儿。”拜伦说。

(1) 吉姆是詹姆斯的昵称。

(2) 达达尼安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主角，总领事指拜伦身负传递国家机密文件的重任，有点儿像达达尼安。

(3) 原文是意第绪语。

(4) 《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亚伯拉罕的儿子。

第四十三章

全球滑铁卢二：“火炬行动”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是英、美方面安抚斯大林的一个姿态。从我们进攻苏联那天起，他便喋喋不休地要英国人“立即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个要求不过是空喊一气，斯大林自己也明白。英国人衰弱到如此地步，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第二战场。

但是，一旦日本不甘受人捉弄而袭击了珍珠港，使罗斯福兴高采烈地投入世界大战，斯大林的要求也就变得咄咄逼人了。没有损及一根毫毛的美国既已坐收渔人之利，又庆幸远远地处在轰炸机的航程之外，而它本身具有出兵一千万的潜力。它生产军事器械的能力是无限的，而苏联已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

然而，那个爱好战争赌博的总统只有一支训练得半生不熟的、正在扩充中的军队，兵员都是新近征召的，带兵的军官都不曾上过战场。国内人心惶惶。温和的配给法令引起了一片抗议的号叫；我们德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节约措施，在娇生惯养的美国人看来就像世界末日已到。更加糟糕的是——这正是他们的致命弱点，罗斯福也知道——美国人民和意大利人一样，经不起战场上的重大伤亡。这个事实决定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切战争决策，包括北非登陆行动在内。

罗斯福解决问题的办法可加以彻底剖析。美国赢得世界帝国的公式有两个方面：

第一，德国第一；

第二，利用他人的流血来使德国流血。

罗斯福是怎样做到这两点的，这将是政治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长期研究的课题。

罗斯福的困境

罗斯福的子民们并不赞同他的“德国第一”的目标，他们所要求的是为珍珠港报仇雪恨。由于威克岛和菲律宾群岛已落入黄皮肤的进犯者手中，美国人的种族暴行也愈演愈烈。数以万计的日本血统的美国人被关入集中营，跟德国防线上的犹太人完全一样，并且也是为了完全一样的原因——他们是战时的安全隐患。罗斯福对我们就犹太人所采取的安全措施表示抗议时的那种涕泪纵横的义愤之情，在日本人身上就完全不见了。

英译者按：日本移民所受的苛待是战争歇斯底里所致。他们没受到集体谋杀，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全都活着，并且领回了他们的财产。这件事情本身固然不容辩解，但是它有别于德国人对待犹太人之处则为冯·隆将军所不见。

然而，这位总统很快就发觉，战争并不全然是像饮酒嬉乐一样的快活事情。就在他的大西洋海岸一带和加勒比海地区，沿海城市入夜后灯火大放光明，正好给我们的潜艇提供了瞄准目标，闹得他们深夜里鸡飞狗跳。令人心惊肉跳的告急呼号全向罗斯福涌来，不是要求军火支援，便是要求行动支援，败退的菲律宾守卫部队发来的，夏威夷司令部发来的，中国人发来的，英国本土防守部队发来的，非洲、缅甸、澳大利亚、印度的英军发来的，而叫得最响又最难听的则是苏联。但是，美国的战时生产还没安排就绪，何况罗斯福还有他自己的陆、海军需要装备。他的日子很不好过。

尽管如此，英、美两国的计划人员还是得着手制订一份第二战场的作战计划。美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们都还没闻到过战场上的硝烟味，他们都是按照教科书上的条目思考的：尽早在海峡沿岸发动强攻，然后穿越北部的平原地带直捣柏林。但是，英国人反对这个主张。他们提出在挪威、在北非、在中东的作战方案，事实上是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就是不要在我们能够集结大量兵力的地方，让红军去摧毁德国的武装力量；这会使战后有一个孱弱的俄国，那就更好！

如同后来人们所知道的，两国参谋部之间打了一场“横跨大西洋的笔墨官司”，你来我去争执不休。罗斯福也听任一封封信件、一份份备忘录、一次次访问、一轮轮会议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他从未对马歇尔将军的下述美国方案给予有力的支持：

第一，在英国大量集结人员和补给；

第二，如果俄国显出溃败的迹象，作为一项紧急措施，一九四二年就在法国紧急登陆；

第三，否则，一九四三年发动横渡海峡的全面进攻。

罗斯福丝毫不曾为之出力，因为他自有完全不同的打算。

罗斯福的基本作战计划

中途岛之战使他得以放手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摧毁德国。

在那以前，有一个所向无敌的日本在他背后虎视眈眈，他还不敢针对我们放手大干。要是山本五十六在中途岛得手的话——他也完全应该可以——舆论就会迫使罗斯福在太平洋上投入全部力量。但是，在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大捷之后，他就可以把他的“草深林密的头脑”用于利用他人的流血去赢得自己对全世界的统治。实际上，这也就是不惜任何代价使苏联一直打下去。

富兰克林·罗斯福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计划就是要以蛮横凶悍、人多势众的苏联大军从背后进攻德国，别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他无情而坚决地看准了这个最有利的机会。从军事上说，这是一个一清二楚的绝妙计划。可悲的是，这个计划奏效如神。

这就说明了他何以会如此狠心地分配美国的作战物资。他无情地克扣太平洋部队，几乎使他们在瓜达尔卡纳尔的殊死激战中支持不住，同时却通过波斯湾和北方航线把大量物资供应给不知感恩、贪得无厌的俄国人。他还经由好望角和红海给埃及的英国人送去充足的供应，处于困境中的隆美尔大军却由于希特勒的置之不顾而弹尽粮绝。这样一来，罗斯福就可以稳操胜券，当他的未经战阵的部队在只有微不足道的维希军队抵抗的法属北非登陆之后，远在两千英里之外的阿拉曼，我们骁勇善战的非洲兵团就会处境不利，阵脚大乱。

罗斯福的诡计

他还巧妙地把没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违约责任推给英国人。

他听任“横跨大西洋的笔墨官司”拖延下去，直到马歇尔从伦敦向他报告，两国的参谋人员相持不下，形成了僵局。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向来力主转向太平洋。遭受挫折的、恼怒的马歇尔本来就是跟乔治·华盛顿一模一样的一个不知变通、独断专行的人，他也向总统建议，对付英国人的冥顽不化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面转向太平洋。

这正是罗斯福盘算好会到来的时机。他不失雍容大度的本色，通过他的心腹人物哈里·霍普金斯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收拾起自己的杯盘一走了之”是不对的。罗斯福喜爱说上几句家常话来掩饰他的深沉心计。西方盟国总得在一九四二年找个地方跟德国人交战，以示对俄国人言而有信。既然英国人果真这样谨小慎微，况且苦战已久，力有不济，他又何乐而不欣然从命，接受他们的一项建议：法属北非在他看来是完全合

适的。

马歇尔提出警告，开辟一个地中海战场就等于取消在一九四三年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不过他还是恪尽军人的天职，听从罗斯福的决策。所以从表面上看，“火炬行动”是罗斯福对英国人的一个让步，而实际上正中他的下怀。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在这里以能够洞悉别人的肺腑自命。据我亲眼所见——有时是近在身边——罗斯福先生是一位精明练达、随手解决问题的能手，他根据常识，也根据他对历史情况和对后勤限制的深切了解，解决日常的问题。他也有足够的自知和知人之明，凡是需要从长计议的事项，他都完全信任马歇尔和金这样深谋远虑的人士，在这类问题上，他们也确实游刃有余。

丘吉尔承担了去向斯大林通报这个坏消息的责任，因为罗斯福是在故作姿态向他“屈服”之后，才把美国军队投入一次万无一失的行动。法属北非是最省力的接触，入侵部队碰不到一个德国军人；它又不在德国飞机的航程之内。他所要担心的只不过是法国的“荣誉”（这一点已经因为他和头号妥协人物达朗的交易而不成问题了），天气或潮水的反常现象也许会淹死几个美国兵，或者在他们涉水上岸的时候浸湿他们的双脚，使他们染上肺炎。这支无敌舰队的后勤装备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大规模生产和组织过去是，现在也是美国的拿手好戏。

斯大林在莫斯科向丘吉尔大发雷霆，不过他当然不是真的动怒，这纯粹是一幕政治表演。

丘吉尔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文章，详细叙述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那次长时间会谈中，斯大林对他是多么粗野无礼，然后又把他延入私邸，摆上葡萄酒和伏特加，把莫洛托夫也请来担任供人揶揄取笑的陪客，快快活活地享用一顿整头烤乳猪的午夜点心。丘吉尔因为头痛欲裂，谢绝了这道美点。这幅画面是留传下来了——头号布尔什维克津

津有味地吃掉一头猪，奉陪他的是神情倦怠、心头作呕的年迈的头号帝国主义分子。

英国人当时顶住了要在法国登陆的计划，这是一次聪明之举。八月间的迪耶普之役，大部分加拿大入侵部队不是在我们手中送命就是当了俘虏，这一点可以用来做证。如果在一九四二年或者即使是在一九四三年试图在法国登陆的话，英美联军，特别是初出茅庐的美国兵，会受到何等热烈的欢迎。但是，在北非登陆之战中，他们恰恰是像罗斯福盘算的那样，如同举行一次茶会一般轻松愉快。事实确实如此，直到隆美尔在阿拉曼大战之后挥师横越大沙漠，才叫他们首次尝到了货真价实的战争的辛辣滋味。

英译者按：冯·隆故意贬低有史以来就其规模、困难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而言都是无与伦比的一次远渡重洋的进攻作战。如果说这次作战显得轻而易举，那是因为它计划得周密，执行得完美。要不然的话，它也未尝不会是像加利波利登陆战那样的一场惨败，而失败的规模可就大得无法比拟了。

第四十四章

她跃身投入他的怀抱，拴在链条上的皮公文袋敲中她的臀部。重重的敲击，紧紧的拥抱，她嘴上的热烈而急切的亲吻，几乎全都没被感觉到，因为她已是灵魂出窍，眼神迷乱。

“小儿子在哪儿？”拜伦问她。

她紧紧抓住他的手，说不出一句话来，像是要把她的惊喜交集的爱情全部集中到她紧攥着的手掌中。她拖着他绕过餐厅外面阴暗的走廊，转了几个弯。这套住房的里屋正闹翻了天：这是一间大卧室，男孩子们笑着嚷着追逐小姑娘，姑娘们厉声尖叫着四处躲藏。一个小女孩坐在床上，抱着一个穿着干净的蓝水手衫的小孩。

“那儿。他就是你儿子。”

从餐厅里传来异口同声的合唱：

小小山羊做小贩，

宝宝也干这行当。

葡萄干和杏仁，

睡吧睡吧，小宝宝。

拜伦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看那婴孩。孩子们看见了他，便都站住不跑了，他们的喧闹也停了下来。娜塔丽使劲克制住自己，才没哭出来，只问了一声：“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很像我。”

“上帝，瞧你说的！他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小塑像。”

“我抱他起来，他会害怕吗？”

“试试看！”

拜伦穿过静悄悄的孩子们，走向那婴儿，把他抱起来。“喂，孩子，我是你爸爸。”

松手交出小孩的那姑娘皱起眉头，因为听不懂英语。路易斯瞧瞧妈妈，又瞧瞧爸爸，把两只小手放在拜伦的腮帮子上。

“他是一个沉小子，”拜伦说，“你是用什么东西喂他的？”

“我跟你说了你会不相信。章鱼、乌鸫鸟，什么都吃！”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眼睛里涌出了泪珠，他用手指去揩拭她的面颊，她方才感觉到又湿又滑，“他已经是一个走天下的人了，你知道。吃下肚的山羊奶和干酪也不知道有多少了。拜伦，你喜欢他吗？”

“他是一个棒小子。”拜伦说。

别的孩子们都在看着，都在听着，没人交头接耳，也没人露出笑容，一张张小脸都是神情严肃而充满好奇的。娜塔丽仿佛也看得见他们睁得大大的一本正经的小眼睛里所见到的拜伦：一个身材高大、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基督教徒，面容刚毅，一身外国服装，还有一个皮袋子用链条拴在手腕上。他的外貌和语言都不属于他们本族人，俨然是一副做爸爸的神气，把一个他们自己的人抱在手里。

“来，你得先见见埃伦，然后我们再到我的房间去说话，我的上帝，我们总该有话要说吧！你得给我说说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我到现在还吃惊得合不拢嘴呢。”她把孩子接过去，皮公文袋在他们两人之间晃荡。“拜伦，这是什么东西？”

“过一会儿，我会把它说给你听的。”

拜伦在餐厅里出现，引起了经久不息的、像开了锅似的轰动。醉醺醺的埃伦大喜过望，激动地用意第绪语向大家说明——“娜塔丽的男人

从美国来，是美国海军！”众人啧啧议论，挨个儿握手问好，在拉宾诺维茨旁边摆上一个新的座位，给他们添上一道道菜和一巡巡酒；在拜伦硬咽下去几口根本不想吃的食物的时候，响起了一阵用意第绪语唱的情绪热烈的欢迎曲——所有这些都得占去时间，可是谁也推不掉犹太人的殷勤好客。

娜塔丽抱着路易斯站在门口，看得出了神。他就坐在门德尔松一家人中间，她的拜伦·亨利。饭桌上点起了八支礼拜的蜡烛，其中有两支是她亲手点燃的——这真是她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不可思议的场面。尽管他显然不太自在，可是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意第绪语的祝贺，他还是一面听着杰斯特罗的翻译，一面做出亲切热情的回答，而所有在场的人都在热情洋溢地接待他。他是她的丈夫，凭这一点就够了。他还是美国海军军官。即便美国领事馆驳回了有些人的申请签证，也没关系。他们也跟法国人一样，跟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在等待着美国人对希特勒发动反攻，如同他们笃信上帝的祖先等候着救世主的降临一样。对于像闪电一般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拜伦，他们似乎并不觉得奇怪，美国人本来就是超人嘛。反正各种各样令人吃惊的事，在这些人看来已成家常便饭了。生活已经陷于混乱，不见得有哪一桩事情和别的事情相比会显得格外出奇。

拉宾诺维茨和拜伦之间的迥然不同使她深有感触，这两个男人此刻正在烛光中比肩而坐，因为现在已经停电。矮胖的巴勒斯坦人面色白皙，两肩低垂，尽管他现在心情平静，他的表情也是一种疲惫、悲哀和决心的混合体，但他和拜伦显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她的丈夫则有一个美国人的眼睛明亮、充满自信、不脱稚气的神情。他的脸上添了一番有过新经历的痕迹，至于到底是些什么经历，还有待于听他介绍。不过，这个拜伦·亨利即使活到九十高龄，即使一生都过着艰苦岁月，他的相貌也绝不会跟阿夫兰·拉宾诺维茨相像。

“对不起，我该告辞了。”拜伦站起来。他们也不挽留，只是响起一

片再见声。娜塔丽抱着路易斯，把他带到墙壁上堆满了黄封面存书的小房间。门德尔松太太凭借梳妆台上燃着的一支长蜡烛的光亮，正从壁橱里拿出埃伦的睡衣睡裤和晨衣。惯常是埃伦睡的双人床已经铺换一新，娜塔丽睡的小床已经收起拿开。“你叔父上别处睡了，祝你们节日愉快，晚安。”她一口气说出这一串意第绪话便走掉了，不给娜塔丽一点儿时间笑一笑，红一下脸，或是道一声谢。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拜伦说，“她可真是一个好妇人。那门是怎么锁的？”

“有两道闩。”娜塔丽有点儿犹豫地说，她正在把张口打哈欠的路易斯放到儿童床上。

“好，锁上它。”他用一把钥匙从手腕上解开链条，随手把皮袋子扔在椅子上，“我是一个临时外交信使，娜塔丽，所以我才带着这玩意儿，所以我才上这儿来。我在直布罗陀的一艘潜艇供应船上工作，我从八月份以来都在那儿。”

“你是怎么干上这个差事的？你是怎么找到我的？还有——哦，亲爱的——”

“都是恰好碰上的。”他一下把她搂在怀里。

她听任他紧紧搂抱自己，不住地吻自己，尽管她快要全身麻木了，她一心只想使他快活。她想起如果他们马上就急匆匆地相亲相爱，她所穿的令人作呕的内衣可就要暴露在他面前，都是些粗厚的灰色棉织品，在锡耶纳所能买到的，只配给母猪穿。她所珍爱的在里斯本买的女式内衣仍然带在身边，可是她又怎能使他暂且住手，让她换上内衣呢？娜塔丽巴不得马上就赤条条地在旧地毯上躺下，她的心头洋溢着不胜惊异的仰慕和感激之情，但是有一点是她办不到的，那就是情欲冲动。他像一颗炮弹一样嗖的一声射回到她的生活中来了。

没想到他的热吻停止了，他的拥抱也放松了。“娜塔丽，那娃娃在

瞧着我们。”

路易斯确实站起来了，两手抓住儿童床栏杆，神情活泼地看着他们两人。

“哦，没关系，他不过是一个一岁的娃娃，”她嘀咕了一声，“他就像一只浣熊一样好奇。”

“浣熊，见鬼，他的神气好像是在把一切都记下来似的。”

娜塔丽忍不住一阵笑。“也许是这样，亲爱的。他也有一天会轮到的，你明白。”

“说实话，我觉得别扭。”拜伦说，两手放掉了她，“说来古怪，可是一点儿不假，那娃娃长了一对大人的眼睛。”

“确实，亲爱的。”娜塔丽说，竭力想不出声地深深缓一口气，“我干吗不把他洗干净了，让他上床睡觉呢？你不在意吧？我们可以谈一会儿，也好让我对你更亲近一点儿。”

“很好，就这么着。你的主意比我的好，我打算把儿童床像鹦鹉笼子一般遮盖起来。”

“你瞧，亲爱的，你总得定定心。”她又笑了。拜伦跟她戏谑一向都使她觉得开心，此刻她的神经却绷得像琴弦一般紧。“这番动作显然使他觉得十分新奇。”

“我想也是。他真的会走路说话了吗？”

她把他从儿童床里抱出来，让他两脚站在地上。路易斯歪歪倒倒走了几步，抬头看着拜伦，等他喝彩叫好。看得出来，他对此已有很大爱好。

“表演得好，小乖乖。现在你再说点儿什么。”

“哦，那你可听不懂他的话。”她抱起路易斯，在屋角的一个洗涤池

里把他脱光了，给他洗澡，“他叽里咕噜把意第绪话、意大利话和法国话都混在一起了。”

“我倒爱听一下。”

她有点儿含羞地斜瞥他一眼，说道：“你的模样真帅。”

“你可长得更美了。”

她觉得浑身甜丝丝的。“你爸爸呢？华伦呢？他们都好吗？”

“华伦？这是怎么回事？红十字会没把我的信转到吗？我给斯鲁特的信里也说了华伦。”

他刺耳的语调使她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我在五月里收到你的最后一封信。”

“华伦死了，他是在中途岛战役中死的。”

“哦，哦！亲爱的——”

“他得到一枚追授的海军十字勋章。”拜伦看了一眼手表，开始在这斗室里来回踱步，“瞧，去巴塞罗那的火车半夜里开车，离现在还有四个半小时。你得考虑收拾东西了，娜塔丽。你用不着带上许多东西，里斯本买东西仍很方便。”

她觉得莫名其妙了。“收拾东西？”

“埃伦得在这里等着总领事替他办好手续，我要把你和孩子带走。”

“什么？我的上帝，拜伦，是总领事说你可以带我们走吗？”

“我们现在就上他们那儿去。”

詹姆斯·盖瑟也跟门德尔松家的那些寓客一样，是一个见怪不怪的人。战争年头的马赛本来就已成了一锅上下翻腾的大杂烩：政治上的蝇营狗苟，钱财上的巧取豪夺，种族和国籍的混淆纠缠，背井离乡的难民

们的苦难和悲剧，以及自从腓尼基人时代以来就在地中海沿岸盛行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所以，和盖瑟的例行公事相比，什么离奇曲折的剧情和阴险诡谲的故事都黯然失色。这还不过是就他的合法职务而言。至于他和各种抵抗组织打交道的隐蔽活动中的经历，那可就跟流行的电影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没那么引人入胜而已，因为这种演出都是缺少让人大饱眼福的色情镜头的。总而言之，他在马赛任职的两年中，如他自己爱说的那样，几乎什么都见识到了。

话虽如此，拜伦·亨利的故事却也是一件新鲜事。此时盖瑟已换上睡衣睡裤，外罩一件晨衣，在日记簿上写下这番经过，忽然听见敲门的声音。站在门口的是亨利中尉，臂下夹着皮公文袋。

“对不起，打搅您了，先生。”

“你又来了？”

“先生，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楼下。”

“什么？这么晚了还在街上走，又没证件？”

“拉宾诺维茨和他们在一起。”拜伦朝下看了一眼总领事穿睡裤的双腿，说，“我现在闯进来，真对不起，先生。”

“不要讲客套了，叫他们都上来，快。”

亨利夫人抱着孩子进来，向他会心地嫣然一笑。虽然她的衣着陈旧，头发也没梳理齐整，浑身是一副慌乱狼狈相，可是看上她一眼，便使得潜艇军官的富于浪漫色彩的事迹容易被人理解了。难怪有一个男子汉为了她踏遍天涯海角！她抱在手里的俊美的婴儿便是中尉的襁褓中的翻版。阿夫兰·拉宾诺维茨没精打采地跟在亨利夫人身后进来，显得异常精神委顿，心绪不宁。

拜伦还在一个劲儿地说明他的计划，盖瑟却已开始思索用什么话最能打消他这个念头。这是一个可怕的主意，莽撞而十分危险。娜塔丽抱

着娃娃就坐在一边，他十分理解这位年轻丈夫心急火燎的心情。只能好言开导，他心想。“中尉，我们在维希的代办已经拿到了出境签证。今天收到的直通电报证实了这一点。现在我们随时都会收到签证，快的话也许明天就来。”

“是的，先生，您在吃晚饭的时候就告诉我了。但是我一直在想，现在我也还是这样认为，我为什么不马上就把娜塔丽和路易斯带走呢？这是因为我相信我能够带他们一起乘上去美国的飞机。”

他妻子清了一下喉咙，她的嗓音沙哑而迷人。“打这种交道，他很在行。”

“那是不消说的，亨利夫人，不过麻烦的是要穿过边界。”

拜伦挨着他的妻子坐在沙发上，内心紧张，身体挺直，不过神态倒还从容。“先生，只要亮出我的外交护照就足够了。利用它来对付移民官员的例行公事，就像用一把热刀切奶油一样省力。这你也知道。”

“不见得都是这样，要是你碰上一个爱找碴儿的法国边境巡官或者德国特务呢？我自己就碰上过。那条铁路线上，这两种人都有的是。你是有过境签证的，你的妻子和孩子却什么也没有。”

“我可以吹一通牛。”

“怎么个吹法？”

“这娃娃在直布罗陀得了重病，我们连夜把他送到马赛，我们没顾上办签证。我用蹩脚的法国话跟他们说。我会大喊大叫，甚至会装出一副笨嘴笨舌、暴跳如雷的美国官员的神气。我要把我吹的牛坚持到底，我向你们保证。”

“可是他们的护照上没有直布罗陀的印戳，没有法国的印戳，只有好几个月前的意大利印戳。”

“先生，所有那些鸡毛蒜皮都不成问题，我向你保证。我全能对付

得了。”

“不幸的是，你吹的牛有个漏洞，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比你的儿子长得更健壮的娃娃，中尉。他的身体可是不能更棒了。”

坐在娜塔丽膝上的路易斯像鳄鱼一般张大嘴巴打哈欠。他的面色极佳，他眨巴着的两眼清晰明亮。

“他可能是得了阑尾炎什么的，不过只是一场虚惊。”

盖瑟转而向着娜塔丽：“你准备好要帮他证实他吹的这通牛了吗？”

她还在犹豫，拜伦赶紧插嘴：“在火车到达佩皮尼昂以前，我们便要把该说的话排练完毕，记得烂熟。请不要担心，先生。”

盖瑟去打电话，要一辆领事馆的汽车和一名司机。“来点儿喝的好吗，我们全体？”他问，“今晚天冷。”

拜伦说：“谢谢，我们可得保持头脑清醒。”

“我想喝点儿，”娜塔丽说，“谢谢您。”

“我也要。”拉宾诺维茨说。

盖瑟一面给大家调酒，一面还在想着。要好言开导，他叮嘱自己。他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手里拿着威士忌，头上的白发凌乱，晨衣不停地晃动。“中尉，我想对你的夫人说几句心里话。”

“太好了，先生。”

“亨利夫人，我已经说过，火车上和边境上都有德国秘密警察的特务。这些人在火车上可是爱怎么闹就怎么闹，他们根本不管什么章程不章程，拉宾诺维茨知道这一点。你的丈夫也许真的能够保你过关，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那不在话下。可是另一方面，德国秘密警察对非法旅行的犹太人也是鼻子很尖的。这批特务全是狼心狗肺的家伙，有可能会把你拉下火车。”

“她不会被拉走的，”拜伦插嘴道，“如果被拉走的话，我也跟她去。”

“万一你被拉走，”盖瑟继续对娜塔丽说，仿佛他不曾听见拜伦说话似的，“在你受到审问的时候，你的娃娃也许就要从你手里被抢走。德国人都是这么干的。”他看见她的脸上掠过一阵惊恐的神色，接着又说：“我不是未卜先知，断言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有这个可能，你不能说它绝对不会发生。你一旦落到了他们手里，还能用一套骗人的假话让他们信以为真吗？”她一声不响地坐着，两个眼圈已经发红。他继续说下去：“你和孩子遭受拘禁之后，我就无法保护你们了。我们已经有一大批这样的案件需要进行交涉，都是些持有可疑的美国证件的人。有一些还被拘禁在警察局里；有少数几个人，不幸得很，已经上里韦萨特去了。”

“里韦萨特？”娜塔丽声音哽咽，对拉宾诺维茨说了这个名字。

“法国集中营。”他说。

拜伦冲着盖瑟站了起来：“你是在吓唬她。”

“我在跟她说老实话。你呢，年轻人？你是身上带着机密文件的人，一旦你吹的牛被人识破，德国秘密警察就可以把你当作一个骗子来处理，没收你的信使公文袋，一刀把它捅开。”

拜伦的脸变得苍白而呆板了。“这是微不足道的危险，”他停了一下，说，“我愿意试一下。”

“这不是你能做主的。”

拜伦的语气变得平静，近乎是恳求了。“盖瑟先生，你别吓唬人了。这件事是万无一失的，我担保。只要我们过了边界出了法国，就万事大吉了。这番担心害怕，你自己都会觉得好笑。我们还是要试试看。”

“你可不能。我是这个地区美国官员的头头儿，我的职责所在，不得不命令你不许这样做。我很抱歉。”

“拜伦，”娜塔丽说，语调听起来犹疑不决，睁大的眼睛显出内心的惊恐，“大不了是几天工夫的事。你走吧，上里斯本去等我们。”

他对着她发蒙了。“见鬼，娜塔丽，地中海上都快要天翻地覆了。直布罗陀已经有上千架飞机，翼梢挨着翼梢排好了队。只要一有出事的迹象，他们便会封锁边界。”她像是已经陷入绝境一般看着他，仿佛希望听到一句能够使她宽心的话，然而偏偏听不到。“我的上帝，亲爱的，我们从克拉科夫走到华沙，一路上我们的身旁都是纷飞的战火，可是你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我们现在有了路易斯。”

拜伦对着阿夫兰·拉宾诺维茨说：“你不相信我们能过去吗？”

这个缩在一旁闷头吸烟的巴勒斯坦人把头一歪，脸朝上看着拜伦。“你是在问我吗？”

“正是。”

“我很担心。”

“你担心什么？”

“我在去巴塞罗那的火车上被德国人拖下去过。”

拜伦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一阵子。“原来如此，所以你才要我先上这儿来一下。”

“对了，正是这样。”

拜伦在一张椅子上倒了下去，对盖瑟说：“把那杯酒给我喝了吧，先生。”

“我必须走了。”拉宾诺维茨说。他朝娜塔丽的眼睛投了最后的阴郁

的一瞥，抚摸了一下路易斯的面颊，便离开了。

盖瑟往杯子里添上了威士忌酒和苏打水，想起了他在从维希回来的火车上翻过一遍的那本法文的反犹刊物《黄皮书》里的头一篇文章。照片都是在一个法国政府在巴黎举办的名为“犹太人的性格和容貌”的展览会上拍摄的：钩鼻子、鼓嘴唇、招风耳的大石膏模型。路易斯·亨利是完全对不上号的，可是如果法国的移民查验员或者德国的秘密警察对他下手的话，他就跟他妈妈一样是一个犹太人。要是情况不像现在这样的话，不消说，亨利太太就是没她的中尉丈夫陪伴，也能闯过任何一处边界站。一个美貌妇人，又是做妈妈的，还是一个美国人，通常都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德国人已经把在欧洲的日常旅行变成一桩要让犹太人拿性命去冒险的事，就像要从一幢烈焰熊熊的高楼上纵身跳下一样。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几片废纸，也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盖瑟认识一些犹太人，他们的护照和出境签证都是有效的，可是他们都情愿在法国住下去，只是因为不敢去和边界上的德国秘密警察照面儿。

盖瑟把酒杯递给他们，这时房间里一片死寂。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空气，他说起曾经在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上送几个英国飞行员逃出法国，都是伪装成烧火工人或火车司机。不过，他们都是些强壮汉子，他解释道，受过逃命脱身的训练，准备好了去跟德国秘密警察打交道，但还是出过几次不幸事故。领事馆的汽车到达之后，盖瑟便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了。火车还要再过一个钟头才开，他说。拜伦上火车站只要二十分钟就够了，他要单独和家人相处一下吗？汽车司机会去把亨利夫人的行李取来，既然她已经到这儿来了，就不妨住下来等候出境签证到达。明天早上他会派人去把杰斯特罗也领来，他会亲自照料他们三个，直到他们动身去里斯本。他自己要陪他们走到边界，或者派一个靠得住的人代替他去。

他把拜伦和娜塔丽领到一间小卧室，便把房门关上。娜塔丽没朝拜伦看，径自把熟睡的娃娃在床上放下，又用她自己的外衣把他盖上。

拜伦说："我没想到你会这样。"

她把脸对着他。他背靠门，手插在裤兜里，两腿交叉着。她第一次在锡耶纳的街上看见他，从杰斯特罗的汽车上招呼他时，他那副模样就跟现在完全一样。

"你气坏了。"

"倒也未必。他把你给吓到了，现在我还认为我们本来是走得成的。要香烟吗？"

"我早就不吸烟了。"

"我认得那枚别针。"

"华沙离现在好像有一百万年了。"

"我要在里斯本等你，娜塔丽。我有三十天假期，我就用来等你好了，我每天都要上领事馆去打听。"他的笑容是优雅无比的，又好像是遥隔云天的，"我担心没法儿订到咱们在埃什托里尔度蜜月的那套房间了。"

"试试看。"

"好，我就试一下。"

于是，他们便回忆起往事。卡塔尔·埃斯特的名字也出来了，拜伦聊起了派他去到"海鳗"号报到的命令，也赞美了一通海军的新潜艇。娜塔丽尽力而为，表示听得有趣，并且有所对答，其实这些话都乏味透了。他没伸手把她搂在怀里，她又不敢自己主动。她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所以心里对他觉得畏惧。难堪的疑惧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她心头，他的那番万里寻妻的惊心动魄的事迹此时此刻却成了最使他们难受的事情。但是，在这乐极生悲的转折关头，她又能做什么呢？在德国人的眼里，在维希法国特务的眼里，这娃娃是一个犹太人。这种恐惧不是拜伦所能体会的。这是一块足以使他们的婚姻撞得粉碎的礁石，并且确实有

这么一块礁石。

“我想该是我上路的时候了。”他终于说，语气平淡冷静，说着便站了起来。

这触发了娜塔丽的反应。她立即向他冲去，双臂紧紧将他箍住，一次又一次发狂似的对着他的嘴亲吻。“拜伦，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是没办法。我不能不听盖瑟的话。我想他说得对，要不了一个星期我就会来的。等着我！原谅我！爱我，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永远爱你，直到我死。难道你信不过我？”

他用温柔的亲吻回答她。他说话的时候又露出那奇妙的忧郁笑容，这样的笑容从一开始就曾使她心神迷醉。“为什么，娜塔丽，你和我都是永远不会死的。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他走到床边，低头看着两颊通红的熟睡的婴孩，“再见，小乖乖。我很高兴能够见上你一面。”

他们一同走进起居室，和盖瑟握了一下手，他便走了。

第四部　帕格与罗达

维克多·亨利头戴钢盔，身着救生衣，站在左舷观看自己舰上的主炮发射的红色曳光弹一发接一发地飞入闷热的夜空。

第四十五章

维克多·亨利头戴钢盔，身着救生衣，站在左舷观看自己舰上的主炮发射的红色曳光弹一发接一发地飞入闷热的夜空。在一大片徐徐飘荡的绿白两色的照明弹下面，瓜达尔卡纳尔岛海面上露出了影影绰绰的敌舰阵列，在烟雾中和“北安普敦”号夹叉射击溅起的冲天浪花中若隐若现。

“鱼雷！舰艏左前方发现鱼雷！舰长，左舷发现鱼雷，进入角十度！”

监视哨、电话传令兵、舰桥上的军官和水兵都一起喊了起来。尽管排炮不断轰鸣，震得帕格的耳朵几乎听不到声音，眼睛也被耀眼的火光照得模糊不清，但他还是听到了这些喊叫声，也看到了正在逼近的鱼雷所激起的尾波。帕格当机立断，尖声喊道：“左满舵！”（掉转舰艏正对尾波，想从这些尾波的间隙中穿过去，这是唯一的脱身机会。）

“左满舵，舰长。”舵手的声音高昂而坚定，“满舵左，先生。”

“好极了。”

几乎就在正前方，两道闪闪发亮的磷光划破漆黑平静的海水，贴近舰艏，稍带一点儿角度疾驰而过。真是千钧一发！另外三艘重型巡洋舰已被鱼雷击中，黄色的火焰在舰艉熊熊燃烧，浓重的烟柱直冲云霄。三艘受伤的巡洋舰是“明尼阿波利斯”号、“彭萨科拉”号和“新奥尔良”号。鱼雷像鲱鱼一样，在特混舰队的周围群集游弋。鱼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一支潜艇编队发射的吗？在头十五分钟里，这次交战便已经是一场灾难，要是他自己的兵舰也……兵舰在转身的时候，两条绿色的尾波不见了，接着又出现了，从正下方一闪而过。这一切舰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周围响起一片混乱的喊叫声。天哪，这下子要被打中了！他抓住

舷墙，停止了呼吸……

一片火光！

轰隆一声，黑夜顿时像在阳光下一样明亮。

“北安普敦”号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夜战中沉没，这次海战也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如今日本海军已经覆灭，但是，美国海军也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塔萨法隆格战役有什么值得庆幸之处，它是一场愚蠢而徒劳的灾难。

当时，美国已从海上、空中和陆地控制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日本人为了给岛上遭受饥饿和疾病折磨的士兵提供补给，把驱逐舰悄悄开进叫作塔萨法隆格的小海湾，将一桶一桶的燃料和食品从舰上滚入海中，再由岛上来的小船把它们拖回去。这些驱逐舰并非前来讨战。但哈尔西命令一支小型巡洋舰舰队航行六百英里，从新赫布里底群岛来到瓜达尔卡纳尔岛，阻击并击沉敌人的一支新的庞大的登陆部队。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支登陆部队，这是情报不确造成的一场虚惊。

指挥这支舰队的海军少将在启程前两天才接手，这支舰队是由瓜达尔卡纳尔岛历次战斗之后的残余部队拆散原来的建制混编而成的。海军少将对这一带的情况不熟悉，他的舰只也没有在一起进行过训练。第六十七特混舰队拥有雷达、搞突然袭击和强大的火力等优势，本来是完全可以彻底消灭敌人的。日本人只有八艘驱逐舰，而他有四艘重型巡洋舰、一艘轻型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

但他在制订作战计划时，以为日本驱逐舰的鱼雷像美国的这类武器一样，射程只有一万两千码。事实上，日本鱼雷的射程能够达到两万码。如果用低速发射的话，射程还可以远一倍，它的弹头的摧毁力也大得多。舰队在开往北方之前，海军少将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维克多·亨利提到了这一点。在此之前，早在一九三九年，他就写过一份关于日本鱼雷的备忘录，正是这份备忘录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涯。可是，这位新

上任的将军冷漠地重复说："我们要逼近到离敌舰一万两千码的地方，然后开火。"

这就容不得帕格对此再有异议了。

十一月三十日夜间，日本的驱逐舰队司令被困在靠近海岸的一片没有机动余地的海域中，火力配备大大处于劣势，巡洋舰射出的八英寸口径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他周围，照明弹在头顶上发出耀眼的亮光，他的舰队笼罩在美国炮火的硝烟和溅起的浪头之中。因此，他孤注一掷，把所有的鱼雷向炮口冒出火焰的远方发射了出去。霰弹鱼雷弹头击中了美国全部的四艘重型巡洋舰。日本人得胜溜走了，毫发未损。

雷鸣一般的气浪撕裂着帕格·亨利的耳膜，他被这股气浪震得双膝跪地。他挣扎着一跃而起。整个舰身像出了轨的火车一样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更糟糕的是，舰身突然倾斜，这比火焰蹿上左舷更糟。他昏昏沉沉地约略估计——在几秒钟内——舰身倾斜了至少十度。鱼雷炸开的窟窿该多大啊！

"朱诺"号被鱼雷击中，在一声爆炸的巨响中沉没，这情景他是忘不了的。他冲进驾驶室，抓起话筒。"听着，我是舰长！"他听到了下面甲板上扩音器里自己刺耳的吼叫声，"向三号炮塔的弹药库灌水，将五英寸口径的备用炮弹丢入海中！再说一遍，向三号炮塔的弹药库灌水，将五英寸口径的备用炮弹丢入海中！回话！"

电话传令兵拉开嗓门高声喊着，命令已听到并在执行。甲板仍在摇晃抖动，"北安普顿"号就像撞上礁石一般，但帕格知道，此刻他是在水深六百英尺的海域上。他拿起话筒大步走出驾驶室，来到舰的左舷，扑面而来的热浪使他大吃一惊。简直像打开了炉膛门一样，整个舰艉都是熊熊烈火，在这黑夜里把四周的海水照耀得一片橙红。

"全体官兵注意！我是舰长，我们舰的左舷后部被鱼雷击中，也可能是中了两枚鱼雷，迅速报告损伤情况。消防队和抢险队立即出动，到

舰艉就位，协助控制火势，并防堵进水部位。副舰长，到舰桥坚守岗位……”

经过几个月的刻苦训练，发布命令的词句迅速在他脑子里闪现。水兵们觉得这种训练最厌烦无聊，然而这种训练现在管用了。在驾驶室里，电话传令兵都在压低嗓门转述损伤情况报告。值班军官和舵手弓着腰伏在铺有舰体图的海图桌上，用黑色和红色铅笔涂着下层甲板的舱面图，黑的表示进海水，红的表示起火。第一批的严重损伤报告是：三个螺旋桨轴停止转动，通信和动力设备失灵；C甲板和D甲板进水浸油。帕格一面发号施令，一面在考虑抢救的对策。控制火势，制止进水，获得充分时间驶回港口，这是值得一试的。图拉吉岛距此十八英里，另外三艘受伤的舰艇已朝该岛方向驶去。

“到后锅炉舱去，抢修破裂的燃料管道和蒸汽管道。所有还有动力的泵位，将燃料从左舷抽到右舷，把左舷舱里的水抽到海里去，还有——”

又是一声爆炸！他脚下的甲板猛地一震。在舰艉远处，救生船甲板的后面冒出一股又粗又黑的油，像得克萨斯的一眼喷油井。这股油柱喷上去后，又弯弯曲曲地散落下来，向船桅、向火炮射击指挥室、向甲板倾注而下，三号炮塔的周围落下一片黏糊糊的稠雨。火焰沿着浸透油的桅杆攀缘而上，在浓烟弥漫的天幕下，矗立着一座明亮的火塔。下层甲板不断发生爆炸，溅起阵阵油雨洒向烈火。

照这样下去，军舰支撑不了多久。不论舰体有多长，也不论有多么粗大的火炮，它不过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它的稳固性和抗损伤的能力差得可怜。这艘军舰不是按照作战的要求建造的，而是根据政客们签订的一纸条约的愚蠢限额建造的。帕格对此早有所知，因此他拼命抓紧应对危急事故的训练。唉，真糟糕，鱼雷不偏不倚正巧命中这艘重型巡洋舰的致命弱点——击中了偷工减料的装甲带的舰艉部位，将主要的燃料油舱炸开了一个大洞——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多孔发动机和锅炉

舱也炸坏了。开往图拉吉岛的航程将是一段艰难的航程。下面的海水一定会像瀑布一样涌入船舱。

眼下用抽水机抽水暂时还可以控制住。舰体很长，大约有二百万立方英尺的空间，这是很大的浮力。只要他这艘军舰不马上爆炸，只要敌人不再用鱼雷攻击它，只要火势能控制住，他就有可能把这艘军舰驶进港口。哪怕驶进浅滩，“北安普敦”号也还是值得全力予以抢救的。消防队的队员们拖着轻便消防车和软管在滑溜的甲板上四处奔跑，在炫目的火光下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在移动，闪闪发亮的水柱激起了一团团橘红色的滚滚水汽。损伤报告源源不断地报到上面的驾驶室，军官和水兵们讲话的声调变得像是在照章办事了。舰艏的机舱里还有动力，一个螺旋桨也足够把这艘受伤的军舰推进图拉吉港了。

尽管军舰被鱼雷击中使人心痛，一场惨败已成定局；尽管在夜间从一艘军舰上发出的火光和声音令人毛骨悚然——炫目的火光、震耳欲聋的嘈杂喧嚷、呼号声、惊叫声、冲鼻的燃烧气味、刺眼的烟雾、不断倾斜的舰体、乌黑的海面上的噩梦般的红光、舰桥上发出的舰船间联络和水兵讲话的聒噪声——尽管处境险恶；尽管要当机立断，大胆做出决定，但维克多·亨利并不心慌意乱，也不垂头丧气，反而觉得自中途岛以来第一次这样浑身是劲儿。他回到驾驶室，通过舰船间的通话器喊叫起来：“鹰头，鹰头，我是鹰眼，请回答！”

回话的是一本正经的拖腔：“鹰眼，鹰头在听着，请回答——”这时，一个年纪大些的声音插了进来：“小伙子，不要挂上，他是‘北安普敦’号上的帕格·亨利，我要同他讲话……喂，帕格，是你吗？”舰队司令们都是不管通信联络的规章程序的。“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伙计？从这里看过去，你们的情况不妙啊。”

“这里”是指“檀香山”号，是特混舰队中唯一未受损伤的巡洋舰，在西北方向投下一条狭长的影子，它是靠驱逐舰的掩护逃出鱼雷攻击的水域的。

“将军，我们还有一个机舱和一个螺旋桨。我们也向图拉吉岛开，我们想一面开一面进行修复，或者说修修看。”

“你们的舰艉上一片火海。”

“我们正在努力救火。”

“要帮忙吗？”

“现在还不要。”

“帕格，据雷达屏幕显示，这批强盗向西撤退了。我将绕萨沃岛搜索一圈，在鱼雷的射程之外同他们交火。喂，你需要帮忙的话，我就派几个小伙子去。”

“好的，好的，先生，祝您搜索成功。不必回话。”

“祝你走运，帕格。”

在通话的时候，副舰长来到了驾驶室，他头戴钢盔，一张圆滚滚的脸上沾满了煤烟灰和汗水。他负责军舰的抢险，而舰长则指挥驾驶军舰。经过多次战役、轰击、长途航行以及在海军造船厂的大检修，帕格对这个圆面孔、沉默寡言的爱达荷人建立了信心，尽管在私人关系方面，他们心照不宣，保持距离。帕格在上次为格里格送上去的鉴定报告上，说他有能力担任一舰之长。最新一期的海军公报上通报，格里格已经被提升为四道杠，大家都期望他随时接替“北安普敦”号的舰长职务。帕格已接到命令，一旦有人“接替”他的职务，他就要飞回华盛顿待命。有格里格负责抢险重任，帕格才有时间进行思考。看来他自己倒霉倒定了！格里格的任命可能正在路上，但这一任命到达太晚，使他以舰长的身份置身于一场出师不利的夜战中。如果他损失了这艘军舰，他就要受到军法追究，而他又不能这样来为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一个饭桶司令用一个狗屁不通的作战计划使他陷入了鱼雷穿梭的水域。

火势不再那样迅猛蔓延了，主舱壁也露出了水面，他听到的报告是

这样说的。但帕格正注视着两个指示仪：一个是倾斜仪，它的指针正慢慢地向左移动；另一个是他亲手装上的铅垂线，它表明舰艉部分正在下沉。他想掉头朝东北方向向图拉吉岛行驶。所有电话系统都失灵了，甚至传声路线，有的被海水浸湿而接地了，有的烧掉了，有的震松了。传令兵要将每道命令传到前桅，先要沿主甲板，通过浓烟弥漫、水油满地的通道，再下几层甲板到舰艏舱。用这样慢的程序指挥军舰的航行令人恼火，但它总算在恢复正常。这时格里格正派出援救小组，去解救被海水淹没的船舱中的士兵。受伤的士兵被安顿在最上层的甲板上，射击指挥班被困在烈火熊熊的主桅上的火炮射击指挥室里，身着石棉防护衣的援救队员，身后喷射着雾蒙蒙的水珠，慢慢地爬上去，把他们救下来，免得他们被烈火活活烤死。

正前方水平线上，佛罗里达岛在海面上突起，把图拉吉岛隐没在它的阴影里。现在军舰已倾斜到二十度，相当于一艘重型巡洋舰在八级大风中摇摆颠簸的倾斜度。漏油浮散开来，使海面显得更加平静，“北安普敦”号毫无生气地向左舷倾斜。这是一场进水速度同剩余的动力之间的赛跑，要是格里格能在天亮前不让军舰沉没，它就有可能继另外三艘受伤的军舰之后，到达图拉吉岛，现在这三艘军舰遥遥领先，冒出明亮的浓烟。帕格正在主桅思考的时候，格里格来到他跟前，用衣袖擦着额头。“先生，我们最好停船。”

“停船？我刚把它调整到航线上。”

“C甲板和D甲板上的支撑系统都塌下来了，先生。”

“可是我们怎么办，格里格，难道待在这里随它漂浮，让它进满海水吗？我可以降低引擎的转速。”

“还有，舰长，军士长斯塔克说，四号引擎的润滑油没有了，水泵阻止不住军舰倾斜。”

“我知道了。这样看来，我得请舰队司令派几艘驱逐舰来。”

“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办，先生。”

格里格报告的关于润滑油的消息几乎等于判了死刑。他们两人心里都清楚这一点，他们也都知道，润滑油系统设计得很差。帕格很早就提出改装，但毫无结果。

“对，即使我们把轴承都烧坏，我们也要向图拉吉岛靠近。”

“舰长，就是再短的航程，我们也无论如何进不了港。”

“那怎么办呢？”

“我要尽全力进行抗倾覆注水。我们的抽水能力差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只要我能够将军舰的倾斜程度拨正五度，再把支撑系统加强一倍，我们就有办法再向前航行。”

“好极了。我到下面去看一下。你要求鹰头派驱逐舰来，告诉他们，我们的军舰起火，在海上不能动弹了。军舰倾斜达二十二度，舰艉严重下沉。”

帕格下到倾斜得很厉害的主甲板上，甲板上到处是黑乎乎的齐脚踝深的油，一股恶臭味。他一溜一滑地从救火队员的身旁走过，向后甲板上的一个大裂口走去，这些油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的。他将身体探出舰舷外，可以看到舰体钢板的破口向外翻出，一直伸向海里，这个裂口是被鱼雷炸开的。舰体上的这个黑洞洞的大窟窿，炸裂的钢板边缘就像胡乱开启的罐头开口，这一幕他永远不会忘记。据报告，吃水线下面的那个洞还要大。帕格靠在救生索上感到一阵头晕，觉得军舰也许马上就会倾覆。军舰倾斜得越来越厉害，那是毋庸置疑的。帕格从被打伤和烧伤的重伤员身边走过，他们都一排排躺在舰艉的甲板上，由医助们照料着，转移他们需要时间。帕格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驾驶室，把副舰长叫到一旁，告诉他准备弃舰。

大约一小时后，维克多·亨利最后环顾了一下人去楼空的驾驶室。这个小小的钢铁结构既寂静又干净，舵手和值班军官们已把所有的航海

日志和记录搬走了，保密资料都已装入加了重砣的袋子丢进了大海。下面，水兵们正在准备弃舰的位置上集中。大海像是一片黑沉沉的平静湖面，四艘熊熊燃烧的军舰散处在海面上，像四颗陨落的黄色星体。四艘援救驱逐舰已经出发。鲨鱼是一个威胁，经最后清点，大约有六十名军官和士兵已永远离不开军舰了，有的失踪，有的被烧死、淹死或炸死了。如无其他意外发生，这个牺牲数字还不算很大。

现在帕格显得心急如焚，想让他的水兵尽快离舰，因为受伤的重型巡洋舰是潜艇的头等目标。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从应急舱里拿了一副手套、一个折叠的相框，里边放着一张华伦的毕业照和一张旧的合家欢，那上面华伦和拜伦都还是瘦长得难看的小伙子，而梅德琳只是一个头戴纸花冠的小姑娘。塞在相框里的还有两张小快照：一张是帕米拉·塔茨伯利蜷缩在灰色的皮大衣中，站在克里姆林宫外的雪地上照的；另一张是娜塔丽手中抱着她的小宝宝，在锡耶纳的花园里照的。他正想顺着梯子向下走，看到“北安普敦”号的战旗已叠好放在旗袋的上面，便伸手拿走了。

格里格在等他，站在倾斜得像雪橇板一样的主甲板上，火光在他脸上闪烁跳跃。他从容不迫地向帕格报告了集合情况。

“好吧，我们弃舰吧，格里格。”

“那么，你就来吗，舰长？”

“不，”他把战旗递给了格里格，“到时候我会下舰的。把这个拿去吧，在你今后指挥的军舰上，可以用它作为舰旗。请把我全家人的这些照片保持干燥，好吗？”

格里格竭力争辩，认为还是有办法抗倾覆注水，一部分水泵还在工作，而且抢险是他的专长。如果舰长不离舰，那么舰务官可以指挥摩托救生艇，并照看海上的士兵。他自己想留下来。

“格里格，弃舰。”帕格的严厉而不动声色的命令打断了格里格。

格里格竭力站直身体，向他敬礼。帕格向他回了礼，以熟不拘礼的口吻说："好吧，祝你幸运，吉姆。现在看来，我们当初向西开是一个错误。"

"不，先生，只能那样做，没别的办法。我们的射程够得上，我们叫这些狗东西挨了一顿交叉炮击。让他们那样方便地溜走怎么行？皮特·库尔茨说，我们最后一阵排炮击中了一艘巡洋舰，就在我们中了那两枚鱼雷之后，他们看到了爆炸的火光和浓烟。"

"是的，他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也许我们能够证实这一战果。不过，当时我们还是应该像'檀香山'号那样，掉头改变航向。可是现在已为时太晚了。"

副舰长茫然凄凉地上下打量着倾斜得极厉害的甲板："我永远忘不了'诺拉马鲁'。"

帕格听了感到惊奇，不由得笑了。这个名字是水兵们送给这艘军舰的一个绰号，不过他自己和格里格过去都不曾这么叫过。"你快走，下舰去吧。"

吊艇架将载满伤员的摩托救生艇悬吊出舰舷，救生艇离水面极近，水兵们只消把吊艇滑车索砍断就行。救生筏也吊出了舰舷。几百名几乎赤身裸体的水兵，成群地从吊货网上下来，顺着绳索滑下来。许多人在离舰之前都画了十字。下面的海面上发出很大的哗啦哗啦的溅水声。落水的人们相互呼喊，也向甲板上的人呼喊，声音很微弱。

他们很快都下到了海面上。木筏、救生艇以及忽隐忽现的人头顺着海流漂走了。两艘驱逐舰隐约可见，正从远处驶来。微微的暖风送来了官兵们的声音——呼救声、口哨声以及在黑暗中相互招呼的叫喊声。帕格心想，这下就不会有人烧死了，就是有人淹死，也只是极个别的，虽然鲨鱼是一个威胁。水面上的浮油没有着火，真是运气。

帕格同一小队志愿抢险队的水兵和一个军士长留在舰上。损毁了的

舰船上会发生奇迹，火势也能自己熄灭。甚至发生过这样的怪事，莫名其妙的进水拨正了一艘正在倾斜的巨轮。在中途岛，“约克敦”号的舰长曾有点儿难为情地在弃舰之后好久再次爬上这艘军舰，要不是第二天受到潜艇的攻击，说不定他能保全这艘军舰。帕格和留下的志愿人员可能因为军舰倾覆，也可能因为鱼雷攻击而不能幸免，但只要“北安普敦”号在天亮前不致沉没，就可以系上一条缆绳，把军舰拖走。

宽阔、空荡的甲板上污秽狼藉的程度是空前的。周围笼罩着一片沉寂，给人一种奇特的梦境似的感觉。在舰上越来越难站稳，帕格用手抓着系索耳、支撑柱、救生索，摸索着向前甲板走去，想看一下拖曳缆索的准备情况。他向后看了看正在下沉的军舰，倾斜确已十分严重。左舷炮原来仍保持着射击时的仰角，现在已经同海面平行了。“北安普敦”号要不是这样极度倾斜，要是没有映照出舰桅和火炮轮廓的黄色火花，别的一切看上去还依然如故。再见了，“诺拉马鲁”！

在舰艉，他绕过被遗弃的手摇水泵，跨过绕成一堆的水龙带，踉踉跄跄地走动着。到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衣服、食品、香烟盒子、书籍、纸片、弹壳、咖啡杯、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浸透了油的救生衣、鞋子、靴子、钢盔，这一切都散发出一股粪便和垃圾的腐烂臭味，因为水兵们在甲板上随地便溺。但最冲人的还是焦糊味和汽油味，尤其是汽油味，到处都是！这种原油的酸性恶臭对维克多·亨利来说，将永远是一种灾难性的气味。

接着有一小时工夫，他在一旁看着抢险队在跌跌撞撞地工作，主要是抽水和灭火。水兵们行动起来不得不像猴子那样，用手和脚抓住或蹬住甲板上任何凸出的东西，这样才不至于在油浸的甲板上滑倒。他们紧闭着嘴，被火光照亮的脸上毫无表情，不时向海上张望。到两点三刻，帕格终于判定，“北安普敦”号无法挽救了，再在上面待下去，只是为了给自己增加光彩而拿水兵们的生命去冒险。军舰有可能在水上再浮一个小时，也有可能浮不了，也有可能没任何预兆就倾覆。

“军士长，我们弃舰吧。”

“是，是，先生。”

水兵们一听到这句话，立刻把最后一只大木筏扔下海去，它扑通一声落到水面上。军士长头发灰白，大腹便便，是舰上最出色的机械师，他敦促舰长先走。帕格不容分辩地拒绝了，于是军士长把鞋踢掉，脱掉衣服，只剩下里面一条沾满油污的短裤，然后把救生衣系在汗津津的、满是雪白脂肪的腰上。

“好吧，大家都听舰长的命令，走吧。”他像个男孩子一样，攀缘着挂得笔直的吊货网滑了下去，水兵们也跟在他后面滑了下去。

帕格独自留在甲板上的最后一分钟里，尝到了一种生离死别的辛酸滋味。和军舰同归于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根据美国海军的传统，保存自己是为了他日再度为国效劳。其他的传统固然有其浪漫和荣誉的色彩，其实是愚不可及，把自己淹死是无助于对敌作战的。他低声为遗留在这艘巨舰上的死难士兵祈祷。他脱光了衣服，只剩下一条短裤，戴上他在驾驶室拿的那副手套。过去在弃舰训练中，他总是攥着一根粗大的、悬空的缆绳，两手交替着一节一节地下去。这样做不但能满足他的一点儿虚荣心——因为他精于此道——而且有不少水兵也照他的方法做，这是有用处的。在紧急关头，也许一时找不到梯子和网，而绳子总是有的。

粗大的白棕绳摩擦着帕格赤裸的两腿，他下到漆黑的热带海水中。他松手溅入水中，海水使他感到舒服，像洗澡一样暖和，而且很咸。他在浮油的黏块中游向木筏，这时木筏仍由甲板上的一个系索耳上的缆绳拖着。赤身裸体的水兵挤在木筏上，泅水的人围着木筏，用手紧紧抓住绳环。

“军士长，人都到齐了吗？”

“都到了，舰长。”

有几个水兵要给他在木筏上让个位置。

“不要动，都不要动。解缆！”

一把刀子在火光中闪动，缆绳脱开了。水兵们用桨从正在下沉的军舰旁向外划去。维克多·亨利一面用手抹着头发和脸，把嘴里的汽油恶臭味吐掉，一面注视着军舰下沉。从下往上看，军舰仍然呈现出雄伟壮观的气派，巨大的舰体延伸着占据了水平线的一半，正在痛苦地挣扎着，缓缓倾覆下去，军舰的一端像火炬一样在燃烧。水兵们在木筏上向附近的驱逐舰和摩托救生艇拉开嗓门嗨哟嗨哟地喊叫，发出尖声的口哨。一个浪头向帕格扑来，汽油溅入了他的眼睛。他正在擦洗眼睛的时候，听到了一片喊声：“沉下去了！”

他用手腕支起身体，看到“北安普敦”号翻身倾覆下去，舰艏高高翘起，带起来的海水淅淅沥沥地向下淌着。火熄灭了，军舰慢慢地沉了下去，水兵们也停止了吆喝和吹口哨。舰艏沉入海中时，木筏上一片寂静，帕格透过海水的拍击声，听到了吞没军舰的漩涡发出来的翻腾和呼啸的悲鸣。

第四十六章

在这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黄色的火光照亮了夜空。

在臭气熏天的方形木头房子厕所外面深及脚踝的雪地里，班瑞尔·杰斯特罗停住了脚步，凝视着冒到空中的火焰。这是在做试验，这个试验的日期一再改动，一再推迟。整整一个星期，党卫军的大头目们在这座阴森冰冷、粗糙的水泥建筑物里忙个不停，一会儿走下巨大的地下室，一会儿爬上尚未试过火的炉子，“笃笃”的皮鞋声和雪水的溅响声伴随着他们焦急烦躁的满口粗话。

司令官曾亲自带着他那些面无表情的随从来过这里，监督平民技术人员同那些穿着条纹囚衣、剃光头、骨瘦如柴的囚犯一起干活儿，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轮班拼命干。这些人吃得好，身体健康，满头留发，穿着几乎被人遗忘了的体面服装，有外套、裤子、上装和领带，要不然就穿工作服。他们是一些生气勃勃、办事认真的波兰人和捷克人，同德国监工讲起话来，满口工程行话，讲的都是蒸馏器、煤气发生炉、耐火砖和断面草图这种术语。他们全都是规矩人，干的是规矩活儿，举止行动也都规规矩矩。

一切都很正常，唯独他们看待犯人的神情不在此列。穿上这件条纹亚麻布的囚衣似乎就给人罩上了一件神仙故事里的隐身衣，这些技术人员遇到他们好像视而不见。当然不允许他们同犯人讲话，而且他们也害怕党卫军的监工。难道他们连眼睛也不眨一眨，表示看到的是同他们一样的人吗？难道这些囚犯像空气一样看不见吗？难道在这些囚犯中间走动，就像在一根根柱子和一堆堆砖头中间穿行一样吗？真是件怪事。

烟囱口高高冒出一股橘红色火苗，在空中呼呼作响。每当火焰中蹿出一股股浓烟时，火焰几乎顿时就要熄灭，然后火苗再度烧旺起来。这种情景说明了什么是用不着问的。在远处掩埋坑里升起的冒烟的火光映

照下，这座高高的方形烟囱清晰可见。试验是成功的，怎么会不成功呢？这套装置采用的全是德国最先进的工艺，最好的机器和设备——煤气发生炉、生火炉、鼓风机、电动卷扬机、巨大的通风机，还有新奇的吊架，可以在轨道上移动，直接进入炉口，这些设备都是第一流的。班瑞尔亲自参加过用水泥将这座新工厂的设备固定在位置上的工作，他一看这套装置，就知道它们的质量。德国战时的物资匮乏，并未影响这项工程，是一项压倒一切的工程！相比起来，下面那些狭长带孔的小室，就显得粗制滥造了。只有密封门是一个例外，这些又厚又重的铁门，工艺异常考究，框架坚固，镶嵌着双层橡皮垫圈。

一个狗腿子手中挥舞着一根棍子，经过杰斯特罗的身旁急匆匆地走向厕所，恶狠狠地朝他看了一眼。杰斯特罗臂上别着臂章，这个地位也给了他一点儿权利，他可以在天黑之后去大便。一个臂章在狗腿子面前是不管用的，只要他高兴，照样可以朝你的屁股踢一脚，或者他觉得还不够劲，干脆就敲破你的脑壳，让你倒在雪地里，在血泊中死去，谁都不会大惊小怪。杰斯特罗赶紧回到营房，朝看守长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干净舒适的住处，厚木板墙上贴满了旅游招贴画，有莱茵河，有柏林歌剧院，还有十月节。

看守长又瘦又高，满脸都是怕人的脓疱疹，原来是布拉格的一个日耳曼族强盗，此刻正坐在一张旧藤椅上吸烟斗，沾满污泥的靴子跷在一张凳子上。现在集中营里有的是烟草，还有肥皂、食品、瑞士法郎、药品、珠宝、黄金、服装。奇珍异宝应有尽有，只要肯出高价，肯冒风险，什么都能得到。那些党卫军和狗腿子自然油水捞足，就是犯人之间也做买卖。有的人为了吃得好些，有的人为了赚钱，少数胆子大的人则是为了展开抵抗运动和逃跑。这批潮水般涌来的货物是随着从西部地区运来的大批犹太人而到达的，新来的犹太人的人数一个月比一个月多。夏季里斑疹伤寒流行，所有集中营里的纪律都松弛了下来。贪污盗卖从囚犯手中没收来的集中存放的行李，他们称为“加拿大”私货，现在也泛滥成灾了。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黑市交易，虽然是一桩玩命的危险买

卖，如今也已是欲罢不能了。

看守长嘴里喷出一股芬芳醇美的灰色烟雾，他挥挥手中的烟斗，要杰斯特罗走开。于是杰斯特罗就朝寒气逼人、拥挤不堪的木头房子走去，他脚上穿的木底鞋在潮湿泥泞的地上一步一滑。他心里想着，这个原先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老早就是一个佩戴绿色三角标志的狗腿子，对人并不过分凶狠苛刻。他像妓女一样，只要给钱、给奢侈品，只要不丢性命、不丢饭碗，要他干什么都行。每次点名的时候，他装出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给党卫军看，用木棍敲打犯人，但在营房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好吃懒做的窝囊废。他常常把房门关上，不是同这个小白脸儿鬼混，就是同那个小白脸儿胡搞。他们都是些误入歧途的男童犯，在集中营的各个牢房窜来窜去。犯人们对这种丑事根本就不屑一顾，司空见惯了。

许多囚犯都已经在自己的铺位上发出鼾声，三四个人睡一排，挤得像沙丁鱼一样。囚犯们睡在房间中央一条砖砌的长炕上，其实这条长炕并没使房间里暖和点儿，但囚犯们的体温加在一起，也能使零度以下的寒夜稍稍好熬一点儿。杰斯特罗从拥挤的人堆中间艰难地穿插过去。所有这些比克瑙式的小屋，都是按照德国陆军为马匹建造战地掩蔽所的图样建造的，杰斯特罗就曾参加建造过一百多所这样的房子。这些通风的马棚是在光秃秃的沼泽地上，用木头和油毛毡临时匆忙搭起来的，按设计能够容纳五十二匹马，但一个人所需要的空间比一匹马要少。每个马棚分成三层，共有一百五十六个铺位，上下三层一排睡三个犯人。房子里面还要为狗腿子留出空地方作为看守长办公室、开饭的地方和放小便桶的地方，结果每个马棚就大约可容纳四百个犯人。

这是规定的数目，当然也可以有上下，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各种规定是有伸缩性的，过分拥挤也是家常便饭。萨米·穆特普尔从一个住着一千多个犯人的监区里把杰斯特罗救了出来，这一千多个犯人绝大部分都是新来的，都在闹肚子。每英寸地方都塞满了人，人们整夜都在翻

身、蠕动，不论是上层铺位上还是泥地上，黑咕隆咚的，面孔和屁股都挤在一起了。每天早晨都要拖出十具或二十具目光呆滞、嘴巴张开的尸体，拖到点名的地方堆起来，然后让拉尸车拉走。像穆特普尔这样技术熟练的工匠和工头儿，住的监房就没有像这间那么拥挤。集中营在迅速膨胀，需要测量员、锁匠、木匠、制革匠、厨师、面包师、医生、制图员、翻译文书等类人，因此在生活方面，他们可以得到燃料在房子里生炉子，可以吃到过得去的食物和喝到干净的水，可以享受使用厕所的特权。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还可以活到战后，只要德国人愿意有人比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活得长。

克林格尔分队的生活条件也是够糟糕的，早晨喝的是冒牌咖啡，晚上喝的汤像清水一样，另外还有薄薄一片锯木屑一样的面包。这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每天的供给定量，这个定量本身就等于判处缓慢的死刑。对于那些干活儿卖力和有技术的人，厨房有专门规定：凡属享受特殊照顾名单上的人，每星期额外发放两次食品，每次发几片面包、意大利香肠和乳酪。这点儿额外的施舍还是比“规定的”量要少，因为柏林拨给犯人的食品，其中一半被党卫军吃的吃、偷的偷、卖的卖，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从外面寄给犹太人的食品包裹，也全被他们偷走。另外一些囚犯，特别是英国犯人，总算还能收到他们的一部分包裹。克林格尔手下的这帮人，靠了一份额外的热量，总算过得还好，虽然也有些人越缩越小，成了“干瘪人”。这种干瘪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并不少见，他们都是些饿得神情恍惚、皮包骨头但还能走路的木乃伊。他们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如果不是自行倒毙的话，就得因为干活儿太慢而挨一顿棍打脚踢死去。

像穆特普尔和杰斯特罗这种人是不会沦为干瘪人的，等待他们的是另一种命运。长久以来，就从劳动处传出令人心寒的消息：工程完工之后，分队要享受首先化为青烟升上烟囱的莫大荣誉。奥斯威辛的幽默！也许这是真话，特别分队下场的花样翻新。

杰斯特罗做了个熟悉的动作，首先把双脚伸进他同穆特普尔合睡的一个中间一层的铺位。穆特普尔裹着从“加拿大组织”得来的毯子睡着了，尽管这里偷窃成风，但没人偷他的东西。这一层铺位摇动了一下，穆特普尔睁开了眼睛。

杰斯特罗低声说：“他们刚做了试验。”

穆特普尔点了点头，他们尽量避免讲话。他们的上铺睡的是三个年老难友，下铺睡的除了两个老伙伴之外，还有一个新来的人，讲一口漂亮的加利西亚意第绪语，自称原是卢布林的律师。他的皮肤白嫩，并非奥斯威辛集中营所特有的那种土灰色，剃光头发的头皮白皙，没有经受过日晒雨淋。他身上也没有住过隔离营的疤痕，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十有八九是一个政治处派来的奸细。

党卫军一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搜寻那些力量单薄而在暗中活动的地下组织，各种规模很小的秘密小组，像野草一样在各种共同的基础上——政治的、民族的或宗教的——萌发滋生。它们忍受折磨，争取发展，直至有朝一日被政治处侦察发现而一网打尽。有的小组也能存在一阵子，跟外面建立联系，甚至还把一些文件和照片偷送出去，它们通常都以被叛徒出卖而告终。这是一个把冰天雪地里的一排排马棚挤塞得水泄不通的、饱受疾病和饥饿摧残折磨的奴隶们的小天地，四周都用通了电的铁蒺藜圈围，还有高耸的机枪碉堡和剽悍凶狠的警犬严密守卫。在这里，人们的生死系于一发，滥施酷刑就跟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停车罚款一样普通。这里也有奸细告密，那是不足为奇的，令人吃惊的倒是居然会有那么多正直不屈的人。

穆特普尔轻轻地说：“嗯，没关系，都安排好了。”

“什么时候？”

“慢慢再告诉你。”这句话的声音低得杰斯特罗几乎都听不出来。工头儿闭上了眼睛，翻了个身。

关于逃跑计划，除了穆特普尔已经告诉他的情况之外，他一无所知。穆特普尔告诉他的情况很少。他们的目标是面包房，那是铁丝网外面的一座建筑物，靠近河边的一片树林。班瑞尔烘烤面包的技术将发挥重要作用。他所知道的就这么点儿。穆特普尔将保存所有的照相底片，因此班瑞尔万一被抓住，被带到德国秘密警察政治处的营房里，他也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招供。即使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阴茎和睾丸割掉，他也讲不出任何情况；即使打开一把修树枝用的大剪刀，在腿股之间把阴囊和前后身都夹住来威胁他，给他一个开口的最后机会，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据谣传，用的工具是一把粗糙的园艺用普通大剪刀，但磨得像剃须刀一样锋利。他们先是拿它进行威胁，然后就真的动用起来。有谁说得出这到底是真是假呢？挨了那么一下子的人，谁还能活着说出真相？血肉模糊的尸体立即被送往那个老的焚化场。除了德国秘密警察和特别分队的人员之外，谁也看不到这些尸体。这些德国审讯人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如果这种传说是不真实的，还有其他同样可怕的情况是事实。

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天晚上燃烧起的火焰，对克林格尔分队来说，意味着死亡就要临头。班瑞尔已经下决心要逃跑，反正不逃也得死！到现在为止，穆特普尔一直是他的知心人。身为犹太人，你只能死里求生。腹中饥饿，浑身冰冷，筋疲力尽，他一面祈祷，一面进入了梦乡。

事实上，这次试验不成功。

总工程师普鲁弗来自一家拥有国际专利的著名公司——爱尔福特的托夫父子公司，他目前正处于一种难堪的地位。炉子的回火现象把浓烟和燃烧着的尸体碎屑回吹出来，把这个鬼地方弄得一塌糊涂！只有司令官和布洛贝尔上校凑巧没沾上。党卫军军官、文职技术人员，甚至普鲁

弗本人都被喷溅得满身恶臭。每个人都吸进去了这种恶心、油腻的烟雾。真是一团糟！

然而，普鲁弗问心无愧。他认为第一次进行试验，把木料、废油和尸体混合起来烧是正确的。在这种新型的超高温焚尸炉里，尸体将变成燃料以加速焚化的过程，这就是这些容量巨大的装置的关键所在。需要在现场操作的条件下进行一次认真的试验。至于回火现象，无论由何种缺陷引起，他一定会把它调整好。要经过试验才能暴露出问题，否则何必进行试验？布洛贝尔上校当时正好在场，真是糟糕透顶，不过并不是托夫父子公司请他来的。

司令官和布洛贝尔上校离开时，由于进到肺里的那种恶臭烟雾而咳嗽不停。司令官气得大发雷霆，该死的猪猡老百姓！交货日期已经晚了两个月。接着又是三次延期试验，最糟糕的是布洛贝尔上校不早不晚，偏偏在今天来到这里，看见了这个大洋相。嗬，那个爱尔福特来的兔崽子工程师！漂亮舒适的花呢大衣、英国皮鞋、浅顶呢帽，向司令官担保，试验的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看来需要把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关上几个月，让他领教领教敷衍塞责地对待战时工程是什么滋味。立即把他送到第十一监区去，猪猡！

布洛贝尔上校在一旁没吭声，但他那副皮笑肉不笑的尊容就让人够受的了。

他们坐司令官的汽车向火葬场附近开去，一大片地面上浓烟弥漫，火光冲天。他们朝上风头的田野上走去——哎呀，糟了，又是瞎胡闹，特别分队人员正在使用火焰喷射器。司令官已经下了严厉的命令：布洛贝尔在集中营期间，禁止使用火焰喷射器！这些早已腐烂的尸体，有些是从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的老坑里挖出来的，烧来烧去就是烧不成灰，这是明摆着的事实。火堆熄灭之后，到处是一大堆一大堆烧焦了的残骸。但柏林的命令是：不留痕迹。不用火焰喷射器来收拾它，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但是，这样做就得耗费燃料，也就等于承认自己办事无

能。难道非要让布洛贝尔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无法解决燃烧问题不成吗？司令官曾三番五次地要求柏林派一些够格的军官来，他们根本不加理睬，派来的都是渣滓。他岂能事事亲自动手？

一片血红的火光，布洛贝尔望着那些火焰喷射器，满脸是眼空无物的神气。不错，他是一个行家。现在他已经看清楚了，那就让他把事情做绝了吧。让他去报告缪勒[1]，让他去报告希姆莱！更理想的，让他去提出改进的建议吧。司令官毕竟是血肉之躯，他要照管十五平方英里土地上的各种设施。庞大的军火工厂和橡胶工厂正开足马力，还有别的项目正在施工兴建。奶牛场和苗圃，新设的集中营分营和新工厂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治犯不断地往他身上压，一来就是好几千人。木材、水泥、管道、铁丝甚至铁钉，都是重要的稀缺物资。整个营区到处都有严重的卫生问题和纪律问题。最头痛的是，载运犹太人的火车源源不断地到达，人数一批比一批多，特殊处置的设备自然就负担过重了。情况当然是越来越糟！艾希曼这个大老粗根本不懂得计划，办事只会瞎抓瞎碰，不是无所事事，就是忙乱过头。整个任务中最见不得人的就是这份差事。这是非做不可的事，但是无利可图，除了他们遗留下来的行李之外。

责任之重犹如泰山！在这种条件下，谁又能规规矩矩地做工作？

幸好布洛贝尔是一个建筑师，一个知识分子，他可不是艾希曼那样的人。在他们坐车回别墅吃饭时，布洛贝尔颇有雅量地不提出批评，他感觉得到司令官心头的滋味。他们洗了澡，换上了衣服，在书房里一杯饮品在手，他就变得和蔼可亲了。司令官知道，布洛贝尔酷爱杯中物。波兰女佣进来屈膝致礼，请他们入席进餐，这时，他差不多已有半瓶黑格—黑格牌威士忌下了肚。好得很，就让他喝个醉吧。这里有的是酒，可供布洛贝尔享用，要多少有多少。犹太人放在手提箱里带来的东西实在惊人，连酒都带上了。吃饭的时候，上校告诉司令官的妻子，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还不曾像今天这样尝遍各种名酒。她听了，高兴得脸都

红了。布洛贝尔对她做的烤小牛肉、汤和奶油巧克力蛋糕赞不绝口，下厨的功夫确实是她的拿手好戏。布洛贝尔也拿孩子们的功课和他们吃蛋糕的好胃口开点儿小玩笑。他的令人生畏的神态已经烟消云散。只要几杯酒下肚，他就变得和蔼可亲了！司令官对还没进行的、令人头痛的正式谈话也就更加放心了，可是就在这时候——

呜！呜！呜！响起了警报。该死，有人逃跑啦！

甚至在这里，远在河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逃跑警报的尖厉呼啸声也震撼着窗子和墙壁，几乎掩盖了远处传来的嗒嗒的机枪声。真是不早不晚！布洛贝尔上校直挺挺地坐在扶手椅上，对司令官板起脸。司令官说了声失陪，立即飞奔上楼，拎起他的专用电话，七窍生烟。这顿晚饭是毁了。

假如这时有一架飞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上空低空飞行——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片位于波兰偏僻内地、方圆十五英里地面的上空，是严禁一切飞机甚至德国空军的飞机进入的——就会看到一片惊人的景象：雪花飘飘，探照灯照耀得如同白昼，比克瑙营地的大操场上，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排成队列，活像是一个军事行动场面，只有一点不像，那就是他们的服装，全是直条纹棉布的破烂囚服。

刺耳的警报声果真把这批囚犯吓得心惊肉跳，党卫军和狗腿子们棍棒齐下，骂声不绝，把他们驱赶出来。为了有人逃跑而集合点名的事情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发生了，怎么现在突然又来了呢？

点名是每天都要经受的折磨。总有一天，会有各种书本把奥斯威辛集中营发生的更加骇人听闻的情况传扬出去：在妇女和儿童身上进行医学试验，成吨成吨地收集女人的头发和双胞胎的骨骼，德国秘密警察的凌辱虐杀，对奴隶劳工的随便杀戮取乐，当然还有秘而不宣地将几百万犹太人窒息杀死。所有这些都是事实，却是大多数服劳役的囚犯看不见的。点名并不比任何一种别的酷刑更好受些。不论早上还是晚上，也不

论什么天气，他们列队站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干最艰苦的重活儿也比点名好受一点儿，因为干起活儿来至少还可以暖和一点儿，思想也不那么紧张。点名的时候便会觉得饥饿难熬，大小便急得比死还难受，骨头都冷得发痛，时间好像凝固了。那些干瘪人往往就在点名的时候倒在地上。寒风刺骨的早上，每一次点名结束的时候，总是横尸遍地，运尸车来收拾掉尸体。如果一阵乱棒又把他们打活的话，难友们便把他们抬回营房，或者把他们拖了一起去上工。

但是，奥斯威辛集中营有大量的突击任务正在进行，用点名的方式残杀是不合算的。因此，还是在斑疹伤寒流行期间，当局就做出决定，取消发生逃跑事件时的这种额外点名。

那么，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司令官打电话给他的副手，警告他，如果不把逃跑的猪猡立刻抓回来，党卫军里玩忽职守的人就要立刻被判处死刑。准得有人送命！要有人头落地！犯人嘛，叫他们滚出来！叫他们立正，站到天亮，臭王八蛋！然后赶他们去干活儿。

室外的气温是零下十摄氏度，司令官心里明白，他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他下了这道命令，就要让一大批摇摇欲坠的劳动力呜呼哀哉。顾不得那么多了！第一○○五特别分队的保罗·布洛贝尔在他这儿做客，现在不拿出一点儿颜色，更待何时。奥斯威辛集中营不能坍台！点名就是表示他办事可不含糊。只要党卫军感到害怕，事情立刻就会见效，他们会把那个臭王八蛋抓回来的。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跑是可能的吗？

是的。跟其他的集中营比起来，奥斯威辛集中营要算一个筛子。

奥斯威辛集中营，这座制造死亡恐怖的严密堡垒，总有一天要

在世界上赢得令人谈虎色变的名声。实际上，这里是一片稀稀拉拉、杂乱无章的工业区，不断地向外扩展，永远混乱不堪。它的史册上将会记载下大约七百次逃亡事件，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成功的。如把不见于记录的也算进去，则总数也许可以增加一倍。这笔账是谁都算不清的。

像奥斯威辛这样的集中营，在德国的集中营中没有第二个。

纳粹早期的德国集中营，只是对政治上的反对派进行隔离和实行恐怖手段的肮脏地方。但是在战争时期，这类集中营的规模扩大了，数量成百地增加，遍布全欧洲，塞满了外国人，它们都成了德国人管理下的工厂里给奴隶住的牲口圈。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囚徒们无疑是要大批死亡的。党卫军只在六个集中营里——都在波兰的偏僻农村地区——精心安排了以卫生消毒为名的欺骗手段，把一批批犹太人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全部杀光。

这六个地方的德国名字分别为：切尔诺、贝尔赛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还有奥斯威辛。

在这些集中营中，奥斯威辛集中营可谓独树一帜。这不仅因为它使用了一种氰化物杀虫气体，而其余五个集中营则用卡车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这点区别并不重要。主要的区别在于，屠杀是其他集中营的唯一目的，尽管有时犹太人大量拥来时，也偶尔作为奴隶使用一下。因此，想从这几个集中营里逃跑是非常困难的。

奥斯威辛集中营自成一体：它既是用窒息方法致死的最大中心，也是对尸体进行掠夺的最大中心，同时又是德国在欧洲占领区使用奴隶劳动力办工厂的最大中心。它庞大无比，因此松弛散漫。它太庞大、太复杂，又是仓促上马的，因此无法进行严格控制。掠夺犹太人也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后果，财物实在太多了。犹太人大部分都很穷，每人只带来两只手提箱，但人数众多，掠夺物也就积少成多。单是假牙上的黄金就聚沙成塔，价值千百万德国马克。党卫

军的训练和士气因此一蹶不振，妇女劳动营里的那些在淫威下屈服的犹太女人的诱惑力倒还在其次。尽管惩罚严厉得无以复加，小金锭仍从熔炼车间里不翼而飞，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流通，成为一种进行危险交易的、奇特的秘密货币。

事实上，司令官缺少支撑这个局面的人力，他向上级诉苦是有道理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在进行，军队需要的兵员越来越多，希姆莱也在组织党卫军的战斗师。经过这样的搜罗，剩下来的德国人是些什么货色呢？不外乎是些愚蠢的、无能的、年老的、残废的、犯罪的——说句老实话，都是些垃圾。即便是这样的人也还不够充数，因此必须扩大招收狗腿子的范围，把外国囚犯也招收进来。

问题就出在这里。狗腿子中当然有许多人向党卫军献媚拍马，为了保全自己而要别的囚犯惨受非刑。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一台作践人性的机器。非德国籍的狗腿子中有非常多的人是软心肠的，所以才有抵抗运动的存在，所以有许多人逃跑。波兰人、捷克人、犹太人、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都是一样的，都不是真正靠得住的。他们甚至使一些头脑糊涂的德国人发善心。

是的，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出来的人为数不少。

司令官一次又一次听到希姆莱说起他们，这对他的前程是一个威胁，他至少要把这个逃犯抓回来，好给布洛贝尔上校留下一个好印象。这个第一○○五特别分队的指挥官是深得希姆莱赏识的。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在书房里，布洛贝尔上校正说得起劲，司令官却熬不住了，一次又一次地看他那只新近到手的古董时钟。也许还不如说布洛贝尔上校是在

咕哝个不停，因为他喝掉的白兰地也够吓人的。如果换一个时间和场合，司令官对倾听这样一个身居高位而深知内幕的人讲这样一些酒后的私房话，是会觉得轻松愉快的，但此刻他如坐针毡。他确实没心思聆听他的谈话，也尝不出库瓦西耶二十年干邑的醇香。他已经有口无心地向上校保证，他的警卫部队“马上就会抓到这个流氓”。说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现在他是把自己的脑袋放在铡刀上了。

在外面的大操场上，只能用很粗陋的办法来计算时间的推移，例如肩膀上积雪的厚度，或者挨冻的肢体、鼻子和耳朵麻木感的扩散程度，或者倒在地上的囚犯的数目。不如此，又用什么办法可以说出个时辰来呢？运动可以计时，但这里没有运动，除了担任警卫的狗腿子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他的皮靴在雪地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头顶上空也没有星星移动。轻如鹅毛的雪花漫天飘落，洁白明亮，落在穿着条纹衣服、伫立不动、瑟瑟发抖的囚犯行列中。班瑞尔·杰斯特罗感觉不到膝盖以下还有两条腿，凭这一点，他猜想应该有两个小时过去了。早晨点名的时候，克林格尔又该不高兴了。班瑞尔知道已经有十三个人倒在了地上。

新来的那个卢布林人站在杰斯特罗和穆特普尔中间，突然不顾自己和别人的死活，大声喊了起来：“还有个完没有？”

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倒抽一口冷气也像是一声呼叫，像是一声枪响。这时，看守长从身旁走了过来！班瑞尔虽然看不见他，但听到了背后的皮靴声，他熟悉这种脚步声，他闻到了抽烟斗的味道。他等着，就要听到木棍打在这个笨蛋的薄棉布帽子上了。但这个狗腿子继续向前走去，碰都没碰他一下。真是一个德国蠢货！照理讲，他应该用木棍敲这家伙一下，但他情愿不去碰他。这次点名的一个收获是党卫军的奸细暴露出来了。

是党卫军的奸细也好，不是奸细也好，这个家伙并不是装蒜。不多会儿，他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翻滚一下，侧身躺在地上，直翻白

眼，目光呆滞。他本来保养得很好，又是刚进集中营，应该更经得起折腾。集中营或者使你衰弱，或者使你坚强。就算抵抗运动不曾把那家伙干掉，最后他也要变成一个干瘪人送掉狗命。

布洛贝尔现在已经说够了，倒在椅子上，舌头已经不听使唤，歪拿着杯子，白兰地也洒了出来。他的意见和他的自吹自擂都已成了狂呓。司令官却心存疑虑，别看布洛贝尔喝醉了，实际上是在精明地跟他玩猫捉老鼠。对此次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使命，他至今只字未提。这次逃跑事件，如果不马上逮住人犯的话，会让他抓到一个大把柄。

布洛贝尔自称，关于处置犹太人的整个计划，都是他的主意。一九四一年，他在乌克兰领导一支特别行动队的时候，摸准了党卫军原来的计划问题出在哪里。他在请病假到柏林之后，向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艾希曼呈递了一份绝密备忘录，备忘录一共只有三份——关系太重大了，连他自己都不敢保留一份。因此，他无法证明目前的这套办法是他想出来的。不过希姆莱是知道的，所以布洛贝尔现在能够领导第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党卫军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的确，德国的荣誉已经落在保罗·布洛贝尔的肩上。他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他希望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

据布洛贝尔说，他在乌克兰看到的情况糟糕极了。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奉命行事的小卒，他被派往基辅，他们命令他到那里去完成一项具体任务。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他在城外找到了一条深沟，把犹太人成批地集中起来，赶到这条叫作巴比亚尔还是什么的深沟旁边，每次一两千人。每次都要花上几天工夫。基辅有六十多万犹太人，在此之前，这样大规模的任务还不曾有人干过。只要不是他亲自动手，什么事情都会被弄得一塌糊涂。部队未能阻拦住向巴比亚尔拥来的老百姓，而看热闹的人中，有一半是德国士兵。真丢人！人们观看执行死刑就好像在看一场足球比赛！哄笑的、吃冰激凌的，甚至还有拍照的！拍摄从背后射击跪着的妇女和儿童，一个个滚进深沟！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步枪行刑队

的士气，他们不喜欢被摄入这样的镜头。他不得不下令暂停，跟陆军部队大闹了一场，把这个地方警戒起来。

而且，犹太人都是穿着衣服被枪决的，然后就那么用推土机把他们掩埋掉，谁知道他们身上藏了多少钱财和珠宝。简直是白痴！至于犹太人在基辅的那些空房子，乌克兰人都大摇大摆地走进去，看到什么就拿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犹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而帝国什么也没捞到。

布洛贝尔当时就看出来了，如果不加以妥善处理的话，德国将损失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犹太人财产。他的备忘录为此订出了完美周到的计划，希姆莱一见大喜。结果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完全修正过的处置犹太人的办法。

虽然布洛贝尔讲的话纯属吹牛，但司令官并不想和他争辩。也许关于乌克兰是没什么好说的，早在德国军队逼近基辅之前，他就同希姆莱会面谈起过处置犹太人的问题，后来又同艾希曼谈起过。早在一九三八年，艾希曼在维也纳犹太移民局使用的一套办法，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采用的经济手段的模型。司令官听说过维也纳的一套办法，犹太人从大楼的一个门口进去的时候，还是腰缠万贯、趾高气扬的资本家，然后经过一间间办公室，签署一份又一份证件，等到从大楼的另一头出来的时候，一个个手中拿着护照，身上已被搜刮一空，变成了穷光蛋。至于对犹太人进行特别处置，然后由官方统一收集他们的财产的赖因哈特行动，一向是归格洛博克尼克[2]掌管的。因此，布洛贝尔竟要宣称——

丁零零！丁零零！

这是司令官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他立刻站了起来。别墅里深更半夜响起电话铃声，绝对不会是为了报告失败的消息。

大雪纷飞，鼓声也像被捂住了一样，因此一直等到它敲到隔壁营房的队列时，班瑞尔方才听到。逃犯被抓住了，现在正被押着走过比克瑙

营房的队列！如果他非被抓住不可——愿上帝怜悯他——那就早一点儿抓住他吧。几个月以来，班瑞尔还是第一次担心自己的两条腿会支撑不住。听到鼓声给他增添了力量。两个党卫军人员正在把一个行刑架搬到操场上，很快就要结束了。

那个家伙过来了，走在他前面的是三个军官，跟在他后面的也是三个军官，中间留下充足的空间让他独自表演。有一个人用削尖的木棒不停地戳他，使他不停地一面敲鼓，一面跳跃。这个可怜的家伙简直没法儿两脚落地，但他还是在继续向前走，敲着鼓，不停地跳跃着走过来。

他身上的那套小丑服装因为穿得过久而陈旧不堪，鲜黄的颜色，臀部和腿部都沾满了血污。这景象仍然极为滑稽可笑。他脖子上挂着那块常见的牌子，上面用德文写着又粗又大的黑体字："好哇，我回来啦。"他是什么人呢？脸上涂抹得乱七八糟，嘴涂成了红色，眉毛画得又粗又长，实在认不出来。当他有气无力地猛敲着鼓，从他们面前走过的时候，班瑞尔听见穆特普尔喘了一口气。

拷打的时间并不长，但当他们把他的屁股脱光的时候，那部位已经血肉模糊了。他又挨了十下打，他们不准备使他过分衰竭。德国秘密警察的审讯高于一切，他们得让他继续像个活人的样子，以便用刑逼供。他们甚至还要给他吃点儿东西，使他恢复元气。当然，他们最终还是要在点名的时候把他绞死，不过到那时，他也已经被折磨得差不多了。逃跑真不是一件好玩儿的事。话说回来，如果你不逃跑就得化为青烟升上烟囱的话，那么你找另一条道路离开奥斯威辛也就不用担心会折本了。

冻得死去活来的行列解散了。党卫军和狗腿子驱赶着难以举步的囚犯回营房去，咒骂着，用木棍打着，用皮鞭抽着。有些人踉踉跄跄地跌倒了。他们站着不动的时候，是两条僵硬的腿支撑着他们，冻僵了的关节一弯曲，马上就倒下去！班瑞尔听说过这种情况。他从拉姆斯多夫来的时候，路上就体验到了这种情况。他的两条冻得麻木了的冰冷的腿走起路来，就好像两根铁棍子，要靠臀部的肌肉直挺挺地挪动它们。

木房子里的气温必定是在零度上下，但至少里边不下雪，算得上一个温暖的栖身之处。事实上，那里就是家。熄灯之后，穆特普尔戳了戳班瑞尔，班瑞尔翻身靠近他，把耳朵贴在工头儿的嘴边，感到他呼出来的温暖气息，声音模糊微弱："计划取消。"

班瑞尔换了个位置，把嘴凑到了穆特普尔耳边："那人是谁？"

"就别问了，一切取消。"

司令官挂上电话的时候，浑身轻松，满心喜悦，哈哈大笑。他告诉布洛贝尔，是警犬跟踪发现了他。这个该死的废物藏在一辆从犯人厕所往外运粪便的大粪车里，企图逃走。他没能走远，全身是粪，三个人用水管子把他冲干净。就是这么逮住他的！

布洛贝尔拍了拍他的肩膀，颇有见地地说，逃跑未遂对整顿纪律来说倒不是一件坏事。给这些狗杂种来一个杀一儆百。司令官心想，现在正是难得的心理时机，于是他把布洛贝尔请到了楼上他的办公密室。他先把房门锁上，然后把壁橱的门锁打开，将宝物拿了出来，郑重地在桌子上摊开。布洛贝尔上校惺忪蒙眬的两眼顿时睁大了，闪出了又妒忌又羡慕的光芒。

这包东西都是女人的内衣：巧夺天工的珍品，工艺精致的织物，玲珑剔透，看上去如同一丝不挂，男人一见就会情欲冲动。有紧身短裤、胸罩、衬衣、衬裙、吊袜带，都是薄如蝉翼、色似敷粉的丝织品，洗烫得平整光洁，电影明星马上可以套上身去！举世无双的佳品！司令官解释说，他派了一个人在脱衣室里专门收集这类最精致的东西。有些犹太女人简直使人灵魂出窍。哦，我的天哪，剥下的这些贴身玩意儿有多可爱！

保罗·布洛贝尔上校两手抄满了短裤和紧身褡，将它们像紧贴女人的臀部那样紧贴在自己下身。他朝司令官咧开嘴笑着，乐极忘形地哼了起来——啊啊啊啊啊啊！司令官说，这包东西是送给布洛贝尔上校的一

点儿礼物。这种东西有的是，数以吨计，但这些都是优中择优的精品。党卫军将把一包精心挑选出来的好货送到上校的飞机上去，还有一些够味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和白兰地，以及几盒雪茄烟。

布洛贝尔同他握了握手，轻轻地拥抱了他一下，立刻变了一副面孔。他们坐下来，谈公事。

首先他向司令官大谈焚化场胜过火葬场的优点。他是了如指掌、胸有成竹的。他对如何改进火葬场的性能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诀窍，真是大有帮助。然后他谈到了正题，他认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给他送去的不是工人，而是垃圾。第一○○五特别分队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他得到的这些人连三个星期都支撑不住，而三个星期的时间只能教会他们技术。他已经懒得向柏林不断诉苦了。他懂得，要想干出点儿名堂来——就像司令官一直讲的那样——就要亲自动手。所以，他现在亲临奥斯威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语气是友好的。司令官答应尽力照办，他自己的处境也有难言之苦，因为希姆莱还没打定主意，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底要起什么作用。他是想消灭犹太人呢，还是想让他们干活儿？有时这个星期艾希曼把司令官臭骂一顿，嫌他送到劳动营去的犹太人太多了，为什么不把他们特别处理掉？而下个星期，或者就在第二天，经济处的波尔又向他抱怨，指责他送到工厂去的犹太人太少。他刚收到一份指示，有四页纸，规定生病的犹太人到达以后，只要还有能劳动六个月的潜力，就让他们养好身体，然后让他们去干活儿。凡是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废话，纯属官僚主义的屁话！但这是指示，必须执行。他要为十几个工厂提供劳动力，而劳动力永远是不足的。

布洛贝尔根本不理他这一套，第一○○五特别分队的需要高于一切。司令官要不要请示一下希姆莱呢？布洛贝尔——现在的口吻已不那么友好了——只有在得到保证，立即给他运去四百个或五百个体格健全的犹太人劳动力之后，才肯离开奥斯威辛集中营。体格健全，就是在被

消灭之前能进行三个月或四个月的重体力劳动。

司令官是一个只要略施压力就有办法的人。干这一行，他只能如此。有一条妙计。他向上校表示，上校已见到过二号焚化场的特别分队干活儿的情况，这是一支相当出色的劳动队，吃得好，身体棒，集中营里没有比这更好的料了。工程一结束，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焚尸炉下星期生火。这么办行不行？第一○○五特别分队可以把二号焚化场特别分队接收过去。满意了吗？

布洛贝尔对此十分满意。两位军官握手言欢，接着又开了一瓶白兰地。

他们在凌晨三时方才跌跌撞撞上床睡觉，在这以前他们得出了结论，一致认为他们从事的事业虽不光彩，但无上光荣，因为党卫军是国家的灵魂；前线的士兵的任务没有他们那样艰巨；只有绝对服从元首，德国才能得救；犹太人是祖国永恒的敌人，要彻底清除他们，这次战争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是屠杀妇女和儿童看来未免有点儿残忍；干这一行虽然肮脏卑鄙透顶，但无奈欧洲的文明和文化的前途危在旦夕。关于这些使他们烦恼的问题，他们很少这样开诚布公地谈过，但使他们相当惊奇的是，他们发现在精神上是亲如家人的。他们相互搭着肩膀，摇摇晃晃地往卧室走去，最后几乎以爱抚的口气相互道了晚安。

一个星期之后，几辆卡车把焚化场建筑特别分队运到克拉科夫。在这支劳动队离开奥斯威辛之前，就已经有人从劳动处传来消息，介绍了第一○○五特别分队的情况。这种转移只不过是推迟死刑的执行。不过，从第一○○五特别分队逃走比较容易已经出了名。在克拉科夫，他们乘火车北上。穆特普尔和杰斯特罗偷偷携带着内容完全相同的照相底片，那是在他们临行前经过搜身、剥光衣服、另外换上衣服之后，有人悄悄塞给他们的。他们两人把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组织的名称、地址以及要把底片送到布拉格的地址，都一一记在心里。

(1) 海因里希·缪勒，纳粹德国重要政治头目，曾任党卫军地区总队长。

(2) 德国集中营头目，曾指挥卢布林党卫队和警察。

第四十七章

全球滑铁卢三：隆美尔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命运的转折点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把阿拉曼战役称为“命运的转折点”。事实上，这是一场饶有趣味的遭遇战的典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术在沙漠地带的重演。阿拉曼战役和“火炬行动”在政治上的双重冲击，无疑是十分严重的。正是美国在北非西端小心翼翼地染指欧洲大战的当口儿，传奇式的“沙漠之狐”在东端被赶出了埃及，举世震惊。盟国士气大振，德国士气低落，意大利士气则一蹶不振。

北非战场尽管战线异常漫长，战斗进行得有声有色，但它毕竟是一个次要的战场。地中海战略是打赢这次战争的最后机会，希特勒一旦放弃，这条战线上的战役就一降而为一场代价高昂而结局悲惨的小战役；而且当他为时过晚地把大量兵力投入突尼斯时，它就变成了一次军事上的大出血。丘吉尔本性不改，用了二十来页篇幅去写阿拉曼战役，而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和瓜达尔卡纳尔战役的叙述，加起来只有七页左右。历史眼光的短浅，算得上登峰造极了。

丘吉尔的最大失策

首先，丘吉尔对他的军队司令员的愚蠢干涉造成了北非战场的这种形势，当然他对此只字未提。

英国人在敦刻尔克的危局中抛弃盟国而逃之夭夭。法国已经站不住脚，于是墨索里尼便在一九四○年把意大利投入战争。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满以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捞取两个已经入土的帝国留下的战利品，所以他从利比亚这块辽阔而干旱的土地上向埃及发动了侵袭。这种情景犹如一只鬣狗把一头受伤的狮子误认为死狮子而过早地去咬它。英国的空军和海军几乎完好无损，他们的中东军团也是这样。他们不仅从陆地和空中反攻，迫使意大利人向西逃窜，而且向南方派出少量兵力，一举拿下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从而在红海和东非海岸全线为英国海上运输清除了障碍。

当时，在地中海沿岸，意大利人被打得溃不成军。英国的装甲纵队在哪里出现，哪里的意大利人就纷纷不战而降，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敌人。眼看英国就要赢得北非的战争，直抵中立的法属突尼斯了。也就是说，他们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这将给我们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虽然希特勒当时一心筹划入侵俄国，但这一连串事件还是促使他向西西里岛派遣了一支空军飞行大队，向的黎波里派出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装甲部队，以加强面临崩溃的意大利部队。永垂不朽的隆美尔就是这样出场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他在的黎波里登陆的时候，正值意大利部队濒临土崩瓦解，当时他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资历较浅的装甲兵将军。单凭他一万人的非洲军团是很难阻挡迅速逼近的英国军队的，但丘吉尔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一次最愚蠢的行动，为隆美尔提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好机会。

当时，无勇无谋的墨索里尼在希腊陷入困境，而希特勒想先和巴尔干国家改善关系，以便进攻俄国。表面看来，我们可以入侵希腊去稳定那里的局势。正是由于丘吉尔做出了这种判断，他才命令取得节节胜利的非洲部队停止前进，强行抽调出四个战斗力最强的师，把他们运往希腊！他的巴尔干狂的老毛病又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曾为此在

加利波利出丑。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都被一种怪诞的念头附了身，使他认为巴尔干半岛上早先的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一片颓垣断壁上像七巧板一样拼在一起的那许多小国家，那许多说五花八门的语言、叽里呱啦的人，会听人笼络而联合起来，“奋起反对德国”。这次，他的这种愚蠢行动使英国又经历了一次小小的敦刻尔克撤军，在希腊和克里特岛惨遭失败，而且丧失了保全北非的机会。这四个师败回利比亚的时候，他们的装备已破烂不堪，锐气已消磨殆尽，但隆美尔已站稳脚跟，而沙漠战役仍在继续。要进行两年的激烈战斗，整个英美强大的部队联合发起进攻，才能弥补由于丘吉尔的愚蠢举止所造成的损失，才能夺回英国本来已经到手而被它丢掉的战果。

英译者按：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伟大人物。丘吉尔将部队从北非调往希腊是时机上的失算，但他在其大言不惭、妙笔生花的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部历史著作中对此没有认账。人们若想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理解，就必须阅读其他人的一些著作，包括像隆这样的著作。

沙漠之战

北非的沙漠战役是相距一千四百英里的利比亚的黎波里港和埃及亚历山大港这两个海港基地之间的拉锯战，长达一年半之久。它像是一场轮番进行追逐的游戏，开始是非洲军团，继而是英国部队，都为了发动进攻而拉长了供应线，都是因补给不足而又各自撤回基地。隆美尔写道：“沙漠战役之胜负，在交火之前就由军需部队决定了。”可见后勤供应在这次战役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暴露南方侧翼在埃尔温·隆美尔出色的沙漠战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北面是地中海，南面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地带，面对这一望无际的暴

露侧翼，传统的陆战法则也就无用武之地了。隆美尔就是以这种侧翼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因为他不断变换花招儿，弄得他呆头呆脑的敌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

然而，一支沙漠军队的活动范围犹如一支舰队，取决于它所能携带的燃料、食物和水的数量，以及返回基地时所需的相等数量的储备。隆美尔一往直前，势如破竹，有点儿忽略了这种限制。所幸的是，他的参谋人员没有忘记这一点。而阿道夫·希特勒对此是永远无法理解的，他的头脑仍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个步兵的头脑。在欧洲，物资充沛的供应线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军队可以靠被占领的富饶国家——像法国和乌克兰——取得给养。对装甲纵队在寸草不生的茫茫沙漠地带行进的情景，希特勒是想象不出的。尽管他在统帅部经常观看新闻纪录影片，但这些影片的内容在他僵化的头脑中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

关于隆美尔飞到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去要求增运补给的情况，其中有两次我在场，有一次戈林也在那儿。这两个政客的那种爱理不理、稀里糊涂的眼神，一定使隆美尔感到恶心。希特勒两次的反应都一模一样，都是拿这位驰骋疆场的大将军不着边际地打趣奚落一番，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满口应允改善补给，还表现出满腔热情，相信隆美尔“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能应付得了”，然后再发给他一枚勋章。

戈林仅插过一次话，那就是在隆美尔说到英国人正在使用美国新式的“战斧式”战斗轰炸机的威力时。当触及他的德国空军痛处时，他便干笑一声，说：“胡扯，美国人只会造电冰箱和刀片。”

隆美尔马上反驳说：“元帅，非洲军团欢迎给我们一大批这样的刀片。”

但是，隆美尔对这两个大头目大胆直言毫无结果。为了保全墨索里尼的面子，非洲战场仍由意大利指挥，而意大利人却没履行墨索里尼许下的诺言，迅速提供更多的补给。

图卜鲁格：有毒的胜利果实

一九四二年六月，隆美尔直捣图卜鲁格，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高潮。这一高潮到来之际，适逢曼施泰因夺取了塞瓦斯托波尔，我们潜艇击沉的敌方船舰数量直线上升的时候，因此攻克图卜鲁格震惊了世界。英国人节节败退，一直退到埃及的阿拉曼一线，距亚历山大港仅八十英里。图卜鲁格的战利品极为丰富——石油、食品、坦克、枪炮、弹药，其数量之多只有敌人才可能有，我们却从未有过。精疲力竭、弹尽粮绝的非洲军团像一头饿瘪了的狮子，抓到一只瞪羚吞食了，便又恢复元气，威风大振。隆美尔请求授权他乘胜夺取决定性胜利，希特勒为他开了绿灯。向苏伊士前进，甚至向波斯湾前进！

在那些日子里，地图室里充满了兴奋和陶醉的气氛。我清晰地记得，面色苍白、脸上浮肿的元首直挺挺的两臂撑在北非地图桌上——他的一个得意的姿势——戴着那副公众从未见到过的老花眼镜，伸出一只又短又粗的白皙的手，微微颤抖着从图卜鲁格迅速越过苏伊士、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直指幼发拉底河河口。不幸的是，元首打仗惯常都是用挥挥手臂来横扫三军的，他对后勤事务感到厌烦。他或者是对那些纠缠不清的补给方面的具体问题置之不理，或者是大喊大叫，恫吓那些用这类琐碎事务逼得他太紧的将军。有时他的令人生畏的意志力会起到奇迹般的效果，所以他已习惯于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

这次，他确实是要隆美尔去做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因为他以图卜鲁格的陷落为借口，取消了奇取马耳他的“海格立斯行动”计划。马耳他这个海岛基地虽小，却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正好横拦在隆美尔的供应线上，离西西里岛一百英里。墨索里尼一心想占领这一岛屿，但希特勒集中精力于东线，对此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已达一年之久，到如今他居然撒手不管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马耳他的阻拦作用是巨大的，每沉没一辆坦克、一艘军火船，都削弱了隆美尔的力量。希特勒确信，德国空军的轰炸可以使马耳他无力动弹。但是，英国人把简易机场修补好，飞

来了更多的飞机，在护航舰队的掩护下，悄悄地开进来更多的潜艇，并使驻军得到供应。

图卜鲁格一仗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深信，隆美尔有超人的本领，他凭赤手空拳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对供应方面的抱怨只不过是一个头牌女角儿的任性发火。为他提供补给的压力也就放松了。随着隆美尔向阿拉曼推进，以及八月下旬发动的一次功败垂成的进攻，图卜鲁格的掠获逐渐告罄，补给仍然不见到来。他的显赫名声使他陷入了绝境。

英国聚集力量

图卜鲁格失守对英国方面产生的效果恰好相反。

丘吉尔当时在华盛顿，罗斯福问他需要什么帮助。向来不知害臊的丘吉尔张口就要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这种坦克是美国军队中最新式的武器。罗斯福不顾军方的反对应允了这一要求，而且额外又加了一百辆格兰特式坦克、许多新式的反坦克炮以及其他物资。一支十万火急的大型护航运输队立即启航，取道好望角驶往埃及。护航运输队于九月份卸船，单是这支运输队运载的军火和补给品就超过非洲军团拥有的用于阿拉曼战役的全部物资。当时，英国也从地中海大力重新装备蒙哥马利。而且，波斯的炼油厂以及驻扎在巴勒斯坦的后备力量随时都可以动用。

事实上，这已不成为一场较量了。隆美尔为此大受指责，说他本该及早从阿拉曼撤兵，避免这场硬仗，因为英国集结的力量越来越惊人了。

英译者按：隆在这里列了一张表，显示出在阿拉曼战役中，英国在坦克、飞机和军队的数量上所占的优势是五比一以上。虽然英国方面的记载中所列的数字未必可靠，但双方实力对比的一面的确是事实。

但隆美尔是走不掉的。他的后勤供应情况是那么糟糕，最高统帅部

对他见死不救，而马耳他阻拦所造成的损失又是那么大，事实上，非洲军团连跨越利比亚所需要的汽油都没有。隆美尔只能按兵不动准备战斗，耗尽他所有的汽油决一死战。过了阿拉曼就是亚历山大港，那是一个比图卜鲁格富足得多的补给基地，再过去就是苏伊士，它仍远远地在向他招手。他多次挫败英国人，他对他们的能耐心中有数。再打一仗，再取得一次胜利，事情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阿拉曼是英国人经过长期经营的固守阵地，工事坚固，地雷密布。四十英里长的战线从海岸延伸到盖塔拉洼地，那里的悬崖峭壁下面是一大片盐碱沼泽地和流沙，低于海面两百英尺。这种地形，对英军统帅部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思想状态来说，正是理想的阵地，而隆美尔的沙漠战术在此无用武之地。

隆美尔在整个前沿一带进行了大规模布雷，纵深达九英里，这些地雷主要是从英军那里缴获的。他在高地上加固工事，节省燃料和军火。他为了得到更多的补给而恳切请求，据理力争，甚至大发雷霆，等着敌人来进攻。但是，他的对手伯纳德·蒙哥马利并不着急。蒙哥马利一开口便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在制订计划、指挥作战时却极端小心谨慎。艾森豪威尔曾称他为优秀的“按部就班的指挥官”。蒙哥马利要把这次对隆美尔的按部就班的作战准备得万无一失。

埃尔温·隆美尔患了病，身体支撑不住了，他请病假飞回德国。战斗打响的时候，他仍旧住在医院里，而英、美的无敌大舰队已经在大海上乘风破浪，向法属北非进发了。

阿拉曼战火冲天

十月的月望之夜，蒙哥马利发起攻击。一千门大炮密集开火，炮弹像凡尔登之战的排炮一样倾泻而下；接着，步兵一阵一阵地穿越布雷地带，夺取前沿阵地；地雷工兵沿着纵向狭窄布雷地带一码一码地清除地

雷，坦克紧跟在他们后面慢慢移动。这场战争具有桑德赫斯特军校战地演习的那种正统性：一场兵力密集、没有想象力、咬住不放的作战。蒙哥马利占有兵力、炮弹和钢铁上的优势，他不想用巧计取胜。我们的部队和几个优秀的意大利师隐蔽在全线深固的战壕里，顽强抗击。到天亮时，进攻在布雷地带被阻止了下来，并受到了猛烈的反坦克炮火的围攻。

希特勒命令“沙漠之狐”出院，飞回阿拉曼继续指挥作战。这种双方力量悬殊的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一星期。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不把人命和物力放在心上，蒙哥马利投入了大量的士兵和坦克，还是未能突破防线。隆美尔出色地进行了反击，他把日益减少、所剩不多的几辆坦克分散到各处出击。实际上，每次反击之前，他都要计算一下炮弹的数量，数一下汽油的罐数。

丘吉尔在伦敦焦急地等待突破的消息。他想下令让全英国的教堂都响起胜利的钟声，这次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的钟声。同样，墨索里尼也在七月里飞到了利比亚——连同他的随从、白马以及全副行头——以便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进入亚历山大港。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响起胜利钟声的时间不得不推迟。无情的事实是，非洲军团已经把蒙哥马利的攻势顶住了。在亚历山大港和伦敦，人们都越来越担心，也许不得不撤出战斗，出现一种沙漠上的僵持局面，就像一九一六年的西部战线那样。

但隆美尔的消耗太大，他的坦克部队损失殆尽，他的炮弹几乎全部用光了。他得不到任何空军支持，而英国皇家空军可以任意对他狂轰滥炸。没有坦克来消耗他的汽油了，现在他可以用剩下来的汽油开动卡车，将部队运回利比亚。他决定这样做，但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打电报给希特勒，要求准许他撤退。当然，他立刻就得到了回音：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决不后退一步，我们的军队一定要给德国的历史写下新的、光荣的一页，等等。

这封电报使忠心耿耿的隆美尔的撤退时间整整推迟了四十八小时，

并且迫使他放弃他的一个意大利步兵师，以保全非洲军团。要是在两天之前，他是可以把所有部队都撤出来的，但现在他只得分个轻重缓急，首先要保存他的打击力量。蒙哥马利在追击中行动缓慢，“沙漠之狐”顺利地撤退到了利比亚和突尼斯。

大吹大擂的所谓“命运的转折点”的阿拉曼战役的真相就是这样。

到了一九四二年十月，非洲军团由于国内当局的失职罪行而得不到补给，几乎到了彻底垮台的地步。蒙哥马利经过一番空前的声威逼人的准备，把第八集团军这把手枪对准疲惫不堪的隆美尔的太阳穴，扣动扳机——没有打中。“沙漠之狐”纵身一跳，逃走了。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主要情况。

英、美军队登陆之后，事实充分证明，当时所急需的补给——包括部队、坦克、燃料、飞机、反坦克炮——是随时可以大批运来的，但现在为时已晚。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敏感的政治神经受到猛刺之后，他们就把整军整军的部队从海上和空中紧急运往突尼斯，逐渐集结了近三十万人的部队。如果在七月份为隆美尔提供这样的增援，是可以使德国的势力扩展到波斯油田和印度的。隆美尔甩开了那些心不在焉的追击部队，在且战且退的激烈战斗中穿越了北非大陆，担负起突尼斯的袋形地带的指挥任务，从而打乱了盟军地中海战略的时间表。但苏伊士以及由苏伊士再向前进的美梦已一去不复返了。

“火炬行动”：简况

英、美联合进行的北非战役，甚至在隆美尔登场之前，就已显得未必高明。濒临西西里海峡的比塞大—突尼斯海港地区是关键所在，这一地区距欧洲不过一百多英里。英国想在这地区附近登陆，并迅速向目标突击。但美国军队面对初战的考验，不敢冒险深入直布罗陀海峡。德国空军会怎么样？西班牙出兵干预的可能性如何？因为它能够切断这支远

征部队的供应线。这些都是没有实战经验的美国将军们心中的疑团。他们想在非洲外缘的凸出部分——卡萨布兰卡的大西洋汹涌波涛中来一次谨慎的登陆，那里只有一条崎岖不稳的铁路线同关键作战地区相连。最后的折中方案是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同样也在直布罗陀海峡里边占领滩头阵地，但即使是这些滩头阵地，也还是离主攻目标太远。轴心国的增援部队从海上和空中越过地中海，并且首先夺取了突尼斯。

然而，赢得向突尼斯赛跑的胜利只是一个陷阱，掉进这个陷阱是两个独裁者的一大错误。我们有整个欧洲堡垒需要保卫，我们同实力雄厚、完整无损的美国工业系统进行较量，归根结底是不可能取胜的。我们派往突尼斯的部队注定要成为一只大口袋里的俘虏，像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下场一样。甚至像隆美尔这样的将帅之才也无济于事，尽管他粉碎了盟军速战速决的计划。北非战役是在我们最杰出的将军指挥下遭受的一次最无意义的失败，是元首作战方针的一场灾难。

罗斯福的胜利

罗斯福从“火炬行动”的登陆中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一次鼓舞国内士气的胜利，一块可供他没听到过枪声的新兵和纽扣闪光的将军们以最小的代价犯第一次错误（这种错误他们犯了不少）的战场，以及在俄国人面前搪塞得过去的第二战场。马歇尔准确地预言，这场小戏将使战斗至少拖长一年，但罗斯福这个政客捞到了好处。“火炬行动”的轻易成功，把西班牙束缚在中立地位上了，又使土耳其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促使墨索里尼早日垮台。

罗斯福在法属北非所取得的这一成就，付出的代价是大约有两万美国人阵亡或被俘，再加上不到此数一半的英国人的伤亡。如果把这个数字同使美国实际上称霸世界的四年战争中的伤亡数字加在一起，美国在所有战场上的战斗死亡人数还不到三十万人——和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损失的人数大约相等——而俄国则牺牲了大约一千一百万士兵，我们可能

损失了四百万。在这方面，不能不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全面战争是一部用心恶毒的天才杰作。

丘吉尔一直未能敲响他的胜利钟声，隆美尔在撤退之前已经把第八集团军打得一蹶不振。而且，美国的未经战阵的部队就要发动“火炬行动”了，丘吉尔也许担心那边会出个大乱子。总之，他觉得还是小心谨慎为妙。所以，即使是败兵之将，隆美尔也封住了英国教堂的钟声。

英译者按：由于隆对隆美尔将军如此高唱赞歌，在这里也许有必要引述一句隆美尔的回忆录中的话：“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开始的阿拉曼战役，扭转了在非洲抗击我们的战争局势，而且事实上也许标志着整个大战的转折点。”很显然，隆美尔在这一点上和丘吉尔一样“目光短浅”。

在任何军事伦理学的讨论中，隆美尔都是一个重要而有争议的人物。他卷入了一九四四年将军们谋刺希特勒的阴谋。大部分将军仍旧奴颜婢膝地效忠希特勒，而且元首派了其中的两个人去结束隆美尔的生命。他们提出了两个办法供他选择，以叛国罪公开审判，或者服毒悄悄死去（公开宣布是心力衰竭而死），然后为他举行“英雄葬礼”，保证其全家的生命安全。他服毒死后被送进医院，希特勒如约宣布全国为伟大的“沙漠之狐”志哀一天。

隆美尔为希特勒战斗到最后一息。在他遇害的时候，他已经气息奄奄了，疾病和一次严重的车祸夺去了他的健康。他知道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他认为元首在军事指挥上是一个外行，他对为了一场失败了的战争而浪费生命和财产感到悲痛。他痛恨全体纳粹党棍，他们为了延长自己攫取的权利，不惜牺牲剩下的那部分德国。然而，他仍然继续战斗，直到他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然后吞服了元首经由他的袍泽送来的毒药。

隆美尔的军事生涯为所有投身军旅的人提供了某种客观的教训，如

何在难以划分界限的坚贞不渝的忠诚和罪不可逭的愚蠢之间做出抉择。

至于隆美尔所说的“美国人经不起战场上的损失”这句话，我从欧洲人的口中听到的次数太多了。一次，有一个俄国将军告诉艾森豪威尔，他清除布雷区的办法是派几个旅走过去。我们美国人，如有可能决不这样干。但在南北战争中，我们也打过几次历史上最残酷的血流成河的战役，而南方在停战之后是靠吃青草和橡果过活的。谁也讲不清美国人到了绝境的时候会干出什么。

我们的道德风气看来确实江河日下——我是在一九七○年这个“反文化”时代写这本书的——但我的长者们在二十年代那个“热血青年”时代也发出过同样的感叹，我本人也许或多或少是那批青年中的一分子。

第四十八章

前门铃响，杰妮丝打开门来不觉一愣。维克多·亨利站在那儿，弯着背，两眼流露出困惑和疲乏的神色。他的脸和身上那套不太合身的军服一样呈灰白色。他手里拎着一只小木箱和一个胀鼓鼓的公事包。

“嘿。”他的声调也是困惑和疲乏的。

她捏紧敞开着的便服领口，急忙大声说：“爸爸！进来，进来！真想不到！家里乱七八糟的，我自己也是，可是——”

“我打过电话，我知道规矩，不能让女士们猝不及防。可是电话打不通，我的时间又紧，我费了一番周折才弄清楚你们搬到哪儿去了。”

“我给您写过信。”

“我没收到。”他朝这间小小的起居室扫了一眼，视线急促地避开墙上华伦的照片，“家具似乎太挤了点儿。”

“看起来有点儿破落相吧？维克和我目前需要的就是这些了。”

“你把我的东西放好了吗？”

“没有，您的东西都在维克的房间里。”

“那很好。我需要那套海军蓝制服和大衣。”

“您在檀香山可以住多久？”

“几个小时。”

“哎哟！那么急吗？”

他耸了耸浓眉，杰妮丝发现眉毛中新添了几处灰点。“我已收到返回华盛顿的命令，一级优先飞机票。”他辛酸地一笑，鼻子抽动了一下，这些都是华伦特有的动作，她不由得感到惊奇，“在努美阿的海军

空运站，我挤掉了一个澳大利亚报纸编辑的飞机座位，把他气得要发疯！”

“为什么要这样急匆匆的？”

“我可不知道。”

“嗯，壁橱里塞满了您从国内带来的东西。”

“太好了。这里有什么我就用什么，那只小木箱是空的，就连这身衣服也是借来的。”

这时，她低声说：“我真为‘北安普敦’号感到难过。”

“消息见报了吗？”

“小道消息。”她露出窘态，连忙接着说，“吃些早点怎么样？”

“唉，让我想一下。”他颓然坐下，用手擦眼睛。“我倒想洗个热水澡，我在海军空运站的飞机上熬了三个昼夜。”他用一只手托着低垂的头，用冷漠而疲倦的语调说，“问题是我要在两点钟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报到，而我的飞机要等到五时整才起飞。”

“天哪，他们要把您给累死啦！”

“娃娃在哪儿？”

“在外边。”她指着通往阳光明媚的花园的落地窗说，“不过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长得像只大猩猩了。”

“杰恩，让我现在看看他，然后洗个澡，在收拾行装之前休息一会儿。你看行吗？到时候叫醒我。中午给我吃点儿炒蛋，我们可以谈一下，然后——怎么啦？”

“不，没什么。这样很好。”

“你有别的事要办吗？”

“不，不。我们就这样。”

当他走出房子，朝长满青草的院子走去的时候，她拿起电话。他的孙子穿着一条游泳短裤，在炽热的骄阳下逗着一只全黑的苏格兰狗，他要小狗跳起来咬一个红皮球。一个夏威夷小姑娘坐在一边，照看着这个皮肤晒得黝黑的胖孩子。

“喂，维克，你认得我吗？”

孩子转过头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说：“认得，你是爷爷。”他把皮球丢出去，要小狗去追赶。孩子的眼睛和下巴长得和华伦一模一样，但那种冷静地回答问题的神态在帕格眼里跟拜伦完全一样。

“你知道谁有一只和你一样的小狗吗，维克？美国总统。你这只小狗叫什么？”

“托托。”

小狗把皮球赶到一根晒衣绳下面。绳子上，杰妮丝的两件式粉色游泳衣吊在一条男人的印花短游泳裤旁。这时，杰妮丝走了出来，来到阳光里，举起双手把一头浓密的金发推向后边。“嗯，您看他长得怎么样？”

“十全十美的标准体形。智力的巨人。”

“啊，您可真是没有私心。这是拉娜。”那个夏威夷小姑娘笑着点了点头，“她整天跟着他，或者说她总是努力跟着他。说一下吃饭的问题，您记得海军少校埃斯特吗？”

“当然记得。”

“我们原来打算今天出去野餐的，您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准备三明治，因此——”

“那么，你还是照计划办吧，杰恩。”

“不，不，我决定不去了。问题是，他在夏威夷皇家饭店的房间没人接电话。他可能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到这儿。那也不要紧，是吗？”

“何必取消这次野餐呢？”

“哎呀，这不过是一次非常平常的约会罢了。我们离他住的旅馆只有五分钟路程。您是知道的，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已经接管了这家旅馆。埃斯特昨天在教维克游泳，为了表示谢意，我建议来一次野餐，不过我们什么时候去都行。”

“知道，好的。”维克多·亨利说，“我现在该去洗热水澡了。”

在图拉吉岛上医院的病床上或坐在飞机的铁圆背座位上打盹儿的时候，他总是梦见“北安普敦”号，现在正是这样的噩梦使他从小睡中惊醒。当军舰令人眼花缭乱地朝横梁一端倾斜时，他和军士长斯塔克在舰上，黑油油、暖洋洋的海水漫过甲板冲来，把他们卷入水深没膝的漩涡中。梦境中他泡在水中的感觉是真实的，就像泡在浴缸里一样，毫无不适感。军士长抡起一只大铁锤猛击拴住一艘救生艇的铁环，眼睛突出，眼中充满了恐惧。这时帕格惊醒了，铁锤的敲击声变成了一声敲门声。他发觉自己没湿透，而且睡在床上，因而感到宽慰，但他一时没法儿想起他是怎样来到这间黄色的饰有动物图片的儿童房的。

“爸爸？爸爸？已经十二时一刻了。”

“谢谢，杰恩。”脑子突然清醒了，“埃斯特怎样了？”

“他来过，又走了。”

他穿了一套白色海军礼服走进院子，浑身上下端端正正，整齐清洁，脸色也好看多了。晒衣绳上的东西已经拿掉了。草地上，那个夏威夷小姑娘坐在维克身旁，他自顾自吃盘子里黄灿灿的玉米粥，有一半粥涂到鼻子和下巴上了。“他的胃口恢复了吧？”

“嗯，是的，早恢复了。在厨房里吃饭行吗？”

“太好了。”

他和杰妮丝吃着鸡蛋和香肠，断断续续地谈了一阵子。使人烦恼的话题是这样多——下落不明的娜塔丽现在在哪儿，“北安普敦”号的沉没，帕格自己的前途未定，尤其是华伦之死——所以杰妮丝不得不滔滔不绝地谈起她的工作来。她在为陆军工作，一位头衔响当当的——物资管理局局长——陆军上校在一次宴会上看中了她，后来把她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挖走了。当前，在这块领土上，戒严令享有无上的权威，檀香山的欢乐气氛——花环、管乐队、夏威夷的欢宴以及迷人的景色——掩盖着一个冷酷无情的独裁政权。她那位上校把所有的报纸都控制了，只有他才能决定诸如白报纸要进口多少、哪一家可以分配到等问题，因此报纸编辑只能在他和军事总督面前卑躬屈膝，社论里没有批评。被称为“宪兵法庭”的军事法庭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它做出奇怪的判决，如命令违法者购买战时公债或献血等。

“说来这一切都是比较温和的，”她说，“陆军确实维持了良好的秩序，又很好地照顾了我们。除了酒和汽油外，一切都不配给。我们吃得像王爷一样，大多数人都无忧无虑。但当您看到军事独裁的种种内幕活动时，像我这样能看到，您就会感到不安。这儿不算美国，您知道吗？有朝一日如果我国本土那边出现独裁政权——但愿上帝不让这种情况发生——它将首先以军事紧急措施的面貌出现。”

“嗯，嗯。”她的公公说。在这番对话中，从他嘴里只能听到这种咕噜声。她想，也许他不喜欢听到别人对军方提出的批评，她不过是找些话谈谈而已。她所看到的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着实使她伤心。在这个沉默寡言的人身上，有一种茫然若失的神态，一种灰溜溜的气息。他那种已经成为习惯的沉默现在看起来倒像是一件破破烂烂的遮着不幸的外衣，尽管他举止端庄，憔悴的脸上呈现出不屈不挠的神气，她还是怜悯他。华伦的爸爸，先前显然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人物——这位出色的海军高级军官，这位曾和丘吉尔、希特勒、斯大林等人交谈过的罗斯福的亲

信——现在怎么一下子萎缩了！他看起来还很不错，胃口也好。只打一会儿盹儿就能养好精神，说明他骨子里还是精力充沛的。他是一个压不垮的人，但他正受到无情的压榨。他的儿媳妇想的就是这些，她还完全不知道他的妻子对他的负心哩。

在喝咖啡的时候，她让他看了罗达最后的来信，她希望信中那种絮絮叨叨的闲聊会使他高兴起来。罗达忙起教堂的事情来了，这方面的细节以及一些海军方面的小道消息写满了三页信笺。信末附笔提到梅德琳在电影界的工作吹了，她已经回到纽约为休·克里弗兰工作了。

帕格在读信时脸色沉了下来。“这个该死的混账丫头。”

“我本来以为您听到梅德琳的消息会高兴的，好莱坞可是一个阴沟洞。”

他把信扔在桌上。“顺便问一下，你家门前的那条运河叫什么名字？”

“叫阿拉威运河，它通向游艇的港口。”

“这里蚊子多吗？”

“您在乎，我可不在乎。凶得很，多得惊人。”

“罗达和我曾经住过不少热带房子。你会知道厉害的。”

“嗯，这所房子是我几乎没花钱搞来的。从约克敦来的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原来住在这儿。他的妻子回家了，因为——”杰妮丝欲言又止，“事实上，托托是他们的狗。”

“你不想回家吗？”

“不，我觉得这儿是我打仗的地方。当您和拜伦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你们两人可以在海边有个住处，维克也有机会熟悉您。”

“是的，这对拜伦很有好处。”帕格清了清嗓子，“至于我，我可不

知道。我想，我的海洋生活也该结束了。”

“那是为什么呢？这不公平。”

又是短促地苦笑一下。“为什么不呢？战时的军人班子变动很快，你少走一步就会落到队伍旁边。我可以在军械局或舰船局继续工作。”他喝了口咖啡，然后一边思索，一边继续讲下去，“今天，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他们可能要对我在火线上所做的判断提出质询。我还拿不准，我们的阵亡人数不多。不过，我的公事包里有五十八封我写给他们亲人的信。我在飞到这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消磨时间的。我为我们失去的每一个人感到遗憾，但是在一次追击战中，我们挨了两枚鱼雷，情况就是这样。我要走了，谢谢你的午饭。”

“让我开车送您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

“我借来了一辆海军的汽车。”他跑进卧室，把小木箱和公事包拿了出来，手臂上还搭着一件有浓烈樟脑味的黄铜纽扣蓝大衣。“你知道，一年多以前，我穿着这件大衣首次赶赴莫斯科，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绕地球一圈。”他在华伦的照片前停了下来，看了两眼，然后把目光移到她身上，“我说，给我说点儿埃斯特少校的情况吧。”

“埃斯特？啊，他正成为一位出名的潜艇艇长。他指挥的‘乌贼’号击沉了两万吨敌舰。目前他准备把一艘新潜艇‘海鳗’号投入现役。事实上，他已搞到了把拜伦调到‘海鳗’号的命令。”

“那么，埃斯特在这里干些什么呢？新造的潜艇应该在国内。”

“为了把某种雷达弄到手，他和军械局发生了争执。他飞到这儿来，是为了在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里试一下本领。埃斯特不是在这儿闲荡。”

“他为人怎样？我一向不大清楚他的底细。”

“我也不清楚。他对维克和我都不错。”

“你喜欢他吗？这本来不是我该问的问题。”

“您该问的。”她咬紧牙关，朦胧的双眼朝远方望去。中途岛战役之后，帕格多次看到过她脸上出现这种神色。“您在问我跟他的关系是不是认真的，对吗？不，我不想在一次战争中做两次寡妇。”

“再过一年左右，他就可以轮换担任陆勤。”

“哦，不是这样！”她马上以不加掩饰的自信直截了当地说，“太平洋舰队潜艇总司令部尽可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战绩优异的艇长派回海上去。拜伦被派到‘海鳗’号上去，我听到这消息后觉得有点儿惋惜。他当然会爱上这个工作，不过对我来说，埃斯特这个人过于喜欢冒险。维克和我跟他一起游泳，有时他带我去跳舞。我是一个寡妇，在没有更紧急的战争行动时，我是一个候补的约会对象。”她那露出歪牙齿的笑容倒也漂亮。“行吗？”

“行。拜伦什么时候可以到达，埃斯特说起过吗？”

“没听说。”

“好吧，我要向这里的长官告别了。”

一条在阴凉处摊开的毯子上，维克睡得正甜，手中抱着红皮球，小狗蜷伏在他脚旁。天气很热，拉娜耷拉着脑袋，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在打瞌睡，这孩子浑身出汗。维克多·亨利朝维克看了约莫一分钟，然后抬起头来看了杰妮丝一眼。他发觉她眼里泪水晶莹，两人对视着，宛如诉说了千言万语一般。

“我会想念您的。”她说，一边陪着他走向一辆灰色的海军轿车，“代我向我的家人问好。告诉他们，我在这儿过得很好，行吗？”

“一定做到。”他上了车并关上车门。这时，她敲了敲玻璃窗，他把玻璃摇下。“还有什么话？”

“如果看到拜伦，请让他给我写信。我非常爱看他的信。”

“我会告诉他的。”

他把车开走了，一次也没提到华伦，这并不使她感到奇怪。自从中途岛战役以后，他从来没在她面前提起过他那个已经阵亡的儿子的名字。

帕格对他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报到时会遇到什么情况心中完全无数。那天凌晨三时在飞行途中，副驾驶员递给他一份字迹潦草的电文：“乘客维克多（无中间名）亨利美国海军上校十四时整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值班军官报到。”在电筒的红色光柱中，这些字看起来有不祥的征兆。帕格有一条向来爱好的箴言：“我一生中有过许多使我烦恼的事情，其中大多数都没成为事实。”但这条符咒近来也失灵了。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这幢大楼是白色的，在阳光中闪闪发光。它坐落在潜艇基地上面的马卡拉帕山高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战争进行的情况。这幢大楼完工得很快，它是权力与财富的结晶，环绕上面几层的长廊是适应热带地区的精巧结构。在里边，大楼还散发出新涂上的灰泥、油漆以及油漆布的气味。人丁兴旺的总部人员——炫耀着肩带的军官、穿着白军服的新兵，以及许多漂亮的妇女志愿队员——都是神情愉快，走路轻捷。这些轻快的步伐代表了中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以及船坞里排列整齐的新舰艇。这还不是胜利姿态甚至是乐观情绪，但是美国人民在工作中那种开朗、充满信心的神情已经回来了。珍珠港事件之后那种忧伤的表情和中途岛战役之前几个月以来那种忙于招架的紧张气氛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值班军官那间用玻璃板隔开的小房间里，在一大批青年军官和妇女志愿队员的人堆中，坐着维克多·亨利从未见过的一位最年轻的三条杠军官，长长的金发，一张似乎从未用过剃须刀的乳酪色的脸。“是一个海军中校，”帕格心想，“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值班军官？我真的落伍了。”

“我叫维克多·亨利。”

“啊，维克多·亨利上校！是，先生。”在他仔细打量的目光中，在他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帕格可以看到火光熊熊的“北安普敦”号在下沉。“请坐。”小伙子指了指一把木椅，按了一下对讲电话的按钮，“斯坦顿吗？去看看参谋长是否有空。维克多·亨利上校来了。”

看起来讯问他的人就是斯普鲁恩斯，很难对付的人，一点儿也不讲老交情。不久，对讲电话咯咯地响了一阵。接着，值班军官说：“先生，斯普鲁恩斯中将正在开会，请等一会儿。”

一些水兵和妇女志愿队员匆匆地走来走去，值班军官有时接电话，有时打电话，或者在日志上草草地写上几个字。维克多·亨利坐在椅子上，全面考虑讯问可能的进行方式，如果斯普鲁恩斯抽空接见他，话题肯定涉及那次战役。值班军官不时向他投来怜悯的目光，他感到像黄蜂刺痛一样难受。过了令人焦急的半小时，斯普鲁恩斯才接见他。值班军官那张狭长的像姑娘一样光滑的脸、他偷偷地投向他的怜悯的目光以及等待时的焦急心情，帕格全都终生难忘。

斯普鲁恩斯在窗子旁一张立式书桌上签署文件。“你好，帕格。请等一会儿。”他说。他以前从未用“帕格”这个昵称称呼过他，他几乎对任何人都不用昵称称呼。斯普鲁恩斯穿着一套浆过的卡其军服，显得非常整洁：瘦瘦的脸，很好的气色，平坦的腹部。帕格往常曾多次想到过，现在又一次想到，这位中途岛战役的英雄和下巴像攻城槌、虎视眈眈、浓眉，时而脾气傲慢、时而嬉皮笑脸的哈尔西相比，不论在外表还是在行动方面，都是这么平凡普通。

“好吧，”斯普鲁恩斯小心翼翼地把钢笔插进笔套，然后把两只手放在臀部上，两眼瞪着他，“在塔萨法隆格海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我遇到了什么情况，将军。其余的情况我不大清楚。”这两句实事求是的话刚出口，他就觉得懊悔，不合时宜的轻浮语调。

“‘北安普敦’号上人员损失很小，为此你将受到表扬。”

“我从不希望为这样的事情受到表扬。”

“我们能修复其他三艘重型巡洋舰。”

“那太好了。我当时也希望驶回港口，将军。我尽了最大努力。”

“这次战役到底是哪儿出了差错？”

“先生，我们在一万两千码的距离外开始射击后，发现受到鱼雷攻击。这片水域原来估计是在鱼雷射程外的。要么我们受到了潜艇伏击——我们的驱逐舰屏护部队规模相当大，发生这种情况似乎是不可能的——要么日本人有一种远远超过我们鱼雷射程的鱼雷。我们以前有过关于这种武器的情报。”

“我记得你给过舰船局关于这个情况的备忘录，以及你关于在战列舰上装置防雷隔堵的建议。”

维克多·亨利由衷地感激，不觉展颜一笑。“是的，将军，我现在亲身经历了几次这种武器的攻击，它们确实存在。”

“这样的话，我们的作战理论应该做出相应的修改。”那双大眼睛端详着帕格。他的立式办公桌起着防止谈话拖得过长的作用，帕格暗自寻思。他竭力避免把重心从一条腿移到另一条腿，而且下了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如果他的时间变得值得珍惜，他也要弄张立式办公桌用用。“应该去找尼米兹海军上将谈一下。”斯普鲁恩斯说，“我们去吧！”

维克多·亨利连忙跟在斯普鲁恩斯后面，沿着走廊走到一间有两扇高大的、品蓝色的、上面饰着四颗金星的大门的办公室前。他记得金梅尔海军上将曾在老办公大楼里一间类似的办公室里接见过他，那时他情绪很好，脸上浮现出勇敢的笑容，而他的被炸毁的舰队在窗外阳光下冒着浓烟。帕格当时进去会见金梅尔时，心情是平静的，是满怀信心的。而现在，他颤抖不已。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正处于当时金梅尔所处的

地位，也是一个吃了败仗的人。

他们径直进去。尼米兹独自站在窗前，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看起来完全是在晒太阳的样子。尼米兹握手很热诚，方形的晒得黝黑的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阳光照亮了他的一头白发，白发下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呈现出蓝灰色。在那张慈祥的、几乎是温柔的脸上，那双半被阳光照亮、半藏在阴影里的目光严峻的眼睛使维克多·亨利更加忐忑不安。

“亨利上校说，日本有一种射程很远的驱逐舰鱼雷，”斯普鲁恩斯说，“他是这样解释塔萨法隆格战役的。”

“很远是多远？”尼米兹问帕格。

“大概达到两万码，将军。”

“我们该怎样对付？”

帕格觉得喉头很紧，他用嘶哑的声音回答道：“将军，在未来的海战中，我们的驱逐舰发动鱼雷攻击之后，整条战线应立即开火，使炮火达到远得多的距离，同时在交战时做闪避性急转弯。”

“你看到另外几艘重型巡洋舰被击中后，是否做出了闪避性急转弯？”尼米兹用平静的、带着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的声音慢吞吞地说，但他的神态并没有使帕格感到平静。

“没有，先生。”

“为什么？”

维克多·亨利现在必须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面前回答这个关系到他个人前途的问题，他已经在那篇长达十五页的战斗报告里试图回答过这个问题。

“将军，这是一个在战斗高潮中出现的错误。我的大炮全部瞄准敌人，我正在对敌人做夹叉射击，我想替被敌人击中起火的三艘巡洋舰报仇。”

“你报仇的目的达到了吗？”

“我不知道。我的射击军官声称对两艘巡洋舰命中两次。”

“证实了吗？”

“没有，先生。我们必须等候特混舰队的报告。即使有了这样的报告，我个人也还会保留怀疑，射击军官经常受到想象力的干扰。”

尼米兹向斯普鲁恩斯眨眨眼。“还有其他意见吗？”

“在我的报告里，我列举了几点，先生。”

“譬如说？”

“将军，不产生炮口火焰的火药在一九三七年就是军械局的一个计划项目，那时我还在军械局工作。直到今天，我们仍旧没有这种火药，而敌人有了。我们在夜战中不赞成使用探照灯，以免敌人发现我们的位置，可是我们只消开几通排炮，马上就会暴露我们的方位、进入角和前进速度。那天晚上，我们的战线看起来像四座喷发的火山。壮丽非凡的景象，先生，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莫大满足，但同时也给日本人解决了发射鱼雷的问题。”

尼米兹转向斯普鲁恩斯：“就不产生炮口火焰的火药问题，今天给军械局发一份急件，随后立即给斯派克·布兰迪发一封私人信。”

“是，先生。”

尼米兹伸出一只缺了一根指头的青筋暴露的手，抹了一下方下巴，然后说：“我们自己的驱逐舰发动的进攻也完全失败了，这究竟是什么缘故？他们使用雷达取得了突袭的效果，对吗？他们比我们领先一招儿。”

帕格觉得——可以这么说——好像又回到了鱼雷水域。这个问题很可能成为塔萨法隆格事件调查庭上的关键问题。“将军，这是一次反向行动，敌我双方在方向相反的航道上运动。相互接近的相对速度是每小

时五十海里或者更快一些。发射鱼雷问题发展得很快。当驱逐舰舰长要求准许发射鱼雷时，赖特将军情愿等到更接近目标时再说。当他同意发射时，敌人的鱼雷已经接近舰艉。因此，这变成了一次必须当机立断的在最大射程上的射击。这就是在‘北安普敦’号上见到的情况。”

“敌人当时也面临完全相同的问题，而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他们毫不费力地打赢了这场拼鱼雷的战斗，将军。”

经过一阵子使人难受的沉默，尼米兹说：“好吧。”他离开窗子，向帕格伸出手来，“我知道在中途岛，你失去了一个做飞行员的儿子，他在战斗中立了功。你还有一个在潜艇上服役的儿子。”他低下头，对着自己的卡其军衬衫上的海豚奖章。

“是的，将军。”

切斯特·尼米兹握住帕格的手，久久不放，深情地注视着他的两眼说道：“一路平安，亨利。”声调哀伤而亲切。

“谢谢您，先生。”

斯普鲁恩斯把他带到拥挤不堪、烟雾腾腾的作战室。“那就是你的那场战斗，”他指着墙上一幅满是标志的瓜达尔卡纳尔地图，“是我们按战况重新构成的。”他们走进一间小休息室，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北安普敦’号是一艘很漂亮的军舰，”斯普鲁恩斯说，“但它的稳定性有问题。”

“我不能责怪我的险情控制人员，将军。我们不走运，我们舰艉没有装甲钢板的部分中了两枚鱼雷。我本不应恋战，如果马上离开那里，像‘檀香山’号那样，也许我还可以保住我的那艘兵舰。”

“唉，激烈的战斗是一个因素。你那时情绪激昂，你要力挽狂澜。”

维克多·亨利不发表意见，但他听了斯普鲁恩斯的话后如释重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斯普鲁恩斯继续往下说："下一步怎么样？"

"我接到命令，要我回海军人事局去接受新任务，将军。"

"上次你在这儿的时候，你竭力推辞担任参谋的职务。我现在需要一个负责计划和作战的副参谋长。"

维克多·亨利控制不了激动的心情，他像小孩那样脱口而出："我？"

"只要你肯。"

"上帝！"帕格不由自主地把一只手放到眼睛上。照太平洋舰队迅猛发展的势头看来，斯普鲁恩斯现在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跳向海军将官级，得以跻身伟人之列的一次跃进，正是他告诉杰妮丝的他不敢奢望的第二个机会。现在离维克多·亨利挣扎在油污中，赤身裸体地拼命游向一艘挤满人的救生艇，他那艘冒着火舌的军舰在他身后沉没的时候，还不到三个星期。他想了片刻，才用嘶哑的声音说："你真会使人喜出望外，将军。我想干。"

"好吧，让我们希望海军人事局没有异议。我们现在有一些很不简单的作战问题需要解决，帕格。你应该马上就考虑起来。来吧！"

维克多·亨利有点儿头晕目眩地跟在斯普鲁恩斯后面，回到作战室，走到一幅很大的黄色和蓝色的太平洋桌面图前。斯普鲁恩斯开始用异乎寻常的半学究、半尚武的热情讲话："在军事学院那年头，你们可曾研究过这个老问题：如何在'橙色'侵入并占领菲律宾后收复这块失地？这跟我们现在面临的战局有点儿相像。"

"没有，先生。我们那时研究的是威克岛的问题。"

"哦，是的。好吧，归根到底有两种进攻方式，地理条件迫使我们这样做。其一是越过太平洋中部，征服日本人的一些岛屿据点，巩固在马里亚纳的阵地，以便向吕宋岛跃进。"斯普鲁恩斯说话时用右手在地

图上比画，说明一次横越数千海里的掠过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直取菲律宾的攻势。

“其二是从澳大利亚向北发动攻势——新几内亚岛、莫罗泰岛、棉兰老岛、吕宋岛。”他的左手从澳大利亚向前移动，越过新几内亚岛，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缓慢地爬行，似乎在模仿——在帕格心中引起清晰的联想——部队在热带丛山中艰苦行军的形象。“麦克阿瑟将军自然热衷于第二种策略，一个惯于陆战的人。但如果采用水路，你可以对敌人的供应线进行灵活机动的侧面攻击，使他们捉摸不定。他们不知道你下一步将跳向何方，这样敌人将被迫分散兵力。而在陆地上，这将是穿过山区密林的正面攻击。日本舰队在你的侧面，在你前方的是机灵的日本陆军。”斯普鲁恩斯像小顽童一样瞅了帕格一眼，“说真的，那位将军渴望教训一下日本陆军。”

斯普鲁恩斯用右手食指戳着新几内亚岛外侧的一个岛。“不过，他也承认，在前进的道路上，这个拉包尔是块绊脚石。他就是这样看待瓜达尔卡纳尔行动的，是通向拉包尔的一块拦路石。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为太平洋中部集结力量，我们将做出巨大努力。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当然会把他的攻势付诸实施。”

维克多·亨利军人生涯中的这个突变给了他很大震动，他面前展现的远景无限美好。他预见到从指挥一艘巡洋舰这样小的任务过渡到制订大规模海战计划的工作。他在海军学院里接触过的所有关于太平洋的问题和研究，这时都涌上他的心头。当年，它们好像是浅薄的抽象方法，看起来不过是对不可能存在的力量和情况做数学的游戏。如今，这些力量和情况正成为活生生的烈焰飞腾的现实。他从内心油然生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念头，自己身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而以一场全球的战斗为己任。除此以外，他还巴望什么呢？

斯普鲁恩斯轻轻地敲了一下地图上瓜达尔卡纳尔那一块。“你知道，对哈尔西来说，在那次出色地反败为胜的战役之后，塔萨法隆格之

战确实是一支令人心酸的曲子。你有没有和他见过面？”

“见过，先生。我路过努美阿的时候，他会见过我。”

“他怎样了？”

“不可一世。他使南太平洋舰队里人人自危，我可以这么说。当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为某件事情大喊大叫。在场的人都缩作一团。可是转眼间，他对我说话的时候变得像牧师一样和颜悦色了。他对‘北安普敦’号深表同情。”帕格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他说，我至少狠狠揍了那些杂种。”

“华伦的妻子怎样了？”

“我刚才看到她了，”帕格的嗓音变粗了，“她过得不错。她在为军政府工作。”

“你那个潜艇上的儿子的妻子呢？她离开欧洲没有？”

“我盼望到家后会听到她的消息，先生。”

“华伦是一个杰出的战斗机飞行员，”斯普鲁恩斯伸出手来和他握别，“我永远忘不了他。”

维克多·亨利迸出了一句“谢谢你，将军”，转身便走。离飞机起飞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了。他把汽车交还给车库办公室，并雇了一辆出租车到海军空运站的机场。在那里，他在棚屋内的报摊上买了一份《檀香山广告报》，他已经好几个月没看报了。横幅醒目的大标题报道了盟军在摩洛哥突破、隆美尔落荒而逃、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陷入重围等。这些新闻，他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里的电传打字机的贴报栏上已看到过，只是措辞没这么火热。版面下端一条较小的标题却使他当头挨了一棒：“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在阿拉曼牺牲！”

第四十九章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六十高龄、一头白发的女秘书从门口探进头来。“有一位叫莱斯里·斯鲁特的先生来了，帕米拉。”

在派尔·麦尔大街上陈旧的小小办公室里，帕米拉坐在她父亲的转椅上哭泣。冷风摇撼着松动的窗扇，十二月的阴沉天气，中午时窗子上也是一片紫光。她裹在一件羊皮外套里面，一条羊毛披巾把头和耳朵都扎得紧紧的，还是觉得寒气逼人。房间里的古老煤油取暖器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可以说只能闻到点儿热气味，仅此而已。

斯鲁特走了进来，帕米拉两手擦着眼睛，赶忙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件俄国的皮里子大衣和一顶棕色大皮帽。他一向是一个瘦子，现在一套细条纹衣服像是挂在身上，还露出褶皱来，两眼通红，眼眶发黑。

“你好，莱斯里。”

“帕姆，听到你父亲的不幸消息，我很难过。”

“我不是在哭父亲的死，我已经熬过来了。什么风把你吹到伦敦来了？你在伯尔尼的工作这么快就结束了吗？要喝点儿威士忌暖和一下吗？”

“是啊，我得靠它救命。”

她指着桌上的一份打字稿说：“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还没来得及写完。《观察家报》要它，我正在给它收尾，我想大概就是它把我的眼泪引出来的。”

“什么文章？新闻通讯稿吗？”

“嗯，不是，那不成古董了吗？这是一篇战地随笔。他定的题目是《基德尼山脊的日落》。”帕米拉递给他半杯纯威士忌，向他举起了另

一只杯子，“请吧。当时的情形是，他正在口授这篇东西，蒙哥马利的新闻官来电话要他立即去接受会见。”

帕米拉憔悴忧伤的面容、肿胀的眼睛、蓬乱的头发、有气无力的声音，都可以归因于她的哀伤，斯鲁特心里这样想，可是现在她似乎油尽灯灭了。往日的帕米拉即使是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她曾经有过非常沮丧的日子——也不曾丧失其顽强不屈的锋芒和不露声色的外表下的一种令人倾心的勇气。如今，斯鲁特看到的则是一个年过三十、抑郁忧伤的妇人。

“你相信预感吗？”威士忌使她的声音沙哑。

“我说不上来。你怎么啦？”

“韬基有过一个预感。我知道，我本来也可以乘那辆吉普车去的。连蒙哥马利的新闻官都给我开了绿灯，这是对一个妇女的破例。韬基突然像骡子一样蛮不讲理，把我撵开。他干脆大发脾气，弄得我也火气上来了。我们是在气头上分手的，这样我才活了下来，坐在这里跟你一起喝酒。”她伤心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莱斯里，我是彻底不信鬼神的，只相信看得到、听得见和摸得着的桩桩件件。可是，他知道了。你别问我什么道理，触雷是不幸的意外，这我知道，可他预感到了。那篇关于基德尼山脊的文章就是临终绝笔之类的东西。”

“你还记得拜伦·亨利吗？”斯特鲁问道。

“当然记得。”

“上星期我在里斯本遇见了他，我担心还会有更坏的消息。‘北安普敦’号沉没了。”斯鲁特本来怀有幸灾乐祸的醋意，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感到有愧于心。他并不是跟帕米拉有什么过不去，也不是跟维克多·亨利怎么样，但在他们两人的罗曼史中，他曾扮演过不堪一击的情敌，这种不好过的滋味一直留在他心头。但她听了，也没有动感情的样子。“帕姆，你在这里各方面都有熟人，是吗？你能

不能打听一下亨利上校是否还活着，再给拜伦发个电报？拜伦在里斯本能得到的消息，只是听那里的一些海军人员说，那艘军舰在海战中被击沉了。”

“为什么不去找你们的海军武官？”

“他去苏格兰了。”

“那好，”她轻松地、几乎有点儿愉快地说，“咱们就打听一下亨利上校的下落吧。”斯鲁特觉得，如此对待沉痛的消息倒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表现，实在异乎寻常。事实是，仅仅讲起这个男人，她就活跃起来了。她吩咐那位秘书打电话给空军少将勃纳-沃克。“那么，拜伦怎样了？娜塔丽呢？”

“拜伦找到她了，还有孩子。”

“我的天哪，找到啦！在哪里？”

“马赛。吃饭的时候，他足足跟我讲了两个小时，真能写一本小说。”

“可不是嘛，那一家子！他怎么找到的呢？娜塔丽现在在哪儿？”

斯鲁特刚刚开始讲拜伦的经历，电话铃响了，是勃纳-沃克打来的。帕米拉立刻亲昵地把帕格·亨利和拜伦的情况告诉了他，叫他“亲爱的”。她挂上电话，对斯鲁特说：“他们有一条专线直通华盛顿，他会尽快接通的。你见过我的未婚夫吗？”

“见过一次，在华盛顿你们大使馆里的一次迎宾行列里。你也在场，不过那时他还不是你的未婚夫。”

“哦，当然不是。亨利上校也在那里，还有娜塔丽。现在还是继续讲在马赛发生的事吧。再喝点儿威士忌吗？”

“那还用说，只要你舍得。”

“人家对我都很好，我有的是酒。”

斯鲁特相当详细地讲了他同拜伦偶然相遇的情况，并且说拜伦还在千方百计地打听家人的下落。盟军入侵北非那天，通往马赛的电话中断了。后来拖了很久才断断续续地恢复了通话，但他一次也没打通过。他有三十天的假期，在这期间，他天天在里斯本各家营救机构的办公室里打听消息。

“娜塔丽到底怎么啦？怎么会那样胆小怕事？怪不得拜伦会那样生气。”帕米拉说。

斯鲁特呆呆地望着她，茫然地重复了一句：“她是怎么搞的？”

“莱斯里，记不记得，有一天你把门上的钥匙丢了，就是这个姑娘爬进你在斯克里勃路的那幢房子二楼的窗子。你还记得吗，在莱哈尔饭店的时候，我用一只盛汤的碗把菲尔的头打破之后，她面对那些宪兵毫无惧色。当时我们都叫她雌狮。”

“这些又有什么相干呢？她要是想和拜伦偷越国境，那才叫发疯呢。”

“那又怎么样？拜伦不是有外交护照嘛。难道还会比现在的处境更糟？”

斯鲁特眼圈发黑的两眼闪烁着红光。在帕米拉看来，他就像在发高烧似的。但他温和而镇静逾常地对她说：“哦，我的宝贝儿，让我来老实地告诉你她的处境可能会糟到怎么个地步。能再给我来那么一小杯烧酒吗？”

帕米拉在斟酒，斯鲁特从上衣口袋里拔出来一支钢笔，坐在帕米拉的书桌旁，开始在一张黄色的纸上画了起来。“瞧，这是战争爆发前的波兰，对吗？华沙在北面，克拉科夫在南面，维斯瓦河横贯其间。”这是一张画得很熟练的地理略图，一挥而就，“希特勒打了进来，他和斯大林瓜分了这个国家。唰地一下！这条线的西边是德国占领下的波

兰。”一条弯扭的粗线将波兰一分两半。斯鲁特在这条线的西边画了三个又粗又黑的圈圈。“你瞧，你听说过集中营吗？”

“是的，听说过，莱斯里。”

“这几个集中营你可没听说过。我刚花了四天工夫同这里的波兰流亡政府人士交谈过，事实上，我就是为这个到伦敦来的。帕姆，这是相当精彩的新闻题材。你不是正在继续做你父亲的工作吗？”

“我在尝试。”

“那好，这个内容也许会成为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新闻，把这个消息报道出去的记者将会被载入史册。在这三个地方——这样的地方其他地方也有，只不过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得到的目击者提供的材料都是有关这三个地方的——德国人就像处置耗子一样，成批地消灭活人。德国用火车从欧洲各地把他们运到这些地方。这是一场利用铁路进行的大屠杀。犹太人一运到，德国人就用一氧化碳或用步枪行刑队把他们杀死，然后再把尸体烧掉。”他用钢笔一个圈一个圈地点着说，“这个地方叫特雷布林卡，这里是卢布林，这是奥斯威辛。正如我所说，这样的地方还有的是，但这三个地方已得到证实。”

“莱斯里，集中营已不是新闻了，这类新闻已经报道过多年。”

斯鲁特朝她苦笑一下。“你没听懂我的话，”他压低嗓门，用咬牙切齿的耳语声来加强他的语气，“我讲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一千一百万人进行的大屠杀。就在我同你谈话的这个时候，屠杀正在大规模地进行。这是一个荒诞绝伦的计划，一项用专门建造的巨型设备来进行的规模庞大的秘密行动！你不叫它新闻，那么什么才算得上新闻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它使过去的一切战争相形见绌。这是地球上生活的新现象。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眼下已完成了大约一半。这难道不算一篇新闻报道吗，帕米拉？”

帕米拉看过许多关于毒气室和集体枪杀的屠杀报道，这一切都不是

什么新鲜事。当然，德国秘密警察是一帮穷凶极恶的暴徒，单是为了从世界上清除这批家伙，这场战争也是值得打的。消灭欧洲所有犹太人的计划当然是有点儿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不过她也曾看到过这种讲法。很显然，这种讲法全是别人兜售给斯鲁特的。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情况不妙，也许是由于他未能忘怀娜塔丽，而现在对随意抛弃自己崇拜过的一位犹太女子又感到内疚，所以他现在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她低声说："亲爱的，这我可真无能为力。"

"我看倒不见得，不过我们刚才是在谈娜塔丽拒绝和拜伦一起走，这可得有了不起的勇气，比起爬进二楼的窗子来，这个勇气可要大得多。出境签证她还没拿到手，火车上挤满了德国秘密警察，要是出点儿事的话，她和孩子就会被撵下火车。可能就这么把她关进集中营；可能就把她押上东去的另一列火车，然后把她和孩子一起杀掉，再烧成灰烬。那可真是太冒风险了，帕姆，即使她并没知道得这么详细，她在骨子里也已经预感到了。她知道出境签证就要到了，她也知道德国人对官方文件敬若神明，这是制服他们的一件法宝。这件事她做得对。我曾经把我的看法讲给拜伦听，他听了气得脸色发白，并且——"

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做了个抱歉的手势，让他不要说了。

"谁呀？啊，这么快？"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放射出宝石般的光芒。她向斯鲁特频频点头。"好哇！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亲爱的，八点见。"她挂上电话，眉开眼笑地对着斯鲁特，"亨利上校安然无恙！你知道，要是从海军部打听这个消息，得等上一个星期。你们的陆军部把邓肯的电话立刻转接到海军人事局，他马上就得到了回音。亨利上校现在正在回华盛顿的途中。你看，是我打电报给拜伦呢，还是你打？"

"这是拜伦在里斯本的地址，帕姆，还是你打吧。"斯鲁特急匆匆地在笔记本上写了个地址撕下来，"听我说，这里的波兰人正在把他们的文件汇编成一本书，我可以给你弄到这本书的校样。还有，他们找到一个从特雷布林卡逃出来的人。就是这个集中营，"——一根皮包骨头的

手指使劲地点着桌子上的那张略图——“华沙附近。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穿过了纳粹欧洲，把照片送出来，把真相说出来。我通过翻译跟他做了交谈，没法儿不相信他说的，他的经历是一篇《奥德赛》那样的史诗。抢先发表的话，是会引起轰动的，帕米拉。”

帕姆觉得很难集中注意力听他讲话。帕格·亨利安然无恙地活着！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这给她的计划、她的生活平添了新的前景。至于斯鲁特的“抢发新闻”，在她看来，他未免有点儿过分着迷。她仿佛听见她父亲在说：“没价值，绝对没有。过时的货色。”胜利才是新的内容，历经四年的灾难和挫折之后，在北非、在俄国、在太平洋所取得的胜利，还有反击德国潜艇的胜利，是这次战争的真正的伟大转折点。而德国人对欧洲的恐怖统治以及对犹太人的暴行，则像潮汐表那样已为人所熟知。

“莱斯里，明天我去跟主编谈谈看。”

斯鲁特直挺挺地向她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掌心潮湿，轻轻地一握。“好极了！我在这里还要待两天，你要找我，可以打电话到多尔切斯特饭店或者美国大使馆，分机是739。”他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脸上浮起昔日在巴黎时的微笑，使他憔悴的面颊和失魂落魄的眼睛闪出亮光，“谢谢你的好酒，老姑娘，谢谢你倾听了一个老水手的故事。”

他歪歪倒倒地走出了门。

第二天，主编兴味索然、没精打采地听她说着，嘴里咬着已经熄了火的烟斗，边点边咕噜着。他说，这里的波兰流亡政府早就向他提供了所有这些材料，他刊登过其中的几篇。她可以在卷宗里翻到这些材料，地地道道的宣传品。不论根据什么新闻标准，这些报道都是无法核实的。有关屠杀全部犹太人的计划，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透露出来的，为的是迫使白厅开放巴勒斯坦，接纳犹太移民。不过，他还是愿意在下个星期见见斯鲁特先生。“啊，他明天就要走了吗？真不巧。”

但当她表示要去华盛顿写一些那边的战争努力的报道时，这位主编便喜形于色。“好哇，那就去吧。试试你的笔头吧，帕姆。我们知道，韬基晚年的稿子都是你起草的。什么时候可以把那篇《基德尼山脊的日落》交给我们？我们急着要呢。”

斯鲁特听说，有两位外交官在往返于苏格兰和蒙特利尔之间横渡大西洋空运指挥部的轰炸机飞行中失踪了。北大西洋的空中航线并不是人们喜欢的路线，在隆冬天气里就更不是了。舒服的大客机都在南方的航线上，南下到达喀尔后，飞越阳光和煦的海面直达巴西凸出部，然后北上百慕大，再向前就是巴尔的摩了。但这条航线是供高官们走的。只有两条路线让他选择：在护航舰队里做十天航行，或者是坐皇家空军横渡大西洋空运指挥部的飞机。

在去苏格兰飞机场的火车上，他碰上了一位同路去美国的飞机驾驶员。此人中等身材，瘦长结实，是一位陆军航空兵上尉，留着牙刷般的小胡子，有一双骨碌碌转的眼睛，卡其上衣上镶着三排勋表，开口便是脏话，一肚子的飞行故事。他们两人共坐一个小间。这位驾驶员不停地呷着白兰地，他说他要喝得醉醺醺的，并且保持这种醉意，直到远远离开普雷斯特威克机场的跑道。在普雷斯特威克机场起飞有坠毁的危险。他曾参加过几次为摔死在机场跑道上的驾驶员举行的集体葬礼。向西飞进北大西洋的飓风带时，不得不冒险超载汽油。空运指挥部不得不把一批又一批的驾驶员运回去，因为经海路运输拆开装运的飞机既要多花时间，又要多费手脚，而且德国潜艇把它们毁得太多了。所以，各战区的盟国空军实际上都是依靠这些横渡大西洋的驾驶员集结力量的。虽然没人把他们放在眼里，但他们在整个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列尘土飞扬的旧火车哐啷哐啷地慢慢穿过白雪茫茫的田野。驾驶员一路上打开话匣，斯鲁特耳福不浅，饱听了他毕生的事迹。他名叫比尔·芬顿，战前就以驾机飞行为业。一九三七年以来，他曾为许多国家的政府干过民间的和军事的飞行工作。他曾在印度-中国航线上驾驶过

运输机（他说是“飞越驼峰”）。起飞时，要用响着喇叭的吉普车赶走跑道上的黄牛、水牛，然后升到五英里多的高空，越过高高地旋转在珠穆朗玛峰上空的冰雪风暴。他曾参加过加拿大皇家空军飞到英国。现在他在为陆军航空兵空运轰炸机，经南美洲到非洲，然后越过非洲到波斯和苏联。他曾在沙漠迫降过，也曾在爱尔兰海面上依靠橡皮救生筏漂浮过两天，还曾用降落伞落到缅甸的日本占领区内，然后长途跋涉走到印度。

他们在暴风雪中抵达普雷斯特威克。斯鲁特精疲力竭，昏昏欲睡，分享了比尔·芬顿的白兰地之后醉意浓浓，还对战争有了全新的视野。他昏昏沉沉的头脑里闪过了一幅幅图景：各种各样的飞机——成千上万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在地球上空南北东西地穿梭飞行，同天气搏斗，和敌人鏖战；轰炸城市、铁路和行军的纵队；越过海洋、沙漠和高山；这是一场修昔底德无法想象的战争，一场由像比尔·芬顿这帮人驾驶的飞行器在这个星球上满天横冲直撞的战争。直到今天为止，他从未想到过空中的战争。至少是在此刻，他念念不忘的那份《万湖会议纪要》、那画着三个黑圈圈的波兰地图和那每日一列一列载着千千万万犹太人去屠场的欧洲列车，算是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而他对这次飞行也就感到更加心惊肉跳，害怕得差一点儿走不下火车。

他们到达机场的时候，飞机正在做起飞前的准备。他们穿着臃肿笨拙的飞行服、救生背心，戴着厚厚的手套，降落伞在背后荡到膝盖以下，步履蹒跚地走出报到室。室外大雪纷飞，他们没能一下子看清飞机。芬顿领着斯鲁特朝飞机马达声响处走去。飞机能在这样的天气起飞，对莱斯里·斯鲁特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架四引擎的轰炸机，里面没有座位。机舱的地板上，有十多个返回去的驾驶员横七竖八地躺在运货板上。飞机艰难地起飞了，斯鲁特的腋窝里直淌冷汗，芬顿冲着他的耳朵大声嘶喊着，说根据天气预报，逆风风速每小时一百英里。他们也许不得不在格陵兰那个北极的鬼屁眼儿里着陆。

莱斯里·斯鲁特是一个胆小鬼，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并且早就不再想克服它了。甚至乘坐一辆爱开快车的人驾驶的小汽车，他也会神经高度紧张。每次乘飞机，哪怕是乘DC-3型飞机做一小时的短途飞行，对他而言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此人现在就坐在一架拆掉了全部设备的四引擎轰炸机里，在隆冬十二月里越过大西洋向西飞行。这架号叫着的吱吱咯咯响的旧飞机，冷风通过漏气的空隙不断钻进舱内，像啼饥号寒般的响声一直响个不停。飞机迎着冰雹在上升，冰雹打在机身上像机枪扫射一样噼噼啪啪。它颠簸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好似一只风筝。借着从结了冰的窗口透进来的朦胧亮光，斯鲁特能够看到那些躺着的驾驶员发青的面孔、布满汗珠的额头，也可以看到一只只颤抖着的手把香烟或酒瓶挪近紧闭着的嘴唇。这些飞行员看上去跟他完全一样，也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

芬顿在火车上曾对他讲过，北大西洋的逆风在低空时风力最大。飞机得爬高上升，超越这种气流，进入空气稀薄的高空，以节省燃料。但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机身上结冰非常快，除冰器根本来不及工作。同时，化油器在零下的气温中会冷却结冰，继而引擎就会熄火。毫无疑问，很多飞机就是这样报销的。当然，开始结冰时你可以设法继续上升，越过湿冷的气层进入干冷气层，那就得靠氧气面罩来维持生命。否则你就要迅速下降，也许要下降到紧贴海面的高度，那里的暖和气流可以将冰融化。斯鲁特明知故犯地问了他一声：“难道在水面上就不存在结冰条件了吗？”

“那还用说，当然存在，”芬顿回答说，“我告诉你我的一次经历。”接着，他就讲起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往事。有一次在纽芬兰海面上，机身上结满了厚冰，差点儿旋转着冲进海里。

飞机继续翘首向上爬升，零散物件也不断地朝后滑去。有些驾驶员蜷缩在破毯子里打鼾，芬顿也舒展四肢躺下，闭上眼睛。突然，机身上发出一阵金属的撞击声，顿时吓得斯鲁特的心脏停止跳动，或者说他觉

得是这样。芬顿睁了睁眼睛，咧开嘴朝他笑了笑，并且做了做手势，表示机翼结了冰，橡皮除冰器在除冰。

在噪声难忍的机舱里，在破冰敲击声中，斯鲁特弄不懂他们怎么能安然入睡。他心想，这种人即使钉在十字架上，也能立即睡着。他的鼻子冻僵了，手和脚也失去了知觉，但他确实也打了个盹儿，不过一种令人恶心的感觉弄醒了他。他闻到了一股橡皮气味，一件冰冷的东西紧贴在他的脸上，好像在上麻醉一样。黑暗中他睁开了眼睛，耳朵里响着芬顿的喊叫声："氧气！"一个模糊的人影戴着个拖着一根长橡皮管的氧气面罩，在踉踉跄跄走动。斯鲁特觉得他一生中从未这样冷过，这样麻木过，这样浑身难受过，也从未这样准备好一死了事。

突然，飞机轰鸣着向下俯冲。驾驶员们坐了起来，翻起鱼白眼睛四处张望。斯鲁特在极度痛苦中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慰藉感，这些老练的驾驶员竟也如此害怕。一次可怕的、大幅度的垂直俯冲之后，机身上的冰又一次被抖碎了。飞机又恢复了平飞状态。

"不会飞到纽芬兰去的，"芬顿在斯鲁特的耳朵边吼叫着，"这儿是格陵兰。"

元首指示说：

"我们是优秀种族。"

我们就喊万岁！（扑哧！）

万岁！（扑哧！）

对准元首的脸。

格陵兰机场跑道旁的木头房子兵营里，留声机一小时接一小时不停地放这首歌。这是仅有的一张唱片。这个飞机场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片寸草不生的地面，铁丝网陷在烂泥里面，到处都是积雪。斯鲁特从没

想到过，世界上竟有如此荒凉的地方。跑道太短，起飞得碰运气，所以飞机加油后不得不等到有了起码过得去的起飞条件再起飞。

对元首不热爱，

就是不要脸。

所以我们就喊万岁！（扑哧！）

万岁！（扑哧！）

对准元首的脸。

斯鲁特认为，此时此地，这首平淡乏味的小调表现了美国人对希特勒和纳粹的那种致命的宽厚观念——大言不惭的笨蛋，莫名其妙的跟屁虫，高呼万岁。音乐的编排把各种嘈杂的噪音——牛铃、玩具喇叭、铁皮罐头——同一支德国军乐队的低音伴奏混杂在一起。飞行员们有的在玩牌，有的在懒懒散散地躺着，唱片放完了，有人又把唱针移到开头的地方。

芬顿躺在斯鲁特的下铺，看一本全是姑娘的杂志。斯鲁特探下身子，问他《元首的脸》这支小调怎么样。芬顿打着哈欠说，希特勒那浑小子听了会不舒服。斯鲁特从上面爬下来，坐到了上尉旁边，向他倾吐了自己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心情，并且气愤地表示，要是这类歌曲也能使人感到愉快，那就难怪没人肯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了。

比尔·芬顿一面翻着裸体女人的画页，一面若无其事地说："胡说！老兄，谁会不相信？我就相信。那些德国人也真怪，竟会去追随希特勒这么一个疯子。他们中间有很好的飞行员，但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一个祸害。"

戈培尔开口说：

“世界和宇宙都是我们的。”

我们就喊万岁！（扑哧！）

万岁！（扑哧！）

对准戈培尔的脸。

戈林开口说：

“他们休想轰炸这地方。”

我们就喊万岁！（扑哧！）

万岁！（扑哧！）

对准戈林的脸。

“但是，又有谁能帮得了犹太人呢？”芬顿将杂志扔到一边，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会有五千万人送命。日本人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一直打中国人。你知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中国人？没人知道。也许一千万，也许更多。你到过印度吗？那是一个炸药桶，英国人捂盖子是捂不了多久的。印度一旦爆炸，你就会看到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都会相互残杀，杀得地狱都容纳不下。德国人杀的俄国人比杀的犹太人还多。老兄，这世界是一个屠场，向来就是一个屠场，而那些混账的和平主义者恰恰没把这一点放在心上。”

难道我们不是超人？

纯粹的雅利安超人？

哎呀呀！我们是超人，

超级的、道地的超人！

芬顿听了自己这番话心里很高兴，更加来劲了。他坐起来，拍拍斯

鲁特的肩膀说："告诉我，难道斯大林比希特勒好些吗？我认为他也是杀人犯。可是，我们还是把我们生产的一半轰炸机送给他——免费，无偿，什么都不要。有些非常好的飞行员还因此送了命。我现在也是在玩命，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这一边的杀人凶手，就是这个理由。我们干这个不是为了人类、为了俄国或为了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为了救我们自己的狗命。老天在上，我为犹太人感到难受，别以为我不是这样，但是对他们，我们实在爱莫能助，只有把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

所以我们就喊万岁！（扑哧！）

万岁！（扑哧！）

对准元首的脸。

在蒙特利尔郊外庞大的加拿大空军基地，斯鲁特打电话给欧洲事务司。司长告诉他，立即在蒙特利尔飞机场赶乘去纽约或华盛顿的第一班飞机。斯鲁特打电话的时候，芬顿正走过电话亭，手臂挽着一位穿红色狐皮大衣、身材高挑的漂亮姑娘。这姑娘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一双绿色的眼睛死盯着芬顿，像要把他吞下去似的。芬顿手上夹着一支在冒烟的雪茄，漫不经心地朝斯鲁特挥了挥手，会意地咧了咧嘴，就走过去了。短暂的一生，快乐的一生，斯鲁特脑子里闪过一个辛酸而又羡慕的念头。

令斯鲁特惊喜的是，他居然对DC-3型飞机的起飞和穿过厚厚的云层爬升都毫不在意了。这架客机看上去实在大，舱里豪华，座位宽大柔软，女服务员又是如此迷人，倒像是在乘坐"玛丽王后"号邮船，而不是在乘坐飞上天去的东西。他说不清楚是由于上次乘坐轰炸机使他害怕飞行的心理麻木了呢，还是因为他根本就是神经失常，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不管怎样，不再害怕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他从报摊上匆忙买来了一份《蒙特利尔报》。他摊开报纸，头版上

就有一张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帕米拉的照片，他不由得坐直起来。他们站在一辆吉普车旁边，塔茨伯利穿着一件肥大的士兵工作服，咧开嘴高兴地笑着。帕米拉穿着便裤和衬衣，神情委顿。

基德尼山脊的日落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

伦敦无线电通讯。这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的电讯是英国著名记者的最后一篇报道，是他在阿拉曼触雷身亡之前不久口授的。未完成的初稿后由他的女儿和合作者帕米拉·塔茨伯利整理发表，现经伦敦《观察家报》特许转载。

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悬挂在黄沙起伏的远处地平线上空。沙漠的寒夜已经开始降临基德尼山脊。这片灰蒙蒙的沙丘高地这时候已人兽绝迹，留下的只有死人，还有两个情报官和我，甚至连苍蝇也飞走了。早些时候，苍蝇还聚集在这里，黑压压的一片麇集在尸体上。它们纠缠着活人，成群结队地停留在人们的眼睛边和湿润的嘴角边，吸吮着人们的汗水。当然，它们更喜欢死人。明天太阳爬上对面的地平线时，这些苍蝇又会回来继续它们的盛宴。

在暮色已临的一片红光中极目望去，唯见遗尸遍地，在这里战死的不仅仅是这些德国士兵和英国士兵，非洲军团也在阿拉曼这块土地上死亡。非洲军团是一个传奇，是一个能攻善战的敌人，是一个威胁，同时也是一种光荣，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是值得我们与之一战的劲敌。现在还不知道隆美尔是否已经死里逃生，也不知道他那些被击溃的超人士兵是否会被第八集团军一网打尽。反正非洲军团已全军覆灭，被英国的武器一举粉碎了。我们在这里，在非洲西部大沙漠胜利了，一个堪与克雷西、阿让库尔、布莱尼姆和滑铁卢战役[(1)]媲美的伟大胜利。

骚塞[2]的《布莱尼姆战役》中的诗句在这里，在基德尼山脊上，回荡在我耳边：

人们说，胜利后的战场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

因为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尸首在烈日下腐烂，

可是你须知道，

一场著名的胜仗之后，一定要有这样的现象。

尸体确实多不胜数，看了使人触目惊心，但更为显眼夺目的是，在这片奇异的美丽荒原上，炸毁和烧毁了的坦克遍地都是。蜷伏着的残骸伸出长长的炮筒，在柔和的灰白色、棕褐色和粉红色的广袤沙地上，投下延长的青灰色影子。这里是一番同基德尼山脊最不协调的情景：在原始荒凉的沙漠旷野上，到处是一堆堆被击毁的、翻倒的二十世纪机器。而在人们的想象中，这里应该是古代身穿盔甲的勇士们骑在骆驼上、战马上或汉尼拔的大象上作战的情景。

这些士兵和机器是从多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并葬身沙场的啊！是什么不寻常的不断演变的事件把这些年轻人从莱茵河畔和普鲁士、从苏格兰高地和伦敦、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送到这里，在这遥远的非洲，在这干旱和荒凉得像月球一样的地方，用喷火的机器相互厮杀？

然而，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标志。像这样的战争，还从未有过。这次战争的战火燃遍了全球，像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战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比比皆是。人们离乡背井，被送到不能再远的地方，带着人类为之骄傲的勇敢和耐力，用人类为之羞耻的可怕的器械相互残杀。

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坐吉普车回开罗去。在那里，我将口授一

篇我在这里所见的通讯。现在太阳已接触地平线，我看到离我不到五十码的地方，两个情报官员正从一辆被炸毁的德国坦克里往外拖一个驾驶员。这个德国驾驶员浑身焦黑，头已经没有了，只剩下身子、手臂和腿，一股臭猪肉的气味，脚上穿着一双漂亮的靴子，只烧焦了一点儿。

我感到十分疲惫。有一个我所厌恶的声音对我说，这次战役是英国在陆地上所取得的最后胜利，我们的军事历史可以拿这一堪称最辉煌的胜利作为终结。取得这一胜利，主要是依靠不远万里从美国工厂运来的武器装备。今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作战，英国士兵都将一如既往地英勇战斗，但战争的主动权正从我们手中消失。

我们人数少，力量弱。现代战争是对工业的一场血淋淋的、令人胆寒的检验。德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在一九○五年就超过了我们，我们是全凭毅力撑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今天地球上的两个工业巨人是美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已不是它们的对手。现在它们已从出其不意的挫折中振奋起来，开始征战了。托克维尔[3]的预想行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它们两家将瓜分天下。

在基德尼山脊下沉的太阳是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沉落的，我们还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过我们，大英帝国的太阳永不沉落。我们的帝国是在探险家们的技能中诞生的，是在我们的义勇骑兵的骁勇中诞生的，是在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天才的创新精神中诞生的。我们抢先起步，占据世界前列已长达二百年之久。我们陶醉于庞大舰队保护下的长期太平盛世，我们认为这种太平盛世会永世长存，于是我们昏昏入睡。

在这里，基德尼山脊上，我们抹去了嗜睡症带来的耻辱。如果说历史就是兵戎相见，那就让我们现在开始体面地退出这个舞台；但如果历史体现了人类精神向世界自由迈进的进程，那我们就永远离不开这个舞台。英国的思想、英国的制度、英国的科学方法将以

新的面貌在其他国家为人们指引道路。英语将成为这个星球的语言，这一点现在业已肯定无疑。我们已经是新时代的希腊了。

你们也许会反对说，可是新时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对此我还不能十分肯定。如果能肯定，卡尔·马克思的教义就是建立在英国经济学家的理论上的，他的理论就是在大英博物馆对他的盛情接待中创立的。他阅读的是英国书籍，生活靠的是英国的慷慨大度，写作得到英国自由的保障，同英国人合作，死后葬在伦敦的一座墓地里。而这一切人们都忘记了。

太阳落山了。夜幕就要降临，寒冷顷刻将至，两位情报官员招呼我搭他们的卡车。靛蓝的天空中涌现出第一批星星。我最后朝阿拉曼战场上的死者环顾一眼，轻声地为这些可怜的亡灵祈祷。曾几何时，这些德国人和英国人在图卜鲁格的咖啡馆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莉莉·玛莲”，搂着同一批卖笑姑娘。现在他们一起躺在这里，他们的青春欲望已经冰冷，他们思念家乡的歌曲也沉寂了。

“嘿，这件事可真是下贱作孽！”

小威廉明妮说。

“不，不，我的小姑娘！”他说——

帕米拉·塔茨伯利写道：“正当我父亲用惯常韵味背诵这些诗句时，电话铃响了，是叫他去会见蒙哥马利将军的电话。他立刻去了。可是第二天上午，一辆卡车送回了他的遗体。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预备役军官，他被葬到亚历山大郊外的英国军人公墓里。

“伦敦《观察家报》要我续完这篇文章。我试了试。虽然我还有父亲手写的三段笔记手稿，但我写不下去。我只能为他续完骚塞的诗句，我父亲的战地报道生涯就是以这句诗结束的——”

这是一个著名的胜利。

这时飞机在恶劣天气的上空嗡嗡飞行，天空明亮湛蓝，阳光照射在覆盖大地的白云上，使人目眩。斯鲁特心情沉重地倒在椅子上。他心里在想，从伯尔尼一路走来，不仅在距离上，而且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在瑞士首都的暖房里，在中立的舒适气氛的笼罩下，对犹太人的关怀好似一株疯长的植物在他心头成长。现在，他已回到现实中来了。

如何才能唤醒美国的舆论呢？怎样才能摆脱“元首的脸”那样的傻笑、芬顿的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呢？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和“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文章竞争呢？塔茨伯利的那篇文章写得感人肺腑、扣人心弦，描绘了一场大屠杀，但对欧洲的犹太人来说，不存在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机会。他们手无寸铁，根本谈不上战斗。他们大部分人甚至连想都没想到，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送往屠宰场的绵羊是令人不忍思考的，人们要转而去想别的东西。现在有一出惊心动魄的世界性戏剧供人观看，这是一场赌注下得最大的比赛，主队最后会获胜。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终究无法同基德尼山脊相比。

---

(1) 这些都是欧洲历史上有名的战役。

(2) 骚塞（1774—1843），英国桂冠诗人。

(3) 托克维尔（1805—1859），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

第五十章

一九四一年九月，维克多·亨利出国的时候，国内还是一片太平景象，尽管“民主兵工厂”的论调颇热闹，但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之间争吵激烈，军火生产不过是一条涓涓细流，军事当局战战兢兢地眼看国会仅以一票的多数通过延长征兵法案，当时这儿还是一个没有定量配给的国家。防务开支造成了产业界的繁荣，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夜间灯火通明，长途的公路和城市的街道上照样汽车奔驰，犹如千壑竞流。

现在他回来了，从飞机上向下看，圣弗朗西斯科已是一片战时景象：没有灯光的桥梁，在一轮圆月的清光下显出朦胧的影子，渺无人迹的公路像一条条灰白的长带，住宅区的山上山下都不见灯火，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一片漆黑。在幽暗静寂的街道上，在灯光炫目的旅馆大厅里，到处都是穿军装的人群，这使他大吃一惊。就是希特勒的柏林也不像是这么一个军人世界。

第二天，他在飞向东部的飞机上读到的报纸和杂志都反映了这种变化。广告栏里充塞着尚武精神的爱国主义，那上面不是威武雄壮的铆工、矿工或士兵和他们的情人，就是龇牙咧嘴的日本人、蓄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毒蛇，或者是哭丧着脸、神似墨索里尼的肥猪在挨打。新闻栏和年终时事述评里洋溢着飘飘然的信心，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非，战争的局势已经扭转，太平洋只是一笔带过。也许要怪海军守口如瓶，在提到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时候，根本没说起这两次战役的规模。帕格明白，即使发布了“北安普敦”号被击沉的消息，也不会有人注意。他一生中的这个灾难，损失了一艘巨大的战舰，给一幅充满乐观气氛的图景抹上了一点儿污斑。

变化来得太突然了！近日来，太平洋上的越岛作战开始了。他在飞机上和候机室里看到的还是几个月前的翻得破旧了的杂志。它们都是众

口一词，哀叹盟国对战争的疲沓拖拉，德军铁骑深入高加索山区，印度、南美和阿拉伯国家的亲轴心国的骚乱，日本在缅甸和西南太平洋的进军。还是这些杂志，现在却异口同声地欢呼希特勒及其罪恶同伙的必然垮台。帕格觉得，民众情绪的这种变化何其轻浮。即使战略上的转变即将来临，战场上的鏖战也还在继续。美国才刚刚开始死人。对军人家庭来说——如果不是对军事专栏作家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他从圣弗朗西斯科同罗达通了电话，她说没听到拜伦的消息。战时没有消息，特别是得不到关于一个在潜艇上服役的儿子的消息，不见得是好消息。

飞机在冬天灰暗的天空中颠簸飞行，帕格反复思考着要他向人事局报到的命令，以及同斯普鲁恩斯的那次谈话。迪格·布朗是人事局里负责上校级军官职务任免的主管人，是他在海军学院的同窗。布朗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差，在军校的整整三年时间里，帕格帮他学习德语，帮他考得了高分，从而提高了他在班级的名次，他一生的事业也因此受益匪浅。帕格希望不费周折地再被派回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因为当前在海军里再没人比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开口更有分量。如果万一遇到官僚主义的推诿搪塞，他还准备理直气壮地去找布朗，把自己的要求告诉他。这位老兄是不能拒绝他的。

怎样对待罗达呢？在刚见面的时刻，他该说些什么呢？举止又该如何呢？在绕地球半圈的飞行途中，他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些问题，现在这些问题仍在困扰着他。

在狐狸厅路上那幢大房子的黑色大理石门厅里，罗达倒在帕格的怀抱里哭泣。他臃肿的海军舰桥大衣上沾着雪花，他的拥抱颇有点儿碍手，但罗达紧紧依偎在他又冷又湿的蓝呢子大衣和鼓起来的铜纽扣上，抽抽噎噎地诉说："对不起，哦，对不起，帕格。我不是存心想哭，真的，我不是存心的。见到你，我简直高兴得要死。对不起，亲爱的！对不起，我成了这么个爱哭的娃娃啦。"

“别难过，罗达。一切都很好。”

在久别重逢的这个充满柔情的片刻，帕格倒是果真觉得也许一切都会好的。她依偎在他怀里，他觉得她的身子柔软温馨。在他们结婚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他只看见妻子哭过几次。尽管她有许多轻浮浅薄之处，但她有一点儿忍痛自我控制的脾气。她紧紧搂住帕格，像是一个寻求安慰的孩子，泪水盈眶的大眼睛闪闪发亮。“哎呀，该死，真该死，我本来打算用微笑和马提尼酒来迎接你的。现在来杯马提尼酒也许味道会特别好，是吗？”

“中午就喝酒？好吧，也许还更好呢。”他将大衣和帽子扔在凳子上。罗达手拉手地把他领进起居室，壁炉里火苗在跳动，一大棵圣诞树上的各种装饰品闪闪发光，使房间里充满了童年过节和家庭欢乐的情趣。

他拉住她的双手：“让我来好好看看你。”

“梅德琳要来这里过圣诞节，你知道，”她唠叨开了，“没一个女仆帮忙，我想还是索性早点儿买棵树，把这麻烦东西修剪好。再说——好了，好了，还是讲点儿正经事吧。”她拿不定主意，一阵傻笑，把手抽回来，“你这位舰长的视察可叫我不好受，你觉得这条破船怎么样？”

帕格几乎像是在打量别人的妻子。罗达的皮肤柔软清澈，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皱纹。她穿着这件针织的紧身上衣，身材仍像从前那样富有魅力，要说有什么改变，只是稍许瘦了点儿。她的髋骨显得突出了，她的动作和姿态仍然轻巧、动人、娇美。在她说到“不好受”的时候，她逗趣地在他面前摆动着十根张开的手指，不禁使他想起他们最初几次约会时她那种淘气的妩媚。

“你可真漂亮。”

这种赞美的语调顿时使她脸上生光。她讲话声音有点儿沙哑，但音调动人。“你总爱这么说。你倒是真神气！只是头发灰白了点儿，老东

西，还真讨人喜欢呢。”

他走到壁炉旁，伸出了双手。“真舒服。”

“哦，这些日子我的爱国热情可高啦。还有实际行动。柴油是一个问题，我调低了恒温器的温度，关掉了大部分房间，尽量烧木柴。为什么不从机场给我来个电话？你这个坏东西！害得我像只豹子一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

“公用电话亭都挤满了人。”

“可不是，电话机纠缠了我整整一个小时，它老是响个不停。斯鲁特那家伙从国务院打电话来，他从瑞士回来了。”

“斯鲁特！有没有娜塔丽的消息？拜伦的消息？”

“他忙得很，过会儿还要打电话来。娜塔丽好像在卢尔德，而且——”

“什么？法国？她是怎么到卢尔德的？”

“她和我们那些被拘留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待在一起。关于她的情况，他就讲了这些。拜伦去过里斯本，设法找交通工具回来，这是斯鲁特最后听到的消息。他接到了命令，要上一艘新建的艇上去。”

“好极了！小孩呢？”

“斯鲁特没说，我已邀他来吃晚饭。你还记得西姆·安德森吗？他也来过电话。电话铃一直没停过。”

“那个海军士官生吗？就是那个逗得我在网球场上奔东跑西，惹得梅德琳在一旁又是拍手又是笑的那个家伙，是吧？”

“他现在是海军少校啦！你觉得怎么样，帕格？我敢说，现在只要是断了奶的娃娃，就可以当海军少校。他要了梅德琳在纽约的电话号码。”

帕格凝视着炉火说："她是和克里弗兰那猴崽子一道回来的，是吗？"

"亲爱的，我在好莱坞认识了克里弗兰先生。这个人倒不坏。"她看见丈夫脸色不好，说话便有点儿吞吞吐吐，"还有，她的工作也真好玩儿！这孩子赚的钱可多啦！"壁炉里的火光投射出粗犷的阴影，在维克多·亨利的脸上忽隐忽现。罗达走到他身旁："亲爱的，那杯酒怎么样了？说实在的，我都浑身发抖了。"

他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吻了吻她的面颊。"那还用说。我先给迪格·布朗打个电话，问一下到底为什么要我最优先搭乘飞机到这里来。"

"嗯，帕格，他只会告诉你给白宫打电话。还是让我们假装你乘的飞机晚到了吧——怎么啦？到底出什么事了，我的心肝儿？"

"白宫？"

"可不是，没错。"她马上用手捂住嘴巴，"哎呀，天哪！露西·布朗可要砍我的脑袋了。她要我发誓保密，可是我还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呢。"

"知道什么？"他的声音变了，就像在跟一个军需官说话，"罗达，告诉我露西·布朗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什么时候说的？"

"天哪！好吧——好像是说，白宫命令人事局立刻把你召回这里来，十万火急。这是十一月初的事，在你失去'北安普敦'号之前，帕格。我知道的就是这些。就连迪格自己也只知道这些。"

帕格走到电话机旁，拨动号码盘。"快去调酒。"

"亲爱的，可别泄露露西告诉过我。他会用文火烤她的。"

海军部的交换台好久没回话。维克多·亨利独自一人站在宽敞的起居室里，从震惊中慢慢恢复了过来。"白宫"对他来说，像对任何美国人

一样，是一个有魔力的字眼，但他早已体会到侍候总统的那种酸溜溜的味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待他不过是像一支借来的铅笔，用过就算了，打发他去指挥那艘倒霉的“加利福尼亚”号，政客手段！维克多·亨利对总统并无怨言。在他身边也好，不在他身边也好，维克多·亨利对这位老谋深算的老瘸子仍然心怀敬畏。但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推辞掉总统再一次派给他的任何差事，给大人物当随从，专门没出息地在陆地上跑腿，只能毁了他一生的事业。他必须回到太平洋上去。

迪格不在。帕格走到壁炉前，背对炉火站着。他在这里感到不自在，在杰妮丝简陋的小屋里，他却感到很自在。怎么会这样呢？在去莫斯科之前，他曾在这幢房子里住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房子多大呀！当时他们怎么会想到去买这样一幢大房子呢？他又一次同意她拿出一部分她自己的信托金用在这上面，因为她要过的那种有气派的生活非他的能力所及。错了，错了。当时还谈论过要接待许多孙儿孙女。真是不堪回首！在这冰冻的十二月里，在散发着圣诞节气氛的房间里，家具上还罩着夏天的套子干什么呢？他根本就不喜欢绿色印花布上的俗不可耐的花卉图案。尽管他感到炉火烤得他的上衣暖烘烘的，但房间里的寒气似乎仍然侵入他的骨髓。在热带地区服役会使血液稀薄，这也许是真的。但是，在他的记忆中，从前在太平洋任职回来的时候，却不像现在这样冷彻骨髓。

“马提尼酒来了。”罗达大声说，手里托着一只叮当响的盘子走了进来，“迪格怎么说？”

“他不在。”

帕格呷的第一口酒，顺着他的喉咙火辣辣地下去了。他已经好几个月不知酒味。华伦死后，他的身心都陷入麻木状态，从那时以来，他就滴酒未入。“很好。”他说，但他心里懊悔赞成喝马提尼酒，他得保持清醒到人事局去。罗达给他端来一盘三明治，他摆出热情洋溢的口气说：“好啊，鱼子酱！你真的宠爱我，对吗？”

“你不记得啦？”她的笑容是大胆露骨的调情，“是你从莫斯科捎来的。一位陆军上校给我带来了六听，还有你的这张便条。”

在一张很蹩脚的俄国纸上，字迹潦草地写着：“留待我们的重逢之日，准备好马提尼酒、鱼子酱，生好炉火，还有……尤其是还有……爱。帕格。”

现在他全记起来了：还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几个月的一个兴高采烈的下午，哈里曼一行在国家酒店的一家当时还开张营业的商店里买东西。当时，帕米拉把所有的披巾和罩衫都说得一无是处。她说，像罗达那样高雅的女人，穿上这种俗气的东西，岂非不伦不类。那些皮帽子好像都是专门为女性的巨人做的。因此他就买了这些鱼子酱，并匆匆写了这么张疯疯癫癫的便条。

“哦，这鱼子酱倒真不坏，没说的。”

罗达的眼角流露出的热情在诱人情欲。如此这般的情景也曾多次在维克多·亨利的脑子里显现：在海上身经百战的舰长回到了家中，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双双走向卧榻。她的声音悦耳诱人：“看起来你好像几天没睡觉了。”

“没那么严重，”他用两只手揉了揉眼睛，“旅途太长了。”

“你哪一次不是远道而归！在你看来，可爱的美国变成怎样一副样子了，帕格？”

“大不相同了，夜间从飞机上看更是两样。西海岸是彻底的灯火管制，到了内地才开始看到灯光，芝加哥跟平时一样灯火辉煌。过了克利夫兰，灯光开始渐渐暗淡了。到了华盛顿，又是漆黑一片。”

“嗬，层次可真够分明！现在什么事都没个准。物资匮乏已经弄到混乱不堪的地步，人们对配给议论纷纷！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简直搞得人们晕头转向。现在又刮起了囤积风，帕格。哎呀，瞧他们吹嘘自己多么聪明，把轮胎、肉、糖和燃油囤积起来，我说都说不全。的确，

我们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像猪一样的民族。”

“罗达，最好不要对人的本性期望过高。”

这句话使他妻子神色惶惑，无言以对。后来，她把一只手盖在他的手上：“亲爱的，你愿意谈谈‘北安普敦’号吗？”

“我们被鱼雷击中，沉没了。”

“听露西说，大部分官兵都得救了。”

“吉姆·格里格干得很出色。但是，我们损失的人还是太多了。”

“你自己是侥幸脱险的吧？”

她脸上现出渴望和期待的神情，但帕格并没有动情的举动，因为他不觉得有求欢的冲动。他开始讲述他的军舰遇难的经过。他站起来慢慢走动，开了个头儿之后，他的话就流畅自如了。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激情重新涌上了他的心头。罗达两眼晶莹，专心倾听。电话铃响了，打断了帕格的思路，他两眼圆睁，像是从梦游中醒来似的。“我猜是迪格打来的。”

布朗上校热情洋溢，声音洪亮。“好哇，好哇，帕格！回来了，是吗？太好了！”

“迪格，你有没有收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发来的一份关于我的电报？”

“喂，电话里不要谈公事，帕格。你和罗达今天就快快活活团聚一下吧，分别好长时间了，其他的就用不着讲啦。嘿嘿！我们明天再谈吧，明天九点钟给我打电话。”

“今天你有空吗？我现在就来行吗？”

“好吧，你想来就来。”帕格听到他的老朋友叹了口气，“听你说话就知道，你一定很疲劳了。”

“我就来，迪格。”帕格挂上电话，大步走到他妻子身边，吻了吻她的面颊，“我还是想弄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吧。”她两手捧着他的脸，久久地吻着他的嘴，“你就开那辆奥兹莫比尔去吧。”

“它还能走吗？好极了。”

“也许会要你去做总统的海军副官，露西这么猜想。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一段时间在一起了，帕格。”

她走向一张小巧的书桌，把汽车的钥匙拿了出来。罗达在这几句话里无意流露出来的闺怨，比她所有的调情更能拨动帕格的心弦。孤单单一个人住在这样一幢冷冷清清的房子里，又遭到失子之痛，失去的还是她的第一个儿子——他们始终没说起他，照片里的他在钢琴架上微笑着。丈夫离开一年多，刚回到家里便急匆匆出去忙自己的公事，对这一切，她表现得都很好。她的苗条的臀部扭动起来令人心醉，帕格很奇怪自己对她竟没有情欲。他恨不得马上扔下正在穿的海军大衣，把她抱在怀里。但是，迪格·布朗正在等他，而且罗达正调皮地把钥匙轻轻地扔到他手上。“无论如何，我们得在家里吃饭，好吗？就我们两人？”

“一定回家吃饭，就我们两人。我相信一定有酒，还有——”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扬起眉毛，硬装出一个色眯眯的表情，“特别是还有……”

她眼中的光芒顿时飞越了两人之间的鸿沟。“快上路吧，水兵小伙子。”

从外表上看，陈旧的海军大楼还是老样子，这幢上次大战留下来的一长排阴森森的“临时”建筑，使整个宪法路的景色受到破坏。里面却是另一种气氛：匆忙急促的走动，混在一起的嘈杂声，走廊上三五成群的在海军服役的妇女和满脸稚气的参谋人员。布满灰尘的墙壁四周悬挂着一幅幅色彩鲜艳的油画，油彩好像还没干透，画的都是些航空母舰上空

激烈空战、夜间炮战、热带海岛的轰炸等的场面。帕格在海军服役的时间里，墙上的装饰一向是美西战争或者一九一八年大西洋战役的纪念作品。

迪格看上去浑身上下还是那么一副占山为王的神气：高大、魁梧、健壮，满头灰白的头发，还有指挥战列舰一年的经历（在大西洋服役，也够好的了），如今在人事局身居最高职位。迪格的将军头衔已是十拿九稳，帕格不确定自己在迪格的眼里是怎样的人，但是，他从来都不觉得在这位飞黄腾达的老朋友面前抬不起头，现在也是如此。他们在握手和相互打量对方的时候，彼此领会了许多未言之意。事实上，帕格使布朗上校想起了他家后院里的那棵橡树，虽然经受过雷电轰击，但仍生机勃勃，每年春天，枯干上又长满了绿枝。

“华伦可真令人心碎。”布朗说。

亨利强压下感情，费劲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布朗只好再往下说：“还有‘加利福尼亚’号，接着又是‘北安普敦’号，天哪！”他以无可奈何的同情在帕格的肩上捏了捏：“请坐吧。”

帕格说：“是啊，有时候我也对自己说，我不是志愿报名投生人世的，迪格，我是应征入世的。不过，我还很好。”

“罗达呢？你看她的心情怎样？”

“非常好。”

“拜伦呢？”

“正从直布罗陀返回，被派到新建的潜艇上去，我听说是这样。”帕格仰头面对故友，在烟雾中乜斜着眼，“你可真是青云得意啊。”

“我还没听到过大炮的怒吼哩。”

“缺人打仗的地方还多着呢。”

“帕格，你的情绪恐怕难免要受到苛责，但我希望你的想法是正确

的。”布朗上校戴上角质边框的眼镜，开始翻阅别在文件夹板上的电文，抽出一份递给帕格，“我想你问起的是这个，对吗？”

发件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

收件人：人事局

要求委派前“北安普敦”号舰长维克多·亨利海军上校（军号4329）担任本司令部参谋职务。

尼米兹

帕格点了一下头。

布朗剥开一片口香糖：“我得戒烟，血压高，简直要了我的命。”

“快说吧，迪格，派我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命令通过了吗？”

“帕格，这份电报是不是你在回国的路上搞的花样？”

“我可没搞花样，是斯普鲁恩斯突然向我提出的，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原来以为丢掉了军舰，我该倒霉了。”

“为什么？你是在战斗中被击沉的嘛。”在帕格探询的目光下，布朗不停地嚼着口香糖，高大的身子跟着转椅移动，“帕格，据约茨科·拉金说，你去年推掉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参谋职务。”

“去年是去年的情况。”

“你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要你最优先搭乘飞机回来？”

“你说吧。”

布朗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气，慢吞吞地说：“那个……伟大的……白宫……老爹。”接着，他压低声音说：“好家伙！是大老板本人。你得马上去向他报到，插上印第安人的羽毛，身上涂满出征的油彩。”布朗不禁为自己的幽默笑出声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该死，给我一支烟吧，谢谢。”布朗猛吸着烟，眼睛鼓了出来，“我想你认识斯坦德利将军，驻俄国大使。”

“当然认识，去年我在哈里曼代表团跟他同去俄国。”

“一点儿不错。他已回国同总统磋商。甚至在‘北安普敦’号沉没之前，卡顿少将就从白宫给我们打电话，焦急地询问你的情况。斯坦德利也一直在打听你能否脱身出来。因此才给了你头等优先权。”

帕格竭力不使自己的声音流露出烦躁不安。“尼米兹在这里应该比斯坦德利更有分量一些。”

“帕格，我得按上面的指示办事。你应该去找拉斯·卡顿，约定了时间和总统会面。”

“卡顿知道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来电吗？”

“我没告诉他。”

“为什么不告诉他？”

“没人要我告诉他。”

“好吧，迪格，那就请你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电报内容通知卡顿吧，今天就告诉他。”

两人冷眼相对较量了几秒钟。迪格狠狠地吸了一口烟，说：“你这不是要我驶出列队嘛。”

“怎么？你不向白宫报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要我，就是一艘废舰了。”

“荒唐，帕格，别跟我瞎扯了。宾夕法尼亚大街的那位大人物只要捻捻手指头，我们在这里就得团团转。别的事情都无所谓。”

“可这不过是比尔·斯坦德利老头儿心血来潮，你说的。”

“很难说。还是你见到拉斯·卡顿的时候，你自己跟他说一下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事吧。”

“不行。他必须接到人事局的通知，这才算数。”

“谁说一定要通知他。”布朗上校面有愠色地避开了他的视线。

维克多·亨利像进行语言练习那样一字一句地说：“我必须，你必须，他必须。[(1)]”

布朗的嘴唇一撇，苦笑一下，照着这个腔调接下去说：“我们必须，你们必须，他们必须。[(2)]”

“我们必须[(3)]，迪格。”

“我们必须。[(4)]我从来都没学会德语，是吗？”布朗深深地吸了口烟，突然把烟掐灭了，“啊，味道不错。帕格，我还是认为，你应当首先弄清楚这位伟大的白宫老爹想干什么。”他悻悻然地用手按了一下电铃：“照你说的办，我马上送一份副本给拉斯。”

房子里面暖和些了。帕格听见起居室里有个男人在说话。

“喂！”他大声招呼道。

“嘿！”是罗达愉快的声音，“这么快就回来了？”

帕格走进起居室，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军官已经站起来了，嘴上一撇小胡子使他一时认不出是谁。接着，他看到了此人淡黄色的头发和崭新的海军少校的半条金杠。“你好，安德森。”

罗达一面在壁炉旁的桌上倒茶，一面说：“西姆刚到，顺路送来给梅蒂的圣诞礼物。”

“我在特立尼达随便买了点儿东西。”安德森指着桌上的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说。

“你到特立尼达去干什么？”

罗达给两人端上茶就走开了，安德森把他的驱逐舰在加勒比海执行任务的情况讲给帕格听。在委内瑞拉和圭亚那一带海面，在墨西哥湾，德国潜艇吃了几回大肥肉，有油船、铝土矿运输船、货船和客轮。占了便宜胆子也大了，德国潜艇的艇长甚至敢让潜艇浮出水面，直接用炮火击沉过往船只，好节省鱼雷。为了对付这种威胁，美、英海军现在已经建立了联合护航体制，安德森就是去执行这种护航任务的。

帕格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加勒比海的德国潜艇问题。安德森的话使他想起海军大楼里的两张大幅照片：一幅是一些身上裹着皮毛的因纽特人，在暴风雪中看着一架卡塔林纳式水上飞机在装货；另一幅是除了下身兜着一条窄布条之外全身一丝不挂的波利尼西亚人，观看停在岸边棕榈高耸的环礁湖中的一架完全相同的卡塔林纳式水上飞机。这场战争像麻风病一样，在全世界到处蔓延。

“对了，安德森，你是不是同迪克·帕森斯一起在军械局研究过一种先进的保密装置，高射炮无线电近发引信？”

“是的，先生。”

“那为什么把你派到加勒比海的一艘老式的四烟囱上去？”

“因为缺少舰面军官，先生。”

“引信真是好极了，西姆。”

西姆黝黑的脸上那对明亮的蓝眼睛露出闪耀的光芒。“啊，舰队已经都用上了吗？”

“我看到过在努美阿海面上举行的一次打飞机靶的射击表演，简直像屠杀。在几分钟内，三架飞机靶全都粉身碎骨地落了下来。高射炮炮弹每次都是紧贴靶子爆炸开来，确实不可思议。”

“我们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迪克·帕森斯到底是怎么把整个无线电信号器装进高射炮弹壳的？这种信号器又怎么会不受初速震动的影响，不受射程中每秒五百次旋转的影响？”

“嗯，先生，我们把数据都计算好了。工业部门的人说‘可以’，而且他们真的做出来了。其实，现在我正准备到阿纳卡斯蒂亚去看帕森斯上校。”

那些追求梅德琳的傻瓜，没有一个得到过维克多·亨利的青睐，但他认为眼前这个倒还不错，跟休·克里弗兰一比，就更觉得他不错。“你能不能抽空来和我们一起吃圣诞节晚饭？梅德琳会回来的。”

“好的，先生。谢谢您。感谢亨利太太，她也邀请了我。”

“是吗？那好极了！请向迪克问好，告诉他整个南太平洋部队对那种引信都是一片赞叹声。”

海军实验室的一间气闷的办公室里，威廉·帕森斯上校看着窗外伸向河边的泥滩，对安德森晒黑了的肤色称赞不已。对帕格的问候，他只点点头，没吭声。他已年过四十，苍白的额头上已经有不少皱纹，并且已开始秃顶，外表毫无出众之处，但在安德森跟随过的所有上司中，他是最勤奋、最出色的一个。

“你懂铀吗，西姆？”

安德森一听，就觉得好像踩上了一段导电铁轨似的。“我没研究过放射性现象，先生，也没研究过中子轰击。”

“你肯定知道，在铀的研究方面正取得一些很有趣的进展。”

“嗯，那还是一九三九年我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当研究生的时候，我曾听到过对德国人研究原子裂变成果的许多议论。”

“是一些什么议论？”

“不着边际的议论，上校，什么超级炸弹、原子动力推进等等，纯粹是理论性的。”

“你认为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吗？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吗？只不过是一种大有希望的反常自然现象吗？而那些德国科学家在夜以继日地为希特勒拼命工作？”

“我希望不是这样，先生。”

“跟我来。”

他们走到外面，迎着河面吹来的凛冽寒风，缩着脑袋急匆匆地朝实验室的主楼奔去。甚至离实验室还有一段路，就听到了一种咝咝嘘嘘的古怪声响。到了里面，这种响声大得震耳欲聋。室内一根根独立式的细长管子林立，几乎要碰到屋顶，蒸汽四溢，使这个地方弥漫着加勒比海的那种潮湿的暖意。人们穿着衬衫或工作服，在管子和仪表盘前走来走去。

“热扩散，”帕森斯大声说，“是分离铀-235用的。你认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菲尔·埃贝尔森吗？”帕森斯指着一个穿衬衫、打领带的瘦长个子的人，年纪和安德森相仿，两手叉腰站在一堵布满仪表盘的墙前面。

“不认识，但听说过。”

“过来见见他，他是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和我们一起工作的。”

在震耳欲聋的噪声中，帕森斯提高嗓门向埃贝尔森介绍，安德森曾经研究过无线电近发引信。埃贝尔森一面听，一面打量海军少校。“我们遇到了一个化学工程方面的问题，”埃贝尔森一面对着管子比画着，一面说，“你是搞这个专业的吧？”

“确切地说，不是。脱掉军装，我是一个搞物理学的。”

埃贝尔森微微一笑，转身对着仪表盘。

“我只是让你看看这套装置，”帕森斯说，“我们走吧。”

外面冷得像是北极。帕森斯把海军大衣的扣子一直扣到颈部，两手插在口袋里，大踏步向河边走去，河面上停泊着许多灰色军舰。

“西姆，你熟悉克劳修斯管的原理，是吗？”

安德森在竭力回忆。“是不是环形截面的试管？”

“对，埃贝尔森安装的就是这种管子。实际上，两根管子是套在一起的，给里面的管子加热，同时冷却外面的管子。如果两根管子的间隔空间里出现了液体，较轻的同位素分子就要开始趋热运动。热对流运动把这些分子带到面上，你就可以把它们撇出来。埃贝尔森已把许多高大的克劳修斯管子按序列装在一起，像一整片森林。铀-235就从这里慢慢分离出来。速度太慢了，但他已得到有分量的浓缩铀了。”

“那么，他得到的液体是什么？”

“六氟化铀，那是他的初步成果。他进一步改变了这种液体的性质，它虽然很难控制，但操作起来还是够稳定的。现在这件事变得很热门了，军械局想派一名舰艇指挥官常驻这里，我已推荐了你。这又是一个陆上的工作职位。你们年轻人，只要高兴，总能得到海上职务的。”

然而，西姆·安德森并没有乘长风行万里路的雄心壮志，他当初进海军学院是为了免费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把他陶冶成了一个标准军人。他在驱逐舰的舰桥上只是一名普通的舰面军官，同其他舰面军官没什么区别，在这种别人可以替代的标准军人职务里，却禁锢着一名第一流年轻物理学家的才能，现在他冲破这个禁锢的机会来了。无线电近发引信装置虽然在军用器械方面是一个进展，但在探索大自然基本奥秘方面不是一个突破。而埃贝尔森就是在用他的那些纵横交错的蒸汽管道钓一条大鱼。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人士曾有过推测，说铀-235可以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并且说，只要用几公斤铀作为燃料，发动机就可以使一艘远

洋客轮绕地球航行三圈。在海军人员中，议论的是一种登峰造极的潜艇，以及无须空气助燃的动力装置。这是人类施展自己智慧的一个伟大的新领域，而吸引年轻的安德森的是一种更大然而更加现实的诱惑力。常驻阿纳卡斯蒂亚，他就能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梅德琳·亨利。“先生，如果局里认为我合格，我没意见。”

“好的。我接下来准备对你谈的事情，安德森，现在泡汤了。”帕森斯双肘搁在铁栅栏上，下面是陡峭的河岸，“我说过，我们感兴趣的是推进器，但陆军在埋头研制一种炸弹，我们被关在门外。各有各的秘密，可我们还是知道了。”帕森斯扫了这个年轻人一眼，赶忙说：“我们的最初目标同陆军是一致的，即提取纯铀-235，而他们下一步是制造一种武器。一组理论家已着手这方面的研究。也许大自然的某种客观事实会阻止这种企图，谁也说不准。”

“陆军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

“糟糕透了，已经知道了。他们刚开始使用的六氟化铀就是我们给他们的。但是，陆军认为热扩散法毫无意义，太慢而且浓缩的品位太低。他们的目标是打败希特勒，毕其功于一颗炸弹。真是一个好主意。他们白手起家，设计也没经过试制，概念也是新的，而且据说这种新概念是一条捷径。他们是在用工业生产的规模进行试验，像劳伦斯、康普顿、费米这些获诺贝尔奖的、有分量的人物一直在给他们出谋献策。安德森，你知道，陆军下的本钱确实令人咋舌。他们不断地征用电力、水、土地和战略物资，大有搜尽刮光之势。他们正在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已经搞出了浓缩铀-235，虽然浓缩度不高，还不能做炸弹的原料，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陆军雄心勃勃，摊子铺得也够大的。假使陆军摔跟头的话，那将是科学上和军事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失败。到那时候——不妨设想一下，你别忘了——到那时候，就得由海军用原子弹来打垮德国了。原子弹就在这里，在阿纳卡斯蒂亚制造出来。”

“哎呀！”

帕森斯咧嘴苦笑了一下："不要紧张。陆军已使总统言听计从，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物都在为此工作，而且他们的经费开支之大，和我们相比是一百万美元比一美元。他们有可能造出一颗炸弹来，只要大自然确实不够严实，留下了这么个空子让他们钻。到时候，我们还是继续烧我们的小洋铁罐，请记住万一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明天到人事局去接受命令。"

"是，是，先生。"

在烛光下，罗达的脸蛋像少妇一般年轻。他们吃着罗达烤的甜点心樱桃馅儿饼，帕格困倦得好像掉进雾里一样，但仍在向罗达讲他回国途中在努美阿停留的情形。他们已经喝了两瓶酒，现在正喝第三瓶，所以帕格对赤道南面那块沉寂的法属殖民地因美国参战而显现的那片狂欢景象描绘得有点儿颠三倒四。他很想描绘一番设在一家古老得发臭的法国旅馆中的军人俱乐部里那种可笑的场面：穿着军装的军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几个海军护士和法国女人。上校们和中校们紧围在里圈，下级军官则围在外圈，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女人。帕格简直困乏极了，连罗达的脸看上去也好像在烛光中摇曳。

"亲爱的，"她柔声踌躇地打断了他的话，"我看你有点儿精神恍惚了。"

"什么？哪儿的话？"

"你刚才说，这些都是你同华伦亲眼看见的，而且华伦还开了一个玩笑——"

帕格惊醒了过来。他在讲的时候，确实混混沌沌地打着盹儿，梦幻同回忆交织在一起，想象着中途岛战役之后很久，华伦依旧活着，出现在拥挤不堪、烟雾弥漫的努美阿的俱乐部里，用他惯常的姿势举着一罐啤酒，说："爸爸，那些姑娘全都忘了，一旦脱光军服，军衔越高，就越没劲。"这纯粹是幻想，华伦生前根本就没去过努美阿。

“对不起。”他使劲摇了摇头，说道。

“咖啡就不喝了吧，”她关切地看看他，“我送你上床去吧。”

“见鬼，不行。我想喝咖啡，还有白兰地。我兴致正高呢，罗达。”

“也许炉火使得你想睡了。”

这幢古老的房子里，大部分房间都有壁炉。宽敞的餐厅里的雕木壁炉台，在忽明忽暗地跃动的木柴火光中，那高雅的气派简直让人吃不消。帕格已经变得和罗达的这种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了，他本来就觉得那一套太奢华了。他站起身来，感到头晕腿软，酒意很深。“可能是。我把酒拿到里边去，你去弄咖啡吧。”

“亲爱的，酒我也给你拿去吧。”

他走进起居室，倒在一把椅子上，旁边的壁炉里已经堆起了一层厚厚的灰烬。明亮的枝形灯给装点好了的圣诞树笼罩上一层商店橱窗似的花哨色彩。整幢房子都暖和起来了，室内散发着一种积满灰尘的散热器发出的热气味。罗达把恒温器的温度调高，同时跟他说：“我住惯了冷房子。难怪英国人认为我们像蒸海味一样蒸我们自己。当然，你是刚从热带回来的人。”

帕格觉得很奇怪，自己明明醒着，竟阴阳颠倒地看到华伦的形象。他头脑恍惚，又怎么会想出那样的俏皮话呢？华伦的声音是那样熟悉，那样跟活人一样！“爸爸，一旦脱光军服，军衔越高，就越没劲！”完全是华伦的口吻。他本人和拜伦从来都不会说这样的话。

罗达把酒瓶和酒杯放在他的手边。“咖啡很快就好，宝贝儿。”

他呷着酒，感觉如果自己一上床，就能一动不动地睡上十四个小时。但是，罗达操劳忙碌了那么长一阵，而晚饭又是那么丰盛可口：洋葱汤、少见的烤牛肉、酸奶油烤土豆和干酪花菜。她的紧身红绸新装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头发梳得像是要去参加舞会，她的一举一动都在表明

她诚心相爱，倾心承欢。珀涅罗珀已经为远方归来的人儿做好了无微不至的准备，帕格也不想使自己的妻子感到扫兴和有失体面。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上了年纪，还是因为疲劳，或者是因为柯比的事情仍然悬而未决，帕格对她毫无情欲的冲动，丝毫没有。

他脸上表现出一丝羞愧的神情，睁开两眼，看到她正微笑着俯视自己。“我看，咖啡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帕格。”

“是啊，真泄气。”

准备上床了，他的睡意却消失了一半。他从浴室走出来，发现罗达仍然穿戴整齐，正在铺他的那张床。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瓜，他想拥抱她，她却像女学生那样笑嘻嘻地、灵巧地把他挡开了。“我的心肝儿，我爱你爱得发痴，但我确实认为你力不从心。好好睡一夜，老虎会回来打食的。”

帕格睡眼蒙眬地叹了声气，倒在床上。罗达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你回来了，我就高兴。”

罗达关灯的时候，帕格低声说：“真对不起你。”

罗达一点儿也不动气，反倒松了口气。她脱下红绸衣服，披上一件宽松的家常便服，下楼去把这顿晚饭和已经过完的这一天的残迹收拾干净：把起居室烟灰缸里的烟灰倒掉，把炉灰铲进灰桶，堆好明天早晨用的壁炉柴火，把炉灰和垃圾倒到外面。在巷子里那一刻呼吸的冰冷空气、瞥见闪烁的繁星和积雪在她的拖鞋下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都使她觉得乐滋滋的。

在梳妆室里，罗达手边放着一杯白兰地，放热水准备洗澡。在炫目的灯光照射下，在几面大镜子前面，她开始卸妆，把胭脂、口红、眉膏和一直涂到锁骨的润肤油统统抹去了。她赤身裸体地跨进了热气腾腾的浴缸，由于几个月来坚持减少进食，身体显得纤瘦。她的肋骨明显得失去了任何诱惑力，幸好腹部平坦，臀部也不臃肿，乳房虽不大，但样子

还过得去。至于脸蛋，哎呀，少女的容颜已荡然无存。但她认为，哈里森·彼得斯上校仍旧会觉得她有魅力。

在罗达看来，不管怎样，欲念这个东西十之八九取决于男人的心思，而女人的作用就在于促进男人的这种要求，只要她觉察到了这种要求而它又配得上她的胃口。帕格喜欢她瘦一些，因此为了他们的这次团聚，她把自己弄得可真够瘦的了。罗达心里明白，她的处境不妙，但她并不担心自己在性欲方面所具有的对丈夫的诱惑力。如果说帕格对爱情是忠贞不贰的，那么这就是他们婚姻的一个牢固基础。

她全身泡在温水里，感到惬意舒适。尽管她表面上一直很镇静，但整个晚上她像一只受惊的猫，心里非常紧张。帕格的拘谨有礼、无所责难、举止谦恭和感情冷淡，已表明了一切。他的沉默比其他人的言语更能说明问题。毫无疑问，他已宽恕了她（不论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可是他甚至还没开始把这件事忘掉，虽然他似乎不打算提起那些匿名信。尽管如此，她的第一天过得还算顺利。事情总算过去了，他们避免了那种一触即发的局面，处于一种可以相互容忍的状态。她曾一直害怕第一夜在床上的接触，因为那样太容易出乱子了，只要几分钟别别扭扭的动作，就可能增加隔阂。性交作为寻欢作乐，此时此刻她已全不在乎。她还有更忧心的事呢。

罗达是一个有条理的女人，习惯于有计划地办事，或写下来，或在脑子里盘算好。洗澡的时间就是她回顾思考的时间。今晚要考虑的第一桩事就是她的婚姻本身，尽管帕格的来信十分和善，尽管华伦牺牲后出现了高涨的和解感情——既然他们现在见面了，事情能否就此得到挽救呢？总的来看，她认为是可能的，他们的见面已产生了直接的效果。

哈里森·彼得斯上校对罗达着迷得神魂颠倒。每逢星期天，他总要到圣约翰教堂来，就是为了同她多见面。起先，她弄不明白他看中了她什么，因为（她听说）华盛顿有的是放荡不羁的姑娘，如有需要，他唾手可得。现在她知道了，因为他已经告诉了她。她就是他梦寐以求的那

种军人太太：漂亮、忠实、端庄、虔诚、高雅，而且勇敢。他钦佩她面对丧子之痛的表现。在他们两人相会的时候——她从自己同柯比的事中吸取了教训，因此他们的见面次数始终不多，要见面也是在大庭广众下——他有意引她谈论华伦的事，有时他自己也要揩揩眼泪。这个男人生性倔强，身居要职，在陆军中干着某种高度机密的工作，但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孤独单身汉，对花天酒地的瞎胡闹已感到厌倦，想娶妻成家，因为年纪已经太大了，渴望安顿下来。就是这么个男人，只要她愿意，便可到手。

但是，只要能把帕格牢牢抓住，她便心满意足了，帕格是她的生命。她同巴穆·柯比的事情，纯粹是出于她的罗曼蒂克的欲望。离婚再结婚，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难免闹得满城风雨。她的身份、声誉以及自尊心，都与保持住她的维克多·亨利太太的身份有密切关系。搬到夏威夷去住实在是困难太大，麻烦太多。也许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她此次和帕格重新团聚之前，已过了一段时间，而且最新的创伤也已大体愈合。帕格不是一个庸碌汉子。维克多·亨利是垮不掉的。可不是，白宫又在召见他了！他的命运够糟的了，她自己的不端行为也包括在内。要是说有谁能经得起这种风浪的冲击，那就是帕格。罗达以她自己的方式尊敬帕格，甚至爱帕格。华伦的死扩大了她那有限的爱心。破碎了的心如果修补好了，有时反而会更大。

罗达泡在浴缸里，心里估量着当前的情况。照她的估计，似乎经过轻而易举的和解，他们就会重归于好。毕竟还有帕米拉·塔茨伯利这桩事，帕格也有需要宽恕之处，尽管她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晚饭桌上，他们谈起塔茨伯利的死的时候，她仔细地观察过帕格的面部表情。“我心里挂念的是，帕米拉今后怎么办。”她鼓起勇气说，“你知道，我是在他们经过好莱坞时和他们相会的。你收到我的那封信了吗？那个不幸的人在好莱坞露天剧场发表了一次出色的演讲。”

“我知道，你把演讲稿寄给了我。”

“帕格，讲稿实际上是她写的，她亲口对我说的。”

“是的，他晚年时，帕姆一直为他代笔，写了不少稿子。不过，主意都是他的。”不知是因为疲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个老狐狸丝毫不感到惊慌，声调听起来若无其事。

此事却也无关紧要。罗达对帕米拉·塔茨伯利在好莱坞那番惊人的表白做过仔细分析，大体是这样的看法：如果像她那样一位多情的妙龄美人——从外表看，就能知道她对男人懂得很多——没能在华伦刚死的时候勾引住帕格，那他们的婚姻还是牢靠的，何况当时帕格又是远离家人，有机可乘，为了柯比的事而夫妻不和，肯定每晚都要喝醉酒。如果她能保住帕格，她就可以把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仪表堂堂的哈里森·彼得斯上校置诸脑后。哈里森对她的仰慕之情是一张车祸保险单，拿在手里，她很高兴，但是她希望永远不要求助于它。

在卧室的微弱灯光下，帕格脸上那些严峻的线条在酣睡中显得柔和了。罗达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由自主的冲动——要不要悄悄地钻到他床上去？这些年来，她很少这样做过；都是很久以前了，不是晚上饮酒过度，就是同别人的丈夫调情之后。她难得的主动行动使帕格感到受宠若惊，显得英俊可爱。过去他们之间的一次次龃龉，只消一番床笫温存便都涣然冰释。

然而，她有些踌躇。一个安分守己的配偶向她作战归来的丈夫献媚，以慰渴望之情，这是一回事。但对她来说，还在接受考验，还要寻求宽恕，这样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吗？不就成了把自己的肉体当诱饵，有卑贱的肉欲之嫌了吗？当然，这些都不在罗达的盘算之列。这些念头按照一种女性的象征逻辑在她的脑子里急速闪过，她还是上了自己的床。

帕格猛地醒来，酒意已消，浑身不舒服，使他心头惊恐。罗达戴着一顶全是褶皱的睡帽，沉睡方酣。翻来覆去还是不行，他得再喝点儿酒或吃片安眠药。他在盥洗室里找到那件最暖和的浴衣披上，然后走到书

房，活动酒柜就在那里。古色古香的书桌上，放着一大本皮面的剪贴簿，华伦的照片很仔细地镶嵌在封面上，照片下面是一行烫金的字：

美国海军上尉华伦·亨利

他用水兑了一杯烈性威士忌，像见了幽灵似的凝视着这本相簿。他走出房间，关了灯。他又回房来，摸索到书桌旁，拧亮了台灯。他一手端酒站着，一页一页地翻着相簿。封面的里页上是华伦小时候的一张照片，四周镶着黑边；封底的里页上，是《华盛顿邮报》上关于他的讣告，还有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对面一页上，是海军部部长用黑墨水粗体字签署的追授海军十字勋章的证书。

在这本相簿里，罗达用照片排列了他们的大儿子短暂的一生：第一次用红绿蜡笔在幼儿园粗糙的纸上学写字——圣诞快乐；在诺福克读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张成绩报告单——学习“A”，手工“A+”，品行“C”；孩子们生日聚会的照片，夏令营的照片，荣誉证书，运动员奖状，学校演出节目单，田径运动会照片，毕业照，反映书法和语言逐年进步的示范信件；海军学院的各种证件和照片，任职令、晋升令和调职令，其间还穿插了他在飞机驾驶舱里、在军舰上的快照；他同杰妮丝·拉古秋订婚、结婚的照片和纪念品贴满了整整六页（有一张照片上，娜塔丽·杰斯特罗穿着黑色服装，在阳光下站在全身白礼服的新婚夫妇身旁，这使帕格感到一阵揪心）；最后几页上贴满了这次战争的纪念品——他的飞行中队排列在“企业”号的甲板上，以及他坐在停在甲板上和飞在空中的飞机驾驶舱里的照片，还有登在军舰小报上的一幅有关他对入侵俄国的演讲的滑稽漫画。最后两页也镶着黑边，中间是华伦给他母亲的最后一封信，用打字机在“企业”号信笺上打的，日期是三月，他牺牲前三个月。

看到死去的儿子所写的这些活生生的词句，帕格不觉为之一惊，像要把它吞下去似的读了起来。华伦一向最恨写信。在第一页上，他详细

描述了维克说话如何聪明，动作如何可爱，以及在夏威夷的家务问题。在第二页上，他显然动感情了：

> 妈妈，我就要去执行拂晓巡航任务，因此我最好停笔。我没有经常给您写信，心里感到很抱歉。我们停泊在港口里的时候，我总是设法去看看爸爸。我想爸爸是经常给您写信，告诉您我们的情况的。关于我的工作，我也不能多写。
>
> 但是我要告诉您，每当我起飞掠过水面时，每当我返航在甲板上降落时，我总是庆幸，庆幸我在彭萨科拉学好了飞行。在这场战争中，海军航空兵为数不多。维克长大后，在他读着这一切，看着我这个白发苍苍、身为他爸爸的老家伙的时候，我想，他是不会为我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的。
>
> 当然，我希望在维克长大成人时，这个世界将会摆脱战争。我不知道，对胜利者来说，这种操练是否一向就是一种乐趣，或者还是有利可图的事业。但我这一代人是能够从战争中得到乐趣的最后一代人，妈妈，战争变得太不顾个人、太复杂、耗费太大、死人太多了。人们得找出一种比较明智的方法管理这个星球。德国、日本这样的武装强盗专门制造冲突，从今以后得不等他们动手，就把他们扼杀。
>
> 因此，我几乎不愿承认打仗是多么有趣。我希望我的儿子永远不会知道驾驶飞机迎着高射炮火向下俯冲时的那种恐惧感和荣誉感交织在一起的心情。战争简直是一种愚蠢到了极点的谋生之道，然而我现在正干着这种蠢事。但我必须告诉您，就算把全中国的茶叶都给我一个人，我也绝不肯错过这一机会。我希望看到维克将来能成为一个政治家，为了把这个世界整顿好而工作。当这一切全部结束的时候，甚至我自己也要尝试一下，为他开辟一条道路。拂晓巡航的时间到了。

爱您的华伦

帕格合上相簿，一口喝干了他的第二杯酒。他抚摸着粗糙的皮封面，就像在抚摸孩子的脸蛋。他关上灯，步履蹒跚地走回楼上的卧室。华伦的母亲仍在酣睡，她仰卧着，好端端的侧影被那顶奇形怪状的睡帽弄得不成样子。帕格凝视着她，好像她是一个陌生人。把这些照片收集成册的时候，她是怎么经受住的呢？这件事，像许多她做过的事一样，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到现在还不敢大声说出儿子的名字，而她竟做到了这一切，把这些纪念品搜寻出来，两眼看着它们，并有条不紊地把它们整理装饰起来。

帕格上了床，脸扑在枕头上，让威士忌使他的头脑晕眩，好使自己再有几个小时忘掉一切。

---

(1) 原文都是德语，是德语的语法格式。

(2) 同上。

(3) 原文是德语。

(4) 原文是德语。

WAR

战争与回忆

（1941—1945）

AND

[美] 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著
陈良廷等◎译

REMEMBRANCE

下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第五十一章

拉斯·卡顿军服袖口上那道宽宽的海军将官金杠闪闪发光，他那间位处白宫西翼、暖气过足的小办公室已油漆过好几遍，最新一遍是蛤灰颜色。这位擢升未久的海军少将当年在海军学院里只比帕格高两班，和他当年在安纳波利斯检阅场上一面操着正步一面在营队中喊着口令的时候相比，他的下巴颏儿现在鼓得更加厉害，他的身体变得更加厚实，他笔挺的身板却是依然如故。他坐在一张金属办公桌后面，背后墙上挂着一幅总统亲笔签名像。他握手的时候并不起身，所说的也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寒暄话，只字不提尼米兹的要求。于是帕格决定冒昧试探一下："将军，人事局有没有通知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来过一份与我有关的调令？"

"嗯，不错。"卡顿的回答既谨慎又勉强。

"那么总统是知道尼米兹上将要我到他参谋部去的啦？"

"亨利，我劝你还是待会儿。传到你的时候，你就进去听着，这就行了，"卡顿不耐烦地说，"斯坦德利将军还在总统那儿。还有霍普金斯先生和莱希将军。"他把一篮子信件挪到跟前，"在召见我们的铃响之前，我必须把这些信件发掉。"

帕格其实已经得到了回答：总统还不知情。在继续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卡顿一言不发，帕格则重新思考一番自己的处境，盘算对策。自从他在莫斯科给哈里·霍普金斯又写了那份访问前沿阵地的报告以来，到现在都一年多了，仍没听说过上面有什么表示。有关明斯克发生的犹太人惨遭屠杀的证据，他给总统写过一封信，也没回音。他早就断定，那封信使他显得是个感情用事、爱管闲事的人，因此也就结束了他与白宫的关系。他对此并不在乎。他从来也没追求过出任无足轻重的总统密使的角色，对于这一角色他也不觉得有多大乐趣。显然，斯坦德利老将军

在幕后促成了此次白宫召见。帕格应对的策略非常简单：透露尼米兹的调令，抵消斯坦德利的作用，从总统的权力圈子中脱身出来，待在外面，然后回到太平洋上去。

铃声响了两下。“这是叫我们。”卡顿说。白宫的过道和楼梯寂静如故——这是飓风眼里的平静。秘书们和身穿制服的听差们步履轻徐，一如太平年月。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那张大写字台上，乱糟糟地放着一些小摆设和舰艇模型，看上去就好似近两年从未动过一样。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灰白的头发更加稀疏，发紫的眼泡里眼睛显得混浊无光，完全是一副令人吃惊的龙钟老态。哈里·霍普金斯面色蜡黄，瘫倒在扶手椅里有气无力地向帕格招了招手。两位佩金丝带的海军将官直挺挺地坐在长沙发上，只是斜眼朝他瞥了一下。

维克多·亨利和卡顿走进去的时候，罗斯福那张疲惫的宽下巴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色。“啊，帕格，老伙伴！”他的声音浑厚、威严，俨然是哈佛出身的气派，就跟无线电里所有的滑稽演员叫人已经听腻的模仿完全一样，“日本佬叫你下海游泳了，是吗？”

“恐怕是这样，总统先生。”

“那是我最爱好的一项运动，你知道，游泳，”罗斯福说，同时微带恶作剧地一笑，“对我的健康有好处。不过，我喜欢自己选择时间和地点。”

帕格一时不知所措，而后意识到这种叫人吃不消的取笑是存心表示亲热。罗斯福扬起双眉，等着他的答话。他以他所能想到的最轻松的言辞勉强回敬道：“总统先生，我同意，那是一次很不合时的游泳，不过它对我自己的健康也很有好处。”

“哈哈！”罗斯福把头一仰，开怀大笑，别人也跟着笑了几声。“说得妙！要不然，你也到不了这儿了，是吗？”他说这话的时候，好像是又在开玩笑，于是别人又笑了起来。罗素·卡顿退了出去。总统富有表

情的面容变得严肃起来，“帕格，损失了一艘好兵舰，还有那么些英勇的汉子，我感到心疼。‘北安普顿’号干得很好，这我知道。你安全脱险，我实在高兴。你一定认识莱希将军吧？”——罗斯福那位身材瘦长、神情冷漠的参谋长朝帕格僵硬地点了点头，这和他的四道金杠以及沉在海底的军舰都是相称的——“当然，你也认识比尔·斯坦德利。自从那次你和比尔一起到莫斯科去过以后，他就一直对你赞不绝口。”

“你好，亨利。”斯坦德利将军说。他皮肤粗硬，形容干瘪，耳朵里插着一个大助听器，肌肉松弛多皱的颈项上面伸出一个好像没嘴唇的瘦削下巴颏儿，看上去有点儿像是一只发脾气的乌龟。

“你知道吗，斯坦德利将军那次跟着哈里曼的代表团去了一次俄国之后，变得非常喜欢俄国人，所以我不得不把他派到莫斯科去当大使，免得他觉得扫兴！虽然他这次只是回国度假，但他实在太想念他们了，所以他明天就要再赶回去。对吗，比尔？”

“对极了，总统。”语调里面带有不加掩饰的嘲讽。

“你喜欢俄国人吗，帕格？”

“我对他们印象很深，总统先生。”

“哦？别人有时候也是这么说的。是什么东西叫你对他们印象最深呢？”

“他们兵员众多，先生，还有他们都不怕死。”

四个人的目光相互对射了一下。哈里·霍普金斯用微弱、沙哑的声音说：“帕格，我看斯大林格勒[1]的德国人此刻应该与你有相同的感觉。”

斯坦德利没好气地朝帕格瞥了一眼。“俄国兵员众多，打仗勇敢。这没人会有不同意见，但是他们也很难相处，这是根本的问题，因此也有一个根本的回答。那就是立场坚定，态度明朗。”斯坦德利用一只瘦

骨嶙峋的手指朝着露出宽厚笑容的总统摆动着，“言辞对他们而言是白费气力，就像跟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人打交道一样。他们只懂得行动的语言，即使是行动的语言，他们也可能会有错误的理解。我看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不理解《租借法案》，既然能够捞到手，他们就要了再要，捞了再捞，就像小孩子去开联欢会，碰上了免费供应的冰淇淋和蛋糕一样。”

总统仰起头，乐呵呵地回答说：“比尔，我有没有对你说起过我在一九三三年同李维诺夫的会谈？我那时和他谈判关于承认苏联的事。嘿，我以前从来没和这种人打过交道。天哪，我简直要疯了！我记得争论的是我们在俄国的侨民的宗教自由问题。他就像条泥鳅一样狡猾。我索性对他大发了一通脾气。可是他回来再找你的时候，那副冷静的神态我一直忘不了。”

“他说：‘总统先生，在我们刚刚革命之后，你们的人和我们的人是没法儿打交道的。你们依然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而我们突然下降到零。’”罗斯福摊开多肉的双手，竖起手巴掌，远远分开，“‘自从那以后我们渐渐上升到这儿，大约百分之二十，而你们下降到了大约百分之八十。在今后的岁月里，我相信我们会把差距缩小到百分之六十对百分之四十。’”总统两只手相互靠拢，“‘我们不可能合得更拢，’他说，‘但是隔开这么点儿距离，我们能交往得很好。’比尔，我看李维诺夫的话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应验。”

“我也这么看。”霍普金斯说。

斯坦德利对着霍普金斯发作了：“你们这些人又不在那儿长住，招待你们这些光是品尝一下伏特加味道的客人，他们的举止言谈当然客客气气，挺不错。但是天天和他们谈公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好啦，总统先生，我知道我该走啦。让我再概括地说几句，然后告辞。”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几点要求：更加严格地管制租借物资；提升他的参赞武官；使馆有权直接控制前往访问的大人物。他还带着强烈的反感提到温

德尔·威尔基，同时怒气冲冲地向着霍普金斯看了一眼。罗斯福面带笑容地点着头，答应斯坦德利一切照办。两位海军将官离去的时候，斯坦德利拍了拍帕格的肩膀，诡谲地朝他一笑。

总统叹了口气，按了一下按钮，说："我们吃午饭吧。你也吃吧，帕格？"

"先生，我妻子刚给我吃了一顿晚早饭，是鲜鳟鱼。"

"真的？鳟鱼！好啊，我说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接风！罗达好吗？她真是位优雅美貌的女人。"

"她很好，总统先生。她希望您还记得她。"

"啊，她叫人一见难忘。"富兰克林·罗斯福取下夹鼻眼镜，揉了揉眼眶发紫的眼睛说，"帕格，当我从海军部长那儿听说你儿子华伦的情况时，我真是难受极了，像他那样的小伙子我从来没见过。罗达受得了吗？"

这个老政客有能够记住别人名字的本领，现在又冷不防地谈起他死去的儿子，这使帕格一时不知所措。"她很好，先生。"

"那是中途岛的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帕格，这全应该归功于华伦那样勇敢的小伙子。他们挽救了我们在太平洋的战局。"总统突然改变了语调和神色，从亲切的同情直接转为商谈正事的模样，"但是，你瞧，我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夜战中损失的舰只太多了，是吗？这是怎么搞的？日本人比我们更善于打夜战吗？"

"不，先生！"帕格感到这个问题是给了他一巴掌，但他很高兴能摆脱掉关于华伦的话题，于是干脆利落地回答说，"他们发动战争的时候，训练的水平要比我们高得多。他们是早有准备的，只等一声令下，我们却不是这样。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把他们抵挡住了。他们已经放弃了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打算，我们不久就会在那儿打胜仗。我承认，我们应该在夜间炮战中打得更好些，我们也肯定能做到这一点。"

“你说的我全同意。”总统的目光冷峻刺人，“但是，有段时间我很为那儿的情况担心，帕格。我曾以为我们可能不得不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出来。如果是那样，我们的人一定会感到很不好受，澳大利亚人一定会慌作一团。尼米兹做得很好，把哈尔西派到那儿去。哈尔西真是一条硬汉子。”总统把一支香烟装进烟嘴，“他就靠那么点儿兵力，但是干得真够漂亮，挽救了整个局面。作战的航空母舰只有一艘！真想不到！这样的困境不会延续很久了，我们生产的东西就要大显身手。耽搁了一年的时间，帕格。不过，就像你说的，他们老早就在准备战争，我却没有！不论有些报纸老是这么暗示。啊，来了。”

穿着白上衣的黑人侍役推进来一辆供应午餐的小车。罗斯福把烟嘴放在一边，然后发出一通埋怨，这叫帕格吃了一惊。“请你瞧瞧我这顿中饭：三个鸡蛋，也许四个。真是见鬼，帕格，你只好跟我分着吃了。这些准备给两个人吃！”他对侍役命令说，“你就先喝你的汤吧，哈里，别等了。”

侍役神色慌张，从写字台的一角抽出一块搁板，拉过一把椅子，给维克多·亨利端上鸡蛋、面包和咖啡。霍普金斯膝上放着一只盘子，没精打采地用汤匙从盘子上的一只碗里舀着汤吃。

“这才有点儿像样，”富兰克林·罗斯福一面说，一面迫不及待地开始吃起来，“现在你可以对你的孙子说了，帕格，你曾分享过一顿总统的午餐。我这儿的工作人员也许从今以后会真正懂得，我不喜欢铺张浪费，这是场永恒的斗争。”松软微温的鸡蛋没搁盐，也没搁胡椒，帕格吃了下去，尽管肚里不饿，却觉得这确实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破格待遇。

“你瞧，帕格，”霍普金斯有气无力地说，“我们在北非登陆的时候缺乏登陆艇，在曾经议论突击生产登陆艇的计划时，提到了你的名字。不过现在登陆既已成功，德国潜艇的问题又显得更加紧迫了，护航驱逐舰当然是造船厂的头号任务。但是登陆艇的问题依然有待解决，所以

——”

“非解决不可，”总统咣当一声放下叉子，“每次讨论到进攻法国的时候，总要碰上这个叫人头疼的问题。我还记得一九四一年八月会晤丘吉尔之前我们在‘奥古斯塔’号上的谈话，帕格，你很熟悉你干的那一行。我现在正需要一个有魄力的人能在我的充分支持下监管为海军生产登陆艇的计划。但是事有凑巧，半路里冒出了老比尔·斯坦德利。他要你去当他的特别军事助理。”罗斯福从咖啡杯上抬起眼来一瞥，“这两样工作里面你更喜欢哪一样？”

维克多·亨利困惑了几个星期的事情，现在才恍然大悟。他们急急忙忙把他从太平洋弄回来，原来是要他去生产登陆艇，一桩虽然重要却枯燥乏味的舰船局的差事，他的前程也就到此为止了。斯坦德利的要求更把事情弄得复杂化。此时此刻怎能提出尼米兹的调令呢？真是进了布雷水域！

“嗯，总统先生，给我这样的选择机会，而且是由您提出，我感到有点儿受宠若惊。”

“怎么，我干的大部分工作不就是这个，老伙计，”总统露出笑容说，“我不过是坐在这儿，像个交通警察，设法把适当的人引到适当的岗位。”

罗斯福说话时那种讨人欢喜的知己态度，好像他和维克多·亨利从小就是朋友，叫人听了乐滋滋的。帕格虽然处境尴尬，但对总统依然感到钦佩。整个战局全凭这位年事已高、身罹残疾的老人费心操劳，此外他还得治理这个国家，凡事都要和乖戾固执的国会斗争一番才能办成。帕格看得出，哈里·霍普金斯这时已经有点儿不耐烦了，可能某个重要会议预定马上要在这间办公室里举行。但是罗斯福照样能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舰长谈个没完，并且使他感觉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身负重任。帕格对他自己舰上的官兵也是这样，他使每个水兵都感到自己是这艘兵舰上不可缺少的一员。只不过总统的这种领导风格是在难以想象的压力下

扩大到了一种超人的程度。

这是个难以应付的局面。维克多·亨利使出全部毅力，在这双充满智慧、疲劳的眼睛的凝视之下保持沉默——这双眼睛是天穹深处的两颗明星，遮隐在亲密的友情之中闪闪发光。他没有勇气提出尼米兹的调令，那等于是拆卡顿的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等于是让总统碰壁。不过至少应该让总统感到他的为难。

罗斯福打破了这个稍稍有点儿紧张的局面："好吧！不论怎样，你应该先休十天的假，陪罗达高高兴兴玩几天。这是命令！然后再和罗素·卡顿联系，我会安排你的工作，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顺便问一声，你那个潜艇上的儿子还好吧？"

"他很好，先生。"

"他妻子呢？那个在意大利碰上麻烦的姑娘？"

总统的声调突然沉了下去，目光向霍普金斯一瞥，这使帕格知道他逗留的时间已经过长，他便急忙立起身来说："谢谢您，总统先生。她很好，十天后我将向卡顿将军报到。谢谢您的午餐，先生。"

富兰克林·罗斯福那张富有动作的脸突然凝固不动，条条皱纹就像刻在石雕上一样。"你在莫斯科写来的关于明斯克犹太人的那封信受到了重视，还有你从前线给哈里写的那份目击情况报告，我也看了。你预计俄国人顶得住，这证明是对的。你和哈里都是对的。这儿的不少专家都估计错了。你有眼力，帕格，而且有一种本领，能把事情说得有条理。犹太人目前的处境实在可怕，对这个问题我已无计可施。希特勒那家伙是个混世魔王，这一点儿不假，而那些德国人也都成了邪魔。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快粉碎纳粹德国，狠狠惩罚那些德国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忘记不了。我们正在这么干。"他和帕格匆匆握别。帕格只觉得心头冰冷，走了出去。

“如果你把我当作鲁莽的冒失鬼，那可要叫我难受了，”罗达说，“我只不过不肯轻易死心罢了。”

木柴在起坐间的壁炉里熊熊燃烧，咖啡桌上放着杜松子酒、苦艾酒、调酒杯、一罐子橄榄，还有一听刚开的鱼子酱、几块切得薄薄的方面包、两碟洋葱末拌鸡蛋。她穿着一件桃红长睡衣，头发向上盘起，脸上薄施胭脂。

“真美，这一切真够美的，”帕格说，既有点儿窘，同时也感到兴奋，“顺便告诉你，总统向你问好。”

“啊，真的吗？”

“真的，罗。他说你是个优雅美貌的女士，叫人一见难忘。”

罗达的脸直红到耳根——她难得脸红，而每次脸红都使她霎时间显露出少女的艳色，她说：“哦，太好了。不过，究竟怎么啦？有什么消息吗？”

他一面呷着酒，一面故意尽量简略地向她说明了情况，罗达所得到的印象仅是总统在考虑有两件差使要给他，同时命令他休假十天。

“整整十天！太好了！有没有哪件差事能使你待在华盛顿？”

“有一件。”

“那我希望你就干那一件，我们分开的日子够多了，太多了。”

他们吃了很多鱼子酱，喝完了马提尼酒，帕格有了兴致，或者，他觉得自己是有了兴致。他的动作起初是笨手笨脚的，不过这很快就过去了。罗达的身体在他怀里使他觉得温馨撩人。他们上楼走进卧室，拉起窗帘——不过午后的阳光还是透进不少，只是变得微弱了许多——两人解衣的时候互相打趣，开了些小玩笑，然后一起钻到她的床上。

罗达放浪形骸，一如往日。但是当维克多·亨利看到妻子赤裸的身体——一年半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它依然漂亮得使他神魂颠倒——

他的心头猛然意识到，这个身体已经被另一个男人占有过。他倒不是嫉恨罗达，相反，他感到自己已经原谅了她，至少是现在，他比其他时候更加愿意把那件事情一笔勾销。只不过，每当她爱抚他一下，每当她喃喃地说出淫言荡语，或是做出一个配合的动作，他的脑中就禁不住浮现出她曾同样对待那个大个子工程师的情景。这并不影响正在进行的事情，从某个方面说来——仅就情欲方面而言——乐趣仿佛有增无减，但是事毕之时，却不免有点儿恶心。

不过罗达并无这种感觉。她在他脸上不断亲吻，呢呢喃喃说些不知所云的话，显然感到欢快满足。过了一会儿，她便像野兽一般连连哈欠，发出笑声，然后蜷缩起身子，进入梦乡。阳光透过窗帘上的一条隙缝，在一面墙上映出一道金光。维克多·亨利下床拉拢窗帘遮住阳光，然后回到自己床上，躺在那里凝望着天花板。一小时后，当她面带微笑醒来时，他依然如此凝望着。

---

(1) 伏尔加格勒的旧称。

第五十二章

莱斯里·斯鲁特在乔治敦的那套古老公寓房间里一觉醒来，穿上一条旧裤子，再取出挂在壁橱里的花呢大衣穿上——为了不让房客占用，所以壁橱是锁着的，然后便像他已经做过上千次的那样，在密不通风的小厨房里烤面包、烧咖啡。他一如往常地拎着那只饱鼓鼓的、塞满公文的旧公事皮包，迎着司空见惯的华盛顿仲冬天气，步行到国务院去。阴云低沉，寒风袭人，天空随时可能降下雪来。

他这时的感觉就像久病初愈，才恢复正常生活一样。宾夕法尼亚大街这一段的景象、声音和气味，往常觉得平庸单调，现在对他来说却都是美好可爱的。他身旁走过的行人全都是美国人，都要盯着他那顶俄国毛皮帽子看看，这使他得意扬扬，如果是在莫斯科或是伯尔尼，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他回到家里了，他用不着提心吊胆了，他现在才发现，自从德国向莫斯科进犯以来，他就从未舒舒服服地透过一口气，即使是在伯尔尼，脚下的人行道似乎也随着近在咫尺的德国人的军靴响声而颤动不已。但是现在，距离德国人已经不是只有一座阿尔卑斯山脉了，他们远在重洋之外。大西洋上的狂风怒号，向着另一个大陆上丧魂落魄的人们发出一声声冷酷无情的咆哮。

国务院大厦正面的那一长列小圆柱此时此刻在斯鲁特眼里也不再显得丑陋不堪，而是奇巧朴实，亲切可爱，它是美国式建筑的一个怪物，这也正是它的迷人之处。里面的带枪警卫拦住他，他不得不掏出一张塑料通行证，这是他在华盛顿和这场战争发生的第一次小接触。他在和维希打交道的主管人办公室里停下，看了看那份被困在卢尔德的大约二百五十名美国人的机密名单，其中大部分都是外交官和领事馆人员。

哈默，弗雷德里克，公谊会难民委员会

亨利，娜塔丽太太，新闻记者

霍利斯顿，查尔斯，副领事

杰斯特罗，埃伦博士，新闻记者

他们还在那儿，名单里没有娜塔丽初生婴儿的名字，但愿这是个疏忽，就像伦敦大使馆那份名单一样。

“啊，你来啦。”欧洲事务司司长站起来说，并带着有点儿古怪的兴奋神情仔细打量斯鲁特。平时他是个冷漠迟钝的职业外交官，甚至几年前他们有一次打网球时，他也照样是那么冷漠沉静。他穿着衬衫，隔着办公桌握手时露出了已经开始有点儿发福的肚子。握手时他的手有点儿汗湿，也有点儿发颤。“你看看这份东西。”他递给斯鲁特一份两页打字文稿，上面有红笔画的几道杠杠。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未定稿）
同盟国家关于德国反犹暴行的联合声明

“这是什么玩意儿？”

“是什么？是一小桶炸药。这是已经批准了的正式文件，马上就公布。我们日日夜夜搞了一个星期，全是在我们这儿敲定的，现在就等白厅和俄国人来电认可，然后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同时公布。快的话也许就在明天。”

“我的天啦。‘狐狸’，发展得真快！”

国务院的人一向把这位司长叫作“狐狸”，这是他在耶鲁大学读书时的绰号。斯鲁特首次和他相遇时只当他是大学秘密社团里的一个校友。当时的“狐狸”戴维斯还是个无忧无虑、稍带矜持、风流潇洒的人物，刚从巴黎奉调回国的职业外交官。可现在，他和那些在国务院走廊里走进

走出，身穿整套灰衣灰裤的官员们已经完全一样：灰色的头发，灰色的脸，灰色的性格。

“对，真是一个大突破。”

“看来我这次横渡大洋是多此一举了。”

“一点儿也不，你带着这些材料回来，”“狐狸”用大拇指戳了一下斯鲁特放在办公桌上的皮包说，“这桩事情本身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从塔特尔的备忘录里知道你带的是些什么材料。你是起了作用的。再说这儿也需要你。看一下这份东西吧，莱斯里。”

斯鲁特在一张硬椅子上坐下，点起一支烟，专心看起来。“狐狸”旧习未改，照样咬着下唇，伏案处理函件。“狐狸”同样也注意到斯鲁特还是依然故我，一面看，一面用手指在文件背后敲着鼓点，他还看出了斯鲁特面色发黄，额上已经像老头子一样露出了皱纹。

英国政府、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注意到，来自欧洲的报告令人~~毋庸置疑~~地深信，德国当局不满足于在他野蛮统治所及的各国领土内剥夺犹太族人民最起码的人权，现在正将希特勒多次重复的欲将欧洲犹太民族灭绝的愿望付诸实现。犹太人正在骇人听闻的恐怖和野蛮的条件下，~~不分男女老幼~~，从各国运往东欧。在已经变成纳粹主要屠宰场的波兰，除了战争工业所需要的少数高度熟练工人以外，所有犹太人都已被有计划地从犹太人居住区驱赶殆尽。凡是被带走的人，从此便无下落。有劳动能力的人正在劳动营被慢性奴役致死。老弱病残者或被弃之不顾，任其冻饿致死，或被集体处决，惨遭蓄意杀戮。

英国政府、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以无比强烈的措辞谴责这一残酷无比的灭绝政策。他们宣布，此类事件只能增强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推翻希特勒野蛮暴政的决心。他们重申他们的庄严决心，务与其他同盟国家政府确保，凡对此种罪行负有责任者将难逃惩罚。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

斯鲁特把文件往办公桌上一丢，问道："这些杠杠是谁画的？"

"怎么啦？"

"整篇东西最重要的部分都给去掉了。你能改回来吗？"

"莱斯，就它现在的措辞看，已经是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文件了。"

"但是这些删改是恶意的外科手术。'毋庸置疑地深信'，这是说我们政府相信确有其事。为什么把它删掉？'不分男女老幼'，这是关键所在。这些德国人正成批成批地杀害妇孺。不论是谁都会对此做出反应！否则，这不过是件仅仅和'犹太人'有关的事罢了。远在天边的大胡子犹太佬，谁在乎？"

"狐狸"表情尴尬："这样说未免言之过甚。可不是，你准是太累了，而且，我看还有点儿偏激，同时——"

"告诉我，'狐狸'，是谁删改的？英国人？还是俄国人？我们能不能再争一争？"

"这些删改都是我们二楼搞的。"两道严肃的目光相遇，"为了这个我已经和他们争得够凶了，我的朋友。我把好些别的删改意见都顶掉了。这个声明会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引起一场爆炸，莱斯里。要三国政府就措辞达成一致意见，简直是件活受罪的差事，最后能有这样的结果，就算了不起了。"

斯鲁特咬住一个手指关节。"好吧。那我们用什么东西支持这份声明呢？"他拍拍自己的公文包，"我能不能从这里面选些材料出来作为这份声明的附件发表？都是过硬的证据。要不了几个小时，我就能拼凑出一份重磅的摘录汇编材料。"

"不，不，不。""狐狸"急忙摇头，"那我们又得一一电告伦敦和莫

斯科不可。再来一场辩论，可能又得花上几个星期。”

“‘狐狸’，没有证明材料，这份声明不过是一张宣传招贴、一篇官样文章。新闻界肯定会这么看。跟戈培尔炮制出来的东西相比，这至多不过是块松泡泡的牛奶面包。”

司长摊开双手说：“但是你那些材料不是来自日内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来自伦敦的波兰犹太人，对吗？英国外交部见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材料就要举起斧头砍，而苏联人一听有人提到波兰的流亡政府，就要气得口吐白沫。这你都是知道的，还是讲点儿实际的吧。”

“那就不用证明材料算啦。”斯鲁特灰心丧气，举起拳头在办公桌上一捶，“废话，全是废话。这就是文明国家用来反对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最好行动，虽然它们手里掌握着那么多的确凿罪证。”

“狐狸”站起身来，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然后掉过脸来朝着斯鲁特伸直了手臂，用一根手指对着他。

“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妻子是犹太人，”——斯鲁特其实并不知道——“赫尔先生的妻子也是犹太人。我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痛苦地思考这个问题。不要一笔抹杀我们在这儿完成的这件事。它会引起不可小觑的变化。德国人如果要继续这些暴行，他们得三思而后行。这对他们是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会起作用的。”

“会吗？我看他们会置之不理，要不就是付之一笑。”

“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要全世界都起来抗议，要盟国政府发动一场大规模救援运动。”

“对！特别是对聚集在中立国的犹太人。”

“好啊。不过你最好还是根据华盛顿的情况重新考虑一下。”“狐狸”一屁股倒在椅子里，又是气愤，又是伤心，但他还是语气平和地说，“你也清楚，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都已倒向希特勒一边。在摩洛哥和

阿尔及利亚，仅仅因为我们的军事当局废除了维希的反犹太人法律，我们此刻正为我们所谓的亲犹太人政策付出可怕的代价。穆斯林拿起了武器。艾森豪威尔军队周围现在全是穆斯林，还有更多的穆斯林在突尼斯等着他。如果一场世界性的抗议引起一股要求向犹太人开放巴勒斯坦的巨大浪潮，那就真会把整个地中海和中东的局势闹得不可收拾。这是肯定的，莱斯里！非但如此，这还会得罪土耳其。这是一场政治冒险，无论如何使不得。你难道不同意吗？”

斯鲁特皱紧双眉，沉默不语。“狐狸”叹了一口气，扳着手指头一点儿一点儿继续说下去：“还有，你在国外是否留心观察了国内的选举？罗斯福总统对国会几乎失去了控制。他在国会通过的法案，都是侥幸胜出，那个名义上的民主党已是众叛亲离。一股巨大的反对势力正在全国形成，莱斯[(1)]。孤立主义者已有东山再起之势。一项破纪录的国防预算不久就要提出。《租借法案》的大量物资，尤其是给苏联的物资，根本不得人心。还要恢复物价管制、实行配给、进行征兵等等，要打仗，总统就不能没有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现在要在我国呼吁接受更多的犹太人，莱斯，那你瞧吧，国会准会对所有的战争努力统统加以反对！”

“说得有理，”斯鲁特挖苦说，“这一套我全清楚。不过你真相信吗？”

“我完全相信。这些都是事实。虽然不幸，但是真的。总统曾经目睹一个不受节制的国会是怎样挫败伍德罗·威尔逊，使他的和平计划化为泡影。我敢肯定，威尔逊的幽灵一定经常缠绕着他。在本届政府的基本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中，犹太人问题总归是个包袱，回旋余地微乎其微。在这些掣肘的条件下，这份文件总算是一项成就。它是英国人起草的。我的主要任务是争取保留其内容实质。我认为我做到了这一点。”

斯鲁特强行压抑住由来已久的绝望感，问道：“好吧，那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三点钟接见你。”

“知道他打算要我干什么吗？”

“一点儿也没听说。”

“给我介绍点儿他的情况吧。”

“朗的情况？嗯，你知道点儿什么呢？”

“我仅仅听比尔·塔特尔说过一些。朗曾经邀请塔特尔把加利福尼亚州支持罗斯福的共和党人组织起来。他们两个人都是用纯种名马参加赛马的，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才相互认识的。此外，我知道朗出任过驻意大利的大使，所以我猜想他是个有钱人。”

“他妻子很有钱。”“狐狸”犹豫一下，然后叹了口长气，“可是他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

“怎么回事？”

“狐狸”开始在他那间小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好吧，现在给你说一下布雷肯里奇·朗的简历。你知道一下有好处。他是个老派的绅士政客，南方有钱人家出身，普林斯顿毕业，密苏里州的终身民主党人，威尔逊手下第三助理国务卿，曾经竞选过参议员，遭到惨败。他在竞选政治中是个被淘汰了的人。”“狐狸”停下，站在斯鲁特身旁，戳了下他的肩膀，“但是——朗在罗斯福的班子里是个很老很老的老人了。要了解布雷肯里奇·朗，这是关键所在。如果你在一九三二年之前为罗斯福效劳，你就算得上是他班子里的人了，而朗早在一九二〇年当他竞选副总统时，就开始为他效劳了。朗一向都是在民主党大会上给他效劳的一个小头目。自从威尔逊时代以来，他一直是民主党竞选运动的一位大施主。”

“我懂了。”

“那好。报酬，出使意大利。成绩，平平。崇拜过墨索里尼，后来大失所望。奉召回国，表面原因是胃溃疡。其实，我看是因为在埃塞俄

比亚战争期间工作无能。回国后就玩他的纯种马，参加赛马会。他当然很想重返官场，而罗斯福也很会照料他自己的人。战争爆发以后，他就专门为朗设立了一个职位——国务院紧急战争事务特别助理国务卿。这就是他现在日子很不好过的由来。因为签证司归他管辖，所以难民问题也就成了他的棘手差事。代表团络绎不绝——劳工领袖、犹太教士、企业老板，甚至基督教的牧师——不断敦促他对犹太人高抬贵手，他又只能客客气气，模棱两可，总是告诉人家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因此招来的咒骂，他那副薄脸皮哪儿能受得了，尤其是那些自由派报纸的咒骂。”“狐狸”在办公桌旁坐下，“关于布雷肯里奇·朗的专题报告，现在结束。莱斯，在你工作定下来之前，如果你要一间办公室——”

“‘狐狸’，布雷肯里奇·朗是个反犹分子吗？”

“狐狸”发出一声长叹，两眼凝视空中，呆看了好久，也没朝斯鲁特看一眼说：“我认为他不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他憎恨纳粹和法西斯，真心地憎恨。他肯定不是个孤立主义者，他坚决支持成立新的国际联盟。他是个复杂的人，不是天才，人也不坏，但是四面八方的攻击伤了他的感情，使他横下了心。他现在就像一只鼻子受了伤的熊一样不好惹。”

“你回避了我的问题。”

“那么让我来回答。他不是。他不是一个反犹分子。天晓得人家为什么这么叫他，但是我认为他不是。他的处境非常困难，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压在他身上。我敢说他对实际的内情根本不了解。他是华盛顿最忙的人之一，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也是最好的人之一。我希望你能在他手下工作，我觉得你至少能使他在签证司里消除一些最尖刻的咒骂。”

“天，光是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了。”

“狐狸”一面翻阅他办公桌上的公文，一面说：“你认识一位塞尔玛·阿舍尔·沃尔特韦勒太太吗？以前住在伯尔尼的？”

斯鲁特隔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说："认识。当然认识。她怎么啦？"

"她要你打个电话给她。说有急事。这是她在巴尔的摩的电话号码。"

塞尔玛挺着大肚子，蹒蹒跚跚跟着侍者走到斯鲁特的桌子旁，她后面跟着一个矮个子、红面孔、几乎秃了顶的年轻人。斯鲁特从椅子上赶快站起来。她穿一身全黑衣服，胸前佩着一只镶有几颗大钻石的别针。她的手又凉又湿，好像刚刚滚过雪球一样。虽然她挺着个大肚子，她与娜塔丽的相似之处依旧非常明显。

"这是我丈夫。"

"和你见面非常高兴。"虽是见面时的陈词老套，他却说得亲切诚恳。刚一坐下，沃尔特韦勒就把侍者叫来，开始点酒点菜。他说他还要会见几位众议员和两位参议员，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吃了饭就走，让斯鲁特和塞尔玛留下叙叙旧。侍者送来了酒和给塞尔玛的番茄汁。沃尔特韦勒向斯鲁特举起酒杯："请吧，为同盟国家的声明喝一杯。什么时候宣布？明天？"

"啊，你说的是什么声明？"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声明呀，还会是别的吗？"沃尔特韦勒因为深知内情，健康的脸上泛起一阵得意神色。

既然如此，斯鲁特立即拿定主意，最好还是让他先摊牌。"我看你是私下有条路子直通科德尔·赫尔。"

沃尔特韦勒笑了："你知道那份声明是怎么搞出来的吗？"

"说实话，我不清楚。"

"英国的犹太人领袖带着一些不容争辩的证据见到了丘吉尔和艾登。骇人听闻的材料！丘吉尔是个好心肠的人，但是他也不得不和那个

该死的外交部交涉，而这次他确实是做对了。当然，我们是有人通情报的。”

“我们？”

“这儿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

饭店座无虚席，因此得等一会儿才能上菜，沃尔特韦勒滔滔不绝，嗓门压过了周围的大声喧哗。他的态度坚强有力，讨人喜欢，说话略带南方口音。他是好几个抗议或救援委员会的成员。他为好几十个难民签过保证书，曾经两次跟代表团一起到过科德尔·赫尔的办公室，他说赫尔先生是个地道的绅士，但是上了年纪，因此很不了解情况。

沃尔特韦勒对于这些大屠杀倒还不是灰心丧气到了极点。他认为纳粹的迫害将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将会创造出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他说犹太人及其朋友们现在必须坚决一致：撤销白皮书！向欧洲犹太人开放巴勒斯坦！他的委员会现在正在考虑在同盟国的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发起一次声势浩大、人数众多的向华盛顿的进军，他想听听斯鲁特对此事的意见。行动的名称将是“百万人进军”。进军要有各种信仰的美国人参加，将向白宫递交一份有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伦敦撤销白皮书——以此作为继续向英国人提供《租借法案》物资的代价。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愿意支持这一决定。

“请你坦率地说说你的看法。”沃尔特韦勒一面说，一面大嚼奶酪煎蛋，塞尔玛则一粒一粒地叉起水果色拉送进嘴里，眼睛向斯鲁特一瞥，像是给他一个警告。

斯鲁特婉转温和地提了几个问题，假设英国人让步了，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犹太人又如何转移到巴勒斯坦呢？沃尔特韦勒反驳说，那不成问题，中立国的船只有的是：土耳其的，西班牙的，瑞典的。除此之外，盟国运送租借物资的空船也可以扯起休战旗运送他们。

但是德国人会尊重休战旗或是允许犹太人离开吗？

沃尔特韦勒说，希特勒既然真想把犹太人清除出欧洲，而这项计划又能达到目的，那他又为什么不予合作呢？毫无疑问，纳粹会勒索一笔巨款，那也行，自由国家的犹太人宁愿倾家荡产也要拯救希特勒的囚徒。他本人就愿意，他的四个弟兄也愿意。

斯鲁特惊讶地发现，面对这个人如此天真的自信，他禁不住要像“狐狸”所说的那样根据“华盛顿的情况”来对待这个问题。他指出，这么一大笔外币的转移将使纳粹可以购买大批稀缺的战争物资。事实上，希特勒将以犹太人的生命换取杀害盟军士兵的资本。

“我的看法完全不是那样！”沃尔特韦勒回答的口气已有点儿不耐烦，“那不过是牵强附会的军事假设，而现在的事实是大批无辜者正在惨遭杀害，这怎能同日而语！现在的问题很明显，就是要趁早救援，以免为时过晚。”

斯鲁特提到阿拉伯人的破坏行动，很可能一夜之间就使苏伊士运河不能通航。沃尔特韦勒对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做了尖刻回答，运河受到的威胁已经结束，隆美尔正逃离埃及，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钳形包围正在向他收紧，阿拉伯人见风转舵，他们对运河碰也不敢碰一下。

他们喝着咖啡，继续谈话。斯鲁特以尽可能和缓的语气提醒沃尔特韦勒，“百万人进军”要求开放巴勒斯坦，这种大张旗鼓的做法过于简单，恐怕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效验。他认为英国人不会开放巴勒斯坦，即使他们开放，纳粹欧洲的犹太人也无法到达那里。

“那么，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依你看来他们统统得死。”

一点儿也不，斯鲁特回答说。可以从两方面努力做工作：从长远角度看是摧毁纳粹德国；而在眼前则是把他们吓唬住，叫他们停止屠杀。同盟国境内有数万平方英里的地区人烟稀少，首先，若有二十个国家，每个国家都能接受五千名犹太人——不妨也包括巴勒斯坦——这样得救的犹太人就增加了十万名。如今被困在中立国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如果同盟国一致做出决定，立即为他们提供安身之地，那一定会使德国人大吃一惊。直到现在，纳粹还在不断地对外面的世界冷嘲热讽："如果你们真是为犹太人担忧操心，干吗不收留他们呢？"而给他们的回答却只是不知羞耻的沉默。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只要美国带个头，马上就会有二十个国家跟上来。一旦同盟国家真正表现出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怀，就可能使希特勒的刽子手们感到害怕，放慢手脚，甚至停止杀戮。而大叫大嚷，要求开放巴勒斯坦，那是毫无用处的，也就是没把气力用在刀刃上。

沃尔特韦勒紧皱眉头听着，两眼盯着斯鲁特，斯鲁特以为自己打动了他。"好，我懂你的意思了，"沃尔特韦勒最后说道，"但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十万犹太人！但是却有几百万人正面临死亡！以我们这一点点力量，一旦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计划，那巴勒斯坦也就完了。你那二十个避难所到了最后一刻也将不认账。再说，大多数犹太人也不愿意去。"

沃尔特韦勒结了账，吻别他的妻子，再三邀请斯鲁特过两天就到巴尔的摩去吃饭，然后极其友好地告别了。

"我喜欢你丈夫。"侍者给他们添了咖啡之后，斯鲁特大胆地说。

塞尔玛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她突然激动地说："他的心肠非常好，为救援工作捐献了大批钱财，但是他那个复国主义的解决办法不过是个梦想。我不再跟他争辩了。他和他的那些朋友一天到晚这个计划那个方案，不是开会、游行，就是集会、进军，这样那样，忙得一刻不停，他们的用意真是好极了！另外也有其他的许多委员会，他们也有他们的计划，有他们的会议和集会！在他看来他们都是走错了道。唉，这些美国犹太人！他们就好像是吃了毒药的老鼠在乱兜圈子，其实都无济于事。我不责怪他们，不责怪国会，甚至也不责怪你们国务院的人。他们既不坏也不蠢，他们只不过是理解不了这桩事罢了。"

“有些人可能既坏又蠢！”

她举起一只手表示反对。“那是德国人，那些德国人才是杀人犯。但是严格来说，我甚至也不能责怪他们。他们是受到狂热病的驱使才变成了野兽。这一切都太可悲、太可怕了！真是，我们这顿饭怎么尽谈这个。今天夜里我真要做噩梦了。”她把两只手放在太阳穴上，勉强微笑一下，“模样儿跟我相像的那个姑娘怎么样了？她的娃娃呢？”

听了斯鲁特的回答，她的表情严峻起来。“卢尔德！天啊！她很危险吗？”

“不比我们的领事官员危险。”

“难道像她这么个犹太人也不要紧？”

斯鲁特耸了耸肩说：“我看是这样。”

“我会梦见她。我一直梦见我又回到了德国，我们一直没逃出来。我简直没法儿告诉你我做的这些梦有多可怕。我父亲死了，我母亲病着，而我呢，现在身处异国，每天晚上都使我担心害怕。”她神色恍惚地环视饭店一眼，然后激动不安地拿起手提包和手套，“但是如果不知感激，那也是罪过。我毕竟活着。我还得赶快去买东西。你接受尤利乌斯的邀请到巴尔的摩来吃饭吗？”

“当然。”斯鲁特有点儿过分有礼貌地说。

她将信将疑而又无可奈何。来到外面人行道上，她说：“你关于难民问题的主意不坏，你应该争取实现。德国人要打败仗了，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得为保全自己的性命伤脑筋了，德国人在这种事情上是很精明的。如果美国和其他二十个国家从现在起认真准备接受十万犹太人，那一定会叫那些党卫军恶魔感到不安的。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品行良好，很可能会开始寻找一些借口来保住几个犹太人的性命。这很合乎情理，莱斯里。”

“你也这样想，那对我是个鼓舞。”

“是不是真能实现呢？”

“我试试看。”

“上帝赐福给你。”她伸出手来，“冷吗？”

“像冰一样。”

“你知道了吧？美国并没使我发生多大变化。我希望你的朋友和她的孩子能得救。”

天空清澈蔚蓝，斯鲁特迎着凛冽的寒风，弓缩着身子步行返回国务院。他在途中停下，目光越过铺了一层白雪的草坪，凝视着白宫栅栏里面，竭力想象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在这座宏伟大厦里面的某个地方埋头工作的情景。尽管收听过他的那几次炉边谈话和许多次演说，看过许多新闻影片，也在报纸上念过不下数百万字的有关他的报道，斯鲁特心中的罗斯福依然是个不可捉摸的人。他对欧洲人显出一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模样，而他的政策——如果“狐狸”所言属实——却又和拿破仑同样冷酷无情，这样一个政治家难道真没有一丝虚伪之处？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伟大主题——斯鲁特一面匆匆赶路，一面这么想——使拿破仑在皮埃尔·别祖霍夫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从一个拯救欧洲的自由主义救世主一降而为入侵俄罗斯的嗜血侵略者。根据托尔斯泰那个靠不住的战争理论，拿破仑不过是骑在大象身上的一只猢狲，一个为时势和历史所驱使的无能的利己狂，他之所以发出命令，只是因为他不得不发出那些命令；他之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只是因为一些他既不理解又无法控制的战场上的小事件使他必然取胜。而后来造成他屡屡败北的那些“天才灵机”与先前给他带来节节胜利的“天才灵机”并无不同之处，只是历史潮流已经改变方向，与他背道而驰，最终使他陷于失败之中。

如果“狐狸”果真确切地反映了罗斯福关于犹太人的政策，如果总统

甚至不愿意冒与国会发生冲突的危险以求制止这一滔天大罪，那么总统岂不真是一只托尔斯泰所说的猢狲——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被历史的狂飙吹胀了的庞然大物，他之所以看起来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仅仅是因为工业的强大威力是向那个方向滚动的；一个时势的傀儡，在希特勒的恐怖面前他自行做主的能力甚至比不上一个只身翻越比利牛斯山脉仓皇逃命的犹太人，因为那个犹太人至少能使遭受杀戮的人数减少一名。

斯鲁特并不愿意相信这一类事情。

布雷肯里奇·朗像个青年人那样大踏步穿过房间前来与斯鲁特握手，透过他办公室的高高的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就和这位助理国务卿本人一样，既不悦目，也不使人感到亲切愉快。朗的高贵的容颜、薄薄的嘴唇、齐整的铁灰色鬈发，以及那矮矮的运动员体形，配上裁剪合身的深灰色衣裤，精心修剪的指甲，灰色的丝织领带，还有胸袋里的一方白手绢，全都妥帖得体。他简直就是一个助理国务卿的标准形象，同时，布雷肯里奇·朗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心烦意乱、恼怒不满，也丝毫没有如坐针毡的样子，相反，他倒好像是在他的乡间别墅里迎接一位老朋友。

“啊，莱斯里·斯鲁特！我们早该见面啦。你父亲好吗？”

斯鲁特不禁眨了两下眼睛说：“哦，他很好，先生。”这谈话一开始就叫人不自在，斯鲁特根本就想不起他父亲曾经提到过布雷肯里奇·朗。

“天晓得我有多久没见到他了。啊！他和我两个人差不多包办了常春藤俱乐部[2]的一切事务，几乎天天一起打网球、划船，和姑娘们惹出麻烦事儿——”他露出一个富有魅力的忧郁笑容，朝沙发挥一下手，“啊，真的！你知道吗，现在你比你父亲本人更像当年的蒂米·斯鲁特，我敢这么说。哈哈。”

斯鲁特带着尴尬的笑容坐下，脑子里竭力回忆，后来在哈佛大学法

律研究所执教的父亲对自己在普林斯顿“虚度”的年华有一种轻蔑的悔恨之感：他常说那只是一些想逃学的纨绔子弟的乡间俱乐部。他曾竭力劝说他的儿子到别处上学，对他自己大学时的经历则很少提起。但是，他竟从来没对从事外交工作的儿子提起他认识一位大使，一位助理国务卿，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

朗从银烟盒里拿了一支香烟递给斯鲁特，然后往沙发上一靠，一面用手指摸着胸袋里的手绢，一面打趣地说：“你怎么去上耶鲁那个蹩脚透顶的学校？为什么蒂米·斯鲁特没坚决阻止？”他以慈父般的目光看着斯鲁特，笑着说，“不过，尽管有这么点儿不足之处，你还是个出色的外交官，我知道你的成绩。”

这是挖苦嘲讽吗？

“嗯，先生，我是尽力而为，常常也感到力不从心。”

“对于这种感觉我太清楚了！比尔·塔特尔好吗？”

“好极了，先生。”

“比尔是个稳重的人，我收到过他的一些令人沮丧的信件，他在伯尔尼的处境非常敏感。”布雷肯里奇·朗的眼皮垂了下来，眼睛半睁半闭，“你们两人处理问题的态度都很稳重，如果换上两个激进派的年轻人去做那项工作，那你们搞到的那些材料说不定会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大肆渲染开了。”

“助理国务卿先生——”

“大有可为啊，小伙子。你是蒂米·斯鲁特的儿子，叫我布雷克吧。”

斯鲁特的脑子一闪，突然想了起来，很久很久以前，他父亲有次和他母亲谈话时曾经谈起过一个“布雷克”，似乎是他放荡的青年时代的一个不体面的角色。“那么，好，布雷克，我认为我带来的那些材料是真

实的，而且是骇人听闻的。”

“这我知道，比尔也是这么说的，他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如此一来你们两人的责任感就更应受到赞扬。”朗用手指抚弄一下胸袋里的手绢，整了整领带，“我希望我们华盛顿的一些任性的家伙能像你们这样才好，莱斯里。你们至少懂得由政府养活的人不应该使他的国家为难。你们从发生在莫斯科的那桩小事情上吸取了教训。那件事还情有可原。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也很使我反感，非常可恶，非常野蛮。我早在一九三五年就谴责这一政策了，我那时候写的备忘录就在这儿的卷宗里。不过，年轻人，让我告诉你我希望你做些什么吧。”

过了好一会儿，斯鲁特才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朗先谈了他领导的那十九个处室。谈到科德尔·赫尔要他为战后成立新国联起草一份计划。这可是个大难题！他晚上和星期天都工作，他的健康已经受到损害，不过这都没有关系，他曾亲眼看到伍德罗·威尔逊就是因为国会在一九一七年拒绝他有关国联的主张，才遭灭顶之灾，他的老朋友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他对世界和平的宏伟展望决不能遭到同样的下场。

同时，他还必须使国会就范。国务卿已把和国会打交道的大部分任务委托给他，这可是个累死人的差事！如果国会阻止向俄国提供《租借法案》援助，斯大林就有可能一夜之间变卦，去跟德国单独媾和。这场战争的前景就会吉凶难卜，非得打到最后一颗子弹才能定局。英国人也同样不可信赖，他们已经在玩弄手法，要把戴高乐送到北非去，以便战后控制地中海。他们打仗完全是为了自己，英国人的本性从来就很难改变。

发了一通有关全球大局的议论后，布雷肯里奇·朗终于谈到正题。他说，欧洲事务司内应该有人专门处理有关犹太人的事宜，所有那些代表团、请愿书、信件以及必须虚与委蛇的名人显要等等，以后都不要往他那儿送了。目前的形势需要一个适当的人选稳妥地处理这些事情，他认为莱斯里正是这个适当人选。莱斯里以同情犹太人著称，这是一笔宝

贵资产。他在伯尔尼行事谨慎，这表明他为人稳妥可靠。他出身高尚的家庭，很有教养。他在国务院里前程灿烂，现在有个机会可以担负起一件真正棘手的任务，一显身手，赢得破格升迁的机会。

斯鲁特对此深感惊恐。充当布雷肯里奇·朗的一面挡箭牌，对请愿的犹太人“客客气气，模棱两可，总是告诉人家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实在是个令人憎恶的前景。他在国务院的前程的终点现在并不比这间办公室的门口距离他更远，这一点他倒也并不在意。

“先生——”

“布雷克。”

“布雷克，除非我能对前来找我的人有所帮助，否则我是不愿意被安置在这样一个职务上的。”

“这正是我要你做的啊。”

“但是我除了叫他们失望之外，还能做什么呢？绞尽脑汁，兜着圈子说‘没办法’吗？”

布雷肯里奇坐直身子，一本正经地朝着斯鲁特严厉地瞪了一眼说：“哪儿的话，你有可能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当然要说‘行’，而不是说‘没办法’。”

“但是现有的一切规定使这几乎不可能做到。”

“怎么不可能做到？你说说看。”布雷肯里奇·朗问道，态度非常和蔼，他颌骨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用手指摸摸手绢，而后又弄弄领带。

斯鲁特解释说，要求犹太人出示他们所在国警察机构签发的出境许可证以及品行端正的证书，这是荒唐可笑的。朗打断他的话，皱起眉头迷惑不解地说：“但是，莱斯里，这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规定，是为了防止罪犯、非法逃亡者以及其他社会渣滓混进来。我们怎么能回避这些规定呢？谁都没有天生进入美国的权利。谁要进来，就必须拿得出证

据，证明如果我们允许他们入境，他们会成为良好的美国人。”

“布雷克，犹太人必须从德国秘密警察那儿领取这些证件。这显然是一条荒唐和残酷的规定。”

“啊，所谓‘德国秘密警察’，是纽约那些悲天悯人的人造出来的一个可怕字眼。它其实和我们联邦特工机关一个意思——秘密国家警察[3]。我跟德国秘密警察打过交道，他们和别的德国人并没什么不同。我确实相信，他们采取的方法一定非常严厉，但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特工机关，每个国家都有。再说，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来自德国。”

斯鲁特竭力克制才没一怒之下走出这间房间去另谋生路——因为他觉得朗的这番奇谈怪论虽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倒也是由衷之言，颇有道理，所以他便说道：“不论这些犹太人来自何处，他们都是为了逃命而来。他们哪儿能耽搁时间去申请官方证件呢？”

“但是，如果我们取消这些规定，”朗耐心地说，“那又怎么能防止成千上万的破坏分子、间谍、从事爆破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坏蛋冒充难民混进我们国家呢？你倒说说看。如果我在德国谍报机关工作，我是决不肯放过这个大好机会的。”

“可以要求其他的品行证明，比如教友会的调查、个人经历保证书、当地美国领事馆的批准书，或者像联合救济协会这一类可靠的救济机构的证明。只要我们认真去找，总归是有办法的。”

布雷肯里奇·朗两手交叉撑着下巴坐在那里，带着沉思的神色望着斯鲁特。他的回答一字一顿，小心谨慎：“是啊，是啊，我看你的意见也有道理，这些规定会给那些理应入境的人造成困难。我还要为别的事情伤脑筋，比如战后世界的建立。我不是个顽固派，而且，”——他现在的笑容显得他有难言之苦——“我也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不管报纸上怎样污蔑谩骂。我是我国政府及其法律的仆人，我要尽力做个好仆人。你能不能把你的意见写成一份备忘录，让我交给签证处？”

斯鲁特不敢相信他已说动了布雷肯里奇·朗，但是听他口气倒是一片诚心。他因此壮着胆子问道："我是不是可以再提一点儿建议？"

"说吧，莱斯里。我觉得这次谈话很有意思。"

斯鲁特把他的关于由二十个国家接受十万名犹太人的计划说了一遍。布雷肯里奇·朗仔细听着，手指从领带摸到手绢，再由手绢摸到领带。

"莱斯里，你是在谈论召开另一次埃维昂会议，关于难民问题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

"我希望不是这样。埃维昂会议是徒劳之举。另一次那样的会议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此时此刻人们正在惨遭杀戮。"

"但是政治难民现在是个很尖锐的问题，莱斯里，而且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重大的政策是不可能在国务院一级制定的。"朗眯起了眼睛，几乎完全闭上了，"这个建议是个富有想象力的很有分量的建议，你能就这个建议给我写一份机密文件吗？目前只给我一个人看，把你想到的所有具体细节都写进去。"

"布雷克，你是不是真的感兴趣？"

"不论别人怎么议论我，"助理国务卿回答说，宽容的态度里略带一点儿烦躁，"我不喜欢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喜欢浪费与我共事的人的时间。我们身上的担子都已够重了。"

但是这个人仍有可能是借此把他打发掉，"写个备忘录给我吧，"这是国务院里老一套的敷衍办法，"先生，我估计你一定知道那份关于犹太人的同盟国联合声明吧？"

朗默默点头。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相信事实确实如此，德国人正在屠杀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并且准备把他们斩尽杀绝？"

助理国务卿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一丝空泛的笑容，仅仅是嘴部肌肉的一下颤动而已。

“对于那份声明我碰巧了解一点儿情况。安东尼·艾登因为受到压力，起草了那份东西，不过是给一些知名的英国犹太人一点儿甜头尝尝罢了，我看是弊多利少，这只能刺激纳粹采取更加严酷的措施。但是我们无法对那个不幸的民族做出判断。在他们遭受苦难的时刻，我们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他们。这就是我的方针，所以我才要你把立即召开一次会议的主意写成一份备忘录。这个主意看来切合实际，有建设性。”布雷肯里奇·朗站起来，伸出他的手，“你愿意帮助我吗，莱斯里？我需要你的帮助。”

斯鲁特站起来，握住他伸过来的手，慨然应允：“我试试看，布雷克。”

斯鲁特当天晚上给威廉·塔特尔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结尾是这样的：

> 看来还是你说得对！我竟然有可能对局势发挥一点儿影响，根除一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并使千万个无辜者得以保全性命——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我父亲碰巧是个普林斯顿一九〇五届的毕业生，是个常春藤俱乐部的成员——这样的好事实在叫人难以相信，在这个有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奇境似的城市里，有时候事情就得这样才能办得成。如果我可悲地受了捉弄，不用多久我就会发现。但是，目前我将完全忠于布雷肯里奇·朗。谢谢你的一切帮助，我会把情况不断告诉你。

---

(1) 莱斯里的昵称。

(2) 指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俱乐部。

(3) 原文系德语。

第五十三章

斯鲁特和“狐狸”戴维斯正在翻阅有关同盟国家声明的初步报道的剪报，准备就国内的反应给国务卿写第一份报告，斯鲁特这时突然想起，他要到亨利家去吃饭。“我把这些带上，”他一面说，一面把整摞剪报塞进公文包，“晚上把草稿写好。”

“我并不羡慕你，”“狐狸”说，“白花气力。”

“还没最后见分晓哩。”

斯鲁特走到马路转角准备叫出租汽车的时候，看到报摊旁边人行道上放着一捆还没解开的《时代》周刊。一个《时代》周刊的记者曾通过电话向“狐狸”采访了将近一个小时，打听关于大屠杀的证据，因此斯鲁特和“狐狸”都渴望看到这份杂志。他买了一份。尽管下着蒙蒙细雨，他还是借着路灯的光线，急切地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新闻栏里什么也没有，特写栏里还是什么也没有，从头到尾什么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纽约时报》虽然令人失望地只登了一栏报道，同时由于右边是隆美尔败逃的大字标题，此外又有两栏关于减少煤气定量的消息，因而弄得很不显眼，但是至少还是登在第一版。大部分其他大报都把它挤到里页去了，《华盛顿邮报》就是登在第十页，但是它们至少还给了它一点儿篇幅。《时代》周刊对这件事怎么可能只字不提呢？他把杂志又翻了一遍。

一个字也没有。

在人物栏里他猛然看到一幅他在《蒙特利尔公报》上曾经看见过的帕米拉和她父亲的照片。

帕米拉·塔茨伯利，空军少将邓肯·勃纳-沃克勋爵的未婚妻（见

本刊，二月十六日）将于下月离开伦敦前往华盛顿继续其亡父生前担任的《伦敦观察家》记者工作。在阿拉曼一枚地雷结束埃里斯特·塔茨伯利记者生涯（十一月十六日）之前，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曾由皇家空军妇女辅助队准假，陪同雄辩、肥胖的塔茨伯利周游全球，协助他写成许多前线报道，并在新加坡和爪哇岛险遭日本人逮捕。

他想这或许会使亨利上校感兴趣，一丝幸灾乐祸稍稍减轻了他的失望。斯鲁特并不喜欢亨利，在他眼里，军人一般来说只是年岁大些的童子军，下等的只不过是些浑浑噩噩的酒徒，最高明的也不过是些办事干练的跟屁虫，无一例外都是庸庸碌碌、鼠目寸光的保守派。斯鲁特讨厌亨利上校，是因为他不太符合这个框框，他的思路过于犀利敏捷，克里姆林宫的那个夜晚至今叫人难忘，亨利与令人生畏的斯大林的对答不卑不亢，他的莫斯科郊外前线之行也是一大成就。但是这个人不苟言笑，而且总是使他想起自己在娜塔丽和帕米拉身上的令人难堪的失败。斯鲁特之所以接受邀请前去吃饭，完全是因为从良心上说，他认为应该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拜伦的家人。

亨利在狐狸厅路的家门口迎接斯鲁特时，脸上几乎毫无笑容。他身穿一套棕色衣服，红色蝴蝶领结，显得老了许多，身材也奇怪地缩小了许多。

“看过这个没有？”斯鲁特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杂志，有照片的那页正好是翻开的。

亨利趁着斯鲁特去挂淋湿了的大衣时看了一眼杂志说：“没有。韬基太不幸了，是吗？请进来。你一定认识罗达吧，这是我们的女儿，梅德琳。”

起坐间出奇地大。这整幢房子看上去不是一个海军军官的收入所能负担得起的。母女两个坐在靠近一棵修剪好了的圣诞树的沙发上，喝着

鸡尾酒。亨利上校把杂志递给罗达说："你是一直在猜想帕米拉以后会怎么办的。"

"天哪！你快看！和勃纳-沃克订婚了！"亨利太太朝丈夫斜眼一瞥，把杂志递给梅德琳，"她倒挺会安排自己。"

"老天，她看上去又老又俗气，"梅德琳说，"我记得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就穿这么一件淡紫色的吊带子的礼服，"——她用一只白皙的小手在自己胸前晃了一下——"别提多难看了。勃纳-沃克也在场，对吗？金发的美男子，口音悦耳动听？"

"他确实是个美男子，"罗达说，"那是我为'给英国寄包裹'的音乐会举行的宴会上。"

"勃纳-沃克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帕格说。

斯鲁特听不出这句话里有任何弦外之音，不过他依然肯定，在莫斯科的时候，帕米拉·塔茨伯利和这位正人君子曾经打得火热。事实上，他正是因为看到帕米拉喜欢亨利，心里生气，才不顾职业上应有的谨慎，把有关明斯克大屠杀的材料泄露给了《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自那以后，他就走了下坡路，一直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帕米拉在伦敦听到关于亨利的消息时的反应，说明这件风流韵事远远没有结束，除非维克多·亨利真是一尊没有灵性的木雕人像，否则他就一定深知如何伪装。

"啊，这位勋爵大人真叫人一见难忘，"梅德琳兴奋地叫道，"一身皇家空军的蓝制服，胸前尽是勋章彩标，身材修长挺直，头发金黄！严肃时又像莱斯利·霍华德。不过，这一对又怎么般配呢？他至少有你那个年纪了，爸爸，而她跟我差不多大。"

"哦，那可不止。"罗达说。

"我在伦敦和她匆匆见过一面，"斯鲁特说，"她因为父亲逝世，精神上很受打击。"

“娜塔丽有消息吗？”帕格突然问。

“他们还在卢尔德，依然平安。这是总的情况，但是详细说起来也话长。”

“梅德琳，亲爱的，我们开饭吧。”罗达拿着酒杯站起来，“我们饭桌上再谈吧。”

烛光照明的餐厅里，墙上挂着几幅画得很好的海洋画，壁炉里的木柴熊熊燃烧。母女俩端上了菜肴，丰盛的烤牛肉好似在炫耀主人既富有钱财，又不计较配给证，盘碟碗盏也是豪华优美，远远超出斯鲁特的意料。他在席间叙述了娜塔丽的惊险旅行，其中包括了她早先寄给他的信件、瑞士的报道、日内瓦犹太复国主义人士的谣传以及拜伦告诉他的情况，总之是篇七拼八凑的故事，其中还掺杂许多他自己的猜想。斯鲁特一点儿也不知道维尔纳·贝克对杰斯特罗施加压力、要他发表广播演说的经过。根据他的说法，一个德国外交官曾对娜塔丽和她叔父表示友好，所以他们得以在锡耶纳安居，但是七月份，他们突然非法隐匿，和一些犹太复国主义难民一起逃亡，几个月后又在马赛露面——拜伦就是在那儿见到他们，和他们一起待了几个小时的。他们原来打算和他一起去里斯本，但是盟军攻进北非使德国人进入了马赛，他们也就没能离开。他们目前在卢尔德，所有滞留在德国南部的美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也都在那儿。他有意不提娜塔丽拒绝和她丈夫一起出走的事，他觉得最好还是让拜伦自己告诉家里人。

“为什么在卢尔德呢？”亨利上校问，“为什么要把他们扣留在那里呢？”

“我也确实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是维希政府根据德国人的意思把他们送到那儿去的。”

梅德琳说：“那么，只要德国人高兴的话，他们就会又把她和她叔父、孩子一起带走，送到什么集中营去？可能还会把他们熬成油做肥

皂？”

“梅德琳，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罗达叫道。

“妈妈，现在到处都在传说这一类可怕的事情，你也不是没听说过。”梅德琳接着向斯鲁特掉过脸来说，“这些事到底是怎么样？我的老板说都是骗人的鬼话，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用过的宣传材料。我简直不知道应该相信哪种说法，你们呢？”

斯鲁特沉重的目光越过了桌子上吃了一半的菜肴和桌子中心的一株猩红色一品红，打量这个聪明俊俏的姑娘。很明显，对于梅德琳来说，这些都是牛魔王的国土里发生的事情。“你的老板看《纽约时报》吗？大概是前天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头版新闻报道了这件事，十一个同盟国政府宣布这是事实：德国正在灭绝欧洲犹太人。”

“《纽约时报》？你肯定吗？”梅德琳问，“我一向是从头看到尾的。我没看见这段新闻。”

“那你一定看漏了。”

“我平时也看《纽约时报》，但是我也没看见那段新闻，”维克多·亨利说，“《华盛顿邮报》上也没有。”

“两家报纸都登了。”

斯鲁特心里感到绝望，甚至像维克多·亨利这样的人也把这段新闻忽略了，眼睛扫过那些讨厌的大标题的时候竟然一点儿都没在意。

“那么，这样一来他们的日子可要不好过了。照你说的情况看，他们的报纸是在吹牛啰，”梅德琳有点儿固执地说，“说真的，法国人会不会发点儿善心，饶了他们？”

“他们仍然是在法国官方的监管之下，梅德琳，他们的处境和其他犹太人有所不同。你瞧，他们是被扣留，而不是拘留。”

“我不懂你的意思。”梅德琳皱起了漂亮脸蛋说。

“我也不懂。”罗达说。

“请原谅。在伯尔尼的时候，区分这两个字的意义变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你如果因为爆发了战争而被困在一个敌对国家，亨利太太，那你就是被扣留了。瞧，你什么错事都没做，你只不过是凑巧碰上那个时候，所以做了牺牲品。被扣留的人可以交换，比如新闻记者、外交官这一类的人，我们希望现在在卢尔德的美国人能按此办理，希望娜塔丽和她叔父也能这样。但是，如果战争爆发时你是遭到拘留，也就是说，你被逮捕了——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小至闯红灯，大至间谍嫌疑——那就糟糕了。那你就丧失了权利，红十字会也不能帮助你。欧洲犹太人就属于这个情况，红十字会不能和他们联系，因为德国人宣布他们处于保护性监禁之中。这就是拘留，而不是扣留。”

“老天爷，那么多人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见他妈鬼的这两个字眼！”梅德琳大声叫道，“真恶心！”

斯鲁特心里想，这姑娘的木头脑袋终于弄懂了这个人命攸关的技术细节。“啊，字眼可有讲究哩，不过，总的来说我还是同意你的看法。”

“那么，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呢？”罗达神情忧郁地问。

“难说。人员交换的谈判已经进行许久，但是——”

门铃响了。梅德琳一下子跳起来，朝着斯鲁特迷人地一笑：“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我马上要去国家剧院，我朋友来叫我了。请原谅。”

“不必客气。”

外面一扇门开了之后又关上，一阵冷风卷进室内。罗达开始收拾碗碟，帕格领斯鲁特来到书房。他们手里拿着白兰地，面对面地坐在扶手椅里。“我女儿是个蠢丫头。”帕格说。

“正相反，”斯鲁特举起一只手表示不同意，“她很聪明。不能因为

她没像总统那样为了犹太人的遭遇而感到心绪不宁就责备她。”

维克多·亨利皱起了眉头：“总统确实心绪不宁。”

“他失眠了好几个晚上吗？”

“他可经不起失眠。”

斯鲁特用手掠了一下头发，说：“不过国务院掌握的证据是骇人听闻的。当然，我不知道呈送给总统的究竟是些什么材料，我也无法弄清楚，这就像在黑暗中要用一双油手抓住涂了油的泥鳅一样。”

“我下个星期要再去白宫报到。对娜塔丽，我能做些什么吗？”

斯鲁特坐直了身体。“去白宫？你和哈里·霍普金斯依然保持联系吗？”

“嗯，他还是叫我帕格。”

“那行。我本来是不想要你担心害怕。”斯鲁特身体朝前坐了坐，两只手使劲捏紧了那只装着白兰地的酒杯，帕格非常担心他把杯子捏碎。“亨利上校，他们不会继续留在卢尔德了。”

“为什么？”

“法国人做不了主。我们实际上是在和德国人打交道，他们又抓到一些美国侨民。他们正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要挟我们，他们想借这个机会交换一大批在南美和北非被捕的间谍。我们已经从瑞士人那儿得到明显的暗示，扣留在卢尔德的人不久就要送到德国，为的是在谈判中向我们施加压力。那样一来，就会大大增加娜塔丽的危险。”

“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白宫又能做些什么呢？”

“赶在他们转移之前把娜塔丽和埃伦从卢尔德弄出来。通过我们在西班牙的人，这是可以做到的，卢尔德距离西班牙边界不到四十英里。只要在私底下静悄悄地干，有时甚至可以间接地和德国秘密警察达成交

易，弗朗茨·韦费尔以及斯特凡·茨威格这些人就是偷偷穿越边界的。我不是说一定能成功，我是说你不妨试试看。”

“但是怎么个试法呢？”

“我也可以试探一下。国务院里我知道该找谁，电报该往哪儿打。只要霍普金斯来个电话，我就可以着手进行。你和他的交情够得上吗？”

维克多·亨利举杯喝酒，没有回答。

斯鲁特的声音变得生硬了：“我不想故作惊人之谈，但是我建议你试试这个办法。如果这场战争再拖上两年，欧洲的犹太人都得死光。娜塔丽不是新闻记者，她的证件是假的，一旦他们查出来，她就完了，她的孩子也完了。”

“《纽约时报》上登的那份声明是否说德国政府准备把他们所能抓到的所有犹太人统统杀害？”

“哦，文字上没有明说，但是包含了这个意思。”

“这样一份声明为什么没有引起更大的反响？”

莱斯里·斯鲁特咧开嘴，几乎有点儿精神失常似的一笑，然后说道：“你倒说说看，亨利上校。”

亨利一只手托着下巴，用力摸来摸去，带着猜不透的神情久久看着斯鲁特。“教皇有什么反应？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他肯定会知道。”

“教皇！这位教皇一辈子都是个反动的政客，我在伯尔尼曾和一个规规矩矩的德国教士谈过话，他说他每天晚上祈祷教皇暴病身亡。我是个人文主义者，我对教皇一向不抱任何希望，但是这位教皇正把自伽利略以来还残存的一点儿基督教精神毁灭得一干二净——我知道你对我的话有反感。请原谅。我只不过是想使你明白，如果白宫对你还有点儿信任的话，你就该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尽力把娜塔丽弄出卢尔德。”

“我得考虑一下，然后给你电话。”

斯鲁特神情激动地站了起来。“好。如果我表现得过分激动的话，请你原谅。我现在走的话，亨利太太会不会觉得我有失礼貌？我晚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会代你向她道歉。”帕格站起来，“顺便问一下，斯鲁特，帕米拉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她告诉过你吗？”

斯鲁特强忍住才没露出笑容，他此刻的心情就像一个猎人看见狐狸从隐身之处蹿出来了一样。“嗯，你知道，上校，女人爱变心[(1)]！帕米拉有次在我面前诉苦，说这位勋爵大人是个监管奴隶的工头，一个势利鬼，惹人厌烦的家伙。说不定他们根本结不成婚。”

帕格送斯鲁特走出前门，他听得见罗达在厨房里刷洗餐具的声响。起坐间里咖啡桌上放着那份《时代》周刊，帕格打开杂志，弓身坐下看起来。

帕米拉的一张快照在“北安普敦”号下沉时他已丢失，但是她那时的形象已经深深留在他的记忆之中，犹如这一桩风流韵事的一帧遗像。关于她婚事的报道对他是个沉重打击，还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实在是件苦事。这张出其不意拍下的照片一点儿也不好看：头部稍嫌低垂了些，鼻子显得很长，薄薄的双唇过于拘谨，沙漠的阳光从头顶上直射下来，在她眼圈四周留下了阴影。不过，这张在四千英里之外拍下的一个女人的小小的、并不好看的照片，却在他心里激起一阵风暴；与此同时，虽然他那漂亮妻子的血肉之躯就在隔壁房间，他却无动于衷。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书房。当他坐在那里一面喝着白兰地，一面看着那份《时代》周刊的时候，梅德琳和西姆·安德森兴高采烈地从剧院回来了。“国务院的那个怪物走了吗？谢天谢地！”她说。

“戏好看吗？值不值得我带你妈妈也去看看？”

“啊，当然值得，应该让老太太也去快乐一阵，爸爸。你自己也会喜欢的，四个年轻姑娘，同住在华盛顿的一套公寓房间，穿着短裤衩从盥洗室里跑进跑出——”

安德森很不自在地咧嘴笑着说：“没什么值得看的，先生。”

“嘿，别装腔了，西姆，你自己就笑得像个傻瓜似的，你的眼睛瞪得那么大，都快掉下来了。”梅德琳突然看到华伦的照相簿，立刻沉静下来，“这是什么？”

“你还没看过吗？是你妈妈贴成一本的。”

“没看过。”梅德琳说，“过来，西姆。”

他们头靠着头，一起翻阅照相簿，起初倒还安静，过了一会儿她就嚷嚷开了。一枚金质奖章使她回忆起华伦曾在一次田径运动会上荣获跳高冠军，他的同学把他扛在肩上抬出运动场。“啊，我的天，这是他在圣弗朗西斯科的生日宴会！你瞧我，一双斗鸡眼，还戴着一顶纸帽子！这就是那个可恶的小男孩，躲在桌子底下，朝上往女孩子们的裙子里偷看。华伦把他拖了出来，差点儿没把他给揍死。真的，这叫人想起多少往事啊！”

“你母亲做了件大好事。”安德森说。

“啊，妈妈呀，她总是有条理，这是她的天性。老天爷，他多英俊啊！你再看看这张毕业照，你看好不好，西姆？你看别的那些小伙子，像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傻乎乎的。”

她父亲在一旁看着、听着，神情冷静沉着。梅德琳一页一页翻过去，听不见她再发议论了。她的手停住不动，她的嘴唇颤抖起来，她猛然合上那本照相簿，把头伏在手臂上，哭了起来。安德森尴尬地伸出手臂挽住她，窘迫地朝着帕格看了一眼。过了一会儿，梅德琳拭干眼泪，说：“对不起，西姆。你还是回去吧。”她陪西姆一起出去，又回来坐下。她架起线条优美的双腿，此时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帕格看到她用

水手般熟练自然的动作点起一支烟，心头不免又是一阵反感。“爸爸，加勒比的太阳对西姆·安德森很有好处，是吗？你应该和他谈谈。他说起追逐德国潜水艇的事真是绘声绘色。”

“我一直很喜欢西姆。”

“不过，他以前老是叫我联想起牛奶蛋糊。你知道吗？一种松松泡泡，白里带黄，中看不中吃的东西。现在他变得成熟了，并且——算了，不说了，对我刚才说的他那傻笑别放在心上。圣诞节他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很高兴。”她深深吸了一口烟，羞愧地看了她父亲一眼，“告诉你一件事。《快乐时光》的节目现在有点儿叫我难为情。我们从一个营地兜到另一个营地，演些幼稚无聊的滑稽戏，耍弄那些穿军装的小伙子，我们就靠这些玩意儿赚钱。和我一块儿工作的那些写脚本的聪明家伙暗地里得意好笑，其实，被他们嘲笑的那些水手和士兵不知要比他们好多少。我简直要气疯了。”

“那你为什么不辞职呢，梅德琳？”

“有什么别的好干呢？”

“你可以在华盛顿找个工作。你是个能干的姑娘。这儿又有这么一座好房子，几乎全空着，就你妈妈孤孤单单一个人。”

她的神情忧郁、畏怯，又带着一丝满不在乎的调皮味，这种神情使他感到不安，她十四岁那年带着一份很糟糕的成绩报告单回家给他看时，也是这么副神情。“说真话，今天晚上我脑子里也闪过同样的念头。但是问题是，我已经难以脱身了。”

“他们会另外找人去搞那个无聊玩意儿的。”

“哦，我喜欢我的工作。我也喜欢这笔收入。看到我那张褐色小存折上的数字一个劲儿地往上跳，心里就觉得高兴。”

“你感到幸福吗？”

“这，我只觉得挺不错，爸爸。我没有应付不了的事。”

维克多·亨利这次回家见着她，距离上次和她见面已经一年半了。他在珍珠港收到过一封信，警告他说有一桩离婚诉讼案可能牵连到她，他到家以后一直没提及此事。不过，他太了解梅德琳了，他完全看得出她流露出的烦恼不安的迹象。

“也许，我应该找克里弗兰那家伙谈一谈。”

“谈什么呢？”

“谈你。”

她笑得很不自然。“真有趣，他也要和你谈谈。我以前一直有点儿不好意思说。”她把烟灰从裙子上掸掉，“告诉我，征兵是怎么搞的？你了解吗？真叫人觉得奇怪。我认识许多年轻小伙子，他们没结婚，马一样棒的身体，可到现在还没收到应征通知书，但是休·克里弗兰收到了。”

“真的吗？那很好，”帕格说，“那我们可要打赢这场战争了。”

“别这么幸灾乐祸。他所属的那个征兵委员会的主任也是个可恶的小人，专门喜欢跟有点儿名气的人作对。休觉得他最好是穿上军服，志愿参军，你懂我的意思吗？在军中继续搞《快乐时光》这类工作。海军的公众关系部门里，你有熟人吗？”

维克多·亨利慢慢地摇摇头，一言不发。

“那就行了。”梅德琳的声音就好像如释重负似的，“我已经尽到了责任，已经问过你了。我答应他问你的，当然，这是他的事。但是，像他那么笨手笨脚的也真不是打枪开炮的料，他非但打不了敌人，反而会给我们自己帮倒忙。”

“他在军界不是有很多关系吗？”

“你简直难以想象，他们一知道他接到了应征通知书，一个个就不

知躲到哪儿去了。”

“这才叫我高兴哩。你自己最好也躲开，他只能给你带来麻烦。”

“我和克里弗兰先生之间没有任何麻烦事。”梅德琳站起身来，把头一甩，就和她五岁时的神态一模一样。然后她吻了吻她父亲，说：“要是有麻烦的话，那也是别人的事。晚安，爸爸。”

帕格在她离去之后想道，如果换成一个真正成熟的女人，或许会撒谎撒得更像是真的。她的处境肯定非常糟糕。但是，她年轻，应该允许她犯错误，再说，他也实在无能为力，还是不想为妙！

他又一次拿起那份《时代》周刊，看着帕米拉和她亡父的小照片。“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就要来到华盛顿，又是一桩不想为妙的事，同时，这也是个逃避制造登陆艇那份差事回到太平洋去的一个最好不过的理由。在黄色的灯光下，桌子上放着梅德琳猛然合上的那本照相簿，这是罗达的一个巧妙安排，为的是搞出一个可以挽救他们婚姻的可靠基础。他们不但被往事联结在一起，而且还被华伦之死联结在一起。他至少不该再增加她的痛苦。他可能活不到战争结束那一天，即使他能，他们那时也老了。他们还有五到十年的时间，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过完他们的风烛残年。她现在悔恨交加，令人怜悯，她肯定不会再次失足，再说，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她也无力挽回，还是让时间来弥补一切吧。他抑制住把照片撕下来的荒诞念头，把那本杂志扔进一只皮革做的纸篓里，然后走进他的更衣室。

罗达在自己的房间，同样也在琢磨思考。厨房里的操劳已经使她非常困倦，此时她很想立即睡下。但是，她是否应该把她和帕米拉的谈话告诉他？这是婚姻生活中的一个老问题：是把事情说穿，还是由它去？按照以往情况，罗达觉得少说为好，但是这一次，情况可能属于例外，她不想再烦恼下去了，那些可恶的匿名信是否依然使他耿耿于怀？不过，他自己也不是一个圣人。如果她把真相向他摊开，或许气氛可以变得明朗些。帕米拉订婚的消息倒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他们可能大吵一

番，可能提到弗莱德·柯比，可能提起那些信件。不过，她也想，即使如此，恐怕也比帕格的长期沉默不语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那股阴沉气氛好一点儿吧。他们的婚姻正在逐渐消逝，就像中学里做实验的时候所看见的那样，盖在玻璃瓶里的烛光由于缺少空气而逐渐熄灭，甚至夜间的性爱也于事无补。她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她的丈夫在床笫间也只不过是尽力对她表示礼貌罢了。罗达穿上一件镶花边的黑绸长睡衣，她没像往常一样在睡前把头发夹起，而是梳理得更加好看，然后走出自己的房间，准备不是和好，就是争吵。他正靠在床头坐着，手里拿着他那本放在床边的已经皱裂了的紫酱色《莎士比亚全集》。

“嘿，亲爱的。”她说。

他把书放到床头柜上，说：“瞧，罗达，斯鲁特这家伙有个搭救娜塔丽的主意。”

“哦？”她上床之后靠在床背上，皱着眉头听他说。

帕格是真心实意和她商量，想借此恢复以往的感情。她不时点着头，听他把话说完，一次也没插嘴。“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帕格？还能有什么坏处吗？”

“白宫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增加他们的麻烦。”

“我看不至于。哈里·霍普金斯有可能出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拒绝你。这一类要他帮忙的请求肯定堆成山。但是，他们毕竟和你是一家人，而且又是处在危险之中。依我看，真正的问题倒是在于，即使他愿意帮忙，又能怎么样？你真就那么相信斯鲁特的话吗？”

“为什么不？这属于他的工作范围。”

“但是，他这个人，我说不上，简直入了迷似的。帕格，我担心的是弄不好反会翻船。你离得这么远，不可能了解进展情况。单单把他们挑出来——我是说白宫单单把他们挑出来——真的，这样会不会反而使他们成为注意的中心？保险点儿的办法是不是让他们和那儿的美国人混

在一起，不要显得特殊，一直等到交换？再说，娜塔丽是个漂亮女人，又带了个孩子，世上最凶恶的魔鬼见了她也该退让几分。轻举妄动说不定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拿起她的手，紧紧捏着，说：“还是你想得周到。”

“哦，我也不能说我就一定对，还是谨慎为好罢了。”

“罗达，梅德琳开始喜欢西姆·安德森了。她对你说起过吗？她在纽约是不是惹出什么麻烦了？”

罗达一时无法把自己心头的怀疑说给帕格听，再说，行为不端又是一个像高压电线一般碰不得的话题。“梅德琳是个头脑清醒的姑娘，帕格。电台那些人和她确实不是同一路人。如果她选上西姆，那对她倒是挺不错。”

“她说那出戏很下流。我想去搞几张前排票。”

“啊，那太好了。”罗达犹豫不定地笑了，“你是个老色鬼，我早就知道。”关于帕米拉那件事，用她的话来说，就由它去吧。

第二天，她倒纸篓的时候，禁不住又把《时代》周刊翻到有帕米拉·塔茨伯利照片的那一页。照片自然还在那儿。她觉得自己成了个傻瓜。这个女人毕竟没什么十分动人之处，老得那么快，而且越变越难看，再说，她已经和勃纳-沃克订了婚。由它去吧，她想。由它去吧。

---

(1) 原文系意大利语。

第五十四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圣诞节，一九四二年

卢尔德

早晨醒来时我的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

四家旅馆里的全体美国人获得唯一一次同去教堂的批准，参加了在大教堂里举行的午夜弥撒。和往常一样，我们由那几位一直跟随我们的、还算比较客气的保安警察陪同着。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几个态度粗暴的德国士兵。自从上星期以来，不论我们是散步还是买东西，不论是看病、拔牙还是理发，他们都寸步不离地跟着。这是圣诞节前夕（这里地处高高的比利牛斯山脉，气候非常寒冷，用不着说，不论是在教堂，还是旅馆里的过道走廊，都没有生火保暖），这些大兵为了欢庆耶稣基督的诞辰，本来可以喝它个酩酊大醉，或者在那几个专供这里的征服者寻欢作乐的可怜的法国妓女身上发泄一下兽欲，但是他们对分配到这么一桩苦差事，心中显然十分气恼。娜塔丽不愿去参加弥撒，但是我去了。

我已经很久没参加弥撒了。在这个众人朝拜的圣城，我看到了真正的弥撒，看到了一群虔诚的善男信女。因为这里供着圣龛，前来朝拜的人中有的全身瘫痪，有的瘸腿跛足，有的双目失明，有的残废畸形，有的奄奄一息，他们组成一支令人惨不忍睹的行列，如果有谁真的相信就连一只坠地而亡的麻雀，上帝也有恻隐之心，那么，这些人一定是他有

意残酷戏弄的对象，或者是他千虑一失的牺牲品。教堂里寒气逼人，但是弥撒开始以后，教堂里的气氛与我此时心中的凄凉相比，却是温暖如春：圣歌嘹亮，钟声悠扬，敬领圣餐，屈膝跪拜，气氛庄严。既然我来这里完全出于自愿，仅仅为了礼貌起见，我本来也应该在需要下跪的时候和他们一起下跪，但是，我这个倔强的犹太人不顾四周向我射来的非难目光，就是不肯下跪。我也没去参加弥撒之后在大使旅社为我们这群人举行的圣诞晚会，虽然有人告诉我，那里有黑市供应的酒任你畅饮，此外还有黑市供应的火鸡和香肠。我回到高卢旅馆，一个口臭难闻、态度粗暴的德国兵一直把我送到我的房门口。于是我睡下，而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

我初次和我的犹太教决裂，是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法典学堂。那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学堂里的学监认为我信奉异端邪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把我逐出了讲经堂，我那时在紫色暮霭中在本城广场的雪地里踯躅，双颊就像针戳一般疼痛，我到现在还能感到当时那阵疼痛，我多年以来从未想过这件事，但是，即使是现在想到此事，我仍认为那是一桩不可容忍的暴行。或许，如果在大一些的城市，比如克拉科夫或者华沙，那儿的犹太法典学堂里的学监就会通情达理，对我的亵渎行为一笑了之。如果真是那样，我的生命航程也许就会完全两样，那一记耳光虽然是一根小树枝，却改变了一股奔腾激流的航道。

这件事情太不公道！不论怎么说，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就像他们用意第绪语说的那样，“像绸缎一样柔和”。对于犹太教的实质精华，法律方面的那些精细差别，对于一般愚人称之为“钻牛角尖”的伦理方面的细枝末节，我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胜过别人一筹。那些论断推理如此严谨优雅，几乎和几何学不相上下，若谁想好好掌握，不但需要一种情趣，而且需要一种求知欲。我正有这种求知欲。我是学习《塔木德》的一个杰出学生，我比那个学监还要聪明，还要敏捷。可能，那个心胸狭隘、头脑顽固、戴着一顶黑帽子、留着一把大胡须的蠢货正巴不

得有个机会杀一杀我的锋芒，所以他才在我脸上打了一巴掌，把我逐出讲经堂，送我走上了通往基督十字架的旅程。

我依然记得那一段经文：第一百一十一页，题目是《逾越节的祭礼》。我依然记得它的内容：魔鬼，以及避鬼、斗鬼、驱鬼的法术。我依然记得我挨打的原因，我问道："但是，莱扎老师，是不是真有魔鬼这种东西呢？"我依然记得，当我被打得晕头转向、两颊火辣辣的躺在地上时，那个大胡子蠢货向我大声咆哮说："起来！滚出去！可恶的异教徒[1]！"于是，我踉踉跄跄离开学堂，走进了白雪覆盖着的阴沉凄凉的奥斯威辛。

我那时十五岁。对于我来说，奥斯威辛那时是个很大的城市，克拉科夫的这个宏伟的大都市我以前只去过一次。我们的村子梅得齐斯——沿着维斯瓦河逆流而上，大约走上十英里，就能到达那里——房子全是木板房，街道全是弯弯曲曲的泥泞小道。梅得齐斯的教堂——我们小孩总是像避开麻风病院一样远远避开它——也是一座木板房。奥斯威辛却有平坦的大街，一个大火车站，许多砖石造的建筑，许多玻璃橱窗里灯火通明的商店，几座石头造的教堂。

我对这座城市很不熟悉。在法典学堂，我们过着严格的兵营式生活，除了学堂对面和我们的矮小宿舍以及与老师的家紧相毗邻的几条小街小巷，我们几乎足不出户。但是那天，反抗的怒火把我带出了这几条小街小巷，带进了那座城市。我走遍奥斯威辛，心里翻腾着因受到虐待而产生的愤慨，最后，我终于压抑不住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的疑惑。

我一点儿也不笨。我懂德文和波兰文，我看报、看小说，同时，正因为我是一个聪明的学习《塔木德》的学生，我的视野能够超越讲经堂看到外部世界。那个世界虽然光怪陆离，充满奇异的危险和罪恶的诱惑，但那毕竟是一个广阔得多的世界，而你在《塔木德》那一行行黑色字体中间，却只能看到一个一成不变的单调狭隘的小天地。那些时时刻刻监督着你的法典教师，他们虽然也颇为睿智，却乏味讨厌，他们喋喋

不休地对那部已有一千四百年古老历史的重要典籍做着细致的分析评论，最后只能把青春的才智和精力全部耗费干净。我从十一岁开始，直到挨打的那一刻，心里一直充满着越来越痛苦的矛盾，作为犹太法典学堂的一个学生，我自然憧憬着今后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塔木德》学的天才学者，但是，与此同时，在我灵魂深处有一个罪恶的声音悄悄地对我说：我在浪费我的时间。

学监的盛怒使我像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一般到处游荡，我一面在雪深齐踝的街上艰难跋涉，一面思考着以上的一切，我走到奥斯威辛一座最大的基督教堂门前，止住了脚步，说也奇怪，我竟忘记了它的名字！离法典学堂最近的那座教堂叫作卡尔瓦利亚，我至今还记得，而那座大教堂是坐落在一个大广场上的另外一幢宏伟得多的大建筑。

我的怒火并未平息，相反，四年时间里淤积起来的反抗情绪此时突然爆发，冲破了出生以来多年灌输所形成的束缚，克服了一颗稚嫩的宗教良心所形成的障碍，我竟然做出了几小时之前还像是自己割断自己手腕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溜进了那座教堂。为了御寒，我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因此我和其他信仰基督的孩子看上去并没什么两样——我现在这么猜想。不论怎样，当时正在进行某种仪式，每个人都注视着前方，没人注意到我。

只要我还活着，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看到前方墙上——那是犹太教堂放圣龛的地方——一个十字架上缚着的那个耶稣巨型塑像时的震惊：他全身赤裸，鲜血淋淋。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异教香火所散发出的那股奇异芬芳，以及两侧墙上那些巨幅的圣人画像。当我想到对于“外部”世界（我当时是如此认为）来说，这就是宗教，这就是通往上帝之路时，我感到愕然。我既骇异又神往，我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自那以后，我从未产生过那种陌生的感觉，那种孤独的感觉，我也从未体验过灵魂即将发生无可挽回的彻底变化时的那种茫然之感。

所谓“从未”也就是到昨夜为止。

可能是因为我在这个充满可怕的商业气氛的卢尔德——即使现在正值商业淡季，即使现在正值战时，这种商业气氛依旧弥漫全城，使得一切都显得庸俗难忍——住了几个星期，因而越来越受到了刺激，可能是因为汇集在那座大教堂里的那群可怜的残疾人使我至今难忘，也可能是因为一旦我的反抗情绪有所流露，我和娜塔丽就遇到种种不幸的事情这一点使我郁积在心头的怒气统统爆发，冲决了我精神上善于克制的本能。不论到底是什么缘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昨夜当我参加午夜弥撒的时候，尽管十字架上的那个基督如今我已是非常熟悉，尽管我已写了许多关于基督教义的书籍，并且我也曾确实钟情于欧洲的宗教艺术，但在昨天夜里我感到陌生疏远，寂寞孤独，就和我十五岁时在奥斯威辛那座教堂里的感觉完全一样。

我今天早晨醒来时，脑子里想着这件事。我现在一面喝咖啡，一面写下这页日记。咖啡不坏，在法国，即使是在激战期间，即使是在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只要有钱，还是什么都能买得到。在卢尔德，即使是黑市价格，也不算十分昂贵，因为现在正值淡季。

自从我们来到卢尔德以后，我就一直没写日记。说实话，我是希望能在回家的轮船上重新提笔写下去的。但是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和我的侄女虽然彼此都不说穿，实际上我们的处境可能要糟糕得多，但愿她的乐观情绪是真的，而不是像我一样故作镇静。有些情况她不了解，总领事做得对，为了避免使她不安，没把我们的困难详细告诉她。但是，他对我十分坦率。

我们遇到的麻烦不是任何人能控制得了的。只几天之差，我们还是不能合法地离开维希法国，这当然是件最可怕的不幸事情。一切都已准备妥帖，那些宝贵的证件都已经拿到了手，但是美国登陆的消息刚一传来，所有的火车时刻表都暂停实施，边界也全部关闭。吉姆·盖瑟为了保护我们，冷静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为我们提供了正式的记者证件，并把发证日期提前，填在一九三九年。凭借着这些证件我们成了《生活》

杂志的记者，这家杂志确实也曾发表过我写的两篇有关战时欧洲的文章。

非但如此，他还为我们办了别的一些事情。他们在销毁文件的时候翻出了《生活》杂志寄来的两封请求允许转载一些作家和摄影家的作品的信件。马赛有一个专为难民伪造证件的集团，这个集团手艺高超，由一个知名的天主教神父领导。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总领事虽然需要处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他还是通过地下关系，搞到了几封写在《生活》杂志专用信笺上的伪造信，我和娜塔丽也就真的成了《生活》杂志正式聘请的记者。这些证件看上去就和真的一样，那磨损、折叠的痕迹，稍稍有点儿褪了的颜色，就好像真正用了几年一样。

吉姆·盖瑟并不指望这些伪造证件能够长期掩护我们，但是他相信，至少可以应急，直到帮助我们脱险。不过时间一长，危险也就逐渐增加。他原以为我们几天之内或是几周之内就能获释，因为我们毕竟没和维希法国开战，我们仅仅是断绝外交关系而已，因此美国人并非“敌人”，根本不应被“扣留”。然而，我们在卢尔德的这一群人，总共约有一百六十名，却是实实在在被“扣留”在这里。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处在法国警察的严格管制之下，一切行动都必须受到一名穿制服的警官的监视。几天之前，德国秘密警察在我们美国人被隔离的四家旅馆周围布下岗哨，从那以后，我们不但受到法国警察的扣押，而且处在德国人的监督之下。这样一来，法国人不免有种受到耻辱的窘迫之态，于是他们在一些小事上也尽可能地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德国人始终寸步不离，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他们总是板着面孔，踏着正步跟在后面，在旅馆的过道走廊里，他们双目凝视，紧紧盯住我们不放，如果有谁一不小心触犯了哪项德国戒律，他们就会厉声发出命令。

过了一些时候，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长期扣押的真正原因，盖瑟本人起初也不知道。原先被扣留在维希的美国代办，后来也和大使馆全体人员被带到我们这里，他住在另外一家旅馆，连电话通信都被禁止。这位

代办名叫塔克，是个能干的人——对我的著作非常钦佩，虽然这一点无关紧要——他只可以每天通过电话和在维希的瑞士代表简短地通一次话。所以我们，尤其是住在高卢旅馆里的人，事实上完全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对于一切情况都毫不了解。

我们受阻的原因后来终于弄清楚了，其实非常简单：在美国的那些应该和我们交换的维希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回到法国。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佬此时已经占领了整个法国。但是这使情况大为复杂化，而德国人也趁机介入，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是通过他们的维希傀儡进行谈判，但是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们是在利用我们讨价还价。

如果法国人当时爽快地把我们送到只有三十英里远的西班牙边界，我们很可能在一两个星期内便得以脱身。如果那样，倒也能算是对于美国这几年来慷慨赠予这个政府大量粮食和药品的一种理所应当的报偿。但是维希政权的这些人属于人类中令人齿冷的那一类型，他们卑躬屈节，趋炎附势，自命不凡，狡诈多变，虚伪矫饰；他们反动保守，歧视犹太民族；他们既逞强好战，又软弱无能。他们卑劣之甚实在有辱法兰西文化，他们是当年陷害德雷福斯那一批坏蛋的残渣余孽。总之，我们没能脱身。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成了德国人为索还他们被关押在国外的形形色色的间谍分子而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不用说，他们将会不择手段地勒索高价。

我醒来的时候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长期滞留在马赛的门德尔松公寓期间，路过那里的难民络绎不绝——他们一般最多只留宿一两个晚上——因此，我们听到许多关于欧洲犹太人可怕的秘密传闻。根据这些传闻，东方正在发生许多暴行：大规模的枪杀，密封车内的毒气屠杀，凡是被押解到集中营的人要么立即遭到杀害，要么被饥饿或奴役折磨致死。我一直不能确定这些传闻是否

可靠，直到现在依然不能，但是有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那个不断重复的地名，那个总是用最恐怖和最惊慌的话语悄声吐露出来的地名，正是奥斯威辛。人们提到这个地名，通常总是用日耳曼语，它那刺耳的发音，我至今记忆犹新。

如果这些传闻没有因苦难造成的恐惧而有所夸大的话，那么奥斯威辛肯定就是一切恐怖的焦点。我的奥斯威辛，我小时候曾在那里上学，我的父亲曾在那里给我买过一辆自行车，我的全家曾有时去那里过安息日，听用意第绪语鼓吹复兴的传教士领唱圣歌。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座基督教堂的内部情景，第一次看到十字架上真人一般大小的基督像。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那个神秘可怕的集中营。那样，我脖子上的套索就会干干脆脆地一下子收紧。但是，我们在这个小星球上的偶然生存，不会按照这样一种富有艺术性的格局进行——这一想法确实给我不少慰藉——况且，我们和奥斯威辛之间远隔着一个大陆，而离西班牙和安全只有三十英里的路程。我依然相信，我们最后一定会回到家里。大难当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保持希望，提高警惕，准备在必要时击败那些官吏和畜生，这需要勇气。

娜塔丽和她的孩子本来有机会逃走，但是由于她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结果也陷入困境。我曾以非常激烈的措辞写下一篇日记，记叙拜伦的突然来访，以及它的可悲结局。由于我的关系，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如今落在这样一个日益险恶的可悲境遇，我为此感到的内疚更加深了我对娜塔丽的气恼。她一直不许我表露我的内疚，她总是打断我的话，说她是个大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对我毫无怨恨之意。

现在，我们处于德国人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已有一个星期了。我虽然依旧认为，娜塔丽本该趁着那次机会跟随拜伦一道离开，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更加能够理解为什么她不愿那样做。没有合法的证件，万一落入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手中，那将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待他们的看

押对象，任何警察都必须多少摆出一副严肃、敌视、冷酷的面孔，既然要执行命令，他们就不得不抑制住同情之心。过去两年之中，凡是与我打过交道的意大利警察或是法国警察——就此而言，还有一些美国领事——通通毫无可爱之处。

但是这些德国人不一样。命令并不仅仅指导他们的行动，命令好似完全占据了他们的灵魂，不论他们的面孔或是他们的眼睛，都已容不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人情理性。他们是牧主，我们是牲畜；或者，他们是蚁兵，我们是蚜虫。命令切断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一切。这真令人骇异。确实，他们那种冷酷空虚的表情叫我毛骨悚然。我知道，上层人物里有那么一两个“正派人”（盖瑟的说法），但是我这次并未碰上。我以前也曾结识过一些德国的“正派人”，而在这里，你只能看到条顿人的另一副容颜。

娜塔丽应该跟着拜伦去冒一次险。像他那样机智勇敢的年轻人实在少见，再说他还有特别外交证件，只消猛然一下冲过火焰，也就万事大吉。如果她还是昔日的娜塔丽，或许她会这么做，但现在她为了孩子畏缩起来。吉姆·盖瑟依然坚持（只不过，随着时日的消逝，他的自信也逐渐减弱），他对她的劝告是对的，最后的结局还是会不成问题的。我觉得他现在也开始怀疑起来。昨天夜里，在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踏着雪地去参加午夜弥撒的路上，我和他又把这件事情谈了一遍。他坚持说，德国人因为要在这场交易中尽可能不使他们的间谍暴露身份，所以不论现在还是以后，不论是谁的证件，他们都不会过于仔细地检查。娜塔丽、路易斯，还有我，不过是三个有热气的活人，或许能换到十五名德国佬。能这样，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不会再另生枝节。

他认为，重要的是我应该把身份隐瞒到底。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和级别较低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打交道，几年之内，他们之中谁也不会看什么书，更不用说我的书。他说证明我记者身份的证件不会发生问题，那些警察谁也没发现我是什么“名流”，或者是什么重要人物，也没

发现我是犹太人。考虑到这一点，他打消了有人提出的要我给旅馆里的人做一次讲座的建议。为了消磨时间，合众社的一名记者正在高卢旅馆张罗一组演讲，他给我的题目是耶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几天前的事，要不是吉姆·盖瑟否决了这一建议，我很可能会同意的。

但是，自从我经历了那次午夜弥撒以后，我是无论如何——即使回到美国以后，即使有人出大价钱——也不会再以耶稣为题来做宣讲了。我的内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至于这是一种什么变化，我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最近几个星期，即使是关于马丁·路德的题材，我也越来越难以下笔。昨天夜里，我心中的这一变化刚刚露出端倪，我仍需要集中精力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最近几天，我可能会在这本日记中追溯一下自从在奥斯威辛第一次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直到后来在波士顿曾经一度皈依基督教，这八年间我所走过的道路。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娜塔丽抱着路易斯从她的卧室走了出来，两人都穿得厚厚实实，准备出去开始她早晨的散步。打开房门，那个阴沉的德国影子对着我们怒目而视。

---

(1) 原文是意第绪语。

第五十五章

除夕晚上，帕格出乎意料地向罗达提议一起到陆海军人俱乐部去。罗达知道他一向讨厌那些奇形怪状的纸帽子、喧闹作乐的人群以及酒气熏人的接吻，但是，他说他今天晚上希望散散心。罗达喜欢新年除夕的这种胡闹场面，因此她高高兴兴地打扮了一番。她身上穿的还是早先为英国募捐包裹时穿过的那套银线丝织礼服，当他们挤在一群喜气洋洋的高级军官和太太当中穿过走廊的时候，罗达觉得没有几个妇人及得上她那一身打扮的标致和光彩。罗达和帕格走进餐厅的时候，哈里森·彼得斯站起来向他们挥手，请他们与他同坐，那一霎她不免有点儿局促不安。她对彼得斯的行为无可訾议，但是，他会提起巴穆·柯比吗？或者，他会显得过于亲热吗？

帕格挽着她的手臂，感到了她的犹疑，带着询问的神色朝她看了一眼。她打定主意：根本不必介意，就让它公开出来好了！“啊，真巧！彼得斯上校在那儿。我们到他那儿去吧！”她兴高采烈地说，“他是个好人，我在教堂里遇见过他。不过，他到底是从哪儿搞来这么个合唱歌女的？你跟她同桌坐在一起能叫我放心吗？”

彼得斯和帕格·亨利握手的时候，比帕格要高出一头半。他那位年轻女伴一头金发，胸脯丰满，穿着有点儿像希腊式衣饰的白长裙，裸露出大块的玫瑰色肌肤，她是英国采购委员会里的一名女秘书。罗达说他们认识帕米拉·塔茨伯利。“哦，真的吗？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这位姑娘说话的颤音很重，维克多·亨利觉得心头一阵刺痛。“我的好帕姆！她差点儿没让我们委员会里的人吃惊得昏过去。帕米拉以前是我们办公室里的造反分子，一直叽叽咕咕地骂那个老头子是奴隶监工！勋爵老爷以前老是叫人加班加点，现在可好，不是就要报应了吗？”

他们在俱乐部里吃着淡而无味的饭菜，喝着走了气的香槟，谈着沉闷乏味的战时话题，慢慢度过午夜之前的一个小时。碰巧在同一张桌子上，有一个长着像斗牛狗一般的紫酱色下巴的陆军航空兵上校和他那个厚施脂粉、个头纤小的妻子。这位上校刚从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归来，正在一个劲儿地抱怨他那个战区不受重视。上校说，人类的一半住在那里，连列宁也认为这个地区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必争之地。如果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那么白人最好还是另外换个星球居住，因为到那时候地球上就容不得他们了。但在华盛顿，看来没有一个人懂得这一点。

一位陆军准将——他的勋标要比彼得斯和那位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上校惹人注目得多——则大谈特谈海军上将达尔朗的遇刺。他说他在阿尔及尔曾经和他非常熟悉，“这位突眼睛这样的下场实在太可惜了。我们艾克[(1)]参谋部里都管达尔朗叫作突眼睛。这家伙就是个倒了霉的法国佬。当然，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亲纳粹派，但是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再说，我们把他抓到之后，他马上交出了许多物资，保全了一大批美国人的性命。可是现在戴高乐这家伙，以圣女贞德自居，其实除了夸夸其谈和伤心难过之外，我们从他那儿什么也得不到，应该叫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左派战略家也知道这一点”。

其实，罗达根本没必要顾忌彼得斯上校，他几乎看也不朝她看一眼。相反，他倒是不断地打量她那个矮个儿丈夫，此时帕格一言不发，面容严峻、疲惫。彼得斯终于向他问起了对战局前途的看法。

“哪儿的战局？”帕格问。

“整个战局。海军是怎么看的？”

“上校，那得看你在海军中担任的是什么职位了。”

“那么从你所处的职位看呢？”

这位相貌堂堂的高个儿陆军军官没话找话，问些这种毫无意思的问题，很使帕格迷惑不解，于是他回答说：“以往的情况和将来的情况都

是一团糟。”

“完全同意。”彼得斯说，此时喧闹的餐厅里的灯火闪了几下，然后暗了下来，“你做的这个年终总结要比我在所有报纸上看到的强多了。啊，女士们、先生们，还有五分钟就到午夜了。亨利太太，请允许。”她就坐在他的旁边，这时他把一顶纸做的牧羊女帽子戴到她头上——他的举止出奇地斯文优雅，她觉得就算是帕格也绝不会有所反感——然后又把一顶用烫金硬纸板做的钢盔斜戴在自己那头漂亮的灰发之上。这张餐桌上并非每个人都戴上一顶纸帽，但是令罗达吃惊的是，她丈夫竟也戴上了一顶。除了在孩子们小时候的生日宴会上，她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事。维克多头上那顶带金边的粉红纸帽丝毫并不使人感到好玩可笑，相反却使他的神色更显得痛苦悲哀。

“啊，帕格！瞧你这副样子！”

“新年快乐，罗达。”

客人们手里拿着香槟酒杯子，在烛光下相互亲吻，唱起了《美好的往日》。帕格心不在焉地吻了一下他的妻子，也让彼得斯很有礼貌地吻了她一下。他此时只顾着回想一九四二年的往事，他想起了华伦靠在“北安普敦”号的舱房门上，一只手托着头顶上的门框对他说的话：“爸爸，如果你太忙，顾不上我，你就告诉我。”他还想起了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黑色海水之下，有许多军官和士兵长眠在被击沉了的“北安普敦”号的船壳里。此外，他还无限伤感地想起了他要请求霍普金斯尽力把娜塔丽和她的孩子从卢尔德搭救出来，她至少还活在世上。

哈里·霍普金斯在白宫里的卧室，是在一条黑暗阴沉的长走廊的尽头，与椭圆形办公室只隔几个房间。他身上那套灰色衣裤松松垮垮，就像挂在稻草人身上的一块破布。他站在那里，望着窗外阳光照耀下的华盛顿纪念塔。“你好啊，帕格，新年快乐。”

他转过身来的时候，仍然把瘦骨嶙峋的双手交叉在背后。这位文职

官员身躯佝偻，衣着寒碜，瘦弱憔悴，面色萎黄，而他身旁的海军少将卡顿，却是肌肉饱满，红光满面。卡顿身材笔直，穿着一套裁剪合身、饰有金杠的蓝制服，肩上的穗带金光闪耀，与霍普金斯形成一个鲜明对比。报上的文章有时把霍普金斯描写得好像是个大仲马笔下的人物，是个经常神出鬼没地出入总统密室的神秘的马萨林[(2)]。可是现在他站在帕格的面前，却更像是个纵欲过度的浪荡子，那闪耀的眼神和疲惫的笑容依然流露出没有尽兴的色欲。帕格匆匆一瞥，看到了那幅色彩暗淡的林肯画像，那块写着“《解放宣言》签署于此”的纪念牌，一张没有铺好的四柱床上胡乱放着一件揉皱了的深红晨衣，旁边还有件银色的女睡衣，地板上放着一双粉红便鞋，床头柜上摆着一排药瓶，这一切使这房间添上了几分住家的气氛。

“非常感激你能接见我，先生。”

“和你见面始终是件高兴事。请坐吧。”卡顿离开之后，霍普金斯坐在一张扶手已经磨损了的葡萄酒颜色的卧榻上，对着帕格说，“看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也需要你。你真是个红人，不是吗？”帕格感到有些突兀，也就不说什么。“我看这一下可中你的意了吧？”

“我自然是更喜欢去打仗。”

“那么，苏联呢？”

“不感兴趣，先生。”

霍普金斯跷起瘦骨嶙峋的腿，一只手揉着他的又长又翘的下巴说：“你还记得一个叫叶甫连柯的将军吗？”

“记得。一个高大结实的汉子。我是在去莫斯科前线的路上遇到他的。”

“一点儿不错。他现在是俄国主管租借物资事宜的头目，斯坦德利海军上将认为你在这方面能够大有助益。叶甫连柯曾向斯坦德利提到你，还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女儿。我记得那次莫斯科前线之行，她

好像也跟去的。”

“对，她去过。”

“瞧，你们二位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知道吗？帕格，你去年十二月写的那份有关莫斯科前线的报告对我帮助很大。我在这儿可是孤掌难鸣，只有我一个人认为俄国人守得住，陆军的情报估计完全错了。总统对你的报告印象很深，他觉得你的见解合情合理，而我们这儿缺的就是这个。”

“我还以为我写那封有关明斯克犹太人的信是小题大做，做了件蠢事哩。”

“完全不是。”霍普金斯毫不拘礼地把手一挥，对帕格的话表示不以为然，“跟你说实话，帕格，犹太人问题是件非常叫人头疼的事。对那些拉比代表团，总统不得不始终避而不见。国务院虽然尽量阻拦，但是他们有些人还是见着了。情况真是惨极了，但是总统又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他们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提出那个叫人泄气的要求。要对俄国人保持信用，要拯救犹太人，要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军法国，粉碎那个疯狂的纳粹制度。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我的朋友，关键又在于登陆艇。”霍普金斯在卧榻上向后靠下去，精明地看着帕格。

为了竭力回避这个不好对付的话题，帕格问道：“先生，我们为什么不多接受些难民呢？”

“你的意思是说修改移民法，”霍普金斯爽快地回答说，“这是一个大难题。”他从身边一张小桌子上拿起一本蓝封面的书递给帕格，书名是《美国的犹太政治》。“看过吗？”

“没有，先生。”帕格露出厌恶的神情，把书丢下，“纳粹的宣传品吗？”

“有可能。据联邦调查局说，这本书已经广泛流传了好几年。这本书是混在邮件里送来的，照理是应该扔到废纸篓里去的，却送到了我的

手里，路易丝也看了，她感到恶心。我和我妻子经常收到大批辱骂我们的信件，所用的肮脏词句虽然五花八门，但是多半少不了要骂我们是犹太人，看起来可笑，其实也真可悲。自从那次巴鲁克的宴会以来，这种谩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维克多·亨利如堕五里雾中。

“那时候你还在国外吧？巴尼·巴鲁克为了祝贺我们的婚事，为我们补办了一次喜宴——说实话，这样做也真欠考虑。有个记者搞到了一份菜单。你也可想而知，帕格，巴鲁克摆了什么排场？鹅肝酱、香槟酒、鱼子酱，不惜工本的场面。在这供应紧张、什么都要配给的时候，已经怨声载道了，这样一来当然又是自讨苦吃。这还不算，有人还故意造谣说比弗-布鲁克送给路易丝一串价值五十万美元的翡翠项链作为结婚礼物，这一下可闹得满城风雨了。我的皮跟犀牛一样厚，可是我跟路易丝结了婚，却叫她成了众矢之的。人言可畏啊！”他鄙夷地指了一下那本书，“好家伙，你要想通过一项新的移民法，各种风言风语就会在全国各地沸腾泛滥。我们就要在国会里吃败仗，战争努力当然要遭殃，到头来又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无法强迫德国人松开魔掌来解脱犹太人。”他向维克多·亨利投去探询的一瞥，“你的儿媳妇现在在哪儿？”

“先生，我正是为了这个来求见你的。”

帕格把娜塔丽的困境以及斯鲁特关于如何把她从卢尔德救出来的主意跟他说了一遍。求人帮忙实在叫他难以启齿，不过他还是结结巴巴地说了出来，霍普金斯瘪紧了两片薄嘴唇听着。他的反应迅速干脆：“那是去和敌人谈判，只有总统有权决定，他会交给韦尔斯办理。卢尔德，对吗？国务院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用铅笔记下了莱里斯·斯鲁特的名字和他的电话号码，“我可以问一下。”

“我很感激，先生。”帕格便要起身告辞。

“坐着别动，总统一会儿就要叫我去。他得了感冒，睡得又晚。”霍

普金斯微微一笑，从胸袋里掏出一张黄纸条，摊了开来，“今天又是一串难题要他处理，也就是跟平常事一样多。想听听吗？第一条，中国召回军事代表团。这可是一件叫人头痛的事，帕格。由于我们在欧洲的需要，他们要求的援助简直像是伸手要月亮。可是，中国战线是日本人身上的一块烂疮，他们打仗的时间比我们谁都长，我们总得设法稳住他们。

“第二条，新英格兰取暖用油发生危机。老天爷，这可不得了！天气也和我们作对，今年冬天比预料的冷得多。从新泽西到缅因，人人都冻僵了。大英寸输油管的工程进度晚了半年，管制越多，麻烦也越多。”

他一边读，一边阴郁地议论，就这样把这张单子上的事项全部念了一遍：

三、取道西伯利亚运输《租借法案》物资遇到意外困难。

四、钼的供应突然极度短缺。

五、根据修改后的报告，橡胶原料的前景不容乐观。

六、大西洋再次有大批船舰被德国潜艇击沉。

七、德军增援突尼斯，艾森豪威尔部队被迫后退；摩洛哥发生饥荒，艾森豪威尔部队的补给线受到威胁。

八、麦克阿瑟将军再次求援：新几内亚岛急需增援陆空部队。

九、修改国情讲稿。

十、为在北非会晤丘吉尔制订计划。

“最后一点是绝密消息，帕格。”霍普金斯拿着那张纸朝着帕格挥动得啪啪响，“我们大约一周之后就要到卡萨布兰卡去，参谋长联席会议。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不能出席，但是我们要将会议情况随时

告诉他，我们要为今后的战争制订战略。总统自从就任以后，九年以来一直没上过飞机，非但如此，历届总统还没谁曾经坐过飞机出国，他兴奋得像个小孩子。”

霍普金斯如此滔滔不绝、不厌其烦，维克多·亨利很是迷惑不解，不过霍普金斯不久就道出了个中原因。他躬身向前，把手放在帕格的膝上，说：“你知道，斯大林在大叫大嚷，要求我们今年横渡海峡，这可以减少他十到四十个德国师的负担，然后他就有可能把德国人赶出俄国。他指责我们背弃诺言，没有在一九四二年开辟第二战场。但是我们那时没有登陆艇，其他方面我们也没有准备好。英国人竭力反对进攻法国的主张。这次在卡萨布兰卡，他们肯定又要利用登陆艇不足这个借口。”

帕格不知不觉间也被吸引了过去，于是问道：“目前有多少呢，先生？”

“跟我来。”霍普金斯把亨利带到另外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屋内塞满了过时的旧家具，一张不伦不类的牌桌上堆满了卷宗和文件，“你坐下。这是门罗室，他们都这么叫，他就是在这儿签署《门罗宣言》的——真见鬼！我刚刚还在看那些数字哩。”他匆匆翻着桌子上的文件，有些掉到了地上。在这战争的中枢之地，事情却是如此随随便便，漫不经心，这使帕格深感惊异，霍普金斯毫不理会那些掉到地上的文件，而是抽出一张普通的档案卡片，拿在手里挥动着说：“找到了，这是到十二月十五日为止的数字。这些数字还不大靠得住，因为在北非的损失还没完全证实。”

维克多·亨利对他带到阿真舍会议的登陆艇生产计划记得非常清楚，此时听到霍普金斯从那张卡片上念出的数字，不觉大吃一惊。“霍普金斯先生，生产究竟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

霍普金斯扔下卡片说：“活见鬼！我们失去了一年时间！不仅是登陆艇的生产，其他方面也都一样。问题出在大家都争优先权。军队、工

业和民用经济之间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各个部门之间吵吵闹闹、争执不休，就是一些正派人之间，也是互相妒忌，明争暗斗。大家都卡住对方脖子不放，每个人都标榜自己的部门是十万火急的头等大事，却没一个人说话算数，到期交货。我们这儿简直是优先权满天飞，所以优先机也就好像德国老马克一样，变得毫无意义，情况糟得简直难以形容。不过，就在这个时刻，出了一个维克多·亨利。”

帕格惊愕得直眨眼睛，霍普金斯见了哈哈大笑：“当然，不是真的说你，而是跟你一样的一个人。此人名叫费迪·埃伯施塔特，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很踏实能干。你一定得和他见见面。他原来是股票商，你相信吗？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一直在华尔街经商，从来没在政府供过职。他们把他搞到这儿来负责战时生产局，他制定了一份崭新的重点分配方案，他给它取名为‘物资管制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所有的生产计划都取决于三种物资的分配，也就是钢、铜、铝。现在的分配办法是按产品进行垂直分配，护航驱逐舰也好，远程轰炸机也好，运往苏联的载重卡车也好，总之，不论什么，其中每个部件都要按配给原料进行生产，不搞平行分配了，这儿一点儿，那儿一点儿，给军队分配一点儿，又给工厂分配一点儿，”霍普金斯激动地挥舞着他的瘦长手臂，“要搞到物资全靠是否在华盛顿有靠得住的门路。像现在这样，简直是个奇迹，全国各地的生产数字都在直线上升。”

他一面说一面来回走动，精明的瘦脸上神采焕发。他在亨利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一屁股坐了下去。“帕格，在埃伯施塔特采取这个办法之前是个什么情况，你简直难以想象。零敲碎打的发神经！浪费情况之严重，神仙见了也要害怕！一千副坦克履带，却没有坦克可以装配！堆满了一整个足球场的飞机外壳，可是引擎和操纵装置根本就没在生产。一千艘步兵登陆艇停在船厂里腐烂生锈，因为没有绞车起降活动梯子！这种可怕的局面终于结束了，现在终于可以得到我们所需的登陆艇了，但是海军也需要有个人紧密配合，这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像费迪·埃伯施塔特那样的精干人物统筹负责。我已经同福里斯特尔部长和帕特森海军中

将谈过，他们都知道你的表现，赞成由你负责。”霍普金斯在椅子里往后一靠，眼镜架子快要挂到嘴上了，眼睛闪闪发光，“怎么样，老朋友？你愿意签个字接受任命吗？”

放卡片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是，总统先生。马上就来。帕格·亨利碰巧也在这儿……是，先生，当然。”他挂断电话，“帕格，总统向你问好。”

他们步出房间，走进一条两边排着书架的阴暗过道，再经过一段垫着橡胶的斜坡，朝着椭圆形办公室走去。霍普金斯一只手抓着帕格的胳膊肘说：“怎么样？我要不要对总统说你已经同意接受这个工作了？能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做参谋工作的海军上校多的是，这你也知道，但是精通登陆艇的只有一个帕格·亨利。”

维克多·亨利以前从未违拗过霍普金斯的意愿，总统的大印就在此人手中。不过，他毕竟不是总司令，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甜言蜜语，连哄带骗，而是直截了当地发出命令。他虽大权在握，但毕竟是个僚属，他之所以那么和蔼可亲，将一些内情告诉帕格，对埃伯施塔特如此吹捧夸奖，现在又亲亲密密，挽着他的手臂，其实都是一种策略。霍普金斯其实早就打定主意，要派帕格去搞登陆艇，而帕格为娜塔丽前来请求帮助，正好给了他一个开口机会。可能他一向就是这样进行说服工作的。他虽做得非常巧妙地道，但维克多·亨利还是执意要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手下效劳。霍普金斯轻飘飘地把这个工作说得一钱不值，那不过是文官的见识。再说，能够负责登陆艇计划的合适人选，也大有人在。

他们经过椭圆形办公室，来到敞开着的总统卧室门前，总统的洪亮嗓子今天显得有些沙哑。听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说话声音，帕格油然生起一阵亲切、敬畏之感。

“霍普金斯先生，这件事情可能关系到我今后将如何为这场战争服役，请允许我和舰船局商量一下。”

哈里·霍普金斯露出了笑容："好。据我所知，他们都很赞同。"

他们走进卧室的时候，总统正巧在对着一方大白手绢擤鼻子。总统的医生、海军准将麦金太尔穿着全套制服站在床边，他和室内几个上了年纪的文职官员齐声说道："上帝保佑你。"

这些文官帕格一个也不认识，他们的目光都盯住他，显出自命不凡的神气，麦金太尔则是他在圣迭戈就认识的，向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总统一面揩着发红的鼻子，一面抬起眼睛向他瞥了一眼。他坐在床上，身后垫了几个靠垫，揉皱了的宽条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品蓝的斗篷，上面绣着FDR三个红色字母。他从早餐盘上拿起夹鼻眼镜，说："啊，帕格，你好，你和罗达新年过得好吗？"

"很好，谢谢您，总统先生。""那太好了。你和哈里刚才在搞什么名堂啊？下一步你准备上哪儿去呢？"

这是一句随便问起的客气话。房间里的其他人看着亨利，都把他当作没正经来打岔的，如同是罗斯福的小孙儿，随随便便闯了进来似的。总统鼻塞眼红，显然患了感冒，尽管如此，他还是兴致勃勃，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由于担心霍普金斯在他之前开口，把他给套住，维克多·亨利抢先说道："我还不能肯定，总统先生。尼米兹上将要我去当作战部副部长。"

"哦，原来如此！"总统朝着霍普金斯弓起两道浓眉，他显然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霍普金斯脸上掠过一丝恼火的神色。"好吧，我看，那你是要去那儿啰。我当然不能责怪你，谁都要挑个最好的。"

罗斯福用两根手指揉揉眼睛，然后戴上眼镜。于是他的相貌完全改观，看上去年轻许多，变得更加威严，更像报纸照片上的那个熟悉的总统，而不再是满头蓬乱灰发、患着感冒躺在床上的一个龙钟老人。很明显，他对维克多·亨利已经无话可说，而是准备办他上午该办的公事。

他朝着其他人转过脸去。

结果还是帕格采取主动，重新提起这件事，说出了一句经常萦绕在他脑际的话。一个海军军官，渴望在一场战争之中升迁晋级，想法虽然狭隘，却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总统的反应微微带着失望情绪，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这使帕格受到刺激。于是他说道："不过，总统先生，我永远服从您的号令。"

罗斯福向他转过脸来，露出惊喜、魅人的微笑。"啊，帕格，情况是这样，斯坦德利确实觉得你到莫斯科对他大有用处。就在昨天，我又收到他的一份电报，要求派你去。他在那儿忙得不可开交。"总统抬起下巴，微微前倾，当他把斗篷下的身体坐直的时候，又令人产生一种敬畏之感，"你知道，帕格，我们是在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以前的任何战争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俄国人是个难弄的盟友，老天爷也知道，有时简直没办法和他们打交道，但是他们牵制着三百五十万德国军队，如果他们能够坚持下去，那我们就能打赢这场战争，如果由于什么原因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能输掉。所以，如果你能在俄国发挥作用——而对这一点，我派在那儿的使节看起来是深信不疑的——那么，恐怕你还是应该到那里去。"

房间里其余的人都怀着好奇朝维克多·亨利转过脸来，但是他几乎没感觉到他们在场。在他面前，只有罗斯福那张阴郁的脸。这张脸，他曾经见过，那时非常英俊，那时他是海军部次长，像个孩子似的在一艘驱逐舰的舷梯上爬上爬下。而现在，这张脸——一个下身残废了的衰颓老人的这张脸——就是美国的象征。"是，先生。那么，我马上就到人事局去接受命令。"

总统的眼里闪现出喜悦的光芒，他从斗篷下面伸出一只长手臂，扬了一扬，做出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表示他的感激和赞赏的手势。这就是维克多·亨利得到的全部报偿。在往后的岁月里，每当他回想起这一景象，他就感到满足。当他们握手的时候，帕格心里涌起一阵对罗斯福总

统的敬爱之感，他尝到了做出自我牺牲时微带酸楚的满足，体会到了无愧于总司令信任的自豪感。

“祝你好运，帕格。”

“谢谢，总统先生。”

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带微笑，亲切地点了点头。维克多·亨利走出卧室，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从此改变方向，安排妥当了。霍普金斯靠近门口站着，干巴巴地说了声：“再见，帕格。”他的眼睛眯小了，他的笑容是冷淡的。

当她丈夫跨进起坐间的时候，罗达跳起来问道：“怎么样？是个什么判决？”

他告诉了她。见她面色沉了下来，帕格心头一跳，掠过昔日对她的爱恋之情，不过这也告诉了他，如今这种爱恋之情已经所剩无几了。

“啊，亲爱的，我一直盼望着你能够留在华盛顿。是你自己要——再去莫斯科的吗？”

“是总统要我去的。”

“一去就是一年。说不定两年。”

“总得是很长一段时间。”

她握住他的手，把自己的手指和他的手指绞在一起，说：“啊，也好。我们毕竟度过了美好的两个星期。你什么时候出发？”

“事实是，罗，”帕格露出为难的神色，“人事局花了点儿力气，给我在明天起飞的飞剪式客机上搞到了一个座位。”

“明天！”

“达喀尔、开罗、德黑兰、莫斯科。斯坦德利看来确实很需要我到

那儿去。”

吃饭的时候，他们喝了家里最好的酒，而后就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他们多少次的分离和团聚，最后一直追溯到帕格向她求婚的那天夜晚。罗达笑着说：“谁也不能说你事先没警告过我！事实上，帕格，你是一遍又一遍地说过，做个海军军官的妻子将会多么受罪。经常的离别，可怜的薪金，过一段时间就要搬家，还得向那些大官太太叩头讨好，你一五一十全都说出来了。我敢赌咒，我一度还以为你是想说服我别跟你结婚哩。我那时心里想：‘休想，先生！既是你主动提出来的，现在你就算是被勾住了。’”

“我原来还以为你一定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哩。”

“我从来都没后悔过。”罗达叹了口气，喝了口酒，“真可惜，你碰不着拜伦了，他们那个护航舰队随时可能到达这儿。”

“我知道。我也不觉得高兴。”

他们两人都觉得轻松随便，罗达又是十足的女人胸怀，再说，两人马上又要分手道别，所以她忍不住若无其事似的补充了一句：“你也碰不到帕米拉·塔茨伯利了。”

他直视着她的眼睛。两人一直讳莫如深的话题，此时突然摊到了桌面之上——他与帕米拉的卿卿我我，她与巴穆·柯比的风流好事。柯比这个名字，就和华伦的名字一样，他还不曾提到过。“对。我碰不到帕米拉了。”

漫长的几秒钟过去了。罗达的眼睛低垂了下去。

“怎么样，我做了一个苹果饼，你还吃一点儿吗？”

“太好了。我到了莫斯科就吃不着了。”

他们很早就上床睡觉。两人的床笫之爱很不自然，时间也很短，事过之后帕格立即酣然入睡。罗达吸了一支烟，然后起身下床，穿上一件

厚长袍，来到楼下起坐间。她从一个矮架子上抽出一套积满灰尘的唱片，唱片已经磨损，有了细细的裂纹，橘黄色的标签已经褪色，上面是些彩色铅笔乱画过的痕迹。因为这套唱片曾经落到孩子们的手里，他们放的次数过多，已经变成了废片。曾经的录音高亢尖细，现在从磨损了的表面放出来的声音却是又弱又轻，听起来恍如隔世。

现在已是清晨三时整

我们通宵跳舞不肯停

曙光很快就要来临

我要和你再跳一支华尔兹……

她回想起当年安纳波利斯的军官俱乐部。海军少尉帕格·亨利，海军足球队的明星，带她去参加一个盛大舞会。他要比她矮许多，但是甜蜜温柔，有些与众不同，而且狂热地爱着她，每句话、每个眼神都流露出这种狂热的爱。他虽说并不俊俏，但是很有男子气概，而且性格温柔，前程无量。一句话，叫人无法抗拒。

那支乐曲真迷人

好像专为我们写

我要一直跳下去

永远相亲又相爱。

老古董的爵士乐队听上去声音单薄而又过时，唱片一会儿就转完了！唱针空转了一圈一圈又一圈，罗达一直坐在那里，干巴巴地凝视着留声机。

---

(1) 艾森豪威尔的简称。

(2) 法国首相。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

帕格刚走，拜伦就到了。

第五十六章

帕格刚走，拜伦就到了。

飞剪式客机飞往帕格绕道去莫斯科的第一站亚速尔群岛的两天之后，“布朗”号驱逐舰便溯流而上，驶进了纽约港。欢乐的水兵们挤在驾驶台上，两手插在粗呢上装的口袋里，跺着脚，兴高采烈地表达出他们要上岸休假、寻欢作乐的迫切心情。拜伦身穿一件厚厚的蓝色海军大衣，围着一条白绸围巾，戴着一顶白色高顶帽，独自站在一旁。当这艘绿色的庞然大物缓缓驶过的时候，他抬头凝望着周身照耀在一片清澈、寒冷的仲冬阳光之下的自由女神像。舰上的水兵对这位搭船的军官都敬而远之，由于舰上军官人手很紧，他在航行途中也参加了甲板上的值班，但是舰桥上，很少听到这位态度冷淡的值班军官开口说话，更难得见到他的笑容。参加值班，这使他感到仿佛又置身在战争之中，而“布朗”号上的其他军官，因为他分担了他们三班一轮的苦差事，也心怀感激，把他当作自己人。

一俟护航队解散，一部分商船驶往新泽西码头，一部分商船驶往阳光照耀下的曼哈顿摩天大楼，担任掩护任务的舰艇驶往布鲁克林，拜伦急不可耐地捏弄着上衣口袋里那把沾着汗水的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叮当作响。“布朗”号刚在加油码头套好缆，他就第一个冲下跳板，跑进码头上唯一的电话间。当他接通国务院总机的时候，电话间外已经排着长长一队水兵。

“拜伦！你在哪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莱斯里·斯鲁特声音沙哑，显得心绪不宁。

“布鲁克林海军码头。刚刚靠岸。娜塔丽和孩子有消息吗？”

“嗯——”听到斯鲁特的犹豫声调，拜伦立即便觉得心神不安，“他

们都平安无事，这是最主要的事，对吗？情况是这样，他们已经和困在卢尔德的其他美国人一起被转移到了巴登-巴登，只是暂时的，懂吗？不久还是要交换的，再说——”

“巴登-巴登？”拜伦打断他的话，“你是说到了德国？娜塔丽在德国？”

“嗯，对，但是——”

“我的天哪！”

“你听我说，这件事也有叫人放心的地方。他们是在一家高级旅馆里——布伦纳公园，待遇是头等的。他们的身份还是新闻记者，依然和外交官、新闻记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这些人待在一起，领头的是我们以前驻维希的代办平克尼·塔克。旅馆里有个瑞士外交官照料他们的权益，此外还有一个德国外交部的人，一个法国官员。我们手上有一大批德国人，都是德国政府迫切想讨回去的人，现在只是要花点儿时间讨价还价。”

“那批人里还有别的犹太人吗？”

“不清楚。我现在碰巧正忙得要命，拜伦。要是方便的话，你晚上打电话到我家里来吧。”斯鲁特把电话号码告诉了他，挂断了电话。

军官起坐间里挤满了军官，他们都已穿戴整齐准备上岸，拜伦走过时，脸上煞白，神色怕人，大家顿时鸦雀无声，不再打趣逗乐。拜伦独自一人，一面在舱房里折叠制服，放入小提箱，一面竭力思考下一步的计划，但是他几乎无法冷静思考。如果在一列法国火车上和德国人照面，娜塔丽都觉得危险太大的话，那么现在她又怎么受得了呢？如今她在纳粹德国，越过了界线，在他们那一边！简直无法想象，她一定吓得灵魂出窍了。在里斯本的时候，斯鲁特曾经谈到过犹太人的遭遇，听了叫人血液也能凝固，他甚至还宣称回到华盛顿以后，要向罗斯福总统呈递确凿的证据。拜伦认为这种传言不可全信，它是在战争的迷雾下对德

国境内可能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所做的歇斯底里的夸张。他倒并不担心他的妻儿真会处于那样的险境，会被卷进欧洲大陆的那场大灾难，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塞进火车运到波兰的秘密集中营去，在那里用毒气毒死，再被烧成灰烬。这是神话，就是德国人也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不过，他倒确实担心外交上的保护可能帮不了他们的忙。他们是从法西斯意大利非法逃出来的难民，他们的记者证是伪造的。万一德国人翻脸，在那批被扣留在巴登-巴登的美国人之中，他们很有可能首当其冲，被挑出来遭受虐待。路易斯很可能因受虐待而生病，也有可能夭亡，他毕竟还是个初生婴儿！拜伦怀着沉重、沮丧的心情离开了“布朗”号。

他拎着小提箱，拖着沉重的步伐，夹在刚刚下班、蜂拥去吃午饭的工人中间，穿过码头。他决定先找到梅德琳，在纽约过夜，然后去华盛顿，再从那里飞往圣弗朗西斯科，或者，如果“海鳗”号已经起航，那就飞往珍珠港。但是，怎么才能找到梅德琳呢？他母亲曾经来信说她又到休·克里弗兰手下工作去了，也把她靠近哥伦比亚大学的克莱尔蒙特大街上的住址告诉了他。他琢磨可以先把行李放到他原来联谊会的房子里，如果找不到梅德琳，那就在那儿过夜。自从在加利福尼亚分手以后，他还没收到过她的信。

出租汽车蜿蜒穿过布鲁克林，开上威廉斯堡桥，迎面出现了摩天大楼林立的又一宏伟景象，然后汽车驶进曼哈顿下首的东端，他在那里看到多不胜数的犹太人在两边人行道上来来往往，于是思绪又兜回到娜塔丽身上。和她初次见面时，她给他的第一眼印象便是一个老练地道的美国人，同时又隐约带点儿犹太人的味道，这使她出落得更加楚楚动人。她对于自己的犹太出身只有在自我揶揄时，或是斯鲁特竟把这一点当作一个问题而对她表示蔑视时，她才偶尔提到。但是，在马赛的时候，她竟因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陷于无能为力、寸步难行的状态。拜伦对此无法理解，他对种族差别一向毫不在意，他觉得那不过是莫名其妙的偏

见。对于纳粹的理论，他是觉得不可思议和蔑视的。他觉得这类事情不是自己所能理解的，但是他排解不了自己心头对那个生性执拗的妻子的恼怒和失望，她对儿子的担忧简直叫他无法忍受。

联谊会宿舍的墙上挂的还是以前那些积满灰尘的锦旗和奖杯，砖砌的壁炉照旧是堆满了冰冷的木柴灰烬、水果皮、香烟盒和香烟头，壁炉架上依然放着早期一位基金捐助人的肖像，只是经过这几年的烟熏火烤，变得更加模糊暗淡。和以前一样，两个大学生在乒乓球台上乒乒乓乓，球来球去，几张破旧的沙发上坐着一些消磨时间的看客；和以前一样，刺耳的爵士乐震得四壁颤抖。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已被一些高中生接管，他们脸上稚气未消，长满粉刺，年轻得有些出人意料，其中一个雀斑最多的，向拜伦自我介绍是此处分会的主席。他显然从未听过拜伦的名字，但是拜伦那身军官制服让他刮目相看。

“喂，”他朝着楼上使劲叫喊，“是谁在用杰夫的房间？一位老会友要在这儿过夜。”

没人回答。雀斑主席陪着拜伦到楼上一间后房，房里依然斜挂着马琳·黛德丽[(1)]那张已经有点儿起皱的深棕色照片。主席解释说，住在这儿的杰夫因为期中考试很可能通通不及格，突然去参加海军陆战队了。他透露这个内情时，脸上显现出的那种哥伦比亚的乖学生的笑容，使拜伦感到分外亲切。

一点钟了。现在这时候根本别想找到梅德琳，电台上的工作人员这时候都已经到外面吃午饭了。拜伦在军舰上值的是午夜班，自那以后一直没合过眼。他把闹钟设到三点整，然后在那张邋遢的床上躺下。刺耳的爵士乐一会儿乱敲乱打，一会儿怪声嗥叫，却无法阻止拜伦马上进入梦乡。

休·克里弗兰，企业公司，第五大街六三〇号。楼梯下面电话机旁的那本电话号码簿还是两年以前的，但是他按簿子上的号码试了试。电

话里传来一个年轻姑娘急匆匆的声音："节目协调人办公室，我是布莱恩。"

"喂，我是梅德琳·亨利的哥哥。她在吗？"

"你是她哥哥？你是拜伦，潜水艇军官？当真？"

"对。我到纽约了。"

"啊，太好了！她正在开会。要她到哪儿找你？她大约一个小时后回来。"

拜伦把这个自动收费的电话的号码告诉了她，然后透过缭绕的烟雾找着了那位主席，请他务必一有电话来就把内容记下，主席欣然允诺。他从爵士乐的喧嚣声中逃开，走上寒风刺骨的街道，他在这里听到一首迥然不同的乐曲：《华盛顿邮报》。南操场上，一群穿着蓝色制服的海军士官生正排着整齐的队列，手持步枪来回操练。拜伦在校的时候，南操场上唯一的一次列队游行是一次乱哄哄的反战集会。拜伦心里想，这些士官生可能要再过一年才能出海，然后得再过几个月才有资格参加海上值勤。看着这群还在操练之中、未脱稚气的预备役士官生，他对自己的战斗记录十分满意。但是，在他心情沮丧的此刻，他又不禁感到纳闷儿，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操练着如何去送死，又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呢？

既然无事可做，干吗不步行到他自己曾经接受预备役训练的"草原州"号老军舰去看看呢？他先走到百老汇，然后走到第一百二十五号街河边，那艘已经退役的旧战舰正停泊在那里，舰上挤满了士官生。哈得孙河的气息，水手长的哨子和扩音器传出的通知，这一切都加深了他的怀旧之感。在"草原州"号上，在那些全是男子汉的长夜吹牛中，经常谈起的一个题目就是"每人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妻子"！那时候，希特勒和纳粹党都不过是些新闻影片里的可笑人物。哥伦比亚大学的示威学生在一份又一份的抗议书上签名，发誓拒绝参加任何战争。而今，当他伫立在第一百二十五号街的街尾，面对如此熟悉的当年景象，娜塔丽的危险处

境就好似是个朦胧、不可思议的梦魇。

拜伦突然想起，他可以取道克莱尔蒙特大街返回联谊会，顺便在梅德琳的门下边塞进一张便条，把自己的住处告诉她。他找到了那幢房子，揿了揿大门外边她名字旁的电铃。里边的门铃响起了回音，这样看来，她在家！他打开大门，连奔带跑走上两层楼梯，然后揿响了她的门铃。

事先不通知一声，径直闯进一个女子的房间，几乎在不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个很不妥当的举动，对你的情人，对你的妻子，对你的母亲，更不要说对你的妹妹，都是不行的。梅德琳穿着一件绒毛长睡衣，一头黑发披到肩上，探出头来看见了拜伦。她睁圆两只眼睛，好似就要瞪出来了，吃惊得大叫一声“哎呀！”就好像他冒冒失失闯进来，正巧看到她赤身裸体，或者，就好似她看见了一只老鼠或是一条蛇。

拜伦还没来得及开口，房里传来一个男人的低沉声音：“怎么回事，亲爱的？”接着休·克里弗兰出现了。他上身赤裸，下身裹着一条松软的印花浴巾，两只手正搔着胸上的毛。

“是拜伦，”梅德琳倒吸了一口气，“你好，拜伦。老天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拜伦和她一样，感到不是滋味，问道：“你不知道我给你留了口信？”

“什么口信？没有，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天哪，你已经来了，就进来吧。”

“嘿，拜伦。”休·克里弗兰带着媚笑打招呼，露出了满口的雪白大牙齿。

“怎么，你们俩已经结婚了吗？”拜伦一边问一边走进一间陈设讲究的起坐间，桌上放着一只冰缸，一瓶威士忌，还有几个苏打水瓶子。

克里弗兰和梅德琳交换了一下目光，梅德琳便说道："好哥哥，你这次回来要待多久？住在哪儿？老天爷，你干吗不先写信，或是来个电话，或是说一声？"

通往卧室的一扇门开着，拜伦看得见里面一张乱糟糟的双人床。虽然在思想上他也承认他的妹妹可能行为不端，但是如今亲眼看到，他又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冲着梅德琳毫不客气、直截了当地说："梅德琳，回答我，你们是已经结婚了，还是怎么的？"

休·克里弗兰在这当口儿最好识相一点儿免开尊口，但是他把手一摊，张开大嘴露出一口白牙齿，亲亲热热地用那低沉洪亮的声音笑着说："你瞧，拜伦，咱们都是成年人了，现在又是二十世纪。所以，如果你——"

拜伦虽然穿着厚厚的海军大衣，还是飞快地把手臂往后一缩，一拳头打中了克里弗兰的笑脸。

梅德琳又是一声"哎呀！"这次叫得比上次更响更尖。克里弗兰像是吃了一斧头的公牛一样，倒在地上，不过他还没被打得不省人事。因为他正巧双手撑地，两膝下跪，趴在地上，他马上站了起来。他的浴巾滑落到地上，此时站在那里一丝不挂，雪白的大肚子向外鼓起，下面是两条细腿和阴部。这副模样显然很不雅观，但是和那已经变了形的尊容比较起来，又好了很多。他这时看上去活像一个德拉库拉[2]，他的上门牙好像全部锉成了小小的尖点儿，两边各有稍长的犬牙。

"我的老天，休，"梅德琳大声嚷道，"你的牙齿！瞧你的牙齿！"

休·克里弗兰跌跌撞撞地走到墙上的一面镜子前，咧开嘴照着，发出一声怪腔的呻吟。"天哪，我的假牙托！我的瓷制假牙托！我花了一千五百美元装的！"他朝地板上四处看，冲着拜伦嘴巴漏风地发脾气，"你干吗打我一拳头？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帮我找找，快点找找！"

"嘿，休，"梅德琳神经质地叫了起来，"你穿上点儿什么东西吧，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求求你！别这么一丝不挂，跳来跳去，像一只光身麻雀。”

克里弗兰眨巴着眼睛朝着自己的光身子看了看，一把拾起浴巾裹在身上，继续在地板上到处寻找他的假牙托。拜伦在一张椅子下面看到地毯上有样白东西，把它拾了起来递给克里弗兰，问他说：“是这个吗？”然后接着说，“对不起，我刚才动了手。”拜伦并不真的感觉有什么对不起，但是现在这个人嘴里露着那排尖尖的牙根，突起的大肚子上拖挂着那条浴巾，样子实在狼狈可怜。

“对，就是它！”克里弗兰重新走到镜子前，用两只大拇指把那玩意儿塞进嘴里，他掉过脸来，“现在怎么样？”他现在又恢复了正常的模样，脸上泛起拜伦曾在许多杂志广告上看见过的那个驰名全国的笑容，克里弗兰就是靠着这个笑容为那家出钱雇他在电台演出的牙膏公司做广告。

“哦，老天，这才像个样，”梅德琳说，“拜伦，你给休道个歉吧。”

“我已经道过歉了。”拜伦说。

克里弗兰对着镜子挤眉弄眼，咬了咬牙托，试试是否装牢了，而后掉过脸来对着他们说：“还算运气，没摔碎。我今天晚上还要去给美国商会主持一个宴会。啊，我差点儿忘了，梅，阿诺德还没把讲稿给我，要是——那我怎么办？哎呀，上帝，它怎么动了！糟了！掉下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拜伦果真看到牙托从他嘴巴里滑落下来。克里弗兰猛地朝前一冲去抓，正巧踩在浴巾边上，于是脸朝下又光着身子跌倒在地，那条花浴巾掉下来乱糟糟地压在他的身下。

梅德琳一惊，用手去捂嘴巴，同时朝拜伦瞥了一眼，那双睁圆的眼睛闪闪发光。拜伦知道她的意思，他们兄妹俩小时候碰到好玩儿的事情就是这么使眼色的。她快步走到克里弗兰身旁，用一种温柔、关怀的声调说：“你伤着没有，亲爱的？”

“伤了？屁话，没有。”克里弗兰爬了起来，手指紧紧捏着牙托，扭着白白胖胖的屁股走进卧室，“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梅。我得马上就去看我的牙科医生，但愿他没跑开！主持今天晚上的宴会能给我捞进一千块美元哩。”

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梅德琳捡起浴巾，冲着拜伦说：“瞧你！怎么能这么野蛮！”

拜伦扫视了一下这个房间，说：“你们这到底算什么？他和你一起住在这儿吗？”

“什么？他怎么可以？他自己有家，笨蛋。”

“那么，你们算是什么名堂呢？”她翘起嘴，不回答。“梅，你是偷偷摸摸跟这个胖老头子上这儿来胡搞一通？你会干出这种事？”

“哦，你什么也不懂。休是我的朋友，一个难得的好朋友，你不知道他待我有多好，再说——”

“你们是在通奸，梅。”

梅德琳的脸上掠过一阵痛苦的表情。她把手一挥，摇摇头，露出女性所特有的一副聪明过人的笑容。“啊，你可真是天真幼稚。他现在的婚姻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我现在也比以前更好了。生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勃拉尼。你我都是生长在一个老古板的家庭里。如果我逼着休跟我结婚，我知道他是一定会跟我结婚的，他爱我爱得发狂，但是——”

克里弗兰的衣服还没穿好，这时他从卧室里探出身来对着梅德琳口齿不清地大声嚷着说，他的牙科医生正从斯卡斯代尔开车赶到纽约来。“马上给塔姆打个电话，叫他十分钟之内把车开到这儿。天哪，真是糟糕！”

“塔姆？”克里弗兰又把门关上后，拜伦问。

“塔姆是他的司机，”梅德琳一面回答，一面赶忙去拨电话，“啊，

拜伦，你是不是要不认你这个妹妹了？要我给你烧顿饭吃吗？我们今晚喝它个烂醉好吗？要在这儿过夜吗？这儿有间空房。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娜塔丽有消息没有？——喂，喂，我要塔姆接电话……那就一定把他找着，卡罗尔。知道，知道，我知道我哥哥拜伦已经到了纽约。老天爷，你别问了……没关系，你就把塔姆找着，叫他一定在十分钟之内把那辆凯迪拉克开到我这儿来。”

她挂上电话，说：“拜伦，我在休的手下干了四年，但是我不知道他戴假牙。”

“你活在世上还有的学哪，梅。”

“要不是这件事情闹得这么怕人，”她说，“要不是你的行为过于野蛮，这件事情倒真是我一辈子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了。”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好不容易才忍着没笑出声来，“我这几年一直跟他说，要他把那个讨厌的胖肚子给搞平。瞧瞧你，平得就像个男孩子，跟爸爸一样。你肯吻一下你这个犯了通奸罪的妹妹吗？”

> 奸淫，奸淫！永远是战争和奸淫，别的什么都不时髦。浑身火焰的魔鬼抓了他们去！[(3)]

杰妮丝事先得到了消息，所以她能准备好一副贞洁无瑕的姿态接待拜伦，如果梅德琳运气好一些，她当然也会做到这一点。

她的公公也曾路过夏威夷，那时向他隐瞒她与卡塔尔·埃斯特的关系没使她产生丝毫不安之感。这事与他毫不相干。普天下的男人都不能像一个女子一样懂得这一类事情，至于维克多·亨利上校，既然他星期天连纸牌都不玩，那就更不用说了。直言不讳只能使大家难堪，对谁都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拜伦的电报叫杰妮丝不得不好好想一想。

埃斯特已经告诉过她，她的小叔子将到“海鳗”号上报到。拜伦简直就是个怪人，虽然也像华伦一样，长得一表人才，对待女人温柔仁厚，

却过于理想主义，这种态度有时说不定会带来点儿麻烦。他的道德观就和他父亲一样狭隘。他说的有关澳大利亚那位姑娘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杰妮丝还是一点儿也不怀疑，如果他是撒谎，那只能显得他是个不通人情的傻瓜蛋，这样的撒谎又有什么意思？

不过，现在正是战时，男人们远离家室，孤单寂寞，到处都有这样的事，埃斯特出言粗鲁，干脆就说是“轧姘头”，——杰妮丝听了虽然也要假装正经，嗔怒一番，其实心里倒也觉得有趣——拜伦又何必辜负这么一个天赐良缘？她和埃斯特的风流勾当有点儿事出偶然。中途岛悲剧发生之后，她突然发了一场登革热[4]，卡塔尔·埃斯特天天登门看望，照料她吃饭服药，事情当然是会发展的。

杰妮丝心里明白，万一拜伦知道了真相，他一定会惊骇不已。其实对于拜伦的另外一面，她也并不了解，他和他的哥哥确实大不相同。拜伦这样拘于礼节，在她看来实在是有点儿迂腐，但她肯定不愿叫他失望，不愿叫他因此对自己产生隔膜。她自视仍是亨利家的一员，她喜欢这个家庭，胜过自己的娘家。再说，在她眼里，拜伦一向是个魅人的男子汉。如今他就要来到自己身旁，这真是桩叫人高兴的事情。

所以，一天深夜，正当埃斯特穿上衣服，准备回到潜艇时，杰妮丝打定主意要把事情安排妥帖。她赤身裸体，盖着一床被单，吸着香烟。

“拜伦明天上午就到，亲爱的。”

“上午就到？”埃斯特正把一条卡其裤套上，于是停住问道，“这么快？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从圣弗朗西斯科给我打来了电报。他要乘海军空运站的飞机来。”

“啊，那太好了！来得正是时候，潜艇上正需要他。”

现在午夜刚过。埃斯特从不待到清晨，他喜欢起床号一响就起来照管潜艇上的事务，而且，住在杰妮丝同一排房子里的那些邻居个个都起

得很早，他也很顾惜她的名声。杰妮丝爱埃斯特，至少是爱她与他待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不过她并不愿意和他做长久夫妻。他远远不如华伦心胸开阔，他读的全是浅薄无聊的东西，谈吐则纯粹是个海军。他总是叫她想起在她和华伦认识之前彭萨科拉的那些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只能使她感到腻烦。埃斯特是个能干的海军轮机师，一心希望出人头地，杀敌立功，是天生的潜艇人员。他是一个体贴温存、使人满意的情人，可以说是个“轧姘头”的理想对象。但是，也就仅此而已。即使埃斯特察觉到她对他的评价不过如此，他也并无怨言。

“我的意思是，亲爱的，”杰妮丝说，“我们这种暗中往来必须停一段时间。”他带着询问的神色冷静地看了她一眼，把衬衫塞进裤子。“我是说，你也知道拜伦。我很看重对他的情谊。我不愿让他心里难过，产生反感。我不愿意有那样的情况。”

“你把话说清楚吧。你是要分手了吗？”

“啊，你会难过吗？有那么严重？”

“当然，我会感到很难过，杰妮丝。”

“哦，别那么伤心。笑一下。”

“拜伦怎么会知道呢？”

“你们在港内停泊，他要到这儿过夜。”

“他隔天要值一次夜班。”

“对，这我也知道，不过——”

埃斯特走到床边坐下，把她抱在怀里。

他们紧紧相吻几次之后，她轻声说道：“好吧。以后看情形再说，看情形再说吧。不过，卡塔尔，别忘了，绝对、绝对不能让拜伦知道。懂吗？”“放心，”埃斯特说，“这没有必要。”

拜伦到达的那天早上，他只在杰妮丝的小屋里待了一会儿，吃过早饭之后就立即赶往潜艇。但在这段很短的时间里，他简单地说了说在马赛与娜塔丽相见的情形，把那压在心头的深切痛苦，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杰妮丝听说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如今被拘禁在德国，心里感到非常恐惧。对于她弟妹的做法，她出自本能地加以辩护，并且竭力安慰拜伦，说结果一定会太平无事，但实际上，她担心娜塔丽已经无法幸免。看着他离开之前和维克多在花园里玩耍，她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哭出声来。叔侄两个因天伦之情，相亲相爱，这情景真叫她心碎。当拜伦说他非走不可的时候，维克多两手两腿紧紧把他缠住，他以前对华伦从来不是这样的。

“海鳗”号还要在珍珠港停留几个星期，大部分时间是在海上训练区内，每次潜艇靠岸，拜伦便隔一天到杰妮丝的小屋里过夜。他第一次留在潜艇上值班那天，埃斯特给杰妮丝打来电话。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是叫他来了，不过得在小维克上床睡着之后。结果那是一次很扫兴的会面，埃斯特很快就发现，她很局促不安，所以喝了几杯酒以后，连碰也没碰她一下就离开了。这以后，她只和他见过一次，“海鳗”号便出海巡逻。当拜伦在前一天的上午告诉她说他们就要出海的时候，杰妮丝说：“啊！那么，你干吗不请埃斯特来吃晚饭呢？他对我和维克一直很关心照顾。”

“你想得很周到，杰妮丝。他能带个女伴来吗？”

“如果他想带的话，当然可以。”

埃斯特没带女伴来。三个人在烛光下吃饭，大家喝了许多酒，气氛很愉快。拜伦自从回到潜艇工作以后，心情变得好了许多。埃斯特既不显得拘谨见外，同时又保持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做得恰到好处，这使杰妮丝非常感激。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打开收音机，收听战事新闻，正巧听到德国人终于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消息，为了表示庆贺，他们又开了一瓶酒。

“德国佬完蛋了，”拜伦举杯说道，“早该如此了。”这时他已有了几分醉意，这个消息使他好像看到了他的家人可以早日得救的信号。

“一点儿不错。现在我们来收拾日本人。”埃斯特说。

夜深人静，杰妮丝孤寂一人，因为喝得过量，头脑直打转儿，她仿佛又回到了少女的甜蜜的困惑中去了，丈夫的亡故已成往事，她真正爱恋的是那两个男子。

---

(1) 马琳·黛德丽是当时德国著名的女电影演员、歌唱家。

(2) 德拉库拉是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1847—1912）的恐怖小说《德拉库拉》的主人公，是个有数百年道行的吸血鬼。

(3) 引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五幕第二场。

(4) 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时周身关节疼痛。

第五十七章

全球滑铁卢四：斯大林格勒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以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评述为其《世界大屠杀》一书的战略分析部分做结论。原书对于直到战争结束为止的所有大小战役都有概略叙述。隆在他的这部巨著的尾声部分，即题作《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中追忆他本人跟阿道夫·希特勒亲身接触的部分，恰好也把下文涉及的过程勾出了一个概貌，并且更具遗事逸闻的趣味。在各条战线上德国都已大难临头，希特勒已是日暮途穷之时，这一部分有多处对他做了生动有趣的勾勒。我的译文仍然是摘自回忆录中的一些章节，此外仅仅加了一篇隆关于莱特湾海战的文章。

对于隆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叙述，我擅自有所改动。孤立地看，这场战役毫无意义，只不过是在伏尔加河上的一个遥远的工业城市，德国好几个军的兵力在五个月内不断地被碾成肉饼罢了。要充分了解此次事件的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对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的来龙去脉有个全面了解。但是，隆对蓝色方案的分析，列举了许多俄国城市和河流的名称，同时又涉及德国军队的频繁运动，使人如堕五里雾中，美国读者恐怕难以阅读。为使叙事清楚明了，我将《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的某些片断穿插其间，文字则全部引自阿尔明·冯·隆的原著。同时，我也尽量删除了许多令人困惑的有关技术和地理方面的细节。

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战场上证实了施彭格勒关于西方必将衰亡的先知预见。斯大林格勒是基督教文明的新加坡之战。

斯大林格勒的真正悲剧在于这场悲剧本来可以避免，西方完全有力量阻止这场悲剧发生。这场悲剧既不同于罗马的陷落，也不同于君士坦丁堡[1]，甚至不同于新加坡的惨败。它不属于世界史上弱小文明毁于强大文明的那种情形。恰恰相反！我们基督教西方世界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些穿着马克思主义盗匪新装的野蛮的西徐亚人从大草原上清除干净，我们本来完全可以叫俄国安分守己一个世纪，改变一下它那张牙舞爪的本性。

但是，事与愿违。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唯一的战争目的就是要毁灭德国，从而为美国垄断资本赢得独霸世界的统治权。他正确地认识到英国已经完蛋，但是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要么是根本没看见，要么是找不到铲除它的办法。他因此得出结论，德国才是他能够毁灭的对手。

伟大的黑格尔曾经教导我们，责难世界性历史人物的道德，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从道德观点看，如果我们珍视现在正陷于马克思主义蒙昧之中的基督教文明，那么富兰克林·罗斯福无疑应是人类的首恶元凶。但在军事史上，我们只重视一个战争领袖是否出色地实现了他的政治目标。不论罗斯福的目标如何短浅，他无疑实现了毁灭德国这一目标。

回光返照

我们定名为“蓝色”方案（这个代号在战争进行期间被改成“不伦瑞克”。在这个译本里一律保持“蓝色”原名。——英译者注）的对苏联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导致了斯大林格勒之战。“蓝色”方案是个具有真知灼见的设想，主要是希特勒的主意，并且几乎取得了成功。断送这个方案的是希特勒本人。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和阿道夫·希特勒在用兵打仗方面的鲜明对

照，完全如出普卢塔克[2]笔下：一个像蜘蛛般精密盘算，一个是孤注一掷的赌徒；一个是事事按照计划，一个是全凭心血来潮发号施令；一个是谨慎小心地运用有限兵力，一个是挥霍成性，滥用兵力；一个是沉着稳健，倚重军事将领，一个是一意孤行，不容将军做主；一个是对部队关怀备至，一个是鲁莽冲动，只知驱使部队送死；一个是每次战斗务必小心翼翼地探明虚实，一个是醉心于总体战，把最后一批预备兵员都送上火线。这两个世界强敌终于在一九四二年正式交锋，同样都是在他们执政九年之后，两人之间的区别是如此强烈鲜明。

现在回顾往事，全世界所看见的全是希特勒一九四五年身陷绝境的丑恶形象：罗斯福所设陷阱中的可怜虫，一个全身软瘫、索索发抖但依然耽于梦幻、顽固不化的怪物。他之所以尚能维持对已是精疲力竭的德国的统治，完全是靠着恐怖手段。但是这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七月时的希特勒。那时候，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元首：一个高高在上、令重如山、不可一世的军事首脑，统治着亚历山大、恺撒、查理曼和拿破仑等人望尘莫及的庞大帝国。那时候，德国的胜利光芒正映照全球。只有在今天回顾往事的时候，我们才能看清，那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蓝色”方案

“蓝色”方案指的是旨在结束东线战事的一次夏季攻势。

我们在一九四一年的巴巴罗萨行动，目的在于通过一次三路进兵的大规模夏季攻势，消灭红军，摧毁布尔什维克国家。我们试图一举完成的事业超过了我们的能力。我们虽然打伤了敌人，但是俄国人是麻木不仁的宿命论者，具有野兽般的抵抗和忍受能力。日本人不愿意进攻西伯利亚——斯大林安插在我们驻东京大使馆的间谍佐尔格及时地向他报告了这一点——这使那个赤色统治者得以撤空他的亚洲防线，并将剽悍野蛮的蒙古军队这一有生力量投入战场对付我们。他发动的各次冬季反攻虽然曾将我们牵制在莫斯科郊外的冰天雪地之中，但后来也渐告衰竭。

待到春天冰雪消融，我们仍然控制着大约相当于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全部地区的苏联国土。如果被占领的是那些浮躁的美国人，谁也不会怀疑，他们必定早已彻底崩溃。但是俄国人属于不同的人种，必须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他们才会认输。

“蓝色”方案就是巴巴罗萨行动在南方战线的续篇，目的在于夺取俄国南部的工业、农业和矿产的丰富资源。这一方案的主旨有限而明确：守住北线和中线，要在南部克敌制胜。希特勒生来就是个大陆人的头脑，对于地中海的战略一窍不通，但是退而求其次，这个方案也不失为一条上策。我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必须进攻。再说，如果没有高加索的石油，我们显然也无法将战争进行到底。

希特勒那份著名的第四十一号指令，最初是由约德尔等专业人士起草，后来经过他亲自改写，且不管那一套乱七八糟的政治辞藻，“蓝色”方案的主导思想共有以下几点：

1．把冬季作战有所突破的战线予以拉平巩固；

2．在列宁格勒[3]—莫斯科—奥廖尔一线上固守北部和中部；

3．攻克直到土耳其和伊朗边界的南部地区；

4．攻占列宁格勒，如果可能，也拿下莫斯科；

5．在俄国的主要目标一旦达到，如果敌人依然顽抗，则加固从芬兰湾至里海的东线，对大势已去的敌军采取守势。

这样一来，巴巴罗萨行动原来的目标现在实质上已经变成加固从芬兰湾直到里海沿岸巴库大油田一线的防御工事，形成一道斜伸的万里长城，从而封锁我们的“斯拉夫人的印度”。如果此战告捷，我们还能取得其他一些重要好处：切断借道波斯湾的租借物资运输线，争取土耳其倾向我方，断绝敌人的波斯石油供给。如果这一切都能进展顺利，那么进军印度或者挥戈北上，横扫伏尔加河以东地区，最终从背后占领莫斯

科，也指日可待。应该承认，这是一项冒险的方针，我们已经失败过一次，而此次再做尝试，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不过，俄国也同样受到了削弱。再说，德国人民在希特勒领导之下建立世界帝国的这一辉煌壮举，也不过是一场层层加码的赌博而已。

我们当时如果能够夺取俄国的小麦和石油，从而改变战争力量的对比，然后又能稳住东方战线，那就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束战争的政治解决办法：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由于害怕和我们大军正面交锋而回心转意；另一种是斯大林很现实地选择与我们媾和。罗斯福一直担心东方出现片面媾和的局面，这一心理支配着他的一切作战行动。而在战争结束之前，斯大林一直满腹狐疑，唯恐美国的富豪统治把他中途抛弃。我们敌人之间的这种古怪的联盟会不会突然解体，这一点直到我们投降之时一直难以断定。

只有我们战胜俄国，才能阻挡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成灾，为什么美国人和英国人就是一直不懂这个道理呢？丘吉尔至少还有过打算，要在巴尔干半岛登陆，抢在斯大林之前占据中欧。如果这一招儿在战略上是个失策之举，因为我们过于强大，而那里的地形又过于险恶，至少丘吉尔在政治上还算很有头脑。罗斯福却看不到这一点。他自己既然消灭不了我们，就去帮助布尔什维克做到这一点。因此，他实际上是为美国垄断资本得以饕餮一顿短暂的筵席而牺牲了基督教欧洲，所得的报偿则是目前正降临全世界的一个新的黑暗世纪。

答复“蓝色”方案的批评家们

每次战争过后，一些安乐椅上的战略家和一些历史教授，都要嗡嗡嘤嘤、喋喋不休地告诉那些血战沙场的战士本该如何行事才对。对于“蓝色”方案的一些浅薄的批评，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笼罩上了一层好似果真如此的虚假灵光。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世界史上一个决定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此对于导致这一转折的经过，理应有个明确的阐述。

战略上，“蓝色”方案是个优秀的方案。

战术上，“蓝色”方案由于希特勒日复一日的干扰而归于失败。

批评家们挑剔说，凡是重要战役，唯一可以接受的目标应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一九四二年夏季，斯大林预计我们企图通过摧毁他的主力和占领首都来结束战争，所以把他的部队集结在莫斯科周围，我们的批评家断言我们本应这样做。这样做当然符合正统战略，但是，袭击南方，我们收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这同样也是正统战略。

英译者按：俄国人的材料证实了隆的说法。斯大林当时坚信，对南方的进攻只是声东击西，目的是要调开莫斯科的防御部队，而且长期抱着这个看法不放，结果只是因为希特勒战术上的失策，才挽救了斯大林格勒，可能也挽救了苏联。

我们还听到另一种说法：“蓝色”方案的战略目标是经济上的，因此是错误的。有一种陈词滥调告诫我们，我们必须首先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然后才能随心所欲地享用他的财富。这些批评家完全忽略了“蓝色”方案的要点所在。“蓝色”方案是计划对贫穷但处于统治地位的苏联北方的“臀部”地带实行大规模的陆路封锁，断绝它的粮食、燃料和重工业供应。如果能够有效实施，封锁固然费时乏味，却是迫使敌人屈服就范的一种屡试不爽的手段。“蓝色”方案制订之际，日本人正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横冲直撞。我们原来估计他们会使美国保持一年或更长时间的中立。但是非常不幸，他们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失利出人意料地过早改变了原来的方针，这使罗斯福得以在一九四二年越过我们的封锁线，把租借物资源源不绝地送给俄国人。局面因此大为改观。

最后，批评家们认为“蓝色”方案要达到双重目标——征服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那就需要把南方战线大大延长，这势必超过德军的控制能力，因此这场战役早就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但是，斯大林格勒并不是“蓝色”方案的目标。征服斯大林格勒是希特勒的目标，而且是当他九月份失去自我控制时才成为他的目标。

“蓝色”方案的战略

顿河和伏尔加河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是以一种异常奇特的方式汇合的，两条河流在转弯的地方各呈V形，尖头对着尖头，中间隔着四十平方英里的干燥陆地。“蓝色”方案第一阶段计划是占领这块具有战略意义的陆地桥梁，从而阻挡敌人从北方对我南进部队进行攻击，同时还要切断伏尔加河这条北方燃料和粮食的补给线。

在伏尔加河V形河曲地带，沿着河流西岸的陡峭河壁，有一座随着地势延伸的中型工业城市：斯大林格勒。我们没有必要占领它，我们只需要用大炮和炸弹使其瘫痪，从而控制这一块瓶颈地带。我们的总计划是沿顿河两支V形巨臂，像一把钳子似的向前猛插，将守卫俄国南部的大部分苏维埃军队包围歼灭。这把钳子的一端，伏尔加集团军，由于距离较远，将率先启程，沿顿河上臂前进；另一端，高加索集团军，则沿下臂前进。两路大军预定在两河之间斯大林格勒附近会师，并于击溃和肃清被围之敌后共同完成第二阶段即征服阶段的任务。高加索集团军挥戈向南，渡过顿河，向黑海和里海进击，同时越过高山隘口，直抵土耳其和伊朗边境；伏尔加集团军则负责守卫暴露在顿河沿岸的危险侧翼，我军向前进击期间，这一侧翼曾由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这三个附庸国的部队担任防御任务。

我们明知这是“蓝色”方案的薄弱环节，但是，我们在战争中已经损失将近百万兵员，德国的人力已经将近枯竭，因此在德军向前进击期间，我们不得不使用这些辅助力量担负起防御侧翼的任务。不过，我们并没有计划让他们在顿河沿岸抵挡红军的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后来之所以发生这一情况，完全是因为元首丧失理智，打乱了此次战役的时刻表。

英译者按：编摘隆的著作时，我略去了曼施泰因攻占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役，以及铁木辛哥五月份对哈尔科夫发起进攻时所遭到的失败。德军的这些重大胜利削弱了俄国南部的力量，使得“蓝色”方案更有大获全胜的希望。我把“A集团军”译为“高加索集团军”，“B集团军”译为“伏尔加集团军”，德军的这些编制番号实在复杂难记，加上战斗进行期间的多次重新编组，就更是如此。

以下摘自《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差错出在哪里

……在一次战役进行的过程中，最高司令部总是一个紧张不安的地方。我们天天坐守在地图室里，等候战局的进展情况。战争似乎进行得非常缓慢。而战场上的情况却很现实：数十万士兵冒着敌人的炮火，越过田野，穿过城市，搬运着弹药辎重。在司令部，你看到的始终是同样的面孔，同样的墙壁，同样的地图，你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吃饭，周围也总是那些穿着军装的疲惫不堪的高龄军人，气氛紧张宁静，空气混浊。这个战争的神经中枢总是显得远离战场，耽于空想，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持续的紧张情绪噬啮着每个人的心。

设在乌克兰文尼察的前沿司令部，情况就更是如此。希特勒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作“狼人”。“狼人”是由许多简陋的圆木小屋和木板房构成的一个大本营，坐落在靠近布格河南段的一片开阔的松树林带里。我们在那儿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可供消遣，气候更是闷热难熬，如果不是害怕脱光了衣服的身体会招惹一群蜇人的飞虫，我们真能跳到那条混浊、缓慢流动的河流里去洗洗澡。炎热潮湿的气候甚至使希特勒停止了他唯一的运动，不再带着他的爱犬出去溜达。

我们是在七月中旬搬到那里的，那时正值斯大林格勒战役处于最紧张的阶段。酷热的气候使希特勒难以适应，强烈的阳光使他焦躁不安，

整个环境没有一点儿叫人稍感舒适的地方。他的消化不良症越来越严重，只要他一犯胃气病，和他同处一室的人都得跟着受罪。甚至他的那条爱犬布隆迪，也是性情反常，狺狺不休。

不过，即使在这以前，当司令部仍然设在东普鲁士的树林中那个比较凉爽舒适的地方时，他就已露出了紧张不安的迹象，突然对高加索集团军和第四装甲兵团的作战计划做了彻底改动……

以下摘自《世界大屠杀》：

“蓝色”方案发生差错，可以准确地追溯到七月十三日。

那时候，希特勒的焦躁情绪日趋严重。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没能像一九四一年大规模进击时那样大批地捕获战俘。可能是因为斯大林终于醒悟，所以不再命令他的部队死守待俘，有可能是因为南部苏军望风披靡，在我军到达之前就已溃散，有可能是因为这条战线上的守敌本来就兵力单薄，此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在重演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故技。不过，无论是由于哪种原因，事实是，我们俘虏的俄国人不再是动辄数十万，而只有数万。

七月十三日，希特勒突然决定，原来以斯大林格勒陆上桥梁为目标的全面东进攻势，必须掉头转向西南方向，去攻占罗斯托夫！他认为这样一来，德军能够通过一次紧缩的包抄行动，将据他估计是集结在顿河河曲的大批红军部队一网打尽。高加索集团军于是全部掉头去完成这一任务。希特勒甚至把伏尔加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即勇猛善战的第四兵团，也抽调了出来，让它也轰轰隆隆开向罗斯托夫，虽然海德尔曾经竭力反对集中如此庞大的一支装甲部队去完成这样一个次要任务。由于大批物资必须用于俘获俄国人这一冒险计划，伏尔加集团军汽油奇缺，结果行动缓慢，甚至被迫停止前进。

德军庞大兵力的迅猛进击，终于攻占了罗斯托夫，俘敌将近四万

人。但是，我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蓝色”方案的全盘计划也被打乱。高加索集团军和第四兵团由于在罗斯托夫周围东奔西突，结果阻塞了交通要道，为临时拼凑的组织和补给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这紧要关头，希特勒又出人意料地给司令部发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灾难性第四十五号指令，其拙劣荒谬的程度实在令人惊异，恐怕超过历来任何一道军事命令。这一指令等于全部废止了“蓝色”方案。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对于一个认真负责的总参谋部来说，本应花上数月乃至一年的时间进行分析研究，模拟演习，组织调配，但是希特勒在一两天内大笔一挥，便轻率决定，而且据我所知，这完全是由他一手包办的。即使约德尔曾经参与此事，他也从未向人吹嘘夸耀过！

第四十五号指令包括三大要点：

1．声称（与已知事实完全相反）此次战役的初步目标已经达到，南方红军已经“基本歼灭”。

2．伏尔加集团军应在第四装甲兵团的配合下，恢复对斯大林格勒的攻势。

3．利斯特所部高加索集团军应立即南下，除了完成原定的困难任务外，还要加上诸如占领黑海沿岸地区等其他任务。

这是希特勒最后一道进攻指令。此时战场上的形势虽然看起来仍算乐观，但我们身在最高司令部的人员已经开始灰心丧气。陆军总参谋长海德尔深感愤慨，他在日记上写道——并且气愤地对我说过——这些命令已与军事现实毫不相干。

通过合理形式完成夏季攻势的条件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上游的顿河河曲和关系重大的陆上桥梁此时都未到手。根据原计划，负责顿河下游方面的高加索集团军只有在伸延到斯大林格勒的顿河侧翼非常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向南进击。现在，这两支大军却必须在两个侧翼毫无安全保

障的情况下分道扬镳，沿不同方向行动，而在沿着不同方向执行任务的同时，势必要在它们之间留下一个越来越大的豁口！

此外，“蓝色”方案原来要求已经征服克里米亚并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曼施泰因的第十一军越过高加索山脉，配合利斯特的军事行动。但是因为攻克了罗斯托夫而扬扬得意的希特勒，认为南方进展顺利，曼施泰因已无必要留在那里浪费兵力。于是他命令曼施泰因率领他的主力北上奔袭一千一百英里以外的列宁格勒！

希特勒最后一道编号指令是一九四三年末发出的第五十一号指令。但事实上，在致命的第四十五号指令之后的其他指令，都已锐气渐消，全是防御性措施。现在是他最后一次掌握主动权。他一方面缺乏经验，一方面又因独揽德国的军政大权而过于疲劳，这两个因素终于对他易于冲动的性格、机敏的头脑、坚毅的性格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道命令完全是个疯狂的举动，当时洞察这道命令的愚蠢实质的，只有最高司令部内我们这批核心参谋人员。德国军队服从命令，分别沿着两条路线进入南俄最遥远的纵深地带，朝着黑暗的命运前进。

抵达斯大林格勒

悲剧终于可怕地、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高加索集团军越过盛夏酷暑烤炙着的大草原，翻过白雪覆盖的群山之巅，包围了黑海沿岸区域，前哨部队甚至到达了黑海之滨。高加索集团军创造了奇迹，但是并没达到预定的目标，希特勒要它执行的任务超过了它的人力、火力、后勤补给。由于缺少汽油以及运送燃料的卡车，这支部队曾一度停滞不前达十天之久。有一次甚至是用骆驼给它运送汽油，真是个难解的讽刺！利斯特的这支大军困守在群山之中，不断遭到神出鬼没、坚忍顽强的红军小股部队的袭击骚扰，寸步不前。

与此同时，伏尔加集团军朝着斯大林格勒兼程进发，于八月二十三

日抵达该城北面的河岸，然后按原定计划对它狂轰滥炸，达到使其瘫痪的目的。开始时抵抗并不激烈，最初的一两天好似只需一举之劳，便可取下斯大林格勒。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发生，我们虽已竭尽全力，斯大林格勒依然顶住了第一次突然打击。

英译者按：隆的这一番枯燥叙述，丝毫没表达出俄国人所见到的真实情况。

第六军对斯大林格勒发起的攻击，显然是俄国人所谓“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最可怕的一件大事。德国人对他们国家心腹要地再一次发动凶猛攻击，这使军队指挥员、普通老百姓以及斯大林本人都深感震惊。八月二十三日的猛烈轰炸，其实是俄国人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战火考验之一，大约有四万平民死于非命，城内大小街道陷于一片火海，真可说是“血流成河”。与莫斯科的一切通信全被切断，有数小时，约瑟夫·斯大林真的以为斯大林格勒已经陷落。不过，尽管这座城市经受了战争史上最严酷的折磨之一，但此时危难也已达到顶点。

大多数军事评论家都肯定地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对“蓝色”方案的干扰，伏尔加集团军一定会提前数周到达河边，那时斯大林仍然没醒悟，误以为德军向南方的进攻不过是声东击西。如果那样，斯大林格勒便会陷落，成为一次猛击下的硕果，整个战争也很可能大为改观。但是，希特勒取消了“蓝色”方案中至关紧要的一招，选择掉头去打罗斯托夫了。

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大灾难

如上所述，攻占斯大林格勒在军事上并无必要。

我们的目标是夺取两河之间的陆上桥梁，不让苏联人使用伏尔加河这条补给线。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伏尔加河，我们只需要把这座城市包围，然后将它炸成一片瓦砾。我们已把列宁格勒包围了两年多的时间，

使得一百万左右的俄国人饿死在它的街头。从军事角度来看，列宁格勒实际上已是一具僵尸。没有任何军事理由不许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斯大林格勒。

但是，政治上的理由日益占了上风。这时候，尽管希特勒严令催促，高加索集团军还是停顿在荒无人烟的山隘里面；陷在阿拉曼的隆美尔两次发动进攻，但是两次失败，最后遭到英军毁灭性的打击；英国皇家空军正加紧对我国城镇的野蛮轰炸，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妇孺，把一些重要工厂夷为瓦砾尘埃；我们的潜艇损失陡然猛增，令人惊恐不安；美国人在北非登陆，造成了震撼全球的政治影响。这些不幸事件接踵而来，致使希特勒夏季攻势大获全胜以来的得意心情逐渐消失，同时他对那个庞大帝国的绝对统治也开始出现裂痕。在这种情况下，四面受敌的元首越来越感到迫切需要一次威望上的胜利，借以扭转局势。

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这个以他最强大的敌手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这个他与之斗争终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象征！斯大林格勒，这个被当作此次战争中心点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报纸标题中的城市！

攻占斯大林格勒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他的一大心病。他在其后几个星期发出的命令简直是神经错乱的产物，而且越来越严重。第六军曾经以其机动打击力量在波兰、法国和俄国创造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纪录，但是现在，它把一师又一师的兵力投入斯大林格勒这个绞肉机中，斯大林格勒的街道此时已变成一片瓦砾，根本无法施展机动战术。在一场逐段争夺的“耗子战”中，伟大的第六军的久经沙场的老兵们一批又一批地倒在斯拉夫狙击手的枪下。俄国人一方面从伏尔加河对岸源源不断地派来大批援兵，不断消灭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周密筹划，准备对顿河侧翼的无战斗力的附属国军队进行一场大规模反击。因为约瑟夫·斯大林终于醒悟过来，希特勒如此痴狂，正把他最精锐的师一个又一个地送进斯大林格勒这个摩洛[4]的喉咙里去，这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

会。

十一月下旬，打击终于来临。红军快速越过顿河，突击斯大林格勒西北面防卫伏尔加集团军侧翼的罗马尼亚部队。这支未经阵战的辅助部队就像利刃下的奶酪一样，一触即溃。在南翼，我第四装甲兵团所属的罗马尼亚侧翼守军也遭到了同样的攻击。而当这些进攻持续到十二月的时候，俄国人突破了顿河沿岸由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担任我第六军后卫的全部防线。三十万德国士兵，德国军队的精英，就此陷入钢铁包围圈中。

以下摘自《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希特勒的蜕变

……在这痛苦难熬的日子里，我碰巧正在执行一次远程视察任务，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最高司令部。我在八月下旬动身出发的时候，俄国战局的进展还算顺利。两支大军正分别沿着各自的路线迅速向前推进，红军好似依然节节败退，并没利用我们两条战线之间留下的越来越大的豁口。希特勒那时虽也处于紧张不安之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备受酷热的煎熬，但是看上去情绪还算不错。

等我回来的时候，“狼人”已经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海德尔已经撤职离去，并没人接替他。高加索集团军的利斯特将军也已被撤职，同样没人接替他。希特勒同时兼任了这两个职位。

阿道夫·希特勒这时不仅是德国的元首、纳粹党的领袖、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而且是他自己的总参谋长，同时又直接指挥着困阻在六百英里之外高山之中的高加索集团军。这一切并非一场噩梦，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他对他以往的心腹宠臣约德尔现在已无话可说。不论是谁，他都一

概不理。他单独一个人进餐，在那光线阴暗的房间里心事重重地度过他的大部分时间。在他正式会见司令部成员的时候，他的秘书们轮番进出，记下每一句话。他其实是在对这些秘书说话，而不是对其他任何人说话。他和军队已经完全隔绝。

慢慢地，我才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海德尔由于反对希特勒强攻斯大林格勒这一愚蠢行为，结果在九月份被一脚踢开。这样，我们失去了我们中间最后一位头脑清醒的人物，他是几年以来唯一敢与希特勒顶撞的高级参谋军官。

至于那个只知一味顺从的约德尔，元首曾经派他飞往高加索集团军，督促利斯特将军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前进。但是约德尔回来之后，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希特勒说了实话：不改善后勤补给，利斯特无法前进。希特勒此时已是一触即发。约德尔这次竟也出乎意料，按捺不住地顶撞起他的主子，历数了希特勒导致目前困境的种种错误命令。两人最后像两个洗衣妇似的相互大声斥责起来。自那以后，约德尔就没再在这位伟大人物的面前出现过。

过了几天以后，我才接到通知，出席一次情况汇报会。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即使丢掉脑袋，也要把隆美尔补给上的困难如实汇报。不知什么原因，希特勒没听我发言。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我走进房间时盯着我看的那副神情。他的面色灰白，两眼发红，脑袋缩在两肩之中，身体颓然瘫在椅子里，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抖个不停。他双眼凝视着我，像要看出来我带回的消息是凶是吉，竭力要找到一丝乐观情绪，一线希望。他所看到的却只能使他扫兴。他露出牙齿，凶狠地瞪我一眼，立即掉过脸去。我眼前的这个人酷似一头困兽。我发现，在他内心深处，他完全知道是他打乱了“蓝色”方案，断送了德国最后一次机会，因此输掉了这场战争，同时他也非常清楚，刽子手正手持绞索，从地球的各个角落一步一步向他逼近。

但是他不会承认错误，他天性如此。在那以后的几个漫长难熬的星

期里，一直到第六军投降，甚至直到一九四五年他于绝望中自杀，我们听到的全是我们这些将军如何辜负了他，包括如何在沃罗涅日贻误战机而导致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利，利斯特如何颟顸无能，隆美尔如何因为胆小怯战而指挥无方，等等。甚至在包围斯大林格勒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纷纷投降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也不过是晋升保卢斯为陆军元帅。而当保卢斯非但没杀身成仁，反而选择了投降之时，他便怒不可遏，大发雷霆。九万精锐士兵被俘，二十余万精锐士兵因他葬送，所有这一切，对于这个人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保卢斯竟然没开枪打穿自己的脑壳，对他的荣升表示应有的感激，使希特勒大失所望。

以下摘自《世界大屠杀》：

事后分析

希特勒始终不准第六军利用它的唯一机会，向西面杀出一条生路。被围之初，它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围而出。十二月间，曼施泰因所率新建的顿河集团军在冰天雪地中力战驰援，两军相距仅三十五英里，眼看就可以会师，但是希特勒就是不准保卢斯突出重围。直到保卢斯投降为止，司令部里一直回响着他那刺耳的咆哮："我决不离开伏尔加！"

他开口闭口"斯大林格勒要塞"，但是事实上哪儿有什么"要塞"，只不过是一支陷入包围之中并且不断减少的部队罢了。十月下旬，他在一次全国广播演说中吹嘘：事实上他已经攻克斯大林格勒，因为"他不想再有一个凡尔登"，所以正"从容不迫地逐步扑灭零星的抵抗"，他不在乎时间的早晚。这样一来，他在公众面前完全切断了自己的退路，也决定了第六军束手待毙的命运。

有些军事分析家把这场灾难归罪于戈林。戈林曾经许下诺言，每天向被围的第六军提供七百吨补给，但是德国空军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也从未超过每天两百吨补给的数量。而戈林将此归咎于天气不好。当然，

戈林这样保证只不过是按着他主子定的调门跳舞罢了。他们是老搭档，他知道希特勒要这么说，他就这么说了。大批德国空军驾驶员因此就非要去送死不可。

希特勒从未因此责备戈林。他要留在伏尔加，一直等到悲剧降临，而戈林那骗不了人的瞎话在这一点上给他帮了忙。

约德尔在纽伦堡法庭做证说，早在十一月，希特勒就曾私下向他承认，第六军已经完蛋，但是为了掩护高加索集团军撤退，必须将它牺牲。简直是荒唐透顶！从斯大林格勒突围撤退，那才合乎正常情理。但是，擅长鼓动术的希特勒认为，一支大军的全军覆没，这么一场令人痛彻心扉的悲剧，能使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撤退会拆穿他的牛皮，使他丢脸，有损他的威望。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白白断送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打击部队，这个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罗斯福的胜利

就在这个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于当年一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宣布了“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口号都是绝妙的一招。对这个口号持批评态度的人——包括八面威风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内——都没参悟罗斯福这一声霹雳会收到的效果。他不失其诡计多端的本色，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脱口而出，就把这个口号传扬开了。

第一，他使全世界，首先是德国人民，醒悟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这几个字简简单单，但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一场全球滑铁卢的大转折已经发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宣传上的一次惊人胜利。

第二，他公开向斯大林发出信号，保证英美两国决不会在西方谈判媾和。当然，斯大林依然满腹狐疑，不过这已是罗斯福能对他做出的最

响亮有力的保证。

第三，他向土耳其和西班牙这些动摇观望的国家，向欧洲被占领的各国人民，向一直顺风转舵的阿拉伯人做出了保证，在俄国战局改观之后，西方各国不会放松努力，不会允许布尔什维主义横行欧洲大陆和中东。

第四，在这初次对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刻，为他自己那个娇生惯养、没有骨头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简单明确的战争目标。既迎合了他们的天真烂漫的心理，同时也对希望战争立即结束或者妥协媾和的念头泼了一盆冷水。

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口号坚定了德国人民在希特勒领导下抵抗到底的决心，认为罗斯福本应越过希特勒，直接呼吁德国人民和德国军队推翻纳粹政权，签订体面的和约才对。这些意见只能表明他们对第三帝国的实际情况的愚昧无知。

希特勒已经称心如意地彻底改造了德国，这个政权之下的各种结构，包括军队在内，都是群龙无首，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根本就不存在可以推翻纳粹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可以呼吁的对象，我们国家的命运已经和这个人紧紧联结在一起。自从取得政权以来，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他也达到了这个目的。

他就是德国。武装部队已经以他们神圣的荣誉向他宣誓效忠。一九四四年七月以失败而告终的那个暗杀企图既无头脑，又失信义。我没参与其事，而且我也从未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命令士兵为某个领袖战死疆场，另一方面又去谋杀同一个领袖（不论他是多么有失众望），这是对原则的背叛，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其他所有将领也应该是明白的。

每逢司令部里发生什么令人难受的事情，我曾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们之中有谁要开枪打死希特勒，那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但是他知道

自己可以依靠德国人性格中的两根支柱：荣誉和责任。

德国人民处在可悲的历史陷阱之中，命中注定还得苦战两年半的时间，而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保住那个已把他们引向毁灭的国家元首的性命。我们终于认识到实行元首制这个致命错误，不过为时已晚。一个君主可以要求停战，并在战败的情况下维护他的国家的荣誉和稳定，例如日本的天皇就是这样。但是一个战败的独裁者，只能是一个四面楚歌的窃国大盗，他不得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样奋战到底，直到越来越深的血泊淹没了他。

希特勒无法下台，所有的纳粹党人都无法下台，他们对犹太人的秘密屠杀排除了这个可能性。“无条件投降”对他们没有任何差别，对德国人民也没有任何差别。现在，除了“神的没落”[(5)]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希特勒和德国人民拆开，或者结束这场战争。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叙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又概述了高加索集团军的战斗经过及其结局，他把这篇文章题作《A集团军的可歌可泣的大撤退》。这是《世界大屠杀》一书中最长的一篇。我相信，美国读者不会像冯·隆将军的德国读者那样对该文感兴趣。事实上，保卢斯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之后，高加索集团军的退路便被切断。为了摆脱困境，希特勒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委派非常精明干练的冯·曼施泰因去指挥所有那些出师不利的部队之中最受威胁的北翼部队。曼施泰因在最恶劣的严冬条件下，出色地施展了灵活机动的战术，终于完成了任务。另一位将军，克莱斯特，则带领南翼部队撤退到黑海上的桥头阵地。最后，高加索集团军终于有条不紊地突出了包围圈，并在撤退过程中多次重创红军。于是，德国人发现他们自己差不多重新回到了“蓝色”方案所规定的起跑线。这是一场劳民伤财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功劳应该归德国的最高“直觉”天才，这位天才下令发动了这场演习，然后又把它搅得一团糟。在德国军队之中，这场军事行动获得了一个普遍流传的伤心的雅名：“周游高加索的旅行。”

我曾有机会见到希特勒，所以知道他有时候说话会多么娓娓动听，甚至非常和蔼可亲，就和一伙匪徒的首领一样，他完全具备一个江洋大盗的魄力和狡诈。在我的著作里面这不是大人物的品格。希特勒的早期“胜利”，只不过是一个坚定的恶棍出人不意地抢掠得手、一变而为国家元首，然后利用一个伟大民族的全部威力去支持他的恣意妄为。

为什么德国人民会效忠于他，这仍然是个历史之谜。他们知道他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他早就在他那本《我的奋斗》里说得清清楚楚。他和他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同伙从一开始就是一群一眼可以看穿的非常危险的暴徒，但是广大的德国人崇拜和信仰这批恶魔，直到无情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才使他们如梦初醒，有些人甚至还要再过许久之后才觉醒。

---

(1) 伊斯坦布尔的旧称。

(2) 普卢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

(3) 圣彼得堡的旧称。

(4) 古代闪米特人信奉的火神，需以儿童献祭。

(5) 原文是德语。

第五十八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巴登-巴登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火车通过打开的栅栏门的那一刹那，一面巨大的红色卐字旗在栅栏门上飘拂，用德文写的指示牌开始出现在铁轨两侧。我们当时正坐在餐车里，吃的午餐是咸鱼和烂土豆。我们周围的美国人，他们的面部表情每个都值得研究。我简直不忍心看一眼我的侄女。后来她对我说，她当时真是吓破了胆，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什么时候越过国界的。就是现在，她也还是这么说的。当时我所看见的她脸上的恐怖，就像是个被尼亚加拉瀑布冲走的人。

对我来说，倒没有这么一种如坠悬崖的感觉。我对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怀有相当美好的回忆。举行一九三六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我因为要给一家杂志写篇文章，曾在德国逗留了几天，那时举目所见，已是卐字旗到处飘扬，我除了内心不安外，并没碰到更大的问题。我认识几个犹太人，他们是为商业买卖去德国旅行的，还有少数厚颜无耻之徒，则是专为寻花问柳而去的，他们也都不会碰上多大危险。德国人总是按轨道办事，这既是他们的美德，同时也是他们可怕的地方。去旅行的犹太人是在旅游的轨道上，犹如我是在新闻采访的轨道上一样，所以也就安全无恙。我现在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条顿民族的这一特性上。有关德国人如何残暴的那些最可怕的传闻，即使确有其事，我们现在也是处在外交轨道上。我很难想象反犹主义会跳出它的轨道，来伤害我们这条

轨道上的人，特别是，如今德国正在讨价还价，要拿我们去和德国间谍交换，很可能以一比五，或是一比四的比例去交换。

尽管如此，在我们刚到的头几天，我还是没太太平平地喘过一口气。娜塔丽连续一个星期不吃也不睡，她把儿子抱在膝上，眼里闪烁着一种要跟人家拼命的恐怖神色，看上去似乎有点儿精神失常。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都定下心来。有句老话说得好，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不知道你要碰上什么苦难。你最害怕的事情一旦真的降临到身上，其实也不见得就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布伦纳公园旅馆里的生活虽然阴森可怕，但是我们现在也已习惯了，最主要的还是无聊腻烦到了极点。如果今后有人问我，在巴登-巴登到底是什么最使我感到压抑，是恐惧还是无聊，我不得不这样说："是无聊，而且远远超过恐惧。"

我们和当地居民完全隔绝。我们的短波收音机被没收，除了柏林的广播以外，我们听不到其他任何消息。我们仅有的报纸和杂志都是纳粹出版物，两份法国报纸上充满了最下流的德国谎言，但是使用的是莫里哀、伏尔泰、拉马丁和雨果的语言。这简直是卖淫，这比一个可怜的法国娼妓听任德国长毛大兵蹂躏还要无耻。如果我是个法国新闻记者，我宁愿让他们把我枪毙，也决不会如此玷污我的荣誉，玷污我的高雅的语言。至少，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可以阅读的东西少得可怜，听不到消息，无事可做，这使禁闭在巴登-巴登的全体美国人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我的情况可能比其他人都要严重。五个星期，我没写过一篇日记。我曾为自己的工作习惯而感到自豪，我曾像安东尼·特罗洛普[1]一样文思如涌，下笔万言，我有许多东西要写，而且没其他事情可做，但是我现在听任这份日记闲搁在那里，就好像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把日记开了个头，然后惰性发作，让那本几乎是空白的日记本躺在书桌里发霉，直到二十年后才被已经做了学生的女儿重新发现，惹得她咯咯直笑。

但是，快吹响你的喇叭吧！昨天，红十字会送来的首批食品到达，

人人变得兴高采烈，沉闷空气一扫而光。罐头火腿！玉米粉牛肉！奶酪！罐头鲑鱼！罐头沙丁鱼！罐头菠萝！罐头桃子！鸡蛋粉！速溶咖啡！白糖！人造奶油！单是写下这些字眼，我也感到高兴。这些美国的日常食品看起来赏心悦目，吃起来美味可口，对于我们苟延残喘的体质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这些德国人天天吃的是土豆、黑面包、烂蔬菜，这样怎么竟能打一场大战？当然，有点儿好的东西都给士兵吃了，但是老百姓呢？据说，我们的配给比一般德国人多一半。淀粉和纤维素当然也能填饱肚皮，但是光吃这些东西，就连狗也长不大。至于这家著名旅馆里的饭菜，那就更不必提了，简直叫人难以下咽。瑞士代表安慰我们说，我们并没受到苛待，全德国的旅馆这些日子供应的饭菜要比我们这儿糟得多。至于我们的饮食情况、餐厅里的奇怪安排、质地低劣的酒、黑市上买来的土豆烧酒、我们在德国“主人”照料下的整个生活情况，我以后会详加叙述，这些情况都值得记载下来。但是，现在我想先补叙一下这些天来应该记下的事情。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天气很冷。我围裹得严严实实，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暗淡的阳光，写下这篇日记。红十字会送来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此时在我周身循环流通，我又变得和以前一样，贪婪地享受着阳光和新鲜空气，摇动我的笔杆。感谢上帝！

自从离开马赛以来，我一直消化不良。在卢尔德的时候，我以为不过是一时神经紧张的缘故，但是在火车上吃了那顿糟糕透顶的午餐之后，我便病得很重，自那以来大便一直很不正常。但是今天，我感到非常健康，简直像个年轻小伙子，我痛痛快快地大便了一次（这样的事情也写下，实在荒谬可笑，但是这是事实），高兴得想跟一只刚刚下了蛋的母鸡那样咯咯叫上几声。我敢肯定，我的身体之所以这样奇迹般好转，决不仅仅是因为营养的关系，此外还有心理因素，我的胃认得出美国食品。对于它的政治敏感，我应表示庆幸。

关于路易斯。

他是全旅馆的宠儿。他一天比一天聪明伶俐，一天比一天会说话，越来越讨人喜欢。他是从火车上开始把大家给迷住的。在卢尔德的时候，大家很少见到他，但是在车站上，有人给了他一只精巧会叫的玩具猴子，到了车上，他就跌跌撞撞地跑来跑去，拿着这只猴子叫大人捏，尽管车厢摇摇晃晃，他却能够保持平衡，惹得大家赞叹不已。娜塔丽见他玩得这么高兴，也就由他跑来跑去。因为他的缘故，车上的气氛也不那么阴郁沉闷了。他甚至还拿着那只猴子，走到那位穿着制服的德国秘密警察跟前，那德国秘密警察起初犹豫了一下，后来竟也接过那只猴子，紧绷着面孔捏得它吱地叫了一声！

车厢里的人都爆发出一阵笑声，至于大家为什么会笑，要想说清楚其中的原因，恐怕需要专门写一篇类似梅瑞狄斯[(2)]论述喜剧精神的论文。德国秘密警察非常尴尬地朝四周看看，然后也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瞬间，我们大家，甚至也包括那个德国秘密警察，都很强烈地感到，这场战争实在荒谬绝伦。这件事情成了车上全体乘客的话题，这个手里拿着一只玩具猴子的小娃娃也就成了我们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第一号大人物。

或许，我不该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描写这样的区区小事，借以说明这个孩子给人慰藉的天性。最近几个星期我生了好几场病（有几次非常严重），一个重要的想法支撑着我没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那就是在娜塔丽和路易斯安全脱险之前，我不能，也决不甘心就此垮掉。如果有必要，我将拼死保护他们，为了能够保护他们，我决心同颓丧和疾病做斗争。我们不牢靠的记者证所倚仗的就是我那几篇杂志上的文章。我们受到的特殊照顾——高楼层的一套两个房间带阳台的套间，可以俯瞰旅馆的花园和一个公园——只是由于我不过如此的文人地位。我们的生死存亡，到头来也许要取决于我那本被读书俱乐部选中的著作能否使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术工作者一跃成为有点儿名声的人物。

我们这批人里有许多儿童，但是路易斯最为突出。他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小精灵，我们的海军武官是个搜刮东西的好手，路易斯从他那儿得到的食品总是比别人多，比别人好。这个人发现娜塔丽是海军家属之后，他便成了她的奴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我敢肯定）非常纯洁。他常给路易斯送来牛奶、鸡蛋，甚至还有肉。虽然旅馆内禁止使用电热板，他也照样给娜塔丽送来一块，娜塔丽为了便于散发油烟的气味，就在阳台上烧煮。他想要戏剧小组演出《皮格马利翁》[3]，眼下正在好说歹说，千方百计要她扮演伊莱莎一角。她也确实准备答应下来。我们三人常在一起玩纸牌游戏，或者猜字谜。总之一句话，考虑到我们是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国土之上，我和娜塔丽过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平凡乏味的生活，我们就好像是乘着三等轮船，在做一次无限期航行，时时寻找办法消磨时间。无聊是我们生活中不断重复的低音基调，恐惧只不过是短笛偶尔发出的尖声嘶叫。

我们的犹太人身份已经暴露。派驻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那个德国外交部官员总是故意对我那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恭维一番，他说起这本书的时候确实颇有见地。起初，我大为骇异，不过，既然明知德国人办事一向缜密彻底，现在我反而觉得我原先希冀能够侥幸蒙混过去的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幼稚了。《国际名人录》《作家姓名录》还有其他各种大本的学术参考书里，都有我的名字。到现在为止，我的犹太人身份还没带来什么影响，而我的小名声倒是对我有所助益。德国人尊敬作家和教授。

我之所以能经常受到医疗照顾，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之中如果有谁身体不舒服，我们那位美国医生——他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总喜欢开玩笑地把它叫作“拘留病”，对于我的肠胃病，他也倾向于如此看待，一笑置之。但是到了第三个星期，我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了，他才提出要求，让我住院治疗。由于这个缘故，我在巴登-巴登的市立医院遇到了R医生——即使是用难以辨识的意第绪语字母的密码，我也不愿在这里写下他的真名实姓。以后等我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我一定要好

好把这位R医生描绘一番。现在娜塔丽在叫我去吃午饭了。我们把珍贵的红十字会食品交了一些给旅馆厨房，他们答应一定烧出点儿像样的菜肴。我们现在就要尝到咸牛肉杂烩的味道了，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儿办法可以把那些令人作呕的土豆变得稍微美味可口一点儿了。

二月二十一日

巴登-巴登

昨天夜里我病得很厉害，今天也远远没有复原。不过，既然重新开了头，我还是决心把日记记下去，单是在纸上移动我的笔，也会使我感到有了活力。

旅馆的厨师把我们的咸牛肉杂烩烧得一团糟，使我大为扫兴。恼怒无疑触发了我的消化不良症。难道还有比这更容易烧的菜吗？但是，他还是烧得又焦，又硬，又冷，又油腻，简直叫人恶心。我们吸取了教训，我和娜塔丽，还有那个海军武官，把红十字会送给我们的食品凑在一起，拿回我们自己的房间里烧，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吃，至于那些德国大兵，让他们见鬼去吧！别人也都在这么干，走廊里飘荡着烹调的香气。

根据最新的传闻，德国人为了表示文明，为了表示对于宗教的尊重，将在复活节把我们释放，进行交换。平克尼·塔克虽然亲口对我说过，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是谣言还是传来传去。我们这群人的心理真是饶有趣味。如果把这些心理好好描写一番，真可以写出一部可以和《魔山》[(4)]媲美的长篇小说，遗憾的是，我丝毫不具备这种创作才能。如果路易斯的年纪不是这么小，他蛮可能成为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托马斯·曼，他那敏锐的小脑袋说不定此时正在一一记下我们所不能察觉的一切。

说起复活节，这倒使我想起我在卢尔德记下的那段日记，那时我只开了一个头，讲到我的改信天主教却没有成功一事。那是一件多年以前

的事，说起来叫人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已经冷却了的灰烬。不过，如果这本日记在我死后还能留在人间，它就可以成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匆匆度过的卑微一生的最后遗言。既然如此，还是让我把此事的主要轮廓信手写下吧，好在只要一两段就能说完。我已经讲了我与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发生隔阂的情形，这是一切后事的关键。

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亲。对于波兰犹太人来说，敬重双亲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天性。我的父亲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是个农具商，另外也做自行车生意，买卖相当兴旺。我家的家境不错，他很虔诚，也很有学问，不过从来不会问一个为什么。他如果知道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信犹太教的人，那他一定会震惊万分。所以，我继续是犹太法典学堂的优秀生，而在心底里，我暗自笑话莱扎老师，笑话我周围的那些恭顺驯服的小蠢货。

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一个说意第绪语的不可知论者。那时候，凡是从大学回来的犹太医生，身上总是带着猪肉气味。一天，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到他那儿向他借阅达尔文的书籍。“达尔-温” ，——法典学堂里的悄悄耳语都是这么叫的——就是当今邪恶世界的撒旦。这个“达尔-温”，对我来说，他的德文版的书可真难看懂，不过我还是如饥似渴地吞下了《物种起源》，晚上在蜡烛光下偷偷看，白天躲到外面去看。我一生之中第一次违反安息日的戒律，就是在口袋里装着一本达尔文的书，来到河边的草地上。安息日戒律禁止在“公有场地”内负荷重物，而书本也属于重物之列。说也奇怪，我虽然在精神上已和我的信仰决裂，但是要在礼拜六[5]带着那本书从我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仍是桩很难做到的事情。

后来，那个医生又把海克尔、斯宾诺莎、叔本华以及尼采的书借给我。我急不可待地把这些书通通看完，就好像青少年阅读色情书籍一样，既津津有味，又暗自羞愧。我专门先找那些亵渎宗教的章节，比如对于奇迹和上帝的嘲笑，对于《圣经》的攻击，等等。其中有两本德文

的文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本叫作《科学入门》，一本叫作《现代伟大思想家》，都是绿色平装廉价书。伽利略、哥白尼、牛顿、伏尔泰、霍布斯、休谟、卢梭、康德，这一群辉煌灿烂的伟大人物，就在我，一个十五岁的犹太少年，独自一人躺在维斯瓦河畔草地上的时候，突然闯入了我的思想。我如痴如狂，一连攻读了两三个星期，于是我的世界、我父亲的世界，统统坍塌、摧毁、破灭、粉碎，变为一堆瓦砾，化为一片尘埃，从此休想恢复，就如坍塌在沙漠之上的奥齐曼迪亚斯的塑像[(6)]一样。

我的脑袋从此开了窍。

我的家庭移居美国之后，我成了布鲁克林中学的一个异常早熟的奇迹。我学英语就好比背诵乘法表一般顺利，两年之内我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并且取得了进入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那时候，无论我的言谈举止，还是衣着装束，在我的双亲眼里都已完全美国化了。他们为我取得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感到骄傲，但是同时也很担忧害怕。不过，他们又能怎么留难我呢？我离家上学了。

在哈佛，我是一个奇才。教授们，连同他们的夫人，都对我推崇备至。我是许多富豪人家的座上客，我的带点儿犹太学堂腔调的英语，使他们觉得新颖有趣。我把所有这些宠爱奖掖视为理所当然。我那时年轻漂亮，就像路易斯·亨利一样，具有某种天生的魅力，对于交谈也颇有天赋，我能使那些文人雅士和我一同分享我因为发现了西部文化而感到的兴奋激动。我爱美国。我熟知美国的文学与历史。我能背诵马克·吐温的大部分作品，经过法典学堂的训练，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能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既有独到见解，又能旁征博引，这使那些波士顿人惊叹不已。同时，我还能够把一些《塔木德》的知识融汇于我的谈论之中。正是由于这样，我才在无意之中醒悟到后来我成名的原因，那就是，如果有人能把犹太教作为那些基督徒本身历史背景之中受到忽略的一个部分介绍给他们，并且在介绍的时候既保持一定的尊严，又稍带一

丝嘲讽口吻，那么他们一定会深感兴趣。三十年后，我写成了《早期基督教中的犹太法典精义》，后来我又把它加以改写，并且换了一个更加醒目的标题：《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终于使它成了一本畅销书。

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无可夸耀，因此我将一笔带过。生活毕竟大同小异！一个有钱人家的千金，爱上了一个穷家庭教师，这不过是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喜剧、小说、悲剧、电影，大多用的是这个简单题材。我则亲身经历了一次。她是波士顿的一位富家闺秀，是一个天主教徒。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一个人很难聪明理智，一旦堕入情网，那就不可能忠诚老实，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那活跃的想象，善于论证的能力，这时也作用于我自身，竟然使我真的相信，基督已经进入我的心灵。后来的事情也就非常简单：天主教才是正统，才是基督教艺术与哲学的宝库，同时，它自成一个详尽的礼仪制度，这才是我真正能够理解的唯一的宗教。于是我改信了天主教。

这是一个肤浅的梦想，一旦醒来，感觉尤其可怕，不过我还是静静地渡过了这个难关。由于我所受的教育，在我心灵深处，我依然是——至今未变——从雪地里走进一座基督教堂时的那个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的学童，当他远远看到前方墙上——也就是犹太教堂放置圣龛的地方——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时，他的灵魂深受震撼。如果她的家庭没有把我赶出去，如果她坚决和我站在一起，而不仅仅是泪流满面，像个溶化着的糖人似的呆呆站在雨里，那我很可能沉沦至今还不知醒悟。我之所以赞美、怜悯、热爱拿撒勒的耶稣，正如我已经做了的那样，无休止地研究他、写他，最根本的一个前提，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他产生信仰。

既然这些都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以前，而且我又从未采取任何行动“再次改变信仰”，根据纽伦堡法律，严格来说，我可以免受德国对于犹太人的迫害。据我所知，这种豁免权也适用于德国籍的混血犹太人，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如果一旦遇到最坏的情况，当然也可以享受这种

宽待。一九四一年，当我因护照问题受到留难的时候，我在梵蒂冈的一个好朋友为我搞到了从波士顿来的证明我曾改信天主教的文件影印副本。我现在依然保存着这些有点儿暗淡褪色的证件。我迄今没正式出示这些证件，因为我担心这说不定会把我和娜塔丽分开，绝对不可以出现那样的情况，只有在我能够用这些证件帮助她的时候，我才会出示。

至于说到拯救我自己的生命——其实，我已活了大半辈子。我不想再把关于马丁·路德的那本书写下去，我原来打算通过这个宗教改革人物，来结束我对在历史中演变的基督的描绘。但是，我的这位主人公的粗俗可恶的条顿主义使我越来越犹豫，暂且不说他对犹太人的恶言中伤简直无异于戈培尔博士之流对于犹太人的破口大骂。路德是个宗教天才，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他是一个日耳曼天才，因此他其实是一个专事破坏的天使。路德最辉煌的成就在于他粉碎了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罗马教廷。他挑剔弱点的洞察力令人惊叹，他的辩才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他对旧制度、旧体系大胆的、不留情的憎恶带着典型的日耳曼印记，好似条顿堡森林发出的震耳轰鸣，好像雷神手中的铁锤发出的打击声。我们听到马克思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个由犹太人变成的日耳曼人，身兼这两个民族的狂热素质。我们在瓦格纳的音乐和著作中再次听到同样的声音。而轮到希特勒的时候，这个声音使全球震撼。

让别的人去把路德的伟大之处写出来吧，我接下来倒情愿写上几篇柏拉图式的对话，像我在哈佛大学的谈话那样不拘形式，这个历经劫难的世纪里的一切哲学和政治问题都是我的话题。我没什么新鲜见解可以献丑，但是，我的文笔还算轻松流畅，或许能够博得几位读者的驻足，在追逐快乐和财富之后的不那么重要的忙碌中，对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能关心一下。

又是一则东拉西扯的日记！但是我已写下整整六页。我是忍着腹部剧痛，咬紧牙齿，一字一字写下的。我现在非常虚弱无力，连从这张椅子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一定是得了什么重病，决不是由于心理因

素而引起的阵痛。我全身各处都响起了警报，我一定得再去看看医生。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巴登-巴登

我现在在医院感觉好受些。事实上，能有三天时间摆脱布伦纳公园旅馆的无聊生活，不再闻到那些糟透了的饭菜气味，这本身就能减轻许多痛苦。医院里的流质食品和牛奶蛋糊对我颇有好处，虽然我敢肯定，这些东西不过是德国的一些发明天才从石油废渣和旧轮胎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我在医院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肠胃检查，正在等待诊断结果。住院的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和R医生谈了许多。

他希望我回到美国以后能够做证，“另一个德国”依然存在，希特勒政权使它含羞忍辱，噤若寒蝉，惶恐觳觫。这是伟大诗人和哲学家的德国，是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是许多科学先驱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的先进社会立法议员的德国，是被希特勒摧毁了的进步劳工运动的德国，同时也是心地善良的普通人民的德国，在最后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拒绝选举纳粹党的人数曾累计超过一半，但是最后被一些老牌政客如巴本和年迈老朽的兴登堡之流所出卖，兴登堡在安享了荣誉的顶峰之后，竟将希特勒引入政府，导致如此一场浩劫。

至于随之而来的情况，他要我想象一下三K党在美国攫取政权之后的局面。那种局面已经在德国出现了，他说，纳粹党就是一个大型的德国三K党。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例证：煽动性的火炬游行、反犹运动、古怪离奇的制服、对于开明思想和外国人的盲目仇恨等等。我回答说三K党只不过是精神失常的一小撮，并不是一个足以左右全国的大党。然后他又举出美国内战之后重建时期的三K党，一度也曾举行了相当数量的大规模运动，南方许多领袖人物也曾亲身参与，而现代的三K党在二十年代的民主党政治中也曾起过作用。

他说，极端主义乃是现代社会中普遍流行的肺结核，它是由于变化

过于迅速，旧道德标准逐渐崩溃而引起的一场世界性不满和仇恨的传染病。在局势比较稳定的国家里，结核菌由于被封闭在已经结钙的机体组织之中，它们因此表现为一些危害作用不大的疯狂举动。但是国家一旦发生社会动乱、经济萧条、战争或是革命，这些细菌就会一拥而出，传染全国。这种情况已在德国发生，它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甚至美国也不例外。

这位医生说，德国由于这种传染，现在已经病入膏肓，千百万德国人对此十分清楚，并且深感沉痛。他本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德国总有一天必将回到这条道路，这条通向未来、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德国的文化，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民，决不能由于产生了一个希特勒，或是由于他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便受到惩处。希特勒时代的最大灾难，其实是落在德国人自己身上。这便是R医生的论点。

那么，希特勒又何以会受到德国人的普遍爱戴呢？他的解释是：恐怖，再加上对于报纸和广播的全面控制，造成了一种好似深受爱戴的假象。但是我写过几篇论述希特勒的杂志文章，我了解事实与数字，了解所有的高等学府如何一股脑儿地倒向了希特勒，了解德国的许多优秀的有识之士如何争先恐后地吹捧这位主宰命运的伟大人物，也了解政、军、商、法各界人士如何迫不及待地向他宣誓效忠。我对这位医生说，将来在对这一疯狂时代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要解释的一个最主要的事实是，日耳曼民族在精神上几乎对希特勒做了全面的投降。如果把希特勒的运动说成是一个三K党运动，那么，全体德国人一夜之间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党徒，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的热情支持者，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民主精神就好似从来不曾在这片国土上存在过一样。

他的反驳是美国人的头脑难以理解德国的艰难处境。他们被禁锢在中欧的一块狭小的赤贫土地之上，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俄国的压力之下，同时又有法国在他们背后不停地骚扰。他们最大的两个文化中心，普鲁士和奥地利，曾经惨遭拿破仑军队铁蹄的蹂躏。英国又和沙皇

俄国相互勾结，迫使德国人民处于虚弱地位达一世纪之久。这一切最后导致了俾斯麦的崛起。正当自由主义风行全欧的时候，他却顽固地坚持专制主义，致使德国人民在政治上一直未能臻于成熟。到了大萧条时期，混乱不堪的魏玛体制开始解体，这时希特勒发出了强权统治这个清晰有力的呼声，这个呼声自然掀起了一片积极和热情的响应。希特勒利用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实现了类似罗斯福新政所带来的经济恢复。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吞没了一个渴望自尊的民族对于他的罪恶倾向的抵制。这当然非常不幸。不过，美国人自己不也同样崇拜胜利吗？

我的床上放着一本宣传部印行的外文杂志《信号》，里面有一篇用法语写的莫名其妙的长文，把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说得好似打了一场大胜仗。当然，身在巴登-巴登的人，对于斯大林格勒一役不可能有多少了解，但是德军显然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次惨败很可能就是此次大战的转折点。但是《信号》把它说成按计划行事：第六军的牺牲加强了东部战线，挫败了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行动。我向R医生问道，依他看来，德国人民是否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信以为真？或者，对希特勒的反抗会不会因此增长？

他的回答是，我对历史的洞察力虽然令人钦佩，但对当前的军事态势不在行。事实上，斯大林格勒一役的的确确起到了稳定东部战线的作用。他的儿子是一个陆军军官，来信时谈到了这一点。不过这毕竟是题外话，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文化。他说他觉得十分重要的是，像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人应该理解他的上述种种观点，因为不久之后，需要有一个振聋发聩的文坛巨子，向世界各国人民说明这些道理。

我也曾经想到过，这位医生可能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一个密探，但是我又觉得不像。他的态度非常诚恳。他身材魁梧，头发金黄，戴一副厚眼镜。当他阐明自己观点的时候，一双小眼睛露出非常严肃认真的神色。他说话时声音很低，常常下意识地掉过脸去偷看一下空空如也的墙

壁。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地想叫我相信“另一个德国”确实存在。“另一个德国”当然存在，而且，我相信他就是其中的一分子。遗憾的是，“另一个德国”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

二月二十七日

初步诊断结果是憩室炎。治疗方法：特殊的饮食，卧床休息，继续服药。我们这批人之中其他几位也得了胃溃疡或类似的消化道疾病。合众社记者之中有一位好酒贪杯的人，上星期已由德国秘密警察监护前往法兰克福动手术。如果我的病情恶化，也可能被送到法兰克福接受外科治疗。这会意味着离开娜塔丽吗？我要和平克尼·塔克商量一下。我宁愿死在这里，也决不离开娜塔丽。

---

(1) 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

(2) 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小说家和诗人。

(3)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作所，伊莱莎为剧中女主角。

(4) 《魔山》是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1875—1955）的著名小说。

(5) 犹太教的安息日在礼拜六。

(6) 一首佚名诗中的国王，生前为自己立像，以图万世不朽，身后终究倒塌，成为过往旅客的嘲讽对象。

第五十九章

米丽娅姆·卡斯泰尔诺沃一到图卢兹郊外的孤儿院，就受到院长的特别宠爱。很久以前，罗森夫人，一个姿色平庸、很难有希望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单身女人，也曾有过比较快乐的时光，那时她常到意大利度假，她热爱意大利的艺术，热爱意大利的音乐，有一次几乎要和一个好脾性的意大利犹太人结婚，后来只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才未能完婚。米丽娅姆清脆的托斯卡纳口音又把罗森夫人带回到那黄金时代，同时她的性格又是那么温柔可爱，所以尽管罗森夫人一向克制，竭力做到不对谁偏心——这座孤儿院建造之初只计划收容三百个儿童，现在却塞进了八百多个——但她依然情不自禁地对这位新来的小客人倍加爱怜。

现在是就寝之前的自由活动时间。罗森夫人知道米丽娅姆最有可能待在哪里。这个女孩也有她最喜欢的小伙伴，他是一个名叫让·海尔芬的法国孤儿，年纪只有一岁半。让很像路易斯·亨利，特别是他微微一笑，一双又大又蓝的眼睛露出欢快光芒的那副样子。以前，当她的父母还在身边的时候，米丽娅姆没完没了地跟他们说起路易斯，提出许多问题，但是她不久就发现这些问题总是叫她母亲伤心难过，惹得父亲生气，于是也就不再多问。不过，她还是常常回忆，重温和他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就像在脑子里重新放映一部旧电影一样。现在，她的双亲离开了她，她身边不再有亲人，所以也就特别依恋让。让非常喜欢米丽娅姆，而米丽娅姆只要是和让在一起，也总觉得快乐。

罗森夫人在让的宿舍里找到他们的时候，别的孩子都在这间大房间里乱跑乱跳，追逐游戏，唯独他们两个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搭积木。虽然他们都穿裹得厚厚实实，就好像是在露天雪地里一样，罗森夫人还是责怪米丽娅姆不该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孤儿院直到现在还没领到这个

月少得可怜的配给煤炭，而以前剩下的那点儿除了烧饭之外，还得用来烘自来水管，免得它结冰冻住。米丽娅姆围着罗森夫人送给她的带穗的红围巾，围巾虽然太大，几乎把她的脸也全给包住了，不过倒是非常暖和。米丽娅姆和让坐到一张小床边上，罗森夫人用意大利语跟这女孩说话，这是米丽娅姆很爱听的。她把让抱在膝上，一面抚弄他的小手，一面教他跟着她说意大利话。罗森夫人没逗留很久，她满怀温暖和喜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处理她自己的问题了。

她自己的问题都是些行政管理上的老问题，只是现在增加了许多倍：过度的拥挤、供应不足、人事困难、经费不够。图卢兹的犹太居民原来就不多，现在差不多都已走光，全副重担也就通通压到她一个人身上。幸亏图卢兹的市长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每逢走投无路的时候，比如煤炭、药品、床单、牛奶这些东西都到了没有着落的地步，她就找他求援。她在办公桌前坐下，继续写那封求援的信，不过这一次看起来希望非常渺茫。犹太儿童原来的那些法国朋友现在变得非常胆小怕事，唯恐别人知道他们同情犹太人的孩子。现在，这个形容憔悴、面黄肌瘦、年近花甲的瘦小女人，裹着一件褪了色的外套，围着一条破旧围巾，一面流泪，一面写信。那些问题一一写到纸上的时候，就越加显得根本没有解决的希望。但是，她总得想点儿办法，要不然这些孩子又怎么活下去呢？

更加糟糕的是，许多迹象表明，随时可能有另一次行动发生，这使留下来的那些犹太人心头冰冷。罗森夫人对于自己的处境并不担心，她有一个政府承认的职务，她又持有过硬的证明，证明她是土生土长的法国公民。到目前为止，被抓走的全是外籍犹太人，虽然在上次行动中，也有几个入了法国籍的公民被递解出境。她担心的是这些儿童，新收进来的那些儿童几乎全是外国籍的，一共有好几百人！而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儿童根本没有任何证件，全是警察局丢给她的包袱。法国政府把犹太人驱赶到“东方”去，留下了他们的孩子，然后把他们随便往哪儿一塞，犹太孤儿院也就塞满了犹太孤儿。这样强迫骨肉分离，当然是桩令

人痛心的事情，不过这项规定倒也是出于人道考虑，因为关于“东方”发生的情况，到处流传着种种骇人听闻的谣言。问题是，这些儿童的生活必需品，为什么又供应得如此之少呢？

现在，如果真的有一次新的行动，警察要来带走那些外国籍的娃娃，到时候她又该怎么对付呢？她敢一口咬定所有儿童都没有出生证明吗？法国是一个严格照章办事的国家，这种说法实在叫人难以相信。那么，她是否能够再找一个借口，说她因为得知盟军已在北非登陆，吓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已把全部记录付之一炬？或者，是否现在索性把所有的记录都烧掉呢？不过，这个办法是否又真能拯救那些外籍孤儿呢？会不会只能给法国儿童也带来灾难，让他们也和其他儿童一起通通被带走？

罗森夫人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确信德国人真的是在搜捕外籍儿童，她从未听说发生过这类事情。这些儿童既然被送到她的孤儿院，这说明德国人并不打算把他们也驱赶出境，但她依然忧心忡忡。现在已近午夜时分，天气非常寒冷，她用冻僵了的手指，借着烛光（电灯早已断电）把信折好。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听到一阵砰砰砰砰的打门声。

她的办公室离临街的大门很近，打门声使她从椅子上惊惶站起。砰！砰！砰！老天，这样会把孩子们全都吵醒的！他们要被吓坏的！

“开门！开门！”又响又粗的男人的喊声，“开门！”

党卫军队长纳格尔也有自己的问题。

他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难关闯不过去：指标没完成，而在天亮之后，一列没有装满的火车就要按点经过图卢兹。巴黎主管犹太人事宜的党卫军头目正在大发雷霆，而这个地区剩下的犹太人怎么也凑不足规定的指标。他们要么已经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里去，要么已经逃到意大利占领区，无论如何都塞不满三个车皮。在图卢兹进行的这次行动，到目前为止仅仅搜捕到五百名犹太人，而巴黎要求的数目却是一千五百名。

不过还算幸运，根据图卢兹警察局的记录，如果加上孤儿院的儿童和工作人员，倒是可以凑到九百零七名犹太人。纳格尔经过巴黎批准，现在就要把他们通通带走，与此同时，另一支人马正对图卢兹再次进行仔细搜索，以便补齐剩下的不足之数。凡是犹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包庇。现在，这位党卫军中尉正坐在一辆停在孤儿院街对面的小汽车里，监视着法国警察去敲孤儿院的大门。只要稍有空子可钻，这些法国警察准会随便瞎扯一个什么借口，向他汇报说一事无成。于是这位党卫军军官就在那里坐等警察局局长出来向他报告。

纳格尔教给警察局局长一篇编得非常巧妙的鬼话，叫他去说，占领军当局需要孤儿院的房子当作德国伤兵疗养院，因此全体儿童和工作人员必须迁移到蒂罗尔州的一个滑雪胜地去，蒂罗尔州的全部旅馆已经改为一个专门用来收容儿童的大型中心，那里有一所学校和一座医院，还有许多场地，已有成百名儿童从巴黎附近的儿童营地迁移到那里住下，巴黎附近的那些儿童营地要比这座孤儿院大得多。根据统一规定，遣送犹太人的时候必须编造一些借口，好使他们安心听话。柏林秘密通令强调指出，犹太人天生轻信，尤其是对官方传达的消息，即便是一戳便穿的谎言，他们也深信不疑。这样做对于处理犹太人的工作大有好处。

孤儿院的门打开了，警察消失在大门里。纳格尔中尉坐在车里等待，他虽然穿着暖和的新大衣和羊毛衬里的军靴，却依然感到非常寒冷。他抽着第三支香烟，神经紧张，甚至想要亲自进去一下，虽然他的一身军装可能会使里面的犹太工作人员大惊失色。就在这个时候，孤儿院的大门又打开了，法国警察局局长走了出来。

这家伙吃的虽是法国人的食品定量，却养得肥肥胖胖，肚皮里的油水都来自黑市。他走到小汽车旁，嘴里一股大蒜味，报告说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孤儿院的职工马上就收拾行李，整理好孤儿院的全部记录材料。关于要带走记录材料这一个花招，纳格尔曾经特别强调，为的是使这套骗人的谎话更加像真的一样。三点钟他们叫醒全体儿童，帮他们穿

好衣服，然后让他们吃一顿热饭。警车和卡车将在五点到达，带他们去车站。六点，他们全体等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在苍白的月光下，看不清那个法国人的肥胖面孔上的表情，不过当纳格尔中尉用法语说了声“好”的时候，只见他那撇朝下的胡髭往上一耸，露出了一个难看的苦笑。

一切顺利。火车将在六点三刻到站，那时候城市的大部分居民都还没起身出门。运气总算还好，纳格尔回去的路上在车里这么想。他要赶回寓所去小睡片刻，然后还得去忙他的工作。根据命令，送走这批犹太人的时候必须避免引起当地居民对他们的同情。柏林曾经三番五次地发出通知，警告说送走犹太人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如果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白天押解儿童，那就更有可能如此。

事实上，那天早晨非常阴沉，火车进站的时候，几乎依然一片昏暗。犹太人不过是些憧憧黑影，一个个爬进了车厢。装运儿童的时候，为了加快速度，不得不开亮车站的电灯。根据大人们事先的交代，这些儿童两人一排，手搀着手，沿着斜面踏板乖乖地登上了货运车厢，那些年纪很小的娃娃则由孤儿院的保姆抱着。米丽娅姆·卡斯泰尔诺沃和让走在一起。这样的迁移，米丽娅姆已经经历过好几次，所以已经习惯。这次迁移毕竟不像那次被迫与父母分开那么叫人难受，再说，搀着让的手，她也感到快乐，罗森夫人抱着一个婴孩走在他们后面，这也使她安心许多。

临到最后一刻，纳格尔中尉心中暗自思忖，是否有必要把这十二只装着档案的大纸箱也装上货运车厢。这些箱子简直是个累赘，再说，等在终点站那边的人见了这些纸箱也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不过，这时他看到罗森夫人正从车厢里盯着这些纸箱，她面色苍白，充满恐怖的神色，好似她的生命完全维系在这些纸箱的命运上。又何必惹她惊惶不安呢？一路上还得靠她哄着这些孩子安安静静地到达终点站哩。他用手杖指指这些纸箱，于是几个党卫军把它们装上了车厢，然后拉上车厢的拉

门，把孩子们全部关在里面。几只戴着黑手套的手抓住冰冷无情的铁闩，转动了几下，便把铁门锁牢了。

火车启动时没有鸣笛，只有火车头发出一阵嚓嘎嚓嘎的声音。

第六十章

帕格·亨利匆匆启程去苏联。不过他在途中耽搁了一些时日。

当飞剪式客机振翅直上驶离巴尔的摩港口，在引擎的轻鸣声中升入一月份低低的浓雾时，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两封他一直无暇阅读的信。他首先打开那只厚实的白宫信封，翻了翻那份打字文件，这是霍普金斯有关《租借法案》的长篇说教。

“您要什么早点，先生？”一个穿白制服的侍者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帕格叫了火腿蛋和烙饼，尽管吃了两个星期罗达做的丰餐美酒以后，他已感到军服有点儿窄小了。到苏联去执行任务应该先养养胖，他寻思，像一头即将冬眠的熊一样。他的职业生涯真他妈的快要进入冬眠状态了，他已饿得要命，因此要吃一个痛快。在他搞清楚帕米拉·塔茨伯利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之前，哈里·霍普金斯的唠叨文章应该暂且恭候一旁，发自伦敦的航空信封上的尖长字迹分明是她的。帕格扯开信封，心头涌上一阵不由自主的渴望之情。

亲爱的维克多：

我潦草地写上几行，好让你知道我刚启程赴苏格兰，去写一篇关于美国飞机渡运驾驶员的报道。你一定已经知道我爸爸死了，他是在阿拉曼触雷炸死的。《观察家》很慷慨，让我有机会担任记者继承父业。关于韬基的事我想多谈也无益，我已经振作起来，尽管有一阵子我曾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死了一样，或者说，觉得还是死了的好。

在你损失那艘战列舰以前，你有收到我从埃及写给你的长信吗？那条消息使我惊骇莫名，幸亏不久以后我就得悉你安全无恙，并已前往华盛顿。我自己不久也要到那儿去。我在那封信里告诉

你，邓肯·勃纳-沃克已向我求婚。说实在的，我想我写信给你就是为了取得你的同意。不过我没收到你的回信。在那以后，我们就订了婚，他作为奥欣莱克的新任副空军参谋长已去印度履新。

我在华盛顿不会待得太久，斯大林格勒的危险局势让我的编辑产生了把我送回苏联的念头。但在签证问题上我碰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困难，《观察家》正在设法解决，在此期间我就来到这里。如果由于某些不可思议的马克思主义理由不让我回莫斯科，我的用处将会消失。到那时我可能干脆结束我的记者生涯，到邓肯那里去，作为他的太太随侍在侧。我们等着瞧吧。

你无疑已经知道，罗达和我曾在好莱坞邂逅，我已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告诉了她。我只是为了表明心迹，从此忘掉过去，我也相信你不会为此生我的气。如今我已和一个可爱的男人订了婚，我的归宿已定，事情就是这样。一月十五日左右我将下榻于沃德曼公园饭店。你能给我来个电话吗？如果我打电话给你，我不知道罗达会有什么想法，尽管很明显，我是不会对她造成威胁的。至于和你见面的事，我想做得光明磊落，我就是不想装出一副好像不知人世间有你存在的样子。

爱你的帕米拉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原来罗达早有所闻，但她不露声色。帕格陷入了沉思，既觉得惊讶、有趣，也深有感触。出色的策略，出色的女人。也许在把信件递给他的时候她已注意到伦敦的邮戳了。对于秘密的泄露，他感到局促不安，尽管问心无愧，还是局促不安。总的来说，罗达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帕米拉的信写得很得体，语气平静友好，就这种情况而言，也写得恰如其分。尽管客机有点儿颠簸，窗外乌云翻滚，向后掠去，他还是心情舒畅地吃掉了这顿丰盛的早饭，这是因为他看到了在苏联跟未来的勃

纳-沃克夫人再度相逢的一线希望。

接着他阅读霍普金斯的信。

亲爱的帕格：

那天早上，总统对你感到十分满意。他会记住这件事的。登陆艇的问题并未消失，也许还要借助你的才干解决这个问题，不过那要看斯坦德利大使需要你的时间有多长了。有关你儿媳的特殊要求已经转达有关方面，但德国人把这些人送到了巴登-巴登，以致我们的努力未能奏效。韦尔斯说这些人的处境并不危险，他还说有关交换这一伙人的谈判正在进行。

现在言归正传。

斯坦德利将军此次回华盛顿来，是他自己的请求，因为他认为我们对租借物资处理不当。但处理租借物资的方式只有两个：无条件援助或在有补偿的基础上援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施舍，从不要求清算账目，从不要求提出理由，也从不做出物物交换的安排，这种做法使这位老将军大为恼火。我们的政策确实是这样。斯坦德利是一个英明干练的老家伙，但跟往常一样，总统远远地走在他的前面。

总统对俄国人的全面政策包括三项要求，内容十分简单。你要牢牢记住，帕格：

（1）使红军继续对德国作战；

（2）敦促红军对日本采取行动；

（3）建立一个有苏联参加的更强大的战后国际联盟。

你知道，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和德皇做成了一笔买卖，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也在一九三九年和希特勒做成了一笔买卖

而不卷入这次战争。如果不是希特勒攻击他，他至今还会置身事外。总统不会忘记这些事情。

不管斯大林口头上怎样表白，我怀疑希特勒主义对他来说是否真是什么洪水猛兽，他自己也是统治着一个警察国家的独裁者，他曾舒舒服服地跟希特勒共枕同衾达两年之久。现在俄国遭到入侵，因此他不得不战斗。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我们获得的情报表明，他们一直在相互伸出触角，试探和谈。如果德国肯出足够的价钱，在那条战线上出现单独媾和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

不过此事现在还不可能。希特勒必须把足够多的土地弄到手才能使他的人民相信，流掉这么多的德国人的鲜血不是枉然的。我们越使俄国人的力量增强，斯大林做成这笔买卖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要他把德国人全部赶出俄国，并且继续前进，直取柏林。这样，才不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丧失生命，因为我们参战的目的在于消灭纳粹主义，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

因此，若是希望租借物资为我们带来补偿，就是把目标搞混了。俄国人消灭大批的德国兵就是对我们的补偿，因为这些德国兵以后不会在法国和我们对抗了。

我们还没不折不扣地履行《租借法案》中应当承担的义务，我们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十左右。我们力图完成任务，我们提供的援助是大规模的，但德国潜艇击沉了许多船只，对日作战的消耗又很大，而且为了支持北非的登陆战，我们不得不挪用一部分租借物资。我们也没履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的诺言，还没有。因此我们不能对俄国人强硬。

即使我们能，这也不是高明的战术。我们需要他们甚于他们需要我们，对这样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是骗不了斯大林的。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很难对付，像一个红色的伊凡大帝，但我觉得十分高兴的是，他和他的人民在这次战争中站在我们一边。关于这

一点，我们在公众面前是直言不讳的，而且因此也没少挨骂。

斯坦德利将军会要你试图取得补偿，他很欣赏你对付俄国人的能力。他们能够放松有关空中运输线、军事情报、我方轰炸机穿梭轰炸的基地等方面的限制，释放我方在西伯利亚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等等，这是真的。如果你能在其他人已经失败的方面取得成功，或许就能博得斯坦德利的欢心。但在基本问题上，马歇尔将军已经告诉总统，不管俄国人能给我们什么东西作为租借物资的补偿，我们都不会改变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使用的战略或战术。他完全赞同无条件援助。

总统希望你知道这一切，并恢复给他写非正式报告的做法，如你在德国时所做的那样。他再次提到你对一九三九年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所做的预言，他要求你（并非完全是说笑），如果你的水晶球里出现任何那边在进行单独媾和的迹象，务必尽早通知他。

哈里·霍

一月十二日于白宫

这封信并不使他感到鼓舞。帕格即将出任前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幕僚，而在前往赴任之初，便接到要他绕过老将军直接向总司令送“非正式报告”的命令。这个新职责看起来只能使他陷入窘境。帕格从他的公文包里抽出一束有关苏联的情报，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为了排除诸如此类的烦恼，工作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飞剪式客机改变航线，转道百慕大，没说明原因。乘客们在一家海滨饭店吃午餐时，可以通过餐厅的窗子看到他们的飞机沉甸甸地徐徐起飞，进入迷蒙的雨雾之中。他们在百慕大待了几个星期，不久得悉，这架飞机被召回，是为了送富兰克林·罗斯福去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当时这次会议已经成为广播和报纸的重要新闻，跟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日

益崩溃共享了报纸头版头条新闻的地位。

帕格对于这次耽搁并不在意，他没必要匆匆忙忙地赶到俄国去。在太平年月里，大西洋这个远离海岸的绿色小岛是一个安谧宁静、鲜花盛开，连汽车都没有的伊甸乐园，现在变成了美国海军的前哨基地。吉普、卡车和推土机横冲直撞，扬起阵阵珊瑚色的尘土，引擎的废气弥漫空中；执行巡逻任务的轰炸机在头顶上轰轰隆隆，灰色的舰艇挤满海湾；在岸上，水手们把商店挤得水泄不通，镇上的街道都变得更加狭窄了。卜居在粉红色巨大宅邸里无所事事的阔佬寓公们似乎也销声匿迹了，他们好像是在安心等待美国佬把讨人厌的德国潜艇全部击沉，打赢这场战争，然后离开这里。本地的黑人居民看起来获利不少，生活也很愉快，尽管遍地烟尘，噪声不绝。

基地司令官把帕格安置在他那所新建的漂亮营房里，营房里有个硬地网球场。除了和司令偶尔打几局网球或玩扑克外，帕格把时间消磨在阅读有关苏联的书籍上。他带在身边的情报资料内容都比较贫乏，在闲逛百慕大的图书馆和书店时，他发现一些知识渊博的对苏联赞不绝口的英国书，它们的作者有萧伯纳，还有一个名叫拉斯基，以及一对名叫阿特丽斯和悉尼·韦布的夫妇。他耐着性子孜孜不倦地读完这些冗长而别有风格的对俄国社会主义的赞歌，但没发现什么是一个军人可以利用的材料。

他也看到一些冷酷无情的反面书籍，大多出自变节分子或揭发者的手笔，都是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涉及政府策划的假审判、大屠杀、大饥荒以及秘密集中营等。书中说，在这些是共产主义天堂的集中营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从事苦役，劳累致死。在这些书籍里，被归咎于斯大林的罪恶看起来比希特勒犯下的臭名远扬的罪行更为可怕。哪一方说的是真话呢？这个矛盾好像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不禁使维克多·亨利清楚地回忆起上次随哈里曼使团到苏联去的情景，还回忆起在那里困惑迷惘的孤立感，以及和人民打交道时遇到的挫折。苏联人的模样和行动

都和普通人一样，他们还有着尽管羞怯但热忱的魅力。然而，正是这些人，他们也能够突然变得像火星上的人一样，完全失去与外界交往的能力，充满冰冷、疏远的敌意。

等他的班机恢复航行后，他买了一部三卷本的平装书供旅途阅读之用，是列昂·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帕格知道托洛茨基是一个犹太人，红军的组织者，革命期间是列宁下面的第二把手。他也知道，在列宁死后，斯大林为了夺取权力设法把他挤掉，迫使他逃亡到墨西哥，后来——至少根据那些不友好的书刊的报道——斯大林又派刺客到那里砸烂了他的脑袋。这部巨著的文采使他感到惊叹，但其内容使他感到震惊。这次旅程共六天，横渡大西洋，飞越北非，穿过中东，不知不觉便飞抵德黑兰。这是因为云层遮断他的视线，使他无法欣赏浩瀚壮观的地面景色时，或在电话还没有接通时，或在某个空军基地凄凉的活动房屋里过夜时，他总有托洛茨基与他做伴。

这次跨越大半个地球表面的飞行和描述沙皇制度没落的火光的史诗交织在一起，给帕格的感受很深。托洛茨基描述了无情的铁腕人物为了夺取权力而策划的阴谋和反阴谋，读来扣人心弦，犹如一本小说。但有些长篇累牍的马克思主义词句使人如堕五里雾中，尽管维克多·亨利真心想把它看懂，结果还是无能为力。可是，他确实模模糊糊地认识到，在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一股社会力量像火山一样突然迸发，企图实现一个伟大的乌托邦式的梦境。但在他看来，根据托洛茨基自己提供的证据——这本书旨在歌颂这次革命——这个理想在一片可怖的血海中彻底失败了。

班机从一个尘土飞扬的基地飞越到另一个尘土飞扬的基地，除此之外，帕格几乎看不到北非的战争。据无线电报道，隆美尔正在北非给入侵者的进攻造成困难。机翼日复一日地掠过青翠的森林、空旷的沙漠、崎岖的群山，自高空俯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向后飘移，尼罗河宛似一条青绿的衣带闪闪发光。他们在巴勒斯坦耽搁了半天，亨利因而有暇

驱车前往老耶路撒冷一游，在耶稣掮过十字架的迂回曲折的街道上溜一趟。接着他回到凌空展翅的飞机上，阅读有关阴谋、囚禁、拷问、毒药、枪杀的故事，这一切都是以社会主义情谊的名义进行的，据说，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这种情谊是必然存在的。当他到达德黑兰时，他才开始看第三卷，因此他只好把未看完的书留在飞机上，下一站，托洛茨基可是不受欢迎的。

“整个问题的关键，亨利，”斯坦德利将军说，“在于和这位叶甫连柯将军取得联系，如果有什么人能办到这一点，那就只能是你。”

“叶甫连柯的官职是什么，将军？”

斯坦德利用他那粗糙的双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说：“就算我知道并且告诉你，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他是管理租借物资的头头儿，就是这个。据我了解，他是个战斗英雄，在莫斯科战役中失去一只手，他现在装上了一只戴皮手套的假手。”

他们坐在斯巴索大厦里那张长餐桌旁，就他们两人。帕格从古比雪夫来到这里才不过一个小时，他本来想放弃这顿晚餐，只洗一个澡就去睡觉。可是不成。这所宏伟宽敞的大使馆原是沙皇时代一个糖商的私宅，在这里，这位个子矮小的老将军像是只迷途的羔羊，他对《租借法案》积了一肚皮气，帕格的到来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出气筒。

斯坦德利说，总统在华盛顿答应过他《租借法案》使团归他管辖，有关命令已经发出，但使团的团长，一个名叫费蒙维尔的将军，对总统的意旨阳奉阴违。斯坦德利越讲越激动，满面通红，几乎碰也没碰他那盘清炖鸡，频频以拳击桌，声称哈里·霍普金斯一定在捣鬼，他肯定告诉过费蒙维尔，这道命令没什么了不起，这些慷慨的施舍必须继续下去。但他，斯坦德利，是应总统的邀请，特地从他的退隐生活中出山来担任这个职务的。他打算为美国的最高利益而战斗，天不怕，地不怕，哈里·霍普金斯也不怕。

“哎，我想起来了，帕格，”斯坦德利突然瞪了他一眼，并说，“我在社交场合和这个叶甫连柯将军交谈时，他不止一次提到一个哈里·霍普金斯的军事助手，我知道他指的就是你，嘿，这是怎么回事？”

帕格小心翼翼地回答：“将军，一九四一年我们和哈里曼一起来到这里的时候，总统需要一份有关前线目击情况的报告。霍普金斯先生指定我去，因为我突击过一期俄语课程。我在前方遇见过叶甫连柯，可能那个陪同我的密探给他留下了印象。”

“哼，是吗？”大使火气冲天的目光慢慢地转变为一种狡黠的神色，微笑使他的脸起了皱纹，“我懂了！好吧，如果是这样，千万不要去纠正那个家伙的错误想法。如果他果真以为你是哈里·霍普金斯的亲信，你反而可以促使他有所行动。在这里，哈里·霍普金斯就是圣诞老人。”

十年前帕格第一次和威廉·斯坦德利会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斯坦德利作为海军作战部部长视察了“西弗吉尼亚”号，他是一个身材挺直、严肃稳重的四星海军上将，个子矮小，洁白的军服上闪耀着金光。他是海军的第一号人物，但和地位低的海军少校亨利谈到战列舰上的炮术训练记录时慰勉有加。斯坦德利如今还是生气勃勃，但变化多大啊！在吃这顿晚饭的时候，维克多·亨利想道，他放弃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职位好像是为了帮助一个神经质的老人对一群蚊子进行炮轰。他满腹牢骚，一桩一桩的事讲个没完。俄国救济协会——斯坦德利自己的老婆曾在协会里辛苦工作过——发放的礼物并没听到一句表示感谢的话；对美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援助，苏联的宣传机构没给予足够的公开报道；俄国人接受租借物资后并不提供任何补偿。像这样的牢骚发了约莫一个半小时，帕格听得实在厌倦极了，后来在喝咖啡的时候终于试探着问斯坦德利，找叶甫连柯将军的目的何在。

“那是谈公事，”大使答道，“我们明天早上再谈。看样子你已经疲乏不堪，去睡吧。”

也许是因为灿烂的阳光射进了大使的书房，也可能是因为大使在早

上脾气特别好，他们的第二次会晤谈得比较好。事实上，斯坦德利身上又有了一点儿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气派。

国会正在辩论延长《租借法案》有效期的问题——他解释道——因此国务院需要苏联方面提供一份租借物资怎样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报告。莫洛托夫“原则上”已经同意。这是俄国人的一个要命的套话，意思就是无限期拖延。莫洛托夫已经把这个要求转给叶甫连柯那个主管租借物资的部门。斯坦德利一直催促费蒙维尔向叶甫连柯索取这份报告，费蒙维尔声称他也正在做最大的努力，但至今看不到有什么结果。

实际上比没有结果还要坏。在斯大林最近一次发布的当前任务的文告里，这个独裁者说红军正在单独承担战争的全部压力，它的盟邦并没提供任何援助！“你看，国会能接受这种说法吗？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斯坦德利冷淡地说，“就是不理解美国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感情的深度。”他非常钦佩俄国人的斗志。他只不过要挽救他们，使他们不致把事情坏在自己人手里。不管怎样，他必须把那份租借物资在战场上起什么作用的报告要到手，不然的话，到了六月份可能再没有什么租借物资了，整个联盟可能崩溃，这场可恶的战争可能会输掉。帕格没争辩，尽管他心里想，斯坦德利的话未免说得太过分了。无疑，俄国佬确实有点儿粗鲁，而他的第一个不讨好的任务就是设法找到叶甫连柯将军，迫使他面对这个现实，并设法使他对此有所表示。

他步履维艰地在莫斯科街道上走了两天，绕过一堆堆污秽的、还没清除掉的冰块，走在熙熙攘攘、衣衫褴褛的行人中间。他在没有标志的政府机构迷宫里，从一座办公大楼走到另一座办公大楼，这才打听到叶甫连柯的办公室设在什么地方。他没办法搞到电话号码，甚至连确切的地址也寻不到。一个他曾在柏林相识的英国空军武官帮了一下忙，为他指出那幢大楼，叶甫连柯不久前曾在那里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因为这位武官从租借物资中调走了四十架空中眼镜蛇式战斗机给在北非登陆的英国部队。但当帕格试图进入这幢大楼时，一个双颊红润、身材结实的

年轻哨兵一言不发地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横在他胸前，对他气急败坏地用俄语提出的抗议充耳不闻。帕格回到他的办公室，口授一封长信，并把这封信带到这幢大楼。另外一个哨兵收下了这封信，但好多天过去了，帕格没收到任何回音。

在此期间，帕格见到了费蒙维尔将军，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陆军人员，并不像斯坦德利所描绘的那么奇怪。费蒙维尔说，他听说叶甫连柯在列宁格勒。他还说，不管怎样，美国人从不为了公事去找叶甫连柯，他们总是通过他的联络官和他打交道，联络官的名字能叫你把舌头嚼烂。但斯坦德利的联络官告诫帕格，找“嚼烂舌头”的联络官是浪费时间，走死胡同。将军的唯一工作是像羽毛枕头一样吸收问题和要求，却从来不做出反应，在这一点上他是举世无双的。

在这次挫折以后约莫过了一个星期，帕格一天早上在斯巴索大厦醒来后在寝室的门下发现一张便条。

亨利：

一些美国记者访问从南方前线归来，我准备今晨九时在书房里接见他们。请你在八时四十五分前来一谈。

他看到斯坦德利自个儿坐在写字桌旁，脸色深红，怒气冲冲。将军隔着桌子将一包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朝他一丢，帕格捡起香烟，外壳上用鲜明的紫红色油墨盖着这样几个字：纽约工人党的兄弟敬赠。

“这都是红十字会或《租借法案》的香烟，”将军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不可能是别的！我们把几百万包这样的香烟送给红军。这一包是昨天晚上从一个捷克人那儿弄到的。那个家伙说是一个红军军官送给他的，并告诉他在纽约的那些慷慨大方的共产主义同志正源源不断地为全体红军战士供应香烟。”

维克多·亨利只能摇头表示厌恶。

“记者们十分钟后到达这儿，”斯坦德利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可要听个够。”

“将军，新《租借法案》在本星期就要表决。现在是揭盖子的时候吗？”

“只能现在揭，给这些恶棍当头一棒。让他们知道，在和美国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忘恩负义的结果会怎样。”

帕格指着香烟壳说：“这是非常低级的无赖行为，我不想拿它小题大做。”

“这个？我完全同意。这并不值得谈论。”

记者们进来了，全都流露出厌烦的神色，显然这次到前方的访问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说，跟往常一样，他们没法儿接近前线。宾主边喝咖啡边闲谈，斯坦德利问他们在野外有没有看见任何的美国装备。他们说没看见。有一个记者问大使是否认为国会将会通过新的《租借法案》。

“我不敢这样说。”斯坦德利看了维克多·亨利一眼，然后把十根瘦骨嶙峋的手指头全部平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像舰上主炮塔准备舷侧齐射一样，“你们知道，孩子们，自从我到这里之后，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表明俄国人在接受英国人和我们的援助，不仅仅是租借物资，而且还有红十字会和俄国救济协会的物资。不过，我还没找到任何这种证据。”

记者们互相望望，然后看着大使。

“是这样，”他一边接说下去，一边用手指头不断地敲着桌面，“我们试图寻找证据，表明俄国人确实在战场上使用我们提供的军需品。我找不到这样的证据，俄国当局看起来想掩盖他们正在接受外援这个事实。显然，他们要他们的人民相信，红军正在这场战争中独自奋战。”

“大使先生，这些话肯定是不供发表的吧？”一个记者说，尽管记者们都在取出本子和铅笔。

“不，可以发表。”斯坦德利慢吞吞地说下去，事实上在向他们进行口授。他手指头的敲打声越来越急，在他停顿的时刻，记者们疾书的笔发出愤怒的嘶嘶声。“苏维埃当局显然试图在国内外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在依靠自己的资源独自奋战。我认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尽可以把我的这些话发表出去。”

记者们又问了几个激动人心的问题，接着走出房间。

第二天早上，当帕格走过积雪堆得很高的街道，从国家旅馆走向斯巴索大厦的时候，他心里感到疑虑，不知大使会不会已被召回。在旅馆里和记者们共进早餐时，他得悉斯坦德利的声明已登在美国和英国各地报纸的头版上。国务院拒绝发表评论，总统已取消一次定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国会像开了锅一般。全世界都在问，到底斯坦德利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罗斯福讲这番话的。有谣言说，准许这个谈话发往国外的俄国新闻检察官已被逮捕。

在宽阔恬静的莫斯科街道上，到处都是随风飘来、积得高高的新降的雪花，几百个俄国人拖着沉重的步伐在走路，经常出现满载士兵的卡车来回奔驰。在这一切当中，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显得有点儿无聊，又好像已经事过境迁了。不过，斯坦德利仍然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在美苏两国政府之间的一个微妙而充满爆炸性的问题上，他公开地发泄了他的私愤。他能够保住他的职位吗？

在分配给帕格作为临时办公室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在书桌上发现电话接线员留下的一张字条：请拨电话0743。他拨了号码，听到莫斯科电话系统里常有的噼啪的响声以及一些杂音，然后传来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低音：“谁啊？”

“我是海军上校维克多·亨利。”

“知道了。我是叶甫连柯。”

这一次，岗哨不自然地朝这位美国海军军官敬了个礼，就放他进去了，大家都没说话。在开阔的大理石门厅里，一个坐在桌旁不露一丝笑容的军人抬起头来，摁了一下电钮，说：“亨利上校吗？”

“是。”

一个身穿军服的拘谨的姑娘从宽阔的打弯的楼梯上走下来，她用生硬的英语说：“您好，叶甫连柯将军的办公室在二楼。请跟我来。”

华丽的铁栏杆，大理石楼梯，大理石柱子，高敞的拱形天花板，这里是另一幢沙皇时代的宅第，红色大理石的列宁和斯大林半身塑像给这所大楼添上了现代的气息。陈旧的油漆开始剥落，大块的厚碎片使这个建筑物呈现出战争年代到处可见的失修现象，一条空无一物的长廊直通叶甫连柯的办公室，两边紧闭的房门后传出阵阵咔嗒咔嗒的打字声。在帕格的记忆里，他是个巨人，但现在当他站起来严肃地从办公桌那边伸出左手来的时候，并不显得那么高大，可能这是因为办公桌和房间都很大，而且他身后那幅列宁的照片比真人要大上许多倍。其他几面墙上的图片是老沙皇时代一些将军肖像画的黑白复制品，满是灰尘的长长的红窗帘把莫斯科仲冬时节的阴郁的阳光挡在外边，在一盏高悬的花体装饰的黄铜枝形吊灯里，几只没有灯罩的灯泡发出炫目的光亮。

叶甫连柯的左手很有力，尽管握手时有点儿别扭。他那下颌宽厚的阔脸看起来比在莫斯科前线德军取得突破时更加委顿。他佩戴的勋章很多，包括一道说明他挂过彩的红黄军阶条纹，整洁的略呈绿色的棕色军服镶上了新的金边。他们两人用俄语相互致意，然后叶甫连柯指了指那个姑娘说：“嗯，我们需要译员吗？”

她毫无表情地看了帕格一眼：漂亮的脸庞，浓密的淡黄色头发，可爱红润的小嘴，饱满的胸脯，冷冰冰没有表情的眼睛。自从离开华盛顿以后，帕格每天花上两个小时练习词汇和语法，他今天的俄语又恢复到

和一九四一年读完短训班时差不多的水平。他凭直觉回答："不需要。"姑娘像有发条的玩具一样立即转身走了出去。帕格心想，这"传声器"会把他所说的一切录下来的，但他无须小心提防，而叶甫连柯无疑会照顾他自己。"少一双眼睛和耳朵。"他说。

叶甫连柯笑了笑。帕格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那次在前线附近一个茅舍里度过的那个黄昏。那时他们又喝酒又跳舞，叶甫连柯穿着大而笨重的靴子搂着帕米拉转来转去，微笑时露出了大板牙。叶甫连柯朝一张沙发和一张矮桌子那边挥了挥右手。那是一只假手，戴着僵硬的棕色皮手套，从袖子管里伸出来，样子有点儿怕人。桌上几只大浅盘里放着蛋糕、鱼片以及纸包的糖果，几瓶不含酒精的饮料和矿泉水，一瓶伏特加和大大小小的玻璃杯。尽管不想吃，帕格还是拿了一块蛋糕和一瓶饮料。叶甫连柯取了和帕格完全一样的东西，一边吸着夹在假手上金属环里的香烟，一边说："我收到了你的信。我一直很忙，所以迟迟未回复，请原谅。我认为当面谈比写信更好。"

"我同意。"

"你要求我提供一些关于租借物资在战场上的使用情况。我们在战场上当然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租借物资。"他放慢了说话的速度，而且使用简单的字眼，好使帕格在理解他的意思时不致有什么困难。他那深沉粗犷的声调把战场的音响带进了办公室，"不过，纳粹如果知道有关用以反击他们的租借物资的确切数量、质量以及在战场上的性能，他们将感激不尽。他们有办法跟《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网等处联系，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敌人的鼻子长，我们可不能忘记。"

"那就不要透露德国人可以利用的任何东西，一份概括性的声明就行了。租借物资是很费钱的，你知道，如果要继续提供，我们的总统需要广大人民的支持。"

"难道像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样的胜利还不足以赢得美国公众的支持吗？"叶甫连柯用他那只好手抹了抹已经秃了的、头发剪得很短的头

顶，“我们粉碎了好几个德国军团！我们扭转了战局！等到你们在欧洲开辟那条一再拖延的第二战线的时候，你们的士兵将会面对已经被大大削弱了的敌军，伤亡也会比我们小得多。美国人民是聪明的，他们了解这些简单的事实，因此，他们会支持《租借法案》的，而且不是由于一份‘概括性的声明’。”

这些话语和帕格心里想的正好不谋而合，因此他无言以对。真糟糕！斯坦德利对这些小节问题这样斤斤计较，叫他如何完成使命。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色的略带苦味的甜饮料，一口一口地啜着。叶甫连柯走到办公桌旁，拿过来一只厚的文件夹，放在桌上打开。他用好手迅速地翻动粘在纸页上的灰色剪报。“再说，你们的莫斯科记者都在睡大觉吗？这些是在《真理报》《劳动报》和《红星报》上新近发表的文章，这就是概括性的声明。你自己瞧瞧吧。”他把夹住的烟蒂吸了最后一口，然后用那只没生命的假手熟练地把它捻熄。

“将军，在斯大林先生最近发布的当前任务的文告里，他说到红军正在单独奋战，盟邦并没提供任何援助。”

“他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说这番话的。”叶甫连柯尖刻地反驳，神态泰然自若，“难道他说的不是实话吗？纳粹抽空了大西洋沿岸的兵力，全部调到东线来，对我们孤注一掷。但丘吉尔还是按兵不动，甚至你们伟大的总统也无法使他改变意见，我们那时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赢这场战争。”

这样谈下去谈不出什么结果，而在北非问题上进行回击也无济于事。既然帕格必须向斯坦德利做出汇报，他决定索性把鸡毛蒜皮的事都摊出来，说个明白：“问题不仅是租借物资，红十字会和俄国救济协会对苏联人民也做出了慷慨的援助，但没看见过有什么领情的表示。”

叶甫连柯做了个难以置信的鬼脸，接着说：“你说的是几百万美元的赠品吗？我们是感恩图报的民族，我们正在用战斗来表示我们的谢意。你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我的大使认为，你们没为我们提供的赠品向公众进行充分的宣扬。”

“你的大使？他想必是代表你的政府讲这番话的，而不是代表他自己？”

帕格越来越不安，他回答道：“要求你们提供一份有关租借物资在战场上使用情况的声明的是国务院。你知道，国会即将审议《租借法案》延长有效期的问题。”

叶甫连柯夹上另一支香烟。他的打火机打了好几次才打出火来，在点着香烟之前，他咕哝了几句。“但我们在华盛顿的大使告诉我们，《租借法案》延长有效期的提案将会顺利地获得国会的通过。因此，斯坦德利将军这次大动肝火是非常令人不安的，这是否可能预示罗斯福先生的政策将有所改变？”

“我不能代表罗斯福总统说话。”

“那么霍普金斯呢？”叶甫连柯透过缭绕的烟雾用狡黠的目光瞅了他一眼。

“哈里·霍普金斯是苏联的好朋友。”

“我们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叶甫连柯一边说，一边伸手去取伏特加，突然间变得兴高采烈，“我想和你一起为哈里·霍普金斯的健康干一杯。你看怎么样？”

开始了，帕格暗自思量。他点了点头，下肚的伏特加留下一条自上而下的火辣辣的热流。叶甫连柯咂了咂厚嘴唇，朝帕格眨眨眼，这多少使帕格感到有点儿意外。“我可以请教一下你的军衔吗？”

帕格用手指着他的海军大衣上肩章的条纹——室内很冷，他当时还穿着大衣——说道：“四条杠。美国海军上校。”

叶甫连柯会心地笑了笑：“是的，这个我知道。我讲个真实的故事

给你听。一九三三年你的国家开始承认苏联的时候，我们派了一员海军上将和一员海军中将作为武官。你的政府抱怨说，他们的军阶过高，引起外交礼节方面的困难。第二天，他们的军阶分别降为上校和中校，这样一来就事事顺利了。”

“我只是一个上校。”

“可是，哈里·霍普金斯是你们国家里仅次于你们总统的最有势力的人物。”

“完全不是这样。不管怎样，这跟我也毫不相干。”

“你们大使馆已经配有足够的武官，不是吗？那么，请允许我问一下，你的职务是什么？你是不是哈里·霍普金斯的代表？”

“不是。”帕格心里盘算，说得详细一点儿不会有什么坏处，而且还可能有些好处，因此他接下去说，“事实上，我是直接奉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命令到这儿来的。不过，我仅仅是个海军上校，我可以向你保证。”

叶甫连柯将军严肃地盯着他。帕格脸不变色，顶住了将军的审视。换一下口味，现在且让俄国佬来摸摸我们的底吧，他想。“唉，我懂了。既然你是总统的特使，那就请你澄清一下他对租借物资的疑虑吧，”叶甫连柯说，“这些疑虑导致你的大使来了一次如此令人不安的发作。”

“我没权力这样做。”

“亨利上校，作为我们向哈里·霍普金斯表示的礼遇，你得以在一九四一年正当战局危急的时刻访问了莫斯科前线。同时在你的请求下，一位英国记者和一位充当他秘书的女儿陪同你进行访问。”

“是的，你在听得见枪炮声的距离内给予我们的殷勤款待，我是牢记在心的。”

“那好，事有凑巧，我可以为你再安排一次这样的访问。我即将离开莫斯科到现场视察租借物资的供应情况。我要巡视一些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前线地区，不会进入任何火力区。”他露出大板牙笑了笑，“不会故意上那儿去，但危险是会有的。如果你愿意和我同行并就租借物资的战地使用情况向霍普金斯先生和你的总统提出一份目击情况报告，我可以做出安排。而且，到那时我们或许可以就一份‘概括性声明’达成协议。”

“我同意。什么时候出发？”尽管出乎他的意料，帕格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如果斯坦德利反对，就让他去否决吧。

“就这样？按照美国方式。”叶甫连柯站起身来，伸出左手，“我会通知你的。我们可能先到列宁格勒。我可以告诉你，一年多来没有任何记者到过那里，我相信也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你知道，它还处在被围的状态，但是包围圈已经被打开缺口。那儿已经有一些通道，不太危险。列宁格勒是我出生的地方，因此我愿意接受到那儿去走一趟的机会。自从我母亲在围城期间死去之后，我还没到过那儿呢。”

“我为她感到难过，”帕格尴尬地说，“她是在炮击中牺牲的吗？”

“不，她是饿死的。”

第六十一章

饿死的。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悲惨的一次围城战役。这是一场和《圣经》的记载一样恐怖的围城战。像耶路撒冷之围那样，据《耶利米哀歌》所述，当时的妇女们煮食自己的子女。战争爆发时，列宁格勒有近三百万居民，到维克多·亨利访问这座城市的时候，剩下的只有六十万人左右，其余的人有一半已经撤离，另一半已经死亡。列宁格勒流行着这样一个可怕的传说：有不少人被活活吃掉。但在当时，外间对于围城和饥饿的真情所知很少，直到今天，大量的真实情况仍讳莫如深，记录材料都深藏在苏联档案馆里或已毁于战火。也许十万人当中都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来，在列宁格勒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这个数字大概在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

列宁格勒使苏联的历史学家很尴尬，一方面这个城市历时三载的浴血奋战无疑是一篇世界史诗的素材，另一方面，德军仅仅在数周之内便压倒红军席卷而来，直抵城郊，布置好这出戏剧的舞台。如何对此做出解释？如何解释在这座困在水中的大城市在被围困时没有及时疏散那些对守城毫无用处的居民，为什么守军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没有贮存足够的必需品？

西方历史学家可以自由地、无所顾忌地责备他们自己的领袖和政府造成了失败和灾难。对希望出版他们著作的苏联历史学家来说，列宁格勒之围就成了他们喉咙里的骨头。为了这个缘故，俄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英雄业绩一直若明若暗，它的惨绝人寰、光炳日月的真相也就无从大白于天下。

最近，这些历史学家已经战战兢兢地接触到一些发生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错误，其中包括一九四一年红军在敌人的突袭面前毫无准备

的状态、红军濒于崩溃的处境以及它在近三年中未能把半个俄国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事实。那时德国是正在其他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一个较小的民族。现在的解释是斯大林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不过情况仍然模糊不清。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苏联最高政策的一变再变，人们对斯大林作为战时领袖的评价先是有所降低，后来又有回升，人们没把发生在列宁格勒的一切直接归罪于他。

无可否认的是，拥有四十万之众的德国北方集团军在一次迅猛的夏季攻势中长驱直入，进抵该市外围，切断了通往“伟大的国土”——也就是未被征服的苏联大陆——的通道。希特勒决定不立即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他的命令是严密封锁这座城市，使之不战而降，饿死或消灭它的保卫者，并且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夷平该市，使它成为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

列宁格勒的居民深知，他们休想德国人会有丝毫善心。敌人散发大量传单不断催促让该市宣布已成为像巴黎那样的不设防城市，但这是办不到的。隆冬来临后，那里的人民通过冰封的拉多加湖开始在德军的炮火下把给养运进来。侵略军试图以炮火轰碎湖上冰层，但厚达七英尺的冰层是难以打碎的。在整个冬季，在黑夜里，在暴风雪中，在排炮的轰击下，护航队来往于冰道上，络绎不绝。列宁格勒没被降服。粮食运进来后，一些没有帮助的人便坐上空卡车离开。到了春天冰雪消融时，人口与粮食供应之间也就得到了一点儿平衡。

一九四三年一月，就在维克多·亨利访问该市前不久，一些守卫列宁格勒的红军部队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于迫使德军战线后撤了一段不大的距离，从而解放了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这次行动在封锁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敌军炮火的猛击下，恢复了一段被称为“死亡走廊”的铁路运输。德国人的炮击使运输不时中断，但后来总是能得到修复，大多数货物和旅客都能安全通过，维克多·亨利也是这样进入这座城市的。叶甫连柯将军的雪橇飞机在这个解放了的铁路车站附近着陆，帕格

看到大量堆得高高的满装食物的纸板箱，上面刷有USA字样，他也看到一批批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美军吉普和军用卡车，车上都漆有红星。他们在晚间乘火车进入一片漆黑的列宁格勒，在火车左边窗子的外面，是德军大炮发出的闪光的亮光和低沉的轰隆声。

在寒气逼人的营房里，早饭是黑面包、鸡蛋粉和用奶粉调成的牛奶。叶甫连柯和帕格跟一批年轻士兵一起坐在一长条的金属桌子旁进餐。叶甫连柯指着鸡蛋粉说："租借物资。"

"我看得出。"帕格在"北安普敦"号上当冷藏鸡蛋吃光了的时候，也吃过许多这样的蛋粉。

那只假手挥向周围的战士，说："这个营的军服和军靴也是。"

"他们知道身上穿的是什么吗？"

叶甫连柯问坐在身旁的一个士兵："你穿的是新军服吗？"

"是的，将军。"他回答得很迅速，年轻红润的脸流露出警觉、严肃的神色，"美国制的。好料子，好军服，将军。"

叶甫连柯看了帕格一眼，后者点头表示满意。

"俄国的躯体。"叶甫连柯说，他的话使帕格苦笑了一下。

外边的天色逐渐变亮。一辆史蒂倍克指挥车开了过来，粗大的轮胎掀起阵阵雪花，接着司机敬了个礼。"好吧，我们去看看我的家乡变成什么样子了。"叶甫连柯边说边把他那棕色长大衣的领子翻起来，把皮帽扣紧。

维克多·亨利想象不出他们会看到什么，或许是另一个使人意气消沉的莫斯科，只不过像伦敦一样被烧焦、被轰炸，疮痍满目。现实使他目瞪口呆。

除了银白色的阻塞气球安详地飘浮在宁静的上空以外，列宁格勒几

乎没什么迹象表明它是一座有人居住的城市。洁净的、阒无人迹的白雪覆盖着两旁矗立着庄严古老建筑物的大道。道路上看不见行人和来往的车辆，像星期天早晨回到家以后一样，但在他的一生中帕格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宁静的安息日。一种令人不安的、蓝色的、无边的岑寂笼罩着大地，不是白色而是蓝色，是洁净的白雪从某个角度反射出越来越亮的蓝天。帕格从未见过如此迷人的运河和桥梁。他想象不到如此宏伟的大教堂，或是足与香榭丽舍大街媲美的宽广壮丽的大道，在晶莹的空气中披上银装，还有在一条比塞纳河还要雄伟的冰封的河流两旁的花岗岩堤岸上那鳞次栉比的宏伟房屋。在指挥车驶上冬宫正面前方那个巨大的广场时，他在一瞥之间完全领略了俄罗斯的雄伟、力量、历史和光荣，就是在凡尔赛也看不到如此庄严华丽的景色。帕格记得在描绘那次革命的电影中看到过这个广场，造反的人群和沙皇禁卫军马队发出震耳的吼声。而今，广场上杳无人迹，在这一大片雪地上看不到一条车辙和一点儿足迹。

汽车停了下来。

“多静啊！”叶甫连柯在十五分钟的沉默之后说了第一句话。

“这是我生平看到过最美丽的城市。”帕格说。

“他们说巴黎更美。还有华盛顿。”

“没有更美的地方了。”帕格情不自禁地加上一句，“莫斯科只是个村庄。”

叶甫连柯投以非常奇特的眼色。

“我这句话会得罪人吗？我想到什么就说出来了。”

“太不讲外交礼貌了。”叶甫连柯嗥叫起来，他的嗥叫听起来倒像是一只猫在感到满足时发出的咕噜声。

随着时间的过去，帕格看到很多炮弹造成的损害：断垣残壁、阻塞

的街道、到处都是钉上碎木片的窗户。太阳冉冉上升，每条大街都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这座城市苏醒了，尤其是接近德军战线的南部工厂区，在这儿，炮火留下了更严重的创痕，好些街区整个被焚毁了。行人在打扫过的街道上跋涉，偶尔有一辆无轨电车颠簸着驶过，军用卡车和运送兵员的车辆川流不息。帕格听到远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德军重炮的轰鸣，他看见一些建筑物上刷有这样的标语：市民们！敌人炮击时，街道的这一边更危险。然而，即使在这儿，他的内心也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感觉：这是一座几乎空无一人、远离战火的和平大城市。这些后来获得的、显得更真实的印象并没磨灭掉——永远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磨灭——帕格·亨利那天清早在战时的列宁格勒所见到的鲜明景象：它是一个睡美人，一座蓝色冰雪天地里被邪魔镇住的、属于死亡世界的大都会。

基洛夫工厂也是一片荒凉气氛。据叶甫连柯说，这儿应该是非常紧张繁忙的。在一幢被炸毁的大楼里，一排排尚未装配好的坦克上满是屋顶坍陷时散落下来的烧焦的碎瓦破屑，几十个戴着披巾的妇女正在耐心地清除碎片。有一个十分繁忙的场所：一个巨型露天卡车场，它广及几个街区，上面盖上了精巧的伪装网，维修工作正在这里紧张进行，工具的叮当声和工人的吆喝声交织成一片，这里是租借物资发挥作用的一幅活生生的图景。一股来自底特律的洪流到达了七千英里之外、德国潜艇无法触及的地方。还有数不清的磨损得很厉害的美国卡车。叶甫连柯说，这些卡车多半在整个冬季里行驶在那条冰上通道上。现在冰块变软了、铁路也通了，那条通道也完了。经过修整后，这些卡车可以调到中部和南部战线，大规模的反击战正在这两条战线上攻击德军。叶甫连柯接着领他去看一个机场，部署在机场四周的高射炮群看起来是美国海军使用的货色，在弹孔累累的机场上到处是伪装的俄国雅克式战斗机和漆上俄国标志的美国眼镜蛇式战斗机。

“我儿子驾驶这种飞机，”叶甫连柯边说边拍了拍一架眼镜蛇式战斗机的机罩，“这种飞机挺不错。我们去哈尔科夫时你会碰上他的。”

白昼将尽，他们驱车前往一所医院，去接叶甫连柯的儿媳妇，她是一个志愿护士，现在刚下班。汽车在静悄悄的街道上转来转去，街旁的房屋好像都被一次龙卷风刮去了，只剩下街区的矮小地基，连碎砖破瓦都已荡然无存。“这一带的木屋，”叶甫连柯解释道，“全拆掉作为燃料烧了。”汽车在一块平坦的荒地上戛然停住，只见那里一排排墓碑在积雪中露出头来。墓地上到处是人们用随手捡来的瓦砾或碎片——一截管子、一支手杖、一块椅子的板条——或者是用木头或马口铁制成的粗糙的十字架标志。叶甫连柯和他的儿媳妇下了车，在十字架丛中搜寻。将军在远处积雪中跪下。

“唉，她都快八十岁了，”汽车驶离公墓时他对帕格说。他面色安详，双唇痛苦地抿成一道横线，“她苦了一辈子，革命前她是一个侍女。她不曾好好上学，不过，她能写诗，很不错的诗。薇拉还保存着一些她临死前写的诗。我们现在可以返回营房了，但薇拉邀请我们到她住的公寓去。你看怎么样？营房里的伙食好些，我们把最好的东西都供给士兵。”

“我吃什么都无所谓。”帕格说，被邀请到一个俄国人家里做客倒是件不寻常的事。

“那好，你可以看到一个列宁格勒人在今天是如何生活的。”

薇拉对他展颜微笑，尽管牙齿长得不好，她的笑容在顷刻之间使她看起来不那么难看了。她双眼蓝中带绿，很漂亮，动人的热情使她容颜生光。她的脸庞以前大概是相当丰满的，松弛的皮肤有了皱褶，鼻子显得很尖，两个眼窝像是深暗的洞穴。

他们从一处受到很少破坏的街坊走进一座阴暗的门道，一阵堵塞的便池和烧油锅的气味扑鼻而来。他们在黑暗中走上四段楼梯，接着听到开锁的声音。薇拉点亮了一盏油灯，在稍带绿色的灯光里，帕格看到这间斗室里塞满了东西：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只瓷砖炉，炉子周围堆放着碎木片，马口铁烟筒歪歪斜斜地通向一个用木板堵住的窗

户。室内比室外还要冷，因为外面太阳刚下山。薇拉点燃了炉火，敲碎了水桶里表面那层薄冰，然后把水倒入水壶。将军从他带上楼来的帆布袋中取出一瓶伏特加，放在桌上。尽管穿上厚实的内衣和笨重的皮靴、手套和一件毛线衫，帕格还是冻僵了。这时他自然乐意和将军一起喝上几杯。

叶甫连柯指了一下他坐着的那张床说："她就死在这儿，还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薇拉没办法弄到一口棺材。没有棺材，没有木料，薇拉不愿把她像一条狗那样埋在土里。天气很冷，零下好些度，因此卫生倒不成问题。可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儿骇人听闻。但薇拉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像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似的。首先死去的当然是老年人，他们没耐力。"

房间里很快就暖和起来了。薇拉在炉子上煎薄饼，她脱掉了披巾和皮上衣，露出一件穿破了的毛线衫，裙子下面是厚厚的护腿和皮靴。"这儿的人什么古怪的东西都吃，"她平静地说，"皮带、糊墙纸上的胶水。甚至狗和猫，耗子和麻雀。我才不吃哪，我吃不来那些，但我听说过这种情况。在医院里，我们听到了一些吓人的事情。"她指着炉子上开始嗞嗞发响的油煎薄饼，"我用锯木屑和凡士林做过这种薄饼，可怕得很，吃了难过死了，不过是为了塞满肚子。那时候有少量的配给面包，我全给奶奶吃了。但过了一阵子她就不再吃了，她没有感觉了。"

"把棺材的事情告诉他。"叶甫连柯说。

"有一个诗人住在楼下，"薇拉边说边翻动在煎锅里噼噼啪啪响的薄饼，"利茹柯夫在列宁格勒有点儿名气，他拆掉了他的书桌，给奶奶做了一口棺材。他现在还没有书桌。"

"还有那大扫除的事情。"将军又说。

他的儿媳妇一听，没好气地顶撞了一句："亨利上校可不想听这些

伤心事。”

帕格吞吞吐吐地说：“如果说起来使你伤心，那就算了。不过我倒是很想听的。”

“那好，以后再说吧。现在吃饭了。”

她开始在桌子上摆餐具。叶甫连柯从墙上取下一张一个身穿军装的青年的照片说：“这就是我的儿子。”

灯光下他看见一张端正的斯拉夫面孔：鬈发，宽额角，高颧骨，天真聪颖的神态。帕格说：“漂亮。”

“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当飞行员的儿子。”

“我有过。他在中途岛战役中阵亡了。”

叶甫连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然后用他那只好手紧紧地抓住帕格的肩膀。薇拉从帆布袋里取出一瓶红酒放到桌上，叶甫连柯拔去瓶塞，问道：“他的名字？”

“华伦。”

将军站起来，倒满三杯酒。帕格也站了起来。“华伦·维克多维奇·亨利。”叶甫连柯说，炉火使这个灯光照射下的邋遢的小室变得闷热了。帕格喝下那杯略带酸味的淡酒时，感觉到——这是第一次——华伦之死给他带来了一种不纯粹是极度痛苦的滋味。不管多么短暂，华伦之死弥合了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叶甫连柯放下他的空杯，说：“我们知道这次中途岛战役。它是美国海军的一次重大胜利，扭转了太平洋的形势。”

帕格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晚餐除了薄饼之外还有香肠和来自将军的帆布袋里的美国罐头水果色拉。他们很快饮完了一瓶酒，接着又开了第二瓶。薇拉开始谈到被围后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她说，“发生在去年春天三月下旬解冻开始

的时候。尸体陆陆续续在各处出现，他们都是倒在街头死去的人，几个月来没掩埋的冻僵了的尸体。垃圾、碎砖破瓦以及各种残骸和成千上万的尸体一起出现，造成了一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到处是一股使人作呕的恶臭，瘟疫严重威胁着人们。但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把人民组织起来，一次大规模的清洁运动拯救了这座城市。尸体被投入巨大的集体墓穴，其中有些人查明了身份，但许多人无法查明。”

“你知道，全家人都饿死的有的是，”薇拉说，“或者只剩下一个人，不是病倒了就是失去了知觉，如果有谁不见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唉，一个人快要死了，你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变得麻木，没有知觉。如果你把他们送到医院，或让他们躺在床上，设法让他们吃东西，他们可能就会好了。可是他们总是说他们没有病，坚持要去工作，然后他们会在人行道上坐下或睡倒，接着在积雪中死去。”她瞟了叶甫连柯一眼，随后压低嗓门，“他们的配给证经常被窃。有些人变得像狼一样。”

叶甫连柯喝了一些酒，砰的一声把杯子放在桌上，说：“唉，够了。已经铸成大错。胡搞，混蛋，不可饶恕的大错。”

他们已经喝下不少酒，因此帕格壮起胆来问道：“谁铸成的？”

他马上就知道这句话闯了大祸，得罪了人。叶甫连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露出一排发黄的牙齿：“一百万老人、儿童以及其他不健全的人早就应该予以疏散。在德军已经进抵离城一百英里处，轰炸机不分昼夜地飞来袭击的时候，不应再把食物贮存在陈旧的木头房子仓库里。一夜之间，足够全市六个月配给量的粮食被付之一炬，数以吨计的白糖溶化了渗到泥土里，老百姓就吃那些泥土。”

“我吃过，”薇拉说，“还是付了高价才买到的呢。”

“老百姓吃比那还要坏的东西。”叶甫连柯站了起来，“但德国人攻不进列宁格勒，永远不能。莫斯科发布命令，但列宁格勒拯救了自己。”他的声音逐渐低沉下去，这时他在穿大衣，背向帕格。帕格好像

听见他还说了一句："没听从命令。"他转过身来，然后再说，"好吧，从明天起，上校，你可以看一些被德国人占领过的地方。"

叶甫连柯以令人精疲力竭的速度兼程前进，一个个地名都融合在一起了——季赫温、勒热夫、莫扎伊斯克、维亚济马、图拉、利夫内——像美国中西部的城市一样，它们全是宽广平原上的新拓居地，头顶是无垠的苍穹，这个城镇和那个城镇之间没什么两样，不是像美国那样的平静气氛和平庸景色，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加油站、餐车式饭店和汽车游客旅馆等，这儿的城镇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景象。他们的飞机掠过几百英里的土地，不时降下来访问野战部队、村子里的指挥部，或是坦克和汽车运输队的站场，或者是野战机场。帕格看到广阔无边的俄国前线以及惊人的破坏和死亡。

撤退中的德军实行了吃了败仗的焦土政策：凡是值得偷的东西他们全部带走；凡是可以焚毁的东西他们都烧毁；凡是烧不着的东西他们埋炸药炸掉。在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他们像蝗虫一样蹂躏了大地。凡是德军已撤离的地方，过不多久就有建筑物出现。在德军新近被逐出的地方，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俄国人心有余悸地在废墟中拨弄着或者掩埋着死者，或者是列队站在平坦的白雪皑皑的平原上，在开阔的天空下等候部队战地厨房发放食物。

在这里，单独媾和的问题冒了出来，满目疮痍的大地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德国人那种作为入侵歹徒的形象受到俄国人的深恶痛绝和唾弃自不待言。每一个村子和每一座城镇都有其恐怖的经历，还有记录了敌人暴行的存档照片——拷打、枪杀、强奸和堆积如山的尸体。血腥可怖的内容一再重复，使人麻木和厌烦。俄国人要报仇雪耻的意图同样是自不待言。但可恨的侵略者如果再遭受几次像斯大林格勒战役那样惨重的打击，那时他们愿意离开苏联国土，不再拷打和折磨这些人民，并愿意赔偿他们造成的损失，那么俄国人同意休战，你能怪他们吗？

帕格看见大量的租借物资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卡车，到处是卡车。有一次在南方，在停放着一排排见首不见尾的漆上草绿色但尚未刷上俄文和红星的卡车的一个停车场上，叶甫连柯对他说："你们给我们装上了轮子，局势因此发生变化。德国人的轮子现在差不多要磨穿了，他们正在重新使用马匹。有朝一日他们连马也要吃掉，那时他们只能靠两条腿逃出俄国。"

在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名叫沃罗涅日的临河大城里，他们在指挥部里吃了一顿完全俄国式的晚饭：卷心菜汤、罐头鱼以及一种油炒粗燕麦粉。副官们坐在另一张桌子上，叶甫连柯和帕格两人坐在一起。"亨利上校，我们还去不了哈尔科夫，"将军一本正经地说道，"德国人正在反攻。"

"不要为了我改变你的行程。"

叶甫连柯使他不安地瞪了他一眼，和他上次在列宁格勒看到过的一样。"嗯，这次反攻规模不小，因此我们只能去斯大林格勒。"

"看不到你的儿子真可惜。"

"他的空军大队已投入战斗，因此我们去了也见不到他。他是个不坏的小伙子，也许再过些时候你会和他见面的。"

从空中俯视，斯大林格勒宛如月球表面，巨大的弹坑，成千上万小脓疮似的弹穴把一片雪原糟蹋得满目疮痍，雪原上到处是丢弃的车辆、坦克。斯大林格勒沿着一条浮冰点点的又宽又黑的河流延伸，看上去像是一座出土的古城，全都是没有屋顶的断垣残壁。叶甫连柯和他的几个副官目不转睛地看着底下的废墟。这时，帕格想起了他自己飞抵珍珠港时看到的那种令人感到沮丧的景象。但檀香山安然无恙，只有舰队受到打击。美国国土上没有一座城市经历过这种破坏。在苏联，到处是毁灭，而此刻在机翼下展现的景象是最彻底的破坏。

他们乘车进入这座城市时，沿途经过焚毁的棚屋和建筑物、倒塌的砖石结构、一堆堆的车辆残骸，到处散发出毁灭的腐臭。然而，成群结队的正在清除碎砖破瓦的工人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精神抖擞，欢乐的儿童在废墟中游戏。已经消失的德国人留下了许多痕迹，粗体字母写的街道标志、击毁了的坦克和大炮、到处堆放或陷入乱石堆中的卡车，以及一个弹坑累累的公园里的士兵公墓，油漆的木头坟墓标志上有模拟的铁十字架。在一堵破墙的上部，帕格注意到一张已刮去一半的招贴画：一个学生模样梳着两条淡黄色辫子的德国姑娘抖缩在一个身穿红军制服的垂涎欲滴的猿人面前，后者把毛茸茸的双爪伸向姑娘的乳房。

吉普车在宽阔的中央广场上一座弹痕累累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周围其他的建筑物已全被炸平，荡然无存。在房子里边，苏维埃的官僚政治正在复活，有公文柜、噪声很大的打字机、坐在简陋的办公桌前面色苍白的男人以及端茶的女仆等全套人马设备。叶甫连柯说："今天我很忙，我把你交托给冈定。在这次战役中他是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那时候他一连六个月没好好地睡过一觉，现在他还是疾病缠身。"

一个身穿军服的大个子坐在一张厚木板的办公桌后，头顶上是一幅斯大林照片。他头发灰白，看上去非常倔强，脸上布满疲劳留下的深深皱纹。一只毛茸茸的大拳头搁在桌面上，用好斗的眼光看着这个身穿蓝色海军大衣的陌生人。叶甫连柯介绍了维克多·亨利。冈定长久地凝视这个来客，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接着翘起厚实的下颌，用德语挖苦地问："你会讲德语吗？"

"我能讲一点儿俄语。"帕格用俄语温和地回答。

这个官员竖起浓眉看看叶甫连柯，后者把他那只好手放到维克多·亨利的肩膀上，并说："我们的人。"

帕格永远忘不掉这件事情，他也永远弄不懂是什么东西促使叶甫连柯这样说。不管怎样，"我们的人"像魔术一样对冈定起了作用，他花了两个小时陪同帕格到各处走走，有时步行，有时乘车。他们走访了这座

被摧毁的城市里的一些地点，到过郊外小山丛，走下向河边倾斜的深谷，也参观了河滨。他滔滔不绝地用俄语讲述这次战役的始末，提到大量指挥官的名字、番号、日期以及部队的机动战术等，情绪越来越激动，帕格只能勉强听懂大概意思。冈定在重温这一战役，他为之感到自豪，而维克多·亨利也能够领会其梗概：守卫国土的战士退到伏尔加河沿岸，他们靠从这条宽阔的河流对岸渡运过来或越过冰封的河面运送过来的给养和援军坚持战斗，战斗的口号是“与伏尔加河共存亡！”日日夜夜的惊险恐怖，德国人就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的小山上，在失守地段的屋顶上，在街道上隆隆驶过的坦克里。战士利用每一家、每一个地窖浴血奋战，有时在大雨中或暴风雪中进行，无休止的炮击和轰炸，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市郊的雪地上留下了德军的败迹，一长串被击毁的坦克、自动火炮、榴弹炮、卡车、半履带式车辆等，蜿蜒向西，尤其是成千上万具穿着灰色军服的尸体，像垃圾一样，横七竖八地倒在静寂的弹坑遍地的田野上，绵延数英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冈定说，“我看我们最终不得不把这些死老鼠堆起来烧掉。我们正在处理自己的。德国人是不会回来埋葬他们的遗尸了。”

那天晚上帕格发觉自己在一个地窖里参加了一次俄国人不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条件下都摆得出来的盛宴，各式各样的鱼，也有点儿肉，黑面包和白面包，红酒和白酒以及取之不尽的伏特加，把厚木板桌子摆得满满的。参与这次盛宴的人包括军官、城市官员、党政官员，总共约十五人。席前的介绍草草了事，显然无关紧要。东道主是叶甫连柯，在兴高采烈的交谈、歌唱和祝酒中，贯串着三个主题：斯大林格勒大捷、对美国租借物资的感激以及迫切需要开辟第二战线。帕格猜想，他的到来可能就是这些大亨趁机轻松一下的借口。他也在这种深情厚谊和紧张情绪的重压下无法自持，他开怀畅饮，放量大吃，好像明天不会来临似的。

翌日清晨，一位副官在冰冷的黑暗中把他唤醒，模模糊糊的记忆使他摇了摇发涨的头颅。如果不是在梦境中的话，他曾和叶甫连柯摇摇晃

晃地穿过一条走廊，在分手时叶甫连柯对他说："德国人重新攻占了哈尔科夫。"

帕格仆仆风尘地走遍了饱受战火蹂躏的俄罗斯前线之后，莫斯科在他眼中简直像圣弗朗西斯科一样未受损伤、和平宁静、安然无恙、气氛欢快。尽管这里一些没有竣工的建筑物已被放弃而遭受风霜雨雪的侵凌剥蚀，车辆稀疏，交通不便，肮脏的冰块有如绵延不断的小丘和山脊，战时的荒凉随处可见。

他发现大使变得热情奔放。《真理报》已经把斯退汀纽斯的租借物资报告一字不漏地登了出来，并把开头部分登在第一版上！苏联报刊上一下子大量出现了有关租借物资的报道！莫斯科电台的广播几乎每天都有租借物资的消息！

在国内，参议院一致通过了《租借法案》有效期延长的决议，众议院只有少数人投反对票。斯坦德利大使敢于直抒己见，各方纷纷表示祝贺，使他应接不暇。美国和英国报章已经正式地尽管是客气地声明他发表的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总统也以模棱两可的开玩笑的口吻提到凡是当海军上将的人如果不是守口如瓶，便是说话过多，把这一起事件支吾过去。"老天爷做证，帕格，我这样做了，或许有朝一日我的脑袋要搬家，但老天爷做证，这样做能起作用！以后他们再想欺侮我们可得郑重考虑了。"

斯坦德利在斯巴索大厦的温暖舒适的书室里，一边吃着上等美国咖啡、白面包卷和奶油，一边讲了上面这番话。他起了皱纹的双眼炯炯有神，皱褶密布的脸部和脖子由于高兴变得通红。维克多·亨利还没来得及向他汇报此次旅行的任何情况，斯坦德利便已倾吐了这一切。帕格的汇报是简短的。他说他准备立即写份观察报告，送请斯坦德利过目。

"太好了，帕格。哎呀，列宁格勒、勒热夫、沃罗涅日、斯大林格勒！哎哟！老天爷做证，你把这块地面都踏遍了。你这么一来，可要把

费蒙维尔的鼻子整个刮掉！在这儿，他安安稳稳地坐在他的百货箱上，这个掌管租借物资的大老爷，从不走出去看看实际情况，而你刚一到这儿，马上就去现场打听到内部消息。真了不起，帕格。”

“将军，在这里我成了某个误会的受益者，他们以为我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老天爷做证，你的确是个有来头的人物。让我尽快看到那份报告。唉，德国人重新占领哈尔科夫是怎么一回事？那个该死的疯子希特勒真是打不死。昨天晚上瑞典大使馆里许多俄国佬都是垂头丧气的。”

帕格从堆在书桌上的信件中看见一只国务院的信封，信封一角有用红墨水写上的莱斯里·斯鲁特的名字。他首先拆阅罗达的来信。这次她的语气显然和以前那种做作的爱谈笑的语调不同。

“你在这儿的时候，亲爱的帕格，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使你感到幸福，上帝知道。但到了现在，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样看待我的了。”这句话是这几页情绪抑郁的来信中的主调。拜伦已经来过又走了，并告诉了她关于娜塔丽迁到巴登-巴登的消息，“你未能和拜伦见上一面，我为你感到难受。他是一个男子汉，一个十足的男子汉。你该感到骄傲。不过，他和你一样，有时会憋上一肚子无言的怒火。即使娜塔丽能带孩子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正如斯鲁特先生向我保证的那样，我看她也不一定能使他平息怒火。他为了孩子而忧心如焚，而且他认为是她误了他的大事。”

斯鲁特的信写在黄色的长信笺上。他没说明为什么用红墨水写信，这就使信里的也许只是有点儿耸人听闻的消息显得更加耸人听闻了。

亲爱的亨利上校：

外交邮袋确实方便。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你，还有一个请求。

首先提出这个请求。你知道，帕姆·塔茨伯利在这儿为《伦敦观察家》工作，她想到莫斯科去，的确，在这些日子里，一切重要的战况只有在那儿才能采访到。前些时候她提出签证申请。不批准。帕姆看到她作为记者的前途日渐渺茫，而她对她的工作产生了兴趣并且想干下去。

事情简单得很，你能够不能够，而且愿意不愿意助她一臂之力？当我建议帕姆写信给你时，她脸红了，并说没有任何希望，她说她做梦也不敢麻烦你。但我看到过你在莫斯科工作的情况，我认为你也许能帮她一下。我告诉她，我打算把她的处境写信告诉你，她听了脸更红了。她说："莱斯里，千万别这样！我不允许你这样做。"我把这话理解为英国女人口不应心的表现，其实她想说："呀，太好了！请你就这样办吧！"

人们永远弄不懂外交人民委员部为什么会充耳不闻或者恼怒在胸。如果你想找到其中原因，这大概与租借物资中四十架左右的眼镜蛇式战斗机有关吧。这批飞机原来是指定运往苏联的，但英国人设法把它们移作入侵北非之用。勃纳-沃克勋爵插手了这件事。当然，这也可能不是引起不快的原因。因为帕姆提起了这件事，我才顺便提一下。

现在谈谈我要说的消息。设法让娜塔丽和她叔叔离开卢尔德的尝试失败了，因为德国人把这伙人搬到了巴登-巴登，这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大约一个月以前，杰斯特罗博士患肠病，病情很危险，需要动手术。巴登-巴登的外科手术设备显然是不足的。一位法兰克福的外科医生给他做了一次检查，他建议把病人送到巴黎。他告诉我们，在欧洲，进行这种手术的最高明的医生在巴黎的美国医院。

瑞士外交部非常妥帖地处理了这件事。娜塔丽、杰斯特罗博士和孩子现在都在巴黎。德国人允许他们待在一起，他们显得十分通

情达理。很显然，博士的病情有点儿危险，因为已经引起了一些并发症。他开了两次刀，目前在缓慢地康复中。

对娜塔丽来说，巴黎肯定比巴登-巴登舒适得多。她受到瑞士的保护，而且我们又不是在和法国作战。还有其他一些美国人因为同样特殊的情况住在巴黎，等候在巴登-巴登举行的大规模的侨民交换，这些人将作为这次交换的筹码。他们必须向警方报到等等，但法国人对他们很热情。只要他们依法行事，德国人就不加干涉。如果埃伦和娜塔丽可以在交换之前一直待在巴黎，他们大概会使待在巴登-巴登那伙人歆羡不已。他们的犹太身份是个问题，我也不能假装我们不必为此感到焦虑，但这个问题在巴登-巴登也是存在的，也许更为突出。总而言之，我还是有点儿担心，不过如果我们稍微有点儿好运的话，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卢尔德那件事是值得一试的，结果未能如愿以偿，我为此感到遗憾。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你居然能得到哈里·霍普金斯的帮忙。

拜伦匆匆路过华盛顿时我见到了他。我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外貌和你很相像，他以前看起来像一个青少年电影中的演员。关于娜塔丽的事情，我也和你的妻子通了一次电话，谈得很久。这次谈话使她平静了一些。娜塔丽的母亲每星期都给我打电话，可怜的老太太。

关于我自己的情况，可以奉告的东西不多，而且都是不太好的消息，所以我就略而不谈了。我希望你能为帕米拉尽点儿力，她真的渴望到莫斯科去。

你的莱斯里·斯鲁特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

叶甫连柯将军没站起来，也没和他握手。他只是点了点头表示欢迎，同时挥手叫他的副官走开，并用那只假手做个手势让帕格坐在椅子

上。房间内看不见有任何点心或饮料。

“感谢你同意接见我。”

叶甫连柯点了点头。

“我期待拿到那份关于租借物资的统计摘要，你答应过要给我的。”

“还没准备好。在电话里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不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上星期你提起的那个和我一起来到莫斯科前线的记者埃里斯特·塔茨伯利。”

“怎么啦？”

“他在北非触雷炸死了。他的女儿继承父业，当了记者。她想申请到苏联来的记者签证，可是遇到了困难。”

叶甫连柯带着怀疑的神色冷冷一笑，他说：“亨利上校，这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签证处主管的事。”

帕格从容地面对这一意料之中的推托：“我希望能帮她一下忙。”

“她是你的特殊的要好朋友吗？”他以坦率的带有暗示味道的口吻说出“特殊”这个俄国字。

“是的。”

“那么，也许是我搞错了。这里的一些英国记者告诉我，她和空军少将邓肯·勃纳-沃克订了婚。”

“对的。不过，我们还是挚友。”

将军把他那只好手搁到书桌上那只假手上面，脸上浮现出一种在帕格看来是在“摆官架子”的神色：没有笑容，双眼半启，大嘴拉长。这是他惯常的模样，是一种好斗的表情。“嗯，正如我所说，签证不是我管的事。很抱歉，你还有其他事情吗？”

“你有你儿子在哈尔科夫前线的消息吗？”

“还没有。谢谢你的关心。”叶甫连柯一边站起来，一边以结束谈话的口吻说，“告诉我，你的大使还认为我们在掩盖关于租借物资的事实吗？”

“他对苏联报纸和电台最近的报道很满意。”

“那好。当然，有些事实最好还得隐瞒一下。譬如说，美国没履行诺言，给我们提供我们空军急需的眼镜蛇式战斗机，并让英国人调走了这些飞机。公布这些事情只能长敌人的威风。不过，你不认为盟邦之间这种失信行为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吗？”

“我没听说过这件事情。”

“真的？然而租借物资似乎是你的职责范围。我们的英国朋友当然害怕苏联变得过于强大，他们在想，战后怎么办？确实是很有远见。”叶甫连柯站在那里，双手放在桌面上，粗声粗气地讲了这些挖苦人的话，“温斯顿·丘吉尔在一九一九年曾试图扑灭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这样的政体，他无疑并没改变他那种不以为然的看法。那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不过，在这个时刻，对希特勒的战争又怎么样呢？即使是丘吉尔，他也想打赢这场战争吧！不幸的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杀死德国兵。你已经亲眼看到我们正在杀死该由我们去杀的一批德国兵。但英国人非常不愿意打德国兵。那些眼镜蛇式战斗机事实上是邓肯·勃纳-沃克勋爵设法弄走以便英国军队在法属北非登陆的。在北非并没有德国兵。”

在这一番怒气冲冲的长篇大论中，叶甫连柯每次重复“德国兵”的时候，他那种粗俗而轻蔑的语调叫人听了颇不好受。

“我说过我对这个情况一无所知。”帕格做出迅速而强硬的反应。关于帕米拉的签证问题，他已得到答复，但是现在的情况已远远超出那个范围，“如果我国政府不履行诺言，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至于丘吉尔

首相，在他领导下的英国人民单独对德作战整整一年，在那时候，苏联却在向希特勒提供物资。在阿拉曼和其他一些地方，他们也杀了该由他们去杀的一批德国兵。他们每次出动一千架轰炸机对德国进行的空袭，使敌人损失重大，并牵制了敌人的大批防空力量。像这次眼镜蛇式战斗机事件引起的任何误会肯定不应予以公布，而应在我们中间得到纠正。尽管发生了这种事情，尽管我们遭受了严重损失，租借物资也在继续提供。我们一支运送租借物资的护航队刚受到德国潜艇的攻击，蒙受了这次战争中迄今为止最惨重的损失。德国潜艇群击沉了二十一艘船只，数以千计的美国和英国水手在冰冷的海水里葬身鱼腹。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把租借物资送到你们手里。”

叶甫连柯的语气稍微温和了一些：“你已经向哈里·霍普金斯报告你和我们一起进行的访问了吗？”

“我的报告还没写完。我将把你们对眼镜蛇式战斗机所表示的不满记录在内。你的统计摘要也一并寄出。”

“你星期一可以拿到这份摘要。”

“谢谢。”

“作为交换，你能送我一份你给霍普金斯先生的报告吗？”

“我将亲自把报告的一份副本送给你。”

叶甫连柯伸出了他的左手。

帕格写了一份二十页的报告。斯坦德利将军看到这份内容丰富的有关租借物资的情报很是高兴，随即发出指示，将这份报告大量油印，以便在国内政界广为分发，包括送给总统本人一份。

帕格匆匆作书，也给哈里·霍普金斯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天晚上，他迟迟未就寝，不时啜饮伏特加提神，他打算在外交信使出发前一个小时把信投入邮包中。这种偷偷摸摸的绕过斯坦德利的做法令人厌恶，但

这毕竟是他的工作，如果说在他目前这种说不出一个名堂的职务中有什么东西可以算是他的工作的话。

亲爱的霍普金斯先生：

斯坦德利大使正把我的情况汇报转交给你以及其他人。这份汇报涉及我在尤里·叶甫连柯将军陪同下最近在苏联进行的一次为期八天的观察访问。我提供的全部事实都写在那份文件中了，应您的要求，我在报告里加上了一些“水晶球”的注解。

关于租借物资方面，这次访问使我深信，总统慷慨赠予的政策，即不要求补偿的政策，是唯一明智的政策。国会可以因为表现出它非常理解这一点而感到自豪。即使俄国人不是在大批地杀死我们的敌人，让我们提供的援助也带有一些吝啬的附加条件。这场战争终将结束，我们有朝一日必须和苏联共处。如果我们在把救生索抛给一个挣扎于深水中的人以前就开始对救生索的价格讨价还价，那个人可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他绝不会忘记。

在我看来，俄国人正在开始打断希特勒主义的脊柱，但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我常常在想象这样一幅景象：日本人在我们的太平洋沿岸蜂拥登陆，席卷我们的半壁江山，杀掉或俘虏了大概两千万美国人，劫掠了我们所有的粮食，搬走了工厂，把几百万人送回日本去当奴隶，并到处进行破坏和犯下暴行。这些大致就是俄国人正在经历的情况，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并卷土重来这个事实是令人惊异的。租借物资无疑起到一定作用，但对一个缺乏勇气的国家来说，这种援助是无济于事的。叶甫连柯让我看到几个穿上租借物资的新军服的士兵，然后他不加渲染地说：“俄国的躯体。”就我而言，这一句话就说出了租借物资的全部意义。

不过，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德国人的战争成果。我们可以在地图上看到这些情况或者在其他地方读到这方面的报道，但是沿着一条

一千英里长的战线飞行并目睹真相是另一回事。考虑到希特勒在从挪威到比利牛斯山脉的西欧也部署了强大的兵力，并在北非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同时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潜艇战役——我并没访问过高加索，单单那个地方就是另一条奇大无比的战线——这种对一个幅员比德国大九倍、人口多一倍的高度工业化和军事化的国家进行持续的猛攻，确实使人惊异不止。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也是最可憎的）军事业绩。我们和英国人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参与能够消灭这支可怕的掠夺成性的力量吗？我感到怀疑。再说一次，总统不惜代价的务必使苏联继续作战的政策是唯一明智的政策。

这就产生了单独媾和的问题，有关这一点你已明确地要求我做出判断。不幸的是，苏联使我感到困惑，它的人民、它的政府、它的社会哲学，总之，它的一切都令人不解。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

我不认为俄国人热爱或是喜欢他们的共产主义政府。我倒认为，一次误入歧途的革命所造成的后果使他们无法摆脱这个政府。尽管宣传掩盖了真相，我认为他们也意识到斯大林和他的残暴的一伙在战争开始时铸下了大错，后来又几乎输掉战争。或许有朝一日这个伟大的有耐心的民族将会向这个政权算账，正如他们向罗曼诺夫皇族算账一样。与此同时，斯大林继续掌权，行使严酷的雷厉风行的统治。他将做出有关单独媾和的决定。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人民将唯命是从。没有人会反叛斯大林，在看到德国人在这儿的所作所为之后，没有人会这样做。

在这个时刻，单独媾和将是背信弃义的，而我置身于俄国人之中，意识不到也不担心这种背信弃义。对战争的厌倦是另外一回事。德国人重占哈尔科夫所表现的重整旗鼓的力量是不祥的。我问自己，为什么俄国当局允许我进行这次非同寻常的访问？叶甫连柯将军为什么邀请我到他儿媳妇在列宁格勒的肮脏的公寓去并要她告

诉我关于围城的恐怖故事？可能是使我们抱怨俄国人忘恩负义的做法显得可耻，也可能是为了使我深切地感到——正如我在正式报告里所描述的那样，我被当作你的非正式助手——俄国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这里提出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的暗示——有时是含蓄的，但经常是赤裸裸的——简直是没完没了。

我在太平洋经历过一些残酷的战役，但那主要是职业军人的战争。这里的战争是总体战，两个民族全力以赴，各自掐住对方的颈静脉。俄国人在为自身的生死存亡而搏斗时并不是为了帮助我们，但这场战斗正起着这个作用。《租借法案》好像是一项天授的政策，它具有莫大的历史意义。但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仍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人们经受这种牺牲的忍耐总是有个限度的。

我的“水晶球”告诉我的东西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能够使俄国人相信，我们正认真考虑不久后将会在欧洲开辟一个第二战线，我们就不必担心他们会单独媾和。否则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你的诚挚的维克多·亨利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关于眼镜蛇式战斗机的问题，”帕格说，“是在第十七和十八页上。”

这是过了一个周末之后。现在他和叶甫连柯正在交换文件，叶甫连柯拿到他的报告的一份副本，装订成厚厚一册的文件。帕格迅速地翻阅了一下叶甫连柯的摘要，他看到一页页的数字、图解和表格，而且有整页的密密麻麻的俄文说明。

“嗯，我自己当然不能阅读你的报告。”叶甫连柯的语气像闲话家常一样，但有点儿急忙匆促。他把报告塞入那只放在桌子上的公事包里，

他的皮里子大衣和一只旅行袋放在沙发上，“我要到南方前线去，我的副官将在飞机上一边阅读，一边翻译给我听。”

“将军，我还有一封写给哈里·霍普金斯的私人信件。”帕格从他的公事包里又抽出一些文件，“我为你特地自己把它译成俄文，尽管我不得不借助字典和语法书。”

“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有很好的译员。”

“我们也有，我不想给你留下一份。如果你愿意看一下然后还给我，这就是我准备这份俄文译稿的目的。”

叶甫连柯似乎有点儿迷惑不解，而且起了疑心。接着他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对帕格悠然一笑：“好呀！就是因为这种小心谨慎的保守秘密的做法我们经常受到指责。”

帕格说：“这种做法可能是会传染的。”

“不幸的是，我现在时间不多，亨利上校。”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你回来后再说吧，那时我将听你吩咐。”

叶甫连柯拿起电话，急促地咆哮了几声，然后挂断电话，并伸出手来。帕格把译好的信给了他。他把一根香烟插进假手上的钢夹，一边苦笑着，一边开始读信，慢慢地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恶狠狠地朝帕格瞪了两眼，就像上次他在列宁格勒的公寓里那样。他翻到了最后一页，坐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瞧了一会儿，然后把信递还给帕格。他脸上毫无表情：“你的俄语动词还得下点儿功夫。”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我愿意转达给哈里·霍普金斯。”

“我要说的也许你不爱听。”

“那没关系。”

“你对苏联的政治理解非常肤浅，很有偏见，而且非常无知。现在

我该走了。”叶甫连柯站了起来，“你曾问到我儿子在哈尔科夫前线的情况。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很好。”

“这真的使我感到高兴。”

叶甫连柯在电话里大声发出一道命令，接着把假手首先伸入袖子管，开始穿上大衣。一位副官走了进来，拿走了他的行李。“至于帕米拉·塔茨伯利小姐，她的签证已经发出。你的司机会送你回公寓。再见。”

“再见。”帕格说。帕米拉的事来得过于突然，他来不及做出反应。他以为叶甫连柯伸出那只好手是为了和他握别，但那只手一直伸到他的肩膀上捏了一下，时间虽然短暂，却也够痛的。叶甫连柯转身走了。

第六十二章

班瑞尔·杰斯特罗、萨米·穆特普尔和一〇〇五特别分队的其他犹太人正在安装的钢轨上不会有机车通过，堆在附近的沉重枕木也不会用来支撑滚滚向前的列车。这些钢轨原来是准备用于修理路基的，但布洛贝尔上校已经决定给它们派一个别的用场。

曙光初露，这个特别分队便来到工地，把钢架竖起。这种钢架就是一〇〇五行动取得成功的秘诀。对一个像鲍尔·布洛贝尔这样的职业建筑师来说，这是一项很容易设计、建筑和使用的简单工程，但是奥斯威辛和其他集中营的笨蛋们不能够领会其优越性。布洛贝尔已经把钢架图样的一些副本送给各个集中营司令官。迄今为止，他们的兴趣不大，尽管奥斯威辛有个名叫霍斯的家伙表示愿意尝试一下。这种构架为他的尸体处理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成了一个影响健康的严重问题，为此他也一直在诉苦埋怨，并且还要找出各种借口来推脱责任。但在布洛贝尔为他描述这个玩意儿如何使用的时候，这个家伙显然弄不懂其中道理，但他又不肯承认自己一窍不通，只能一味点头微笑，支吾过去。他只不过是一个管理集中营的老手而已，没有文化，脑子又不开窍。

这天早上开工时，布洛贝尔上校已来到工地上。这是不寻常的。操作程序是早已安排好的，而且新近来自奥斯威辛的这个分队——终于是一帮壮健的犹太人，在一些伶俐的工头儿带领下肯埋头苦干的家伙——也一学就会。通常在这个时刻，布洛贝尔总是在他的篷车里，如果这支小分队不是在边远的原始森林地带，他也可能还在市区的住宅里开怀畅饮荷兰杜松子酒以驱散清晨的寒气呢。这是一项孤单乏味的工作，反复不停地操作，令人厌烦，整个神经系统都受折磨。党卫军人员只能在晚上领到他们的配给荷兰杜松子酒，在工作时间里，他们必须盯住那些犹

太人。犹太人的逃亡率很高，比布洛贝尔向柏林汇报的还要高。军阶带来一定的权利，党卫军的这位布洛贝尔上校喜欢在一天之始喝上几杯，但今天早上不同寻常，他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

这个坑是昨天打开的。幸而晚上的雪下得不大，一排排的尸体，上面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花，可能有两千具，是中等规模的活儿。跟往常一样，气味实在难闻，但低温和干雪把这股恶臭压低了些，而且钢架设在上风处，这样也好一些。布洛贝尔看到钢架这么快就搭好了，很是快慰。犹太工头儿“萨米”想出了个好主意，把号码刻在钢轨上，这样便于分辨和配合，半小时不到就能全部做完，拴住、紧固后便可投入使用。用钢横梁把钢轨连在一起，形成狭长的牢固结构，就像把一段路轨架在支撑架上一样。接着就是堆砌工作，一层枕木、一层尸体和浸透燃油的破布，木柴、尸体，木柴、尸体，再加上一两排沉重的钢轨来压住下面堆叠起来的东西。这样如法炮制，直到你把坑里的尸体全都堆上去，或者焚尸堆已经摇摇欲坠时为止。

布洛贝尔这次莅临现场观看的是那个新实施的搜查程序，掠夺财物的行为最近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带都是明斯克周围的早期墓穴，埋葬着一九四一年历次处决的死者。那时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干，数十万犹太人一批一批地拖出来枪决，连同他们身上的衣服一起被埋掉，甚至不加以搜查。遍布白俄罗斯各地的万人冢里埋藏着指环、表、金币和陈旧的纸币，也有大量的美元。变黑的凝血把纸币浆得硬邦邦的，但它们还是一样值钱。在这些腐尸的肛门或阴户里，你有可能找到贵重的宝石。这种差事可不是好玩的，但值得这么干。有些地方的当地居民已经开始盗墓，为了打击这种活动，布洛贝尔不得不枪杀了几个儿童，因为他们很像是干这种鬼把戏的能手。德国需要一切能弄到手的财富以继续进行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在国内，人民正在为元首收集坛坛罐罐，而在这里，在所有这些正在腐烂的、现在必须付之一炬的垃圾中，埋藏着真正的宝物。

直到今天以前，对这些宝藏人们只是随便收集一些，大部分都漫不经心地付之一炬，有一部分到了党卫军下级人员的口袋里，有一些犹太人贪婪成性，胆大妄为，甚至在偷窃时被当场抓住。布洛贝尔怀疑，那些脱逃的人可能是以偷窃来的珠宝或钱财贿赂了警卫。在执行这种勤务时，党卫军的士气和军纪往往会低落和松弛下来。他认为有必要杀一儆百，于是枪决了七个身强力壮的犹太人，对工作队来说，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他对新作业制度的实施进行了观察。太好了！搜查身体的犹太人，收集赃物的犹太人，登记货物的犹太人以及用钳子拔金牙齿的犹太人全部在党卫军的严密监视下对一个接一个传上来排列在雪地上的尸体有条不紊地工作。

格赖泽尔中尉负责指挥这项工作。从现在起，在一〇〇五特别分队从事肃清一九四一年的各个墓穴的整个时期，这个年轻小伙子不做其他工作，专门照管布洛贝尔称之为“经济程序”的工作。格赖泽尔是一个来自布雷斯劳[1]的漂亮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优秀的党卫军典型，布洛贝尔乐于和他进行哲学上的探讨。他以前是一个取得大学学位的会计师，因此可以依仗他来进行这项工作。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即将向柏林的中央银行金库汇出大量财物，而布洛贝尔的提升档案中理所应当要把这一笔记上。

搜查工序使整个加工过程拖长了一些，但是没他原来估计的那么长。墓穴里大多数都是穷人，身无长物。问题是，你没办法知道到底哪一个人身上有东西。上校下达的命令是“全部搜查，小孩也不放过！”把贵重物品藏在小孩身上是犹太人的惯技。

好啦，一项任务完成了！

工作结束了。被搜劫一空的尸体全部堆在铁路枕木和钢轨上。当那些犹太人爬上梯子把废油和汽油倾泻在焚尸堆上时，布洛贝尔朝他的司机挥了挥手。用于焚尸的汽油越来越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这

一点，德国军队越来越苛刻，正像它从不肯派遣足够的士兵为每个工地布置一条警戒线一样。没有汽油就没有火焰，闷火可以烧几天几夜，弄得不可收拾。但今天汽油很充裕，看起来不消多久，一千多个早已死掉的犹太人就可以化作熊熊烈火。布洛贝尔在灼热的气浪冲击下不得不稍微后退。

他驱车回到他的篷车那里去。他一边把一杯又一杯的烈酒往下灌，一边草拟一份送往柏林的关于他的工作方法的报告，把这些事情记录在案是有好处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抢占发明钢架的功劳。他写了一份关于钢架的长篇报告，指出尸体的火化，尤其是陈尸的火化，主要问题在于为火焰提供足够的氧气。在奥斯威辛的那些露天地坑——唉，他自己也曾用过露天地坑——速度慢，在夜间，老远就能看到火光，而且由于氧气到不了底部，油和汽油的消耗量四倍于使用钢架时的用量。切尔姆诺的地坑燃烧时发出鲜红的火焰，三天不绝，而且尸骨的处理仍然是个大问题。在他看来，地坑的唯一好处是它胜过焚尸炉。

他为反对奥斯威辛的焚尸炉曾费尽口舌，结果还是徒劳。对于这种工作，他比任何人都更熟悉，但让它见鬼去吧！毒气室的想法是无可非议的，它能大批处理犹太人，既从容，又稳当。但这套设备的设计者愚不可及，它用毒气杀人的能力是火化能力的四倍，高峰时间内负载过重，必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好吧，就让那些在柏林的自作聪明之辈去浪费金钱、消耗珍贵的原料和机器吧。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任何烟囱的衬里都经受不了几十万具尸体燃烧时所产生的高温，昼夜不停地焚烧几百吨死人肉所产生的高温。那些庞大的、复杂的结构只能带来麻烦。愚蠢透顶，外行的结构，外行的处理技术！距离现场一千英里之遥的官老爷凭空想象出来的奇特的设备，而他们真正需要的只不过是上帝的新鲜空气和鲍尔·布洛贝尔的钢架。

取决于风力的大小，钢架上焚尸的时间有时只需两个小时，有时则长达十个小时。几个犹太人站在焚尸堆旁用铁耙处理噼啪作响的火堆，

在狭长的地坑下面，杰斯特罗和穆特普尔等其他犹太人把更多的尸体一个一个地传送上来。天又开始下雪了。在漫天飞雪中，黑色的浓烟和红色的火舌缭绕上升，煞是好看，如果谁在这儿还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如此美景的话。不过那四十多个持枪围着工地的党卫军却感到厌烦，冻得发麻，期待着换班，而这伙犹太人——那些神志尚清、还能觉察到周围事物的犹太人——像牛马一样在干活儿。

这些犹太人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变成毫无血性的疯子了。他们工作，因为不工作就没得吃，不工作只有饿死和挨揍。他们掘开散发出恶臭的万人坑，到下面去搬运那些干枯腐烂的尸体。他们戴上皮手套接触那些尸体时，有些尸体会瓦解成几段，吃得胖胖的蛆虫纷纷落下来。他们日复一日地把惨遭杀害的犹太同胞堆在尸堆上，然后点火焚烧。这种工作使他们难以忍受，心里无法支撑下去，最后垮了下来，和腐尸一样分崩离析。对警卫来说，这些驯良的、机器人般的疯子和家畜一样不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党卫军就是这个样子用叱责和对待狼狗的态度来对待这小队人马的。

但不是所有人的精神和思想都已泯灭。他们当中不乏意志坚强、决心要活下去的人，他们也听从党卫军的指挥，但心明眼亮，随时注意保护自己。对杰斯特罗和穆特普尔来说，在坑底干活儿也有好处，只要能够硬得起心肠整天和那些软绵绵的、嘴巴张开瘦骨嶙峋的尸骨打交道，党卫军准许你用一块布掩住鼻子和嘴巴，而他们自己反正既不爱看这种景象，也不想嗅到这种气味，总是站在离开地坑一段距离的地方。做苦役的奴隶如果在工作时说话，会被就地格杀勿论，但杰斯特罗和穆特普尔两人在口罩的掩护下经常进行长时间的无拘束的谈话。

今天，他们又在争论一个老问题。班瑞尔·杰斯特罗反对在这里设法逃亡。的确，他熟悉这一带的森林，他知道游击队出没的小路和藏身的地方，他甚至记得一些老的口令。萨米·穆特普尔的论点是：这里是杰斯特罗的土地，在这里设法逃亡是很理想的。

但班瑞尔想得比较远。这不仅仅是逃入森林去保全性命的问题，他们的任务是把奥斯威辛的照片和文件送到布拉格。在那里，抵抗运动能够把这些材料送到外界，尤其是美国人的手里。但一〇〇五特别分队一直在移动，而且离布拉格越来越远，如果在这里逃亡，他们必须在德军防线后面穿越森林，穿过整个波兰。有些波兰人是不错的，但森林中的波兰游击队有很多是不友好的，他们甚至会杀害犹太人，而且村子里的波兰人也靠不住，他们可能会告发犹太人。班瑞尔听到一些党卫军军官在交谈时提到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即将调到乌克兰去，乌克兰距离布拉格比这儿要近几百英里。

穆特普尔信不过党卫军军官的无稽之谈，调动不一定能成为事实，他要采取行动。在他们蹒跚地走下坑中小道，怀着他们的敬意抬起每一具长满蛆虫的尸体，传上去交给地面上等在那儿的人时，说话的主要是他。如果尸体开始分解，他们就做个手势，让上面递给他们帆布袋把尸体兜住。

在他们进行这项工作时，班瑞尔·杰斯特罗为死者吟诵赞歌。他背得出祷告文，每一天，他把总计一百五十章的祷告文从头到尾背诵好几次。死人并不使班瑞尔害怕，曾经他在安葬会任职时，他为许多死者洗涤和整饬以便安葬。在这里，长期埋在泥土里的尸体发出的恶臭以及使人作呕的情况无损于他对死者怀有的深切感情，他们如此惨死，他们委实是无可奈何。这些可怜的犹太人。许多尸体上还有明显从可见的弹孔中流出的一条条黑色血痕。

对班瑞尔·杰斯特罗来说，这些腐烂的尸体拥有死者所有的悲伤、恐惧和甜蜜。可怜的冰冷无言的机体，一度是生气勃勃温暖幸福的生物，而今失去了上帝赋予的灵性，静止而无声息，但有朝一日终将再生于上帝指定的时刻。犹太教就是这样教诲信徒的。他怀着深情一边干着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一边悄没声儿地背诵圣诗。他无法用清水为这些死者进行正统的洁身，但火焰也能洁身，圣诗也能使他们的灵魂安

息。希伯来的诗句在他脑子里镌刻得很深，以至于他在倾听穆特普尔讲话的时候，或者停下来争辩两句的时候，也不会漏掉圣诗里的片字只语。

穆特普尔开始使他提心吊胆起来。萨米是健康的，他本来就很结实，而且一〇〇五特别分队让他的掘墓人吃得不错，直到（他们全都心中有数）轮到把他们枪决并放上钢架烧掉的那一天。不久以前，萨米还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过他现在确实有点儿语无伦次了。今天，穿越森林横穿波兰的想法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他要把特别分队里最健壮的犹太人组织起来，集体逃亡，并夺取警卫的一些枪支，在跑进森林之前尽量多杀几个党卫军。

萨米越讲越激动，透过布口罩的呼气形成危险的泄露真情的雾气。目前的情况与奥斯威辛截然不同，他争辩道。没有装上电网的围墙，党卫军是一帮又笨又懒、醉醺醺的漫不经心的家伙。士兵组成的警戒线离得很远，而且他们只是提防农民走近墓地。他们在逃跑前可以杀死十几个德国人——或许二十几个——如果他们能够夺取两三挺机枪的话。

班瑞尔回答说，如果组织一次暴动并杀死十多个德国人会有助于逃亡，那很好，但怎么办得到呢？他们每接触一个犹太人，都会增加被出卖和抓住的概率，不声不响地溜走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干掉一些德国人，必然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并使白俄罗斯的宪兵部队全部出动追捕逃亡者。如此行动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时，萨米·穆特普尔正从墓穴里把一个身穿淡紫色衣服的小女孩递上来。在她脸上可以看到微绿色的皮肤碎片掩盖着她那颗凝视前方露齿而笑的骷髅，她乌黑拂垂的长发富有女性美。“为了她。”他在上面一个犹太人接住这个女孩时说。他瞪了班瑞尔·杰斯特罗一眼，口罩上边露出的睁得大大的炯炯发光的双眼比死女孩的脸更可怕。

班瑞尔没搭理他。他把尸体一具一具地举起——这些死了很久的犹太人很轻，只要抓住腰部就能一下子轻松地举起来，让上面的人接住

——同时继续悄没声儿地背诵圣诗。只有这样，班瑞尔·杰斯特罗才能维持清醒的神志。他在做丧葬承办人的工作，宗教信仰给予他力量，使他能够忍受这样阴沉的恐怖。他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犹太人会如此悲惨地死于非命，在很大程度上，上帝必须对此负责！然而上帝并没干这些事情，是德国人干的。为何上帝不显灵以制止德国人的暴行？也许是因为这一代人不值得上帝显灵吧。于是这样的事情便畅行无阻，德国人因此得以在整个欧洲恣意肆虐，屠杀犹太人。杰斯特罗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空想之中，但他的心灵总是不会超出这具狭小的自问自答的松鼠笼，他尽力抑制这种空想。

穆特普尔沉默了很久以后说："我打算今晚先跟古坎德和芬克尔施泰因谈谈。"

这样看来他是真想干了！

能够对他说些什么呢？穆特普尔和杰斯特罗同样清楚，在这些排成一长行的活犹太人正在里面把死犹太人传到地面上的墓穴周围，在这火焰逐渐熄灭、即将变成灼热余烬的焚尸堆周围，手持冲锋枪的一圈儿党卫军站在那儿，随时准备射击。如果他们解开系住狗群的皮带，这些狗会把任何走动的囚犯咬死。这种工作通过不同的途径改变了人性。有些人疯了，班瑞尔理解他们。有些人一直在偷窃尸体上的财物，或者——通常就是盗窃财物的那些人——拍党卫军的马屁，告发其他犹太人，或做任何事情来换取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舒适、更多的活命机会，他甚至理解这些人。上帝没给人那样坚强的天性以承受德国人的所作所为。

奥斯威辛中恃势欺人的犹太头目，华沙以及其他城市里有权决定谁该上火车、有权保护自己亲友的犹太官员都是德国人兽性暴行的产物，他能够理解这些人。德国人那种不可思议的疯狂的凶残实在难以忍受，它把正常人变成了凶恶的野兽。现在躺在这些墓穴里的几十万犹太人在当时都是温顺地列队走向地坑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年迈的双亲等所有的人在一起，站在地坑边缘上听候枪决。为什么？因为德国人已经超

出了人性的限度。这种出乎意料的暴行使人神经麻木。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谁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干出这种事来。站在地坑边缘，面对德国人或他们的拉脱维亚或乌克兰刽子手指向他们的枪口，这些身穿衣服或一丝不挂的犹太人大概还以为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误会、一次戏弄或者是一场噩梦。

现在穆特普尔要进行战斗。那好，也许这是个办法，但要头脑冷静，切勿头脑发热，轻举妄动！班瑞尔在游击队的时候，他们杀过一些德国人，但穆特普尔说的是一种自杀的冲动。他所做的工作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他确实想一死了之，不管他自己知道不知道，而这是不对的。他们没权利从死亡中求得解脱，他们必须到布拉格去。

“就是他！”穆特普尔怀着深仇大恨用嘶哑的声音说，“就是他！”

一个党卫军来到地坑边缘，腋下夹着枪。他朝下面望了一眼，打着哈欠，接着拖出一条灰白色的阴茎，朝尸堆上撒尿。就是这个家伙每天都这样干，通常一天几次，要么他以为这是一种有趣的举动，要么这是他表现对犹太人的轻蔑的一种特殊方式。他是一个长相并不难看的德国青年，狭长的脸，浓密的亚麻色头发，还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除此以外，他们对他一无所知，他们都管他叫“撒尿”。他行军到工地或者离开工地的时候，看上去跟其他的党卫军一样暴戾严酷，但他不是一个专门寻找借口要犹太人吃苦头的虐待狂，他就是喜欢在死人身上撒尿。

穆特普尔说：“我要杀的就是他。”

后来，当他们两人同在一个处理人骨的小队，正从冒烟的灰烬中耙出余热尚存的碎骨块或整块锁骨、腿骨和颅骨把它们送进碎骨机的时候，穆特普尔用肘碰了一下杰斯特罗。

“就是他！”

在坑边，这个党卫军又在小便，他选择的是一个还躺着尸体的地点。

穆特普尔重复了一遍："我要杀的就是他。"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昏暗下来，寒气逼人。这天的钢架上最后一次火焰快要全部烧完，摇曳的火光照亮了一些犹太人的脸和手臂，他们正忙于在余烬中把骨块耙出来。卡车已经开到，这个墓穴离城区太远，不能让特别分队来回步行，这并不是为了要照顾犹太人，而是因为时间宝贵。布洛贝尔为此挨过批评，某个爱挑剔的党卫军督察员曾说过，布洛贝尔为了接送犹太人而耗用了宝贵的汽油，但他脸皮厚，照样我行我素。只有他才认识到这项工作真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比派给他这项任务的希姆莱更了解这项工作，因为他是现场指挥官，那些行刑队留下来的所有地图和报告都在他手里。

于是这批犹太人乘车返回明斯克的一个废弃牧场上的牛棚。在俄国占领区当然不会还有牛马，德国人早就把它们运走了。布洛贝尔这支远征的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可以很方便地把犹太人安顿在这个畜舍或那个牲口棚里，而党卫军小分队则只要随心所欲地把俄国居民扫地出门就行了。随军食堂需要的食物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德国军队在这方面是非常吝啬的，但布洛贝尔属下的一些军官已经成为征集食物的老手，他们善于凭其敏锐的嗅觉发现当地居民的食物，并征用这些食物。即使在苏联这一灌木丛生、受到严重破坏的地区，食物还是有的，人总归要吃的，你只要知道如何把他们贮存的食物弄到手就行。

在火焰发出的最后微光里，格赖泽尔中尉亲自把从尸体上搜集到的财物锁在党卫军用来运送秘密文件的笨重帆布袋里。

明天还是这件讨厌的工作，还得继续干，毕竟是一个很深的墓穴，还剩下两层尸体。得花半天工夫去清尸体，把灰铲进去，再用泥土把穴口填平，然后撒上青草种子。到来年春天，要找到这块地方可就不容易了。两年之后，灌木丛将会盖没这片土地，五年后，树林里新生的树木将把一切痕迹消灭干净，就是这么回事。

布洛贝尔上校的汽车开了过来。在暗淡的火光里司机走下汽车举手敬礼。格赖泽尔中尉必须立即去向上校报告，汽车就是来接他的。格赖泽尔感到意外，也有点儿担心。上校看起来对他颇为垂青，但上级的召见也有可能不是好事。大概这位上司需要一份有关“经济程序”的报告。格赖泽尔把那些帆布袋交给他的军士长保管，自己带走了钥匙。汽车载着他驶向明斯克。

格赖泽尔多么想在向上级汇报之前先洗一次澡啊！尽管你远离地坑、尸体和烟雾，也还是没有用，恶臭渗透了工地周围的空气。它缠住你的鼻神经，即使是浴后坐下来试图享受一顿晚饭的时候，你还是闻得到这种气味。苦差事啊！

格赖泽尔中尉在向一〇〇五特别分队报到的时候带有上级对他的忠诚和智力所做的高度评价。他的父亲是个老国社党员，邮局的最高级官员。格赖泽尔是在希特勒运动里成长的，在一次秘密的党卫军集训中他初次听到要对犹太人采取特殊手段时，他觉得这个概念难以接受。不过现在他懂了。可是他在执行一〇〇五特别分队的任务时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要隐蔽和消灭这些墓穴？相反，一旦新秩序确立之后，这些地方应该竖起纪念碑，表明这儿是人类公敌丧生的地方，他们死在西方文明拯救者德国人手中。有一次他大胆地向上校吐露过这种想法。布洛贝尔解释道，人类的新时代一旦开始，所有这些坏人以及他们引起的世界大战就必须忘记得一干二净。这样，天真无邪的儿童才能在一个幸福的、没有犹太人的世界里成长，他们的脑海里完全没有关于苦难的过去的任何痕迹。

但格赖泽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世界人民对欧洲一千一百万犹太人的遭遇将会有怎样的想法？难道他们就全都化为乌有？布洛贝尔宽容地向他微笑，并劝这个小伙子重读一遍《我的奋斗》里有关群众的愚昧和健忘的章节。

傍晚时分，布洛贝尔上校已经喝了不少酒，他趁等候格赖泽尔的时

候专心致志地查阅他的党卫军乌克兰地图。他觉得这位青年军官那种天真烂漫的忠心耿耿非常可爱。布洛贝尔不能把一〇〇五行动的真相告诉格赖泽尔，他自己倒是有所猜测的，只是从来没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个真相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现在认为德国可能要输掉这场战争，他正在采取方法去维护德国的声誉。布洛贝尔觉得德国元首非常聪明。人们可以希望，尽管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尽管受到斯大林格勒的沉重打击，元首还是能渡过难关的。不过，战争可能以失败告终，现在已经到了预做准备的时候了。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灭绝犹太人将永远是德国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两千年来，欧洲各国力图改变这些人的信仰，或者把他们隔离开来，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去。然而，在元首上台后，这些犹太人还在那儿。只有一〇〇五特别分队的队长才能充分认识到阿道夫·希特勒的伟大之处。希姆莱说过："我们永远不能让世界人民知道这件事。"即使是无言的尸体，也不能让它们存在下去。否则，那些腐朽的民主国家一旦知道真相，它们对德国采取特殊措施对付犹太人这件事将会装出一副圣洁的惊骇模样，尽管犹太人对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用处。至于布尔什维克，他们当然要利用一切可以使德国信誉扫地的事进行粗俗的歪曲宣传。

总而言之，一〇〇五特别分队成了德国这个重大而神圣的秘密的保护人。事实上，他们是成了德国国家荣誉的保护人。他，鲍尔·布洛贝尔，在维护德国荣誉这一点上归根结底可以与这场战争中最驰名的伟大将领相媲美，但他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永远也不会带来它理应受到的赞扬。他是一个必须默默无闻地工作的德国英雄，不管是醉是醒，他都是这样想的。在他自己心目中，他不是一个管理集中营的歹徒，完全不是，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专家，在和平时期是一个独立经营的建筑师，一个忠诚的德国人，他懂得德国的世界哲学。他正在全心全意地执行这项要求严格的战斗任务，执行这个任务确实需要具备钢铁的神经。

格赖泽尔到达了上校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所房子之后发觉，布洛贝尔无意听他就“经济程序”进行汇报，一则重大的消息在等着他。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将开赴乌克兰，上校一个月来一直唠唠叨叨地要求柏林下达命令。布洛贝尔此时心情异常愉快，他倒了一大杯杜松子酒，硬要这位青年军官喝下去，后者也乐于从命。布洛贝尔告诉他，在乌克兰那边，工作将能顺利展开，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地方。他当过C作战小组的指挥官，从一开始他就坚持必须绘制像样的地图和准确的尸体统计报表。因此，在乌克兰的清除工作可以有系统地进行。现在这种为寻找墓穴而到处摸索的做法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了，而且北方的土地还处于冰冻状态，这样干笨透了。在他们把乌克兰打扫干净之后，他将选派一名军官返回柏林，把A和B作战小组杂乱无章的记录、地图和报告全部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然后这名军官将回来预先把北方的每一个墓地找出来，并做好标志。

格赖泽尔怦然心动，希望布洛贝尔是派他回柏林，但事情不是这样，布洛贝尔为他安排了另外一个任务。在乌克兰的都是些巨大的墓穴，比格赖泽尔见到过的大得多。在那里，一个钢架完成不了任务，他们需要使用三个钢架才能取得最理想的效果。格赖泽尔要从这一队人中抽调一百名犹太人组成一个支队，配以适当数目的党卫军警卫，并带领他们立即到基辅的德国驻乌克兰专员办公室报到。布洛贝尔将授以领用钢轨及使用一所翻砂厂的必要的绝对优先权。犹太工头儿“萨米”是一个搞结构的专门人才，因此格赖泽尔在一个星期的期限内制成这些钢架是没有困难的。布洛贝尔要求这些钢架能在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到达基辅前制成，到时可以交付使用。在此期间，这个分队将出发清理明斯克以西今天才发现的另一个小型墓地。

格赖泽尔有些胆怯地探询一下在这个新墓地如何执行“经济程序”。没有什么可干的，布洛贝尔答道，那个墓穴里的尸体都是赤身裸体的。

但明斯克火车站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布洛贝尔上校把工作队调往乌

克兰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耽搁。

早上九时左右，列车已经误点两个小时，月台上那些身穿条纹囚衣分成两行从月台一端排列到另一端的犹太人站在那儿打盹儿，一些党卫军警卫聚拢在一起闲谈以消磨时间。就在这个时刻，从犹太人当中蓦地冲出一个彪形大汉，他从一名警卫手中夺取了一把机枪，并开始射击！没人知道他抢了哪一个警卫的枪，因为好几个警卫应声倒下，他们的枪咔嗒咔嗒地落在月台上，但其他的犹太人来不及捡起地上的枪来大干一番。从月台两侧，党卫军警卫狂奔过来，不停地把子弹射进萨米·穆特普尔的躯体。他倒在血泊中，手中仍旧紧握那挺机枪，鲜血从他的条纹囚衣上不断流下来。幸免的警卫围着他疯狂扫射，把他的身体打得满是窟窿，可能有一百颗子弹打进了他已经没有生命的身体。他们用皮靴踢他、踏他，在月台上把这具尸体踢来踢去。在一百个吓得目瞪口呆的犹太人面前，他们一再猛踢他的脸部，直至把他的脸踢成一摊血肉模糊的血浆和碎骨。然而，他们还是不能把这张被摧残的脸上那副笑嘻嘻的模样踢掉。

四具党卫军的尸体躺在月台上，手足伸开。一个负伤的警卫在爬行，像女人那样哭哭啼啼，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血迹。他就是那个小便的人。过了片刻，他也一动不动地横睡在轨道上，和他生前用小便亵渎过的任何一具尸体一样，从伤口喷出的血液染红了钢轨和枕木。

在他的报告里，格赖泽尔把这件意外事件归咎于负责指挥武装警卫的那个军士。这些警卫聚拢在一起，而不是按规定要求那样沿着这两行犹太人分散站立，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萨米”这个犹太工头儿受到特别优待，他领取一份特殊的口粮配给。这次事件再次表明这些下贱的犹太人完全是不可逆料的。因此，在对待他们时，应该和对待野兽一样，采取最严厉的、具有最高度警惕性的措施才是唯一可靠的办法。

分队扛着尸体从车站步行回来。死掉的党卫军警卫被留在明斯克，

以便在一个德国军人公墓里按军人仪式安葬。穆特普尔那具血淋淋的弹痕累累的遗骸装上了卡车和犹太人一起运回墓地，和当天钢架上的尸体同时火化。班瑞尔·杰斯特罗看到了尸体，从坑里的窃窃耳语里也听到了事情的经过，他随即做了面临噩耗的祷告《真正的士师有福了》。焚尸堆的火焰逐渐熄灭时，他走到钢架旁，动手把他认为是穆特普尔的骨骼碎片扒出来。当他把骨骼推进粉碎机的时候，他低声吟诵那首古老的葬礼祷文：

“慈悲为怀，居于天国的主啊！祈降福与撒母耳，纳胡姆·门德尔的儿子，他已到了永生世界。让他的灵魂在圣洁的诸神之间，在主的庇护下得到真正的安息吧……公正地创造你，公正地哺养护持你，公正地让你死去并在来日公正地使你复活的主有福了……”

犹太教就是这样教诲信徒的。但什么样的复活等待着这些被烧成灰烬的遗体呢？这个，《塔木德》回答了被火焚毁的尸体的问题。《塔木德》认为，每个犹太人体内都有一小块任何火焰无法焚毁、任何东西无法粉碎的骨骼，这一小块不可毁灭的骨骼将会长出再生的躯体。

“安息吧，萨米！”班瑞尔临了说。

现在该由他去布拉格了。

---

(1) 弗罗茨瓦夫的旧称。

第六十三章

“海鳗”号首次出发做战备侦察，此时美国鱼雷的质量还没过关，太平洋潜艇舰队为了两大难题而惴惴不安：哑鱼雷和不中用的艇长。尽管海军当局对这两种惊人的缺陷严格保密，但潜艇人员都心里有数，马克-14型鱼雷的磁性雷管不可靠，还有一批艇长，不是过分谨慎应该解职送回岸上，就是一遇敌人发动攻击就像布朗奇·胡班那样先垮了下来。像埃斯特这样的王牌艇长能把沉着勇敢和熟练的技术结合起来，又善于抓住有利时机的人，真是屈指可数。这些被冠以形象化诨名的人——“多愁善感”莫顿、“大无畏”弗雷迪·沃德、“夫人”埃斯特、“红色”科——是太平洋潜艇舰队的标兵，他们鼓舞着其他艇长的斗志，尽管存在着鱼雷打不响的倒霉运气，尽管困难重重，他们还是可以干掉敌人然后脱身远遁。

哈尔西将军在所罗门斯的前进司令部上方一大块标语牌上写着：

杀死日本人

杀死日本人

杀死更多的日本人

“海鳗”号的埃斯特艇长房里的舱壁上也贴了一张这块标语牌的照片。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又是战斗的一天。这一天在拜伦·亨利的脑海里留下很深的烙印。对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命运攸关的日子。

四月十九日，一再拖延的百慕大国际会议正式开幕，会议将对如何

援助“战争难民”做出决定，莱斯里·斯鲁特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就是在这一个四月十九日，在逾越节前夕，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在得悉德国人即将消灭整个犹太区之后发动起义。寥寥几个秘密抵抗运动的战士和德军进行较量，他们只能像萨米·穆特普尔那样和几个德国人同归于尽。

四月十九日，懊悔的日本人把山本海军大将送进火海中去。日本人那时还没察觉他们的密码已被破译，因此他们用密码播发了山本将乘飞机冒险巡视各前方基地的计划。美国战斗机在空中伏击了山本，它们冲过护卫山本的“零”式战斗机，开炮击落山本乘坐的轰炸机。在布干维尔岛的丛林里，一个搜索小组终于找到山本那具已经烧焦了的尸体，他身上穿的是全副阅兵礼服，手中紧握着军刀，日本一个最优秀的人物就这样死去了。

四月十九日，在北非把隆美尔围困在突尼斯的美国和英国部队正在缩小包围圈，德军这次败北与斯大林格勒战役不相上下。

四月十九日，苏联到了要与波兰流亡政府决裂的地步。纳粹一直在大肆宣传，他们在卡廷森林发现了埋在地下的约一万名身穿波兰陆军军官制服的尸体，而这座森林位于自一九四一年以后即为俄国人占领的土地上。对这种苏维埃暴行，德国人义愤地表示了极端的厌恶，同时正在邀请各中立国派出代表团前去观察这些骇人听闻的万人冢。既然斯大林曾经公开地大批杀害他自己的红军军官，这种指控至少不一定是虚构的，而且在伦敦的波兰政界人士也建议进行调查。这一切使俄国政府大发雷霆，到四月十九日那天，激动的情绪达到了顶峰。

就这样，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不过，一般地说，在遍及全球的各条战线上，战争只是在持续进行，有些地方战况疲软，有些地方激战方殷。四月十九日那天没出现重大转折，但“海鳗”号上的人没一个会忘记这一天。

事情从迎面发射开始。

“开启向前发射鱼雷门。”埃斯特说。

拜伦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潜艇人员经常讲起迎面发射鱼雷的情况。他们通常是在陆地上安安稳稳地坐在酒吧间里或深夜在艇上军官起坐间里谈论这件事情，埃斯特常说，作为极端措施，他可要试一试这种发射鱼雷的方式。在檀香山海面操练他的新艇时，他曾对一艘朝他直冲过来的驱逐舰发射过许多枚演习用的鱼雷。即使是发射练习鱼雷的演习也叫人胆战心惊，以这种战术对付敌人后能安然返航的艇长是为数不多的。

埃斯特拿起话筒，他的声音平静沉着，但是因为他正竭力抑制满腔怒火，声音还是不免有点儿颤抖。“全体官兵注意，敌舰正沿着我们鱼雷的尾波向我们驶近，我要向它迎面发射鱼雷。三天来我们一直在跟踪这支护航队，我不愿意因为鱼雷没打响而让它逃掉，我们的鱼雷打得很准，可惜都是闷雷。目前我们艇上还有十二枚鱼雷，而重大目标正在水面上，一艘运兵船和两艘巨型货船。护航舰只有这么一艘，如果它能迫使我们潜入水底并打我们一阵子，这支护航队就要跑掉。因此，我要在浅水处以接触雷管对它发动攻击。好好干！”

潜望镜一直露在水面上。副艇长一口气报出了距离、方位、目标角度，声音既紧张又沉着。他叫皮特·贝特曼，三十岁，光秃的头颅像只鸡蛋，说话不多，却机智过人。拜伦赶紧扳动曲柄，将数据输入计算机，估计出驱逐舰的侧方速度为四十海里。这是个不可思议的算题，演算的速度快得惊人。在攻击教练艇上或在檀香山海面进行的迎面发射演习时都没达到这样快的速度。

“距离一千二百码，方位〇一〇，偏向左舷。”

“第一发，放！”

鱼雷砰地射出，脚底下的甲板蓦地一震。拜伦对他用的小回转仪算出的角度没信心，这一发只能靠运气。

“尾波向右舷偏离目标，艇长。”

“真见鬼！”

“距离九百码……距离八百五十码……”

可供埃斯特选择的机会正在迅速消失，好像一个小雪球丢进了熊熊烈火一样。他可以命令“沉入深水—使用负槽”，立即下沉，也可以急转弯，这可能受到一阵可怕的深水炸弹的准确攻击，然后希望能潜入海底侥幸活命。他也可以再次发射鱼雷。不管怎样，“海鳗”号已处于生死关头。

“距离八百码。”

发射鱼雷还来得及吗？它从鱼雷管射出时还未打开保险，如果距离只有八百码，并迅速接近，鱼雷在击中目标之前可能来不及打开引信的保险。

“第二发，放！第三发，放！第四发，放！”

拜伦猛烈跳动的心脏似乎胀大了，塞满整个胸腔，使他呼吸都有困难。驱逐舰和鱼雷相对接近的速度一定达到了七十海里！螺旋桨发出的咔嗒——特隆，咔嗒——特隆，咔嗒——特隆的响声，越来越近——

轰隆！

副艇长尖叫起来：“命中了！我的上帝，舰长，你把它的舰艏炸掉了！它裂成了两段！”

雷鸣一般的隆隆声冲击着潜艇的外壳。

“命中了！呀，舰长，它已经乱作一团，它的弹药库一定在爆炸！一架炮座正飞向天空！到处是残骸、尸体，还有它的摩托捕鲸船，彻底完蛋啦。”

“让我看看。”埃斯特急忙说。副艇长挪开两步，让出潜望镜前的位

置，通红的脸有点儿变形，光秃秃的头皮闪闪发光。埃斯特转动一下潜望镜，喃喃说道："凯，那两艘货轮正在溜走，但那艘运输舰在转向我们驶来。那个舰长不是疯了就是吓昏了头。很好。放下潜望镜。"

埃斯特合拢两个把手，移步离开平滑下降的潜望镜轴，接着用嘹亮平板的声调对着话筒逐字地说："全体官兵注意，美国海军'海鳗'号已取得第一次胜利，日本驱逐舰已裂成两段，正在下沉。打得好！我们的主要目标，那艘运输舰正朝着我们头上开过来。它是一万吨级的大家伙，上面满载兵员。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们要把它干掉，然后在水面上追赶那些货轮。这一次我们要把它们吃个精光，以补偿我们失去的护航队和打不响的鱼雷。彻底消灭！"

压抑不住的叫嚷声在潜艇上回荡。埃斯特高声喊了两声："够了！等我们把它们全消灭了再庆祝吧。准备好舰艏鱼雷管。"

这次攻击的进展和进行一次黑板上的操练一样。贝特曼不时把潜望镜伸出水面，干净利落地急速报出数据。日本船稳稳地驶进了瞄准范围，或许是因为它在驶离沉没中的支离破碎的驱逐舰，它可能因此认为它正航行在逃遁的道路上。

"开启外门。"

拜伦的脑子里有一幅这次攻击的清晰而完整的图形，永恒不变的潜艇进攻的移动三角：那艘运输舰在阳光中以二十海里的时速行驶，"海鳗"号距离运输舰半英里，垂直于它的横梁。它在水面下六十英尺以时速四海里的速度不声不响地接近目标。潜艇尾部的鱼雷管已经打开，海水进入管内，里面的鱼雷随时能以四十五海里的速度射向目标。这时只有发生故障，只有美国机件发生严重故障，才有可能拯救日本人了。

"最后方位，发射。"

"升起潜望镜！目标，方位〇〇三。放下潜望镜！"

埃斯特把三枚鱼雷并排发射出去。不到几秒钟，爆炸声震撼了司令

塔，沉重的令人震惊的爆炸巨响不断传到潜艇中。一时间，欢呼声、喝彩声、叫嚷声、大笑声、口哨声响彻整艘潜艇。在拥挤的指挥塔里，水手们相互用拳猛击，又跳又蹦。

副艇长大声喊道："艇长，两枚鱼雷准确命中。在船艉和中部。我看得见火焰。它在燃烧、冒烟，向左舷倾斜，船头没入水中。"

"浮出水面，炮手全部就位！"

穿过舱盖揭开的空缝涌进来一阵清新的空气，射进来一道阳光，滴下来的海水珠发出耀眼的光芒，柴油机发动时传来一阵舒畅的咆哮声。这一切使拜伦的心里涌起阵阵欢乐的心潮，他顺着梯子，身子像飘浮一样，上升到驾驶台。

"天哪，真是难得一见的美景！"贝特曼站到他身边说。

这是个景色如画的日子，蔚蓝的天空，几片浮云在高空飘荡，耀眼的阳光下碧波荡漾。赤道上空气潮湿，闷热非凡。在近处，冒着浓烟的运输舰倾斜得很厉害，红色的船底露出水面。刺耳的警报在悲号，大叫大嚷的人穿着救生衣正在爬过舷侧，顺着吊货网爬下来。两三英里以外，驱逐舰的前甲板还浮在水面上，一些几乎绝望的隐隐约约的人影攀着不放。拥挤不堪的小船在附近海面上颠簸。

"让我们绕过这家伙，"埃斯特舰长一边说，一边嚼着他的雪茄，"看看那些货轮跑到哪里去了。"

他的语调轻松愉快，但当他伸手把雪茄从口里取出时，拜伦看见他的手在颤抖。这次巡逻旗开得胜，但从他的神色看来，卡塔尔·埃斯特远没感到满足，绷紧的笑容，射出寒光的双眼。三十七天来，这种渴望一战的心情越来越急迫，鱼雷的失灵更使他心急难熬。直到一刻钟以前，他还怕第一次巡逻会吃个鸭蛋，现在可不怕了。

他们绕过了船艉，驶过了竖出水面的巨大的黄铜螺旋桨时，一个乱腾腾的景象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运输舰正在这一边吐出它载运的兵

员，在有篷的汽艇里，在敞篷的登陆艇和摩托快艇上，在宽阔的灰色木筏上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数以千计的日本兵，还有好几百个日本兵在甲板上挤来挤去，纷纷沿着吊货网和绳梯逃下来。“像热盘子上的蚂蚁争相逃命一样。”埃斯特愉快地说。浮动在海面上的穿着木棉救生衣的士兵形成灰色的一片。

“老天爷，”贝特曼说，“这艘船装了多少人？”

埃斯待通过双眼望远镜凝视着远方的两艘货轮，心不在焉地答道：“这些日本佬就和牲口一样被塞到船上。那两艘货轮离我们多远，皮特？”

贝特曼透过湿淋淋的照准仪看去。他的回答被一阵迸发的机枪扫射淹没了，一艘挤满士兵的有篷的汽艇里喷出硝烟和火焰。

“真他妈的，”埃斯特笑着说，“它想在我们身上打个洞！它还真办得到呢。”他合起双掌凑在嘴边大声喊道：“二号炮，击沉它！”

那门四十毫米口径的炮马上开火。汽艇上的日本兵开始跃入水中，船身的碎片向四面飞散，但它的机枪继续射击了几秒钟。接着那艘寂然无声、浓烟滚滚的小船就沉没了，许多身穿绿军服和救生衣的无生气的尸体在附近漂浮。

埃斯特转身对着贝特曼：“现在距离是多少？”

“七千码，艇长。”

“好。我们绕过去，命令炮组装上炮弹，还得给这艘运输舰拍几张照片。”埃斯特看一下手表，又看一下太阳，“我们得在黄昏前赶上那两只‘猴子’，这不困难。现在让我们打沉这些小船和木筏，把漂浮在海面上的家伙全送回他们尊敬的老祖宗那里去。”

与其说拜伦感到惊奇，不如说他感到厌恶，但副艇长的行动确实使他感到意外。当埃斯特正要把驾驶台上的话筒举到嘴边时，贝特曼用手

强有力地按住埃斯特的前臂说："艇长，别这样。"他说话的声音很低，站在埃斯特肘边的拜伦几乎听不清他说的话。

"为什么？"埃斯特同样低声地问。

"这简直是屠杀。"

"我们来这儿是干什么的？他们是战斗人员。如果他们获救，一个星期后他们会在新几内亚岛打我们的人。"

"这和射杀俘虏一样。"

"得啦，皮特。巴丹的我们的人又怎么样了？那些至今还在'亚利桑那'号里边的人又怎么样了？"埃斯特摆脱了贝特曼的手。他的声音在甲板上回响："炮手们注意。所有这些船只、汽艇、木筏都是合法的战争目标，水里的人也是。如果我们不杀死他们，他们会活下来杀美国人。自由射击！"

瞬息间"海鳗"号上每一支炮管都喷出黄色的火焰和白色的硝烟。

"慢速前进，"埃斯特通过话筒向下面喊道，"炮组装满炮弹。"他转向拜伦，"把军需官唤来，让我们在那艘小驱逐舰沉没之前给它拍几张照，还有这个大家伙也拍几张。"

"是，先生。"拜伦用电话把命令传达下去。

日本人疯狂地从小船和木筏上跳到水里。四英寸口径的大炮对那些小船逐只瞄准射击，在这种短距离射击下，一艘艘小船都被打得粉碎。不多久，木筏和汽艇上都空无一人。士兵全都落入水中，其中一些正在脱掉救生衣，以便潜入深水。机枪子弹在水面上溅起一行行白色浪花，拜伦看见一颗颗头颅像坠地的西瓜一样迸裂，血浆涌出。

"艇长，"贝特曼说，"我要下去。"

"好吧，皮特。"埃斯特又点燃一支雪茄，"去吧。"

运输舰翘起尾巴沉入水中时，数不清的死掉的日本人在“海鳗”号周围血红的海面上漂浮，还有几个在游来游去，像被鲨鱼追逐的海豚一样。

“好吧，我想这就可以了。”卡塔尔·埃斯特说，“时间过得真快，拜伦。我们还是去追赶那些货轮吧。解除炮手的值勤任务，执行巡航轮值。全速前进。”

在远距离尾随的“海鳗”号赶上那些货轮并潜入水中时，太阳已经西斜。这些没有护航的船只只能以十一海里的时速前进。贝特曼海军上尉回到潜望镜前，心情愉快，动作精确，好像早上发生的事情对他没什么影响似的。但在船员中，这些事情产生了影响，在整天跟踪追击的航程上，每当拜伦出现在一群水手面前时，他总是遇到沉默和奇怪的眼光，好像他打断了不该让一个军官听到的谈话。他们都是新近调在一起工作的，对这次取得的胜利理应欢欣鼓舞，然而他们并不。

贝特曼上尉是拜伦难以理解的一个人。他从军械局调到“海鳗”号上来，他是一个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在这艘潜艇上自告奋勇地主持了星期礼拜仪式，但参加者寥寥无几。对今天早上的杀戮，不管他有过一些怎样的顾忌，现在又是原来那副生气勃勃、杀气腾腾的样子了。

埃斯特还有五枚鱼雷，他拼掉其中三枚冒险地连续射向那两艘靠在一起行驶的货轮。贝特曼报告一枚命中，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光芒，隆隆的爆炸声震响了“海鳗”号的艇身。

“浮出水面！”

为了夜间视线的良好，指挥塔里的灯光又暗又红，但拜伦还是看到了挂在卡塔尔·埃斯特脸上的那副失望的怪相。“海鳗”号在月光下浮出波浪滔滔的海面。那艘未受损伤的货轮正掉转头，离开受创的同伴，从烟囱中喷出的滚滚黑烟使天上的星斗为之黯然失色。

“全速前进！”

两艘货轮同时开火，疯狂射击那破浪前进的黑影，溅起了磷光闪闪的水花。从炮口喷出的火光看来，它们不仅配有机枪，而且拥有三英寸口径的大炮，这种炮弹如果直接命中一发，也可以把潜艇击沉。但埃斯特迎向这些红色曳光弹和呼啸而过的炮弹，好像它们不过是阅兵典礼时抛来的彩色纸带一样。他把潜艇开到与逃窜的货轮并排的位置上，这时货轮变成了庞然大物，俨然是一艘远洋客轮，枪炮齐放，一片通红。

“左满舵。打开艇艉鱼雷管。”潜艇在一阵红色曳光弹和呼啸而过的弹雨中来个大转弯，监视哨躲在防弹挡板后，拜伦也是这样。埃斯特站得笔直，目不转睛地朝舰艉方向望去。接着发射了一枚鱼雷。轰隆一声，黑夜爆烈成为雷声隆隆红光普照的白昼。货轮中部着火，喷着火舌。

“下沉，下沉，下沉！”

拜伦浑身上下颤抖不已，内心由衷地赞赏这一招。埃斯特把两个目标都打得不能动弹，他的潜艇不再暴露在炮火之下了。

“好，后鱼雷室，”埃斯特对着话筒说，那时潜艇正侧着艇身潜入海中，“我们命中了目标。现在要发射最后一枚鱼雷。这次战备侦察的最后一发。就打我们已经命中一次的货轮，它现在是停着不动的鸭子，它还需要我们再给它一拳。因此，不许失误。击沉了它我们就回家。”

埃斯特偷偷地接近那艘动不了的货轮，然后把潜艇掉转过头，从六百码外发射这枚鱼雷。“海鳗”号被近距离的水下爆炸震得不住摇晃，艇上全体船员齐声欢呼。

“浮出水面，浮出水面，浮出水面！我为你们全体感到无比骄傲，我要忍不住哭出来了。”的确，埃斯特由于控制不住情绪而哽咽了，“你们是海军中最了不起的潜艇官兵。我可以告诉你们，‘海鳗’号这次杀敌制胜只不过是个开头。”

不管那天出现过什么样的思想波动，全体船员现在又都拥护他了。

欢呼声和叫喊声此起彼落，相互的拥抱和握手经久不歇，直至军需官把舱盖打开，柴油机咳呛着，轰鸣着，被月光照亮的海水沿着梯子滴下来。

拜伦跑到外边燥热的黑夜里，看见那两艘船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火光熊熊。炮火已经停息。一艘货船沉得快些，它的火焰像一根烧尽的蜡烛一样熄灭，但另一艘还在燃烧，打穿了的船体顽固地浮在水面上，直到埃斯特打着哈欠叫贝特曼用四英寸口径的大炮把它报销。尽管满身都是冒着火焰的弹着点，它仍旧是慢腾腾地往下沉。最后海面变成漆黑一片，只有挂在天边的半个月亮在水面上倒映出一道黄色光芒。

“美国海军‘海鳗’号潜艇上的诸位先生，”埃斯特向他们宣告，“我们将走上〇六七，即到珍珠港的航道上。当我们在十天后路过一号航道浮标时，我们要把一把扫帚升在潜望镜上。全部引擎正常速度前进，上帝保佑你们，你们这帮呱呱叫的会打仗的傻瓜蛋。”

这就是拜伦·亨利度过的四月十九日。

当他们驶入珍珠港时，扫帚已经高高挂起，扫帚后面一条长长的饰带上，四面小日本旗迎风飘扬。警报器、雾喇叭和汽笛的鸣声不绝于耳，迎接着“海鳗”号走完进港的航道。潜艇基地的码头上，大家都惊奇得目瞪口呆：尼米兹海军上将身穿白礼服，站在太平洋潜艇司令部全体身穿卡其军服的总部人员中间。跳板搭好后，埃斯特命令全艇官兵集合。尼米兹单独走上潜艇，说：“艇长，我要和艇上的每一名官兵握手。”他沿着前甲板走过来，和全体官兵一一握手，满是皱纹的双眼闪耀着光芒。接着太平洋潜艇司令部的全体人员拥上甲板，有人带来一份《檀香山广告报》，上面的大字标题是：

首次巡逻全歼敌人

潜艇消灭护航队和护航舰

“单艘潜艇的狼群”——洛克伍德

埃斯特在强烈的阳光下露齿微笑的照片是新近拍的，但这份报纸不知从哪里找到贝特曼在海军学院毕业时拍的照片，他那头长发看上去很古怪。

在陆地上走路着实舒服。拜伦朝太平洋潜艇司令部大楼走去，但速度很慢。杀死海面上的日本人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这次路程不太短的街头漫步好像是进行一次有关埃斯特功过的民意测验一样。一路上，军官们不时拦住他，和他谈论这件事，他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从表示极端厌恶的非难到积极支持的嗜血狂。总的看来，民意似乎有点儿不利于埃斯特，但是差别并不太大。

这天晚些时候，杰妮丝在拜伦到达时扑上去狂吻，这既使拜伦手足无措，又感到无限激动。

“天哪，”他气喘吁吁地说，“杰妮丝！”

“哎哟，我爱你，勃拉尼，你不知道吗？不过，你用不着怕我，我不会吃掉你的。”她挣脱出来，眼睛闪烁着光芒，一头黄发披散在肩上。她快步走到桌子旁，薄薄的粉红缎子衣服窸窣作响，她急忙拿起一份《广告报》，“看见这个了吗？”

“哦，当然。”

“那么，你收到我的口信了吗？卡塔尔来吃饭吗？”

“来的。”

埃斯特来时已是醉醺醺的，颈上戴着几条在军官俱乐部别人给他戴上的花环。他为拜伦披上一条，也为杰妮丝披上一条，她有礼貌地吻了他一下。他们用四瓶加利福尼亚香槟把一顿有着小虾、牛排、烤土豆和上面浇着冰淇淋的苹果派的晚餐冲下肚去，一边吃一边随意说笑取乐，笑得前仰后合。后来，杰妮丝披上一条围裙，坚持要他们让她自个儿收

拾餐具。“凯旋的英雄们，”她有点儿口齿不清地说，“别到我的厨房里来。到外边门廊里去。今夜没有蚊子，风朝海面刮。”

在面向水道的黑暗的门廊里，当他们一屁股坐进两张中间放着酒瓶的柳条椅子的时候，埃斯特以单调而清醒的语调说：“皮特·贝特曼已提出调职要求。”

拜伦沉默片刻之后说：“那么，副艇长的空缺怎么办？”

“我对司令说我想让你干。”

“我？”拜伦酒后还有点儿头晕，他尽力使自己镇定下来，“那不行。”

“为什么？”

“我资格太浅，只是一个后备军官。这是战斗岗位，那是肯定的，我会爱上潜望镜，但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政人员。”

“官兵勤务名册上表明你够格，事实上你也够格。司令在考虑这个问题，你算是太平洋潜艇司令部里的第三名后备副艇长，但司令倾向于满足我的要求。其他两个人的资格都比你老，他们自一九三九年起就一直服现役，但你参加过多次战备侦察。”

“我在地中海荒废了不少光阴。”

“在前进基地搞维修不算是荒废光阴。”

拜伦往他的杯子里斟酒，他们在黑暗中喝着。从厨房里传来的叮当声和溅泼声中，他们听到杰妮丝在唱《爱情的手》。

过了不久，埃斯特说：“或许你同意皮特·贝特曼的看法？你不想再和我一块儿出海吗？那也好商量。”

在返回基地的漫长航程中，军官起坐间里很少有人谈起那次屠杀事件。拜伦犹豫起来，然后说：“我并没要求调开。”

“我们出战就是为了杀日本人，不是吗？”

“他们在水中没有任何战斗的机会。”

“屁话。”这个词非常刺耳，因为埃斯特总是避免说脏话的，“我们在作战。要结束这场战争，要赢得胜利，并且从长远来说也是为了争取少死人，为此我们就得大量杀死敌人。这话对吗？还是错了？”拜伦默不作声。“怎么样？”

“‘夫人’，你就是喜欢杀人。”

“对那些狗杂种，我不在乎这样做。我的确不在乎，我承认。这场战争是他们要打的。”

黑暗中两人相对无言。

“他们杀死了你的哥哥。”

“我说过，我并没要求调开。别说了，艇长。”

埃斯特走后，杰妮丝和拜伦促膝长谈。他们谈到了这次出巡，然后谈到华伦，满怀柔情地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对往事的追忆中。他没提起娜塔丽，只说他打算明早打电话给国务院。在他离去就寝时，他伸出双臂，热情地吻了她。她既感到诧异，又深受感动，因此凝视着他的双眼问道：“那是给娜塔丽的，是吗？”

“不。晚安。”

在她离开前，她朝他的房里看了一下，并听清了他那平稳的呼吸。她的汽车上有军政府发的通行证，能够在宵禁时通行无阻。她驱车穿过灯火管制下的黑暗街道，来到埃斯特现在为了和她幽会而住下的小旅馆。几个小时之后她悄悄地回到家里，精疲力竭，但一番苟合带来的片刻欢乐使她容光焕发，她再一次倾听拜伦的呼吸：深沉、规则、没有变化。杰妮丝上床就寝，身心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只有一丝非理性的疚意缠绕在心头，几乎像是犯了通奸罪似的。

在太平洋潜艇司令部范围内，有关埃斯特把那些日本兵全部杀死是否必要的论争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场论争从未透露到报纸上，即使是海军的其他部门也毫无所闻。那些潜艇官兵把这件事当作家庭里的秘密，从不为外人道。战争结束后许多年，当所有的出巡报告都不再列入保密范围的时候，外界人士终于获悉真相。卡塔尔·埃斯特的报告详尽坦率地描述了当时屠杀的情况，而太平洋潜艇司令所做的批语是无条件的高度赞许。参谋长所拟批语的稿子也公之于世，他写上了很长一段意见，对屠杀孤立无援的落水者表示责备。司令愤怒地用墨水笔把这段批语一笔画掉，当时墨水溅泼的痕迹至今还留在海军部战时文件档案里那已经发黄的一页上。

“如果在这个司令部里我还有十个像埃斯特一样敢作敢为的杀人者，”司令当时对参谋长说，“这场战争可以提前一年结束。我决不会因为埃斯特少校杀了日本人而批评他。这是一次立了大功的巡逻，我建议向他颁发第二枚海军十字勋章。”

第六十四章

七月初，美国驻伯尔尼公使馆的公使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又收到莱斯里·斯鲁特的来信。自从德军占领法国南方以后，从美国发出的普通邮件便收不到了，而且官方邮包也没有了。但中立国的外交邮包提供了往返传递信件和报告的非正式途径，斯鲁特在瑞士外交部里的一位朋友给塔特尔带来了这只厚厚的信封，朋友为了另外一桩事情和他会面，谈完话之后交给他这个信封，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爱的比尔：

首先我必须表示歉意，因为我附上的有关百慕大会议的备忘录字迹写得恐怕难以辨认。为了护理一只扭伤了的足踝，我只能躺在床上作书。我已经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因此办公室和秘书我都没有了。

由于跳伞不慎，我扭伤了足踝。现在为你潦草地写几行的是一个变了样的莱斯里·斯鲁特！我一直是一个——说得宽厚一些——胆小的人。但离开国务院之后，我到了战略情报局。自此以后，我一直在奔波，不知道何处才是安身之所。不过，我却有一种快乐感，这是一种新鲜的尽管是使人惶恐的感觉，好比一个摔到飞机外面的人发现自己在下坠时竟能欣赏——不管多么短暂地——四周的景色和冷冽的微风一样。昨天跳伞以后，下坠时的景象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一场骇人的噩梦，尽管令人心惊胆战，却又使人欣喜若狂。

你当然知道战略情报局的情况，我还记得，“疯狂的比尔”多诺万将军去年匆匆路过伯尔尼时曾惹得你冒火。这是一个临时拼凑的情报班子，一个极端稀奇古怪的单位。显然，关于我正在干些什

么，我能告诉你的不多，但我正在干一些事情。在脱离了国务院之后——这的确使我感到快慰——我经历了一场职业上的大灾难，但形势发展得如此快，我实在无暇自怜。

比尔，国务院是一座空殿，里面的美人全都被绑走了，剩下的是一群吱吱叫的整天无所事事的阉宦。外交政策大部分为罗斯福先生和霍普金斯先生两人所左右，其余部分则由多诺万将军的班子插上一手。国务院里这些太监继续有名无实地散发官方文件，而这些文件的价值跟草纸差不了多少。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不大顺耳，你要记住我已经毁掉了我的专业，放弃了十年的宝贵资历，因为我认为这是真理。国务院在百慕大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断送了我的前程，也许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反正我是早晚要滚蛋的。犹太人问题已发展成像癌症一样折磨着我，而布雷肯里奇·朗只能使我的情况恶化到精神错乱的地步。现在我已经脱离苦海，走上了康复的道路。

朗把我调到欧洲事务处——这你是知道的——去处理犹太人问题。他那时承受着异常沉重的压力，他要设法打破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难民面临的签证问题所形成的一个僵局，同时为那些被横加罪名、一批一批被消灭的犹太人做些事情。他是一个掉在水里的人，拼命要捞救命稻草。我想，他要在科里安插一个享有“亲犹”名声、善于花言巧语的人物，这个人能对犹太人表示无限同情，尽管没有任何帮助他们的实权。而且我想他希望我，作为一个善良而忠诚的国务院雇佣文人，去执行他的政策，不管这些政策多么不合我的脾胃。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当初要接受这个职务。答案是，我也不知道。我想我那时确实希望朗是说话算数的，希望我能在犹太人问题上发表见解，使局面松动，使有关方面放宽限制，起到缓和作用。

如果我曾抱有这种希望，那么我当时确实是自欺欺人。从一开

始，直到我在百慕大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离去以前，我到处碰壁。总的来说，我现在为布雷肯里奇·朗感到遗憾，我甚至不把他看作戏中的坏蛋，他成为这样的人物实在身不由己。他把我派到百慕大去无非要我充当基督徒里的布卢姆[1]，一个明显抱有亲犹态度的起配角作用的外交官，有朝一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未来的国会调查会上提到我这个人。把我提出辞呈这件事记录在案恐怕不太雅观，但时至今日，我也无意为国务院撑面子了。

而且这是个什么样的面子！我们的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安排会议时为了避开外来压力、挑战和争论，做了多么细致的工作啊！报纸记者不能入场。劳工领袖、犹太领袖、示威群众，广阔的海洋使会议不受他们干扰。春天的花朵为百慕大带来明媚的景色，会议在远离新建的军事基地的美轮美奂的饭店里举行，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到游泳池去游泳或喝上几杯这个岛上用甜酒调制的美酒。晚上社交活动开始后，当你周旋于百慕大的名流之间时，你几乎想不起战争还在进行。

可怜的哈罗德·多兹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次被迫就任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哀求我不要辞职。但到了第三天，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我告诉他，要么我在会上提出那些面临灭绝的犹太人的问题（这些犹太人是会议上禁止触及的议题！），要么我将飞返华盛顿并辞去我的外交官职务。多兹是孤立无援的，他不能让我去反对那些他必须遵循的政策，我只有走，这样我至少还保留一点儿自尊心。

会议的讨论情况还没公布。国务院现在疯狂地以需要保密为借口，声称有必要“保护旨在援助政治难民的各项措施”。而赫尔和朗两位先生心里希望的是，外界对会议的关心逐渐消失，这样他们就永远不必公开说明真相了。但这种关心不会消失，要求公布真相的压力将会与日俱增，而真相大白于天下时，将会震撼整个世界。

从我的备忘录里你将能看到发生在百慕大的真实情况的一鳞半爪。你还记得我在伯尔尼电影院里收到的那份叙述万湖会议的可怕文件吗？我无法肯定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但从那个时候起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彻底予以证实。除非罗斯福总统迅速采取行动，否则历史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的犹太人牺牲在万湖会议的锤子和百慕大会议的铁砧之间。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人民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民同样会因为这次大屠杀而受到谴责！这是对事实的残酷歪曲，但这正是布雷肯里奇·朗造成的后果。

你和罗斯福很熟，我把这份备忘录寄给你，你自己去斟酌处理。它就百慕大会议之后迫在眉睫的事态发展提出了一个毫不含糊的确切的警告，这不仅仅是对欧洲犹太人而言，而且涉及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历史上的名誉，以及肯定影响到美国战后在世界上的道义地位。这份备忘录请你务必认真阅读一遍，并考虑应否将它——可以按照你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予以修订或补充——送呈总统一阅。

飓风总是乘人不备突然袭击的，比尔，等到临时措施付诸实施时，风暴已经造成严重破坏了。德国人杀戮犹太人就是一场风暴，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场大屠杀在世界大战的烟幕下进行，在一个与文明社会隔绝的流氓国度里进行。不然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看清真相，在采取相应措施时又疲疲沓沓。但为减轻痛苦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在以后的年代里将被忘怀。人们回顾过去时，百慕大会议将被看作一出灭绝人性的闹剧，由美英两国联合导演，以便在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人惨遭杀害的情况下避免采取任何行动。

只要布雷肯里奇·朗继续居于负责地位，这种歪曲就会继续深化而且坚不可摧，然而，最终的耻辱不会由他来承担，因为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把他忘却。如果对

纳粹暴行做出最后定论的仍旧是百慕大会议的话，富兰克林·罗斯福将作为一个伟大的美国总统载入史册。他领导他的国家摆脱萧条，并取得世界范围的胜利，但他对这种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完全知情，然而还是辜负了犹太人对他的期望。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比尔。

向总统事先提个忠告吧！

为了保持我个人的心智健全，我打算用这份备忘录把我和世界上最可怖的暴行偶然地牵连在一起的关系彻底割裂。这个责任从来不是我的，除非这是每一个人都应分担的责任。迄今为止，全世界都拒绝承担这个责任。我做过努力，但失败了，因为我是一个无能为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份用血——犹太人的和我的——写成的备忘录是经验给我的一份遗产。

你的忠诚的莱斯里·斯鲁特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

这份作为附件的备忘录是用潦草模糊的笔迹写在标准长度的黄色信笺上的。威廉·塔特尔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下级职员在愤而辞职时发泄出来的满腹辛酸，匆促的笔调，放纵的语气。这个谨小慎微的人竟然会接受一项需要进行跳伞训练的工作，这就充分表明他处于怎样的颠倒状态。

不过，这份备忘录引起了塔特尔的不安。他本来就对百慕大会议感到怀疑，两三天来他一直没睡好，他在考虑对这一切该做些什么。在他看来，布雷肯里奇·朗一向是一个相当稳健的人，一个洗练而自恃的绅士，非常了解内幕，是一匹识途老马，在各方面看来绝不是一个恶棍。

但塔特尔还是对国务院最近发出的命令感到不满，这些命令禁止通过国务院的密码传送犹太人发自日内瓦的有关灭绝罪行的报告。而且他

深知，他发给欧洲事务科的一切情报都如石沉大海。他本人也不喜欢详细讲述有关迫害犹太人的恐怖情况，他一直把没有反应当作官僚主义的延误或疏忽。但是如果朗对此应负责任，而且是故意这样做的话，也许应该让总统知道实情。该怎样告诉他才好呢？

最后，他大刀阔斧地压缩了斯鲁特的备忘录，把其中辛辣地讽刺布雷肯里奇的话语砍去棱角。他通过瑞士外交邮包把这份用打字机打成的修订文本送到华盛顿，并附上封手写的说明信，上面标明是送呈总统亲启的紧急信件。

亲爱的总统先生：

函内附件的作者曾作为我方人员出席百慕大会议，后来愤而辞去他在外交部的职务，以示抗议。他曾经获得罗德奖学金留学英国，并在伯尔尼和我一起工作过。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杰出才智的人，一贯可靠。

我不想加重您的沉重担子，但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我不得不这样做：第一是欧洲犹太人面临的厄运；第二是您本人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份报告可能有助于为您提供一份补充材料，它反映了官方报告中没有反映的在百慕大会议期间发生的真实情况。恐怕我是倾向于相信莱斯里·斯鲁特的。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你的忠诚的比尔

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

机密备忘录

百慕大会议：美国和英国合谋参与灭绝欧洲犹太人

一、历史背景

自一九四一年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在从事一项杀害欧洲犹太人的全面行动。赤裸裸的事实远远超出人类以往所有的经验，以致没有现存的社会机构对付得了当前的情况。

因为战争的关系，德国成为国际上的亡命之徒，而只有德国人民可以过问它的作为。由于实施了警察国家的恐怖政策，纳粹政权已经迫使它的人民驯良地屈从于它的野蛮行径。然而，可悲的事实是，自从希特勒执政以后，群众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政策的反抗一直停留在最低限度上。

大屠杀的根源在于德国人那种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倾向，一种铤而走险的浪漫的民族主义，是对西方人道自由主义的极端反动。这个思想体系美化了尚武的德国“文化”那种野蛮的自我吹嘘，即使在没有公然宣扬恶毒的反犹主义的时候，它也已经包含了这种思想。这是一个复杂而难以捉摸的问题。哲学家克罗齐认为，这种野蛮的倾向可以上溯到罗马时代的一件往事，即阿米尼乌斯在条顿堡林山取得的胜利，这次胜利使德国的各个部落不再受到罗马法律与生活方式的有益影响。不管根源是什么，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和得到拥戴表明这种倾向的持续不衰。

二、盟国的困境

百慕大会议之所以要举行，是因为大屠杀的秘密已经外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公开地联合提出警告说，罪人将受到惩罚。这种官方的揭发在美国和英国引起公众要求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

不幸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在他对待犹太人的策略上击中西方自由主义的唯一致命弱点。

除了犹太人以外，采取行动的呼声来自新闻界、教会、进步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等，但其他所有的势力全都是冷若冰河的沉默和无动于衷，它们阻挠了一切行动。

犹太人寄希望于英国的是开放巴勒斯坦，让他们得以不受限制地移民，这是旨在减轻纳粹压力的显而易见的一步。但英国外交部认为，在战争的目前阶段，它不能冒阿拉伯人反对的风险。对美国来说，一个同样是明摆着的行动是通过紧急法案，接纳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受害者。但我们的极端的限制性法律乃是国会的意志，而国会是反对改变我国的“种族结构”的。

如果盟国的自由主义是政府奉行的政策，而不是介乎理想与神话之间的某种东西，这种行动是可以进行的。但事实是，阿道夫·希特勒已使盟国处于困境。

因此便召开了百慕大会议。开幕时大吹大擂，被说成盟国针对纳粹暴行所做的反应。会议产生了一种采取行动的姿态，以安抚要求采取行动的人，而事实是无所作为，顺从现行政策。这是嘲弄。那些从事外交活动的奴仆心怀鬼胎，故作姿态，他们的大言不惭、吹牛撒谎、腐败透顶都是与此互为表里的。

在这一切里，最大的罪行莫过于在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面前可悲地无所作为。

那就是问题的核心。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纳粹屠杀犹太人还不过是报章上牵强附会的报道，重大的战事新闻使这些报道不为人知。德国人这种行动是如此野蛮，如此难以理解，又如此远远不同于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有点儿厌恶犹太人的感情，以致公众舆论干脆不予理睬。在战争的烽火中，这是轻而易举的。

三、会议

这次会议商定的宗旨是“解决政治难民问题”。在议程项目中极力避免使用“犹太人”这个字眼，而且，唯一可以讨论的“政治难民”是那些已在中立国的难民，也就是那些生命已有保障的人！这些议事规则是保密的，还没有片言只语泄漏到报刊上去。

有朝一日，会议记录将暴露在世人面前。这些记录终将表明，这一切都是枯燥无味、弄虚作假的东西，是外交上虚与委蛇、装模作样、不知所云的使人反感的行径。每一次扩大议程项目范围的尝试都受到挫折，每次有关采取具体行动的建议——即使是为了减轻中立国家里难民麇集造成的压力——都遭到阻挠：没有资金或没有船只；或没有地方可以容纳；或这些人带来太多的安全问题，因为他们中间可能混有间谍或搞破坏活动的人；或者有关行动可能“干扰战争努力”。

玩来玩去都是一套推卸责任的把戏。美国人主张把北非和近东作为收容难民的地方，英国人坚持开放西半球。最后，他们友善地对消极的结论达成协议。为了制造采取行动的错觉，他们同意使奄奄一息的难民委员会恢复活动，这个委员会是一九三八年同样以失败告终的埃维昂会议建立的。

对那些不得不参与这种几乎是赤裸裸的卑鄙勾当的代表进行谴责是容易的，他们只不过是傀儡，他们执行他们政府的政策，最终还是体现他们国家的公众意志。

四、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

在这次会议带来灾难性后果之后，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

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做的也着实不多。德国人嗜杀成性，欧洲犹太人多数在他们手中，只有盟国的胜利可以挫败他们的阴谋。但如果我们愿意尽己所能做一些事情，我们还是能够免除在这些纳粹罪行中的共谋罪责。现在的情况是，百慕大会议已将美国政府变成屠杀行为的无动

于衷的旁观者。

距离现在大约还有十六个月，总统竞选将要举行。到那时，欧洲犹太人全部惨死在屠刀之下可能已是既成事实。美国人民那时将有一年半的时间去扭转他们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行为感觉迟钝的状态。证据将大量涌现。可以想象，那时入侵欧洲已经实现，一些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也将被占领。美国公众是讲人道的人民，尽管今天他们不愿意“接纳所有那些犹太人”，但到一九四四年年终，他们将寻找为此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因为他们竟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责任将不可厚非地落在今日的掌权者身上。

这份备忘录的作者深知总统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愿意向犹太人伸出援助的手。但在这次规模巨大的全球战争中，这个问题远不是一个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既然有所作为的余地不大，而且这个问题又是如此使人望而生畏，谁还能怪罗斯福先生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务上呢？

要求开放巴勒斯坦或者修改移民法的鼓动看起来都是没有希望的。支付高昂的集体赎金的计划，以及轰炸集中营这一类非军事目标的建议都是与主要的作战方针格格不入的。不过，某些事情是可以做的，而且必须做到。

五、短期步骤

罗斯福总统能够立即做得最紧急的、最能取得成效的一件事是免除国务院，尤其是免除布雷肯里奇·朗先生处理整个难民问题的权限。

朗先生现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他简直就是灾难的化身。这个不幸的怀疑主义者，在形势的逼迫下，正处于危险的境地。他决心尽量少做事，同时阻止其他任何人干更多的事。他不遗余力地试图证明他是正确的，而且是一贯正确的，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成为犹太人的一个更知心的

朋友。在内心里，他似乎还认为有关纳粹暴行的传闻多半是犹太人旨在规避移民法的一种巧妙的手法。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被反复灌输这个观点，有太多的人具有和他一样的僵化的限制主义信念。国务院的士气以及它执行人道主义使命的能力都是很低的。必须建立一个行政机构，它受权探索拯救犹太人的任何可能的途径，并迅速采取行动。对现行签证规定进行合乎常情的调整便可以立即挽救一大批有条件根据现有限额进入美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会构成财政上的负担，犹太人的社团将能提供几乎是任何数字的救济金。

拉丁美洲的限制主义是以我们自己的限制主义为基础的。新机构一旦向拉丁美洲各国表明美国的态度已经改变，那些国家中有一些是会跟随我们脚步的。

新机构应立即把尽量多的难民撤离四个中立的欧洲避难所——瑞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减轻他们的重担，并把它们现在的“救生艇已满”的态度改变为欢迎那些还有机会到达它们边境的犹太逃亡者。

新机构应设法说服国会领袖临时接纳大概两万名难民。如果世界上有其他十个国家能以我们为榜样，这个行动将形成一个响亮的明确的信号，向屠夫们自己以及尚未把它们的犹太籍国民交给德国人的各附属国政府表明，盟国是说话算数的。

因为随着战局的推移，大屠杀终将降低速度，最后停止，屠夫和他们的帮凶迟早要胆寒。这个转折点可能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犹太人都已死去或者出走的时刻到来，也可能在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犹太人都已死去或者出走的时刻到来，大概不可能有一个更低的数字了。但即使做到那么一步，也可以算是一件历史大事了。

莱斯里·斯鲁特

威廉·塔特尔给总统发出信后没接到对方的收函通知，他也一直不

知道总统是否已经收到他的信。就历史事实而言，在百慕大会议的真相暴露后，公众反应在一九四三年逐渐高涨，后来达到舆论哗然的程度。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白宫的一项行政命令免除了国务院处理难民问题的权限。根据这项命令，成立了一个战争难民委员会，这是一个受权处理“纳粹灭绝所有犹太人的计划”的行政机构。一个强有力的美国抢救行动的新政策开始实施了。在那个时候，飓风已经肆虐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

---

(1) 布卢姆（1870—1949），美国犹太裔众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第六十五章

一位瑞士外交官和坐在轮椅上的杰斯特罗一起进入医院，他带来了一封德国大使给院长阿尔德贝·德尚布伦伯爵的信。“想来您一定听说过，”这个瑞士人不在意地说，“这位先生的著作《一个犹太人的耶稣》。”

德尚布伦伯爵是一位退休将军、金融家、世袭贵族，也是赖伐尔总理的姻亲，这一切使他在当前的兵荒马乱年头里也还能平安度日。他把来信看了一下，点了点头。信中要求给予这位“卓越的作家”尽可能最好的治疗。珍珠港事件以后，大部分人员都已离去，因此这位伯爵便承担起这所美国医院的院长职务，仍然滞留在巴黎的少数美国人都到这儿看病，但杰斯特罗是被送到巴登-巴登去的那一批人中第一个前来就诊的病人。伯爵对当代文学不甚了了，他也吃不准是否听说过杰斯特罗和《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在目前情况下，这封信倒是有点儿蹊跷。

“你将会注意到，”那个瑞士人又接着说，好像看出了对方的心思，“占领当局认为种族出身是无关紧要的。”

“是这样，”伯爵答道，“偏见跨不进医院的大门。”

瑞士人听到伯爵这样表示，脸上抽动一下，便告辞了。不到一小时，德国大使馆就打来电话探询杰斯特罗的病情和受到的待遇。这样一来，也就万事妥帖了。当杰斯特罗在经过一次困难的、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外科手术，并痛苦了好几天之后开始复原时，这位院长便把他安顿在一个阳光充足的病房里，日夜都有护士照料。

德尚布伦伯爵和他的妻子说起了德国人对待杰斯特罗的这种稀罕的关怀。他的妻子是个很有主见的美国人，遇事都能不假思索地拿定主意。伯爵夫人原是名门闺秀，娘家姓朗沃思，就是和罗斯福家结亲的那

个人家，她的兄弟是前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在这些战火纷飞的年头，她为了消磨时间承担起管理美国图书馆的工作，同时也埋头于莎士比亚研究。他们的儿子跟皮埃尔·赖伐尔的女儿结了亲，伯爵夫人早就入了法国籍，不过在谈吐举止上仍旧是一个毫不含糊的美国人，外加一层法国贵族世家的极端势利的性格。一个七十高龄的古怪宝货的活典型，可惜没有一支普鲁斯特的生花妙笔给她来一番写照。

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奇怪，伯爵夫人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丈夫，她读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认为它不是一部什么了不起的作品，但这个人的确有点儿名气。他不久就要回国了，关于他受到的待遇，美国报章杂志要广为报道他所说的话。德国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回击一下有关反犹政策的敌对宣传。她倒是对德国人表现出来的通情达理感到惊奇，因为她一向认为德国人都是奇蠢无比的笨蛋。

德尚布伦将军也把关于杰斯特罗的侄女的事情告诉了她。在探望病人的时间里，他和她交谈过，她那憔悴而忧伤的美貌，她那娴熟的法语和出色的智力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个姑娘可以到图书馆工作，他建议，因为杰斯特罗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康复。伯爵夫人马上竖起了耳朵。一九四〇年仓促撤离的美国人留下大量书籍尚未分类和编目，图书馆在这方面的工作远远没赶上。德国人可能反对这个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著名作家的美国侄女，又是潜艇军官的妻子，可能没什么问题，即使她是一个犹太人。伯爵夫人和监督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德国官员商量了这个问题，后者欣然同意，让她雇用亨利夫人。

于是她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娜塔丽上医院去探望埃伦的时候，伯爵夫人便闯入病房，做了自我介绍。她一看见娜塔丽，就喜欢上她的容貌。就一个难民而言，她的长相是够漂亮的了，她又有美国妇女那种媚人的丰韵，浅黑色的美貌很可能是出自意大利甚至是法国的祖先。睡在床上的犹太老人看上去像一个死人，灰白的络腮胡子，大鼻子，棕色的大眼睛，神情忧郁，在那蜡黄瘦削的脸庞上闪耀着带有热病症状的光

芒。

“你的叔叔看样子病得厉害。”伯爵夫人在院长室里说，她把娜塔丽请来喝一杯“马鞭草茶”，这种茶喝起来像，也许真的是，煮沸的草。

“他几乎死于内脏出血。”娜塔丽说。

“我丈夫说，他短期内不能回巴登-巴登去。在他康复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会把他迁到疗养院去的。呃，亨利夫人，将军告诉我你是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毕业的，取得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研究生学位。这很不错。你愿意做点儿有益的工作吗？”

伯爵夫人陪娜塔丽走回她的住所。夫人宣称，这种鬼地方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即使是偶然死在里边也不合适。她逗路易斯玩，咕咕地叫，或者更准确地说，呱呱地叫了几声。她决定把他们迁到像样的住所去。她带领娜塔丽来到医院附近一幢古老的大宅第，这座大楼已经改建成为分套出租的公寓，住户都是医院里的人。在那里，夫人当即为她和婴儿解决了膳宿问题。黄昏到来时，她已把母子俩安顿在新居，上警察局办好了手续，并在讷伊郊区德国行政官员那里办妥了迁入手续。临走时，她答应明天早上再来领娜塔丽乘地铁到图书馆去，她还说她会找一个人照料路易斯。

这位从天而降的恩人，这位脾气乖戾的老太太使娜塔丽受宠若惊。她被流放到德国这段经历使她处于一种不太强烈但持久的震惊状态。在巴登-巴登的旅馆里，怀有敌意的德国职工，无休止的以德语进行的谈话，用德语写的菜单和标志，门廊和走廊里的德国秘密警察以及被拘留的愁容满面的美国公民，这一切使她神思恍惚，她能意识到的东西仅限于她自己和路易斯，他们两人每天的生活需要以及可能出现的危险。当那位瑞士代表使她确信，好几个属于特殊情况的美国公民事实上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过着自由的生活，并向她保证，瑞士当局会像在巴登-巴登一样把她置于保护性监督之下以后，这次到巴黎去的机会对她来说好比一个身系囹圄的人获得赦免一样。但在伯爵夫人出现之前，她很少出

去溜达，领略一下巴黎的风光。她整天躲在斗室里，逗着路易斯玩或者看看旧小说。每日晨昏两次，她来去匆匆地到医院探望叔叔，生怕警察找她麻烦，而且她对自己的证件也缺乏信心。

到了图书馆工作以后，她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工作是最好的镇痛剂。她开始到处走动，地铁里第一次的证件检查着实使她惊慌，但最终平安无事。本来，她在巴黎就差不多和在纽约一样毫不觉得陌生，如今这儿的变化也不大。地铁里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群，其中有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使她感到新奇，也使她厌烦，但巴黎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可供代步，除非你骑自行车，乘坐破旧的马车或那种怪模怪样的像人力车似的用脚踏车拖动的出租车。图书馆的工作很简单，她办事的速度以及敏锐的理解力无不使伯爵夫人对她倾倒。

这位不可思议的老妇人给娜塔丽带来各种不同的感受。她在学术方面的谈吐很有见地，她讲的有关名人的奇闻逸事尖刻有趣，而且她又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不过她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观点使娜塔丽难以接受。她断言法国的战败理由有三：赫伯特·胡佛准许德国人延期偿还战争赔款，社会主义人民阵线削弱了法国的力量，以及英国人背信弃义在敦刻尔克弃甲逃遁。法国人被英国人以及法国自己那些愚不可及的政客引入歧途，终于对德发动攻击（娜塔丽感到吃惊，怀疑是不是她听错了）。即使是这样，如果法军那时听从她丈夫的劝告，把坦克部队集中起来，组成一些装甲师，而不是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个步兵单位之中，那么在比利时发动一次装甲部队的反击可以把冲向海滨的德国装甲部队切断，一举打赢这场战争。

她从不花费心力去把她的各种观点和判断协调起来，或者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她只顾把它们像鞭炮一样放过就算。皮埃尔·赖伐尔是一个被人误解的法国救主，夏尔·戴高乐是一个装腔作势的骗子，他所说的“法国输掉的是一次战役，不是一场战争”是一句不负责任的废话。法国抵抗运动不过是一批共产党人和浪荡子的乌合之众，只是使他们的法

国同胞遭殃，并且引起德国人的报复，损害不了德国人一根毫毛。至于法国被占领后的情况，尽管存在种种严厉措施，还是有其可取之处。剧院上演的戏现在健康多了，上演古典作品和正派的喜剧，不再是以前那种色情闹剧和花花公子的下流戏。现在的音乐会里已经没有那些叫人头痛、谁都听不懂的现代派不和谐音，所以更好听了。

不管娜塔丽说些什么都能引起一通滔滔不绝的独白。有一次，她们两人正在整理一位美国电影制片人留下的几纸箱书籍时，娜塔丽说巴黎的生活看起来已经异乎寻常地接近正常了。

“亲爱的孩子，正常吗？可糟透了。当然德国佬也想把巴黎打扮得看上去很正常，甚至很可爱。巴黎是一个‘新秩序’的橱窗，知道吗？”她以辛辣的讽刺口吻说这个词，“就是这个缘故，剧院、歌剧和音乐会才受到鼓励，甚至得到津贴。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图书馆还能开放，其理由也在于此。哎呀，那些可怜的德国人千方百计地要装出一副文明样子，但说实在的，他们确实是畜生。当然，他们比起布尔什维克来，可要好得多了。事实上，如果希特勒当时有足够的常识不去进攻法国而是去干掉苏联，在一九四〇年的时候他显然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今天就会成为世界英雄，而且和平也就实现了。而今，我们必须等待美国来拯救我们。”

有一次，当娜塔丽和伯爵夫人一起去吃午饭，走在一条热闹的林荫大道上的时候，她第一次看到黄星。两个衣饰考究的妇女从她们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在愉快地说些什么，另外一个面带笑容，两个女人的衣服上都有一颗耀眼的黄星别在左胸上。伯爵夫人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过了一会儿，娜塔丽又看见几颗，并不太多，只不过是那么一颗黄星，满不在乎地别在胸前。拉宾诺维茨告诉过她一年前在巴黎大张旗鼓兜捕犹太人的情况，要么这些犹太人大多数已被肃清，要么他们不再露面。那些禁止犹太人进入饭店或公用电话间的牌子都已卷曲，满是尘埃。每一天，像《巴黎晚报》和《晨报》等这些熟悉的报纸上出现习以为常的恶

狠狠的反犹主义使她惶恐不安，因为这些报纸的第一版看起来和平时并无两样，而且有些专栏作家也还是那么几个老人。

沦陷的巴黎的确有其独特的迷人的一面。清洁静谧的街道，没有出租汽车的刺耳喇叭和拥塞街头的车流，清新无烟的空气，穿上色彩鲜艳的服装的儿童在游人不多的鲜花怒放的公园里游玩，身穿巴黎时髦服饰的妇女乘坐的马车，这一切都像那些古老的油画里所表现的巴黎风光一样。但是像麻风病灶似的德国占领的迹象到处可见：大块的标语牌，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协和广场”和“士兵戏院”等字眼，黄色的墙报，上面公布了被处决的破坏分子的名单，绯红色的卐字旗飘拂在官方大楼和纪念碑上，飘拂在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上，饭店外面用粉笔写上的德语菜单，德军军车在空荡荡的林荫大道上飞驰，以及下班后穿着灰绿色军服的德国士兵带着照相机在人行道上醉醺醺地散步。有一次，娜塔丽碰上一个吹吹打打的军乐队带领一个踏着鹅步的卫队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向凯旋门，鼓声咚咚，伴有刺耳的军乐声，卐字旗随风飘扬。只要看上一眼这种奇特的景象，就会意识到占领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心灵因能随遇而安而得以挽救。娜塔丽只要在图书馆里埋头工作，或者和路易斯一起度过黄昏，或者午饭后沿塞纳河一边溜达，一边看看书摊，也就放下心了。每星期一次，她到瑞士公使馆报到。有一次路易斯病了，她只好待在家里，一位身材颀长、衣着考究的年轻瑞士外交官到她家里访问，看看是否情况正常。这就足以使人安心了。巴黎似乎没有马赛那样可怕，人们看上去不那么胆战心惊，吃得也好一些，警察也比较文明。

三个星期之后，埃伦被迁到疗养院，住进一间窗口对着花园的房间。他还衰弱、渴睡，几乎不能说话。他对这种优待似乎受之无愧，但娜塔丽心里感到纳闷儿。把病人送到巴黎来这件事在她看来本无什么出奇，因为巴登-巴登的医生说过，那所美国医院有第一流的医务人员，她的叔父在那儿要比在法兰克福好一些。巴黎本身更使人感到愉快，这

是巴登-巴登难以比拟的。不过，一层恐怖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像一个小孩对于一间长年上锁的房间的神秘感到恐怖一样。这是一种对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怖。在这个处于德国人占领下的城市里，她叔父所受到的优待和她自己享有的自由使她心神不定，她认为这是个难解之谜，而不是他们时运特别好。当谜底终于在美国图书馆里揭开的时候，与其说她是感到惊奇，倒不如说是打开了一间上锁的黑暗房间时那种恐怖。

伯爵夫人从外面一间办公室喊道："娜塔丽，我们来了一位客人，是你的老朋友。"

她正在后边房间里，蹲在书堆中填写书目。她用手掠一下披在脸上的头发，匆忙走进办公室。站在办公室里的是韦尔纳·贝克，他一边咔嚓一声立正，一边鞠躬，眯起眼睛露出友好的笑容。

"德国大使馆的公使，"伯爵夫人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过我你认得韦尔纳？"

自从离开锡耶纳以后，她从没穿过晚礼服。在锡耶纳，尽管她那时还受到意大利人的临时软禁，她有几次晚间外出时还穿过一套褪色的长礼服。而今，她只有手提箱里所带的几身出门旅行的服装穿来穿去。那天晚上，在娜塔丽深受震惊的精神状态中，穿上伯爵夫人为她弄到的灰姑娘的华丽服饰，似乎是对现实的一种怪诞的嘲弄，像是被执行绞刑前显示其女性美的最后一次阴森可怕的机会。这套衣服很合身，伯爵夫人那个表妹的身材正好和她一样。娜塔丽在把平滑的、珠母似的丝袜拉上她的双腿，一直拉到大腿上的吊袜带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今天，即使是一个富有的巴黎妇女，她从哪儿可以弄到这样的丝袜呢？如果穿着这样一身打扮在太平岁月里和拜伦出去欢度一个良宵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临一场使人寒心的噩梦，那将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为了搭配那套时新的灰绉丝礼服，她在搽脂粉的时候真是费尽心

思，但她只有一些基础的、因为久已不用而干裂的化妆品：一罐胭脂、一支唇膏、一段画眉笔的笔头以及一些睫毛油。路易斯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望着在化妆的母亲，好像她在点火自焚一样不可思议。她还在涂脂抹粉的时候，那个头发灰白的照看小孩的女人探头进来说："夫人，那位先生来了，他在楼下坐在汽车里——呀，夫人，您漂亮极了！"

除了接受贝克的令人胆战心惊的邀请之外，娜塔丽别无选择。即使有其他办法，她也没胆量去试一试。那天，在他离开图书馆时，伯爵夫人幽默地评论道："嘿，德国公使，还有《费加罗的婚礼》！真不错！"娜塔丽脱口而出："可是他怎能这样？除了我是一个敌侨以外，他也知道我是犹太人。"

伯爵夫人噘起薄薄的、老得起皱纹的嘴唇——她们以前从未谈过这个问题——笑嘻嘻地回答说："亲爱的，德国人喜欢怎样干就怎样干，他们是征服者。问题是，你穿什么？"

至于娜塔丽和贝克的关系，她问也没问，也没一句带刺的话，她只是兴致勃勃地着手为一个准备在巴黎上流社会度过一个夜晚的女伴配备衣饰。伯爵夫人的表妹是一个皮肤黝黑的龅牙年轻女人，她看到伯爵夫人带了这个美国姑娘突然出现在她的寓所时感到迷惑不解。她话不多，也看不出是否高兴，只是温顺地把伯爵夫人要的华丽服饰拿出来。伯爵夫人对每一件衣饰都做出评价，她甚至坚持要一瓶上等香水。伯爵夫人这样做到底是出于好意，还是为了讨好德国公使，娜塔丽实在看不出来，她就是这样干，而且干得干脆利索。

路易斯伤心地看着他妈妈没有吻他一下就走了。她觉得嘴唇黏而油腻，生怕弄脏了儿子，也怕弄脏自己。在楼下，她披上一件紫红色附有帽罩的天鹅绒斗篷，这时她体会到一个女人在穿上盛装时的兴奋心情。她确实漂亮，他是一个男人，而她是在瑞士当局的保护之下。几个月来，在这些没完没了的苦恼日子里，这是她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但她是个过来人，她在思想上已经准备好进行一次奋不顾身的自卫。

在发出蓝光的街灯下，在一轮明月的光辉里，一辆奔驰汽车停在那儿。他一边轻声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一边走出来为她打开车门。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陈年的老屋前面有围栏的花园里正在开花的树丛飘来阵阵清香。

在他发动汽车的时候，娜塔丽说："恕我大胆问你一声，你怎么能够和一个犹太女人一起出去呢？"

他那严肃的脸庞在仪表板发出的微暗的红光中露出微笑："大使知道你和你的叔父在巴黎，德国秘密警察当然也知道。他们都知道我今晚请你去看歌剧，没有其他的人敢过问你是谁。你有点儿担心吗？"

"非常担心。"

"我能做些什么使你安心呢？是不是你不愿意去？我最不想干的事情就是强迫你去度过一个不愉快的夜晚，我本来以为你会喜欢的。我请你出去玩原是为了表示友好，至少是为了表示和解的愿望。"

娜塔丽想，如果可能，她有必要弄清楚这个人居心何在。于是她说："好吧，我已经打扮好了。感谢你的盛情。"

"你真的喜欢莫扎特吗？"

"当然。我好多年没听过《费加罗的婚礼》了。"

"我真高兴凑巧选中了这个好节目。"

"我们到巴黎这件事你知道多长时间了？"

"亨利夫人，我知道你们在卢尔德。"在漆黑的、空荡荡的马路上，他缓慢地开着车子，"你知道，温斯顿·丘吉尔在非洲战役进行时曾慷慨地对隆美尔表示过敬意。'越过战争的鸿沟，'他说，'我向一位伟大的将军致敬。'你的叔父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亨利夫人，但他不是一个能干的会办事的人，从锡耶纳逃到马赛肯定是你出的主意。你们的逃亡使我处于非常为难的位置。不过，'越过战争的鸿沟'，我向你致敬。你很有

勇气。”

贝克用左手把住驾驶盘，他向娜塔丽伸出他那短而粗的右手。娜塔丽只好和他握了握手，这只手又湿又冷。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卢尔德的？”她不自觉地在斗篷上揩了揩手，又希望他没发觉。

“因为有人设法使你们获得释放。法国人马上通知我们，很自然……”

“什么？什么设法？我们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事情。”

“真的吗？”他惊异地转过头来。

“我从来没听说过。”

“很有意思。”他点了几下头，“好吧，在华盛顿有人曾试探过，是否可以做出安排，让你们静悄悄地越境进入西班牙。你们在这儿出现使我感到宽慰，我担心你们出了什么事情。”

娜塔丽大吃一惊，是谁在设法使他们获得释放？这对他们目前的困难处境又产生过什么作用？“原来是这样你才知道我们在哪儿的。”

“哦，我迟早会查明的。在大使馆，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你们这伙人。各式人都有，是吗？外交官、记者、贵格会教徒、婆娘们、孩子们等等！对了，维多利亚疗养院的医生今天告诉我，你的叔父好多了。”

娜塔丽默不作声。过了片刻，贝克接下去说：“你觉得德尚布伦伯爵夫人是一个有趣的女人吗？很有文化，是吗？”

“很有意思的人，当然。”

“对，这对她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法。”

闲谈到此结束。从一片漆黑中走进灯火辉煌的剧院休息室使娜塔丽感到目眩。时间机器把她送回到一九三七年的巴黎。眼前的景象和她跟

莱斯里·斯鲁特一起去看戏的那些夜晚没什么两样，只是现在多了些零零落落的穿德军制服的军人。这是她记忆中的巴黎的精华荟萃之处，雄伟的休息室、大理石圆柱、豪华的楼梯、丰富多彩的雕像。身穿雨衣的长发飘散的学生带着身穿短裙的女友，挤在劳动人民中间拥向低价座位的入口处；一对对中产阶级轻松自在的夫妇走向正厅；还有像一流细水那样穿过人群的衣饰华丽夺目的上流人物。气氛活跃，典型的法国语音语调，一张张面庞——也许比往日消瘦了些或苍白了些——多半是法国人的面庞，而且为数不多的几个洒脱超群的是彻头彻尾的纯种法国人，尤其是妇女，那些永远是雍容华贵的巴黎妇女，发式别致，浓妆淡抹，在回眸顾盼之际，在转动赤裸的手臂或发出轻快笑声之际，处处表现出她们善于显示自己和取悦他人的艺术。她们有的是伴着穿晚礼服的法国男人，有的是和德国军官在一起。在等而下之的人群当中，德国士兵也带着法国姑娘，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容光焕发，像小猫那样活泼欢快。

也许因为娜塔丽正处于兴奋状态——近在身边的贝克博士使她的肾上腺素不停地发挥作用——她在突然进入剧院休息室时使她感到目眩的不仅仅是强烈的灯光，还有使她良心不安的一闪念。她心想：遭到盟国报章和戴高乐广播嘲弄和痛骂的“通敌者”是些什么人呢？原来这些人就是。可不是吗？他们是法国人。他们是人民。他们打败了。为了打赢上次战争，他们曾经血流成河。他们付了二十年的税，做了他们的政客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修筑了马其诺防线，在德高望重的将军带领下走向战争。如今德国人占领了巴黎。好吧！我可不在乎！如果美国人能来拯救我们，那就太好了。在此期间，他们在德国的占领下继续按法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既然是苦难重重而欢娱很少，这就更应当尽情享受这些欢乐的时刻。这时娜塔丽觉得她有点儿理解德尚布伦伯爵夫人了。在和贝克一起穿越人群走向座位时，她体会到有一点不同于一九三七年，当年，在每次演出歌剧时，观众中总有许多犹太面孔，而今天，一张犹太面孔也看不见了。

序曲的头几个音符像是掠过竖琴琴弦的清风一样掠过她的神经，引起了不寒而栗的震颤。由于处在极度紧张状态，她震颤得更厉害。她试图全神贯注地倾听音乐，但听了几个小节以后，贝克透露的消息又闪现在她心头。他们待在卢尔德的时候，究竟是谁做出徒劳的、带来不利影响的试探？在她苦苦思索、心事重重的时候，帷幕升起，舞台上出现了可与和平岁月里任何布景媲美的富丽堂皇的布景。扮演费加罗和苏珊娜的两位都是第一流的歌唱家，观众立即便进入了他们声情并茂的不朽的喜剧情景中去。尽管这场《费加罗的婚礼》演得很出色，但娜塔丽未能领略多少，她内心中正在为眼前的困境忐忑不安。

贝克事先预订了一间比较小的休息室，里面有一张小桌子，以供幕间休息时使用。侍者点头为礼，以亲切的笑容迎接他们。“晚安，夫人，晚安，公使先生。”他敏捷地带走了“保留席”牌子，接着送上香槟和糖饼。

“顺便提一下，”贝克吃着糕点、呷着酒，对那些歌唱家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评论之后说，“我最近重读了你叔父的广播稿。他确实是有先见之明，你了解这一点吗？他在一年前所写的东西正是今天盟国阵营里人们广泛议论的东西。亨利·华莱士副总统最近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说的话很可能是从你叔父的广播稿里剽窃来的。萧伯纳和罗素之流的最高超的思想家也都在说这些话。真奇怪。”

“我近来和盟国阵营可没什么接触。”

“是这样。嗯，我手里有那些报道的剪辑。等杰斯特罗博士好一些的时候，他应该看看这些东西。我一直很想发表他的稿子。说真的，所谓必须再加润饰的说法是根本没有道理的，这些稿子都是字字珠玑的好文章，都是传世之作，它们显示出一种美妙的理智的进程。”侍者为他斟酒时，贝克停顿了一下。娜塔丽用嘴唇抿了抿酒。“你认为他现在愿意广播这些稿子吗？也许在巴黎电台？说真的，他正欠我这笔债呢。”

“像他现在这样衰弱，怎能讨论这样的事情。”

“但他的医生今天告诉我，他在两三星期后有望复原。他在维多利亚疗养院过得还舒服吗？”

“他在各方面都受到最妥善的照顾。”

“那很好。我坚持要做到这一点。法兰克福医院是一所很不错的医院，但我知道他在这儿要愉快些——呀，第一次铃声响了，你几乎还没碰过你的酒呢，是酒不好吗？”

娜塔丽一口喝干了酒说：“酒很好。”

这以后，有如洪流奔腾的美妙音乐在娜塔丽听来像是奔驰在远方的列车。当歌唱演员在舞台上以各种可笑的伪装出现、在纠缠不清的误会中相互戏谑时，各种可怕的可能性相继在她心头涌现。又一次，最坏的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把病人送往巴黎医院之举绝非偶然，贝克博士本来就想把他们弄到这儿来，他等待时机，并利用了埃伦不幸生病这个机会来实现他的企图，因为如果采用更野蛮的手法可能会使他在瑞士人面前交代不过去。那么现在又将怎么样呢？埃伦还是可以找借口拒绝广播，即使他同意，这样做会不会反而决定了他的命运，可能还有她的命运？显然他可以在回到美国之后马上否认这次广播，而且贝克博士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估计不到这个可能性。因此，德国人一旦把那些录音弄到手，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埃伦留住不放，很可能也不让她离开。考虑到他们现在所处的不牢靠的位置，瑞士人提供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效吗？

然而，如果埃伦断然拒绝韦尔纳·贝克的要求，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福洛尼卡，他已经使用过那种拖延策略了。

他们已经坠入陷阱，无法脱身。或者说，在她看来是如此。坐在巴黎歌剧院内，穿戴着别人的衣饰，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敏感的胃由于刚吞下的那杯酒在折腾着她，身旁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很有才智的男人，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谈吐举止完全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欧洲人，

而他的所作所为归结起来无非是以一个隐隐约约的可怕的未来威胁着她和她的孩子。这一切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感觉，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她醒来时便会消逝的荒谬的噩梦，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太动人了，”贝克博士说，这时帷幕在热烈的掌声中徐徐下降，歌唱演员们走到台前谢幕，“现在去吃晚饭怎么样？”

“我必须回家照看孩子，贝克博士。”

“你能很早就回到家里，我保证。”

他把她带到附近一间拥挤的、灯光暗淡的饭店。娜塔丽以前听说过这地方，价钱昂贵，学生休想问津，而且要早一天订座。在这里，穿军服的德国人不是秃头的就是头发灰白的将军，法国人多半是大腹便便和秃顶的。她认出两个政客和一个名演员。女人当中有些头发灰白，身段丰满，但大多数都是高雅的年轻巴黎女郎，衣饰迷人，充满魅力。

在这里，哪怕是食物的气味也使她作呕。贝克劝她试试卢瓦尔的鲑鱼，这间饭店是目前在巴黎唯一可以吃到卢瓦尔鲑鱼的地方。她婉言谢绝，点了一盘煎蛋卷，但蛋卷端上来后她只吃了一点儿，而贝克在平静地、贪婪地吃着他的鲑鱼。在他们四周，那些德国人和富裕的法国权势人物和他们的女伴一边吃鸭子、活杀的整鱼和烤肉，一边畅饮美酒，他们时而争辩，时而嬉笑，幸福到极点。这是难以相信的景象。巴黎的配给制度很严格，报章上尽是针对食物短缺的特写以及辛辣的讽刺小品。在疗养院里，埃伦每天能吃到一份配给的牛奶蛋冻，这种只消一只鸡蛋就能制成的蛋冻已经被认为是上等点心了。但只要有足够的权势或金钱，至少在这个不为人知的绿洲里，巴黎还是巴黎。

在贝克的力劝下，娜塔丽喝了一点儿白酒。这个人正在干的事情，她想，实在是卑劣之极，豪华的款待使她软化，同时在吃晚饭的时候连哄带骗地提出他的要求，施加赤裸裸的压力，甚至在菜还没端上来以前，他又开始对她软硬兼施了。当他们第一次在卢尔德出现时，他说，

设在巴黎的德国秘密警察总部已经打算把他们作为持伪造证件从意大利逃脱的犹太难民立即逮捕。幸而奥托·阿贝茨大使是一个有教养的、高尚的人。多亏阿贝茨博士帮忙，他们才得以到达巴登-巴登。阿贝茨博士怀着极大的热情审阅了杰斯特罗博士的广播稿，在阿贝茨博士看来，要使这场战争取得积极的成果，唯一的途径是让英美两个盟国看到德国正为它们而战，为保卫西方文明抗击野蛮的斯拉夫帝国主义而战。对阿贝茨大使来说，凡有助于促进与西方取得谅解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糖衣。药丸在他们进餐时出现了。贝克咂着嘴吃鲑鱼时若无其事地把这颗药丸塞给她。他让她知道，德国秘密警察要逮捕他们的压力从未停止过。秘密警察急于审讯他们关于他们从锡耶纳到马赛去的经过。警察毕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阿贝茨博士迄今为止一直在庇护着杰斯特罗博士，贝克说，不然的话，秘密警察会毫不迟疑地把他们抓走。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以后的事情贝克就不能负责了，尽管他对此会感到无比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瑞士提供的外交上的保护措施会像稻草篱笆一样阻挡不住熊熊烈火。瑞士当局已有他们违法逃离意大利的全部记录。在娜塔丽和杰斯特罗博士两人确凿的犯罪记录面前，瑞士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奥托·阿贝茨博士是他们的庇护者，也是他们的希望。

“好吧，”贝克博士把车子停在她家门口，关掉马达时说，“我相信今晚过得还是不错的。”

“承蒙盛情款待，又看戏，又吃饭，非常感谢。”

“我很高兴。我说，亨利夫人，尽管你经历了曲折多变的行程，但你现在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可爱。”

天啊！难道他还要勾引她吗？她匆忙而冷淡地说：“我身上的衣服没一件不是借来的。”

“伯爵夫人？”

“是，伯爵夫人。”

“我也是这样想的。阿贝茨博士正在等候我向他报告今晚我们的情况。我能告诉他什么呢？”

“告诉他我很欣赏《费加罗的婚礼》。”

“那他一定非常高兴，”贝克闭起眼睛笑着说，“但他最感兴趣的是你对广播所持的态度。”

“那要由我叔叔决定。”

“你自己并不立即拒绝这个建议？”

娜塔丽满腹怨恨，她想，如果他要求的仅仅是和她睡觉——尽管想到这里她不由地周身起鸡皮疙瘩——事情可要简单得多。

“我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是吗？”

他点了点头，阴影遮没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亨利夫人，如果你懂得这一点，我们今晚就不算白度过了。我真想看一看你那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但我猜想他已经睡了。”

“嗯，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

贝克一言不发，只对她笑，过了好久，他才下了汽车为她打开车门。

房间里漆黑一片。

“妈妈？”完全清醒的喊声。

娜塔丽扭亮了电灯。起坐间里路易斯的小床旁，坐在椅子上的老太太正在打瞌睡，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路易斯正坐起身来，尽管泪痕满面，但他现在眨着眼睛，破涕为笑了。灯光惊醒了老太太。她因为睡着了而表示歉意，然后打着哈欠蹒跚地走出去了。这时，娜塔丽赶快用一块破毛巾把脂粉全抹掉，并用肥皂把脸洗干净。她走到路易斯身边，拥

抱他，吻他。他依偎在她的怀里。

“路易斯，你该睡了。”

“是，妈妈。”自从到了科西嘉岛以后，他一直用法语叫她妈妈。

当他舒适地蜷缩在毯子下面的时候，她用意第绪语唱起摇篮曲。自从到了马赛以后，这首摇篮曲就成为他在临睡前非听不可的歌曲。

宝宝睡在摇篮里，

底下有只白山羊。

小小山羊做小贩，

宝宝也干这行当。

葡萄干和杏仁，

睡吧睡吧，小宝宝。[(1)]

路易斯半醒半睡地跟着一起唱，孩子咿呀学语，把意第绪语唱得走了样。

葡萄干和杏仁，

睡吧睡吧，小宝宝。

第二天，伯爵夫人一看到娜塔丽的脸，就知道昨天晚上出去看歌剧并不完全是一件乐事。娜塔丽把两包衣物放在办公桌旁的时候，伯爵夫人问她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

“不错。你的表妹真是慷慨。”

说完这句话，娜塔丽立即走到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去弄书目卡了。过了一会儿，德尚布伦伯爵夫人走了进来，掩上了门。“怎么了？”她带着

浓重的鼻音问，这种语调和一个法国贵妇完全不相称。

娜塔丽无言对答，只是用惊魂未定的眼光瞪着她。娜塔丽不知道她周围还有什么样的陷阱，因此不敢贸然举步。她可以信任这个通敌的女人吗？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同样难以解答的问题，使她彻夜未眠。伯爵夫人在一张小的图书馆凳子上坐了下来，说："快，我们俩都是美国人。说吧。"

娜塔丽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德尚布伦伯爵夫人。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过度紧张，她两次哑了嗓子，不得不喝一些玻璃瓶里的水。伯爵夫人一言不发，眼睛像鸟眼一样发亮。娜塔丽说完之后，她说："你最好马上回到巴登-巴登去。"

"回到德国？那有什么好处？"

"能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保护的是代办。塔克是个强烈拥护'新政'的人，但他是精明强干的硬汉子。你在这里没有律师，瑞士人只能装装样子。塔克是会跟他们斗的，他可以威胁对被拘留在美国的德国公民进行报复。你们现在的处境是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再提抗议就来不及了。旅途劳顿，你叔叔受得了吗？"

"如果必须走的话，他是愿意走的。"

"告诉瑞士人，你们要回到你们那伙人那里去，你的叔叔很想念他那些记者同行。德国人没有权力硬把你们留在这里。采取迅速行动，请他们立即和塔克取得联系，并安排你们返回巴登-巴登，不然就让我来办。"

"把你自己卷进去太危险了，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翻动两片薄嘴唇，露出坚强不屈的笑容，随即站了起来，说："我们去找伯爵谈谈。"

娜塔丽一起过去。这不失为一条计策，除此以外她也是山穷水尽

了。伯爵夫人到了医院便进去了，娜塔丽继续往前走，独自去疗养院。埃伦元气未复，对有关贝克的事情他无力做出强烈的反应。他只是摇头，并低声说："这是报应。"至于回到巴登-巴登去的建议，他说让娜塔丽全权决定，他们必须做对她自己和路易斯最有利的事情。如果决定走的话，他觉得他的身体是吃得消的。

当娜塔丽和伯爵夫人在医院里再度碰头时，伯爵已经和瑞士公使谈过。公使答应和塔克取得联系，并安排他们回巴登-巴登。他估计不会有什么困难。

看起来也不至于有任何困难。瑞士公使馆第二天给图书馆里的娜塔丽打来电话，告诉她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人已经批准他们回去，火车票已经到手。不过不能直接打电话给在巴登-巴登的塔克，电话必须通过柏林的交换台转过去，但他们估计能在杰斯特罗离开巴黎以前通知他。同一天下午，瑞士人又来了电话，说出现了意外困难。阿贝茨大使本人对这位著名的作者很感兴趣，他已经派出他的私人医生去为杰斯特罗进行检查，以便确定病人现在是否适于旅行。

娜塔丽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知道没有希望了。的确是这样。第二天瑞士公使馆通知说，那位德国医生宣称杰斯特罗过度虚弱，一个月内不能旅行。阿贝茨大使因此认为他不能承担让他离开巴黎的责任。

---

(1) 这两句原文是意第绪语。

第六十六章

欧洲堡垒的瓦解

（摘自阿尔明·冯·隆将军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一书的后记《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英译者按：阿尔明·冯·隆的后记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元首的活动，尤其是在他即将完蛋时的活动。在这本回忆录里，隆对希特勒的分析极其严格无情，远远超过对军事行动的分析。他的德文原著的编辑指出，这篇回忆录是隆在临终的病榻上起草的，未经修改。

回忆录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在最高统帅部里，我有机会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观察了他四年多，享有同样机会的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已被盟国绞死。凡是熟悉元首的将军多半被他处决，或积劳病逝，或战死疆场。我从未见过任何军事回忆录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描绘的。古德里安和曼施泰因的著作对他的生活侧面都略而不谈，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我的戎马生涯里，我曾说过，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表现出机敏和鼓舞人心的力量，并曾引证过他在做出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战争决策时，尤其是牵涉到使敌人措手不及的决策时，所表现的非凡才能。我曾表明，在他的威望达到最高峰的时刻，他在我们眼中已成为再生德国的灵魂。我也提到过他的严重缺点，作为一个最高统帅，这些缺点导致了浩劫。

就他的人品而言，他在逆境中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卑劣和丑恶的性格。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遇刺后，他的所作所为显示出他的真实面

目。在观看一些德国将领被处决的电影时，我坐在他的身边。这些伟大的德军将领都是我敬爱的上级和挚友，他们赤身裸体地被套上用钢琴弦制成的绞索活活勒死，他们的双眼从变色的脸盘儿里突出，紫色的舌头伸了出来，血和屎尿沿着急促扭动的躯体流下。面对这种景象，他心满意足地盯着看，咯咯地笑，并鼓起掌来。不管是谁，在看到这种情景之后，只能对阿道夫·希特勒感到厌恶。

如果德国有朝一日能再度兴起，我们必须根除这些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弱点，这些弱点使我们跟随这样一个人走向失败、耻辱和被瓜分的状态。有鉴于此，我把我在最高统帅部里所目睹的情况写成下文，作为我个人对元首的不留情面的描述。

这跟隆在《陆、海、空战役》第一卷中使用的种种赞词相去甚远，如“一个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向往达到人类可能性的前所未有的高峰和深度的伟大理想的鼓舞人心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个赋有钢铁意志的冷静的谋略家，他是德国的灵魂”。

看来，隆决定在未死之前对元首做出坦率的、公正的评价。也可能是，在描述胜利年代时，隆对他比较同情，后来，在从事第二卷写作时，溃败的痛苦重新涌上心头。不管怎样，后记是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光彩的人物而做出的写照，同时也是对这场战争的一个生动的概括。我的《世界大屠杀》的译文的最后部分是一些概述战争进程直到最后一刻的节录。

突尼斯与库尔斯克

希特勒吹嘘的那个有名无实的“欧洲堡垒”纯粹是宣传伎俩，它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已开始土崩瓦解，那时候红军粉碎了我们在库尔斯克的大规模夏季攻势，英美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垮了台。

这些灾难是希特勒所犯的最严重的、最愚蠢的错误的直接后果：斯大林格勒和突尼斯。我从突尼斯视察归来后告诉希特勒，隆美尔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认为我们在卡塞林山口对没有经验的美军取得的胜利是短暂的，我们最终无法越过敌国海军控制下的海洋对三十万意大利和德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援。但戈林轻率地向希特勒保证，突尼斯离意大利近在咫尺，“并脚一跳就到了”，德国空军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那里的部队。尽管戈林对斯大林格勒战役曾夸下完全一样的海口而后来却可耻地无法实现其诺言，希特勒还是相信他，继续向北非投入大量军队，而事实上他应该把已经到达那里的部队撤回来。如果他当时把那些部队全部撤到意大利作为后备力量，他可以把盟国部队全部逐出西西里岛，并使意大利得以继续战斗下去。突尼斯一役我方遭受大量伤亡后，我们的南方战线从此一蹶不振。

在库尔斯克的攻势同样是考虑不周的。七月七日，我的儿子赫尔穆特在曼施泰因指挥下的坦克营的先头部队中战死。如果没有我这个父亲作为榜样，他也许不会成为一个职业军人，他原来是一个好学、温顺的孩子。他在被称为“堡垒”行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劳而无功的战役中阵亡。这次行动是德国战略主动的最后一口气。

和古德里安及克莱斯特一样，我是反对“堡垒”行动的。英美联军很快将要对大陆的某一点发动攻击，我们必须腾出手来保持机动性，直到我们知道敌人的打击目标。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使我们在东方的各条战线都成为直线，集中强大的后备部队，让俄国人先发动攻击，然后像在哈尔科夫一样进行反击，粉碎他们的攻势。曼施泰因是这种反手击球（一个借用网球术语的军事用语。——英译者注）的老手，如果苏联人再度遭到一次这样血淋淋的挫折，他们将会在秘密和谈中表现得更为灵活。俄国人已显示出他们有意和谈，但他们的要求还是过于趾高气扬，不切实际。毫无疑问，希特勒想在库尔斯克取得的东西是一次能改善他和斯大林讨价还价地位的巨大胜利。

但曼施泰因和克卢格对这个“堡垒”计划可谓一见钟情，像一个演员在有人要他在一出戏中担任主角时欣然同意并希望演出一举成功一样，将军们醉心于归他们指挥的大规模作战计划。针对我们在曼施泰因指挥的南方军团与克卢格指挥的中部军团之间的战线，俄国人发动了冬季反攻，并在这条战线的关键地点，也即在库尔斯克城周围，深入我方阵地，形成一个向西的凸出部。曼施泰因和克卢格必须使装甲部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做钳形运动，切断这块凸出部，形成一个口袋，一反斯大林格勒的战局，捕捉一批俄国战俘，然后通过这个在苏联战线上打开的缺口继续进军，去争取天晓得是什么样的巨大胜利。

这是一个使人陶醉的景象，但我们力不从心，缺少本钱。希特勒老是吹嘘他有多少个师可以投入战斗。我们的确有许多这样的“师”，但这些数字全是扯淡，差不多所有这些师都是兵员不足，而且已经阵亡的将士都是其中的精华和主要的战斗力量，剩下的多半是软弱的行政勤务人员。其他的师已被消灭，仅仅是图表上的一些名存实亡的番号而已。但希特勒命令“重编”这些部队。看吧！只要他吹一口气，这些部队又——在他心目中——重新出现，那些他在伏尔加河沿岸、高加索和突尼斯等地挥霍殆尽的、训练有素的、满员的战斗队伍。他在逃避现实，逐渐退入一个梦幻世界，他在那里仍然是欧洲的霸主，指挥着全球最强大的军队，这个梦幻世界一直存在，直至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偏执狂。但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以前，从这个隐蔽的梦幻世界里不断发出失去理智的命令，那些在严酷的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德国战斗人员只能唯命是从。

而且，正当德军在下坡路上滑下去的时候，红军却在恢复力量并日益壮大。苏军将领两年来一直在研究我们的战术。美国租借物资的卡车、罐头食品、坦克、飞机加上来自乌拉尔山脉后面工厂的俄国新坦克使俄国部队的战斗力量大大加强。俄国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为他们的部队提供新的真正的而非虚幻的战斗力量。我们的情报部门已经告诫我们要考虑这些不利因素，但希特勒置若罔闻。

即使是这样，如果按原计划在五月份发动库尔斯克攻势，本来还有机会取得进展，那时俄国人在进行反击之后已精疲力竭，而且在凸出部还立脚未稳。但他把攻势推迟六个星期，以便试用我们最新式的坦克。我当时就警告约德尔，这样做会把“堡垒”行动正好推迟到英美联军可能在欧洲开始登陆的一段时间内，但跟往常一样，我被置之不理。俄国人抓紧时机，以地雷、壕堑、反坦克掩体等加固库尔斯克凸出部的后部，同时把越来越多的部队调到前线。

我们的情报提到有五十万节满载兵员和物资的铁路车皮正在进入这个凸出部！希特勒的反应是把更多的师和空军联队拨归“堡垒”行动使用。和美国人打扑克牌一样，双方的赌注不断增加，直至希特勒把和他在一九四〇年整个西线战役中使用的同样多的坦克投入这次战役。由于攻势被拖延了两个月，曼施泰因和克卢格也在重新认真考虑之后提出不同的意见。尽管如此，希特勒最后仍在七月五日下令进攻。接着发生了世界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坦克战和空战，以及一次彻底的惨败。我们的钳形攻势在俄国人固定的防御阵地以及成群的坦克面前遇到很大的困难，结果仅能取得纵深数英里的突破。攻势只持续了五天，南北两面都遭到重大挫折。这时盟国部队在西西里岛登陆了。

希特勒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在一次匆忙召开的会议上，他假装出欢天喜地的样子向大家宣布，既然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他提供机会，让他可以在地中海这个“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区”歼灭他们，“堡垒”行动将予以撤销！他就这样从他的失败中脱身出来，没有一句告罪、引咎或认错的话。我们剩下的十八个最好的装甲和机动化师，一支我们作为珍贵后备部队保存起来的永远也不能补充的打击力量，就此付诸东流。希特勒为了追求昔日蔚为壮观的历次夏季攻势的迷梦，毫不吝啬地在库尔斯克战场上把它们丢掉。“堡垒”战役之后，德国的一切攻势都完了。我们在后来发动的任何攻击都是旨在延缓最终失败的战术上的反扑。

希特勒不久就懂得我们不能随便“撤销”一次重大的攻势，还有一个

值得考虑的小问题：敌人。在库尔斯克凸出部两侧，俄国人发动反击，不到一个月内就解放了在我们东线的两个中央支撑点——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两座城市。“堡垒”战役之后，我军全线缓慢地但不可抗拒地在俄国人的推进面前土崩瓦解。俄国人这次进军一直打到勃兰登堡门才停下来。如果说斯大林格勒是东线的一个心理上的转折点，那么库尔斯克就是军事上的枢纽。

这里不是我倾诉思子之情的地方。他在向库尔斯克进军中阵亡。自此以后，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儿子为了保住希特勒和戈林之流的脑袋在步步后撤中献出生命。

墨索里尼的垮台

与此同时，我到西西里岛和罗马进行观察后深信意大利即将退出战争或者倒向敌人。我看到我们为了减少损失有必要在意大利“皮靴”北端的亚平宁山脉组成牢固的防线。在意大利坚守不动的企图不会带来好处，战争一开始，这个国家就成为一张毫无用场的大嘴，它吞下大量的德国战争物资而从不发挥任何作用。南方战线是一个慢性脓肿。我们欢迎盎格鲁-撒克逊人去占领并供养意大利，我在总结报告里写道，这样我们的部队可以腾出手来协助稳定东线并保卫西线。

当我把我的看法在贝希特斯加登告诉凯特尔的时候，他摆出一副像办丧事的脸孔，并要我改变调子。但我已不在乎，我的独生儿子已经不在人世，我自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把我从最高统帅部调到战场上似乎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前景。

因此，在情况汇报会上，我描述了我所看到的情况。盟国在西西里岛上空享有绝对制空权，而且巴勒莫已经被夷平。受命保卫西西里岛的各个师正逐渐退入农村。岛上德军控制的地区内，老百姓咒骂我们的士兵，朝他们吐唾沫。罗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停战的城市，因为街上

几乎看不见士兵，我们的德国士兵都不露面，而意大利士兵则大批地扔掉军服。我向巴多里奥提到把更多的德国部队调往意大利这个问题时，他始终躲躲闪闪，含糊其词。意大利人正在加强他们在阿尔卑斯山的要塞群，这个行动只能是针对德国的。这就是我向希特勒提出的情况汇报。

他耷拉着脑袋听我汇报，从他灰白的眉毛下面朝我瞪眼，不时歪着半边嘴，像笑又像要咆哮的模样使他的小胡子走了样，他露出牙齿，显示了他的极端不满。他仅仅表示这样的意见："在意大利肯定还有一些像样的人，不可能全都烂了。"至于西西里岛，他灵机一动，决定亲自挂帅。当然，这也无补于事。

不过，我的汇报一定进入了他的心坎，因为他随后安排了一次和墨索里尼的会晤。这次会晤在意大利北部农村一所房子里举行，这是一次忧郁的会晤，几天之后墨索里尼便垮台了。希特勒当时拿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给脸带病容的、已经失去信心的墨索里尼和他的幕僚。他列举有关人力、原料、军火生产的乐观的统计数字以及各种改进了的或新式的武器的细节，滔滔不绝地谈了一个小时，而意大利人只能面面相觑，他们富有表情的黑溜溜的眼睛流露出痛苦的神色。在他们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都要完了。在会议进行期间，墨索里尼收到一份急电，说盟国第一次空袭了罗马。他把这份电文递给希特勒，后者勉强地看了一眼，随即大言不惭地谈论我们日益增长的军火生产和各种了不起的新式武器。

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传来，出现在最高统帅部里的场面是可怕的。希特勒像疯了一样，号叫咆哮，怒骂意大利的背信弃义，还有梵蒂冈以及那些把墨索里尼免职的法西斯头子。他使用的粗野语言和发出的威胁确实骇人听闻。他说，他将以武力夺下罗马，抓住"那些乌合之众，那些下贱的流氓"——他指的是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王族以及整个宫廷——并让他们在地上爬。他将夺取梵蒂冈，"清除那个脓包里的全体神

父”，枪决躲在里面的外交使团的成员，把一切秘密文件弄到手，然后说这是战争中的一个误会。

他一再要和戈林通电话。“他是一个极端冷静的人，”他说，“极端冷静。在这个时刻你需要一个极端冷静的人。把戈林找来，给我找来！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我和他度过数不清的困难时刻。极端冷静，这位先生。极端冷静。”戈林匆匆赶来，但他只是唯唯诺诺，不管希特勒说什么他都同意，满口粗俗的语言和下流的取笑。所谓的极端冷静，原来如此。

为了使意大利继续战斗，至少在我们把足够的德国部队调来和平接管这个国家之前继续战斗，德国最高统帅部做出上百个紧急决定和行动计划。希特勒这个时候狂热地策划在罗马发动一次政变，让墨索里尼重新执政，但这个计划无法执行，他后来也只好放弃了。他还策划用空降部队去营救被囚禁的墨索里尼，这个计划终于得以实现。他们两人可能因此感到高兴一些，但于事无补。事实上，在那张迅速传遍世界各地的照片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兴高采烈的身穿戎装的希特勒，在迎接那个缩作一团、卑躬屈膝的前“领袖”，他身穿一件不合身的黑大衣，戴着黑色的阔软边呢帽，苍白的脸上露出病态的笑容。这张照片比任何头条新闻都更有力地宣布，那个出名的轴心已经死亡，“欧洲堡垒”也在劫难逃。

我的高升

这一切产生了一个意外的、不受欢迎的后果——我重获希特勒的青睐。他断言我是最先看穿意大利人背信弃义行径的人，“好阿尔明是一个有脑子的人”，等等。他也听说赫尔穆特已经死去，并装出悲痛的样子来安慰我。他在一些情况汇报会上夸奖我，并且——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总参谋部的一个军官来说是难得的恩宠——请我吃晚饭。施佩尔、希姆莱和一位工业家是那天晚上的另外几位座上客。

这是一次难受的经历。希特勒连续谈了大概五个小时，其他的人都不吭声，只是偶尔应上一两声表示同意，敷衍敷衍。他夸夸其谈，把历史和哲学扯在一起，大多牵涉到犹太人。意大利人真正的困难，他说，在于国家的精华已被教会这个弊端全糟蹋掉了。基督教不过是犹太人的一个狡狯的计谋，他们通过鼓吹软弱胜过力量来控制世界。耶稣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罗马士兵的私生子。保罗是古往今来最大的犹太骗子。诸如此类，令人作呕。夜深时，他说了一些关于查理曼的有趣的话，但我已经疲惫不堪，无法集中思想细听了，每一个人都拼命忍住不打哈欠。总的来说，他那种自负的语言和自负的行径同样使人难以容忍。无疑，那是一个他已无法控制的弱点，这应归咎于他的忌食和没有规律的习惯。但在进餐时坐在他身边绝不是什么快活事情，像博尔曼这样的人如何能够熬得了这么多年，我实在难以想象。

他以后不再邀请我了，但我脱离统帅部走上战场的愿望落空了。约德尔和凯特尔两人现在看见我总是满脸堆笑。我还得到了一个月的病休，因此能够去和妻子相会，给她安慰。到我回到“狼穴”的时候，意大利已经投降，而我们长期策划的旨在夺取这个半岛的“阿拉里克”行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

就这样，我们在南方的消耗将继续下去，直到最后。阿道夫·希特勒不能面对放弃意大利的政治挫折。当我们的军队使那里强大得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丢脸，迫使他们不得不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才能一步一步地在“皮靴”上朝北推进的时候，这种做法完全是一个可怕的军事上的失算。希特勒这种愚钝的政治利己主义，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南方，而当时只消动用凯塞林的部队的一部分就足以守住阿尔卑斯山脉屏障，这最终导致了我们国家在东西夹击下全面崩溃的结局。

第六十七章

帕米拉·塔茨伯利虽然也常常情不自禁地陷入情欲，但钟情相爱的经验是平生仅此一次。亨利上校就是她钟爱过的男人。为了在嫁人之前见他最后一面，她在八月份从华盛顿飞往莫斯科。

她早已打消去苏联的念头，事实上她也早已决定放弃记者生涯，准备到新德里去和勃纳-沃克结婚，签证又突然被批准了，她马上改变计划，把莫斯科包括在行程之内。为了这个缘故，她便暂不辞去《观察家》的职务。如果说帕米拉易动感情，她却有一个还算冷静的头脑。她现在决不怀疑，她的文章只不过是一个亡灵的微弱的回声。她的父亲因病或过于劳累时由她代笔拼凑几篇新闻电讯，那是另一回事。如今要她写出具有他那种远见、气势与神韵的新闻报道，则非她力所能及，她不是一个新闻记者，她不过是一个捉刀人。至于她为什么要和勃纳-沃克结合，她也不想欺骗自己。和她对新闻工作的尝试一样，结婚的决定也是为了填补塔茨伯利死后遗留下来的真空而仓促做出的。就在她开始感到生命的空虚和悲哀的意志薄弱的时刻，他求婚了。他为人谦和宽厚，是一个难得遇到的对象，于是她同意了。她并不懊悔。他们在一起会幸福的，她思忖，她真幸运，能够博得他的欢心。

这么说，她为什么还要绕道莫斯科呢？这主要是因为她在好几次舞会或酒会上和罗达·亨利不期而遇，她看见一个个子高高的、头发灰白的陆军上校经常陪着罗达。罗达待她十分亲切热情，而且——在帕米拉看来——有点儿把那个仪表堂堂的陆军军官据为己有的神气。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帕姆给她挂了个电话，帕姆认为这样做也无损于己。罗达兴冲冲地告诉她，拜伦现在已晋升为潜艇的副艇长，让帕米拉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带给帕格，并“告诉他要注意体重！”一点儿没有妒意或矫揉造作的亲切的痕迹，这种心情也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夫妇的关系到底怎

么样了呢？他们的和好是否已达到如此前嫌尽释的程度，以至于她可以不再有所顾忌？不然的话，莫非她又在背着丈夫和别人勾勾搭搭？或正在如此发展？帕米拉感到毫无头绪。

中途岛战役以后她一直没接到过他的信，即使是她父亲的死讯在报纸上广为登载后，他还是没写过一封吊唁的信，战时邮递是靠不住的。在她从埃及发出的关于勃纳-沃克的信中，她故意让他有机会去反对这次婚事，他也没有回信。不过，他是否在“北安普敦”号沉没以前收到了这封信？她又是一阵茫然。帕米拉想知道，她现在和维克多·亨利的关系到底是怎样，而要弄清楚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他见上一面。她不在乎为此必须在战时的仲夏时节多走几千英里的路。

尽管不在乎，但这个旅程也使她疲惫不堪。大使馆派车到莫斯科机场来接她，她一上车就几乎垮了。飞飞停停地飞越北非大陆，后来又在尘土飞扬、苍蝇乱舞的地狱般的德黑兰待了三天之后，她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司机是一个矮小的、穿着合乎体统的黑色制服的伦敦市井小民，看不出莫斯科的热浪对他有什么影响。他不时从反照镜里向她窥视。尽管困乏不堪，这位勃纳-沃克勋爵的苗条的未婚妻，这个穿着白亚麻服、戴着白草帽的如此雅致、如此不同于俄国人的女人，在这个想家的男人眼中确实是地道的未来勋爵夫人，他能为她驾车着实感到心里甜丝丝的。他觉得毫无疑问，她一定是为了消愁解闷儿才做新闻工作的。

在疲惫不堪的帕米拉看来，莫斯科本身没什么改变：单调的鳞次栉比的旧房屋，很多由于战争而丢下的尚未完工的建筑物任凭风吹雨打，以及还在天空飘荡的、胀鼓鼓的阻塞气球。但人民变了样。一九四一年在德军日益迫近的情况下，她和她父亲匆匆离开这个城市时，所有的大人物都已仓皇逃奔到古比雪夫。那时，衣服臃肿的莫斯科人看起来正备受折磨，苦不堪言，他们在积雪成堆的街道上跋涉，或在挖防坦克陷阱。如今，他们在洒满阳光的人行道上溜达，妇女穿着印花布轻装，不穿军服的男人都穿着运动衫和便裤，可爱的儿童在马路上和公园里无忧

无虑地奔跑嬉戏。战争离这儿很远。

英国大使馆坐落在看得见克里姆林宫的漂亮的滨河区，它跟斯巴索大厦一样，是沙皇时代一个商人的宅邸。当帕米拉穿过房屋后部的落地窗走入花园时，她碰上光着上身的大使躺在阳光里，周围是一群在咯咯地高声叫唤的白羽毛小鸡。这个正规的花园已经变成一个大菜园，菲尔·鲁尔没精打采地坐在大使身边一张轻便折凳上。他站起来，带着嘲弄的神气鞠了一躬，说："呀！您就是勃纳-沃克夫人吧？"

她冷冰冰地回答说："还说不上呢，菲尔。"

大使站起来和她握手时朝花园四周指了一下说："欢迎你，帕姆。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了些改变。今天的莫斯科，只有在后院种些什么吃的才能糊口。"

"那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曾设法为你在国家旅馆订一个房间，但已经全部客满，要到下星期五才能住进去。目前我们暂时把你安顿在这儿。"

"真是难为你们了。"

"何必呢？"鲁尔说，"我想不到这会成为问题。合众社刚搬出了在大都会旅馆的那个套间，帕姆。起坐间有一英亩大，那个浴室在全莫斯科都找不到更漂亮的了。"

"我可以搞到这个套间吗？"

"来吧！让我们试试看。离这儿只有五分钟的路程。那儿的经理是我妻子的远房表亲。"

"那个浴室使我下了决心，"帕米拉边说边用手掠了一下她那湿漉漉的前额，"我想在浴缸里浸上一个星期。"

大使说："我同情你。但今晚请你一定来参加我们的宴会，帕姆。在这儿观看庆祝胜利的烟火最理想。"

在汽车里，帕姆问鲁尔：“什么胜利？”

“哎呀，库尔斯克凸出部。你当然听到过。”

“库尔斯克在美国没受到大肆宣扬。西西里岛才是轰动的新闻。”

“一点儿不错，典型的美国佬编辑。西西里岛！它使墨索里尼垮台了，但从军事角度看，它不过是一段插曲，库尔斯克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帕米拉，也是这次大战的真正转折点。”

“这不是发生在好几个星期以前吗，菲尔？”

“突破是有几个星期了。反击部队在昨天冲进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这两个城市是凸出部里德军重兵据守的要地，因此德军防线的脊椎骨终于被打断了。斯大林已发布命令，鸣礼炮一百二十响庆祝胜利。这一定有点儿名堂。”

“那么，我只好来参加宴会了。”

“哎呀，你不能不来呀。”

“我真想倒下去就睡，我简直难过死了。”

“太可惜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已经邀请外国记者团明天到前线去视察。我们要走一个星期，你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帕米拉呻吟了一声。

“顺便说一句，美国使团全体成员都要来大使馆观看烟火，但亨利上校不来。”

“哦，他不来？这么说，你认得他？”

“当然。矮个子，像运动员，五十岁左右。郁郁寡欢的，是不是？不爱说话。”

“就是他，他是海军武官吗？”

“不是。海军武官是乔伊斯上校，亨利负责特殊军事联络。知道内幕的人说，他是霍普金斯在莫斯科的人。目前他在西伯利亚。”

“这样也好。”

“为什么？”

“因为我难看死了。”

“听我说，帕米拉，你漂亮极了。”他碰了一下她的胳膊。

她挪开了手臂问：“你太太好吗？”

“瓦莲京娜？我想很好吧。她和她的芭蕾舞剧团在前线巡回演出。她到处跳舞——在平板车、卡车、简易机场上——只要是不会摔伤脚踝的地方她都跳。”

大都会旅馆的套间正如菲尔·鲁尔所描述的那样，客厅里有一架大钢琴和一大块波斯地毯，还乱七八糟地布置了一些蹩脚的雕像。帕米拉盯着浴室里面看了一会儿说：“瞧这个浴缸，我可以在里边来回游泳呢。”

“你要这套房间吗？”

“要的，不管多少钱。”

“我替你安排一切。如果你把证件给我，我可以替你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办理战地视察的登记手续。我十时半来接你好吗？礼炮和烟火在午夜开始鸣放。”

她在一块斑斑点点的镜子前面脱掉帽子，他站在她身后，饱览她的美貌。鲁尔已经发胖了，淡黄色的头发比以前稀疏得多，鼻子似乎更大更宽了。这个人除了使她想起一段不愉快的往事以外，在她的生活中其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自从在新加坡圣诞节前夜的暴风雨中的那桩事情以后，每当他接触到她的肌肤时，她总是觉得不快，仅此而已。她知道她对他还有吸引力，不过这是他的事情，跟她不相干。如果能跟他

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菲尔·鲁尔是很无害的，甚至对你很有帮助。她想起在亚历山大公墓他为她父亲致悼词时说过的那些辞藻华丽的话：一个英国人中的英国人，一个记者中的记者，一个持记者证的吟游诗人，在胜利进军的激动人心的节拍中高唱着帝国的挽歌。

她转过身来，勉强地把手伸给他说："你真好，菲尔。十点半再见。"

帕米拉早就习惯于暴露在男子汉的目光下，但娘儿们死盯着她瞧是一种新鲜的感觉。那些出席大使馆宴会的俄国姑娘把她从头到脚、上上下下看个不停，她跟一个受雇在众目睽睽之下做时装表演的模特儿差不多。这些目光中没有傲慢的恶意，没有蓄意的无礼，只有强烈的、好奇的渴望。只要看看她们身上的晚礼服，你就不会觉得奇怪，有长有短，有些镶着荷叶边，有些绷得紧紧的，没一件不是做工奇劣、颜色糟透的。

男人们很快就在帕姆身边围拢，西方记者、军官和外交官，他们在欣赏一个来自他们那个世界的漂亮女人。俄国军官则默默地注视着帕米拉，好像她是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他们的制服正好和俄国女人的邋遢衣衫形成对照，既整洁，又漂亮。尽管来了四五十位客人，这个长长的、镶有护壁板的房间一点儿不显得拥挤。许多客人聚拢在一个银质的、盛混合甜饮料的大钵旁，其他的人随着美国爵士音乐唱片的节奏在一块腾空的镶木地板上跳舞，其余的人手中拿着酒杯，有说有笑。

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年轻俄国军官排开围着帕米拉的人群向前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邀请她跳舞。他身上挂着成串儿的勋章，容光焕发。帕米拉喜欢他的勇气和笑容，于是点点头。他和她一样舞艺很不高明，不过因为能够围着一位美丽的英国少妇的纤腰，毕恭毕敬地在两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翩翩起舞，他感到非常高兴。他那健康红润的面庞上流露出的那种欢乐把她迷住了。

“你在战争中干什么？”她尽力用她荒疏了的俄语凑成一个句子。

“*Ubivayu nemtsev*！”他答道，然后吞吞吐吐地译成英语，“我——杀德国鬼子。”

“我懂了。那太好了。”

他粗鲁地咧开嘴笑了一下，眼睛和牙齿闪闪发光。

菲尔·鲁尔拿着两杯混合饮料等在舞池边。唱片放完后，那个俄国人鞠了一躬，便离开了帕米拉。“他是他们那些出色的坦克司令员中的一个，”鲁尔说，“他参加过库尔斯克战役。”

“真的？他还是个孩子。”

“战争是孩子们打的。如果那些政客都赤膊上阵，我们明天就会实现世界大同。”

鲁尔说话走火了，帕米拉暗自思忖。五年前，他绝不会用这种说俏皮话的口吻说出如此庸俗的、讨人厌的话。另外一张唱片开始了：《莉莉·马琳》。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对帕米拉来说，这首歌意味着北非以及她父亲的死。鲁尔说：“很奇怪，是不是？在这次血腥大屠杀的整个时期只出了这么一首像样的战争歌曲，一首低级的哭哭啼啼的德国民谣。”他把她手中的酒杯接了过来，“帕米拉，我们跳吧。”

“哦，好的。”

对刚和斯坦德利大使以及一位陆军航空兵团的将领一起走进来的帕格·亨利来说，《莉莉·马琳》意味着帕米拉·塔茨伯利。这个如怨如诉的德国情调过浓的曲调，不知怎的，凝聚了乱世男女悲欢离合的那种甜酸苦辣的滋味，以及一个即将踏上征途的士兵在黑暗中求爱寻欢时那种难言的哀愁。这种求欢的乐趣他和帕米拉在此生恐将难以尝到。他步入室内时听到那架蹩脚的留声机在呜咽：

号手啊，今夜你可别吹那准备战斗的号角，

我要和她欢度又一个良宵。

然后，我们要在别离前说声再见。

莉莉·马琳，我将永远把你怀念在心头，

莉莉·马琳，在心头。

他在这里碰上帕米拉自然惊得一愣。原来签证终于发下来了！看见她在鲁尔怀中使他更感到意外。想起那次新加坡的事件，帕格默默地讨厌这个家伙。他这种反应并非全是出于妒意，因为他对帕米拉已不抱奢望，但此情此景既使他感到恶心，又使他感到惊奇。

帕米拉注意到那个蓝色军服上闪耀着金光的矮小结实的身材走了过去，她猜想他一定看到她了，因为她在和鲁尔跳舞，他就不跟她打招呼了。老天爷啊，她想，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刻出现呢？为什么我们总是事与愿违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头发变得这样灰白了？她离开舞伴赶上去，但他和那个高高的航空兵将军已经走进混合饮料大钵旁的人群里，人群又围拢了。她想用肘推开人丛挤进去，但又感到犹豫。在她决定试试看的时候，灯光闪了几下。“离午夜还有五分钟，”大使在人声静下来时宣布，“我们现在要熄灯拉开窗帘了。”

帕米拉被激动的客人们挤向一个有栏杆的、已经打开的窗子旁，繁星在夜空闪烁，舒服的凉风徐徐吹来。她站在那儿被一些喧闹的碎嘴子围住，动弹不得，眼睛朝河对岸黑魆魆的克里姆林宫望去。

“喂，帕米拉。”黑暗中从她身边传来他的声音，维克多·亨利的声音。

这时支支火箭射向夜空，炸裂时发出巨大的艳红色光芒。排炮轰鸣，他们脚底下的地板为之震动，参加宴会的人群欢呼起来。从城市各处如火山爆发似的喷射出万道光芒，不是烟火而是弹药组成的火网：照

明弹、信号火箭、红色曳光弹、发出耀眼黄光的开花弹交织成一片五彩缤纷的华盖，震耳欲聋的响声几乎淹没了一百二十门大炮发出的隆隆声。

“喂，这使你想起什么吗？”她喘着气对身旁那个朦胧的人影说。一九四〇年，他们也是这样站着观看正在遭到燃烧弹轰炸的伦敦。那时，他破天荒地第一次用手臂围着她。

“是的。不过那次不是庆祝胜利的烟火。”

轰隆……轰隆……轰隆……

漫天弹幕火网不断爆炸，烈焰满天，向河流、大教堂以及克里姆林宫泻下光怪陆离的华彩。在大炮轰鸣间歇，他开始说话：“关于你爸爸的事我很难过，帕姆，十分难过。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没有。你是否收到过我的信？”

轰隆……

“只收到过你从华盛顿寄给我的那一封，说你已经订婚。你结婚了吗？”

“没有。我还写过一封，一封长信，寄到‘北安普敦’号。”

轰隆……

“那封信我没收到。”

礼炮轰鸣不已，最后终于停息。火焰熄灭后在星星底下留下朵朵黑烟。在这突如其来的静寂中，外面河堤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啊呀，是弹片掉下来啦！”传来大使响亮的声音，“快离开窗子，所有人！”

灯亮时，那个陆军航空兵团的将军站在帕格身旁。瘦长的个子，淡黄卷曲的头发有点儿像勃纳-沃克，脸上浮现出使人不愉快的冷酷神

情。“慷慨的高射炮火表演，”他说，“可惜他们提供有用的情报时不那样慷慨。”

帕格把他介绍给帕米拉。这位将军马上显得快活一些了。“太好了！三个星期之前我在新德里还跟邓肯·勃纳-沃克待在一起呢。他听说你要来，高兴极了。现在我知道他是为什么高兴了。”

她嫣然一笑：“他好吗？”

“还好。不过那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战区，那个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帕格，我们还是回去研究那些地图吧。我现在去告别。”

“是的，先生。”

将军走开了。帕格对她说：“很抱歉，我得陪着他，帕姆。我正忙于为租借飞机安排飞进来的航线。后天我们什么时候再碰一次头行吗？”

她把关于库尔斯克之行的消息告诉他。他的脸沉了下来，这使她感到有点儿高兴。“整整一个星期，是吗？太不巧了。”

“在华盛顿我见到你的太太。你收到过她的信吗？”

“哦，是的，她常来信。她似乎过得不错。她看起来怎么样？”

“好极了。她要我告诉你，拜伦已经晋升为他那艘潜艇的副艇长了。”

“副艇长！”他耸起浓浓的眉毛，和他的头发一样，他的眉毛现在更灰白了，他的脸色也更阴沉了，“怪事。他资历很浅，还是个后备军官。”

“你那位将军看样子要走了。”

“我看也是。”

他友好地和她握别。她想紧紧握住他的手，用行动来表达语言难以

表达的情怀。但在如此不称心的情况下会见，即使这样做也会显得是对勃纳-沃克的不忠，有点儿对不起他。呀，糟透了，她心想。糟透了！糟透了！糟透了！

“那好，一星期后再见，”他说，“如果那时我还在市内的话。到目前为止，我没什么安排好的工作。”

“好，好。我们要谈的事情多着呢。”

“对。回来后打电话给我，帕姆。”

一个星期后她就给美国大使馆挂电话，她刚回到大都会旅馆的套间不过几分钟。她不惜浪费租金一直保留着这套房间。她猜想他一定又离开了莫斯科，他们之间那种两地相思的局面只能继续下去，这次绕道莫斯科之行看样子注定要以浪费时间和精力告终。但他在使馆里，而且听到她的声音似乎很高兴。

“你好，帕姆，一路上顺利吗？”

“可怕极了，少了个韬基就没意思了，帕格。而且看到那些毁灭了的城市、击毁了的坦克，到处都是发臭的德军尸体，我就感到恶心。俄国妇女和儿童吊在绞架上的照片使我厌恶。这场疯狂可耻的战争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明天怎么样？”

“菲尔·鲁尔有没有打电话跟你说今天晚上的事？”

“鲁尔？”他的声音一下瘪了下去，“他没告诉我。”

她赶紧说：“他要给你打电话的。他妻子回来了。今天是她生日，他要在我的套间里为她举行宴会。我这个套间大极了，而且是他想法子给我弄到的，所以我不好意思拒绝他。客人里面有一些记者、几个大使馆的人、她的芭蕾舞同事，那一类人。如果你不想参加的话，我愿意脱

身出来和你在别的地方会面。”

“不用，帕米拉。红军正要为我那位将军举行告别宴会，事实上，也在大都会旅馆。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他就是为此而来的。”

“太好了。”

“那可得走着瞧。俄国人起草文件的手法高明，会写出超现实主义的杰作。同时，还有这次大吃大喝的欢宴庆祝，无论如何我脱不了身，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

“真该死，”帕米拉说，“哎呀，混蛋透顶。”

他轻声一笑：“帕姆，听起来你倒真像个记者。”

“你真不知道我说起话来能有多像。好吧！明天再说。”

鲁尔的妻子漂亮得叫人没法儿相信：十全十美的鹅蛋脸，明如秋水的蓝色大眼睛，浓密的黄头发，饱满匀称的双手和双臂。她坐在角落里，很少说话也不走动，不露笑容。套间里挤满了人，乐声大作，客人们吃喝跳舞，但没有真正欢乐的气氛，也许是因为过生日的姑娘是如此惹人注目的闷闷不乐。

那些俄国人跳起西方舞来好像大象，一点儿没有芭蕾舞那种优雅姿态。帕米拉和一个她以前看见过在《天鹅湖》中扮演王子的男人跳舞。他有一张牧神的脸形，一团漂亮蓬乱的黑发，连不合身的服装也掩盖不了他那健美的身躯，但他不懂舞步，他不停地用莫名其妙的俄语道歉。跳舞的人都是这个样子。菲尔一杯又一杯地狂饮伏特加，找了一个又一个姑娘笨拙地跳舞，强装出傻乎乎的笑声。瓦莲京娜开始流露出不如死了好的神色。帕米拉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可能是俄国人不善于和外国人交往，但在鲁尔和他这个仙女般的美人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她不得而知的紧张关系。

美国海军武官乔伊斯是一个老于世故、乐呵呵的爱尔兰人，他请帕

米拉跳舞。她委身让他把自己扶好时说："可惜亨利上校在楼下不能脱身。"

"呀，你认识帕格？"乔伊斯说。

"很熟悉。"他那敏锐而明亮的眼睛盯着她。她接着说，"他和我父亲是知交。"

"我明白。喔，他真了不起。刚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任务。"

"你能给我说说吗？"

"如果你不在报上披露的话。"

"不会的。"

当他们随着舞步转来转去的时候，乔伊斯在音乐声中凑到帕米拉耳边说，斯坦德利大使几个月来一直试图为《租借法案》的飞机开辟一条西伯利亚航线，但劳而无功。费兹杰拉德将军为了促成这件事，来过苏联一次，但也是空手而归。这一次斯坦德利把问题交给帕格去解决，现在协议已经达成。这就意味着飞机不必再绕道南美洲和非洲，冒着经常发生撞毁事故的危险，艰苦地长途飞行而来，或是装在板条箱子里由德国潜艇可以击沉的护航船队运来，它们现在可以好像顺着漏斗落下一样沿着笔直安全的航线直接飞到苏联来。耽搁少了，交货多了，存在于双方之间的不快情绪可以随之得到缓和。

"俄国人守信用吗？"帕米拉在音乐暂停后走向点心桌时问道。

"还得走着瞧。现在，一次名副其实的联谊晚会正在楼下进行。帕格·亨利非常善于应付这些硬汉。"帕米拉谢绝伏特加。乔伊斯举起一大杯一饮而尽，咳了几声，然后看了看手表，"哟，差不多是时候了，他们该把那几个家伙从楼下那个喧闹的宴席上拉到这里来了。我为什么不去把帕格找来呢？"

"呀，请吧，请吧。"

约莫过了十分钟，四个盛装穿戴的红军军官闯了进来，后面跟着乔伊斯、帕格·亨利以及费兹杰拉德将军。俄国人当中有一个魁梧的秃顶将军，身上挂满勋章，一只假手，戴着皮手套，其他三个年轻得多，他们似乎远不如他们的将军那样兴高采烈。将军进来时用俄语吼叫“生日快乐！”他大步走到鲁尔的妻子跟前，弯下腰吻她的手，然后请她跳舞。瓦莲京娜展颜微笑——在帕米拉看来这是第一次，宛如冰峰上出现的晨曦——并跃起投入他的怀中。

“你认识他吗？”帕格问帕米拉，那一对舞伴正好跳进了舞池，随着《布吉伍吉洗衣妇》的节拍砰砰地跳起来。

“是不是那个在战地司令部里请我们吃饭，后来又发疯似的跳舞的人？”

“对的。尤里·叶甫连柯。”

“天啊，他可是个碰不得的人。”乔伊斯上校说，“那个斜眼看人、脸上有伤疤的小个子一定是他的政治副手，或者是内务部的人。他刚才想阻止将军上来，咕哝着什么和外国人搞得太熟什么的。你知道那位将军说什么吗？他说：‘那又怎样？他们会把我怎样？砍了我的另外一只手？’”

……那个布吉伍吉洗衣妇洗呀洗呀……

“我觉得，”帕格对帕米拉说，“我们以前好像听见过这支傻曲子。跳舞吗？”

“一定要跳吗？”

“你不想跳？感谢上帝，”他叉紧了她的手指，领她来到一张小沙发前，“他们在祝酒时识破了我的白葡萄酒花招，我只得再喝伏特加，我现在觉得天旋地转。”

当叶甫连柯和那个眉飞色舞的瓦莲京娜怪模怪样地踏着沉重的舞步来回扭动时，一些俄国人放弃了他们呆板的狐步而跳起林迪舞来。这种舞更适合他们富有弹性的在跳跃的肌肉。尽管没人会错把他们当作美国人，但其中有几个人的快速舞步堪称干净利落。

帕米拉说："看起来你还没醉。"他坐在那儿，身子笔直，洁白的军服上有几颗耀眼的金钮扣、条纹道道的肩章以及几排色彩鲜艳的星带，伏特加使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脸上出现红晕。他添了几根白发，身体也胖了些，此外看不出十四个月来有什么变化。"顺便说一句，你太太要我劝你注意体重。"

"呀，是的。她是了解我的。说吧，给我一顿臭骂吧。我接受了这么个任务，就要大吃大喝。在'北安普敦'号上我简直像一只秧鸡。"

这时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在跳舞，只有那三个年轻的红军军官，他们并排靠在墙上，脸上毫无表情。还有费兹杰拉德将军，他和一个身穿红得可怕的缎子衣服的娟秀的芭蕾舞姑娘在调情。喧闹的声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鲁尔不得不把音乐开得响些。帕米拉几乎是高声叫喊地说道："告诉我关于'北安普敦'号的事情，维克多。"

"好。"当他谈到中途岛战役之后发生在海上的情况，甚至在谈到塔萨法隆格的灾难时，他高兴得容光焕发，至少在她眼中是这样。他告诉她，他本来可以在斯普鲁恩斯下面获得一个职位，以及他如何应罗斯福的要求最终接受了现在这个职务的始末。他侃侃而谈，没有辛酸或懊悔，他只是把他这一段生活如实地为她讲述一遍而已。周围人声鼎沸，而她坐在那儿，安静地听他倾诉衷肠，为能厮守在他身边而心满意足，他的血肉之躯使她感到温暖，也使她心里甜丝丝的同时感到某种不安。这是她企求的一切，她反复沉思，只想和他长相厮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因为和他同坐在一张沙发上而有如获新生的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愉快。这是显而易见的。她觉得她能使他幸福，而使他幸福会给她的生活带来意义。

与此同时，在留声机的音乐暂停的时候，叶甫连柯和那些芭蕾舞演员围在钢琴旁谈得起劲。一个姑娘坐了下来，弹出一阵不和谐的刺耳音调，大家哄堂大笑。叶甫连柯用俄语高声喊道："不要紧，弹吧！"姑娘弹出一首俄国曲调，叶甫连柯一声吆喝，所有的俄国人，甚至包括那三个军官，都走过来列队表演一个旋转的集体舞，每个人都高声叫喊，跺脚，交叉往来，旋转。围成一圈儿的西方人用手打着拍子，为他们喝彩叫好。这个节目之后，大家都没什么拘束了。叶甫连柯脱掉他挂满勋章的上衣，穿着他那件宽大的、沾着汗渍的衬衫跳起他在莫斯科前线一所房子里一度表演过的那个舞蹈。在掌声中他不断蹲下又跃起，只是他那只被截去一段的、没有生气的手臂尴尬地耷拉在一边。接着，瓦莲京娜穿上他的上衣，即兴表演一支淘气的小舞蹈，把一位自负的将军作为嘲弄的对象，她的表演引起人们一阵欢闹。

他们在钢琴旁又进行了一番兴致勃勃的商议之后，瓦莲京娜做了个手势，请大家安静下来，然后高兴地宣布，她和她的朋友将表演一出她们为在前线巡回演出而创作的芭蕾舞剧。她跳希特勒，另外一个姑娘跳戈培尔，第三个跳戈林，第四个跳墨索里尼，尽管她们都没有化装。还有四个男演员扮演红军战士。

帕格和帕米拉中断了谈话来观看这出讽刺舞剧。模拟入侵的四个坏蛋在军乐声中大摇大摆地出场，取得胜利后趾高气扬，接着因为分赃而争吵，最后是一阵闹剧性的殴斗。这时红军在《国际歌》的歌声中昂首阔步地进场，四个坏蛋用夸张的动作表露他们内心的胆怯和恐惧，一圈儿又一圈儿打圆场的滑稽追逐。四个坏蛋相继死去，他们一个个倒下弯曲的身躯在地板上组成一个卐字形。全场轰动！

在一阵喝彩声中，演《天鹅湖》王子的那个演员脱掉上衣和领带，踢掉鞋子，对钢琴手做个手势。他穿着敞领的白衬衣，长裤长袜，一显身手，时而跳跃，时而旋转，舞姿优美动人，观众频频报以欢呼。这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登峰造极的舞艺，至少看起来如此。他站在那儿喘

息，人们围着他向他表示祝贺，大家一再把杯中的伏特加斟满。突然，有人猛击琴键，传来一声粗重的钢琴声。腰杆子挺得笔直，军服上挂满绶带的费兹杰拉德将军昂首阔步走了出来。他没脱掉上衣。他向奏钢琴的人一挥手，钢琴就弹出一支快速的科佐茨基舞曲。随着琴声，这位修长的陆军航空兵团将军便蹲下身跳了起来，两臂交叉在胸前，淡黄色的头发，四下纷披，两条长腿敏捷地踢出缩进，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跳跃。真是出人意表，又是如此动人心魄。《天鹅湖》王子一下子跳到费兹杰拉德的身边，在暴风雨般喝彩声、跺脚声和鼓掌声中和他一起跳完这个节目。

“我喜欢你们那位将军。”帕米拉说。

“我喜欢这些人，”帕格说，“他们很难对付，但我喜欢他们。”

叶甫连柯将军向费兹杰拉德敬上一杯伏特加，并和他碰杯。他们在热烈的掌声中一饮而尽。费兹杰拉德走到帕格的沙发旁边那张放饮料的桌子旁，挑了两瓶开着的伏特加——瓶子不大，但是满满的——说：“为了美国国旗，帕格。”他大踏步走回去，举起一瓶，挑战性地挥舞了一下，递给叶甫连柯。

“什么？好家伙！”叶甫连柯用俄语吼叫了一声，他宽阔的脸上和光秃秃的头顶已经是一片亮光光的红色。

在所有客人的怂恿下——除了，帕格注意到，那个有伤疤的红军军官，他像一个被小孩子造了反的保姆那样感到恼火——这两位将军各自翘起酒瓶，凑到嘴边，相互注视。费兹杰拉德先喝完，他把空瓶猛摔到砖砌的壁炉里，叶甫连柯的瓶子也跟着飞了过去。在一片欢呼声中他们紧紧拥抱，弹钢琴的姑娘这时砰砰地弹出了几乎是难以辨认的《星条旗》。

“天啊，我最好还是把他送回大使馆去，”帕格说，“他来到这里以后一直避免喝酒。”

但有人已经把《老虎拉格泰姆舞曲》的唱片放在留声机上，费兹杰拉德已经和那个穿红缎子衣服的姑娘婆娑起舞，她就是刚才在芭蕾舞中惟妙惟肖地模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戈培尔的那个姑娘，叶甫连柯搂着帕米拉跳。时间已过凌晨二时，因此，这次尽欢而散的一轮跳舞很快就告结束。客人们开始走了，留下来的人已寥寥无几。帕米拉再次和《天鹅湖》王子跳的时候，她看见帕格、叶甫连柯和费兹杰拉德在一起谈话，鲁尔站在一边谛听。她那逐渐消失的记者本能突然清醒过来，于是她跑过去坐在帕格的身边。

“那好！我们开门见山地谈吧？”费兹杰拉德对着帕格说，两位将军在面对面的两张长靠椅上各坐一边，相互瞪着对方。

“开门见山！”叶甫连柯大声喊道，并做了一个不会被误解的手势。

“那么告诉他，帕格，我对这个所谓第二战线的废话听腻了。几个星期以来，我在这里一直听到这些话。北非和西西里岛这两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水陆双重攻势，究竟算不算数？对德国进行有上千架飞机参加的空袭究竟算不算数？为了防止日本人跳到他们的背上，我们进行的整个太平洋战争究竟算不算数？”

“为了美国国旗的光荣。”帕格轻声低语，费兹杰拉德听了脸上随即浮现一丝冷笑。帕格开始翻译，并在随后的唇枪舌剑中尽快地进行翻译。

叶甫连柯听了帕格的话不住地点头，他的脸色沉下来了，他用手指对着费兹杰拉德的脸。“集中兵力在有决定性的地点予以打击！集结重兵！在西点军校他们没教过这条原理吗？决定性的地点是希特勒德国，是还是不是？你们打击希特勒德国的途径是通过法国，是还是不是？”

“问问他为什么在英国对德孤军奋战的时候俄国在一整年里都没开辟一个第二战线。”

叶甫连柯咬牙切齿地瞪着费兹杰拉德：“那是帝国主义者为争夺世

界市场而发动的战争。这与我们的农民和工人毫不相干。”

菲尔·鲁尔一边听，一边不住地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伏特加，现在他口齿不清地对费兹杰拉德说：“你们还要一直吵下去吗？”

“他可以住嘴。是他开头的。”费兹杰拉德厉声说，“帕格，问问他为什么我们要甘冒风险去援助一个存心消灭我们生活方式的国家。”

“呀！上帝。”鲁尔咕哝了一句。

叶甫连柯的目光越来越剑拔弩张了。“我们相信你们的生活方式会由于内在的矛盾而自行毁灭。我们不想摧毁它，但希特勒能。因此，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合作，把希特勒打败？一九一九年丘吉尔曾试图毁灭我们的生活方式，现在他是克里姆林宫的上宾。历史是一步一步前进的，列宁说过。有时向前，有时向后。现在是前进的时候了。”

“你们不相信我们，觉得我们是酸苹果[(1)]，我们怎么合作？”

帕格不懂得该怎么翻译“酸苹果”，但叶甫连柯领会了它的意思。他冷笑着回答：“对，对。这话听腻了。唉，先生，你们的国家从未遭到入侵，但我们多次遭到过。被入侵，被占领。和我们结盟的国家在历史上多半是背信弃义的，它们迟早会一转身便来进攻俄国，我们懂得了小心翼翼的好处。”

“美国不会进攻俄国。你们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好吧，我们只要求在打败希特勒之后，没人来触犯我们。”

“既然这么说，我们大家是否可以喝上最后一杯？”鲁尔说。

“我们的主人疲倦了。”叶甫连柯改变了他在辩论时那种刺耳的语调，突然友好地对旁边的费兹杰拉德说。

鲁尔开始一边一本正经地用俄语讲话，一边醉醺醺地打着手势，帕格低声地为费兹杰拉德做同声翻译。“呀，这一切都是空话。白种人正在打又一场大内战，主宰人类事务的是种族，叶甫连柯将军，不是经

济。白种人在机械方面是杰出的，但在道德方面是原始的。德国人是最纯粹的白人，是超人。希特勒对这一点算是说对了。白人在内战中把这个星球毁灭一半之后将和红种人一样注定在历史中消失。在民主把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之流选为领袖之后，白人对民主所讲的胡言乱语可以休矣。接着要轮到中国了。中国是中央之国，是人类的重心。唯一的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目前住在延安的窑洞里，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鲁尔以不堪入目的醉汉的自信做出这样的断言。在帕格翻译时，他不时把目光投向帕米拉。

费兹杰拉德打着哈欠坐起身来，整理了一下军上装和领带。“将军，我的飞机可以取道海参崴吗？还是不可以？”

“你们履行你们的诺言，我们就会履行我们的诺言。”

“还有一件事。你们会和纳粹再次做交易吗？像你们在一九三九年那样？”

帕格有点儿紧张，不知该不该翻译这句话，但叶甫连柯用冷静的语调反驳道：“如果我们得悉你们又在搞另一个慕尼黑，我们将再次扭转局势，那你们就要倒霉。但如果你们打下去，我们也就打下去。如果你们不打，我们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希特勒。”

“那好，帕格。现在告诉他，作为一个制订作战计划的人，我费尽唇舌反对发动北非战役。告诉他，为了今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我力争了整整六个月。说吧，告诉他。”

帕格照办了。叶甫连柯听着，绷紧嘴巴，眯着眼睛看费兹杰拉德。

“告诉他，他最好还是相信美国和历史上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同。”

叶甫连柯的唯一反应是神秘地一笑。

“同时我希望他那专制的政体能让老百姓知道这种情况。因为从长

远来看，这是实现和平的唯一机会。”

叶甫连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留下一张冰冷坚硬如石头的面孔。

“而你，将军，”费兹杰拉德站起来并伸出了手，“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我已经醉得像个死人了。如有冒犯之处，请勿介意。帕格，把我送回斯巴索大厦吧，我要赶紧收拾行装了。”

叶甫连柯站了起来，伸出他的左手并说：“让我送你回斯巴索大厦吧！”

“真的？你太客气了。以盟国友谊的名义，我接受你的盛情。现在让我去向过生日的美人道别。”

到了这个时刻，只有几个红军军官和瓦莲京娜还没离开这个套间。叶甫连柯对着那些年轻的军官咆哮了几声，他们马上变得严肃起来，其中一个对费兹杰拉德说些什么——讲的是相当不错的英语，帕格注意到，这是他们在这个晚上第一次使用英语——接着美国陆军团航空兵团将军跟着他走了出去。瓦莲京娜把倒在扶手椅里的鲁尔拉了起来，并领着他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帕格、帕米拉和叶甫连柯将军三人留下，四周是曲终人散后的一片孤寂凌乱。

叶甫连柯用左手握住帕米拉的手说：“这样说，你要和邓肯·勃纳-沃克空军少将结婚了。他把我们四十架眼镜蛇式战斗机偷走了。”

帕米拉没把句子的语法搞清楚，她回答说：“将军，我们是用那些眼镜蛇式战斗机打同一个敌人呀。”

“那他呢？”叶甫连柯用他的那只假手指了指帕格·亨利。

她睁大了眼睛并模仿他的手势说：“你问他。”

帕格用很快的速度和叶甫连柯说话。帕米拉打断他们说：“喂，喂，你们在讲些什么？”

“我说他误会了。我告诉他我们是亲密的老朋友了。”

叶甫连柯一边用慢而清楚的俄语对帕米拉说，一边把食指插进帕格的肩膀。“你能到莫斯科来，亲爱的女士，是因为他为你弄到了签证。亨利，”他一边继续说，一边扣紧上衣的领扣，“不要做傻瓜！”[(2)]

他出其不意地走了，并带上了门。

“不要做傻瓜[(3)]——不要做——什么？”帕米拉问，“最后一个字是什么意思？”

“该死的傻瓜。”

“我懂了。”帕米拉突然笑起来，喉头发出一阵女性的尖厉的欢笑声。她用双臂挽住他的脖子，吻他的嘴。“原来是这样，你把我弄到莫斯科来是因为我们是亲密的老朋友了。”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狂吻一阵之后才放开她。她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了。白昼已经到来，一个俄国仲夏的清晨，淡淡的阳光使筵席散后的景象更显凄凉阴郁。帕米拉来到他身边，遥望天际被晨曦映得微红的浮云说：“你爱我。”

“我基本上没变。”

“我不爱邓肯。上次我写信到‘北安普敦’号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他知道我不爱他。他也知道你。在那封信里，我要你说一声要我，或者永远保持缄默。但你没收到那封信。”

“你为什么要和一个你不爱的人结婚呢？”

“这个我在信中也告诉了你。我对漂泊不定的生活感到厌倦了，我需要一个容身之处。现在情况更是这样。那时我还有韬基，现在却是孑然一身了。”

他沉默了片刻之后说：“帕米拉，我回到家里时，罗达简直像是土耳其后宫里的一个妃子那样待我，她像是我的奴隶。她感到内疚、悔恨和忧伤，她不知如何是好。我深信她和那个家伙已经一刀两断了。我不是上帝，我是她的丈夫，我不忍心抛弃她。”

内疚和悔恨！忧伤和不知如何是好！这跟帕米拉在华盛顿看到的那个女人多么不相像啊！帕格才是忧伤和不知如何是好的人呀！他脸上每一道皱纹都说明这一点。如果再发生她不忠于你的行为你又要怎样呢？帕米拉险些要说出这个问题，可她看到帕格·亨利的道道皱纹的、严肃的脸和忧伤的眼睛，她觉得说不出口。“好吧！我已经来了。是你把我弄到这儿来的。你要我怎样？”

“噢，那是因为斯鲁特写信告诉我，你弄不到签证。”她面对着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眼睛，“好吧，一定要我说吗？我想把你弄到这儿来是因为我能看到你就是幸福。”

“即使在我和菲尔·鲁尔跳舞的时候？”

“哦，那是偶然的事情。”

“我对菲尔并无好感。”

“我知道。”

“帕格，我们真倒霉，不是吗？”她泪水晶莹，但泪珠没滴下来，“我不能为了接近你而待在莫斯科。你不想享受云雨之欢吗？”

他面带热切而痛苦的神色说：“我没放任肉欲的自由，你也没有。”

“那么我就到新德里去。我要嫁给邓肯。”

“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嫁给他呢？你迟早会遇到一个你心爱的人的。”

“万能的上帝啊，我心里容不下别人。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讲得怎样露骨你才懂呢？邓肯喜欢和一些漂亮的小姑娘鬼混，她们围着他团团转，百般勾引他。这也多少为我解决了一个难题。他想娶一位高贵的妇人，而且对我非常疼爱，又十分痴情。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迷人的尤物，是世上少有的装饰品。”她把双手放在帕格肩上，“你是我的心上人，但愿我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可我办不到。”

他把她拥在怀里，太阳透过低低的云层，把一片黄澄澄的阳光投射到墙壁上。

“哟，太阳出来了。”他说。

“维克多，抱着我别放。”

沉默了很久、很久以后他说：“说起来恐怕词不达意。你说我们真倒霉。可是，我对现状感到满足，帕姆。这是上帝对我奇迹般的恩赐。我是指我对你的一片深情。在这里多待一些日子吧。”

“一个星期，”帕米拉说，声音有点儿哽塞，“我想办法待一个星期。”

“真的？一个星期？那可是等于一辈子呀。现在我得去把费兹杰拉德塞进飞机。”

她柔情满怀地抚弄他的头发和眉毛，又吻了他。他大踏步地走了出去，没有回头。她跑到窗前，一直等到他那笔直矮小的穿着白色军服的人影出现，并目送他消失在静谧的、阳光明媚的林荫大道上。《莉莉·马琳》的调子在她脑际萦回，她在想，什么时候他才会识破他妻子的作为呢？

---

(1) 美国俗语，表示对别人的能力有所怀疑。

(2) 原文是俄语。

(3) 原文是俄语。

第六十八章

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一处蛮荒的深谷里，透过正在枯黄的树叶照射下来的苍白的阳光照亮了一条羊肠小道。这条羊肠小道可能是猎人的荒径，也可能是野兽留下的足迹，或者根本不是什么小路而是落在树丛间的阳光使人产生的幻觉。当夕阳西下、天上的云彩变成红色的时候，一个衣服臃肿的人影沿着这条小径大步走过来，背上挎着一根步枪，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裹。这是一个体格瘦削的妇女，灰色的厚围巾把脸裹得严严的，呼气立即变成蒸气。在经过一棵受过雷击的橡树的粗干时，她像森林里的幽灵一样没入大地消失了。

她不是什么森林里的幽灵，而是一个所谓的树林里的压寨夫人，即一个游击队司令员的女人。她通过一个洞口跳到掩蔽壕里，洞口长满矮树，要不是有那棵天雷劈死的橡树，她自己在朦胧的夜色中说不定也找不到入口处。游击队的纪律禁止一般队员享有这种肉体上的乐趣，但领导人有一个和他睡觉的女人是他威望的象征，像一支崭新的纳甘式手枪一样，像一个独用的掩蔽壕或一件皮上衣一样。西多尔·尼科诺夫少校越来越喜欢这个勃隆卡·金斯贝格。他开头多少是用暴力占有她的，除了享用她的肉体外，他经常和她交谈，并听取她的意见。事实上，他现在就是在等着她来帮助他决定是否应该枪毙那个嫌疑重大的渗透者。这个家伙被牢牢捆住，正躺在炊事掩蔽壕里。

这个家伙口口声声发誓说，他不是渗透者，而是一名红军士兵。他从泰尔诺皮尔城外的一个战俘营里逃出来，参加了一支游击队，这支队伍后来被德国人消灭了。他幸免于难，他说，以后一直在崇山峻岭间向西流浪，靠草根、浆果或农民的施舍为生。他的话是可信的，他的确也穿得破破烂烂，形容憔悴。但他的俄语有点儿怪腔，看来年龄又超过六十，而且没任何证件。

勃隆卡·金斯贝格走过去把这个人打量一番。在炊事掩蔽壕的一角，班瑞尔·杰斯特罗弓着背蜷伏在泥地上，食物的气味比勒紧他脚踝和手腕的绳子更使他难受。他朝她脸上看了一眼，就决定冒一下险。

“你是一个犹太姑娘，是吗？”他用意第绪语问她。

“是的。你是谁？”她也用意第绪语回答。

这种波兰南部的意第绪语铿锵悦耳，在他听来简直像是音乐一样。他对勃隆卡的询问，一一如实回答。

正在搅汤锅的两个大胡子炊事员听到这种叽叽呱呱的意第绪语，相互眨眨眼睛。勃隆卡·金斯贝格的情况他们是一清二楚的。很久以前，少校就把她这个嘴唇薄薄、其貌不扬的姑娘从深山里一个犹太人家属避居的营地里拖了出来，让她护理在一次袭击中受伤的战士，现在这个犹太女人什么都管起来了。但她是一个熟练的护士，没人敢惹她。至少，谁敢贪婪地看这个女人一眼，就准会吃到西多尔·尼科诺夫的枪弹。

当她和那个渗透者用意第绪语唠唠叨叨的时候，这两个厨子不再感兴趣了。既然这个家伙是犹太人，他就不可能是渗透者，他们也就没必要把他拖到树林里去处决。她会设法使他开脱的。可惜呀！看这家伙乞怜求命该是多么有趣呀！这两个厨子是被征入游击队的乌克兰农民，在炊事掩蔽壕里工作，他们不用挨冻，还能填饱肚子，又不必参加掠夺粮食或爆炸铁路的突击行动。他们厌恶勃隆卡·金斯贝格，但不想和她作对。

她问杰斯特罗，为什么他不把实情告诉俘获他的人呢？游击队是知道那些万人坑的，他何必虚构一套关于泰尔诺皮尔的谎言？他瞥了那两个厨子一眼，然后说，她应该知道那些边远的乌克兰森林地带是多么危险，它们甚至比立陶宛还要危险。宾杰罗维奇那几帮人如果碰上一个犹太人，他们有可能给他一点儿吃的，或者让他继续赶路，但同样有可能把他干掉。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凶恶的警卫当中有些就是乌克兰人，

因此他虚构了那个故事。其他的游击队都相信他，并给了他食物，这里的人为什么要把他当作一条狗那样捆起来呢？

勃隆卡·金斯贝格说，一个星期以前，德国人带领了一队倒戈的俄国兵渗透到这个深谷里来，企图消灭尼科诺夫的游击队。有一个人对德国人阳奉阴违，把情况告诉了游击队。他们伏击了这支队伍，把他们大多数人歼灭了，并一直在搜寻漏网的人。杰斯特罗还算走运，她说，他没被当场枪决。

班瑞尔被松了绑，得到了一些吃的。后来在充作指挥所的地窖里，他用俄语把经过向尼科诺夫少校和政治军官科姆拉德·波尔钦科重说了一遍。波尔钦科是一个牙齿发黑、形容枯槁的人。勃隆卡·金斯贝格坐在一旁缝补，这两名军官命令班瑞尔把缝在衣服衬里藏有胶卷的铝管割出来。正当他们在油灯下仔细查看这些铝管的时候，这天晚上的莫斯科中央游击队参谋部的广播开始了。他们把胶卷搁在一旁收听广播。从一只正方形的木箱里，传出一阵叽喳声和尖叫声，接着是广播员的咕哝声，他以普通语言宣读一道道发给各个冠以代号的游击支队的紧急命令，后来报道了哈尔科夫以西被胜利夺回、对德国的大规模空袭以及意大利投降的捷报。

他们重新讨论班瑞尔的问题。政治军官主张把胶卷交给下一班运送军火的飞机带到莫斯科并释放这个犹太人。尼科诺夫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些胶卷可能寄失，即使送到，也可能没人看得懂。而且如果胶卷必须送到莫斯科，那么这个犹太人应该一起去。

少校对波尔钦科不太客气。游击支队里的政治军官总使人感到不愉快。这些游击队多半是由落到德军战线后面的红军战士组成，他们逃进密林以保存生命。他们攻击敌军或当地的宪兵队，有时是为了夺取粮食、武器和弹药，有时是为了替农民复仇，这些农民因为帮助过他们而受到敌人的惩罚。不过，有关游击队英勇斗争的故事大多是为了宣传而加以渲染。这些人大多数已经变成林中的野兽，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身

的安全，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使莫斯科感到满意。因此，像波尔钦科这种人便空降到游击队出没的森林中，以加强游击活动并保证中央参谋部的命令得到执行。

尼科诺夫这支游击队碰巧是一支敢于冲杀的队伍，在破坏德国人的交通方面取得出色的战绩。尼科诺夫本人是一个正规的红军军官，他要考虑战争形势好转后自己的前途，但喀尔巴阡山脉毕竟是在莫斯科鞭长莫及的地方，而红军也远离喀尔巴阡山脉。以这个黑牙齿的人为代表的苏维埃官僚政治在这里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尼科诺夫是这里的头头儿。这是班瑞尔忧心忡忡地倾听他们谈话时得到的印象。波尔钦科和这个头头儿辩论时也彬彬有礼，甚至有点儿迎合奉承。

正在缝补的勃隆卡·金斯贝格抬起头来。“你们两人都在说废话。这个人有什么值得麻烦的呢？他对我们有什么用？莫斯科要过这个人或是他的胶卷吗？把他送到莱文的营地去吧。他们会给他吃的，然后他可以去布拉格，或者什么鬼地方。如果他在布拉格的关系真的最终可以通到美国人那儿，那么《纽约时报》也许会登载一篇有关西多尔·尼科诺夫游击队的英雄业绩的故事。是吗？”她转向班瑞尔，“你会赞扬尼科诺夫少校吗？还有他在乌克兰西部各地炸毁德国人列车和桥梁的游击队？”

“我要到布拉格去，”班瑞尔说，“美国人将会听到尼科诺夫游击旅的情况。”

尼科诺夫少校的游击队远远够不上一个旅，他们只有四百人，由尼科诺夫凑在一起的松松垮垮的四百人。这个“旅”字却使他高兴。

“好吧，明天把他送到莱文那里，”他对勃隆卡说，“你们可以骑骡子去。那家伙已经半死不活了。”

“嗬，他能把自己那副老骨头拖上山的，别担心。”

政治指导员做了个厌恶的鬼脸，摇了摇头，然后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莱文医生部队中的犹太人都是从日托米尔最后一次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难民。他们寄居在离斯洛伐克边境不远的小湖旁一个废弃的猎人营地里。木匠们早已修好这些无主的小屋和大棚屋，屋顶不再漏水，墙壁的缝隙都已糊好，装上了百叶窗，并做了些简单的家具，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可供大约八十名虎口余生者的暂时安身之所。这些犹太人来自东方，在长途跋涉中备受严寒、饥饿以及疾病的折磨，人数已大为减少。他们初到这儿的时候，西多尔·尼科诺夫袭击了他们，抢走了他们大部分的粮食和武器，也带走了勃隆卡。勃隆卡在被奸污后对他说，莱文的那批人都是在日托米尔的德国人未加伤害的手艺人、电工、木工、铁匠、机修工、枪械匠、面包师傅、修表匠等等。从此以后，游击队就一直向这些犹太人提供粮食、子弹、衣服和武器——数量很少，但足够他们维持生活，并使他们有能力击退入侵者——作为交换，这些犹太人为他们维修机器，制造几件新式武器、土炸弹并修理发电机和通信器材。他们像是一个维修营，很有用处。

这种合作关系对双方都有利。有一次，一支党卫军巡逻队接到一个住在低洼沼泽地的反犹主义者的密告，爬上山来准备将这些犹太人一网打尽。尼科诺夫事前向他们发出警报，他们带了老弱病残及孩子们逃入密林。德国人扑了个空。在德国人忙于偷窃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时，尼科诺夫的游击队突然出现，把这些家伙全都宰了。以后，德国人再也没来找过犹太人。还有一次，当尼科诺夫离开根据地去袭击一列运兵火车时，一邦乌克兰叛徒碰巧发现了他们的地下掩蔽所。在与守卫人员进行短暂但猛烈的交火后，他们纵火焚毁了武器窖。它燃烧了几个小时，只剩下一堆浓烟滚滚的不成样子的赤热的枪管。犹太人把枪管拉直，修好发射装置，装上新枪托，为尼科诺夫的武器库补充了这批修复的武器，在尼科诺夫缴获更多的枪支以前，这些枪还是可以使用的。

他们两人沿着山路往上爬，勃隆卡·金斯贝格为杰斯特罗讲述了前面所描述的往事。“作为一个异教徒的西多尔·尼科诺夫其实不是一个坏蛋。”她一边叹了一口气，一边做了这样的结论，“不像有些人那样简直

是禽兽。但我的祖父是布良斯克的犹太教士，我的父亲是日托米尔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主席。而我呢，你瞧瞧吧！一名森林里的压寨夫人，伊万·伊万诺维奇的姘妇。”

杰斯特罗说：“你是一个aishess khayil。”

在山路上，勃隆卡这时正走在他前头，她回过头来看他一眼，饱经风霜的脸庞升起一阵红晕，眼睛模糊起来。Aishess khayil在犹太经书的《箴言》里面指一个“英勇无畏的女人”，是一个犹太妇女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宗教荣耀。

那天晚上夜深时，在棚屋里进行商讨的几个人当中，勃隆卡是唯一的女性。除了医生那张刮得光光的脸以外，其他几张被炉火映红的脸都是胡子粗硬蓬乱、神情严肃的。“把链条的事情告诉他们，”她说，她的脸色和在场的任何一个男人的脸色一样严峻，“还有关于狗的事。把那张照片给他们。”

杰斯特罗正在向以莱文医生为首的游击队执行委员会汇报情况。他们坐在一个巨大的壁炉周围，炉膛里粗大的圆木正在燃烧。这样的提醒对杰斯特罗很有好处，特别是刚爬了一大段山路，肚子里又填满了面包和汤，他已经疲倦得昏昏欲睡了。

他说，自从他的朋友逃离队伍、抢了一支枪并打死了几个党卫军警卫以后，布洛贝尔管辖的那伙犹太人必须套上链条工作。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随便被点中的人拉去绞决，其余的分组用链条拴住颈部，每个人的脚踝都戴上镣铐，监视他们的警犬也增加了一倍。

尽管是这样，这个小组几个月来一直在策划逃亡。他们需要等待两个前提条件同时出现：近处有河，同时风雨大作。在那几个月里，他们戴着链条工作，身上藏着从死人堆里找到的起子、钥匙、鹤嘴锄等工具。这些人虽然都是病魔缠身、筋疲力尽、惊魂不定，但他们知道他们都是早就应该被枪决和火化的。因此，他们当中即使是最虚弱的人也愿

意一冒逃亡的风险。

一天，他们在泰尔诺皮尔城外森林里塞雷特河附近的峭壁上工作，夕阳即将下沉时，突然下了一场雷雨。他们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两个钢架上堆放着一千具尸体，他们刚用火把点燃了尸体下的木料和废油。一阵大暴雨把带有恶臭的浓烟压到那些党卫军的头上，迫使他们带着狼狗后退。杰斯特罗一伙人在浓烟和暴雨的掩护下迅速解开链条，分散逃入森林，冲向河流。杰斯特罗狂奔一阵后滑下峭壁时，他听到狗吠声、叫喊声、枪声和尖叫声，但他终于逃到河边跃入水中。水流把他冲到下游很远的地方，然后他在黑暗中爬上对岸。翌晨，当他湿淋淋的在密林里摸索前进时，他碰上另外两个逃亡者，两个朝他们家乡走去的波兰犹太人，他们希望到了那里后可以弄到食物并躲藏起来。至于其他的人，他认为也许有一半逃掉了，但他一直没见到他们。

“那些胶卷还在你那儿？”莱文医生问道。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圆脸黑发的人，身上穿着一套补过的德国军服。他那副无框眼镜以及和蔼的笑容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城市知识分子，而不像在这炉火周围的那些老粗的首领。勃隆卡告诉过他，莱文是一个妇科医生，也是牙科医生。不管是在山上的村子里还是在低洼沼泽地的村落，当地居民都爱戴莱文，他总是不辞辛劳地长途跋涉去为他们中的病人治病。

“是的，在我这儿。”

“交给埃弗拉伊姆冲洗出来，好吗？”莱文用大拇指朝一个长鼻子、满脸倒竖着红胡子的人指了一下，“埃弗拉伊姆是我们的照相专家，也是物理学教授。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胶卷。”

“好的。”

“那好。等你的身体好些，我们会把你送到能帮助你越过边境的人们那里。”

那个红胡子说：“照片当中有拍了焚尸炉的吗？”

“我不知道。”

“谁拍的？用什么拍的？”

“奥斯威辛有好几千架照相机。胶卷堆积如山。”班瑞尔以疲弱和不耐烦的语调回答，“奥斯威辛是世界上最大的宝库，都是从死人身上搜刮下来的财货，犹太姑娘坐在三十间大仓库里整理这些赃物。这些东西按理要全部送回德国，但党卫军从中捞了一批。我们也偷。有一个很好的捷克地下组织，他们是了不起的犹太人。那些捷克人，他们很坚强，团结得很紧。他们偷了一些照相机的胶卷。他们拍了这些照片。”班瑞尔·杰斯特罗已经疲乏到了极点，虽然还在谈话，眼皮却已睁不开了。他仿佛梦见被反光灯照得通明的雪地上奥斯威辛的一排排的长马厩，穿着囚衣的弓着背的犹太人步履维艰以及那些巨大的“加拿大”仓库外边堆积的一堆堆赃物用防水帆布覆盖着，上面积着白雪，在稍远一些的地方，黑色的烟囱吐出火焰和黑烟。

“让他休息吧！”他听到莱文医生说，“把他安置在埃弗拉伊姆那里。”

班瑞尔已经好多个星期没在床上睡过觉。那张粗糙的三层床上的草垫和破毛毯是天赐的豪华享受。他睡了不知多久，醒来后一个老妪给他送来热汤和面包，他吃完了倒头又睡。这样子过了两天。现在他起来走动了。中午的太阳把冰冷的湖水晒得暖一些的时候，他跳入水中洗了个澡，然后在营里到处溜达，身上穿着埃弗拉伊姆给他的德军冬制服。这一带的景色恬静得使人难以相信，这些聚拢在湖边的山间小屋，四周被秋色染黄的群峰，破旧的衣服晒在阳光下，妇女们在洗衣、缝纫、烧饭或闲谈，男人们在矮小的车间里拉锯、锤打或敲打。一个铁匠正在把锻炉烧得炉火熊熊，冒出长长的火舌，旁边一些儿童在观看。年龄大一些的儿童在露天的教室里上课，他们发出单调而沉闷的读书声，他们学习犹太经、数学、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甚至是《塔木德》。书很少，也没有铅笔和纸张，上课时要求学生反复用意第绪语背诵课文。这里的形容

消瘦、衣衫褴褛的学童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任何教室里的儿童一样感到厌烦和苦恼。有些学生偷偷地做小动作，这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学习《塔木德》的男孩围着一本大书坐成一圈儿，有几个男孩看着倒过来的文本在朗读。

以步枪武装起来的青年男女在营地巡逻。埃弗拉伊姆告诉班瑞尔，一些备有无线电的哨兵部署在下面遥远的山路和山口一带。这个营地经受不住敌人的奇袭，武装的警卫人员能对付渗透者或小股敌人，但是遇到了严重的敌情，他们必须用信号通知尼科诺夫，要求他们提供保护。这里最棒的年轻人都走了，他们要为发生在日托米尔的大屠杀讨还血债，一些人已加入著名的科夫帕克游击团，其他的加入了由传奇式人物犹太人莫伊沙大叔率领的游击团。莱文医生批准他们前去。

班瑞尔待在这儿的一个星期里，他听到大量流传在这个犹太人森林里的故事，它们大多数是惨不忍闻的，有些是英雄壮烈的故事，有些是滑稽可笑的故事。他也诉说了自己的惊险经历。一天傍晚，他在吃晚饭时又在缅怀往事，追述他在明斯克外围和早期的犹太人游击队一起度过的日子。这时他突然听到他的儿子还活着的消息！绝对不会搞错。一个戴着一只眼罩、骨瘦如柴的满脸脓疮的年轻人曾在科夫帕克领导的游击团里一直待到一枚德国手榴弹把他的一只眼睛炸瞎，他曾和一个名叫门德尔·杰斯特罗的人一起行军几个月通过乌克兰。班瑞尔因此得知门德尔还活着，而且是一名游击战士——沉默寡言的门德尔，异乎寻常地笃信宗教的犹太法典学校的学生。根据这个小伙子最后听到的消息，班瑞尔还得悉他的儿媳妇和她的孩子目前躲在瓦洛任城外一个农民的农庄里。

这是班瑞尔到处流浪以及被关押的两年来第一次听到家人的消息。尽管他忍受了一切几乎置他于死地的凌辱、痛苦和饥饿，但他从不曾完全丧失希望，他坚信总有一天会苦尽甘来。这个消息并没使他过于激动，但在他看来，这预示着黑夜里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已开始消逝。他觉

得精力恢复了不少，随时可以启程去布拉格。

在他启程的前夕，在大棚屋的大房间里，埃弗拉伊姆为一些经过选择的成年人放映幻灯片。这是把班瑞尔的胶卷冲洗后再放大的幻灯片，银幕是一块因为使用时间长，又经过多次洗涤已经变成灰色的被单，那台粗糙的幻灯机使用由两条电池炭精棒组成的弧光灯。这个临时凑合而成的光源不断噼啪爆响，闪烁摇曳，给幻灯片增添了毛骨悚然的效果。赤身裸体的妇女看起来好像在颤抖，她们带着孩子走进毒气室；一些囚犯在党卫军的监视下用钳子把死人牙齿上的金子拉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像喘不过气和使尽了气力；在长形的露天坑里，一排排尸体在燃烧，一些手执肉钩的特别分队人员在把更多的尸体拖到坑里，坑上浓烟滚滚。有些幻灯片太模糊，看不清是什么东西，但其余的已足够揭露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内幕，铁证如山，毋庸置疑。

光线太弱，拍出来的文件不易辨认。一张长的分类账页上写着同一天有几百人死于“心力衰竭”。各种存货清单上列有首饰、金子、皮货、货币、手表、烛台、照相机、自来水笔等，一律用工整的德文逐项列记并标明价格。一份六页的医药试验报告表明对二十对同卵双生兄弟或姊妹进行过各种试验，其数据包括对超高温及超低温的反应、对电震的反应、注射酚后多长时间才断气以及尸体剖验后详尽的解剖统计比较数据。班瑞尔从未看到过这些文件，也没目睹过出现在幻灯片上的景象。他感到震惊和悲痛，但又感到安心，因为他知道这些可供定罪的材料是如此确凿，任何狡辩都无法推翻。

看完幻灯片的人们默然离开棚屋，只留下委员会的成员。莱文医生久久凝视炉火。“班瑞尔，村子里的人都认得我，我亲自护送你过边境。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游击队有健全的组织，他们会把你送到布拉格。”

从帕尔杜比采开往布拉格的列车挤得很，二等车厢的过道上都站满

了人。一些检查证件的捷克警察耐心地从一个车厢挤到另一个车厢。这个被《慕尼黑协定》出卖的驯服的保护国在战前就被德国吞并，又因为海德里希遭到暗杀而受到报复，蒙受了致命的打击。在这里，列车上的例行检查从来没发生过什么情况，不过，在布拉格的德国秘密警察司令部要求继续执行查验。

一个正在阅读德文报纸的老人被走进车厢里来的警察用肘轻轻地推了一下才知道要查证件，他心不在焉地抽出一个旧的藏着身份证和许可证的皮夹子，一边继续读报，一边交给警察。赖因霍尔德·亨克尔，帕尔杜比采出生的德国建筑工人，母亲的娘家是匈牙利的，这证明了他那张宽阔的、刮得光光的斯拉夫脸形。警察看了看这个乘客的破旧衣服和操劳一世的双手，把证件还给了他，又接过了第二个人的证件。就这样，班瑞尔·杰斯特罗过关了。

列车在易北河流域沿着闪闪发光的河流疾驰，它穿过果实累累的葡萄园和到处是采摘工人的果园，以及布满根茬的田野。车厢里其他的乘客包括一个面有愠色的胖老太太、三个在傻笑的年轻女人以及一个带着丁字形拐杖、穿军服的年轻人。为了应付这次警察的盘查，班瑞尔事先排练了一个星期，现在已经顺利通过，回想起来好像是开了一次短暂的、毫无意思的玩笑。他经历过许多不可名状的时刻，但这次从万人坑和山区游击队的狂暴世界过渡到他一度认为是日常现实生活的世界——坐在前进中的列车的一个位置上、衣饰漂亮的姑娘们在欢笑、她们身上散发出廉价香水的气味、他自己的领带、皱瘪的帽子，以及勒得很紧的白衬衣领子等等——确实使他震惊，死而复活的感觉最多也不过是这样。正常的生活似乎是对现实的无情嘲弄，是一场把发生在远方的骇人听闻的实际情况挡在外面、匆匆来去、假戏真做的小游戏。

布拉格的情况使他大吃一惊。他以前因生意买卖多次到过这儿，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从这座古老的、可爱的城市看来，这次大战好像没发生过，在他的心灵上打上烙印的过去的四年，好像是一场时间拖得

很长的噩梦。即使在和平岁月里，布拉格街头一些在劲风中飘拂的卐字旗也是到处可见，那时纳粹为索还苏台德地区在进行鼓动。跟往常一样，在午后的阳光里，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因为已经是下班时间，衣着考究、对现实好像心满意足的人们坐满了人行道上的咖啡馆。如果稍有区别的话，今日的布拉格比起当年希特勒还在恶毒攻击贝奈斯的那些动乱日子里的布拉格更加宁静。在人行道上的人群里，班瑞尔看不到一张犹太面孔。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在布拉格是一个明显的迹象，它表明战争绝非梦幻。

根据他牢记在心的指示，如果书店已经不在的话，他还可以找另外一个地址。但书店还开着，它坐落在号称“小城”地区的一条曲巷里。

N.马斯特尼书店经售新旧书籍

门推开时发出一阵铃声。里面到处是旧书，书架上塞得满满的，地板上也是一堆堆的，霉臭气味很重。一个穿灰罩衫的白发老妇坐在一张堆满书的桌子旁，在书目卡上标价。她看起来很慈祥，微笑时脸上的肌肉像是抽搐了一下。她说了句捷克话。

“你会德语吗？”他用德语问。

“会。”她用德语答。

“在你们的旧书里，有没有关于哲学的书？”

“有的，很不少呢。”

“有没有伊曼纽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我不能肯定。”她惊愕地看着他，“请原谅，但你不像是对这种书有兴趣的人。”

“我是替我儿子埃里克买的。他在写博士论文。”

她打量了他很久，然后站起身来。“让我去问问我丈夫。”

她穿过后面的门帘走了出去。不久，一个矮小、弯腰、秃头的男人走了出来，他正从杯子里啜着什么。他穿着一件露出破洞的毛线衣，头上戴着绿眼罩。“对不起，我刚泡好茶，还是热的。”

和其他的对话不同，这不是暗号。班瑞尔没作答。这个人一边在书架前来来去去，一边大声地啜着茶。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卷残破的书，吹掉上面的积尘，然后递给班瑞尔，书的衬页摊开了，上面有用墨水写上的一个名字和地址。“读者不该在书上写字呀。”这是一本描述在波斯游历的书，作者是谁无关紧要，“真是罪孽。”

“谢谢。但我要的不是这本。”

这个人耸了耸肩，低声而毫无表情地道了一声歉，便拿着这本书消失在门帘后面了。

那个地址在市区的另一头。班瑞尔乘无轨电车到那里，然后下车步行，在一个全是四层楼房的年久失修的地区穿过几个街区。在他所找的那幢房子的底层入口处有一块牙科医生的招牌。蜂鸣器响了一下，门便打开让他进去。门厅里的长椅上坐着两个候诊的可怜巴巴的老人，从牙医诊疗室里走出来一个身穿脏工作服的、模样像家庭主妇的女人，室内传来钻头的响声和呻吟声。

“对不起，大夫今天不能再看病人了。”

“这是急诊，夫人，很厉害的脓肿。”

“那么，你可要等到轮到你的时候。”

他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当他走进诊疗室时，白罩衫上溅有血渍的牙科医生正在洗涤槽边洗手。“请坐，我马上就好了。”他转过身来说。

“是马斯特尼书店老板叫我来的。”

大夫挺直身子，转过身来。他有浓密的沙色头发、宽阔的方脸、结

实有力的下颌。他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了班瑞尔一下，接着说了一句捷克话。班瑞尔用记住的暗号接上。

“你是谁？”牙科医生问。

“我从奥斯威辛来。”

“奥斯威辛？你带来了胶卷？”

“是的。”

“天啊！我们早就以为你们都死了。”大夫非常激动，他笑了起来。他抓住班瑞尔的两个肩膀，“我们盼望着你们两位。”

“另外一个已经死了。这就是胶卷。”

班瑞尔带着严肃而兴奋的心情把那些铝管交给牙科医生。

那天晚上，在房子二楼的厨房里，他和牙科医生夫妇共进晚餐。餐桌上有煮土豆、洋李脯、面包和茶。他的嗓子有点儿嘶哑了，因为他追述了他的漫长的旅程和一路上惊心动魄的经历，话实在讲得太多了。他这时正讲到莱文营地里度过的一个星期以及他得悉他儿子还活着的那个难忘的时刻。

大夫的妻子端来了酒杯和一瓶梅子白兰地，她顺口对她丈夫说：“说起来这可是一个奇怪的名字。上次委员会开会时不是有人提起他们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还有一个名叫杰斯特罗的人吗？一个知名人物？”

“那是一个美国人。”牙科医生做个手势，不以为然，“一个有钱的犹太作家，他在法国被抓住了，这个笨蛋。”他对班瑞尔说，“你越境时是走哪一条路的？是不是取道图尔卡？”

班瑞尔默不作声。

两个男人相互看着。

“怎么了？”牙科医生问。

“埃伦·杰斯特罗？在特莱西恩施塔特？”

“我想他是叫埃伦，”牙科医生说，“为什么这么问？”

第六部　犹太乐园

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奥斯威辛不同，它实在没什么秘密可言，德国政府甚至煞费苦心，通过新闻报道和照片，对布拉格附近的捷克重镇泰雷津市里的这个“犹太乐园”大肆吹嘘。

第六十九章

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奥斯威辛不同，它实在没什么秘密可言，德国政府甚至煞费苦心，通过新闻报道和照片，对布拉格附近的捷克重镇泰雷津市里的这个“犹太乐园”大肆吹嘘。这时候，班瑞尔听说他的堂兄被囚禁在那里。

这个由纳粹创办的、非同寻常的犹太人避难所，又叫作特莱西恩施塔特（即泰雷津游乐胜地），在欧洲颇有名气。有声望、有财产的犹太人争先恐后设法想被遣送到那儿去。德国秘密警察向他们索取巨款，把泰雷津宽敞的公寓卖给他们，还保证他们终身能得到医疗，能使用旅馆和享受配给食物。每逢疾病、饥饿和把某些大城市里的犹太居民向“东方”遣送之后，这些城市里的犹太领袖就被遣送到这儿。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德高望重的老人、杰出的艺术家和学者、战功卓著的犹太老军人都携带家眷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下来。享有特权的荷兰和丹麦犹太人最后也住到了这儿。

欧洲的杂志上登载的新闻图片，显示出这些幸运的犹太人佩戴着黄星标志，安闲地坐在小咖啡馆里，出席演讲会和音乐会，在工厂或商店里快乐地工作，在鲜花盛开的公园里漫步，排练一出歌剧或是话剧，看一场当地的足球比赛，或者披着晨祷披巾[(1)]在一个设备齐全的犹太会堂里做礼拜，甚至还在拥挤的小夜总会里跳舞。其中有些人的姓名和面貌是人们所熟悉的。在纳粹欧洲以外，关于这地方只有些歪曲失实的零星消息，可是红十字会的揄扬的报告却使它的存在为外界所知。凡是还没上“东方”去的欧洲犹太人，全会乐意尽其所有以换取埃伦·杰斯特罗的位置。

欧洲当时正沉浸在一片反犹宣传声和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里。在这种局面中居然还给犹太人安排了这么一个舒适的去处，这自然引起了怨

恨。戈培尔博士在一次讲话中就表达了这种情绪：

> ……泰雷津的犹太人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吃蛋糕，翩翩起舞；而我们的军人却不得不承受种种苦难和匮乏，来保卫他们的祖国……

当然，在中立国和盟国也不乏这样的暗示，说特莱西恩施塔特不过是一个波将金村[(2)]，是纳粹上演的一幕丑剧。因此德国红十字会的代表们应邀前去亲眼看一下，然后公开证实这个离奇的庇护所的确存在。德国人声称“东方”的其他犹太营地全都和特莱西恩施塔特一样，只不过没这么奢华而已。对于这一点，红十字会和全世界只好听信他们的话了。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没有几个美国犹太人，实际上在整个纳粹欧洲随便哪儿都是如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战前就逃走了。至于留下来的少数人，有些凭着影响、声望、财富，或是运气幸存下来，像贝伦森和格特鲁德·斯泰因[(3)]；有些躲了起来，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销声匿迹；有些已经在奥斯威辛被毒气熏死了，他们的美国国籍成了无补于事的笑柄。娜塔丽、她叔叔，还有她的小娃娃，都来到了这个犹太乐园。

在人类事务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好像是一个崭新的事物。它的根源是古老的，产生它的土壤也是古老的，可是它却是一个突变体。在古代世界里，斯巴达和柏拉图的理想共和国，全只是最模糊的预兆。尽管希特勒大量借用列宁和墨索里尼推行的各种措施，现代政治中却找不出合适的比较。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和尼采，没有一位哲学家曾经预见到这样的事物，没有一个能为它提出人性方面的根据来。第三帝国是历史上突然出现的一个令人惊愕的现象，它只持续了区区十二年，目前已不复存在。它遗留下来的有关人性和社会的史实是史无前例的，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们至今还在堆积如山的遗物里结巴着、摸索着。

普通人宁愿忘掉它，它是欧洲衰落过程中一个十二年的肮脏插曲，最好把它扫到地毯下面去。学者们硬要对它进行学术分类：民粹主义加恐怖，资本主义复辟，波拿巴主义的翻版，右翼独裁，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的成功。无穷无尽的学术标签，发展成为冗长的、沉甸甸的巨著。实际上，没有一部著作说得清第三帝国的来龙去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这个玷污了全人类的邪恶红斑，还在扩大，还在令人迷惑。在当前的人类事务中，它是比人口爆炸、核弹和能源耗竭更为根本而又为人们所回避的问题。

特莱西恩施塔特阐明了它，因为这个犹太乐园不像奥斯威辛，并不是深奥莫测的。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件劣迹，但是因为它还有一丝理智的痕迹，我们只要运用一下想象力，还是能够理解它。它只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一个大国政府在这上面耗费了精力，于是它发挥了作用。说来奇怪，娜塔丽·亨利和她孩子生存下去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德国人精心策划上演的这个巨大的骗局上。

对于希特勒和他的少数心腹来说，把欧洲的犹太人斩尽杀绝——并且在德国开疆拓土后，把全世界的犹太人斩尽杀绝——这个目标始终是毋庸置疑的。它具体表现在战争初期的行动和文件之中。但是从文字上我们很难找出多少痕迹，希特勒显然始终没签署过什么东西，不过由他下达的、将他在《我的奋斗》中的威胁付诸实施的那项命令却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德国以外世界上的种种旧观念却为此造成了困难：慈悲啊、正义啊、人人有生存和获得安全保障的权利啊、屠杀妇孺的暴行啊，以及诸如此类的看法。但是对于国家社会党人来说，战争的性质就是屠杀，德国的妇女儿童正在轰炸中死亡，而敌人的定义是要由政府去决定的。犹太人是德国最大的敌人，这一条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核心。到一九四四年，德国已经开始崩溃的时候，重要的作战资源继续用去杀害犹太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用批判的军事眼光来看，这样做毫无意义。可

是对德国民族狂热地追随到底的那班领袖来说，这样做完全有意义。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把自己打得脑浆迸裂之前，写下了他的遗嘱。在遗嘱里，他吹嘘自己对犹太人的“人道的”屠杀——他用的正是这个词——并且还鼓动战败的德国人继续对他们进行杀戮。

至于在这场大屠杀期间蒙在鼓里的外界所表现的种种软心肠的偏见，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主要对策是欺骗。战争时期的保密措施使得对实际屠杀进行掩盖有了可能。没有一个记者曾经跟着特别行动队旅行过，也没有一个记者进入过奥斯威辛。问题是：第一，要制止有关屠杀的不断增多的泄密和流言；第二，要销毁一切证据。鲍尔·布洛贝尔的焚尸队和泰雷津的犹太乐园，就是这场大骗局里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特莱西恩施塔特可以说明根本不存在什么屠杀；焚尸队则可以把屠杀实际存在的一切证据销毁掉。

今天，要想永远掩盖起对千百万人的屠杀，这种想法似乎是荒唐透顶的。但在当时，整个德国民族的精力和创造才能都在希特勒的支配之下，德国人还为他建立了许多其他惊人的、狂妄的“功绩”。

这场骗局里最成功的部分，是针对犹太人本身进行的。在进行这场大屠杀的整整四年中，他们大部分人始终毫不知情，很少有人怀疑，更没什么人真的相信火车是把他们送到死路上去。德国人对于他们去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到达后应该做些什么，煞费苦心地编出形形色色的谎话以安他们的心。这种欺骗一直进行到他们生命的最后几秒钟前，直到他们被脱光衣服、押进实际上是毒气室的“消毒淋浴间”的时候。

今天看来，千百万惨遭厄运的犹太人竟会相信这个骗局，像牛群走向屠宰场那样，这似乎头脑简单得出奇。但是，如同病人不愿意相信自己得了白血病，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消除疑虑的稻草那样，欧洲的犹太人就是不肯相信德国人要把他们斩尽杀绝这种甚嚣尘上的消息和传说。

说到头来，他们要是相信这一点，就不得不相信德国的合法政府正在有组织地、冠冕堂皇地干着一个庞大得难以想象的诈骗杀人勾当。他

们就不得不相信，人类社会为了保护自身而创造的国家的职能，在一个先进的西方国家里竟然改变了性质，事先不发出任何警告，不进行任何诉讼，也不经过任何审判，就把千百万无辜的男女和儿童秘密地处决。这恰恰是事实。但是直到最后，大多数死去的犹太人都无法理解这个事实。就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也无法完全责怪他们，因为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明明白白的事实也觉得根本无法理解。

这场骗局中特莱西恩施塔特这一部分是复杂的，而娜塔丽生存下去的机会就存在于它的头绪纷繁、自相矛盾的目的之中。

犹太乐园不过是一个转运营地，一个去“东方”的中转小站。那儿的犹太人管它叫作“*schleuse*”，就是水闸或水门的意思。但是这个转运营地又有它特殊的地方。享有特权的犹太人刚抵达的时候总受到热情的招待，应邀吃上一顿饭，并且受到鼓励去填写表格，详细说明他们愿意住什么样的旅馆或是公寓，同时还写下他们随身带来的什物、珠宝和现款。接下来，他们便被抢个精光，上上下下仔细搜身，搜索值钱的东西。当然，那个热情的前奏曲便利了这番掠夺。尔后，他们便和充斥在犹太区房屋里和街道上的普通犹太人得到同样的待遇。

每逢大批犹太人到来的时候，这场欢迎的滑稽戏往往便给免了。新来的人干脆就被赶进一个大厅去，对他们携带的东西进行集体抢掠，事后发给他们一些破旧的衣服，再把他们押送到拥挤的、害虫滋生、疾病蔓延的市区，在四层床铺上，在已经住满患病、挨饿的人的不蔽风日的顶楼上，在一个原先供四人居住而现在却挤上整整四十个人的房间里，或是在一个同样挤满了倒霉蛋的走道或楼梯上下榻栖身。不过新来的人并不是一到就立刻用毒气毒死。从这一点讲，它是犹太乐园。

一些发生在德国人计划之外的事情，进一步装点了这个乐园的门面。一开始的时候，布拉格那些组织良好的犹太人就说服了党卫军，让他们在这个要塞城市里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市政机构。这个市政府一半是

真的，一半是开玩笑。说它是开玩笑，因为它凡事必须唯德国人的命令是听，包括开具遣送去“东方”的人们的名单。然而它又是真的，因为它下面的各部门的确管理着卫生、劳工、食物配给、住房和文化工作。德国人所关心的只是严密的保安措施、他们自己的舒适和享乐、工厂的生产定额，以及把活人送去装满火车。至于其他事务，犹太人可以自己照料自己。

这里甚至还开设了一家银行，印发特殊的、美观的特莱西恩施塔特货币，由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为所有的纸币设计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图案，上面绘着手拿书报的受难的摩西。当然，这种钞票只是在犹太区里开的一个玩笑，拿它买不到任何东西。但是德国人要求银行家和犹太工作人员对薪水、存款和支出金额保存一份精心假造的记录，这样也可以蒙混一个偶然来到的红十字会观察员漫不经心的眼睛。德国人在泰雷津所做的努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局，食品定量始终没提高到足以温饱的水平，医药从来没提供过，而涌进来的犹太人人数也始终没减少过。

泰雷津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它不像奥斯威辛那样只是一片沙滩上的马厩。石头房子和长长的十九世纪营房坐落在笔直的街道两旁，看上去很是好看，只要你看不到里边那一群群有病的、饥饿的居民。有了来宾，这些居民就被驱赶到僻静的地方去。正常时期，连带住在营房里的士兵，泰雷津可以安顿四五千人。现在，犹太区里平均总要住上五六万人。它就像一个水灾区或是地震区边缘的城市那样，里面挤满了劫后余生的人，不同的是，灾难有增无减，逃难的人不断拥入，其数量全靠高得惊人的死亡率和通向“东方”的那道水闸门才有所减少。

演讲会、音乐会、话剧、歌剧，都确有其事。德国人允许有才能的居民通过乐园的这些活动忘却饥饿、疾病、拥挤和恐惧。咖啡馆和夜总会也是有的，可是没什么吃喝的东西。不过音乐家倒是有很多，犹太人可以开展这种幽灵般的和平时期的娱乐活动，一直到他们被送走为止。

埃伦·杰斯特罗在里边工作的那个图书馆是很不错的，因为到这儿来的犹太人的书籍全被搜刮来了。还有些装门面的店铺，橱窗里摆满了从经过这儿的半死不活的人们那里掠夺来的东西。自然，东西都是不卖的。

有一阵子，只有德国红十字会的专员获准进入特莱西恩施塔特，党卫军不用花多大气力，轻而易举地就让他们写出了一些揄扬的报道。然而，这场骗局的成功却使德国人陷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困境。中立国的红十字会迫切要求派观察员来对犹太乐园进行一次访问。这导致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离奇古怪的历史上最离奇的一段插曲，就是“盛大的美化运动”。娜塔丽的命运竟然就取决于这件事。

---

(1) 犹太人早上做祷告时裹在头部或披在肩头的一种有流苏的围巾。

(2) 波将金村：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波将金（1739—1791）在女皇南巡时沿途粉饰太平，极尽伪装欺骗之能事，以获取女皇的欢心，后来波将金村就用以指虚伪的骗局。

(3) 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美国女作家。

第七十章

娜塔丽干活儿的时候是不容易被认出来的，因为她的脸部齐眼睛下面全用一条手帕遮挡起来。从修切和磨光云母的机器上飞出来的微尘，在一排排长桌子的上空飘浮，女工们成天就坐在这里，把那些已经分成一块块的矿物再切成薄片。娜塔丽就是这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中一个弓着背干活儿的人。这种活儿需要手巧，虽然叫人厌烦，可是并不难做。

她弄不清德国人拿这种东西去做什么用，大概和电气设备有点儿关系。显然这是一种稀少的材料，因为碎片和桌上扫下的余屑都被送到磨粉机里去，磨好的粉也和切好的薄片一样，装进柳条箱运回德国。她的工作就是把书本那样大小的云母切成更薄、更透明的薄片，直到工具无法再劈出一层为止，同时在工作过程中不能切破一片，以免遭到带着臂章、管理她那一工段的那个凶神恶煞似的法国犹太老婆子的毒打。这的确是够简单的。

她每天在这个又长又矮、拥挤不堪的粗木棚里度过十一个小时。长长的黑色电线上悬挂着的低瓦灯泡，发出暗淡的光线，房里没有生火，几乎和白雪皑皑的户外一样寒冷，而且因为脚下的烂泥地和挤得紧紧的妇女们的呼吸，环境甚至比户外更为潮湿。一个令人恶心地漫溢出来的厕所，散发出一股恶臭。这个厕所每周只由一小队佩戴着黄星标志的可怜的大学教授、作家、作曲家和科学家打扫一次，德国人就喜欢让他们淘粪便。从挤坐在一起、衣衫褴褛、久未洗过澡的女人身上，也散发出一股臭味。她们几乎连喝的水都没有，更不用提洗澡和洗衣服了。对于一个外界来的参观者来说，这个木棚简直就是地狱。娜塔丽对它却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些妇女中大多数人像她一样出身不凡。她们中有捷克人、奥地利

人、德国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和丹麦人。泰雷津真是一个各民族的大熔炉。许多人曾经十分富有，许多人像娜塔丽一样受过高等教育。云母工厂只接纳犹太区里受到优待的妇女来工作。“遣送去东方”这个吓人的、意义不明的威胁笼罩着泰雷津，就像死亡萦绕着正常生活那样。遣送是间歇性的，像瘟疫那样突然剪刈掉一大批人，但是云母工厂的工人和她们的家属是不走的。至少，目前还不曾有人走过。

干这种轻松手工的妇女，大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娜塔丽被分配到云母工厂来，意味着某种暗地里的“庇护”。派埃伦到图书馆工作，也是如此。他们的境遇急转直下，落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虽然使人惊疑不定，却并不是飞来横祸，其中还有奥妙，他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同时，一天天他们挨了下去。

六点钟的铃响了。

机器停下。弓腰驼背的妇女站起身来，把工具安放好，熙熙攘攘地走了出去，用披巾、汗衫和破烂衣服把自己裹紧。她们僵硬地、可是快步地走着，趁那份汤汤水水的食物还有余温之前赶到领食物的长队中去。一到外面，娜塔丽就拉下手帕，露出了一张几乎没变样的脸：更瘦削、更苍白，仍然很美，嘴唇显得更薄，下巴显得更坚定。一阵清新的寒风掠过积雪的、笔直的街道，把特莱西恩施塔特堵塞的下水道、随地皆是的粪便、烂白菜和生病的、龌龊的人们身上经常散发出的恶臭吹散了。这是一种贫民窟的气味，再加上日日夜夜不停走过的手推柩车上的死人和城墙外边火葬场里焚烧尸体的令人恶心的气味。在这里，犹太人不是遭到屠杀而是“寿终正寝”的死亡率并不比灭绝营里低多少。

她从一排排笔直的营房间的街道上走过，穿过市区到幼儿园去。这时天上星光闪烁，一钩新月紧挨着一颗明亮的晚星，低低悬挂在要塞城墙的上空。难得的清新爽朗的空气吹进了她的胸膛，叫她感到十分舒畅，她想起了埃伦早上说的那句俏皮话：“亲爱的，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说好说歹，我们总还是有恩可感的。”

她绕过把犹太人和大广场分隔开的那道高高的木墙，听见音乐家们正在广场边上党卫军的咖啡馆里演奏。吃饭的时刻，虽然还有些衰弱的老年人蹒跚地走着，在垃圾堆里拨弄，但街道上比较安静，不那么拥挤。领食物的长蛇阵从有些院子里蜿蜒到街道上，人们站着，用勺子从铁皮盘子里把那份汤汤水水的食物舀进嘴去，两眼急切地睁得很大。看着这些有教养的欧洲人像饿狗一样吞咽着这种粗劣的饮食，这是犹太区里令人分外伤感的景象之一。

一个身穿一件破烂的长外套、戴着一顶布便帽的瘦子走到她的身边。“喂，还好吗？”[(1)]这个名叫乌达姆的男人说。

她脱口就用意第绪语回答说：“该怎么个好法呢？”

现在，她讲这种语言已经像她祖母讲得一样流利了。常常，荷兰或是法国的难友甚至会把她当成波兰犹太人。她讲英语的时候，一开口就很容易用上从前的美国腔，可是这种语言在这儿听上去很古怪。她和埃伦也常常用意第绪语交谈，因为他在图书馆里和教授《塔木德》时也常常用这种语言，尽管他一般是用德语和法语讲课。

“耶塞尔森的弦乐四重奏今天晚上又要演出啦，”乌达姆说，“他们想叫我们接在后边演出。我又有了新的题材。”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排演呢？”

“就在我们去看过孩子以后，好吗？”

“我七点钟还要教一堂英语课。”

“节目很简单。不会花太多时间。”

“好吧。”

路易斯正在宿舍门口等着。见到娜塔丽，他高兴地大叫一声，跳进她的怀抱。娜塔丽一抱住他结实的身体，就忘却了云母、厌烦、苦难和恐惧。他的兴高采烈感染了她，使她也快活起来。不管刮的是什么阴

风，这股火焰可不是注定要被吹灭的。

路易斯一生下来就成了她的生命之光，但是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强烈。他虽然离开了她，来到这个幼儿园，和几百个小孩待在一起，平时晚上多半只能看到她几分钟，住在这个潮湿阴暗的、古老的石头房子里，由陌生的女人管束着，睡的是棺材般的木箱子，吃的是粗糙的大杂烩——尽管儿童的食物是犹太区里最好的——路易斯却像野草一样茁壮成长起来。别的小孩消瘦、患病，先是无精打采、昏昏沉沉，后来在一阵阵抑制不住地哭泣中虚弱下去，最终因冻饿而死。这个幼儿园的死亡率是惊人的。可是，不知是他的颠沛流离——不断地变换水土、空气、食物、被褥和同伴——把他锻炼出来了，还是像她常常想到的那样，是坚忍顽强的杰斯特罗家和坚忍顽强的亨利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达尔文所谓的优生者，反正路易斯是生气蓬勃的。他在各门功课上都名列前茅，指画法、舞蹈、唱歌对他来说都是一样，他似乎毫不费力就胜过了别人。调皮捣蛋也是他领头儿。幼儿园的保姆看见他又是爱又是恨。他长得越来越像拜伦，可是有他母亲那样的大眼睛，他那种既迷人又有些忧郁的微笑，活脱儿是他父亲。

她因为轮流上夜班，所以总在这儿吃饭。乌达姆也在这儿吃。他通常总想法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一切，就是他怎样来和三岁的女儿一起消磨空余时间。他的妻子已经走了，被遣送走了。今天晚上，汤里的土豆很多，虽然是冻坏了的，味道有点儿腐，可是倒可以充饥。他们边吃着，他就边念起他新编的台词来，他的女儿和路易斯在一旁玩。那个轻便的木偶戏台就折叠起来放在地下室的文娱活动房里，后来，两个孩子也下来看他们排演。娜塔丽排演了逗孩子们玩的木偶戏，一出庞奇和朱迪[(2)]的戏，配上乌达姆含讥带讽的台词，已经暗地里风靡了犹太区。这比她的美国公民身份更使她有荣誉感。那种身份起先还使人惊异，可是不久就不足为奇了。不管是倒霉还是愚蠢，反正她到了这儿，对犹太区的人们来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娜塔丽重新搞起这个丢了多年的少年时代的游戏，她开始变得很快乐和全神贯注。她做木偶，给它们换上衣服，操纵它们，使它们扮出各种滑稽姿势来配合乌达姆的台词。有一次，她甚至在他唱歌的那个党卫军咖啡馆里演出。当乌达姆唱着淫荡的德国歌曲，引得那些闹闹嚷嚷的党卫军官兵狂呼乱叫的时候，或是当他唱起《莉莉·马琳》这类感伤的民歌，引得他们眼泪汪汪的时候，她只能浑身颤抖地坐在那儿听。后来，她的手哆嗦得很厉害，简直操纵不了木偶。幸亏这次演出并不成功，乌达姆的拿手好戏一个也没拿出来，以后也就没再叫他们去演出。犹太区里有的是远比他们高明的木偶戏节目可以供党卫军去点。少了乌达姆的讥讽，娜塔丽的演出实在并不出色。

乌达姆是一个波兰教堂唱诗班领唱人的儿子。他肤色苍白、瘦长如鹤，生着一双炽热的眼睛和一头蓬松、卷曲的红发。虽然他创作和演唱猥亵的甚至淫荡的歌曲，却在犹太会堂里主持赎罪日的宗教仪式。他和那群组成并管理这个有名无实的犹太市政机构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很早就从布拉格被遣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来了。现在，柏林帮和维也纳帮正在把他们排挤出去，因为党卫军比较喜欢德国犹太人。乌达姆在那个闹剧般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银行里工作，尽管它已经成了那些后到的犹太人的地盘。这些人还是丢不下他们那种优越感，总想把别人排挤出去，乌达姆对于犹太区里的政治活动和钩心斗角所了解的，远远超出了娜塔丽所能理会的。他名叫约瑟夫·斯穆洛维茨，可是大伙儿都管他叫“乌达姆”，她甚至听见党卫军也这样称呼过他。

今天晚上，他为他们最受欢迎的滑稽短剧《寒霜—杜鹃国国王》添上了一些新的笑料。

娜塔丽给庞奇的头上戴了一顶王冠，还装上一只挂着冰柱的、长长的红鼻子，这就是国王。寒霜—杜鹃国正在打败仗，国王不断把呈报上来的惨败的战报怪在国内的因纽特人头上。“杀死因纽特人！把他们全都杀了。”他不住地大发雷霆。好笑的是一个扮作大臣的木偶，穿着一

身好像是制服的服装，也有一个拖着冰柱的红鼻子，冲出冲进，他不断报告国内的匮乏、叛乱和溃败，国王听了又哭又号，他还报告杀死了更多的因纽特人，国王听了高兴得又蹦又跳。最后，大臣冲了进来宣称，所有的因纽特人终于全被清洗光了。国王满心欢喜，接着蓦地又大吼道："且慢，且慢！现在我怪谁好呢？我该怎样把仗打下去呢？这太可怕了！赶快派一架飞机到阿拉斯加去，再装些因纽特人来！因纽特人！我需要许许多多的因纽特人！"幕落。

说也奇怪，犹太人会觉得这出粗劣的、以死亡为主题、含沙射影的小戏滑稽之极。这些惨败的战报就像德国国内最近的新闻。那个部长报告这些战报时，用的是纳粹宣传的那种浮夸做作、自相矛盾的滥调。这种冒险的地下幽默，在犹太区的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宽慰。这一类的玩意儿很多，似乎也没人去报告，因为它们一直继续下去。

娜塔丽痛苦辛酸地操纵着木偶。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害怕落进德国人的魔爪、把安全完全寄托在她的护照这个护身符上的美国犹太女郎了。那个护身符并不灵验，最坏的事已经发生了。奇怪的是，她心头倒反而觉得自在了点儿，思路也清晰了点儿。现在，她的全部生命都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目标上：带着路易斯渡过难关，活下去。

乌达姆新编的台词，讲的是犹太区里最近的一些传说：希特勒患了癌症；德国人缺乏石油，战争打不下去了；圣诞节那天美国人将在法国偷袭登陆。诸如此类的异想天开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颇为盛行。娜塔丽操纵着木偶的一举一动，来配合乌达姆插科打诨的台词，他女儿和路易斯对这些笑话一点儿也听不懂，只是对着红鼻子的木偶哈哈大笑。排演完毕后，她紧紧拥抱了一下路易斯，从拥抱中触电般地感到了一阵鼓舞。然后，她就上她的英语课去了。

在少年的营房里，日日夜夜都有人上课。犹太儿童的教育是受到官方禁止的，但是他们没别的事可做。德国人也不认真地加以制止，他们知道这些孩子最终的下场，所以并不在意他们在"屠宰场"里发出什么样

的嘈杂声。一方面，这些大眼睛的、瘦骨嶙峋的孩子办了一份小报，学习各种语言和乐器，排演戏剧，对犹太复国主义展开讨论，唱希伯来歌曲。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成了玩世不恭的、老练的小偷和骗子，对什么也不相信，像耗子一样熟悉犹太区里的大街小巷，而且性方面都是过早就成熟了。他们欢迎娜塔丽的目光往往叫她感到不安，虽然她觉得自己穿着那身带着黄星标志的、松松垮垮的棕色毛料衣服，即使还没到讨人嫌的地步，至少也是一个非常难看的女性。

但是这些孩子一上起课来就全神贯注。他们总共只有九个人，都是聪明伶俐、自愿参加的初学者，想要学会英语，好“在战后上美国去”。有两个人这天晚上缺席，是去排演《后宫诱逃》[3]去了。他们上次演出《被出卖的新嫁娘》[4]，在犹太区获得巨大成功，甚至连党卫军也很欣赏。现在他们又雄心勃勃地排练起莫扎特的这出歌剧来。娜塔丽看了那个深受欢迎的《被出卖的新嫁娘》一次演出，表演得很差，因为有几个演员刚被遣送走了。她甚至听到一座营房的某处地窖里正在排练威尔第[5]的《安魂曲》，不过这似乎太异想天开了。课上完后，她匆匆穿过寒风拂面、星光灿烂的黑夜，到她即将演出的那个楼去。

在那个又长又矮的斜顶房间的那一头，四重奏已经开始演奏了。这个房间以前是开大会用的，现在却放满了床铺，因为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进入了这个犹太区。他们拥进来的速度远远超出了被送往“东方”的速度。犹太区里犹太人的全部希望就是，美国人和苏联人能够及时粉碎“寒霜—杜鹃国”，把困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大水闸里的人们救出去。同时，眼前生活的目标就是，避免被遣送走，并且用文化生活使这儿的日日夜夜容易忍受一些。

耶塞尔森的四重奏是非常出色的。三个花白头发的男子和一个非常丑陋的中年女人用私带进犹太区来的乐器演奏，他们衣衫褴褛的身体和着海顿[6]的优美旋律晃动，专心致志，脸上焕发出内心蕴藏着的光辉。楼里挤得满满的。人们有的弓着身子坐在床铺上，有的躺着，有的蹲在

地板上，有的挨着墙根站成一溜儿，还有好几百人紧紧挨在一起，坐在木头长凳上。娜塔丽等着这支曲子结束，以免惊动别人，然后她才从人丛中挤了过去。人们认出了她，让开了一条路。

木偶戏台已经在音乐家座椅后面安放好了。她在前面的地板上挨着乌达姆坐下，让音乐——现在是德沃夏克[7]了——来抚慰她的心灵。优雅动听的小提琴和中提琴琴声，如泣如诉的大提琴琴声，交织成一支美妙悦耳的阿拉伯风格的民歌乐曲。随后，音乐家们又演奏了一首贝多芬后期的四重奏。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节目单向来是很长的，听众们都满心感激，悠然神往，虽然四下里患病的和上了年纪的人听着听着打起盹儿来了。

在木偶戏开场之前，乌达姆先用意第绪语唱了一支新的歌曲：《他们来了》[8]。这是他又一个精心创作、妙语双关的政治性节目。一个孤独的老人在他的生日那天唱歌，说大家都把他给忘了，他凄凉孤独地坐在布拉格的房间里。忽然，他的亲戚们来了。他在重唱中，变得高兴起来，在舞台上欢呼雀跃，两手噼啪地拍着巴掌：

啊，他们来了，他们终于来了！

英国亲戚，俄国亲戚，

美国亲戚，普天之下的亲戚！

坐飞机来，乘轮船来——

啊，多么快乐，啊，这是多么欢欣鼓舞的一天，

啊，感谢上帝，从东方，从西方，

啊，感谢上帝，他们终于来了！

顿时喝彩声四起！他再唱一遍的时候，听众们也跟着唱起了叠句，还有节奏地拍着手：从东方到来，从西方来到！木偶戏就在这阵高昂的

调子里开场了。

在演出《寒霜—杜鹃国国王》之前，他们先演了另一个很受欢迎的滑稽短剧。庞奇扮一个犹太区的官吏，正想向他的妻子求欢。朱迪则推三阻四地不肯：这地方没个遮掩，她肚子饿了，他没洗过澡，床铺太窄小了，等等。这些借口都是犹太区里的人们所熟悉的，因而引起了哄堂大笑。他把她带到他的办公室，那儿就只有他们俩，她羞答答地顺从了。可是正当他们好合之际，他的下属不停地打断他们，前来报告犹太区出现的问题。乌达姆模仿夫妻俩的喁喁情话和气喘吁吁的声音，中间还穿插着庞奇怒气冲冲的官腔和朱迪失望沮丧的抱怨，再加上一些猥亵的台词和动作，使得整个演出滑稽非凡，甚至连蹲在乌达姆身边操纵木偶的娜塔丽也不停地咯咯笑出声。

修改过了的《寒霜—杜鹃国》也引起一片笑声。乌达姆和娜塔丽满面红光地从幕后走出来，一次又一次地鞠躬。

楼里四处都传来了欢呼声："乌达姆！"

他摇摇头，挥挥手，请大家别这样。

更多的人欢呼着："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他做手势请大家安静下来，请求准许他退场。他说他很疲乏，心情又不好，还得了感冒，下一次再补演吧。

"不成，不成。现在再来一个！乌达姆！乌达姆！"

木偶戏每次演出时总是如此。有时候观众达到了目的，有时候经过恳求，乌达姆总算退了场。娜塔丽坐在一旁，他摆出一个忧郁的歌唱家的姿势，两手在胸前合拢，用唱诗班领唱人的低沉的男中音唱起了一支悲哀的圣歌。

"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每次他一唱起这支歌，娜塔丽就觉得脊背都发凉了。这是赎罪日礼拜仪式中圣歌的一段。

人是用尘土创造出来的，他的归宿是在尘土之中。他就像一片破碎的陶瓷，一朵凋谢的鲜花；就像一粒浮游的微尘，一个过眼的影子；就像一个梦境，飞逝而去。

在每一对比喻之后，听众们总轻声合唱着歌曲开始部分的那个叠句："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它的意思就是："人啊……人啊……人啊……"

在希伯来语里，人这个词叫亚当。乌达姆在波兰意第绪语里是亚当的变音。

"亚当，亚当，亚当——"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喉咙里唱出的这支令人心碎的低沉的圣歌，使娜塔丽·亨利听了感到一种她被囚之前从未感到过的激动。这些人都在死亡的阴影下，刚才还高兴得笑成一片，现在却低声唱起这个也许就是他们自己挽歌的曲子。乌达姆唱到领唱人唱的那段绚丽的词句时，声音像大提琴一样如泣如诉。他闭上了眼睛，身体在小木偶戏台前面摇晃着，两手伸了出来，高高举起。几分钟之前这个人还在讲着最粗鄙的下流话，现在他的声音里却充满了对于上帝和人类的敬畏与热爱，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就像一粒浮游的微尘，一个过眼的影子……

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他踮起脚尖，胳膊僵直地高高举起，睁大了眼睛，像敞开的炉门那样炯炯地望着听众：

就像一个梦境……

那双火一般炽热的眼睛闭上了。他垂下两手，身体也松弛下来，几乎支撑不住的样子。最后那句话的声音降低下去，几乎成了耳语：

……飞逝而去。

他从来不唱第二遍，总是紧绷着一张苍白的脸，僵僵地鞠上几躬，向观众的喝彩表示谢意。

娜塔丽以前觉得用这支令人痛苦的礼拜仪式上唱的咏叹调，用这种曲调和歌词，来结束一宵的娱乐，未免太古怪，简直有点儿阴森可怕。现在，她懂得了，这正是特莱西恩施塔特。她在周围的人们的脸上看到的那种净化，也感染了她自己。听众都已精疲力竭，得到满足，准备回去安寝，准备迎接这个“阴影谷”[9]中的又一天。她自己也是这样。

“那到底是什么？”

她的帆布床上放着一套带有黄星标志的灰呢衣服，旁边还有粗棉线袜和新鞋。对面埃伦的床上，放着一身男人的衣服和鞋子。他坐在两床之间的小桌子旁边，聚精会神地看着一部棕色的大本《塔木德》。他举起一只手说：“先让我把这段看完。”

这里可以最为明显地看出给予他们的“照顾”。他们两人单独有一间房，尽管这是一个只有一扇窗的小房间，是用墙板从一个大房间里隔出来的。这个大房间从前是一个有钱的捷克人私邸里的餐厅。在隔板那边，几百个犹太人挤住在四层的床铺上。这儿放的是两张小床，一盏昏暗的小灯，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像公用电话间那样大小的纸板衣柜，这在犹太区里可算奢华到了极点。市政委员会的官员们居住条件也不过如此。对于这种宽厚的待遇党卫军始终没做过任何解释，可能因为他们是“知名人士”。埃伦在这儿用餐，不过并不用去站队，负责这所房子的长老派了一个姑娘把饭给他送来。然而他简直不大吃东西，他好像是靠空气在过日子。通常娜塔丽回来的时候，总有些杂碎和汤水剩下，如果

她愿意吃下去的话，要不然隔板那边的人就会把这份东西狼吞虎咽地吃了。

现在，床上放着这套灰呢衣服，这是为了什么呢？她拿起来在自己身上比了比。上好的料子，裁剪很讲究，而且还很合身，只是稍微宽大了一点儿。这套衣服上微微散发出一种馥郁的玫瑰香，从前一定是一个上等人家的妇女穿的。他仍旧活着？还是已经死了？还是已经被遣送走了？

埃伦·杰斯特罗叹了一口气，合上书本，转过身来朝着她。他的须发全都白了，皮肤就像柔和的云母，骨头和青筋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从他病愈之后，他就一直沉静而虚弱，却有惊人的耐力。他每天教书、讲学、听音乐、看戏，并且终日伏案为希伯来经典编纂目录。

他说："这些东西是晚饭时候送来的。很叫人惊奇。后来，爱泼斯坦来了，才讲清是怎么回事。"

爱泼斯坦是特莱西恩施塔特市政机构当时的首脑，是一个享有Ältester头衔、可以算作市长的人物。从前，他是一个社会学讲师，是德国犹太人协会的会长。现在他为人恭顺、萎靡不振，是德国秘密警察囚禁中的一个幸存者。他被迫对党卫军卑躬屈节，尽量以他的谨小慎微的方式做点儿有益的工作，可是其他的犹太人都只把他看作德国人的一个傀儡。他没多少选择的余地，也没剩下多少胆力来行使他所获得的那一点儿选择权。

"爱泼斯坦说什么？"

"咱们明天得上党卫军总部去。不过并没有危险。他说是好事，咱们应当享有更多的特权。他很郑重地这么向我担保，娜塔丽。"

她觉得心窝里发凉，连骨头里都发冷，同时忙又问道："为什么要咱们去？"

"会见艾希曼中校。"

“艾希曼！”

特莱西恩施塔特这一带人们所熟悉的，是当地那几个党卫军军官的姓名，如勒恩、海因德尔、默泽等。艾希曼中校是一个只能听见人们窃窃私议的高高在上的险恶姓名。他尽管军阶并不很高，在犹太区人们的心目中却是一个比希姆莱和希特勒地位低不了多少的人物。

埃伦的神色是温和的，充满同情的，他没露出什么害怕的样子。“是啊。十分荣幸。”他用一种安详、讽刺的口吻说，“不过这些衣服倒的确是个好兆头，是不是？至少，有人希望咱们穿得好看些。那么咱们就这么办吧，亲爱的。”

---

(1) 原文是意第绪语。

(2) 庞奇和朱迪是一出传统的英国木偶剧中的人物。庞奇是个钩鼻、驼背、性情暴戾的人物，朱迪是他的妻子。

(3)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创作的歌剧。

(4) 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1824—1884）创作的歌剧。

(5) 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

(6) 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7) 德沃夏克（1841—1904），捷克作曲家。

(8) 原文是意第绪语。

(9) “死亡阴影谷”是英国散文作家约翰·班扬（1628—1688）的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一处地方。这里借来比喻泰雷津。

第七十一章

“目标！哈莱亚卡拉，〇八七。目标！冒纳罗亚[1]，一三二。”拜伦蹲在定位仪旁边，正向一个打着红色手电做记录的航信官报告方位。这时候，“海鳗”号正在平静的海面上划出一道闪烁着磷光的波痕来。从陆上吹来的暖烘烘的微风，给拜伦带来了杰妮丝身上常有的那种淡淡的香气——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愉快的幻觉罢了。航信官走下船舱去测算方位，并且通过话筒把位置报上来。拜伦打了个电话到埃斯特的舱室。

“艇长，月光挺亮，所以我应该可以说是测定了方位。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潜艇的禁区。”

“嗯，很好。也许这班飞行员不会在一清早就轰炸咱们。拨正航向，加速前进，七点整进入航道。”

“是，艇长。”

“我说，副艇长先生，我刚才正在看你写的巡逻报告。写得挺出色。”

“哦，我是尽力而为了。”

“你的笔头不坏，勃拉尼。和早先不同了。不幸的是，你写得越清楚，结果就越糟糕。”

“艇长，往后还得巡逻哩。”在返航途中，埃斯特的急躁易怒和垂头丧气一直使拜伦感到不安。这位艇长整天关在舱室里，一面整盒整盒地抽着便宜雪茄烟，一面读着从艇上图书室拿来的破破烂烂的神怪小说，把指挥潜艇的事全部交给了副艇长。

“一无所获就是一无所获，拜伦。”

“他们不会因为你的勇往直前而责备你。你是自告奋勇上日本海去

的。”

“是倒是这样，而且我还要再上那儿去，不过下一次得带上电动鱼雷，要不然海军上将会把我送上陆地。马克-14型鱼雷我可算领教够了。”拜伦听见电话话筒啪的一声放回了托座。

第二天，拜伦驾驶一辆军用吉普车到杰妮丝的小屋去，热切地想把嫂嫂紧紧搂在怀里，完全忘却这次巡逻。孤独寂寞，时光的流逝，娜塔丽的失踪，杰妮丝家里的温暖，他哥哥的这个妩媚的寡妇暗暗流露出的情感，所有这些因素交融成一曲心照不宣的罗曼史，每次他出海归来总变得更加甜蜜。他们之间虽然已经十分亲昵，然而终究尚未如愿以偿，这两种心情混合在一起，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助长了内心里的这股情火。拜伦的脑子里常常会掠过这样的想法：万一娜塔丽就此不回来的话，他就跟杰妮丝和维克多共同生活。但一想到这里，内疚的感觉又折磨着他。他怀疑杰妮丝心里也暗暗怀着同样的想法。战争所造成的紧张和分离，本来就会把正常关系歪曲得变了样，或是彻底摧毁掉。拜伦这会儿所感受到的，在世界各地眼下都十分寻常，只是他良心上的痛苦稍微有点儿与众不同罢了。

这次，不知什么事不大对头。她一打开门，他看到她那张没有搽过脂粉的严肃的脸，就觉察到了。她是知道他要来的，因为他已经打过电话，可是她没换下她身上那件灰蓝色的家常衣服，而且一点儿也没梳妆打扮，也没有像平时那样递过一杯朗姆鸡尾酒来欢迎他。也许他正巧打断了她的烹饪或是打扫房间的活儿。她立刻就说：“娜塔丽有一封信，是红十字会转来的。”

“真的吗！我的上帝，终于来了吗？”早先，他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写了好几封信到巴登-巴登，把这儿作为回信的地址。她递过来的这个信封从各方面看都叫他感到十分不安：灰色的薄信纸，开具收信人地址和在角上写的“娜·亨利”的紫色印刷体字样，几乎遮没了红十字会纹章的重重叠叠、各种颜色、各种文字的橡皮图章，而最令人不安的是那个邮

戳。“泰雷津？这个地方在哪儿？”

“在捷克斯洛伐克，靠近布拉格。我已经打电话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了，拜伦。他已经跟国务院谈过。你先看信吧。”

他连忙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用一柄折叠小刀把信封裁开。那一张灰色的信纸上是用紫色的印刷体书写的。

最亲爱的拜伦：

“知名人士”享有特殊优待，每月可写一封一百字左右的短信。路易斯懂事极了。埃伦很好。我的精神亦佳。你的信在路上耽搁了，可是我收到后真高兴。信寄到这儿来。由红十字会转来的食品包裹极合需要。别担心。特莱西恩施塔特是优待战斗英雄、艺术家、学者之流的特别庇护所。我们住的阳光充足的底层房间是这里最好的。埃伦当图书馆管理员，搜集希伯来史料。路易斯是幼儿园的宠儿，也是捣蛋大王。我在兵工厂的工作需要的是技巧而不是体力。我全心全意爱你，为拥抱你的那天的到来而活着。打电话告诉我母亲。爱你的，爱你的娜塔丽。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

特莱西恩施塔特

库尔策街P字一号

拜伦看了看表，问：“你父亲现在还会在陆军部吗？”

“他要我捎个口信给你，让你打电话找国务院的一位西尔维斯特·埃亨先生。号码就在电话机旁边。”

拜伦打了个电话给接线员，把号码报给了他。他巡逻归来的这顿午餐，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欢乐的仪式：用甜酒调制的很浓的混合饮料，中国式的饭菜，桌上还放上一盆鲜红的木槿花，两个人嘻嘻哈哈地谈天说

地。但是这一次，不管是饮料，还是杰妮丝烧的美味可口的芙蓉蛋和胡椒牛排，都消除不了这封信所投下的阴影。拜伦也没心思去谈这次一无所获的巡逻。他们闷闷不乐地吃着。电话铃一响，他连忙跳起来去接。

西尔维斯特·埃亨说话的腔调，叫拜伦想象到一个戴着夹鼻眼镜、噘起嘴、在桌上弹着手指的矮小男人。拜伦把信念给他听的时候，埃亨说："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好！这倒是一线光明——是吗？不管怎样，总可以叫人放心。这给了我们一些具体的线索可以去办交涉。你务必立刻用航空信把副本寄一份给我们。"

"关于我的家眷，埃亨先生，关于特莱西恩施塔特，你们知道点儿什么吗？"

埃亨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透露说，几个月前，娜塔丽和杰斯特罗没到巴黎的瑞士使馆报到[(2)]，忽然就失踪了。瑞士人和巴登-巴登的美国代办一再询问，迄今都没得到德国人的答复。现在，政府既然知道了他们的真实下落，就可以为他们的事加倍努力了。自从拉古秋参议员把这消息告诉他之后，埃亨一直在查询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情形。红十字会的记录没记载过有谁从这个模范犹太区里被释放出来，不过他说，杰斯特罗的这件事是非同寻常的，还有——他最后高声笑了笑——他总是倾向于当个乐观派。

"埃亨先生，我的妻子和孩子在那个地方安全吗？"

"考虑到你妻子是犹太人这一点，上尉，而且她是在德国占领区非法旅行时被捕的——因为你知道，她那新闻记者的证件是在马赛伪造的——她能够到那个地方去算是万幸的了。她自己的信上不是也说，眼下一切都好嘛。"

"你能不能帮我把电话转接给和你同一个部门的另一位官员，莱斯里·斯鲁特先生？"

"噢——莱斯里·斯鲁特？莱斯里辞职离开国务院已经有一段日子

了。”

“我到哪儿可以找到他呢？”

“很抱歉，这个我可说不上来。”

拜伦请杰妮丝想法给他母亲打个电话，因为她可能会知道斯鲁特在哪儿。接着，他就怀着这段时间常有的沉重心情回“海鳗”号去了。

拜伦刚一离开，杰妮丝便把他这次来时她忽略了的例行美容工作补办了一下。他们之间的感情究竟会不会再度炽热起来，她说不好，不过她知道眼下她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杰妮丝很为娜塔丽难受。她从来没想着要把拜伦从她那儿夺走。但是，要是她真的回不来了，那又会怎样呢？杰妮丝觉得这封由特莱西恩施塔特寄来的信凶多吉少。她衷心希望娜塔丽能逃出虎口，带着孩子平安归来，可是现在这种可能性似乎正在渐渐消失。这期间，每当“海鳗”号返航进港，她就同时向两个男人倾诉衷情，这使她有一种满足的感觉。总的来讲，她更喜欢拜伦一些，不过埃斯特也有他的长处，而且战斗归来，他也理应享受一下。事实上，杰妮丝是统筹兼顾，做得很公平。她已经让拜伦吃过那顿仪式般的午餐，下一件事该是和埃斯特的幽会仪式了。

拜伦看见埃斯特在“海鳗”号的军官室里等着，他穿戴整齐，准备上岸，外表上还装出一副兴冲冲的样子。“喂，勃拉尼，海军上将是一个大好人。他一点儿也没责备我。我们领到了马克-18型鱼雷，还有一艘训练用的靶舰。可以整修两星期，然后再回日本海去。”他用手里的雪茄烟做了个威风凛凛的姿势，“明天，艇长视察。星期五，尼米兹海军上将上船来代表舰队为我们的首次巡航颁发一张嘉奖状。星期六六点整起航，进行电动鱼雷演习。有问题吗？”

“真见鬼，有。全艇官兵的休假和娱乐怎么安排？”

“我正要讲到这个。在干船坞里装新的声呐探头和修理船尾的外舱门的一个星期，大伙儿全体放假。之后再训练三天，我们就出发去中途

岛和拉彼鲁兹海峡。”

“士兵们只放一星期的假是不够的。”

“不，够了。”埃斯特厉声说，“艇上官兵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比起休假和娱乐来，他们更需要的是胜利。不过，你为什么这么没精打采的？杰妮丝怎么样？”

“她很好。你瞧，艇长，我原先认为我们今天该从码头上接一根电话线过来，可是汉森就是跟我说不成。你上岸后，能不能给她打个电话，让她十点钟左右打电话到军官俱乐部找我？”

“成。”埃斯特做了个古怪的鬼脸说，说完就走了。

拜伦猜想埃斯特在檀香山有个女人，但是他一次也没想过这个女人竟然会是杰妮丝。到目前为止，埃斯特一直跟杰妮丝一起把这件事瞒着拜伦，可是他很不喜欢这么做，他认为她这么做是拿她的小叔当傻瓜。拜伦那种天真纯朴叫他很苦恼，他难道对这一切觉察不出吗？埃斯特觉得他和杰妮丝所做的事并没什么不好。他们两个都是孤身一人，而且两人全不想结婚。他认为拜伦不会在乎的，可是杰妮丝硬说他知道了会大吃一惊，会和他们疏远的，她坚持要谨慎一些。就是这么回事。这个话题他们已经很久不再谈论了。

可是他的心情很坏，喝上许多酒也无济于事。十点钟，她打电话到军官俱乐部去时，他心里觉得很烦躁，她光着身子坐在床上，经过一番温存之后，她皮肤上还汗津津地灿灿发光。

“嘿，勃拉尼。莱斯里·斯鲁特明天下午一点钟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你的电话，”她温柔平静地说，好像她正在家里坐着，膝上放着编织的毛线似的，“你知道，也就是咱们这儿的早上七点钟。号码是这样。”她照着一张小纸片把号码念了念。

“你跟斯鲁特通过话了吗？”

“没有。实际上，是一个叫安德森的海军少校找到了他，再回电话给我的。你认识他吗？西蒙·安德森。他好像暂住在你母亲那儿，好像是说他住的公寓失了火，她让他去住上两三个礼拜。”

“西蒙·安德森是梅德琳的一个老情人。”

“噢，这也许就说明了问题。你母亲不在家，是梅德琳接的电话，听上去兴高采烈的。她正要因公外出去访问什么人，所以就把安德森叫来了。”

“那么，梅德琳回华盛顿住了？”

“好像是的。”

“嘿，那可真好。”

“勃拉尼，你明天来吃午饭，成吗？”

“来不成啊。艇长视察。”

“那打电话把斯鲁特讲的话告诉我。”

“好。”

埃斯特见识过不少女人。从前他跟别人的情人，还跟一个有夫之妇，也这样搞上过。通常，他对于对方的那个可怜虫总是同情之中带有几分轻蔑，可是这一次杰妮丝羞答答地硬要瞒着人，而受骗的却是拜伦·亨利。

“耶稣基督在上，杰妮丝，”她挂断电话后，埃斯特说，“娜塔丽被关在一个该死的集中营里，你跟拜伦还要玩这套把戏吗？”

“唉，住嘴！”整整一个晚上，埃斯特一直脾气很坏，难以应付。他对这次巡逻的事绝口不谈，而且喝了个烂醉，这样一来，他们的这番好合只得草草了事。杰妮丝也觉得自己十分烦躁，“我没讲过她是在一个集中营里。”

“你肯定讲过。你说那是在捷克斯洛伐克。”

“瞧瞧，你喝得这么人事不省，哪儿还知道我说过些什么。你这次巡逻一无所获，我很替你难受，下一次准会好点儿的。我这就回家去，你说怎么样？”

“随你的便吧，小妞儿。”埃斯特侧过身去睡了。杰妮丝想了一会儿后，也睡了。

第二天早上，“海鳗”号上临时装了一架电话机。拜伦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接通电话，找到了莱斯里·斯鲁特。通话很不清晰，他念完娜塔丽的来信之后，有好半天只听见一片嘈杂声，因此他问道：“莱斯里，你还在听吗？”

“我在这儿。”斯鲁特叹息了一声，就像是呻吟，“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呢，拜伦？或者说，为她？有谁能帮得了忙呢？你要是问我的意见，我劝你暂时还是把这一切从心上丢开。”

“我怎么丢得开呢？”

“那就得看你了。谁也不太清楚这个模范犹太区是怎么个情形。它的确存在，也许对她来说确实算是一个庇护所。我也不太清楚。你继续给她写信，继续通过红十字会寄包裹给她，继续打沉日本兵船，只有这么办了。你想得精神恍惚是没有好处的。”

“我并没精神恍惚。”

“那就好！我也不会。我现在不同了。我已经做过五次跳伞练习。五次！你还记得布拉格路上发生的事吗？[(3)]”

“发生了什么事？”拜伦问，尽管他每次跟斯鲁特讲话总会回想起他在华沙城外的炮火中吓得失魂落魄的事。

“你不记得吗？我敢打赌你还记得。不管怎么说，你想得到我会去跳伞吗？”

“我在潜艇舰队里，莱斯里，可我从来没喜欢过海军。”

“呸，你出身于军人家庭。我是一个外交官，一个语言学家，总而言之是一个戴眼镜的银样镴枪头。我每跳一次，就好像死上四十次。可是我虽然很害怕，却又觉得很高兴。”

“你跳伞干什么？”

“战略情报局。谍报工作。要忘掉战争是怎么回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进去，拜伦。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奇的感觉，而且非常有启发。”

“莱斯里，娜塔丽到底有没有希望回来？”

停了好半天，拜伦只听见嚓嚓的噪声。

“莱斯里？”

“拜伦，她目前的处境很糟糕。自从一九三九年埃伦不肯离开意大利以来，她的处境一直就很糟。你一定还记得，我当时是请求她走的，你那时候也坐在那儿。他们做了些粗心的蠢事，这下子可惹了祸。不过她很坚强，身体也好，人又机灵。打你的仗吧，拜伦，把你的妻子暂时忘掉。忘掉她，也忘掉其他所有的犹太人。我就是这么做的。打你的仗，忘掉你无能为力的事情。要是你信教的话，做做祷告。我要是还在国务院工作，就不会这样跟你讲了。再见。”

“海鳗”号再度起航的时候，官兵中开小差的人比以前各次巡逻中出现的人数加在一起还要多：申请调动的，得了急病的，甚至还有几个擅离职守的。

中途岛的上空天色阴暗，云层很低，寒风湿漉漉地刮着。燃料已经差不多加足了。拜伦两手插在防风外衣口袋里，正在有一股强烈柴油气味的甲板上踱着，在远航日本之前对甲板做最后一次检查。他每次离开中途岛时，都会陷入长时间阴郁的冥想。就在这一带的某个地方，在海

底一架飞机的残骸里，藏着他哥哥的骸骨。离开中途岛，就意味着从最前沿的基地出击，长距离地孤军深入。它意味着对距离、机会、燃料消耗量、食品贮藏量，以及艇长和全体官兵的精神状态做出了仔细的估计。埃斯特穿着崭新的卡其军服，戴着海军便帽，出现在舰桥上。在几天不喝酒、出海航行之后，他的眼睛清亮起来，气色也恢复了。拜伦觉得他又是那个嗜杀的潜艇艇长了，甚至还稍微做作一点儿，好给他那班意气消沉、紧张不安的水兵打打气。

“我说，勃拉尼，马伦到底还是跟咱们一块儿来了。”他朝下对着前甲板大声说。

“他真的来了吗？是什么使他又改了主意呢？”

“我跟他谈了谈。”

马伦是“海鳗”号上第一流的文书军士。他去海军士官学校的调令已经来了，本来应该从中途岛坐飞机回到美国。可是“海鳗”号上的官兵，像所有潜艇上的水兵一样，是一群迷信的家伙。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文书军士是这艘潜艇上的福星，这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外号叫“马蹄铁”。这个名字和他的幸运毫无关系，马伦打牌、掷骰子往往总输，也从绳梯上摔下来过，本人还被海岸巡逻队逮去过，等等。不过他这个“马蹄铁”倒是名不虚传。几年前他在新兵训练营的时候，在一次掷马蹄铁的比赛中获胜，因此博得了这个外号。关于马伦的调动，拜伦已经听到士兵们许多预言性的议论，可是听到埃斯特把这个人说得改变了主意的时候，他还是一怔。他发现马伦正在小的文书室里噼噼啪啪地打字，一张圆脸红彤彤的，嘴上叼着一支雪茄烟，要是拜伦没搞错的话，是艇长的一支哈瓦那雪茄烟。这个矮胖的小个子水兵先前已经换上白制服准备上岸了，可是现在他又穿上了洗得褪了色的粗蓝斜纹布军服。

“这是怎么回事，马伦？”

“只是想待在这艘潜艇上再出去巡逻一次，长官。伙食糟透了，我

的体重准会减轻的，瘦一点儿国内的姑娘反会更喜欢。”

“要是你想离开，只管明说，你马上就可以走。”

这个文书吸了一大口那支上等雪茄烟，他那张和气的脸板了起来。“亨利先生，就是下地狱，我也要跟着埃斯特艇长。他是太平洋潜艇司令部里最了不起的艇长，而且既然我们搞到了那些马克-18型鱼雷，这次巡逻将是‘海鳗’号最伟大的一次。我可不想错过这次机会。长官，塔拉瓦在哪儿？”

“塔拉瓦？在吉尔伯特群岛那边。干什么？”

“海军陆战队在那儿遇上了麻烦。您瞧瞧这个。”他正在复写珍珠港广播的最新消息。新闻简报的调子是低沉的：“遭到顽强的抵抗……伤亡惨重……胜负尚难逆料……”

“嗯，登陆的第一天总是最糟糕的。”

“人家觉得我们的任务很艰难。”“马蹄铁”摇摇头，“那些海军陆战队为了结束这场战争，才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海鳗”号在阴沉的细雨中离开了中途岛。一连好几天，天气越变越坏。潜艇在海面上驶行一直颠簸得很厉害。在这种狂风暴雨的严寒地带，潜艇上的生活就成了一种碰撞摔伤的日程：步步都不易立稳、晕船、吃一半泼一半的冷餐，还有那单调的、没完没了的白天黑夜中紊乱不安的睡眠。在太平洋西北部，是一大片荒凉闲置、风云险恶的黑茫茫水域，日本人不大会在这一带巡逻，能见度也很差。可是埃斯特还是整天保持着战斗戒备状态，冻坏了的监视哨和值日军官每次换班，衣服上总结了冰。

埃斯特下令以每小时十五海里的速度航行，穿过在日本空军飞机航程内的岩石嶙峋的千岛群岛，却只把监视哨增加了一倍。他老是喜欢说，“海鳗”号不是一艘潜艇，而是一艘“可潜艇”——这就是说，它是一

艘能够潜水的水面船艇——老是在海底下躲躲藏藏，什么地方也到不了。拜伦同意他的看法，可是他认为埃斯特有时候混淆了勇敢与鲁莽之间的界线。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艘潜艇到日本海去巡逻过，“瓦胡”号就是在那儿失踪的，敌人很可能已经布置了空中巡逻，幸亏“海鳗”号大部分时间是在浓雾和雨雪中航行。拜伦的航位推测法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离开中途岛七天之后，风向一转，雾也薄了。北海道的群山绵延起伏地呈现在前方灰蒙蒙的天边。右舷方向，露出了更加高拔的黑魆魆的一团：是萨哈林岛的岬角。

“宗谷海峡！”埃斯特一面开玩笑似的用日本名称朝拉彼鲁兹海峡欢呼，一面拍了拍拜伦的肩膀，“干得好，领航员先生。”“海鳗”号正在从艇身后侧滚滚而来的巨浪中颠簸前进。从艇艉吹来的一阵寒风，拂动了向陆地眺望的艇长那浓密的金发。“现在，在我们拉闸潜下去之前，我们还可以再向前行驶多远？日本人在那些山里装了雷达没有？”

“先不要去研究这个，”拜伦说，“现在先不要。”

埃斯特勉强而迟疑地点了点头说：“同意。撤出舰桥。”

经过一星期的颠簸折腾之后，改为使用潜望镜进行深度航行可是一番休息。晕船的水兵都从床铺上爬起来，在平稳的餐桌上吃三明治和热汤。拜伦对着潜望镜，被镜片里的瑰丽景色迷住了。当“海鳗”号接近东面峡口时，落日从低低的云层里射出了红光，玫瑰色的薄雾围绕着北海道上那座名叫丸山的峰峦形成一圈红晕。一个早年的秀丽幻象掠过了拜伦的心头。他在大学求学时爱好过日本艺术，日本的绘画、小说和诗歌使他幻想着仙境里的风景，精巧雅致、富有异国情调的建筑，以及审美独特、衣着古怪、彬彬有礼的矮小人们。这幅图画和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洗劫南京、攻占菲律宾和新加坡、杀害同胞弟兄、侵占了一个帝国的野蛮人的形象简直格格不入。他对于用鱼雷来打日本人感到一种冷酷无情的乐趣。可是眼前这幕夕阳下的丸山雾景，又使他回忆起早年的那

个幻象来。他忽然想到这些日本人是不是也把美国人看作野蛮人呢？他觉得自己不是野蛮人，那些穿着粗蓝斜纹布军服在值班的水兵看上去也不野蛮。然而“海鳗”号正在迫近这个离奇的仙境，偷偷摸摸地想尽可能地多杀死些日本人。

一句话，这就是战争。

拜伦把艇长叫过来，让他从潜望镜里看那两艘开着导航灯、向东行驶的船只。在暮色中，那红、绿、白三色的灯光十分耀眼。

“俄国佬的，毫无疑问，”埃斯特说，“他们是不是在指定的俄国航道上？”

“正是。”拜伦说。

“那好。这条道上不会有水雷。”

上一次，埃斯特曾经含讥带讽地评论过战争中的这种怪现象：德国的溃败势必要拖垮日本，可是苏联的船只满载着租借物资却可以安然无恙地定期出入日本的水域。现在，他一面从潜望镜里观察，一面用精干踏实的口吻说：“哎，咱们为什么不亮起灯开过去呢？要是日本人在这儿装了雷达，这样可比黑着灯航行更能瞒过他们。”

“要是咱们遭到盘问呢？”

“那咱们就是愚蠢的俄国人，没弄懂口令。”

“我赞成这办法，艇长。”

天黑以后又过了一个小时，日本海岸全部清晰在望，水淋淋地升出水面的“海鳗”号亮起灯。拜伦顶着强烈的寒风，站在舰桥上。对他来说，这是战争中最为离奇的时刻，他还从来没在一艘灯火通明的潜艇上航行过。艇艏和艇艉桅顶上耀眼的灯光照得如同白昼，左右舷的红绿灯光似乎射到了半海里以外。这艘船是这样清晰、可怕的一艘潜艇！不过只有从舰桥上看是这样，从十海里外的日本山岬看过来，什么也看不

见，顶多就只能看到这些灯光罢了。

灯光被看到了。“海鳗”号颠簸着穿过漆黑的海峡时，北海道上的一个信号探照灯一亮一熄。埃斯特和拜伦在舰桥上又是挥手又是跺脚。信号灯又闪亮了一次，接着又是一次。“我们可不懂日本话。”埃斯特怪声怪气地说。

信号灯不再亮了。“海鳗”号继续前进，钻进了日本海，在天亮之前熄灭了灯，潜下水面。

快到中午，他们正向南徐徐航行时，发现了一艘大约八百吨的小货船。埃斯特和拜伦商量究竟要不要射击。用鱼雷打它是值得的，可是一旦发动攻击，就可能引起呼救信号，导致敌人在日本海内对潜艇进行全面的海空搜索。要是现在不惊动日本人，明天再往南边去，更容易取得更大的战果。埃斯特打算剽掠三天，再用一天的时间溜走。“可以试一下马克-18型鱼雷，”他最后点起一支哈瓦那雪茄烟，说，“领航员先生，让我们逼近它吧。我们来发射一枚鱼雷。”对于拜伦询问的目光，他冷冷地、轻蔑地咧嘴一笑作为答复，“马克-18型鱼雷没有尾波。要是它没打中，那边的日本朋友什么也不会知道，对吗？如果打中了，他也许忙不过来，没法儿发什么信号了。”

埃斯特以一种简单粗暴却有效的方式进行了这次袭击。全体士兵精神抖擞地做出了响应，这也使拜伦受到了鼓舞。这种电动鱼雷的射程比马克-14型鱼雷远，可是速度要慢一点儿。拜伦对弹着之前需要较多的时间这点还没习惯。他在潜望镜里望着，刚想报告没命中，就看见那艘货船喷起了一柱浓烟和一股白色水柱，大约一秒钟后，那一阵毁灭性的隆隆声震撼了“海鳗”号的艇身。他从来没见到过一艘船沉得这么快。命中之后还不到五分钟，他还在从潜望镜里拍照的时候，它已经在一片浓烟、火焰和雾气中沉没了。

埃斯特抓住扬声器的话筒说：“现在听着。消灭了一艘日本货船。马克-18型鱼雷初试成功，‘海鳗’号还得再接再厉！”

这种喊声使拜伦浑身上下感到振奋。他已经很久没听到这种男性的、深沉的胜利呐喊，这种潜艇的喊杀声了。

那天晚上，埃斯特下令向南航行，横穿通往朝鲜的航道。上次巡逻时，他们在那儿遇上许多目标，可是结果却那么令人失望。天快亮的时候，值日军官报告说，前方发现了导航灯。这么说，尽管他们袭击了那艘货船，日本海内还是没采取预防潜艇的警戒措施。埃斯特命令下潜。天色越来越亮，拜伦从潜望镜里看到了一幕他称之为“令人垂涎欲滴”的景象：不管潜望镜转向哪个方向，都有船只在安静地行驶，并没军舰护航。拜伦发觉自己面临着一个如何做出相应行动的问题，简直跟安纳波利斯的航海课程不相上下：怎样攻击一个又一个目标，使这些牺牲品事先获得最少的警告，而自己获得最大的战果。

“海鳗”号上，从艇长往下全部恢复了生气。这台杀人机器又活跃起来。埃斯特决定先袭击一艘大油轮。他下令潜到九百码深处，放了一枚鱼雷，命中了。这艘被击中的船起火下沉，船上装的易燃品喷出一股浓密的黑烟。埃斯特扔下它不管，下令掉转船头朝远处一艘船迫近。那艘船看上去好像是艘大的运兵船，是迄今看到的最大的目标。设法靠拢这个猎物，就花了几个小时的工夫。埃斯特在司令塔里踱来踱去，走到下边他的舱室里，又走上来踱着方步。后来，他在海图桌上狼吞虎咽地吃了厨房送来的一大块牛排，接着翻阅一本有半裸体女郎画像的画报。他翻得太匆忙，把画报都撕破了。最后，潜艇总算进入了攻击方位，拜伦在潜望镜里看着，埃斯特下令从最远的射程尽快地接连放了三枚鱼雷。等了一段时间，拜伦叫了起来：“命中！上帝在上，它已经不见了！”当那阵雾气和水汽的烟幕消散以后，那艘船还在那里，船尾高高翘了起来，朝一侧歪了下去，显然已经没救了。埃斯特宣布了这个捷报，激起了更加热烈的欢呼。

他选中这个目标时，还看上了在同一条航道上不远的地方航行的另外两艘大货船。这两艘船这时掉转船头，撇下这艘被击中的运兵船，加

速逃走。

“潜在水里航行我逮不住它们。天黑以后我们到海面上去追，”埃斯特说，“它们正在朝东往本国跑，那儿有空军掩护，明天的情况会棘手些。不过，”他拍了拍拜伦的肩膀，“今天一天的收获可真不坏！”

这种兴高采烈的情绪在潜艇上到处可见。无论在司令塔、中央控制室或军官集会室里，甚至在拜伦下去做例行检查的轮机舱里，都是如此。光着半截身子、淌着汗水、身上有着一条条油污的水兵们咧开嘴欢笑着跟他打招呼，就像大获全胜后的足球运动员那样。他在下面的时候，潜艇浮出了水面，柴油机震耳欲聋地开动起来。他赶紧跑到甲板上去。卡塔尔·埃斯特穿着派克大衣，戴着连指手套，正在舰桥上吃一块厚厚的三明治。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天边还有一抹淡淡的落日余晖，正前方的水平线上有两个小小的黑点，就是那两艘货船。

“天亮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两艘船都干掉，”艇长说，“我们的燃料怎么样？”

“还有五万五千加仑。”

“挺不错。这个烤牛肉好吃极了。叫海恩斯给你预备一份三明治。”

“我想抽空去睡一会儿。”

“还是改不了老脾气，是吗？”

最近几个星期，埃斯特一直不怎么笑，也没跟拜伦开过玩笑。实际上，拜伦这几天根本没有好好歇过，可是他贪睡这件事成了人家开玩笑的笑料。他看到埃斯特现在又有心思说笑话，心里也很高兴。

“哎，‘夫人’，这是一场尾追。三点钟之前，不会有多少事做。”拜伦倚在船舷上，抬头朝天上看看。他觉得放松了，并不急着要走到下面的舱室里去，“多好的夜晚。”

“美极了。再像今天这样搜索一天，勃拉尼，那么他们随时随刻都

可以送我回国休假去了。”

“心里自在多了，是不是？”

“基督啊，是的。你怎么样？”

“嗯，像今天这样来上一天，我还不错。否则的话，兴致可不太高。”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只听见汹涌的涛声和呼啸的风声。

“你在想娜塔丽？”

“是啊，我老在想她，还想那孩子。因为想他们，所以也想到杰妮丝。”

“想到杰妮丝？”埃斯特犹疑了一会儿，问，“为什么想到杰妮丝呢？”

在星光下，他们几乎看不见彼此的脸。值日军官拿着望远镜对准天边，就站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

拜伦的回答几乎听都听不见：“我太对不起她了。”

埃斯特大声吩咐下面再来一份三明治和咖啡，然后说：“看在圣彼得的分儿上，你怎么对不起她了？我觉得你在杰妮丝身边简直就像加拉哈骑士[(4)]一样。”拜伦没回答。“好吧，你不愿意讲，就别讲了。”

可是经过长期的紧张之后，拜伦现在放松下来，倒愿意谈谈这件事，虽然这些话很难说出口。“我们相爱，‘夫人’。你没看出来吗？这都怪我不好，这是一场愚蠢的噩梦。娜塔丽那封信才叫我清醒过来。我非断掉这种关系不可，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糟透啦。这几个月，我真不知道让什么鬼给缠住了。”

“你瞧，拜伦，你很寂寞，”过了一会儿，埃斯特用一种温和的不像他平时的低音说，“她是一个挺美的女人，你也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你们一起大声哭泣，睡在同一所房子里！你要是问我的话，你在忠实于娜塔丽这一点上真可以获得青铜勋章了。”

拜伦轻轻捅了一下艇长的肩膀。“嘿，这只是你的想法，‘夫人’。你觉得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一件事了。可是从我这方面看来，她爱上我是因为我挑逗了她，在这一点上我做得太明显了。可是娜塔丽既然还活着，这就是没指望的事，是不是呢？难道我希望娜塔丽死吗？我真该死。”

“老天和杰克逊将军在上，”埃斯特说，“别扯淡了。勃拉尼，在某些事情上我很佩服你，可是总的来说，你真可怜。你好像是住在另一个星球上，要不就是你一直没长大，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

“嘻，你说这些话干什么？”

拜伦和埃斯特正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胳膊肘儿倚在艇舷上，眺望着大海。埃斯特回过头望望那个值日军官的朦胧身影。

“听着，你这个傻瓜。我已经跟杰妮丝睡了一年啦。你难道真的瞎了眼，一点儿也没瞧出来吗？”

拜伦挺直了身体。“什——什——什么？”他的声音像是动物的嗥叫。

“这是真的。也许我不该告诉你，可是你刚才——”

正在这时，军官室的勤务兵顺着梯子走上来，手里端的盘子里放着一份三明治，还有一只热气腾腾的大杯子。埃斯特拿起三明治，喝了一大口咖啡，说：“谢谢你，海恩斯。”

拜伦站在那儿直眉瞪眼地盯着埃斯特，像一个上了电刑的人一样僵硬。

勤务兵离开之后，埃斯特说了下去：“天哪，老弟，瞧你这么烦恼，你还为自己引诱了杰妮丝而伤心透顶！要是这件事不这么伤感的

话，倒是一件开心事哩。”

“一年了吗？”拜伦一面重复说，一面茫然地摇摇头，“一年了？你？”

埃斯特咬了一口三明治，嘴里一边嚼着一边说：“耶稣啊，我可真是饿了。不错，大概有一年啦。自从她患登革热好了以后。在那以前，你哥哥死了，你又远在地中海，那时候她可真是一个伤心透顶的漂亮姑娘。不过，别弄错我的意思，她是喜欢你的，拜伦。你在地中海的时候她很想念你。也许她真是爱上你啦，但是基督在上，她也是个人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她是一个大孩子，我们一块儿过得很快活。她很怕你和你的父亲，她觉得你们不会赞成的。”他喝了口咖啡，又咬了一口三明治，凝视着默不作声、一动不动的拜伦。“嗯，你也许确实不赞成。是不是呢？我还是弄不明白你心里究竟怎么个想法。不过别再浪费精力去觉得自己对不住杰妮丝了。懂吗？”

拜伦兀地一下离开了舰桥。

清晨三点钟，他走进中央控制室，看到埃斯特抽着一支便宜的细长雪茄烟，正和标图人员一起待在标图板旁边，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嘿，勃拉尼。可真不凑巧，SJ雷达偏偏这会儿失灵了。咱们又找不到它们啦。可见度下降到了一千码。我们想用声呐追踪它们，可是监听条件又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测定它们的位置已经是两小时以前的事了，要是他们改变航向的话，咱们也许就会跟丢它们。”埃斯特透过烟雾望着拜伦，“不过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改变航向。你说呢？”

“要是他们是回港口去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改变航向。”

“对。我们同意。我还保持着原来的航向和速度。”

他跟着拜伦走进了军官集会室。他们喝着咖啡，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问道：“睡了一觉吗？”

“当然啦。”

“还在生我的气吗？”

拜伦直瞪瞪地盯着他望了一眼，这使埃斯特想起了维克多·亨利上校。“为什么？你让我心上卸下了一个重担。”

“我正是这意思。”

黎明时分，他们在甲板上用望远镜尽力瞭望。雷达还没修好，可能见度有所改善，尽管海面上还是重重云雾。那两艘货船全看不见了。后来还是他们最好的监视哨“马蹄铁”马伦从舰桥后的露天甲板上高声报告：“发现目标！船头右舷横向，距离一万码！”

“一万码？”埃斯特一面说，一面把望远镜转过来对着右舷那面，“他们真的改变了航向。有一艘已经不见啦。”

拜伦从他的望远镜里看到了那个暗淡、微小的灰色船影。“对，是那两艘货船里的一艘。同样的吊杆柱。”

埃斯特对舱口下面高声叫道：“侧前方！右满舵！”

“相距五海里，”拜伦说，“除非他们再弯弯曲曲地走，否则他们就逃脱了。”

“怎么见得？咱们赶得上他们！”

拜伦转过脸来盯着他说：“你的意思是说在海面上追吗？”

埃斯特跷起大拇指指了一下又低又密的云层：“这种天气，他们能进行什么样的空中搜索？”

“‘夫人’，这两艘货船采取了规避动作，很可能已经对潜艇实行了全面戒备。你应当考虑到，这艘货船整夜都在报告它的航向、速度和位置，而且这一带是在飞机的航程之内。”

“航向一七五，不变！”埃斯特喊。

拜伦力争说：“他们可以从云层的随便哪一个缝隙里蜂拥而下。而

且，咱们连他们是不是有空中雷达都不知道。”

潜艇加快速度，在后面追赶。碧波冲击着低低的前甲板，浪花把舰桥上的人都打湿了。埃斯特朝拜伦咧开嘴笑笑，拍了下他的胳膊，猛地吸了一口气说：“好一个早上，是吗？快乐的猎号吹响了。”

“你听我说，咱们还在这条航道上，‘夫人’。还会有许多其他目标出现的。咱们还是潜下去好。”

“这艘货船就是咱们的袭击目标，勃拉尼。咱们已经跟了它一整夜啦，咱们这就要打中它啦。”

海面的追逐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天色越亮，拜伦就越紧张，虽然头顶上的云层还是又低又密。他们已经快要赶上那艘货船，已经近得可以证实它确实就是昨天的那艘了。拜伦始终没看到飞机，他只听见马伦高声嚷道：“正船艉方向发现飞机，低空飞行。”接着又嚷道：“左舷发现飞机——”其余的喊声在许多发子弹的嗒嗒、嗖嗖的呼啸声中被淹没了。他连忙扑倒在甲板上，刚扑下去就听见一声巨大的爆炸，几乎震破了他的耳鼓。一枚投得很近、险些打中潜艇的炸弹或是深水炸弹溅起的大股海水哗啦啦地淋了他一身。

“快潜下去！快潜，快潜！”埃斯特高声喝道。

子弹砰砰地扫遍了这艘颠簸翻腾的潜艇。官兵们摇摇晃晃地向着舱门奔去，按着惯例自动地一个接一个迅速钻了下去。几秒钟内，司令塔里已经挤满了水淋淋的舱面值班人员。

轰！

又是一枚炸弹。只差一点儿，几乎命中。

咯——咯——咯！砰！砰！甲板上弹如雨下。巨浪从敞开的舱门倒灌下去，甲板上也全被打湿了。拜伦齐膝盖往下湿透了。

“艇长！艇长在哪儿？”他放声大叫。

一个痛苦的声音在甲板上高声呼喊，好像回答他似的：“拜伦，我中弹了！我不行啦！快潜下去！”

刹那间拜伦吓呆了，接着急切地朝四下里看了一眼，对着士兵们大声问道：“还少什么人没有？”

“‘马蹄铁’死了，亨利先生，”航信官高声回答，“他刚才正在露天甲板上，脸上中了弹。我想把他背下来，可是他已经死啦。”

拜伦大喝了一声：“艇长，我接你来了！”他一个箭步蹿进从梯子上灌下来的海水里，开始往上爬。

“拜伦，我垮了。我不能动啦！”埃斯特的声音变成了嘶哑的尖叫，“你帮不了我的忙。有五架飞机向我们俯冲下来。快潜下去！”

轰！

“海鳗”号向右舷一侧猛地翻腾了一下。一股瀑布般的海水从舱口倒灌下来，涌到了控制仪器四周。烟雾之中闪着火星，突然发出一股臭味。水兵们在水涡中磕磕撞撞，眼圈发白，盯着拜伦。他拼命估计冲上甲板、把受了重伤的艇长拖到安全地方所需要的时间。在这场攻击中，也许就在几秒钟之内，“海鳗”号几乎肯定会连人带船全部覆没。

“快潜下去，拜伦！我完了。我快死啦。”埃斯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

拜伦顶着白沫翻滚的瀑布，顺着梯子做了最后一次冲上甲板的努力。他失败了。他以惊人的膂力好不容易把舱盖砰的一声关上。他浑身湿透，呛着海水，伤心得声音都变了。这时，他发出了他指挥一艘潜艇的第一道命令。

“潜到三百英尺以下！”

这是为埃斯特艇长敲的唯一的丧钟，也许是他最喜爱的声音，可是没人能知道他究竟听到了没有。

阿——呜呜嘎……阿——呜呜嘎……阿——呜呜嘎……[5]

---

(1) 哈莱亚卡拉和冒纳罗亚是夏威夷群岛上两座火山的名字。

(2) 美国参战后，委托瑞士使馆代为保护美国在法国的利益。

(3) 参阅《战争风云》第十四章。

(4) 英国关于亚瑟王传奇中最完美的骑士。

(5) 潜艇上发布速潜指令时蜂鸣器的响声。

第七十二章

亲爱的帕格：

比尔·斯坦德利回国以后，对你倍加赞扬。对于你在那边所办理的一切，我在此深表谢意。

现在，我请哈里给你写了封信，一并附上。至少，这可以让你离开莫斯科！你对于现实情况有一种直觉，因此请你接下这项任务，尽力而为。如果你能迅速电告有关德黑兰的情况，我们将十分感谢。

顺便提一句，这几天我们又有几艘优秀的新战列舰下水。一俟我们能让你脱身出来，其中有一艘将归你指挥。

富·德·罗

于白宫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这封信是潦草地写在一张熟悉的淡绿色便笺上的。霍普金斯那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要长得多。

亲爱的帕格：

你和俄国人在一起确实做了些很出色的工作。感谢你对穿梭轰炸地点的查勘，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家们已经在着手制订波尔塔瓦计划了。费兹杰拉德将军给我写了封夸奖你的信，我已经给人事局送去了一份副本。此外，摩尔曼斯克军人医院和休息中心的竣工，也是对他们官僚政治所取得的一个胜利。我听说这件事已经增强了运输队的士气。

现在，我来谈谈即将召开的国家首脑会议。斯大林不肯去比德黑兰——就在他们高加索的边境以南——更远的地方，他声称必须随时了解他的军事情况。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实情，是他装模作样呢，还是担心有失声望？反正在这一点上他是寸步不让的。

为了打赢这场该死的战争，总统几乎是随便什么地方都乐意去，但是去德黑兰将导致一个意想不到的宪法问题。如果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而总统决定予以否决，他必须在十天内亲笔批示，否则这项法案就自动通过，通过电话或是电报进行否决是无效的。从华盛顿到德黑兰，要是天气好，不发生其他故障，并不需要十天之久。可是我们听说德黑兰的天气变幻莫测，风云险恶，也有人说并没坏到那种地步。反正这儿似乎没人十分了解波斯[1]的情形。对于华盛顿的人们来说，它就像月球一样。

我建议你坐飞机到那儿去，四下里看看，了解一些情况，尽快电告我们十一月底时那儿的天气情形，以及安全方面的状况，因为我们听说那个地方布满了轴心国的间谍。此外，总统为了准备和斯大林会谈，正在用各种事实和数字充实自己，租借物资的问题肯定会提出来。我们有一大沓报告，可是我们想要一份眼光锐利的目击者的报道，详细陈述一下波斯补给走廊的实际情况。你不像大多数写报告的人那样，因为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康诺利将军是德黑兰城外我们的阿米拉拜德基地的负责人。他是个大好人，是陆军的一位老工程师。几年以前，我主管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时候，和他很熟。他经办了几项很大的建设工程。我已经打电报给他，说了你要去的事。康诺利会为你安排一个日程，让你快速地参观一下我们的租借物资港口设施、铁路和公路、工厂和仓库。你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前往任何地方，和任何人交谈。总统希望在会见斯大林之前先见到你。如果你能够把你的观察要点写在一张纸上，那会对他十分有益处。

顺便提提，不出我所料，登陆艇问题已经到了关键性阶段。它是我们所有战略计划中遇到的一大难关。生产在增长，但是情况本来还应该更好些。好歹你很快就可以回到海上去搞你的老本行了，总统知道你现在觉得自己跟一条搁浅的鲸鱼一样。

你的哈里·霍普金斯

这两封信的到来，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斯坦德利将军大大发作了一通之后，并没再待多久。哈里曼接替了他，还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军事代表团，为首的是一位三星将领。这意味着维克多·亨利使命的结束。但是他先前没接到命令，他以为人事局可能不知道他的去向。莫斯科又是白雪皑皑的，他已经几个月没得到罗达和孩子们的讯息了。现在，他终于可以从斯巴索大厦的沉闷的会谈里脱身，躲开垂头丧气、牢骚满腹、灌饱了伏特加的美国新闻记者，并且摆脱那班支吾搪塞、顽固不化的不友好的俄国官僚了。接到来信的当天下午，他就坐上了一架俄国军用飞机前往古比雪夫，这全得感谢叶甫连柯将军给他的最后一次帮助。第二天，康诺利将军在飞机场上迎接帕格，把他安顿在沙漠中新建的庞大基地上自己的营房里，吃饭时请他吃了鹿肉，然后一边喝咖啡和白兰地，一边递给他一份参观日程，亨利看了很吃惊。

“这大约要花掉你一星期的时间，”康诺利说。他是一个六十来岁、脾气直爽的西点军校校友，说起话来又快又着力，“不过参观之后，你会有些东西去告诉哈里·霍普金斯老兄的。我们在这儿做的事，简直就是发疯。有一个国家，美国，正在把物资运交给另一个国家，苏联，可是是在第三个国家英国的管理或者不如说是干预之下，通过第四个国家，波斯的领土，这个国家眼下和我们哪一国都毫不相干。而且——”

“你把我说糊涂了。英国为什么要干预呢？”

“你不熟悉中东。”康诺利气冲冲地吁了一口气，“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英国人在这儿全靠侵略和占领，你明白吗？俄国人也是如此。早在一九四一年，他们就用武力瓜分了这个国家，为的是制止德国人在这儿

活动。不论怎么说，这至少是他们举出的理由。现在，你仔细听我说。咱们没权利待在这儿，因为咱们并没侵略过波斯，你明白吗？还是一笔糊涂账，是不是？从理论上说，咱们只不过是帮着英国人去援助俄国，强调形式的娃娃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这一套。同时，咱们只不过在把物资通过任何一条古老的道路送过去，只要英国佬让咱们通行，波斯人不从中盗窃，俄国佬能够接手，那就成啦。在苏联的兵站上，东西经常堆得齐天那么高。”

“真的吗？可是在莫斯科，他们老是叫嚷着要更多的东西。”

“自然啦。他们自己的运输毫无用处。那可是乱得一团糟。八月里，我不得不下令让铁路停运了八天，一直到他们在北边铁路终点站把堆积如山的物资搬走为止。他们的飞行员、司机和铁路职工一出了那个工人阶级的天堂，就想留在外面。你刚从莫斯科来，也许没法儿明白这一点。”

“你真叫我大吃一惊。”他们彼此以美国人的方式咧开嘴尖刻地笑了笑，帕格说，“我还得了解一下这儿的天气。”

“了解天气干什么？”

帕格把总统在宪法上遇到的难处讲了讲，康诺利将军听了恼怒地皱起眉说：“你在开玩笑吧！为什么没人来问我呢？这儿的天气确实变化无常，尘暴当然也很讨厌。可是我们有两条大概是全年通航的定期军用航线。他和斯大林一定都在玩什么把戏。斯大林想让他老远跑到他的后院来，而‘伟大的白人之父’[(2)]却要保持他的尊严。我希望他能坚持下去。老约[(3)]应该自己摇着尾巴来。俄国人可不欣赏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人。”

“将军，华盛顿方面对于波斯的情况知道得太少啦。”

“基督啊，你说得真妙。嗯，你瞧，就算两头都遇上冬天的狂风暴雨，”康诺利用捏着一支冒烟的大雪茄的手搔了搔头，“他可能要否决的

那项法案也能在五天之内送到突尼斯，我们可以用一架B-24飞机把他送到那儿去。他到那儿一个来回，也许只会耽搁上一天。这个问题不大。”

“好的，我把这些全部打电报告诉霍普金斯。我还得调查一下这儿的安全情况。”

“先别忙。我会为你做出安排的。你双陆棋下得怎么样？”康诺利一边问，一边又给他们两人斟上了白兰地。

帕格这几年在双陆棋上消磨过不少时间。他一连赢了将军两盘，第三盘又快赢了，康诺利从棋盘上抬起头来，半眯缝着一只眼望着他说：“嘿，亨利，有一个人你我都认识，对吗？”

“谁啊？”

“哈克·彼得斯。”看见帕格茫然的样子，他又详细说了说，“工兵部队的哈里森·彼得斯上校，一九一三年那一级的，是个身材又高又大的单身汉。”

“哦，对了。我在陆海军人俱乐部碰到过他。”

康诺利连连点头：“他写信给我，说起这么一位海军上校，说是哈里·霍普金斯派在莫斯科的人。现在，咱们在这个倒霉的鬼地方会面了。这个世界真不大。”

帕格没再说什么，继续下棋，结果这盘输了。将军高兴地收起了那个精工镶嵌的棋盘和象牙棋子。“哈克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在一夜之间结束这场战争的玩意儿。对于这件事他口风很紧，这可是美国陆军工程专家搞过的最了不起的工作。”

“我对这件事一点儿也不知道。”

沙漠上那个料峭的夜晚，帕格躺在一张简朴的行军床上，盖着三床粗毛毯，心里感到纳闷儿，不知道彼得斯上校在信上说了他些什么。他

们那次偶然相遇，在俱乐部里一张桌子上喝着香槟酒，戴上纸帽子，闹闹嚷嚷地玩了一个钟点。罗达曾经几次提到彼得斯，说是在教堂里认识的。帕格想到，通过铀弹，他可能跟巴穆·柯比也有关系，这使他心头起了一阵恶心。说到头，罗达究竟为什么不来信呢？和莫斯科通信是很困难，不过还是办得到的。三个月杳无音讯……他的疲倦和喝下的白兰地终于使他忘却了这些想头，昏昏地睡去。

康诺利将军给帕格安排的参观日程要求他沿着铁路，跟着卡车运输队，从南往北横穿过伊朗。英国公使馆的一个名叫格兰维尔·西顿的人，在那段铁路旅程中将跟他同路。卡车运输队是美国方面为了补铁路之不足而一手搞起来的。据康诺利说，铁路经常遭到阴谋破坏、大水冲毁、盗窃、故障、撞车和拦截。德国人本来就把这儿的铁路造得效能很低，由于波斯人和英国人管理不善，问题就更加复杂。

“格兰维尔·西顿对波斯的种种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康诺利说，“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是一个怪人，可是他讲的话倒值得一听。他就爱喝波旁威士忌，我给你几瓶旧克罗的带在身边吧。”

在飞往阿巴丹的途中，那架小飞机的噪声太大，没法儿交谈。后来，在那个荒凉的海滩地区一座大得惊人的美国飞机装配工厂里，格兰维尔·西顿一直在帕格和厂长身边沉重地走着，在热得叫人直冒汗的长时间跋涉中始终只是抽烟，一声不吭。那儿的温度一定远在一百华氏度（约三十八摄氏度）以上。随后他们又坐车前往波斯湾的铁路终点站沙阿布尔港。他们在一家英国军官食堂里吃饭的时候，西顿才闲聊起来，可是他说话的声音像从笛子里吹出来似的，很闷，含混不清，简直像在讲波斯话。帕格从来没见过抽烟抽得这么凶的人。西顿本人看上去也像被烟熏黄了似的：干瘪、瘦长、皮肤微黑，又大又黄的上门牙间有一个大豁缝。帕格想着，这个人要是受了伤，流出来的血一定也像烟渍一样发黄。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帕格拿出了一瓶旧克罗威士忌，西顿见了，

像小孩儿那样微笑起来。“这最过瘾了。”他一面说，一面把玻璃杯递过去。

那条单轨的铁路跨过死寂的盐滩，蜿蜒着进入了死寂的群山。从飞机上看，这个国家已经够荒凉贫瘠的，可是从火车车窗里看，那更糟糕。一英里连着一英里寸草不生，看见的只有黄沙、黄沙。火车停下换上另一个柴油机车的时候，他们下车遛遛腿，在沙漠上连只野兔或是蜥蜴的影子都看不见，有的只是成群的苍蝇。

“这地方可能就是从前的伊甸园，”西顿忽然开口说，“只要有水，有能源，有人把地整一整，它还有可能恢复旧观。可是伊朗在这个环境里，简直跟海蜇困在岩石上一样死气沉沉。你们美国人能够帮忙，也最好帮个忙。”

他们又回到了火车上。火车咔嗒作响，呜呜叫着沿一条U字形转弯的路基驶上一个遍布岩石的峡谷。西顿打开包，取出火腿三明治，帕格又拿出了威士忌。

“我们应该为伊朗做点儿什么呢？”帕格一边问，一边把威士忌倒进纸杯。

“把它从俄国人的手里救出来，”西顿回答，“这或者是因为你们确实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利他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或者是因为你们不愿意看到苏联打完这场战争后就统治全球。”

“统治全球？”帕格不相信地问，“为什么？怎么会呢？”

“地理的关系。”西顿喝着威士忌，目光炯炯地望了帕格一眼，“关键就在这儿。伊朗高原挡住了俄国，使它没有不冻港，因此它有半年是一个内陆国家。这片高原还挡住了它去印度的道路。列宁曾经贪婪地把印度叫作世界大仓库，说这是他的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可是波斯呢，好像是老天存心要把它当作个大塞子来堵住高加索山似的，它正挡住了‘大熊’的出路。它像整个西欧一样大，而且正像你现在亲眼看到的，

大部分地方是崇山峻岭、盐滩和沙漠。这儿的人是些粗野的山区部落、游牧民族、封建农民以及诡计多端的山下部落的人，他们都非常独立不羁，难以驾驭。”他的纸杯空了，帕格连忙又给他斟上威士忌。“啊，谢谢你。现代波斯历史的基本实质，上校，就是这么一句话，你要记住：俄国的敌人就是伊朗的朋友。英国人从一八〇〇年以来就是扮演着这个角色。虽然，总的来说，我们搞得很糟，成了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4)]。”

火车呜呜叫着开进了一条漆黑的长隧道，等它轰隆隆地又开进耀眼的阳光中以后，西顿正摆弄着他的空纸杯。帕格又给他斟满了。“啊。好极了。”

“你刚才说的是，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

“正是这话。你瞧，我们常常需要俄国在欧洲给我们帮忙——反对拿破仑，反对德皇，现在又反对希特勒——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把波斯扔在一旁不管，而‘大熊’每次都抓紧机会捞走一大块肥肉。我们结成联盟反对拿破仑的时候，沙皇攫取了整个高加索。波斯人为了收复失地进行了战斗，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能支持他们，他们只好退兵。俄国人就是这样把巴库和迈科普油田捞到手的。”

“这一切，”帕格说，“对我来说都是新闻。”

“唉，坏的还在后头哩。一九〇七年，在德皇比尔[(5)]闹得越来越不像话的时候，我们又需要俄国在欧洲帮我们的忙了。德皇想通过他那条柏林—巴格达铁路插进中东，于是我们和俄国人瓜分了波斯：北面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南面是我们的，当中有一片中立的沙漠地带。这事先一点儿也没跟波斯人商量过。现在，我们又通过武装侵略分割了这个国家。这样干很不漂亮，可是伊朗国王是死心塌地亲德的，为了巩固我们在中东的地位，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怪不了伊朗国王，是不是？从他的视角来看，希特勒所打击的，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从南北两面侵吞波斯的两大强国。”

“你说话真坦率。”

“啊，是啊，自己人嘛。现在，请你试着从斯大林的视角来看一看。他和希特勒瓜分了波兰，我们认为他这么做有罪。他和我们瓜分了波斯，我们认为他这么做有理。所以，向他比较善良的一面呼吁，也许会叫他有点儿迷糊。你们美国人就应该把这件事实实在在地抓一抓。”

“我们为什么要卷进这场纠纷里来呢？”帕格问。

“上校，红军现在占领着伊朗北部。我们在南部。《大西洋宪章》使我们做出保证，战后撤出去。你们当然希望我们照《宪章》办事。可是俄国人呢？谁来叫他们撤出去？沙皇也好，共产党人也好，俄国人做起事来总是一个样，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很严肃地盯着帕格看了好一会儿。帕格也盯视着他，没有作答。

“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们撤出去，红军却待下来。他们控制住伊朗的政局，然后‘应邀’推进到波斯湾和开伯尔山口，又需要多久呢？他们不发一枪，就可以无法挽回地改变世界局势。”

经过一阵令人发窘的沉默后，帕格问：“关于这一点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课到此结束。”西顿说。他把黄草帽拉下来遮住眼睛，睡着了。帕格也打起盹儿来。

当火车晃动着把他们惊醒时，他们已经驶进了一个大铁路停车场，里面停满了机车、货运车厢、平板货车、油槽车、起重机和运货卡车，四下里闹哄哄的一片嘈杂。装货，卸货，火车在侧线调换车厢，再加上没刮过脸、穿着工作服的美国士兵大声叫嚷，还有当地工人叽里呱啦地乱喊一气。工棚和车库都是新建的，大部分铁轨好像也是新铺设的。西顿领着帕格乘坐一辆吉普车在车场里兜了一圈。虽然下午的太阳很厉害，车场里倒还凉风习习。这个车场占了几百英亩沙漠土地，一边是一个土砖房子的小镇市，一边是一大片陡峭、不毛的黄褐色岩石。

“美国人的精力总是叫我吃惊。你们只用了几个月就像变戏法那样把这儿变出来了。你对考古学反感吗？”西顿指着一座燧石的山坡，“那上面有萨桑王朝[6]的岩石陵墓。那儿的浅浮雕很值得一看。”

他们下了吉普车，顶着一阵阵的狂风爬了上去。西顿一边走，一边抽烟，像一头山羊那样寻路上山。他的耐力超越了一切生理规律，当他们到达山腰上那些黑魆魆的洞口时，他可不像帕格那样上气不接下气。从帕格的外行眼光看来，那里的风蚀的雕刻像是亚述人的风格：公牛，狮子，僵立着的虬髯武士。这里一片安静。山下，铁路停车场里还在呜呜作响，发出铿锵的声音，在这片古老、沉寂的沙漠中，它只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小斑点。

“一旦战争打胜以后，我们就不能再留在伊朗了，”帕格提高喉咙压过风声说，“我们的人民可不是这么想的。下面所有的东西都会生锈、腐烂。”

“不错。可是在你们离开之前，有不少事情得做。”

在他们身后的陵墓里，响起了一阵洪亮空洞的呻吟。西顿像只猫头鹰那样说：“风吹过墓穴口，听上去很古怪，是吗？有点儿像在空瓶口上吹气的声音。”

“我差点儿要从这座山上跳下去。”帕格说。

“本地人讲，这是古人的阴魂在为波斯的命运叹息。倒也比拟得很恰当。现在你再听我说。一九四一年，在侵略和瓜分之后，三国政府——伊朗、苏联和我们英国——签订了一个条约。伊朗保证把德国间谍驱逐出境，不再制造麻烦；我们和俄国答应在战后撤走驻军。可是斯大林根本不会理睬这一纸公文。要是你们也加入这个条约——就是说，如果斯大林向罗斯福保证他会撤出去——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他也许真的会走。他会叽里咕噜，推推搡搡，大肆咆哮，但这是唯一的机会。”

“这事已经在进行了吗？”

“根本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西顿把他那双皮包骨的黝黑的手朝天一摊。

傍晚时分，火车经过一列翻倒在路基旁边、炸坏的货车。“这是很糟的一次事故，”西顿说，“德国间谍埋的炸药，土著洗劫了车厢。他们得到了准确的情报，车上装的是食品。在这个国家，这跟同等数量的黄金一样值钱。大亨们在囤积所有的谷物和其他大部分食品。这个地方的贪污腐败叫西方人目瞪口呆，可是在中东，就是这么办事的。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遗风。”

他一直讲到深夜，讲波斯人如何设下巧计进行抢劫和袭击，这对租借物资来讲，可真成了个无底洞。他说，在他们看来，这条由南往北突然闯过他们国土的物资洪流，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疯狂的又一种表现。他们知道这不会持久的，所以拼着性命想捞一把。例如，铜电话线刚一装上，立刻就被偷走，已经有几百英里长的线不翼而飞了。波斯人喜爱铜制的小玩意儿，铜盘子铜碗。现在，波斯市场上到处都是这些东西。西顿又说，这些人已经被征服者和他们自己的王公贵胄盘剥了好几世纪，不抢人家，就被人家抢，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真理。

“你们要是能够把斯大林请出去，”他打了个哈欠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可不要把你们那一套自由企业的制度，以及政党竞选之类的东西搬到这儿来。在波斯人看来，自由企业就意味着他们对付你们铜电话线的方法。在一个落后、不稳定的国家里，民主只会被一个组织严密的势力集团砸个粉碎。在这儿，将是一个共产主义集团，向斯大林敞开亚洲的大门。所以，忘掉你们那些反对君主制的原则吧，还是要加强君主政体的好。”

“我会尽力而为的。”帕格说，他对于这个人这种尖刻而又坦率的作风禁不住微笑起来。

西顿也睡眼惺忪地朝他微微笑了笑。“我听说大人物们很听你的意见呢。”

直到最后一分钟，德黑兰会议都是一会儿说要开、一会儿又说不开。忽然，它就召开了。总统率领一个七十人的代表团从天而降，到了康诺利将军那里：有特工人员、陆海军将领、外交官、大使、白宫办事人员，以及各种各样的随员，他们在阿米拉拜德基地上乱糟糟地横冲直撞。康诺利告诉他的秘书说他太忙了，谁都不见。可是一听说亨利上校又来了，他登时跳起身，走进了会客室。

“上帝啊。瞧你这副样子。”帕格没刮脸，形容憔悴，风尘仆仆。

“卡车运输队被尘暴困住了，后来又遇上了山地的一场暴风雪。我从星期五起就没脱过衣服。总统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马歇尔将军住在你的房间，亨利。我们把你的铺盖搬到军官宿舍去了。”

“成。我在大不里士收到了你的信，可是俄国人好像把意思篡改过了。”

“哦，霍普金斯问你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你最好尽快回到这儿。这么说，俄国人当真让你通行，一直到了大不里士吗？”

“很费了一番口舌。霍普金斯现在在哪儿？”

“在市里苏联大使馆。他跟总统在那儿下榻。”

“苏联大使馆？不在这儿？也不在咱们的公使馆里？”

“不在。这里边有缘故，其他人差不多全住在这儿。”

“苏联大使馆在哪儿？”

“我的司机会把你送到那儿去的。我看你得赶快。”帕格伸手摸了摸他那肮脏的、胡子拉碴的脸。康诺利朝浴室的门做了个手势。“用我的

剃刀。”

除了被废黜的伊朗国王铺设的几条新林荫大道，德黑兰城里大部分地区是迷宫般狭窄、弯曲的小街，两边都是不开窗的泥巴墙。西顿告诉过帕格，波斯人这种建造城市的方式是为了阻碍和延缓侵略大军的推进。现在，这个陆军司机也只好放慢速度，直到他开上了一条林荫大道，才嘀嘀叫着驶往市区。苏联大使馆的围墙使它看上去像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在大门口，以及在那条街上和拐角处，布满了手持上有刺刀的步枪、皱着眉头的士兵。在大铁门外面，一个士兵拦住了汽车。维克多·亨利放下车窗，用清晰的俄语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罗斯福总统的海军副官。”士兵抽身回去，立正敬礼，然后跳上踏脚板护送司机穿过庭院。这是一个宽敞的、有围墙的大花园，好几所别墅分布在秋天的老树、飞溅的喷泉和点缀着小池塘的大草地之间。

俄国卫兵和美国特工人员把守住了最大的那所别墅前面的走廊。帕格一路报着自己的身份走进门厅，英国、俄国、美国的文武官员正在那儿忙碌，各种不同的语言混合成一大片嘈杂声。帕格瞥见哈里·霍普金斯穿着一身灰色衣服，独自一个没精打采地走过去，两手插在口袋里，看上去比平时更瘦削、更病态。霍普金斯也看见了他，脸上的神色高兴起来，忙和他握手。“斯大林刚过来会见了头儿。”他朝一扇关着的木门指了指，“他们在里面。真是个历史性时刻，是吗？跟我来吧，我还没打开行李哩。你在波斯湾指挥部干得怎么样？”

在那扇门里，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面对面坐着。房里除了两名译员外，再没旁人了。

在那条把俄、英两国使馆区分隔开的狭窄街道对面，温斯顿·丘吉尔正在他的公使馆内一间卧室里闷闷不乐地休息。他喉咙痛，精神上更不痛快。自从由开罗分别乘飞机抵达这儿以后，他和罗斯福还没讲过话。他曾经邀请罗斯福在英国公使馆下榻。总统谢绝了。他还迫切地要

求在和斯大林举行任何会谈之前他们先碰一次头。总统也拒绝了。现在，这两家竟然背着他会面了。还谈什么阿真舍[7]和卡萨布兰卡的老交情呢！

对走过街这边来安慰他的哈里曼大使，丘吉尔嘟嘟囔囔地抱怨说，他很乐意“遵命”，又说他只希望两天后在他六十九岁生日那天举行一个晚餐会，痛饮一番，喝个烂醉，然后第二天一早就离开。

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什么要住在俄国使馆区里呢？

历史学家们漫不经意地记载说，罗斯福刚到达的时候，谢绝了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的邀请，这样可以哪一方都不得罪。半夜里，莫洛托夫紧急召见英、美大使，警告他们说德黑兰有人正在搞一场暗杀阴谋。根据日程的安排，斯大林和丘吉尔早上都要到美国公使馆举行第一次会议。可那地方距离紧相毗邻的英、俄两国使馆区有一英里以上的路程。莫洛托夫敦促罗斯福搬进这两个使馆区之一。他暗示说，要不然的话，事情就不能安全地进行下去了。

所以，罗斯福清早醒来的时候，不得不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要么搬到他的可靠的老盟友丘吉尔那里去住，丘吉尔也讲英语，会给予他殷勤的款待和可靠的办公条件；要么和斯大林一起住，这个凶残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希特勒的同党，他给予罗斯福的是一个毫无隐私的住处，有一大帮外国侍从，也许还有暗藏的窃听器。一个美国特工人员已经检查过提供给罗斯福下榻的那所俄国别墅，可是这么一次草率的检查，能发现得了老练的俄国人装的窃听器吗？

最后，罗斯福选择了俄国人。丘吉尔在他的记事中说，这一种选择让他很高兴，因为俄国人的房子比较宽敞。一位伟大的人物往往是不肯承认自己恼羞成怒的。

是不是有那么一场暗杀阴谋呢？

实际上谁也不知道。一个上了年纪的前纳粹间谍在他写的一本书里

声称，他参与了这样一个阴谋。可是写这种书的人实在多的是。至少，德黑兰的街道是很危险的；那儿有德国间谍；在街道上乘车驶过的要人确实曾遭到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那个疲乏的、残废的罗斯福无疑最好是待在市区里。

然而——当英国人就在街对面的时候，罗斯福为什么住到俄国人那儿去呢？

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从老远来到了斯大林的后院。这样，他就承认了一个冷酷的事实：俄国人正在为反抗希特勒承受最大的苦难和流血牺牲。采取最后这一步，接受斯大林的款待，对一个只懂得保密和猜疑的暴君开诚相见，这也许是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进行的微妙赌博，是隔着东西方之间的政治鸿沟做出的一种最友好的姿态。

这一姿态是否向斯大林表明，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天真朴实、容易上当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可以轻易击败、可以牵着鼻子走的人？

斯大林难得透露他的内心思想。可是战争期间，他有一次对共产党作家吉拉斯[8]说："丘吉尔只不过想要摸你的口袋。罗斯福可尽偷大玩意儿。"

从这句话来看，这个冷酷的极端现实主义者似乎并不是不知道，在一场将使美国在世界取得优势的战争中，俄国人正数以百万地死去，而美国人不过死了几千人。

我们记录下了他们会面时所讲的第一句话。

罗斯福：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尽力安排一次这样的会面。

斯大林：很抱歉，这都怪我。我军务繁忙，一直没法儿抽身。

换句话说，讲得更清楚些就是罗斯福在第一次跟世界上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握手时，说："喂，你为什么一直都这么难打交道，这么不

相信人？你瞧，现在我可上你家里来了。”

而斯大林，那位连列宁也说他太粗暴的人在回敬的时候一针见血：“你要问为什么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仗打得最多，人死得最多。”

这样，这两位六十开外的人在波斯斯大林的后院会面和闲谈起来：身材魁梧的、残疾的美国人穿着一身蓝灰色便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格鲁吉亚人穿了一身军服，裤子从上到下有很阔的一道红色条纹；一个是三次当选总统、爱好和平的社会改革家，从来不曾有运用政治暴力的任何犯罪记录，另一个是革命暴君，双手沾满了难以想象的千百万本国同胞的鲜血。这是一次奇特的会晤。

托克维尔[9]曾经预测，美国和俄国将会分治全球，一边是自由国土，另一边是极权统治。如今，他的想象成为事实了。把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结合到一起的，只是一种共同的需要：他们要从东西两面夹击，粉碎全人类的一个致命威胁——阿道夫·希特勒的“寒霜—杜鹃国”。

一个特工人员朝霍普金斯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斯大林先生刚离开，先生。总统请您去。”

霍普金斯正在换衬衫。他匆匆忙忙地把衬衫下摆塞进宽松的裤子里，又把一件一边肘部破了个洞的红色毛线衫从头上套下。“来吧，帕格。总统今天早上还问起你呢。”

这所别墅里每件东西都太大。霍普金斯的那间卧室已经很大了。那个拥挤的门厅也是如此。可是罗斯福坐在里面的这间房，简直可以用来举行化装舞会。透过参天大树的干枯树叶，金色的阳光直泻进高大的窗户。家具很沉重，很普通，杂乱无章地放着，而且没有一件是十分干净的。罗斯福坐在阳光下一把扶手椅里，嘴里叼着烟嘴抽烟，就跟漫画上所画的一模一样。

“哟，你好啊，帕格。瞧见你真高兴。”他伸出胳膊热情地与帕格握

手。总统显得干瘪、瘦削，人老了许多，可是仍然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浑身焕发着力量，而且——眼下这会儿——兴致还很高，那张下颌宽阔的脸上气色很好。“哈里，情况很不错。他是个给人印象很深的家伙。可是天哪，翻译可真花时间！非常叫人厌烦。我们四点钟碰头，开全体会议。温尼知道了没有？”

“埃夫里尔已经过去告诉他了。”霍普金斯看了看手表，“就是再过二十分钟，总统先生。”

“我知道。喂，帕格！”他朝一张坐得下七个人的沙发摆了摆手，“关于通过这条波斯走廊送进俄国的全部租借物资，我们有些挺好看的统计数字。你在各处看出点儿什么迹象了吗？还是像我怀疑的那样，这一切只是空谈呢？”

罗斯福说完这句玩笑话以后，开朗地笑了笑。很显然，他正从自己和斯大林会面的兴奋中逐渐放松下来。

“各处都能看到这种物资，总统先生。这是个叫人难以相信的、成绩辉煌的努力。等一下我给您送一份一页纸的汇报来。我刚从各处看了回来。”

“一页纸吗？”总统瞥着霍普金斯哈哈笑了，“妙极啦。我是向来只读第一页的。”

“他从海湾边上到北部考察波斯各地，”霍普金斯说，“火车汽车都坐了。”

“要是谈到租借物资的事，帕格，我该跟约大叔说些什么呢？”罗斯福稍微严肃一点儿说。他又转过脸去对霍普金斯说：“今天大概不会谈到这个，哈里。他眼下还没心思谈。”

“他是很善变的。”霍普金斯说。

帕格·亨利立即叙述了一下他在北部仓库，特别是卡车的终点站那

儿看到的堆积着的物资。他说，俄国人拒绝让卡车运输队驶进伊朗他们防区的任何地段，只指定一个离俄国边界很远的卸货站。那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大瓶口。要是卡车队能够直接开到里海的港口和高加索边境上的市镇的话，俄国人就能够得到更多的物资，而且要快得多。罗斯福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很有意思。把它写到你那一页纸上去。”

“这您别担心。”帕格不假思索地说。罗斯福听了又笑起来。

“帕格对伊朗可下了一番功夫，总统先生，”霍普金斯说，“他赞成帕特·赫尔利的主张，认为我们应当作为一方，加入保证战后撤走外国军队的那个条约。”

“是呀，帕特翻来覆去地讲这件事。”罗斯福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一丝烦躁的神色，“俄国人不是在莫斯科会议上拒绝了这个意见吗？”

“他们敷衍拖延。”坐在帕格身旁的霍普金斯伸出一只皮包骨的瘦手，做了一个争论的手势，“我同意，总统，我们不大可能首先提出。那样一来，我们就把自己推进帝国主义那一套老把戏里去了。不过——”

“说得正对。我不会这么做。”

“可是伊朗那方面又怎么样呢，总统先生？假定他们要求我们做出撤军的保证，那么就会起草一个新的宣言，我们也会包括在内。”

“我们可不能要求伊朗人来要求我们，”罗斯福用一种随随便便的坦率口气回答，好像他还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而不是在一幢他的每句话几乎肯定有人窃听的苏联房子里，“那样就谁也骗不了。我们在这儿只有三天工夫，还是抓住重点好。”

他微笑着和维克多·亨利握了握手，让他退出。帕格正从那熙熙攘攘的门厅挤出去时，忽然听到一个地道的英国腔调说：“嘿，那不是亨

利上校嘛！”这声音有点儿像西顿的。他朝四下一望，首先看到了金海军上将像一根电线杆那么笔直地站着，望着那些攒动的穿军服的俄国人，显然缺乏好感。在他身边，一个穿一身英国皇家空军蓝军服、佩戴着几条勋章标志、晒得微黑的人正在含笑和他打招呼。帕格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过勃纳-沃克了。他记得勃纳-沃克从前似乎更高大、更威严一些。这位空军少将站在金的身旁显得很矮小，看上去还有点儿满心忧患的神气。“你好啊。”帕格走近的时候，他说，“你们代表团的名单上没有你，对吗？帕米拉说她找过啦，没你的名字。”

“亨利，我当你还在莫斯科哩。”金海军上将用冷淡、严厉的音调说。他和上将难得相遇，可是每次见面时金总使帕格觉得不是很自在。他已经很久没想到“北安普敦”号的事了，可是现在他一刹那又想到他那艘起火燃烧的战列舰沉下水去，连鼻孔里也好像闻到了一股汽油味似的。

“我是奉了特殊使命到伊朗来的，将军。”

“这么说你在代表团里啰！”

“不在，将军。”

金睁大眼睛望着他，不喜欢他这种含含糊糊的回答。

勃纳-沃克说：“帕格，要是办得到的话，趁咱们在这儿的时候聚一聚。”

帕格尽可能冷静地回答：“你是说帕米拉和你在一块儿吗？”

“是在一块儿。我是临时奉召从新德里赶来的。有关缅甸的作战计划有些问题。她在整理我们混成一堆的地图和报告。现在，她是我的副官，干得挺出色。可以想象得到，她给可怜的老韬基办过多少事。”

尽管金脸上的神色显示出他很不喜欢闲聊，帕格还是盯着勃纳-沃克问道：“她在哪儿？”

“我离开我们使馆时，她正在那儿忙着。”勃纳-沃克指了指敞开的门，道，“你干吗不过去瞧瞧，问个好呢？”

---

(1) 伊朗的旧称。

(2) 指罗斯福。

(3) 指斯大林。

(4)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之子。常被用来指英国。

(5) 即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

(6) 从公元226年到公元651年统治波斯的王朝。

(7) 位于纽芬兰东南部，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在此会晤，发表了《大西洋宪章》。

(8) 米洛凡·吉拉斯（1911—1995），南斯拉夫党政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成为反党分子。

(9)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

第七十三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要把我和一级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的会面记录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把这件事从头至尾叙述一遍，而且也不光是这一件事！我一生写下的一切如今看来都像是在童年的梦境中创作的。

我必须写下的这些材料是如此危险，以致我从前隐藏文稿的地方不能再使用了。至于用意第绪文这种密码，这儿的党卫军立刻就会拆穿这个可怜的伪装，特莱西恩施塔特上千个可怜虫中的任何一个，为了喝一碗汤或是躲一顿打，都会一下子把它全念出来。我已经发现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甚至连娜塔丽也不知道。如果我被遣送离开这儿的话（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还不大），这些文稿会慢慢腐蚀，直到战后，可能再过上很久，拆卸或整修房屋的工人让阳光照进特莱西恩施塔特荒凉的老建筑物的墙壁和隙缝里来的时候。如果我能幸存下来，我会在我隐藏的地方重新找到这些文稿。

爱泼斯坦今天早上亲自陪我们到党卫军总部去。他尽力想讨好我们，称赞娜塔丽的容貌，又夸奖她紧紧搂在怀里的路易斯的健康的外表。爱泼斯坦处境很可怜，他是个成了人家工具的犹太人，是执行党卫军命令的傀儡“市长”。他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是一个戴着黄星标志、衣衫褴褛的犹太人，不过他总穿着一件即便磨损了却还干干净净的衬衫，打上一条旧领带，以显示他地位较高。那张苍白、虚胖、忧心忡忡的脸倒是他出任伪职的更为确切的标志。

我们以前从来没进入或是走近党卫军总部。一道高高的木头围墙把它和整个市镇广场跟犹太人分隔开。卫兵放我们进了围墙以后，我们便走上一条紧挨着公园的街道，经过了一座教堂，进入了一座市政办公楼，里面有许多办公室，有布告栏，散发出霉味的走廊里回响着打字机的声音。走出了那个怪诞的、肮脏的犹太区，进入了一个——除了门厅里希特勒的那幅大画像外——一切都属于熟悉的旧秩序的地方，使人感到很奇怪。这种平凡的景象几乎叫人放下心来，我从没想到党卫军总部会是这样的。当然我非常、非常紧张。

艾希曼中校出乎意外的年轻，尽管宽大的前额上的头发已经在秃了，剩下的头发是深色的。他具备一个野心勃勃、步步高升的中级官员的那种富有进取心的干劲儿。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党卫军头子布格尔坐在他身旁一张木头椅子上，他是一个残酷、粗暴的人，你只要有可能躲开他，就离得越远越好。艾希曼没站起身，不过态度倒还和气，他招呼我和娜塔丽在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把头一歪，要爱泼斯坦坐到一张肮脏的长靠椅上去。到目前为止，除了布格尔那种冷酷讨厌的神情以及这两个人身上穿的黑制服外，我们好像是来拜望一个银行经理，设法借一笔款子，或是来找一个警察局局长，报告一件失窃案。

接下来用德语进行的谈话，每句话我都记得，不过我只打算记下主要的地方。首先，艾希曼一本正经地询问了一下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娜塔丽一言不发，她让我回答说我们都感觉得到了良好的待遇。当他朝她望望的时候，她慌忙点点头。孩子倒是舒坦自在地坐在她的膝上，睁大眼睛望着艾希曼。他接着说，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情况一点儿也不能使他满意。他已经彻底视察过了。在今后几星期内，我们会看到显著的改善。布格尔接到命令，要他把我们当作非常特殊的“知名人士”对待。一俟特莱西恩施塔特情况有所改善，我们将首先受益。

然后，他澄清了——我想，这件事恐怕永远只能澄清到这个程度了

——我们怎么会来到这地方的谜。他说，在巴黎我住进医院的时候，我们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意大利秘密警察要求德国秘密警察把我们当作意大利逃犯引渡过去。按照他的说法，韦尔纳·贝克想先逼我把我的广播讲话录好音，然后再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们带走。他把韦尔纳描摹得十分可怕，很可能是有点儿添油加醋。

反正，我们这件案子落到了他的管辖之下。把我们交给意大利人，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死亡，而且会使交换巴登-巴登那伙人的谈判变得复杂化。然而，若是让我们回到巴登-巴登，那么我们一旦被人发现，就会得罪德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因为那时候意大利还在参战。于是先把我们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再对意大利人的要求“详加考虑”，这似乎是最妥善的解决办法。他没理睬韦尔纳·贝克逼我发表广播讲话的那些请求，那不是对待一位“知名人士”的办法，即使是一个犹太人。艾希曼还说，他在执行元首对待犹太人的严格政策时，总尽力做到公平、人道，虽然坦白地讲，他完全同意元首的政策。再说，他也不相信那些广播讲话会有什么用处。总而言之，我们就到了这儿。

现在，他说，他让爱泼斯坦先生接着谈。

那个“市长”弯腰曲背地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单调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他偶尔望望我和艾希曼，可是经常不安地瞄向瞪眼注视着他的布格尔。他说，长老市政委员会最近投票表决把文化组从教育处里划出来。文化活动大大增加了，这是特莱西恩施塔特的骄傲，但是这些活动没得到适当的管理和协调。委员会想任命我为一名长老，来主管新设的文化处。我关于拜占庭、马丁·路德和圣保罗的演讲誉满全市，作为一位美国作家和学者，我的身份博得了尊敬。毫无疑问，在我的大学生涯中，我学过行政管理。说到这儿，爱泼斯坦突然停住，直直地望着我，死板地微笑了一下。所谓微笑，也只不过是上嘴唇从发黄的门牙上稍微抬了抬而已。

我唯一可能会接受这个委任的原因，就是对这个人的怜悯。显然，

他是在根据命令行事，是艾希曼出于某种原因，想要我来主管这个新设的“文化处”。

我真不知道我从哪儿来了一股勇气，做出了我当时所做的答复。这里几乎就是我当时所讲的话：“大队长先生，我在这儿是您的俘虏，只好唯命是听。然而，我还是要斗胆指出，我的德语说得不太好，身体又很虚弱。我对音乐几乎一窍不通，而音乐是特莱西恩施塔特文化活动的主要项目。我喜爱的图书馆工作，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我并不是拒绝这份荣誉，可是我实在不能胜任。在这件事上我有没有选择的余地？”

“要是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杰斯特罗博士，”艾希曼轻快地回答，并没发火，“那么这次谈话就毫无意义了。我是个大忙人，本来可以让中队长布格尔给你下道命令的。不过，我倒觉得这个工作给你做很不错。”

但是，我一想到成为那班倒霉的长老之一，就感到毛骨悚然。他们为了几项可怜的特权——其中大部分我已经享受到了——使自己的良心背上犹太区这个沉重的负担，向犹太人传达党卫军的种种严酷命令，并且予以贯彻执行。这意味着放弃我那默默无闻但至少还挨得过去的生活方式，成为引人注目的委员会的一员，成天跟党卫军打交道，无休止地纠缠在根本得不到妥善解决的可怕的问题之中。我鼓足勇气竭力又推辞了一下。

“那么，要是可以的话，大队长先生，而且只在您允许的情况下，我想不接受这个工作。”

“当然可以。我们不再谈这件事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要谈。”他转过脸对着娜塔丽，这段时间她一直面无人色地坐在一旁，紧紧地搂住那孩子。路易斯表现得简直像天使一样。我觉得他肯定也感觉到了他母亲的恐惧，所以正尽力想予以减轻。“我们妨碍你去工作了。你是在云母工厂干活儿，是吗？”娜塔丽点点头。“你还喜欢那工作吗？”

她只好开口，声音嘶哑而空洞：“我很乐意在那儿工作。”

“你儿子看上去很好，这样看起来，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孩子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他很好。”

艾希曼中校站起身，朝娜塔丽做了个手势，领着她走到了房门口。他在那儿对走廊里一个党卫军士兵随随便便说了几句话，那个人就把她带走了。艾希曼关上房门，走到办公桌后面他的位子那儿。他嘴唇很薄，鼻子又长又细，两眼狭小，下巴很尖，本来就长得不好看，可是这时他一下子变得非常丑恶。他的嘴抽搐着歪到了一边。突然，他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嗥叫：“你当你是什么东西？你他妈的当你到了什么地方？”

他刚这么一叫，布格尔就跳起身朝我直扑过来给了我一个嘴巴，打得我耳朵直响。他举起手的时候，我朝旁边让了让，所以这一下打得我从椅子上摔了出去。我沉重地跪倒在地，眼镜也掉了，因此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布格尔用皮靴踢了我一脚，或者不如说是踹了我一脚，我滚倒在地。然后，他对着我的腹部踢了一下，尽管我痛得要吐，他却是没用足全力，只是十分轻蔑地踢了一下，就像踢一条狗那样。

“我来告诉你，你是什么东西，”布格尔对着我大声吼道，“你只不过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你听见了没有？嘿，你这个发臭的老屎堆，你当你还在美国是不是？”他绕着我兜来兜去的时候，我简直看不见那双移动着的黑皮靴。接着，他又朝我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你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懂吗？要是你这个死脑袋瓜连这个都不懂，你这条老命就连狗屁也不值！”他一面叫，一面用脚尖着实地狠踢了我一下，正踢在我的脊梁骨上。我只觉得浑身火辣辣的疼。我躺在那儿，昏昏沉沉，眼睛发黑，痛苦不堪，简直惊呆了。我听见他走开的声音，然后他说：“爬起来跪着。”

我浑身哆嗦着照办了。

“现在告诉我，你是什么东西。”

我喉咙咬紧，吓得说不出话。

“你还没挨够吗？说你是什么东西！”

愿上帝宽恕我没听任他杀了我。有一个念头在那阵惊恐昏沉中闪过我的脑中：要是我现在死了，娜塔丽和路易斯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响点儿，我听不见。”

我又说了一遍。

“高声叫，狗屎堆！拼你的老命叫！要不我就再踢你，你这个犹太臭猪，踢到你大声叫出来为止！”

“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把他的眼镜给他，”艾希曼好像没事人一样说，“好，站起来。”

我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肘，扶我稳住身子。有人给我把眼镜戴上。这时，我才一下看清楚了爱泼斯坦的脸，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在那双迷惘的棕色眼睛里，结的是两千年犹太历史的疤痕。

“坐下，杰斯特罗博士。”艾希曼说。他坐在办公桌后边抽着烟，神闲气定，像个银行经理似的。“现在，我们切实地来谈谈。”

布格尔在他身旁坐下，扬扬得意地咧开嘴笑着。

这以后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因为我当时头昏眼花，痛得要命。艾希曼说话的腔调仍然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可是又带有一点儿揶揄意味。他说的话几乎和这顿毒打一样叫人心烦意乱。党卫军知道我在教授《塔木德》，而关于犹太人的科目是禁止教授的，所以我可以被送

进小堡垒的可怕的牢房，很少有人能从那里生还。更叫人震惊的是，他透露说，娜塔丽参加了讽刺元首的下流地下演出，因此可以将她逮捕并立即处决。娜塔丽始终没和我谈过这件事，我只知道她给孩子们表演木偶戏。

显然，艾希曼告诉我这些事情，是为了加深布格尔的野蛮殴打给我的教训。那就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或者说，作为西方文明人的权利，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已经越过了界线。由于我们犯下的罪，我们已经无权要求恢复在巴登-巴登的身份了，而且我们随时随刻都有生命危险。他以一种特别尖刻的坦率态度又加上一句："其实我们倒并不在意你们犹太人怎样自寻乐趣！"他要我继续教下去，并且还说，如果娜塔丽不再演那种讽刺剧的话，那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只会更难办，因为我不可以把她离开党卫军总部后发生的事告诉她。我不可以向任何人吐露半句。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会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他说爱泼斯坦会跟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长老的手续，然后他傲慢地挥了挥手，吩咐我离开。我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爱泼斯坦只好扶着我一拐一拐地走出去。在我们身后，我们可以听见那两个德国人说笑话，纵声大笑。

我们一块儿离开了党卫军总部，爱泼斯坦始终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围墙那儿卫兵面前时，我强迫自己像平时那样走。我发现，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么厉害。爱泼斯坦把我带到理发店，让我理了发，修剪了胡子。我们又走到委员会会议室，一个摄影师正在那儿预备给集合在一起的长老们拍新闻照片。有一个记者，一个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当漂亮的年轻德国女人，正在问问题、记笔记。我和长老们一块儿摆好姿势，另外又单独照了一张照片。记者跟我，还跟其他人谈话。我相信，这两个一定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一定会带着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道离开——一篇连他们自己也会相信的、有关管理犹太乐园的犹太委员会的报道。这个委员会是一群神情安详、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著名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

这样公开利用我的姓名和让我露面，就摆明了我和娜塔丽已经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援救了。就算这篇报道是供欧洲人阅读的，美国方面肯定也会慢慢听说到它。我给特莱西恩施塔特增添的这一点儿光彩，似乎已经超过了国务院为了我们这件事所能给德国人增添的麻烦。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几年，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程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在我下笔写到抵消种种惊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尔的死里逃生以前，我还想就上面这件事写下几句话。

我活了六十五年，基本没受到过什么粗暴的体罚。实际上，我记得的最近一个例子，还是我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教法典学校读书时莱扎拉比打我的那下。那一次，莱扎拉比可以说是一下把我的犹太人身份打掉了，而这次一个党卫军军官又把我踢了回去。我回到房间后所做的事，除了对我自己外，对任何人也许都没什么意义。自从离开锡耶纳的时候起，我一直带着一个隐藏得很好、专备急用的小钱包，里面藏着钻石，以及我少年时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算是“知名人士”，所以还没被搜过身。我把这些折叠得破旧的、日期为一九〇〇年的文件取了出来，撕得粉碎。今天早上，大约五十年以来我第一次戴上了经文护符匣[(1)]，这是从隔壁一个虔诚的老人那儿借来的。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在我余下的年月里，我打算一直戴下去。

这是不是重新皈依了古老的犹太上帝呢？且不去管它。我教授《塔木德》，当然并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不知不觉教起来的。图书馆里的年轻人问我一些问题，提问题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组，我发现自己也喜欢这套高雅的逻辑老把戏，于是慢慢便成了常规。当我把经文护符匣，里面装着《摩西五经》的陈旧、污黑的皮盒子缚在额上和手臂上的时候，它们对我并没什么智力上或是精神上的振奋作用。事实上，虽然我是独自一人，我还是觉得自己装腔作势，傻里傻气。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这样我便答复了艾希曼。至于那个古老的犹太上帝，他和我都有账

要算，要是我得说明我的背教行为，他就得说明一下特莱西恩施塔特。耶利米、约伯和《哀歌》都教导说，我们犹太人将奋起应付大难，所以要戴经文护符匣。就让它这样下去吧。

这正好说明了人的天性——至少说明了我个人的愚蠢，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肯相信关于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甚至不愿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事，可是现在我确信最可怕的报道全是真实无讹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有什么比我跟艾希曼和布格尔的这次会面更有说服力呢？

说起来，我在这儿已经看到过德国人不少的残暴行为了。我看到过一名党卫军士兵用棍子把一个老妇人打得跪倒在雪地里，只不过是因为她在叫卖香烟头的时候被他逮住了。我听说过孩子们因为偷了食物，在小堡垒里被活活吊死。还有就是那次人口普查。三个星期前，党卫军把犹太区的全体居民押到田野里，在凛冽的寒风中把我们点了一遍又一遍，时间长达十二小时，而且在那个下雨的夜晚竟让四万多人露天站着。在那一大群饥寒交迫的人中，传播着谣言，他们将在黑暗中用机枪把我们全部打死。于是许多人朝着城门蜂拥奔逃。娜塔丽和我避开了人流，平安归来，可是我们听说第二天早上田野里满是被踏死的老人和孩子雨打雪盖的尸体。

然而，这一切都没使我看清事实。我和艾希曼的会面，却使我看清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是由于那个最古老的心理上的事实：一个人实际上无法感觉到另一个人的苦难。更坏的是，我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面对这个更加赤裸裸的事实：旁人的苦难反而会使自己感到庆幸，感到宽慰，因为他自己逃过了这种苦难。

艾希曼不是一个低三下四的警察畜生，他也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尽管要扮演这么一个角色时，他会扮演得十分出色。这个讲求实效的柏林官员跟那个夸夸其谈的疯子希特勒比起来，是一个更为可怕的人物。这种人物经常出没在二十世纪，他们促成了两次战争。他是一个有理

性、有识见、生气勃勃，甚至和蔼可亲的家伙。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西方的一个文明人。然而转瞬之间，他可以下令对一个身体衰弱的老人干出可怕的暴行来，自己还冷静地袖手旁观。再一转眼，他又可以重新变得彬彬有礼，像欧洲人那样，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么做是反复无常，甚至对于那个无法理解人性这一表现的受害者的狼狈相，还报以讥讽的冷笑。像希特勒一样，他也是个奥地利人。像他一样，在这个可怕的世纪里，他也是典型的德国人。

这个不容易懂的真理我总算弄明白了。然而无论如何，我到死都不愿意谴责整个民族。在这件事上，我们犹太人已经受够了。我会想起那个历史学家卡尔·弗里施，他从海德堡到耶鲁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一个极有幽默感的温和、开明、知识渊博的人。我会想起二十年代里柏林艺术和思潮蓬勃的惊人发展。我还会想起赫格斯海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在他们家住了六个月，他们是第一流的好人——这点我可以发誓——在一个政治上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他们一点儿没有反犹的色彩。这样的德国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一定就是他们创造了德国的美，以及德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这些才是所谓“德国文化”，是远在它成为一个被诅咒的、恐怖的名词之前，就被创造出来的。

我不理解德国人。阿提拉[2]、亚拉里克[3]、成吉思汗、帖木儿[4]在狂热的开疆拓土中消灭了所有反抗他们的人。在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屠杀了亚美尼亚人，可是亚美尼亚人当时投靠了敌人沙皇俄罗斯，而且这是在小亚细亚半岛发生的。

德国人是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犹太人曾经热情地信奉和丰富了德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犹太人对德皇的盲目忠诚是有案可查的。不，这样的事是空前的。我们陷进了一个神秘的、巨大的历史进程，一个新纪元行将诞生时的难熬痛苦之中。正如一神教和基督教初生时那样，我们注定待在这场大变动的中心，首当其冲地遭受磨

难。

我一生中在学术上持有的不可知论的人道主义观点确实非常好。我写的有关基督教的书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在奔波中度过了一生。现在，我才转过身站定了。我是一个犹太人。有句市井俚语说得好："那个人所需要的，就是朝他屁股上猛踢一脚。"这句话好像说中了我一生的经历。

班瑞尔·杰斯特罗在布拉格。

我所知道的几乎就只有这一点儿：他从一个集中营逃脱之后，就在那儿搞地下工作。他通过一个把布拉格和特莱西恩施塔特连接起来的共产党联络网，捎了口信给我。为了证明确实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来短语，这句短语到了非犹太人的口中几乎无法辨别出（捷克宪兵队就是主要的联络员）。然而，我还是猜出了它的意思：*hazak ve'emats*，就是："要坚强，要有勇气。"

我这个堂弟，这个有钢铁般意志、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居然还活着，就在附近，并且还知道我被囚禁在这儿，这真是令人吃惊。但是德国人在欧洲制造了一场大动乱，在这片混乱中，一切都不足为奇。我已经有五十年没见到班瑞尔了，不过娜塔丽对他的描摹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可能帮不了我们什么忙。我的健康状况已经经不起一次逃跑的尝试了，即使有这种机会的话。娜塔丽身边带着孩子，也不能去冒这种风险。那么，还有什么好说呢？我所抱的希望和陷在这里的所有犹太人的希望一样：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很快会在法国登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将在东西两方的夹击下彻底崩溃，这样我们就能够及时得到解救。

然而，班瑞尔在布拉格还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四年以前，娜塔丽在华沙即将陷落时最后一次瞧见他。从那以后，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过的该是一种多么像《奥德修纪》[5]式的生活啊！我能够幸存下来一

定是一个奇迹。他离我们这么近，这又是另一个奇迹。这样的事情给了我希望，事实上，使我“坚强”，使我“有勇气”。

---

(1) 经文护符匣是装有记载《摩西五经》句子的羊皮纸的小型皮匣，犹太人晨祷时一匣系在额上，一匣系于左臂。

(2) 阿提拉（约406—453），匈奴帝国皇帝，在位时一再攻打东罗马帝国，迫其纳贡求和，并入侵高卢和意大利。

(3) 亚拉里克（约370—410），西哥特王，曾略取巴尔干半岛一带，并攻入侵意大利。

(4) 帖木儿（1336—1405），出身突厥化的蒙古贵族，曾征服波斯、花剌子模等地，入侵俄国、印度、小亚细亚及叙利亚。

(5) 《奥德修纪》是古希腊的两大史诗之一，相传为荷马所作，叙述主人公奥德修斯漂泊、流浪的冒险故事。

第七十四章

帕格·亨利染上了一种波斯流行病，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他日日夜夜乘坐火车和汽车穿过市镇和田野，穿过尘暴和酷热的沙漠，以及白雪皑皑的山口，渐渐变得昏昏沉沉——尤其是到了夜里，现实和乱梦混杂到了一起。他到达康诺利的司令部时，已经头重脚轻，甚至在跟霍普金斯和罗斯福讲话时，也不得不费了好大气力才提起精神。在运输队走的路线上度过的那些漫长的、令人眩晕的时刻，帕米拉和勃纳-沃克像他死去的儿子和活着的家人一样，频繁地出没在他乱梦颠倒的幻象里。帕格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可以把帕米拉像把华伦那样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内心里，可是做起梦来他就毫无办法了。

因此，在俄国使馆的别墅里看到勃纳-沃克，叫他很吃了一惊：站在那个冷静、真实的欧内斯特·金身旁的，正是他发烧的乱梦中见到的一个人物。帕米拉在德黑兰！在金的锋利目光下，他一下子问不出口："你们结婚了没有？"他离开了罗斯福住的别墅，不知道自己到英国使馆去应该找的是勃纳-沃克勋爵夫人呢，还是帕米拉·塔茨伯利。

帕格出来的时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正沿着一条沙砾小路走过来。莫洛托夫热切地谈着，斯大林抽着香烟，朝四下里张望。他看到帕格，点点头，微微一笑，四周起皱的眼睛里闪射出光芒，显然认出了他。帕格对于这位政治家的好记忆力已经屡见不鲜，可是这一次还是觉得很惊讶。他把霍普金斯的信递交给斯大林，已经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这个人一直肩负着指挥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的重担，然而他的确还记得。他身材肥胖，头发花白，个子比维克多·亨利还要矮，这会儿他正迈着富有弹性的步伐走进那所别墅。帕格看了几乎整整一年遍布莫斯科的斯大林肖像——塑像、画像、巨幅照片。它们把斯大林表现成一个传奇式的、高高在上的全能救世主，跟死去的马克思和列宁合在一起，成为腾

云驾雾的三位一体中的一员。可是现在走过去的是那个血肉之躯，一个矮胖的、大腹便便的老家伙，穿了一身灰褐色制服，裤子两侧自上而下有一道很阔的红色条纹。然而，那些肖像多少比真人更为真实。帕格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回忆起斯大林意志统治下的漫长的俄国战线上的一幕幕情景，也回忆起他杀害了千百万人的记录。走过去的这个矮小的老头儿，实在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巨人。

温斯顿·丘吉尔虽然遇到帕格的次数要多些，却不认识他了。帕格走到英国使馆区门外说明自己的身份时，丘吉尔正好离开那儿。他叼着一支长雪茄，由两个步伐僵硬的陆军将领和一个矮胖的海军将领陪着。那双蒙眬而敏锐的眼睛直盯着帕格望了一望，好像要看透他似的，然后这个穿着一身白衣服的弓腰驼背的矮胖子缓缓朝前走了。这位首相看上去很迟钝，身体好像有点儿不舒服。

在英国公使馆里，几个武装士兵在花园里踱来踱去，文职人员三五成群地在阳光下聊天。这是一个小得多，也安静得多的机关。帕格停住脚步，在一株金黄色叶子不住飘落的树下思忖起来：到哪儿去找她呢？怎样去打听她？他对自己这种小家子气禁不住苦笑起来。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正在这儿发生，可是在这个历史高峰之巅，使他感到兴奋的不是看到三位世界巨人，而是想着要看到一个女人。由于战争的机遇，这个女人他每年总能看到一两次。

他们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一星期由于斯坦德利忽发奇想，竟然被缩短成了四天。不过那四天留在他的回忆中，像他的蜜月一样是一场突然浮现出的美梦，安宁而甜蜜，他整天不做别的，就和她做伴，一起吃饭，一起长时间的散步，一起待在斯巴索大厦、大歌剧院、马戏场以及旅馆内她的房间里。他们谈起话来简直没完没了，像终生的老友，像久别重逢的夫妇一样。在她旅馆里的最后一个晚上，他甚至谈到了华伦，他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了。他在帕米拉的脸上，在她简短、温柔的答话里，找到了安慰。第二天分手的时候，他们竭力控制住自己，

用微笑和闲扯来相互告别。谁也没说那是结局，可是对帕格来说，那至少也不是什么别的。现在，她又到了这儿。他无法再约束住自己不去寻找她，就跟他无法屏住自己的呼吸一样。

“哟！那不是亨利上校吗？”这一次倒真是格兰维尔·西顿，他正和一些穿制服的男男女女站在一块儿。西顿走上前拉住他的胳膊，显得比在同行的途中要热情得多。“你好吗，上校？那次卡车旅行可真累死人，是不是？你看上去简直筋疲力尽啦。”

“我挺好。”帕格朝苏联大使馆那个方向做了个手势，“我刚把你提出的签订一个新条约的主意告诉了哈里·霍普金斯。”

“真的吗？你真告诉他了？好极啦！”西顿紧紧抱住他的胳膊，嘴里散发出一股强烈的烟草味，“他的反应怎么样？”

“我可以把总统的反应告诉你。”帕格头晕目眩，脱口而出。他的太阳穴直跳，两膝发软。

西顿仔细看着帕格的脸，紧张地说：“那快告诉我。”

“这件事上个月在莫斯科的外长会议上讨论过。俄国人对它拖延敷衍。就是这么回事。总统不愿意让美国卷进你们的这场老纠纷里去。他必须打赢这场战争。他需要斯大林。”

西顿脸上的神情一下变得很沮丧。“那么红军永远不会离开波斯了。如果你说的话没错，罗斯福就是在对全体自由人宣布长期的厄运。”

维克多·亨利耸耸肩膀：“我猜他的意思是一次只打一场战争。”

“除了对未来的政治发生影响外，”西顿说，“胜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们美国人还得弄懂这一点。”

“不过，要是伊朗人首先提出来，那也许就不一样了。霍普金斯是这么说的。”

“伊朗人吗？”西顿扮了个鬼脸，“请你原谅，不过美国人对于亚洲和亚洲事务实在是天真得叫人伤心。伊朗人再也不会首先提出，这有数不清的理由。”

“西顿，你认识勃纳-沃克勋爵吗？”

“那个空军少将吗？认识。他们是为了缅甸的事务把他叫到这儿来的。他现在过去参加全体会议啦。”

“我想找他的副官，一个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

“喂，凯特！”西顿叫了一声，招招手，一个穿着空军妇女辅助队制服的漂亮女人从他刚才一起聊天的那群人里走出来，“这位亨利上校要找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

一张生了个狮子鼻的脸上两只碧绿的眼睛骨碌碌地一转，贸贸然地打量了帕格一番。“哦，好的。不过，这会儿一切都乱七八糟。她带了一大堆地图、图表这类东西。他们大概把她安置在戈尔勋爵办公室外面的那间会客室里了。”

“我领你上那儿去。”西顿说。

在主楼二层楼的一间小房间里，塞了两张办公桌。其中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面色通红、留着浓髭的军官，正啪嗒啪嗒地打字。对的，他没好气地说，另外那张桌子是塞进房间来给勃纳-沃克的副官坐的。她在那儿工作了好几个小时，可是一会儿前刚出去到德黑兰市场买东西去了。维克多·亨利从帕米拉的桌上拿起一张小纸条，草草地涂了几句：嘿！我也在这儿，住在美国陆军基地军官宿舍。帕格。然后他把纸条插在插签上。他们一块儿走出去的时候，他问西顿：“那个市场在哪儿？”

“我劝你别上那儿去找她。”

“它在哪儿？”

西顿告诉了他。

康诺利将军的司机把帕格送到德黑兰的老城，在市场进口的地方让他下了车。那充满异国情调的人群，那股强烈的气味，那种陌生的语言，以及许多用稀奇古怪的文字写的花里胡哨的招牌，叫他头昏眼花。他在进口处朝石头拱廊里一看，只看见自近而远一条条排满了店铺的拥挤、黑暗的通道。西顿说对了，在这儿怎么找得到人呢？但是这次会议的会期只有三天，这一天已经快过完了。在这个亚洲城市里，特别是在一次临时召开的会议所造成的手忙脚乱之中，通信联络完全靠运气。要是他不想法子找到她的话，他们甚至有可能错过见面的机会。“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西顿这么称呼她。这才是最要紧的事。帕格钻进人群去寻找她。

他几乎立刻就瞧见了她，或者觉得自己瞧见了她。他正走过一家家卖挂毯和亚麻布制成品的店铺，忽然瞥见右面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他顺着这条通道朝那群戴着黑面纱的女人和粗壮结实的男人望过去，朝那些挂着的皮衣服和羊皮地毯望过去，看到了一个穿蓝制服的矮小、整洁的身个儿，头上戴的好像是一顶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军帽。想压过商人叫卖的吆喝声朝她高声叫喊是没有希望的。帕格从人群中挤过去，进了一个比较宽敞的十字回廊，这儿是地毯商人的地盘。她不见了。他朝她刚才走动的那个方向挤过去。他冒着汗在那个气味刺鼻、拥挤嘈杂的迷宫里大踏步地找了一小时，可是没再看见她。

即便他不是正在发烧，在这个拥挤的迷宫里这样徒劳无益地寻找她，还是会显得如在梦中。他经常梦见自己这样寻找华伦。不管是在足球比赛场上找，是在毕业典礼的人群里找，还是在一艘航空母舰上找，做的梦总是一样的：他老是只看到儿子一眼，或是有人告诉他华伦就在附近，于是他找了又找，却始终找不到。他在那些走廊里转来转去，步履沉重，汗流浃背，越来越觉得头重脚轻，膝盖发软，后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表现已经不正常了。他摸索着回到市场进口，打着手势跟一辆起锈的红色帕卡德牌游览车的司机讲好价钱，付了一笔贵得出奇的车费坐上去回到了阿米拉拜德基地。

帕格·亨利下一件有清晰意识的事是，有人摇动着他说："金海军上将叫你去见他。"这时，他正和衣躺在军官宿舍里一张小床上，浑身大汗。

"我再过十分钟就到他那儿。"帕格牙齿打着战说。他加倍服用了据说可以控制这种症状的丸药，又喝了一大口旧克罗威士忌，洗了个淋浴，迅速换好衣服，披上他那件沉重的海军大衣，穿过星光闪烁的黑夜，匆匆来到了康诺利将军的住宅。他走进金的那套房间时，海军上将炯炯的目光变得十分关切。"亨利，快上医务室去。你的脸色真难看。"

"我很好，将军。"

"真的吗？吃块牛肉三明治，喝一杯啤酒，好吗？"金指了指桌上一沓沓油印的文件中放着的一个托盘。

"不用，谢谢您，将军。"

"嗯，我今儿看到了历史性的大事。"金一边吃一边讲，口气里透着难得的宽厚意味，"这可比马歇尔和阿诺德都强。他们没赶上开幕式，亨利。说真的！我们的陆军参谋长和空军头子飞过半个世界，就为了跟斯大林的这次会议。可是，上帝啊，他们事先没听说，乘车外出游览去啦。人家也找不着他们。哈哈！这不是可以记载下来的一场大混乱吗？"

金喝干了那杯啤酒，扬扬得意地用餐巾抹抹嘴。"可是，我在那儿。那个约·斯大林可是个不好应付的家伙。他完全了解形势，一点儿也不会上当。他今儿使丘吉尔大遭挫折。我看，关于在地中海大打一场的谈话算是全部结束了，完蛋了，告吹了。这是一场新的'球赛'。"金盯着他狠狠看了一眼，"我听说你知道一点儿关于登陆艇的事。"

"是的，将军。"

"好。"金在一沓沓文件里翻捡着，一边讲话一边抽出几沓来，"刚才丘吉尔和我谈起登陆艇的事，脸都气红啦。我扫了他的兴。我们有百

分之三十新造的舰艇是分配到太平洋去的。我要是不死死守住，这些舰艇全会被他的疯狂的入侵计划搜罗进去。”他手里挥舞着一沓文件，“比方说，这是一份在罗得岛登陆的英国反攻计划，我看简直是蠢驴想出来的。丘吉尔偏要说这么干会把土耳其拖进战争，在巴尔干半岛点起战火，全是胡扯，胡扯！现在，我要你做的是——”

康诺利将军敲了敲门，穿着一件很厚的方格子浴衣走进房来。“将军，宫廷大臣邀请亨利去赴宴。这是刚派人送来的请帖，有辆汽车在外面等着。”

康诺利递给帕格一个没封口的奶油色大信封。

“宫廷大臣是个什么人？”金问帕格，“你怎么会认识他？”

“我并不认识，将军。”别在那份印着皇冠的请帖上的一张写得很潦草的便条说明了这次邀请，可他并没向金提起。

> 嘿——我应私邀出席这次宴会。韬基和大臣是老朋友。对我来说，不是在这儿，就是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会面。务必来。帕。

“侯赛因·阿拉是政府里的二三号人物，将军，”康诺利将军说，“可以算是内阁总理。最好让帕格去。波斯人做起事来是很特别的。”

“就像异教徒中国人一样，”金说。他把文件扔在桌子上，“好吧，亨利，回来以后再来见我。不管几点钟。”

“是，将军。”

一个穿黑衣服的沉默的人驾驶着那辆黑色的戴姆勒牌汽车，拐弯抹角地穿过古老的德黑兰围墙，在一条月光照耀下的狭窄小街上停下。司机打开一堵墙上的一扇小门，维克多·亨利弯下身才走了进去。他朝前走进一座点着灯的花园。这儿和苏联大使馆一样宽敞，有闪闪发光的喷泉，有在参天大树和修剪过的灌木丛中潺潺流着的小溪。在这个花木繁

茂的私人花园的另一端，能看见许多亮着灯火的窗子。一个穿着一件深红色长袍、蓄着两撇浓密而下垂的黑口髭的人，在帕格走进来的时候朝他鞠了一躬，领着他绕过喷泉，穿过树丛。在那幢宅子的门厅里，帕格浮光掠影地看到了精工镶嵌的木头墙壁、高高的砖砌的天花板以及精致的挂毯和家具。帕米拉穿着制服站在那儿。“嘿。快来见见大臣。邓肯又迟到啦，他在军官俱乐部。”

那个蓄着口髭的人帮帕格脱下了海军大衣。帕格找不出话来表达心头的高兴，只是说：“这有点儿出乎意料。”

“哦，我看到了你留的便条，要是不这样的话，我拿不准是不是见得到你，我们后天就飞回新德里了。对于邀请你这件事，大臣可真好。当然，我跟他稍微讲了讲你的事。”她伸手摸摸他的脸，显得有点儿担忧。他瞥见一只大钻戒在她手上闪闪发光。“帕格，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挺好。”

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厅里迎接帕格的人，虽然穿了一身剪裁讲究的深色英国服装，讲着一口清晰悦耳的英语，却是一位伊朗总理。他长着一个很神气的大鼻子，精明闪烁的褐色眼睛，浓密的花白头发，有着王侯般的举止，纯朴大方。他们在一个铺了坐垫的角落里坐下，帕格和帕米拉喝着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大臣几乎马上就谈起正经事来了。他说，《租借法案》对伊朗来说有很坏的一面。美国人的报偿正在造成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越来越短缺，商品都到了囤积者的仓库里。俄国人把事情搞得更糟。他们占用了许多良田，把收成全拿走了。德黑兰不久就会发生抢粮暴动。伊朗国王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美国的慷慨大方上了。

“啊，可是美国人已经差不多养活着全世界的人了，”帕米拉插嘴说，“中国、印度、俄国，甚至还有可怜的老英国。”她说这几句简单的话的声音叫帕格心醉神驰。她的在场使时间也起了变化，每一瞬间都是一场欢乐，一次陶醉。这就是他再见到她后的反应，也许是狂热的，却

是真实的。

“甚至还有可怜的老英国。”大臣点点头表示赞同。他那微微一笑、把头一昂的姿势，含讥带讽，表明了他对英帝国的日趋没落十分了解，“是啊，美国现在是人类的希望。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你们生性慷慨，亨利上校，不过可得学会不要过于轻信旁人啊。树林里确实是有豺狼的。”

“还有大熊。”帕格说。

“对，正是这样。”阿拉像一位东方总理那样拘谨、欢欣地笑了，“还有大熊。”

勃纳-沃克勋爵到了。他们一块儿进去吃饭。帕格起先还怕会吃上一顿油腻的饭菜，可是菜很清淡，虽然其他的一切都十分气派——拱顶的餐厅，擦得像镜面一样闪亮的黑色长桌，手工描绘的瓷器，以及看上去像是铂或白色金的盘子。他们吃了一道清汤，一盘童子鸡，以及果子汁冰糕。帕格靠酒力支撑着，勉强吃了下去。

起初，主要是勃纳-沃克以一种秋天般阴郁的语调在讲话。会议开头开得很不好。这怪不了谁，世界面临着一个“历史的间断”。那些知道该怎么办的人缺乏这样办的力量，那些掌握这种力量的人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帕格从勃纳-沃克的阴郁语调里，听到了叫欧内斯特·金乐不可支的斯大林使丘吉尔受挫的那件事。

大臣接过话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古今多少帝国的盛衰兴亡，他说征服者由于东征西讨变得软弱下去，同时为了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得不依赖他们的子民，这样或早或晚便在一个粗暴、坚强的新民族战士手下完全覆灭，这是个不可避免的进程。从波斯波利斯[1]到德黑兰会议，一直是这样周而复始。它将永远循环下去。

这番谈话中，帕格和帕米拉一直默不作声地面对面坐着。每次他们目光相遇，他总感到一阵激动。他觉得她和自己一样，也在拼命地控制

住眼睛和脸部表情，而这样极力遮掩自己的感情，反而使感情更加强烈。他暗下想着，生活中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他对帕米拉·塔茨伯利的感情呢？她手指上戴着勃纳-沃克的大钻戒，就像她从前戴过台德·伽拉德那个较小的钻戒一样。她没嫁给那个飞行员。现在，在莫斯科那次痛苦的别离过去了四个月之后，她也还没嫁给勃纳-沃克。她是不是像他一样还陷在情网里不能自拔呢？这种爱情不断战胜时间和地理，战胜使人心力交瘁的死亡，战胜长年累月的分离。在一艘远洋轮上的一次邂逅，竟然一步步导致在波斯的这次意外的重逢，导致这种深深的、动人心弦的目光。现在，怎么办呢？难道这就是结局吗？

帕格对邓肯·勃纳-沃克并不是很熟悉。这个人谈论起印度教来那种兴奋热烈的劲头儿很使他吃惊。这位空军少将激动得满脸通红，两眼柔和，微微有点儿湿润。他讲了半天《薄伽梵歌》[(2)]，讲到果子汁冰糕都融化了。他说在印度服役，使他开了眼界。印度是古老的，充满智慧的，印度教的世界观跟基督教和西方的观念迥然不同，而且比它们来得聪明。《薄伽梵歌》里就包含着他所接触到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哲学。

他说，这首长诗中的主角是个武士，他对于战争中毫无理性的杀戮深恶痛绝，在一次大战役之前想扔下他的武器。天神黑天劝他说，作为武士，他的职责就是战斗，不管战斗的原因多么愚蠢，杀戮多么令人厌恶，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杀升入天国，要么取胜享受脚下的王国。勃纳-沃克说，他们之间漫长的对话，是比《圣经》还要伟大的诗歌。它教导，物质世界不是真实的，人类的心灵无法理解上帝的业绩，死和生本是孪生的幻象。人只能正视他的命运，根据他的本性和他在生活中的地位行事。

帕米拉脸上微微抽搐了一下，这使帕格心里明白，这一切对她来说毫无意思，勃纳-沃克又在老调重弹了。

“我知道《薄伽梵歌》，”大臣平静地说，“我们波斯有几位诗人也按照这种想法写了不少诗。太宿命论啦。人不能掌握他自己行为的一切

后果，这一点儿不错。可是人还是必须对这些后果进行思考，做出选择。至于说世界不是真实的，我总要谦恭地问上这么一句：‘和什么相比呢？’”

“可能是和上帝相比。”邓肯·勃纳-沃克说。

“啊，可是根据释义，上帝是无可比拟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回答。不过我们眼下正陷在一个非常古老的困境里。告诉我，这次会议的结果对伊朗会有什么好处吗？说到底，我们是你们的东道主呀。”

“什么好处也不会有。斯大林操纵着会议的议程。总统一味顺着他，我想可能是为了显示他的良好的愿望。丘吉尔虽然很了不起，可是他单枪匹马对付不了两个这样的巨人。情况很是不妙，然而又毫无办法。”

“也许，罗斯福总统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机灵点儿。”大臣一面说，一面把那双锐利的褐色老眼转过来望着维克多·亨利。

帕格这时的感觉，就和在柏林任职时送出那份关于德国是否做好战斗准备的报告之前的感觉一样。那是一次十分冒昧的举动，他就是那样才见到罗斯福的。也许，就是那么一来，才把他在海军里的前程给毁掉了。可是帕米拉正坐在他的对面，他也就是这样才遇见她的。也许，《薄伽梵歌》是有点儿道理的，命运的运转，人需要根据自己的本性行事等等也是有点儿道理的。他在关键时刻是一个孤注一掷的人。他一向是这样。这一次他又这样做了。

“要是美国加入你们和英俄两国签订的那个条约，”他说，“那么这次会议算不算是取得了一个好结果呢？要是三国都同意在战后撤军，那是不是比较好呢？”

大臣那双多少被头巾遮挡住的眼睛兀地一亮，说“那是大好事。可是这个主张在莫斯科的外长会议上已经被拒绝了。我们并不在场，但是我们知道。”

“你们政府为什么不出面要求总统去向斯大林提出来呢？”

勃纳-沃克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帕格。大臣瞥了勃纳-沃克一眼，说：“容我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视察这儿的各项租借物资设施，是不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来的？”

“是的。”

大臣点点头，用眯缝得快要闭上的眼睛打量着他。“关于缔结一个新条约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你们总统的见解呢？”

“知道。总统不会率先提出缔结一个新条约，因为这样做叫俄国人看起来好像成了一次帝国主义干涉。可是如果伊朗要求重新做出保证，他也许会做出反应的。”

大臣接下去所说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快速：“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主张已经试探过啦。不久之前对你们公使馆做的一次暗示，并没得到积极的反应，没人去极力敦促。在这样一件微妙的事情上，要推动一个大国，可是一桩非常重大的事。”

“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会议两三天就要结束了。对伊朗来说，什么时候才能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呢？要是总统什么事都顺着斯大林，像勃纳-沃克勋爵所说的那样，那么斯大林也许乐意报答他一下。”

“咱们喝咖啡好吗？”大臣微笑着站起身，把他们请进一个面向花园、用玻璃围起来的阳台。他在这儿离开了他们，去了大约一刻钟。他们懒洋洋地靠在铺有垫子的长靠椅上，仆人给他们送来了咖啡、白兰地和糖果。

“你的话很有道理，”他们坐定下来后，勃纳-沃克对帕格评论说，“这次会议组织得乱七八糟，伊朗人凭着运气也许会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主意值得一试。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能让苏联人撤出波斯。”

他又谈到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他抱怨说，那儿总是一边摆筵席一边闹饥荒，军队不是挨饿，就是突然被塞满了补给品，要求他们创造奇迹。罗斯福总统一味想让中国继续作战。这简直荒唐透顶，蒋介石根本没在打日本人。租借援助物资有一半都被搜刮进了他的腰包，另一半全被用去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史迪威将军在开罗已经把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告诉了罗斯福，然而总统还是答应蒋发动一场战役，重新打开滇缅公路，虽然唯一可以就近打这样一仗的就是英国人和印度人。丘吉尔全盘反对这个计划。蒙巴顿很聪明，没上德黑兰来，而是把整个令人苦恼的缅甸纠纷推给了勃纳-沃克。跟美国参谋人员的谈判老是在兜圈子，他从心底里感到厌烦，指望一两天内就逃之夭夭。

“帕格，你的脸色很不好。”帕米拉坐直起身来，很突然地说。

再想否认是没有用的。波旁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和果子酒的缓和作用，以及看见帕米拉所感到的兴奋，这时候都在缓缓地消逝。房间在他的眼前晃荡，他觉得难受得要命。“一阵阵发作，帕姆。波斯的流行病。也许，我还是回基地去比较好。”

大臣正好在这时候回来了。他立刻吩咐预备汽车，叫司机把车子开到花园门口来。

“我陪你去上汽车。”帕米拉说。

勃纳-沃克通情达理地微笑了一下，很疲倦地站起身来和他握手。大臣陪着他们穿过了那个华丽的门厅。

“谢谢您的款待。”帕格说。

“您能光临我很高兴，”侯赛因·阿拉用锋利的目光朝帕格的脸上望了望，说，“非常高兴。”

在花园里，帕米拉在两盏灯之间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站住了脚。她抓住帕格汗津津的手，把他拉过来对着自己。

“最好不要，帕姆，”他咕哝，“这可能很容易传染。”

“真的吗？”她用两手抱住他的头，把他的嘴凑到了自己的嘴上。她轻轻地、甜蜜地吻了他三次，“好了。现在，咱们两个都得了这种病啦。”

“你为什么还没跟勃纳-沃克结婚？”

“我就要这么做了。你已经看见了我的钻戒，你目不转睛地盯着它。”

“但是你现在还没结婚。”

她的音调变得有些气恼。他们两人都在气喘吁吁地低声说话。“嗐，你瞧，我到新德里的时候，邓肯的那个迷糊的蠢货副官简直叫他快要发疯啦。他请我过去接手，我干得还不错。他似乎很高兴。本来那么做多少有点儿尴尬，勃纳-沃克勋爵夫人在外面的办公室里办公。可是这样一来就好了，我们俩经常在一起，一切都很好。到适当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不过可能要等我们回到英国之后，眼下还不急。”

“他是个挺不错的人。”帕格说。

“今天晚上他的情绪非常低落，所以才讲起《薄伽梵歌》来。他是个出色的行政官员，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飞行员，总的来说是个羔羊般的大好人。我爱他。”

“你在华盛顿瞧见过罗达几次，是吗？”

“是的，瞧见过三四次。”

“她是不是总跟一个姓彼得斯的陆军上校待在一块儿呢？哈里森·彼得斯？”

“怎么啦？没有。我可不知道。”她转过身朝前走去。

“你真的不知道吗？”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

她甩开他的手，一面慢慢朝前走，一面紧张不安地说："你不要这样问我。这个问题多没意思！你这么转弯抹角地探听，可真不好。"

"我不是探听，我是想知道。"

"知道什么？"她停住脚，转过脸朝着他，"你瞧，咱们在莫斯科的时候难道还没把咱们心上经常萦绕着的这种——事——不厌其烦地兜底弄清楚吗，亲爱的？你和罗达之间有一种随便什么也分割不开的感情。随便什么也分割不开。自从华伦死后一直就是这样。我现在明白了。这花了我一些时间，可现在我明白了。招惹起这件事真是个大错误。别这样做了。"

他们站在花园当中一个大喷泉旁边。那个穿深红色长袍的大汉正在花园门口的台阶旁等候着，望过去身影模糊。

"你为什么让大臣邀请我来吃饭？"

"你不知道才见鬼哩。我活着就不会改变，或许死了也不会改。不过我没发烧烧得胡言乱语，你可是这样，所以走吧，去找大夫瞧瞧。我明儿去找你。"

"帕米拉，我今年活了四天，就是在莫斯科的那四天。现在，说说看这个彼得斯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装假可装不像。"

"但是你怎么会想着要问这件事？你又收到什么匿名信了吗？"他没回答。她抓住他两只手，直直地望着他的眼睛，"好吧，听着。有一次在一个大舞会上——我不记得是为什么事开的了——我碰见了罗达。有一个穿陆军军服的花白头发、高个子的男人陪着她。很凑巧，也很正常，对不对？她做了介绍，好像是姓彼得斯。就是这么回事。其他什么也没有啦。女人去参加舞会总得有人陪着，帕格。你那么突然地问我，叫我吃了一惊，要不我马上就把这告诉你了。"

他犹疑了一会儿，又说："我看还不止这些吧。"

帕米拉朝他发作起来："帕格·亨利，我们的这些短暂的会面是很浪漫的。我承认，我跟你一样疯疯癫癫。我实在没法子。我掩饰不住，我也没去掩饰。邓肯全都知道。既然这件事毫无希望，既然我们都克制住了，为什么不干脆把它忘了呢？就算它是孤独、别离和这种撩人的目光所造成的妄想。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现在走吧！"她用一只冰凉的手摸了摸他的面颊。"你病得不轻。我明儿去找你。"

"好吧，既然这么着，我还是走的好。他们会以为你摔在喷水池里了。"他们穿过花园，她像个孩子一样捏着他的手。

"拜伦怎么样？"

"据我所知，他很好。"

"娜塔丽呢？"

"没消息。"

那个穿深红色长袍的人走上台阶，打开了花园门，月光在戴姆勒牌的车身上闪烁。他们走到台阶那儿又站定了。

"别跟他结婚。"帕格说。

她眼睛睁得很大，在月色中炯炯发光。"怎么啦，我当然要跟他结婚啰。"

"在我回到华盛顿弄清楚罗达是怎么回事之前，不要跟他结婚。"

"你又在说胡话啦。你还是回到她那儿去，尽量让她幸福吧。等这场倒霉的战争结束以后，也许我们还会见面的。我明天动身之前再去看你。"

她亲亲他的嘴，大步走回花园去了。

汽车呜呜叫着驶过那个安静、寒冷的城市，开进了被月光照得一片银白的沙漠。在阿米拉拜德基地的大门口，一个站岗的士兵走到车窗

外，敬了个礼。“是亨利上校吗？”

“是的。”

“康诺利将军请你去，上校。”那一口弗吉尼亚口音使帕格不禁动了怀乡的感情。

康诺利穿着方格子浴衣，戴着角质框子的眼镜，正在住宅底层的起坐间里一张办公桌上写字，他脚上穿了厚袜子，朝一个小小的火油炉伸着。“嘿，帕格。你人觉得怎样？”

“我倒想喝一口酒。”

“天啊，你在发抖啦！快挨着这个火炉坐下，半夜里冷得要命，是不是？不要去惊动金上将了，他已经上床睡啦。侯赛因·阿拉有什么事？”

“我有位英国朋友在他那儿做客。我们一块儿吃了顿饭。”

“就是这么回事吗？”

“就是这么回事。”帕格把威士忌一口喝下去，“顺便问问，将军，哈克·彼得斯写给你的信上说了我太太些什么？”

康诺利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正朝后靠去。他摘下眼镜，盯着帕格，说：“对不住，你说什么来着？”

“上星期你说彼得斯写给你的信中提到我们了。”

“我可一句没提到你的太太。”

“是呀，可是实际上他是她的朋友，不是我的。他们是在教堂或是什么别的地方碰到的。他讲了些什么？她现在好吗？我已经很久没收到她的信了。”将军脸红起来，露出很不安的神色。“哎，出了什么事？她病了吗？”

“一点儿也没有。”康诺利摇摇头，用一只手抹了抹额头，“这桩事

真尴尬。哈克·彼得斯是我年头最长的朋友，帕格。我们写起信来无话不谈。你太太似乎是个十全十美的妙人，他陪她去跳舞什么的，哈克跳舞跳得非常好，可是——咳，真见鬼，何必跟你转弯抹角呢？这就是他写到她的那一段，我逐字逐句念给你听，不过我可能压根儿不该跟你提起这封信的。”

康诺利在办公桌里乱翻了一阵，拿出一张小小的、黝黑的缩印邮件[(3)]，用一个放大镜照着念了起来。帕格裹着他的海军大衣，耸起肩膀，坐在气味很重的火油炉旁边细听，威士忌在肚子里像火一样燃烧，同时浑身又一阵阵冷得彻骨。这封信用充满感情的华丽辞藻描摹了一位完美的女人——美丽、大方、温柔、聪明、端庄，对丈夫绝对忠实，像个贞洁的处女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在舞会上、戏院里和音乐会上又是一位绝妙的伴侣。彼得斯提到华伦在中途岛的阵亡，她在潜艇上服役的儿子长期杳无音信，她丈夫待在俄国久久不归，称赞她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的勇气。这一大套话的要点就是，慨叹他经过多年轻浮的独身生活后竟然发现了唯一和他相配而又无法得到的女人，她是完全追求不到的，她偶尔让他陪着出去，单为了这个他就应当感激万分了。

康诺利扔下那封信和放大镜。“我认为这是一篇顶呱呱的赞美文字。要是有人这样写到我的太太，我可不会在乎。帕格，你女人一定挺不错。”

“她是挺不错。嗯，我很高兴他能陪着她消遣。她完全应该找点儿乐趣，她实在太烦闷了。我原以为海军上将还在等着我。”

“没有，他似乎也得了你这种病，躺下啦。总统今天吃晚餐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儿不舒服，只好撇下丘吉尔和斯大林，让他们两个去争吵不休。特工人员担心有人放毒，惊慌了一大场，不过我听说他这会儿睡得很安稳。就是这种流行病。新来的人乍到波斯往往不适应。”

“是这么回事。”

“帕格，要是你明天早上还不见好，就到医院去验一下血。”

“我上床睡觉之前还得写完一份报告。总统明天早上要。”

康诺利显得很感动，可是他的回答却是随随便便的：“不要急。随便你夜里几点钟写完，告诉基地的值班军官一声，会有人来取的。”

帕格走进军官宿舍，门口办公桌边上有个中士睡眼蒙眬地在看一本连环漫画。帕格问他：“这地方有打字机没有？”

“这张桌子里有一台折叠式打字机，长官。”

“我想用一用。”

中士乜斜着眼朝他看看。“这会儿用吗，长官？它的声音可吵得很。”

“我只用一会儿。”

他回到自己房间里，喝了点儿醇浓的波旁威士忌，带着他这次对《租借法案》实施情况调查的笔记回到了静悄悄的门厅里。他一喝了酒，症状就缓和了些，一时觉得身上很轻快。他啪哒啪哒打下来的那一页纸的报告，在他看来似乎还不错，但是到了早上也许会显得像是酒后的胡言乱语，这是他不得不担的一种风险。他把它封好，然后通知了值班军官。他回到没生火的小房间里，一下子倒在那张小床上，把几床毯子和他的海军大衣全部盖到了身上。

他醒过来的时候，被单全都汗湿了，他两眼发花，看不清手表，阳光灿烂的房间也在他眼前旋转，他想要站起身，只觉得疲软无力。这一来，他知道除了上医院外，别无办法了。

---

(1) 波斯古都，公元前330年被马其顿亚历山大焚毁。

(2) 《薄伽梵歌》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中的一章，约公元前二、三世纪成书，也是印度教的经典著作。

(3) 指将邮件缩印成胶片付邮，俟到达目的地后可再放大。

第七十五章

“使丘吉尔大遭挫折的”不是别的，就是把大英帝国从世界事务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在苏联大使馆内的一张桌子周围，通过几小时彬彬有礼的会谈，一切全办成了。

丘吉尔以前会见过斯大林，罗斯福却没有。随着斯大林和罗斯福的第一次会晤，战事的重心和世界前途的重心全转移了。温斯顿·丘吉尔是唯一感受到这次转移的全部毁灭性力量的人。最初在德黑兰就不乏迹象表明，他在作战领导方面同罗斯福的亲密关系正日见衰退：一则由于总统私下和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晤，二则由于总统接受了俄国人的殷勤款待。但是在全体会议上，这种改变才深深地影响到丘吉尔在历史中的作用。

丘吉尔虽然是一位伟人和一位精明的史学家，可是在德黑兰他只能打出手里的那几张牌，而那几张牌是相当软弱的。罗斯福也许很喜欢他，也许完全不信任斯大林。但是这种由来已久的重大牌戏中的发牌，已经被世界大战搅乱了。在这次重新发牌中，苏联掌握着人力与意志力这两张牌。英国人在德黑兰只好任人摆布。西欧在历史中三百年左右的领导地位业已结束。目前这个新时代阴沉沉地来临了。

在回顾这次战争时，最不好受的事情是，这次战争本可以不像实际那样进行到底的。然而战时铁一般的事实是，没人知道战事会怎样进行下去，而为了获得一个时间概念，我们必须尽力领会这一事实。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布尔什维克的后院去，这是做得很不错的。作战人员正在世界各地大量牺牲，坦克在燃烧，舰艇在沉没，飞机在坠毁，城市在倾覆，资源在消耗，可是结果还很难逆料，而且希特勒的敌对方也并没有任何出奇制胜的计划。经过两年的商谈，英美参谋人员仍然争吵不休：美国人坚持要在一九四四年对法国发动一次全面的猛攻，英国人则主张

在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采取风险较小的军事行动。苏联是否会单独媾和，或者是否会像中国那样，到了某一时刻就停止作战，罗斯福并没任何把握。至于斯大林有朝一日会向日本宣战，或者战后会参加一个各国的联盟，那全不过是希望而已。

德黑兰会议改变了这一切。在三天的时间里，在仅仅举行了几小时的三次讨论战略的圆桌会议上，总统以圆熟的手腕——以及，从记录中看来，像是故作笨拙的姿态——促使约瑟夫·斯大林断然否决了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蚕食欧洲外围地区的计划，并使决议最终转而支持越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的那个宏伟的“霸王”作战计划。斯大林答应从东方同时发动一次全面的猛攻，而且一旦德国被击败，就对日本发动攻击。他还保证俄国将参加战后组成的一个联合国组织。三大国之间长时期的猜忌回避终于结束了，它们在德黑兰结成了一个坚强牢固的联盟，有了一项消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明确计划。这个联盟在战后变化不定的激流中不会持久，但是它会赢得这场战争。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德黑兰去，就是为了打赢这场战争。

这项计划粗暴地粉碎了丘吉尔的夙愿。在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几乎像谈家常那样问斯大林，他是赞成对法国发动大规模攻击呢，还是赞成一项在地中海采取行动的计划。等难以应付的俄国人表示赞同“霸王”攻势以后，丘吉尔发觉自己以一票对二票输了，而且自己的一票是三票中最软弱无力的。这就“使他遭到了挫折”，使他无法通过打这场战争来将古老的大英帝国这一长时期的、顽强的斗争进行到底了。

第二天，他在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展开反击，为他的地中海提议做了长久的、极其激动的辩护。后来，斯大林冷冷地止住他，问他：“英国人是当真相信‘霸王’行动呢，还是只不过这么说说，好叫俄国人安心？”当时的局面非常僵，因此罗斯福说，他们最好准备进餐。在那顿晚餐上，斯大林一直狠狠地嘲弄丘吉尔，说他对德国人软弱。英国首相终于气冲冲地大步走出了那间房。那位俄国人连忙跟了出去，轻松友好

地又把他拉了回来。

第三天清早，霍普金斯谒见了丘吉尔。也许，他从罗斯福那儿带去了那句执拗的、陈旧的战斗口号：是认输的时候了。这一点我们可不知道。不论怎么说，在那以后不久举行的参谋长联合会议上，英国人突然一下做出了让步，认为参谋人员最好为“霸王”行动拟定日期，否则就干脆回国。这样，两年的争论就此结束。美国人并没显得兴高采烈或得意扬扬。一份关于“霸王”行动的长仅一页的协议，匆匆地呈送给了丘吉尔和罗斯福。午餐的时候，丘吉尔精神抖擞地提议，请罗斯福把那份协议读给斯大林听听。罗斯福照办了。斯大林狞恶而高兴地回答说，红军将从东方发动一次全面的配合性进攻，来表示俄国的感谢。

当天晚上，丘吉尔的生日宴会在英国公使馆内举行。丘吉尔坐在主人席上，右边是罗斯福，左边是约瑟夫·斯大林，军事领袖和外交部部长们则分别坐在那张灯光灿烂的餐桌两旁。四下里只听见欢笑祝酒的声音，洋溢着乐观友好的气氛。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转变，这种感觉十分强烈。大家一巡又一巡地祝酒。发表最后一次祝酒词本来是丘吉尔的特权，可是使出席宴会的人感到惊讶的是，斯大林要求取得这份特权。下面就是他的祝酒词：

> 我想告诉各位，根据俄国的观点，美国总统和美国为打赢这场战争做出了些什么贡献。在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武器。美国已经证明，它每月能生产八千到一万架飞机。俄国每月至多只能生产三千架飞机。英国生产三千到三千五百架飞机，主要是重轰炸机。
>
> 因此，美国是武器之国。没有通过《租借法案》给予我们的这些武器，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这超出了斯大林生前就美国对战争所做的贡献向自己人民公开发表过的任何一次谈话。鉴于当天的情况，大家可能预料他要恭维一下丘吉

尔和英国人；相反，这个老魔王偏偏称赞了一通美国和《租借法案》。他始终没容丘吉尔忘却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视。也许，这是他对那位年老的保守党人斜刺出去的最后一刀。

虽然还有一天政治谈判，剩下波兰这个棘手问题成为最主要的、未获解决的争端，但德黑兰会议已告结束。三个领导人全可以扬扬自得地返回本国去了。斯大林获得了对法国全面进攻的保证，这是自从德国进犯他的国家那天起他一直在要求的。丘吉尔虽然遭受挫折，却能带给已经吃了败仗的英国人民打赢这场战争的信心。再说，就算他的各项地中海地区军事行动计划跟“霸王”行动计划一比，列入了次要的地位，他还是可以继续为那些计划斗争，并且把某些计划付诸实施。

罗斯福获得了首要的利益。他终于组成了一个牢固的反德联盟，通过了他主张采纳的全部盟国战略，排除了单独媾和的可能，获得了斯大林进攻日本的保证，以及他承担下的参加联合国的诺言：一系列各式各样的目标。根据回忆录中的说法，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德黑兰的一举一动，就仿佛那是他最美好的时刻。也许，确实是如此。

然而，人类的智力对未来终究窥察不了多远，在战火的硝烟中更看不到多远。结果，美国在太平洋并不需要俄国的帮助，甚至，还因为俄国的帮助而弄得左右为难。不过这时候，原子弹还是一个进展缓慢、捉摸不准的计划，攻占一个小环礁塔拉瓦都是一场流血很多的战斗。据估计，对日战争在德国垮掉以后还将进行一年或一年多，最终是对东京平原发动一次攻击，可能会死伤一百万人。斯大林的保证似乎是天赐之福。至于联合国最后的凄凉没落，谁能够预见到这一点呢？除了尽力而为以外，又有什么办法？

对那些正处于欧洲可怕黑夜中依然活着的犹太人而言，德黑兰会议也代表着一线曙光，不过对他们而言，是一线阴沉沉的曙光。“霸王”攻势在五六月温暖的天气到来前，不可能越过疾风骤雨的英吉利海峡全面展开。罗斯福在透露这个坏消息时，对斯大林诙谐地说，海峡是“一片

讨厌的水”。丘吉尔插话说，英国人民很有理由因为这片水如此讨厌而感到高兴。无数犹太人的生命就取决于这句玩笑的插话。到德黑兰会议举行的时候，那个“领土解决办法”正在大规模地付诸实施，欧洲的犹太人大多数都死了，或者正在走向死亡。然而迅速打垮纳粹德国，也许还可以拯救出许许多多的人来。

在德黑兰会议上，没人谈到犹太人，不过抢救一些幸存的犹太人，的确列入了这次会议讨论的重大项目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确信，希特勒主义不会再使世界黑暗多久。但是眼前，德国的屠杀机器正在快速地运转。

除了陈旧的文字和陈旧的照片以外，德黑兰会议所遗留下的就是现代世界的外形。倘使你想看看德黑兰会议的纪念碑，那么就请放眼环顾一下。举行会议的那座富有奇趣的波斯城市，已经被一座喧嚣的大都会所吞没。战时的领导人高视阔步，消磨了时光以后，全部已经去世了。但他们的决定仍旧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其余的事就归讲故事的人去说了。

一个身体肥胖、脸色苍白的陆军大夫在两排床铺之间走动，正好看到穿着医院卡其长外衣、坐起身来的帕格·亨利。“你怎么样？”大夫厌烦地说。他自己是新来的人，也染上了波斯的一种病。

“饿啦。我可以要早餐吗？”

“你想吃什么？”

“火腿蛋，配点儿切碎了煎得发黄的土豆。也许，我该走过去，到军官食堂去。”

大夫没精打采地咧开嘴笑笑，诊了一下他的脉，然后递给他一封信。“来点儿蛋饼配脱水土豆和碎火腿，成吗？”

“听起来挺不错。”帕格急切地撕开信封，信封上是帕米拉那男人般

的竖体字迹，日期就是前一天。

亲爱的：

我简直要发疯了。他们不让我进来看你！

他们对我说你还病得很厉害，不能走到外边接待室来，而女人又不能走进病房。真是活见鬼！他们说你并没患阿米巴病、疟疾或是本地的其他可怕的疾病，这一点倒还叫人宽慰，不过我回新德里的一路，都将为你担忧。你离开以前，务必到英国公使馆找一下欣格尔伍德中尉（一个很和善的绿眼睛姑娘），告诉她你全好了。她会转告我的。

邓肯对这次会议的进展情况十分气恼。他说这是大英帝国的崩溃。目前，我听到不少有关《薄伽梵歌》的话。

现在听着，听我很快地、无疑也很笨拙地讲一讲，就是这几句话。前一天在花园里，我表现得活像一个白痴。也许在你向我问出关于罗达的那些话时，我没有任何举止是“恰当的”。我完全凭直觉做出了反应，像一条受惊的章鱼那样喷出一阵墨雾。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是女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不乐意中伤一个情敌，还是随便什么别的缘故。现在，我仔细想过了，情况十分严重，可不能顾到那些了，好几个人的幸福可能都受到威胁。你好歹显然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也许比我知道的要多。

我并不知道罗达做过什么错事。我确实遇见过她跟一位哈里森·彼得斯上校在一起，不只是遇见过一次，而是遇见过好几次。他们的关系可能是正当的。事实上，从她的举止来看，我可以说是正当的。不过大概也不是泛泛之交。你最好不论如何都回到华盛顿去，跟她把事情说清。

同时，亲爱的，我也不能待在一旁，屏住呼吸等候消息。我跟

邓肯相处得很不错。在我们彼此见面，甚至再通信之前，他和我大概就要结婚了。我承认，我们之间的这种脆弱但持久的关系是我无法理解的，它就像神话中讲到的巨人也割不断的一根线。不过我们对它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好欣然地想，我们领略了一种如此痛苦而又微妙的魅力。

等你多少安定下来以后，务必要写信给我。我衷心请求你想象罗达是没有过失的。她是一位出色的女人，给你养了几个非常漂亮的儿子，自己又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日子。我将永远爱你，永远乐意收到你的来信，永远希望你好。今年，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五天，是不是呢？有那么多人一生中从来就没共同生活过一天。

我爱你。

帕米拉

帕格正在把早餐吃下，想着碎火腿是一种看起来很油腻其实很好吃的佳肴——特别是跟另一种被轻视的好菜，蛋饼，配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大夫走过来朝病房里望望，说有位客人来看他。帕格用虚弱乏力的腿尽快走出房，医院的睡衣不住地摆动。在空空无人的外房一张粗劣的长靠椅上，坐着哈里·霍普金斯。他举起一只疲乏的手，说："嘿，我们在半小时内就要飞往开罗去了。总统叫我来瞧瞧你怎么样。"

"他这样真是太周到啦。我好点儿了。"

"帕格，你的租借物资备忘录写得好极啦。总统要我告诉你这一点。他并没用上，可我用上啦。在一次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向我抱怨起租借物资问题。我用你所举的事实还击了他，不但使他闭上了嘴，他还向我道歉说，运输阻塞现象很快就会消除。等我告诉总统的时候，他笑得像什么似的，说这成了他的全盛时代。嗯，你还没跟帕特·赫尔利谈过吧？"

“没有，霍普金斯先生，我和当前的形势基本脱了节。”

“嗯，达成一项撤军新协定的意见已经实现了。伊朗人要求三个占领国发表一项有关意图的宣言。这正是总统所需要的。他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赫尔利于是各处奔走，把这意见起草成文件，请有关各方签了字。它叫作《伊朗宣言》。伊朗国王在午夜签署了。”

“霍普金斯先生，登陆艇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一下子变得很重要、很紧迫。”霍普金斯用诧异的目光锐利地瞥了他一眼，“明年，将最优先考虑这个问题。你问这干什么？”

“这是我接下去愿意办的事情。”

“愿意办这件事，不愿去指挥一艘战列舰？”那张瘦长患病的脸上露出了十分怀疑的神色，“你，帕格，是这意思吗？你已经获得提名，要当一名舰长了，这我知道。”

“嗯，为了狭隘的个人理由，霍普金斯先生，我是这意思。我想跟我女人一同待上一阵子。”

霍普金斯伸出一只瘦削的手，说：“搭乘最快的运输工具先回国来。”

一九四六年四月，联合国受理的第一个紧张情况，就是伊朗提出的一项控诉，指责苏联没像美国和英国所做的那样，并未遵照《伊朗宣言》撤走其驻军，而且还图谋在北部成立一个傀儡的共产主义共和国。哈里·杜鲁门总统强力支持伊朗。俄国人咆哮了一阵子后，终于撤走了部队。傀儡共和国垮台了，伊朗收复了它的领土。在这场危机中，维克多·亨利感到纳闷儿，不知道在波斯的一张餐桌上所说的几句话，会不会就是自己对战争的主要贡献。这一点他也绝对无法知道。

第七十六章

大约有二十名衣衫破旧的男人，其中也有埃伦·杰斯特罗，佩戴着黄星标志，坐在马格德堡营房里一张长桌子四周，等候跟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新司令官第一次会面。这个新上任的司令官在二月阴沉的天气和半融化的雪中乘车兜了几天，彻底视察了犹太区以后，召集了这次长老市政委员会会议。坐在桌旁主要座位上的三名执行委员——爱泼斯坦和他的两名副手——并没多说话，不过脸色全很严肃。

新上任的人，党卫军中队长卡尔·拉姆，在这儿并不是默默无闻的，他在附近的布拉格犹太人事务总局里主管了多年的犹太人产业登记处。登记处是德国政府掠夺犹太人的官方机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首都都设有这样的机构，全是按照艾希曼最初在维也纳成立的那个机关的格局组织起来的，由拉姆这样的人员负责管理。根据传闻，拉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纳粹党员，是奥地利人，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大肆发作。不过据说，他的态度不像布格尔那样粗暴和冷酷。

这些长老，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这个傀儡管理机构的成员，对于司令官的更迭很担心。布格尔是他们已经习惯了的一个恶魔。在他的统治下，犹太区的人在一种可怜而稳定的体制下生活，有好多个星期都没遣送了。这个摸不透的恶魔会带来什么呢？这是桌子四周那些人脸上明摆着的问题。

拉姆少校由营地督察海因德尔陪着走进房。长老们全体起立。

杰斯特罗心想，拉姆这个相貌平庸的家伙，全靠这身有银肩章和银纽扣的黑色军礼服，才有了一点儿气派。从前，人们看见成千上万这种三十岁左右下巴丰满、金发碧眼的人，腆着肚子、拖着屁股在慕尼黑或维也纳的大街上溜达。不过海因德尔队长的样子跟他本人一样凶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歹徒。这个吸烟成癖的奥地利督察是一个大伙儿惧怕、

厌恶的人。他会蹦进营房窗子去逮捕吸烟的犹太人，用望远镜察看在野外劳动的队伍，突然一下闯进医院、餐室，甚至公共厕所。单单因为藏有一支香烟，他就会把一个受害者打个半死，或是把他或她送进小堡垒严刑拷打。虽然如此，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人还是贪婪地吸着香烟。香烟作为通货，价值仅次于黄金和珠宝，不过大伙儿都对海因德尔保持非常高的警惕。这天，海因德尔脸色平和，灰绿色的军服也不像平时那样邋遢。

拉姆少校叫长老们坐下。他站在桌首对他们训话，两脚分开，黑手杖捏在身后的手里。开场白是令人诧异的。他打算使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名副其实的犹太乐园。长老们熟悉这个城市，他们熟悉各自的部门，该由他们来向他提供意见。眼下的情况是丢脸的，特莱西恩施塔特正在衰落下去。这是他所不能容许的。他正在发动一场盛大的“美化运动”。

这句艾希曼也用过的滥调，使杰斯特罗心头一动。拉姆的通篇讲话发出了艾希曼两个月以前所说的话的回声。在布格尔的统治下，也谈到过“美化”，可是这个见解如此荒谬，布格尔本人也似乎不感兴趣，以至于长老们认为这不过是德国人再一次捏造出来的装门面的话。三人执行委员会只随意地发布了命令，吩咐打扫街道，油漆一下某些小屋和营房。

拉姆所讲的却是一种不同的意思。“盛大的美化运动”将是他主要关心的问题。他已经发布了重要命令。古老的索科尔会堂将立即改建成一个居民中心，有工作室、演讲厅和一个具有完善设备的舞台的歌剧院和剧场。特莱西恩施塔特其他所有的讲堂和会场全将整修一新，餐室将予以扩大，并重新加以装修。还将组织更多的管弦乐队。歌剧、芭蕾舞、音乐会和戏剧，全将排定日期，分别上演。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娱乐和美术展览。服装、布景、绘画等材料全将予以提供。医院将是干净整洁的。还将兴建一个儿童游乐场，并为老年人布置一座幽美的公园，供他们消磨空闲的时间。

杰斯特罗听着这篇使人惊异的高谈阔论，心里暗暗纳闷儿，不知这一番话会不会是当真的。这时候，整个事情的欺骗性变得很清楚了。实际上，拉姆并没提到使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地狱而不是天堂的任何一件事：不足温饱的饮食，骇人听闻的拥挤，缺乏寒衣、取暖设备、公共厕所、精神病治疗中心及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顾中心等等。这一切造成了那种可怕的死亡率。关于这些情况，他一句也没提。他只是打算给一具死尸涂脂抹粉。

杰斯特罗早就疑心，艾希曼是要他当一个傀儡长老，甚至把他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就是预料到梵蒂冈和中立国家的红十字会会派人来察看。像这样的事准是快要发生了。即使如此，拉姆的手法也似乎是笨拙的。不论他怎样煞费力气地整修房屋和场地，他又怎么遮掩起污秽不堪的环境、过度的拥挤、苍白有病的面色、营养不良的现象和死亡率呢？多给一点儿粮食，稍许注意一下卫生，就会迅速地、轻而易举地在犹太区制造出一线可以欺骗任何人的幸福光彩。然而对待犹太人稍许宽大一点儿的概念，就算是为了制造出一种短暂而有用的假象，似乎也是德国人办不到的。

拉姆结束了他的话，叫大家提意见。桌子四周苍白的脸上眼珠转动着，谁也没说话。这些所谓长老——事实上，是不同年龄的各部门首长——是一群混杂的人：有的正派，有的腐败，有的心胸狭隘、只顾自己，有的宽厚仁慈。不过所有的人全紧抱着自己的职位。私人的住房，豁免流放，以及有机会施恩和受惠，这一切使他们顾不上当党卫军的工具所带来的神经紧张和内疚心情。这时候，谁也不愿冒风险首先开口，那片寂静变得很不好受。外面，只看见一片阴沉的天空，里面是一片阴沉的寂静，还有就是特莱西恩施塔特经常散发出的那种肮脏人体的气息。远处，人们可以隐隐约约听到《蓝色的多瑙河》，市里的管弦乐队正在远处大广场上围墙后面开始上午的演奏。

杰斯特罗的部门并不处理拉姆忽略了的那些重大事务。他决不会做

什么可能损害到娜塔丽和她孩子的事情，但是就他自己来说，自从跟艾希曼的那次会面以后，他莫名其妙地毫不畏惧。他身上的美国脾气依然使他觉得，自己被卷在里面的这场欧洲噩梦令人作呕、滑稽可笑，而他周围的这种恐惧气氛则是凄惨可怜的。对于身穿行头般黑军服的这个肥头肥脑、汪汪狂吠的庸才，他所感到的主要是被谨慎小心冲淡了的轻蔑。

这时候，他举起手。拉姆点了点头。于是他站起身，敬了个礼，说："司令官阁下，我是卑鄙的犹太人杰斯特罗——"

拉姆用一根粗手指点着他，打断了他的话。"嗐！这种话从今往后绝不要再说了。"海因德尔正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吸雪茄，他转过脸去对着海因德尔，"新规定！不要再像白痴那样敬礼和摘帽。不要再说什么'卑鄙的犹太人'。特莱西恩施塔特不是一座集中营，它是一个舒适、快乐的住宅区。"

海因德尔那张狰狞的脸惊讶地蹙了起来。"是，司令官阁下。"

所有长老的脸上也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先前，一个人当着德国人不脱帽敬礼，在犹太区内就是一项大罪，可以立即遭到棒打的惩罚。大声自称是"卑鄙的犹太人"，也是强制性的。这种反射作用需要不少时间才能消除。

"请允许我提一下，"杰斯特罗说下去，"在我的部门里，音乐组非常需要纸张。"

"纸张？"拉姆皱起眉，"什么样的纸张？"

"随便什么样的，司令官。"杰斯特罗说的是实情。糊墙纸的碎片，甚至是亚麻纤维制成的薄纸，全都用来记录乐谱了。这是一个没有害处的小项目，值得试一试。"乐师们可以自己画线。不过有画好线的五线谱纸张当然更好。"

"画好线的五线谱纸张。"拉姆跟着说了一遍，仿佛这是外国话似

的，“要多少？”

杰斯特罗的副手，维也纳来的一个形容枯槁的管弦乐队指挥，从杰斯特罗身旁的座位上小声说了一句话。

“司令，”杰斯特罗说，“为了您筹划的这种盛大的文化发展，开头先要五百张。”

“你照着办一下！”拉姆对海因德尔说。“谢谢你，先生。各位，我需要的正是这种意见，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吗？”

这时候，其他的长老一个接一个怯生生地站起来，提出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要求，拉姆全部热情地接纳了。室内的气氛有所改善。正在这时，外面的天色亮了起来，阳光射进了这间屋子。杰斯特罗又站起身。音乐组可不可以申请更多的质量更好的乐器呢？拉姆笑了。当然可以！布拉格的产业登记总处有两个大仓库里堆满了乐器：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吉他、钢琴，应有尽有！这件事压根儿没问题，只要交上一张单子就成。

没有一个长老提到粮食、医药和居住面积。杰斯特罗觉得自己倒敢提起这些事，可是有什么好处呢？他会把这个乐融融的时刻破坏，给自己带来麻烦，结果一事无成。他的部门没必要这么做。

等拉姆和海因德尔离去时，爱泼斯坦站起来，脸上那种一成不变的谄媚微笑消失了。还有一件事，他宣布。新司令官发现，这个城市的过度拥挤非常有碍观瞻和卫生工作，因此有五千名犹太人必须立即遣送走。

在一个拥有五万居民的普通城市里，如果一场龙卷风的袭击消灭了五千人，人们或许多少会有犹太人遇到一次遣送时的那种心情。

你根本无法习惯这种间歇性的灾难。每一次遣送后，犹太区的结构就遭到彻底破坏。乐观的情绪和信心黯淡下去，死亡的感觉又上升起

来。虽然谁也不知道“东方”实际上是什么意思，但它是一种恐怖的名称。不幸的人们惊恐万状地四下奔走，向亲友辞行，把他们无法收进一只手提皮箱的那一点点物件分送掉。中央秘书处受到疯狂的申请人的包围，他们想方设法、无孔不入地去取得豁免。然而数字这座钢铁舞台注定了这出悲剧：五千名。五千名犹太人必须搭上火车。要是有一个人获得豁免，就必须有另一个人去替代。要是有五十个人被放过了，另外五十个自认为安全的人就必然像触电那样收到灰色的征召通知。

主管遣送组的犹太人是一伙儿伤心苦恼的人。他们既是自己同胞的管理员和救星，又是他们的刽子手。犹太区里有一个笑话，说，到头来特莱西恩施塔特会只剩下司令官和遣送组。人人都对他们赔笑脸，可是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人家的咒骂和鄙视。他们手握自己从来没想要的生杀大权。他们是特别司令部的职员，用钢笔和橡皮图章就处置了犹太人的生命。

应该责怪他们吗？许多不顾死活的犹太人随时随地准备夺取他们的职位。遣送组的这些官僚中，有些人属于共产党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地下组织，把每个夜晚都白白地浪费在策划起义上。有些人除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外，根本就没想过什么别的。有少数英勇的人想法制止最残酷的虐待。有些卑鄙恶劣的人徇私纳贿，公报私怨。

人性遭到了德国人残酷行径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人能说自己适合待在哪儿呢？当时不在场的人又有谁能判断长老、中央秘书处和遣送组人员的是非曲直呢？“上帝宽恕受到胁迫的人。”古代的犹太人从几千年的苦难中得出了这么一句谚语。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央秘书处仿效着德国人的周密细致作风，把灰色的征召通知发到了各处。他们用六七种不同的编目制度，对其他犹太人编了一套又一套相互交叉的索引。不论何处只要有个人体可以躺下过夜的地方，那块空地就被编入了目录，还写下据有那块地方的那个人的姓名。每天全市都点一次名。死亡的和遣送走的人，全从卡片上很熟

练地用笔画掉。新来的人一到达，边受到掠夺，边被编制成索引。一个人只有通过死亡或是“上东方去”，才可以从目录卡片上被画去。

在党卫军的管制下，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实权不是握在爱泼斯坦、三人执行委员会或是长老市政委员会的手里，而是握在中央秘书处的手里。然而秘书处并不是一个你可以找他谈话的人，它是由一些朋友、邻居、亲戚或者只不过是其他犹太人组成的。它是一个办事处，遵照着官场手续执行德国人的命令。秘书处的接待组，坐在办公桌后边的一排愁眉不展的犹太面孔，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嘲笑对象，不过它却提供了许多工作。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大大超出了实际需要，因为它是一个藏身之地。然而这一次，灰色的征召通知甚至发到了秘书处人员的手里。这个怪物开始咬啮自己的内脏了。

最莫名其妙的是，每次遣送总有少数人志愿申请离开。他们的配偶、父母或是儿女在上一次遣送中已经走了，他们感到很孤独，而且特莱西恩施塔特并不是一个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想要待下去的安乐乡。因此他们愿意冒险试试那个不可知的去处，希望在“东方”找到他们的亲人。有些人收到过信件和明信片，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寻找的人至少还活着。甚至在云母工厂里，特莱西恩施塔特最可靠的藏身之地，有几个女工也志愿申请上“东方”去。这是德国人向来宽厚仁慈、予以批准的一项要求。

下班以后，娜塔丽在幼儿园外面遇见乌达姆时，他把接到的灰色征召通知拿给她看，使她惊得目瞪口呆。他已经到秘书处去过了。他认识爱泼斯坦的两个副手，遣送组的组长是布拉格来的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老伙伴，银行经理也进行了干预，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也许，党卫军对他的表演已经感到厌倦。无论如何，一切全完了。今天晚上，他们最后演出一次。第二天清早六点钟，他就得接出他的女儿，上车站去。

她最初的反应是，吓得心都凉了。她一直在演出，白天会不会有一张灰色通知也递到她的房间里去呢？乌达姆看到她脸上的神色，连忙告诉她，他已经问过，并没有征召通知送来给她。她和杰斯特罗享有最高级别的豁免权，如果“往后有些同胞从东方和西方到来”时，没别人在这儿，他们也会在这儿。他有一些可以用在《寒霜—杜鹃国》中的应时的新笑话，他们不妨排演一下，把最后这场表演演得很精彩。

他抬腿朝里走去时，她一手放到了他的胳膊上，提议把演出取消。杰斯特罗演讲的听众不多，他们也没心情欢笑。或许，没一个人会来。埃伦的讲题《<伊利昂纪>中的英雄人物》学术性太浓厚了，一点儿也不鼓舞人心。埃伦要求演出木偶戏，因为他始终没看过，不过娜塔丽猜想，教授的虚荣心不容易打消，他是想吸引一群听众。这是自从他成为长老之后发表的第一篇演讲，他一定知道自己已经不得人心了。

乌达姆不肯取消演出。干吗不好好利用一下有趣的笑料呢？他们走进屋子，到孩子那儿去。路易斯在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刻，以往常那种狂喜的心情来迎接她。吃饭的时候，乌达姆很乐观地谈到“东方”。说到头，“东方”又能比特莱西恩施塔特糟多少呢？他妻子大约每月寄来一次的明信片，始终是简短但令人放心的。他把最近的一张明信片拿给娜塔丽看，日期仅仅是两星期以前。

亲爱的：

一切安好。玛尔塔身体如何，甚念。我很想念你们俩。这儿常常下雪。

爱你的希尔达

第二乙号营地，比克瑙

“比克瑙？”娜塔丽问，“这地方在哪儿？”

“在波兰，奥斯威辛郊外。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犹太人在四周的

一些德国大工厂里干活儿，领到了很多的粮食。”

乌达姆的音调跟他说的话很不相称。几年以前，娜塔丽跟拜伦上梅德捷斯去参加班瑞尔儿子婚礼的途中，曾经路过奥斯威辛。她仅仅记得它是一个单调沉闷的铁路镇市。犹太区里很少有人谈到“东方”、那儿的营地以及那儿所发生的事情。如同死亡，如同癌症，如同小堡垒中处决人那样，这些都是避而不谈的话题。虽然如此，“奥斯威辛”这个词还是散发出使人震颤的恐怖意味。娜塔丽并没多问乌达姆，她不想再听下去了。

他们在地下室里排演，路易斯跟他的小伙伴一块儿玩耍，过了今晚他就看不见这个玩伴了。除了涉及那个波斯女奴的片段外，乌达姆新编的笑话全是死气沉沉的。寒霜—杜鹃国的大臣买了这个女奴，是供国王取乐的。她走进宫去，是一个戴着面纱、晃晃悠悠的女木偶。娜塔丽为她和色眯眯的国王的调情戏谑做出了一种沙哑的、卖弄风情的嗓音。他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羞答答地不愿意说。他硬缠着她讲了出来。“嗯，我是用家乡的城市命名的。”“那叫什么呢？”她咯咯笑了。“德——德——德黑兰。”国王尖声叫了起来，冰柱从他的鼻子上落下——这是娜塔丽创造出的一个精彩的鬼把戏。国王用一根棍子把女奴赶下了舞台。这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德黑兰会议的消息已经使犹太区里的人们十分振奋。

排演结束以后，娜塔丽匆匆赶回新住处去，仍旧担心家里会有一张灰色的征召通知。本来，有谁比乌达姆更安全呢？谁有更多的内部联系？谁能够受到更大的庇护呢？她从埃伦的脸上登时看出来，并没有灰色通知。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说，只从那张很有气派的书桌旁边抬起头来望了望，点了点头，他正在那儿用笔把演讲笔记的重要段落标出来。

他们很奢侈地占用了两间屋子和一间浴室，这仍然使娜塔丽感到不安。自从杰斯特罗改变了看法，接受了长老的职位和特权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相当冷淡。她看到艾希曼接受了他的拒绝。他始终没解释

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是他从前爱舒服的那种自私情绪支配了他吗？当党卫军的工具似乎压根儿不叫他烦恼。唯一的改变就是他现在虔诚信教。他戴起经文护符匣，在《塔木德》上花费许多时间，并且退缩进一种沉默懦弱的恬静状态里去。她心想，也许这是为了摆脱她的不满和他对自己的蔑视。

杰斯特罗知道她心里是怎么个想法。他对这件事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解释未免太可怕了。娜塔丽已经生活在痛苦的边缘。她还年轻，又有孩子。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已经准备好，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就死。他已经做出决定，让她忙她自己的事，不知道最坏的情况。如果党卫军想要猛扑下来，她的信口谩骂的演出已经给她定了罪。现在无非是跟时间竞赛。他的目的就是坚持下去，等候救援从东方和西方到来。

她把乌达姆的事告诉了他，并且不抱多大希望地请他去说说情。他淡淡地回答说，他并没什么影响力，又说拼着不顾声望、地位去提出一个十之八九会遭到拒绝的要求，那是很不利的。在他们一块儿出发到阁楼上埃伦发表演讲的营房去之前，他们几乎没再讲话。

一大群沉默无言的听众终于聚集起来了。通常在晚上的娱乐之前，总有一阵很活跃的叽叽喳喳的谈话。这天晚上却没有。前来听讲的人数令人惊奇，但是情绪跟参加葬礼时一样。在粗糙的读经台后边，偏向一边，是那座挂着幕布的木偶戏台。娜塔丽在乌达姆身旁的空位子上坐下，他朝她笑了笑，这使她像刀割一样难受。

埃伦把讲稿放在读经台上，朝四下看看，抹了一下胡须。他以一种单调乏味的上课姿态用正规的德语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

“莎士比亚似乎觉得《伊利昂纪》通篇故事无聊至极，这是很有意思的。他在自己的剧本《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重述了整个故事，并且把自己的意见借那个玩世不恭的懦夫忒耳西忒斯的嘴说了出来——‘争来争去不过是为了一个忘八和一个婊子’[(1)]。

这句引文埃伦·杰斯特罗用的是英文，然后他十分拘谨地笑了笑，把它译成了德语。

“莎士比亚笔下的另一个更为出名的懦夫福斯塔夫[2]像爱默生[3]一样，也认为战争总的来说只不过是周期性的发狂。‘谁得到荣誉？星期三死去的人。’[4]我们猜想莎士比亚同意他这个不朽的胖子的意见。他写的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戏《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并不具有他最出色的悲剧的特点，因为疯狂并不可悲。疯狂不是滑稽的，就是可怕的，大部分战争文学也是如此：《好兵帅克》[5]也好，《西线无战事》[6]也好。

“但是《伊利昂纪》是一部史诗般的悲剧。它写的跟《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是同一场战争的故事，不过两者具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别。莎士比亚把神全去掉了，然而使《伊利昂纪》壮丽可畏的正是那些神。

“因为荷马的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卷入了希腊诸神的一场争吵。神明各助一方。他们降临到尘世间的战场进行干预，把直接扔过来的杀伤武器招架开，乔装打扮地出来制造麻烦，或是把他们宠爱的人从困境中搭救出去。一场光荣的真刀真枪的较量，变成了一场嘲弄，变成了超自然的、无形无影的魔法师之间的一场斗智。战斗人员全成了身不由己的棋子。”

娜塔丽侧过脸瞥了听众一眼。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听众！他们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缺乏娱乐，缺乏光明，连一丁点儿安慰也没有，所以他们全神贯注在一次文学讲话上，就像别的地方的人聚精会神地听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的独奏会，或是看一部扣人心弦的电影似的。

杰斯特罗以同样平稳、迂腐的口吻回顾了《伊利昂纪》的背景情况：帕里斯为了美色把金苹果赠送给了阿佛洛狄忒；奥林波斯山上接下去发生的战事；帕里斯被海伦——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阿佛洛狄忒许给他的酬劳——所诱惑；以及那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因为她是一位已婚的希腊王后，而他是一位特洛伊的王子。双方都是杰出的人，一点儿也

不在意忘八、婊子或是拐子，他们全卷了进去。对他们来说，一旦打起仗，荣誉就受到了威胁。

“可是在这场卑劣的争吵中，是什么给了《伊利昂纪》里的英雄人物那种宏伟的气魄呢？是不是他们不顾神明肆意交换、反复无常的干涉，表现出的那种一往无前的战斗意志呢？在一个不公正、不可测的局面里，愚蠢的歹人得胜，有本领的好人倒下，而不可思议的意外事件往往牵制并决定了战斗的胜负。是不是他们在这样一个局面中仍为了荣誉而以生命去冒险这一点呢？在一场无意义、不公正、荒谬愚蠢的战斗中战斗下去，战斗到死，像男子汉大丈夫那样战斗！这是人类问题中最古老的问题，无意义的邪恶的问题，在战场上被戏剧化了。这就是荷马看到而莎士比亚忽略了的悲剧。”

杰斯特罗停住，翻了一页，直勾勾地望着听众，消瘦的脸上显得死白，两眼在凹陷下的眼窝里睁得很大。倘使听众先前是沉默的，他们这时却安静得像许多具死尸一样。

“总而言之，《伊利昂纪》的世界是一个幼稚而可鄙的陷阱。赫克托耳的光荣在于，在这样一个陷阱里，他的一举一动如此高尚，以致全能的上帝——倘使有上帝的话——一定会自豪而怜惜地伤心落泪。自豪，因为他用一把尘土创造出了一个这么高尚的人。怜惜，因为在他修修补补的世界上，赫克托耳必须不公正地死去，而他的可怜的尸体必须在尘土中被拖着走。但是荷马不知道什么全能的上帝。故事中有诸神之父宙斯，然而谁能说他在干些什么呢？也许他假扮成人世间一个发呆的姑娘的丈夫、一头公牛或是一只天鹅，正去欺侮哪个姑娘。希腊神话现在被人淡忘了，这并不足为奇。”

杰斯特罗翻讲稿的那种满怀厌恶的手势，意想不到地使凝神细听的听众犹疑不定地笑了起来。杰斯特罗把讲稿塞进衣袋，离开读经台，走上前，瞪眼望着听众，一直平静的脸上显得有些激动。突然，他用另一种语言说话，这使娜塔丽吓了一跳，因为他改讲起意第绪语来了。以

前，他从来没用这种语言发表过演讲。

“好吧。现在，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谈谈这个问题。让我们谈谈我们自己的一首史诗。你们记得，撒旦对耶和华说：‘约伯[7]自然是正直的。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是乌斯境内最富有的人。干吗不正直呢？瞧瞧正直多么合算。一个通情达理的世界！一种美好的安排！约伯其实并不正直，他只是一个机灵的犹太人。恶人全是些大傻子。你只要把他的报酬拿走，就能看看他是否真的那么正直！’

“‘好，把报酬拿走。’耶和华说。于是在一天之内抢劫者把约伯的财富全部抢走，一阵飓风使他的十个孩子全部丧生。约伯怎么呢？他十分哀悼。‘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8]

“这样耶和华向撒旦提出挑战。‘你瞧见吗？他仍旧很正直，是一个好人。’

“‘以皮代皮’[9]，撒旦回答。‘一个人真正关心的就是他的性命。把他变成一个骨头架子——一个有病的、受掠夺的、失去了亲人的骨头架子，让这个高傲的犹太人除了自身的臭皮囊包骨头外，什么也不剩——’”

杰斯特罗发不出声音来了。他摇摇头，清了清嗓子，用一只手抹了一下眼睛，沙哑地说了下去。“耶和华说：‘好，你随便对他怎样，就是不要杀死他。’约伯患了一种可怕的疾病。他成了一个被人厌恶的人，不能待在自己的家里，于是他爬出去，坐在一个灰堆上，用瓦片刮他的毒疮。他什么话也没说。他的财富被夺走了，他的孩子被毫无意识地杀死了，他自己的身体也成了一个可怕的、恶臭的骨头架子，上上下下长满了毒疮，可他还是沉默不语。他的三个虔诚的朋友来安慰他。接下去就展开了一场辩论。

“哦，朋友们，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辩论啊！多么粗犷的韵文，对人

类情况具有什么样的洞察力啊！我告诉你们，荷马在约伯面前黯然失色；埃斯库罗斯[10]在魄力方面遇见了对手，在理解力方面遇见了老师；但丁[11]和弥尔顿[12]坐在这位作家的脚下，始终没领会他。他是谁？没人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位古代的犹太人，他懂得生活是怎么回事，就是这样。他懂得生活，就像我们在特莱西恩施塔特也懂得生活一样。”

他停住，用忧伤的眼睛直盯着他的侄女。娜塔丽感到激动、惶惑，就要落下泪来，急切地等着听他接下去要说的话。等他再说下去时，虽然他的眼睛望着别处，她却觉得他是在对她说话。

“《约伯记》，像大多数伟大的艺术作品那样，主要的情节是很简单的。安慰他的人坚持认为，既然有一位全能的耶和华统治着世界，那么这一切就必然有意义。因此，约伯一定是有罪的。让他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坦白认错，痛加悔改。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罪过是什么。

“约伯用一篇又一篇高超的议论展开反击。不知道的情况一定掌握在耶和华手里，不在他这方面。他跟他们一样虔诚。他知道全能的耶和华存在，世界必然具有意义。可是他这个可怜的、失去了亲人、遍体毒疮的骨头架子现在知道，世界事实上并不是总有意义，做好事得好报也并没有保证，而且狂妄不公正的行为也是有形世界和现世的一部分。他的信仰要求他表明自己是无罪的，要不然他是就在亵渎耶和华的名誉！他愿意承认，全能的耶和华能够把一个人的生活搞糟。如果耶和华会这么做，那么整个世界就一片混乱，他也就不是一位全能的耶和华了。这一点约伯决不会承认。他要一个答复。

“他得到了一个答复！嗐，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啊！一个什么也没有答复的答复！耶和华终于在一阵呼啸的暴风中亲自讲话了：‘你是谁，竟敢来责备我。你希望理解我为什么做一件事，以及怎样做一件事吗？创世的时候，你在场吗？你能理解星星、动物、生活中的无数奇迹这种种令人惊叹的事物吗？你，生活了一刹那就死去的一个小爬虫，你能理解吗？’

“我的朋友们，约伯胜利了！你们明白吗？耶和华以他的大声咆哮承认了约伯的主要论点，即：不知道的情况掌握在耶和华手里！耶和华仅仅声称，他的理由是约伯所无法理解的。这一点约伯完全乐于承认。随着主要的论点解决了以后，约伯深自谦卑，不只是感到满意，他拜伏下去。

“这样这出戏结束了。耶和华谴责那些安慰约伯的人，说他们错误地理解了他自己，同时称赞约伯，说他坚持真理。他归还了约伯的财富。约伯又有了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又活了一百四十年，见到自己的孙儿女和曾孙儿女，去世时年纪很大，生活美满，受人尊敬。”

声音浑厚而流畅的意第绪语到此结束。杰斯特罗回到读经台，从衣袋里把讲稿取出来，翻了好几页。他抬脸朝听众望了望。

“满意了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是不是呢？比那个荒谬、悲惨的《伊利昂纪》犹太气息浓厚得多？

“你们这么肯定吗？亲爱的犹太朋友们，死去的那十个儿女又怎样了呢？上帝待他们的公道在哪儿？那个父亲，那个母亲又怎样了呢？就是过了一百四十年，约伯心上的那些创伤能愈合起来吗？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想想看！过于深奥，使约伯无法理解的那不知道的情况又是什么呢？我们可理解？我们难道这么聪明吗？撒旦不过讥诮耶和华，使他下令做出这个毫无意义的考验。难怪耶和华要通过一阵暴风大肆咆哮，来使约伯闭口不说了！上帝在自己创造的人面前不觉得惭愧吗？约伯的举动是不是比上帝更高明些呢？”

杰斯特罗耸了耸肩，摊开两手，脸上也松弛下来，露出了一丝愁闷的微笑，使娜塔丽想起了卓别林。

“不过我是在阐明《伊利昂纪》。在《伊利昂纪》中，肉眼看不见的势力水火不能相容，这就造成了一个充满无意义的邪恶的有形世界。在《约伯记》中却不是如此。撒旦根本没有权势，他并不是基督教的撒

旦，不是但丁的巨大怪物，不是弥尔顿的骄傲的叛逆者，一点儿也不是。他的一举一动，都需要得到耶和华的许可。

“那么撒旦到底是什么人，耶和华为什么在暴风中做出的答复里不提到他呢？‘撒旦’一词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对手’。书上是怎么对我们说的呢？耶和华跟他自己展开辩论吗？他问自己这个莫大的创举是否有意义？而在回答中，他没有指出蔓延了成千上万光年的那些熄灭了的星系，而是指出人，能意识到他的存在、执行他的意志、测量这些星系的那一把尘土。尤其是指出正直的人，即，就尊严和善良而言，能以创世主本人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那一小撮尘土。这个考验确立了什么别的呢？

“《伊利昂纪》里的英雄人物，比不公正地进行争吵的软弱可鄙的神明出众许多。

“《约伯记》中的英雄人物在最无意义、最骇人听闻的不公正行为下，坚守住了全能的独一无二的耶和华的真理，迫使耶和华终于扪心自问，承认自己不公正，并尽可能地对造成的损害予以补救。

“在《伊利昂纪》中，并没什么不公正的行为需要补救。结果，只有盲目的命运。

“在约伯身上，耶和华必须不问好歹，为发生的一切负起责任。约伯是《圣经》中唯一的英雄人物。在其他各书中，有战斗人员、族长、立法人、先知等。这却是坐在一个灰堆上，超越世上的尺度，超越以色列上帝的精神高度的唯一人士——约伯，一个可怜的、骨瘦如柴、伤心失望的乞丐。

“约伯是什么人呢？

“什么人也不是。‘约伯从来就没诞生，从来就不存在，’《塔木德》这么说，‘他是一则寓言。’

“说明什么真理的寓言？

“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上边来了。历史上谁始终不肯承认没有耶和华，始终不肯承认世界毫无意义呢？谁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一次又一次掠夺，一次又一次屠杀，经历了一世纪又一世纪的灾祸，可是还抬脸望着天空，有时是用垂死的眼睛望着天空，并且喊道：‘我主耶和华，我主是独一无二的？’

“谁到了晚年还会迫使耶和华从暴风中做出那样的答复呢？谁将看到谬误的安慰者遭到斥责，过去的荣华再次恢复过来，看到一代代幸福的儿女和孙儿女，直到第四代呢？谁到那种时候还把不知道的情况留给耶和华去决定，称颂他的名字，并且喊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不会是《伊利昂纪》中那个高贵的希腊人，他已经不存在了。不！除了灰堆上的那个生病、遇劫的骨头架子外，没有别人。除了耶和华心爱的人，只活了一刹那就死去的那个小爬虫，耶和华创造的那一把尘土。除了他之外，没有别人。没有别人，只有约伯。他向全能的耶和华提出敌对性挑战，并得到了唯一答复，要是有一位耶和华而且有一个答复的话。那就是约伯这个卑鄙的犹太人。”

杰斯特罗震惊地瞪眼望着鸦雀无声的听众，然后趔趔趄趄地朝着第一排听众走了过去。乌达姆跳起身，轻轻把他搀扶到座位上。听众不鼓掌，不交谈，也不动。

乌达姆唱起歌。

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不上演木偶戏了。娜塔丽也和大家齐声唱起这个悲伤的叠句。这是乌达姆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最后一次唱这支歌，他一步步唱向一个令人断肠的高音。

等这支歌唱完以后，大家毫无反应。没人鼓掌，没人谈话，什么也没有。这些默默无言的听众正等待着一件什么事。

乌达姆做了一件他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他又唱了一支歌，没人鼓掌就又唱了一支。他唱起另外一支歌，娜塔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集会上曾经听他唱过的一支。它是用低调唱起的一个简单，使用切分音[13]的叠句，用的是从礼拜仪式上截取出来的一行歌词："但愿圣堂在我们时代重建起来，赐给我们一部分您的法律。"[14]乌达姆唱着时缓缓地摇晃起来。

但愿圣堂在我们时代重建起来，

赐给我们一部分您的法律。

他像一位拉比在宗教节日所做的那样，从容而笨拙地舞了起来，他举起胳膊、闭上两眼、仰起脸庞，用手指在空中打着节拍。人们柔声地应和着他，边唱边拍着手。一个接一个，他们站起身来。乌达姆的嗓音变得更浑厚有力，他的步伐也更强劲矫健。他在这场舞和这支歌中忘却了自己，进入了一种看上去既可骇又绮丽的入迷的境界。他几乎没睁开眼就摇摇摆摆，扭动身体朝埃伦·杰斯特罗舞过去，同时伸出一只手。杰斯特罗站起身，一手拉着乌达姆的手，两人一同载歌载舞。

这是一场死别的舞。娜塔丽知道这一点，大伙儿也全知道。这幕情景既使她心里发毛，又使她意气风发。此时在监狱般的犹太区里这个阴暗、恶臭的阁楼上，是她生命中最为激动的时刻。她为自己境况感到的痛苦，以及身为犹太人的得意，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啊，但愿圣堂重建起来

啊，很快地，就在我们时代

啊，赐给我们一部分您的法律！

舞蹈结束之后，听众开始散去。他们从阁楼上慢腾腾地走了出去，仿佛刚参加过一场葬礼似的，几乎没人谈话。乌达姆把木偶戏台折叠起

来，亲了一下娜塔丽，向她告别。

“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想听我的笑话了，”他说，“我把这个还到幼儿园去。继续给孩子们演你的戏吧。再会。”

“德黑兰是一个很有趣的笑话。”她声音哽咽地说。

他们走下楼梯，步入光线朦胧的街道上，埃伦沉重地倚在她的身上。在逐渐散去的人群中，一个身材魁伟的汉子侧身走到他们面前来，用意第绪语说：“Gut gezugt，Arele，and gut getantzed. ”（“话说得好，小矮子埃伦，舞也跳得好。”）“娜塔丽，sholem aleichem[(15)]. ”

在黑暗的光线中，她看见一张剃得很光、坚强而苍老的方脸，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你是谁？”她问。

埃伦·杰斯特罗也同时问道：“是班瑞尔吗？”他有五十年没见过他了。

---

(1)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是莎士比亚写的一部悲剧，于1600年前后初次上演。忒耳西忒斯是剧中一个丑陋而好谩骂的希腊人。引文见该剧第二幕第三场（《莎士比亚全集》（七）第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 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一个机智、爱吹牛的胖大人物。

(3)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家、诗人。

(4) 引文见《亨利四世》上篇第五幕第一场（《莎士比亚全集》（五）第98页）。

(5) 捷克斯洛伐克讽刺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1883—1923）写的一部长篇小说。

(6) 德国作家艾里希·马里亚·雷马克（1898—1970）写的一部反战长篇小说。

(7) 《旧约全书·约伯记》中一个安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

(8) 引文见《旧约全书·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旧约全书》第484页，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年版）

(9) 见《旧约全书·约伯记》第二章第四节。（《旧约全书》第485页）以下的叙述

都是杰斯特罗根据《约伯记》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出来的。

(10) 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古希腊悲剧家。

(11)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著有《神曲》。

(12)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著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等。

(13) 音乐术语。人为改变重音在节拍中地位的处理方法为切分法，所构成的重音称“切分音”。

(14) 原文是意第绪语。

(15) 意第绪语中常用的问候语，意思是：“祝你平安。”

第七十七章

亲爱的帕米拉：

我眼下待在一个你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干着自从我回到美国以后就一直在干的工作——也就是，说服那些头脑迟钝或思想混乱的狗崽子，干他们该干的事情，如果我国要获得它迫切需要的登陆艇的话。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写信给你，因为罗达和我直到最近才平心静气地把问题谈了谈。自从回国以来，我一直在东奔西走。再说，罗达感到疑惑或心中烦恼时，有一种绝口不谈的特殊本领，而你知道，我对于这种事情也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上星期，奥尔德准将从新德里到华盛顿来，为缅甸战场争取更多的运输机。他很尊重勃纳-沃克，也相当喜欢你。使我深感宽慰的是，他管你叫帕米拉·塔茨伯利，而不是勃纳-沃克夫人。因此就引出了我的这一大套话。罗达不是今晚就是明天会打电话给我，说明她和彼得斯的情况。随后，我就可以向你全部讲清楚了。同时，谈谈有关我的其他新闻吧——自从离开德黑兰以来，这种新闻可不少：

首先，我现在是采购和器材局生产处副处长，兼物资产品管制专员，也就是说又多了一个穿军服的无名人士在华盛顿各机关的走廊里奔走。我的职务总而言之就是，在工业方面负责联络并排难解纷。

我是前不久在登陆艇计划走上轨道后，才接下这项职务的。所以我是外行，是流动选手，没有官场地位可以建立起来或是加以保护。你可以说，我是海军部部长的一个专业的心腹，留神注意着种

种问题，跨越各个机构的权限，防止严重的耽误。我工作如果做得好，也看不出任何好的迹象，只是灾难性的事故不再发生。

我们的工业总动员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惊讶的奇迹，帕姆。我们一下子苏醒过来，生产出大量的作战武器、船只、飞机、内燃机，其总数成了世界的第八奇观[1]。不过这全是临时凑合成的。新来的人在新建的工厂内干着新型的工作。脾气是急躁的，压力是极大的，人人都十分紧张，拼命地抢着干。遇到先后次序发生冲突时，整个机构都强硬起来，进入战斗姿态。大人物们怒火中烧，备忘录四下乱飞。

咳，作为一个工程人员和战时计划人员，我对登陆艇事务以及现有的工厂和物资知道的不少。我在战时的各个主要委员会中服役，经常能发现酝酿着的纠纷。难办的是，要说服严厉、负责的上司照着我的话行事。作为部长的红人，我具有不小的影响力。我难得到非找霍普金斯不可的地步，尽管偶尔我也去找他。海军将为艾森豪威尔提供数目惊人的登陆艇，帕米拉。我们的民用部门被纵容、难以驾驭，可是诸位神明啊，他们却能制造出东西来。

很可能，我将留在生产部门里直到战争结束。在职业生涯的竞赛中，我落后了。我的同学们将参加海上的剩余战斗。日本人剩下的有生力量还不少，但是我已经放过到碧蓝的海上去的最后机会了。这并没有关系。这场战争中的每一个出色的作战人员，在工业后勤方面需要十二三个优秀的支持人员，否则你就无法取得胜利。

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罗达还没打电话来。我搭的飞往休斯敦的飞机天一亮就起飞，所以我暂时搁笔。明天再多写点儿。

印第安纳州杰斐逊维尔，

杰斐逊维尔广场汽车旅馆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

嘿。

今天这儿狂风暴雨。风摇撼着我房间外面的那些棕榈树，雨水猛打上窗子。得克萨斯州的天气像当地的居民一样，总是走向极端。然而，等得克萨斯人知道：（一）你是对的；（二）你是认真办事的；（三）你有磋商的实力以后，他们也还不错。我还没从罗达那方面得到消息，不过估计今天晚上一定会有。

再谈点儿新闻：拜伦经过华盛顿，正在去新工作岗位的途中，去当目前在康涅狄格彻底检修的一艘潜艇的副艇长。他个人经历了一些沉痛的磨难。

（信上叙述了卡塔尔·埃斯特的牺牲，以及娜塔丽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消息。）

我弄到了调查法庭关于埃斯特牺牲的记录。当时的情况对拜伦来说真是千钧一发。他替自己做了一篇很贫乏的证词。他不肯说即使推迟潜水他也无法搭救艇长。可是那艘潜艇的老军士长在他的证词中却对事情的全部经过做了总结。他说："也许埃斯特艇长判断错了，他本可以生存的，但是他认为那样一来，'海鳗'号就不能生还，这是正确的。他是这次战争中最了不起的潜艇艇长，下达了正确的命令。亨利先生只是服从了他的命令。"这也是法庭做出的结论。福雷斯特尔[2]提议追授埃斯特一枚国会最高荣誉勋章。拜伦可能会得到一枚青铜勋章，不过那对他的情绪不会有多大帮助。

华伦的遗孀在圣诞节前后回来了。罗达接待了她。她打算秋天回到法学院学习。她是一个很美的女人，带着一个清秀的儿子，将来生活一定会很美满。通常，她总是兴致勃勃的，可是拜伦回家的时候，她变得十分沮丧。拜伦长胖了以后，越来越像华伦了。这无疑使杰妮丝郁郁不乐，有两三次，罗达都瞧见她在哭泣。他离开以后，她又好了。

那个维克多是个叫人疼的孩子！清秀可爱，很有想法。他很活泼、很顽皮，不过是悄悄地顽皮。他的调皮捣蛋并不是任意胡来，而是像战术那样，事先计划好的，在最不易被人觉察的情况下造成最大的破坏。他大有前途。

梅德琳终于抛弃了我跟你说过的电台的那个满脸堆笑、大腹便便、油腔滑调的江湖骗子，我用不着拿马鞭去抽打他了，而我本来有意要那么做的。她目前住在家里，在华盛顿的一家电台工作，又跟早先的一个情人西蒙·安德森亲昵起来。西蒙是一个第一流的海军军官，为研制新武器在这儿工作。上星期她哭天抹泪地跟罗达谈了很长时间，问她要不要把自己跟那个电台人员的经过告诉西蒙，以及该向西蒙说些什么。我问罗达她提出了什么样的意见。她很奇怪地望了我一眼，说："我告诉她，等他来问你。"倘使是我，我就会劝梅德琳跟西蒙把事情谈清楚，老老实实地重新开始。她找罗达商量，无疑正是为了这一点。

现在电话铃响了。应该是我妻子打来的。

是她。

好。现在，我可以回过头，把上星期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了。就在奥尔德将军使我知道你还没结婚的同一天，我们饭后随意坐在一块儿。我说："罗达，咱们干吗不谈谈哈克·彼得斯呢？"她若无其事地回答："是呀，干吗不来谈谈呢，亲爱的？咱们最好先调好两杯烈酒。"像罗达一贯的那样，她等我开口问她。不过这次摊牌她是早有准备的。

她承认了这种关系，公然说这是现实的，并没越轨的行为，不过是深有感情的。我相信她的话。彼得斯上校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上流人士"，把她看得比实际要好上二十倍，总而言之，把她看成了最完美的女人。罗达说，被人这样过分地崇拜是很发窘的，不过

也是愉快惬意、令人年轻的。我直截了当地问她，如果她跟我离婚，嫁给彼得斯，会不会更幸福一点儿？

罗达沉吟了很长时间才回答这个问题。最后，她盯着我的眼睛说，是这样，她是会更幸福一点儿的。她还说，主要原因是，她已经失去了我对她的好印象，无法挽回了，虽然我一直很厚道，很宽容。可在获得了我多年的爱情之后，仅得到宽容是很糟心的。我问她要我做点儿什么。她就提起你跟她在加利福尼亚的那次谈话。我说我的确十分爱你，但既然你已经订婚，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叫她根据自己今后最为幸福的前景做出决定，如果她想要我做点儿什么，我一定照办。

显然，她一直在等我这样给她开绿灯。罗达始终有点儿怕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似乎一直是相当惧内的。不论怎样，她说需要一点儿时间。嗯，她也不需要多少时间。这次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哈里森·彼得斯迫不及待地要跟她结婚，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她得到了他。她希望在随后两三天内跟我们的律师谈谈，再跟彼得斯的律师谈谈。彼得斯还想等我回到华盛顿以后，跟我开诚布公地谈一次。我也许会放弃这次谈话。

哎，亲爱的帕米拉，我就要自由了，如果有某种奇迹，你还肯要我的话，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我不是一个大阔佬——为国效劳，你就不会发财——不过我们也不至于穷困。这三十一年来，我一直把薪俸的百分之十五存放着。由于我以前在舰船局和军械局工作，我可以窥见工业的趋势，所以我做了很好的投资和安排。罗达的情况也不错，她有丰厚的家庭信托财产。我可以肯定彼得斯会非常体贴地照顾她的。我是不是太庸俗了呢？我对于求婚很不老练。这只是我的第二次尝试。

如果我们当真结婚了，我就提早退役，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守在一起。我在工业方面可以干的工作很多，我甚至可以到英国去工

作。

倘使我们当真有一两个孩子，我想让他们接受教会教育。这有没有问题呢？我知道你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我自己并不觉得生活有多大意义，可是没有信仰，就什么意义也没有了。也许我到了五十岁以上，会成为一个固执、迂腐、脾气乖戾的父亲，不过我跟小维克多还是相处得很好。事实上，到这年龄我也许会惯坏了孩子。我倒乐意有机会试一试！

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已经是勃纳-沃克夫人了，那么就把我这封信看作对一场不可能实现的、美好绮丽的恋爱依依不舍的赞美词。倘使我在一九三九年没碰巧订购“不来梅”号的船票——当时主要是为了复习一下德语——我就决不会认识你。我那时跟罗达生活得很美满，彼此相爱，无意把目光看得更远。然而尽管年龄、国籍和背景有所不同，尽管我们在四年里也许只共同度过了三个星期，直白的真相是，你似乎正是我的配偶，只是几乎太晚的时候才被我发现。和你结婚的那一点点希望，使我屏住呼吸，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意境。很可能，罗达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之外，也一直在探索着这种美好的意境，因为它本来并不完全存在。她是一个好妻子（在她变心以前），不过是一个不大满足的妻子。

在波斯的那个花园里，你暗示说，这整个事情可能只是一个风流旖旎的幻觉。我对这细想了不少时间。如果我们抓住难得会面的时刻同床共寝，我可能会同意这种看法的。可是我们除了谈话以外又做过什么呢，然而我们却感受到了那种亲昵、接近。的确，结婚不会像在遥远地方的那些撩人的遇合，将要有购买东西、洗涤衣服、管理家务、抵押、修剪草地、争辩、打包裹和拆包裹、头痛、喉咙痛等等等等。嘿，跟你一块儿，这一切全使我感到是一个幸福的前景。我不要什么别的了。如果上帝给我这些，我得说——尽管我生活中一切都不顺利，而且还有种种创伤——我是一个幸福的

人，我一定极力使你幸福。

希望这封信没到得太晚。

衷心爱你的帕格

三月三日于休斯敦

帕格写这封信的时候，英帕尔战役[3]已经在进行。鉴于勃纳-沃克的司令部已经不设在新德里，而设在库米拉这一前进基地上，这封信直到四月中旬才递到了帕米拉的手里。那时，勃纳-沃克已经在一次越过丛林的飞行中失踪，搜寻他的工作还在进行。

运气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战事新闻和历史的写作中，全显得十分重要。英帕尔战役是英国人取得的一场胜利，它打消了新加坡陷落所带来的乌云，像阿拉曼战役一样是一次重大的决战，是在更差的地形里一条更长的战线上一决雌雄。皇家空军在英帕尔做到了德国空军在斯大林格勒没做到的：它一连好几个月从空中向一支被围的军队提供给养，直到他们突围而出，取得了胜利。这在现代战争中是独一无二的。然而，诺曼底登陆和罗马的陷落发生在同一时期，两件事都有大群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参加。所以在英帕尔，在喜马拉雅山脉附近一个偏远的溪谷里，有二十万人没受到报界注意，他们做了一系列长时间血腥的战斗。历史忽略了英帕尔。阵亡的人当然并不在意，生还的人也渐渐淡忘了，他们正不为人注意地走过场。

英帕尔是现实生活中的“香格里拉”[4]，当地的一簇村庄围绕着金色圆顶的寺院，高山峻岭四面环抱，坐落在疆土辽阔的印度东北角、毗邻缅甸的一片肥沃美丽的平原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变幻莫测的形势，使英国人和日本人在那儿做殊死的搏斗。英国人从一九四二年很不光彩地被日本人一脚踢出马来亚和缅甸以后，他们在东南亚只有一个作战目标：挽救他们的帝国。进攻的各支日军停留在把缅甸和印度分隔开的巍峨的山脉前面。美国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往下，对英国人的这一作战

目标丝毫不感兴趣，认为这是倒退的、非正义的、枉费心思的，罗斯福在德黑兰甚至告诉斯大林，他希望看到印度自由。不过美国人的确想要在缅甸北部开辟出一条走廊来，使中国可以获得供应品，继续抗战，同时在中国沿海各地建立基地，好轰炸日本。

英帕尔的美丽平原，正是这样一条供应走廊的枢纽，是山区各条要隘的大门。英国人在这儿集结起来，准备反攻。他们迫不得已接受了美国人的战略。他们的司令官，一个姓斯利姆的优秀军人，集结了英国师和亚洲师混合组成的一支大军，奉命向前作战，越过缅甸北部，同美国的史迪威将军率领的中国部队会合，从而打开供应走廊。针对这一行动，日本人也大举向北移动，迎击斯利姆。他强势的军事集结，为日本人通过一次反击打垮印度的防守提供了机会，接下来日本人也许就可以长驱直入，并在投靠日本方面的印度过激的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博斯的领导下，成立一个新的印度傀儡政府。

日本人首先发动进攻，运用他们老一套的丛林战术来对付英国人：远离补给线快速插入，迅速从两翼包抄，部队一边推进，一边从俘获的补给品堆里取得粮食和燃料。可是这一回，斯利姆和他的战地司令官斯库恩斯在英帕尔平原浴血迎战，把日本人打得在那儿停顿下来，不让他们像计划中那样获得补给，直到他们饥饿，虚弱，溃逃。这历经了三个月。这一场战役演变成为两场史诗般的攻防战：一场是英军的一支小部队被围在一个叫作科希马的村子里；另一场是斯利姆的主力部队在英帕尔被一支久经战阵、凶猛顽强的日本丛林部队包围。

空运扭转了这两场攻防战的战局。英国人消耗的给养比日本人多，日本士兵靠每天一包米生存，但是美国的运输机每天给英军空运去几百吨的供应品，一部分供应品卸在负担过重的机场上，一部分由机组人员从敞开的机舱门推出，用降落伞空投下去。勃纳-沃克的战术空军司令部保卫着这场空运，用轰炸和扫射袭击日军。

然而，日本人在英帕尔包围斯利姆主力部队时，攻占了几处雷达警报站，有一阵子空中的局面并不乐观。勃纳-沃克在库米拉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亲自飞往英帕尔去视察。驻扎在平原上的喷火式战斗机中队报告说，没有充分的雷达警报，保持制空权已成为一个问题。他不顾帕米拉的喃喃抱怨，驾驶一架侦察机独自飞走了。

勃纳-沃克是一个老练的飞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航空兵和皇家空军的职业军人。他哥哥的过早去世，使他成了一个勋爵，但是他继续留在部队里。这时候，他年纪较大，不能参加战斗飞行，但只要可能，总抓住机会单独飞行。蒙巴顿已经为这申斥过他一次。不过他喜欢独自飞越丛林，不要副驾驶员待在一旁唠唠叨叨，使他分心。这给了他一种像飞越水面的宁静心情，这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地毡一连几小时在下面连绵不断，偶尔看到一湾缓缓流动的棕色河水，上面点缀着苍翠的小洲。飞机在机翼两侧高耸入云、树木蓊郁的重峦叠嶂间跳跃而曲折地飞行，穿过一些山隘，最后突然一下子看到英帕尔那花园般的峡谷和金光闪闪的寺院圆顶，辽阔的平原上四处都是一缕缕战斗硝烟，这给了他一种顽强而喜悦的心情，帮他摆脱掉经常耿耿于怀的那种宿命论所带来的抑郁沮丧。

因为在邓肯·勃纳-沃克看来，英帕尔战役是从《薄伽梵歌》中直接搬出来的一场战斗。他并不是一个亚洲问题的老手，但是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军人，他很熟悉远东的情况。他认为美国人针对中国提出的战略思想是无知得可怜的，而他们把英国人也推进去的这个在缅甸北部开辟走廊的巨大努力，则是徒劳无益地浪费生命、浪费资源。从长远看，谁在英帕尔获胜并没多大关系。日本人在太平洋美军的攻击下正缓缓地虚弱下去，已经没有力量纵深地打入印度了。中国人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根本就不作战，蒋所关心的是，抵挡住北方的中国共产党人。等战争一结束，甘地的难以驾驭的民族主义运动还是要把英国人从印度排除出去。这是灾难的预兆，勃纳-沃克这么想着。然而，事情已经乱纷纷地卷成了这么一个大旋涡，每个人不得不进行战斗。

像往常那样，跟第一线的战斗人员谈谈，是值得一试的。勃纳-沃克命令飞行员集合在英帕尔用毛竹搭成的大餐厅里，请大家提出批评、看法和意见。好几百名集合起来的青年人做出了不少反应，特别是提出了一些批评。

“将军，这儿有红蚁、黑蜘蛛，还容易生痱子，患痢疾，”一个伦敦佬的声音从后座传来，“口粮配给量又不足，身上还出汗发痒，又有眼镜蛇，以及这场怪有意思的‘戏剧’中的其他种种情况，这些我们全不在乎。我们所要求的就是，长官，给我们足够的汽油，好从早到晚执行战斗巡逻飞行。长官，这个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呢？”这引起了埋怨声和赞同声，但是勃纳-沃克不得不说，空运单位无法运进那么多燃料。

会议继续下去时，出现了一个意见。飞行员之间显然已经就这个意见谈论过不少时候。日本飞机飞到英帕尔平原上空袭击，来去都是通过群山之间的两条通道。这个主意是，不要起飞去追击前来窜扰的敌机，而是在那些通道中间立即布成巡逻阵势。回航的日本飞行员不是在这些狭窄的通道里碰上颇具优势的喷火式战斗机，就是在群山上空设法逃避时由于引擎故障或燃料缺乏而坠毁。勃纳-沃克抓住这个意见，下令把它付诸实施。他答应改善其他种种匮乏现象——如果不能改善燃料匮乏的情况的话，接着便在欢呼声中飞走了。在这次回航途中，他在一场雷雨里失踪了。

帕米拉痛苦地熬了一星期之后，才听到英帕尔传来消息说，有些村民把他活着送回来了。就在这一星期里，帕格的信夹在一批迟到的私人信件中，才从新德里寄到。她替战术空军副司令工作，比平日还要忙碌。勃纳-沃克的失踪正折磨着她的心。她是他的未婚妻，所以成了基地上大家关切同情的中心。用打字机在杰斐逊维尔广场汽车旅馆的信笺上打出来的这几页信，似乎是从另一个世界寄来的。对帕米拉来说，这时候日常的现实生活就在库米拉，加尔各答以东二百英里的这个炎热发霉的孟加拉小镇市，它的城墙由于季风而变得污秽腐朽，树叶几乎跟丛

林中的叶子一样苍翠茂盛，主要的特征是，为那些被孟加拉恐怖主义分子杀害的英国官员树立的少数围聚在一起的纪念碑，它的陆军司令部里尽看见一些亚洲人的面孔。

印第安纳州杰斐逊维尔！这地方是什么样子呢？那儿有些什么样的人？这个名称跟维克多·亨利本人那么相像——方正、落寞，美国式，不吸引人，然而里面却暗含有崇高的“杰弗逊”[5]精神。帕格的求婚，以及信上谈到经济情况的实事求是的说法和倾吐爱慕之情的笨拙简短的辞令，使帕米拉感到既好笑又迷惘。这真是一往情深的，可是在这个烦恼的时刻，她无法好好对待这件事，所以她没写一封复信。在勃纳-沃克回来以后的忙乱中，每当她想到这封信时，她觉得这似乎越来越不像是真实的。实际上，她不能相信罗达·亨利会圆圆满满地耍完这一套最新的花招，而且这一切又是在那么远，那么遥远的地方发生的！

勃纳-沃克在英帕尔的医院里待了几天后，由飞机运送到库米拉。他的锁骨折断了，两面足踝全部碎裂，人还发着高烧，最糟的是（至少就外表看）由于水蛭所咬而化脓的创伤。他忧伤地告诉帕米拉，这是他自己搞出来的，他把水蛭从身上拉掉，让水蛭的头断在了他的皮肤下面。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不对，可是他恢复知觉时，正躺在一片沼泽地上，军服几乎全被撕破，很肥的黑水蛭成群地围着他。他惊吓得头昏眼花，连忙拉起它们，事后才记起那条规则，该让它们把血吸个饱，自行离开。他说，飞机旋转而下，不过他还是设法在树梢那么高的空中使它平飞下来，慢慢坠毁。他苏醒过来以后，找路穿过丛林到了一个河床旁边，然后顺着河床趔趔趄趄地走了两天，才遇见了村民。

“说实在的，我还是相当幸运的，”他对帕米拉说。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扎着绷带，苍白带笑的脸庞由于水蛭咬的创伤而肿了起来，没有血色得叫人害怕。“人家说过，眼镜蛇专门咬头。它们本来可以吃我脑袋的，谁也不会比它们更聪明。它们可真大发慈悲。说实话，亲爱的，要是我从此再也看不见另一棵树的话，我也并不在意。”

她每天都在他的床边待上几小时。他情绪很低落，令人伤感地依靠她来给予爱护和鼓励。以前，他们含情脉脉地很亲近，可是这时候，他们似乎当真结婚了。在乘飞机由新德里飞往伦敦的途中，帕米拉终于相当绝望地写了一封信给帕格。勃纳-沃克在医院里住了两星期后，不顾他的意愿被送回国去进一步治疗。她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叙述了一遍，说明自己迟迟才写信的原因，然后说：

现在，帕格，来谈谈你的结婚提议。我用双手搂住你的脖子，向你祝福。我觉得很难写下去，可是事实是，我们不能这样。邓肯正病得厉害，我不能抛弃他。我非常喜欢他，钦佩他，爱他。他是一个极好的人。我从来没向他——或是向你——假装说，我对他也有像你我那种难舍难分的奇怪的爱情。但是我准备放弃这种激情，就像放弃一个糟糕的工作那样。我在这方面的运气很不好！

他也从来没装过假。起初，他向我求婚时，我问他："你干吗要娶我呢，邓肯？"他带着那种害羞而难以捉摸的微笑回答说："因为你正好配我。"

亲爱的，我实在不十分相信你的信。不要跟我生气。我只知道罗达还没得到她那个新人。在他领着她走进一座教堂以前，她不会就此结束。意外的事情很多！别人的不能得到的妻子和自己的未来的配偶，在一个即将正式结婚的老单身汉眼里，可能大不相同。

你随时都愿意让罗达回来，实际上我也觉得你应该如此。这绝不能责怪你。我没法儿给你一个华伦（接受教会教育，我倒不在意，你这亲爱的人，不过——唉）。再说，不管是什么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反正不会像你和罗达之间有那么千丝万缕的对往事的回忆。

我细看了一遍这些潦潦草草匆促写成的段落，觉得很难相信我的热泪盈眶的眼睛。

我爱你，这你知道。我将永远爱你。我从来没认识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不要停止爱我。是命运使这整个事情不能实现：时间不好，运气不好，再加上横加干扰的种种束缚。不过这件事却是美好的。等这场该死的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要是罗达当真嫁了那个人，那么找一个会使你幸福的美国美人。嗐，亲爱的，你的国家里美人非常多，就像六月间一片草场上的雏菊那样。你只是从来没四下看看罢了。现在，你可以看看啦。

但永远不要忘了

你的可怜的亲爱的帕米拉

---

(1) 西方文献通常称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殿、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哈利卡纳苏的摩索拉斯陵墓、罗得岛的太阳神巨像和亚历山大城法罗斯岛上的灯塔为世界七大奇观。

(2) 詹·文·福雷斯特尔（1892—1949），美国海军部部长。

(3) 英帕尔是印度东北部的一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日两军曾在该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4) 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1900—1954）所著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所描述的世外桃源。

(5) 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美国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他拥护天赋人权学说，反对奴隶制等。

第七十八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娜塔丽去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秘密会议，我在等她回来。这是春天一个凉爽的夜晚，等待、担忧。就在昨天，“美化运动”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的窗台上放了几盆天竺葵，芬芳的香味从窗口的这些花盆那儿飘进房来。我认为她正一步步走进危急的险境里去。虽然会惹起一场我没气力应付的吵闹，可我还是打算等她回来后跟她把问题谈清楚。

从我上次写日记又过了多少日子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最后的几页早已藏了起来。“美化运动”的工作在图书馆和委员会里多少把我累垮了。还有，在我发表关于《伊利昂纪》的演说以后，班瑞尔竟然令人惊愕地出现。这是一件很难记载的事，因此我就拖延下来，让日子一天天过去。现在，我要把它补上。我已经准备好明天要教的一节《塔木德》。这是消磨接下来的时间的最好办法，在她回来以前，我不睡觉。

班瑞尔那天晚上从黑暗中走来，使我大吃一惊。多么怪诞可怕的一次会面啊！我已经将近五十年没见过他了。啊呀，时光造成了多大的变化啊！那个红脸蛋、胖乎乎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神色严厉、年近衰老的男子，生着浓密的灰发，宽大、突出的下巴，蹙起的浓眉，修剃干净的脸上还有些很深的皱纹。他的笑容里有一丝幽灵般亲切的意味，仅此而已。他衣衫褴褛，破羊皮袄上带有一枚黄星标志作为掩护，看上去比较像波兰人，不大像犹太人，如果种族面貌这种概念有什么道理的话。他活脱儿是一个可怕而多疑的西里西亚老农民，小心翼翼，非常紧张，

在跟我们走着时不断东张西望，时时回头。他说，他到犹太区来执行一项任务，破晓以前就离开。他并没解释他是什么时候怎样进来的，或是打算怎样离去。

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到我们这套房间，一到这儿他立即提议把路易斯弄出特莱西恩施塔特！娜塔丽一听到这件事，脸色就变白了。可是德国人刚下令又要遣送走一批人，她有些动摇起来，愿意听下去。班瑞尔的主意是，把孩子寄养在捷克一个农民的家里，布拉格有些犹太人在被押到特莱西恩施塔特来以前，对他们的孩子就是想法这么办的。这办法很成功，父母不时听到孩子们的消息，甚至收到偷递进来的大孩子们写的信。为了把路易斯弄出去，先得制造一些骗人的假诊断使他住进医院。关于这个，班瑞尔说他在卫生处里有些可用的关系，可以弄到一张死亡证去满足中央秘书处那份索引的要求，也许还要举行一场假的葬礼或是火葬。这孩子将从医院里秘密转移，悄悄送到布拉格。班瑞尔在那儿接他，把他领到农场上去，然后经常去看他，把他的消息传递给娜塔丽。战争可能会再进行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不论发生什么事，班瑞尔都会照顾他。

班瑞尔说着的时候，娜塔丽的脸色越来越沮丧，越来越难看。这有什么必要呢？她问。路易斯适应力很强，而且茁壮成长。每天见到他母亲，对他来说是最开心的事。班瑞尔对这些理由一条也不加以驳斥，但是他极力说，总的来讲，最好还是让路易斯走。疾病、营养不良、遣送以及德国人的残暴是这儿经常存在的危险，比冒一时的风险把他弄出去还要可怕。娜塔丽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这儿，我是在摘录用意第绪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一次低声谈话。随后，班瑞尔结束了谈话，说他有事要跟我说。于是娜塔丽上床睡觉去了。我们用波兰语交谈，这是她听不懂的。

我的笔停下了。应该怎样把他告诉我的话写下来呢？

我不打算扼要叙述他所做的旅行和所受的折磨。想象力麻木起来，信念也不起作用。德国把东欧变成了地狱，班瑞尔穿过了地狱的所有七个圈[1]。关于犹太人命运的最糟的传说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实情的轻描淡写的报道。我的堂弟曾经从万人冢里亲手发掘出成千上万遇害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并把他们火化了。这种坟冢在东欧从前犹太人居住的城市附近遍地皆是。据他的保守估计，埋葬的尸体有一百五十万具。

在某些营地，包括设有犹太教法典学校的古老城市奥斯威辛的郊外的那个营地在内，有巨大的毒气地下室，一次就可以杀害好几千人。可以坐满一座大歌剧院的一群人，被塞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室，一下子全窒息死了！他们刚从欧洲各地乘密封的火车到达，一下车顿时就在那儿被杀害了。巨型的焚尸炉把尸体烧掉。耸入高空的烟囱支配着营地的景色，遇到采取一次“行动”时，烟囱就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喷出火焰、油烟以及人体的渣子和骨灰。班瑞尔不是在叙述传闻，他在一个营造大队里干活儿，建造过一座这样的焚尸炉。

没有立即被杀害的犹太人全都干活儿干到死。他们在巨型兵工厂里当奴隶，配给他们的口粮很快就会使他们瘐毙。

他说，我们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是棚里的牛，在等候轮到我们的时刻。“美化运动”是一次很幸运的“缓刑判决”，不过中立国的红十字会参观后的第二天，遣送工作就会再一次开始。我们的希望就是盟国获得胜利。这场战争肯定是对德国人不利的，但是结局还很远，而灭绝犹太人的工作正在加快。他的组织（他并没说明是什么组织，我揣测大概是共产党）正在策划一次起义，万一下达了一道大规模遣送的命令，或者党卫军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儿发动一次屠杀行动的话。但是那是铤而走险的工作，娜塔丽和路易斯在这样一场起义中不大有可能活下来。犹太人必须看到未来，他说。路易斯就代表未来，该拯救出去的正是他。

他不想把屠杀营的事告诉娜塔丽，因为他瞧得出她的情绪还不错，这是在德国人统治下活下去的秘诀。我应该尽力说服她让路易斯走，同

时又不要过分惊吓到她。

我问他屠杀营的消息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流传得有多广泛。他说身居高位的人全获悉这件事，他本人就告诉过两个人。通常的反应是表示不信，或者对讲这种“骇人听闻的传说”的人感到愤怒，随即迅速改变了话题。

我又问他外界这时是否已经略有所知。他回答说，新闻报道刚开始出现在海外的报刊上和电台广播节目里。他从奥斯威辛带出来的用缩微胶卷拍摄的文件和照片，已经送到了瑞士。这些文件和照片也许正在起一些作用。可是英美人民目前似乎还不太相信这件事，就像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儿深知党卫军的犹太人，也不准备相信一样。班瑞尔说，在奥斯威辛营地，人们能看到烟囱在夜间突然喷出火焰，还闻到烧焦了的头发、肌肉、脂肪的气味，但是营地上的许多人仍旧回避放毒气毒杀人这个话题，甚至否认正发生着这种事。

（我记下这些事情时，手一直在发抖，这就是何以这一页字迹潦草的原因。）

为了迅速结束班瑞尔的这次访问，我们在谈话中伤感地闲扯了一下家里的事情。除了他本人和一个儿子的家庭外，我们杰斯特罗家在欧洲已经连根带枝全灭绝了。他的长子在白俄罗斯德国人战线后方跟着犹太游击队一起作战。媳妇和孙儿平平安安地待在拉脱维亚的一个农场。其他的人班瑞尔全失去了，我也是如此。我到美国去以后，有一大批聪明可爱的亲戚就此没再见到，空留下一些愉快的回忆。他在四处飘零时身上一直带着一张孙子的残缺不全的照片，磨损得很厉害，又被水浸过，以至于只看得出一个模糊不清的婴儿小脸。“我们的未来，”班瑞尔把照片拿给我看时这么说，“Der osed. ”

他细说了一下，倘使娜塔丽在路易斯的问题上改变了主意，我可以怎样通知他。我们互相拥抱起来。我上次拥抱班瑞尔是五十年以前在梅德捷斯，当时我正动身要到美国去。没什么事比实际发生的事情更为离

奇了。他放开我时，歪着头，目光炯炯地扫了我一眼，这在从前总表示他接下来要问我一个关于《塔木德》的尖锐问题。他耸起一边肩膀，这是岁月和苦难都没使他改变的一种姿态。“埃雷尔[2]，我听说你写了几本关于那个人的书。”（Oso ho-ish，耶稣。）

“是的。”

“你干吗dafka非得写那个人呢？”

dafka是一个无法翻译的《塔木德》上的词。它有许多意义：必然地，就因为这个，反常地，目中无人地，不顾一切地。犹太人有一种脾气，喜欢dafka办事。这是倔强的人的本质。举例来说，他们不得不在西奈山脚下dafka礼拜金犊[3]。

这是一个开诚相见的时刻。我回答说：“我写，是为了弄几个钱，班瑞尔，还为自己在非犹太人中树立一个名声。”

“瞧瞧它怎样帮了你的忙。”他说。

我从一只抽屉里取出我新近花了一颗钻石弄来的经文护符匣，把它们拿给他看。

“你有这个？”他伤感地笑笑，“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儿开始的吗？”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儿，dafka，班瑞尔。”

我们又拥抱了一次，接着他悄悄走出去了。两个月内，我没再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消息，也没再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我猜想，他大概平安地脱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班瑞尔从战俘集中营里逃走过两次。他为人坚韧不拔，足智多谋。

时间已过午夜，她一点儿踪影也没有。这时刻在街上行走是不明智的，虽然她那张助理护士的身份证大概可以掩护着她。

现在，让我来草草地概述一下“美化运动”。这是在往后的岁月里非

说不可的一件事。未来的一代代人也许会发现，这件事甚至比奥斯威辛的毒气地下室更难令人相信。说到底，那些地下室不论多么狰狞可怕，却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然而然的最终产物。你需要理解的无非是，希特勒是打算那么做的，而奉命唯谨的德国人就那么实行了。

“美化运动”更为离奇。它是一次煞费苦心的做作，想要表明德国人就像别国人一样，也是欧洲人，遵守着西方文明的原则，关于犹太人的那些传说和报道全都太愚蠢了，不值一驳，再不然就是盟国方面恶毒至极的暴行宣传。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人正装模作样，费尽心机地想要否认他们在这次战争中着力的中心：消灭一个民族和世界上的两种宗教。是的，是两种。我满怀信心地相信，犹太人和犹太教最终会存在下去，但是基督教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干出这种勾当来以后，就无法存在下去了。尼采的反基督分子穿着长筒靴、戴着卐字臂章来了。在奥斯威辛那些烟囱喷出的火焰和浓烟里，欧洲的耶稣蒙难像全部烈焰冲天。

我们的新司令官拉姆是一个粗鄙而地道的畜生，他筹划的这场“美化运动”把伪善推进了新的领域。因为我是主管文化工作的长老，所以我被牵连在内。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对着桌上摊开的一张市区地图度过了好几个小时。来宾所走的路线都用红笔在图上画了出来，每一个停留地全都编了号。墙上挂的一幅大图表明，整修和新建工作在每一个编号的停留地的进展情况。我的部门沿着所走的路线演出音乐与戏剧节目，不过实际工作全是由我的副手们在办理。我在“当天”的任务是，领着客人参观一个像奇迹般整修过的图书馆。我已经派二十个人在编目，精美的书籍不断地涌进来。我们正把欧洲土地上残存的犹太文史藏书的精华积聚起来，一切都是为了装一天假。

德国人像排演一出耶稣蒙难剧那样在安排这次参观，它将是一场涉及全市的盛大创举。然而，这次行动仅仅限于地图上用红笔画出的那条路线。在那条路线两旁一百码以外，过去的污秽、疾病、拥挤和饥饿现象照样猖獗。凡是来宾的眼睛会看到的地方，他们便不惜人力和工本地

建造起狭窄、模拟田园诗般的游乐胜地。德国人当真指望这个荒唐的骗局会侥幸成功吗？他们似乎是这样。当然，德国红十字会职员先前的一次次检查都证明没有问题。客人们来来去去，传播出关于犹太乐园的一些生动的报道。可是这一次，客人是外来的中立国人士。德国人如何能有把握控制住他们呢？一个坚决的瑞典或瑞士红十字会人员只要说："让我们走到那条街去"，或是"让我们瞧瞧那面的营房"，那么气泡就爆掉了。在弄虚作假的彩虹色轻烟那面，存在着会使中立国人士吓得发指的恐怖情况。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情况，认为跟奥斯威辛的情况相比，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拉姆有什么诡计来支吾这种令人发窘的要求吗？他指望靠温和的威吓来使客人们循规蹈矩吗？再不然，如同我十分怀疑的那样，这整个"美化运动"难道只是那种白痴般精细周密的一个重要实例，一个典型榜样吗？自从希特勒取得政权，德国人的所作所为都具有这种精细周密的特色。

在办事才干、精力、对细节的注意以及科学与工业的单纯技术方面，他们跟美国人不相上下，也许还远胜他们。此外，德国人还能够表现出最大的魅力、智慧和鉴赏力。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全心全意、干劲十足地投身去执行荒谬疯狂得出人意表的计划和命令，这是他们的特性。何以会是这样，也许世界要花一千年才能搞明白。眼前，它却这样发生了。他们放手干起了一场战争大屠杀，结果几乎必不可免地会造成德国的毁灭。在这场大杀戮的中心，就是他们对我的民族犯下的罪行。而在这中心的中心，就是这场"美化运动"，德国天真无邪地转过来向着外界，愁眉苦脸地说："瞧瞧你们多么不公正，指责我们做坏事。"

推行这场"美化运动"的那种白痴般的精细周密，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假如拉姆和他的顾问们能使来宾遵循着那条红线走，那么没什么事是他们没想到的。完成的工作还很少，但是方案已经全制订了。特莱西

恩施塔特这些日子的繁忙混乱，就像彩排工作刚准备了一半的舞台那样。为了建筑那条狭窄的、异想天开的虚幻小道，两三千身强力壮的犹太人从早到晚在为技术处干活儿——而且彻夜四处都灯火通明。

来宾们的参观路线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定下了。拉姆随身带着一份很厚的、用红黑条纹花布装订起来的文件，我们委员会的人（在我们之间）管它叫作《美化运动圣书》。我们这些各部门的长老全对它做了贡献，不过最后的详情细节肯定是德国人搞出来的。这份公文包括市管弦乐队将要在市镇广场上演奏的那些选曲，虽然技术处这时才在为那座音乐厅奠基。我们的乐师正忙着把乐曲的各部抄出来——罗西尼[4]的两个序曲、几支军队进行曲、施特劳斯[5]的几支圆舞曲，以及唐尼采蒂[6]和比才[7]的杂曲。誊写纸现在大量供应，精良的新乐器滚滚运来。特莱西恩施塔特像普罗斯佩罗[8]的魔岛那样，正成为一个空中洋溢着旋律的地方。

客人们倘使上游乐场的歌剧院里去看看，就会看到一个样样齐备的管弦乐队和人数众多的合唱队正在排练威尔第的《安魂曲》：一百五十多名有才能的犹太人穿着整洁的衣服，戴着黄星标志等，演奏出可以在巴黎或维也纳上演的乐曲。楼下，在一个较小的剧场里，他们会恰巧看到犹太区内轰动一时的作品，那部可喜的独创的儿童歌剧《勃伦迪巴》的一次化装排练。他们在两旁都种着鲜花的街上走着时，会听到一所私人房子里一个弦乐四重奏正奏着贝多芬的乐曲，另一所房子里一个极出色的女低音歌唱家正唱着舒伯特的浪漫曲，而在第三所房子里，一个了不起的单簧管吹奏家正在练习韦伯[9]的乐曲。在咖啡馆里，他们会碰上一些上了装的乐师和歌唱家在顾客们喝着咖啡、吃着奶油蛋糕时演奏节目。来宾们将在一家咖啡馆里休息一下，吃点儿点心，那儿的顾客都将以一种受过彻底训练的自然方式付账、离去或走进来。

来宾们会看到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包括许多奢侈的食品。顾客们随意地进进出出，购买乐意购买的商品，用上面印有摩西画像的特莱

西恩施塔特纸币付款。当然，这种毫无价值的货币是犹太区里最拙劣的笑料。拉姆的《圣书》上载有一条严厉的警告：等来宾离开以后，这些“顾客”必须立即把“购买的商品”尽数归还。稍有缺少，就将受到惩罚。少一样食品，犯禁的人就得关到小堡垒中去。

这项计划涉及犹太区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所假的超等清洁的医院、一座假的儿童游乐场、一所假的男工印刷厂、一所假的女工服装厂、一个假的运动场，全列在工程项目之中。银行正在重新装修。一所假的男童公学已经建成，新建的大楼里黑板、粉笔、教科书这些细枝末节应有尽有，不过这座大楼始终没用过，也绝不会使用，除非供乐师们在里面排练。一座“大食堂”，一所宽敞的营房，正在建造起来，仅仅为了供应一餐饮食——来宾们的午餐，四周的犹太人也将在那儿津津有味地进餐。党卫军还得想出办法，就连这一回也避免供给一些犹太人饭食。这是拉姆的《圣书》中唯一疏忽了的地方。咖啡馆里的顾客们当然只在来宾到场的时候才尽兴地喝咖啡、吃蛋糕，要不然他们就空做着喝咖啡动作，那些蛋糕他们是不能动的。

已经过凌晨一点了。我干吗老是这样沉痛地胡说八道呢？嗐，“美化运动”的玩笑也是一种宽慰，使人可以忘掉班瑞尔透露出来的情况，以及我为娜塔丽迟迟不回来所感到的焦虑。她六点钟就得起身。在她去云母工厂干活儿以前，她得先到儿童游乐场和幼儿园去为这次访问排练。她跟其他几个漂亮的女人刚接下了这个任务。她们的工作都已经给她们安排好：训练孩子们讲述他们的小节目，并且装出十分快乐的样子。午餐时她告诉我，孩子们得喊着：“怎么，又吃沙丁鱼吗？”整整持续二十分钟的这种很容易识破的谎话，全被写了出来。在这方面，“美化运动”正产生一些真正的好处，因为党卫军增加了孩子们的配给量。他们想要来宾们看到一些胖娃娃在玩耍，所以像女巫对汉泽尔和格蕾泰尔[(10)]那样，正在填饱他们的肚子。

我无法相信这么显眼的一出喜剧能够欺骗谁。然而就算它成功了，

德国人希望通过它获得什么呢？犹太人正在失踪，许许多多的人不见了，这个恐怖万分的事件能够长时期被掩盖起来吗？我可无法明白。这件事毫无意义。不，这就像个智力迟钝得可怕的孩子做的事。那个智力迟钝、在空果酱罐旁边被人逮住的孩子，脸上、手上、衣服上全抹得红通通的，还笑嘻嘻地不承认自己吃了果酱。

就这件事来说，它对奥斯威辛的毒气地下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为这细想了好几个星期，脑袋都想得发昏了。管德国人叫虐待狂、屠户、野兽、蛮子全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也是男人和女人。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把它草草写下，它比我所感受到的要确定得多。这件事的根源不可能是希特勒。我以这个为前提。这样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在德国人当中遭到了那么少的抵制，那么这件事必然已经酝酿了好几个世纪。

拿破仑把自由和平等强加给了德国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压制它。他用大炮和远征的军靴入侵了几乎还没摆脱封建主义的专制国家，并以人类的同胞关系蹂躏它们。解放犹太人就是这种新的开明人道主义的一部分。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不合乎人情的，但是他们依顺了。

哎呀，我们犹太人相信了这一改变，可是德国人内心却始终没改。这是征服者的信条。它支配了欧洲，但并没支配德意志。他们的浪漫主义哲学家猛烈抨击非德意志的启蒙运动，他们反犹太人的政党成长起来，同时德国一天天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可它始终没接受“西方的”思想。

他们在德国的皇帝统治下战败了，接下来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这在他们心中激起了一种可怕的、绝望的愤怒。共产党人威胁要制造混乱，推翻政府。魏玛共和国分崩离析。当希特勒从这种女巫酿造的啤酒中崛起，像《麦克白》中一个神谕的幽灵那样[(11)]，然后在百货公司和歌剧院走廊中指着犹太人时；当他大声疾呼，说犹太人不仅是德国所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的直接受益人，而且是造成这种种待遇的现实

原因时；当这种疯狂的历史程式向前发展，德国人的怒火就在突然爆发的一阵民族活力与欢乐中发泄出来，而促使它发泄出来的那个花言巧语的疯子，手里却挥舞着杀人的武器。德国人毫无悔恨之心这一点，使这种武器到了这个人手里特别合适。要不是因为对我施加的暴力，我还不知道这种使人费解的特征。就连现在，我对这仍然有点儿迷迷糊糊呢。

我对路德的研究有没有使这问题清楚一点儿呢？在希特勒之前，只有路德曾经用民族的声音说得那么透彻，使郁积的民族怒火完全发泄了出来，而就他来说，是反对已经堕落的拉丁语宣读的罗马天主教教义。尽管我十分钦佩路德，是他的传记作者，可是这两个人的粗暴有力、挖苦讽刺的讲话却非常相似，这使我忧虑踌躇起来。路德的新教是一种宏伟的神学，一种恳切响亮、讲求实际的基督教，很配得上路德声称正从巴比伦的婊子手里拯救出来的那位基督。但是就连这个土生土长的产物，也沉沉地压在德国人的身上，是不是呢？

德国人在基督教欧洲始终不大自在，始终没拿定主意，自己算汪达尔人[(12)]呢，还是算罗马人？是北方来的破坏者呢，还是彬彬有礼的西方人？他们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摇摆晃动，一会儿扮演这个角色，一会儿扮演那个角色。就他们身上的汪达尔人性格来说，基督教的悔恨之心和英国人与法国人的自由主义都是胡说八道；启蒙运动的理性与条理是人类本性的矫揉造作；毁灭与统治是实际所需要的；屠杀是古代的一种乐事。经过好几百年路德的约束以后，粗暴鲁莽的德意志声音从尼采的口中再一次大吼出来，对基督教温厚的教义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尼采把这一大套宽厚仁慈和悔恨之心全怪到犹太教上面。他十分精确地预见到基督教上帝未来将灭亡。他没预见到的是，获得自由的汪达尔人在精神错乱的工业化的报复中，竟会动手把一千一百万个“基督”钉到十字架上。

唉，乱涂乱写啊！我又看了一遍用铅笔匆匆写成的这几页，心情感到沉重。我忽视这份日记，这不足为奇，我的智力应付不了我如今知道的事情。没有一个一般的民族主义理论，你对这个主题如何能动笔呢？

不对社会主义追本溯源，说明这两个运动是如何集中到了希特勒身上，不给予俄国革命的威胁应有的重要性，你对这个主题如何能动笔呢？

在这一大篇涂鸦中，我有没有真正接触到德国人呢？我这个卑鄙的犹太人杰斯特罗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戴上了经文护符匣，而他们却用铿铿作响的部队和轰鸣的空军机群在欧洲各地出击。他们和我实际上是不是都顺从着人类的同一种冲动，想要保全受到威胁的自身呢？他们是不是就为了这个才想杀我，因为犹太人和犹太教对原始的德意志精神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挑战、谴责和阻碍？再不然，这一切是不是一种无聊的妄自尊大，是不是一个毕生开明的人士疲乏过度的脑子的幻想呢？这个开明人士想在奥斯威辛，在“美化运动”中找出一点点意义，想在我自己和卡尔·拉姆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即使他杀了我，根据达尔文主义的分类[13]，如果不是根据上帝的意志的话，我们还是同胞。

娜塔丽回来了！

次日上午

事情比我想的还要严重。她已经深深地卷了进去，回来时人很疲倦，可是兴高采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些集会一直在讨论挫败“美化运动”的方法，他们想向红十字会的来宾暗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实情，而又不使党卫军警觉起来。她认为他们已经想出了一种方法：在每一个停下来参观的地方，一个负责的犹太人对红十字会方面的任何评论都说出同一句预先安排好的答复：“哦，是的，这一切全是崭新的。还有不少可看的哩。”

我猜他们是经过不少争论和修改才把这方法制订出来的。他们逐字逐句表决。他们深信，这样一字不差地重复回答，会使来宾们觉得是一个信号。犹太人将随随便便地把这句话说出来，脸上流露出意味深长的神色，可能的话在党卫军听不到的地方说。他们的希望——或者不如

说，他们的幻想是，来宾们会明白，他们所看到的是崭新的、捏造的装置，而且因为“有不少可看的哩”这句话，可能还会走到安排好的路线以外去。

我耐心地听着。接下来，我告诉她，她正滑进犹太区特有的梦境中，这会危及她自己和路易斯的生命。德国人是饱经训练、警惕心很高的监狱看守，来宾们将是温和殷勤的高级福利人员。“美化运动”是德国人的一项主要工作，应该提防的最为重要的事，正是犹太人向来宾泄露秘密的这种计划。我这样辩论着，但是她反驳说，犹太人必须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进行还击，既然我们没有武器，只有头脑，我们就应该使用我们的头脑。

接下来，我采取了这个激烈的方式，透露出班瑞尔揭发的奥斯威辛的情况。我原本的用意是使她大吃一惊，较为清楚地意识到她有被流放的危险。她当然十分震惊，不过并不是吓得目瞪口呆，因为这种传说一直在四处流传。可是她并不是像我料想的那样看待这个消息。她说，那么更有理由该去唤起红十字会人员的猜疑。再说，班瑞尔的消息一定有点儿夸张，因为乌达姆收到了他妻子从奥斯威辛寄来的明信片，她的朋友也刚收到二月被遣送的亲戚们寄出的一些明信片。

我重复了一遍班瑞尔告诉我的话：奥斯威辛的党卫军维持着一个“特莱西恩施塔特家属营”，以防红十字会万一设法进行磋商，要求到那个可怕的地方去参观。每个人到达奥斯威辛之后，全得写一些明信片，注明几个月以后的日期。而“特莱西恩施塔特家属营”则定期清除掉老的和小的、有病的和体弱的人，把他们用毒气全体毒杀，以便为特莱西恩施塔特新遣送去的人腾出地方。乌达姆无疑正收到一个已经焚化了的女人的信件。

接下来，她很肯定地讲，她的团体通过布拉格传来的小道新闻听说，根据德国军方的情报，美国人已经决定五月十五日在法国登陆。这很可能会在欧洲各地激发起义，导致纳粹帝国迅速瓦解。总而言之，党

卫军军官很快就会为自己的脖子发愁担心，那么新的遣送就不大可能会进行了。

面对着这种已经变为错觉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无法进行辩论。我劝告她，如果她打算把这件事搞下去，至少传话给班瑞尔，把路易斯弄出去。这话她不肯听，她不承认她正在使路易斯陷入更大的危险。后来，她变得十分急躁，于是走去睡了。

这不过是几小时以前的事。她醒来了一后，情绪好了一点儿，为自己表现出的暴躁向我道歉，然后出去了。她没再提一句路易斯的事，我也没有。

我一点儿也不反对她新发现的犹太复国主义，并且为这感到高兴。对她来说，这似乎是维护受到威胁的自身的途径，正像我在从前的宗教信仰中所找到的那样。一个人倘若不是一个同谋者或是一个黑市商人，在犹太区生存下去就需要有一点儿这种倔强精神。但是假如她的团体里混进了一个告密的人，那可怎么办？何况利用木偶破口烂骂一事已经载在党卫军那儿她的档案上，那样一来遣送就会是她的结局。

我自己始终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把犹太人送回不友好的阿拉伯人居住的中东那片荒地上，我对这一见解依然极其怀疑。不错，当欧洲这场浩劫还不过是像人的手那么大的一团乌云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就预见到了。但是这么一来，他们提出的梦幻般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可行的或正确的办法吗？不一定。在希特勒执政以前，只有极少数的梦想家曾经到巴勒斯坦去。不过他们也是被迫害和屠杀驱逐到那儿去的，并不是因为那片干旱的圣地吸引着他们。

我承认，现在我对这件事，或是对我先前的任何见解，全不十分肯定了。当然，犹太民族主义是一种强有力地表明自己身份的手段，不过我把民族主义看作现代的祸根。我就是不能相信我们可怜的犹太人竟然计划在地中海的沙滩上拥有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一个议会和一些部长，还有疆界、海港、航空港、大学等。这是多么美妙和空虚的幻想

啊！让娜塔丽这样幻想吧，如果这可以帮助她熬过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这场苦难的话。她说，倘使有一个像列支敦士登[14]那么大小的犹太国，那么这些恐怖事件就不会发生了，又说一定得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来防止这种事再次发生。这是救世主的语言。我所担心的只是，这种新的一时发热般的激情会战胜她曾经有的精确的判断，也许会使她轻率行事，结果毁了她自己和路易斯。

---

(1) 但丁《神曲》共分三部分：《地狱》《炼狱》和《天堂》。他把地狱设想为九层或九圈，但正式地狱是从第二圈开始，第九圈为冰冻圈。

(2) 埃伦的爱称。

(3) 以色列人崇拜的偶像，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

(4)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5) 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

(6) 加埃塔诺·唐尼采蒂（1797—184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7) 比才（1838—1875），法国作曲家。

(8) 普罗斯佩罗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米兰公爵，他被兄弟安东尼奥夺去公国后，逃往一个小岛，居住在一座洞内，研究魔法。

(9) 卡尔·马里亚·冯·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音乐评论家。

(10) 德国作曲家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1854—1921）根据童话故事于1893年写成了一部歌剧《汉泽尔与格蕾泰尔》，叙述汉泽尔与格蕾泰尔兄妹二人如何被女巫捉去，又如何逃出来。

(11)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苏格兰大将麦克白杀死苏格兰王邓肯，自立为王后，三女巫引他到一山洞中会见几个幽灵。

(12) 汪达尔人是五世纪时的一种野蛮民族，他们侵入北非等地，并曾攻占罗马。这里的意思是，算野蛮人呢，还算是文明人。

(13) 英国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所创关于生物界历史发展的学说，主要内容包括生物的变易性和遗传性、物种的起源、生存斗争等。

(14) 列支敦士登位于欧洲中部瑞士和奥地利之间，面积160平方千米。

第七十九章

隔着关闭的卧房门，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哭泣，但是罗达难得哭泣，因此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朝前走到客房里去，他如今就睡在那儿。时间已经很晚了。晚餐后他在书房里坐了几小时，为自己跟彼得斯上校的会面起草一些登陆艇文件。这是件他并不怎么想做的事，但是关于优先权的冲突迫使他不得不做。他脱下衣服，洗了个淋浴，把临睡前要喝的一杯掺水的波旁威士忌喝了下去，然后临上床前又到罗达的房门口站住脚听了听。声音已经变得十分清楚了：伤心的呜咽，中间夹着抽抽搭搭的啜泣。

“是罗达吗？”

没有回答。哭声停了，仿佛中断了似的。

“罗达！喂，怎么回事？”

从房间内传来了压抑住的伤感的声音：“嗯，我没什么。你去睡吧。”

“让我进来。”

“门没锁，帕格。”

房间里一片漆黑。他拧亮灯。罗达穿着一件乳白色软缎的睡衣坐起身，边眨着两眼，边用一条薄手绢擦着红肿的眼圈。“我声音很响吗？我极力想压得低点儿。”

“出了什么事？

“嗐，帕格，我完啦。一切全毁掉了。你好歹已经扔掉了我。”

“你喝杯酒也许会觉得好点儿。”

“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是吗？”她把两手伸进蓬乱的头发中。

“要下楼到书房里去谈谈吗？”

“你真是个好人。来点儿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我这就到那儿去。”她把匀称、雪白的大腿伸下床。帕格去到书房里，在活动酒柜上把酒调好。不一会儿她也来了，睡衣外面罩了一件宽大的便服，头发随意地拢成了俏丽的发型，自从他搬到客房，他就从来没看见过她把头发拢成这样。她稍微装扮了一下，把两眼略略修饰了一番，眼睛这时显得清澈、明亮。

“好几小时以前，我洗好脸，倒在床上，可我就是睡不着。”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得不去会见彼得斯上校吗？这只是一次公务上的会面，罗达。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把酒递给她，“也许，我不应该提起的，不过我不会给你惹出什么麻烦来。”

“帕格，我眼下非常苦恼！”她喝下一大口酒，“有人写了几封匿名信给哈克。他收到了，嗐，五六封。头几封他全撕掉了，就给我看了两封。他很沮丧地向我道歉，但是还是给我看了。这些信让他很气恼。”

罗达用她的一种最温柔、最动人的神态瞥了丈夫一眼。他想提一下他也收到过几封匿名信，但是又认为这样做没意思。帕米拉可能已经对罗达说过了。总之，没必要再提起那些恶意中伤的话。所以，他什么也没说。

她脱口说了下去：“这非常不公平！我当时连哈克也不认识，是吗？这是双重标准！嗐，你听他说，他跟各种女人睡过觉。未婚的、已婚的、离婚的，他满不在乎，甚至还旧事重提，而重要的一点总是，我是多么不一样。我确实如此，我是的！只有巴穆·柯比是例外。我到今天还不明白那件事怎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他一生跟许多低三下四的风骚女人鬼混过，我可不是那种女人。但是这些信把一切都破坏啦！他那么不快活，那么灰心丧气。我当然否认了一切。为了他，我不得不

否认。就那么一个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来说，他真幼稚得出奇。”

使帕格最感惊奇的是，她这样毫不介意地坦率承认跟别人通奸——“只有巴穆·柯比是例外”——仍会叫他感到痛苦。这可不是第一次打击，她要求离婚的那封信给予他的那种莫大的苦恼，仍然是切身的痛苦。罗达开头一直回避，直到现在才明确地承认。她的沉默寡言的习惯对她很有用处，如今是跟彼得斯大有关系，所以话才漏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结局，帕格心想。他像柯比一样，都是她过去的一部分，她对他已经漫不经心了。

“那个人爱你，罗达。他会相信你的话，把信的事忘掉的。”

“嗯，他会吗？要是他明天问起你，那你怎么说呢？”

“这是不可想象的。”

“并不是一定不可想象的。自从这一切发生，这是你们第一次会面。”

“罗达，我们有一个很急迫的优先权问题得要解决。他不会提起私人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提到那些匿名信。不会向我提到。他想到这个汗毛就会竖起来。”

她的神色显得既感觉有趣又感觉苦恼。“你的意思是说，男人的自尊心吗？”

“就管它叫这个好了。把这件事忘掉吧。快睡觉去，做个美梦。”

“我可以再喝一杯酒吗？”

“当然可以。”

“你事后可以把经过全告诉我吗？我是说，你们谈了点儿什么。”

“不是公事的那一部分。”

“我对公事的那一部分不感兴趣。”

“要是谈到了什么私人的事情，我会告诉你的，我会的。”他把酒递给她，“猜得出是谁写的那些信吗？”

“猜不出。应该是一个女人，一个恶毒的婊子或是什么人。唉，这种人非常多，帕格，这种人非常多。她在黄褐色的小张信纸上用绿墨水写，字迹高高低低很滑稽。她举的事实都是近乎荒唐的，不过她倒是提到了巴穆·柯比。很卑鄙。提到日期、地点等等。真叫人讨厌。”

“柯比如今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最后一次瞧见他是在芝加哥，就在——就在中途岛战役以后，我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时候。我在那儿停留了几小时，跟他彻底断啦。说来真滑稽，我就是这样才遇见哈克的。”

罗达边喝着酒，边叙说她在公共饮水大厅里跟彼得斯上校的初次会面，以及后来在驶往纽约的火车上怎样又遇见了他。

“我绝对没法儿知道他为什么会爱上我，帕格。那天晚上在休息车上，我对他很冷淡。说实在的，我叫他觉得扫兴。我正为巴穆，还有你，以及整个为难的局面很烦闷，而且也没有忘掉华伦的事情。我不肯接受他提出的喝酒的邀请，也不乐意跟他谈话。我是说，他那么明显地刚跟那个穿绿衣服的人在草堆里打过滚！他眼神里还有那种光彩。我也不打算叫他动什么念头。接着，第二天早晨在餐车上，侍者让他坐到了我的桌上。当时吃早餐的人很多，所以我不能反对，虽然我不知道，也许他偷偷塞了点儿什么给那个侍者。不管怎样，当时的情形就是这么回事。他说巴穆跟他讲过我，他非常钦佩我的勇敢精神，就是这一套话。我仍旧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我一直都保持着。实际上，他一直也都是正正派派地追求我：跟到教堂，参加海军的聚会，以及为英国的募款集会，等等。这是一件逐渐发展起来的事。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答应跟他一块儿去看戏。也许，叫哈克感到好奇的正是这一点，这里面的新奇的地方，它不可能是我的少女般的诱惑力。可是当他回想到我们初次会面时，我毕竟是去瞧巴穆·柯比的，这就使那些可恶的信似乎挺有说服力

了。”

在帕格回来后的这多少个月里，罗达对自己的风流韵事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这时候，她确实变成了碎嘴子。帕格说：“你现在觉得好点儿了吧？”

“好多啦。你这么安慰我，真是太好了。我不是个爱哭的人，帕格，这一点你知道，不过我因为那些信太紧张了。你告诉我明天要会见他时，我很惊慌。我的意思是说，哈克不大可能去问巴穆。那是不礼貌的。巴穆也不会说。你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第三者。你是受害的丈夫。唉，我可不得不想到种种糟糕透了的可能。”她喝完了酒，把光着的脚伸进粉红色的拖鞋。

“说实在的，我什么也不知道，罗达。今天晚上以前，我什么也不知道。”

她身子变得僵硬，瞪眼朝他望着，一只拖鞋还握在手里，心里显然迅速地回想了一下方才的谈话。“哎，胡说啦。”她把那只拖鞋啪的一声扔在地板上，“你当然知道。别这样，帕格。你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帕格在书桌旁坐下，华伦的那本皮面大照相簿还放在书桌上，就在他的一摞文件夹旁边。“这会儿倒精神起来了，”他拿起一个公文夹说，“我再做一点儿工作。”

曼哈顿工程区

区长官美国陆军准将莱斯利·R.格罗夫斯

副长官陆军上校哈里森·彼得斯

国务院大厦某一层楼里两个毗连的房门上的这个标志不那么引人注

目，以至于帕格走过了，不得不重新兜了回来。彼得斯上校从办公桌后边大步走过来和他握手，说："好啊！正是咱们再次会面的时候了。"

帕格早已忘记这个人多高和多么英俊了。他身高大概有六英尺三英寸，生着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红润的、高颧骨的长脸，挺拔的身个儿上穿着裁剪合体的军服，肚子一点儿也不腆出来。尽管头发已经斑白，给人的总的印象却是年轻、刚强，除了开朗的微笑中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意味外，整体看来是仪表堂堂的。这时候，他无疑有点儿发窘。然而帕格对这个陆军军官并不感到多么怨恨。这个家伙并没叫他戴绿头巾，这就很不错了。帕格的确相信，他并没有，这主要是因为罗达就是凭这一手来玩弄这个大笨蛋的。

那张小办公桌上空空如也。房间里唯一的另外一件家具就是一把扶手椅。没有档案，没有窗子，没有书橱，没有秘书，墙上也没有画片。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份不重要的工作，派给一个平庸的上校来办理。帕格谢绝了咖啡，在那把扶手椅上坐下。

"在咱们谈起公事之前，"彼得斯说，脸有点儿红了，"容我先说一件事。我对你非常尊敬。罗达就是这么个人，由于跟你生活了这许多年，她是百万个女人中挑出来的一个。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还没谈过这一切。我知道，我们俩都忙得要命，不过总有一天我们得谈谈。"

"这当然可以。"

"你抽雪茄烟吗？"彼得斯从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盒哈瓦那长雪茄。

"谢谢。"帕格并不想吸雪茄烟，但是接下一支可能会使气氛缓和一点儿。

彼得斯从容地把烟点起。"很对不住，我拖了不少时间才到你的问题上来。"

"我猜哈里·霍普金斯的电话起了作用。"

“那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如果你的保密材料接触许可证没检明合格的话。”

“长话短说吧，”帕格说，“我在柏林当海军武官时，根据S-l委员会的要求，向他们提供德国在石墨、重水、铀、钍等工业活动方面的情报。我知道陆军在研制一种铀弹，具有3A级优先自由处理权。这就是我上这儿来的原因。登陆艇计划需要我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些连接器。”

“你怎么知道我们弄到了这批连接器？”彼得斯向后靠着，把两只长胳膊合抱起来，托着脑袋。他的嗓音里有了一种比较严肃的官腔。

“你们还没弄到。这些连接器还存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仓库里。德莱赛公司什么也不肯说，只说他们接下了陆军的订货。主要的承包人凯洛格根本不肯谈。我在战时生产局也同样碰了壁，那儿的那些人干脆闭口不言。以前，登陆艇计划跟铀弹从来没发生过冲突。我揣测不可能是什么别的，所以就打电话给你了。”

“你根据什么认为我参加了铀弹的工作？”

“康诺利将军在德黑兰告诉我，你在干一件重大的工作。于是我胡乱地猜测了一下。”

“你是说，”彼得斯强硬而怀疑地问，“你单凭猜测就打电话找我吗？”

“对。我们可以获得这批连接器吗，上校？”

停了好半天，他们彼此瞪眼对望着，这样相持了一阵后，彼得斯回答道：“对不住，不能给你们。”

“为什么不能呢？你们拿连接器做什么用？”

“天啊，亨利！为了国家最紧急的一道工序。”

“这我知道。但是这种部件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吗？它的作用就是连接管子。连接管子的办法很多。”

“那么你们登陆艇上换用另一种办法不成吗？”

“要是你乐意听的话，我来把我的问题说给你听。”

“你喝杯咖啡好吗？”

“谢谢。就喝清咖啡，不要加糖。这支雪茄烟真不错。”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彼得斯通过对讲电话要了咖啡。这个人倔强起来时，帕格倒比较喜欢他。隔着桌子的快速交锋，有点儿像网球的一次长时间对攻。彼得斯的回球到这时为止一直是强有力的，可并不是变化多端或刁钻古怪的。

“我在听着。”彼得斯向后靠在转椅里，双手抱着一只膝盖。

“好吧。我们的造船厂任务那么重，因此我们把一部分造船工作转包给了英国。我们把一些零件送过去，在半熟练工人的协助下，几天之内就可以装配好，下水。这就是说，如果手头有合适的部件的话，可以直接运往装配。德莱赛生产的这些连接器装进去要比锻接或是用螺栓拴住接缝处快，安装起来也不需要多少经验或是力气。还有，解开连接器检查有毛病的管路也很简单。‘玛丽女王’号星期五起航，上校，船上乘有一万五千名士兵，我订好了货运舱位，准备运送这批材料。我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安排好卡车，准备把这批材料送到纽约。我讲到的是供四十条艘使用的部件。如果这批部件按照预定日期送出，那么艾森豪威尔就可以用比原来更多的兵力去攻打法国海滩。”

“我们一直在听说这一类话。”彼得斯说，“英国人会用某种方法把那些管路连接起来的。”

“你瞧，把这些船放到英国装配的决定，取决于精密的快速装配方法。我们装运零件时，这种连接器有供应。现在，你们抢走了我们的优先权。为了什么呢？”

彼得斯抽着雪茄烟，透过烟雾乜斜着眼瞅着帕格回答道：“好吧，

我来告诉你。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水道网。我们在快速和简便方面的要求，跟你们不相上下，而我们更为紧迫。”

“我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倒有一个主意，”帕格说，“比起闹到总统那儿去简单一些，虽然我也准备去请示总统。”

“把你的主意说出来听听。”

“我查核了德莱赛手头的全部材料。他们可以把一种较大的连接器改制一下，以满足你们的规格。只是交货要延迟十天。我有这种代用的连接器的样品。要是我把这种样品拿到你们的工厂去，跟主管的工程人员谈谈，你说怎么样？”

“基督啊，这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为什么不是？彼得斯，现场的人几小时内就可以把这件事解决掉，成还是不成？罗斯福总统心上有许多别的事情。不管怎样，由他出面驳下来，格罗夫斯将军是不会喜欢的。干吗不想法避免这样呢？”

“你怎么知道总统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参加了德黑兰会议。登陆艇计划不仅是对丘吉尔，也是对斯大林承担下的一项义务。”

“批准你这样走上一趟——要是办得到的话——需要一周的时间。”

“不成，上校。那些卡车得装上货物，在星期四清早离开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拉德福德。”

“那么你只好上总统那儿去啦。我没法儿给你帮忙。”

“好，我这就去。”帕格一面说，一面把雪茄烟捻熄。

彼得斯上校站起身，跟帕格握握手，然后和他一起走进了那条长走道。“我来了解一下另一种可能，中午以前打电话给你。”

“我等你的电话。”

大约一小时后，彼得斯打了个电话给帕格。“你可否跟我一块儿做一次短程旅行？离开华盛顿两个晚上。”

“当然可以。”

“差五分七点在联合车站跟我会面，第十八号月台。我去订卧铺。”

“咱们上哪儿去？”

“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把那种代用的连接器带在身边。”

成败在此一举啦，帕格心里想。

橡树岭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田纳西河畔的一片广阔的森林地区，一道封锁线把它与世隔绝。一个秘密的工业综合企业就在那地方兴起，以一种新的方式造成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规模屠杀。因此，今天有人争辩说，它简直可以跟奥斯威辛相提并论。

当然，在橡树岭，并没有人被杀害，也没什么奴隶劳动。兴冲冲的美国人拿着很高的工资在干活儿，建造巨大的建筑物和安装大量的机器，但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橡树岭的保密工作做得比奥斯威辛好。在内部，只有级别很高的人员知道。在外面，没什么流言蜚语走漏出去。

像在德国那样，谈论犹太人的情况是有失体统的，在橡树岭，议论这地方的用途也是违反社交礼节的。在德国，人们肯定知道，犹太人一定正遭到什么可怕的事情，而奥斯威辛的德国人则确切地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可是橡树岭的工作人员在炸弹投到广岛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幽美的森林地区，他们白天在深达足踝的烂泥里干苦工，晚上在粗糙的棚屋和拖车里尽可能地自寻娱乐，根本不问什么。再不然，他们就传出一些流言，例如，他们正在兴建一座工厂，准备大规模生产一些无关紧要的零件，以便运送到华盛顿装配。

虽说这样，战后有一种议论说，当你考虑到奥斯威辛和橡树岭的后

果时，美国人和纳粹分子之间出入并不大，两者同样犯下了新的野蛮主义罪行。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论点。每次战争之后，人们总对可怕的流血事件有一种合乎情理的莫大的反感。种种区别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所有的一切都是暴行。所有的人都同样有罪。舆论就是这么说的。按实在讲，这是一场卑鄙龌龊的战争，非常卑鄙龌龊，以致人类不想再进行一场战争了。这好歹是走向废除人类这种疯狂的老毛病的开端。不过在回忆时，不可以把它混淆为一种普遍的罪行。这里面有区别。

首先，由于橡树岭努力生产出U-235，从而在物理学、化学和工业发明方面闯入了新的领域。作为实用工程和人类科学才能的一项功绩，这是出色的，很可能在规模与辉煌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德国人的煤气室和焚尸炉并不是辉煌的、首创的天才杰作。

再说，在战争中，一旦你遭到攻击时，你可以或是放弃抵抗，听凭掠夺，或是奋起作战。作战的意义就在于设法通过大量屠杀，使对方吓得停止作战。国与国之间必然会发生政治冲突。在一个理性和科学的时代，这类冲突当然应该通过某种比较明智的手段予以解决，而不应该通过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德国和日本的政客们采用了这种手段，认为这种手段行得通。我们也只能通过同样的手段来劝阻他们。美国人开始争分夺秒地制造铀弹时，他们无法知道攻击他们的人不会率先制造和使用这种炸弹。这是一个造成惊慌而动力强大的念头。

所以总的来说，奥斯威辛和橡树岭之间的相似之处似乎是牵强附会的。它们有类似的地方。两者都是战时创作的巨大、秘密的屠杀手段；两者都在人类历程中揭开了一些可怕的尚未解决的新问题；而且，倘若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两者全都不会存在。奥斯威辛的目的是，精神失常、徒然无益的杀戮。橡树岭的目的是，结束德国发动的全球性战争，而这一点它的确做到了。

然而，当帕格·亨利在一九四四年暮春到橡树岭去的时候，曼哈顿工程像个庞大的战时半身塑像，像历代的手工制成品那样赫然呈现出

来。整个工程导致的浪费到了疯狂的地步。只有决定性的新武器的出现才能说明这个计划是正当的。到一九四四年，担心德国人或日本人在这类炸弹方面走到美国前面的恐惧心理正在消失，新的目标是缩短战争。所以军方根据三种不同的理论，建立起三种不同的制造炸弹材料的庞大工业综合企业。哥伦比亚河上的汉福德工厂正尽力在生产钚。这是一个没多大把握的冒险事业，不过跟橡树岭的这两个巨型设施一比，它却是一种希望。这两个设施想要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把U-235分离开，而这两种方法都一再失败，仍然处在噼啪作响的试验阶段。

就连在最高级的官员中，也没几个人知道可能将要面临一场多大的失败。彼得斯上校知道。罗伯特·奥本海默[(1)]博士，这项炸弹工程的科学灵魂，知道。莱斯利·格罗夫斯准将，主持这项事业的那个果断、冷静的陆军将领，也知道。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奥本海默博士有一个新想法，所以彼得斯上校要到橡树岭去跟奥本海默和一个高级小组委员会一起开会。

同这场危机相比，亨利上校对德莱赛连接器的要求是微不足道的。彼得斯为了避免跟白宫发生纠纷，于是邀请帕格一块儿前去，因为帕格的保密材料接触许可证是毫无不妥之处的。奥本海默的想法牵涉到海军，而陆军和海军的关系却很紧张。这时刻做出一种合作的姿态是有其意义的。

彼得斯一点儿也不知道海军的热扩散方法。格罗夫斯将军的第一条规则是："分隔开"——在制造炸弹的各个部门之间筑起互不交通的壁垒，这样，一条轨道上的人也不知道其他地方发生着的事。格罗夫斯在一九四二年调查过热扩散问题，得出结论，认为海军是在浪费时间。这时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信给格罗夫斯，建议赶紧再次研究一下海军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果。

帕格·亨利一生都在穿过军事检查站，但是橡树岭的路障是一件新

鲜玩意儿。大门口的卫兵正在一阵沸腾的喧闹声中检查一群新工人，把他们像数金币那样一个个放进去，乘上在大门里面等候着的公共汽车。帕格带来的代用连接器由神色严厉的宪兵仔细察看一番，并且放到荧光检查器前去检验。他本人也经历了搜身和一些严格的盘问，然后佩戴上许多不同的标志和一个辐射测量器，才回到彼得斯的军用车上。

“开车吧，”彼得斯对中士司机说，“在高坡上停下。”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柏油路平稳地向前疾驰，穿过苍翠蓊郁的树林，紫荆花和山茱萸四处盛开着。

“鲍勃·麦克德莫特在‘城堡’那儿等候。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彼得斯说，“我把你交给他招待。”

“他是什么人？‘城堡’是什么地方？”

“他得把你的要求呈报上去。他是总工程师。城堡就是这儿的办公大楼。”

军用车穿过野生的树林后继续行驶了好几英里。彼得斯上校像在火车上以及从诺克斯维尔驱车前来时那样，一路处理着公文。自从离开华盛顿，这两个人几乎没交谈过。帕格带有自己的一沓公文，而且他一向也喜欢保持缄默。那是一个暖和的早晨，从敞开的车窗外传来的林木气息十分怡人。汽车穿过密密匝匝的山茱萸，顺着一条蜿蜒的道路盘旋而上。司机转过一处拐弯地方，驶到路边停下。

“全能的上帝啊！”帕格吁了一口气说。

“这是K-25。”彼得斯说。

一道开阔的长峡谷在脚下延展开，环绕着一座未完成的建筑物，呈现出一片混乱、泥泞的兴工景象。那座建筑物看上去就像是把美国所有的飞机库全放到一起，摆成了一个U字形。它是帕格从未见过的最巍峨的建筑物。环绕着这个建筑物，平顶的棚屋、大量的拖车、一排排兵营

以及许许多多房舍延伸出好几英里，直到视线之外。从这么远的距离看去，建筑物总的外表是陆军基地、科学幻想小说的幻境以及淘金城三者的怪诞不经的大混合，一切全在一片大海般的红色泥土之中。一种令人悚惧的未来感从这片景象中传来，就像炸弹的冲击波似的。

“水管就是为了那座大工厂，”彼得斯说，“是一项重要的工程吧，嗯？技术人员上那里面去全要骑自行车。它已经开工，可是我们仍旧不停地在增加单位。在山岭那边，还有一道峡谷，还有另一项设施。不像这个这么大，是根据不同的原理建造的。”

他们驶下山，穿过轰轰作响的峡谷，经过一些粗糙的棚屋，中间纵横交错着好多条搭在泥土上的木板路，经过上百种嘈杂轰响的营造工作，经过那个巍峨的K-25建筑物，直驶到了“城堡”。帕格并没料到会遇见熟识的人，可是在走道里却站着西姆·安德森，身穿军服，正在跟几个单穿衬衫的文职人员谈话。帕格愣了一愣，随意地挥挥手，西姆连忙回了一个军礼。

“你认识那个年轻人吗？”彼得斯问。

“我女儿的男朋友。安德森海军少校。”

“哦，不错。罗达提起过他。”

这是这次旅途中第一次提到罗达。

总工程师那间小办公室的四壁挂满了地图，他的办公桌上则放满了蓝图。麦克德莫特是一个身材矮胖、蓄有口髭的人，暴起的褐色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狞恶兴奋的神色，仿佛他紧紧抱住自己的理智，把橡树岭看作一个疯狂的大笑话似的。他的烫得很挺的裤子塞进长筒橡皮靴里，靴子上满是新沾上的红土。“希望你不介意在烂泥里走路。”他跟帕格握手时说。

“如果走走会使我得到那些连接器的话，那我一点儿也不在意。”

麦克德莫特细看了看帕格拿给他瞧的代用连接器，说："你们干吗不把这玩意儿用在你们的登陆艇上呢？"

"我们不能接受修改带来的那种耽搁。"

"我们能吗？"麦克德莫特问彼得斯上校。

"这个问题还在其次，"彼得斯回答，"首先是，这玩意儿你能不能用。"

麦克德莫特转过脸对着帕格，用大拇指朝一堆满是泥垢的长筒靴指指，说："请你自己去拿一双穿上，咱们走一趟。"

"你们需要多长时间？"彼得斯问。

"我四点钟把他领回来。"

"那很好。新的栅栏从底特律运来了吗？"

麦克德莫特点点头，狞恶兴奋的神色像假面具似的笼罩住了他的脸。"不是很满意。"

"我的老天，"彼得斯说，"将军会大失所望的。"

"嗯，他们还在试验。"

"我准备好啦。"帕格说。那双长筒靴太大，他希望不会在烂泥里脱落下来。

"出发吧。"麦克德莫特说。

在走道里，一个身材短小、戴着眼镜、几乎秃了顶的上校也在跟安德森和那几个文职人员谈话，他脸上有一种和蔼可亲而又十分精明的神色。彼得斯把帕格介绍给了橡树岭的陆军首长尼科尔斯上校。

"海军能把那些登陆艇按时造好吗？"尼科尔斯问帕格，温和的态度缓和了他这句单刀直入的问话。

“要是你们老抢走我们的部件，那就没法儿按时造好。”

尼科尔斯问麦克德莫特：“是什么问题？”

“就是地下水管用的德莱赛制的连接器。”

“哦，不错。嗯，你尽力而为呗。”

“是打算想想法子。”

“嘿，你好。”帕格对安德森说。那个年轻军官羞怯地咧开嘴笑笑。帕格跟着麦克德莫特走了。

帕格离开时，一个外表虚弱而年轻的汉子抽着烟斗，走进大楼来。西姆·安德森想到要在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在内的一次集会上讲话，两只膝盖就瑟瑟发抖。在安德森看来，奥本海默大概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了，他的头脑探索自然，就仿佛上帝是他的私人导师，可他对蠢人却很凶狠。西姆的上司埃布尔森随随便便地把西姆打发到橡树岭来，为橡树岭的几个主要人员和企业经理讲述一下那个热扩散工厂。到达以后，西姆才知道，奥本海默也将前来参加会议。

这会儿可没有法子了。他一面因为自己准备得非常不够而有些发慌，一面跟着奥本海默博士走进了那间小会议室，一块黑板使那地方看起来很像教室。二十多个人，大都只穿着衬衫，使会议室显得拥挤、闷热和烟雾腾腾。尼科尔斯把安德森介绍给了大伙儿，他站起身，穿着厚实的蓝军服不住地出汗，但是他手拿粉笔谈起自己的工作以后，不一会儿便觉得自在了。他避开不看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懒洋洋地坐在第二排里吸烟。等到安德森停下回答问题时，已经很快地度过了四十分钟，黑板上画满了简图和方程式。他的人数不多的听众思维敏捷，很感兴趣却又有些困惑。

尼科尔斯打破了短暂的沉寂。“那两个分离系数——那是你们希望取得的理论值吧？”

“这正是我们的方法所提取出来的，上校。”

“你们正在提取出那种浓缩的U-235吗？眼下正在提取出？”

“是的，上校。一点四。七十分之一。”

尼科尔斯直盯着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站起身，走上前去，一面跟西姆握手，一面微笑着表示赞赏。“做得好，安德森。”西姆坐下，他的心轻松了一大截。

奥本海默用黝黑的大眼睛环顾了一下。“一点四这个数字就是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我们犯了一个很基本、很严重、很叫人难堪的错误，”他用疲乏的嗓音慢吞吞地说，“对这项艰巨工作分担责任的我们，全犯了这一错误。我们都被气体扩散和电磁分离的精确性和独创性弄得茫然不解。顺着一条单一的轨道浓缩到百分之九十的理论，也把我们迷惑住了。我们没想到联合过程可能是一种较快的途径。如今就落到这步田地。根据关于栅栏的最近消息，K-25不可能按时在这场战争上发挥作用。汉福德方面也有问题。我们在新墨西哥州那儿正试验一种爆炸物的炸弹结构，可这种爆炸物还不存在。没有足够的数量。”

奥本海默拿起粉笔，往下说道：“热扩散本身并不会提供给咱们需要的那种浓缩，然而热扩散和Y-12程序的结合，会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前后给我们提供一枚炸弹。这是很清楚的。”他迅速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些数字，显示出Y-12工厂的电磁分离增加了四倍，已知馈电浓缩到了七十分之一。“问题是，能否在几个月内建立起一座规模很大的火力发电工厂来馈电给Y-12呢？我已经向格罗夫斯将军再三提出了这项建议。咱们到这儿来，就是讨论各种方法的。”

奥本海默弓着身子、郁郁不乐地回到了座位上。这时候，既然会议有了方向，与会的人用速记很快地写好多种意见和问题从四处递上来。西姆·安德森应邀回答了许多问题。参加会议的人紧紧盯着询问海军这种方法的核心问题：那四十八英尺的同心铁、铜和镍圆柱的垂直管子。

“可是海军只用了一百只，而且是手工制的，”坐在前排的一个大身个儿、红脸蛋儿的文职人员嚷着说，“这是实验室的设备。咱们在这儿讨论着好几千只这种该死的玩意儿，对吗？像座森林似的一大堆，全是工厂造的！这是铅管工人的噩梦，尼科尔斯上校。你在国内不会找到一家公司肯接下这样一个合同。三千只那么长的管子，还有那些公差，时间又仅仅是几个月，这成吗？忘掉吧。”

会议分成两个小组共进午餐：一组跟奥本海默和安德森议论设计；一组跟尼科尔斯和彼得斯就构造与生产问题进行会商。“将军想把这件事完成，”尼科尔斯上校在休会前总结说，“那么就完成吧。咱们大伙儿两点钟再回到这儿开会，着手做出一些决定。”

奥本海默把烟斗摆了一摆，唤住了西蒙，叫他不要离开会议室。等室内就留下他们两人时，他走到黑板前边，说：“成绩是A减，安德森。”他拿起粉笔，手用力地擦了一下，又潦草地写下一些符号，纠正了一个等式，接着急速地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使这个海军军官对于自己理解的热扩散问题的各个方面感到有点儿迷糊。“好，咱们到自助食堂去，”他扔了粉笔说，“跟别人一块儿去进餐。”

“是，博士。”

可是奥本海默靠在桌子上，合抱着胳膊，并没做出要走的动作。“你接下来干什么？”

“我今天晚上就回华盛顿，博士。”

“这我知道。目前，既然陆军方面也要进行热扩散试验，提一个新的要求怎么样？来，跟我们一块儿到新墨西哥州去。”

“你肯定陆军会这么做吗？”

“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没有其他的办法。这种武器本身在概念方面还有一些微妙的问题，可以说不是猎狮，只是紧张地打兔子。你结婚了吗，安德森？”

“啊——没有，我还没有。”

“这样最好。洛斯-阿拉莫斯[2]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很荒凉。有些人的妻子喜欢它，但是有些人的——嗯，这跟你没关系。你不久就会收到帕森斯上尉的信。”

“帕森斯上尉？他这会儿在新墨西哥州吗？”

“他是一个处长。你去，好吗？那儿有许多好处。”

“命令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奥本海默博士。”

“命令不成问题。”

在泥泞中的跋涉把维克多·亨利累坏了。麦克德莫特开了一辆吉普车，但是狭窄、多辙的道路常在灌木丛或垃圾堆中兀地一下到了尽头，离他们要去的地方还很远。帕格并不在意到处做艰苦步行，因为他们正在得出他所要的答复。技术人员一个接一个同意说，用一个修改过的套筒和一个加厚了的垫圈，这种代用连接器可以使用。这可还是老一套——华盛顿行政当局办事的僵化和戴安全帽、穿溅满泥土的鞋子、两手搞得肮脏的好性气的工作人员所表现出的起码常识。帕格曾经用这种办法打破过供应问题上的许多僵局。

“我现在完全相信了，”他们在暴雨将来、乌云密布的天空下驶回来时，麦克德莫特从吉普车的颠簸和嘎嘎声中大声喊着说。有几个小时，他们一直都在这样行驶，只停下在一个野外临时食堂里吃了点儿三明治和咖啡。“那么请你去说服陆军，让他们也相信可以用，上校。”

---

(1) 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因指导“曼哈顿工程”，而有美国“原子弹之父”之称。

(2) 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基地。

第八十章

在回华盛顿的火车上，帕格和彼得斯同住一间包房。火车一开行，两人全把湿衣服挂起来。帕格谢绝了这个陆军军官邀他喝威士忌的邀请。他不是很乐意跟自己妻子眼下的情人一块儿喝酒。西姆·安德森应陆军上校之召，走进房来。等他们两人开始谈论时，帕格起身要离开。“你不用走，”彼得斯对帕格说，“这件事我想要你也参加。”

帕格很快就推测出，陆军方面对海军处理铀的一种方法很感兴趣。他始终没作声。陆军上校的身躯在这间小包房里显得很高大，他一面吸着雪茄，呷着威士忌，一面细问着安德森。火车加快了速度，车轮轰隆轰隆作响，雨点打在漆黑的车窗上，帕格觉得有点儿饿了。

“上校，我是在执行一项特别任务，直接奉命到实验室去，”安德森对于问到这项计划中海军的指挥系统时，这么回答，“您得去跟埃布尔森博士谈谈。”

“我是要去找他。在这一大片混乱中，我只看到一条出路，”彼得斯把笔记簿放进胸前的一只口袋，说，“我们不得不建造二十座跟你们的工厂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只是复制一下，把它们排列成一行。设计一座新的两千只支柱的工厂，可能需要好多个月。”

“你们可以设计一下，以便取得更大的效力，上校。”

“是呀，为了下一场战争。可这项计划是为这场战争制造一种武器。好吧，少校，很谢谢你。”

安德森离开以后，彼得斯问帕格：“你认识海军的珀内尔将军吗？我不知该怎样着手，才能很快弄到海军的热扩散蓝图。”

“你该找的人是欧内斯特·金。”

“金甚至可能还没获得有关铀的情报资料。珀内尔是在军事政策委员会里的海军人员。”

“我知道，可是这没关系。找金去。”

“这件事你可以办一下吗？”

“什么？替陆军去找金上将？我去找？”

听到这种怀疑不信的腔调，彼得斯上校厚实的嘴唇上场，露齿而笑。这是一个没领略过多少伤心事的成熟男子，一个头发灰白、稚气十足的男子的朴实、高兴的笑容，它无疑很叫妇女们着迷。“你瞧，亨利，在铀的这件事上，我不能通过各种渠道着手，我也不能写信。通常，我总是带着这件事去参加军事政策委员会的下一届会议，但是我要马上行动起来。困难的是——这可不是我造成的——我们已经冷落了海军好多年。我们把埃布尔森排斥在外，我们甚至在向他提供一批六氟化铀的问题上还变得很急躁，结果，基督在上，第一个为我们生产出这种材料的偏偏就是埃布尔森。这件事我今天才知道。真是愚蠢的政策。现在我们又需要海军了。你认识金，是吗？”

“我跟他很熟。”

“我觉得你可以充当这件事的中人。”

“你瞧，上校，单是想晋见一下欧内斯特·金，可能就需要好几天。不过，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办。你们放弃这批连接器——我是说，明天就从联合车站打电话给宾夕法尼亚州的那家公司——我马上就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想法闯进去见见海军作战部部长[(1)]。”

“帕格，只有那位陆军将军可以放弃这个优先权。”彼得斯的开朗露齿的笑容是谨慎小心、难以捉摸的，“那样我会把脑袋丢掉。”

“真的吗？嘿，事先没约好就闯进去找欧内斯特·金，我也会把脑袋丢掉，尤其是带着陆军方面的一项要求。”

彼得斯上校竖眉瞪眼地瞅着帕格，死劲儿擦着自己的嘴，接下去放声大笑。“真见鬼，橡树岭的那些家伙不是通过了你的连接器吗？你的工作进展顺利。让咱们来为这喝一杯吧。”

“我倒情愿去吃饭，我肚子饿得要命。你来吗？”

“你先走。”彼得斯很明显地对帕格的第二次拒绝很不高兴，“我这就来。”

西姆·安德森站在餐车外面那长长一溜排队的人中，想着战争时期人们共同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否在出发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为国效劳之前，就向情人求婚。他可以把梅德琳带到新墨西哥州的那个试验基地去，但是她会同意吗？就算她同意，她在那样一个地方会快活吗？奥本海默曾经暗暗提到跟妻子发生的矛盾。等梅德琳的父亲来到那一行人中时，西姆抓住机会，在那辆拥挤的餐车上一张双人坐的餐桌旁跟他一块儿坐下。他们吃着微温的西红柿汤和油汪汪的炸猪排，火车摇摇晃晃、嘎啦嘎啦作响，淅淅沥沥的细雨一缕缕斜打在车窗上，这时候他把自己的问题告诉了帕格。帕格一直听他把话讲完，又隔了一会儿才说话。

“你们相爱吗？”他最后问。

“是的，上校。”

“嗯，既然相爱，又有什么问题呢？青年海军军官习惯于生活在陌生的地方。”

“她上纽约去是想打破一个青年海军军官的生活方式。”直到这时，西姆绝口没提过休·克里弗兰。可是他的伤心的音调，他瞥着自己时的痛苦的眼神，使帕格心里明白，梅德琳把一切都说了，而他对这一切也是很费了一番力才接受下来。

“西姆，她已经回家来啦。”

“是的。到另一个大城市，干另一个电台的工作。”

“你是要征求我的意见吗？”

“是呀，上校。”

“听说过懦夫难赢美人心吗？你试试运气吧。我想她会跟你去，和你待在一块儿的。”帕格伸出手，“祝你幸运。”

“谢谢你，上校。”他们彼此紧握了一下手。

在休息车上，帕格心情欢畅地呷着一大杯白兰地。几年以来，梅德琳似乎一直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大灾难，可是如今竟是这样！他仔细回想着这些年来梅德琳的种种形象：迷人的小姑娘；在学校演戏时的仙女公主；使人心烦意乱卖弄风情的少女，胸部刚发育，两眼亮闪闪发光，第一次参加舞会时还不够老练的梳妆打扮；在纽约变成厚颜无耻的怪物。现在，可怜的梅德琳似乎可以有个归宿了，经过一个很糟糕的开端之后，她至少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帕格这时候心情很好，不想因为要跟哈里森·彼得斯上校睡在一间包房里度过这一夜而把这种心情破坏了。他在火车和飞机上一向习惯坐着睡，所以决计就在休息车上打盹儿。彼得斯没来吃晚餐，很可能他尽兴地喝了几杯威士忌后，已经在铺上睡了。帕格给了酒柜侍者十美元，买个清静，接着就在灯光下，在四周满是喝酒人的闹哄哄的声音中，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等他被人推醒时，车厢里的光线很暗，除了车轮飞快地隆隆作响外，四周一片寂静，一个身穿睡衣的大高个儿在他眼前晃动。彼得斯说：“有个很舒服的铺位给你铺好啦。”

帕格浑身发僵，打了个呵欠，想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他跟在彼得斯身后趔趔趄趄地走回包房。由于有威士忌和陈雪茄的气味，那儿并不比休息车上好，不过铺有清爽床单的上铺看上去倒很舒适。他很快地脱去衣服。

“要喝一杯再睡吗？”彼得斯正从一只几乎空了的酒瓶里把酒倒出

来。

“不喝，谢谢。”

“帕格，你不想跟我一块儿喝一杯吗？”

帕格不加评论，只接过了那只酒杯。他们喝完酒，上了卧铺，把灯熄了。说起来，帕格对于盖上被子睡倒也很高兴。他松懈下来，叹息了一声，正要睡着。

“嘿，帕格。”彼得斯的声音兴奋而有几分醉意，从下铺上传来，“那个安德森是个很有前途的家伙。罗达认为他和梅德琳是真要好。你赞同吧？”

“嗯。”

沉默了一会儿，只有火车行驶的声音。

“帕格，我可以问你一个完全私人的问题吗？”

帕格没有回答。

“打搅你我非常抱歉。可这个问题对我挺重要。”

“说吧。”

“你和罗达为什么决裂了？”

维克多·亨利极力避免跟这个陆军军官一起过上一夜，正是为了想避开这样一次探询的危险。他没回答。

“这总不是我造成的吧？别人在海外的时候，想法去夺走别人的妻子，这太不像话啦！我知道你们感情早已不太好。”

“是这样。”

“要不然，请你相信，尽管她妩媚动人，我也会避开她的。”

“我相信你。”

“你和罗达是我认识的最高尚的人中的两位。出了什么事呢？”

“我爱上了一个英国女人。”

彼得斯沉默了一会儿。

“罗达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么回事。”

“这似乎不大像你平日的为人。”

帕格默不作声。

“你预备跟她结婚吗？”

“我原本是这么打算的，可她拒绝了我。”这样，彼得斯就迫使维克多·亨利第一次提起帕米拉的那封令人惊愕的信，这是他本来极力想从心上抹掉的。

“耶稣啊！女人总叫你捉摸不准，帕格，你说是吗？听到这话我很遗憾。”

“晚安，上校。”这是一种急躁的想结束谈话的音调。

“帕格，再问一个问题。弗莱德·柯比博士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

它来了。由于这种强加上来的亲近，罗达担心的那件事果真发生了。维克多·亨利接下去所说的话，可以使罗达的后半生幸福，也可以使它被破坏。他非得迅速回答不可，因为每秒钟的踌躇对她、对自己、对他们的婚姻都有损害。

“你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帕格希望音调里显露出适当的迷惑不解，再加上一点儿愤怒的意味。

“我收到几封信，帕格，该死的匿名信，讲到罗达和柯比博士。我把这些信当作一回事，自己也觉得很害臊，可是——”

“你是应该觉得害臊的。弗莱德·柯比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奉命待在柏林时，跟他遇见了。战争爆发以后，罗达不得不回国。那时候，弗莱德在华盛顿，他陪她一块儿打网球，领她去看戏，等等，多少就像你最近所做的那样，不过并没什么瓜葛。这我知道，我也很领情。我挺不喜欢这种谈话的，我真想睡啦。”

“很对不住，帕格。”

“没关系。”

沉默了片刻。接着又传来了彼得斯的声音，轻微、苦恼、带有醉意：“就因为我非常敬慕罗达，所以我这么心烦意乱。不只是心烦意乱，我简直感到痛苦。帕格，我结识过许许多多的女人，有比罗达长得美的，比她更性感的。不过她是洁身自爱的，她的难能可贵正在这一点上。我说这话听起来也许很奇怪，但是我的确是这样觉得。除了我自己的母亲外，罗达是我认识的第一位有教养的夫人，就这个词的各种意义来讲，她是十全十美的：端庄文雅、诚实正派。她从不撒谎。基督啊，大多数女人撒谎就像呼吸那样平常。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你也不能责怪她们。我们老想和她们上床，她们不择手段地应付，一切全是天公地道的。你同意我的话吗？”

帕格认为，彼得斯喝那一瓶酒，就是为了鼓起勇气这样问上一番。这种唠唠叨叨可能会持续一整夜。于是他不去回答。

“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些老古板的女人，帕格。我说的是时髦娘儿们。我母亲直到八十二岁都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基督啊，她睡在棺材里，看起来就像一个合唱团的女歌手。但是，我要告诉你，她是个圣女，像罗达一样，不管下雨天晴，她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罗达时髦得像个电影皇后，然而她也有一种圣女的风度。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像地震那样冲击了我，帕格。要是我惹你生气了，我很抱歉，因为我十分敬重你。”

“明天咱们两个都很忙，上校。”

“对，帕格。”

几分钟后，彼得斯已经在打鼾了。

帕格从联合车站直接到金的办公室去，办公室外间有两位海军将领在那里。帕格说动那个副官，递了一张简短的便条进去。金顿时把他召进了办公室。海军作战部部长坐在那间阴冷的房间里他那张大办公桌后边，正用一个烟嘴在吸香烟。“你的气色比在德黑兰时好，”他说，并没叫帕格坐下，“你要说的是什么跟铀有关系的事情？你的便条我已经撕碎了，扔进该焚毁的纸篓里。”

帕格简括地讲述了一下橡树岭的情况。金的瘦长的秃头和满是皱纹的脸稍稍红了起来，嘴唇异样地抿着。帕格揣测他是极力想忍住，避免笑出来。“你是说，”金声音粗豪地打断他的话问，“陆军方面征集了国内所有的科学家和所有的工厂，花了几十亿美元，结果没生产出一枚炸弹，而咱们在咱们那个微不足道的阿纳卡斯蒂亚实验站倒制造出了一枚吗？”

“也不完全是这样，将军。陆军的方法在技术上有一个漏洞，海军的工序把这个漏洞补上了。他们想采用咱们的方法，用工业的巨大规模大干一番。”

“这样他们就能把这种武器制造出来了？要不然就造不出来？”

“据我了解，是这样。要不然在这次战争中就来不及使用了。”

“真见鬼，那么，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们什么。为什么不给呢？这样会使咱们在史书上显得挺有光彩，嗯？只不过陆军会去写历史，那么一来咱们大概就会被遗忘掉。你是怎么牵连进这里面去的呢？”

金听了争夺连接器的经过，吸着烟，点点头，脸上又显得很严肃。“彼得斯上校已经打了个电话给德莱赛公司。”帕格最后说，“一切

都安排停当啦。我这就飞到宾夕法尼亚州，把这批材料装车和运送出去的事情弄好。”

“这可是个好主意。你怎么飞去呢？”

“乘海军飞机由安德鲁斯起飞。”

“有交通工具过去吗？”

“还没有。”

金拿起电话，吩咐替亨利上校预备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嘿。你要我做点儿什么呢，亨利？”

“向彼得斯上校保证海军方面的合作，将军。他在把复制咱们工厂的这个主意付诸实施以前，想要确定一下自己的立场。”

“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的副官。我来打电话给这个人。”

“是，将军。”

“我听说了你迅速处理登陆艇计划的经过。国务卿很高兴。”金站起身，伸出一只瘦长的胳膊，袖子上齐胳膊肘儿那儿盘着金线，“出发吧。”

帕格从宾夕法尼亚州回来，刚掏钱付出租汽车车费，梅德琳就把前门打开了。她的神情几乎就像从前第一次参加舞会时那样：脸上红扑扑的，眼睛闪亮，脂粉涂抹得过于浓艳。她没说什么，就拥抱了他一下，领着他走进了起坐间。罗达坐在那儿，在一张咖啡桌旁边，那天不是周末，又待在家里，可她打扮得很漂亮，咖啡桌上一只银桶里的香槟酒还用冰镇着。西姆·安德森站在罗达身旁，一副尴尬的、傻呵呵而又高兴的神情。

“你好，上校。”

“嘿！老战士归来了！”罗达说，“你还记得自己有个家！太好了！

你下星期六有空吗？”

“我想没什么事，没有。”

“哟，没有！那真好。那么到圣约翰教堂，把梅德琳交给这个年轻的水兵，你说怎么样？”

母女俩和未来的女婿全高兴地放声大笑。帕格一下子把梅德琳搂到怀里，她偎着他，紧紧抱着，濡湿的面颊贴到了他的脸上。随后，他跟西姆·安德森握手，也和他拥抱了一下。这个年轻人搽了华伦用过的那种修面用的香水，这种香味使帕格微微一怔。罗达跳起身，亲了亲帕格，喊道：“好！惊喜已经过去，现在来喝香槟酒吧。”接下来，他们谈了实际的工作：婚礼的安排、嫁妆、办喜酒的餐厅、客人的名单、西姆家里人的住宿等等。罗达不停地在一本速记簿上做着工整的记录。后来，帕格把安德森带进书房。

“西姆，你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年轻人承认自己有两种很花钱的癖好：从父亲那儿学来的打猎，以及古典音乐。他花了一千多美元买了一台凯普哈特牌电唱机和一些唱片，又花了几乎同样多的美元收集了一些步枪和猎枪。当然，把生活安排得像他这样乱七八糟，是很不明智的，他在自己住的房间里几乎转不过身，不过那时候，他对姑娘们不怎么注意。现在，他要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哪天全部卖掉。眼下，他只积攒了一千二百美元。

“嗯，这倒是一笔数目。你可以靠你的薪水过活，梅德琳也有点儿积蓄。她在那个该死的广播节目上面还有点儿股份。”

安德森显得很不自在。“是的。她的经济情况比我好。”

“量入为出嘛，不要过分奢侈。让她去安排她自己的钱，可你的钱不要随意乱花。”

“我是打算这样。”

“西姆，我为她专门存了一万五千美元。这笔钱是你们的了。”

“啊，这可好极啦！”年轻人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单纯的渴望和喜悦的光彩，“这我没料到。”

“我倒建议你们用这笔钱在华盛顿郊外买一座房子，如果你打算留在海军的话。”

“我当然留在海军。我们把这全都谈了。研究和发展工作战后会很重要的。”

帕格把两手放在安德森的肩上，说：“多年以来，她说过上千遍，她决不嫁给一个海军军官。你这可办得好。”

年轻的未婚夫妇快乐而激动地离开去庆祝了。帕格和罗达坐在起坐间，把酒喝光。

“好，”罗达说，“最后一只小鸟也飞起来了。至少在母亲飞走之前把这件事给办啦。”罗达在酒杯的杯口上面朝着帕格调皮地眨巴眼睛。

“要我陪你出去吃晚饭吗？”

“哦，不用。家里有鲱鱼籽，够咱们两个吃的，另外还有一瓶香槟酒。你这次出差怎么样？哈克帮你忙了吗？”

“帮了大忙。”

“我真高兴。他担任了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吗，帕格？”

“不能再重要啦。”

从花园里新采下的花儿放在烛光照耀的餐桌上；一盘搅拌好的加有罗克福尔干酪[2]的色拉；烧得十分可口的大鲱鱼籽，配上干松、新鲜的熏猪肉；连皮的土豆，浇上酸奶油和细葱；一块新烘好的草莓馅儿饼。显而易见，罗达是安排好这一切等候他回来的。她亲自烧好，端上桌，然后坐下来吃。这天她身穿一件灰绸衣服，头发梳得式样美观，看起来

就像是她自己餐桌上的一位漂亮客人，她心情非常欢畅，把她对这场婚礼的意见说给帕格听，再不然她就是在扮演一幕出色的戏剧，香槟酒在她的两眼里闪闪发光。

虽然罗达有着他所熟悉的种种缺点——急躁易怒、轻浮浅薄——但这是二十五年来一直使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的那个罗达，帕格心里这样想。她妩媚、能干、精力充沛，对男人殷勤周到，极其温柔，能够激起他们的热情。她迷住了柯比和彼得斯，并且能迷住和她年龄相仿的任何男人。出了什么事啦？他干吗要把她撵走？是什么事这么无法挽回呢？很早以前，他就面对着这一事实。战争造成了她和柯比的私通，这是一场世界大变动中的个人灾难。就连西姆·安德森也不顾梅德琳的过去，很幸福地开始了一种新生活。

答案始终是不变的。他不再爱罗达了。他已经不再喜欢她了。这一点他毫无办法。这跟宽恕压根儿没有关系，他早已宽恕她了。但是一股生气蓬勃的活力使西姆·安德森和梅德琳结合到了一起，而罗达却割断了他们婚姻的那股活力。他们之间的活力干枯、死亡了。有些人的婚姻经历了一次不贞行为之后还能继续下去，但是他们的婚姻没有。由于回想到故世的儿子，他曾经准备维持下去，不过让罗达去跟一个爱她的人共同生活，那样比较好。她跟彼得斯发生了纠纷这一点，只使他很怜悯她。

“馅儿饼好吃极了。”帕格说。

“谢谢你，好心肠的先生，你知道接下来我有什么提议吗？我提议上花园里去喝咖啡和阿马尼亚克酒[3]，就是这么回事。蝴蝶花全盛开啦，那股香味简直妙不可言。”

“你有点儿醉了。”

罗达花了两三年时间才把这片荒芜的四分之一英亩的地上的野草除掉，重新种好花木。现在，它是用砖墙围起的一个五彩缤纷、芳香扑鼻

的幽静角落，中央是她花了相当大的代价造起的一座淙淙作响、水花飞溅的小喷水池。这时候，她把咖啡壶等拿到外面有坐垫的躺椅之间的一张锻铁桌子上，帕格拿着那瓶阿马尼亚克酒和两个酒杯。

“你知道吗，”他们坐定后，她说，“拜伦来了一封信。在刚才那阵兴奋中，我完全忘了。他很好。信只写了一页。”

“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吗？”帕格极力不让自己的嗓音里流露出宽慰的意味。

“恩，第一次巡逻很成功。他取得了指挥作战的资格。你知道拜伦的脾气，他的话从来不多。”

“他获得了青铜勋章吗？”

“一句也没提。他就为娜塔丽不住地担忧发愁，请我们把得到的随便什么消息都打电报告诉他。”

帕格坐在那儿瞪眼望着花床。在昏暗下去的光线里，花儿的色彩渐渐失去了光泽，一丝清风从不停地摆动的蝴蝶花那儿吹拂过一阵浓郁的香味来。“咱们应该再打个电话给国务院。”

“我今天打过啦。丹麦红十字会就要去参观特莱西恩施塔特，也许会有什么话传递过来。”

帕格这时感觉光阴好像出了差错，自己正重新经历着一个过去的场面。他意识到，罗达所讲的“你知道吗，拜伦来了一封信”激起了他的这种感觉。战前，他们也曾在朦胧的暮色中这样坐着喝阿马尼亚克酒，就是在普瑞柏尔海军上将把驻柏林的海军武官职位派给他的那天。“你知道吗，拜伦来了一封信。”罗达曾经这么说。他当时也同样感到宽慰，因为他们好几个月都没收到他的信了。那是他第一次提到娜塔丽的信件。那天，华伦宣称，他递上了参加飞行训练的申请。那天，梅德琳想不去上课，到纽约去，他好不容易才拦住了她。现在回顾起来，那天真是一个转折点。

“罗达，我说过，要把我跟彼得斯的私人谈话全告诉你。”

“是呀。”罗达坐起身。

“我们谈过一点儿。”

她喝了一大口白兰地。“说下去。”

帕格把在火车上黑暗的包房里的那番谈话叙说了一遍。罗达不断神经质地呷上一口白兰地。等他说到彼得斯安静下去，打起鼾时，她才松了一口气。“嘿！你这人真好，”她说，“我也正希望你这样，帕格。谢谢你，愿上帝降福给你。”

“事情并没就此结束，罗达。”

她睁大眼睛盯着她丈夫，在朦胧的光线中她的脸色显得苍白、紧张。“你不是说他睡着了吗？”

“是呀。我很早就醒了，悄悄走出房去吃点儿早餐。侍者给我送上了橘子汁。就在这时，你的陆军上校也来啦，脸刮得很干净，穿着得整整齐齐，他跟我一块儿坐下。餐车上那时候就我们两个人。他要了一杯咖啡，接下去马上就说——态度很严肃、很平静——‘我猜昨天晚上你在柯比博士的问题上是不愿意直接回答我。’”

“啊呀，上帝。你怎么说呢？”

“唉，我事先一点儿没料到，你知道的。于是我说：‘我还能怎样更坦率一点儿呢？’差不多是一句这样的话。接下来，他这样回答我——我竭力引用他的原话——‘我并不想来盘问你，帕格。我也不想抛弃罗达。不过我认为我应该知道实际的情况。一场婚姻不应该以撒谎开始。如果你有机会把这话告诉罗达，请你就这样告诉她。这样也许有助于打消猜疑的气氛。’”

“你对这话怎么回答呢？”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她把酒杯重新斟满时，她的手也有点儿哆嗦。

“我说，‘没什么猜疑的气氛要打消，要不就在你的心上。如果恶意中伤的匿名信就可以叫你受到影响，那你根本不配获得随便哪个女人的爱情，更甭提罗达的了。’”

“回得好，亲爱的，回得好。”

“我可没法儿确定。他直盯着我看，就说：‘好吧，帕格。’接着，他改变了话题，谈起了公事，此后就没再提起过你。”

罗达喝了一大口酒。“我完啦。你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帕格，虽然上帝知道，你尽了最大的努力。”

“罗达，我会撒谎，而且有时候我撒谎撒得很好。”

“在职务方面！”她轻蔑地把手朝上一挥，“这可不是我目前所说的。”她把酒喝光，又倒了一杯，说：“我完蛋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个该死的女人！不管她是谁，我真想宰了她——唉！”酒杯里的酒满出来了。

“你会喝得烂醉的。”

“干吗不喝个烂醉呢？”

“罗达，他说了他并不想抛弃你。”

“嗐，不。他会跟我结婚的，他是一个注重名誉的人。我大概也只好由着他。我有什么别的法子呢？不过说到底，我还是全被毁掉啦。”

“你干吗不照实跟他说呢，罗达？”

罗达坐在那儿，凝视着他，没回答。

“我真是这意思。瞧瞧梅德琳和西姆。她告诉了他。他们不能更快活啦。”

她带着几分从前的柔媚讥讽的神情说：“帕格，你这亲爱的笨蛋，这是个什么样的比较？瞧在上帝的分儿上，我是个老妖怪，西姆还不到

三十岁，梅德琳又是个娇艳的姑娘。哈克缠住我，这本是非常惬意的，不过到我们这岁数，多半还是理智为主。现在，我进退两难。我要是照实讲，那就完啦；要是不讲，也完啦。我是个好妻子，这你知道，我知道我能叫他幸福。可是他一定要对我保持这么一个完美的印象。这下全完啦。”

“这是一种幻想，罗达。”

“幻想有什么不好呢？”罗达的嗓音变了，显得有些紧张，“对不起，我要睡觉去了。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为我尽了力。你真是个大好人，我为这个爱你。”

他们站起身。罗达轻盈地朝前走了一两步，用胳膊搂着他，把身子贴紧他的身体，富有情感、带着白兰地气味吻了他一下。他们一年都没有这样接吻了。就这次亲热而言，它还是起了作用。帕格禁不住把她搂紧了些，做出了反应。

她沙哑地笑了一声，微微挣脱开点儿。“留着给帕米拉吧，亲爱的。”

“帕米拉拒绝了我。”

罗达的身体在他怀里僵直起来，眼睛睁得滴溜儿圆。“上星期来的那封信里就说的这话吗？她不愿意？”

“是的。”

“老天在上，你口风多紧。因为什么呢？她怎么能这样？她这就要嫁给勃纳-沃克了吗？”

“也还没有。勃纳-沃克在印度受了伤。他们回到了英国。她在照顾他，还——呃，罗达，她回绝了我。就是这么回事。”

罗达粗声粗气地咯咯一笑，说：“你就这样接受了吗？”

“我怎么好不接受呢？”

“亲爱的，我来教你该怎么办。追求她！她想要的就是这个。”

“我认为她并不是这样。这封信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

“我们全是这样。我说，我可喝得烂醉啦。你也许不得不把我搀扶到楼上。”

“好，咱们走吧。”

“我只是说着玩的。”她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胳膊，“把你的白兰地喝光，亲爱的，欣赏一下皎洁的月色。我可以自己走。”

“真上得去吗？”

“上得去。晚安，亲爱的。”

罗达用冰凉的嘴唇在他的嘴上轻轻吻了一下，摇摇晃晃地走到屋里去了。

将近一小时后帕格上楼来时，罗达的房门大开着。卧室里一片漆黑。自从他由德黑兰回来，房门从没这样开过。

“帕格，是你吗？”

“是我。”

“嗯，再祝你晚安，亲爱的。”

完全是悦耳动听的音调。罗达是一个发送信号的能手，但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帕格清楚地看出了这一信号。显而易见，由于彼得斯的猜疑、帕姆的拒绝以及梅德琳的幸福给家庭带来的喜悦，她重新衡量了一下自己的机会。这是他的原配在召唤他回去。罗达这是在做最后一次尝试。“她们不择手段地应付。”彼得斯曾经这样说过。这话真对。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他要做的只是跨进房门，走进那个黑暗房间的尚未淡忘的幽香里去。

他走过了那扇房门，眼睛濡湿起来。“晚安，罗达。”

(1) 指金海军上将。

(2) 一种用羊奶制成的奶酪。

(3) 法国西南部阿马尼亚克地区产的一种白兰地酒。

第八十一章

午夜已经过去。一轮明月高悬在天空，把荒凉无人的街道照成了银白色，把那列一眼望不见尾的货车也照成了银白色，那列货车轰隆轰隆、尖声叫着驶进了班霍夫街，在汉堡营房外边嘎啦啦地停下。这种响声在笔直的街道中间发出了回音，把辗转不安、蒙眬睡去的人们全惊醒了。“你听见那声音了吗？”这句话，以多种语言从那一排排拥挤不堪的三层卧铺之间悄悄传了出来。

有很长时间都没把居民遣送走了。这列火车可能是为那个愚蠢的“美化运动”送进更多的材料来。再不然，它也许是来把工厂的产品运送走的。担忧发愁的人们这样低声密语着，虽然除了人外，其他的物品总是用卡车和马拉的大车运出运进，不用火车。当然，也可能是运进一批人来，但送来的人一般总在白天到达。

埃伦·杰斯特罗正在泽街上他那套陈设精美得近乎荒谬的底层房间里（这将是红十字会来宾们停下来参观的一个地点）细读《塔木德》，他听见了火车到来的声音。娜塔丽并没醒。这也好！长老市政委员会为这道遣送命令斗争了好几天。数字在杰斯特罗的头脑里留下了烙印：

当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全部犹太人	35，000
德国人加以保护的人（知名人士、半犹太血统者、丹麦人、荣誉奖章者、负过伤的老战士以及他们的家属）	9，500
中央秘书处加以保护的人（行政人员、官僚、艺术人员、兵工厂工人）	6，500
受保护的人共计	16，000
可供遣送的人	19，000

七千五百人非走不可，几乎是“可供遣送的”人数的一半，占犹太区全体居民的五分之一。日期充满了讽刺意味！期望盟军五月十五日登陆

的情绪掠过了特莱西恩施塔特。人们一直在等待和祈求这个日子的到来。现在，遣送组为五月十五日第一次送走的两千五百人正发疯般地一再翻着索引卡片。这次遣送将分三列火车在三天内进行。

这次遣送将严重地破坏“美化运动”。技术处正派人在重新粉刷全市，铺花床，铺草皮，建设，翻造。这样一来，他们将失去不少劳动力。各个管弦乐队、合唱队、戏剧和歌剧的演员名单都将支离破碎。但是党卫军漠不关心。拉姆曾经警告说，这项工作得办好，各种演出也得顺利进行，要不然主管的人就会后悔莫及。“美化运动”是这次遣送的起因。当红十字会参观访问的日期临近时，司令官变得紧张不安，不知自己能否使这次访问顺着一条限制性的路线进行。整个犹太区都打扫干净了。为了缓和一下过度的拥挤，“东方”的这道水门再次被打开了。

杰斯特罗对这出大悲剧和丧友之痛感到伤心。司令部下令，要把市内所有的孤儿全体送走。红十字会来宾们询问一个孩子的父母时，不可以听到他们已经死了，或者——这是句禁忌的话——“被遣送走了”。他主持的《塔木德》学习班有一半学生是孤儿。他的高才生什穆埃尔·霍罗维茨就是一个：一个十六岁的瘦削、怕羞的小伙子，一头长发，有细软的胡须、无限忧伤的大眼睛和闪电般的智慧。他若失去了什穆埃尔怎么得了呢？但愿盟军当真会登陆，那就好了！但愿那一冲击会延缓或取消这次遣送！把七千五百名犹太人从这场大屠杀中拯救出来，那将是一个奇迹。单单把什穆埃尔拯救出来，就是一个奇迹。在杰斯特罗怜爱地看来，这孩子头脑里发出的光辉可以照亮犹太民族的前途，他可以成为一个迈蒙尼德[1]，一个拉希[2]。如果在奥斯威辛上空一闪的可怕火焰中失去这样一个才子，那该多伤心！

清晨，娜塔丽到云母工厂上班，并不知道有那列等候着的火车。杰斯特罗到新搬了地方、设备极佳的图书馆去。一所规模不大的专科学院的图书馆也不过如此：整间屋子里放满了崭新的钢书架、光滑的书桌、考究的座椅，甚至还铺上了地毯；收藏的书籍十分丰富，有欧洲各种主

要语言的各类书籍，也有一批使人惊愕的犹太书籍，全都很精确地制成索引，编目分录。当然，没人使用这套奢侈的设备。读者和借书人到恰当的时候，都得好好演习一下，使一切在丹麦客人看起来全自自然然。

杰斯特罗手下的人没谁提到火车的事。白天渐渐过渡到了傍晚，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暗暗希望，一切都会顺遂。可是他们还是来了：遣送委员会的两个衣衫褴褛的犹太人，一个生着波纹般红头发的大高个儿拿着那沓征召通知；一个黄脸的矮子拿着签收的名册。他们的神情是痛苦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受人憎恨的气氛中行走。他们沉重而缓慢地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把每一个遣送的人搜寻出来，把征召通知递交给他，让他签名收下。图书馆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七名工作人员中杰斯特罗失去了五名，包括什穆埃尔·霍罗维茨在内。什穆埃尔坐在办公桌前边，桌上放着那张灰色卡片，他摸了摸自己那少年人的胡须，望望杰斯特罗。随后，他把手心缓缓地翻过来向外朝上，有黑眼圈的暗色眼睛大睁着，就和拜占庭镶嵌工艺中耶稣的眼睛一样使人悲伤。

杰斯特罗回到住处的时候，娜塔丽已经在那儿了。她用一双跟什穆埃尔·霍罗维茨一样的眼睛注视着他，朝他举起了两张灰色卡片。她和路易斯被指定搭乘第三班火车于十七日出发，“到德累斯顿重新定居”。他们遣送的号码全写在卡片上。她必须带着路易斯于十六日到汉堡营房报到，随身携带轻便的行李、一套换洗内衣以及二十四小时的口粮。

“这一定搞错啦！”杰斯特罗说，“我这就去找爱泼斯坦。”

娜塔丽的脸色跟卡片一样灰白：“你认为是搞错了吗？”

“肯定搞错啦。你是知名人士，云母工厂的工人，又是幼儿园的女教师。遣送委员会是个疯人院，有人抽错了卡片啦。我一个小时内就回来。你高高兴兴的。”

马格德堡营房外边闹哄哄地挤了一大群人。信口滥骂的犹太区卫兵正想法把人排成一行：他们使用拳头、肩膀，偶尔还用橡皮棒子。杰斯

特罗从一个专用的入口走了进去。从主门厅的那头，传来了挤满遣送组办公室的申请人愤怒、焦急的喧哗。在爱泼斯坦的套间外面，又有一行人站着。杰斯特罗认出是经济处和技术处的高级人员。这次遣送范围真广！杰斯特罗没去排队。长老的身份是一个讨厌的包袱，但是它至少给人权力，可以去接近大人物，甚至——如果当真有事要跟他们打交道的话——可以去找党卫军。爱泼斯坦的美貌的柏林秘书显得疲惫、烦躁，可是她却朝着杰斯特罗勉强地笑笑，放他走了进去。

爱泼斯坦两手紧紧抓住他那张崭新、漂亮的桃花心木办公桌，坐在那儿。就陈设和装饰而言，这间办公室简直配得上布拉格的一个银行家，他们预定将要在这儿向红十字会做一次长时间的情况汇报。爱泼斯坦看见杰斯特罗，显得很惊讶。他对娜塔丽的事是热忱和同情的。是的，错误并不是绝对不可能。搞遣送工作的那些可怜的家伙，晕头转向地四处乱跑。他要调查一下，杰斯特罗的侄女儿有没有偶然闯了什么祸呢？杰斯特罗说："没这样的事，肯定没有。"他想把灰色卡片交给爱泼斯坦。

这个高级长老把手缩了回去。"不，不，不，让她先保留着，不要把事情弄乱。等错误得到纠正以后，会通知她把这卡片还回来的。"

一连三天，爱泼斯坦方面没传来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杰斯特罗再三设法想要见他，可是那个柏林秘书变得冷淡、讨厌、公事公办。她说，跟她纠缠是没有用的。高级长老得到消息后，会通知他。同时，娜塔丽探听出来，并且告诉了杰斯特罗，她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中的全体成员都收到了遣送通知。她还愁眉不展地承认，杰斯特罗是有先见之明的，准是有个告密的人出卖了他们，他们正在被清除掉。这伙儿人里有医院的外科主任、粮食管理机构的副经理以及德国犹太退伍军人协会以前的会长。显然，这群人全得不到庇护了。

头两班火车驶走了。除了娜塔丽以外，她的秘密小集团的成员全被送走了。第三班，一长列装牲口用的车厢尖声叫着驶进了班霍夫大街。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各处，被遣送的人在下午灿烂的阳光里携带着行李、干粮和小孩，朝着汉堡营房沉重地走去。

杰斯特罗又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想见见爱泼斯坦。他失败了，回到了住处，不过这时候却有了一线希望。他有一个学生在中央秘书处工作，悄悄把消息告诉了他：遣送委员会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们发出了八千多张征召通知，但是党卫军跟德国铁路公司订好合同，只运送七千五百人。德国铁路公司管负责这种运输工作的列车叫“特别列车”，他们向党卫军收取减低了的三等团体票价。列车车厢总共只够装运七千五百人，所以至少有五百张征召通知可以取消，有五百名要遣送的人可以得救！

杰斯特罗把这消息一五一十地说给娜塔丽听的时候，她正坐在长沙发椅上做针线，路易斯待在她的身旁。她听到这消息，并没什么高兴的反应，几乎根本没反应。遇到情况恶劣的时候，娜塔丽总是凭借一层范围狭隘的麻木外壳来保护她自己，这时候她又退缩进这层外壳里去了。

她告诉杰斯特罗，眼下她正在踌躇，不知该穿点儿什么。她向不走的人家买下或是借来一些衣服，把路易斯打扮得像方特勒罗伊小爵爷[3]那样。她以镇定、迷惘、近乎自相矛盾的逻辑说明，她的仪表将是很重要的，因为她不再受到一位有名的叔叔的庇护了，她就要靠她自己，所以得摆出最好的神态来。她马上就要到党卫军那儿去，只要她能够立即在党卫军官兵的眼里获得好感，证明自己是美国人，又是知名人士，那么女性的魅力和路易斯的天真可爱，再加上对一个年轻母亲的同情，一定可以帮她产生有利影响。她该不该穿这件相当诱惑人的紫衣裳去呢？他们谈话的时候，她正在这件衣裳上缝上一个黄星标志。她说，在这么暖和的天气里，穿这件衣服上路可能正合适。埃伦认为怎样？

他温和地迎合着她当时的心情。不，这件紫衣裳也许会惹得德国人，甚至低下的犹太人放肆起来。那身定做的灰衣服很讲究，很像德国人的气派，而且又能衬托出她的身材。她和路易斯到达时，会很突出。在他这样说着时，她一本正经地不住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就把缝上黄

星标志的那件紫衣裳折叠起来，放到提箱里，说也许迟早还会有用。她继续忙着收拾行李，就自己必须做出的种种抉择半对自己、半对杰斯特罗嘟哝。埃伦用钥匙把书桌的一只抽屉打开，取出一柄小刀，把右脚上那只结实的轻便鞋的两三个缝线处割开。她虽然有点儿麻木，这却叫她觉得奇怪。“你在干什么？”“这只鞋太小啦。”他边这么说，边走进自己的房间。等他再走出来时，他穿上了那套最好的衣服，戴上了那顶旧的软呢帽，看上去就像一个被遣送的人。他的脸色到底是很严肃、很烦乱还是很惊慌，她可说不上来是哪一样。

“娜塔丽，我要在取消一些征召通知的这件事上继续追下去。”

“但是我不久就得上汉堡营房去啦。”

“我不会需要多少时间。不管怎样，我今天晚上也可以上那儿去看你们。”

她凝视着他。“说实在的，你认为还有希望吗？”她的声音是怀疑的，冷漠的。

“咱们瞧吧。”路易斯在地板上玩娜塔丽的那个庞奇木偶，埃伦在他身旁弯下一只膝，“嗯，路易斯，”他用意第绪语说，“再会啦，愿上帝保佑你。”他亲了亲这孩子。刺痒的胡须惹得路易斯咯咯笑了。

娜塔丽收拾好行李，把手提箱关上，把包袱扎好。她现在没什么事可做了。这是她觉得难以忍受的。使自己忙碌是她摆脱恐惧的最好办法。她清楚地知道，她和路易斯到了危险的边沿。她并没忘却埃伦转达的班瑞尔所讲的“东方”发生的事情。她并没忘却，只不过她把那抑制在心里。她和埃伦全没再提到过奥斯威辛。遣送的通知上也一句没提到奥斯威辛。她对于自己很可能是上那儿去的这一念头，根本就不去仔细琢磨。到这时候，她甚至还不为自己牵连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地下组织中而感到后悔。这件事使她情绪高昂，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并且使自己的生命有了某种意义。

德国人进行残酷的压迫，是因为犹太人手无寸铁，无家可归。厄运使她陷进了这场大灾难。但是西方自由主义永远是一座海市蜃楼，同化是办不到的。直到如今，她自己一直过着一种空虚的犹太人生活，但是她发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如果她能活下去，她的一生将致力于在巴勒斯坦犹太民族那片古老的国土上恢复犹太国。

她相信这一点。这是她的新信念。至少她相信自己相信。一个微弱的反抗而嘲弄的美国声音始终没从她心头完全消逝，它悄悄地说，她真正需要的是活下去，回到拜伦身边，在圣弗朗西斯科或科罗拉多州居住下来。她的突然转变，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只是治疗她陷入困境、痛苦不堪的一种精神性吗啡。可是吗啡也好，信念也好，她却为它冒着生命危险，准备付出代价，而且仍旧没为它感到后悔。她后悔的只是自己没立即接受班瑞尔的提议，把路易斯送走。但愿她还可以这么办，那该多好啊！

她不能再等埃伦了，只好背着一包干粮和盥洗用品，一手拎着一只提箱，出发到汉堡营房去，路易斯跟在她的身旁蹒跚地走着。她走进了一行背着背包、衣衫破旧、弯腰曲背的犹太人的行列，他们全朝那个方向走去。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四处，在嫩绿的草地边沿，盛开着许多鲜花，这些草地是过去两三个星期内新铺好的。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街道这时候很干净，全市都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建筑物新粉刷成黄色，闪闪发光。虽然“美化运动”还有不少事情要做，红十字会客人们眼下几乎已经可以被蒙混过去了，娜塔丽斜眼看着街道正前方的落日时，这样郁闷地想着。也就是说，要是他们不走进营房的话，或者他们不去追问伸入市区的那条铁路支线或是当地的死亡率的话，一切就蒙混过去了。

她挤进了汉堡营房外边那条长长的行列，一边手里紧紧牵着路易斯，一边用脚把提箱推着向前。在街道对面终点站的顶棚下边，停着那辆黑色机车。院子入口处，在党卫军士兵的监视下，遣送委员会的犹太人坐在白木桌旁，非正式地查问这批遣送的人——盘问，点名，叫号

码，用橡皮戳子在文件上盖章，一切都是以移民检察官特有的那种厌烦急躁的态度来办理，这在任何国境线上全都一样。

后来，轮到娜塔丽了。接过她文件的办事人员是一个身材矮小、头戴一顶红布便帽的人。他用德语朝她大声叫嚷，在文件上盖了章，潦草地做了点儿记录。接着，他收下她的卡片，回头朝肩后吆喝了两个号码，一个三天没剃胡子的人递给他两个穿了绳子的硬纸板标志。娜塔丽那两张灰色卡片上的号码用巨大的黑色数字写在这两个标志上。娜塔丽把一个号码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个挂在路易斯的脖子上。

在党卫军总部，埃伦·杰斯特罗手拿呢帽，站在司令官办公室外面，因为副官吩咐他在过道里等着。穿军服的德国人从他身旁走过去，一眼也不看他。一个犹太长老应召到中队长拉姆的办公室，这并不是罕见的事，尤其是在推进“美化运动”的时候。忧虑使这个老人两膝发软，然而他又不敢倚靠着墙壁，一个犹太人当着德国人的面摆出懒洋洋的姿势，那会招来一拳头或是一棍子。美化也好，不美化也好，这份谨慎小心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了。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使自己直挺挺地站着。

他在自己的住处做出这项决定时，十分忧虑不安。当他割开鞋子缝线的时候，他的手抖得非常厉害，第一刀竟然滑到一旁，割破了他的左拇指，虽然他裹了一块碎布，这时伤口还在出血。幸而娜塔丽在惊得发愣的情况下没注意到这件事，尽管她的确瞧见他把缝线割断。可是一旦做出了决定，他就战胜了疑虑，勇往直前。其余的事全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但最后冒险的时机取决于他。盟军会登陆的，如果不是在五月，那么就是在六七月。德国人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战争也许会很突兀地一下就结束。娜塔丽和路易斯在这次遣送中绝不可以走。

“送礼，祈祷，战斗！”[(4)]

埃伦·杰斯特罗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说着这三个希伯来词。这三个词给了他勇气。童年上一堂讲述雅各和以扫[(5)]的《圣经》课时，他就记住

了这三个词。经过二十年的分离之后，弟兄俩就要会面了，雅各听说以扫带了四百名武装人员前来。于是雅各派人先送了大宗礼物，整群的牛、驴子和骆驼；他把商队排成阵势，准备战斗；同时他恳求上帝给予帮助。拉希评论说，“准备面对敌人的三种方法是：送礼、祈祷和战斗。”

杰斯特罗祈祷过了。他随身携带有贵重的礼品。倘若万不得已，他也预备战斗。

副官是一个大高个儿、红脸蛋儿的奥地利人，年龄肯定不到二十五岁，可是他的武装皮带却把绿军装遮盖着的腹部束成了圆滚滚的两团。他把办公室的门拉开，说：“好吧，喂，到这里来。”

杰斯特罗穿过外间，走进敞开着的房门，到了拉姆的办公室里。满面怒容的司令官正坐在办公室里他的桌子旁写字。副官在杰斯特罗身后把门关上。拉姆并没抬起头，他的钢笔沙沙沙地写了又写。杰斯特罗急切地想要小便。他以前从来没进过这间办公室。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巨幅肖像，卐字旗，墙上的一面巨大的银黑二色的圆形雕饰，上面有放大了的党卫军两道电光的徽章，这一切都使他气馁。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他几乎全会要求到盥洗室去一次，但是这时候他不敢开口。

“你到底想要什么？”拉姆猛然大喝一声，恶狠狠地瞪眼望着他，脸色也变红了。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恭恭敬敬地——”

“恭恭敬敬地干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吗上这儿来吗？只要你替你的那个犹太侄女说一句话，你立刻就会浑身是血，从这儿被扔出去！你明白吗？你以为自己是个狗屁的长老，就可以闯进总部，替阴谋危害德国政府的一个犹太母猪求情吗？”

这就是拉姆的作风。他有火暴的性子，遇到这种时刻会变得很危险。杰斯特罗险些垮掉了。拉姆拍着桌子，站起身，朝他尖声嚷

道："怎么样，犹太人？你要求见司令官，是吗？我给你两分钟。你要是哪怕提上一次你那个侄女，我就把你的牙齿敲进你这猪一样的喉咙！快说！"

杰斯特罗用很低的声调气急败坏地说道："我犯下了一项大罪，想向您坦白说出来。"

"什么？什么？大罪？"那张暴躁的脸孔蹙了起来，显得有些迷惑。

杰斯特罗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柔软的黄色小荷包。他用一只颤抖得厉害的手把荷包放在办公桌上。拉姆睁大眼睛先望望他，又望望荷包，然后拿起荷包，把六颗闪闪发光的宝石全部倒到了桌上。

"这是一九四〇年我在罗马用两万五千美元买下来的，司令官阁下。那时候我住在意大利，在锡耶纳。"杰斯特罗说的时候，声音稍许坚定下来，"墨索里尼参战以后，我为了预防变故，把钱换成了钻石。作为一个知名人士，我到达特莱西恩施塔特时并没受到检查。条例规定得把珠宝交出来。我知道这一点。我犯下这个严重的罪过，自己很后悔，所以来坦白认罪。"

拉姆重新在椅子上坐下，两眼注视着钻石，咧开嘴怒气渐消地笑笑。

"鉴于它们的价值，"杰斯特罗补上一句，"我认为最好直接把它们交给司令官阁下。"

拉姆瞪起两眼对着杰斯特罗嘲弄地看了好半天，蓦地纵声大笑起来。"价值！你大概是从一个犹太骗子那儿买来的，这全是玻璃。"

"我在保加利亚那儿买的，司令官阁下。您肯定听说过意大利最好的珠宝商，商标就在荷包上。"

拉姆并没去看荷包。他用手背把钻石推开，钻石在吸墨水纸纸板上四散开来。

“你把它们一直藏在哪儿？”

“藏在鞋底里。”

“哈哈！犹太人的老把戏。你还藏了多少？”拉姆的音调变得像谈心那样尖刻。这也是他的作风。一旦他的怒气过去，你可以跟他攀谈一下。爱泼斯坦说：“拉姆叫的时候多，咬人的时候少。”然而，他的确咬人。贿赂就搁在办公桌上，可拉姆并没拿。这时候，杰斯特罗的命运还是未知数。

“我什么也没有啦。”

“要是上小堡垒里去把你的鸡巴蛋拧一拧，你也许会想起你忽略了点儿什么。”

“真没别的啦，司令官阁下。”杰斯特罗哆嗦得浑身颤动，不过他的回答却是声调平稳、令人信服的。

拉姆把钻石一颗颗拿起来，对着亮光看了看。“两万五千美元吗？不管你在哪儿买的，你瞎了眼，受骗啦。我认识钻石。这些全是废料。”

“买下一年以后，我在米兰请人估过价，说是值四万美元，司令官阁下。”这时候，杰斯特罗正在稍稍自行美化一下。拉姆的眉毛扬了起来。

“你的那个侄女对这些钻石自然全知道啦。”

“我从来没告诉过她。这样更审慎点儿。世上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钻石，司令官阁下，只有您和我。”

中队长拉姆用充血的眼睛凝视了杰斯特罗好一会儿。他把钻石又丢进那只荷包，然后把荷包收进了一只衣袋。“嗯，那个婊子和她的坏种这次可得被遣送走。”

“司令官阁下，据我所知，征召通知发多啦，有好多份都得取消。”

拉姆固执地摇摇头。“她得走。没被送进小堡垒去枪毙掉，她已经很幸运啦。现在，快出去吧。”他拿起钢笔，又写起来。

然而，“礼物”起了点儿作用。打发他走的吩咐是粗率的，但并不凶。埃伦·杰斯特罗这时候不得不冒最大风险迅速做出判断。当然，拉姆不能承认贿赂起了作用。但是，他果真会照料着让娜塔丽不走吗？

“我说啦，快给我滚出去。”拉姆厉声喝叫。

杰斯特罗决定动用他的可怜的武器了。

“司令官阁下，要是我的侄女被遣送走了，那我不得不告诉您，我就辞职不当长老啦！我就辞职不管图书馆啦！我也决不参加“美化运动”！我不在我的住处和红十字会客人们谈话！随便什么也不能强迫我改变主意。”在紧张中，他把这几句事先准备好的话像连珠炮似的突然说了出来。

这种大胆放肆使拉姆出乎意料。那支钢笔放了下来。他低低的嗓音里露出了一种凶狠可怕的腔调：“你对自杀感兴趣吗，犹太人？马上就要自杀？”

杰斯特罗急匆匆地说出了更多事先准备好的话。“司令官阁下，大队长艾希曼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我从巴黎弄到特莱西恩施塔特。我成了很好的‘橱窗陈列品’！德国记者拍下了我的照片。我的书在丹麦出版了。红十字会客人们对于会见我会很感兴趣，可——”

“闭上你这唾沫四溅的臭嘴，”拉姆用一种冷静得出奇的语气说，“马上离开这儿，要是你想活命的话。”

“司令官阁下，我并不十分珍惜我的生命。我已经老啦，身体又不好。把我杀了，你就得去向艾希曼先生解释，他的‘橱窗陈列品’怎么样了。对我用刑，那么要是我活下去不死，我会给红十字会客人们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要是你取消我侄女的征召通知，我保证红十字会客人来访问时一定跟你合作，我保证她绝不会再做什么蠢事啦。”

拉姆揿了揿一个蜂音器，又拿起钢笔来。副官把房门推开。在拉姆杀气腾腾的目光和把笔一挥、打发他走的手势下，杰斯特罗奔出了房间。

总部前面的广场上有一大丛盛开的鲜花和树木。杰斯特罗走出来，到了花香扑鼻的街上。乐队正在演奏傍晚的协奏曲，是《蝙蝠》[(6)]中的一支圆舞曲。月亮显得发红，低低的悬在树梢上。杰斯特罗蹒跚地走到那家露天咖啡馆，犹太人在那儿可以坐下，喝点儿黑水[(7)]。他是一个长老，所以可以走过那行排队等候的顾客，他在一张椅子上瘫坐下，筋疲力尽、如释重负地用两手捂住了脸。他还活着，没受到损伤。至于他办成了多少事，这他可不知道，不过他是用尽全力了。

探照灯的强光从汉堡营房屋顶上向下照射到草地上。娜塔丽惊慌失措，被强光射得睁不开眼，她忙把睡着的儿子一把抱起。路易斯呜呜咽咽地哭了。

“起立！三个人一排站队！”犹太区卫兵正在草地上大踏步走着、吆喝着，“所有的人全部走出营房！到院子里来！站队！赶快！起立！三个人一排站队！”

被遣送的人仓促地穿上衣服，蜂拥进院子。很早就来报到的人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能抢占一个铺位，因为他们知道，党卫军腾出这些营房来就是要当作一个集合中心。原本住在那儿的那两千多名犹太人已经全部搬走，待到他们能待的地方去了。

“有些人就要获得豁免啦！”除了这件事以外，还会有什么别的事情呢？大伙儿这时候全知道征召通知多发了。卫兵在清除出来的草地上放了两张桌子，长老们由爱泼斯坦亲自率领，鱼贯地走进大院。遣送人员带着他们的一沓沓卡片和文件、铁丝筐子、橡皮戳子等等，坐了下来。拉姆司令官挥舞着一柄短手杖，也来了。

这个有三千名犹太人的队列在拉姆面前，绕着大院拖拖沓沓地走动

起来。他用手杖指点着，豁免一个个人。获得豁免的人走到大院的一个角落里。拉姆有时候跟长老们商量一下，要不然他干脆就单挑出漂亮的男人和美貌的女人来。整个队列都接受过了检阅，开始绕第二圈了。这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路易斯的两腿走不动了，娜塔丽不得不把他背在背上，因为她还拖着那两只手提箱哩。等她再绕过来时，她看见埃伦·杰斯特罗在跟拉姆讲话，司令官用手杖威吓他，背过身不睬他。人们在探照灯的照射下不住地朝前走去。

突然，起了一阵骚动和混乱！

卫兵们大喝着，“立正！”中队长拉姆一面吼叫着一些粗话，一面朝扭动身体、躲闪开的遣送人员挥动手杖。他们不知怎么计算错了，接下去拖延了很长时间。不管是拉姆喝醉了，还是坐在桌旁的犹太人工作无能或是吓得六神无主，这个涉及人命的笨拙工作到这时已经拖过午夜了。最后，这个队列又开始走动。娜塔丽在恍惚绝望中，紧跟着一个身穿一件有黑羽毛般衣领的破旧上衣、一瘸一拐地走着的老婆子身后，她跟在这个老婆子身后慢腾腾地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忽然，有人粗鲁地把她的胳膊肘儿使劲一拉，使她猛一转身，磕磕绊绊地离开了队列。“你是怎么回事，你这傻婊子？”一个生着络腮胡子的卫兵咕哝。拉姆司令官正用手杖点着她，露出一种嘲笑的神情。

探照灯熄灭了。司令官、长老、遣送人员全部离去。获得豁免的犹太人被集合起来，带进另一个放有床铺的房间。一个遣送人员，就是分发征召通知的那个红头发的人，告诉他们，他们现在算“后备人员”，司令官对计算错误很生气，明天上火车的时候还要再计算一遍。在那以前，他们只能待在这间屋子里。娜塔丽度过了一个可怕的、不眠的夜晚，路易斯一直睡在她的怀里。

第二天，那个遣送人员带着一份用打字机打好的名单回来，叫了五十个姓名，吩咐这些人上火车。这个名单不是按字母排列的，所以在最后一个姓名读出来以前，凝神静听的人们脸上全显得分外紧张。娜塔丽

并没被叫到。那五十名不幸的人提起手提箱，走出去了。又等了好半天。接着，娜塔丽听见火车汽笛的尖啸声，机车呼哧呼哧，还有开动的车厢的锵锵声。

红头发的人望着屋子里大声喊道："把你们的号码牌堆在桌上，离开这儿。回到你们的营房去。"

娜塔丽虽然为这列火车上的人们，尤其是为和她共度过一夜的那些人感到满心难受，可是把路易斯的号码牌从他的脖子上取下给了她有生以来最大的快乐。

埃伦·杰斯特罗站在营房入口外边获得豁免者的一群亲友中间等候着。在他们周围，人们的重新团聚全是有所克制的。他也只朝娜塔丽点点头："我来拿手提箱。"

"不，你抱着路易斯吧，他可累坏了。"她放低声音说，"瞧在上帝的分儿上，咱们快跟班瑞尔取得联系吧。"

几天以后，犹太区的一名卫兵在中午前后到云母工厂找娜塔丽，叫她第二天上午八时带着孩子到党卫军总部报到。下班以后，她一路奔回泽街的住处。埃伦待在家里，正在小声诵读《塔木德》。这个消息似乎并不叫他心烦意乱。他说，很可能是要警告她一下。说到底，党卫军知道了他们想使红十字会人员有所警觉的那项阴谋，而她是那个小团体中唯一留在犹太区里没走的人。她一定得卑躬屈节，自怨自艾，一定得答应从今往后跟德国人合作。这无疑就是德国人要她做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要路易斯去呢？为什么叫我非带他去不可？"

"你上次带他上那儿去的。副官大概记得这件事。不必太担忧。振作精神。这是决定性的。"

"你还没收到班瑞尔的来信吗？"

杰斯特罗摇摇头："人家说可能需要一星期或一个多星期。"

娜塔丽通宵不曾合眼。窗外变成鱼肚白时，她就起身，人感到很不舒服。她穿上那身灰色衣服，把头发梳得极其漂亮，又用旧钵子里的干胭脂搽了一下，加点儿颜色，使自己显得更标致。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她要走的时候，杰斯特罗说。尽管他宽慰地笑着，他自己的脸色却很不好看。他们做了一件对他们来说很不寻常的事：他们互相亲了亲。

她匆匆地赶到幼儿园，给路易斯穿好衣服，吃了早餐。教堂大钟打八点的钟声的时候，她走进了党卫军总部。等她通报了姓名以后，门口办公桌旁那个一脸厌烦神情的党卫军兵士点点头：“跟着我来。”他们走下过道，下了一条长楼梯，又穿过另一条更黑暗的走道。路易斯偎在妈妈的怀里，用亮晶晶的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手里拿着一个锡制的玩具士兵。党卫军兵士在一扇木门前面站住。“进去。等着。”他在娜塔丽身后把门关上。这是一个没有窗子、粉刷得雪白的房间，有一股地下室的气息，里面点着一盏有铁丝网罩着的灯。墙壁是石头造的，地面涂着水泥，有三张木椅子沿墙放着，在一个犄角里，有一个拖把和满满一铅桶水。

娜塔丽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把路易斯放在自己的膝上。过了很长的时间。她说不出过了多久。路易斯对着那个锡制的玩具士兵咿咿呀呀胡说一气。

门打开了。娜塔丽连忙站起身。拉姆司令官走进房，后面跟着海因德尔督察，他随手把门关上了。拉姆穿着一套黑色军礼服，海因德尔穿着绿灰色的军便服。拉姆走到她面前，对着她咆哮：“哼，你就是阴谋反对德国政府的那个犹太婊子喽！是吗？”

娜塔丽的喉咙收紧。她张开嘴，想说话，可是她发不出声。

“你是还是不是？”拉姆大吼着。

“我——我——”她嘶哑地低声喘息。

拉姆对海因德尔说："把那个该死的小杂种从她手里拿开。"

督察从娜塔丽的怀里一下把路易斯夺过去。她简直不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但是路易斯的恸哭使她喉咙里嘶哑地挣出几句话："我糊涂，我受了骗，我愿意合作，别伤害我的孩子——"

"不要伤害他？他完蛋啦，你这下贱的臭货，这你不知道吗？"拉姆朝着拖把和那桶水指了指，"他马上就要变成一堆血淋淋的烂肉啦，那就是用来收拾干净的。这工作归你来做。你以为你干了坏事人家就不知道吗？"

海因德尔是一个矮胖、结实的人，手上满是汗毛。他把路易斯颠倒过来，一手提着一条腿。孩子的上衣耷拉下去，遮住了他的脸。锡制的玩具士兵叮当一声落在地上。他瓮声瓮气地哭着。

"他死定了，"拉姆朝她嚷着，"动手，海因德尔，把这件事办好，把这孩子一扯两半。"

娜塔丽尖声喊叫起来，朝着海因德尔直扑过去，但是她绊了一下，摔倒在水泥地上。她用手和膝盖把身子撑起。"不要杀他！我什么事都愿意干。就是不要杀他！"

拉姆哈哈笑了一声，用手杖指着海因德尔，他还在把那个哇哇直哭的孩子颠倒过来提着。"你什么事都愿意干？好，让我们来瞧你咂督察的屌儿。"

这并不使她震惊。这时候，娜塔丽完全成了一只发狂的动物，极力想保护一只幼小的动物。"是，是，好，我愿意。"

海因德尔用一只手握住路易斯的两边足踝，把那个呜咽的男孩像只家禽那样倒提着。娜塔丽用手和膝盖向他爬过去。倘若娜塔丽这时是神志清醒的，就会觉得这一切是令人作呕、不可名状的，然而她当时所知道的只是，如果她用嘴含着那玩意儿，她的孩子就可以不受到伤害。在她匍匐向前时，海因德尔倒往后退去。两个人全哈哈大笑起来。"瞧，

她倒真想要，司令官。”他说。

拉姆呵呵大笑：“嘿，这些犹太女人都是臭货。来呀，让她乐一下吧。”

海因德尔站住了。娜塔丽爬到他的脚下。

海因德尔抬起一只穿着皮靴的脚抵到了她的脸上，把她踢得往后摔倒在地。她的头猛地一下撞在水泥地上。她只看见一道道弯弯曲曲的亮光。“从我面前滚开。你认为我会让你这龌龊的犹太嘴来玷污我吗？”他站在娜塔丽身旁，朝着她脸上唾了一口，把路易斯扔到她的怀里，“去，找你的叔叔那个《塔木德》的拉比去。”

她坐起身，紧紧搂住孩子，把上衣从他发紫的脸上拉下。他喘息着，两眼直瞪瞪的，脸上通红一片。接着，他呕吐了。

“站起来。”拉姆说。

娜塔丽照办了。

“现在听着，犹太母猪。等红十字会的人到来时，你得充当儿童部门的向导。你得给他们留下最好的印象。他们在报告中将详细提到你，你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美国犹太女人。幼儿园得是你感到自豪的乐事。知道吗？”

“当然啦。当然啦。我知道。”

“等红十字会的人走了以后，你不管是哪方面行为不检点，你就得带着你的小鬼直接上这儿来。海因德尔就要当着你的面把他像块湿抹布那样扯成两半，你就得亲手把那堆血淋淋的烂肉收拾干净，再把它送到焚尸炉里去。然后，你就上战俘筑路大队的那座营房去，两百名臭烘烘的乌克兰人就要轮流干上你一个星期。要是你这婊子的臭皮囊还能支撑下来，那么你就到小堡垒去等候枪毙。明白吗，臭东西？”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一定给他们一个极好的印象。”

“好吧。还有，你要是对你叔叔或是其他任何人提起一句今天的事情，你就完蛋啦！”他把脸直伸到她那唾沫狼藉的脸前边，带着一股死人的气息向她号叫，以致她耳朵都轰响起来，“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我相信！我相信！”

“把她轰出去。”

督察握着她的胳膊把她拖出了房间，拖上楼梯，穿过过道，然后把她连同怀抱里的那个气息奄奄的孩子推到了总部外面春花烂漫的广场上。乐队正在演奏午前的协奏曲，是《浮士德》[(8)]中的几首乐曲。

她回到住处时，杰斯特罗在等候着。孩子的脸上还沾着呕吐的东西，似乎吓得目瞪口呆。娜塔丽的脸色使杰斯特罗很不好受，她的眼睛睁得滚圆，外面一圈白边，皮肤发灰发青，一副临死前惊恐万分的神态。

“怎么样？”他说。

“是警告。我没怎么样。我得换好衣服，上班去。”

半小时后，她穿着破旧的褐色衣服，带着孩子走出房间，杰斯特罗还在那儿。孩子已经盥洗过，似乎好了些。她的脸还是死灰色，不过那种惊骇的神色渐渐消失了。“你干吗不上图书馆去？”

“我想告诉你，班瑞尔那儿有消息来了。”

“是吗？”她一把抱住他的肩膀，眼神十分热切。

“他们试试看。”

---

(1) 迈蒙尼德（1135—1204），西班牙犹太学者，哲学家、神学家、医学家。

(2) 拉希（1040—1105），法国犹太学者，中世纪著名《圣经》及《塔木德》译注家。

(3) 美国女作家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1849—1924）1886年发表的小说《小公子》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衣着华美、好得出奇的孩子。

(4) 原文是希伯来语。

(5) 关于雅各和以扫的故事，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十五章。

(6) 约翰·施特劳斯1874年所写的一部轻歌剧。

(7) 充作咖啡的劣质饮料。

(8) 法国作曲家古诺（1818—1893）所创作的法国抒情歌剧。

第八十二章

德意志的灭亡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英译者按：隆将六月间诺曼底登陆和苏军的进攻视为一次联合军事行动。这一点单就其概括意义而言，是正确的。在德黑兰，大联盟的确曾赞同由东西两面同时夹击德国。但俄国人并未获悉我们的作战计划，我们也并未获悉他们的。一旦我们登陆以后，将有两个星期无法确定斯大林是否会信守诺言展开攻击。

本章将隆的战略论文及其希特勒回忆录最后部分中的章节合并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六月，在德黑兰锻造的那柄老虎钳的钢铁钳牙开始合拢了。根据富豪统治与斯拉夫共产主义长期阴谋策划的两面夹攻计划，德意志民族、中欧基督教文化和礼仪的最后堡垒，遭到来自东西两方的攻击。

在西方的著作中，诺曼底登陆和俄国的攻击，依然被视为“人类”的一大成就。但是严肃认真的史学家已经开始看穿战时宣传的烟幕。在德黑兰，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把东欧交到了赤色魔爪之下。他的动机何在？想要摧毁德国，这个美国垄断资本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劲敌。由于在这场战争中过度紧张、努力，又由于罗斯福狡猾地反对殖民主义，英国，用希特勒的生动语言来说，已经像兔子那样被剥了皮。日本在同冯·尼米兹那不断扩大的舰队进行的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中已渐渐不支。只有德国仍挡住走向美元世界霸权的道路。

有人认为罗斯福后来在雅尔塔会议上“受了骗”，向斯大林做了过多的让步，这是一种肤浅的老生常谈。事实上，他在德黑兰已经把一切都让步了。当他保证对法国发动进攻以后，赤色的亚洲人插入欧洲心脏就已经在所难免了。为了保证这一点，他还把大量的租借物资送往苏联，其数字之大仍然令人难以想象：大约四十万辆机动车、两千辆机车、一万一千列火车车厢、七千辆坦克、六千多门自行火炮和半履带车辆，以及两百七十万吨石油与使原始的斯拉夫军队行动起来的其他产品，更不提一万五千架飞机、几百万吨粮食以及不计其数的原料、工厂、军火和技术设备了。

罗斯福作为一个朴实、天真的人道主义者去同斯大林折冲樽俎，这幅画面是他最大的宣传骗局。这两个心肠冷酷的屠夫彼此十分了解，他们只是为了本国人民的观赏，为了历史，才装出不同的姿态。在这两人中，罗斯福始终占着上风，因为苏俄一半受到破坏，正处在危急存亡之际，而美国却国富民强，安然无恙。斯大林别无他法，只有牺牲几百万俄国人的生命去为美国垄断资本统治世界扫清道路。他的确曾通过当时我们在司令部都一无所知的绝密谈判，试探是否有可能跟我们按合理的条件缔结和约，但这时，罗福斯的“慷慨的”《租借法案》挫败了我们。自然，希特勒并不准备放弃我们获得的全部利益。斯大林得到了所有的那些物资以后，决定战斗下去，牺牲掉大量的德意志和俄罗斯鲜血，这样是较为有利的。

东欧那些贫瘠而争吵不休的国家，是罗斯福抛出来给斯大林，要他的国家做出可怕牺牲的诱惑物。罗斯福的政策就是，让它们落到俄国人手里吧。当然，反复无常的巴尔干人是可疑的牺牲品。苏联人吞食了那些不妥协的民族以后，已经患了消化不良症在打嗝。那个骚动不安的半岛的战略重要性，并不像过去的几世纪那样，或者是像一九四四年对我们那样，是获得土耳其的铬的一条渠道。然而尽管如此，允许斯拉夫共产主义向易北河和多瑙河进军，还是罪大恶极的。丘吉尔恨不得使盟军的主要进攻伸入巴尔干各国，这至少表现出某种政治敏感，以及对中欧

和基督教文明的某种责任感。他的血并不像罗斯福那么冷。罗斯福对巴尔干国家或波兰毫不在意，不过在一个异常坦诚的时刻，他在德黑兰告诉斯大林，由于在选举时需要大量美籍波兰人的选票，他不得不就波兰的前途庸人自扰一番。

军阀们的冲突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诺曼底登陆一事上冒了很大的风险。这是不大为人所知的。当我们衡量对峙的兵力、时间与空间的要素以及海陆转运等问题时，我们就看到，丘吉尔迟迟未能采取行动是合情合理的。登陆十分危险，结果可能是一场大灾难。只是我们方面时乖运蹇和一步接一步犯下的错误，才使罗斯福在一次大胆的军事行动中得以成功。

艾森豪威尔本人知道“霸王”行动的危险性。当他的五千艘船只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驶向诺曼底海岸时，他甚至还起草了一项宣布这次军事行动失败的文告，这份底稿偶然地保存了下来：

> 我们在瑟堡-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经将部队撤出。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其决定是根据现有的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部队、空军和海军全部奋勇作战，恪尽职守。倘若这次行动有任何过失和不当之处，概由我一人负责。

这项文件并未成为盟军的正式公报是由于几个原因，主要为：

1．我们的可恨的情报机构；

2．在最初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对这次进攻做出的混乱、迟缓的反应；

3．阿道夫·希特勒的难以置信的拙劣决定；

4．德国空军未能应付盟军的空中优势。

入侵舰队的集结，确实是一个出色的技术成就，而庞大的空军机群的生产以及在机上配备哪些人员，也是如此。马歇尔将军对于拥进诺曼底的地面部队的征募、装备和训练显示出他是美国的一位沙恩霍斯特[1]。美国步兵虽然需要过于丰富的后勤支持，但是在法国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他们精神饱满，营养充足，一鼓作气。英国大兵在蒙哥马利的统率下，尽管和往常一样进展缓慢，却表现出了牛头犬般的英勇。不过在诺曼底所发生的事情实质上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像威灵顿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2]那样，确凿无疑地击败了阿道夫·希特勒。在诺曼底，这两个人终于在正面的武装冲突中交手了。希特勒犯下的错误使罗斯福取得了胜利。正如同滑铁卢战役，与其说是威灵顿打胜了，不如说是拿破仑战败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很有军事天才，其精髓在于这些简单的规则：仔细选择陆、海军将领；将战略与战术全部交由他们负责，自己只负责战争的政治问题；绝不干涉军事行动；绝不把遭到光荣挫折的军事将领解职；让赢得胜利的将领们获得全部荣誉。等罗斯福逝世以后，战场上的最高司令部实际上还是原来的班子。这种稳定性很有好处。军事司令部的改组，会在势头、干劲和战斗力方面造成不少损失。我们的灾难就在于希特勒不断更换将领。

元首把最高作战指挥权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正蒙受着严重的失败。他绝不承认自己应对任何一次挫败负责。因此，军事首脑便不得不经常更迭。野心勃勃的新兴将领比比皆是，他们急切地想趁他们的前辈因为希特勒的无能而被解除职务时腾达起来。我注视着元首一时宠幸的这些将领来来去去，他们满怀热情地接过兵权，结果却被希特勒的干扰弄得疲惫不堪，最终因为他的拙劣的行动而被撤职，说不定还会自杀或患心脏病去世。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是荒谬的作战方法。

诺曼底登陆

三件事支配着入侵问题，而我们国家的命运就决定于这一问题：

1．他们将在何处登陆？

2．他们将在何时登陆？

3．我们在何处同他们作战？

根据军事逻辑来看，英美人登陆的地点应是多佛尔对面的加来海峡一带。这可以规划出到我国“工业心脏”鲁尔河去的最短路线。海峡在那一带最狭窄。部队在水上是一筹莫展的，按常理来说需要用最快的方法把他们送到岸上。舰艇和空中支持的周转时间，在多佛尔-加来轴心地带也最短。敌人发动攻击的诺曼底沿海一带，需要海空方面走的航程会远得多。

由于我们一心一意准备在加来海峡一带截击入侵的敌军，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位置上，给了敌人发动奇袭的机会。希特勒不知如何猜到地点有可能是诺曼底。在一次参谋会议上，他确实曾用一根手指指着地图，以我们曾经视作无可否认的军事眼光说：“他们会在这儿登陆。”但是他在战争中做过许多这类的揣测，往往极其荒谬。当然，他只记得结果证明是正确的那些揣测，为它们大吹大擂。奉命击退入侵的隆美尔，也对诺曼底颇为关注。所以在很晚的时候，我们加强了那些海滩上的防御，增加了部署在那儿的武装部队。尽管这次入侵出其不意，倘若不是由于那种糟不可言的指挥方式，把第一天完全耽误了，我们本来可以打垮这次登陆的。

这次登陆，英国方面的主要策划人摩根将军曾经写道：“我们希望并计划尽可能远离海滩，深入内地再进行战斗。因为如果进攻的战斗是在海滩上进行，那么我们就已经战败了。”我承认我们最高统帅部的参

谋人员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我们同意伦德施泰特的意见，认为机动后备部队应当在内地待命，以避免海军和近距离的空中袭击。等艾森豪威尔登陆以后大举向内地进犯时，我们再发动攻击，把整个入侵部队消灭掉，像我们一再全歼俄国军队那样。这是一种“东方战线”心理。隆美尔知道得比较清楚，他在北非面对一个掌握了制空权的敌人时，曾经试图打一场运动战。当时，我们进退维谷。制止诺曼底登陆的唯一时机，就是敌人在我们大炮的炮火下踉踉跄跄登上海滩的时候。隆美尔加强了所谓的“大西洋壁垒”，并且按照这项原则制订了他的全部计划。倘若入侵开始之日我们按照他的计划作战，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获胜，并把战局扭转过来。

英译者按：隆并没称赞英国人采用的那种精湛的欺骗战术，这种战术助长了德国人就我们将在何处登陆所做的一厢情愿的“推断”。为此，我们做了莫大的努力：对加来海峡一带的空袭和海军轰击远远超过了对诺曼底的，空军轰炸通往加来海峡一带的铁路和公路，在多佛尔附近排列开了许多假的登陆艇和伪造的陆军临时营房，还有种种仍然保密的情报花招。德国人并不是富有想象力的，他们吃进了所有这些证实他们判断的暗示，以为我们是要扑向加来海峡一带。

何处出了差错——准备工作

我们德国将领经常受到指摘，说我们责怪已死的政客希特勒输掉了该由我们打赢的战争。然而，在法国的败退确实是希特勒造成的。他贻误了我们获得的一个微小的机会。这一事实在纯军事性的分析中是无法否认的。

他的基本判断并不太差。早在前一年十一月，他就颁布了著名的第五十一号指令，把兵力转移到西线。他很恰当地指出，我们在东方可以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敌人在法国取得一个立足点，就会具有直接的“使

人难以应付的”意义，我们进行战争的军火库鲁尔河就会落入敌人攻击的范围。这道指令是正确的，其大纲是切合实际的。倘若他能坚持下去那就好了！可是从一月到六月，他紧张慌乱，信口雌黄，实际上把西线的部队全消耗在其他三个战场：占领匈牙利、东线以及罗马以南盟军的战线上。此外，他还把大量部队冻结在挪威、巴尔干各国、丹麦和法国南部，以防止可能的登陆，而没把这些部队集结在海峡沿岸一带。

诚然，他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欧洲三千英里的海岸线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在东方，用希特勒的话来说，俄国人像“沼泽中的动物”那样，正在继续作战。他们解了列宁格勒之围，重新夺取了克里米亚，使我们的整个南翼完全受到了威胁。游击活动使全欧洲都动荡不安。附庸国的政客们全在摇摆不定。在意大利，敌人顺着“这只靴子”[(3)]不断向上推进。盟军的野蛮轰炸，规模与准确性全部有增无减。尽管戈林大肆吹嘘，他的被打垮了的空军却被钳制在东方和我们的工厂城市上空。像一九四〇年的英国那样，我们的部队、武器和资源日益减少，而我们伸得太长的战线却变得过于薄弱。局势已然改变。海外也没有未受损害的盟友来为我们火中取栗了。

这种时刻，一个伟大的领袖应该起到稳定的作用。如果第五十一号指令是正确的，那么希特勒的方针便很清楚：

1．用胜利来稳定政治上的踌躇不决，而不是用破坏性的武装占领，像在匈牙利和意大利那样；

2．在意大利，撤退到易于防守的阿尔卑斯山脉与亚平宁山脉一线，把多余的师团调往法国；

3．用弹性的窜扰战术代替僵硬的、代价大的维护名声的抵抗，以此来延缓东方敌人的推进。

4．在敌人不大可能入侵的地区，留下一些基本部队，把所有的兵力孤注一掷地集中在海峡一带。

这就是冯·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如何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打赢中途岛战役的原因。他们冒了很大的风险，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的据点上。这项作战原则是不变的。但是希特勒的紧张不安妨碍了我们坚守原则。他虽然顽固，却并不坚定。

他大肆吹嘘的沿海峡筑起的“大西洋壁垒”，是考虑欠妥的。在自作聪明中，他断定侵略部队会进攻一个主要港口。于是法国的主要海港四周，碉堡和重炮阵地林立，这是他本人这个最高天才人物所设计的，一百五十万吨混凝土和不计其数的工时全花在这上面了。隆美尔很有远见，下令也在开阔的海滩上设防：在海底的陆地上部署几道雷带，在水下设置可以戳破和炸毁驶近的船只的障碍物，在海滩后方的地区安装尖桩，以便歼灭滑翔部队，还在沿岸一带增建许许多多碉堡和大炮阵地。

可是缺乏人力妨碍了这次新的努力，因为许多人不得不为飞机工厂挖掘“宏伟”的防空洞，还不得不在我们的城市里修复炸弹所造成的破坏。同入侵相比，这些事情又有什么重要呢？然而希特勒并不支持隆美尔关于“大西洋壁垒”的补充命令，所以“壁垒”大半仍旧是宣传中的一个幻象。举一例就足以说明。隆美尔下令在海滩后面滑翔部队可以降落的地区铺设五千万枚地雷。倘若听从了他的意见，空降部队的着陆就会失败，但是实际上连百分之十的地雷都没埋，他们入侵成功了。

名义上，我们大约有六十个师的兵力保卫法国，可是沿海一带排列开的固定的各个师，主要是由竭尽全力拼凑起来、低于正常标准的部队组成的。有些步兵作战师分散在各地，不过我们的希望在于十个摩托装甲师。有五个师驻扎在离海峡沿岸不远的地方，既可以向加来海峡一带出击，也可以向诺曼底出击。隆美尔打算把乘登陆艇到达的第一批敌人在海滩上消灭掉。实际上后来证明，一共就只有五个师的兵力。因此他要求取得这些装甲师的作战指挥权。

这是徒劳。西线的最高统帅伦德施泰特主张等侵略军站定以后再攻击他们。希特勒在这两种战术概念之间犹豫不决，对双方都不予斥责。

他发布命令，把装甲师划归三个不同的司令部指挥，而他自己待在六百英里外的贝希特斯加登，却保留着四个驻扎在靠诺曼底海滩最近的装甲师的作战指挥权。这是一个使人痛心的决定。当一切取决于快速、大胆的一击时，这个决定束缚住了隆美尔的双手。不过这次入侵使德军司令部处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因此很难说是哪一个疏忽、哪一种错误、哪一件蠢事促成了德国的灭亡。入侵开始的那天，我们方面出现了一阵激流般的疏忽、错误和蠢事。

何处出了差错——入侵开始日

决定性的失败，就是在加来海峡方面所犯的错误。我们缺乏特工人员，未能在英国刺探出一项涉及两百万人的“秘密”，欺骗措施使我们上了当。而我们的侦察竟然未能确定在几十英里外可以清楚目击的地方组织起的一次进攻的方向，沉痛而不可思议之处就在这里！

我们未能觉察到他们会在低潮中登陆。我们的大炮全瞄准了高潮线。我们的想法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炮火下跋涉八百码软乎乎的沙滩呢？他们却如此做了。艾森豪威尔的突击队到来时，我们的不可轻视的水下障碍物全暴露在外，可以由工兵迅速清除，而他的部队也就蹚过了那片沙滩。

我们在“何时？”这一问题上也很悲惨地判断错了。敌人的舰队越过海峡时，埃尔温·隆美尔正回德国来探望他的妻子！六月五日，刮起了一阵相当大的风，预计将持续三天。这种恶劣的天气使隆美尔和其他所有人都很放心。艾森豪威尔获得了气象预报，表明天气有可能转好。他冒险批准出动。六月六日凌晨一两点钟稀稀落落的空降并没使我们多么惊慌。直到诺曼底碉堡里我们的士兵凭肉眼看到“霸王”的巨大幽灵——成千上万艘船只在烟雾迷蒙的黎明中驶近——以后，我们才做战斗准备。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被忽视的破密情报。我们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告密人获取了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号召在登陆那天进行破坏的信号。所有的作战司令部全部受到了警告。在最高统帅部，这份报告送到了约德尔那里，不过他根本不以为意。后来，我听说伦德施泰特对这种惊慌一笑置之，还说："这就好像艾森豪威尔会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上宣布入侵似的！"这就是对待这个情报的一般的态度。

我的前线之行

（摘自《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看来那天早上，希特勒似乎醒不过来了。我一再打电话给约德尔去唤醒他，因为伦德施泰特要求把装甲师调出来。显然，诺曼底这次攻击事态很严重！约德尔却对伦德施泰特的要求置之不理。关于约德尔的这一决定，史学家们至今都痛加指责。可是当希特勒悠闲地独自进完早餐，在十点钟左右接见约德尔时，他完全赞同拒绝伦德施泰特的疯狂要求。

贝希特斯加登的指挥情况是荒谬可笑的。希特勒待在山上他的"巢穴"里，约德尔待在"小总理公署"里，作战指挥部则在城市另一头的一座营房里。我们始终没离开过电话。隆美尔失去联系，正赶回前线。伦德施泰特在巴黎，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在沿海地区，还有装甲师将领盖尔，他们全部火急地通过电话和电传打字电报机跟贝希特斯加登联系。为了向某些匈牙利国宾表示敬意，中午的战况汇报会议预定在克莱斯海姆宫举行。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点，距离市区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行程。希特勒始终没想过要把这次会议取消，没有！参谋人员不得不乘汽车赶到那儿去，在一间小地图室里谒见他，他就在那儿演习给客人们安排的战况汇报这出"戏"。接着，我们不得不逗留在一旁，等着汇报战况，而这时我们的部队在盟军的炸弹及海军炮轰下正在牺牲，敌人的占领区正在扩大。

今天，我仍旧记得元首在中午前后跳进那间地图室的情景，肿胀、发青的脸上满是笑容，口髭微微颤动，一面跟参谋人员打招呼，一面说："嘿，咱们干起来了，是吗？现在，咱们是在可以揍他们的地方狠揍他们了！他们过去躲在英格兰倒是很安全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他对局势严峻的报告没表现出丝毫的关切。"这次登陆完全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一个骗局。我们并没受骗！我们在加来海峡一带严阵以待。这场佯攻将变成他们的另一次血腥的迪耶普大败[4]。好极了！"

他在那间放着柔软的扶手椅和引人瞩目的作战地图的大情况汇报室里，也是这样慷慨陈词。他向匈牙利人谈到一个又一个问题，令人作呕地吹嘘了一番我们在法国的兵力，装备的精良和不久即将发射的奇迹般的"新武器"，美国陆军缺乏战斗经验，等等等等这一类话。他对两天以前罗马的陷落并不重视，甚至还讲了一个粗鄙的玩笑，说自己感到很轻松，把一百五十万意大利人，患了梅毒的婊子等等，全部移交给美国人去养活。谄媚的匈牙利人对这一切有何种想法，任何人也说不出。在我看来，希特勒只是在大声地谈着自己的幻想，想使自己相信。等这出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假戏结束以后，我立即要求批准我到诺曼底去。那位难以捉摸的元首不仅同意了，而且还豁免了反对高级军官乘坐飞机往来的那条规定。我可以飞到巴黎那么远，去查明一下正在发生什么情况。

几个小时后，当我乘坐的飞机在巴黎铁塔上飘扬的卐字旗上空盘旋而下时，我禁不住想到，这面旗子还会在这儿飘扬多久呢？在伦德施泰特的情况室内，一切凌乱不堪。这时，希特勒已经调出了一个装甲师，参谋们正在对应该把这一师用在何处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低级军官在电传打字电报机和喊叫声所形成的一片喧闹中跑来跑去。作战地图上代表船只和空降的小标志星罗棋布。代表步兵的红色标签，显示出他们已经惊人地深入到一条五十英里长的战线，只有一处地方我们还把美国人困在海滩上。

伦德施泰特显得很镇定，而且跟平时一样十分整洁，不过疲乏、瘦

削、悲观，他的举动一点儿也不像西线的统帅，倒像一个满腹忧愁的无权老人。他极力争辩说，我不应该冒被伞兵俘获的危险到诺曼底去，不过他对这件事也是半信半疑的。他仍然相信这是大规模的佯攻。但是把侵略军打下海，会使祖国精神振奋，并且叫敌人踯躅不前，所以这一仗非打不可。

次日清晨，绮丽多姿的法国景色，以及肥壮的奶牛与辛勤劳动的农民，显得异样的安静。陪我乘车同行的伦德施泰特的那个年轻副官不得不吩咐司机绕过炸毁的桥梁，一再绕道行驶。盟军方面几星期有组织的空袭所造成的损失举目皆是：遭到破坏的火车调车场、坍塌的高架桥、被焚毁的列车与终点站、翻倒的机车，地地道道是丘吉尔所谓的“铁道沙漠”。从战术上看，地面成了一些斑斑驳驳的小岛，而不是一片适合经由陆路供应补给的地带。这不足为奇，单在入侵的那天，敌人就进行了一万五千架次几乎没遇到抵抗的空袭！战后的记录显示出来确实是如此。

经过圣洛时，我碰上了载着我们伞兵驶往卡朗唐去的军用车。我让那个少校搭上了我的汽车。他说，法国破坏分子把他的电话线切断了，所以在入侵的那天他失去了联系，但是到了深夜又跟他的司令官联系上了。现在，他的任务是，反击瓦勒维尔东面美军那个兵力单薄的滩头堡。

我们驶近沿海地区时，那种奇异的田园生活的安静持续着。少校和我攀登上一座农村教堂的尖塔，准备四下看看。一片使人惊愕的景象进入了我们的眼帘：海峡中星罗棋布，从天边到岸边尽是敌人的船只，而小船则像上百万只水中小虫似的蜂拥在海岸与大船之间。通过望远镜，海滩上一次规模庞大和十分安静的行动清晰可见。登陆艇艇身靠着艇身，排列到目力所及的地方，艇上卸下兵士、军需品和装备。海滩上黑压压的好几英里尽是柳条篓、弹药箱、皮袋、机动车和正在装卸的士兵，还有一长列蠕动着的卡车驶向内地。

“法兰西战役”的确打响了！这些部队正准备捣毁德国，他们看样子就像出来野餐的人。我没听见炮声，只听到一些零星的枪声。元首在克莱斯海姆宫耸人听闻地吹嘘说：“要把侵略军压垮在沙滩上”“要以一道钢与火迎击他们”，事实和他的吹嘘有多大的差别啊！

我们驱车往东行驶，小规模的枪战噼啪乱响，村庄在那片持续不断的安静中燃烧。我尽可能地四处向军官们询问，知道了这片奇异的宁静的由来。黎明时分的一次规模庞大的海空联合攻击，在我们的防御工事上倾泻下了一大阵炸弹和炮弹。我找了伤兵们攀谈，他们脸上全是惊惶不安。有一个一只胳膊打折了的军士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凡尔登战役[5]，但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斗。在我所到之处，我碰上了宿命论的言论、冷漠的情绪、失去联络的情况、打垮了的团队，以及命令所造成的混乱。庞大的海上舰队，头顶上轰响着的空军机群，以及排山倒海的炮轰，已经散布了一种战败之感。

我不再怀疑，一场可能是毁灭性的危机近在咫尺了。于是我赶回巴黎，在电话中告诉约德尔这是主要的攻击，我们必须集中兵力应战，夜间行军以避免空中阻截，并且在应急的基础上对运输线进行有效的修补。约德尔的回答是：“好，快回到这儿来。不过我劝告你，对于你所说的话必须分外小心。”这是多余的劝告。我始终没获得晋见的机会。随后几次的战况汇报会议我都没奉召参加，希特勒明显地避开了我的观点。诺曼底的局势迅速恶化下去，我的情报不久便失去时效了。

在那个风光明媚的六月里，我们的德意志世界正在土崩瓦解，而希特勒却在贝希特斯加登饮茶，吃蛋糕，搞社交活动。这给了我两个不同的感觉。六月十九日，一场迅猛的暴风在诺曼底沿海一带刮了起来，一连猖獗了四天。它比我们的部队更为有效地阻碍了入侵部队的推进。它摧毁了人造港口，几乎把一千艘船只刮到了海滩上。侦察照片显示出一场莫大的灾难，因此我有了最后一线希望。希特勒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些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轻狂议论。等天气放晴以后，敌人

恢复了陆、海、空攻击，仿佛夏天的一阵暴雨下过了那样。他们的物力，源源来自美国那只我们攻击不到的富饶羊角[6]，这实在是惊人的。后来我们就没再听说过西班牙无敌舰队了。

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的，还有瑟堡即将陷落时召开的一次战况汇报会议。希特勒戴着厚眼镜站在地图前面，手里拿着罗盘和尺，兴冲冲地指给我们看，跟我们仍旧占领的地区相比，入侵的敌人只占领法国多么小的一部分。这一点他是对高级将领们说的。他们知道，而且好几星期一直在向他发出警告，在沿海一带的外层防御工事被捣毁，一个主要海港也陷落了以后，法国其余地方是一片平原，可供敌军驰骋，德国方面除了国境线上的西方防线和莱茵河以外，并无可守的阵地。那是一个多么伤心的时刻，我的眼睛突然看清楚了，我一下完全明白了，那个得意扬扬的元首已经堕落成一个病态的怪物，在一个虚张声势的假面具后面正为自己的生命瑟瑟发抖。

诺曼底：概要

（摘自《世界大屠杀》）

……倘使希特勒在六月下旬接受了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的提议，把战争结束，我们就只需要向一个苛刻的和约屈服。我们最终也许会像现在这样被瓜分掉，也许不会，不过我们的人民肯定可以逃脱一年的野蛮轰炸，包括德累斯顿那场使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事件[7]和艾森豪威尔向易北河的灾难性进军。在东方，我们就可以逃脱布尔什维克的全面奸淫抢劫的恐怖行为，世界对这种恐怖行为含笑旁观，不以为意，而我们数百万的平民却不得不背井离乡向西逃难，从此无法回去。

一九一八年，我们还占领着外国土地时，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也曾主张，在别国能够把战争的破坏加在德国领土上之前投降。但是一九一八年有一个政治权力和一个军事部门，政治家们可以通过德皇的逊位及时

向敌人投降。现在，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军事部门，一切集中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从政治上说，他如何能投降，并把脖子伸向绞刑架呢？他只好战斗下去。

很好，那么他战斗下去的战略又如何呢？是好还是坏？他的战略是僵硬的、自满的、拙劣的。他丢失了诺曼底。登陆的兵力只有五个师！倘若装甲师被调出来，集中在一起，那么不顾种种不利条件——情报的不灵通，敌人的空中优势，海军的炮轰，等等——隆美尔的干练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会把装甲师派上阵，对付挣扎向前的美国兵和英国兵，结果将会是一场历史性的血腥大屠杀。在奥马哈海滩，步兵作战师第三五二师恰巧在那儿作战，他们一个师就差一点儿把美国兵赶进大海。在那些最初的时刻里，倘使发动一次有计划的、集中兵力的反攻，那么有什么事不能办到呢？

如果我们打垮了那五个师的兵力，那很有可能就是转折点。英美人不是俄国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他们都经受不起这样的流血。如果所有那些异想天开的准备工作，所有那些技术与财富的大量集中，都不能阻止他们的登陆部队在那个决定性的第一天遭到杀戮，我相信艾森豪威尔、罗斯福和丘吉尔会畏怯起来，宣布一次保全面子的“撤军”。政治方面的结果将会是惊人的：丘吉尔就会垮台，罗斯福在大选中就会失败，斯大林就会指控他们背信弃义，甚至会在东方单独缔结某种和约，谁知道呢？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偏要从贝希特斯加登指挥那几个装甲师。

在毁灭迫近时，希特勒紧紧抱着，而且喋喋不休地讲着三种自我安慰的幻想：

1．分裂反对我们的联盟；

2．用奇迹般的新武器使战局改观；

3．从洞穴中的工厂里突然生产出大量新型的喷气式飞机，把敌人从天空一扫而光。

在生死攸关的七个星期，他坚持让驻扎在加来海峡地区等待“主要入侵”的第十五兵团按兵不动，因为他的宝贵的V-1及V-2火箭发射台在那儿。可是最后，当火箭发射出去时，它们只是级别较低的恐怖武器，只在伦敦胡乱地造成了一些死亡和破坏，并没军事价值。那种战斗机直到一九四五年才从洞穴中的工厂里慢慢制造出来，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至于唯一关系重大的武器原子弹，希特勒未能支持这项计划，从而白白浪费了我们在分裂原子方面所取得的科学上的领先地位，而且他还把后来为我们敌人生产原子弹的那些犹太科学家驱逐出境。

诚然，分裂敌人的联盟是我们唯一的逃生之门，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德黑兰的高明的政治手腕，把这道门砰的一下关上，封闭起来了。因此，六月二十二日，恰好在我们进攻苏联三年以后的那天，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惨败，德黑兰计划中指派给斯大林的任务，即白俄罗斯战役，即将突然从东方降临到我们头上。

我现在就掉过笔去叙述一下这一冷酷无情的事件。

英译者按：在这篇有所删节的隆的观点的汇编中，我尽力想突出德国人对诺曼底登陆的看法，略去人们从普通的史书和影片中熟知的许多军事行动细节。斯大林致丘吉尔的那份电报，至今仍然是对“霸王”行动的丰功伟绩最恰当的概略之一：“从宏伟的规模、恢廓的概念以及熟练的用兵等等看来，战争史上绝没有其他类似的功业。”

隆对希特勒的责备可能过火了一些。即便把装甲师调出来拨给隆美尔，我们的部队大概也会料到的。我们的情报——来自空中侦察、法国抵抗运动以及密码的破译等——是异常出色的。我们可能会在那些装甲师投入战斗以前，就从空中把他们歼灭了。这并不是说，这次登陆不是千钧一发的。它是一场计算极其周密、冒着巨大危险的行动。结果它成功了。

至于说希特勒“堕落”成一个病态的怪物，他始终就不是一个别样的

人，虽然他在最初那股土匪般的横行霸道中曾经大肆表演了一番。他的煽动性的鬼话，何以竟会促使德国人走向战争和犯罪行为，这依旧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隆的眼睛并没有突然看清楚，那些翳障得由别人来为他割去。

---

(1) 格哈德·约翰·戴维·冯·沙恩霍斯特（1755—1813），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将军。

(2) 1815年6月18日，英普联军在英将威灵顿公爵（1769—1852）和普将布吕歇尔（1742—1819）的统率下，在比利时的滑铁卢附近大败拿破仑，给予百日王朝以决定性打击。

(3) 意大利位于亚平宁半岛上，半岛形状近似一只皮靴，故云。

(4) 迪耶普是法国北部濒临英吉利海峡的一个港口城市，1942年8月盟军远征军曾攻占，不久即撤出。

(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军于1916年在法国东北部重镇凡尔登阻击德军，获得全胜。

(6) 希腊神话：宙斯神幼年，有一头山羊阿玛尔忒亚哺育他。这头山羊的角后来就成为富饶的象征。

(7) 1945年2月中旬，英美轰炸机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进行空袭，引起大火，伤亡人数达十余万。

第八十三章

杰德堡行动组“莫里斯”

美国：莱斯里·斯鲁特，战略情报局

法国：让·R.拉图尔博士，法兰西国内军

英国：空军二等兵艾拉·N.汤普森，英国皇家空军

帕米拉从这份杰德堡空投的绝密名单上看到了斯鲁特的姓名，立刻决定去找他。她正急切地盼望得到一点儿维克多·亨利的消息。随着时光的消逝，她想着自己复信拒绝了维克多的求婚越来越感到痛苦。自从那封信寄出以后，她一直没收到回音。一片沉寂。她找了一个公务上的理由到米尔顿府去——伦敦以北大约六十英里外杰德堡行动组人员接受训练的那座堂皇的宅邸。第二天她开了一辆吉普车疾驶出市区，往那儿去了。在米尔顿府，她迅速办完了公务。人家告诉她，莱斯里·斯鲁特出去进行野外演习了。她留了一张便条给他，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当她闷闷不乐地走回吉普车时，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唤了一声：“是帕米拉吗？”

这不是向她打招呼，是一声犹疑不决的叫唤。她回过身，只看见一个头发剪得很短、蓄着浓密下垂的金黄色口髭的人，肮脏的褐黄色军服上没有任何标志。这是一个完全变了样的莱斯里·斯鲁特，如果是他本人的话。“你好！是莱斯里吗？”

那两撇胡子伸展开，斯鲁特咧开嘴露出了从前那种淡淡的笑容。他走上前和她握手。“我猜我大概变了点儿样。你上米尔顿府干什么来啦，帕姆？有时间喝一杯吗？”

“不喝啦，谢谢。我得开车走四十英里路呢，我的吉普车就在那边

停车场。”

“是勃纳-沃克夫人了吗？”

“哦，不是，他在印度飞行时摔了下来，现在还没复原。我这会儿就上斯通福去，就是他在库姆山的宅子。”她好奇地抬起头来瞥了他一眼，“你是杰德堡行动组的人员吗？”

他的脸严肃起来说：“你怎么知道这事？”

“亲爱的，我就在航空部里安排你们空投的那个科内工作。”

他哈哈笑了起来，一阵刺耳、热诚的大笑。“你可以待多少时间？咱们在哪儿坐下谈谈。老天在上，瞧见一个熟人真是太高兴啦。是的，我是一个‘杰德’。”

对帕米拉来说，这多少是一个机会。

“维克多·亨利提到过，说你在战略情报局的一个部门里工作。”

“哦，是的。你这些日子常常见到那位将军吗？”

“我偶尔收到他一封信。不过新近一封信也没收到。”

“可是帕米拉，他在这儿呀。”

“在这儿？在英国吗？”

“当然啦。你不知道吗？他已经上这儿来了不少时候啦。”

“真的吗？咱们到那面那个百合花池子边上是不是可以避开点儿风呢？我瞧见那儿有一张长石凳。咱们可以聊上几分钟。”

斯鲁特记得很清楚，亨利在莫斯科时，帕米拉那么急切地想到那儿去。她现在这样若无其事，似乎是故意做出来的，他猜这消息大概使她异常震惊。他们走到那张长凳那儿，在池子边上坐下。太阳正从树木后面落下，青蛙在池畔呱呱叫着。

帕米拉果然因为心头的震惊而说不出话来了。斯鲁特一个人说了下去。他唾沫四溅地讲着。有好几个月，他都没有一个人可以交谈。这时候，帕米拉坐在那儿听着他说，两只眼睛忽明忽暗的。他告诉帕姆，他加入战略情报局，是因为他知道德国人屠杀犹太人——这件事越来越为大家所知道，证明他根本不是一个患有偏执狂的病人——而国务院的冷漠无能逼得他发疯。这个釜底抽薪的举动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人都像他自己一样满怀恐惧。他在跳伞时做得并不比哪个人差，甚至比有些人还要好一点儿。他说，他童年的时候厌恶暴力，暴徒们看出了这一点，于是欺负他，使他老是怯生生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厉害，终于成为一种摆脱不了的意念。其他的人可能会把自己的恐惧隐瞒起来，不让自己知道，因为美国男人喜欢打起精神，自吹自擂，不过他一向太爱自我分析了，压根儿没法儿假装不是胆小鬼。

“我走了很长一段路，帕姆！”

还在美国的时候，第一次从飞机上向下跳的时候，排在他前面的那个人，训练时成绩优良的一个身体结实的陆军上尉，不肯往下跳。他朝外望着下面的景色，吓得呆住了，歇斯底里地用村话大声乱骂，抗拒调度员的推动。等他被推到一旁以后，斯鲁特立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低能者的欢乐心情”跳了出去，进入了轰响着的尾流[1]。固定开伞索把他的降落伞打开。那一震动使他的身子猛地一下变得笔直。他使劲儿拉着降落伞，得意忘形地飘落下去，像个马戏团的杂技演员那样着陆。事后，他一连几天想着就哆嗦、冒汗而又扬扬自得。此后，他始终没有再跳过一次有那次一半好的。对他来说，跳伞是一个可怕的任务，他很不喜欢它。有不少战略情报局人员和“杰德”都像他这样，而且都准备公然承认，尽管也有些人很喜欢跳。

“通过一次次心理测验，这真使我吓得发晕，帕米拉。这回是自愿参加，事后想来我有些动摇。我对杰德堡行动组的主管人员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一个容易紧张的胆小鬼。他们显得很疑惑，问我为什么要申请

干这个。于是我唠唠叨叨地向他们讲了关于犹太人的那套废话。他们把我列入‘有问题的’一类。经精神病大夫观察了我几星期以后，我通过了。他们准是非常缺少‘杰德’。就生理而言，我当然很适合。当然，我的法语至少在美国人听来，是可以蒙混过去的。”

帕米拉心里明白，他会以这种心情一个劲儿地说下去，就此不再提到维克多·亨利。“我得走啦，莱斯里。陪我走到我的吉普车那儿去吧。”帕米拉转动钥匙，在马达的轰隆声中问，“亨利上校究竟在哪儿？你知道吗？”

“是亨利少将，帕姆，”斯鲁特忍住笑，说，“这一点我已经跟你说过啦。”

“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哩。”

“不是，不是。是亨利海军少将，身上闪耀着金边、战斗勋章标志和星形勋章。我在我们大使馆碰见他了。到埃克塞特的美军两栖部队基地去找找看。他说要上那儿去。”

她伸出手和他握了握。他在她面颊上很快地吻了一下。“再见吧，帕姆。主啊，自从在巴黎聚会，好像已经过了一百年！上个月我在伦敦跟菲尔·鲁尔喝过一次酒。他变得非常迟钝。”

“是因为喝了酒。我去年在莫斯科见到他了。他那会儿胖乎乎的，挺结实，总是喝得很醉。维克多写信告诉我，娜塔丽待在捷克一个犹太区里，等候战争结束。”

“是的，他也这么跟我说。”斯鲁特点点头，他的脸沉了下来，“嘿，帕米拉，咱们在巴黎的时候好歹都年轻、快活。”

“是吗？咱们还非常卖力地想充当欧内斯特·海明威[2]小说中的人物哩。太放肆、太傻气啦。我记得菲尔总把那柄黑梳子放在鼻子下，仿效希特勒背诵鹅妈妈[3]的歌谣，我们通常会放声大笑。”她开动了吉普车，提高嗓音说，“很滑稽。那时候就是这样。祝你在完成你的任务方

面幸运，莱斯里。我很佩服你。”

“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你。”帕米拉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既亲热又高兴。维克多·亨利听到这种沙哑的声音，感到很痛苦。“星期四你会不会碰巧到伦敦来？”

“好，帕米拉，我来。”

“那好极啦。那么到斯通福来跟我们，跟邓肯和我一块儿吃晚饭。从市区到斯通福只要半小时。”

帕格正坐在德文波特造船厂少将办公室里。从窗内看出去，几百艘登陆艇在港湾里停泊着，在灰蒙蒙的细雨中一直伸展到视线以外。排列开的舰艇如此密密麻麻，以至于从一边海岸到另一边海岸一点儿海水也看不见。在美国，帕格处理的尽是抽象的东西：生产计划表、进度报告、存货清单、各种规划。这儿却是实际的事物：大群笨重的钢铁船只——步兵登陆艇、机械化部队登陆艇、坦克登陆舰、车辆人员登陆艇——奇形怪状，大大小小，像美国到了收获季节的小麦谷粒那样，似乎根本就数不清。但是帕格知道这儿的每一种船只的确切数目，以及沿海一带其他每个集合地点的确切数目。他一直在辛勤地工作，从一个基地赶到另一个基地，尽力约束住自己，不打电话给帕米拉·塔茨伯利，可是她却找到了他。

“我怎么到那儿去呢？”

“搭乘远征军统帅部的班车到布希公园。我四点左右开车到那儿接你。咱们可以谈上一会儿。邓肯总从四点睡到六点。这是大夫的嘱咐。”

“他好吗？”

“嗯——不太好。今天来吃晚饭的还有几个人，包括艾森豪威尔将军。”

“哟！对我来说是些贵宾嘛，帕米拉。”

“不见得吧，亨利少将。”

“少将只有两颗星，而且不过是暂时的。”

“艾森豪威尔的空军司令利-马洛里也来。”两人沉默了片刻。接着帕姆开玩笑地说，“好，咱们俩把争论进行下去吧，怎么样？星期四四点钟见，在远征军总部外边。”

帕格猜不出帕米拉的这次邀请究竟是为了什么。帕米拉也不好明告诉他。她当然急巴巴地想看见他，不过邀他来参加这个高级将领的晚餐宴会是有一个特殊的目的的。

在进攻日期即将到来前的那些忧虑不安的日子里，对美军登陆区最西边的犹他海滩计划进行的空降袭击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海滩后面有一片沼泽般的环礁湖，只能经由一些狭窄的堤道才可以通过。在德国人堵住或炸毁这些堤道之前，得派空降部队先去夺取它们。要不然，登陆部队可能会被困在沙滩上，不能前进，容易遭到迅速歼灭。犹他海滩是距离瑟堡最近的登陆地区，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为了使“霸王”行动成功，就非得夺下它不可。

特拉福德·利-马洛里肩负着把滑翔机和伞兵部队空运进去的责任，他反对这次空中行动，他争辩说，这次行动会在科唐坦半岛上空碰到毁灭性的高射炮火，损失会超过百分之五十，幸存下来通过的人会在地面上全军覆没。这将是白白牺牲掉两个精锐师的犯罪行为。即使这意味着取消犹他海滩的登陆，他也希望把这次空袭放弃。美国将领们不同意放弃犹他登陆或是它的空中行动。但是利-马洛里跟德国人在空中打了五年，他的识见和坚忍不拔都是无可争议的。这成了一个僵局。

在联合作战的历史中，这种相持不下的局面是很普遍的，往往也是灾难性的。阿道夫·希特勒直到最后可能都在希望，他的敌人会以这种方式闹翻。英美的这次进攻从开始到结束充满了争执，可是德怀特·艾

森豪威尔把这次重大的进攻紧密地统一起来，直到他的部队在易北河上和俄国人会合时为止。所以，他在军事史上赢得了他的地位。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件事——因为对犹他海滩的攻击不是我们故事的一部分——艾森豪威尔最后承担起责任，命令利-马洛里执行计划。在空军的支援下，犹他海滩是一次快速、平稳的登陆。堤道被攻占了，空降的伤亡人数比预计的要少。利-马洛里第二天打电话向艾森豪威尔道歉，“因为自己给他增添了负担”。几年以后，艾森豪威尔说，在整个战争中，他的最快乐的时刻就是获得消息，那两个空降师在犹他海滩开始作战了。

这天帕米拉打电话给帕格时，利-马洛里还在抵制犹他海滩的军事行动。勃纳-沃克安排跟艾森豪威尔的这顿晚餐，为的是让他的老朋友可以极力陈述一下自己的理由。电报小屋——艾森豪威尔的乡间住处——靠近斯通福。患病的勃纳-沃克养了一马厩好马，艾森豪威尔很喜欢骑马。勃纳-沃克桥牌打得还不错，这也是艾森豪威尔擅长的纸牌游戏。他们早在北非时就一块儿工作过，所以作为邻居相处得很好。

勃纳-沃克也认为犹他海滩的空投是一个灾难性的主张。总的来说，勃纳-沃克正透过病人常有的一道忧郁的帷幕在看待世界和这场战争。在他眼里，美国的人力和武器源源地流入英国，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他看到大英帝国的自豪感在棒棒糖、口香糖、弗吉尼亚香烟和罐头啤酒面前化为乌有。虽说这样，当帕米拉提议邀请帕格·亨利时，他热忱地表示赞同。嫉妒的心理在勃纳-沃克勋爵的个性中如果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被掩饰得丝毫也看不出来。他认为亨利少将的参加也许可以冲淡这顿晚餐的紧张气氛。

帕格曾经短暂地会见过艾森豪威尔一次。初到英国时，他从罗斯福总统那儿给艾森豪威尔捎来一个口信，是关于轰炸法国铁路调车场、终点站、机车和桥梁的问题。法国人是英国以前的战友，炸死法国人所造成的政治后果使英国人感到很烦心，他们迫使艾森豪威尔停止对法国人进行轰炸。罗斯福叫维克多·亨利传话来说，他希望轰炸继续下去。

（后来，由于丘吉尔不断争吵，总统不得不把他的这种冷漠无情的见解写成书面材料。）在他们会面时，艾森豪威尔冷淡而满意地点了点头，接受了这个无情的口信，并没发表其他的评论。他就帕格从前同陆军进行的足球比赛中所显露的锋芒说了几句亲切友好的话。接下来，他很精明地问了帕格太平洋方面近距离支援炮轰的情况，又问了一些关于“霸王”行动中海军火力支援计划的尖锐的问题。帕格坐了半小时就离开了，他觉得这个人有一丝罗斯福的领导气魄，在温和热诚的态度和富有魅力的微笑后面，他至少是一个跟欧内斯特·金同样顽强的家伙，所以这次进攻将会成功。

跟他一同进餐这件事，并不叫帕格觉得十分激动。战时的要人他会见过的已经够多了。他心中拿不准再见到帕米拉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有一件事他是肯定的：她不会再次使他感到蒙受拒绝的痛苦，他也不会通过什么语言或是姿态设法改变她的心意。

帕米拉驾驶着勃纳-沃克的宾利牌汽车前往布希公园时，心里既害怕又渴望见到帕格·亨利。一个女人几乎什么情况都能应付，就是无法应付别人的冷落。这回意外地发现帕格早到了英国，差一点儿使她心碎了。

自从回到英国，帕米拉一直在发现她对邓肯·勃纳-沃克承担下的义务中不满意的方面。她现在知道，他家里有一位八十七岁、精神矍铄却惹人生气的母亲，帕姆上他家去时，他母亲对她说话就像对一个请来的护士那样。此外，他家里还有许许多多兄弟姊妹、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他们似乎全十分势利，不大以她为然。总的来说，她和勃纳-沃克还保持着从前在皇家空军中的那种轻松密切的关系，虽然患病和缺乏活动使他变得越来越急躁。在战争的紧张生活中，她曾经十分喜欢勃纳-沃克，并且在没有了其他任何的前途以后接受了他的求婚。帕格的出乎意料的求婚来得未免太晚了。虽然如此，斯通福不管多么壮观宏伟，却叫她觉得是一个大负担，邓肯的家庭是另一个负担。倘使她深深地爱着

他，那么这两件事都是可以容忍的，可是按实际情况看，这两件事却令人沮丧而为难。真正的烦恼是，她拒绝帕格求婚的那封信，实际上在她脑子里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好几个星期，片言只语的答复也没有！接着，从别人那里知道他到了这儿！在那封信以后，在她采取的唯一惹他生气的行动以后，他会变得十分冰冷，像对他自己的女人那样吗？一个多么可怕的人啊！她就在这种七上八下的心情中驾车驶进了布希公园，看见维克多·亨利站在车站上。

“你样子真帅。”女学生的声调和语言从她嘴里倾吐出来。

他的笑容是牵强的、含蓄的。“是这道很阔的金条纹让你这样觉得。”

“哦，不是这个，少将。”她两眼盯着他的脸细看，“说实在的，战争已经使你显得有点儿疲乏了，维克多。但是你真是美国气派，真是地地道道的美国气派。他们该把你的像刻在拉什莫尔山[(4)]上。”

“谢谢你这么说，帕姆。这不是你在‘不来梅’号上穿的那身衣服吗？”

“哟！你还记得。”她的脸上热乎乎地泛起了红晕，“我现在穿便服。过去我就喜欢穿便服。这身衣服就放在衣橱里，先前我不知道是不是还穿得上。你在这儿可以待多久？”

“我明天晚上就飞回去。”

“明天！这么急吗？”

“在华盛顿待一晚，就飞往太平洋。告诉我，邓肯怎么样？”

他们乘车行驶时，她心里十分烦乱（明天就走！），极力镇定地叙说了一下勃纳-沃克的令人摸不透的症状：腹部疼痛，常常有低热，有些日子似乎恢复了健康，有些日子又感到极度疲乏。当下，他的情况又不好，几乎不能在园子里走动。大夫们推测，他受的伤和震荡使某种热

带的传染病进入了他的血液，可能要过几个月或者一年才能痊癒，不过也可能说好就好。眼下，他必须严格遵守病人的生活方式：减少活动，多睡，每天长时间卧床休息，还服用许多药片。

“他一定要发疯啦。”

“是呀。现在，他总坐在阳光下就这么看书。他还写起文章来，相当神秘的玩意儿，仿效圣埃克絮佩里[5]的方式，飞行加上《薄伽梵歌》。说真的，航空和毗湿奴[6]实在合不到一块儿，不合我的口味。我叫他写下中-缅-印战场的情况，那是这次战争中没人讲过的一篇伟大的故事，但是他说奇怪的念头太多啦。嗯，到了斯通福啦。”

“帕姆，这儿真气派。”

“是呀，正面是不是挺好看？”她把汽车开进砖砌的柱子之间敞开的熟铁大门。前面，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中间，一条又长又直的沙砾大道伸展到一所宏伟的砖造宅子前边，道旁排列着参天的橡树，宅子在阳光映照下闪耀出玫瑰色的红光。“第一位勋爵买下了这地方，添造了两边厢房。实际上，里面破旧不堪，帕格。卡罗琳夫人在猛烈的空袭时期收容了大批贫民区的儿童，他们把这地方糟践得很厉害，邓肯一直没机会把它整修一下。我们现在住在招待客人的那边厢房里。小蛮子们从来不到那边去。我有一套很精致的房间。咱们先到那儿吃茶点，然后在园子里散会儿步，等候邓肯醒来。”

他们上了二楼以后，帕米拉漫不经意地指出，她和勃纳-沃克住在这所宅子里相反的两边，他的房间看出去是那些橡树，她的是那片花园。“用不着踮着脚走，”他们走过他的房门时，她这么说，“他睡起来像只睡鼠。”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穿着女仆的服装，很笨拙地把茶点端上来。帕格和帕米拉坐在俯瞰着野草丛生的花床的长窗边上。“这儿快全变成丛林啦，”她说，“你雇不到人。他们在世界各地作战。鲁滨孙太太和她丈

夫照料着这地方。就是粗手笨脚端茶点进来的那个女人，她过去是烫洗衣服的女仆，她丈夫是一个老酒鬼。邓肯的老厨师留下来了，这一点挺好。我在部里有个工作，我大多数晚上都上这儿来。这就是我的情况，帕格。你怎么样？”

“梅德琳嫁给了那个年轻的海军军官。”

“那可好极啦！”

“他们待在新墨西哥。这是我生活中最满意的变化。拜伦得到了青铜勋章。据大家说，他是一个优秀的潜艇军官。杰妮丝在法学院里读书。我的三岁的孙子，是个叫人吃惊的小天才。娜塔丽也有了点儿希望。一个中立国的红十字会代表团很快就要去访问她的营地、犹太区或者随便你管它叫什么，所以也许我们会得到一点儿信息。如果德国人放红十字会人员进去，就说明那地方不可能太糟糕。这就是我的情况。”

尽管帕格的音调里显示出来话已经全说完了，帕米拉却禁不住问：“罗达呢？”

“在里诺[7]，办理离婚手续。你刚才说咱们到园子里去散一会儿步，是吗？”

办理离婚手续！但是他的态度这么疏远、冷淡，令人丧气，她没法儿把这件事再谈下去了。

他们走到外边以后，他才又开口。“这可不是丛林。”筑高起来的玫瑰花坛里种满了照料得很好的矮树，都已经冒出花骨朵来了。

“邓肯就喜欢玫瑰花。身体好的时候，他总在这儿消磨上好几小时。把你升官的事说给我听听吧。”

帕格·亨利高兴起来。“说实在的，这是一篇很长的故事，帕姆。”

他说，总统邀他到海德公园去。他从德黑兰会议以后就没看见过罗斯福，这次会面发觉他衰老得叫人大吃一惊。他们在一张长餐桌上进

餐，唯一的别人就是总统的女儿。餐后在一个小书斋里，罗斯福谈起了登陆艇的计划。那位憔悴的总统心上莫名其妙地老挂虑着一件事。他担心最初几天里敌人的行动可能会击毁或击沉大量船艇。在攻下瑟堡，大型供应船只接过后勤工作之前，可能要经过好几个星期。同时，迅速打捞沉没或损坏的登陆艇，把它们重新送下水，也是非办不可的。他早就要求提交这种安排的报告，始终没得到什么令人满意的东西。倘使帕格能到英国去一趟，视察一下这方面的设备，那么他会“睡得沉点儿”。第二天早上帕格告辞时，总统开玩笑地说了一句“祝你前途一帆风顺”这样令人迷糊的话。帕格从海德公园回到华盛顿之后，金上将立即召唤他去，当面告诉他，他获得了两颗星和太平洋上的一支战列舰分舰队。

“一支战列舰分舰队，帕格！”他们正漫步穿过一片花儿盛开的苹果园，帕米拉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这真是太好啦！一支分舰队！”

“金说这是我工作做得好的酬劳。他知道必要的时候，我能指挥一支战列舰分舰队作战。这支分舰队有两艘船，帕姆。我们最好的两艘，‘衣阿华’号和‘新泽西’号，而且——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压根儿没什么。”帕米拉正用一条手绢捂着眼睛，“嘿，帕格！”

“嗯，这是我一生中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好工作了。一件完全没意料到的事。”帕格疲乏地耸耸肩，“当然，那儿打的是一场航空母舰的战争，帕姆。战列舰的任务主要是炮轰滩头。我也许只是待在华丽的旗舰司令室里驶来驶去，签署公文，自尊自大，直到战事结束。一个航行在海上的海军将领很可能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家伙。”

“这太了不起啦，”帕米拉说，“真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轰轰烈烈地了不起。”

帕格黯然地朝她笑笑。这是她在“不来梅”号上就喜爱的，现在还喜欢的那种微笑。“我同意。邓肯会不会已经醒了？”

“啊呀，都六点钟啦！时间都上哪儿去了？咱们像鹿那样快跑吧。”

晚餐之前，他们在露台上喝酒。艾森豪威尔到得很晚，他脸色苍白，举止急躁，谢绝了一杯掺汽水的威士忌。当他的司机萨默斯比太太欣然地接下一杯时，他愠怒地瞥了她一眼。这是帕格第一次瞧见这个满城风雨的女人。凯·萨默斯比就算穿着军服看上去也还是战前的那个时装模特儿：颀长、轻盈，生着一张高颧骨的、富有魅力的脸和一双闪烁着自信光芒的大眼睛，一个十足的职业美人，披上了一个微带调皮意味的军人外表。既然将军没喝酒，其他的人便全把掺汽水的威士忌一口喝下，谈话也是疲疲沓沓的。

那间小餐厅通到外面的花园，从落地的长窗外面，芬芳的花香飘拂进来。有一会儿，这是进行着的唯一愉快的事。洗衣女仆蹒跚地踅来踅去，把羊肉、白煮土豆和椰菜花端了上来。这时，晒得黝黑、身带伤痕、瘦得像鬼的勃纳-沃克正在跟萨默斯比太太攀谈。帕米拉右手边坐着艾森豪威尔，左手边坐着利-马洛里，可她实在没办法逗得两人中的随便哪一个谈话。他们就那么坐在那儿，闷闷不乐地进餐。在帕格·亨利看来，这顿晚餐简直是一场灾难。利-马洛里是一个古板的典型的皇家空军军官，矮胖、结实，蓄着口髭。他不断转过眼偷偷觑坐在他身旁的凯·萨默斯比，仿佛这个女人一丝不挂地坐在那儿似的。

但是勃纳-沃克的上好的红葡萄酒和帕格的在场，终于使情况有所好转。利-马洛里谈到解救英帕尔的攻势正在加紧进行。勃纳-沃克说，在这次战争中，也许只有列宁格勒被围的时间最长。帕米拉提高声音说：“帕格在列宁格勒攻防战时期曾经待在那儿。”

听到这话，艾森豪威尔摇摇头，揉揉眼睛，像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的人那样。“你当时待在那儿吗，亨利？待在列宁格勒？把当时的情况说给我们听听。”

帕格说了。对欧洲大陆迫在眉睫的进攻，似乎使两位高级司令官全都心情沉重，所以讲一篇故事是很合时宜的。他轻松流畅地谈到了银白

色的沉寂的列宁格勒，叶甫连柯儿媳妇的寓所，以及围攻中的许多恐怖故事。利-马洛里的严峻的脸色松弛下来，很感兴趣地留神倾听。艾森豪威尔睁大眼睛盯着帕格，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等帕格说完以后，他评论道："非常有意思。我原先不知道我们有人曾经到过那儿。我没看到过这方面的情报。"

"严格地讲，我当时是租借物资的观察员，将军。不过，我的确递送了一份关于战斗方面的补充报告给海军情报部。"

"凯，明天叫李把这份材料从海军情报部调过来。"

"是，将军。"

"叶甫连柯这个家伙——也是他领你到斯大林格勒去的，是吗？"利-马洛里问。

"是的，不过当时那儿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把这也讲给我们听听。"艾森豪威尔说。

勃纳-沃克做了一个手势，叫那个洗衣女仆再拿点儿红葡萄酒来。这时餐桌上的气氛逐渐轻松起来。帕格叙述了在斯大林格勒地窖里那个粗野、喧嚣的酒会。当艾森豪威尔呵呵大笑时，利-马洛里也勉强地哈哈笑了。

艾森豪威尔的脸色又沉下来，说："亨利，你熟悉这些人。等咱们行动后，他们会立刻在东方发动进攻吗？哈里曼向我保证说，进攻已经展开。可是这儿的很多人都表示怀疑。"

帕格寻思了一会儿，说："他们会进攻的，将军。我猜他们会进攻。政治方面，他们是难以预料的，也许会叫我们觉得反复无常。说实在的，他们看待世界不是像我们这样，用的语言也跟我们不同，这一点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不过我认为他们会遵守承担下的这项军事义务的。"

最高统帅用力地点点头。

“为什么呢？”利-马洛里问。

“当然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艾森豪威尔几乎是厉声地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亨利。打击一个人的最好的时刻，就是在他两手都不空的时候。他们必然会进攻。”

“还有，”帕格说，“为了一种荣誉感。这种感觉他们可有。”

“要是他们跟咱们有这么多共同之处，”艾森豪威尔严肃认真地说，“那么到时候，咱们跟他们可以相处下去。咱们可以依赖这一点。”

“我很怀疑，”利-马洛里用浓厚的戏谑语调说，“瞧瞧咱们共同走着时出现的纠纷，将军。咱们还有英语这一共同的语言哩。”

凯·萨默斯比用梅费尔的腔调温柔地说：“咱们只不过似乎是这样。”

特拉福德·利-马洛里转身朝着她真诚地哈哈一笑，同时对她举起了酒杯。

艾森豪威尔朝着萨默斯比太太咧开嘴开朗、热情地笑笑。“好，凯，现在我要跟皇家空军的这两位朋友谈上一会儿。当然是用手势。”最高统帅的这句玩笑话，自然引起了哄堂大笑。大家全站起身。艾森豪威尔对勃纳-沃克说：“也许，咱们待会儿可以打一局桥牌。”

帕米拉邀请帕格和萨默斯比太太到露台上去喝白兰地和咖啡，可是到了外边以后，凯·萨默斯比没坐下。“你瞧，帕姆，”她一面说，一面拿眼睛恶作剧地从亨利的脸上快速地瞟到帕米拉的脸上，“他们会谈上好一会儿。我在别墅里简直有成堆的事情得做。要是我溜回去一会儿，再来打桥牌，你和少将总不会见怪吧？”

说完她就走了。将军的汽车嘎啦啦地疾驶下那条沙砾大道。

帕米拉心里完全明白，萨默斯比太太凭着敏锐的直觉，正在留给自

己也许是自己这一辈子里争取维克多·亨利的最后一个机会。于是她立刻展开进攻。为了要得出一点儿成果，她不得不挑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你一定很不赞成凯，再不然就是你对大人物用了另一种标准？”

“我对她的了解就是外表所看到的这一点儿，别的全都不知道。”

“这话也对。我对他们相当熟悉，事实上我知道，情况肯定就是那么一回事。”帕格没做什么评论，“真遗憾，你对你的太太不能宽宏大量一点儿。”

“我是准备维持下去的。这一点你知道。罗达不乐意那样。”

“你待她很冷淡。”

帕格没说什么。

“她跟那个人会幸福吗？”

“这我可不知道。我很担心，帕姆。”他把那些匿名信和他跟彼得斯在火车上的谈话全说给她听了，“从那以后，我只遇见过他一次，就是罗达动身到里诺去的那天。他来陪她到车站去。在她梳妆打扮的时候，我们谈了谈。他这么做并不快活。我想眼下他无非是做着一件该做的事情。”

“可怜的罗达！”听了帕格·亨利说给她听的这些话以后，帕米拉在感情冲动下所能说的就只这么一句。这是拼板玩具中最后的一小块。在帕米拉看来，彼得斯好像一直是一个严厉、机灵的人，所以她的直觉是，在罗达·亨利让他和她结婚以前，他就会看穿她，把她抛弃。他已经看穿她了，然而婚礼还在筹备。维克多·亨利当真自由了。

这时，夜色已经黑沉沉的。他们坐在星光下面，近处，有一只鸟儿正在吐出圆润的歌声。“这是不是夜莺？”帕格问。

“是的。”

“上一次我听见夜莺叫，还是在飞机场上，就在我起飞到柏林上空

的那一晚。”

“哦，不错。你那次还使我受了一场那么痛苦的折磨。只不过那次折磨持续了二十个小时，不是六个星期。”

他凝视着她。“六个星期？你在说些什么？”

“自从我写那封信给你，到今天恰好是六星期零三天。你干吗不回我一封信呢？就回一句话，随便什么话。再说，为什么要我偶然碰巧才知道你到了英国呢？你难道这么恨我吗？”

“我并不恨你，帕姆。不要瞎胡扯啦。”

“可我感受到的就是，我被你扔进外边的黑暗里去了。”

“我能写点儿什么话给你呢？”

“唉，我也不知道。比方说吧，殷勤地向我告个别。甚至可以是死乞白赖地拒绝接受否定的答复。随便什么小迹象，只要表示一下你没有因为一个万分痛苦的决定而憎恨我、轻视我。我告诉过你，写那封信的时候，泪水使我两眼模糊。你不相信我的话吗？”

“我写过殷勤地向你告别的信，”他没精打采地说，“你难道想象不出那种情况吗？我也写过拒绝接受否定答复的信。我撕掉了好多封信。但没有一个合适的答复方法。我不愿意央告一个女人改变主意，我也不认为央告有什么用。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我实在做不好。”

“我知道，你确实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写出来，是不是呢？”听到他撕掉了好多封信，帕米拉胸中涌起了一阵快乐。她用有力的音调继续说了下去，“再说你那个结婚的提议！你唠唠叨叨一再谈到钱的那种方式——”

“钱是很重要的。男人应该让女人知道，她接受的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怎么说，谈这一切现在又有什么用呢，帕米拉？”

“真该死，维克多，我得把话明说出来啦！你那封信来得不能再不

凑巧了。自从回了你那封信以后，我一直很痛苦。当斯鲁特说你在这儿时，我一生中从来没那么吃惊过，我以为我会痛苦得死去。现在瞧见你，简直叫人高兴得难以相信。这是十足的磨难。”帕米拉站起身，走到依旧坐在椅子上的帕格面前，朝着他伸出了两只胳膊，她的胳膊在初升起的月亮的光下显得朦胧、洁白，“我在莫斯科对你说过，我在德黑兰也对你说过，我现在再对你说最后一次，我爱的是你，不是邓肯。事情就是这样。现在，你说吧。说呀，维克多·亨利，明说出来吧！你要我还是不要我？”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温和地说：“唉，帕米拉，我慢慢再告诉你。我要考虑一下。”

这是一个如此意想不到的、令人泄气的答复，以至于有一刹那帕姆疑心他是在戏弄她。她扑向他，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摇晃起他来。

“你是在摇撼拉什莫尔山。”他说。

“我要把它摇塌！这个该死的迂腐呆板的美国佬纪念碑！”

他紧紧握住了她的两只手，站起身，把她搂到怀里，和她长时间热烈地接吻。接着，他握住她，身子稍微退后一点儿，热切地仔细打量着她的脸。“好，帕米拉。六个星期以前你拒绝了我。现在有了什么变化呢？”

“罗达走啦。这是我那时候没法儿相信的。现在，我知道她的确走了。你又和我一块儿待在这儿，不是被整个该死的行星分隔开。自从写了那封信给你以后，我一直很伤心，现在我又快活了。我不得不对不起邓肯，就是这样。可这是我的终身大事。”

“这真叫我吃惊。罗达说，你需要的就是被好好追求一下。”

“她这么说吗？聪明的女人，但是你从来就没追求过我，你也绝不会追求。我是这样一个大胆孟浪的娘儿们，这倒是一件好事，你说是吗？”

他坐到了露台的栏杆上，把她拉到了身边。“你听我说，帕米拉。太平洋那边的战争可能会拖上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人还在那儿逞凶肆虐。万一发生一场海战，我很可能会参战，也可能会遭到什么意外。”

“是这样吗？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呢？说我应该谨慎一点儿，不要跟邓肯一刀两断吗？是不是什么像这样的话？”

“我说的是，你现在不必做出决定。我爱你，上帝知道我想要你，不过记住你在德黑兰所说的话。”

“我在德黑兰说什么来着？”

“你说咱们这些很难得的会面勾起了一种风流旖旎的幻想，是战争时期的一件没有实质的事情，等等——”

“我情愿拿我的余生打赌，那全是谎言。我马上就得告诉邓肯，亲爱的。现在，没有其他的可能了。他也不会感到惊讶，至于情感上受到伤害，那是肯定的，真该死，我对这也真害怕，可是——啊，基督啊，我听见他们在说话啦。”其他几个人的声音在屋子里不很清晰地响了起来。“他们并没谈上多一会儿，是吗？咱们也没安排好什么，什么也没安排好！帕格，我快活得晕头转向啦。明天八点钟打电话到航空部找我，亲爱的好人。现在，瞧在上帝的分儿上，再亲我一下。”

他们再次接吻。“真有可能吗？”帕格一面咕哝着这句话，一面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她的脸，“我真有可能再幸福吗？”

他跟利-马洛里一起乘车回伦敦。汽车疾驶过月光照耀的大路开往市区，然后转弯抹角，经过灯火管制的街道，去到帕格的住处。一路上，这位空军中将一句话也没说。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显然进行得并不顺利。不过就帕格来说，互不交谈倒是好事，因为他可以细细去体会自己心头洋溢的令人惊愕的快乐情绪。

汽车停下时，利-马洛里嗄声而突兀地说：“你说的有关俄国人的荣誉感的话，叫我很感兴趣，少将。你认为我们英国人也有荣誉感吗？”

他嗓音里流露出的情绪，他的不自然的神色，迫使帕格很快镇定下来。

“中将，不论我们美国人有什么，我们都是从你们这儿学来的。”

利-马洛里和他握了握手，注视着他的眼睛，说：“会见你我挺高兴。”

对欧洲大陆大举进攻的前夕。晚上十点钟。

一架孤零零的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低低飞行，杰德堡行动组“莫里斯”出动了。这些“杰德”是这个庞大的进攻机器中的一只小嵌齿，他们的任务是和法国抵抗运动的人员取得联络，向游击队员提供武器和军需，并且使他们跟盟军的进攻计划协调一致。这些三人行动组从大举进攻的那天开始，就陆续空降到法国境内，他们立下了一些功劳，也蒙受了一些损失。没有他们，这场战争无疑也会打赢，但是详尽周密的“霸王”行动计划中安排有这一个细节。

话说这晚，莱斯里·斯鲁特——一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者，以前的外交官，一辈子看不起自己的胆怯的人——发觉自己跟他的报务员约克郡的一个脸盘儿像婴孩的空军士兵和作为他与抵抗运动人员联系的联络员的法国牙科医生，一起蜷缩在那架嗡嗡作响的哈利法克斯轰炸机上。在飞机轰鸣着掠过月光粼粼的海水上空，驶向布列塔尼时，莱斯里·斯鲁特正在估量自己是否有可能活下去。一个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在运动方面必须十分出色，他一向把身体保持得很强健。他的头脑很敏捷。他已经多少掌握了游击战的技巧：跳跃，使用小刀和绳子，悄悄地行动，悄悄地杀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是直到最后，直到他发觉自己行动起来的这一刻，一切似乎全是拼命在演戏，是模拟的好莱坞的战斗场面。现在，真正的战斗要开始了。不论在内心里嘀嘀咕咕的畏惧是什么情形，但是终于是解脱了，至少等待是过去了。那十二万五千名登船的士兵，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在大举进攻的那天，没几个人欢呼。

荣誉在于使我们的头脑专注在机动车、爆炸物和大火这片震动性的大旋涡上，并且做我们奉命去做的工作，除非我们被击毙或是被炸死。

莱斯里·斯鲁特做了指派给他的工作。时间到了，他跳下去。降落伞张开时的震动是剧烈的。几秒钟后（似乎是如此），着陆使他再一次感受到强烈的震动。该死的皇家空军又空投得太低啦，好歹总算着陆了！

他还在解下降落伞时，强有力的胳膊已经抱住了他。络腮胡子擦过了他的脸，只听见一阵急促不清的地道法国话，还闻到呼哧呼哧的喘息中传来的一股酒和大蒜的气味。牙科医生从夜色中走了出来。那个年轻的约克郡人被围在一群满脸激动、欢欣鼓舞的法国武装人员当中。

我完成了这项任务，莱斯里·斯鲁特心想，我要活下去。老天在上，我一定会活下去。这种激增的自信是他以前从来没感到过的。那个牙科医生在发号施令。斯鲁特执行了他的第一道令人喜悦的命令，也就是喝下一只石杯里的葡萄酒。接下来，他们在皎洁的月光下着手把空投在那片宁静、芳香的草场上的供应品木箱收拢起来。

---

(1) 空气绕流飞行中的飞机机翼、机身产生的拖向下游的小旋涡。

(2)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作家。

(3) 鹅妈妈是1760年前后伦敦出版的一本儿歌集的作者所署的笔名。

(4) 美国南达科他州西部布莱克群山中的一座大山，山上刻有美国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的头像。

(5)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1900—1945），法国小说家、飞行员。

(6) 毗湿奴：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

(7) 美国内华达州西部的城市，系有名的“离婚城”，凡在该市居住满六个星期者，即可依法向当地法院提出离婚申请，手续简便。

第八十四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一天的“彩排”使我筋疲力尽。明天，红十字会人员就要来了。清洁队和油漆队在探照灯下还在干活儿，虽然这座市镇已经显得比巴登-巴登漂亮多了。到处是新油漆过的铺面、修剪过的草坪、郁郁葱葱的花床、整洁的运动场和儿童游乐园，还有各种艺术表演以及扮演太平时代在一个温馨的矿泉疗养地休假的、衣冠楚楚的犹太人，这一切在露天场上拼凑成了一出全然不真实的音乐喜剧。德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人道，却呕心地制作出了一部拙劣的嘲弄人道的滑稽作品。凡是不准备受骗的人，都不会受它的骗。

贝克拉比，柏林来的那位聪明文雅的老学者，可以说是犹太区的精神之父，他对这次访问抱有很大的希望。他确信红十字会人员决不会受骗；他们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深入幕后去调查；他们的报告将会在特莱西恩施塔特，也许还会在德国人的所有营地上促成真正的变化。他反映了普遍存在的乐观主义情绪。我们这些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人真是摇摆不定。囚禁思想，居住条件的过分拥挤，对德国人经常感到的惧怕，低人一等的营养和医疗照顾，以及使许多国家除了黄星标志外很少有共同之处的犹太人痛苦难熬地杂居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一种不现实的情绪。由于盟军在法国登陆，又由于“外界人士”的这次迫在眼前的访问，这种情绪目前是狂热的。

但是我极力看清现实。盟军对诺曼底的进攻，事实上已经停顿下

来。实际上俄国人在东方并没发动进攻。斯大林有什么背信弃义的事干不出来呢？难道那个魔王决定听任双方在法国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打得筋疲力尽吗？在那以后，他就可以悠闲自在地席卷全欧了。我非常担心会是这样。

三年以前的今天，即六月二十二日，德国人扑向苏联。俄国人爱好在周年纪念日做出戏剧性的姿态，要发动的话，今天就应该发动他们的托尔斯泰的反击了。可一点儿迹象也没有。英国广播公司晚上的新闻广播是死气沉沉的、含糊的。（大家总偷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把消息迅速传出去，虽然收听的惩罚是死刑。）柏林电台又趾高气扬，吹嘘说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全陷在诺曼底的丛林和沼泽里了，又说隆美尔不久就会把他们赶下海，还说希特勒的新式的“惊人武器”到那时会对英美人造成一个可怕的打击。至于俄国人，德国人说，他们为了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发动攻势，已经付出了“海洋般的鲜血”，如今精疲力竭，所以长期停步不前了。这些话里有点儿实情吗？就连德国国内阵线也不能容忍战事公报中的胡说八道。除非俄国人真的很快大举进攻，否则我们就会再一次尝到希望变成绝望的那股难受滋味。

唉，这一整天是一出多么令人恶心的闹剧啊！有些从布拉格赶来的德国小官僚扮演来宾。只有拉姆身穿军服。看着海因德尔和党卫军的其他暴徒穿着不合身的便服，打着领带，戴着呢帽，对我们这些长老鞠躬哈腰，把我们搀扶上、搀扶下有司机驾驶的汽车，在咖啡馆、街道上、走廊里笑嘻嘻地闪到一旁，让路给犹太妇女，那简直像在做梦。整个彩排像时钟那样精确地进行下去。在参观的人各处走着时，暗藏着的送信小童就奔到前边去通知一声，吩咐一个合唱队的演唱、咖啡馆里的一场表演、私人宅子里的一个弦乐四重奏、一次芭蕾舞练习、一场儿童舞蹈、一场足球比赛进行起来。不论我们走到哪儿，我们总能看到衣着考究、风度翩翩的像假日般快乐的散步的人在抽雪茄烟和吸香烟。“犹如时钟那样精确。”正是这一句话。犹太人以活玩偶的那种僵硬姿态扮演着他们的小角色。等“来宾们”过去以后，他们的动作立刻停止，他们又

呆板下来，变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战战兢兢的可怜囚徒，等候下一个信号。

拜伦通过红十字会送来的三只压扁了的包裹正堆在我旁边的地板上。今天晚上，卡车滚滚地驶过犹太区，车上堆积如山的是德国人扣压了几个月的包裹。这样，来宾们就会看到犹太区里充满了红十字会的供应品。德国人想得很周到，从布拉格那些存放掠夺来的犹太人物品的仓库里，他们为那些将要作为展览品的犹太居民弄来了大量华丽的服饰。目前，我就穿着一套极其考究的英国哔叽衣服，戴着两只金戒指。一个妇女美容院也开设起来，还分发了化妆品。秀丽的犹太女人，雅致的衣裳上戴着整洁的黄星标志，今天全像女王似的依倚在衣着考究的男伴胳膊上，在四周种有鲜花的广场上漫步。我简直可以相信我已经回到了和平时期的维也纳或是柏林。可怜的女人啊！她们沐浴打扮，搽上香水，梳好头发，佩戴上宝石，在这短暂的欣喜中也不禁容光焕发。她们的情况就跟那一大车的死尸一样可悲。在所有的病人被遣送走之前，那装有死尸的车辆总是日夜不断地驶过。

在幼儿园那儿，娜塔丽穿了一件华丽的蓝绸衣裳，路易斯穿着一套深色的天鹅绒服装，领口那儿还饰有花边，看着他玩耍，真是一件乐事。党卫军把那些娃娃像斯特拉斯堡肥鹅那样养胖起来。他们都是圆滚滚的，脸蛋儿红润，充满了活力，就跟路易斯一样。要是有什么可以哄骗来宾的，那就是几天以前刚完工的那座可爱的幼儿园。它跟一个玩具房屋一样漂亮和精致，园里讨人喜欢的儿童在秋千、旋转木马上玩耍，或者在池子里泼水。

娜塔丽刚带回来消息说，俄国人终于发动进攻了！他们在午夜收听到了两个不同电台的新闻广播：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令人欢欣鼓舞的公报和莫斯科的一则很长的捷克语广播。苏联人把这次攻击说成是“我们和在法国作战的盟邦合作，发动摧毁希特勒匪徒的一次总攻击”。当她把这消息告诉我时，我低声念了希伯来人对好消息祝福的词句。接着，

我就问她，为路易斯安排的计划是否进行下去。谁知道，我说——我自己突然狂热起来——德国现在会不会很快就垮掉呢？这样冒险是否还值得？

“让他走，”她说，“这件事无论发生什么也不改变。”

我搁下笔，脑子里想起了可怜的乌达姆的那支歌：“啊，他们来了，他们终于来了！从东方到来，从西方来到……”

愿上帝助他们成功！

以下摘自《世界大屠杀》：

巴格拉齐昂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俄国人从东方向我们发起了十分猛烈的攻击。游击队在白俄罗斯全境活跃起来，炸毁桥梁，使我们的运兵火车出轨翻倒。侦察刺探活动直捣入中央和北方的集团军，从波罗的海直到普里佩特沼泽地。在有些地方，一尊大炮靠紧一尊大炮，总共约有十万尊大炮组成的隆隆火网，使四百五十英里长的那条战线变成了地狱。随后，步兵师、坦克师和机械化师在黑压压的尽是苏联飞机的天空下面，大举进犯。德国空军没有战斗机升空去截击它们。俄国人正以一百二十万人、五千辆坦克和六千架飞机在攻打我们。这就是罗斯福老虎钳的另一面钳牙，它穷凶极恶地捣向西方，和“霸王”行动向东的推进会合。

巴格拉齐昂！对巴巴罗萨的报复！

和我们一样，苏联人也将他们的进攻定名为一个重要的军事领袖、波罗底诺战役[1]的英雄的姓名。和我们一样，他们的目标也是迅速攻占白俄罗斯全境，把驻守在那片辽阔的森林平原上的德国兵团全部包围起来。诚然，从我们最高统帅部地图上呈现出的情况看，巴格拉齐昂是巴巴罗萨的一个使人脊背发凉的再现，从我们惊骇的脸色上，反映出了我

们过于精辟地传授给苏联人的军事教训。

从解救列宁格勒的那次血流成河的冬季战役中，从春天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拼命击溃曼施泰因部队的那次战斗中，我们看到了他们惊人的恢复能力，以及斯大林继续浪费生命的残忍决心。但是这次在白俄罗斯出现了新的情况：我们自己最精湛的战术概念，被巧妙地运用来反击我们。为了使那个映象完整无缺，阿道夫·希特勒重复了一九四一年斯大林颁布的那道愚蠢的命令："据守原地，不准撤退，不准机动转移，死守下去"，结果也从相反的方向遭到了同样的灾难性大败。

苏联人甚至也同样做到了奇兵突出。

一九四一年，他们预料到希特勒会夺取乌克兰这个粮仓和高加索那些油田，所以把重兵集中到了南方。因此，我们的主力穿过白俄罗斯向前挺进，很快就打垮了他们的中央战线。这次，尽管红军大量集结在中央地区，一贯正确的希特勒却"知道"，俄国人会利用他们在南方的突出阵地，朝着罗马尼亚油田和巴尔干各国发动攻势。他以通常那种不切实际的方式断定，红军在中央地区的集结是虚张声势，所以把我们的部队集中在面对乌克兰的苏军的战线。

中央集团军司令官布施提供的使人焦急的警告情报，以及他要求增援的公文，全遭到了忽视。等俄国人发动攻击，战线垮了以后，希特勒当然为他自己愚蠢的错误估计而撤去了布施的职务。但新司令官莫德尔将军也同样受到了希特勒的干扰，尤其是在俄国人快速地猛攻以后，他还坚持要我们的各师蛰伏在一些"牢固的据点"里——战线后面残存的一些孤城：维捷布斯克、博布鲁伊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等，而不命令他们突围出来。这件蠢事使战线瓦解了。那些"牢固的据点"几天内全部陷落，部队全部损失了。我们的战线上出现了一些巨大的裂口，苏联人驾着用之不尽的租借战车，像鞑靼人那样呐喊着，从这些裂口中蜂拥而来。

我对巴格拉齐昂（称为"白俄罗斯战役"）的作战分析是非常详尽

的，因为我认为，这个人们很少加以研究的事件，甚至超出了大受人们吹捧的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最后崩溃的转折点。倘若这次战争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第二次斯大林格勒战役”，那就是巴格拉齐昂。俄国人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内，推进了大约两百英里，势如破竹的钳形攻势迫近了明斯克，包围了十万德国士兵。而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大概损失了十五万人。中央集团军的残余部队越过明斯克向西溃退，它的兵团遭到苏联装甲部队前锋的冲杀和蚕食。到七月中旬，中央集团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一小队意气沮丧、衣衫褴褛的德国战俘在红场上游街示众。红军重新夺取了白俄罗斯，长驱直入波兰和立陶宛，它正威胁着东普鲁士的边境。北方集团军面临着红军向沿海地区挺进而被切断退路的危险。这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仍旧挣扎着想冲出诺曼底。

这时候，阿道夫·希特勒还一直把眼睛紧紧盯着西方！在我们的战况汇报会议上，他总以急躁不耐、突兀草率的判断打发掉东方日见扩大的危机。我们控制的报刊和电台把这场大灾难掩盖起来。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当时全神贯注在法国境内的军事行动上（他们的历史学家今天还是如此）。苏联人只举出了他们推进的简单事实。战后，斯大林日益衰老，变得疯狂地凶残好杀时，他们的军事史学家全吓得缄口不言。有很长时期，那个不幸的国家并没写出多少关于这场战争的有益的材料。

因此，巴格拉齐昂就变得不大为人所知。但是无可挽救地突破了我们的东线，使芬兰退出这场战争，并使巴尔干各国的政客们预谋背信弃义的，全是这一场战役。那些政客的背信弃义，导致我们下一个月在罗马尼亚遭到了更大的惨败。而巴格拉齐昂也是七月二十日[(2)]使那枚炸弹在最高统帅部爆炸的真正导火线。

英译者按：近年来，苏联人提供了较多、较好的关于这次战争的书籍。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详细地叙述了巴格拉齐昂。这些书虽然资料丰富，但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却不一定是忠实可信的。在俄国，共产党

政府拥有所有印刷厂，凡不颂扬党的材料全刊印不出来，而党跟希特勒一样，也是从不犯错误的。

六月二十三日

六月二十三日天刚蒙蒙亮，娜塔丽就起身，穿好衣服，准备接待红十字会人员的访问。她那间卧室及得上欧洲一家上好旅馆的房间：淡黄色木制的家具、一块东方小地毯、花哨的绘有花朵的糊墙纸、扶手椅、灯罩甚至还有好几瓶鲜花，都是前一天晚上园艺工人送来的。杰斯特罗家的这间房间在参观访问中是一个停留地。这个著名的作家将领着来宾们参观他的房间，请来宾们喝法国白兰地，陪着他们到犹太会堂和犹太图书馆。因此，娜塔丽在匆匆出去以前，先把屋里拾掇干净，就好像要供军事当局检阅那样。幼儿园里也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拉姆在最后一分钟吩咐把家具重新安排一下，并且在墙上再多贴一点儿剪下的动物画片。

太阳刚升起。妇女们已经到了外面街上，她们在黄澄澄的倾斜的阳光里趴在地上擦洗便道。这些从拥挤不堪的阁楼上出来的衣衫破旧、骨瘦如柴的人，散发出一股恶臭，污染了清早的和风。她们把活儿干好后，就得躲开，洒了香水的美人穿着花哨的服装走出来。娜塔丽的感觉已经十分迟钝，根本觉察不出“美化运动”的这种讽刺意味了。这一个月里，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使她经常睡不好——海因德尔揪着路易斯的两条腿晃晃荡荡，将他的脑袋撞在水泥地上。到这时候，孩子脑浆迸裂、鲜血直冒的景象对她来说已经跟她回忆中党卫军的那个地下室一样真实，而且多少更为熟悉，因为那次短促的惊恐是在一阵模糊不清的震动中来临和消失的，而这个可怕的幻象她却见到过二十多次了。真的，娜塔丽已经成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脑子里简直不正常。只有一件事还能使她打起精神，那就是把路易斯送出犹太区。

传递班瑞尔信息的那个捷克警察说，这次尝试是安排在红十字会人

员访问后的那一周里。路易斯得先生病，接着送进医院就不见了。她从此不能再看见他，只会听说路易斯患斑疹伤寒已经死了。接下来，她就只能希望将来有一天会听说他很安全。这就像送他去急诊开刀一样，不管风险多么大，但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一辆手推小车停在丹麦人的营房外边。花匠正从车上把满是花朵儿的玫瑰花树卸下来，搬进大院，栽种在草地上挖的窟窿眼儿里。娜塔丽走过时，浓郁的玫瑰花香使空气芬芳馥郁。她很清楚，丹麦犹太人正进行着一件很特别的事，但那跟她并无关系。她所关心的就是，毫无差错地度过这一天，不要惹恼拉姆危害到路易斯。幼儿园是规定的参观路线中最后一个停留地，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照理说，丹麦犹太人在这天十分重要。他们是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寥寥的四百五十人，不过却是很特殊的四百五十人。

丹麦犹太人的经历是惊人的。除了这少数人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自由和安全地到了中立的瑞典。丹麦政府得到风声，知道德国占领军即将围捕犹太人，于是暗地里让居民警惕起来。一夜之间，丹麦志愿人员用小船临时凑成的一支船队，使六千名左右的犹太人渡过一道狭窄的海峡，将他们送到了热情好客、中立的瑞典。因此，只有这一小群人被德国人逮住，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

从那以后，丹麦红十字会就一直要求来探望犹太乐园中的丹麦犹太公民，丹麦外交部也一再提出强有力的要求。说也奇怪，德国人面对着这个小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为犹太人所表现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坚持正义的勇气一直犹豫不决，并没枪毙几个丹麦人，只是把这个讨厌的要求压制下去。他们虽然屡次推迟访问的时间，事实上却是屈服了。

四个人组成了这个访问团，他们在历史中虽然默默无闻，他们的姓名却还是有案可查的。

弗朗茨·瓦斯，为特莱西恩施塔特事宜一直敦促柏林方面做出决定

的丹麦外交官。

尤尔·亨宁森博士，丹麦红十字会成员。

M.勒塞尔博士，柏林国际红十字会德国办事处成员。

埃伯哈德·冯·塔登，德国职业外交官。塔登在外交部办理犹太人事务。艾希曼把犹太人送到死路上去；塔登把他们从他们享有公民权的国家里发掘出来，然后转交给艾希曼。

访问从中午开始，持续了八小时。工程浩大、花了六个月来推行的整个“美化运动”，就是为了使这两个丹麦人和这两个德国人在这八小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证明这是很值得的。瓦斯和红十字会那个成员写的报告还保存着。报告中充满对特莱西恩施塔特极其令人满意的情况的认可。有一个人总结：“较为近似一个理想的郊区社会，而不像一个集中营。”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这四位来宾跟着一长列柏林和布拉格来的纳粹高级官员，按照时刻表顺利地走过了拉姆安排的路线。他们的到来唤起了一个接一个十分迷人的景象——妩媚的农场姑娘边唱着歌，边掮着草耙走向菜田，大堆大堆的新鲜芳香的蔬菜在伙食铺门口卸了下来，犹太人快乐地排队等候购买，一个穿长袍的八十人合唱队纵声唱出一首激动人心的赞美歌，而正当来宾们到达运动场上时，一次足球射门博得了兴高采烈的观众的热烈欢呼。

医院的外表和气息全跟天堂里一样清新，床单雪白，病人都舒适、愉快，对治疗和伙食总用赞不绝口这样的回答来答复来宾提出的所有问题。不论来宾们走到哪儿——屠宰场、洗衣铺、银行、犹太人的行政部门、邮政局、知名人士居住的底层公寓、丹麦人的营房——他们总看到整洁明净、丰衣足食的可喜景象。丹麦犹太人互相争着向瓦斯和亨宁森保证，他们的生活很好，享受了丰厚的待遇。

户外的景象全那么宜人！街上，装潢古雅的招牌看起来非常美观。衣着考究的犹太人在阳光下悠闲地散步，这样的散步没有几个欧洲人能够在严峻的战时条件下做到。咖啡馆里的文娱节目是第一流的，奶油糕点是美味可口的。至于咖啡，冯·塔登先生评论说："比在柏林可以喝到的还要好！"

最后，幼儿园给人留下一个多么美好的印象啊！负责的那个苗条、俏丽的犹太女郎，那位名作家的侄女，在工作中显得那么快乐，对提出的问题总是那么迅速地就做出肯定的答复！显而易见，她跟拉姆司令官和海因德尔督察的关系极其友好。这是这次访问的一个骗人的尾声：健康、美丽的孩子们荡秋千，滑滑梯，站成一圈跳舞，在池子里泼水，乘坐旋转木马，他们在落日的余晖里在游乐场的青草上投下了滑稽、颀长的影子，他们的笑声像轻音乐似的悦耳动听。年轻美貌的保姆照管着孩子们，不过她们中没有一个及得上那个穿蓝绸衣裳的负责人一半漂亮或一半高兴。经司令官许可以后，柏林红十字会的那个成员拍了一些照片，包括一张娜塔丽抱着她儿子的。她的儿子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小娃娃，笑起来真叫人喜爱。勃塞尔先生心头突然涌起了一阵好感，告诉她一定寄一张照片给她在美国的家属。

战后，当丹麦议会提出质问，要弗朗茨·瓦斯解释他何以受到德国人的欺骗时，他回答说，他一点儿也没受骗。他看得出，这次访问是事先安排好的。他递上一份赞扬的报告，为的是保证丹麦犹太人可以继续受到较好的待遇，食品包裹可以继续送到他们的手里。这就是他的使命，而不是揭发德国人的奸诈。虽然如此，瓦斯向议会承认，这次访问使他放下了不少心。鉴于红十字会手中已经掌握着的有关德国集中营的可怕报道，他先前有点儿担心，生怕看到满街都躺着死人，伊斯兰教徒在污秽与死亡的气氛中趔趔趄趄。尽管德国人装假作伪，却并没有出现那样的景象。

全世界一直感到纳闷儿，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就这件事而言，梵

蒂冈——虽然在大战期间的确知道那场秘密的大屠杀，却始终缄口不言。勉强可以接受的解释总是弗朗茨·瓦斯的那一篇：控诉德国人犯下在战时无法证明的罪行，只会使落在德国人手中依旧活着的犹太人境况更糟。红十字会和梵蒂冈对德国人的罪行知道得很清楚。也许，他们颇有道理，虽然接下来的问题是："境况还会变得怎样更为糟糕呢？"

盛大的"美化运动"的成功，使柏林的上级动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拍摄一部影片，显示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生活得多么美好，从而使盟国就屠杀营和毒气室等日益加强的恶毒宣传变成虚伪的谎话呢？于是他们立即下达了命令，准备拍摄一部这样的影片，片名是《元首授予犹太人一座城市》。指定参加剧本编写委员会的，有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而幼儿园将作为重要的特写镜头加以摄制。

以下摘自《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七月二十日——暗杀希特勒的阴谋

……战况汇报会议在一座木造的营房里举行，因为俄军在前线迫近拉斯滕堡，那个坚固的混凝土地堡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加固，以防空袭。这一下救了希特勒的性命，倘使在地堡里，我们就全会被那次局部爆炸消灭干净。

炸弹爆炸之前，会议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令人厌烦的场面。豪辛格正在阴郁地喃喃谈着东线的情况。希特勒俯身对着桌上的地图，戴起厚眼镜凝视着。我站在他的身旁，待在那群参谋人员当中。这时只听见一声破裂的轰响，房间里满是黄烟。我发觉自己十分痛苦地躺在地板上，喉咙里不自觉地发出呻吟声。我以为我们遭到了飞机的轰炸。我的第一念头就是，要逃命，不要被活活烧死，因为这时火焰噼啪作响，有一大股燃烧的气味。我虽然一条腿被炸断，在浓烟和幽暗中绊倒在好几个摔

倒的人的身体上，还是挣扎着到了外边。四周的呻吟和尖声号叫是可怕的。到了外边地上，我瘫坐下来。我看见希特勒倚在一个人的胳膊上从浓烟里逃出来，他脸上有血，头发被灰泥胶凝着直竖起来。从划破的黑裤子外面，我可以看到他的光腿。那两条纺锤形的白腿，那两只圆滚滚的膝盖，一时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可怜的普通人，不像那个凶狠残忍的军事统帅。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称颂那些阴谋分子的作品。我本人无法为那些人感伤，这与我几乎遭到杀害这一层毫不相干。冯·施陶芬贝格通过了森严的门禁和“狼穴”的安保检查，把那只装满炸药的公事皮包放到桌下，这当然是勇敢、机智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已经是一个肢体残缺的废人，在北非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右手，左手还缺了两根手指，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为什么不全部牺牲掉呢？诚然，他是那次阴谋的主谋，但是整个阴谋目的就是要杀死希特勒。唯一十拿九稳的办法就是，走到他前面，手里拿着伪装起来的炸弹，使它一下爆炸。看来，他的模糊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并不包括殉难在内。造化弄人，无论如何他也只多活了几小时，因为同天晚上，他就在柏林被逮捕并处决了。

武装部队中的这些阴谋分子我几乎全都认识。他们中的有些人使我大为震惊。有些人加入进去我是可以猜到的，因为他们早期也来试探过我。我驳斥了来试探的人，就此没人再来找过我。暗杀掉国家元首来结束战争——不论对我们内部队员来说元首非常明显的缺点是些什么——这种概念据我认为是大逆不道、违背我们军官的誓言和乖谬至极的。今天，我依旧如此认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武装部队还深入敌境，他们的人数多达九百万，尽管领导乖僻反常，仗还是打得十分出色。祖国虽然遭到猛烈的空袭，却依然完整无缺。德国的政治中心不论好歹，就是德国人民和希特勒之间的紧密联系。暗杀掉他会造成局势混乱。希姆莱、戈林和戈培尔仍然控制着全部国家机器，他们准会发动一场意想不到的报复性大屠

杀。每一个德国人的武器都会指向他的同胞。我们的没有领袖的军队就会崩溃。军事情况虽然很糟，却并不需要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实际上这根本不是解决办法：使我们自己陷入无政府状态，把布尔什维克野蛮人请进来，抢劫掠夺，一直闹到莱茵河畔！

事实上，七月二十日的炸弹爆炸事件，促成了第二次国会纵火案。它给了希特勒他所需要的一个借口，把活着的反对派人士斩尽杀绝。这次至少死了五千人，大多数是清白无罪的。总参谋部的人员和独立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劳工领袖、传教士、教授和残存的古老的德国贵族——几乎剪除殆尽。我的看法是，七月二十日事件也许反而使战争延长了。我们当时正处在八月灾难的边沿，那也许会迫使纳粹党人自行摆脱希特勒，有秩序地投降。与此相反，七月二十日事件使德国震动，于是全国团结到了元首的周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个月可怕的日子以后他开枪打死自己时为止。在德国人民中，并没人支持那次笨拙的暗杀尝试。阴谋分子遭到人们的咒骂，希特勒再一次变得趾高气扬。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狼穴”的医务室里，希特勒就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跟戈林谈话，大夫正在治疗他震破的耳鼓。“现在，这些家伙正在我要他们待的地方被我逮住啦，”他这么说，或者大意是如此，“现在，我可以采取行动了。”他知道这次暗杀的失败反而使他的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为希特勒辩护的人们说，他们并没看到他下令拍摄的处决将领们的那些影片，但是放映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他当时的痴笑和议论比较适合看卓别林的一部喜剧，而不适合看我的老战友们那种可怕的、变了样的神情，他们的脖子上套着琴弦绞索，赤身裸体地正经历着临死前的痛苦。从那以后，我根本无法再尊敬他了。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无法尊敬他遗留下的形象。

对我来说，七月二十日事件完全是大祸临头。从那以后，我走起路一直跛得厉害，右耳完全聋了，而且经常一阵阵头晕目眩，人会摔倒。

还有，这断送了我离开最高统帅部的机会。我同七月二十日事件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地主家庭，所以很有可能成为希特勒荒谬绝伦的猜疑的牺牲者，被他处决。不过，或许我的负伤使我的清白无罪不讲自明。再不然，也许秘密警察知道，我并无嫌疑。不管怎样，我又成了那个“好阿尔明”，跟那帮“别人”全不一样，除了莫德尔和古德里安以外，几乎比其他任何将领都更受到希特勒的礼遇。这样一来，我被迫亲眼看到他的一步步没落，直到在柏林地堡中的那个惨痛的结局，每天忍气吞声地听着他对我的同行和我的阶级发出最下流的恶骂。

英译者按：这个密谋者的小团体可以说是具有基斯东警察的本领。他们不断放置一些未能爆炸的炸弹，策划一些自己人犯下错误的行动，而且总是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他们是很英勇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复杂而动人的。隆不以他们为然，这种见解在德国并不普遍。我的感觉是，隆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而感到内疚，因而在表示异议时过甚其词。

以下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七月二十三日

今天，拉姆领着导演这部影片的那个荷兰犹太人在区里察看。电影剧本规定，要在幼儿园拍摄一个大场面。娜塔丽知道他们要来。她告诉我，等两辆汽车驶到时，她紧张得几乎要虚脱了。但是拉姆听到路易斯死了的消息时丝毫不以为意。“哦，太不幸啦。那么用一个其他的小家伙吧。”这就是他说的话，“挑一个活泼的，把你的孩子唱的那支法国歌教给他。”在他看来，孩子患斑疹伤寒死去是合情合理的事。他没加以安慰，自然也不疑心有他。当然，我们必须再等等。他也许还会调查一下。目前，这真是莫大的宽慰。

也许，娜塔丽凄凄惨惨地采取的预防措施没一件是必要的：她卧室里放着的路易斯的骨灰瓮、追悼的蜡烛，跟拉比就哀悼程序进行的商议，到会堂念祈祷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是这些事使她心头平静下

来。她用不着装模作样！持续的捉摸不定，使她有点儿支撑不住了。三个星期过去，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只有那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以及火葬场的那个听起来可怕的提议：叫她出一笔费用去领骨灰。娜塔丽房间里放的也许真是路易斯的骨灰，谁知道呢？当然，我们并不相信，可是这件事自始至终一直太叫人相信了。

（啊呀！这些骨灰究竟是谁的呢？）

战事新闻变得令人鼓舞。每天人们醒来总是急切地探听最新的消息。从党卫军营房偷偷传递进来的德国报纸，大家现在总是热切地互相传观，因为这种报纸成了振奋人心的源泉。凡是戈培尔的报刊承认的，一定是真实的，而新近有些报道使人惊异快乐得两眼放光。德国将领中的一个干部想设法杀死希特勒，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在新闻贫乏的《人民观察报》上看到一篇详细的记载，他们对那个“疯狂的叛徒小集团”充满了道义上的愤慨。显然，德国军队的士气正在低落下去。在遥远的太平洋上——又是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消息——我们的海军在攻占马里亚纳群岛时取得了另一场胜利，这使日本进入了美国B-29轰炸机的航程，日本政府倒台了。

同时，疯狂的“美化运动”狂想曲又在上演。排练，修改，兴建更加虚伪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娱乐场：河畔的一片公共“河滩”、露天剧场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别的。这部影片是天赐的一个苟安时期。准备工作需要一个月，拍摄又需要一个月。德国人全力以赴，就像他们对待“美化运动”那样。倘使在柏林正在土崩瓦解的政权中没人想到要取消这部影片的话，那么俄国或美国坦克闯进博胡索维采门时，摄影机可能还在愚蠢地咔嚓咔嚓拍着。

因为英美人终于从诺曼底的桥头堡突破出来，德国报纸上提到了一个新地名圣洛，说在那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东线，随着苏联军队深入波兰东部，德国公报中充满了我青年时代所熟悉的老地名，平斯克、巴拉诺维济、泰尔诺皮尔、利沃夫——重要的犹太居民城市、著名

的犹太教法典学校以及显赫的哈西德派的乡土——全被红军重新攻克了。

从利沃夫按直线距离计算到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距离大约只有四百英里。

过去三个星期，俄国人推进了两百英里。三个星期。

这是一场竞赛。由于这部影片，我们有了一个机会。纳粹爱好粗制滥造的欺骗行为，这一回为了这个，可得感谢上帝！

八月六日

我被选中去撰写这部电影剧本，因此这份记载中出现了这个空当。我提议采用一个简单、生动的连贯性主题——犹太区进进出出的流水，心想某些聪明的观看人也许会理解“水闸”象征的意义。导演一语不发，他领会了这层意思，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了。那个笨蛋拉姆予以批准。他对这项拍摄电影的计划像幼儿那样高兴，尤其在为河滩场面挑选游泳的姑娘这件事上。

路易斯仍然没有消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一住进医院就失踪了，到昨天为止已经一个月了。娜塔丽在云母工厂干了一天的活儿后，沉重、缓慢地走到幼儿园去排练这部影片。她不吃东西，始终不提路易斯，人变得瘦削憔悴、若有所思。几天以前，她在万分绝望中走到医院去，要求跟开路易斯死亡证的那个大夫谈谈，被很粗暴地打发了回来。

八月十八日

拍摄开始了。我跟四个合作人一起，日夜改写那部拙劣的剧本，不断地受到那个蠢材拉姆的干涉。没有喘息的时间，不过为了这部影片，还是得感谢上帝。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已经冲了出来，云集在法国，并且在一个叫作法莱斯的地方包围了德国军队。英国广播公司讲到一个“西方的斯大林格勒”。这时候，盟军也已经在法国南部登陆了，那儿的德

军正在惊慌失措地撤退。“法国南部燃烧起来了。”《自由法国》电台说。俄国人已经到了维斯瓦河，他们的重兵集结在华沙对岸的普拉加。波兰人正举行起义反抗德国人，华沙市内发生了血腥的巷战。人们的希望越来越光明了。

八月三十日

路易斯安然无恙！巴黎解放了！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

今天在图书馆摄制影片时，一个捷克摄影师——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在闪亮的弧光灯下，一切发生得那么迅速——把班瑞尔和那个男孩的一张不是很清晰的照片塞进了我的口袋。他们在强烈的阳光下，站在一个干草堆旁边，路易斯胖乎乎的很健康。在我写下这些字句时，娜塔丽就坐在我对面，正对着照片快乐地淌眼泪。

战场上传来的好消息正在变成一道奔流。美国各兵团那么迅速地越过法国，以至于巴黎没受到损害就被攻下了。德国人撤了出去，向后逃走。罗马尼亚突然倒戈，对德国宣战。这似乎完全出乎纳粹政权的意料。据莫斯科电台说，在进攻的红军和倒戈的罗马尼亚部队之间，德国人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巴尔干陷阱。他们在各条战线上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无可怀疑的。据《人民观察报》抱怨，盟国空军的轰炸是有史以来最恐怖、最残忍的。多么高兴啊！戈培尔的社论有一种《众神的黄昏》[(3)]那种刺耳的腔调。这场战争随时都可能结束。

九月十日

结局还有多久呢？保加利亚对德国宣战了。艾森豪威尔的各兵团正向莱茵河奋力前进，途中几乎没遇到溃逃的德国武装部队的任何抵抗。华沙的起义仍坚持着。俄国人不知怎么并没设法渡过维斯瓦河去支援波兰人。当然，那些闪电式的推进，使他们的供应线过于紧张。这无疑是

暂时停顿的原因之一。

经过不少干扰和拖延之后，拉姆现在忽然下令把影片结束掉。什么解释也没有。我只想得出一个解释。苏联人攻占卢布林时发现了一个犹太人集中营，叫作马伊达内克。他们发现了毒气室、焚尸炉、万人冢、成千上万个活骷髅，以及倒在四处的无数具尸体，这一切和班瑞尔叙述的奥斯威辛情况丝毫不差。俄国人邀请了三十名西方记者前去，让他们亲眼看一下那种恐怖情况。这些细节正由莫斯科电台一遍又一遍报道。最糟糕的报道和传说，竟然全是确切无疑的事实。

这样，这个可怕的德国花招就被揭穿了。《元首授予犹太人一座城市》，犹太乐园的一部田园诗般的、长达近两小时的纪录片，大概永世不会放映了。在卢布林这件事暴露出来以后，这部影片成了一个不言而喻、拙劣无比的虚构材料。我们苟延残喘的时间再有五天就将结束。接下来会怎么样呢？现在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是很奇怪的。所有轰轰烈烈的战事发展，对我们来说，只是些遥远的雷声。我们从报上读到消息，或者听到人家窃窃私议某一则外国电台的报道。但特莱西恩施塔特本身仍然是一个萧条的小监狱城市，夏天的每一个湿热的日子在这儿全都一样。它是一个充满了营养不良、惊恐患病的人们的臭气熏天的犹太区，拍摄影片的胡闹使它稍稍有了一点儿生气，但在其他的时候，它沉寂得像一个陈尸所。

以下摘自《世界大屠杀》：

九月奇迹

八月间，在西方某些轻率的记者看来，我们的毁灭似乎“指日可待”。这把东西两面合拢来的老虎钳的钳牙，已经迫近维斯瓦河和默兹河。在南线，英美两国军队顺着罗讷河流域几乎长驱直入，而在靴形的

意大利，他们也深入到罗马以北。俄国人浩浩荡荡地大举越过我们在反复无常的巴尔干各国境内的开阔南翼，已经抵达了多瑙河。在所有进行战争的前线，我们的大批部队几乎不是在撤退，就是被包围。

后来，希特勒本人也称八月十五日是“我毕生最不幸的日子”。因为那一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而在北方，冯·克卢格将军陷入法莱斯袋形地区失踪了。元首在七月二十日以后变得反常地多疑，担心克卢格的失踪可能是去跟敌人进行谈判，在统帅部里，情况的确显得那么糟。但是英勇的克卢格很快就设法恢复了同我们的联系。不久以后，他自杀了。到底是因为希特勒愚蠢的指挥毁了他的军队使他感到绝望，还是因为他当真牵连在炸弹阴谋中，这我并不知道。我承认，自杀的念头在八月间也曾不止一次地掠过我自己的心头。

但是九月过去了，还没一个敌军士兵踏上德国的土地！

蒙哥马利让空降部队在阿纳姆一片狭窄的地区鲁莽地向前挺进，企图通过荷兰包抄西方防线。在伦德施泰特的部队取得辉煌的战果，击退了蒙哥马利的部队以后，艾森豪威尔向莱茵河的疾进也渐渐放慢了速度。汽油桶全空了，将领们互相争吵，兵力从低地国家分散到阿尔卑斯山脉。俄国人则停留在维斯瓦河畔，应付我们的一次次反攻。而在河的另一侧，武装的党卫军则以炮火与爆炸物夷平了华沙，扑灭了那场起义。敌军从南方对我们发动的攻势全部停顿下来。在最猛烈的攻击之下，面对着现代历史上最众寡悬殊的形势，德国浑身是血，屹立不动，使四周的敌人无法近身。

假如一九四〇年英国的单独抗战值得称赞的话，那么一九四四年九月德国武装部队的这次英勇的奋起迎敌，为什么不应该加以称赞呢？

“九月奇迹”可加以分析的要点是很清楚的。西方和东方，我们的敌人在惊人的快速推进中，已经使军需供应跟不上了。同时，在祖国的神圣领土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德国的军纪严格起来，总动员也实行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侵略军作战意志的低落，特别是在西方，前一阶段的

长驱直入、巴黎的失陷以及暗杀希特勒的阴谋等，引起了一种欣快的感觉，认为“嘿，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我们圣诞节就可以回家了”。还有，希特勒单方面坚持加强法国各港口的防御，最终也有了收获。艾森豪威尔有两百万人在大陆上，可是通过瑟堡那个遥远的“瓶口”和一个人造港口，他无法提供足够的军需品去支持西方防线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他需要安特卫普[4]，但我们依然控制着斯海尔德河河口。

战后的军事著作中，有不少人对艾森豪威尔发出不切实际的嘲笑。这些作者详细叙述了地图上的距离和部队的总数，却忽略了决定现代战争的顽强、艰苦、复杂的后勤工作。艾森豪威尔是典型的美国军人，在战场上稳扎稳打，但是在组织和供应方面，多少是一个天才人物。他的谨慎小心和广阔战线的战略，即便不是拿破仑式的，至少不是乖谬错误的。他是我们一个很危险的敌人。他在九月间抵制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冒险行动，这是值得称赞的。

拥护蒙哥马利和巴顿的人士争辩说，只要有足够的汽油，他们两位英雄中的任何一位本来都可以直捣柏林，迅速结束战争的。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对审问他的英国人说，蒙哥马利肯定可以办成这件事。我在我的作战分析中将要说明那些决定性的不利因素。简括地讲，依靠拉得过长的供应线来进行这样一次范围狭隘的推进，其两侧都会招致一次灾难性的挫败，一次更大的阿纳姆战役。我和勃鲁门特里特很熟，我很怀疑这些是不是他的军事观点，他更像是在把战胜他的人想要听的话告诉他们。即使艾森豪威尔拥有需要的港口设备和交通工具，这件事还是办不到的。他的部队的消耗量是令人震惊的：每一个师每一天要消耗七百吨军需品！德国一个师每天靠不到二百吨的军需品作战。

艾森豪威尔经受不起一次大规模的冒险和挫败：有好几百名美国新闻记者紧紧跟随着他，总统选举还有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就要举行，他实在经受不起。敌人的联盟是很不稳固的。在夏季的战役中，英美两国一直发生龃龉。而俄国人未能援助华沙的起义——更糟的是，他们甚至拒

绝英美派空降部队去援助——已经播种下了波兰问题的毒害种子，到时候将会毁了资本家和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奇异的联盟。

不幸的是，我们缺乏力量去利用我们敌人间的这些紧张关系。希特勒在战场上采取的顽固不化的“死守”政策，使我们损失惨重。在夏季的三次大败——巴格拉齐昂、巴尔干地区以及法国西部——和二十次较小的攻防战中，一百五十万德国的第一线部队被打死、俘虏、包围或者丧失了武器、混乱地溃退。如果这些久经战阵的部队不是奉命死守，而是打上一场灵活的防御战，阻挠敌人前进，同时有条不紊地向祖国撤退，那么我们很可能会从战争中抢救出一些实力。

事实上，“九月奇迹”并不能改变德意志的灭亡，它只能延迟我们的毁灭。然而，就连希特勒倒下时，他还保有那股催眠力，认为能够从德国征得具有神经质精力和战斗意志的自杀后备军。八月底，他已经发布了在阿登高原反攻[(5)]的那道惊人的命令。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统帅部制订计划，发布预备性的命令。不管这个人正在如何衰老下去，他的凶残的意志力却是无法抵制的。

英译者按：阿登高原的这次军事行动被称为“阿登战役”。有意思的是，隆赞扬了艾森豪威尔采用的谨慎小心的广阔战线战略，这是许多权威人士加以谴责的。真正的裁决在于阐明“霸王”行动的很复杂的后勤统计数字。命运支持大胆的人，可是他们要是没有汽油和子弹，那也就无法支持他们。华沙被德国人毁灭掉，隔着河清晰可见，红军很奇怪地按兵不动，这件事仍然引起争议。有些人说，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是一些不正当的波兰人领导着这场起义。俄国人坚持说，他们的军需供应已经到了极限，而波兰人也并不急切地想使他们的起义同红军的计划相互配合。

以下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十月四日

拍摄影片结束后的第四次遣送正在装车。我跟尤里、乔舒亚和简最后一次道别后，从汉堡营房回来。这是我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办的《塔木德》学习班的结束。

我们通宵没睡，待在图书馆里，在烛光下一直学习到天亮。这些小伙子把自己的几件所有物早已收拾好了，他们想学习到最后一刻。我们也正学到一个奇怪、难解的论题：在田野上发现无名死尸，埋葬这类死尸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塔木德》为了说明这一论点，走向一个戏剧性的极端。其中关于仪式纯洁的特别法规，禁止一个高级教士与死尸接触。遵照这些法规，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可以葬埋。一个许过拿细耳人的愿[6]的人也是如此。然而一个许过拿细耳人的愿的高级教士——他因此受到双重的限制——却奉命亲手去埋葬一个无名死尸！犹太人对人的尊严，甚至在死后，也是如此尊重。《塔木德》的声音历经两千年传来教导我的学生，作为对他们的临别赠言：我们和德国人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

在我把那本旧书合上的时候，乔舒亚，剩下的三个小伙子中最聪明的一个，突然问道："拉比，我们全将被毒气熏死吗？"

这一句话猛地一下把我又拉回到眼前的生活中来！目前，区里传说纷纭，虽然没有几个人意志十分坚强，敢于正视这种传说。谢谢上帝，我当时能够这样回答："不会的。你是要到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建设工地和你的父亲团聚，乔舒亚——你们，尤里和简，是要去跟你们的哥哥团聚。我们委员会里的人是这么听说的，我也相信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的神情高兴起来，仿佛我从监狱里释放了他们似的。他们在营房里，脖子上挂着遣送号码牌，依然精神抖擞。我看得出，他们正鼓起别人的精神。

我是在欺骗他们，也在欺骗我自己吗？柏林郊外的措森建设工地——政府临时办公的棚屋——是存在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去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在那儿受到很好的待遇。拉姆曾经向市政委员会坚决地保证，

德累斯顿地区的这个建设工地跟那儿完全一样。楚克尔主管这次征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是布拉格的一个老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委员会委员，对于应付德国人反应很快。

市政委员会里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是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区里的老难友。他们根本不相信拉姆的话。他们说，遣送五千名身强体壮的男子使我们失去了一场起义所需要的人手。万一党卫军决定要来消灭这个犹太区，我们可能要举行一场起义。其他的犹太区也举行过起义，我们听到了报道。影片停止拍摄以后，爱泼斯坦被捕了，这次庞大的征工命令传达下来，“美化运动”和拍摄影片这件蠢事所带来的虚假的安全感全都荡然无存，委员会变得灰心丧气。我们已经几乎有五个月没接到过遣送命令了。我听到桌子四周传来反抗的抱怨声，这使我感到吃惊。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起义问题举行了几次会议，我并没被邀去参加。但是这次征工按照预定计划已经遣送了三批人，并没什么骚动。

第四次遣送是极其令人担忧的。的确，他们是已经走了的建筑工人的亲属。但是上星期，党卫军允许亲属自愿报名前往，大约有一千人表示要去。此时，党卫军不问这些人愿意不愿意，就被用火车运送走。唯一使人稍许放心的是，这四次遣送确实形成了一个团体——大规模的征工和工人的亲属。拉姆解释说，使家人团聚在一起是上面的政策。这可能是一个安定人心的谎话，可以想象，它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市政委员会就我们可能遭到的命运没完没了的谈论，结果得出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虽然战事暂时沉寂，德国人已经战败了，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党卫军头头儿开始考虑到保全自己时，我们可以指望他们逐渐温和下来。（二）战败成为定局，这只会加强德国人残杀欧洲全体犹太人的欲望。他们会急巴巴地来完成这一“胜利”，如果他们得不到其他胜利的话。

我在这两种可能的趋势之间犹豫不决。一种是明智的，一种是疯狂的，德国人两种面貌都有。

娜塔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不过路易斯已经安安稳稳地离开了，她过去的顽强意志又恢复了不少。她津津有味地吃着最粗劣的饮食，天天都在增加体重和力气。她说她要活下去，再找到路易斯。如果被送走的话，她打算使自己身体强健，好作为一个劳工活下去。

十月五日

第四批人离开以后两小时，他们就下令要遣送第五批，这次是随意地挑选了一千一百人。这一回什么解释也没有，跟德累斯顿的建设工程绝无关系。许多家庭都不得不被拆散。大批有病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都得走。要是路易斯还在这儿，娜塔丽大概也得走。德国人又撒谎了。

我决不悲观失望。尽管各条战线古怪地沉寂，希特勒的帝国却在垮台。文明世界还来得及猛地一下闯进纳粹欧洲这个疯人国，拯救我们这些残存的人。跟娜塔丽一样，我也要活下去，我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如果我不能这样，那么这样潦潦草草写成的文字会在将来的某一时候替我说话。

---

(1) 1812年9月，俄军将领库图佐夫（1745—1813）和巴格拉齐昂（1765—1812）指挥俄军在莫斯科以西的波罗底诺村附近大败拿破仑一世统率的法军。

(2) 1944年7月20日发生谋杀希特勒的爆炸事件。

(3) 德国作曲家、剧作家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所著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四部。

(4) 比利时第二大城市，跨斯海尔德河两岸。

(5) 1944年12月16日，德军向驻守在法国东北部和比利时东南部的阿登地区的美军薄弱地段发动突然进攻，即所谓“阿登战役”。

(6) 参阅《旧约全书·民数记》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远离清酒、浓酒，……不可用剃头刀剃头，……不可挨近死尸。’”

第八十五章

风势很猛，浪涛汹涌，战列舰第七分舰队正列队驶向乌利西环礁，“衣阿华”号在前，“新泽西”号在纵队的后方，悬挂着哈尔西的旗帜。当战列舰破浪前进、船头向前低下时，灰色的海水一直打到坚固的前甲板上，骤然下降的长型重炮在浪花中消失。护航的驱逐舰在台风风尾掀起的一道道黑色巨浪中颠簸，时隐时现。在暴风雨后阴暗的天空中，蓝色刚开始显露出来。

嘿，维克多·亨利心里想——这时，温暖的湿热的风把咸津津的浪花一直洒到“衣阿华”号的舰桥上，打湿了他的脸——我多么喜爱这幕景象啊！自从童年在新闻短片中看到无畏战舰[(1)]破浪前进以后，航行中的战列舰始终像军乐那样使他激动。现在，这些是他的战舰，比他曾经在上面服役过的任何军舰都雄伟、强大。在他下令进行的第一次射击演习中，雷达控制的主炮的准确性，使他大为吃惊。舰上林立的高射炮发出的掩护炮火蔚为壮观，就像莫斯科上空为庆祝胜利而发射的焰火一样。哈尔西的幕僚按着他们那种逍遥自在的方式，还没把莱特湾行动的命令发布出去，不过帕格·亨利深信，在菲律宾的这次登陆意味着舰队的一场海战。用“衣阿华”号和“新泽西”号上的大炮为“北安普敦”号报仇，这是一个无情却又令人欣喜的前景。

在帕格的参谋长的命令下，信号旗在旗绳上啪啪飘扬着升起，列队进入海峡。“新泽西”号、航空母舰和驱逐舰上全升起了响应的旗帜。这支特混舰队很利索地改换了位置。帕格对于自己的新生活只有一个意见：如同他对帕米拉所说的那样，他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做。日常的公务可以使他尽可能地忙碌，但是事实上，他的幕僚——几乎全是预备役，不过是优秀的军人——和参谋长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他的职责近乎是礼节上的，而且在战列舰第七分舰队进入战斗以前，将会一直是这

样。

他甚至不能在“衣阿华”号上四处视察。在海上，他养成了一种四处转转的习惯。他渴望到轮机舱、炮塔、弹药库、机械舱甚至这艘巨舰的士兵舱去察看一下，不过那样会显得好像是去检查“衣阿华”号舰长和副舰长的工作。他失去了指挥一艘工程奇迹的机会，而他的两颗星使他青云直上，跳过了航海中那种令人快意的苦活儿，进入了洁净、通风的旗舰司令室。

“衣阿华”号驶进穆盖海峡时，帕格留神注意着潜艇，他好几个月都没看见拜伦或是收到拜伦的消息了。舰队的航空母舰、新型的快速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扫雷艇、辅助舰，全都气象森严地排列在距离祖国一万英里的这个环礁外面。由于这些战舰，人们几乎看不见岛上的棕榈树和珊瑚海滩。但是一艘潜艇也没有。这并不特别，塞班岛现在是潜艇的前进基地了。因此，当船锚嘎啦啦地抛下时，他的副官给他送来的那份电报是令人惊讶不安的。

发件人：“梭鱼”号艇长

收件人：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司令

务请准予前来晋见。

这份电报是通过港口电路打来的。据副官说，潜艇全停泊在南面的停泊地那儿，被一群群坦克登陆舰遮挡得几乎看不见。

可是为什么是艇长呢？帕格心里纳闷儿。拜伦是副艇长。他生病了吗？遇到什么麻烦了吗？离开“梭鱼”号了吗？帕格忐忑不安地草草写了一个答复。

发件人：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司令

收件人：“梭鱼”号艇长

我的汽艇将于十七时接你来我的舱内进餐。

台风的袭击使哈尔西下达命令的会议推迟举行。这时候，飘扬着蓝底白星旗帜的黑色长汽艇载着海军将军们，穿过白浪滔滔的海水，腾跃着驶到“新泽西”号旁，送将军们出席这次会议。不一会儿，穿着浆硬的卡其军服的海军将领敞开领口，分坐在哈尔西的舱内那张绿色长桌的两旁。帕格从来没见过配有这么多星饰的领章和海军将军的脸庞聚集在一间房里。还是没下达行动的命令。哈尔西的参谋长拿着一根教鞭站在一幅巨大的太平洋海域图前边，叙述着即将对吕宋岛、冲绳和台湾岛发动的攻击，其目的是压制敌人以陆上为基地的空军对麦克阿瑟登陆的干扰。接下来，哈尔西谈了一下这次军事行动，他虽然显得疲乏衰老，却谈得热情风趣。麦克阿瑟重新收复菲律宾时，日本鬼子不大可能袖手旁观，他们很可能会用尽全力进行反扑。那样一来，大杀一阵，一举全歼日本帝国舰队的机会就到来了，就是雷·斯普鲁恩斯在塞班岛放过了的那种机会。

哈尔西那鼓鼓囊囊的眼睛炯炯发光，他大声读出了尼米兹下达的命令。他奉命掩护和支援麦克阿瑟统率的部队，“以便协助攻取并占领菲律宾中部的所有目标”。这些指示他声音平稳地念了出来。接着，他用顽皮而又咄咄逼人的目光扫了聚集在那儿的海军将领们一眼，慢条斯理地提高嗓音说出了这一句话：“倘若出现了可以促成歼灭敌人舰队主力的机会，这种歼灭就成为首要的任务。”

他说，这一句话是雷·斯普鲁恩斯攻击塞班岛的命令中所没有的。在他自己进攻莱特湾的命令中写进这一句话，很费了一番力，但总算写进去了。因此，出席会议的人现在全知道，第三舰队到莱特湾去的任务是什么：等这次进攻迫使日本海军无法躲藏而出动以后，立即把他们歼灭。

桌子四周响起了热切赞成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这个老战士疲乏

而快乐地咧开嘴笑了。谈话转到了空袭的日常细节上。参谋长提起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派飞机送来的一些新闻记者，说他们是来观看第三舰队作战的，又说预备安排他们住在“衣阿华”号上，作为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客人。

大家很感兴趣，把目光转向帕格·亨利，他脱口说道：“啊，天啊，这可不成！我宁愿在船上接待一伙儿娘儿们。”

哈尔西扬了扬两道灰色的浓眉，说：“哈哈！谁不愿意呢？”

大家哄堂大笑。

“将军，我是说弯腰驼背、嘴里没牙、皮肤有病的老婆子。”

“当然啦，帕格。咱们在这儿可不能那么挑肥拣瘦的。”

会议在下流的玩笑声中结束了。

帕格回到“衣阿华”号上，他的参谋长告诉他，记者们已经到了船上，住在军官舱里。“就是别让他们来找我。”帕格咆哮说。

“可事实上，”参谋长说，他是二四级毕业的一个讨人喜欢、干练的上校，生着一头过早花白的浓密头发，“他们已经要求你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啦。”

帕格不大骂街，但是这时候他对着参谋长发作起来。参谋长连忙走开了。

信件搁在两只筐子里，放在办公桌上：公函和往常一样堆得很高；私信只有一小沓。他总是先找找有没有帕米拉的来信。这回有一封，厚得可观。他把这封信抽出来，又看到一个粉红色的小信封，背面写的地址叫他感到不快：

哈里森·彼得斯太太

福克斯府大街一四一七号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这封信写得很轻松。哈克在狐狸厅路的宅子里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这所宅子，罗达这样写道。事实上，他想把这所宅子买下来。她知道帕格始终不太喜欢这地方。根据离婚的财产分配，她可以不付租金居住在那儿，可是在她想要转让以前，这所宅子名义上仍旧归他，这件事分配得乱七八糟。倘使帕格肯写封信给他的律师，提出一个售价，那么这些“法律鹰犬”就可以着手干起来。罗达还说，杰妮丝跟法学院的一个讲师常常会面，又说维克在幼儿园里生活得非常好。

梅德琳也过得很好。实际上，每一个月左右她会写一封信给我，这使我感到很高兴。她似乎很喜欢新墨西哥。我终于收到拜伦的一封叫人欣慰的信了。先前，我一直疑惑不定，不知道他会怎样看待这件事。老实说，我有点儿害怕。他一点儿也不明白，恰恰就像我认为的一样，不过他祝愿我和哈克幸福。他说，对他来说我永远是妈妈，不论出现了什么情况。没有什么比这更叫我开心了。你在海上迟早会看见他。当你解释的时候，不要对我太苛刻。整个事情已经叫人很不好受了。不过眼下我十分快乐。

亲爱的罗

帕格揿铃叫人把咖啡端上来。他告诉他的菲律宾勤务兵，自己要在舱房里跟一个客人共同进餐。接着，他写了一封简明扼要的复信给罗达，封起来，扔在发文的信筐里。也许，因为罗达的这封信很叫人扫兴，帕姆的这个厚墩墩的信封这时候似乎也是不祥之兆。他端着咖啡，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读这封信。

说真的，这的确是一封情绪抑郁的信。开头就说：“亲爱的，很对不住，我将尽写上一些丧事。”在两星期内，她受到了三次打击，而第一次最为强烈，其他两次对她打击也很大，因为她正心境凄楚。勃纳-

沃克死了，一场突然发作的肺炎使他离开了人世。她几个月前就离开了斯通福，他的家人没通知她，所以她最初是在航空部里知道的，也没赶上他的葬礼。她感到满心歉疚。假如她继续跟他待在一块儿，照料他，在战争结束之前绝口不谈未来的事情，他会病倒吗？情感上的创伤和孤独寂寞是不是使他的身体更虚弱了呢？她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不过她为这件事感到非常懊丧。

今年九月，每件事都不称心。秋天的天气阴湿、令人厌恶。那些嗡嗡响的炸弹够可怕的了，不过这些新的恐怖武器——毫无声响地发射过来，落下的巨型火箭[2]——却叫我们惊恐万状。经过这么多年不幸的战争年月，经过伟大的诺曼底登陆和在法国的扫荡，在胜利似乎指日可待时，我们又回到了遭受猛烈轰炸的时期！这实在太使人受不了啦！警报、彻夜的大火、可怕的爆炸声、用绳索拦住的街道、一片片冒烟的瓦砾堆、平民死亡的名单，一切全卷土重来。太可怕、太可怕、太可怕了！

蒙哥马利投入了大量的空降部队以后，在荷兰又吃了一个大败仗。这大概断送了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结束战争的任何希望。最糟的是，蒙蒂[3]不断地向报界说，这是一场“有限的胜利”。啊！

菲尔·鲁尔被一枚火箭打死了，倒霉的人！火箭把他常去的那家新闻记者的酒馆炸成了一片瓦砾，三条横街之间什么也不剩，只留下一个大弹坑。好多日子过去，甚至还提不出一份可靠的死亡名单来。菲尔干脆就失踪了。他当然是被炸死了。我对菲尔·鲁尔已经不剩下什么感情，这一点你知道，不过我的青年时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浪费在他身上的，他的死亡总是令人伤感。

至于莱斯里，可以设想他还活着，不过可能性并不大。行动组的那个法国牙科医生设法到了布雷德利兵团里。我读到了他的报告。那个行动组在圣纳泽尔被人告密出卖了。他们藏在大酒桶内，

混在送交德国驻军的一大车酒里进入了市区。他们设法对敌人的防御工事获得了确切的情报，并且把它递送出去。在极力组织一场起义时，他们对于吸收进去的法国人不够谨慎小心，德国人设下圈套，使他们中了计。他们在一所屋子里遇上了埋伏。牙科医生从那屋子里逃出来以前，看到莱斯里中弹倒下。又一个毫无意义的牺牲！因为你知道，布列塔尼的港口不再有什么重要意义了。艾森豪威尔只是让德国守军在那儿自生自灭。莱斯里的牺牲——要是他的确死了的话——完全是白费。

莱斯里·斯鲁特、菲尔·鲁尔，还有娜塔丽·杰斯特罗！帕格，你这亲爱的正直的好军人，你想象不出我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跟这三个人一起待在巴黎，是怎么一个情形。苍天在上，可怜的娜塔丽到底怎么样了？她也死了吗？

这场可怕的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你能告诉我吗？可怜的邓肯深信——我相信他的意见是正确的——等战争一结束，我们撤离印度以后，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就会互相屠杀。他还预测，中国的一场内战“将使黄河河水染红”。大英帝国当然完结了。你看俄国，直到伏尔加河都成了被洗劫一空的屠宰场。我们又取得了什么成就呢？我们几乎成功地残杀了许许多多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使他们认清形势，放弃掠夺世界的念头。只此而已。经过漫长的五年以后，我们还没干完这个肮脏的勾当。

邓肯说——事实上，就是我们一起待在斯通福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当然心情抑郁，不过还是像往常那样，始终是和蔼可亲的——本世纪最糟糕的时期不是战争的年月，而是战后的岁月。他说经过这场愚蠢的世界大屠杀之后，青年人会对他们的长辈绝对地蔑视，以致宗教、道德、社会准则以及政治等等都将全面崩溃。“希特勒将会得到他的《众神的黄昏》，”邓肯说，“他使那实现了。西方完蛋啦。美国人暂时似乎还没问题，但他们最后在一场轰轰烈

烈、很可能还是突如其来的种族爆炸中也会完蛋。”

我不知道你对这种见解会怎么说。因为很复杂的原因，邓肯对美国人——你我也不完全排除在外——相当反感。他认为，或许再过半世纪恐怖与贫穷的日子，世界最终将会走向佛教。我始终没法儿跟着他走进《薄伽梵歌》的世界里去，但是那天晚上，他有着可怕的说服力，可怜的好人。

嘿，这是一个阴雨的早晨。

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唠唠叨叨写下那几页时，人有点儿迷糊。我现在想着，不知该不该把这样一封使人丧气的哭诉信寄给你，你远在太平洋上，还在从事着作战的工作，因此还不得不相信这场战争的意义。嗯，我寄给你了。这是我感受到的，也是一些新闻。一两天内，我保证再写一封比较高兴的信给你。我料想我大概不会被一枚V-2正好打在头上；万一被打中了，那也是离开这个疯狂世界的一条毫无痛苦的捷径。我只是想活下去爱你。其他的一切全完了，不过对我来说，能爱你就足够了。我发誓下一封信一定高高兴兴的，尤其是如果我向空军妇女辅助队提出的辞呈获得批准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开始计划怎样和你待在一起了。这件事正在办着，很不合常规，简直毫无爱国心，不过我也许可以成功。我认识一些人。

衷心爱你的帕米拉

由于台风的袭击，帕格把帕米拉的照片收了起来。这时，他才从抽屉里重新取出那个旧的银镜框，把它放在办公桌上。在过去近三十年中，罗达一直笑吟吟地从这个镜框里朝外望着。帕米拉的这一张是全身照片，穿着军服，皱着眉头。它是从一幅新闻照片上剪下来、模模糊糊地放大了的，所以一点儿也不美观，不过倒十分真实，不像罗达那张照相馆照的光线柔和的旧半身像，那张照片多年以前就已经过时了。帕格

开始着手去处理那些公函。

“梭鱼”号的舷门传令兵在拜伦舱房的门上敲了敲。“艇长，少将的汽艇靠拢啦。”

“谢谢你，卡森。”拜伦穿着骑马短裤，身上汗津津地闪闪发光。他从一面舱壁上取下红十字会转来的娜塔丽和路易斯的那张照片，“叫菲尔比先生到甲板上来见我。”

他一面走到外边甲板上，一面扣着一件褪了色的灰衬衫。新来的副艇长待在舷门那儿。他是士官学校毕业的一个脸盘儿像狐狸的上尉，对于在一个预备役的艇长下面服役（拜伦已经猜测到了）不是十分乐意。“梭鱼”号停泊在一艘弹药船的左侧。船艉的一个工作队正围着起重机摇摇晃晃吊下的一枚水雷发出一阵叫骂声。

“汤姆，等所有的‘鱼儿’全上了船，就起锚，停靠到‘布里奇’号旁边去装粮食。我十九点就回来。”

“是，艇长。”

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司令的长汽艇闪闪发光，艇上的绳索一概是白色，艇内的坐垫也全是白皮的。这时候，它从潜艇旁噗噗地驶去。汽艇的奢华表明了父亲的新身份，这使拜伦说不出的高兴，不过他脑子里主要想的是父母离婚的事。梅德琳曾经写信跟他说，她“很早以前就看到苗头了”。拜伦没法儿明白她的话。直到接获罗达写来的伤感、甜蜜的长信以前，他始终认为父母的婚姻是一个坚如磐石的事实，的的确确是《圣经》所谓的“一体”[4]。很可能，母亲生性轻浮，确有不是的地方，可是父亲从伦敦写来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叫他迷惑不解：“我希望你的母亲幸福。我的生活偶然也有了变化，最好等有机会面对面谈谈，这样比笔谈好。”

现在，他们就要面对面了。对父亲来说，这会是很尴尬的，或许是

痛苦的，不过“梭鱼”号艇长的身份至少能使他感到惊讶和高兴。

“衣阿华”号值日官的值勤簿上记载着：十七时三十分，少将的客人将要到达，由副官陪往司令室。但是十七时二十分，少将亲自走来，眯缝着眼睛朝南边的停泊地望去。在台风过去后的绚烂天气里，落日映射出一团红光，环礁上耀眼的光彩灿灿。值日官难得看见亨利少将走这么近，这个被称作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司令的脸色苍白的权力人物，是一个矮胖、整饬、头发斑白的人。他冷冰冰地待在一旁，一语不发。汽艇靠拢船身，一个身穿又皱又脏的灰军服高个子军官快步跑上舷梯，使牵链铿锵作响。

“请您准许我登船。”

“准许。”

“您好，少将。”穿灰军服的军官没露出笑容，很利索地敬了一个礼。

“喂。”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司令一面漫不经心地回了一个敬礼，一面对值日官说，“请在船上的航海日志上把我的客人登记下。潜艇第二〇四号‘梭鱼’号艇长，美国海军预备役少校拜伦·亨利。”

值日官瞥了瞥父亲，又看了看儿子，很大胆地咧开嘴笑了。少将也淡淡地笑了笑。

“你什么时候升任艇长的？”他们离开后甲板时，帕格问。

“事实上，这不过是三天以前的事。”

父亲的右手短暂地紧紧捏了一下拜伦的肩膀。他们跑步登上了炮廓内的扶梯。“您的身体状况很不错。”儿子气喘吁吁地说。

“我干这工作，随时会倒下，”帕格呼哧呼哧喘着气说，“不过我将会是葬身海底的最健康的人。到我的舰桥上来看一会儿。”

“啊！”拜伦手搭凉棚，环顾了一下。

“从潜艇上你看不到这种景象。”

“上帝啊，那可看不到。这是不是超过了历史上的随便什么场面？”

“艾森豪威尔渡过海去进攻诺曼底，他的舰队比这还要庞大。不过就打击力量来说，你这话很对，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强大的力量。”

“再说，瞧瞧‘衣阿华’号的规模！”拜伦向船艉看去，“多么壮丽的景象啊！”

“嘿，勃拉尼，这艘船造得非常精密，像一只瑞士手表。咱们待会儿可以到各处去看看。”

帕格还在体味这件使人惊讶的事情的意义。一艘潜艇的艇长！拜伦越长越出落得像死去的华伦了，只是脸色太白一点儿，动作太紧张一点儿。

“我的时间相当紧，爸爸。”

“那么咱们进去吃晚饭吧。”

“一切布置得真漂亮。”他们走进司令室时，拜伦说。阳光从舷窗外面直射进来，使外边那间气象堂皇的舱房十分轩敞。

“都是这个职位带来的。比在华盛顿担任工作强。”

“我得说——”拜伦停住，睁大眼睛望着办公桌上那个银镜框里的照片，“那是谁？”帕格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已经转过脸对着他父亲，“天啊，那不是帕米拉·塔茨伯利吗？”

“是的。这件事说来话长。”帕格本来没打算把这件事这样透露出来，但是如今拜伦已经知道了。“咱们吃饭的时候，我细说给你听。”

拜伦把右手向上一扬，手掌和手指全僵直地平摊开。“这是您的生活。”他从胸前的一只口袋里很费力地抽出娜塔丽和路易斯的那张快照，“我信上应该向您提过这件事啦。”

“哦！红十字会转来的照片。”帕格热切地细细看着，“嘿，拜伦，他们俩看样子都很好。这孩子多高啊！”

“这是六月照的。六月以后，天知道出了些什么事。”

“他们是在一片运动场上，是吗？后边的那些孩子看样子也不错。”

“是呀，就眼下的情况看，叫人很兴奋。但是红十字会一直没理睬我寄去的好几封信。国务院还是丝毫不起作用。”

帕格把照片递还过去。“谢谢你。瞧见这张照片我的心情好多了。你坐下。”

“爸爸，我也许喝一杯咖啡就得赶回去。我们五点钟出击。我有一个新来的副艇长，而且——”

“拜伦，吃饭只需要十五分钟。”帕格朝着会议桌把手一摆。桌子的一头已经放好两个位子：洁白的餐巾、银餐具和瓷杯碟，还有一只花瓶，里面插着小枝的鸡蛋花，“你一定得吃。”

“好，假如只需要十五分钟，我就吃了再走。”

“这我来招呼着办。”

帕格大踏步走出舱去了。拜伦在他办公桌前的那张椅子上坐下，疑惑地凝视着那只旧银镜框里的照片。过去，从他有记忆的日子起，这个镜框里一直放着他母亲的照片。

儿子接触到父亲实际的性生活时，总觉得很不自在。心理学家们永远无法分析这个原因。他们想分析，不过这很明显是人之常情。倘若镜框里放的是一个跟他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的照片，拜伦也许能承受这一震动。可是镜框里竟然是帕米拉·塔茨伯利，过去跟娜塔丽在巴黎放肆地寻欢作乐的一个姑娘！以前，拜伦因为她那样照顾他的父亲，觉得她很不错。尽管如此，他曾经很怀疑，特别是在直布罗陀，不知道这样一个热情俏丽的女郎——在地中海那个盛夏的日子里，帕米拉穿得很单

薄，只穿了一件没有袖子的白纱上衣——怎么会一心一意追随着一个老年人。她一准有一个情人，他当时这样想，假如不是有好几个的话。

她的照片放到了父亲的桌上，放进了那只镜框，这勾起了赤裸裸的性生活、不相配的性生活，以及同床共寝、战时伦敦的性生活这种种丑恶的幻象。眼下，她从照片里睁大两眼注视着，宣布了帕格·亨利的软弱，也说明了这次离婚的原因。在他自己和娜塔丽被战争弄得分离时，自己一贯崇拜的父亲竟然跟一个和娜塔丽年龄相仿的姑娘在伦敦的一张卧榻上喘息、胡闹，这实在太难堪了！拜伦决定保持沉默，在可以走的时刻就赶快离开这艘战列舰。

“快吃。”父亲说。

他们在桌旁坐下，那个笑嘻嘻的菲律宾勤务兵端上两碗香喷喷的鱼汤。因为就帕格来说，这是极为难得的时刻——他本人是一个将级军官，拜伦是一个潜艇艇长，两人以这种新的身份第一次会面——他低下头，做了一篇出自内心的、长长的感恩祈祷。拜伦只说了句“阿门”，接着在大口把汤喝下时，一句话也没再说。

这并没什么特别。帕格跟拜伦说话总是很费劲儿。他待在面前就很令人满意了。帕格并没意识到，帕米拉的照片在儿子心中引起了一场剧烈的震动。他知道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是一件使人窘困为难的事，他打算加以解释。为了把谈话再进行起来，他说道：“嗯，我顺带问一声，你在整个潜艇舰队中是不是第一个预备役的艇长呢？”

“不，到这会儿为止，有三个这种身份的人负责指挥一艘潜艇。穆斯·霍洛韦刚接下‘鲽鱼’号。他是第一个奉派负责一艘舰队潜艇的。当然，他从前是耶鲁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成员，又来自一个海军世家。我猜想，是您的儿子这一层对我可没害处。”

“你得做出成绩来。”

“嗯，卡塔尔·埃斯特认为我早就合格了，不过我还没当上一艘巡洋

舰的见习舰长，而且——出现的情况是，我的艇长在锡布图岛外边的停泊地病倒了。”拜伦很乐意在这段时间里只谈点儿跟父亲的私生活毫不相干的事，“一天早晨醒来，他忽然发烧，不能走动，一走动就痛得要命。他硬撑了一星期，吃了些阿司匹林，但是后来，他设法去攻击一艘货船，结果没把工作搞好。这时候，他显然病得很厉害，于是我们就直接驶到这儿来，没回塞班岛。他们在‘安慰’号上替他抽血验血。他半瘫痪了。我原本以为太平洋潜艇司令部会用飞机送一个新艇长来，可他们只派来了一个副艇长。我接到命令的时候，真叫我大吃一惊。”

“说到吃惊的事，”帕格说，把谈话引向帕米拉身上，“莱斯里·斯鲁特那家伙大概死啦。你记得他吗？”

“斯鲁特吗？当然记得。他死了吗？”

“呃，这是帕姆给我的消息。”帕格细说了一遍自己约略知道的关于斯鲁特牺牲掉的那次空降任务，“这怎么样？你想得到他会自愿去执行一项分外危险的任务吗？”

“您还有妈妈的照片吗？”拜伦一面说，一面看看手表，把吃了一半的食物推开，“您要是有，我就拿走。”

“我有，不过不在这儿。让我把帕米拉的事告诉你。”

“要是说来话长，那就别说吧，爸爸。我非走不可啦。您和妈妈到底怎么了？”

“嗐，孩子，都怪这场战争。”

“是妈妈提出离婚，好去跟彼得斯结婚？还是您为了她想要离婚呢？”拜伦用大拇指着力地朝那张照片指了指。

“拜伦，不要找出一个人来责备。”

帕格没法儿把真实情况告诉儿子。听到事实真相以后，拜伦大概会原谅他，瞧不起自己的母亲。这个神情严肃的青年潜艇军官是一个丁是

丁、卯是卯的道德主义者，就和自己在大战之前一样。不过帕格已经不再为柯比的那桩事责备罗达了，他只为她感到难受。这种细微的差异是随着年龄增大，心情变得较为沉郁，对自己看得较为清楚以后才逐渐产生的，所以这一点拜伦目前还办不到。儿子的沉默和他那张发僵的脸使帕格很不安。于是他又说："我知道帕米拉年纪还轻，这叫我觉得不太合适，整个事情也许并不会成功。"

"爸爸，我不知道我适合不适合当指挥官。"

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给了帕格一个沉重的打击。

"太平洋潜艇司令认为你合适。"

"太平洋潜艇司令看不见我的内心。"

"你有什么问题？"

"在战斗的紧张中可能情绪不够稳定。"

"你生性就是在最紧张严重的情况下向来冷静。这一点我知道。"

"生性也许是这样。可我目前的情况很不正常。娜塔丽和路易斯经常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华伦死啦，我是您唯一的一个儿子。再说，我是个预备役的艇长，是第一批中的一个，这是人家容不得的。我一直在学您的样儿，爸爸，或者不如说，尽力想学您的样儿。今天我到这儿来，本来想请您给我打打气。可是相反——"他又用大拇指朝帕米拉的那张照片指了指。

"我很难受，你这样看待这件事，因为——"

"敢作敢为的指挥官一向不多，"拜伦不理睬父亲的话，一个劲儿地说下去，这是他以前从来没做过的，"我就因为敢作敢为，所以被看作很有价值，这我知道。麻烦的是，我对整个事情的兴趣正在减退。这张照片"他摸了一下胸前的口袋，"简直使我发疯。要是娜塔丽听了我的话，在法国的一列火车上冒险待上几个小时，她如今已经回到国内了。

老记着这个无补于事。你们的离婚也无补于事。我的情况不是很好，爸爸。我可以领着‘梭鱼’号驶回塞班岛，然后要求派人接替。再不然，我可以根据命令，到台湾岛外面去为空袭执行救生员的任务。您认为我该怎样呢？”

“只有你可以做出决定。”

“为什么？您过去不是愿意替我决定我的一生吗？倘使您没极力要我进潜艇学校，倘使您没在我向娜塔丽求婚的当天乘飞机飞到迈阿密，在她坐在一旁听着的时候硬逼我做出决定，那么她也就不会回到欧洲。她和我的孩子现在就不会待在那儿，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的话。”

“我对自己当时所做的事很后悔。那时候，那样做似乎是对的。”

这句话使拜伦的眼圈红了。“得，得。我跟您说，我絮絮叨叨向您讲这些话，就是我情绪不稳定的一个很糟的症状。”

“拜伦，我自己情况不好的时候，就要求到‘北安普敦’号上去。我发觉在海上指挥能让生活好受点儿，因为这个工作可以使人全神贯注。”

“我可不像您，我不是职业军人。再说，一艘潜艇又是一个重大的责任。”

“要是你驶回塞班岛，你本来可以救起的有些飞行员也许就会在台湾岛外面淹死。”

沉默了一会儿后，拜伦说：“嘿，我最好还是回到我的潜艇上去。”

他们走到舱外落日余晖映照着的温暖的、微风吹过的后甲板上，并排倚着船栏。父子俩一直没再说话。这时候，拜伦才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还有一件事。我的副艇长是士官学校毕业生，听从我的指挥让他很生气。”

“凭他在海上服役的成绩来判断他。别去管他觉得怎样。”

从船艉下面传来汽艇的隆隆声。拜伦立正，敬礼。帕格盯着儿子的

冷漠的眼睛，心里很难受。“祝你幸运、丰收，拜伦。”他回了一个礼，他们握了握手，拜伦走下了舷梯。

汽艇噗噗地驶走了。帕格回到自己的舱房，发现攻击台湾岛的行动命令刚送来，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要把思想集中在那厚厚一沓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油印公文上几乎是办不到的。这时候，帕格不断地想到，万一失去拜伦，自己就决不再当一个发号施令的人了。

这样，父子俩这么勉强地分别以后，就各自出发，投身到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海战中去了。

---

(1) 1905年，英国建造的“全部装备大口径火炮”的战列舰取名为“无畏”号，故又称为无畏战舰，代表海军造船术的一次革命。

(2) 指V型飞弹。

(3) 蒙哥马利将军的昵称。

(4)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第七部　莱特湾之战

这一场大海战，胜负取决于四个因素：两个是战略方面的，一个是地理方面的，另一个是人事方面的。

第八十六章

这一场大海战，胜负取决于四个因素：两个是战略方面的，一个是地理方面的，另一个是人事方面的。于是，维克多·亨利和他儿子的命运就悬在这四个因素上，所以读者必须记住这几个因素。

讲到地理因素，我们只需要看一看菲律宾群岛的整个地形。七千余个岛屿，零乱地散布在日本与东印度群岛之间南北大约一千英里的洋面上。只要能占领菲律宾群岛，就可以切断日本的石油、金属与粮食供应。吕宋岛位于最北面，是最大的一个岛，地处群岛中要冲；林加延湾西北通南，是攻占吕宋岛、直趋马尼拉的最理想的登陆地方。

麦克阿瑟计划在莱特湾沿岸大举登陆，选择了远远处于东南面那个较小的莱特岛作为下一步进攻吕宋岛的据点。因为在那儿的水域里，有大大小小的岛屿形成了屏障，只东面敞开对着菲律宾海。美军进攻时，可以从东面直接驶入海湾，整片的陆地和零星的小岛阻挡了西面的航道。几乎所有那些旋绕于迷阵般岛屿之间的水道都太浅，无法供舰队航行。

进行反攻的日本部队如果从日本本土进犯莱特岛，可以绕过群岛东面南下，直接驶进海湾。但是，如果战舰要从西面或者西南面过来，比如说，从新加坡或者婆罗洲过来，那么就只有两条路可以穿过群岛，进入莱特湾：一是取道圣贝纳迪诺海峡，特混舰队可以驶过那个大萨马岛，然后从北面转而南下，进入莱特湾；二是取道苏里高海峡，沿海峡从南面进入莱特湾。

为了接近燃料基地，帝国舰队的主力舰队就据守在新加坡以外的洋面上。他们计划，如果必须为菲律宾群岛作战，可以在婆罗洲补充燃料。

人事因素，牵涉到了哈尔西将军的想法。而他的想法主要是受到了五个月前那一件事的影响。

早在六月里，斯普鲁恩斯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占领了链形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将其作为长程飞往日本的一个起点。那一次的登陆，挑起了一场航空母舰大决战，美国海军飞行员当即给这场决战题了一个名字，管它叫“马里亚纳火鸡射击战”。这对日本空军来说是一场灾难，在那次空战中，日本仅存的第一线飞行员多数被击落，而斯普鲁恩斯部只遭到轻微损失。日本的航空母舰都逃走了。美国进攻塞班岛，经过短促而惨烈的陆地战，终于获得了一个使东京处于轰炸机航程以内的空军基地。斯普鲁恩斯在中途岛遭遇的那个敌手，也就是轰炸珍珠港的南云海军大将，在塞班岛上自杀，因为他认为，帝国的内线防线一经突破，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日本许多领导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军人首相东条的下台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然而，导致这一件事的原因却不曾受到人们的注意。因为攻打塞班岛的时候，适值艾森豪威尔的部队沿途苦战，向瑟堡推进，所以，也像英帕尔和巴格拉齐昂之战一样，这一次战役在报纸上并未占到应有的显著地位。

尽管这一次战役获得了虽然被人忽视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斯普鲁恩斯却受到了内部的严厉批评。原来他的几位航空母舰司令官都曾摩拳擦掌，要从塞班岛出发，迎头痛击来犯的日军，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一举歼灭帝国舰队。后来斯普鲁恩斯否决了这个主张。他无论如何不肯离开他在那里掩护的登陆部队，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敌军从后面突然赶来，摧毁那个滩头堡。所以，当日本飞机云集，袭击斯普鲁恩斯迫近塞班岛的舰队时，它们都在“火鸡射击战”中被打落下来，然而它们的几艘航空母舰和一些支援部队多数逃走了。后来金和尼米兹都盛赞斯普鲁恩斯的决策，但这件事始终成为人们辩论的一个问题。责难的人仍旧争辩说，当时海上并没其他敌军，只由于斯普鲁恩斯的谨小慎微，就错过了一个大量歼灭敌军、可能缩短战争的机会。

哈尔西将军肯定也抱有这种看法，他又生性急躁，所以在莱特湾他不愿重铸他认为的斯普鲁恩斯已犯的大错。

谈到战略方面，美方两派对太平洋战争所持的相反看法，终于形成正面冲突——一派附和麦克阿瑟的见解，主张从澳大利亚向西北推进，登陆作战，即所谓“南太平洋战略”；另一派支持海军的见解，主张横渡珍珠港与东京之间浩瀚的洋面，逐岛突击，即所谓“中太平洋战略”。

海军中制订作战计划的将领主张索性丢开菲律宾群岛，转而在中国台湾岛或沿海海岸登陆，这样就可以“像瓶塞般”堵住来自东印度群岛的补给。他们坚持说，只要由空军轰炸航道、港口和城市，再由潜艇加紧封锁，很快就可以迫使敌人投降。麦克阿瑟墨守传统的陆军见解，认为必须在陆上击败敌人的武装力量。先是进攻新几内亚岛，再是菲律宾群岛，然后是三岛本土，这才是他走向胜利的道路。主要的海军战略家，包括金和斯普鲁恩斯，都认为这样做是白洒鲜血，浪费时间。斯普鲁恩斯甚至竭力主张渡海直捣硫黄岛和冲绳。他相信，利用这两个可以控制的小出击点进行空战与潜艇战，就可以置日本于死地。

塞班岛战役结束后，海军的战略受到了三军参谋长的重视。麦克阿瑟为此大发雷霆。一九四二年，他曾经奉罗斯福之命，乘鱼雷艇逃出了菲律宾。抵达澳大利亚的时候，他曾经当众宣誓：“我还要回来。”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要用海军主张的办法击败日本，然后乘民航机飞回那里。他请求面见总统，最后于七月在珍珠港得到了总统的接见。

当时罗斯福刚被提名候选第四任总统。他眼见战事在欧洲节节取胜，当然不愿意去惹反对党形容为备受冷遇与歧视的军事天才麦克阿瑟的麻烦。罗斯福扶病抵达珍珠港，倾听麦克阿瑟的慷慨陈词，请求收复菲律宾，因为“需要重振国家的声威”，同时他又听尼米兹以内行的口气侃侃而谈，推荐了海军的计划。

最终，麦克阿瑟占了上风。菲律宾的进攻战继续进行。然而陆海军

之间仍然存在着极度的分歧。尼米兹将托马斯·金凯德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七舰队全部交给麦克阿瑟节制，让他去进行他的两栖作战。这是由几艘旧战列舰组成的一支庞大舰队，包括巡洋舰、护航航空母舰以及一队驱逐舰、扫雷艇和油船等。但是尼米兹紧紧控制着那些新的舰队航空母舰和快速战列舰，那是他的战斗主力，在斯普鲁恩斯统率时被称为第五舰队，在哈尔西指挥作战时改称第三舰队。

这样，金凯德指挥一支强大的海军，受麦克阿瑟的节制；哈尔西指挥另一支强大的海军，受尼米兹的节制。所以，进军莱特湾时，海军并没有一位最高统帅。

那么，日本人又是如何应付战局的呢？哈尔西在发动这场战役之前，先进攻台湾，于是日本人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胜利庆祝。帝国大本营喜气洋洋地宣布，轻举妄动的美国佬终于遭到惨败。日本的陆海机群大队出击，已一举歼灭第三舰队！

> 航空母舰十一艘被击沉，八艘被重创；战列舰二艘被击沉，二艘被重创；巡洋舰二艘被击沉，四艘受创；驱逐舰、轻巡洋舰以及十余艘其他型号不明的船只，或已被击毁，或起火焚烧。

公报就这样吹嘘了一通。这是战局中惊人的转变，塞班岛的仇恨都被洗雪了！菲律宾的威胁已经消失了！日本全国各地展开了群众的庆祝游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发出贺电。新任首相宣布："胜利就在眼前！"天皇还颁发了庆祝胜利的诏书。

无情的事实是：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出击后已经返航，连一艘船也没损失。日本的陆军航空中队已被歼灭，他们的基地也遭到彻底破坏。损失的统计是：大约六百架飞机被击落，此外有二百架飞机在地面上被炸毁和烧掉了。日本最高司令部被过分乐观的想法冲昏了头脑，还调出了海军航空母舰上所有的飞机，让那些中队也飞去参战。陆海军的飞行员几乎都是缺乏经验的新兵。哈尔西久经战阵的飞行员只把他们当作儿

戏，但是少数那些掉了队后返回的飞机带回去的是荒谬可笑的捷报。炸弹激腾起了浪花，或者他们自己战友的飞机在海里爆炸，当时他们又是兴奋又是天真，望过去就以为那是一些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在烈焰中下沉。上报的数字虽然已被日本大本营打了个对折，但它们仍旧通篇是荒唐无稽的材料。

后来，麦克阿瑟的先头部队在莱特湾的一些岛上登陆，同时侦察机报告，一支庞大的入侵远征队——麦克阿瑟部下金凯德指挥的第七舰队，包括七百艘或者更多的舰艇——正在向菲律宾进发。从吕宋岛起飞的侦察机也发现了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完整无损，正在海上四下漫航游弋。于是，已经厌战的日军刚从胜利的美梦中惊醒，又开始做起真的噩梦来了。一道命令立刻下发到帝国舰队：执行“捷一号”作战计划。“捷”作战计划一共订有四份，其目的是反击敌人在帝国日益缩小的疆界上可能的四个地点发起的进犯。而其中的“捷一号”就是在菲律宾群岛的作战计划。

“捷”作战计划采取的是背城借一战略。帝国舰队将全部出动，由菲律宾和台湾的陆军航空队掩护，强行冲进美国的增援舰队，击沉其部队运输舰，然后用炮火歼灭其登陆部队。计划假设，日军的人数将少于敌人，大约为一比三。但是哈尔西所部的舰队，包括他那些航空母舰和快速战列舰，就拥有帝国舰队无法与之较量的打击力量。

因此，“捷”作战计划的全部要领就是使用诈术。为了抵消敌人的压倒优势，日本剩余的几艘航空母舰将设法引诱哈尔西的第三舰队，使其远离滩头堡，投入一场航空母舰决战。这时候日军主力就迅速赶在金凯德第七舰队的支援舰只到达之前，击溃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然后驶离该地。

但是，经过了台湾的那次“胜利”，“捷”计划已经难以执行了。以地面为基地来支援的陆军航空队已经折损大半，数量不足，而诱敌的航空母舰，一经失去舰上的空军中队，就不能再进行战斗，充其量，他们只

能引诱第三舰队怒吼着远远驶离滩头堡去消灭他们。日本大本营忍痛做出这一决定时，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够了。只要哈尔西中计，离开了那里，那时由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主力舰队仍能突入莱特湾，扫荡麦克阿瑟的滩头堡。要做出这一切的牺牲，也只是为了获胜后创造一个可以接受的媾和条件。像这样作战，实际上无异于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神风队”式进攻。舰队这样牺牲，确实是可怖的，然而他们所面临的，乃是力量悬殊、几乎毫无取胜希望的形势。

像这样孤注一掷，不惜牺牲一支巨大的海军剩下的一切的做法是不对的吧？然而，按照日本人的想法，这并没错。这时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牺牲的呢？一旦菲律宾失守，石油供应无论如何都会被切断，战舰将变得像断了发条的玩具一样。那么，投降吗？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然而，在战争中，只有强者会看到必然性。对弱者来说，只有傲然反抗的一条路，这被多数文明国家认为是可嘉的，在日本则被认为是高贵的。

石油问题使“捷”作战计划更复杂了。由于潜艇造成的损失，全国的存油量已经降到了极低点，舰队甚至无法在国内获得燃料补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栗田海军中将指挥的主力舰队——它拥有两艘全世界最强大的新式巨型战列舰，其他三艘战列舰，以及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都停泊在新加坡洋面以外，为的就是要仰仗爪哇岛和婆罗洲的石油。那些诱敌的航空母舰则泊在本国内海。

再说，执行庞大的“捷”诱敌计划，必须采取许多互相牵制和密切配合的行动，必须调动它那些彼此远远隔开、全凭无线电联系的舰队。然而，可供使用的通信人员和飞行人员同样缺少，优秀的技术人员多半已经在珊瑚海、中途岛、塞班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葬身海底。总而言之，帝国舰队出发去执行“捷”作战计划时，各舰由于石油短缺而零落分散开几千英里，由于通信出了故障而消息不灵。然而，他们仍旧持强不屈，决心赢得胜利，不惜自我牺牲。

十月二十日，麦克阿瑟的部队在莱特岛登陆。这位将军蹬着水走上海滩，发表广播讲话："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你们都来协助我吧！……为了你们的国家，打呀！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打呀！……不要胆小害怕。每个人都要把胳膊锻炼结实了，……以主的名义，像追求圣盘[1]那样去争取正义的胜利！"等等。这些慷慨激昂的话，却在聚集在无线电周围的水兵当中引起了一阵阵不成体统的嗤笑声。

最初日本人好像并没准备反击这一次进攻。我们看不出他们的舰队是在进行调动。哈尔西将军急着要发动他那歼灭舰队的大海战，谈到如何横穿过群岛，进入南海，赶走敌舰，让金凯德去防卫那个滩头堡。尼米兹严令申斥，他才打消了这个主张，然而它并没使哈尔西一心要痛击日本海军的那份热情冷淡下去。

就在这个当口，人事因素起了作用。哈尔西的战绩是与他的声望很不相称的。在后方战线上，人们所知道的是，他是一名海军将军，有一副西部电影明星那种英姿飒爽的气概。他曾经多次率领航空母舰出击。在南太平洋上，他那好勇斗狠的精神振作了逐渐消沉的美军士气，并且挽救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报纸和全国人民都喜欢这位要在太平洋上与日本决一死战的粗野的壮士，都爱引用那些骂人的话，比如："日本鬼子已经开始放松他们的牙齿，尽管仍旧翘起了他们的尾巴。"然而，随着战事的进行，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一次真正的决战。他错过了所有的机会，而他的下级和老朋友斯普鲁恩斯却已几次上阵，赢得了辉煌的海战胜利。

哈尔西的参谋人员拿不准敌人会不会为莱特岛打一仗，会不会冒险从西面取道两条狭窄海峡中的某一条：或者是圣贝纳迪诺海峡，或者是苏里高海峡。有些人认为，日本人尽可以等候麦克阿瑟在吕宋岛登陆，因为他们在那里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和一些很大的空军基地。再说，帝国舰队可以从那里畅行无阻地进入林加延湾，麦克阿瑟的部队会遭到陆、海、空三军的猛烈的打击。由于考虑到这类问题，所以从前尼米兹

反对在南海猛进，而现在哈尔西索性调走了他的四个特混舰队中拥有五艘航空母舰的最强大的一个舰队——他一共有十九艘航空母舰——命令他们到大约八百英里以外的乌利西休整和补充给养。十月二十三日，另一个特混舰队奉令驶往乌利西，这样就又有四艘航空母舰从战场上调走了。

帕格·亨利为调走这些舰只的事深感忧虑。他回忆起当年在驱逐舰服役时看到的哈尔西，就可以清楚地想象到这个老人是怎样在“新泽西”号上暴跳如雷的，因为他那庞大的第三舰队正白白地耗费着石油，在菲律宾一百海里以外茫茫的热带海洋上缓缓地巡逻。也只有哈尔西会想到，要在那些岛屿之间向西猛攻，进入中国海。这和他在最后一分钟内心血来潮地改变了计划和命令如出一辙。现在，登陆后刚三天，他就轻率地调走了他一半的航空母舰，这在帕格看来，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行动。哈尔西的行动不外乎两个方式：一是随心所欲，二是使气任性。不错，特混舰队已经出海十个月，按照太平洋舰队勤务部队司令制定的很好的制度，现在应当给每艘军舰增添燃料和补充给养。官兵们疲乏了。舰只需要进港一段时间了。但是，难道最重要的不是紧抓住作战的机会吗？但看哈尔西那副样子，就好像来自海上的对莱特岛的威胁已经消失了，然而实际上敌人的行踪仍旧是捉摸不定的。

帕格还希望，哈尔西会让那些航空母舰听它们的司令官马克·米切尔调度，因为他是海军中最会指挥的空军将军。现在，哈尔西却直接向那几艘航空母舰发号施令，它们的真正长官已经成为“企业”号上一名不问事情的乘客，这就像叫帕格亲自驾驶“衣阿华”号一样。这情形可糟透啦！从前斯普鲁恩斯让米切尔指挥他的舰只在塞班岛作战，只是考虑到要放弃滩头堡的时候，他才亲自出马。

尽管如此，舰队的官兵们仍旧热爱哈尔西。水兵们喜欢说，他们情愿跟随“雄牛”[(2)]一起下地狱，他们几乎不把斯普鲁恩斯放在眼里。帕格本人也因为能够又一次在哈尔西的指挥下出航而感到兴奋。哈尔西的魅

力能使第三舰队全体官兵奋起应战。这一点是重要的。然而，在扑朔迷离的战局中，冷静的理智同样是重要的。那正是斯普鲁恩斯已经证明的他所具有的优点，至于哈尔西是否也具有这一优点，现在有待海军首次去加以核实了。

---

(1) 传说中耶稣最后一次晚餐时用的盘子，后来它成了骑士小说中英雄们追求的圣物。

(2) 哈尔西绰号“雄牛”。

第八十七章

收件人：第三舰队司令官

发自："飞鱼"号

发现舰艇多艘，其中三艘似属战列舰。追踪中。

"开球啦！"帕格心里想。这份电报是一艘侦察潜艇从西面极远的海里发来的，那地方在巴拉望岛，大约是婆罗洲与莱特湾的中间位置。电报于夜间拍出，它报告了大队敌舰的位置、航线和航速。帕格立即用橘黄色墨水把情报注在他办公室里的海图上。那是十月二十三日，天刚破晓。

这样看来，终于要打上一仗了。那些战列舰正在向锡布延海和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发。哈尔西当机立断下了命令，这使帕格更兴奋了。哈尔西撤销了一个航空母舰群去乌利西休整的命令。太好啦！现有的三个航空母舰群将沿二百五十海里的洋面，布置在菲律宾的东海岸以外，进行空中搜索，并于次日清晨出击，如果那时候日本的战列舰驶进了射程以内的话。哈尔西自己的特混群，其中包括维克多·亨利的战列舰第七分队，将列阵圣贝纳迪诺海峡以外，迎击驶近的敌舰。

潜艇发现的舰只，正是栗田海军中将的主力舰队，它们这时正从婆罗洲驶来，准备突入莱特湾，摧毁麦克阿瑟的滩头堡。这样，哈尔西和栗田，这场激战中的两个主要对手，将在相距大约六百海里的洋面上一决雌雄。莱特湾一带的海军将领可能多得像黑莓一样，然而这一场战役谁胜谁负，就要看这两位将军交锋时如何一显身手了。

栗田健男五十五岁，是一个意志坚强、经验丰富的海军宿将。他的舰队，包括五艘战列舰和十艘巡洋舰，此外还有若干艘轻巡洋舰和驱逐

舰，在巴拉望岛外冲破蓝色波浪前进。他的战列舰中，有两艘满载排水量七万吨的巨型战舰“武藏”号和“大和”号，它们都备有违反限制武器条约秘密造成、但尚未向敌人开过火的十八英寸口径大炮。帕格·亨利的“衣阿华”号和“新泽西”号装备的只是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美国军舰上没有一艘的炮是比这更大的。由于口径上两英寸的差距，栗田就能离开更远，在亨利的射程以外向他轰击，炮弹具有的破坏力可能要比亨利回击的炮弹强烈一倍。这些战舰设计于一九三四年，虚耗了全国的人力与货币历时十余年才造成，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炮舰。如果需要与之周旋的只是战列舰第七分舰队那一类型的军舰，那么它们可能是无敌的，然而战术已经发展到了它们的前面。潜艇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构成了那些大炮无法应付的威胁。

因此，在栗田将军看来，一切仍需取决于那些诱敌的航空母舰，只要它们将哈尔西引诱开了，他也许就能够猛闯过圣贝纳迪诺海峡，用他那些巨炮歼灭麦克阿瑟滩头堡上的部队。由善战的小泽海军中将指挥，那些诱敌的航空母舰已经出海，从日本南下，向吕宋岛出发。栗田全部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一些，因为两支舰队航行时，当中相隔纬度三十度。

栗田还惦记着一个重要的决胜因素。东京的那些战略家十分醉心于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的战术，临时又调出了第三支舰队——包括若干艘战列舰和巡洋舰，由驱逐舰屏护着，远远驶向南方，然后取道另一条可以通行的海路，穿过苏里高海峡，北上进入莱特湾。在对弈的战棋枰上，当时看上去“捷”作战计划确实很占优势：栗田率领他实力雄厚的庞大舰队突破菲律宾群岛，从北面驶向莱特湾；另一支舰队从南面以钳形攻势夹击；而小泽则远远候在吕宋岛以北的海上，逗引急躁好斗的哈尔西，使其离开自己要去保卫的部队。

然而，在这样一出由许多战舰参加表演的舞剧里，行动缓慢，相距几千海里，时间的精确就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了。栗田必须在二十五日清晨抵达莱特湾，而苏里高的舰队也要同时赶到。那一天清晨以前，

诱敌的航空母舰必须将哈尔西引向北面。看来，要使任何一部分军事行动奏效，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开头帝国舰队就遭到了折损，“捷”作战计划是不是会半途而废呢？还是使这场战役壮烈地进行到底呢？

二十三日拂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了一些端倪。事先并没听到警报，就有四枚鱼雷连续击中了栗田的旗舰。那时候全部舰队刚开始白昼曲折航行，旗舰重巡洋舰“爱宕”号的舰桥在栗田脚底下突然一下震动，当时他只看见旁边的一艘巡洋舰也被击中尾部，笼罩在浓烟、火焰以及大股向上腾起然后纷纷洒落的白色水沫中。不到几分钟，“爱宕”号就已经被包围在火焰里，在爆炸的震动中逐渐下沉。栗田只顾自己逃命。几艘驱逐舰驶近这艘被炸后起了火的船，去营救他脱险，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中将和他的参谋人员不得不在汹涌的温暖盐水中泅水逃生。

一艘驱逐舰将栗田打捞上船。可就在这时候，他被盐水渍痛了的眼睛看见了另一副惨景：距离不远的地方，第三艘重巡洋舰像一个炮仗似的炸裂，漫布开了浅色的火苗和浓密的黑烟，破碎的船体下沉，他像一只落汤鸡似的站在那里。这一天破晓还不到半个小时，他的十艘重巡洋舰中已有二艘被潜艇击沉，第三艘已经起火，瘫痪在水中，而他离莱特湾还有整整两天的航程。

“飞鱼”号和“鲦鱼”号两艘侦察潜艇，黑夜里发现了栗田的舰队，就进行水面追踪，然后潜入海底，发动了这一次拂晓袭击。驱逐舰发射的深水炸弹，密密层层地降落，在辽阔的海面上激起巨大的水柱，潜艇躲开了它们，但是在迫近那一艘已经失去战斗力的巡洋舰时，“飞鱼”号触礁了。“鲦鱼”号救起了艇上的船员。这一次是“飞鱼”号发出警报，立下了第一功，但是它光辉灿烂的日子随着结束了。

那一天，多半时间里，栗田的舰队都被发现潜望镜的虚惊所困扰，最后他和他的参谋人员转移到了“大和”号上。他登上那艘全世界最强大的炮舰，坐在那间宽敞漂亮的司令室里，这时候才重新对战局有了把

握。总的来说，他那支庞大的舰队基本上是完整无损的。他并没指望在一次进军中不遭到损失。夜幕即将降落，这就可以掩蔽他的行动了。东京发给他的无线电报说，诱敌的舰队还不曾跟哈尔西发生接触，所以明天他们还会遭到飞机的攻击，更会受到潜艇的威胁。现在看来，后天他就要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入口处迎头撞上哈尔西的舰队了。但是这一次东京派栗田健男来指挥，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危险。夕阳西沉，他以全速航行。

那一天夜里，有十二个小时可以让他平安无事地快速航行。十月二十四日，太阳一升起，航空母舰的攻击就随着开始，此后一直没停止。一共有过五次大规模的攻击，几百次突击，反复用炸弹和鱼雷猛袭，整天里主力舰队上空嗡嗡之声不绝。栗田曾经得到保证，说吕宋岛和台湾将为他提供空中掩护，但是这时候什么也没有。

然而他的舰队仍旧雄赳赳地前进，迂回曲折地驶过那些峰峦争妍的岛屿，一路上用几百门炮构成高射炮火网，主力列炮没命地狂轰那些蜂拥而来的飞机。在十月二十四日这一场最激烈的飞机与水面军舰厮拼的战斗中，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锡布延海之役的战斗中，栗田指挥得很出色。但是超级巨舰“武藏”号先被一枚鱼雷击中，这就招来了马蜂似的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它虽然被认为是不可击沉的，然而在五次空袭中被十九枚鱼雷和数不清的炸弹击中后，它开始下沉，落在其他战舰后面，越来越斜倾到一边，一小时又一小时逝去，它继续受着打击。将近日落的时候，它倒翻了过去，带着它的半数船员沉入海底，除了曾经和一些小飞机对打了一场，它始终没投入战斗。

真是糟透了。这可是一次惨重的损失，然而主力舰队以前也经过惊涛骇浪，但后来仍保存着充分的力量，去完成它的任务。只是小泽诱敌的舰队一直毫无消息，会不会就这样一路驶向莱特湾，始终得不到他的支援呢？哈尔西分明还不曾中计。这一天赶来猛烈轰炸的飞机，就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栗田发无线电报，请求空中掩护，但始终被置之不

理。“武藏”号经过痛苦挣扎后惨死，另一艘巡洋舰被打成了残废，而其他战舰则受到许多弹创。到现在为止，这一天里的损失还经受得住，但是，单凭这一支对空袭毫无防卫能力的舰队，去迎击十五艘或者二十艘航空母舰，它还能够幸存多久啊？

大约在四点钟，栗田命令他的舰艇掉转方向，向西退却，这样可以更远地离开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同时继续留在广阔的洋面上，他的舰长们至少能在迂曲徐缓行进时躲闪自如，而如果驶进了海峡，他们就会失去灵活的操纵能力，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这时候他又一次向东京和马尼拉呼救，报告他遭受的损失。马尼拉没答复，那里的空军司令已经做出决定，要派他的飞机攻击敌人的航空母舰，不肯把它们用来掩护栗田的舰队。

栗田的舰艇在四周是翠绿的岛屿耸峙环列的平静海面上茫然无主地航行，那艘被炸坏了的“武藏”号已经落在视线以外，但它仍希望能够在海滩上搁浅，“成为一座陆地炮台”。而这时候栗田感觉到，“捷”作战计划已经开始失败了。飞机和潜艇的袭击，打乱了预定的时间。再说，又缺少空中掩护。诱敌之计是不成功的。然而，他把进入狭窄水域的时间推迟到天快要黑的时候，他再一次调转航向，朝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发。趁舰队前进的时候，他通知了南方的舰队，吩咐他们放慢速度，将开始夹击海峡的行动再推迟几小时。这时东京大本营好像很照顾他，发来了这道命令：“仰仗神明庇佑，全军猛进突击。”

夜幕又一次覆罩着主力舰队。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栗田仍旧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危险。前面是水雷密布的狭窄海域，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时，他必须让自己的舰队列成纵阵。哈尔西的战列舰和巡洋舰肯定在进口处巡逻，等候在那里采用“T”字战术[(1)]，趁他的舰艇驶出时把它们一艘一艘地击沉。在一九〇五年的对马海战中[(2)]，日本海军就是用这样的战术击溃沙皇的舰队，打胜了那一仗。如今栗田却在扮演他研究了一辈子的那次战役中俄国人的角色，但是他已经陷入绝境，更无其他

选择，只好“仰仗神明庇佑”，去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舰队后方，一弯昏黄的弦月在黑沉沉的锡布延海上逐渐低落。前面，马尼拉的日本司令部开亮了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导航灯。夜晚天空澄净。栗田健男在巨型战舰“大和”号的舰桥上，向他的官兵们发出了一道措辞直接的最后紧急命令：冒全军覆没的危险，我舰队决定向停泊处进行突破，一举歼灭敌军。舰队列成纵阵，驶进狭窄的水域，全军进入战斗位置。虽然经过一天的苦斗，但是这时候那些面色憔悴的水手都登上了他们的炮位。他们是精选的水兵，都对夜战受过严格的训练。栗田相信，他们能够痛击前方的美军，并且如果为形势所迫，都愿捐躯报效天皇。

午夜，月亮沉下去了。半小时后，在星光微闪的黑暗中，主力舰队一艘随着一艘，开始在吕宋岛和萨马岛的山岬之间偷偷地出来，进入了菲律宾海静悄悄的辽阔水面。栗田将军看不见前面有什么动静，其他所有舰上的监视哨也都看不见，雷达扫描了周围五十英里的海面，没发现任何敌情。

毫无动静！连一艘警戒圣贝纳迪诺海峡的侦察驱逐舰都没有！

栗田在惊讶之下，重新燃起了希望，开始考虑如何投入战斗，他以全速沿萨马岛海岸向南直驶莱特湾。他必须承认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由于战局中发生了某种离奇的意外事件，哈尔西离开了那儿，这样，麦克阿瑟就只能听凭天皇的最大的炮轰击了。

---

(1) “T”字战术：海战的一种典型战术。采用这一战术的舰队，以T字队形，阻止对方舰队前进，用全正面交叉集中火力袭击对方以纵阵前进的先头部队，以优势火力歼灭其主要部分。

(2) 1905年5月27日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大败俄国舰队于对马海峡。

第八十八章

美国方面发生的离奇事件，造成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形势，而今后只要还有人关心海战，这些事将永远成为辩论的题目。其实，这些事件本身很清楚，辩论的症结在于：它们是怎样发生的，又是怎样才会发生的。维克多·亨利当时在“衣阿华”号旗舰司令室里，亲身经历了那些事件。

十月二十四日那一天，帕格早在破晓前就起身了，坐在司令作战控制室里，核对他的参谋人员制订的计划，准备如何应付当时的形势，如何投入战斗，甚至，如果需要的话，如何指挥那个特混群。他明知道，在哈尔西麾下，自己的级别是很低的，然而如果运气不好，特别重大的责任照样会落在他的肩上。他准备随时充分掌握情况，就仿佛自己是哈尔西的参谋长一样。

司令作战控制室是一间灯光暗淡的大房间，位置在他的舱房上边，可以从一条独用的扶梯走上去。室内，雷达显示器在磷光的绿色追踪屏上反映出军舰和飞机的行动、暴风雨的图形、附近陆地的轮廓以及——特别是在一场夜战中——比肉眼在海上看得更清楚的一幅敌军动态图。这里，巨大的有机玻璃显示屏由几个电话传令兵守着，从那些鲜明的橘黄色或者红色的油印摘要中，一眼就可以看出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这里，急电大批地涌了进来，一起交给了值日军官，以便迅速做出简报，准备发布。咖啡、烟叶、电子推动装置发出的臭氧的气味混合到一起，形成了那种永远是司令作战控制室特有的气味。话筒声音沙哑，不停地喊出那些叫人听了莫名其妙的信号：“贝克·吉格·豪七号，贝克·吉格·豪七号，我是法院四号。请艾布尔·迈克报告彼得斜体Z。报文完，请回复。”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话。

但是，也有时候，就比如像现在凌晨五点钟，这位将军偶尔走进来察看一下的时候，司令作战控制室里很安静。几个影子模糊的水兵坐在显示器跟前，脸在荧光下显得阴森可怕，嘴里正喝着咖啡，吸着香烟，或者啃着大块的糖。电话传令兵向话筒里嘟哝几句，或者在有机玻璃板上写一些什么，他们都守在显示屏后面，会灵巧地把字体从后边印出来。一些军官俯身凑近海图，一面计算一面低声谈话。这时候参谋长已经坐在中央的海图台跟前。在进攻台湾之战中，帕格对布雷德福上校很满意，他能够管理司令作战控制室，在嘈杂声中整理出有关的情报。帕格走到下面，独自坐在他的舱房里，很自在地吃着罐头桃子、玉米片、火腿蛋和蘸了蜂蜜的新出炉饼干。也许，要再过很久，他才能重新坐下来吃饭。他正在喝咖啡，只听见布雷德福嗡嗡的声音。

“现在准备开始空中搜索，将军。”

“很好。”

帕格赶快登上扶梯，走到外面司令舰桥上，迎着晴朗温暖的绯紫色黎明，看那些俯冲轰炸机中队在晨星底下从“勇猛”号、“汉考克”号和“独立”号上腾空飞去。这时候他心中隐隐地觉出一阵痛楚。（押沙龙，押沙龙！）等到最后一批飞机飞走了，他才回到下面离他舱房不远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作战指挥图留在这里。只有在战斗的时候，他才亲自到司令作战控制室去，那儿近旁就是雷达、舰间对话机和司令舰桥。在未来许多小时里，至关重要的还是那些收集到一起的原始材料：视距、距离、航线、航速、损害报告以及这一切所包含的意义。

说到底，这又是一场蓝色对抗橘黄色的比赛，又是老一套军事学院里的战棋对垒与和平时期里的舰队演习。虽然真正战斗中的惊心动魄之处不能与此相提并论，然而有一个要点是不变的。即使是在演习战中，最难做到的一点也是保持冷静，而现在要做到这一点更是困难啊！就让布雷德福在司令作战控制室里去体验那份刺激，欣赏那些最新的消息

吧。帕格可是一直等到战斗打响了，才到这里来考虑那些决定性的步骤。只有到了必要的时刻，他才去和他的参谋人员商量主意。

他在这间办公室的宁静气氛中，用橘黄色和蓝色的墨水，把清晨观察和出击报告的有关情况一一批注在他的海图上，这时候他感到最奇怪的是，日本人竟然会这样一往无前地推进。看来，这个家伙向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发，是要认真地干上一场了。据报告，前一天潜艇击沉了那些敌舰。但这件事并没动摇他的决心。看来，除非是空军的攻势能够把他打发回去，否则就要在海峡外进行一场夜战，也许距现在只有十六小时到二十小时了。

帕格很早就发现第二支水面舰队在南面极远的地方向苏里高海峡进发，这件事并没使他感到惊奇。采取旨在牵制攻势的佯攻，乃是日本人的典型战术。正是这个缘故，所以斯普鲁恩斯才不肯离开塞班岛的滩头堡。现在日本人可真是在孤注一掷了！派往南方去的戴维森的特混大队，大概会尾随那个舰队吧。不，猜错了，现在哈尔西命令他也去圣贝纳迪诺海峡外面集结了。也好，金凯德南面海湾里的舰队拥有六艘陈旧的战列舰，其中五艘都是从珍珠港坟墓里掘出来的，包括那艘老家伙“加利福尼亚”号，此外还有许多巡洋舰和护航航空母舰，可以用来攻击那一支为牵制攻势向苏里高海峡进发的舰队。至于那些小型航空母舰，它们都是由商船改装成的，又小又单薄，慢得就像糖浆在流动。但是，如果倾其全部的力量，它们还是可以发动一次相当强劲的空袭的。

哈尔西的舰队首次受创！最北面的舍曼航空母舰群在早晨九点三十分遭到空袭，“普林斯顿”号中弹起火。据舍曼报告，这些飞机可能是从吕宋岛或者日本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他的飞行员大量杀伤了敌机驾驶员。再有，这收听到的可是一条令人欣慰的消息：哈尔西调回现正驶向乌利西的第四航空母舰群。（他终于做出决定，总算很及时啊！）海图显示，这些舰艇需要在海上加油，还要整整航行一天。如果是因为“普林斯顿”号受到了打击，哈尔西才改变了主张，那么付出的代价也许是

值得的。

在中路，美军对进犯的日舰发动了更多次的空袭，收到了更多令人鼓舞的杀伤报告：多艘战列舰和巡洋舰，有的中了炸弹，有的中了鱼雷，有的起了火，有的翻倒沉没了。在帕格的战图上，这些报告看起来是激动人心的，锡布延海上布满了沉没和受伤的舰艇的符号。如果这些报告属实，那么日本人再也无法取胜了，他们已经输定了。但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继续前进呢？只要有三十架到七十架飞机出击，就可以随意击中他们，然而他们仍在前进。

他们为什么没有空中掩护呢？日本人的航空母舰到哪儿去了呢？这个问题整天困扰着维克多·亨利，不但困扰着他，而且困扰着威廉·哈尔西和他的参谋人员、他的群长们，困扰着在夜色笼罩着的珍珠港的尼米兹上将和在华盛顿的金上将。那些去向不明的航空母舰，并没掩护向圣贝纳迪诺海峡进犯的舰队，它们并没掩护向南遁走的舰队。那么，在这一场帝国舰队的决死战中，它们担负的又是什么任务呢？不能想象它们会在日本内海闲待着。帕格认为有两个可能。为了将来博自己一笑或让自己感伤，他将这两种可能写在另一张纸上。

十月二十四日，十四点三十分，莱特湾外。

问：敌航空母舰现在何处？

答：（1）在南海搜索范围以外，徘徊不前。一待日落，即将以高航速向我舰急驶，明晨拂晓攻击今夜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外受创军舰。

（2）正从北方南下，意图诱我舰队离开圣贝纳迪诺海峡。果然如此的话，他们必须在天黑之前，可能在吕宋岛以北很远的地方，让我们去发现。

帕格做出以上两个猜测，并不是他有什么先见之明。当时哈尔西有

好几位群长都做出了同样的揣度。最近海军情报部发布了一份俘获的日军作战手册，它里面就谈到要如何牺牲航空母舰，作为一种牵制攻势、转控战局的手段。不知怎的，这一支航空母舰舰队没被侦察潜艇发现已经离开了日本内海。现在它们可能正在驶进空军可以搜索的范围以内。帕格在哈尔西最后发动攻势时猜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日落前就可以见分晓了。

实际上，小泽海军中将准备以小挫去换取优势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驶抵吕宋岛以北，他正使尽一切方法引起哈尔西的注意，可以说是就差翻筋斗、竖蜻蜓和牵动耳朵了。哈尔西已经把向北方搜索的任务交给了舍曼，但是在敌机空袭和“普林斯顿”号起火的那一阵混乱中，这项任务被推迟了。于是小泽就派出了他航空母舰上的一些杂牌飞机——总共只有七十六架——去攻击舍曼的舰群，希望这样至少可以引起哈尔西的警惕。这一次的空军攻击，还不及从陆上基地起飞的飞机使“普林斯顿”号中弹起火的那一次顺利。许多飞行员被击落，其余多数因为太缺乏经验，无法向正在行驶的航空母舰上降落，只得一路不停地飞向吕宋岛，或者坠落在海里。哈尔西并没有警惕起来。这一次零落散乱的空袭，被认为大概是来自吕宋岛的。

小泽还发出大量的无线电信号，希望它们会被发现。那一天很晚的时候，他急于要让敌方发现后进行追逐，就派出两艘非驴非马的战列舰——那是两艘上面装了飞行甲板的怪模怪样的炮舰——南下去跟舍曼的舰群进行水面战斗。小泽把这些作战情况用无线电通知了栗田。两支舰队相距大约一千海里，完全处于无线电通话的范围以内，但是栗田没收到他的电报，非但没直接收到，而且没间接从东京或马尼拉收到转发来的电报。

大约在三点钟，哈尔西准备夜战的计划发下来了。计划中指派了四艘战列舰，其中包括“衣阿华”号和“新泽西”号，再有两艘重巡洋舰，三

艘轻巡洋舰，以及十四艘驱逐舰。

以上各舰，组成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统属李海军中将战列舰队。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将远攻敌舰，参加决战。

组成战列舰队！

帕格·亨利研究了一辈子战列舰队战术，军事手册他都背得出来。为了日德兰半岛、对马海峡以及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和圣文森特角那些可做典范的战役，他也不知道跟人家打过多少次赌。战列舰队的会战，是海军最高级的历史考验。在这次战争中，直到现在为止，那些所谓航空母舰的丑陋拙劣的水上仓房，反而使战列舰显得不重要了。好呀，我的老天爷，这会儿日本派来了它的战列舰队，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来突击我进攻莱特湾的舰队，而这一次哈尔西所有的航空母舰都不去阻击它们。

组成战列舰队！这是在吹响冲锋号呀！维克多·亨利热血沸腾，仿佛又是一个二十岁的人，他从托架上拿起电话听筒，对布雷德福上校说："十六点在我的司令室召开参谋会议。留一个值日军官在司令作战控制室里，你下来吧。"

帕格并没忽略这一点：在"新泽西"号上坐镇的哈尔西，将担任战列舰队作战司令官。威利斯·李将组织特混舰队，他本来可以干得很出色，然而哈尔西却要接过这一任务，由他自己来督战。在"新泽西"号司令室里，瞧大伙儿兴奋成什么样儿！如果说这件事帕格等候了三十年，那么比尔·哈尔西已经等候了四十年啦。历史上所有的海军将军，没一个会比在这种情形之下更跃跃欲试，急于痛痛快快地打上一场舰队的战斗。人和与天时凑合到了一起，这一次可要取得辉煌的胜利了。

帕格跑上了司令舰桥，痛快地呼吸新鲜空气。他已经吸了三包香烟。海上的景色，没有比现在更宁静的了：在午后的阳光下，航空母

舰、战列舰以及它们的屏护舰队远远布列到极目力所能望见的地方，南北延伸，直到地平线以外，战斗中所熟悉的那些灰色形影，列成了防空队形，在微微溅起浪沫的蓝色大海上缓缓行进。看不见陆地，看不见敌舰，看不见烟雾，看不见炮火。使人感到兴奋激动的，是旗舰上作战控制室的话筒发出的噪声，是编码机像念海军符咒般急乱地报告的情况。无线电通信、飞机、黑色的石油，这一切已经形成一种新式的海战，这种海战可以跟几百海里，甚至几千海里外的地方进行联络，把战场扩大到包括几百万平方海里的洋面。然而，最基本的讯号，仍旧和特拉法尔加角所用的，甚至肯定和萨拉米[1]所用的相同。

组成战列舰队！

打仗总是危险的。巨型的“衣阿华”号可能和其他任何战舰同样葬身海底。“北安普敦”号沉没的情景，依旧萦绕在帕格的脑际，他正在考虑，应当怎样向他的参谋谈一些有关鱼雷攻击的事。然而，当他穿着一身揉皱了的衣服独自站在那里时，他一边深深地感受着热带海洋上吹来的阵阵微风，一边感觉到，能享受这样一个夜晚，自己也不算虚度此生了。他这样情绪激昂，多少是有罪的，因为这件事不外乎是一场屠杀，可能要死掉许多美国人，然而他却为此感到这样高兴。

参谋会议还没开到十五分钟，旗舰上的作战控制室给帕格打来了电话，通知他日舰在锡布延海上的一个新的位置。帕格把经纬度摘记在一本便笺本上，突然说：“核对一下译文，这里有错。”说到这里，他就把电话挂上了。不一会儿，值日军官又抱歉地打来了电话说，翻译已经核对过了。这时又报告了一个更新的发现。帕格抄下了几个数字，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立刻把参谋长唤了进去。

“你对这情形有什么看法？”

他的海图上，橘黄色墨水标出的日本舰队航线现在向西面弯了过去。退走了！

“将军，我早就不相信，他们怎么能够这样一直赶过来。”布雷德福手指掠着他的白发，摇了摇脑袋，“他们那样做，就像一个雪球在热腾腾的火炉上滚，到最后非滚光了不可。”

“你认为他们逃走了吗？”

“是的，将军。”

“我可不这样想。会议暂时结束。你上去吧，仔细查一查那些急电。尽量从舰间对话机里多听一些消息，把值班收听司令部电路的译员增加一倍，咱们要掌握这些有关方位报告的消息。”

不一会儿，布雷德福打电话下来，说整个舰队都在闹哄哄地传播日舰转变航向的消息。帕格一面直瞪瞪地瞅着海图，一面推测所有的可能性，就好像对弈时看到对方走了一步出乎你意料的棋似的。他开始这样写道：

十月二十四日十六时四十五分，中央舰队朝西转向。

什么缘故？

1．遭到空袭。正遁回日本。

2．指定的时间未到。航空母舰尚未进入搜索范围。莱特湾外集结计划被打乱。现正延宕时间，也是故作疑兵之计。

3．为了避免一场夜战。日本小舰队有更喜夜战的，也有更喜用长程鱼雷的，等等。但这家伙希望有良好的能见度，以便发挥其大炮的威力。

4．为了在白天保持其灵活的指挥能力。

5．已向东京发出损害报告，现正等候命令。

6．还记得斯普鲁恩斯在中途岛的“退却”吗？现在来的是一个厉害角色，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又是一个足智多谋的指挥。也许

他是在引诱哈尔西去追击他，令其闯入圣贝纳迪诺海峡，而他却掉转头来，向我舰队使用“T”字战术。

帕格正在那里琢磨这些可能性时，忽听见急促的敲门声。“将军，我想还是亲自把这份东西给您送来。”布雷德福眼睛炯炯闪亮，把一份从暗码译出的电文——一张空白表格，上面粘着几条电报纸带——放在他桌上。那是哈尔西发来的。

收件人：第三舰队全体群长与分队长

据舍曼报告，在北纬18～32度东经125～128度发现三艘航空母舰、二艘轻巡洋舰、三艘驱逐舰。

帕格把他蘸了橘黄色墨水的笔急促地戳在海图上。在吕宋岛东北，离海岸二百海里。日本航空母舰的目标这一来可明确了。

“哼！有关锡布延海上的那一支舰队，有最新的消息吗？”

“没有消息。将军。”

他们望了望海图，又彼此对看了一眼，露出了苦笑。帕格说：“好吧，假如你是哈尔西，你打算怎么办？”

“立即出发，给那些航空母舰一次穷追猛打。”

“那么，圣贝纳迪诺海峡呢？锡布延海上的那个家伙呢？”

“他还在撤退嘛。要是他掉转头回来的话，战列舰队可以狠狠地揍他一顿。”

“这么说，你是要留下战列舰，只让航空母舰向北开吗？这样不是太冒险吗？”

“航空母舰朝北进发，在路上可以跟舍曼的两艘战列舰会合。那样一支力量就足够对付日本人现在所有的航空母舰舰队了。”

“那么，要是他们集中兵力呢？”

布雷德福搔了搔脑袋。“嗯，日本人还没使出这一招，对吗？这会儿他们正在从两个方向向我方进犯，他们彼此离开得太远了，我方不能集中力量，先去攻击一支舰队，再去攻击另一支舰队。我认为，制订战术时战场的局势要比原则更为重要。我方得把自己的兵力分成两路，确保能够同时打击他们的两支舰队。无论如何，我方的两个小队要比他们那两个小队厉害得多。”帕格恶狠狠地蹙起了眉头。布雷德福吞吞吐吐地说：“将军，既然您问到了我，不管多么没见识，我总有义务把自己想到的说出来。”

“你的话惊动了马汉[(2)]的在天之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现在你回到上面去吧。”

勤务兵敲门，把一托盘将军用的晚餐送进来。帕格觉得自己没法儿把一只橄榄强吞下去，他要再添一些咖啡，然后一面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一面设身处地为哈尔西着想。

面对着这一大堆财富，这位老战士一时不知从何下手啦：在两场大战中，他都有机会一显身手！他可以像纳尔逊勋爵那样打胜任何一场战役，然而不能同时在两处取胜，因为正像布雷德福所说的，战场相距太远了。如果他决定让他的航空母舰北上，那就必须把“新泽西”号从战列舰队中抽调出来。那样一来，就要由威利斯·李去指挥战列舰队，打一场夜战，用一艘舍曼的战列舰来代替“新泽西”号。或者，哈尔西可以统率几艘战列舰，列阵圣贝纳迪诺海峡以外，让米切尔的航空母舰北上，去攻击那里的航空母舰。可这办法又是雷·斯普鲁恩斯在塞班岛不肯采用的。

帕格心里盘算，圣贝纳迪诺这场战役将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它会直接对滩头堡构成很大的威胁。然而，假如日本人不是转变航向，而是继续前进呢？假如那样的话，比尔·哈尔西就会整夜慢腾腾地在海上游弋，不发一枪一炮，而马克·米切尔则将率舰出发，去赢得自中途岛战

役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可惜没有机会，帕格·亨利心里想。可惜没有机会。布雷德福说得对，要是他帕格处于哈尔西的位置，他也会向北进攻的。

然而，他又希望哈尔西只带走“新泽西”号，不要把“衣阿华”号也拖走。那几艘日本航空母舰，势必成为米切尔的飞行员的俎上之肉。那些去北方的战列舰，它们的作用也只不过是去击沉那些已经受了损伤的舰艇罢了。圣贝纳迪诺海峡附近将有一场海战。那个日本人并没离开，这是帕格凭第六感觉知道的。

从上面的作战控制室里传来了一份威利斯·李发给哈尔西的回视信号报告，那是天刚黑以前发出的。这份战局分析，与帕格的见解相似，所以他听了很高兴。李是一位精明老练的战略家。据他说，那些日本航空母舰力量薄弱，是用来诱敌的，它们的飞机为数很少；锡布延海上的舰队掉转航向只是暂时的，那一支舰队还会回来，夤夜进入海峡。

在哈尔西的参谋当中，帕格猜想，意见分歧一定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时间正在消逝，仍旧没有命令下达，甚至没有发出战列舰队作战计划的“执行令”，而威利斯·李这会儿需要时间组织和编排他的舰队。八点钟已过，命令总算发下来了。这一份决定战局的急件，布雷德福不是自己送来，也不是用电话通知的，他派一个传令兵把它送来了，而这种做法也是很奇特的。帕格读完这份很长的作战命令才明白它是怎么一回事。

哈尔西准备北上去追击那些航空母舰，这样也好。但是，他要带走整个第三舰队，连一艘舰艇也不留下来防卫圣贝纳迪诺海峡。

帕格还在思考这个令人焦虑的奇怪命令时，又发下来另一份急件，它又是由传令兵送来的。这是一架夜航侦察机对锡布延海上敌舰的观察报告。他还没来得及把笔落在海图上，只看到那个经度就已经使他毛骨悚然。日舰已经掉转航向，这时候正以每小时二十二海里的航速驶向圣

贝纳迪诺海峡。

急件发出的时间是二十二点十分，也就是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夜里十点十分。

---

(1) 公元前480年秋发生在阿提卡半岛西面的萨拉米海峡的一次海战。地米斯托克利率希腊海军，大败波斯国王泽尔士一世统率的庞大舰队。

(2)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美国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海权论创始人。

第八十九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我和娜塔丽都收到了我们的遣送通知。我们将于十月二十八日随同第十一批被遣送的人离开此地。去请求照顾，那根本没用。列入十月份这几批遣送的人，谁也不能豁免。

特莱西恩施塔特已呈现出一片荒凉可怕的景象，留下来的也许只有一万二千人。自从电影停拍以来，还不到一个月，火车已经运走了差不多二万人，都是六十五岁以下的。你如果年纪更大，还可以苟安一段时间，除非是像我这样得罪了当局的。至于那些年轻力壮，有本领和长相好的，他们都已经走了。原来拥挤和热闹的犹太区里，剩下来的那些老人在几乎是空荡荡的街上踅来踅去，挨冻受饿，提心吊胆。镇里的公共设施都已被破坏。再没有地方供应热的饮食，连从前那些劣质的残羹剩菜都吃不到了，厨师一个都没有了。垃圾堆积如山，因为没人去清除它们。在空荡的营房里，弃下的衣服、书籍、地毡、照片扔得满地都是，没人去打扫，更没人想到要去偷窃。医院都空了，因为所有的病人都被遣送走了。每个地方都是人走空后那种腐朽霉烂的气味。

那一次“美化运动”的骗人玩意儿——奇怪的路标、店铺的橱窗、音乐台、咖啡馆、幼儿园——都在萧索的天气里颓败：颜色暗淡了，油漆剥落了。虽然已经三令五申，要严厉处罚，但是那些老人仍旧偷窃这些面子建筑物的木板，把它们当柴烧。现在听不到音乐了。儿童几乎没一个留下，除了那些父母是异族通婚的和退伍军人、市政官员或“知名人

士”的子女。但是，这一次第十一批遣送，要送走的人多达二千名以上，就像一把镰刀砍进了这些受特殊照顾的阶层。这一批走的人当中，包括很多儿童。

我是因为拒绝合作而得罪了当局。来接替九月下旬神秘失踪的那个可怜虫爱泼斯坦的新任高级长老，是维也纳的一位默梅尔斯坦博士，他以前当过拉比和大学讲师。这位长老指定我做他的主要助手，我知道这是党卫军的授意，其用意无非是如果战事突然结束，他们可以再装饰一次门面。这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定是在这样打算。对他们来说，如果让一个美籍犹太人在这里担任高级职员，去欢迎那些战胜者，这样面子上会好看些。然而，现在看来，战事并不会很快就结束，东线和西线都好像要相持过这个冬天。在今后的许多月内德国人的罪行还要变本加厉，也许只会有增无减，因为这是他们犯罪的最后机会了。

接连着几小时，默梅尔斯坦试图说服我，一直唠叨不休地说恭维话，讲大道理。为了打断他的话，我就说准备考虑这件事。那天晚上娜塔丽的反应和我一样。我向她指出，如果我因为拒绝了这件事而被遣送，她大概会和我一同走。“你瞧着办吧，”她说，“但是，可别因为我去接受这件事。”

第二天我向默梅尔斯坦做出答复，这时我又得耐着性子去听他说那一套废话，他最后向我恫吓、咆哮、哀求，甚至真的流下了泪。毫无疑问，他害怕传达我的拒绝，害怕惹恼了他的主子。我不妨在最后这几页日记中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特点，以及他的想法。他代表了一个类型的人，欧洲各地肯定都有默梅尔斯坦这类人物。说得简单点儿，他的想法是：如果让德国人直接监督我们，那他们要远比犹太管事们凶横残暴，不会像犹太人这样愿意充当一种缓冲力量，代为执行德国人的命令；他们在推延时限、说项求情、回避什么事情时，都尽量让德国人向他们出气，同时忍受着犹太人对他们的仇恨和轻蔑；他们不停地做工作，要减轻大伙儿的苦难，把一些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我反驳他说，虽然从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是这种情形，但如今的工作人员都只管组织遣送工作，负责把一些人送走，而我不愿插手这一类的事。我不去提到这种工作人员指定犹太同胞去送死，只是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或者，至少是为了推迟自己的末日。伊壁鸠鲁[1]说得好，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有两种方式应付它。我并不责怪默梅尔斯坦。他说，如果像他这样的犹太人再不去执行德国人的命令，不去设法减轻他们的压力，那情形就会变得更糟。他这话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然而，我却不愿意这样做。我拒绝他的时候，也知道这样会吃到苦头，然而我决不迁就。

他说那些奉承我的话时，还请我看在两人同是学者的分儿上。我们研究的学科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维也纳大学教的是古犹太史。我听过他在犹太区里讲学，但认为他的学问并没什么了不起。他引证了弗拉维乌斯·约瑟弗斯[2]的事迹，竭力为自己辩解。犹太人都恨这个约瑟弗斯，虽然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他的同胞谋福利，但是他们都认为他是罗马人的奸细和工具。历史对约瑟弗斯的评价最多也只是毁誉参半。像默梅尔斯坦这类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发怒的样子像党卫军发怒时那样使我至今心有余悸，先是横眉瞪眼，板着脸警告我，后来又失声痛哭。他并不是在演戏（否则他倒是很会表演），因为他真的泪如泉涌。他的负担太重了，所以他不禁痛哭流涕。他在犹太区内可以说是最敬重我。在战争这一阶段，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最有能力去和德国人打交道，为大家做一些好事。为了要我回心转意，不至于去小堡垒，他不惜向我下跪，劝我和他共同担负他那可怕的责任，他再也没法儿单独承担那件事情了。

我对他说，这件事必须由他勉为其难，万一我本人将来有个什么好歹，那我准备拼着自己这个衰弱的身体忍受下去了。说到这里，我就离开了，让他去摇晃着脑袋，拭干眼泪。那差不多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捏着一把汗。我一点儿也没变得比以前更勇敢，

然而确实有一些事要比痛苦更坏，比死亡更可怕。再说，一旦落在德国人手里，除非有来自外界的救援，否则一个犹太人到最后反正是逃不了痛苦与死亡。那么，他还是索性独行其是的好。

此后我没再听到什么消息，可是今天大难临头了。我相信，这件事也不能怪默梅尔斯坦。当然，是他签署的命令，正像他签署其他所有被遣送的人的命令一样。但是，事实上我的名字已经被列在党卫军开的名单上了。他们既然不能再利用我，又不愿强迫我去做什么事，像上次招待红十字会的参观那样，他们就准备干掉我。除非他们能够把我拉到他们一边，做他们的工具，也就是充当帮凶之类，否则美国人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想要我这样的人在身边。俄国人来到的时候，也是一样。

通知单是早晨发下来的，那时候娜塔丽刚要去云母工厂。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早在我们俩意料之中。我提议去找默梅尔斯坦，就说我已经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这是实话。我向她指出，她还需要为她的儿子活下去，虽然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获得他的消息了（我们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早已被切断），但是她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希望他是平安无事的。等到有一天这个漫长的噩梦醒了，如果她居然还能够活着的话，她会找到他的。

她紧张中微露出恐惧，忧郁地说（我要在收藏起这几页手稿之前，先把这一次简短的交谈记下来）：“我不愿意你为了要保护我，把整列火车的犹太人送走。”

“娜塔丽，我原来对默梅尔斯坦就是这样说的。可是，咱们知道，遣送的人总是要走的。”

“可是，那不是你经手办的。”

我感动了。我说：“*Ye-horeg v'al ya-harog*。”

她跟我和其他几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学了一些希伯来语，但是懂的并

不多。她迷惑不解地望着我。我解释道："这是引的《塔木德》里的句子。有三件事是犹太人在强迫下宁死也不能做的，刚才说的是其中的一件事：宁可被人杀，也不可杀人。"

"我管这个叫一般准则。"

"按照希勒尔[3]的说法，犹太教的全部教义都是一般准则。"

"还有两件犹太人宁死也不能做的事呢？"

"礼拜伪神，与人通奸。"

她若有所思，然后像蒙娜丽莎那样向我笑了笑，就到云母工厂去了。

我犹太人埃伦·杰斯特罗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那不勒斯港内的一艘船上开始记述这一次旅程。这艘船准备开往巴勒斯坦。没等到船启碇，我和我的侄女就离开了它，被拘留在锡耶纳。我们是在一些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逃出了法西斯意大利，打算取道葡萄牙回美国的。由于一些不巧的事情和错误的判断，我们被送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

在这里，我亲眼看到了德国人的野蛮行为和伪善作风，准备用简单草率的文字记录那些真实情况。我并没记下我亲眼看到的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凶残与道德败坏的千分之一。然而，特莱西恩施塔特却被称为是一个"模范犹太区"。我所听到的那些德国人在奥斯威辛等地集中营里所干的事，已经超出了人类经验的范围，我们已经无法用文字去描述。所以，我总是用随时想到的最简单的词句，记录我所听到的事情。在最近几世纪内，也许还不会有一个修昔底德[4]那样的人来叙述这些事情，好让人们去想象，去相信，去记住它们。或许现在已有一个修昔底德，但我不是他那样的人。

我现在要去死了。听说，身体强健的年轻人，到了奥斯威辛，还可以留下来工作，所以我的侄女还可以活下去。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离

《圣经》上所说的七十岁[5]已所剩无几。现在我相信，几百万犹太人只活到一半，或者还不到一半应活到的岁数，就已经死在德国人手里了。其中有上百万，或者更多的人，肯定都是幼童。

还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人们才能理解这一件涉及人类本性的事，也就是德国人所干的这些史无前例的事。这几张潦草的手稿为当时的真实情况提供了证据，但只是可怜的一鳞半爪。等到国社党带来的灾祸消逝以后，在欧洲各地都会发现这一类记录。

我这人对研究《塔木德》有一些悟性，我理解得很快，只是不够深刻，同时我的文笔是优美的，但不是雄浑有力的。我是一个天才儿童，最引为得意的是少年时代。父母把我从波兰带到了美国，我在那里浪费了我的天赋，去博取那些异教徒的欢心。结果我成了一个叛教者，我彻底抛弃了我的犹太人本色，一心只想仿效其他人，要使他们对我感到满意。在这方面，我是成功的。我一生中的这一段时期，是从十六岁去纽约那年起，一直到六十六岁来特莱西恩施塔特。我在这儿，在德国人手里，又恢复了我犹太人的本色，这是他们迫使我这样做的。

我来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将近一年了。我觉得这一年要比我平凡的生活[6]的五十一年——也就是仿效其他人的五十一年——更为宝贵。忍辱、挨饿、受压迫、被殴打、惶惶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了我自己、我的神、我的自尊心。我非常害怕死，同胞们的悲惨遭遇吓倒了我。但是我在特莱西恩施塔特体验了一种奇特的、凄怆的幸福感，那是我以前在美国任教授、在托斯卡纳别墅里作为一位红作家生活时所不曾体验到的。我恢复了自己的本性。我教那些目光炯炯、思维敏捷的犹太男孩读《塔木德》。现在他们都去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活在世上。然而，《塔木德》里的那些句子一直在我们口边萦绕，在我们心中燃烧。我的这一生，就是为了要传递那个火焰。这个世界已经改变，这种改变我已经不能适应，而最后我来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到了这里，我终于适应了这种变化，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现在，我要回

到奥斯威辛，回到从前我在犹太教法典学校里读书，后来抛弃了《塔木德》的那个地方，而一到了那里，我这个犹太人的旅程就要结束。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瞧，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事，还有那么多需要写！咳，如果有一个善良的天使赐给我哪怕是一年的时间，让我从童年起叙述我的故事，那该有多么好啊！然而这些零散的札记将比我所写的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成为那片茫茫空虚——也就是我的坟墓——上的标志。

地啊，不要遮盖他们的血！[7]

埃伦·杰斯特罗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于特莱西恩施塔特

---

(1)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

(2) 弗拉维乌斯·约瑟弗斯（约37—约100），罗马时代犹太历史学家，66年巴勒斯坦爆发反罗马起义（犹太战争），负责保卫约塔帕塔城，失败被俘。后在罗马获公民权，政治中属于亲罗马人士。

(3) 希勒尔（？—10），全名希勒尔·哈·撒根，习称大希勒尔。犹太教公会领袖和拉比，公元前后巴勒斯坦犹太人族长。

(4)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约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

(5) 《旧约全书·诗篇》第九十篇："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6) 原文是意第绪语。

(7) 《旧约全书·约伯纪》第十六章："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

第九十章

莱特湾还是午夜，华盛顿已是太阳高悬在空中的大白天，位于这二者中间位置附近的是珍珠港。切斯特·尼米兹正从那儿把莱特湾发生的事件一一转报给华盛顿司令部里的欧内斯特·金。当然，东京海军司令部这会儿也注视着这场战役的发展情况。

通信技术有了这样大的进步，发报机发挥了这么高的效力，电码被编译得这么迅速，而舰队以每小时二十至二十五海里的速度做长程航行时，它们的行动又是那么稳重，所以相距极远的最高司令部都能像荷马史诗的神在上空飞翔，或者像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的一座小山上观察整个战局。莱特湾之战，不仅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海战，而且在以下两个方面也是史无前例的：有距离遥远的人作壁上观；有这么多现场的情报，从普通发报机和密码发报机里大量地发送出来。

所以，现在有趣的是：不论是那些身临现场的人，或者是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竟然没有人真正知道究竟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以前从来没有哪一次的战争被这么浓的迷雾笼罩着，所有那些精致的通信设备只是扩散和加深了这重重迷雾。

哈尔西完全把大伙儿给闹糊涂了。他在一份极其简括的急电中通知了当时在南面海湾里的金凯德，说他已经决定丢下圣贝纳迪诺海峡，不再去防卫它，同时还将这件事告知了尼米兹和金：

> 据出击报告，我已重创中央舰队。现正率三个舰队群北上，拂晓攻击航空母舰舰队。

这就是全部报道。金凯德解释，这表示哈尔西当时正率领他的三个航空母舰群北上，留下了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包括那些战列舰，去防卫

海峡。尼米兹是这样解释的。金是这样解释的。米切尔也是这样解释的。在他们几个人看来，这份急电不可能有其他含意，因为让海峡洞开受敌，那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哈尔西和他的参谋人员看来，这也是一件一清二楚的事，即：既然他没下令执行作战计划，也就不存在什么战列舰编队。所以，圣贝纳迪诺是没有防卫的。所以，金凯德已经及时得到警告。所以，金凯德会设法去当心自己，去当心那个滩头堡。

再说在珍珠港，急电送到的时候，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正站在海图台跟前尼米兹旁边，他悄悄地说："要是我在那儿的话，我就把我的舰队留在这儿。"说时把一只手放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外面。但是，他所指的也是航空母舰，他压根儿没想到，哈尔西会调走战列舰。

哈尔西等到天黑以后，突然向北急进，这一来可把日本人闹糊涂了。所以，栗田猜想，他的主力舰队前进时会迎头撞上第三舰队。指挥那些航空母舰去诱敌的小泽更被闹糊涂了，他已经获悉栗田朝西转向，但是还不知道栗田已经掉转头驶向圣贝纳迪诺海峡了，所以他不知道"捷"作战计划是正在执行呢，还是已被取消了？也不知道他去诱哈尔西这条计策是已经失败了，还是成功了？他首先向北逃逸，后来，奉了"仰仗神明佑护"的命令，转航南下，重去扮演钓饵的角色，最后又向北驶去。至于在马尼拉和东京的那些日本司令官，这样一来就完全对此心中无数了。

然而，随同哈尔西一起向北进发的那些将军却是心中有数的。

帕格不时跑到作战控制室去，希望可以获得哈尔西新发下的命令。经过漫长难过的时间，发报机里始终是死一般的沉寂，而那无人防卫的海峡越来越远地落在舰队后面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哈尔西真的没有获得情报，不知道中央舰队正重新向莱特湾进发吗？

突然，舰间通话机开始发出嘎嘎声，只听见帕格的特混群长博根将军和载有夜间侦察飞机的航空母舰"独立"号的上校声音紧张而生硬地一问一答。从无线电已经失了真的声音中，帕格仍可以听出将军的口音。

有关锡布延海上舰队位置的报告是准确的吗？上校可曾仔细问过飞行员？完全准确，上校回答说。那些日本舰艇前进得很快，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点儿也不错，一个出航搜索的侦察飞行员刚才报告，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导航灯照得亮堂堂的。

帕格听见这位将军声音发颤地喊："耶稣基督！"不一会儿，博根又在舰间通话机里叫"海盗旗亲自听"，那是叫哈尔西将军的舰间呼号。这件事做得有点儿莽撞，但结果还是无用。答话的并不是"海盗旗"，而是另一个声音辨不出是谁的人。博根重复了海峡灯光亮了的消息，他那急切紧张的声音强调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可是对方厌倦地回答："是啦，是啦，我们已经获得那个情报了。"

接着，好半晌一片沉寂。帕格正开始感到紧张，准备在舰间通话机里说出他的看法——哪怕是人微言轻——认为圣贝纳迪诺的形势已经越来越危急，但这时候威利斯·李已经抢在他头里去叫哈尔西听电话，说他确信中央舰队是要趁黑夜驶进圣贝纳迪诺海峡。帕格听见那面又厌烦地说了一声"知道了"，接着就没声息了。这样，帕格也就不愿再同样被顶回来了。

这场战役结束后，又过了很久才知道，原来当时博根和李都是要力劝哈尔西把战列舰队调回海峡，但听了那个不知姓名的人的冷漠敷衍的口气，他们俩都不说什么了。后来又知道，那时候即使去跟哈尔西谈也无济于事，老头儿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追击日本航空母舰。他已经制止他的参谋人员继续进行辩论，自己跑去睡觉了。后来又知道，马克·米切尔的参谋长，那个最爱上阵交锋、绰号"三十一海里"的伯克，半夜里曾经唤醒米切尔，请求他去叫哈尔西把战列舰调回去。米切尔的答话成了一句名言："如果要听我的主意，他会来问我的。"说完这话，他在铺上翻了一个身。

于是那支强大的舰队就这样懒洋洋地向北航去，不徐不疾，有时稍许改变一下航速，但是也没求快的意思，因为哈尔西不愿在黑暗中错过

那些最会逃跑的日舰。哈尔西的几个将军各有不同的看法，多少感到忧虑和恼怒，但谁也不说什么。时间从十月二十四日午夜进入十月二十五日，在莱特湾决胜负的这一天，说来也凑巧，正是“轻骑兵冲锋”的九十周年纪念日。[1]

十月二十五日那一天，三叉形“捷”作战计划的进犯使三处战役一触即发。二十四日锡布延海上的战役，与这三处的战斗交织在一起，于是莱特湾之战被称为“一次四场交锋的战役”。

浩瀚而宁静的大海将二十五日那三场大战彼此分隔开了。那些战斗是缺乏战术上的联系的。双方的司令官，谁也没做出通盘调度，没掌握整个战局。战斗是在不同的时间爆发和结束的。三处中的任何一场战斗，都可以被称为历史上的莱特湾大海战，即便是另两处战斗没发生的话。在军事历史记述中，它们已被综合成为一次十分复杂的海战。三处中的每一个战役，都需要分别写成一部巨著来详述那个硝烟弥漫中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以下为十月二十五日在纵横六海里洋面上进行的著名的三处激战，各做一概略的叙述：

在南面苏里高海峡的战役中，战斗从黎明前的黑暗开始，持续到拂晓结束，美军大获全胜。

在北面吕宋岛外洋面上的战役中，米切尔的飞机整天轰炸着小泽未载飞机的航空母舰以及他的支援舰队，航空母舰被击沉，但是支援舰队多数逃走了。

在中央萨马岛外洋面上的战斗中，第七舰队的护航小型航空母舰拂晓时仓促跟向莱特湾疾驶的栗田舰队相值。在这一次遭遇战中，双方的优劣形势恰巧与以上的情况相反，这一次是日本人占了上风。强大的主力舰队在去滩头堡的途中，只随便地开了几排炮，无意中就赢了一场胜利：对方是六艘行动迟缓、样子又短又阔的小型航空母舰，以及少数几艘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它们都只装备了五英寸口径的炮。

就在这里，展开了攻守莱特湾的决战。

但是，最触目惊心的一场战斗，是黑暗中在南面进行的。那场战斗中使用了“T”字战术，这是自日德兰海战以来的一次大海战，肯定也是世界上最后看到的一次大海战。

那一支牵制攻势的日本舰队，不顾栗田暂缓进发的命令，时间刚过午夜就径自驶进苏里高海峡——莱特湾南面的入口。金凯德第七舰队所有的炮舰都已经候在那里，战舰列成一般兵书上的战斗队形。双方总共是四十二艘战舰对八艘战舰，六艘战列舰对二艘战列舰。

日本军舰列成纵队，盲目大胆地前进，首先遭到了三十九艘鱼雷快艇两面夹攻，他们用探照灯和辅助炮火去击退这些快艇。接着他们又陷入了驱逐舰的围攻，一列又一列的驱逐舰，像在一次舰队演习中那样，整整齐齐地从旁边驶过去，放射出一排又一排的鱼雷，鱼雷穿过远达四海里的黑沉沉的水底，炸毁了一艘战列舰，又洞穿了另一艘，那是舰队中的旗舰，此外还击沉了一艘驱逐舰，重创了其他二艘。幸存下的可怜的少数几艘战舰，摇摇晃晃地向海峡回驶，遭到“T”字战术的截击，其中有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都是已经受了伤的，战列舰队用大炮把它们轰得一艘也不剩。一直到天色已经大亮，战列舰队还在追击那些受了重创退却的舰艇。最后，只有一艘驱逐舰逃脱，回到日本去报告苏里高海峡惨败的经过。

第二支日本巡洋舰和驱逐舰混合舰队从日本南下，去参加这次南方进攻，但是去迟了一步，没赶上这场大屠杀。他们黎明前到了战场，只看见熊熊烈火燃烧着的舰身在海上漂浮，只听见那些即将沉没的舰艇相互交换令人惨痛的无线电报，后来一艘巡洋舰被鱼雷快艇命中了一枚鱼雷，司令官就下令舰艇掉转航向离开了。这是一次怯懦的还是审慎的行动呢？对战争中这样的谨慎行动，各人所做的评价会是不同的。

无论如何，苏里高海峡之战对美国军人来说是残酷而又有趣的。他

们曾经多次冒险，也曾经遭到一些反击，但终于进行了一次史籍上留名的屠杀。事后人们描写这最后一次战列舰大战如火如荼的场面：他们如何在那温暖的黑夜里，月亮下沉时宁静的大海上，长久地等候着敌人；神经如何逐渐变得紧张；驱逐舰如何在探照灯的搜索中被照明弹照亮，在曳光弹凌空划出红灿灿的拱形线条底下迎战那些重型战舰，体会到一生中难有的兴奋；如何屏住呼吸，等着鱼雷在黑夜中寻找它们的目标；战舰如何轰然爆炸，在海上熊熊燃烧；青白色的探照灯光如何炫目耀眼地扫射着黑魆魆的水面；大炮如何一排又一排地狂轰猛射。日本舰队中只有一艘驱逐舰幸免，其余的舰艇都被击沉，几千名官兵战死。美国只死了三十九人，一艘船也没损失。

这样，莱特湾向南的那一面是安全了。可是，向北的那一面呢？大约在凌晨四时，海战正进行得十分顺利的时候，金凯德为了省得再牵肠挂肚，决定直接去问一问哈尔西，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究竟是不是在防卫圣贝纳迪诺海峡。急电立即发了出去。那时候栗田正一路向海湾进发，哈尔西与栗田之间的距离已逐渐扩展到二百海里。

维克多·亨利还没睡，他正在“衣阿华”号的舰桥上来回踱步。他明知道，现在应当到自己的舱房里去，趁开战之前休息一会儿，但是，每次只要一试着躺下，那些里程就会像汽车上仪表的指针那样在他脑子里嘀嗒作响，他想到驶回莱特湾的每小时需要付出的代价。封锁圣贝纳迪诺海峡，用“T”字战术截击中央舰队。咳，瞧这些破碎了的美梦啊！这会儿日本舰队肯定已经穿过海峡，火速赶往滩头堡。什么时候才会收到第一次发来的呼救电报呢？越早越好啊。帕格心里想：一次比珍珠港带来的历史性耻辱更大的事件正在酝酿中，而可以用来消弭这一危机的些许时光正在逝去。

舰队徐缓而威武地前进，海面一片平静，高空中繁星密布。下边极低的地方，黑沉沉的流波沿着“衣阿华”号舰身荡漾过去，激起轻微的哗啦响声。船的正后方高挂在地平线上空，十字座发出熠熠光芒。帕格要

欣赏一下这甜美的夜空、灿烂的群星、黑暗中海洋上神奇肃穆的景象。他竭力排遣他的杂念，不去多想舰队现在所处的困境。他何必要自作聪明，去受这些无谓的烦恼折磨呢？不管怎样，凭什么要他去询问上级呢？说不定，哈尔西已经得到了绝密指示，现在所做的正是他应当执行的呢？说不定，命令或者情报都是通过指挥情报系统发来的，战列舰第七分舰队不知道那种密码呢？

他的值日军官在黑暗中说话了："是将军吗？第三舰队司令官发来了急电。"

帕格赶忙到那间烟雾弥漫、红灯照亮着的作战控制室里，那里的几个水兵，疲倦得像值中班[2]的那样，都是勉强打起了精神，坐在雷达跟前。海图桌上摆着那一份急电。他眼光一触到那几个字，又是痛苦又是高兴，一颗心急跳了起来。

战列舰队成战斗队形。

现在，哈尔西终于命令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出动了！可是，真糟糕，舰队不是兼程向南，而是驶向相反方向。六艘快速战列舰，随航的有巡洋舰和驱逐舰，将并力急进，继续向北，如果日本航空母舰天亮后进入炮火射程，我们就要去截击它们。否则米切尔的航空母舰就会去攻击它们，那样战列舰队就只能去追逐和击毁那些已被炸坏了的舰艇了。于是，帕格燃起的希望又很快地黯淡下去。

要借那熹微的星光从一队六十多艘舰艇当中调动那六艘黑魆魆的庞然大物，的确是一件沉闷和繁重的工作。帕格·亨利已经疲倦得几乎要倒下了，但是仍旧不能去休息，他在司令室里和舰桥上来回踱步，想要吃一些东西，但是又吃不下，于是只管抽烟喝咖啡。到后来，脉搏跳得那样沉重，他知道自己非放松一下不可了，暂时他还无事可做，那艘船由舰长照料着。天亮了，战列舰队到达了指定的海域，位于航空母舰以北十海里，在日光照射着的海面上掀起浪沫前进。几个航空中队在上空

咆哮而过，去轰炸侦察机在一百五十海里外发现的复仇对象。

帕格已命令他的通信军官截收金凯德和哈尔西之间每一份可以译出的电报，所以他现在正开始看另一个文件夹里有关中央舰队造成险局的急电，注意他所读的每一份急件发出的时间。到现在为止，那个文件夹里已有三份电报：

> 六时五十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正与苏里高海峡敌水面舰队激战中。问：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现是否防卫圣贝纳迪诺海峡。
>
> 七时三十分。哈尔西致金凯德。否。现率我航空母舰进击敌航空母舰。

帕格伤心地想，远在莱特湾的南方，金凯德将军读到那份急电时，他那一张脸的惊讶表情倒是挺有意思的。

> 八时二十五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敌舰从苏里高海峡撤退。我轻型快速舰艇追击中。

那是最后一份措辞温和的电报。再看，现在收到的是帕格既害怕看到又希望看到的求救电报了：

> 八时三十七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据报告，敌战列舰与巡洋舰正距舰后十五海里炮击第77·4·3特混小队。

译电码的军官在上面注明："此电明码发出。"用的是明白的英语呀！为了通信迅速，竟不顾日本人截听，金凯德不用密码，这件事本身比电文更尖锐地说明了他的意思。

帕格赶快去翻那一厚沓作战命令，查指挥第77·4·3特混小队的是谁。啊，天哪！齐吉·斯普拉格的护航小型航空母舰全体官兵，碰上了

大队该死的日本战列舰。克利夫顿·斯普拉格是他的老友，这位一八届同学很精明，他很早就参加了航空部队，比许多像帕格这样的高年级生更早地当上了将级海军军官。现在，但愿上帝保佑齐吉吧，望上帝保佑他那些像火柴盒子似的舰艇吧！

帕格跟布雷德福面对面地坐在作战控制室里的桌子跟前。这时候他文件夹里的电报越积越多，而由于战斗即将打响，作战控制室里的事情多得乱腾腾的。

八时四十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急需快速战列舰，立即驶往莱特湾。

“立即，啊？”帕格一面嘟哝，一面去量战列舰队驶往莱特湾的航程：二百二十五海里。全速行驶，也得九个小时，要在日落时才能赶到那里。太迟了，来不及挽救齐吉·斯普拉格的小队和登陆部队使他们免遭一场大屠杀了。但是，如果哈尔西能立即行动起来，这就命令战列舰开回去，它们也许还能截断那些海盗船的退路，击沉它们。

但是，哈尔西只发出一道命令给这会儿刚从乌利西驶回来的第四航空母舰群：

八时五十五分。哈尔西致麦凯恩。以最大速度进发，出击北纬11～20度、东经127度附近之敌。

帕格看了看他所画的麦凯恩舰队的航路，发现麦凯恩离莱特湾三百多海里。即使他立即进行调动，派出飞机，它们也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飞抵战场，那时候齐吉的舰艇还能剩下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飞行员去北方空袭的战报纷纷送了进来。水兵们把油墨粗笔画写的捷报数字贴在有机玻璃板上，欢呼声响彻了作战控制室。哈尔西早已在用粉笔记录他的辉煌战果：一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二

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被“重创”，只有一艘逃走了的航空母舰没受伤。初战即大获全胜！“敌几乎毫无反抗”，这一句是用橘黄色大字写的。显然这里已经没多少事留给战列舰队去做了，米切尔的四百架飞机会将这支残损无用的舰队消灭净尽。这次战役的全胜虽然在意义上不能与中途岛之战相比，但其击沉的舰艇可并不比它少。

帕格听到舰长在舰桥上嗡嗡地说话，那是他在为这些消息发出欢呼。作战控制室里纷纷传说着激动人心的胜利，到处是一片沸腾。只有维克多·亨利独自坐在那儿发愁。有机玻璃板上还在写着捷报，可是编码室里的一个少尉递给了他几份金凯德发来的电报。现在电报来得可频繁了！

> 九时十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我护航航空母舰现遭四艘战列舰、八艘巡洋舰及其他舰艇攻击。请令李以全速驶赴莱特湾掩护。并请派快速航空母舰立即进行反击。
>
> 九时十四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急需重型战舰救援。
>
> 九时二十五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情况危急，需战列舰、快速航空母舰，防止敌舰突入莱特湾。

我的老天爷，瞧哈尔西还要拖拉多久啊？电报像雪片似的飞来，看来是发报工作中出了几个很大的差错。然而，电报的意思仍旧很清楚。现在尼米兹肯定在收听第七舰队司令官强大的发报机发出的可怕的电报，并把它们转给了金。帕格这时候心里想，哈尔西的前程可危险了，这一次不但是打了败仗，凭这些电报可以送他上军事法庭。

> 九时三十分。金凯德致哈尔西。第77·4·3特混小队七时遭巡洋舰、战列舰攻击。请立即派空军出击。并遣重型战舰前往支援。我陈旧战列舰弹药不足。

这份电报总算得到了答复。

九时四十分。哈尔西致金凯德。我仍与敌航空母舰激战中。已命令麦凯恩率五艘航空母舰、四艘重巡洋舰立即支援你军。

这是哈尔西第一次说明了他自己的经纬线度数。这样一来金凯德才获悉全部凶讯，知道战列舰队离莱特湾大约有十小时的航程。现在金凯德还不知道的是：战列舰队仍旧以全速向另一方向进发。

十时零五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李在何处？派李前来。

译码军官又注明："此电明码发出。"

这真是痛苦的呼号啊，用的是明白的英语，听任日本人偷听！

帕格的电话机发出了丁零声。译码军官声音颤抖着说："将军，我们在译一份尼米兹发来的电报。"帕格赶到那间小绝密室里，透过香烟的浓雾，从正在敲着键盘的译码员肩头上望过去。电报从机器里蜿蜒出来，印在一条纸带上面：

十时零分。尼米兹致哈尔西。向水边跳火鸡舞。GG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现在何处，现在何处。RR举世都震惊。

用两个相同的字母，分隔开前后莫名其妙的混码[3]，这是编码的例行程序。然而，引自《轻骑兵旅的进击》的这句"举世都震惊"[4]（虽然帕格并没想到，那一天是一个纪念日），用来描写当时的情形，那确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好吧，帕格心里想，这一句话足够他受的了，尼米兹是破天荒第一次在战斗中说出了这样谴责的话，它尖锐得简直可以洞穿一头恐龙的皮，这样一来我们总要行动起来了。他大踏步走上舰桥，蛮有把握地想，再过一会儿，他就要看到"新泽西"号上飘扬起彩色的信号

旗，命令战列舰队掉头转向：一百八十度的转向。

十分钟过去了，接着是一刻钟，半小时。

一小时。

战列舰队继续以每小时二十五海里的航速向离莱特湾更远的海上驶去。

---

(1) 1854年10月25日，克里米亚战争的已拉克拉瓦战斗中，由于主帅调度无方，英军的轻骑兵队奉令冲锋，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2) 午夜至凌晨四时的一班。

(3) 为了使敌方不易破译，插入电文内但与本文意义无关的单字或短句。

(4) 引自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轻骑兵旅的进击》。

第九十一章

金凯德中将不知道的，帕格·亨利也不大可能想象得到的，乃是当时萨马岛以外激战的情形。如果将来要为十月二十五日的三场战役写一部洋洋巨著，历史学家最爱落笔的就是萨马岛外的这场战斗，因为即便是在宝剑早已变得跟犁头一样无用的今天，那故事的主题仍是激动人心的：那是全凭勇武精神、以寡敌众的一次战斗。

斯普拉格的小队由六艘小型航空母舰组成，它的短波无线电代号是“塔菲三号”。猝然与敌舰遭遇的时候，“塔菲三号”在莱特湾的入口以北八十海里的位置，正在从事两栖作战的艰苦工作：包括小规模空袭敌军阵地，在滩头堡上空进行战斗空中巡逻，从事反潜艇搜索，轰炸卡车运输队，向陆军部队空投补给等。

这些大量生产出来的矮小航空母舰，并不是为了投入战斗而制造的。作为屏护的三艘驱逐舰和四艘更小的护航驱逐舰，也只是用来反潜艇，并没指望它们去作战。“塔菲三号”上的官兵，多数都是服预备役的，其中也有不少是刚应征入伍的。哈尔西率领着向北去的精锐，包括那些舰队航空母舰和快速战列舰，都配备有职业海军官兵，可是“塔菲三号”就不同了。然而，当栗田向莱特湾逼近的时候，跟他遭遇的并不是哈尔西，而是“塔菲三号”，于是“塔菲三号”就只好跟他拼一场了。

另两个小型航空母舰小队，“塔菲一号”和“塔菲二号”，当时正在南面更远的洋面上巡逻，各小队之间相距三十海里至五十海里。这对栗田来说，可是一个克敌制胜的好机会！只要继续向南扫荡，他就可以把这些缓慢的薄甲板舰艇和它们那些小屏护艇的大多数瞄准击沉了。那些航空母舰都逃不开他的攻击，因为他的强大炮舰要比它们快得多，射程可达十五海里，或者更远一些。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天赐的机会，他可以在完成歼灭入侵之敌这一主要任务的途中，将这一队航空母舰全部击

沉。

然而栗田并没预先计划好给这几队“塔菲”来一个措手不及。跟他们一样，他对这一次遭遇也是出乎意料。发现海峡没有防卫，这样的好运道使他有所放松，然而二十三日的那一次泅水逃命，二十四日的多次空袭，再加上损失了那艘强大的“武藏”号，接连三夜没睡觉，最后穿过布雷区的那一夜又紧张到了极点，经历了这一切，栗田就再不能兴致勃勃地去追击那些航空母舰了。他第一眼看见出现在晨曦中地平线上的那些低矮平塌的东西的时候就愣住了。它们是什么舰队？它们是打哪儿来的？难道哈尔西不是等在海峡口外，而是埋伏在这儿吗？难道，主力舰队要倒运，又要碰上一次没法儿招架的空袭了吗？

栗田发现“塔菲三号”的时候很不凑巧。他的舰艇正横七竖八，在他四周乱糟糟地围了一圈，因为他曾经命令它们白昼航行时列成防空队形。如果要让他的舰队重新改列为战斗队形，那可需要一些时间。然而，一旦布成了防空的“圆阵”，就不便于追击敌舰。栗田正凝视着南方那些小灰色影子，考虑怎么办才好的时候，从“大和”号以及其他军舰上纷纷发来了紧急报告：“前方出现舰队航空母舰！巡洋舰！战列舰！小型航空母舰！油船！驱逐舰！”不安的呼声乱成了一片。栗田急于要获得情报，就从“大和”号上派出两架侦察机。飞机一去之后，就再没飞回来报告。他必须在确知敌舰的来历之前做出决定，他必须做最坏的猜测：来的是哈尔西。

再说，斯普拉格完全明白他遇到的是什么敌舰。这一大群突然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是日本中央舰队。他可以清楚地收听到外国人在舰间通话机里叽里咕噜的说话声。跟其他人一样，斯普拉格也以为哈尔西的战列舰队在保卫着海峡，中央舰队的事可以不用他去操心。可是现在得由他来对付啦。他的飞机多数已经出动，有的在滩头堡上空从事民航巡逻，有的在搜索潜艇，有的在自己舰队上空盘旋飞行。当时他那几艘力量薄弱的舰艇上的水兵甚至没有集合，他们立刻丢下自己的早餐，各就战斗

岗位，然而这样并没增强战舰的防卫力量。每艘船上有一门五英寸口径的炮——就只有这么一门炮。

栗田最后命令“全面进攻”。一声令下，中央舰队所有的舰艇一拥向前，分头去瞄射追击自己的目标。它们纷乱地追逐，任意地射击，舰艇有的形成纵队，有的单独作战，都以全速逼近美国舰队。

斯普拉格应战的时候，好像一个军事学院的学生在解答一道作战的难题。他以全速逆风前进，放烟幕掩蔽他的航空母舰。他下令那些护航舰艇都施放烟幕。他让他舰上的飞机全部起飞。他将自己的危急情况通知了金凯德，请派战列舰前来支援。他向所有飞行航程以内的飞机发出紧急战斗呼号。等到把这一切都办完以后，他就让舰队逆风向暴雨倾注的海面疾驶，列成队形的舰艇在发现日本舰队一刻钟后逐渐隐没在雨幕中。它们被几乎命中的炮弹震撼着，但是没受到损伤。大炮在他四周海面上到处掀起红色、紫色、绿色、黄色的水柱，看起来他的舰队随时都会覆灭。如果是在军事学院内这样解答作战难题，他会获得很高的分数。

当然，在暴雨中也不是绝对安全的。斯普拉格像一个逃犯，为了要躲避警察，藏在一辆开动着的警备车后面。暴雨不会永远降落，他也没法儿一直支持下去。敌舰继续向他的舰队逼近，已经可以用雷达显示出它的位置了。它穿过了密密匝匝的雨幕，顺着风朝南前进，以便行驶在可以机动的宽阔海面，同时希望驶近其他赶来救援的舰艇。斯普拉格的战术是争取时间，使他的航空母舰舰队保持完整，免被击沉，最后从以下的某一方面获得救援：哈尔西、金凯德、其他的“塔菲”、陆军航空队，或者一位慈悲的上帝。

透过了随风飘荡的雨幕和烟雾，他可以看见那些战列舰在他的船后面越来越大，那些巡洋舰逐渐驶近他的船尾。他命令他的三艘驱逐舰向强大的敌舰发射鱼雷。这是他狠下心不顾死活地做出拖延时间的行动。三艘狭小的灰色船从暴雨倾注下驶出，穿过大炮火网，笔直地冲向那些

战列舰和巡洋舰。双方迎头对驶，主力舰队和这三艘小军舰很快地接近。炮弹一发又一发地击中了驱逐舰，但是它们发射了鱼雷，然后在炮火轰击下摇摇闪闪地驶开了。两艘驱逐舰沉没，它们只有一枚鱼雷击中了一艘巡洋舰。

尽管如此，为了避开鱼雷，尾随的军舰不得不暂停追击，而这就给了斯普拉格一个迅速逃走的机会。对栗田来说，此后的情形是很糟的。他刚才已经命令重型“大和”号转向北方暂避，可是这时候战斗却向南方转移。这艘超级战列舰向北航行了七海里，然后才又掉转方向，因为那些驱逐舰不是同时开始进攻，有的仍在继续发射鱼雷。栗田已经和这场战斗失去了联系，此后他的舰艇变得群龙无首，只是在零星散乱地执行作战计划。

就在这个时候，飞机到了：斯普拉格的飞机，来自莱特岛的飞机，从“塔菲一号”和“塔菲二号”上起飞的飞机。但是追击的日舰奋力应战，击落了一百多架飞机，同时连续两小时发炮追击，逐渐赶上了斯普拉格的舰队。斯普拉格没有别的办法了，命令他那四艘虽然配备有鱼雷但是缺乏发射训练的护航驱逐舰再进行一次拖延时间的攻击。于是这些小军舰也向猛烈的炮火冲了过去。它们还没能击中敌舰，自己已受到重创，一艘沉没了。这样它们又为斯普拉格赢得了一点时间。

但是，两小时以后，斯普拉格所有的花招儿差不多都使完了。几艘重巡洋舰分别向他的航空母舰横面左右舷逼近，将炮弹射落在它的上面。两艘战列舰正快速地从舰尾后面赶上来。他无计可施，只好在炮弹掀起的美丽动人但惊心动魄的浪涛中急疾地曲折躲闪。美国飞机在大海上到处冒烟着火。他的几艘航空母舰都受了伤，其中有一艘正在下沉，它们微弱无力地发射着自己唯一的五英寸口径的炮。

这时刻，栗田在距离很远的“大和”号上下令，吩咐他所有的舰艇停止炮击，重新和他集结在一起。

炮声静寂。日舰离开了他们喘息未定的猎捕对象，径自向北驶

去。“塔菲三号”向南逃走，舰上的官兵上自司令官下至年轻的水兵，对这次神奇的脱险简直无法置信，萨马岛之战结束了。那时候大约是九点一刻。

接着，在空袭不时的骚扰之下，栗田健男集合了他的舰队，准备突入莱特湾。他在海湾口外缓缓地环航了一周，将分散开的舰艇重新聚齐。这工作一共花了三个小时。现在，莱特湾已经敞开在他面前了。“塔菲三号”已经逃得很远，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碍它前进了。这次迎战一支占有绝对优势的敌舰，虽然也曾犯了错误，碰上霉运，估计不足，通信失灵，受到了可怕的打击，但是现在“捷”作战计划终于成功了！这会儿金凯德的陈旧战列舰在去苏里高海峡追击的途中试图赶快折回来，但是距离很远，又缺少弹药。麦克阿瑟的进攻部队，不论是军队还是运输船只，都只能听凭主力舰队去消灭他们了。

十二时三十分，栗田将军一经重新编列好他的舰队，就自作主张，决定不再进入莱特湾。他不去请示东京，也不通知任何人，径自向北转航，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驶回本国去了。

大约十一时一刻，“新泽西”号的桅杆上升起了掉转航向的信号旗。

一百八十度转向。

从帕格的海图上看，那些已经失去战斗力的航空母舰只离开了四十五海里，正在飞机的攻击下四面躲闪，起火燃烧。而莱特湾则远在三百海里以外的南面。这会儿他已经向北追赶了一夜加半个白天，准备予以歼灭的那些敌舰距离他还有不到一小时的航程，可是哈尔西却要掉转航向回去了。

“衣阿华”号舰长闯进了旗舰作战控制室。司令官能不能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会儿刚要一路向前，穷追猛打，为什么掉转方向走了？

“看来，后面莱特湾那儿正在酝酿一场更激烈的战斗吧，舰长。”

“咱们明天拂晓才能够到达那儿，将军。最快也得那个时候。”

“我知道。”帕格冷漠的口气打断了谈话，于是舰长走了。

帕格唯恐自己会在舰长面前失言。他心情激动得像一个要违抗命令的少尉一样。难道哈尔西真的会在一场历史上的重大战役中贻误戎机，让美国海军蒙受一次耻辱，给莱特岛登陆部队造成危害，愚蠢地失去可以赢得的胜利吗？也许，这是由于他自己曾经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机会，没能参加一场战列舰队的海战，所以现在情绪过分激动，思想变得不清楚了？

然而，他又不能不去思索。即便是在这一次掉转航向的问题上，他也认为哈尔西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为什么要带走六艘战列舰呢？尽可以留下两艘战列舰继续穷追北方舰队，应当用水面炮火去击沉那些已经失去战斗力的舰艇。再说，他为什么要调走大队的驱逐舰呢？这些驱逐舰都需要先添加燃料。

帕格想起，丘吉尔那次乘“威尔士亲王”号去阿金舍会见罗斯福的时候，战列舰曾经在暴风中疾驶，抛下了那些无法赶上它的屏护驱逐舰。那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啊！再说，现在是将功赎罪的时候了，是赶回去击沉中央舰队的最后机会了。但哈尔西并不是一听到金凯德的呼援就赶了回去，他已经延误了六个小时。因此现在只能采取冒险的办法了。这时候中央舰队肯定疲乏不堪，也许鱼雷管都已经是空的，燃料已经不足，甚至弹药都可能缺乏。现在肯定是一个可以一举将其全部歼灭的大好机会，可以不用驱逐舰掩护，不必发射驱逐舰上的鱼雷，就单让大炮到那儿去怒吼吧。

然而哈尔西并没利用这个机会。在热气熏蒸的下午，“兼程赴援”竟然变成了每小时十海里悠闲得令人恼怒的泛舟漫游。那些驱逐舰，一艘又一艘，一小时又一小时，都横着靠近了战列舰去加油。航空母舰则朝

另一方向进发，以全速去追击北方舰队。这情景叫人看了很痛心。痛心的是：加入了这支强大的战列舰队，在大规模战斗进行的时候，竟然会这样安静，它到现在还没发射过一炮呢。

更痛心的是，帕格闻到了那股石油的臭气。帕格在司令舰桥上看着那些舰艇加油。这是一件很熟练的工作：每一艘小船驶过去，横靠着巨大的“衣阿华”号，年轻的船长在帕格下边很低的舰桥上调节速度，直到彼此不分快慢了，这时候油管就在两艘船之间腾起的蓝色波浪上一面摆动着，一面快速地输油，两艘船并排航行，等到油已加足，添油的小船才驶离。帕格已经看惯了这个情景，但是有时仍旧喜欢去看，就像爱看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起飞一样。

可是今天，他的心情过分紧张，黑色石油的气味使他回忆起“北安普敦”号那天夜里沉没的情景。一想到这里，他就因为现在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心如刀绞。他身为两艘战列舰分舰队司令，竟由于比尔·哈尔西暴躁地犯了错误以致自己没有机会去为“北安普敦”号上死难的官兵报仇雪恨。

在沉闷难过的这几个小时里，帕格·亨利眼前映出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幻景。他突然想到：整个这场战争，就是由这种该死的黏腻的黑色流质引起的。希特勒的坦克和飞机，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用的航空母舰，所有在世界各地横行无忌的战争机器，都是用这种臭油开动的。日本人发动战争，也是为了要攫取石油供应。自从开发了第一片得克萨斯油田以来，至今还不到五十年，可是这东西已经把这个世界闹得乌烟瘴气。在橡树岭，人们正在提炼一种比汽油威力更大的物质，他们正在争分夺秒，要将它分离出来，用来进行屠杀。

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舰艇边加油边以每小时十海里的爬行速度驶向莱特湾，在这时间漫长得使你神经紧张的航程中，帕格感觉到，自己是属于一种倒运的人。上帝已经把现代人跟煤、石油和铀这三种地下宝藏一起放在天秤里去称，他发现人的分量太轻了。煤在世界大战中给日

德兰海战和德国火车提供了燃料，汽油发动了空战和坦克战，而橡树岭的工作人员也许会结束整个这桩可怕的事情。上帝曾经许诺，将不再降下一次洪水，至于禁止人类点火燃烧他们的星球和他们自己，上帝可没提到。

帕格已经愁闷到了极点，这时候布雷德福上校跑到了外面舰桥上。“海盗旗”叫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司令听舰间通话。

“不是通信员打来的，将军，”布雷德福有点儿激动地说，“是哈尔西打来的。”

帕格对世界末日的幻景消失了。他急忙进了司令作战控制室，抓起了舰间通话机听筒。

“海盗旗，我是橡树七号，报文完，请回复。”

“喂，帕格，”听筒里传来了哈尔西的亲切声音，是那种只有高级将领之间可以用的不拘礼节的口吻，听起来爽朗而轻松，“我们这儿的加油工作快完了，它很费时间。咱们的分舰队可以用全速做一次长程航行了。咱们一直朝南开，务必要逮住那些猴子，怎么样？其他的船都跟着去。博根指挥他那几艘航空母舰支持咱们。”

帕格听到这个主意大吃一惊。按照那个速度，“新泽西”号和“衣阿华”号可以在夜间一点钟左右抵达圣贝纳迪诺海峡，三四点钟抵达莱特湾。要是他们真的碰上了敌舰，那就要打一场夜战。日本人深谙此道，但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对夜战毫无经验。两艘战列舰至少要去跟四艘战列舰交锋，这四艘当中的一艘还拥有十八英寸口径的大炮。

然而，天哪，好不容易总算巴望到了，这就是战列舰列阵应战。尽管哈尔西估计错误，指挥轻率，行动迟缓，但这一步做得好！哈尔西走这一步是对的。对这个疯狂好战的老家伙，帕格声音中不禁流露出了尊敬的口气。

“我赞成这个办法。”

“我知道你赞成。编成第34.5特混舰队，帕格。派出‘比洛克西’号、‘文森斯’号、‘迈阿密’号，再调八艘驱逐舰组成警戒网。你担任战术指挥。咱们这就火速赶往莱特湾。”

“是，司令。”

第九十二章

日本的垂死喘息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英译者按：《世界大屠杀》一书刚在德国出版，《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中就译载了以下引起人们争议的一章。因为我是莱特湾战役中的一位战列舰分舰队司令，所以该刊物约我写一篇反驳的文章。现将其附于这章后面。

一九四四年年底我们在阿登高原发动的攻势，即所谓阿登战役，是与莱特湾之战同时进行的一场战斗。在这两场战斗中，各有一个已经面临失败的国家在孤注一掷。希特勒希望能够吓倒西方盟国，从而进行和解，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去抵挡俄国人的攻势。他甚至存了一个荒唐的幻想，希望英美两国会转而协助他作战。而日本人则希望美国人开始厌倦远隔重洋的战争，终于愿意和谈。

作者将在本书下一章谈到的阿登攻势，曾经害得罗斯福和丘吉尔焦急了几个星期。这两个年事已高的战争贩子都以为德国的败局已定，但是我们分裂了他们在法国的阵线，有一个时期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惜的是，由于希特勒制订了野心太大的作战计划，我们在战术上遇事掣肘，再加上西方盟国的空军力量强大，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要失败了。

但是，日本人差点儿获得了一次扭转乾坤的大胜利。那是美国舰队司令哈尔西的愚蠢为胜利创造了机会。又是日本舰队司令栗田更大的愚蠢断送了这一机会。莱特湾的攻防战是可供我们研究的最大一次贻误军

机的事例。各国军事人员都应当以此为戒。

政治与战争

战争是以武力实现其目的的政治。任何军事行动，都难以超出它的政治目的。如果政治目的是谬误的，那么炮声就会是白响的，鲜血就会是白流的。克劳塞维茨[1]这几句平易浅显的话，可以说明莱特湾那一次近似荒唐的失败原因。

一九四四年年底，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形势是这样的：日本这个国家野心勃勃，要在它自己的地区里称霸，虽然它已被美帝国主义者无情地击败了，但是它的领导人仍旧坚持打下去。无条件投降，对这些武士道空想者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为的是迎合他本国人民的心理，但这些人始终不曾看到一枚炸弹落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打的是一场好莱坞战争。

既然在太平洋地区形成了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僵局——因为就军事上说，东条一垮台，日本人已经应当求和了——就需要有一次军事上的冲击，来打破这一僵局。每逢战争旷日持久，国家内部就会产生一些主和派：这在民主国家是公开的，而在独裁国家则是隐藏在统治者内部的。每发生一次冲击，就会增强受冲击国家的主和派。当时日本人计划暂时退守，要等美国人打到帝国的内防卫圈，再给他们一次毁灭性的反击。一旦到了已经延长的补给线的尽头，靠近了日本的海空军基地，美国佬将会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可能在那时遭到一次惨败的打击后，他们就会接受合理的和谈。

美国人对菲律宾发动一场入侵战，其真正的用意只不过是为了面子上满足麦克阿瑟将军的虚荣，同时可以平息国内战线上的烦言。但这次入侵多余地迫使菲律宾群岛上日本最强大的陆上部队也投入了战斗。美国那种可怕的无限制的潜艇战，早已使这些军队陷入困境，尽可以让他

们在那里坐以待毙。可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要回到菲律宾，而罗斯福又要在竞选前夕演出这样一场光复失地的闹剧。

表面上看来，占领群岛中部这个大的莱特岛，是为了建立几个补给品仓库和一个大的空军基地，以便进攻吕宋岛。然而莱特岛上山峦重叠，唯一重要的平坦谷地里又都是大片的积水稻田。麦克阿瑟手下的谋士都反对选莱特岛去达到以上的目的。可这位元帅急于实现他那盛大的凯旋，也不去理会他们的意见。莱特岛被占领后，始终没成为一个重要的作战基地。进行这样一场世界上最大的海战，只是为了赢得一件琐细无用的“战利品”。

在执行尼米兹中太平洋进攻的作战计划时，金和斯普鲁恩斯两位将军都为结束这场战争献出了更好的计策。两人都建议绕过菲律宾群岛。金主张攻占台湾。斯普鲁恩斯——他并不像传说中那样老成持重——提出了在冲绳岛登陆的大胆计划，像这样一次实际上是在日本内海的登陆，很可能形成一次冲击，最后推翻战时内阁，实现和平。那时候，距离原子弹成为现实还有半年多的时间。轰炸广岛的野蛮事件也许根本就是不必要的。但是，九个月以后，等到美国人真的去攻打冲绳的时候，日本人狠下了心，要决一死战，那时候也只有原子弹的大屠杀才能把他们从恋战中震醒过来。

总而言之，麦克阿瑟元帅骄横地自以为是地与富兰克林·罗斯福阴险地玩弄政治，给予日本人一个可乘之机。抓住了这个机会，照说他们是应当获胜的。美国人已经贻误军机，进退失利，然而他们最后却侥幸获得了一次差强人意的“胜利”，这是因为一个日本将军犯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

我在作战分析中，曾经详细叙述了日本的“捷”作战计划，并附有多幅说明四个主要战役逐日的作战海图。以下的简叙，只谈到莱特湾之战中几个特别有争议的论点。

取道苏里高海峡去两路夹击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这个办法是无疵

可议的。利用小泽那几艘脆弱的航空母舰作为一支诱敌舰队，这个战略也是十分巧妙的。除非是能够将哈尔西的第三舰队从战场上骗走，否则钳形攻势就难以奏效。主要的争议，是集中在哈尔西与栗田的决定战略方面。

哈尔西

战后，各国还在忙着掩埋它们的死难者的时候，在以上这次战役中指挥失当的美国司令官威廉·F.哈尔西，为了遮掩他的过失，已经赶快出版了一部书，并在一份通俗杂志上连载发表。这部书一开头，就是据称与他合著此书的一位参谋写的这么几句话：一九四六年，海军五星上将哈尔西出席一次招待会，一个女人挤进了围聚在他四周的人群，拉住他的手大喊道："这会儿我觉得就像触摸到上帝的手一样啊！"

《哈尔西将军的故事》中的第一句话，说明了这个人物的个性。他是一个海上的乔治·巴顿，是一个爱出风头和狂热的好战者。但是，在他的军功中，我们找不到一件事可以媲美巴顿的那些战绩：在西西里的进军、在阿登战役中以急行军解巴斯托尔之危或者以破竹之势横扫德境。

批评哈尔西指挥莱特湾之战的人，都针对以下这几个问题：

一、小泽的航空母舰是用来诱敌的，哈尔西对它们进行追击，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吗？

二、哈尔西为什么离开圣贝纳迪诺海峡，而且不加以防卫？

三、斯普拉格的小型航空母舰在萨马岛外的洋面上猝然与敌遭遇，这件事应当由谁负责？

那场战争结束后，当天晚上哈尔西将军就向尼米兹发出了一份急

电，对以上几点进行了辩解。当时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对自己造成的可怕的混乱局面都忧心忡忡，还没想出一个推卸责任的理由。但等到哈尔西写那本书的时候，他的辩解听起来显然已经是言之凿凿的了。

一、他去追击那些航空母舰，这一决策是对的。那些航空母舰对太平洋战争构成了主要威胁。如果他不去攻击它们，它们就会“穿梭轰炸”他的舰队，那些飞机会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飞到菲律宾机场，然后再飞回去。至于小泽诱敌一事，哈尔西认为那是他在受审时说的谎话。“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一直说谎……为什么等到战争一结束，我们就要每句话都相信他们呢？”

二、如果把舰队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那将是一条下策，因为日本人也会“穿梭轰炸”那里的第三舰队。把战列舰队留下来防卫海峡，那也是一条下策。对分散的舰队进行“穿梭轰炸”，其威力甚至会更加强大。他率领自己所有的舰艇向北航行，这样可以使他的舰队保持完整，并处于主动。

三、萨马岛外遭到突袭，这一件事应归咎于金凯德。金凯德已经得到通知，知道哈尔西将不去兼顾海峡。保护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和他本人的小型航空母舰，那一切都应由金凯德负责。金凯德不派飞机向北进行搜索，未能及时发现栗田的舰队驶近，这是他玩忽职守。

以上这些不堪一驳的辩解，也许可以蒙骗那些杂志的读者，但是它们骗不了一般的军事历史学家。

讲到“穿梭轰炸”，哈尔西自己曾经竭力主张提前入侵莱特岛，最后获得了三军参谋长的同意，当时他所持的理由就是：遇到了从菲律宾基地起飞的空军，发现其抵抗力甚为薄弱。他在台湾战役中，即已摧毁大部分日本的残余空军力量。他亲眼看到，现存的日本飞行员经验不足，战斗力弱得可怜。他亲自指挥轰炸吕宋岛飞机场时，几乎不曾遭到任何

损失。他部下的将军们也都认为，部署在小泽航空母舰上的兵力不可能是强大的。精通战略的李曾经不厌其烦地告诫他，说那是一支诱敌舰队。编造所谓“穿梭轰炸”的故事，只不过是要勉强拼凑一些事实，以此文饰哈尔西中了日军诱敌之计而做出的愚蠢行动罢了。

哈尔西解释，为什么要率领全部舰队北上，丢下海峡不管，说那是为了“使他的舰队保持完整”，这也是夸大其词。他并不需要率领六十四艘战舰，去跟七艘战舰交战，更不需要指挥十艘航空母舰去和四艘航空母舰决战。单凭常识也可以知道，应当是留下一支舰队来防卫海峡。当时所有的高级司令官都以为他已经这样做了，只是由于他的电文拟得草率不清楚，所以他们始终没觉察出他的疏忽。

将萨马岛外遭到突击一事归咎于金凯德，哈尔西太没风度了。保卫圣贝纳迪诺海峡原是哈尔西的责任，再说，当时在场的人当中，他又是级别最高的海军将领。如果说他真的要金凯德肩负这一重任，那他就应当在电报中把这一点说清楚，最好是先去请示尼米兹，而当时有充裕的时间让他这样做的。

哈尔西在莱特湾基本上犯了拿破仑在滑铁卢所犯的错误。他遇到了两路敌军，对一支敌军给予沉重但并非决定性的打击，此后由于一心想要打击第二支敌军，他就只肯相信第一支敌军已被击溃，对一切与此相反的证明都充耳不闻，无动于衷。栗田在锡布延海先撤退，然后再来进攻，这正像布吕歇尔在利尼先撤退后进攻一样。（读者或者高兴一阅拙著《滑铁卢：现代的分析》[(2)]，一九三七年汉堡出版。）

哈尔西之所以念念不忘航空母舰舰队，那是因为他要与斯普鲁恩斯争一日之长。自从那一次生了病，未能参加中途岛之战以后，他就一直感到失望。他疯狂地想要打一场歼灭航空母舰的大胜仗。一旦战事发生，他要亲自参与，亲自指挥。既然当时他是在一艘战列舰上，他就要布置他的军力，让战列舰击沉那些已经受了损伤的敌舰，赢得一场辉煌胜利，于是他就率领大队战列舰向北进发了。

罗斯福在选择麦克阿瑟与尼米兹两种不同的击败日本的战略时颇感踌躇——一个要使用海军横渡中太平洋进攻；另一个要使用陆军去南太平洋群岛上长征——而这就招来了莱特湾的一场灾难。哈尔西是尼米兹的僚属。金凯德奉了尼米兹的命令，成为麦克阿瑟的部下。入侵莱特岛一事是麦克阿瑟的战略的胜利。而哈尔西则只想要猛追航空母舰，认为这是在执行尼米兹的战略。一经吞下了日本人的钓饵，他就忘却了自己在莱特湾的任务。当然，我们这样假设，是认为他了解自己的任务的。

哈尔西始终不承认他在莱特湾指挥失当，只肯说回师援救金凯德一事做得不妥。据他说，那次失策只是由于怒恼，并且是出于误会。尼米兹早晨十点钟询问："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现在何处？"据哈尔西说，他对这句话感到惊讶，因为他已经通知了大家，说战列舰队正随同他向北航行。但是，下一个句子，"举世都震惊"，好像是在故意侮辱他，使他大为恼火。又过了很长一段时期，他才知道原来那是译码军官加进去的一个混码。

这几句话说得很愚蠢，而且如果它们都是实话，如果哈尔西确是出于恼怒，那么他做的事就更加恶劣了。美国海军中优秀的历史学家莫里森[3]总算笔下留情，他在叙述莱特湾之战的那一卷中并没提到这几句辩解的话。再说，哈尔西就这样对他在莱特湾之战中所做的唯一合理的事情表示了遗憾，同时却把公认为是他所犯的错误归咎于某一个不知名的、管编码机的小——拿他自己的话说——"冒失鬼"。

哈尔西是整个美国海军不敢否认的一员报纸上的虎将。经过莱特湾之战，圈内一度盛传要请他引退。但是后来他仍旧留任，又让舰队遇到两次台风，舰艇与人员遭受的损失并不亚于打了一次大败仗。他被提升为五星上将。日本人签投降书时，他站在"密苏里"号的甲板上，尼米兹的旁边。斯普鲁恩斯那时候在马尼拉。斯普鲁恩斯始终不曾得到第五颗星。希特勒对待我们的参谋人员很不公平，但美国国会和海军对这一类事的处理也有一些问题。

栗田

栗田在变得那么愚蠢之前，他在莱特湾扮演了一个兼有高尚与悲怆的角色。他出发时肩负着一项捐躯殉国的重任，他所率领的舰队勇敢地忍受了潜艇和飞机的打击和破坏。他得到的报偿是，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出口没有防卫。他应当勇往直前，突入莱特湾，一举歼灭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但他没这样做，这对日本来说是一出悲剧，而且我以下即将说明，对德国来说也是一出悲剧。

栗田十月二十五日早晨举止失常，那是因为他紧张疲劳，已经到了人所能忍受的极限，同时因为日舰的通信发生了差误。美舰的通信尽管配有大量精密的设备，但效能也很差。但是对于日本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只能说它是可悲的。像我们在阿登的时候一样，栗田还缺少空中支援和空中侦察。他是在难以想象的情形下盲目作战的。

他铸了三个大错，其中第三个就是莱特湾决定战局胜负的那一次错误。由于一个人的神志不清，两个大国的最后希望都被粉碎了。

第一个错误是，他一发现斯普拉格的护航航空母舰，就下令“全面进攻”。他应当是先列成战斗队形，然后再全速进攻，一举歼灭斯普拉格的舰队。那样他就可以几乎不必再打乱队形，直接乘胜驶进海湾。“全面进攻”是这个亚洲人激动时所犯的错误，他把他的舰艇像一群狗似的放了出去，让它们各自追赶自己的兔子。于是斯普拉格就在此后的一场混乱中逃走了。

第二个错误是，就在他那些打乱了队形的舰只已经可以追赶上斯普拉格的时候，他突然命令它们停止战斗。由于粗劣的通信设备，栗田并不了解南面遥远的烟雾和暴雨中进行的战斗。他以为自己这一仗打得很好，因为根据他那些兴奋的部下的报告，他们已经袭击了哈尔西的大型航空母舰，在驶赴莱特湾的途中击溃了它们，并且击沉了好几艘。于是他决定向海湾进发。

军事著作家们瞠目难解的一个问题是栗田所犯的第三个致命的错误：他已经一路打到了莱特湾的进口，不再受到任何阻碍，但是他不驶进海湾，径自掉转头离开了。

后来，在美国人的审讯下，栗田解释说，十月二十五日中午，他在海湾中已经不能再有所作为了。登陆的阵地已经“巩固”，问题是，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可以去做呢？他听说，在大约一百海里的北面发现了一支庞大的航空母舰舰队（这是一次讹传），于是他决定朝那面进发，去攻击那一支舰队，也许需要和小泽配合行动。向北去的同时也可以逃走，然而他始终不承认当时有那个打算。

有一份报告栗田确实是没有收到，那就是有关小泽在离莱特湾三百海里的洋面上遭到了哈尔西的攻击。如果栗田当时收到了这样一份电报，他就会驶进海湾，完成他的任务。栗田不知道哈尔西已经中了诱敌之计，这件事解答了莱特湾之谜。

这次通信上的彻底失败使人又一次想起滑铁卢的逸事，但不能使人宽恕栗田的糊涂。他和哈尔西一样，也忘记了他去那里是为了什么。哈尔西是被追求辉煌胜利的狂热给搞糊涂了，栗田则是在疲劳中被不确实的消息和敌人的许多明码电报给闹糊涂了。金凯德的求援并没使栗田宽心，看起来反而使他更加烦虑，害怕有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赶来。

但是，这些理由都不能成为辩解的根据。栗田的任务并不是去确定麦克阿瑟的登陆阵地是否已经“巩固”，他到那里去，乃是为了驶进海湾，歼灭那支登陆部队，必要时与之同归于尽，就像马蜂蜇人后自己也得死一样。这是“捷”作战计划制定的全部任务。栗田已经抓住了完成这个任务的机会。但他错过了机会，而且临阵脱逃。当时，只要小泽发给栗田一份全文不超过十个字的简短电报：吕宋东北与敌舰激战中。那这次战役和整个战局就会为之改观。

因为那时候距离美国选举总统已经不到两个星期。更多的人对白宫中那个老伪君子和他那些冒充系出名门的幕僚所抱的幻想正在破灭。同

时，民间还纷纷传说，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久就要死的人。他在与共和党竞选对手的竞争中所占的优势是很不可靠的。如果罗斯福落选了，那个阅历更浅、声望更低的共和党对手杜威就任了总统，那么此后的局势可能就会两样。美国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情绪可能会公开爆发，这样就可以及时把欧洲从苏联幽灵的统治下挽救出来，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让共产主义的麻痹影响腐蚀我们的文化和政治。

毫无疑问，如果在莱特湾遭到一次挫败，美国人就会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包括“无条件投降”。如果有一个重整旗鼓的日本在他们后面，俄国人也许就会暂缓在东线推进。德国和日本虽然已经谈不上取胜，然而只要媾和的条件不像以前那样苛刻，两国就可以更快地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成为一支与中国、俄国共产主义抗衡的可靠力量。

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由于在莱特湾走了运，这个行将就木的罗斯福竟然实现了他的美梦，在短期内粉碎了一切美国资本主义所遇到的竞争。这样一来，他最后会将我们西方基督教文化出卖给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一点看起来并没引起他的注意，也没使他感到担心。

“战列舰队列成战斗队形”

一篇驳议

美国海军中将（退役）维克多·亨利著

我不准备讨论冯·隆将军别出心裁的地缘政治学[(4)]，对此我只提出一两点一般性的批评，然后谈谈那次战役。

隆对我国自林肯以来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横加诬蔑，他那些话都是不值一驳的，因为说那种话的人只知道死心塌地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罪行张目，直到那个怪物饮弹身亡的一天。

他所说的战争最后阶段中的“冲击”很有趣。曾经轰动一时的越

南“新春攻势”，就是属于这一类“冲击”。这是一种苟延残喘的最后挣扎，而作为进攻来说，则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只是因为约翰逊总统曾经向美国人民做出保证，说南越共产党人已经完蛋。所以“新春攻势”给了公众极大的冲击，以致那些本就对支持战争不太积极的人的热情消失，呼吁和平的声势则占了上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与此不同。如果消灭了麦克阿瑟滩头堡的军队，也许会影响和谈的条件，但是隆夸大了它的影响。美国人民是支持那一场战争的。压制日本的潜艇战，艾森豪威尔和俄国人两路夹击德国的攻势，这一切仍要继续下去。至于罗斯福总统会落选，那是一个不能凭你的意思去决定的假设。

隆对某些事实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斯普鲁恩斯攻占冲绳岛的计划还有待解决一个后勤问题，也就是海上转运重武器弹药的问题。向菲律宾进军，是尼米兹经过研究以后才批准的。

我认为，隆对栗田和哈尔西做了一些轻率肤浅的批评。如果要洞察莱特湾之战的实质，就必须熟悉战役进行的情况，掌握那里的地形，以及海上和空中的距离对浴血苦战的影响等。我当时在战场上，我能指出隆的那些显然出于偏激与负气的话。

栗田的错误

现列举隆对栗田十月二十五日的作战提出的责难：

一、命令“全面进攻”

隆根据莫里森的看法，指责了这一行动。

然而，我们应当考虑到，栗田的海面舰队是突然与航空母舰遭遇的。在此以前，航空母舰已经给了他一次可怕的打击，击沉了“武藏”号。航空母舰发动攻势之前，需要时间进入更为有利的位置，如果

栗田能够趁它们还不曾调动就绪就向它们猛冲，用炮火击沉它们，那么他就可以掌握打击对方的最好机会。因此他才调动自己所有的舰艇，立即发动总攻。这并不是什么“亚洲人激动时犯的错误”，这是一次断然发动的大胆进攻。隆这种出于种族歧视的说法，是令人遗憾的。

栗田继续抢占了上风，在追击战中防止了那些航空母舰发动攻击和重整队列。他这样作战也是胸有成竹的。实际上他的舰艇最后已经追上了斯普拉格，而“塔菲三号”之所以能够幸免，正像斯普拉格在他的战报中所说的那样，只是由于“万能的上帝有所偏护”。

二、停止追击斯普拉格

如果栗田能够像用20/20表尺[5]那样看得真切，这一行动显然是犯了错误。然而当时是在北面很远的“大和”号上，栗田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不应当避开鱼雷航迹，而是应当转向南面，驶进并扫净鱼雷。那样他就能稳操胜券了。

栗田从他的司令官那里获得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报告。这又重犯了台湾的错误。如果他不去相信这些报告，他就会赢得自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但是空袭愈加频繁，随着时间消逝，他的三艘重巡洋舰已经瘫痪在海上，正在起火焚烧。他的舰艇都零星散乱地分布在四十平方海里的洋面上。他决定把它们集合在一起，然后驶进海湾。如果我们考虑到他那些错误的情报，应当说他采取的行动是合理的。

三、离开莱特湾

这是不可原谅的。然而“愚蠢”二字终究不是一位职业军人应得的贬词。隆忽略了那些可以宽恕的因素。

栗田集合他的舰只，一共花了三个多小时。空袭延迟了这个行动，呼啸而过的飞机和不断爆炸的炸弹肯定把他刺激得几乎发了狂。等到他准备好驶进海湾，那时候已经将近午后一点，他的突袭计划已经成为泡影。照他猜测——他猜得很对——不论哈尔西当时在什么地方，他肯定

正在很快地赶来。小泽渺无声息，南方舰队分明未能进入海湾。栗田觉得，海湾已经成了一个死亡的陷阱，一个陆上基地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麇集蜂聚的地方，他所有的舰艇等不到和麦克阿瑟的舰队交锋，就会在那天天黑前在那里被击沉。

可能栗田已经惊慌失措。我们都会这样想：当时要是换了我们，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闯进莱特湾。然而，如果真能反躬自问，那么我们即便不去赞扬，至少也会谅解栗田的行动了。

真正为莱特湾“解决问题”的是那位只有少数人还在怀念或敬仰的美国骁将齐吉·斯普拉格，他挫败了“捷”作战计划，保全了哈尔西的声誉和麦克阿瑟的滩头堡。他使栗田耽误了决定战局的六个小时：二个半小时进行追击战，三个半小时重整舰艇。一过了中午，栗田再驶进海湾就很难有必胜的把握了。

栗田并不是由于一次错误的决策或一份失落的电报输去了莱特湾那一场战斗。而美国海军则是由于某些将士的英勇表现，才打赢了这场战争。总的来说，在莱特湾之战中，日本海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从此以后再不能出海应战。我方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莱特湾之战是一场光荣的而不是什么“差强人意的”胜利，这场胜利是经过苦战后获得的。我们在苏里高海峡和北方都占优势，但在莱特湾外面处于劣势，而那里的战斗是最重要的。

斯普拉格的三艘驱逐舰——“约翰斯顿”号、“赫尔”号、“黑尔曼”号——从烟幕和雨幕中突击，直冲栗田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的主炮，它们的形象永远使我记得美国人如何在劣势下作战。我们的学童应当知道这一件事，我们的敌人应当从这一件事中发起深思。

哈尔西的错误

我生平从来没有一次像在莱特湾对哈尔西那样恼火。直到现在，我

仍旧记得当时愤怒和失望的情景。我一想到那一次错过了机会，未能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外列成战列舰阵形打上一仗，就会感到一阵难受。

我并不想为哈尔西中了小泽诱敌之计或未能留下舰队邀击栗田一事进行辩解。这些都是他犯的错误。隆批评了他发表的推卸责任的借口，击中了他的要害。哈尔西过分热衷于速战，不能冷静地从事分析——这都是我在他的驱逐舰上任少尉时注意到的——而这就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当时他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派米切尔去追击小泽，或者如果他只要把李和战列舰队留下来防守，那他就能击败日本的两支舰队，而威廉·哈尔西的名字就会与约翰·保罗·琼斯[6]一起列入史册。可是结果呢，两支舰队都有一部分逃走了，而他所受的非议也就无法辩解了。

然而，我认为，阿尔明·冯·隆对哈尔西将军的批评也有很多失实之处。

哈尔西担心“穿梭轰炸”。事实证明，那并不是他强词夺理意图为自己进行辩解。十月二十五日的大战刚开始，还不到两个小时，从吕宋岛起飞的飞机已经炸毁了“普林斯顿”号。哈尔西担心再遭到这样的袭击，他的顾虑是对的。然而如果他过分顾虑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凡是军人，都读过（或者，应当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部书里谈到了一些颇成问题的历史与军事理论，其中有这样一个见解，他认为实际上战略与战术计划在战争中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战争有无限多的变化，整个是一片混乱，一切全凭偶然。托尔斯泰是这样说的。而在战斗中，我们多数人也往往有这种想法。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就以美国的事例为证，格兰特[7]和斯普鲁恩斯指挥的战役说明，如果要稳操胜券，就必须先制订稳健的计划。然而，上述的作者又指出了颇有说服力的一点，即胜利全靠个人在战场上显示出勇武精神，靠一个人在胜负未卜的时刻斩将搴旗，高呼“万岁！”冲锋陷阵。而这也是一条尽人皆知的真理。

在太平洋战争中，威廉·F.哈尔西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哈尔西在莱特湾指挥失当，的确有人叫他引退，但是当时一些权势人物坚持他是一个“国宝”，少了他不行。这些人的想法也对。只有一些职业军官，此外再有某些高级将领，知道谁是斯普鲁恩斯。同样，只有很少人知道谁是尼米兹和金。然而，凡是新入伍的人都知道“雄牛”哈尔西，都觉得在他的指挥下出航作战既安全又值得骄傲。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那些黑暗日子里，他高呼一声“万岁！”，我们那些已经丧失斗志的军人重又恢复了信心，于是他们奋勇向前，打赢了那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哈尔西唤我去听舰间通话。当时我在“衣阿华”号上指挥战列舰第七分舰队，而他在“新泽西”号上。我们正准备率领大部分舰艇赶回去救援金凯德。他像一位球艺超群的四分卫[8]领着全队反攻时那样，用豪迈和愉快的口气问我——不是命令我，而是问我——是否可以率领战列舰第七分舰队，以最大航速带头前进，去攻打中央舰队。我表示同意。他派我任战术指挥。于是我们以每小时二十八海里的速度乘风破浪前进。

我们没有碰上栗田。栗田决定不进入海湾，他在前几个小时就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逃走了。我们大约在夜间两点钟发现了一艘落在后面的驱逐舰，我们的护航舰艇击沉了它。哈尔西在他那本书里写道，那是他在海上四十三年里唯一看见过的一次炮战。

我虽然对哈尔西十分气愤，但是经过我们那天的舰间通话，我就原谅了他。匆忙调动两艘战列舰，去跟栗田打上一场夜战，这是一次轻举妄动，这也许跟他追击小泽的行动同样地莽撞。然而，我一听到他高呼“万岁！”就忍不住要随着响应。斯普鲁恩斯也许不会像那样猛冲，但是斯普鲁恩斯也不会率领六艘战列舰向北急驶三百海里，然后再向南返航三百海里，在整场大战中不曾发射一炮。这就是哈尔西的作风，在这个时刻可以看到他的长处，也可以看到他的缺点。我和哈尔西在莱特湾执行了组成战列舰队的作战计划，在热带的黑夜里搜索敌舰，由于双方

力量有巨大悬殊而捏着一把汗。结果一无所获，我也许是个傻子，然而我行伍一生最后听到的那一次“万岁！”仍给我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

“组成战列舰队”

人们不会再听到这样的命令了。海战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工业技术已经打破这种传统的军事概念了。也许，只有一个年纪极老的水手，还会漫谈几句从莱特湾获得的真正的教训。

在我们这个科学与工业时代里，莱特湾已经成为人类野蛮和愚蠢地进行一场战争的遗迹。战争一向是一种暴烈的捉迷藏游戏，这游戏是用人的生命与国家的财富来玩耍的。然而，玩这种游戏的时代现在结束了。

当一个民族已经进步到不再用人做牺牲，不再以人充当奴隶，不再从事决斗时，他们就不再进行战争了。战争的手段已经使它的成果显得更无意义了，毁灭性的机器在政治中已经变成不值得采用的东西了。莱特湾就是这个情形。发动了庞大的海军，在那里大战一场，耗费了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大量人力与金钱，把国家的命运交托给两个情绪激动、消息不灵通、精力衰弱的老人，任他们在无法胜任的压力下做出决定。这确实是“愚蠢的”。做这样的蠢事，要不是因为其结局十分悲惨，那倒像是在演出一场拙劣的闹剧。

不错，我们承认这一切，然而那时候我们除了在莱特湾打上一仗，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们的处境当时就是如此，现在仍是如此。

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海军少校的时候，我国的和平主义者就准确地指出，工业化的战争已经是过时的、愚蠢的。而希特勒和日本那些军国主义者，要实现其掠夺世界的罪恶目的，正为自己准备科学和工业所能供给的一切最可怕的武器。为了阻止这种罪恶行为，英语国家和俄国联合打了一场正义战争。我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方才赢得胜利。如果

当时我们放下了武器，让纳粹德国占了上风，统治了全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现在，当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对核武器忧心忡忡、隐怀着恐惧时，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愚昧无知的独裁者却统治着我们过去的战友，统治着那个非常伟大、非常英勇、非常不幸的民族。他们那样处理对外事务，就仿佛叶卡捷琳娜女皇仍旧在那里独揽大权一样，只不过他们称自己贪得无厌的沙皇政策为“反殖民主义斗争”而已。

我不知道如何解答这个永远困扰着人的问题，我也不指望能够活到这个问题得到解答的那一天。我尊敬我们军队中的青年人，尽管他们必须操纵那些威力可怕的机器，从事本国人民既蔑视又害怕的行业。我衷心地尊敬他们，同情他们，他们做出的牺牲远比我们从前做出的更大。从前我们对“组成战列舰队”的那个伟大时刻怀着信心与希望，我们的国家为此尊敬我们，我们也感到自豪。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自从遭了两次大灾难以后，人们想起工业化的战争就痛恨。然而，当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还有一些好战的白痴或恶棍，认为战争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时，存在于公民权和政治自由权下的人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他们对付这伙人，只能像在莱特湾对付日本人那样，像一九四〇年在英格兰上空对付阿道夫·希特勒那样：必须使出威慑一切的力量，必须具备准备使用这种力量的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

如果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和平的君王”[9]到来，那我们就只能指望多数人，甚至是最疯狂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论者，会从心底爱他们的孩子，不愿眼看着他们被活活烧死。肯定没有一个政客会那样愚蠢，想要发动一次莱特湾的核战争。现在看来，未来将取决于这样一个可怕的设想：要不就是我们结束了战争，要不就是战争结束了我们。

---

(1)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

(2) 原文为Waterloo：A Modern Analysis.

(3)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1887—1976），美国历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作为海战史专家，在太平洋战场笔录重大海战情况。

(4) 地缘政治学，亦称“地理政治学”。关于国际政治现象制约于各种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共同作用结果的理论。

(5) 也称照尺，枪炮上的瞄准装置。

(6) 约翰·保罗·琼斯（1747—1792），美国海军军官，生于苏格兰，美国独立战争中指挥舰艇，重创英国海军。

(7) 乌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美国将领，南北战争中屡建殊功，后为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8) 橄榄球赛中，排在中锋的后面，进攻阵型的中间，指挥反攻的球员。

(9) 指基督教徒相信的救世主，见《旧约全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

第九十三章

埃伦·杰斯特罗刚跟着娜塔丽登上木头跳板要走进火车的时候，遣送组里的一个热心的犹太人从人堆里挤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拉住了他。

“杰斯特罗博士，您到前面去乘那一列客车。”

“我还是跟我的侄女在一起吧。”

“别推啦，这样对您没好处。到指定您去的地方，快走。”

一路上党卫军都在用村话大声辱骂恫吓，用粗棍子抽打那些被遣送的人。犹太人惊慌失措，拥上跳板，往运牲口的车里挤，他们手里拖着箱子、包袱、口袋和哭哭啼啼的孩子。娜塔丽赶紧在埃伦胡子拉碴的颊上吻了一下。他用意第绪语说了一句“振作起精神”，娜塔丽在德国人的喊叫声中也没听清。挤过来的人群把他们冲散了。

争先恐后的人群簇拥着娜塔丽挤进了一列阴暗的车，一刹那那种牛棚里的气味使她回忆起情景与此很不协调的童年时代的夏天。大伙儿愤怒地叫喊，猛力地推着、拉着，去争夺沿着粗木板壁可以坐下的地方。她像上下班时走在地下铁道的人群中那样，一路挤到了一个角落里，这是一个装有铁条的窗底下，云母工厂里的两个维也纳同事同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坐在那里，四周堆满了行李。她们挪开了腿，让出了一点儿地方给她。她坐下来，此后三天内那儿就成为她的地方，仿佛她买了一张票，订下了板条地板上粪便结成硬块的那个地方，风从宽阔的罅隙里呼呼吹进来，火车开动时车轮的声音震耳，吵吵闹闹的人群从四面紧挤着她。

他们的车在雨中出发，在雨中行进。虽然那时已近十一月，但是天气还不冷。娜塔丽好不容易站起身，按照次序站到那个有铁条的高高的

窗子跟前，向外面望出去，呼吸清新的空气，看见树叶已经换上了秋天的颜色，农民正在摘水果。站在窗口的那片刻是快意的。不过那片刻实在过得太快了，她必须重新回到车里那个污臭的地方。牛棚里的臊气，长期不洗澡、穿着濡湿的旧衣服挤在一起的人发出的臭味，这一切不久就被另一些人陆续溲尿的恶臭掩盖住了。男人、女人、小孩儿，车上一共有一百多人，必须在两个便尿已经漫出来的桶里小解，车里一头摆了一个桶，大伙儿必须在人堆里扭着身体朝它们挤过去，只有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某个党卫军想起来把车门拉开一个缝的时候，才有人去倒空它们。娜塔丽不得不把脸转向那个距离她还不到五英尺的桶的另一面，这倒不是为了避免闻到那股臭气和听到那阵声响（因为那是无法躲避的），而是为了让那些可怜的蹲着的人可以自在一点儿。

这次旅程刚开始时，最使人感到难堪的，不是饥饿、口渴、拥挤、睡眠不足、可怜的孩子们的啼哭、刺耳惊心的激烈的争吵，甚至不是对前途的恐惧，而是这种人类顾全体面的原始习惯遭到了破坏，是闻到那股臭气，是由于没有一个干净和背开人的地方去小解而感到的羞辱。那些衰弱的、年迈的、患病的人，无力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到那些桶跟前，竟在他们自己坐的地方便溺，熏得周围的人透不过气，直犯恶心。

然而，车上也有一些勇敢的人。一个身体健壮、头发花白的捷克犹太护士，提着一桶水到处挤来挤去，把党卫军每隔几小时才加满一次的水一杯一杯地先分给病人和小孩儿。她邀集了几个妇女帮着她照护病人，将那些不幸弄污了衣服的人收拾干净。一个体格魁伟、金黄色胡子的波兰犹太人，戴的好像是一顶军帽，自告奋勇地当了列车长。他用几条毯子遮隔开那两个尿桶，劝开了最激烈的争吵，还指定了几个人去分配党卫军扔进来的吃剩下的东西。这里或者那里，在可怜的拥挤的人群中，尤其是分完了食物的时候，可以听到一阵阵凄凉的笑声。当事情处理妥当了以后，列车长甚至还带头唱起几首悲哀的歌曲。

谣言继续在车里四下传播：他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到了那儿又会发

生什么事情。党卫军已经宣布的目的地是“德累斯顿郊区劳动营”，但是一些捷克犹太人说，火车经过的那些车站的路线是通往波兰的。每次火车驶过一个车站时，四周的人就会大声喊出那个站名，于是又一次引起大伙儿的猜测。几乎没一个人提到奥斯威辛。整个东欧就在眼前。每前进几英里，车轨就会分岔，即使不是去德累斯顿，也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可去，为什么一定是去奥斯威辛呢？这些来自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多数都听说过奥斯威辛，有的人还收到过已经到达那里的人寄来的明信片——虽然近来已经很久没有明信片寄来了。这个地名形成了一种模糊的恐怖，还令人想起一些阴森可怕、难以置信的小道新闻。不，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去奥斯威辛，再说，即便是去那儿，也没有理由认为那儿的情况一定会像传说的那样可怕。

这就是娜塔丽在车上觉察出的一般人的心理。她心中更有数。她始终不能排遣开班瑞尔·杰斯特罗带来的那些消息，她更不愿被一些幻想所欺骗。因为要活下去，要重新看到路易斯，她就必须冷静地去想。她坐在破裂透风的地板上，经过漫长的黑夜和白天，又饥又渴，被臭气熏得难受，牙齿和骨节都随着火车的震动打战，这样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她倒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

这一次突然和她的叔父分离后，她的头脑清醒了，意志更坚定了。她只不过是向“东方”进发的火车上一群默默无闻的人中的一个，此后她可要靠自己了。党卫军把这些犹太人赶上牲口车时，没有点名，只计算了一下人数。埃伦·杰斯特罗仍旧是有身份的，仍旧是有名气的，仍旧是一位长老，仍旧是一位“知名人士”，所以他在前面的卧车里。而她是一个无名之辈。在盟军全部击溃已呈败象的德军之前，无论把这些人送到哪里，大概总会派给埃伦一些文书之类的工作，让他活下去吧。也许，到了那里，他又会找到她，又会保护着她吧。然而，直觉告诉她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埃伦了。

当一个人真的相信自己要死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难堪的。医院里癌

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病人，向电椅或者绞架走去的罪犯，风暴中留在沉船上的水手，即使是这些人也会私下里怀着一种这一切都是幻想的希望，认为会有人发出一声呼唤，可以把他们从昏闷得无法透气的梦魇中惊醒过来。那么像娜塔丽·亨利这样一个年轻健壮的人，在一列开往东欧的火车上，为什么就不可以抱有这种希望呢？她在暗中这样希望，并且毫无疑问，整个运牲口车上的所有遭难的犹太人也都这样希望。

她是一个美国人。这就使她不同于其他的人。只是由于一些离奇的遭遇，以及自己愚笨的错误，她才被关进了这一列火车。第二天夜晚，火车发出呻吟，降低速度，进了群山，曲曲折折地行经树木密布的盆地和巉崖夹道的峡谷，慢腾腾地穿过月光照耀下的积雪，那些雪花从车轮上晶莹灿烂地飘散开，随着阵风旋舞。娜塔丽望着外面清幽的景色，身上冷得直哆嗦，这让她想起了她大学四年级圣诞节去科罗拉多度假的情景。当时火车攀上落基山驶向丹佛，月光下的积雪也是这样纷纷飘散开。她在竭力回忆美国的往事。将来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她是死是活，就要看她是否能够盯着一个德国官员，使他停下来考虑她的这句话："我是一个美国人。"

因为只要一候到机会，她就可以证明这件事。说也奇怪，她至今还保存着她那张护照。折烂了、揉皱了、上面盖有"犹太区登记章"的护照，仍旧藏在她那件灰色衣服的胸前黄星标志下的口袋里。德国人特别重视官方文件，并没没收它，也没撕毁它。她在巴登-巴登的时候，护照被扣留了好几个星期，但是等到去巴黎时，又发还给了她。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她只得把它缴了上去，但是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她突然发现护照放在她床上了，里面还夹着拜伦的那张照片。也许，德国情报机关已经利用它去复制了间谍需要的证件；也许，它只是一直躺在一个党卫军的抽屉里发霉。不管怎样，反正它还在她的手里。她知道这张护照保护不了她，对她，或者对这列车上的任何人，国际公法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在这群不幸的人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一张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而且在德国人看来，一个身穿美国海军制服的丈夫的照片还是有

它的影响的。

娜塔丽把奥斯威辛想象成一个更可怕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地方更大，管理也更严，那里不是仅有一个小堡垒，还有许多毒气室。不过，即便到了那里，肯定仍旧有工作可以做。那里的营房可能跟这列牲口车同样糟，甚至更糟，在一般的被遣送者当中，身体弱的、年纪老的、手脚笨的，也许就那样死去了，但是其余的人会去劳动。她准备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拿出她的护照，叙述她在云母工厂干活儿的经历，介绍她在语言方面的才能，调情卖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惜牺牲她的贞操，她要活下去，直到被救出来。这些想法，不管多么脱离现实，但并不纯属荒诞。然而，她最后的希望却是一片幻想，希望有个有远见的党卫军军官会出来保护她，为的是将来德国战败后可以利用她作为人证。她所不能理解的是，多数的德国人还不相信他们会输掉这场战争，由于对阿道夫·希特勒怀着信心，这个疯狂的国家还要硬干下去。

她对战局的推测是相当准确的。德国高级官员知道他们几乎已经输光了这场赌博。一些小小的和平刺探者好像蛆虫从垂死的纳粹鳄鱼[(1)]的身体里爬出来。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想要下令停止使用毒气。他正在掩盖他的劣迹，准备推卸他的罪责，准备有步骤地着手为自己塑造一个新的形象。娜塔丽乘的是最后一列运犹太人去奥斯威辛的车，只是由于官僚机构在改变原来的政策时的拖延，所以这列车才会开出去。但是，在那些在比克瑙站台上等候这列车的党卫军工作人员看来，焚尸炉里仍旧需要生火，特别分队仍旧需要加强警戒，这一切都是日常应做的工作。谁也没想到，要去依靠一个讨人喜欢的美国犹太女人，战败后好用她当护身符。娜塔丽的护照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安慰，但它只不过是一张废纸罢了。

车上的情形越来越糟。第二天，那些病得厉害的人在他们躺着、站着或坐着的地方一个个地死去。第三天，天刚亮一会儿，娜塔丽身边一个发高烧的小姑娘开始抽搐，扭动身体，挥着手，接着就僵硬不动了。

没地方可以安放尸体，于是那个死了的小姑娘的母亲悲悲切切地把尸体紧搂在怀里，仿佛她还活着似的。孩子脸皮发青，闭着的眼睛凹陷下去，下巴耷拉着。过了大约一小时，一只脚抵着娜塔丽的那个老妇人口里吐血，一边喘气一边发出咯咯咯的响声，接着就在她墙根前那块地上一骨碌倒下了。那个不知疲劳、一直在车上挤来挤去、设法救护别人的捷克护士，这时也没法儿起死回生。另一个人抢占了墙根前的那块地方。

老妇人躺在那儿，身上盖着她那件短大衣，一条皮包骨的腿伸在外面，腿上还套着毛线袜，系着绿色袜带。后来娜塔丽把腿推到大衣遮盖着的地方，硬着心去想从前的一些事，竭力克制自己的恐惧。但这样做并不容易。火车颠簸着向东行进，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这时候粪臭中夹杂着那股死人的气味越发难闻了。党卫军把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病人都塞在车子的另一头，那里大概已经有十五个人死了。被遣送的人已经完全麻木，或是在令人窒息的臭气中打盹儿，或者茫然地瞪着什么。

车刹住了。

有什么人在外面粗声粗气地嚷嚷。铃声响了。火车蓦地向后一退，接着又向前移动一下，这是在调换机车头。它停下了。党卫军打开了车门，以便将那两个臭气腾腾的尿桶倒干净。阳光和新鲜空气就好像是一阵音乐声似的涌进来。捷克护士装满了她的那一桶水。列车长告诉送水来的党卫军，说有几具死尸，党卫军喊道："好呀，算他们走运！"他拉上了车门，咯噔一声把它锁上了。

火车再开动时，沿途闪过去的车站已经是波兰地名。这时候能听到车上的人大声谈到"奥斯威辛"。娜塔丽旁边的一对波兰夫妇说，车正在一直开往奥斯威辛。奥斯威辛好像是一块大磁石，正把这列车吸引过去。有时候，车好像转了方向，于是大伙儿都精神振奋，但是过不了一会儿，它又向奥斯威辛那面折转过去，那几个维也纳妇女管它叫奥斯赫维兹。

这时候，娜塔丽已经坐了七十二个小时了。她那支撑着身体的胳膊已经被磨破，鲜血染污了她的衣服。她已经不觉得饥饿，口渴痛苦地折磨着她使她忘了其他的感觉。自从离开了特莱西恩施塔特，她只喝过两杯水，她嘴里干燥得好像是一直在吞咽灰土。捷克护士把水分给那些更有需要的人：儿童、病人、老年人、垂死的人。娜塔丽老是想起美国的冷饮，想起自己喝那些冷饮的时间与地点：在杂货铺里喝冰淇淋苏打，在中学舞会上喝可口可乐，在大学里举行野餐时喝冰啤酒，喝厨房里自来水龙头里的水，喝办公室里冷却器里的水，在阿迪朗达克山脉可以看到鳟鱼游来游去的地方喝棕色石潭里冷冽的水，在打完网球洗冷淋浴时喝双手捧着的水。但是，她非得驱散这些想象不可，它们要使她发狂了。

车刹住了。

她望出去，看见一片农田和树林，一个村落，一座木头建筑的教堂。几个穿灰绿色制服的党卫军从外面走过去，他们伸直了腿，吸着她可以闻到气味的雪茄，说着一口德语，亲切地聊天。从一间离铁路不远的农舍里，走过来一个男人，留着络腮胡子，穿着皮靴和泥污的衣服，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口袋。他摘下帽子，向一个党卫军军官说了几句，军官冷笑了笑，轻蔑地向这列火车做了个手势。不一会儿，车门拉开了，那大包的东西从空隙中扔进来，车门又关上了。

“苹果！苹果！”令人兴奋得难以相信的话像歌声传遍了整节车厢。

这位好心肠的善人是谁呀？这个满身泥污、留着络腮胡子的人是谁呀？他怎么会知道这列静悄悄的火车里关的是犹太人，并对他们发了善心？谁也没法儿回答这些问题。被遣送的人站起了身，眼睛里闪出亮光，消瘦的脸上露出痛苦、急切的神情。一些人开始张罗，把苹果递到那些伸出来争抢的手里。火车开了。突然的行进使娜塔丽麻木的腿站立不稳。她只好去拉那个分发苹果的人。那个人朝她瞪了一眼，但接着就大笑起来。原来他是造幼儿园的那个监工。“站稳了，娜塔丽！”他在袋

里一阵掏，给了她一只绿油油的大苹果。

娜塔丽咬出了第一口苹果汁，她已经干涸的唾液又流了出来。苹果汁是那么清凉，它是那么甜美，它将一股活力像电流刺痛了她似的传遍了她的全身。她尽量慢慢地吃那只苹果。她周围的人都在啃着苹果。那种收获季节的芳香，那种苹果的香味，在污浊的空气中悄悄地飘散开。娜塔丽把嚼碎的苹果吞下去，一口一口精细地咬着。她吃那苹果的心，她嚼那苦涩的茎，她舔那流在手指上和掌心里的甜汁。接着，她就像吃完饭、喝了酒那样一阵发困。她盘着腿坐着，一只手托着脑袋，那擦破了的胳膊肘儿搁在地上，她睡着了。

她醒来时，月光映出高窗子青色条纹的长方形。这会儿比刚才火车驶出山地时更暖和了。整个臭气熏人的车里，那些筋疲力尽的犹太人在睡梦中互相依偎着，前磕后撞，东倒西歪。她身体僵得几乎没法儿动弹，但仍然勉强挣扎到窗口去呼吸新鲜空气。火车正驶过一片长满矮树丛的潮湿的荒地。月光照在四下都是浓密的香蒲和大叶子芦苇的沼泽上。火车驶进一道高高的有刺铁丝网，这种绕在混凝土柱子上的铁丝网一直延伸到月光下可以看到的远处，分段建有隐约可辨的瞭望塔。有一个瞭望塔离铁路线非常近，娜塔丽瞥见熄灭了的探照灯圆筒底下两个守在机枪跟前的警卫侧影。

铁丝网里边是更广阔的荒地。向前望去，娜塔丽看见一片淡黄色的灯光。火车放慢了速度，车轮的辘辘声变低了，也减缓了。她竭力望去，可以辨出远处一排排长列的小屋。这时候火车来了一个急转弯。一些犹太人随着车轮的转动声和摆晃着的车身发出的呻吟惊醒过来。火车还没完全驶直，娜塔丽已经看到前面一座宽大坚实的建筑，它有两个拱门进口，被月光照亮的路轨伸进那里就不见了。很明显，这是铁路线的终点，是他们的目的地奥斯威辛。虽然并没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但是她禁不住浑身发抖，心里感到一阵难受。

火车开进一个黑暗的拱门，到了一片灿烂耀眼的白光底下。车滑动

过去，最后停靠在一个被探照灯照亮的极长的木头站台旁边。一些党卫军，有的手里牵着大黑狗，一溜儿站在铁道旁边。许多样子奇怪的人也在那里等候着火车：他们都剃光了头发，穿着破烂的直线条纹囚衣，一共有十来个，都沿站台站着。

火车停下了。

外面掀起了一阵可怕的混乱闹声，只听见棍子敲打在木头车壁上，狗在吠叫，德国人在吆喝："走出来！都出来！快！出来！出来！"

犹太人不会知道，这样的接待是很不寻常的。党卫军总是喜欢犹太人安安静静地到来，那样就可以把他们一直骗到底：他们斯斯文文地走下车，向他们训话时谈到卫生检查和分配工作，保证把行李都送到，然后就是办完其余老一套玩意儿。但是，有消息说，这一批遣送来的人可能不听话，所以党卫军才采取了这种不寻常的严厉办法。

车门都拉开了。灯光把挤在里面的犹太人照得眼睛发花。"下来！出来！跳！留下你们的行李！不许带行李！你们会在自己的营房里领到的！出来！走下来！出来！"一时看不见的犹太人只能看见一片耀眼的白色灯光。一些体格魁梧、身穿军装的人跳进了火车，挥舞着棍子怒吼："出去！你们在等什么？动一动你们的臭屁股！出去！丢下那件行李！滚出去！"犹太人都尽快往前挤，争先恐后地往车外面逃。娜塔丽距离车门很远，她挤在一群人当中，被人群一直向灯光那面拥过去。她几乎是脚不点地地走着。她吓得直冒汗，发现自己正对着一片耀眼的探照灯灯光。天哪，要距离站台这么远跳下去呀！瞧那下面，孩子们满地乱爬，老奶奶摔倒了，俯扑或者仰倒在地上，露出了她们可怜的白色或红色衬裤。那些穿着条纹衣服的怪物在人群当中跑来跑去，把栽倒的人扶起来。这一切印象留在娜塔丽几乎已经麻木的意识里。她不愿意跳在一个孩子身上，她在踌躇，没一个可以下脚的空隙。她脑子里闪过了这个念头："总算没让路易斯受这个苦！"什么东西"啪"的一下狠狠地打在她的肩上，她惨叫一声，跳下去了。

她叔父经历的和她不同。

埃伦自从听了班瑞尔透露的消息，就已经完全知道自己的结局。他写《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中最后一段里那几句话时，几乎像苏格拉底[2]一样视死如归，然而首途去被毒气处死，经过三天的火车旅程，他已经很难维持这种宁静的心情了。我们记得，苏格拉底服毒后，还对那些哀怜和崇拜他的弟子做了一席有意义的简短谈话，然后溘然长逝。杰斯特罗是没有弟子的，但《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他把那部手稿藏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图书室的墙隔板后面，并不希望能活到它被发现的那一天）也是给人听的一篇谈话，最后它会有读者的。再说，杰斯特罗这位天生的作家已经留下了他生前能够写出来的最有意义的语句。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此后他仍旧精神矍铄，他还要走完一段漫长的旅程。

他和另外十七个“知名人士”挤在党卫军乘的卧车后边的两个包房里。地方太挤了，他们只好轮流地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可能的话就打一会儿瞌睡。晚上有人给他们一些馊了的面包和淡而无味的汤，早晨给一杯棕黄色的剩茶。每天早晨有半个小时，可以让他们去上厕所，但是他们用后必须从顶板到地上都洗刷消毒，好让德国人使用。这不是一次舒适的旅行，然而和他们在牲口车里的那些同胞相比，他们已经好得多了，这一点他们也知道。

其实，这样反而使杰斯特罗感到痛苦。由于受到乘卧车这种特殊照顾，他那乐天知命的宁静心情反而被打乱了，会不会还有一线希望呢？其他十七个人肯定都以为还有希望。一天到晚，他们也不去说别的，老是谈受到的这种优待表示前途光明。那些有妻子儿女在其他列车里的人，甚至为家属表示乐观。不错，这列车分明不是开往德累斯顿的。但是，不管它往哪里开，这批被遣送的人当中的“知名人士”总是“知名人士”。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到达目的地，他们就要设法去照料自己的亲人。

埃伦·杰斯特罗凭常识也可以想到：让他们乘卧车，这可能是德国

人更残酷的愚笨行为，是官僚机构的一时疏忽，或者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为的是不让某些人乘牲口车，以免他们在周围人群当中点燃起反抗的火花。然而，你要坚持在绝望中不为别人怀抱的热情所激动是困难的。他自己也渴望能够活下去。这十七个高级知识分子争辩起来时，那些话都是令人信服的，这些人是：三位长老、两位拉比、一位交响乐队指挥、一位画家、一位钢琴演奏家、一位报纸发行人、三位医生、两位作战中负过伤的军官、两位半犹太血统的实业家，还有那位遣送组主任，那是一位满面愁容、个子矮小的柏林律师，只有他从来不跟别人谈话，甚至不朝他们看上一眼。谁也不知道他因为什么事开罪了他的上司。

除了在他们包房外边站岗的那个卫兵，其他的德国人都不去理会这些犹太人。乘坐党卫军的车，不管算是享受了多么大的特权，它只使人感到紧张。犹太人像是染了瘟病的畜生一般，从那些权势人物中被隔离开，他们只能闻到送上车来供党卫军大嚼的伙食的香味。一到晚上，车上就有人醉醺醺地高唱轻松的歌曲，大声争论不休，有时候听来只觉得可怕。这种在条顿人中习见的喧闹近在咫尺，使这些“知名人士”胆战心惊，因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党卫军想到要解闷儿，他们就会跟这些犹太人开一次玩笑。

第二天晚上，已经很迟了，几个党卫军军官还在喷着酒气大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这时候杰斯特罗想起三十年代中期他是在慕尼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当时的感想重新涌上他的心头。那时他虽然觉得纳粹党人可笑，但是他们这首歌里确实含有一些德国人隐藏在心底的愁闷，即便是现在可能即将死在他们手中，他仍旧可以在这嘈杂的合唱中听出那种朴素但富有浪漫情趣的“对故乡的怀念”[(3)]。突然，包房的门被推开了，警卫喊道：“那个臭犹太佬杰斯特罗！到四号包房去！”杰斯特罗被吓得战战兢兢。其他的犹太人都沉下了脸，让开了路。他走出去，警卫踏着沉重的步子跟在他的后面。

四号包房里，一个花白头发、双下巴颏儿的党卫军军官在和其他几个军官喝酒，吩咐杰斯特罗站在一边侍候。这位党卫军军官正在高谈阔论，把七年战争[4]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比，指出希特勒与弗里德里希二世之间有一些可喜的类似之处。他再三强调，这两场战争都说明，一位伟大统帅所领导的纪律严明的小国，可以抗击几个庸碌无能之辈所领导的巨大但是不稳定的联盟。弗里德里希二世像元首一样，也巧妙地施展了出奇制胜的策略，他总是率先进攻，屡次以刚强的意志扭转看起来是必败的战局，而到最后，俄国伊丽莎白的猝死，给了弗里德里希二世需要的时机，最终签订了一个有利于他的和约。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年高多病，还有不健康的习惯。他们当中，无论哪一个死了，联盟都会同样在一夜之间瓦解，花白头发的军官这样说。其他几个军官都很折服地交换眼光，很懂事地点着头。

他突然对杰斯特罗说："我听说，你是一个很有名气的美国历史学家，你对这些事很熟悉吧。"

十八世纪的历史并不是杰斯特罗的专长，但他读过卡莱尔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著作。"啊，对！卡莱尔！"[5]花白头发的军官兴奋地说，鼓励他再谈下去。埃伦说，这两次战争的确有着非常相似之处，希特勒活脱儿就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化身。俄国伊丽莎白之死，显然是一次出自天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在这次战争中随时也会发生。他被打发出来后，在走回房间的路上只觉得自己可耻。警卫给他送来了一份面包和香肠，他把它们分给其他人吃了，这才感觉舒服一些。

第二天早晨，那个花白头发的军官又把他召唤去，这一次只有他们两个人个别谈话。看来军官的地位很高，所以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他吩咐杰斯特罗坐下，但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在党卫军面前这样坐下乃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军官说，他从前教过历史，但是一个狡猾的犹太人抢走了他的候补教书职位，断送了他的前程。他吸着粗雪茄，跟埃伦谈了三个小时，迂腐十足地讨论此后三四个世纪里德国统治下的欧洲的政治

结构，认为最后将形成一个德国的独霸世界，还引证了早先普卢塔克[6]等作家的话，并拿希特勒去比拟许多伟大人物，包括利库尔戈斯[7]、梭伦[8]、穆罕默德[9]、克伦威尔[10]、达尔文等。埃伦只有聆听和点头的份儿。这一席幼稚可笑的谈话，对他多少是一种排遣，可以让他忘了对死亡担心害怕时那种近似偏头痛折磨人的念头。他被打发出来后，在包房里又领到了一份香肠和面包，他又把它们分给了大伙儿。此后他再没见到这个花白头发的军官。火车一进入波兰，经过的城镇的站名下面都有指向奥斯威辛的箭头。这时埃伦真想再有那样的排遣，哪怕是听粗暴的党卫军唱歌也是好的，因为可以借此消磨这些精神上折磨人的时间。然而，这一天德国人都不吭声了。

一直等到他在比克瑙车站下车的时候，埃伦才完全明白以前没想通的事。他和那些“知名人士”一簇堆地站在探照灯灯光以外的地方，看着远远的那面人们下车的情景——犹太人都吓得往下跳，有的摔倒在地，有的茫茫然徘徊不前；穿着条纹衣服、剃光了头发的犯人漫不在意地把一些尸体和行李扔下车；尸体在站台上堆成一长行。更引人注意的是，那些卸货的人把儿童的尸体像不重要的玩偶似的从车上扔下来，然后把它们另成一行远远排列开。埃伦在探照灯灯光下寻找娜塔丽。有一两次，他好像看见了她。但是，有两千多名犹太人从所有的那些牲口车里拥出来。他们一起挤在那个长长的站台上，在德国人的吆喝声中和棍子的敲打下，男人同妇女和儿童分开了，列成五个人一排的队伍。要在这样乱哄哄一大群耷拉着脑袋的人当中认清楚一个人，那是困难的。

经过犹太人吵吵闹闹地从车里猛冲出来的第一阵骚乱，站上的气氛一时又变得平静和沉闷了，这时杰斯特罗不知怎的，忽然想起那天晚上他和家人夹在一群衣衫褴褛的犹太移民当中从一艘停泊在埃利斯的波兰船上登岸时的情景。现在，又和当时相似，在探照灯的照射下，一些身穿制服的官员威风凛凛地走来走去，大声地发出命令。这些新来到异乡的人举目无亲，茫然失措，站在那儿等着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埃利斯没有警犬，没有机枪，没有一排排的死尸。

可不是就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会儿党卫军正在给活人和死尸点数，要准确知道这里运到的跟前一站运出的人数是否相符。党卫军要为所有运到奥斯威辛的犹太人向德国铁路公司付一笔车费，记账的手续肯定是一丝不苟的。犹太人男女分开了，五个人一排，安安静静地沿铁道排成了黑压压的两行。那些剃光了头发、穿条纹衣服的人就趁这时候卸空火车，把所有的行李什物都堆在站台上。

这些东西被垛成几大堆。它们看上去好像是乞丐的破烂货，但是杰斯特罗可以猜想到它们当中隐藏着多少财富。犹太人不顾死活地把毕生剩下的积蓄都带在身边，现在它们都隐藏在那些样子难看的破烂堆里，或者夹带在主人身上。埃伦·杰斯特罗知道自己将要遭遇到什么，他已经把他的钱和《一个犹太人的旅程》的手稿一起留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墙壁里面。让发现它们的人一起拿去吧，但愿他们不是德国人！听了班瑞尔描绘的在奥斯威辛如何搜括死人的钱财，埃伦·杰斯特罗对疯狂的屠杀已经初步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杀人越货原是犹太人在古代就遇到的危险，国社党的新发明，只不过是将其组织成为一种工业程序而已。好吧，德国人可以要他的命，但是他们没法儿抢走他的东西。

妇女的行列终于开始移动。这时候杰斯特罗亲眼看到班瑞尔描绘的程序了。国社党军官正把犹太妇女分成两行，好像全凭一个瘦长的军官的手或左或右那样一挥做出最后决定。一切都在按照一种安静而刻板的官方形式进行。这时候，你只听到德国人的谈话声，警犬偶尔的吠叫声，火车头冷却时喷出蒸汽的咝咝声。

他和那些“知名人士”站在灯影中留心地看。他们分明是被免除了这一次挑选的程序。直到现在，他们的行李仍旧放在车上。也许，那些乐观者的想法是对的吧？一个党卫军军官和另一个警卫被派来管这特殊的少数几个犹太人。这两个外表很平常的年轻德国人除了他们那一身威风凛凛的制服外，并没什么其他可怕的地方。警卫长得相当矮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端着一挺手提机关枪，尽量装出一副温和的样子。两个人

对自己执行的琐碎公务都好像感到很沉闷。军官没说别的，只吩咐“知名人士”不许谈话。埃伦·杰斯特罗手遮着探照灯灯光，继续向站台那边望过去，想要找到娜塔丽。如果发现了她，他就决定把这条命豁出去，他要向军官指出他这个侄女，说她有美籍护照。把这句话说出口，只需要三十秒钟就够了，哪怕是挨打或者枪毙，他也不去管它。照他猜想，德国人可能想要知道有关她的情形。可惜他没法儿把她指出来，虽然知道她就在人群中的什么地方。她的身体很强健，不可能在车上生病死了。她肯定不会在稀疏零落地向左面走过去的那一行妇女当中，那些妇女，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她们分辨出来。她可能是在密密匝匝地向右面走过去的另一行妇女当中，那些妇女多数都搀着或抱着孩子。再不然，她就是在那一长列未经挑选的妇女当中。

那些向右面前进的妇女，都带着恐惧的神情，慢腾腾地拖着脚步在“知名人士”旁边走过去。杰斯特罗被探照灯灯光照得眼睛都睁不开，她们走过时，即使娜塔丽在她们当中，他也没法儿辨认出来。孩子们有的拉着母亲的手，有的揪着母亲的裙子，都乖乖地走着，还有一些孩子被抱在怀里，已经睡熟，因为现在已经是半夜了。一轮满月高悬在强烈的灯光上面的天空。行列在他们旁边走过去。这时候两个穿条纹衣服的人登上了党卫军的卧车，把受特殊照顾的犹太人的行李扔了下来。

“立正！”党卫军军官向“知名人士”喊口令，“现在你们跟着那些人走，一起去消毒。”他的口气听起来很粗鲁，他向那些走过去的妇女那面做出的手势强劲有力，是不容误会的。

那十七个人都愣住了，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再望望他们滚在地上的行李。

“快步走！”军官的口气更生硬了，“跟上她们！”

警卫向这些人挥了挥手提机关枪。

那位柏林律师向前一步，低声下气，哆嗦着说：“队长长官，请问

阁下，您不会是闹错了吧？我们都是‘知名人士’，再说——”

军官竖起了两根僵硬的手指。警卫对准了律师脸上就是一枪托子。他倒在地下，流着血哼哼。

“把他拉起来，”军官对其他几个人说，“领着他一起走。”

这样一来埃伦知道了他的结局。已经毫无疑问，他现在是去就死。他很快就要死了，可能是几分钟以内的事。体会到这一切，他的心情是十分奇特的：恐惧、痛苦，同时悲哀中又有那么一种获得解脱的感觉。他最后看了看月亮，看了看诸如火车之类的东西，看了看那些妇女，看了看那些儿童，看了看身穿军服的德国人。这情形是令人惊奇的，但并不是十分可怕。他离开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时候，对此已经做好准备。他帮着大家扶起了这位遣送组主任，主任的嘴已经血肉模糊，但是他那恐惧的眼光更叫人看了难受。杰斯特罗最后别过脸瞥了一眼站台，看见长长的几行人仍旧在探照灯灯光照射着的站台上一路延伸过去，那里还在进行挑选。将来有一天，他能知道娜塔丽的遭遇吗？

月光下，冷冽的空地里大家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很长一段路。他们静悄悄地走着，只听见脚步在泥污的冰凌上发出的咔嚓声，孩子们瞌睡中的啼哭声。一行人走到了一片草地上，修剪得很好的草在强烈的探照灯灯光下映出鲜绿，草地后面是一排深红色砖房，房子低矮，没有窗子，高高的方烟囱时不时地冒出火花。它可能是一个面包房，也可能是一个洗衣房。剃光了头发的人领着一列人走下宽阔的水泥台阶，沿着昏暗的过道进入一间被没有装饰的电灯照得灿亮的空房间，那房间的样子很像一间海滨浴室，里面摆着一些长凳，沿墙上一溜儿和房中央柱子四周都是挂衣服的钩子。面对着入口的那根柱子上是一个用好几种文字写的牌子，最上面写的是意第绪文：

在此脱衣　洗澡消毒

将衣服折叠整齐

记住你放衣服的地方

使人感到窘促的是，男女必须在同一个地方脱衣服。穿条纹衣服的囚犯把少数几个“知名人士”领到一个角落里，这时候埃伦吃了一惊，只见这些囚犯一面帮着妇女和孩子脱衣服，一面不住地道歉。他们说，这是营里的规矩，不能为这种事多费时间。现在重要的是：必须抢快，要叠好衣服，服从命令。不一会儿，埃伦·杰斯特罗已经脱光了衣服，坐在一张粗木头长凳上，赤脚踏着冰冷的水泥地，嘴里喃喃地念着圣诗。按说，人们不可以赤着脚祈祷，或者光着头宣神的名号，但这是非常时刻，对戒律是可以通权达变的。他看见一些年轻妇女，长得很动人，她们袒裸着的丰润的肌肤在明亮的灯光下显得那么娇艳，好像鲁本斯[(11)]画的裸体女人。当然，多数妇女的体形已经变得很难看：有的骨瘦如柴，有的皮肤松垮，胸部和肚子都耷拉下来。孩子们看上去都像是薅了毛的鸡一样。

第二批妇女拥进了更衣室，后面跟着更多的男人。埃伦看不清娜塔丽是不是在那些人当中，人群是那么混乱。一些光着身体的妇女和她们穿着衣服的丈夫没想到会这样暂时团聚，一认出对方，他们就发出欢呼，彼此拥抱，父亲紧搂住他们赤膊的孩子。但是那些剃光头的人立刻拆散了他们。以后时间多着啦！这会儿大伙儿得赶紧脱衣服。

不一会儿，只听见德国人在外面厉声发出命令：“立正！只放男人！两个一排，洗淋浴！”

穿条纹衣服的犯人把男人们领出了更衣室。这一群赤条条的男人挨挨蹭蹭地挤了过去，蓬蓬的阴毛里露出了晃荡着的生殖器，那副情景很像是在一间澡堂里，不同的是：他们当中还有那些穿着条纹衣服、剃光了头发的人，还有一大群裸体的妇女和小孩儿，一面看着他们走出去，一面亲切地呼唤他们。有的妇女号啕大哭，有的妇女，埃伦可以看出，手紧捂住嘴，那一定是憋着不让自己哭出声，她们也许害怕挨打，也许

不愿惊吓孩子。

过道里很冷，带着武器、沿墙壁排列着的党卫军不觉得，但是脱光了衣服的埃伦和那些跟他一起走过去的男人肯定觉得冷。他心中一直很明白，这个骗局越来越真相毕露。几个犹太人洗淋浴，为什么要这么一队手持武器、足蹬皮靴、穿着军装的人来照看他们？这些党卫军和普通德国人的长相一样，多数都是年轻人，很像星期日可以看到的陪着女友在选帝侯大道上溜达的那些年轻人，但是这时候他们都恶狠狠地蹙起眉头，好像一些警察在监视着捣乱的人群，防止他们发生暴动。然而，这些赤身裸体的犹太人无论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根本没有谁会捣乱，走过去就这么几步路，更不会发生暴动。

他们被领进了一间狭长的房间，水泥浇的地板和墙壁冷冰冰的，房间大得几乎可以当作一个戏院，只是上面装有几百只莲蓬头的天花板太低了，那一排排的柱子也会妨碍人的视线。墙壁和柱子——柱子有的是实心混凝土的，有的是铁板上钻了洞孔的——上面都装有肥皂架子，摆着一块块黄色的肥皂。这间房里，天花板上那些无罩的电灯也亮得几乎令人无法忍受。

埃伦·杰斯特罗的脑海里只留下以上这些印象，他把一切置之度外、委诸命运的同时，喃喃地念着希伯来圣诗，到后来，身上感到非常难受，他再也无法勉强保持虔信神道的宁静心情了。穿条纹衣服的囚犯继续把这些男人往里边推。“空出些地方！空出些地方！男人都朝里边去！”他止不住地被紧挤在那些比他高大的人的黏腻冷湿的皮肤上，这种感觉对一个爱干净的人来说是难堪的，他可以觉出他们软绵绵的生殖器在他的身上紧蹭着。这时候妇女们也进来了，虽然埃伦只能听见她们的声音。他一眼看过去，尽是那些从四周向他挤过来的赤裸的身体。有的孩子大声哭喊，有的妇女嘤嘤啜泣，在远处德国人的口令声中偶尔可以听到几声绝望的惨号。此外还听见许多妇女的声音：有的在哄她们的孩子，有的在招呼她们的丈夫。

这群人越挤越紧，杰斯特罗惊慌起来了，他没法儿克制自己了。他平时一向害怕拥挤的人群，害怕被他们踩死或闷死。他完全没法儿动弹，没法儿看见，几乎没法儿呼吸了，只闻到体育室内的那种臭气，他被裸体的陌生人夹在当中，紧挤到一根有孔洞的冰冷的铁柱子跟前，他恰巧站在一盏电灯底下，一个人的胳膊肘儿紧抵在他的下巴底下，猛地把他的头向上掀起，那灯光就直射在他的脸上。

灯光突然熄灭，整个室内陷入一片黑暗。他在房间远处听见沉重的门砰地关闭，接着就是铁插销转动和扭紧时尖锐的吱吱声。在极宽大的房间里，响起了一片悲号声。在悲号声中，只听见恐怖的尖厉的惨叫："毒气！毒气！他们要毒死我们啦！哦，神大发慈悲吧！毒气！"

埃伦闻到了那股气味，强烈得令人窒息的气味，像是消毒药剂，但远比那气味厉害。它是从那根铁柱子里放出来的。第一股喷射出来的气味火辣辣的，像烧红了的剑直刺进他肺里，震撼他的全身，痛得他浑身直抽搐。他拼命离开柱子跟前往旁边躲，但是没有用。黑暗中是一片只听见惨号声的混乱与恐怖。他急喘着气，说出了临死前的忏悔，或者讲得更恰当些，是试图说出他的忏悔，因为他的肺里正在充血，嘴里黏膜肿胀，痛得透不过气："主是神。应当称颂他的名，直到永远。听啊，以色列，主宰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他倒在水泥地上，折腾翻滚着的人体压到他的身上，因为成年人中他是第一批倒下去的。他仰面跌倒，头沉重地磕在地板上，那些精赤的肉体紧压着他的脸和整个身子，使他无法扭折身体。他不动了。他不是被毒气熏死的，只有很少的毒气侵入他的身体，他几乎是立刻断了气，他是在那些垂死的犹太人的重压下闷死的。就管这叫福气吧，因为毒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人熏死。德国人为这道工序规定的时间是半个小时。

后来，穿条纹衣服的人进来拉开了那一堆纠缠纽结在一起的死尸，清除那黑压压一片僵硬裸露的尸体，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了他，他的一张脸不像其他人扭曲得那么厉害，但是在几千具尸体中，谁也没注意到这

个又老又瘦的死人。杰斯特罗被一个戴橡皮手套的特别分队队员拖到停尸室里的一张桌子跟前，在那里用钳子拔了他所有的金牙，丢在一个桶里。在整个停尸室内，大规模地进行着这一道工序，同时还要搜检死人的下体，剪去妇女的头发。后来，他被放在一个起重机上，机器像在装配线上运转着那样把尸首提升至一间热气腾腾的房间里，那里有一大群特别分队队员正在一排炉子前面紧张地工作。他的尸首被放在一个铁托架上，因为他的身体很小，他上面又叠起两具童尸，然后他们被一起送进了焚尸炉。有玻璃窥视孔的铁门砰地关上了。尸体很快地胀大，然后开始爆裂，火焰像燃煤似的烧着残骸。第二天，他的骨灰才被一辆满载死人的灰烬骨碴的大卡车运到维斯瓦河畔，沉在河里了。

于是，埃伦·杰斯特罗熔解了的灰粒就一路漂浮着，流过他童年时代在那里游戏的梅德捷斯河岸，漂过整个波兰，经华沙流入波罗的海。他在走向焚尸炉的途中吞下的那几颗钻石可能已被烧毁，因为钻石是会燃烧的，也可能它们沉在维斯瓦河河底了。它们都是最好的钻石，是他收藏着准备救急用的，他也曾打算在火车上偷偷地把它们交给娜塔丽，可是他们突然被分开，他没能这样做。但是，德国人也始终没能把它们弄到手。

---

(1) 《圣经》中象征强大凶恶的敌人，见《旧约全书·约伯记》第四十一章。

(2)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被控不敬神祇而判处死刑，于狱中服毒自杀。

(3) 原文是德语。

(4) 奥、俄、法等国对普鲁士进行的一场战争。战争于1756年开始，1763年结束。在战争中，普军曾为联军战败，后俄国女皇伊丽莎白逝世，彼得三世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议和。

(5) 原文是德语。

(6) 普卢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作家。

(7) 利库尔戈斯，传说中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

(8) 梭伦（约前638—约前559），古雅典政治家、立法者。

(9) 穆罕默德（约570—632），伊斯兰教创传者。

(10)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独立派领袖，他处死国王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自任“护国主”。

(11)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第九十四章

旋转着的地球又将那轮皎洁的月亮悬挂在天空中，照耀着一艘在九州岛以外冲破恶浪前进的低矮的黑色舰艇。腾溅起的水花在舰桥上空灿灿闪亮，“梭鱼”号正在加速前进，准备拂晓袭击一艘在莱特湾受了伤的敌船。那是一艘舰队大油船，船头深深斜倾，由四艘护航舰保卫着，以每小时九海里的速度缓缓行驶。一份急电向“梭鱼”号发出了航向指示，命令它攻击这艘行动困难的油船，于是新任艇长亲上火线的一次测验就要开始了。现在油船已经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日本人缺少了油就没法儿作战，而油都是从海上运去的，所以有四艘舰只护航。这可是一次困难的袭击呀！拜伦已经救起了几个被击落的飞行员，帮助一艘触礁的潜艇脱了险，他在整场战役中一直从事巡逻工作，但不曾发现任何敌舰。这是他首次指挥一次袭击。

他和他的副艇长都被冰冷的浪花溅湿了。菲尔比上尉穿着雨衣，但是拜伦午夜里只穿着他那身卡其军装到主甲板上去观察，他是满不在乎的，劈头盖脸的海浪只使他感到爽快。在月光照得很清晰的地平线上，那艘油船像一个小黑点，看不见护航舰只。

“咱们怎样动手呢？”

“这样很好嘛。要是它不改变航线，咱们五点钟就可以到达执行任务的海面。”

副艇长的口气很冷淡。他原来打算紧跟在船尾后面，等夜里月到中天时袭击。如果采取他那个办法，他们这会儿已经进入接近敌舰的水域。拜伦却主张从后面兜过去，他始终认为这个决策没错。敌舰继续保持那个方位，如果天空布满乌云，夜袭就不一定有把握。卡塔尔·埃斯特总是喜欢迎着船头逼近，那样看得最清楚。

“好吧，那么我去睡了。四点三十分叫我。”

副艇长湿漉漉的脸上眯起的那双眼睛里闪出了疑惑的神情，他差点儿喊了出来：“你在跟谁开玩笑呀？第一次出击之前你去睡觉？”

“是啦，先生。”拜伦的声音里微微透出了不以为然的口气。

拜伦并没责怪他。他知道菲尔比是一位出色的副艇长。菲尔比的面色苍白得像个死人，他几乎不大睡觉，他把潜艇的每一个部分都整理得井井有条。不论是注意鱼雷的保养，还是准备发射工作，他干起来都是那么劲头十足。至于发动袭击时他会怎样执行任务，受到深水炸弹攻击时又会怎样坚持下去，那确实还是个疑问，但这疑问大概马上就可以得到解答了。

拜伦脱掉湿了的军装，躺在他的舱铺上，对面就是贴在隔板上的娜塔丽和路易斯的照片。现在他常常不大能注意到它们了，它们在那儿贴的时间太久了。这会儿他又看见了这些照片，有几张是在罗马和特莱西恩施塔特照的，还有一张是娜塔丽在照相馆里拍的。旧日的创伤又在作痛。他的妻子和儿子仍旧在那个捷克城镇里吗？他们究竟还活着吗？她是多么美啊！他是多么爱她啊！一想起路易斯，他就心痛得几乎难以忍受。由于自己无计可施，他对这个孩子的爱就变成了一种困扰着人的恨，恨父亲不该把娜塔丽逼到欧洲去，恨娜塔丽在马赛时不该那样惊慌失措。再有，父亲和帕米拉·塔茨伯利的关系……

多么无聊的念头啊！灯熄灭了。黑暗中，拜伦悄悄地给娜塔丽和路易斯做祷告，以前他总是每天晚上做祷告，但是近来老是忘了。他父亲至少在这一点上说得很对：做指挥工作是一种排遣，也是一种镇痛剂。他几乎一挨枕头就睡熟了。从前当下级军官时，人家都拿这件事开他玩笑，现在指挥潜艇，这反而成了他的有利条件。

四点三十分，勤务兵给他端来了咖啡。他醒来时人很镇定，充满了信心。他不是卡塔尔·埃斯特，也永远不会像卡塔尔那样，哪怕袭击时

会出二十件差错，他也照样要干上一场。那个目标可不是容易打的。多么恶劣的天气，他的第二杯咖啡倒翻在军官室的桌子上，主甲板上劲风疾吹，波涛汹涌，黑沉沉的洋面上在风暴前的曙光中现出了白晃晃的浪头。现在的能见度很低，看不见那艘油船。菲尔比仍旧站在驾驶台上，水从他的橡皮雨衣上汩汩地向下流。他说，雷达测出的目标距离是一万四千码，方位仍旧是三一○，目标角度零度。这时候“梭鱼”号已经到了它攻击的对象前方。

潜艇下潜逼近目标，拜伦透过拂晓的迷雾，看见护航舰正在迎面直驶过来：四艘护航舰，样子是像美国护航驱逐舰那样的灰色小船。它们的位置排列得很不整齐，毫无疑问，上面是一些缺乏经验的服预备役的舰长。舰只弯弯曲曲前进时，左边露出了一片空阔水面，拜伦让潜艇从空阔水面下驶进去，没被声呐发觉，径向那艘巨大的斜倾着的油船迫近。潜艇已经进入袭击区域，距离接近到一千五百码……一千二百码……九百码……“我喜欢短距离。”从前埃斯特老是这样说，危险性更大，但是命中率更高。拜伦和菲尔比配合得很好，指挥塔里的官兵也都是一些老手。在紧张地进行追击战和考虑发射鱼雷的技术问题时，拜伦完全忘了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埃斯特指挥进攻时，拜伦已经多次操纵过潜望镜，他早已干过这种永远惊心动魄的工作。现在是要由他发出最后的射击命令，这对他可是新鲜的。

他命令“升起潜望镜！”，最后一次对准方位，这时候，瞧这艘可悲的巨大的遭难者油船的船身就像运动场看台的一角赫然呈现在前面。他怎么可能射不中它呢？他离得那么近，他看见成群的日本人正在那陡斜的甲板上修理被炸弹炸坏的地方。

他命令射击。潜艇发射出四枚鱼雷，是那种速度较慢、命中率更高的电气鱼雷。距离这么近，只需要等一分钟。接着，“升起潜望镜！命中啦！天哪！”三根白色水柱，在油船的一边高腾向空中。地震山摇的轰隆声撼动着“梭鱼”号。指挥塔里发出了欢呼。拜伦急速转动潜望镜，

只见他避开了的那两艘护航舰正向他这面驶来。

“速潜！降到三百英尺深度！”

第一批深水炸弹落在艇尾后边，惊雷似的震动并没造成损害。降到水下三百英尺，潜艇悄悄地逃开了，但是一艘舰上的声呐测出了它的航踪。声呐的咻咻声越来越响，变得更急促了。螺旋桨的声音逼近，一路在潜艇头顶响了过去。那些久经战斗的水兵，在指挥塔里眨巴着眼睛，蹲下身子，捂住了耳朵。

深水炸弹在“梭鱼”号四周纷纷向下散布。这是一次出色的放射，它形成了一片爆炸火网。潜艇来了一个急倾猛扎，像一块石头那样沉了下去，灯光熄灭，钟、仪表、其他散放着的东西四面横飞，惊慌的急促话声和无电池电话里的损害报告混杂成一片。紧急灯光显示，深度正在可怕地遽增：三百五十英尺，四百英尺，四百五十英尺。四百英尺已经是最大试验深度，以前从来不曾降到这个深度，但潜艇还在继续下沉。

菲尔比跌跌撞撞地走下梯子，去察看那些损坏了的地方，拜伦抢着去制止潜艇下沉。副艇长在操纵室里向上吆喝，说艇尾水平舵急降时卡住了，升降舵也卡住了。降到水面下五百七十英尺时，拜伦在应急灯灯光朦胧的指挥塔里，在一群面色惨白的水兵当中，他足踝浸在水里，汗水一直往下淌。菲尔比报告，艇身经不住海水的压力，已经出现盘形凹陷，几个隔水舱里正在渗水，许多艇体属具和阀门都有水喷出来，空气和水力系统失灵，控电板上发生短路，水泵也都坏了。拜伦为使艇首往上翘，启用了前艇高压空气压缩机组，那是应急的压缩空气储备，也是他最后的抢险办法。这样一来他制止了下沉。接着他又启用了后艇高压空气压缩机组，潜艇恢复了浮力。

潜艇浮到海面，官兵们刚刚可以揭开舱盖，拜伦就命令他们站上战斗岗位。舵手一打开指挥塔的舱盖，一股可怕的水柱就从洞口涌了出去，又过了好半晌，才能走到前炮跟前和舰桥上。柴油机开动，发出了怒吼，这是令人鼓舞的声音。当拜伦最后走上驾驶台时，大约在三海里

以外的敌舰已经开火，那些发出淡黄色火光的看起来是三英寸半口径的炮，敌舰没击中的炮弹远远落在这艘已经部分损坏了的潜艇后面。其他几艘护航舰离得很远，正在那艘逐渐下沉的油船旁边抢救那些幸存的船员。“梭鱼”号用它四英寸口径的艇首炮回击，护航舰一路射击着躲闪开，它的重炮火力很差。接下来的十五分钟，拜伦指挥潜艇曲折前进，以免被炮弹击中，菲尔比则在下边跑来跑去，设法恢复潜艇潜水的能力。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再有一发炮弹击中那陈旧的薄壳，“梭鱼”号大概就要完蛋了。

低压空气压缩机重新开动，潜艇慢慢纠正了偏左的倾斜。卡住了的艇尾水平舵又活动了。方向翼经过抢修恢复了运转。水泵又开始控制积水。在这段时间里，双方炮战持续进行。最后菲尔比跑上来向拜伦报告，说艇体已经严重受损，也许要先到海军造船厂去进行一次大修理，否则潜艇不能再潜水。所以“梭鱼”号已经失去了它主要的自卫能力，也就是失去了降到深水下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

在这一段时间里，那艘护航舰上的舰长始终没呼援，他肯定是想独自立功。菲尔比在舰首发出的排炮声中大声报告，而拜伦透过舰桥上滚滚的炮火烟雾，紧紧注视着那个日本人，看见他指挥的舰只正在加快速度，掉转方向，黑腾腾的烟雾从两个粗矮的烟囱里涌出来。看来，舰长料到“梭鱼”号已经陷入困境，决定向它猛冲过来。护航舰距离潜艇四千码远，如果以每小时二十海里或更快的速度逼近，他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撞上来。他那尖锐的反潜艇舰艏划破海水，前面浪涛的泡沫纷纷飞溅开，他的身影正在扩大。

副艇长站在拜伦旁边。“咱们怎么办，艇长？”他的口气听起来相当着急，但是并不过分紧张。

这个问题提得好！

到现在为止，拜伦一直是根据经验采取行动。记得第三次执行巡逻任务时，“海鳗”号被深水炸弹炸坏了一些操纵装置，炸落了一个舱盖，

浸进了水的“海鳗”号沉到五百英尺以下的海底，那一次埃斯特也曾启用高压空气压缩器。但是那一次他们是在黑夜里浮到海面，埃斯特指挥潜艇在黑暗中逃走了，埃斯特没遇到敌舰的追击。

拜伦指挥的潜艇现在每小时最快只能航行十八海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轮机师也许能够恢复它的全速，然而现在没时间了。逃吗？趁敌舰尾追时可以争取一些时间，但是那样一逃，其他几艘护航舰也会追上来。“梭鱼”号大概会被压倒式的炮火击沉。

拜伦抓起了话筒：“接轮机舱，我是艇长。给我使出你们全部的发动力，我们要被敌舰冲击了——舵手，右舵。”

舵手用惊讶的眼光转过来看他。“右舵，艇长？”

执行这道命令，就是把潜艇转过去迎向那艘猛冲过来的灰色护航舰。

“右舵，右满舵！我要让开它，从它侧面开过去。”

“是，艇长。右满舵……舵完全向右，艇长。”

潜艇破浪突前，扭转方向。两艘船穿过汹涌的绿色海浪，掀起密密层层的飞沫，彼此迎面疾驶猛进。拜伦向菲尔比大喊：“他们的小口径炮敌不过咱们的，汤姆。我要用舷侧炮火扫射他们。趁咱们在他们侧面开过去的时候，连续发射高射炮。用四英寸口径炮瞄准舰桥！”

“是，艇长。”

敌舰舰长的反应很慢。等到他命令舰只向左转时，潜艇的尾部恰巧在他的舰首前面闪了过去。“梭鱼”号顺着护航舰的左舷驶过，离它不到五十英尺，海水在它们中间轰鸣着喷溅腾起。在潜艇上可以清楚地看见那面甲板上的水兵是一些日本人。登时“轰隆”“轰隆”从潜艇上响起了一片炮声，闪出了炮的火光，团团烟雾弥漫开。一道道火红的曳光弹扫射着护航舰的甲板。四英寸口径的炮发射出去，“轰隆！轰隆！轰隆！”护

航舰上的炮断断续续地回击着，但是等到“梭鱼”号驶过它的舰尾时，舰上已经是一片沉寂了。

“拜伦，它已经死在水里了。”菲尔比说这话时，拜伦正在命令潜艇急转过去。这时候护航舰一直向那艘正在下沉的油船以及其他几艘护航舰驶过去。油船横倒着，它那红色的船底几乎被波浪淹没得看不见了。“也许，您打死他们的舰长啦。”

“也许是的。可咱们还得防备其他三个舰长，他们正在向这面转过来。到下面的操纵室去，汤姆，千万注意每一个可能发生的变化。好吧，就这么办。”

菲尔比把航速加快到每小时二十海里。“梭鱼”号被追赶了二十分钟，避开了它的追击者，消失在一大片黑沉沉的暴雨中。不一会儿，荧光屏上已经看不见那三艘护航舰了。

拜伦察看了一下那些损坏了的隔水舱，确定“梭鱼”号已经不适宜航海了。耐压艇体由于深水的压力而形成的瘪洼是严重的，有许多故障都是水手们无法修理的。水泵一刻不停地开动，把水排了出去。但是没一个人牺牲，只有几个人受了轻伤。

“给我往塞班岛开，汤姆，”他回到淋着雨的舰桥上，对副艇长说，“安排正常值班。制止损害，布置三分之一的人员值班。叫军士长编制一张清单。”

“是，艇长。”“艇长”两个字里透出了前所未有的敬意。

拜伦回到自己舱房里，一面脱去湿衣服，一面大声向娜塔丽的照片说：“好呀，这样看来，也许我是能够指挥一艘潜艇的了。”经过这一场战斗，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感到非常忧郁。他用毛巾擦干了身体，就那样一身黏糊糊地倒在铺上睡了。

那天夜里很迟了，他和菲尔比还在军官室里写战斗报告。菲尔比潦草地写着战斗的经过，拜伦用蓝色和橘黄色墨水很工整地画击沉敌舰和

进行炮战的作战图。有一次，菲尔比放下笔，抬起头说："艇长，我可以说一句话吗？"

"当然可以。"

"今天您真了不起。"

"啊，水兵们都了不起。我又有一位很称职的副艇长。"

菲尔比苍白的长脸上映出了红润。"艇长，您准能得到一枚海军十字勋章。"拜伦不说什么，仍旧低着头对着他的作战图。"您对这件事是什么想法？"

"对什么事？"

"我的意思是：先是击沉了敌舰，后来又狠狠地打了那一仗。"

"你是什么想法呢？"

"我因为参加了这场战斗，感到非常自豪。"

"嗯，我嘛，我希望咱们被送到马雷岛[(1)]去，希望战事在咱们的潜艇修理好之前就结束。"他向露出失望神情的菲尔比苦笑了笑，"汤姆，我看见那艘油船上有好几百个日本人，有的走来走去，有的忙着干活儿。打死了日本人，总会使卡塔尔·埃斯特兴奋，可我对此很冷淡。"

"正是因为这样，才打了胜仗。"菲尔比的口气像是在生气，几乎像是对一个亵渎了神明的人生气。

"这一场战争是打赢了。痛苦可能还要受下去，但战争是打赢了。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可在陆地上一觉睡到这场战争结束了再醒。我不是一个职业海军军官，从来都不是。让咱们把这份报告写好吧。"

拜伦的愿望实现了一部分。"梭鱼"号驶回圣弗朗西斯科，修理了很长一段时间。海军造船厂里泊满了驱逐舰、航空母舰，甚至有战列舰，都是被神风队击伤的，所以在造船厂的那位上尉看来，一艘已经失去战

斗力的陈旧潜艇当然是最后受到接待的主顾。再说，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也不会急于叫“梭鱼”号回去，新造的潜艇正在成群地出海巡逻，目标确实越来越少了。

潜艇修理好以后，上面安装了一个叫作FM的试验性的海底声呐，拜伦奉命到加利福尼亚以外的假布雷场去进行试验。水雷一被这种奇妙的近距离声呐发现，艇上的一只铃就会发出响声。所以根据理论，一艘潜艇只要装备了这种仪器，就能由铃声指引着，在黑沉沉的海底穿过日本人的布雷区，进入商船往来仍旧很频繁的日本海。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非常重视FM声呐。想象一下那些仍旧躲在日本海内的船只，它们是多有油水可捞的肥美的目标呀！

拜伦有点儿信不过它，因为声呐的性能并不稳定，他在那几次试验航行中，就撞上了好多个假水雷。他的那些水兵和所有的潜艇人员，一想到要用一个电子新发明在一排排日本水雷中摸索着穿过去，都吓坏了。他们已经领教过了海军的新发明。这两年来，他们多数都为那些不会爆炸的鱼雷和军械局做出的解释感到烦恼。军士长警告拜伦说，如果他要用FM声呐去探察日本海，会有三分之一的水兵申请调换岗位，或者开小差。

但是拜伦也捉摸不定他会不会有离开西海岸的一天。在圣弗朗西斯科，可以明显地觉出大战即将结束。这里已经取消了防空，街道和公路上的车辆变得拥挤起来。黑市买卖使汽油配给显得可笑。食物不再缺乏了。报上有关盟军进展和轴心国军队溃退的标题逐渐变得平淡乏味。只有那些有关军事挫折的报道才是吸引人的新闻，如神风队的进攻和被称为“阿登战役”的德国人的最后挣扎。拜伦之所以关心欧洲，主要是希望可以从德国的败北中获得一些关于娜塔丽的消息。讲到太平洋方面，他希望B-29的空袭、潜艇的封锁以及麦克阿瑟取道菲律宾群岛的进军，会在他由铃声导航进入日本人的布雷区之前就迫使日本投降。这痛苦到底还要延续多久啊？

对大战中的这一个特殊阶段，他和不少美国人抱有同样的看法。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往往被新闻记者添油加醋，编写成节节胜利的无聊报道。无论如何这情形就要结束了！然而，结束一场战争总不及发动它那么容易。现在，这情形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在极权主义控制下做困兽之斗的大国都是顽强不屈的，它们并不准备退出战场。盟国也没有其他办法迫使它们退出战场，只能杀死越来越多的人，它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无非都是为了要在军事上造成空前的屠杀。而这时候拜伦（他在相当程度上早已把这种恐怖丢在脑后了）却带着“梭鱼”号的机件和FM声呐百无聊赖地混日子。

阿道夫·希特勒当然不会退出战场。他的那一叶扁舟只能在一片血海上漂浮。来自东面、西面、南面和天空中的进攻，使他的末日越来越近。这时候，他的对策就是发动阿登反攻，也就是“阿登战役”。早在八月下旬，各条战线持续崩溃，他命令德军在俄国前线死守，同时在西线发动一次大规模反攻。他的目的是令人费解的，好像是要取得一次胜利，以便停止战争，同时自己也不致被消灭。德国军民响应了他的号召，接连着几个月一直疯狂地进行准备，拼凑他们的残兵败将，集中在西线上。

但这一切基本上是迷梦和狂想。东面，苏联正在集合五个重新补充的集团军，一共二百多万人，辎重堆积如山，准备进攻柏林。没一个德国人认为，俄国人的占领会比英美人的占领更好一些。希特勒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给德国的未来带来的威胁，这二者可以说是涓滴与洪流之比。他在防那涓滴，却不去顾那洪流，梦想着一九四〇年的情况会重现[(2)]，再来一回阿登突破，又是一次向海边进军。当古德里安给他看有关苏军集结的真实情报时，他嘲笑道：“啊，这可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一次虚张声势！这些胡话是谁编出来的？”

阿登攻势从十二月中旬一直持续到一月。美国人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将军听到德国人招降的事说了一句“疯子！”。一些更据实直叙的报

道是：德军伤亡十万余人，盟军伤亡八万一千余人，双方都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西线的盟军暂时猝不及防，但随后很快就恢复了优势，结果倒霉的还是德国。在他的几个自己人当中，希特勒兴高采烈地谈到“已在西线恢复主动”，但从此以后他就再不曾公开谈话或露面。

阿登攻势崩溃，于是俄国人的大炮就一路怒吼着从波罗的海推进到喀尔巴阡山脉。途经波兰时，红军在奥斯威辛闯进了一个巨型工业综合建筑和囚犯集中营，那儿的囚犯多半已经跑空，剩下的只是几个衣不蔽体、奄奄一息的人，他们指出一些爆炸后的废墟，原来那些地方都是焚尸炉，已有几百万人在那里被秘密杀害。俄国人前线上发生的事很少在加利福尼亚的报纸上刊出，即便有这一类的报道，拜伦也没看到。

不到四个星期，俄军已经沿奥得河-尼斯河一线深入德境，有的地方离柏林只有八十英里。他们突进了几百英里后，暂时停下来补充给养。于是希特勒重新集合他的大部分军队，仓促向东进发，以致西线空虚。当时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经从“阿登战役”中恢复了实力，正准备强渡莱茵河，发动一次和俄国人同样强大的攻势。现在看来，那一次疯狂地调动人数越来越少的军队，横穿德国，从东到西，然后再回到东方，也许显得很可笑，然而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第三帝国国内，那却是一次影响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铁路运输。毫无疑问，它延长了人们苦难的日子。

对欧洲战局的这些变化，拜伦几乎一无所知。他知道得更多的还是太平洋上的战事。不过，讲到麦克阿瑟大规模的菲律宾进军，拜伦主要听到的也只是点滴有关神风队袭击海军舰队的新闻。他还知道英国人正在把日本人赶出缅甸，因为每天都看到一些很单调的报道，叙述战事怎样沿着一条叫作“伊洛瓦底”的江进行，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空中堡垒”B-29正在使一些日本城市燃起大火。但是在拜伦看来，太平洋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占领了硫黄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大约为二万八千人，这座上面建有机场的岩石岛离横滨只有八百英里！这

样一来，日本人非停战不可了。

事实上，这时候德国和日本都已做出和平试探，这些试探是微妙的，非官方的，与政府公布的政策相抵触的，并且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在那些官方声明中，德国和日本都悍然发出挑衅，说什么已经厌战的敌人即将崩溃。然而，这两个国家现有的空军已经势穷力绌，盟国正在计划用飞机进行屠杀，以便尽快推翻这两个顽强不屈的政府。和拜伦一样，盟国的首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结束这场战争。

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在英美轰炸机对德累斯顿的一次轰炸引起的大火中，死了十多万德国人。

三月中旬，在“空中堡垒”对东京的一次燃烧弹轰炸引起的大火中，死了十多万日本人。

此后，这些大规模的屠杀变成了很不光彩的新闻。不但拜伦，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去提到它们，仿佛它们只是当时从远方传来的不太引人注意的捷报。在这些空袭中，死的人比死在广岛和长崎的更多，然而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没任何新奇之处。据说，战争结束后，希特勒那位精明干练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曾经责备一个美国空军将领，怪他为什么不继续进行像轰炸德累斯顿那样的空袭，说那是结束战争的最好办法，可惜盟军没能够坚持下去。

拜伦也不大重视发动德累斯顿空袭前召开的那一次雅尔塔会议。报纸上都发出欢呼，说这次会议是盟国间友谊的重大胜利。只是又过了一个时期，才逐渐出现了一股表示失望与反对的逆流，人们开始怪罗斯福不该把一些地方“出卖”给斯大林。为了保全美国人的生命，罗斯福很轻易地就用巴尔干半岛、波兰和亚洲一些地方跟斯大林做了交易。斯大林很满意这笔交易，保证让更多的俄国人去送死。当时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形，拜伦·亨利大概也会赞成这笔交易，他只要打赢这场战争，找到他的妻儿，回到自己家里。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要重新从斯大林那里获得保证：一俟德国覆灭，就去进攻日本。罗斯福不知道原子弹能解决问题，他听到的意见是，进军日本可能要死伤五十万或者更多的人。至于巴尔干半岛和波兰，当时红军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那些地方。罗斯福肯定觉察出了以拜伦·亨利为代表的一般美国人的心情：只巴望结束这些苦难的日子，并不关心外国的地理条件。也许，他已经预见到，现代战争是这样恐怖和不切实际，不久就会归于淘汰，而一到那时候，地理条件就会变得无关紧要。一个垂死的人，有时候会具有精力活跃与头脑机敏的人所没有的那种幻想。

不管怎样，反正痛苦的行程就这样持续下去，到了三月中旬，“梭鱼”号奉命驶回珍珠港。一经抵达那里，它就被编入一个潜艇队，准备装上FM声呐，突入日本海。

---

(1) 岛名，美国海军造船厂所在地。

(2) 1940年4月德军侵入丹麦、挪威，5月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5月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6月巴黎陷落，法国投降。

第九十五章

帕米拉，我亲爱的：

你还记得，你们在莫斯科为招待芭蕾舞剧团举行的狂欢酒会上那位一口气干了一瓶伏特加、还跳舞的陆军航空队将军吗？现在他在马里亚纳群岛李梅的部队里。这会儿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里赶着写这封信。他明天要飞回美国，到了那儿就可以把信寄出，否则，我可能要拍电报给你了。我准备在华盛顿而不是在圣迭戈和你会面，同时我还有许多事需要你去办。我们驻伦敦的海军武官威廉斯上校弄飞机票最有办法，告诉他你是我的未婚妻，他会设法把你送到华盛顿的。

听说，罗达的丈夫愿意把他空出来的公寓租给我，这样可以省得律师们再去办交涉了。我并不计较金钱上的补偿，我给我的律师查利·莱昂斯写了封信，叫他别再为这件事纠缠不清了。所以，就按照彼得斯开的价把那房子给他吧，现在咱们可以住进康涅狄格大街的那套公寓。查利会把租赁手续办妥，让你搬进去。彼得斯挺客气，说要按照你的意思把房子重新装饰一下。

相信再过不久我就可以卸任了，人事局正在加紧办理海上人员的轮换工作。这情形很像一次稳操胜券的足球赛打到最后四分之一场，然后让预备球员大批拥进场子去踢上几脚。我准备申请调回华盛顿工作，那样咱们就可以守在一起了。

我所有可以搬的东西都存在狐狸厅路。如果没猜错罗达的脾气，我相信她已经把它们装箱放到一边了。把这些东西都搬到公寓里去吧。那儿没地方给我摆书，彼得斯看样子不像是一个爱看书的人，就先让它们留在箱子里吧，我准备去买一些书橱。

顺便提一句，帕姆，一到华盛顿，你就去查利·莱昂斯那里支钱花。不用推让，你不能在华盛顿物价这样贵的地方花光你的钱。去买你需要的衣服，“嫁妆”也许不是一个适当的词，那么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它吧，你的衣服很重要。多年来，你一直是军服和旅行装束。

好啦，瞧我又来谈这一套了。以前你怪我不该老是在信里谈钱的事。我对“爱情这玩意儿”（华伦和拜伦小时候就是拿这来形容牛仔电影里那些浪漫的镜头）不是一位能手。这一点我得承认。爱情这玩意儿我确实是从你那儿偷来的，对吗？这是因为，帕姆，我读济慈[(1)]、雪莱[(2)]或者海涅[(3)]的爱情诗时，会深深感到激动，甚至寒毛都竖起来，然而我却不能表达这些情感，正像我不能把一个女人分成两半儿一样，我不懂得那个窍门。等到咱们双双脱光了衣服睡在被窝里，那时候咱们就可以谈一谈美国男子那种无法言传的感情了。（你看怎么样？）

我在这里等着吃饭。李梅邀我去赴宴。因为“衣阿华”号现在在国内进行大修，所以“新泽西”号成了我的旗舰，我们的船刚在这里停泊，为的是要添加燃料。这个提尼安岛是塞班岛南海岸以外的一个岩石岛，是一个天造地设的轰炸机场。这个机场大得令人吃惊，据说它是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B-29轰炸机从这里起飞，把燃烧弹向日本人扔下去。

我对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又是仇恨又是崇敬的感情。我曾经指挥轰击硫黄岛的混合舰队。那一次由斯普鲁恩斯将军统率，他派了一些任务给我。我指挥战列舰、重巡洋舰和驱逐舰，接连许多天，都在用大炮猛轰那个小岛。我不相信有哪个地方没被我们摧毁。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也去轰炸了。等到登陆艇驶到海滩边上，那个岛已经像一座坟墓似的一片死寂。可是接着，我的天哪，日本人不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才怪哩，他们一共打死打伤我们大约二万八千名海军

陆战队队员。那是全太平洋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我的舰艇继续狠狠地揍他们，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也出动了，可他们就是不肯投降。等到拿下了硫黄岛，我相信那岛上活着的日本人不会超过五十个。

就在这时候，他们的自杀飞行员差点儿把我们的特混舰队吓坏了。舰队的士气大为低落。水兵原本以为他们已经打胜了这一仗，没想到这时候会受到这样的威胁。我们的报纸都大骂这些神风队队员，说他们是狂人，是疯子，是吸毒者，诸如此类。这可是胡说八道。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曾经大肆宣传一个叫科林·凯利的陆军航空队飞行员的神话的也是这些报纸，说什么他在吕宋岛外面驾着他的飞机向一艘战列舰的烟囱俯冲。报纸上关于科林·凯利的那场瞎闹曾经轰动一时。其实，根本就没这么一回事。凯利是在一次执行轰炸任务时被击落的。日本人当中倒有无数真的“科林·凯利”。神风队飞行员可能是愚蠢的、受了骗的，并且这场战争也不可能由他们打赢，但是年轻人这样甘心情愿殉国，表现出一种悲怆壮烈的气概，我怀着哀悼的心情赞叹培养出他们这种人的文化，同时又对这种浪费人力和无济于事的战术表示遗憾。

斯普鲁恩斯还在竭力宣扬占领硫黄岛的必要，但是李梅主张在去东京的中途开辟一个应急着陆场。B-29轰炸机正在成群地飞出去，费兹杰拉德告诉我，进攻硫黄岛后，飞机的损失已经减少，并且空军的士气也已恢复。不管是否值得，反正血已经流了。

我应费兹的邀请，上岸去观看了一次规模最大的B-29轰炸机的出击和返航。帕米拉，那是一幅无法描绘的奇景：接连几个小时，这种巨型飞机怒吼着飞腾出去。我的天哪，美国工厂制造出了多少飞机，军队训练出了多少名出色的飞行员啊！费兹杰拉德不住口地谈空袭。他说，这次空袭简直要消灭整个东京，那儿是一片大火，那几平方英里的像火柴盒似的房子都要烧光了。他认为，他们大概死了五十万人。

当然，这些“硬毛猎犬”[4]会夸张他们造成的混乱，但是我亲眼看到了那个无畏飞行队的起航，它肯定又像在汉堡和德累斯顿那样掀起了一场“火的风暴”。我听说，那样大规模的燃烧弹轰炸，会吸尽空气中的氧气，那些人即使不被烧死，也都闷死了。到现在为止，日本人还没提起这件事，但是，你迟早会看到许多有关这次空袭的报道。

在这间军官餐室里，我看了一些描写德累斯顿空袭的旧报纸和杂志。德国人大吵大闹。这可妙极啦。我在苏联的服役，让我对戈培尔博士因德累斯顿空袭的痛哭流涕而感到无动于衷。要是俄国人有了咱们这样的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会每星期都去那样空袭德国城市，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们是会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干这种事的，然而，即便如此，它也抵消不了德国人对苏联造成的物质损害与平民死亡的一半。我相信，德国人为了进行报复，或者因为怀疑是游击队员而吊死的俄国儿童，要比死在德国空袭中的全部人数还要多。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怜悯戈培尔那些宣传照片上的一堆堆尸体被烧焦了的妇女和儿童啊，然而，并没有谁叫德国人去听希特勒的话呀。希特勒又不是一位法定的统治者，他只是一个单凭说嘴的家伙，可是德国人却偏爱听他的话。他们拥护他，他们掀起一场大风暴，带走了人类社会中一切善良的本性。想想我那个出类拔萃的孩子，他为了对此做出反击牺牲了自己。这种情形使我们都变得野蛮了。希特勒是对野蛮行为感到骄傲的，他把野蛮当作一则战斗口号，而德国人也高呼“胜利万岁”[5]。他们继续受骗，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献出自己不幸的亲人的生命。那么，我希望他们为自己元首的苟延残喘而快乐吧。

日本人对待他们所受的惩罚好像态度又有所不同。他们现在的遭遇也是完全罪有应得的，但是看起来他们是明白这一点的。天哪，希望这一切残酷的兽行早些结束吧。

帕米拉，你可曾听到罗斯福在广播里向国会做的雅尔塔会议报告吗？我被那篇讲话吓坏了。他言语模糊，老是把话扯离主题，他好像是病了，要不就是醉了。他为自己坐着说话道了歉，还谈到“我的腿像铁一样沉重”。以前我从来没听他提起过他的麻痹症。现在，只有一件事会使这次战争发生波折，那就是他一病不起，或者不能视事——好啦，费兹杰拉德将军来了。我们要吃饭去了。原本我没想扯到战争和政治上，可现在再没时间谈情说爱了，对吗？你知道我多么爱你。自从经过中途岛那场战斗，我以为我这一生已经完了。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看出，我的确已经完了。在作战中我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现在，我又活过来了，或者，等到咱们像夫妻那样拥抱着的时候，我又要活过来了。华盛顿见！

谈不完爱情的帕格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

于圣弗朗西斯科美国陆军军邮局陆军航空队第八空军司令部

帕米拉现在比她所想象到的更为快乐，但又十分激动，帕米拉这会儿老是从敞开的窗子里望向外边驶过去的搬运车。这所老式公寓的房子前面，那棵木兰花开得一片烂漫，在三楼都闻到了它的香气。布满阳光的街道上时时飘过阵风，街对面的学校操场上，黄水仙花坛旁边旗杆上的星条旗徐徐飘舞，那一树盛开的樱花就在旗旁把花瓣儿纷纷洒落下来。又是春天的华盛顿。但是，这一次和以往多么不同啊！

她觉得自己仍旧是半梦半醒的。回到这个繁华美丽、始终未遭战火的城市里；来到这些丰衣足食、熙熙攘攘的美国人当中；在黑压压地摆满了漂亮服装的店铺里购买服饰；在酒馆里吃已经许多年没在伦敦看到过的菜肴和水果；不必再随她那可怜的父亲到处漂泊；不必再担心英国会崩溃；不必由于自疚、悲哀或忧郁而心里难受；一心只想到要和维克多·亨利结婚！彼得斯上校的公寓，它那些宽大的房间和男性喜欢的装饰（除了那间十分花哨的粉红和金色的内室，那间屋子只有窑姐儿喜

欢），仍旧给她一种冷漠的感觉。它太大了，并且完全是属于一个陌生人的，里面没有一点儿地方是和帕格有联系的。然而，今天这一切都要改变了。

搬运车到了。两个男人淌着汗，吆喝着，搬进来箱子、文件橱、装货箱、手提箱、纸板箱——后面还有，还有更多的东西，起坐间里都被堆满了。后来罗达来了，帕米拉才放了心。最初，她一直害怕和帕格的前妻一起整理他的东西，她觉得这件事很尴尬。但是现在看来，让罗达帮着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做法是十分明智的。哈里森·彼得斯太太快活得像只知更鸟，穿着一身有点儿像复活节时穿的那种淡色衣眼，戴着大绸帽，蒙着面纱，颜色都是跟她的手套和鞋子相配的。她说这就要去参加一个为教会慈善事业举行的茶会。她带来了一份帕格的什物清单，有好几页纸，都是打字机打的。每一口箱子上都标了号码，清单上登记了它里面的东西。“第七号、第八号和第九号箱子不用打开，亲爱的，那里面都是书。那些书无论你怎样去摆，他都会抱怨的。再有，让我瞧瞧，第三号和第四号箱子里面是冬天穿的衣服——成套的衣服、运动衫、大衣，这一类东西。它们里面都放了樟脑丸。到了九月里，你把它们晾一晾，再收拾干净，它们就好穿了。你最好暂时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堆在那间空屋子里。那间屋子在哪儿？”

帕米拉觉得诧异，突然问：“你不知道吗？”

“我以前一直没来过这儿。这些东西，年轻人，请你们帮我们搬一下吧。”

罗达做主，吩咐那两个人把一些箱子移过去，又把另一些钉好和捆牢的打开。两个男人一走，她就拿出钥匙来开箱子，一面很起劲地取出帕格的衣服，一面叽里呱啦地谈着：他喜欢怎样洗他的衬衫，他用什么样的干洗剂，等等。她谈到帕格时，有点儿像母亲在给一个出远门的成年的儿子收拾行装，那种将他视为一己私有的亲切神情和口吻使帕米拉深感不安。罗达把他的衣服一件件挂起来时，总是深情地用手抚摩着它

们，还谈到这些衣服是在什么地方制的，哪几件是他喜欢的，哪几件是他难得穿的。她两次提到，他腰部的尺寸仍和他们结婚那天一般大小。她很小心地把他的鞋排列在彼得斯摆鞋的橱里。“你永远要把他的鞋楦塞好，亲爱的。他要他的鞋一点儿也不走样，但是他肯花五秒钟时间去塞鞋楦吗？从来不肯，他才不干这种事呢。一离开海军，亲爱的，你瞧着吧，他就有点儿像个心神恍惚的大学教授。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帕格·亨利是这样的，对吗？”

“罗达，真的，剩下的事我都知道怎么做。我非常感激——”

“哦？那么，好吧，还有第十五号箱子。让咱们来清理一下。你瞧，正像俗语说的，从背上切鲱鱼是困难的。有些东西是我和帕格共有的。我们俩当中，最后总有一个人不能分到它们。这可是没办法的事。像一些照片、纪念品这一类的东西，我已经挑选过了。在我留下的那些东西里，帕格拿走什么都行，我可以拣他不要的拿。再没比我更公平的了，对吗？”罗达向她爽朗地笑了笑。

“当然，不能更公平了。”帕米拉说，接着她又换了话题，“有一件事我不大明白。你是说，你以前从来没来过这儿吗？”

“没来过。”

“为什么不来呢？”

“这个嘛，亲爱的，跟哈克结婚前，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到他这个单身汉的窝里来，那样会像恺撒的妻子[(6)]什么的。后来，嗯——”罗达嘴一歪，这时候她突然显得更粗俗和老气，露出了心灰意懒的神情，“我决定再也不去过问他以前在这儿做的事情。要我给你形容一下吗？”

记得为了签那份交换住宅和公寓的合同，在律师事务所里举行的一次时间很短但是令人很不舒服的会上——帕米拉应帕格的律师的要求去参加了，也就是在那次会上，罗达自告奋勇，要来帮助她搬家——罗达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表情，那一次是因为彼得斯很轻蔑地随口顶回了她的

一句话。

“不，我想不必了吧。”

“好吧。那么就来翻一翻第十五号箱子，好吗？喏，瞧这个。”

罗达抽出了一本本照相簿给她看，那里面的照片有的是孩子，有的是亨利一家人以前住过的房子，有的是野餐、跳舞、宴会，有的是帕格在上面服役的舰只，是罗达和他一起在上面拍的，有站在阳光下炮架旁边的，有立在舰桥上的，有在甲板上散步的，或者是和指挥官在一起的。还有两口子装在镜框里的照片——有年轻的，有不太年轻的，有中年的，但神情都是那么亲热和快乐，照片上的帕格，往往是那样半赞赏半顽皮地瞅着罗达，他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丈夫，明知道他妻子的弱点，但仍旧爱她。帕米拉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她是横插进维克多·亨利晚年生活的一个年轻妻子，无论亨利跟谁共同生活，管谁叫妻子，但他的生活重心永远落在这个女人身上了。

“喏，就比如这一本吧，”罗达说时，把那本皮封面的华伦的照相簿摆在一口箱子上，一页页地翻过去，“老实告诉你，我对这一本很难做出决定。我以前当然没想到要把这些照片分成两份儿。也许帕格会难受的。这我不知道。我喜欢这本照相簿。原本我是为他贴的，可是他对这件事一个字也不提。”罗达冷峻闪亮的眼光向帕米拉瞟了一下：“有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人是难以捉摸的。也许，你已经发现了吧？”她很小心地合上了那本照相簿：“好吧，就这么办吧。如果帕格要的话，他可以拿去。”

“罗达，”帕米拉觉得这句话不大容易说出口，“我想他不会要你放弃这些东西的，再说——”

“哦，还有呢，还多着呢。我有自己的一份儿。三十年来，收集了多少啊！你真的不必提到我放弃的东西，亲爱的。这么着，现在咱们去看看哈克的老巢，好吗？这件事做完，我就要玩去了。你有一间像样的

厨房吗？”

“非常好的厨房，”帕米拉急忙说，“从这儿走。”

“你肯定嫌它肮脏。”

“嗯，我确实需要把它稍微洗刷一下。”帕米拉紧张地笑了，“是单身汉嘛，你瞧。”

“是男人，亲爱的。但是，陆军和海军是有一些地方不同。我发现了这一点。”帕米拉给罗达领路，试图悄悄走过那间门紧关着的粉红和金色的房间，但是罗达推开门走进去。“哦，天哪。这是一间新式妓院嘛！”

“稍微花哨了点儿，对吗？”

“真叫人恶心。你为什么不关照哈克，把它重新装修布置一下？”

“哦，还是索性把它锁起来更省事。我不需要它。”

整个一堵墙，装的都是可以横推过去的镜子，镜子后边是长长一溜儿壁橱。两个女人并排站在那儿向镜子里望，彼此对着镜中的影子说话：罗达俏伶伶地穿着一身春装，帕米拉穿着一件素色罩衫和一条直筒裙，看上去帕米拉像是罗达的女儿。

我不需要它，这也许是帕米拉信口说的一句话，也许她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罗达无言对答。她们俩在镜子里对了眼光。沉默延长了。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于是这句话就显得更加严肃，也更加不得体。帕格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双人床。这句天真的自白，可以被引申为以下的意思，而且确实是真话：我要跟帕格一块儿睡，和他一起住在那间屋子里，那儿有足够我们俩用的壁橱。我不需要另一间屋子，我太爱他了，我要待在他的身边。

罗达的嘴大大地歪到一边。镜子里，她的眼光显得那么冷漠和忧郁，从帕米拉的脸上转过去看那间花哨的房间。“我想你是不会需要

的。我和哈克分住两间屋子，相当方便，瞧我又把话扯开了，对吗？好吧，瞧瞧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回到起坐间里，她向窗外望出去，说：“你们这面朝南。这可真舒服。一棵多么美的木兰啊！还是这些比较老式的公寓最好。那个学校操场不太吵吗？当然，这会儿是下课的时间。”

“我没注意到。”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降半旗吗？”

“是吗？真的。半小时前还没这样。”

“真的吗？”罗达皱着眉头说，“也许，是什么和战争有关的事情吧？”

帕米拉说：“我去开收音机。”

收音机响了，叽叽喳喳地说话，那是在给鸿运牌香烟做广告。帕米拉换了一个电台。

“……斯通大法官现在去白宫，”报告员柔和悦耳的声音和职业性装腔作势的口气里流露出真挚的情感，“主持哈里·杜鲁门副总统宣誓就职典礼。罗斯福夫人即将飞往佐治亚州温泉——”

“上帝保佑，这说的是总统呀。”罗达吃惊地说。她一只手托住脑门儿，把帽子碰歪了。

新闻很简短。总统在佐治亚州他的休假别墅里突然中风逝世。全部经过就是这些。报告员没完没了谈下去的都是有关华盛顿的反应。罗达向帕米拉做了个手势，叫她关了收音机。她一下子坐倒在一张扶手椅里，两眼直瞪着。“富兰克林·罗斯福死了，哎呀，看来这个世界完了。”她的声音很沙哑，“我见过他。我去白宫赴宴，就坐在他身边。他是一个多么风趣的人啊！你知道他对我说些什么吗？这辈子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几句话。他说：‘配娶您这样美丽的妻子的人并不多，罗达，可

是帕格他配。’这就是他说的。你知道，他说这种话只是为了要讨我欢喜。可是，他的确是那样瞅着我，就好像真的是那样想的。死了！罗斯福！这场战事怎么办呢？杜鲁门是一个毫无威望的人呀。哦，这真是一场噩梦啊！”

“太可怕啦！”帕米拉说，她很快地重温了一下全球战略，以确定这件事会不会延迟帕格回华盛顿的日期。

“哈克说，他还留下了一些酒在这里。”罗达说。

“有很多酒。”

“咳，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不去参加那茶会了。让我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纯威士忌好吗，亲爱的？喝完酒，我就回家。”

帕米拉在厨房里斟酒的时候，听见了哭声。她赶快回到起坐间里。罗达坐在几个空箱子当中，眼泪直往下淌，帽子歪在一边，华伦的照相簿在她的膝上摊开着。“这个世界完了，”她伤心地说，“它完了。”

---

(1) 济悲（1795—1821），英国诗人。

(2) 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3)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政论家。

(4) 美国俚语，指航空母舰上管理飞机的水手。

(5) 原文是德语。

(6) 相传恺撒疑其妻庞培娅与克洛狄斯有染，并无确证，竟休弃了庞培娅。

第九十六章

悲惨的结局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片刻的欢乐

四月十二日，罗斯福的死讯传来，当时我正在视察柏林防务，主要是去替施佩尔调查破坏计划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刚一回到地堡，我就听到欢呼声响彻长长的楼梯。我走进去，正碰到那儿在开庆祝会：香槟、蛋糕、舞蹈、音乐、兴高采烈的祝酒，应有尽有。在一片欢腾和迭次祝酒中，希特勒坐在那儿，乐陶陶地笑着看向大伙儿，右手紧握着左手，以免它不停地哆嗦。戈培尔不惜降贵屈尊，走过来迎接我，他一面蹒跚地走着，一面挥着一份报纸。“今天晚上，瞧这儿人人喜气洋洋，我的好将军！局势终于发生了大转变！那条疯狗死啦！”

就是为了这件事举行宴会。现在德国期待的转变到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正在重演，俄国女皇的暴死解救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危难，这一切又重见于一九四五年。星象学家的话可真应验了。他们早就预言，德国在四月中旬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不用说，俄国军队正在朱可夫的指挥下沿奥得河集结，有一个地方距离地堡只有三十五英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向易北河挺进；南方英美联军正突破我们意大利的防线；另一支由科涅夫统率的俄国大军在巴尔干半岛苦战，企图比朱可夫和美国的军队更快地抵达柏林；而炸弹则日夜不停地从整个柏林上空像雨点般落下来。我国的军工生产实际上已经

停顿，我们各地军队的汽油和弹药即将用完。从东西方逃来的千百万难民堵塞了各条公路，以致武装部队都无法调动了。党卫军经常命令这里或那里的火车调轨，这阻碍了铁路运输。然而，以上这一切在总理府底下的水泥“鼹鼠洞”的氛围中又算得了什么呢？那儿已经变成了梦乡与幻境，任何可以寻找来宽慰自己的借口，都被吹嘘成一个“大转变”，虽然它们不能像罗斯福的死讯那样带来片刻的欢乐。

第二天，红军占领了维也纳，这件事多少使大家泄了气。然而，就在那一天，我和施佩尔正坐在那里谈破坏柏林这一严重问题的时候，纳粹劳工阵线首领莱到了，他兴冲冲地宣布，说一个什么德国不知名的天才刚发明了“死光”！制造这种“死光”，跟制造机枪一样既简单又便宜。莱已经亲自看过了计划，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已经为他检验了这种武器，只要施佩尔立即将这种武器大规模地投入生产，就会给战局带来一个大转变。施佩尔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当场委任莱为“死光制造局局长”，赋予他征用所有的德国工业，以施佩尔的名义去制造这种神奇武器的权力。莱高兴得一路胡言乱语，走了出去。于是我们又重新去讨论那个伤脑筋的问题。

这些彻头彻尾是鬼话的“神奇武器”和“秘密武器”一直使施佩尔感到难堪，自从我当上了他与最高统帅部之间的联络官后，也使我感到难堪。一些将军、厂长、政界中的头面人物以及普通老百姓，都会走过来，用臂肘儿碰碰我，向我眨眨眼睛。“现在该是元首使用秘密武器的时候了吧？什么时候使用它？”我的妻子，这位将门之女和地道的军人之妻，也忧心忡忡地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戈培尔还一直借“官方透露”和小道传播的方法来宣传这种恶毒的幻想，那只是为了使人们继续流血，让纳粹的“癌症”继续扩散。

党独揽一切

到了一九四五年，“癌症”已经扩散到了祖国各地。党内像莱之流的

混蛋和流氓把持了所有的政府与军事机构。武装党卫军已经变成一支对立的军队，它把最好的新兵和装备一起吸收了去。一月时，希特勒竟然派海因里希·希姆莱去指挥维斯瓦河方面的集团军，迎击红军突破北方阵线后发动的正面攻势。结果当然是遭到一场惨败。希姆莱指挥作战的办法是枪决那些无法遵照他的命令在绝望的情况下守住阵地的将领。后来，他更是发出恫吓，要连那些将领的家属也一起枪决。在他管辖的地区，桥上和村里到处都吊着德国军人的尸体，上面还标着“懦夫”或“逃兵”的字样。

不用说，所有这些国社党的“妙计”只能进一步削弱我军日益衰竭的战斗力。俄国人很快就突破了希姆莱的防线，直抵波罗的海，截断了东普鲁士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多亏邓尼茨那一次巧妙的海上撤退，那一次比敦刻尔克更为艰巨但被人遗忘了的救援行动，才保全了那些军队和许多平民。后来才被揭露，原来希姆莱那时候正在秘密通过瑞典单独进行和平试探，同时还异想天开地在安排一次谈判，准备释放那些劫后余生的犹太人，以此换取巨额赎金。

最后，希特勒才派海因里希将军去替换这个庸懦无能的坏蛋，可惜已经为时过晚。可是，这时候希特勒自己也暴露了他那地道的纳粹本色。美国人在一次神出鬼没的突击中占据了雷马根桥，希特勒大发雷霆，命令枪毙四个优秀的军官，怪他们没能及时炸毁那座桥。这些人当中凑巧有一个就是我的妹夫，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信守效忠的誓言是困难的。

施佩尔与希特勒

自从当上了施佩尔的联络官，我就发现自己在效忠方面的考验达到了极限，因为我执行破坏任务时，恰巧处于施佩尔与希特勒二者的矛盾之间。元首在敌军东西夹攻的情况下，正颁布一项“焦土政策”，要用我们自己的炸药把柏林主要的公共设施全部炸毁。所有各地武装部队撤退

时，都应炸坏桥梁、铁道、航道、公路，只留下一片“舟车绝迹的沙漠”。我们要放水淹没鲁尔区的煤矿，炸毁钢铁厂、发电厂、煤气厂、水坝，实际上是要德国成为一个百年内无法居住的地区。施佩尔试图谏阻，希特勒索性破口大骂，说反正德国人已经证明自己不配继续生存，或者说一些这类强词夺理、毫无心肝的胡话。

施佩尔和所有的纳粹一样忠心耿耿，他对希特勒像狗似的阿谀奉承永远使我感到恶心。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位现代工艺专家，对国家的军工生产恪尽职责，这就必然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于是几个月来就一直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打消希特勒的破坏命令。有时候，他连哄带骗，终于让希特勒撤销了这些命令，他说服的理由是我们不久就需要所有的桥梁以及其他设施，来帮助实现元首的神机妙算，进行反攻，恢复失地。也有时候，他篡改了希特勒的命令，只吩咐炸毁一两座桥，而保全了一个地区的其他部分。

倒霉的是，他这种两面派的做法使我的处境为难了，因为我必须去应付那些接受了希特勒命令的将军，我必须劝诱他们延缓执行这些命令。自从处决了那四名雷马根的军官，再要说服这些将军就更加困难了。于是，在军事会议上，我只好夸大那些已经执行的破坏工作，避而不谈其余的事。正像施佩尔一样，我也在玩命。幸而这时候元首已经深深坠入梦境，所以你可以凭自己的运气每次在会上随便回答一两个问题，就那样混过去。

再说，这时候哄骗他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四月时召开的这些会议已经成为纸上谈兵，他们根本不去考虑地堡以外的可怕的现实。希特勒总是全神贯注地看那些地图，调度一些影子师团，指挥大规模的反攻，争论一些撤退的细节，表面上一切都像他从前那样，但实际上这些事一件也没发生。我们都心照不宣，约齐了用一些安慰的空话去哄他。然而他本人仍旧要求我们对他矢守忠诚。约德尔和凯特尔发出了一系列井井有条、切合实际的命令，要挽救当时正在崩溃的局势，以免我们随着德国

的光荣一起毁灭。当然，这情形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现实肯定就要来冲破这个梦境了。

一次爆发

四月二十日，在少数几个人为希特勒举行的一次凄凉的祝寿宴会上，约德尔通知我，叫我立即离开那里，协同邓尼茨的参谋人员组织一个北方最高统帅部。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的会师就要把我们的陆上交通全部切断了。因此我们作战的方向将有一次九十度的转变，我们今后不是在东西两线迎敌，而是要开辟南北两个“战场”！当时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一切悲伤与恐怖，所以，我没看到在二十二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爆发”，经过了这一件事，希特勒就决意死在柏林，不再飞往上萨尔茨山，去南方据点继续指挥作战了。

在一篇分析柏林之战的文章中，我很详尽地描写了二十二日由于影子攻势“施泰纳攻势”引起的一些事。这一次，希特勒再也不能被几句安慰人的谎话哄过去了，因为俄国人的炮弹不断地落在总理府内，震撼着地堡。他曾经命令党卫军将军施泰纳从南面郊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参谋人员仍旧花言巧语地安慰他，说攻势正在进行中。于是，他就追问，施泰纳哪儿去了？为什么俄国人还没被打退？

希特勒最后得知真实情况，知道并没什么施泰纳的进攻，他愤怒发狂，那情景非常可怕。当时在场的人后来谁都没法儿把那情形原原本本地写下或说出来。那好像是一座垂熄的火山的最后一次爆发。经过了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爆炸，他只留下了我后来亲眼看到的那个烧剩下的僵死的躯壳。连续三个小时，他一直狂喊乱叫，骂他周围那些人阴谋背叛，庸懦无能，害得他无法发挥他的天才，最终打输了这场战争，毁灭了德国。他当场做出了自杀的决定，此后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的主张了。结果是，第二天就有大批的人离开地堡。约德尔和凯特尔到西北会见邓尼茨，多数的纳粹党人都星离雨散，向西跑到这个或那个洞里各自逃命

了！[1]

和希特勒的最后一次谈话

二十四日，我又会见了希特勒一次。在这段时间里，情况正变得十分混乱。人事秘书博尔曼这个跟希特勒形影不离的令人厌恶的家伙，拍给我一份紧急电传打字电报，命令我去总理府报到。当时俄军已经将那座城市包围，天空中密密麻麻都是他们的战斗机，他们的大炮闪出了一圈圈灿亮的火光，但是你仍旧可以凭运气趁黑夜飞越他们的前线，在点有红灯的东西轴心大街离总理府不远的地方着陆。当时我也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去找了一个年轻的德国空军飞行员，那飞行员竟把这种事看作闹着玩儿的赌博。他弄到了一架鹳式小型侦察机，把我送到了那里，然后又把我带了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怎样在俄国人照明弹的绿光中从勃兰登堡门上空飞了进去。这里我顺便提一句，那个飞行员现在已经成了慕尼黑一位颇有声望的报刊发行人。

希特勒在他的私室内接见我。他详细地问了我邓尼茨在普伦的司令部的情况、他的参谋人员的工作效率、那地方和南方的通信联络以及邓尼茨的精神状态，等等。可能他正在遴选继承人的问题上做出决定。那时候凌晨一点钟已过，我困倦得要死，可是他却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地谈下去。他的眼睛变得呆滞了，脸上颜色惨白，映出了青紫色的条斑。他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伛偻着身体，左手转动着一支粗短的铅笔。

他那双眼睛在眉毛底下向我恶狠狠地瞪着，他说就在那一天，施佩尔已经向他承认，说过去几个月里都在故意违反他的命令，不去进行破坏工作。“这件事你也有份儿，你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说这话时口气凶狠粗暴，又像从前那样咄咄逼人。在那令人难受的片刻，我猜想这次我是被召唤来枪决的，因为我知道许多战友都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怀疑施佩尔是否还活着。接着，希特勒又说下去：“但是，我赦免了施佩尔，因为他对德国有过一些功劳。我也赦免了你，因为虽然你有着

那该死的坏种的劣性，虽然我一再看到你犯错误，但是总的来说，你还是一个忠诚的将领。”

这些话一扯开了头，希特勒就慷慨激昂地重复那些陈词滥调，责怪德国参谋人员打输了这场战争。他这人根本不会跟人交谈。他只会说一些独白，每逢人家提了一句，他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讲下去，像是一个话匣子打开了，又像是一个演员在表演一整套节目。因此，尽管他有机灵的头脑，会说粗俗的笑话，然而正像一些回忆录中所描写的，你和他在一起时总会感到十分沉闷无聊。

他开头时着重指出，自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就开始出卖他，欺骗他，拆他的台。此后他一直自言自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重复了他最喜欢对将领们发的那些牢骚：从布劳希奇和海德尔谈到曼施泰因和古德里安，所有这些倒霉的家伙都要为他所犯的错误承担罪责。要不是因为我们参谋人员工作无能，存心背叛，他那伟大的战略，像他所形容的那样，就不可能失败。凡是曾经在意见上发生分歧的问题，到后来证明他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将领们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入侵波兰，进攻法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命令在俄国境内死守，凭他那非凡的记忆力列举的所有次要的战术上的争论，以及随后遭到的挫折，直到这一次施泰纳的反攻。

那是我对“军事领袖希特勒”的最后印象——一个狂想症患者，坐在俄国人的炮弹震撼着的柏林地下避弹室里，唠唠叨叨，第一千次解释：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灾难是怪所有的人不好，只有他自己没错，他这位自始至终运筹帷幄的独裁者从来就没犯过一次错误。

在战后发现的那一份文件里，也就是在他最后立下的那一份遗嘱里，他责备犹太人不好，他愤慨地指责我们参谋人员。但是，直到最后一息，有一件事是完全明确的：他，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犯过一次错误。

积年累月的撰述，现在终于告一段落。我相信，通过军事分析，我对这个奇怪的历史人物的一些特点做出了应有的评价。一般追叙希特勒事迹的著作到后来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论点，这是因为描写“希特勒”的作者都把他当作同一个人。然而，实际上希特勒并不是同一个人。

早期的希特勒像我前面所描写的，无可否认，是“德国的灵魂”。他充分表现了我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要占有更优越的地位，要维持健康的德国文化不受任何“毒素”的污染，包括亚洲的共产主义、西方的唯物主义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的犹太教-基督教道德观的虚弱与消极的方面。他的国内政策带来了繁荣与安定。他的外交政策折服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最近战胜我们的这些国家。他率领我们投入战争时，我们的参谋人员曾提出警告来反对，因为我们根本没准备就绪，但是我国赢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我承认，他在军事战略方面既敢冒险又会掌握时机。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然而，后期的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出生了。这是另一个人，是一个疯狂的怪物。随着此后遭到的挫折，越来越可以看出他是这样一个怪物。那个早期的希特勒的光辉消失了，他自己彩绘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面具一个个地脱落了，他终于堕落成为我最后在地堡中看到的那个精神沮丧、言语模糊的家伙了。

对这个人物做出我个人的最后评断时，我必须屏除军事历史学家评判人物时所抱的超然态度，倾吐几句出自一个军人心底的话。

他采取那种自裁的方式，暴露了他的本性。一个将军可以在一次战争结束时伏剑捐躯，一个船长可以随同他的船只葬身海底，但是一位国家元首就不同了。在祖国遭受最大苦难的时刻，他放弃了他的职责，把他的灾难和罪责留下来让他人去消除，枪杀了他的狗，毒死了他的情妇，用枪口去寻找忘川[(2)]。难道这是一位国家元首在战争时期应做的事吗？那些为他辩护的人管这种自杀叫作“罗马式的死”。其实这只是一个癫狂懦夫的死。

拿破仑战败后，他表现出的那种作风不愧为一位国家元首。在过去二十年内，他也曾用鲜血染红了整个欧洲。然而，这时他面对着他的胜利者，接受了他们给他的判决，为法国洗清了他所犯的罪。他是一个军人。而希特勒不是，尽管他喋喋不休地谈到自己在战壕中的功绩。

不分青红皂白的纽伦堡审判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敌人由于未能把希特勒捉到手而积忿难消。这是一出为了复仇而忽视了公理的丑剧，它为了一个人的逍遥法外而处罚了全国的人民，绞死或监禁了那些因为荣誉而必须服从他的将领。如果希特勒下野，让邓尼茨投降，自己归案，以此平息那些胜利者的愤怒，这种英勇高尚的表现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他的过失。如果他这样做了，我现在也就不会在一间牢房里写这本书。对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作为煽动群众的能手，希特勒凭诈术掌握了全德国的大权。然后，作为我们的最高统帅，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

盖棺定论

我们的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力，它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无论我们遭到多么惨重的失败，日耳曼精神还是会继续发扬光大的。要运用现代的战略，要拥有足够的能源，都得把希望寄托在原子分裂上，而这是德国的一个科学发明。美国人能够独步月球，这是因为利用了一个经过改进的德国V-2火箭做推进器才到达了那里，是实现了一项德国人制订的计划。苏联用以控制欧洲的红军的方法，是仿效德国制度组织的，是采取德国方法管理的。被掠夺去的德国科学工程技术充实了俄国，使它能用配备有原子弹的洲际导弹与美国抗衡。

在国际政治方面，希特勒鼓吹的民族主义，再加上社会主义，包括其革命的平均主义的宣传、恐怖装置以及一党专政等，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政治潮流。它影响了俄国、中国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许，这是丝毫不值得夸耀的事，然而，实际情形确是如此。

在艺术方面，西方那些将形式与美观滥加歪曲的人，只不过是在模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魏玛共和国的先锋抽象派和腐朽的作品而已。现在他们所做的，没一件不是我国小有才能的颓废派在半个世纪前希特勒执政的那段混乱时期里已经做过了的。

无论在我们取得的胜利方面或者在我们的悲剧方面，我们德国人都是二十世纪以来起带头作用的。虽然我们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英勇尝试遭到了失败，但是我们向大西洋、伏尔加河、高加索等地的伟大进军，将在战史中永放奇光异彩。

然而，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一件历史事实，那就是：当我们国家的力量鼎盛的时候，我们仅仅为了一个普通的懦夫，竟拿我们的命运进行了一场狂赌，并为此耗尽了一切力量。拿破仑安息在荣军院内建筑宏伟的坟墓里[3]，那儿成了全世界的人参拜的圣地。希特勒最后在汽油的火焰中烧成了一团焦烂的尸体。只有莎士比亚能为他写下恰如其分的碑文：

他的一生行事，从来不曾像他临终的时候那样得体。[4]

英译者按：按照隆的说法，早期的希特勒这位“杰克尔博士”在进军斯大林格勒之前一直是位完人。只是到了那里，他才变成了“海德先生”[5]。我相信这是隆的看法。斯大林格勒战役于一九四二年开始。然而，早在那以前，希特勒就已经率领他的人民犯下了那些罪行，以致纳粹德国遭到全世界的唾骂。当时他还在打胜仗。而照隆的说法，则是直到开始打败仗的时候，他才变成了“一个疯狂的怪物”。他的一生行事，从来不曾像他临终的时候那样得体；他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抛弃了他的最宝贵的生命，就像它是不足介意、不值一钱的东西一样。（《麦克白》第24—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

(1) 原文是法语。

(2) 希腊神话中地狱里的一条河，死者饮了河水会忘去往事。

(3) 拿破仑1821年死于被放逐的圣赫勒拿岛，其遗骸1840年迁葬于巴黎的荣军院。

(4)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一幕第四场：

(5) 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都是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1850—1894）的幻想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杰克尔博士是一个道德学问受人尊敬的人，但他的化身海德先生却禀赋了一切恶劣品质。

第九十七章

最使帕格·亨利吃惊的，是看见总统站起来了。在椭圆形办公室内会见罗斯福座位上的一个矮小的新人，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何况杜鲁门还在那张桌子（它上面那些熟悉的乱糟糟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周围走来走去，那情景更给帕格添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历史潮流正在滚滚向前，而他却留在过去的岁月里，现实正在变为梦境，于是这个态度傲慢、个子矮小，穿着双排纽扣上衣，打着颜色鲜艳的蝴蝶结的“总统”，就有些像一个冒充的人物。哈里·杜鲁门热情地跟他握手，吩咐秘书等贝尔纳斯先生一到就揿铃通知他，然后他请帕格坐下。

“我需要一个海军副官，亨利将军。”他的声音又尖又高，听起来是那么严肃认真，他的口气平淡，是中西部美国人的口气，跟罗斯福那种圆润的哈佛大学声调相比，它完全代表了美国的另一个极端。“瞧，哈里·霍普金斯和莱希将军都推荐你了。你乐意担任这个职务吗？”

“非常乐意，总统先生。”

“那么，你被聘定了。咱们这笔买卖谈妥了。希望这个办公室里所有的交易都能这样简单。”杜鲁门总统发出了不大自然的短促笑声，“再说，将来免不了总会遇到这种情形，军方和总统会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将军。所以，咱们先来把事情谈开。你准备为谁工作——为我，还是为海军？”

“您是我的总司令。”

“好极啦！”

“但是，如果您和海军的看法不一致，我认为您错了的话，那我可得向您指出。”

“好吧。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但你要记住这一点：军方的看法也可

能是错误的，非常错误的！”杜鲁门为加重他的语气，使劲把双手向下一落，“可不是，我宣誓就职的第二天，三军参谋长向我简单地汇报了战局。他们说，再过六个月可以战胜德国，再过一年半可以打败日本。可是，现在希特勒这老家伙已经死了，或者逃了，关于投降的谈判正在进行，这都是三个星期内发生的事。啊？你怎么说？有关太平洋的战局，三军参谋长也会把时间估计得那么远吗？你是刚打那儿来的。”

“您说的好像是陆军的估计吧。”

“那么，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我是一个野战炮兵[(1)]。”

“麦克阿瑟将军主张进行长期陆地作战，总统先生。但是，潜艇的封锁，再加上空军的轰炸，可以比这更快地迫使日本人投降。”

“可是，他们在冲绳打得挺凶哩。”

“他们确实打得挺猛，但是他们需要耗尽作战需要的一切物资。”

“咱们无须进攻本州岛吗？”

“我是这样看的，总统先生。”

“那么咱们不需要俄国人的帮助来结束这场战争吗？”

“是的，我认为不需要了。”

杜鲁门双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透过闪闪发亮的眼镜，直瞪瞪地瞅着这位将军。帕格用那几句简短而有把握的话不假思索地答复了对方单刀直入的追问，他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应付方法。这个人的作风跟罗斯福完全是两样。罗斯福总是自己先说，或者逗帕格说几句轻松的笑话，再问问他家人，使他不再感到拘束，觉得他们可以闲聊上一整天。杜鲁门仿佛是一位新来的舰长，由于长相和态度都不相同，显得不大像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但是，无论这个职位他担任多久，他永远也不会拥有罗斯福那种崇高的威望。看来这一点很明晰了。

“好吧，我希望你说得对。”杜鲁门说。

“我可能和三军参谋长同样是错误的，总统先生。”

“还有留在中国的那些日本大军怎么办？”

“那个嘛，总统，您只要割了章鱼的脑袋，它的肢体就僵了。”

总统露出一个自然的笑容，使他呆板的表情显得温和了，紧闭着的那张嘴也咧开了。他双手勾着脑袋向后一仰，说：“我说，那些俄国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将军？你被派到那儿去过，他们怎么不遵守自己的协定？”

“什么协定，总统？”

“喏，任何协定。”

“根据我的经验，他们一般是遵守协定的。”

“是吗？那你在这一点上就完全错了。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同意在波兰进行自由选举，那是一次很庄严的承诺。可是现在他们正在精心挑选全部的候选人，准备强行捧出他们那个卢布林傀儡政府。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为所欲为，你可以想象，是因为他们有军队占领着波兰。丘吉尔竭力反对这件事，我也竭力反对。上星期我向莫洛托夫谈到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人跟他这样谈过话。我说：‘遵守你们的协定，就不会有人跟你这样谈话了！’”

这时候杜鲁门的表情和谈话都显得那么怡然自得。听他这样谈话时，帕格·亨利一刹那想起：苏联境内遭到破坏后留下的废墟，他和叶甫连柯将军做的几次旅行，斯大林格勒的断壁残垣，那些烧毁了的德国和俄国的坦克，还有那些尸体。他还想起了：他怎样设法跟俄国人打交道，跟他们喝酒、听他们唱歌、看他们跳舞。哈里·杜鲁门是一个实心眼儿的密苏里州人。他以为其他所有人都像他那样，也是一向安居乐业、从未遭到轰炸和入侵、只知道实心眼儿办事的密苏里州人。在这方面美国和苏联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裂缝。罗斯福知道有这个裂缝，长期以来弥缝了它，这才能够打胜这场战争。也许，此后美国再也不能和苏联

保持这样的关系了。

“总统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您有俄国专家们给您出主意。我不是俄国专家。我也不知道《雅尔塔协定》的措辞。对俄国人来说，《协定》的措辞里只要有一个漏洞，他们就会把一辆卡车开过去。在这一点上，您是可以相信的。”

电铃嗡嗡响了，他们听见一个人说：“贝尔纳斯先生到，总统先生。”

杜鲁门站起来了。帕格又是一阵惊讶。对这种情景，他需要时间去逐渐习惯。“听说，你刚结婚。”

“是的，总统先生。”

“我想，你需要几周假期去度蜜月吧。”

“总统，我准备这会儿就报到。”

他又那样笑了笑。罗斯福那种举世闻名的笑容要比这更加动人，但是帕格开始更喜欢杜鲁门的笑。它是那么真挚，丝毫没有故作谦虚的意味。瞧，他只是一个朴实又能干的人，然而他却是一位总统，这一点单从他充满自信和毫不矜持的微笑中就可以看出来。他还有点儿不大习惯总统的职位，这可以说是一个可爱的地方。“那敢情好，非常好！越早越好！你新婚的太太是华盛顿人吗？”

“不，总统。她是英国人。”杜鲁门眨巴了一下眼睛。“她父亲是英国随军记者埃里斯特·塔茨伯利。”

“啊，对啦。是那个胖子！他有一次访问过我，他那篇报道写得很真实。他是在北非殉职的吧？”

“是的。”

“我期待见到你太太。”

帕米拉摆弄着她的手套，在她的那辆老道奇牌汽车的附近，在阳光下沿着郁金香花坛走来走去。几个穿制服的白宫警卫一直看她摇摇摆摆地走着，等她拿手套向那位将军一挥手，他们都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了。她亲切中微露出探询的神气。

“现在到哪儿去呢？”他问，“到你们大使馆里去参加那个会吗？”

“如果你有空的话，亲爱的。如果你高兴去的话。”

“咱们这就去吧。”

她仍旧那样急急地把车开出了大门，向北行驶，一再在康涅狄格大街的那些交通灯前面突然刹住，接着又猛地冲出去。往来车辆很多，从敞开的车窗外涌进来的汽油烟味呛得人透不过气。这时维克多·亨利又感觉到，自己被留在过去的岁月里，康涅狄格大街上，有哪一样东西变得跟一九三九年不一样了呢？富兰克林·罗斯福使战争始终不曾影响到这条大街、这个首都、这片国土。像他这样的成功，是不是过犹不及呢？瞧这些人，无忧无虑，驾着汽车行驶在康涅狄格大街上，他们对战争有丝毫的体会吗？俄国人就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未来需要的是对战争最坚定的现实主义。

“你的想法只值一便士。”帕米拉对默不作声的丈夫说，她在杜邦环行街驾着车像大耳朵野兔乱窜似的冲过了刚要亮的红灯。

“我可要向你多讨几便士。你再说给我听听，大使馆里开的是什么会。”

“哦，不过是一个小招待会。参加的有我们记者团里的，英国采购委员会里的，还有其他这一类人。”

“可是，为什么举行这个会？”

“老实告诉你吧，这样我就可以把你炫耀一番。”她向他斜瞟了一眼，“可以吗？我的朋友多数都去。哈利法克斯夫人很想见你。”

“好吧。”

帕米拉一边开车，一边拉住他的手，微凉的手指和他的手指交叉在一起。“你瞧，并不是每个英国小妞都能给自己弄到一个美国海军少将的。”

“同时是总统的海军副官。”帕格终于把这句瞒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要是换了罗达，她这会儿早就问了。

他的那只手被握得更紧了。“原来，刚才就是为了这件事。你高兴吗？”

“这个，又像从前那样在军械局和舰船局之间做出选择。你更喜欢这个。所以，我和你一样。”

“他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他不能跟罗斯福相比。可是，罗斯福死了，帕米拉。”

维克多·亨利这次来，显然是为了在会上让人们看一看。帕姆手搭着他的胳膊，在大使馆花园里走来走去，把他介绍给大伙儿。到会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招呼他时都尽量装出英国人那种冷淡的神气，故意不去盯着他看，也不向他问话，但是他仍旧觉出所有的眼光都在打量他。三十年前，罗达也曾把她这个海军学院的橄榄球后卫拖去赴她斯威特布赖尔同班生的午餐会。有些情景并没多大改变。帕米拉穿着一件印花上衣，戴了一顶车轮帽，看上去十分动人，但她那扬扬得意的神情使帕格觉得有些可笑，又有些愁郁。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不过他本人没察觉到，他被南太平洋的太阳晒黑了的脸，白色军服上一排排褒奖战功的勋章绶带，给大家留下了多么好的印象。

哈利法克斯勋爵和夫人在他们的客人当中热情地张罗。帕格一直注视着这位身材颀长、秃了顶、带着忧郁神情的人，他知道他从慕尼黑暴动失败，到大战爆发，很多时候在跟希特勒打交道。这位历史人物这会儿站在那里，端着一杯酒，和几位女士聊天。哈利法克斯勋爵触到了帕

格的眼光，一直走到他跟前。“将军，我记得，很久以前，萨姆纳·韦尔斯就向我谈到了您。一九三九年，您和贵国总统派去试探和平可能性的一位银行家见过希特勒，是吗？”

“是的。那时候我是驻柏林海军武官。我担任翻译。”

“他这人可不容易对付，对吗？”哈利法克斯郁郁不乐地说，“好在，我们总算把他除掉了。”

“他会在战前就被我们及时阻止吗，大使先生？”

哈利法克斯露出沉思的神情，但接着就直截了当地说：“不会！丘吉尔在这一点上估计错了。我们的确犯了错误，但是考虑到我国人民和法国人当时的心情，要阻止他是不可能的，那时候大家都以为战争已经是过时的了。”

“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帕格说。

“当然是错误的。帕米拉是个可爱的妻子。向您祝贺，祝您好运。”哈利法克斯跟他握手，带着倦容微微一笑，就走开了。

在驱车回公寓的途中，帕米拉说：“哈利法克斯夫人说你简直是一头羔羊。”

“这是一句好评吗？”

“这是授给骑士的爵位。”

回到彼得斯的公寓里，帕格洗了一个淋浴，后来闻到了从卧室敞开的门外飘进来烤肉的香味，他穿了一条宽大的灰色旧运动裤，感到很满意，然后再穿上白色开领衬衫和褐红色套衫，趿着鹿皮鞋。这是和平日子里他下班后习惯的打扮。他听见杯子里的冰块发出叮当声。在起坐间里，帕米拉穿着家常衣服，系着围裙，把一杯马提尼酒递给了他。“天哪，看见你这副打扮我真不习惯，”她说，“看上去你只有三十岁。”

帕格哼了一声。“可我已经不像三十岁时那样顶用了。”他说时端着

他那杯酒坐下了。这是有关床第之间的一句暗示：他对此感到非常快乐，希望她也如此。但是就新婚夫妇而言，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她的答复是在嗓子眼儿里笑了一声，然后在他脖子上吻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他们已经面对面坐在吃早餐的那个角落里，他们总是在那儿吃饭，因为餐厅里太空洞了。他们喝了红葡萄酒，津津有味地吃着菜，说了许多蠢话和明智的话，大笑声几乎没停过。帕格每逢这种时刻，对战事的结束倒也能淡然置之，但在其他时候，则会因为担心自己解甲过早而感到不安。

电话铃响了。帕米拉走到起坐间里去接电话，回来时带着一副非常严肃的神情说："是罗达打来的。"

维克多·亨利立刻想到了这个可怕的念头：是有关拜伦的坏消息。他慌忙赶出去。帕米拉听见他说："我的天哪！"接着又说："等一等，让我去拿支铅笔。好，说下去吧……记下了。不，不，罗达。这件事得由我亲自处理。当然，我会让你知道的。"

帕米拉站在门口。这时候他又拿起了电话听筒，去拨号码。"亲爱的，什么事情？"

他一句话不说，把电话留言簿上潦潦草草写的几个字递给了她。爱尔福特陆军医院为被德国人拘禁的娜塔丽·亨利治疗营养不良、斑疹伤寒，病情险恶。德国的美国红十字会。

三天前，在关岛海外，拜伦收听到了福克斯节目[(2)]里广播的电报。当时几艘上面装有FM声呐的潜艇正驶向关岛水域，准备进行最后训练，然后参加一次"狼群"突入日本海的行动。此后无线电里就沉默了。那三天对拜伦来说是漫长的。潜艇驶进关岛时，只见这个重峦叠嶂、像花园般美丽的岛上都是新铺的公路和海军建筑，拜伦在前甲板上踱步，菲尔比则在指挥潜艇靠岸。拜伦不等"梭鱼"号系好缆，就跳过去，穿过并排泊着的潜艇的甲板和舷门，匆匆赶到后勤办公室。他没收到电报，

也没办法很快和他父亲取得联系。“您不妨试着拍一份私人电报，”一个热心的值日军官说，“不过我们这儿已经积压了许多急电和军情优先电报。神风队在冲绳闹得乌烟瘴气。也许，普通电报再等上两个星期也排不上队。”

可是拜伦仍旧去发了以下这份电报：

发件人：“梭鱼”号艇长

收件人：人事局

维克多·亨利少将亲启，路易斯有无消息？

文书军士把舰队军邮发来的信件送到了他的舱房里。在公文函件中，夹了一封梅德琳的来信。这可是一件跟日全食同样罕见的事，平时拜伦会立马撕开那封信，但是这一次他一心一意地去处理艇上的文书，这样找一些工作做，就好像服阿司匹林药片一样，是为了缓解他的激动心情。

路易斯有无消息？

不管娜塔丽的消息多么令人担心，但她毕竟是好好地活着，而且是在美国人的照看之下。他的儿子音讯全无，这件事更使他心里烦急，因为孩子已经明确不在娜塔丽身边。单是德国人的囚禁已经害得娜塔丽“营养不良，患斑疹伤寒”，住院治疗。一个三岁半的孩子，会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儿呢？

在军官室里，他吃得那么少，显得那么愁郁，他的几个同事都不住地交换眼神。吃完了饭，他把自己关在舱房里，去读梅德琳的来信。

亲爱的勃拉尼：

原谅我没来看你。我原先打算趁你的潜艇进行大修的时候去圣

弗朗西斯科的。真的，我是这样打算的。我这样筹划过，可是现在我过的是一种十分奇特和复杂的生活。从这里发出去的信都得经过检查。对此我不能多谈什么，而且连出进都不那么简单。同时西姆夜以继日地傻干，我觉得留下他一个人不太好，所以一混就把这件事丢开了。我身体不错，一切都好。如果你要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目前不会要孩子。只要我们还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可怕的山上，我就不打算要。

现在来谈一谈爸爸和妈妈的事吧。我打算去圣弗朗西斯科，主要就是为了把这些事跟你敞开谈一谈。你那样偏听和固执，真叫人心里难受。爸爸刚回到华盛顿，是的，他是去和帕姆·塔茨伯利结婚的，婚礼很简单，没惊动人。我本来打算飞到那里去和他聚一聚，可怜的孤寂的人啊，但是很不凑巧，没成功。我只希望她能使爸爸生活幸福。如果她真的爱他，我们也没理由认为她不会使他生活幸福。年龄的差距没什么关系，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你对这件婚事生气，显然是很愚蠢的。有一些事情你不知道，就让我在这里把它们讲出来吧。你记得弗莱德·柯比那个你在柏林经常见到的大个子工程师吗？喏，后来他在华盛顿有了工作，他和妈妈就在那两年里做出了一些荒唐事。你感到意外吗？这是事实。妈妈写信给爸爸，提出了离婚。详细情形我不知道，但是华伦去世后，她又收回了这个提议，他们俩就那样把这件事对付过去了。后来，爸爸去俄国，她和彼得斯上校大谈恋爱，事情就这样闹得不可收拾了。他们俩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事，我不知道，也不打算多管。妈妈现在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但是爸爸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之间是没有事的，再说即使有什么事，我也不会责怪爸爸。天哪，瞧你怎么啦？这是战争年代嘛！我知道他没这种事，因为他在苏联的时候，彼得斯上校正在热恋妈妈，有一天晚上我和妈妈喝得大醉，妈妈完全糊涂了，语无伦次，

就把秘密都泄露出来了。她说，她太伤害爸爸的感情了，即使爸爸始终忍耐下去，一直不去责备她，甚至绝口不去提柯比，可是他们的夫妇关系已经完了。老实说，我相信，是爸爸的那份耐性使妈妈受不了啦。帕米拉在好莱坞的时候告诉妈妈，说她和爸爸有过一段纯洁的恋爱史，自从华伦死后，她就打算撒开手。而且，她的确撒开了手。

我真拿你这个人没办法。你是打哪儿学来的那一套陈腐的道德观念？爸爸是属于另一代的人，对他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这方面，他却比你更加宽容。我承认，你那次打落休·克里弗兰的假牙的奇怪的做法是帮了我的忙。天呀，瞧那有多么可笑。当时要不是你那么严厉，我可能会跟休一直缠下去——他老是保证，要离婚娶我，你瞧，所以才会有那种事情——但是，像那样一个掉了牙的大胖子，我可吃不消。所以，多谢你那颗尼安德特人[3]的心，我能趁早和他斩断关系，嫁给西姆·安德森，总算我运气。

好啦，现在我把秘密泄露得太多了，七年来头一次提起笔，话就写不完啦。现在我可要停下了，因为我得烧菜去了。■■将军，一点儿不含糊，是他要来了，这里的人把它当作一件蓬荜生辉的事。但愿肉别烤焦了。我的炉子实在太差劲。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简陋，你只好凑合着使用。这儿多数科学家的太太都比小梅德琳的年纪更大，也更能干，但是，多亏在家里受的训练，我的菜烧得比多数人都好，我那干娱乐性行业的经验也起了一些作用。在这些大知识分子当中，甚至有些人喜欢休·克里弗兰。

哦，勃拉尼，我希望娜塔丽和你的孩子都好！欧洲的战事正在结束。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听到一些消息了。一想到从前我说过一两句恼娜塔丽的话，我就感到难过。当时她叫我看了很害怕，她是那么美丽，那么雍容华贵。你那时候又是那样恨克里弗兰。这儿有一个礼拜堂，我每星期天都要去，西姆可不干，我是去给你的妻子和

孩子做祷告的。

希望我的话能把爸爸的事向你解释清楚。你不知道他是多么看重你吧？为了维持你对他的好评，他几乎不惜做任何事情，除了说妈妈的坏话，那可是他死也不做的事情。咱们有一位少有的好爸爸，以前还有过一位少有的好哥哥。至于妈妈——咳，她总是妈妈呀。她现在很好。

祝你打猎丰收，亲爱的，祝你好运。

爱你的梅德琳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

信里面，将军的姓名被齐整地涂掉了，只留下了一个长方形的窟窿。

那天晚上，拜伦登岸，在军官俱乐部里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晨，他站在舰桥上看艇队出海进行演习，然后回到舱房里睡了二十四个小时，由菲尔比利用铃声在水底指挥航行，积累经验。

两星期后，那位十分热衷于FM声呐的将军为“狼群”艇长们举行了一次午宴饯别会。为了增添吸引力，像将军所说的那样，一些海军护士也参加了宴会。关岛的护士都显得十分疲倦，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有大批伤员从冲绳运了来，还有一半是因为对许多年轻军人的求爱，她们有的拒绝了，也有的迁就了。但是她们仍旧打起精神，对潜艇艇长们装出高兴的样子，咯咯地笑着。“你们大伙儿就要起航了，去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将军大声发表简短讲话，“去击沉所有在水面航行的、悬挂着日本旗帜的船只！”

拜伦知道，将军对此抱着很大的希望，他甚至向尼米兹提出申请，要亲自率领“狼群”出发，但未获批准。然而，在拜伦看来，整个这出FM闹剧都是不必要的。两年前，他和卡塔尔·埃斯特曾经指挥“海鳗”号

穿过拉彼鲁兹海峡，突入日本海。现在他们可以走同样的航道到达那里，也许比穿过对马海峡布雷区的危险更少。他们真想走那条航道。但是为了改进FM声呐，已经费了那么大的事，花了那么多的钱，科学家们耗费了心血，将军又一心要使用它，并没人来征询拜伦的意见。不过他已经使他的水兵相信：他会率领他们穿过布雷区。水兵很少调走，他们一个也没开小差。

“狼群”出海后，安全驶抵日本，一路上没发现任何船只。穿过布雷区的时候只觉得时间漫长，紧张得使人痛苦难受。水兵们都不太亲切地称为“地狱之钟”的FM声呐，每遇到鱼群、海底的海藻、温度的升降以及水雷的电缆等，都会发出有细微差别的声音。拜伦多半是在海图上所标示的最大深度绕过危险区，在相距一百英尺铃就会发出声音的深水水雷底下缓缓前进。最危险的时刻是有一次他让潜艇浮上水面，以确定潜艇的位置。他很快测定了方位，知道水流并没使他在海底推测的航向形成偏差，然后又继续航行。有两次，水雷的电缆沿着扫雷缆顺着艇身从上而下，慢慢地发出嘎嘎响声。这种时刻最可怕，此外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时刻了。

他的巡逻区位置在东南面，所以他必须等候“狼群”中其他所有的潜艇都向北进入指定的位置。日本人往来频繁的航船，在他的潜望镜旁边安安静静地驶过，夜里点着灯，白天没有护航，就像纽约港里的船只一样——有小客轮，有沿海岸航行的货轮和油船，有形形色色的小艇，甚至有游艇。他没看见战船。指定“开刀”的时间到来时，拜伦正在瞄准一艘样子笨重的小货轮，他让菲尔比去看潜望镜，然后菲尔比利落地、兴奋地向那艘船发出了鱼雷。

总之，在“狼群”两个星期的袭击中，“梭鱼”号一共击沉了三艘船。一九四三年，埃斯特是不肯为最后那两艘船浪费鱼雷的。现在，所有的鱼雷都能很好地命中了。第一批沉船惊动了日本人，此后航船就随着减少。目标变得稀少了，于是拜伦就在本州岛西海岸以外到处航行，欣赏

那些美丽的景色。

在拉彼鲁兹海峡约定集结的地点，九艘潜艇到了八艘。“狼群”在理想的大雾中离开了那里。他们一驶出飞机搜索的范围，就在海面上快速地驶回珍珠港，沿途高兴地交换他们的捷报，同时焦虑地探询失踪的“北梭鱼”号的消息。“梭鱼”号又去收听福克斯节目，但是，没有拜伦的电报。艇队于七月四日驶进港口，没看到什么庆祝和仪式[(4)]。拜伦走到电话局打电话给他母亲，因为他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电话很快就打通了，但是没人接。

拜伦一走进办公室，那位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的作战军官就跳过去搂住他。“啊，拜伦！我的救世主，辉煌的胜利呀！”

“比尔，我来申请解除职务。”

“解除职务！你疯了吗？为什么？”

作战军官坐下，一双眼睛紧瞪着他，听他把话说完，边听边咬嘴唇。军官话说得很冷静，带着商量的口气：“这情形是很严重。但是，你瞧，你太太这会儿也许已经回到了家里。也许连你的儿子她也找到了。你为什么不先去打听一下？别这样冒失，你这就要立大功了。”

“我已经立了功。我现在申请解除职务，比尔。”

“坐下吧。别这样捶我的桌子。不需要这样嘛。”实际上拜伦是用拳头砸那玻璃板。

“对不起。”拜伦一屁股坐在椅子里。

作战军官向拜伦递了一支烟。然后他开始用信任的口气透露一些惊人的秘密。俄国就要参战了。太平洋舰队的潜艇获得了消息。麦克阿瑟就要在日本登陆：先是九州岛，然后是本州岛。日本海将被划分为美军和俄军的作战区，以后将展开一场崭新的“球赛”。唯一有大油水可捞的地方就是日本海，所以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要用“地狱之钟”大举进攻，

要尽一切力量真的来一次大扫荡。“是潜艇打赢了这一仗，拜伦，这一点你应当知道。但是，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它们才发挥作用。你干得挺出色。‘夫人’埃斯特会为你感到骄傲。你可别临阵脱逃呀。”

“好吧，”拜伦说，“多谢你啦。”

他并不生作战军官的气。这个家伙认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捞最大的油水。他找到了热衷于FM声呐的将军的办公室，直接闯了进去。他很镇静地向将军叙述了他跟作战军官的那一席谈话。

“将军，现在是这样，”拜伦说，“您可以以擅离职守的罪名把我送交军事法庭受审，您也可以不这样做。我要去看我妻子，还要去找我儿子——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请下令准许我去。我一心报效国家。如果找到了家人，如果那时候战争还在继续打，我就飞回这里，指挥一艘有FM声呐的潜艇进入东京湾。我还要指挥一艘潜艇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如果您要我那样做的话。”

将军发窘地眯起眼睛，突出了下巴，说：“你的胆量可真不小。”他一边说，一边查阅他桌上的一些公文，“无论你个人有多么大的困难，我总不爱听你这样对我说话。”

“原谅我，将军。”

“凑巧我这儿收到了一封海军作战部部长的信——瞧，它摆到哪儿去了？哦，在这儿。海军作战部部长需要一队有经验的艇长去检验在德国缴获的潜艇。根据初步报告，那些潜艇看起来要比咱们出产的好。这真叫人不好意思。要了解真实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带几个艇长去驾驶它们。你懂德语吗？”

“将军，我德语说得挺好。”

“感兴趣吗？”

“天哪，我太感谢您啦，将军！”

“好吧，你有作战经验。你必须先把要到FM声呐潜艇上接替你的人训练好了。让他去莫洛凯岛外的假布雷场航行一个星期。”

“是，长官。多谢您，上帝保佑您，将军。”

“喂，拜伦，你的FM声呐运行得怎么样？”

“好极了，长官。”

“这是自从罐装啤酒以来最大的一次发明。”将军说。

---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杜鲁门曾在炮兵部队中任上尉，去法国参战。

(2) 一种密语无线电广播。

(3) 早期智人，以在德国尼安德特河谷附近发现其骨骸而得名。

(4) 7月4日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第九十八章

拜伦的铺上摆着一沓每次巡逻回来惯常收到的信件，其中有一个沉甸甸的马尼拉信封，那是他父亲寄来的。拜伦向它扑了过去。里面厚厚的一沓纸上别着一页手写的信。

亲爱的拜伦：

我知道你出海作战去了，所以我拆开了欧洲寄给你的信件。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信件。由于怕这些信件遗失，我已经给它们复制了副本。娜塔丽的经历使我和帕米拉都感到恐怖。“恐怖”这个词还嫌用得太轻了。我们仍旧无法理解，一个美国女子竟然会经受这样的折磨，但看来她是碰在点上了。

这儿，在美国，真实情况一直到现在才开始透露。艾森豪威尔将军把新闻记者派到了布痕瓦尔德、达豪、贝尔根-贝尔森以及所有那些地方。报纸上整版刊载了这方面的照片和报道。娜塔丽能够幸存，说明她具有坚强的毅力，同时这也许应当归功于我们祈祷的力量。然而，祈祷并没能挽救几百万被屠杀了的人。这次都亏了一位叫拉宾诺维茨的人，他手下的人当时在图林根工作。我管这件事叫神明的拯救。我相信，她是多亏了神佑才保全了性命。他的信详细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许多日子以来，帕米拉一直问我：“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丑恶的战争？你的儿子为什么必须牺牲？我们达到了什么目的？现在，这件事清楚了。我们必须将那个能使这种邪恶猖獗泛滥的政治制度从这个星球上肃清。它可是十分顽强的。俄国人、英国人和我们的联合力量，总算勉强遏制了它的势力。否则它是尽可以在整个世界上横行无忌的。因为日本人和这股势力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

必须把日本也打垮。华伦是为了一个伟大的正义事业而牺牲的。现在我明白了这一点，将来我也永远不会改变这种想法。

你的孩子好几个月前离开了特莱西恩施塔特，人一直很好，因为娜塔丽看到他在布拉格郊外农场上拍的照片。你不要灰心。也许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他。如果你要打电话给我，可以打到白宫海军副官办公室。那是我的新职务。晚上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寓，那儿的电话号码是共和区4698号。

帕姆附笔问好。

爸爸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

底下，在一张上端印有“陆军医疗队”的信笺上，拜伦看到打字机打的这样寥寥几行字：

亲爱的拜伦：

我现在好一点儿了。去年七月，班瑞尔来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带走了路易斯。后来，我收到了孩子在布拉格郊外一个农场上拍的照片。他看上去挺好的。阿夫兰说，他们会找到他的。我爱你。

娜塔丽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日

（以上口述，由美国看护队陆军中士埃米莉·丹妮护士笔录）

颤巍巍的签名是用绿墨水写的。

阿夫兰·拉宾诺维茨的一封长信，用打字机打在葱皮纸[1]上的，是用同一支笔签的名。

亲爱的拜伦：

我的口语，要比书面好一些，同时我又很忙。所以，我就把这封信写得简短一些，让你知道事情经过。首先要说的是，她的斑疹伤寒已经好了。她现在需要调养，人非常虚弱。战时难民委员会来访问的是一个愚蠢的女人，所以娜塔丽在陈述书里的那些话，听起来也就像愚蠢的人说的了。现在她人已经清醒，话也说得有条理了，但很容易哭，不愿意谈她的遭遇。那几次访问后，她发了三天烧。这种情形以后再不容许发生了。她托我写这封信给你。你可以看出，因为虚弱她写字时手抖。再说，她也不愿意回忆和写下那些事。

长话短说，我参加的一个救济团体的办事处设在巴黎，至于那些琐碎的细节，我这里就不多谈了。我们正在清理那些遭到纳粹破坏的地区，把一些流浪和挨饿的犹太人送进难民营，以便让他们恢复健康，然后启程去巴勒斯坦。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德国崩溃的时候，党卫军一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没被他们屠杀的犹太人。局势变化得太快了，他们来不及杀死所有的犹太人、掩饰那些集中营，虽然他们也曾这样尝试过。他们把犹太人到处赶来赶去，或者关在火车里运走，没有秩序，没有目的地，也没有食物或饮用水，等到美军或者俄军开到，德国人就索性撒腿一跑，把那些犹太人丢在原来留下的地方，我不知道有多少犹太人这样分散在欧洲各地。我们工作人员在一列火车里发现了娜塔丽，那列车是从设有妇女集中营的拉文斯布吕克开来的，后来被阻塞在魏玛郊外的一片森林里，就那样停在那里了。也许那车是准备开往布痕瓦尔德去的。娜塔丽躺在铁路路基上火车跟前。她因为车上周围的妇女一个个地死了，就从车里爬出来。当时我在另一个队里，夜里工作人员跟我通了电话，他们告诉我，说在车下发现了一个妇女，她说自己是美国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要获得更好的照顾，都冒充美国人。这些工作人员又不会说英语，所以我乘车从爱尔福特赶了过去，没想到

会找到你的太太，天哪，但是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我还遇到过比这更加离奇的事哩。她不大容易被人认出来，一身皮包骨头，并且有点儿神志不清，可是我认识她，而且她不停地念叨路易斯和拜伦。于是我去美国陆军司令部，向他们报告我们发现了一名美国妇女。那时候是半夜，他们立刻派出了一辆战地救护车去接她。因为她是美国人，部队给她的照顾好极了。

部队正设法送她去巴黎，我相信这件事可以办到。巴黎有一所很好的美国医院，以前娜塔丽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期。医院管事的还记得她，虽然医院已经人满，但是管事的愿意接受她。然而官僚作风太重了，比如部队里的工作人员还在设法给她补一张护照，不过这一切都会办妥的。至于你的儿子，确实没一点儿消息。你可以在那份陈述书里看到他们俩是怎样分散的，这件事娜塔丽做得很对。她做得非常勇敢。然而我们去布拉格办理这件事可不容易，因为俄国人占领了那个地方，他们不和我们合作。虽然如此，我们的工作人员仍旧一直在那一带地方进行查核，只是还没有眉目。就在俄国军队开抵布拉格之前，那地方发生了多次骚乱，还有过一次起义，德国人杀了一些共产党和其他的人，等到溃退的时候，德国人又抢劫了那里附近的许多农场，还放火烧了它们，所以后来那儿究竟是个什么情形，就很难说了。看来，你的孩子肯定还在，但是要找到他就像“海底捞针”一样。流浪的犹太儿童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他们成千上万，在欧洲各地漂泊，有的已经变成野人和狼孩，他们的父母被杀害了，他们学会偷窃度日。德国人所造成的损害，是永远也没法儿弥补的。红十字会、联总、红联[(2)]以及其他组织，正在巴黎和日内瓦收集大量卡片索引，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这些资料仍不免挂一漏万。我已经将有关你儿子的资料交给了我们那些查看文件的工作人员，但是资料多得简直叫他们没法儿应付。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我很抱歉，它不能令人更加满意，但是至少娜塔丽健在，并且正在复原。她胃口不好，否则她会恢复

得更快些。你的来信会对她非常有益的，你最好是把信寄给我，我会做出安排，让她看到。写信的时候，你要尽量用愉快的口气，告诉她：你相信你的儿子平安，我们会找到他的。

忠实的阿夫兰·拉宾诺维茨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

陈述书是一份用复写纸单行打的副本，污黑的纸上字迹暗淡，句子不通，以致有些地方拜伦几乎无法看懂。它根本不像是娜塔丽写的，分明是访问的人先做了摘记，然后再匆忙地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它从和平时期的锡耶纳开始叙述，描写了她怎样从偷袭珍珠港事件起就落了难，以及此后一连串的遭遇。两个人在马赛会晤前的那些事，拜伦多半都知道。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大段叙述，尤其是有关党卫军地下室的描写，可把他吓坏了（虽然她或者那位访问者已经略去了那些猥亵的描写）。陈述书开头说有过三次访问，但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以后的叙述就少了。有关埃伦·杰斯特罗最后的事写得异常简单。

我们刚要上火车，遣送组的一个工作人员把我们分开了。此后我就再没看到我叔父。后来我听说，那一次遣送的“知名人士”全部被毒气熏死了。他是一个年老体弱的人。他们只挑出少数几个年轻力壮的留下来，所以我肯定他死了。

总共就是上述的这么几句话。以下她对奥斯威辛的叙述就不大连贯：恍惚记得怎样被剃光了头发，怎样在臂上刺了号码，怎样穿上破烂衣服，妇女们住的那所砖砌的房舍是什么情景，卫生设施和饮食供应又是什么状况。一个从特莱西恩施塔特来的朋友，名叫乌达姆的，给她在抄存犹太人财物的仓库里找到了工作。她被派到儿童玩具部，把那些玩偶人、玩具熊和其他填料玩具拆开，搜查藏在它们里面的钱财和贵重物品，然后把它们修补还原，准备出售或分配给德国儿童。整个陈述书

里，最生动的一段是描写做这种工作受罚的情形。

> 我很熟练地拆开再装配好那些玩具。玩具堆积如山，每一件都代表一个被德国人杀害的小孩儿。但是我们不去想那些事，我们的头脑已经麻木。许多玩具都是一个样式的，是同一个厂里制造的。有时候我们找到一些东西：宝石、金币或者钞票。当然，也有人偷窃。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藏起这些东西，因为每天下午离开“加拿大”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搜身。仓库那一带地方被叫作“加拿大”，因为波兰人把加拿大看作一片黄金国土。我们必须偷窃，为的是要用那些偷来的东西换食物。仔细想一想吧，这是什么人的财产？它们又不是德国人的！我倒没被捉出来过，但是有一次，完全平白无故地，我差点儿被打死了。我拆开了一个破旧的玩具熊，里面什么也没有。但是后来我怎么也没法儿再把它收拾好。它在我手里散开了。监工是一个该死的希腊犹太女人，她打扮得像一个女党卫军，老是那样大剌剌地在旁边走来走去。因为我是美国人，所以她就恨我，巴不得要找一个机会拿我开刀。她把我的事报告了党卫军。我被判剥光衣服，抽二十藤条，“因为阴谋破坏德国财产”。我当着所有召集到“加拿大”那儿的工人受刑。我必须裸露身体，趴在一个木架子上，由一个男党卫军抽打我。我从来没受过那样的痛苦。他还没用完刑，我已经晕了过去。乌达姆和我的几个女伴把我抬到房舍，乌达姆把我送进医院。要不是他，我会因为流血过多死了的。我有一个星期都走不动路。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体质真强健。我的创伤好了，又回去那儿干活儿了。那个希腊女人就好像没事人一样。

以下就是有关奥斯威辛一般生活的不大连贯的叙述：如何把死尸从丛葬地里掘起来焚烧，发出那股臭气；如何进行黑市交易；耶和华见证教徒如何表现出特别坚定的信心；一个好心肠的党卫军跟房舍内一个女人相好，如何给她们带来许多很好的食物。陈述书里描绘了奥斯威辛内

如何传播着俄军将到的谣言，如何听到远处的炮声，几千名妇女如何接连三天在雪地里步行到终点车站，乘敞篷运煤火车开往拉文斯布吕克。她到一个服装厂里工作，经常对拉文斯布吕克的医药实验提心吊胆，因为她早在奥斯威辛就听到了有关这方面的谣传。招待党卫军和武装部队的妓院向这个集中营招收战地娼妓。她对这些事所发的感触虽然已掺杂了访问者的想法与语气，但听起来仍是辛酸可怜的。

这种威胁对我倒没什么影响。我以前也曾经被人认为长得很动人，然而奥斯威辛那几个月的生活竟使我因祸得福。不去管它吧，好在他们只招收那些最年轻娇艳的犹太姑娘。来到拉文斯布吕克的匈牙利犹太妇女，其中有一些真是纤弱的美人。再说，我自从到了拉文斯布吕克就没法儿多弄到一些食物，当时已经像现在这样瘦得像一具骷髅了。而且，因为我身上有那些疮疤，体格检查我也不会合格，德国男人是不会喜欢的。

四月，我们好几千人被一起装上了火车。我们听说，战事就要结束，俄军和美军即将会师，我们都在屈指计算日期，祈祷获得解救。但是德国人把我们塞进了一列封闭的牲口车，不知道开往什么地方，这里根本没有粮食和饮用水供应，也没有医药治疗。斑疹伤寒在集中营里已经开始蔓延，到了车上，这病就越发不可收拾地传染开了。自从离开了拉文斯布吕克，我就记不清当时的事情了。只知道车上的情形十分可怕，我从来没见过比那情形更糟的。我乘的那列车成了一个陈尸所，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已经倒毙，或病在垂危。据说，人家在车下面发现了我。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到那里的；我不明白自己是怎样还会活着的。如果说有什么力量使我能够坚持所有的这几个月，那是因为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再见到我的儿子。我相信，就是这希望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离开那列车。我没法儿告诉你，车门是谁打开的，我又是怎样出来的。我所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了。

(1) 供打字复印用的一种几乎透明的纸。

(2) “联总”与“红联”分别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国际红十字会联合救济委员会的简称。

第九十九章

一个力气大的小孩双手可以捧起大约十五磅重的东西，只要那东西的体积不是太大，比如说，两块人工提炼的钚重元素。如果那孩子把这两块钚远远地分开拿着，那样是不会出什么事故的。但是，如果他极快地把双手拍合到一起，如果他又是一个住在大城市里的孩子，那么他就能使两块钚达到“临界质量”[(1)]，把上百万人炸死。从理论上说是如此。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孩子能把双臂挥动得那么快，最多他只会像点燃一个“嘶”的一声就灭掉了的炮仗那样，仅仅杀害他自己[(2)]，引起一场混乱。我们还需要一种装置，要它能够唰地一下把两小块钚合在一起，那样就会引起一次原子爆炸，燃起一场毁灭整个城市的熊熊大火。

这一种自然现象的表演，在一九四五年曾经震撼了全世界，而今已经成为陈旧的故事。然而，听起来它仍旧是奇怪可怕的。我们不愿想到这件事，正如我们不愿多想一个现代的国家如何试图屠杀欧洲所有的犹太人一样。然而，这一切又都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绝对现实。我们小小的地球蕴藏着少许开天辟地时留下的原始死灰，只需要少量的这种死灰，它就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毁灭我们所有人。人类天性中禀赋了少许野蛮本性，持续进化的社会就会用这种物质毁灭我们。这就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个基本势力的发展。在习见的历史中，这些势力被重大战役扬起的尘埃所遮蔽变得模糊，但是只要等尘埃一落尽，它们就又显得清晰了。人类的故事是不是也像本书中所叙的从此进入了最后一章呢，这可是谁也不知道的了。

再说，钚块第一次爆炸发出了奇光异彩，当时西姆·安德森也在场。

“怎么一回事？”梅德琳嘟哝，半夜里听见警报声。

“打扰你了，”他打了个哈欠，“这是集合信号。”

“又是集合？天哪！”她说时翻了个身。

西姆穿好衣服，走到外面冷飕飕的蒙蒙细雨中，登上了一辆拥挤的客车，车子把洛斯阿拉莫斯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起送到试验场。在这次大会战中，西姆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但他现在是跟那员大将帕森斯上尉一起去。天气不适宜进行这次试验。等了好久，仍旧没决定是不是要延期，爆炸的时刻被推迟了。前往观察的人距离试验塔很远，他们都在黑暗中等着，喝着咖啡，抽着烟，有的兴致勃勃、有的心事重重地谈着话。谁也不能够确定炸弹爆发时是什么情形。有些人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谈到爆炸时大气可能着火，或者地球可能分裂。还有些人紧张地谈到，这可能会是一次失败。

进行这次试验就是为了要确定这一点。U-235已经在实验室内获得可喜的成就，科学家们都感到满意，认为它肯定会在临界质量状态下即时引起轰然爆炸，所以可以用它去炸广岛，不必事先再做试验。问题是：庞大的曼哈顿计划进行了那样大量的工作，只提炼出大小像一个有毒的耗子的一块U-235，它仅够制造一枚炸弹。他们发现用钚制造炸弹更简单，它的储量也更丰富。但钚是一种更敏感的物质。谁也不敢担保，两块钚接触时不会过早引起爆炸——那将是一次失败。所以必须对几位世界上最优秀的科技工作人员设计的装置进行一次试验，看它是否能把两块钚拍到一起，在一刹那引起爆炸。这时候风雨逐渐减小，开始进行试验。试验成功了。拜伦从圣弗朗西期科去华盛顿搭的夜班飞机被恶劣的天气所阻，这时候他看见南面天空隐约闪过一片亮光，但是他以为那是一次闪电。那天凌晨，美国西部许多地方有雷电交作的暴雨。他的妹妹，像多数洛斯阿拉莫斯的主妇一样，在试验进行的整个时间里一直酣睡未醒。

当然，在西姆·安德森眼中，那可不像是一次闪电。他站在二十五英里以外的地方，透过黑玻璃眼镜，目睹了人类从未在地面上见过的闪

光，虽然那闪光他们经常在烈日的照耀和星星的闪烁中看到。西姆扑倒在地。这是出于一种本能。等到他站起来时，曾经使奥本海默博士想起《薄伽梵歌》里毗湿奴显灵时的火云已经升到高达数英里的空中。一位陆军准将和一位科学家正站在西姆的旁边，手里拿着咖啡纸杯，透过遮灰尘的眼镜，呆呆地望着。

“这一来战事可要结束了。”他听见科学家说。

“是呀，”他听见准将说，“只要咱们向日本人投下一两枚这种炸弹。”

帕格和帕米拉在安德鲁斯机场接拜伦。自从收到拜伦从关岛寄来的那封很真挚的信，帕格就猜想他儿子会热烈地拥抱他，但现在是拜伦那样热烈地拥抱帕米拉，这使他感觉到自己胜利了。拜伦紧搂住他新过门的后母吻着，抓住了她的肩膀，一面从头到脚地打量她，一面盖过了军事空运局飞机起飞的吼声大喊：“你知道吗？要是我叫你妈妈，那才怪哩！”

她高兴得哈哈大笑。“那么，叫帕米拉怎么样？”

“就照老样子吧，”拜伦说，“那样容易记。爸爸，有消息吗？”

“你从圣弗朗西斯科打电话来以后吗？没消息。”

“你是说，她要进疗养院吗？什么时候去？”

“后天。”

“我想看看拉宾诺维茨的信。”

“喏，在这儿。还有一封她的信。”

帕米拉驾着车横冲直撞地赶回华盛顿，拜伦只顾看他的信。“她像是好一点儿了。爸爸，我没法儿搭上去欧洲的飞机。我在圣弗朗西斯科打了几个小时的电话，希望找到办法能先走。”

“你请了几天假？”

“三十天。不大够啊。”

“我明天也要乘飞机去那儿。”

“去哪儿？”

“柏林，波茨坦。”

“天哪，那可好极了。我休假之前，先要去斯维内明德报到。我可以请求跟你一起去吗？”

帕格嘴角边勉强皱起了微笑。“让我试试。”

那天在狐狸厅路和母亲共进午餐要比拜伦预料的更为愉快。彼得斯准将没去。（在洛斯阿拉莫斯说要给日本人投下一两枚炸弹的那个人，就是他。）杰妮丝来了，穿着一条直筒裙和一件素棕色上衣，戴着眼镜，拿着公事皮包。她不肯喝酒。暑假里她在“山上”[3]工作，怕喝了酒发困。她人发胖了，不大修饰，把头发一直拢到头后面。她娓娓动人地谈到法律学校毕业后的打算。拜伦接触到她的目光，只觉得她在亲切和懂事的神情中透出了机警。她给小维克多拍的那些快照很像华伦在幼儿园拍的，拜伦看了很难过，但是罗达对它们发出做祖母的那种爱怜的声音。

“妈妈酒喝得太多了。”那天晚上拜伦在公寓里对他父亲说。

“她有时候会有一阵子贪酒。你说太多，是喝了多少？”

“午饭前两杯掺苏打的威士忌，吃鸡丁沙拉的时候又是两瓶白葡萄酒。葡萄酒几乎是她一个人给包了。”

“那是喝得太多了。我知道，她因为要见到你感到紧张。她对我说过。”

“搭飞机的事怎么样啦？”

“明天早晨把行李打好，跟我一起去。最多是他们把你赶出来。”

“我根本没打开行李。”

一位急使乘专机，把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些文件和照片紧急送往波茨坦去给史汀生国务卿和杜鲁门总统，而帕格就是搭那架飞机去的。这则消息不敢用电话或电报通知。它仍旧是一则绝密消息。只用隐语拍了一份简短的海底电报给总统，说一个健康的“婴儿”诞生了，于是总统就通知了丘吉尔。所以这两个人知道了这件事。很可能斯大林也知道了，因为洛斯阿拉莫斯一位主要负责的科学家，是个忠实的共产党间谍。否则它始终是一则绝密消息。因此拜伦很快抵达欧洲，他搭的这架急使的专机终于使局势急转直下，真所谓吹来了一阵恶风。

“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他已经死了，”拉宾诺维茨说，“她让他逃出了德国人的虎口。她真敢当机立断，我认为这多亏了她。”

“我要去找他，可这件事从哪里着手好呢？”

“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问题非常棘手。”

他们在讷伊的一个露天咖啡茶座喝咖啡，等候娜塔丽午睡醒来。“别去跟她谈那些事情，”拉宾诺维茨说，“不可以待得太久，这一次还不可以。她会受不了的。”

“我们肯定会谈到路易斯的。”

“那就谈得含糊点儿吧。只告诉她，说你要去找他。二十五天，时间不多，但你还是可以试一试。”

“最好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日内瓦。在那儿你可以找到为儿童汇订的大卡片，那儿有红十字会、红联、世界犹太人大会。它们也开始在那儿编制互见索引。去过日内瓦，再回到巴黎来。我们这儿有一些汇订的文件。我可以告诉你许多

难民营，它们收留了很多儿童。”

“我为什么不直接去布拉格呢？他肯定在那儿附近。”

“布拉格我已经去过了。”拉宾诺维茨像老年人那样无精打采地对着咖啡。他需要刮胡子了，他那双眍瞍充血的眼睛肿得几乎合拢了。“所有四个收留儿童的中心，我都去过了。我核对了卡片索引，查看了四岁大的儿童。即使他们在一年内改变了许多，我相信我还是认得出他的。至于娜塔丽所说的那所农舍，它已经被烧得精光，只剩下一片野草和荒地。邻舍多半已经不知去向了。只有一个农人肯谈一些情况。他说他记得有那么一个孩子，还说那些人没遭到屠杀，他们都逃了。德国人抢劫了一所空房子。不管怎样吧，反正他是这样说的，你能知道的也就是这么一点儿。所以，这件事很棘手。好在儿童能吃苦，再说路易斯又是一个健壮的孩子，他人挺精神的。”

“我明天就去日内瓦。”

拉宾诺维茨望了望墙上的钟。“她现在该醒了。需要我陪着你吗？”

“好的。你瞧，只是刚见面的时候需要。”

“我也不能多待。拜伦，她对我不止一次说过：如果真能找到路易斯，她要带他去巴勒斯坦。”

“你相信她这话是真的吗？”

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表示怀疑。“她现在人还不大好。你别去跟她争论这件事。”

他们在接待处报了姓名，然后在一个花木葱茏的园子里等着，在那儿的病人们都坐在太阳底下，有的打扮得很齐整，有的只披着浴衣。她走出来了，穿着深色的衣服，头发剪短了，有点儿像从前那样摇摇摆摆地向他们走过来。她迷茫地露出微笑。她的腿细瘦，面容憔悴。

“啊，拜伦，原来是你来了。”她说时伸出双臂。他抱住她，只觉得

一阵震动。她那身体一点儿也不像是一个妇人。胸部几乎是平坦的。他抱在怀里的是一个骨头架子。

她在他怀里向后仰靠，用奇怪的眼光瞅着他。“你看上去像个电影明星。”她说。拜伦穿着那身白色军服，佩着勋章绶带，因为像他对拉宾诺维茨所说的，军装可以使他吓倒那些办公桌后面的傻子。“可是，我看上去怪可怕的，对吗？”

“没有的事。我不觉得你可怕。真的。”

“我该在马赛跟你一块儿走的。”她呆呆地说出了这么一句，就好像是在背一句道歉的台词。

“别去提它了，娜塔丽。”

她向伛偻着身体站在他们旁边吸烟的拉宾诺维茨看了一眼。“你瞧，阿夫兰救了我的命。”

拉宾诺维茨说：“你这条命是自己保下来的。我要办我的事去了，拜伦。”

娜塔丽向拉宾诺维茨扑过去，比对拜伦更热情地吻了他。她用意第绪语说了几句什么。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膀，走出园子去了。

“咱们坐下吧，”娜塔丽对拜伦说，客气得近于做作，“你父亲写了几封很感人的信给我。他是一个好人。”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没有，拜伦。我记不起来了。我的记性不大好，现在仍旧不大好。”娜塔丽说这话时带着一种试探的口气，几乎是在竭力回忆什么外国语言。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在凹陷的眼眶中隐隐地露出了害怕和疏远的神情。他们靠近一丛丛盛开的玫瑰，在一个石磴上坐下了。“那不是真的信。你瞧，我是在做梦。我老是在梦里看到你。我也在梦里看到那些信。可是你父亲的那些信，我知道它们是真的信。你的父母分开了，

我替他们难过。”

“我父亲很快乐，我母亲也很好。”

“这样才好。可不是，帕米拉我在巴黎就认识了。多么奇怪，你说对吗？再有斯鲁特，斯鲁特怎样了？你知道斯鲁特的近况吗？”

拜伦觉得这次谈话的开头很奇怪。她最近的几封信都要比这次谈话更亲切，更有条理。这会儿她好像心里想到什么嘴里就说出什么，为的则是要遮掩恐惧与不安，没谈到重要的事，没谈到路易斯，没谈到埃伦·杰斯特罗，没说什么亲切的话，只勉强扯了一些闲谈。他顺着她的话说下去。最后他告诉她，斯鲁特为了要国务院给犹太人采取措施，怎样毁了他的前程，后来怎样当上了杰德堡的特工，这些都是他从帕米拉和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娜塔丽听着，她的眼光逐渐变得正常了，那惊慌的神色有一部分消失了。“我的天哪。可怜的斯鲁特，他去跳伞呀！那种事他是不会干得很好的，对吗？可是，你瞧，我从前喜欢他，那并没错。对一个异教徒来说，他的心是好的。这一点我能够觉察出来。”她没注意到，自己这样一说，就突然打断了拜伦的话。她笑嘻嘻地瞅着他。“你这副样子真威武。你经历了许多危险吗？”

“你问我吗？”

“是呀，种种危险。”

“当然，我也有几次死里逃生。但是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过得很沉闷。我遇到危险的时候，至少可以拼一下。”

“我也拼过。也许那是愚蠢的，但那是我的天性啊。”她的嘴唇哆嗦起来，“好吧，给我说说，你是怎样死里逃生的。说一些有关‘夫人’埃斯特的事情。他现在已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英雄了吧？”

拜伦谈到埃斯特的战功和他的阵亡。她好像很想听下去，但是她的目光有时候仍旧显得那样迷惘。后来，两个人沉默下来了。他们坐在玫瑰盛开、香气袭人的树荫里，彼此对望着。娜塔丽高兴地说：“哦，我

终于领到了我的新护照。是昨天送来的。天哪，看来那个小本子还挺有用，拜伦！”

“当然。”

“你瞧，我千方百计地把我那个旧护照保存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进入奥斯威辛。你能够相信吗？可是一到那儿，他们就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拿走了。肯定是‘加拿大’的一个姑娘找到了那护照，她大概拿它换了很大一块黄金。”娜塔丽的声音开始颤抖，她的手哆嗦起来，眼睛里满含着泪。

拜伦抢着岔开了这些话。他把她搂在怀里，说：“娜塔丽，我爱你。”

她枯瘦的手指紧揪着他，抽抽噎噎地哭着。“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没好。在做噩梦，做噩梦！整个夜里，拜伦。每天夜里。还得服许多药，日日夜夜打针——”

“我明天就到日内瓦去找路易斯。”

“哦，你去吗？感谢上帝。”她拭去眼泪，“你请了多少天假？”

“差不多一个月。我还会回来看你。”

“好的，好的，但要紧的还是去找他。”她两只消瘦的手紧搂住他的胳膊，一双乌黑的眼睛张大了，声音听起来很激动，像是嘶嘶地打着喳喳。“他还在。我知道他还在。去找到他吧。”

“亲爱的，我要玩一手当年学校里的触地球[(4)]。”

她像往常那样，眨了眨眼睛，笑起来了。“‘玩当年学校里的触地球’。我多么久没听到这句话了！”她双臂勾住他的脖子，“我也爱你。你比从前老练了许多，拜伦。”

护士走到他们跟前，指着她的手表。娜塔丽显出惊讶但又带着宽慰的神情。“哦，亲爱的，时间已经到了吗？”她站起来，护士搀好

她，“可是，咱们连埃伦的事都还没谈呢，对吗？拜伦，他很勇敢。处境越是恶劣，他越是勇敢。有关他的事，我能和你谈上几个小时。他已经不是咱们在锡耶纳看到的那个人了。他变得十分虔诚了。”

“我一向认为他是虔诚的，他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写耶稣的。”

娜塔丽靠在护士身上，蹙起了眉头。走到进口的地方，她又有气无力地拥抱了他一下。“我很高兴你到这儿来。去找到他吧。原谅我，拜伦，瞧我这样邋遢。下次我可要收拾得像样点儿。”她把干巴粗糙的嘴唇凑过去在他嘴上吻了一下，然后走进去了。

“邋遢。”这句美国土语，听起来是这么自然，拜伦稍许放心点儿了。他找到了主任医师，那是一个样子拘谨、留着像贝当那样白胡子的法国老人。“啊，她算恢复得快的了，先生，那情景是您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解放后，我在那些营里工作了一个月。破坏到那个程度啊！那是但丁笔下的地狱啊！她会复原的。”

“她给我的信里，讲到了腿上和背上的疮疤。”

医生脸上的肉抽搐了一下。“难看吗？可是，咳，先生，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再说，她还活着。至于那些疮疤，哎呀[5]，有整形外科手术，还有其他办法。现在更重要的是怎样治疗精神上的创伤，怎样恢复她的体重，再有，要她精神上保持稳定。”

两个星期，拜伦又是仔细查看日内瓦的卡片，又是访问那些难民营，其间只去看了娜塔丽一次，拜伦终于灰了心。要查的地方多得叫他没法儿应付。在他那本索引手册里，他把探访的线索编列成为三类：

有可能性

有极小可能性

值得一试

单是“有可能性”的线索就有七十多条。四岁大的孩子分散在欧洲各地，这些孩子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从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起，直至听得懂的语言，都有可能是他的儿子。他已经查阅了为一万多名无家可归的儿童编列的材料。没一张卡片上有路易斯·亨利或者“亨利·刘易斯”——他在一个失眠之夜，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名字，于是又跑去查了所有的卡片索引中心。如果根据这些线索去找，也许需要几个月，甚至需要许多年！而他的假期又是有限的。拉宾诺维茨没料到，拜伦会跑到卡皮兴路那家气味难闻的饭馆楼上找到了那间破旧的办公室。

“我要到布拉格去一趟，”拜伦说，“这件事也许没多大希望，但是我要试一试。”

“嗯，好吧，可是你会碰到许多障碍的。俄国人很倔，对这些事又不关心，可那儿完全是由他们控制着。”

“我父亲在波茨坦。他是杜鲁门总统的海军副官。”

拉宾诺维茨随着转椅的刺啦声挺直了身体。“你以前没提过这件事啊。”

“我认为这跟我的事没关系。他从前被派到苏联当差，一口俄国话说得还可以。”

“啊，那就可以帮助你在布拉格打交道了。要是那儿的军事管制司令官接到了波茨坦方面给你打的招呼，那情形就两样了。至少你可以知道他究竟在不在那儿。”

“只要他还活着，他怎么可能在其他地方呢？”

“我去找他的时候，拜伦，他就不在那儿，也许，天知道，我把他给漏了。去吧，但是先去跟你父亲谈一谈。”

拉宾诺维茨在里面工作的那个组织不顾英国移民法的限制，把犹太人送往巴勒斯坦。纳粹的恐怖行为刚暴露的时候，这些法律曾一度放

松，但后来又管得紧了。拉宾诺维茨忙得没一点儿空闲。娜塔丽·亨利并不是他主要的关心对象。他只觉得她可怜，同时又怀着那么点儿无可奈何的旧情。然而，和大多数欧洲犹太人相比，她现在已经脱离险境，是一个在调养中受到百般照顾的美国妇女。拜伦一到，拉宾诺维茨就把她从心上摆脱，不再去看她了。过了一两个星期，一天夜里两点钟，他巴黎那间房间里的电话铃响起来，惊醒了和他同住的三个人，只听见接线生说："请接伦敦打来的电话。"他瞌睡蒙眬中一时想到了许多正在和伦敦打交道的事，而其中多数都是违法的和带有危险性的。他没想到是亨利家的事。

"喂，我是拜伦。"

"谁？"

"拜伦·亨利。"战后伦敦的电话线路不太好，声音忽高忽低。"……他。"

"什么？你说什么，拜伦？"

"我说，我找到他了。"

"什么？你是说，你儿子？"

"他这会儿就坐在我的旅馆房间里。"

"真的吗？原来他在英国？"

"我后天就把他带到巴黎。还有许多例行手续，再有——"

"拜伦，他身体怎样？"

"不太好，但是我总算找到他了。喂，请你告诉娜塔丽好吗？对找到他的事，让她思想上有个准备。这样，等到看见他的时候，她就不至于太激动。或者使孩子太激动。我不愿意刺激孩子。这件事拜托你好吗？"

“我太高兴了！喂，经过情形是怎样的？我应当怎么对她说？”

“这个嘛，经过情形很复杂。战事刚结束，皇家空军就把一批捷克飞行员送回布拉格。一个英国救济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用空机带回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我上星期在布拉格获悉这件事。这完全是凭运气。阿夫兰，那儿的档案乱得叫你没法儿相信。我是在一家酒馆里听一个人谈到这件事——一个捷克飞行员跟一个英国姑娘谈这件事。这是运气。是运气或者是天意。我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最终找到了他。”

早晨雨下得很大。拉宾诺维茨打了个电话去疗养院，给娜塔丽留下话，说他有重要消息，十一点钟要去那里。他到达那里时，她正站在休息室里等着他，他抖去雨衣上面的水。

“我以为你已经到巴勒斯坦去了。”她的神情很紧张。她的双手在胸前紧攥着，指节透出白色。现在她人开始发胖，深色的衣服里面隐隐映出曲线。

“嗯，我下星期去。”

“你有什么重要消息？”

“我从拜伦那儿得到了消息。”

“怎么说？”

“娜塔丽。”他向她伸出双手，她拉住了他的手，“娜塔丽，他找到他了。”

他没把她的手拉牢。她呆呆地露出了傻笑，栽倒在地上。

那一天，那个力气大的孩子在广岛上空把那两小块东西合到了一起。空前未有的烈焰把六万多人灼成了灰烬。那架单独出航的飞机返回提尼安岛，发出无线电报：“任务胜利完成。”

只要人类还存在一天，他们就会对这件事继续争论下去。以下是正

反两方面的几个论点：

即使不遭到那些放射性块的轰炸，日本人也是要投降的。他们已经做出和平试探。美国破译人员已经从他们的外交情报中获悉他们切盼求和。

但是，日本人拒绝了波茨坦最后通牒。

杜鲁门要叫俄国人别插手对日本的战争。

但是，在波茨坦，杜鲁门并没解除斯大林承担的进攻日本人的义务。他听取了马歇尔的意见：如果俄国人要进攻的话，你是没办法阻止他们的。

如果进攻日本本土，且别提美国人，单是日本人就要远远比广岛上死得更多。日本陆军将领控制着政府，他们订出了反击计划，要像希特勒那样发动一场血腥的焦土战。只是由于那枚炸弹，天皇才能够在他的会议上强行做出支持主和派的决定。

但是，B-29的轰炸和潜艇的封锁同样可以做到这一步，可以及时取消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步，如果苏联实质上协助了进攻，红军就会占领部分日本本土。最后日本就会像德国那样被分割成两部分。

但是，日本人究竟是不是因为广岛死了那么多人才认为必须承认失败，从而消除以上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完全无法肯定的。

然而，以下的事实却是肯定的。

铀武器是临时赶制出来用在这场战争中的。当时可供使用的炸弹只有两枚；总共只有两枚，一枚是用U-235制的，另一枚是用钚制的。不论是总统，是内阁，还是科学家和军人，他们都主张赶快将炸弹投入战争。后来哈里·杜鲁门说：“它是一门更大的炮，所以咱们使用了它。”也有人忧心忡忡，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但这种意见占少数，不起

作用。已经耗费的金钱与人力、工厂的经营、科学家们的心血，所有这一切形成的压力，都是无法抗拒的。

战争以屠杀人民的方法吓倒一些国家，使其不得不改变它们的政策。不管怎样，反正这是战争的最终表现：用一个孩子握在手里的那点儿东西，去屠杀全城的人。既然有这样的方法，为什么不采用它呢？它确实吓倒了一个国家，使其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它的政策。杜鲁门总统听到了广岛的消息说："这可是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呀！"

这是自罐装啤酒发明以来最重大的事件。

拜伦从飞机舱门里走出来，手里搀着一个小男孩，孩子面色苍白，灰色的衣服很整洁，乖乖地在他一边走着。虽然他比以前瘦高了一些，但是拉宾诺维茨仍旧认出了那是路易斯。

"你好，路易斯。"孩子一本正经地向他望了望。"拜伦，她今天人挺精神，在等着你哩。我用车送你去吧。你听到原子弹的消息了吗？"

"听到了。我想，这样一来战事可要结束了，这很好。"

他们向拉宾诺维茨那辆很旧的雪铁龙牌汽车走去，一路上谈着各地纷纷传说、人人挂在嘴上的那个话题，谈着那则可怕的消息。

"娜塔丽说，既然你找到了他，她就准备回去了，"拉宾诺维茨在车上说，"她相信，回到那里她可以更快地复原。"

"是呀，上次我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这件事。再有，现在她有产业了。埃伦的出版商已经跟她联系过了。有数目很大的一笔钱。还有锡耶纳那所别墅，如果它现在还在的话。他的律师保存了房契。她现在立刻回去，这主意很对。"

"我可以向你担保，她是不会跟你去德国的。"

"我也不指望她去那儿。"

“你本人为什么愿意去那儿呢？”

“我嘛，那些潜艇人员只不过是专干那一行的。我有工作，得去跟他们打交道。”

“他们都是杀人犯。”

“我也是啊，”拜伦摸着路易斯的脑袋，说时并没有仇恨的表示。孩子坐在他怀里，很认真地向窗外看巴黎郊外阳光下那些平坦和碧绿的牧场。“他们是已经被征服了的敌人。他们一投降，我们就要尽快去研究他们的设备和方法。这是必要的。”

拉宾诺维茨沉默了一会儿，后来突然说：“我想，她既然肯到美国，就会在那儿长期待下去。”

“以后怎样她还没确定。她要先把身体调养好。”

“你打算陪她去巴勒斯坦吗？”

“这可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我还不懂犹太复国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犹太人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在那里安身立命，不至于遭到屠杀。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全部要点。”

“在美国她也不会遭到屠杀。”

“能让所有的犹太人去那儿吗？”

“那么，阿拉伯人怎么办？”拜伦沉吟了一下说，“那些已经在巴勒斯坦定居的？”

拉宾诺维茨开着汽车，神情变得严肃了，几乎显得凄然。他两眼向前直瞪着，回答得很慢。“阿拉伯人可以是凶恶的，也可以是高贵的。信基督教的欧洲人曾经企图杀死我们。这叫我们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巴勒斯坦一向是我们的家园。伊斯兰教徒一向让犹太人在那里居住。但不是住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不像现在这样，这情形对他们来说可是史无

前例的。但是，问题会解决的。”他向路易斯看了一眼，亲切地抚摸了一下这个安静的孩子的面颊，“刚开始是会有许多麻烦的。所以我们需要他。”

“你们需要一支海军吗？”

拉宾诺维茨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有一支海军。是我帮着组织的。到现在为止还非常小。”

“好吧，等到退伍，我就永远不跟这孩子分开。这主意我已经打定了。”

“他不是很安静吗？”

“他是不说话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他不笑，也不说话。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话。这次为了领他出来，我费了很大的事。他们把他列入心理低能这样一个奇怪的分类。他很听话。他会自己吃东西，自己穿衣服，自己洗脸洗手，说真的，他非常整洁。你说什么他都懂，他听你的吩咐。但就是不说话。”

拉宾诺维茨说意第绪语：“路易斯，你瞧我。”孩子转过身对着他，“笑呀，小家伙。”路易斯大眼睛里露出了微含厌恶和轻蔑的神情，接着他又向窗外望出去。

“不用去管他。”拜伦说，“我得签许多倒霉的文件，又吵闹了许多次，好不容易才把他领了出来。幸亏我那时候赶到。他们正准备下星期把大约一百名这些所谓心理低能的儿童送到加拿大去。天知道我们以后还能在哪里找到他。”

“发现他的经过呢？”

“只那么寥寥几句。当然，我看不懂捷克文，卡片的译文又很差。

据我推测，他是在布拉格附近的一座森林里被找到的，德国人把许多犹太人和捷克人都押到那里去枪杀。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人家就在那些死尸当中发现了他。”

他们走进疗养院那个布满阳光的花园里，拜伦说：“瞧呀，路易斯，妈妈在那儿。”

娜塔丽穿着一件新的白色上衣，仍旧站在那个石磴旁边。路易斯挣脱了他父亲的手，先是向娜塔丽走过去，接着就撒开腿跑，扑到她身上。

“哦，我的上帝！瞧你长得多么大了！瞧你多么重！哦，路易斯！”

她坐下来，拥抱着他。孩子搂着她，把脸紧贴在她肩上，她摇晃着他，含着泪说：“路易斯，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她抬起头望着拜伦：“看见我他就高兴了。”

“可不是。”

“拜伦，你什么事情都有办法，对吗？”

孩子仍旧紧搂着他母亲，没把他的脸露出来。她一前一后地摇晃着他，开始用意第绪语慢慢地唱：

宝宝睡在摇篮里，

底下有只白山羊。

小小山羊做小贩——

路易斯松开了她，笑嘻嘻地坐在她怀里，学着用意第绪语跟着，沙哑的声音结结巴巴、零零落落地唱：

宝宝也干这行当。

葡萄干和杏仁——[6]

几乎是同时，拜伦和拉宾诺维茨都把一只手罩在眼睛上，仿佛被突然迸射的强烈光芒照得眼睛发花了。

在布拉格郊外的森林中，一个匆遽中掘得很浅的、没有任何标志的坟里，像欧洲各地的那许多残骸一样，横着班瑞尔·杰斯特罗的尸骨。于是，这篇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

当然，这只是一篇故事。根本就不曾有过班瑞尔·杰斯特罗这样一个人。他的故事只是一篇寓言。据说，他的骨骸确实是从法国海岸一直延伸到了乌拉尔山脉，那是一具被杀害了的巨人的枯骨。据说，确实是发生了这样一件神奇的事：班瑞尔·杰斯特罗的故事并没到此结束，因为他的骨骸站了起来，上面长出了肉，神把灵魂吹进了他的骨骸，于是他就转向东方，走回家去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在那强烈可怕的闪光照耀下，神仿佛发出了信号，表示我们其余的人的故事并不需要到此结束，那新的闪光可能标志着一个多事之秋的开始。

也许，这只是对我们这些幸存者而言，涉及的并不是那些死者，不是那五千多万确实死在世界上最惨烈的灾祸中的人，包括那些胜利者与被征服者，那些战士与平民，那么多国家的人民：男人，女人，儿童，所有死难的人。对那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一天开始了。然而，尽管他们的骨骸已经横在墓穴的黑暗中，但是他们并没有白死，如果对他们的回忆能把我们从漫长的战争岁月中带到享受和平的日子里。

---

(1) “临界质量”指原子弹中的U-235或钚爆炸时需要达到的最小质量。

(2) 钚块虽未引起爆炸，但仍会因靠近而加剧核反应，产生更多放射性射线，致人死亡。

(3) 指华盛顿国会。

(4) 美国学生俚语，意思是：尽最大努力去做一件事。美国橄榄球赛中，首先以手

触对方球门线后地上的球，可获三分，称“触地球”。

(5) 原文是法语。

(6) 这两句原文是意第绪语。

史实注释

这部小说中涉及的战史，像《战争风云》中一样，都是真实的；所引的数字材料，都是可靠的；举凡显赫人物的言语行事，也都是引自正史，或是摘自他们在类似情况下言行的实录。主要的历史人物，其出现的时间与地点，无一不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

阿尔明·冯·隆论战略的《世界大屠杀》一书，当然是通篇出诸虚构。然而，冯·隆将军的这部著作可以代表德国职业军人的另一种看法，其内容虽受到那种自我辩护的文献的局限，但仍属可靠。隆所列举的论据，尽管为其深染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所歪曲，但是除了那些已被维克多·亨利直接驳斥的部分外，其余大体上还是正确的。

所有著名的战役与大事——包括新加坡之役、中途岛之役、莱特湾之战、德黑兰会议、英帕尔之役与列宁格勒的攻防战等——有关它们的可靠性，相信熟悉时事的读者们都已了解。以下所附注释，仅说明故事中不大为人知晓或者比较冷僻的历史事实，以及史实与传奇错综交织在一起的那些章节。

几艘虚构的潜艇，如“乌贼”号、“海鳗”号和“梭鱼”号，其战绩都是根据真实的战时潜艇巡逻报告编写的。卡塔尔·埃斯特的阵亡，是根据美国潜艇“鲈鱼”号指挥官霍华德·W.吉尔摩的事迹改写的，由于为国捐躯，曾经轰动一时，吉尔摩死后被追授国会最高荣誉勋章。但埃斯特则是一个虚构人物。

小说中其他所有的海军舰艇都是真实的，它们的调动与作战经过也都有历史记录可供查证。太平洋舰队里所有的将军都是真实人物，并且是作为重要政治人物来描写的。有关重巡洋舰“北安普敦”号的故事，除了希克曼和亨利两位舰长的故事以外，其余都是参看该舰从珍珠港起航到塔萨法隆格海战中沉没那一段时期里的作战日记写的。

参加中途岛之战的三个鱼雷飞行中队，它们的飞行员和炮手的名字非常难查证，有关的记录很快即已湮灭。小说中所载的名单，是经过长时期的搜集才找到的。欢迎读者提供这方面更可靠的资料，以便重版时做出订正。

“伊兹密尔”号的故事，编写时参看了一些难民从纳粹占领区偷航逃亡的实录，这些人就是那样逃到了巴勒斯坦，或者死在途中。

《万湖会议备忘录》像本书中所描写的，是一份历史文件。由于一次官僚作风的偶然疏忽，这一绝密文件只保留下了它的三十份中的一份。发现一份照相复制本被偷送到美国驻伯尔尼使馆，这件事是虚构的，使馆中的工作人员也是虚构的。

大战中，那些失陷在意大利的美国人像本书中所叙述的那样，都被拘留在锡耶纳。那些失陷在法国南部的，也像小说中所叙述的那样，先被拘留在卢尔德，然后被转移到巴登-巴登，此后德国人就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进行刁难，拖延了一年以上的时间。

德·尚布伦伯爵夫妇确有其人，伯爵确实曾经主管巴黎的美国医院。德国驻巴黎大使奥托·阿贝茨是一位历史人物，韦尔纳·贝克则是一个虚构人物。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发布的联合宣言，导致了百慕大会议的召开，这是历史事实。小说中转载了宣言全文。副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确有其人，有关他的谈话和一些行事，主要是根据他本人的实录和国会中的做证写的。“狐狸”戴维斯这人物是虚构的。

百慕大会议的召开，经过情形一如书中所述。此后如何逐渐引起公众的反应，又如何设立战时难民委员会，这一切也都是事实。

一九四三年，人们对苏联的阻挠《租借法案》表示强烈不满，这件事主要是根据威廉·斯坦德利将军自传里的材料撰写而成。这里不妨顺便提一句，苏联的这种作风，直到如今我们仍旧可以看到。叶甫连柯将

军则是虚构的。

《关于伊朗的宣言》（本书中称之为《伊朗宣言》）是一份历史性文献，发布宣言的一般经过情形也都是史实。当然，维克多·亨利和宫廷大臣侯赛因·阿拉（一个真实人物）的谈话是杜撰的。波斯湾司令部的康诺利将军确有其人，通过那条路将《租借法案》援助物资运送给苏联也是事实。格兰维尔·西顿是虚构人物，但他所描述的是真实的波斯历史。

泰雷津（即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乐园”，在大战期间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有关这方面的叙述，并没一丝半点是虚构和夸大的，虽然娜塔丽和杰斯特罗博士扮演的角色是编出来的。那些党卫军军官以及高级长老爱泼斯坦和默梅尔斯坦，都是真实人物。有关犹太区的记述都是真的。为一次中立国家红十字会观察员进行参观而组织的“美化运动”，包括所有那些离奇的细节，以及那一次参观本身，都有翔实文献可供稽考。《元首授予犹太人一座城市》这部影片中的片段，仍旧保存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1)]的文物中。电影的拍摄情形，已在本书中做了描绘，但那部影片始终不曾公映。

写有关奥斯威辛（即奥斯赫维兹）的情景时，作者研究了一切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并与一些劫后余生者进行了交谈。这些描写都曾请研究这一可怕题材的著名权威人士仔细审阅核实。奥斯威辛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被人们全部理解，现在那儿什么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博物馆，希望那些奥斯威辛的劫后余生者能够把他们的回忆与一个不曾去过该地的人所编写的回忆对照一下，他们就可以看出，为了要让当时不在那里的人永远记得过去的那些恐怖，作者的确是认真做了一番努力的。

将苏联战俘从拉姆斯多尔夫押送到奥斯威辛；人与人相食；用这些苏联战俘试验“齐克隆-B”毒气杀人的效果，以便用来大量屠杀犹太人。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是战后鲁道夫·

霍斯司令官在候审期间自己写的回忆录。他对那些集体屠杀的罪行供认不讳，后来在奥斯威辛被处绞刑。

除了克林格尔是虚构的以外，其他党卫军军官都是真的。希姆莱的那一次视察，以及他观看使用毒气杀人的整个过程，当时经过的情形与书中描写的细节并无二致，只不过真事发生在七月，而不是六月。焚尸炉的建设工程，奥斯威辛福利区的描写，包括它的工业和农业设备，此外还有如何处理那些试图逃亡的俘虏，如何实行所谓“加拿大”的点名，这些也都是事实。

一〇〇五特别分队这支专门从事挖掘丛葬地和毁尸灭迹的德国流动部队，是根据史实写的。党卫军上校鲍尔·布洛贝尔是一个真实人物。穆特佩尔的暴动是编出来的。一些俘虏的集体逃亡，是根据与此类似的党卫军奴隶逃亡的叙述改写的。

班瑞尔·杰斯特罗从泰尔诺皮尔经喀尔巴阡山脉到布拉格的那一次传奇式的旅程，是根据几份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旅行纪实写的，犹太人在旅程中随身携带照片和文件等证明，逃出死亡营，越过所有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向外界透露真实情况，但所遇到的人几乎都“不肯轻信”。虚构的尼科诺夫和莱文的游击队是从现有的一些描写游击队的文学作品中演化出来的。在这段描写中，也提到了一些真实的游击队。

有关制造登陆艇和原子弹的描写都属纪实文字。在优先考虑一种连接器的问题上，确实有过争议。维克多·亨利在这件事中的穿插当然纯属虚构；奥本海默博士去橡树岭是虚构的故事；柯比、彼得斯、安德森都是虚构的人物。奥本海默博士曾将海军最新采用的热扩散方法介绍到橡树岭，以便在电磁分离程序中提供充分电量，这样才能够制成一颗供作战用的U-235炸弹，后来在广岛投下了。轰炸长崎的那颗钚弹，则是在汉福德的反应堆里制造的。投掷这两颗炸弹时，的确没有更多根据曼哈顿计划制出的原子弹可供使用了。

有关“地狱之钟”FM声呐的描写，以及它在战争后期的使用，都是

符合真实情况的。

总的来说，作者写《战争与回忆》和《战争风云》的目的都是要通过少数几个人在战争大动乱中亲身的经历、观察与感受，清晰而生动地重温过去的事迹。而为了最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力求正确地去叙述一些历史上事件发生的地方与经过，以此作为背景，好让编写的戏剧可以在它的衬托下演出。至少，这是我写作的理想。

赫尔曼·沃克

1962—1978

---

(1) 原文Yad Vashem。

出版方声明

《战争与回忆》（全2册）部分内容的译者暂时联系不到，此部分译者的稿酬暂存出版社。敬请有关译者看到此声明后与我社联系，届时将按地址奉呈稿酬。

THE

全景式展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真实进程的伟大作品

战争风云

（1939—1941）

WINDS

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
赫尔曼·沃克传世经典

[美] 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著
施咸荣等◎译

OF

WAR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战争风云：全2册
作者：【美】赫尔曼·沃克
译者：施咸荣 等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9-01
ISBN：9787540472276-01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作者前言
译者
战争风云（上）
第一部　娜塔丽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部　帕米拉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战争风云（下）
第二部　帕米拉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三部　风云骤起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出版方声明

作者前言

《战争风云》是一部小说，书中关于亨利一家的人物和事迹纯属虚构，但有关战争的史实是确凿的，统计数字是可靠的，那些大人物的言行不是出自史实，便是出自可靠的记载。像这种类型的工作不可能没有错误，但作者希望读者们能看出，他是在尽很大的努力为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描绘一幅真实的、宏伟的图景。

阿尔明·冯·隆的军事著作《失去的世界帝国》当然从头到尾都属虚构，但是，冯·隆将军的书提供了作为对立面的德国人的内行看法，它作为一种自身言之成理的军事文学，在特殊范围内有其可靠性。

机械化的武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像一朵盛开的花，今天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诅咒。我们要摆脱这个诅咒，就要先懂得它怎样开始落到我们头上，以及善良的人们为它付出了怎样的生命的代价——而且目前还在付出这个代价。《战争风云》的主题和宗旨，可以在法国犹太作家朱利安·班达的几句话里找到：

> 如果世上确有和平存在，那么这种和平并不是基于害怕战争，而是基于热爱和平。它不是行动上的限制，而是思想上的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渺小的作家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而最有力量的法庭却无能为力。

译者

施咸荣（第1章至第4章）

萧　乾（第5章至第7章，第37章至第43章）

任吉生（第8章至第12章）

王央乐（第13章，第44章至第48章）

苏　玲（第14章至第20章）

姚念赓（第21章至第29章）

茅于美（第30章至第33章）

赵　澧（第34章至第36章）

颜泽龙（第49章至第56章）

海　观（第57章至第64章）

THE WINDS OF WAR

战争风云

（1939—1941）

[美] 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著
施咸荣等◎译

上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第一部　娜塔丽

维克多·亨利中校乘出租汽车从宪法路海军大楼回家。

三月里阴暗的暴风雨天气，和他此时的心境十分相像。

第一章

维克多·亨利中校乘出租汽车从宪法路海军大楼回家。三月里阴暗的暴风雨天气，和他此时的心境十分相像。今天下午在作战计划处的斗室里，他从上级嘴里听到一个很意外的消息，据他这个老于世故的人估计，这样一来他的锦绣前程可能就此葬送。现在他不得不跟他妻子商量，马上做出决定。然而，他对她的见解又毫无信心。

罗达·亨利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依旧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只是她太爱唠叨，这给她的判断力罩上一层阴影。在她丈夫看来，她的这个缺点很难被原谅。她并不是糊里糊涂嫁给他的。在求婚进行到白热化的当儿，他们俩曾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军人生活。罗达·格罗佛当时声称，所有的缺点——长时间的别离，缺乏真正的住所和正常的家庭生活，根据制度一点一点慢慢地往上爬，见了地位略高的人的妻子必须卑躬屈节，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会使她不安，因为她爱他，因为海军是一种光荣职业。她这些话都是在一九一五年说的，那时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军装在闪闪发光。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她早已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曾经警告过她，往上爬是困难的。维克多·亨利不是海军家庭出身，顺着滑溜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在每一个梯级上都有海军上将的儿子和孙子挤他。然而在海军中，每一个熟悉帕格·亨利[1]的人都说他有前途。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稳步上升。

他读高中的时候，曾给众议员写过一封信，使他得以进入海军学院。这封信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所以引证如下。他很早就显示出了他的性格。

亲爱的先生：

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曾先后给您写过三封信，向您报告我在索诺马县中学的学业成绩，您也很客气地写给我三封回信，所以我希望您还记得我的名字，也还记得我想进海军学院的雄心壮志。

现在我高中快毕业了。写出自己的全部优良成绩，看起来好像有点儿不够虚心，不过我明白您一定能体谅我这样做的苦心。今年我是橄榄球校队队长，打后卫，同时我也参加了拳击队。

我已被选入亚里斯塔学会。数学、历史和几门自然科学，我都是奖金候选人。我的英语和外国语（德语）分数没有这么高，可是我是校里小小的俄语俱乐部的干事。俱乐部里的九个会员虽然是本地居民，但他们的祖先都是很久以前俄国沙皇让他们定居在罗斯要塞的。我最好的朋友在俱乐部里，因此我也参加了，学习一点儿俄语。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我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低下的。

我的终生目标是做一个美国海军军官，为国效劳。我不能清楚说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家庭中并没有人干航海这一行。我父亲是伐水杉木的工程师。我一向不喜欢伐木，却始终对轮船和大炮感兴趣。我常常特地到圣弗朗西斯科和圣迭戈去观看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我用自己的私蓄买了二十几本关于海上工程学和海战的书，进行研究。

我知道您这里只有一个名额，而在我们这个区里，申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您发现有人比我更够条件，我就去报名参加海军，让自己从行伍出身。然而，为了让您考虑我的要求，我曾做了认真的努力，我深信我是问心无愧的。

非常尊敬您的学生

维克多·亨利

一九一○年五月五日

五年以后，亨利用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赢得了他的妻子，虽然她比他高出两英寸，虽然她有钱的父母认为亨利配不上她：他只是一个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矮胖的海军士官生，橄榄球队后卫，没有家产，没有门第。他追求罗达的时候，倒是曾经把那浸透灵魂的个人野心撇在一边，显示出无比的柔情、幽默、体贴和潇洒。一两个月以后，罗达简直无法从嘴里吐出“不”字。世俗的细节如身材的高矮等，早已不放在她眼里了。

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个美丽的女子总得低头看自己的丈夫，总不是什么好事。一些高个儿男人觉得这样的一对未免有点儿滑稽，会想方设法勾引她。罗达虽说是一个非常规矩的女人，但在这一点上也禁不住要心旌飘摇——只是不到发生麻烦的程度——有时甚至还腼腆地有意挑逗人。亨利是一个出了名的冷酷无情的铁汉子，使那些看上他妻子的男人见了发怵，不敢贸然下手。他也真有驾驭罗达的本领。尽管如此，这个身材上的缺陷还是使他们夫妻经常发生龃龉。

笼罩在这对夫妻身上的真正阴影是亨利中校怪罗达言而无信，把他们婚前的谅解一股脑儿丢在脑后。她倒是尽了一个海军妻子的本分，可是她抱怨得太多、太响、太没有道理。每到一个她不喜欢的地方，譬如说马尼拉，她就会一连几个月唠叨个没完。她不管到哪里，总要埋怨一通，不是天气太热，就是天气太冷，或是天气下雨，或是天气太干燥，或是讨厌用人、出租汽车司机、商店售货员、女裁缝、理发师，等等。听罗达·亨利每天那么喋喋不休，就仿佛她的生活是一场搏斗，天天得跟办事效率低下的世界和恶劣的天气拼个你死我活。这只是女人们的老生常谈，一点儿也不足为奇。但夫妻间的交往主要是谈话而不是性爱，亨利最讨厌无病呻吟，他越来越多地用沉默作答。它可以盖住声音。

另一方面，罗达有两方面使他满意，他认为一个做妻子的就应该这样：既是妖艳的女人，又是能干的主妇。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她很少有使他不动心的时候。而这些年来，他们也搬过不知多少次家。每到一个

地方，罗达总能把住室或公寓布置得舒舒服服的，有滚烫的咖啡和可口的食物，房间总是打扫得很干净，床铺总是叠得很整齐，花瓶里总是插着鲜花。她也有一些迷人的小手段，在她兴致好的时候，她会变得非常可爱，非常讨人喜欢。维克多·亨利接触的妇女虽然不多，但他知道她们大多数是爱慕虚荣、一天到晚叽里呱啦的邋遢货，不像罗达那样有好的一面来补偿缺点。他坚定不移的看法是：尽管罗达有缺点，但如果拿她跟一般人的妻子相比，他真可以说娶了一个好妻子。这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在忙碌了一天以后回家的路上，他总是无法预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罗达，是可爱的罗达呢，还是唠叨的罗达？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紧要关头，她兴致的好坏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遇到她兴致不好的时候，她的判断是粗暴的，往往也是愚蠢的。

亨利一踏进家门，就听见罗达在装有暖气的玻璃廊子上唱歌。这廊子通向客室，晚饭前，他们通常先在这里喝一杯。他看见她正在插花，拿了一束水仙往那只在马尼拉买的深红色花瓶里放。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褐色绸衣，腰上束着一条大银扣的黑皮带。她的一头黑发烫成波浪式，披在耳朵后面。在一九三九年，这是一种连中年妇女都喜爱的发式。她那欢迎他的目光里充满爱意和欢乐。看见她这样，他心里马上好过多了；他一辈子都有这样的感觉。

“哦，瞧你，你怎么不预先告诉我一声基普·托莱佛要来？他送来这些花，幸亏还打来一个电话。我像个打杂女工似的，在屋里忙了好半天啦！”罗达随便闲谈的时候，声调高亢，像一般神气的华盛顿妇女那样。她的声音很好听，略带点儿沙嗄，她这些轻轻吐出来的字句，往往给她所说的话加重了语气，并给人以富于才华的幻觉。“他说他可能稍微迟到一会儿。咱们先喝一小杯，帕格，好不好？调酒的家什都在那儿。我都快渴死啦！”

亨利走到有轮子的酒吧旁边，开始调马提尼酒。“我叫基普顺便进

来坐一会儿，好跟他谈谈。这不是一次社交性拜访。”

“哦？要不要我回避呢？”她朝他微微一笑，笑得很可爱。

“不，不。”

“好极了。我喜欢基普。嘿，刚才我听到他的声音，真是大吃一惊，我满以为他还在柏林呢。”

“他已经调离了。”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谁接替他的职务，你知道吗？”

“还没人接替他。先由空军武官助理暂代。”维克多·亨利递给她一杯鸡尾酒。他一屁股坐在一把棕色的柳条圈椅上，两只脚搁在绒脚垫上，呷着酒，心情又阴暗起来。

罗达对她丈夫的沉默寡言已经习以为常。她早已一眼看出他的不佳心境。维克多·亨利平时总是把腰板挺得笔直，除非是在痛苦和紧张的时刻。那时候他就会弯腰屈背，好像在踢橄榄球似的。刚才他进屋的时候就驼着背，就连这会儿坐在圈椅上搁起了脚，他的背仍有点儿驼。直溜的黑发耷拉在他的前额上，他虽已四十九岁，头上却几乎没有一根白头发，他身上的黑色运动裤、棕色运动服和红色蝴蝶领结适合于比他更年轻的人。这是他的小小虚荣心，只要不穿军装，他总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他强健的体格帮了他的忙，使他看上去不觉得刺眼。罗达从他发青的棕色眼睛周围的皱纹上看出，他已经很疲倦，而且心事重重。可能是长年累月在海上瞭望的结果吧，亨利的眼角周围总有一道道像是因笑而起的皱纹，陌生人见了，会误以为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

“还有酒吗？”他终于说。

她给他倒了一杯酒。

“谢谢。喂，我忽然想起，我曾写过一份关于战列舰的备忘录，你知道这件事吗？”

“哦，我知道。是不是有反应了？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

“他们今天把我叫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办公室去了。”

“老天爷，去见普瑞柏尔吗？”

“普瑞柏尔本人。自从好些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号上跟他分手以后，一直没见过他。他发胖了。”

亨利把他跟海军作战部部长谈话的经过都告诉了她。罗达的脸上露出严厉、阴郁、困惑的神色。“哦，我明白了，你是因为这个才叫基普来的。”

“一点儿不错。你对我去当武官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你何时有过选择的权利？”

“他给我的感觉仿佛我可以选择。我要是不接受这个工作，下一次也许能到一艘战列舰上去当副舰长。”

“天哪，帕格，这才像话！”

“你喜欢我回到海上去？”

“我喜欢？我的意见什么时候起过作用？”

“不管怎样，我要听听你到底喜欢哪一样。”

罗达迟疑了一下，乜斜着眼打量着他。“呃——我自然喜欢到德国去。对我来说，这比你乘了‘新墨西哥’号之类的军舰在夏威夷周围巡逻，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要有趣得多。德国是全欧洲最可爱的国家，人民都那么友好。德语曾经是我的主要外国语，你知道，可那是不知多少年前的事了。”

“不错，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说，皱起眉头微微一笑，回家以后他还是头一次露出笑容。“你的德语学得很好。”他回想起他们新婚度蜜月时一起朗诵海涅的爱情诗的情景。

罗达含情脉脉地斜瞟了他一眼。“呃，都取决于你。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非离开华盛顿不可的话——我揣摩那些纳粹分子都有点儿丑恶和可笑。不过曼琪·纳德逊到德国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她一直说那地方依旧好得很，物价便宜，用他们给你的旅游马克可以买不少东西。”

“不错，咱们毫无疑问可以好好乐一阵。问题是，罗达，这样一来，会不会把我的前途完全葬送了？接连两任岸上职务，你明白，尤其在这个阶段……”

“哦，帕格，你会取得四条杠杠的。我知道你会的。到时候，你也会当上战列舰指挥官的。天哪，你有那么多奖旗，还有那么好的鉴定书——帕格，也许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意见是对的？说不定那儿会爆发战争。到那时候你的工作就重要了，对不对？”

“那是无稽之谈。”帕格站起来拿了块干酪吃，“他说总统现在要求把最棒的人安插在柏林当武官。好吧，就算相信这一点。他还说，这不会影响我的前途。这话我就没法儿相信。评选委员会在你的履历上首先注意的——现在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是你在海上服役的时间有多长。”

“帕格，你断定基普不在这儿吃晚饭？吃的东西有的是。华伦要到纽约去了。”

“不，基普要到德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真见鬼，华伦怎么又要到纽约去了？他回家才三天。”

“问他吧。”罗达说。

前门砰的一声，跟着是快而坚定的脚步声，无疑是华伦来了。他走进廊子，一只手里拿着两个壁球拍挥了一下，向他们打招呼：“嘿！”

他身穿一套灰色运动衫裤，因为刚打完球，晒得黑黑的瘦削的脸上容光焕发，头发有点儿蓬乱，薄薄的嘴里斜叼着一支烟卷，看上去完全

是那种不受家庭约束、大学一毕业就从父母的生活中消失的孩子。帕格到现在仍旧有点儿纳闷：华伦吃船上那种伙食，怎么能越长越结实？他那细长的孩子身材日渐长得高大魁伟。这次回家，他的黑头发里已经疏疏落落地有了几根早熟的白发，使他父母见了很为惊奇。维克多·亨利有点儿羡慕华伦晒得黝黑的皮肤，因为它说明很多东西：驱逐舰上的舰桥、网球、瓦胡岛的青山，特别是在离宪法路数千英里的海上值勤。他说："我听说你要到纽约去？"

"是的，爸爸。我能去吗？我的副舰长刚到华盛顿。我们要到那儿去看几场戏。他是一个真正的爱达荷农民，从来没有到过纽约。"

亨利中校不高兴地咕噜一声。华伦真要是巴结他的副舰长，那当然不坏，做父亲的只怕有什么女人在纽约等他。华伦本是学院里的优等生，可是偷偷外出的次数太多，几乎影响了他的毕业鉴定。他的背部受过重伤，据他自己说是在一次摔跤中受的伤，但另外的说法是，他在跟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胡搞，半夜里撞车受了伤。做父母的从来不曾在他跟前提起过那女人的事，一部分原因是不好意思——他们都是循规蹈矩的教徒，对这样的话题难于启齿，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心中明白，跟华伦谈这类事完全是白费劲。

门铃响了。一个头发花白的用人穿着一身白制服，穿过客厅出去开门。罗达站起来，用她的纤手拢了拢头发，轻轻掸了掸罩着绸衣服的屁股。"还记得基普·托莱佛吗，华伦？大概是基普来啦。"

"嘿，当然记得，在马尼拉的时候就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个高个儿海军少校。他这会儿在哪儿服役？"

"他在柏林当海军武官，刚刚离职。"维克多·亨利说。

华伦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低声说："天哪，爸爸，他怎么干起这一行来了？在大使馆里当公务员！"

罗达瞧了她丈夫一眼，她丈夫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托莱佛中校来了，太太。”用人在门口说。

“你好，罗达！”托莱佛大踏步走进来，伸出他两只长长的胳膊。他穿着一身非常合身的军礼服：一件镶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装，上面别着好几枚勋章，一条黑色领带，一件笔挺的白衬衫。“嘿，老天爷！你比在菲律宾的时候年轻十岁。”

“哦，瞧你说的。”她说，两眼闪闪发光，让他在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你好，帕格。”托莱佛举起一只指甲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掠了一下他那正在变白的浓密鬈发，瞪着眼看那儿子。“说句心里话，这是您的哪一个孩子？”

华伦伸出一只手去：“你好，先生。猜猜看。”

“啊哈，是华伦！拜伦笑起来不是这样的。还有红头发，我想起来了。”

“您猜对啦，先生。”

“罗斯迪·特雷纳告诉我说，你在‘莫纳根’号上服役。拜伦在干什么？”

罗达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兴高采烈地说起话来。“哦，拜伦是我们家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基普。他在意大利学美术。你也应该见见梅德琳，都成大人啦！”

华伦说了声“对不起，我失陪了，先生”，就出去了。

“美术！意大利！”在托莱佛瘦削而英俊的脸上，一道浓眉往上一扬，两只钻蓝色的眼睛睁得很大。“呃，那倒是很浪漫。喂，帕格，你几时开始喝酒的？”托莱佛接过一杯马提尼酒，看见亨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就这样问。

“怎么，基普，我在马尼拉就喝上酒啦，喝得挺凶。”

“是吗？我忘了。我只记得在学院里你最反对喝酒，连烟也不抽。”

“嗯，我很早以前就开戒了。”

维克多·亨利自从他襁褓中的女儿死后，就开始喝酒抽烟，渐渐上了瘾，早已把他严厉的监理会教徒父亲要他戒烟戒酒的谆谆嘱咐丢在脑后。这个话题他是不喜欢展开讨论的。

托莱佛微微一笑，说道：“你星期天也打牌了？”

“没有，我还没改掉这个傻脾气。”

“别说这是什么傻脾气，帕格。”

托莱佛中校开始谈起在柏林当武官的工作。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会喜欢德国的，罗达也会喜欢。你要是放过这样的机会，就真的太傻了。”

他的胳膊肘放在椅子两边的扶手上，一只脚干净利落地搁在另一只脚上，他说话还像过去那样娓娓动听。直到现在，他依旧是帕格那一班最漂亮的同学，但也是最不幸的一个。海军学院毕业两年后，他在一次舰队的军事演习中出了事故。他当时是一艘驱逐舰的总值日军官[(2)]，正好海上起了风暴，时间又在夜里，一艘潜艇事先没有发出警告，忽然在他前面一百码的地方浮出海面，结果就和驱逐舰撞上了。责任并不在他，也没有人受伤，普通军事法庭只给他记过处分。但这个处分阻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的前程。他一边讲话一边喝酒，在约莫十五分钟内喝了两杯马提尼。

后来维克多·亨利向他打听纳粹的情况，问他应该怎样跟他们打交道。基普·托莱佛忽然把身体挺得笔直，做手势时把弯曲的手指也伸直了，他的语气变得很坚定。国社党上了台，他说，其他的德国政党下了台，就像在美国民主党上台、共和党下台一样。这是从一个方面看问题。德国人喜爱美国，拼命要获得美国人的友谊。帕格只要把他们当人看待，就会发现条条渠道都对他敞开，情报会源源而来。报刊上有关新

德国的评论都歪曲了事实。等帕格跟那班记者混熟以后，就会明白里面的原因——他们大多数都是心怀不满的“左”倾分子和酒鬼。

“希特勒是一个真他妈的了不起的人！”托莱佛说着，放正了两个胳膊肘，用一只擦洗得很干净的手托住下巴颏儿，另一只手随随便便地耷拉着，脸上容光焕发。“我并不是说，他，或者戈林，或者他们一伙里的任何一个，不会谋杀自己的祖母以增加他们的权力或者增进德国的利益。可这就是今日欧洲的政治。我们美国人实在太天真。苏联是欧洲必须面对的巨大现实，帕格——那些斯拉夫蛮子正在东方兴风作浪。我们很难理解那种感情，可是对他们来说，却是政治的磐石。共产国际不是在那儿打麻将，你知道，那班布尔什维克马上要出来统治欧洲，不管是用诡计还是用武力，或者是二者并用。可希特勒不让他们那样做。这是问题的核心。德国人搞政治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对付犹太人的手段——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过渡现象，再说也不关你我的事。要记住这一点。你的工作是搜集军事情报，你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弄到一大堆情报。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很自豪，也喜欢向人夸耀，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给你真实的情报。”

帕格又去调马提尼酒，罗达就提出几个有关犹太人的问题。托莱佛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报纸上的报道全都言过其实。最坏的也不过是所谓的“水晶夜”，一些纳粹打手出来敲碎百货公司的橱窗，放火烧了几家犹太会堂。连这也是犹太人自己招来的，是他们先谋害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个官员。托莱佛还说，他自己作为一个使馆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有一种悲观的看法。那天他和他妻子正好在戏院里看戏，回家时看见选帝侯大道上有不少碎玻璃，远处还有一两起火光。可是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好像整个德国都在燃烧，犹太人在遭到集体屠杀。不少新闻报道都互相矛盾。据他所知，没有一个人在肉体上真正受到伤害。为了抚恤那个死去的使馆人员，罚了他们一大笔钱，大概十亿马克之类。希特勒是相信用烈药的。“至于总统下令召回我们的大使，我看是一种多余的姿态，完全多余。”托莱佛说，“这只会使犹太人的处境更糟，同时也

完全打乱了我们使馆的工作。在华盛顿这儿，简直没有一点点关于德国的常识。”

这个本来坐得笔直的战士又喝了两杯马提尼之后，腰也弯了，话也多了。他滔滔不绝地谈起海军内幕情况，回忆各种酒会、各个周末、几次打猎旅行，等等。他回想起有一次在国社党集会之后怎样和一些德国空军军官喝了个通宵，到天亮时大家都喝土豆汤解酒；他还回想起自己怎样跟一些著名的演员和政界人士交朋友。他笑嘻嘻地说，只要你不打错牌，武官工作是非常有趣的，也可以生活得非常好。再说，搞这些玩意儿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以便搜集情报。这是梦想中的工作。一个人既然进了海军，就有权在海军里得到最多的东西！他坐在最前排，看着历史一幕幕地上演，同时也获得最大的享受。“我跟你说，帕格，你会喜欢这个工作的。这是目前欧洲最有趣味的职务。纳粹里确实鱼龙混杂，有些人很能干，但我跟你说句知心话，有些人也相当粗俗。一般职业军人都有点儿看不起他们。可是他妈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政界人士又怎么样？希特勒现在掌着大权，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论了。他的确是一个大人物，我一点儿不骗你。因此，别谈论那话题，那样你的日子就可以过得很好，因为的的确确没有比德国人更好客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很像我们，你知道，比法国人甚至比英国人更像我们。他们见了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他看看帕格，又看看罗达，脸上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带点儿忧伤，也略有点儿沮丧。“特别是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不等你到达那儿，他们早就把你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也许我问得大率直了——要是这样，请告诉我——像你这样一个热衷于搞枪炮的人，怎么忽然干起这工作来了？”

“怪我把脖子抻得太长了。”帕格抱怨似的说，“你知道我在军械局的时候，曾研究过磁石鱼雷雷管——”

“他妈的，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还获得了奖状吗？”

“嗯，此后我就一直注意鱼雷的发展。我在作战计划处的一部分工

作就是注意有关武器和装备的最新情报。日本人正在制造一些很有威力的鱼雷，基普。一天晚上，我拿出自己的旧计算尺来，计算了一下数字，发现我们的军舰设备已经落伍到安全水平之下。我写了份报告，建议在‘马里兰’号和‘新墨西哥’号一级的军舰上加添或加厚防雷隔堵[3]。今天海军作战部部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的报告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舰船局和军械局彼此指责，备忘录满天飞，防雷隔堵已决定加添或加厚——”

“结果，老天爷，帕格，你又给自己弄到了一张奖状。干得好！”托莱佛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闪着光芒，他舔了舔嘴唇。

“我给自己弄到了一个去柏林的命令，”维克多·亨利说，“除非我能提出足够的理由不服从这个命令。海军作战部部长说，白宫已断定这个职位在目前极为重要。”

“不错，帕格，一点儿不错。”

“嗯，也许是不错，不过有利必有弊。基普，你干这种事很有办法，我可不成。我只会做机械工作。我不属于那个圈子。上头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我正好倒霉，被看中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还凑巧懂得点儿德文。现在我骑虎难下了。”

托莱佛看了看表：“嗯，别放弃这个机会，这是我作为老朋友给你的忠告。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欧洲可能就要出什么大事。我该到大使馆去了。”

维克多·亨利送他到门外，一直送到那辆崭新的灰色梅赛德斯汽车停着的地方。托莱佛走路的姿势有点儿晃晃悠悠，但讲话的声音非常镇静清晰。“帕格，你要是决定去，就给我来个电话。我可以抄给你一本子电话号码，你好找一些合适的人谈谈。事实上——”一个苦笑在他脸上一闪而过。“不，用不着给你女人的电话号码，对不对？嗯，我一向非常钦佩你的为人。”他拍了下亨利的肩膀。“老天爷，我对这个酒会寄

予很大的希望！自从离开柏林后，我一直没喝到过一杯地道的摩泽尔葡萄酒。”

维克多·亨利重新进屋的时候，几乎被一只手提箱和一只帽盒绊了一跤。他女儿穿着一件绿色羊毛衣站在门廊的镜子旁边，拿了一顶尺码非常合适的帽子往头上戴。罗达在看着她女儿打扮，华伦在一旁等着，他的军大衣搭在肩上，手里拿着一只旧的猪皮旅行包。“怎么啦，梅德琳？你要到哪儿去？”

她冲着他微微一笑，把她的黑眼睛睁得很大。“哦，妈妈还没告诉您吗？华伦要带我到纽约去。”

帕格严厉地瞅着罗达，罗达就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亲爱的？华伦多买了几张戏票，她喜欢看戏，华盛顿又很少演戏。”

“可是大学停课了吗？已经放复活节假了吗？”

女儿说：“我的功课都准备好了。只去两天，两天里不考试。”

“你准备住在哪儿？”

华伦插嘴说：“可以住在巴比宗妇女旅馆里。”

“我不喜欢这样。”维克多·亨利说。

梅德琳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她父亲，那目光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要软下心来。她今年十九岁，个子矮小，身材苗条，皮肤很像罗达，而她的两只眼眶很深的棕色眼睛和那副果断神气，使她看上去很像她父亲。她朝着亨利皱了一下她的小鼻子，她这个小动作往往能博得他一笑，使她如愿以偿。这一次，他的脸色一点儿没有变。梅德琳先瞅一眼她母亲，又瞅瞅她哥哥华伦，向他们求援，但他们都毫无表情。梅德琳的嘴弯出一个微笑，这是一个撒娇的笑容，有时比发脾气、顶嘴更难对付。她脱下帽子：“好吧，算啦！华伦，我希望你能把多余的票处理掉。什么时候吃晚饭？”

“马上。”罗达说。

华伦穿上军大衣，拿起旅行包。“喂，顺便问您一声，爸爸，我可曾跟您说过，约莫在两个月前我们副舰长曾提出要进行飞行训练？我递了一份申请书，不过想凑凑热闹。嗯，今天看见契特在海军人事局溜达，看来我们俩都有希望被录取。”

“飞行训练？”罗达显得很不高兴，“你是说你要当航空母舰的飞行员了？就这样决定了？也不跟你父亲商量商量？”

“怎么啦，妈妈，这也不过是一种混资格的办法。我认为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您说呢，爸爸？”

亨利中校说：“一点儿不错。海军的未来准是属于这帮穿褐色皮鞋的。”

“这个我倒不知道，可彭萨科拉这地方一定挺有趣味，只要我不在头一个星期出丑就成。星期五回来。对不起，梅德琳。”

她说：“谢谢你的好意，祝你玩得痛快。”

他吻了一下他母亲，就离开了。

帕格·亨利绷着脸，一声不响，心不在焉地喝着法式奶油汤，吃着葡式烤鸡和杨梅馅儿饼。基普·托莱佛那么热衷于这种平凡的间谍工作只能加深亨利的不快，梅德琳老想逃课总是叫他心烦，但最糟糕的还是华伦那个随便讲出来的消息。亨利既觉得骄傲，也觉得害怕。虽然当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是海军中最危险的职务，但连他这个年纪的军官都在申请到彭萨科拉去接受飞行训练，以便将来可以到航空母舰上去服役。亨利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海军人员，他一边吃饭，一边心里琢磨：华伦这样做究竟对不对，他自己要不要也提出参加飞行训练的申请，以便体面地（虽说有点儿穷凶极恶）逃避去柏林的使命。

梅德琳始终保持着兴高采烈的脸色，跟她母亲谈论乔治·华盛顿大

学里的学生电台，这是她在学校里最感兴趣的东西。用人是一个爱尔兰老人，天气暖和时也附带照料花园。他在这个点着蜡烛、陈设着罗达家古董的饭厅里走进走出，脚步很轻。罗达也出钱支付家庭费用，这样他们才能在华盛顿保持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她的那些老朋友在一起。维克多·亨利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但有苦说不出。一个中校的薪水不多，而罗达是过惯了比较好的生活的。

梅德琳在她父亲的额上吻了一下，很早离开了饭厅。吃甜食时，席上依旧阴沉沉的，一片寂静，只听见那个老用人轻轻的脚步声。罗达一句话也不说，等着她丈夫的心情逐渐好转。后来他清了下喉咙，说还是到廊子上去喝白兰地和咖啡吧，她就愉快地微笑着回答："好的，咱们去吧，帕格。"

用人把银茶具放到廊子上，开亮假壁炉里一闪一闪的红灯。她耐心地等着，直到她丈夫在他喜爱的椅子上坐好，慢慢地喝着白兰地和咖啡。于是她说："你知道吗，拜伦来信了。"

"什么？他真还记得我们都活着？他身体可好？"

他们有好几个月没收到他的信了。亨利常常做噩梦，梦见他儿子死在意大利一辆掉进水沟、冒着烟的汽车里，或者梦见他死于其他方式或受伤。不过，他从接到最后一封信以后，一直没提起过拜伦。

"他身体挺好。他目前在锡耶纳，已经不在佛罗伦萨学习，他说他已经对美术感到腻烦了。"

"我听了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锡耶纳，那地方仍属于意大利，是不是？"

"是的，靠近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山区。他一直在托斯卡纳山区打转。他似乎对一个女孩子有了好感。"

"一个女孩子，嗯？什么样的女孩子？意大利姑娘？"

“不，不，一个纽约姑娘——娜塔丽·杰斯特罗。他说她叔父是一个名人。”

“我明白了。她叔父是谁？”

“是一个作家。他住在锡耶纳，名叫埃伦·杰斯特罗博士。勃拉尼[4]说，他曾经在耶鲁大学教过历史。”

“信在哪儿？”

“在电话桌上。”

几分钟后他拿着信回来了，还拿来一本有黑色包封的厚书，封面上印着一个白色十字架和一个蓝色六角星。“这就是她叔父写的。”

“哦，不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这本书是某个读书会寄来的，你看过没有？”

“我看了两遍。写得好极了。”亨利借着黄色的灯光翻阅他儿子的信，“嗯，事情看来进展得相当快呢。”

“她好像挺可爱，”罗达说，“不过他过去也曾有过这种情况，九天的热恋。”

亨利中校把信轻轻地扔在咖啡桌上，又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我过会儿再细看。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样长的信，信里有什么重要的话吗？”

“他想要继续留在意大利。”

“真的吗？他打算怎样生活？”

“他跟杰斯特罗博士一起做点儿研究工作，那姑娘也在那儿工作。他认为靠他自己所挣的钱，加上从我母亲的信托财产里拿到的不多的几块钱，就可以凑合了。”

“当真？”亨利盯了她一眼，“连拜伦·亨利也谈起自己养活自己了，

这倒是自从你生下他以后从他那里听到的最大新闻。”他喝完杯子里的白兰地，站起来，砰地拍了一下桌子，才把信拿在手里。

“别生气，帕格。拜伦是一个奇怪的孩子，不过他很有头脑。”

“我还有点儿工作要做。”

亨利进了他的私室，点上一支雪茄，把拜伦的信仔细看了两遍。这间私室是女用人的房间改装而成的。楼下原有一间漂亮的书室，装着落地窗，望出去可以看到花园。这间书室在理论上是属于他的，但这个房间实在太可爱了，罗达有时喜欢用它来接待客人，她丈夫要是留下一些文件和书籍在里面，她就要跟他唠叨个没完。这样过了几个月，亨利就把几个书架、一张小床、一张用旧了的小书桌搬到原来给女用人住的小房间里，自己也住在里面。他对这个小天地感到很满意：过去住的驱逐舰舱房比这还要小呢！

亨利抽完雪茄，就向他那台旧手提打字机走去。他把两手放在键盘上，停了片刻，注视着桌上皮镜框里的三张相片：华伦，穿着军装，刺猬似的头发，严肃而孩子气的脸，他是海军将级军官的接班人；梅德琳，才十七岁，但看上去要比现在年轻得多；拜伦站在中间，挑衅似的大嘴，半闭着的、善于分析的眼睛，又浓又密的头发，有点儿像瓜子形的脸上奇特地混杂着温柔和桀骜不驯。拜伦的外貌既不像他父亲也不像他母亲，他只是他怪模怪样的自己。

亲爱的勃拉尼：

你母亲和我接到了你的长信。我打算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你母亲宁愿一笑置之。我记得你过去从来不曾写过这样长的信，也从来不曾用那样的言辞形容过一个姑娘。我很高兴你身体很好，还找到了有收益的工作。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从来不曾认真看待过你要学美术这件事。

现在谈谈娜塔丽·杰斯特罗。在这可悲的日子和时代，尤其考虑到德国目前发生的情况，我得首先表示，我对犹太民族没有一点儿偏见。我跟他们交往不多，因为海军里很少有犹太人。在海军学院学习的时候我班上有四个，在一九一一年，这也是很罕见的现象。他们中有一个毕了业，他名叫汉克·高尔德法伯，是一个很好的军官。

在华盛顿这儿，对犹太人的偏见颇深。他们做生意的本领太大，最近终于遭到物议。不久前，你母亲的一个朋友讲给我一个笑话。我听了并不觉得好笑，大概是因为我自己的曾祖来自格拉斯哥的缘故。他说，国会图书馆里三本最薄的书是：《苏格兰慈善事业的历史》《法国妇女的贞操》和《犹太人生意道德的研究》。哈哈哈！这种笑话可能是受希特勒宣传的影响，不过讲给我听这个笑话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律师和基督教徒。

你最好仔细想想结婚的深远意义。我知道我这话说得太早了一些，可是在你不能自拔之前，现在正是好好思考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真理：你要与之结婚的姑娘，和你必须与之共同生活的女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女人一般都喜欢注意眼前的生活。在结婚之前，她一心想赢得你。结婚之后，你只是她生活中的许多因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重要性只排在第二位，因为她已经占有了你，而其他的一切却在变动——孩子们、家庭生活、新衣服、社交关系。如果这些其他因素不合她的意，她就会使你的日子过得不愉快。

万一你跟娜塔丽·杰斯特罗这样的姑娘结婚，所有其他因素都会经常给她带来烦恼，从混血的孩子到社交上很细微的歧视。像中国人用眼泪折磨人一样，这一切都会使你痛苦。如果是这样，你们两个都会渐渐觉得苦恼和悲伤，可是到那时你们已经有了儿女，分离不开，结果你们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人间地狱。

我只是把我心里想的告诉你。也许我是老脑筋，或者太愚蠢，或者太没有同情心。我不在乎这个姑娘是犹太人，虽说孩子们的信仰将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徒，比现在的华伦更好。你形容她头脑如何聪明，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我也毫不怀疑，因为她身为埃伦·杰斯特罗的侄女这件事就是证明。《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是一部很出色的作品。如果我认为她真能够使你幸福，能够在生活上给你一些指导，那么我就会欢迎她，而且如有人胆敢对她无礼，我就会亲自给他鼻子上一拳。我觉得这可能成为我将从事的第二种事业。

嗯，我已经同意你按照你自己的志趣行事，这一点想必你早已知道了。我写这样一封信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自己真像一个傻瓜，把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加以发挥，把我自己厌恶的真理加以解释，尤其是让我自己来干涉你的私人感情。可是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你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的理解是你要一封回信，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你要是把我当作一个老顽固，我也没有意见。

这封信我要拿给你母亲看。她一定不会赞成我这样写，因此我要在她不签名的情况下把信寄给你。也许她会附上一笔，跟你讲几句她的心里话。

华伦在家。他已申请参加飞行训练，有可能获得批准。

爸爸

罗达喜欢睡懒觉，但她丈夫第二天早晨八点就叫醒了她，递给她一封他写给拜伦的信和一杯热咖啡。她像发脾气似的霍地从床上坐起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信，看完后一言不发，把信还给了他。

“你要在信上加点儿什么吗？”

“不。”她板着脸。刚才读到帕格写的关于女人和婚姻这一段时，她

微微把眉毛一拧。

“你赞成这样写吗？”

“像这样的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罗达说，表示了很深的、很有把握的轻蔑。

“我可以寄出吗？”

“我不在乎。”

他把那封信放进前胸口袋里。“今天早晨十点钟我要去见普瑞柏尔海军上将，你还有其他想法吗？”

“帕格，请你完全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办好不好？”罗达说，口气里带着痛苦和腻烦。他一离开，她就一下子钻进被窝了。

当亨利说他愿意接受这个职务的时候，海军作战部部长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早在黎明时分，亨利一觉醒来，深深觉得自己已无法逃避这个使命，也就索性不去想它了。普瑞柏尔要他赶紧准备，去柏林的命令已经发出了。

---

(1) 即维克多·亨利。

(2) 舰上总值日军官在值日期间代表舰长负责管理全舰工作，除副舰长外，舰上一切人员都应服从他的命令。

(3) 军舰船体两侧凸出的、防止被鱼雷或水雷击沉的半圆柱形壳，通常位于船体水线之下。

(4) 拜伦的昵称。

第二章

两个月前拜伦·亨利和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相遇很能说明拜伦的性格。他像是被一阵狂风吹到娜塔丽身边的。

拜伦跟他的父亲很不一样，他做事一向漫无目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步避开海上童子军、塞文海军学院以及其他可能导致他从事海军事业的一切。然而，他也无意从事其他职业。他的学业成绩一般都很差，他很早就学会了一种游手好闲的出色本领。他有时发起狠来，也表现出他有能力考几个“A”，或者装配一台性能很好的收音机，或者从废品店里弄一辆汽车来让它重新开动，或者把一台坏了的机油加热器重新修好。他这种装修机器的才能是他父亲和祖父家传的，但他不久就对这种修补的工作感到厌倦。而他的数学又不好，没法儿考虑学机械工程。

他也有可能当运动员。他身体矫健，比外表看起来要强壮得多，但他不喜欢学校运动员在饮食和集体活动方面的死板规定，他自己虽然喝了不知多少加仑啤酒，腰围却丝毫没有增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之所以能进这个学校，只是因为他赢得了接见他的人的欢心，他智力测验的分数很高，以及他不是纽约人），他只做到没有因成绩太坏而被开除。他喜欢到他所参加的学生联谊会里去散散心，或是玩纸牌赌钱，或是把一些旧小说看了一遍又一遍，或是谈论姑娘们并跟她们胡闹。他喜欢击剑，觉得这项运动挺适合他的独立精神和强壮体格。他要是受更多的训练，准能成为全国大学生击剑比赛的决赛选手。但训练使他腻烦，不合他懒散的性格。

他在三年级时选修了美术，运动员们一般都选修这门课程，据说从来没有人不及格。但是，拜伦·亨利在期中考试时却没有及格。他从来不做作业，又缺了一半课。尽管这样，他考的劣等成绩还是使他吃了一惊。他谒见了那个教授，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那教授戴着一副绿眼

镜，脑袋微微有点儿秃，耳朵上长着毛，原是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迷。他倒挺喜欢拜伦。谈话时，拜伦偶尔提到对莱奥纳多[1]和波堤切利的一些看法，说明那几节课他没有白上，跟那些在班上打瞌睡的魁伟学生大不一样。他们俩成了朋友。这是拜伦·亨利一生中头一次和知识界人士交朋友。他成了文艺复兴的狂热信徒，像奴隶似的重述着教授的见解，大学毕业时考试成绩很优异，还改掉了喝啤酒的嗜好，一心想在将来教美术。他计划在佛罗伦萨大学当一年研究生，取得艺术硕士的学位。

但在佛罗伦萨待了没几个月，拜伦的热情就冷了下来。十一月的某个雨夜，他忽然对周围的一切厌倦起来：他租住的房间俯视着混浊的阿尔诺河，肮脏不堪；大蒜气味和下水道的臭味使他恶心；在外国人中独居使他烦闷。他写了封信给他的朋友，说意大利绘画太花哨、太伤感，而且画的都是什么圣母、圣婴、圣徒、光轮、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绿色的死了的救主、会飞的有胡子的耶和华，等等；说他宁愿选择像米尔和克里那样的现代画家；又说绘画不过是室内装饰，他对这一行其实并不感兴趣。他潦潦草草地写了好几页，表达了他那种陷入绝境的心情，随即把信发出，自己动身到欧洲去到处游荡，把学业和毕业文凭一股脑儿丢在脑后。

他回到佛罗伦萨后，收到了教授写来的一封鼓舞他的信。

> ……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成什么样的人，显然艺术不是你真正的爱好。我认为，让你集中全副精力学一门课对你是有好处的。只要你能去掉那种麻木不仁的心情，从事某种真正能使你感兴趣的事业，你还是会有远大前程的。我是一个老交通警，站在这个角落里指挥交通，看见许许多多雪佛兰和福特驶过。偶尔也有一辆凯迪拉克驶过，我见了绝不会认不出来。只不过现在这一辆凯迪拉克的机器发生了严重的故障。
>
> 我已经写信给住在锡耶纳郊外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谈起了

你的情况。你当然也听说过他。他写了《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弄到不少钱，终于摆脱了悲惨的学院生涯。我们过去在耶鲁大学是朋友，他对年轻人的确循循善诱。去找他谈谈吧，并代我向他问候。

这就是拜伦登门拜访杰斯特罗博士的原委。他乘公共汽车去锡耶纳，路程是三个小时，顺着一条有车辙的险峻山道往上行驶。这个怪诞的小镇他以前去过两次，镇上全都是红色的城楼和雉堞以及弯弯曲曲的狭小街道，中央是一座华丽的、有斑马一样斑纹的大教堂，坐落在小山顶上，周围是一片绿色和棕色的托斯卡纳葡萄园。使这地方著名的，除了他特地来研究的那种仿拜占庭教堂艺术，还有一年一度的赛马，这种赛马据说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拜伦只是道听途说，不曾亲眼看见。

乍看上去，坐在蓝色旧敞篷汽车驾驶座上的姑娘并不怎么惹人注意：鹅蛋脸，肤色很黑（所以起初他以为她是意大利人），深色的头发，戴着一副极大的墨镜，一件敞领白衬衫外面罩着一件深红色运动衣。她旁边坐着一个金头发男子，穿着一套白条子的黑西服。他正举起一只又长又白的手放到嘴上，盖住一个哈欠。

“嘿！是拜伦·亨利吗？”

“是的。”

“坐到后面去。我是娜塔丽·杰斯特罗。这位是莱斯里·斯鲁特。他在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馆工作，这会儿来看望我的叔父。”

拜伦也不怎么引起这个姑娘注意。娜塔丽·杰斯特罗从墨镜里看见的，是一个瘦长的吊儿郎当的男子，一看就知道是美国人，浓密的棕色头发里夹着几星红色。他背靠着大陆旅馆的墙在晒太阳，抽香烟，两条腿懒洋洋地交叉在一起。浅灰色上装、黑色运动裤和一条栗色领带，看上去略微有点儿像阿飞的样子。头发下面的额头很宽阔，长长的尖下巴很瘦，脸色很苍白。他的模样完全像一个混文凭的大学生，但外貌相当漂亮。这样的人，娜塔丽在少女时代挥手赶走总有十几个了。

汽车弯弯曲曲地穿过两旁有歪歪扭扭的深红色老房子的狭窄峡谷，向郊外驶去。拜伦问起斯鲁特在大使馆里担任什么工作。这个外交人员回答说，他在政治部门工作，目前正在学习俄文和波兰文，希望将来能调到莫斯科或者华沙去。斯鲁特坐在汽车里看上去个子非常高，后来拜伦发现他自己的个子要比斯鲁特高，这个外交官身躯很长，但两条腿不怎么长。斯鲁特厚厚的金发生得很高，显出高高的额角和瘦瘦的棕红色脸庞；无边眼镜后面的一对浅蓝色眼睛很敏锐，炯炯有神；薄薄的嘴唇一直紧闭着，仿佛在下决心似的。一路上，他老是把一只黑色大烟斗捏在手里或者叼在嘴里，但并不抽烟。拜伦忽然觉得，外交工作可能很有趣，使你有机会旅行，冒险，跟一些要人见面。但斯鲁特一提到他是获得罗德奖学金[2]的学生，拜伦就打定主意不再谈这个话题了。

杰斯特罗住在一座黄色的灰泥别墅里，别墅坐落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可以清楚地望见大教堂和锡耶纳红色的城楼和瓦屋顶。从市镇坐汽车到这里大约需要二十分钟。拜伦急煎煎地跟在那个姑娘和斯鲁特后面，穿过一个筑有花坛的花园，花园里到处是沾满黑色污渍的塑料雕像。

“呃，你们来啦！”杰斯特罗说话的声音很高、很神气、很不耐烦，发r音的时候略带点儿外国口音。

他们走进一个长长的、有横梁的客厅，拜伦头一眼看到的是两样东西：一幅很大的肖像画，占了一堵墙的极大部分，画的背景是一片金色，画上的圣弗兰西斯穿着红袍，张着两臂。在房间远处的一张红绸卧榻上，坐着一个有胡子的小老头儿，穿着一身浅灰色衣服，看见他们进来，就看了看表，站起来，咳嗽着向他们迎来。

“这是拜伦·亨利，埃伦。”那姑娘说。

杰斯特罗伸出两只又小又干瘪的爪子似的手，握住了拜伦的手，用锐利的、带点儿迟疑的目光打量着他。杰斯特罗的脑袋很大，肩膀很窄；老年人的带斑疤的皮肤，浅色的直头发，一只大鼻子因伤风而变得

有点儿红，修剪得很整齐的胡子已经完全花白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三八年毕业，是不是？”

“是的，先生。”

“嗯，请进来。”他先往房间里走，边走边扣上他那件双排扣上装的纽扣。“上这儿来，拜伦。”他拿起一只很重的水晶酒壶，拔掉玻璃盖，小心翼翼地把琥珀色的酒倒在四只玻璃杯里。“喝吧，莱斯里，娜塔丽。我们一般白天不喝酒，拜伦，不过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他举起酒杯，“为拜伦·亨利先生干杯，祝他痛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卓越成就。”

拜伦哈哈大笑：“米兰诺博士信里是这样写的吗？我要干这一杯。”

杰斯特罗呷了一口，放下酒杯，看了看表。拜伦看出这位教授急于吃午饭，就像喝黑麦威士忌似的把杯子里的雪利酒一饮而尽。杰斯特罗高兴地笑着嚷道：“啊！一、二、三，好孩子！来吧，娜塔丽。莱斯里，把你的那杯酒带到饭桌上去吧。”

吃的是便饭：先是蔬菜和白米饭，随后是干酪和水果。餐具是精致的古老瓷器，栗色的和金色的。一个头发花白的矮小意大利妇女递送食物。餐厅里的高大窗子开向花园，可以望见锡耶纳的景色。从窗外泻入苍白的阳光，还吹来阵阵凉风，一直吹到饭桌上。

大家刚坐定，那姑娘就问：“你为什么要反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拜伦？”

“说来话长。”

“讲给我们听听。”杰斯特罗用一种像是在教室里讲话的声音说，还把一根拇指搁到微笑着的嘴边。

拜伦犹豫了一下。杰斯特罗和那个拿到罗德奖学金的外交官使他感到不安。那姑娘更使他心烦。她取下墨镜后，露出来的眼睛又大又黑，微微往上倾斜，放射出勇敢和智慧的光芒。她的脸很瘦，嘴巴大而柔

和，橘色的唇膏涂得略显浓一点儿。娜塔丽用含讥带讽的神气望着他，仿佛已经断定他是一个傻瓜，而拜伦还不至于傻到看不出这一点。

“也许我研究得过了头，”他说，“我开始研究的时候心荡神驰，到最后却像被浇了盆冷水似的，心灰意懒。我看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有不少的确是光辉灿烂，但在天才作品中，也掺杂了许多徒有其名的垃圾。我最反对把异教和基督教混在一起。我不相信大卫长得像阿波罗，或者摩西长得像朱庇特，或者圣母马利亚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情妇，膝上放着一个借来的婴儿。也许他们不得不把《圣经》上的犹太人画成当地的意大利人或者假希腊人，可是——”拜伦顿了一下，看大家的样子仿佛都很感兴趣。“瞧，我并不认为我刚才发表的那通意见是什么重要的批评。我揣摩它恰好说明是我自己走错了道路。可是，这一切跟基督精神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一点叫我恼火。假定耶稣回到人间，去参观一下乌飞齐宫[3]或者圣彼得大教堂，他会觉得怎样呢？就是您书中描写的那个耶稣，杰斯特罗博士，那个来自山沟沟里的理想主义者、可怜的犹太传教士，我心目中的上帝就是那个样子的。我父亲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我们在家里每天早晨得读一章《圣经》。哼，要是耶稣去参观了，他根本就想不到这类玩意儿跟他自己和他的教义有什么关系。”娜塔丽·杰斯特罗一直瞅着他，露出几乎像母亲一样的慈爱笑容。他猛地对她说：“好啦，你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我已经回答你了。”

“嗯，这是一种观点。”她说。

斯鲁特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亮，他点了烟斗，一边抽烟一边说：“别妥协，拜伦，有人同意过你的观点。它的正式名称叫‘新教’。”

“拜伦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杰斯特罗博士和蔼地说，轻轻地弹着他的几根短小的指头。“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艺术和思想的旺盛时期。拜伦，当时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异教和希伯来精神——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不是彼此敌对，而是在短期内共同繁荣。那是种杂交，不

错，可是某些杂种往往比父母更强壮，你知道，骡子就是证明。”

“不错，先生，”拜伦说，“可是骡子不能传宗接代。”

娜塔丽·杰斯特罗脸上闪过一种既觉得好玩儿又觉得吃惊的表情，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向莱斯里·斯鲁特瞟了一下，又回到拜伦身上。

“说得好，正是这样。”杰斯特罗高兴地点了点头，“文艺复兴的确不能生育，它自己衰老死亡了，让异教和希伯来精神各走各的不朽道路。可是这头骡子的尸骨目前是人类文化中最宝贵的遗产，拜伦，不管你目前为了揭露它，对它是多么厌恶。”

拜伦耸耸肩。莱斯里·斯鲁特说：“你父亲是牧师吗？”

“他父亲是海军军官。”杰斯特罗说。

“真的？哪一部门？”

拜伦说：“嗯，他这会儿在作战计划处。”

“老天爷！作战计划处？”杰斯特罗装出一副滑稽的吃惊样子，“我真不知道。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吗？”

“先生，每个国家都在太平时代拟订各种理论上的作战计划。”

“你父亲是不是认为战争快要爆发了？”

“我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他最后一封信的，他没有提起战争。”

另外三个人交换了一下异样的眼色。斯鲁特说：“他在家信中会提起这类事吗？”

“他可能要求我回家。他没有提出这要求。”

“很有意思。”杰斯特罗博士说着，有点儿自鸣得意地向斯鲁特咧嘴一笑，一边搓着他的两只小手。

“事实上，我认为战争快要爆发了。”拜伦说。这句话引起一两秒钟

的沉默和更多的眼色。

杰斯特罗说："真的吗？为什么？"

"嗯，我刚从德国游历回来。你光看见军装、检阅、操练、军乐队。不管你乘车去哪儿，都能遇见满载着兵士的军车，以及装运大炮、坦克的铁路列车。有时一些列车长达两英里。"

"可是，拜伦，希特勒正是靠炫示武力，才赢得奥地利和苏台德的，"杰斯特罗说，"而且不放一枪。"

娜塔丽对拜伦说："莱斯里认为我叔父应该回家，我们已经争论三天了。"

"我明白。"

杰斯特罗拿了把象牙柄的小刀，用老年人惯用的一本正经的姿势削着梨。"不错，拜伦，我像骡子那样固执。"他用这个词显然出于无意，因为他紧跟着就咧嘴一笑，加了一句："恐怕是我这个人也有点儿'杂'的缘故吧，我揣摩。这是一个舒服的住所，也是我现在唯一的家，我的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搬一次家要浪费我半年的时间。我要是想把房子卖掉，肯定每一美元连五美分都收不回来。那班意大利人几百年来一直在跟一些不得不廉价卖掉房地产逃跑的外国人打交道，他们会活活地剥掉我的皮。我买下这所别墅的时候，早把这一切都考虑到了。我打算在这里度过我的余年。"

"我希望不会是今年秋天在纳粹手中度过您的余年。"斯鲁特说。

"嘿，你真浑，斯鲁特，"娜塔丽插嘴说，举起一只手从半空直劈下来。"打什么时候起你们外交人员有了这么了不起的远见？打慕尼黑起？打奥地利起？打莱茵河流域起？你们不是每次都感到吃惊吗？"

这样的对话拜伦听了很感兴趣，其他人似乎忘记有他在饭桌上了。

"希特勒一直在采取失去理性的行动，不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性后果。”斯鲁特反驳说，“任何人都可以在街上拔出手枪，在警察过来阻止他之前开枪打死四个人。简而言之，这就是直到现在为止希特勒所谓的高明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发了疯的强盗的突然袭击。这套把戏已经行不通了，人们已经有了警惕，他们会在波兰阻止他的。”

杰斯特罗吃了一片梨，开始有节奏地、流畅地谈起话来，有点儿像一个人自言自语，也有点儿像在课堂上讲书。“莱斯里，如果希特勒是德国皇帝[(4)]或者查理十二世[(5)]那样的人物，我承认我一定会觉得担心。可是他的能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幸亏旧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推翻了。这班喜欢打扮和装腔作势的、油头粉面的一九一四年的皇族和政客，这班普鲁斯特[(6)]笔下挂满勋章的色鬼，这班腐败堕落的低能儿，就是他们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旧的礼仪、旧的公文、旧的议定书都会统统完蛋，工业化战争会像一脚踢翻玩偶之家那样轻而易举地粉碎旧制度。于是他们都滚进了垃圾堆，新的领袖从阴沟里出现，提倡现实主义和进行改革。你知道，从前有一些基督教徒也是躲藏在罗马的阴沟和地下陵墓里的。”杰斯特罗对拜伦·亨利说。显然，他对这个新听众颇有好感。

“是的，先生，我听说过。”

“你当然听说过。嗯，希特勒是一个流氓，墨索里尼是一个流氓，斯大林是一个囚徒。这些都是坚强、聪明、能干的新人，都是直接从阴沟里出来的。另一个囚徒列宁，是伟大的革新派，一切都是他创造发明的。希特勒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墨索里尼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大谈什么反共和亲共，都是哄傻瓜和孩子的。”

“哦，看在老天爷面上，埃伦——”

“马上就完！列宁在外交方面是非常谨慎小心的，这就是我的全部论点。荣誉、名声以及诸如此类华而不实的幻想中的玩意儿，旧制度因为它们引起战争，可是在列宁看来，这些都是骗人的假药。希特勒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除非极有把握可以安全脱身，决不采取任何行动。像

一个手里拿着枪、发了疯的强盗，这正是他希望产生的效果。你居然上了当，这倒叫我吃惊。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人。他准是有把握可以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在波兰达到目的，要不然他决不会采取行动。至少不会在目前。也许再过十年，等他把德国建设好以后。我只要再活十年，就心满意足了。”

斯鲁特用微微有点儿发抖的细长手指摸摸小胡子。“你真把我弄糊涂了，埃伦。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希特勒是列宁主义者！那是咖啡店里的骗人鬼话，你自己也明明知道。俄国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历史。由于废除了私有财产，一个新的世界创立了。你喜欢也好，憎恨也好，反正它是一个新的世界。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完全是冒牌货，目的是把一伙流氓送上宝座。他使德国的经济停滞，粉碎了工会，延长了工作时间，减少了工资，让昔日的富人仍旧留在最上层，例如什么克虏伯家族和蒂森家族，就是这班人给他钱让他执行任务的。那些纳粹大人物的生活就像贵族和帝王一样；而那些坚持要在国家中实行社会主义的人，却一个个给关进了集中营。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一九三四年的大清洗是纳粹党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将军们及有钱的保守派之间的一次摊牌。希特勒像杀鸡似的把他党内的一些老朋友都杀掉了。你居然把你自己的安全和娜塔丽的安全寄托在这个人的小心谨慎上，我觉得真是太荒唐可笑了。”

“是吗？”杰斯特罗看了看表，叹了口气，“我很抱歉。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希特勒有本事在必要的时候利用社会主义空谈，随后又把它扔在一边。他利用主义就像利用钱一样，为了把事情办成。它们都是一种手段。他利用种族主义，因为它纯粹是从德国人的浪漫个人主义中提炼出来的蒸馏液，就像列宁利用空想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投合俄国人爱当救世主的脾性。希特勒想要铸造一个统一的欧洲。种族主义空话、社会主义前景、军乐队、游行、军装、悲哀的歌曲——只要这一串无聊的玩意儿能把德国人焊接成一件笨重的武器，希特勒当然会把这些东西都给他们。德国人一般都沉着、聪明、残暴、听话，你只要把声音提得高一

些，他们就会雄赳赳地执行你发出的任何命令。希特勒理解他们，因此他很可能成功。一个统一的欧洲一定会出现。中世纪割据已经过时，均势政策在工业化时代是危险而又愚蠢的。这一切都得彻底废除。必须有一个冷酷无情的铁腕人物担当起这项任务，因为靠那班痛恨新事物的老顽固是什么也完不成的。这本是拿破仑的独到见解，可惜他早生了一百年。那班老顽固还有足够的力量逮住他，把他关起来，让他死在笼子里。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人能把希特勒关到笼子里了。”

拜伦脱口而出：“杰斯特罗博士，我在德国的时候，不论是在公园的长凳上还是在电车上，都看见过反对犹太人的标语。我还看见过一些被烧掉的犹太会堂。”

“是吗？”

大家都拿眼望着他。他继续说：“您谈到希特勒的时候居然这么冷静，我听了很是吃惊。我的意思是说，您自己是犹太人。”

杰斯特罗博士慢腾腾、酸溜溜地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小黄牙。他摸了摸胡子，用课堂里讲课的声调一本正经地讲起来。“嗯，你的吃惊并不使我吃惊。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美国人——并不懂得，欧洲容忍犹太人只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历史，而且谈不上深度。例如我出生的故乡波兰，就不曾容忍过犹太人。甚至在西方——你们还记得德雷福斯案件[7]吗？不，不。在这方面，希特勒只是使欧洲恢复正常——欧洲在短期内放射出自由主义的光芒之后，现在又要恢复正常了。只是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已经从教会转移到排犹主义的政党，因为法国大革命早已使欧洲从宗教大陆转变成政治大陆。要是希特勒取得胜利，犹太人就会回到旧时代的二等社会地位；过去在国王和教皇统治下，他们就一向处在这个地位。嗯，像这样经过十七个世纪，我们也都活下来了。我们对付这类事情有许多办法和原则。”

斯鲁特摇摇头：“我知道您喜欢像这样瞎扯，不过我还是希望您乘下一班轮船回家，到船上瞎扯去。”

“可我说的都是正经话，莱斯里。”杰斯特罗说，露出一个略带点儿调皮样子的微笑，“墨索里尼通过反犹太法的时候，你们也都大惊小怪过一阵。结果呢，证明是一个玩笑。”

“它们已经成了正式法律，只要德国人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就可能实施。”

“意大利人对德国人又恨又怕。万一不幸发生战争，意大利也不会作战，锡耶纳可能跟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安全。”

“我很怀疑娜塔丽的父母是否也这么想。”

“她可以明天就回家。或许她觉得锡耶纳要比迈阿密海滩更可爱些。”

“我倒是想回去，”那姑娘说，“不过并不是因为我害怕战争或者害怕希特勒，有些东西比它们更叫我心烦。”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杰斯特罗说。

斯鲁特的脸变得通红。他的烟斗在烟灰缸上冒烟，他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黄铅笔来，捏在手里转着玩。他手里的铅笔一下子停止转动。

杰斯特罗站起来：“拜伦，跟我来。”

他们让那姑娘和涨红了脸的男子留在桌边，你瞪着我，我瞪着你。

在一间装有护墙板的小图书室里，书架上放满了书，书桌上和地板上也堆满了书。白色大理石炉架上面挂着一张死板的锡耶纳圣母圣子像，用天蓝和淡红两色画在金色底子上。这是一张很小的画像，装在一个华丽的镀金大镜框里。“贝伦森[8]说这是杜乔[9]的作品，”杰斯特罗说着，朝那画像微微一挥手，“这样的画对我来说已经够好的了，但究竟是真品还是赝品，还没经过鉴定。现在你坐到那儿有阳光的地方，好让我看得见你。把那些杂志放在地板上好了。好，这把椅子坐着舒服吗？

好极了。”他叹了口气，用一根拇指顶着下唇。“嗯，拜伦，你干吗不进海军学院？你难道不为你的父亲感到自豪？”

拜伦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我想我父亲有朝一日可能会当海军作战部部长。”

“难道他不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

“我哥哥华伦在学。我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米兰诺博士在信里说，你学过海军预备役课程，还得到了军官委任状。”

“这样做可以让我父亲高兴。”

“你重新考虑过进海军没有？现在还不算太晚。”

拜伦微笑着摇了摇头。杰斯特罗点了支香烟，端详着拜伦的脸。那年轻人说：“您真的喜欢住在意大利吗，先生？”

“嗯，医生叫我住在气候温和的地方。我试过不少地方，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南加利福尼亚，还有法国的里维埃拉。”教授说这些地名的时候，用一种含讥带讽的口气，仿佛觉得它们不是很可笑便是很讨厌，他正拿笔把它们一个一个勾掉似的。“意大利美丽，安静，物价便宜。”

“您不在乎在一个法西斯国家里安家吗？”

杰斯特罗露出慈爱的笑容：“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您是怎么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您是在这儿写的吗？”

“哦，不是，可是这本书把我送到了这儿。”杰斯特罗说的时候有点儿沾沾自喜。“你瞧，我从前教古代史的时候曾讲到《圣经》。年轻的时候，我在波兰也学过犹太教法典，因此在教《新约全书》时，我有点

儿强调耶稣和保罗所传布的教义怎样受犹太教法典的影响。这种新玩意儿似乎很合耶鲁低年级学生的胃口。我拿它写成一本书，开始时用的书名是《早期基督教里的犹太教法典题材》，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才想起《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这个书名。这本书被‘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上了，”杰斯特罗微笑着，用两只手朝整个房间轻轻比画一下，“结果我就到了这儿。我用读书会给我的稿费买了这地方。你呢，拜伦，你有什么计划？你打算回美国吗？”

“我不知道，我这会儿一点儿也拿不定主意。”

“你想找工作做吗？”

拜伦愣了一下：“嗯，我揣摩找个工作做也不错，先生。”

杰斯特罗不慌不忙地走到书桌旁边，在一大堆书里寻找什么，还取下眼镜把书举得离脸非常近，仔细地看书名。“我本来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生，一个耶鲁毕业的小伙子，不过他父母害怕战争爆发，把他叫回家去了——啊，在这儿呢。我每星期给你二十美元，能不能使你对君士坦丁大帝[(10)]感兴趣？这是本写得很好的一般传记，你可以从它开始。”

“先生，我历史课考不及格的次数比哪门课都多——”

“我明白了，你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

年轻人接过那本厚书，犹豫不决地翻阅着。“不，我想试试，谢谢您。”

“哦，你想试试，是不是？虽然你说你并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为什么？”

“嗯，为了钱，也为了待在您身边。”这倒是实话，只是他隐瞒了第三个主要原因：为了娜塔丽·杰斯特罗。

杰斯特罗装出很严肃的样子，随后扑哧笑了出来：“咱们试试吧。”

他父母后来收到的那封信——他在信里谈到那个姑娘，结果引起维克多·亨利写了那封颇有分量的回信——的确很容易使人误解，虽说这并非写信人的本意。倒是有人在恋爱，但娜塔丽的情人是莱斯里·斯鲁特。他每星期来两三封信，都是外交部那种又长又厚的白信封，信封上是棕色墨水写的细长字体，印着“免费递送”字样的地方贴着邮票。拜伦一看到这些信封就觉得讨厌。

他每天有好几个钟头和娜塔丽一起待在二层楼的大房间里，那是杰斯特罗的主要图书室，她的办公桌就放在那里。她回复信件，用打字机抄打原稿，跟意大利女人一起管理家务。拜伦坐在图书室的长桌旁边工作，阅读有关君士坦丁的材料，核对事实，画几张关于君士坦丁大帝领导下的重要战役的地图。只要他一抬起眼睛，就可以看到那张伏案工作的光滑的脸，美丽的颧骨上照射着阳光，如果是在阴雨天，就照射着灯光。他也可以经常看到那双穿着丝袜的美丽的长腿。娜塔丽身穿深褐色的羊毛衣服，跟他打交道时总是一本正经。斯鲁特离开以后，她几乎不擦脂粉，把头发往后梳成一个大髻，跟拜伦谈话时态度直率而冷淡。可是他的痴情反而扎了根，而且与日俱增。

他在遇见她之前，有好几个月没跟美国姑娘交往了，现在他们天天见面，这个四壁是书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且一连好几个小时待在一起。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倾心于她了，但她另有使他动心的地方。娜塔丽·杰斯特罗跟她有名望的叔父讲起话来态度自然，就好像他们两个在智力上没有什么差异似的。她学识的广博使拜伦自惭形秽，然而她没有一点点书腐气。根据他过去的经验，年轻姑娘都是轻骨头、傻瓜蛋，经不起微微一笑和几句恭维话。在大学里，后来在佛罗伦萨也一样，她们都对他很溺爱。拜伦有点儿像阿多尼斯[(11)]，懒散而没有热烈的爱情。他跟华伦不一样，有点儿受他父亲的影响，生活上比较严肃。他认为娜塔丽又聪明又可爱，是一块光芒不外露的美玉，被弃置在山野，不受人注意。至于她对他冷淡，他认为是正常现象，他一点儿不想消除这现象。

他干了一些他从来不曾干过的事。他偷了她的一块浅蓝色小手绢，晚上坐在镇上的旅馆房间里拿着它拼命地闻。有一次，他把她留在桌上的半块饼吃了，因为饼上印着她的齿痕。后来她找不到那半块饼，他却面不改色地撒着谎。整个说来他的举止有点儿失常，但娜塔丽·杰斯特罗似乎一点儿没觉察到。拜伦有一层深不可测的硬壳，从孩提时就已长成，保护他不让他苛刻的父亲看出他的懒惰和极差的学业成绩。

他们经常聊天，当然啦，有时候也一起乘车出去在深山里野餐。她几杯酒下肚，就会稍稍对他热情一些，态度有点儿像姐姐对待弟弟，不久他就打听出她爱情故事中的一些重要事实。她曾在巴黎大学研究社会学，斯鲁特是杰斯特罗的学生，教授写信向他介绍了娜塔丽。他们之间爆发了爱情，后来娜塔丽在盛怒之下离开了巴黎，跟她父母在佛罗里达住了一阵。随后她又回到欧洲，在她叔父手下工作。据拜伦猜测，她来欧洲也是为了离斯鲁特近一点儿，做另一次尝试。斯鲁特这时已经接到调任华沙的命令，娜塔丽正计划在七月间到华沙去看他，因为那时候杰斯特罗要到希腊的岛上去避暑。

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去野餐，拜伦把酒瓶里最后几滴酒倒在她杯子里的时候，参着胆子直截了当地刺探了她一下。“娜塔丽，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她坐在一条毯子上，把两腿裹在格子花裙子里，眺望着山谷那边棕色的冬天葡萄园。她把头一歪，露出调皮的询问神气，答道：“哦，工作就是工作。怎么啦？”

“我好像觉得你是在这儿浪费时间。”

“嗯，我来告诉你，拜伦。你在恋爱的时候，就会做出奇怪的事来。”他的反应很冷淡，脸上毫无表情。她接下去说：“这是一个方面。此外，坦白地说，我觉得埃伦相当了不起。你说呢？尽管他老想出一些非常奇怪的念头，也非常喜欢自我陶醉，还有种种诸如此类的毛病，但这本关于君士坦丁的书的确写得很好。我父亲是一个慈爱、聪明、善良

的人，但他只是一个会堂负责人，也是一个运动衣制造商。埃伦是一个著名作家，也是我叔父，我揣摩自己很沾他的光。那有什么不对呢？当然，我也喜欢替他打字，从新写的原稿里看他的头脑怎样工作。那是卓越的头脑，他的风格也值得赞美。”她又带着询问的神气看了他一眼。“那么你干吗要做这工作呢？我倒真是不太明白。”

“我吗？”拜伦说，“我身上没有钱了。”

早在三月里，杰斯特罗接受了一家美国杂志的约稿，准备为即将举行的赛马写一篇特稿，这样他就必须放弃去希腊旅行的计划，因为赛马是在七月和八月举行。这笔稿费优厚到近于荒谬的程度，因此他说他舍不得拒绝。他跟娜塔丽说，她要是肯去观看赛马，代他做调查研究工作，他就给她一半稿费。娜塔丽立刻答应了，没想到——拜伦是这样看的——她叔父是要阻止，至少是要延迟她去华沙的旅行。杰斯特罗有一次毫不含糊地说，娜塔丽那么追斯鲁特不是有身份的女子应有的举动，也不是好的策略。拜伦琢磨斯鲁特并不想跟娜塔丽结婚，也明白是为什么。对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在这样的时候娶一个犹太女子做妻子是灾难性的，虽然拜伦觉得，要是他处于斯鲁特的地位，他会为了她高高兴兴地离开外交界。

娜塔丽当天就写信给斯鲁特，通知他说要把去华沙的日期延迟到八月赛完马以后。拜伦看着她在打字机上打出那封信，竭力不让心底的喜悦露到脸上。他心想，她也许去得成，也许去不成。也许在这期间会爆发战争，阻止她前去。拜伦希望，希特勒如果真要进攻波兰，那么最好快点儿动手。

她写完信，他就用同一台打字机给他父母写了那封难得的长信。他本来只想写一页，结果写了七页。这是好几个月里他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他一点儿没想到他已在信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坠入情网的年轻人。他还以为自己只是在描写他的工作、他的雇主，还有那个跟他一起工作

的可爱姑娘。因此帕格·亨利白操了一番心，写了那么严肃的回信。拜伦接到信时，感到又是吃惊又是好笑。他根本没想到要跟娜塔丽结婚，就好像他根本没想到要改信伊斯兰教一样。他只是被爱情迷住了心窍，那个年轻女子简直可以说近在身旁，远在天边。他觉得现在只要能跟她厮守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他又写了封信向他父亲解释明白，可是这封信到达华盛顿时，亨利夫妇已经启程去德国了。

---

(1) 即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他和波堤切利（约1445—1510）都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

(2) 罗德奖学金是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约翰·罗得斯（1853—1902）所设，保送英、美等国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去牛津大学学习两到三年。

(3) 乌飞齐宫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建于十六世纪，收藏了世界各国名画。

(4) 德国皇帝指威廉一世（在位期1871—1888）和威廉二世（在位期1888—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在威廉二世在位时爆发。

(5) 查理十二世（1682—1718），瑞典国王，绰号“北方的亚历山大”和“北方的疯子”，主张用武力侵略外国，最后死于战场。

(6)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

(7) 指法国籍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被控卖国，后来证明是一伙排犹主义者搞的阴谋，又恢复了名誉。

(8) 贝伦森（1865—1959），美国艺术评论家。

(9) 杜乔（1260?—1319?），意大利画家。

(10) 君士坦丁大帝（280—337），罗马帝国第一个基督教皇帝。

(11) 希腊神话里的美男子，爱打猎而不爱女人。

第三章

罗达嫁给海军军官这么多年，却始终不习惯整理行装和搬家。她干起来倒很在行，开列长长的名单，记起各种琐事，半夜里醒来匆匆记下笔记。不过她也会一下子变成泼妇，从黎明到深夜，屋里到处可以听到她愤怒的声音。帕格整天待在海军情报部里，拼命研究德国，连饭都在陆海军人俱乐部里吃。然而，尽管时间紧迫，罗达还是办得头头是道：贮藏好家具，锁上屋子准备出租，付清欠账，收拾好她自己的衣服和帕格那只装便服和军服的沉重大衣箱，还把梅德琳送到自己妹妹家里。

大邮船弯弯的黑色船艉高矗在河边石子路上，船艉上横写着“不来梅”几个金色大字。金字上面，迎着哈得孙河上吹来的凉爽而带有鱼腥臭的微风，一面极大的红旗在飘扬，露出中央白圈里一个黑色大卐字。

“老天爷，这一切都实有其事。”梅德琳从出租汽车出来的时候跟华伦说。

“什么实有其事？”华伦问。

“哦，关于希特勒的一切。纳粹、‘元首万岁’、焚书——在报上读到这一切，总觉得那么可笑、那么疯狂，简直难以相信是真的。可是，瞧，卐字就在那里呢！”

维克多·亨利抬头瞟了一眼纳粹国旗，整个脸都皱蹙成一团。罗达在兴致勃勃地吩咐脚夫搬运行李：“装运这只桶还必须得到特别许可，希望我们的德语没有白学，你们跟我们一起上船去看看吧。”

他们坐在镶有阴暗的雕花护墙板的头等舱房里，在一大堆手提箱和衣箱中间凄凄凉凉地说着闲话，后来坐立不安的罗达忽然跳起身来，拉着华伦一起到邮船的甲板上散步去了。梅德琳趁机告诉她父亲说她不想

继续念大学了。跟她呆板的姨母和更呆板的姨父以及两个孪生表弟一起生活两年，她说是她怎么也受不了的。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念了两年大学，老有好几门课不及格，”维克多·亨利说，“你总不能整天躺着看时装杂志，一直到出嫁吧。”

“我要找个职业，我可以工作。我对学校腻烦透了，我讨厌读书，我一向对读书不感兴趣。我不像您，也不像华伦，我觉得我倒更像拜伦。我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我也一向不喜欢读书，”亨利回答说，“谁都不喜欢读书。你只是做你应该做的工作，而且应该把它做好。”

女儿笔直地坐在大圈椅的边沿上，露出最讨人喜欢的微笑。“求求您！先让我休学一年吧，我保证我干得了。纽约的无线电中心有不少工作给年轻姑娘做。我要是干不了，就一定老老实实回大学去念书——”

“什么！纽约？才十九岁，就自个儿到纽约去？你疯啦？”

“就光今年夏天，让我试试吧。”

“不成。你得跟奥古斯塔姨母一起到纽波特去，按照已经安排好的那样。你不是一向很喜欢纽波特吗？”

“去一个星期，当然很好。住一个夏天，那就叫人腻烦死了。”

“你还是去吧。从秋天开始，我要你按时写信给我，报告你大学里的学业成绩。”

梅德琳往圈椅上一靠，从基普·托莱佛送来的满满一篮新鲜水果里挑了一个苹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偶尔恨恨地瞪她父亲一眼，一声不响地啃着苹果，一直到她母亲和哥哥回来。帕格拿了一本谈德国炼钢业的书看着，尽量不去理会她的眼色。他并不喜欢在这种情况下跟他女儿分别，不过她提出的要求使他简直无法想象。

“不来梅”号中午开船。华伦和梅德琳刚离开码头，乐队就奏起一支欢乐的德国圆舞曲。他们坐出租汽车进城，一路上彼此很少说话。亨利的沉默寡言给全家树立了榜样：孩子们只是在小时候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成年以后就各走各的生活道路，彼此很少谈论如何生活。华伦送梅德琳到无线电城下车，并不问她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他们约好一起吃晚饭，看一场戏，然后乘午夜的火车回华盛顿。

梅德琳走进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在极大的休息室里东张西望，呆呆地看着绘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迭戈·里维拉[(1)]壁画。后来她又溜达到一排全国广播公司艺术人员和职工的专用电梯附近。她发现进进出出的人大多不向那个穿制服的看门人出示证件，只是冲他微笑着挥挥手，或者匆匆穿过用绳子拦成的入口。她也急匆匆地溜了进去，努力装出一副像是二十五岁而且是内部职工的样子。看门人斜盯了她一眼，伸出一只手想拦住她，她却一个箭步蹿进了一部挤满了人的电梯。

她在广播公司的大厅里闲逛了一个钟头，欣赏着厚厚的咖啡色地毯、高大的黑色圆柱、一车车从她身边经过的灯光和广播设备、广播室外面耀眼的红灯、从各个门口匆忙地进进出出的美丽姑娘和漂亮青年。她走到人事处门口站了很久，从两扇敞开的大门外面往里窥探，就像一个小孩子在看一个摆满糖果的柜台似的。她终于离开了，把一天的时间消磨在百货商店里。

再说华伦，出租汽车把他送到市中心，在仑柏曼耶饭店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美貌女人相会。她长着两只忧郁的大眼睛，一头淡黄色秀发，讲起小说、绘画、音乐来绘声绘色、热情洋溢，但华伦对这类话题并不太感兴趣，他在学校里的主修课是历史和科学。他们很早吃完午饭，就在旅馆房间里消磨时光，他对这倒是比较感兴趣。

他跟他妹妹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梅德琳从他放在桌上的烟盒里取了支香烟，点了火，不太在行地抽起来。她那种倔强的、自满的、有点儿惹人爱怜的神气引得华伦哈哈笑起来。“猫不在了，嘿！”他说。

“哦，我抽烟抽了好几年啦。”梅德琳说。

邮船拉了三声汽笛，码头上的桥架从舱口抽走，乐队在下面奏起美国国歌。罗达一下子冲动起来，马上转向她丈夫，露出甜蜜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在她脸上看到了——用两臂搂住他的脖子，微张着嘴热烈地吻着他。

“哟！咱们动身啦，帕格，是不是？到德国去。这简直是咱们的第二个蜜月！嗯！”

一直忙于收拾行装、憋着一肚子气的妻子竟主动向他献起殷勤来，使用情专一的帕格像收到生日礼物似的，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好兆头，看来不仅在船上那几天，而且可能在侨居柏林的整个时期，他们都能过得幸福。他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嘿！”罗达挣脱了，沙嗄地一笑，两眼放出光彩，“别这么猴儿急，小伙子。我想喝一杯，光是想喝一杯，我也不管太阳过了帆桁梢没有。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香槟鸡尾酒，也许两杯，也许三杯。”

“没问题。咱们就在这儿喝吧，我去要一瓶来。”

“不成，帕格。这次横渡大西洋将是一次愉快的长途航行，咱们到酒吧间喝去吧。”

邮船正离开船坞，呜呜地连声拉着汽笛的拖轮把船转向南方，脚底下的甲板开始震动。一群面带倦容的快乐的旅客已经挤满酒吧间，发出乱哄哄的闹声。

“我还以为大家都患了战争恐惧症呢，”罗达说，“这儿好像没有一个人担忧。”

他们在柜台旁边找到两只空凳。罗达举起一杯香槟鸡尾酒，问道：“嗯，祝谁健康？”

“孩子们。”帕格说。

“好的，咱们被弃的雏鸟。好吧，祝孩子们健康。”罗达一边喝香槟，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不来梅”号上讲究的设备。她说，在目前这种日子乘德国轮船旅行，使她觉得自己很富于冒险精神。“帕格，你看这个酒吧间里真会有纳粹分子吗？”她天真地问。

坐在罗达旁边那个红脸的胖子瞟了罗达一眼。他戴了一顶装饰着羽毛的绿帽子，拿了把啤酒壶在喝酒。

“咱们到甲板上散会儿步吧，”帕格说，“瞧瞧自由女神像去。”

“不，先生，我还要喝一杯。我早就瞧过自由女神像啦！”

帕格果断地微微摆动一下拇指，罗达就离开了凳子。只要一接触到他的海军工作，帕格就能把她当作甲板水手看待。他替她开了门，一阵风扑面吹来。他们迎着风走到船尾，看见海鸥在上空盘旋鸣叫，旅客们麇集在栏杆边，观看曼哈顿岛上的建筑物在棕色的雾气中掠过。

帕格靠在一处左右无人的栏杆上，悄悄地说：“瞧，除非像现在这样在露天，否则你可以断定咱们在旅途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酒吧间，在饭桌上，或者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你可曾想到这一点？”

“嗯，想倒是想过，可是——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真的吗？”

帕格点点头。

罗达沉吟不语，接着哧地一笑：“你是说——你不是说日日夜夜吧，帕格？从不间断？”

“这是工作要求。他们要是不这样做，未免太马虎了，而德国人办事是从来不马虎的。”

她觉得好笑，微微把嘴一噘：“那么好，先生，在这船上，你就离我远远的吧，我能说的就是这么一句话了。”

“在柏林，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咱们难道不能有自己的住宅？”

他耸了耸肩：“基普说过，你要习以为常，别老搁在心上。我是说，从此咱们不再有秘密可言。你就像一条放在玻璃瓶里的鱼，一点儿不错。话说回来，自己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怎么能不搁在心上呢！”

“说真的，”她脸上露出一种奇特的表情，半带懊恼半带兴奋，“我真不知道自己事先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嗯！他们说，爱情自有办法，不过——哦，去它的吧！真的，它不见得就那么重要，对不对？现在我可以再去喝一杯吗？”

晚饭前不久，从舱房的门缝里塞进一张雕版印的请帖，邀请他们同船长共进晚餐。他们就帕格穿不穿军装的问题讨论了一番，最后决定不穿。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桌上，有一个跟维克多·亨利一样矮、一样沉默的德国潜艇军官，也穿一套棕色便服。船长是一个呆板的人，穿一套镶着金纽扣的蓝制服，挺着个大肚子，用讲得很慢的英语或者很清晰的德语笨拙地跟女客们开玩笑，他的两只蓝眼睛在那久经风霜的胖脸上闪闪发光。他不时轻轻弹一下指头，就有一个穿得很齐整的管事一步蹿到他身边。船长简短地吩咐他几句话，那管事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匆匆离开，向侍者们做着手势，他的长礼服的下摆不住地扇动着。食物非常丰富，味道也极好；花瓶里白色和紫色的兰花也非常悦目；酒的品种之多引起帕格的忧虑，因为罗达一兴奋，就会喝醉。可是她吃得津津有味，喝酒很有节制，用流利的德国话跟船长说说笑笑，引得他十分开心。

潜艇军官的妻子坐在亨利左边，她是一个金发女人，穿一身领口开得很低的绿色薄纱衣裳，露出相当一部分奶油色大乳房。帕格问她是不是拍过电影，她先是吃了一惊，随即温柔地笑起来。他右边坐着一个矮

小的英国姑娘，穿一身灰色苏格兰呢衣服，她是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女儿。塔茨伯利是桌上唯一真正有名的人物，他是英国的电台广播员和通讯员，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大肚子、金鱼眼、粗眉毛，有一个露出青筋的大鼻子，戴一副厚眼镜，说话声音洪亮，吃东西胃口极大。他哈哈笑着来到饭桌上，谁跟他说什么，他听了都哈哈大笑，他自己不管说了什么也哈哈大笑。他长得非常丑，他的衣着一点儿也没减轻他的丑陋：一身铁锈色的细毛衣服，一件花格子衬衫，一个绿色大蝴蝶领结。他只抽香烟，香烟夹在他的香肠似的胖指头中间显得非常小。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抽烟斗或者黑色长雪茄，但他手里总是夹着一支香烟，除非是在他忙着使刀叉的时候。

尽管大家勉强地说说笑笑，这顿饭依旧吃得很别扭。没有一个人提到政治、战争或者纳粹，连书籍和戏剧都是危险的话题。在很长的沉默中，只听得逐波前进的邮船发出轧轧的呻唤。维克多·亨利和那个潜艇军官彼此打量了几眼，却没有交谈。帕格有一两次想逗引坐在他右边的塔茨伯利的女儿说话，只引起她一个腼腆的微笑。吃甜食的时候，他从金发女人那里扭过头去——那个德国女人不住地夸他蹩脚的德国话说得好——向那英国姑娘做另一次努力："我揣摩您是离开学校去度假？"

"嗯，我恐怕永远离开学校了。我二十八啦！"

"真的吗？嘿，对不起！我还以为您跟我女儿念差不多年级呢，她十九岁。"塔茨伯利的女儿没吭声，所以他又继续说下去，"我希望您把我的愚蠢看作恭维，女人不是喜欢人家说她年轻吗？"

"哦，好些人都犯了这个错误，中校。大概是因为跟我父亲一起旅行的缘故吧，他眼睛不怎么好，我在帮他工作。"

"那一定很有趣。"

"也得看题材。现在这日子，倒有点儿像放一张破唱片。老实讲，这个小瘪三会动手呢，还是不会动手？"

她呷了口酒。亨利中校不由得目瞪口呆。“小瘪三”当然是指查理·卓别林[2]，不言而喻是影射希特勒。她的意思是说，塔茨伯利目前广播的一个主题是讲希特勒会不会发动战争。她不动声色，不变声调，用一个德国人听不懂的隐语，在“不来梅”号船长的宴席上不仅触及了禁忌话题，而且对这个德国独裁者表示了无比的轻蔑。

帕格·亨利度过了第二次蜜月中幸福的一夜，第二天清早出来到凉快的、阳光灿烂的甲板上，看见已有六七个早起的旅客在那里散步了。他估计走五圈约有一英里，他打算走十五圈到二十圈。他绕过船头转向左舷的时候，看见塔茨伯利姑娘从长长的甲板远处向他走来，摆动两只胳膊，扭着屁股，她仍穿着那套灰衣服。“早上好。”他们彼此点头微笑，擦身而过，后来走到船的另一边时，又重复了同样的礼仪。第三次相遇时，他就转过身来，跟她说：“咱们一起走吧。”

“哦，谢谢您，好极了。我觉得自己那么傻，在四十英尺以外就准备微笑。”

“您父亲不喜欢在早饭前散步？”

“他讨厌一切运动。他强壮得像头牛，干什么对他都不起作用。不过，可怜的韬基[3]最近患了痛风，这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

“韬基？”

帕米拉·塔茨伯利笑了：“他中间的名字是韬尔考特，从学生时代起，他的朋友们就管他叫韬基。”她走得相当快。现在她穿的是平底鞋，看上去非常矮。她抬头瞟了他一眼：“中校，您太太呢？也不喜欢散步吗？”

“她喜欢睡懒觉。只要有汽车或者叫得到出租汽车，她甚至不肯步行到街角上的铺子里去买东西。嗯，您父亲到底怎么个看法？这个小瘪三会动手吗？”

她笑了，眼里放出异彩，显然因为他还记得这句话而感到高

兴。“他大言不惭地说来说去，不外乎这个意思：时间将会说明一切。”

“您的看法呢？”

“我？我只是把他的看法用打字机打出来，用一台特制的打字机，字母特别大。”三个衣服剪裁得很入时的德国妇女气喘吁吁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帕米拉朝她们做了个手势，“乘她们的船旅行，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您父亲是不是刚出版了一本书？我记得好像看到过评论。”

“是的。说真的，那不过是把他的广播稿剪剪贴贴。”

“我很想看看。作家们使我敬畏。我自己写起东西来，每写一个字都感到非常吃力。”

“我在船上的图书室里看到一本，是他派我去查阅的。”她说着，咧嘴一笑。帕格不禁想起，梅德琳发现他自高自大或者矫揉造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笑的。他很希望华伦能够遇到这个姑娘或者一个跟她相似的姑娘。昨天晚上有那个话匣子——那个半裸的、胸脯饱满的金发女人在旁边，他没怎么注意这个姑娘。可是这会儿，尤其是在海上清晨的新鲜空气影响下，他觉得她有一张英国贵夫人的脸，一张庚斯博罗[4]或者罗姆尼[5]笔下的瓜子脸：薄薄的嘴唇，隔得很开的富于表情的灰绿色眼睛，笔直的漂亮鼻梁，浓密的棕色头发。她脸上和手上的皮肤像珍珠一样光滑。跟华伦正是一对，又美丽又机灵。

“您还散步吗？我不走了。”她说，在一个房间的双扇门边停住脚步，“亨利中校，您真要看他的书，最好把书夹在胳肢窝下，他一下子就会爱上您，这还会使他旅途感到愉快。”

“他还在乎这个？怎么，他已经很有名了。”

“他很在乎。天哪，他们这帮人可在乎呢！”她笨拙地微微一摆手，进房去了。

帕格独自吃完早饭，就到图书室去了。室内除了一个孩子气的管理员，还没有人。书架上有不少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文书。帕格看中一本名叫《潜艇：1914—1918》的书，就坐在皮圈椅上翻到论美国驱逐舰的战略那部分细细看起来。不久，他听到了钢笔的沙沙声。在一张他几乎伸手可及的小书桌边，坐着那位德国潜艇军官，低下他刺猬似的脑袋正写着什么。帕格没看见他进来。

格罗克微微一笑，用钢笔指着那本谈潜艇的书说："在回忆往事吗？"

"嗯，我当时在驱逐舰上。"

"我呢，在水底下。也许咱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相逢了。"格罗克讲英语时略带点儿德国口音，但并不难听。

"很可能。"

帕格把那本谈潜艇的书放回书架上，取下塔茨伯利写的书。格罗克说："咱们在晚饭前一起喝一杯，彼此交换一下对一九一八年大西洋的看法，好不好？"

"好极了。"

帕格想坐到甲板上的椅子上看一会儿塔茨伯利的书，然后下去工作。他带来一些关于德国的工业、政治和历史的书，都是又厚又重，他打算在赴任的路上把它们全部看完。情报手册之类的玩意儿当然很不错，不过他喜欢自己钻研，在使人发怵的大厚本里寻找更多的细节。书上记载的东西多得惊人，可惜经常缺少锐利而仔细的眼睛。

船头上波涛汹涌，白色的浪花在阳光灿烂的蓝色海面上形成一个"V"字。"不来梅"号像一只战舰似的乘风破浪前进。帕格抬头瞧了瞧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淡烟，又望了望大海，估计刮的是西北风，风速大约十五海里，船速十八海里，港口处四级风浪，前方远处积雨云下有雨和暴风。他不由得怀念起海上生活来。他离开海洋已经四年了，不当指挥

官已经十一年了！他站在船头的栏杆旁边，靠着一根吊救生艇的柱子，深深吸了几口海上的空气。两对中年夫妇从他身边走过，一望而知是犹太人，都穿着讲究的运动服，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他们转过甲板上的船室就不见了。他正望着他们的背影，忽听得塔茨伯利洪钟般的声音："你好，中校！我听说你天一亮就带着我的帕姆[6]一起散步了。"

"你好！你看见刚才走过的四个人吗？"

"看见了。不用说，是犹太人。喂，那是我的书吗？多么叫人感动，你看了多少啦？"

"我刚从图书室借来。"

塔茨伯利的小胡子忧郁地耷拉下来："怎么，不是你自己买的？去他妈的所有的图书馆！这样你看了书，我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他哈哈一阵大笑，把一只穿绿袜子的脚搁在栏杆上。他身穿一套宽大的椒盐色高尔夫球衣，戴一顶绿色苏格兰帽。"这是一本坏书，实际上是一种冒牌货，可是在你们国家销路很好，对我来说算是交了好运。要是你在过去两年内没有在收音机里听过我的胡说八道，你就可以在书里看到一些有趣的章节。是历史的脚注。我那篇关于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报道确实不算太坏。咱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啊，中校！"

他谈起德国占领奥地利的情况，听上去就像在广播：口气斩钉截铁，消息灵通，对民主国家的政客表示无比轻蔑，兴致勃勃地谈着不吉的预兆。塔茨伯利独到的见解是世界可能发生大火，不过那场面也可能非常壮观。"你能想象我们让他赢得的胜利有多荒诞、多可怕吗，亲爱的朋友？我都看见了。简直是普鲁塔克[7]笔下的人物！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小人物，没受过什么教育，出身低微——二十岁时是一个被刷下来的学生，一个流浪汉，一个不走运的人——在维也纳一家小客栈里当了五年肮脏、衣衫褴褛的瘪三。这些你都知道吗，亨利？你可知道有五年时间，这位元首一直是你们所谓的波威利街[8]上的瘪三，跟一伙同病相怜

的可怜虫一起挤在一个又脏又小的房间里，在救济穷人的施粥所里喝稀汤，而且并不是因为经济萧条——维也纳当时繁荣得很——而是因为他这人既懒惰又没本领，富于幻想，和现实格格不入！说他当过油漆匠的故事都是杜撰出来的。他卖过几张手工画的明信片，但一直到二十六岁，他始终是一个在马路上闲逛的瘪三。后来他在德国军队里当了四年兵，升为下士，当过听差，这种工作甚至对于文化程度极低的人来说也是下贱的。到了三十岁，他穷困潦倒，失了业，用煤气自杀，躺在一家陆军医院里。这就是元首的身世。

“后来——”他正讲得起劲，像在广播似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邮船的汽笛突然响了，淹没了塔茨伯利的声音。他似乎一愣，随即笑起来，接下去说：“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嗯，就是这个丑陋、病弱、粗野、顽固、愚昧、半疯的可怜虫，忽然从医院的病床上跳起来，十年工夫，在急于恢复元气的德国爬到了元首的高位。他还是一个外国人，亨利，一个奥地利人！他们为了让他跟兴登堡[9]竞选，不得不为他假造了公民身份证件。我呢，可是亲眼看着他发迹，从维也纳的街道卖明信片挨饿，一直到成为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两个王族的唯一王位继承人。”维克多·亨利微微一笑。塔茨伯利本来圆瞪着眼睛，心情激动，这时也不由得哈哈笑起来。“哈哈哈！我觉得只要仔细一想，就会觉得这件事相当可笑。不过，这种荒诞不经的怪事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占中心地位的重要事实。”

其实亨利是笑塔茨伯利这番滔滔不绝的议论没有什么新东西，大部分在他的书里都有了，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嗯，还是那句老话：及时缝一针，可以省掉九针。”亨利说，“你们那班政客要是早下手，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不可思议的小杂种干掉的，可是他们不动手，现在他们可遇到难题了。顺便问一句，你要去哪儿？也去柏林吗？”

塔茨伯利点点头：“我们在柏林的那位老兄忽然在这个紧要关头患起前列腺炎来了。哈哈！戈培尔博士说我可以去接替他的职位，非常意

外！从慕尼黑开始，我一直是第三帝国中‘不受欢迎的人’。毫无疑问，要不了几个星期，我就会被他们一脚踢出来的。出于某种原因，德国人这个月对英国人特别友好。也许是在他们吞并波兰的时候要我们袖手旁观。我们当然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的！保守党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蛆虫，劳合·乔治[10]管他们叫贵族耗子。除了丘吉尔，他不跟他们一伙。”

这位美国中校和德国潜艇军官每天晚饭前总要在酒吧间碰头，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亨利琢磨，从格罗克身上弄情报是他分内的工作，对格罗克来说恐怕也是一样。格罗克是一个职业军人、一个机械工程专家，也是一个真正的海员。他谈起新式潜艇的机械设备来毫无顾忌，甚至公开承认在对付鱼雷上的某些难题。关于这个题目，亨利是内行，虽然他在讨论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格罗克对待政客的态度是既讨厌又看不起，在这方面他倒很像一个美国海军人员。每逢谈到纳粹的时候，他脸上总露出讥讽的神色，而且说话也肆无忌惮，如遇他的妻子在旁边，就会向他送来警告的眼色。

一天晚上，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帕格·亨利同坐在大厅的长榻上看跳舞，他忽然对帕格说：“你好像跟德国人交上朋友了。”

“我们是谈正经事，我揣摩格罗克不是一个纳粹分子。”

“哦，这班潜艇人员在德国人里算是不错的。”

“你好像不喜欢德国人。”

“嗯，等你在德国待一个月之后，咱们再谈这个问题吧，万一我那时还没被驱逐出境的话。”

“当然，我并不怪你。过去他们给了你们不少痛苦。”

“不比我们给他们的痛苦多，最后我们赢得了胜利，你知道。”他顿了顿，又接着说，“我们的坦克在亚眠突破敌人的阵线时，我的眼睛受了伤。我当时正指挥一个坦克营，中了毒气。总的说来，付出这个代价

是值得的，我们终于看到了德国人逃跑。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这时候，“不来梅”号的船长正在跟罗达跳舞。他的腿很长，跳起舞来一蹦一跳的，跟他肥胖的身躯很不相称。罗达容光焕发，很是开心。帕格见了也很高兴。一连几夜，她一直跟一个身材很高的青年军官跳舞。那军官属于美丽的雄鹰类型，对女人毕恭毕敬地鞠躬，蓝眼睛闪闪发光，而且跳舞的时候把她搂得过于紧了点儿。帕格对这件事表示了一点儿意见，罗达马上龇牙咧嘴地反唇相讥，怪他这次旅行整天把头埋在书中，他听了也就不吭声了。总的说来，她一直很和蔼可亲，只要她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他也就满意了。

船长搀着她一起回来。帕米拉·塔茨伯利在跟一个美国大学生跳舞。那人跳起舞来高视阔步，像用连枷打谷似的不住地摆动身子。她没精打采地跟着，累得够呛。她回来后，说道：“我得给自己找一根拐杖和一头白色的假发才成。我只要一拒绝，他们就会哭丧着脸，显出难受的样子。可是我真不会跳舞，至于那种水手舞——”

音乐又响了。罗达的高个儿年轻军官穿着非常整洁的军服走过来，帕格马上露出不快之色。船长注意到了，当那个年轻军官走近时，在很响的音乐声中跟他说了五六个字。那年轻人刹住脚步，往后退缩，一下子冲出大厅。帕格从此再也没看见他。

罗达笑眯眯地正要站起来，见那年轻德国人突然临阵脱逃，感到莫名其妙。

“跳舞吗，罗达？”帕格站起身来。

“什么？”她气呼呼地说，“不，谢谢！”

帕格向塔茨伯利姑娘伸出一只手去：“帕米拉？”

她犹豫了一下：“您不跳水手舞吧？”帕格扑哧一笑。“嗯，谁也捉摸不透你们美国人。”

她跳舞很笨拙，没有经验。帕格喜欢她温柔的态度，以及她踩着他的脚时露出的无可奈何的笑容。“您不会玩得痛快的。”她说。

“我玩得很痛快。您认为您还会回美国去吗？”

“要是父亲被撵出德国——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我们会回美国去。怎么啦？”

“我有个儿子，跟你差不多年纪，工作成绩很出色。他不像我，长得高大漂亮。”

帕米拉做了个鬼脸：“一个海军人员？不成，每个港口都有一个姑娘。”

最后一晚，船长再次请客。每个女宾席上都放着白兰花，花下面是一个金白二色的粉盒。大家喝着香槟酒，最后话题转到国际政治上。人人都同意这个看法：在现在这种日子和时代，用战争来解决纠纷是愚蠢的，只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在英、法、德这样先进的国家之间更是如此。“咱们都是一家人，包括所有的北欧人在内，”塔茨伯利说，“兄弟阋于墙，最为可悲。”

船长高兴地点着头：“正是我要说的话。只要咱们能紧紧地团结起来，就不会再有战争。面对着这么强大的力量，布尔什维克绝不敢动手。除了他们，谁还要战争？”饭厅里，人们都戴着纸帽，抛掷彩色纸带。帕格注意到那四个犹太人坐在离他们不远的餐桌上，跟大家一样兴高采烈，笑容满面的德国侍者照样彬彬有礼地侍候他们。船长跟着亨利的目光望过去，他那严峻的胖脸松弛下来，咧开嘴露出高人一等的笑容。“您瞧见了吧，中校，他们在‘不来梅’号上像其他人一样受欢迎，受同样的招待。在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完全是异想天开。”他转向塔茨伯利，“咱们说句知心话，你们记者对于事情的恶化是不是该负点儿责任？”

“嗯，船长，”塔茨伯利说，“记者总得找个题材，您知道。照那些不住在德国的人看来，你们政府有不少新玩意儿，其中之一就是对犹太人的政策，因此这方面的新闻经常出现。”

“塔茨伯利说的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格罗克一口喝干杯子里的酒，插嘴说，“现在一提到德国，外国人首先想到的总是犹太人。这方面的政策确实有问题，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是一件事，其他类似的事还多得很。”他转向亨利：“然而，维克多，跟元首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元首已经使德国恢复了元气，这是千真万确的。人民都有了工作，人人有饭吃、有房住，而且大家都有了精神。光是希特勒对我们年轻一代所做的贡献，就大得难以使人相信。”（船长两眼放光，使劲点着头，不住地说：“对，对！”）“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青年们干什么呢？他们上街闹事，他们变成共产党，他们吸毒、搞变态性爱，说来真是可怕。现在呢？他们都在工作、受训，或者为大家服务，没有例外。他们都很快乐！我部队里的水兵也都很快乐。你简直没法儿想象在共和国时代海军的士气有多低落——我向你提个建议吧。”他敲了下桌子。“你到斯维纳蒙台潜艇基地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舰队。你一定要来！像你这样的人，看了海军基地或者船上的水兵，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它能打开你的眼界。你来不来？”

帕格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桌上的人都期待地望着他。如果接受这样的邀请，美国政府也就有义务向驻华盛顿的德国海军武官发出同样的邀请。海军部是否愿意跟纳粹政府做这笔交易，彼此交换参观潜艇基地呢？帕格可没有这个权力做出决定，他得向华盛顿报告这个邀请，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

他说：“我很希望能去，也许我们可以做出安排。”

“答应吧，把礼节撇在一边！”格罗克说着，举起两只胳膊一挥，“这是我对你发出的私人邀请，是两个海员之间的私人交情。潜艇指挥部分到的预算少得可怜，我们的行动也就比较自由。你可以自由到

我们这里参观，我可以负责。”

“这个邀请包不包括我？”塔茨伯利说。

格罗克沉吟了一下，接着笑起来：“怎么不包括？来吧，塔茨伯利。英国人对我们了解得越深，草率地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嗯，这也许是缔造和平的一个小小的重要步骤。”船长说，“就在我的饭桌上达成协议，我觉得很荣幸，咱们都要多喝些香槟表示庆祝。”

这样，在“不来梅”号船长的饭桌上，大家一起为和平干杯。当时离午夜还有几分钟，大邮船已放慢速度，渐渐驶近灯火辉煌的纳粹德国海岸。

在明媚的阳光下，“不来梅”号像火车似的在大河两岸低低的绿色河滩中缓缓前进。帕格站在太阳甲板的栏杆边，像过去一样，在航海之后看到了陆地觉得很高兴。罗达却是老毛病发作，在下面舱房里大发雷霆。每逢他们俩一起旅行，罗达总得受收拾行李之苦。帕格收拾他自己的东西倒是一个老手，可是罗达说，他放的东西她永远找不到。

“哦，不错，这个国家的景致很美丽。”塔茨伯利溜达过来，开始谈论景色，“你将会在不来梅港和柏林之间看到许多美丽的德国北方小城，建筑式样都很像英国都铎式。事实上，英、德两国有很深的关系和许多相似之处。你当然知道，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我们王室有很长时间只讲德语。然而总的说来，德国人对我们来说比因纽特人还要陌生。”他哈哈一阵大笑，用一只胖手朝岸上一扫，接下去说：“一点儿不错，亨利，德国人坐在欧洲中心。这些使我们大伤脑筋的表兄弟，他们咝咝地响，呜呜地叫，有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向四面八方溢出来。他们从这些可爱的小镇、这些童话里的仙境、这些干净漂亮的城市里拥出来——等你看到科隆、纽伦堡、慕尼黑甚至柏林和汉堡以后，你就懂得我的意思了。我刚才说，他们从那些地方像

气泡似的冒出来。这些彬彬有礼的、蓝眼睛的音乐爱好者，一下子都成了嗜血的刽子手，实在有点儿叫人毛骨悚然。现在呢，出现了一个希特勒，又让他们沸腾起来了。你们美国人也许得出一把更大的力，比上一次出的力要大得多。你知道，我们已经被他们弄得精疲力竭了，我们和法国人。”

亨利注意到塔茨伯利每次谈话，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话题总要落到美国跟德国打仗上。

“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塔茨伯利。我们得对付日本人。他们正在宰割中国；他们又有第一流的战舰，而且每月都在扩建。要是他们把太平洋变成了日本内湖，继续干他们在亚洲大陆干的那一套，那么不出五十年，整个世界都要属于他们了。”

塔茨伯利从笑容可掬的嘴角吐出舌头，说道：“黄祸。”

“这是事实和数字的问题，”亨利说，“欧洲一共有多少人口？一两亿？日本现在快要统治十亿人口了。他们跟德国人一样勤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从纸糊的房子里出来，穿着绸制的和服，却在一二十年内打败了俄国。他们才叫可怕！跟我们在亚洲面临的局势相比，希特勒干的这套玩意儿在我看来就好像小猫小狗在后院里打架。”

塔茨伯利盯着他，不自然地点了点头：“可能你把德国人估计过低了。”

“也许你把他们估计过高了。他们占领莱茵河流域的时候，你们和法国人干吗不干涉呢？他们违反了条约。你们本来可以在那时候动手，把希特勒绞死，可以像冲进女学生宿舍那样不费吹灰之力。”

“啊，这是事后的聪明。”塔茨伯利说，“别要求我为我们的政客辩护，那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头脑。我在一九三六年说的、写的，完全跟你现在说的一样。在慕尼黑，我差点儿自杀。我把整个情况都详细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有一连串坚硬的碉堡，一直插进德

国的心脏；有五十个第一流的师，准备大显身手。它还是世界第二大兵工厂。苏联，甚至法国，最后都准备起来作战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六个月之前！但是一个英国人，一个英国人，从欧洲爬到希特勒跟前，把捷克送给了他！”塔茨伯利机械地笑着，抽了口被微风吹成锯齿形的香烟：“我不知道，也许民主制度不适应这个工业化时代。如果要它存在下去，我认为非美国人出场不可。”

“为什么？为什么你老要这样说？从表面看，你们和法国人仍比德国人占更大优势。你难道看不出来？人力、火力、钢、油、煤、工业设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这样。他们的空军暂时领先，可是他们背后有苏联的威胁。当然不像去年或者两年前那样容易，不过你们仍有获胜的希望。”

“啊，他们的领导力量强。”

一只结实的手拍了下亨利的肩膀，一个带着讽刺口气的声音说了声“希特勒万岁！”欧斯特·格罗克穿着一身又旧又皱的海军制服站在那里，立得笔直，脸上的神情很严肃。“嗯，先生们，咱们就要再见了。维克多，我要是在混乱中不能再见到你，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呢？大使馆吗？”

“当然啦，海军武官办公室。”

“啊！”塔茨伯利说，“咱们要到斯维纳蒙台去进行一次小小的旅行，你居然没有忘记，真叫人高兴！”

“我尽可能请你一起去。”格罗克冷冷地说。他跟他们两个握了手，鞠了一躬，咔嚓一声并拢脚后跟，就离开了。

“去跟帕米拉告别一下吧，”塔茨伯利说，“她在底下整理行李。”

“我这就去。”帕格跟那位通讯记者一起走下甲板，后者拄着根拐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我很想把她介绍给我的一个儿子。”

“哦，你真这样想？”塔茨伯利透过厚厚的眼镜恶作剧似的瞟了他一眼，“我警告你，她可不好对付呢！”

“是吗？怎么？我从来没见过比她更温柔、更讨人喜欢的姑娘了。”

“那是平静的水面，”塔茨伯利说，“我警告你。”

---

(1) 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著名壁画家。

(2) 查理·卓别林（1889—1977），英国著名电影演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曾主演讽刺希特勒的影片《大独裁者》。

(3) 韬基在英文里有“碎嘴子”的意思。

(4) 庚斯博罗（1727—1788），英国著名肖像画家。

(5) 罗姆尼（1734—1802），英国著名肖像画家。

(6) 帕米拉的昵称。

(7) 普鲁塔克（46—120），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

(8) 纽约市的一条小街，以出租小客栈闻名。

(9) 兴登堡（1847—1934），当时的德国总统。

(10)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

第四章

亨利夫妇刚到柏林，就受到希特勒接见。使馆人员对他们说，这是难得的好运气。总理接见的范围扩大到武官一级，是很罕见的事。元首为了使战争议论渐渐平息下去，这一时期不在柏林，现在由于保加利亚首相来访，才回到柏林。

亨利中校的公事堆积如山，他只是在公余之暇学习一下关于纳粹接见的礼仪。罗达则为了衣服和头发足足忙了两天，抱怨说艾德隆旅馆里的低能理发师把她的头发弄得一团糟，以后再也理不好了。可是照帕格看来，她头发的样子跟过去并没有什么差别。她认为自己带来的衣服没有一件适合于春天午后正式接见时穿，怎么没有人事先通知她一声呢？在接见前三个小时，罗达还乘着使馆的汽车从柏林的一家时装店赶到另一家。最后，她穿了一件金纽扣的粉红色绸衣和一件金网线衬衫闯进他们的旅馆房间。“你看怎么样？”她嚷道，“萨丽·福莱斯特说希特勒喜欢粉红色。”

“好极啦！”其实她丈夫认为这套衣服可怕极了，罗达穿着肯定显大，可是已经没有讲实话的时间了。“天哪，你在哪儿找到的？”

旅馆外面，在微风拂拂的街上，到处挂着用近乎透明的粗棉布做成的长方形红旗，红旗中央的白圆圈里有个黑色卐字；每面卐字旗旁边都有一面花哨的保加利亚国旗。在总理府的路口悬挂着更多的旗帜，像是一条汹涌的红色旗河，中间穿插着数十个模仿古罗马军团团徽的纳粹国徽——在长长的旗杆顶端，一只图案形金鹰栖在绕着花环的卐字上——底下模仿罗马SPQR[1]款式印着NSDAP五个字母。

“NSDAP代表什么？”罗达从使馆汽车的车窗里望着外面林立的金色旗杆问。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帕格说。

“这就是纳粹的正式名称？多好玩儿。你一念全名，听起来好像共产党。”

帕格说：“一点儿不错，希特勒就是靠极‘左’的纲领起家的。”

“是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是竭力反对这类玩意儿的呢。嗯，这真叫人伤脑筋。我说的是欧洲的政治。可我也觉得这玩意儿挺让人兴奋。相形之下，华盛顿就显得太平淡无奇了，对不对？”

维克多·亨利第一次走进希特勒的新总理府，不知怎么竟会联想起纽约的无线电城音乐厅。奢侈的地毯，排成长队等候着的人，高高的天花板，一大块一大块亮晶晶的大理石，大而无当的空间，给客人引路的身穿华丽制服的人——这一切都给人一种虚假、庸俗而勉强地追求排场的印象。但奇怪的是，这不是一家电影院，而是一个大国政府的府邸。一个穿蓝制服的军官记下他的名字，慢慢移动着的队伍把这对夫妇送往大厅远处的元首身边。党卫军像合唱队的队员那样整齐划一，穿一式的银黑二色制服和黑皮靴，个个都是宽肩膀、金黄色鬈发、雪白的牙齿、紫铜色的皮肤、蓝蓝的眼睛。他们有的满脸堆着谨慎的笑容引导客人；有的沿墙站着，死板板的，脸上毫无表情。

希特勒的个子并不比亨利高。他是一个矮小的人，头发像囚犯一样剪得很短，一边哈腰鞠躬，一边跟人握手。他的脑袋老是歪向一边，前面的头发耷拉在前额上。这是亨利头一眼看见站在那个魁伟的、挂满勋章的保加利亚首相身旁的希特勒时一瞬间的印象。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的印象改变了。希特勒能露出讨人喜欢的微笑。他那向下弯曲的嘴僵硬而紧张，他的眼神严厉而富于自信，但是在他微笑的时候，这种妄自尊大的神气消失了。他整个脸焕发起来，显得很富于幽默感，还流露出一种奇特的、几乎带着孩子气的腼腆。有时他握住客人的手谈话，遇到什么事使他特别高兴，他就会哈哈笑起来，同时用他的右膝做一个奇怪而突然的动作：他提起膝盖，朝内微微抖动一下。

他接见亨利夫妇前面的一对美国夫妇时态度随便，脸上没露出笑容，握手时他的游移不定的目光还往别处流连了一会儿，才重新落到他们身上。

一个司仪官，穿着一身镶金的天蓝色外交人员制服，用德语扬声说：

“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的海军武官，维克多·亨利中校！”

元首的手干瘪而粗糙，仿佛还有点儿肿。他打量着亨利的脸，手握得很紧。从这么近的地方看，他那深凹下去的眼睛呈灰蓝色，有点儿肿，也有点儿水汪汪的。希特勒看上去很疲倦，他脸色发青，前额上、鼻子上、颧骨上有太阳晒的一道道黑色，似乎有人说服了他，让他每天离开贝希特斯加登的办公桌到外面待了几个小时。面对着这张世界闻名的脸，瞧着耷拉下来的头发、尖尖的鼻子、狂热者的冷漠的眼睛和一小撮小胡子，亨利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奇特的感觉。

希特勒说：“Willkommen in Deutschland.[(2)]”说完就松了手。

希特勒居然会注意到他新近才来到德国，帕格十分吃惊，他结结巴巴地说：“Danke，Herr Reichskanzler.[(3)]”

“亨利太太！”

罗达两眼亮闪闪的，跟希特勒握手。他用德语说：“我希望您在柏林觉得舒服。”他的声音很低，有点儿平易近人。亨利听了又觉得很吃惊，他只听见过希特勒在电台上或者新闻纪录片上沙嗄地大声叫嚷。

“嗯，总理先生，说实话，我刚开始找房子呢。”罗达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时想不到应该说句客套话，继续往前走。

“您不会有困难的。”希特勒听她德语讲得很好，眼里马上放出温柔的光芒。显然他认为罗达长得很漂亮，他握住她的手不放，脸上露出笑意。

“只是柏林漂亮的住宅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找哪儿住好。这是问题所在。”

希特勒觉得很高兴或者很有趣。他笑出声来，朝内抖动一下膝盖，扭过头去跟他背后的一个副官不知说了什么，那副官鞠了一躬。希特勒又向后面的客人伸出手去。亨利夫妇继续向前移动，向保加利亚首相走去。

接见的时间并不长。陆军武官福莱斯特上校身材很胖，是陆军里的空军军官，来自美国爱达荷州，到德国已有两年。他把亨利夫妇介绍给外国的武官们和纳粹领袖们，包括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这两人的形象跟新闻片里一模一样，只是小了一些。他们两个跟人握手很快，完全是敷衍，这就使亨利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多么渺小的人物；而希特勒就不是这样。亨利一直在注意希特勒。元首穿了一条黑裤，一件双排纽扣的棕色外衣，一只胳膊上有一个鹰徽，左胸上有一个小小的铁十字勋章。如果以美国的时装式样衡量，这套衣服似乎嫌大，这就使这个德国领袖看上去好像穿了一套从旧货店里买来的不合身的衣服似的。希特勒不时显出不安、疲乏、腻烦的样子，要不然又一下子变得讨人喜欢，富于魅力。他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他不时挪动两只脚，把头扭来扭去，或是两只手紧握在胸前，或是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或是用两只手做手势，心不在焉地跟大多数人谈话，一本正经地跟少数人谈话，经常抖动膝盖。有一次，亨利看见他从一只盘子里拿了一些裹糖衣的小饼干吃：他一边跟一个挂满勋章的客人谈话，一边贪婪地拿饼干往嘴里塞。过不多久，他离开了，参加接见的人也开始逐渐散去。

外面下着小雨，挂得密密麻麻的红旗都耷拉下来。雨水从岗哨的钢盔上顺着他们的脸颊往下淌，但这些岗哨都站得笔直，毫不注意脸上的雨水。美国大使馆的女客们都挤在入口处，帕格、福莱斯特上校和代办出去叫大使馆的汽车。代办个儿很高，蓄着八字胡子，聪明、苍白的脸上满是皱纹，带着一脸厌倦的神色。目前由他主持大使馆的工作。“水

晶夜”事件之后，罗斯福总统召回了美国大使，一直没有放他回去。大使馆里人人都反对这个政策，这使美国和德国官方的某些联系中断，给使馆的工作制造了麻烦，包括帮犹太人说话的工作。使馆里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这是总统向纽约犹太人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但在德国不仅不起作用，而且显得可笑。

代办对亨利说：“嗯，你觉得元首这个人怎样？”

“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知道我刚到。”

“真的吗？嗯，你现在亲眼看到德国人的工作效率了。有人做了调查，向他汇报。”

“可他记得住，接见的队伍那么长。”

代办微微一笑：“政治家的脑子。”

福莱斯特上校擦了擦他的大而扁的鼻子，那是几年前飞机出事撞坏的。他对代办说：“元首跟亨利太太讲了好些话。帕格，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没什么，谈了一两句关于找房子的事。”

“你有个美丽的妻子。”代办说，“希特勒喜欢漂亮女人。她穿的那套衣服也很惹人注意。他们说希特勒喜欢粉红色。”

两天以后，亨利在使馆阅读早晨送到的信件，他的办公室跟他过去在作战计划处的工作室没有什么不同——很小，到处是钢制的文件夹，堆满了技术书和报告。这间办公室有一扇窗，望出去可以看见希特勒的总理府。亨利每天早晨到办公室，一眼望见窗外的总理府，他的心弦总要微微震动一下。他的文书从前面小小的文书室里打电话给他。那间文书室和所有的文书室一样，弥漫着油墨、香烟和煮过头的咖啡的气味。

“亨利太太，先生。”

平常这个时候罗达还没起身。她没好气地说，有一个名叫诺德勒的

掮客，专门承租有成套家具设备的住宅，送了一张名片到他们旅馆房间里。名片上写着：有人通知他说他们正在寻找房屋。那人这会儿在休息室等候答复。

“嗯，那有什么不好？”亨利说，“去瞧瞧他的房子吧。”

“我觉得挺奇怪，你看可能是希特勒打发他来的吗？”

帕格笑了一声：“也许是他的副官打发他来的。”

罗达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又来了电话，他刚吃完午饭回来。“唔，”他打了个哈欠，“怎么样？”他还不是很习惯外交家的吃饭方式，慢慢地呷着烈酒，时间既长，菜肴又丰富，他总是吃得大饱。

“房子漂亮极了，在绿林区，就在湖旁边，甚至还有一个网球场！价钱便宜得简直可笑，还不到一百美元一个月。你能马上来瞧一下吗？”

帕格去了。那是一所灰色的石头房子，屋顶上铺着红瓦，构造得十分坚固。房子坐落在一丛高大的老树中间，前面有一块平坦的草地，往下倾斜到水边。网球场在屋后，在一个正式花园旁边。花园里有一个大理石水池，养着肥大的红鱼。水池周围的花床上盛开着花朵。屋子里有东方地毯，配着金框的大幅古画，一张胡桃木餐桌和十六把配有蓝色绸椅垫的软椅；还有一个长长的客厅，里面布满了雅致的法国家具。楼上有五间卧室和三个大理石浴室。

那掮客年约三十，胖墩墩的，一头棕色的直头发，戴着无边眼镜，一副讲究实际的神气，看上去很像美国做地产生意的掮客。后来他说，他的确有一个哥哥在芝加哥当房地产经纪人，他曾在哥哥办公室里工作过。帕格问他租金为什么这么低。掮客用流利的英语笑嘻嘻地解释说，房产主罗森泰尔先生是一个犹太工厂主。根据管理犹太人的一个新条例，这所房子必须腾出来，因此他急需找一个房客。

“这个新条例是什么内容？”亨利问。

“我也不太清楚，是限制他们房地产所有权的。”诺德勒讲话的口气云淡风轻，仿佛他正在谈论芝加哥划分区域的条例。

“您要将这所房子租给我们，收多少租金，房产主是不是都知道？”帕格问。

“当然知道。”

“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他见面？”

“你说什么时候都成。”

第二天，帕格利用午饭时间约了房产主见面。那掮客在住宅门口给他们做了介绍，就走开了，自顾自地坐到他的汽车里。罗森泰尔头发花白，挺着个大肚子，穿一身用英国式样剪裁得极合身的黑色西服，一副上流人的气派。他把亨利请到屋里。

“这所房子很漂亮。”亨利用德语说。

罗森泰尔带着恋恋不舍的神气环视了一下，朝一把椅子做了个手势，自己也坐了下来。“谢谢您。我们很喜欢这所房子，为它花了不少功夫和金钱。”

“亨利太太和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把这地方租下来。”

“为什么？”犹太人显出吃惊的样子，“你们是理想的房客，要是你们嫌租金太贵——”

“老天爷，一点儿不贵！房租已经低得叫人难以相信了。可是，您真收得到钱吗？”

“当然收得到，要不谁来收呢？这是我的房子。”罗森泰尔说得很坚决、很自豪，“除去掮客的佣金和按规定缴纳的税钱，每一分钱我都能收到。”

帕格用大拇指朝大门口一指：“诺德勒告诉我说，某种新条例迫使

您出租这所房屋。”

“这影响不到像您这样的房客，我可以向您保证。您愿意不愿意订一份两年的合同？我很愿意。”

“可是那个条例是什么内容？”

虽然他们单独待在一间空房里，罗森泰尔还是扭过头去左右望了望，然后压低声音说：“嗯——这是一个紧急法令，您要知道。我肯定它最后是会取消的。事实上，有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已经向我做了保证。但在这段时间内，这个产业很可能被托管，可以不经我同意随时出售。可是，假如有一个享有外交豁免权的房客借住，这地方就不会被托管了。”罗森泰尔微微一笑：“因此租金比较便宜，中校先生！您瞧，我什么也不瞒您。”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干吗不把这些东西卖掉离开德国呢？”

犹太人眨巴了一下眼睛，他脸上仍保持着愉快和高贵的神情。“我的家族在这儿立业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我们提炼白糖。我的孩子们都在英国上学，可我妻子和我在柏林觉得相当舒服，我们都是在柏林长大的。”他叹了口气，环顾一下他们坐着的图书室（房间镶嵌着花梨木护墙板，十分舒适），继续说道：“目前的情况比起一九三八年来要好一些，那时候真是糟糕透了。要是不发生战争，情况准会很快好转。有几个高级官员郑重地跟我谈过，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罗森泰尔迟疑了一下，又加了一句：“元首对国家做了不少贡献，否认这一点是愚蠢的。我经历过其他困难时期。一九一四年，我在比利时受过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一个肺。谁的一生都少不了受磨难。”他把两手一摊，优雅地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维克多·亨利说：“嗯，亨利太太很喜欢这所房子，可我不愿意乘人之危。”

“您做的恰恰相反，您现在应该明白了。两年？”

“先订一年怎样，到时候再续订？”

罗森泰尔马上站起来，伸出一只手。亨利也站起来，跟他握了手。“咱们本来应该喝一杯庆祝一下的，”罗森泰尔说，“可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把酒柜都搬空了。在一所空房子里，酒是搁不住的。”

头一天晚上，亨利夫妇睡在罗森泰尔家又大又软的床上，觉得有点儿异样。可是几天以后他们就习惯了，忙着布置一种新的生活。通过掮客的介绍，他们从一个职业介绍所里雇到一个女仆、一个厨师和一个男仆兼司机。他们都是头一流的用人，可是在亨利看来，他们都是安插进来的特务。他检查了屋内的电线，看看有没有窃听器，但他不熟悉德国的设备和线路，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尽管这样，他和罗达谈论一些担风险的事情时还是到草地上去散步。

转眼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在新歌剧首演式上又看见一次希特勒，这次距离比较远。希特勒在一个漆成深红色、衬着锦缎的包厢里，他身上的白领带和燕尾服仍旧嫌大，那派头真有点儿像查理·卓别林扮演的衣冠楚楚的流氓，尽管他神情严肃，用一种僵硬的姿势频频行礼，而一些美丽的妇女和要人模样的男子都拼命向他鼓掌欢呼，个个都抻长了脖子尊敬地瞪着他。

大使馆为亨利夫妇举办了两次欢迎会，一次在代办家里，另一次在福莱斯特上校的住宅里。他们在两次酒会上结识了不少外国外交官和德国要人：实业界、艺术界、政界和军界的重要人物。罗达在社交上大显身手。经过总理接见前那场虚惊之后，她给自己添置了大量华贵的衣服。她穿了新装更是艳丽动人。她的德语越说越好。她喜欢柏林和柏林的人民。德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就对她特别亲切，虽然使馆里也有人憎恨纳粹制度，看见她对纳粹分子那么亲切，不免觉得吃惊。在这些酒会上，帕格看上去真有点儿像一只熊，默默地站着，除非先有人跟他说话，他才搭腔。可是罗达的成功把他的缺点遮掩过去了。

罗达不是没看到纳粹丑恶的一面。她去了一次动物园，以后再也不肯去了。她承认柏林动物园要比美国的任何一个公园都整洁、美丽和富于魅力，但是长椅上钉着的“Juden Verboten”[4]的牌子叫人作呕。她要是在餐馆门口看到类似的牌子，就马上退缩，宁肯到别家去。帕格把他跟罗森泰尔会面的经过告诉了她以后，她立刻患起严重的忧郁症来：她要放弃这所住宅，甚至谈到要离开德国。“嘿，想一想！把这所美丽的住宅廉价出租，只是为了防止人们背着他卖掉——毫无疑问是卖给有权势的纳粹，这帮人都等着廉价收购呢。多可怕啊！”但最后她还是同意租下这所住宅——他们总得找地方住，而这所住宅实在太理想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她的反应也逐渐冷淡，发现这类事情在柏林已经司空见惯，一点儿也不足为奇了。有一次，憎厌纳粹的萨丽·福莱斯特邀请她到一家餐馆里共进午餐，尽管餐馆外面的橱窗上挂着“不招待犹太人”的牌子，但她觉得拒绝进去是愚蠢的。不久，她连想也不想，就到这类馆子里吃饭了。很快，动物园成了她星期天散步最爱去的场所。但她坚决认为，排犹主义是这块可爱的、令人兴奋的国土上的一个污点。她向一些纳粹要人说出她的这种看法，他们有的显得很僵，有的宽容地假笑一声，也有少数人暗示说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美国住了六代啦。”她会这样说，“在虐待犹太人这个问题上，我永远没法儿跟你们有一致的看法。实在太可怕啦！”

对于美国妇女那种独立不羁、直话直说的作风和她们丈夫那种听之任之的做法，大多数德国人似乎都能谅解，他们把它看作民族的特点。

维克多·亨利避开了犹太话题。纳粹德国的生活是一种过于巨大、一时难以消化的新生活。大多数外国人对纳粹的态度不是竭力反对，便是竭力赞成。外国记者们正如基普·托莱佛所说的那样，都一致痛恨纳粹。大使馆内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希特勒是一七七六年[5]以后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他不取得世界霸权决不会罢休，有朝一日他有了足够

的力量，就会向美国发动进攻。另有一些人把他看成救星，认为他是欧洲唯一的反共堡垒。他们说，那些民主国家已经证明无力对付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发展，希特勒用更猛烈的火力来对付极权主义的火力。

但上述两种论断都缺乏可靠的根据。每逢维克多·亨利向他的那些新相识逼取事实时，他得到的只是激烈的言辞和手势。一捆捆的分析材料和报告里倒有不少统计数字，但它们极大部分都来源于猜测、宣传和花钱买来的可疑的情报。他试图研究德国历史，看书一直看到深夜，结果发现这个历史可以上溯一千年，深不可测。他在这里面找不到解答一九三九年问题的方法和钥匙。光是弄清楚纳粹来自什么地方和希特勒怎么会受德国人拥护这个秘密，他就觉得无能为力，跟他谈话的那些人也个个觉得无能为力。甚至问起德国排犹主义这个似乎不值得一问的问题时，也会得到十几种不同的解释，主要看你在十几个外交人员中问哪一个。亨利中校最后得出结论：如果急于把这些重大问题全都弄个水落石出，只会白费他的时间和精力。军事潜力是他所熟悉的本行，它是希特勒第三帝国中狭窄的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一面。纳粹德国是不是真像经常在街上示威的部队和在咖啡馆里聚会的军人所显示的那样强大？还是仅仅是装个样儿，实际上却像高挂着的卐字旗上的透明红纱布那样脆弱？维克多·亨利决定不让自己有先入之见，要亲自掌握各种真实材料，因此他立刻埋头工作，深入研究这个难题。

在这期间，罗达开始欢乐地适应外交官生活。她对大使馆的人员和柏林的风俗习惯都逐渐熟悉起来，她举办的宴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她设了一个盛大宴会招待格罗克，出席宴会的有代办、一个法国电影演员、柏林交响乐团的指挥以及一个严肃、魁伟的德国将军，名叫阿尔明·冯·隆，长了一个很特别的鹰钩鼻，一举一动都非常死板。罗达跟这些人都不太熟。举例说，冯·隆将军是她在福莱斯特上校家里遇见的。有人告诉她说，他在德国武装部队里地位很高，也很有才能，于是她跟他接近。她有一见面就讨人喜欢的天赋。她总是显得那么雍容华贵，可以毫不费力地给人以好感或性感；她使人感到，跟她进一步交朋友是会很

愉快的。人们都乐于接受她的邀请。

来宾的身份都高于格罗克夫妇。他们有点儿眼花缭乱，有点儿得意，而隆将军的出席也有点儿使他们心慌意乱。格罗克有一次悄悄地跟维克多·亨利说，隆是最高统帅部的真正智囊。于是帕格上去跟隆攀谈，故意把话题引到战争上。他发现隆的英语讲得极好，但关于战争，他只冷冰冰地谈了些一般情况，使这位武官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虽说从他谈的话里得不到一点点向上汇报的材料。

在宴会结束之前，格罗克喝得醉醺醺的，把维克多·亨利拉到一旁，告诉他说斯维纳蒙台潜艇基地的上校在制造一些愚蠢的困难，不过他会把这次参观安排好的。“我还要请你的英国朋友一起去，他妈的。我说过要请你们，我说的话是算数的。这群岸上的杂种活着就是为了制造麻烦。”

亨利夫妇只接到一封梅德琳写来的没精打采的信，是她抵达纽波特度暑假时寄来的。华伦跟往常一样，从不写信。七月初，拜伦写给他父亲的信终于辗转寄到了：

亲爱的爸爸：

来信收到，我看了大吃一惊。我揣摩是我给了您关于娜塔丽·杰斯特罗这个姑娘的错误印象。跟她一起工作很有趣，但她年纪比我大，是拉德克利夫学院三年级的高才生。她最好的男朋友是一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优等生。我不是那种材料。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感谢您给我的忠告。她的确是非常理想的良友，跟她谈话使我得益不少。您知道了一定会高兴。

杰斯特罗博士让我研究君士坦丁大帝的战争史。虽然我接受这个工作主要是为了挣钱，但我喜欢这工作。当时世界大势正从异教邪说转向有利于基督教，所以这段历史确实很值得研究，爸爸。它

同我们今天的现实颇有雷同之处。我想您一定会喜欢杰斯特罗博士的这本新书。他只是一个学者，分不清一艘鱼雷艇和一辆中型坦克之间的区别，但他有本事抓住古战场的特点加以描绘，使人人都能理解，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锡耶纳马上要挤满游客了，他们都是来观看一年一度的混账赛马的。市镇的广场上到处有马疾驰，他们都说经常发生惨剧。华伦将会成为出色的飞行员。嗯，我觉得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问大家好。

拜伦

---

(1) 拉丁文“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缩写。

(2) 德语：欢迎到德国来。

(3) 德语：谢谢，总理先生。

(4) 德语：犹太人不准坐。

(5) 美国宣布独立的那一年。

第五章

从十四世纪起——拜伦听说——除赛马外，锡耶纳不曾发生过什么大事。锡耶纳在中古时期是一个富饶的都市国家[1]，在军事上是佛罗伦萨的对手。一三四八年，锡耶纳曾因黑死病而被隔离。从那以后，它像被符咒镇住似的，凝固成目前这个样子。偶尔有少数几个艺术爱好者到此一游，来欣赏十四世纪的绘画和建筑。广大世界的人们每年两次纷纷赶到锡耶纳来看狂热的赛马，其他时候就听任这座宛如出自一幅古老壁毯的偏僻小城在托斯卡纳的阳光下凋敝。

埃伦·杰斯特罗在锡耶纳近郊住了九年，却一次也没看过赛马。拜伦问他为什么不去，杰斯特罗就侃侃谈起罗马帝国时期那些惨无人道的公众比赛——它们是中古时期这些滑稽比赛的先驱。他说，赛马像远古时期的一头恐龙那样偶然在群山环绕的锡耶纳保留下来。“有些中古城市用驴子或水牛竞赛，”他说，“在教皇统治下的罗马，他们用犹太人竞赛。我不去，倒不是怕万一有马摔断了腿，他们会逼着我代替它去竞赛，我只是不感兴趣。”另外，他的那位大主教朋友老早就对他说过，上年纪的人怕被挤坏或者遭践踏，总是避开赛马。

可是现在有那篇文章要写，杰斯特罗弄到看两场赛马的票，派拜伦和娜塔丽进城去做研究工作，自己则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

他们首先打听到，这是锡耶纳城内一些地区或教区之间进行的比赛。每区只包括几方块古老的房子。整个锡耶纳的面积总共只有两平方英里半，人口大约三万。然而，这些小小市区——共十七个，每年由其中十个进行比赛——却以很难想象的认真态度对待它们本身、它们的边界、它们的忠诚、它们的旗帜和它们的区徽。它们各有奇特的称号，如Oca、Bruco、Torre、Tartuca、Nicchio（即：鹅、毛毛虫、塔、乌龟、贝壳）。每一市区各有自己的旗子、区歌、教堂，甚至还有一座类似区

府大厅的建筑。

拜伦和娜塔丽穿过崎岖陡峭的街巷，转悠了好几天。偶尔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噗噗噗地喷着气开过，他们俩为了保住性命，就得把身子紧贴红棕色的高墙——锡耶纳没有人行道，而那昏昏欲睡、杳无人迹的街道比公共汽车也宽不出多少。他们俩手持地图，挨着个儿踏访每个小市区，探索赛马的背景。他们追溯过去几百年来这些市区如何结盟和结仇。豹区与长颈鹿区友好，乌龟区对蜗牛区深恶痛绝，诸如此类。它们之间的恩怨纠缠不清、难解难分，而且至今仍是如此。

他们还了解到世界闻名的赛马本身只是一个可笑的骗局，而且人人都心中有数。市区根本没有马，每次比赛前几天，这些马才由附近乡村拉进城。于是，参加比赛的市区就为马抽签。同样一批神经麻木、有持久力的老爷马，年复一年地拉回来，按照抽签的结果，从一个市区转到另一个市区。

那么比赛是怎么搞法呢？对骑师行贿，用药物刺激马，偷偷为跑得最快的马布下障碍或者把骑师弄伤——只有用这些办法才能使这场赛马带点儿暧昧的比赛意味。因此，最大、最富的市区往往取胜。然而，比赛的结果也难以预料，因为一个小而穷的市区也可能情急智生，另出花样。它可能挥霍巨资进行贿赂，保证向未来的盟友效忠，发誓参加未来的某些阴谋，其目的仅仅是夺取锦旗，以装点它区府大厅的门面。而赛马本身就是这么回事：争夺一面绘有圣母像的旗帜。像中古时期的一切竞技一样，这种赛马也是在圣日[(2)]举行，以表示对圣母的崇敬，因此锦标上得以绘上圣母像。有几十面这种褪了色的锦旗悬在各市区的区府大厅里。

过了一阵，连杰斯特罗也对此感兴趣了，但带点儿讽刺意味。他说，诡诈显然是这种比赛的灵魂。古老欧洲的钩心斗角，行贿和贿上加贿，欺骗和骗上加骗，对旧日盟友的突然反目，临时与多年宿敌暗中勾结，种种诡计和尔虞我诈——这一切都以赛马为归宿，那时候一切鬼蜮

伎俩都在落日的余晖下表现出来。

“嘿，这篇文章会自己写出来的！”一天午饭时，他喜气洋洋地说，“不管怎样，这些锡耶纳人已经为欧洲的民族主义做出一个奇特的、小小的榜样。大主教告诉我说，豹区的一个女人要是嫁给毛毛虫区或者塔区的一个男人，生娃娃的时候，她一定得回到豹区街上的一幢房子里，以便确保她的娃娃属于豹区。爱国主义！自然，关键在于每年夏天这场疯狂的发作。这套过了时的哑剧，什么蜗牛、长颈鹿，等等，本来几百年前就该绝迹了，只不过由于赛马这个可喜的、丰富多彩的激动场面，以及比赛中种种背信弃义和恣意动武，它才延续至今。赛马就是战争。”

“先生，您真该进城去看看，”拜伦说，“他们正在铺设跑道哪。足有几百卡车这种朱红色的土，铺遍了堪布广场。”

“不错，”娜塔丽说，“他们装饰街道的那种方式真是惊人。到处都看到挥旗的人在那里演习——”

“我打算专为看赛马抽出两个工作日来，那就足够了。”杰斯特罗严峻地说。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拜伦说，“这玩意儿是彻头彻尾的瞎胡闹。”

娜塔丽用惊异、亢奋的眼光望着他，拿手帕轻拭着她那汗湿的前额。这天举行头一场赛马，他们站在大主教府邸的阳台上看列队游行。教堂正面的巨大阴影略微遮住阳台的一端。杰斯特罗戴着他那顶黄色的巴拿马大草帽，身穿一套白衣服，正和大主教站在那里攀谈。拜伦和娜塔丽在炎日下挤在阳台另一端那些享受特殊待遇的看客当中。尽管这个姑娘穿的是一件无袖的淡红色亚麻衫，她还是不住地淌汗，而穿了一件蓝条纹府绸上衣、系着绸领带的拜伦，自然感到更不舒服。

阳台下面，毛毛虫区的游行人群穿黄绿二色服装——袖子和宽短裤

鼓胀起来，长筒袜五颜六色，帽子上插了翎毛——正从人山人海的教堂广场往外走，边走边朝着向他们欢呼鼓掌的人群挥动着一面面的大旗。同时，红黑二色的猫头鹰区的队伍正进入广场，用旗子耍出同样的绝技：把旗子缠成旋涡，一对旗子连同旗杆一起掷到半空，并且交叉起来，挥旗的人相互跳过对方的旗杆，还使旗子保持流动。

“瞎胡闹？”娜塔丽说，“我正觉得有点儿神奇呢。”

“神奇什么？他们反复干着同一套把戏。咱们在这儿已经待了好几个钟头了，豪猪区、鹰区、长颈鹿区和森林区还没来炫耀它们的旗子呢，太阳都快把我烤熟啦！”

“啊，拜伦，你要明白，神奇的是这流动的彩色和这些年轻人的脸。说实在的，这些人穿中古时期的服装要比穿日常的衣服自然得多，对不对？瞧他们笔直的长鼻子，眼眶很深、神气忧郁的大眼睛！说不定他们确实是埃特鲁里亚人[3]的后代，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

“花了半年工夫，”拜伦说，“独角兽区、豪猪区和长颈鹿区还特地盖了楼房和教堂，做了成千上万件的服装，整整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干，专搞这套礼仪，排成大队这里走走那里走走，一路上吹吹打打，然后试跑，这一切都只为了让一些衰老不堪的老爷马举行一场营私舞弊的比赛！而且居然还是为了圣母！”

“啊，美极了！”娜塔丽嚷道。猫头鹰区的两面旗子这时在半空交叉成拱形，挥旗的人在观众的喝彩下把旗子擎住，然后旋转出红黑色的精美图案。

拜伦揩了揩脸，接着说：“今天我在鹅区的教堂里，他们把马拉到里边去了，一直拉到圣坛跟前去接受祝福。我本来不相信书上的说法，可是我亲眼看到了。神父把十字架放到马鼻子上替它祝福。马比人还懂事，并不乱动。可是这样一来，我揣摩自己可把这儿的赛马看透了。”

娜塔丽瞟了他一眼，感到好笑。“可怜的勃拉尼，意大利式的基督

教确实害得你心神不安，对不？莱斯里说着了，你只是一个新教徒。”

“难道马也属于教会？”拜伦说。

游行结束时，太阳已经落得很低了。从大教堂到堪布广场走了一小段路，杰斯特罗就越来越感到紧张。拥挤的人群沿着那条狭窄的街道摩肩接踵地移动着，个个兴高采烈，只是挤在古老宫殿的两堵红棕色石砌高墙之间赶着路，一边高声喊叫，一边指手画脚。这个小个子教授不止一次趔趔趄趄，几乎绊倒在地。他紧紧地抓住拜伦的胳膊：“你不会在意吧？我一向有点儿怕人群。别人并不是有意加害于我，可是他们似乎不大理会我。”一阵拥挤，他们在一道低矮的拱门下停了下来，然后缓慢地挤了出去。

“我的天！”当他们在赛马的土跑道上出现时，杰斯特罗说，“广场大变样儿啦！”

“他们在这上头干了好几个星期了，”拜伦说，“我告诉过您。”

锡耶纳的主要广场是意大利的名胜之一。已被人们遗忘了的中古时期的城市设计家，曾布置了这么一块令人难忘的漂亮的空旷场地。在它的边沿上形成一个半圆形的，是一片红色的宫殿，和十四世纪修建的市议厅壮丽的、几乎垂直的正面。这一切都笼罩在托斯卡纳的蓝色穹隆之下。市议厅那红石头砌成的、高三百五十多英尺的钟楼直插云霄。一年到头，这个贝壳形的巨大广场除了一些摊贩和稀稀落落的行人外，始终是空荡荡的。环绕它的那些古老建筑似乎已被遗弃或在那里沉睡。

今天，在金色的夕阳照耀下，广场上人山人海，都在木栅栏围起的圈子里拥挤着、喧哗着。在栅栏与宫墙之间，是土铺成的跑道。贴着墙是一排临时搭起的长凳形成的陡坡。广场周围每座建筑物的每个窗口都挤满了一张张的脸，宫殿用旗帜和色彩鲜艳的帏幔装点起来。长凳上坐满了人，所有的屋顶上也挤满了人，广场中间那一大块场地看起来也是满满的。可是，还有更多的人从六条窄小的街巷跨过跑道，朝这里拥

着，硬挤进来。游行队伍正在环着跑道行进，在人群不断的喝彩以及好多支铜乐队刺耳的奏鸣之下，所有各区的队伍同时旋转起旗子，把它们掷到半空，然后形成精美的图案。

拜伦把他们领到座位上，一只手依旧抓住杰斯特罗的细胳膊。“喏，大主教对咱们多优待啊！”教授说着，和大家一起在裁判席下边毛毛糙糙的细长板子上坐下。“找不到比这里看得更清楚的位置啦！”他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显然是由于摆脱了人群的拥挤而感到高兴。

“看见那些草垫子了吗？”娜塔丽快活地说，“就在那儿，下边犄角上。”

“哦，看到了。老天爷，多么奇特的勾当！”

人群的嘈杂声更大了，渐渐形成一片欢呼。一辆木制的大车，由四头长着巨大而弯曲的犄角的白色托斯卡纳牛拉着，正进入跑道。车的周围簇拥着穿华丽服装的游行者，那面奖旗在大车上一根高耸的旗杆上飘扬。“嘿，画的是圣母升天。”杰斯特罗一边说，一边用小型望远镜观察着那面色彩鲜明的狭长旗子，“画得质朴，然而一点儿也不坏。”

大车绕着广场缓缓地滚动。戴盔的警察走在后面，从跑道上把人群赶开，清道夫在扫除纸屑和垃圾。铺过土的广场上如今是密密匝匝的一片白衬衫、五颜六色的上衣和黑色的头颅，呈现出跑道的半月形和它的危险性。红色的宫殿向下倾斜，一直连到市议厅，那里一条笔直的街道把宽阔的弯路切掉一段。在这些急转弯的地方，外面的木栅栏都用厚厚的草垫子垫起来。试跑的时候，拜伦和娜塔丽还是看到有些马猛撞到草垫上，骑师就被摔得人事不省。

照在市议厅正面的夕阳，颜色越来越深，变成血色。广场的其他部分都在阴影中，钟楼上响起巨大的钟声。市议厅那边奏起长长的军乐，人群静了下来，喇叭吹起古老的赛马进行曲——一个星期以来，这曲调

一直在锡耶纳街头巷尾回响。在宫廷外边，穿了马衣准备参加比赛的马驮着穿了五彩服装的骑师在快步跑着。

娜塔丽·杰斯特罗把手指滑进拜伦的指缝里，紧紧攥着。她把那凉爽、瘦削而细嫩的脸颊往他的脸颊上贴了一下。“是瞎胡闹吗，勃拉尼？”她小声说。

这一接触使他心荡神驰，一时顾不上回答。

比赛的起点就在他们跟前，他们后边，在裁判席上面，挂在旗杆上的那面奖旗迎着从广场上吹来的凉风在微微飘扬。一套古代用木头和绳索设计的玩意儿拦着起点。把拦在绳子里的一群蹦蹦跳跳、过度亢奋的马排成队证明是办不到的事。这些晕头转向的马东蹦西跳，转身，后退，跌倒，两次起错了步，挣脱出去。最后，十匹马轰地一下挤成一堆跑开了，骑师们一边疯狂地打着马身，一边彼此打着。在这片经久不息的喧哗中，听到一声更大的喊叫：两匹马摔在头一堆草垫上了。那以后，拜伦就没再去注意比赛了。正当他望着一个摔得人事不省的骑师被人从尘土中拖走时，人群中又发出一声惊呼，说明另一起事故发生了——这回他望不到了。这群马随着棒子的挥舞，尘土飞扬，拉成五个距离乱哄哄地跑过来了。一匹没有骑师的马也奔驰着赶了上来，嘴里吐着泡沫，缰绳耷拉着。

“没人骑的马能赢吗？”杰斯特罗朝拜伦嚷道。

在他们下边一排的一个男人，长着翘起的小胡子和黄色的金鱼眼，向他们仰起一张肥胖的、长满瘊子的红脸。

“Si，si. [(4)]没人骑的马scosso[(5)]。先生，是scosso。Vira Bruco！[(6)]Scosso！”

当这群马从裁判席前跑过第二趟的时候，那匹没人骑的马清清楚楚地跑在最前头，拜伦还可以看出它身上毛毛虫区的颜色和徽记。

“Scosso！”那张长满瘊子的红脸又掉过来，朝着杰斯特罗博士快活

地嚷着，嘴里喷出大蒜和酒的浓烈气味。他还向他挥舞着两个拳头："先生，看到了吗？嗬！Bruco！毛——毛——虫，先生！"

"对，确实是这样。"杰斯特罗说，一面朝拜伦那边躲闪一下。

跑到第三圈——也是最后一圈的时候，一直没被马从背上摔下来的骑师拼命鞭打他们骑着的老爷马，想要赶到毛毛虫区那匹没人骑的马前头去。广场上的声音更大了，形成一片疯狂的嘶叫。在尘土飞扬、一阵混乱的骚动中，骑师们使劲伸直头部，用胳膊捶打着，跑过了终点。那匹没人骑的马翻动红红的眼睛，还是勉强跑在前头。

"Bruco！"那个长满瘊子的男人尖声喊着，跳得足足有两英尺高。"Scosso！ Scosso！哈哈！"他扭转身来对杰斯特罗狂笑了一下，然后用一根假想的皮下注射针扎在他自己的膀子上，使劲打气，用这样生动的手势来向他比画说，那匹马是注射过药物的。"Bravissimo！[(7)] 呼！"他沿着狭窄的走道奔到跑道上，一直冲到尘土中，消失在从座位上跳起来跨过木栅栏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跑道上立刻挤满了人，打着转，嘶喊着，挥舞着胳膊，在狂喜中蹦跳拥抱，晃着拳头，抱着脑袋，捶着胸膛。在人群中，还夹杂着插了翎毛、来回摇动的马脑袋。在裁判席前边的跑道上，十二个穿白衬衫的小伙子正在揍一个没戴盔的骑师。他跪在土道上，举着双臂在求饶，脸上淌着鲜血。

"老天爷，那是怎么回事？"杰斯特罗用发抖的声音说。

"有人没能照原来约好的那样搞鬼，"拜伦说，"或者又另外搞了鬼。"

"我想——"杰斯特罗用颤巍巍的手捋着胡子，"这就是大主教所警告咱们的那部分。也许咱们最好还是走吧——"

拜伦伸出一只胳膊拦在他胸前："现在走不得。先生，您仍旧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别动。娜塔丽，你也这样。"

一帮脖子上围了毛毛虫区黄黑色围巾的年轻小伙子从人群中闯过

来，直扑裁判席。他们踩着长凳子从杰斯特罗身边走过，领头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小伙子，前额还淌着鲜血。当这个满脸鲜血的家伙抄起旗杆的时候，拜伦把双臂伸到姑娘和杰斯特罗前面，保护他们。这一伙都在咆哮着，欢呼着，然后拿着旗子，咯噔咯噔地踩着长凳子走回去了。

“好啦，”拜伦拉住他们两个人的手，“来吧！”

激动的锡耶纳人和外地来的游客都小心翼翼地替得胜的毛毛虫区队伍让路。拜伦一只手挽着姑娘，另一只手挽着杰斯特罗，紧紧跟在这伙人后边移动。他们走出了拱形矮廊，来到这座城市的主要大街。可是这时人群转到奖旗和护送它的凯旋队伍后边，把他们卷了进去，一直朝大教堂方向的高坡上挤。

“啊，天哪，”娜塔丽说，“这下咱们躲不开了！你攥紧埃伦吧！”

“哎呀，我没料到这手。”杰斯特罗气喘吁吁地说，用那只空着的手慌慌张张地摸着帽子和眼镜，另一只紧紧攥在拜伦的手里，“拜伦，我的脚几乎沾不着地了。”

“不要紧。先生，您不要硬跟他们抢路，就随着往前走吧。前边一有岔道，就不会这么挤了。不要慌——”

骤然间，人群由于一阵惊吓而骚动起来，一下子把教授从拜伦攥着的手里冲开了。他们听到后边有蹄子踩着石板的嗒嗒声，马的疯狂般的尖声嘶叫和人们的惊呼声。拜伦和娜塔丽周围的人群为了躲开那匹冲过来的马，已四散奔逃。过来的是毛毛虫区那匹得胜的马。一个穿了绿黄二色服装、假发已经被撞歪并且就要滑将下来的健壮小伙子正在拼命勒住这匹马，可是它尥起蹶子，一只前蹄正踢在他的脸上。他淌着血倒在地下，于是马脱了缰。它连蹦带跳，尥蹶子，嘶叫着向前冲，人群赶快闪开。当拜伦把娜塔丽从后退的人群中拖到门道里时，埃伦·杰斯特罗出现在空无一人的街心，没有了眼镜，跌了一跤，刚好栽倒在马正冲过来的路上。

拜伦对娜塔丽什么也没说，就直奔街心，从杰斯特罗头上一把抓起那顶黄色大草帽，对准马的脸来回摇晃。他蹲在那里，盯着马的蹄子。这匹马疯狂地嘶叫起来，朝着一堵宫墙躲闪，打了个趔趄，脚下站不稳了，随后又找到平衡，尥起蹶子，朝着拜伦甩起前腿。拜伦又晃动草帽，机警地待在它踢不到的地方。这匹马两腿腾空蹦跳着，翻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嘴里喷着泡沫。这时，六个穿毛毛虫区服装的男人朝街心跑来，其中四个人抓住缰绳，把马拽倒，渐渐使它镇定下来。另外的人就去搀扶他们那个受了伤的同伴。

人群中跳出一些人来把杰斯特罗搀起来，娜塔丽跑到他身边。人们把拜伦围了起来，拍着他的肩膀，用意大利话向他嚷着什么。他朝杰斯特罗身边走去："先生，还给您帽子。"

"谢谢你，拜伦。我的眼镜，你没见到吧，嗯？我想大概已经碎了。嘿，我在别墅还有一副。"教授茫然地眨巴着眼睛，可是他神情还挺兴奋、挺愉快，"我的天，好一阵乱哄哄。出了什么事啦？我大概是给推倒了。我只听到有一匹马在我身边嗒嗒跑着，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他没怎么着，"娜塔丽对拜伦说，说的时候直直地凝视着他的眼睛，过去她一直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他，"多谢你。"

"杰斯特罗博士，要是您没太受惊的话，"拜伦又挽起他的胳膊说，"咱们应该到毛毛虫教堂去参加感恩仪式。"

"哦，一点儿也没受惊。"杰斯特罗笑了。到了行动的时刻，他的心神似乎才镇定下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我对这一切感到很开心。咱们去吧！拜伦，你把我攥紧点儿，刚才你可有点儿失职。"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娜塔丽和拜伦正在图书室工作，外边一阵夏日的雷雨在敲打阴暗的窗户。天空打闪的时候，拜伦刚好从地图上抬起头来，看见娜塔丽正朝他凝视着。在灯光下，她的脸显得很沉郁。

“拜伦，你到过华沙吗？”

“没有。怎么了？”

“你愿意跟我一道去那儿吗？”

拜伦用很大的意志力抑制住自己的喜悦。他把二十年来抵抗他父亲盘问时的那副叫人捉摸不透的迟钝神情拿了出来。“去干什么？”

“哦，也许值得去游览游览，你不这么认为吗？斯鲁特甚至说，那儿颇有点儿古色古香。问题是埃伦越来越不肯让我走了，这你是知道的。本来我尽可以叫他见鬼去，可是我不大愿意那样做。”

拜伦听到过他们讨论。看完赛马后，杰斯特罗得悉自己差点儿受伤或者丧命，曾大大紧张了一阵子。驻佛罗伦萨的美国领事在赛马后曾来看望过他一次，那以后，杰斯特罗的阴郁心情更加沉重了。他一再说外交界对波兰的形势很担忧，他认为娜塔丽打算做的这次旅行风险太大。

拜伦说：“我去会起什么作用吗？”

“会的。你知道埃伦如今在背后怎么叫你吗？那个宝贝孩子。他怎么也不能忘怀你在赛马时的那番作为。”

“你向他夸大了。”

“我没有。你表现了突出的镇定，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伦事后知道了之后，也有同样的想法。那匹马很可能要了他的命。假若我告诉他你也去，我估计他也许就不会再啰唆了。”

“你的朋友斯鲁特看到我跟你一道来，也许会觉得不快。”

娜塔丽略带苦笑说：“莱斯里·斯鲁特由我去对付，成了吧？”

“我考虑一下。”拜伦说。

“你要是缺钱，我愿意借你一些。”

“哦，钱我有。娜塔丽，说实话，其实我也没什么可考虑的，我想

我还是跟你去吧。杰斯特罗一去希腊，待在这儿也太冷清。”

“太好了，”她畅快地向他笑了笑，“咱们一定会玩得痛快的，我向你保证。”

“去完华沙以后呢？”拜伦说，“你还回到这儿来吗？”

“大概是这样吧——要是这个时期领事还没能说服埃伦回国的话，他确实正在埃伦身上下功夫呢。那么你呢，勃拉尼？”

“哦，也许我也这样，”拜伦说，“我现在是闲荡着。”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吩咐开一瓶香槟酒。“拜伦，我没法儿告诉你这么一来我心里有多大一块石头落地了！这个顽固的姑娘不知道波兰这个地方有多野蛮、多落后。可是我知道，就我的亲戚们的来信看，自从四十五年前我离开以后，那儿丝毫也没有改进，而且那儿的局势实在极不稳定。那个留小胡子的坏蛋[8]正叫嚣得很凶，咱们得做最坏的准备。不过，事情发生之前总会有点儿什么警告。如今，我放心多了，你是一个能干的年轻人。”

“你说得仿佛我是一个白痴似的。”娜塔丽啜着香槟酒说。

“你是一个女孩子家，这一点你不容易记住。小时候你就是这个样子：爬树呀，跟男孩子们打架呀。嘿，那么我一个人守在这儿吧，这我倒不在乎。”

“先生，您不去希腊吗？”拜伦说。

“我还没确定。”杰斯特罗看到他们迷惘的神情，笑了，“我在护照方面有点儿麻烦，我一直也没去纠正它。我不是美国出生的，我父亲入了美国籍，我也就归化了。如今，一重换护照，才知道原来还牵涉到什么公文手续。尤其我已经九年没回去了。这个问题在八月底以前也许可以澄清，也许不能。如果不成，那我就明年春天再进行那次旅行。”

“这个问题您可一定得解决。”拜伦说。

“啊，自然。领事说，这类事情以前很好办，可是自从大批难民从希特勒那里往美国逃，规章就严起来了。嗯，勃拉尼，这么说来再过几个星期，你和娜塔丽就要去华沙啦！我再高兴不过了。我相信她很需要一个保镖。”

“埃伦，你也可以爬树去了。”娜塔丽说。她的脸变得粉红，他叔叔朝她笑了起来——一个星期以来，他头一回笑得这么畅快。

“我希望你们会想办法会会我的堂弟班瑞尔，”杰斯特罗对拜伦说，“自从我离开波兰以后，就再没见到他了。可是我们每年总要通上这么三四回信。临机应变一直是他的长处。”

---

(1) 中古欧洲封建时期的一种经济自给自足、政治独立的政体，又名自由城市。

(2) 指天主教的节日及纪念日。

(3) 古代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民族。

(4) 意大利语：是，是。

(5) 意大利语：乱跑。

(6) 意大利语：毛毛虫万岁。

(7) 意大利语：最勇敢的。

(8) 指希特勒。

第六章

帕米拉开车送亨利中校和她父亲去斯维纳蒙台。本来坐火车可以更快一些，但是亨利想看一看这里的农村和小城镇，而那个英国人也正求之不得。他说，如果待在城市外面的话，你几乎会喜欢起德国人来。帕格对这位姑娘的开车法感到吃惊。当她在柏林周围开这辆租来的梅赛德斯牌汽车时，她驯顺地遵守一切交通灯和速度的规定。可是一上了公路，她就让速度指针猛冲到每小时一百五十公里。风呼啸着，塔茨伯利侃侃谈着，他不大留意窗外驰过的风景。

他现在认为仗也许打不起来了。英国人终于认真地和俄国人谈起组成一个军事同盟。他们开始加快飞机生产的速度，不久就将赶上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失去的空军对等力量。他们对波兰做出的保证是向希特勒表明张伯伦这回是说了算的。在但泽的纳粹党已经不闹事了。墨索里尼已经干脆对希特勒说（根据塔茨伯利的内幕消息），他还不准备打仗。这位记者估计还有两三年的喘息时间。在这期间，感到吃紧的民主国家重整军备的速度可能比德国人快。被逼到绝境的独裁者最后要么垮台，要么发动战争，然后被粉碎——或者很可能被刺死。

“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老早没有人用枪把他干掉。他是带着护身符的。”塔茨伯利大声说。这时，他们的汽车为了越过一长列满载着油漆成灰色的崭新的陆军坦克、轰隆作响的卡车而飞驰开上一条能并排走两辆车的路。帕格·亨利紧紧抓住扶手，因为另一辆卡车又从对面开来，胀满得像个氢气球。这辆车开过时，先发出一声怒号，随即又是一声尖锐的嘶叫。半秒钟之前，帕米拉已风驰电掣般从两辆卡车之间闪出来，开上自己的道路，然后用空下来的一只小手把前额垂下来的头发拢了上去。“可是他的那道护身符依靠他的成功，一旦他往前冲不成了，就要失去灵效。在他飞黄腾达的过程中，他可杀害了不

少人，那些人全有亲属。”

格罗克中校开着一辆小汽车到基地大门迎接他们，塔茨伯利勉强挤进了车。帕米拉呼地一下开到一家旅馆去了。有时坐车，有时步行，格罗克领着他们两人穿过斯维纳蒙台船坞巡回了很长一段路。那是一个晦暗的下午，天空中一片低垂的乌云酝酿着一场雨。度过柏林的闷热天气之后，波罗的海上吹来的潮湿的东风分外凉爽宜人。维克多·亨利感觉那平坦、多沙、荒凉的海岸基地很像新伦敦[1]。其实，倘若不去理会挂的旗帜和标识，大国的海军设施都是难以分辨的。它们都仿效英国海军（是它首先把工业时代引入海上作战的），做着同样的事情。一艘艘低矮的黑色德国潜艇成群地系在长长的码头上，或者停在干船坞的船台上；沥青的气味，炽热的金属，海水；头上起重机缓慢的叮当声和尖锐的嘶叫声；焊接器火舌的闪光；紧铆器嘎啦嘎啦的声响；一段段直的或弯曲的钢构件，漆成黄色或红色的雷管在半空晃动；巨大的敞棚车间；堆积成山的钢管、钢缆、木料和汽油桶；一群群穿着脏工作服、戴着护目镜和硬壳帽、满身油垢、满脸笑容的男人；停在横木上、用木料支撑着、朝污水倾斜着的半完成的船身——他恍如身在日本、法国、意大利或美国。真正的区别——决定性的数目字和行动的特征，是辨别不出的。

他可以看出德国人并没改变传统的双船身潜艇，而且像美国人一样，他们也在更多地焊接。他满心想用他口袋里的带尺量一量耐压舰体的钢构件，他们用的钢板似乎比美国潜艇薄。要是这样的话，德国潜艇多半不能下潜得那么深，除非德国人已经发明出一种特别坚硬的新的合金。但是，在这类参观中，只能用眼睛，不能用照相机或带尺。

灰云下露出一轮低矮的太阳。当格罗克在一个船坞入口附近停下来的时候，汽车投下一条细长的影子。那里，一艘潜艇停在船台上。船坞的一边有一道带栏杆的浮桥，另一边有一条摇摇晃晃的长板子，斜着通到下面潜艇的甲板上。

“嗯，参观完了，”格罗克说，“这是我的旗艇。塔茨伯利，我的确很愿意邀你上去，既然不能办到，那么咱们就在这里分手吧。”

亨利从那个德国人的笑容里得到了暗示：“喂，咱们不要来客套。如果我可以上艇，我就来；塔茨伯利不来。”

“哎呀，对，”那英国人说，“反正这里没有我什么事。”

德国潜艇司令官摊开双手：“我可并不想来破坏英美友谊。”

他们谈话的当儿，汽笛响了，工人们从船上、船坞上和车间里大批大批地拥了出来。不久，他们就挤满了通向大门的路。他们熙熙攘攘地走出潜艇，上了浮桥。“海军造船厂一向就有这危险，”亨利说，“一到五点钟就赶快逃命，不然，他们准会把你踩死。”

格罗克笑了：“所有的非战斗人员全一个样子。”

塔茨伯利说：“嗯，在我下次的广播里，我就只好说德国潜艇指挥部忙成一片。我希望他们在伦敦会注意到这一点。”

“你尽管把你看到的告诉他们，”格罗克从车窗口同他握了手，“我们愿意同你们做朋友，我们知道你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些可笑的小艇体积虽小，却可以造成不小的危害。我的一个军官会开车把你送回旅馆。”

由于浮桥上挤满了工人，格罗克咧嘴对亨利笑了笑，然后用拇指朝船坞另一端那条长板指了指。帕格点点头。这个德国人做了个请他先走的手势。从长板到下边混凝土的船坞里油污的水潭大约有七十英尺，帕格沿着摇摇晃晃的、有着油漆斑痕的长板往下走，竭力装得比他感到的要镇定。穿了白军服的仪仗队小伙子们用呆板的眼睛从下面望着，他一登上甲板，他们立即行立正礼。格罗克笑着走下那吱吱作响的长板：“不坏，咱们这两个老家伙居然也过来了。”

U-46号看起来很像一艘美国潜艇，可是清洁、光亮和齐整得出奇。

一艘美国潜艇要是停在干船坞上，由非战斗人员上去干活儿，没多久就会脏得一塌糊涂。自然，格罗克为了招待美国客人，事先必然吩咐过扫除一下。帕格本人在整洁问题上一向是毫不容情的，所以他很赏识这一点。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表现。柴油机就像从来没开过似的，上边的红油漆和黄铜配件没一点儿污迹；炮组好像是刚出厂的。水兵们一个个都是军服笔挺的漂亮小伙子，几乎是一出以海军为主题的音乐喜剧的班子。至于德国潜艇的设计，当你把一艘战舰的主要部位和机器塞进一根香肠皮形的长筒里时，在任何国家其结果都是一样：只要把仪器上的解说换成英文，把艇长舱从左舷移到右舷，把军官室加长二英尺，换几个瓣阀活门的设备，你就等于在“葛瑞灵”号上了。

“味道很香啊。”他说。这时，他们正走过艇上小小的厨房，穿着白衣的炊事员们正在那里准备晚饭，他们好像连出汗都出得清清爽爽。

格罗克回过头来望了望他：“你不肯在艇上用饭吧？这里窄得很。可是我们的伙食并不太坏。”

帕格本已和塔茨伯利父女约好一道吃晚饭，可是他立刻说：“我很高兴在这里吃。”

于是，他就跟艇长和艇上的军官们肘对肘地挤在那窄小的军官室里吃了饭。他吃得很开心，他在这里比在柏林他那四壁挂了绸帏幔的餐厅里更自在。四个年轻军官都是薄嘴唇、红润脸庞、金黄头发，腼腼腆腆的，相貌特征颇像美国人，可是眼神很不同，比美国人紧张而细心。他们先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不久，听到这个美国人对他们的潜艇的恭维以及格罗克开的玩笑（他吃了下饭菜、喝了酒之后，兴致好极了），就渐渐热烈起来。他们谈论起海军船坞里工人们愚蠢和懒惰的故事。帕格最拿手的关于“西弗吉尼亚”号上厕所水管堵塞的笑话逗得他们哄堂大笑。他以前就留意到德国人喜欢听一些有关浴室的幽默故事。军官们讲了一些关于早期受训的他们认为可笑的事：先讲到打扫厕所，然后讲到他们得经受电击而不许退缩——同时还把他们的反应拍摄下来；他们还

得暴露在严寒和烈日之下，超过使人晕倒的程度；膝盖弯到跌倒在地为止；去“死荫的幽谷”[2]——背着七十磅重负，戴着防毒面具，在崎岖的山麓进行越野跑步。他们说，经过这样的折磨才能成为更好的军官。只有格罗克不同意，他认为这种普鲁士式的虐待狂办法已经过时了。在海上作战方面，士兵的主动进取比那些折磨所灌输的盲目服从更为重要。“美国人的看法对头。”他这样说，要么是他察觉出帕格的震惊，要么是出于超党派的信念。他们这顿宴席吃的是白菜汤、煮鲜鲑鱼、烤猪肉、土豆团子和醋栗Torten[3]。显然格罗克已准备帕格万一会留下来，所以事先定下了这样的宴席。

亨利和格罗克离开潜艇时，落日正穿过乌云，射出几道红光。码头上，一些艇上人员除了短裤之外全身裸着，把灰色的垫子铺在起重机轨道上，在围起来喝彩的人群中摔跤。亨利到处都看到德国青年喜爱这种吃力而喧闹的游戏。他们一个个就像健壮的小狗，这些德国潜艇人员看起来要比美国水兵来得壮实健康。

“那么，维克多，现在你要找你那位英国朋友去了吧？”

“除非你有更好的主意。”

那德国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好，来吧！”

他们开车出了大门。“五点过后可真安静。”帕格说。

“唔，可不是，死气沉沉的。一向是这样。”

帕格点了一支香烟：“据我了解，英国人目前在他们的造船厂里正分两三班加紧干呢。”

格罗克朝他投了个奇怪的眼色：“我想他们是在弥补浪费掉的时间。”

走出离基地两英里路，在一片绿色田野中间近水的地方，他们从一排排的木制农舍当中开过去。“我女儿就住在这儿。”格罗克一边说，一

边按着门铃。一个脸色鲜艳、头发金黄的年轻女人开了门。三个孩子听出是格罗克按的铃，就拥上来，抢夺他拿出来的纸包糖块。这女人的丈夫正在海上参加演习，小客厅里一架竖钢琴上摆着他的照片：年轻，长下巴，金黄头发，表情严肃。“保罗到海上去很好。”格罗克说，“他认为我太溺爱孩子们了。”说着，他就开始把孩子们抱起来颠，和他们一道玩，直到他们在美国人面前忘了害羞，笑着，嚷着，转着跑。那个做妈妈的一直张罗客人们喝咖啡、吃点心，可是格罗克拦住了她。

“中校很忙。我只是来看看孩子们，现在我们走啦。”

他们上车之后，回头看到三张小脸蛋正从窗口朝他们凝望着。他说：“这算不上什么住宅，比不上你在绿林区的宅邸，这只不过是一个饼干匣子。德国的薪饷等级和美国不同。我想你也许会有兴趣来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他是一个能干的潜艇军官，他们很幸福。两年之内，他就会被派到指挥的岗位上。如果发生战争，马上就会。不过不会有战争的，现在还不会。”

“我希望不会。”

“我知道。不会为波兰打仗的——怎么样，回斯维纳蒙台吗？”

“好吧。”

他们开进这座滨海小城时，帕格说：“喂，我还喝得下一杯啤酒，你怎么样？这儿有个好地方吗？”

“这下你可说着啦！在这座单调无聊的小城，是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地方的，可是我可以带你去军官们聚集的地方。塔茨伯利不是等着你吗？”

“他会自己安排的。”

“对，英国人善于那样。”格罗克笑了，他显然为能把这个美国海军武官同那个名记者分开而感到高兴。

一间昏暗、烟雾腾腾的木头地下室里，一些穿着紧领子运动衫和粗上衣的年轻人坐在一张张长桌跟前，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高声唱着一支歌——拉手风琴的是一个穿皮围裙的胖子，正在那里踱来踱去。“维克多，我在这儿可喝过不少啤酒。”格罗克说。他们在琥珀色灯光下一张靠墙的小桌子跟前坐下来，帕格把华伦、拜伦和梅德琳的照片拿给他看。喝过两杯啤酒之后，他就说起华伦和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女人之间的关系使他所感到的忧虑。格罗克轻声笑了笑：“嗯，想想看当初我年轻力壮的时候所干的事！主要是他将成为一个飞行员。那当然没有做一个潜艇人员出色，但也仅次于那个而已。哈哈！看来他是一个机灵的小伙子，他会安定下来的。”

帕格也加入唱他熟悉的一支曲子，他不懂音乐，唱得也十分不合调。这使得格罗克十分开心。“维克多，我对上帝发誓，”他大笑一阵之后，拭着眼睛说，“世上还有比这种战争叫嚣更疯狂的吗？我告诉你，要是把事情交给双方的海军人员来处理，仗就永远也打不起来。咱们都是正派人，咱们互相了解，咱们的生活目标相同。都是那些政客。希特勒是一位伟大人物，罗斯福也是一位伟大人物，可是他们两人都接到一些极卑鄙的建议。不过有一件好事：阿道夫·希特勒比所有那些政客都机灵，他绝不会为波兰而打仗的。”他把那只厚玻璃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砰的一声使劲往桌上一撂，好引起走过那里的女侍的注意。“Geben Sie gut Acht auf den Osten，[(4)]”他说，眨巴一下眼睛，然后把嗓音放低了，“注意东方！那边有动静。”

女侍从她手上的托盘里拿了两杯正冒着泡沫的啤酒，哐当一声放在他们桌上。格罗克喝了起来，然后用手背抹了下嘴：“假定我告诉你，我听到元首亲自对德国潜艇高级指挥官讲话，告诉他们不会打仗，你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华盛顿吗？尽管去报告吧，这消息刚好是确实的。你以为他靠七十四艘作战潜艇就会对英国发动一场战争吗？等我们有了三百艘，那自然是另一码事了。那时候，英国要是挑衅的话，就得好好考虑考虑。而在十八个月内，那正是我们将要有的数目，在这期间，注意

东方。”

“注意东方？”维克多·亨利用一种犹疑的口气说。

“啊，你感到有点儿奇怪吗？我有一个弟弟在外交部。注意东方！我们不会打起来的，亨利，今年不会。我向你保证！那么究竟怎么样？咱们只能一年一年地过，对不对？我像你一样对音乐一窍不通，可是咱们还是唱个歌吧。”

维克多·亨利坐在他那间嵌了花梨木护墙板的书房里，把他那台旧的轻便打字机放在膝上。那张富丽堂皇的古董书桌太高了，打起字来不舒服；而且，打字机还会刮损红皮桌面。那时还不到凌晨四点，星星都已经消失了，花园里呈现出一片蓝天，鸟儿已开始歌唱。他周围零乱地放着白纸、黄纸和复写纸，屋里满是烟雾。他从午夜起一直在打字。他停下来，打了个哈欠。他在厨房里找到一块冷的鸡胸脯，就着一杯牛奶吃了下去，同时煮上第三壶咖啡。他又回到书房，把打好的给海军情报处的报告中最上面的不是复写的那份收在一起，开始阅读。

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

一个估计

纳粹德国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国家。一个观察家刚刚抵达，就会感到矛盾重重。古老的德国依然存在——中古的建筑，别致的农村服装，干净的大城市，井然的秩序，好脾气，整洁，“一丝不苟”的精神，明媚的风光，漂亮的男女，尤其是孩子们。然而，另外还有一层新的、迥乎不同的东西：纳粹的统治。它像发痧子一般蔓延这整个古老的国家，它的根究竟扎得多么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的确，纳粹党人在外表上装得十分爱国、十分好战、十分富丽堂皇。卐字旗、新建楼房、列队行进的队伍、希特勒青年团、火把

游行等等，都极引人注目。然而，在这些外表背后隐藏着什么呢？是一股强大的发动战争的潜力呢，还是大抵上仅仅是政治宣传和恫吓？

本报告是一个在德国待了四个星期、一直在探索事实的军官的初步印象。

众所周知，自一九三三年以来，德国一直坦率地甚至自吹自擂地在重整武装。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其陆军就已在布尔什维克的协助下，违背《凡尔赛和约》，偷偷地进行了武装及训练。纳粹党攫取政权后，尽管它与俄国的联系中断了，然而其重新武装的行动更为加紧，并且公开化了。可是二十年前，这个国家被解除了武装。七年前，比起盟国来，它仍处于软弱无力的状况。问题是：这个差距在什么程度上已被希特勒赶上了？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战斗力量是一个大规模的工业进程，它需要物资、人力和时间，不管政治领袖们做出什么样夸夸其谈的宣告。

根据本观察员所搜集的事实，可以得出两个有趣的初步结论：

1．纳粹德国还没有把差距缩短到足以对英、法发动一场战争。

2．这个政权并不是在全力以赴地消灭这个差距。

底下五页包括十年来德国工厂生产、工业扩展以及机器和物资生产的数字——和他读到的许多情报方面的报告大不一样，他的资料主要来自他自己的阅读及探索。他将这十年来法、英、德三国的全国生产总额以及陆、海、空军力量做了比较。这些数字——按他排列出的——表明德国除了空军外，其他各个方面在作战上都处于劣势，而他们也并未十分加紧推动工业生产以迎头赶上。与世界公众舆论所传闻的正相反，德国并未拼命积累武器，这一点只要将其工厂生产能力和产量的数字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顺便描述了平日在下班之后，斯维纳蒙台海军造船

厂的静寂荒凉。在潜艇——德国海上作战的关键——的建造上，他们甚至没采取两班制。他还论证说，当前在英国加快飞机生产速度并从美国购入飞机的情况下，德国的空军优势很快将消失。至于陆地上的战备，从城市街道上走过的大批士兵来看，确实很可观。然而数字证明，仅法国一国就可以在战场上拿出人数更多、训练更久并且装备更为精良的军队。

在一艘德国潜艇上，当他从中队长的小小办公室走过时，他曾看到潦潦草草写在一份打印的报告封皮上的一些数字和缩写。他估计写的是：作战状态者，51；在海上，6；军港内，40；检修中，5。这些数字与英法情报方面的估计是相符的。格罗克曾宣称他们拥有七十四艘作战潜艇，可以认为那是对一个外国情报人员自我吹嘘时的过高估计。然而，格罗克即便在夸大，也没把它吹到一百艘。几乎可以断言，纳粹德国的海下力量是潜艇五十艘，大约只有十三艘在建造中，有出入的数字是五艘。仅在一九一八年一年中，德国就损失了不止一百艘潜艇。

然后就到了报告中最紧要的一段。打这一段时，他停了好多次。打完之后，他又担心地把这段文字读了几遍。

> 下面转入预测，因而也可能被认为是轻率的，或是带有新闻记者的味道。然而，本观察员所获的印象强烈地指向一种可能性，似有必要将此判断写入这一报告中。一切迹象都向我表明：阿道夫·希特勒目前正在与苏联商谈一项军事联盟。

作为支持这一看法的论据，维克多·亨利提到一九二二年的《拉巴洛条约》。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德国使一场欧洲经济会议大为震惊，它们忽然退出来，另外在广泛的领域内单独做了一笔交易。他指出目前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舒伦堡就是参与过“拉巴洛”交易的，而俄国的犹太血统、亲西方的外长李维诺夫最近下台了。希特勒在两次演讲中都略去了他惯常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俄德贸易协定的消息一度出现过，可是

忽然所有的报纸都只字不提了。他还引述了在德国潜艇上处于指挥职位的一名高级军官的那段话："注意东方！那边有动静。……我有一个弟弟在外交部。"然后，他又引述了希特勒对德国潜艇军官所做的不会为波兰而打仗的保证。

他承认所有这些都汇集起来，既构不成确凿的情报，也不足以引起大使馆职业外交官们的重视。他们说，戏剧性突变的谣传总是有的。他们坚持要立足于基本事实。纳粹运动是建筑在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和仇恨上，并致力于毁灭它。《我的奋斗》的全部主题就是为德国取得"生存空间"，征服俄国的东南各省。这两个体系在军事上取得和解是不可想象的。希特勒永远不会这样建议。如果他提出的话，斯大林也会认定是一个圈套，决不会接受。亨利最常听到的反应是"幻想"和"荒诞离奇"。

可是他依旧认为这样一个行动不但讲得通，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希特勒在对波兰进行恫吓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一个独裁者是不能后退的。然而，他在为打一场世界战争的准备上，是捉襟见肘的。和所有那些"不要黄油要大炮"的气势汹汹的宣传叫嚣正相反，他甚至还没把他的国家置于为战争而生产的基础上。这多半是为了避免使人民感到恐慌。尽管纳粹的政客和报纸的言论那样穷凶极恶，然而一般德国人民并不认为要打仗，而这一点希特勒是明白的。同俄国结盟将是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倘若俄国同意德国人在波兰放手去干，英国对波兰所做的保证就失掉其意义了。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无法及时对波兰提供援助，使它避免被迅速征服。因此，波兰人是不会抵抗的。他们会割让但泽市以及沿着波兰走廊那段公路两侧的领土，希特勒目前所要的也就是这些。也许以后他会像在捷克那样开入军队，占领波兰的其他部分，但是现在不会。

维克多·亨利论证说，宿敌突然变为盟友是欧洲的老策略，德俄两国的外交尤其具有这一特征。他从新近看过的大量历史书中举了许多例

子。他指出希特勒本人首先就是靠在政治路线上急剧倒转而上台的——和他的死对头弗朗茨·冯·巴本[5]做了交易。

他把复写纸撕碎丢进纸篓，把报告的正本和两份副本揣在衬衫里，和衣倒在那张红皮躺椅上睡着了。他睡了不久，很不安宁。等他睁开眼睛时，太阳正从树梢间射进微弱的霞光。他冲了淋浴，穿上衣服，把报告又读了一遍，就从绿林区走了五英里到威廉大街，一路上还思索着这个文件。比起他曾研究过的托莱佛的报告，他这份是对全面战略的冒昧的探讨，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和职位，也正是海军作战部部长亲自告诫他不可写的“德鲁·皮尔逊专栏”[6]那类东西。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是根据事实来写的。他已经送出若干份像基普那样的技术性报告，他还打算写一篇关于斯维纳蒙台的报告。《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是朝不可知的领域的一次探险。

在军事学院的讲习班上，只要将级以下的军官谈起“全球战略”，教官就会很不客气地加以讥笑。问题是，如今这份报告已经写成了，是把它送上去呢，还是丢在一边？帕格·亨利曾经写过不少这类文件，后来又撕毁了。他不断有一种超越例行公事范围的倾向。结果可能很好，也可能是灾难性的。他主动写的那份关于军舰防雷隔堵的备忘录就曾使他从早应分配海上职务的名单上除了名，被安插在柏林。作为军械局的成员，那份报告至少还在他本行范围内，而在外交和全面战略方面，他却是一个无知的新手。福莱斯特上校对德国的情形很熟悉，他老早就把亨利的意见看作胡说八道，推到一边去了。帕格又试着同代办谈了一下，对方唯一的评语是微妙的一笑。

一个外事信使上午十点钟将飞到英国去搭乘开往纽约的“玛丽王后”号，这个文件可以在一个星期内送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办公桌上。

亨利来到大使馆还没拿定主意，他只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考虑了。除了罗达，他没有旁人可以商量。罗达喜欢睡懒觉，如果他现在给罗达打电话，那多半得把她吵醒。即便这样，他也不能在德国电话上细谈他

这份报告的内容。况且罗达又能拿出什么值得他考虑的判断呢？他认为不能。这得由他来做出决定：是交给信使，还是丢进纸篓焚毁？

他坐在那间天花板很高、乱糟糟的办公室里的书桌旁，啜着咖啡，望着对面赫尔曼·戈林大街那座巍峨的粉红大理石砌成的希特勒新总理府。哨兵正在换岗：八名戴钢盔、穿黑制服、身材粗壮的党卫军列队走过来，另外八名就随着鼓声和笛声列队走开了。从敞着的窗口，他听到用德语尖声发出的行礼口令、笛声和大黑皮靴的脚步声。

维克多·亨利想，他的工作是搜集情报，而那份报告不管好赖，总是真实地反映了他迄今为止在德国的见闻，于是他找到了那位信使，把文件作为呈给海军情报处的急件交给了他。

一个星期以后，普瑞柏尔海军上将读了《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把一页摘要转呈给总统。八月二十二日，纳粹德国一苏联条约作为有史以来最惊人的事件震动了全世界。二十四日，白宫把那一页摘要装进信封退给普瑞柏尔。总统用钢笔、黑墨水在信封底部以雄健粗壮的笔力潦草地批道：

把维·亨利的服役记录送我一阅。

富·德·罗[7]

---

(1)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东南部，为美国海军基地及造船业中心之一。

(2) 见《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23篇第4节。

(3) 德语：大蛋糕。

(4) 德语：注意东方。

(5) 巴本（1879—1969），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总理。

(6) 皮尔逊是当时美国比较有名气的专栏作家，这种专栏的内容以臆测性的内幕新闻为主。

(7) 罗斯福的全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缩写。

第七章

在罗马飞机场，拜伦和娜塔丽在新闻招贴上看到触目惊心的缔结条约的消息。他们在黎明前开了一辆旧雷诺牌汽车从锡耶纳动身。当全世界都在纷纷议论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时，他们俩却无忧无虑地在意大利金黄色的阳光下沿着亚平宁山脉开着车，驰过古老的山中小镇、空旷荒芜的峡谷和农民在田野里劳动的碧绿盆地。拜伦在看到新闻公报之前，心里一直是无比欢畅，想到在未来的三个星期里，娜塔丽·杰斯特罗将同他一起旅行，而现在仅仅是开始。

他从没看到有哪个欧洲机场这么忙，这么嘈杂，打着手势的旅客们把预订座位的办事桌层层包围起来，几乎每个人都在快步走着或奔跑着。淌着汗的脚夫们推着大堆大堆的行李，朝着旅客或旁的脚夫吆喝。扩音器一直在雷鸣般胡乱叫嚷，发出嗡嗡的回声。走到第一个报摊，他就买了一沓报。意大利的报纸叫嚷说，轴心国家在外交上的这一壮举已解除了战争的危险。巴黎和伦敦的报纸用的是大字黑体标题，显出惊慌失措。德国报纸用红色长体大字，表现出欣喜若狂、踌躇满志。瑞士报纸的头版登出漫画，画着希特勒和戈林穿了俄罗斯的工装，戴着皮帽，在穿党卫军制服的斯大林的手风琴伴奏下，蹲在地上，踢出穿高筒靴的脚，跳着舞。比利时报纸的头版上，大字标题写着：一九一四[1]？

他们在机场拥挤而嘈杂的餐厅里匆忙地喝了一些冷白酒，吃了一餐凉通心粉。娜塔丽忽然提出要继续旅行，拜伦听了很是吃惊。在拜伦看来，继续前进到一个德国人随时可入侵的国家去，简直是发疯。

可是娜塔丽争辩说，在飞机场跑来跑去的旅客只不过是一群羊。倘若一场政治突变会使他们惊恐万状，那他们就没权利待在欧洲。在慕尼黑危机期间，她就一直留在巴黎。她所熟悉的美国人有一半跑掉了，后来，那些不是那么愚蠢的，又三三两两地溜回去了。实际的危险总比大

部分人所感觉到的要小。即便打起仗来，一本美国护照也总会带来安全。她要看看波兰，她要看看莱斯里·斯鲁特，因为她已经答应了他。从进去到出来，她只在波兰待三个星期，世界不会在三个星期里毁灭的。

听到她这样真心诚意地想和斯鲁特重逢，拜伦心里当然不会感到高兴。自从头一场赛马以后，他一直盼着她会对他更有好感。在第二场赛马时——杰斯特罗没在场，他俩是单独去的——这位姑娘对他露骨地表示了亲昵。那晚上曾经有一回，就是赛完马他们一道吃晚饭，喝到第三瓶索阿韦甜酒时，她说了一句：可惜他不是犹太血统，年纪不是再大几岁。“勃拉尼，我母亲一定会中意你的，”她说，“那样，我也就用不着苦恼了。你的举止为人很好。你的父母也一定都很可爱。莱斯里·斯鲁特不过是一条野心勃勃、自私自利的狗，我甚至连他爱不爱我都没把握。他和我只是掉进同一个陷坑里了。”

然而，她现在正踏上探望情人的路程，而使欧洲惊恐万状的一次政治大爆炸竟然不能使她动摇丝毫。

到这时，他对她的一些莽撞气质已经有所了解。在山麓或废墟间爬来爬去时，娜塔丽·杰斯特罗喜欢冒险，不带闺秀气。她从缺口处蹦跳，沿着狭窄的岩面蜿蜒前进；她攀登峭壁，既不羞怯，也不惜命。她是一个既坚强又稳健的姑娘，面对这一点，连她自己都有些过分得意。

他弯着身子坐在椅子上，隔着红白相间的桌布上的脏盘碟和空酒杯端详着她。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在一个多小时后就要起飞，第一站是萨格勒布。她也凝视着他，噘着嘴。她那套深灰色旅行服装非常合身，显出她美丽的胸部。她戴着一顶可以压扁的黑帽子，穿着白衬衫。她那没戴戒指的手指轻轻敲着桌布。“喂，”她说，“我可以理解。对你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了。所以，我自己单独去。”

“我建议你先给斯鲁特打个电话，问问他你该不该去。”

娜塔丽弹着手指："瞎扯！今天我无论如何也叫不通华沙。"

"试试看嘛。"

"好吧，"她没好气地说，"那该死的电话机在哪儿呢？"

长途电话办公室那里围满了人。两个女接线员正在那里嚷着，一会儿塞进电插头，一会儿又拔出来；忽而在纸上潦潦草草写点儿什么，忽而又在挥手或者拭汗。拜伦硬挤进人群，一手拉着娜塔丽。当她把华沙的一个号码说给接线员时，那个姑娘睁圆了忧郁的棕色大眼睛说："小姐——华沙？你为什么不要我替你接罗斯福总统？华沙得等十二个小时。"

"这是那里的美国大使馆号码，"拜伦说，同时朝她笑了笑，"这个电话非常紧急。"

拜伦薄薄的嘴上露出一种奇特的笑容，像是愁苦，又像是快活，那就像献给她一束紫罗兰似的打动了那个意大利姑娘的心。"美国大使馆？我试试看。"

她把电插头塞进去，按了按铃，用德语和意大利语争辩着，对着喇叭筒做着鬼脸，然后又争辩了一番。"急电！紧急的！"她不停地嚷着。这么搞了十来分钟。这当儿，拜伦抽着烟，娜塔丽来回踱着，连连看着表。忽然，接线员显得喜出望外，使劲地点了点头，指了指一个公用电话间。娜塔丽在里边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红着脸、气冲冲地走出来。"我们没讲完话线就掐断啦！我快给憋死啦！咱们换换空气去。"拜伦领她出去，走到终点站。"他生了我的气，说我发了疯。那里的外交官都在烧文件，声音听得非常清楚，他就像在拐角那里似的。"

"娜塔丽，我替你难过，可这正是我预料到的。"

"他说我应该不管一切赶快离开意大利，直接回国——埃伦一道不一道走都没关系。你也会对我这么说吗？"她朝他转过身来，"我热极了，给我买一瓶柠檬水什么的。"

他们在机场一家咖啡馆外面的一张小桌旁坐下。她说："把飞机票拿出来瞧瞧。"

"我相信咱们可以退票。"拜伦递给她一个信封。

她把自己的票拣出来，又把信封交还给他。"你去退票吧。慕尼黑危机发生之前，他们也烧过文件。现在，英国和法国又会像那回一样袖手旁观。想想看，为但泽打一场世界大战！谁知道但泽在哪儿？谁会在意？"

"娜塔丽，那里的大使馆会忙得一团糟，他抽不出多少时间见你的。"

"嗯，他要是忙得来不及见我，我可以一个人去游历。我家在华沙住过多年，那里我还有亲戚，我想到那里去看看。我决定去，我不走回头路。"这位姑娘对着随身带的小镜子照了照，把头上的帽子压低了些，"时候差不多了，我得办手续去。"他伸出手来："把票给我，趁你在这儿喝柠檬水的工夫，我去办咱们两人的手续。"

她高兴起来，然而神色还有些迟疑："你真的要去吗？说实在的，你不是非去不可。我解除你陪我去的义务，不必去，我不要你去。告诉埃伦这是我的意思。"

"娜塔丽，别说啦，把票交给我！"

她朝他露出一个调皮的笑容，把那黄绿色的飞机票抓在胸前："哦，听吧，勃拉尼·亨利在发号施令哪！事情是，亲爱的，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我可不想让自己牵累了你。"

这是娜塔丽·杰斯特罗第一次——不管是多么随便——对他使用这个亲昵的称呼。拜伦站起来，从她戴着手套的手里把票抢去了。

原定八小时的旅程持续了一天半。没有一个环节是顺利的。他们的行李不翼而飞了。在布达佩斯的终点站，他们是在长凳上过的夜。在华

沙的小小机坪上，他们是搭那架几乎是空的、生了锈的、寒碜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到达的仅有的外国乘客——那架飞机掉过头来就满载着从波兰外逃的人起飞了。栅栏这边挤满了闷闷不乐的旅客们，他们眼睁睁地望着那架飞机飞走了。

一个穿橄榄色制服的肥胖波兰青年用蹩脚的法语问了这两个美国人许多不友好的问题，似乎把他们看成间谍或者疯子。他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同其他官员咕哝了一阵，叫他们等在那里，自己就走掉了。他们饿得要命，可是饮食店里的大批难民（大部分是德国人）——有的坐在行李上，有的蹲在地板上或挤在长凳或椅子上——早已把全部食品吃得一干二净。两个座位刚空出来，拜伦马上扑过去抢到手。桌子中央放着几瓶热的波兰啤酒、一个开瓶塞的工具和几只杯子。于是，他们喝起热啤酒来。侍者走了过来，他们付了钱。拜伦找到一部电话机，撺掇着那个不那么愿意的侍者叫通了大使馆。斯鲁特听到他的声音，大吃一惊。一个钟头内，他来到了机场，紧张地嚼着他那冰凉的烟斗。他开来一辆闪亮的蓝色雪佛兰轿车——车子立即引起人们的注视。他们不但立刻取回了护照，而且拿到了用紫油墨在粗糙的纸上印得很坏的各种入境文件，连他们的行李也都出现了——都是很神秘地从巴尔干人手里抢救出来的。他们全挤进了大使馆的汽车，往城里驶去。

娜塔丽最后又到妇女盥洗室去梳洗了一番，看上去整洁而标致。她说，那间盥洗室只有公用电话间那么大，装着一个冷水龙头，唯一的马桶上没有坐垫。“莱斯里，老这样子下去吗？”她说，“我的意思是，这是波兰首都的机场啊！我们越往东走，机场变得越小，时间表越来越一塌糊涂，飞机越来越糟糕，官员们的脾气越来越大，厕所越来越简陋，卫生纸也越来越粗糙。我简直不敢说我的屁股经不经得起去趟俄国。”

“唉，娜塔丽，东欧是另外一个世界，你呢，又来得不是时候。这个小机场平时本来没人来光顾的，它差不多是沉睡在那里。不过，”他用烟斗柄朝她戳了那么一下，“既然你单挑人家总动员的时候跑来观光

——”

“勃拉尼，他又来啦！”她眼睛里充满了诡秘而又开心的神气。

斯鲁特伸出一只戴了嵌着蓝宝石的大学戒指的手去抚摸她的脸，拜伦看了这个来得很自然的亲昵姿态，觉得很刺目。这标志着他单独（即使并不热烈）和姑娘相处的日子已告结束，他怅惘地倒在后座上。“亲爱的，尽管你简直是发了疯，看到你我还是高兴极了。”斯鲁特说，“今晚的情况好多了。英国终于签署了对波兰的保证——就在今天。以前人们打赌说，德国和俄国签订的这个条约会使英国缩回去。才不会呢！瑞典那边传来可靠的消息，说希特勒正在取消他的入侵行动。英国把他吓住了，这是确定无疑的。”

“你把我们安置在哪儿呢？我希望是一个有浴室的地方。”

“没问题。过去三天里，旅馆腾空了。欧罗巴大旅社有些豪华的房间，确实很够西方标准，而且是东方的价钱。别打算待久，情况还会随时变得讨厌起来。”

“我想也许待上一个星期，”娜塔丽说，“然后拜伦和我坐飞机或者开车到克拉科夫，访问一下梅德捷斯，然后就飞回罗马。”

“真是异想天开！你在说些什么？梅德捷斯！想也别想了，娜塔丽！”

“凭什么？埃伦叔叔说我得去访问一下我们在梅德捷斯的老家，我们一家都是从那儿来的。我的天，这可真是一个平原国家，平得像张桌子！”

他们正开车穿过谷物已经成熟的芬芳田野，中间一块块草地星罗棋布，牛群马群正在那里吃草。这片平原尽头，依稀可以望到从地面上突起的华沙城的建筑物。

“一点儿不差，这也正是波兰的祸患。这是一块面积十万平方英里

的足球场，对入侵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即便南部有一些不高的山脉，也都有很好的宽阔、方便的山口。目前德国在捷克有五十万大军压境，他们就在亚布隆卡山口那边，离梅德捷斯只有四十英里。现在你明白了吧？”

娜塔丽对他做了一个鬼脸。

华沙比罗马要镇静得多。在路灯的微光照耀下，盛装的人群中夹杂着许多穿军服的，正在那宽阔的马路上快活地散步，吃着冰激凌，吸着烟，聊着天。绿茵茵的公园里满是嬉笑着的儿童。红彤彤的公共汽车驶过去了，车身一侧是电影广告——在波兰文中间，“秀兰·邓波儿”的名字格外醒目。耀眼的广告牌上，德国牙膏、收音机和生发油在招徕顾客。长排长排的灰色或棕色的四层楼房，通往巨大广场的林荫路——广场上矗立着辉煌的雕像，四周都是精雕细刻的办公大楼或王室大厦。电光广告开始闪亮跳动——这一切都令拜伦想起巴黎和伦敦。奇怪的是，结束了一次简陋不堪的空中旅行之后，竟来到这样一个大都会。欧罗巴大旅社的前厅的装潢，讲究得不亚于他曾见到过的任何一家旅馆。宽大的棕色和白色大理石的梯阶一直伸展到大门口。

娜塔丽乘电梯上楼去了。斯鲁特碰了一下拜伦的胳膊，要他留下。然后，斯鲁特点上他的烟斗，苦恼地喷着冒火星的烟雾。拜伦和斯鲁特阔别了好几个月，在他看来，这个外交官年纪大得和娜塔丽太不相称。他戴着眼镜，眼皮已经松了，那消瘦、苍白的脸颊上也已有了深深的皱纹。他穿的那套双排纽扣、白垩条纹的深色服装更加重了他那庸庸碌碌、饱经世故的神态，而且他的身材比拜伦记忆中的还要矮些。

“可惜我没时间请你喝一杯酒，”斯鲁特说，“我很想同你谈谈。去克拉科夫这趟旅行既危险又没有意义，我打算尽快替你们订下飞机票，离开这里。我估计整个星期的票都预订光了，不过，大使馆可以优待一些。即便需要咱们二人硬把她推上一架飞机飞回罗马，也只好那样做了。可是今晚不要对她讲，那么一来，她就更不好对付啦。”

“好吧，你比我了解她。”

斯鲁特摇了摇头，笑了起来。“在这一点上，我可不敢说。我本应当为这趟愚蠢的旅行大为感动——我也确实很感动。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几乎叫任何人都拿她没办法。晚饭见吧。大使馆简直成了疯人院，要是我脱不开身，我就打电话来。”

拜伦在他那间朝布里斯托尔旅馆开着高大窗户的洞穴般的阴暗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寻思着他究竟为什么到波兰来。他拿起象牙柄的古董电话筒，用德语争辩了好一阵，总算接通了娜塔丽的房间。

“喂，你在澡盆里了吗？”

“哦，我很高兴你看不见我。怎么啦？”

“我累垮啦，你跟斯鲁特吃晚饭吧，我睡去了。”

“别瞎扯！勃拉尼，你同我们一道吃晚饭。九点钟你来找我一道去，听见了吗？莱斯里给我订的，好像是帕德雷夫斯基[2]住的套房。简直太好啦！我这儿有一面全身的穿衣镜，由两个木雕的棕色大天使举着。”

“这边走，”斯鲁特说，“咱们的桌子已经准备好了。”

在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大餐厅里，穿着缀有金饰扣红礼服的管弦乐队正在那里砰砰地奏着旧时的爵士舞曲。这家餐厅论面积、挂的绸幔、白桌布、镀金的水晶枝形灯、茶房的恭顺、蜂拥而来的客人们衣着的华丽、舞池里的对对舞侣，都使人恍如置身于欧洲任何一家高级旅馆——这里当然看不到丝毫战争的恐惧。

“对不起，我来晚了。都怪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座以后，斯鲁特道歉说，“他们挤满了大使馆。我们全都成了管签证的官员了，一直到比德尔为止。天晓得我并不怪他们，只要他们举得出一个亲戚、一个朋友，拿得出一封信或任何其他东西，我就给他们办。一本纽约的电话

簿，今天在华沙值一千兹罗提，合二十美元。”

“奇怪的是，”娜塔丽说，“我本来听说华沙到处都是犹太人，但到现在为止，我没见到几个。”

“嘿，这儿有的是，没错。这个城市有三分之一是犹太人。”说到这里，一个穿燕尾服的侍者头儿哈着腰送上菜谱。斯鲁特用波兰语同他交谈了好一阵，娜塔丽带着钦佩和羡慕的神情倾听着。

“莱斯[3]，学起来很难吗？有朝一日我也试试看。”侍者走后，她说道，“我们家里每逢谈起什么不愿让我听懂的话，就用波兰语。我恍恍惚惚觉得回到了儿童时代。然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这么陌生！真是奇怪极了。”

他们吃了非常可口的熏鲑鱼、一种做得十分别致的鸡蛋和烤得很硬的肉。当别人喝着上好的法国酒时，斯鲁特不断地用一只顶针那么大的玻璃杯喝着棕色的波兰伏特加。

“莱斯里，你可要醉个不省人事啦！”娜塔丽的语气里欢快多于劝阻。

“每杯才盛那么一点点，”斯鲁特说，又从瓶子里斟上一些，“即便你不来，今天我也已经忙坏了——你这个糊涂虫！”

他们彼此相视一笑。拜伦恨不得回去睡觉。斯鲁特望了望他，然后，出于礼貌，只好又说下去：“嗯，对啦，这真是一个历史上的谜。三百五十万犹太人究竟怎么会移居波兰的？这是一个如此四分五裂的国家，你总以为他们会选择一个更稳定的国家吧。我倒有个理论，我很想知道埃伦是怎么个看法。”

“莱斯里，关于我们这些波兰犹太人，你有什么理论？”娜塔丽咧嘴笑着说。

“是这里四分五裂的状态促使他们移居进来的。想想看，一个差不

多有一千个男爵的政府，随便哪个男爵都可以对立法行使否决权。若干世纪以来，他们就是这么凑合着过来的。难怪波兰不断地分崩离析！嗯，犹太人只要能单独和个别的贵族做出安排，他们就至少可以在这里生活、耕种和工作，不必害怕国王的压迫。”

“这个理论不坏。”娜塔丽说，“然而，事实上波兰的历代国王不是也曾特别订立一些保护性的法律对他们表示欢迎吗？那不正是西班牙把他们驱逐出去，而罗马教廷正掀起一股迫害、屠杀犹太人逆流的时候吗？这是就我记忆所及而言。”

“我对这方面没做过研究，”斯鲁特说，“不过，波兰自己最后也采取那样的步骤了。”

“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在长岛出生的啊，”娜塔丽说，“我祖父逃出来了——幸亏他那样做。”

“波兰目前的军事形势怎么样？”拜伦问斯鲁特，“要是必要的话，他们会和希特勒打一仗吗？”

“打一仗？”斯鲁特吸了口烟斗，仰头望了望半空，他的语气又变得深思熟虑，带有职业意味。“嗯，你问问任何一个波兰人，他多半会告诉你他们要打败德国人。在一四一〇年，他们毕竟打败过德国人。拜伦，这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谈论起政治和历史来可以十分高明，然而他们完全不顾这个事实：德国今天是一个工业上的巨人，而波兰仍然停留在种地、犹太人、城堡和玛祖卡[4]上。也许波兰人的战斗精神将会驱散希特勒的那群愚蠢的、不愿打仗的畜生。这是当前的论调。据说波兰有两百五十万穿军装的，比希特勒的军队多。这个数字是十分难以置信的，然而在这个国家里，任何统计数字——”

“喂，这不是《斯塔尔德斯特》吗？”娜塔丽插嘴说，“听起来有点儿像。跟我跳舞吧。”

拜伦看到斯鲁特环着舞池拙劣地带着她旋转，觉得他的样子像她的

叔叔多于她的情人。可是，娜塔丽偎依着他，闭起眼睛，把脸往他脸上贴的神情一点儿也不像个侄女。他们交换了几句轻松的话，然后娜塔丽又说了些什么，使得斯鲁特露出严肃的神色，并且摇了摇头。他们一边跳舞一边争论。

“没有你，我也找得到他。”他们回到桌子跟前时，娜塔丽正这样说着。

“我并没有说我不帮你找到他，我是说，要是你打算跟他谈起去梅德捷斯——”

“把这件事忘掉吧，忘掉我提过它。”

娜塔丽狠狠地瞪着她盘子里的那块肉，斯鲁特又呷了两口伏特加。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拜伦问起斯鲁特大使馆里的工作情况。斯鲁特松快了一些，他的声调又变得一板一眼起来。那烈性酒一点儿也没令他的头脑模糊，只使他谈得更加起劲。他把大使馆的机构大致介绍了一番，说他是在政治组里，可是自从他来了以后，像使馆里每个人一样，时间都被川流不息的移民占去了。

“你们外交官们对这个条约感到意外吗？”

“自然。连波兰人都惊得目瞪口呆，而在历史上，他们是什么都经历过的。可是事前谁也猜不出希特勒要干些什么，这就是他的天才——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确实有让人大吃一惊的本领。”

娜塔丽脸上那片阴云散开了：“莱斯里，斯大林干吗跟他搭伙呢？”

“亲爱的，这再明白不过了。希特勒用金盘子托着一块蛋糕端给他，他只说了声‘好，谢谢！’如今，斯大林一下子就倒转过来，把英、法置于劣势了。在慕尼黑，他们把斯大林抛在一边。实际上，他们是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送给了希特勒，说：‘孩子，拿去，别再跟我们捣乱了，摧毁俄国去吧。’现在，斯大林搞了个倒过来的慕尼黑：‘不，不，这儿，孩子，把波兰拿去，然后去摧毁西方吧。’”斯鲁特一口接一口地

喷着小团小团的蓝色烟雾，显然对得到这样一个大发议论的机会很开心。他接下去说："哼，英国人完全是咎由自取！和俄国结盟本来是他们制止德国的一个机会。他们有好多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所有斯大林对德国和纳粹党人的恐惧都有利于他们这么做。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拖延，烦躁，跟希特勒吊膀子，把捷克斯洛伐克送掉。最后，事到临头，派了几名小政客坐了一条慢船去见斯大林。当希特勒决定在这一结盟上下赌注的时候，他派专机把他的外交部部长送到莫斯科，授予做这笔交易的全权。因此，一场世界大战才迫在眉睫。"

"会发生世界大战吗？"娜塔丽问。

"哦，我原以为你和埃伦都是主张不会打起来的权威呢。"

"我不准备惊慌失措。在我看来，希特勒会像往常一样，得到他所要的东西。"

斯鲁特的脸变得困惑、阴沉，他使劲吸烟，苍白的两颊往里深陷下去。"不会。波兰人如今已拿到了英国签了字的保证。这件事做得很豪爽，很不理智，很迟，而且多半无济于事。在这个程度上，咱们是在重演一九一四年。波兰一旦坚决抵抗，就可以使全世界陷入这场战争。这就全看希特勒了，要是他想再武装一下，这场危机就会平息下去——眼下有这种趋势。可是就我们所知，他已经下达了进军的命令。也正因为如此，关于去梅德捷斯，我才这么坚决反对。那里，在未来的两个星期里，你有一半可能性被德国兵俘虏去。亲爱的，我确实认为是有点儿冒险。"

晚饭后，斯鲁特又开车把他们带到城的另一部分。这里，一条条街都是三四层高的老式砖房，楼下一层统统是店铺。这里确实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有的在狭窄、铺了卵石的街巷人行道上溜达，有的从窗口探望，有的在店铺门口坐着。街头巷尾，一群群留着胡子的人在大声争辩着，做着手势，跟曼哈顿区的东下街一个样儿。许多男人穿着长衫，要

不就穿着农村的长靴、罩衫，戴着便帽。也有的男人穿着齐脚脖子的长黑大衣，戴着黑帽子。有几个小伙子穿着军装。也有一些阔人：脸刮得光溜溜的、戴着大礼帽的男人和打扮得很漂亮的女人，跟欧罗巴大旅社一带华沙的非犹太人一模一样。玩着街头游戏的孩子们跑来跑去，男的戴着小帽，穿着短裤，女孩子们穿着整洁的各种颜色的上衣。他们的母亲一边看着他们，一边闲聊着。

“我记得你好像说他们都冲到大使馆去了呢。”拜伦对斯鲁特说。

“拜伦，这里有三十五万犹太人，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有那种远见，那样就有三四千人来捶我们的门了。其余的人相信他们所要相信的，模模糊糊地盼着形势好转。政府不断地告诉大家不会打仗。”

娜塔丽正带着一种迷惘、惬意的神情望着街上马拉的大车和手推车，以及刚好从他们身边叮叮当当地开过去的一辆旧式的无轨电车。“小时候，我父母曾经把这一切形容给我听，”她说，“看起来似乎没有变样儿。”当大使馆的汽车驶过的时候，人们都停下来看着它的后影。有一次，斯鲁特把车停下来问路。一簇簇犹太人都围了上来，可是他们用波兰语小心翼翼地做出的答复很含糊。“我来试一下。”娜塔丽说。然后，她就讲起意第绪语[5]。他们听了先是吃惊地爆发出一阵笑声，接着是热烈友好的交谈。一个戴了一顶破旧小帽的胖墩墩的男孩自告奋勇地跑在汽车前边指路，他们就按照他所指的方向驶去。

“必要的时候，我也能结结巴巴讲点儿。”娜塔丽说，“埃伦讲得才地道呢，尽管他从来也不肯说一个字的意第绪语。”

“你说得很不错。”斯鲁特说。

娜塔丽和斯鲁特在一座灰色砖砌的公寓大楼前下了车。这座楼有窄长的窗户和一扇雕琢得很考究的铁门，窗台花箱里的绣球花正盛开着。楼前是一个绿茵茵的小公园，犹太人或一群群地坐在长凳上，或嘈杂地围着一个正迸出水花的喷泉。好奇的孩子们从公园里跑出来，包围了坐

在这辆美国汽车里的拜伦，随便议论起他和这辆汽车。在他们欢乐的凝视下，拜伦感到自己有些像关在玻璃后面的人猿。这些犹太孩子的脸都充满了活力和恶作剧，然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礼貌的举动，有的还腼腆地朝他微笑着。他很遗憾没有什么礼物可以赠送给他们。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自来水笔，想从敞着的窗口送给一个黑头发、穿紫丁香色衣裳、袖口和领口镶着白花边的姑娘。她眨巴着一对机警的深棕色的眼睛，踌躇不前。旁边的孩子们用大声喊叫和哧哧笑声鼓励她接受礼物。最后，她才接了过来，她那冰凉的小小指头在他手上蹭了一下，就轻快地跑掉了。

“哦，你料不到吧，他不在，”几分钟后，娜塔丽和斯鲁特一道走回汽车跟前对拜伦说，“他全家到梅德捷斯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去了。我的运气真不好。埃伦告诉我说他是做蘑菇生意的，可是那生意能这么兴隆吗？看起来他过得挺好哩。”

“好得不多见，”斯鲁特发动起马达来，“这肯定是这一带最好的公寓楼。”

那个穿紫丁香色衣裳的小姑娘又出现了，还带来了她的父母。她父亲穿着长到膝盖的灰色礼服，戴一顶灰色的宽边帽子。她母亲包着头巾，穿一套按德国样式剪裁的棕色衣服，还抱着一个用粉红毯子包着的娃娃。

“他来向你道谢了。”当那个父亲举着自来水笔、隔着窗口用波兰话郑重地说着的时候，斯鲁特对拜伦说，“他还说，这支笔太贵重了，他请你收回去。”

“告诉他，这个美国人爱上了他的女儿，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所以她必须收下。”

斯鲁特把这话翻译过去，她的父母都笑了起来。那个小姑娘贴着她母亲的裙子躲闪着，向拜伦投了一个热切的眼色。她母亲从她的上衣翻

领上解下一枚嵌了紫宝石的金质别针，一定要娜塔丽收下。娜塔丽竭力用意第绪语推却，这又引起惊讶和一阵滔滔不绝的愉快的交谈。结果，她只好收下这枚别针，那个小姑娘留下了那支笔。于是，他们就在一片“再会”声中离开了。

“嗯，我出来可不是为掠夺财宝的。”娜塔丽说，“拜伦，你留下吧。这枚别针很好看，你留着送给你的女友、你的姐妹或者你的母亲。”

“留下吧，那是你的。”他不客气地说，“我倒可以考虑在华沙待下去，等着那个姑娘长大。”

“她的父母不会答应的，”斯鲁特说，“他们要把她嫁给一个拉比[(6)]。”

“反正离犹太姑娘们远远的，她们不是好的结婚对象。”娜塔丽说。

“阿门[(7)]。”斯鲁特说。

娜塔丽正把那枚别针别到她的外衣上。“那么，我想我只好到梅德捷斯去看班瑞尔了。真可惜，埃伦说他很机灵，在领我参观华沙这一点上，没人比得上他。他们曾一道研究过犹太教的法典，虽然班瑞尔比他年纪小得多。”

斯鲁特一听娜塔丽提到梅德捷斯，就沮丧地摇着头。

---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份。

(2) 帕德雷夫斯基（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一度任总理。

(3) 莱斯里的昵称。

(4) 一种波兰舞曲。

(5) 是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混合而成的语言，流行于欧美犹太人中。

(6) 希伯来语，意为“我的大师”，为犹太人对法学博士及主持宗教仪式者的尊称。

(7) 希腊语，原出自希伯来语，意为“但愿如此”，为基督教祷告时的结束语。

第八章

一天早晨七点钟，娜塔丽往拜伦的房间打了个电话。头天晚上，他们和斯鲁特一起逛夜总会，一直待到三点多钟。这些波兰夜总会都模仿巴黎的下等游乐场所，但很沉闷。她以神经质的高兴劲头，把他们俩从一个夜总会带到另一个夜总会，根本不理会斯鲁特那种筋疲力尽的样子。

“嘿！勃拉尼，你睡死啦？”从她活泼的口气听来，她好像已经睡了十个小时的觉，“这好像有点儿恶作剧，可我已经在去克拉科夫的飞机上弄到了两个座位。飞机十一点起飞，票是我昨天买的，要是你宁愿睡觉，就待在这儿也行。我一两天就回来。”

拜伦睡眼蒙眬地说：“什么？斯鲁特已经给我们弄到明天去罗马的飞机票了，娜塔丽，订到这个票不是容易的。”

“知道。我会给他留张条子，也许到机场给他打个电话。你要是也去，咱们就根本用不着折回华沙了。等我看过我家里的人，咱们就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直接从克拉科夫到罗马去。”

“你在克拉科夫预订了票吗？”

“还没有。可是克拉科夫是一个交通中枢，有五六条路可以出来。咱们一到那儿就买票——飞机、火车或者汽车票都行。怎么样？拜伦！你又倒下睡着啦？”

“我在考虑呢。”拜伦把离开华沙和离开斯鲁特的好处与这些轻率的旅行安排进行比较。战争的紧张局势看来在渐渐缓和了。夜总会里的波兰人还是显得那么快活、轻松、无忧无虑，尽管斯鲁特发现已经看不见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街上像往常一样安静，看不出备战的迹象。拜伦总是从华沙电台播音员的声调来推测战争局势紧张的程度。他现在已

经听得懂几个有关紧张局势的关键性的词和短句，有时候倒是可以从新闻广播员发抖或者轻松的声调中判断出更多的东西。在美国，局势紧张的时候，播音员惯于用洪亮深沉的、像是劫数已到的声调吓唬听众；而离战场更近的波兰广播员们，倒不怎么想矫揉造作。一两天之前，他们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那么焦虑呢。

他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我刚刚收听了英国广播电台的短波，和昨天晚上一样的新闻。汉德逊正和希特勒谈判。"

"娜塔丽，这可是一次他妈的发疯的旅行。"

"怎么会呢？我也许再也没机会去看看我父母出生的地方了，现在我已经到了这儿。昨天晚上莱斯里亲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看来已经过去，他们已经同意谈判。不管怎么样，你本来用不着来，我是这么想的。在波兰乡下到处乱转，你准会腻烦的。"

"这样吧，我和你一同吃早饭。"

拜伦很快收拾妥当。他与娜塔丽·杰斯特罗在一起的时间越多，就越对她捉摸不透，她与莱斯里·斯鲁特的关系现在也使他纳闷儿。要是他们俩一道在床上消磨时间——他猜想这是她来华沙的目的之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么他们准是在找一些匆匆忙忙的特别机会，或者想方设法瞒过他。可是一夜接一夜，斯鲁特总是在旅馆的走廊上告别。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以一个未婚妻那样的深情和温存对待斯鲁特。可是当拜伦想回避他们的时候——去吃晚饭或是去听音乐会，甚至到使馆走一趟——她总叫他一起去。当然，他曾想到过，她是在利用他——也许连约他同去华沙都一样——以激怒斯鲁特。要真是这样，她的计谋算是失败了。这位外交官对待拜伦很友好，而且把他跟在旁边完全看作理所当然。但是，斯鲁特这个人也很难捉摸，只能看出他很疲劳，埋头工作，对娜塔丽在这个时候到波兰很是关心，如此而已。

她坚持此次旅行，有比想看看她的情人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拜伦越来越明白了。华沙的犹太人街道使她着迷，不管他们从哪儿开始度过一个夜晚，最后总要走进那些狭窄的小巷。她甚至拖着拜伦到一条偏僻小巷内的犹太人小剧场去看了一场奥尼尔[1]的《啊，荒野！》（这次斯鲁特求着没去）。这个剧场只有一个不到二十英尺宽的舞台，破旧的布幕。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奇特而乏味的经历。但是，在那个寒酸的大厅里，顶呱呱的美国人物和传统的犹太表演凑在一起，使娜塔丽很开心，也很感动。“我觉得那就是我，”娜塔丽说，他们刚从剧场出来，在温暖的夜晚沿着泥泞的小路走着，小路两边是东倒西歪的半用木料半用石头造成的小屋，“我就是那个奇怪的混合物。我从来没有完全明白过，我现在还在分析它。它使人心慌意乱，但又令人兴奋，真像在一部家庭影片中第一次看到我自己一样。”很明显，是同样的魅力把她引向梅德捷斯的。

她在饭厅里等着他。她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件花色鲜艳、敞领的波兰衣服，浓密的头发梳成了一种过时的美国发式，披在肩上，就像华沙的妇女那样。

“我这样行吗？人家老那么盯着我看，真烦死了，好像我头上长了角。”

“只要你的护照放在身边，就行了。别太土气。”

“哦，当然，总带着这个。”在她的脚边有一只带拉链的蓝色羊皮皮包，“衣服、衬衫、帽子、长袜、腰带，我随时可以走进女盥洗室，一出来就完全是一个Amerikanka[2]，怒气冲冲，挥着美元。你去吗？当然不去了。”

“我去，我的旅行包在走廊里。”

“真的吗？你真和我一样傻，勃拉尼。”她那双黑眼睛慢慢一眨，从眉毛下抬起来朝他看了看，使拜伦想起了那个穿淡紫色衣服的犹太小姑

娘。“告诉我，你现在对斯鲁特喜欢点儿了吧？”

“我没有不喜欢他。这会儿我是替他遗憾，他肯定还摸不着头脑呢。”这时，女侍者把一盘盘的菜端了上来。他说：“哟，你替咱们俩都叫了菜，好极啦！没有比这种波兰火腿更妙的了。”

她说：“在这儿吃火腿，我都开始有点儿于心不安了。想想看！”娜塔丽切着厚厚的粉红色火腿吃起来，显然无动于衷。

“我对你们的宗教一无所知。”拜伦说。

“我也不懂，这甚至不能说是我的信仰。我在十一岁之前就不信这个教了——什么会堂、希伯来文课，一切一切我都脱离了。这使父亲很难过，因为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会堂的一个负责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可是我们的这位犹太拉比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笨人，勃拉尼。我父亲简直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他不是埃伦那样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商人。我到十一岁的时候，读的书比他多很多了。”

“他就让你那样甩手不干吗？”拜伦问道，“就像那样？我父亲可不会答应，可以肯定。”

“可能军人不一样，”娜塔丽怀疑地笑着说，“大多数当父亲的和女儿弄不到一块儿。不管怎么说，我是个独生女，整个说来都不错。我就是不愿意没完没了地总去说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废话。吃完啦！”她放下刀叉。“先喝咖啡，然后去梅德捷斯，行吗？”

“随你便。”

破裂的黄色玻璃上贴着一条条交叉的、厚厚的手术胶布的出租汽车，摇摇晃晃地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阳光普照的场地上，一架孤零零的飞机停在那间作为候机室的木棚外边，看了真叫人吃惊。那是一架蓝色的三发动机的双翼飞机，机身粗短，锈迹斑斑，尽是补丁。拜伦还以为那是一架飞机的残骸呢，但是当他们到达时，乘客们来到了草坪上，开

始登机。

“我可不知道，”拜伦在付司机车钱时说，“你认为这架飞机能起飞吗？是不是让这个司机再等一等。”娜塔丽笑起来，去给斯鲁特打电话，但他没在公寓，也不在使馆。那间小木棚里还是挤满了德国人，尽管看起来留在华沙的没有几个。只有波兰人和几个犹太人上了去克拉科夫的飞机，坐到那些不舒服的铁椅子上。

飞机真的起飞了。它颠簸着，震颤着，把薄金属板的地板都震开了缝，以至可以看到下面一片绿色的田野，让一股暖风吹进来，吹胀了娜塔丽的裙子。她把裙子掖到腿下，就睡着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飞机向下俯冲，砰的一声着了陆，在田野中的一间谷仓附近停住，谷仓四周是高高的杂草和野花。拜伦以为这是一次迫降，但有几个乘客拿着手提包下了飞机。又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颠簸，把他们送到了克拉科夫。飞机飞过绿色的平原，飞到了低矮的群山之上，这儿一半是森林，一半是耕地，用一块块黄的、黑的、紫的田地拼成。

克拉科夫机场的候机室是一座小木房子，周围拦着铁丝篱笆。拜伦很高兴，离开了那架喷着热铁和汽油气味的飞机，走到阳光灿烂、微风吹拂、像花园一样芬芳的田野上。在沥青铺的跑道两侧，包着头巾的农妇们在太阳底下割草。眼前看不到出租汽车，只有一辆尽是泥巴的绿色公共汽车。一些有亲戚来接的旅客，爬上了笨重的马车，吱吱嘎嘎地驶走了。

“咱们打算怎么到克拉科夫去呢？”拜伦问。

“那辆公共汽车一定是到那儿去的。”娜塔丽说。

一个黄胡子的犹太人孤零零地笔直站在门口，身穿一件黑色的长外套，头戴一顶黑色宽边的平顶帽。他走近几步，用手碰了碰帽子说：“请原谅，是美国人吗？姓杰斯特罗？”

娜塔丽疑惑地看着他说：“唔，是啊。你是班瑞尔吧？”

“是的，是的，乔彻南·班瑞尔·杰斯特罗。”他咧开嘴笑着回答，“请你原谅，英语说得不好。你说德语吗？法语呢？”

“法语能说一点儿，”于是她改用法语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乘这班飞机呢？好啦，拜伦，这是埃伦叔叔的堂弟，也是我父亲的堂弟。班瑞尔，拜伦·亨利是我的好朋友。”

两个男人握了握手。犹太人捋了捋他那花白的黄胡子，端详着拜伦的脸。班瑞尔长着一个宽大的鼻子，浓眉毛，一双令人吃惊的深陷的蓝眼睛有点儿像鞑靼人那样斜着，但目光敏锐。拜伦觉得，在一两秒钟内，这位杰斯特罗就看出他是一个异教徒，不过可能是一个朋友。“Enchant é.[3]”杰斯特罗说。

他把他们带到候机室的另一边，那里停着一辆铁锈斑斑的汽车。司机是一个瘦鬼，穿一件淡颜色的运动衣，戴一顶便帽，留着有点儿发亮的红胡子。经过一番意第绪语的交涉，他们就出发了。娜塔丽对拜伦说，他们现在是直接到梅德捷斯去，因为杰斯特罗一家非常渴望看到她，而克拉科夫是在二十英里之外的另一个方向。他们全家都认为，在婚礼前夕，有个美国亲戚从天而降是一个好兆头。娜塔丽曾给梅德捷斯的乔彻南·杰斯特罗打了个电报，说她今天到，但她没说明坐哪班飞机，因为她没想到他真会收到这封电报。

“Mais Pourquoi pas？La Pologne n'est pas L'Afrique，[4]”班瑞尔接着娜塔丽的英语插了一句话，“C'est un paya tout á fait moderne et civilisé.[5]”

拜伦觉得，像这样一个从犹太油画中或者戏剧中出现的人物，能说又清楚又好的法语，真是十分奇怪。杰斯特罗对他说，他会为他们后天回罗马做好安排的。因为他在克拉科夫交际很广，弄几张火车票或飞机票绝对不成问题。

汽车弯来弯去，避开一些讨厌的大坑，在一条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着前进。他们经过一些小村庄，尽是草顶的原木房子，在一根根原

木之间漆上了蓝条条。司机得让车绕开在路上游荡的猪、鸡和牛。许多房子由于天长日久，历经风吹雨打，变成了灰色，一溜儿歪斜，或者快要倒塌。一些房子没有窗户，但是差不多都有新的或是新油漆过的门。每个村子的附近都有一座木头造的教堂，矗立在一块高地上。在洒满阳光的田野上，男男女女都手拿农具在劳动，有的用马拉犁。汽车经过许多辆装满手砍的木材的大车，拉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马，赶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女人或男人，这些人要不是有头巾和胡子作为标志，真是难以辨别他们的性别。他们的汽车一直开到奥斯威辛，一路上没看见一台拖拉机、一辆汽车或者其他任何机械。奥斯威辛是铁路线上的一座中等城市，有砖砌的房子和宽阔的街道，一条浑浊的河流从城里穿过，把它分成两半。汽车开到城市的主要广场，在电话局前面停了下来。娜塔丽和班瑞尔下了车，去给斯鲁特打电话。

拜伦顶着烈日在广场上散步，引得一些居民偷偷地朝他望。他买了一份冰激凌，女售货员一声不吭就收下了他的钱。奥斯威辛和华沙完全不同：这是一座低矮的城市，到处是淡褐色的建筑物，有一副穷乡僻壤不欢迎陌生人的神气。拜伦巴不得离开这里。当汽车驶进一片平坦的绿色田野，在沿河的一条肮脏的道路上行驶时，娜塔丽告诉他说，斯鲁特发了火，也吃了一惊。尽管她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斯鲁特还是对拜伦的头脑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我看他是得了神经病了。”她说，“你看他是不是怕德国人？”

“你看，这样离开他有点儿失礼。”

她朝拜伦奇怪地瞟了一眼，说：“这完全不是什么失礼问题。要知道，我们在一起一直谈到清晨，他应该讨厌我了。”

“什么？我看见你是三点回来的。”

“不错。可是后来他又在走廊里给我打电话，说他疲劳过度，睡不着觉，我又下楼和他出去了。”

“原来如此。那你一定累坏了。”

“怪得很，我觉得挺舒服，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现在又有这么新鲜的郊外空气！波兰的空气闻起来那么美妙，我在书上从来没读到过这个。”

“波兰是第一流的国家，”班瑞尔一边用英语说，一边拿手捋了捋胡子，“强壮的人民。希特勒是一个大威胁。不要战争。”

拜伦在梅德捷斯度过的这段时间，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好像去了趟月球一样。虽然有常见的教堂耸立在常见的小丘上，可是村民差不多都是犹太人。梅德捷斯是由一簇建在弯弯曲曲的狭窄土路或石子路边上的房子组成的，有些是原木的，有些是灰泥的，只有少数砖房，一路倾斜下去通向一片平坦的绿色草地和一条蜿蜒的河流。在离镇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幢式样像法国城堡的大房子，没有屋顶，在河岸边荒芜着。那个贵族之家已经绝了后，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了难，但是这个村镇保存了下来。

杰斯特罗一家和他们的亲戚似乎占了梅德捷斯的一半。他们簇拥着娜塔丽和拜伦，兴高采烈地把他们从一家带到另一家。昏暗的房子里面都差不多：小房间，大炉灶，笨重而光亮的维多利亚式家具，花边窗帘；每家房子都有一群孩子，从地下爬的婴儿到少年儿童，年龄不等；一张张桌子上都摆满了酒、蛋糕、茶、糖块、伏特加和鱼。这一切都没法儿拒绝。待了一会儿，因为没看见厕所，拜伦感到很不舒服。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别人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在他看来，好像所有的犹太人都在不停地同时讲话。娜塔丽和那些穿黑上衣、黑裤子、笨重靴子，留长胡子的男人谈话，和那些没有涂脂抹粉、劳累过度、穿了拖到脚踝的朴素衣裙的女人聊天；他们好像都被她迷住了。每座房子外边，都围了一大群人，他们隔着窗子参加谈话。两位美国人的来访，显然是战后梅德捷斯最重大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没有人行道，没有商店，没有电影院，

没有汽车库，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没有路灯，没有救火龙头，没有广告牌。除了沿河的一排电线杆外，没有一种声音或一种景象能把这个城镇和二十世纪联系在一起。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是唯一从这个地方移居外地的一代人。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锡耶纳大主教的高雅朋友，在这儿生活到十五岁。那时候，他看来就像这些苍白、瘦弱、勤学的男孩子一样，戴了一顶黑色大便帽，耳边留着鬈发。拜伦不能想象这些人怎么看待他，但是他们对他像对娜塔丽一样热诚，不过是用手势和微笑来代替对她的滔滔不绝的谈话。（第二天，娜塔丽告诉他，她把他说成自己的保护人，是埃伦叔叔派来的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们毫不怀疑就相信了，既然美国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不同寻常、使人吃惊和不可思议。）

那天晚上，关于睡觉的安排也和所有事情一样新奇。拜伦被安置在拉比的家里。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全村有一半人都参加了。有那么一会儿，村里的神父也参加了。他长着棕色胡子，要不是秃顶、穿了黑袍子，模样可真像班瑞尔。他的突然出现使每个人都冷静下来。人们谈论的语言改成波兰语，最后又改成德语，最后这种语言拜伦是听得懂的。神父想对不信犹太教的美国人殷勤款待一番，班瑞尔靠拜伦用德语及时帮忙，想法把他的邀请岔了开去。神父离开后，人们就围着班瑞尔和拜伦胜利地欢呼。这位美国人由一群犹太学校的男孩子护送，在歌声和掌声中朝拉比的砖房走去。领头的就是新郎自己，一个十八岁左右、脸色苍白、留着稀疏山羊胡子的小伙子。

拉比和他的妻子想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那是一张黑色的四柱大床，上面摆着大枕头。但是很显然，这是屋里唯一的一张大床，拜伦不肯睡。这又引起了一阵意第绪语的讨论。这座房子的第二间卧室里有两张床，一块铺上褥子的板搁在两张椅子上。房间里已经有五个嘁嘁喳喳的女孩子，在商量的时候，她们就开始羞红了脸，笑起来。好像他们打算让拜伦睡到其中一张床上去。显然，再想不出别的体面的办法了。他

最后还是睡到了正屋的地板上，这个房间既是客厅又做饭厅，周围摆满了大本皮封面的书。拉比给了一床羽毛垫子让他睡，因为六个从克拉科夫犹太学校回来的男孩子也和他一起躺在同样的垫子上，他也就不觉得委屈了。说真的，他在梅德捷斯拉比家的地板上睡得比在华沙的欧罗巴大旅社里还香。他发现羽毛垫子倒是能催眠的。

第二天，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娜塔丽绕着村镇闲逛上，从田野沿着河边走，经过一片古老的墓地，一直到那座大房子的废墟。婚礼的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所以这家人今天就让两位客人自己玩玩。梅德捷斯狭窄、泥泞的街道——夜间下了场大雨，拉比家屋顶上哗啦哗啦的雨声使拜伦睡得更香——充满秋天干草和成熟水果的芳香，在那些自由自在地游荡的鸡、鸭、牛、羊的气味衬托下，这阵芳香似乎分外强烈。一些家禽遭到了厄运，片刻前还高高兴兴地在早晨的阳光下大摇大摆地散步，过了一会儿，就被嬉笑着的孩子们抓住，嘎嘎叫着，扑打着翅膀，进了屠宰场。在房子和谷仓后面的田野上——这些谷仓大部分是单间的原木建筑物，有厚厚的黄色稻草屋顶——成群的牛马在草地上吃草，草长得很高，夹杂着野花，在微风中荡漾。水虫在缓缓流动的棕色水面上滑动。鱼儿跃出河面，溅起水花，但是没有人钓鱼。

娜塔丽告诉他说，她和家里人谈话谈了半夜。对她来说，她听到的大部分都是新鲜事。她父亲总爱追述华沙的往事，要比对他的出生地谈得多。由于她只想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所以在孩提时代，她就已经对听到的一点点东西感到腻烦了。在这个村镇里，埃伦叔叔和她父亲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在美国都有了成就。关于埃伦·杰斯特罗，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一个天文学家，一个癌病专家。在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中，“教授”这个词的意思是含混不清的。除了班瑞尔外，没人知道埃伦曾写过一本关于耶稣的名著。娜塔丽猜想，埃伦的堂弟好不容易才没把这个成就声张出去。班瑞尔（这是他的原名乔彻南的昵称）在当地是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物。当他还在克拉科夫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做贩卖蘑菇的生意，后来兼做其他出口买卖，生意兴隆，

终于把家搬到了华沙。但他又把儿子送回到克拉科夫的犹太学校读书，并在梅德捷斯他的表姐妹那里给他找了个新娘。这许许多多的杰斯特罗和村里的其他居民一样，是靠种地和到奥斯威辛及克拉科夫市场上出售奶制品生活的。

娜塔丽在这幢破房子里爬来爬去，探索着前进，一会儿没了影儿，后来踏穿了一块腐朽的地板，从十到十二英尺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拜伦听见了木板破裂的声音、她的尖叫和砰的一声响。他连忙去找她。她像个摔坏的洋娃娃似的趴在那儿，裙子翻起，露出系吊袜带的白腿。她正摔在一片烂泥和厚草上。不管这里的地板曾经是什么样的——也许是镶板的，或者大理石的——现在都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拜伦替她拉下裙子，扶她坐起来。她神志倒还清醒，不过吓呆了，脸色发青。过了一两分钟，她的脸色才转过来，两眼又恢复了那种活跃而调皮的神情。她摇了摇头。“老天爷，真把我摔得头昏眼花，拜伦，我想这下可完蛋了！”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哎呀，真吓死人！我没事了，扶我起来吧。”

她走起来一瘸一拐，她说左腿膝盖不听使唤。她挽住了他的胳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靠到他的身上。拜伦曾劝过她别去爬那腐朽的楼梯，这一笑就算是认了错，他当然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很担心她的伤，同时也还一直为她随口透露的前天晚上和斯鲁特一直待到清晨这件事生气。可是不管怎么说，在河边这片阳光灿烂、洋溢着苹果芳香的果园里，有这个姑娘倚在他的身上，对拜伦来说，简直就是世上他所渴望的最大幸福。就这么搂着她，也比任何别的姑娘给过他的任何快乐还要甜蜜。凡是一个姑娘身上使人向往的东西——谜一样的目光、面颊上柔和的线条、动人的嘴唇、突然迷人的一笑、丰满的身材和细嫩的皮肤，对拜伦来说，娜塔丽·杰斯特罗的全身就是由这些可爱的优点构成，闪耀着夺目的光彩。不错，她出身于梅德捷斯的奇怪的犹太家庭，她显然是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冷酷男子的情妇。她不过是一个身体结实的普通姑娘——她身子的确很重，这时正倚在他的身上，一瘸一拐地走着——脾气

有些执拗，并有顽皮姑娘的那种并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粗野的逞能劲儿。所有这些缺点恰恰使她成为娜塔丽·杰斯特罗，而不是那个他十一二岁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十全十美的姑娘。他的十全十美的姑娘实际上和大多数男孩子所梦想的姑娘一样，得是一个金发碧眼女郎，有点儿性欲狂。现在她已经消失，这个带刺儿的褐色犹太姑娘占了她的位置。这里只有他们两人，在波兰南部一条小河的岸边，在金色的阳光下，在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之间，一英里之内看不到任何房子。

“回去得走多半天啊！”她说。

“我试试把你背回去。”

“什么，背我这么一个大个儿？得把你压扁了。我要是不长这么胖就好了，这可真让人讨厌死了。”

“我不觉得讨厌。”拜伦说。

他们走过一只没人使的平底船，船里有半舱水。“咱们把这个利用一下。”他说着，就把船翻转过来，倒掉了水。

娜塔丽感激地看着他独个儿把船拖了下去。“没桨呀。”她说。

“咱们可以顺着水漂。”

他用船里的一块粗长木板把握着船的方向，既拿它当舵，又拿它当篙。河水流得十分缓慢，黑乎乎的简直像油一样平静。娜塔丽面对着拜伦坐在船头，鞋子浸在渗进来的水里。当他们漂过那片墓地的时候，娜塔丽说：“大概我的祖先都在那里，没葬在巴勒斯坦的就都在这里了。”

“或者在埃及，或者在美索不达米亚。”拜伦说。

娜塔丽耸耸肩膀：“我不知道。勃拉尼，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

“你是说梅德捷斯？”

“我是说波兰。我真高兴祖父和祖母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他把船在靠近村子的地方停下来。她爬上岸，慢慢地走着，不再瘸了。这个地方没有医生，她说她也不愿意让人为她这个摔伤的美国堂妹紧张，她想等明天到了克拉科夫再包扎膝盖，所以村里没有人发现她出了事。

拜伦想打听打听有关战争局势的消息。梅德捷斯只有一台能听的收音机，另外几台已经坏了，能听的这台是神父的。拉比用他那种好不容易才能听懂的犹太德语对拜伦说，华沙最近广播的消息倒是令人高兴的：英国首相已经回国度周末了，看来危机已经过去。“汉德逊，汉德逊，”拉比说，“汉德逊和希特勒谈判了。”他狡猾地眨了眨眼，用一只手擦着另一只手，表示在做金钱交易。

这场婚礼使拜伦恨不得自己变成一个作家，能够把它记载下来；也恨不得变成一个犹太人，能够完全理解它。这种庄严和吵闹的混合使他难以理解。据他所知，除掉最后的扔鞋、撒米，端庄、谦恭应该是婚礼的精髓。但是，梅德捷斯的犹太人——尽管他们穿戴了最好的服饰，女人是天鹅绒的衣裙，男人是黑色锦缎外套，或是城里人穿的礼服——好像不懂得什么是端庄。他们拥挤着，闲谈着，突然唱起来；他们围住蒙着面纱静静地坐在那儿的新娘，起劲地谈论她；他们跳舞；他们在房子里和大街上到处乱走，表演着一些奇怪的小仪式；他们一个挨一个地站到一把椅子上，发表一段演说或唱一首歌，客人们就狂笑起来，拼命地喊叫。脸色苍白的新郎穿了一件白袍子，头戴一顶黑礼帽，看来快要晕倒了。拜伦作为一个美国客人，在长长的男宾席上坐在新郎旁边，这是一个荣誉座位。他拿着一盘点心请新郎吃的时候，才偶然知道，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已经斋戒二十四小时了，现在仍在斋期。可是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在敞开肚子，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喝。

拜伦也和其他人一样，又吃又喝，感觉真是痛快极了，不过到这时他还不能断定婚礼仪式是否算已经完毕。午夜临近时，客人们忽然都严肃起来。在一个院子里，在一轮明月和亮晶晶的繁星照耀下，开始了一

连串严肃而令人难忘的活动——包括手持银酒杯念神圣经文和点燃长长的蜡烛——新郎和新娘被带到一起，在用手高擎的紫色天鹅绒华盖下面互换戒指和亲吻，很像基督教的婚礼。然后，新郎把一只玻璃酒杯用脚后跟踩碎，于是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相形之下，过去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拜伦戴了一顶黑便帽，和犹太学校的男孩子们跳舞——因为不能和姑娘们跳舞——简直成了整个晚上的主角。客人们都聚在一起拍手、喝彩，娜塔丽站在最前边，激动得容光焕发。不知是膝盖好了还是忘了痛了，她也参加了，和姑娘们一起跳舞。就这样，她跳舞，拜伦也跳舞，在室内跳，在院子里跳，一直跳到凌晨。拜伦简直记不得自己是怎样离开新娘的家，在拉比屋子里铺着羽毛垫子的地板上睡着的。

他躺在那里，有一只手把他摇醒。他睁眼一看，看见班瑞尔·杰斯特罗正向他弯着身子。过了一两分钟，拜伦才想起自己身在何处，才认出这个长着一对聪明、焦急的蓝眼睛，留着斑白黄胡子的人是谁。睡在他旁边的那些犹太男孩子也都坐了起来，揉着眼睛，或者穿着衣服。女孩子们也穿着睡衣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天气很热，阳光从晴朗的碧空射了进来。

“喂，什么事？”他问。

“Der Deutsch，”这个犹太人说，“Les Allemands.”[(6)]

“啊？什么？”

“德国人。”

拜伦坐了起来，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啊，德国人？德国人怎么啦？”

“他们来啦。”

---

(1) 尤金·奥尼尔（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

(2) 波兰语：美国人。

(3) 法语：很高兴认识你。

(4) 法语：为什么收不到呢？波兰不是非洲。

(5) 法语：这完全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

(6) 前面是德语，后面是法语，意均为“德国人”。

第九章

失去的世界帝国

阿尔明·冯·隆将军　著　维克多·亨利　英译
（摘自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

英译者前言

我从来没想到会翻译一部德国军事著作。多年来，像许多海军将官一样，我打算把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结果，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决定放弃这个打算。据说，已故的海军五星上将欧内斯特·金讲过，如果照他的意思，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公报就只有一句话："我们战胜了。"我的战争回忆录大约也可以简缩成这样："我服过役。"

我从海军退休以后，当了一家海运工程公司的顾问。一九六五年，我最近一次因公出差德国。我发现不管到哪儿，都看见书店橱窗里成堆地摆着一本小书，书名叫作《失去的世界帝国》，阿尔明·冯·隆将军著。我清楚地回忆起我在柏林美国大使馆任海军武官期间所认识的冯·隆将军。我见过他，和他攀谈过。我想，他也许参加过一次我妻子经常举行的晚宴。他那时在德国武装部队作战参谋部供职。他和大多数德国参谋人员一样，态度冷淡，难以接近。他身材矮胖，一只大鹰钩鼻子，几乎和犹太人差不多，恐怕他一定为此感到悲哀。当然，他的姓氏表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鲁士后裔。他声名显赫，我总想好好地了解他一下，但没能找到机会。那时，我简直想都没想过有一天我竟会通过他的著作深知其人。

出于好奇，我买了一本他的书，发现内容非常吸引人，我就去拜访了出版商在慕尼黑的办事处，打听谁在美国出版过这本书。我得悉此书原来尚未译成英文。在我要返回美国时，我说动了出版商，获得了英文版的版权。我正打算从商界退休，这样，我想翻译这本书可能会减轻一些无事可做的痛苦。

《失去的世界帝国》是冯·隆将军在狱中写的厚厚两卷对战争的作战分析的摘要，他称这两卷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他有十分充裕的写作时间，由于他在东线参与的战争罪行，他在纽伦堡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这部详尽的技术性著作没有英文译本，而且我也怀疑今后会不会有。

冯·隆将军在叙述每一次主要战役之前，总是先写一个关于战略和政治背景的摘要。出版商在冯·隆死后，把这些简短的摘要抽出来，加以编纂，成了《失去的世界帝国》（我怀疑这位将军会同意用如此戏剧性的书名）。所以，《失去的世界帝国》并非一部扎实的军事历史，而是出版商的一种投机取巧。它把冯·隆关于世界政治的全部主张都在一本小书里汇集起来，而删去了它们后面细致的军事分析。无论如何，我认为这还是一本可读的、有趣的、也有价值的书。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比较诚实。几乎所有德国的战争文学，对于屠杀犹太人、战争的责任以及希特勒对军队和人民的专权等等，都进行了粉饰。对于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冯·隆都心平气和地、坦率地写了出来。他打算在他平安地入土之前，不让这本书出版。（他真做到了。）所以，与多数的德国军事作家不同，他既不想保住脑袋，也不想安慰胜利者，结果写成了一本揭露德国人对于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到底怎么想、可能仍然在这样想的书。

因此，这是一个德国将军所做的力所能及的评论。冯·隆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受到最优秀的英、法军事作家的很大影响，特别

是戴高乐和丘吉尔。他的德文与其他大多数写军事题材的同胞相比，要易读得多。我希望我的译文至少能把这一点表达出一部分。我本人的文风，是一辈子写美国海军报告形成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理不通的现象，但我相信还不至于从实质上歪曲原文。

我认为，这位作者如实地描述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一个非常倔强和效能很高的战斗民族，并非一群愚蠢的虐待狂，也不是现在流行的娱乐节目中所丑化的那样一帮可笑的笨蛋。整整六年，这些人几乎把整个世界打得筋疲力尽，他们也犯下了前所未有的罪行。他们的赌注，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来说，就是“伟大的地球本身”。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对我来说似乎很重要，这也就是我翻译冯·隆著作的原因。

他对一些事件的叙述既内行，又熟悉情况，我们不能从表面价值去理解它。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尽管我在他们中间生活过几年，可我从来不敢说我了解那个奇怪而聪明的民族，他们有能力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也有能力做如此多的坏事，不过他们的迟钝也是天下闻名的。总的来说，我还是让冯·隆将军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描写这次战争，但在翻译某些段落的时候，我又不能不有所指责，所以我偶尔加上一些批注。

例如，冯·隆的第一页开头部分，完全和阿道夫·希特勒所有演说的开头部分一样：谴责《凡尔赛和约》是残酷的协约国强加给光荣、守信的德国的不公正条约。他不提历史的变幻莫测，德国作家几乎都不提这一点。一九一七年，列宁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请求在东方战线单独媾和。德国人草拟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于《凡尔赛和约》一年多以前，从俄国掠去了比英德两国加在一起还大的一块领土、几乎六千万居民和俄国的全部重工业。这要比《凡尔赛和约》更加苛刻。

我在柏林供职时，每当有人谈起《凡尔赛和约》，我总要提出

这个小小事实。我的德国朋友总是被这样的比较弄得很窘，他们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凡尔赛和约》落到了他们头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落到了别人头上。他们的这种反应出于真心。德国人的这种民族奇癖我无法解释，但是在读《失去的世界帝国》时，不应该把它丢在脑后。

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白色方案

对希特勒的义务

写作此书，我只有一个目的：维护德国士兵的荣誉。

在这里，没有必要追述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导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二十世纪的历史，人们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当战胜的协约国在一九一九年创造发疯的《凡尔赛和约》时，他们也创造了希特勒。一九一八年，德国相信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意见”，光荣地放下了武器。协约国把“十四点意见”看作一纸空文，草拟了一份条约，瓜分了德国，造成了一家欧洲的政治经济疯人院。

这样蒙骗了天真的美国总统并瓜分了世界之后，英法的政治家可能想象他们会永远使德国民族瘫痪。这种瞧不起人的政策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也把凡尔赛的决定说成是一件“可悲而复杂的蠢事”。凡尔赛的压迫在充满活力的德国人民心中造成了火山似的愤恨，它爆发了出来，而阿道夫·希特勒就在喷火达到高峰时取得了政权。纳粹党是激进派和保守派、富翁和穷光蛋之间一个奇怪的联盟，它团结于复兴德国的理想上，但不幸的是，它也团结于欧洲中世纪引起动

乱的政治口号“反对犹太人”上。一群庸俗的鼓动家、理想主义哲学家、狂热分子、机会主义者、暴徒和冒险家，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能力，精力过人，与希特勒一道上了台。我们这些总参谋部的人，大多以厌恶和不祥之感注视着这些混乱的政治事件。我们对国家效忠，不管是谁统治，但是我们害怕一般危害社会变革的浪潮。

希特勒使我们大吃了一惊，这是实在话。这位声名显赫、鼓动性强的政治家，迅速地而且不流血地把凡尔赛造成的不公正一个接一个地予以补救。他的手段直截了当，顽强有力。魏玛政权[(1)]曾经采用其他的方法，而得到的只是英法的蔑视。希特勒的方法收到了效果。在德国国内，如果必要，他也一样严厉和残酷，他的方法也同样收到了效果。假如现在历史学家称他的政权为恐怖时期，那就必须承认这是一种普遍的恐怖。希特勒带来了国家的繁荣，把我们重新武装起来。他是一个负有使命的人。他那种对自己和对自己的使命的热烈信仰左右着德国群众，尽管他篡夺了不少权力，但群众可能会毫不吝啬地都给予他。

红色方案

自然，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迅速复活，在协约国中引起愤怒的恐怖。厌倦战争、酷爱奢华并被社会主义腐蚀了的法国，不太愿意采取有效的行动。英国是另一回事。英国仍然以它的遍布全球的海军、它的国际金融体系、它的盟国和它在五大洲的帝国统治着世界。德国登上支配欧洲的地位，推翻了权力的平衡，它再一次向英国挑战，争夺世界霸权。世界大战又迫在眉睫，这次摊牌无法避免，因为德国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人口和工厂已经超过英国。在这个意义上，丘吉尔正确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两次战争合在一起就是“另一次三十年战争”[(2)]。

我们德国总参谋部的人懂得，希特勒为使欧洲正常化所采取的惊人手段迟早会引起英国的干涉。唯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干

涉。早在一九一七年，我们就准备了一个对英国、波兰进行两线战争的计划，叫作“红色方案”。在阿道夫·希特勒一个接一个取得不流血的胜利的过程中，我们一直不断地把这个方案加以修正。当英、法两国满足于他们那种软弱无力的谴责和抗议时，我们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力量飞速地得到改善。我们开始希望这位强有力的元首能够利用凡尔赛凶手们的过失，真正不流血地在欧洲实现他的新秩序。如果真能这样，他就可以发动对苏联的伟大的十字军远征，单线作战，在东方找一块活动地盘——这是他毕生的目的。历史的行程就会完全不同。

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这个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切都改变了，英国首相张伯伦突然给予波兰无条件军事援助的保证！他借口希特勒破坏了不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那块弱小地盘的诺言而发了火。这块地盘，正是张伯伦亲自策划的慕尼黑会议瓜分后剩下的。和所有政治家的诺言一样，希特勒的诺言当然不过是策略和权宜之计。要是张伯伦不这么想，只说明他自己是一头蠢驴。

不管对波兰保证的动机如何，这都是一种自杀性的愚笨行为。它使得腐败的波兰军人寡头政府强硬起来，反对德国对但泽和波兰走廊的正当不满。它把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杠杆，交到这些落后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除此以外无任何意义，因为到头来英国是不可能给波兰真正的军事援助的。要是俄国插手，这个保证可能还有意义；事实上，这么一来也许会半路阻止希特勒，因为他害怕两线作战，比什么都厉害。总参谋部也是如此。但英国的绅士政治家们看不起布尔什维克，而波兰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拒绝考虑接受俄国军队的保护。因此，愚蠢和软弱携起手来，挑起了这场灾难。

张伯伦这一挑衅行动，就像一只陷入绝境、用软弱的爪子抵抗的兔子一样，只能激起元首更大的勇气。命令闪电般地下达到参谋部，要我们为秋季进攻波兰拟订作战计划。我们以红色方案为基础，夜以继日地工作，准备了计划。四月五日，这一计划以新的代号“白色方案”命名，

送交元首。

历史的讽刺

消灭波兰的白色方案，是根据几个主要的、典型的地理事实形成的。

波兰一片平原：是一个大型的比利时，只有很少几道天然屏障，没有真正的国界。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被亚布隆卡山口切断，为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入克拉科夫和维斯图拉河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入口。维斯图拉河、纳雷夫河及桑河都是问题，但是在夏季和初秋，水位很低，许多地方汽车和马可以蹚水而过。

波兰本身是一个政治畸人，这也反应在它没有形状的地理上。它没有永久的外貌，没有一个连续下来的政体或民族目的。它好几次从欧洲地图上消失，被瓜分成强国的省份。现在它又不如俄国的一个省份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同盟国的首脑们把这个称为“波兰”的整个地理上的粗略平行四边形又往西移动了大约二百公里，移到奥得-尼斯河一线。这样做当然牺牲了德国，把一些自古以来就属于德国的城市、领土和居民都给了波兰，使得成百万人被悲惨地赶出了家园，重新定居。战争就是如此：胜利者获得战利品，失败者遭受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波兰领土完整问题而爆发的，但波兰并没恢复到它一九三九年的边界，而且永远也不能恢复了。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进行的交易，它失掉了一块领土，并入了苏联的版图。英国为了那些边界问题对我们开战，它把法国，最后把美国拖入了战争。在雅尔塔，英、美两国把波兰领土当作希特勒的礼物永远送给了苏联人。这就是历史的讽刺。

波兰在一九三九年的战略地位极为不利，整个国土可以看成插入德国的一个软弱的凸角，是德国占领的土地。它北部与东普鲁士毗邻，南部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整个地势平坦，很容易让德国从西边冲进来。

它的背后，在东边，稳稳地站着新近与德国通过里宾特洛甫策划的互不侵犯条约连到一起的苏联。

致命的条约

这个当时被欢呼为一项妙举的条约，在没开一枪之时就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可是，对于如此明显的事实，人们没给以足够的注意。与布尔什维克结盟（不管是暂时的还是策略性的）当然是对这个独裁者理想的背叛，是与德国的民族精神相矛盾的。假如证明真有战略上的好处，这么做或许还能容许。在政治上和战争中一样，重要的是取胜，但这个事件相反。

这个条约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大约半个波兰都给了斯大林，让这帮斯拉夫人向德国靠近了二百公里。两年以后，我们付出了代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们向莫斯科大规模进军的中央兵团——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进军——在距离目标四十公里的地方停住了，而我们的先遣侦察部队已经深入到看见克里姆林宫塔顶的地方。假使德国军队是从离莫斯科近二百公里的战线开始进攻，他们就会在第一片雪花飘落到斯摩棱斯克大路以前占领俄国的首都，废黜斯大林，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那时英国肯定要求和，这场战争我们就会打胜。

连我们的敌人也认为是大胆外交行动的胜利的这个条约，字里行间却包含着这么几个字：Finis Germaniae[3]。这样的政治Coup De Théâtre[4]在历史上还真不多；这样灾难性的弄巧成拙也罕见得很。可是当时在我们参谋部里，很少有人胆敢对这样一个消息表示怀疑，哪怕仅仅是以目光表示彼此的惊愕。

包括希特勒自己的参谋长凯特尔、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在内，军队里没有一个人事先知道这个把半个波兰让给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协定。到了战役的第三个星期，斯大林生气地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严厉地责备我

们德国第十四军挺进到了东南的油田地区，武装部队才接到特别秘密指令，在俄国人面前撤退。于是，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蜂拥而来，既没有流一滴他们自己的血，也没有流波兰人的血。

是我，九月十六日午夜，在最高统帅部接到了我们驻莫斯科武官的令人吃惊的电话。他报告我说，俄国人按照希特勒在八月签订的秘密协定，正在进入波兰。我立刻打电话给约德尔将军，告诉他俄国人在行动的消息。他反问："是对着谁来的？"声音颤抖着，简直不像阿尔弗雷德了。可见军队完全是蒙在鼓里。

八月的最后几天，准备白色方案的工作正加紧进行，希特勒打算利用里宾特洛甫的政治突然袭击搞一场和平谈判的喜剧。春天，在他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他以惯常做预言的口吻，说西方列强不会再容忍不流血的胜利了，这回要打仗了。我们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中准备白色方案，从忧虑到行将灭亡的感觉都有，因为我们的作战准备远远低于一场大规模冲突的水平。仅以一个关键性项目为例。我们非常缺少坦克，以致在白色方案中我们不得不把大量价值有限的捷克坦克摆开阵势；海军只有五十艘潜艇做好了战斗准备。最糟的是，甚至到了那时，元首依旧根本没发布全面投入战时生产的命令，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得人心的行动。总之，我们真是如履薄冰。

参谋部对和平谈判没抱希望。然而，希特勒在和汉德逊一起演这出计划好的戏时，显然被自己的表演和里宾特洛甫的不断保证弄得神魂颠倒了。他开始相信英国可能再一次被吓倒，说不定再跟我们来一次慕尼黑。九月上旬，在最高统帅部里，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当西线宣战的消息传来时，元首大为吃惊，浑身发抖。可是，事到如今已别无他法，只有执行白色方案了。

战略

该计划要求同时从南北两侧进攻，目标是切断波兰走廊，向华沙进军。波兰人把兵力分散在全部无法防守的边境线上，结果很快就被分割、包围、消灭。他们应该把主要防御部署在维斯图拉河、纳雷夫河、布格河三条防线上，这样就可以把战争拖长，促使英法进攻我们西部薄弱的守军。这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冒险的独裁的领导已经把德国人民推到了险恶的境地，但这时候上帝对我们发了慈悲。波兰人证明，他们自己在战略部署上十分低能，尽管在战场上都很勇敢，而法国人则一直坐在他们的营房和工事里，几乎一枪未放。

如今，德国的评论家们都把一九三九年九月法国的静坐防御写成一个“奇迹”，它使对波兰的闪击战成为可能。但是，很难看出这个“奇迹”在哪儿。法国的军事思想就是防御和进行阵地战，因为这种思想曾于一九一八年取得胜利。他们非常迷信机械化战争中关于防御的理论上十对一的优势。毫无疑问，九月份，法国本来可以派遣几百万训练有素的部队，以比德国武装部队在波兰还要多的装甲师，冲出马其诺防线，或者取道北部平原，穿过比利时、荷兰，攻入我们十分薄弱的西部防线，直捣柏林，但它的决心不在这里。阿道夫·希特勒在这关键时刻的政治和军事赌博证明是极妙的。在他所有的对手中，他最了解法国人，对他们采取了先发制人。

胜利

突破波兰的全部防线，大约只花了四天时间。战术上的奇袭之所以完全成功，是因为虚伪的波兰政治家们尽管知道局势危险，还是不断地对人民做出虚假的保证。波兰空军的几乎一千架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从此，德国空军就自由地在天空飞翔。波兰的地面抵抗也是以弱对强，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不能不钦佩勇敢的波兰骑兵向坦克阵的冲锋。有谣传说，波兰政府告诉他们的骑兵，我们的坦克是纸糊的冒牌货，这谣传可能实有其事。要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伤心地省悟过来。机械化战

争的优越性和古典的军事战术相对抗，从来没有像在这次波兰骑兵对钢铁坦克的无效冲锋中表现得那么触目惊心。

然而，德国武装部队也仅仅是用它完全机械化的装甲部队这个薄薄的刀刃在作战。我们主要的地面进军，是由徒步的步兵群进行的，他们充分利用了少量装甲部队冲锋时造成的通信联络的破坏、敌人的惊慌和战线的混乱。虽然空军担任了强有力的支援角色，但是把华沙的抵抗能力摧毁并使之终于投降的，不是空中的轰炸，而是那些在华沙城外用马拉的重炮。对于马匹如此倚重，暴露了我们对世界大战严重地缺乏战斗准备。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华沙被德国军队包围。外边流传的消息说，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被俘，一个个包围圈被歼灭，前线全面崩溃，国民政府已吓得逃往罗马尼亚。但是，这座处于枪林弹雨中的城市，没有粮食，水电断绝，许多建筑物已成为废墟，疾病蔓延，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放弃西方给予最后一分钟援助的无用希望，最后投降。

评论

自始至终，元首和他的宣传家们一直把这次波兰战役说成一次局部警察行动，是德国武装部队的一次“特别任务”。希特勒亲自把白色方案中许多有关分配口粮、动员部队和运输的部分勾掉，目的只是缓和德国人民的抵触情绪。这一政治上的干涉对军事行动起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宝贵的数月业已过去，损失还未得到补偿。这里我要说，由于纳粹党和元首的干涉——这类干涉从未停止过——从专业的标准来衡量，战争力量从来没有全部地、适当地组织起来。

我们在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时间是八月三十一日夜间，地点靠近波兰边境——炮制了一出不体面的丑剧，伪称波兰士兵越过边境进攻电台，并被击退。那些该死的政治犯穿着波兰军服，电台附近躺满了他

们遍身弹孔的尸体。这就是进行侵略的借口，而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骗人的鬼话却一无所知。早在七十二小时以前，我们就无法挽回地向波兰进军了。在纽伦堡审讯之前（这句话的真实性令人怀疑。——英译者注），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个事件，当时我正忙于一些重要公事，希姆莱或许应对此负责。

波兰在一九三九年是反动军人和有疯狂领土野心的政客执行的落后、闭塞的专制统治，这个政府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极为残酷，对它自己的人民既不公正又虚伪；这个政府在慕尼黑危机时像一条鬣狗一样扑向捷克斯洛伐克，乘人之危抢去了捷克一个省；这个政府二十年来笨拙地与德国和苏联两面周旋，最后还要装成像一个重要军事强国那样说话和行动，而实际上软弱得像一只小猫。民主国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支持这么个反动、骗人、顽固的专制政权。这个政府很快就可耻地崩溃、永远地消失了。但战争继续进行，而它的导火线不久就被人忘得干干净净。总有一天，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导致世界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的那些自相矛盾的道理，一定会再给以适当的强调。

在如此愚蠢地发动的一场可怕的全球战争中，最后一件荒唐的事情是：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三八年被英国出卖，没有打仗，在整个战争期间损失不到十万人；而一九三九年获得英国支持的波兰，打了仗，死了六百万人（尽管其中半数为犹太人）。两个国家最后都身处苏联奴役之下。那么，哪个政府更为明智一些，哪国人民更为幸运一些呢？大国之间发生纠纷，小国最好是向狂风低头，哪边风硬向哪边倒，而波兰人正是忘记了这一点。

英译者按：读者会逐渐熟悉德国人的这一习惯，即：责备别国听任德国侵略。在冯·隆将军的整本书中，如同在德国人的大部分军事著作里一样，这种腔调反复出现。在总参谋部系统下发迹的军官们，显然已失掉了以其他字句思维的能力。冯·隆对波兰政府和对英国所做保证的

评论，是他在白色方案前面的摘要中意味深长的段落。

---

(1) 魏玛政权是德国1919年在魏玛成立的政府。

(2)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原是德国新旧教之间的斗争，后来西欧、中欧、北欧的主要国家几乎全部卷入。

(3) 拉丁语：消灭日耳曼。

(4) 法语：精彩事件。

第十章

休·克里弗兰只穿着长袜子的双脚搁在办公桌上一堆摊开的报纸上，报纸最上面是一份《纽约时报》，它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提高了调门，空前地使用了通栏的斜体字标题：

德军进攻波兰；

城市遭轰炸，港口被封锁；

但泽被接纳加入德国。

但是，其他报纸和《纽约时报》这种文雅的吼叫比起来，标题的字体要更大更粗。克里弗兰穿了一件衬衫，斜靠在转椅里，一只电话听筒夹在他的头和左肩之间，正用红铅笔在一沓黄色打字纸上迅速地做着记号，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话。在广播界干了八年，他对这套玩意儿已经相当熟练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既紧张又满意，但他的声音带着怒气。他上午的节目叫作“本市名人动态”，专门采访那些路经纽约的著名人士。战争危机突然怒吼着冲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克里弗兰的秘书抢到了新闻编辑部，现在他正向人事科提出抗议，或者说正想这样做。他给经理的电话一直没打通。

一个头戴黑色扁平草帽的小个儿姑娘出现在门口。她背后，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编辑部的大办公室里，战争新闻引起的骚乱有增无减。秘书们忙着咔嗒咔嗒地打字，或者拿着稿件急急忙忙地来来去去；听差们端着咖啡和夹馅儿面包在跑；光穿衬衫的男人们围着嗒嗒响的电传打字机，好像人人都在吆喝、抽烟。

“您是克里弗兰先生吗？”姑娘的声音很甜，但有些颤抖，那双惊恐的圆眼睛使她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

克里弗兰用手按住话筒，问道：“什么事？”

“人事科让我上来找您。”

“让你？老天爷，你多大啦？”

“二十岁。”

克里弗兰好像有点儿不相信，但他还是挂上了电话。“你叫什么名字？”

“梅德琳·亨利。”

克里弗兰叹了口气：“嗯，好吧，梅德琳。想要赌钱就得懂诀窍。那么，脱掉你的帽子马上就干，好不好？请你先给我再买一杯咖啡和一个笋鸡夹馅儿面包。还有明天用的稿子，”他用手拍了拍那沓黄纸说，“要打出来。”

梅德琳不能再隐瞒下去了。她原是到纽约来买衣服的，突然爆发的战争促使她走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看看要不要临时女职员。在人事科，一个戴一副黄纸袖套、不耐烦的女人塞给了她一张纸片，问了她几个有关她学历的问题，就让她上楼去找克里弗兰。“去和他谈吧，要是你中他的意，我们就可以雇用你。他嚷着要一个姑娘，我们这里抽不出人。”

梅德琳跨进房间，叉开腿站着，摘下帽子拿在手里，承认说自己还未被录用，她原是到纽约来闲逛的，家住华盛顿，还得返回学校去念书。她一想到这儿就心烦，因为她太怕她父亲了，简直什么事都不敢做。她刚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走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他一边微笑着听她说，一边眯缝着眼睛打量她。她穿了一件没袖子的红布衣服，由于在海上过的周末，气色很好。

“那么，梅德琳，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不想干这个工作？”

“我是在寻思——我能不能过一个星期左右再来？”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又拿起电话听筒："还找人事科。好吧，你过些时候再来吧，梅德琳。"

她说："我马上就去给您买咖啡和夹馅儿面包，这我做得到。我今天也可以把您的稿子打出来。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干三个星期呢？二十四号以前，我不用回学校去。我父亲要是知道了，准饶不了我，不过我不在乎。"

"你父亲在哪儿？在华盛顿吗？"

"他在柏林，他是那儿的海军武官。"

"什么？"休·克里弗兰放下电话，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你父亲是我们驻纳粹德国的海军武官？"

"是的。"

"真没想到，好啊！你就是海军的子女了。"他把一张五美元的票子往桌上一扔，"好吧，梅德琳，请给我买一个夹馅儿面包，要白肉、莴苣、胡椒、蛋黄酱的。清咖啡。别的咱们以后再谈。也给你自己买一个夹馅儿面包。"

"是，克里弗兰先生。"

梅德琳拿起那张钞票跑到了外面的大厅，站在那儿发起呆来。她听过几次"本市名人动态"节目，她马上辨别出了克里弗兰那独特的、感情丰富的爽朗声音。真是一个地道的广播员，有他自己的节目，而忽然她竟在为他工作了。这就是战争时期！一个拿着一袋食品的姑娘嗖地打她身边过去，她这就明白了该到哪儿去买面包。但是，已经有二十来个嘁嘁喳喳的女孩子拥在走廊外面那个小餐馆的零售柜台旁了，她走出去到了梅迪逊大街上。她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眨巴着眼睛。纽约的活动还像过去一样。人群在便道上行走；小汽车、大轿车喷着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地过去；人们拿着一包一包东西从商店里进进出出，往橱窗里张望。唯一新鲜的东西是，报贩们抱着大沓晚报，嚷着战争新闻。梅德琳

向街对面的大药房跑去，那儿的冷餐处挤满了职员和买东西的人。他们一边吃着碗里的辣汤或者菜汤，谈笑风生。还是往常那些人，在药店里熙来攘往，买牙膏、洗涤剂、阿司匹林、糖果和便宜的座钟等。一个系围裙、戴帽子的上年纪金发胖女人，很快地替她准备夹馅儿面包。

“啊，亲爱的，这个仗谁能打赢啊？”她一边和气地问，一边往鸡上撒胡椒。

“但愿希特勒赢不了。”梅德琳答道。

“对啦，他不是一个重要人物吗？Sieg Heil！[1]哈哈，我看这个人是一个疯子。我总这么说，这下可应验了。”她把面包递给梅德琳，“好了，亲爱的，既然咱们不卷进去，管他谁赢呢！”

梅德琳买了一份晚报，标题特大，可没什么新消息。只要看着如此戏剧性的第一版，就是新的乐趣。虽然战争离这儿很远，可是梅德琳觉得血管里的血突然流得快了。这些标题中间，升起了自由和新的行动的气息。总统立即十分坚定地宣布，美国不介入这场战争。但事情的发展从现在起可大不相同了，卷进去是不可避免的了！她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怎样给父亲写信，要是她能得到这个工作就好了。

克里弗兰又把脚放到了桌子上，脸上带着轻浮的笑容在打电话。他向梅德琳点点头，一面以热情的低沉声音继续劝说一个女孩子和他到美女餐厅会面，一面狼吞虎咽地吃起面包来。

“您怎么不吃那一份？”梅德琳说，“我并不饿。”

“真的吗？我可不想抢你的吃。”他放下话筒，打开了她那个夹馅儿面包。“一般我白天吃得不多，可是现在都这么谈论战争——”他咬了一大口，接着说：“谢谢！我发誓，我简直就跟参加葬礼那么饿。没注意你在参加葬礼的时候有多饿吗，梅德琳？我想，看着这么个倒霉蛋给埋到土坑里，你真觉得活着多么快乐啊！好了，听着，你是想在我这儿干三个星期，对吧？那样也好。这给我一个机会了解一下人事科到底是怎

么回事。”他拿起一个棕色的信封，对她晃了晃。“喂，加里·库珀住在圣莱吉斯旅馆641号房间。这是‘本市名人动态’稿子的样本，请给他送去。我们大概星期四请他来。”

“加里·库珀？您说的是那个电影明星吗？”梅德琳吃惊之下，像她母亲一样用高亢的声调说起话来。

“还会有谁？他也许会问你一些关于广播和关于我的问题，所以仔细听着，把我的话牢牢记在脑子里。我们是在一间没有观众的小播音室里工作，非常舒服。这是一间有扶手椅、书籍和一张地毯的房间，十分精美，像家庭里的书房一样。罗斯福夫人就是在这间房间里广播她的节目的。要是他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稿子用特大号的字打出来。他可以广播五到十五分钟，整个节目需要一个半小时。我是从一九三四年起在洛杉矶开始这个节目的，干了三年。那时我管这个节目叫‘饭后余兴’，也许他听见过。当然，他也许很忙，没工夫问这些。不管怎么样，你要装得好像你已经干过一段时间了。”

梅德琳简直慌了神，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马上伸手去拿信封。克里弗兰把信封给了她，说道：“准备好啦？起锚吧。看在基督的面上，可别叫他签名，要是碰到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可别不回来了。”

梅德琳突然迸出了一句：“一定是有些特笨的姑娘在您这儿干过。”说着就赶忙出去了。

一个女仆打开了旅馆房间的门，穿了一身灰衣服的加里·库珀正坐在一张装着轮子的桌子旁吃午饭。那个影星站了起来，朝梅德琳微笑着。他个子特别高，身材瘦长，戴一副黑边眼镜。他喝着咖啡把稿子看了一遍，问了几个问题，完全是办事的样子，和一个腼腆的牛仔太不相同了。他的风度像一个海军上将。当她提到“饭后余兴”这个节目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是的，我记得那个节目。”不多一会儿，她又出来到了满是阳光的大街上，已经筋疲力尽、浑身战栗。“英国总动员了！

希特勒进攻波兰！”转角上的报贩哑着嗓子喊。

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克里弗兰对她说：“谢谢你，小宝贝儿。”他正在很快地打字。“库珀刚来过电话，这个念头他挺喜欢，他答应了。”他从打字机上取下黄纸，和其他纸别在一起。“他说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你对他都说了什么啦？”

“简直什么都没说。”

“嗯，你干得不错，我现在就去访问他。这儿是明天的稿子，把红笔改过的那几页誊清，然后立刻把全部稿子复印，在309A号房间。”克里弗兰穿上鞋，把领带拉直，披上一件深黄色运动衫。他用手指理了理浓密的金发，扬起幽默地弯着的粗眉毛，咧着嘴对她笑了笑。她觉得，她真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与其说他人长得漂亮，倒不如说他很迷人，这就是梅德琳的结论。他身上有股富有传染性的高兴劲儿，那双活泼的蓝眼睛里有种特别逗趣的光芒。他虽然不过三十一二岁，可一站起来，肚子都显出来了，这一点使她有些失望，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

他走到门口又站住了。“你加夜班行不行？你可以拿到加班费。要是你今晚八点半左右来的话，在我的办公桌上可以找到星期四的草稿，里面有库珀的广播稿。”

“克里弗兰先生，我还没被录用呢。”

“你已经被录用了。我刚刚和汉妮斯太太谈好了。等你把那份稿子复印完了，就下去填表。”

梅德琳费了五个小时才把那份稿子复印完。她把它交了出去，尽管她弄得不怎么干净，还是希望不要就此断送她在电台的前程。人事科的人对她说，开始每星期资三十五美元，这简直是一笔财产。她累得腰酸背痛，到药房吃了顿快餐，其中包括一杯巧克力、一块熏肉和一个番茄夹馅儿面包，然后又回到广播公司。在梅迪逊大街乌黑的高大建筑物上空，一轮朦胧的全月在太阳已落的天空浮起，建筑物上满是一格一格放

射金光的窗子。希特勒发动战争的这天，成了梅德琳·亨利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

现在，克里弗兰的桌子上放着加里·库珀的访问记录，这是一堆潦草的打字稿、速记和红笔画的道道，上面夹着一张字条，写着："最好今晚全部抄完。十点钟见。"梅德琳嘴里嘟囔着，她真快累死了。

她往彭萨科拉飞行学校单身军官宿舍给华伦打了个电话，他不在。一个南方口音的接线员用滑稽喜剧里模仿别人的腔调说，愿意帮忙找找他。在烟雾腾腾的新闻编辑部里，拿着电传打字机长纸带和纸杯咖啡的姑娘们还在来来往往，男人们在很快地高声谈话，打字机嗒嗒地响个不停。从敞开的门里，梅德琳听到一些互相矛盾的谣传，如：波兰已经溃败了；希特勒正在去华沙的路上；墨索里尼飞到柏林去了；法国给英国施加压力，要再搞一次慕尼黑交易；希特勒提出要访问张伯伦；等等。

十点钟，电话铃响了，是华伦打来的，话筒里传来背后的乐声和笑声。他说，他是在海滨俱乐部里，正参加在围着棕榈树的平台上举行的一个月光舞会，他刚刚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姑娘，是一个议员的女儿。梅德琳把在广播公司工作的事告诉了他，他似乎很高兴，印象很好。

"喂，我听见过'本市名人动态'，"他说，"休·克里弗兰这家伙嗓子倒挺动人。他人怎么样？"

"嗯，可爱极了。你说这样行吗？爸爸会不会发火？"

"梅蒂[(2)]，你过不了三个星期就得回学校去了，他甚至连知道都不会知道呢！你住在哪儿？……哦，知道了，那是一家妇女旅馆，我知道那家旅馆。哈！小梅德琳过起浪荡生活来了。"

"你不反对？"

"我？为什么反对？我看这倒不错，只是记住要做一个好姑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边有什么消息，梅德琳？仗打起来了吗？这儿在谣传说英国人逃跑了。"

“这儿没别的消息，也都是谣言，一个小时就是一打。你的那个伴儿真是国会议员的女儿吗？”

“当然，她是一个迷人的姑娘。”

“你的生活够艰苦的了。飞行怎么样了？”

“我第二次单飞降落的时候，飞机在地面上翻身了，可别告诉爸爸。我现在进步多了，真了不起啊！”

“好极了，你还在这儿。”克里弗兰说。他们的电话打完才几分钟，他就走进办公室。跟他一道进来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美人，戴一顶黑色草帽，比梅德琳的还宽；穿一件灰色绸衣服，她身上那种栀子花的香味在这间小办公室里显得太浓了。克里弗兰看了看梅德琳打的那几页，说：“还需要再练练，对吧？”

“我打打就会熟的。”她的声音有点儿发抖，清了清嗓子。

“但愿如此。对了，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普瑞柏尔的海军上将？他是不是一个什么高级要人？”

“普瑞柏尔？您说的是斯蒂沃特·普瑞柏尔吗？”

“斯蒂沃特·普瑞柏尔，不错。他是什么人？”

“怎么？他是海军作战部部长啊！”

“那是一个大人物，对不？”

梅德琳习惯于老百姓对军队情况的无知，不过这回可使她大吃一惊。“克里弗兰先生，在海军里，再没有比他职位更高的了。”

“好，那他就是我们的人了。我刚听说，他这会儿在沃里克旅馆。我们对大旅馆都留着神呢，梅德琳。现在，我们给他去封信。”他斜倚在办公桌边缘，开始口授。那位打着哈欠的美人，跷起两条漂亮的腿，点上一支烟，翻看着一本《好莱坞通讯》。梅德琳拼命想赶上他，可还

是不得不求他说得慢一点儿。

“你会速记吗？”

“我很快就能学会。”

克里弗兰看了看手表，又瞧了瞧那位美人，她正耷拉着眼皮轻蔑地瞟着梅德琳。梅德琳感到自己真是一个可怜虫。克里弗兰用手掠了掠头发，摇了摇头：“瞧，你知道这些海军界的人士。给他写封信就行了，请他参加在星期四上午播出的节目。要是你愿意，跟他提一下加里·库珀。签上我的名，把它送到沃里克旅馆，办得了吗？”

“当然办得了。”

“好极了。我和温蒂要去赶一场十点钟的电影，那里边有她的镜头。对了，这个普瑞柏尔认识你父亲吗？怎么样，温蒂，这孩子的父亲是我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温蒂打了个哈欠。

梅德琳冷冷地说：“普瑞柏尔海军上将认识我父亲。”

“那就把这一点也提一下，怎么样？”他带着说服她的调皮微笑对她说，“我真希望把他请来，梅德琳。海军上将和将军们一般是蹩脚来宾，他们太谨慎，也太古板，说出来的话没什么趣味。可现在正在打仗，所以这会儿他们是红人。明天早上见。知道吗，我九点来上班，所以你到这儿最迟别超过八点。”

正如华伦对梅德琳说的那样，战争的第一个夜晚，他是在月光下和一位议员的漂亮女儿跳舞度过的。

月亮飘浮在高空，离地球大约有三十个直径那么远，穿过云层，照耀着一切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事物。它曾用暗淡而有用的光亮为一队队穿灰军服的年轻德国人照路，他们连续好几英里长的队伍正拖着疲劳的步伐穿过波兰边境。现在，欧洲已经转过来向着阳光，使得德国人有了更

好的光亮来进行他们的活动。在此刻，同一的月亮又以它的光明沐浴着墨西哥湾和彭萨科拉海港观赏俱乐部的平台。德国总参谋部曾精心做过利用月光的计划，那银色的光辉却在一个喜气洋洋的机会中洒到了华伦·亨利和杰妮丝·拉古秋的身上。

谁都说，这是几年来最美妙的一次俱乐部舞会。报纸的大字标题，电台激动的广播，使这个冷清、宁静的彭萨科拉兴奋起来。飞行学员们感到自己更了不起，姑娘们也觉得他们更加迷人。战争还很遥远，但不论在多远的地方打仗，他们都是军人。然而，对德国人进攻的谈论很快就转到身边的话题上去了，如：马戏、新的基地司令、最近的飞行事件、新出现的风流韵事等等。在这些快乐的人眼中，元首仍然是新闻片里的那个声音沙哑、神经质的德国人，总是发疯地打着手势，留着滑稽的小胡子。他打算挑起欧洲的一场大乱，但目前还吓唬不了美国。

亨利中尉的看法与众不同。他确实很关心这场侵略战争，所以他一开始就引起了杰妮丝·拉古秋的兴趣。在军官学校里，他在世界大战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超过了其他人。他们见面后，就在月光下平台上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这位飞行学员不谈飞行，也不表示柔情，只是跟她谈史里芬[(3)]夺取巴黎的计划，谈毛奇[(4)]对这一计划致命的干扰，谈坦能堡[(5)]战役能够取胜是德国铁路运输的功劳，谈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战略的对比。他开始也谈飞行员爱谈的闲话，而这套话，杰妮丝在彭萨科拉交了几年朋友之后，已经听腻了。但是他们一谈到战争，她就显示出她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政治见解。华伦也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一次激动的谈话。恋人们有时用不着说一句痴情的话，就能从这种交谈中了解对方。

杰妮丝虽然长了一个法国裔的拉古秋家族的大鼻子，门牙不太整齐，却算得上彭萨科拉的美人之一。她的嘴、皮肤和淡褐色的眼睛都挺可爱，身材又特别妩媚动人，所以男人们都禁不住盯着她看，就像看一团火一样。她高高的个子，一头金发，声音娇滴滴的，举止活泼有生

气。她的家庭拥有俱乐部范围内最大的一幢房子。拉古秋家确实有钱，两代人从事伐木事业，毁坏了墨西哥湾成百英里的松木森林，把北佛罗里达变成了昆虫密集的沙土荒漠。她的父亲在沉寂而安于现状的彭萨科拉是一个奇人，是第一个活跃在政界的拉古秋。

杰妮丝在华盛顿长大，她有远见，也沉着、冷静。她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和美国历史，而且打算进法律研究所。她希望嫁一个名人；一个国会议员，一个参议员；一个州长。要是有幸嫁一个未来的总统，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对那些为她的美貌和潇洒的风度所倾倒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太无情了。她是出来寻找大猎物的，结果以冷若冰霜出了名，而她也以此为乐。她的最低要求是在她不得不到彭萨科拉避暑期间，能碰到一个值得相识的人。而在这许多人中，她选中了一个海军飞行员！不管怎么说，华伦·亨利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瘦弱的身体，夹灰的头发，柔和的微笑带点儿机灵而又放浪的神气，这些都使他特别动人。他的一举一动对一个安纳波利斯的优等生来说，显得太熟悉女人了。这非但没使她不安，反使华伦更有特色。

过了一会儿，他们不聊了，在月光下紧紧拥抱着跳起舞来。一旁观看的彭萨科拉人纷纷开始打听这位头上有块伤疤的海军中尉的身世。华伦在飞机出事时，额上摔破了，缝了九针。那些海军飞行员都羡慕地彼此相告这位拉古秋姑娘是什么人。

华伦回到单身军官宿舍时，看到泰拉赫夫人留下的两张电话条。泰拉赫是他在巴尔的摩分了手的女人，有三十岁了。为了她，华伦差点儿被军官学校开除。他父母乘船去柏林那天，他就是和这个女人睡了一下午。华伦是在军官学校读三年级时遇到她的，那时她是一家茶馆的老板娘。她答应了他的大胆要求，同意在茶馆关门以后和他见面。这是一个聪明的小个儿女人，可是命运不济，嫁过两个凶残的丈夫。她爱读书，喜欢艺术，而且特别多情。华伦渐渐爱上了她。一次，她和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去度周末，华伦嫉妒极了，甚至简单地想和她结婚。拜伦为了这

件事和他好好地谈过一次，尽了一个兄弟的最大努力。海伦·泰拉赫不是一个坏女人，仅仅是一个孤独的人，既然法律规定年轻的预备军官们不许结婚，他们当中爱拈花惹草的就会去找这个或那个泰拉赫夫人。华伦的最大错误就是请她到彭萨科拉来，但那时他刚在海上待了三年回来。现在她待在圣卡罗斯旅馆，当大餐厅的接待员。

但她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遥远了！这不仅是因为有了杰妮丝·拉古秋的缘故，希特勒入侵波兰也使未来具体化了。华伦认为不出一年，美国就会参战，前途是光辉灿烂的。他可能被打死，但是在这次战争中他可要飞了，要是运气好，他还会有优异的战斗记录。华伦是信奉上帝的，但他认为上帝比那些传教士所说的还宽宏大量得多。一个能创造出“性”这样奇异东西的神，是不会对他太一本正经的。亨利海军中尉正坐在他那间陈设简陋、有着高高的老式天花板的房间里，设法不去理会同伴的鼾声，往窗外望着，凝视着单身军官宿舍外面那片洒满了月光的寂静草坪，幻想着战后的黄金岁月。

政治对他很有吸引力。他贪婪地学到的历史知识，使他了解在战争中，政治家是领导者，军人仅仅是工匠。华伦对那些到军校和舰队来参观的政治家做过仔细的观察。其中有些像他父亲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更多的是一些笑容可掬的家伙，带着忧虑的目光、伪装的微笑、松弛的肚子。他知道，父亲的野心是成为海军将官。华伦也有这个愿望，但为什么不想得更多一些呢？杰妮丝·拉古秋颇有头脑，她凡事都懂。一天工夫，华伦·亨利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早晨，战争为他展示了未来；晚上，未来的一个十全十美的伴侣又从天而降。

他做了一桩怪事。他走到窗前，望着天空的月亮低声地祷告了一会儿。他小时候与父亲一同到教堂去，经常这么做。“主保佑我得到她；保佑我通过这次考试，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飞行员。我不求您保佑我活命，我知道这将取决于我本人和我是否在数。假如我真能活过这场战争，那么——”他对着繁星闪闪的夜空笑了笑，“好，那么咱们等着瞧

吧。行吗？”华伦是在向上帝献殷勤。

他没给泰拉赫夫人打电话，就上床睡了。她总是在等着他的电话。但现在，对他来说，她就像是中学里认识的一个什么人了。

早晨，还不到六点，大使馆来的电话把维克多·亨利吵醒。代办因为战争爆发，召集使馆人员开紧急会议。

罗达嘟哝着翻了个身，把裸露的白胳膊搭到眼睛上。帕格掀开被子，窗帘缝隙里透进一缕阳光，横照到床铺上，细细的尘埃在苍白的光柱里舞动。希特勒动手的日子天气可真好啊，帕格迷迷糊糊地想，真是这个杂种的运气！侵略的消息并不使人吃惊。自从纳粹和苏联签订条约以来，波兰的局势急转直下。头一天晚上，在阿根廷使馆举行的盛大晚宴上，每个人都注意到，德国的军方人士和外交官员没有出席，每个人也都在谈论战争。有个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帕格说，入侵是在凌晨三点来钟。那个家伙消息真灵通！世界已经跨过了时间的红线。维克多·亨利跳下床，到一个新的时代去工作了。这还不是他的战争，不是他一辈子受训练准备打的战争，这场战争还没打起来，但他肯定不久就会打起来的。他虽然不觉得惊奇，可还是很兴奋，很激动。

他在书房里打开收音机，它好像好久才热起来。他又打开落地窗。鸟儿在阳光瑰丽的花园里歌唱，一阵轻风吹来，带来了窗前红花盛开的灌木的浓郁芳香。收音机嗡嗡、噼啪地响了一阵，一个播音员开始播音了。听起来与上星期任何一个柏林的播音员没有丝毫不同，那时讲的尽是一些对在波兰的德国人犯下的“难以相信的暴行”，如：强奸、杀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砍下儿童的手和脚，等等。事实上，在这番长久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胡说之后，战争爆发的消息听起来几乎是平淡无奇的了。这个声音还是那么刺耳，还是那么充满正义感，描述元首的进军决定，就像在谴责暴行时一样。

关于波兰人进攻格莱维茨，去占领一座德国电台一事——据广播

说，这一暴行使得德国军队派了二百多万人开进波兰，以便“自卫”——也是以同样一本正经的轻快语调广播着，就像播送德国人深入波兰领土，波兰边防部队突然溃败的报道一样。显然，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得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而且已经冲向波兰好几天。说波兰“进攻”，是哄孩子的骗人蠢话。维克多·亨利已经习惯了柏林电台这种把事实与谎言混在一起的含糊论调，但纳粹对德国人智慧的轻蔑还是使他吃惊。这种宣传当然已经达到一个目的——缓和这场新的战争对人们的冲击。

罗达打着哈欠、系着睡衣的带子走进来，她把头转向收音机。“怎么，他真干起来啦！可不得了！”

“对不起，把你吵醒啦，我还尽量把声音开低了呢。”

“哦，是电话把我吵醒的。是使馆来的吗？”帕格点点头。“我也这么想。呃，我觉得我应该起来听听消息。咱们不会卷进去吧？”

“不大会。我甚至不能肯定英国和法国会参战。”

“孩子们怎么办呢，帕格？”

“哦，华伦和梅德琳不会有什么问题。谣传说，意大利不想打仗，所以拜伦也不会有事。”

罗达叹了口气，又打了个哈欠。“希特勒真是一个怪人，我得出这个结论了。他是怎么个办事法儿呀！我喜欢他和人握手时那种坦率和男人气，挺像美国人，还有那迷人、腼腆的微笑，但他那双眼睛很怪，你不觉得吗？总是很冷淡，有点儿难以捉摸。对了，咱们为那位从科罗拉多来的实业家举行的晚宴怎么办？他叫什么来着？还举不举行了？”

“叫柯比博士。现在他可能到不了这儿了，罗达。”

“亲爱的，请一定弄准了。要知道，我有客人要来，还请了助手，准备了食物。”

“我尽力而为吧。”

罗达慢吞吞地说："二次世界大战……你知道，《时代》周刊不停地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有几个月了，看起来总好像不现实似的，现在不是打起来了吗？不过总觉得有点儿滑稽。"

"你很快就会习惯的。"

"哦，那当然，仗已经打起来了。我本来应该和萨丽·福莱斯特一道吃午饭的，我最好先问清楚她的午宴还举不举行。真糟透了！我预约的理发时间——啊，对了，是明天！或许是今天？早晨这个时候，我的脑子总不好用。"

因为会议开始得早，帕格放弃了早上去使馆时宝贵的五英里步行，开了车去。要说柏林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比往常更安静了。市区中心的林荫道上是一派星期日景象，来往的汽车少了，便道上行人也不多。所有的商店都开了门。某些交叉路口停着一些小型卡车，上面架着机枪，装满了头戴钢盔的士兵。工人们在沿着公共建筑物的墙边堆沙袋，但所有这些行动都似乎没什么一定的目的。咖啡馆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一早在动物园里散步的人们——保姆们、孩子们、上年纪的人，像往常一样，天气好就都出来了，卖玩具气球和冰激凌的小贩也来了。播音喇叭到处在哇啦哇啦地广播新闻，不常见的大量飞机嗡嗡地飞过天空，柏林人都抬起头注视着天空，然后彼此无可奈何地相视苦笑一下。亨利还记得上一次大战爆发时欢腾的柏林居民拥向菩提树大街的快乐场面，很显然德国人是以一种不同的心情参加这次战争的。

大使馆成了吓坏的游客和未来的避难者——主要是年老的犹太人——的大旋涡。在代办的安静、宽敞的办公室里，使馆人员会议开得沉闷而简短。华盛顿还没发来特别指示。大家传阅了一下油印的战时条例小册子，代办要求每个人特别注意保持正确的中立口气。如果英法参战，美国大使馆可能还得照顾那些流落在德国的英法公民。美国在这个麻烦的时刻对野蛮的德国人采取适当的举动，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会

后，维克多·亨利在他的办公室里着手处理一个装满了文件的收文筐，告诉他的文书设法找到巴穆·柯比博士，那位从科罗拉多来的电气工程师，他从军械局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打来了电话。“喂，那个坏蛋要向帝国议会进行解释，你想听听吗？我可以把你带到记者席里去。这将是我在柏林写的最后一篇报道，我已经拿到离开此地的证件，前几天就该走了，但是因为生病耽搁了。上次带我去看斯维纳蒙台基地，我还欠你情呢。”

“你没欠我什么，不过我一定来。”

“好。他三点开讲，帕姆两点钟去接你。我们正像疯子一样在收拾东西呢，但愿我们别被拦在这儿，都是这种德国食物害得我关节痛。”

文书进来把一份电报放到桌上。

“塔茨伯利，我请你和帕米拉吃午饭好吗？”

“不，不，没时间了。多谢啦！过了这次小小的麻烦之后也许可以。一九四九年左右吧。”

帕格大笑起来：“十年？你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他打开电报一看，吓了一跳。“是否知道你儿子和我侄女娜塔丽现在何处？请电告或电话”，下面署名是“埃伦·杰斯特罗”，以及锡耶纳的地址及电话号码。

帕格按铃叫来了文书，把电报递给他，说：“要通锡耶纳，找这个人听电话。同时打个电报给他：‘不知道，请电告其最后去向。’”

“是，先生。”

他决定先不告诉罗达。他想法继续工作，但发现连最简单的信都看不懂了。他把工作搁下，望着窗外在灿烂的阳光下来来往往的柏林人。坐满穿灰军服的德国士兵的卡车在街道上排成长队，轰隆轰隆地驶过，士兵们都显得很疲劳。一艘银色的小飞艇滑过碧空，后面拖着一个奥德

尔牙膏广告。他尽量抑制自己的忧虑，又处理起收文筐里的文件来。

他刚要离开办公室去吃饭，电话铃响了。他先听到的是许多不同语言的杂乱讲话声，然后一个带点儿口音、有教养的美国人说话了："是亨利中校吗？我是埃伦·杰斯特罗，非常感谢您打电话给我。"

"杰斯特罗博士，我想我最好是马上告诉您，我并不知道拜伦和您侄女在哪儿。我根本没想到他们没和您一道在锡耶纳。"

"哦，我本来没决定给您打电报，不过我想您能帮忙找到他们。两星期以前，他们去华沙了。"

"华沙！"

"是的，去拜访一位朋友，他在咱们驻波兰使馆里工作。"

"我立刻就跟那儿联系。您是说咱们的使馆，对吗？"

"对，是二等秘书莱斯里·斯鲁特，我以前的学生，一个有出息的小伙子。我本想他和娜塔丽有一天会结婚的。"帕格草草记下那个名字。杰斯特罗咳了起来："请原谅。我想这次旅行够冒险的，但他们是在条约签订前就去的。她二十七岁了，有她自己的主意。拜伦是自告奋勇陪她去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担什么心，他是一个很能干的年轻人。"

维克多·亨利被这个消息搞昏了，但是听到了赞扬拜伦的话，还是觉得很高兴，多年来他并没听到过好多这样的话。"谢谢。我打听到什么消息就打电报给您，要是您有了信儿，也请告诉我一下。"

杰斯特罗又咳嗽了："对不起，我得了支气管炎。上次世界大战让我记忆犹新，中校，真像没过多久，对吧？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一种奇怪、恐怖又悲哀的感觉，几乎是绝望。我希望咱们有一天能见见面，和拜伦的父亲相识，我太高兴了。他很崇拜您。"

霍彻菜馆的那张长桌子是一个听音哨，一个消息交易所，一个外交

上小买卖的交换所。今天，这家拥挤的菜馆里，银餐具好听的叮当声，烤肉的香味，热烈的高声谈话都依然如故。但是，在这张特别的桌子上却有了变化。有几位使馆的武官穿上了制服；那个长着一副愉快的紫红色面庞、留着大胡子、酒量过人的波兰人已经走掉了；那个英国人也不见了；那个佩着粗重金饰绦的法国武官坐在他惯常的位子上发愁。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个白发苍苍、滑稽的丹麦胖子，仍穿着那身亚麻布白西装，但他也僵在那儿，一言不发。谈话很拘束。华沙电台叫嚷德国人已被打退，但没人能证实。相反，从他们各自的首都来的新闻简报都和德国人吹嘘的一样：到处获胜，成百架波兰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全部军队被包围。帕格吃了一点儿，马上就走了。

帕米拉·塔茨伯利靠在使馆门前的铁栏杆上，靠近那些沿街排成长队的愁容满面的犹太人。她穿着那套他们那天早上在“不来梅”号上散步时穿的灰色衣服。“好了，”他们并肩走着的时候，帕格说道，“小瘪三到底动手了。”

她吃惊而又得意地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动手啦！咱们的车子在这儿，演说一完，我们就出发，我们六点钟飞往哥本哈根。还算运气，弄到了座位，简直像金刚石那么难弄。”

她紧张地开着车在小巷里弯来弯去行驶，避开大路上那支长长的坦克纵队。

“是啊，看到你和你父亲要走了，我感到非常遗憾。”帕格说，“我肯定会怀念你这种开车的冲劲儿的。你们以后上哪儿？”

“我猜是回美国，父亲十分喜欢那儿。实际上这会是最好的地方，因为柏林是进不来了。”

“帕米拉，你这么走来走去的，难道你在伦敦就没有一个男朋友——或是几个男朋友——反对吗？”这个女孩子——他是这么看她的，这表明他是长者——脸红了，眼睛闪着光。她那双白净的小手，开车的

动作迅速、灵巧而且稳当。她身上散发着一种柔和的、带点儿辣味的清香，像荷兰石竹的香味。

“哦，现在还没有，中校。因为父亲的眼睛不太好使了，他离不了我。我又喜欢旅行，所以我很乐意——哎呀！看您的左边，不要太明显。”

赫尔曼·戈林掌着一辆双座红色敞篷汽车的驾驶盘，样子傲慢、凶狠，因交通灯停在他们左边。他穿了一件黄褐色、双排扣的普通上衣，翻领上金光闪闪，不管他穿什么衣服，翻领上都闪着金光。他的巴拿马草帽宽宽的帽檐两边和后面都往下耷拉，有点儿像过去美国强盗的模样。这个肥胖家伙戴着戒指的胖手指敲着驾驶盘，咬着长长的上嘴唇。

灯光变了。红汽车向前冲去，警察向他行礼，戈林笑着摆了摆手。

“刚才要是打死他，多容易啊！”帕米拉说。

帕格说：“这些纳粹真让人莫名其妙。他们的安全措施非常松，甚至连希特勒周围也一样。总之，他们人杀的太多了。”

“德国人崇拜他们。父亲就是因为在纽伦堡纳粹党日做的那次广播惹了麻烦。他说，谁都能杀死希特勒，他那样随随便便地到处走动，正表明德国人是多么拥护他。不知怎么，这个广播竟把他们惹火了。”

“帕米拉，我有个儿子，希望你到美国的时候能见到他。”他把华伦向她介绍了一番。

姑娘听了调皮地一笑：“您已经对我提过他了，听起来好像他长得比我高了点儿。他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像您吗？”

“一点儿不像，他长得挺漂亮，人很厉害，但对妇女们很有魅力。”

“真的吗？您不是还有个儿子吗？”

“是的，我还有个儿子。”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把他还没告诉妻子的事对帕米拉简单地讲了一下：德国人入侵的时候，拜伦正在波兰的某个

地方，陪伴着一个已经有了情人的犹太姑娘。帕格说，拜伦能够巧妙地摆脱困境，不过，等他儿子没事了，他可得多长几根白头发了。

“这个人我倒是愿意见见。”

“对你来说，他太年轻啦！”

“哦，未必，我从来没碰上过对头的。父亲在那儿呢。”塔茨伯利正站在一个拐角挥手。他握手很用劲。他穿了一身苏格兰呢衣服，在这个天气似嫌太厚了，头上还戴了一顶绿丝绒帽子。

“你来了，亲爱的朋友！来吧！帕姆，你四点钟到这个拐角来等着，成吗？这次不会是他那种三小时的长篇大论了，这个坏蛋最近睡眠不足。”

一个穿平常衣服的年轻德国人迎上来，对着帕格咔嚓一声立正致敬，带着他们从党卫军面前走过走廊，上了楼梯，向克洛尔歌剧院那个挤满了人的小小记者席走去。纳粹借这个歌剧院召开国会会议。讲台后面，一只图案形金鹰栖在绕着花环的卐字上，向周围射出的金光画满整个墙壁。这景象在照片上看起来非常神气，但亲眼看见后，只觉得又花哨又俗气——挺适合做一个歌剧院的背景。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无常和轻率拼凑节目的气氛就是纳粹的一个特点。还在建设中的新国会大厦，为了适合希特勒的口味，大得近于呆板。那些粗大的陶立克式柱子显然是石头的，但整个建筑物使帕格联想到一套硬纸板做的电影布景。

和多数美国人一样，他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纳粹，或者说得确切一些，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德国人。他想，他们以出奇的毅力勤奋地工作，却在愚弄自己。德国是一个不稳固的既老又新的国家。某些地方有浓重的巴洛克式美景，另外一些地方又有匹兹堡那样的重工业。表面上是傲慢吓人的政治威势，拼命灌输恐怖，结果却十分可笑。所以，这使他震惊。就个人来说，德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似。他觉得奇怪的是，两国人民都以鹰为国徽。德国人同样也是那种有事业心的野心家：直率，

有粗俗的幽默感，而且通常可靠、能干。从这些方面来说，亨利中校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比跟那些迟钝的英国人或委婉健谈的法国人一起更感到随便。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似乎就变成了丑恶、易受骗的陌生人，而且有点儿凶残劲。如果你和个别德国人谈政治，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一个交战国的傲慢无理的海德先生[6]。他们使人难以理解。帕格知道，在道德败坏的欧洲，这群经过严格训练、装备优良的向前迈进的德国兵为害匪浅，而他们在匆忙中建立的一支庞大空军，他敢断定此刻正从波兰人头顶上滚滚而过。

代表们走向各自的座位。他们大多数穿着制服，但是颜色和饰绦各种各样，就是皮带和靴子相同。从他们的职业态度很容易看出哪些是军人。穿制服的党内官员看起来和任何其他政界人士一样——快活、轻松，大部分人头发花白或是秃了顶——讲究的衣服紧裹在身上，尽管平脚掌穿着长筒靴、凸肚子勒着武装带很不舒服，但他们显然在耀武扬威中获得了条顿民族的快乐。可是今天，这些职业纳粹虽然装出一副好战的模样，但看上去可不如往常那么兴高采烈。整个会场上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

戈林出现了。维克多·亨利听人说过，这个胖子换装很快，这回算是亲眼看见了。戈林穿着一套挂满奖章的天蓝色制服，浅黄色翻领闪闪发光。他走过舞台，叉着腿往那儿一站，双手背在扎皮带的屁股上，与一群毕恭毕敬的将军和纳粹党人严肃地谈着话。过了一会儿，他坐上发言人的位子。接着，希特勒简单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红皮包，里面是他的讲稿。没有隆重的戏剧性场面，像他走入党的会场那样。全体代表起立鼓掌，卫兵们立正致敬。他在台上第一排将军们和内阁成员之间坐下。当戈林致简短、庄重的开幕词时，他一会儿把腿交叉着，一会儿又放下来。

帕格觉得元首的演讲糟透了，他已经疲劳不堪。他在演说中重讲了凡尔赛的罪过，其他大国对德国的不公正待遇，他本人争取和平的不懈

努力，以及波兰人的血腥战争。这些几乎都是以他本人的口气讲的，而且充满了奇怪的悲观主义。他谈到了自己可能战死疆场，以及他死后的继承人——戈林和赫斯。他叫嚷说一九一八年不会重演，这次德国一定要胜利，否则就一直打下去。他声音十分嘶哑，过了一会儿才配上稀奇古怪的手势，但他总算做到了。塔茨伯利有一次在帕格耳旁低声说："今天的表演真他妈的不错。"但帕格认为是荒唐可笑的杂耍。

这回希特勒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他的表演很拙劣，但这人是一股意志坚强的疾风，所有德国人都睁大了眼睛，表情紧张地坐在那儿，像是孩子在看魔术师表演。坐在希特勒后面的较高的戈林，那张傲慢、轻蔑的面孔也同样带着发狂、恐惧的表情。

帕格觉得，由于演讲的内容十分严肃、重要，所以元首说起话来有点儿喋喋不休。这篇讲稿听上去像是开了几个小时夜车赶出来的，个人色彩太浓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么紧迫地炮制出来的，才显得更真实些。这通"我——我"的嚎叫、咆哮般的辩解词，必定是战争史上最可笑的重要文件之一。

在帕格等美国人眼里，元首的脸相仍然很滑稽：那个又长又直的尖鼻子，是从那张双下巴的白脸上突出的一块直角三角形的肉，正好长在一绺垂下来的黑发下和那撮小丑般的小胡子上。他今天穿了一件灰绿色外衣——他在演讲中称之为他的"老兵外衣"——毫无疑问极不合身。那双有点儿浮肿的瞪得很大的眼睛，那张绷紧了往下撇着的嘴，那种威风凛凛的挥手臂的样子，还是有点儿吓人。这个来自维也纳贫民窟里的奇怪暴发户倒是真成功了，帕格心里这么想。他自己已经爬上了霍亨索伦王室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联合王位，企图把上次大战的结果完全翻过来。现在他正在许愿。这个小瘪三还在继续讲。帕格的脑子又转到拜伦身上，他在波兰的某个地方，是这出大戏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们走出来，到了充满柔和阳光的大街上。塔茨伯利问道："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并不认为他有多么了不起。”

塔茨伯利立刻停住脚步，眼睛瞟着他说：“我告诉你吧，他是够了不起的啦！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太长久的错误。”

“他得征服全世界，”帕格说，“他拿什么去征服呢？”

“靠八千万全副武装、到处抢掠的德国人。”

“那只是说说罢了，你们和法国人在人力和武器上都超过他。”

“法国人——”塔茨伯利说着，马上用比较高兴的声调加了一句，“帕姆来了，我们用车子把你送回使馆去吧。”

“我走回去。”

汽车在一面飘扬着的红色卐字旗下边停住。塔茨伯利和亨利握了握手，从那副像瓶子底一样的眼镜后面朝他眨了眨眼。

“我们要演场戏，亨利，但可能需要人帮忙。要想制止这个家伙，得费一番功夫。可你知道，必须得这么做。”

“把这告诉华盛顿那些人吧。”

“你以为我会不说吗？你也要对他们讲讲。”

亨利隔着车窗说：“再见，帕姆。一路顺风。”

她伸出一只很凉的白手，忧郁地笑了笑：“希望您能很快和您的儿子见面，我觉得您一定会见到他的。”那辆梅赛德斯开走了。帕格点上一支烟，觉得手上还留有淡淡的荷兰石竹的芳香。

亨利的办公室外间，坐着一个瘦高个儿男人，穿了一身椒盐色的衣服，膝上放着一顶软帽。他一站起来，亨利才发现他个子真高，足有六英尺三英寸左右。他背有点儿弯，像许多个子过高的人一样，好像觉得那么高有点儿不好意思。“您是亨利中校吗？我是巴穆·柯比。”他

说，“您要是忙，就把我赶出去好了。”

“哪儿的话，欢迎极啦！您是怎么到这儿的？”

“哦，倒是费了一番周折。我不得不绕着走，取道比利时和挪威。有些飞机还通航，有些不通了。”柯比的样子局促不安，还带着点儿西部乡下口音。他苍白的脸上尽是麻点，好像得过严重的面疱疮。他长着一个长鼻子、一张松弛的大嘴巴，一句话，是一个长相很丑、两眼聪明有神、表情忧郁的人。

文书说：“中校先生，您办公桌上有几份要件。”

“知道了。请进吧，柯比博士。”帕格松了口气，他看出来柯比是一个想干番事业的正派人，而不是那种讨人厌的家伙，就知道找女人，追求享乐，结识高级纳粹党人；而一顿晚饭和一些工业上的联系就可以把巴穆·柯比打发了。

拜伦·亨利和娜塔丽·杰斯特罗定于今日离克拉科夫赴布加勒斯特及罗马。我尽力保证他们启程。斯鲁特。

华沙

1939.1.9

这份用电传打字机纸带贴在空白的灰色信笺上的急电，给了亨利一种不祥之感。在下午的新闻公报中，柏林电台叫嚷说，经过猛烈的空中轰炸，已胜利冲进克拉科夫。另外一封信，是写在一张代办办公室用笺上的便条，没有署名，只是潦草地写着一句话：立即来我处。

柯比说，他可以等一会儿。维克多·亨利到了下面的大厅里，走进大使那套陈设华丽的房间，代办曾在这里召集过使馆人员会议。

代办从他那半月形眼镜的上边看了亨利一眼，用手指了指一把椅子。“你去参加国会会议啦，对吧？我听了一部分，你觉得怎么样？”

“这家伙太狂了。”

代办好像有些吃惊，而且若有所思。“真是一种奇怪的反应。的确，这一个星期真够他受的。不管怎样，这种精力实在叫人难以相信。这篇高谈阔论的每一个字肯定都是他自己写的。我觉得效果挺好。会场里情绪怎么样？”

“不怎么愉快。”

“是啊，这段时期，他们有自己担心的事，对不对？这个城市里的气氛挺特别。”代办摘下眼镜，往大皮椅背上一靠，后脑勺靠在手指交叉的双手上。他说：“华盛顿召你回去。”

“是海军部吗？”帕格脱口问。

“不，是国务院德国处。让你用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回华盛顿，民用、军用飞机都行，按照最高特权待遇。准备让你在华盛顿最多住一个星期，然后回到你这儿的工作岗位。没有别的指示，更没有书面的东西，就这样。”

二十五年来，维克多·亨利从来没有像这样没得到海军部的文件而调动过，这种文件是油印的，留在沿途各停留站的整整一厚沓命令。甚至他休假也得要海军部发出“准假”命令才行，国务院是无权管他的。但是，一个武官的地位是特别微妙的。他的思想马上转到执行这项指示上。

“要是没有书面的东西，我怎么能得到航空特权呢？”

“这没问题。你最早什么时候能动身？”

亨利中校眼睛盯着代办，然后勉强笑了笑，代办也冲着他微微一笑。亨利说：“这次可真有点儿特别。”

“我听说你送上去一份关于纳粹德国战争准备的情报？”

“是的。”

“可能和这件事有关。总之，意思是要你拿了牙刷就出发。”

“您是说今天？今天晚上？”

“对。”

帕格站了起来：“好吧。英法两国最近有什么消息？”

“张伯伦今晚对国会发表演说，我猜想，等不到你回来就会开战。”

“说不定已经打完啦。”

“在波兰可能是这样。”代办笑着说，他看见亨利并不觉得好笑，倒似乎吃了一惊。

中校回来后，看到柯比博士正撇着两条长腿在那儿读一份德文工业杂志，嘴里抽着烟斗。这副架势，再加上一副黑边眼镜，大为加强了他的职业外表。“我得把您介绍给我们的陆军武官福莱斯特上校了，柯比博士。”他说，“真对不起，海军不能为您效劳了，我要离开此地一个星期。”

“好吧。”

“您能告诉我您要找哪些人吗？”

柯比博士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打了字的纸。

“好，这没问题。”帕格仔细地看着这张纸说。“这些人大多数我都认识，我想福莱斯特上校也会认识。好了，亨利太太为您准备了一次晚宴，星期四晚上。事实上——”帕格用手拍拍那张纸说，“魏顿博士也是客人之一。”

“您的夫人不能取消这次晚宴吗？我真的不怎么参加宴会。”

“我也是。但一个德国人在餐桌上只要几杯酒下肚，就跟他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不一样了，完全成了两个人。您要知道，不再是木头人了，而是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宴会是有用的。”

柯比笑了，露出一排大黄牙，变成一副滑稽、粗俗而固执的表情。他挥动一下工业杂志："不论您从哪方面去看，他们都不像是木头人。"

"也像也不像。我刚从国会会议回来，对希特勒这个角色来说，他们肯定都是木头人。好了，我陪您走过大厅到福莱斯特上校那儿去吧。这次晚宴可能由他和萨丽主办，咱们瞧吧。"

帕格驾车穿过寂静的柏林街道回家，一路上没怎么想被召回华盛顿的事，而是想着眼前的问题——想着罗达和怎么替她安排，拜伦失踪的事要不要跟她说。这次美国之行可能完全证明是浪费时间，去揣测其原因是愚蠢的。他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说不定某个高级人物急于了解什么情况——这些情况也许根本不存在——立刻就打个电报。有一回，一次舰队演习，他飞了三千英里到达正在棉兰老岛的"蓝色"旗舰上时，发现已经用不着他了，因为射击成绩这项目早已过了议程。

罗达没在家。她回来的时候，他正系手提皮箱的皮带。"哎呀，怎么回事？"她兴冲冲地问。她的头发卷起了波浪，今天晚上他们被邀请去看一场歌剧。

"来，到花园里去。"

他们走到离房子远一些的地方，他就把华盛顿的这次奇怪的召见告诉了她。

"啊，天哪！得去多久啊？"

"不到一个星期。如果飞剪式客机[7]照常飞行的话，十五号我就能回来了。"

"什么时候动身？明天一早？"

"哦，运气好，他们弄到了今天晚上八点钟去鹿特丹的飞机票。"

"今天晚上！"罗达懊恼得脸都变了样儿，"你是说咱们连歌剧都看不成了吗？哦，真讨厌！那么，柯比那家伙怎么办呢？晚宴还举不举行

了？我怎么能款待一个还没见过面的人呢？真扫兴！”

帕格说，福莱斯特夫妇会一同来请柯比吃晚饭的。另外，歌剧可能不演了。

“不演？当然要演，我在理发馆碰到了魏顿太太，他们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晚宴。我当然去不成了，没人陪着，我是不去看歌剧的。哦，真见鬼！要是英法宣战呢？那怎么办，啊？那才真叫够劲呢，把我一个人困在柏林，在一场世界大战中！”

“罗达，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会从里斯本或哥本哈根赶回来的。别着急，我倒是希望你和柯比那家伙熟悉熟悉，军械局对他很重用呢。”

他们在小喷泉旁边的一条大理石长凳上坐着，池中肥肥的红鱼在斜阳中嬉戏。罗达环顾一下这剪得短短的草坪，然后用平静得多的声调说：“好吧。我曾经想在这儿举行鸡尾酒会，把在派琪的茶会上演奏过的那些音乐家请来，这样一定美极了，可惜你不能参加了。”

“皮尔·福莱斯特说过，世界上没有人像你这么会安排宴会。”

罗达大笑起来：“哦，算了吧。一个星期很快就会过去，柏林现在还是挺有意思的。”一对黑黄两色的小鸟从他们眼前飞过，朝着近处的一棵树冲去，栖在树上，婉转地唱起来。“老实说，难道你真认为要打仗吗？”

“战争正在开始。”

“我知道。好吧，不管怎么样，你会见到梅德琳了。一定要给华伦打个电话，这个淘气鬼从来不写信。拜伦在意大利的山上，我倒是比较放心。他出不了事，除非他真敢和那个犹太姑娘结婚，不过他不会的。拜伦实际上并不那么傻。”她把手放到丈夫的手里，“当然，那傻劲是从他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对不起，亲爱的，我又发火了，你是理解我的。”

维克多·亨利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决定不再用拜伦失踪的事去扰乱她的心了。实际上，她对这件事根本无能为力，只会徒添无用的烦恼。他猜想，拜伦不论处境多么困难，都能摆脱，这孩子一向如此。

帕格当晚准时飞往鹿特丹。滕珀尔霍夫机场已经变了样儿，商店一片漆黑，除了汉莎航空公司外，所有的售票处都关闭了。机场上，往常频繁来往的欧洲班机不见了。短粗的德国空军截击机阴森森、黑乎乎地一排排停在那儿。但从天空望下去，柏林仍然灯火辉煌，与和平时期一样。他很高兴，罗达已经决定打扮一下去看《玫瑰骑士》[8]，因为魏顿太太找了一个漂亮的高个子空军上校陪伴她。

---

(1) 德语：胜利万岁。

(2) 梅德琳的昵称。

(3) 史里芬（1833—1913），德国元帅，曾任总参谋长，制订了对法、对俄两线作战的“史里芬计划”。

(4) 毛奇（1848—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统帅，继史里芬之后任总参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修改“史里芬计划”拟予实施，但未得逞。

(5) 坦能堡，波兰东北部小镇。1914年8月，兴登堡率领下的德军在此战胜俄军。

(6) 海德先生是英国作家斯蒂文森（1850—1894）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主要人物。化身博士杰克尔的坏的一面是虐待儿童，谋杀好人。

(7)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制造的一种客机，航行于横渡大西洋的航线。

(8) 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1864—1949）所作的歌剧。

第十一章

飞机扫射的时候，拜伦正在路旁换轮胎。他和娜塔丽已经出了克拉科夫，正乘着这辆到处是锈的菲亚特出租汽车向华沙行驶，同行的还有班瑞尔·杰斯特罗、新婚夫妇、留胡子的小司机和他那胖得发蠢的妻子。

德国人入侵的早上，克拉科夫有几处地方着火，硝烟弥漫，但德机的第一次轰炸并没使这座雅致的城镇遭到太大的破坏。他们在绚丽的阳光下驱车绕来绕去，找寻出路。因此，拜伦和娜塔丽虽然匆匆忙忙，但也好好地把城中著名的教堂和城堡以及那个像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一样宏伟的古老广场欣赏了一番。老百姓们并不惊慌，因为德国人离这儿还有五十多英里远。街上，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熙来攘往，火车站上挤满了人。班瑞尔·杰斯特罗总算弄到了两张去华沙的车票，不管他怎么劝说，拜伦和娜塔丽都不肯拿这两张票，他只好把自己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送上了车。然后，他又熟练地把他们从一个营业所带到另一个营业所，穿过一些小巷和平时不用的大门，想法子把他们平安地送走。他好像谁都认识，而且很自信地办这件事，尽管这样，他还是没能把拜伦和娜塔丽送出去。空中交通已经停止。罗马尼亚边境宣布关闭。往东到俄国、往北到华沙的火车，仍然没有一定的开车时间，人们扒在火车窗口，或者吊在火车头上。再有就是走公路。

留胡子的出租汽车司机扬克尔和他的妻子是班瑞尔的穷亲戚，他们哪儿都愿意去。班瑞尔设法给他弄到一个官方证件，免得汽车被征用，但是扬克尔不相信这样的证件能用多久。他妻子坚持先把车开到她家，把所有的食品、铺盖、厨房用具都打点在一起，用绳子捆在汽车顶上。班瑞尔考虑，这两个美国人最好还是先到华沙的使馆去，那儿离此地有三百公里，要比冒险冲到边境去遇上德国军队强。因此，这临时凑成的

一伙人就出发了：七个人挤在一辆生了锈的旧菲亚特里，车顶上床垫子啪嗒啪嗒地拍动，几个铜锅有节奏地叮当作响。

夜间，他们停在一个镇上，那里有几个杰斯特罗熟悉的犹太人。他们饱餐一顿，在地板上睡了一觉，黎明时又上了路。他们前面这条狭窄的柏油路上，挤满了步行的人和马车，马车上装满了孩子、家具和呱呱乱叫的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些农民赶着驮了家当的驴子或几头哞哞叫着的母牛。行军的兵士们不时把这辆汽车逼到路边。一队骑兵开过，他们都骑着高大的花斑马。风尘仆仆的骑士们一边行进，一边聊天。他们都是些身材魁伟的汉子，钢盔和马刀在早晨的阳光中闪闪发亮。他们一边大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一边用手捻着胡子，以那种好脾气的轻蔑目光瞟着散乱的难民。一连步兵唱着歌走了过去。尽管爬上了头顶的太阳火辣辣的，但是这么个晴朗的天气，再加上成熟的玉米的芳香，使得这些赶路的人感到挺舒服。在这条穿过黄澄澄庄稼地的又长又黑的大路上还看不到什么战斗部队的时候，一架孤零零的飞机突然从天空俯冲下来，沿着这条大路低飞，发出了嗒嗒、嗒嗒的猛烈响声。这架飞机飞得很低，拜伦都能看清上面的号码、黑十字、卐字和固定的粗笨的轮子。子弹打到人身上、马身上和车上的家具什物及孩子们的身上。拜伦觉得一只耳朵热辣辣地刺痛，他不知不觉地晃了几晃，就摔倒在地上。

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睁开眼睛，坐起来。衣服上的血吓了他一跳——都是大滴鲜红的血迹。他觉得有种热乎乎的东西滴到脸上。娜塔丽正跪在他身旁，用一块湿透的红手绢擦他的头，他记起了飞机的事。路对面，那个哭着的小姑娘抱着一个男人的腿，眼睛盯着一个躺在路上的女人。她一边抽抽噎噎地哭，一边反复地喊着几句波兰话。那个男人是一个淡色头发的波兰人，赤着一双脚，衣衫褴褛，他用手抚摩着孩子的头。

“那是什么意思，她说的什么？”

“不要紧吧，拜伦？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儿晕。那个女孩在说什么？”

娜塔丽看起来有点儿怪，她的鼻子好像又细又长，头发蓬乱，脸色发青，而且满是灰尘，唇膏已经蹭掉了，额头上还沾着拜伦的一点儿血。“我不知道，她发疯了。”

班瑞尔站在娜塔丽身旁，捋着胡子。他用法文说：“她不停地说，妈妈多么难看。”

拜伦站起身来，一只手撑着汽车发热的挡泥板，两个膝头使不上一点儿劲。他说：“我觉得没事了。伤口怎么样？”

娜塔丽说：“我说不好，你的头发太厚了，可是流了不少血。最好把你送到医院去，缝几针。”

司机也急忙把刚换的轮子上的螺钉拧紧，冲着拜伦笑了笑，汗珠从他苍白的鼻子和额头上滚到胡子上。他妻子和那对新婚夫妇站在汽车的影子里，神色惊慌，眼睛望着天空、大路和那个哭叫的小姑娘。一路上，许多受伤的马抬起后腿跳着、嘶叫着，翻倒的大车上摔出来的家禽被大嚷大叫的孩子们追得慌慌张张地乱跑。人们弯着身子照护受伤的人或者把他们抬到车上，激动地用波兰语呼喊着。晴朗的天空中，灼热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

拜伦摇摇晃晃地向那个哭叫的小女孩走去，娜塔丽和杰斯特罗跟在后面。孩子的母亲仰面躺在地上，一颗子弹正打中她的脸，她那双一动不动的眼睛倒丝毫没受伤，所以这个鲜红的大窟窿看起来就格外吓人。班瑞尔和那位父亲交谈，这个男人的面孔憨厚而柔和，长了一把浓密的黄胡子。他耸耸肩膀，把小女儿搂得紧紧的。扬克尔的妻子走过来，拿给孩子一个红苹果，小家伙立即不哭了，她接过苹果就啃起来。那个男人在死去的妻子身边坐下，盘起那双赤裸着的脏脚，开始喃喃自语，在身上画着十字，一双鞋还挂在他的脖子上。

拜伦头晕得厉害，娜塔丽扶他上了汽车。他们继续前进。杰斯特罗说，三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座不小的城镇，到那儿之后，他们可以把路上有人受伤的事告诉当局。新娘子脱掉了结婚礼服之后，就成了一个戴着深度眼镜、满脸雀斑的小姑娘。她哭起来，推开那个面无血色的丈夫，把脸埋到司机妻子的怀里，整整哭了一路，一直哭到城里。

这座城镇没遭到破坏，教堂旁边那座用红砖建造的医院安静并且阴凉。听完杰斯特罗的叙述之后，几个护士和修女就坐上一辆卡车出发了。拜伦被带进一间粉刷得很白的房间，屋里满是外科设备和嗡嗡叫的苍蝇。一个穿白外套和带补丁帆布裤子的胖医生给他缝合了头上的伤口，剃掉他伤口周围的头发比挨这几针还难受。他出来的时候，劝娜塔丽也去把膝盖包扎一下，因为她又瘸了。

“哦，去他的吧。”娜塔丽说，“走吧，扬克尔说咱们今晚还能赶到华沙，到那儿我再包扎。”

因为医生给他吃了一匙止痛药，再加上疲倦和惊吓，拜伦打起盹儿来。他醒过来时，不知道过了多久。在红砖建造的车站附近一个宽阔的鹅卵石广场上，两个手持来复枪的士兵截住了这辆汽车。车站和一列货车都着了火，火苗和黑烟从窗口滚出来。广场附近的几幢建筑物都炸成了瓦砾，或是遭到了毁坏。有两幢房子在燃烧。人们聚集在商店周围往外递商品，把东西运走。拜伦意识到这是在抢劫，不免大吃一惊。广场的另一边，人们正从马拉的救火车上往着火的车站压水（这种救火车拜伦只是在过去的无声影片里见过），一大群人在旁边观看，就像在和平时期瞧热闹一样。

“怎么回事？”拜伦问。

两个士兵中，那个金色头发、红红的方脸上长着小脓疮的大个子年轻人走到司机的窗口边。士兵、扬克尔、杰斯特罗三个人用波兰话谈起来。这个士兵一直带着一种特别让人不舒服的柔和表情微笑着，就像他是在对几个他不喜欢的孩子说话似的。他那位骨瘦如柴的同伴走过来，

隔着黄玻璃瞧着他们，一边抽烟，一边不停地咳嗽。他对那个大个子谈起话来，好多次都管他叫卡西米尔。这时候拜伦才懂得，Zhid就是波兰语的“犹太人”，在他们的谈话里，Zhid常常出现。卡西米尔又对司机讲起来，有一回，他还把手伸进来摸了摸司机的胡子，然后又猛地拉一下，显然是因为司机的答话惹火了他。

杰斯特罗用意第绪语对娜塔丽嘀咕了几句，瞥了拜伦一眼。

“他说什么？”拜伦问。

娜塔丽低声说：“他说，波兰人有好有坏，这些波兰人坏。”

卡西米尔拿枪比画了一下，命令所有人下车。

杰斯特罗对拜伦说：“他们要我们的车。”

拜伦头痛得要命；一颗子弹划破了他的耳朵，那块破皮的地方火辣辣的，一跳一跳，比头上针缝的伤口还疼；另外，这两天来尽吃剩东西，喝脏水，所以觉得身上隐隐地抽痛；而他刚才吃的药还在起麻醉作用。他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我试着和那个红脸家伙谈谈，他好像是负责的。”他说着就下了车。

“喂，”他朝那两个士兵走过去，“我是美国海军军官，现在正回华沙的使馆去，他们在那儿等着我。这个美国姑娘——”他指了指娜塔丽，“是我的未婚妻，我们是拜访她的家属来了。这些都是她的亲人。”

听见这些英语，又看到拜伦头上沾满血迹的厚厚的绷带，士兵们皱起了眉头。“美国人吗？”大个子问。

靠在车窗口上的杰斯特罗把拜伦的话翻译了。

卡西米尔搔了搔下巴，把拜伦上下打量一番，脸上露出殷勤的微笑。他冲着杰斯特罗讲话，杰斯特罗颤抖着把他的话译成了法文：“他说，没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愿意娶一个犹太人。他不相信你的话。”

“告诉他，要是今晚我们到不了华沙，美国大使就会采取行动寻找

我们。如果他不相信，我们就一块儿去给使馆打个电话。”

“护照！”当杰斯特罗把话译完之后，卡西米尔冲着拜伦说。拜伦递过护照。这个士兵看着护照的绿色封皮上的英文、照片，接着又看看拜伦的脸。他对那位咳嗽的伙伴说了些什么，然后就走了，招呼拜伦跟着。

“勃拉尼，别去！”娜塔丽说。

“我马上回来，所有的人都要保持镇静。”

那个矮个子士兵倚在汽车的挡泥板上，又点上一支烟，拼命干咳了一阵之后，咧开嘴冲着娜塔丽傻笑。

拜伦跟着卡西米尔走上一条小路，进了一幢石头造的两层楼建筑物，外面挂着官方布告和招贴画。他们走过许多满是文件柜、柜台和办公桌的房间，然后来到大厅尽头的一扇毛玻璃门前面。卡西米尔走了进去，大约过了十来分钟，他又探出脑袋，招呼美国人进去。

靠窗户的一张大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穿灰军服的矮胖子，正用一支琥珀烟嘴抽烟。从他制服上有颜色的符号和铜徽章来看，显然是一个军官。他面前放着那本打开的护照。他一边呷着玻璃杯里的茶，一边拿眼睛瞥着护照，茶水都滴到了拜伦的照片上。在这间狭窄、肮脏的屋子里，金属文件柜和书架都堆到一个角落里，布满灰尘的法律书乱七八糟地扔着。

军官问他会不会说德语，他们就用这种话谈起来，当然都讲得不怎么样。他让拜伦把情况又说了一遍，然后问他，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怎么会和犹太人搞到一块儿，他又怎么会在打仗的时候在波兰转来转去。他的香烟抽到了最后一点儿，又点上了一支。他拼命盘问拜伦头上怎么受的伤，听说他们在公路上遭到了轰炸，他扬了扬眉毛，苦笑一下。他说，即便这些都是真话，拜伦的行为也够愚蠢的，很容易被抓去枪毙。在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长长的沉默间隙，他用一支扎纸的笔把拜伦的

答话记下来，然后把这张潦草的记录别到护照上，把它们一同扔到一个装满文件的铁丝筐里。

“明天下午五点再到这儿来。”

“那不行，我今天晚上就得返回华沙。”

军官耸了耸肩膀。

拜伦但愿他的太阳穴别老这么跳，这样简直没办法动脑子，特别是用德语，而且眼睛也发花了。“我可以问一下您是谁吗？您有什么权力没收我的护照，而这个士兵又有什么权力弄走我们的汽车？”

卡西米尔刚才露出的那种讨人厌的微笑——卡西米尔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一直呆呆地站在办公桌旁边——此刻在军官的脸上出现了。“甭管我是谁，我们先得弄清楚你是什么人。”

“那就请给美国使馆打个电话，找政治秘书莱斯里·斯鲁特，这费不了多少时间。”

这位军官一口喝光了他的凉茶，开始在文件上签字。他用波兰话对卡西米尔嘟囔了几句，卡西米尔就抓住了拜伦的胳膊，把他推到门外，带他回到汽车那儿。

火车站和货车都在冒着白烟，街上充满弄湿的焦木头气味。抢劫结束了，警察们站在遭难的商店前面。三个女人隔着车子的黄玻璃，紧张地看着拜伦。卡西米尔的同伴刚才又是敲玻璃，又是冲着新娘子眨眼睛，吓得她躲开了窗口。现在卡西米尔对他说了几句话，他们就走了。

拜伦把经过情况告诉了娜塔丽，她又用意第绪语对其他人说了一遍。杰斯特罗说，他们可以在这个城里的一个朋友家过夜。当拜伦坐到驾驶盘后面的时候，扬克尔显得很高兴，又回到后排，坐在妻子的身边。

在班瑞尔的指引下，拜伦驾车向一个十字路口驶去。路口有个大箭

头，指向左边一条从一片堆满了一捆捆玉米秸的田地中穿过的大路，上面写着：华沙，九十五公里。杰斯特罗叫他向右拐，驶上一条经过许多小房子、通向一座没油漆过的木头教堂的路。可是拜伦换了挡，把车向左一拐，向田野里驶去。“倒回去可不是好事情，”他对娜塔丽说，“咱们最好是继续前进。”

娜塔丽嚷道：“拜伦，停下来，别发疯了！没有护照，你没法儿从这些人中过去。”

“问问班瑞尔他怎么看。”

接着是一阵子意第绪语的谈话。“他说，你这样太危险了，往回开吧。”

“为什么？要是碰到什么麻烦，我就说在一次轰炸的时候，护照丢了，我头上还留了这么个窟窿。”拜伦把加速踏板踩到底，这辆超载的噔噔响的老菲亚特达到了最高速度，大约每小时三十英里。头顶上的锅儿、盆儿叮当直响，拜伦不得不喊着说话：“问问他，对你和对其他人来说，离开这儿是不是最安全。”

他觉得肩膀上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班瑞尔·杰斯特罗已经打起盹儿来，那张长着大胡子的脸显得很疲倦，而且发灰。

他们花了两天时间走完这九十五公里。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拜伦觉得真像一部史诗，要是他能活下来，一定要讲给儿孙后代听。但是后来，这种事太多了，所以从克拉科夫到华沙的五天历程，不久就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淡漠记忆：一次，汽车的水泵坏了，害得他们在森林中一条偏僻无人的路上耽搁了半天，最后拜伦头晕眼花地带病把它修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又能使用了；由于油箱漏油，他们不得不冒着很大的危险去多买了一些汽油；有一晚上，他们在一片干草地过夜，那个有点儿神经质的新娘突然不见了，花了好长时间去找她（她闲荡到另外一个农场，在一个马厩里睡着了）；还有两个血迹斑斑的男孩子，大约一个十

一岁，一个十四岁，都在路边睡觉，他们讲了一段弄不清楚的经过，说是从一辆卡车上掉了下来，然后坐在菲亚特吱吱响的引擎盖的木条上，走完了通往华沙的最后三十公里。这一切他都淡漠了，但他始终没忘那会儿他肚子是多么难受，害得他老往灌木丛里跑，窘迫不堪。还有，娜塔丽尽管越来越脏、越来越饿、越来越累，却还是那么坚定不移地高高兴兴。特别是使他永远忘不了的，他胸前口袋上的那个洞，那原是他放护照的地方，现在这块地方似乎比耳朵和脑袋上的伤口都跳得厉害，因为他知道，这会儿波兰的军官可以下令把他拉出去枪毙，而士兵们是会执行的。在杰斯特罗的指点下，他开着车子避开城镇，在偏僻的石路、土路上绕道行驶，尽管路程加长使这辆快散架的汽车坏得更厉害。

他们在寒冷的黎明来到了华沙的城郊，在成百辆的马车中慢慢地往前挪。在留着麦茬儿的所有田地里，女人、孩子和驼背的白胡子老人都在挖战壕，用乱缠的铁丝堆起反坦克障碍。一簇簇的建筑物衬着粉红色的东北方地平线，看起来真像是神圣的耶路撒冷。司机的大块头妻子，身上发出的气味越来越像一头热坏了的母牛，她白天黑夜地挤着娜塔丽，亲热极了，这个姑娘还从来没有从别人那儿感到过这种亲密劲儿：她拥抱娜塔丽，吻她、疼她。这辆呜呜作响、叮叮当当的汽车又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了美国使馆。那两个男孩子从引擎盖上跳下来，从一条小路跑了。“走吧，快点儿进去，”蘑菇贩子一边用意第绪语对娜塔丽说，一边走出汽车吻她，“要是有可能，以后再来看看我。”

当拜伦说“再见”的时候，班瑞尔·杰斯特罗简直不愿意放开他的手。他用自己的两只手紧紧地握住拜伦的手，真挚地望着这个青年的脸说：“Merci. Mille fois merci. [(1)]一千次地感谢你。美国要拯救波兰，是吗，拜伦？拯救全世界。”

拜伦大笑起来：“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命令，但我一定转达，班瑞尔。”

“他说什么？”班瑞尔问娜塔丽，仍然握着拜伦的手。她一翻译出

来，班瑞尔也大笑起来。然后，他像一只狗熊那样拥抱了拜伦，很快地轻轻吻他一下，使拜伦十分吃惊。

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孤零零地站在紧闭的使馆大门口守卫。沿着黄色的灰墙，垒着一排灰色沙袋，难看的X形木条使窗户变了样儿，在红瓦的屋顶上画着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所有这一切都显得很怪，但是更怪的倒是排长队的人们不见了。除了那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没人站在外边，美国使馆不再是一个避难所或逃跑的出口了。

那个卫兵听了他们的话，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带着疑惑表情的红扑扑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是的，小姐，斯鲁特先生是在这儿，他现在负责。"他从钉在门上的金属匣子里拿出电话，好奇地打量着他们。娜塔丽用手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拜伦也抚了一下他那头长得又密又硬的红头发，他们俩都笑起来。斯鲁特从使馆国徽下宽阔的台阶跑下来。"嘿！天哪！见到你们真高兴极了。"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娜塔丽，吻了吻她的脸，同时眼睛盯着拜伦头上血迹斑斑的脏绷带，"怎么啦？不要紧吧？"

"没什么。有什么消息吗？法国和英国参战了没有？"

"你们的消息这么不灵？他们先是骂了希特勒三天，要他识相点儿，把部队撤出波兰，到星期天就宣战了。从那以后，他们除了散发传单之外，我没看到还做了些什么事。"

他们吃了一顿有火腿、鸡蛋的美味早餐，这是几天以来他们吃的第一次热饭，然后就把他们的经历讲了一遍。拜伦觉得，他那拼命折腾的肚子跟这顿纯粹少年人的饭食倒挺对劲，吃下去就不闹了。他和娜塔丽是在大使宽大的办公桌上吃的这顿饭。轰炸一开始，华盛顿就把大使和大部分使馆人员都从波兰召回，斯鲁特是三等官员里唯一的单身汉，所以就被选中留守。这位外交官听说拜伦把护照扔掉了，简直吓坏了。"我的天，伙计，这个国家是在打仗啊！你没被抓去坐牢或者枪毙真是万幸啊！虽说你在这儿到处乱转确实有真正的原因，可把你说成一

个德国间谍，似乎更合情理一些。人家也难以相信你们俩是一对。你们这么侥幸，也使人难以相信。”

“而且也脏得使人难以相信。”娜塔丽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正赶上了，亲爱的。目前可离不开波兰了，德国人正在蹂躏波兰的农村，狂轰滥炸。我们得给你们在华沙找个地方住下，等到……嗯，等到局势有个眉目的时候再说。同时，你们也得和我们这些人一样躲炸弹。”斯鲁特对着拜伦摇了摇头，“你父亲正为你担心呢，我得给他打个电报，我们仍旧可以通过斯德哥尔摩联系。他可以告诉埃伦·杰斯特罗，说娜塔丽至少是找到了，还活着。”

“我可太想洗个澡了。”娜塔丽说。

斯鲁特搔了搔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从桌子上溜过去。“我已经搬到这儿来了，你就用我的房间吧。在一楼。那是最安全的地方，还有一间挺深的地下室。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还有自来水，我们还有电。”

“拜伦怎么办？”

拜伦说：“我可以去监理会招待所。”

“那儿挨炸了，”斯鲁特说，“前天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人都搬出来。”

“要是他和我住一起，你会在意吗？”娜塔丽说。

两个男人都吃了一惊，而且显得很窘。拜伦说：“我想我母亲会反对的。”

“哎哟，还像小孩那么哭哭啼啼，拜伦。就凭咱们那会儿一块儿老往树丛里跑，还有其他那些事，我不知道咱们俩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她转向斯鲁特说，“他真有点儿像我忠实的亲弟弟。”

“你别信她的话，”拜伦烦躁地说，“我可是爱发火的野兽。这儿有

基督教青年会吗？”

“瞧，我倒不在乎。”斯鲁特说，说话的口气显然缺乏热情，“客厅里有张沙发，由娜塔丽决定吧。”

她抓起钥匙：“我想先洗个澡，然后睡它几天——它炸它的。我们怎么样才能离开波兰，莱斯里？”

斯鲁特耸耸肩膀，清了清嗓子，然后笑起来。“谁知道？希特勒说，要是波兰人不投降，就把华沙炸平。波兰人叫嚷说，他们已经把德国军队赶回去了，正在向德国挺进。这可能是胡说。据斯德哥尔摩电台广播，纳粹已经突破了所有战线，一星期之内就要包围华沙。这儿的瑞典人和瑞士人正想法为中立国侨民越过德国战线谈判安全通行，咱们或许都得用这个办法离开。这件事办成之前，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儿。”

“那么说，我们到华沙来是干了一件聪明事。”娜塔丽说。

“你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化身，娜塔丽。”

无轨电车弯来弯去地从住宅区窄小的街道驶过，拜伦和娜塔丽看到，这里遭到的破坏比克拉科夫严重得多——炸毁或烧坏的房屋、人行道上的弹坑，偶尔有一条堆满瓦砾的街道用绳子拦住，但是总的说来，华沙看起来还是跟和平时期差不多。尽管这个和平时期离现在不到一个星期，但好像已是另一个时代了。德国人威胁说要消灭波兰，就算他们能办到，至少目前还没发生。其他的乘客对拜伦头上的绷带和满脸胡子并不注意，他们有几个也缠着绷带，大部分男人的头发也都像刺猬似的，整个车厢里都是人身上发出来的难闻的气味。

他们一下车，娜塔丽就说：“啊，新鲜的空气！咱们身上管保也是那个味，也许更难闻。我得马上洗个澡，不然真要疯了。在路上的时候我倒不在乎，现在就是再等一分钟，我都受不了。”

一缕缕的阳光穿过紧闭的百叶窗射进来，使斯鲁特的住宅变成了一片若明若暗的安静绿洲。摆在客厅里的书籍使房间里有一种尘埃满布的

图书馆气味。娜塔丽拨动电灯开关，显然她对这儿挺熟悉。“要先洗洗吗？”她问，“我一进那个澡盆，几个小时之内就别想让我出来。这儿只有凉水，我要烧点儿热水，但我不知道，也许首先你得去找家医院，把你的头检查一下。”

这句话一出口，两人都觉得挺滑稽。他们俩笑啊，笑啊，笑个不停。“好了，趁着咱们俩都还带着臭味，”娜塔丽喘着气说，“过来。”她用胳膊搂住了他，吻了一下：“你这个该死的傻瓜，为了保护几个呆头呆脑的犹太人，连护照都不要了。”

“我的头没事。”拜伦说。尽管他们俩都又脏又累，但是姑娘的嘴唇和他的嘴唇一接触，就像鸟儿的歌声和鲜花一样。“你烧水的时候，我先梳洗一下。”

在他刮脸的时候，她把一铁桶一铁桶冒热气的水提进浴室，倒进有裂痕的发黄的澡盆里，嘴里哼着一支肖邦的波兰舞曲。中午的新闻节目之前，总是先播这段音乐。拜伦只听得懂它的几个地名：从西部和南部边境离华沙不到一半路远的几个小镇和城市。

“我的天，你的脸多苍白啊，勃拉尼，”她说，细看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因为用的是冷水，划得一道一道的，“又多么年轻！我老是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

“哎呀，别太夸张了，我都从研究院毕业了。”拜伦说，“难道这不是成年人才干得出来的吗？”

“出去，我要跳到澡盆里去了。”

约莫半个小时以后，外边清清楚楚地响起了空袭警报声。拜伦正在沙发上，拿着一本旧的《时代》杂志打盹儿。他猛地醒过来，从手提包里拿出望远镜。娜塔丽从浴室里走出来，脸上红扑扑的，头发还在往下滴水，身上裹了一件斯鲁特的白色厚绒布浴衣。“咱们要去地下室吗？”“我先去看看。”

街道上冷冷清清：没有汽车，没有人。拜伦站在门口，用肉眼仔细察看天空。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了飞机。机群钻出一片白云，穿过散散点点的黑烟，慢慢地移过天空。他听到了远处呜隆呜隆的闷响，像是没有回音的雷声。他走到人行道上，把望远镜举到眼前时，响起了一阵哨声：大街上，有一个带白钢盔、白臂章的矮个子男人正生气地向他摆手。他又退进门洞，用望远镜找到了飞机：这是一些黑色的飞机，比那架打伤他的飞机大，是另一种粗大的形状，但漆着同样的十字和卐字图案，机身特别长，在望远镜彩虹般的框子里，看上去有点儿像小型飞行货车。

电停了，娜塔丽借着烛光在门厅里的一面镜子前梳头。

“怎么回事？在轰炸吗？”

“在轰炸。它们不是往这边来，我看到飞机了。”

“算了，我想还是不再回到澡盆里去好。”

隆隆的响声更大了。他们俩坐到沙发上，抽着香烟，你看我，我看你。

娜塔丽声音颤抖地说：“这可真像夏天的大雷雨冲着你来了，我以前可没把它想象成这个样儿。”

远处传来的哨声越来越响，突然轰隆一声，把房子都震动了。不知什么地方的玻璃震碎了，哗啦啦的一大片。姑娘尖叫一声，但仍然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近处又是两声爆炸，一次紧接着另一次。街上声音嘈杂，吵嚷声、尖叫声和砖墙倒塌的声音，透过百叶窗传进来。

“勃拉尼，咱们要不要跑到地下室去？”

“最好坐着别动。”

“好吧。”

这是最厉害的了。后来又隆隆地响了一阵，有的离得远，声音小点

儿，有的比较近，但是不再使人从空气中、地板上和牙齿里都感觉到了。它们渐渐消逝。外头大街上，响起当当的钟声，石子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拜伦拉开窗帘，打开一扇窗子，在强烈的阳光下眯起眼睛，看到街上两幢被炸起火的房子。人们围着炸散的瓦砾堆和着火的残屋转来转去，把一桶桶的水浇到熊熊的大火中。

娜塔丽站在他身旁，咬着嘴唇。“这些可恶的德国杂种！哎呀，我的上帝！勃拉尼，你看，看！”人们开始把断了气的人从阵阵烟雾中抬出来，一个穿黑色胶皮上衣的男人手里抱着一个两条胳膊向下耷拉着的孩子。“咱们不能帮帮忙吗？不能做点儿什么吗？”

“一定会有志愿队的，娜塔丽，中立国人员可以参加护理、抢救、清扫。我会去打听的。”

“看这个我受不了。”她转身走开了。娜塔丽·杰斯特罗光着脚，没穿高跟鞋，矮了一二英寸，身子裹在一件太大的浴衣里，没擦粉的脸朝上仰着，一双眼睛泪汪汪的，看上去年轻了些，也没有往常那么倔强了。“离得那么近，很可能把咱们俩都炸死的。”

“下次再听到警报响的时候，咱们或许应该钻到地下室去，现在我们知道了。”

“都是我害你的。为了这，我心里一直不安。你在柏林的父母亲一定都为你愁病了，而且——”

“我们家里都是海军，这些都司空见惯了。至于我自己，觉得挺好玩儿。”

“好玩儿？”她皱起眉头瞪了他一眼，“真活见鬼！别说孩子话了。”

“娜塔丽，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激动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我不信我会被炸死，要命我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

“拜伦，就在刚才这半小时里，可能已经有几百个人死在那儿了！

难道你没看见他们从房子里拖出来的那些孩子吗？”

“我看见了。你瞧，我的意思是——”拜伦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说过他的意思是觉得挺好玩儿。

“这么说可真蠢、真麻木不仁，德国人才会说这种话。”她把浴衣裹了裹紧，“好玩儿！莱斯里觉得我神经有点儿怪，你才是真怪呢！”

她对他不满意地摇了摇头，就大步往浴室走去。

---

(1) 法语：谢谢。一千次地感谢你。

第十二章

从柏林回到华盛顿，使帕格大为震动，就像一九三一年他从马尼拉回到陷入大萧条的祖国时一样。这回使他吃惊的不是变化，而是无所变化。在经历了纳粹德国的那种花哨的场面和战争狂热之后，就像从一座上演彩色电影的剧院里出来，到了一条阴沉宁静的街道上一样。连鹿特丹和里斯本对战争都有急切的反应，而此地，这个国会大厦的圆屋顶和华盛顿纪念碑都在九十华氏度的酷热下闪闪发光的地方，人们却无动于衷地在为自己的事情忙碌。对波兰疯狂的侵略，已经看起来像一切时代的一次历史性征服，离这座城市就像火星上的一次火山爆发那样遥远。

他坐在陆海军人俱乐部的饭厅里用早餐，吃的是三文鱼和摊鸡蛋。他头一天到这儿的时候，有些摸不着头脑。国务院德国处接受他报到的那个人——从他那间小办公室、次等的家具和连个窗子都没有等等来看，是一个小人物——要他在第二天早上等电话，别的没说什么。

“哎呀呀，我们的出头露面的朋友！”

“你那带条纹的裤子呢，帕格？”

他的三个同班同学咧着嘴笑嘻嘻地看着他，他们是：迪格·布朗、保尔·孟森和哈利·华伦道夫。尽管帕格和他们三个都有好几年不见了，但是他们和他坐到一块儿，互相开玩笑，闲聊起来，就像彼此天天见面似的。他挺感兴趣地望着他们，他们也这样望着他，因为都发胖了，也秃顶了。孟森远在一九二一年就学会了飞行，现在他是“萨拉托加”号的空军作战军官。帕格的同宿舍老友迪格·布朗，虽然脸色有点儿发青，但相当自信。他可能是全班第一个成为战列舰副舰长的军官！华伦道夫是三个人里最聪明的，他也和托莱佛一样命苦，在一个雾天执行舰队司令的命令时，和另外六个人把一艘驱逐舰冲到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外的岩石上。他被降到扫雷艇上，直到现在还在那儿。

他们表面上拿帕格的社交工作粗鲁地开玩笑，其实他们对他还是满怀好奇和尊敬的。他们对欧洲战争提了许多非常幼稚的问题。他们都估计纳粹的力量要比其在战场上的实际力量强一倍，盟国完全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报纸和杂志上关于纳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滔滔不绝，可是美国人对欧洲仍然了解得这么少，大多数人除了他们从事的专业以外，对别的事竟也如此无知，这又使帕格大为吃惊。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到底为什么德国人在波兰能干得这么顺利呢？”华伦道夫说。他们都注意地听着他对交战双方力量进行的估计，可又不怎么信。

“谁都那么想。我认为：德国搞突然袭击，武器装备优良，兵力集中，战场指挥得力，政治领导较强，部队训练较好，又有一个专门的作战计划；而且波兰方面可能内部有许多腐败之处、混乱和背叛。同时，英法两国好像都光坐在那里发呆，错过了击败希特勒的极好战机，像这样的好机会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你要是不上战场，就不可能打胜仗。”

一个侍者请他去听电话。一个轻快、陌生的声音说：“是亨利中校吗？欢迎你来到了和平的海岸。我是卡顿，罗素·卡顿上校。好像咱们曾在军事学院一起待过很短一段时间，在一次沙盘作业中跟日本人作战。”

“是的，上校，那是在一九三七年。我记得日本人把我们打得挺惨。”帕格尽量压住声音中的惊愕，罗素·卡顿是罗斯福的海军副官。

电话里传来了笑声：“但愿你已经忘了我是指挥那次战斗的海军上将。我什么时候去接你？约见的时间是中午。”

“路远吗？”

“就在拐角那儿，在白宫。你要去见总统……喂？你听见了吗？”

“是的，先生，你说要去见总统。关于这一点，有什么指示给我

吗？”

“那我不清楚。请穿白礼服。那么，我十一点半去接你。”

“好的，先生。”

他回到桌子旁，又要了一些咖啡。其他人什么都没问，他脸上也装出没事人的样子，但是这些老朋友很难骗得过。他们知道，这么快就从柏林回来是不寻常的。也许他们已经猜出他接了一个料想不到的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孟森说：“帕格，你不是有一个儿子在彭萨科拉吗？我后天要飞到那儿去，传授点儿有关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知识，你也去吧。”

“要是我能去的话，保尔，我就给你打电话。”

他们离开的时候，帕格觉得有点儿舍不得。他们谈到了正在计划进行的一次战斗演习，这又使他回想起机器、海上的新鲜空气和舰桥上喝的咖啡。他们谈到最近的升级和任命，怀着兴奋的心情议论世界局势怎样在快速发展，他们怎样有更多的机会做一番事业和获得荣誉——这些原是亨利最感兴趣的，但他不问此道已经很久很久了。他理了个发，把皮鞋擦亮，在帽子上套了一个新的白套子，穿上白礼服、佩上绶带，然后就坐在大厅里，开始熬这没完没了的四十五分钟，猜测着马上就要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的会面，心里直害怕。他以前曾见过他。

一个水兵从转门进来，叫他的名字。他乘着一辆灰色雪佛兰牌汽车，经过几个街区，往白宫驶去，一路上有点儿不知所措地想和卡顿上校闲谈。卡顿身体肥胖，握起手来狠命使劲。他的右肩上，有金蓝两色的所谓“闲汉饰绦”在闪光，那些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标志着他是总统的副官，否则，参谋人员的饰绦应挂在左肩。帕格跟着这位上校走过白宫宽阔的公共房间和走廊，走上楼梯。“到了，”卡顿说着把他领进了一个小房间，“请等一下。”这一下整整等了二十七分钟。帕格·亨利看了看墙上古老的海战版画，又朝窗外望了望。他来回走了一会儿，坐到

一张棕色的大皮椅上，然后又踱来踱去。

他在寻思，总统是不是还记得他，而且希望他记不得了。一九一八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趾高气扬的海军部助理部长，乘了一艘驱逐舰前往欧洲。军官室的军官们，包括亨利少尉在内，都暗暗地笑话这位个子特别高、外表英俊、有着名门望族姓氏的年轻人。他大大地卖弄一番海员的行话，像一个老水手一样往梯子上蹦跳，还穿着奇怪的衣服，不断地换来换去。军官们认为他是一个迷人的小伙子，但没什么真本事，简直一钱不值，有钱人养尊处优的生活把他惯坏了。他模仿他那伟大的亲戚西奥多·罗斯福[1]总统，也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还学他的那种受人欢迎的大丈夫风度，但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哈佛口音又使得他这种热情显得有点儿好笑。

一天早晨，亨利少尉在前甲板上干完了平时的作业，出了一身汗。由于缺水，他只得用甲板上抽水机水管里的海水冲洗身子。不幸的是，船头颠得太厉害，水管从他手里脱开了，水喷向通往军官室的舱口。正好罗斯福走到上面来，穿着一件金纽扣的运动衣，白法兰绒裤子，头上戴着草帽。这身衣服全给弄脏了。帕格被他的舰长和那位水淋淋的海军部助理部长痛骂了一顿。

门开了。“好，进来吧，帕格。”卡顿上校说。

总统从办公桌后朝他挥了挥手：“你好！见到你很高兴！”那热情、雄厚、有气派的声音是广播里听惯了的，口气十分亲切，帕格很是感动。他在慌乱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富丽堂皇的圆形黄色房间，摆满了书画。一个穿灰衣服、面色苍白的人懒洋洋地坐在总统旁边的靠背椅上。富兰克林·罗斯福伸出手：“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吧，中校，请坐。要不要吃点儿？我正吃午饭。”总统的转椅旁边有一只小茶几，上面放着一只盘子，里面是吃了一半的摊鸡蛋、烤面包和咖啡。他穿着衬衫，没系领带。除了新闻影片和照片之外，帕格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了。他那红润的脸色一点儿没变，身材还是那么高大，就是头发花白了，老得多了，

胖得多了。尽管他带着最高领导机关里大人物的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态，但使得“戴维”号上的海军少尉们哧哧发笑的那种青年人的自负，仍然在那向上翘着的大下巴上留着一些痕迹。他的眼睛虽然陷进去，但是目光锐利，炯炯有神。

“谢谢，总统先生，我吃过了。”

“对了，这位是商务部部长，哈里·霍普金斯。”

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对着亨利动人地微微一笑，懒懒地打了个手势，就没必要握手了。

总统高兴而调皮地看着维克多·亨利，他的大脑袋歪向一边。“喂，帕格，你学会怎样在海上攥紧一条海水水管了吗？”

“哎呀，我的天，阁下！”帕格假装绝望地用一只手捂住脸，“对您的记忆力我是有所耳闻的，但我希望您已经把那件事忘了。”

“哈，哈，哈！”总统笑得仰起了头，“哈里，这个年轻人把我有过的最好的藏青哔叽运动衣和草帽全给毁了。那是一九一八年。你以为我会忘掉那件事，是不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现在我已经成了美国海军的总司令，帕格·亨利，你有什么想辩白的吗？”

“总统先生，‘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2)]。”

“哦嗬，非常好，非常好！脑子挺快，帕格！”他瞥了霍普金斯一眼，“哈，哈，哈！我自己也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爱好者。说得好极了，你已经得到了原谅。”

罗斯福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望了一眼仍然在桌子旁边立正站着的卡顿上校，副官抱歉地笑笑，离开了房间。总统叉了一块摊鸡蛋吃，自己又倒了一点儿咖啡。“德国情况怎么样，帕格？”

这么幽默的问题怎么回答呢？维克多·亨利从总统的口气里领会了他的意思。“我看有点儿像打仗的样子，先生。”

“什么，有点儿像打仗？照我看来，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呢！把你的看法说说吧。”

维克多·亨利尽自己所能把柏林的特殊气氛描绘了一番，讲了纳粹是怎样缩小这场战争的意义，以及柏林人默不作声的镇静。他还谈到了开战的头一天，有一艘小飞艇拖着牙膏广告在德国首都上空飞行——总统听到这儿哼了一声，看了霍普金斯一眼——以及在里斯本搞到的最近一期《柏林画报》上，还登着一些宣传幸福的德国人民在海滩上晒日光浴和在乡村的草地上欢乐地跳民间舞的照片。总统一直看着霍普金斯，这个人长着一张维克多·亨利所谓的那种香蕉脸，细长而弯曲。霍普金斯好像有病，可能在发低烧，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很深沉，像电光那样灵活。

罗斯福问：“你认为他在结束波兰战争之后，会提出和平要求吗？特别是，如果他真像你说的那样，还毫无准备的话？”

“他会吃什么亏呢，总统先生？从现在的事态发展来看，可能会这样。”

总统摇了摇头：“你不了解英国人，尽管他们并不见得准备得更充分。”

“我承认我不了解，先生。”

霍普金斯第一次以柔和的声音说：“你对德国人了解得怎么样？”

“并不是很了解，部长先生，这个民族很不容易一下子就了解。但是，对于德国人，归根到底只有一件事情必须懂得。”

“哦，什么事呢？”

“就是怎么样打败他们。”

总统大笑起来，这是一个热爱生活、有机会就笑的人发自肺腑的大笑。“真是一个战争狂啊！你是不是建议，帕格，我们应该卷入？”

“一点儿不是这个意思，总统先生，除非到我们非卷入不可的时候。”

“哦，我们迟早会卷入的。”罗斯福说着，弯下背去喝咖啡。

帕格大吃一惊，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听到过的最惊人的泄露机密的话。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位穿衬衫的伟人真说了这句话。报纸和杂志上登满了总统的响亮声明，说美国不会参战。罗斯福接着恳切地赞扬了《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这篇报告，说他已经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他后来所问的一些问题，又说明他对这里面的分析几乎没有保留。他对德国的许多重要战略情况并不比哈利·华伦道夫或迪格·布朗掌握得多，提的问题也和他们差不多，甚至还提出“希特勒到底是什么样？你和他谈过话吗？”这类老生常谈的问题。帕格把希特勒在国会的战争演说向罗斯福形容了一番。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这特别感兴趣，打听了希特勒用什么声调、什么手势，在停顿的间隙他做什么。

“我听说，”罗斯福说，“他的演讲稿是用一种特大字号的专用打字机打的，所以他就用不着戴眼镜了。”

“这个我不清楚，先生。”

“一点儿不错，我这消息相当可靠。他们叫作‘元首字体’。”罗斯福叹了口气，把椅子转过来，离开吃的东西，点上一支烟，“只有亲身到一个地方去，没有其他办法，帕格，就是亲眼看见、亲身体验。我这工作缺少的正是这个。”

“可是，总统先生，归根到底，都要概括成客观的事实和数字。”

“这倒是实话，但是往往得看是谁写的报告。你的这份报告写得相当不错，你到底是怎么预见他会和斯大林签订条约的？这儿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

“我可以绝对准确地估计，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一定会做这样异想天开的猜测，总统先生，这个人凑巧是我。”

“不，不，你写的报告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我们这里已经获得了一些情报，帕格。一个德国使馆漏了一点儿风声——不用管是哪个使馆——我们的国务院对那个条约也预先得到了消息，但问题是这儿没人肯相信。”他望着霍普金斯，有点儿开玩笑的样子，“说到情报，麻烦就在这种地方，对不对，帕格？各种各样的奇怪情报都会来，可是——”

总统突然像是无话可说了。他显得挺疲乏、厌烦，而且心不在焉，用长烟嘴抽着烟。维克多·亨利很想告辞，但是他想，应该由总统打发他走。现在，他对这次会见觉得心里有点儿踏实了。总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风度有点儿像吃饭时随便闲谈的舰队指挥官，而帕格是习惯于海军将军们傲慢、专横的作风的。显然，他这次在战争期间巴巴儿地横渡大西洋，只是为总统消磨一小时的闲暇时间。

霍普金斯看了看表：“总统先生，国务卿和参议员皮特曼就要到了。”

“已经到时间了？禁运的事吗？就这样吧，帕格。”亨利跳起来，拿起帽子。“谢谢你到这儿来了一趟，这次见面很重要。好吧，以后如有任何东西你认为我应该知道的，只要你随便看到什么你认为有意义或者有趣的东西，就写封信给我，怎么样？我很高兴听听你怎么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听到这个要他绕开指挥系统的奇怪建议，亨利只能眨眨眼睛点点头，这是与亨利二十五年来的海军训练和经验相抵触的。总统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当然不是正式的报告，”他急忙说，“不管你怎么干，都不用再给我写报告！既然咱们现在重新认识了，为什么不保持联系呢？我喜欢你写的那个东西，我几乎看得见潜艇基地到下午五点钟就没人的景象。这说明纳粹德国的很多重要问题。往往一件这样的小事，比如一块面包值多少钱啦，人们流传什么笑话啦，或者像柏林上空小飞艇做广告啦，诸如此类的事，有时候比一篇几十页的报告还包含更多的意义。当然，正式的报告也是不可少的。可是，天知道，这样的报告我看得够多

的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严厉地看了亨利一眼，像是一个老板发了一个命令之后，想了解一下对方听懂了没有。

“是，总统先生。”亨利说。

“哦，顺便说一下，帕格，这里有一个建议，刚送到我桌上，是帮助盟国的。当然，在这场外国进行的战争中，我们是绝对中立的，但是——”总统突然咧着嘴狡猾地笑了笑，他那疲乏的两眼又闪出光来，在杂乱的桌子上搜索了一下，随即拿起一张纸，“在这儿。我们提出买下‘玛丽王后’号和‘诺曼底’号两艘邮船，用来撤退在欧洲的美国侨民。有几千人困在那儿了，这你知道。你看怎么样？这可以给盟国一大笔他们急需的美元，而我们可以得到这些船，这些都是豪华的上等邮船。你看怎么样？”

维克多·亨利望望霍普金斯，又望望总统。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他们两人都在等他回答。“总统先生，我认为，这两艘邮船是重要的军用财富，他们除非发疯才会卖掉。这是两艘顶呱呱的军队运输船。它们是海上所有同样吨位的船只中速度最快的，续航速度超过任何潜艇。因为速度快，所以几乎用不着曲折行驶。把船的内部装修拆卸了，它们的装载能力特别巨大。”

总统干巴巴地问霍普金斯：“海军作战部是不是这个意见？”

“我得查一下，总统先生。我记得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钱从哪儿来。”

富兰克林·罗斯福仰起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微笑着向亨利伸出他那长长的手臂，和他握别。“你知道，那次我为什么没有为那套衣服发更大的火吗？因为你的舰长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少尉之一。好了，要保持联系。”

“是，先生。”

“哟，怎么样？”总统的副官问道，他正在接待室里抽雪茄烟。他站起来，弹掉了烟灰。

“我觉得一切都顺利。”

“肯定会这样。本来约见你十分钟，可你待了差不多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过得真快。现在怎么办？”

“你是指什么说的？”

“我没得到什么十分特别的指示。我是直接返回柏林呢，还是怎么样？”

“总统怎么说的？”

“我想肯定已经向我道别了。”

卡顿上校笑了笑，说：“我想你的事完了。也许你还是应该到海军作战部部长那儿去报个到，用不着再到这儿来了。”他伸手到胸前的口袋里。“还有一件事，这是不多会儿以前送到我办公室里的，是国务院送来的。”

这是一个公事急件信封。亨利把它撕开，里面是薄薄的粉红色电报纸，上面写着：

> 传递电报。拜伦·亨利在华沙平安。现正与德国政府谈判撤离全部中立国人员。斯鲁特。

维克多·亨利走进播音员办公室时，休·克里弗兰见了很失望：他只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矮胖子，面貌平庸，宽肩膀；身穿一套棕色服装，系着一个红色蝴蝶领结，站在接待人员的桌子前面。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有一种柔和但有点儿戒备的表情，但是一点儿也不世故。克里弗兰访问过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按照他对人的判断，这位可能是一个职业球员改行成了经理，一个木材商，也可能是一个工程师；一个完美的

美国人，非常聪明，一点儿不让人怕。但是他知道，梅德琳对她父亲既害怕又崇拜。渐渐地，他变得很尊重这个姑娘的意见，所以他用了很尊敬的口吻说话。

“是亨利中校吗？荣幸之至。我是休·克里弗兰。”

“您好！我不妨碍您吧，我从这儿经过，想顺便来看一眼。”

“您来这儿我太高兴了。梅德琳正在记录稿子的时间，请到这边来。”他们从一条用软木铺地的走廊往前走，两边墙壁是绿色隔音板，“她简直没想到，还以为您在德国呢。”

“我是暂时回来的。”

梅德琳从一扇写着“闲人免进”的门里跑出来，一蹦一跳地跑向亨利，就吻起他来。她穿着一条时髦的黑褐色褶裙、灰衬衫。“天哪，爸爸，真没想到！一切都好吗？”

“非常好。”他眯起眼睛看着她。她看上去成熟多了，激动得容光焕发。他说：“你要是忙的话，我就走，以后咱们再谈。”

克里弗兰插嘴说：“不，不，中校，请进来看看吧。我就要访问爱达·梅·派尔汉了。”

“哦？《将军夫人》一书的作者？我是在飞机上看的，挺有趣的故事。”

在这间用假护墙板和假书籍布置得像书房的小小播音室里，克里弗兰对那位脸庞瘦削、白头发的女作家说：“派尔汉小姐，这位是《将军夫人》一书的又一个爱慕者。亨利中校是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别这么说了！您好！”那个女人朝着亨利摇了摇她的夹鼻眼镜，“我们不会卷入这场愚蠢的战争吧，中校？”

“但愿不会。”

“我也这样想。要是白宫里的那个人突然暴死，我的希望就会更大。”

帕格坐到旁边一张靠背椅上，听他们念稿子。这位女作家对当代文学做了一番刻薄的评论，说某位著名作家淫秽，另一位懒散，第三位又肤浅。他脑子里在想昨天跟“白宫里的那个人”的会见。他觉得他是在偶然一时冲动下被召回的，花费了公众两千美元，从德国回来一趟，就是为了在吃摊鸡蛋时无目的地闲谈。早晨的报纸报道说，昨天是总统忙碌、紧张的一天。“罗斯福宣布国家进入部分紧急状态”这条头条新闻占了好几栏。头版的另外三个标题也都是以罗斯福或以总统开头的：他已经组织了两个主要的政府委员会；他提高了糖的限额；他和议院领袖们研究了修改中立法案问题。所有这些事，都是那个穿着衬衫、满面红光的男人做的。他一直坐在办公桌后面，从不离开，但是他的神态那么精神饱满，使你忘记了他是瘫痪在椅子上的。帕格想使自己相信，他也许说过一件事，发表过一个议论，对总统的思想有所启发，那样他算是没白跑一趟，但是他没能做到。他对德国的评论就像他原来的报告，成了总统的耳边风。总统主要是对希特勒的演说技巧的细节和柏林当地的一些风气感兴趣。总统提出来要他写一些闲聊天的信，仍然使他觉得迷惘，如果不是不得要领的话。最初几分钟里，罗斯福总统的热情、幽默，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以及那爽朗的笑声，对维克多·亨利来说都很有魅力。但是，回想起这一切，亨利中校拿不准这位总统对一个走到他办公室里来替他擦皮鞋的人会表现得有多大的不同。

“十四分二十秒，克里弗兰先生。”梅德琳从话筒里传来的变了调的声音把他惊醒了。

“很好，可以录音了吗，派尔汉小姐？”

“不行。这些关于海明威的话太客气了，我想再用半个小时修改一下原稿。请给我一杯浓茶，加柠檬。”

“是，小姐。听见了吗，梅德琳？去拿吧。”

克里弗兰把这位海军军官请进他的办公室，帕格接过一支雪茄。这个年轻播音员把一条腿跨在椅子的扶手上，使帕格很看不惯。帕格曾相当严厉地纠正过拜伦的这个习惯。“先生，您应该为梅德琳而自豪，她是一个不平常的姑娘。”

“在哪方面不平常？”

“哦，您看，什么事你一告诉她，她就懂了。如果她不明白，她就提问题。你要是派她去取什么东西，或是做什么事情，她都照办。她从来不啰唆，我还没听见她发过牢骚。她见人不胆怯，敢直接跟任何人交谈，也不莽撞。她是可以信得过的。海军里可以信得过的人多吗？在我们这种事业里，这样的人就像大熊猫一样难得，特别是女孩子。我这里的事情也不是那么顺手。我知道，您希望她回到学校里去，她下星期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孩子才十九岁。”

“她比在我这儿工作过的二十五岁和三十岁的女人都强。”克里弗兰笑着说。帕格觉得这个态度随便的家伙笑起来很有感染力，还有一种自然的热情，稍微有点儿像总统。有些人有这个特点，有些人没有。他自己就一点儿也没有。海军里，这种特点没人特别欣赏，人们称之为“滑头”。有这种特点的人往上爬得快，他们也形成了依赖这种特点的习惯，直到太滑了，摔倒为止。

“我但愿她在学校里能显出这些优点，我不觉得让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在纽约闲荡是一个好念头。”

“好了，先生，我不想跟您争辩，但是华盛顿也不是女修道院。这是教养和品格的问题，梅德琳是一个优秀而可靠的姑娘。”

帕格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先生，您来参加一次我们的节目怎么样？我们能请到您，十分荣幸。”

“作为客人吗？您真是开玩笑，我是一个无名小卒。”

“驻纳粹德国的美国海军武官当然是一个人物，您可以给军事准备和两洋舰队打气。我们刚刚请海军上将普瑞柏尔广播过。”

“是的，我知道，我就是凭这个发现我的小女儿这些天在干什么的。”

“您愿意考虑一下吗，先生？”

“决不考虑。”帕格的声调突然变得冷冰冰的，不单是因为他想结束这次谈话，而且他怀疑那么赞扬梅德琳只是为了拍他的马屁。

“我想，问一问没什么关系吧？”克里弗兰讨好地笑了笑，用手理了理那头浓密的金发。他的晒得发红的脸红扑扑的，好像刚从理发店出来。他穿着大学生的上衣和运动裤，看上去很神气，尽管维克多·亨利觉得他那阿盖尔式短袜[3]太过分了点儿。他不喜欢克里弗兰，但是他看得出来，梅德琳是愿意为这么个百老汇[4]式的家伙卖劲儿地干的。

后来，梅德琳领着她父亲参观了各个播音室。有些走廊很像船舱里的通道，里面满是电气装置和上千条成束的彩色电线。这些都使帕格很感兴趣。他很愿意看看这些控制图表，了解一下无线电节目是怎么样从这个神经中枢播向全国各地的。排演室里有大型的硬纸板布景，什么阿司匹林瓶子、牙膏筒、汽油泵等，还有闪光的红灯、装腔作势的歌唱演员、咯咯笑的观众和做着鬼脸蹦蹦跳跳的小丑们，不仅本身看起来俗气而愚蠢，而且在波兰遭受侵略的情况下，显得加倍地俗不可耐。此地，就在美国通讯机构的心脏，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其意义好像还比不上粗鲁人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

“梅德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什么好使你着迷的呢？”

这时，他们正从一间喜剧节目的排练室走出来。那里，一位戴消防队员帽子的明星正在用瓶子里的矿泉水喷乐队队长、女歌手和观众。

“爸爸，您可能对那个人不感兴趣，但是几百万人为他着迷呢！他一星期拿一万五千美元。”

“事情就荒唐在这儿，这比一个海军少将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爸爸，这两个星期里，我见到了最出名的人。我看见了加里·库珀。就在今天，我又跟派尔汉小姐一块儿待了两个小时。您知道吗，我还和海军作战部部长一块儿吃过饭呢，就是我呀！”

“我听说了。这个克里弗兰为人怎么样？”

“他棒极了。”

“他结婚了吗？”

“结婚了，有三个孩子。”

“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学？”

“爸爸，我非得回去吗？”

“我们什么时候做过别的打算？”

“我可真要难过死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加入了海军。我想留下来。”

他冷冷地瞧了她一眼，她就没敢再往下说了。

他们又回到她那间在克里弗兰办公室外面隔出来的小办公室。帕格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声不响地坐在一张靠背椅上看着她工作。他注意到她那些整齐的档案，她查对用的名单，她打电话时的干脆劲儿，和她亲手画的一张贴在墙上的小小图表，上面记载着九月份邀请过的和预定邀请的客人，以及在纽约要举办的庆祝活动。他注意到她多么全神贯注地在工作。刚才他们在电台参观的时候，她只是马马虎虎地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对于德国只字未提，甚至都没打听一下希特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清了清嗓子说："喂，梅德琳，顺便说一下，我要去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到'科罗拉多'号上去吃晚饭。迪格·布朗现在是副舰长，知道吗？就是弗莱迪·布朗的父亲。你愿意一起去吗？怎么啦？发什么愁？"

梅德琳叹了口气："嗯，我会去的，爸爸。总之，我太难得见到您了。咱们五点左右碰头——"

"你有别的安排吗？"

"是啊，我没想到您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我原来打算跟一些年轻人一块儿吃晚饭，然后去看戏的。"

"什么年轻人？"

"您知道，就是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识的年轻人。几个作家、音乐家，一个女演员，还有几个和我一样新来的女孩子。我们一共八个人，可以说是一帮子了。"

"我敢肯定，在下级军官里也会有一些眼睛明亮的海军少尉的。"

"是的，当然会有这样的海军少尉的。"

"要知道，我并不想硬拉你到什么地方去。"

"爸爸，还是您找布朗中校谈谈，我另找一个晚上跟少尉们一块儿玩玩吧。咱们明天一块儿吃早饭好吗？我到您的旅馆里去。"

"很好。我猜，你的这些小伙子，这些年轻人，大概是一些以演戏为职业的家伙，是一些浅薄的漂亮小角色吧。"

"老实说，您想错了。他们都既严肃又聪明。"

"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你怎么会掉了进去，这跟你母亲和我对你的期望相差太远了。"

梅德琳乜斜着眼瞧着他说："是吗？难道妈妈从来没对您说过，她曾经想当演员？她难道没对您说，有整整一个夏天，她曾经在一个巡回

演出的音乐节目里当过舞蹈演员？”

“有这么回事。那时候她才十七岁，干了一件荒唐事。”

“是吗？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阁楼上，可能是在马头庄，她发现了她那把跳独舞时用的阳伞，这是一把橘黄色纸伞。是的，就在那个挺脏的阁楼上，妈妈当场甩掉鞋，张开伞，提起裙子，把整个舞给我跳了一遍。而且她还唱了一支歌，叫‘中国姑娘庆一庆一查拉一娃’。我那会儿大概十二岁，可我还记得。她把脚都踢到天花板了，妈妈真是那样的。天哪，我真愣住了！”

“嗯，是的，‘中国姑娘庆一庆一查拉一娃’！”帕格说，“她也给我跳过，那是好久好久以前了。实际上，我们那时还没结婚。好，我要到‘科罗拉多’号去了。明天早饭以后，我就飞往彭萨科拉，去看华伦。假使我能弄到飞机票的话，后天就回柏林。”

梅德琳离开桌子，用两只胳膊搂住他，她身上散发着甜蜜的魅力，脸上焕发着青春、健康和幸福的光彩。“好爸爸，让我工作吧，求求您了。”

“我以后从柏林写信或打电报给你。我还得跟‘中国姑娘庆一庆一查拉一娃’商量商量。”

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富于海港气氛，驱逐舰成排地停泊着，亮着红色桅灯。“科罗拉多”号从舰首到舰尾，灯火辉煌，它那巨大的主炮塔的大炮，斜着瞄向前面——这一切都给维克多·亨利一种宁静的感觉，这种感觉其他人只有回到自己家里，抽支雪茄、喝杯酒时才能感到。

要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家的话，那就是一艘战列舰。一艘战列舰是用各种钢板和各种机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拼在一起，形成许多形状，取了许多名称。然而，战列舰始终是海上最强的军舰。这就是说，有上千种不断改变的体积、设计、推进力、装甲、武器装

备、内部通信、内部供应系统等规格；上千项的礼节和纪律约束着全体船员，从舰长到最年轻的勤务兵，成为一个可靠的集体的意志和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腓尼基和罗马时代就有战舰，而且永远会有战舰——这是人类知识和技术活儿的高峰，这是一种水面上的机械结构，为了一个目的，即控制海洋。这是维克多·亨利全心全意献身的唯一事物——甚于他的家庭，更甚于那个叫作“海军”的散漫的抽象概念。他是战列舰的人。

一九一三年，与其他毕业生一道，他直接从军官学校上了一艘战列舰。他也曾在较小的军舰上服役过，但他是打了“战列舰”印记的人，而且不断回到战列舰上去。他的光辉的服役成绩，是他在“西弗吉尼亚”号上以炮术军官级别服役两年，在一次舰队炮击比赛中获得了米特鲍尔奖旗。他临时想出的加快十六英寸炮弹从弹仓到炮塔速度的办法，已经成为海军的标准条例。在这一生中，他所盼望的，就是成为一艘战列舰的副舰长，然后成为舰长，然后成为战列舰分队的舰队司令，他不能看得再远了。他认为一个战列舰分队的司令官，就如同一个总统、一个国王或者一个教皇一样光荣。他跟着一个笔挺地疾步前进的舷门传令兵，走下一尘不染的洁白走廊，往高级军官室走去，心里寻思：在柏林度过的每一个月都是在拆他所希望之事的台。

迪格·布朗在“科罗拉多”号上才当了六个星期的副舰长，他坐在餐桌的头上，那么拼命地开玩笑。帕格觉得，他是想使自己和舰上的少校们，和两条杠的中尉们相处得随便一些。这样做是对的。迪格是一个自高自大的家伙，会一下子就大发雷霆。帕格的作风要更单调些，他自己的幽默感有时候会变成尖刻的讽刺。作为一个副舰长——要是他真能当成的话——他打算保持沉默，说话简短。人们会称他是愚蠢、乖僻的狗杂种。跟大家亲热、交朋友，有的是时间，但是你一上军舰报到，就得马上工作。逢到上司是一个狗杂种，特别是一个有知识的狗杂种，每个人，包括自己在内，还都会迅速服从他的命令，这真是生活里一件悲哀的事情。在“西弗吉尼亚”号上，在第一面米特鲍尔奖旗在舰上的桅桁头

上飘扬之前，谁都恨他。这以后，他就成了舰上最得人心的军官。

迪格直接的挖苦对象是他的通信军官，一个身子干瘦、愁眉苦脸的南方人。最近“科罗拉多”号得到一台新的强力传声无线电收发机，能使电波以很小的角度从电离层反射。如果天气正常，可以和欧洲海上的船只直接通话。迪格已经和他在“马布尔海德”号上当轮机军官的兄弟谈过话了，那艘军舰正停在里斯本。这位通信军官从那时起就通过“马布尔海德”号的无线电室，和一个在巴塞罗那的旧女友调情。三天前，迪格发现了这件事，至今还拿它寻开心。

帕格说：“那么，这个玩意儿的效果怎么样，迪格？汤姆说话你听得清吗？”

“啊，百分之百。真了不起！”

“你说，我能和柏林的罗达通话吗？”帕格突然觉得这倒是一个机会，可以把梅德琳的情况告诉她，或许可以就此做出决定。

通信军官很高兴能借此机会不再被挖苦，立刻回答说：“舰长，我知道，咱们今天夜间可以叫通‘马布尔海德’号。接通里斯本到柏林的长途电话，可能会容易些。”

“那得是——那里的凌晨两三点钟吧？”布朗问。

“两点钟，先生。”

“帕格，你想打扰罗达的美梦吗？”

“恐怕得这样。”

上尉小心地把餐巾卷成一个环形，就离开了。

谈话转到德国和战争问题上。这些战列舰上的军官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纳粹的战争机器都幼稚地估计过高，而且十分羡慕。一位气色健康的上尉说，他希望海军在登陆舰艇方面多干些工作，不能只限于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如果卷入战争，他说，登陆几乎就会成为整个海军

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德国人可能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全部海岸线。

迪格·布朗把他的客人带到副舰长房舱去喝咖啡。他向他的菲律宾侍者发了命令，随即以当官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傲慢派头懒洋洋地靠在一张漂亮的蓝皮长沙发上。他们俩议论起同班的同学：有两个闹离婚，一个夭亡，一个声名显赫的领袖人物变成了酒鬼。迪格对当战列舰副舰长的重担诉了一遍苦。他的舰长能得到这个地位，纯粹是靠运气、魅力和一个能干的妻子——就靠这些；他那种管理军舰的方法，快要使迪格得心脏病了；舰上人员从上到下都很懒散；他制订了一个生硬的训练计划，以致很不得人心；等等。帕格觉得迪格对一个老朋友炫耀得太过分了，就提到他此次从柏林回来，是向罗斯福汇报。迪格一听，马上变了脸色。“我并不觉得意外，”他说，“还记得那次在陆海军人俱乐部你接到的那个电话吗？我当时对他们说，我敢打赌，是白宫来的电话。你是飞黄腾达了，伙计。”

维克多·亨利占了上风之后，就心满意足，没有再多说什么。迪格等了会儿，装上烟斗，点了火，然后说：“罗斯福到底是什么样儿，帕格？”

亨利把总统如何有魅力和吸引人一类的琐事讲了讲。

有人敲了敲门，通信军官走了进来。“我们没费什么劲就叫通了‘马布尔海德’号，先生，花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接柏林。请您再说一下那个电话是多少号。”帕格告诉了他。“是的，先生，号码对，没人接。”

迪格·布朗和维克多·亨利互相看了一眼。布朗说：“在凌晨两点没人接？再试一次。听起来像是有点儿麻烦。”

“我们叫了三次，先生。”

“她可能出城了，”亨利说，“不用麻烦了，谢谢。”

上尉走了出去，迪格沉思地抽着烟斗。

“另外，她也会在夜间把卧室的电话线掐断的，”亨利说，“我把这一点给忘了。要是门关着的话，书房里电话响她可能听不见。”

“哦，是这么回事。”迪格说，又抽起烟来。有一会儿两人都没有说话。

“好啦，恐怕我得走了。”维克多·亨利站起身来。

副舰长陪他走到舷梯口，自豪地望着那宽阔的主甲板、高耸的大炮和穿着洁白制服的哨兵。“甲板上够整齐的了，”他说，“这是我的最低要求。好了，祝你在前线运气好，帕格。替我问候罗达。”

“要是她还在那儿，一定办到。”

两人都大笑起来。

“你好，爸爸！”保尔·孟森的飞机着陆的时候，华伦在彭萨科拉机场上迎候。他身穿飞行夹克，头戴飞行帽。华伦敏捷而有力的握手，显示出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多么骄傲。他那晒得黑红的面颊容光焕发、扬扬得意。

“喂，你怎么晒得这么黑红？”帕格问，他有意避开不谈儿子额头上的那块伤疤，“我以为，他们一定在这儿的地勤学校里把你累得够呛。我想你肯定给压垮了呢。”

华伦大笑起来：“是这么回事，我有几次机会到海湾的深海里去钓鱼，很快就晒黑了。”

他用汽车把父亲送到单身军官宿舍，一路上说个没完。他说，飞行学校里谣言很多，在希特勒进攻波兰的第二天，华盛顿已经下令把学生的人数增加三倍，而且把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六个月。全校都在“缩短课程”。按照旧的课程，每个人先应该取得驾驶大型慢速巡逻机的资格，然后是侦察机，再以后，假如飞得相当不错，才能编入空军第五中队进行战斗机训练。现在，飞行员要同时进行巡逻机、侦察机或战斗机的训

练，而且就编在里面。名单早晨就要公布，他真想进第五中队。华伦一口气把这些都讲完了，才想起问问父亲家中的情况。

“我的天，勃拉尼这会儿在华沙？哎呀，德国人快把那座城炸平了！”

“我知道，”帕格说，“我早就不去替拜伦担心了。他会挖掘出什么人的金表，从瓦砾中爬出来的。”

“他在那儿干什么？”

“追求一个姑娘。”

“真的吗？妙极了！什么样的姑娘？”

“一个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犹太高才生。”

“您是开玩笑吧，是勃拉尼吗？”

“是的。”

华伦改变了话题，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又是惊讶，又是悲哀。

听保尔·孟森讲课的人出奇地多，一定有二百多名穿咔叽军服的飞行学员，小讲堂里挤满了留着平头、面色健康而机灵的年轻人。跟大多数海军军官一样，保尔是一个骄横自负的演说家。但是，由于这时他正在向学员们讲授如何避免伤亡，所以他们挤着坐在椅子上听。他使用幻灯和图解，以及许多技术上的专门术语，偶尔也开个沉重而血腥味的玩笑，把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时最危险的情况、接近舰身时最后的生死关头、撞上后做什么动作，以及类似的叫人兴奋的事都讲述一番。听了暗示他们自己可能会死掉的笑话时，学生们大笑起来。这群挤在一起的人，发出一种像舰上被服室里一样的强烈男人气味。帕格的目光落到华伦身上，他正坐在帕格旁边走道对面的一排人中，身子笔直，全神贯注，但也只不过是人群里又一个剪平头的脑袋。他想起了在华沙德国人炸弹下的拜伦。他心里想，对于家里有成年儿子的父母来说，这十年可

真不好熬啊。

讲课结束以后，华伦告诉他，众议员艾萨克·拉古秋（就是带他到深海去钓鱼的那个人）邀请他们到海滨俱乐部吃晚餐。拉古秋是这个俱乐部的董事，他在参加议会竞选之前，曾任海湾木材纸业公司的经理，这是彭萨科拉最大的企业。“他非常想见见您。”他们走回到单身军官宿舍的时候，华伦说。

“为什么？”

“他对这次战争和对德国都很感兴趣，他的判断是相当有力的。”

“他怎么会看中你的呢？”

“嗯，是这样，他的女儿杰妮丝和我挺合得来。”华伦露出容易理解的笑容，在大厅里和他父亲分手了。

头一眼看到杰妮丝·拉古秋，维克多·亨利就决定不向华伦提帕米拉·塔茨伯利了。那位身材纤细、穿一身素净服装的英国姑娘，怎么敌得过这么一个迷人的金发女郎呢？这个自信而漂亮的高个子美国姑娘，有公主般的傲慢神气、可爱的脸容，只是不整齐的牙齿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只要一转身，裙子一飘，两条长腿就使人神魂颠倒。她是另一个年轻时的罗达，一身云彩般的粉红颜色，完全由甜蜜的香气、女性的魅力和少女的风度所构成，只是说的话不同了，裙子变短了，只是这个姑娘从外表和举止看都比罗达有头脑。她向帕格问候，以恰到好处的尊敬把他作为华伦的父亲对待，同时那双闪亮的眼睛也恰到好处地暗示，他并不因此而是一个老家伙，他本人就是一个漂亮的男子。一个姑娘在半分钟的交谈中能以眼神的流动和微笑做到这一点，真算得是一个能人了，帕格想，所以他那傻里傻气的做媒念头也就打消了。

海面上吹来一阵狂风，海浪冲击俱乐部的阳台，大量的浪花溅到餐厅的玻璃墙上，使得拉古秋这个烛光晚宴显得更安乐。维克多·亨利一直没弄清坐在餐桌旁的十个人到底都是谁，尽管其中有一位是佩绶带的

海军航空站司令官。不久就很明显了，最重要的人物是议员艾萨克·拉古秋，一个小老头儿，一头厚厚的白发，绯红的面孔，一笑就伸出半个舌头，神态狡猾、诡秘。

“您要在此地待多久，亨利中校？”拉古秋从长桌子的一端大声问，正好穿绿上衣的侍者把盛在银盘子里的两大条干烧鱼端了上来，“如果气象预报员不报这种坏天气的话，您可以花上一天工夫到海上去打鱼，这两条鱼就是您儿子和我一起打的。”

帕格说，他明天一早就得返回纽约，去搭到里斯本的飞机。

拉古秋说：“对了，我想我也得赶紧到华盛顿去参加那个特别会议。喂，怎么样，您对于修改中立法案有什么看法？形势到底糟到什么程度？您应该知道。”

“众议员先生，说到糟，我看波兰很快就要陷落了。”

“哦，真他妈的，盟国还指望它呢！欧洲人的头脑叫人摸不透。总统本人也有一个欧洲人那样的头脑，要知道，他是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杂种，这一点是真正理解他的关键。”拉古秋说着笑了笑，伸出舌头，“我和荷兰人打过不少交道，他们很会做硬木交易。我可以告诉您，他们都是挺狡猾的家伙。在未来的几星期里，情况越是糟糕，罗斯福越是容易硬叫国会把他想干的事通过。是不是这样？”

“您和希特勒谈过话吗，亨利中校？他到底是什么样？”拉古秋夫人问。她是一个瘦弱憔悴的女人，带着温顺的笑容、可爱的声音，表明她的社交生活主要就是缓和或者试着缓和她丈夫的冲劲儿。

拉古秋回答说——好像她是在对他讲话似的：“哼，这个希特勒是一个江湖骗子，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盟国早在几年前就可以不费劲地把他和他的纳粹一起收拾掉了，可是他们光是坐等。这是他们活该，不关我们的事。现在说不定哪天，我们就会听说德国人奸淫修女啦，焚烧士兵们的尸体做肥皂啦之类的事了。你知道，英国情报人员在一九一六年

就编过这样的谣言。我们都有关于这些事的文件证明。亨利中校，您怎么看？您在德国人中间生活，您说他们是不是像纽约报纸上说的那种野蛮民族？”

餐桌上所有人的脸都朝向帕格。“德国人是很不容易看透的，”帕格慢慢吞吞地说，“我妻子比我对他们更有好感。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实在无法恭维。”

议员拉古秋举起一双大手喊道：“简直不能饶恕！这样看来，纽约的报纸在这个基础上就很能使人理解了。”

坐在餐桌中间的华伦坚决地说：“先生，我看不出来，总统的修正法案怎么会削弱我们的中立。现金买货和运输自理只是意味着任何人都能来买东西，只要有船可运，有钱可付。任何人，包括希特勒在内。”

拉古秋对他微微笑了笑：“政府一定会因为你而感到骄傲，我的孩子。这是正确的解释。只是我们都知道，盟国有船又有钱，而德国人两样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工厂为盟国生产作战物资。”

“但是从来也没人阻止过希特勒建立一支商船队，”华伦立即反驳道，“他的打算反倒是积累坦克、潜艇和俯冲轰炸机，都是侵略武器。这难道不是他的不幸吗？”

“华伦说得非常对。”杰妮丝说。

拉古秋靠到椅背上，眼睛盯着女儿，杰妮丝任性地朝着父亲笑了笑。

“你们两个毛孩子所不理解的，”拉古秋说，“就是这个建议是帐篷缝里伸进来的骆驼鼻子[(5)]。当然，看起来合情合理，当然是的。那是漂亮的包装。罗斯福的脑子就是这么盘算的。但是，咱们可别孩子气。他不是要召集一次特别会议来帮助纳粹德国！他认为，他负有从希特勒手下拯救世界的使命。从一九三七年起，他就一直在这么讲了，他讲这个问题讲得嗓子都哑了。照我看，阿道夫·希特勒既不是丑恶的魔鬼，也

不是反基督的异教徒。那些都是胡说八道。他不过是又一个欧洲的政客，比别人更下流、更极端而已。这不过是另一次欧洲战争，结束得会比别的战争肮脏得多。我们拯救世界的办法，是不卷入这场战争。要做明智的堡垒！”他突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然后看了看桌子四周的人们，好像在等着别人喝彩。“我们就应该这么办。大西洋和太平洋是我们的铜墙铁壁。明智的堡垒！要是我们卷进去，我们就会像别人一样破产，牺牲一两百万我们的好青年。整个世界就要陷入野蛮或者共产主义。俄国人就会称霸世界。”

一个坐在帕格对面、带着助听器的秃顶小老头儿说了声“对极了”。

拉古秋歪过头去，对着他说：“你和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拉尔夫，但是使人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至今只有很少人懂这个道理。明智的堡垒！战争结束后，等着收拾残局，重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要到华盛顿去，要像一条鳄鱼一样为此而战斗，请你们相信我。可能我会在我的大多数民主党同事中名声扫地，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晚宴结束后，杰妮丝和华伦没等喝咖啡，也懒得做解释，就一同离开了俱乐部。姑娘调皮地笑了笑，挥挥手，两条穿丝袜的腿和粉红色纱裙转了一下，人就不见了。华伦停住脚步，跟他父亲约定第二天清早打网球。维克多·亨利发现就剩下他一个人跟拉古秋在一起，坐在休息室一个角落里的红皮椅上，抽着昂贵的雪茄，喝着白兰地和咖啡。这位议员没完没了地闲扯彭萨科拉的迷人生活——打野鸭子，钓鱼，四季如春的气候，以及它的繁荣昌盛、飞速发展。他说，随着海军航空基地的扩大和木材贸易的勃兴，战争会使彭萨科拉变成一座真正的新兴城市。“需要涂木馏油的电话线杆。中校先生，你了解这个项目。就在上星期，我们公司收到一些从北非、日本和法国寄来的使人难以相信的订单，突然全世界都拉起电话线来了。这是一种迹象。”

他想说服亨利多待一天。一艘从荷属圭亚那来的运红木的船中午就

到，它要在港内卸下木材，锯木厂工人把木材绑成木筏拖进河滩。“那真是好看。”他说。

“哦，我这次碰巧是要跟一个老朋友一同飞回纽约，我还是走的好。”

“是从那儿经里斯本到柏林去吗？”

“是这么打算的。”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碰面的机会就不多了。”拉古秋说，“您的夫人是格罗佛家的，对吧？在华盛顿的海米尔顿·格罗佛是我的朋友，我们每个月大约在地中海俱乐部吃一次午餐。”帕格点了点头。海米尔顿·格罗佛是表兄弟中最有钱的，罗达高攀不上。

“您是亨利家的，是弗吉尼亚州亨利家的成员吗？他们是老帕特里克[(6)]的后代。”

亨利大笑着摇了摇头，说：“我想不是，我是加利福尼亚州人。”

“是的，华伦对我说过。我是指您的祖上。”

“哦，我的曾祖父在淘金时代之前就从西部迁过来了，我们说不准是从什么地方。我的祖父去世得很早，所以我们从来没直接听到这些事。”

“您可能是苏格兰-爱尔兰人。”

“啊，不，是有点儿混血。我的祖母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混血。”

“是吗？我们的家族也有点儿法国人的血统。这不是什么坏事，对吧？使人都带上些爱情的色彩。”拉古秋哈哈地狂笑起来，就是美国人在一起聚会时发出的那种狂笑，“您的华伦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

“谢谢您的夸奖。您的女儿好得没话说了。”

拉古秋深深叹了口气：“女孩子就是麻烦。华伦告诉我，说您也有

一个女儿，那您也一定有所体会了。她们什么时候都在耍弄你。我们没有您有福气，我们没有儿子。华伦想一辈子在海军驾驶飞机，是这样的吧？”

“嗯，那对金翅膀这会儿在他眼里不知有多大呢，议员先生。”

拉古秋喷了口烟：“我喜欢刚才吃饭时他那种坦率的谈话方式。当然，对于外交上的问题，他还幼稚得很。在木材贸易里，可以学到许许多多外面世界的东西。”拉古秋摇晃着盛白兰地的大矮脚杯。“您看到华伦继承了海军事业，肯定很高兴。您一定不愿意看见他改行去做买卖或者这一类的事情。”议员笑了笑，又露出舌头和两排像他女儿那样的牙齿，结实而不整齐。

“议员先生，华伦是在走他自己的路。”

“我不敢肯定，他认为他爸爸是最了不起的人。”

谈话使帕格越来越窘。他娶了一个比他自己有钱得多的姑娘，他曾经怀疑过这样一种生活道路。他并不特别喜欢杰妮丝·拉古秋。她身上夺目的光辉一旦熄灭，她就会像她父亲一样固执。这位父亲已经公然在动脑筋想把华伦据为己有了。亨利说：“嗯，在战争结束之前，他反正离不开。”

“当然。不过，要知道，这不会太久。如果我们不卷进去，一年左右战争就会结束，也许还要快。盟国一旦积极起来，他们就不会把我们拖进去。他们一定会拼命做有益的交易。要是他们另做打算，那才傻呢！好了，中校，这次和您见面我太高兴了。是这样吗？无论如何，盼望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会干些什么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是？这跟你我年轻时候的世道，完全不同了。”

“当然不同了。”

次日清晨，六点半整，华伦就到了父亲的房间。他没多说什么话，

用手揉了揉充血、发肿的眼睛，喝下了侍者送来的橘子汁和咖啡。外边还在刮大风，他和他父亲都穿上打球时穿的厚运动衣，两人就开始打起来。帕格连赢了三局。球忽然飞到这儿，忽然飞到那儿。

“昨天晚上玩得好吗？”帕格喊道。这时华伦把球打过围墙，被风吹到附近一个小屋顶上。

华伦大笑起来，脱掉运动衣，又采用了以往的急速发球和中场扣杀，赢了后五局。父亲是一个刻苦而稳健的运动员，反手球十分有力，可是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糟了，华伦，你还有一个球就赢了，拿去吧。”他喘着粗气说。儿子放过了一次容易的扣杀机会，把球打到帕格能接到的地方。

“爸爸，是风的关系。”

“它真捣乱。”

这时候，帕格把运动衣甩掉，接回了儿子的几次扣杀。他喘过气来，呼吸正常了。“哎呀！我得走了，上地勤学校去。”华伦嚷道，用毛巾擦脸，“爸爸，您的球还是打得那么好。”

“哦，我们运气好，在柏林住的房子有网球场。你也打得比过去好了。”

华伦走到球网旁边。他还在出汗，眼睛明亮，看上去精力充沛、欢欢喜喜。“您睡得不错吧。”

“那个杰妮丝倒是一个不错的姑娘。”

“她挺有头脑，爸爸，她对历史可懂得不少。”父亲带着询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扑哧一声，两人一同大笑起来。“反正一样，这是实话。她懂得历史。”

“你们昨天晚上讨论什么来着？百年战争[7]？”华伦哈哈大笑起来，使劲地挥动着球拍。帕格说：“她父亲可指望把你培养成一个木材商

啊！”

“他喜欢开玩笑。我三月份就出海，可能是这样。”

地勤学校大楼外边，一块木制布告板几乎被一群激动地吵吵嚷嚷的学员完全围住了。华伦说了声“分配名单”，就钻到他们里边去了。一会儿工夫，只见他那只穿着白运动衣的胳膊举过了大家的头。“太棒了！”华伦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回单身军官宿舍。他被分到第五飞行中队，而几个最好的飞行学员却没能进去。尽管那次着陆翻了跟头，他还是干得不错。父亲听着他说，不时微笑着点头，回想起在安纳波利斯自己第一次到战列舰上服役的那一天。

最后，他说：“你曾经在华盛顿对你妈妈说过，你适合做的是另外的什么工作啊。”

儿子有点儿不好意思了，然后又笑起来。“那时候我还没飞过呢，爸爸，什么都比不上飞行。虽然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和飞行相比，绝对没有！”

“好了，咱们都得去洗洗了，我看还是在这儿说再见吧。”他们正站在单身军官宿舍阴暗的正方门厅里。

华伦看了看表，说：“天哪，已经到了？只好再见了。好吧，请您从柏林写信来把勃拉尼的情况告诉我，好吗？一得到确实的消息就来信。”

“好的。”

“爸爸，不要为梅德琳担心，她在纽约一切都会很好。”

“我还没决定让她待在纽约。”

“当然，这我知道。”华伦狡猾地笑了笑，他显然以为他父亲已经把这一点忘记了。

他们握了握手，接着华伦突然做了一件使两个人都很不好意思的

事。他用胳膊搂住父亲的肩膀，说："我真难受极了，我太舍不得您走了，我还从来没感到这样幸福过。"

"不要太激动了，"帕格说，"那个姑娘挺不错，但是木材贸易可千万干不得。海军需要军官。"

保尔·孟森头天晚上和几个在彭萨科拉参谋部供职的老朋友大喝了一通，刚清醒过来。他没怎么说话，就把飞机升上天空，开始水平飞行，越过佐治亚州朝东北方向飞去。"喂，"他对着面前的扩音器喊着，声音比发动机的轰轰响声还高，"这次空军人员分配，你儿子分到哪儿？"

帕格伸出五个指头。

孟森拍了拍他的肩膀："真了不起，我儿子去年从那里给刷下来了，那个学校很严格。你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他怎么样？"

"他是海军预备役军官。"

"是吗？说不定哪天就会把他召走。我想他也要上天吧？"

维克多·亨利朝机窗外望去，下面是一片绿色的田野，远处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黄色河流。

"他是下不了那样的苦功夫的。"

---

(1)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第二十六位总统。

(2) 此话引自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

(3) 阿盖尔是英国苏格兰的一个郡，产羊毛；阿盖尔式短袜是苏格兰方格花样的羊毛短袜。

(4) 百老汇是美国纽约的一条大街，剧院、电影院均集中在此。

(5) 阿拉伯寓言：一峰骆驼不肯在帐篷外面露宿，先要求伸进鼻子，然后要求伸进前腿，最后全身进了帐篷，把主人挤了出去。是"得寸进尺"的意思。

(6) 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曾任弗吉尼亚州州

长。

(7) 百年战争：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五世纪五十年代，英法两国封建统治阶级争夺领土的战争。

第十三章

从德国人的观点看，对波兰的入侵是快活地进行的。军用地图上的箭头和小针，从四面八方，一天一天地向华沙和拜伦·亨利逼近。

在全波兰的土地上，一队队头戴钢盔、满身尘土的德国兵，几英里几英里地连续不断，步行着，或者乘汽车，或者骑马。坦克和自动火炮跟他们一起轧轧地行驶，或者装在火车上在附近隆隆地过去。这一切都缓慢地、沉闷地前进，总的来说是太平无事的。这一大群人的户外冒险，尽管不能明确地说是一场野餐旅行——一路上有一万个德国兵被杀死——但也远不是完全不使人心旷神怡的。每天向前走了一天之后，这一大群人就在野地里或路边吃饭，在星空下宿营，或者在大雨中搭帐篷；他们怨恨生活不舒服，却享受着平平常常的好东西：剧烈的运动、新鲜的空气、好吃好喝、赌博胡闹、友谊以及甜蜜的睡眠。

当然，波兰人不断对他们射击。这是在意料中的。德国人回击，按照地图上的坐标进行有计划的炮轰。于是，榴弹炮发出令人满意的吼声，炮口闪着火光，炮身向后倒坐。每个人都很快地行动，满身大汗地干着；军官喊着命令，鼓动士气。有几个人被杀或者受伤，但是大部分没有。树木在燃烧，村屋被炸毁。过了一会儿之后，射击停止了，侵略军又沉重地向前进。

前线，就是一道移动着的政治界线，德国人正在把他们的民族意志强加于波兰人。就像气象中的锋线一样，剧烈的飑线处在天气变化的边缘。一阵破坏一切的狂风猛扫绿油油的平地，后面留下一溜儿乱七八糟的东西。即使这样，即使在这个战斗的区域，战线上还是太平的时间多。战斗一小时之后，便有许多小时的宿营、机械修理以及穿过绿色田野和烧毁了的村庄的行军。然而，等到这条波浪形的战线变成圆圈，向着华沙城收紧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目标缩小了，火力也就更加

猛烈，更加频繁，更加集中。

这些侵略者，是德国兵的新的一代，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敌人的子弹，尽管他们有些高级军官曾经参加过上一次大战。在每个入侵开始的地方，只不过是几百个战战兢兢的年轻德国人冲过边境，等着被人射击。但是在他们背后，是成群的、更多的武装青年，按照精确的布置在德国的大路上向波兰挺进，而知道这一点是能鼓舞人心的。在黎明的灰暗光线中把波兰边境的防栅推倒，打败那几个守兵，踩上他们在军用望远镜里观察过的外国道路，这一切都是使人兴奋的。但是，一旦波兰边防军开了火，他们就犹疑不决，惊慌失措，回头逃跑，在困惑中进退不得。德国人还是运气较好，因为波兰人甚至更加惊慌、更加狼狈，再加上措手不及，就更无法采取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乱七八糟、浑浑噩噩的状况下开始的。不过在德国人方面，就个人来说，不管多么害怕，至少还是按照计划行动的。他们在关键地点有更多的大炮、更多的弹药，而且头脑清楚，知道在什么时候向什么地方开火。事实上，他们是进行了偷袭。

如果两个男人站着友好地聊天，其中一个人突然拳打另一个人的肚子，脚踢他的小腹，其结果就是，即使另一个醒悟过来进行自卫，他也会遭到惨败，因为第一个人进行了偷袭。没有一本关于战争艺术的书不鼓吹它的好处。它看起来可能有点儿不正派，但是这和战争艺术毫无关系。从德国人的公开威胁和战争准备来看，也许波兰人不应该受到偷袭，但是他们受到了。他们的政治领袖也许希望德国人的威胁不过是吓唬人；他们的将军也许以为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做好准备。一大堆错误的猜测会和一场战争的开始同时产生。

德国人征服波兰的计划，叫作“白色方案”，提供了后来发生的全部情节。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方案，例如：“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他们一直没有用）；“黄色方案”，是对法国的进攻。以色彩做代号击溃别的国家的全面计划，远在跟他们发生任何争吵之前就制订好

了，这是德国人的现代战争新发明。所有的先进国家，都模仿起这个原理来了。例如美国，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一个“橙色计划”，是对日本作战的，甚至还有一个“红色计划”，是对英国作战的。而美国最后参战，是按照“彩虹五号计划”。

历史家们在争论——而且还要继续争论——德国总参谋部的来历，它开创了人类事务中行为的新方针。有人说，德国的天才们创造了这个总参谋部，是对拿破仑强加于他们的耻辱的反应；另一些人则断言，一个平坦的国家，周围与许多敌国接壤，在这个工业时代，只能发展这种计谋以求生存。无论如何，无疑是德国人首先掌握了工业战争，而且教会了其他国家：全面战争——事先把铁路、工厂、现代化的通信联络以及全国的全体居民，集中到一个中央控制的体系下，以摧毁邻国，如果出现这种必要或冲动的话。

这个德国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很好的考验。在地理方面，他们向前冲了很远，然后再撤退。在许多条战线上和强大的军队作战四年之后，他们要求停战，那时候他们在每一处地方都深入敌境很远。只是他们规模巨大的一九一八年的进攻失败了，他们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从此以后，尽管他们投降了，而且经历了所有这些政治变动，他们仍然继续在制订这些“方案”。二十一年以后，白色方案兑现了，很快地吓坏了一个有四千万人口、有一支一百五十万或者更多人的军队的国家，叫它乖乖地听命于德国人。这个，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就是战争的一切——威吓敌人，叫它服从你的意志。

德国人在入侵波兰的时候犯了错误，他们有时候在炮火下散开了乱跑，不服从命令，对着顽强的阵地拒绝前进；他们谎报战果，夸大遭遇的火力以借口退却。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中还是有很好的领导者和顽强的家伙，而且德国人是一个服从的、意志坚决的民族。波兰人也干了所有这些错事，而且火力的优势、偷袭、人数的优势以及白色方案，都在德国人这边，因此这场侵略进行得很顺利。

不久，新的坦克中队，就是后来变得那么有名的德国装甲部队，开始在战线前面冒险插入敌方纵深很远。这是古典的军事错误。敌人从一个冒险离开战线太远的中队后面包围过来，把它围困，然后把它消灭。这恰恰就是几年之后俄国人对付有名的装甲部队的方法，从此以后，它的名声就消失了。可是，现在它们还是令人吃惊的。在良好的天气下，它们初次出场，在平坦的原野上，对付一个受惊的、组织不好的、较小较弱的敌人，就大为逞能。它们缓慢地前进，每小时只走五英里或十英里；它们不像通俗书籍和杂志的地图上画的那种飞快的红色箭头，而像一长串移动着的巨大的铁甲虫。可是，它们在波兰士兵和老百姓眼里看起来很可怕，而且的确是足以致人死命的。这些绿色机器爬上大路，爬出森林，压坏成熟的谷物，打出巨大的炮弹。在九月明净的天空里，一种飞得很慢的叫作“斯杜加”的笨拙小飞机不停地俯冲，向士兵们，或者儿童，或者牲口，或者妇女，或者不管路上逢到的什么进行扫射，增加了流血和恐怖的喧闹。坦克和斯杜加杀死了许多波兰人，吓唬了他们大量的人群放弃这场看来毫无用处的战斗。

这就是所谓闪击战。它到了华沙城下，就停止了。这个事实在当时并没有被十分强调。德国人不得不用老式的、马拉的、拿破仑式的炮轰来打击这座城市，因为这些装甲机械化部队的机器瘸着腿进了修理工厂，汽油用完了，许多坦克打坏了。它们已经完成任务。波兰军队已经被切碎，吓成了齑粉。盟国和美国的报纸对闪击战做着可怕的描述，“这是战争的新方式”。

德国装甲部队是九月九日到达华沙的。十日，德国最高统帅就在他的战斗日记里写下：战争已经结束。到十七日，华沙依然屹立着。德国空军所有能调动的飞机，都在这座城市上空不遇抵抗地飞过，扔下炸弹，然后急忙飞回德国去再装。无数的马匹从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拉来更多的榴弹炮，围住城市，把炮弹打进去。可是，华沙广播电台仍然在播送波兰舞曲。

现在主管华沙美国大使馆少数几个剩余人员的是莱斯里·斯鲁特。他是一个能干而又特别机灵的人，但是在这当口他却不能发挥他的长处了，因为他是一个懦夫。但是，他的外表或者他的行为却不像。在耶鲁大学，他参加田径——这是他有意选择的，因为他知道罗德奖学金的要求——这项男子汉气概象征的运动，加上他在大学报纸的工作、他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资格，以及他和某些很有用处的教授的友谊，使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项奖学金。到了牛津大学，他又成为那里很出风头的几个美国人之一。后来进了外交部，人们又说他是他那一辈里的一个杰出官员。他对自己的问题颇有自知之明，他要是知道这个环境需要行动上的勇敢，他就决不会自告奋勇。他对自己性格上的这个弱点思考很多，而且还有一套理论，中心要点是由于母亲对他的过分关心和童年时期的几桩意外事件。这种理论不能改变任何东西，却可以用来在他的头脑里容忍这个弱点，把它看作一个软骨病瘸子的不幸，而不是看作损伤他自尊心的草木枯萎症。斯鲁特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未来，都自视很高。可是现在，倒霉的坏运气把他弄到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他的渊博的政治知识、他的分析能力、他的幽默、他的外语统统一无用处，只要有简单的胆量就行。这个他却偏偏没有。

他在内心斗争中把这个缺陷隐藏了起来，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只是神不守舍、不断头痛、急躁易怒，和一种毫无理由就发笑的倾向。大使临走时叫他留下，他竟哈哈大笑。自从德国人打过来的消息一来，特别是自从第一颗炸弹在华沙落下，他就惊慌异常，焦急地等待他和其他美国人能够离开的命令。他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太厉害，只得把好几个指头包了起来。这个大使竟然要他在这样的恐怖中留下来！这阵尖锐的笑声倒是发自他的内心。大使用挖苦的眼光望着他，没有理他。在华沙的大多数人对空袭的反应态度很好，只要第一批炸弹落下来没有把他们杀死，他们就变得心情轻松，坚忍而有决心。但是对于斯鲁特，这个地狱深不见底。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就剥夺了他的思考能力。他和所有人一起冲下大使馆的厚墙地下室，而且总是冲在头里，一直在下面待到空袭警报

完全解除。由于他是负责人，这倒帮了他的忙。他名正言顺地从公寓里搬出来，搬进大使馆，住在那里，成了坚决遵守空袭警报规定的榜样。没有人猜得到他的苦恼。

九月十七日黎明，他坐在一张大写字桌前面，嘴里叼着一只烟斗，正在仔细地重新起草他给国务院的最新报告，讲的是关于大使馆和一百来个被围在华沙城里的美国人的情况。他一面去掉他个人神经质的激动的痕迹，一面力图保持这个消息的紧急性和严重性。这是千钧一发之时，尤其是由于那么多报告去了没有答复，他没法儿说美国政府对它在波兰首都的国民的困境是否有所了解。

“进来。”他听见敲门声说。

“外面是大白天了，”拜伦·亨利走进来，粗嗄地说，“要不要拉开窗帘？”

“外面有什么事没有？”斯鲁特揉着眼睛说。

“没什么特别的事。”

“好吧，来点儿亮光吧。”斯鲁特笑了。他们一起把厚重的黑窗帘拉开，淡淡的阳光透过窗户上斜钉的木条变成破碎的小块照了进来。“水怎么样了，拜伦？”

“我弄来了。”

窗帘一拉开，就能听到德国大炮的遥远沉浊的隆隆声。斯鲁特宁可让这厚窗帘多关闭一会儿，挡掉这灰暗、破碎、燃烧的华沙的这些白日喧闹。拉上了黑窗帘的安静的房间，点着一盏台灯，也许会产生幻觉，引起安逸的学生时代的遐想，可以使他感到安慰。他从窗格子里望出去：“那么多烟！有那么多地方着火了吗？”

“天哪，是的！天空可怕极了，直到天亮。你没看见？你往哪里看都是一片通红，烟雾腾腾。简直是但丁[1]的地狱。还有那些大大的橘红

色发亮的大炮弹，到处轰轰地响，它们飞得很高，然后慢慢地、飘飘荡荡地落下来。真好看！在瓦莱夫斯基路那边，他们还在用铁锨和沙子设法扑灭两处大火。水的问题更叫他们毫无办法。”

“他们昨天应该接受德国人的建议，”斯鲁特说，“那么他们至少还能保存半座城市。这样干没出路。你用什么办法弄到水的？是不是你总算弄到了一些汽油？”

拜伦摇摇头，打着哈欠，坐到棕色皮子的长沙发上。他的运动衫和裤子上沾满了砖灰和煤烟，他的乱蓬蓬的长发纠结在一起，他的眼睛呆板无神，周围有个黑圈。“没有任何机会。从现在起，我们得忘掉那辆卡车了。我看见救火车停在路中心开不动了。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汽油。我正在到处侦察，结果被我发现一辆马拉的大车。这花掉了我大半个晚上。”他对斯鲁特笑笑，他的下嘴唇因为劳累而缩了进去。“美国政府欠我一百七十五美元。最吃力的事情是把锅炉从卡车上搬下来，装到大车上去。不过，卖给我大车的农民帮了我的忙。这是算在交易里的。一个长胡子的小矮个儿，不过挺强壮。天哪！”

“当然，会还你钱的。对班说一声吧。”

“我能不能在这里躺一会儿？”

“你要不要吃早饭？”

“很难说我有没有力气来咬东西。我只要半个来钟头。这里挺安静，那地下室简直是疯人院。”拜伦搁起脚，身子躺到皮垫子上，横下瘦削肮脏的身体。“歌剧院转角那地方已经没有水了，”他闭着眼睛说，“我没办法，只好一直跑到抽水站。这马走得很慢，它肯定不喜欢拉一只装满晃荡的水的铁锅炉。”

“谢谢你，拜伦！你帮了大忙。”

“我和贡格·丁。‘你能够谈论金酒与啤酒，”拜伦用一只胳膊遮住脸闷声说，“只要你是安全地扎营于此。’[(2)]——娜塔丽在哪里？在医院里

吗？”

“大概是。”

拜伦睡着了，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可是他连动都没有动。这是市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史塔钦斯基市长正在来大使馆的路上，他要与美国代办讨论一个十分紧急的突发情况。斯鲁特激动起来，立刻打电话给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让市长进来。这一定是好消息：让华沙的外国人安全撤退，或者可能是立即投降！现在只有投降还是一个办法。他想叫醒拜伦，让他离开办公室，但是又决定等一等。市长也许要过一会儿才到，这个肮脏的小伙子需要睡觉。

水变成了全华沙的一个大问题。大使馆里住着七十个人，而且还有很多人搬来，这是——或者可能已经是——一个紧急情况，一个灾难性的问题。自从自来水总水管被破坏的那天起，拜伦·亨利就开始做供应水的工作，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斯鲁特还在向市长办公室打电话——在这倒霉的第一天打了二十次——要求立即给他保护下的美国人运送水，并且赶快修复水管子，拜伦却已经驾着大使馆的福特轻便卡车出去了，他从一座炸毁的房子的地下室里弄回来一只破裂的生锈的小锅炉。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焊接工具，把它修补好。现在他就利用它暂作为水桶，装水到大使馆来。如果他不这样干，结果会怎么样，谁也没有说。水管仍然破裂，而且现在到处的水管都已破裂，市政府的水槽车光是供应医院和救火队都已难以负担。

一天又一天，就像理所当然似的，拜伦在空袭中运着水，对自己的恐惧开着玩笑，常常比现在这样弄得更脏地回来，因为他一听见一颗榴弹炮炮弹在空中飞过的嗖嗖声，就得钻到瓦砾堆里去躲着。斯鲁特从来没有听到过许多人所描述的这种嗖嗖声，而且他也永远不想听。尽管有这些恐惧，但拜伦·亨利倒的确看起来在这围城之中挺能自得其乐。这种思想状况，斯鲁特认为比他自己更为愚蠢，没有什么可佩服的，他自己的恐惧起码是合情合理的。娜塔丽曾经把拜伦说的觉得挺好玩儿之类

的话对他讲过。斯鲁特想，这小伙子有神经病，他那种过分和蔼可亲的好脾气是假面具。不过，他天天运水是无法否认的一件好事情。

亨利在娜塔丽·杰斯特罗不到医院去的时候老缠住她，斯鲁特为此也很感激他，不过比较隐蔽。娜塔丽是在华沙的一个能够看透他内心恐惧的人。到现在，他肯定她还没有看出来，那只是由于她和他接触不多。这女孩子在华沙，是他一个无法摆脱的负担，使他心里痛苦得要恨她。这是因为她的存在，她没从世界上消失，使他感到内疚和烦恼。他对这个意志坚强的黑头发犹太姑娘有一股狂热的肉欲，可是他又不愿意和她结婚。他是一个处理浪漫的男女关系素称手腕圆滑的人，可是他还从来没有逢到过这样一个铁一般的姑娘。她在巴黎中断了他们的肉体关系，从来没有再恢复过；她对他说过五六次不要管她，把她忘掉——这是一件他办不到的事情。那么，可恶的是，为什么在这倒霉的时刻，在这大破坏的地方，在这在炸弹、炮弹下颤抖的城市里，他正肩负着他这辈子最沉重的责任而感到自己被恐惧所吓昏、所阉割的时候，她却扑到他身上来？任何东西都不如把自己的恐惧向娜塔丽暴露更让他害怕，除了真的受伤。现在他想，如果他们都活着逃出去，他一定要集中他的意志力把这段拖泥带水的事情一刀两断。她也许有这个能力燃起他的欲火，然而她是无可救药地顽固和外国气派，对他的前途和对他自己完全不利。现在她倒没有老挡在他面前碍他的事，这真得感谢这个浑身肮脏、呼呼睡着的青年人。

不一会儿，史塔钦斯基市长坐着一辆旧的大轿车来了。他是一个留胡子的矮胖子，里面穿一件绿毛线背心，外面穿一套没有烫的脏黑衣服，鞋上沾满了红泥。他有一种热情的、激动的、几乎快活的神色。这个人领导着一座垂死的城市，他的广播演说比任何东西都有效地促使华沙继续战斗。一晚上他几乎很难睡两个小时觉，整座城市的负担都落在他身上。每个人，从外交使团到街上的救火队员和医院的医生，有什么需要，都跳过市政府懒散的官僚主义，直接向他提出。然而，他看起来

还是那么活跃，那么富有战斗精神；他是眼前的英雄，也是所有尖刻嘲笑的对象。最近几天，德国飞机扔下来的新型重磅炸弹被叫作“史塔钦斯基卷心菜”，反坦克的钢制尖桩被称为“史塔钦斯基牙签”。

“这是谁？”市长的一根肥粗的大拇指指着长沙发问。

“一个小伙子，睡着了。他听不懂波兰话，我可以叫他出去。”

“不要紧，不要紧。”史塔钦斯基举起两只手摇着，在斯鲁特指给他的椅子上坐下，两只肥厚的手放在膝盖上，吁了一口长气。他环顾了一下这个陈设着讲究家具的宽敞房间，手指在光亮的写字桌面上划着。“啊，你们这里看来一切都好。有没有什么事要我们办？你的人都好吗？”

“我们很好，我们对华沙人钦佩极了。”

“是吗？德国人是无话可说了，嗯？昨天晚上，我们在北边把他们赶了回去。柏林电台说，战争已经结束。我们走着瞧吧！”市长骄傲得脸都发红了，“今天早晨，我们的军队离开和莫德林[3]守备队的会合点只有十二英里！到时候全世界就会看到一些东西了！我们会重新有一条战线，而不是一个包围圈。”

“这是一个美妙的消息，阁下。”斯鲁特的手指抚摸着他烟斗的温热的烟锅，企图用他并没有感受到的高兴来微笑。

“是的，可是另外一个消息并不那么好。”市长顿住了，瞧着斯鲁特的脸，戏剧性地说，“俄国人进军了。今天黎明，苏联入侵我国，他们成百万地拥过边境。他们的借口是，他们要保护他们在波兰的同胞，以免其落到德国人手里。当然，这是一句露骨的、伪装的谎话，不过俄国人从来没有变。他们已经占领了泰诺波尔和巴拉诺维齐，罗夫诺在一个钟头之内就会陷落，如果它还没有陷落的话。我们在东边没有军队。我们已经牺牲了一切在西边挡住了德国人，等待盟国进军。现在俄国人来了，在华沙和边境之间没有任何东西阻挡他们。”

斯鲁特放声大笑。

市长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怎么了，先生？你不相信我？我告诉你，俄国人趁波兰在受难的时候从背后扑上来，这是一桩历史性的背叛事件！我有一封信给你们的总统。"他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打开，摊在斯鲁特面前的桌子上。"如果你在措辞方面有建议，我们欢迎，但是现在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快，要用最快的速度。"

斯鲁特几乎没法儿在头脑里把这张灰色官方文件上的波兰字译出来，现在他能想到的一切就是苏联的坦克和士兵正在接近华沙。他都几乎看到了那些在爬动的机械和斯拉夫型的脸。也许他们不为别的，只是来要求这笔邪恶交易中他们的一份。也许他们会和德国人交战，把华沙变成哈米吉多顿[4]。也许他们会把有名的俄国大炮带来，帮着德国人用快两倍的速度把这座波兰首都变成齑粉。这个消息在他看来是真正的世界末日，而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在笑。他朝这张在他眼前飘浮的纸瞥了一眼。"我明白，这个情况异乎寻常。"他总算开口说了，对自己有条有理的流利的话，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但是，一座城市的首长要写一封信给一个政府的首脑，这是失礼的。由莫希齐茨基总统[5]，或者雷兹-希米格维元帅[6]，或者贵国政府的什么人出面，也许会更有效些。"

"可是先生，我们的国民政府已经越过边境到了罗马尼亚。现在他们可能已经被软禁起来了，不出这个星期，德国人就会把他们都吊死。现在只剩下华沙，可是我们不害怕，我们在继续战斗。我们要知道我们能盼望什么。"

斯鲁特定下心来，把这信件看了一遍。这是一些熟悉的、可怜的、恳求的话，和这几个星期来华沙广播电台向法国、英国广播的话一样。事实上，这位市长所讲的话也跟他在广播里讲的话风格相同。"先生，我不能肯定我能多快地把这个送出去，最近通过斯德哥尔摩，我经常遭到十二小时或者更久的耽搁。"

"我保证你立刻发送。你可以用明码发出，让全世界都知道！"市长

挥着拳头，高喊着，“尽管俄国人背信弃义，但华沙的人民还在战斗！我们呼吁美国总统说一句有希望的话，只要他说话，盟国就会听从。他们会进军，趁现在还不晚，还是能够从背后把德国人打垮的。他们所有的兵力都在波兰。只要两个星期，盟国就能对着柏林怒吼！只要让总统说话，他们就会进军！”

“我们可以很快地把它译成密码，阁下，我觉得这样更妥当些。在半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准备发出。”

史塔钦斯基用比较一本正经的口气说：“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与斯德哥尔摩或者伯尔尼直接通话。”他站起来，朝房间四周看了一眼：“一块和平的绿洲。德国空军倒是尊重美国国旗，他们很聪明。这小伙子睡得真香。”

“他累了。市长先生，中立国侨民的撤退问题怎么样了？昨天你跟德国人讨论这个问题没有？”

“现在不是时候。他们是打着停火的旗子来要求我们投降的，德佐玛将军不肯接受这封信件，德国军官也不肯讨论任何别的问题。他们说要把我们变成一堆瓦砾！”市长的嗓音提高到和广播时一样，“今天早晨，他们在全城撒传单，也是这样威吓。可是他们讲的‘成群的飞机’和‘炮弹的风暴’在哪里呢？德国人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抛在我们身上了。他们除了恐吓的话，没有什么别的可增加。这两个星期来，他们干尽一切坏事，我们却依然存在！罗斯福总统只要说一句话，世界的文明就还能在维斯图拉河上看见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他的声音低下来，兴奋的神情从脸上消失：“我提到了中立国侨民的问题，他们的使者指出，很快就会有办法。”市长冷冷地看了斯鲁特一眼，微笑得胡子都弯了起来，又说：“我们并不期望你待下来和我们共命运。”

“你要明白，我们有十九个妇女在这里。”斯鲁特在这种微笑的压力下感到有必要进行辩解。

“男人，女人，还不都一样？你们是中立国。”市长伸出手来，“请你把信发出，我最后还是必须把它广播出去。我愿意让你们伟大的总统有一段时间在私下考虑他的答复。”

斯鲁特握紧他的手：“我们在这里的美国人敬佩华沙的坚强不屈，这一点我能够向你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回去以后会讲给大家听。”

市长看来是感动了：“是吗？你看，德国人不是超人，华沙已经把这一点教给全世界。有些德国人作为个人来讲是很好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是猪猡。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幼稚性和自卑感的问题，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他们有机器，有铁路，有工厂，但是我们不怕他们。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就是有继续跟他们战斗的机会。”

“我一定会把这些话向我的政府转达。”

“我们需要帮助。从这儿出去，我就去挖战壕。”市长演戏似的摊开长着茧子的手掌让他看，走了出去。

斯鲁特在写字桌上写了几分钟，然后叫了一个译码职员来。

“拜伦，醒醒！”他摇摇拜伦的肩膀，手上都沾上了砖瓦灰，“醒醒，快起来，大事不好了！”拜伦翻过身来，睁开沉重的眼睛。“俄国人打来了，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到这里！今天早晨，他们侵入波兰了。去把娜塔丽叫来。”

拜伦以有弹性的动作坐了起来，醒了。“俄国人？老天爷，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有意思？拜伦，你瞧，华沙也许会变成德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的无人地带，这座城市可能被炸为粉末！去找娜塔丽，对她说，叫她到这里来，待在这里。在一个交战国的医院里工作，他妈的无论如何是一个问题，而且现在——”斯鲁特走到门口，一只拳头里握着烟斗，心烦意乱地按在脑袋上，“真是乱七八糟，有那么多事要干。”

拜伦打个哈欠，站了起来。“忙什么？俄国边境离这里有多远，二三百公里？他们的军队说不定一个星期都到不了华沙。”

斯鲁特笑了。他没有想到俄国军队需要好几天工夫才能前进这三百多公里，然而这是真的，而且十分明显。他拿出烟包，把烟斗慢腾腾地装进去，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说：“当然，可是问题是，这个新情况把一切事情都改变了。没有任何预告说俄国人或者德国人下一步会怎么办。今天也许华沙上空会有一场混战，德国人也许会决定通知给半个小时，让中立国的侨民撤出去。”

“好吧，我会想法子找到她，可是你知道娜塔丽的脾气。”

“请告诉娜塔丽，这不是我的口信，”斯鲁特一手握着门把，点着脑袋，用一种紧张粗暴的声调说，“而是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我们不能再为在这房子四周墙壁以外的任何人的安全负责。如果我们突然在停火旗子下收拾东西从这里出去——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而她偏偏不在，我不会因此而耽搁五分钟。我们走了，她就成为留在华沙的唯一外国人。如果她异想天开，炸弹没有把她炸死，纳粹没有把她杀死，她就能写一本书了。对她这样讲，好不好？”他使劲把门关上。

现在拜伦已经很熟悉去医院的路。他要穿过城里被德国人炮轰得最厉害的部分。一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成堆的乌焦的瓦砾，街上是炸成的大坑、破毁的下水管道、断了的电线、倒下的电话线杆、拔起的树，以及无数的碎玻璃、碎砖瓦、碎木片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孩子们在瓦砾堆上、在被毁的房子里游戏。妇女们在露天洗衣服，或者在太阳底下点起一堆小木片的小火做饭。干活儿的人在坍倒的房子里挖掘，清除街上纠缠的电线，把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几乎每个人都显得愉快而一本正经。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尽管拜伦已经看惯了。他没有逢到丧礼或者其他死亡的迹象。孩子们在被毁的房子里又跳、又爬、又笑，好像发现战争是一件有趣的新鲜事，学校显然是停课了。这里那里有几个包着黑

头巾的妇女，低垂着头坐在椅子上或者石头上，有的露出乳房在喂婴儿。许多脸色呆板、没表情的人在瓦砾堆里荡来荡去，张望着或者摸索着找东西。没有地方着火。这是一种任意破坏。一条街也许毫无损坏，而下一条街则毁了一半，好像一架飞机一下子把它带的炸弹同时抛了下来。在斜耸着的半毁的墙上，像舞台布景那样的房间悬在半空中，多种多样的糊壁纸或者油漆色彩斑驳地、凄惨地袒露了出来。拜伦看见一架毁坏了的钢琴从这样一间房间里半伸在空中。

他从医院的门厅挤了进去。在这里，华沙的令人惊讶的欢乐气氛变成了一派凄惨的可厌景象。受伤的人一堆堆、一群群地躺在大理石地板上，狼狈地等着包扎。男男女女，大多数衣服破烂、浑身肮脏，有的呻吟，有的哭喊，有的昏迷。有波兰人，也有犹太人，都是血迹斑斑，衣服破碎，没有包扎；有的脸撕破了，有的臂腿断了，偶尔也有肢体炸掉了，留下血肉模糊的一段，露出了可怕的白骨。儿童们另外躺在一间大接待室里，那里号哭和呼叫凄厉地响成一片，混杂着一些不调和的笑声。拜伦匆匆地走过敞着的门，走下盘旋的石梯，来到一处低矮的地下室。这里比上面暖和得多，但是烧得太多的煤油炉的刺鼻臭气比药剂的气味还要强烈。

“他疯了吗？”娜塔丽嚷道，“我怎么能离开？我刚刚上班，瞧！”她伸出手臂挥了一圈，指着周围的人。那些紧排在一起的病床上躺着的妇女，有的呻吟，有的用波兰语哭喊。另一些妇女愁眉苦脸地坐在病床上或矮凳上，露出肥白的乳房、棕色的乳头在喂婴儿。三个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的医生在病床之间来来往往。几个手忙脚乱的护士，有的和她一样穿着肮脏的血污的白衣，头发用白布包住，有的穿着深灰的修女衣服。“这下面我们一共五个人，可是今天上午我们就收了八十二个妇女！这是现在华沙留下的唯一产科医院了，德国人昨晚上把圣凯瑟琳医院炸了。他们说，可怕得无法形容，怀孕的妇女在火堆里乱跑，新生的婴儿被烧死——”

“问题是，娜塔丽，俄国人打过来了——”

“我听见了！他们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是不是？去吧，勃拉尼，我得干活儿了。”

一个弯着背、大鼻子、一把方形的红胡子、眼神蒙眬而可怜的医生，正好从旁边走过。他用德语问娜塔丽出了什么事情，她对他讲了。

“去吧，一定得去！”他用疲劳的声音说，“别傻了，你一定得跟别的美国人一起走。如果大使馆来叫你，你必须服从。”

“哼，大使馆！还没有人说我们要离开。如果他们要走，这个年轻人花不了五分钟就能到这里来叫我。”

“不行，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你不是波兰人，你不能以为你能拿生命来冒险。而且，你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医生把手伸到她头上，拉掉了那块白布。她的浓密、卷曲、深色的头发松开了，垂下来。“你一定得回家！”

娜塔丽眼睛里的泪珠夺眶而出，流到脸颊上。“那个生双胞胎的妇女还在出血，你看过她没有？还有那个坏脚的婴儿——”她急急忙忙地朝附近一张病床做了个手势。

“他们都在单子上。你现在马上回大使馆去。非常感谢你，你帮助了我们，祝你一路平安！”医生慢慢地走开了。

她转向拜伦：“莱斯里·斯鲁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坏蛋，他就是不愿意心里惦记着我，好让他少一件心事。”突然，她把裙子撩到臀部，这个动作不禁使拜伦心里一跳，尽管实际上那条长及膝盖的厚灰衬裤还不及外面的白裙子富于性感。他心想，她这条难看的衬裤一定是从修女那里弄来的。“拿去。”她说着，从衬裤里拿出一只厚厚的钱包，放下裙子。“我就回到该死的大使馆去吧。不过，我要你去找一下班瑞尔，把这个给他，我所有的美元都在这里了。你肯为我干这个吗？”

“当然。”

“告诉我，勃拉尼，”娜塔丽说，“你还觉得好玩儿吗？”

他环顾了一下这间吵闹、拥挤、气味难闻的病房，波兰妇女正在这里无可奈何地把新生命送到这座被德国人炸成死城的城市，在垂死城市所能给予的最好照料下，经受着不能改期的临产阵痛。“比桶里的一群猴子还要好玩儿呢。回大使馆去的时候小心些，好不好？法兰佐斯基街上一座教堂着了大火，他们把街道封锁了，从博物院那里绕过去。”

“好的。你也许会在那幢灰房子里找到班瑞尔。你知道吗？就是犹太公会办公的地方，他是在伙食委员会之类的地方工作。”

“我想我会找到他的。”

拜伦从后面的一条小巷走了出来。那里有两个人正在把医院里死掉的人装上一辆双轮大车，和他买来装水的那辆十分相像。死尸躺在铺路石上，那个穿着有红色污迹的白油布围裙的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抱起来，抛给另一个人，由他堆在车里。这是一些张着嘴、瞪着眼的僵硬的大怪物——像菜场上的死鱼一样。那个人抛起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婆的尸体，这尸体分量不重，从身上还挂着的粉红色衣服碎片里露出了灰色的阴毛。

他急急忙忙穿过毕苏斯基元帅大路，向犹太区走去。他听见重炮的轰隆声和临近的爆炸声，好像就在一所房屋的废墟上爆炸。拜伦嘴里喃喃地用惯常的咒语骂着德国人。他离开佛罗伦萨大学后，曾经在德国住过一个星期。他们看起来很怪，但是并不比意大利人更怪。他们是外国人，不过还通人情，喜欢吵吵闹闹地开玩笑，但是待人接物很有礼貌。然而，他们却在这里包围着波兰的首都，用炸药和飞舞的钢铁轰击它，破坏水管，杀死儿童，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堆僵硬的、玻璃样眼睛的尸体，得用大车拉走，进行处理。这真正是最令人愤慨的暴行，把它叫作“战争”，并不能使它更加易于理解。

尽管如此，拜伦还是发现这个他偶然陷入的奇特而可怕的环境，比他所记得的“和平”要丰富多彩、生动有趣得多。给美国大使馆运水，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满意的事，他喜爱这个工作。他心甘情愿地在这样做的时候被杀死，可是偏偏他运气极好。这就是他在寻找的新鲜事情。华沙城里的大部分人还活着，没有受损伤，在干他们的事情。这座城市远没有被毁灭或者一半被毁灭。他一路向纳雷斯加亚区走去的时候，经过一整条街一整条街的棕色三层楼房子，它们都完整无损地耸立着，安详地，宁静地，看起来完全和德国人进攻以前一样。

但是，在犹太人区域就没有这样未受损坏的街区。这是一个广大的冒烟的瓦砾堆。显然，德国人是把格外多的炮弹、炸弹抛向这个地区——这是毫无意义的事，因为华沙的犹太人不可能迫使城市投降。这么一阵火与炸药的暴雨，如果不是落在犹太人头上，而是集中到城市的生命线上，如电力、供水、运输、桥梁等，可能很快就把华沙攻破了。对纳雷斯加亚区的轰炸，是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对可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的一场丧失理性的、浪费弹药的袭击。

拜伦在德国公园的长凳上看见的“Juden Verboten”字样，似乎过分奇特，有点儿不像真的。对纳雷斯加亚区的轰炸，第一次使他明白了这个古怪的事实，就是德国人真的在蓄意谋杀这个民族。无轨电车翻倒了，烧得乌黑。发胀的死马在街上成群的肥黑苍蝇下发着恶臭，这些苍蝇有时叮住拜伦的脸和手不放。也有死猫死狗，还有一些死耗子散在沟里。他只看见一个死人，一个弯身躲在门洞里的老头子。以前他已经注意到犹太人运走死人是多么快，他们对待死尸是多么尊重，把装死尸的车用布盖住，跟在它后面沉默而悲哀地在街上走过。

尽管房屋被炸毁，不断地着火冒烟，到处瓦砾，这个地区仍然充满着忙碌的、拥挤的生活。在一个角落，一所被炸毁的学校外面，头戴便帽的男孩子和他们的留胡子的教师一起坐在人行道上，捧着大本的书在唱。有些男孩子还不比这些书大。报亭子上还挂满了十多种用粗黑的希

伯来字母印的不同的报纸杂志。他听见一所房子里有人在练习小提琴。卖枯黄蔬菜和斑斑点点的不成熟水果的小贩，卖罐头食品和旧衣服的小贩，沿着人行道站着，或者在人群中推着吱吱作响的手推车。一队队干活儿的人在把被炸房屋的瓦砾从街上和人行道上清除掉。干这个活儿的人手很多。拜伦对这感到奇怪，因为上几个星期，犹太男人和小伙子——也许因为他们那么容易被认出来——似乎从全华沙冒了出来。他们挖战壕，灭火，修水管子。一个戴便帽、穿长袍、灰胡子的老头儿，弯着腰在一条战壕里挥铁锹，就使所有一起干活儿的人看起来都像犹太人了。不过，的确看起来好像到处都有他们在挖掘。

班瑞尔·杰斯特罗没有在公会的房子里。拥挤的、幽暗的、昏黑的走廊里，只点着一些闪烁的粗蜡烛照亮。拜伦在里面找来找去，遇到了一个曾经看见他和班瑞尔谈话的人，这是一个留胡子的整洁的小个子犹太人，装着一只假眼珠，看起人来闪闪发亮。他用一种德语和意第绪语混杂的语言，说明了班瑞尔正在视察公共厨房。拜伦立刻去找他，在一座灰石砌的巨大的罗马式犹太会堂里找到了他。这座会堂未被损坏，只有一个没有玻璃的圆窗洞上的石制六角星破裂了。杰斯特罗正在一间低矮闷热的接待室里站着，人们在那里排着队，等候几个包着头巾的满头是汗的妇女从木柴炉子上的大桶里舀香味浓烈的菜汤。

“俄国人！”班瑞尔摸着胡子说，“这是肯定的吗？”

“是你们的市长把消息送到大使馆来的。”

“让我们到外面去。”

他们走到街上谈话，远离领菜的队伍。队伍里排着的衣衫褴褛的人望着他们，想听他们谈些什么，甚至把手掌遮到了耳朵后面。“我必须把这向中央委员会报告，”班瑞尔说，“可能是好消息。谁知道呢？也许这两个强盗互相刺对方的喉咙呢？这种事发生过。俄国人可能是上帝的使者。”

拜伦把娜塔丽的钱包给他时，他吃了一惊。“她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有钱，我有美元。她也许自己用得着，她还没有走出华沙呢。”

拜伦不知怎么办好，他没有想到杰斯特罗会感到不高兴，可是现在这个反应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他说，美国人也许很快就会在停火的旗子下撤离华沙。

“原来是这样，那么我们不能再跟你或者娜塔丽见面了？”

“也许见不着了。”

“嗯，好吧。如果德国人让你们所有美国人都一起撤出去，她就安全了。她对我说过，美国的护照上没有信仰什么教之类的话。对她说我感谢她，我会把这笔钱放在伙食基金里。对她说：Vorsicht！[(7)]”

一颗炮弹嗖嗖地飞来，在不远的地方爆炸，震得拜伦耳朵作痛。班瑞尔急忙说：“你看，他们又回到这一带来了。这些德国人，他们炮轰有一个体系。昨天是Yom kippur[(8)]，一整天炮弹都在往我们头上落，没有停过。现在，你会见到埃瑞尔吧？”他对拜伦莫名其妙的表情苦笑了一下。“就是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他模仿着英语的发音说。

“我想会的。”

“告诉他，”班瑞尔说，“Lekh lekha。你能记住吗？这是两个简单的希伯来字：Lekh lekha。”

“Lekh lekha。”拜伦说。

“太好了，你是一个很好的希伯来语学生。”

“意思是什么？”

“快走。”班瑞尔把一张白色旧卡片给了拜伦，“现在，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这是一个在新泽西的人，一个进口商。他寄来一张银行汇票，买一大批蘑菇装船。它来得太迟了。我把汇票销毁了，所以没有问题了，不过——你笑什么啊？”

“是啊，你有那么多事操心，可是你还想着这个。”

杰斯特罗耸耸肩膀。“这是我的事业。德国人，他们或者进来，或者不进来。说到底，他们不是狮子、老虎，他们是人，他们会拿走我们的钱。这会是一个很坏的时期，但是战争总归会结束的。听着，如果俄国人来了，他们也会取走我们的钱的。所以——”他向拜伦伸出手去，“所以，上帝保佑你，还有——”

拜伦听见一颗炮弹很近地飞来的声音，这是毫无错误的依稀的嗖嗖声和呼啸声。它打碎了犹太会堂的屋顶，穿了进去，这令人发昏的爆炸过了一两秒钟才响，使他来得及双手捂住耳朵，扑倒在地上。奇怪的是，它并没有把正面的墙壁轰倒，这样就保全了排队的人。屋顶的碎片飞到空中，噼噼啪啪地落到街上和附近的房屋上。然后，他和杰斯特罗两人站了起来，他们看着会堂的整个正面建筑像幕布落下一样滑了下来，发出轰隆的响声和不断的折裂声，分崩离析，坍成瓦砾。现在，排队的人已经跑开，脱离了危险。白色的尘雾冲天而起，马上被微风吹散。在这阵尘雾中，拜伦可以看见大理石的柱子和远处墙上未损坏的约柜[9]的雕花木门，在烟雾蒙蒙的惨白阳光下显得赤裸裸的不得其所。

班瑞尔使劲在他肩头拍了一下：“走吧，快走！别待在这里，现在快走吧，我得去帮忙了。”

犹太男子和小伙子们已经拥进这个新的瓦砾堆，许多小火正在那里闪烁。尽管他对犹太教知道得很少，拜伦也明白，他们是要去抢救经卷。

“很好，我回到娜塔丽那里去了。”

“好吧，谢谢你，谢谢你！祝你们两位一路平安！”

拜伦小跑着回去。约柜暴露在阳光下，就像一曲强有力的音乐，使他震动。他从华沙的犹太区穿过，一路回去，看着这些一排排破毁的灰色、棕色的房屋，这些石子铺地的街道和泥泞的小巷，这些晒着衣服的

简陋院子和棚屋，这些成群的留胡子、戴宽边帽的安详的犹太人，这些在炸弹下嬉戏的快活的黑眼睛儿童，这些推着小车、提着篮子的劳累而顽强的街头小贩，这些挂满各种报纸、杂志、小册子和平装书籍的报亭，这些弥漫着烟雾的阳光，这些翻倒的无轨电车，这些死马——他看着这一切，看得特别清晰详尽，每一个景象都印在他的脑海里，仿佛他是一个画家一样。

他发现德国飞机排成密集的三角队形从北边飞来，他既不感到惊讶，也没有什么恐惧。这种景象已经司空见惯。他继续小步跑着，稍微快了一些，穿过逐渐空旷的弹坑累累的街道向大使馆跑去。他周围的人瞧着天空，躲藏起来。第一批飞机都是斯杜加，它们俯冲下来，喷出黑烟。拜伦听见房顶上波兰人微弱的机关枪在愤怒地嗒嗒回击。有一架飞机向他正在奔跑的街道俯冲下来，他跳进一个门洞。子弹噼里啪啦地打到铺路的石子上，向四面八方一阵阵地飞溅。他眼看着这架飞机升高飞去，然后继续奔跑，嘴里喃喃地用惯用的脏话咒骂德国人。

拜伦慢慢滋长一种感觉，他似乎觉得德国人干得出来的最坏的坏事都伤害不了他。在他看来，他们无非是一帮下贱的粗笨的屠夫。他肯定美国人立即会从愤怒中站起来，跨过大西洋，把他们彻底打垮，要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确是太衰弱、太害怕，因而不能这样干的话。他想，在他周围发生的事在美国一定会成为报纸上的大字标题。要是他知道这场结果已经很明显的波兰战争已经在美国报纸上移到了后面几版，人们对于国会修改中立法案的所谓“大辩论”因为全国联盟锦标赛跑大会的临近而甚至一无所知，他准会气得目瞪口呆。

他大步跑进大使馆的大门，几乎喘不过气来。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向他敬礼，亲切地笑了一下。里面，因窗上贴着布条、挂着灯火管制用的窗帘而变得乌黑的大餐室里，五十来个被围在华沙城里的美国人正坐在活动支架的长桌边吃午饭，桌上点着油灯，他们高声地谈着话。斯鲁特和娜塔丽，还有一个脸色黝黑的小个子，叫马克·哈特雷，

以及另外几个人，坐在大使的光亮的餐桌边。拜伦由于跑了长路，还喘着气，他把和班瑞尔见面的情形告诉了娜塔丽，不过他没有提起会堂被炸的事。

“谢谢你，勃拉尼！愿上帝保佑他们。坐下来吃点儿东西，我们竟然有裹面包屑的小牛肉排，简直是奇迹。”

斯鲁特说：“你是不是在这次空袭的时候，从街上跑回这里来的？”

“他脑袋里装的是鸭子毛，那么轻率。”娜塔丽说，深情地看了拜伦一眼。

“拜伦没有问题。”哈特雷说。他们在地下室里消磨长夜的时候，他是和娜塔丽、拜伦、斯鲁特一起打桥牌的第四家。马克·哈特雷的名字以前曾经是马文·霍洛维茨，他喜欢开玩笑似的改名换姓。他是做进口生意的纽约人。

拜伦在娜塔丽旁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取了一块肉排。它有点儿古怪发黏的味道，但是吃了一个星期的罐头小鱼和香肠之后，它还是挺好吃的，何况他又饿了。他吃完一块，又用叉子叉了一块放到自己盘子里。斯鲁特对他笑着，又得意地环视了一下高高兴兴地吃着肉排的美国人。“顺便问一句，这里有没有人反对吃马肉？”

“我当然最反对。”娜塔丽说。

“好吧，那就太糟糕了，你刚刚吃下去。”

娜塔丽说了声“哎哟”，拿餐巾捂着嘴恶心起来。“我的天，马肉！我真要把你杀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你需要营养，我们都需要。很难说我们会碰上什么事，我刚巧有机会买到这东西，我就买了。你们刚才吃的还是波兰的一匹纯种马。市长昨天下令宰了一千多匹马，我们弄到一份还算运气。”

马克·哈特雷从大菜盘里又取了一块肉排。娜塔丽说：“马克，你怎

么能吃呢？是马肉！”

他耸耸肩：“我们得吃，我在犹太人饭馆里吃过更坏的肉。”

“嗯，我不主张遵守宗教信仰，可是我没法儿吃马肉。我宁肯吃狗肉呢！”

拜伦把盘子推开。他肚子里感觉到马肉的分量，嘴里还留着马肉黏糊糊的滋味，又想起犹太人街道上苍蝇群集的死马的臭味，这些都在他的意识里混杂成一件事情——战争。

---

(1)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在长诗《神曲》里描写了地狱。

(2) 这两句诗引自英国诗人吉卜林（1865—1936）的叙事诗《贡格·丁》（又译《营房歌谣》），此诗的主角贡格·丁是一个印度人，为英国殖民军服务，在镇压印度起义人民的战斗中被打死。

(3) 波兰要塞，在华沙东北二十英里。

(4) 见《圣经·新约全书·启示录》第16章。世界末日天下众王聚集争战之处，希伯来语叫作哈米吉多顿。

(5) 莫希齐茨基（1867—1946），当时的波兰总统。

(6) 雷兹-希米格维（1886—1941），当时的波兰总司令。

(7) 德语：要小心。

(8) 犹太人的赎罪日。

(9) 希伯来人存放经卷的柜子，被认为是上帝的表征，神圣不可侵犯，除高级祭司外，一般人不能看见。见《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篇。

第十四章

四天以后，娜塔丽一清早飞奔到使馆后院找拜伦，跑得连头发和裙子都飘舞起来。他正在后院销毁空白护照和一沓沓签证申请书。使馆有几百本这种栗色护照，此刻都缓缓化作烟尘。这些东西一旦落到德国人手里，他们就会利用它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潜入美国。成堆的签证申请书因为足以证明犹太人身份，也排在销毁名单的前列。申请书上常常别着美元，拜伦原来打算翻阅一下，现在可顾不上了。他的任务就是尽快把这些东西都烧成灰，连自己在烧钞票都毫不在乎。

“快，快跟我走！”娜塔丽喜气洋洋地说。

“上哪儿去？”

“你就来吧。”

前门口停着一辆有司机驾驶的黑色轿车，斯鲁特坐在一个皮肤红润、头发灰白的胖子身边。“喂，这儿，拜伦！”斯鲁特的声音也显得特别高兴，“这位是瑞典大使。大使，拜伦·亨利的父亲是我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带他一道去也许好一点儿，您觉得怎么样？”

大使用干净的小手擦了擦蒜头鼻子，精明地朝拜伦打量了一下。“好极啦，的确好极啦！也许他还能做点儿笔记。”

“我也这么想。上来吧，拜伦！”

即使给斯鲁特输了血，他的脸色也不会比现在更好。拜伦一小时前刚跟他交谈过，那时候他还跟平常一样，脸色灰白、脾气固执、意气消沉。他整天在大使馆里愁眉苦脸，不断地吃药，简短地回答别人的问话，一连好几个小时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自从旁边一座楼房中了一颗炮弹，炸死了十个波兰人以后，斯鲁特就变成了这副样子。拜伦猜测，因为责任重大，这位代办被压垮了。可是此刻，他脸上有了血色，他的

目光炯炯有神，就连他烟斗里冒出的一缕蓝烟都显得很轻快。

当拜伦坐到汽车后座上的时候，娜塔丽突然对大使说："我能去吗？我总是跟拜伦一道出去的。"

斯鲁特愁眉苦脸地摇了摇头。大使怀着男性的兴趣，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娜塔丽穿着一件绿色绸衣，套着一件粉红色旧羊毛衫，这身衣服是她未加思索随手从箱子里抓出来的。这身打扮使她显得俗不可耐，但富于诱惑力。"可是，亲爱的，您不害怕吗？"

"怕什么？"

"怕炮声，我们去勘察一条安全撤退的路线。"大使的英语说得很慢，但说得很好。他把一只粉红色的小手放在打开的车窗口，不管围城不围城，他的指甲总是修得闪闪发光。"我们很可能到离前线很近的地方。"

"我听过炮声。"

大使朝拜伦微微一笑："怎么样，让您的朋友跟我们一道去吗？"他一边说，一边让出地方给她坐。斯鲁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不耐烦地嚼着他的烟斗。

汽车一颠一簸、弯弯曲曲地向河边驶去。华沙在过去四天中遭受了很大破坏。一股强劲的风吹散了硝烟，柔媚的朝阳使街道上呈现出一种带讽刺意味的太平景象。但是，到处都可以看到被破坏的建筑物。成千扇窗户被炸掉了，窗口暂时钉上了淡黄色的胶合板。华沙城只剩下一片硝烟，到处是水泥屋架和黄色的胶合板。人行道、排水沟都被破坏，弹坑累累，主要交叉路口都设置着坦克陷阱和防御工事。在这些交叉路口上，都有神经紧张的士兵恶狠狠地瞪着眼睛，举着机枪，手指扣住扳机，拦阻汽车。周围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人。远处响着隆隆的炮声。每当士兵放下枪，准许他们通过的时候，斯鲁特总是哈哈大笑。

"我简直不能相信，"当汽车驶到维斯图拉河上一座挤满汽车、卡车

和自行车的石桥上的时候，他这样说，“这一切还依然存在。德国人不是已经炮轰整整两个星期了吗？”

“是啊，你知道，他们的破坏力并不像宣传的那么厉害，”瑞典大使说，“打得也不是那么准。”

汽车驶上架在褐色的宽阔河面上的石桥。桥下，河水在华沙和东郊布拉赫（那儿是一片矮房和绿林）之间静静地奔流。他们背后，华沙城映着硝烟弥漫的蓝天，沐浴着阳光，远远看来，越发显得安然无恙。这座宏伟的都城，有宽阔的马路、巴洛克式大教堂圆屋顶、高耸入云的工厂烟囱和许多浓烟滚滚的黑色烟柱，看起来简直像太平时代一座工业城市里繁忙的一天，只是有些地方冒出滚滚的黄色火焰，地平线上闪耀着像夏天闪电一般的火光，以及从远处传来隆隆炮声。几辆载着士兵的公共汽车从汽车旁边驶过，士兵们在车上唱歌、开玩笑，有的还朝娜塔丽招手，冲着她叫喊。也有许多士兵骑着自行车向同一方向奔驰。

“他们都上哪儿去？”娜塔丽说。

“当然是上前线，”大使说，“这可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啊！他们离开炮位，回家吃一顿午餐或晚餐，或者跟老婆睡一觉，然后再搭公共汽车返回前线打德国人。内战时期，我在马德里，当时马德里就是这样。”

“我们得走多远？”斯鲁特说。在河上，从布拉赫传来的炮声更响了。

大使噘起嘴：“我说不上来。我们得找到校园前边有一只石鹅的校舍，过了路边一个神龛以后，大概还有一百码。”

过河以后，他们看到一片废墟。一路都是颓垣残壁、被烧毁的树木和倒下的树干。狭窄的柏油公路遭到炮火的严重破坏，他们不得不经常绕到土路上行车。当汽车沿土路行驶的时候，隐蔽在树林里的一门波兰重炮突然轰的一声打响了。司机一闪车，从一棵树旁边擦过去，车里的人都从座位上跳起来。“我的天！”斯鲁特说。汽车稳定了一下，顺着布

拉赫一片绿树成荫的平原驶去。他们经过一所房子，屋顶正熊熊燃烧，全家人都站在外边沮丧地观看着。每隔两三分钟，他们周围就响起很强烈的爆炸声。有时他们能看到树林里炮口喷出的火焰，但是看不见炮身；有时他们看到波兰炮手在树林里紧张活动。这一切至少使拜伦感到新鲜、兴奋，而且他们似乎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欣赏战场的风光，只是为了避开弹坑，汽车才不得不在杂草丛生的土路上颠簸。可是，突然一颗德国炮弹嗖的一声飞过来，轰隆一声在汽车附近爆炸，被掀起的泥块簌簌地落到汽车顶上。

斯鲁特说："哎呀，老天爷！我们现在可是在前线了！"

"是啊，拐过弯去大概就是学校。"大使说。但是，转过弯以后，他们只看见一个肮脏的院子，周围是四所木屋，几头猪被炮声惊动，在院子里乱窜。再往前，笔直的柏油路继续通向茂密的树林，硝烟弥漫，挡住了视线。

斯鲁特说："请停车。"

大使回头看了他一眼，用发红的手擦了擦鼻子，让司机停车。汽车在路边停下。

"我简直不相信，"斯鲁特用拳头攥住烟斗，做了个手势说，"我们现在真是像你说的，在炮兵阵地。你能断定我们没走错路，这会儿不是在德国阵地的后方吗？"

大使噘起嘴："我相信我们现在离开石桥顶多三英里路。"

斯鲁特一阵哈哈大笑，猛地用烟斗捅了捅娜塔丽和拜伦："我可要对这两个年轻人负责，我不能让他们冒这种危险。"

两辆满载着士兵的破旧公共汽车隆隆驶过，车头还挂着行驶线路的号标牌，车身两边都贴着褪了色的电影广告。士兵们都在唱歌，有几个从窗口向停着的汽车挥手，用波兰语讲俏皮话。

“我们肯定不是在德国阵地的后方。”大使说。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位公民送回华沙。”斯鲁特说，“对不起，咱们误会了。”

娜塔丽大声说：“可是为什么？没有任何理由要送我们回去，我好得很呢。”

“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大使若有所思地摸了摸眉毛，说，“大概不到一小时就要停火。我们一回去，我就得立刻召集我的那批人。”

“我也要召集。但是，中立国人员安全通过火线反正是由波兰和德国做出保证的。”

大使看了看表：“拉科斯基上校要求我们预先察看路线，我看最好还是继续往前走吧。”轰，轰！又是两发重型炮弹在树林里爆炸，一发落在左边，一发落在右边。司机开始发动汽车。

“等一等！”司机扭过头来，斯鲁特面色煞白，嘴唇直发颤，“大使，我要求您至少先把我们送回桥边，在桥上我们也许能截到一辆卡车或公共汽车。”

“可是，亲爱的先生，您也得察看路线呀！我们的人员以后很可能会在树林里走散。”

拜伦觉得心里直作呕。尽管大使的态度很有礼貌，但也遮盖不住发生的这一切，斯鲁特是代表美国的。于是拜伦说：“莱斯里，你说得非常对，应该让娜塔丽避一避。这样吧，你护送她到木屋那边等我们，好不好？我可以跟大使去探路。”

大使立刻高兴地说：“这主意太好了！我们去一趟，我看，十分钟或一刻钟就能回来。”

斯鲁特打开车门，下了车。“走吧，娜塔丽。大使，我们在有绿色窗档的那所小屋里等你们，我看见窗口有一个妇女。”

娜塔丽却坐着不动，看看斯鲁特，又看看大使，嘴角露出不快的表情。最后，大使操着生硬的欧洲口音对她说："亲爱的，请您照我们说的那样做吧。"

她猛地跳下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就朝木屋跑去。斯鲁特连喊带叫，紧跟在背后追她。汽车沿着小石子路疾驰而去。前面烟雾淡薄了一些。车行了不到半英里路，就看见一个神龛，那是一间木棚，里边有一座油漆得很俗气的耶稣木雕像，钉在金色的十字架上。离神龛不远，就是一所学校。校舍前边有一只石鹅，周围栽着红花，几个士兵在石鹅旁边聊天、散步、抽烟。拜伦心里想，要是莱斯里·斯鲁特能再坚持那么三四分钟，也不至于这样出乖露丑。土块往汽车顶上掉的那一刻，真是他倒了霉。

拉科斯基上校一见瑞典大使，就兴冲冲地奔出来拥抱他。拜伦觉得，他情绪好得几乎有点儿不真实。参谋部里的军官们面对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前线军事地图所标出的坏消息，也显得过分轻松：地图上的华沙城已被一个很粗的大红圈完全圈住了。校舍的另外几面墙上挂着色彩明亮的幼儿园的图画。拉科斯基身材魁梧，蓄着亚麻色山羊胡，一只大酒糟鼻，一看就知道生活上养尊处优。他领着客人走出后门，顺着一条铺满树叶的小路，来到混凝土构筑的炮兵阵地，满脸胡子、浑身污泥的士兵打着赤膊在码炮弹。上校打手势要客人继续朝前走，自己爬上一个不太陡的水泥斜坡，然后登上沙袋。拜伦跟在大使后边。他们眼前是一片林木茂密的平原，向东绵延，可以看到疏疏落落的房舍、农场和三个相距很远的教堂尖顶。拜伦知道那一股股浓烟是从德国炮兵阵地喷出来的。

大使和上校爬上坡后，气喘吁吁，指着教堂尖顶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大使还匆匆做着笔记，偶尔翻译一些给拜伦听。根据停火协议，他说，中立国难民将在没有波兰人护送的情况下，穿过火线到达德国防地，要朝最远那座教堂的方向走，德国国防军会派卡车在那里接他们。

拉科斯基上校担心有些难民可能会因为小路的路标不清楚，走到通向另外一座教堂的那条路上，结果德国人保证的两小时休战期一满，他们就会处在作战双方交叉的火力下。因此，他请瑞典大使出来，事先把路线勘察好。

“他说，”大使合上记事本，对拜伦说，“从那座瞭望塔上看得最清楚，能辨出通往坎托洛维茨教堂的几条路。”

拜伦望着耸立在学校操场旁边的一座细高木塔。有一架狭窄的梯子通到一个有铁遮棚的方台，他看见台上有一个戴钢盔的士兵。“那我上去看看，怎么样？也许我能画出一张草图。”

“上校说，德军的火力很注意这座塔。”

拜伦轻蔑地咧嘴一笑。

大使亲切地微微一笑，把记事本和钢笔递给他。拜伦连忙跑过去，爬上梯子，破旧的木塔随着他的脚步直摇晃。从塔上看周围的地形一目了然，他能看到穿过这片无人地带通向远处教堂的每一条路和一些弯弯曲曲的棕色小路的每个岔口。值勤的士兵放下望远镜，呆呆地望着这个身穿翻领衫和一件宽大毛衣的美国青年，只见他用手按住被风吹得乱舞的纸张，正往大使的记事本上画草图，每条不通教堂的岔道都打上“×”，还草草标出撤退路线周围的另外三座教堂。当拜伦把草图递给士兵看时，士兵点点头，拍了下他的肩膀。“好！”他说着，咧嘴一笑，因自己能说美国话而感到得意。

汽车驶到时，娜塔丽正交叉着双臂倚在木屋的敞开的门上。她急急地朝汽车奔去，不一会儿斯鲁特就跟了过来，他先向一个裹着头巾、穿着一双笨重靴子的老太婆说了再见。汽车返回华沙的路上，大使讲述了他们视察前线以及拜伦冒险攀上木塔的情况。这时，拜伦正把记事本放在膝盖上绘图。

“画四份我想够了吧？”他对大使说。

“我想足够了，谢谢你。”大使接过记事本，“也许我们来得及油印一些，画得很好。”

娜塔丽握住拜伦的手，放到自己膝盖上。她坐在他和斯鲁特中间，紧紧握住他的手指，半睁着乌黑的眼睛，严肃地望着他。他的手背隔着一层薄薄的绿衣服，感觉到她大腿的肉体和隆起的吊袜带。斯鲁特一面泰然自若地抽烟，望着窗外，跟大使谈如何召集和运送撤退人员，一面却不断地拿眼睛瞟着姑娘膝头上紧握着的两只手。他脸色苍白，下巴上有一块肌肉在皮肤下面抽动。

使馆里人声嘈杂，一片忙乱。市长办公室刚刚通知，确定在一点停火。波兰军用卡车要把这批美国人送到出发地点，每人可以携带一只手提箱。人们继续奔忙。住在使馆外边的美国人都一一接到电话通知。满楼都散发着一股烧纸的气味，楼道里一块块黑色的纸灰到处乱飞。

在地下室里，马克·哈特雷的床紧挨着拜伦的床。拜伦发现他躬着背，双手抱着头，坐在一只捆好的皮箱旁边，用手指夹着一支已经熄灭的雪茄。“准备好了吗，马克？”

哈特雷脸色阴沉，眼睛突出，露出惊慌的神色。“拜伦，我的名字是霍洛维茨，马文·霍洛维茨。”

“别胡说，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拜伦从他自己的小床底下拖出一只安着弹簧锁的破提包。

哈特雷摇摇头：“我不知怎么了，一定是发疯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想些什么。也许罗斯福会让我们乘军用飞机离开，很可能这样。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神不定，我们会落到德国人手里，德国人！”

“把这个放在你的提包里。”拜伦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抽出一本黑封皮的旧书给他，“打起精神来，你是一个美国人，不就完了？一个名叫

哈特雷的美国人。”

“我天生就是一副霍洛维茨家族的面孔，有一只霍洛维茨家族的鼻子。这是什么？《新约全书》？要这个干什么？”

拜伦把封皮上印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的书拿过来，把署有自己名字的扉页小心翼翼地撕掉。“当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吧，把这个拿去。别坐在这里发愁了，去帮罗兰逊销毁文件吧。”

“我要是有我自己的《圣经》或祈祷书就好了，”哈特雷含含糊糊地说着，把提包打开，“我自从按照神的旨意学法律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过犹太会堂。一个臭气熏人的犹太老头儿教我背诵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经文。我学会背诵，主要是为了让母亲高兴，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后来，我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家。现在我希望还记得那些祈祷文，不管哪一段祈祷文。”他朝乱哄哄的地下室看了一下：“愿上帝保佑，现在我觉得这间小小的地下室简直像一个甜蜜的家。只要能让我留在这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你想我们四个人有朝一日还会聚在一起打桥牌吗？也许在纽约？”

“比你预料的要快。”

“上帝可以听见你亲口说的，这是我母亲的口头禅。”

十一点半，军用卡车轰轰隆隆地开到使馆。散了架的老汽车摇摇晃晃，沾满了尘土和烂泥，灰色的喷漆已经很难辨认了。汽车一到，挤在草地栅栏里的一百多个美国人就欢呼起来，并且唱起《我来到加利福尼亚》之类的小调。波兰籍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女秘书，都很难过，她们开始递送咖啡和点心。

“看见她们，我觉得很惭愧。”娜塔丽对拜伦说。这时正好有两个波兰姑娘端着托盘从他们身边走过，脸上勉强堆出呆板的笑容，眼眶里闪着泪花。

“有什么办法？”拜伦饿了，咬了一口发灰的粗点心，做了一个鬼

脸。点心吃起来有一股生面和纸灰的味道。

“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拜伦说：“马克·哈特雷被德国人吓坏了，你呢？”

娜塔丽的眼睛突然一闪：“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有美国护照，他们不知道我是犹太人。”

“那好，别告诉他们。我是说，别突然充英雄好汉什么的，好吗？我们的目的也只是要逃出地狱。”

“我不是笨蛋，拜伦。”

一位波兰军官喊了一声，门开了，美国人蜂拥上车。有些人年纪太大，爬不上去，有些人想多带行李，波兰司机和军官都很着急，很不耐烦，也没有人负责。于是人们喊的喊，抱怨的抱怨，有的哭哭啼啼，有的挥着拳头。但是，大多数人尽管饿着肚子，也很不舒服，但因为即将动身，还是感到很高兴，仍旧继续唱歌、说笑。卡车鱼贯驶出。最后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车前挡板上挂着美国国旗，车里坐着斯鲁特、他的三位高级助手和两位助手的妻子。波兰籍女秘书都站在大门口，挥手告别，泪水顺着她们的面颊流下来。拜伦和娜塔丽彼此紧紧地搂着腰，在卡车里颠簸。斯鲁特让娜塔丽乘雪佛兰轿车，她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炮火依旧非常猛烈，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三小队排成V字的德国轰炸机在中午烟雾弥漫的天空缓缓低飞投弹的爆炸声，还有波兰高射炮隆隆的炮声。汽车在被炸坏的街道上，在两边都是黄色楼房的狭窄的夹道里走走停停，有时为了躲过弹坑和坦克车辙，只好绕到人行道上行驶。有一次，因为刚刚倒下一幢楼房挡住了去路，不得不开倒车退出一条大街。

在横跨维斯图拉河的桥头，聚集着悬挂各国国旗的使馆汽车。桥上停满了撤退人员的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在华沙，大约有两千多名中立

国侨民，显然他们人人都打算离开。拜伦不停地看表。又开始朝前移动了，但是车走得特别慢，他担心一点钟不能赶到出发地点。德国炮弹继续呼啸而过，落到河里，掀起一股股喷泉，河水有时落到桥上和汽车上。显然，德国人认为如果在停火前一刻钟把中立国侨民十之八九消灭在桥上，那是易如反掌。

车队最后停在有一只石鹅的校舍旁边，附近是一个堆栈。拉科斯基上校和瑞典大使并排站在路当中，向每辆卡车上下来的人大声发着指示，并且把油印通知散发给他们。拜伦看见人人都在索取他绘在蜡纸上的草图，老老实实地照着临摹，连潦潦草草画下的三座教堂也都照样画下来，拜伦因为这些画出自自己的手笔而感到颇为得意。

学校周围树林中的炮声依旧不断，但是到一点差五分钟时，炮声开始稀疏了。一点整，大炮都沉静下来，这时只听到撤退人员在公路两旁用各国语言高声谈论。拜伦还能听到小鸟和蝈蝈之类的叫声，他深深感到蝈蝈的叫声是世界上最能代表和平生活的声音。扩音器里轮流用各国语言播送最后通知。一群群中立国侨民提起箱子，顺着公路下坡去。最后，扩音器里用带着浓重波兰声调的英语播送道："请不要走散。遇岔道口不要走错路。德方通告，凡是在三时前未能到达坎托洛维茨教堂的，德方概不负责。波兰方面也不能负责。即使是老年人，步行一小时也完全可以到达该地点。敌人无疑将于三时重新恢复炮击，我们也将从一开始就用最强烈的火力予以回击。因此，请加快速度。祝大家平安。美国万岁。波兰万岁。"

听到广播，美国人都提起箱子朝无人地带走去。

前两三百码跟布拉赫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再往前走，柏油公路就变成狭窄的土路，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过。他们经过被炸毁的房屋。牲畜栏里没有牲口，偶尔有一只被遗弃的小鸡咯咯叫着，到处闲荡，或是几只猫悄没声儿地跳来跳去。道路伸进树林，阳光透过叶丛投下黄绿色的光柱。美国人的领队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圣公会老牧师，穿一

身圈翻领的黑衣服，每逢十字路口，他都要对照一下拜伦绘的地图。根据拜伦计算，他们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下，在两军沉默对峙的中间地带缓缓步行，整整耗费了一个小时。他事后回忆起来，当时简直像和平时期在秋天飘散着花香的树林里结伴游玩一样：肮脏的路上和树林里，到处都是蓝色、橘红色和白色的落花；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周围又是一片奇妙的蝈蝈鸣叫。他还记得，由于过度紧张，口干起来，渴得要命，渴得连腿都发软了。拜伦还记得两件事：一次是一辆外交官的黑色轿车从他们身边驶过，把步行的人都赶到路边，斯鲁特坐在前座上哈哈大笑，朝他和娜塔丽挥手致意。另一次是即将到达目的地，在拐弯的地方已经能看到坎托洛维茨教堂，马克·哈特雷走上前来，挽住他的胳膊，对他说："我的名字叫马克·哈特雷，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着，朝拜伦笑了笑，脸色铁青，已经吓得魂不附体。

他们很快就看到树林里有德国炮和德国炮手。德国榴弹炮比波兰炮大，外表更好，设计更先进。士兵们一个个戴着干净的土灰色大钢盔，一动不动地站在大炮旁边，望着走过的人群。拜伦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窥视这些德国兵。戴着大钢盔确实显得有一种军人的威风，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很年轻，而且面孔都像他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看到的德国人的面孔一样。许多人戴着眼镜。很难令人相信，他们正是那帮坏蛋，正是他们把钢铁和炮火倾泻到华沙城上，用火烧死孕妇，用枪把孩子的胳膊、腿打断，把一座繁华的首都变成一个大屠场。他们看上去只不过是绿荫如盖、鸟儿和蝈蝈欢快鸣叫的树林里一些身穿军服、头戴庄严钢盔的青年而已。

起初，德国人对待这批撤退人员似乎比波兰人好。教堂附近的路边停着一辆用骡子拉的水车，那是一只漆成橄榄色的带轮的大水罐。德国士兵们让口渴的人群排队，由他们用洋铁杯供水。另外有些士兵再把他们从水车旁边带到停着一辆辆崭新漂亮的灰色卡车的地方，这些车轮轮胎上的花纹又黑又深，跟又脏又破的波兰卡车大不相同。路边的一张桌子旁边有几个德国军官，穿着长军大衣，戴着高檐儿军帽，故意做出殷

勤的样子，摆出和蔼可亲的姿态跟来到的外交人员交谈。每个国家的人员走到卡车跟前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大使或代办就交出一份打字的名单给坐在桌子后边的一个戴眼镜的德国士兵。由他叫名字，然后一个个按顺序上车，车上有木板座位，也不像波兰卡车。波兰人没有要名单。现在没有人争先恐后，也没有发生混乱。士兵们拿着小板凳站在旁边扶老年人上车，还堆着笑脸把几个孩子抱起来，故意捅他们一下，逗他们玩耍，然后把他们递给他们的母亲。标着红十字的流动野战医院的看护兵在分发恢复药。两个德国兵拿着电影机和照相机跑来跑去，把优待中立国人员的场面一一摄入镜头。人还没有完全装完，教堂旁边的大炮就轰的一声齐发，震撼了大地。拜伦看看表，正好三点过一分。

“可怜的华沙。”娜塔丽说。

“别说话，”马克·哈特雷用沙哑的声音说，“在我们离开这里以前，什么话也别说。”他们俩跟拜伦坐在卡车的最后一排座位上，从这里他们能看到外边。

娜塔丽说：“你是在看斯鲁特吧？他从德国人手里接过一支香烟，大喊大叫，还哈哈大笑呢！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这些德国军官都穿着长大衣，戴着高军帽，完全跟他们电影里一模一样。”

“你害怕吗？”拜伦问。

“现在事情已经真的发生，我就不害怕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像做梦一样。”

“是做梦，”哈特雷说，“应该仅仅是一场梦。我的上帝，那个军官跟斯鲁特朝这边走过来了！”哈特雷用手抓住拜伦的膝盖。

那个军官是一个金黄头发的青年，脸上堆着亲切的笑容，一直朝拜伦走过来，用非常悦耳的声调缓慢而准确地说：

“您的上司告诉我，您父亲是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是的，先生，他是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我是柏林人，我父亲在外交部。”军官用手摸了摸挂在脖颈上的望远镜。他的举止不太像军人，甚至还显得有点儿难为情。拜伦觉得他也许感到有些抱歉，拜伦在这一点上对德国人有好感。“我想我八月份在比利时大使馆一定有幸见到过您的父母，并且跟您母亲跳过舞。您到华沙来做什么？”

“来观光。”

“那您一定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景致吧？”

“不错。”

军官笑起来，朝拜伦伸出手。“欧斯特·贝耶。”他说着，打了个立正。

“拜伦·亨利。”

“啊，不错，亨利，我记得这个姓。您怎么样，还舒服吗？要不要我在参谋部的车上给您找一个座位？”

“我挺好。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克洛夫诺。这是附近通车的一个最近的枢纽站，从那里你们再换乘专车到科尼希斯贝格，也就三个多小时的路程。乘小轿车更可以一饱眼福。”

“我是跟这些人一道来的，我要跟他们在一起，多谢您！”拜伦说话时还是显得很热诚，自从他开始痛恨德国人，居然还能跟一个德国军官如此客客气气聊天，他自己也觉得特别奇怪。

斯鲁特对娜塔丽说：“雪佛兰里还能给你让一个地方，硬木板坐着太受罪。”

她摇摇头，沉着脸望着德国人。

“请向您母亲问好。”军官说着，随便朝姑娘瞟了一眼，然后又对拜伦说，“她真够迷人的。”

“我一定转达。”

附近的几门大炮又连续开火，把军官说的话盖住了。他皱了皱眉，笑了：“华沙现在怎么样？很不幸吧？”

“他们看起来坚持得挺好。”

贝耶一半对娜塔丽，一半对拜伦说：“不像话！波兰政府完全不负责任，逃往罗马尼亚，弄得整个国家连个头头脑脑的都没有。两星期前就应该宣布华沙为不设防城市，这样破坏太不合算，重新修建起来要付出很大代价。市长倒是挺勇敢，这里对他很敬重，可是——”他耸了耸肩：“除非把它毁掉，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一两天之内也就结束了。”

“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拜伦说。

“您这样想吗？”贝耶愉快的笑容消失了。他微微鞠了一躬，手里摆弄着眼镜，走了。斯鲁特朝拜伦摇了摇头，也跟在军官背后走了。

“你为什么非要去惹他？”哈特雷小声说。

“啊，上帝，居然把围城的责任推到波兰政府头上！”

“他是那样想的，”娜塔丽奇怪地说，“他讲的是老实话。”

有人用德语喊了几句话，接着是一片发动机的响声和喇叭声，士兵们挥手送别，车队终于离开了坎托洛维茨教堂。这是一个小村子，教堂周围有五六间木屋，完好无损，但也被弃置了。这些撤退人员自从离开学校以后，就没有见到过一个波兰人，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的。卡车在狭窄的土路上颠簸，沿途尽是被焚毁的谷仓、被炸毁的房屋、被推倒的风磨、被摧毁的教堂和没有窗户或屋顶的校舍，地面被破坏，弹坑累累，树木被烧成焦炭。不过，这些景象倒还完全不像电影或书本中对上次大战战场的描绘，那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原，到处是带刺的铁丝网和

曲曲折折的黑色堑壕。现在的田野和树林还是一片翠绿，庄稼还在地里，不幸的只是居民都不在这里了。这情景简直像威尔斯[1]的小说里所描写的一批来自火星的入侵者，乘着他们的三脚金属游览车经过这里，把人们全部化掉或吃掉，他们离去时仅仅留下很少的痕迹。在离开德国防线很远的地方，他们才碰到第一对波兰人，那是一个老农和他的妻子在夕阳斜照的田野里劳动。他们俩倚着农具，严肃地望着卡车开过。离华沙越远，他们碰到的农民也就越多，这些农民有的在地里干活儿，有的在修理被破坏的房屋，有的根本不理睬卡车，有的毫无表情地望着卡车通过。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老人或孩子。在这样偏僻的农村里，拜伦没有看到一个青年男子，只偶尔有两三个包着头巾，穿着裙子，从苗条的身材和灵活的动作判断，可能是少女。使拜伦感到更惊奇的是，他连一匹马都没有见到。马和马车原是波兰农村生活的一个标志。从克拉科夫到华沙，沿途有上千匹马，堵塞了道路，有的在地里干活儿，有的运兵，有的往城市拉笨重的东西。但是，一到德国防线的后方，这种动物仿佛就绝种了。

道路太颠簸，不宜谈话。撤退人员也都很疲倦，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在德国人手中，也许是感到恐惧，因此在头一两个小时，简直难得有人说一句话。他们来到一条狭窄的、相当原始的柏油路上，但是和偏僻农村的马车道比较，就变成一条平滑的公路了。车队在一片绿草如茵的花园旁边停下来，小丘上耸立着一座用砖墙围住的女修道院，传话过来让妇女乘客下车“透透风”。妇女们兴高采烈地下了车，男人们就都跑到树底下，有的在路边小便。等车队继续上路的时候，大家的情绪就轻松得多了。

话匣子打开了，娜塔丽开始讲她从女厕所听来的各种传闻。她说，全部中立国人员可以自由选择，飞往斯德哥尔摩，或者乘德国火车到柏林，转比利时、荷兰或瑞士。

“你知道，”她眼睛里闪着柔和的光芒说，“我真有点儿想去亲眼看

看柏林呢！”

“你疯了？”哈特雷说，“你当真疯了吗？你准是在骗人吧！你就去斯德哥尔摩吧，小姐，你应该祷告上帝保佑他们能放你去斯德哥尔摩。这个姑娘有毛病了。”哈特雷对拜伦说。

拜伦说：“班瑞尔给埃伦·杰斯特罗的口信也适用于你：Lekh lekha。”

“Lekh lekha.”她笑了，拜伦对她讲过这件事。“快走，嗯？也许可以。”

“看在上帝的面上，”哈特雷喃喃地说，“别说希伯来语了。”

卡车在旷野和树林里耗了整整四五个小时。一切战争的痕迹都从这一片如画的景色中消失了，房屋、教堂、一座座城镇都完好无损，居民看起来跟他们在和平时期的村居生活一样。有极少数年轻人，没有马。牛和家禽也很少。城镇的中心广场上飘扬着红色的卐字旗，有的挂在旗杆上，有的挂在市政厅的楼顶上。德国士兵站岗放哨，也有的徒步或驾摩托车进行巡逻。被征服的土地上一派和平景象。没有家畜和年轻人使城镇变得死气沉沉，农民也许更愁眉不展、郁郁不乐。但是，除了由德国人统治之外，生活和过去完全一样。

太阳沉到远远的地平线下，天边一抹短暂的、淡淡的红霞。卡车驶入黑夜，乘客们静下来。娜塔丽·杰斯特罗把头枕在拜伦肩上，握住他的一只手，他们两人都在打盹儿。

用德语发布的命令把他们惊醒了。灯光耀眼，他们来到一座大车站前边的广场上，人们正从排成一长列的卡车上下来。卡车下半截门还关着，两个戴钢盔的德国士兵走过来，哐啷一声把门打开了。“Bitteraus！Alle im Warte-saal！”[(2)]他们的态度显得很轻松，没有敌意的表示，说完就站在旁边扶妇女和老人下车。这是一个含着凉意的月夜，拜伦看到的不是一片浓烟和火光，而是黑夜，头顶上又是点点的星辰，因此他感到

高兴。

撤退人员都乱哄哄地集中在候车室里，灯光依旧耀眼。大候车室一端的两扇门打开了，士兵们用德语喊着，走在拜伦和娜塔丽身边，把人群带进门去。拜伦替他们提着箱子，哈特雷像孩子一样挽住拜伦的胳膊。他们来到一间餐厅，里面摆满了厚木板搭起来的长桌子，桌上摆着食物。

这是拜伦有生以来见到的最丰盛的一次晚宴。经过长途跋涉，加上被围困在华沙三个星期，伙食很坏，使他饥肠辘辘。因此，至少在这使他惊愕的最初时刻，他认为这次晚宴很丰盛。桌上摆满了一大盘一大盘的熏香肠和酸白菜，整块整块通红的火腿，一堆堆煮熟的土豆和油炸仔鸡，一摞摞新鲜面包，大壶大壶的啤酒，许多整块整块的黄色和橘红色干酪。但看起来这是一场恶作剧，是纳粹玩弄的一个残酷的诡计，一次巴梅西丝的宴席[3]，因为士兵们把这些中立国人员从桌子旁边带到墙跟前。他们一共有好几百人，都站在墙根儿，眼睁睁地瞪着远远的地方摆着的食物。几个德国士兵机警地端着枪口朝下的汤普森冲锋枪，站在他们和餐桌当中的地方。

扩音器里传来很清晰的德语："欢迎！德国人民款待你们。我们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欢迎中立国家的公民，德国人民与一切国家谋求和平。和波兰的关系目前正常化了，背信弃义的雷兹-希米格维政权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不复存在了。一个崭新的、进行过清洗的、守法的波兰将从废墟上诞生，人人将在那里辛勤工作，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不可能再煽动来自国外的灾难性的冒险行动。元首如今有可能和平解决与大不列颠以及法国之间存在的重大问题，从而在欧洲建立空前一致的新秩序。现在我们请大家入座就餐。祝大家食欲旺盛！"

十二名金发女郎身穿白色女招待制服，手里拿着咖啡罐和一摞摞盘子，像演员出场似的进了大厅。士兵们含笑离开桌前，用冲锋枪比画着请他们就座。片刻的难堪和恐惧。有人第一个从中立人员的行列里迟疑

不决地走出来，另一个人也跟着走出来，走过他们和桌子之间的那块空地方。有些人跟上去，有的坐到矮凳上开始拿食物。接着一片嘈杂，人们蜂拥而上。

拜伦、娜塔丽和哈特雷也跟其他人一样冲上去抢座位，然后开始大吃他们生平最丰盛、甜蜜、可口的一顿晚餐。他们觉得特别满意的是咖啡，尽管是代用品，但是很烫，而且一批愉快、丰满的女郎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一再主动为他们倒咖啡。当他们一边狼吞虎咽的时候，扩音器里送出吹奏乐，有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有进行曲以及轻快的饮酒歌。很多撤退人员唱起歌来，甚至连德国士兵也加入合唱。

你呀，你在我的心坎里，

你呀，你在我的灵魂中……

几杯啤酒下肚之后，拜伦感到心情为之一畅，这顿丰盛的晚餐、悠扬的音乐和周围兴高采烈的欢快气氛使他销魂，他竟挥着啤酒壶唱起来：

你呀，你给我带来多少不幸，

你竟不知道，我对你一往情深。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你竟不知道，我对你一往情深。

马克·哈特雷也跟着唱起来，虽然他那双眼睛始终在德国士兵身上打转。娜塔丽默默地用讽刺但是慈祥的目光望着他们两人。

饱食了这顿令人难以置信的、梦境一般的晚餐之后，他们神魂颠倒地回到候车室，看见棕色的瓷砖墙上贴着字迹潦草的字牌：比利时、保

加利亚、加拿大、荷兰。他们站到贴着“美利坚合众国”字样的字牌下边。撤退人员像出去野餐回来一样，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各自找自己的地方去了。一批穿黑制服的人来到候车室。美国人不再交谈，欢快的声音从整个车站消失了。

斯鲁特阴沉地说：“大家注意，他们是党卫军，有话我来跟他们说。”

穿黑制服的人散开来，每个中立国人员小组去一个党卫军官。来到美国人小组的一位，相貌并不凶狠。他要不是穿着一身黑制服，佩着两条闪光的银杠，看上去完全像一个美国人，很像在火车或飞机上碰到的坐在你身边的一个保险公司的年轻推销员。他拿着一只黑色的公事皮包。斯鲁特走出来跟他打招呼：“我是莱斯里·斯鲁特，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兼临时代办。”

党卫军军官双手拿着皮包，立正鞠了一躬。“您的随员中有一位叫拜伦·亨利先生的吗？”他英语说得很流利。

“这位是拜伦·亨利。”他说。

拜伦上前一步。

“您的父亲是美国海军驻柏林的代表吗？”

拜伦点点头。

“这是通过外交部转给您的一封信。”拜伦把一个黄色的信封放到胸前的衣袋里。“您当然现在就可以看。”

“谢谢，我过后再看吧。”

党卫军军官转向斯鲁特。“我是来收美国护照的，”他讲话的声调轻快而冷淡，目光也很冷漠，甚至连这位外交官员都不看一眼，“请交给我吧。”

斯鲁特脸色刷白：“我有充分理由不交出这些护照。”

“您放心，这是正常手续，在火车上代为保管，在你们到达科尼希斯贝格之前再交还给你们。”

“那好。”斯鲁特做了一个手势，一位助手拿过一只厚厚的红色公事皮包，交给穿黑制服的党卫军军官。

“谢谢您，请把您的花名册交给我。”

助手拿出夹在一起的三页纸。党卫军军官把名单看了一遍，然后朝四下看了看：“我看你们这伙人里没有黑人，可是，有多少犹太人？”

斯鲁特镇定了一下才回答：“我很抱歉，我们的护照上不记载宗教信仰。”

“可是你们确实有犹太人。”那人随随便便地说，仿佛是谈到医生或木匠。

“我们这批人里即使有犹太人，我也只能拒绝回答，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一切宗教团体一律平等对待。”

“但是，也没有人提出要不平等对待。请您告诉我，哪些是犹太人？”斯鲁特用舌尖舔了舔嘴唇，镇静地望着他。党卫军军官说：“您提到你们政府的政策，我们将尊重这一政策。但是，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凡涉及犹太人，就一定要坚持分别登记，这里不牵涉任何其他事情。”

拜伦站在大家前面两步远的地方，他很想回头看看娜塔丽和哈特雷是什么表情，但他知道一看他们就要出事。

斯鲁特小心翼翼地用含着恳求的目光非常不安地扫了大家一眼，但是他讲话的时候很镇静，完全是一副打官腔的声调。“我很抱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犹太人。我个人对此不感兴趣，我没有问过，手头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我奉命把犹太人区分开来，”党卫军军官说，“我现在必须进行这项工作。”他转向一批美国人说：“请按照你们的姓氏字母排成两

行。”谁也不动，大家都望着斯鲁特。那军官又对斯鲁特说：“你这一批人现在归德国武装部队管辖，必须绝对服从战区的军事法令。我提请您注意这一点。”

斯鲁特朝候车室望了一眼，显得很为难。瑞士、罗马尼亚、匈牙利、荷兰——已经有好几个国家的犹太人被隔离出来，他们愁容满面，提着皮箱，耷拉着脑袋站着。“瞧，你要是非那样办，你可以假定我们都是犹太人。”他说话的声音开始颤抖，“还有什么事？”

拜伦听见他背后一个女人尖叫起来。“等一等，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斯鲁特先生？我当然不是犹太人，也不愿被人看作犹太人，或当犹太人对待。”

斯鲁特转身气冲冲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一视同仁，扬太太，我是这个意思。请你跟我合作——”

“谁也不能把我当犹太人看待，”另外一边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也不准备花钱买这个称号。很抱歉，莱斯里。”

拜伦听出这两个人的声音。他回过头去看见党卫军军官对那个女人说：“是的，太太。请问您是什么人？”

“克莱·扬，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人，你当然能肯定我不是犹太人。”这个干瘪瘦小的女人，年纪六十岁左右，是美国电影发行公司驻华沙办事处的簿记员。她哧哧地笑着，眼睛不停地溜来溜去。

“那您能帮忙指出你们这些人中哪些是犹太人吗，太太？”

“啊，不行，谢谢您，先生。那是您的事，不是我的事。”

拜伦料到她会这样。他更担心的是那个男人，他是退伍军官，名叫托姆·斯坦莱，他曾经向波兰政府出售过重型机器。斯坦莱始终深信所谓希特勒是伟人，以及犹太人咎由自取，等等。

党卫军军官先问过斯坦莱的姓名，然后像跟普通人交谈一样，对他

说："请你告诉我，这批人里谁是犹太人？一定要等我知道以后，你们这批人才能离开。看起来你比你的代办更明事理。"

斯坦莱活像一只老火鸡，垂着双颊，耷拉着喉核，长着一撮灰头发。他脸红了，清了好几次喉咙，把手插到他那件棕色和绿色相间的花哨的运动衫衣袋里。美国人都看着他。"好吧，朋友，我会告诉你，我愿意跟你合作。可是，据我所知，我们这批人里没有犹太人。"

党卫军军官耸了耸肩，朝每个美国人看了看，然后盯住马克·哈特雷。他伸出两根手指弹了弹："你，不错，你，打着蓝领带的，到这里来。"他又弹了弹手指。

"站着别动！"斯鲁特对哈特雷说，然后又对军官说，"我要知道你的姓名和军阶，我对这种手续提出抗议，而且我警告你，如果这一事件仍然继续，其后果将导致我国政府提出书面抗议。"

党卫军军官指着候车室，振振有词地说："其他国家政府的官员都跟我们合作，这是你亲眼看到的，没有什么可抗议的。这不过是遵守本地方的规定。喂，你叫什么名字？"

"马克·哈特雷。"他说话的声音相当沉着，比斯鲁特还要镇定。

"马克·哈特雷，好！"党卫军军官冷冷一笑，笑得很特别，并且狠狠地瞪着眼睛。他这一笑简直像那个波兰士兵，在去华沙的路上拼命扯出租汽车司机胡子时的笑一样。"哈特雷，"他又重复说，"你生下来姓什么？"

"就姓这个姓。"

"是吗？你父母是什么地方人？"

"都是美国人。"

"是犹太人？"

拜伦说："我认识他，先生，在华沙，我们总是一起去教堂。他跟

我一样，都是美以美会教徒。”

身材高大、银灰色头发的牧师站在克莱·扬旁边，用手指摸着牧师服的衬领。“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哈特雷先生来教堂的时候，是我主持礼拜。马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党卫军军官不以为然，他疑惑地对斯鲁特说：“这一个肯定是犹太人，我想只要检查一下身体就能——”

斯鲁特打断他的话：“这是侵犯人身，我要向上报告！在美国，一生下来就割包皮是很平常的事。”

“我就割了包皮。”拜伦说。

“我也割了。”老牧师说。

候车室里其他国家分离犹太人的工作都已经结束了。人们都看着这批美国人，交头接耳，并朝他们指手画脚。党卫军军官都聚集在门口，只有一个军官身体很结实，但是已经秃顶，黑制服衣领上有金饰。他这时走到这批美国人跟前，把党卫军军官拉到一边，望着哈特雷，嘟哝了几句。军官一句话没说，推开周围的人，走到哈特雷跟前，拿起他的手提箱，打开皮带。

斯鲁特厉声说：“等一等，先生！这里不是海关，没有理由搜查属于私人的东西！”可是党卫军军官已经跪下一条腿，把箱子打开，在里边乱翻，把箱子里的东西弄了一地。然后，他拿起一本《新约全书》，在手里翻弄着，露出半是惊异、半是轻蔑的表情，把书递给他的上司。秃头查看了一下，把书还给他，双手在空中一挥。“好吧，”他用德语说，“一百个美国人当中有可能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可能呢？今年夏天会有犹太人来华沙，那除非是白痴。走吧，火车已经误点了！”他说完就走开了。

党卫军军官把印有烫金十字架的那本黑封皮的书扔到打开的手提箱里，他用脚踩在这堆东西上，像踩着垃圾似的，很粗暴地朝哈特雷打了

个手势，要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党卫军军官又挨个察看每个人的脸，他走到娜塔丽·杰斯特罗面前，打趣地盯着她，仔细看了好半天。

“呃，你看什么？”她说。拜伦的心往下一沉。

“你长得挺漂亮。”

“谢谢。”

“也挺黑。你的祖先是哪里人？”

“我是意大利人。”

“你叫什么名字？”

“蒙娜丽莎[(4)]。”

“我明白了。你站出来。”

娜塔丽一动不动。

那军官哼了一声，开始翻阅花名册。

斯鲁特马上说：“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们下个月结婚。”

秃头军官在门口大声喊叫，朝这个党卫军军官挥手。这个军官只好无礼地把名册往斯鲁特手里一塞：“很好，你很爱你们的犹太人，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犹太人也都收容下来？我们这里多的是。”他又对拜伦说：“你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可是你居然替一个犹太人撒谎！那个人肯定是犹太人！”

“老实说，他不是。”拜伦说，“我觉得，马克是戈培尔博士那种脸型，你知道，又短又黑，一个大鼻子。”

“像戈培尔博士？好吧！”党卫军军官朝哈特雷和娜塔丽瞪了一眼，哈哈大笑，然后走开了。

扩音器里用德语广播：“全体犹太人到餐厅集合，其他人到七号月

台上车。”

撤退人员朝漆黑的月台拥去，剩下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回到餐厅，一群穿黑制服的党卫军把他们围起来。

德国士兵在火车旁边把人群拦住，让外交人员先上车。

斯鲁特喃喃地对拜伦说：“我去找一间包厢，你在窗口找我。带着娜塔丽、马克，尽可能带上格林维勒牧师和他的妻子。”

不一会儿，拜伦就隔着滚滚的蒸汽，看见斯鲁特在灯光暗淡的车厢里向他招手。拜伦领着另外四个人一口气冲到车上，找到包厢。

“谢谢，”等大家都坐定，斯鲁特轻轻关上门，哈特雷小声说，“万分感谢！感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

“莱斯里·斯鲁特是大丈夫。”牧师说，“你表现得很高尚，莱斯里。”

“很高尚。”娜塔丽说。

斯鲁特畏畏缩缩地朝她看了一眼，笑了笑，仿佛不相信她讲这话是认真的。“那是因为我完全站得住脚。你知道，他们在坎托洛维茨教堂就想从我这里弄到这个材料，但是没有成功。他们从别人那里都弄到了，因此那边的分离工作才进行得那么快。可是，你怎么忽然想出开蒙娜丽莎这样一个玩笑？”

“这可是非常冒险。”牧师说。

“简直是白痴。”哈特雷说。尽管走廊上说话的声音很响，他们讲话的声音还是很低。静止不动的火车不断发出哧哧的声音，并且叮当作响，车厢外面的广播喇叭正在用德语大喊大叫。

“那拜伦开的戈培尔的那个玩笑呢？”娜塔丽轻蔑地撇嘴一笑，说，“我想一定是很高明的了。”

“你们俩看来都不明白，”哈特雷说，“这帮人都是刽子手，刽子

手！你们俩都还跟孩子一样。”

格林维勒牧师说：“哈特雷先生，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我了解德国人民，现在残酷、不公平的制度强加在他们头上，有朝一日他们会把它推翻。他们本质上是好的。”

“去斯德哥尔摩吧，”娜塔丽说，“我懂得一件事情了，我对柏林不再有任何好奇心了。”

“你首先得把你的护照要回来。”哈特雷说，他那愉快的面孔上刻下了一道道饱经忧患的皱纹。这个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穿着一身美国运动衫，显得特别苍老，老得不像样子。

火车哐啷一声开动了。拜伦掏出那个黄信封，一页德国武装部队的公函纸上，用英文写着电文：知平安，甚慰，速来柏林，父。

---

(1) 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这里引用的故事出自他的科学幻想小说《星际战争》。

(2) 德语：请下车！都到候车室去！

(3) 典出自《一千零一夜》。巴格达王子巴梅西丝捉弄一个名叫斯恰克巴斯的穷人，请他吃饭，给他上一连串空盘子，问他好吃不好吃。他假装吃饱喝醉，把巴梅西丝打了一顿，巴梅西丝最后原谅了他。

(4) 意大利古典画家达·芬奇所画的一幅妇女肖像画的名字。

第十五章

一长列火车在一片腾腾的白色蒸汽中鸣着汽笛，隆隆地缓缓驶进弗列德累彻斯特拉斯终点站。罗达紧紧抓住维克多·亨利的胳膊乱蹦乱跳，送他们到这里来接从科尼希斯贝格开来的列车的一位穿制服的外交部官员露出微笑。帕格发现他在笑。“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我们的孩子了！”他压倒一片嘈杂的火车声，大声喊道。

“是吗？那可是大喜事呀！”

火车停了，人们纷纷下车。

“我的天！”罗达喊道，“那个走下踏板的是他？那不可能是他，那简直是一副骨头架子！”

“哪儿？哪儿？”帕格说。

“不见了，就在那边。啊，他原来在这儿！”

拜伦栗色的头发又长又卷，乱蓬蓬的，苍白的脸上颧骨高高突起，眼睛显得又亮又大。他笑着挥手，可是，一眼看去，父亲几乎认不出这个尖下巴、面颊塌陷、衣服穿得很寒碜、举止随随便便的年轻人来了。

“是我，是我！”他听拜伦喊道，“您不认识我了吗，爸爸？”

帕格拉着罗达的手，朝拜伦奔过去。拜伦喷出一股酒气，他紧紧地拥抱了父亲好半天，用两天没有刮过的胡子扎着他的脸。随后，他又抱着母亲吻了吻。

“该死，我头都晕了！”他讲话总是突然迸出来，很像罗达，但声音是很粗的男中音，“他们在车上简直把我们当成要上市的猪了，拼命填。我刚吃完午饭，喝了三种不同的酒。妈，您显得真漂亮，简直像二十五六岁。”

“你可是像一个鬼。为什么在波兰到处跑？”

那个外交部官员扯了扯拜伦的胳膊肘。“您当真觉得对你们不错吗，亨利先生？外交部纽斯多特博士。”他说着，咔嚓一声把脚跟一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

“呃，无可非议，先生，无可非议。”拜伦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不过那只是我们离开华沙以后，在华沙可是暴行。”

“啊，那是战争。我们希望您把对待您的情况写一个短短的意见，在您方便的时候交给我们。这是我的名片。”

莱斯里·斯鲁特脸色发灰，显得很苦恼的样子，两手拿着许多证件，走过来向维克多·亨利自我介绍。“我很想明天去使馆拜访您，先生，”他说，“等我先把事情弄出个头绪来。”

“随便什么时候来吧。”帕格·亨利说。

“不过，让我现在就告诉您，”他临走的时候，扭头对他说，“拜伦确实帮了大忙。”

纽斯多特博士很客气地强调说，拜伦现在可以由他父亲进行监护，过后再去领证件，或者由他亲自替拜伦办好，然后把证件送到亨利海军中校的办公室。“啊，”纽斯多特博士说，“这既然是儿子来跟父母团聚，再搞那套繁文缛节就太不人道了。”

汽车驶往绿林区，罗达坐在儿子身边，挽住他的胳膊，抱怨他脸色太可怕。拜伦是她的心头肉。罗达在医院里头一眼看到自己的孩子，就想到拜伦这个名字。当时他还是一个很瘦的婴儿，一张三角形的面孔上一对蓝湛湛的大眼睛直眨巴，虽然后来长胖了，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男孩。她觉得这孩子很有男子气，富于浪漫气质。她本来希望他成为作家或演员，她甚至掰开他那红红的小拳头，寻找能成为作家的“三角纹”。她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说，孩子生下来看手纹就可以预卜未来。拜伦并没有成为作家，但是她认为，他确有浪漫气质。她暗暗地同情他拒绝考

虑担任海军职务，甚至同情他学生时代的懒散习惯。她从来不喜欢帕格给孩子取的“勃拉尼”这个小名，它有一股海水的味道[1]，好多年后她才叫他的小名。拜伦心血来潮，突然跑到哥伦比亚去搞艺术，这使帕格很失望，她却暗暗高兴。华伦真是亨利的后代，用功读书，会开汽车，做事有始有终，在学校是优秀生，很注意军官的军阶，而且一步步地去追求它。她觉得，拜伦却像她自己，本质很好，因为梦想不曾实现而苦恼，甚至自暴自弃。

她发现他鬓角上的伤疤，大吃一惊，用手抚摸它，问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开始讲述他从克拉科夫到华沙的这段冒险旅行的经历，中间不时地打断话头，惊叹街上看到的景物：垂直插在腓特烈大帝塑像周围的许多面红卐字旗；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身穿褐色衬衫，打着黑领巾，穿着黑短裤，招摇过市；一群修女骑着自行车经过腓特烈大街；公园里的露天音乐会；正在转圈的旋转木马。“完全一派和平景象，不是吗？真是风平浪静极了！爸爸，战争情况如何？华沙陷落了吗？盟军害怕了吗？德国人是空前的撒谎专家。”

“华沙还在坚守，但仗实际上已经不打了。关于和西方媾和，则众说纷纭。”

“确有诚意吗？已经实现了吗？我的天，你要不要上咖啡馆看看，五百个柏林人当中，你简直找不到一个不是在咖啡馆里吃酸面点心，喝咖啡，说说笑笑。当一个柏林人可真不错啊！我在干什么呢？想起来了，正好节骨眼儿上水泵坏了，螺旋桨的皮带也断了。头顶上德国飞机就没有断过，新娘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离最近的市镇还有二十英里。离开这里一英里多路的地方有一些农舍，可是也都被炸成一堆瓦砾了——”

“农舍？”帕格机警地插嘴说，“但是德国人始终扬言他们的空军只袭击军事目标，为此，他们还拼命自吹自擂呢。”

拜伦哈哈大笑起来：“您说什么？爸爸，德国人的军事目标包括一

切能动的东西，从一头猪开始。我也是一个军事目标，因为我在地面上，而且活着。我亲眼看见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千百幢房屋被炸毁。德国空军不过是在进行演习，准备对付英法。”

“你在这里讲话可要注意。”罗达说。

“我们在车上，这里总该很安全吧？”

“当然，你说下去。”帕格说。

他认为拜伦的见闻可能是很好的情报资料。德国人正大肆宣传波兰人如何残暴，并且在报纸上刊登被残害的“日耳曼人”和德国军官的令人厌恶的照片，与此作为对照，同时还刊登了被俘的波兰士兵愉快地吃喝和跳民族舞蹈的照片，以及犹太人在施汤所就餐，对着摄影机微笑招手致意，德国大炮、坦克驶过安然无恙的农舍、城镇，愉快的波兰农民向他们欢呼之类的照片。拜伦谈的情况给这些宣传增添了有趣的色彩。

拜伦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到达绿林区之后，汽车驶进花园。“嘿！网球场！真大呀！”他仍然用狂热的声调喊道。大家都坐在躺椅上，啜着饮料。拜伦继续讲述华沙之围，讲到街上的死马、坦克陷阱和街角可怕的岗哨；自来水总管道被破坏以后，使馆厕所无法冲洗；整个街区的楼房失火，一帮人想用一桶桶沙去扑灭熊熊的火海。他还讲到马肉的滋味，炮声，医院走廊里成堆的伤员，一座犹太会堂缓缓地倒塌在街上，使馆地下室里一排排帆布床，顺着秋季野花盛开的土路穿过无人区的那次可怕的探察活动。他讲得绘声绘色，大家听了，仿佛身临其境。柏林灰蓝色的暮色越来越浓了，拜伦依旧讲个不停，嗓子哑了，不断地用饮料润湿一下，但始终讲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这是一次惊人的表演，他父母一再地彼此交换眼色。

“我讲这些都讲得饿起来了。”拜伦说。他讲到德国人在克洛夫诺车站为他们设的那次惊心的晚宴。“到科尼希斯贝格又摆过这么一次。我们一上火车，他们就拼命给我们吃。这么多东西，真不知道往哪里装。

我以为在华沙我会把骨髓都耗干的，完全耗光了，现在又装得满满的。不过，咱们准备什么时候吃饭？在什么地方吃，怎么吃？”

“拜伦，你的衣服太脏了，”罗达说，“你没有别的衣服了吗？”

“有满满一大箱，妈妈。在华沙，还端端正正地贴着我的名字呢，这时大概已经化成灰了吧。”

他们来到选帝侯大道一家僻静的餐馆。拜伦指着挂在窗上的一块蝇粪斑斑、七歪八皱的招牌笑了，招牌上写着：本餐馆不供应犹太人。“柏林还有犹太人吗？”

“一般不大见到了，”帕格说，“戏院等地方都不允许他们进去。我猜想他们大概都躲起来了。”

“是啊，在柏林可不容易。”拜伦说，“在华沙，犹太人可都很活跃。”

上汤的时候，他不说话了。想必是他自己说话的声音使他一直保持清醒状态，喝完汤以后，还没有上菜之前，他的头耷拉下来，垂到胸前。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

“咱们还是送他回家吧，”帕格说着，向侍者打了个手势，“我看他支持不住了。”

“什么？别回家，”拜伦说，“咱们上剧院吧，看歌剧。咱们也来享受享受文明的玩意儿，去逛一逛吧。啊，要当柏林人了！”

他们照顾拜伦睡下，然后到花园里散步。帕格说：“他变多了。”

“是因为那个姑娘。”罗达说。

“他很少提到她。”

“我是这么看的，他一点儿没有提到她，但是，他正是因为她才去波兰，正是因为她才在克拉科夫被扣留。因为保护她的亲属，他放弃了

自己的护照。犹太会堂倒塌的时候，他正在跟她叔叔讲话。我觉得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犹太人。”帕格冷冷地望着她，她却丝毫没有觉察，继续说：“也许你从斯鲁特那里能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事出蹊跷，她想必有些道理。”

第二天早晨，帕格办公桌上摆着一沓信，最上边是一个几乎是正方形的淡绿色信封，角上印着“白宫”字样。信封里是用深色铅笔潦草写就的一页信，信纸上也印着相同的字样。

> 你又是非常正确，老兄。刚才财政部告诉我，大使们听说我们提出购买远洋大邮船的建议，都暴跳起来。你能把你的水晶球借给我吗？哈哈！只要你遇到机会，就给我写信，告诉我你在柏林的生活，告诉我你和你的妻子做何消遣，你们都交了哪些德国朋友，那里的人民和报纸都讲些什么，餐馆的供应如何。总之，不管你遇到什么，都写信告诉我。在德国，现在一片面包要多少钱？华盛顿依旧非常闷热、潮湿，尽管树叶已经开始变黄。
>
> 罗斯福

帕格把其他信件摆在一边，注视着这封来自一位奇人的奇怪的信。他曾把这位奇人浇了一身海水，但现在他是他的司令官；这位奇人是新政运动的创始人（帕格不赞同这一运动），现在大概是除了希特勒之外，世界上最闻名的头面人物。这样轻松、平凡、潦草的书信和罗斯福的身份很不相称，却与“戴维”号上一位身穿法兰绒裤子、头戴草帽、颇为自负、蹦蹦跳跳的年轻人性格相符。他拿过一本黄色的活页簿，把他准备在一封不拘礼节的信中汇报柏林生活的要点一一写下来，海军中养成的服从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已经成了他根深蒂固的习惯。文书的铃响了，他按了一下开关：“不见客，怀特。”

“是，是，先生。有位斯鲁特先生想见您，不过我可以——”

“斯鲁特？等一等，我见他，给我们来点儿咖啡。”

这位外交官看上去从疲劳状态中完全恢复了，显得精神饱满，只是穿着他那身刚熨过的苏格兰呢上衣和法兰绒裤，看上去有些瘦。“相当壮观呀！”他说，“那座粉红色的大楼是新的办公地点吗？”

“是的，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他们换岗。”

“我对德国武装人员的活动并不感兴趣，我这么想。”

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边喝咖啡，中校一边向斯鲁特谈起拜伦足足讲了四个钟头的事。这位外交官留神倾听着，不时用手指抚摸燃着的烟斗的边缘。“他提到布拉赫那次倒霉的事情了吗？”亨利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车上带着一位姑娘，撞进德国的火力圈？”

“我想他没提到过。那位姑娘是娜塔丽·杰斯特罗吗？”

“是的。那次乘汽车视察前线，同行的还有瑞典大使。”

帕格沉吟了片刻，斯鲁特注视着他的面孔。“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

斯鲁特舒了口气，活跃起来：“他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不得不陪那位姑娘下车，给她找隐蔽的地方。”斯鲁特满不在乎地从他的角度讲述这件事。然后，他又讲到拜伦去拖水，讲到他熟练的修车技术，讲到他如何不畏敌机和炮弹的情景。“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想把这些情况都写到一封信件里。”斯鲁特说。

“我想可以。”帕格愉快地说，“现在，你讲讲那位姓杰斯特罗的姑娘的情况吧。”

“您想要知道些什么呢？”

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什么都可以。我和我妻子对这位姑娘都有些好奇，她给我们的孩子惹下多少麻烦。整个欧洲都总动员了，她还去华沙干什么？拜伦为什么要跟她一道去？”

斯鲁特苦笑了一下："她是来看我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她大概发疯了，非要到这里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阻拦她。这孩子任性惯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根本不理睬你那一套。她叔父不愿意让她一个人旅行，同时也因为关于战争的流言很多，拜伦自告奋勇陪她一起去。据我了解，就是这样。"

"他陪她去波兰是出于对杰斯特罗博士的礼貌吗？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吗？"

"您最好还是问问拜伦。"

"她长得漂亮吗？"

斯鲁特若有所思地喷了一口烟，眼睛注视着前方。"相当漂亮。头脑很聪明，很有教养。"他突然看看表，站起来，"我一定给您写那封信，在我写的正式报告里，我也会提到您的儿子。"

"那好，我也问问他布拉赫的那件事。"

"啊，不用问了，不用了，我不过想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他合作得很好。"

"您没有跟姓杰斯特罗的姑娘订婚吧？"

"没有。"

"我本来不愿意过问私人的事，不过您比拜伦年长，而且跟他不一样，我简直不能想象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跟各种年龄的人都合得来。"斯鲁特望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于是帕格接着说："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跟我们大部分人一起到斯德哥尔摩去了。再见，亨利中校。"

近午时分，罗达给帕格来电话，打断了他正在给罗斯福写的信。"这孩子已经睡了十四个小时了，"她说，"我有点儿不放心，进去一看，他的呼吸简直跟婴儿一样均匀，一只手托着腮帮。"

“那你就让他睡吧。”

“他需要向什么地方写报告吗？”

“不用，他最好是睡觉。”

帕格为了应总统的要求，把信写得随便一些，在最后写了一小段关于拜伦在波兰的冒险经历作为结束。他脑子里产生了各种想法，把他儿子的经历派了正式用场。他把信投进外交邮袋。回到家里，他因为越过了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又耗掉了一个工作日而感到不自在。当然，他也因为能与总统直接联系而沾沾自喜，但那不过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根据经验判断，认为这种联系很糟糕。

拜伦躺在花园的躺椅上，一边吃着碗里的葡萄，一边看一本“超人”滑稽丛书。他旁边的草地上大概扔着二十多本这种滑稽书，都是七拼八凑的东西，封面很俗气。“嘿，爸爸，”拜伦说，“这些宝贝怎么样？是弗朗兹收藏的。”（弗朗兹是管家。）“他说这是他多年来从游客手里讨来或是买来的。”

帕格一看这情景，吃了一惊。滑稽书始终是他们家引起风波的一个原因，直到拜伦去哥伦比亚大学才算完事。帕格禁止拜伦看这种书，只要一发现拜伦有这种书，他就把书撕毁或烧掉。但是毫无办法，这孩子完全上了瘾。帕格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讲出责备他的话来。他已经二十四岁了。“你觉得怎么样？”

“饿了。”拜伦说，“我的天，‘超人’丛书可真了不起呀！看这些书，看得我都想家了。”

弗朗兹用托盘给帕格端来一杯冰威士忌苏打水。帕格一直默默地坐着，等管家走开。他等了好一会儿，因为弗朗兹揩完玻璃板台面，摘了几枝花，又摆弄了半天通往网球场的门上松弛的帷幔。他总喜欢待在能听见谈话的地方。这时，拜伦只管翻看他的“超人”丛书，把书都收到一起，然后百无聊赖地望着父亲。

弗朗兹回到屋里去了。帕格松了一口气，呷着冰威士忌，说："勃拉尼，你昨天讲给我们听的可真有意思。"

儿子笑起来："我想大概因为我又见到您和妈妈，有点儿晕头转向了，而且柏林使我感到很滑稽。"

"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很不平常的情报。我想，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大概没有第二个美国人有机会从克拉科夫到华沙。"

"哦，我想报纸、杂志上早都登过了。"

"那你就错了。究竟谁在波兰犯下了暴行，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一直争论得很厉害，有少数逃出来的波兰人还有可能进行争论，像你这样的目击记将是重要的见证。"

拜伦耸了耸肩，又拿起一本滑稽书。"也许。"

"我希望你把这些写出来，我愿意把你写的材料送交海军情报部。"

"哎呀，爸爸，您对它的评价未免过高了吧？"

"没有。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就写。"

"我没有打字机。"拜伦说着，打了个哈欠。

"书房里有一台。"帕格说。

"哦，那好，我见过。那就这样吧。"

以前拜伦经常随便敷衍两句，逃避学校的作业。可是，他父亲这次没有去管他，他倾向于相信儿子在德国人的炮火之下成熟起来了。

"斯鲁特今天来过了，说你在华沙帮了不少忙，往使馆运水等等。"

"哦，不错，运水可运得我够呛。"

"还有跟瑞典大使上前线的事。你冒着德方的炮火爬上瞭望塔，斯鲁特把姓杰斯特罗的姑娘藏到农民家里。他好像对这件事印象很深。"

拜伦打开一本恐怖漫画，封面上画着一个狞笑的骷髅，把一个正在惊叫的半裸的少女抱上石阶。“哦，不错。那正是我们穿过无人区之前，我画了一张路线图。”

“斯鲁特为什么念念不忘这件事？”

“我想，大概因为那是我们离开华沙以前发生的最后一件事，因此他脑子里就留下印象了。”

“他还打算给我写一封信表扬你呢。”

“是吗？那好。他提到娜塔丽了吗？”

“他只说她去斯德哥尔摩了。你今天晚上就开始写报告吧？”

“一定。”

拜伦吃过晚饭就出去了，到凌晨两点才回家。帕格一夜没睡，他在书房工作，并且担心儿子。他儿子轻松愉快地告诉他，说是跟另外几个美国人听歌剧去了。他夹着一本新版《我的奋斗》的英译本。第二天帕格离家的时候，拜伦已经穿好衣服起来了。他穿着一件绒线衫、一条运动裤，在后门口散步，喝咖啡，看《我的奋斗》。晚上七点，父亲发现儿子还在原来的地方，坐在那张椅子上，喝冰威士忌苏打水。他完全陶醉在放在膝上的那本厚厚的书里了。他揉着惺忪的眼睛，懒洋洋地跟父亲打了个招呼。

帕格说：“你的报告开始写了吗？”

“我就开始写，爸爸。嘿，这本书可真有意思，您看过吗？”

“看过，可是我并没觉得有意思。其实看上五十页也就完全清楚了，可是我想我应该看完，就只好硬着头皮把它看完了。”

拜伦摇摇头。“实在太好了。”他说着，翻了一页。

夜里，拜伦又出去了，很晚才回来，和衣躺下。这是帕格娇纵出来

的老习惯。约莫十一点，拜伦醒来，发现自己衣服已经脱了，躺在被窝里。衣服搭在一张椅子上，上边摆着一张字条，写道：快把你那份该死的报告写出来。

当天下午，拜伦正挟着《我的奋斗》在选帝侯大道闲逛，莱斯里·斯鲁特突然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斯鲁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哎呀，你原来在这里！太幸运了，我正想办法找你。你打不打算跟我们回美国去？我们星期四有飞机。"

"我还不一定。吃点儿咖啡、点心，怎么样？咱们来当一对柏林人吧。"

斯鲁特噘起嘴："老实说，我还没吃午饭呢，好吧。你为什么看这种荒唐书？"

"我觉得这本书了不起。"

"了不起！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评论。"

他们在人行道上的一家大咖啡馆的桌旁坐定，桌椅之间的空地上种着一丛丛鲜花，一支铜管乐队在阳光下演奏着欢快的华尔兹舞曲。

"我的天，瞧瞧这生活！"当一个侍者满面笑容向他们鞠躬的时候，他们一边吩咐侍者，拜伦一边说，"你看见这些漂亮、有礼貌、诚恳、幽默而又愉快的柏林人了吧？你可曾见到过比这更美好的城市？多么干净！你看那些优美的雕像、巴洛克式建筑，还有那杰出的剧院，以及第一流的现代化的新剧院，瞧瞧这些花园、树木，我真是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苍翠而又整洁的城市！柏林宛如建筑在一片林海之中。运河纵横，多么雅致的小船，你看见那只拖船了吗？还有桥底下它那尖尖的烟囱？太迷人了！但是，正是这些可爱的人刚刚在波兰狂轰滥炸，用机枪从空中扫射居民，我留下的伤疤就是证明，正是他们把一座和柏林同样美丽的城市夷为平地。你也许会说，这叫人不能理解。"

斯鲁特摇摇头，微微一笑。“战争时期，前后方的对比总是非常悬殊的。毫无疑问，当拿破仑在国外进行屠杀的时候，巴黎的妩媚依旧不减当年。”

“斯鲁特，你不能不承认德国人很奇怪。”

“是啊，德国人确实奇怪。”

“因此我才看这本书，为了对他们有更形象的了解，这本书是他们的领袖写的。现在看起来，写这本书的人简直是一个疯子。他说，犹太人正在秘密地毁灭世界，这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他认为犹太人既是资本主义者，又是布尔什维克，他们阴谋毁灭日耳曼民族，而只有日耳曼人才真正应该统治世界。看来，他将成为独裁者，把犹太人赶走，摧毁法国，占领半个布尔什维克俄国，以便为德国取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我理解得对吗？”

“有点儿简单化，不过也相当不错了。”斯鲁特颇感兴趣，但他朝附近的几张桌子瞟了一眼，显得有些不自然。

“那好。这些可爱的柏林人喜欢这个家伙，对吧？他们投他的票，跟他走，向他致敬，向他欢呼。不是吗？这是怎么回事？这难道不奇怪吗？他怎么成了他们的领袖？他们难道没有读过他写的那本书吗？他们怎么没有把他送进疯人院去？他们难道没有精神病院吗？要是不把这个家伙送进疯人院，那该送什么人呢？”

斯鲁特一边装烟斗，一边朝他周围的人张望。他发现没有人偷听，才放下心来，然后小声说：“你难道现在才发现阿道夫·希特勒的疯病吗？”

“我被一个德国人在脑袋上打了一枪，这才引起我的注意。”

“你从《我的奋斗》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那只是茶壶里冒的气泡，浅薄得很。”

“那你了解希特勒和德国人吗？”

斯鲁特点燃烟斗，朝空中凝视了好几秒钟，然后露出学究式的谦逊的微笑，说：“我有一种看法，这是经过一番研究得出的结论。”

“能讲给我听听吗？我很感兴趣。”

“说来可就话长了，拜伦，而且很复杂。”斯鲁特又朝四下看了看，“另外找时间，换个地方讲吧，现在——”

“那你能告诉我该读哪些书吗？”

“你当真要看？你一定会觉得很枯燥。”

“凡你推荐的书，我一定都看。”

“那好，把你那本书给我。”

斯鲁特在《我的奋斗》一书的扉页上，用波兰出产的紫墨水开列了一张作者和书籍的名单，整整齐齐的斜体字写满了一页。拜伦顺着名单溜了一遍，心里不觉一沉，这些作家都是他没有听说过的，接着是晦涩的书名，有些举了两本书：费希特、施莱格尔、阿恩特、雅恩、鲁斯、弗里斯、门采尔、特赖奇克、默勒、范·登·布鲁克、拉加德、朗本、施本格勒……

名单上有几个名字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现代文明史课程时碰到过的，此刻像灰色面团里的一粒粒葡萄干似的映入他的眼帘：马丁·路德、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他记得这门课最头痛，像天书一样。他从跟他要好的同学那儿弄来一本揉得又破又脏的课堂笔记，临时抱佛脚啃了一个通宵，考试成绩得了个D-。

斯鲁特用力画了一道线，又加了许多同样生僻的作家的名字：桑塔亚那、曼、凡勃仑、勒南、海涅、柯尔奈、劳希宁。

“这道线以下都是评论家，”他一边写一边说，“这道线以上是希特勒的一些德国先驱。我想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然后才能了解他。”

拜伦阴沉地说："是吗？这些哲学家也需要了解？黑格尔、叔本华也要了解？为什么？连马丁·路德也要了解，为什么？"

斯鲁特相当得意地望着这张名单，又添了一两个名字，用力把烟斗吸得咝咝直响。"我认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主义是从德国文化的核心中产生的，也许是一个肿瘤，却是德国特有的症状。这是某些有见识的人说服我持有这种见解的。他们坚持只要具备同样的条件，任何地方都会产生这种情况。比如，在一次重要的战争中失败、条件苛刻的和约、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大批失业、共产主义日益增长、无政府主义的泛滥等等，都将导致蛊惑者出现和产生恐怖统治。不过我——"

侍者走过来，在他送上食物的时候，斯鲁特紧闭着嘴，一句话也不说。这位外交官一边喝咖啡，一边吃点心，一直目送侍者消失在视线里，才用很低的声音继续他的谈话。

"不过我不相信。我认为，如果不在十九世纪的日耳曼思潮——浪漫主义、国粹主义以及整个渊源中寻找纳粹主义的根源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它包含在这些书中。如果你不打算逐字逐句读，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那你就放弃。这是基础。"他把书推到拜伦面前，打开扉页，"来吧，这是一个开始。"

"塔西佗[(2)]？"拜伦说，"为什么要读塔西佗的书？他不是一位罗马的历史学家吗？"

"是的。你知道阿米纽斯和条顿堡森林战役吗？"

"不知道。"

"那是公元九年，拜伦，日耳曼一位叫阿米纽斯的军事领袖一举将罗马人永远阻止在莱茵河岸，从而保全了欧洲腹地的原始圣堂。这甚至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导致罗马的最后灭亡，到今天还影响着整个欧洲的政策和战争。我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我想你应该看看泰西塔斯关于这次战役的描写。这些东西你愿意看也可以，不愿意看也可以。"

拜伦眯缝着眼睛，聚精会神地频频点头。“这些书你全都看过吗？每本都看过？”

斯鲁特嚼着烟斗，带着嘲弄的意味朝这位年轻人望了望：“我尽管没有完全记住，但是，不错，我都看过了。”

“我猜想，你实际上是想对我说，让我少管这些闲事，这些应该是获罗德奖学金的学者们去研究的题目。”

“我完全没有这种意思，不过这确是一个难题。好了，拜伦，我现在去大使馆都有点儿晚了。你到底跟不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将在星期四飞往奥斯陆，再从那里去伦敦，然后看机会，乘驱逐舰、货船、远洋邮船，也许坐飞机途经里斯本，反正赶上什么是什么。”

拜伦说：“娜塔丽有什么打算呢？她后来有点儿跟我犯脾气了，不愿意跟我多说话。”

斯鲁特看了看表。“她跟我也闹别扭，爱理不理的。我真是不知道。”他迟疑起来，“我想告诉你一点儿别的事，你也许不爱听，也许不相信，但事实如此，也许你还是知道更好一些。”

“你只管说吧。”

“我向她问起你，问起你是否打算回锡耶纳。她回答说：‘我可不希望他回去，我从心眼儿里盼望我再也不跟拜伦·亨利见面。你如果有机会，请转达我的话，并问候他。’你一定觉得奇怪。她走之前，你们吵过架了吧？我敢肯定，你们争吵过了。”

拜伦镇定一下神色，说：“也没有当真吵过，不过她好像脾气坏到极点了。”

斯鲁特说：“她情绪不好。她说坐了一路火车腰酸背痛，就是因为这个。她说这话多半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她很感激你，跟我一样，我的确也感激你。”

拜伦摇了摇头："说实在的，我对她从来都摸不透。"

斯鲁特朝账单瞟了一眼，把压在茶碟下边的五颜六色的马克收起来，说："好了，拜伦，你看，咱们没时间来讨论娜塔丽·杰斯特罗了。我只想对你说，自从两年前在伏尔泰码头的一次非常无聊的鸡尾酒会上第一次见到她以后，我心里就从来没有过一刻平静。"

"那你为什么不娶她呢？"斯鲁特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拜伦说。

这个年龄大一些的人又坐回到椅子上，盯着拜伦看了好几秒钟。"是这样，拜伦，只要她同意，我也不能肯定说我就不娶她。"

"哦，她会同意的。听我说，我想我多半留在这里跟家里人团聚团聚，我不去奥斯陆。"

斯鲁特站起来，伸出手："我把你的护照等交给你父亲的管家。祝你幸运。"

拜伦一边握手，一边指着《我的奋斗》说："我非常感谢你的一席讲话和这张书单。"

"这也作为你对我帮忙的一点点回报吧。"斯鲁特说。

"在你离开柏林之前，如果知道娜塔丽的行止，"拜伦说，"你是否能告诉我一下？"

斯鲁特一边用烟斗拍打手掌，磕掉烟灰，一边说了句"一定"，随后匆匆消失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拜伦又要了一杯代用品的咖啡，打开《我的奋斗》，这时咖啡馆乐队奏起一支愉快的奥地利民间舞曲。

---

(1) 勃拉尼在英文中有"盐水""海水"的意思。

(2) 塔西佗（约55 —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第十六章

维克多·亨利在美国期间，他妻子竟然坠入了情网。这是二十五年来，即使她丈夫在国外的时间更长一些，也没有发生过的事。战争一爆发，她觉得有那么一种解放的味道。她四十五岁了，突然感到自己长期遵循的生活准则有些过时了。整个世界都在摆脱旧的束缚，她为什么就不能放松一下，也就稍稍放松那么一点点呢？罗达·亨利并没有把这种内心的斗争说出来，但她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也就照办了。

她以前很漂亮，而且一直保持着她的美貌，因此她总是常常引起男人对她的注意，也就不乏招惹是非的机会。但是，她跟帕格·亨利对她一样，始终对他坚贞不渝。她喜欢上教堂，唱赞美诗和祈祷都很虔诚。她相信上帝，把耶稣基督当作自己的救世主，不过她也从来不是陷得很深，她深信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应该真诚，有良好的品德。海军军官太太们闲聊天的时候，把那些不忠实、品格不好的人骂得一钱不值，罗达骂起她们来，也是最厉害的。

除开一些普普通通的接吻之外，朦胧的过去，只有一件事多少损坏了她那否则将是非常完美的记录。一次，在马尼拉，帕格出海参加舰队演习去了，罗达在军官俱乐部的舞会上多喝了一些香槟酒，基普·托莱佛送她回家，竟想动手去脱她的衣服。梅德琳当时还在襁褓中，正好被噩梦惊醒，哭起来，算是解救了她。等她把梅德琳哄得不哭了，自己也开始清醒过来。酒醒之后，她对基普没有流露丝毫责备的意思，换上一件很得体的长睡衣，有意识地把他赶出家门去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毫无疑问，第二天早晨，基普也跟她一样感激梅德琳。在海军中，维克多·亨利实际上是他最不敢冒犯的人。

从这以后，罗达见了托莱佛总有点儿躲躲闪闪。她常常想，要是梅德琳不醒，不知会出什么事。她当真会将错就错吗？那样的话，她将会

有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她永远不会知道了，她不打算自寻烦恼了，那次应该归咎于喝酒。但是，想到不是老帕格，而是另外一个男人给她脱衣服，她还是有那么一种愉快的感觉。罗达把这保留在记忆里，深深埋藏到心底。

巴穆·柯比博士腼腆、严肃，长相丑陋，已经五十四五岁了。罗达专门为他设了晚宴，晚宴后，她在跟萨丽·福莱斯特评论客人时，下结论说柯比属于“脑筋特别可怕”的那类人。仅仅出于社交上的礼貌，她在酒会上用她往常卖弄风情的话去挑逗他，结果还是白费。“柯比博士，既然你的朋友、我的丈夫不在，我就让你坐在我的右边了，咱们可不要错过了大好时机呀！”

其实事情几乎就这样完结了。罗达最讨厌这种拘谨的人，但是，吃晚饭的时候，他偶然讲到第二天要到勃兰登堡一家工厂去。罗达提出来要开车送他去，一方面，她长期以来就想观光一下这座中古的城市；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柯比也是她丈夫的客人。

途中，他们在旅馆彬彬有礼地吃了一顿沉闷的午饭。几杯摩泽尔葡萄酒下肚，柯比兴奋起来，开始讲他自己和他的工作。跟帕格共同生活，罗达已经学会听懂技术性的谈话了，因此，当她向巴穆·柯比提出一个很细致的问题时，柯比突然笑了。她以前好像从来也没见过他有笑容，满嘴大板牙，一笑就露出牙龈。他笑得很粗犷，像一个知识渊博、胃口很好的男人，笑得一点儿不惹人讨厌，但像他这样一位刻板的工程师，这样一笑，就叫人吃惊了。

“你真的很关心吗，亨利太太？”柯比博士说，“我很愿意原原本本讲给你听，只是我很担心因此惹一位漂亮的女士腻烦。”

他这一笑、他的话以及讲话的声调都说明，他对她的卖弄风情并不是完全不加理睬，与此相反，他很喜欢她。她有些慌张，用手摸了摸头发，卷了卷她那白皙的小耳朵旁边的波浪。“说老实话，我觉得都太有意思了，你尽量说得浅近些吧。”

“好的，这可是你自找麻烦。”

他仔细给她讲磁力扩大器，他称它为“磁伞”，这种设计是专供电力很高的情况下准确控制电压和电流用的。罗达接连提了几个很内行的问题，很快就弄清了关于柯比的一些基本情况。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写了以电磁学为题的毕业论文。四十岁的时候，他放弃了在通用电气公司或西屋公司担任工程师的机会，决定自己投资制造磁力扩大器。长期以来，筹集资金弄得他焦头烂额，到现在才算刚刚偿清债务。战争工业需要大量磁力扩大器，而在这方面，要数他是泰斗了。他来到德国，因为德国在某些部件的质量上超过了美国。他是来学习他们的技术，并购买他们的镍合金丝的。

她还了解到他已经丧偶，而且已经当祖父了。他谈到他去世的妻子，随后两人又推心置腹地谈到自己孩子们的优缺点。柯比一旦克服自己腼腆的心理状态，就跟大多数男人一样，喜欢谈论自己。他讲到资金给他造成的重重困难以及最后获得的巨大成功，把她深深地迷住了。她忘记了羞怯，谈话兴致很好，而且讲得都很得体。实际上，罗达完全不用费一点儿力，就非常吸引人。有些女人在跟男人第一次见面时，就把自己的各方面全部展示出来，丝毫没有勉强，也不伪装，弄得对方眼花缭乱。罗达就是这种类型的女人。维克多·亨利早就发现这一点了。他并不埋怨，但有一次，他感到她一定还有所保留。巴穆·柯比也被这初次交往的、极其强烈的印象击中了。他又要了一瓶摩泽尔葡萄酒，当他们来到勃兰登堡时，差不多迟了一个小时。他去办他的事，罗达手里拿着导游手册，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古老城市里闲逛，她心里却不知为什么老想着很久以前跟基普·托莱佛有失检点的那件小事。这次她又多喝了几口葡萄酒，微微有些醉了，好一会儿才驱散这酒意。

傍晚，他们回到柏林，柯比请她吃晚饭，并且去看歌剧。接受这一邀请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罗达赶回家把衣服跟鞋都翻腾了一遍，头发梳过来梳过去，懊恼来不及理发，用什么香水也迟疑不决。等柯比来

接她时，她还没完事呢，她害他等了一个钟头。当姑娘的时候，她总是让男孩子们等。帕格彻底治好了她这个毛病，因为海军的社交生活都必须严格遵守时间，他不许罗达给他惹麻烦。巴穆·柯比等候她把自己打扮起来，这件事本身简直是一个美妙的、小小的怀旧举动，像啃香蕉皮似的，是可爱的、孩子气的任性。它几乎使罗达感到自己又变成十九岁了。

但是镜子道出了不同的情况，不过连镜子这天晚上都对她似乎特别友好，照出她那闪闪放光的眼睛、漂亮的面庞、那始终没有改变的非常苗条的身段，她的臂膀从下到上都那么圆滚滚的，那么紧，不像许多女人臂肘以上往往很松弛。她穿着一套粉红色的衣服，大模大样地来到客厅，这套衣服上缀的金纽扣是她为取悦希特勒才特地买的。柯比正坐着看帕格的一份技术杂志。他摘下黑色宽边眼镜，站起来吃惊地喊道："哎呀，你真是太漂亮了！"

"我太不好了，"她说着，挽起柯比的手臂，"磨蹭了这样久，可这是你自找的，整整累了一天，还要约一个老太婆出去。"

歌剧演出《茶花女》[(1)]，他们发现两人原来早就很喜欢这出戏，感到很高兴。后来，他建议去见识见识闻名的柏林夜生活。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不过，既然柏林夜生活是世界谈论的中心，如果亨利太太不介意的话，不妨去稍稍见识一下。

罗达一听这个建议，哧哧地笑起来。"这简直像做一场噩梦，你说是不是？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么一个不体面的建议，我欣然接受，但愿不要传到我的朋友们耳朵里去才好。"

因此，凌晨两点通过里斯本"马布尔海德"号转来的纽约长途电话打到亨利家里时，没有人接。罗达正呷着香槟，看一个丰满的德国金发女郎裸露着乳房，在幽暗的蓝色烟雾中跳来跳去。罗达还不时朝巴穆·柯比博士瞟上一眼。柯比严肃的长面孔上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他叼着一支长烟斗，怀着多少有些厌恶的心情望着这位非常卖力、已经汗水淋漓的

舞女。罗达感到激动和特别震惊，因为除了在美术作品里以外，她从来没有见过裸体舞女。

从这次以后，直到她丈夫回来之前，她跟柯比一起消磨了很多时间。他们去一些不大常去的餐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等帕格一回来，这番没有恶意的小小风流韵事就停止了。

在万湖为巴穆·柯比饯行本来是罗达的主意，但是她让萨丽·福莱斯特出面请客，说她自己已经很好地款待过这位非军人的客人了。她什么也没有说，但萨丽·福莱斯特可能已经觉察到其间的奥妙。尽管华沙还在顽强抵抗，但波兰战争结束在即，因此两位武官觉得可以利用中午的时间做做消遣。柏林一派和平景象，传说连粮食配给也快取消了。拜伦用使馆的汽车送他们到游览区。哈弗尔河畔一片开阔的沙滩上，有些人在阳光下散步，有些人坐在色彩缤纷的大阳伞下面，穿着紧身衣的运动员迎着秋季的微风在那里锻炼。

午餐的时候，福莱斯特夫妇点了菜，配给并不太明显。人造奶油点心吃起来还跟平常一样，是奶油的味道。他们还吃到了味道非常鲜美的比目鱼和很好的羊腿。午饭吃到一半，扩音器突然咔嚓咔嚓响起来，发出嗡嗡的声音，接着传出非常决断、清楚的德语广播：“过几分钟将有最重要的消息向全国广播，请注意收听！”

河边游览区到处播送同样的内容。散步的人都停下脚步倾听，正在远处沙滩上跑步或翻筋斗的运动员小小的身影也突然停止活动。幽雅的皇阁饭店顿时掀起一片激动的低语声。

“你猜想会是什么？”又开始放音乐，播送纤细、柔和的舒伯特的弦乐曲时，萨丽·福莱斯特说。

“我猜想是华沙，”她丈夫说，“想必是结束了。”

柯比博士说：“你估计可能是停战吧？这星期我听到各种关于停战

的传说。”

“啊，要是那样，就太好了。”罗达说，“在战火没有真正蔓延开来之前，就把这场愚蠢的战争煞住！”

拜伦说：“战争已经在进行了。”

“哦，当然，”罗达说着，负疚地微微一笑，“对于可怕的波兰事件，他们总要适当解决。”

“不会停战的。”帕格说。

餐厅外边拥挤的露天咖啡座和大厅里的谈话声越来越高。德国人一个个目光炯炯，手舞足蹈，彼此争论着、笑着，捶着桌子，四面八方都喊着要香槟酒。在播送重要消息之前，扩音器里放了几节李斯特的乐曲，嘈杂声渐渐沉静下来。

“Sondermeldung!（特别消息！）”一经宣布，除了偶然几声餐具碰撞的声音之外，整个餐厅一片寂静。扩音器突然咔嚓响了一下，一个庄严的男中音说了简短的两句话：“元首的最高统帅部发布消息：攻下华沙。”

整个餐厅一片鼓掌欢呼。妇女们站起来跳舞，男人们互相握手、拥抱、亲吻。扩音器里拼命播送铜管乐，先播送*Deutschland über Alles*[(2)]，随后播送*Horst Wessel Lied*[(3)]。皇阁饭店餐厅里吃饭的人，除了这几个美国人之外，全都站立起来。一眼望去，只见沙滩上散步的德国人都站住了脚步，大多数人还伸出手臂行纳粹举手礼。餐厅里有半数以上的人都行礼、唱歌，于是响起一阵不谐调的、粗俗的、带着醉意的国社党党歌的歌声。维克多·亨利朝周围一看，不觉毛骨悚然，他即刻意识到德国人在阿道夫·希特勒指挥下是要大打一番的。随后，他发现了一件多年来没有见过的事。他儿子坐着一动不动，面孔非常冷酷，紧闭着嘴唇，他那双白皙的、关节很明显的手紧握着放在桌上。拜伦从五岁开始就从来不流眼泪，可是现在他竟哭了。

整个餐厅的人都站着，只有这几个美国人依旧坐在那里，大家都用含着敌意的目光望着他们。

“他们是要我们站起来吗？”萨丽·福莱斯特说。

“我不站起来。”罗达说。

招待他们的侍者是一个穿黑衣服的矮胖子，留着一头很长的不打卷的亚麻色头发，在这之前对他们一直很亲切，照顾也很周到，这时却站在那里伸着胳膊大喊大叫，显然在嘲笑这几个美国人。

拜伦什么人都没有看见，他只看到沟渠里泡得胀腾腾的死马，一排排被炸坏的楼房上钉着一块块黄色胶合板，校园里周围开满了红花的石鹅，一个穿紫丁香色衣服的小女孩从他手里接过一支钢笔，以及夜里教堂尖顶上空闪烁的橘红色照明弹。

歌唱完了，德国人又鼓掌欢呼了一阵，然后相互祝酒。弦乐奏起饮酒歌来，整个餐厅欢快地拼命唱道：

你呀，你在我的心坎里，

你呀，你在我的灵魂中……

拜伦害怕听到这支歌，害怕回想起他从华沙火海中逃生不过六小时以后，为了填饱肚皮和讨一杯啤酒，竟跟着德国士兵一道唱起这支歌来。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你竟不知道，我对你一往情深。

侍者开始撤美国人桌上的杯盘，弄得杯盘叮当直响，酒和残汤溅得

到处都是。侍者还用臂肘顶撞他们。

“请你留点儿神。”福莱斯特上校说。

侍者照旧毫不客气地胡乱收拾着。当他用盘子碰着萨丽·福莱斯特的头时，她轻轻叫了一声。

帕格对他说：“哎呀，去叫你的头头儿来！”

“头头儿？我就是领班，我是你的头头儿！”侍者哈哈大笑着走开了。脏盘子依旧留在桌上，桌布上留下红一块、黄一块的湿漉漉的水渍。

福莱斯特对亨利说：“最好还是走吧。”

“哦，越快越好！”萨丽·福莱斯特说，“付钱吧，皮尔，付完钱咱们就走。”她拿起钱包。

“咱们的点心还没有来呢！”帕格·亨利说。

“真该揍这个侍者一顿屁股。”柯比博士脸都气歪了。

“我去！”拜伦说着，准备站起来。

“千万别这样，孩子！”福莱斯特上校拉住他的后背说，“他正盼望出事，我们可不能惹麻烦。”

侍者从他们旁边经过，朝另外一张桌子走过去。亨利喊道：“我请你叫你们的头头儿来！”

“您不是很着急吗，尊敬的先生，”侍者嘲笑地说，“那您最好走吧，我们餐厅里很忙。”他断然转过身去，背对着亨利，走开了。

“站住，回来！”

帕格没有喊叫，也没有咆哮，他只是用冷峻、锋利的命令口吻，压住了餐厅里的一片嘈杂声。侍者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去叫你的头头儿，马上就去！”他直勾勾地盯着侍者的眼睛，表情严肃、认真。侍者

的神色变了，他朝另一个方向走去。附近就餐的人盯着他们，窃窃私语起来。

“我想咱们还是走吧，”萨丽·福莱斯特说，“犯不上找麻烦。”

侍者很快就来了，背后跟着一个秃头、长脸的高个子，穿着一套大礼服，露出很匆忙、很不友好的神情说：“什么事？您有什么意见？”

“我们是美国人，都是武官。”帕格严肃地说。“你们唱国歌，我们没有起立，我们是中立国人员。这个侍者想寻衅，”他指着桌子，“他故意乱来，弄得很脏，讲话很不客气，还撞了这几位女士。他的举动很卑鄙。告诉他，叫他规矩点儿，最好给我们换一块干净桌布，好上我们的点心。”

维克多·亨利突然讲出这些话时，那头头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在亨利的逼视下，他迟疑起来，望望周围就餐的人，随后即刻朝侍者大发雷霆，在空中挥动着双臂，脸涨得通红。他恶狠狠地发了几句脾气，然后转身对帕格·亨利深深鞠了一躬，冷冷地说：“一定好好招待你们，我向您道歉。”说完就匆匆走开了。

接着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侍者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态度，简直一点儿也不差，丝毫没有发火、抱怨或懊恼的痕迹。这件事后来就被忘掉了，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很快就把盘子收走，换上了干净台布。他微笑，鞠躬，开几句小玩笑，还尽量不让杯盘弄出响声来。要不是他的脸涨得血红，他就跟当初招待他们的讨人喜欢、态度和蔼的德国侍者一模一样了。他们在叫饭后点心时，他笑嘻嘻地频频点头，说着关于热量的俏皮话，热心地向他们推荐各种甜酒和烈性酒，笑着鞠了一躬，然后才匆匆地走开不见了。

“我可不待在这里。”福莱斯特上校说。

“可我们的点心还没吃呢。”帕格说。

“干得太好了，”柯比对帕格·亨利说着，很特别地朝罗达瞟了一

眼，“干得太漂亮了！”

“哎，帕格有他的办法。”罗达爽朗地微笑着说。

“不错，爸爸！”拜伦说。维克多·亨利匆匆看了他一眼，流露出对他很满意的神情。

美国人很不自然地匆匆忙忙吃着点心，只有维克多·亨利吃他的果馅儿饼，喝咖啡的时候很随便。他打开一支雪茄，侍者连忙跑过来给他点烟。

“我看我们可以走了，”他说着，喷了一口烟，“时间都浪费掉了，上校跟我都在欺骗美国政府。”

当天晚上，很晚吃过晚饭以后，他们在草地上喝咖啡。罗达说：“我看你带回家许多工作，我本来以为我们能去看埃米尔·扬宁斯的新片子呢，不过我可以带一个女孩去。”

“去吧，我可不是埃米尔·扬宁斯的影迷。”

罗达喝完咖啡，留下父子俩坐在幽暗的夜色里。

“勃拉尼，报告写得怎么样了？进行得如何？”

“报告？啊，不错，报告。”拜伦坐在椅子上，往前弯着身子，分开两腿，胳膊肘放在膝上，握着双手。“爸爸，我有点儿事想问您，我如果参加英国海军或皇家空军，您觉得怎么样？”

维克多·亨利眨了眨眼，沉吟了片刻才回答。“你是想去打德国人，我猜对了吧？”

“我在华沙过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用处。”

“这可是你的一个大变化呀！不过，我觉得当职业军人现在已经过时了。”

“不是作为职业。”

帕格坐在椅子上，朝前弯着身子，一面抽烟，一面看自己的双手。拜伦老爱伸开两腿，仰靠在椅子上，这时却在模仿他父亲。他们俩的姿势看起来一模一样。“勃拉尼，我想盟国不会跟希特勒搞秘密妥协，可万一他们订了秘密协定呢？那就肯定会展开和平攻势。假设你参加英国军队，很可能因此失掉你的国籍，这会给你带来一系列困难。而且等战争一结束，怎么办？那你就该整天跟空洞的公文没完没了地打交道。为什么不等一等，观望观望再说呢？”

“我也这样想。”拜伦叹了一口气，朝椅子上一靠。

帕格说：“我倒不想给你这种值得钦佩的冲动泼冷水，不过当前最好还是在我们海军里担任一些积极的工作，并且——”

“不了，谢谢。”

“你听我说完，你已经被任命为军官，如果一旦发生战争，那些现在在海上的预备役人员将会得到最好的职位，你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得到提升。战争时期，你跟军官学校毕业的人待遇一样。”

“那样的话，我得在里边待好几年。可是，到战争结束以后呢？”

“你反正没有别的事可做。”

“我往锡耶纳给杰斯特罗博士写了一封信，我正在等候回音。”

父亲不再提这件事了。

罗达去看埃米尔·扬宁斯主演的影片，但她先办了一些别的事。她半路用车把巴穆·柯比博士从旅馆接出来，送他到滕珀尔霍夫机场。其实完全不必要，因为柏林出租汽车很方便，但她提出来要送，柯比也接受了。也许她就是告诉丈夫，为表示礼貌，她对客人最后再关心这么一次，也未尝不可，但是她并没有对丈夫讲。

在汽车里，他们俩几乎没有讲话。她把车停下，自己到咖啡馆的休

息厅，让他去办理登记手续。她如果碰上熟人，就必须对这件事做出解释，并且编出一套关于她丈夫的事情来。但是，她并不担心，只感到一种又苦又甜的兴奋情绪。她对所做的这一切一点儿不感到负疚，她并没有不好的意图。她喜欢巴穆·柯比，一个男人对她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也喜欢她。事实上，这是一段名副其实的战争年代的小小罗曼史。双方彼此彬彬有礼到可笑的程度；这是抑郁的火花，幻术般出其不意地闪现一下，即刻就永远消逝了。这和当初她跟基普·托莱佛酒后失态，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毫无相同之处。

“我想，就是这里吧。”柯比说着，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他头发斑白，脸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每次总这么神经质地往椅子上一坐，她总觉得这动作显得特别孩子气。他们四目相视，一直到端上饮料来。

“祝你幸福。”他说。

“哦，好，我有过幸福，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她呷着代基里酒[(4)]说，“你要去里斯本的联运票，他们给你办了吗？”

“办了，不过泛美航空公司的特快客机很挤，我可能要在里斯本停留几天。”

“我希望有机会去一次，我听说里斯本正在成为欧洲最繁华的城市。”

“来吧。”

“啊，巴穆，别拿我开玩笑了。哎呀，我应该叫你弗莱德，是不是？可我一直想到你是巴穆。弗莱德，叫弗莱德的人太多了，你并不是因为叫弗莱德才引起我注意的。”

“那太奇怪了。”他呷了一口威士忌苏打水。

“怎么？”

“安妮叫我巴穆，她从来不愿意叫我别的名字。”

罗达转动着酒杯的杯脚："我要是认识你妻子就好了。"

"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巴穆，你觉得帕格怎么样？"

"嗯，他可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工程师懊恼地噘起嘴，"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安排他在这里好像有点儿不合适。坦白地说，他是一个心胸相当狭窄的老水手。但是，我不了解他。他的头脑很敏锐，他在那次宴会上可吓了我一跳，他对侍者来那么一手相当不简单。他确实是一个很难叫人理解的古怪人。"

罗达笑了："你说得太对了。经过这么多年，我自己对他了解也不怎么透。不过，我觉得帕格的确有点儿太简单，甚至太迂腐了，巴穆。他是一个爱国者。他不是非常容易相处的人，头脑简单得太过分了。"

"他是一个爱国者呢，还是一个职业海军军官？这是两回事。"

罗达歪着头，笑起来："那我就说不准了。"

"我对他了解越多，就越敬重他。"柯比望着他那双紧握着杯子的大手，皱了皱眉头，"你听我说，罗达，最主要的是，我是一个正派人。就算我这么说吧，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安妮去世以后，我一直郁郁寡欢，是你使我重新活跃起来，我很感激你。你不会生气吧？"

"别讲傻话了，我也很高兴，而且你明明知道我也高兴。"罗达从皮包里拿出一块手帕，"不过我会难过一两天，该死！"

"为什么？我以为你会很满意呢。"

"哦，别说了，巴穆。谢谢你请我喝酒，你最好上飞机去吧。"

"好了，别难过。"

她对他笑了，她的眼眶里满含着泪水。"我很好，亲爱的。过一段时间你就给我来一封信吧，普普通通随便写几句，好让我知道你还活

着，而且过得很好。我希望你能这样。”

“我当然会写的，我一回到家就给你写信。”

“真的吗？那太好了！”她用手帕揩了揩眼睛，站起来，“再见！”

他也站起身来，说：“他们还没有报我的飞机呢。”

“没有吗？可是我当司机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分手吧。”他们走出休息厅，在静悄悄的机场上握别。战争使机场停止了工作，许多部门的灯都黑了。罗达紧紧握了握柯比博士的手，踮起脚，吻了一下他的嘴唇。踮起脚去吻一个男人，多少总是一桩非常奇怪的事。她张开嘴。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一次告别。

“再见，祝你旅途愉快。”她匆匆离去，在拐角的地方连头也没有回。她看过许多埃米尔·扬宁斯主演的影片，因此跟帕格谈他主演的片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拜伦总算开始写关于他在波兰冒险之行的那份报告了。维克多·亨利看他写好的五页枯燥无味，只好强压下怒火，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他记得拜伦讲过的每一件事，一句句向他的文书口授。第二天，儿子读着这长达十七页的成果，非常吃惊。“哎呀，爸爸，你的记忆力可真了不起呀！”

“你拿去按照你的意思定稿吧，事实一定要弄得准确无误，把你自己的东西也加进去，星期五交还给我。”

维克多·亨利把修改好的报告交给海军情报部，但是忘记送一份给总统了。

这是一个萧瑟的秋天，柏林几乎一派和平景象。拜伦在绿林区过着闲散的生活，硬着头皮一本又一本地啃莱斯里·斯鲁特开的书目上的图书。每星期，他跟父亲打三四次网球。他网球打得很好，但是帕格刻苦、顽强，起初把他打败了。拜伦吃得好，加强了锻炼，又有充足的阳

光，变得身强力壮，不再那么面黄肌瘦，球也打赢了。为此，帕格跟他都感到高兴。

一天早晨，他来到大使馆里父亲的办公室，看见地板上放着一只捆得很仔细的大旅行包，贴着他亲笔写的标签，旅行包里装着他留在华沙的衣服、鞋和衬衫。这件小事足以说明德国方面的工作效率相当惊人。但是，他拿到这些衣服，心里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德国人很崇拜美国式的服装。他简直变成很时髦的人了。每当这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下楼来到大厅，不管他穿什么式样的衣服，大使馆里的德国姑娘总要盯着他看。他那一头深棕色的头发闪着红光，面孔清瘦，每当他若有所思地微笑时，那对蓝湛湛的大眼睛就睁得更大了。拜伦并不去理睬姑娘们自作多情的顾盼，他每天早晨等信，可是总不见从锡耶纳有信来。

十月初，元首准备在国会发表演说，向英法提出和平倡议。宣传部在克洛尔歌剧院为外国外交官员划出很大一片座位，帕格把他儿子也带去了。拜伦经历了华沙之围，后来又读了《我的奋斗》，他在心目中把阿道夫·希特勒当成卡利古拉[5]、成吉思汗、伊凡雷帝[6]之类历史上的巨人。等希特勒本人往讲台上一站，他不觉吃了一惊。希特勒不过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矮胖子，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灰色上衣，黑裤子，提着一只红色的公事包。拜伦觉得他像一个扮演创造历史的伟大而可怕的人物，但是演得很蹩脚的二流演员。

希特勒这次用一种很平常的、通情达理的声调讲话，完全像一位年长的政治家。这位德国领袖，在这种清醒状态下，居然满口谎言，讲得十分荒唐、可笑。拜伦不断朝四下张望，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反应。但是，德国人都坐在那里，一个个板着面孔。就连外交官们也只是偶尔动动嘴唇，那也许是嘲讽的表示。

这个穿灰色上衣、身材不高的人说，强大的波兰进攻德国，并企图把德国消灭掉，勇敢的德国士兵并没有被突然袭击打垮，他们已经对这种野蛮侵略行径给予了应有的惩罚。一场严格控制在只攻击军事目标的

战争，正经获得了闪电式的彻底胜利。华沙以外的波兰平民，遵从他个人的命令，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没有遭到任何损失或伤害。还是遵从他的命令，德国司令官要求波兰当局撤退他们的公民，并发给他们护照，波兰人却怀着罪恶目的，坚持把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留在城市。

拜伦认为他这些厚颜无耻的谎言分明是掩人耳目。关于撤退华沙的妇女、儿童问题，所有中立国家的外交人员曾竭尽全力协商了好几个星期。德国人甚至从未予以答复。拜伦认为《我的奋斗》本身就是满纸弥天大谎，他知道德国追随这个疯狂的撒谎大家已经多年。但是，此刻希特勒撒谎事小，主要是中立国人员已经了解到事实真相，全世界的报纸也为他们提供了情况，希特勒这些谎言就失去了意义。那么，希特勒究竟为什么要讲这些不攻自破的胡话呢？他这次大概是专门讲给德国人听的。但是，果真如此的话，希特勒在演说中讲到向英国和法国“伸出和平之手”时，态度为什么如此温和？为什么为外交官员保留了这么多座位？

“的确，如果四千六百万英国人要求统治四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希特勒用非常温和、和解的语调说着，手心向外，举起双手，“四千二百万德国人要求和平耕种历史上本属于他们的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无可厚非。”他这是指他在欧洲中部建立的新秩序，以及扩张了的第三帝国。他说，英法如果同意维持现状，就可以谋求和平。他还暗示，如果能将德国过去的老殖民地归还德国，那就更好。元首在结束演说时，又故态复萌，咆哮，嘲讽，挥动着双拳，攥着拳头伸出一根指头指着天空。当他描绘大规模战争的恐怖时，他用双手拍着屁股，说他害怕这场战争，并且说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赢得战争的胜利。

当天夜里，帕格·亨利在他的汇报中写道：

> 希特勒气色很好，他显然具有一级恢复能力。也许战胜波兰使他的身体强壮了些。总之，他不再显得憔悴，气色好极了，背不

驼，声音很清楚，也不沙哑。而且，至少他这次演讲时，声音非常愉快，步履轻快、有弹力。如望此人健康状况恶化，将是可悲的错误。

演说讲到谁发动了波兰战争，以及德国人对和平居民所采取的有效措施等等，没有新鲜货色。而且，身为元首，居然撒下弥天大谎。他这些谎言大概是讲给国内的人听的。他的德国听众看起来很相信他的话，但很难捉摸他们的真实想法。

今晚，电台围绕“伸出和平之手”的倡议大做文章。显然，我们将不断听到“伸手”这个词，可能直到战争结束，尽管这种说法他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提过了。他这一倡议是可信的。盟国一旦接受这项建议，德国将获得半个波兰，作为这场闪击战轻易取胜的代价。同时，毫无疑问，德国还将收回世界大战前原属于它的殖民地，用以奖励其武装力量所具有的完美的骑士精神。希特勒对提出最荒唐的建议向来不觉得丢脸，而且这些建议都被采纳了。那么，再做一次尝试又有何妨呢？

至少，如果他获得了他所建议的停战与和谈，那么毫无疑问，英法舆论将会缓和、放松。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一喘息时机整顿萧条的工业力量，以便最后摊牌。总之，这是一篇很聪明的演说，这位领袖摆出高姿态，而且似乎具有一种魔力。我能找到的唯一缺点是，讲话显得枯燥、杂乱。即使是这一点，也可能是有意的。希特勒今天已经不是当年的一个疯狂的纵火犯，而是一位欧洲颇有见地的政治家了。他除了具有其他才能之外，还是一位天才的杂耍演员。

帕格让拜伦也写下他对这次演讲的看法。拜伦给他半页打字纸，上面写道：

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希特勒仍旧贯彻他在写《我的奋斗》时的

那些思想。他在这本书里谈到战争宣传的一章中说，群众像“女人”一样，凭感情、意气用事，你要对他们讲话，就比如对一个最愚昧无知的人，这样才能收到广大听众心悦诚服的效果。他的演说通篇都是连十岁的半无知的德国孩子都骗不过的谎言，他的和平建议也是德国总掠夺计划的组成部分。大概希特勒把其他国家也看成跟他自己的国家一样，否则，我实在无法理解他这篇演说。我到今天才理解希特勒多么瞧不起他的人民，他认为他们极端天真而又愚蠢。他们追随他，爱他。我有什么资格指责他不正确呢？

他父亲觉得这段话写得不坏，就在括号里注明“这是一个年轻的美国观察家的评语”。

以后的几天里，德国电台及报纸大肆宣传。意大利和日本也把元首吹捧成空前伟大的和平使者，一股强大的和平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方和美国。但是，“丘吉尔一类的”战争贩子企图扑灭各国人民对元首伸出和平之手的热烈反响。他们一旦得逞，随之而来的将是空前残酷的大屠杀，他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帕格从中立国驻柏林情报机构获悉，法国有人想从中斡旋，以便终止战争，但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当真相信希特勒的讲话。关键还是承认事实，或继续打下去。

正当各种传说纷纭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闪电式的惊人消息：一艘德国潜艇居然潜入苏格兰北部斯卡帕海湾英国船只停泊区内，击沉“皇橡”号战列舰，并安全返航！

新闻影片里出现的是严肃的、脸胖胖的元首和一个神经质的、板着面孔、头发向后梳的年轻人——海军少校普伦握手的镜头。英国海军部的报告中非常遗憾地称赞了普伦的技术和勇敢，这一报告使纳粹宣传部忘乎所以，写这一报告的正是丘吉尔本人。戈培尔的广播电台宣称，“皇橡”号沉没对和平是一大贡献，因为这么一来，将会更加认真考虑元首的“伸手”倡议。

为中立国家的武官与普伦会见安排了一次小型招待会。维克多·亨利把儿子的名字也列入名单，军衔是美国海军少尉，拜伦因此收到一份请柬。父子俩在出席招待会之前，先到格罗克中校的寓所吃便饭。格罗克住在一幢窗户凸出在墙外的老式房子的四层楼上，一套房间又黑又小，没有电梯。房间里笨重的家具摆得乱七八糟，简直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吃饭时，只有咸鱼和土豆，但烧得很好，拜伦觉得很可口。他本来以为格罗克一家都很讨厌，但发现他们很家常。话题转到拜伦在波兰的那段经历时，主妇倾听着，露出一副不愉快的、慈祥的表情。“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谢天谢地，总算过去了。但愿只有和平，真正的和平，我们不要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毁了德国，再来一次战争，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彻底毁灭了。”

罗达说：“战争太可怕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想要战争，可是我们在这里偏偏碰上这种麻烦。”

格罗克问维克多·亨利：“你看怎么样？盟国会考虑元首这个非常合理的建议吗？”

“你是要我讲漂亮话，还是真想知道一些情况？”

“不要讲漂亮话，维克多，跟我不要讲漂亮话。”

“那好。德国只有摆脱希特勒和他的统治，才能获得和平。你们甚至还能保持你们既得的一切，但是他那一伙必须下台。”

格罗克和他的妻子在烛光下彼此交换了眼色。“那是没有希望的，”他摆弄着空酒杯说，“如果你的人民不愿了解德国，那只好打出一个结果来。你不了解一九二〇年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那种制度再延续几年，那就不可能有海军，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什么也不可能有，德国就完蛋了。亏得他站出来，使德国恢复了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你们有一位罗斯福，我们有他。维克多，你知道，我在纽约一家游艺俱乐部，听见有人把罗斯福称作发了疯的瘸腿社会主义者。有千千万

万人恨他，对吧？我不是一个纳粹，我从来不认为希特勒是百分之一千的正确。可是，该死，他偏偏是胜利者！他跟罗斯福一样，把事情都对付得很好。你想让我们把他摆脱掉？首先，这根本不可能，你知道什么是政体。即使可能，我们也决不那么做。但和平还是有可能的，那就要靠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我们的希特勒。”

“那是谁呢？”

“你们的总统。英法眼看就要垮了，要不然他们会在九月份发动进攻。他们几时才会重新遇上这种机会呢？他们能够坚持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感到有美国做他们的后盾。只要你们的总统明天对他们说一句话——‘我不支持你们反对德国’，那世界大战在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将会有百年的繁荣昌盛。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们的总统也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来保证日本不敢从背后猛扑过来。”

维克多·亨利已经不止一次想到这种情况：他和格罗克在“不来梅”号上的会晤绝非偶然。“我看，咱们该去出席招待会了吧。”他说。

海军少校普伦正在一一迎候衣冠楚楚的武官们。轮到拜伦时，普伦露出吃惊、好奇的神色。“你很年轻，”他仔细打量着拜伦的脸和他那身剪裁得很合身的黑礼服，一面和他握手，一面用德语说，“你是在潜艇上吗？”

“不是。也许，我应该是。”

普伦非常迷人地一笑，而且突然特别热情地说：“啊，这对你最合适不过了，只是你还得再结实些。”

穿蓝制服的水兵把椅子排好，准备讲话。潜艇艇长讲话非常坦率，这使帕格·亨利大吃一惊。毫无疑问，普伦是在没有月色的黑夜，趁平潮浮出水面潜入港口的。这是料想得到的。但是，普伦根本无权把德国空军在空中拍摄的港口入口情况的照片给大家看，并对港口障碍进行分析，这等于把他们搜集情报的具体办法，向英国人和盘托出。它同时也

泄露了德国侦察摄影的技术情报，这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它将是下次写汇报的一个重要内容。

拜伦跟他父亲一样，仔细倾听着，生动的细节吸引着他。普伦德语讲得很慢、很清楚，拜伦能听懂他讲的每一个字。他仿佛看见黑夜里微弱的北极光映出潜艇的轮廓，湿漉漉的前甲板上反射出红色和绿色的光点，把艇长急得半死。他甚至看到岸上的汽车前灯在黑暗中突然一闪，正好射到舰长室，他也感到眼花缭乱。他看见前面有两艘深灰色的军舰，潜艇减低速度，准备发射四枚鱼雷。他听见斯卡帕湾冰冷、乌黑的海水冲击着船身。当鱼雷仅仅命中一艘军舰时，他甚至跟德国人一样感到失望。

这之后才是故事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普伦不但没有立刻逃跑，反而在皇家海军停泊区的海面上缓缓地兜了一个大圈，以便重新装鱼雷。英国并没有因为遭受鱼雷袭击而发出海下警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斯卡帕湾内会出现德国潜艇，而“皇橡”号战列舰把受到鱼雷袭击一事误认为军舰内部发生爆炸。因此，普伦才有可能冒险发射第二轮的四枚鱼雷，并获得成功。

“这次我们命中了三枚，”普伦说，“以后的事你们都清楚了。我们击中了火药库，‘皇橡’号几乎立刻就沉没了。”

他并不感到高兴，但也不为九百名英国水兵丧生而感到遗憾。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且他在执行这次夜间任务时死去的可能性比那些英国水兵更大。他很可能落入陷阱、触礁或被水雷炸得粉碎。拜伦也这么想。普伦出海去，完成了任务，回到家里，他在这里非常认真、内行、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的故事。这里不是华沙，也没有公路上被炸死的马和孩子。

帕格和儿子在灯火管制的一片蓝色灯光下，沿着荒凉的街道缓缓地驱车回家。他们没有谈话。当汽车拐到他们那条街上的时候，拜伦说：“爸爸，你曾经想到过上潜艇吗？”

父亲摇摇头："他们那些人都是怪人。等你一上潜艇，你就会发现这工作可不简单。这位普伦很像我们自己的海军潜艇员，有时我简直忘记他讲的是德国话。"

"如果我应召入伍的话，"拜伦说，"我想，我会选择当潜艇员。"

汽车在房前停下。帕格·亨利一只臂肘倚着方向盘，在仪器板微弱的反光下望着他儿子，露出一丝苦笑。"你不可能每天击沉一艘战列舰。"

拜伦板起脸来，非常严厉地说："你认为我是为了这个吗？"

"要知道，"帕格说，"做潜艇员对身体要求可特别严格，他们会让你在学校受严格的锻炼。不过，要是你真感兴趣的话——"

"不，谢谢，爸爸。"父亲说服他的时候，他笑了，并且耐着性子摇了摇头。

维克多·亨利常常想再谈谈潜艇员这个话题，但怎么也引不起儿子的兴趣了。

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跟拜伦一起参观船坞和工厂。德国驻美国武官曾提出参观要求，出于礼貌，自然也要回请一番。帕格·亨利觉得跟儿子一道旅行很愉快，遇到不方便的地方，拜伦可以将就；恼火的时候，他开玩笑；遇到紧急情况，比如飞机票订满了、误了火车、行李找不到了，或是旅馆的预订单丢失了，他都能随机应变。帕格自以为很有办法，拜伦却比他父亲更胜一筹，他能用一种从容的态度化险为夷，把失物找回来，说服工作人员或售票员想办法。在跟工厂主、企业主和船坞主吃饭的时候，拜伦能一坐就是两个小时，面带笑容，一言不发，只有跟他讲话时，他才简单而又得体地回答一两句。

"你好像对这很感兴趣。"他们那天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参观了埃森市的克虏伯工厂，在雨夜非常疲倦地驱车返回旅馆时，帕格对拜伦说。

“这确实很有意思，比大教堂、宫殿和民间的风土人情都有意思得多。”拜伦说，“这才是令人担忧的德国。”

帕格点点头：“不错，德国的工业设备正是希特勒指向世界的一支枪，有必要进行研究。”

“而且是一支相当有分量的枪。”拜伦说。

“太叫人放心不下了。”

“爸爸，跟盟国相比怎么样？跟我们自己相比呢？”

尽管克虏伯工厂派出送他们的轿车里有一块玻璃挡板，把他们与司机隔开，但帕格还是感到司机正聚精会神地侧耳倾听。

“问题就在这里。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业设备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希特勒目前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为我国并没有把工业作为武器的愿望。如果没有人阻止，德国可以凭它的工业力量控制世界。他既有手段，也具备这种愿望。亚历山大征服世界时，马其顿并不算大。巴西可能相当于德国的四倍，潜力是德国的十倍，但是真正算数的是目前所具备的能力和愿望。从理论上讲，我始终认为英法两国联合起来，还是能够战胜他们的。从理论上讲，普里摩·卡纳拉应该击败乔·路易斯[7]。希特勒准备干一下，因为他认为能战胜他们。这是较量双方工业能力的根本办法，不过总有些危险性。”

“那么，也许现在到处都是战争，原因就在这里，”拜伦说，“是工业生产能力的较量。”

“那也不尽然，不过这是主要的。”

“我确实受益不浅。”

帕格笑了。拜伦每天晚上都在旅馆里勤奋攻读黑格尔的著作，常常不合书本，睡上一两个小时。

“黑格尔的著作，你读得怎么样了？”

“刚刚开始懂得一点儿。我简直不能相信，不过他好像比希特勒还疯狂。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教员说他是一位大哲学家。”

“也许他的著作对你来说太深奥了。”

“也许，不过问题是我觉得我了解他。”

到达旅馆时，脸色阴沉而傲慢的司机给他们打开车门，狠狠地瞪了拜伦一眼。拜伦回忆了一下自己说过的话，决定今后小心，不能随便说希特勒是疯子。他估计司机不可能是大逆不道的黑格尔派。

英法宣布拒绝元首伸出的手，从而激怒了德国电台。几天之后，突然从外地到了一批航空邮件，其中有一封是埃伦·杰斯特罗寄来的。寄给使馆的邮件，按规定是不经检查的，但谁也不相信这一点。信件每隔一两个星期就突然来一大包。红绿相间的一个意大利航空信封上，胡乱地盖着紫红色、黑色和红色的邮戳。杰斯特罗博士还是用旧打字带打字，说不定还是原来那条打字带。拜伦觉得他太心不在焉，而且办事也太笨手笨脚，如果没有人替他换打字带，他会一直用旧的，用到最后打到纸上完全等于空打了。拜伦不得不把信拿到很强的灯光下，才勉强辨认出来。

亲爱的拜伦：

娜塔丽不在这里，我收到她从伦敦写来的一封信，她将设法回到锡耶纳来，或者至少做短期逗留。从私心出发，我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她不在，我实在感到束手束脚。

现在谈谈你的事。我不愿鼓动你回来。我不阻拦娜塔丽，因为老实说，我需要她。在她那方面，她也感到她对不中用的叔叔有责任，这是血统的联系，使人有一种非常甜蜜、安适的感觉。你却没有这种义务。

如果你来了，而我又突然决定离去或被迫离开（这种可能性是

随时存在的），想到你费力破财，徒劳往返，我会多么不安！我当然非常希望你来这里，但是我又必须节省开支，不能负担你从柏林到这里的旅费。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到意大利（我总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我很希望和你面叙。

同时，我应该对你的关心表示感谢，尽管你的关心很可能和想了解娜塔丽的行止有微妙的联系，我还是应该感谢你。而且，为你着想，我还要劝你忘掉锡耶纳、君士坦丁，忘掉杰斯特罗一家吧。

感谢你为我的侄女所做的一切。我从她的信中知悉，你救她脱险，甚至救她一命，你给我的短简却那样谦虚，竟只字未提。我多么庆幸你与她同行！

请向你的双亲致以最热切的问候。我曾经和你父亲在电话里做过简短的交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你忠实的埃伦·杰斯特罗

十月五日

当天晚上，他回到家里，父亲正坐在门厅面对花园的一张躺椅上。他朝父亲看了一眼，就走开了。帕格双手捧着一杯威士忌苏打水，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拜伦回到自己房间，埋头啃黑格尔的著作和他那难于理解的“精神世界”，一直啃到晚饭时分。

维克多·亨利皱着眉头，沉默不语。罗达始终忍耐着，一直到上冷食，她才戳着冰激凌说：“好了，帕格，到底怎么回事？”

帕格阴郁地朝她看了一眼：“你没有看那封信吗？”

拜伦觉得母亲的反应很特别，她直起腰，目瞪口呆。

“信，什么信？谁写来的？”

帕格对拜伦说：“你把我梳妆台上那封信拿来给你母亲。”

“我的天，”罗达看见拜伦拿着一个粉红色的信封下楼时，急切地说，“原来是梅德琳写来的！”

“你以为是谁写来的？”

“我的天，我怎么会知道？看你的神气，我还以为是德国秘密警察或是什么人写来的呢。真是这样，帕格。”她仔细把信看了一遍，“怎么？这里边有什么不是吗？加得相当多呀，二十美元一星期。”

“你看看最后一页。”

“我看了。啊，我明白你指的什么了！”

“十九岁的年纪，”帕格说，“就居然在纽约有她自己的住宅了！我当初让她离开学校，真是庸人自扰。”

“帕格，你到这里时我就对你说过不行了，她不能再注册了。”

“那她也该尽量试一试。”

“不过，梅德琳没关系，她是一个好孩子，跟你一样严谨。”

“可是现在一打仗，”帕格说，“整个世界都要四分五裂了。一个女孩子，干什么能挣五十五美元一星期？这相当于一个有十年军龄的少尉的收入。这太荒唐！”

罗达说：“你总是把梅德琳当孩子。我想，她大概是跟你开玩笑，惹你生气了。”

“我真希望我能回到她那里去，在她四周好好看看。”

罗达用双手的手指敲着桌子说：“你要我回去跟她在一起吗？”

“那需要一大笔花费。要是有政府许可，那又是一回事，可是——”帕格转向拜伦说，“你打算回去，是吧？也许你能在纽约找到一份工作。”

“说实在的，我正要跟您谈这件事。我也收到一封信，杰斯特罗寄

来的，我准备去锡耶纳。”

“是吗？”

“是的。”

“真的吗？”

“真的。”

沉默。

罗达说：“咱们还是再商量一下，好不好，勃拉尼？”

“那个女孩子在那里吗？”帕格说。

“不在。”

“她回美国了？”

“没有，她准备想办法从伦敦去锡耶纳。”

“你打算怎么走？”

“坐火车，到米兰和佛罗伦萨有定期的火车。”

“费用怎么办呢？”

“我有足够的路费，我把挣的钱差不多全部攒下来了。”

“你准备去做什么呢？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去对一座意大利的山城进行调查研究吗？”

“如果征我服兵役，我就走。”

“你真是胆大包天，要是发现你不去，海军部非抓你回来，关你几年禁闭不可。我为你感到荣幸，勃拉尼，随你的便吧！”维克多·亨利咳嗽了一声，卷起餐布，离开饭桌走了。拜伦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脸色苍白，下巴的肌肉直抽动。

罗达知道跟她儿子谈也无用。她到楼上自己的化妆室，从贴身衬衣下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撕得粉碎。

---

(1)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1813—1901）创作的歌剧，剧情取自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

(2) 德语，歌名，《德国至上》。

(3) 德语，歌名，《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4) 一种由朗姆酒、柠檬汁和糖调制成的鸡尾酒。

(5) 卡利古拉（37—41），罗马皇帝。

(6) 伊凡雷帝（1530—1584），俄国第一个沙皇。

(7) 两人都是拳击手，卡纳拉是1933年的世界冠军，后为路易斯所击败。

第十七章

静坐战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假”战争

华沙陷落之后到挪威事件之间这段为期半年的沉寂，在西方被称作“假”战争，这是援引一位美国议员的用语。我们称它为Sitzkrieg或“静坐战”，这是针对Blitzkrieg[(1)]的俏皮话。从英法方面讲，这种说法可能是适当的。在这段喘息时期，他们的确对自己的军事力量丝毫没有加以改善，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坐着，预言我们要遭到失败。

这段微妙、晦暗的时期刚刚开始，元首就向国会做了“伸出和平之手”的演说。他这次演说也和他的其他政治活动一样，经过精心策划。如果当初盟国轻信这一演说，我们很可能会发动震惊西方的十一月进攻。华沙陷落后，希特勒对此已经做了安排，我们也积极进行筹划。目前西方政治家对元首已经产生了某种戒心，他们的反应使人感到失望。但这毕竟关系不大。由于气候恶劣，以及供应问题无法解决，急躁的元首不得不一再推迟行动日期。于是，袭击法国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只是不断变更日期和战略。进攻日期总共推迟了二十九次，同时准备工作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继续进行。

在我们草拟Fall Gelb（即进攻法国的黄色方案）的时候，我们参谋部最喜欢阅读法国报纸和军事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学术文章。文章说我们即将屈服于经济压力，我们觉得这些文章很可笑。事实上，我们的经济

第一次开始真正上升。我们获悉，巴黎的生活比战前活跃、轻松。英国首相张伯伦反映了西方的想法，说："希特勒错过了大好时机。"在这被迫拖延的半年时间里，尽管元首大本营无休止地干扰，德国军火工业生产依旧开始上升，一个袭击法国的完善的新战略方案终于出笼了。

在芬兰的骚乱

苏联进攻芬兰使静坐战时期暂时活跃起来。

斯大林在与里宾特洛甫谈判签订协定以后，始终不变的政策是，趁我们与民主势力作战之际，尽一切可能扩张领土，巩固他的地位，以便与我们最后摊牌。希特勒为了腾出手对付西方，已经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境内的大片土地让给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像俄国沙皇或布尔什维克其他统治者一样，贪得无厌。这时是他吞并卡累利阿地峡和控制芬兰湾的大好时机。当他的使者对骄傲的芬兰人进行威胁，企图霸占这片领土而宣告失败时，他决定诉诸武力。芬兰的主权当然遭到了蹂躏。

但是，使全世界震惊的是，苏联统治者竟因为进攻进行得很糟而陷入困境。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红军大丢其脸，在芬兰竟暴露出他们原是一批装备和训练极差，指挥力量也很薄弱的乌合之众，连一个训练有素但是弱小的敌人都不能战胜。这可能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清洗大批军官的结果，也可能是俄国人传统的低能，加上布尔什维主义的有害影响，或者是斯大林故意调遣最蹩脚的军队。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芬兰确实英勇击退了斯拉夫侵略者，苏联始终未能从军事上击败他们。最后还是用俄国传统打法，为数不多的芬兰保卫者终于淹没在强大的炮火之中，沐浴在斯拉夫人流下的血海里。这样，斯大林的愿望实现了，他把我们的芬兰朋友推回卡累利阿地峡，形成了列宁格勒防线。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行动实际上在一九四一年挽救了列宁格勒。

圣诞节，芬军打了一场大胜仗，这就是著名的苏奥穆斯萨尔米战役，芬军以死伤约九百人的代价，造成苏军约三万人被歼灭或冻死。经过这次战役，大家就不可能再把苏军当作一支强有力的现代化的敌对力量。后来，赫尔曼·戈林称这次芬兰战役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诱敌行动”，意思是说，俄国人故意在芬兰示弱，以便把他们的战斗力伪装起来。这也成为德国空军在东方失利的一个荒唐借口。实际上，一九三九年斯大林俄国的军事力量是薄弱的。从这时开始，直到最后我们在东线苏军手中彻底崩溃，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谈到，不过他们在芬兰的表演确实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计划。

静坐战结束：挪威

西方民主国家纷纷对进攻芬兰一事大肆宣传，并酝酿给予芬兰军事援助，但结果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过，开辟芬兰战线迫使希特勒面临北方的强大威胁，英国企图占领挪威。

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准确的情报。英国的这一计划，并不像纽伦堡审判中指控德国军队的某些计划和“阴谋”一样，英国的这一计划是实际存在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开写到这一计划。他承认英国的进攻日期定在我们之前，后来取消了。因此，我们抢先进入挪威，完全出于侥幸，是时间问题。

苏芬战争使挪威问题尖锐化，因为英法完全可以利用“援芬”作为借口，在挪威登陆，并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挺进。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北海两侧均设英军基地，这对我们的潜艇形成了封锁，从而扼住了我们在海上的主要咽喉。更重要的是，我们从瑞典运进铁矿的船只，冬季航线必须沿挪威海岸行驶。如果没有这一铁矿资源，我们就不能坚持长期战争。当最高司令部向希特勒承认存在这种危险后，希特勒发布命令进行“威悉河演习”，并占领挪威，黄色方案再一次推迟。

在纽伦堡法庭上，海军上将雷德尔因“阴谋侵占中立国挪威”而定罪，而曾经拟订过同样计划的英国却坐在审判席上，这一事实实在令人遗憾。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促使我对自己在纽伦堡的经历处之泰然。我认为那不是对我个人的侮辱，而是失败所导致的必然政治结果。如果战争的结局正好相反，我们因丘吉尔阴谋占领挪威而将他处以绞刑，世界舆论又当如何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占领挪威，是在非常优良的英国舰队实际炮火下进行的一次惊人的水上行动，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成功并不是由于希特勒的指挥，而是无视他的指挥的结果。我们在海上遭到惨重损失，尤其后来当我们计划进攻英国时，驱逐舰奇缺。但比起我们获得的战果，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就微乎其微了。我们先发制人，阻止了英国，开辟了更广阔的海岸线，粉碎了对我们的封锁，并且保证了整个战争年代瑞典铁矿石的供应。

在挪威的错误

希特勒的外行在挪威暴露得很糟糕，每次战役中都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厉害。

无论在哪一方面，外行的标志就是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而内行的标志则是危急关头善于随机应变，最高超的用兵艺术就是要求在战云密布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希特勒的惊慌失措表现为两种形式：当部队正在运动的时候，他突然命令部队停止作战；在战役的中途突然变更目标。这两个弱点在威悉河演习中都表现出来。我在分析挪威战役时，详细记述了希特勒整天歇斯底里大发作，坚持要我们放弃纳尔维克这个真正的据点，以及他突然疯狂策划用“不来梅”号大邮船攻占特隆赫姆港等等。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能成功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呢？那完全是因为法尔肯霍斯特将军在挪威不顾元首的干扰，进行了有效而干练的工作，统率了一支精锐部队，拟订了正确的计划。

这种来自上面的偶然干扰往往影响整个作战行动。阿道夫·希特勒多年来为了达到控制军队的目的，不仅使用暴力手段，而且耍尽了狡猾的政治手腕。毫无疑问，此人对权力是贪得无厌的，很遗憾德国人民不了解他的真实本性，等到真正了解，已经为时太晚。对这次篡权的背景，我要做粗略的说明，因为它对六年战争的全部进程有重大的影响。

希特勒如何篡夺了军权

一九三八年，他和他的一批纳粹宠臣竟然肆无忌惮，捏造罪名，指控最高统帅部的一些有名望的将军行为不检。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了几个犯有这类性质错误的实例。关于这方面的细节，不在此赘述。纳粹分子准备利用这个罪名暗中把一批有经验的将领大胆搞掉，而希特勒本人居然一跃而成为最高司令！他强迫德国武装部队的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于他本人。这一行动表明他了解德国人的忠诚性格，他们一旦宣誓，就将始终不渝地忠于这一誓言。

由于对我们的一批有名望的将领进行了人身攻击，捏造了罪名，我们参谋部就被堵住了嘴，解了体，因而对这次篡权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抗议。德国军队一向不受政治控制，这使德国军队长久以来成为我国一支坚强力量。现在德国军队的绝对独立宣告结束，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军队的指挥权，在战争开始前一年光景，落到一个奥地利街头鼓动者的掌握中。

就这件事本身而论，还不算是一次灾难性的变化。希特勒对军事还不是完全无知。他在战场上当过四年步兵，而学会作战还有比这更坏的办法呢；他贪婪地阅读过历史和军事著作；他对历史事件有非凡的记忆力。更重要的是，遇到重大问题，他善于追根究源。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他甚至具有和妇女同样的直觉感。如果一个政治家经常向士兵听取命令执行的情况，那么在战争中，这将是一种优良的指挥作风。一个具有胆略的政治冒险家，由一个平民跃居统治地位的查理十二世式的人物

把德国统一成一支坚强的力量，加上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事指挥集团，我们的总参谋部具备这一切，我们本来完全可能取得最后成功。

可是希特勒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这一点毁了他，也毁了德国。从重大的战略方针，到微乎其微的细节，都由他一人包揽。在战争时期，我们唯一有效而压倒一切的原则是：希特勒指挥一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由于我们竭力设法阻止一次为期过早的对法国的进攻，希特勒在总参谋部做了一次粗暴的演讲，警告我们说，任何人胆敢违抗他的意志，他将进行无情的打击。像他的其他许多恫吓一样，他这话确实做到了。到战争结束时，总参谋部大部分人员都被免职，不少人被枪毙。要不是他后来发狂自杀，我们迟早都难免一死。

这样一来，伟大德国的坚强人民和勇敢无畏的德国士兵，都沦为希特勒外行指挥下的御用工具。

希特勒和丘吉尔：一个对比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写到他的部长们尽职的情况，流露出对希特勒的羡慕，说希特勒在执行自己的决定时可以丝毫不受干扰，也不用去说服目光短浅的职业军人。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点挽救了英国，使英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丘吉尔和希特勒一样，是外行干预军事的一把好手。两人都是从政治上极端失意的境况中崛起掌权，都是主要依靠他们那三寸不烂之舌控制群众。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不管有多少错误、多少失败和灾祸，都赢得了人们对他们的忠诚。两人都喜欢夸夸其谈，对经济和后勤的现状所知甚少，更不关心。两人都是在失败面前不肯屈服。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具备惊人的个性，足以抑制在他们讲话过程中提出的合理的反对意见。关于这个奇怪的现象，我个人与希特勒接触中有丰富而痛苦的体验。最大的区别是，丘吉尔到最

后不得不听从职业军人的意见，而德国人却认为命中注定该效忠于Führer Prinzip[2]。

如果丘吉尔拥有阿道夫·希特勒所窃取的权力，盟国的军队在一九四四年向被丘吉尔称为“平静的轴心”的可怕的山峦起伏、水中障碍重重的巴尔干半岛进军时，肯定会全军覆没。我们会在这里歼灭他们，意大利战役就是一个证明。只有在诺曼底的广阔平原上，运用大量质量低劣、廉价的福特产品的美国作战方式才有用武之地。巴尔干半岛将会重新掀起一场德摩比利隘口战役[3]，取胜的将是巴尔干人，遭到失败的将是丘吉尔。相形之下，加利波利[4]的失败也就微不足道了。

如果拥有元首的权力，丘吉尔就会轻举妄动，试图收复希腊岛屿，并袭击罗得岛，从而将供应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盟国登陆艇白白浪费掉。一九四四年，他喋喋不休地要求艾森豪威尔和罗斯福进行这一荒唐而愚蠢的行动，直到他们拒绝再和他谈这件事。

丘吉尔是一个受到民主约束的“希特勒”。德国如若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应当记取这两个人的不同结局。我并不赞成议会无尽无休的辩论。就信仰而论，我一向拥护保守的君主制。不过，不论政体结构如何，今后我们都应该将军事委托给训练有素的将领，军事部门坚决不允许搞政治的人插手。

英译者按：以上希特勒与丘吉尔的这一不伦不类、肆意歪曲的对比，当然略去了根本性的区别。历史家，甚至包括大多数德国历史家在内，一致的意见认为希特勒是一个侵略、掠夺成性的残暴的冒险家，而丘吉尔却是一位人类自由、尊严与法制的伟大捍卫者。丘吉尔确实有插手军事的倾向，搞政治的人会发现很难抵挡这种诱惑。

隆所说的英国在挪威登陆的计划确有其事，他想从这件事得出结论说明纽伦堡审判完全不可信，这当然是另一回事。英国是挪威、丹麦等中立小国的唯一保护者和希望。英国在挪威登陆的目的是保卫挪威，而

不是占领和控制它。在战争中，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交战双方可能准备攻取同一个中立目标，但并不能因此而证明双方都同样犯有侵略的罪行。我认为隆在这方面的见解是错误的。但是，我并不打算说服一位德国总参谋部的官员。

---

(1) 德语：闪击战。

(2) 德语：元首准则。

(3) 希腊境内著名隘口，古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曾率三百勇士保卫此隘口，抗击波斯大军。

(4) 意大利东南部重要海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企图攻占这个港口，结果遭到失败。

第十八章

完全出乎华伦·亨利和他的未婚妻杰妮丝的意料，纠正他们对苏联入侵芬兰看法的，竟是梅德琳新交的男朋友，一个长号手，公用事务系的大学生，名叫希威尔·波茨曼。十二月初他们俩订婚以后，双双来到纽约，去拜访梅德琳的新居。他们在这里巧遇她的男朋友，感到很吃惊。

帕格·亨利听说她搬进自己单人住的公寓，很是生气，但如果他知道她搬家的原因，他其实应该高兴。梅德琳越来越讨厌跟她住在一套房间的两位少女，两人都有风流事——一个跟一位专写笑话的作家，另一个跟一位跑龙套的演员。梅德琳发现他们只要有一对在家，她就得躲出去，到很晚才能回来，要不就只好一个人关在自己房间里。她们住的房子很简陋，墙壁薄极了，她连装聋作哑都不成。

她感到十分厌恶。两个姑娘都有很好的工作，衣着很雅致，又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是，梅德琳觉得她们的行为简直像妓女一样。她是亨利家的孩子，跟父亲的观点一致。梅德琳在日常琐事上多多少少接受了一些美以美教规的影响，很相信她在家里和教堂里学到的东西。没有结婚的少女如果正派，就不会跟男人同居，这在她看来几乎是一条自然的法则。男人就灵活多了，比如，她知道华伦订婚之前就不怎么规矩。她比较喜欢拜伦，因为拜伦在这方面更像她为人正派的父亲。梅德琳认为两性关系是一桩轻松的玩火游戏，只能在保障安全的一定距离之外享受那熊熊的火焰，直到新婚之夜才能纵身投入那炽烈的火海之中。她是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的正派少女，她丝毫不为此感到羞愧。她觉得跟她同住的两位少女都是大傻瓜。休·克里弗兰一给她加薪，她就即刻搬了出来。

“我不知道，”她在帷幕后边，一边搅着炉子上一口锅里的东西，一边说，“也许不该做这顿晚饭，我们不如都上馆子吃去。”

她是在对她的男朋友希威尔·波茨曼说话，大家都管他叫波茨。他们俩是九月份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波茨瘦高、苍白，性格温顺，蓄着一头厚厚的棕色直发，无边眼镜后边一双凸出的、沉思的眼睛。他总是穿棕色衣服、棕色鞋，打棕色领带，甚至连衬衣也是棕色的。他经常阅读大部头的、枯燥无味的经济和政治书籍，自己对人生也抱着一种灰溜溜的看法，认为美国社会注定要毁灭，很快就要崩溃。梅德琳觉得他很有意思，对他感到特别新奇。这时他在棕色衣服外边围着一条粉红色围裙，帮她收拾小饭桌，削炖肉用的葱头。

“现在还来得及，”他说，“你可以把炖肉留下，明天晚上吃，咱们请你哥哥和他女朋友上朱丽奥吃去。”

“不行，我已经告诉华伦我自己做晚饭。他女朋友很有钱，不会乐意下意大利小饭馆，而且他们还要赶去看戏。”梅德琳走出来，用手帕揩了揩发烧的面孔，看了看饭桌，“太好了！谢谢你，波茨。我去换衣服。”她打开漆成米黄色的壁橱门，拿出一件衣服和一条衬裙，朝这套小小的房间扫了一眼。整套房间只有一扇三角形的小窗对着后院和洗衣房，此外就是一小块烧饭用的地方和一间小小的浴室。破长沙发上摆着黄色的纸样和几大块蓝布。“真讨厌，沙发简直成老鼠窝了。我要是快一点儿，还能把衣服裁出来。”

“我能帮你裁好。”波茨说。

“别瞎说了，波茨，你不会裁衣服，别去试。”门铃响了。“酒已经有了，太好了！”她去开门。华伦和杰妮丝进来，看见一个金鱼眼的高个子年轻人，围着粉红色围裙，一只手拿着一把大剪刀，一手拿着一只衣袖的纸样，他们都吃了一惊。房间里一股炖肉的香味，梅德琳穿着一件长睡衣，手臂上搭着一件衣服和一条带花边的衬裙，这场面充满着强烈的家庭气氛。

“哎呀，你们真早！我的天，华伦，你晒黑了！”梅德琳始终相信自己很正派，所以从来没有遇到过忸怩不安的时刻，“这位是希威尔·波茨

曼，我的一位朋友。”

波茨曼朝他们稍稍挥了挥剪刀。他很窘，很狼狈，连忙拿起一只蓝色人造丝的破衣袖剪起来。

梅德琳说：“波茨，请你别裁那件衣服好不好！”她又对杰妮丝说：“你看，他还以为自己真会裁呢！”

“比我能干多了。”杰妮丝·拉古秋不大相信地盯着波茨曼说。波茨曼放下剪刀，解下围裙，哧哧一笑。

华伦为了掩饰自己的吃惊，随便找话说：“梅德琳，你的晚饭闻起来真香啊！”

梅德琳给他们介绍过之后，就走进她称为闺房的一间四英尺见方的肮脏的浴室。“你们要不要先洗洗，”她打开门，指着满是生锈发黄的自来水管的地方，对杰妮丝说，“两个人在这里挺宽绰。”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挺好。”杰妮丝喊道，“来吧！”

波茨一边穿上衣、打领带，又继续刚才中断的谈话。梅德琳突然探出头，伸出光光的胳膊和肩膀：“波茨，别让炖牛肉漫出来了，你把煤气关上。”

“当然可以。”

当他走到帷幕后边时，杰妮丝·拉古秋和华伦惊异地交换了眼色。“波茨曼先生，您是在纽约业余乐团演奏吗？”杰妮丝提高嗓音说。

“不是，我在吉格·弗雷契尔管弦乐团。”他高声回答说，“我在争取自己组织一支乐队。”他回到房间，坐到靠背椅上，头枕着椅背，整个身子朝后仰卧着，腿一直伸到地板上，简直等于躺在椅子上。华伦自己本来就邋邋遢遢，但是看到高个子、瘸腿、眼珠凸出、穿一身棕色衣服的长号手如此懒散，他简直对他产生了怀疑。最奇怪的是他穿的衣服。华伦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有人在棕色的衬衣上打一条棕色领带。梅德

琳从浴室出来，一边还在整理身上的衣服。“来，波茨，兑一点儿酒！”她喊道。

波茨站起来去掺和饮料，一边谈到组织一支乐队的种种困难。他很拘谨、腼腆。他确实认为要别人不感到拘束的唯一办法就是聊天，而他经常谈到的话题之一就是他自己。他说他是蒙大拿州一个部长的儿子。十六岁时，当地一位医生没有治好他的甲状腺病，却介绍给他许多英格索尔和海克尔[1]的著作，纠正了他对宗教的看法。为了反抗父亲，他选择了长号手这个职业。

接着，他又转到战争这个题目上。他解释说，战争就是帝国主义者争夺市场的斗争。这话题是华伦说到他自己是一个正在受训的海军战斗机驾驶员而引起的。随后，波茨又开始阐述马克思对战争的分析，从劳动价值学说开始。梅德琳已经烧好饭菜，端上桌，她觉得有他陪她的客人，心里很高兴。她知道波茨很健谈，也对他的谈话感兴趣，她想华伦和杰妮丝说不定也会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们都沉默不语。她想，也许他们刚刚发生过小小的争论。

波茨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从来不按他们真正的劳动所得获取报酬，资本家只付给他们最低工资。资本家因为拥有生产资料，就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中。一个工人的生产价值和他的报酬所得之间的差额，就是利润。这样迟早会导致战争。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都堆积了大量的剩余物资，因为工人得到的报酬不足以购回他所生产的全部产品。资本家为牟取利润，只得将这些剩余产品销售给其他国家。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一旦白热化，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战争。当前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剩余产品。”杰妮丝·拉古秋温和地说。她是学经济的大学生，但她还是愿意让华伦妹妹的男朋友（或者情人，她现在还搞不清）发上一通议论。“德国是一个产品不足的国家。”

“但是，战争依旧是一场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波茨非常懒散地走

回来，认真地坚持着，“那么照相机呢，不在乎吗？德国一直在出口照相机。”

华伦说：“那么，根据我的理解，你是说，德国侵略波兰是为了出售徕卡照相机。”

“拿经济法则说笑话很方便，但是文不对题。”波茨微笑着说。

“我完全是认真的。”华伦说，“显然希特勒进攻波兰的原因，像大多数战争一样，就是为了征服和掠夺。”

“希特勒是一个傀儡领袖。”波茨愉快地说，“你听说过弗里茨·蒂森吗？他和克虏伯，还有另外几个资本家，把希特勒扶上台。他们只要愿意，打几个电话，明天就能扶另外一个人上去。当然，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在他们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中，他是一条可以利用而且俯首帖耳的走狗。”

“你知道，你讲的完全是一条共产党的路线。”杰妮丝说。

“哦，波茨是一个共产党。”梅德琳匆匆忙忙从帷幕背后端出一木碗沙拉，说道，“晚饭好了，波茨，你拌一下沙拉好不好？”

“当然可以。”波茨把碗端到旁边的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桌上，非常老练地加沙拉油、醋和其他佐料。

“我可能还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呢。”华伦说着，朝这个身穿棕色衣服的高个子瞟了一眼。

“我的天，你真没见过吗？”梅德琳说，“怎么可能？广播系统就有许多他们的人。”

“那多少有点儿夸张了。”波茨说着，往沙拉碗里擦蒜，于是暖洋洋的小房间里顿时充满了一股刺鼻的蒜味。

“哦，波茨，你说，咱们那些人里，谁不是共产党？”

“彼得不是，我想麦拉也不会是。那还只是我们这一批人。”他对华伦补充说，“那还是从西班牙内战时期开始的。我们干了许多事，给保皇分子一点儿厉害看看。”大家都已经就座了，波茨把一碗沙拉端到桌上。“当然，现在我们的人剩下不多了。大批人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以后就销声匿迹了，他们都没有最基本的信念。”

“你觉得那个条约很讨厌吗？”华伦说。

“讨厌？哪儿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行动。资本主义列强企图在苏联把社会主义消灭掉。如果他们事先在相互混战中伤了元气，那么向社会主义发动总进攻的力量也就薄弱得多了。斯大林的和平政策是非常明智的。”

华伦说：“假设希特勒单线作战，迅速并吞英法，然后转过来击溃俄国呢？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斯大林可以和盟国达成协议，他们联合一致制止纳粹，形势就要好得多了。”

“可是，要知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任何理由参与帝国主义者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的。”波茨非常耐心地向这位蒙昧的海军飞行员解释说，“社会主义不需要国外市场，因为工人获得了他所创造的一切。”

“波茨，你把炖牛肉端来好吗？”梅德琳说。

“当然可以。”

等他到帷幕后边，杰妮丝·拉古秋提高嗓门说：“可是你肯定知道，一个俄国工人的收入，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收入都要少。”

“当然。这有两个原因。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封建国家取得胜利，”波茨又端着炖肉出来说，“需要弥补一块很大的工业空白。另外，也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社会主义需要把大量生产转向军事工业。等到社会主义一旦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军火变成无用的东西，就会把它们都抛到海里去。”

“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我怀疑。不过，即使有这样的事，我总觉得，”杰妮丝说，“一旦国家掌握了生产资料，工人的收入会比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时的收入少。你知道官僚主义政府多么无能，多么专横。”

“不错，”梅德琳插嘴说，“可是一旦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国家就消亡了，因为任何人都不再需要一个集权的政府。那么，工人将掌握一切。波茨，把酒递给我们。”

“当然可以。”

华伦眯起眼睛对他妹妹说：“你相信他的话吗？”

“争论就在这里，”梅德琳哧哧地笑着说，“要是爸爸知道我跟共产党交朋友，会不会气死？千万别写信告诉他。”

“你放心。”华伦转向波茨说，“那么芬兰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俄国入侵这个北方小国已经是一星期前的事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

“怎么理解呢？”

“你知道，俄国指责芬兰袭击它，跟希特勒指责波兰进攻德国一样。你相信吗？”

“认为波兰进攻德国，这种想法实在可笑，”波茨平静地说，“但是芬兰袭击苏联是非常可能的。大概是受人指使，企图挑拨社会主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

“苏联国土是芬兰的五十倍。”杰妮丝·拉古秋说。

“我并没有说芬兰干了一件聪明事，”波茨说，“他们受人指使，犯了一个大错误。不过，芬兰本来就是沙皇俄国的一个公国。严格说，这不能算是袭击，这只不过是纠正一个错误。”

“哦，甭说啦，波茨。”梅德琳说，“斯大林不过见机行事，进入芬

兰以便改进他对抗德国的战略地位。”

“当然。”华伦说，“道义不去管它，处在他的地位，这是一次非常精明的行动。”

波茨非常会心地微笑了，他的眼珠简直要从眼眶里脱落出来。“当然，他不是昨天刚生下来。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点儿实际行动，帝国主义者总是怕得要命。他们以为那是他们独享的特权。”

“这次进攻竟一败涂地，你又怎么解释呢？”

“哦，你相信资产阶级报纸的宣传吗？”波茨说着，使劲朝他眨了眨眼。

“你以为俄国人真的打了胜仗？”

“嘿，那些关于什么穿白制服的芬兰滑雪部队的种种无稽之谈真叫人生气，”波茨说，“你难道就没有想到俄国也有滑雪部队，也有白制服吗？可是你偏偏听信《纽约时报》的宣传。”

“炖肉真好吃。”杰妮丝说。

“我放了好多丁香花苞，”梅德琳说，“可别吃着了。”

华伦和杰妮丝吃完饭，就即刻上戏院去了。他从彭萨科拉到这里来休假七十二小时，杰妮丝从华盛顿来跟他会面，跟梅德琳一起吃晚饭是他们在长途电话中最后商定的。他们走了以后，梅德琳裁她的衣服，波茨洗盘子。

“天哪，现在怎么办呢？”走到街上时，华伦说。戏院离这里只隔几条马路，下雪了，不可能叫到汽车，他们只好步行。“弄一支鸟枪来？”

“做什么？解脱波茨的痛苦吗？”

“我想强迫他跟她结婚。”

杰妮丝笑起来，紧紧挽住他的手臂：“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亲

爱的。”

“是吗？”

“不可能，你的小妹妹还完全是一个孩子。”

“老天爷，一点儿不错。曼哈顿的红色火焰，真他妈的没法说。我还写信告诉家里说我要去看她，现在我怎么说好呢？”

“你就给你父母亲写信，说她一切都好，实际上也是这样。”

他们低着头朝前走，风卷着雪花直朝他们脸上扑来。

“你为什么不说话？”杰妮丝说，“别替你妹妹担心。说实在的，也没必要。”

“我在想这场战争把我们一家人都拆散了。我是说，我们也经常分散在各地，”华伦说，“因为我们是军人家庭，也习惯了。可现在不一样，总觉得没有着落，人人都在变动，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团聚在一起了。”

“所有的家庭迟早都要变动，要分散，”杰妮丝·拉古秋说，“拆散以后各自成为一个新家庭，开始生活。事情就是这样，这也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安排。”她用脸偎着他，待了一会儿，雪片落到两人暖和的面颊上。

“帝国主义者争夺国外市场，”华伦说，“我希望在爸爸回来之前，她能把那人摆脱掉，要不然爸爸非把无线电城捣毁不可。”

---

(1) 英格索尔（1833—1899），美国演说家、律师；海克尔（1834—1919），德国博物学家。两人都是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和传播者，反对宗教和哲学的蒙昧主义。

第十九章

“拜伦！”

杰斯特罗博士叫了一声这个名字，倒抽了一口凉气，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他还是照往常一样，坐在草坪上，腿上盖着一条蓝毛毯，肩上披着灰围巾，膝上放着一块写字板和一本黄色的拍纸簿。从锡耶纳山谷吹来的习习凉风掀动着杰斯特罗的本子。朦胧中，在这座围着红墙的城市周围，起伏的山峦上葡萄园星罗棋布，山顶上是黑白条相间的教堂，这一派肃穆的景色很像古老壁画里中古时代的锡耶纳。

“埃伦·杰斯特罗，你好。”

“我的天，拜伦！你这样让我大吃一惊，我发誓要一个星期才能把精神恢复过来！我们吃早饭的时候还谈起你，我们俩都肯定你这时准在纽约了。”

“她也在这里吗？”

“当然啦，她在楼上图书室里。”

“那么，对不起，先生，我能先上去一下吗？”

“去吧，去吧，让我镇静一下。哦，拜伦，你告诉玛丽亚说我现在想要一点儿浓茶。”

拜伦三脚两步奔上大厅的楼梯，来到图书室。她穿着一件灰毛衣和一条黑裙子，站在书桌旁边，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很大。“天哪，真是你！除了你，没有人像这样上楼梯的。”

“是我。”

“见鬼，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我得找个工作做呀！”

“你真笨，为什么不早通知我们说你要来？”

“呃，我想我还是直接来好一点儿。”

她走到他面前，迟迟疑疑地伸出一只手抚摸他的脸。长长的手指发干，而且冰凉。“不过你气色好多了，体重看来也增加了一些。”她说着，又突然很不自然地走开了。“我应该向你道歉。那天在科尼希斯贝格，我心情特别坏，有冒犯你的地方，实在很抱歉。”她离开他，又回到书桌旁边坐下，“呃，我们可以留你在这里工作，不过，像你这样突如其来，总不能叫人高兴。你现在明白了吗？”她又继续打字，就好像他刚进了一趟城回来似的。

这就是对他的欢迎。杰斯特罗又让他在这里工作，几天之内，一切又恢复正常，仿佛那段波兰之行根本没有发生，他们俩谁也没有下过山似的。在这寂静的万山丛中，战争的痕迹很少，只是不时缺少汽油造成一些困难。他们看到的米兰和佛罗伦萨的报纸都不谈战争，连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的战争消息也很少，俄国进攻芬兰事件像中国发生地震一样遥远。

因为公共汽车不可靠，杰斯特罗让拜伦搬进来，住在别墅三楼一间原来住女仆的房间，又窄又小，灰泥墙已经裂缝，天花板上满是印迹，下大雨时就漏雨。娜塔丽正好住在拜伦下边，二楼一间面向锡耶纳城的卧室。她对他的态度一直很特别。吃饭时，或一般逢杰斯特罗在场的时候，她总是若即若离。在图书室里，她甚至对他很粗鲁，工作好长时间一直闷声不响，他要问她什么，她就冷冰冰的，简单答复他两句。拜伦向来有自卑感，觉得自己引不起别人兴趣，也就把她这种态度看作理所当然。但是，他始终怀念他们在波兰的那段友谊，而且奇怪她为什么对那段经历只字不提。他认为准是因为自己跟踪追到这里，惹她生气了。他又和她在一起了，这正是他要到这里来的原因，因此，尽管她态度粗暴，他依旧像一只狗与它脾气暴躁的主人重聚一样，非常满意。

拜伦到达锡耶纳时，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那本著作暂时搁浅，杰斯特罗要补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最后一场赛马》的文章。他在谈到人种的时候，描绘了欧洲重新投入战争的一幅悲惨景象。这篇文章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编辑部于九月一日收到时，正好德国在这一天进攻波兰。杂志发表了这篇文章，杰斯特罗著作出版人给他打海底电报，迫切希望他把这篇文章写成一本小书，并且说如果能够对战争结果表示一些乐观看法（哪怕一点点）就更好。电报还提到可以预支一大笔版税。现在手边就是这项工作。

杰斯特罗在这个小册子里，发表了一通非常有气派、有预见性并且胸怀很开阔的惊人议论。他写道：德国人可能再一次遭到失败；即使他们取得了世界的统治权，他们最终也将被他们的臣民驯化和征服，像他们的祖先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被驯化成基督教徒一样；狂热或暴虐的专制是有定数的，它是一种不断复发的人类的热病，最终注定要冷却、消退，而整个人类历史将永远朝着理性和自由前进。

杰斯特罗认为德国人是欧洲的不肖子孙，自私、任性、不切实际，总是想方设法破坏各种形式的不稳定的秩序。阿米纽斯用武力粉碎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马丁·路德破坏了天主教，现在希特勒又向建筑在陈旧、支离破碎的国家结构上尚且不稳定的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挑战。

杰斯特罗写道，欧洲的“赛马”，许多疯狂的民族主义小国家在一小块人口稠密的陆地上展开竞争，于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与亚洲接壤的大型的锡耶纳支撑不住了。因为锡耶纳只有一家自来水公司、一家动力公司、一套电信系统、一个市长，而不是按照所谓鹅、毛毛虫、长颈鹿等十七个伪独立区域搞十七套，因此，欧洲照一般常识理解的统一条件成熟了。希特勒这个具有天才的坏家伙看到了这一点。他怀着一股条顿族的狂热，开始着手残酷地、错误地破坏旧秩序，但重要的是他在本质上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赛马”。不管哪一方在这场愚蠢的、血淋淋的“赛马”中取胜，欧洲都将出现一个不像过去那样生动活

泼，却更富于理性、更稳固的结构。也许这一痛苦而健康的过程会变成全球性的，整个世界将最终联合起来。至于这一闹剧中的反派角色希特勒，也许会被追击，像麦克白[1]一样惨遭杀害；也许他会取得胜利，那么他也将最终倒台或死亡。但是，星球将继续存在，地球也将继续存在，人类追求自由和彼此之间兄弟般了解与友爱的愿望将永世长存。

当拜伦用打字机打出反复阐述这种意见的草稿时，他想，如果杰斯特罗不是在这座俯瞰锡耶纳全景的幽静别墅里，而是在华沙度过炮火连天的九月，不知他是否会写出如此胸怀开阔、如此乐观的作品。他认为《最后一场赛马》里不恰当的空洞议论太多，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娜塔丽每星期都收到一两封莱斯里·斯鲁特的信。她对这些信已经不像春天时那样激动了，那时她总奔到卧室去看信，回来时不是满面春风，就是眼泪汪汪。现在她就坐在书桌旁边，把空行空得很宽的打字信随随便便看一遍，就往抽屉里一塞。有一个下雨天，她正在看信，拜伦在打《赛马》一书的稿子，只听她说了声“天哪！”

拜伦抬起头来问：“什么事？”

“没什么，没什么，”她说着，脸色绯红，激动地摆着手，弹着信纸，“对不起，什么也没有。”

拜伦又继续工作，很吃力地辨认杰斯特罗写得很潦草的一句话。教授的字迹很难认，经常漏写字母或单词。他写的S和O很少封口，有些蓝墨水写的花花哨哨的字就需要人去猜测它的意思。娜塔丽能辨认，但是拜伦不喜欢她那副屈尊俯就的勉强样子。

“唉！”娜塔丽扑通一声往椅子上一靠，盯着那封信，“勃拉尼？”

“什么事？”

她咬着饱满的下嘴唇，犹豫起来。“我实在没办法，我得跟人说说，而你又在我身边。你猜我这只发烧的小手里拿的什么？”她把信纸

弄得沙沙响。

“我知道你拿的什么。”

“你以为你知道，”她顽皮地一笑，“我来告诉你，这是莱斯里·曼逊·斯鲁特先生向我求婚的信，他是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一位发迹的外交官，一个捉摸不透的单身汉。你觉得怎么样，拜伦·亨利？”

“向你道喜。”拜伦说。

这时，娜塔丽桌上的铃响了。“哦，我的天！勃拉尼，劳驾你去看看埃伦·杰斯特罗有什么事，我已经晕头转向了。”她把信朝桌上一扔，把细长的、雪白的双手插到头发里。

杰斯特罗博士在楼下书房里，围着毯子坐在火旁的一张长躺椅上，下雨天他就经常待在这个地方。他对面的扶手椅上，坐着一个胖胖的、面色苍白的意大利官员，穿着一身黄绿色制服、一双黑色半筒靴，正在喝咖啡。拜伦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也没见过这种制服。

“呃，拜伦，你让娜塔丽把我的居住身份证明材料找出来好不好？她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杰斯特罗又对那位官员说，“你要看他们的证件吗？”

“今天不看了，教授，只要您的。”

娜塔丽正在重新看信，看见他进来就抬头咧嘴一笑：“呃，他有什么事？”

拜伦告诉了她。她脸色阴沉下来，从皮包里拿出钥匙，把书桌旁边的一个钢制小文件柜打开。“拿去吧，”她递给他一个用红带子捆着的吕宋纸夹，“会有什么麻烦吗？要不要我下去？”

“最好等叫你，你再来吧。”

他下楼梯的时候，听见书房里传出一阵笑声和兴高采烈的说话声。“呃，谢谢你，拜伦，”当他走进去时，杰斯特罗改用英语说，“就

放在桌上吧。”他随后又用意大利语接着讲上星期一有头驴子闯进花园，把一小块菜地里的菜全踩坏了，把一章稿子也嚼碎了。那位官员系着皮带的肚皮笑得直发颤。

娜塔丽又在图书室里开始打字，斯鲁特那封信已经不见了。

“看起来不会有什么麻烦。”拜伦说。

“那就好。”她平静地说。

吃晚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很少说话，吃得也比平时少，还多喝了两杯酒。他们在这里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过着清一色的单调生活，因此多喝一杯酒就是一件大事，第二杯酒简直等于一枚炸弹。娜塔丽终于说：“埃伦，今天那个人来干什么？”

杰斯特罗正在发呆出神，这时醒悟过来，轻轻摇摇头：“很奇怪，又是朱瑟普。”

朱瑟普原来是花匠的助手，埃伦新近把他辞掉了。他骨瘦如柴，又懒又笨，是一个老酒鬼，长着一头黑色鬈发，一只通红的大酒糟鼻。就是朱瑟普把大门开着，结果让驴子闯了进来。他总是干这种坏事。因为稿子扯碎了，菜地被踩坏，杰斯特罗气得要命，两天不能写东西，而且消化不好。

“那个官员怎么知道朱瑟普？”拜伦说。

“怪就怪在这里。他是从佛罗伦萨外侨登记局来的，他还谈到朱瑟普有九个孩子，现在找工作很困难等等，一直等到我答应重新雇他，才算了事。他得意扬扬地笑着，把登记表还给我。”杰斯特罗叹了一口气，把餐布放到桌上，“这些年我一直跟朱瑟普打交道，老实说，我也不在乎了。我有点儿累了，告诉玛丽亚，把我的水果和奶酪送到书房去。”

教授走后，娜塔丽说：“咱们把咖啡端到我房间去喝吧。”

“好，太好了。”

她从来没有请他到她房间去过。有时候，他在上面自己房间里能听到她在房间里走动，那是微弱可爱、撩人心怀的响动。他怀着激动的心情随她上楼。

“我住在一个大糖盒里。”她打开一扇笨重的门，难为情地说，“你知道，埃伦买这所房子的时候，是连家具一道买下来的，而且保留女主人原来的样子，对我来说实在显得可笑，但是——”

她打开一盏灯。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刷成粉红色。粉红色和金色的家具，蓝色和金色的天花板上绘着粉红色的爱神，粉红色的绸帷幔，一张大双人床罩着带荷叶边的粉红色缎子床罩。头发乌黑的娜塔丽穿着一件棕色的旧呢子衣服，晚上冷的时候，她总穿这件衣服，但是房间华托[(2)]画派的布置配上这件衣服，显得特别古怪。不过拜伦发现，这个对比也和其他与她有关的每件东西一样，使他感到兴奋。她把雕着罗马人像的大理石壁炉里的木柴点燃，两人面对面坐在扶手椅上，他们之间的茶几上摆着咖啡。

“你想埃伦为什么情绪这样坏？”娜塔丽说着，非常舒服地坐到大扶手椅上，把打褶的裙子拉得很低，盖住她那双很漂亮的腿。“朱瑟普是老早的事了。其实辞掉他是一个错误，他知道全部自来水管和电线装置，比托玛索知道得更清楚。尽管他是一个很脏的老酒鬼，但是，实际上修条剪枝的工作他干得挺不错。”

“埃伦·杰斯特罗出于不得已，娜塔丽。”她咬着嘴唇点了点头。拜伦接着说：“我们都在这批人的掌握中，埃伦·杰斯特罗比你我更糟糕。他有财产，他被绊在这里了。”

“不过，意大利人都不错，他们不是德国人。”

“跟墨索里尼可没有什么交道好打。班瑞尔的建议很对——快走！”

娜塔丽微微一笑。“Lekh lekha，我的天，这些事显得多遥远啊！不

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她的笑容消失了，“我不去想华沙的事，尽量不去想。”

“我不怪你。”

“你怎么样，勃拉尼？你想过华沙的事吗？”

“想过一点儿，我总梦见那些事。”

“哦，上帝，那所医院，我总是一夜又一夜，围着它转来转去。”

“华沙陷落的时候，”拜伦说，“我受到的打击很大。”他把在万湖发生的那件事讲给娜塔丽听。当他讲到那个侍者突然转身走开时，她大笑起来：“你父亲真好。”

“他不错。”

“他大概以为我是吸血鬼，迷得你把命都快送掉了。”

“我们没有谈到你。”

娜塔丽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她又给他和自己倒了些咖啡。“勃拉尼，你把火拨一拨，我冷。朱瑟普总是弄湿木头。”

他把火拨旺，加了一块枯木，立刻熊熊地燃烧起来。“啊，这样才好！”她跳起来，把吊灯关上，站在火旁，望着火焰。“在车站，”她突然神经质地说，“他们把犹太人带走的那一刻呀！我到现在还不敢想。我在科尼希斯贝格情绪特别坏，这也是一个原因。我很痛苦，我一直想，我当时也许能做点儿什么。要是我当时站出来，说我是犹太人，不跟他们善罢甘休呢？要是我们一致提出抗议呢？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若无其事地去上火车，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另外一个方向走。”

拜伦说：“我们当时很可能少掉你和马克·哈特雷，实在很危险。”

“这我知道，莱斯里掩护了我。尽管他瑟瑟直抖，他还是站稳了自

己的立场，他尽了他的职责。可是另外那些大使和代办呢？算了！”娜塔丽踱起步来，“我全家都在梅德捷斯呀！我一想象那些善良的好人落到德国人的魔掌中——但是，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想这些于事无补，也叫人心里难受。”她失望地举起双手，然后一下子盘腿坐到扶手椅上，裙子盖在腿上。火光下除了她的脸和她那紧握着的双手外，什么也看不见。“说起老斯鲁特，”她沉默了半天之后，用完全不同的声调说，“他提出要娶我做妻子，你有什么想法？”

“我并不觉得意外。”

“是吗？我却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在柏林对我说过，他可能跟你结婚。如果失掉机会，他会发疯的。”

“他已经挑选了好长好长时间了，亲爱的。”她又倒了些咖啡，一边喝着，一边从杯子边上神秘地望着他，“你们两个人在柏林，大概把我大大地评论了一通吧，是不是？”

“没有特别评论你。他提到最后一天在科尼希斯贝格你对他的态度，跟对我的态度完全一样。”

“那天我简直觉得可怕，勃拉尼。”

“没什么。我想我很可能惹你生气了，因此我问了他。”

“真有意思。斯鲁特还说了我些什么？”

她那低沉而颤抖的说话声，火光下闪烁着愉快光芒的眼睛，使拜伦不能平静。“他说，我被像你这样的姑娘缠住不合适，还说，他从第一眼看到你开始，心里就没有过一刻平静。”

她满意地低声笑了。“这两条评语很准确，我的好人。他还说什么？”

“就说这些，他给我开书单那次讲的也是这些。”

“是啊，这不就是真正的斯鲁特吗，想用他的学问来影响你！这件小事正好是一个证明。他当真把我们的事全都告诉你了？把他跟我的事？”

拜伦摇摇头。

娜塔丽说：“你去给咱们弄点儿白兰地来好吗？我想喝一点儿白兰地。”

他跑下楼，又拿着一瓶酒和两只闪闪发光的酒杯跑回来。娜塔丽用手旋转着白兰地酒杯，眼睛一直望着球形的杯子，很少抬头看他。她突然一口气滔滔不绝地把她跟莱斯里·斯鲁特的事全讲出来了。她讲了好长时间，拜伦很少说话，只是偶尔往火里加劈柴打断了她的话。她讲的这种事是很普遍的，一个年岁比较大的聪明男子跟一个少女随便玩玩，结果竟弄假成真，坠入情网。如果她决心嫁给他，只能给他的生活造成痛苦。她说，他并不愿意娶她，主要因为她是犹太人。和犹太人结婚，对他的前程不利。他态度一直暧昧，也就是为了这个。现在，两年半之后，有这封信在手，如果她需要他，她就能得到。

拜伦痛恨这个故事的每一个字，但他还是觉得神魂颠倒，并且怀着感激的心情。这个一向守口如瓶的少女终于向他披露了她生活中的隐秘。她按捺不住说出了这些话，结束了他们之间自华沙以来奇怪的紧张局面，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一场小小的假战争——图书室里长久存在的带有敌意的沉默，她经常回避他，躲在自己房间里，以及她那种屈尊俯就的奇怪态度，这一切都结束了。她在讲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彼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一个月的波兰冒险之行中，他们也不曾这样亲密过。

有关这位姑娘的一切他都感兴趣，即使是她讲述自己跟另外一个男人的恋爱故事，又有何妨！至少拜伦是在跟娜塔丽·杰斯特罗谈娜塔丽·杰斯特罗，这是他早就渴望的了。他倾听着她那很甜的、低沉的、偶尔带着纽约特点的说话声，他还能凭着火光看见她的手随便打着手势，有时伸出手掌一挥，突然停在半空，他总看到她这个手势。

只有娜塔丽·杰斯特罗一人在他心目中占有和父亲同等的地位。他几乎同样渴望跟父亲在一起，听父亲讲话，或是讲话给父亲听，尽管他最后不得不克制自己，退出父亲的房间。而且他知道，几乎每次谈话都让维克多·亨利生气或失望。至于母亲的温暖，他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他承受着母亲的爱抚，但又嫌母亲喜怒无常。他父亲很可怕，娜塔丽也跟他一样可怕，何况这个黑黑的少女，他当初一见到就渴望拥抱她，但又觉得没有希望。

“好，你都知道了，”娜塔丽说，“要说起来没有个完，不过大致就是这些。再来一点儿埃伦的白兰地怎么样？你不再喝一点儿吗？这是特别好的白兰地。奇怪，我平时并不喜欢它。”

拜伦给他们两人又倒了些酒，尽管他自己的那杯酒并没有喝完。

“我整整一天都在纳闷，”她呷了一口酒，说，“为什么莱斯里现在认输了，我想我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你，他很寂寞。”拜伦说。

娜塔丽摇摇头：“莱斯里·斯鲁特在布拉赫途中的表现太叫人恶心了。为了这一点，我很看不起他，我也让他明白这一点。这是一个转折点。此后，他一直在追我，我揣摩自己也一直在躲他，他来的信有一多半我都没有回。”

拜伦说：“你总是把那件事夸大了，他只不过——”

“别说了，拜伦，别跟我拐弯抹角。他只不过脸色吓得蜡黄，拿我当借口，躲在我裙子后面，瑞典大使一路当着他的面嘲笑他。”她把自己的一杯白兰地几乎一饮而尽，“要知道，一个人的勇气可是没有办法的事。如今好像也不怎么重要了。你可以是一个世界的领袖，同时又是一个卑鄙的懦夫。希特勒大概就是这种人。这种情况还会有，将来还会不断发生。我不是说我不愿意嫁给莱斯里·斯鲁特，因为他被炮火吓破了胆。在火车站，他的表现还是相当好的。不过，我敢说这肯定是他向

我求婚的原因，他用这来表示向我道歉，而且重新做人。这可跟我少女时代理想的对象不完全一样。”

“这正合你的心意了。”

“我也不知道，还有许多障碍呢，比如我的家庭。我告诉父母亲说我爱上一个基督教徒时，他们大发脾气。发了这通脾气我倒不觉得什么，我父亲可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现在又该掀起一场风波了。而且，莱斯里向我求婚很奇怪，时间、地点都不怎么合适。要是回信接受他的要求，他就是骑自行车，也会跑来的。”

“如果他当真是这种傻瓜——不过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拜伦说，“那你就让他骑自行车回去好了。”

“再有就是埃伦。”

“他不会连累你，他迟早要离开意大利。”

“他非常不愿意走。”

“咱们不在的时候，他不也照样活下来了。”

“呃，那是你这么想。你当初该看看我回来的时候图书室和书房成什么样子了，乱七八糟。而且，他那几个星期一点儿东西也没有写。埃伦老早就应该结婚，但是他不肯，因此他有好多事需要别人操心、照顾，他甚至连一支铅笔都削不好。”

拜伦开始怀疑，娜塔丽现在这样激动和多话，是否因为多喝了白兰地。她说起话来手舞足蹈、滔滔不绝，连气都透不过来了，眼睛也像发狂的样子。“此外，你知道，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她瞪着眼睛看他。“你真不知道吗，勃拉尼？一点儿也不知道吗？你一点儿也没感觉出来吗？你就说吧，别再这样了。”

娜塔丽·杰斯特罗朝他瞟了一眼，这充满着诱惑的突然一瞥简直使他陶醉了。他勉强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我不知道。"

"那好，我来告诉你吧。你已经成功了，你这个坏蛋，你明明知道。你从第一天来就想要做的事，已经成功了。我已经爱上你了！"她又朝他瞟了一眼，眼睛闪闪放光，瞪得老大，"瞧瞧你这副吃惊相，难道你不相信吗？"

他用非常沙哑的声音说："但愿我不是在做梦。"

他站起来，朝她走过去。她跳起来跟他拥抱。"哦，我的上帝！"她偎着他说着，吻了又吻。"你的嘴真是太好了，"她喃喃地说，用手理着他的头发，抚弄着他的脸，"笑得多甜。多好的一双手，我喜欢看你这双手，我喜欢你走路的样子。你太好了！"这简直像拜伦幻想过千百次的梦境，但是比梦境更热烈、更美好、更激荡人心。她简直像一只猫，怀着本能的快感蹭着他的身体，她的呢睡衣在他手里沙沙作响。她的头发散发出的芳香，她嘴里吐出的温暖而甜润的呼吸，这些都不可能是梦境。但是，发生这一切简直叫人惊异，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站在噼啪作响的炉火旁，拥抱亲吻，断断续续地讲胡话，窃窃私语，笑着，吻了又吻。

娜塔丽挣脱开，跑了几步，转身对着他，眼睛闪闪放光。"也罢，我要那样做，要不然就死掉。我生平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拜伦，我简直被你疯狂地吸引住了。我一直在想办法摆脱掉，摆脱掉，因为你知道，这样没有一点点好处。你是一个孩子，我不能这样，不能再交一个基督教徒，不能再这样了。而且——"她用双手蒙住脸，"啊！啊！别这样看我，勃拉尼，离开我的房间吧！"拜伦转身要走开，他的腿都发软了，他想叫她心里高兴。

她立刻又说："我的上帝，你是一个好人，这也是你叫人不能相信的地方。你还是待在这里吧，好不好？我亲爱的，我的爱，我并不想赶你出去，我还想再跟你谈谈。不过，我只是想清醒清醒就是了。我不愿

意做出什么错事，你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做，我非常崇拜你。”

他凭着火光看她穿着呢睡衣，交叉着双臂站着，一条腿伸到一旁，一侧的臀部撅着，这是娜塔丽最爱摆的姿势。他欣喜若狂，而且庆幸自己还活着。“听我说，你打算嫁给我吗？”拜伦说。

娜塔丽瞪大了眼睛，张着嘴。拜伦一看她脸上变成这副滑稽相，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一笑，她也跟着拼命笑。她朝他走过来，几乎是扑到他身上，笑得很厉害，连吻他都没法儿吻了。“天哪，”她用胳膊搂住他，气喘吁吁地说，“你真是怪人！一天之内就有两个人向杰斯特罗求婚！不下则已，一下倾盆，是吧？”

“我是当真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笑。我一直想娶你，这好像很可笑，但如果你当真爱我——”

“是很可笑，”娜塔丽吻着他的面颊说，“可笑得没法儿说。你虽然有意，我却一直无心，说不定——由它去吧！反正谁也不能说你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你已经有点儿像砂纸了，是不是？”她又狠狠吻了他一下，然后松开手。“先前的想法还是对的。你走吧，晚安，亲爱的。我知道你是当真的，我深受感动。我们在这种悲惨的地方赢得的就是时间，有的是时间。”

周围一片漆黑，拜伦在他那间雅致的小房间里，睁大眼睛躺在他那张小床上。他听见她在下面走动了一会儿，接着整个房子都沉静下来。他还能尝到娜塔丽唇上的余味，他手上还保留着她的脂粉香。外边峡谷里，回声振荡的山坡上传来彼此呼应的驴叫声，一只搞错了时辰的雄鸡不到黎明就报晓了，狗在叫。突然刮来一阵风，雨水哗哗地落到屋瓦上好长时间，过了一会儿，顺着破洞滴到他床边的一只桶里。阵雨过去了，柔弱的蓝色月光从小小的圆窗口投进来，桶里的滴水声住了，拜伦却依旧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尽力使自己相信发生的这一切是事实，并且区别哪些是半年来的梦境、幻觉，哪些是娜塔丽向他表示爱情并使他大为震惊的真实现实。此刻，他怀着激荡的心情开始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

办。他满脑子装着各种设想和决定，从医科大学、短篇小说作家到华盛顿银行业。当他怀着这些想法蒙眬入睡时，窗外已经泛红了。他母亲的一位远房兄弟确实开了一家银行。

“嘿，娜塔丽。”

“呃，你来了。睡得好吗？”

他匆匆忙忙来到图书室时，已经差不多十一点了。拜伦向来很懒散，但他从来没有这样晚才下楼过。娜塔丽桌上摆着三本打开的书，她在打字。她朝拜伦热情地瞟了一眼，又继续工作。拜伦看见自己桌上摆着一沓原稿，杰斯特罗在稿上改得乱七八糟，另外还别着一张字条，用红笔写着：请在午饭前把材料给我。

“埃伦·杰斯特罗十分钟前还进来看过，”娜塔丽说，“还抱怨了几句。”

拜伦数了数页数。“吃午饭的时候，他更该抱怨了。我很抱歉，可是我到天亮才合眼。”

“是吗？”她说着，悄悄一笑，“我睡得好极了。”

拜伦迅速准备好打字纸和复写纸，开始打字，眼睛拼命盯着杰斯特罗潦草的字迹。有一只手抚弄着他的头发，然后暖洋洋地放在他脖子上。“让我看看。”她站在他背后，深情地、兴冲冲地望着他。她那件旧的棕色上衣的左胸上别着从华沙带来的那枚紫宝石金别针，这枚别针她以前从来没有戴过。她看了看稿子，拿走一些。“可怜的勃拉尼，你怎么睡不着？别着急，你加油打，我也来。”

午饭前，他们没有打完，但是到吃午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又被别的事情岔开了。中午，一辆白色蓝旗亚牌轿车驶到别墅外边的石子地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拜伦和娜塔丽听见托姆·索尔浑厚的说话声和他妻子热情、爽朗的笑声。索尔夫妇这对大名鼎鼎的美国演员，在山

上离杰斯特罗不远的一座别墅里断断续续住了十五年。女的管油漆、管理花园，男的砌砖墙、烧饭。他们不断地读老剧本、新剧本以及可以改编成剧本的小说。许多名人到锡耶纳来拜访他们，通过他们，杰斯特罗结识了毛姆[3]、贝伦森、格特鲁德·劳伦斯[4]和毕加索[5]。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在这批赫赫有名的人物中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已，但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一书的成功，使他得以与他们交往而毫无愧色。他喜欢加入名人的圈子，尽管他也抱怨这些交往干扰他的工作。他经常和索尔夫妇驱车到佛罗伦萨去拜访他们的朋友，娜塔丽和拜伦以为这对演员此刻想必是路过这里，接他同去。但是，他们下楼吃饭时，发现埃伦·杰斯特罗一个人待在客厅里，鼻子通红，打着喷嚏，晃着空雪利酒杯。他抱怨他们下来得迟了，其实他们还来得早了些。

“索尔夫妇要走了，”吃过午饭他才说，整整一顿午饭工夫，他一直打喷嚏、擤鼻子，一言不发，“他们就是来辞行的。”

“真的？他们是不是在编一个新剧本？”娜塔丽说。

“他们要离境了，彻底走了，家具也全部搬回美国去。”

“但是他们的租期还有——多少年？五年吧？”

“七年，他们放弃了租契。他们说，如果战争扩大，他们会被困在这里，付不出房租。”杰斯特罗愁眉苦脸地用手指抚摸着胡须说，“这就是租和买不同的地方。你要走就走，不管这地方出什么事，都不用伤脑筋。过去他们劝过我租房子，我应该听他们的话，可是当时的售价多便宜！”

拜伦说：“先生，如果您认为有危险的话，最危险的是您的皮肤。”

“那我并不害怕，他们也不害怕。对他们说来，那是一个麻烦。咱们去柠檬房喝咖啡吧。”他不高兴地把头一抬，随后又陷入沉默。

柠檬房是一座周围都是玻璃的长房子，泥土地上摆满了栽在花盆里的小柑橘树，从这里可以看到整座城市的全景和周围的棕色山峦。橘树

在这里不受山谷冷风的侵袭，沐浴着阳光，整个冬季都开花结果。杰斯特罗相信橘树和柠檬树浓郁的花香能治疗每当他激动或发脾气时就犯的气喘病，其实这是违反医学论断的。也许，因为他相信这一点，也就真起作用了。他们喝咖啡的时候，他已经不那么呼哧呼哧地喘了。暖和的阳光使他振奋起来。他说："我敢断定他们很快就会溜回来的，拖着三车家具上山。他们使我想到那些一遇风暴就赶快逃离马撒葡萄园岛[(6)]的人。我遇到过四次风暴，却依旧饱览了当地的景色。"

他走后，娜塔丽说："对他的震动太大了。"

"但愿他能震动得离开这儿。"

"一旦埃伦·杰斯特罗离开，这座房子就要荒废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

"勃拉尼，你大概从来没有置过什么产业吧，或者存过钱？要是你有过，你就明白了。"

"你看，娜塔丽，埃伦·杰斯特罗晚年突然得到一笔意外收入，他心血来潮在意大利一座偏僻的山城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了一所很大的别墅。也好。那么，即使现在他离开了，又怎么样？他要是把别墅卖掉，总能得到一笔钱，否则就等战后回来，也能原封不动地把房子收回。要不然他可以把它忘掉，干脆让它倒塌。来得容易，去得快。"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她说。

他们俩并排坐在一张白色长柳条椅上，他伸出胳膊想把她搂住。"别这样，"她打了个寒噤，推开他的手，说，"这也一样，未免太简单了。你仔细听我说，拜伦，你多少岁了？你只有二十五岁吧？我二十七了。"

"配你我年龄已经足够了，娜塔丽。"

"足够干什么？跟我同居吗？别瞎说。问题是，你自己打算做什

么？我随时都能在大学教书，我的硕士论文快要写完了。你有什么呢？有你那叫我发狂的微笑，还有你那一头漂亮的头发。你勇敢、文雅，可你简直就是在这里闲荡，你完全因为我的缘故留在这里。你在白白浪费时间，而你又没有一技之长。”

“娜塔丽，你愿意嫁给一个银行家吗？”

“嫁给什么？银行家？”

他告诉她，他有亲戚在华盛顿开银行。她双手合掌放在膝上，含着微笑看着他，脸被阳光晒得绯红。“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嗯，不错，”她说，“你总算真正面对生活了。这是一桩严肃而认真的事，是吧？你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

“告诉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我的。”

“你不想商量银行的事吗？”

“当然啦，亲爱的，咱们马上就商量。你先告诉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好吧，我来告诉你，就是你摘下你那副墨镜的时候。”

“我那副墨镜？那是什么时候？”

“怎么，就是头一天我们跟斯鲁特一起到别墅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你在车上戴着你那副大墨镜，可是后来你把墨镜摘了，我看见你的眼睛。”

“是吗？”

“你问我什么时候爱上你的，我告诉你了。”

“不过，那太怪了。你说的，和你做的其他事情一样怪。那时候，你对我了解吗？不过，当时我的眼睛准是杀气腾腾，我到四点才睡觉，

跟莱斯里大吵了一架。你当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所以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你。好吧，你真想当银行家吗？”

他局促不安地苦笑一下，说：“我确实想过另外一个职业，不过，你别笑话我。”

“我不笑你。”

“我想做外交工作，这工作很有意思，而且又是为国家服务。”

“你跟莱斯里同行，”她说，“那太好了！”她像母亲似的握住拜伦的一只手，拜伦深受感动。“这也并不是开玩笑，亲爱的勃拉尼，咱们是在认真谈话。”

“那好，”拜伦说，“咱们接着谈吧。”

她坐着沉吟了片刻，把他的一只手握住放在膝上，像当初在瑞典大使的汽车里一样。“让我告诉你我心里当真是怎么想的吧，问题是你有专长，你是一位海军军官。”

“我正是不愿意干这行，也不愿以此为职业。”

“你已经有任命了。”

“我只是预备役的下级军官，这没关系。”

“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你就得应召入伍，那你就要在军队里待好多年。你最后大概就是从一个非常懒散、穿便服、消磨时间混日子的人，变成一个军官。”

“我明天就可以去把预备役委任辞掉，要去辞掉吗？”

“要是我们卷进战争了呢？到那时候怎么办？到时候你不去打？”

“到那时候当然是没有别的办法。”

她把手放到他头上，用力拉他的头发。“是啊，这就是你脑子思考问题的方法。我就是爱上你这一点，还爱你别的。可是，拜伦，我可不

嫁给海军军官做妻子。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比那再可笑、再可怕的了。我也不嫁给一个见习飞行员或一个演员，你明白吗？”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我决不会去当海军军官，谁去干这鬼差事？怎么，你为什么哭了？”

她用手背把突然流到面颊上的泪水揩掉，笑了。“哦，别说了，这样谈话，我简直要发狂了。我越是想理智一点儿，心里越是乱得厉害。我知道，我简直爱你爱得发疯了。即使走不通，又有什么关系？我显然是在钻牛角尖。别，现在别，亲爱的，真的不要……”当他紧紧把她抱在怀里时，她气喘吁吁地说了最后几个字。

周围没有人，玻璃墙外面只有起伏的山峦和城市的全景，柠檬房里一片寂静，散发着浓郁的花香。他们互相搂抱，抚摸，亲吻。娜塔丽偶然朝外一看，突然发现园丁朱瑟普站在玻璃墙外边，靠着一辆装满剪下的枝条的独轮车，在那里观望。他醉洋洋地斜眼瞟着，用运动衫的衣袖把他的酒糟鼻子一抹，非常下流地眨着眼。

“哎呀，上帝！”她说着，拼命使劲拉她的裙子。园丁露出稀稀落落的黄牙笑了笑，推着独轮车走开了。拜伦红着脸，头发蓬乱，心神不定地坐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

“亲爱的，咱们小小的秘密泄露了。在花房里接吻、亲嘴，我这是怎么了？这不过是一对爱人单独在一起时间太长，感情一时冲动。”她跳起来，拉住他的手，“不过，我爱你。我实在没有办法克制，我也不想克制自己。哼，这个狗娘养的朱瑟普！走，咱们回去打那堆稿子吧，该走了。”

他们进屋的时候，杰斯特罗从书房里喊道：“娜塔丽，你那封信呢？给我看看好吗？”

“什么信，埃伦·杰斯特罗？我一封信也没有收到。”

“你真没有信吗？我收到你母亲一封信，她说她也给你写了一封，

比我这封长。你来看看这封，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拜伦上楼时，杰斯特罗挥着一页很薄的航空信笺。

她母亲用曼哈顿公共学校惯用的普普通通的字体，整整齐齐地写了五六行：

亲爱的埃伦：

如果你能劝娜塔丽回家，我们两人都很感激你。路易斯听说她去波兰旅行的事很担心，医生甚至认为这很可能是促使他这次发病的原因。我已经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娜塔丽了，你可以看看我给她的那封信，可怕的详情我就不在此赘叙了。事后想想，我们还算非常幸运。路易斯看来暂时没有危险，医生只告诉我们这些。

我们都很奇怪，不知你自己打算在意大利待到几时。你不觉得危险吗？我知道你和路易斯这些年来一直没有联系，不过他还是很为你担心，因为你是他的一个兄弟。

爱你的

索菲娅和路易斯

娜塔丽翻了一下摆在图书室里她桌上的信件，只有一封她的信，是斯鲁特写的。拜伦正在打字，猛地抬头看见她一脸不高兴。“怎么了，娜塔丽？”

“我爸爸病了，我得离开这里。”

两天后，她收到了母亲的信。这几天，娜塔丽尽管还别着那枚胸针，而且用非常特殊的眼光看拜伦，但她还是有意躲着他。

母亲在这封长信里写到父亲心脏病发作的情况，写得有些颠三倒四。娜塔丽把这封信拿给杰斯特罗看，杰斯特罗裹着围巾，在书房的火

炉边喝茶。他看信的时候，满怀同情地摇摇头，然后把信还给她。随后，他盯着炉火，呷了一口茶，说："你最好还是走。"

"啊，我也这么想，实际上我已经在收拾行装了。"

"路易斯上次犯病是什么原因？很严重吗？"

他们两兄弟的关系过去这段时间非常疏远，娜塔丽不知道具体原因，这次打破了他们之间长期不提她父亲的习惯，她觉得不自然，也不愉快。

"不，不是为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告诉他们我爱上莱斯里了。我父亲一下子变得身体特别虚弱，呼吸困难，一段时期失去知觉，不过当时没有送他进医院治疗。"

杰斯特罗闷闷不乐地用手指抚弄着胡须。"他只有六十一岁。你知道，娜塔丽，这么一来就弄不清你到底受谁的遗传了。我母亲这一方的家里多半活到五十岁就死了，可是我父亲的两个哥哥都活过了九十岁，他自己活到八十八岁。我的满口牙齿跟我父亲的一样，好极了。路易斯的牙齿老出毛病，跟母亲一样。"杰斯特罗发现这位姑娘怀着阴郁的戒备心情，他两手一摊，打了个表示歉意的手势。"你大概在想埃伦·杰斯特罗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可怕的老家伙吧。"

"可是我一点儿也没有这么想。"

杰斯特罗戴上线手套拨火，又加上一根柴。他很爱惜他那双漂亮的小手。"我知道，你不会回来了，这里的生活会不一样了。我可能去新墨西哥或亚利桑那，可那些地方多么沉闷枯燥，又没有文化！要在那种地方写东西，真是不敢想象！"他深深叹了一口气，简直和呻吟差不多了，"毫无疑问，我的作品并不那么重要。不过，我还得靠写作维持生活。"

"你的著作很重要，埃伦·杰斯特罗。"

“是吗，为什么？”

娜塔丽用一只拳头支着下巴，考虑一个中肯的回答。她沉吟了片刻，说：“当然，这些作品非常容易懂，而且经常写得非常漂亮，但这并不是它们的特点，独特的地方在于作品的精神实质。这些著作非常富于犹太色彩，内容上和态度上都切实可信，没有感情冲动，至少我读了以后认识到我们所属的这个奇怪的小民族应当如何感激基督教世界。在你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这本著作里，这种思想体现到什么程度，将是读者很感兴趣的事。”

她的话对埃伦·杰斯特罗很起作用，他神经质地微笑了，眼睛也模糊起来。这一刻，他突然显得特别像犹太人，他那张嘴、那只鼻子、那副表情、摸着胡须的白皙的小手，完全像一位没有戴帽子的拉比。他用柔弱、颤抖的声音说：“你当然知道说什么能叫我高兴。”

“我心里真是那么想的，埃伦。”

“那么，愿上帝保佑你。我从一个异教徒变成一个唯物论者、一个享乐主义者，很久很久以前，我爱上了伟大的基督教和耶稣，但这一切并不曾减少我犹太人的本色。我们家庭里的任何成员都不会接受这种观点，尤其是你父亲。我非常感激你能接受。我想通过关于君士坦丁大帝和路德这两本著作勾画一个全貌，我希望把这项工作完成。像我的犹太先辈一样，我是我所走过的这条道路的见证人，尽管毫无疑问，我会使他们感到恐怖。”他仔细观察她的表情，然后眨了眨眼，微笑着说，“你走后，拜伦会待多久呢？他在这里给我一种安全感。”

“你给他加薪吧，这对他比什么都好，他从来还没有挣过一分钱呢。”

杰斯特罗把嘴一噘，圆瞪了眼睛，头一歪。在意大利生活多年，他的脾气显得有些怪僻了。

“现在我得注意我的钱了，咱们看吧。你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是，

你一回到那边，就会即刻跟莱斯里结婚，然后……哦，别这么脸红，别不好意思呀！我猜准了吧？”

“没什么，埃伦·杰斯特罗。”

“我敢肯定，如果拜伦晓得，他一定更愿意留在这里。”杰斯特罗摸着胡须，朝她微笑。

“天哪，埃伦！你是希望我对拜伦·亨利说我要嫁给斯鲁特，好让他留在你身边吗？”

“唉，亲爱的，谁让你去这么说呀？等一等，我的意思是——”杰斯特罗伸出一只手，望着她的背影，她突然走掉，使他大为吃惊。

---

(1) 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麦克白》的主人公。

(2)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

(3) 毛姆（1874—1965），英国小说家及剧作家。

(4) 格特鲁德·劳伦斯（1898—1952），英国著名女演员。

(5)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

(6)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岸的一个小岛，是美国著名的游览区。

第二十章

“天哪！”拜伦惊叫起来，“好像是我父亲，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哪儿？”娜塔丽说。她的起飞时间推迟了，他们两人正在罗马机场小咖啡馆外边的一张桌子旁喝咖啡。他们在动身去华沙以前，也是在这家咖啡馆吃饭。

“在那边警卫围着的圈子里。”

他指着在六名毕恭毕敬的警官护送下离开终点站的一群人，他们有几个穿着外交部的绿色制服，其余的人穿普通便服。一个军人风度、身材不高、宽肩膀的人，穿着一身黑白点的衣服，戴着一顶呢帽，引起拜伦的注意。他站着说：“可能是他吗？可是他为什么不写封信或是打电报通知我他来意大利呢？我去看看。”

“勃拉尼！”

他正要跑，突然站住了。“什么事？”

“如果是你父亲，坐了这么长时间火车，我又脏又狼狈，而且你父亲一定很忙。”娜塔丽一向非常自负，这时突然紧张、慌乱起来，几乎带着恳求的口吻说，“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下次再见他吧。”

“先让我看看是不是他。”

维克多·亨利随大家刚走到出口的地方，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喊叫。“爸爸！爸爸！等一等！”

帕格听出声音，转身挥挥手，并且请部里来的警卫人员等他一等。“D’accordo.[1]”意大利人含着微笑，鞠了一躬，朝奔过来的年轻人机警地盯了一眼，“我去照顾您的行李，中校，在外边等您，时间很充裕。”

父子俩握了握手。“怎么样？”维克多·亨利深情地望着拜伦的面庞，除非特别意外的情况，他总是把这种感情埋藏起来。

“出了什么事，爸爸？你不能通知我说你要来吗？”

“事情来得突然，我本来打算今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你到罗马来做什么？”

“娜塔丽要回家，她父亲病了。”

“是吗？她已经走了吗？”

“没有。她在那里，就坐在那边。”

“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娜塔丽·杰斯特罗吗？穿灰衣服的那位吗？”

“不是，还远一点儿，穿黑衣服，戴一顶大帽子。”

维克多·亨利发现他儿子说话的声音有一种当家作主的味道。他已经不像在柏林的时候那样没精打采、满不在乎，而是目光中流露出自信的神情，背也挺得更直了。“你看上去真是目光炯炯、精神抖擞啊！”帕格说。

“我精神好极了。”

“我去看看那位姑娘。”父亲突然朝她那边走去，他走得那样快，拜伦跑了一两步才跟上。一路上无人阻拦，他们一口气来到娜塔丽面前，她双手合掌放在膝上，坐在那里。

“娜塔丽，这是爸爸。”

通过这样直截了当的介绍，这两个人——拜伦生活中相对的两极——就这样突然碰面了。娜塔丽把手伸给拜伦的父亲，盯着他的眼睛，等他先开口。维克多·亨利第一眼就非常喜欢这个面带倦容、风尘仆仆、生着一对乌黑眼睛、面庞消瘦的姑娘。她并不像他想象中那种传说里富于冒险性格的犹太人，她的面貌完全像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不

过，她还是具有一种异国的风情，一种刚强、沉静的女性神态。他觉得她一定非常怕难为情，可是一点儿也没有表露出来。当他握住她的手，她微微一笑时，甚至流露出一些对拜伦的感情。

他说："听说你父亲生病，我很难过。"

她点点头表示感谢："我不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过他们要我回去，我就回去了。"她的低音很甜，但是和她的目光一样，很坚决。

"你还回来吗？"

"我还不知道，因为杰斯特罗博士可能也要回美国去。"

"最好还是劝他回去，越快越好。"

帕格用敏锐的目光打量她，她并不回避他的目光。他们两人暂时谁也找不到更多的话说，就变成一场目光的交锋。娜塔丽随即爽朗、顽皮地笑了，仿佛在说："好吧，你是他的父亲，我不责怪你想看出什么文章来。你觉得怎么样啊？"

这使维克多·亨利感到很窘，他从来没有在这种面对面的较量中失败过。可是这一次，他却把目光转向怀着极大兴趣在一旁观战的拜伦身上，娜塔丽这样快就恢复平静，使拜伦感到吃惊。"好了，勃拉尼，"他几乎喊起来，"我该走了，不好让外交部那人久等。"

"是啊，爸爸。"

娜塔丽说："拜伦告诉我您在柏林跟塔茨伯利家人很要好，中校，我认识帕米拉。"

"是吗？"帕格露出微笑。她确实尽量找些话题，好让他随便些，他很喜欢她这样。

"是啊，在巴黎，她和我经常跟两个同住一屋的小伙子约会。她很可爱。"

“我也觉得，她对她父亲也特别好，不过开起汽车来实在可怕。”

“哦，您已经发现了吗？有一次，我跟她乘汽车从巴黎到沙特尔，几乎走着回去的，她真把我吓坏了。”

“我倒不相信这么容易就把你吓坏。”帕格伸出手，“我很高兴看到你，即使是在这种偶然的情况下相遇，娜塔丽。”他局促不安地又咕哝了一句：“这解释了许多问题。一路顺风！一直都乘飞机吗？”

“我弄到一张星期四从里斯本起飞的特快班机票，但愿不会出什么意外。”

“不会的，目前已经安定了，不过你离开这地方还是好的。再见！”

“再见，亨利中校。”

维克多·亨利立刻走掉了，拜伦匆匆忙忙跟在他身边。“勃拉尼，现在来谈谈你怎么样？你打算继续留在锡耶纳吗？”

“暂时打算留下。”

“你听说华伦已经订婚了吗？”

“嗯，已经肯定了吗？”

“是的。他们定的日期是五月二十日，他结束飞行训练以后。我希望你到时候能赶回来，你再没有机会参加弟兄们的婚礼了，我也想办法请假回去一次。”

“我尽力试试吧。妈妈怎么样？”

“胃口不好，柏林把她弄垮了。”

“我以为她喜欢柏林呢。”

“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了。”他们在航空集散站的玻璃门前站住，“你打算在罗马停留多久？”

“如果我能去看你，爸爸，那我就等你。”

“那好，你跟大使馆柯克乌德上校联系吧，他是海军武官。也许今天晚上我们能一起吃晚饭。”

“那太好了。”

“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拜伦含糊地笑了：“你真的不能说点儿印象吗？”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长得那么漂亮。”

“怎么？我实在不觉得她漂亮，肯定不漂亮。你晓得我迷上她了，不过——”

“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能让你销魂，她很漂亮。总之，我很久前给你的信上写的关于她的那些话还有效。现在见过她之后，我更感到如此了。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他把手搭在拜伦肩上有好一阵，“别生气。”

“我爱她。”

“我们不在此时此地决定这个问题，你回到她那里去吧，她一直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里。今天晚上给柯克乌德上校去电话。”

“好吧。”

他回到娜塔丽身边的时候，娜塔丽显得很紧张，用探询的目光看他。他一下坐到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我的天，简直太突然了，我到现在还不太相信，这一切发生得太意外了！他看起来很疲倦。”

“你知道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拜伦慢慢地摇摇头。

她说：“他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看起来一点儿不严厉，倒是很亲切，说话的时候很胆小。”

“他被你迷住了。”

“别瞎说，拜伦！你看看我，满身煤灰，邋里邋遢。”

“他说你的眼睛了。”

“我不信。他说我眼睛什么？”

“我不告诉你，太不好意思了，我以前从来没听他讲过这种话。多幸运，他喜欢你。你看，我哥哥要结婚了。”

“是吗？什么时候？”

“五月。她是一位议员的女儿，她倒并不害怕嫁给一个海军军官。咱们来一个两对同时结婚吧。”

“那有什么不好？到时候毫无疑问，你一定当上银行经理了。”

他们俩都笑了，但是一接触到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俩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幸好这时大喇叭嗡嗡响起来，通知她这班飞机该起飞了，他们才如释重负。拜伦拿着她的手提箱和准备带回家的容易挤碎的礼物，挤到门口正在匆匆忙忙交谈和哭泣的旅客和他们的亲属当中。娜塔丽紧紧捏着她的飞机票，拼命想弄清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喊些什么。他想吻她，但没有吻成。

“我爱你，娜塔丽。”他说。

她夹在拥挤的旅客中，用一只胳膊搂住他，在一片嘈杂声中说：“我想，我还是回去好。刚才又见到你父亲了，还是挺不错的。他真喜欢我吗？真的吗？”

“我告诉你，你让他大吃一惊，为什么不呢？”

人群开始往门里拥。

“这么多东西，我怎么拿得了？你帮我拿拿吧，亲爱的。”

“你答应我，要是你决定不回来，就给我来电报。”拜伦说着，把大

包小包的东西塞到她怀里和腋下，“收到电报，我就乘下一班飞机回家。”

“好，我一定给你打电报。”

“答应我，在我们见面之前，你不做任何其他决定，不采取任何激烈行动。”

“唉，拜伦，你真是孩子，说这种鬼话。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

“答应我！”

她的黑眼睛睁得老大，眼里满含着热泪，怀里和手里堆满了东西，手指夹着一张黄绿色的飞机票。她耸耸肩，笑着说：“唉，见鬼，答应你，可是你知道，列宁说过，信约常常是靠不住的东西。再见了，亲爱的，我的爱！再见，拜伦！”当旅客把她挤走的时候，她提高了嗓音。

亨利中校在旅馆里胡乱地睡了两个小时，随后就穿上新熨过的制服和一双像墨镜一样闪闪放光的皮鞋，步行到大使馆去。在阴沉的天空下，沿着威尼托大街，冒着十二月的严寒坐在一排排桌椅上的人寥寥无几。由于缺乏汽油，宽阔的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来往。像柏林一样，这座独裁统治下的都城在战争中呈现出一派萧条、暗淡的景象。

柯克乌德上校整天都有事外出，他的文书递给帕格一个鼓鼓的长信封。他一打开，两样东西哐啷一声掉到桌上，这是两枚带别针的银鹰，是上校军衔的领章。

威廉·柯克乌德上校向维克多·亨利上校致意，并盼于今晚九时驾临大熊酒家便餐。

又，您穿的军服不合适，请佩戴四条杠肩章。

和便条别在一起的还有一条金色的绶带和美国海军情报部的一封

信，信里开列了一张新晋升上校的名单，维克多·亨利的名字用红笔画了一个很深的红圈，还画着水波线。

文书有一张爽朗的、满是雀斑的美国人面孔，总是咧着嘴笑。“恭喜您，上校。”

“谢谢你。我儿子来电话了吗？”

“来了，先生。他来吃晚饭，都安排好了。我刚煮好咖啡，您愿意在上校办公室里喝一杯吗？”

“那太好了。”

帕格坐在武官的转椅上，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海军的醇咖啡，在德国喝过好几个月代用品之后，这种咖啡显得特别可口。他把银鹰、美国海军情报部的名单和金色绶带一样样摆在他面前的桌上。当他悠闲地转着转椅、端详着他晋升的这些表记时，他那带伤疤的苍白的脸上显得很平静，有些厌倦的神情。但是，他还是有些兴奋、得意，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总算放心了。

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第一轮选拔会把他放过。战列舰和巡洋舰的舰长、潜艇和驱逐舰舰队司令官以及舰船局和军械局内部的人，都完全可能把一个武官轻易挤掉。尽早晋升上校，是跃入将级军官行列的先决条件。少数军官在晋升将级之前，必须具备上校军衔。这次较早的晋级，他履历中这个小小的、不会变更的、实实在在的记载，是他二十五年来勤勤恳恳工作的报酬。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晋升，而且是决定性的一次。

他非常希望能立刻和他那永远没有一刻宁静的妻子分享这个令人欣慰的消息。也许，他心里想，等他回到柏林时，他们可以设一次盛宴招待使馆人员、记者和友好国家的武官，从而冲淡绿林区犹太人住宅里的沉重、阴郁气氛。

他突然又想到娜塔丽·杰斯特罗，甚至把关于晋级的事都抛到一边

了。自从和她偶然相遇之后，他对她始终念念不忘。在他们相会的那几分钟里，他就感觉到他儿子和这位姑娘之间已经有很深的感情，说不定是拆不散的了。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像娜塔丽·杰斯特罗这样的年轻女人，如果不考虑一般的所谓年龄相当，她会嫁给一个和她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年人，而绝不会随随便便抓一个像拜伦这样的毛头小伙子。以娜塔丽这样的聪明才智，当然选择莱斯里·斯鲁特这样类型的人最合适。娜塔丽比准备嫁给拜伦哥哥的杰妮丝更成熟，有修养。因此，这门婚事并不合适，他怀疑她是否理智，是否能坚定不移。但使他感到最头疼的是犹太人的问题。维克多·亨利深知自己很刻板，他的生活圈子非常狭窄，跟犹太人很少接触。他又是一个很呆板、实际的人，这就使他感到很棘手。他深信如果有这样一位母亲，他未来的半犹太血统的孙儿、孙女一定又漂亮又聪明。但是，他又想到他儿子绝对无法应付将来的各种各样的麻烦，而且永远应付不了。他儿子在华沙所表现出的冷静和勇敢的性格非常适合搞体育运动或当军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比起雄心大志、刻苦勤奋和丰富的常识来，用处就很小了。

“先生，吉阿纳里先生来了。”电话机里传来文书的说话声。

“好的。”维克多·亨利把那些东西收起来，放到裤兜里，心情远不如刚才想到晋升上校时那样高兴了。

这位圣弗朗西斯科银行家换了一身非常考究的双排纽扣、带很宽的白条纹的灰西服，衣领是特别大的英国式翻领。他那辆劳斯莱斯牌汽车里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香水味。“我相信你一定跟我一样，睡得很好。”他点起一支很长的雪茄说。他的举止显得很悠闲，他身上的许多小地方，修剪过的指甲、戒指、衬衫、领带，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他爱整洁，而且生活很富裕。同时，他显得有些兴奋、激动。“我已经跟外交部谈过了。你见过齐亚诺伯爵吗？”帕格摇摇头，“我跟他是多年的好朋友了，今天请吃饭，他肯定会来，然后他再从这里带我去威尼斯宫。你怎么样？有什么见教？”

“在意大利和德国期间，我充当您的副官，先生，我一定遵从您的意思，尽一切可能为您效劳。”

“你懂意大利语吗？”

“可以说实在不怎么样。不过，如果需要，报纸还能勉强看懂。”

“那太遗憾了。”银行家泰然自若、津津有味地吸着雪茄，垂下眼睛估量着维克多·亨利，“不过，总统说，如果两国首脑都同意，那么这两次会见你都参加也许有好处，这样可以多一双耳目。在凯琳别墅，我当然可以提出来请你给我当翻译，我的德语不怎么样。我想我们得见机行事，这次使命很特殊，而且没有议定书。通常我应当由我们的大使陪同。”

“我就大摇大摆跟您一道进去，他们如果阻拦我再说，您看怎么样？”

银行家闭目沉吟了片刻，然后点点头，睁开眼睛。“啊，这是古罗马时代的广场。你以前来过罗马吗？我们现在穿过君士坦丁门，这里有许多历史逸事呢！我猜想当初一定也有许多使者带着同样神秘的使命来到罗马。”

帕格说：“今天这次宴会是在您家里举行吗？”

“哦，不是，我在威尼托大街那边住着一套很小的房间。我叔叔和两个堂兄弟都是这里的银行家，在他们的市内公馆请我吃饭。我们见机行事，要是齐亚诺来了，我就这样摸摸衣领，你就自我介绍一番，要不然就照你说的办法做。”

结果证明这些安排都是多余的，因为墨索里尼突然来参加宴会了。美国人到达后半小时，大理石圆柱大厅门口引起一阵骚动，这位独裁者精神抖擞地走进来。从客人活跃和骚动的情况判断，大家都没有料到他会来，甚至连穿着绿色、白色、金光闪闪的军服的齐亚诺也大吃一惊。墨索里尼个子很小，比帕格还矮，穿着带皱褶的苏格兰呢上衣、运动

衫、黑裤子，以及一双棕色和白色的马靴。帕格立刻感觉到，也许墨索里尼故意做给德国人看，他对罗斯福派来的非正式使者表示特别轻蔑。墨索里尼走到餐桌跟前，吃水果、喝茶，兴高采烈地跟周围的人聊天。他端着一杯茶在大厅里一边走，一边跟人交谈。当他从帕格身边走过的时候，有一次他看了路吉·吉阿纳里一眼，但是对两个美国人睬也不睬。宴会上，墨索里尼跟眼神凶暴、下巴突出的帝国独裁者大不相同。他鼓出的眼睛含着一种意大利式的温和，笑得很厉害，但含着讽刺的意味，很庸俗。维克多·亨利觉得这个精明的小个子上台以后，很满意他的权位，他的好战性格是一出喜剧，跟嗜血成性的希特勒完全不一样。

当帕格正在跟银行家的婶母——一个浑身珠光宝气、涂脂抹粉、态度傲慢、散发出一股薄荷味、几乎完全耳聋的老太婆——笨嘴笨舌地聊天的时候，墨索里尼离开了大厅。帕格看见银行家朝他招手致意，随后跟齐亚诺一道走了，他也即刻托词跟着他走了。他们三人穿过两扇雕花大门，来到一间高大、华丽的书房，房间里放着一排排棕色、红色和蓝色烫金皮封面的图书。一扇扇高大的窗户俯瞰全城。不像灯火管制下的柏林，这里处处灯火星罗棋布，一派辉煌景象。墨索里尼威风凛凛地打了个手势请他们坐下，银行家坐到他旁边的沙发上，齐亚诺和维克多·亨利在他们对面的扶手椅上就座。墨索里尼冷冷地看了一眼亨利，然后把目光移向吉阿纳里。

他的眼神即刻改变了帕格对这位意大利首领的最初印象。帕格深深感到不知所措，而且觉得墨索里尼对他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自己完全像一个年幼无知的海军少尉，冒冒失失闯上旗舰的禁区。齐亚诺却始终没有给他这种感觉，这位女婿穿着很考究，正小心翼翼地敬候这个有权势的长者说话。帕格离墨索里尼很近，能看到他的一绺雪白头发，他那刻着深深的皱纹的脸上显出非常果断的性格，那对充满活力的眼睛此刻显得有些晦暗。帕格断定，一旦有必要，这个人会随时下令进行血腥屠杀。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大利统治者。

银行家操着清晰、标准的意大利语匆匆解释说，他的好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派驻柏林的海军武官作为他在欧洲短期逗留期间的副官和会见希特勒时的翻译。帕格勉强能听懂他的话。他还说亨利此刻完全听从领袖的指示，可以留下，也可以退席。墨索里尼又瞟了武官一眼，这回显然把他作为罗斯福指派的人看待，热情了些。

“你会讲意大利话吗？”他用流利的英语出其不意突然对亨利说，简直像一尊雕像突然开口说话了。

“阁下，我只能听懂一点儿，不会讲。再说，我也没什么话要说。”

帕格看见墨索里尼笑了，就像刚才跟大厅里那些人微笑时一样。“当我们谈到有关海军问题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讲英语。”

他随后望着银行家，等他开口。

“Bene，Luigi？[(2)]”

银行家谈了约莫一刻钟。帕格因为事先已经知道大致内容，所以银行家的话他都听懂了。寒暄了几句之后，吉阿纳里说他自己不是外交家，他无权也没有才能商讨国家大事，他这次来是代表总统向领袖提出一个非正式的问题。罗斯福先生派出一个和墨索里尼有私交的普通身份的私人代表，主要是为了万一遭到墨索里尼拒绝，不致影响美意两国的正常关系。总统对欧洲动荡的时局甚为担忧。如果春季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不可想象的恐怖战争将席卷全球。虽然现在已经迟了，但是否还能想些办法？罗斯福总统一直想派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员，比如说像萨姆纳·韦尔斯这样的头面人物（齐亚诺一听提到这个名字，就抬起头来，用几根指头敲着桌子），在一月下旬访问各交战国首脑，呼吁和平解决欧洲问题。墨索里尼本人就曾于八月三十一日做过这样的访问，一直到最后都在呼吁和平，毫无结果。但如果他现在能与总统合作，争取和平，那么他将会被当作人类的救星写入历史。

墨索里尼沉思了片刻，面色沉重，垂着肩，目光回避开，用手摸着

衣领，然后他才开口。帕格听他的意思是说，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与德国不可动摇的联盟上，任何阴谋破坏这个联盟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和平解决欧洲问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他本人比任何人都更欢迎这项建议。罗斯福先生承认他自己一直到最后都在维护和平。可是，希特勒在十月已经提出了非常合理的和平建议，却被盟国拒绝了。美国政府近几年来对德国和意大利公开采取敌视态度，意大利自身也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墨索里尼说，这些可都不是路吉职权范围内所能解决的问题，他现在顺便提一下，只是表示对萨姆纳·韦尔斯的使命抱十分悲观的看法。

“你刚才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最后说，“现在，路吉，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

“请吧，阁下。”

“这一和平倡议是总统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在盟国请求下提出来的？”

“阁下，总统对我说过，这是他自己的意思。”

齐亚诺清了清喉咙，紧握着双手，朝前俯身说：“英国和法国知道不知道你们在进行这次访问？他们赞成吗？”

“不知道，阁下。总统说，他将同时对伦敦和巴黎进行同样性质的非正式的试探。”

墨索里尼说：“报纸上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消息，是吧？”

“据我所知，阁下，除我们在座的人之外，只有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知道此事。我这次是私人旅行，不会引起新闻界的兴趣，因此这将永远是一个秘密。”

“我已经说了我心里的看法，”墨索里尼用一本正经的严肃声调说，“考虑到英法统治集团对重新崛起的德国及其伟大元首抱有疯狂敌

视态度这一事实，我认为这一使命很少有成功的希望。不过，我很能体会你们总统的这番苦心。”他停顿了好一会儿，然后用力点一下头，说：“如果你们总统为这一使命派遣萨姆纳·韦尔斯前来，我可以接见他。”

吉阿纳里呆板的笑容消失了，露出真正愉快而得意的微笑。他滔滔不绝地讲起墨索里尼做出这一决定如何英明、伟大，以及想到他的两个祖国意大利和美国联合起来，拯救世界使其免于灾难的前景，他感到很高兴。墨索里尼默默地点点头，仿佛很欣赏他讲的这一大堆奉承话，尽管他轻蔑地摆摆手，要银行家冷静些。

维克多·亨利趁银行家一住口，就连忙插嘴说：“阁下，我想请问您是否准许吉阿纳里先生把这一点告诉元首？告诉他您已经同意接见萨姆纳·韦尔斯率领的一个正式代表团？”

当维克多·亨利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时，墨索里尼像一个将军有时那样，两眼直冒火。他看了看齐亚诺，这位外交部部长用流利的英语谦逊地说：“元首会在你们有机会告诉他以前很久就知道这件事。”

“那好。”亨利说。

墨索里尼站起身，挽住吉阿纳里的臂肘，领他穿过通往阳台的门，走到阳台上，房间里放进一股冷空气。

齐亚诺用他那双白皙的手理了理厚厚的黑发：“中校，对于德国海军在南大西洋取得的伟大胜利，您有什么想法？”

“我一点儿没有听说。”

“真的吗？今天晚上七点将在罗马电台广播。‘斯比伯爵’号战列舰截获蒙得维的亚的一队英国战斗巡洋舰和驱逐舰，英国损失四五艘战舰，其余全部被击伤。英国这一巨大损失彻底改变了大西洋的军事力量对比。”

维克多·亨利感到震动，但有些怀疑："'斯比伯爵'号怎么样了？"

"受了些轻伤，一夜就能修好。'斯比伯爵'号遭遇的是哪艘敌舰都比不上的重型军舰。"

"英国方面承认了吗？"

齐亚诺伯爵笑了，他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显然他自己也知道，只是略微显得胖了些，有些傲慢。帕格心想这大概是养尊处优的结果。"没有，不过英国对'皇橡'号沉没一事也是隔了一些时候才承认的。"

由于"斯比伯爵"号的消息传来，为庆贺维克多·亨利晋升而举行的晚宴在阴郁的气氛中开始。两位武官一边喝着威士忌苏打水闲谈，一边等候拜伦到来。

柯克乌德上校说他相信这一消息，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年来，英国已日趋腐朽。柯克乌德本人长得就像一个英国人——长长的下巴，血色很好，一口大板牙——但他对大英帝国没有什么用处。他说，英国政界人士面对希特勒的崛起，采取拖延、退缩的政策，他们认为英国人民不愿再继续打下去；英国海军外强中干，英法将在希特勒猛烈的春季攻势下垮台。

"我认为，这太糟糕了。"柯克乌德说，"舆论当然站在盟国方面，世界仍旧继续前进，希特勒毕竟就地制止了共产主义。而且不用担忧，他既然击败了盟国，也同样会让斯大林吃败仗。俄国人不是在芬兰做了一次非常愚蠢的表演吗？德国军队轻而易举就会把他们打垮。最后势必由我们与希特勒打交道，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他已经准备孤注一掷了。"

"嘿，爸爸！"拜伦穿着一身运动衫裤来到这家豪华的古老饭店，显然很不合时宜，因为这里大多数人都穿着晚礼服。

亨利把他介绍给武官。“你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来晚了。”

“我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到基督教青年会去打了个盹。”

“你在罗马就只能干这些吗？看了一场电影？我也希望我能有几个小时空闲在这座城市里转转。”

“唉，您看，我累了。”拜伦又有些恢复他过去那种懒懒散散的老样子。

侍者送来香槟，柯克乌德敬了维克多·亨利上校一杯。

“嘿，爸爸，四条杠了！真的吗？”拜伦突然精神抖擞起来，喜出望外。他握住父亲的一只手，举起满满一杯酒：“太好了！我能为这件事赶到罗马来，真是太高兴了！我知道一般人都不提这种事，可我不管这一套，爸爸，这么一来你就可以出头了吧？”

柯克乌德上校说：“他早就出头了，这次升级就是证明。”

“现在只要犯一个错误，”帕格一本正经地说着，摇摇头，“倒一次霉，放错一份公文，或者一个舵手在夜里值勤的时候一阵迷糊，那么一直到退休，你就甭想出头了。”

“我说，你做什么工作，拜伦？”柯克乌德说。

年轻人犹豫起来。

“他是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帕格连忙说，“对潜艇特别感兴趣。顺便说说，勃拉尼，新伦敦潜艇学校五月份招生扩大一倍，预备役军人身体检查合格的都可以入校。”

柯克乌德笑了，怀着好奇的神情打量拜伦。“现在你该开始迈出你的第一步了，你现在就该带头报考，拜伦。你的眼睛怎么样？视力是二十—二十吗？”

“我眼睛没问题，可是我在这里有工作。”

“什么工作？”

“历史研究。”

柯克乌德皱了皱眉。

帕格说：“他在一位著名作家埃伦·杰斯特罗那里工作，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本书的，你听说过吗？”

“哦，杰斯特罗，我知道，住在锡耶纳。我在使馆跟他吃过一次饭，很有头脑。碰到一些麻烦，回不去家，是那个人吗？”

拜伦说：“他不是有困难，先生，他是不愿意离开。”

柯克乌德摸了摸下巴：“你能肯定吗？我好像有印象，他就是因为回不去才住在罗马的，他档案材料里好像有什么污点。他出生在俄国，或者立陶宛，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不管怎么样，我想问题总归是能解决的。他在耶鲁教过书，是吗？”

“是的，先生。”

“不过，他一旦能走，就应该赶快离开。德国人正在越过阿尔卑斯山，老贝尼托[3]的反犹法律就更不用说了。”

维克多·亨利当晚就要陪银行家乘火车回柏林。关于他来罗马的使命，他对柯克乌德和拜伦只字未提，他们也没有问他。晚饭后，拜伦和他父亲乘出租汽车到火车站，一路上始终保持沉默。娜塔丽·杰斯特罗在车厢里仿佛是一个无形的存在，他们俩谁都不愿意先引出这个话题。当汽车驶入机场前面灯火辉煌的空荡荡的广场时，帕格说：“勃拉尼，如果英国当真在蒙得维的亚遭到袭击，我们就不会再迟迟不参战了。我们不能听任德国封锁大西洋，那将会是一九一七年的重演。你为什么不申请进潜艇学校呢？最早也要到五月才开始。如果杰斯特罗头脑不是那么简单的话，他会在这之前回到美国去的。”

“离五月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

“好了，我不跟你抬杠。”帕格说着，下了汽车，“多给你母亲写几封信，她心情不好。”

“好的，爸爸。”

“别误了华伦的婚礼。”

“我尽量不误吧。真的，要是咱们全家又团聚了，那该是一件大事吧。”

“所以我才希望你也回去，这大概将是天知道多少年内咱们最后的一次团聚了。再见！”

“再见！我说，爸爸，您提升上校，我真高兴。”

帕格从车窗口阴郁地朝儿子勉强笑了笑，就去赶火车了。对于那位犹太姑娘，他们俩始终只字未提。

---

(1) 意大利语：好的。

(2) 意大利语：好吗，路吉？

(3) 贝尼托是墨索里尼的名字。

第二十一章

罗达·亨利在迎接刚刚回来的丈夫时火气特别大，使得他不禁怀疑她也许病了或是怎么的。

他离开时，她心情就不好。在她看来，一切都糟得令人生气。柏林的秋天叫人讨厌，生活也令人厌恶，她心里烦闷透了。德国人的办事效率原来是神话，这里的人什么事都不懂得应该怎样办，也谈不到什么是服务和诚实。她又“犯了病”，一个医治不好的老毛病，以前几次心情不佳时，是一只胳膊和背上痛，这次则是一边的耳朵后面痛。她担心是癌，但现在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既然都已完结，长不长癌也就无所谓了。以前罗达在几次情绪不佳之后，总能恢复过来，并且会带着内疚的心情变得特别温柔可爱。帕格在突然离开柏林去罗马时，曾经希望回来后能看到她有所好转，没想到她的情绪反而更坏了。

她想要和他一起去凯琳别墅。他不在的时候，一位德国空军参谋送来一份请帖，乳黄色的厚纸上用雕版印着金字，写着邀请维克多·亨利中校。帕格到家还不到十分钟，她就拿出请帖，问为什么没邀请她。她说，如果把她留在家里，他一人去参加戈林夫妇在凯琳别墅举行的宴会，她在柏林就永远没脸见人了。

帕格不能泄露他这次去只是作为一位国际银行家的助手，负有秘密的国家使命。他也不能领她到白雪皑皑的花园里，用一些露骨的暗示来安慰她。时间已近午夜，她穿着一身青灰色睡衣，的确非常美丽动人。

“听我说，罗达，相信我的话，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安全。”

“哼，为了保证安全！什么时候你想按照你的意思办事，你就把这一套搬出来。”

“我是宁愿带你一起去的，这你清楚。”

“别光讲空话，明天打电话给德国空军部的礼宾官员。你要是不好意思，我来打。”

帕格是在书房里一面和她谈话，一面翻阅一大堆信件。他放下信件，冷冷地瞪了他妻子半晌，问道：“你身上不舒服吗？”

“我腻烦得要死，要不倒是很好。怎么啦？”

“你吃了补血丸没有？”

“吃了，可是我不需要吃药，我只需要到哪儿散散心。也许我应该痛饮一醉。”

“你不能打电话找空军部，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罗达恨恨地咕噜了一声，噘起嘴坐在一边。

“哦，柯比那家伙来了一封信。他有什么说的？”

“你自己看吧。信和他人一样枯燥无味，写的全是他回到家里如何高兴，在丹佛附近滑雪如何有趣，他如何感谢我们的招待，整整三页的废话。”

帕格没看信，一下子把它扔到无关紧要的一些信堆里。

“说真的，帕格，你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干什么事都有板有眼的。你要干什么，别人都预先料得到。二十五年来，你每次一到家，总马上先看信。你期待什么？一封你以前情人的情书？”

他笑了，把信推到一边。“你说得对，咱们喝点儿什么，咱们先喝两杯吧。你看上去漂亮极了。”

“一点儿不漂亮，那个该死的理发师又把我的头发烤成一块一块小麦饼了。我累了，我一直在等你回来，想跟你谈谈，可你晚到了两个小时。”

“在护照检查站遇到了点儿麻烦。”

“我知道。好吧，我要上床了，既然凯琳别墅去不成，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我甚至买了一件很鲜艳别致的衣服，本来打算给你看看，现在让它见鬼去吧，我准备把它退回去。”

“别退，也许你很快就用得着它。”

“哦？等着戈林他们第二次邀请？”她不等回答就出去了。

帕格调了两杯威士忌苏打来庆祝他晋升的消息。他上楼后，发现她已经熄了灯——这是一个惯用的、对丈夫来讲是很不愉快的信号。他很想和他妻子一起过夜。此外，他还把会见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经过保留着作为床头谈话的材料。现在他只好一个人把两杯威士忌酒都喝了，然后睡在书房的沙发上。

第二天，他听到了使他高兴的消息。德国当局宣布：“斯比伯爵”号在获得历史性胜利之后，英勇地把自己炸沉了，它的指挥官随后也在一间旅馆房间内用手枪自杀，表现出崇高的精神。他已经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说，实际上是三艘级别轻得多的英国军舰在一场海上激战中打败了这艘德国战舰，使它受了重创，勉勉强强驶回港口，然后才把自己炸沉。这个情况，德国人民一个字也听不到，因此，他们听到消息说打了胜仗的袖珍战列舰反而要把自己炸沉，不免感到困惑。纳粹宣传人员根本不屑做解释，只是另外编造空战大胜利的消息来掩饰，大肆宣传说在黑尔戈兰岛上空击落了二十五架英国轰炸机。帕格知道自己很少再有机会见到齐亚诺伯爵，但他倒很想再跟他谈谈“斯比伯爵”号的情况。

后来，罗达知道帕格升了级，她的积郁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她也不再提起凯琳别墅。她开始像度蜜月时那样对待他，他们这样过了一星期左右的快乐日子。他讲了怎样跟娜塔丽·杰斯特罗见面，她听得津津有味，但也有点儿寒心。她说：“看来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等她能明白过来甩掉勃拉尼了。”

凯琳别墅像一座按照猎宫式样修建的联邦感化院，坐落在一片禁猎

区中，从柏林坐车到这里约莫两个小时路程，周围一片荒凉，只有一些矮小的杏树和披盖着白雪的绿色枞木。从高速公路通往这里的那条路穿过电力控制的笨重大门，又穿过用钢筋混凝土修筑的围墙，墙上凝结着犬牙交错的冰柱，最后穿过两排手持机枪、面对面站着的空军哨兵，他们喊问口令时，嘴里冒着热气。汽车一拐弯，就瞥见了那座宏伟壮观的木石结构的建筑。一只受惊而睁大眼睛的鹿跃过大路。圣弗朗西斯科银行家脸上那极不自觉的微笑已经看不到了，他紧闭双唇，柔和棕色的意大利人的眼睛像那鹿一样睁得很大，这边瞧瞧，那边望望。

在拱形圆顶的宴会厅里，挤满了一群使人眼花缭乱的穿制服的纳粹党人和露着雪白肩膀的妇女——她们有的还可爱，有的则又粗又胖，但都是衣着华丽，满身珠光宝气。阿道夫·希特勒也在人群中，正在逗戈林的小女孩玩。一支弦乐队不显眼地在这间铺着大理石的宽阔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轻柔地奏着莫扎特的乐曲。粗大的木材在壁炉里燃烧着，壁炉三边形的石墙高高耸入屋顶。齐房间长的雕花大桌上摆满还未动用的丰盛食物。空气中飘荡着各种浓重的气味：烧木头的烟味、雪茄烟味、烤肉味、法国香水味。一群快乐的、兴致勃勃的德国显要人物，有的在笑，有的在低声细语，有的在拍手。当希特勒把那个美丽的、穿一身白的小女孩抱起来和她说话，并且拿一块蛋糕逗引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发出亮光，望着他们穿着平常的灰绿色军装上衣和黑色裤子的领袖。戈林和他体态优美的妻子站在旁边，带着温柔的做父母的骄傲微笑着。他们夫妇都穿戴着华丽的晚礼服和珠宝，绚丽夺目，男的衣服比女的更为华丽。突然，那个小女孩吻了一下元首苍白的大鼻子，他大笑起来，把蛋糕给了她。全场响起一阵欢呼声，所有人都鼓起掌来，妇女们擦着眼泪。

“元首多了不起！”陪同这两个美国人的空军军官说。他是一个个子不高、脸黑黑的飞行员，身上佩戴着“神鹰兵团”[(1)]镶有金刚钻石的十字勋章。“唉，他要是能结婚多好，他喜欢孩子。”

帕格·亨利也觉得希特勒有他吸引人之处，比如：他对鼓掌表示谢意时所流露出的那种有点儿羞涩的微笑；他把孩子送还给欣喜若狂的母亲时那种故作勉强的滑稽样子；他拍拍戈林肩膀时羡慕地耸耸肩，他祝贺比他幸运的人时，动作与其他独身汉没有什么不同。这时的希特勒具有一种天真的、几乎是引人同情的魅力。

戈林夫妇陪同希特勒到摆着食品的桌子边，大家都跟着蜂拥到那里。穿着金蓝色制服的仆役排着队进来，安排好金色的桌椅，给客人端食物、倒酒，连连鞠躬。空军军官带领帕格和吉阿纳里同一个名叫沃夫·斯多勒的银行家坐在一起，斯多勒像老相识一样招呼这位美国金融家。他是一个细长个子的条顿人，五十多岁，淡茶色头发平贴在头上。他的妻子是一个头发已经有点儿花白的美人，一双清澈的蓝眼睛，像她脖子上、手指上和耳朵上所佩戴的大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正巧维克多·亨利刚刚写了一份关于斯多勒的简短报告，因此他了解很多他的情况。

斯多勒的银行是戈林发财致富的主要渠道，他专门经营获取“Objekte”的业务。“Objekte”这个词是德国商业界的行话，指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犹太人所有的企业。

关于一九三九年奇特的德国，亨利刚刚开始有所了解。当时，他们十分强调掠夺犹太人的合法性，但很少采用公开没收或暴力剥夺的做法，而是从一九三六年起颁布了一整套法律条文，使得犹太人实际上很难做生意。法院月复一月做出的各种裁决，使得他们做生意更加困难。犹太人的企业得不到进出口许可证或原料，他们对铁路和航运的利用也受到限制。处境越来越困难，最后除了出卖，别无他法。购买这种“Objekte”的市场便兴隆起来，许多机灵的上层德国人士争先恐后出高价收购。沃夫·斯多勒采取的做法是，把所有对“Objekte”有兴趣的买主都找到，联合起来，提出一个非常低的、唯一的收购价格，企业主面临的选择是：接受或是破产，别无他路。然后，斯多勒这伙人把这家企业

分成股份。斯多勒通过戈林可以看到秘密警察的案卷，因此他总是第一个发现哪家重要的犹太人企业已经支撑不住了。像那些大家都垂涎的经营钢铁、金属、银行和纺织等的大企业，则由戈林自己全部买下或占有其中较大的股份。斯多勒的银行除了得到一笔佣金外，他还在“Objekte”中得到他自己的股份。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美国在柏林的广播评论员弗莱德·费林告诉帕格的，他费了不少力气才调查清楚。费林带着愤怒向帕格讲述这些情况，特别是他又不能把这些情况广播出去。德国人说，所有关于德国对犹太人待遇不公平的报道都是在盟国花钱指使下所做的宣传。他们还说，颁布关于犹太人的各项法律，其目的不过是要限制这个少数民族，使他们在德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超过他们应得的部分。

帕格有意地把犹太人问题放在一边，以便集中精力了解军事情况，这是他的任务。除了在专门给犹太人规定的购货时间内，在柏林简直看不见他们。在购货时，他们脸色苍白、忧心忡忡，刚刚挤满商店，一转眼又无影无踪。对犹太人的压迫，表面上并不明显，帕格甚至连一所集中营的外部都没看见过。他曾经注意到长凳上或餐厅里有排犹标语，还看到一些被吓白了脸的忧心忡忡的可怜人从火车或飞机上被拖下来，偶尔也看见过被打破的窗户和破旧的、被烧毁的犹太会堂。有一次，他还看到这样一件不幸的事：一个男人在动物园里被三个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青年打得头破血流，他的妻子一面哭一面尖声喊叫，两个警察却站在一边哈哈大笑。但是，费林所讲的情况是他第一次了解到德国排犹主义的本质。在费林看来，它的真正目的就是掠夺，这虽然令人憎恶，但至少还是可以讲得通的。当沃夫·斯多勒文质彬彬地鞠了一躬，伸出他的手时，帕格感到一阵恶心。当然，他还是和他握了手，而且不久还坐在一起吃起来，用摩泽尔葡萄酒、雷斯林葡萄酒和香槟酒相互干杯。

斯多勒是一个热诚而精明的德国人，从各个方面说，与维克多·亨利在军界、工业界以及社交场合遇到的不下数百名其他德国人没有什么

两样。他讲得一口好英语，表情豪爽而恳切。他讲了一些聪明的笑话，还敢于取笑戈林的肥胖和他那身跟舞台服装差不多的制服。他表示对美国有深厚的感情（他特别喜欢圣弗朗西斯科），并对美德关系不见好转表示遗憾与沮丧。他说，难道他不能通过邀请吉阿纳里和亨利夫妇到他的乡间别墅度一次周末来为改善两国关系尽一点儿力吗？他的别墅当然比不上凯琳别墅，但是他保证他们会喜欢他邀请的陪客。亨利上校说不定走运能打到一只鹿，而野味是不属于肉类配给范围内的。亨利夫人也许还喜欢吃点儿鹿肉呢！银行家的夫人用她那戴着宝石戒指的冰凉白皙的手指碰了一下帕格的手，微微眯起那双蓝眼睛，表示邀请的意思。她听说亨利夫人是美国大使馆最有风度和最漂亮的夫人，她一直想见见她。

吉阿纳里谢绝了，他明天一早就要启程回国。从工作上考虑，维克多·亨利完全应该接受这个邀请，因为他的部分任务是打入德国有影响的上层人士的圈子。他实在不想再见斯多勒了，但是转念一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使罗达享受她抱怨失去的那种欢乐。德国人谁好谁坏脸上也看不出来，斯多勒也可能是在胁迫下为戈林效劳的，虽然他的妻子从中得到了好处，因此能戴上钻石。帕格说他准备去。斯多勒夫妇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这使得他深信，这次邀请绝不是偶然的，他们显然有意要和他结识。

斯多勒带领着两个美国人在凯琳别墅里转了一圈。帕格每当看到纳粹的富丽堂皇的场面时，总有好莱坞布景的印象，这次也一样。不管建筑结构多么宏伟坚固，不管房顶多么高敞，不管装饰多么精致，也不管那些艺术品多么珍贵，总觉得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假场面。凯琳别墅里的走廊和房间似乎无穷无尽。十几个玻璃柜子里陈列着镶有宝石的纯金制品：花瓶、十字勋章、权杖、刀剑、半身雕像、官杖、勋章、书籍、地球仪等等，都是钢铁公司、各大城市以及外国政府在元帅生日、结婚、生子以及“神鹰兵团”自西班牙返国时送的礼品。墙上挂满了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意大利、荷兰艺术大师的名画，也有一些经纳粹认可的

当代画家画的毫无艺术价值、只能供商业广告用的裸体画。其他会客室没有人，但宽敞华丽的程度不下于宴会厅，木制的墙上挂着壁毡和旗帜，室内陈列着雕像和镶着珠宝的盔甲。但是，所有这些也完全可以看成是好莱坞用硬纸板和油画布搭起来的布景，甚至宴会桌上陈列的佳肴看上去也很像塞西尔·德米尔导演的宴会场面，烤猪里的粉红色的肉也很像制造布景模型用的蜡和石膏。但是，维克多·亨利很清楚他看到的是大宗财宝，而且大部分是通过斯多勒抢来的赃物。且不考虑道义上的原因，建筑设计的粗俗也使帕格感到很失望，因为据说戈林还是出身名门呢！甚至路吉·吉阿纳里的赞美之词听起来也带有明显的讽刺味道。

佩戴着镶有金刚钻石的十字勋章的空军军官找到了他们，向斯多勒叽咕了几句。

“唉，真可惜，你们现在就得去了，”德国银行家说，“你们还没有看到别墅的稀世奇观呢！亨利上校，我的办公室将会安排好一切，去接您和您亲爱的夫人星期五到阿本德鲁来，但是恐怕您到过这里以后，会觉得那里很不像样子。我们明天给您去电话。”

斯多勒陪两个美国人又穿过一些房间和走廊，停在木制的浅黑色双扇门前，门上满满雕刻着狩猎的场面。他推开门，里面是一间木屋，木头和灰泥的墙上挂着鹿角、兽头标本和兽皮，空气中弥漫着死兽散发出的浓厚的陈腐味道。在熊熊的炉火两侧，分别坐着里宾特洛甫和戈林，希特勒不在屋内。一张粗糙的长桌和两条长凳占了大部分地面。帕格立刻想到这一定是原先那座供狩猎用的房屋的主要房间，这位元帅围绕着它修建起这座平庸乏味的像宫殿一样的建筑物。这是凯琳别墅的中心，除了红彤彤的炉火外，屋内阴暗清冷。

戈林懒洋洋地靠在长沙发上，翘起一条穿白色长筒厚皮靴的腿。他用雕花矮大理石桌上金质餐具中的一只小金杯呷着咖啡，他拿着杯子的五根手指中，有三根鼓起了钻石戒指。他向吉阿纳里亲切地点头微笑。里宾特洛甫两眼瞧着天花板，两手交叉着放在肚皮上。德国银行家介绍

完维克多·亨利后，就带上门出去了。

“元首给你整整七分钟的时间来谈你的事情。”里宾特洛甫用德文说。

吉阿纳里结结巴巴地说：“阁下，请允许我用英文回答。我是以私人身份来到这里的，我认为给我这么多时间是对我的国家和我国总统的特殊礼遇。”

里宾特洛甫坐在那里，眼睛瞧着天花板，脸上毫无表情。维克多·亨利见此情况，不管是否需要，便进行翻译。外长不等他说完，用标准的牛津口音打断他说：“我懂英文。”

戈林对吉阿纳里说：“欢迎你到凯琳别墅来，路吉，好几次我都想请你来。但是，这次你远道而来，所得到的会见却是很短的。”

“元帅，我想说，”银行家用蹩脚的德文回答，“赔赚几百万元只开几分钟会就定了的事我见过。为了世界和平，值得做出任何努力，不论前景看起来多么没有希望。”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戈林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坐在他附近的椅子上。

里宾特洛甫抓着椅子的扶手，闭着眼睛，突然像连珠炮似的大声用德语说：“这种奇特的访问是你们总统对德国国家元首的又一次蓄意侮辱。谁曾听说过在这样的事情上，只派一个普通公民作为特使？文明国家之间是利用外交机构的。并不是德国愿意撤回它驻美国的大使，而是美国首先表示出敌对态度。美国在国内允许抵制德国货，允许发动仇恨德国人民的运动。美国已经修改了它所谓的‘中立法’，公开倾向于这场冲突中的侵略者一方。德国并没有对英法宣战，而是它们对德国宣了战。”

外交部部长停止了讲话，闭上眼睛坐在那里，那张下颌很长、瘦削的脸一动不动，脸上披着几撮已经发灰的金发。加利福尼亚银行家先望

望戈林，再看看维克多·亨利，显然感到很吃惊。戈林又给自己倒了点儿咖啡。

维克多·亨利全力以赴地把外长冗长而激烈的言辞翻译成英文，里宾特洛甫没有更正或打断他。

吉阿纳里刚要讲话，里宾特洛甫又叫起来："这种拙劣的态度，除了说明再次蓄意挑衅之外，还能起其他什么作用？这又一次表明你们总统对一个拥有八千万人民的强国领袖的蔑视，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吉阿纳里用颤抖的手向亨利挥了一下，表示他听懂了他的话，然后说："我想很尊敬地回答——"

里宾特洛甫睁开又闭上他明亮的蓝眼睛，用更高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仍然愿意听你的意见，这证明他对和平的愿望，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载入史册。这就是这次奇怪的会见所具有的唯一价值。"

戈林用比较温和但并不友好的语调问银行家："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路吉？"

"元帅，我是我国总统派到元首这里来的一个非正式使者。根据总统的指示，我有一个问题要向他提出。提出这个问题和回答这个问题用不了多少时间，但是，感谢上帝，它却可以导致有持久历史意义的成果。"维克多·亨利把他的话译成德文。

"什么问题？"戈林问。

银行家的脸色有点儿发黄。"元帅，根据我国总统的命令，这个问题是向元首提出的。"他用德文说，声音有点儿沙哑。

"要由元首来回答，"戈林说，"但是，很明显，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听到的。是什么问题？"他把声音提高，眼睛盯着银行家。

吉阿纳里避开戈林那双懒洋洋的严酷眼睛，舔了舔嘴唇，对亨利说："上校，我请你向大元帅证实我所得到的指示。"

维克多·亨利正在迅速估计形势，包括人身可能遭到危险的迹象，这种感觉在进入凯琳别墅围墙之后就像阴影一样一直笼罩在他心上。尽管从外表看来，戈林这大个子很和气，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阴险凶恶的残暴家伙。如果这个一张涂了胭脂似的红脸、两瓣鲜红的薄唇、一双小手戴满珠宝的丑恶胖子要伤害他们，外交人员不受侵犯的特权在这里也起不了多大保护作用。但是，帕格判断他的谈话只不过是猫耍耗子，以此消磨时间。他在戈林两眼紧盯之下把银行家的回答译成德文，然后补充说："我证明总统的指示是把这个问题直接提给元首，就像吉阿纳里先生在意大利向元首的好友I1 Duce[(2)]所做的那样，当时我也在场，I1 Duce给了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些我们都知道，"里宾特洛甫说，"我们也知道你要提的问题是什么。"戈林朝亨利眨了眨眼，紧张的空气才缓和下来。银行家用手指擦了擦额头。大家沉默了大约一分钟。这时，阿道夫·希特勒从一扇挂着虎皮的侧门进来了，一面把一绺头发从前额往上掠。

戈林和里宾特洛甫跟这两个美国人一样，迅速地站了起来，装出十分恭顺的样子。戈林从舒适的长沙发换到另一张椅子上坐下，希特勒坐在戈林原先坐的地方，做了个让座的手势，没有和客人握手。从这么近的距离看，元首外表很健康、很镇定，虽然眼睛有点儿浮肿，身体也过于肥胖。两鬓的黑发剪得很短，像普通士兵一样。除了那撮有名的小胡子之外，他的长相很一般，和在德国城市大街上走着的任何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小人物没有什么不同。和他这种普通老百姓样子相比，那两个纳粹党人的一身穿戴显得特别可笑，不协调。他那身只在左胸前佩戴着一枚铁十字勋章的灰色上衣，跟里宾特洛甫穿的绣金边的深蓝色制服，以及空军元帅身上的鲜艳色彩、五光十色的宝石和勋章，形成尖锐的对比。

他两手重叠着放在腿上，严肃地看了两个美国人一眼。

"路吉·吉阿纳里，美国银行家。维克多·亨利上校，美国驻柏林的海

军武官。”里宾特洛甫带着讽刺的口吻说，表示这两个来访者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我的元首，他们是美国总统特派的非正式使者。”

银行家干咳了一声，先试用德文说了几句对这次会见表示感谢的话，然后急急忙忙表示了歉意，转用英文讲话。当亨利翻译时，元首一直盯着银行家，在椅子上不断改变坐的姿势，两只脚一会儿交叉，一会儿放平。吉阿纳里把他会见墨索里尼时讲过的关于世界和平的一套开场白重新讲了一遍，然后向元首提出关于萨姆纳·威尔斯的问题。他刚用英文讲完，里宾特洛甫脸上就露出轻蔑的微笑。亨利翻成德文后，希特勒和戈林互相看了一眼。元首态度很冷淡，戈林耸了耸肩，挥动着他那戴满宝石戒指的手，摇摇头，好像是说：“果然是这个问题，令人难以置信！”

希特勒沉默地思索着，深凹的灰蓝色眼睛直望着远处，露出一丝苦笑，小胡子和小嘴巴动了一下。他开始平静地用清晰的巴伐利亚口音的德文说：“吉阿纳里先生，看来你们尊敬的总统对当前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平常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特别表现在大国中只有美国没有参加国联，你们的国会和人民多次表明不愿卷入国外纠纷。

“我在四月二十九日主要对你们总统讲的那次讲话中，承认贵国人口比我们这块小国土多一倍多，生存空间大十四倍多，矿物资源更是多得无法相比，也许因此你们总统觉得他必须不时地向我提出严父般的警告。当然，我已将我的一生致力于我国人民的复兴，我只能从这个狭窄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情。”

维克多·亨利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来进行翻译，他感到怦怦心跳，嘴巴发干。

希特勒现在开始喋喋不休地回顾莱茵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历史往事。他把情况讲得很详细，似乎津津有味，慢慢地挥动着双手，语调比较缓和。他讲的理由都是人所共知的老一套。只有在谈到英国对波兰的保证那会儿，他才提高嗓门，用词尖刻。他说，英国的保

证鼓励了一个残酷的反动政权对它的德国少数民族采取残暴措施，使它错误地以为这样做是保险的。战争就是这样发生的。从那时起，英法一次又一次轻蔑地拒绝了他关于和平解决和裁军的建议。英法加在一起，共控制了地球上五分之三的可居住地面和将近一半的人口，作为一个国家负责首脑，除了武装他的国家抵御这两个军事大帝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他继续说，德国的政治目的是简单的、公开的、适度的，并不准备改变。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五个世纪，欧洲中部就有过一个日耳曼帝国，它的边界大体上是根据地理条件和人口的增长确定的。由于许多强国企图肢解德国人民，这块欧洲中心地带不断发生战争。他们的企图常常获得暂时的成功。但是，德国民族以其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强烈本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整旗鼓，打破了外国的包围和束缚。在这部分谈话中，希特勒提到俾斯麦、拿破仑、腓特烈大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三十年战争，维克多·亨利对这些都不太清楚，他尽可能按原话逐字逐句进行翻译。《凡尔赛和约》，元首说，只不过是外国力图肢解这个德国心脏地带的一次最近的尝试。由于从历史上看，这个条约就是没有道理的和不公平的，所以它现在已经死亡了。莱茵区是德国的，奥地利也是，苏台德区、但泽和走廊地带都是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人为制造的怪物原先像一根刺入德国要害的长矛，现在已经再一次成为传统的德意志帝国的波希米亚保护国。德国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过程现已完成。他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没有英国的荒谬保证，这一切本来是可以用和平方式完成的。但泽和走廊地带问题实际上在今年七月就已经解决了。即使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妨碍着持久和平，只要对方承认中欧的现状，并归还德国的殖民地。德意志帝国像其他现代大国一样，有从不发达大陆获得原料的天然权利。

给维克多·亨利印象最深刻的，是希特勒坚定不移的态度、他的显然深信道义在自己一边、他对历史的宽阔眼界以及他那种自以为是德国民族化身的神态，什么“因此我把莱茵区归还德意志帝国……因此我使

奥地利回到它的历史归属……因此我使波希米亚高原局势正常化……”等等。他在党的群众大会上装出那副狂呼乱叫的煽动家的姿态，显然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德国人需要这样一个群众偶像。他使人深深感受到他个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亨利上校曾经只在两三个将军身上看到过。至于报刊上对他的描绘——把他刻画成一个咬地毯的、歇斯底里的查理·卓别林式的政客，帕格现在觉得，那是一些心地狭小的人物对他的歪曲，这种歪曲已经把世界引入灾难。

“我也和总统一样，希望和平。”希特勒说，他现在开始像演说时那样做手势，虽然动作幅度没有那么大。他的眼睛很奇怪地明亮起来，亨利心想那也许是自己的幻觉，但它们似乎放出奇异的光彩。“我渴望和平。我作为一个普通士兵在前线打过四年仗；而他作为一个出身高贵、富有的人，有幸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我懂得什么是战争。命运给我的使命是建设而不是破坏，谁知道我还有多少残余之年去完成我的建设任务呢？但是，英法领导人要求摧毁‘希特勒主义’（他以轻蔑、带讽刺的口吻讲出这个外文词），作为和平的代价。我也可以说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恨我，我使得德国重新强大起来，这不合他们的胃口。但是，这种憎恨如果继续下去，必然会使欧洲遭殃，因为我跟德国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是一个整体。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真理，但是对英国人来讲，恐怕需要一次大的考验来证明它。我相信德国有力量最后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一起沉沦下去，那时候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历史上的欧洲将不复存在。”

他停了一会儿，面色一沉，突然提高嗓门说：“他们怎么能够这样无视现实？一九三七年，我在空军方面取得了平等地位。从那时候起，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制造飞机、飞机、飞机，潜艇、潜艇、潜艇！”他尖叫着，紧握着拳头，挥舞着那两只伸得笔直的僵硬手臂。“我堆积起来的炸弹、炸弹、炸弹，坦克、坦克、坦克，有山那样高！这对我的人民来讲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那些大国又何曾懂得过别的语言？我是因为感到自己的力量，才提出和平的。我被拒绝了，并

且受到了蔑视。他们提出要我的脑袋作为和平的代价，德国人民对这种可怜的荒谬要求只觉得非常可笑！”

当他祈祷似地高声喊叫“飞机……炸弹……潜艇”时，他的两只拳头一再抡到下面用力敲打地板，由于身子弯得很低，那绺著名的头发耷拉到脸上，这时看上去更像新闻片中常见的那个街头宣传鼓动家的样子，而那红红的脸和尖叫的声音的确也还是那种疯狗似的形象。突然，富于戏剧性地，像一个乐队指挥一样，他又恢复了安静的有控制的声调：“让火的考验来临吧！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历史的审判面前，我是问心无愧的。”

希特勒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准备退出的样子。他的眼色愤怒而冷淡，嘴唇和口角向下弯着。

“我的元首，”戈林说着，笨拙地站起来，长靴咯吱咯吱地响，“我的理解是，在您对现实情况做了如此清楚的阐述之后，如果总统坚持，您将不反对萨姆纳·威尔斯先生前来访问。”

希特勒犹疑了一会儿，有些困惑，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说：“我不想用无礼对待无礼，也不想以不识大体对待不识大体。我愿为和平做出一切努力。但是，在英国要摧毁我的愿望本身遭到摧毁之前，通向和平的道路只能通过德国的胜利获得，其他一切都无济于事。我将仍然诚心诚意地期待着对方在大规模毁灭爆发前一分钟表现出清醒的头脑。”他神色激动，也不向客人告别，就大踏步从雕刻着画面的双扇门走了出去。维克多·亨利看了看手表，元首花了一小时又十分钟和他们谈话。就亨利所知，罗斯福总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答复，他从吉阿纳里苍白而沮丧的脸上可以看出，后者得到的印象跟他一样。

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相互看了一眼。胖子说：“罗斯福总统已经得到了他所要的答复。元首认为威尔斯的出使不会带来什么希望，但是，由于元首仍然寻求一种公正的和平，所以并不拒绝他前来。”

“我不是这样理解，”里宾特洛甫说得很快，语调很生硬，“元首认为他的出使无济于事。”

“如果你要元首澄清一下，”戈林指着双扇门，用讽刺的口吻对他说，“就去找他吧，我非常了解他，我认为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又转向银行家，声音比较缓和地说：“在向你们总统报告这次会见的情况时，告诉他是我说的，元首将不拒绝接见威尔斯，但元首认为不会带来什么希望——我也这样认为——除非英法放弃他们通过战争除掉元首的目的。但这就像要搬掉勃朗峰[3]一样不可能。如果他们坚持这样做，结果将是在西线发生可怕的战争，这场战争将在死亡几百万人后以德国获得胜利而结束。”

“结果必然如此。”里宾特洛甫说，“恐怕，在萨姆纳先生整理文件和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之前，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戈林两手挽着两个美国人的胳膊，突然变得和蔼可亲，使维克多·亨利想起万湖的那个侍者。他说：“你们不是马上要走吧？一会儿还有跳舞，多少吃点儿晚饭，然后还有从布拉格来的一些舞蹈艺术家的精彩表演。”他诙谐地转动眼睛表示留客。

“多谢阁下盛意款待，”吉阿纳里回答说，“但是有一架飞机正在柏林等着把我送到里斯本转乘飞剪式客机。”

“那我只好不留你们了，但是你们一定要答应以后再来凯琳别墅。我送你们出去。”

里宾特洛甫站了起来，背向他们，望着炉火。当银行家犹豫地说了一声再见时，他咕噜了一声，耸起一只肩膀。两个美国人和戈林臂挽着臂，沿着凯琳别墅的走廊走出去。这位空军元帅身上散发出一种浓厚的洗澡油的味道。他用手轻轻拍了一下维克多·亨利的手腕，说：“亨利上校，你到过斯维纳蒙台，看过我们生产潜艇的工厂。你对我们的潜艇计划有什么意见？”

“阁下，你们的工业水平很高，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加上有像格罗克和普伦这样的军官，你们有了很完整的规模。你们的潜艇已经在大西洋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这仅仅是开始，”戈林说，“现在生产潜艇的速度就像生产香肠那样快。我怀疑是否所有这些潜艇都将有机会参加战斗，空军将很快决定这场战争。我希望你们的空军武官鲍威尔上校能够很准确地向你们总统报告德国空军的实力，我们对鲍威尔一直是很开放的，这是根据我的命令。”

“当然，他已经做了报告，他所获得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帕格的话看来使戈林感到高兴。“我们从美国学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柯蒂斯[(4)]有很出色的设计师。我们曾经仔细研究了你们的海军俯冲轰炸机，并根据研究结果制成‘斯杜加’。”他转向银行家，用简单的德文讲得很慢，询问了一些有关南美矿业公司的情况。这时他们正穿过一间空的舞厅，舞厅顶上悬挂着镀金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他们踩在拼花地板上的脚步声泛起了空洞的回音，银行家从容地用德文回答，一紧张他就说不了德文。往正门走的一路上，他们都谈着关于财政的问题。在大厅里走动的客人们盯着夹在两个美国人之间的戈林。银行家脸上的那种老练世故的笑容又重新出现了，脸色也恢复了正常。

外面正下着雪，戈林停在门道口和他们握手告别。吉阿纳里这时已经恢复过来，因此提出了维克多·亨利认为绝对重要的事，亨利正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向他暗示一下。银行家在雪花轻飘中一面跟空军元帅握手，一面说：“阁下，我必须告诉总统，贵国外交部部长不欢迎威尔斯的出使，并且申明元首也不欢迎。”

戈林收敛起笑容：“如果威尔斯来，元首将见他。这是正式意见。”这时，一个空军军官把汽车开到门前，戈林仰头看了一眼天色，两个美国人一起穿过飞雪走到车前。“记住这一点，德国同所有国家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和平，但是我要。”

维克多·亨利几乎一夜未睡，写他的报告，以便由银行家带交总统。报告是手抄的，写得很乱。亨利先写事实经过，一直写到戈林在雪地里讲的最后一句话为止，最后写道：

> 关键问题当然是：第三帝国现在是否期待萨姆纳·威尔斯的和平使命。看来难以置信的是，会见了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以后，您的特使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我相信希特勒将会接见萨姆纳·威尔斯，但是我认为这次出使不可能有什么结果，除非盟国想要改变主意，接受所谓“伸出和平之手”的那套解决办法。
>
> 这三个人看来都不重视我们这次会见，他们还有别的大事要考虑，根本不把我们两人放在眼里。我倾向于认为戈林是愿意举行这次会谈的，而希特勒则认为，既然来到凯琳别墅，顺便见见也无妨。我感到他像是很乐于把心中想法坦率地跟两个将直接向您做报告的美国人谈谈。这三个人的表现都好像西线的进攻马上要开始了。我认为威尔斯来不来，他们根本不在乎。如果英国也像希特勒那样坚持自己的条件，春天就会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双方分歧过大，无法调和。
>
> 在我看来，戈林侈谈和平是另有打算的。这个人是第三帝国中最大的杀人魔王。他的外表很像马戏团里的畸形人，胖得的确令人作呕，却偏爱打扮。但是，在他们那伙人中，他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者，并且是众所公认的第二号人物。他从纳粹主义中获利甚大，得到的好处远比其他人要多。吉阿纳里先生无疑会向您描述凯琳别墅的样子。它很粗俗，但规模相当惊人。尽管戈林地位已经很高，他仍然可能很机灵地想到，好运总有走完的时候。如果进攻搞糟了，那时候这个一直高唱和平的人就会出来，一面为那垮台的元首流泪，一面很高兴能取而代之。
>
> 至于里宾特洛甫，总统先生，请原谅我的用语，只能用“典型

的德国浑蛋”这个词来形容他。他正是书上描写的那种狂妄自大、毫无教养、愚蠢、顽固和自以为是的人。我想这是他的本性。但是，我也相信他反映了希特勒的想法。这是海军经常玩的那套老把戏：指挥官充当那道貌岸然的“老好人”，而副指挥官都是性情乖戾的，专门出面当恶人。希特勒毫无疑问憎恨您的勇气与决心，觉得您过多地干涉了他，跟他作对。他还觉得反抗美国是相当保险的，因为他知道舆论有分歧。所有这些想法，里宾特洛甫都用明确的语言代他表达了，而让他们的党魁去自由地扮演那宽宏大量的“德国拿破仑”和欧洲的救世主。

乘车离开凯琳别墅时，我感到好像刚从幻境中苏醒过来，开始想起有关希特勒的种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狂言乱语；他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食言、信口雌黄；是他发动了战争，进行对华沙的令人发指的轰炸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当我在听他讲话并进行翻译时，我的确把这些都忘了。

面对着这样一个人，我竟然能够一时忘记这些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的能言善辩。他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演说家。我听过他在很大的群众场面上发出粗暴的战争叫嚣，但是，当他和两个神经紧张的外国人在室内谈话时，出于需要，他又可以做得像一个讲道理的、为人爱戴的世界领袖——人们说，他愤怒时，讲话唾沫横飞。我们仅仅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一点。我完全相信他会这样，但是把他刻画为一个滑稽的疯子，则是失真的。

他说到自己和德国人是一个整体时，好像有无比的信心。他知道这是事实。去掉他的胡子，他的外表像所有德国人揉成一个人一样。他不是贵族，不是企业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或其他什么，他就像一个街上的普通德国人，一个受到某种启发而有所领悟的德国人。

理解希特勒和德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盟国当

前的目的似乎是要把二者区分开来，我现在深信这是做不到的。不管怎么说，盟国仍然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向希特勒投降，或是打败德国人。一九三六年，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当时打败德国人本来是容易而有把握的事。迄今一切都没有变化，只不过德国人现在可能变得不可战胜了。

最上层人物之间的同床异梦的情况可能反映了纳粹体制的一个薄弱环节，但是即便如此，它也纯属内部政治问题，并不影响希特勒对德国人的控制，包括对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的控制。当他进屋时，他们站了起来，并且表现出卑躬屈节的样子。

如果希特勒真是书报上给我们描绘的那个半疯半滑稽的匪徒，那么打赢这场战争是很容易的，因为指导一场战争需要头脑、坚定性、战略远见和手腕。对盟国来讲，不幸的是，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

(1) 西班牙内战时期，德国援助佛朗哥的空军部队。

(2) 意大利语：领袖（指墨索里尼）。

(3) 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

(4) 柯蒂斯是美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这里指他所开设的飞机工厂。

第二十二章

帕格一告诉罗达要到斯多勒的别墅去度周末，罗达就紧紧搂着他吻他。他没有提到斯多勒在弗莱德·费林所谓抢劫犹太人的勾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这不完全是抢劫问题，而是一种合法化的征用，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令人憎恶的，但是纳粹德国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必要让罗达和他一样也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接受斯多勒的邀请，主要是为了让她能够很愉快地玩玩。

斯多勒派来的司机把车驶过阿本德鲁入口的柱廊，停在一个后门口让他们下车，一个女用人领他们顺着两段仆人使用的狭窄楼梯上了楼。帕格有点儿怀疑这是德国人故意给他的侮辱。但是，给他们准备的卧室和起居室很宽敞，家具设备华丽齐全，窗外是白雪覆盖的草坪、枞木、蜿蜒的河流和茅草盖顶的棚舍，景致很美。两个用人进来帮他们换衣服。他们去吃晚饭时，走后梯的疑团就解开了。阿本德鲁弯曲的正梯有两层高，栏杆是红色大理石的，整个楼梯现在都用一块光滑的木板滑梯盖着。穿着黑色宴会服的客人站在边沿，男人们大笑，女人们哧哧傻笑和尖声叫着。楼下还有另一些客人和斯多勒站在一起，正在观看一对穿着漂亮的男女顺梯滑溜。当女的的绿绸衣服从系着吊袜带的大腿上部扯开时，她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

“哎呀，我的天，帕格，真要我的命啦！”罗达咯咯地欢笑，“那怎么行，我下面几乎什么也没穿，为什么不对女的事先打个招呼？”但是，她当然还是滑下去了，尖声叫着，又高兴又不好意思，一双匀称的大腿一直露到花边织的内衣上面。她在一片欢呼与祝贺声中滑到梯底，满面通红，大笑不止，受到主人夫妇的欢迎并被介绍给其他来度周末的客人。维克多·亨利心想，这倒是一个活跃气氛的有效办法，也许稍嫌粗野一点儿，德国人就善于出这些点子。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已经给他准备了一套绿皮狩猎服，还有一顶插着羽毛的帽子、皮带和短剑，很是齐全。参加打猎的有各种各样的人：除了空军和国防军的军官以外，还有银行家、一家电力工厂的厂长、一位名演员。帕格是唯一的外国人。欢乐的人群热情地招呼他跟他们一起喧闹和玩笑一阵，然后开始认真打猎。帕格喜欢打野鸭，但是打鹿他从来不感兴趣。一起打猎的还有阿尔明·冯·隆将军。帕格和这位鹰钩鼻子的将军落在后面，将军说看见打鹿，他心里就难受。这次见面，隆比前一次话多。森林里又阴又冷，他同大家一样，刚喝了荷兰杜松子酒。他们先谈到美国，原来隆曾经进过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然后，将军谈到波兰战役和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奇怪的是，他把那个条约称为一场灾难，因为斯大林所得的利益没有费过一枪一弹。他对战场上的情况非常熟悉。维克多·亨利认为他对希特勒的估计是客观的，并且是真心话。隆对纳粹的优种论和纳粹党本身毫不掩饰地表示鄙视，但是他理直气壮地为希特勒作为德国领袖辩护。正说到这儿，响起一阵枪声，附近传来喧闹的人声，他们才赶上大伙儿。一只被打死的小鹿躺在鲜血染红的雪地里，周围站了一圈人，然后举行仪式：吹起号角，把一根小枞木树枝顺着血淋淋的舌头插进死鹿嘴里。亨利和那位将军走散了，晚饭前，亨利去找他，遗憾地知道他已被召回柏林。

晚饭后，一支四重奏弦乐队在乳黄金色的法国式音乐厅里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一位胸脯丰满的女高音歌唱家演唱了舒伯特的歌曲。除帕格外，客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演唱抒情曲时，还有人含着眼泪。罗达感到心旷神怡，在华盛顿时，她也是音乐会的常客。她微笑着坐在那里，在一支歌曲唱完后，小声地发表一些内行的评论。音乐会结束，开始跳舞。德国人一个接一个地和她跳舞。在舞池中，她不断地向她的丈夫投以感激的闪闪发亮的目光，直到斯多勒带他一起去书房。演员和电力工厂厂长克诺普曼博士正坐在书房里喝白兰地。

整个周末，到目前为止，帕格还没有听到任何人提起关于战争的问题，谈话内容没有超出闲聊、生意经或艺术等。

“呀，亨利上校来了，”演员以浑厚洪亮的声音说，“再没有比问他更合适的了，我们让他回答这个问题。”演员蓄着灰色胡子，长着一头厚发，他是扮演帝王、将军以及上了岁数却爱年轻女人的那种角色的。帕格曾经在大剧院观看过他演出的著名的《李尔王》。他现在脸色红紫，脖子上围着硬领，穿着扣得很紧的浆过的衬衫。

“这问题可能使他感到为难。”克诺普曼博士说。

“不谈战争，不许谈这个，”斯多勒说，“这个周末是专门让大家消遣的。”

“没关系，”帕格说着，接过白兰地，坐在一张皮椅上，“什么问题？”

“我以制造幻象为生，”演员说，声如洪钟，“我认为制造幻象应该只限于在舞台上。我刚才说，希望美国会看着英国倒下去而不管，完全是一种幻象。”

“唉，别谈这些了。”银行家说。

克诺普曼博士圆圆的脸，老爱眨眼睛，有点儿像“不来梅”号大邮船的船长，但矮得多，也胖得多。他说：“我认为现在不是一九一七年，那时候美国人曾经为英国火中取栗，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十足的忘恩负义。美国人将接受既成事实，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欧洲局势一旦正常化，我们将有一百年的稳定的大西洋和平。”

“亨利上校，你的意见如何？”演员问。

“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你们首先得把英国打败才行。”

三个人没有一个高兴听这句话。演员说：“这个嘛，我认为我们可以设想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了——只要美国不介入。这是整个争论的焦点。”

斯多勒说：“你们总统并不想掩饰他对英国的同情，维克多，是不

是这样？他的祖籍是英国和荷兰，他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很自然的。但是，你是不是认为人民反对他，或者，至少意见分歧很大？”

“意见分歧是有，但美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斯多勒博士，舆论可以很快改变。在跟我们打交道时，谁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德国人之间互相使了一下眼色。克诺普曼博士说：“舆论的改变不会是自发的，有人在那里操纵。”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斯多勒说，“这一点，甚至连元帅都不大相信我的话，他本来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德国人，如果没有渡洋到过美国，对美国的一些情况是不可能理解的。我遗憾地说，对元首来讲也是如此。我认为，他还没有真正理解美国犹太人所掌握的权力有多么大。这对于战争局势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

“不要夸大这个因素，”亨利说，“你们这些人总喜欢这样，这等于是自己骗自己。”

“我亲爱的亨利，我到过美国九次，在圣弗朗西斯科住过一年。谁是你们的财政部部长？是犹太人摩根索。谁是你们发挥最大影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犹太人法兰克福特。”

他开始念了一大串在华盛顿任职的犹太官员名单，都是一些纳粹宣传中不断重复过的老掉牙的材料，帕格感到厌烦。他又提出他们那一贯的说法，说犹太人掌握了美国的财政、交通、司法，甚至总统的职位。斯多勒心平气和地并且愉快地提出所有这些。他嘴里不停地说着der Jude[(1)]、der Jude，而不带讥讽嘲笑。帕格经常注意到，当罗达与排犹主义的论调争论时，对方往往露出不悦之色，但是从斯多勒眼里看不出这种神情。这位银行家在陈述他的意见时，就像念当天的股票市场行情一样。

“首先，”帕格回答说，他感到有点儿腻烦，“在我国，财政部部长没有什么权力，这个职位是一个较小的政治上的犒劳。所有其他内阁部

长都是基督教徒。财政大权掌握在银行、保险公司、石油、铁路、木材、航运、钢铁以及汽车等工业部门手里，而这些部门又全部掌握在基督教徒手里，过去也一向如此。”

“雷曼是一个银行家。”克诺普曼博士说。

“不错，他是一个银行家。什么事都有例外。”帕格接着也以同样的讲股票行情的方式冷静地回答：报纸、杂志和出版社几乎全都牢牢掌握在基督教徒手中；国会、内阁和政府行政部门都由基督教徒组成；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中，有八名是基督教徒；具有至高无上影响的白宫的哈里·霍普金斯也是基督教徒；等等。听他讲话的这些德国人这时都面露笑容。只要一谈到犹太人，一般德国人的脸上都会浮现出奇特的假笑。这是一种高人一等的、幽默的冷笑，好像所谈的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内部笑话，只有高级人士才能知道。

斯多勒以温和的语调说：“你知道，说犹太人所处的地位并不很重要，这是犹太人经常散布的论调。”

“你是否想建议我们剥夺他们的企业，把这些企业变成Objekte[(2)]？”

斯多勒露出吃惊的样子，然后笑起来，一点儿也不生气。“维克多，你知道的情况比许多美国人多。为了健全你们的经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你们迟早会想到那一步。”

“你的观点是不是认为，”演员认真地说，“犹太人问题对于美国是否参战确实没有影响？”

“我没有这么说，美国人对不公正和犹太人遭受苦难的现象反应很强烈。”

三个人的脸上又露出那种奇特的笑容。克诺普曼说：“那你们在南部的黑人情况又怎样呢？”

帕格停顿了一下：“情况不好，但是目前正有所改善，而且我们不

用铁丝网把他们圈起来。”

演员低声说：“那是一种政治惩罚，一个奉公守法的犹太人是不到集中营去的。”

斯多勒点燃了一支大雪茄烟，眼睛看着火柴说：“维克多很善于外交辞令，但是他的社会关系没什么问题。一个很引人注意的人是佛罗里达州议员艾克[3]·拉古秋，他为反对修改中立法进行了一场艰巨的斗争。”他狡诈地瞥了帕格一眼，又说：“他和你是亲戚，对吗？”

帕格没防到他会问这个，但是他很镇定地说：“你的消息很灵通，这件事并不是谁都知道的。”

斯多勒笑了。“元帅知道这件事，是他告诉我的，他很钦佩拉古秋。舞曲怎么不奏了？哟，什么时候了？怎么，都已经一点半了？还准备了点儿夜宵，先生们，但没什么好吃的。”他站了起来，喷了一口雪茄烟，“维克多，美国犹太人如果把美国拖进战争，他们就犯了最大的错误。拉古秋是他们的朋友，他们要是能听听他的话就好了。你知道元首在一月的演讲中所说的话——如果他们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这将是他们的末日。他讲这话是非常认真的，你可以相信这一点。”

帕格意识到自己在和一个花岗石脑袋打交道，但是不能不反驳几句。帕格说：“和平还是战争不决定于犹太人，而且你对拉古秋也有很明显的误解。”

“我误解他？但是，我亲爱的上校，你如何看待英国对波兰的保证？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即使不说是发疯，至少也是轻率的。它所起的全部作用就是使得两个大国在但泽这个很小的问题上参与进来反对德国，这是犹太人所希望的事。丘吉尔是一个臭名远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有这些，在拉古秋上次讲话的字里行间都表明得很清楚。我告诉你，像他这样的人也许还能够有办法恢复和平，这样也就挽救了犹太人，使得他们免于遭受那种看来他们已经决定要使自己遭受的极坏的

命运。好吧——去吃点儿煎蛋卷，喝杯香槟酒，好不好？”

圣诞节前夕，维克多·亨利提早离开大使馆步行回家。天色像是要变了，但他需要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和运动运动。柏林的圣诞节凄凄惨惨。内容枯燥的报纸上看不到什么关于战争的好消息，俄国人对芬兰的进攻也不值得德国人太高兴。商店的橱窗里摆着五光十色的各种用具、衣服、玩具、酒和食品，人们却愁眉苦脸地在吹着冷风的大街上匆忙地走着。天空黑沉沉的，橱窗里的诱人的展览品他们连瞧都不瞧。这些东西实际上全都是不卖的。当帕格还在行走的时候，天渐渐黑了，开始了灯火管制。他听到从窗帘后面透出来的低沉的圣诞节歌声。他可以想象到柏林居民庆祝圣诞节的情景：在灯光很暗的房间内，穿着大衣，坐在挂着发光的金属条的枞树周围，喝点儿淡啤酒，吃点儿土豆和咸鲭鱼。在阿本德鲁作客时，亨利夫妇几乎忘记了这场也许尚未全面爆发的战争和最严重的物资匮乏。对沃夫·斯多勒来讲，他什么也不缺。

在罗达的一再敦促下，他接受了一月再去阿本德鲁作客的邀请，虽然他本人并没有感到那个地方有多大意思。特别是在凯琳别墅看到国社党那些领袖之后，他越来越把德国人看成是他总有一天要与之作战的敌人，要他装出跟他们很友好的样子，使得他感到虚伪。但是，在斯多勒的别墅里，的确存在着获得多种情报的机会。帕格单就他和冯·隆将军的谈话就写了长达五页的报告送回国内。如果他假装内心里同意艾克·拉古秋的看法——斯多勒已经是这样相信了，因为他主观上希望这样——就能够增加他获得情报的机会，这意味着要扯谎，要发表他认为是有害的观点和滥用别人对自己的殷勤款待——为祖国效劳，不得不这样做，真够呛！如果斯多勒是在跟他这个美国海军武官耍花招儿，他就不能不冒这个风险。维克多·亨利一面思索，一面大踏步向前走。天开始下雨，雨雪扑面而来，使他几乎睁不开眼。这时候，一个伛偻的人影从黑暗中出来，走近他，碰了碰他的胳臂。

“是亨利上校吗？”

“你是谁？”

“罗森泰尔，你现在住的房子就是我的。”

他们正走在一个拐角旁边，在蓝色街灯的照耀下，帕格看见这个犹太人比以前瘦多了，脸上的皮肉皱巴巴地下垂着，鼻子显得非常突出。他伛偻得很厉害，以前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消失了，显得狼狈和有病的样子。这个变化令人震惊。帕格伸出手说：“哦，是你呀，你好！”

“请原谅我。我的妻子和我不久将被遣送到波兰去，至少我们已听到这样的传闻，我们想事先做些准备，以防万一。我们的东西是带不了啦，因此想问你和亨利夫人，我家的那些东西中，你们有没有愿意购买的？你要买哪一件都可以，价钱一定公道。”

帕格也听到过各种不很确切的传言，说要把柏林的犹太人大批大批地用船运到新成立的波兰犹太移民区定居。有一种说法是这些犹太移民区的条件相当坏，另一种说法是它们简直是人间地狱。和一个正受到这种黑暗、渺茫的命运威胁的人谈话，帕格感到很不安。

“你在这里有一家工厂，”他说，“难道你那里的人不能代你看管一下财产，直到情况有所好转？”

“实情是，我已经把它卖掉了，所以没有什么人了。”罗森泰尔把他那破旧的上衣翻领竖起来，挡住刺人的冰雹和寒风。

“你是卖给了斯多勒银行家吗？”

这个犹太人脸上露出惊奇和胆怯的怀疑样子。“你了解这些情况？是的，是卖给斯多勒的银行了。给我定的价格是非常公道的，非常公道。”这个犹太人稍微壮一点儿胆，带有讽刺意味地看了亨利一眼，“但是这笔收入要用来办一些其他事情，我的妻子和我如果手头有点儿现款，在波兰生活就会舒适一些。钱总是有用的。因此，也许地毯、餐具或一些瓷器会对你有用？”

“你来跟我的妻子谈谈，这些全由她做主。也许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

罗森泰尔很凄惨地一笑：“恐怕不行，但是我很感谢你的好意。”

帕格点了点头，想起秘密警察给他安插的用人。“罗森泰尔先生，我必须再对你重复一遍我们在租你的房子时所说的话：我并不想利用你的不幸得到什么好处。”

“亨利上校，我希望你能买我一点儿东西，这就是对我和我妻子的最大帮助。”

罗森泰尔把一张名片放在他手里，消失在灯火管制的黑暗中。帕格回到家时，罗达正在换装，准备到代办那里赴宴，所以没有机会跟她谈买东西这件事。

大使馆的圣诞节晚宴虽然不像阿本德鲁的宴会那样珍馐罗列，也算是过得去了。几乎所有留在柏林的美国人都来了，喝着蛋花酒[4]。闲谈一阵以后，大家都聚集在三张长桌边一同进餐，有烤鹅、南瓜饼、水果、干酪、蛋糕等，都是从丹麦进口的，没有使馆进口特权，还买不到这些东西。食品难得如此丰富，客人们都兴高采烈。回到美国人中间，跟美国人谈话，维克多·亨利也很高兴，这里有无拘束的开朗态度和发自内心的笑声。没有皮笑肉不笑的假笑，也没有彬彬有礼的鞠躬或是两个脚跟咔嚓一声立正敬礼，也不再看到女人们欧洲式的眼睛一眨一眨，像电筒打信号一样的微笑。

但是，罗达那里发生了纠纷。在桌子尽头，他听见她冲着弗莱德·费林大声叫喊，费林吸着玉米轴烟斗瞧着她。帕格喊了一声：“喂，怎么啦，弗莱德？”

“帕格，沃夫·斯多勒夫妇是你夫人遇到过的最可爱的人。”

“我说他们是最友好的德国人，”罗达尖叫着，“这是事实，你盲目

地抱着偏见。”

“罗达，我看你该回国了。”费林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打断他的话反问，嗓门仍然很高。在阿本德鲁，罗达喝多了酒，今天晚上看来也喝得不少。她的手势动作越来越粗野，半合着眼，说话有点儿鼈声鼈气。

“我说，孩子，如果你认为沃夫·斯多勒和他妻子这样的人都很友好，下次你就该相信希特勒仅仅是要以和平手段把德国人民重新统一起来了。那时候，你就需要回美国住一段时期，吃吃美国饭和看看《纽约时报》。”

“我只知道德国人并不是长着犄角和尾巴的怪物，”罗达说，“而是和普通人一样，不论他们如何走错了路。请问，你的那些德国小姐中有没有在床上露出怪物原形的，亲爱的？”

这个粗野的嘲弄使大家突然默不作声。费林虽然其貌不扬，身材高大、长脸、鬈发、细长的红鼻子，但为人正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满脑子绝对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不公正的现象和政治伪善反应极为强烈。但是，他也有弱点。他曾经勾引与他合作写过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畅销书的朋友的妻子，最近他把这个女人安置在伦敦，还带着一个小女孩。现在，据传闻，他又在勾搭每一个他能接触到的德国女人，甚至还有一些美国人的妻子。罗达有一次半认真地告诉帕格说，她和弗莱德跳舞时碰到一点儿问题。尽管如此，弗莱德·费林仍然是一个有名气的、有能力的广播评论员。他憎恨纳粹，因此好不容易才做到公平、客观地报道德国情况。德国宣传部了解这一点。大多数美国人关于处于战争状况的纳粹德国的情况都是从费林的广播中听到的。

维克多·亨利为了打破沉默，尽可能亲切地说：“罗达，如果坏人头上都长犄角，或是手掌长毛，或是能看出别的什么特征，那在这个国家里倒好办事了。”

“沃夫·斯多勒的双手沾染的是鲜血，大量的鲜血。”费林借了几分酒意，挑衅地说，“他装作若无其事，帕格，你和罗达也装作若无其事，这样就助长了这种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色盲倾向。”

“同斯多勒这样的人交往是帕格的任务。”坐在首席的代办温和地说，“我建议今晚不准讨论德国人问题。”

陆军上校福莱斯特揉揉他的扁鼻子，这是他的习惯，表示他已经忍不住也想参加辩论，虽然他那圆圆的脸上仍然显得很平静。他带着很重的鼻音说：“我说，弗莱德，我恰好也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要把中欧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来重新加以改组，如果盟国同意他的要求，他是会停止战争的。你是否认为我也应该回国？”

费林吐出一串蓝色烟雾，又吸了一大口烟，使烟斗发出红光。“《我的奋斗》又是怎么回事，皮尔？”

“那是一个三十岁的人头脑发热时写出的竞选文件，”陆军武官不耐烦地回答说，“是十八年前在监狱中写的。现在他是国家元首。他的行动从来也没有超过他力所能及的范围，《我的奋斗》讲的全是要把俄国南半部夺过来，把它变成德国的粮仓。这是陈旧的维也纳咖啡馆的幻想曲，随着德苏条约的签订，它早已永远地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样搞犹太人当然不好，但是他这个人行事所使用的拙劣手段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其中不幸也包括排犹主义。这并不是他的发明。早在他出生前，排犹主义已经在德国占有突出地位。”

“你说得对，你该回国了。”费林说完，喝了一口摩泽尔葡萄酒。

“那么你的看法又如何呢？”陆军武官模仿着广播员的声音问，他现在显然有点儿恼火，“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刷房子的疯子现在要出来征服世界了？”

“当然是这样，皮尔，希特勒的革命和法国、俄国革命一样，是不知方向的！”费林大声喊着，愤怒地挥动一下他的玉米轴烟斗。“它和那

些革命一样，疯狂地滚滚向前，如果不去阻挡它，它将永远向前推进并扩展。只要可能，他当然愿意以和平方式推进，他何乐而不为？他所到之处，总有一些由领导人物，或者不妨说是卖国贼组成的人群欢迎他。在波兰，这种人很多。你也知道，德国和英国都有一些党派就在这时候准备与他合作，他只要在西线加紧进攻，把台上执政的赶下去，把台下在野的扶植上来就行了。他在波罗的海扔给斯大林几根骨头，就换得斯大林乖乖地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全部俄国石油和小麦。”

费林像演剧似的挥舞着他那冒着烟的烟斗，继续说：“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到一九四二年，你将看见这样一个世界：德国控制着欧洲的工业、苏联的原料和英法的海军。只要一位适当的将军打个喷嚏，法国舰队明天就会投奔希特勒。他将和日本在剥削亚洲和东印度群岛以及统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往下呢？南美的独裁政权的组织网早已是纳粹的囊中之物，这就无须多说了。皮尔，你当然知道，美国陆军现在是二十多万人，可是国会还打算削减它。”

“这个，我当然是反对的。”福莱斯特上校说。

“我敢说，一个血腥的新的黑暗时代正威胁着要吞噬整个世界，国会却要削减军队！”

“你的想象很有趣，”代办微笑着说，“就是说得太玄了。”

罗达·亨利举起她的酒杯，咯咯地大声笑着。“上帝保佑！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荒唐的胡言乱语，弗莱德，是你该回国了。祝你圣诞快乐！”

弗莱德·费林的脸红了，他看了看桌子周围的人。“帕格·亨利，我喜欢你，我现在想去散散步。”

当这位广播员离开桌子大步走开时，代办站起来，赶紧追上他，但是没有把他带回来。亨利夫妻很早就回家了。离开时，亨利搀着罗达，因为她已经喝得迷迷糊糊，膝盖都直不起来了。

新到的海军邮件中有一份关于整个海军的人员调动名单。大部分新任命的海军上校都调了新工作，有的担任战列舰副舰长，有的担任巡洋舰舰长，有的担任海上舰队司令的参谋长，可是并没有关于维克多·亨利的调令。他站在窗前，凝视着窗外希特勒的总理府和穿着黑制服的党卫军哨兵像雕像似的站在那里，让雪堆积在钢盔和肩上。突然间，他感到自己已经受够了。他告诉文书不要打搅他，随即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给斯多勒，说由于临时公务，他不能和罗达再去阿本德鲁作客，对此表示遗憾。第二封写给人事局，很正式的两段，要求调任海上职务。第三封写给海军上将普瑞柏尔，信很长，是手抄的。帕格在信中倾诉了他对目前工作的厌恶，表示希望回到海上。他最后写道：

> 我受过二十五年海上作战的训练。将军，我现在很痛苦，也许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妻子现在也很痛苦，她在柏林。这是一个鬼地方。这虽然不关海军的事，但对我很重要。如果在我一生的事业中，我还可以算是为海军效过劳的话，那么我现在所要求并且乞求的唯一报酬是调任海上职务。

几天以后，白宫又送来一封信，又粗又黑的铅笔写得很潦草的斜体字，从邮戳日期可以看出写这封信时还未收到他的信。

帕格：

> 你的报告确实不错，对我了解情况很有帮助。希特勒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是不是？每个人对他的印象都不一样。我很高兴你还在你现在的岗位上，我已经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海军作战部部长。他说你五月想回来参加婚礼，这是可以安排的。你如能抽出时间，别忘了一定要来我这里。

罗斯福

维克多·亨利按照罗森泰尔的要价买了两块东方地毯，还有罗达特别喜欢的一套英国瓷器。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使罗达高兴起来，果然有效。罗达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在满意地欣赏着这些东西，而且老在说，那个可怜的犹太人一再向她表示感谢，使她感到很不好意思。事实也的确如此。帕格这时又给斯多勒写了一封信说，如果邀请还有效，他和罗达愿意再去阿本德鲁。他决定，如果他的任务是搜集情报，他最好还是动手干吧。此外，他和斯多勒在道义上的差距似乎也缩小了。尽管罗森泰尔为这次交易很可怜地表示了谢意，他买下的东西毕竟还是Objekte。

---

(1) 德语：犹太人。

(2) 德语：货物。这里如前文所说，是德国商业界的行话，指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犹太人企业。

(3) 艾萨克的昵称。

(4) 一种用蛋花、糖、牛奶和酒制成的饮料。

第二十三章

亲爱的勃拉尼：

我想不到比给你写信更好的方式来开始一九四〇年。我回到了家，在我旧时那间卧室里打字，给你写信。这卧室好像只有我记忆中十分之一那么大，整个家看起来又窄又乱。上帝，杀虫剂的味道又引起我多少童年岁月的记忆啊！

啊，我亲爱的人儿，美国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地方啊！我不记得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我到纽约时，我父亲已经出院了，我是打电话问家里才知道的。于是，我一下子拿出好不容易挣来的二百美元，买了一辆一九三四年出的道奇牌小汽车，我开着去佛罗里达！真的。我先到华盛顿，也想去找找斯鲁特。一会儿我还要讲这件事，但是我向你保证，他没有从这次会见中得到什么安慰。勃拉尼，我向你发誓，我主要是想再次领略一下祖国的风光。虽然是毫无生气的冬季，天气也恶劣，向南去的沿路两边都是简陋小屋的黑人集镇，但是大西洋沿岸各州风光极美，宽阔、自然、干净，到处都是寂静的荒野，激发着人们的生命与精力。我喜欢每一块广告牌，每一座加油站。这真是“新大陆”。旧大陆的动人处在于它精美雕琢的形式，但是旧大陆现在已经腐朽了，并且失去了理性。感谢上帝，我已经离开那里了。

就拿迈阿密海滩来说吧，你知道，我过去一直讨厌这个地方。可是，我现在对迈阿密也产生了感情，这很能说明我目前的心情。我离开这里时，是一个狂热的排犹主义者。就是现在，看到这些在世界上无忧无虑的圆滑的犹太人，给太阳晒得黑黑的，穿一身沐日光浴的奇装异服——常常穿戴着贵重的毛皮、珍珠、宝石，老天

爷，还穿粉红色或橘红色的衬衣和短裤——到处溜达，我看到这些，心里仍然感到不舒服。迈阿密海滩的人没有财不露白的想法。我每次见到他们，就不免想起华沙，感到愤怒，当然一会儿也就忘了。这里的人们战争观念之淡薄，和其他地方的美国人一样。

我父亲这次心脏病的发作差点儿要了他的命，医生说现在情况良好，我不喜欢他那虚弱的样子。他现在什么也不干，只是坐在花园里晒太阳，听无线电的新闻广播。他非常担心埃伦叔叔。他以前从来不怎么提他（实际上他是故意不谈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他不断谈起埃伦。父亲被希特勒吓坏了，他认为希特勒是一个魔鬼，要征服世界，并把犹太人都杀掉。

我猜你大概等着听我讲和莱斯里·斯鲁特的谈话内容吧——是不是，亲爱的？

好吧，我告诉你。他做梦也没想到我对他求婚给予这样的答复！当我告诉他我深深地爱上了你时，他真差一点儿晕倒了，我是说他踉跄地走到一把椅子前面，一下子倒在上面，脸色苍白，像鬼一样。可怜的老斯鲁特！然后，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在酒吧间，在饭馆，在我的汽车里，还围绕林肯纪念堂遛了五六圈，最后在他的房间里。老天爷，他滔滔不绝地发起牢骚来了！不过，我总得让他讲话。

我们对话的主要内容大体如下，翻来覆去讲这些：

斯鲁特：这仅仅是因为你和他单独在一起时间很久的缘故。

我：我自己也是这样对勃拉尼说的。我说这是相处一起的胜利，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现在爱他这个事实。

斯鲁特：你不可能打算跟他结婚，否则，这将是你可能犯的最大错误。作为一个朋友，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才讲这话。

我：我也是这样对勃拉尼讲的。我说我跟他结婚，那将是非常

可笑的，并且向他摆了各种理由。

斯鲁特：那么，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我：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我并没有什么打算。

斯鲁特：你最好清醒清醒。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成年妇女；拜伦·亨利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无忧无虑，整天游手好闲，甚至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学校都设法逃避不去。你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实在的共同点。

我：我不想让你痛苦，但是，亲爱的——在这一点上，我很小心谨慎地跟他周旋半天，最后总算应付过来了——我和拜伦·亨利之间的共同点是很实在的。事实上，现在对我来讲，其他任何事相形之下都似乎不很实在。

（斯鲁特情绪极为颓丧。）

斯鲁特：（他只问了一次这句话）你和他睡过觉没有？

我：这跟你没关系。

（杰斯特罗尽可能不让斯鲁特抓住什么，斯鲁特情绪更为颓丧。）

斯鲁特：好吧，Le coeur a ses raisons.[(1)]等等，但我还是弄不懂。他是一个孩子，长得很不错，或者说长得很吸引人。还有，他的确很勇敢。也许就是这些对你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我：（避开这个难题，谁愿意去找麻烦？）他还有其他优点，他是一个正人君子。除了在书本上见过，我还从来没看见过真正这样的人。

斯鲁特：难道我不是正人君子？

我：我不是说你是一个粗野的人或是一个无赖。我所谓的正人

君子就是普通的那种含义，并不是指行为正派的意思。

斯鲁特：你讲话像一个女售货员。很明显，你想把自己一时情欲上的冲动说成是合理的。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使用的词很粗野，并且令人难堪。

我：这很可能，但是我不能跟你结婚。（打哈欠）我现在得睡觉去了，明天还要开车走四百英里呢。

（杰斯特罗最后退场了。）

总的来看，他还很沉得住气。他平静地说，一旦我这股疯狂劲儿过去，他就跟我结婚，他将继续按照他原来的计划办事。他非常自信，在这一点上，他还是原来那个老斯鲁特。他的身体现在对我来讲像一个陌生人。虽然我们在他房间里待了一个小时，而且时间很晚，我一次也没吻他，他也连手都不碰我一下。我猜可能和我谈到正人君子这一点有关系吧。我告诉你，他以前可从来不是这样（我敢说我也变了）。

也许他对我和你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宁可不去考虑以后的事，只想着现在，更准确地说，只想着我们站在我卧室的火炉旁边你搂着我的那个时刻。至今我还迷恋着那个时刻。我仍然爱你，我仍然想念着你。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如果这会儿你能在这里，该有多好啊！

我说过你看问题过于简单，可是有一点你说得很对，埃伦应该离开那所倒霉的房子，让它倒塌烂掉，回到这片美妙的国土来度晚年。他移居那里原来就是愚蠢的，留在那里则更是发痴。如果你能说服他回来——我也给他写封信——你回来时，我就会更感到高兴了。但是不要不管他，亲爱的。这件事先不忙，等我的计划有点儿眉目后再说。

祝你新年快乐。我祈祷上帝，在一九四〇年内让希特勒垮台，

结束这场可怕的噩梦，让我们重新团聚。

我热爱你。

娜塔丽于除夕午夜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娜塔丽接连接到三封回信。头两封信只是拙劣潦草地随便写了几句话：

> 我是天下最不会写信的人……我想念你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没有你，这里现在一切都很沉闷无聊……如果在里斯本时我能和你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就此搁笔，我现在得去工作了……

她一遍一遍地读着拜伦这些令人感到不安的平平淡淡的信。这使她想起她第一次在锡耶纳见到他的情景，这个走路轻飘飘的、懒散的年轻人在中午的烈日下倚着红墙的形象，与他今天的笔迹很相适应：斜斜的字体，字母又小又扁，让人看不清。他的签名的第一个字母B写得很花，在他那难看的书法中显得很突出，很可怜。拜伦辜负了他父亲的期望，未能有所作为，都通过这个又大又花的B字表现出来；而他的全部碌碌无为则通过越来越小、被压扁的后几个字母表现出来……可怜的拜伦！

可是娜塔丽把这些空洞无物、胡乱写成的拙劣的信像读萧伯纳写的信一样，反复阅读，还把信放在枕头下面。这些信和她正要写的东西形成极尖锐的对比。为了消磨时间，她又拿出她已经用法文写了四分之三的硕士论文，准备把它译成英文，作为秋季入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时的毕业论文，取得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从社会学角度评论战争的两种不同观点：迪尔克姆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关于德国的著作和托尔斯泰一八六九年为<战争与和平>写的第二个结束语的对比》。这篇论文写得很不错，连斯鲁特在看过几个章节后也露出牛津大学那种权威学者

的浅笑，表示赞许。她不仅想把它写完，还准备加以修改。她从大多数美国大学舆论在两次大战之间所表现出的亲德反法的倾向开始论述。由于她在波兰的经历，她更多地倾向于杜克海姆对德国的看法。这些事情对她枕头下面那些信件的作者来讲，就像相对论的原理一样，是他一窍不通的。仅仅读一下她的论文题目，勃拉尼都会感到头痛。但是，她不在乎这些，她爱他。

有一些流行歌曲甜丝丝地打动了娜塔丽的心，这些歌讲的都是女人迷恋上毫无价值的男人，悲伤的牧童在哀叹，想念他的情人，似乎她突然对这种廉价的东西非常向往。她以此来满足她的幻想，自己也感到羞耻，但仍然是百听不厌。她买了一些唱片，听了一遍又一遍。拜伦·亨利信写得很糟糕，这当然不好，但是，当她回想起他的眼睛、他的嘴唇和他的手臂时，她就失去了一切判断能力。她把他写得很糟糕的一些句子读来读去，却感到高兴，因为这都是他写的。

又来了一封信，是回答她从迈阿密海滩写的第一封长信的，写得要好得多。几页信纸，拜伦用打字机打得清清楚楚。他信手吧嗒吧嗒一阵子打完一封信，竟没有打错一个字，像速记员打的一样。

亲爱的娜塔丽：

啊，这真是我要的一封很好的信。上帝，我等了好久了。

我先跳过关于美国和迈阿密的那一段，先找关于斯鲁特那些叙述看，然后再从头看一遍。你不用告诉我，和欧洲相比，美国是多么好，我现在非常想家，我真快想死了。这和我对你的怀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非常强烈地想念你，好像你还在楼下那间屋子里。我现在才开始明白，为什么铁屑总要朝磁石奔去。有时候，我坐在屋里思念着你，从你那里来的吸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我一放松椅子的扶手，我就会飘到窗外，穿过法国，横越大西洋，一直飞到诺曼底路一三一六号你的家。

娜塔丽沉醉于这几句富有想象的奇妙比喻中，反复读了好几遍。

斯鲁特一心以为快跟你结婚了，他已经错过了机会。

顺便告诉你，斯鲁特开列的德国问题的一大堆洋洋巨著，我已经阅读了三分之一多。有些找不到英文版，但我正在孜孜不倦地阅读我所能找到的这些书。我在这里也没别的事可干。一个人与世隔绝待在这荒凉的城市，也有一个好处。杰斯特罗为我个人开了一个专题辅导班，他的观点和斯鲁特差不多，我归纳他们的意见大致是：德国人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口和他们的精力，自拿破仑以来，就是欧洲一个新兴的民族，但他们是奇怪的莫测高深的人民。所有斯鲁特开列的那些作者，最后都宣扬一些迂腐有害的观点，还可怕地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德国人受骗了几世纪，因此世界应该按他们提出的条件重新组合。到目前为止，我的看法概括起来是：希特勒毕竟是今日德国的灵魂——这一点只要去德国看看，就会明白；不能让德国人统治欧洲，因为他们大多有一种心理变态，尽管他们很有才能，但他们连自己都统治不了；他们如企图征服欧洲，就必须有人揍他们，不然野蛮就会胜利。埃伦·杰斯特罗补充了一些他个人的看法，他说可以分为属于进步自由主义者的“好德国”和属于斯鲁特所说的浪漫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坏德国”，都跟地理位置及天主教有密切关系。他讲的我都不太懂。（其中有些看法不知能不能通过邮检？我想一定通得过。意大利人怕德国人，也非常讨厌他们。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墨索里尼的说法，说他是放虎出笼的猴子。真妙！）

让埃伦·杰斯特罗离开这里看来还是一个不错的计划。但是，关于他的归化问题，还有一个小小的技术上的错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详细情况我也不太知道，可是他从来也不想去纠正它。新来的驻罗马总领事是一个胸襟狭小的官僚，他多方予以刁难。所有这些当然都会弄清楚——罗马的人也这样说——但是需要时间。

因此，我现在不会不管埃伦。但是到四月中旬，即使你的计划还无眉目，我也得回国。那时候，不管埃伦回不回去，我都得走。除了要参加我哥哥的婚礼，我父亲也急于要我回去进潜艇学校。下一期军官训练班五月二十七日开课，共学六个月，然后到潜艇上实习一年，潜艇活动地点在康涅狄格州一带。我入伍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战争全面展开，我才会入伍，即使入伍，我们也还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一起。

锡耶纳这个地方真叫人厌烦。山是褐色的，葡萄树被剪得只剩下黑色的残根乱茬。人们懒洋洋地在大街上行走，面色阴沉。一九四〇年的赛马已经取消了。天气很冷，常下雨。但是，在柠檬房里，柠檬树仍然鲜花盛开，埃伦和我仍然到那里喝咖啡。我闻到花香，就想到你。我常到那里去，就为闻一闻花香，然后闭上眼睛，一瞬间，你好像就在眼前！娜塔丽，一定存在着一个上帝，否则我不会遇到你。那个上帝必然既是你的，也是我的，因为只有一个上帝。

我爱你。

勃拉尼

“太好了，太好了，”娜塔丽大声说着，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滴在那张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你这个栗色头发的可怜的小家伙！”她吻着这几张信纸，弄得到处都是橘红色的唇印。然后，她又看了看日期——二月十日，而今天是四月九日，一封航空信几乎走了两个月！这么慢，再回信也来不及了，他可能正在回国的途中，但是她仍然顺手抓来一本信纸，开始写信。她简直是身不由己。

娜塔丽的父亲正在花园里收听广播，他们刚吃完午饭，她母亲出去参加委员会会议。正当娜塔丽在信纸上倾泻绵绵情话的时候，一则新闻广播通过暖和的空气从开着的窗子飘进来。广播员的洪亮清晰和富有感

情的声音，使她不由得停下笔。

静坐战已经结束，一场猛烈的海空战斗正在席卷挪威。全国广播公司现在把各交战国首都关于战争情况的专门公报报道如下：

伦敦　纳粹德国未做任何警告，无端地发动了闪电式攻击，从海上和空中侵入中立的挪威。同时，德国的地面部队开进丹麦。根据挪威政府发布的公告，在奥斯陆、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和其他沿海重要据点，都进行了激烈抵抗，但是德国的增援部队潮水般拥入。皇家海军迅速采取行动切断入侵。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今天早上宣布：凡进入斯卡格拉克海峡的德国船舰，都将被击沉。

娜塔丽放下信纸和笔，走到窗前。她父亲背向着她，坐在强烈的阳光下，晒黑了的秃头白发垂在一边，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地在听着这桩令人震惊的事件的发展。

巴黎　法国政府在一项官方公报中宣布，盟国将协力支持民主挪威的抗战事业，并准备以“白刃战”来迎击德国的进犯。悲观的评论员指出：挪威和丹麦的陷落将使德国掌握的欧洲海岸线又增加一千多英里，这将意味着英国封锁的失败。

柏林　宣传部发布了下述公报：为了挫败英国夺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阻止德国从瑞典获得铁矿和其他原料的计划，德国武装力量已经通过和平方式把丹麦置于它的保护下，并从海上和空中进入挪威，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奥斯陆已经掌握在德国手中，首都的生活正在恢复正常。被英国收买的小股部队所做的零星抵抗已被粉碎。元首已发出下述贺电，向……

娜塔丽走到花园里找她父亲谈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惊奇地发现，父亲在听广播时睡着了，头垂在胸前。收音机还在大声响着，他平

常总是不放过听新闻广播的。

亚麻布的白色便帽投下的阴影遮着他的脸，看不清楚，但是她可以看见他的嘴角流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上面一排牙很可笑地突出在嘴唇上面。娜塔丽走到他身边，用手碰了碰他的肩："爸？"他没有回答。她突然愣住了，现在她可以看见他的上排假牙已经脱落了。"爸！"她一推他，他的头就耷拉下来，帽子掉在地上。她把手伸进他那宽松的印花运动衫内，身上黏湿湿的。还有热气，可是心已经不跳了。在她还没来得及尖声叫喊并跑进屋内打电话找医生之前，在这一瞬间，她发现父亲的脸非常像埃伦·杰斯特罗，而在他活着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注意到。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她陷入极为沉痛的悲伤中。娜塔丽从十二岁左右的时候起就不大把父亲放在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买卖人，一个毛衣制造商和犹太会堂的负责人，而她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傲慢的、有知识的、趋炎附势的人。从那时候起，她越来越意识到父亲的一生是如何在对埃伦·杰斯特罗和自己亲女儿的自卑感中度过的。现在他死了，她陷入极度的悲痛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也没用。她母亲是一个老式的妇女，平日总是忙着参加哈达萨[(2)]的会议和为慈善事业筹募基金，多少年来为女儿费尽了心血，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她现在忍着自己的悲痛来安慰娜塔丽，但也没用。娜塔丽躺在卧室的床上，号啕大哭，最初几乎是整天哭个不停，后来几个星期则是每天哭几次。她因为过去忽视和看不起父亲而受到良心责备，现在为此感到极大的痛苦。他很疼她，把她惯坏了。当她提出要去巴黎大学上两年学的时候，他就得照她说的办，她甚至连他是否有这么多钱供给她都不问一下。她的离奇而不幸的经历使他受到严重的折磨，在他活着的时候，她毫不感到内疚。现在他去世了，只剩下她自己。太晚了，再也无法向他表示爱和悔恨了。

根据收音机广播的消息，挪威境内灾难重重，德国的猛攻获得了成功，盟国军队登陆失败。挪威的残余部队退入山中，而德国人穷追不舍。所有这些消息在她听来，都像是和她关系不大的一些模模糊糊的传

闻，现实只是她哭湿了的枕头和那些脸晒得黑黑的川流不息来吊唁的中年犹太人，以及经济问题上无休止的谈论。

连续发生了两件事，才使她神志清醒过来。这两件事是：拜伦从欧洲回国和德国进攻法国。

---

(1) 法语，是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一句格言的上半句，全句的意思是：感情自有一些理智所不懂的理由。

(2) 哈达萨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成立于1912年，主要从事教育和慈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部分活动是把美国犹太籍妇女、儿童送往以色列。

第二十四章

黄色方案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大突袭

现代战争的特点是形势往往会大规模地急转直下。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国武装部队只花了七天时间，就打乱了世界秩序。五月十日，英国和法国还仍然是《凡尔赛和约》的胜利者，仍然是海上和陆上的霸主。到了五月十七日，法国已经是一个被打败的、束手无策的国家，而英国也濒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从理论上讲，我们进攻法国的计划——Fall Gelb（黄色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从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看，敌人很可以感到欣慰，要伤脑筋的是我们。但是，经过实践，黄色方案（修正案）获得了巨大胜利。我们的士兵，一个顶一个，证明都超过民主国家最优秀的士兵。我们的最高司令部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坦克营击败的教训，充分利用了集中使用大量装甲车和柴油发动机所具有的机动性。所谓英法的世界霸主地位已被戳穿，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的历史假象而已。当然，它们仍然控制着海洋和原料产地，它们拥有进行长期战争所需要的资源，数量比我们多。但是，如果缺乏利用这些原料的意志，就是有也等于零。波斯比亚历山大大帝所有的资源要丰富得多。

在评价希特勒时，历史学家必须承认，他已经觉察到对方的这个弱点，而我们这些参谋人员的估计却是错误的。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宿敌也在不误时机地紧急备战，但实际上，他们的同胞并不愿面对现实，

政治家们也不愿把不愉快的真实情况告诉人民。阿道夫·希特勒把德国的未来，也就是欧洲的未来，也就是目前世界秩序的未来，孤注一掷地寄托在一次猛烈的武装突袭上。它的成功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也是他本人没想到的。

希特勒不仅不理会我们这些参谋人员悲观的反对意见，下令发动进攻，而且几乎是在最后一分钟决定采用大胆的曼施泰因计划：使用装甲部队大举进攻，穿过难行的阿登地区，迂回到马其诺防线左侧。这个计划背离了传统的史里芬计划，但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促使伦德施泰特以惊人的速度横越法国北部直抵海边，把盟国切成两半，迫使英国用游艇、平底运煤船和渔船临时拼凑了一支小舰队渡海逃回本国，法国本来就很动摇的斗志也就此全部丧失。此后，我们向南进军，直捣巴黎，沿途遇到的抵抗一触即溃。就这样，德国在一名前上等兵[1]的指挥下，于几个星期之内完成了威廉皇帝二世经过四年的拼死战斗尚未完成的事业。

我们在法国的胜利，从技术上讲，关键在于我们把大量装甲车集中配备给作为先锋部队的全部师团，就像铁骑兵一样，这样就在工业化时代的战场上恢复了速度和机动。人们一直认为，由于机械火力的力量和射程，在堑壕战中达到这种速度和机动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从英国战术家富勒和法国战术家戴高乐的军事著作中懂得了这些道理，他们的著作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

法国军队拥有的装甲车数量超过我们，但是他们忽视了这些盟国战术家的意见，把数以千计的坦克分散地配备给各个步兵师团。关于如何使用新的自动装甲车问题，在两次大战期间，引起很多争论。我们汲取了富勒、戴高乐以及我们自己的古德里安等人的正确意见，我们的对手则汲取了错误意见。此外，用俯冲轰炸配合这些新的地面战术，起了加速胜利的作用。

马其诺防线

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了。几个月以来，西方的报纸杂志不断刊登欧洲地图，标明在即将来临的战役中的一些假想战线。据说被西方报界人士称为“世界第一流职业军人”的法国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大元帅已经拟订了一项击败我们的绝妙计划。

传闻中的甘末林计划认为：在现代化战争中，现代化武器使得防御比进攻处于大体上是十或十五比一的更有利的地位。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百五十万名士兵丧失生命，这说明在机枪大炮面前，拿破仑使用的那种集中步兵进攻的战术不再行之有效，不会再出现另一次凡尔登战役。新的战术思想是，在和平时期修筑起一道由堡垒连接起来的长城，配备以现代化的最猛烈的火力，将来敌人不论投入几百万人来进攻，最后都将淹没在自己的血泊中。

根据这个理论，法国修建了一连串的碉堡，用地下坑道把它们连接起来，这就是马其诺防线。如果德国不进攻，处于马其诺防线陆地长城和英国海上封锁之间，我们的经济生命就会被扼死，即使那时候革命未能使希特勒垮台，盟国军队最后也会从马其诺防线向我们发动一劳永逸的最后一击，迫使我们的将军们像一九一八年一样匍匐于地，乞求和平。这就是在静坐战期间西方报刊的论调。

有见识的军界人士对这条马其诺防线提出了一些疑问。他们说：工程的确是了不起，但是否太短了一些？从瑞士阿尔卑斯山开始，沿着法德边界延伸一百多英里，到一个叫作隆吉永的地方——这是它的终点。在隆古庸和英吉利海峡之间，沿着法国和比利时的边界，还有一块宽阔平坦的地带是一个漏洞，长度至少和马其诺防线本身相等。一九一四年，我们这些野蛮的德国人之所以从比利时进攻，就是因为这个漏洞提供了一条通向巴黎的平坦大道。难道我们不能绕过这条著名的马其诺防线，再次沿着这条路下来吗？

那些支持甘末林计划的人以讥讽的微笑来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说：让防线穿过比利时，一直延伸到海边，这当然好，但是这要由比利时人来决定，他们宁愿坚持保持中立而不愿搞这条防线。在法国境内延伸这条防线，则要穿过长达一百三十英里的重要工业地区。此外，过去也曾经考虑过要这样做，但是政府想节约开支，因为人民正在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延长防线的费用将像天文数字那样庞大。还有，这些地区的地下水位太高，修建坑道系统有困难。同时，那时候希特勒已经上台，延长这条防线可能刺激这个好战的元首不假思索地马上采取行动。

总之，法国最聪明的军事思想家决定不把马其诺防线修完，而采取了甘末林计划。如果战争发生，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将部署在未修筑工事的比利时边界一带，严阵以待。如果德国人真的再次从这里来，盟国军队将在甘末林指挥下跃出阵地，与二十万名骁勇善战的比利时士兵会合，固守天然的沿河防线。由于在现代化战争中处于防御地位所具有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德国向这样狭窄的战线发动进攻，将会遭到重大伤亡而宣告失败。

计划执行的结果

我们确实进攻了，虽然并没有完全按照计划给我们规定的路线行事。五天之后，甘末林大元帅被解除职务。我们穿过被认为是“无法通行”的阿登地区，绕过马其诺防线北端，大军浩浩荡荡西进，横贯法国，因此切断了按照甘末林计划准时跃出阵地冲进比利时的法国和英国军队的联系。我们由库赫勒指挥的第八军也自荷兰北下迎击，使他们陷入重围。五月十五日晨，法国总理打电话给他的国防部部长，问甘末林有什么反击措施。根据历史记载，国防部部长回答说：“他什么措施也没有。”

第二天，巴黎法国外交部召开紧急会议，冒着生命危险从伦敦乘机

来到这里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会上问甘末林大元帅："将军，准备用来抗击德国突破的后备部队在哪里？"

根据丘吉尔回忆录，这位世界第一流职业军人回答说："Aucune."（"一个也没有。"）

魏刚将军接替了他的职位。我们轻而易举地从背后拿下了马其诺防线，因为炮口都是朝着前方。我们俘虏了坐等在碉堡和坑道内的法国士兵，并把他们全部运往英吉利海峡，用来对英国作战。我们还缴获了这座迷宫中储备的全部粮食和装备，只留下几只灯泡在这些无人的混凝土通道内照明。因此，马其诺防线一直保存到今天。

法国的伟大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德国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终于遭到了厄运。从战略上讲，关于如何在战争中使用工业力量这个问题，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把国家的力量和财富浪费在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玩笑上，用钢和混凝土修建了半道城墙。从战术上看，当甘末林大元帅说"Aucune"时，法国的军事史已经宣告结束。

胜利中的阴影

在最高统帅部，对法作战的胜利一方面使人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使人感到有些不安。我们这些参加停战签字仪式的人中，有的当时以沉重的心情看着元首在贡比涅的阳光下跳着快步的胜利舞。我们的心情是忧喜参半：一方面为德国军队完成的丰功伟绩、为他们英勇地扭转了一九一八年以来的战败局面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则因为内心知道这位手舞足蹈的元首犯了或将要犯悲剧性的错误而感到忧虑。这些错误完全被掩盖在胜利放射出的玫瑰花般鲜艳夺目的光彩下，不为一般世人所知。在当时那个时刻，德国好像是军队举办的舞会中的一位年轻少女，由于英俊的军官们向她投以爱慕的眼光，露出羞答答的样子。大家都喜笑颜开地看着她，却不知道致命的癌症已经在她体内萌芽。

这当时就已经使德国受到折磨的癌症，就是外行的军事指挥。但是，除了司令部最上层少数几个人之外，谁也没有觉察到。在较小规模的挪威战役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症状。我们当时希望，这位无经验的军事领袖在那次胜利中已经取得了切身的经验，将会下定决心在西线进行一次大突袭。

但是，在突破的六天之后，正当伦斯德以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为前锋向海边挺进，敌人望风而逃的时候，希特勒神经过敏症严重发作。他担心法国从南面反攻——这在当时就像是说霍屯督人[(2)]会进行反攻一样不可能——因而命令伦斯德停止前进，耽误了两天的宝贵时间。幸好古德里安找了一个理由获准向西进行“威力侦察”，于是他干脆不管元首的命令，闪电般直奔海岸。

紧接着又犯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术上的错误。英国远征军正在无可奈何地向海边退却，眼看就要被速度更快的古德里安的密集的坦克赶上切断退路，元首却命令古德里安停在阿河，离敦刻尔克只有九英里，并且接连三天不准坦克师团前进！直到今天，也没人确实搞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军事历史学家对此议论纷纷，一人一个理论，但都无助于对事实真相的了解。在这三天中，英国人从敦刻尔克海滩救出了他们的军队。这些情况很足以解开“敦刻尔克奇迹”之谜了。

如果希特勒不命令古德里安停止进军，装甲部队就会比敌人抢先一步抵达敦刻尔克并切断其后路。英国就会在佛兰德地区这个大口袋内损失三十多万名士兵和将官，也就是损失了他们大部分受过训练的地面部队。在“荒谬的阿河停军”一节中，我详细阐述了关于敦刻尔克周围是一片沼泽、灌木丛生、沟渠纵横交错，因而不适于坦克通行这个理由的荒唐可笑。实际情况是，古德里安在耽搁了关键的七十二小时之后，还是进军了。但是，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获胜的第一个绝好机会从我们手中溜掉了。赫尔曼·戈林的空军被指定接替停止前进的装甲师团来干掉英国人，可能希特勒宁愿让一位纳粹空军元帅而不是他不信赖的

陆军参谋部来完成这次杀敌任务。戈林完成得如何，历史记载有案可查。

但是，虽然没有获得最后胜利，我们至少征服了法国，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六月六日那一天，希特勒又一次神经错乱，连这一点儿成就差点儿也成了问题。他突然宣布，巴黎并不是进军的目标，我们的军队下一步应该是插向东南，拿下洛林盆地，以使法国失掉煤炭工业和军火工业！幸运的是，作战行动的势头之猛，就连元首也无法阻拦，就在几个装甲师团毫无必要地开进洛林的时候，我们拿下了巴黎。

他的最严重的错误

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是：德国武装部队到达英吉利海峡后，竟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事先全无计划！历史将永远对这个事实感到惊讶。我们已经到了海边，好几百万人武装到牙齿，因为胜利而兴高采烈，而在仅仅四十英里宽的海峡对面，是被击败的丢盔卸甲、失去战斗力的敌人。但是，我们这位从不犯错误的领袖不知怎的忽视了如何进入英国这个细节问题，而他又是如此牢牢掌握着一切行动的决定权，没有他点头，任何人都不能行动。

然而，这是千载难逢的做出伟大事业的时机。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在他们的时代也曾犯过像希特勒这样大的错误。但是，他们具有“统帅的才能”，有能力来平衡和挽救错误的后果，他们具有发现并以最快速度和魄力掌握有利时机的能力。不错，我们没有入侵英国的计划，但是，难道英国曾经有过用轻飘飘的小船拼凑成小舰队从敦刻尔克渡过海峡的计划吗？尽管由于战败而溃不成军，尽管德国空军猛烈轰炸，出于必要，他们仍然把三十万人成功地运过海面。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又处于胜利高潮的军队不能来一个“敦刻尔克背后追击”，用一支由几个装甲师团组成的力量渡过海峡，登上未设防的、毫无抵抗的彼岸呢？在英国的地面上，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向伦敦

进军。被救出的远征军已是一群丢盔卸甲的乌合之众，它的全部装备都丢在法兰德斯地区。国民军都是由老人和儿童组成的可怜的杂牌军。

阻挡我们入侵的将是皇家空军和英国舰队这两支不容忽视的战斗力量。但是，如果希特勒在六月抓住第一个时机，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西北欧水上现成的船只（数以千计），把入侵部队送过海峡，英国舰队就将会措手不及，正像挪威战役的情况那样。在它还未来得及集结起来进行反击之前，我们已渡过海峡。在英国的这场空战将在海峡上空进行，其作战条件大大有利于德国空军。

我们肯定也会遭受重大损失。进攻阶段和供应问题会使我们付出很大代价，我们只得再次孤注一掷。但是，事后回顾历史，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我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曾经写过一份正是关于进行这样一次渡海大突袭的计划要点的备忘录，提交最高统帅部讨论。我曾经几次写信给美国和德国的档案管理人员，请他们寄给我一份该备忘录的抄件，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份备忘录只不过是一个未被采用的古董，究竟是否还存在，我也无从知道。当时约德尔一句话也没说，把它还给我了，这就是它的最后结局。

流产的入侵计划

“海狮”这个在随后几个月中胡乱凑合出来的入侵计划，结果是白白浪费了很久时间，毫无用处。一旦英国喘过气来，建立了沿海防御，强渡海峡就需要一套极其复杂的军事组织。希特勒从来也没有真正去促成过这件事。在对英国作战上，他缺乏大胆尝试的决心，只是让戈林把空军白白消耗在对英国深入内地的机场的轰炸上，而陆军和海军这时候花费了几个星期为这个作战计划吵来吵去，一直吵到夏天。大家来回踢皮球，都不肯承担任务。最后，终于放弃了海狮计划。德国毫无疑问拥有发动入侵所需的工厂和军事力量，但没有所需的领导。正当在战斗中只要稍微再大胆一点儿就能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希特勒畏缩了，而那些

内行的将军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全得服从这位外行的指挥。

这才是“元首原则”在一九四〇年夏天所获得的真正“胜利”。回顾历史，跳快步舞的领袖不应该是他。

英译者按：隆关于马其诺防线以及法国领导人的论述很为精辟，没有更多可说了。

我在皇家海军的朋友们断然否认德国人有可能甚至在六月间渡过海峡。他们认为，英国人当然会投入他们拥有的全部船只把入侵者淹没在海中。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是我个人认为，隆讲的很有道理。德国的潜艇（他在文中没有提到）将会在这个狭窄的海峡内对处于防守地位的英国舰队进行报复。由于参谋部缺乏具体的入侵计划而把责任都推到希特勒身上，隆的说服力也是不够的。如果他们准备了一项可行的计划，他就可能采用它，就像他采用曼施泰因计划那样。从档案中似乎只找到海军参谋部所做的一份很粗浅的研究计划，没有别的其他入侵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参谋部有一种只顾眼前而不问下一步的奇怪倾向，也许它们不愿意去想下一步的事。

---

(1) 指希特勒。

(2) 非洲南部的一个黑人民族，被殖民主义者视为野蛮民族。

第二十五章

德国在比利时的大突破！

拉古秋宣称：这仍旧不是我们的战争

杰妮丝·拉古秋和梅德琳走过第五大街和第五十七街拐角的一个报摊，看到一沓刚到的下午报纸，上面压了一块鹅卵石，被风吹得哗啦啦直响。杰妮丝·拉古秋对梅德琳说："哎呀，爸爸又上报了，在发表谈话。你家里人准会觉得挺有意思吧！"梅德琳在帮她买嫁妆。罗达、帕格和拜伦将于三点钟乘巡洋舰"赫勒那"号抵达布鲁克林海军基地。杰妮丝心上老在想着将要第一次和华伦的母亲见面，她对这件事比对战争的坏消息要关切得多。

一股五月的疾风扫过大街，吹打着姑娘们的裙子和帽子。梅德琳一只手抓紧一只包包，另一只手则紧紧按住帽子，眼睛盯着报纸上用两栏篇幅刊登的议员艾萨克·拉古秋的照片：他站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对着三个扩音器讲话。"你瞧，他长得很漂亮。"她说。

"我希望你会喜欢他，他的确是一个非常精干的男人。"杰妮丝说，因为风大，她提高了声音，"其实他本来不想走得这样远，都是那些记者搞的。他现在处于不利地位，欲罢不能。"

梅德琳把她的小套间重新装潢了一番。浅绿色的墙，用淡黄色加绿色的印花帏幔遮着。丹麦式的麻栗木家具朴素而小巧玲珑，使屋子显得宽敞了一些。饭桌上摆着黄水仙和鸢尾花，给这个地方带来了春天和青春的气息，就像这两个姑娘进来时带来的气息一样。在这样的套房里，是不会招待共产党员的男朋友的。的确，梅德琳老早就把那个可怜的、

穿褐色衣服的、吹长号的金鱼眼男朋友甩了。这是杰妮丝知道后很高兴的一件事。她现在的男朋友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律师，是罗斯福的一个坚决支持者，非常聪明，可惜才二十六岁就秃顶了。

她给电话留言服务台打了个电话，把对方的传话很快地记在本上，然后砰地一下放下电话。“真乱弹琴！杰妮丝，我不能和你一起去接我家的人了，你说倒霉不倒霉？两个业余演员开溜了，我今天下午得去听接替他们的人的试演。总是有事！”很明显，她对自己能如此之忙，心里是很高兴的。“还有，你认识不认识有个叫巴穆·柯比的？他现在在瓦尔多夫旅馆，他说他是我们家的朋友。”杰妮丝摇了摇头。

梅德琳给他打了个电话，听到他讲第一句话，就很喜欢他的声音：有一种亲切、幽默的回响。“你是罗达·亨利的女儿吗？我在电话簿上看到你的名字，就打个电话试试。”

“我是。”

“好，我在柏林的时候受到你父母的殷勤招待。你母亲写信告诉我说，他们今天到达。我想他们到纽约的当天晚上可能很累，没什么安排，我想请你们全家出去吃饭。”

“非常感谢您，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计划。他们大概一点钟才到。”

“原来这样，那么我就先订下座位吧。如果你们一家人能来，就请在六点钟左右到我旅馆房间来；如果不能来，给我来个电话，叫你母亲打也可以。”

“好吧，一定的，谢谢您。华伦的未婚妻正在这儿看我，柯比先生。”

“艾萨克·拉古秋的女儿？好极了，一定带她一块儿来！”

梅德琳走了，兴致勃勃，对她现在的生活充满了兴味。杰妮丝换了

一身厚衣服，准备去海军基地。

梅德琳现在负责调度瓦特·菲尔德的业余游艺节目。瓦特·菲尔德本来是一个蹩脚的老演员，在电台上用老一套滑稽戏的公式搞了个业余游艺节目，没想到大受欢迎。他突然发了财，马上做起大笔房地产买卖来，又同样突然死了。休·克里弗兰接替他主办节目。梅德琳仍然出去替他买鸡肉夹馅儿面包和咖啡，但是现在也管接见业余演员的事务。她依然是克里弗兰早晨演出节目的助手。她现在赚的钱比任何时候都多。对梅德琳·亨利来讲，一九四〇年五月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一个月。

在布鲁克林海军基地，风刮得更大，天气也更冷。巡洋舰已经停靠码头，从桅杆到船头和船尾的一长串彩虹般的信号旗在迎风飘扬。码头上拥挤着挥手喊叫着的亲属，在沸腾的人声中，战争难民正沿着浮桥蜂拥而出。杰妮丝找到去海关小屋的路，罗达正站在一堆行李旁边擤着鼻子，她一眼就看见了这位穿着一身绿色毛料外衣、戴着小圆帽的身材高高的金发姑娘。

“哦，你不是杰妮丝吗？我是罗达·亨利。”她说着，朝前迈了一步，“你可比照片上漂亮多啦！”

“我是杰妮丝，亨利太太，您好！”罗达的苗条身材、时髦的草帽、紫红色的手套和鞋使杰妮丝有些惊讶。她在彭萨科拉曾见过华伦的父亲一面，时间虽然很短，但还记得他是一个皮肤粗糙、饱经风霜的男人。相形之下，亨利太太看上去显得年轻、秀丽，甚至还很肉感。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尽管她鼻子红红的，并且不时地打喷嚏。

“你真机灵，穿这么一身衣服。我穿的是春天的服装，可这里真是北极。”罗达说，“梅德琳在哪里？她好吗？”

杰妮丝马上解释她女儿没来的原因。

“原来是这么回事，梅蒂变成了搞事业的女孩了！亲爱的，我很想

吻你，可是我不敢，你别靠近我，我可传染！我感冒很重，老不好。他们应该把我隔离起来，要不然整个国家都得让我传染上啦！嘿，你可真漂亮，简直叫人神魂颠倒，华伦真是走运！他现在好吗？”

“挺好吧，我希望。他正在波多黎各什么地方拼命练习舰上降落呢。”

维克多·亨利和一个看上去很凶的海关检查员一起穿过人群走来。他穿着金色纽扣的蓝色厚毛料长外衣，戴着硬壳帽子，比杰妮丝记忆中的亨利更神气一些。亨利略略跟杰妮丝打了个招呼，问起梅德琳，然后就问拜伦到哪里去了。

“勃拉尼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要打个电话。”他母亲说。

检查员检验行李时，杰妮丝告诉亨利夫妇关于巴穆·柯比请吃饭的事。罗达一边打喷嚏，一边说：“怎么搞的，他的工厂在丹佛，他到这里来干什么？我看我们去不了，是不是，帕格？当然，在瓦尔多夫吃顿饭，这样来重新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倒也怪不错，把柏林的味道从我们嘴里洗干净！杰妮丝，你简直想象不到德国现在成了什么样，太可怕了。我不再有什么幻想了，我一看到自由女神像，就不由得又哭又笑。我拥护美国，现在这样，将来也永远这样。”

“真的，我有事要跟弗莱德·柯比谈。”帕格说。

“哎呀，帕格，这可不行，我正闹着这讨厌的感冒，还有我的头发！”罗达说，“而且，到瓦尔多夫，我穿什么衣服呢？除了我身上穿的这件，其他衣服都皱成一团。我要是能把我那身粉红色外衣熨平，并且找个理发师帮我理两个小时头发，该有多好——”

拜伦悠悠荡荡地穿过喧闹的人群走来：“嘿，杰妮丝！我猜你就在这里。”拜伦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上面有伦敦标记的小盒子递给她。

杰妮丝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一枚维多利亚时代的别针，是一只小金象，眼睛镶着两颗红宝石。“我的上帝！”

“谁要是跟我们家的人结婚，就得有大象般的耐性。”拜伦说。

“天哪！哈哈，说的可是实话。”罗达说着，大笑起来。

杰妮丝温柔地慢慢看了他一眼，心里想，他甚至比华伦还漂亮。他的眼睛发出一种热切、兴奋的闪光，她吻了他一下。

“……我没有什么可以贡献，”收音机里播送出一个沙嗄、强劲、有力、没有抑扬的声音，子音都含混不清，很像一个喝醉了的人，“只有血、劳力、眼泪和汗水。”

“我说，他是一个天才。”罗达大声说。她坐在柯比房间里的一张不很结实的金漆椅子边上，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眼里含着泪水。“这以前他在哪里？”

拜伦一面从一瓶有俄文字的蓝色罐头里把鱼子酱抹在一小片烤面包上，很小心地把洋葱丝摊在上面，一面说：“当普伦进入斯卡帕湾击沉‘皇橡’号的时候，当德国人渡过斯卡格拉克海峡进入挪威的时候，他都在掌管英国海军。”

“别说话，听着。”维克多·亨利说。

杰妮丝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父亲，把两条长腿交叉起来，呷着香槟酒。巴穆·柯比眨巴着眼睛欣赏着她的腿，这使她感到高兴。他是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老浑蛋。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在海上、陆上和空中，以我们全部的强大力量和上帝可以赋予我们的全部内在力量进行战争：向一个穷凶极恶的、可悲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还没有能与之相比的最丑恶的暴虐政权开战。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两个字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不畏一切恐怖，一定要取得胜利。我满怀希望和活力来肩负起我的重任。我坚决相信，我们的事业绝不会在人类中遭到失败……”

讲话结束了。一个美国人咳嗽了一下，用颤动的声音说："刚才播送的是大不列颠的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讲话。"

过了一会儿，罗达说："这个人将拯救文明。我们将要参加进去，德国人的牌叫过了头，我们决不会让他们征服英国的。德国人有一股奇怪的蠢劲儿，你知道吗，你必须细细地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观察，才能明白这一点，实在蠢得奇怪。"

维克多·亨利看了看表，对柯比博士说："这篇讲话很不错。咱们现在谈几分钟好吗？"

柯比站了起来，罗达对他笑着说："香槟酒、鱼子酱，照常营业。这就是帕格。"

"我们在等梅德琳。"帕格说。

"来吧。"柯比说着，朝卧室走去。

"可是，爸爸，我有事得先走，"拜伦说，"我得赶乘一架开往迈阿密的飞机。再有一个小时左右，它就要从拉瓜迪亚起飞了。"

"怎么？柯比博士以为你要跟他一起吃饭呢！"

"嗯，可是我在知道他要请吃饭之前已经订好票了。"

"你不等梅德琳到了再走吗？你已经两年没见她了。吃完饭，她还要带我们大家去看他们的节目呢！"

"我想我最好还是去，爸爸。"

帕格突然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勃拉尼，你可真叫人没办法，"母亲说，"你就不能等到明天再去？"

"妈，您还记得不记得您谈恋爱时是怎样的？"

罗达脸红了，这使得他和杰妮丝都感到惊讶。"我？我的上帝，拜

伦，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当然不记得了，我已经是老太婆了。”

“谢谢你送我这枚宝贵的别针，”杰妮丝摸着她肩上那只小象，“在迈阿密的准是一个挺不错的姑娘，对不对？”

拜伦眯起眼睛，发呆的神情消失了，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并以羡慕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她还不错。”

“带她一起来参加婚礼，别忘了。”

当拜伦走到门口时，罗达说：“你可真有叫你爸爸失望的本事。”

“我要不叫他失望，他才会真正失望呢。再见，妈！”

在卧室里，柯比博士坐在桌子前，正在查点维克多·亨利从德国给他带来的一沓刊物和打印的报告。当他正潦草地在一本黄皮笔记本上写着的时候，小桌子摇撼了一下，两份报告滑落在地上。“这个套间应该租给侏儒住。”他说着，继续写下去。

维克多·亨利说：“弗莱德，你是不是正在研究一种铀弹？”

柯比的手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来，一只长长的手臂松弛地倚在椅背上，紧紧盯着亨利的眼睛。两个人沉默不语，互相看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尽可以跟我说，这不关我什么事，可是——”帕格坐到床上，“我给你的这些东西都是关于铀的。有些资料我弄不到，比如说有关石墨的数字。德国人毫不隐讳地告诉我，由于这种秘密炸弹的缘故，这些数字是保密的。德国人很喜欢十分随便地谈论他们正在研究制造的这种可怕的超级炸弹，这使我觉得它大概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你给我的那张要求清单使我又改变了想法。”

柯比把烟斗敲空，装上烟丝，点燃它，前后一共用了两分钟。在这个过程中，他没讲话，只是瞧着亨利上校。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是化学家，而这个铀或多或少是属于化学工程方面的问题。从生产技术上说，是涉及电学的。两个月以前，曾经有人来跟我接头，

要我做工业顾问。”

“这个东西目前又处于什么状况？”

“还完全是理论，要好多年才能谈到认真的努力。”

“你能跟我具体谈谈吗？”

“当然可以。在大学物理教科书上都可以找到，其实《时代》周刊也刊登过，就是中子轰击的过程。在镭的游离过程中，把各种化学物质放在那里，看产生什么结果。在欧洲和美国，这种试验已经进行了好多年。去年，那两个德国人拿氧化铀试了一次，结果他们发现了钡。这就是原子分裂造成的元素嬗变。我想你一定知道原子质量中负荷的不可思议的巨大能量。你大概听说过关于仅用一块煤就能使轮船横渡重洋的事，只要你能够利用其中的原子能。”维克多·亨利点点头。“嗯，帕格，这就意味着，用铀确实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原子分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放射出的能量远比为了促成原子分裂而消耗的能量多得多。那些德国人称量了所用过的原子质量，发现质量大大减少，从而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发表了试验的成果，从那以后，整个科学界就热闹起来了。

“好了，那么下一步呢，已经有了这个稀有的铀同位素U-235。通过从质量中释放出巨大能量的连锁反应，这个物质原来具有巨大的爆炸力。据说，抓一把就可以炸毁一座城市。那些研究原子核的年轻人说，只要工业方面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纯U-235，现在就可以办到。”

帕格紧闭着嘴，身体紧张地前倾，谛听着这些情况，在柯比一口口地喷着烟的时候不停地说“嗯，嗯”。他朝这位工程师伸直一根手指，说：“我明白了。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情报。”

柯比摇摇头：“算不上，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它也许完全是一场虚惊。这些化学工程师不做任何保证，而且他们所要的东西将需要工业方面做出巨大努力才能提供，制造出来的那个玩意儿也许会爆炸，也许根

本不爆炸。也许当你刚感到厌烦绝望的时候，它会突然爆炸成碎片。谁也不敢说。在笔记本上写上五分钟，涉及的支出就得千百万元。这笔费用高达十亿美元，最后也可能只不过是一堆垃圾。国会正在吵闹着要削减开支，他们正在拒绝批准罗斯福要求再多生产两百架新式飞机的拨款。”

“我想再问你两个问题，如果超出了范围，请告诉我。”

“问吧。”

“你在其中担任什么工作？”

柯比用烟斗搓着下巴。“好吧，你怎么样从一种很稀有的金属中分离出足够投入生产的同位素呢？一种意见是，把这种金属先变成电离的气体，然后通过磁场加以轰击。较轻的离子就会被打歪一点，这样就可以使它们游离出来，捉住它们。整个过程能否成功取决于磁场是否能保持稳定，因为稍不稳定就会干扰离子的游离。我的任务就是准确无误地控制电压。”

“嗯。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我是否应该把我经过估价的意见向总统提出，建议他放弃干那件关于铀的傻事？”

柯比发出短促的男中音笑声：“真正的问题是德国人，他们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对纯石墨的研究成就使我感到不安。石墨在整个过程的后一阶段才需要。如果希特勒先有了铀弹，帕格，而且这些铀弹又是能使用的，那么其结果将是很不妙的。”

门铃响了。

“大概是你女儿来了，”柯比说，“我们下去吃饭吧。”

梅德琳来了，她穿着一身时髦合体的黑色衣服，外面是一件颜色鲜艳的短外套，下面是紧身的裙子，黑黑的头发梳到头后面去，很难相信她才二十岁。可能她也有点儿故意装出一个年轻的职业妇女的样子，当

侍者头儿跑过来向她鞠躬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给她打来电话时，她也确实不得不两次离开帝国厅的餐桌。维克多·亨利喜欢她那沉着端庄的态度和不多讲话的习惯。她那双灵活的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几乎一言不发地听着他们谈论德国情况和婚礼计划。

在播音室大楼的问讯处，一个拘谨的穿着制服的年轻人在等着他们。“亨利小姐的客人吗？请跟我来。”他把他们带到单调的、天花板很低的绿色房间，休·克里弗兰和他的工作人员正围着一张桌子坐在那里。克里弗兰精神抖擞、亲切热情地请他们在房间里等着节目开始。他在看着卡片，一面背诵着他一会儿要脱口而出的那些引人发笑的话，一面和编制笑料的人一起商量。过了一会儿，他抓根橡皮筋把卡片扎好，放进口袋里。“喂，现在还有五分钟，”他转过身来对客人们说，“我听说丘吉尔这家伙做了一篇挺不错的演讲，你们听到了没有？”

“每一个字都听见了，”罗达说，“很有力量。这篇讲话一定会载入史册的。”

“确实很不错。”帕格说。

梅德琳说：“真倒霉，我太忙了，没听到。”

这个节目的监督看上去有四十五岁，穿着却像一个大学生。他把一只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手放到后脑勺上，说：“讲得还可以，只是需要压缩一下，加点儿力量，调子太软。讲到血和汗的那一行还不错。”

“有这么一句？把这句话配到弹琴的刽子手那段里行不行？”克里弗兰对他旁边的那个笑料编制人说。他是一个样子很忧郁的年轻犹太人，头发长得需要理个发。“咱们把‘血和汗’加进去行不行？”

这位笑料编制人悲哀地摇了摇头，说：“低级趣味。”

“别发傻，赫比，想办法编点儿什么。亨利上校，战争情况现在怎么样？甘末林计划能不能挡住德国鬼子？”

“我不太清楚甘末林计划是怎么回事。”

梅德琳让她的客人坐在播音室舞台上的贵宾席，靠近克里弗兰接见业余爱好者的桌子，面前就是一块用硬纸做成的巨大广告牌，上面是晨笑牌粉红色泻盐广告。她把自己安置在那间玻璃操纵室里。观众很多，在维克多·亨利看来，全是一些愚昧无知的人，他们为业余演员结结巴巴的讲话鼓掌，听了克里弗兰的戏谑就哄堂大笑。

克里弗兰用轻快的、狐狸般的魅力把这个节目主持得很好，帕格现在知道梅德琳如今是跟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搭了伙，但是这个节目使他看了感到讨厌。一个业余演员扮演电线修理工，克里弗兰说：“喂，喂，大概他们在法国现在正需要你。”

“法国，克里弗兰先生？”

“是呀，去修理马其诺防线[(1)]。”

他向观众眨了眨眼，他们哄堂大笑，鼓起掌来。

“你觉得有意思吗？”帕格隔着罗达，小声问巴穆·柯比。

“我从来不听收音机，”这位工程师说，“很有趣，就像参观精神病院。”

“克里弗兰这人可是很逗。”罗达说。

演出结束后，观众蜂拥到台上围着休·克里弗兰要他签名的时候，梅德琳来到他们这里。“真糟糕，因为要广播新闻公报，最精彩的两小段被停播了。这些负责新闻的人，总是这么蛮横！”

“发生什么事了？”维克多·亨利问。

“唉，当然是关于战争的消息。还是那些情况，德国人又占领了几座城市，法国正在溃败，等等。没什么新鲜的。等会儿休知道了他们停播弹琴的刽子手这一段，准要发脾气的。”

“您是亨利小姐吗？”一个穿制服的仆人走近她。

“什么事？”

“紧急长途电话，小姐，在克里弗兰先生的办公室，找拉古秋小姐，从波多黎各打来的。”

“青鸟”号渔船以每小时四海里的速度在海湾里轻轻漂荡。阳光下，拜伦和娜塔丽躺在船的天桥上相互搂抱着。下面，那个下颏凹陷、脸晒得红红的船长喝着一缸子啤酒，朝机轮打着哈欠。隐隐听到通向岸上的电话发出急促而细碎的呼号声。空钓鱼椅[(2)]的窝孔内插着长竿，鱼线从那里拖入水中。这对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情人差不多全身赤裸，只穿着游泳衣。他们忘记了鱼，忘记了鱼线，也忘记了船长。他们忘记了死亡，也忘记了战争。平静的深蓝色海水和清澈的淡蓝色天空仿佛一个大圆圈，他们就躺在这个圆圈的中心，太阳好像只照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甲板传出下面用力敲打的回声，迅疾的四下，像莫尔斯电码里的V字信号。

“喂，亨利先生，您醒着吗？”

“什么事？”拜伦粗声粗气地喊，用一只胳膊肘支起身子。

“岸上来电话，您的父亲要您回去。”

“我父亲？搞错船了，他在华盛顿哪。”

“等一会儿——喂，喂，‘青鸟’要皮尔·托马斯——”他们又听见粗厉的电话呼号声，“嘿，亨利先生，您的父亲——他是不是海军军官，上校？”

“对了。”

“办公室接到您女朋友的母亲打来的电话，您父亲正在她家里，他留下话要您马上回去。”

娜塔丽坐了起来，睁大了眼睛，露出吃惊的神色。

拜伦喊道："好吧，咱们往回开。"

"怎么回事？"娜塔丽大声说。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小船在深色的海上划出一道绿白色的圆圈，掉转头来开足马力返航。船开始上下颠簸，风吹乱了娜塔丽松散的、长长的黑发，她从草篮里抽出一面镜子。"哎呀，你看我成了什么样子，看我这张嘴，好像让耗子咬过了一样！"她把手背放在唇上，"我这像戈尔贡[3]的头发现在整理也没用，等进了屋再说吧。你爸爸找你有什么事，勃拉尼？"

"你干吗这么害怕？大概是和我母亲一起来的，她想见见你。这也不能怪她，我一下子就溜到这儿来了。如果他们真来了，我就把事情告诉他们，娜塔丽。"

她的脸上露出忧虑的样子，她拉住他的手。"可爱的人儿，犹太人有一条教规，父亲或母亲刚死，不能很快就结婚。也许要等上一年之久，而且——我的上帝，别做出那个样子！我不打算遵守这条规定。可是，我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我母亲伤心。怎样解决，我需要点儿时间来考虑怎么办才好。"

"我并不要你破坏你们的教规，娜塔丽，可是，上帝，这对我可是一个打击。"

"亲爱的，只是一小时前我才打算跟你结婚的，"她摇摇头，感伤地笑了，"我觉得好像中了邪魔，灵魂几乎都出窍了。可能是太阳晒得太厉害，也许是因为我沉醉在亲吻中了。而现在你父亲突然出现！这一切难道不像糊里糊涂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吗？"

他用手臂搂着她的双肩，船颠簸得更厉害了，于是他把她紧紧搂住。"我可不是这么感觉，一切都非常真实，最真实的事就是我们要结

婚了。真实的事情似乎刚刚开始。”

“对，毫无疑问是这样，我当然并不盼着给莱斯里写这封信。哎呀，又是那张阴沉的脸！活像万圣节前夕戴的假面具，一下子戴上，一下子摘掉，真叫人泄气——勃拉尼，爸爸刚死，他就来看我。他非常热心，帮了我们很多忙，完全不是以前那个斯鲁特，就是太晚了一点儿。他曾给他大学时代的朋友们去信，想给我找一个教书的职位。我多么希望知道你父亲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别把我们的事告诉他，拜伦，等我跟母亲谈了以后再说。”

“那么，你最好马上跟她谈，我父亲总是喜欢刨根问底的。”

“哦！哦！”她把两只手放在头发上，“我感到高兴，心又很乱，很不安定。我头昏脑涨，觉得自己好像才十六岁，当然不是，天晓得！要是的话，对你可有多好！”

当“青鸟”号驶近的时候，拜伦拿出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沿着海边的一排参差不齐的摩天旅馆大楼。“不出所料，他果然在那里，在码头上等着。”

娜塔丽本来懒洋洋地靠在一张椅子上，这时马上坐直了。“不会吧，真的？”

“就在那里，来回踱着，我认得出他那走路的样子。”

她抄起篮子，跑进船舱，对船长说：“请开慢点儿。”

“好，小姐。”这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人笑嘻嘻地拉了拉阀门。

她关上通往前舱的小门，不久她又出现了，穿着纱裙、白衬衫，光泽的黑发经过梳理，松松地披在肩上。“我有点儿晕船，”她对拜伦说，有气无力地微笑着，“在闷热的船舱里，船摇晃着，把眉毛和嘴化妆一番，真吃不消。哟！我脸色发青吧？我觉得发青。”

“你漂亮极了。”

船破浪前进，距离码头还有半英里。娜塔丽远远可以看见一个穿蓝色衣服的男人在走来走去。“全速前进，”她颤巍巍地说，“管它水雷不水雷的。”

船停了之后，维克多·亨利从散发着柏油味道的码头上弯下身子来，伸出一只手。“你好，娜塔丽。这太对你不起了，小心点儿，别踩在那颗钉子上。”

拜伦跳到岸上。“有什么事吗，爸爸？大家都好吗？”

“你们两人吃午饭了没有？”帕格说。

他们两人相互看着，娜塔丽有点儿紧张地笑了起来。“我带来了夹馅儿面包，在篮子里。我们……我也不知道，我们忘了。”

虽然维克多·亨利的脸一直很严肃，但他的眼睛流露出觉得有趣的神情，一闪就消失了。他用大拇指朝码头上一家简陋的卖蛤的酒吧间指了指：“嗯，嗯，从那家小饭馆散发出来的味道馋得我要命，可是我想还是等等你们，我今天还没吃东西呢。”

“请到我家去吧，我愿意给你们搞点儿东西吃。”

“你妈妈很客气，给我倒了橘汁和咖啡。我们就到那家酒吧间去怎么样？这些海滨饭馆也可能相当不错的。”

他们坐在一间用胶合板搭的外面漆成鲜红颜色的小棚屋里，拜伦和他父亲要了蛤杂烩。

“我一向不喜欢吃这个东西，”娜塔丽对侍者说，“给我来一个咸肉番茄夹馅儿面包好吗？”

“好，小姐。”

维克多·亨利以奇怪的眼光看着她。“怎么了？”她说。

“你倒不太在乎吃什么东西。”

她神色有些迷惘。“哦，您说的是咸肉[4]？我一点儿都不在乎，许多犹太人都这样。”

“你母亲呢？”

“她模模糊糊地有些禁忌，可是有时候理会，有时候又不去理会。我也闹不清。”

“我和你母亲谈了好久，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妇女，经受了这样的不幸，还表现得很坚强。好吧，”帕格把香烟和打火机放在桌上，“看起来法国真要不行了，是不是？你们听到今天早上的广播没有？在巴黎，他们正在烧毁文件。英国远征军正在拼命向海峡逃跑，但是可能已经太晚了，德国人实际上很可能把英国正规军都一网打尽了。”

“我的上帝，”拜伦说，“如果真是这样，战争就结束了！三天里怎么会发生这么大变化？”

“可是确实发生了。当我等你们的时候，我从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总统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紧急讲话，他要求国会批准一年生产五万架飞机。”

“一年五万架？”娜塔丽大声说，“五万架？这只不过是瞎说说罢了。”

“他说，我们先要兴建飞机工厂，然后开始生产。根据我昨天看到的华盛顿的气氛，国会会批准这笔开支。他们终于感到恐慌了，他们是猝然醒悟过来的。”

拜伦说：“这些都帮不了英国或法国的忙。”

“是帮不了，在这次战役中帮不了忙，国会现在开始考虑的是我们自己将来同希特勒和日本人作战的事。好吧，”帕格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扳着伸直的手指头盘算着，“华伦的三十天假期已经被取消了。婚礼提前举行，华伦和杰妮丝明天结婚。他们只能度一天蜜月，然后华伦

就直接到太平洋舰队去。因此，第一，你明天早上十点钟以前必须到彭萨科拉。”

拜伦犹豫地看了娜塔丽一眼，她有些目瞪口呆。拜伦说：“好吧，我准时到。”

“好。第二，如果你要参加潜艇学校五月二十七日开课的训练班的话，你必须到新伦敦去报到，并且在星期六以前做体格检查。”

“我在彭萨科拉做体格检查不行吗？”

做父亲的把嘴一噘。“我倒没想过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让瑞德·塔利通融一下，他已经够照顾了，一直给你留着这个名额，要求进这所学校的申请书现在已经堆积如山了。”

“五月二十七日？”娜塔丽跟拜伦说，“离现在只有十一天啦！十一天以后，你就进潜艇学校了吗？”

“我不知道，有这种可能。”

她转过来问他的父亲：“训练班要多久？”

“三个月。”

“那以后他干什么呢？”

“我估计他可能直接到舰队去，像华伦那样，新的潜艇开始陆续生产出来。”

“三个月！然后你就走了！”娜塔丽大声说。

“这些我们回头再谈。”拜伦说，“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参加婚礼吗？”

“我？我不知道，没有邀请我。”

“杰妮丝要我带你一起去。”

“她说了吗？什么时候说的？你从来没告诉过我。”

拜伦转过来对他父亲说："嗯，这期潜艇训练班结束以后，下一期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但是，你越早开始越好，你还得在海上再训练十三个月，才能去掌握潜艇。勃拉尼，再没有比取得潜艇驾驶员资格更艰苦的事了，当飞行员也比它容易。"

拜伦拿起父亲的一支香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大口，然后一边吐出一缕灰色的烟雾，一边说："我和娜塔丽准备结婚。"

娜塔丽咬着下嘴唇，维克多·亨利打量了她一眼，说："原来如此。这可能影响你入学，也可能不影响，我事先不知道你们这件事，所以也没查问过。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未婚的投考学员有优先权。不过，也许可以——"

娜塔丽打断他的话："亨利上校，我知道这件事会造成很多困难。我们今天早上才决定的，我自己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并且如何才能结婚，好多问题纠缠在一起。"

帕格点了点头，他一面吃饭，一面抬眼看着她。

"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拜伦说。

"听我说，亲爱的，"娜塔丽说，"我决不会做任何阻碍你去潜艇学校的事。我的上帝，我在华沙待过。"

拜伦吸着烟，脸上没有表情，眼睛紧紧盯着他父亲。

维克多·亨利看了看手表，收起烟卷和打火机。"好吧，就这样。这个杂烩真不错，很叫人满意。下午有一架去彭萨科拉的飞机，我还赶得上。"

"你打个电话来告诉我这些事不也行吗？"拜伦说，"那是很方便的，为什么要亲自来这里？"

维克多·亨利向侍者挥了挥账单和一张十美元的钞票。"你跑得像火

箭那么快，拜伦，那时候我不知道你的计划，也不知道你的心情，甚至对于你肯不肯来参加婚礼，我都没有把握。”

“我要是知道的话，也绝不会让他缺席的。”娜塔丽说。

“可是这一层我事先也不知道，我认为我应该当面和你们两人谈谈，也许还需要回答一些问题，甚至在必要时还得劝说几句。”然后，他对娜塔丽说：“杰妮丝和华伦确实期望你去，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

她把一只手放在前额上：“我简直不知道我能不能去。”

“我们去，”拜伦很干脆地说，“至少我去，这样就行了吧？”

帕格犹疑了一下，说：“潜艇学校的事怎么样？我已经告诉瑞德今天打电话通知他。”

“如果塔利上校一定要今天回话，那么就告诉他不去了，行不行？”

娜塔丽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不行，拜伦，不能就这样做出决定！”

“我不知道该怎样做出决定。”

“你可以和我商量，这事和我有关系。”

维克多·亨利咳了一声：“好吧，我该说的都说了，我得走了。这个问题明天还可以再谈。”

“哦？”拜伦的语调带有讥讽味道，“那么你毕竟不是真的非今天给塔利上校打电话不可。”

维克多·亨利的脸沉了下来，他靠到这张硬椅子背上。“你听着，拜伦，给你制造麻烦的是希特勒和德国人，不是我！我是在提醒你注意。”

“从欧洲传来的这些坏消息可能被大大地夸张了，而且，不管怎么说，不会有一艘美国潜艇因为没有我而开不出去。”

“哎呀，别说了，勃拉尼，”娜塔丽说，声音有些呜咽，“让你父亲去赶飞机吧！”

“你只要记住，发动这场战争的不是我，拜伦。”维克多·亨利说，他所用的语调几乎和他对万湖那个侍者用的语调完全一样。他一面看着儿子的脸，一面从挂衣钩上拿下他的白色便帽。“我看你很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潜艇驾驶员，他们全是一群愚蠢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不会因为你要娶这位聪明美丽的年轻姑娘而憎恨你。现在，我得离开这里了，”维克多·亨利站了起来，“明天在教堂见。早点儿来，你是男傧相，穿你那身深色衣服。再见，娜塔丽，很抱歉打断了你们在船上的好时光，希望你尽可能去彭萨科拉。”

“好的，先生，”她的忧愁的脸上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谢谢您。”

等他走出去以后，她转过身来对拜伦说：“我一向最讨厌烧鱼的味道，咱们走吧。刚才那会儿，我一直恶心，天晓得我怎么会没吐起来。”

娜塔丽沿着码头跨步向海边走去。她深深地吸了好几口空气，裙子随着她扭动的屁股飘动着，薄薄的衬衫被风吹得贴在胸上，长长的头发在飞扬。拜伦紧跟在她后面。她走到码头尽头，突然停住，两个衣衫褴褛的黑人男孩子正坐在那里钓鱼。她朝他转过身来，两臂交叉着。

“你到底为什么要用那种态度对待你父亲？”

“哪种态度？我知道他来这里干什么，如此而已，”拜伦也同样尖锐地回答说，“他是来把我们分开的。”他的声音响亮，带点儿鼻音，很像维克多·亨利。

“好了，送我回家吧，马上回家！他说得完全对，你知道，你把目前的战争情况归咎于他，这就是你不成熟的实质。我替你难为情，我不喜欢这种情绪。”

他们沿着码头往回走，一直走到她父亲那辆新的别克牌蓝色小轿车

前面。汽车闪闪发亮，晒在烈日之下，像火炉一样散发出热气。“请你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让空气流通一下，否则就要闷死在里面了！”

拜伦一面从这扇门走到那扇门，一面说：“我以前从来什么都不要，不要生活，不要他，谁都不要，现在我要了。”

“即使是这样，你也得面对现实，不要乱发脾气。”

“他已经说服了你，”拜伦说，“他立意要干什么，总是能达到他的目的。”

他们钻进汽车。

“你了解的也不过就是这些。”她厉声说，砰的一声关上她那边的车门。他正在发动马达。“我和你一起去彭萨科拉，好吗？我爱你。现在闭上嘴，送我回家。”

---

(1) 原文“电线”和“防线”是同一个词。

(2) 钓鱼椅是海上钓鱼的人坐的椅子，坐在椅子上拉动鱼线，使鱼疲乏。

(3) 希腊神话里的蛇发女妖，人见了会吓得变成石头。

(4) 犹太教规禁吃猪肉。

第二十六章

在华伦·亨利中尉举行婚礼的那天早上七点钟，那个铁皮旧闹钟的铃响了，他呻吟一声，醒了过来。四点钟以前，他还在离彭萨科拉二十英里左右的加记旅馆的一间卧室里，睡在他今天的新娘的温柔怀抱中。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浴室，开了冷水龙头，经过淋浴猛烈的刺激，他清醒了一些。他疲乏地寻思着，在结婚那天早晨之前先度过这么一晚是否有点儿粗鄙。可怜的杰妮丝说，她一到家马上就得换衣服和打点行装。是的，的确有点儿粗鄙，可是天哪，多么美好的一晚！华伦扑哧一笑，仰起头，让冷水冲在脸上，开始唱起歌来。这毕竟有点儿难——匆匆忙忙举行婚礼，度一个晚上的蜜月，马上分离，相隔几千英里！太违反人性了。不过，这也不是第一遭。

华伦用一条粗毛巾擦干身子，逐渐高兴起来。他心想，体统还是要的，结婚前夕干这种事毕竟有失体统。只能怪命运不济，要这么快就跟她分离。这是战争的祸害之一，造成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是希特勒入侵法国，并不是他自己或杰妮丝行为放荡。

说实在的，华伦并不怎么担心即将和杰妮丝分别，她不久就要到珍珠港来。突然接到要他去太平洋的命令，他心里热乎乎的，感到兴奋。再加上他和杰妮丝在新婚之夜的前一个晚上就同了房，这促使他迸发出一阵新的热爱生活的感觉。因为战争威胁迫近了，他马上要赶回去驾驶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前程，有点儿像怀着惊怯的心情飞往月宫。尽管华伦内心对离开杰妮丝感到遗憾，对过早地和过多地享有她感到内疚，但他的情绪非常高涨。他叫来侍者，要了双份火腿蛋和一壶咖啡，然后兴高采烈地换上他的结婚服装。

拜伦站在他哥哥房间外的门廊上，微笑着在看钉在门上的一张粗线条的漫画：海神老人摇晃着头上的疱，愤怒地从海上——一艘航空母舰

前面直起身子，向一架轮子湿淋淋的飞机挥舞着他的三叉戟，驾驶员从机身里探出身子，向他敬礼并大声喊着“对不起”。

“请进！”华伦听到敲门声。

“你是‘湿轮’·亨利，是吧？”拜伦引用漫画上的标题。

“勃拉尼！哎呀，我的上帝，你来多久了？嘿，你看来蛮神气！你居然赶来参加婚礼，我真高兴！”华伦又给他弟弟要了点儿早点。“喂，你可得给我讲讲你的欧洲漫游记。按理讲我是一个战士，可是天晓得，经历险境的却是你，听说你遭到纳粹的轰炸和扫射！我的同伴们一定要跟你谈谈。”

“我正好碰上战争，称不上什么英雄，华伦。”

“讲给我听听。坐下，我们有好多话要谈呢。”

他们一边吃东西、喝咖啡、抽烟，一边谈着。当华伦收拾行装时，他们还继续谈，开始有点儿不自然，慢慢就随便起来。他们相互打量着对方。拜伦觉得，华伦比以前老了一些，容貌更粗犷一些，更有信心的样子，现在正处于最得意的时期，什么都比自己强。他那白色军服上佩戴的飞行员肩章上的崭新的金翅膀，在拜伦看来，似乎展开有一英尺长。谈起飞行，华伦样子很轻松，幽默而沉着。他已经掌握了开飞机的技术和那些专门术语。他也谈到关于他出事故的笑话，但并不能掩盖他对被提升一事的得意。他谈到“海军飞行员”一词时，仍然流露出骄傲和敬畏的神情。在拜伦看来，他自己那些从炮火下死里逃生的经历只不过是一个蠢人的插曲，根本不能和华伦的一步步提升到战斗机驾驶员相提并论。

从华伦方面来讲，他上一次看到拜伦还是他正要动身去欧洲的时候。拜伦还是一个无精打采、邋里邋遢的少年，学习成绩很坏，一脸粉刺，对以美术为专业早已心灰意懒。现在的拜伦，皮肤光滑而带褐色，尖下颏，眼睛比以前深沉，坐的姿势也比以前直了。华伦已经习惯于海

军的短发和不垫肩的衣服。拜伦黑色垫肩的意大利服装和蓬松的微红的头发使他看上去很英俊，这个外表和他在德国轰炸下同一位漂亮的犹太姑娘漫游波兰的英雄故事很相称。华伦以前从来没有妒忌过他弟弟什么，他现在妒忌拜伦太阳穴上那道用针缝过的红色伤疤——他自己的伤疤是意外事件造成的，并不是战争中受的伤——他甚至有点儿妒忌他那个犹太姑娘，虽然人还没见过。

“娜塔丽怎么样，拜伦？她来了吗？”

“当然来了，我把她安置在杰妮丝家里了。杰妮丝真周到，昨天晚上给娜塔丽打了个电话。是不是爸爸让她这么做的？”

“爸爸只说这位姑娘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到邀请。我说，这件事你是认真的，是不是？”华伦停住未讲下去，一手拿着手提箱里的衣架，一手拿着制服外衣，紧盯着他弟弟。

“我们打算结婚。”

“真的？那太好了。”

“你真觉得好？”

“当然，听他们讲她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姑娘。”

“她的确不寻常。我知道还有一个宗教问题——”

华伦笑了，把头一歪。“唉，拜伦，现在这个时候，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关系？除非你想担任宗教职务——或者说想搞政治——那你就得再多考虑考虑。上帝，现在战争已经来临，整个世界都乱起来了，我说还是别放掉她。我很盼望见见这个姑娘，听说她还是一个什么博士？”

“她准备考巴黎大学硕士学位。”

“哎呀，弟弟，对我来说，她比在狂风暴雨的黑夜中靠岸的航空母舰还要可怕！”

勃拉尼脸上的笑容表现出他因为有这样一个女朋友而感到骄傲。“我和她在一起待了六个月，从来没开过口，几乎没做过任何表示。然后，她说她爱我。我现在还有点儿将信将疑。”

“她为什么不会爱上你？你长得这么漂亮，我的孩子，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细高挑样子啦！你准备现在就结婚，还是等潜艇学校毕业之后？”

“谁跟你说我要去潜艇学校了？别提这个啦，我已经听爸爸讲够啦！”

华伦很熟练地把衣服从衣柜里拿出来，放进小衣帽箱[1]里。“但是他说得对，拜伦，你不要等到应征入伍才去，那时候他们就随便把你往哪里一塞，马马虎虎就算你及格，你甚至抽签也抽不到你要当的差事。现在你还可以自己选择你的岗位，受到很好的训练。喂，你有没有考虑过当海军飞行员？你既然可以当飞行员，为什么要扎到三百英尺深的海底，以每小时四海里的速度去到处爬行？我一想到潜艇，就好像得了幽闭恐惧症。你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出色的飞行员，你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紧张。”

“我对潜艇有了兴趣。”拜伦描述了普伦在柏林讲的关于击沉“皇橡”号的经过。

“那是一次英勇的壮举，”华伦说，“是不折不扣的成功，就连丘吉尔也承认这一点，富于传奇味道。我猜大概就是这个使你产生了兴趣。但是，这次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空战，勃拉尼。这些德国人在陆地上的条件并没有这么优越，报纸上整天在谈论着装甲车、装甲车，可是法国的坦克比德国的更多更好。他们没有使用，他们被那些斯杜加吓得惊慌失措，其实斯杜加使用的就是咱们的俯冲轰炸战术。”

“我就是不明白这斯杜加是怎么回事。”拜伦说，“它看上去没那么吓人，固定的轮子、单引擎、中等机身，飞起来又慢又笨拙。”

华伦把一本灰皮大书扔给拜伦，笑嘻嘻地说："你看看，飞行员人名录里有我，在第五中队练习单人飞行。我现在要去结账，然后咱们到教堂去。"

当拜伦的哥哥回来时，他还在翻阅那本年鉴。

"真有你的，华伦，在空勤预备学校，你考了第一名！你那么用功，怎么还有工夫去追求杰妮丝？"

"那可是费了不少劲。"华伦脸上做出精疲力竭的样子，两人都大笑起来。"你只要好好安排一下，书本功课念好并不太难。"

拜伦举起年鉴，指着印着黑边的一页："这些人都死了？"

华伦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嗯。弗兰克·莫纳汗是我的教练，一个非常出色的飞行员。"他叹了口气，向这间单调的屋子四周看了看，手放在屁股后面，"唉，离开这间屋子我一点儿也不难受，我在这里奋斗了十一个月。"

在开车进城的途中，华伦说彭萨科拉这个地方可能小一点儿，也比较死气沉沉，但是气候非常好，各种有趣的水上运动、钓鱼、高尔夫球、赛马俱乐部、兴旺的工业等等，应有尽有。这才是真正的佛罗里达州，而不是那个叫作迈阿密的只长棕榈树的布鲁克林。这些田园风光的西部各州正是开始政治生涯的地方。国会议员拉古秋就没有遇到过能与之竞争的对手，他最近决定在秋天竞选参议员，当选的可能性被认为是很大的。华伦说他和杰妮丝很可能有一天还要回到这里。

"等你退休以后？"拜伦说，"这可是老远的事呢。"

"也可能在退休以前。"华伦瞟了拜伦一眼，知道他感到诧异。"听我说，勃拉尼，在我单人飞行的那天，罗斯福总统把美国舰队总司令解职了，因为在亚洲舰队政策上发生了争执。好像是让他到土耳其当大使或其他什么职务，实际上就是把他一脚踢出。海军总司令尚且如此！在海军，你只不过是一个雇员，我的孩子，要一层一层向上爬。先坐办公

室，然后在岸上工作，再到海上工作，一直爬到头。你可千万别告诉爸爸我这么说过。杰妮丝是独生女，拉古秋的公司每年营业两千万美元。当然，只要我能飞行一天，我就不会干别的。”

浅红色的教堂是用石头修建的，顶上有一座方形的钟楼。教堂里面，两个穿罩衣的男人正在布置许许多多鲜花，刚要摆完。一个看不到的风琴手在忽高忽低地弹着巴赫的一首序曲。“谁也不能说我让杰妮丝在教堂等了吧。”华伦说，“离婚礼几乎还有一个小时，咱们还可以谈谈，这里面挺凉快。”

他们坐在中间一排铺着紫色垫子的空位子上，音乐、花香、童年时代常闻到的那种教堂的特别味道使拜伦思潮起伏。他再次感受到过去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孩子时的那种滋味，坐在或站在父亲旁边，跟着一起唱赞美歌，或者试图去听懂牧师所讲的关于模糊不清的和非常了不起的主耶稣的事。如果和娜塔丽结婚，就不会举行这样的婚礼。他们的婚礼将是怎样的呢？上教堂根本不可能。由一位拉比来主持婚礼将是怎样的呢？他们丝毫没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兄弟两人并肩坐着，好半晌保持缄默。华伦对昨天夜里的放纵行为多少再次感到悔恨，也在一定程度上虔诚地下决心悔改。他内心正在产生做新郎的激情。

“勃拉尼，说点儿什么吧，我有点儿紧张，谁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在一起谈话呢？”

拜伦若有所思地微笑了，华伦再次注意到他的弟弟变得多么漂亮。“小时候，我们一起到教堂去，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的。杰妮丝喜欢去教堂。我想，如果这四周的墙现在不塌下把我砸死，我就还有希望。你知道，勃拉尼，可能一切都会很顺利地实现：如果你进了潜艇学校，你可以要求到珍珠港来执行任务，也许咱们四个人最后还可以一起在那里待上两年呢。这该多好啊！”

娜塔丽在大学时经常到她的阔同学家里去玩，但是没拉古秋家这样

豪华，迂回曲折的石头房子屹立在海湾拉古秋私人所有的一块地上，四周用一道长满青苔的灰泥墙围起来，铁栅栏大门里有一个面色铁青的看门人。她感到周围充满了文雅、幽静、与世隔绝的气氛。房间很多，陈列着古色古香的家具、波斯地毯、立式大挂钟、巨幅油画、厚而旧的帷幔、铁制器皿、镶金的大穿衣镜、老式的照片——整个这个地方使她感到不安。杰妮丝一阵风似的跑出来迎接她，穿着粉红色家常衣服，金黄的头发披在双肩上。

“嘿！你真好，通知得那么晚，你居然来了。你看我这样子，一整夜没睡，倦得要命，看不清楚东西。我永远也准备不好。我先去给你弄点儿早点。”

“别麻烦了，走之前随便让我在哪个角落里待一会儿就行了，我挺好。”

杰妮丝用她那疲倦的但是锐利的红褐色大眼睛仔细端详着她，这个快乐的姑娘，粉红色衣服、金黄色头发，更使娜塔丽意识到自己的黑眼睛、黑头发，亚麻布外衣皱皱巴巴的，一副悲哀、懒散的样子。

“怪不得拜伦被你迷住了，我的上帝，你可真漂亮！跟我来。”

杰妮丝把她带到一间面对着海的凹进去的吃早点的小屋，一个女用人用银盘托着古老的青白色瓷杯盘，给她送来鸡蛋和茶。她吃了之后，觉得舒服些了，虽然心里还是不自在。外面几艘帆船在阳光下乘风疾驶着。家里的钟当——当——当……一下又一下，响了九下。她可以听到楼上兴奋的人声。

她从钱包里把从迈阿密带来的那封信拿出来，它在钱包里一路上像一块铅一样沉重：五页用打字机单行打成的信，字迹很模糊，她的眼睛都看疼了。显然，埃伦到死也不想学会换打字机色带。

信里讲了一连串不幸遭遇。他的脚踝骨折断了。在拜伦走后的那个星期，他和一个法国艺术评论家——一位老朋友一起去游览一些大教

堂。在奥尔维耶托，他爬上梯子去看一幅因距离太远而看不清楚的壁画时，失足跌在石头铺成的地板上。更糟的是，他的一直没搞清楚的国籍又发生了问题，他第一次认真对待它。

在一九〇〇年左右，他因为他父亲的归化而取得了“继受国籍”，但是由于他长期不住在美国，产生了困难。根据档案记录，他在他父亲归化时的年龄说法不一，相互矛盾。罗马的那个总领事，和他谈谈倒觉得人挺不错，可惜是一个十分固执的官员。他提出一些刨根问底的问题，并且没完没了地要求交验证件。埃伦在极为惶惑的情况下离开了罗马。他信中说：

> 我决定把整个这件事丢开了，在这一点上，我也可能错了。这是去年十二月的事。我觉得我好像是一只误入蛛网的苍蝇，我越挣扎，被缠得就越紧。当时我并不真想回国。我想，如果我把这件事放一放，以后再要求更换护照——特别是如果那时候总领事换了人——他们会发给我，只不过是盖上一个紫色图章和交两美元手续费的问题。当时我这样认为，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不允许我回到祖国是很难想象的，何况在美国的名人录里还有我的名字！

在挪威发生那场惊慌时，他曾经找过佛罗伦萨领事馆。那里一个“肤浅的但看起来很和气的、留着平头的家伙”承认，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技术问题，并且说杰斯特罗博士肯定是一个卓越的、受欢迎的人物，领事馆一定会想办法解决困难。杰斯特罗感到非常宽慰，就去游览大教堂了。本来约好两星期后再去领事馆，由于脚踝骨折断，未能践约。信接着说：

> 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不知是出于愚蠢还是恶意，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小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语气是很有礼貌的，主要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战争时期无国籍的人，我面临

严重的麻烦，但是他认为他已经想出一个办法。国会最近通过一项法令，允许某些特殊类型的难民入境。如果我根据该项法令提出申请，我大概不会再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我是一位知名的犹太人。这是他的建议。

你能明白他写这封信有多么愚蠢，以及这封信给我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吗？我是五天以前接到这封信的，至今我的怒火还没有平息。首先，不论我的证件是否齐备，他要我放弃宣称自己是美国人（而我的确是）的一切权利，并要我加入那些以处境困难为理由而哭哭闹闹地申请入境的欧洲犹太难民的行列。

更有甚者，他把所有这些话都写在纸上，并且作为邮件寄出来。

即便他是一个笨蛋，我也不相信他连意大利人会拆阅领事馆的信件都不知道。我永远也无法理解小平头究竟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得不怀疑这里也有排犹主义的暗流。这种毒菌散布在欧洲的空气中，它在某些人物身上找到安身之所，并繁殖生长。意大利当局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的问题，这使我的处境更为不利，令人担心忧虑。

我每天都坐在轮椅上，在平台上享受灿烂的阳光，除了意大利用人外，就我一个人，我越来越感到心焦。最后，我决定给你写信，并且请我的法国朋友代寄。

娜塔丽，我以前对这个严重问题的确太疏忽了。我只能解释说，这是因为战前，这些事似乎都并不重要。我知道，对你来讲，这些事现在仍算不了什么。你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而我是在维斯图拉河畔出生的。我最近算是上了一课，才明白这是有巨大差别的，才明白个人身份的意义。我真得把我的情况澄清一下。

所幸的是，事情还不是那样紧急，锡耶纳很宁静，食物供应又很充裕，我的脚踝也在痊愈，战争好像是夏天远处的雷声。我正在

继续干我的工作，但是我最好弄清楚我回国的权利。很难预料那个留着小胡子的恶棍[2]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会采取下一步行动。

请你把这一切告诉莱斯里·斯鲁特，好吗？他就在华盛顿，而且处于事情的核心，只要找对门路，一句话就可以把刽子手准备好的例行公事的绞索割断。如果他对我还有一点点关切的话，请他办这件事。我本来可以直接给他写信，但是我知道如果你去求他，事情会进行得更快一些。请你照办。

杰斯特罗谈到娜塔丽的父亲，写了一段非常令人感动的话。他把和她父亲疏远的罪责归于自己，说那是由于学者的脾气喜欢自顾自。他希望能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尽管父亲的位置是永远也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接着是关于拜伦的一段，因而娜塔丽就不好把这封信拿给拜伦看了。

你见到拜伦了没有？我很想念他。他的神态可爱得出奇：勇敢、有风趣、含蓄、强壮有力。我见过几百个男孩子，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讨人喜欢。像他这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应该再像一个孩子似的，可是他还像一个孩子。他身上闪耀着浪漫的光辉。只要拜伦有某一方面的才能或干劲，他就可能很有前途。

有时候他很固执，他常常能够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他说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就是上帝减去基督教，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但是他又说：相信上帝为人类牺牲自己容易，而相信上帝通过揭示人类的愚蠢行为来设法了解自己就比较困难。我很喜欢他这个说法。可惜的是，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见解，其他许多都是一些平庸的看法。比如“尼采只不过是一个傻瓜”，还有“如果能明白费希特说的是什么，那谁也不会去读他的著作了”，等等。如果要我就拜伦在我们开办的专题辅导班——专门讨论斯鲁特开列的书单——上的成绩评分的话，我给他“C-”。

我常常碰到他在柠檬房里一遍又一遍地看你的信。这个可怜的孩子疯狂地迷恋上你了，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我希望你不要无意中伤害了他。你如此频繁地给他写信，我也有点儿奇怪。

尽管遇到这么多麻烦事，我还是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挺乖的孩子，君士坦丁大帝一书已经写到第八百四十七页稿纸了。

钟当的一下敲了半点，才使娜塔丽惊醒过来，从锡耶纳的平台上——她在心里可以摹想埃伦·杰斯特罗围着蓝围巾，坐在那里写这些话——回到彭萨科拉海湾拉古秋的豪华府第。

“哎呀，上帝。”她自言自语说，“哎呀，我的上帝。”

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许多声音喊着、笑着、交谈着。新娘像一阵风似的闯进这间长长的餐室，金黄色的头发梳得光艳夺目，上面盘了一圈珍珠，粉红色的面颊露出愉快的样子。“我都准备好了，走吧。”

娜塔丽马上站起来，把埃伦·杰斯特罗的信塞进钱包里。“哎呀，你可真漂亮！你真是好看极啦！”

杰妮丝踮起脚，整整转了一圈。“祝福你。”

白色的锦缎紧贴她的腰身两侧和胸部，像滑腻的皮肤一直遮住喉部，显出端庄的样子。她在一片白花边的环绕中移动脚步，这种纯洁的白色配上肌肤的妖冶，是非常令人销魂的。娜塔丽感到吃惊，又有点儿妒羡。新娘的眼睛里射出一种带有讽刺的光芒，在举行婚礼前度过那狂欢之夜后，杰妮丝·拉古秋觉得自己简直跟俄国的淫乱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一样，谈不上什么圣洁的处女了。这件事并不使她觉得不安，相反，她倒觉得怪有趣的。

“走吧，”她说，“你和我一起坐车走。”她拉着这位犹太姑娘的胳膊：“我告诉你，如果我不是正要和华伦·亨利结婚，我会跟你争夺那个小勃拉尼的。他是一个阿多尼斯[3]，真可爱。亨利这一家的男人！”

罗达匆匆忙忙回到旅馆，慌慌张张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她从这个旅行包里抽出化妆品，又从那个旅行包里翻出内衣，然后又从第三个包里把她从波道夫·古德曼商店新买的上衣找出来。柯比博士包了一架小飞机，陪她和梅德琳一起飞到这里。“他救了我们的命啦！”罗达颤声说，穿着薄薄的绿色套裙跑来跑去。“要是搭纽约最末一趟班机来的话，就连置办东西的一点点时间都没有了。那样，你的女儿和我就只好穿着破旧衣服来参加这场婚礼了。由于柯比包了飞机，我们就可以用整整一个下午来买东西。帕格，你从来没看见过东西卖得这么快。这件衣服多称心！”她举起那件绿色上衣，贴在胸前，“最后一秒钟发现的。说真的，坐小飞机非常好玩儿。我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睡着了，可是当我醒来后，真有趣，你完全感到你是在坐飞机。”

“他这人可真好，”帕格说，“弗莱德竟那么有钱吗？”

“嗯，我当然不让他这么做，可是他说这次完全由他的公司出钱，他今天还继续乘这架飞机到伯明翰去。我不想过多地争辩，亲爱的，这一招儿救了我。你把后面给我扣上，帕格，勃拉尼真的把那个犹太姑娘带到这里来了？这是怎么搞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她。她总得和咱们坐在一起啰，别人都会以为她是咱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看起来她将会成为咱们家的一员，罗达。”

“我不信，我就是不信。你想想看，她比拜伦大几岁？四岁？拜伦这孩子！他就喜欢叫咱们伤脑筋，总是这样，真不是东西！帕格，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的上帝，这里可真热！”

“她比拜伦大两岁，的确非常漂亮。”

“你这么一说，我可真有点儿好奇。我告诉你，我想象她大概就像纽约百货公司里从你身边走过去的那些难对付的布鲁克林女娃娃那个样儿吧？唉，你别笨手笨脚地乱摸了，我来扣上面的。哎呀，我简直都烤焦了，汗流成河，这件衣服没等去教堂大概就成黑的了。”

娜塔丽在半分钟之内就已经知道，这个穿着绿色薄纱外衣、戴着用玫瑰花装饰的白草帽的漂亮女人不喜欢她，在教堂外面彬彬有礼的握手和刻板的微笑说明了一切。帕格把娜塔丽介绍给梅德琳，说她是“拜伦漫游波兰时的伴侣”。很明显，帕格想用这种并不高明的玩笑来弥补他妻子冷冰冰的态度。

“哦，对了！那可是一次历险！”梅德琳·亨利微笑了，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娜塔丽。她自己穿的那套珍珠灰的服装是所能看到的服装中最漂亮的。“哪天我想听你详细给我讲讲，我到现在还没见到勃拉尼，你知道，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面了。”

“他真不应该那样匆匆忙忙跑到迈阿密去。”娜塔丽说，自己觉得脸有点儿红。

“这有什么关系呢？”梅德琳说，微微一笑，样子很像拜伦。从拜伦的家庭成员身上可以看到他的特点，这是很奇怪的。亨利夫人和拜伦一样，脖子较长，头也抬得直直的。现在拜伦显得比较疏远了。他不再是他自己个人，不再是在波兰和杰斯特罗书房里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伴侣，甚至也不再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父亲的儿子，而是对她十分陌生的集体的一部分。

教堂里挤满了人。从她进去那时候开始，娜塔丽就一直感到别扭。天主教大教堂并不使她不安，它们已经成了供参观游览的名胜古迹。关于罗马天主教，虽然她能写一篇很好的论文，但是它和伊斯兰教一样，有它自成体系的复杂的结构。新教则是另一种宗教。如果她不是犹太人的话，她是会信仰新教的。她现在进了新教的教堂，就等于踏上了敌人的领土。罗达坐在教堂的长凳上，没有给她让出足够的地方，娜塔丽不得不稍微往里挤了她一下，轻轻说了一声对不起，从通道进入座位。

四周的女人都穿着色彩鲜艳或是淡而优美的衣服，军官们和空军军校的学生大多穿着镶金边的白色制服。而娜塔丽参加在五月举行的婚礼却穿着一身黑色亚麻布的衣服，这身衣服是她匆匆忙忙挑选出来的，因

为她模糊地意识到自己还在服丧期间，同时她在这里也总是一个教外人。人们偷偷地看她，并且低声议论着。这并不是她的想象，这是事实。这座教堂是多么精致优美啊！深色的雕花天花板，从浅红色石墙两边拱起，还有令人赞叹不绝的一堆一堆的鲜花！如果生为一个主教会或是卫理公会的教徒，那该多么愉快、多么舒适、多么正常，而能举行这样形式的婚礼又该多么美妙啊！也许埃伦·杰斯特罗说得对，鼓励拜伦对自己的爱情是不负责任的。莱斯里·斯鲁特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死啃书本的异教徒，和她本人一样，他们甚至谈过由法官主持他们的婚礼。

穿长袍的牧师来了，手里拿着《圣经》，仪式开始。

新娘挽着议员的手臂从教堂走廊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像一只美丽的大猫一样款款移动。这时罗达开始哭起来，她回想起华伦的幼年时代，回想起自己的婚礼、其他人的婚礼，回想起曾经要求和她结婚的那些年轻人，也回想起她自己——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母亲养了一个娃娃，如今他已长成这么漂亮的新郎了。所有这些思潮都一起涌上她的心头。她低下戴着一顶漂亮帽子的头，掏出手帕。一刹那间，她忘记了坐在她旁边的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忧郁的犹太姑娘，甚至也忘记了坐在后三排，比别人高出一头的巴穆·柯比。当维克多·亨利温柔地握着她的手时，她紧紧抓住，把它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他们养了多好看的一对儿子，双双站在那里！

帕格站了起来，背稍向前弯着，几乎是立正姿势。他的脸色阴沉、严峻，他在惊叹自己年华消逝之快，再次感到对华伦想得的确太少了，而他以前是有意克制自己不去思念他，因为他对华伦抱有非常大的希望。

拜伦站在哥哥旁边，觉得许多双眼睛都在打量和比较他们两人。华伦的军服以及教堂里其他人穿的军服使他感到有点儿窘。在拜伦看来，他穿的那套过于讲究线条的意大利服装，在华伦穿的剪裁自然的白色制服的对比下，似乎又软又轻佻，很像妇女的服装。

当杰妮丝揭开面纱准备接吻时，她和华伦相互深情地看了一眼，露出那种心照不宣的亲密有趣的样子。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小声说。

“还不是照样站着，天晓得怎么还站得住，你这个坏家伙。”

牧师满面笑容地看着他们，于是他们拥抱，接吻，笑了起来。他们就这样在教堂里相互搂抱着，刚才在逗趣中所影射的那件战争促成的好事将使他们终生难忘，而任何局外人永远都不会知道。

距离拉古秋家只有几百码远的海滨俱乐部门前排满了小汽车，兴高采烈的人群不断地拥入那个张着布篷的门口，去赴婚宴。

“我敢说，我一定是彭萨科拉唯一的犹太人。”娜塔丽说。她挽着拜伦的胳膊，稍微落在后面一点儿。“当我穿过那道门时，别人就会敲起锣来的。”他不禁哈哈笑起来。“还不至于吧。”能让他大笑，她很高兴。“也许不至于，可是我确实认为，在华沙时如果有一面墙倒塌下来把我砸死，反而会使你母亲更高兴一点儿。”

这时候，罗达在他们后面五六步远的地方，正在回答她的一个从华盛顿来的表亲的话，那个表亲说拜伦的女朋友容貌很惊人。罗达说：“的确很惊人，真有意思，她差不多像一个亚美尼亚人或是阿拉伯人。拜伦是在意大利遇到她的。”

拜伦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紧紧拉着娜塔丽从这屋转到那屋，向参加婚礼的人一一介绍。“别说我是你的未婚妻，”娜塔丽事先就这样命令他，“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们可别提。”她见到亨利上校的父亲，一个工程师，本来从事木材业，现已退休，个子很小，身子很直，满脸皱纹，一头厚厚的白发。他是从加利福尼亚州赶来的，看上去好像操劳了一生。她也见到亨利上校的胖得出奇的兄弟，他在西雅图经营冷饮生意。她还见到其他亨利家族的人以及许多罗达娘家——华盛顿格罗佛家

的人。从华盛顿来的亲戚从服装、举止到言谈都显得很特殊，不仅和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人们不同，甚至和拉古秋在彭萨科拉的朋友也很不同，相形之下，后者似乎都俗里俗气。

杰妮丝和华伦走过来，待了一会儿，开开玩笑，吃点儿喝点儿，然后跳舞。他们和大家一一握过手之后，便不见了。由于他们时间有限，谁也不会责怪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急于去享受他们新婚的快乐。

华伦邀请娜塔丽共舞。他们进入舞池后，他立刻说："今天早上我告诉拜伦说，我是赞成你的，虽然当时还没看见你本人。"

"你常常这样盲目冒险吗？一个飞行员应该更谨慎一些。"

"我了解你在华沙的举动，这就足够了。"

"你让我高兴起来，我在这里一直觉得非常别扭。"

"不必要，杰妮丝和我一样，也赞成你。认识你之后，拜伦似乎已经和以前不同了。"华伦说，"他有许多长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使他发挥他的长处。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有个姑娘能够使他开窍，我现在认为你就是这个姑娘。"

罗达·亨利突然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她叫他们去坐到靠窗的那张大桌上，和家里人团聚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喝了点儿酒，她对娜塔丽的态度亲切了一些。在这张桌子上，拉古秋正在得意地使用他本人惯用的词句说，总统要求每年生产五万架飞机，这"在政治上是歇斯底里的，在财政上是不负责任的，在工业上是难以想象的"。就连德国空军总共也不到一万架飞机，而且它没有任何一架轰炸机能飞到苏格兰那样远的地方，更别说飞越大西洋了。十亿美元！主张军事干预的报刊正在那里大吹大擂，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国会的辩论能够再继续一个多星期，这笔拨款要求就吹了。"在我们和欧洲之间，有三千英里非常好的绿色海洋，"他说，"这对我们来讲，比五十万架飞机还保险。

罗斯福急急忙忙要求生产更多的飞机，其实是为了送给英国和法国。但是，他从来不肯站出来这么说，我们这位无所畏惧的总统就是有点儿不那么坦率。”

“那么，你愿意看着英国和法国垮台？”帕格·亨利说。

“人们总是这样提问。”拉古秋说，“你应该问我，我究竟愿不愿意把三百万美国青年送到海外去和德国人作战，以维持欧洲的现状，因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这一点永远也不要忘记。”

巴穆·柯比插进来说：“议员先生，可是英国海军正在不要分文地维持我们的现状呢。如果纳粹把英国海军搞到手，希特勒的手就可以伸到彭萨科拉海湾来。”

拉古秋逗笑地说：“对了，我可以设想‘罗得尼’号和‘纳尔逊’号飘着卐字旗来到这里，向我们这个可怜的古老的海滨俱乐部开炮。”

他这句话引起了围桌而坐的各种类型的姻戚们的哈哈大笑。罗达说：“想的可真有趣。”

维克多·亨利说：“他们要来的不是这个地方。”

“他们根本就不会来，”拉古秋说，“这是《纽约时报》的论调。如果英国人陷入困境，他们就会把丘吉尔赶下台，向德国妥协。但是，只要他们认为还有一线希望可以让罗斯福政府、英国的同情者以及纽约的犹太人去帮助他们，他们自然会坚持下去。”

“我是丹佛人，”柯比说，“我祖籍爱尔兰。”当拉古秋提到犹太人的时候，他和维克多·亨利看了娜塔丽一眼。

“可是，错误是有传染性的，”这位议员非常温和地说，“并且是不分国界的。”

他们吃着火鸡、烤牛排，喝着香槟酒，轻松愉快地谈着战争，旁边是一扇宽大的赏景窗，窗外可以看见海滨的阳伞、白色的沙滩和倾斜的

帆船，这种情景使娜塔丽非常恼火。拉古秋最后一句话刺了她一下，她大声说："我到过华沙，当时这座城市正遭到围困。"

拉古秋镇定地说："对，你们是在那儿，你和拜伦两人。情况很坏，是不是？"

"德国人连续三个星期轰炸一座未设防的城市。他们炸毁了所有的医院，只留下一所，就是我为之工作的那所。受伤的人像木料一样堆积在入口处的门廊上。在一家医院里，许多孕妇被烧死。"

在喧闹的宴会上，只有这张桌子一时鸦雀无声。这位议员用两根手指捏着一只空香槟酒杯转来转去："这类事情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就没有断过，我亲爱的，这正是我希望美国人民免于遭受的事。"

"我昨天听到一个笑话。"一个戴着钢边眼镜的脸长得很有趣的男人一面说，一面笑，"艾培和他一家人开车到迈阿密去，走到坦帕，汽车没有汽油了，于是他们开到加油站。站上的服务员问他：'油[(4)]？'老艾培说：'犹太人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就加不得油？'"

这个有趣的人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大笑。娜塔丽可以看出他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想缓和一下谈话中出现的这种认真的气氛。她很高兴看到拜伦这时候来找她跳舞，使她能离开这里。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她说，"我们到外面去好吗？我不想跳舞。"

"好，我有话跟你说。"

他们在强烈的阳光下坐在平台的矮墙上，旁边就是通向白色沙滩的楼梯，离那扇赏景窗不远。拉古秋仍在窗子后面发表着议论，摇着他那白发苍苍的头，挥舞着一只胳臂。

拜伦身体向前弯着，胳膊肘放在膝上，两手手指紧扣在一起。"亲爱的，我想我就在这里参加了。我索性今天或明天就乘飞机到新伦敦去做体格检查，以便——你怎么啦？"

她的脸突然颤动了一下。“没什么，说下去吧。你刚才说要乘飞机去新伦敦。”

“你同意我才去。从现在起，凡不是我们俩一致同意的事，我都不干，而且永远如此。”

“好的。”

“我去做体格检查。我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定一个已婚的申请者仍有机会入学，而且被录取后，他还可以有时间和妻子在一起，这样就解决了咱们婚后的头几个月——也许第一年的问题。我最后会分配到一个潜艇基地去。等我实习完了，你也可以来，就像杰妮丝那样，我们大家可能最后都在珍珠港相聚。夏威夷有一所大学，你甚至可以在那里教书。”

“我的上帝，你可绞尽了脑汁想出这些吧，是不是？”

维克多·亨利从门里出来，走到平台上。拜伦仰起头来，冷淡而疏远地说：“找我吗？”

“对，我知道你要开车送梅德琳去机场，走的时候别忘了叫我一下。我刚和华盛顿联系过，我得赶回去。你母亲仍留在这里。”

“飞机几点起飞？”娜塔丽说。

“一点四十。”

“你借点儿钱给我好吗？”她对拜伦说，“我也想乘这架飞机去华盛顿。”

帕格说：“哦？很高兴和你同行。”说完，又回到俱乐部里去了。

“你要到华盛顿去！”拜伦说，“去那里干什么？去大声疾呼什么吗？”

她用手掌托着拜伦的脸。“是为了埃伦·杰斯特罗叔叔的国籍问题，

趁你去新伦敦的时候，我可以办一下这件事。我的上帝，你怎么了？你的样子好像挨了一枪似的。”

“你说错了，我给你买飞机票的钱。”

“拜伦，听我说，我的确非去那里不可。而且要是先往南飞到迈阿密，然后再马上折回华盛顿，那显然是胡来，你明白吗？最多一两天就回来。”

“我说我给你飞机票钱。”

娜塔丽深深叹了一口气：“亲爱的，你听我说，我给你看埃伦的信。他叫我找莱斯里·斯鲁特谈谈他的护照问题，他开始为这件事感到忧虑了。”她打开钱包。

“拿信干什么？”拜伦直直地站着，“我相信你。”

尽管帕格再三说新郎时间很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华伦还是坚持要到机场去。“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们？”华伦一再地这样说，罗达和杰妮丝也卷入这场辩论，结果是亨利一家加上新娘和娜塔丽全都塞进拉古秋的凯迪拉克牌大轿车。

罗达出来时，手里拿着一瓶香槟酒和几只酒杯。“我们这个家让这场倒霉愚蠢的战争弄得七零八落。”她说，并且把酒杯传给大家，这时拜伦正在发动汽车，“这是经过多少年了我们才第一次聚会在一起吧？可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连十二个小时都不到！我说，既然是一次短时间的团聚，就应该快快活活。谁唱点儿什么？”

于是，在凯迪拉克牌轿车开往机场的路上，他们唱起《喇叭裤》《她头上系了一条黄丝带》《我有六便士》和《友谊地久天长》。娜塔丽挤在罗达和梅德琳中间，想和大家一起唱，可是她只会唱《友谊地久天长》这一支歌。罗达把一只杯子硬塞给她，并且斟得满满的，酒的泡沫都流到姑娘的手指上了。“哎呀，对不起，亲爱的。还好，幸亏你的衣服是黑色的。”她一面说，一面用手帕擦娜塔丽膝盖上的衣服。当汽

车驶进机场入口时，他们正唱着一支娜塔丽从来没听到过的歌，这是帕格从加利福尼亚带回来的，已经成为他们家最爱唱的歌：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直到我们在耶稣脚下见面。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上帝保佑你，直到我们再见面。

罗达·亨利用香槟酒浸湿的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她说，华伦的婚礼非常令人满意，她这是因为幸福而流出眼泪。

---

(1) 美国士兵使用的一种衣帽箱，扁长、带锁，适宜放在兵营铺位下面。

(2) 指希特勒。

(3) 希腊神话里的美男子。

(4) 原文“油”（juice）与“犹太人”（Jews）谐音。

第二部　帕米拉

法国眼看要垮了，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人类的命运现在已取决于飞机。

第二十七章

法国眼看要垮了，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人类的命运现在已取决于飞机。当时地球上只有几千架飞机，一九四〇年的螺旋桨军用飞机，跟后来人们所制造的飞机相比，毁灭力量不算很大。但是，它们可以击落对方，可以通行无阻地轰炸后方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多年以来就把从空中对城市的密集轰炸看成是战争中最终的和难以想象的恐怖。到一九四〇年，德国人不仅想到这样做，而且已经两次这样做了：一次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次是在波兰。日本人同样也从空中轰炸过中国城市。显然，这种最终的恐怖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虽然给它起的文明的名称“战略轰炸”一词还没有广泛流行。因此，英国领导人面临着一种痛苦的抉择：究竟是把他们仅有的一些宝贵的飞机送到法国去跟德国人作战呢，还是把它们留在本土保卫城市和沿海？

法国拥有的飞机更少。法国没有在战前建立起一支空军力量，光是修筑马其诺防线。他们的军事思想家认为，飞机在战争中是侦察兵，是可以螫人的昆虫，有作用，可以扰乱并杀伤敌人，但不能够决定胜负。当法国这个国家在德国的俯冲轰炸机袭击下像花瓶中了子弹那样裂成碎片的时候，法国总理突然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一个疯狂的公开呼吁，要求派“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来支援。但是，美国没有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可派。可能法国总理并不知道美国的空军数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战斗机的航程都不超过二百英里。法国政界人士当时对情况了解的水平是很差的。

与此同时，英国飞行员在比利时和法国战场上学习到不少重要东西。他们能够击落德国飞机，而且击落了很多架，但是许多英国飞机也坠毁了。当法国战役还在进行时，法国恳求正在撤退的盟国把它们的全部飞机都投入战斗。英国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空军司令道丁告诉温斯顿

·丘吉尔说，二十五支中队必须留下来保卫英国，不能动用，丘吉尔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一来，法国的崩溃就命中注定了。

在大崩溃时期，温斯顿·丘吉尔于六月九日给老史末资[1]将军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位军界前辈曾责备他违背了战争的首要原则，没有把一切力量集中使用在关键地方。丘吉尔指出，由于当时双方在空战中使用的战斗机都是短程的，因此距自己机场较近的一方在战斗中具有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敌我双方数量相差悬殊，那些传统的原则应有所改变。”他这样写道，“我认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希特勒进攻我国，这样就可以毁掉他的空中武器。如果他进攻了，那么冬天他将面临这种局面：欧洲在他脚下挣扎，美国在总统选举结束后很可能对他作战。”

温斯顿·丘吉尔今天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历史英雄，当时却被看成各种各样的人物：爱唱高调但常犯错误的人、摇摆不定的政客、有几分才气的演说家、轻率的装腔作势者、写有大量著作但文风古老的多产作家，以及贩卖战争的酒徒。他的大半生在处理英国公务中度过，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滑稽的、能干的有时又是荒谬的人物。在一九四〇年以前，他从来没有赢得过人民的信任。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六岁了，而战争还未结束，人民又把他免了职[2]。但是，他在执政时，掌握了希特勒的本性，找到了打败他的办法，那就是：坚持下去，并迫使他向整个世界进攻。这是德国病态的梦想。他的想法是：或是统治或是毁灭，或是夺取霸权或是一败涂地。丘吉尔了解他自己的人，也了解战略形势，用他的讲话启发英国人民接受他的远见。他采取了果断的、英明的但不太侠义的行动，保留了二十五支中队不参与败局已定的法国战役。他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使它在漫长的五年之后，以希特勒的自杀和纳粹德国的覆灭而告终。这一切功绩使得温斯顿·丘吉尔进入拯救国家，甚至也许是拯救文明的极少数救世主的行列。

在法国和低地国家[3]被占领，德国人来到英吉利海峡之后，英国现在已经处于德国空军的战斗机航程之内了。在一九四〇年，美国不存在遭到空袭的危险，但是德国人不断地在欧洲推进，加上日益增长的日本威胁，给美国未来的安全带来危险，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更大的、效能更高的新飞机正在大洋彼岸敌机飞不到的安全地带生产的时候，如果向英国人出售军用飞机能够使他们继续击落德国飞机、杀死德国飞行员和摧毁德国制造轰炸机的工厂，那么是否可以把那些陈旧的飞机出售给英国，使它们在保卫美国安全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美国海军、陆军、国防部、国会、报界、公众对这个问题异口同声的回答是：不行！富兰克林·罗斯福想帮助英国人，但是他要考虑美国人这个强有力的声音：不行！尽管丘吉尔具有战时国家领袖的权力，但他没有派飞机到法国，因为英国的生存依赖于这些飞机。罗斯福掌管着一个富裕的、土地辽阔的和平国家，这个国家同情盟国，但是一架飞机也不愿意拿出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如果卖飞机给英国，就有可能遭到弹劾。

维克多·亨利看见富兰克林·罗斯福坐着轮椅从办公桌后面出来，大吃一惊。这位未穿外衣的总统上身魁梧壮实，但是下身那条青灰条花薄麻布裤子像口袋一样，可怜地下垂着，松松地贴在他那瘦削的胯骨和软弱无力的小腿上。这个残废人正在观赏一幅支在椅子上的画。站在他旁边的是海军空中作战部副部长，维克多·亨利和他很熟。他是仍然活着的老资格海军飞行员之一，个子又瘦又小，面容枯槁，嘴唇薄得像纸，红红的脸带着伤疤，两道白眉毛拧在一起，样子很凶。

“你好！”总统很高兴地和维克多·亨利握手，他的手很热而且湿。天气很热，虽然这间椭圆形书房里的窗子都打开了，室内仍然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你一定认识亨利上校吧，将军？他的孩子在彭萨科拉刚刚佩戴上飞行员的肩章。这幅画怎么样，帕格，你喜欢吗？”

在那精致的沉重的金色画框里，一艘英国军舰颠簸在海洋上，正全速前进，天空被暴风雨遮盖着，露出暗淡无光的月亮。“这幅画很不错，总统先生，我当然是一个海景迷。”

“我也是，可是你看出来没有，他把船上的索具画错了。”总统准确地指出错误之处，对自己的内行颇为得意。“现在你觉得它怎么样，帕格？这个画家需要做的不过是画出一艘正在行驶的军舰——这是他的全部任务——可是他居然把索具画错了！只要稍有机会，人们什么样的错事都做得出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个东西不能挂在这里。”

刚才这半天，将军一直皱着眉头，好像这是用来对准维克多·亨利的武器。几年以前，他们两人在军械局曾为给新建的航空母舰加防护装甲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亨利虽然职位低，但是由于他懂得冶金学，最后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总统现在已经把轮椅转离那幅画，看了一眼放在办公桌上的那只形如舵轮的银钟。“将军，怎么样？让不让帕格·亨利去干那件小事？他行吗？”

“要是你分配帕格·亨利去画一艘有横帆装置的船，总统先生，”将军回答说，鼻音很重，看了帕格一眼，样子不很友好，“你可能认不出他画的是什么，但是索具他是不会画错的。我说过，最好是挑选一个海军飞行员，那要合理得多，总统先生。不过——”他做了个手势，把手往上一翻，表示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总统说：“所有这些我们都谈过了。帕格，我想你已经找到能够胜任的人替你照料柏林那个摊子了？”

“是的，总统先生。”

罗斯福看了将军一眼，实际上是下了一道命令。将军从睡椅上拿起他的白帽子，说：“亨利，明天早上八点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的，好的，先生。”

书房里只有维克多·亨利和美国总统两人。罗斯福叹了一口气，用

手向后抚平他那薄薄一层蓬乱的灰白头发，把轮椅转到他的办公桌旁边。维克多·亨利现在才注意到，总统使用的并不是一般病人坐的那种轮椅，而是一种特殊的齿轮装置，有点儿像厨房的椅子加上轮子，罗斯福上去下来非常方便。“哎呀，太阳已经下山了，这里还是这么酷热。”罗斯福讲话的声音突然显得疲倦了，他正在批阅堆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到了该喝点儿什么的时候了吧？喝点儿马提尼酒好吗？我配的马提尼酒一般还可以。”

“再好不过了，总统先生。”

总统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头发灰白、个子很高、穿灰色斜纹布上衣的黑人走了进来，熟练地从各个公文匣里把文件和公文夹收拾起来。这时，罗斯福从身上各个口袋里掏出皱成一团的文件，用铅笔迅速地在某些文件上批几个字，把它们戳在一枚长钉上，把另一些文件扔进了公文匣。“咱们走吧。”他对那个用人说，“你也来，帕格。”

穿过一道长厅，乘上电梯，又穿过一道长厅，一路上总统都在批阅文件，并迅速地加上批示，同时衔着烟嘴，喷着烟。热爱工作，这是很明显的，尽管由于劳累而出现了深重的紫色眼窝，尽管有时咳嗽得很厉害。他们来到一间不很讲究的小起居室，墙上挂着各种海上风景画。“那幅画挂在这里也不行，”总统说，“应该把它送到地下室去。”他把所有文件都交给用人，用人把一个镀铬的四轮酒柜推到轮椅旁边，就出去了。

“婚礼怎么样，帕格？你的孩子娶到了一位漂亮的新娘子吧？”总统一面像一个药剂师似的在调配杜松子酒和苦艾酒，一面很健谈地、很亲切地问，虽然语气稍稍带点儿傲慢。亨利心想，可能是因为他那种有教养的语调听起来让人感到有点儿居高临下，而实际上他是无意识的。罗斯福想了解一下拉古秋家的情况。当维克多·亨利向他讲述自己和这位议员争论的情况时，他苦笑起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障碍，而艾克·拉古秋是一个聪明人，其他有些人则是执拗顽固的蠢人。拉古秋

要是进入参院，我们可真要麻烦了。”

一个穿蓝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女人进来了，后面紧跟着一只小黑狗。“来得正好！你好，小狗！”总统大声说。这只苏格兰小狗马上跑到他面前，把脚爪搭在轮椅上，罗斯福用手在它头上搔痒。“这就是有名的帕格·亨利，亲爱的。”

“哦？很高兴见到你。”罗斯福夫人看上去有些憔悴，但很精神，是一个很有派头、相当难看的中年妇女，皮肤细腻，一头浓黑的柔发，笑起来温柔可爱，虽然牙齿向外突出（在所有漫画中都特别突出这一点）。她紧紧地和他握手，并以一个海军将官所具有的那种机敏冷静的眼光打量着帕格。

“特工部门给我的狗起了一个很难听的名字，”罗斯福说着，随手递给他的夫人一杯马提尼酒，“他们叫它‘告密人’，他们说它暴露了我的行踪。好像世界上只有这么一只小黑苏格兰狗似的，是不是，法拉？”

“你对目前的战争局势有什么看法，上校？”罗斯福夫人直截了当地问他。她坐在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拿着酒杯的手放在膝上。

“情况很不好，夫人，这是很明显的。”

罗斯福说：“出乎你的意料？”

帕格沉吟了一会儿，回答说：“总统先生，在柏林，他们非常肯定西线战役的时间将会很短，早在一月就把和政府签订的军需合同规定在七月一日到期。他们认为到那时候，战争就会结束，可以开始复员。”

罗斯福睁大了眼睛：“从来没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过我，这件事非常有趣。”

罗斯福夫人说：“可是他们是否也遭受到战争苦难？”

维克多·亨利描述了从家家户户征收洋铁皮、铜和青铜的“元首诞辰献礼”运动，新闻纪录片里还拍摄了戈林把他和希特勒的半身铜像扔在

堆积如山的锅、罐、壶、瓶、平底锅、铁器和洗衣盆上的镜头，还宣布如果征收人员胆敢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就一律处以死刑，并且提出“一户一口平底锅，为元首捐献一万吨”的口号。他还谈到大雪覆盖的柏林，以及缺少燃料、食物配给、规定买一个好土豆必须搭配一个冻土豆等方面的情况。除了外国人和病人，在柏林叫出租汽车是违法的。从俄国进口的食物如果有的话，来得很慢，因此纳粹将印有俄文的纸拿来包装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的黄油，以制造纳粹得到俄国支援的假象。所谓“战时啤酒”是唯一的饮料，实际上是蛇麻子加酒精，根本不能喝，但是柏林人就喝这种饮料。

“他们还有一种‘战时肥皂’，”帕格说，“当你乘上一列拥挤的德国火车，你根本闻不到使用过肥皂的气味。”

罗斯福禁不住大笑起来：“德国人更加成熟了，是不是？‘战时肥皂’！我喜欢这个词。”

帕格讲到柏林流传的一些笑话。作为加紧战时努力的一个方面，元首宣布只能怀胎三个月。希特勒和戈林有一次路过被征服的波兰，在路边的一座小教堂里停留了一会儿。希特勒指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问戈林，他是否认为他们最终的命运也将如此。“我的元首，我们是非常安全的，”戈林说，“等到我们完蛋时，德国已经没有木头或铁了。”

罗斯福听了这些笑话，咯咯大笑起来。他说，关于他自己也有一些笑话在流传，挖苦的程度还要厉害得多。他很有兴趣地连续问了一些关于希特勒在凯琳别墅接见时的神情姿势的问题。

罗斯福夫人以尖锐、严肃的声调插嘴说：“上校，你是否认为希特勒先生是一个疯子？”

“夫人，他把中欧的历史有条有理地讲出来，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讲得如此清楚。他是临时想起来讲的，就像随便漫谈那样。你可以认为他的看法完全荒谬可笑，但是他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像手表一样，

嘀嗒嘀嗒运转得很好。”

“或者说像定时炸弹一样。”总统说。

听到总统这个明快、厉害的玩笑，帕格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这马提尼酒太好了，总统先生，喝的好像不是酒，倒像是一片清凉的云雾。”

罗斯福听了很高兴，得意扬扬地把眉毛一扬：“你把马提尼酒描绘得到了家啦！谢谢你！”

“你使得他一晚上都很高兴。”罗斯福夫人说。

罗斯福说：“我亲爱的，就是共和党人也承认，作为一个总统来讲，我是一个很好的酒吧间掌柜。”

这个玩笑并不十分好笑，但由于出自总统之口，帕格·亨利听了也就哈哈笑起来。酒、舒适的房间、他妻子和狗的在场，再加上总统对自己这点儿微不足道的本事所感到的天真的喜悦，都使帕格感到非常安适自在。那只小黑狗最给人以家庭温暖的感觉，它坐在那里膜拜着半身不遂的总统，眼睛瞪得溜圆，不时伸出红舌头舔鼻子，或是把头转过来，好奇地看着帕格。

罗斯福啜着马提尼酒，坐在轮椅上的姿势仍像以前那样放松，但是在谈到工作时，他那身份高贵的语调不知不觉变得严肃了。他说：“如果法国崩溃了，帕格，你认为英国人能坚持下去吗？”

“我对英国人不太了解，总统先生。”

“你愿不愿意以海军观察员的身份到那里待上一段时期？可能是在你回到柏林一个多月以后。”

帕格希望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心情确实像看上去那样愉快，他决定大胆问一下。“总统先生，我可不可以不回柏林？”

罗斯福不安地看了这位海军上校五秒或者十秒钟，咳嗽得很厉害。

他的脸严肃起来，变成邮局和海军后勤站里悬挂的他的肖像所表现出的那种沉着而疲倦的样子。

“你要回去，帕格。”

“好的，好的，先生。”

“我知道你喜欢海上生涯，将来会让你到海上去当指挥官的。”

“好的，总统先生。”

“我很想知道你对伦敦的印象。”

“如果您希望我去伦敦的话，先生，我就去。”

“再来一杯马提尼好吗？”

“谢谢您，先生，我不喝了。”

“现在存在着帮助英国人这个大问题，你明白吗，帕格？”总统把冰凉的配酒器摇得嘎啦嘎啦响，然后斟起酒来。“如果我们给他们驱逐舰和飞机，这些东西将来可能被德国人用来打咱们，那还不如不给。”

罗斯福夫人用银铃般的声音说：“富兰克林，你知道你会帮助英国人的。”

总统笑了，用手抚摸着苏格兰狗的脑袋。他脸上浮现出那种扬扬自得、莫测高深的神态，他建议购买盟国远洋邮船时就是这个神态——眉毛向上挑，眼睛也斜着看帕格，把嘴一撇。“这里的亨利上校还不知道呢，你将负责清除那些旧的、没有用的、多余的海军俯冲轰炸机。我们非常需要在那里来个大扫除！让许多多余的飞机塞满我们的训练站是毫无意义的，对不对，上校？太不整洁，有碍观瞻。”

“已经这么确定了吗？太好啦！”罗斯福夫人说。

“定了。很自然，飞行员们不要‘黑鞋’来办这件事。”罗斯福故意用了这个俚语，觉得很开心，“因此，很自然，我偏要挑这么个人来办。

飞行员们拧成一股绳，紧紧攥住飞机不放，帕格就是要掰开他们的手。当然，如果话传出去，我就完了。那样就解决了蝉联的问题，是不是？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帕格？你认为白宫的这个主人会不会打破乔治·华盛顿的规定，去争取连任三届总统呢？似乎谁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维克多·亨利说：“先生，我所知道的是，在今后四年中，美国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总司令。”

罗斯福表情多变的发红的脸再次显出严肃和疲倦的样子，他开始咳嗽，看了他妻子一眼。他按了一下电铃。“需要一个人民不感到厌烦的人，帕格。一个政治家过一阵子就不再受欢迎了，正像一个演出时间太久的演员一样，好感消失了，他失去了观众。”一个穿蓝色制服、佩戴着金肩章的海军上尉出现在门口，罗斯福伸出手向维克多·亨利告别。“萨姆纳·威尔斯那件事没产生任何结果，帕格，但是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已经做了努力，你起了很大作用。”

“是的，是的，总统先生。”

“很明显，希特勒给你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威尔斯所得的印象并不那么深刻。”

“先生，他经常和大人物在一起，比我见得多。”

总统的疲倦的眼睛里露出奇特的光芒，并不完全是愉快的，但很快就消失了。“再见，帕格。”

轰隆几声雷响，漆黑的天空哗啦啦下起大雨来。维克多·亨利无法离开白宫，在一个写着“记者室”三个字的拥挤的开着门的门道里等着雨停，一阵潮湿的凉风送来雨天的花草气息。突然，一只手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喂，亨利，你的肩章上又多了一条杠了！”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穿

着笔挺的绿色斜纹呢衣服，倚着一根手杖，他那留着胡子的面孔，特别是鼻子周围和两颊，比以前更发紫了。他透过很厚的眼镜片，满面笑容地看着帕格。

“是你呀，塔茨伯利！”

“你怎么不在柏林了，老朋友？你那风度翩翩的夫人好吗？”正当他讲话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英国小轿车在大雨中开到出口处停下按喇叭。“那是帕米拉。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和我们一起去不好吗？英国大使馆举行一场小型招待会，就是鸡尾酒这些东西什么的，你可以见到一些你应该认识的人。”

“没有邀请我。”

“我刚才就算邀请你了。怎么了，你不喜欢帕姆？她坐在那边的车里，来吧，一起去。”塔茨伯利用胳膊肘推着亨利，冒着雨走过去。

“我当然喜欢帕米拉。”做父亲的打开车门，把亨利推进车去，亨利挣扎着说了这么一句。

“帕姆，你看我在记者室外面把谁给抓来了！”

“哟，太好了！”她从驾驶盘上伸过一只手来紧握着帕格的手，很亲切地微笑着，好像他们在柏林分别后还不到一星期似的。她左手戴着一枚闪闪发光的小钻石戒指——从前她手上是什么也不戴的。“讲讲你家里人的情况吧。”她一面说，一面把车开出白宫场地，由于刮雨器的刷刷响声和雨点的敲打声，她把讲话的声音提高了。“你的夫人好吗？你那个困在波兰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他安全吗？”

“我的妻子很好，拜伦也很好，我跟你讲过跟他一起漫游波兰的那个姑娘的名字吗？”

“好像没讲过。”

“她叫娜塔丽·杰斯特罗。”

“娜塔丽！娜塔丽·杰斯特罗？真的吗？”

“她说她认识你。”

帕米拉疑惑地瞟了亨利一眼。“哦，是的，好像她那时候要去看你们驻华沙大使馆的一个人——莱斯里·斯鲁特。”

“一点儿不错，她那会儿是去看斯鲁特这家伙。现在她和我儿子打算结婚，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

“哦，上帝保佑，娜塔丽是一个很不错的姑娘。”帕米拉说，眼睛直直地望着前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她不同寻常，聪明，好看，”帕米拉顿了顿，“有坚强意志力。”

“你是说她很不好对付。”帕格说，想起塔茨伯利曾用这个词形容帕米拉。

“她的确很可爱，而且比我要有条理十倍。”

“莱斯里·斯鲁特也来参加这次招待会。”塔茨伯利说。

“我知道，”帕米拉说，“菲尔·鲁尔告诉我了。”

谈话到此突然中断，冷静了片刻。车子遇到红灯，在下一个路口停下。帕米拉羞怯地伸出两根指头，摸了摸亨利白色军服上的肩章。“现在怎样称呼你好呢？准将？”

“上校，上校，”塔茨伯利从后面座位上发出低沉的声音，“四条美国杠杠，谁都懂。你讲话可要注意礼貌，这位仁兄正在成为这次战争的‘豪斯上校’[(4)]。”

“哦，你说得对，”帕格说，“你是说我将成为大使馆里的翻阅文件的公务员。这是动物的最低级形式的生活。更准确些，应该说是植物的

最低级形式的生活。”

帕米拉很熟练地开车穿过康涅狄格大街和马萨诸塞大街拥挤的车流。他们到达大使馆的时候，雨已经停了。黄昏的阳光从黑云下射出，照耀着盛开的粉红色的石南属花堤，也照耀着一排淋湿了的汽车和川流不息地走上台阶的客人。帕米拉这辆车飞快地到达和突然刹车使得几个华盛顿警察直朝它瞪眼，但也没说什么。

“很好，很好，暴风雨后出了太阳，”塔茨伯利说，“这对可怜的老英国来说是一个好兆头，对不对？有什么消息吗，亨利？你在白宫听到什么特别新闻没有？听说德国人正拼命向海岸线进攻，是真的吗？电传打字机传来的消息说，德国人把法国第九军打得落花流水，我确信他们一定会把盟国的战线切成两段。我在柏林和你说过，法国是不准备抵抗的。”

“听说他们准备在苏瓦松一带进行反攻。”帕格说。

塔茨伯利脸上做了个怪样，表示怀疑。他们进到里面，等待和主人握手的客人在下面排成一条长线，正沿着一道壮丽的楼梯向上走，他们也排在后面。塔茨伯利说：“我感到奇怪的是，德国入侵比利时和荷兰这件事竟然没引起任何反应。世界只不过打了个哈欠，这说明二十五年以来人类倒退了多远。你想想看，在上一次大战时，强占比利时被看成是震撼世界的暴行。现在人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德国人反正一点儿不知羞耻，反正非常野蛮。你知道，这反而成为对他们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这一方反倒丝毫不能像他们那样自由行动。”

在铺着红地毯的宽阔的楼梯顶端，今晚的主宾（一个面孔干瘦而红润、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剪裁非常合体的双排扣、大翻领的黑色外衣）和大使一起站在国王和王后的巨幅画像下面跟客人们握手，他心情紧张，不时地老要去摸摸他那卷曲的金色头发。

“你好，帕姆。你好，韬基。”他说。

“勃纳-沃克勋爵，维克多·亨利上校。”塔茨伯利说。帕米拉继续往前走，消失在人群中了。

邓肯·勃纳-沃克向帕格伸出他那看上去很软但实际上很硬的手，同时用另一只手去抚平他的头发。

“勃纳-沃克来这里是为了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当作废铁的旧飞机扔在那里，可以让他捡一些回去。”塔茨伯利说。

“是的，出最高价钱。”这个面色红润的男人说，稍微对这个美国人笑了笑，很快转过去跟别人握手。

塔茨伯利一瘸一拐地和帕格一起穿过两大间烟雾腾腾的客厅，把他介绍给许多客人。在第二间屋里，一对对男女随着三位乐师奏出的声音微弱的音乐在一个角落里跳舞。参加招待会的女人打扮得非常入时，有些很漂亮，男人和女人似乎都很快乐。维克多·亨利想到战争消息，觉得这个场面很不协调。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塔茨伯利。

“可是，亨利，你要知道，整天愁眉苦脸杀不死一个德国人，和美国人交朋友倒可能有点儿帮助。帕姆到哪里去了？我们坐一会儿吧，我站了好几个小时啦。”

他们看见帕米拉和莱斯里、娜塔丽·杰斯特罗坐在一张大圆桌旁喝酒。娜塔丽仍然穿着那身黑色衣服，据帕格所知，她就是穿着这身衣服来华盛顿的，除了一只蓝皮包外，没带任何行李。她面色憔悴地朝他笑了笑，说：“狭小的世界。”

帕米拉对她父亲说：“爸爸，这就是娜塔丽·杰斯特罗，跟亨利上校的儿子一起漫游波兰的那位姑娘。”

斯鲁特站起来，一面跟塔茨伯利握手，一面说：“韬基，也许你可以回答我们争论的问题。你认为意大利现在参战的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还不会，墨索里尼要等到法国差不多完全停止呼吸时才会参

战。你问这个干什么？”

娜塔丽说：“我有一个年老的叔叔在锡耶纳，得有个人去把他接回来，家里没有别人，只有我来办这件事。”

斯鲁特说：“我跟你说过，埃伦·杰斯特罗自己完全有能力离开那里。”

“埃伦·杰斯特罗？”塔茨伯利以询问的腔调说，“《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他是你的叔叔？怎么回事？”

“你跟我跳舞好吗？”帕米拉对帕格说，很快站了起来。

“当然好。”他知道她很不喜欢跳舞，所以有点儿困惑不解，但是他还是握着她的手，穿过拥挤的人群，朝乐师那边舞去。

当他用手搂着她的腰时，她说：“谢谢你，刚才菲尔·鲁尔正朝这张桌子走来，我讨厌他。”

“谁是菲尔·鲁尔？”

“哦——很长一段时期，他是我生活圈里的那个人。时间实在太长了，我在巴黎遇到他，他当时和莱斯里·斯鲁特住一屋。他也在牛津大学待过，当时莱斯里是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菲尔现在是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记者，但也是一个坏蛋。他们两人很相像，一对十足的浪荡公子。”

“真的？我还以为斯鲁特是有头脑、沉着的那种人。”

帕米拉抿起薄薄的嘴唇一笑。“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的人吗？这些家伙，他们的灵魂像压力锅一样包得紧紧的。”他们沉默地跳了一会儿，她的舞步仍像以前一样笨拙。她很高兴地说：“我已经订婚了。”

“我注意到你手上的戒指了。”

“幸亏我没等你那个海军飞行员儿子，对不对？”

“你没有向我做过任何表示，不然的话，我本来可以促成一下的。”

帕米拉笑起来了。“如果是那样，现在就会完全不同了。娜塔丽真的要嫁给你另一个儿子，是吗？好了，两个待娶的亨利都已经有了归宿。我采取行动还算很及时。”

“你那位是做什么的，帕米拉？”

“怎么说呢，台德这个人很难形容。他叫台德·伽拉德，出身于北安普敦郡的一个世家。他很好看，温柔得像一只羔羊，有点儿疯狂。他本来是一名演员，可是干了没多久就参加了皇家空军。他才二十九岁，可作为飞行员就显得太老了，他现在随旋风式战斗机中队在法国作战。”

又沉默了一会儿，帕格说：“我想你大概不喜欢跳舞，特别是不喜欢和美国人跳舞。”

“我的确不喜欢跳舞，可是跟你跳倒很从容，你也不那么苛求。年轻人现在跳一种‘颠舞’，简直是发疯。有一次，他们抓住我跳，差不多把我的牙齿都颠松了。”

“我的舞步是标准的一九一四年式的。”

“可能我的也是，或者说也应该是。哎呀，糟了，”她说，这时音乐速度变了，有些青年男女开始一上一下地跳起来，“这回就是‘颠舞’了！”

他们离开舞池，走到休息室，在一张紫色软绒长沙发上坐下，沙发上面挂着一幅颜色鲜艳但画得不好的玛丽王后画像。帕米拉要了一支烟，抽了几口，一只胳臂放在膝上。她穿的古铜色花边的衣服剪裁得很低，露出一小片光滑而白皙的胸脯。在“不来梅”号大邮船上时，她的头发梳向后面，结成一个厚厚的发髻，现在则波浪似的披在肩上，褐色而有光泽。

“我非常想回国参加空军妇女辅助队。”他没有作声。她把头转过来：“你的意见怎样？”

“我？我赞成。”

“真的？这可是十足的不忠，是不是？韬基在这里为英国做着极为重要的工作。”

“他可以另外找一个秘书，你那位幸运的皇家空军人员在那里呢。”

她听到“幸运的”这三个字时，脸就红了。“不那么简单。韬基的眼睛看久了会感到酸痛，他喜欢口授和别人念给他听。他办公时也很特别，还在澡盆里工作等等。”

“那只好让他稍微改一下这些怪毛病了。”

“可是，把他扔在这里不管，这样做好吗？”

“他是你的父亲，不是你的儿子。”

帕米拉的眼睛闪闪放光，她看了他一眼。“可是，我要是真的这样做，塔茨伯利就要有一两个星期变成‘李尔王’——‘一个负心的孩子，比毒蛇的牙齿还要多么使人痛入骨髓！’虽然如此，但是我想爸爸会觉得自己扮演这个角色也还是挺有意思的。也许咱们现在该回到他那里去了，亨利上校。”

他们站起来，向那间大客厅走去时，他说：“为什么不叫我帕格？认识我的人都这么称呼我。”

“知道，我听到过你妻子这样称呼你。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在海军学校时，凡是姓亨利的一般都被称作帕特里克，就像姓罗兹的都被称作杜斯特一样。但是，在高班里已经有一个帕特里克·亨利了，我当时是一年级的拳击手，因此我就得到了‘帕格’这个标签。”

“你会打拳？”她打量着他的肩膀和胳膊，“现在还打吗？”

他咧嘴笑了：“太累人，现在有空的时候我就打打网球。”

“哦？我网球也还可以。”

“那太好了，如果我去伦敦，也许我们可以打一局。”

“你是要——”她犹疑了一下，“你有可能来伦敦吗？”

“并不是不可能。看见他们了，在那边。”帕格说，“天哪，屋子里这么乱糟糟。”

“娜塔丽似乎心情不好。”帕米拉说。

帕格说：“她刚死了父亲。”

“哦？我还不知道这事。她越长越漂亮了，这可是真的，肯定要嫁给你儿子了，是吗？”

“看来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也许你可以给我出点儿主意。我觉得对他来讲，她年岁太大了，人也太机灵，除了他们两人疯狂地相爱这一点之外，差不多没有任何其他合适之处。这一点当然是一个条件，但不能单凭这一点。”

“也可能不会成功，说不定以后还会发生很多问题。”帕米拉说。

“你还从来没见过拜伦，如果你看见他，你马上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他确实还是一个娃娃。”

她很调皮地看了他一眼，轻轻拍了他胳膊一下：“你在这个问题上讲话真像一个做父亲的。”

塔茨伯利和斯鲁特正在激烈地争论着，娜塔丽在一边忧郁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我根本就没说他欠着英国什么，这不是争论的中心。”塔茨伯利说，把空杯用力往桌上一放，“作为美国人民的领袖，他有责任向人民

敲起警钟，叫他们开足马力，如果想要他们避免一场灾祸的话。”

“他不是在芝加哥做了那篇关于隔离的演讲吗？”斯鲁特说，“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有人指责他是战争贩子，他现在仍然在努力用行动来洗刷他自己。一个领袖不能一个劲儿往前跑，一拐弯就不见了。人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感还未消除，而现在，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愚蠢政策，又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战。现在不是唱《到那边去》[5]的时候了，韬基，再唱那个已经不管用了。”

“在罗斯福等待时机的时候，”塔茨伯利说，“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半个世界。帕米拉，好孩子，给我再拿杯酒来，我的腿疼得厉害。”

“好的。”帕米拉很听话地走向酒柜。

塔茨伯利转过来对亨利说：“你了解纳粹，你说，罗斯福经得起这么等下去吗？”

“他除了等待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几个月以前，在向你们出售枪炮的问题上，他遭到国会的反对。”

“几个月以前，”塔茨伯利说，“希特勒还没有占领比利时、荷兰和法国，还没有出现和你们隔水相望的局面。”

“这水面可是宽得很。”帕格说。

斯鲁特像一个教授那样，用一只手的一根指头慢慢敲打另一只手的两根指头。“韬基，我们回顾一下一些基本问题。旧的政权根本不能适应工业的时代，它们就像死的文字和脱下来的皮一样，是僵死的东西。欧洲开始动起来，先是用多次的大屠杀——这是欧洲解决问题惯用的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回事——然后用左的或右的暴虐行为来取代这些古老政权。法国简直已经僵化和腐烂了。英国一方面用小恩小惠的办法安抚工人，另一方面仍然像过去一样，轻松愉快地过着他们那种贵族老爷式的寻欢作乐的生活。与此同时，罗斯福倒是把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他使得美国成为唯一具有生命力的现代自由国

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用一场和平革命把马克思的学说掏空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这一点，要到二〇〇〇年，他们才会著书论述这个问题。正因如此，美国是自由人类的后备力量。罗斯福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行动缓慢持重。美国是最后的可以动用的后备力量，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希望。”

塔茨伯利拼命皱蹙着他那粗眉大眼的脸，表示不同意。“等等，等等，等一等。首先，‘新政’中没有任何一项出自这个伟大的革命头脑，新的思想是在政府更换时随着新人流入华盛顿的，而且都是派生的思想，大部分是从我们这些腐朽的、过着寻欢作乐生活的人那里搬来的。在社会立法方面，我们远远走在你们前头——啊，谢谢你，帕姆！还有，行动的缓慢持重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政治方针，但是在战争时期，这种做法会带来灾难。如果我们一段时期只有一个国家跟德国作战，那么我们就会一个个地分别倒下去。这对于英语国家来讲，是非常愚蠢的下场。”

“我们买了戏票，你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斯鲁特说着，站了起来，并把一只手伸给娜塔丽，她也站了起来。“我们到爱斯加戈餐厅去。”

“谢谢你，我们一会儿和勃纳-沃克勋爵一起吃饭，并且希望把帕格·亨利也骗了去。”

斯鲁特请娜塔丽吃了一顿华盛顿最丰盛的晚餐，还喝了香槟酒，又带她到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喜歌剧，然后把她带回他住的公寓，怀着侥幸的心理。他抱着一般男人所习惯的想法，认为只要一切顺利，他可以在一个晚上就把她夺回来。她曾经一度像奴隶般地崇拜他，这样一种感情怎么可能消失呢？最初他只把她看作自己的又一个虏获物，他一直为自己计划着一桩审慎的婚姻，花天酒地玩够之后，在三十多岁时娶一位富裕的或出身名门望族的姑娘做妻子。现在娜塔丽·杰斯特罗引起了他

的狂热，他早把一切审慎的打算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莱斯里·斯鲁特在一生中，从来没有那样迫切地需要过任何东西，除了娜塔丽·杰斯特罗。她现在这种忧郁的神情和瘦弱的样子，特别具有诱惑力。他非常乐意和她结婚，或是做任何事，只要能把她夺回来。

他打开房门，扭亮电灯。“上帝，差一刻一点了，戏真长，喝点儿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我明天还要去纽约的几家法院到处查找埃伦的证件呢，我最好早点儿睡觉。”

“让我再看看他的信，娜塔丽，你去配两杯酒。”

“好吧。”

斯鲁特把鞋、上衣和领带都脱掉，躺到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戴上黑边眼镜，然后仔细看起信来。他从墙上拿下一本又一本书——厚厚的绿皮政府法令索编——一面喝酒，一面看。在沉默中，只听见两只酒杯里的冰块碰撞的声音。

“过来。”他说。

灯光下，娜塔丽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斯鲁特拿着一本书，指给她看国务院关于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的归化公民的规定。这类归化公民丧失了美国国籍，但是书中列举了七种例外，其中有些似乎符合埃伦·杰斯特罗的情况，如居住国外是由于健康的原因，再如本人年龄超过六十岁，已经退休，在国外居住期间和美国保持联系。

“埃伦有两个问题比较麻烦。”斯鲁特说，“首先，关于他父亲的归化问题，有一点是含混不清的。如果埃伦当时已经成年，哪怕过了一星期或者一天，那么从法律上讲，他就不算是美国人，而且从来就不算是美国人。即便他那时候是美国人，他也还有这个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的问题。你知道，有一次我曾经跟他讲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劝他应该回美国住上几个月，因为自从纳粹在德国掌权后，许多护照都在这个问题上

发生麻烦，这类事我见的实在太多了。”斯鲁特拿着酒杯走进他的小厨房，又配了点儿酒，随后又继续说：“埃伦简直是一个糊涂虫。但是，这样的人远不止他一个，美国人对自己国籍的不关心和糊涂，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在华沙，每个星期都有十几起这种麻烦事发生。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让国务卿跟罗马领事馆打个招呼。招呼打到了，埃伦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穿着袜子走到睡椅那里，递给她一杯酒，坐在她旁边。“但是，打算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任何技术性的问题，不论问题多么小，我都连想都不敢想。欧洲来的这类案件堆积如山，可能埃伦还得等上一年半。因此，我认为你到布朗克斯区各法院去查找有关他的侨民登记和他父亲归化的记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在还不需要这样做。埃伦究竟还是一个有名的学者，我希望国务卿看到这些漫不经心的教授所干的蠢事时会觉得好笑，摇摇头，然后给罗马写一封信。明天早上我首先去办这件事，他是一个正派人，这事应该可以办到。”

娜塔丽瞪着眼看他。

他说：“怎么了？”

“哦，没什么。”这个姑娘一下子喝下半杯酒，“结识一个与重要人物相识的人的确有好处，对不对？可是，我如果要在华盛顿待到周末，就得找家旅馆住，莱斯里，今晚住这里，以后可不行，就连今晚我都觉得挺别扭。也许还有几家旅馆可以再问问。”

“去问吧。我已经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啦，五月份在华盛顿住旅馆根本不可能，这里正在开四个大会。”

“如果拜伦知道，那可糟了。”

“难道他不相信我睡在长椅上？”

“如果他知道了，他只好这么相信。莱斯里，你想想办法，让我获得去意大利的许可，好吗？”

他把嘴闭得紧紧的，摇摇头。“我跟你说过，国务院正在劝美国人

离开意大利呢。”

“可是我要是不去，埃伦就回不了国。”

“为什么？脚踝骨折又不是残废不能走路。”

“他就是不肯鼓起劲头离开那里。你知道他那脾气，他总是过一天算一天，磨磨蹭蹭，心存侥幸。”

斯鲁特耸耸肩，说：“我看你想到那里去并不是为了帮助埃伦，其实不是这样，只不过是为了躲开这里而已，娜塔丽。你要躲开这里，是因为你感到对你那个潜水艇男朋友很不理解，也因为你对失去父亲感到伤心。实际上，你现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你倒好像挺聪明！”娜塔丽砰地一下把还有一半酒的杯子放到桌上，“明天一早我就离开这里，斯鲁特，哪怕到女青年会去住，我也得走。但是，我会先给你准备好早点。你的鸡蛋仍然要煎成两面黄吗？”

“我的习惯没有多大改变，亲爱的。”

“晚安。”她使劲把卧室的门关上。

半小时后，斯鲁特穿着睡衣，外面罩了一件浴衣，轻轻敲她的门。

“有事吗？”娜塔丽的声音倒还和善。

“开开门。”

她那涂着油膏、泛红的脸微微带着一点儿笑容，身上穿着她当天下午买的一件睡衣，外面罩着一件斯鲁特的宽松下垂的蓝色长袍。“怎么，又想起什么事了？”

“喝杯睡前酒好吗？”

她犹豫了一会儿。“也好，我一点儿都不困。”

莱斯里·斯鲁特愉快地哼着歌曲走进厨房，不一会儿就拿来两杯很浓的威士忌苏打。娜塔丽坐在睡椅上，两臂交叉着，她的脸在灯光照耀

下显得很鲜艳。

“谢谢。坐下，莱斯里，别踱来踱去的。你刚才挖苦拜伦的话是很卑鄙的。”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娜塔丽？”

“好吧，咱们就来谈谈事实。纳粹已经向外扩张，作为一个外交官，现在娶一个犹太老婆是不是比一年前更不需要考虑了？”

斯鲁特的愉快神色突然消失了。“我从来也没想到过这一点。”

“你不需要想到这一点。现在你听着，亲爱的，你可以给我喝浓烈的威士忌酒，可以在留声机上放《这不叫爱情》的唱片，或者干其他类似的事，可是你真正的意思是不是想要我邀请你进卧室？老实说，干这种事是很不体面的，我没有这种心情。我已经爱上别人了。”

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你讲话毫无顾忌，娜塔丽，你一向如此，一个姑娘这样，实在不高雅。”

“我第一次表示愿意嫁给你的时候，你也这样说过，亲爱的。”娜塔丽站了起来，呷着她的威士忌酒，“我的天，这酒可真厉害，你简直是一只狼！”她在找书。“有什么书可看？啊，格雷厄姆·沃拉斯，我就要看他的书，半小时以后我就会睡着了。”

他站在那里，把手放在她的双肩上：“我爱你，我将永远爱你，我要用一切办法把你夺回来。”

“那很好。莱斯里，我必须去意大利把埃伦接出来。真的，不骗你！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父亲，就在他死的那天，他还在为埃伦担心。也许这是一种很好笑的赎罪方式，可是我一定得把埃伦安全地接回来。”

“只要办得到，我一定给你办。”

“这么说就对头了，谢谢，晚安。”她轻轻吻了他一下，走进卧室，

把门关上。虽然他又看了很长时间的书，又喝了点儿酒，但是没有再去敲门。

---

(1) 史末资（1870—1950），南非政治家、总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入英国战时内阁。丘吉尔称之为“英联邦的元老”。

(2) 1945年7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因而下台。

(3) 指比利时、卢森堡及荷兰三国。

(4) 爱德华·曼德尔·豪斯（1858—1938），美国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威尔逊总统的特使。

(5)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赴欧作战的士兵所唱的军歌。

第二十八章

海军空中作战部副部长正在跟一个身穿皇家空军蓝色制服的金发男人一起喝咖啡，他是勃纳-沃克勋爵。勋爵见了维克多·亨利，朝他点头微笑。他们曾一起跟塔茨伯利父女共进晚餐，那次晚餐很欢乐，历时很长，但勃纳-沃克只字没向帕格提起关于这次会见的事。

“早上好，亨利，我知道你认识这位空军准将。”海军将军冲着帕格皱了皱眉头。

“是的，先生。”

“那好，喝杯咖啡。”这位健壮的老人敏捷地站起来，离开办公桌，走到一张挂在墙上的美国地图面前。“让我们看一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他的枯瘦的手指从彭萨科拉跳到圣路易斯，又跳到芝加哥，“我们有五十二架老式的侦察轰炸机，就是SBU-1和SBU-2，这些已经被宣布为剩余物资。我们想把这些飞机退回原制造厂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城的钱斯·沃特公司，去掉美国海军标记，拆掉特殊装备，然后由我们的英国朋友接收，把它们飞到一艘在哈利法克斯港口等待的航空母舰上。大体情况就是这样。”海军将军朝着帕格严峻地皱起眉头：“这件事涉及中立法，这是一桩很微妙的勾当，所以进行的时候要一点儿痕迹也不留。拨给你一架飞机乘坐办事，你今天就开始干。”

“好的，好的，先生。”

“我们已经有六十名飞行员待命出发，”勃纳-沃克勋爵说，“你考虑需要几天时间可以准备好这些飞机，亨利上校？”

维克多·亨利仔细研究着地图，然后转过身来对这个英国人说：“后天，先生，下午晚些时候，怎么样？这个时间合适吗？去掉那些标记需要一定的时间。”

英国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对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微微一笑，海军将军没做任何表示。“后天？”勃纳-沃克勋爵说。

“是的，先生，如果有个别飞机赶不上的话，可以放在下一趟货船的甲板上运过去。”

“实际上我们本来设想的是从现在起一个星期内，”勃纳-沃克勋爵说，“有些飞行员我们已经给了假，把他们找回来需要点儿时间。星期三早上怎么样？这样咱们双方都可以有四天时间好办事。”

“很好，先生。”

勃纳-沃克对海军将军说：“你认为办得到吗？”

“他已经说办得到。”

“那好吧，我马上就去进行。”

门关上之后，海军将军带着一丝诙谐的神情看着维克多·亨利：“你说后天？”

“将军，我不相信这些飞行员真的已经准备好，正在待命。”

两个局外人相互看了一眼，会心地一笑。这个外国人要求行动迅速，美国海军提出的日期比他要求的还要早。一切都很令人满意，无须多费唇舌。

“其实星期三也够紧的。咱们再喝点儿咖啡好吗？我告诉你，整个这件事是在玩一套把戏。”海军将军按了一下电铃，“我想你明白这一点，当头头儿的要这样做，因此就得这样做。然而，还有一些情况，你最好也了解一下。”

海军将军对维克多·亨利表示出一种不很自然的新的亲切态度。他解释说，总统费了很大的劲——可能把首席检察官的胳膊拧得够呛——才迫使首席检察官不顾中立法，做出把这些飞机卖给英国的计策和裁决。第一步，海军方面先宣布这些飞机为剩余物资。第二步，钱斯·沃

特公司以相当高的价格收进它们，作为国家对新生产的F4U式飞机的部分抵偿付款。钱斯·沃特公司这样做划得来，因为它在把这些旧飞机转售给英国时，能从中获得一笔利润。关键在于F4U式飞机的交货是很远以后的事。毫无疑问，罗斯福总统现在允许这些飞机售给国外，是回避了中立法的精神和国会的意愿。特别是陆军将会闹起来，因为他们非常缺乏飞机，已经要求海军随时向他们提供剩余飞机，什么类型的都可以。

“你要知道，亨利，我们并不准备也不可能长期隐瞒这件事。但是，如果事先宣布了，就会在头版新闻中掀起轩然大波，这件事可能就办不成了。那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英国人用这些旧的SBU式飞机每击落一架德国飞机，就等于是为我们以后作战时的对方减去一架飞机。我们是不会置身于这场纷争之外的。当头头儿的意思是先把这件事干了再说。从透露出来的战争消息看，形势摆在那里，这件事也可能引不起什么反响，但愿如此。然而——”海军将军停了一下，乜斜着眼睛从他的咖啡杯边缘看维克多·亨利，“这件事有可能引起国会调查，像你这样的人最后可能会变成替罪羊。总统认为你可以办这件事，我也同意，可是这是一件自愿的事，纯粹是自愿。”

“好的，好的，先生，”帕格说，“我最好马上干起来吧。”

我亲爱的勃拉尼：

坚强起来，当你收到我这封信时，我应该已经到里斯本了。我正准备乘飞机到意大利把埃伦叔叔接出来。如果运气好的话，两个月或不到两个月后，我就会回来，这要看最早能买到哪天的船票。除了两个人，还有他那些讨厌的藏书以及所有那些研究资料，都得随人带回。

亲爱的，不要生气。我们俩都有一段喘息的时间，这是好事。你那所潜艇学校，甚至埃伦叔叔这件麻烦事，都是上帝安排的。你

父亲的迈阿密之行是一下警钟，它敲得很及时。

我必须承认，从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成立学生反战委员会那时候起，我的想法已有所改变！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像你、华伦和你父亲这样的人。我相信典型的军人都是一些喜欢酗酒、心地窄小、性格执拗的傻瓜，这种类型的人我也曾遇到过一些。但是，亨利家的人是不同的。你特别不像一般美国军人那样飞扬跋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感谢上帝，确实有你这样的人！

亲爱的，难道在参加华伦婚礼时，你没有冷静地重新考虑过我吗？老实讲，我明白你母亲的想法，也很同情她。像杰妮丝·拉古秋那样的莱茵河上的姑娘在美国有的是，为什么她的乖孩子勃拉尼偏偏要娶这么一个又黑又老的犹太姑娘呢？

可是，请你注意，我丝毫没有自卑感。我珍视自己的智慧，我也知道我还总可以算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黑姑娘”。生为犹太人对我来讲是一件偶然的事，它在我的思想和行动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烙印。我认为即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宗教的时代，我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仅仅由于我们无意中邂逅相逢和疯狂的相互眷恋，你和我就得去弥合我们之间在背景和兴趣方面的巨大差异吗？

我并没有反悔，拜伦，我爱你。但是，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考虑考虑并不是坏事，这是天赐之福。

现在，我来很快地告诉你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附上你不想看的那封埃伦给我的信，你可以不去管他所说的那些关于我们的蠢话，有关他的问题的全部情况，信里讲得很清楚。

莱斯里·斯鲁特的确很不错，你不要忌妒他，勃拉尼。我离开彭萨科拉时，你的那种态度使我感到非常不安。这个人多次向我求婚，几乎是跪下哀求，我都拒绝了。我告诉他说，我爱你，已经答

应跟你结婚，因此他是没有希望的。他已经知道了，可是他仍然放下所有其他工作来帮助解决埃伦这件倒霉的麻烦事。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国务卿办公室已经向罗马方面打了招呼，要那边加快办理埃伦回国事宜。

离飞机起飞时间还有不到两小时，我是在机场匆匆忙忙给你写这封信的。我没有回家，在纽约停留了一天，买足这次旅行必需的东西。我带的东西很少，就一只手提箱！潜艇学校一定会录取你，这一点我很肯定。我知道你父亲非常希望你能进去，我知道你内心也同样想进去。你现在应该进去。当我回来时，如果你仍然要我，我就是你的。这够清楚了吧？

鼓起勇气并祝我幸运。就写到这里。

爱你的娜塔丽

潜艇学校开课前三天，拜伦坐在新伦敦一家中国人开的洗衣房楼上一间肮脏的、备有家具的房间里，正在看那张长得可怕的书单。这时候邮差按响了铃，娜塔丽在厚厚的信封上匆忙而潦草地写的“挂号”两个大字似乎预示着坏消息。拜伦懒洋洋地坐在一张破烂的扶手椅上，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她这封令人震惊的信，室内充满了从下面传来的肥皂和热糨糊味道。他正在匆匆看埃伦用打字机打的字迹模糊的信时，电话突然响了。

“是亨利少尉吗？我是指挥官办公室的施密特长官。你的父亲来了，他和塔利上校到‘电船’那边去视察‘红石鱼’号了。指挥官说，如果你要找他们，可以到六号码头去。”

“谢谢您。”

拜伦想到他父亲甚至追到这里找他，非常恼火。他急于发泄心里的愤怒和失望情绪，只用十分钟就换好衣服出去了。

这时维克多·亨利正跟他的同学在新潜艇上巡视，虽然由于缺少睡眠而眼睛发红，但兴致很高。侦察轰炸机的事已经办完了，费了不少劲，跑了不少路。有十二架飞机已经送到工厂修理，飞行员都散在乡下，到处都慢条斯理，毫不着急。通宵修理有毛病的飞机，把飞行员从他们妻子的怀抱中硬拖出来，或是让他们中断钓鱼旅行赶紧回来，都是一场斗争。有些指挥官提出很不客气的问题。大湖航空站的吉格斯·派克也是帕格的同学，说什么也不答应，非要他开一张移交飞机的书面证明。最后帕格只好硬扯了个谎，说要用这些飞机去试验一种绝密的新装备，而这些飞机在试验过程中有可能报废。吉格斯默默地看了他很长时间，才放弃了开书面证明的要求。维克多·亨利心想，扯个有益无害的谎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吉格斯也明白这一点。

拜伦在“红石鱼”号前舱的鱼雷室里追上了他父亲和指挥官，他们正在检查新的发射装备。“爸爸，您好！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拜伦粗厉的声音和他脸上的表情使帕格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碰巧到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办事，所以顺便过来看看。瑞德，你见过拜伦吗？”

“还没有，我知道他体格检查合格，已编进新开办的训练班了。”塔利上校伸出手来和他相握，“欢迎你来到艇上，拜伦，你要经受两个月严峻的考验。”

“我会尽量活下来，上校先生。”

瑞德·塔利听到他这种近乎轻蔑的答话，不以为然地转过去看他父亲。拜伦跟着他们巡视，一句话也不说，脸色苍白，带着怒色。

“我说，你怎么回事？”维克多·亨利厉声问。他和儿子刚刚从指挥塔出来，站在微风吹拂的平滑的甲板上，塔利上校还在下面跟艇长说话。“你跟上级讲话时可要注意语气，你现在已经进了海军。”

“我知道我已经进了海军，您看看这封信。”

帕格从拜伦捅给他的信封上看见娜塔丽的名字。“这不是给你个人的吗？”

拜伦仍然让他看。维克多·亨利两手拿着被风吹得哗啦啦直响的信纸，就在潜艇甲板上看起来。当他把信还给他儿子的时候，有点儿脸红。“这个姑娘了不起，我以前就这样说过。”

“如果她在那边出了什么事，得由您负责，爸爸。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帕格皱着眉头，看着儿子说：“这样说不合理，她去意大利是为了她叔叔的事。”

“不是，是您把她吓跑的。您说我如果结婚，就可能进不了这里。情况并不是这样，好多学生都是结过婚的。如果您不到迈阿密来，我现在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

“好吧，如果是我使她做出错误的判断，我很遗憾。我不太清楚录取的标准，我想搞这种危险性的工作，他们总是倾向于要未婚的人。据我所知，他们的确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找不到那么多未婚的就是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都应该像她说的那样去做，她说得非常对。她能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很不错。也许我不应该再管这事，可是你现在要做出的决定将关系到你一生的前程，我想给你帮助。”

对维克多·亨利来说，这段话算是长篇大论了，而且他讲话没有他平日的那种坚定态度，他儿子的那种固执的敌对表情使他感到很不安。他感到内疚，这是一种他很不熟悉的感觉：由于干涉了儿子的生活问题，可能也由于赶走了那个姑娘而感到内疚。即使娜塔丽对拜伦来说不合适，她的突然出走对他也是一个打击，在这一点上，他的感觉几乎跟他儿子一样。也许对这个漂泊不定的年轻人来说，她是世界上最合适的姑娘呢？尽管他是出于做父亲的一片好心，但也许她是犹太人这一点确实有些影响呢？

跟父亲那种表示歉意的口吻和冗长的讲话截然相反，拜伦的回答又尖锐又简短。“对，您是帮了忙的，她已经走了。这一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爸爸。”

瑞德·塔利从指挥塔里走出来，朝四周看了看，挥着手说：“喂，帕格，准备上岸吗？”

维克多·亨利赶忙对儿子说：“现在你已经进来了，勃拉尼，这里是海军里最艰苦的学校，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拜伦说：“我们不必再谈这件事啦。”说着，就向浮桥走去。

六月初一个美丽而炎热的傍晚，报纸以大标题登出英国从敦刻尔克撤退的消息，丘吉尔在广播中表示，一定要在海滩上、街道上、深山里战斗到底。维克多·亨利在那天晚上启程奔赴欧洲。由于战局日益恶化，罗达留在国内，准备在纽约替梅德琳安个家。这是帕格的建议，罗达也欣然同意了，梅德琳这位忙碌、愉快的年轻小姐也不反对。

帕格发现，在当时像娜塔丽一样买一张飞机票去烽火连天的欧洲是出乎意料地容易，困难的是从那里出来。

第二十九章

娜塔丽花了五天时间设法从里斯本飞到罗马。她终于搞到一张飞机票，但是，在飞机临起飞前几分钟，这张票作废了——一大群显然酒足饭饱的喧闹的德国军官又说又笑地依次穿过出入口，把二十名乘客面面相觑地留在外面。这个情况使得她不想再乘飞机。可是，坐火车穿过正在崩溃的法国过于冒险。结果，她在一艘开往那不勒斯的希腊货船上订了个舱位，这次倒霉的航行整整走了一星期。她和一个身上发出膏药味道的满脸皱纹的希腊妇女合住一间又闷又小的船舱，到处都是黑色蟑螂。虽然待在舱里非常难受，但是她很少离开，因为船上的那些高级船员和粗野的水手都在甲板上或通道里死死地盯着她，使她感到不安。她吃不下饭，船的上下颠簸使她夜里睡不着觉。在旅途中，她从手提收音机中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法国政府狼狈撤离巴黎，意大利投入战争，还有罗斯福的讲话——“那只拿着匕首的手已经把匕首戳进邻人的后背了”。娜塔丽抵达意大利时情绪紧张，身体疲惫不堪。她强烈地感觉到最好立即把埃伦从锡耶纳接走，除了手稿之外，其他一切——书、衣服、家具等等都可以不要。

但是上了岸，吃了一两顿像样的饭，喝了点儿好酒，又在一家旅馆的又大又软的床上舒舒服服地足足睡了一夜之后，她对自己的惊慌也感到奇怪了。无论是那不勒斯还是罗马，都看不出意大利已经参战的迹象。在灿烂的阳光下，夏天的鲜花——紫色的、红色的——盛开在灰泥墙头。在拥挤的街道上，意大利人的样子仍像往常一样轻松愉快。在意大利的火车上、咖啡馆里，一向总是充满了谈笑风生、脸晒得黑黑的青年士兵，他们仍像往常一样安闲自如。

经过这段漫长的旅程，火车里又热又脏，她终于到了锡耶纳。她从远处刚一瞥见这座屹立在被葡萄树遮盖的弧形山峦中的古老城市，就产

生了一种窒息、厌烦的感觉，几乎就像迈阿密的街道给她的那种感觉一样。“上帝，真没想到我又回到这里来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城外的山峦已经露出仲夏季节的那种像披上一层灰尘似的朦胧的绿色。锡耶纳没有什么变化。午饭后的寂静笼罩着城市，阳光灿烂的空旷的红色街道上几乎连狗都不动一动。她费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辆还在营业的出租汽车。

埃伦戴着他那顶宽边白帽，穿着一身黄色的哔叽夏衣，坐在那棵大榆树的树荫下他的老地方，正在看书。在他的后面，在山谷上面，高高耸立着那座黑白色大教堂，俯视着这座红屋顶小城。“娜塔丽！你居然来了，太好了！”他拄着一根手杖，迈着僵直而沉重的步子朝她走来，一只脚装在金属制的模子里，“我一直在叫出租汽车，可是等到我都该午睡了，还是一辆也没有来。我刚才倒真睡了一个很舒服的午觉——到里面去，我亲爱的，你得吃点儿东西，把东西交给朱瑟普就行了。”

室内还是老样子，只是休息室的沉重家具都换上了印花布做的绿色套子。在书房里，那堆手稿、那堆笔记、那一大排参考书都还放在原来的地方。他的写字板放在桌子上，上面夹着一页一页的黄色稿纸，这是他当天写好的稿子，等待明天早上修改。

“怎么回事，埃伦，你还没有开始收拾东西？”

“一会儿喝茶时我再跟你讲，”他说，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我想你大概想先洗一洗吧？”

“可是，情形到底怎么样，埃伦叔叔？罗马方面没有消息吗？华盛顿的指示还没有来吗？”

“华盛顿的指示已经来了，莱斯里真不错。”他往一把椅子上一倒，“我这只脚脖子站几分钟就不行了，本来都快好了，我糊里糊涂又摔了一跤。我这个人真麻烦！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的稿子今天已经写到九百六十七页了，而且我认为我写得还可以。你现在先去洗一洗，娜塔

丽，你的样子简直像喝醉了酒，脸上还有一层灰。”

佛罗伦萨的那个年轻领事接见她时态度和蔼可亲，从一张笨重的黑色雕花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把她领到一张椅子前坐下。他抽着一只弯曲粗糙的石南根烟斗，屋里充满了浸过甜酒的烟草味。他的手很小，握着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烟斗看上去很奇特；他的脸黑里透红，蓝色的眼睛柔和而明亮，一张像孩童般的嘴，嘴唇很薄，下唇缩进去，好像总是很委屈的样子；他的金黄色头发又密又短又直。他穿着灰色绸外衣，白色的活领、蓝色领带，显得潇洒、整洁。他的办公桌上的姓名牌子上写着：奥古斯特·凡·维那克二世。

他讲话的声音有些颤抖，一面说一面咳掉沙哑的声音。“您就是那位名作家的侄女，对吗？很高兴见到您。我今天早上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没能接见您，很抱歉。”

“没关系。”娜塔丽说。

他随便地挥着他的小手。“您知道，人们一批一批回国，走时很匆忙，把一切都撂给领事馆办。现在还有许多贸易上的事情，我整天忙于处理公文函电，我差不多成了许多美国公司的经纪人或商业代理人——当然是白尽义务。今天早上，真想不到，一卡车杀虫剂的事搞得我晕头转向！您受得了吗？当然，在佛罗伦萨，还有美国人留下没走。他们待的时间越久，就越会变成怪人。”他咯咯地笑起来，用手抚摸着后脑勺的头发。“我刚刚在处理一件麻烦事，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两个姑娘，住同屋，真麻烦！我不便讲出她们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来自帕萨迪纳的一个经营石油的富裕家庭。可是，她跟一个油腔滑调、专门勾搭女人的小白脸儿订了婚，这个佛罗伦萨家伙自称是一个演员，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个子长得特别高大的杂货铺里的小伙计。没想到，这个油嘴滑舌的骗子却跟她的同屋胡搞，使对方怀了孕！这三个人昨天吵了一通宵，警察都来了——你瞧这些事。干我这种工作不能发家致富，可是倒颇不寂

寞。”他拿起一个高玻璃瓶往一只厚厚的雕花玻璃杯里倒水。他喝了一口水，说：“对不起，您也喝点儿矿泉水好吗？”

“不了，谢谢您。”

“我得喝大量矿泉水，肾里有什么鬼毛病，不知怎的，一到春天就闹得更厉害。我确实觉得意大利的天气非常不令人满意，您不觉得吗？现在——”他那种彬彬有礼、带着询问的神情似乎在说：“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

娜塔丽把杰斯特罗处境中出现的新问题告诉了他。意大利参战的那一天，一个意大利安全人员登门来找杰斯特罗，警告他说，他是一个在波兰出生的无国籍侨民，因此不得擅自离开锡耶纳，以后如何，等待通知。她以尽可能和蔼可亲的态度告诉凡·维那克，毫无疑问，意大利秘密警察是从检查他的信件中了解到有关埃伦的国籍问题的。

“哎呀，我的上帝，真糟糕，”领事喘着气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您说得很对，我写那封信时没有多加思考。老实说，娜塔丽——请原谅我这样称呼您——今天听说您来找我时，我感到非常吃惊，我还以为您早就到了意大利，已经把您那位麻烦的叔叔接回国去了呢。您知道，他的事很让人头疼。现在可糟糕透了！我还以为发给他签证，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杰斯特罗这档子事就算从此了结了呢。”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娜塔丽说。

“天晓得，我现在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凡·维那克说，用手指从脖子后面向上梳拢他的头发。

“我提一个办法可以吗？”娜塔丽温柔可爱地说，“很简单，给他更换护照就行了，凡·维那克先生，这样就解决了他的无国籍问题，他们就不能再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了。”

凡·维那克又喝了点儿矿泉水。“哎呀，娜塔丽，说说容易，没那么简单！人们没看见我们接到的一道道的紧急指示，要我们注意，不要滥

发护照破坏制度。人们没看见国务院关于被召回的领事的通报，这些人的前程就此完蛋了，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些事情上不严格。移民法是国会制定的，娜塔丽，不是领事馆制定的。我们的职责仅仅是执行这些规定。”

“凡·维那克先生，国务卿本人的意思是希望埃伦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一点您是知道的。”

“有一点必须澄清，”凡·维那克伸出一根笔直的手指，圆圆的蓝眼睛显得很清醒，他吸了一口烟，对她挥着烟斗说，“我没有从国务卿那里得到指示。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当面而不是通过书面来办这件事，娜塔丽。这是一个涉及根据法律一视同仁的问题，在这类问题上，国务卿不可能公开地表示出厚此薄彼的态度。”他眨了眨眼，露出很诡谲的样子。“我可以私下告诉您，但不要对外讲，我的确从罗马方面听说国务卿办公室要我们协助，使您的叔叔早日出境。老实说，为了发给他签证，我对他已经是尽量通融了。申请签证的人有好几百，结果先发给了他。”凡·维那克把烟灰敲到一只笨重的铜烟灰缸里，又换了一种漫谈似的语调继续说：“其实，我看您叔叔的问题再等一等自然会解决。法国已经要求停战，英国人也不会再打很久。如果他们继续打下去，那简直是发疯，德国的空军马上就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不，恐怕这一轮是输给德国人了。当然，二十年后他们还会再干一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时候，我衷心地希望我已经告老还乡了。”

“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战争结束上。”娜塔丽婉言辩驳说。

“可是，我觉得可以这样指望。我估计到七月一日战争就会结束，也许更早一些，娜塔丽。那时候，这些有关战时出境的规定就会自动失效，您的叔叔就可以稳稳当当打点行装回国。实际上，这样反倒使他能有时间把他的书籍加以整理装箱，他似乎很为他的书发愁。”

“我想明天就接埃伦叔叔回国，书和其他一切都抛下，请您发给他护照。”

“可是您叔叔那本过期的护照上的日期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很难想象这类状况以前人们是怎么马马虎虎混过去的。我所看到的类似情况，不下一百起。人们以前实在太粗心大意了！现在这种事已经查了出来，备了案，因此从法律上讲，他不比希特勒更有资格声称他具有美国国籍。我也感到无比难过，可是我必须把法律规定告诉您，这是我的责任。”

这个人的讲话惹恼了娜塔丽，他使用希特勒的名字使她感到非常厌恶。“我认为您的责任是协助我们，可是事实上您并没有这样做。”

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眨巴了一下。他又喝了点儿矿泉水，慢慢地把烟丝塞进烟斗，眼睛盯着烟丝说：“我想了一个办法，这是咱们私下说，可是我相信这个办法行得通。”

“您快说吧。”

他用手把他的头发向上拢直：“您走您的。”

她凝视着他。

“是啊，您走您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已经有了签证，您也有护照。随便上一辆公共汽车或是一列火车，或是租一辆小汽车，直奔那不勒斯。至于不准离开锡耶纳的禁令，不用理它。意大利人是非常马虎的！一有船马上就走。不会有人阻拦你们，没人在监视您的叔叔。”

“可是他们不是还要查验出境许可证吗？”

“那只不过是一项无关紧要的手续。您就说丢了，然后假装在身上摸索，顺手掏出几千里拉，往桌子上一放。”他很幽默地眨了眨眼，“您知道，这个国家就是兴这一套。”

娜塔丽感到再也控制不住了。这个人原来是要他们向官员行贿，要他们在一个法西斯国家里去冒被逮捕和坐牢的危险。她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我看我最好到罗马去告诉总领事说，您不按照国务卿的意思行

事！”

领事把身子挺直，用双手向后抚平他的头发，然后把双手放在桌上，缓慢拘谨地说：“这当然是您的权利。我愿意承担您说的这个情况的后果，而不愿意承担违背法律的后果。不巧，我现在非常忙，还有几个人在等着，因此——”

娜塔丽现在才明白她的叔叔是怎么和这个人顶撞起来的。她很快改变态度，露出和解的微笑，说：“很对不起，我连续跑了两个星期，又刚刚死掉父亲，心情不太好。我叔叔的脚摔坏了，不能走路，我为他的事很是忧虑。”

领事马上也相应地改变了态度：“我完全明白，娜塔丽。好吧，我把他的案卷从头到尾再仔细看一遍，也许能找到什么办法。请相信我。我也是非常希望能看到他出境的。”

“您准备想个办法发给他护照？”

“或是使他能够出境，这就是您的全部要求，对不对？”

“对。”

“我准备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是我对您的许诺，您过一个星期再来。”

第三十章

鹰和海狮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虚假的传说

英国的战争宣传一向很出色。他们对所谓“英国之战”的宣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来说，他们的宣传早已载入史册。但若要进行严肃的军事探讨，就必须首先澄清这些神话。

法国崩溃之后，德国陆军力量大大超过英国，空军力量旗鼓相当，海军则不幸处于劣势。我们的海面舰队很弱，而且船舰数量不多，只有潜艇武装还够得上真正的分量。一九四〇年夏季的关键问题在于必须做出决定渡过海洋这一障碍。因此，在准备大举入侵的战役中，英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优势。

我在黄色方案的提纲中早已陈述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六月底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横渡，当时解除了武装的英国陆军正陆续从敦刻尔克撤回，而他们的舰队又停泊在鞭长莫及的海港里，那么我们尽可速战速决，一举而征服英国。可是希特勒坐失良机。恢复了元气的英国人得到喘息的机会，制定了激烈的反侵略措施，整顿了他们强大的海军，从而封锁了英吉利海峡。这样一来，德国只能进行空袭，迫使英国做出决定，或炸出一条入侵的路。

首先，我们必须就双方的空军力量做一对比。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包括德国人在内，仍然认为庞大而实力雄厚的德国空军是被一小撮英勇

顽强、身穿皇家空军制服的德摩比利隘口保卫者击败，或引用一位修辞大师的话来说：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以少胜多。事实上，战斗开始时，德国和英国双方都拥有约莫一千架战斗机。德国轰炸机的制空权远较英国为大，但是英国的轰炸机，至少那批新型轰炸机的负荷量更大，飞行距离更远，装备也更为精良。

为了诱使英国求和，希特勒和戈林对德国空军当然极尽炫耀之能事。另一方面，丘吉尔却尽量利用英国飞机数量少和势孤力单这一事实，强拖美国卷入战争，结果使这场战争产生了一种大卫力敌巨人哥利亚[1]的假象。

英国的优势

传统的描述不仅在力量对比上歪曲了事实，而且德国空军行动时遭到的重重阻力也未加以记述。

大部分战斗是在英国空军基地上空进行的。德国驾驶员一被击落，就宣告失踪，不是死亡，就是被俘；但被击落的英国驾驶员，只要没有受伤，就可以立刻驾驶另外一架飞机起飞。德国驾驶员的战斗飞行时间只有几分钟，因为我们战斗机的燃料使用时间大约限制在九十分钟之内，而这段时间的大部分都消耗在进入交战区和返回驻地的路上了。英国驾驶员一旦升入战斗高度，就能坚持战斗，直到子弹和汽油用完为止。

由于我们战斗机的飞行距离短，我们只能飞抵英国的东南隅。德国空军像一只被缚的鹰，伦敦是这条系绳的最远端。大英帝国的其他地区毫无空袭之虞，因为轰炸机没有护航，需要冒被消灭的很大危险。英国皇家空军则可以随意撤离火线，进行休整或检修。他们能在远离火线的地方集结后备力量，加紧制造新飞机。

此外，我们的战斗机还奉命紧靠着轰炸机飞行，就像驱逐舰掩护战

列舰一样，从而削弱了战斗力。这无疑给予轰炸机驾驶员以安全感，但这项命令使战斗机受到束缚。在空战中，“搜索与歼灭”是规律中之规律。战斗机驾驶员应该自由地在空中飞行，发现敌人，予以迎头痛击。戈林从未掌握这一基本要点，尽管他的空中战斗英雄不断用这一点敦促他。我们轰炸机的损失量越是上升，他就越是执拗地坚持轰炸机必须由战斗机紧密护航。这项纪律拖延了战斗，造成许多同志死亡，并严重挫伤了驾驶员的士气。

最后，到一九四〇年，英国人有了一项幸运的科学成就。他们首先拥有了可以应用于实战的雷达，可以对战斗机进行控制。我们一侵入他们的领空，他们就可以紧紧跟踪我们，迅速派出战斗机向我们迎头痛击。他们无须消耗燃料进行侦察，也无须分散力量进行搜索。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因素，德国空军战斗机指挥部将会赢得一次快速压倒一切的胜利。因为直到最后，德国空军始终没有击败皇家空军。连无意赞扬德国战斗力的丘吉尔也承认，在九月间战斗不利于英国战斗机司令部。

当时，我们的进攻变为对伦敦的战略轰炸，丘吉尔认为这是戈林所犯的致命错误。实际上，一则当时天气恶劣，再则对德国城市挑衅性的疯狂轰炸急需立即予以残酷的回击，三则考虑到入侵英国本土必须在十月一日以前进行，否则只好作罢，鉴于这三重原因，改为战略轰炸势在必行。我在有关这次战役的逐日分析中对这一点做了详尽的阐述。

鹰式袭击的目的

德国空军于一九四〇年夏季对英国的一次“鹰式袭击”，实质上是一次求和，这是一次有节制的努力，企图说服英国拖长战争是无意义的。这次努力必须在进攻俄国之前做出，以便确保我国西部后方的安全。这次失败对德国来说当然是一出悲剧，我们因此注定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这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可是，这对英国来说更加悲惨，历史学家们对此认识得特别迟缓。

德国参加这次战争毕竟丧失不了什么，英国则不然，在一九三九年，它是世界头等强国。尽管它赢得了胜利，但战争的结果使它失去了环球帝国的称号，版图缩小到国内数岛。如果鹰式袭击迫使它在一九四〇年就与德国媾和，那么帝国的称号几乎肯定仍然属它所有，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它认为进行英国战役的时候会是它的“黄金时代”。它的飞行员们表现得勇猛善战，与他们德国的异族兄弟一样。然而，英国放弃了与一个新兴的大陆强国联合起来继续充当世界霸主的最后机会，反而与布尔什维克结盟去打垮这个强国——这座在欧洲足以对抗野蛮亚洲的最后堡垒。其结果便是它沦为美国的一个衰老而虚弱的卫星国。

这一灾难是沉湎于空想的冒险家丘吉尔的唯一杰作。在此以前，人民还未曾授予他最高职位。丘吉尔认为自己扮演了圣乔治的角色，把世界从这条可怕的德国蛟龙口中拯救出来。对于宣传这个神话，他的文笔和口才是绰绰有余的。他自己也一直相信这一点。英国人也始终相信这一神话，以致失去他们的帝国，直到最后觉悟过来，才不再投票选他。

希特勒与英国

希特勒最不愿意与英国交战，我个人可以对此做证，但无此必要，因为他那本大肆夸张、自我宣扬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在一次参谋部的会议上看见了他的面孔，那天正好是英国从战略上对波兰提出疯狂保证的日子。九月三日，在总理府的走廊上，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看到了那张面孔。那一天，与里宾特洛甫的保证相反，英国开始进军了，那次我看到一张沮丧的面孔。如果不把阿道夫·希特勒这件事牢记在心，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一九四〇年所发生的事件，因为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德国的战略、德国的战术和德国的外交政策都无非是这个人物的个人意志的表现。

世界历史人物在登上舞台时，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明确地宣告过自己的目的和计划。比较起来，亚历山大、查理十二世以及拿破仑都不过是

顺应时势，逢场作戏而已。希特勒却在《我的奋斗》中用煽动性的语言大言不惭地写到他自己当权之后将要做的事，而他在统治的十二年中也确实照办了。他写道，德国政策的核心在于占领俄国领土。这一企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是德国军队的唯一目标。他还写道，在试图攻占俄国之前，必须首先打垮我们的世代仇敌法国。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谈到英国时，赞扬了这个民族的勇敢、传统的聪明智慧以及出色的帝国统治。他指出，德国的最大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北欧种族大联盟，英国在其中保持其海上帝国的地位，而德国作为它的对等合作者，必须在大陆称霸，并且向东方提出新的领土要求。

希特勒从未放弃这一观点。当丘吉尔拒绝了他的多次和平建议之后，他恼羞成怒，并将他的满腔怒火发泄到欧洲的犹太人身上，他认为英国的犹太人左右了丘吉尔缺乏理性的政策。希特勒几乎到自杀的最后一刻，仍然希望英国会醒悟过来，愿意按照唯一明智的办法安排世界，不致把半个世界让给布尔什维克，另一半让给拜金主义的美国，像现在我们必须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这样。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鹰式袭击的失败，使我们来到英国海岸，面对着惊慌失措的英国，苦无结束战争的行动计划。征服英国的不现实的海狮计划，在做了精心考虑和代价高昂的准备之后，又全盘落空，其奥秘也在这里。总之，这次大举入侵没有成功，因为希特勒实在无意与英国交战，我们的军队也多少觉察到这一点。

空战

这次战役分为几个阶段。德国空军首先袭击船只，企图诱使英国在英吉利海峡上空作战。英国皇家空军不愿意为保护船只而出击，于是戈林轰炸英国的战斗机基地。这样一来，英国战斗机被迫起飞。戈林在予以痛击之后，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怂恿，另一方面也由于英国对我国平

民的无理轰炸，便派遣轰炸机去轰炸伦敦和其他重要城市，想借此激起人民废黜丘吉尔，提出媾和。希特勒七月十九日的演讲，尽管带着恫吓的口气，但提出了异常慷慨大度的条件。但这一切都徒劳无益，十月的雨和雾使天空罩上了层层灰幕。英国战役就此结束，甚至结束得很体面。英国元气大伤，但仍旧英勇地坚持下去。

多数军事作家因为我们在英国上空“战败”，至今谴责戈林。这样就落入了丘吉尔的圈套，轻信了丘吉尔捏造的关于德国空军被击败的神话。至于德国辉煌的空军只能打个平局，我认为这应该由戈林负责。这里对武装力量进行专横的政治控制，也和黄色方案里的情况一样，意味着指挥上的外行。

赫尔曼·戈林是一个兼有好坏品质的复杂人物。他聪明、果断，在堕落到挥霍无度以前，他曾具有推行最困难决策的铁石心肠。这都是他好的一面。然而，他的虚荣心使他失去理智，他的固执和贪婪又使飞机的设计和生产停滞不前。直到施佩尔上台以前，德国空军由于管理不善和地面供应不足而受到的打击，比任何空中敌人（包括一九四〇年的皇家空军在内）给予的打击更大。戈林否决了生产重型轰炸机的优秀设计，建立了一支短距离空军作为地面的辅助工具。到了一九四〇年，他派遣了一支装备不多的德国空军去执行一次超出它能力的战略轰炸任务，居然险些获得成功。作为地面辅助力量，德国空军先在波兰和法国，后来在进攻苏联的初期，都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当越来越远离空军基地时，它就不能胜任了。不过，在陆地上展开速决战，它的功绩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在普通史书上，希特勒这头“猛狮”起初向波兰猛扑，然后无情地转向法国，将法国扼死，又用它血淋淋的爪子扑向英国，但当它遭到皇家空军的迎头痛击后，竟自咆哮着退缩下来。它像发疯一般，盲目地停留在海边逡巡不前，突然掉头向东，扑向苏联，结果自取灭亡。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丘吉尔战争年代的诡辩，铸成史学上的错误罢了。

事实上，尽管希特勒在战斗形势的判断上犯过自取失败的外行错误，但他自始至终清醒而镇定地一步步推行《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政治目标。他迫切希望与英国讲和，从来没有哪个胜利的征服者对于求和做出过比他更大的让步。通过这次鹰式袭击未能获得和平，当然令人失望。这意味着我们向东方发动大战时，我们的后方将面临着来自英国的骚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我们有限的宝贵供应分一部分给潜艇部队；尤其糟糕的是，这意味着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将进行越来越多的干涉。

最后的悲剧

英国执迷不悟所导致的这些恼人的后果引起阿道夫·希特勒精神上极大的不快。他对犹太人一向采取一种失去理性的态度，他最后干出那些值得遗憾的过火事情的原因，可以直接追溯到他在西方所遭受的失败。德国如果与英国——即使是一个宽宏大度的中立的英国——结盟，就不致走向这样的极端。但是，我们的国家被包围了，与世界文明完全隔断了，而与原始的、巨人似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展开一场殊死战斗。人道的原则完全被抛到一边。在战线后面，在沦陷的波兰和俄国，疯狂的纳粹党极端主义分子暴虐无道，为所欲为。希特勒因为丘吉尔的抵抗而恼羞成怒，对此竟无意加以制止。而当时他只要一声令下，就完全可以制止这一切。他一旦恼怒，就非常可怕。

以上所述，是英国战役最严重的后果。

英译者按：冯·隆关于英国战役的论点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条顿民族的性格，就是不愿好好认输。我读过德国有关战争的大部分重要军事著作，很少有人能接受这一痛苦的事实。冯·隆强词夺理，竟认为温斯顿·丘吉尔的执拗是导致欧洲犹太人遭受屠杀的原因。他的这种观点也许是这类为自己开脱罪责的著作中最低能的地方。

他所提供的关于卷入这场战斗的飞机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当然，关

于这次大战的统计数字，比较难以确定的就是飞机。由于开始统计的日期不同，最初的力量对比也就不同。此后，更由于战斗中的不断损失和补充，数字每星期都有变化。而战云密布，双方指挥部的记录都很混乱。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官方记载中，还没有一个像冯·隆那样冷静地认为双方的空军力量是旗鼓相当的。

他把这次进攻看作一次“和平姿态”，与他所说的空战结果是一次平局一样，很难令人信服。如果再发生大战，我衷心希望美国军队不要打成这样一个“平局”。

普通史书的记载是对的。戈林试图得到白昼制空权，双方战斗机指挥部展开激战，戈林失败了。于是，他企图通过轰炸平民使英国屈服，先是白天轰炸，跟着是夜袭，但也失败了。英国战斗机驾驶员击退了强大的德国空军，从而从德国人手中拯救了世界。海上的入侵没有实现，因为希特勒的海军将校说服了他。他们说英国人会使大批德国人在渡海时溺死，而其余的人，用丘吉尔的一句话说：“凡是登陆的，都给以当头一棒。”在决战时刻，手边要保留一支海军。我希望我的同胞们牢记这一点。

至于英国，谈不上有过取得明显胜利的时刻。当海狮计划撤销时，他们实际上已经获得胜利，但书中所写的希特勒的沮丧情绪是一个秘密。德国空军对城市不断地进行猛烈的夜袭，加上德国潜艇的出击，英国的前景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日趋黯淡。但英国战役以后，德国空军一蹶不振，这是德国于一九四一年未能攻占莫斯科的原因之一。由于它在肯特郡与萨里郡的田野上以及伦敦的街道上投弹过多，到了俄国，它竟然弹尽油绝了。

---

(1) 故事见《圣经·旧约全书·撒母耳记》第17章。

第三十一章

在陆地进入视野之前，飞机前面，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中闪烁着银色的、胀鼓鼓的阻塞气球[1]，这使英伦三岛平添了节日的气氛。在八月的艳阳天气里，这块大地显得分外平静。汽车和卡车沿着狭窄的道路穿过用黑色篱笆隔成小块的波浪起伏的黄色和绿色田地，缓缓蠕动。小小的羊群在吃草，农民们一个个像活动的木偶那样在收割玉米。飞机飞过麇集在灰色尖顶大教堂周围的城镇，飞过河流、树林、沼泽和围着篱笆的绿油油的田野，飞过那画册中、油画上和诗歌中所描绘的愉快的英格兰。

这是帕格途经苏黎世、马德里、里斯本和都柏林这段乏味的一周旅行的终点。这次旅行是由从华盛顿寄到柏林的邮袋里的一封用蜡封口的信件引起的。信封上用红墨水笔写着：绝密——维克多·帕格·亨利上校亲启。他打开信封，看到一封从白宫寄来的密封信。

亲爱的帕格：

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说你是“雷达”的长期鼓吹者。英国人向我们秘密汇报说，他们在空战中用了一种叫作“无线电测向器”的东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想让你去看看。你觉得怎样？你将接到紧急命令，我们的朋友会等待你。伦敦现在一定很有意思，虽然略嫌热一些。我们想送给他们五十艘驱逐舰，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显得我们在感情上太“热”的话，请来信告诉我。

富·德·罗斯福

对于这纸措辞很随便的指令，帕格怀着复杂的心情。任何离开柏林的借口都使他很高兴。报纸枯燥无味，用红色字体印的自吹自擂的文字令人难以忍受；政府机构里，德国人一个个兴高采烈、得意忘形、高谈

阔论，说什么一个月之后就要开始过幸福的战后生活了；妇女们穿着法国绸缎，施上法国化妆品，一副狡猾、得意的神气，在林荫道上散步。这一切都叫人不能忍受。帕格在高等餐厅里吃着掠夺来的波兰火腿、丹麦牛油、法国小牛肉和酒，甚至感到内疚。傍晚，他独自一人坐在从犹太人手中掠夺来的绿林区的大房子里，听着无线电广播员用愉快的声调报告英国飞机损失惨重而德国空军毫无损失的新闻，他心中感到无比的烦躁。离开这一切的命令简直是一种恩典。但这封信也使他苦恼，他已经有四年多未在甲板上过海军生活，而岸上的生活眼看越来越固定了。

当天下午，他步行回家，走过生锈的橄榄色高射炮台，觉得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使他愿意离开柏林。人们不再像梁架和厚钢板初架起时那样，呆呆地望着塔顶枪炮林立的高塔。数星期以来，关于这座高塔，猜测纷纭。现在真相大白了，原来是一座用来射击低空轰炸机的高射炮台。射程之内不能有高大的建筑物，它远远高过柏林最高的屋顶，确实有碍观瞻。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英国轰炸机一直做高空飞行，但是德国人考虑周到，这座巨大的淡褐色铁塔高高耸立在儿童嬉戏、老人散步的美丽的动物园里。维克多·亨利觉得这正是纳粹统治的缩影。

当晚，他那位当秘密警察的仆人蹑手蹑脚地往没有铺桌布的长餐桌的一头给他端上丹麦摊猪排时，这所孤独阒寂的房子使他感到厌烦。他烦躁不安，决定如果非回来不可的话，就在艾德隆旅馆租间房住。他收拾他的服装：晨衣、蓝制服、白制服、晚礼服、咔叽军服、便服、礼服，这是做一个武官的大负担。他写信给罗达、华伦和拜伦，就寝时思念妻子，又想到在伦敦他很可能见到帕米拉·塔茨伯利。

第二天，帕格的助理武官，一位能讲流利德语的漂亮海军中校说，他很乐意接替他的职务。碰巧他是温德尔·威尔基的亲戚，自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他在德国人中很有声望。“我想，这个周末我脱不开身了吧？”他说，“真不巧，我约好跟沃夫·斯多勃一家到阿本德鲁去。他们近来对我可很好，他们说戈林可能在那里。”

“你照样去吧，”帕格说，“你可以弄到一些德国空军的内幕消息。告诉你妻子，带上一条厚灯笼裤。”助理武官莫名其妙，有些生气地盯着他，这使他觉得很开心。

他就这样离开了柏林。

“你怎么保养得这么好？”他在伦敦机场对前来迎接他的海军武官布林克·凡斯说。二十五年过去了，凡斯说话时依旧眨巴着眼睛，像在安纳波利斯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当海军学校一年级新生，凡斯告发他穿了一只脏白鞋时一样。凡斯穿着一件褐色的伦敦式运动衣和一条灰裤子，他的脸干瘪而多皱纹，但他仍然保持着二年级学生的苗条身材。

“帕格，真是打网球的好天气，我每天要打一两个小时网球。”

“真的吗，你们这里不是在打仗吗？”

“打仗？有些地方在打，大半在南方。”凡斯含含糊糊地用一只手向晴朗的天空一挥，“我们有过空袭警报，直到现在，德国人还没有在伦敦丢下什么。偶尔能看见阵阵烟雾，你就知道那是战斗机污染了附近的云层。要不然，你就听英国广播电台报告击落敌机的数字。这场奇怪的鬼战争，简直是玩飞机数字的游戏。”

亨利刚刚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被炸地区旅行过，伦敦交通异常繁忙，路上行人衣冠楚楚、神情欢乐，这样一派宁静安适、完好无恙的景象使他感到惊讶。一眼望不到头的商店橱窗里，精美的商品琳琅满目，这也使他感到意外。在柏林，掠夺来的商品充斥市场，相形之下，那里只不过是一个凄凉黯淡的军事区而已。

凡斯用汽车把维克多·亨利送到离格鲁斯温纳尔广场不远的一所公寓里。这里是海军高级军官招待所，是在地下室便门旁边的一套很暗的房间，包括一间堆满了啤酒和威士忌酒空瓶的厨房、一间餐厅和一间小起居室，沿着走廊还有三间卧室。“你会觉得太挤的。”凡斯看了看这套公寓里另外两位房客的行李和到处乱放的衣服，说道。

“我喜欢有人做伴。”

布林克皱皱眉头，眨了眨眼，探试地说：“帕格，我一直不知道你已经是专家啦。”

“专家？”

“科学专家，他们这里这么称呼。据说你是跑来参观他们的最新发明的，从最上面为你开了绿灯。”

维克多·亨利一面解他的提包，一面说：“真的吗？”

海军武官对他的谨慎沉默咧嘴一笑：“以后你会从英国佬那儿听到信息，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除非你有事找我。”

伦敦响亮的、粗里粗气的电话铃声把帕格从午睡中惊醒，这铃声的节奏和声音与柏林电话铃的嗡嗡响声很不相同。一抹阳光透过垂着的褐色窗帘照射进来。

“亨利上校吗？我是梯莱特少将，战史办公室。”声音高昂、有力，完全是英国腔调，“明天我要开车去朴次茅斯，可能在雷达站下车，您愿意一同去吗？”

帕格从来没有听过“雷达站”这个词。“那太好啦，将军，谢谢您！”

“真的吗？太好啦！”梯莱特的声音显得很愉快，仿佛他提出一桩枯燥无味的事，帕格却出人意料地亲切，“我五点钟来接您，我们躲开早晨拥挤的交通，好吗？您带上梳洗用具和一件衬衫吧。”

帕格听见隔壁房间里带着酒意的笑声，那是一个男低音和一个青年妇女银铃般的声音。刚刚六点。他打开收音机，一边听一边穿衣服。他在柏林电台经常听的舒伯特三重奏播完了，接着播送新闻。广播员用镇静的、几乎不连贯的声音报告持续了一个下午的一次大规模空战。皇家空军击落了一百多架德国飞机，自己损失了二十五架，英国驾驶员有半数安全跳伞降落。广播员说，空战还在继续。帕格心想，如果这条过于

谨慎的战报还有一点儿真实性的话，那么，正当伦敦人各行其是的时候，在那看不见的高空，一次惊人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了。

他从电话簿上查到了帕米拉·塔茨伯利的号码，给她拨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另一位姑娘。当维克多·亨利说出自己的姓名后，那位姑娘原来已经很娇媚的声音变得更加娇媚了。她告诉他，帕米拉现在是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在伦敦城外的总部工作。她叫他拨另一个电话号码。他试拨了，果然是帕米拉接电话。

“亨利上校，您来啦！啊，太好了！您来的可正是时候，是吧？”

“真是打得很好吗，帕姆？”

“您收听下午的新闻了吗？”

“我通常不大相信广播。”

她爽朗地大笑起来：“哦，那是柏林广播。天哪，跟您谈谈太好啦！都是真的，今天我们把他们打垮了，可是他们还要来的。再过一个钟头，我要去值班，现在我正赶着弄点儿东西吃。我听一位军官说，这是战争的转折点。顺便说说，要是您有机会参观的话，记住我在第十一战斗机大队作战指挥所工作。”

“一定，你的未婚夫好吗？”

“台德吗？好极了，现在正在地面上，今天他很忙。可怜的人，刚满二十九岁，已经是中队里的老头儿啦！喂，我们什么时候能有机会见到您？台德的中队下星期不值班，我们肯定会一起上伦敦来。您在这里待多久？”

“下星期我还在这里。”

“那好极了。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给您打电话。您来了，我真高兴。”

他出去散步。这天傍晚，伦敦沐浴着金色的光辉，这是夕阳透过清

新的空气射出的光辉。他沿着曲折的街道，沿着城市一排排雅致的房屋信步走去，然后穿过一座翠绿的公园，一只只天鹅在公园宁静的湖面上缓缓游动。他来到特拉法尔加广场，经过白厅政府的许多建筑物，然后沿着泰晤士河走上威斯敏斯特大桥。他漫步来到桥当中，停下脚步，注视着延伸在河流两岸的这座安然无恙的著名古城。

伦敦的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飞驰的黑色出租汽车夹在熙来攘往的私人小轿车中，川流不息地从桥上驶过。柏林的车辆很少，大部分是政府用或军用汽车。他觉得，尽管到处都是穿军服的人，伦敦仍然是一座平民的城市，这里没有高射炮。英国的海军和皇家空军好像是一桌丰盛的宴席吃剩下来的残羹，现在却必须由这支用残羹装备起来的军队守卫防线。他的任务就是估计一下他们能否守住；再有，还要看看他们的新电子设备是否真正先进。望着这一派和平富裕的景象，他心中感到怀疑。

他独自在一家小饭馆里吃晚饭，吃到了在柏林只有在梦里才能吃到的美味的红烤牛肉。他回家时，寓所黑暗而安静。他听过新闻才睡觉。这天宣布击落的飞机数字记录是：德国一百三十架，英国四十九架。难道这是真的？

一位个子不高、秃顶、留着小胡子的将军，穿着剪裁得很合身的咔叽军服，一边开车，一边抽着一只短粗的烟斗。他那精通时务、带着皱纹的面孔露出严肃的神情。在电话里交谈过以后，维克多·亨利认为他很可能就是写军事著作的作家梯莱特，亨利很欣赏他的作品。果然是他，梯莱特多少与他作品封皮上的照片有些相像，不过封皮上的照片显得年轻二十岁。亨利不想跟这位难于接近的学者攀谈。梯莱特开着他那辆沃克斯豪尔牌小汽车沿着公路行驶，随后又回到马路上，始终几乎一句话也不说。亨利凭着太阳的方位，知道是往正南方向行驶。他们越往南走，英国就越像是处在战时。路标已不知去向，地名也被涂抹掉了，有些市镇荒无人迹。带有倒钩钢杆的大铁圈高悬在没有路牌的马路上。梯莱特用手指着说："这是阻止滑翔机着陆的。"说罢，又默不作声了。

最后，维克多·亨利对这番沉默和不断变换着的美丽景物感到厌倦了。他说："我想，德国人昨天挨了一顿好打吧。"

梯莱特喷着烟，直到他的烟斗发红、噼啪直响。维克多·亨利以为他不准备回答，他却突然说："我告诉过希特勒，梅塞施米特109式的航距太短了。他同意我的意见，说要跟戈林研究一下。但由于德国空军的官僚作风，这件事石沉大海。独裁者万能这种看法是极大的错误！他们与一切政治家一样，被文牍主义者困住了手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因为害怕，有的想拍马屁，大家都对他说谎话。阿道夫·希特勒被谄媚和虚假数字交织成的网包围着。照说，他的工作还是了不起的。对于事实，他还是敏感的。这是他作为天才的标志。想必您见过他吧？"

"见过一两次。"

"我跟他一起开过几次会。他说他很欣赏我的作品，他的理解力敏锐而深刻，有才能的外行人一般都这样。戈林设计战斗机作为辅助地面的工具，我说过他在战斗机上犯过和法国人在坦克上犯过的同样的错误。辅助地面的机械无须远距离行驶，因为油箱经常在手边，易于补充燃料。那些法国坦克是最好的战斗武器，而他们又有好几千辆。可是，这些可怜的东西一口气只能跑五六十英里，古德里安的坦克一天跑二百英里。差距多么大！法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坦克应该集中起来，独立作战。天知道富勒、戴高乐和我费了多少口舌解释给他们听。"

汽车驶过水泥的龙齿标志[(2)]和一堵石墙，咯噔咯噔地沿着迂回曲折的泥泞道路驶去，绕过封锁公路的铁丝网。戴面具的工人们用汽锤和风钻扬起阵阵灰尘。

"您看这种做法多么愚蠢，"梯莱特用烟斗指着一个坦克陷阱说，"想用这个来阻挡入侵者。这些废物实在只能把我们后备军的作战能力降低到零。好在布鲁克现在管事了，他会把这些一扫而光。"

帕格问："是艾伦·布鲁克将军吗？"

“是的，我们最了不起的人，战场上的天才，敦刻尔克撤退就是他负责的。我在他的司令部里待过，我只见过一次他情绪不好，那是司令部从阿尔芒蒂耶尔向里尔撤退的时候。”梯莱特把烟灰倒在汽车仪表板上的烟缸里，然后把他那冷淡的灰眼睛移向帕格，“当时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我们的指挥车全都动弹不得。阿尔芒蒂耶尔疯人院被炸毁了，疯子都逃了出来，路上大概有两千多人，都穿着肥大的褐色灯芯绒睡衣，低着头走，嘴里胡言乱语，有时哧哧地笑。他们围着我们的车，朝车窗里望，流着口涎，做鬼脸，摇晃脑袋。艾伦对我说：‘这是溃败，台德。’他说：‘我们完了，英国远征军全都完了，我们输了这场该死的战争。’于是我说：‘艾伦，不要紧，德国那边疯子更多，包括他们的头子在内。’这句话使他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好多天以来他第一次笑。在这以后，他又恢复了常态。正如《圣经》上说的：话合其时[3]。”

“您认为希特勒疯了吗？”亨利说。

梯莱特咬着烟斗，眼睛望着路上。“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有一半时间，他是一个有理性的、机智的政治家，内心深处却神秘、傲慢而愚蠢。他对我说过，英吉利海峡只不过是一道河流障碍，如果他要强渡，德国空军只要起炮兵的作用，海军起工兵的作用就可以了。多么幼稚！总的来说，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人的。他身上有一种特别动人的地方，他看起来诚恳而孤僻。当然，现在只能把他消灭掉，没有别的办法。啊，我们几乎忘记转弯啦！我们去瞧瞧这个机场吧。”

这是帕格在英国第一次见到与战败的波兰和法国相似的景象。飞机库里被炸的飞机上横七竖八地悬挂着弯曲的、熏黑了的梁桁，地面上停着一排排乌黑的、被烧毁的飞机残骸，压路机在废料堆和被炸坏的跑道周围吼叫。梯莱特兴奋地说：“趁我们不备，德国佬可在这儿大干坏事！”满目疮痍的机场横在一片绿草如茵、野花盛开的田野上，牛群吃着青草，哞哞地叫。除了被焚毁的房屋，空气竟像花园里一样清新。梯莱特驾车离去时说：“戈林到现在才明白过来，目标指向了飞机场和飞

机制造工厂。他浪费了整整一个月对海港进行血腥轰炸，追逐护航舰队。这个笨蛋到秋分时才明白过来，英吉利海峡在九月十五日以后就过不来啦。他的任务是掌握制空权，不是去封锁。把您的任务搞清楚吧！”他像一个教师似的怒气冲冲地对维克多·亨利说：“把您的任务搞清楚吧！不要放松！”

梯莱特引证了滑铁卢之战，说这次战役这所以失败，是因为一个军官忘记了他的任务，没有带上几把铁钉和一打铁锤。他说，内伊元帅的骑兵没有做好准备，就突击威灵顿的中心，英国炮台措手不及，结果被占领。于是，他们得到一个塞住炮门的极好机会。但是，没有人想到带上铁锤和铁钉。“如果他们把大炮的火门堵死，”梯莱特咬牙切齿地说，怒气冲冲地吸着紧握在手中的烟斗，一只手转动着驾驶盘，精神振奋，面孔绯红，“只要内伊元帅记住他担负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五千个法国兵中只要有一个想到自己的任务，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的大炮打不响，另一支骑兵队就会突击打垮威灵顿的中心，那么法国就可以在欧洲再称霸一百五十年，德国也不会在这种真空状态中飞扬跋扈了。我们在一九一四年跟德国皇帝打仗，现在又跟阿道夫作战，都是因为内伊这个笨蛋在滑铁卢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如果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的话。”

“因为缺少铁钉，结果国家灭亡了。”帕格说。

“一点儿不错！”

“滑铁卢之战，我知道的不多，不过我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说法。我只记得布吕歇尔率领普鲁士士兵在日落时到来，扭转了局势。”

“如果内伊记得带上铁锤和铁钉，他们就什么也捞不着。日落时，威灵顿会彻底溃败。早在三天之前，拿破仑就已经打垮了布鲁克。他要再一次把布鲁克打垮，是毫不费力的事。”

汽车攀登到一座小山顶上。一片空旷的绿色牧场前面，蔚蓝的英吉

利海峡横陈在阳光里，法国海岸线细如发丝，沿地平线延伸着。他们下了车，站在高高的野草和盛开在凉爽海风中的红罂粟花丛中，只有鸟鸣打破这令人难忘的静寂。过了一会儿，梯莱特说："瞧啊，您现在看到希特勒的法国啦！"

他们轮流用梯莱特从车厢里取出来的望远镜仔细观看对面海岸。远远的对岸，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很小的房屋和船只。

"德国兵已经离得很近了，"梯莱特说，"简直近极了。"

"不久以前，德国人把所有中立国家的武官带到法国去观光了一趟，"帕格说，"一直把我们带到海岸上，那边也有罂粟花。我们看见你们陡峭的山峰和对准你们的马其诺防线上的大炮。现在，我看到那些大炮的另一头了。"

梯莱特说："它们没什么了不起。它们打出几颗炮弹吓唬人，可是都落在田野里，谁也没有被吓倒。"

他们沿着海岸向西驶去，穿过一些用铁蒺藜重重围住的静寂的村落，家家户户的门窗都被钉死了。一座座小山和村镇附近，伪装的碉堡林立。帕格看见儿童游戏的旋转木马，着色的木马平台下面露出炮口。平坦的石滩上，钉着缠铁丝的铁棍。奇形怪状的铁管随着海涛起落，露出水面。

帕格说："啊，你们并不是毫无戒备的。"

"是啊。阿道夫够得上礼貌，给了我们喘息时间，我们也充分利用了。那些伸出水面的铁管子正是古希腊的火攻之计，我们用汽油使海面起火，油炸那些没有溺死的德国佬。"

许多阻塞气球闯入视野，飘过座座小山头，向西飞去。"啊，我们总算到啦！"梯莱特在一株枝繁叶茂的古树下刹住车，"朴次茅斯有两家像样的饭馆，可是这座城市挨过炸，他们也许连杯盘都没有了，我在车厢里带着一些夹馅儿面包和咖啡。"

“好极了。”

帕格在马路上走来走去，使他麻木、沉重的两腿恢复知觉，然后坐到大树下梯莱特身旁。他们默默地共进午餐，看来梯莱特不大想说什么。帕格也不介意，其实他自己也多少有点儿喜欢这样。“瞧那边！”梯莱特手里拿着最后一块夹馅儿面包，打着手势说。城市蔚蓝色的高空出现了一朵橘黄色的花，一个阻塞气球着火了。“他们今天总算回去啦！还要咖啡吗？”

“不要了，谢谢。”

“这笨蛋又来炸可怜的朴次茅斯港干什么？他昨天到内地去了，那才是他该去的地方。”梯莱特敏捷地收拾好餐具，拿起望远镜。远方砰砰的高射炮火和嗡嗡的飞机声响彻天空。“咱们下去吧。我估计这是虚张声势，不像要大干一场。”

“不错。”

帕格正要上车，又停下来仔细看东方的天空。“瞧啊，将军！”

梯莱特斜睨天空，没有见到什么，又用望远镜看。他睁大了眼睛说：“是啊，看来是呢。”他把望远镜递给维克多·亨利。他们用望远镜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移动的灰点确实是往北飞行的机群，飞机排成整齐的V字队形飞过晴朗的蓝天。

“亨克尔式轰炸机，许多109式，有些110式，”帕格说，“有一百多架。”

“没有斯杜加吗？它们只是一些孵蛋的小鸟，我们的飞行员说追击它们简直没有什么趣味。”

“我没有看见有曲翼形的，不过它们飞得很远。”

“您愿意参加我们的观察队吗，亨利上校？”梯莱特对他说，语气比先前稍微亲切一点儿。

朴次茅斯上空更多的阻塞气球燃烧起来，在乌黑的浓烟中缓缓朝下翻滚。码头起火了，滚滚白烟拖着尾巴在蓝空中交叉缭绕。他们的车经过一架乌黑的飞机，机头朝下，在草地上燃烧，飞机的标志被熊熊烈火遮掩住了。他们到达朴次茅斯时，消防队员们正用水管喷水，很多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马路上。许多房屋倒塌了，正在燃烧，瓦砾堆封锁了许多街道，但这座城市一点儿不像鹿特丹，甚至也不像法国一些被炸毁的城镇。

“您想去视察视察被炸的情况吗？欢迎您去，可是景象很惨。我想，我们倒不如一直开到雷达站。德国佬今天可能去那里，您也许会觉得有意思。”

“好的。”

渡船上只有他们两人。破木船一口气摆渡到怀特岛，颠簸得他们头晕目眩。

“人们忘记这道英吉利海峡的波涛多么险恶了。”梯莱特抱着一根木柱说。他提高嗓门，声音盖过海风的呼啸和机器的轰鸣。“假如德国佬当真过海，他们会晕得不能打仗。这可是一个因素。”

一辆橄榄色军车在岸上等着他们。他们的车在富有田园风味的海岛上奔驰，经过一幢幢阒无一人的高楼大厦，周围野草丛生，杂花盛开。他们的汽车一直驶到聚在铁塔周围的许多小铁屋和小木屋那里，一路上竟没有看到其他车辆。这里几座铁塔倚天矗立，成为假日绿岛上难看的污点。

负责雷达站的空军上校是一个身材矮胖、面孔红通通的人。他请他们到他的小办公室喝茶，一面谈到朴次茅斯的这次空袭。他还得意扬扬地提到天亮时他从海里拖上来的一尾大鲈鱼。“呃，我们去看看情况怎样，好不好？我知道今天的空袭相当厉害。”

维克多·亨利在文特诺一间只有一盏红灯照明、烟雾腾腾、拥挤不

堪的小屋里，第一次见到英国的雷达显示器，这使他惊奇不已。他一面全神贯注地倾听那位面孔苍白、身材瘦小、身穿灰色花呢衣服的名叫肯特威尔博士的科学家谈话，一面跟他一起观察这些雷达显示器。单单这些强烈的绿点就够新奇的了。英国远远超过美国，据美国专家说，英国掌握的技术，美国要二十年以后才能掌握。

英国皇家空军测量船只的距离和方位的误差不超过一百码，而且能用肉眼从显示器上看到测量结果。他们也能同样测出单独来犯的飞机，数出一群飞机的数目，并测出其高度。比起去年他在“纽约”号上看到进行过试验并为海军大量定制的那些东西，这些器械实在是奇迹。帕格·亨利脑子里即刻闪过两个念头：美国海军务必要有这种装备；英国为战争所做的准备远比世人知道的好得多。梯莱特少将戏剧性的沉默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佩服不已。他的表演非常成功，但这全仗着他们拥有这种珍贵的雷达这个事实。在这座被阔佬弃置的作为运动场的小岛上，面对着转过来的马其诺防线上的炮口，英美两国在偶然访问的借口下，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中，在这间烟雾弥漫、散发着电器机械气味的黑暗的小屋里，进行了一刹那的较量。

“我们还没有这种东西呢。”他说。

“是吗？”肯特威尔博士说，点燃一根香烟，“是这样吗？据我们了解，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在这方面早已很有研究了。”

“我知道我们有些什么。”在红灯下，帕格看见梯莱特将军脸上流露出一种拿到一副好牌而暗自得意的神情，脸上的皱纹加深了，两眼闪闪放光。“你们怎么能得到这样集中的波束？我让我们的年轻人想办法，他们回答说，关键在于尽量缩短波长。可是他们说，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行了，就无法把脉冲发射到需要的距离了。”

科学家点点头，两眼几乎紧闭着，脸上尽量不露任何表情。帕格想，他也是一个愉快的人。

“呃，那可是一个问题，是吧？”他嘟哝着，“不过，他们一定会找到答案的。这跟真空管设计、整机电路等都有关系。我们的腔体磁控管在这方面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我们对它相当满意。”

“腔体磁控管？”

“对啦，腔体磁控管。您知道，我们在真空管里不需要栅极。我们用外磁场来控制电流，这样就能使更大的脉冲波通过。这需要动点儿脑筋设计，你们那里的人在适当的阶段会解决得很好的。”

“当然。你们有腔体磁控管出售吗？”

梯莱特和肯特威尔博士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连显示器旁的士兵们也回过头来笑了。

面孔通红的空军上校注视着显示器，旁边有一个孩子气的话务员正冲着送话机说话。“喂，好像又有一队飞机朝我们这个方向飞过来啦，又在勒阿弗尔上空列队了。你是说有二十几架，司丹宾斯？”

“三十七架，先生。”

几台显示器传出来的报告使这间黑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一位戴着耳机的青年值日军官从一台显示器走到另一台显示器前，在一块剪报板上写下笔记，一面与话务员们交谈。在帕格·亨利看来，这里进行的是一种熟练在行的工作，就像在一次进攻中潜艇司令塔上所进行的紧张、忙乱的工作一样。

梯莱特将军说：“我想您一定认为我们的腔体磁控管很好吧？”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将军。”

“嗯，是的。真怪，可不是吗？战争已经发展到使用一些只有少数穷学者才能造出来、才能懂得的复杂玩意儿来进行防御了。”

“这玩意儿大有用处，”帕格说，注视着那位值日军官记下雷达话务员报出的距离和方位，“不用暴露自己，就能获得敌人所在位置以及活

动的准确情报。”

“当然啰，我们对我们的航空学家非常感激。当我们的政治家把空中均势和其他军事形势完全抛到一边不顾时，有几个英国人确实是头脑清醒的。好，您现在已经看过了，您要马上回伦敦吗？我原来以为我们可能要在这儿待上一两天才能看到战斗，可是德国佬倒是挺帮忙。我们可以在路上找一家好旅馆过夜，然后去伦敦，那里有几个人想跟您谈谈。”

唐宁街十号外面，只有一个戴头盔的警察在早晨的阳光下来回踱步，对面人行道上有几个游客朝他望着。回忆起希特勒的大理石总理府门前秘密警察戒备森严的情景，维克多·亨利对这个守卫英国首相府这一排古老房屋的手无寸铁的英国人笑了笑。梯莱特带他进去，把他介绍给一位穿着晨礼服的男秘书，就离去了。秘书引着他上了挂着肖像——帕格认出是迪斯累里[(4)]、格莱斯顿[(5)]和麦克唐纳[(6)]——的宽阔的楼梯，请他在一间陈设着讲究的古老家具和极好的油画的大房间里等着，自己便走开了。帕格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休息，等待秘书回来引见他。他等了很久，精神显得有点儿紧张。

在一间散发着旧书和雪茄烟头气味的零乱而闷热的小房间里，身躯肥胖的老首相靠窗站着，一只手放在臀部，俯视着摊在书桌上的相片。他的身材矮胖，背驼得厉害，手脚却很小。他中间粗，两头细，活像一只陀螺。他转身朝维克多·亨利走过来时，脚步迟缓而笨重。他和帕格握了握手，向帕格表示欢迎，并请他坐下。秘书走开了。丘吉尔坐在扶手椅子上，把一只手放在扶手上，身子向后靠着，用蒙眬的目光端详着这位美国海军上校。他那张红通通的大脸，由于上了年纪而长满了雀斑和黑点，看上去严肃而多疑。他吸着雪茄烟头，用低沉的声音慢吞吞地说：

“我们会胜利的，您知道。”

“我对这一点开始深信不疑了，首相先生。”维克多·亨利说着，竭力控制自己发紧的喉咙，好让说话的语调正常起来。

丘吉尔戴上半月形眼镜，拿起一张纸看了一眼，然后从眼镜边缘望着亨利。“您的职位是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您的总统派您到这里来看看我们的无线电测向器。您在这方面有专业知识，他对您是非常信任的。”

丘吉尔说话时稍稍带有讽刺的口吻，暗示他明白帕格是罗斯福派来的另一耳目，特地来观察英国如何对待德国空袭。同时，他表示对这种观察毫不介意。

“是啊，先生，我们管它叫雷达。”

“您觉得这东西怎么样，现在您已经看过了。”

“美国很可以利用它。”

丘吉尔高兴地说：“真的吗？尽管有不少出类拔萃的美国人参观过我们的雷达站，这还是我头一次听美国人讲这样的话呢。”

“也许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可是我是知道的。”

“哦，那么我建议您向您的总统汇报说，我们这些简单的英国人，总算掌握了一些他可以利用的东西了。”

“我已经这样做了。”

“好极了，请看看这些。”

首相从那一堆摊开的相片底下抽出一张图表，递给这个美国人看。他把烟头扔到一只装着沙的亮闪闪的铜罐里，又点起一支雪茄。这支雪茄在他唇间颤动着。

这张图表上用着色的曲线和纵线显示出驱逐舰和商船的损失数字、新造船只的增长率、欧洲纳粹占领的海岸线的加长，以及被击沉的潜艇

的数字的上升。这是一张惊人的图表。丘吉尔一面喷着蓝灰色的烟一面说，他只向总统要求五十艘旧驱逐舰，英国新造的船要到明年三月才能使用，未来八个月的关键问题是保证运输线畅通，以便击退侵略。

他说，危险与日俱增，谈判却迟迟没有进展。罗斯福想以租借加勒比海英国岛屿上的海军基地作为供给这批驱逐舰的交换条件，但是用英国国土换取舰只，议会感到为难。再说，总统还要一份书面保证，一旦纳粹入侵并取得胜利，英国舰队不得向德寇投降或逃跑，而必须驶回美国港口。“这一点我根本不能考虑，更不用说写成公文了！”丘吉尔怒气冲冲地说，“德国军舰在逃跑和投降方面有很丰富的实际经验，我们却没有。”

丘吉尔狡猾地露齿一笑，使帕格感到有点儿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接着说，交战时给一方五十艘战舰，就是对另一方不太友好的表示。总统的几位顾问担心希特勒会向美国宣战，这是另一难处。

“这种危险倒不大。”维克多·亨利说。

“是啊，这种可能性不大，”丘吉尔说，“我也完全同意。”紧皱的双眉下他的那对眼睛像喜剧演员一样调皮。维克多·亨利感到很高兴，因为首相通过一个聪明的玩笑，把他的全盘作战计划透露出来了。

“这些都是那个坏蛋用来进犯的舰队。”丘吉尔接着说，一面找出一捆照片递给他。照片上是一些奇形怪状的船只，有的是从空中拍摄的舰群，有的是从近旁拍摄的。“登陆艇部门是他拼凑的一堆破铜烂铁，大部分是他们用在内陆河道的平底船。这种轻舟很容易让德国人淹死，我们正希望淹死大批德国人呢。我想请您转告您的总统，现在正是制造登陆艇的好时机。我们将来还要回到法国，会需要大批登陆艇。在一九一七年我那个设计的基础上，我们要制造出一些非常先进的船只。趁您在这里，您可以去看看。我们需要有亨利·福特的干劲。”

维克多·亨利禁不住惊讶地注视着这个精神萎靡、被腾腾烟雾包围

着的老人，他正抚摸着穿着黑裤子的大肚皮上的沉甸甸的金链条。他只有三四个战斗师，敦刻尔克一役，又失掉几乎全部的大炮和坦克。面对着希特勒咄咄逼人的一百二十个师，他居然谈起进攻欧洲大陆来了！

丘吉尔翘起厚厚的下嘴唇，回瞪了他一眼。“嗯，我告诉您，我们是要这样干的。轰炸机司令部加强得很快，总有一天，我们会炸得他们鸡犬不宁，而一次进攻会置他于死地。但是，我们将需要登陆艇。”他停顿了一下，转过头来盯了亨利一眼。“事实上，如果他胆敢轰炸伦敦，我们准备立刻轰炸柏林。如果事情发生时您还在伦敦，如果您不认为这是一件蠢事的话，您可以一起去看看情况。”他脸上那种好战的神情消失了，镜片后面那对皱纹累累的眼睛愉快地闪动起来。他说话很慢，有点儿大舌头，很滑稽。“听我说，我可没有要您乘降落伞回到您的工作岗位上去。这样当然节省时间，可是德国佬会认为很不雅观，他们最讲究形式。”

虽然帕格认为这全是无稽之谈，但他还是立刻回答说：“我会感到非常荣幸。”

“嗯，嗯，也许只是说说罢了。不过，那样走一趟也挺有意思，是不是？”丘吉尔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帕格也连忙站起来。“我想梯莱特将军对您照顾得还不错吧？不管好的坏的，您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

“他对我照顾得好极啦，先生。”

“梯莱特挺好。他对加利波利的观点可不怎么样，他把我说成一个西哈诺[7]、一个笨蛋一个懦夫啦。”他伸出他的手，“我想您一定见过几次希特勒吧，您认为他怎么样？”

“很不幸，他非常能干。”

“他坏透了。德国非常缺乏传统和权威，否则这个面色阴沉的市井小儿也不会崭露头角。如果我们在一九一九年恢复了霍亨索伦王朝，那

么希特勒将仍然是一个贫贱的游民，只能在维也纳肮脏的下等客店里自言自语罢了。可是现在，要消灭他可不容易，我们必须消灭他。”丘吉尔在桌旁握了握帕格的手，“您过去在作战计划处待过，您也许会重新回到那里去。我建议您把我们所有最新登陆艇的资料都带去，向梯莱特要好了。”

“好的，先生。”

“我们将需要大批登陆艇，大批……”丘吉尔大张两臂，维克多·亨利仿佛看见成千上万艘登陆艇在一个灰蒙蒙的黎明缓缓朝海滩驶去。

“谢谢您，首相先生。”

梯莱特少将在他的汽车里等着。他们来到海军部的一间房间，墙壁上挂着大幅的舰队位置示意图。在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蓝色海面上，五颜六色的小图钉稀稀拉拉，英伦三岛周围却密密麻麻。图钉连成一条细线，标出横渡大西洋的运输路线。梯莱特用烟斗指着这条细线说：“关键在这里，我们靠这条路活命，万一被德国人切断，我们就完了。我们很可以利用上次大战后你们剩下来闲置着的驱逐舰。”

“是啊，首相也这么说。不过，这里有一个政策问题，将军。如果希特勒威胁美国，那么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全部需要，而且还不够；如果他不对我们进行威胁，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让你们拥有我们的部分舰队去打他们呢？我这是向您提出孤立主义的论点。”

“哦，不错。我们当然希望你们会考虑我们共同的传统和有关种种，考虑到让我们继续存在的好处，而且万一德日两国占领了欧亚两洲和几大洋，我们今后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不幸。现在，我还想让您看看我们在布里斯托尔造的登陆艇和斯坦莫尔的战斗机司令部。”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看看第十一战斗机大队作战指挥所。”

梯莱特朝他眨了眨眼。“第十一大队？好极了！需要安排一下，不过我想能安排上。”

(1) 挂钢缆及铁丝的气球，用以保护重要地区或设施，防止低空飞机的袭击。

(2) 山路转折处标志危险的记号。

(3) 见《圣经·旧约全书·箴言》第15章第23节。

(4) 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政治家，于1868年、1874—1880年任首相。

(5)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1868—1894年间四度任首相。

(6) 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政治家，于1924—1935年间三度任首相。

(7) 十九世纪法国剧作家罗斯丹所著戏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的主人公。

第三十二章

维克多·亨利坐在萨伏依的会客室里等候帕米拉和他那位战斗机驾驶员。过往的人们多半穿着军服，只有寥寥几个白发或秃顶的人穿着黑色常礼服。年轻妇女穿着色彩艳丽的、薄薄的夏季盛装，容光焕发，活像一群多情的安琪儿。面临希特勒强盗进犯的前夕，英国是他见到过的最轻松愉快的地方。

这里一点儿没有法国人五月里手持刀叉坐等灭亡的消沉的享乐主义。这个美国人已经紧张地参观了一星期，已经看过船坞、海军和空军基地、工厂、政府机关和陆军演习，不论到哪里，他都注意到英国人由于生产数字不断提高而具有一种坚强、振奋的情绪。英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坦克、飞机、大炮和船舰。他们现在宣称，他们制造飞机的速度要比德国击落飞机的速度快。问题将在于战斗机驾驶员。如果他们告诉他的数字确实的话，开始投入战斗的是一千名训练有素的驾驶员。战争的伤亡人员骤增，而向空中补充生手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不能杀伤德国佬，德国佬反倒能杀伤他们。仅仅靠现有的战斗机驾驶员，英国在一九四〇年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可是，德国空军熟练驾驶员的伤亡速度如何呢？梯莱特说，关键在此，但愿戈林已倾其所有。果真如此，只要英国人坚持下去，德国的空中表演总有一天会停止的。梯莱特说，一旦他们开始对英国城市狂轰滥炸，那就是信号。

“我们来晚啦！”帕米拉身穿紫红色绸衣，像小鸟一般叽叽喳喳地喊着，轻飘飘地朝他走过来。和她一起来的飞行员身材矮小，面孔黝黑，鼻梁很宽，身体相当结实，他那一头带波浪的浓密的黑发实在应该理一理了。如果他不穿那身满是皱褶的蓝军服，这位伽拉德空军上尉看起来更像青年律师或商人，而不大像演员，尽管他那双由于疲劳而深陷的美丽的蓝眼睛闪闪放光，富于表情。

帕米拉耳朵上的钻石光艳夺目，她的头发临时随随便便一拢。帕格觉得她不像去过美容院，倒像刚从床上爬起来。但是，此时此地，她非常漂亮！他这样想，心中感到痛苦，恨不得自己年轻起来，好与别人竞争。他们在拥挤的烤肉间里坐下，要了饮料。

“橘子水。”空军上尉伽拉德说。

“两杯不带甜味的马提尼鸡尾酒，一杯橘子水。好极了，先生。”银白头发的侍者低声说着，深深鞠了一躬。

伽拉德朝维克多·亨利动人地一笑，露出整齐的牙齿。他这一笑，倒使他看来像一个演员了。他用左手手指在浆过的桌布上迅速地轻轻敲着。

“在萨伏依要这样的饮料很不像话，对不对？”

帕米拉对帕格说：“人家告诉我，他过去简直是一个酒鬼。可是，从我们宣战那天开始，他就只喝橘子水了。”

帕格说：“我儿子是海军飞行员，我希望他也喝橘子水。”

“这主意不坏。在上边，”伽拉德指了指天花板，“情况变化很快。你务必心灵眼快，要在别人看见你以前看见别人。一旦发现，反应必须迅速，必须接二连三地迅速做出决定。情况每秒钟都在变，你得为自己宝贵的生命驾驶这架飞机。现在有些青年嗜酒如命，他们说喝酒能消耗精力，我的工作可需要我全部的精力。”

“我有很多事想问你，”维克多·亨利说，“可是今天晚上也许你不愿提起空战吧。”

“是吗？”伽拉德好奇地注视了帕格好一会儿，然后朝帕米拉看了一眼，说，“一点儿也不，说吧。”

“德国佬到底怎样？”

“德国佬都是很好的驾驶员、优秀的射击手。我们的报纸使我们很

恼火，他们总说德国佬不堪一击。”

“他们的飞机怎么样？”

“109是好飞机，喷火式战斗机与它不相上下。旋风式略微慢一些，好在它更容易操纵。他们那种双引擎110比较次，看起来不便于掌握。当然，他们的轰炸机都像孵蛋的鸟，很容易击中。”

“英国皇家空军的士气怎么样？”

伽拉德往嘴里送了一支烟，用一只手迅速地把它点燃。“我可以说，士气很高，但也不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不是所说的那种英勇的爱国主义。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英国上空作战，空中战斗机控制中心所说的那个地方果然出现了小黑点。我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心里想：‘这些瞎了眼的德国佬，你们真的来了，凭什么进犯我们的领空？狗杂种，看我不把你们揍下来！’没想到这之后，我为了让自己不被打下来，忙得不亦乐乎。以后的情况大致都是这样。”他默默地抽着烟，眼睛睁得很大，凝望着远方，手指不断地弹动。他在椅子上换了一下姿势，好像嫌椅子太硬。“这是任务，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我们在这里打的仗比在法国时更多了。上校，您可以告诉您儿子：恐惧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战争一直持续的话，要学会怀着恐惧生活下去。有的人简直不行，我们称这种人是士气不振。残酷的事实是：射程越短，准确度越大。可是，这个射程要靠你去缩短。古代的兵法在这里可用不上。您知道，打仗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老远就开火，一用完弹药就掉头往回跑。有些人把敌机追到云层里就找不到了，也有人从来找不到敌机，白白起飞一趟。大家很快就会知道谁干了这种事，也没有人责备他们。过一段时期，他们就调离了。”他又沉默了，眼睛朝下注视着紧紧捏在双手里的冒着烟的香烟，显然在想一些往事。他在椅子上又挪动一下身子，抬头看看维克多·亨利，又把视线转向帕米拉，帕米拉正聚精会神地望着他的脸。“嘿，不管好歹，我们总是在抵抗德国佬，亨利上校，这总是振奋人心的。我们现在驾驶的飞机能在半小时内飞越整个英伦三

岛。最优秀的炮台，举世无双。我们现在干的事可说是很少有人干得了或者干过的，也可能将来永远不会再有人去干了。”他环视这间雅致的小餐厅，这里坐满了盛装的妇女和穿军装的男子。他露出粗野的笑容，翻了翻白眼，说：“如果您对绝技感兴趣，那么——就在上边找。”他把拇指往上一翘。

“您的橘子水，先生。”侍者说着，鞠了一躬。

“来得正是时候，”伽拉德说，“我话说得太多啦。”

帕格举杯对伽拉德说：“谢谢你。祝你幸福，愿你狠狠打击敌人。”

伽拉德张嘴笑了笑，呷了一口橘子水，在椅子上不停地挪动身子。“您知道，我可以说是一个演员，给我一点儿提示，我就能夸夸其谈。您儿子驾驶什么飞机？”

“SBD，道格拉斯无畏式。”帕格说，“他是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驾驶员。”

伽拉德慢腾腾地点点头，指头弹动得越来越快了。“俯冲轰炸机吗？”

“是的。”

“关于这种飞机，我们还有争论。德国佬从你们海军那里仿造了这种飞机，我们司令部对此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驾驶员在可以预测的垂直航线中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小伙子打下不少斯杜加式俯冲机。而且，还得俯冲顺利，投弹命中目标。不过，我得向那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驾驶员致敬，他们能在海上一小块摇摇晃晃的地方着陆。我要回到我那广阔无垠、稳如泰山的大地母亲的怀抱，我对它越来越热爱了。”

“啊，我有一个情敌啦！”帕米拉说，“我很高兴她是那样古老，又那样平坦。”

伽拉德扬起眉毛，向她微笑：“不过你还是愿意她爱上我，是不

是，帕姆？”

吃饭的时候，他对维克多·亨利详细讲述了双方战斗机采用的战术。伽拉德兴致勃勃，把两只手突然放下来表示操纵的情况，滔滔不绝地用了一大堆术语。现在他才显得轻松了，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异常兴奋地微微笑着。他所谈的都是重要情报，帕格想尽可能记在脑子里。他要了烤牛肉，还有法国红葡萄酒，但是酒他喝得很少。帕米拉终于抱怨说这瓶酒全是她一个人喝光了。

“我需要充沛的精力，”帕格说，“比台德更需要。”

“那类节制饮食的英雄好汉已经叫我腻味了，我自己宁可做一个胆小的醉鬼。”

伽拉德在吃第二份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他吃得很多，说过去三个星期，他几乎掉了八磅肉，要在三天之内补回来。这时，侍者头儿给他送来一张字条。伽拉德把字条揉作一团，用餐巾擦了擦嘴，走出屋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座位上，朝他们笑笑，继续吃起来。

“帕姆，情况有变化，”他把菜吃完，突然说，“我们营轮休取消了，等天凉些才有假。”他朝维克多·亨利笑了笑，用十根手指轻轻敲击桌子。“我倒不在乎，如果周围热火朝天，而自己却站在一边，反倒叫我心里不安。”

在这张小餐桌旁的沉寂空气中，维克多·亨利感到这一命令远远不止预兆着重新征召一个疲惫而焦躁的飞行员，并再度把他送上天空所产生的危险。这标志着英国皇家空军已经穷于应付了。

帕米拉问：“你什么时候必须回营，明天吗？”

“照说我现在就该回去了，可是跟你们在一起，我太高兴了，太喜欢吃我那牛排啦！”

“我可以用车送你到比根希尔。”

“帕姆，真的，他们会从各种低级旅馆、公共场所把人找回来。他们把找到的人集合起来，让这些人一起走。”他看看表，“我要走了，不过晚上时间还早，你应该去看看诺埃尔·科沃德的戏，听说很滑稽。”

帕格连忙说：“我想我该让你们俩谈谈心啦。”

这位皇家空军飞行员盯着他的眼睛说：“怎么，您再多听一会儿帕米拉酒后的胡言乱语就受不了啦？别走，好几个星期以来，她还是第一次这么有精神呢。”

“好吧，我想我是受得了的。”帕格说。

飞行员和帕米拉站起身来。帕米拉说：“就要走吗？好吧，我们可以慢慢穿过这条长廊。”

帕格站起来，伸出手。台德·伽拉德说：“祝您运气好，亨利上校，祝您那个在无畏式俯冲机上的儿子运气好，告诉他我推荐橘子水。到比根希尔飞机场来看我们吧。”

剩帕格一个人在桌旁。他坐下，用餐巾擦擦右手，伽拉德的手非常湿。

几天以后的某个下午，他当真参观了台德·伽拉德的中队。比根希尔位于伦敦东南，如果德国轰炸机越过英吉利海峡进犯他们最近的机场，这里正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德国空军决定炸平比根希尔，因此机场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飞机残骸、被焚毁的没有屋顶的飞机库、炸坏的跑道，还有烧焦的木头、炸毁的排水沟、炸塌的泥土和炸碎的水泥，到处散发出冲天的臭气。帕格到来的时候，压路机正四处吼叫着修补跑道，两架飞机刚刚着陆。机场上到处停放着短粗的战斗机，穿罩衣的机工们爬上爬下，忙着修理，嘴里愉快地大声说着不干不净的话。机场显得十分繁忙。

伽拉德脸色很憔悴，但比在萨伏依小餐厅时高兴多了。在一座疏散

了的兵营里，他把帕格·亨利介绍给十几个年轻人。他们一个个眼窝深陷、头发蓬乱，穿着满是皱褶的军服、露羊毛边的皮靴和黄色救生衣，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或铁吊床上，有的光着头，有的把窄小的蓝帽子歪戴在一只眼睛上。这位身穿军便服的美国海军上校的到来使他们的谈话声突然停止了，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中，只听得收音机里播送的爵士乐。随后，一个看起来像从来没有刮过脸的、面孔红红的飞行员递给帕格一杯浓茶，并且用友好口吻攻击海军的无用。他说，他飞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曾经被一艘英国驱逐舰击落，因此他可能有点儿成见。帕格说，为了海军的荣誉，他对这件蠢事表示遗憾，但作为英国的朋友，他对这样的射击术表示钦佩。他这话引起哄堂大笑。接着，他们又谈起飞行，起先还有些拘束，后来就把客人抛到脑后了。有些行话他听不懂，但眼前的情景一目了然：始终处于戒备状态，几乎昼夜不眠。在意外事故和战斗中损失飞机太多，而德国的战斗机又比他们的多得多，但是，在这个人数锐减的中队里，有一种决一死战的、豪迈而奋激的高昂士气。帕格了解到，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几乎半数以上的飞行员牺牲了。

六点的新闻开始以后，他们停止谈话，都聚集在收音机旁边。这一天只有一场小战斗，双方击落飞机的比例是三比二，德国空军居下风。飞行员们互相跷起大拇指，一脸稚气地笑起来。

“他们都是优秀的青年。”伽拉德送维克多·亨利上车时，在路上说。“当然，您一进来，把他们关于女人的谈话打断了。我是中队里的中年人啦，他们也不大跟我谈这些。这些年轻人不飞行的时候，动人的经历可多哩！”他对帕格会心地笑了笑，“有人心里纳闷，他们怎么还有精力爬上他们的飞机呢？可是，他们照样爬上去，一点儿也不错。”

“活着而且年轻，真是黄金时代啊！”帕格说。

“是啊。您问过我士气怎么样，现在您亲眼看到了。”他们在汽车旁握手的时候，伽拉德腼腆地说，“我应该感谢您。”

“谢我干什么？”

“帕米拉回到了英国。她告诉我，他们在华盛顿无意中遇到您的时候，她正拿不定主意呢。她决定跟您商量，您的话对她有很大影响。”

“嗯，我感到很荣幸。我觉得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我相信她父亲离开了她，照样会生活得很好。”

“韬基吗？他会比我们都生活得好。”

“不太顺利。”梯莱特少将说。他开着汽车，从大理石拱门前许多甲虫似的、湿漉漉的黑色出租汽车中间穿过去。天气变得多雨多雾了，珠灰色的灰暗笼罩着闷热而潮湿的、毫无战争气氛的伦敦。人行道上，人们撑着伞熙来攘往。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警察的胶皮雨衣都在雨中闪闪发光。神秘的伦敦披着单调的、和平时期的晨衣。

“比根希尔的士气真不坏呀。”帕格说。

“是吗，您去过了？士气是毫无问题的，数字却很糟糕。也许小胖子戈林也缺少战斗机飞行员。我们很缺少，这是肯定的，缺少得厉害。我们不知道山那边的情况，我们只是坚持着，寄希望于未来。”

他们开车前行，雨渐渐住了。不多时，柔弱的阳光照到一排排望不到头的、清一色的潮湿而肮脏的红房子上，也射进车里。梯莱特说：“我们气象学家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说雨下不久，德国佬今天可能会来。说来奇怪，英国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好夏天，偏偏又赶上德国佬来空袭。”

“天晴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德国佬选中目标、投掷炸弹是有利的，可我们的截击机也更容易发现敌人，把敌人击落。如果要我们选择，我们的年轻人还是喜欢大晴天。”

他谈到拿破仑在天气上总是走运，他又引证查理十二世和华伦斯泰的几次战役因为意外的暴风雨而转败为胜。帕格很欣赏梯莱特的博学多

识。在这方面，他是毫无招架之功的，也想不出有谁能胜过他。看来梯莱特对历史上的每次战役都很有研究。泽尔士一世或恺撒大帝在战略上的失策惹他生气，就像赫尔曼·戈林惹他生气一样。一小时后，他们的车驶到一座小城镇。汽车沿着一条污水运河驶去，然后驶近一片满是油烟的楼房，周围围着高高的铁丝网。门口一个士兵向他们敬了个礼，放他们进去了。帕格问："这是什么地方？"

"阿克斯布里奇。您不是想看看第十一战斗机大队作战指挥所吗？"梯莱特说。

"啊，不错。"三个星期以来，梯莱特从来没有提到他提出的那个要求，维克多·亨利也没有再提起过。

一位面带笑容的圆脸空军上尉出来接待他们。他是一个贵族，他的姓名很长，梯莱特说得很快，帕格没有听清。这位贵族先生带着他们在耀眼的阳光下顺着很长的螺旋形楼梯一直下到地下室。"有人也许盼望在这种地方碰上白兔，是不是，上校？"他操着牛津口音说，"可这里是看着表办事，我担心这里没什么可看的。"

他们走到一座奇怪的小剧院的狭窄的二楼楼座区。舞台和挂幕的地方是一堵黑墙，墙上满是一行行电灯泡，除了最上边一排红灯，其余全是白灯。墙边有一行标记，标明皇家空军的各个准备阶段。下面地板上有二十来个穿军服的姑娘，有的戴着拖了长线的耳机，围住桌上一张英国南部大地图在工作。墙的两侧，在类似无线电控制室的玻璃小屋里，有些男人戴着耳机伏在桌上写东西。这个地方散发出一股地底下泥土和水泥的气味，很安静，很凉爽。

"勃纳-沃克，你的美国客人来啦。"梯莱特说。

坐在楼座中间的金发军官转过身来，露出微笑。"啊，来啦！听说您要来，我们高兴极了。来，坐在我旁边，好吗？"他和他们握握手。"现在没有什么事干，可是很快就要有事干了。英吉利海峡的天气

一旦从坏变好，德国佬就要从天而降了。”勃纳-沃克用一只手擦了擦他那瘦削的粉红色的下巴，调皮地朝帕格瞟了一眼，“我说，您搜罗来的那些飞机，可派了大用场啦！”

“它们在空战中派不了什么用场。”帕格说。

“这些飞机用于巡逻特别好，对来犯的舰队予以迎头痛击，飞行员很喜欢它们。”勃纳-沃克注视着他的眼睛，“瞧这儿，您能在两天之内生产这批飞机吗？”

帕格只是咧嘴一笑。

勃纳-沃克摇摇头，摸了摸他的鬈发。“我当时真想主动向您提供帮助，可是您给我的印象好像您一个人完全对付得了，那样我们反倒成了大傻瓜啦。啊，有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来啦！大热天在华盛顿的招待会上头一次见到您时，您不是跟塔茨伯利父女在一起吗？”

帕米拉走进来换另一个姑娘的班。她抬头望望，向维克多微微一笑，就开始工作，再也不朝他看了。

“看起来一目了然，是吧？”勃纳-沃克指着那张地图和那堵墙说，“斯坦莫尔的战斗机司令部负责防空，他们让每支大队独当一面，我们的地区是英国东南部。这是一个热闹地区，离德国最近，伦敦也在这里。”他用他那枯瘦的手指着那堵墙，上下挥动手臂。“那六行灯泡表示我们大队的六个战斗机控制站，垂直的一排灯泡表示战斗中队，总共二十二支中队。理论上，我们指挥五百名以上的战斗机驾驶员。”勃纳-沃克抿了抿嘴唇，“那是在理论上，目前我们正从其他大队借用飞行员。就是这样，我们还缺很多。不过——”他朝那堵黑墙的墙脚指了指，墙脚的白灯泡亮了，形成锯齿形。“墙上的灯从下往上亮，就表示进入战斗准备，跟着就是起飞、发现敌人，最后当然是双方交火。那是一排红灯泡。我们的六个分站跟我们和飞行员们说话，我们在这里把全部情况汇集在一起。空战激烈时，空军少将会来亲自指挥。啊，对了，

关在左边玻璃室里的那些可怜的人是收集从地面观察站发来的情报的，右边的人收集来自防空站的情报。因此，有关德机在我们领空的消息，很快就从这里反映出来。”

在这里，帕格并不像在文特诺时那样吃惊了。他已经知道有这种系统存在，可是现在仔细一观察，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先生，照您说来，不是要有几十万英里长的电缆吗？成千上万条线路、林立的设备，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装备好的？”

“啊，两年前我们就订出计划了，那班政客认为这笔经费太大，不同意。慕尼黑会议之后，我们才拿到经费。这是一股逆风，不是吗？嘿，开始啦！我相信德国佬已经来啦！”

那堵黑墙上的白灯泡开始往上亮。坐在勃纳-沃克旁边的青年贵族把话机递给他，勃纳-沃克即刻用皇家空军的暗语讲话，他的目光从墙上移到放地图的桌上。然后，他把话机送回原处。“不错，文特诺雷达站现在报告说敌人开始进攻，有的正准备进攻。其中两起是四十架以上，一起是六十架以上。”

梯莱特说：“戈林真是一头蠢驴，他怎么不捣毁我们的雷达站？这肯定是他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啊，他尝试过，”勃纳-沃克说，“可是要做到并不那么容易。除非他们击中铁塔，把它炸得粉碎，不然的话，它会像一株棕榈树，暴风雨过后，依旧挺立起来。”

“那么，他应该不断地炸。”

白灯泡不断往上亮，作战指挥所即刻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但是，没有人露出惊慌的神色，说话的声音也很低。空军少将来了，他很瘦，显得很严肃，留着稀疏的小胡子，跟梯莱特将军很像两兄弟。他走进来以后，起初没有注意到客人，后来跟梯莱特打招呼。他脸上带着十分热情的笑容，这使他看起来和蔼可亲。

比根希尔控制站的红灯首先亮了。维克多·亨利看见帕米拉抬头朝这些灯光看了一眼，她和别的姑娘忙于摆弄箭头和号码盘，桌面上立刻清晰地显示出四队飞机正沿着不同路线向英国南部进袭。地上接电话的人们很低的、嘁嘁喳喳的报告声混成一片。楼座上没有人聊天了。亨利坐在那里，眼看红灯一个个亮起来，他像看球赛似的被吸引住了。大约二十分钟内，木板上半数中队的红灯都亮了。

“差不多啦，”勃纳-沃克不再发紧急命令，信口说，“我们几乎出动了二百架飞机。这批飞机下来加油、补充弹药的时候，另有一批在旁做掩护。”

“你们木板上的红灯有全亮的时候吗？”

勃纳-沃克抿了抿嘴唇。“有，那是由不得你选择的。目前，后备力量已经快用完了。”

帕格竭力想象，在那遥远的、蔚蓝色的天空，现在正有多少飞机在云层里蹿来蹿去，这场飞机的搏斗将造成多少像年轻的华伦和拜伦那样的德国和英国青年的死亡。帕米拉那位冷静的橘子水爱好者，矮矮胖胖的演员，这时也穿着黄色救生衣，以每小时几百英里的速度在空中飞翔，同时要注意飞机的反射镜里有没有白色的方机头出现，或者向冲过来的漆有黑十字的敌机射击。

比根希尔的两只灯泡朝上亮，变成白色：返回基地。

“从德国飞机起飞开始算起，战斗很少有超过一小时的，”勃纳-沃克说，“他们很快就没油了，非回去不可。他们像精疲力竭的蝙蝠，时常掉下海去。俘虏们说，德国空军给英吉利海峡取了一个不雅的名称，相当于你们美国人说的‘粪沟’。”

几分钟以后，红灯一个个熄灭了。空军少将离去了，下边的姑娘们把桌上的标志全都拿掉了。勃纳-沃克勋爵接电话，听取汇报。他用两只瘦骨嶙峋的、毛茸茸的手拼命擦了擦自己的脸，转向帕格，他两眼布

满了红丝。“您愿意跟帕米拉·塔茨伯利谈谈吗？”

“当然啦。情况怎么样？”

勃纳-沃克精疲力竭地耸了耸肩膀，说：“我们不能把每架轰炸机都挡回去，我怕有不少飞机已经穿过防线，干尽了坏事。但有时候打完仗，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我们损失了不少飞机，他们也一样，要等一两天，才能有准确数字。我想我们打得不坏。”

当帕格跟那位青年贵族走出去，留下梯莱特跟那位精神萎靡的高级军官交谈时，帕格回头朝那座剧院望了一眼。那堵墙上又只剩墙脚或靠近墙脚的灯泡亮着，屋里静悄悄的，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泥土气息，通往地面的楼梯显得更长更陡了。帕格感到很累，尽管他什么也没有做，一直坐在那里观看。他气喘、心跳，见到阳光，他感到很高兴。帕米拉穿着一身蓝军服站在外边的阳光下。“啊，您参观过啦，可是今天不是最好的一天，台德掉下去了。”她说话的声音很镇定，带着闲谈的口吻，但她用冰凉的双手不安地握了握他的手。

“你能肯定吗？”

“是的，他可能跳伞了。但是，他的飞机掉到海里去了。跟他同一支中队的两个同伴报告说，他掉下去了。”她紧握他的手，用闪着泪花的眼睛望着他的脸。

“帕姆，你说过，他们常常会爬出海面，很快回到工作岗位。”

“啊，当然，那要靠台德自己了。我要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今天晚上，我要到伦敦去。您能请我吃顿饭吗？”

一星期过去了，又是一星期，伽拉德始终没有回来。帕米拉到伦敦来了好几次。有一次，维克多·亨利对她说，她好像只是在她高兴时才参加战斗。她回答说：“我表现得糟糕透了，我想尽了办法，利用别人的同情和好脾气，让别人过分迁就我。我很快就要被关进营房里听候处

分了，不过那时候您已经走啦。现在呢，您还在这里。”

这里的美国人都认为帕格·亨利找上了一个年轻的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为了安慰帕米拉，他常常带她去弗莱德·费林的公寓，公寓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聚会的中心贝尔格拉夫广场。费林跟罗达在圣诞夜争吵以后不久，德国人因为费林透露了汉堡被炸的一些实际情况，把他驱逐出境。费林又和伦敦的姑娘们打得火热，据他自己说，他常是精疲力竭地到广播室去。他那些关于战时英国的激励人心的动人描写引起美国人士的深切同情，孤立派认为他显然拿了英国人的钱。

维克多·亨利第二次把帕米拉带到这所公寓时，费林在过道里单独碰见帕格，对他说：“尊敬的亨利先生，您是在偷着干吧？她个子很小，可是很老练。”

“她是我朋友的女儿。”

“不错，韬基·塔茨伯利也是我的老朋友。”

“对啦，就是她。她的未婚夫是一个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在战斗中失踪了。”

费林的大圆脸上浮出会心的微笑：“原来如此，她应该找一点儿安慰啊！”

帕格抬头望望他，这位记者身高六英尺多，体格壮实。“你是想好好挨一顿吗？”

费林的笑容消失了：“帕格，你这样认真吗？”

“我很认真。”

“我不过问问罢了。罗达有信吗？”

“她非常想念我，纽约乌烟瘴气，她很厌烦，天气热得受不了。”

“情况正常，我的老朋友罗达。”

进出这所公寓的男人，经常有妇女做伴，经常带着几分醉意。这些人中，有陆军和陆军航空兵团的观察员、报社记者、电影演员、商人。他们跟帕米拉跳舞、开玩笑，但都把她当作维克多·亨利的情妇，不打扰她。

九月初，有一次，他和帕米拉在她的公寓里喝酒，谈到这些事。帕格说："淫乱，淫乱——仍然是战争和淫乱——除此都不时髦。"

她睁大眼睛望着他："哎呀，想不到你还是莎士比亚专家哩！"

"帕米拉，除开西部小说，《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我作为消遣的仅有读物，"帕格相当严肃地说，"读这些书很有益。干海军这一行，可以有机会读不少莎士比亚的作品。"

"嗯，我们这里可谈不上淫乱，"帕米拉说，"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

"你是在抱怨吗，姑娘？"

"当然不是，你这个笨老头子，我不敢想象你妻子怎么受得了你。"

"呃，我可是一个好脾气、有耐心、从不埋怨别人的好伴侣。"

"上帝保佑你，你说的不错。"

这时，空袭警报忽然鬼哭狼嚎地尖叫起来。帕格尽管听过多次，仍然感到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

"天哪，"帕米拉说，"他们来了！那不是！倒霉的战斗机司令部干什么去了？"她和维克多·亨利并肩站在她那间起居室外的小凉台上，手里拿着一杯冰威士忌苏打水，注视着一排排组成不整齐的大V字形的轰炸机。飞机飞过蔚蓝色的、晴朗的天空，在暗淡的斜晖中清晰地展现在他们眼前。高射炮炮弹到处发射，但它们只是在轰炸机群附近冒出白色和黑色的烟团，不起别的作用。

“恐怕是在最南边和战斗机护航队干上了。”维克多·亨利的声音有些发颤，轰炸机的数目之多使他大为吃惊。大批飞机如同未来派电影里的侵略者一样袭来，空中充满了亿万蜜蜂鸣叫般的有规律的、愤怒的嗡鸣声，此起彼落的砰砰的高射炮声竞相形见绌。一队V字形飞机飞过去了，但是蓝色的远方，又出现了几队。它们飞到城市上空时，面积之大，数目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轰炸机飞得不高，高射炮似乎就在V字队形里爆炸开来，但是，飞机继续往前直冲。低沉的炸弹爆炸声响彻整个城市，灰白色的火焰夹着硝烟，在阳光下飞腾而起。

帕格说：“他们像是选中船坞了。”

“我给你再拿一杯来，好吗？我可是一定、一定要喝一杯。”她拿走他的杯子，急忙回屋去。

轰炸机不断从东南方向出现。帕格觉得梯莱特少将的话可能不错，这或许是德国人软弱的表现，是戈林的最后摊牌？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但是，为了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沉着的大规模轰炸，德国的战斗机护航队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啊！英国的战斗机可以像击落锡铸的鸭子一样，击落这些又大又慢的飞机。他们早就证实了这一点。可是现在，轰炸机继续飞来，肆无忌惮地在伦敦上空示威，像是一场陈列恐怖飞行机器的展览。

她端出饮料，朝空中瞥了一眼。“哎呀，上帝保佑，又来了不少啦！”

她倚着栏杆，靠着他的肩。他用胳膊搂住她，她偎在他身边。他们俩就这样站在一起，注视着德国空军为了迫使英国投降而开始的轰炸。这是九月七日。

沿河，硝烟弥漫，射向天空的炮火更多、更猛烈了。城里的一些地方，没有击中目标的炸弹燃起一小堆一小堆的火焰。在头一阵惊恐过去之后，倒也不觉得怎么可怕了。声音离得很远，一堆堆的火焰散布在一

大片红色和灰色的完好的建筑物之间，显得疏疏落落。伦敦真是一座非常、非常广阔的城市，小胖子戈林的这次大举进袭并没有给它带来多大损失，只有熊熊燃烧的泰晤士河岸仿佛受了一些创伤。这就是从帕米拉公寓的凉台上看到的首次全面空袭的景象。

他们在警报解除后步行到索霍区去吃饭，那边也是这番景象。人行道上熙来攘往的伦敦人精神振奋、毫不气馁，甚至显得趾高气扬。不相识的人互相交谈，有说有笑，还跷起大拇指。交通与往常一样拥挤，马路上看不到被破坏的痕迹，远处救火车的叮当声和天空弥漫的硝烟是戈林大举进袭在这个区留下的唯一痕迹。电影院外面甚至跟平时一样排着长队，戏院售票处也在很快地出售戏票。

当他们吃了一顿美味的意大利晚餐，踏着夕阳朝泰晤士河走去时，景象才开始变样儿。硝烟的气味变得更浓烈；浓烟滚滚，衬着低空的云块，在摇曳的红色和黄色火光下，给人一种置身地狱的感觉。马路上的人越来越多，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了。这里的人们显得更沉默寡言。亨利和帕米拉走到用绳子拦起的街道上，这里人声嘈杂，到处喷着水，消防队员们喊叫着，用水管对准烧黑了的房屋，朝舔出窗外的火舌喷水。帕米拉绕过几条小巷和小街道，来到河边，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

令人窒息的火烧的恶臭污染了大气，在这闷热的夏夜，河上又吹来阵阵酷热的风。月亮在低空透过滚滚浓烟，射出布满尘土的红光。对岸的熊熊火光映在黑油油的水面上。大桥慢腾腾地吐出逃难的人群，有的赶着大车，有的推着儿童车，有的坐着轮椅。他们大多衣衫褴褛，也有戴着帽子的工人，还有一群衣不蔽体的孩子。只有这些孩子走过来时，还高高兴兴，到处乱跑。

维克多·亨利抬头望着天空，繁星透过烟雾的隙缝在闪烁。

“你知道，今天夜里天气非常好，”他说，“这些火光就是信号，百英里以外都能看到，他们还会飞回来的。”

帕米拉突然冷静地说："我得回阿克斯布里奇去了，我觉得不大舒服。"她低头看着自己的灰色薄绸衣裙，说："我觉得好像不该不穿军服。"

帕格和帕米拉在离河边好几条街的地方刚刚找到一辆出租汽车，警报器就又惨叫起来。身材瘦小的司机用手碰碰自己的帽子向他们行礼，说："来吧，照常营业。打倒希特勒！"

帕米拉进屋换衣服，维克多·亨利在凉台上看着夜袭开始。破坏、骚动、壮丽的火烧场面、摇曳不定的蓝白色探照灯光、轰炸机马达密集的轰鸣、刚刚开始的砰砰的高射炮声——这一切都使他的感官敏锐起来。帕米拉·塔茨伯利穿着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的制服，走到月光朦胧的凉台上，在帕格眼里，她简直成了绝代美人。她穿着平底鞋，显得更矮小一些，但这身朴素的服装使她苗条的身材变得更加娇媚可爱了。他这么认为。

"他们来了吗？"她问。

"就要到了。"

她又偎依着他，他又用一只手臂搂着她。"该死，这些狗杂种不会错过目标的，"他说，"有这些火光引导他们。"

"柏林也会起火的。"帕米拉突然变得凶狠难看，涂了口红的脸上带着冷酷、愤怒、仇恨的表情。

河岸上蹿起新的火苗，四下蔓延，越烧越旺。远处，一片漆黑的泰晤士河上吐出更多的火舌。然而，这座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一片黑沉沉的寂静。一架小轰炸机从浓烟弥漫的空中坠落，像一支蜡烛似的燃烧着，两道交叉的探照灯光把它紧紧锁住。

"天哪，打中了一架，他们打中了一架！再多打几架下来吧！"

即刻又有两架轰炸机坠落下来。一架带着一团烈火，像一颗陨星似

的笔直落下来；另一架兜了几个圈子，冒着黑烟盘旋起来，终于在半空中像远处的一串爆竹似的爆炸开来。他们立刻听见尖锐的炸裂声。

“啊！好极啦，好极啦！”

电话铃响了。

“哎呀，”她尖声大笑起来，“一定是阿克斯布里奇来的，召回开小差的人，说不定要请我上军事法庭哩！”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带着困惑的表情说：“好像是你的电话。”

“谁打来的？”

“他不肯说，好像很重要，他很不耐烦。”

是梯莱特将军的声音。“是亨利吗？好极啦！您的朋友费林建议我往这里给您打电话试试。喂，您该记得吧，两个星期以前，有一天早晨，您去拜访一个胖老头儿，他说您为了工作想参加一次小小的远征，去看看熟悉的异国风光，记得吗？”

维克多·亨利感到脊背一凉。“我记得。”

“那么，这次旅行就要开始了。要是您感兴趣的话，今天晚上，等这次倒霉的空袭结束以后，我来看您，再详细告诉您吧。喂，亨利，您听见了吗？”

“听见了，少将。您参加这次旅行吗？”

“我嘛，天晓得，亲爱的，当然不啰！我是一个胆小的老头子，旅途奔波对我来说已经不适合了。再说，也没有请我去啊！”

“什么时候出发？”

“我猜想他们大概明天动身。”

“我能给您回电话吗？”

“我要在一小时内把您的回答转告给他。”

“我很快就给您回电话。”

“那好。”

“告诉我，您认为我应该去吗？”

“呃，既然您问，我想您准是疯了。他们要去的地方热得要命，是一年里最坏的季节。除非您特别喜欢那种风景，我可是不喜欢。”

“您的电话号码没有变吧？”

“已经改了。”梯莱特告诉他另一个号码。“我坐在这里等着。”

当他走到凉台上时，她转向他，脸色开朗起来。“他们又打下两架，我们的夜班战斗机驾驶员一定没有睡觉。至少，我们捞回了几架。”

帕格凝望着外面奇妙的景象：熊熊烈火、探照灯光、熄了灯的城市上空冲天的红色和黄色烟柱。“在华盛顿，我给你出过好主意，也许你认为那是一个好主意吧。”

“是啊，真是这样。”她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谁给你来的电话？”

“到屋里去，我现在要喝点儿酒。”

他们坐在通向凉台的敞开的落地窗旁的两张扶手椅上。他朝前俯着身子，用臂肘撑着膝盖，双手捧着酒杯。“帕米拉，英国皇家空军明晚要轰炸柏林，看来已经请我去当观察员了。”

帕米拉的脸在暗淡的灯光下绷紧了。她咬着下唇，凝望着他，这种表情并不讨人欢喜。她的眼睛像猫头鹰一样瞪得滚圆。“我知道了，你去不去？”

“我正在考虑，我认为这是一个混账的馊主意，梯莱特少将也认为这样。可是，他同时又转达了这次邀请，我不得不接受，否则我只有溜

走。”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请你？你又不是空军。”

“你们的首相先生见到我的时候随便提了一句，显然他记忆力很好。”

“你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我正要问你。”

“拒绝他，迅速、坚决、彻底地拒绝！”

“好。为什么呢？”

“这不是你分内的事，特别不是一个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分内的事。”

“真是这样。”

“你活着回来的概率是百分之六十，这样太对不住你妻子了。”

“我起初也这么想。”帕格说着，停顿了一下，从凉台门口朝外望了望。夜晚，高射炮砰砰作响，探照灯的蓝色光束划过夜空。“不过，你们的首相认为我走一趟说不定还有点儿用处。”

帕米拉·塔茨伯利生气地把手一挥：“简直胡闹，温尼[(1)]在作战这方面永远毕不了业！大概他自己想去，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很久以前，他在南非毫无必要地被俘了。在五月和六月，他一次又一次地飞到法国，得罪了将军们。他上前线露了露面，给自己找来不少麻烦。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可是这是他的许多缺点之一。”

维克多·亨利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用手指不断翻转火柴盒。“我要很快给梯莱特将军回电话，我还是打电话吧。”他走到电话机旁。

她连忙说：“等一等，你怎么说呢？”

“我准备接受。”

帕米拉大声吸了一口气，说：“那你为什么要来征求我的意见呢？”

“我想，你也许会提出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很好的反对理由。”

“你自己提出了最好的反对理由，这是一件蠢事嘛！”

“我并不坚持。我的工作是搜集情报，这可是绝好的机会。这里还有点儿讽刺的意味，帕米拉。美国海军没有参战，我到这里来看看你们打得怎么样。问题在于，我怎么插手呢？这个问题我是逃避不了的。”

“你考虑得太多了。你的总统对此会有什么意见呢？他叫你到这里来送死吗？”

“事后他会祝贺我的。”

“除非你真能回来接受祝贺。”

当他重新去拿话筒的时候，帕米拉·塔茨伯利说：“我要去找弗莱德·费林做伴，或者找跟他一样的人。”这句话使帕格的手停住不动了。她说：“我是非常认真的。我想台德想得厉害，我不能再忍受失去你。我对你的爱慕比你想象的深得多，我并不是道德的化身，你要知道，你把我完全看错了。”

当他看着这个生气的姑娘时，他脸上的皱纹更深更重了。他心跳得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我要说，乘人之危是很不道德的。”

“你不了解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在‘不来梅’号上时，你把我当成一个女学生看待。你的看法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你妻子不知用什么办法使你二十五年来一直保持这么单纯。”

维克多·亨利说：“帕姆，我确实认为在我乘坐英国轰炸机飞到柏林上空时，我注定不会被击落，等我回来再来看你。”

他给梯莱特打电话时，帕米拉气愤地睁大了眼睛。“笨蛋！”她

说，“笨蛋！”

---

(1) 温斯顿的昵称，指丘吉尔。

第三十三章

门敞开着，一个身穿油污罩衣的青年从门口探进头来。“先生，飞行前的训令已经开始了，在B飞行员室。”

“就来。”帕格说着，连忙系上他不熟悉的管子、钩子和带子。飞行装太大了。这套衣服长久没有洗过，散发出一股汗臭、油泥和烟草气味。帕格迅速套上三双短袜，登上羊毛边皮靴，靴子也太大了。

“这些怎么办呢？”帕格指着他折好放在椅子上的雨衣和花呢衣服说。

“您回来的时候，还会原封不动地放在这里，先生。”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在这匆匆一瞥中，他们彼此都非常理解，帕格并没有特殊的理由要去冒生命危险。年轻人为他难过，同时对这位美国武官的处境感到哭笑不得。帕格说：

“你叫什么名字？”

“空军士兵哈尔顿，先生。”

“空军士兵哈尔顿，我跟你身材差不多，要是我忘了回来取这套衣服或别的东西，它们就都留给你了。”

“多谢您了，先生。”年轻人爽朗而诚挚地露齿一笑，“这衣服料子非常好。”

十几个穿飞行装的面孔苍白的男子懒散地坐在那间黑屋子里，注意倾听空军中校的讲话。中校打了个手势请帕格坐下，他用一根长木棍指着映在一幅大银幕上的灰色带颗粒的德国首都上空的照片，讲述柏林的主要和次要目标。维克多·亨利曾开车或步行经过这两个目标，一个是发电厂，另一个是柏林主要的煤气工厂。当他辨认出绿林区罗森泰尔房

子旁边的湖时，他觉得非常奇怪。

“好吧，咱们再看看防御地图。”

银幕上映现出柏林的另一个镜头，到处都是红色和橘黄色的标志。中校讲到高射炮的位置和探照灯区，声音单调而低沉，飞行员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开灯。”

天花板上光秃秃的灯泡亮了，轰炸机驾驶员们眨巴着眼睛，在椅子上挪动身子。银幕卷了起来，露出一幅绿色和棕色的欧洲地图，上面挂着一块大牌子，用红色印刷体写着：闭起嘴让人当成傻瓜，胜于张开嘴消除一切怀疑。

“好吧，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在伦敦投下这么多炸弹后，柏林一定戒备森严，因此大家要精神饱满。”空军中校把木棍靠在墙上，两手放在臀部，用变得温和的语气说，“记住，要注意月光，不要笔直飞进月光里，否则你们就会变成圣诞贺卡上的一只猫。你们投完弹，拍完照片，就赶快俯冲，尽快低飞返航。信号手枪要装好子弹，照明弹拿在手头。动作要快，高射炮火会非常猛烈。我们的美国观察员将乘坐‘弗兰迪’号轰炸机，他是海军将军维克多·亨利，美国海军里最不怕死的军官。”

大家都转向帕格。帕格清了清喉咙，说：“先生，也许我回来后会升官，不过我现在还只是海军上校亨利。”

“这次任务会让您晋级的。”空军中校说着，大笑起来，“谁要是去干这种本来不该他干的玩命的事，就该被送进疯人院。”

一位身材短小、瘦骨嶙峋的飞行员，生着一头浓密的黑色鬈发，小眼睛里布满了红丝，走到帕格身边，拿出一个用红丝带随便捆着的纸盒子，说：“将军，这是中队送给您的一件小小的纪念品，向您表示欢迎。”

帕格打开纸盒，拿出一卷手纸。他环顾那一张张充满期待的、苍白而愉快的面孔。

“我十分感激，不过，我想我不需要这个，我已经吓得屎尿都没有啦！”

大家哄笑起来。身材短小的飞行员伸出手：“跟我来吧，将军。我叫彼得，‘弗兰迪’号的领航员。”他把帕格带到一排橱柜前面，把他的降落伞交给帕格，教他怎样系在胸前。他还把一纸袋口粮交给他。

“您现在不用系降落伞。这是一副好伞，您把它放在紧急时刻顺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就可以了。您会发现，还没系这副伞，行动就已经不灵活了。现在您要见见驾驶员们，他们是空军中尉基伦和空军中士约翰生，我们称呼他泰尼中士。”

他把维克多·亨利领进一小房间，两位驾驶员正在研究柏林地图，并在图上做记号。空军中尉紧锁双眉，蓄着银行副经理那种整齐的短髭，正在使用放大镜。空军中士泰尼·约翰生把穿着皮靴的一双脚搭在书桌上，手里拿着地图细看。“您好！上将，跑警报跑得我简直累极了，”当彼得把维克多·亨利介绍给他时，他说，“累得要命。”他身材魁梧，面色红润，嘴唇很厚。

“把它收拾起来吧，泰尼。”第一驾驶员说。

“累垮啦！我们整整流了九个小时的汗水。其他中队的那些家伙都只有一项短程任务，飞到英吉利海峡追击进犯舰队。他们还能赶回来喝茶，天知道。我到过柏林上空，不过我不喜欢它。”

“你总在吹嘘你到过柏林。”中尉说着，往地图上画线。

“那是我这辈子最倒霉的时候，”中士说着，斜睨了维克多·亨利一眼，“碰上最密集的高射炮火，众多的探照灯把黑夜照得通明。”他打着哈欠站起身来。“累垮啦，真垮啦，老兄，累垮啦！您可是一个勇敢的人，将军。”

他走了出去。

“泰尼是一位优秀的驾驶员。”第一驾驶员用上司的口气说，一面把地图折起来，放到一个帆布盒子里。他的话很多。

楼道里一只光秃秃的灯泡下面，“弗兰迪”号轰炸机的六个人员聚在一起看布告栏上的通知，等候空军中尉基伦的最后指示。要不是他们穿着像戏装一样的飞行装和救生衣，他们简直就像随便走在伦敦街头的六个年轻人。无线电报务员又瘦又小，一副可怜相。尾翼炮手是一个气色很好的年轻人，几乎还是一个孩子。帕格觉得他简直像是第一次试航。满脸粉刺的前座炮手正用大嘴粗里粗气地嚼着口香糖。只是他们紧张、提心吊胆、敢于冒险又带着高兴的表情显得很特别。

炎热的夏夜，繁星闪烁：织女星、天鹅星、牵牛星、大角星这些古代航行时的助手，很可靠地在远方闪烁。那位第一驾驶员登上飞机，机组人员在附近的草地上走来走去。

“‘弗兰迪’号轰炸机立过许多汗马功劳，将军。”空军中士说着，在机身上重重拍了一下。

帕格这才发现惠灵顿式轰炸机套着一层纤维织品，拍打它的声音就像拍打布料的声音一样。他见惯了自己海军里的金属制飞机，从来没有想到英国能用纺织品制造飞机来攻击轰炸机。他不是飞机工程师，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维克多·亨利其实还来得及逃避这次飞行，但他感到不能不登上这架用纺织品制造的飞机，飞往柏林上空，就像杀人犯不能不上绞架一样。在这花香袭人的静夜，到处回荡着凄婉的鸟鸣声。

“听见过夜莺歌唱吗？”泰尼·约翰生问。

“没有，从来没有。”

“将军，您现在听到的就是。”

远处地面上，一架又一架飞机开始吼叫，在黑暗中喷射出火焰。一

辆卡车慢慢向“弗兰迪”号开来，机械师把一根电线接到机身上。马达发动了，喷出烟和火。这时，其他飞机在灯光暗淡的跑道上滑行，发出雷鸣般的响声，飞机腾空而起，飞上蓝色月光下薄雾朦胧的夜空。不久就只剩下“弗兰迪”号了，机组人员仍然躺在草地上，旋转着的马达发出樱桃色的红光。顷刻之间，引擎突然停止了。

帕格又听到夜莺的歌声。

“咦，怎么回事？”泰尼说，“别不是因为引擎出了毛病，取消了命令吧？”

机械师们快步走过来，围着一个引擎忙碌起来。他们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着，工具在露天像奏乐一般叮当作响。其他飞机起飞二十分钟之后，“弗兰迪”号起飞了，越过北海。

飞机轰轰隆隆地穿过寒冷的夜空，帕格坐在黑乎乎的、摇摇晃晃的机舱里，好像过了半个小时。他看了看表，发现才过了七分钟。机组人员都不说话，飞机上的通话机沙沙作响。不像衣服那么宽松，他的头盔太紧，箍得他耳朵发痛。当飞机离开海岸继续飞行时，机组人员和领航员都默不作声了。维克多·亨利的衣服太厚，流下的汗水干了，衣服变得冰凉，使他冷得发抖。他坐在机舱里，看着表又以爬行的速度走了二十分钟。空军中尉朝他打了个手势，叫他透过树脂玻璃上的水汽朝外看，领航员正从这里观察星象，然后又让他俯卧在机头气窗那里投弹手的位置上。帕格照中尉的吩咐做了，但除了黑色的海水、一轮明月和宝石般的星辰之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领航员，不要开灯！”空军中尉嗄声喊道。

可以折叠的小木板上放着图纸，那个给帕格送来手纸的空军中士正在图纸上做记号，同时竭力用手拢住一只琥珀色手电筒放出的暗淡光亮。帕格蹲在他旁边，注视着他在星象图、两脚规、尺子和手电筒面前紧张地工作。帕格心想，航行上到底有什么难题要他解决呢？年轻人朝

他咧嘴一笑。帕格从他手里接过手电筒，把灯光拢住，使灯光只照到图纸上。彼得打了个手势，向他表示感谢。于是，帕格就蹲在那两个驾驶员背后，直到领航员完成他的工作。这位美国人以为英国的远距离轰炸机一定和客机一样大，驾驶室一定有空间伸开手臂。实际上，两名驾驶员、前座炮手、领航员和无线电报务员五个人紧挨着挤在一起。帕格只能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到前面气窗跟前的炮手。另外，只有电话号码盘上微弱的闪光隐隐约约映出其他人的面孔。

帕格紧紧抱着降落伞，抓着电线牵索，弯腰屈膝，跌跌绊绊地穿过黑暗的机身，来到机尾气窗那里炮手的座位旁边。青年炮手没戴帽子，乱蓬蓬的头发披到脸上，朝他竖起大拇指，又深表同情地微微一笑。帕格觉得这地方太寂寞、颠簸而寒冷。轰炸机机尾颠簸得厉害，他拼命叫喊，想压过呼啸的风声和马达的轰鸣，但最后只能打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年轻人点了点头，得意地操作动力炮塔给他看。帕格在飞机里摸索，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垫着降落伞坐下，抱着自己的双膝。他没事可干，身上越来越冷。他从口粮袋里拿出点儿东西吃，塞到嘴里才知道是巧克力。他打起盹儿来。

耳边断续的声音把帕格吵醒了。他的鼻子麻木了，两颊好像冻伤了似的，他冷得发抖。黑暗中一只手拉着他往前走，他跟着这个模糊的人影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尾翼座舱的亮光走去。突然间，机舱里亮如白昼。飞机倾斜俯冲，帕格·亨利跌了一跤，额头撞到一只铁盒子上，擦破了皮流出血来。他用手和膝盖支撑着身子，看见亮光消失了。接着，亮光又闪了一下，好像在拍快照。当他往前爬行的时候，机身左右摇摆起来，令人头晕目眩。

泰尼·约翰生紧紧抓住操纵杆，回过头来，帕格看见他的嘴在话筒前动着。“喂，将军，还好吗？”他的声音在机内的通话机里响着，“刚刚飞过海上探照灯区。”

“很好。”亨利回答。

戴头盔的空军中尉回过头来，朝亨利投来了紧张而严肃的一瞥，然后又回过头去注视着前方的黑夜。

泰尼用戴着手套的手指了指贴有氧气标签的装置，说："插进去，过来看一看。"

帕格吸进散发着橡皮气味的新鲜空气，爬进投弹手的座位。

他看到的不再是闪闪发光的海水，而是月光照耀下灰色的大地。探照灯光在他们背后摆动。飞机正下方，一盏盏小小的黄灯在闪烁。灯光上面有红色和橘黄色的火球缓缓地往上浮动，越往上速度越快，火球也变得越大。有几只爆炸了，迸发出红光和火星。有几只从飞机前面和机身两旁飞过，带着模糊的彩色闪光往上疾驰。

泰尼说："上一次岸上的高射炮火要猛烈得多。"

话音刚落，一种紫白色的东西光耀刺眼，在维克多·亨利面前爆炸开来。他马上觉得眼前又是一片漆黑，然后看见绿色的圈圈乱舞。帕格·亨利即刻扑倒，脸贴在冰冷的树脂玻璃上，吸着氧气。他昏了过去，两眼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的手被一只手紧紧握住，领航员彼得急促的声音在他耳边响着。"这是镁光弹，离得很近。将军，您觉得怎么样？"

"我看不见东西了。"

"等一会儿就好了。坐起来吧，先生。"

飞机继续往前飞行。他的眼睛好久一直看不见东西，后来看见绿圈圈在耀眼的红雾里跳动。电话号码盘上的闪光所照见的人脸、月光映出的炮手，像电影里的一个镜头似的渐渐显露出来。视力恢复以前，维克多·亨利一直很痛苦，担心视力能否恢复。在这次航行中，他终于第一次看到云块在月光下翻滚。

领航员说："应该看到探照灯光和高射炮火了。"

“什么也没有，”空军中尉基伦说，“一片黑夜。”

“柏林就在前方三十英里，先生。”

“有些不对，也许又是你的风向出了问题。”

“探向器的方位检查过了，先生。”

“真该死，彼得，那样做并不能让柏林在前面出现。”驾驶员的声音有些烦躁，但并不着急，“地平线那边清楚地呈现出一片茂密的森林，没有轮廓，一片漆黑。”

泰尼·约翰生挖苦地说，上次轰炸时，几乎半数以上的飞机根本找不到柏林，轰炸机司令部颁发的正式航行守则一条也不顶用。他还说他实在受够了。

尾翼炮手尖着嗓子报告说，飞机的右后方远处发现探照灯。几乎同时，驾驶员们看见了——同时还指给维克多·亨利看——前面地平线上有一堆烈火熊熊燃烧，黄色的火焰在月光照耀下的旷野里晃动。通过机内的通话机匆匆交换意见以后，空军中尉基伦掉转机头，向探照灯的方向飞去。至于那堆火，他认为那是因为另一架轰炸机飞过了头，投弹错误而引起的。“那就是柏林，”不久，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着一团团火光说，“各式各样的烟火都放出来了。干得好，雷诺德！后面怎么样？”

尾翼炮手用非常紧张的尖嗓音回答道：“呃，我很好，先生。防御炮火挺猛烈，是不是？”

他们飞近柏林上空时，在高射炮火绚丽的光彩和探照灯一片扇形的蓝光照映下，机翼前缘的炮手成了一个黑影。泰尼在机内通话机里喊道：“最先到的浑蛋们可要烫起燎泡啦！”

传来空军中尉镇定而缓慢的声音：“外表看起来要比实际情况更可怕，将军，只要你一飞进去，炮火就散开了，天空真是广阔得很，一点儿不错。”

“弗兰迪”号轰炸机一下子飞入这壮丽而恐怖的画面中，正如中尉所说，炮火果然稀少了，探照灯光束朝四面八方散开，落到左面和右面。高射炮的火光和炮弹留下庞大的黑黢黢的空间，使他们的飞机能够安然无阻地往前飞行。空军中尉和领航员用飞行的隐语匆匆交谈起来。

“瞧见那边的火光了吗，将军？有几个人可真炸中主要目标了。”基伦说。

“至少已经在附近扔下了不少炸弹，”泰尼说，“浓烟滚滚，我什么也瞧不见。”

下面一半是沐浴在月光里的云层，一半是探照灯光闪耀的黑暗城市。帕格·亨利看见一个特别高的闪闪发光的圆柱，那一定是高射炮塔。在另一个方向，一堆堆乱纷纷的烟和火，把流经柏林的银色河流旁的房屋和烟囱团团围住了。高射炮火的黑烟和刺眼的火光从“弗兰迪”号旁掠过，这架飞机像冥冥中有神明保护一般继续往前飞行。空军中尉说：“嗯，我要去寻找次要目标啦。改换航向，领航员。”

过了一会儿，马达声停止了，机头朝下倾斜。突如其来的沉静使人感到惊奇。

“往下滑翔了，将军。”空军中尉说，“他们用听音设备控制灯光和高射炮火，现在领航员要坐到你的座位上去。”

飞机向地面飞去。帕格朝尾翼炮手走去，炮手孩子气的圆圆的面孔显得很苍白，眼睛睁得溜圆，注视着月光下的德国首都和宛如萤火虫般闪烁的防空设施。空军中尉命令道“打开弹舱！”紧接着冲进一股冷空气和一声呼啸。一股强烈刺鼻的辣味冲进座舱，帕格觉得自己仿佛在绿洲附近阳光灿烂的蓝色海面上进行射击演习，无烟火药的气味在马尼拉跟在柏林上空一模一样。领航员不断用训练有素的爽朗声调喊着：“向左，向左！过头啦，向右！一直向前，不，向左，向左！向前，向前，向前！好！”

飞机震动了一下，帕格看见炸弹在他们背后参差不齐地落了下去，像一串摇摇晃晃的黑棍。机头朝上，马达轰鸣起来，他们向上飞去了。

下面，顺着一排建筑物和那座巨大的煤气贮存塔，一连串红色的小火球爆炸开来。帕格以为炸弹没有投中。随后，一眨眼工夫，中间带绿色的一团淡黄色火焰波涛似的从地面上升起，几乎达到正在往上飞的飞机的高度，只是远远落在飞机后面。在这股强烈的火焰照耀下，柏林全城突然清晰可见，赤裸裸地展现在下面，像一张黄色印得太重的明信片一般：选帝侯大道、菩提树大街、勃兰登堡门、动物园、河流、桥梁、高射炮塔、总理府、歌剧院都清晰逼真，近在咫尺，安然无恙，而且黄得出奇。

机内通话机里传出的欢呼声吵得他的耳朵发痛。他拿起话筒，表示反抗地喊了一声。

正当他喊叫的时候，六七道来回晃动的探照灯光束突然集中在“弗兰迪”号上，尾翼炮手的气窗外笼罩着一片蓝光。青年炮手失魂落魄地望着帕格，突然恐怖地尖叫起来，紧紧闭着双眼，张着大嘴。周围太嘈杂，帕格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他简直像在假装喊叫，蓝光下他的舌头和齿龈都成了黑色。飞机仿佛降落在一座蓝光闪闪的金字塔上。马达轰鸣，飞机倾斜着往下俯冲，滑到一边，金字塔却岿然不动地停留在机身下边。帕格用双臂紧紧抱住炮架，站稳了身子。炮手跌在炮架上，话筒从他嘴边掉了下来。机内通话机里听不见炮手的喊叫声，帕格却听见基伦空军中尉和泰尼压低了声音匆匆地谈话。许多橘黄色和红色的火球懒洋洋地从地面上腾起，朝“弗兰迪”号飞来。火球越飞越快，在四面八方爆炸开来，降下一阵火雨，到处开花。帕格猛地一震，听见马达变了声音，又听见一声可怖的哨声。一阵寒风向他袭来，飞机里碎片四处横飞。“弗兰迪”号歪向一边，成曲线俯冲下去，维克多·亨利以为自己快要死了。飞机尖叫着，机身可怕地颤动着，笔直向下猛冲。两个驾驶员都大声喊叫起来，并不是出于恐惧，而是想让别人听见他们的声音。亨

利透过薄薄的树脂玻璃气窗注视着纺织品制的机翼，等待着机翼折断、散落，宣告他生命的结束。

尖叫着、呼啸着的蓝色金字塔变成了黑色。令人眩晕的疾降和滑行停止了，飞机笔直向前飞去。帕格感到一阵恶心，炮手已经昏过去了，在月光下可以看出他呕吐出来的东西从嘴边一直流到胸口，有巧克力、咖啡和橘子碎块。这个年轻人把他那份口粮全都吃下去了，他那穿着飞行装的左腿上有一摊黑色的血。

帕格拿起话筒，但话筒不响了，通信系统已经失灵。这架被击伤的飞机在狂风呼啸中摇摇晃晃地往前飞行。帕格紧紧抓住牵索往前走，撞着一个人，那人大声说他是彼得。帕格对着他耳朵大声喊，说雷诺德受伤了，然后继续朝座舱走去，经过机身右舷被打坏的天窗口，从那儿能看到星星。他突然无意中看到北斗七星，他们正往西飞行，要回伦敦了。

驾驶员像以前一样坐在座舱里，忙于操纵飞机。泰尼喊道："啊，将军，我们要回家喝茶去啦，要跟这些倒霉的景象告别啦！您会告诉他们您亲眼看见煤气厂起火了，是不是？"

"我当然会告诉他们。咱们的飞机怎么样？"

"左舷发动机中弹了，不过勉强能用。正朝着陆地上空飞，生怕我们不得不降落。看来我们还能到家，除非那个引擎完全失灵。"

"你们的尾翼炮手一条腿受伤了，领航员在后边陪着他呢。"

外层探照灯区咄咄逼人的光束在前面晃来晃去，探索着云层，但是"弗兰迪"号钻到云层深处，没有被发现。泰尼转动着大蓝眼珠，两手扶着驾驶盘，对维克多·亨利大喊道："吃开飞机这行饭最愚蠢不过，对不对，将军？我已经受够啦，早知道该当海军去！"

空军中尉基伦摘下头盔，完全让泰尼驾驶飞机，同时掏出一块并不比他的皮肤更白的大手帕揩了揩脸。他向帕格疲倦地微微一笑，额上布

满一道道皱纹。

“大概快到陆上了，将军。要保持这样的高度，还有相当大的困难呢。您的法语怎么样？”

THE WINDS OF WAR

战争风云

（1939—1941）

[美] 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著
施咸荣等◎译

下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第三十四章

帕米拉一直留在伦敦。她知道这是一次夜袭，也知道路程很远，不难算出维克多·亨利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上午十点钟，她去了他住的那套公寓——那里暂时没有别的人住——并说服打扫卫生的女工让她进了屋。她坐在那间肮脏的起居室里，想看看报纸，实际上却只能一分钟一分钟地数时间，盼望他还活着。

帕格·亨利是在她遭遇不幸的时候进入她的生活的。在她还不到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离了婚。她的母亲重新结了婚，过着一种新的生活，把她丢下不管。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经常出门旅行，就让她寄宿在学校里。她长大后，出落得秀丽妩媚，很有风度，只是有些野，不到二十岁已经有了几起桃色事件。她二十刚刚出头，就碰上了菲尔·鲁尔，他是一个金头发的高个子新闻记者，在巴黎时，有一阵子同莱斯里·斯鲁特同住一套公寓。鲁尔这个人冷酷无情，善于骗人，俏皮话滔滔不绝，品德败坏，他一点儿一点儿地把她的雄心壮志、她的自信心甚至她的求生意志都摧毁了。她终于同他决裂，才克服了想自杀的抑郁心情，然后去她父亲那里侍候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在“不来梅”号邮船上碰到了维克多·亨利夫妇。

她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完全像亨利上校那样的男人：对人疏远，沉默寡言，显然是一个旧式的、兴趣狭窄的专业人员，可是眼光敏锐，令人喜爱。从一开始，她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后来越来越喜欢他。在船上，这种吸引力常具有一种不实际的强度，可是一般来说，一踏上陆地，便会迅速消失。在柏林重新遇见他时，帕米拉对他的感情变得更加强烈了。在那里，她意识到帕格也已经开始喜欢她。可是，战争的发生使他们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他们后来只在华盛顿邂逅过一次。

维克多·亨利来到伦敦时，帕米拉已经准备要同那位战斗机驾驶员

结婚了。这位在船上曾经同她多少有些情投意合的长者来看她，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可是接着伽拉德失踪，她有两个星期同帕格经常在一起。在战时，同在船上一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加深得很快。迄今为止，他们之间还没有发生什么事。在他们观看德国轰炸机空袭的时候，他曾经笨拙地用手臂搂住她，仅此而已。可是帕米拉这会儿心想，不管这个已婚的男子有什么看法和顾虑，她只要高兴，是随时随地可以同他睡觉的。

可是，帕姆还没有要引诱亨利上校去干他称为“窝棚幽会”的事的意思。根据亨利不以为然的看法，布林克·凡斯就同毛德·诺士伍德夫人在窝棚里幽会，虽然这个“窝棚”实际上是梅费尔最高级的公寓，而毛德夫人尽管脸稍许有点儿长，但确实是一个聪明而又迷人的女人。帕米拉对维克多·亨利的品行道德一点儿也不相信。她认为阻止她跟这个孤独寂寞的男人享受一点点欢乐的，不过是旁人扫兴的流言蜚语。可是，他的情况就是这样。她已打定主意，尽可能不使他扫兴或者起反感。

差不多正好在正午时分，房门的锁响了。

帕格进来时，听见公寓里响着中午的新闻广播。他喊道：“喂，谁在里边？”

起居室里响起了脚步声，那姑娘像一颗蓝色的子弹一样向他射来。“哦，天哪，你回来啦！”

“怎么回事？”维克多·亨利终于在接吻的间隙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没有请假就溜了出来，我会被送交军事法庭枪决。我好像已经在这儿坐了一个星期。你的那位女工放我进来的。啊哈！”她高兴地低声抱怨，一再吻他。帕格在这样的突然袭击下颇有点儿张皇失措，茫然地回吻她，还不十分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帕姆说：“老天，亨利上校，你真的是酒气熏人哩！”

“那是述职。他们请你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加上大量的酒，然后你就谈开了。”他很难讲下去，因为帕米拉不停地吻他。他尽管站着困得要死，还是本能地开始对紧偎在他身边的这个热情洋溢的姑娘有所反应。他抱紧了她，回吻她。他受到这突然袭击，尽管一切奇怪得像在梦中一样，但他没有一点儿要停下来的意思。几个小时前他刚同死神打过交道，现在还在木然发呆。“喂，这是什么意思？”他嗄声嗄气地说，“这是对胜利归来的英雄的奖赏吗？嘿！”

她缓慢而亲切地吻遍了他的脸。她从他的怀抱里抬起头来，注视着他的眼睛：“正是这样，一点儿不错。”

“可是，我除了占据一个位置、耗费汽油、碍手碍脚外，什么事也没有做。尽管这样，帕姆，我还是得谢谢你。你那么漂亮可爱，你的这个欢迎仪式真叫我受宠若惊。”

他显然精疲力竭，他那么笨拙可笑的动作、他搂住这个陌生的女人不知怎么办好的那副滑稽相，引起了她的一股深切的柔情。“看来你是彻底垮了，”她离开他的怀抱时说，“完全精疲力竭了。这次旅行很不好受吧？”

“时间长了点儿。”

“喝一杯？吃点儿什么？”

“我想还是喝一杯吧。我觉得没什么，不过最好还是睡一会儿。”

“我也这样想。”她带他进了那间遮得黑魆魆的卧室。床已经铺好了，睡衣也拿出来了。她不慌不忙地替他调配酒，等她回到卧室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跟他平日的习惯相反，地板上乱糟糟地堆着他的那套花呢制服，这是空军士兵哈尔顿因为运气不好而没有到手的。

有只手不住地轻轻推他的肩膀。“亨利上校，五点钟了，大使馆给你来了电话。”

他睁开了眼："什么？哪个大使馆？"

隔了几秒钟，他才想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以及帕米拉·塔茨伯利怎么会穿着军服俯身站在他面前，脸上带着如此亲密而又快活的笑容。他在梦中又回到了"弗兰迪"号上，摸索着想找一块布来擦掉那个可怜的尾翼炮手呕吐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鼻子里还闻到那股幻想中的臭气。他坐起来用鼻子闻了闻，烧肉的香味穿过敞开的房门飘进来，驱散了梦里的臭味。"那是什么？"

"我想你现在该饿了。"

"可是，你从哪儿搞到吃的的？冰箱里除了啤酒和汽水，什么也没有。"

"我出去买的。"

他洗了个冷水澡，想使自己清醒过来，可是他在刮脸、穿衣服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在做梦的感觉。他对活着回到正常环境中来的这一奇迹仍感到不习惯，对帕米拉热情欢迎的模糊回忆更增强了这种奇迹之感。

"真见鬼！"他说，"你是从哪儿，又是怎么搞到这一切的？"

沙拉、一盆水果、长面包和一瓶红酒诱人地堆在小桌上，她在厨房里哼着歌曲。她端着两盘牛排进来时说："哦，我成了伦敦胡同里的一只猫了，我知道上哪儿去找吃的。坐下来吃吧。炉子确实不太好用，不过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

他把肉切开，吃了一大口。面包内软外脆，醇厚的酒味道很好。帕格·亨利像一个滑雪后回家的小孩一样津津有味地吃着。帕米拉也切了一块牛排吃，在维克多·亨利狼吞虎咽的时候，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嗯，"她说，"真有点儿饿了，对不对？"

"当然啰，太好吃了！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肉、最好的面包，喝过的最好的酒。"

“你过奖了，不过你吃得挺香，我还是挺高兴的。我是在设法弥补你临走时我的那种愚蠢的态度。”

“帕姆，能走这么一趟，我感到很高兴。那个决定是正确的。”

“啊，你现在既然已经回来了，也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我向你道歉。”

维克多·亨利放下了他的刀叉，他的全部感官重新敏锐起来。在他看来，帕米拉·塔茨伯利脸上容光焕发，娇艳无比。他回味起他们俩在门口狂吻，不禁心旌飘荡。

“我原谅你。”

“好。”她喝着酒，从酒杯边缘瞧着他，“你可知道在‘不来梅’号邮船上时我就喜欢你了？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在柏林，我为了不使自己的命运跟你联系在一起，不知费了多大的劲。不过，我当时知道有些事是办不到的，你对你妻子太忠诚了。”

“一点儿不错，”帕格说，“直布罗陀暗礁嘛。我想我是一个傻瓜，不过当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帕米拉。”

“对，是那样的。那一两年，我真是不成样子。当时能够那样去喜欢一个男人，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不久以后，我就疯狂地爱起台德来了。”一道悲伤的阴影掠过她的脸，“几个钟头以前，当你打开房门的时候，我差不多要信仰上帝啦！这是草莓馅儿饼点心。”

“你骗我吧。”

“我不骗你。我走过一家点心铺，看见馅儿饼很不错。”

他伸出手去抓住她纤细的手腕。他粗糙的指头感到她的皮肤很滑嫩，那感觉就同他的嘴碰到她的嘴唇时一样。“帕姆，我对你这只伦敦胡同里的猫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我很高兴。我这股疯狂的热情如果得不到报答，我想起来一定会

很难过。你放开手，我好给你拿草莓馅儿饼和咖啡来。已经快六点了，凡斯上校一定要你六点半去大使馆。”

“你准备干什么？回阿克斯布里奇去？”

“你准备干什么？那才是重要的。”

“首先我得弄清楚布林克找我干什么。”

“我回我的住处等你的电话吗？”

“好的，帕姆，请你一定那样做。”

他们在人行道上分了手。他不断地回头去看她那穿蓝军服的越来越小的身影，只见她在人群中走着，奇特地扭动身体，就像他在“不来梅”号邮船上第一次注意到她时的那样——像这样趾高气扬的小个子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伦敦有成千上万。

他感到像获得了新生。他冲着街上他碰到的人们微笑，人们也朝他微笑。年轻姑娘像小明星一样迷人，年长妇女态度娴雅。男人们全都是一些了不起的正人君子，不论是肩膀瘦削、面孔苍白、挟着公文皮包、戴着圆顶礼帽的公务员，还是过路的士兵，或是满面皱纹、须发灰白的老头儿，或是身穿花呢衣服的猪肝色面孔的胖子。他们都带有他在比根希尔兵营里和“弗兰迪”号上所看到的那种土气。他们都是英国人，属于幸福的种族。透过树叶照射在格鲁斯温纳尔广场上的阳光是金黄色的，树叶是翠绿色的，天空则跟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的制服一样，是蓝色的。多美好的世界！那些欧洲人是多么痴愚，把花费了这样艰苦的劳动修建起来的住房，用炮火和炸药来摧毁！一切东西都洗刷得干干净净，至少在他那双孩子似的清澈而好奇的眼睛看来是如此——锃亮的汽车、橱窗里的服装人体模型、窗台上的一盆红色的天竺葵。他注意到人行道在夕阳下发出小小的闪光。

飘扬在大使馆二层楼上的美国国旗突然引起了帕格的一阵自豪感。旗子的红、白、蓝三色看起来如此鲜艳。它缓缓地飘动，如此神气十

足，似乎有一支由六十件乐器组成的交响乐队在演奏《星条旗》。可是广场上并没有乐队，有的只是过往车辆嘈杂的喧闹声。他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国旗，觉得自己热爱生活，热切希望自己能在这个灿烂的世界上多活几年，而过去，他却像一只蝙蝠一样盲目地穿过这世界。这个严峻、结实、无名的美国海军上校呆呆地坐在伦敦公园的长椅上，心中感到无比兴奋。直到最后，他才找到了兴奋的根源。开始，他认为这是自己完成轰炸任务后的反应，是乘着俯冲轰炸机在探照灯的扇形蓝光和高射炮的绮丽火花中同死神搏斗后仍然活着的一种单纯的快乐，但不只如此。二十五年来，他从未有过这种兴奋，他也不希望再有，因此他费了很长时间才理解它。事情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他坠入了情网。

一辆黑色凯迪拉克轿车停在大使馆门前，一位帕格认识的海军将军、两位陆军将军，还有布林克·凡斯走下车来。帕格急忙走过街去。

“嘿，帕格！”海军将军本登伸出一只胖手。这个令人敬畏的将军是帕格在作战计划处的老上级，他身材矮小圆胖，有一张油光光的圆脸和一个圆滚滚的秃头。尽管他性子急躁，帕格却很喜欢他，因为他办事精明，猛冲猛打，从不多话，且虚怀若谷，勇于接受批评。他还是一个射击学专家，是海军中的第一把手。他的缺点是在政治观点上顽固不化，他认为新政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

布林克·凡斯把这四个人带到二楼一间安静的、镶有樱桃木方格护墙板的会议室里，就走开了。他们在一张光可鉴人的长桌子的一头就座，桌子周围摆有二十把蓝皮椅子。本登将军坐在首位，两位将军在他两边，帕格就坐在样子比较年轻的那一位的下首。“真该死，帕格，”本登开始讲话，“大使说他要是早知道你的这次侦察飞行，他会阻止你的。”他朝另外二位做了个手势：“他说得一点儿不错，我们不愿意让陆军和它的航空兵团有这样的想法：海军在训练冒里冒失的傻瓜蛋。”听起来本登对帕格是非常满意的。“这些先生和我都一直在等候你从那次

该挨骂的愚蠢的远游中归来。这位是安德逊将军，这位费兹杰拉德将军是陆军航空兵团的。”本登瞟了那两位一眼。“嗯，我们现在就开始？”

坐在帕格身边的那位费兹杰拉德将军摆动着并拢在一起的长长的指头。他有金色的鬈发、清秀的脸，如果他那浅蓝色的眼睛里没有那种冷酷的神情，他倒很像一个艺术家或演员。“将军，我个人很希望听一听上校的轰炸旅行。”

“我也一样。”安德逊说。维克多·亨利现在才认出来他就是特兰·安德逊，一九一○年前后西点军校的一位足球明星。安德逊身躯笨重，下颌宽厚，稀疏的头发光滑地紧盖在粉红色的头皮上。

维克多·亨利实事求是地把他在轰炸机上的冒险经历叙述了一遍。

“真了不起！”帕格说到煤气厂爆炸的时候，本登脱口说了一句。

三位高级军官都紧张地听他叙述怎样坐在一架受了伤的飞机上返航；为了保持飞行高度，怎样把所有能去掉的重量都去掉了；怎样在几百英尺的低空完成最后三十英里的飞行。帕格讲完时，特兰·安德逊点了一支雪茄，把身子靠在一只粗壮的胳膊上。“很有趣的故事，上校。不过，这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轰炸，对不对？比起这里来，柏林好像没受什么损失。我想你去过码头吧？”

“去过，先生。”

“今天我们到那里绕了一圈，德国人把那个地区炸得稀巴烂，按照这个速度，一个星期后，伦敦就不成一个港口了。跟着会发生什么呢？饥荒？瘟疫？”

“码头区很大。”帕格说，“他们的抢修队和消防队很好，将军。外表看起来要比实际情况更糟糕。”

陆军航空兵团的将军优美地把两手的指头交错在一起。“你去过公共防空洞吗，亨利？我们在一次空袭中进去过，只不过是一个狭小的水

泥洞，中了炸弹，谁也逃不了命。里边一股没洗过澡的身体和小便的臭气，挤满了神经紧张、战战兢兢的老头子和哭哭啼啼的小孩子。洞顶上用粉笔潦草地写着：这是一场犹太人的战争。昨晚我们也去看过地铁站，一大群人睡在轨道上和月台上，脏得不像样子，是伤寒病的温床。”

“疾病和伤亡比他们估计的要少得多，先生，”帕格说，“医院还空着成千上万的床位。”

“那个叫凡斯的人也这样告诉过我们，”安德逊插嘴说，“不过，它们会住满的。嗯，亨利上校，你是这儿的观察家，你一直在给总统送去乐观的报告，建议他提供全面的援助。”

“并不完全乐观，先生，不过建议提供充分的援助倒是真的。”

“很可能你对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有点儿隔膜了，那么让我读点儿东西给你听。这是从一份强烈支持新政的报纸——《圣路易斯邮报》上摘下来的。”他从他的皮夹子里拿出一份剪得很整齐的剪报，带着特殊鼻音念起来：

> 罗斯福先生今天把美国海军的很大一部分交给了一个交战的强国，因而使美国卷入了战争。作为交换条件，我们租用了英国的属地。一旦希特勒战胜，从而获得了这些岛屿的所有权，这些租借地又有什么用呢？在不动产交易的历史中，这可以说是最坏的交易。如果罗斯福先生犯了这样的错误而竟然不受到处分，那么我们最好向我们的自由告别，决心从此在独裁制度下生活。

“这可是罗斯福的一个支持者的言论。”安德逊说，使劲抽着雪茄，“再过半个钟头，我们就要到陆海军人俱乐部去同几位英国陆军将军和海军将军共进晚餐了。我们已经有了他们所需的战争物资的清单，这简直是要把我们的武装部队剥个精光。我们必须在五天之内通过海底

电报向总统介绍情况。不算这次给的五十艘军舰，他已经给了他们几乎我们全部的七十五厘米野战炮、几支中队的海军飞机、几十万支步枪、几百万发子弹——”

“他不是白给他们的，将军。”本登说，“这些武器，英国佬都付了现金。”

“对，幸而《中立法案》迫使他非这样做不可，可是说这些物资是剩余的，是弥天大谎。剩余？我们没有什么剩余！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五十艘驱逐舰！这一切都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所有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缺少的。现在国会就要通过一部征兵法，我们的孩子将要拿起扫帚把进行军事训练了！总有一天要算账的，你要知道。一旦英国人垮台，这些东西都落到德国人手里——这种可能性是应该估计到的——算账的日子就不会远了。所有插手过甚至支持过这些交易的人——”说到这里，安德逊将军虎视眈眈地转向维克多·亨利，“我警告你，很有可能都会被吊死在宪法路的路灯杆上。”

沉默了一阵，本登将军将交叉着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态度温和地说：“嗯，帕格，我告诉这几位先生说，我认识你，而你提供的任何情报都是可靠的。我们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们接过来一大摊棘手的事。还是让我们来谈谈要害吧。在法国人那样垮台之后，你凭什么还认为英国人会坚持战斗？现在说话不能没有根据。”

“好的，将军。”

维克多·亨利说，首先英国人比法国人更好地利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他描述了他们在科学上的进步，战舰的威力与部署，他在阿克斯布里奇所见到的战斗机控制系统，德国和英国损失飞机的数字，飞行员的士气，沿着敌人可能入侵的海滩所做的准备工作，雷达站，飞机的生产，等等。费兹杰拉德闭着眼在听，头向后仰，手指在弹动。本登严肃地盯住帕格，像在上百次作战计划会议上那样仔细地听着。笼罩在自己喷出来的烟雾中的特兰·安德逊也死盯着帕格，可是脸上渐渐显

露出一种淡漠的盘算得失的表情。

帕格尽可能讲得冷静而清楚，这费了他很大的劲。他一方面尽力提供确切的军事情报，一方面帕米拉·塔茨伯利的形象和他在柏林上空飞行时的图景不住地在他脑海里浮现。他觉得自己心绪不宁，几乎无法保持庄重的语调。

“等一等，帕格，”本登插嘴说，“你如此热衷的这个无线电测向器不就是雷达吗，对不对？我们自己也有雷达，你还跟我一起在‘纽约’号上进行过试验。”

“我们还没有这种类型的雷达，先生。”维克多·亨利详细描述了腔体磁控管。于是，这几位高级军官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他补充说：“而且他们已经动手把这东西安装在他们的夜航战斗机上了。”

费兹杰拉德将军挺身坐起来。“机载雷达吗？重量问题怎么解决？”

“他们已经解决了。”

“那么他们有了新的成就了？”

“是的，将军。”

费兹杰拉德严肃地掉头看了特兰·安德逊一眼，后者熄掉雪茄，对海军将军说：“嗯，我的意见是，您的部下讲的至少听起来很有道理。既然上面下了命令，我们总得执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一项一项加以严格控制。关于这一点，说句老实话，我们是要做到的。还要尽可能交换一些磁控管之类的玩意儿。”他眯起眼睛，看着亨利。“很好，就是说英国人真的顶住了？就是说希特勒无法入侵英国？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他们的计划又是怎么样的？他们有什么办法对付这个称霸全欧的人？”

“嗯，我可以告诉您一些英国官方情报，”维克多·亨利说，“我是经常听到的。一九四○年，把德国抵挡住。一九四一年，凭借英国和美国

共同生产的飞机，英国在空军力量上超过了德国。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把德国空军从天空中消灭掉。如果他们不投降，就把他们的城市和工厂炸成平地。一九四四年，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

“用什么呢？用十到十五个师去对付两百个师？”

“事实上，将军，我认为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坚持下去，直到我们参战。”

“你在瞎扯了。然后又怎样呢？”

费兹杰拉德将军极其平静地说：“还用说，特兰，然后我们就用我们正在建立的轰炸机大队从空中把德国消灭掉。要不了几个月，我们就能登陆接受投降，只要有人能活着从废墟中爬出来。”

本登海军将军朝着维克多·亨利把眉毛一扬，说道：“你听了觉得怎样，帕格？”维克多·亨利迟疑不答。

“你有些半信半疑？”费兹杰拉德亲切地问。

“将军，我刚从轰炸德国的飞机上回来。二十四架轰炸机去执行这一任务，有十五架回来了。其中四架没有炸中目标，因为导航错了，设备发生了故障，出现了德国人的引诱火力，等等。有两架根本没有轰炸任何目标，他们迷失了方向，在黑暗中乱飞，然后把炸弹扔到海里，靠着英国广播公司的信号才回来的。在一次战斗任务中，他们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攻击力量。”

“这样的事情才刚开始。”费兹杰拉德笑了笑，“二十四架轰炸机，假定去的是一千架，载重量又大得多呢？就像现在这样，英国人还真炸中了煤气厂。”

“是的，先生，他们炸中了煤气厂。”

“你认为战局将怎样发展？”安德逊将军突然对亨利说。

“先生，我认为迟早得有一两百万人的军队在法国登陆，跟德国军

队作战。”

特兰·安德逊不高兴地嘟哝着，摸了摸左肩。“在法国登陆，嗯？一九一八年，我在法国登陆过，我在阿戈讷被一颗德国人射出的子弹打穿了肩膀。我不知道那次登陆取得了什么成绩，你知道吗？”维克多·亨利没有回答。

“好吧。”特兰·安德逊站了起来，“我们走吧，先生们，我们的英国弟兄在等我们了。”

“我马上就来。”本登说。等陆军军官走了以后，他拍了拍维克多·亨利的肩头：“干得好。这些英国佬在替我们守卫阵地呢，我们得帮助他们。可是天哪，他们提起要求来真不害臊！一旦他们的钱花光了，问题就大了。不把在美国的最后一点儿股份卖光，他们连这张清单上的物资都买不起。以后怎么办呢？我真不知道。我们的老头头儿总得想办法给他们东西。他是一个聪明人，我估计他想得出办法来。哎呀，我想起来了——”他伸手从前胸的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信封上写地址的地方只写着“维克多·亨利”，是他妻子细小的笔迹，信比平常要厚得多。

“谢谢，将军。”

海军将军在口袋里摸来摸去。“不，还有别的。该死，我总不会——找到啦！哦，可以放心啦！”

这是一封白宫的公函。帕格把两封信都随手放到口袋里。

“哦，帕格，你作为一个研究射击学的军官，已经把自己逼到一个特殊的死角去了。白宫里那位脾气古怪的社会主义者很器重你，这对你来说可能是好事，也可能不是。我得马上走了。我见到罗达的时候，她很好，只是稍微有点儿忧郁。”本登叹了口气，站了起来，“她们的日子很不好过，这些妇女。好在她不知道你那次轰炸旅行。现在你已经回来了，我倒真有点儿忌妒你。可是我呀，还挺珍惜我的这条老命，帕格，除非以身殉职，否则我还不太愿意轻易把它送掉呢。我建议你今后也得

这样考虑考虑。”

布林克·凡斯摘下他的黑边眼镜，从办公桌后边走了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帕格。“喂，我想这几天找个时间听你谈谈那次愉快旅行的全部经过。高级军官们的印象怎么样？”

“很好。”

“好。这儿有一封人事局来的急电。”他从墙上挂着的一块夹纸书写板上取下一张薄纸，把它交给帕格。

维克多·亨利解除伦敦临时职务返柏林，并于十一月一日左右离职，然后优先飞往华盛顿向人事局述职，等候新的任命。

凡斯说：“马上要离开柏林了，你高兴吧？”

“高兴极了。”

“我想你也会。运输部门告诉我，他们能优先弄到十四日去里斯本的票。”

“赶快抓住。”

“好吧。”凡斯带着会心的微笑继续说，“我说，你同那位漂亮的塔茨伯利小姑娘也许明天晚上可以跟我和毛德夫人吃一顿告别晚餐。”

布林克有好几次邀请维克多·亨利同他们一道吃饭。帕格认识布林克的妻子和他们的六个孩子，并且很喜欢他们。他虽然没有谴责，但还是拒绝了布林克这样的邀请。维克多·亨利了解这类事是多么普通——“战争和淫乱，除此都不时髦”——可是他始终不赞同布林克的这种“窝棚幽会”。凡斯现在又在邀请了，他的微笑让帕格想起他往公寓打电话找自己时曾发现帕米拉也在场。

“我晚些告诉你吧，布林克。我给你打电话。”

“好极了！”凡斯因为没有遭到拒绝而嘻嘻地笑了起来，“毛德夫人会高兴的。天哪，帕格，她有一个惊人的酒窖呢。”

维克多·亨利回到格鲁斯温纳尔广场，坐在长椅上。阳光还在照耀，国旗还在飘扬，但这天的傍晚同平常日子一样，只是伦敦的一个黏糊糊的傍晚，没有灿烂的光辉。

总统用铅笔匆匆草成的信这次写在一张黄色的公文笺上。

帕格：

你的令人振奋的报告一直是我急需的良好补品。战争消息是这样坏，现在共和党人竟把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理想的候选人提出来了！你十一月回来的话，可能会在一个新首脑手下工作。那时你就可以挣脱枷锁，到海上去了！哈哈！

特别感谢你提醒我们注意有关他们运用先进雷达的情况。英国人九月份要派来一个科学代表团，带着关于丘吉尔所谓“鬼战争”的全部科学情报。我们肯定要在这方面紧紧跟上！丘吉尔对登陆艇很感兴趣，这消息多少令人兴奋，对不对？事实上，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已经向海军作战部部长要了一份报告。尽可能搞到他们的材料，越多越好。

富·德·罗

帕格把这封生气勃勃的草草写成的信像别的便条一样塞进口袋，然后拆开他妻子的信。这是一封奇怪的信。

她在信中写道，她刚打开收音机，听到一张《凌晨三点钟》的旧唱片，就哭起来了。她回忆起他们的蜜月，那时他们经常听着这支曲子跳舞；回忆起一九一八年他长时间的别离；回忆起他们在马尼拉和巴拿马度过的幸福日子。她同正在纽约经营一家公司的巴穆·柯比一道坐车到新伦敦去探望过拜伦——穿过康涅狄格州的初秋的树丛，这是两天极其

痛快的旅行。瑞德·塔利告诉她拜伦在课卷作业方面很懒，可是在模拟器和潜艇操练中表现非常好。她问过拜伦关于那个犹太姑娘的事。

从他回避这件事的情况来看，我想可能一切已成过去。他脸上呈现出一种特别的表情，可是一个字也不说。这难道还不叫人放心吗！

杰妮丝已经怀孕了，你已经知道了吗？你一定已经从他们那里听说了吧？这两个孩子毫不浪费时间。嘿！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就是我所能说的！可是，一想到要当祖母，一方面我很幸福，另一方面又好像是世界末日来临！在我最初听到这消息时，如果你在这儿，那会给我很大帮助。这消息确实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了。我不知道我恢复过来了没有，不过我在努力恢复。

让我对你进一句忠言：你能越早回家越好。我很好，不过现在我真的需要丈夫陪伴。

他回到公寓，给帕米拉打电话。

“啊，亲爱的，”她说，“我很高兴你来电话。再过一刻钟，我就已经走了。我跟阿克斯布里奇通过话。他们非常宽宏大量，只要我今天晚上回去，他们就原谅我的一切。他们人手不够，他们还估计会有严重的空袭。我一定，我真的一定得马上回去。”

“你当然一定得回去，你侥幸没有因为开小差而给枪毙。”帕格说，尽可能装得很轻松。

“我不是阿克斯布里奇头一个违反纪律的，”她笑着说，“一个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多少总有点儿感情上的牵连，你要知道。不过，这次我真的动了感情了。”

他说：“我不知多么感谢你。”

“你感谢我？”她说，“天哪，你可知道你帮助我度过了一段多么痛苦的日子？至多再过一个星期，我又可以获得一次假期了。那时我们能够再见吗？”

“帕姆，我后天就要离开了。先回柏林大约待一个月或者六个星期，就回国……喂，帕米拉？”

“我还在这儿。你后天就要走吗？”

“大使馆里有给我的训令。”

停顿了好久，其间他听得见她呼吸的声音。然后，她说：“你不希望我不顾一切后果再开两天小差吗？你愿不愿意？我想这样干。”

“要打胜仗，这可不是办法，帕姆。”

“是的，这不是办法，上校。好吧。可是，这样的告别却是意料不到的。总之，算是告别了。”

“我们会在人生的道路上重逢的。”

“啊，不成问题。不过，我坚决相信台德还活着，而且正在归途中。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很可能已经结婚了。那样会合适得多，彼此也好办得多。不管怎样，今天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现在这已经是一件不可改变的事了。”

维克多·亨利感到无法再往下谈。他所爱的这个姑娘的年轻声音里忧郁、温和的调子使他的喉咙发哽，而他又拙口笨舌，找不到合适的话向帕米拉表达他的感受。“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的，帕米拉，”他笨拙可笑地说，清一清嗓子，“我是一分钟也忘不了的。”

“你忘不了吗？太好了，也永远忘不了。几个钟头抵得过整整一生，是不是？我想是的。好了，再会，亨利上校，旅途平安。我希望你家里都好。”

“再见，帕姆。我希望台德能够回来。”

她的声音有点儿变了："有人找我来了。再见。"

维克多·亨利虽然很疲倦，但神经紧张，没有一点儿睡意，于是他换上便服，溜达到弗莱德·费林住的吵闹而又闷热的公寓里。本周初附近爆炸了一枚炸弹，把全部窗玻璃都炸碎了，现在挡了棕黄色的胶合板代替。费林曾做过一次广播，描述他在一阵如雨的玻璃屑中的感受，获得极大的成功。

"塔茨伯利小姐呢？"费林问，递给维克多·亨利一杯用杜松子酒和一点儿紫红色的罐头果子汁调成的混合酒。

"打德国人去了。"

"好极啦！"这位广播员像杂耍演员似的模拟英国口音说。

帕格坐在胶合板做的护墙板下面长毛绒沙发的一头，看着人们喝酒跳舞，心里纳闷儿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他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姑娘，穿着一套剪裁入时的红衣服，又长又黑的头发梳到耳朵后边。她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这姑娘带着一种既大胆又怀有希望的、把握不定的微笑走了过来："喂，再来一杯混合酒吗？看您的样子像是一个重要人物，又很寂寞。"

"没有比我更不重要的人物了。我不想要混合酒，倒是希望有个人做伴。请过来一道坐会儿吧。"

这姑娘马上坐了下来，跷起了一双穿丝袜的漂亮的腿。她比帕米拉好看，看来不到二十岁。"我来猜猜看，您是陆军航空兵团的一个将军吧，他们一般比较年轻。"

"我只是一个海军上校，离家很远很远。"

"我叫露西·索姆维尔。我妈妈要是知道我先找陌生人讲话，准会揍我一顿。不过在战争时期，一切都有所不同，对不对？"

"我是维克多·亨利上校。"

“维克多·亨利上校。听起来多像美国人，”她用一双毫无顾忌的眼睛看着他，“我喜欢美国人。”

“我揣摩你遇见过不少吧。”

“啊，一大堆，一个比一个强。”她笑了，“轰炸可怕极了，不过也让人兴奋，是不是？生活从没有这样让人兴奋，你根本不知道晚上是不是回得了家，这样的日子挺有意思的。我知道有的女孩子晚上出门干脆把化妆品和睡衣都带在身边。亲爱的老妈妈连一句话也没法儿说！”

这姑娘调皮而诱人的目光告诉他，这可能是一股情欲的火焰等你去点燃。战时的伦敦就是这样的地方，他想：“除此都不时髦！”但是，这姑娘跟梅德琳一般年纪，在他眼里算不得什么；而他又刚同帕米拉·塔茨伯利沉闷、冷淡而辛酸地分了手。他避开她荡漾的眼波，说了些枯燥无味的关于晚间新闻的话。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魁伟的陆军中尉走了过来，邀请露西·索姆维尔喝一杯，她跳起身来走了。不久，帕格也就离开了。

他一个人待在屋里，听了会儿丘吉尔的演说，就上了床。他在熄灯前重读了一遍罗达那封含情脉脉、多愁善感的信。字里行间似乎有某种阴暗而不愉快的东西。他猜想她可能同梅德琳有了龃龉，尽管信里并没有提到女儿的名字。他心想，老嘀咕这事也没有必要，反正一两个月内就要回家。他睡着了。

罗达在去康涅狄格州的旅途上已经同柯比博士发生了暧昧关系，这就是帕格隐约察觉到的某种阴暗而不愉快的东西。俗话说，受骗的丈夫总是蒙在鼓里的；尽管罗达在信里说话不够慎重，露了一些破绽，但没有引起他的怀疑。

战争不但促成人与人之间新的亲密关系，也把旧的关系引向破裂。在这个忠实的典型——他海军中的朋友这样看他——接到他妻子的信的那一天，他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之间并没有什么越轨行为，主要是那位

姑娘已下了决心不鼓励他。而罗达在从新伦敦回来的旅途中却失足了，这是事先没有想到和预料到的。如果硬要约她幽会，她准会畏缩、拒绝。她只是同柯比停下来喝茶。从那家小客栈的后窗望出去是一片美丽的池塘，里面有几只天鹅冒着蒙蒙细雨在粉红色的荷花丛中游来游去。他们单独坐在这个安静、舒适的地方，只有个老妇人侍候他们。他们对这次访问拜伦感到很满意，乡村的景色也很美。他们原打算停留一个小时，然后开车去纽约。他们谈到第一次在柏林郊外的午餐，谈到在滕珀尔霍夫机场的离别，谈到在瓦尔多夫旅馆重逢时彼此的欢乐。时间过得很快，他们谈话的口气也越来越亲密。后来巴穆·柯比说："这个地方可真舒适极了！可惜我们不能住下。"

罗达·亨利小声说，连她自己都很难相信这几个字是从她嘴里吐出来的："也许能。"

也许能！这么三个字就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和品格。那个老妇人没有问什么，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卧房。

在纽约，罗达和柯比在下午灿烂的阳光中听到了帕格深夜听到的丘吉尔的广播演说。罗达替梅德琳和她自己挑选的公寓很不错。房子朝南，屋外是一片低矮的褐色石头。阳光整天穿过白布帘的窗户照射到一间宽敞的起居室里，室内的陈设和装饰一律用白、桃红和苹果绿三色，装在绿相框里的维克多·亨利和男孩们的照片放在一架白色钢琴上。来访的客人对这地方高雅欢乐的气氛都有好评。

> 他点起一把火，火势越烧越猛，直到把纳粹暴政的最后残余从欧洲扫光……

柯比懒懒地坐在一把圈椅上吸烟斗，瞪眼瞅着收音机。"华丽的辞藻，这个老家伙。"

"你认为他们真能抵挡住德国人吗，巴穆？"

“帕格怎么说？”

“他刚到的时候来过一封悲观的信，以后就没有再来信。”

“真怪，他在那里有一阵子啦。”

“嗯，我对自己说，如果他有什么不测，我会听说的。我真担心。”

“当然。”

丘吉尔的演讲结束了，她看见他在瞧他毛茸茸的手腕上的表。“你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啊，还有一两个钟头。”他关了收音机，慢慢踱到窗前，眺望窗外，“景色不错，无线电城、帝国大厦，可惜那座公寓楼把河上的景色遮住了。”

“我知道此刻你想要的是什么。”她说。

“什么？”

“喝点儿茶，到喝茶的时候啦。”她看见对方突然粗犷地咧嘴一笑，就半含羞半涎着脸微笑着，急匆匆地加了一句，“我的意思是真的喝茶，巴穆·柯比先生。”

“茶是我心爱的饮料，至少最近是这样。”

“别讨人厌啦，你！嗯，我去煮点儿茶好吗？”

“当然好，我正想喝茶。”

“我想我应该发誓戒茶才对，因为我最先是因为喝茶堕落的。”她诱人地扭动腰肢朝厨房走去，“如果我能用喝醉酒来解释就好了，可是我当时跟一个牧师的老婆一样清醒。”

他到厨房看她准备茶。巴穆·柯比喜欢在一旁看她走动，他停留在她身上的目光使她感到自己又年轻起来。他们坐在阳光下的一张矮桌边，她彬彬有礼地把茶倒好，把涂上黄油的面包递给他。再找不到比这

更平静、更庄重的一幅图画了。

“差不多同在麦琪逊太太的客店里喝的茶一样好，”柯比说，“差不多。”

“别提啦！你在丹佛要待多久呢？”

“只过一夜，随后就得回华盛顿。我们的委员会准备会见几个英国科学家。从样本上看，他们搞出了一些了不起的东西。我肯定他们会叫德国人大吃一惊的。”

“真的！那么你下一步是到华盛顿了？”

“对。你也找个理由去趟华盛顿吗？”

“啊，亲爱的，巴穆，你难道不知道我认识那里的每一个人？简直是每一个人。我不认识的人，帕格也认识。”

他苦闷地停顿一下，说：“这件事干得不令人满意，对不对？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破坏家庭的人，特别是对在国外服务的军人的家属。”

“哎，亲爱的，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了罪的女人。从那天以后，这两个星期天我都上教堂了。我并不感到有罪，反倒感到很新奇，我就告诉你这一点。”她又给他倒了点儿茶，“这一定是战争的关系，巴穆。我也说不好。自从希特勒踏遍了欧洲，把伦敦炸成平地以后，一切旧的观念似乎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这我也说不好。我的意思是说，比起眼前真实的东西来，麦琪逊太太客店后边的天鹅、那些可爱的粉红色荷花、细雨、那只灰猫、茶、那些好吃的面饼，还有你和我，这些都是我能够享受到的。”

“我还没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去丹佛。”

“没有。”

“有一个人要买我的房子，准备出一大笔钱。我告诉过你关于我房子的事。”

“对，听说漂亮极了。你真的准备把它卖掉吗？”

“我常常谈这件事。我一直在考虑，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在丹佛。那所房子非常适于自己住、招待客人和接待来探亲的儿女和孙儿孙女。我要是有妻子，就决不愿意卖掉它。”他停顿一下，睁大了那双严肃的棕色大眼睛看着她，眼神里流露出腼腆和担心的神气，这种眼光本身就是求婚的表示，“你是怎样想的，罗达？”

“啊，巴穆！啊，多幸福的日子！”罗达的双眼充满了快乐。她并不感到十分吃惊，可是她所得到的安慰是难以形容的。这一来算是解了她心里的一个疙瘩：这到底跟基普·托莱佛干的蠢事不同，这不是一次失去理智的失足，而是一次奔腾的激情。既是奔腾的激情，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说：“对你来说，这实在不应该是新闻。如果我当时不是那样的感受，我们是不会在麦琪逊太太那儿住下的。”

“真的！啊，我的主。你那样看待我，我是又骄傲又幸福。我当然是那样。不过——巴穆！”她几乎是快活地朝钢琴上的照片挥了挥手。

“我有些朋友也是在五十多岁重新结婚的，罗达。有的在离了婚以后，有的现在过着非常美满的幸福生活。”

罗达叹了口气，用手指擦擦眼睛，朝他笑了笑。“你是不是要使我成为一个贞洁女人？你那样做的确是好意，不过没有必要。”

巴穆·柯比真挚地俯身过去，闭紧了他肌肉松弛的大嘴。“帕格·亨利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才发生那件事的，在我们见面之前，你们的婚姻中就有了裂缝。那是不能不有的。”

罗达用颤抖得很厉害的声音说：“在我认识帕格之前，他是海军里一个橄榄球后卫，我看过他参加的两次陆军对海军的比赛。我有个男朋友爱看这类比赛——听我讲，巴穆，也许我会镇定下来。他是一个很有冲劲儿、令人激动的运动员，一个满场跑的结实小伙子。后来，天哪，

在华盛顿，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就是帕格·亨利本人，就是报刊上常有他照片的这个人。战争在进行。他穿着嵌金线的蓝军服，看起来雄赳赳的。我一定要说！哦，天哪，他用了在橄榄球场上的那股劲来追求我。那些日子，他显得非常可笑。你要知道，帕格在愿意的时候，具有一种逗笑的才能。嗯，我交的男朋友都是华盛顿的老相识，都进的是同样的学校，都是用同一个模子制造出来的，你知道。帕格却与众不同，他现在也是这样。举一个例子，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你可以打赌，光是这一点就不好相处！我的意思是说，从一开始情况就很复杂。我的意思是说，这丝毫不影响他谈恋爱。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可是——嗯，帕格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我永远会这样说。我一定叫帕格腻烦了。我知道他爱我，可是，问题是他太海军气了！哎，巴穆，这个人让我在婚礼宴会上站了半个小时，而他却开车送他的指挥官去赶回诺福克的火车！这就是维克多·亨利。可是二十五年——天哪，现在我是第一次突然觉得自己非常不幸。”

罗达用手帕掩着脸哭起来，两肩不住地抖动。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等平静下来以后，她看着他说：“你到丹佛去吧，不过你得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我做了对不起帕格的事，难道你就不会想到，有朝一日，由于意想不到的机缘我嫁了你以后，我会不会同样也做对不起你的事呢？你自然会想到的。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相信你很久以来就不爱你丈夫了。你对他有感情，可我认为你爱上了我。”他站起来，“我还是要去赴丹佛的约会，罗达，不过我不准备卖那所房子了。”

“哦，卖掉吧！对我来说，你还是照样卖掉那所房子好，巴穆。我不过是认为你有一天会后悔的。”

“再见，罗达。我会从华盛顿给你来电话的。可惜这次我没见着梅德琳，代我向她致意。”说着，他看了钢琴上的照片一眼，“我想你的孩子们会喜欢我的，甚至是拜伦那个怪孩子。”

“他们怎么会不喜欢你呢？问题不在这里。”她送他到门口，他像一个出门旅行的丈夫一样吻了她。

第三十五章

帕格回去的时候，九月的柏林空气清新，树叶正在变黄。同闪击战下的伦敦相比，这座城市看起来非常太平，穿军服的人要少得多，几乎没有什么卡车和坦克。打败法国之后，希特勒已经让部分战士复员到农场和工厂当自由工人。剩下来的士兵也不在柏林四周闲逛，他们有的在海岸上等待入侵英国，有的驻守在法国和波兰，有的守卫在一道面对苏联的薄弱而谨慎的防线上。只有空中战争的迹象还看得出来：高射炮的蓝灰色炮口从秋天的树叶下面冒出来；广场上，淡黄色头发的德国小孩呆呆地瞧着一架打下来的惠灵顿式英国远程轰炸机。帕格看到这架坠毁的英国轰炸机——与“弗兰迪”号一模一样——那红、白、蓝三色的舷窗，心里感到一阵悲痛。他想去看一看遭到破坏的煤气厂，但没有找到。绷着脸的德国空军警卫和木栅栏把遭到破坏的现场封锁了起来。戈林在很久以前曾经宣布，只要有一颗英国炸弹落在柏林，德国人民就可以管他叫梅厄[1]。揭“梅厄”短处的现场证据当然不准人看。

不过，即使不是禁区，帕格也怀疑会有多少德国人到那儿去看。他们是一些古怪的人。在里斯本，他一登上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当时当地的德国就给他很深的印象：机内纤尘不染，服务员毕恭毕敬，酒饭要了就到，扩音器震耳欲聋。坐在他旁边的乘客是一个金头发、戴眼镜的胖大夫，进餐时同他碰杯祝酒，热情洋溢地谈到美国和住在密尔沃基的妹妹。这位大夫深信美国和德国会永远做朋友，希特勒和罗斯福是同样伟大的人物，他们两位都需要和平。他对英国轰炸机残酷轰炸柏林市民深表遗憾，说这同德国空军的轰炸严格集中在军事目标上形成对比。他还指出，英国皇家空军在他们飞机的底部涂上了一层效果很好的黑漆，这样在晚间就不容易被发现，他们飞行时不断改变高度，使高射炮很难瞄准。这就是他们能够溜进来的原因。可是，这些小小的鬼蜮伎俩救不了他们的命。德国科学家在一两个星期内就会找到对付的办法。战争实

际上已经结束，德国的胜局已定。德国空军是无敌的，英国轰炸妇孺的罪犯们很快就会受到法律制裁。

这人活像伦敦音乐厅里演滑稽戏的德国人，连他那副斜眼微笑的表情和脖子上一圈一圈的肥肉都十分像。帕格越来越讨厌这人，他冷淡地说，他刚从伦敦来，德国空军已在英国上空被击败。对方马上冷淡起来，转过身去背朝着帕格，故意挥动一张意大利报纸，上面有几幅非常触目的伦敦起火燃烧的照片。

帕格一回到绿林区自己的住宅，隔壁那个美术博物馆馆长——巴尔策博士，学识渊博，身材矮小，肤色黝黑——马上就拖着一条残废的腿跑了来，邀请邻居喝一杯，同时谈起英国迫在眉睫的覆灭。巴尔策一家一向是亲切友好的邻居，而且还多次邀请亨利夫妇参加过饶有趣味的展览和晚会，巴尔策太太已经成了罗达最亲密的德国朋友。帕格婉言告诉他的邻居说，战争并不完全像戈培尔的报纸和广播描绘的那样在进行。他刚一暗示英国皇家空军还有战斗力，这个小个子美术专家就生了气，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把他要请帕格喝酒的事也抛在脑后了。而这个人曾经多次暗示过纳粹党徒是下流的恶棍，希特勒是祸水。

就是这种情况使得柏林现在完全令人难以忍受。全体德国人捏成了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那个小流氓做到了他所谓的“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这是他长期以来经常叫嚣的。维克多·亨利是一个守纪律的人，他理解也赞赏这些人死硬地服从纪律的工作效率，可是他厌恶他们那种闭眼不看事实的盲从态度。这不仅仅是愚蠢，不仅仅是无耻，这是很坏的兵法。“对形势的估计”——这是一句从普鲁士军事学说中借用来的海军用语——必须依据事实。

他回来后不久，欧斯特·格罗克就来电话约他吃饭，他欣然接受了。格罗克是他所结识的在纳粹的疯狂中似乎还保留着一点儿常识的少数德国军人之一。在一家坐满穿军服的纳粹官员和高级军官的饭馆里，这个潜艇军官公开对战事，特别是对戈林笨拙地指挥英国战役隐隐约约

地发牢骚。他不时眯起眼睛回头四顾，在德国，只要一谈到战争或政治，总要不自觉地这样做。

“我们照样会打胜的。”他说，“他们会用尽各种笨办法，然后他们才会想到这一点。”

“想到什么？”帕格说。

“封锁，自然啰！这是英国的老武器，现在我们以牙还牙。英国人封锁不了我们，我们有了欧洲的全部海岸线，从巴尔干一直到土耳其，连拿破仑都从来不曾有过这样长的海岸线。英国缺少食物和燃料，这本来是它的致命伤。要是戈林今年夏天炸毁港口，炸沉船只——加上我们的潜艇和磁性水雷造成的大量破坏——英国早已通过瑞士和瑞典跟我们接触了。”他平静地举起双手，“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要在大西洋辽阔的海面上击沉他们的船只。他们没有护航力量，就算他们有，我们的新战术和鱼雷也可以打败他们。你要记住，在潜艇方面，我们开始的时候力量很薄弱，维克多，可是最后邓尼茨说服了雷德尔，雷德尔又说服了元首。占领波兰之后，从英国拒绝和平建议开始，我们就大批地建造新潜艇。明年一月，新潜艇可以陆续下水。一种新式舰艇，非常漂亮。在四五个月内，每个月击沉五十万吨，哼！于是，丘吉尔就完蛋啦！你不同意吗？”格罗克咧嘴朝他笑着。这个小个子潜艇军官穿着一套剪裁得很好的紫色花呢服，戴着一个触目的黄蝴蝶领结。他那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健康的脸容光焕发，富于自信。“说吧，你用不着表示同情。我们都知道你们总统的情绪，不是吗？可是你理解海，也懂得形势。”

帕格苦笑着看了格罗克一眼，他倒是同意这种估计。“呃，假定戈林真的会转向封锁，假定你们真的有一支新的舰队建成——这可是两个很大的假定。”

“你怀疑我的话？”

“你稍稍夸大些，我是不会责怪你的。”

“你说得对，维克多。”格罗克笑出声来，“不过，我用不着夸大。你瞧着吧，从一月份开始。”

“那时候就要看我们是不是介入了。”

那位潜艇军官不再笑了。“对，这倒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你们的总统只能偷偷地把一些旧飞机和船只给英国，就是这样，他都不敢面对国会。你认为你们的人民会赞成把美国战舰派出去让德国潜艇击沉吗？罗斯福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他害怕你们的人民。”

“嘿！欧斯特·格罗克和维克多·亨利！这两只‘海狗’在决定战局了。”

原来是银行家沃夫·斯多勒弯着腰在跟他们说话，他那稀疏的茶色头发上过头油，梳得很平，他含笑叼着烟嘴。“维克多，你这套新装很漂亮，是在萨维尔街做的吗？”

“是的，一点儿不错。”

“不会错。嗯，要是又能在那儿定做衣服，倒是一件很令人愉快的事，没有比英国裁缝更好的裁缝了。喂，你们二位来了多久啦？坐到我们桌来吧，同桌的是几位好朋友。”

“不，谢谢您，斯多勒先生，”帕格说，“我得马上回办公室去。”

“当然。喂，欧斯特，你告诉过亨利上校本周末你要去阿本德鲁吗？你要知道，维克多是阿本德鲁的老客人。天哪！这次你干吗不一道去呢，维克多？你最近已经拒绝两次了，我当然不会高兴。整个周末，你跟你的朋友欧斯特可以大谈你们的海上生活。快答应吧！我另外只请两三个好朋友，还有几位可爱的女士，有的还是单身。”

维克多·亨利迅速地瞟了格罗克一眼，对方不自然地笑了笑，说：“嗯，这想法倒不错，是不是？”

“好吧，”这美国人说，他现在完全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格罗克又为

什么打电话给他，“多谢你们。”

“太好了！妙极了！星期五再见。”银行家说着，拍了下维克多·亨利的肩膀。

这以后，这两个海军军官谈话少了，内容也枯燥乏味起来。欧斯特·格罗克忙于吃饭，不大看帕格。

当天下午，维克多·亨利听他的文书通知说，娜塔丽·杰斯特罗从锡耶纳来了电话，不由得吃了一惊。

“天哪！快接上电话。”

“喂？喂？怎么啦？我找柏林的亨利上校。”姑娘的声音嘟嘟哝哝、模糊不清。

“是我，娜塔丽。”

“啊，您好！拜伦好吗？”

“他很好。”

“哦，这下可放心啦！”电话线上的干扰停止了，娜塔丽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离开后，我没有收到过他一封信。我发了个海底电报，没有得到回信。我知道现在的邮政是多么糟糕，可我还是担心起来。”

“娜塔丽，他也一直没有收到过你的信，他写信跟我提起过。我肯定他没有收到你的电报，不过他很好。”

“真奇怪，我一直一个星期写一封信给他。多可恨哪！我很挂念他，他在潜艇学校干得怎样？”

在维克多·亨利办公室的窗子外边，使馆门前的卫兵在换班，发出有节奏的立正敬礼声和用德语打招呼的短促声音。娜塔丽在电话里的声音引起他一阵心酸。她的纽约口音同帕米拉的口音不同，但同样是一种年轻低沉的女孩的声音。

“勉强过得去吧，我想。”

她的笑声也很像帕米拉，有点儿沙哑，带点儿嘲讽：“您说得是。”

“娜塔丽，他老早就等着你回去了。”

“我知道，还有一些问题，但很快就会解决的。请一定告诉他我很好。锡耶纳在战时非常迷人，也非常平静，有点儿恢复到中世纪的味儿。拜伦还得待三个月，是不是？”

“他十二月毕业，如果他们不把他开除出去的话。”

又是笑声。“他们不会开除他的，勃拉尼实际上是非常可靠的，您知道。我十二月回来，请您告诉他一下，也许您写的信会送到。”

“会的，我今天就写。”

这是在阿本德鲁的一次小小聚会，没有再玩从楼梯上滑下来那一套。帕格有点儿遗憾地看出，这种挖空心思想出来的粗野玩意儿虽然很投合条顿民族的口味，欧斯特·格罗克却不感兴趣。这个潜艇军官显然有些心神不宁，本来很可以利用这玩意儿来改变局面的。另外的客人是一位德国空军的将军和一位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地位都远在格罗克之上。五位漂亮的女士都没有结婚。斯多勒夫人没有在场。

维克多·亨利估计他们是在酝酿一场狂欢酒会，目的是要他谈英国的情况。餐后，多少令他惊讶的是，他们进入一间有护墙板的房间，那里准备好了乐器，斯多勒、德国空军将军、外交部官员和一位红头发的女士演奏了四重奏。帕格以前也来过阿本德鲁几次，这位银行家从未显露过自己的音乐才能，可是这次，斯多勒担任第一小提琴手，演奏得非常出色。德国空军将军是一个身材高大、面色灰暗的人，双眼凹陷，带着病态。他先鞠了个躬，然后就俯在大提琴上摇摆着身体，奏出了美妙的乐音。帕格过去在凯琳别墅从远处见过这人一次，当时他全副军装，看上去远比他现在穿着常礼服、戴着单片眼镜威严得多。音乐家们拉错

了，停下来两三次，轻快地说了几句笑话，继续演奏。担任第二小提琴手的那位外交部官员是一个矮胖的巴伐利亚人，长着下垂的黄胡子，是一个优秀的提琴家。这是帕格听过的最好的业余音乐会。格罗克带着多数德国人欣赏艺术时那种聚精会神的态度坐在那儿，喝了大量的白兰地，赶走了睡意。这样过了两三个钟头，女士们道了晚安，便离去了。如果说有什么暗号的话，帕格也没有注意到。

“也许我们该出去喝杯夜酒了，”银行家对帕格说，把他的小提琴小心地放进匣子里，“今天晚上很暖和。你喜欢我这把斯特拉地瓦利[(2)]小提琴的音色吗？我希望我没有辜负这把琴。”

从宽敞的大石头阳台上望出去，是一座正规的花园，有幽雅的喷泉和河流，再远处就是森林。朦胧的橙黄色下弦月在树梢上升起。在长铁杆上红黄色灯光的照耀下，阴影在房子和石板地上跳动。五个人就座以后，管家送来了饮料。鸟儿在静夜里悦耳地歌唱，帕格听了，不由得回想起在英国轰炸机基地听到的夜莺的歌声。

“维克多，你如果愿意谈谈英国，”斯多勒舒服地靠在安乐椅上说，他的脸遮在黑色的阴影中，“我们当然很感兴趣。”

帕格勉强用愉快的声调说：“你的意思是说，我得承认我去过英国了？”

银行家马上用更愉快的声调回答说：“哈哈，除非你想给我们的情报人员添很多麻烦，否则你还是承认的好。”等大家都笑过以后，他又说：“当然，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马上放下这个题目，好欢度周末。我们的款待从来不——在英语中是怎样讲的呢？”原来大家都在讲德语，他说到这里，改成用英语说，“附带任何条件。不过，你往来两国首都之间，处在非常不寻常的地位。”

“嗯，如果你们要我说你们已经把皇家空军从天上打掉了，英国人下个星期就会完蛋，那还不如现在就放下这个话题。”

高个儿将军用一种忧郁的男低音说："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把皇家空军从天上打掉。"

"随便谈吧。雅果将军是我最老的朋友，"斯多勒说，"我们是小学同学。而我和穆斯博士也差不多有一样老的交情。"他朝外交部官员一挥手臂，一只像骷髅一般瘦长的手臂的影子在墙上跳动一下。

"我们空军中有句俗语，"将军说，"升起了红旗。意思是说，我们都在直率地谈话。我们说出关于元首、关于戈林、关于任何事情和任何人的想法，我们说话毫无顾忌，我告诉你。"

"好吧，我喜欢这些原则，"维克多·亨利说，"说吧。"

"入侵会成功吗？"穆斯博士提高音量说。

"什么入侵？你们的海军能送你们过去吗？"

"为什么不能？"雅果将军用内行人的平静声调说，"通过一条走廊，两边用水雷带封住，外面用潜艇封锁，上边用德国空军掩护。难道对战列舰队来说，这是过高的要求吗？"

帕格看了格罗克一眼，只见他不高兴地坐在那儿，转动着一只钟形酒杯里的白兰地。"你们这儿有一位潜艇人员，问他怎么封锁和设置水雷带吧。"

格罗克不耐烦地一挥手，酒杯里的白兰地都溅了出来。他用重浊的声音说："非常难，可能是自杀行动，而且最糟糕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雅果将军向格罗克弯过腰去，他的单片眼镜在摇曳的灯光下闪亮，脸上满面怒容。

帕格嚷道："已经升起红旗啦！"

"不错。"雅果说着，用不肯原谅的眼光盯了潜艇军官一眼，后者懒洋洋地坐在暗处。

“我同意他的看法，”帕格说，“一部分登陆部队也许能通过，且不谈用什么形式。那里还有入侵部队登陆的滩头阵地，那地方我从近处见过。就我个人来说，是不愿意从海上靠近这块阵地的。”

“扫清滩头障碍是一项技术任务，”雅果说，很快又恢复到随便谈天的语调，“我们有专门训练好的工程兵来对付它。”

“将军，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多年来一直在专心研究和演习滩头袭击，这是书本上讲的最棘手的进攻项目。我相信德国武装部队只是在几个星期之前才想到这个问题。”

“德国人的军事才能是不容忽视的。”穆斯博士说。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维克多·亨利说。

雅果说：“自然，我们登陆不可能没有损失。我们的损失会是巨大的，但还受得了。一旦我们得到一个牢固的据点，你就会看到丘吉尔倒台。为了占领滩头堡，德国空军会战斗到只剩最后一架飞机。但是，我相信皇家空军的飞机会先一架不剩。”

维克多·亨利没有表示意见。

“伦敦的轰炸对英国人的士气有什么影响？”斯多勒问。

“你们让丘吉尔更容易做工作了，他们现在更拼命了。把伦敦炸得一塌糊涂也赢不了这场战争，我的判断是赢不了，且不说轰炸机不仅可以向西飞，也可以向东飞。”

将军和银行家面面相觑。将军的声音很阴沉：“如果这儿有人同意你，你会感到吃惊吗？”

“丘吉尔通过在二十六日那天轰炸柏林，很巧妙地激怒了元首。”斯多勒说，“为了保持士气，我们不能不回击。这个诡计成功了，可是英国人现在不得不付出代价。政治上没有旁的选择，只能是大规模报复。”

“说句老实话：”穆斯博士说，“戈林元帅想炸伦敦，把它炸毁。”

雅果摇摇头：“他知道动手太早了，我们也都知道。是那六天不好的天气救了皇家空军。我们还需要一个星期来炸掉那些机场。不过，到头来结果还是一样。”

斯多勒说：“他们是一个勇敢的民族。我不愿意看见他们延长痛苦。”

“他们好像并不在乎，”维克多·亨利说，“一般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他们认为他们会取得胜利。”

“这就是弱点，”穆斯博士说，摸了摸他的胡子，“民族自大狂。一个民族一旦脱离了实际，便一切都完了。”

斯多勒点燃一支粗大的雪茄。“一点儿不错。这次战争的进程现在是由统计数字来决定了，这是我的管辖范围。您愿意听听吗？”

“非常愿意，尤其是希望你能泄露一些机密。”维克多·亨利这话引起了所有德国人亲切的笑声，除了格罗克。这位潜艇军官陷入悲哀之中，也许已经睡着了。

“不是机密，”斯多勒说，“财政方面的资料对您来说可能是新的。不过，请相信我的话，我说的数字是准确的。”

“我完全相信。”

“好。英国目前处于，怎么说呢，一条用船只组成的在运转的戽斗链的末端。这是它经常所处的地位。现在呢，戽斗老是被打掉，打掉的速度比安装到链子上的速度快得多。它发动战争的时候，大约有二十万吨船只——它自己的船，加上从旁的地方拼凑来的。这个吨数正在迅速下降，下降的速度是——最近是多少？”他摆出上司的态度问格罗克。

潜艇军官偷偷地打了个哈欠：“这个数字是保密的。维克多在伦敦听到不少，早就心里有数了。”

帕格说："不错。"

"很好，那么你知道曲线在往上升。在这次战争中，别的都关系不大，英国很快就会耗光燃料和食物，那样一来它就完了。它的机器一旦不能转动，它的飞机一旦飞不起来，它的人民一旦没有饭吃，丘吉尔也就垮台了，没有别的出路。"

"没有别的出路？我的国家还有大量燃料和食物，还有钢铁与造船厂，而我们的对外贸易是开放的。"

银行家冷冷地一笑："不错，不过根据你们《中立法案》的要求，英国买每样东西都得付现金。现金付款，运输自理。这是英国拒绝偿付战争债务以后，你们的人民从上次大战中学习到的唯一明智的东西。罗斯福也好，威尔基也好，现在都无关紧要了。维克多，你可以相信我这句话，你们的国会是不可能再拨一笔战争贷款给英国的。他们会吗？"

"不会。"

"对。那么它就完蛋了。它发动战争时大约有五十亿外汇，我们的情报说，它已经用了四十亿多。为了继续作战，它所需要的飞机、物资和船只会把最后十亿左右的外汇像火炉融化雪球那样快速地用光。到十二月，大英帝国就会一个子儿也没有了。破产！您瞧，亲爱的伙伴，他们卷入了一场他们没法儿打也没法儿偿付的战争。简单的事实就是这样。能透过未来的迷雾预见到这一点的，正是元首的政治天才——维克多，不管你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正如他过去预见到法国打不下去一样。这样的领导带来了胜利。"斯多勒往前一探身，轻蔑地把手一挥，"不错，丘吉尔的话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感人、非常鼓舞人心，可是他是英国最糟糕的财政大臣，对后勤或财政的现状毫不了解，而且一直不了解。他那些漂亮辞藻的肥皂泡马上就要破灭了，然后和平就会到来。"

穆斯博士插嘴说："我们现在击沉船只的速度只有一九一七年创最

高纪录的那几个月才能相比，你知道吗？”

“这一点我知道，”亨利上校说，“正如不久前我对欧斯特说过的，那也是我们卷入的时候。”

阳台上的沉默持续了很久，然后沃夫·斯多勒说：“像这样的世界悲剧现在不应该重演了，维克多——德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反苏强国，不应该互相开战。那样的话，唯一的胜利者只会是斯大林。”

格罗克从椅子那头发出沙哑含糊的声音：“那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等到正月，等我们有了新潜艇。”

这个周末寒冷、阴沉而多雨，对帕格来说，也因过多的音乐和文化而显得沉闷。那五位女士都是三十开外的人，全都笨拙地卖弄风骚，可以陪你聊天、散步、跳舞；等雨稍停，也可以陪你打网球。帕格估计，她们还可以陪你过夜，他不好意思个别问她们。

欧斯特·格罗克老是睡觉，星期天一早就走了。其他三个人对这位潜艇军官一直很冷淡，而对维克多·亨利却非常热情有礼。显然，格罗克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显然，他打电话和在饭馆里同斯多勒碰头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这些大人物对一个四条杠杠的美国军官所献的假殷勤，真是到了家了。

他们又问了帕格许多有关他英国之行的问题，他也一一回答了。只有那个瘦削的德国空军将军试探性地问了一个关于雷达站的问题——帕格在回答时装出一副呆板的傻样——此外，没有人企图从他那里打听什么机密情报。

倒可以说，他们似乎在拼命向他灌输德国的政治、哲学和诗歌。这三个老同志非常喜欢学术性的谈话，还不断把他们谈话中提到的书从斯多勒的图书室里找来塞给亨利。他想在睡前看这些书，可是看了十五分钟就沉沉地睡着了，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德国的奇特文学对维克多·亨利来说经常有这种效果。很久以前，他就放弃了想了解德国人自命不凡

的严肃性、他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以及从查理大帝[3]时代起他们的阴郁历史的每个转折的企图。从军事观点看，有关德国命运、德国文化、德国精神、亲德主义、泛德主义等的一切笔墨，都在不断强调说明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有八千万人口的工业化民族，他们花费了一个世纪使自己统一起来，教育了自己，卷起袖子要征服全世界，相信上帝会抓住德国的战袍，鼓舞它前进。这是值得记在心上的。

星期天下午，他们在阳台上喝鸡尾酒的时候，太阳透过云雾出来了。斯多勒提议带维克多·亨利去看看他那些获奖的猪，他们从河边到猪圈走了很长一段路。在一阵恶臭中，主人告诉亨利那几头躺在粪堆里饿得嗷嗷叫的大得出奇的长毛猪的家世。在他们走回来的时候，银行家说："你觉得很无聊吧，维克多？"

"谁说，一点儿也不。"帕格撒了个谎。

"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同平常的周末。穆斯和雅果都是很不平凡的人，我们早就是好朋友了。雅果第一个把我同戈林真正拉上关系。在那以前，我同冯·巴本走得非常近，而他，你知道，是纳粹最大的对手，直到一九三三年他亲眼看到大势所趋为止。事实上，还是他任命希特勒当总理的。"斯多勒用他那沉重的黑手杖随手敲打着开花的紫蓟，把花头打落下来，打烂的花散发出一股新鲜的清香，"雅果很器重你呢。"

"作为一个在天上飞的军人，"帕格说，"他的大提琴拉得可真不错。"

"是的，他很有才气，不过他身体不大好。维克多，他最欣赏你的是你愿意谈谈英国。你太友好了。"

"我没有透露什么，至少不是有意的。"

斯多勒笑了起来："你真是你们政府的一个忠仆。而且，你的观察很有启发性。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你的荣誉感，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荣誉就是一切。"

恭维话使得帕格·亨利感到不安，他跟平常一样，用沉默和呆板的眼光来回答。

“要是雅果将军有什么地方能为你效劳，我知道他会很高兴的。”

“真是太好了，可我没有什么事。”

“也许有什么设施你愿意去参观？”

“嗯，这样的邀请，我们的空军武官会欣然接受的。”

“随你的便，雅果更关心你个人的利益。”

“有一件事，不是普通的事。有个皇家空军飞行员，我的一个朋友，几个星期以前，他的飞机在英吉利海峡被击落了，你们的人很可能把他抓去了。”

斯多勒挥动了一下那根多节的手杖，说：“找他出来不难，把这个飞行员的名字、官阶等告诉雅果，很快你就会得到答复。”

“真是太感谢了。”

“要是你的朋友成了战俘，你还可以去见见他。”

“那太好啦！”

十月初，维克多·亨利差不多已经忘了那个古怪的周末，沃夫·斯多勒忽然给他来了电话：“你说的那人还活着。”

“谁？”

斯多勒一口气讲出了伽拉德的名字、官阶和番号。“他在法国，还在医院里，不过身体很好。雅果将军邀请你作为他的私人客人，去参观附近的德国空军司令部。你是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作为一个美国武官被邀请的。这个电话是仅有的一次通信联络。没有互惠的必要。”

停了一会儿，帕格说：“哦，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将军太客气了。”

“我告诉过你，你很受他的赏识。”

“我还得给你回电话吧。”

“当然啦。”

帕格把这事告诉了代办，代办耷拉着眼皮，差不多闭起了眼睛。他朝后靠在椅子上，用大拇指摸了摸胡子：“那个德国空军将军对你有什么要求吧。”

“自然啦。”

“好吧，我批准。为什么不欣然接受呢？你也许会了解到点儿什么，你还可以看到这位飞行员。他是谁？”

“嗯——他跟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订了婚。”代办的眼睛睁开了一些，又摸了一下胡子。帕格觉得需要再补充一点：“其实是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女儿。”

“啊，他是帕姆的未婚夫，对吗？幸运的青年。好吧，不管怎样，去吧，看一看帕姆·塔茨伯利的未婚夫情况怎样。”代办说的时候带着一丝嘲讽的语气，维克多·亨利感觉到了，并且有点儿恼怒。

天气不好，帕格乘火车去里尔。在德国统治下的欧洲，铁路运行已恢复正常，令人感到惊异。火车正点离站，轰隆隆地穿过雨中宁静的被秋色笼罩的大地。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在十月的蒙蒙雨雾中看上去都很像，都是一大片由农庄、常绿树和枯黄的树林所构成的平原。城市看起来也很相似，市中心是各式各样壮丽的古老建筑，周围则是一些现代建筑，有的没有遭到战争破坏，有的只剩些断瓦颓垣。在拥挤的餐车里，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少数几个带着妻子——在亲切地交谈，在浓烈的香味和愉快的笑声中一起吃喝。穿军服的德国空军军官们单独坐在一张桌子上，轻蔑地瞧着那些市民，随便吆喝匆匆走过的侍者。除了见不到犹太人以外，在新秩序下，一切仍同平时一样。犹太人一直是欧洲最繁忙的旅客，可是在这趟火车上，一个犹太人也看

不见。在这趟从柏林到里尔的快车上，第三帝国由于种族优势和办事能力高强，看起来起码能存在几千年。开往另一方向的列车满载着愉快的青年士兵，维克多·亨利第一次得到可靠的暗示：入侵——如果有过这个计划的话——可能已经停止了。

雅果将军派到车站来迎接这位美国海军军官的是一个严肃而瘦削的中尉，肩上比别人多一条金饰绦，胸前挂着一大串绶带，眼角的肌肉不住地抽动着。他开车送帕格到里尔中心区的一幢正面有许多塑像的肮脏的石砌大楼里，请他走进一间冷清清的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里面有一张沾满墨迹的办公桌和两把椅子。满布灰尘的黄色墙上有一些干净的正方块和长方块，原是挂的法国官员的照片，现在照片已经取下来了。桌子后面挂有一面簇新的红、白、黑三色卐字旗。另有一张绷着脸、穿着军大衣、一绺乱发搭在一只眼睛上的希特勒的普通照片，这是一张粗粗修整过的比本人显得年轻的照片。墙上有一只挂钟，钟摆的嘀嗒声之响，是帕格闻所未闻的；钟面原系绿色，由于年深日久，已经褪色了。

门开了。一个头戴钢盔、佩着冲锋枪的德国士兵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进来，到桌边转了个身，咔嚓一声立正敬礼。伽拉德跟在他后面，右臂用吊带吊着，面孔浮肿，没有血色，还裹着纱布。再后面就是那个眼角抽动的中尉。飞行员身穿飞行服，衣服破了的地方随便缝补了几针。

“喂，台德。”维克多·亨利说。

伽拉德极其惊异地说：“哎呀！”他的下嘴唇和下巴上包扎着的纱布捂住了他的说话声。

中尉用快速而准确的德语对亨利上校说，由于英国飞行员奉命尽可能找机会逃走，雅果将军对不能解除武装卫兵的监视感到很抱歉。见面时间的长短是没有限制的，士兵也不会来干预。他不懂英语，他奉命一旦发现逃跑的行动，就开枪射击，因而他请求先生们不要有任何足以引起他误解的动作。至于交谈的内容，将军完全信赖亨利上校。如果没有问题，他现在就要走开了。

“我们谈完以后，我怎么让您知道呢？”帕格用大拇指朝那个发呆的士兵一指，“比如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那就可能引起他的误解。”

“很对。”中尉低下头，眼角抽动了一下，“那时就请您拿起电话机的话筒稍等一会儿，再放回去，我就马上回来。请允许我告诉您一声，将军请您在前进指挥所跟他一起吃午饭，指挥所离这儿有四十公里的路程。”

门关上后，帕格拿出香烟，给飞行员点了一根。

“啊！老天爷保佑你。”伽拉德吸了一口烟，好像一个人从水底钻出来吸了一口空气一样，“帕姆知道吗？有人看见我跳伞吗？”

“你的一个同伴说他看到了。她确信你还活着。”

“好啊，现在你可以告诉她啦。”

“我当然非常乐意。”

挂钟的嘀嗒声很响。伽拉德用左手笨拙地弹了弹烟灰，看了士兵一眼。士兵像一根竹竿一样站得笔直，机枪斜握在他那双指关节发白的手里。德国钢盔的凸边使得这个农村青年的脸看起来严肃得像一尊雕像。

“使这次小小的谈话有点儿煞风景吧，嗯？”

“他是一个相当老练的家伙。”帕格说。

士兵笔直地注视着前面，在这关着门的小屋里，可以闻到从他身上散发出的一股很久不洗澡的污浊气味，虽然他刮光的脸是很干净的。

“看起来相当老练。我说，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意外的事。我以为我会受到粗暴的拷问，也许会被弄到德国去。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只说我要是不老实，就枪毙我。你准是在德国空军里有些好朋友吧。”

“你有什么话要我告诉帕米拉吗？”

“你会看到她吗？”

“我想不会，我很快就要回华盛顿去了。我可以打电报或者写信给她。”

“有很多话要告诉她。首先，不管怎样，我很好。脸上和脖子上有些烧伤。”他举起吊着的手臂，“幸而子弹只打穿骨头，没有把它打碎。对医疗上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好责备的。饮食坏透了——发了霉的黑面包，发臭的人造奶油，吃后嘴里带着汽油味，汤里全是烂土豆。前两天，伙食莫名其妙地改进了，只是在我的病房里。昨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真正不错的炖肉——虽然很可能是里尔的猫肉和狗肉——味道很好。我想这一切都是为你这次小小的来访而准备的。我对你真是感激极了，真的。你居然设法来看我，真是了不起。亨利上校，帕姆过得怎样？告诉我一些她的情况吧。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她看上去好吗？”

“你失踪以后，我见过她好几次。她到伦敦来过，我带她参加了一些宴会，去过一些娱乐场所。有一阵子，她消瘦下去，不想吃什么，但她正在恢复。实际上，她最后告诉我的一件事是希望你回来。还有，她准备等着你，跟你结婚。”

飞行员的双眼变得湿润起来。“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帕米拉。”他回头看着那士兵，“呃，他真难闻，是不是？”他看着那士兵的没有表情的脸，用一种随便的语调说：“你愿意瞧一瞧这张脸吗？说明很多事情，是不是？八千万像这个家伙一样驯顺而又危险的畜生，无怪乎希特勒成了他们的领袖。”士兵的眼睛一眨也不眨。“我真的认为他不懂英语。”

“不要相信这个。”帕格干巴巴地说了一句，说得很快。

“嗯，告诉她我现在承认她的意见是正确的。等我回去以后，我要接受司令部的工作，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他摇了摇头，“我真是一个傻瓜。这些德国飞机就在我前面，在下边，ME-110战斗机，三个座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没有打中，没有及时刹住，正好从

他们中间俯冲下去。以后，我只知道我感到肩上挨了一下，就像重重地挨了一拳似的。我的发动机起火了，我使劲拉了一下操纵杆，天晓得，它就跟折断了的脖子似的。我四面看看，发现没有了机尾，全部被打掉了。我打开座舱罩，解开降落伞背带的扣子，从里面爬了出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烧伤了，可是火焰一直烧到我的脸上，大部分烧到嘴旁边，我只是在盐水刺痛的时候才感觉到。”伽拉德叹了口气，向屋内扫了一眼，他郁郁不乐的眼光停在那个生硬的、发出臭气的士兵身上。“于是，我到了这里。战争怎样啦？德国大夫说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自然这是假话。”

维克多·亨利尽可能把情况说得好些。飞行员点点头，快活起来：“这才像话呢。”

挂钟还在嘀嗒地响，那个士兵打了两个喷嚏，吓了他们一跳。他的脸扭曲了，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了下来，但他还是照样死板板地站着。

“怪就怪在这里，”伽拉德说，“你从这儿出去要跟一位德国空军将军共进午餐，而我仍然是枪口下的一个囚犯。我想你最好赶快走吧。”

“不忙。拿几支烟吧，我很想把这一包都给你，只是这个傻小子也许会认为这事有点儿蹊跷，因而引起误解。”

“哈！管他叫傻小子一点儿不错。你考虑得可真周到，先生。”伽拉德抽出几支香烟，然后被一时的感情驱使，忽然把那包香烟递到士兵跟前。这个德国士兵的眼睛上下移动一下，急促地摇了一下头，好像一匹马在赶走苍蝇似的。

伽拉德在旧香烟头上接了一支新香烟。“嘿，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不过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你对我的帮助比你猜想的要大得多。”

“嗯，主要是靠运气，不过我终于找到了你，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飞行员歪扭着脸，咧嘴一笑——他那扎着绷带的嘴左边好像冻僵了

一般。他说："怪不得帕姆认为你什么事都能办到。"

帕格抬头看了看那只旧钟，钟面已经模糊不清了，不过指针差不多已指到正午。"我想我最好不要让将军等得太久。"

"当然啦，先生。"飞行员瞧着士兵，又加了一句，"不管怎样，我老忘不了这个傻小子，他叫我不舒服。"

当维克多·亨利把话筒从挂钩上拿下来的时候，钟敲了十二下。他又把话筒放了回去。

"告诉帕姆，我就会看见她的。"伽拉德用坚定的口气说，暗示他有逃跑的打算。

"小心些。"

"相信我好了，你知道我要为谁活着。到时候我们要找你当傧相，只要你在一千英里之内。"

"我要是在一千英里之内，就准来。"

帕格坐车穿过里尔时，就像他上次坐在餐车里一样，再次注意到德国的统治已经稳定下来。细雨蒙蒙，在这座大工业城市的灰色街道和林荫道上，法国人在法国警察的指挥下，驾驶着带有法国牌照的法国小汽车，在法国店铺和广告牌之间穿行。只是这儿那儿有一张用德文粗黑体字写的公告，街上或者大楼入口上面有一块告示——常常写着"禁止入内"这几个字，以及德国兵坐在军用卡车上巡逻的刺眼景象，使人想起希特勒是里尔的主人。毫无疑问，这座城市已经遭到掠夺，只是掠夺的方式比较文雅，比较有条理。帕格听说过采用的手段：德国人购买大部分东西都用不值一文的占领区货币支付，那些明目张胆的掠夺者征用了物资，只给一张毫无用处的收据。可是，这些手段在使用过程中一点儿也没被看出来。里尔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看上去有点儿消沉，不过，维克多·亨利见过的法国人没有一个看上去是不消沉的。这儿跟在火车上

一样，新秩序看起来要维持一千年。

那位会拉大提琴的将军戴着一顶高高的德国空军军帽，穿着一双闪亮的黑皮靴，披着一件拖到脚边的笔挺的蓝灰色军用雨衣，看起来比从前更高、更瘦、更凶狠了。中尉见了他，谦卑地鞠躬并立正敬礼。指挥所里的每个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充分说明他是这里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他提出两个地方供维克多·亨利选择：是在附近德国空军征用的一所“相当舒适”的别墅中用一顿像样的午餐呢，还是就在这儿的机场上随便吃一点儿？帕格说出自己的选择后，他点头表示赞成。他解开雨衣，看也不看就让它从肩上掉下来，中尉立刻上前接住。

将军和他的客人走进里边的办公室，在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旁就座，吃着鲟鱼、小牛肉、奶酪和水果。这些东西都装在金边瓷盘里，由一些脚步很轻、春风满面的法国侍者递送。雅果将军挑着菜吃，不大喝酒。维克多·亨利见他面色苍白，看出这是心脏病的征兆，但没说什么。他饿了，只是埋头吃东西，将军则边抽烟边谈话，说的是一种发音有点儿不清的准确德语，他的中尉讲话时显然一直在模仿他。他经常停下来，捂住嘴小心地咳嗽。

雅果说，美国海军是世界上唯一在专业方面可以同德国陆军相比的军事机器。三十年代中期，他作为一个观察家，曾去参观过美国海军基地，并把俯冲轰炸的观念告诉了戈林，因而德国空军发展了斯杜加式小型俯冲战斗轰炸机。“不管您赞成不赞成，”他带着疲乏的笑容说，“我们闪击战的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你们的海军。”

“嗯，也许我们在战后会接受这句恭维话，将军。”

雅果听了帕格这句含讥带讽的话，不高兴地点了点头，接下去说，美国陆军是无法和德国比的。像所有现代的军队一样，它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从德国总参谋部的概念中发展推演出来的。可是，他注意到美国陆军比较外行，他们在机动作战中缺乏气魄，数量也少得可怜。他说，美国实质上是一个联结两个世界大洋的海上强国，武装部队的状况反映了

这一地理事实。

从这里，他开始谈到施本格勒，他说此人跟许许多多德国人一样，不能理解美国。这就是《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错误。美国成了白人基督徒的欧洲，在一片富饶的未开垦的大陆上得到重新发展的机会。美国同一个现代化的、秩序井然的欧洲结成联盟，就能够带来西方巨大的新生，带来新的黄金时代。至少这是帕格从将军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中领会到的一点，同他在阿本德鲁度周末的晚上听到的谈论如出一辙。

喝咖啡时——咖啡的味道很可怕，就像烧焦了的胡桃壳的味道——雅果说："您肯赏光去看一下飞机场吗？天气不怎么好。"

"如果您的哪一位副官能抽出时间的话，我是非常愿意去的。"

他那疲乏的笑容又出现了。"我在这次战役中的工作很久以前就结束了，剩下的是野战指挥官的事了，我可以陪您走一趟。"

他们乘一辆窄小的汽车在机场上兜了一圈，车里满是德国汽油的硫黄气味。太阳在低沉的天空从碧蓝的云隙中照射出来，在暗淡的阳光下，粗短的梅塞施米特109式飞机从分散的地下掩体中露出一半，漆在上面的十字和卐字已经剥落。这地方完全像一个英国的战斗机基地：修理工棚、飞机库、分散的营房、坐落在平静的农场中的十字形简易机场和一群群奶牛在上面吃草的波浪起伏的牧场。褪色的法文告示说明，这儿是被打垮的法国空军的扩大基地。大部分建筑都是木头或水泥造的粗糙的新房屋。有裂缝的旧着陆跑道和宽阔的新着陆跑道并列，像汽车跑道一样。

"这都是你们在六月以后完成的？"帕格说，"真不错。"

这时雅果看上去像一个受人恭维的老头子，高兴而温和地一笑，露出稀疏的牙齿。"您的眼光很内行。西方新闻界那些时髦家伙想知道德国空军在进攻前为什么等了宝贵的六个星期，他们对后勤懂得些什么？"

将军说，希特勒把空军作战指挥权全部交给戈林时，他只坚持一点，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军事天才。在征服了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之后，前进空军基地必须按照他的命令建立起来。直到那时，他才允许德国空军去打击英国。前进基地的力量必须二倍或三倍于德国的空军力量。因此，花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飞机进攻的次数是原来的两三倍。这样，航程缩短了，汽油的载重量可以让炸弹的载重量代替。

“这是最简单的战略思想，”雅果说，“也是最正确的。”

他们参观了一座分散的营房。面带倦容的德国小伙子们跟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很像，他们穿着飞行服懒懒地躺着，待命出发。但他们一看见雅果，马上跳起来立正，而英国飞行员却从来不这样。营房修建得比英国营房粗糙，木墙上边，靠近油印的值班时间表和注意事项的地方，贴着身体丰满、面带笑容的女人的照片，比起瘦削的英美女人来，她们更富于德国式的软绵绵的性感。除此之外，全都一样，甚至床上的被褥和飞行服的霉味也一样。

雅果的小汽车沿着机场驶去的时候，空袭警报响了，飞行员从营房里争先恐后地出来。“停车。”雅果对司机说，又对维克多·亨利说了一句，“一次扰乱性空袭，在高空。正确的战术，我们必须做出反应，这搞得我们的飞行员很狼狈。不过，英国人也赔上了大量的轰炸机。脆弱的飞机，装备很差。我们要不要出去看看？”

梅塞施米特式飞机一架接一架地各就其位，然后轰响着飞走，形成了一股笔直上升的战斗机洪流。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景象。”雅果说着，用双臂紧抱住裹在簇新的长大衣里的瘦削身躯，好像身上发冷似的，“德国人同英国人作战，钻石划钻石。这是西方的内战，纯粹是愚蠢的自杀行为。英国人明天是有可能得到体面而光荣的和平的，那只牛头犬丘吉尔依靠并且就光依靠一样东西——美国的援助。”

“将军，他依靠的是他的人民的勇气和他的空军的质量。”

“亨利上校，如果罗斯福砍掉了全部援助，并且告诉丘吉尔说他准备谋求和平，那么这次战争能够持续多久呢？”

“但那是不可能的。”

“非常对，因为你们的总统被摩根索们、法兰克福特们和雷曼们包围住了。”帕格刚开口抗议，雅果将军就举起一只瘦削的戴着灰色长手套的手来，“我不是一个纳粹党人，我是从陆军转到空军的。不要认为排犹主义仅仅是德国的问题，整个欧洲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元首不过是现实地把它宣布出来罢了。他的有些党徒干了一些愚蠢的过火行为，可是您不能因为少数人的粗暴行为而控诉整个民族。罗斯福周围的那些美国犹太人犯了和我们的纳粹狂热分子同样的错误。”

“雅果将军，”帕格急切地插嘴说，“您怎么也相信犹太人在我们背后煽动对希特勒统治的仇恨呢？不可能犯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他希望有那么一次能打破德国人这个牢不可破的观念。雅果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聪明人。“美国有很多人非常钦佩德国人，我也一样。可是，希特勒干的有些事，对任何美国人来说都是不可原谅的。”

“希特勒干的事！”雅果叹了口气，他的眼神沉重而忧郁，“我来告诉您几件会叫您吃惊的事吧，上校。我们占领波兰的时候，制止波兰人不去谋杀犹太人的正是我们德国人。他们把我们的到来看成可以为所欲为的信号，简直成了公开虐杀犹太人的季节！累累暴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是的，我们的武装部队不得不插手进去，把犹太人从波兰人手里救出，保护起来。”将军咳得很厉害。“我不假装说我们爱犹太人，我也不说他们应该爱我们。我确确实实了解这些摩根索，可是他们犯的错误很可悲。美国不能允许英德之间决一死战，我们属于同一种文化，我们都属于西方。如果我们内部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就会向亚洲布尔什维主义屈膝，接着就会是一千年的野蛮黑暗时期。”

雅果沉默下来，他的凹陷的、多少带点儿兴奋神色的眼睛盯住帕格。然后，他伸出一根僵硬的长指头。“如果能有几个强有力的顾问把这个观点告诉你们的总统，那该有多好！可是，那几个顾问，除了犹太人，就是有英国血统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我们会打败英国人的，亨利上校，我们有这力量。我们从来不打算跟他们作战。元首很可以造一千艘潜艇，在三个月内把英国扼死。他从来没有强调过潜艇，您是知道的。取得这样的胜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最优秀的天然盟国打垮了罢了。”

“嗯，将军，波兰还是英国盟国的时候，你们进攻了它，你们跟斯大林做了交易。这些事情你们都做出来了。”

“这些事情我们是被迫做的。”雅果用戴手套的手捂住嘴，大声而有礼貌地咳了起来，“我们是奇怪的民族，亨利上校，不容易被外人了解。我们非常严肃、非常天真，我们老是想得到天上的星星。在外人看来，我们似乎有点儿麻木不仁和飞扬跋扈。我们的英国兄弟也完全一样飞扬跋扈，我向您保证。唉，可是他们学会了一种礼貌！他们瞧不起犹太人，他们在权力集中的俱乐部、银行和一切要害部门都排斥犹太人。可是，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彬彬有礼。我们呢，我们的最高机构接纳犹太人，可他们蜂拥而来，几乎喧宾夺主。我们显露了我们的感情，区别就在这里。德国人爱感情用事，像浮士德那样不断地追求。为了追求荣誉，我们会唱着快乐的歌，步行或飞行或航行着奔向死亡。这就是我们的天真，不错，这就是我们的原始性，但这是健康的。美国也有它自己的天真，那就是边疆的原始现实主义，那些西部牧童。

“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呢？我们需要美国朋友出来解释这次战争的两性，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西方的和平、西方的统一，可以控制世界的西方联盟——啊，瞧那儿，英国的投弹手对法国的牲畜未免太残忍了些，不过他们也就只有这点儿能耐。”

远处一座小山上，在烟火弥漫中，大堆大堆的倒圆锥形泥土高高地

飞向空中，牛群笨拙地四处乱跑。将军看了下表：“我要到指挥所开个小会，您要是能留下来吃晚饭，里尔倒有一家好饭馆——”

“我得回柏林去，将军。我无法表达我的谢意，不过——”

戴手套的手举了起来。“甭提啦！跟一个对我们的局势有所了解的美国人，一个职业军人谈谈，对我的健康的确很有好处。”

当雅果在指挥所大楼入口处把维克多·亨利转交给他的中尉时，梅塞施米特式飞机正在雨中着陆。

“关于空军上尉伽拉德，我们要是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效劳，请告诉我们。”雅果说着，脱下一只手套，伸出一只潮湿的凉手来，“Auf Wiedersehen[(4)]，亨利上校。要是我对您有过一点点帮助的话，我只向您提这么一个要求：不管您以后在哪儿工作，请记住战争有两面性，任何一方都有一些正派人。”

在沃夫·斯多勒的银行里，雕饰华丽的天花板似乎有四十英尺高。已经下班了，格子窗后边还有少数几个办事员在默默地工作。在高高的拱形圆屋顶下面，两个人踏在红色大理石地板上的脚步声听起来好像一排士兵在齐步走。“现在这里有点儿阴暗，”斯多勒说，“可是非常幽静。走这边，维克多。”

他们穿过一间相当大的会议室，走进一间布置得富丽堂皇的小办公室，四壁挂满了油画。亨利虽然所知不多，也认出了两幅毕加索的和一幅雷诺阿的。

“哦，你这么快就要走了。”斯多勒说着，向一把笨重的栗色皮躺椅做了个手势，“这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嗯，我原以为要等一两个星期才会来调令，可是我刚从里尔回来，它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你当然是急于跟你那位非常美丽的妻子团聚的。”

维克多·亨利瞧了一眼那幅比较大的毕加索的画，那是一幅色彩过于鲜艳、被歪曲得奇形怪状的女人像。“我还以为现代艺术在第三帝国是不受欢迎的呢。”他说。

斯多勒笑了：“在这儿并没有落价。元帅有世界上最大笔的收藏品，他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人，他知道事情会发生变化。”

“会吗？”

“肯定会，只等战争结束。我们德国是一个受到围攻的国家，维克多，神经过于紧张，极端主义的情绪笼罩着一切。这一切很快就会成为过去。欧洲将会成为一个生活非常美好的地区，德国更会是欧洲最舒适的地方。喝一杯雪利酒好吗？”

“太好啦，谢谢。”

斯多勒从一只沉甸甸的水晶圆酒瓶里斟酒。“我们为什么干杯？我敢说你不会为德国的胜利干杯的。”帕格带着苦笑说：“你知道，我们是中立的。”

“啊，是的。啊，维克多，你们要是真的中立就好啦！在这一点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该多么高兴！那么，为光荣的和平干杯好吗？”

“当然好，为光荣的和平干杯。”他们喝酒。

“酒还可以吧？”

“好极啦！我对酒不是很内行。”

“据说这是欧洲最好的雪利酒。”

“确实好极啦！”

银行家坐到一把扶手椅上，点燃一根长雪茄。在天花板上的灯光的照耀下，他的头皮透过稀疏的头发显露出粉红色。“你去里尔的小小旅行是成功的吧？”

“是的，我得谢谢你和将军。”

“请别客气。按照一般规定，这样的事不仅不同寻常，而且简直绝对办不到。可是，在正派人士之间，是有特殊规定的。”斯多勒发出一声叹息，“嗯，维克多，我巴巴儿地请你来见我，当然不会是单纯为了请你喝杯雪利酒。”

“我想你也不会这样。”

“你是一个军人，有一些特殊的谈话有时必须忘掉，不要留下一点儿痕迹。在德语里，我们对这类非常微妙的事情有一句特别用语——‘在四只眼睛下面’。”

“我听过这句用语。”

“下面透露的事就是在四只眼睛下面。”

维克多·亨利听了感到非常奇怪，觉得只有让银行家说下去，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下面会发生什么事，他无法想象，他最乐观的猜测是从戈林那里伸出来一根间接的小小的和平触须，要他转达给总统。

“你跟格列戈·雅果谈到过战争的进程，以及这次德英之间自相残杀的悲剧性错误？”

帕格点了点头。

“你觉得他的想法有道理吗？”

“坦白说，我们在海军里是不学地缘政治学的，至少我们没有那么一课。所以，我不懂得施本格勒等人的那一套。”

“你是一个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斯多勒笑着说。

“我是个学射击学的，被错误地安排在外交界，可我一心希望脱离这一行。”

“我相信你，正派人都希望在战场上服务。”

“我愿意干我学过的那一行。”

“你真认为，美国的援助和希望得到更多的美国援助是支持英国继续作战的原因？”

“有点儿。他们不想退却，他们认为他们打得赢。”

“靠美国的援助？”

“嗯，他们认为可以得到。”

“那么，横在整个西方世界和光荣的和平——这是你我刚才为之干杯的——之间的，主要是丘吉尔对罗斯福援助的信赖。”

帕格停了几分钟才回答：“也许是，可是什么才算是光荣的和平呢？丘吉尔要搞掉希特勒，希特勒要搞掉丘吉尔。这两位先生都牢靠地掌着权，两位又都真正代表着民族意志。问题就这样明摆着。”

“你就要回去当罗斯福总统的海军副官啦。”斯多勒说这话时，带点儿询问的口气。

帕格的脸上没有露出一点儿惊异的样子。“我是回人事局去等待新的任命的。”

银行家的笑容显示着容忍和自信。“好吧，我们关于这类事的情报通常是正确的。现在，维克多，让我说完我的话，在我说完之前，别打断我。我就要求这一点，好不好？”

“好吧。”

银行家吸了两口雪茄。“正派人彼此谈话的时候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维克多，我现在就是用那种特殊的语言跟你交谈。这些事情是极其微妙的。说到底，在字句之外，还必须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对于你，格列戈·雅果和我都感到有那种联系。你一直是无比正确的，可是，跟美国大使馆的很多人员不同，你并不把德国人看成一些吃人的生番。你一直把我们当作跟你们一样的人看待，你那美丽可爱的妻子也一样。我

向你保证，这种情况已经受到了注意。至于你同情英国，那是很自然的。我也一样，我爱英国，我在牛津待过两年。

“现在，你听见格列戈谈起犹太人在你们总统周围的影响，我知道你不得不否认这一点，可这是这次战争中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帕格想开口说话，斯多勒举起僵直的手掌阻止他。“你答应要听完我的话，维克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华盛顿需要朋友，不像犹太人那样厚颜无耻地施加影响，只是陈述事情的另外一面。罗斯福是一个视野非常广阔的人，我们可以让他看到，为了美国的利益，必须在西方迅速实现光荣的和平。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有这样，他才能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你认为我们真的关心日本？那个新协定不过是一场喜剧，好让俄国人担点儿心，安分守己。

“现在，维克多——记住，这是在四只眼睛下面——我们真有这样的朋友。不多，有几个，都是爱国的美国人。他们看到的是战争的现实，而不是犹太人和丘吉尔的宣传——说到丘吉尔，他始终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自大的冒险家。我们希望你将是另一个这样的朋友。”

维克多·亨利很后悔，他不该把那杯雪利酒喝得那么快。谈话正转到需要认真对待的地方，他把身子往前弯了一点儿。

“让我说下去吧。”银行家说，拿着雪茄的手朝他一挥，“你知道我同赫尔曼·戈林的关系。在我看来，他是欧洲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他对事物的实际掌握能力和他充沛的精力实在使我惊讶。元首——嗯，元首当然不一样，他做什么都比我们大家高出一筹，在预言的高度上，在伟大梦想的高度上。操纵开关的工程师是戈林，德国的事务，他没有不管的，也没有不知道的。你们美国人带着清教徒的偏见，认为他有点儿像撒旦，可我们德国人爱好歌剧和富裕，这是一个弱点，元帅了解这一点，而且利用了它。当然，他自己也充分享受。为什么不呢？他对生活的热爱是浮士德式的、拉伯雷式的。

“维克多，赫尔曼·戈林在瑞士开立了一些匿名的、无法查明的银行户头。他的资源是巨大的。这些银行存款到了战后要用来酬谢一些德国的好朋友，这些人在节骨眼儿上替德国说了话。这跟间谍毫无共同之处，那是给暗地里干坏事的坏蛋一点儿钱用，以换取他交来的文件或情报。而我刚才说的，只不过是正派人之间表示谢意的礼物，在胜利之日分享一点儿利益。如果我们的朋友需要存款，这儿就有。如果他们不——”斯多勒耸耸肩膀，往后一靠，“我说完了我要说的话，维克多。等你说完你要说的话，这次谈话就像从来不曾有过一样。”

维克多·亨利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吃惊过。

“这很有意思，”他说，“非常有意思。”停顿了好一会儿，他接下去说：“好吧！首先，如果可能的话，请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得你，或者雅果将军，或者戈林元帅，认为我对这样一个建议有可能接受？我敢说，这是对我，也是对整件事情最重要的一点。”

“我亲爱的伙计，华盛顿的态度是关系重大的，而你又正要去华盛顿。如果有一天美国对英国的援助被切断了，我们也就赢得了战争。真的，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赢了，只是英国还在那儿坚持，盼望着连它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再有三四个月，它就要彻底破产。只要你们遵守《中立法案》，它的末日也就到了。维克多，元帅还记得你陪同银行家吉阿纳里的那次有趣的访问。他现在的目的也恰好是当时罗斯福的目的，就是避免更多的无益的流血。他认为你能帮忙，而雅果将军更是确信你会帮忙。”斯多勒极为讨好地朝帕格笑了笑，眼睛眯成一条缝，“至于我，我知道你的漂亮的妻子是一位非常友好、非常富于同情心的夫人。我觉得她经常反映你的真实感情，比你的那些一本正经的言谈更真实。我相信我是对的。”

维克多·亨利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斯多勒先生，这个回答很清楚。这是我的回答，在四只眼睛下面：请替我告诉戈林元帅，他在瑞士的银行存款还是留着去填他的胖肚皮吧。”

斯多勒大惊失色，蓝色的烟雾在他的面孔周围缭绕。他的那双眼睛瞪得很大，有点儿水汪汪的，他的脸从有条纹的领口一直红到发根，连他的头皮也变红了。他龇牙咧嘴地狞笑着。“我提醒你，亨利上校，”他改用一种新的、缓慢的、一板一眼的呆板口气说，“你还没有离开第三帝国呢，你还住在柏林呢。赫尔曼·戈林元帅在这儿的地位仅次于元首。”

“我是美国海军军官，除非我误解了你，或者你准备收回那话——”维克多的声音很响，像在喊叫，“你曾用他的名义要求我为了钱犯叛国罪。”

银行家的狞笑消失了。他用一种和解的语气、柔和的眼光，摊开双手说：“我亲爱的维克多，你怎么能够那样理解呢？我求你，好好想一想！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级别的军官一直公开叫嚣，赞成援助英国。我要求你的不过是在情况需要时，为了美国的安全，也为了和平，把双方的情况都摆出来。”

“是的，作为一个正派人，我已经听到了你的话。我真的相信你是这个意思。雅果将军说过，你们德国人是不容易了解的民族。他说的是实话。我只有认输。我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啦。”维克多·亨利知道他打击得太厉害了，可是他的反应就跟他在一场球赛中一样，出自本能和冲动。他站起来，银行家也站了起来。

“你想想看，老伙计，”斯多勒轻声说，“我们德国人在打仗，四面都是敌人。有朝一日，美国也会处于这个地位，要知道，历史是多变的。有朝一日，你也许会向一个你所尊敬的人提出同样的建议，你就会同我一样感到为难。我认为你的答复是天真的，是错误的。你的措辞太粗鲁，可是你的品德还是高尚的。这是一个正派人的反应，我绝不会心存芥蒂。我相信你也不会。我对你的善意估价很高，维克多。再说，我们在阿本德鲁过得确实很愉快，对不对？”

斯多勒微笑着伸出那只光滑、瘦削而又干净的手。帕格转身走出了

房间，在走出回声很大的银行时，门卫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也点头还礼。外面，阳光照耀下的柏林很暖和，美丽的德国孩子在人行道上围着一个拄着拐杖的一条腿的人，他在那里卖绳上跳舞的粉红色纸娃娃。维克多·亨利快步走过几条街，走得那颗心怦怦直跳。他脑子里头一个新的想法是：他那种粗鲁无礼的言语行动，很可能会把台德·伽拉德害死。

---

(1) 普通的犹太姓氏。

(2) 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意大利著名提琴制造家。

(3) 查理大帝（742—814），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帝国皇帝。

(4) 德语：再见。

第三十六章

花园浇水管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掉下来的王冠

在普通历史书上，从英国战役到我们进攻苏联之间的冬季到春季，被看作一段喘息时期。实际上，在这八个月内，战争的轴心转移了，因为大英帝国作为一个实体已经离开了历史舞台。

在一九三九年，这一重大事件还裹藏在时间的尸衣里，尚未露出端倪。这次大战的恰当名称应该是“英帝国霸权继承战争”，因为战争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大英帝国崩溃以及接踵而来的整个欧洲殖民制度解体之后，新的世界秩序将会采取什么形式？将由谁来统治？

这一历史的转折，这一重大问题，阿道夫·希特勒都预见到了，他鼓励并动员德国不顾一切去抢夺这顶掉下来的王冠。我们国家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功绩，总有一天会在历史中得到公正的评价。那时候，激情已经消失，某些小小的过分行为所造成的污点将能够受到正确看待。而在目前，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好像只有盟国的斗争才是英勇的，好像我们德国人都是钢铁怪物，不会流血，不会挨饿受冻，因此我们的巨大胜利也微不足道。正如希特勒所说，胜利的一方在写历史。可是，就在他们赞扬自己勉强赢得的胜利时，盟国却在不知不觉中夸奖了我们。我们国家对抗了全世界工业国家的全部联合力量（只有虚弱的意大利和远方穷国日本除外），最后几乎赢得了这场英帝国的霸权继承战争。

尽管希特勒犯过军事上的错误——这些错误多而严重，但我的内行的判断仍然是，要不是发生了一起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德国的武装部队原是可以赢得战争并赢得世界帝国的。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真正的对手，一个甚至比他更狡猾、更无情的政治天才，有更清醒的军事判断力和更好的进行工业化战争的物质条件。这人就是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这个人领导的国民在作战英勇方面无法同德国人民相比，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最后证明了这一点。可是，这无关紧要。这个伟大的管理者操纵这次战争的本领是如此高强，以至别的国家几乎都流尽了鲜血，却把世界统治权放在一只大银盘上奉送给他的国家。

今天困难重重的世界霸主美利坚合众国，在整个世界大战中损失的人，比德国在五六次大战役中的任何一次所损失的都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陆、海、空军士兵差不多有两千万人，而其中美国在四年的全球战争中——各条战线，包括对日作战在内——一共才损失大约三十万人！像这样几乎不流血而征服全球，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人民可以感谢这个谜一样的、至今还难以捉摸的人物，这个工业世纪的奥古斯都[1]，荷兰裔的瘸腿百万富翁，罗斯福。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征服世界这件事至今还未被认识到，目前有关战争的历史著作还未给予他有朝一日将会得到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这类奥古斯都式的统治者曾在历史上一再出现，戴上谦恭、仁慈、人道主义的普通公民的假面具，却想方设法夺取实际权力。从奥古斯都大帝那时候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做到这一点。甚至连奥古斯都都不及他装得那么善良，因为在那个时代，基督徒词汇表里的“谦恭”“人道”这类词语还没有流行，伪善不能装得如此到家。

罗斯福的本领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成功地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犯过重大的军事错误。自从尤利乌斯·恺撒时代以来，哪个征服世界的霸主都不曾有过这样的纪录。他的“无条件投降”的口号曾被不少人认为是一个错误，包括像戈培尔和艾森豪威尔这样的迥然不同的批评者在内。我不同意这个谴责，以后在适当的地方还要予以反驳。

我们的宣传部门说他是犹太人的工具，这自然是胡说八道。罗斯福不曾做过什么拯救犹太人的事，他知道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得罪国会，并有碍于赢得战争的胜利。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自由派人士，而在这聪明的外衣下，他却是历史上最冷酷无情的谋略家之一。他意识到美国人并不比我们更喜欢犹太人，而在整个大战期间，从他们的殖民政策上以及埃维昂和百慕大的会议上，这一点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干脆把犹太人丢给命运去支配。

本书作者并不崇拜罗斯福个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按照战史的要求把事实记载下来。根据这个要求来进行估价，富兰克林·罗斯福确实是战争的主宰者，甚至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人物，到头来也只能做他的陪衬。冒险主义的征服者往往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为他们的敌人的统治铺平道路。冒险家看出了时机，企图靠单薄的力量去利用它。他们干的是破坏和恐吓，然后，他们的冷酷无情的继承者把他们打垮，在废墟上进行建设。拿破仑归根到底不过是让惠灵顿的英国掌权一个世纪；查理十二世除了作为彼得大帝的陪衬，在历史上并无地位；而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民除了把英国的继承权拱手交给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外，什么事也没有干成。

罗斯福的困难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尚武的国家。相反，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却是。美国人民并不是胆小，但生活在繁荣的孤立中，他们一直是现代史上的娇子。

娇子自然受不了战场生活的严酷。参战以后，美国人带着装满奢侈品和防身用品的后勤列车作战，这在德国、苏联甚至英国的战士看来都是可笑的。尽管如此，他们有这样做的财富和意志。强者可以随心所欲，爱怎样打仗就怎样打仗。

美国人有打民兵战争的传统。强敌在前，他们就放弃娱乐，拿起武器，外行地可是勇敢地把仗打完。他们的这种作战方式在独立战争中形成，在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巩固。罗斯福了解这一点。他得先把德国逼入绝境，然后以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为借口，向美国人民提供征服全球的机会。他像蜘蛛一样耐心等待，通过这一精彩表演，最后做到了这一点。但在这之前，他使用了一个间接作战的绝招儿，一个在战史上从未有过的新花招儿——所谓的《租借法案》。他就是用这个办法夺走了德国两次已经近在眼前的胜利——对英国和对苏联的胜利。

狡猾的诡计

到一九四○年年底，英国虽在敦刻尔克和空战中得以幸存，但已快要屈膝，它在这个星球上唯一的生路就是依靠美国。可是，《中立法案》眼看要割断英国人跟养活他们的美国农场和工厂之间的联系。英国已经没有偿付谷物和石油的美金，更不用说偿付船只、飞机和枪炮弹药了，而这些东西，他们自身早已无法生产出必需的数量。他们缺少劳动力、原料和工厂，再加上空袭，情况更是不断恶化。

《中立法案》规定交战国对美国的物资必须偿付美金，运输自理。这个法案对罗斯福造成的困难比对英国人造成的要大。英国倒有一条清楚的、聪明的出路：同德国议和。正如本书作者经常指出的，如果英国真的议了和，大英帝国到今天依旧会存在。苏联就会在一线作战中被打垮，而我们在俄国就不会看到张牙舞爪的布尔什维克党，最坏的形式也不过是和平主义的、解除了武装的社会民主党。可是，这并不合罗斯福的口味。他不打算让德国控制欧亚心脏地带，并与不列颠的海上霸主们

结成统治世界的联盟。

因此，为了避开《中立法案》，富兰克林·罗斯福发明了《租借法案》。这仅仅是一种政策，目的是向英国人——后来还向俄国人——免费供应他们同我们作战所需的全部战争物资。这一诡计的大胆令人吃惊，这种伪装非常狡猾。这一史无前例的建议曾使国会震动，并企图阻挠。记录表明，罗斯福的犹太顾问们曾费了很大力气才使国会通过它；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这个革命的设想，用舍伍德的话来说，是直接从罗斯福的“丛林似的头脑”中产生的。

罗斯福用几句典型的奥古斯都式的具有煽动性的话，用花园浇水管这一著名的比喻，把这一计划兜售给头脑单纯、漫不经心的美国人民。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邻居的房子着了火，你当然是不会为了出卖或租借给他灭火所需的花园浇水管而同他讨价还价的。你会高兴地先把浇水管借给他，以免大火烧着你自己的房子。等火熄灭后，邻居会把浇水管还给你，万一损坏了，那时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和他算账。

自然，这是无耻而又空洞的废话。战舰、战机、战争物资并不是花园浇水管。就算是从罗斯福的比喻的字面上来看，如果你邻居的房子起了火，你真正要做的也是冲过去同他一道灭火，你并不会只把你的浇水管借给他，然后袖手旁观，看着他拼命救火。这种傻话美国人竟然全部接受，这只能说明罗斯福在治理人民的方法上灵巧得简直不可思议。在他成功地参加一九四○年的选举活动以争取史无前例的第二次连任时，他在一篇著名的演说中宣称：“我再一次，又再一次，又再一次地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是不会被送去参加国外的战争的。”他一方面做了这样明确的保证，一方面却在急切地等待机会自食其言。同时，他又使用了种种阴谋诡计来反对德国。

《租借法案》的实际意义

他不可能——这一点他是知道的——用现实主义的词句把问题提到他的人民面前，那不啻告诉他们说："朋友们，这次战争不是为了统治我们自己，而是为了统治全世界。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流最少的血来获得这个统治权。让我们鼓励别人去为我们打这次仗。让我们给他们战争所需的全部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这些呢？在发展生产这些租借物资的工业时，我们也就在工业上和军事上为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做好了准备。他们不过是要用光我们全部的早期样品，那些我们可以扔掉的物资，去替我们杀德国人。也许他们会替我们把整个工作都做好，不过我怀疑这一点。最后，我们会参加进去，不过扫尾工作总是容易做的。我们光靠消耗大量的军火就可以赢得一次征服世界的胜利，而这些军用物资，我们可以以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更快的速度和更多的产量生产出来，连一点儿困难也感觉不到。让别人去流血，让我们来统治。"

这就是《租借法案》的意义，也是它所起的作用。

首先是英国人，接着是俄国人受《租借法案》的引诱继续进行极端残酷、几乎绝望的斗争，尽管更容易、更安全、更有利的和平道路一直向他们敞开着。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一九四一年年底斯大林处于最低潮时，当他的陆军和空军作为统一的战斗编制实质上已经不存在，而我军正朝着莫斯科猛攻时，如果不是由于美国在口头上和供应上——而不是在人力上——的鼓励，那个卓越的现实主义者是会再一次提出和平建议的。事实是，俄国人民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流血牺牲，却把世界霸权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强国手上转到另一个强国手上。

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把事情处理得如此巧妙，使得英国人不得不乞求这种用流血去换取的援助！为了得到一个替罗斯福打仗的机会，他们要感激涕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八日，丘吉尔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这封信在历史上应该得到比现在更突出的地位。丘吉尔有一次说，他当首相不是为了使帝国瓦解，这封信却使它瓦解了。丘吉尔在这份文件中坦白地讲出英国在船只、飞机、物资和美金等方面已经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求总统“想方设法”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援助英国。这正是罗斯福坐在轮椅上不动声色地等待的：英国首相书面供认，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帝国就要完蛋了。不到两个星期，他向他的顾问们提出了《租借法案》的设想。不到一个月，他又把它提交给国会。

帝国意味着统治，以及用足够的武装力量去加强统治。在丘吉尔的信中，他承认他的国家和他的帝国已经没有力量去加强统治，因而乞求援助。罗斯福马上答应了。英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也许已经完蛋，但它依旧是一个有四千万人口的国家，拥有优秀的海军和空军，正在同罗斯福的头号敌人作战。何况它还是一个出色的海岛基地，正好位于欧洲海岸外面，将来可以从那里进攻德国。因此，当务之急是让它继续打下去。

讨价还价的作战方法

尽管这个法案中假惺惺地大谈什么租与借，然而在整个战争中，美国的武器和物资都是赠送的，甚至都没有保存正式的账目。总统要求了，国会也赋予他这样的权力：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任何地方运送任何数量的武器和战争物资。在通过这一法律的时候，国会如果知道把布尔什维克国家也包括在内，准会设法阻挠的。可是，当时苏联被认为是希特勒的朋友。后来战争在东线爆发，罗斯福不同国会商量，就把大批物资潮水般地供给布尔什维克。美国人抱怨说俄国人从来也没有表示过应有的感谢。俄国人的态度是更为现实的。他们让自己将近一千一百万的子弟流血牺牲，帮助美国获得了它目前的世界地位，自然会感到他们已经把坦克和飞机的账全部付清了。

美国佬喜欢讨价还价，《租借法案》就是讨价还价的作战方法。对大公司来说，对千百万的工人来说，它仅仅意味着经济繁荣的高涨。由于发行了国防公债，代价被毫无痛苦地推迟到了未来。别的人则在战斗和死亡。

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也曾讨论过他们所冒的风险，那就是德国会把《租借法案》看作一个战争行动——它确实是战争行动——从而正式向美国宣战。但这正是他所要求的，因此他已经准备好去冒这个险。美国一定会全国响应，打一场民兵式的战争。阿道夫·希特勒虽然对美国没有什么了解，这一点他倒是懂得的。他在解决苏联之前，是不打算同美国作战的，对苏作战的计划这时已经准备就绪了。因此，德国对《租借法案》只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也就容忍下去，而“民主的军火库”[(2)]却提供大量的武器和物资，帮助英国的财阀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去摧毁第三帝国。

英译者按：关于这次大战的粗略统计大都是一些近似值，有关死亡总人数的数字，各个材料之间的差距很大。美国最终的损失率很低却是一个事实。我们计划了并进行了那样一种战争，尽可能耗费钱和机器，而不耗费人命。冯·隆似乎认为这就表明美国人缺少勇气。但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同德国人交手，都有足够的勇气打败他们。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勇气。

---

(1)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古罗马皇帝。

(2) “民主的军火库”一语出自罗斯福的演说，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

第三十七章

一月中旬，莱斯里·斯鲁特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途中，由于汉莎航空公司一时没有去柏林的飞机票，就滞留在里斯本了。他住进了埃什托里尔的皇宫旅馆——旅馆坐落在里斯本棕榈成行的海滨胜地，云集着外交官、逃难的阔佬、纳粹秘密警察和其他国家的特务。他寻思着，也许可以利用等飞机票的这段时间在这里了解一些情况。实际上，他发现一月里的埃什托里尔冷得要命，而且单调无味。这里德国人倒是多得很，但他们用轻蔑的眼光傲视着旅馆里其他的旅客，总和自己人抱成一团，同谁也不相往来。

一天下午，他坐在拥挤的旅客休息室里，用牙磨着烟斗，在翻阅一份瑞士报纸。关于英军在阿比西尼亚[(1)]和北非对意大利作战的捷报，总算是一片昏暗中出现的一线微弱的曙光。在这里，中立国家的报纸是轻易看不到的。葡萄牙的报摊上卖的尽是一些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报刊，此外就是维希[(2)]法国出版的几份空洞贫乏、卑躬屈节得令人作呕的期刊，英美出版物连影子都不见了。这就像晴雨计一样清楚地表明了战事进行的情况——至少在葡萄牙统治者的判断中是如此。一年以前，在里斯本的报摊上，双方的报纸都买得到。

“斯鲁特先生！莱斯里·斯鲁特先生！”

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随着旅馆的一名双颊微红的小童仆走到靠近接待处柜台的电话机那里。

“喂，是莱斯里吗？我是奔奇。海滨那老地方怎么样呀？”

小奔克尔·温德尔·泽尔斯顿是斯鲁特在外事学校的同学，如今他在美国驻里斯本使馆当二等秘书。

“奔奇，这里没意思透啦！有什么事吗？”

“哦，没什么大事，”听起来泽尔斯顿像是很开心，“只不过我想你曾经向我提起过一个叫娜塔丽·杰斯特罗的姑娘。”

“对，我提过。她怎么啦？”

“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姑娘正坐在我办公桌的对面。”

“谁？娜塔丽吗？”

“想同她谈谈吗？她一听我说你在这里，就跳到一英尺来高。”

“当然想啦。”

娜塔丽笑着接过电话，斯鲁特听到那熟稔悦耳的声音，心怦怦直跳。“喂，斯鲁特。”她说。

“娜塔丽，真是万万想不到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么你呢？”娜塔丽说，“我同你一样想不到。你怎么不待在莫斯科呀？”

“我在华盛顿耽搁了，然后又在这儿卡住啦。埃伦也跟你一道在这里吗？”

“他在这里可就好啦，他眼下在锡耶纳。”

“怎么？你们还没准备回美国吗？”

娜塔丽沉吟了一会儿，才回答说：“也准备也没准备。莱斯里，趁你在这儿的时候，我能见你一下吗？”

“当然，那太好啦！马上！我进城到使馆来。”

“等等，你住在皇宫旅馆，对吗？我出来找你吧，我宁愿那样。”

奔奇·泽尔斯顿又接过电话：“喂，莱斯里，我把她送上公共汽车，半个来钟头她就到了。如果可以的话，五点钟我到皇宫旅馆来跟你们碰头。”

她仍然喜欢戴那种深色的大帽子。他隔着公共汽车满是尘土的窗户看到娜塔丽，她正挤在下车的乘客中，沿着车厢中间的通道往外移动。娜塔丽朝他跑过来，搂住他，吻他的脸颊。“嘿，我快冻成冰人儿啦！我本可以穿我那件旧海狸大衣来，可是谁会料到里斯本这么冷，又不见一点儿阳光！咝，海边这里更冷，是不是？”风刮得她的帽子直摆动，她用手按住帽子。“让我来打量打量你。呃，没变样儿！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就是看得出你歇过来啦。”

这些话她说得很快。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炯炯有神，神态异常亢奋，旧日的那股魅力又作起祟来。自从他跟娜塔丽分手以后，几个月以来，他又跟堪萨斯州的一个叫娜拉·杰米逊的姑娘谈起恋爱来。娜拉和娜塔丽一样，也是高个子，深褐色的头发，深色的眼睛。可是除了这些之外，她们俩就像一个是雌鹿、一个是山猫一样不同。娜拉性子温和，多情；论聪明，她已经给一位参议员当了三年秘书；论容貌，她在华盛顿一个半职业性的剧团里扮过主角。她父亲搞农业，很有钱。她开着一辆顶篷能折叠的别克牌汽车。她真是斯鲁特的一个意外发现，斯鲁特在认真考虑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就跟她结婚。娜拉也十分崇拜他，而且比娜塔丽·杰斯特罗长得漂亮，也容易对付多了。可是，这个戴大帽子的犹太姑娘搂住他，嘴唇在他脸上蹭来蹭去。他感到以前和她热恋的回忆像一把尖刀似的插过来，她的情网又朝他围过来了。

他说：“呃，你晓得我是多么爱慕你。可是，你看起来确实有些憔悴。”

“我怎么能不憔悴呢？这一路上我可受大罪啦！咱们找个避风的地方吧。皇宫旅馆在哪儿？我到过埃什托里尔两趟，可是我认不得路。”

他挽着娜塔丽的胳膊，一边走路一边对她说：“离这儿不远。告诉我怎么回事吧！埃伦怎么没来？你在这儿干什么？”

“拜伦明天坐潜艇到达。”他惊讶得停住了脚步。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搂了搂他的胳膊，然后笑了。她脸上焕发着快乐：“是啊，因此我

才在这儿呢！”

“他念完那个学校了吗？”

“听起来你似乎有点儿惊奇。”

“我原以为他会觉得太吃力。”

“他总算勉强过了关。这是他头一回远程巡弋，他那艘潜艇要在这里停靠，只待几天。我估计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糊涂虫，可这是他写信叫我到这儿来和他相会的，所以我就来了。”

“乖乖，无论你干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我不就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你到华沙去见过的那个男人？”

她笑着，又挤了挤他的胳膊。“不错，那回后来还变成了一次不寻常的旅行。天哪，这儿可真冷！这些棕榈居然没枯黄死掉，这倒是一个奇迹。你晓得，我以前到里斯本来过两回，每次我都是狼狈不堪，在这儿感到愉快倒是很奇怪的事。”

他向娜塔丽问起埃伦·杰斯特罗的情况。她说，国务卿办公室那封信的效力似乎越来越小。他们发现杰斯特罗的护照过了期，从而使他取得美国国籍一事也成了问题，这样就使他的情况不明确起来。那位驻佛罗伦萨的年轻领事凡·维那克曾为这件事白白奔走了差不多一个月，他答应采取行动，可是一直也没想出办法来。后来，他病倒了，去法国治疗，一晃几个星期又过去了。现在凡·维那克正和国务院通信，研究怎样处理埃伦这个问题。她曾从他那里得到承诺说，一定千方百计把事情办成。她说，最糟糕的是，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又多暴露了一点儿官场习气。埃伦本人其实并不急于离开他的别墅，每次往后拖延，他都似乎额手称庆，尽管他也照例表示一番不耐烦。就是这一点使娜塔丽束手无策。他不肯力争，不肯对领事施加压力，促使问题得到解决，却从容不迫地写他那本关于君士坦丁的书，保持他所有的日程和习惯：在柠檬房里喝咖啡；黄昏时散步；天不亮就起床，围条毯子坐在平台上观赏日

出。他相信英国战役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希特勒叫了牌，而且输了。不久，和平就会通过谈判出现。

“我揣摩这次回意大利是失策，”她走进旅馆时说，“有我在他身边，再舒服不过了，因而他也就一步也不想挪动了。”

斯鲁特说：“我认为你这次回意大利是对的，他的处境比他意识到的要危险，所以需要有人使劲推他一下。也许咱们两个人合起来就能把他推出险境。”

“可你正要去莫斯科呀。”

“我路途上可以有三十天，我刚用去十天，也许我可以陪你回罗马，那边大使馆里我有几个熟人。”

“那可太好啦！”娜塔丽在有柱子的旅客休息室当中停下脚步，“酒吧间在哪儿？”

“在那头，又暗又有啤酒味，那里简直成了德国秘密警察的总部了。怎么，你想喝杯酒吗？”

“莱斯里，我倒宁愿喝杯茶。”她的态度闪烁得出奇，“我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我刚才就想知道酒吧间在哪儿啦。”

他把她领到一间窄长的旅客公用房间。这里，在沙发和扶手椅上，坐满了喝茶或者喝鸡尾酒的人。进了烟雾腾腾的房间，他们跟在侍者头儿后边走，听到人们用各种语言谈着话，其中最普遍的是德语，只有一小簇人在说英语。

“这里简直成了国际联盟啦，”当侍者头儿躬身把他们让到一个摆着一张沙发、两把椅子的昏暗角落时，娜塔丽说，“只不过不少人看起来像是犹太人。”

“他们中许多人正是犹太人，”斯鲁特惆怅地说，“太多啦！”

娜塔丽喝着茶，一口气吃了整整一盘糖糕。“我不该这么吃，可是

我真饿坏啦！我已经胖成一幢房子了，在别墅住上半年，我重了十磅，我就成天吃个没完。”

“也可能是我有成见，我总觉得你真像一位爱情女神，只不过由于旅途跋涉而显得疲惫了些。”

“是的，你指的准是我这米洛斯的维纳斯[3]式的丰满的臀部，是吗？”她愉快地瞟了他一眼，“我希望拜伦会喜欢臀部，我的臀部的确美。”

“我并没有留意你的臀部，但你可以相信，拜伦是会喜欢的，我也不真认为你会担心什么事。瞧，奔奇·泽尔斯顿来啦！”斯鲁特朝一个身材瘦小的人挥了挥手，那人正从房间门口那边朝他们走来，“奔奇真是一个王子式的人物。”

“他那小胡子是世上最神气不过的了。”娜塔丽说。

“真是了不起的小胡子。”

“小胡子”走近了。一头又粗又浓密的黄褐色头发，每根头发都油光闪亮，梳得很整齐；头发下面是一张愉快、红润的圆脸；身材瘦小，穿的是整齐漂亮的灰绒衣服。

斯鲁特说：“嘿，奔奇，你来迟了，来不及喝茶啦，可正赶上喝杯酒。”

泽尔斯顿大声叹了一口气，坐了下来。“多谢啦，我喝杯双份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加水吧。这天气真讨厌，冷得彻骨。娜塔丽，这就是我答应给你弄的单子，”他把一张折叠起来的打印的单子递给了她，“恐怕你得同意那个想法算是吹了。喏，我没找到巴祖斯特中校，可是我到处都留下话了，我相信一小时之内他就会打电话到这儿来找我的。”

斯鲁特好奇地斜睨着娜塔丽手里那张单子，上面开列的是在葡萄牙的外侨申请结婚所需要的文件，一共九项。娜塔丽急切地研究着那张单

子，肩头下垂，目光从斯鲁特身上转到泽尔斯顿身上。“哎呀，把这些东西凑齐得花好几个月呢！”

“我曾经见过有人花一个月就弄齐了，”泽尔斯顿说，“不过通常得花上六到八个星期。葡萄牙政府并不特别鼓励外国人在这儿结婚，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和平时期，我们总打发人去直布罗陀。到了那儿，就像上了润滑油的闪电一般，一下子就结成婚了。可是如今，岩山那边对外封锁了。”

“你打算结婚吗？”斯鲁特问娜塔丽。

这干巴巴的语调把她问得脸红了。“这是拜伦写信要我办的许多事情中的一桩，我想不妨打听一下。显然这是办不到的，反正我不觉得这个主意多么高明。”

“巴祖斯特中校是什么人？”斯鲁特说。

泽尔斯顿说：“是咱们的海军武官，他晓得潜艇到达的准确时间。”这时侍者把威士忌放在他面前，他一仰脖子，喝了一半。然后，他用两个手指精心地往下顺了顺小胡子，带着怨恨的神情望了望四周。“天哪，里斯本真叫人毛骨悚然。四万亡命者都拼死拼活地想逃出去，这里大部分人的脸我都在使馆见过。”泽尔斯顿转身对斯鲁特说，“当年你我进外事学校的时候，指望干的可不是这个。”

“奔奇，你最好去掉你那教友派的良心，不然的话，你非垮掉不可。你别忘了，这并不是咱们干的，这是德国人干的。”

“也不尽然。在这件事开始之前，我从来没怎么思考过咱们的移民法，那些条款既有害又愚蠢。”奔奇又喝了一口酒，咳了咳，脸变得紫红了。“四万人，四万！假设全让他们入境，又有什么关系？凭良心说，在蒙大拿或者北达科他的广阔荒原上，四万人算得了什么？说不定他们还会带来好处呢！”

“可是他们并不会去荒原啊，他们一定都会挤在大城市里，那里已

经存在着失业问题啦！”

泽尔斯顿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说：“莱斯里，你别也来对我胡扯那套陈词滥调，我自己成天像一只鹦鹉似的老重复这一套就足够了。他们哪里都肯去，这你是知道的。就是让他们立下字据去死谷住上一辈子，他们也会干的。咱们的法律就是不合乎人道，当初美国难道不是作为欧洲暴政的避难所而创建的吗？”

斯鲁特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留心地望了望左边的人们——四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用法语争辩着什么。他说：“好，我并不打算替移民法辩护，可是你怎么去划那道杠杠呢？还是你主张无限制地接纳移民，谁想入境就入境？那样一来，南欧和东欧就会全空了。这些移民就会使咱们的经济崩溃，带来饥饿，然后酝酿、爆发一场革命。东方人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想把西方的堤坝拆除？那样，不出十年，美国就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大郊区。”

娜塔丽朝整个房间做了个手势，说：“他所谈的是里斯本这些从德国人手里逃出来的少数难民，仅此而已。”

“还没有逃出来，”泽尔斯顿说，“德国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占领葡萄牙。”

“我想谈的是如果你想修改移民法——尤其是想修改得对犹太人有利，”斯鲁特说，“国会里将会发生多么激烈的争论。谁也不想再增加来自犹太人方面的竞争，他们精力太旺盛，也太机灵。娜塔丽，不管你乐不乐意，这总是事实。”

“咱们大可以收容欧洲所有的犹太人——全部五百万犹太人。那样，咱们的日子只会更好一些。”泽尔斯顿说，“还记得罗斯金[(4)]说过的话吗？他说：财富就是生命。如果那话说得太简单了一些，那么说财富就是头脑，总一点儿不假吧。”他把身子朝娜塔丽歪了歪，声音放低了一些，说：“如果你想见识一下德国秘密警察在葡萄牙的头子，走进来

的那个就是。同他一道进来的是德国大使，他风度很好——我说的是大使。我妻子很喜欢他。”

娜塔丽盯了一眼。“是那个有伤疤的吗？”

“不是，那个人我不认得，虽然我常常见到他，我看他也准是一个德国秘密警察。大使是那个穿灰色便服的。”

这三个人坐得离他们不远。那个侍者头儿来回张罗着，热切地咧嘴笑着，记下他们所要的饮料。

“他们看起来多平常啊！”娜塔丽说。

“德国人是很平常的。”斯鲁特说，“说起来有些可怕，老实说，他们可真像美国人。”

娜塔丽忧形于色地说：“坐在他们邻桌的那些人显然是犹太人。和德国秘密警察并排坐着，还饮酒说笑，真叫人不寒而栗！”

泽尔斯顿说：“我认得他们，他们是从比利时买通了路子逃出来的，他们至今还不相信买不通去美国的路子。这里的犹太人大部分都给刮得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可是也有几个像他们这号儿的。这些人每晚都去赌场，大嚷大叫的。他们是漏网之鱼，可还在活蹦乱跳，趁着还有点儿水的当儿，乐一天是一天。”泽尔斯顿把酒喝干，理了理小胡子，然后朝侍者晃了晃杯子。“再给我来一杯！——今天接见的来访者，有些真叫人头痛。眼下里斯本是一个既叫人伤心又可怕的地方，我已经把调职的申请交上去了。问题是我等不等批准，也许我就干脆辞职不干了。我从来没像今天这么羡慕有个阔爸爸的人。”

斯鲁特对娜塔丽说：“我请你吃晚饭，可以吗？”

“好的，我高兴极啦！”

“你呢，奔奇？一道去吃吧。咱们都先上楼到我房里去一下，我想换换衬衫什么的。”

“不啦，晚饭我有约会。我就在这儿陪娜塔丽再坐一会儿，喝完我这杯酒。我已经给巴祖斯特留下话了，叫他来电话到这儿找我。”

斯鲁特站起来说：“那么就多谢你帮我的忙啦！”

“对于不需要我帮什么忙的人，我倒是能帮得十分出色。”

斯鲁特告诉娜塔丽他房间的号码之后就走了。后来，她在他房门的侧柱上看到一张用铅笔写的条子：“娜：房门未锁。”她走进一间宽大的起居室，从有铁栏杆的长阳台望出去，看见一片紫红色的海。房间里布置着古老而沉重的绿色描金家具、金色的布帷幔、镶金的镜子和一些黑乎乎的巨幅古画。斯鲁特一边冲着澡，一边轻声唱着。娜塔丽隔着敞开的寝室门朝他嚷了一声：“嘿，我来啦！”

水龙头关上了。不一会儿，斯鲁特穿着一件花格子呢的浴衣出来了，一面用毛巾擦着头。“我这套公寓怎么样？够得上印度酋长的行宫吧？这原本是使馆替一位石油大亨订下的，可是他没露面。我包了一个星期。”

“好极啦！”她使劲往椅子上一靠。

“怎么啦？”

“巴祖斯特终于来了电话，勃拉尼的潜艇改了航线，开往直布罗陀，根本不靠里斯本啦！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任何说明。”

“原来是这样！唉，真不幸。也许你可以到直布罗陀找他去。”

“泽尔斯顿不那么想，不过，他明天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英国大使馆去打听个明白。他真肯帮忙，因为他显然认为我是一个傻瓜。毫无疑问，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她抬起头来，带着一副不服气的懊恼神色望着他——这神态是他所熟悉的，很迷人——然后摘下帽子，使劲把头发往后甩了甩。“你对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关于勃拉尼的话？还说了我些什么？他了解得似乎很不少！”

“嗯，有一晚我们喝得太多了，我就倚在他肩头哭诉起我在恋爱生活中的悲剧来。你放心，关于拜伦，我说的都是好话，我体谅他。”

她隐隐带着一些恶意说：“我敢说你会那样的。喂，你这个排场可真不小，会叫你破产的。”

“就我在这儿的几天来说，还不至于。”

“我呢，我把行李撂在市里一个跳蚤洞里了。我跟从鹿特丹来的一个可怜的犹太老太婆合住一个房间，在巴黎，她丈夫在火车上被抓走了。从星期天起，我还没洗过一次澡呢。”

“瞧，为什么不搬到这儿来？我这里还有一间专给随身女仆住的房间，我到那儿睡去。你瞧这张床，简直是一个足球场，你睡在这儿吧。”

“不成。听着，斯鲁特，如果我去得成直布罗陀，我就同拜伦结婚。他希望这样。”正照着一面周围镶着吹喇叭的镀金小天使的镜子梳头发的斯鲁特停下手来，用痛苦和将信将疑的目光望了她一眼，她慌里慌张地讲下去。“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轻率、荒唐，”她的眼睛突然发亮，笑着说，“可是，事实上我本人愿意这么做。”

“那么，娜塔丽，我想我应该祝贺你，天晓得我是多么愿意你幸福。”

“啊，我知道你的心意，斯鲁特。不必告诉我这事实在太离奇，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我爱拜伦。”

“哦，反正这房间任你使用。这里晚饭开得晚，你洗个澡吧。”

“然后再爬进我原来穿的旧衬衣里去？”娜塔丽摇摇头，似乎在寻思。“我看见楼下有家铺子，瞧瞧里斯本可以向我这个大个儿姑娘提供一些什么货色吧。”

不久，她携着一个盒子回来了，神情有些诡秘。“你真心实意请我

来住吗？我买了一大堆东西，这也许就是我的嫁妆，半个小时的快速购置。他们这些货都是从塞维利亚来的，价钱便宜，而且正合我的口味。拜伦万一能来，准会喜欢得连眼珠子都蹦出来的。”

“你手头缺钱用吗？”

“亲爱的，我还有的是钱呢，这倒是住在锡耶纳的山上什么也没的买的好处。埃伦按月准时给我工资，钱就越积越多。真的，我可以住在你这儿吗？今天晚上我真讨厌再回城里去了，我害怕那个可怜的老太婆。”

“我已经说过，这房间是你的啦。”

“我可不能登记。”

“放心好了。”

“好吧。”她用两只胳膊托着那个盒子，走到寝室门口又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她那深情、诡秘的眼色震动了这位外交官。“别人会误会咱们的，会不会呢，斯鲁特？”

“我没有什么可叫人误会的，叫人莫测高深的是你。”

“你以前可不曾认为我是莫测高深的。”

“我以为我把你看透了，我现在正为自己过于简单化而付着高得出奇的代价。”

“你以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傻瓜，我很喜欢你。”

“谢谢你，杰斯特罗，洗你的澡去吧。”

第二天早晨，套房门口一阵响声把斯鲁特吵醒了。他系着浴衣的带子，打着哈欠，从那间小小的女仆房间走出来，眨了眨眼睛。娜塔丽穿着一件令人目眩的白呢子衣服，系着一条配了金扣环的红色宽腰带，正坐在耀眼的阳光下，望着侍者在一张底下装有轮子的桌子上细心布置早

餐。“嘿，”她说，愉快地微笑着，并抚摸着她那精心梳理过的头发，“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起床。我已经替你要了一份鸡蛋——万一你起来的话。这儿什么都那么便宜，供应那么充足！”

“我刷完牙就来陪你一道吃。你已经打扮好啦！什么时候醒的？”

“我醒了好几个钟头啦。照约定，今天十一点我应该在这里的酒吧间等拜伦。这是原来的计划。”

斯鲁特揉了揉眼睛，瞥了她一眼。“你是怎么回事？他的潜艇正开往直布罗陀呢。”

“那是那个叫巴祖斯特的人说的，要是他弄错了呢？”

“娜塔丽，他是海军武官。”

“我知道。”

斯鲁特摇了摇头，做了个请她用早餐的手势，就离开了房间。不一会儿，他穿着衬衣、松紧裤和便鞋回来了，看到娜塔丽吃得正香呢。她朝他咧嘴笑了笑：“亲爱的，可别见怪，我贪吃得像头猪啦！有了阳光可真大不相同，而且还有咖啡！我感到痛快极啦！”

他坐下来，剖开一个熟透了的西班牙甜瓜。“乖乖，难道你真以为今天十一点拜伦·亨利准会在这家旅馆的酒吧间出现吗？光凭你的意志？”

“但是，海军信号也会像别的信号一样弄混的，你说会吗？反正我准备在那儿等他。”

“这真是荒唐无稽，但也正符合你的性格。”

“你喜欢我这件衣服吗？我昨天买的——就是在那家铺子里挑的。”

“很合你的身材。”

她不断地看表。“好，祝我走运吧，”她把餐巾朝桌上一丢，最后

说，“我走啦！”

“你打算坐在那个酒吧间，像一尊石像般等一整天？”

“莱斯里，别生我的气。”

“我没生气，我只是想计划一下时间。”

“当然，如果到中午左右他还不来，下一步我就得打听怎么去直布罗陀了。”

“我打个电话问问奔奇，中午我再下楼来。”

“那就劳驾啦。多谢你，莱斯里，多谢你帮的所有忙。那张床太舒服了，我几个月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她说这话时，怎么也不能把她脸上的那种恶作剧的表情完全掩饰起来。然后，她淡漠地挥了挥手，就走了。斯鲁特想，很清楚，她是在拿他的狼狈寻开心。形势变了，他得隐忍着，直到他重新夺回主动权。

莱斯里判断他的机会就在眼前，他决心充分利用这次邂逅。他不能理解娜塔丽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要把她的一生浪费在拜伦·亨利身上。他以前那么对待这位了不起的姑娘，的确是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现在很想挽救过来。斯鲁特懂得，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偶然跟他仍旧爱着的前妻相遇，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旧日的争吵和新的礼数在他们之间形成一道鸿沟——就是这道鸿沟在起作用，使他昨晚没能睡到那张大床上去。然而，在这一切下面，他们俩在感情上却有极深的联系。倘若不是由于娜塔丽和那个古怪的瘦猴儿亨利偶然发生狂恋，他相信他们这时早已回到彼此的怀抱中，很可能已经结了婚。他确实认为自己更配得上她，对她也更为合适。

他盘算着：娜塔丽也许会在里斯本流连一阵。她的意志是不屈不挠的，然而，直布罗陀她多半是去不成的，她还得回意大利去。那样，他就陪她回锡耶纳，把埃伦·杰斯特罗撬动了，然后送他们回国。如果必

要，他就给华盛顿拍个电报，请求把路途中的假期延长一下。假如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还不能把娜塔丽争取回来，那他就不幸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以及他们之间的缘分了。他毕竟是她第一次爱上的那个男人，他相信没有女人会真正忘记第一个得到过她的男人，这个男人永远也不会从她的内心深处完全被排除出去。

他从从容容地吃完早餐，然后给泽尔斯顿打电话。“奔奇，早安。关于娜塔丽去直布罗陀的事，你打听出什么消息没有？”

“莱斯，用不着啦，潜艇已经在这儿啦！”

斯鲁特很少接到过比这更坏的消息，然而他在声调里尽量抑制住任何感情。“到啦？怎么回事呀？”

“不知道。它天亮时进港的，眼下正泊在河的下游，靠近海关。”

“那么巴祖斯特究竟怎么说的呀？”

“他也正莫名其妙呢，一会儿他要找那个艇长谈谈去。曾经有命令要那艘潜艇开往直布罗陀。”

“它在这儿停多少日子？”

“原定三天。”泽尔斯顿的语气变得有些戏谑了，“莱斯，时运不佳啊。姑娘确实了不起。我要是你的话，这三天先咬住牙，然后再看形势。”

斯鲁特出于自我辩护，神态自若地说：“是呀，她不坏。不过，以前可比现在漂亮多啦！”他换上衣服，赶快跑下楼去。在那昏暗的酒吧间里，只有四五个德国人，他们转过多疑的脸看他。斯鲁特大踏步地从旅客休息室走过。

“喂，斯鲁特，回头瞧瞧！”娜塔丽的声音像一串快乐的银铃在响。她正和拜伦坐在一张绿丝绒沙发上，被一株种在盆里的棕榈半掩着。在他们面前的咖啡桌上，放着一只打开了的公文包，旁边是一沓文件。这

姑娘双颊红红的，眼睛发亮，整个面部都亢奋得放着异彩。拜伦·亨利跳起身来和斯鲁特握手。看来他还是老样子，甚至斯鲁特第一次在锡耶纳见到他懒洋洋地倚着一堵墙时，他所穿的那件斜纹软呢上衣也没改样子。

斯鲁特说："呃，来啦！娜塔丽没告诉你我们接到了一些错误的消息吗？"

拜伦笑了。"严格说来，消息没有错。不过，反正还是来到这儿啦！"他用眼睛扫了一下休息室，"喂，这里有一股奇怪的柏林气味。到处是德国人！"

"亲爱的，他们成群成伙的。关于任何事情，都不要说任何话。"娜塔丽一面心情激动地翻着那沓文件，一面拽着拜伦的手说，"我找不到你的居留证啊！"

"和你的夹在一起了。"

"这么说来，他什么都弄到了，"娜塔丽大声对斯鲁特说，"一切都齐备了！照规章要求的，全齐了，译成了葡萄牙文，文件也经公证人签署了，公证人的印章也经葡萄牙领事验讫了。一件不短缺。"拜伦仍旧坐到她身旁，她把手插到他那浓密的头发里，猛地一拽："我原以为你在搞文件上头一塌糊涂呢，你这家伙，你怎么弄得这么齐全！"

斯鲁特说："你们确实有把握一样不缺吗？我从来没看到过像这里这么严的规章，我来替你们把那套东西查点一下吧。"

"莱斯里，那就太好啦！你肯吗？"娜塔丽说着，在沙发上替他让出位子，然后把那沓文件和泽尔斯顿交给她的那张单子递给斯鲁特，单子边上一项项都用红墨水笔画着核对的记号。

"你怎么把这些凑齐的？"斯鲁特说，开始查点文件。

拜伦解释说，他一听说潜艇计划开到里斯本，就请了四天急事假，

飞到华盛顿向葡萄牙大使馆了解关于结婚的规定。原来，那里的葡萄牙海军武官德·爱赛盖上校是他在柏林时的一个朋友，他曾在网球双打中与其合作过，对手是他的父亲和瑞典武官。德·爱赛盖立刻替他着手办理文件。“这些家伙如果真正动起来，几天之内能做到的真是惊人！”拜伦说，“有些文件是我想法弄到的，但是最不好弄的，都是葡萄牙领事给弄到的。”

“外事工作到处都是这样。”斯鲁特说，一边有条不紊地翻着一份接一份的文件，同时望着那张核对的单子，“命运的车轮不是像冰川那样缓缓移动，就是快得连它驰过的影子也看不见。反正，拜伦，我确实认为你或者那位葡萄牙上校，或者你们俩办成功了，看来文件是应有尽有了。”

“你同我结婚吗？”拜伦非常严肃地问。

娜塔丽说：“对天起誓，当然啰！”

他们迸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斯鲁特忧郁地轻轻笑了一声，把文件放回夹子里——拜伦在上面用齐整的字体标着红字：结婚。“我来打个电话给泽尔斯顿，问问你们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好不好？拜伦，这个泽尔斯顿是我在使馆里的一位朋友。”

拜伦·亨利慢条斯理地、十分感激地微笑着，斯鲁特不能不看到那副笑容是多么动人。“你肯吗？太谢谢啦！眼下我头脑不大清楚。”

“不清楚？整个说来，我敢说你做得头头是道。”

过了几分钟，斯鲁特走回来时，看到他们俩握着手坐在沙发上，用爱慕的眼神对望着，同时都在说着话。他踌躇了一下，然后走近他们，说：“对不起，出了一点儿问题。”

娜塔丽抬起头来看他，有些震惊，皱了皱眉头，说：“又怎么啦？”

“奔奇听说你们所办到的这些，认输了，拜伦，他简直佩服得五体

投地。他任凭你们吩咐，很乐意帮忙。但是，他实在不知道怎样来帮你们对付那项必须在婚礼举行前十二天公布预告的规定。另外，外交部还得核对领事的签字，他说那一般需要一个星期。所以……”斯鲁特耸了耸肩，把文件夹子又放回桌上。

“对，这两个问题德·爱赛盖都提到过，”拜伦说，“他认为这些可以通融。今天早晨到这儿来的路上，我先去了一趟海军部，把一封信交给了他叔叔。他叔叔在海军部里是一个准将一类的官。他只能讲葡萄牙语，但是对我非常友好。我想他现在正在解决这些难题呢。已经约好我一点钟再到海军部去，泽尔斯顿先生能在那儿跟我们碰头吗？那可就真帮忙了。”

斯鲁特的目光从拜伦身上转到娜塔丽身上，她正有趣地扭动着嘴巴，仍把拜伦的手握在她的膝上。“我再给他回个电话问问他，你事先的确什么都想到了。”

“是呀，我是非办成这件事不可的。”

奔克尔·泽尔斯顿有些不知所措，只好在电话里答应一点钟在海军大楼和他们碰头。“喂，莱斯里，我好像记得你说过这位少尉又懒又没头脑，这档子事他可组织得像一场闪击战。”

“在我的意料之外。”

“我同情你。”

“嗯，奔奇，别说啦，一点钟见。”

“你也去吗？”

“对，我去。”

“你可真有受罪的瘾。”

一个穿蓝色海军制服的高个子倚在旅馆门外一辆汽车的挡板上，抽着一支又黑又粗的雪茄。“嘿，勃拉尼，演习开始了吗？”

“开始啦！”拜伦把他的副艇长埃斯特上尉介绍给娜塔丽和斯鲁特。埃斯特长着一双浅蓝色的小眼睛，他用犀利而颇有些贪婪的目光把姑娘打量了一番。他比拜伦魁梧些，个儿也大些，浓密、卷曲、金黄色的头发一直长到前额低处，脸长长的，由于嘴角朝上翘，显得亲切和蔼；然而，那是一张闭得很紧的、倔强固执的嘴。“喂，娜塔丽，勃拉尼成天瞅着发呆的那张照片其实比你本人差多啦！都上来吧！勃拉尼，我给艇长打电话了，告诉他你已经和娜塔丽取得了联系。潜艇停靠期间，你不用值班啦。”

“‘夫人’，那太好啦！多谢啦！”

娜塔丽怕是自己听错了，重复说了一声：“夫人？”

副艇长的微笑略显出点儿疲惫。“这是我在军事学院一年级的时候他们给我起的，既然我姓埃斯特，这个外号大概是跑不掉的。[5]娜塔丽，我的名字叫卡塔尔，你尽管直呼吧。”

在开往城里的路上，两个潜艇军官描述起S-45号在离里斯本一百五十英里时，本已接到开往直布罗陀的命令。艇长知道拜伦的计划，他表示了遗憾，并吩咐把航线往南移。然而，过了不到一小时，艇长接到报告说，二号主机垮了，前舱的电槽放出了过多的氧气，蒸发器底部也起了碱，这艘老潜艇周身都患有失调症，需要在里斯本紧急停靠两三天，进行检修。把这份报告交给艇长的埃斯特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往直布罗陀开要担风险，他的意见得到了轮机长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一本正经地报告的，艇长也是一本正经地采纳副艇长的建议而把航向改到里斯本的。

“你们这么搞，怎么保得住不受处分？”斯鲁特说，“你们不会被送到军事法庭去吗？”

“谁也没撒一句谎，”埃斯特带着一副天真的笑容说，“我们有机器运行状况的记录为凭。这些超龄的潜艇一直就这么气喘吁吁地挣扎着，

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它们的状况宣布它们报废，改开里斯本的决定做得非常稳妥、非常正确。”

娜塔丽对拜伦说：“那么，你们就乘这样超龄的破家伙潜到海底去吗？”

“可是，娜塔丽，S-45号已经潜海四千七百二十三次了，它总还能再潜几趟吧！”

“往海底潜算不得什么，”埃斯特“夫人”说，“你只要一拉闸，它就潜下去了，再一开气管，它又浮上来了。使这个老家伙吃力的是从这里开到那里。可是，我们总能对付。顺便提一下，婚礼结束后，请大家到艇上玩玩去。”

“我？到一艘潜艇上！”娜塔丽把裙子紧紧往大腿下边掖了掖。

“艇长要祝贺你们。你知道，来里斯本，他是帮了忙的。”

“等会儿再看吧。”娜塔丽说，“斯鲁特，你是成心想叫我们都撞个头破血流吗？”

“对不起，那辆卡车也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斯鲁特一面说，一面把车开回凹凸不平的路上。他开得太快了。

奔克尔·泽尔斯顿在海军部门外的阳光下握了握亨利少尉的手，好奇地仔细打量了他好一会儿。“我很高兴见到一位有本事把什么都办成了的精明人。”

“事情还没办成呢，先生，还差得远哪！多谢您主动提议来解救我们。”

“来吧，看看事情怎么进展。你那边的后台可真硬，这位德·爱赛盖好像是海军作战部副部长。”

从这位德·爱赛盖的一间间接待室、他办公室门前配备的武装卫兵之多、办公室本身的宽大和家具的华丽，以及他制服上的金色穗带和勋

章的灿烂来判断，他的职位一定相当高。他身材矮小，肤色棕黑，拉丁族裔的脸长得很严峻，浓密的头发两鬓已经开始花白。他直直地站在那里，和大家一一握手，用高雅的风度对他们做出欢迎的手势。他朝娜塔丽深深鞠了一躬，深色的眼睛里闪现出仰慕的神色。随后，他拿出公事公办的姿态，叽里呱啦地用葡萄牙语对泽尔斯顿飞快地讲起来。

“他说，办这类事需要时间，”泽尔斯顿传达了他的大意，“他很想请大家吃顿午饭。”

拜伦朝娜塔丽瞥了一眼，然后说：“他很客气，可是他知不知道我们总共只有三天时间？”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催他。”泽尔斯顿咕哝说。

“请把我这句话翻给他听。”

“好吧。”

这位葡萄牙官员严肃地听着泽尔斯顿说的话。他的目光一直在拜伦身上，他用嘴边的皱纹和那阴沉的脸上闪过的一道风趣表示他理解一对年轻恋人的焦急。他转过身来，突然朝坐在一张小桌跟前的助手吩咐了一声——那位助手身上披挂的金色穗带仅少于他本人。助手马上站起来，走出房门。过了静寂无声的片刻，他捧着一束红玫瑰回来了。他把花束递给德·爱赛盖，德·爱赛盖又把花束递给娜塔丽·杰斯特罗，向她鞠了个躬，说了几句听起来十分优美的话。

泽尔斯顿翻译道：“在这玫瑰花上的露珠干掉之前，你们二位就已成为夫妻了。”

“哎呀，太美啦！多谢您！”娜塔丽的声音有些发抖了。她捧着花束，环顾着大家，神色忸怩地说：“你们知道，我现在开始相信了，第一次相信。”

“夫人，演习开始了，”埃斯特上尉说，“如果想取消，得马上下命

令。”

“取消？”她挽住拜伦的胳膊，“没有的事。开炮！”

“嘿，不愧为一位海军军官的妻子。”埃斯特上尉说。

德·爱赛盖十分留心地想听懂他们之间的这段谈话，他请泽尔斯顿替他翻译出来。他大声笑了，握住娜塔丽的手吻了吻。

“来吧，”他用英语说，“吃顿便饭。”

午餐时间拖得很长，菜肴精美，地点在一家饭馆里，那里风景绝佳，可以眺望里斯本的群山和闪闪发光的宽阔河流，很像在圣弗朗西斯科所望见的那种一览无余的全景。准将似乎一点儿也不忙。泽尔斯顿不断地看表，他知道大部分政府机关四点半或者五点就关门了。三点钟，德·爱赛盖漫不经心地说，也许他们该去看看这件小事办得怎样了。他们坐上一辆梅赛德斯牌黑色大轿车，开始旋风般地巡游一系列办公大楼。泽尔斯顿试着向他们解释正在做什么，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放弃了，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把握。准将忽而一个人下车几分钟，忽而又在泽尔斯顿的陪同下，领着这对夫妇去签些什么表格或文件。总有一个官员等在大门口向他们致意，然后领着他们穿过拥挤的接待室，来到一些古老的、满是尘埃的内部办公室。那里，总有年老、肥胖、脸色苍白的官员窘迫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德·爱赛盖鞠躬。

大约两小时以后，他们来到泽尔斯顿所熟悉的一间办公室，那里是市民登记结婚的地方。办公室这时已经下了班，窗帘拉下来了。黑色轿车一停下来，一道窗帘马上拉起来，大门也打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棕色罩衫、下巴上汗毛挺重的老太婆领着他们穿过几个黑魆魆的空房间，来到一间明亮的、亮着枝形吊灯的内部办公室。一张古老的书桌后面，坐着一个肤色棕黑、蛙形脸庞的人。他戴着金边眼镜，嘴里有几颗金牙，手上戴着三枚大金戒指，正在那里翻着文件。他朝他们笑了笑，然后用葡萄牙语和泽尔斯顿谈了起来。泽尔斯顿把他提的问题翻译过

来。那人用一支斑斑点点的钢笔在拜伦的那些文件上潦草地写着，同时不断地盖着图章，娜塔丽和拜伦以及他们的两个证人——埃斯特和斯鲁特不停地签着名。过了一会儿，那人站了起来，带着猥亵的、闪着金牙的微笑，先向娜塔丽然后向拜伦伸出手来，用蹩脚的英语说："祝你们幸福。"

"这是怎么回事？"娜塔丽说。

"还用问，你们结成夫妻啦！"泽尔斯顿说，"祝贺你们！"

"我们结婚啦？已经？什么时候结的婚？我可没留意。"

"在一道手续上，就是刚才你们俩在那绿本子上签字的时候，那就是啦。"

"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拜伦说："我也记不起来了，反正我相信你的话。'夫人'，把戒指拿给我吧。"

埃斯特把戒指递到他手里。他把那黄澄澄的戒指套在娜塔丽的指头上，把她搂到怀里，吻了她。这时，泽尔斯顿告诉德·爱赛盖，这对夫妇竟然没留意自己结婚的时刻，这位葡萄牙官员笑了。当泽尔斯顿向他解释美国人吻新娘的风俗时，他又笑了。娜塔丽要德·爱赛盖第一个吻她。这位年迈的贵族格外高兴地在她的嘴唇上行使了这一特权，然后彬彬有礼地和大家一一握手，便离去了。拜伦收拾起他那一沓文件，交了费。

斯鲁特是最后吻她的人。娜塔丽踌躇了一下，直直地望着他说："呃，老斯鲁特，我似乎已经办成了，是不是？祝福我吧。"

"啊，当然，当然要祝福你，杰斯特罗，你是知道的。"

她让他在嘴上冷冰冰地、短促地吻了一下，把另一只闲着的手搭在他的脖子上。

当他们出现在傍晚金黄色的阳光下时，那辆黑色轿车已经开走了。办公室的大门在他们走出来之后马上关上了。斯鲁特觉得有点儿什么松散的颗粒塞到了他手里，原来是一把米。埃斯特咧了咧那冷冰冰的薄嘴，做了一个怪笑，又眨了眨一只锐利的蓝眼睛。埃斯特发了个信号，三个人就都把米朝这对新婚夫妇撒来。

娜塔丽拂掉衣服上的米，又用手指关节拭了拭眼睛。“这么一来，婚礼可正式了！底下该做什么啦？”

“要是你不懂的话，”埃斯特“夫人”说，“拜伦可得赶紧详详细细地给你解释一番。”

这话说得娜塔丽张口结舌，脸红得像砖一样。“哎呀，勃拉尼，这是一个什么人物？”

“‘夫人’潜在海底的时间太长了，”拜伦说，“他感到不大容易把头脑提到海面上。”

“婚姻生活是神圣的、美好的。”埃斯特“夫人”说，“可是，在你们开始婚姻生活之前，咱们先去拜访老S-45号一会儿怎么样？艇长似乎在那里等着咱们。”

“当然啰，当然啰，”娜塔丽赶快说，“我要去看看S-45号。我非常想去看它，咱们一定得去。”

“你想过去完之后你们上哪儿吗？”莱斯里·斯鲁特干巴巴地问了这么一句。

拜伦说：“哦，我估计总可以有一个地方——像旅馆什么的。”

“里斯本都快被挤破啦！”斯鲁特说。

“天哪，确实是这样，我一直没想到这个问题。”娜塔丽说。

“干吗不住到我那儿去？”莱斯里·斯鲁特说，“那是一套我生平见过的真正算得上度蜜月的房间。”

娜塔丽看起来非常惊讶，她看了拜伦一眼。“你这番意思太美了，斯鲁特，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忍那么办。”

“我们会找到一个地方的。”拜伦摇着头说。

“啊，可是他那个地方就像出自《天方夜谭》似的。”娜塔丽漫不经心地这么加上一句，“昨天晚上，我在那儿喝过一次酒。老斯鲁特，你真肯帮我们这个忙吗？”

“莱斯里可以住到我那儿去，”泽尔斯顿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莱斯里，等会儿到使馆找我去，我得马上赶到那里。”

“那么一切都安排停当了。”斯鲁特说，“趁你们俩访问潜艇的当儿，我回趟旅馆，把东西搬出来。”

“老天保佑你，谢谢了。我的行李呢？”娜塔丽心情纷乱地说，“哦，还在罗森太太那个房间里，也许我应该去取一下。不啦，我还有东西往里头放呢，等下再取吧。谢谢你，斯鲁特，还有你，奔奇，谢谢你们帮的所有忙。”

斯鲁特朝一辆过路的出租汽车打了个招呼。“祝你们幸福！”

娜塔丽看到潜艇那么小，样子那么难看，浑身是锈，不觉吃了一惊。“好家伙！”他们刚下出租汽车，当起重机在他们头上摆动时，她就在那叮当声、吱吱声中嚷道，“那就是S-45号吗？勃拉尼，真的，你坐这个家伙潜到水下，要当心别得了幽闭恐惧症啊！”

“他醒着的时候不多，所以他什么也体会不到。”埃斯特说。他们朝一道仅仅用两条长板子钉成的浮桥走去，水兵们都在低低的、平坦的黑色前甲板上闲荡，定睛望着这个穿白衣服、抱着一束玫瑰花的姑娘。“等咱们一潜下海去，他就该睁开眼睛大喊大叫了。”

“我别的倒不在乎，就是这里的伙伴太低级，”拜伦说，“还有身上散发出的臭味——高级军官中尤其厉害。我一睡着，就什么也不理会

了。”

浮桥那里有一个头发蓬乱、枪低低地吊在臀部的年轻水兵。他向埃斯特敬了个礼，向娜塔丽投了个渴慕的、崇敬的眼色，然后说：“报告长官，艇长请你们都在码头上等候。”

“好的。”

不久，一个穿蓝制服、戴上尉金臂章的人从锈痕斑斑的黑色风篷（就是艇身中央司令塔上面的部分）那里出现了。他走过浮桥，来到码头。艇长的体形颇有些像他的潜艇，中间笨拙壮实，两头陡然缩成圆锥形。他有棕色的大眼睛、宽阔的鼻子和一张使人惊奇的男孩子般的脸。

“卡鲁索艇长，这是我的妻子。”拜伦说，这个字眼使娜塔丽微微震动了一下。

卡鲁索用他那白皙肥胖的爪子握住她的手：“呃，祝贺你们啦！拜伦是一个好小伙子——在他醒着的短暂时刻。”

“你真那么贪睡吗？”娜塔丽笑着对拜伦说。

“那纯粹是诽谤！”拜伦说，“在艇上，我很少合眼，除非在沉思，回想当初进潜艇学校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我倒承认我是时常这么沉思的。”

“他能一下子沉思十八个小时，”埃斯特说，“真是不折不扣的金子般的沉思。”

两个穿粗布工作服的水兵从前甲板敞着门的舱口走上来，跨过浮桥。一个提着冰桶，里头放着一瓶香槟酒；另一个端着一个托盘，上头放着玻璃杯。

“啊，咱们开始吧。亨利太太，海军的规定不许我们在艇上喝烈性酒。”艇长说。娜塔丽又一次感到一阵小小的、快活的震动。他砰的一声拔开瓶塞，水兵拿来一只只杯子，他郑重其事地斟上了酒。

“祝你们幸福！”他大声说。这时，起重机正大声地叮当响着越过他们头顶。

“祝福您，愿上帝祝福您！”娜塔丽嚷道，“谢谢您把他送到这儿。”

“感谢二号主机，”埃斯特“夫人”嚷道，“感谢蒸发器、排气系统和前电池组，从来没有哪艘军舰出过这么多毛病。”

拜伦默默地冲着他的艇长和副艇长举起杯子。

他们喝着酒，起重机又隆隆地转过去了。

“艇长，”当卡鲁索再一次给他们斟酒时，埃斯特“夫人”说，“您认为拜伦房里的那张照片有娜塔丽本人美吗？”

“差得远，”艇长用他那双清澈的、色眯眯的意大利人的眼睛望着她说，“连点儿边都没沾上呢。”

“我正是这么感觉的。既然您已经亲眼见到她了，长官，您同不同意我这个看法：在里斯本办该办的事至少需要五天？”

“三天，”卡鲁索艇长脸上那种梦幻般的神情消失了，他立刻斩钉截铁地说，“整整七十二个小时！”

“是的，是的，长官。”

“‘夫人’，你还得准备一份有说服力的机器失灵的鬼报告。”艇长一仰脖子，喝干了杯子里的酒，然后微笑着对娜塔丽说，“那么，我可不可以陪您参观一下本艇呢？”

她跟着军官们走进那锈痕斑斑的风篷，下了舱口。梯子又凉又油腻，短而滑的梯级直绊娜塔丽的高跟鞋。她低下头，钻过第二个圆舱口，然后又走下一道梯子，才来到一间满是机器的小屋。她强烈地意识到这样会露出她的腿部，不过，让她高兴的是，她的腿是漂亮的，裙子是紧的。

“这是操纵室，”拜伦说，一面扶她下来，“这上头就是司令塔。”

娜塔丽看了看周围那些穿粗布工作服、神情肃穆的水兵，又看了看那阀门、圆形把手、指针表、操纵把柄、大机轮和乱团在一起的钢缆，配电盘上的灯光照亮了舱里所有漆成绿色的隔板。尽管一台排气送风机一直在嗡嗡响着，屋里闷热的空气仍旧散发着机器、烹调、陈年雪茄和没洗澡的男人的酸臭味。“勃拉尼，你真懂得这些都是什么吗？”

“他正学着，”埃斯特“夫人”说，“在他冬眠的间隔期。”

他们迈过一道敞着的防水门，来到一间军官室。在这里，娜塔丽又见到两位军官。桌上已经摆好了一个心形的白色蛋糕，上面用蓝色的糖浆浇出一艘潜艇、几个小爱神和“拜伦·亨利先生及太太”字样。她勉强挤到首席，坐在艇长的正对面，拜伦和埃斯特为了躲开头上已经折起的一张床铺，紧靠着舱壁蹲坐着。

有人拿出一把军刀，娜塔丽切开蛋糕，艇长把分剩下的送到水兵室去了。娜塔丽喝的两杯香槟酒上头了，这一天的奔波和周围的年轻人朝她投来的渴望的目光也已经使她有些晕头转向。在喝咖啡、吃蛋糕的时候，她又被埃斯特“夫人”说的那些笑话逗得乐个不停。她终于认为，尽管这艘老潜艇又脏又狭窄，充满了机器的气味和男人的体臭，但它毕竟是一艘令人十分开心的船。拜伦在她眼里一分钟比一分钟称心，她吻了他一遍又一遍。

在他们离开S-45号之前，拜伦把他的新婚妻子领到一间小舱，把两张床铺下面靠近甲板的一个狭窄的黑洞指给她看，这就是他睡觉的地方。“我问你，”他说，“谁会甘愿在这个停尸间似的窄缝里多待上一会儿呢？”

“还有比睡在这里更可怕的事，”埃斯特“夫人”在娜塔丽身后说，“比如醒着。”

当娜塔丽和拜伦走上甲板，回到新鲜、凉爽的空气中时，前甲板上

的水兵们都向他们挥手欢呼，娜塔丽也向他们挥了挥手。有些胆大的水兵还吹起口哨。在浮桥那里站岗的水兵替他们喊来的出租汽车刚一开动，就咯噔咯噔乱响起来。司机把车刹住，跳了下来。不久，娜塔丽和拜伦听到他用葡萄牙语骂了起来，随手把鞋和罐头盒子扔开。水兵们笑着，叫嚷着，直到出租汽车开远了。

“我敢说这会儿可怜的斯鲁特已经离开那家旅馆啦。”娜塔丽往她丈夫怀里靠了靠，“咱们先去取我的行李，然后到旅馆去，好吗？你看了就知道啦，我那么毫不客气地接受下来确实不好，可是，勃拉尼，老实说，那简直是给王室预备的套房。”

娜塔丽住的客栈在一条小巷里，她的房间里有一个老妇人正睡在一张铁床上打呼噜。“哦，斯鲁特的那个地方总比这里强吧。”拜伦小声说，一面望着那裂了缝的天花板，几只正剥着墙纸的蟑螂一见到电灯光，马上四下躲藏。娜塔丽赶快把她的东西收拾好，留了张条子，连同钥匙一并放在桌上。走到门口，她又回头望了望罗森太太。她正仰卧着，张着嘴巴，灰色的头发乱糟糟地散在枕头上。娜塔丽想，罗森太太当初的婚礼是怎样的？她丈夫那张用银色相框嵌起来的、发黄了的脸在床头的小桌上微笑着，这就是那位被德国人从法国火车上硬揪走的可怜虫给她留下的唯一纪念。娜塔丽打了个冷战，把门带上了。

斯鲁特显然事先已经通知了皇宫旅馆柜台的办事员并付过小费，因为他马上就油滑地咧嘴笑着，把钥匙交给了拜伦。这对新婚夫妇得交出他们的护照。娜塔丽把她那本栗色的美国护照递过去时，心里略微感到有些害怕——她就是凭这本护照才和里斯本的四万犹太人分道扬镳的。

“我刚想起一件事，”她在电梯里说，“你怎么登记的？”

“当然是‘先生和太太’啦，这是惊心动魄的大事。”

“可我那护照上写的还是娜塔丽·杰斯特罗。”

“那有什么，”电梯停了，他挽住她的胳膊，“我才不担这份心呢。”

“也许你应该回去向他们说明一下。”

“先等他们来问吧。”

侍者刚打开套房的门，娜塔丽就觉得自己猛然被抱起来了。“哎，拜伦，别胡闹！我可沉得要命，你会扭着筋骨的。”可是，他那瘦削的身子爆发出的惊人的力气使她很兴奋，她一只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她的裙子。

“嘿！”他说着，把她抱到房里，“我现在明白你说的了，这确实是给王室预备的套房。”

他把娜塔丽放下来后，她马上跑进寝室去。娜塔丽心里有点儿着急，她的浴衣还挂在斯鲁特的洗澡间里呢，新买的非常性感的内衣也还丢在五斗柜的抽屉里，要是给拜伦瞥见，可不好解释！但是，所有这些全不翼而飞了——哪儿去了？她摸不着头脑。她正为这事纳闷儿的当儿，拜伦在寝室落地窗外的阳台上出现了。“外边这儿好极了，一点儿也不假，可就是冷得要命。水上是一串奇异的光亮。你看到那瓶香槟酒了吗？还有百合花。”

“百合花？”

“瞧那儿。”

起居室的一角，大理石桌上的一个银质冷却器里镇着一瓶香槟酒，旁边立着一束红色和白色的水芋百合。花束旁边是斯鲁特留的一张小白卡片，上面什么也没写。门铃响了，侍者递给娜塔丽一个内衣店送来的盒子。她马上跑进寝室，把它打开，里边放着斯鲁特清理出来的内衣——都是一些五颜六色、镶着花边的薄绸内衣。

“是什么呀？”拜伦站在阳台上问道。

“哦，我在旅馆大厅的铺子里买的一些东西，”她轻快地说，“我猜一定是斯鲁特告诉他们我要搬到这儿来。”她挑了一件桃色睡衣，装出

女巫的神情把它覆在胸前。“嘿，像一个大学者吧？”

然后，她在内衣下面看到斯鲁特写的一张便条。拜伦正要进来，她赶紧跑到落地窗那边，把拜伦关在外面。“等会儿再进来。开香槟吧。”

便条上写的是：杰斯特罗，穿上那件灰色的吧，你穿灰色的总显得分外可爱。此系密信，阅后销毁。爱你至死的——斯鲁特。

这段话使娜塔丽的眼睛湿润了。她把便条撕个粉碎，丢到纸篓里。她听到隔壁房里砰的一声拔开了瓶塞。她从盒子里拽出一件镶着黑色花边的灰绸睡衣，她把莱斯里·斯鲁特抛到脑后，赶快往周身喷了香水。她走出寝室，梳理着她那一直披到肩的又长又黑的头发。拜伦一把抓住了她……

酒，百合花，玫瑰；在圆月下面，黑暗的海在他们窗外翻滚着。这对分离了半年的年轻恋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地理刀刃上，忽然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结了婚，与世隔绝地睡在一张好客的大床上，而对年轻的恋人来说，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这就是他们的新婚之夜。人生的境遇有时好似一幅阴郁的壁毯，上面绣着一个模糊不清、意义含混的图案。它朝里旋转着，转出一对灿烂的赤裸恋人。《圣经》就是从这一中心图画开始的。大部分古老的故事都是以情人终成眷属结束的——隐退到他们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始状态中去。然而，对拜伦和娜塔丽来说，他们的故事才开始。

剧烈跳动的脉搏和爱情的溪流消失在一对恋人的温暖的酣睡中了。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的一个夜晚，拜伦·亨利夫妇（美国人）行完婚礼之后，睡在里斯本郊外的皇宫旅馆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千多个夜晚中的一个，这时，人类的很大一部分正难以安眠。

---

(1) 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

(2) 法国城镇名，是当时法国傀儡政府所在地。

(3) 指1820年在希腊米洛斯岛上发掘出的古代雕塑，现藏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4)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及艺术评论家。

(5) 埃斯特夫人是一个嫁给英国贵族的美国女人，英国下议院首位女议员，是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英美政界的活跃人物。

第三十八章

啁啾的鸟声把娜塔丽吵醒了，她睁开了眼睛。拜伦坐在她身旁，吸着烟。朝阳台开着的门那里正吹进一股凉风。在点缀着粉色彩云的空中，一轮苍白的月亮和一颗星星正低低地挂在波浪滔滔的海面上。

“嘿，听鸟儿唱得多好听！你醒来多久啦，拜伦？”

“没多久，可我是真正醒过来了，眼睁睁地醒着，尽量使自己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她坐了起来，温柔地吻着他，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愉快的气，这时毯子从她的胸部滑了下来。“哎哟，空气可真凉，你觉得怎么样？”

“我可以关上那扇门。”

“不，不，海的气味好闻得很。”她把毯子又拉到颈部，依偎在他身边。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拜伦，潜艇是怎么操作的？”

他朝下看了她一眼，用一只胳膊搂着她，抚摸着她的肩头。“你是在开玩笑吗？”

“不是。解释起来困难吗？”

“一点儿也不，可是怎么又要谈这个呢？”

“因为我想知道。”

“哦，跟一个光着身子的美女谈这个题目可真是要命，不过——好吧，我来告诉你一艘潜艇是怎么操作的。首先，潜艇的构造是这样的：它只要装上压舱物，就能刚好浮到海面上。这样，你只要往潜水槽里放进几吨海水去，它就能沉到水下去了。再用压缩空气把水排出去，它又冒出水面了。你从边际浮力开始，利用水这个压舱物的重量变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它成为一块岩石或一个软木塞，这就是大致的道理。细

节还很多，很枯燥。”

“那么，它安全吗？我得替你担多大的心？”

“总比在纽约当交通警察要少。”

“可是你领危险作业津贴啊。”

“那是因为非战斗人员，像国会议员和你这样的人，总幻想坐一艘潜艇到水下去要担着多大的风险，没有一个潜艇上的人员能通过辩论让国会放弃这个看法。”

“你们深深扎到水下的时候，不是大有被压碎的危险吗？”

“不会的。潜艇只不过是一段长形的防水钢管，它坚固得足以顶住海水的压力。这说的是它的里壳，也就是耐压艇体。这是真正的艇身。你看到的外部只不过是为了装置水槽的外壳，底部是敞着的，海水可以冲出冲进。里壳有一个测量压力深度的仪表，你永远也不会下潜到那样的深度。直到今天，没人知道老S-45号究竟能潜多深。我们坐的潜艇就像厚垫子一样安全。”

“可是潜艇有失事的。”

“远洋轮船和游艇也有失事的。坐在艇里的人们在海洋底下遇险，往外拍电报，那倒很有趣，可是这样的事一共也没发生过几回。即便是那样，也有办法逃生。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受过训练。”

“可是，你们往艇里放水叫它往下潜的时候，放水本身会不会失掉控制呢？亲爱的，别那么笑。所有这些，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都是神秘的。”

“我笑的是你的问题提得很好。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主要的水槽都在真正的艇壳外面，它们只不过是贴在上面的。它们一放进水，充水的潜艇刚好浮在水面上，随着波涛沉浮。为了下潜，里边还有一个密封的小水槽——负槽，它大约能容十二吨海水。往负槽里放水后，你就会

一直下潜。等你潜到你要的深度，就关上负槽，这样，你就浮在那里了。你展开艇首的机翼，它就像一架肥胖的飞机，在浓重的空气里徐缓地飞行。潜艇上的人都是精选的，个个是好汉，亲爱的。所有我们这七十五个人，都一心一意不想出一点点差错！潜艇上没有马虎的人。这是有关潜艇的真实情况，而且这是在床上跟自己的新婚妻子进行的一次奇特的谈话。”

娜塔丽打了个哈欠：“你这么一解释，我心里舒服一些了，那艘生了锈的小船可真叫我害怕。”

“新建造的那些潜艇比起S-45号来都是豪华的巨轮，”拜伦说，“下一步我就想转到那样一艘艇上去。”

她又打了个哈欠。这时，墙上出现一块粉红色的亮光。“天哪，那是太阳吗？夜跑到哪儿去啦？拉上窗幔吧。”

拜伦走到窗前，拉上厚窗幔。当他在昏暗中走回她身边的时候，娜塔丽觉得他是那么美——雕塑般的男子的体形，生气勃勃，暖洋洋，棕黄色的，她打心尖上感到喜悦。

他在她身旁坐了下来，她朝他靠过来，吻了他一下。当这个年轻丈夫使劲搂她的时候，她还假装抵抗一下，然而她无法抑制住心头涌起的欢乐。这时太阳已在窗幔外升起，照耀着战争岁月的又一天……

他们直到中午才在洒满阳光的起居室里用早餐，玫瑰花在房间里散发着芳香。他们吃的是牡蛎、牛排和红酒。这是娜塔丽点的。她说，她就想吃这些，拜伦也称之为完美的食谱。他们是穿着睡衣吃的，不大说什么，只是深情地相互凝视着，有时为了一句傻话——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笑了起来。他们由于情欲得到满足而容光焕发。

随后，她说：“拜伦，咱们究竟一共有多长时间？”

“哦，从我们靠岸算起，七十二个小时——那就是星期四的两点半。”

她眼睛里那种纯真的喜悦减少了几分。“啊，那么快？这蜜月太短了。”

“这不是咱们的蜜月。我还可以享受二十天假期，我直接从潜艇学校给S-45号打过报告，等你一回国，我就休那二十天假期。你什么时候回去？”

她用手托着头：“啊，亲爱的，难道我现在就得开始动脑筋吗？”

“喂，娜塔丽，为什么不给埃伦拍个电报，告诉他咱们结了婚，马上要回国？”

“我办不到。”

“我不让你回意大利去。”

听到他这直截了当的话，娜塔丽扬起了眉毛：“可是我非去不可。”

“不，你不能去，埃伦太机灵了。”拜伦说，“来，咱们把酒喝干了。只要有你和我或者别人替他写信，去图书馆查材料，料理厨房，管理花匠和水暖工人，他就不会离开那所房子。就是这么回事。他喜欢这样，他不容易被吓住。尽管埃伦大叔什么也不料理，成天感冒，但他是一个顽强的家伙。假如你拍了电报去，你想他会怎么办？”

娜塔丽犹豫了。“他会想法叫我改变主意，不成的话，就认真准备离开意大利。”

“那才是你对他最大的帮助。”

“不，他会搞得一塌糊涂。他不善于和官员们打交道，官员们越蠢，他就越糟糕。他真可能掉进自己的陷阱里。莱斯里·斯鲁特和我两个人用不了多久就能叫他上路，这回我们非办到不可。”

“斯鲁特？斯鲁特不是正要去莫斯科吗？”

“他曾主动表示可以先在罗马或锡耶纳停留一下，他对埃伦是真心

实意的。”

“我知道他对谁真心实意。”

娜塔丽露出动人的眼神，温柔地说：“勃拉尼，吃莱斯里·斯鲁特的醋了吗？”

“好吧，六十天。”

“你说什么，亲爱的？”

“你回意大利两个月，不能再长了，六十天应该足够啦。要是四月一号以前埃伦还没离开，那就怪他自己了，你就回国。现在就订下回程的票吧。”

娜塔丽撇了撇那张大嘴巴：“懂了。拜伦，你是在对我下命令吗？”

“正是。”

她用手心托着下巴，用吃惊的眼神凝望着他。“你要知道，被你这么吩咐着，我觉得很舒服。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也许这可喜的新鲜劲渐渐会过去的。反正，我的主子老爷，我一定遵命就是。六十天！”

“好吧，”拜伦说，“咱们穿上衣服逛逛里斯本去。”

“我已经逛过了，”娜塔丽说，“可是我十分赞成换换空气。”

拜伦把钥匙往旅馆的柜台上一放，就要他们的护照。那个黝黑、短小的办事员带着发困的神情，在一扇门里消失了。

“看那些家伙。”拜伦说。尽管到处是阳光，但六个德国人穿了系腰带的黑雨衣，正聚在大厅入口的地方交谈，朝进出的每个人都狠狠盯上一眼。“他们干吗不索性把长靴子也穿上，卐字臂章也戴上呢？他们有些什么特征？穿雨衣？戴宽檐儿帽？脸晒成青铜色？他们哪里来的时间洗日光浴呀？”

“我背着脸也认得出他们，他们叫人起鸡皮疙瘩。”娜塔丽说。

柜台那个办事员从门里出来了，一边忙着翻什么文件。“对不起，护照还没准备好。”

“我需要我的护照！”娜塔丽的声调尖锐刺耳。

办事员朝她略微抬了抬眼：“夫人，也许今天下午。”说完，他就转过身去了。

从沉闷的寝室乍一走到寒冷、阳光普照的室外，顿然感到十分爽快。拜伦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去游里斯本和它的近郊。论名胜，这里比罗马或巴黎差远了。然而，沿着一条宽阔的河、高踞在小山上的那一排排宛如蜡笔涂成的绿色、粉色和蓝色的房屋，形成了一幅很漂亮的图画。拜伦很惬意，他想他的新婚妻子也必定很开心。她紧紧挽住他的胳膊，微微笑着，不大说什么。那些把摩尔式和哥特式[1]建筑的特点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教堂和全市最高的一座山上巍峨的要塞又勾起了拜伦的回忆，使他想起早已忘掉的在美术方面的苦役。他们下了出租汽车，臂挽着臂地朝阿尔法马陡峭、狭窄的小小街道踱去。成群的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有几百年历史的破烂房子里跑出跑进。公用电话亭一般大小的店铺敞着门，出售鱼、面包和肉块。这是一次长而漫无目的的散步。

“出租汽车答应在哪儿等咱们？”娜塔丽用紧张的语调问。这时，他们穿过一条小巷，闻到一阵腥臭味，两个人都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你一切都好吗？”他说。

她疲惫地笑了笑：“不怕你笑话，我犯了世界上所有游山玩水的傻女人的通病：我的脚走累了。”

“那么，咱们回去吧，我也玩够了。”

“你不在乎吧？”

在出租汽车沿着江边马路开回旅馆的途中，她一句话也没说。他去

握她的手，觉得又凉又湿。一迈进旅馆，她就拉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别忘了——护照。"

她的这句话是多余的，办事员早把两本栗色的护照连同钥匙一起递给了拜伦。那人咧嘴傻笑着，露出了黄色的大假牙。娜塔丽一把抓住她的护照，她一边和拜伦走进电梯，一边仔细翻看着。

"没错吧？"他说。

"好像没错。可是我敢打赌德国秘密警察一定拍过照了。你的也一样。"

"哦，这多半是旅馆的例行手续。近来德国人要怎样就怎样，我不认为葡萄牙人敢违抗。可是，你有什么可在乎的？"

她走进套房的寝室脱大衣、摘帽子，拜伦也跟了进来，搂住她，吻她。她也回吻了。她紧紧地搂住他，但是她的神情是冷漠的。他带着询问的神情朝后靠着。

"对不起，"她说，"我头疼得厉害，早餐毕竟不宜喝红葡萄酒。幸而我带着点儿非常灵的药丸，让我吃一丸吧。"

不大工夫，她就笑着从浴室里出来了。"好啦，照常进行吧。"

他说："没那么快见效吧。"

"能，放心好啦。"

他们接了吻，倒在床上。可是，娜塔丽就像身体里有一根弹簧断了似的。她在他耳边呢喃地说了一些情话，尽量想做得很多情。过了一会儿，他坐了起来，轻轻地把她扶起："好吧，告诉我什么事？"

她搂着自己的膝盖，靠着床头栏杆蹲着。"没事，没事！我有什么不对头吗？也许我有点儿累啦，头疼还没过去。"

"娜塔丽。"他握住她的手，吻了吻，然后直直地望着她。

“我想没有人能享受这么大的欢乐而不付出一点儿代价。开始是咱们没领回护照，那些德国人又站在大厅里，我就感到一种可怕的沮丧。咱们游览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幻想着一些可怕的情景：旅馆仍旧拖延着不给我护照，你随着潜艇走了，里斯本又添了我这样一个没有护照的犹太人困在这里。”

“娜塔丽，在波兰那段时期，你一根毛发都没竖。这会儿护照不是已经到手了嘛。”

“我知道，我知道这纯粹是胡思乱想，只不过是神经绷过了劲：太多的好事发生在太短的一段时间里。一会儿我就会恢复过来的。”

他抚摸着她的头发。“你骗了我，我以为你在里斯本很开心呢。”

“勃拉尼，我恨死里斯本啦，我一向恨这个地方。我对上帝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到死的那一天，我都会后悔咱们在里斯本结婚，不该在这儿度过咱们的新婚之夜。这是一座令人伤心、痛苦的城市。我知道，你用不同的眼光看它，你不断地说它像圣弗朗西斯科。可是，圣弗朗西斯科并没有到处都是逃避德国人的犹太人呀；圣弗朗西斯科并没设宗教法庭，用武力强迫犹太人受洗礼，谁反对就把谁烧死，并且把犹太孩子带走，当基督徒养大。你可知道这段小小的历史[(2)]？就发生在这里。”

拜伦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我也许读到过。”

“也许？假如你读过，你怎么可能忘掉？那样的残酷事实会使任何人发指的。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千百年来，欧洲犹太人所遭遇的一切，仿佛是理所当然的。奔奇用过一个很俏皮的词：网中之鱼。”

拜伦说：“娜塔丽，关于宗教，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肯做，我一直这样准备着。你要我成为犹太人吗？”

“你发疯啦？”她突然朝他转过头来，眼睛里冒出一道愤怒的光芒。她在科尼希斯贝格就曾经这么瞪过他一次，然后粗暴地突然和他告了

别。“你为什么非要结婚不可？就是这一点叫我窝心，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一点。我们尽可以照样谈情说爱，这你是知道的，你要怎样都可以。现在，我觉得一根缆绳般的粗神经把我跟你绑在一起了。我不知道你会开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一面，我只知道星期四你将随那艘臭潜艇离开。咱们干吗不把那些葡萄牙文的婚书撕掉，让一切恢复原来的样子？如果咱们有一天还能过上人的日子，如果那时咱们仍然愿意结婚，那咱们尽可以正式结婚。这回是瞎胡闹。”

“不，不是瞎胡闹，这是我从出生以来一直盼望得到的。如今，我得到了。咱们不能把婚书撕掉，你是我的妻子。”

“可是，老天爷，你为什么费那么大劲？你为什么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娜塔丽，事情是这样的：已婚的军官有额外津贴。”

她凝视着他，她那绷得紧紧的脸松弛下来了。她慢慢地、勉强地笑了，并且把双手插到他的头发里。“原来是这样。好吧，勃拉尼，那还讲得通。你应该早就告诉我，对于贪心，我是能理解的。”

他们亲吻着，又躺倒在床上，这次情绪好多了。可是，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他们只好不再接吻。拜伦叹了口气：“可能是S-45号。”他拿起听筒。“喂？哦，好的，你们想得真周到。九点钟？等一下。”他捂住话筒，“泽尔斯顿表示抱歉，打扰了咱们。他和斯鲁特想，咱们也许想找个别致的地方吃顿饭，里斯本最好的菜，葡萄牙最好的歌手。”

“天哪，看来老斯鲁特成了被虐狂啦！”

“去还是不去？”

“随你便。”

拜伦说：“他们是一番好意，为什么不去？反正咱们也得吃饭。躲

开那些穿黑雨衣的。”

他答应去，挂上电话，然后又把她搂到怀里。

这家餐馆是一间砖砌的矮屋，只用桌上的蜡烛和拱形壁炉里的熊熊燃烧的木柴来照明。在里面吃饭的有一半是犹太人，其中有不少都穿着华丽的便礼服。在这个幽静的地方，讲话声音最大的是并排坐着的两大批英国客人。正对着壁炉，有一张可以坐六个人的桌子空在那里，聚拢在小酒吧间里的一些顾客正用渴望的眼光盯着它。这四个美国人就坐在离壁炉不远的另一张给予特别优待的桌子上。奔奇·泽尔斯顿和这对新婚夫妇喝着葡萄牙产的白酒，很快就欢笑起来。斯鲁特则不然。酒他喝了不少，可是他几乎没说什么，也不大笑。壁炉的火光在他那方形的眼镜上闪耀，在那样玫瑰色的光亮下，他的脸仍旧是惨白的。

“顺便问一下，你们年轻人对战争感不感兴趣？”泽尔斯顿一边吃着肉一边说，“没忘记正打着仗吧？有一个消息。”

“要是好消息，我就有兴趣，”娜塔丽说，“除非是好消息。”

“那么，英军占领图卜鲁格了。”

娜塔丽说：“图卜鲁格重要吗？”

拜伦大声说：“重要！是埃及和突尼斯之间最好的海港。这可是一个大好消息。”

“对，”泽尔斯顿说，“他们正在北非猛冲着呢。这样一来，整个战局全改观了。”

斯鲁特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哑着嗓子说：“他们正跟意大利人作战。”他轻咳了一声，接着说：“拜伦，我在柏林给你列的那批书，你都看了吗？娜塔丽说你全看过啦。”

“凡是我能找到英文版本的，我全看了——也许十本里看了七八

本。”

这位外交官摇了摇头：“勇气可嘉！”

“我并不能说我全看懂了，”拜伦说，“有时候我只浏览了一下，可是我把它们从头翻到尾。”

“是一些什么书？”泽尔斯顿说。

“在一个德国空军驾驶员差点儿把他的脑袋打掉之后，”娜塔丽说，“我这个乖乖对德国人略微感到好奇了。他想多了解他们一些，斯鲁特就给他列了一个关于十九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书目。”

“我从没想过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斯鲁特把被火光照亮的、无表情的脸转向她。

“去年我在锡耶纳有的是时间，”拜伦说，“我也有兴趣。”

“你有些什么发现？”泽尔斯顿说，一边替拜伦又斟上酒，“即便不读德国哲学就要给毙掉，我也不读。”

“我发现希特勒一直就在德国人的血液里，”拜伦说，“他迟早得冒出来。这是莱斯里在柏林对我讲的，他给我开那个书目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论点。我认为他已经相当充分地证明了他那个论点。我以前总以为纳粹是从臭水沟里成群结队地钻出来的，是什么崭新的玩意儿。可是，他们所有的概念、口号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老早就写在以前的书里了。这码子事在德国已经酝酿一百年啦！”

“比那还要长，”斯鲁特说，“你的课外作业成绩很好，分数是优。”

“啊，瞎胡扯！”娜塔丽说，“为了什么给他个优？为了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拜伦对这些东西感到新奇，是由于美国的教育太肤浅，也由于他所受到的教育有多半没吸收进去。”

“没吸收多少，”拜伦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玩纸牌或者打乒乓

球。”

“嗯，看来显然是这样，”他的新婚妻子语气很尖锐，“不然的话，你就不会像一个盲目的书呆子一样去死钻他替你开的那个片面的书单，好给他一个机会来这么居高临下地夸奖你那么两句了。”

“我否认居高临下地夸奖，也否认片面。”斯鲁特说，“杰斯特罗——也许现在我应该叫你亨利了——并不是我要斤斤计较，可是我想我曾经掌握了这一领域的材料。我很佩服你的丈夫那么认真地读完这些书。”

“这种认为纳粹是德国哲学和文化的顶峰的观点，”娜塔丽说，“整个这套说法都是陈腐的、伪造的。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来自戈宾诺，一个法国人；他的条顿族优越感来自张伯伦，一个英国人；他对犹太人的虐待狂热来自卢埃格尔，一个维也纳的政治恶棍。唯一可以和希特勒直接联系上的德国思想家是理查德·瓦格纳[3]，他是另一个疯狂仇恨犹太人的社会主义者，在《我的奋斗》里，到处都可以找到瓦格纳书里的话。但是，尼采为了那件恶意的蠢事和瓦格纳闹翻了。反正谁也不认真把瓦格纳当作一个思想家。他的音乐也叫我恶心，尽管这跟咱们所谈的事风马牛不相及。斯鲁特，我知道在这个领域里你读的书比我多，可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给拜伦开了那么一个既枯燥分量又重的书单，你也许只不过是为了用一些大名字吓唬他一下吧。可是，你应该知道，他是吓不住的。”

“这我是知道的。”斯鲁特说。他哗地一下往自己的杯子里倒起酒来，倒得满满的，然后一口气喝了下去。

“你的小牛肉可凉了。”拜伦对他的新婚妻子说。娜塔丽和她以前的情人之间的这场针锋相对的冲突眼看就要失去控制。

她冲着他把头发往后甩了甩，不耐烦地切了块肉，边吃边谈着。“在创造希特勒的问题上，我们的责任比谁的都大。我们美国人，

先是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然后是在最严重的不景气的情况下，在一九三○年通过了那项疯狂的《霍来-斯穆特税则》，把欧洲各国的经济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挨一个地撞倒。《霍来-斯穆特税则》通过之后，德国银行纷纷倒闭。德国人饿了肚皮，闹起事来。希特勒保证可以粉碎共产党人，德国人为了抵挡共产主义革命，就吞下了他的革命。他实践了他的诺言，用恐怖把德国人管得乖乖地听他的。这就是事情的前因后果。哼，勃拉尼，一千个德国人里也找不出一个曾读过那些书的。那完全是大学瓦斯里放出的厚厚的一层云雾。希特勒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两国的怯懦的产物，并不是黑格尔和尼采的。”

“大学瓦斯，说得好，亲爱的，可我只是在一个意义上接受你这一点，”斯鲁特说，他把摊开的手指并在一起，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用一种奇特的笑容注视着她——那笑容既表示他的优越感，又表示他遇到了挫折，“那就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哲学著作总是前进的社会机器所排出的一种瓦斯。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黑格尔创立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对瓦斯的剖析来重新找出那台机器必然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它是怎样操作的。不管那些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它们都可以很有力量，并且是真实的。杰斯特罗，德国浪漫主义是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一个极其重要而有力的批判，它正视了我们所有的那些令人讨厌的弱点。”

“譬如说……？”她的语调很刻薄、很突兀。

斯鲁特忽然来了一股好辩的劲头，就好像如果旁的做不到，至少他想当着拜伦的面用言辞把她征服似的。他用一根指头来回朝空中戳着，好像为他的话加上一个个惊叹号。“譬如说，亲爱的，基督精神从挨了伽利略[(4)]一刀之后就死掉、烂掉了。又譬如说，法国和美国革命的那些理想只不过是关于人性的神话。又譬如说，《独立宣言》的作者本人拥有黑奴。又譬如说，‘自由、平等、博爱’的捍卫者最后砍掉无依无靠的妇女的脑袋，并且互相砍了脑袋。娜塔丽，德国人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他们极为明晰的见解，他们看透了罗马帝国的腐败并且把它粉碎了，他

们看穿了天主教会的腐败并且打断了它的脊骨。如今，他们认为基督教工业民主只不过是正在腐烂的空架子。他们打算用武力来接管。德国人的大师们一百年来一直在对他们说，他们的时机就要到来了，说残酷和流血是上帝在历史进程中的脚印。这些就是我开给拜伦的那些书的内容，它们讲得详尽细微。那个书单是有根有据的。当然，在德国，还有另外一种论调——一种正常的自由主义的论调，这和西方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好的德国’。娜塔丽，那我自然也都了解。他们的领导者大部分都投到俾斯麦方面去了，其余的也几乎都成了德皇的鹰犬。希特勒等到他的时机到来了，就飞扬跋扈起来。听吧！”

像教士诵经一般，斯鲁特用严肃的声调引述起来，一边还用一根僵直的手指在空中打着拍子：

> 德国革命不会由于发生在康德的批判哲学和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之后而变得温和一些或缓和一些，这些学说的作用在于发展那种一俟时机成熟便立即爆发的革命力量。基督教抑制了德国人的粗野斗士般的激情，却无法消灭它。当那个起遏制作用的护身符——十字架垮台之后，那股疯狂好斗的暴力就会再度冲出来。古老的石神将从被遗忘了的废墟里站起来，拭去他们眼睛里那千百年的尘垢。雷神将举着他的铁锤再一次崛起，将把哥特式的教堂砸个粉碎。

斯鲁特用拳头做了个笨拙无力的手势来比画铁锤的打击。

> 不要笑这个向你们提出要警惕康德、费希特和其他哲学家的空想家，不要笑一个预见到在理性领域所爆发的革命同样也将在现实领域爆发的幻象的人。思想走在行动前头，正如闪电走在雷的前头。德国的雷具有真正的德国特色。它并不迅疾，而是略显徐缓地一直隆隆作响。然而，它终必来临。等你听到你在世界历史上从未

听见过的一声霹雳，你就知道德国的巨雷终于打下来了。

“海涅——就是那个谱写了德国最伟大的诗篇的犹太人，那个为德国哲学所倾倒的海涅——这就是海涅写的。”斯鲁特用较为温和的语调说，“这些话是他在一百六十年前写的。”

他身后起了一片挪动椅子的响声。一簇穿了晚礼服、用德语愉快地闲谈着的德国顾客向壁炉旁边的大桌子走去，两边跟着三个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侍者。斯鲁特被碰了一下，他回头一看，目光正对上德国秘密警察头子的脸。那人友善地笑了笑，弯了下腰。同这人一起的是他们在旅馆见过的那个前额上有疤痕的人，另外一个德国人是光头。还有三个穿着艳丽晚礼服、哧哧笑着的葡萄牙女人。

“哲学讨论会结束了吧。”奔奇·泽尔斯顿喃喃地说。

“为什么？”拜伦说。

“一个原因是，”娜塔丽说，“我腻烦啦。”

德国人一坐下来，整个餐馆的谈话声就小了。犹太人提心吊胆地望着他们。在这暂时的静寂中，只有那些喧闹的、对周围毫不理会的英国客人的声音显得更大了。

“这些英国人是干什么的？”娜塔丽问泽尔斯顿。

“寓公。他们住在这儿是因为东西便宜，又没有配给制度。同时，我猜也因为这里不在德国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内。”泽尔斯顿说，“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并不特别稀罕他们。”

“你刚才引的海涅那段话很了不起。”拜伦对斯鲁特说。

“我在牛津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海涅与黑格尔的论文。”斯鲁特微微笑了笑，说，“海涅有很长一段时期被黑格尔吸引，后来他又摒弃了黑格尔。我曾经把那段话翻译出来，作为一本书的题词。那段话的辞藻挺

华丽，就像耶利米[5]的诗歌那样。犹太先知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正喝咖啡的当儿，一道粉红色的光把这昏暗的房间分成两半，灯光照在小小演奏台上一块灰色的帷幕上。奔奇·泽尔斯顿说：“这就是他，他是最好的法多[6]歌手。”

“最好的什么？”拜伦说。这时，一个脸色苍白、黑眼睛的年轻人穿着镶了厚边的黑色外套从幕后走了出来，手里握着一把葱头形的吉他。

“法多歌手，命运歌曲，十分凄凉，葡萄牙味十足。”

年轻人的琴声一响——强烈、尖锐、悲伤的琴声，铿锵犹如锤击——餐馆里就静了下来。他用一种清脆、高亢、花哨的嗓音唱着，一双黑眼睛四下里打量着，聚光灯把他那高高隆起的前额照成了粉色。娜塔丽悄悄对泽尔斯顿说：“唱的是什么曲子？”

“是支老曲子，是学生们常唱的法多曲子。”

“歌词的意思呢？”

“啊，歌词永远是不重要的，就那么一两句。刚才唱的是：闭上你的眼睛，闭上眼睛生活就会简单一些。”

这对新婚夫妇的目光相遇了，拜伦把手放在娜塔丽的手上。

年轻歌手唱了几支曲子，时而迅疾，时而缓慢，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欢快激越，甚是别致。显然，这就是法多的精华，因为每当他在唱一支曲子的中途表演这些花腔时，餐馆里的葡萄牙人就鼓起掌来，有时还喝彩。

“美得很。”一支曲子唱完的时候，娜塔丽小声对奔奇·泽尔斯顿说，“谢谢你啦！”

他用双手梳理了一下他的小胡子：“我料到会合你的心意，这确实别有风味。”

“Spieler，Können Sie‘*O Sole Mio*’singen？”[7]那个光头的德国人正在跟歌手说话，他坐得离演奏台只有几英尺。

歌手不自然地笑了笑，用葡萄牙语做了回答，同时用他那把形状奇特的吉他比画着，说他只会表演法多歌曲。那个德国人用嘻嘻哈哈的语调还是叫他唱*O Sole Mio*，那个年轻人又摇摇头，做出毫无办法的手势。那个德国人用冒着烟的雪茄朝他指了指，然后用葡萄牙语嚷了些什么。这么一来，连英国人在内，整个餐馆都鸦雀无声了——坐在德国人桌上的那三个葡萄牙女人的脸也顿时冷若冰霜。那个年轻的表演者用可怜巴巴的神情朝周围的观众望了望，然后很蹩脚地唱起*O Sole Mio*来。那德国人朝椅背上一仰，用手里的雪茄望空打着拍子。餐馆被一片令人窒息的空气所笼罩。

娜塔丽对泽尔斯顿说：“咱们走吧。”

“我赞成。”

他们走出餐馆的时候，那位歌手还在磕磕巴巴地唱着那支意大利曲子。进门的柜台上摆着一张这个歌手的相片，下面放着一沓唱片，是这个歌手灌的，用硬纸袋套着。“要是有第一支曲子的，”娜塔丽对拜伦说，“给我买一张。”

他买了两张。

外面的街灯比餐馆里头的灯光要亮。寒风凛冽，莱斯里·斯鲁特把脖子上的围巾拉紧，对拜伦说：“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才走。”

“照我计算时间的法子，还有几年呢。”娜塔丽用挑衅的语调说，一边搂紧她丈夫的胳膊。

“那么，娜塔丽，我要不要想法去订咱们星期六去罗马的飞机票？”

“先等等吧，也许他还不走呢，我总可以这么盼着。”

“当然。”斯鲁特把手伸向拜伦，“要是见不着你的话，就在这里向你祝贺了，祝你幸福，愿海上风平浪静。”

“谢谢！还要谢谢你把套房让给我们住，我们那样喧宾夺主，太唐突了。”

“亲爱的伙计，”斯鲁特说，“那套房在我手里是白白浪费。”

娜塔丽的四肢痉挛起来。她梦见德国秘密警察在敲门。她从噩梦中醒来，在黑暗中听到真有人在敲门。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希望这只不过是那噩梦留下的痕迹在她那被云雾遮蔽的头脑中徘徊，她以为敲门声一会儿就会停止的。它没停。她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碰了一下拜伦的热乎乎、毛茸茸的腿。

“拜伦！拜伦！”

他倚着胳膊肘直起身子，接着整个坐起来了。“几点啦？”

“一点三刻。”

门敲得更响更急了。拜伦跳下床去，赶忙穿上浴衣。

“勃拉尼，可别随便放人进来！先弄清楚是谁。”

娜塔丽也离开了那张温暖的、安乐窝般的床，穿上一件睡衣，夜晚的寒气冻得她直打哆嗦。这时，拜伦打开了寝室的门。“不要害怕，是埃斯特。”

“他来干什么？”

“这正是我要弄清楚的。”

门又关上了。娜塔丽跑到门跟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他们提到了图卜鲁格。她觉得这样偷听未免太丢脸了，就索性嘎地拧了一下门把手，走了出来。那两个年轻人正坐在沙发上弓着身子在交谈，他们都站了起来。穿镶金线的蓝制服、戴白色大檐儿帽的埃斯特上尉在吃一个苹

果。

“嘿，娜塔丽，像这样冲到度蜜月的夫妇的房间里，真是太不应该了，”他愉快地说，“我们正在谈一项风险特别大的任务。”

“怎么啦？”

拜伦说：“改变了命令。没什么严重、紧急的事，不用急得出汗。”

“对，实际上我正赶着要走，”埃斯特上尉把苹果核儿丢到烟灰缸里，“我得把上岸过夜的艇上的人全找回来。这么深更半夜来漫游埃什托里尔和里斯本，倒是蛮有趣的。再见吧，拜伦。”

上尉咧嘴对她笑笑，又轻轻拍了一下他那歪戴得很放荡的帽子，就走了。

“哦，告诉我！”娜塔丽抱着双臂，质问她的丈夫。

拜伦走到红色大理石壁炉跟前，用火柴把一堆引火物和木头下面的纸点着了。“S-45号今天早晨开走。”

“呃，就在今天早晨？太糟糕啦！去哪儿？”

“我不知道。由于英军占领了图卜鲁格，任务改了——说老实话，我自己也不清楚。好像是要检查一下地中海潜艇的装备。”

“那么，好吧，我想这是我自找的，我全部的婚姻生活（也许这就是全部了）给缩短了三分之一。”

“娜塔丽，咱们的婚姻生活从你从意大利回国那时候算起。”他用胳膊搂住她，两个人站在那里望着火光亮起来，“咱们的婚姻生活将会很幸福，而且很多产，我计划要六个孩子。”

这话把陷在愁苦中的年轻妻子逗乐了。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脸上：“我的天，六个！我可跑不到终点。天哪，这火好极啦！昨天晚上，咱们睡觉之前把酒喝光了吗？你去瞧瞧。”他端来了一杯酒，又替

她点上一支烟。“勃拉尼，有件事得告诉你一下。去年十一月，埃伦病得很厉害，他以为他会死，我只好陪他去看罗马的一位专科大夫。原来是肾结石，他在埃克塞尔西奥休养了两个星期，真受了大罪。最后，病好了。可是一天晚上，在他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打算把他的全部财产留给我。他把总数目告诉了我，我大吃一惊。”她对他笑了笑，呷了一口酒。拜伦用眯成一道缝的眼睛望着她。“我想他一定是一个吝啬鬼，像大部分单身汉一样。这也是他移居意大利的一个原因：他可以花很少的钱，过得舒舒服服的。埃伦把他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本书所赚到的钱几乎全存起来了，每年他还能从那本书上拿到更多的钱。他那本关于保罗的书也给他带来不少收入。那以前，他还从他的教授薪金里攒了许多。但是，住在意大利，他连税都不交。除了房产之外，埃伦有的还不止十万美元，他现在光吃利息就够生活了。他把钱拨回去，在纽约投资。这些情况，过去我完全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至于他会留给我什么，我是从来也没想过的。可是，目前事情就是这样。”娜塔丽托着拜伦的下巴，推来推去，“你干吗这么冷冰冰的？我是在告诉你，你娶了一个有遗产的女人。”

拜伦把一块掉下来的红色的炭拨回火堆里。“哼，他真精明，比我想的要精明。”

“可是你这话公道吗？尤其是你还计划要六个孩子呢。”

“也许不公道。”拜伦耸了耸肩膀，“你的钱够回国吗？不管怎样，两个月之内，你得回国。”

“我知道，我已经同意了，钱我有的是。哎哟，这火烤起人来了。”她斜靠在火光前的一张长榻上，睡衣敞开了，火光在她光溜溜的腿上温暖地嬉戏着。“勃拉尼，你家里可知道你打算结婚？”

“不知道。连我自己对结得成结不成都没有把握的时候，何必去找那麻烦。不过，我给华伦去过信。”

“他还在夏威夷吗？”

“还在那儿，他和杰妮丝都喜欢那里，我想你我两人有一天也会跑到那里去的。海军不断地在充实太平洋舰队，华伦认为咱们不久就会跟日本人打仗，整个海军都有这种感觉。”

“不跟德国打？”

“不。你坐在这儿听起来也许觉得奇怪，可是咱们的同胞对希特勒仍然不那么仇恨，几家报纸、杂志放上几炮，不过如此。”

他坐在她脚跟前的地板上，把头倚在她那裸露着的柔嫩的大腿上，她抚摸着他的头发。“你们究竟几点走？怎么走法儿？”

“‘夫人’六点到这儿来接我。”

“六点？哦，那还有好几个钟头，咱们还可以享受一大段婚姻生活呢。当然，你还得收拾行李。”

“十分钟。”

“我能陪你到艇上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

娜塔丽深深叹了口气，说：“瞧，你为什么坐在地板上呀？过来吧。”

没有黎明。天空变得越来越惨白，终于成了浅灰色，烟雾和细雨把海遮得看不见了。埃斯特上尉用一辆嘎嘎作响的法国小汽车把他们接走了。车的后座上挤着四个面色忧郁的水兵，身上满是酒气和呕吐过的气味。他一只手开着车，另一只手伸出去操纵一个失灵了的刮水器——加速踏板是一直踩着的。在浓雾中，沿江的马路上空无一人，他们很快就到了里斯本。

那艘潜艇和停在它前头的一艘锈得很厉害的轮船相比，显得更小

了。轮船上漆着巨大的星条旗，上面飘着一面美国国旗。船艏船艉都有用金属模板镂出的大而难看的白色字母的船名：漂亮的美国佬。从这艘船的奇特的轮廓和加铆钉的钢板看起来，它像一艘外国船，而且是三四十年的老船了。这种船吃水那么浅，一行驶起来就会把它的推进器和满是藓苔的红色船底的大部分露在外面。在细雨中，犹太人在码头上排着队，静静地等着上船——他们大都携带着硬纸板做的手提箱、布包和一些破旧衣服。孩子们——为数很不少——紧紧地偎依着父母，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浮桥旁一张桌子那边，有两个穿制服的葡萄牙官员正在检验证件，并在上面盖图章——助手们给他们撑着伞。穿橡胶斗篷的警察在队伍旁边踱来踱去。船上的栏杆那边是黑压压的一片乘客，呆呆地望着码头和里斯本的群山，就像被释放出来的囚徒回头望着牢狱似的，玩味着他们获得的自由。

“这只海洋‘猎犬’什么时候露的面？”拜伦说。

“昨天早晨。是一艘波兰的旧涡轮机船，水手大部分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埃斯特说，“我曾试着跟他们聊天，那些比较愉快的看起来都像职业杀人犯。我估计这些犹太人将会像沙丁鱼似的被塞到上下五层的床位上，他们得付‘玛丽王后’号特等舱的票价。说到这一点，这些家伙还大笑特笑呢。”他看了看手表：“哦，我们七点十五分解缆。再见，娜塔丽，祝你幸福。你曾经是一个漂亮的新娘子，如今你是一个漂亮的海军军官的妻子。”

副艇长上艇了，他轻快地向浮桥旁边一个向他敬礼的哨兵回了个礼。码头上，离浮桥不远，一个水兵不顾已经下起来的雨，正搂着一个穿红缎子衣服、矮胖的葡萄牙娼妇在亲吻。拜伦望了那个水兵一眼，咧嘴笑了笑，然后把双臂伸向他的妻子。她拥抱了他。“你这个傻瓜，你自找苦吃：跟这么一个女人结了婚。”

“那时我喝醉啦。”拜伦说。他一遍又一遍地吻她。

艇上的水手长吹起哨子，随后，扩音器叽叽嘎嘎地嚷道：“现在各

就各位，听候行动命令！”

“哦，我看这回得走啦，”他说，“再会吧。”

娜塔丽正努力不哭出来，她甚至还微笑着。“结婚的主意想得对，亲爱的，我真这么认为。那是灵感，我佩服你这么办事。我深深地意识到我是结了婚的了。我爱你，我也很幸福。”

“我爱你。”

拜伦登上潜艇，走上甲板时敬了个礼。在那越下越密的细雨中，娜塔丽裹紧了雨衣，她呼出的气在湿冷的空气中冒着烟。她站在码头上，吸着码头上特有的气味——沥青、机器、鱼和海的味道，听着海鸥凄凉的鸣声，第一次感到她使自己陷入了什么境地。她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妻子，一点儿不假。

三个穿黑色雨衣、戴矮檐儿大毡帽的男子在码头上来回踱着，不动声色地巡视着难民。难民们要么竭力不去理睬他们，要么带着恐惧偷偷望着。妇女们把孩子拉到身边。这三个男人在浮桥旁边停了下来，一个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些文件，然后和坐在桌子旁的官员交谈起来。这时，艇上穿厚呢绒上衣的水兵把梯板拉上去了，水手长吹起哨子。扩音器粗厉地嚷着。穿着风雨衣的艇长和埃斯特上尉在小而窄的艇桥上出现了，挥着手。“再见啦，娜塔丽！”卡鲁索艇长喊着。她并没看见拜伦到前甲板上来，可是过了一会儿，她留意到拜伦正和其他水兵一起站在离锚不远的地方，穿着黄褐色的制服和棕色防风衣，手插到后兜里，裤子在微风中抖动着。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拜伦穿制服，他好像显得不同了，疏远了，老了些。埃斯特正通过扩音器喊着命令。彩色的信号旗升起来了，水兵们排成一行在拽绳缆。拜伦沿着前甲板走了过来，站到他的新婚妻子对面，距离近得伸出手来几乎就可以握到。她朝他飞了个吻，他那张在大檐儿帽下边的脸一本正经，很镇定。雾角声响了，潜艇离开了码头，黑色的水把他们俩分隔开来。

“你一定得回国！”他嚷着。

“我一定回去！啊，我起誓一定回去！”

“我在那儿等你。两个月！”

他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了。推进器把海水翻腾得哗哗作响，这艘黑色的低矮潜艇就在蒙蒙细雨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呱！呱！呱！鸥群凄厉地尖声叫着，展翅跟着艇后正在消失的波迹飞去。

娜塔丽沿着码头匆匆地走了。她走过德国秘密警察，走过排队等待逃命的犹太人——那些人直直地朝一个方向注视着，那就是他们必须通过的浮桥旁的那张桌子那边：那里，葡萄牙官员正和那三个德国人一边核对着证件，一边大声笑着。娜塔丽的手冒着汗，紧紧地抓住她口袋里的护照。

“喂，老斯鲁特，”她找到一部电话机，好容易才接上线之后说，“我是拜伦·亨利太太。你有兴趣替我买一份早餐吗？看来我有空闲了。然后，亲爱的，咱们就赶到意大利去把埃伦接出来。我得回国。”

---

(1) 摩尔式建筑指的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一带伊斯兰教清真寺风格的建筑。哥特式建筑是十二世纪以来欧洲盛行的一种以高柱、尖塔为特征的建筑。

(2) 指中世纪以来的宗教迫害。在欧洲，以西班牙及葡萄牙最为残酷。

(3) 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作品以歌剧为主。

(4)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学家，曾因天体学说被天主教教皇监禁。

(5) 《圣经·旧约》中的一个希伯来先知。

(6) 葡萄牙的一种民族音乐，“法多”的意思是命运。

(7) 德语：唱歌的，你会唱《我的太阳》吗？

第三十九章

在华盛顿，维克多·亨利又被派到作战计划处去了，他什么指示也没从罗斯福那里得到。人们说，总统是不可思议的，这位海军上校从亲身体验中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但是，他并没有因这项任命而感到不安，尽管他好久以来一直渴望并且以为可以得到一个海上的职务。

他现在已经安于坐办公室，这比什么——比他的双鬓终于开始花白，比他的前额和嘴巴周围的皱纹更加显眼，比他在网球场上的步子更加安详——都更表明他正起着变化。

在伦敦和柏林待过之后，一九四一年一月的华盛顿使他感到只不过是一幅充满了争辩、宴会、纵酒、混乱、麻木不仁和挥金如土的令人沮丧的图景，不祥地酷似沦陷之前的巴黎。经过好长时间，他才习惯于这里灯火辉煌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车、精致的过于丰富的食品，以及对战争的愚昧和漠不关心。帕格每次同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交谈，都发现他们只讨论远处的战争可能给他们自己渺小的生活带来的些许好处。海军学校毕业出来的像他那样才能的同学，都正在踏上可以升到将级的海上的主要指挥岗位。他知道人们都把他看作一个倒霉鬼，一个由于官运不济而沉下去的新人。他关心过战争，关心过在他看来颇为暗淡的美国的前途。可是现在，他几乎不再关心什么了。

海军仍旧像往常那样专注于日本方面。每逢总统做出一项加强大西洋舰队的决定，就必然在海军部和陆海军人俱乐部里引起一片愤怒的抱怨声和狡黠的摇头。他试着谈论德国人，他的朋友们就都奇怪地看着他。他们打趣的神情好像在说：他是一个没人理睬的持荒谬成见的人，在他所知道的次要事务上大事夸张，以便吹嘘他自己的重要性。国会里和报纸上关于《租借法案》大吵大闹的辩论在他看来既不合逻辑，又文不对题。希特勒当时不对美国宣战，只是为了适应他自己的计划，仅此

而已。对美国人民来说，更合他们胃口的显然是伪装中立，同时开始缓慢地、斤斤计较地帮英国的忙——每朝这个方向迈一步，都要经过一番争辩。这是两个简单的事实，但在唇枪舌剑中，它们都被遗忘了。

帕格·亨利安于待在作战计划处，因为在这里，他是在另一个世界工作，一个秘密的、很小的、只讲现实不动感情的世界。一月初，他和军事计划处的几个军官一道开始跟英国军事人员“对话”。在理论上，勃纳-沃克勋爵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在华盛顿是为了视察或采购之类的暧昧使命。表面上，谈判只限于低级的初步探讨，对任何一方都不具约束力，总统、陆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对这些谈判也不闻不问。实际上，三月一日，通过这些次会商完成了一项书面的全球作战计划。这项计划估计日本迟早要发动进攻，但是这个协定中关键性的决定立足于四个字：德国第一。使维克多·亨利振奋的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团及空军的计划人员都同意了这一点。同时，相当出乎他意料并使他高兴的是，本登将军和另外两位以为战争快结束了的海军同僚也同意了——而海军的其他人员却仍旧按部就班地以“橘子”（日本的代号）为假想敌人，进行老式操练和演习。

在帕格·亨利看来，很清楚，日本倘若参战，以它那每年只有几百万吨的钢产量，一旦德国打败了，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然而，如果德国人把英国打垮，把英国的舰队拿到手，他们就可以征服一块一块的大陆，越打越强大，日本怎么样都无关紧要。从他在陆海军人俱乐部和同僚的交谈中，他知道这个“德国第一”的决定要是泄露出去，是会引起一场难以想象的风波的。从总统算起，他是极少数（也许不到二十个）知道这一机密的美国人。也许这是治理国家大事的一种奇特方式，可是使他惊讶的是——他的惊讶从来不曾完全消失过——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着的。参与这项左右全局的默默无闻的工作，使他感到满足。

他的生活是极为离奇的：看完清早出版的报纸或者从广播中听完昨天国会里关于《租借法案》的激烈辩论之后，早晨就来到旧海军大楼几

间处在远僻一角的单调的小办公室里，坐下来跟英国人开始另一天关于全球作战计划的工作。几个知道“对话”内情的高级官员竟能不动声色地掩盖一切，这给帕格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对这样一个需要长官如此弄虚作假，需要用种种甜言蜜语哄骗立法者采取明智行动的政府，他感到困惑不解。有一回，这些计划人员经过一天的繁忙工作，疲乏不堪，只穿着衬衫围着收音机坐下来，听马歇尔将军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做证。他们听到这位陆军参谋长（他那冷若冰霜的耿直不阿曾使亨利联想到乔治·华盛顿）向参议员们保证，美国并无参战的意向，目前也没有大规模扩军的必要。当时，计划人员正以美国军队到一九四三年扩充到五百万人为基础，讨论着一个分配方案——这一方案马歇尔是完全知道的。

“我弄不明白，”帕格对勃纳-沃克说，“也许只有在一点上你能替民主辩护，那就是其他形式的政府甚至更坏。”

“坏在哪里？”这是那位空军准将尖刻的回答，“如果其他形式的政府更能赢得战争，那其他的优点就都不算优点啦。”

勃纳-沃克已经充分掌握了“登陆艇”这个问题，帕格同他合作得很好。在计划人员中间，一个关于亨利上校的女友“艾尔西”的笑话已经被精心制造出来，并且在传播，这个笑话其实只是在“登陆艇”这个词上做文字游戏[(1)]。他不断地强调在一切战场上，登陆艇对作战都起着制约作用。帕格在制订作战程式时，曾把越海登陆部队的行动统统按登陆艇的型号和数量来计算，从而给许多意图宏伟、貌似可行的计划泼了冷水。往往有人会说：“帕格的女友艾尔西又在作怪啦！”他坚持把住这一关，勃纳-沃克总是支持他。

亨利轻易遇不到帕米拉·塔茨伯利。她是作为这位空军准将的打字员兼助手到美国来的，被塞在英国采购团的一间办公室里，显然累得要命，脸上总是憔悴不堪。他第一次见到帕米拉，通身都有一种惊喜交集的感觉。当时，她站在勃纳-沃克身旁，用炽热的眼光望着他。她没写

信告诉他说要来。他们只约会过一次，喝了点儿酒。帕格在信里不厌其详地谈到他和台德·伽拉德见面的经过。他觉得她年轻极了。他参加那次轰炸任务之后，曾对这个姑娘迷恋了一阵，这会儿在华盛顿熙熙攘攘的维拉德酒吧回想起来，仿佛是一段遥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插曲。可是，和她相处的那一个小时，他感到温暖而愉快。自那以后，每逢见到她，对他来说就是可喜的一天。他只偶然跟她相遇，没给她打电话，也没要求再度跟她见面。她虽然见到他时总显得很高兴，但也没采取行动使他们见面的次数更多一些。

就像一个大学青年渴望着成名、一个流亡者渴望着回到故乡一样，这位四十九岁的海军上校有时也冥想跟这个年轻的英国女人谈一次恋爱将是什么滋味。然而，这仅仅是他的幻想而已。按照他的方式，他对他的妻子依旧是忠实的。他回来的时候，罗达带着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心情迎接丈夫——一下子显得恩爱备至，甚至情欲大发，一下子又陷入深沉的忧郁、冷漠中，大发脾气，抱怨不该从纽约搬到华盛顿来。最后，她稳定在一种低温的、不即不离的状态，成天为“援英募集运动”和她以前的那个音乐委员会奔忙着，时而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去趟纽约。有时，她漫不经心地提到巴穆·柯比——如今是“援英募集运动”的主席之一。罗达完全像往常一样跟帕格一道进教堂，唱圣诗，传递关于海军军官妻子不安于室的流言蜚语。当帕格没能得到一个海上指挥职务而回到作战计划处时，她显然很失望。但他们又过起以前那样的日常生活来，帕格也忙得顾不上去担心罗达那一直不平衡的情绪了。

有时听到孩子们的消息，间或使他们接近一下。拜伦那封写得潦潦草草的关于他在里斯本匆忙结婚的信使他们大为震惊，为了这件事，他们交谈了好几天。先是着急、苦恼、相互宽慰，最后只好安于接受这个事实。华伦送来的照例是好消息：他的妻子正要回华盛顿分娩，他已经被提升为中尉了。

三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帕格满五十岁了。他在教堂里挨着他妻子坐

着，倾听唱诗班唱着“圣哉、圣哉、圣哉”，尽量想摆脱那种一生中的好机会都错过了的感觉。他计算着自己的幸福：他妻子仍然很漂亮，还颇懂情趣；如果说她有什么不足之处，哪个女人没有呢？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海军军官，女儿经济上也已经独立了，而且很聪明。也许他在事业上遇到了挫折，但他还是在一个职位上做着有益的工作。他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

罗达坐在他身旁，主要在想：自海外归来后，不久她丈夫就要第一次和巴穆·柯比面对面地会晤了。

罗达举行宴会的那个晚上，暴风雪使首都的交通堵塞了。七点一刻光景，她的客人们，包括柯比，零零落落地都到了，掸着身上的雪，跺着脚上的雪。可是，宴会仍旧没能开始，帕格还踪迹不明。

特拉西巷这所小巧精致、带家具的房子是从一位拥有百万家资的单身汉（如今是驻巴西的大使）手里租到的。这时，罗达正在那窄小的、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做最后的检查，看到一切都准备得很妥善：汤是热的，鸭子很嫩，蔬菜正开着锅，厨师正在为到时候不开饭而发着脾气。经过走廊时，她对着穿衣镜皱了皱眉头，整理了一下发式，然后赶快又去招待客人们。罗达穿的是一件非常合她腰身的银色礼服，她面色红润，眼睛带着亢奋，闪闪发光。在起居室里，柯比和帕米拉·塔茨伯利正坐在大躺椅上交谈，梅德琳和杰妮丝在一个角落里交头接耳。在燃着木柴的壁炉前面，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勃纳-沃克勋爵正跟新近当选的拉古秋参议员和他妻子分别坐在两张相对的长椅上闲聊。宴会的客人是杂凑起来的。但是，既然这不过是为“援英募集运动”义演的音乐会前的一次宴会，她也就不在乎这些了，她主要考虑的是帕格和柯比之间的会晤。

“咱们再等十分钟，”罗达在科学家身旁坐了下来，“再不来的话，咱们只好吃了。我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亨利上校在哪儿呢？”帕米拉镇定地问。她那件淡紫色的礼服从颈部起是用带子吊着的，这样她那纤细的肩部就裸露出来，她的茶色头发梳得很高。罗达记得帕米拉·塔茨伯利是一个耗子般的姑娘，现在她可不是只耗子。罗达从柯比脸上的表情看出他那懒洋洋的、暖烘烘的欲望。

“我要是能说得出就好啦！军事秘密掩盖着形形色色的坏勾当，是不是？”罗达笑着说，“但愿他忙的是国防，而不是一个金发女郎。”

“我不信会是一个金发女郎，”帕米拉说，“亨利上校可不是那种人。”

“唉，这些道貌岸然的最要不得，亲爱的。呃，你这件礼服可真漂亮啊！”

“你喜欢吗？谢谢啦！”帕米拉拉拉裙子，“我觉得打扮得好像去看哑剧似的。几个星期以来，我黑天白日穿的都是制服。”

“勃纳-沃克勋爵把你赶得那么紧吗？”

“啊，没有，亨利太太，是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觉得自己待在华盛顿太幸运了，晚上加加班也许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犯罪感吧。”

“帕米拉，那么八成是华灵旅馆啦。”听柯比的语调，他是要把被罗达打断的话题继续下去。

“只要他们已经把轰炸造成的破坏修复了。这会儿，他们总该修好了。德国人拼命想搞白金汉宫，所以那一带的房子吃了不少炸弹，可那是十月间的事了。”

“明天我就给华灵拍个海底电报。”

“怎么，巴穆，你要去伦敦吗？”罗达说。

柯比朝她转过身来，同时把他的一双长腿交叉起来。“看来是这样。”

“这我可是头一回听说啊。”

“这件事酝酿一阵子了。”

“伦敦！多富于冒险意味啊！”罗达笑了，用笑掩盖住她的惊讶。

“杰妮丝，喝那么多马提尼酒对你好吗？”拉古秋太太说，她那高嗓门压过了其他人的谈话声。

“哦，妈妈。”杰妮丝说。这时，一个穿白长褂的菲律宾老头儿（罗达为当晚的宴会临时雇来的一个退休的海军侍者）正哆哆嗦嗦地往她伸过来的杯子里斟着酒。

“那个娃娃一定会叼着一枚橄榄出世的。”参议员说。两个英国人畅快地笑了，拉古秋那粉红色的脸上是一片自我满足的皱纹。

“那么，你确实见到拜伦了吗？”杰妮丝对梅德琳说，“什么时候见到的？”

“大约两个星期以前。他的潜艇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停了一夜，他请我吃了顿饭。”

“他怎么样？”

“我也说不清，他比以前更淡漠了，几乎是冷冰冰的。我想他不大喜欢干海军。”

“也许他不大喜欢结婚，”杰妮丝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离奇的事！就在里斯本起这么两天哄，然后她回意大利，他又钻进那艘小潜艇里去。他们为什么费那么大劲去结婚？”

“哼，也说不定那个犹太姑娘非要结婚不可。”梅德琳用调皮的口气说。

杰妮丝笑了一下。“倒很可能是那样。不过，我可以这么说，她是一个十分聪明、漂亮的姑娘。”她做了个鬼脸，挪动了一下宽大的绿色

长衫下面的大肚皮，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些，“唉，我成了一头臃肿的母牛啦！亲爱的，这就是一切必然导致的后果。永远记住这一点。你的爱情生活怎么样？”

“哦，亲爱的，说起来——”梅德琳朝她母亲望了一眼，“你还记得那个吹长号的吗？眼睛又大又忧郁，通身穿棕色的那个？”

“那个共产党？啊，梅德琳，莫非你——”

“呃，不是，不是，波茨完全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人。可是，我跟他到梅迪逊广场公园参加那个反战集会去了。杰恩[2]，那可真了不起呀！人挤得满坑满谷的，红、白、蓝色的横幅标语从公园的一头一直拉到另一头，写着：美国兵不去……”梅德琳把双手朝两边一摊，“他们唱西班牙忠诚派[3]的歌，唱一些群众歌曲，小说家、诗人和大学教授做激烈的反战演说。呃，那家伙就在我们这个包房里，他是专替广播电台写恐怖节目的。他很成功，一个星期可以挣到大约五百美元。他很漂亮，不过也是一个共产党。”梅德琳打了个喷嚏，擤了擤鼻子，然后狡猾地望着杰妮丝。“你说说看，哪个会对我们家里的震动更大些，是拜伦的犹太姑娘呢，还是我的这个共产党？鲍勃是明尼苏达来的，他至少是个瑞典血统的。他好极了。”

杰妮丝说：“那么，你那位老板呢？”

“休·克里弗兰吗？提他干什么？”

两个年轻女人互相望着，杰妮丝的嘴角弯起了会意的微笑。梅德琳那涂着脂粉的苍白的脸涨红了。“说吧，杰妮丝，你为什么咧嘴笑呀？”她把马提尼酒大部分都喝光了。

“我不知道。你总一个接一个地跟一些莫名其妙的男人往来。”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我暗地里等着克里弗兰先生，”梅德琳用她父亲那样的明快的语气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是一个大腹便便、粉头发、满脸雀斑的男人，比我大十岁，我个人是把他看作一条蛇的。”

“亲爱的，蛇会催眠术啊。”

“对，但它只能催眠兔子和鸟儿，我两者都不是。”

罗达走到一张中国式的小桌跟前去接电话。“喂，你呀！”她说，“你在哪儿？……哎呀，我的天……好，自然，好吧，我把票给你留在售票处。好，好，他们已经等了好几个钟头啦。好，回头见，亲爱的。”

她挂上电话，对客人们摆动着那双又长又苍白的手：“哦，咱们把酒喝干吧。帕格来电话表示抱歉，他在白宫，说不准什么时候能脱身。”

在华盛顿，一个在宴会上缺席的人如果正好在白宫，那他那张空着的椅子并不会使客人们感到难堪。正相反，谁也不问维克多·亨利在那座行政大楼里正干着什么，甚至也没人对罗达的话议论什么。她把勃纳-沃克安置在她的右首，把参议员安排在她的左首，说：“经过这么些年，我还是掌握不好这些礼数。一位是美国参议员，一位是英国贵族，上下怎么摆呢？参议员，我就把咱们这位外宾安排在上座了。”

“绝对恰当。”拉古秋说。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说：“参议员，表决《租借法案》的时候，如果你能把席位让给勃纳-沃克勋爵，他这回一定欣然把上座让给你。”

“哦，成交，成交。”这位空军准将大声说，他那挂满了勋章的军服使罗达眼花缭乱。

人人都笑起来了，塔茨伯利的声音最大。“哈哈哈！”这位记者的肚皮在他那横挂着一条大金链、皱皱巴巴的宽阔背心下面颤动。罗达说：“哦，这种精神真好！我正有点儿担心我们这些英国朋友会把拉古秋参议员活活吞下去呢！”

参议员眯起眼睛来。“你们英国人缺肉不至于缺到那种程度吧，对

吗？”一阵笑声过去以后，他又接着说下去，“不，说真的，罗达，我很高兴你让我们聚在一起。也许我已经使咱们这位朋友相信我并不是喜爱纳粹的人。我只不过是九十六个人中的一个，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当然不赞成惠勒参议员那个发言，说什么《租借法案》将要把美国男儿葬送掉四分之一。那话讲得没边儿了。不过，要是罗斯福有意向英国免费赠送军火，他为什么不干脆站出来直说？何必拿这项《租借法案》来哄骗我们？这简直是把我们当成了傻瓜！”

“我去参加了一次纽约的反战集会，”梅德琳插嘴说，“一个演讲者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流浪汉在街头拦住一个阔佬，说：‘先生，我都快饿死啦，请您给我两毛五。’那个阔佬说：‘亲爱的伙计，我不能给你两毛五，我可以借给或者租给你两毛五。’”

拉古秋参议员大笑起来：“妙极啦！我一定把它用在我下次的发言稿里。”

巴穆·柯比在餐桌对面说：“你真的愿意从共产党方面搜集材料吗？”

“那是一次共产党召集的集会吗？不过，故事总是故事。”

“这种集会真是疯狂。”杰妮丝说，“今天下午，我坐出租汽车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时候，在白宫前面给卡住了，简直寸步难移。新闻摄影记者也在那儿，给纠察队拍照。共产党举着标语牌，围成一个圆圈走着，齐声喊着‘美国兵不去’。他们旁边有一群女人，美国基督徒母亲协会的，就跪在人行道的积雪里祈祷。那个司机告诉我说，她们要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祷告下去，直到把《租借法案》击败或者否决为止。说实在的，从夏威夷来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国家简直发疯了！”

“这就正好说明反对这项法案的运动有多么广泛，”参议员说，“各方面的人都有。”

“正相反，”柯比插嘴说，“两边的极端派似乎都反对援英，可是中

间的群众是赞成的。”

拉古秋参议员朝空中挥了挥手，说：“不是这样，先生。我一辈子走的都是中间道路。你们应该听一听参议院餐厅里那些静悄悄的交谈。跟你们说，要是他们不必担心大城市里的犹太人的话（我也不怪犹太人有那样的感觉，不过这个问题不能在狭隘的基础上决定），马上就会再有二十票投到我这方面来。我仍然认为不会再多了。票数天天都有变化。要是这风浪再继续一个星期的话，这项法案就吹了。”

临街的大门打开又关上了。维克多·亨利走进餐厅，一面掸着他那件蓝色军大衣上的雪花。“向各位道歉。”他一边脱大衣一边说，“不必，不必，不必站起来。我就来，等会儿再换衣服。”

可是，男客都站在那里。维克多·亨利围着桌子走了一遭，和客人们一一握手——最后和他握手的是巴穆·柯比。“哦，”他说，“可好些日子没见啦！”

“确实很久了，太久啦！”

只有对这位科学家最熟悉的罗达领会到他那副笑容是尴尬和做作的。她为这一瞬间担了两个星期的心，现在有的却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想到两个这样的男人都爱着她，她感到既愉快又骄傲。当她的情夫握住与她结婚二十五年的丈夫的手时，她丝毫也没有犯罪的感觉。柯比要比亨利上校高出不止一头，他穿着一身黑白条纹的礼服，看起来是一个蛮神气的家伙。可是，帕格也是神采奕奕：他腰板笔直，身材不高，但很结实，深陷的眼眶里那双疲倦的眼睛显得十分锐利，生气勃勃。他的整个仪表都显示着活力——这是她自己的丈夫，刚从白宫回来。罗达感到自己幸运、美丽、受到宠爱。她的思绪混乱而愉快，处境十分安全。这实际上是她一生中最惬意的一刹那，而它像梦一般转瞬就逝去了。帕格在他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开始吃他的冷盘鲜虾。

“这话说得像马后炮了，”他对柯比说，“不过，我确实想向你道

谢，感谢你去年夏天从纽约开车送罗达到潜艇学校去看拜伦，那路程可不短呢。”

柯比把他那双大手朝两边一摊：“可是，看看潜艇基地也真是一次了不起的经历。你的朋友塔利上校陪我们参观的时候，可给我们讲了一些我们一窍不通的事。”

“瑞德·塔利在学校里总得满分，”帕格说，“我有点儿疑心拜伦全靠他的帮助才毕业的，不过我也没去问他。”

对罗达来说，这两个男人直截了当地谈起那次宿命性的旅行倒是一幕动人心弦的戏剧。她快活地说：“哎，帕格，你总是揭可怜的勃拉尼的短。瑞德告诉我们说，在坦克训练班上，他还得了冠军哩！有一回，他一直到肺部都给卡住了，可他在第一时间安然脱身，完全没有受伤，冷静得像条鱼似的。哦，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们正派他指导坦克班呢。”

“那只是自我保护，并不叫工作——勃拉尼一向是善于那样做的。”

“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才干哪。”帕米拉·塔茨伯利说。

帕格带着特殊的温情望着她：“对，帕米拉，不能自我保护自然也不会有多大成就，这倒是实情，可那只不过是乌龟式的才干。”

“哎呀，你们可曾见过？”罗达对勃纳-沃克勋爵说，“竟有这样的父亲！”

拉古秋太太尖声叫了一声。那个老侍者正在给勃纳-沃克勋爵上汤，这位英国客人身上的勋章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手里的托盘倾斜了，敞着的汤盆眼看就朝罗达这边滑了过来：几秒钟之内，她那件银色礼服就可能毁了。可是，就在汤盆顺着托盘滑下去的当儿，向来一只眼睛总盯着仆役的罗达，马上就把它腾空抄了起来，然后以遇到麻烦的一只猫那样敏捷而稳重的动作，把它放到餐桌上，一滴汤也没洒出来。

大家倒抽了一口凉气，接着是一片笑声。帕格嚷道：“干得好！”

“自我保护在我们家里是代代相传的。”罗达说。在更大的笑声中，埃里斯特·塔茨伯利连声喝彩。

“好家伙，我从没看见过做得这么利落的事！”拉古秋参议员大声嚷道。

人人都对罗达说了句笑话或恭维话，她兴高采烈起来。罗达喜欢请客，她善于事先把细节都确定下来，然后，整个晚上再轻松地闲谈。罗达谈到在柏林举行的宴会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故，然后开始用尖刻的讽刺回忆起纳粹来。以前对德国人的友好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如今她是“援英募集运动”的一员女将，彻头彻尾地站在援英方面。巴穆·柯比克服了在帕格面前的尴尬之后，也谈起他在纽伦堡Parteitag[(4)]的一些见闻。帕格谈起了阿本德鲁的滑梯，逗得女客们哧哧地笑个不停。然后，勃纳-沃克勋爵又说了些被俘的德国空军驾驶员如何傲慢无礼的可笑逸事。

拉古秋参议员打断他的话说：“勃纳-沃克勋爵，你们英国人去年真的陷入困境了吗？”

“哦，可不是嘛。”于是，这位空军准将谈起头年七八月里飞机和驾驶员如何越来越少；九月里有一个星期驾驶员如何少于保全英国所需的最少数目；整个十月皇家空军中如何弥漫着悲观情绪——伦敦燃烧着，平民大量死亡，可是已经提供不出夜间战斗机了，而德国空军的飞机还是不断地飞来，向居民区投掷燃烧弹，到处连炸带烧，想摧毁这座城市的斗志。

拉古秋又追问了一些问题，他那粉红色的脸上的酒意逐渐退去。空军准将说，皇家空军估计德国人在春季和夏季还要进行新的、规模更大的袭击。照目前被潜艇炸沉的比例来看，也许英国飞机会由于缺乏汽油而不能起飞应战。到那时候，入侵英伦就将提到日程上来。“别忘记，

我们希望能经受住这一切。”他说，“不过，这回希特勒也许有了本钱，他已经大量扩充了他的武装部队。当然，我们也没闲着。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许多物资最近都沉到大西洋洋底去了。”

拉古秋正用手指把面包揉成小团，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空军准将。“是啊，”他说，“作为人民，作为文明，没有人把英国和纳粹相提并论。你们的人民十分了不起。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国会里还会听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勃纳-沃克谦虚地躬了躬腰，引得席上其他的客人都笑了。“我随叫随到。”

别人吃着甜点心时，维克多·亨利换上了他的军礼服。他回到餐厅来的时候，客人们正在穿衣服，准备冒着风雪动身。他帮帕米拉·塔茨伯利穿上大衣，闻到了一股勾起他回忆的芳香气味。

她回头对他说：“我有关于台德的消息。”

最初一刹那，维克多·亨利没有听懂。在“不来梅”号邮船上，她也是用这样明快、安详的方式把关于希特勒的笑话说出来的。“真的吗？是好的还是坏的？”

“给我来个电话好吗？”

“好。”

“一定要打啊，千万！”

客人们分乘三辆汽车，帕格开着送英国客人的那辆。当他们在马萨诸塞大街遇到把降着的雪映成樱桃色光圈的红灯而停住时，他对空军准将说：“你在好几点上说服了拉古秋参议员。”

“那不过是饮酒中谈的话。”空军准将耸了耸肩膀。

“啊，谁也没见到过宪法礼堂这么辉煌，”罗达说，“也许以后也不

会看到了。真是了不起！”

所有的座位全满了。管弦乐队里所有的男人以及坐在两旁长斜坡上的许多男观众，都穿了全套礼服或金光闪闪的军服。妇女们形成一片袒露着肌肤、颜色鲜艳夺目、珠光宝气的海洋。台上悬挂着英美两国的伟大国旗。罗达自己订了紧挨着总统包厢的两个包厢，她把拉古秋夫妇和杰妮丝、空军准将和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安置在那个较好的包厢里，她和帕米拉坐在另一个包厢里的靠栏杆处，帕格和柯比坐在她们背后，梅德琳坐在最后边。

他们后面的走廊上，在警卫和迟来的观众间掀起一阵骚动，一片低语声传遍了礼堂。接着，副总统和他的夫人踱进了总统包厢，走到蓝白色的聚光灯圈下。观众站起来鼓掌。亨利·华莱士忸怩地向大家笑了笑，挥了挥手。他看起来像一个有头脑的农业家，为了什么周年纪念会穿上全套礼服而感到十分不快活。管弦乐队奏起《星条旗》，然后又奏了《神佑吾王》。这首英国国歌，再加上帕米拉·塔茨伯利袒露着的白皙肩膀又离得那么近，唤起了维克多·亨利对在伦敦所过的白天和夜晚的回忆。观众回到了座位上，小提琴开始徐缓地奏起海顿[5]的交响乐时，帕格的脑海里浮现出闪击战和对柏林的轰炸，这座德国首都由于煤气厂被炸毁而在夜空中闪出黄色的光。他一走进公寓房间，帕米拉就投到他的怀抱里来。音乐转入一支快步舞曲，又把他带回到现实中来。他凝望着他妻子的侧影，她是用平时听音乐会的姿势坐着的：背挺直，双手在膝上交握着，头微微偏向一边，表示听得津津有味。他想到她有时候多么富于魅力，而今晚的宴会上，她又是多么雍容大方。他为自己爱上帕米拉·塔茨伯利而隐隐感到内疚。维克多·亨利一生没做过几件亏心事，他是不善于替自己开脱的。

罗达自己是不能更怡然自得了。海顿的音乐使她感到愉快。她喜欢这样穿了新做的银色礼服坐在离副总统这么近的一个显赫的包厢里。音乐会的票全卖光了使她很高兴，她期待着以后要举办的晚餐舞会也能取

得成功。所有这些极为有趣的活动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再崇高不过的目的，而她的名字在委员会名单上又列在前茅。事情还能更好吗？只有巴穆·柯比要去英国这个消息略微使她有些不安。关于这事，她还要问他些问题。

当然，柯比博士也自有他的心事，帕米拉也有她自己的。这四个人——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妇和两个闯进他们婚姻里的外人，看起来和这间空洞洞的大厅两壁其他包厢里四个四个的观众并没什么两样：都长得标致，穿得华丽，安详地在倾听音乐。柯比正坐在罗达身后，帕格坐在帕米拉·塔茨伯利后边。一个陌生人也许会猜想高个子的是一对，矮的是一对，只不过对那个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一副浓重眉毛的海军军官来说，那小个子女人显得年轻了些。

中间休息的时候，两个女人走开了，维克多·亨利和柯比博士就留在那间暖气开得太足的、烟气熏人的大厅里。帕格说："出去吸口新鲜空气怎么样？看来雪是停了。"

"赞成。"

司机们站在他们的轿车旁跺着新落下来的雪。天冷得厉害。几个坐在尽后边座位上的年轻的音乐爱好者穿了毛衣和短皮大衣，在雪水泥泞的台阶上交谈着，嘴里吐着热气。

帕格说："关于铀，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科学家歪着脑袋望着他："什么铀？"

"你们已经进展得那么快了？"帕格咧嘴笑着。

柯比慢慢摇了摇头，嘴上做出不想说下去的样子。

"德国人会搞到咱们前头去吗？"

回答是耸了耸肩膀。

"你是知道的，我目前在作战计划处。"维克多·亨利直截了当地

说，“我向你追问这个，是因为我们应该掌握这个秘密而又得不到。要是这个东西确实在制造中，也许我们只是在铺子里玩着儿童游戏。”

柯比装满了他的烟斗，点上了火。“你们并不是在玩什么游戏，还没进展到那个地步，咱们这边还没有。”

“能不能加把劲呢？”

“哦，可真得大大加把劲。我正是为这件事去英国的，他们显然赶在咱们前头许多。”

“在旁的方面，他们也赶在前边啦！”帕格说，“在关于《租借法案》这场瞎胡闹的混战中，这种事就没人提到过。有英国科学家站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得大大庆幸，最好拼命把他们留在这边。”

“我倾向于同意你的看法。可是在许多方面，咱们也赶在他们前头。”柯比喷着烟，乜斜着望了帕格一眼，“回到了家，觉得幸福吧？”

“幸福？”帕格抓了一把雪，把它捏成雪球。雪在他温暖的手心里发出吱吱的响声，使他刹那间回想起愉快的童年。“我忙得都顾不上去想了。对，我想我是幸福的。”他扔出雪球，雪球越过汽车顶，落到那条空无一人的小巷里。“罗达在柏林住腻烦了，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又太冷清。”

“罗达，她可真是一位出色的主妇，”柯比说，“我从来没参加过比她举办的更好的晚宴。那可真是本事——她救那盆汤的情景。”柯比叼着烟斗，刺耳地笑了笑：“真是本事！”

“罗达还有其他才能，”帕格说，“她还一向是一个杂技演员。”

柯比把整张脸皱了皱：“冷得真可以，是不是？咱们回去吧。”

他们在楼梯上碰见正要出去的梅德琳，她那件白狐皮大衣紧紧地罩在长礼服外面，头上一条红围巾一直系到下巴底下。

“你去哪儿？”她父亲说。

“我已经告诉妈妈了，我等不了散场。克里弗兰先生从匡蒂科回来了，我得去见他。”

“等会儿跳舞你回来参加吗？”

梅德琳打了个喷嚏。“爸，我说不准。”

“当心你的感冒，你的样子看起来怕人。”

两个男人进去了。梅德琳抓住木栏杆，急忙走下那很滑的台阶。

梅德琳到达的时候，一个侍者正端着放了一份夹馅儿面包、一杯双份马提尼酒的托盘在敲休·克里弗兰的房门。那熟悉的洪亮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气恼：“门开着哪，进来吧。”

她的老板穿着一件和他很不相称的紫绸浴衣坐在那里，穿了长筒袜的脚跷到一张仿古的书桌上。他正在打电话，像在赛马场上似的用铅笔做着笔记。“回力球怎么样？明天有什么好节目吗？”他说着，朝她挥了挥手，把话筒堵了一下，“嘿，梅蒂，我以为你来不成啦！把这个签一下，给他一美元。”

侍者是一个目光迟钝的矮小青年，正在屋里徘徊着。克里弗兰跟他的管账人谈话的当儿，他咧嘴傻笑着，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克里弗兰先生，我只想告诉您，我是您的一个崇拜者。”克里弗兰一挂上电话，他就这样说了，“我真觉得您了不起，我们一家都这么想。每次业余演出，我们都去的。”

“谢谢。”克里弗兰睡眼蒙眬地低声说，同时用手指拢着他的淡茶色头发，“梅蒂，来点儿什么吗？”

“多谢，来杯酒吧，我感冒了。”

“给她也来杯双份的。”克里弗兰忽然对侍者很有风度地笑了笑，说，“给我来三支哈瓦那雪茄，要是有的话，要基督山伯爵牌的。越快

越好。”

“是，克里弗兰先生。”

“匡蒂科怎么样？”梅德琳把大衣往椅子上一撂，坐下来，擤着鼻子。

“舞台很好用。指挥官兴奋极了，他认为这是招募新兵的一个极妙的噱头。”克里弗兰打着哈欠，点上雪茄，然后向她解释他和指挥官商量好的有关广播的安排。“他领我在兵营到处都参观了。我看见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演习，好家伙，那些水兵用真的子弹互相朝脑袋顶上射击！我得聋上一个星期。”说着，他揉起自己的耳朵来，“我估计他们不会叫你也经历那么一场。”

“我？我去那儿吗？”

“当然，明天。”

“去干什么？”

“去挑选演员，把他们每个人的履历什么的全拿来。原来他们那里已经有一个业余的玩意儿，他们叫它‘快乐时光’。”

梅德琳说：“这个‘快乐时光’是整个军队里的老传统。”

“真的？我还是头一次知道。无论如何，这样一来就有把握了。”他描述了一下要她去匡蒂科的安排。

门铃响了，梅德琳擤着鼻子，跑去开门。“我觉得有点儿发烧，我不愿意去那儿访问那些水兵。”

一个头发染成黑色的姑娘站在门口傻笑着。她穿了一件黄大衣、一双黄色的高筒雪地靴，嘴上的口红涂得厚厚的，露出被烟熏黑了的牙齿。梅德琳一打开门，她的笑容就消失了。

“我是来找休·克里弗兰先生的。”

“娃娃，就是这儿。”他大声说。

这个姑娘迈着迟疑的步子走进房间，眼睛偷偷地来回瞟着克里弗兰和梅德琳。

“这是怎么回事？”她说。

“在那儿等等吧，”他说着，用大拇指朝寝室指了指，“我马上就来。”

这姑娘走进寝室，把门关上。梅德琳不去理睬克里弗兰脸上露出的窘促的苦笑，抄起大衣，使劲拉上一只袖子，又拉上另一只。“晚安，我明天再同你谈。”

“你要的酒马上就来了。”

“我不喝了，我想回家，我冷得直哆嗦。”

克里弗兰光着穿了袜子的脚走了过来，把手放在她的前额上。她把手推开了。

“你没发烧。”

“请不要碰我。”

“怎么啦？”

“我就是不愿意让人碰。”

侍者敲了敲门，走了进来。“先生，双份马提尼酒和基督山伯爵牌的雪茄。”

“好极了，谢谢。”侍者走了，克里弗兰把托盘捧到梅德琳面前，“来，脱掉大衣，把酒喝下去。”

梅德琳把双手揣到大衣口袋里，说：“让一个妓女干等在那里是不公道的，她唯一可以出卖的是时间。”

休·克里弗兰的嘴巴不自觉地张开了，他慢慢地苦笑了一下。“哦——梅德琳·亨利。”

“对不起，我情绪坏极了。晚安。”

克里弗兰踱进寝室，小声说了些什么。那个姑娘把钱掖到一只发亮的黄钱包里，从寝室里出来了。她用粗暴、不快和忧郁的神色瞥了梅德琳一眼，就走了。

“坐下，喝你的酒吧。这里有关于匡蒂科的全部情况，”他挥舞着一个马尼拉纸信封，“该去见谁，表演者的名单。明天你要是不舒服的话，就给我来个电话，我叫拿特或者阿诺德来替你。”

“哦，我估计我能行。”梅德琳坐下来，把大衣朝肩头一推，就喝起来。

“家里人怎么样？”

“很好。”

“宴会上来了什么有意思的客人吗？”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就是一个。”

“塔茨伯利！喂，那可是一个天才。这是我很想见见的一个人。塔茨伯利有他自己的风格，广播时的嗓音是极好的。不过，他还没上过‘本市名人动态’。还有谁呢？”

“皇家空军准将勃纳-沃克。”

“准将是一个大角儿吗？”

“照我父亲说，英国战役大致就是他指挥的。”

克里弗兰皱了皱鼻子，又把一双脚跷到书桌上。“嗯，不坏。不过英国战役无聊透了，是不是？梅蒂，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什么重要作用。听众对英国战役已经腻烦了。”

“我决不想请他来广播。”

“我倒想。”克里弗兰握紧自己的双手，两根指头很有见解的样子戳着下巴。最后，他摇了摇头。“不，他过时了。英国战役是瞎扯淡。”

“还有拉古秋参议员。”

她的老板那浓重的、淡茶色的眉毛挑了起来。“啊，他可是一个热门人物。对，他不是你家的儿女亲家什么的吗？”

“他的女儿嫁给了我哥哥。”

“在潜艇上的那个？”

“不，开飞机的那个。”

“你觉得怎么样？拉古秋肯去纽约吗？”

“只要能攻击《租借法案》，我看西雅图他也肯去。”

“反正《租借法案》是头版新闻——这并不是说，四十个人中准有一个明白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就约拉古秋，你愿意同他谈吗？”

“愿意。”梅德琳喝完酒，站了起来。

“好，如果你办成的话，就把他排在星期一，咱们星期一的节目很不带劲。”

梅德琳轻轻拍着手里的信封，心不在焉地看着它。酒使她舒服了一些。“你知道，在所有海军基地上，都有这种‘快乐时光’，”她说，“几乎每艘船上都有。军营里多半也有。你不能像这样偶尔多表演一回两回吗？这是与众不同的。”

克里弗兰摇了摇头：“梅蒂，就只能表演那么一回，不过是看个新鲜劲。正菜还得靠正规的业余演员。”

“要是咱们参战的话，”梅德琳说，“有才能的人都会应征去当兵，会不会？那时全国到处都是兵营了。”

“哦，可能会。”他带着那副最迷人的笑容，用大拇指朝寝室的门指了指，“刚才她那件事，很抱歉，我以为你今天晚上不来了呢。”

“放心，我对这丝毫无所谓。”

“你其实不赞成我这么做，我知道。我太太也不赞成。你们的教养很好。”

“我希望是这样。”

“可是，你要明白，我没你们那么幸运。”

“晚安，休。”

“喂，听我说，”克里弗兰挠着头，开心而友好地瞥了梅德琳一眼，“要是咱们真的参了战，那个‘快乐时光’说不定倒是一个好节目。它本身也许就能成为一个连续的节目。梅蒂，立一个新的卷宗，标上‘战时想法’。把它打在备忘录上，先撂在一边。”

“好吧。”

“你父亲是了解内幕的，他认为咱们会参战吗？”

“他认为咱们已经参加进去了。”

克里弗兰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真的？可是战争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对不对？现在什么动静也没有，除了希腊和非洲那边还乱哄哄地闹着。”

“德国人每个月在大西洋要炸沉二十万吨哩！”

“这数目大吗？这大概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估计希特勒已经打赢了。”克里弗兰又打了个哈欠，“好吧，梅蒂，等你回纽约的时候再见吧。”

梅德琳走了以后，克里弗兰拿起电话来，哈欠连天的。“要侍者头儿……克里弗兰。哦，是你吗，艾迪？好极了。你听着，艾迪，她样子

还可以，可是当时我正忙，我叫她在酒吧间先等一下。黑头发，黄大衣，黄钱包。谢谢，艾迪。”

勃拉姆斯[6]的一段交响乐的慢板乐章正使维克多·亨利打着盹儿，忽然有人轻轻拍了他一下，小声叫醒他。“亨利上校？”看来那个做招待员的姑娘既兴奋，又对他肃然起敬，“白宫给您来的电话。”

他在他妻子耳边说了几句，就离席了。交响乐演奏完，观众正鼓掌的当儿，罗达回身望了望他那把依旧空着的椅子，说：“帕格显然又去白宫了。”

“男人的生命不是他自己的，对吗？”柯比说。

“有史以来几曾是过？”

帕米拉说：“舞会他来参加吗？”

罗达做了个无法作答的手势。

一小时左右以后，维克多·亨利站在朔尔汉姆富丽堂皇的舞厅入口处，阴郁地巡视着舞厅里的景象：舞池里簇拥着穿着盛装的舞客，台上挂着英美两国国旗，用金箔制成的“援英募集运动”几个大字呈拱形悬在铜管乐队的头上。两张巨大的冷餐台子上放着肉、生菜、干酪和糕点，前边长长地排着两队欢笑着的客人。在白宫那位海军副官告诉他的消息中，还包括过去两天里三万吨又沉到北大西洋洋底去了。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一个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的金发碧眼女人从他身边蹦蹦跳跳地过去了，那位夫人胸部以上除了一条钻石项链外，全都袒露着。这位记者挂着金链的肚皮迫使夫人和他保持着一些距离，尽管如此，她仍是那样欢快。他拖着那条坏腿跳舞，显然决心不去理会它。

“啊，帕格来啦！亲爱的伙计，你把眼睛瞪得像萨伏那洛拉[7]似的。”

“我正在找罗达。”

“她在那头哪。你认识艾丽娜·巴尔赛吗？”

“你好。艾丽娜。”金发碧眼女人哧哧地笑了，摆一摆指头跟亨利打招呼。

“帕米拉没来跳舞吗？”

“她回办公室了，那位一本正经的姑娘正加班加点为国效忠呢。”

塔茨伯利拖着他那位金发碧眼的舞伴在旋转，用的劲头对他那副身材和那条瘸腿来说都很不适当。维克多·亨利看到他的妻子正和巴穆·柯比坐在靠边的一张小圆桌旁。

“喂，亲爱的！”她大声喊着，“你总算逃出来啦！去替你自己拿个盘子，到我们这里来吧，这里的小牛肉好得很。”

“我替你去取吧，”柯比赶忙站起来说，“帕格，你坐下吧。”

“不要，不要，弗莱德，我还得走。”

“哎呀，亲爱的，”罗达说，“你一会儿也不待吗？”

“不，我只是回来告诉你，我今晚不回家睡了，也许不止一夜。我马上回家收拾些衣服，就得走了。”

巴穆·柯比僵硬地笑了笑，说：“可惜你不能留下，这场舞会好极了。”

“你们尽情享受吧。去伦敦你可过不上这样的生活。”

“唉，真倒霉。”罗达说。

帕格弯下腰来在他妻子的脸颊上吻了吻：“对不起，亲爱的，你跳个痛快吧。”穿蓝色衣服的背影在舞客群中消失了。

罗达和巴穆·柯比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爵士乐响亮地奏着，一对

对舞伴从他们身边过去，有时候向罗达打着招呼："好畅快的一场舞会！亲爱的，太好了！"当柯比把盛着还剩下一半的越来越冷的食物的盘子推开的时候，她正微笑着向跟她打招呼的人挥手。"那么，我明天七点就去纽约，我最好回去睡了。宴会好极了，音乐会也很出色。罗达，谢谢你。"

"巴穆，我还得待上半个来小时。"柯比的脸是呆板的，他那棕色的大眼睛显得疏远而忧郁。罗达说："你去伦敦之前，我还能见到你吗？"

"恐怕不能了。"

她用一种机警的、探索的眼神望着他，从容不迫地用餐巾擦了擦嘴。"我陪你出去。"

在拥挤的前厅里，罗达在一面全身的穿衣镜前停下来，梳理着头发，不时地从镜中瞥上柯比一眼。她用一种极其随便的闲谈语调说："很抱歉，我原想帕格一回来，就同他把话说了。可是，调了这份新差事以来，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他回家以后感到那么松快，我实在说不出口。没有旁的缘故。"

柯比带着冰冷的神情点了点头。

她接着说下去："好吧，后来又发生了这档子事：拜伦在里斯本娶了这个姑娘。为了这件事，我们俩好多日子才平静下来。可是，紧接着那档子事，杰妮丝又来了，大着个肚子什么的，我指的是眼看我和帕格就要第一次当爷爷奶奶了——亲爱的，你只能让我来选择适当的时机。不管怎么说，这可不容易啊。"

"罗达，你和帕格之间有许多东西把你们拴在一起，我充分了解这一点。"

她回过身来，直直地望着他，然后又继续梳理起头发来。"我们之间有吗？"

他朝着她那映在镜中的身影皱了皱眉头，说："今晚我心里很不舒服。罗达，我确实很想再结一次婚。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像在你的晚宴上那么强烈地感到过。"

"巴穆，看在老天的面上，别给我下最后通牒，我是催不得的。"罗达转过身来对着他，说得很快，同时朝前厅四下里扫了一眼，向一个穿橘黄色缎子长裙礼服、从她身边嗖嗖走过的女人笑了笑，"要不然，亲爱的，随你怎么办都好。你为什么不带一个英国妻子回来？你会发现那边有成打的标致女人急于仰慕你，她们也愿意到美国来。"

"我不会带一个英国妻子回来的。"他握起她的手，上下打量着她，忽然微笑了，"天哪，今晚你有多么漂亮！你举办的晚宴多么好，这场舞会又是多么巨大的成功！你真是会办事情的人。我估计我不会在五月以前回来的，这段时间应该足够了吧，你知道是够的。再见吧。"

罗达回到舞会上，心里踏实多了。最后一刹那澄清了气氛，五月以前，她的戏法还可以变下去。

帕米拉·塔茨伯利戴着像猫头鹰一样的黑边眼镜，穿着淡紫色晚礼服，梳着别致的发式，正在打字机上咔嗒咔嗒地打着。打字机用一只台灯照着——那间寒碜的、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的其余部分是半暗的。门上有人敲了一声。

"哎呀，来得真快！"她开了门。来的是维克多·亨利，他戴着棕毡帽，穿着棕色大衣，提着一只放寝具的帆布手提箱。她走到小桌跟前，桌上有一只耐热玻璃咖啡壶在一堆纸张、小册子和技术书中冒着热气。"我记得你要放糖，不加牛奶。"

"好记性。"

她倒了两杯咖啡，然后就在打字机旁的一把转椅上坐下了。他们啜饮着咖啡，在灯光下对望着。

“你这样子太不伦不类了。”帕格·亨利说。

“啊，我知道，但是他明天早晨八点就要，”她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要么今晚把它打出来，要么我就得明天早晨五点爬起来。我不困，我一点儿也不想跳舞或者去填肚皮。”

“你在搞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笑了笑：“我敢说你对这个知道的比我多得多，关于登陆艇的附录。”

“哦，那个呀，倒是一份不坏的文件呢，是吗？”

“读起来简直纯粹像是一个梦想。美国真能在一九四三年以前设计，建造成千艘那样的机器吗？”

“我们能，但是我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会这样做。你所打的并不是一项行动命令，那只是一个计划。”

他很喜欢在这个又小又沉闷、光线很暗的房间里单独和她相处。帕米拉那套正式的赴宴穿的半裸服装虽然和这里的环境很不相称，却更强烈地使他感到可爱：就好像一束紫罗兰放在一沓油印的备忘录上一样。他粗着嗓子说：“台德·伽拉德有什么消息？”

“我昨天刚接到他的少校写来的一封信。说来话长，要点是：和他同在一所医院里的三名皇家空军的俘虏逃跑了。他们往海边逃，获救后被送回国去了。台德原定跟他们一道逃跑的，可是在你那次访问之后，德国人给了他一间单人房，同时受到特别监视，所以他没跑成。他们认为眼下德国人已经用船把他送往德国，放到关皇家空军的俘虏营里去了。这是大致的经过。他们给他的待遇一定不会坏，原因很简单：我们手里关着这么多德国空军驾驶员。不过你应该明白，目前我为什么不是特别想去参加什么讲究的晚宴和舞会。”

维克多·亨利朝墙上的挂钟瞥了一眼。“这么说来，他没能逃出来是

由于我的缘故。”

“你说到哪里去了。”

“不，那是事实。你知道，在我跟德国空军谈到他之前，我曾经犹豫过。我估计那会引起德国人对他的注意，给他个特殊地位。我当时就拿不准这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有时候，最好还是让事情水到渠成。”

“然而，是我叫你去尽量打听他的情况的呀。”

“对，是你叫我这样做的。”

“你使我心里少受了两个月的折磨。”

他说：“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现在你知道他还活着，这才是重要的。帕姆，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好，我想我得走了。”

“去哪儿？”

他带着吃惊的苦笑说：“你应该明白这是问不得的。”

“是机密你就尽可以叫我别问下去。不是出国吧？”

他指了指那只小手提箱：“没有可能。”

“因为我们这儿的事情很快就要结束了，”她说，“那样的话，我也许就会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你了。”

帕格朝前弯了弯身子，胳膊肘支在膝上，攥着双手。对于把从不告诉他妻子的事透露给帕米拉，他并不很犹豫，毕竟她和他差不多同样了解内情。“帕姆，总统好几个星期以来鼻窦的情形一直不好。最近他又在发烧，这场《租借法案》的风波也无助于他的病情。他要坐火车去海德公园[(8)]休息几天，严格静养。我被派去陪他坐火车，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一直以为——并且希望——他把我忘掉了。”

她笑了。“忘掉你可不那么容易，你知道你在轰炸机司令部里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只为了寻开心，竟坐上一架惠灵

顿往柏林的高射炮射程里飞。”

“那回可真逗，”帕格说，“整个飞行过程中，我都是蹲在机舱里，紧闭着眼睛，用指头堵着耳朵。至今，一想起那回万一给打下来活捉了去，我还打哆嗦呢！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坐在一架英国的轰炸机里，在德国天空上飞！我的上帝，你为那趟可生了我的气哩！”

“我确实挺生气。”

帕格站起来，扣上大衣。“谢谢你的咖啡，自从我为了穿军服把咖啡戒掉以来，我总想喝它。”

“今天的晚宴好极了。维克多，你太太实在了不起，她真能干。她把那只汤盆往半空里一抄，像个魔术师，而且她那么漂亮。”

“罗达是不错，谁也用不着向我吹捧她。”

帕米拉戴上眼镜，往打字机里换了张纸。

“那么，再见吧。”帕格说，然后窘促地补上一句，“也许你回国之前，我还见得到你。”

“那可太好啦。”她正斜眼望着打字机旁边一张写得很潦草的纸，“你知道，我很想念你，在这儿比在伦敦更想你。”

这些话帕米拉是用她那种独特的安详神情顺口说出来的。维克多·亨利已经把手放到门把手上了，他停了停，咳了一声：“哦，罗达也这么抱怨，我总是埋头于自己的工作。”

“啊，我明白。”她抬起头来，镜片后面那双发亮的眼睛坦率地望着他，“那么，亨利上校，你不想让总统等你吧。”

---

(1) 原文“登陆艇”的缩写“LC”与女性名字“艾尔西”（Elsie）同音。

(2) 杰妮丝的昵称。

(3) 指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中拥护人民阵线、反对佛朗哥的进步分子。

(4) 德语：党代表大会。

(5) 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6)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7) 萨伏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

(8) 在纽约市附近，是罗斯福的故乡。

第四十章

在那昏暗、静寂的火车站，两个特工人员把总统从轿车里扶出来，搀他站稳了脚步。他的个子高出他们许多，穿了一件天鹅绒领子的大衣，头上那顶灰色的宽檐儿软帽拉得很低，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呼扇着。他一只手抓着一个特工人员的胳膊，另一只手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朝有栏杆的斜坡踱去。走到跟前，他戴上手套，一路上颠着双腿，把自己拖上了列车殿后一节的车厢。站在若干码之外的维克多·亨利可以望到他那宽阔的肩膀在大衣下面起伏着。一个身材高大、帽子上插了一片摇摇晃晃的棕色翎毛的女人手里拿着一张迎风抖动的纸跑过来，碰了维克多·亨利的胳膊一下："上校，你上总统这节车厢。"

走上斜坡，帕格才明白总统为什么戴上手套：那钢制的栏杆很凉，把他手上的皮肤都粘住了。一个侍役领着维克多·亨利走过餐具室。这里，另一个侍役正用调鸡尾酒的摇酒器哗啦哗啦地摇着冰。"先生，您待在这儿。等您做好准备，总统就请您过去陪他。"

这是一辆普通的普尔曼卧车隔出的一个房间，强烈的火车气味也和一般车厢里一样。绿色的椅套上满是尘埃，也破旧了。维克多·亨利把大衣和帽子挂在一个小套间里，拢了拢头发，剔了一下指甲，又用软纸在他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上轻轻揩了揩。火车开始慢慢滑行，既不震动，也没有声响。

"坐下，坐下，帕格。"总统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向他招手，"你喝什么？有威士忌加柠檬，因为哈里整晚上都喝它，可是咱们配点儿什么都可以。"

"总统先生，威士忌加柠檬就好得很。谢谢您。"

哈里·霍普金斯懒洋洋地坐在绿沙发上说："你好，上校！"

按说生病的是罗斯福，其实，两个人比起来，霍普金斯的样子更难看：消瘦，胸部凹陷，肤色发灰。总统的脸色是红润的——也许在发烧，他那眼眶发黑的眼睛炯炯有神，潇洒的红色蝴蝶结和他那宽大面庞上的快活、轻松的神情很相称。坐在椅子上，他体格魁梧，虽然从裤管上可以看出他的腿可怜地只剩下了骨头。帕格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华盛顿和林肯也都是个子高得非凡的。

“帕格，你对诗了解得怎么样？”总统那种有教养的口音，这个海军军官听了总感觉有些不自然，“你可知道有一首诗最后的两句是：‘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1)]啊，这就是我眼下的感觉。仅仅是上了这列火车，就使我觉得百分之百好了。”总统把手背放在嘴上，粗声咳了一下。“哦，算好了九成吧——假如这是艘轮船，那就会是百分之百啦。”

“先生，我也更喜欢坐船。”

“怎么，你以前抱怨的话又出来了，水兵？”

“没有，先生，真的没有。我很高兴待在作战计划处。”

“是吗？那么，我听了很高兴。自然，我丝毫也不知道你跟那些英国伙伴在搞些什么名堂。”

“先生，我明白这一点。”

总统逗趣地把眉毛挑了挑，接着说下去：“我连一点点影子也不知道。昨天国防部部长收到了你起草的那个东西，等它蹦回到勃纳-沃克勋爵手里时，他会看到上边修改的地方像是我的笔迹。那也只不过是偶然相像。”

“我会记住这一点。”

“一定要记住。你记住，在转交的那封信的第一页上，有一句是这么开头的：‘当美国参战的时候’。一个和我的笔迹一模一样的人把那十

分可怕的字句画掉了，改成‘万一美国被迫参战的时候’。这个改动不大，可是十分重要！”这时，侍役送来饮料。总统拿了一高脚杯橘子水：“大夫的命令：大量大量的果汁。哈里，那东西你带来了吗？”

“在这儿哪，总统先生。”

“那么，咱们就动手研究吧。我想吃顿快餐，然后想法睡一会儿。帕格，你在火车上睡得好吗？”

“睡得好，先生，只要能把车里的温度调节好。不过，一般要么热得烤人，要么冷得可以结冰。”

总统把头朝后一仰。“哈哈，听我告诉你一个国家机密：美国总统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他们正在替我建造一辆特殊的装甲车，我已经告诉他们：别的我不在乎，但是暖气设备一定得灵！哈里，咱们叫快餐吧。”他看了一下表，“帕格，你饿吗？我饿啦。我再告诉你一个国家机密：白宫的伙食大有改善的余地。告诉他们我要鲟鱼和鸡蛋，我想吃鲟鱼和鸡蛋已经想了好几天啦！”

霍普金斯到前边去了。

就帕格所知，总统这节车厢是一辆正规的普尔曼游览车改装成的，呈现起居室的样子，他本以为总统的车会更神气些。罗斯福一只胳膊肘支在椅子的扶手上，另一只放在膝盖上，以宁静、豪迈的神情朝车窗外望着。“我确实觉得一分钟比一分钟好，你们没法儿设想我是多么喜欢摆脱那个电话。你的孩子们怎么样？一个在海军里开飞机，还有一个是年轻的潜艇军官。”

维克多·亨利知道总统喜欢炫耀他的记性，可这仍然使他很吃惊，很感动。“他们都很好，先生，可是您怎么会记得？”

总统带着有点儿孩子气的得意神气说：“啊，帕格，一个搞政治的就得学习大象的美德：学它的记性好，学它的皮厚，自然，还得学它那长而什么都要嗅嗅的鼻子。哈哈哈！”

霍普金斯回来又坐到沙发上了，累得腰都弯了下来。他拉开公文包的拉链，然后交给亨利上校一份三页长的文件，上面还附着一张深色的影印纸。“你看看这个。”

帕格读第一页时带着怀疑，然后转入惊异——这时，火车的轮子正徐缓地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他把文件一页一页地看完之后，就望望霍普金斯，又望望总统，不想先开口。拿在他手里的是陆军情报方面得到的一份惊人的德国作战命令的摘要，是德国陆军里一批反纳粹的军官有意偷偷塞给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个职员的。帕格对这个人很熟悉，但是他完全没料到这个人会起传递情报的作用。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你认为是真的吗？”

“哦，先生，从第一页那个影印的东西来看，倒确实和我见到过的德国军事文件很相像。标题很像，字体、分段等等都很像。”

“内容呢？”

“如果是真的的话，那么，总统先生，这可是在情报方面一个难以置信的突破。”

总统笑了笑，疲惫地表现出对一个下级人员的天真想法的宽容。“‘如果’这两个字是语言里最难解的字眼。”

霍普金斯沙哑地说：“在你看来，这内容像是真的吗？”

“我说不上来，先生，我对俄国地理没那么熟悉。”

“咱们陆军方面的人觉得它似真似假。”霍普金斯说，“上校，为什么会有人伪造像这样一份令人大吃一惊的文件——一份完整的入侵苏联的作战命令，包括那么多的细节？”

帕格思考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说：“哦，先生，也许是希望用这个方法来刺激苏联，让它动员起来，从而挑起两个战场的战争。那样的话，德国军队也许会推翻或杀掉希特勒。另外，也可能是德国情报人员

故意玩的一个花招儿，来试探咱们和俄国人究竟接近到什么程度。种种可能性都有。”

“麻烦就在这里，”总统打了个哈欠，说，“咱们的驻俄大使要求我们务必不要把它转达给俄国人。他说，莫斯科已经到处是这类东西。俄国人认定这些都是从英国情报方面来的，是为了在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制造麻烦，以便把德国人从英国背上转移开。”总统吃力地咳了差不多一分钟，他朝椅背上仰了仰，喘过一口气来，从车窗里望着火车正在经过的一座小镇上的街灯。忽然，他的样子显得厌烦了。

哈里·霍普金斯朝前弯了弯身子，把酒杯放在双手之间平衡着。“目前存在着一个要不要把这份文件交给这里驻华盛顿的俄国大使的问题。帕格，有什么看法吗？”

帕格犹豫了，这样一个政治性问题超出了他所能掌握的范围。罗斯福总统带着些不耐烦的神情说：“帕格，说呀。”

“我赞成交给他。”

“为什么？”霍普金斯说。

“交给他有什么可损失的，先生？假若是真的的话，咱们在和俄国佬的关系上就大大赢得一分。如果是假的的话，那又能怎么样？反正他们不会比现在更不信任咱们。”

哈里·霍普金斯脸上的疲惫紧张在一副温暖和蔼的笑容中消失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回答，”他说，“因为这也正是我对自己所说的。”他把文件从帕格手里拿了过来，又放回公文包里，拉上拉链。

“鲟鱼和鸡蛋做好了吗？”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我已经等不及啦。”

“总统先生，我看一下去。”霍普金斯马上站了起来。

帕格在那狭窄的床位上躺了一个多小时，辗转不能成寐。车厢里一

下热得叫他出汗，一下又冷得可以结冰，他怎么拨弄那个调节器都不中用。最后，他索性让它冷下去了，因为他在冷空气里睡得还好一些。火车缓慢、匀速的运动也开始催他入睡。哪，哪。“先生，总统想找您谈谈。您要穿件浴衣吧，先生？总统嘱咐说，不必穿整齐了，就到他房间去。”

“谢谢，我有浴衣。”

帕格瑟缩地从他那冰冷的房间来到总统这间过暖的寝室。富兰克林·罗斯福那张著名的大下巴的脸、那副夹鼻眼镜和那支轻快自如的烟嘴，衬着一条蓝色睡裤、一件沾着咖啡斑点的灰色运动衫和累垮了的庞大身躯，看上去十分奇特。总统稀疏的头发是蓬乱的，他的眼睛是蒙眬的。把他的特有风格和总统的尊严剥掉之后，他就和许多躺在床上的老人一个样儿：羸弱、衰颓而且忧郁。寝室里有一股药味。这景象使维克多·亨利感到十分不安，因为总统看起来是那样虚弱，那样病容满面，那样无足轻重。同时，也因为罗斯福只比他大七八岁，可是看起来已经老态龙钟了。蓝色的毯子上面堆了一沓文件，他正用铅笔在手里拿着的一张纸上批着什么。

“帕格，我打扰你的美梦了吧？”

“一点儿也没有，先生。”

“坐一会儿，老伙计。”总统用两根指头把眼镜摘了下来，使劲按摩一下他的眼睛。随着火车在一道颠簸不平的铁轨上咯噔作响，床畔的几个瓶子也碰得叮当乱响。“哎呀，我眼睛真疼。”他说，“你眼睛疼吗？什么办法也不灵。每逢这个鼻窦炎发作，眼睛总是疼得更厉害。”他把文件夹起来，撂在毯子上。“帕格，我曾经答应自己要做一件事——要是能找到时间的话——那就是，把仅仅一天之内送到我这里处理的事务写成一份备忘录。随便挑哪一天，任何二十四小时中，你看了会大吃一惊。”他在文件上轻轻拍了拍，“那会成为对历史的一次很有价值的间接阐明，你说会吗？就拿今天晚上我所处理的这个烂摊子来说，看来维希

法国将要和希特勒订立全面的联盟。是用停止供应他们粮食，把他们活活饿死进行威胁呢——这是英国人的建议；还是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粮食，笼络他们去顶住希特勒呢？——这是咱们大使的想法。可是，当咱们向法国人提供更多粮食的时候，德国人就干脆吞下更多的法国人自己生产的粮食。你看怎么办好？……再看这个。”他拿起一份夹着的文件，“日本外务大臣正在跟希特勒会晤，这你从报上已经看到了。他们想搞些什么名堂？咱们是把亚洲舰队从马尼拉调到新加坡，使他们在入侵法属和荷属东印度之前有所顾忌呢——这是英国人的想法；还是为了慎重起见，干脆把太平洋舰队全撤回来，撤到西海岸？——这是海军作战部部长想做的。我倒想顺便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另外，还有一个一触即发的问题——亚速尔群岛。咱们要不要在希特勒入侵葡萄牙夺取它们之前下手拿过来？或者，咱们要是先下手，会不会反而迫使希特勒入侵葡萄牙？”

总统继续轻轻弹着其他文件，就好像它们是肉铺或杂货店里的账单似的。“啊，对了，选拔兵役法案，这方面情况很糟。这是史汀生打来的报告。国会原来授权的法案在几个月内就要满期了，现在又得为这个开始一场新的立法斗争。可是，紧接着《租借法案》这场仗，国会不会还有心情来延长征兵的期限？如果他们不延长，军事上咱们就将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这是摩根索的看法。财政部想迫使我去冻结德国、意大利在美国的所有投资，但是国务院不同意，咱们在他们两国的投资数额是他们在咱们这里的四倍——又是摩根索。英国人同意把他们在这里的投资全部卖掉，把他们手里所有的美元给我们，摩根索已经告诉国会他们要这样做，可是如今英国人又裹足不前了。这类事情还有的是。老伙计，这只是一天工作中的一部分。一个历史学家一定会对这样的横断面感兴趣，会不会？我曾叫人查了一下威尔逊和林肯的档案，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么多事务。我终归有一天要把这份备忘录写出来。”

罗斯福咳得很厉害，时间很长。他闭上眼睛，蜷缩一下，一只手放在背后。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这个姿势使他失去平衡，庞大的身子眼

看要像一只倾斜了的木桶似的翻倒。维克多·亨利赶快奔过去扶住他的肩头，可是总统长而有力的胳膊抵住了床边。“谢谢，帕格，这列火车的速度原定每小时不应超过三十五英里，他们在一点点加快呢。”他搓了搓背，“我一咳嗽，背就刀扎似的疼。可是麦克因台大夫告诉我说准是伤了筋，也就是说，不是胸膜炎。眼下我实在不能得一场胸膜炎，我最好再吃点儿那个咳嗽药。请你递给我那把汤匙和那个装着红药的瓶子。谢谢你，老伙计。”总统吃了一汤匙药，做了个鬼脸。像所有夜总会里模仿的那样把他的大脑袋朝一边歪去，罗斯福用他那双充血的眼睛锐利地盯了海军上校一眼。“帕格，德国潜艇用他们新的狼群战术不断地往西边扩张，目前他们炸沉的船只数量正超出咱们的造船厂和英国造船厂联合起来建造的新船的数量。想必你已经留心到这一点了。”

“先生，这个情况我在我们的会议上已经听到过不少了。”

“你相信英国人所说的炸沉的吨数吗？”

“我相信，先生。”

“我也相信。《租借法案》一通过，咱们马上就给他们运送大量物资。可是那批物资只能运到英国，绝不能运到大洋底下去。这是极其重要的。”

罗斯福提到《租借法案》时口气那么随便，使维克多·亨利大吃一惊。他和英国人一样，正为参议院里的激烈辩论捏一把汗。“先生，您认为《租借法案》会通过吗？”

“哦，这项法案会通过的。”总统漫不经心地说，“可是以后呢？目前有七十艘船正在那里等着装货，帕格。这批货就是不能让德国潜艇打沉，英国人需要这批物资，他们更需要看到这批物资到达而鼓起斗志。问题是如何把它们送到冰岛那么远的地方去——从那里开始，英国人自己就能护航了。可是从这里到冰岛，他们没办法，他们的护航线已经不能拉得再长了。那么，咱们怎么办？”

维克多·亨利在总统询问目光的逼视下，心里忐忑不安地说："先生，那只有护航。"

总统阴郁地摇了摇头："帕格，你知道目前一提到护航，下文会是什么。"

在《租借法案》的斗争中，护航这个问题是辩论得最激烈的。拉古秋集团大声叫嚷倘若通过了《租借法案》，战争贩子们下一步势必要求对载着物资的船只提供护航，而护航就意味着立即和德国开战。总统在公开场合所坚持的是美国不改变在大西洋上"中立巡逻"的政策，不护航。

罗斯福严峻、发红的脸上露出皱纹，帕格越来越熟悉的那种狡猾、顽皮的神情又出现了。"不过，我正在考虑，比方说，咱们派一支驱逐舰分遣队出去演习怎么样？你明白，不是去护航。完全不是护航，只不过是演习一下护航的程序——也可以说是专业演习。海军经常要演习，不是吗？这是你的本行。那么，假定这批演习的驱逐舰看中了这批运输船，情愿和它们一道航行——你要明白，纯粹是为了演习，而且光是这么一趟。为了避免障碍和牵连，假定一切都做得丝毫不拘形式，不下书面命令，不留记录。你不认为德国潜艇看见有十六艘本森级的美国驱逐舰在掩护那些运输船，他们会有些踌躇不前吗？"

"踌躇是会的，可是，总统先生，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那要看他们上级的训令啦。"

"他们早已得到了不许和咱们的军舰发生冲突的训令，"罗斯福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神情都很冷酷，"那是显而易见的。"

维克多·亨利的脉搏跳得剧烈起来。"先生，他们可从来没遇到过咱们的驱逐舰在护航啊！假使一艘潜艇开过来，发射一枚鱼雷呢？"

"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罗斯福简慢地说，"在英国人接过护航之前，德国人甚至可能一直不会发现那批运输船。北大西洋的气候目前

恶劣极了，大部分德国潜艇仍然在冰岛的那一边。”他一边说，一边在烟嘴上插上一支烟，维克多·亨利赶紧用自己的打火机给他点了火。“谢谢。这可违背了大夫的命令，可是我需要吸一支。帕格，我想办成这件事。我正在考虑，也许你可以跟着驱逐舰出海去处理这件事。”

亨利上校强压下自己的震惊，说：“是，是，先生。”

“这很像上次转让飞机，那件事你办得很好。一切全靠你用一种最镇定、不动声色、不冒失的方式去办。关键在于不留记录，特别是没有来龙去脉，只是悄悄地、万无一失地把那些船送到冰岛那么远的地方。能做到吗？”

海军上校弯着腰坐在那里，望着总统也许有一分钟之久。“能，先生。”

“知情人要限制到绝对最少，我甚至跟哈里·霍普金斯都没谈过这件事。”

“先生，总得让斯塔克将军和金将军晓得，还有司令官、支援部队和在战术上指挥这项掩护任务的长官。参加演习的其他人员只服从命令就是了。”

罗斯福笑了，喷出一口烟。“好！要是你能限制在三名将军、一名其他军官之内，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许多人员将要参加这次演习，会有些议论的。”

维克多·亨利无动于衷地说：“不会很多。”富兰克林·罗斯福扬起他的浓眉。“总统先生，要是德国潜艇发动进攻，咱们怎么办？我同意这不大可能发生，可是万一发生了呢？”

罗斯福隔着缭绕的烟圈望着他：“咱们的赌注就押在它不会发生上头。”

“我明白，先生。”

“你要知道，如果发生一起交战事件，那就会破坏全部设想。”总统说，“你也明白其他的含义。”

“是，先生。”

“好，现在告诉我，”总统用温和得多的神情说，“老实告诉我你对这个主意的看法。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如果你认为不好，尽管说，可是要告诉我为什么不好。”

维克多·亨利弯了腰朝前坐着，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用一根食指在另一只手上画着记号。“那么，先生，首先，正像您所说的，德国潜艇上的那些家伙也许根本看不到咱们。要是看见了，他们是会吃惊的，他们一定要通过无线电去请示。我们也许会碰上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了再说的家伙，但我看不一定会。我了解德国潜艇上的人，从职业上说，他们是优秀的军官。这是一个得向希特勒请示的政策性决定，请示需要时间。总统先生，我认为这批船可以顺利通过。”

“好极啦。”

“可是只能灵一回。这是在政策上给他来个出其不意，再来一回就太冒险了。”

罗斯福叹了口气，点着头：“正是这样。整个局势是太可怕了，非冒点儿险不可。英国人说，第二批大规模护航开始之前，他们的许多被炸伤的驱逐舰就可以修好投入战斗了。咱们也正赠给加拿大一些海岸巡逻快艇——帕格，这是不能外传的——以便他们协助堵上从这儿到冰岛之间的空隙。这第一批《租借法案》下运出的物资关系特别重大。”总统把散堆在毯子上的文件收拢起来：“请你把这些放进那个匣子里。”

维克多·亨利关上公文匣的时候，总统正用双臂支着身子舒舒坦坦地钻回毯子里。他打着哈欠说：“和英国人开的那些会怎么样了？”

“整个说来，十分好，总统先生。”

总统又打了个哈欠。“应该开始搞这种类型的联合参谋工作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对这件事很满意。”他啪地一下把床头的灯关掉了，只留下壁龛上微弱的灯光照着这间寝室，“他们在新加坡问题上给了你一些麻烦，是不是？”

“先生，实际上我们已经把那个问题丢在一边了，没有解决的办法。”

“帕格，你可以把灯全关上，按钮就在门旁边。”

“是，先生。”

一盏蓝灯和总统的香烟头还在黑暗中发光。他在毯子里发出的声音显得很疲倦，还像是半堵塞了似的。“这个问题还会时不时地碰到。他们自然是紧紧地抓住那个帝国不放，可是目前是要打败希特勒。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他们却始终咬定是一码事。那么，帕格，关于那次演习，咱们明天早晨再聊聊。”总统是带着讥讽和扬扬自得来使用这个巧妙的字眼的。

“是，是，先生。”

“这趟海上旅行可以使你换换环境，你一定会很开心的。等你回来之后，我想请你、你的太太和你们一家吃顿便饭，安安静静地吃顿家常便饭。罗斯福夫人时常谈起你。”

“谢谢您，总统先生。我感到十分荣幸。”

“晚安，老伙计。”

烟灰缸里的红烟头熄灭了。正当维克多·亨利伸手抓住门把手的时候，总统忽然说：“帕格，我身边一些最能干的人一直劝我宣战。他们说，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了，只有宣战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使他们全力以赴地为战争效劳。我估计你是同意他们的观点的。”

海军上校考虑了一下，望着蓝光里那个魁梧的身影。“是的，总统

先生，我同意。”

“打仗是一件坏事，”总统说，“很坏的事。这个时刻也许即将到来，但目前还没有。在这期间，我只有继续被人称作战争贩子、胆小鬼、优柔寡断的人，全都合成一体了。我就是这样来挣我这份薪水的。好好休息一下吧，帕格。”

---

(1) 引自美国女诗人米莱（1892—1950）的诗集《旅行》的第三节。

第四十一章

消极战线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大西洋上的挑衅

正当我们的潜艇战役在一九四一年开始显示较好的战绩之际，富兰克林·罗斯福又加强了他的对策。每个月都传来新的关于罗斯福越来越大胆的行动的报道，他把美国海军横在护航的路线上，置于加拿大与英国两支护送舰队之间的隙缝处，而那正是我们的潜艇获得最好战果的地带。这种报道对于报纸读者来说并不富于戏剧性，对于我们的参谋部却是不祥之兆。美国海军中将金悍然宣称："西半球是以西经二十六度为起点的。"这条线就把德国潜艇最好的活动地带（包括巴哈马群岛、加勒比海及亚速尔群岛）全部划进去了。美国海军除了"中立巡逻"之外，还偷偷地干了些护航的勾当。利用德国的宽容和美国国会的毫不知情，这种罪恶昭彰的战争行动竟然得逞。最后，本年五月，总统又宣布"全国无限期处于紧急状态"，狡猾地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美国人实际上也许还得流点儿血。他就这样为越来越站在英国方面进行干预一事进行公开的辩解。

但早在这之前，一月间，英美军事参谋人员即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在华盛顿举行了全面会谈，其范围远远超出德意之间所举行的任何会议。会上双方同意，一旦全球性战争爆发，即以"德国第一"为政策。这就是一九四一年的美国中立，也是罗斯福对其国人的披肝沥胆。整个期间，他滔滔不绝地向美国人民做着保证：只要英国得到足够的援助，

美国绝不参战。丘吉尔与他狼狈为奸，他那篇以“把家伙交给我们，我们就会把活儿干完”为结束语的著名演说也为其诡计做了掩护——丘吉尔自己十分清楚他那话完全是虚无空洞的。

然而这一时期，美国总统最恶劣的干预是在巴尔干半岛。一九四一年的巴尔干战役本来没有必要发生，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把一个可以设法解决的政治问题煽动成一场残酷的武装冲突。

南斯拉夫的背信弃义：多诺万的使命

众所周知，罗斯福往往越过现有的外交渠道及正规的政府机构，派遣非正式的使节。这样，他所策划的阴谋如果败露了，他就可以不负责任，而且也不会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可以探索、询问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他所派遣的密使中，最闻名的当推协助他制订那个不幸的全面支援布尔什维克计划的哈里·霍普金斯。其次便是威廉·多诺万上校，此人在战争后期创立了臭名昭著的战略服务局间谍网。一九四一年三月，多诺万访问了一次南斯拉夫，从而给该国招致了灾难。在希腊战火正炽之际，一个美国总统为了把其他各国拖进反德战争，竟然干预巴尔干的政局，这纯粹是战争罪行。然而，这正是多诺万的使命，而且他取得了成功。

希腊战争并不是我们发动的，那是我们那位纸糊的同盟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一场流产了的冒险。一九四○年夏，墨索里尼已命令他在利比亚的部队入侵埃及。当时英国人正在本土为生存而战斗，他以为意大利可以用低廉的代价攫取地中海帝国。十月，他又下令入侵希腊。他以典型的戏剧性手法，把入侵安排在他与阿道夫·希特勒在佛罗伦萨会晤的那天。事先，他什么也没告诉希特勒。墨索里尼急于向元首显示他并不是一个附庸，而是和希特勒一样的有胆略的军事征服者。

不幸的是，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内，小小的希腊军队即把意军打得落

花流水，把他们赶到阿尔巴尼亚，并把他们在埃达港的基地夺取过来。经过这场政治及军事的灾难，与希特勒搭伙的这个独裁者暴露出他只不过是一个昏庸无能、张着大嘴巴的傻瓜。在埃及的英国人鼓起了士气，也反攻过来。英国刚一显示威力，墨索里尼的“不屈不挠的军队”即不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望风而逃，就是以假日最欢快的心情投降。这是现代战争史上罕见的可耻表现。意大利陆军显然无心作战，已不起任何作用。早在十一月，大部分意大利海军停泊在塔兰托港内时就已被打垮。（英国那次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投掷鱼雷的精彩的突然袭击，后来又被日本人在珍珠港成功地模仿了。）因此，我们的南侧已暴露在外。

希特勒对他唯一真正的同盟者墨索里尼是非常忠诚的。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认为应当支撑住意大利人。同时，由于我们即将入侵苏联，处于我们南侧的巴尔干半岛的中立化是重要的。为了避免希腊战火的蔓延，元首在政治上开始了一步妙棋，计划用几个德国的精锐师把它一举扑灭。他明智地把罗马尼亚的油田夺到手，并强迫匈牙利和德国调整了关系。他不顾俄国人的抗议，派军队通过保加利亚去希腊作战。正当使巴尔干半岛平定下来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时，罗斯福的密使来到了贝尔格莱德。

西莫维奇阴谋集团

温斯顿·丘吉尔有过一个不着边际的设想，他想把中立的南斯拉夫和土耳其都拖进希腊这个混乱局面里，从而在巴尔干半岛开辟一个反对我们的主要战场——在那里，其他国家的人民照例要为英国作战而捐躯。一月间，多诺万曾试图引起南斯拉夫对丘吉尔这个计策的兴趣，但是保罗摄政亲王把美国干预者推开了。然而，多诺万终于和塞尔维亚军人里一个由空军将军西莫维奇领导的阴谋集团取得了联系。南斯拉夫本是凡尔赛和约拼凑出来的，对德国友好的克罗地亚人与我们的劲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水火不相容使得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塞尔维亚军人对丘吉

尔的轻率计划极表赞同——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塞尔维亚的冒失鬼在萨拉热窝发动起来的。

三月间，多诺万前往访问时，发现英国的计谋即将垮台，因为在元首施加的巨大压力下，南斯拉夫正要加入轴心国。这时，罗斯福给南斯拉夫政府送去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这一文件已载入史册："美国政府不仅看着现在，也注视着未来。任何国家如以很容易就会被占领为理由，唯命是从地屈服，其所获的世界同情将少于奋起抵抗的国家——即便这抵抗只能维持几个星期。"

这实际上是远在五千英里外的美国总统在对南斯拉夫下命令，要它卷入一场对德战争，否则它就将在未来的和约中受到惩罚！在人类纪年史上，比这更冷酷无情的粗暴行径是罕见的。南斯拉夫通过保罗亲王给了美国大使一个高贵的否定答复："你们大国真残酷。你们谈到我们的荣誉，但是你们离得很远。"

这下就轮到西莫维奇阴谋集团了，他们已受到美国诺言的煽动和鼓励。这个集团就像癌症一般在南斯拉夫的武装部队里到处蔓延。通过一夜之间的不流血革命，阴谋分子推翻了政府，夺取了政权，取消了与轴心国所订的协定。随后，塞尔维亚人兴高采烈地上街游行。西方报纸对"英勇的南斯拉夫人"表示了欣慰和赞扬。

"惩罚行动"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阿道夫·希特勒下令迅速而无情地摧毁南斯拉夫。他非这样做不可，如果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阴谋集团公然反抗德国的举动可以得逞，势必会在我们宁静无事的欧洲新秩序中到处引起流血的叛乱。"惩罚行动"——一场猛烈的轰炸在四月六日把贝尔格莱德夷为平地。德国陆军在十一天之内征服了南斯拉夫，同时开始进军希腊。希特勒让德、意和巴尔干的盟国瓜分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

国家，它已不复存在了（尽管山中的布尔什维克的游击活动依然是一个麻烦）。多灾多难的南斯拉夫人民就这样以大量死亡、军队投降和国家灭亡替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阴谋诡计付出了代价。

从技术观点看，南斯拉夫这场战役是值得钦佩的。迅速的胜利看起来总像是很容易获得的，然而那里的地形是多山的，而南斯拉夫的陆军拥有一百万名以上的精悍士兵。德国陆军是靠着元首的坚决果断以及打击的迅速而获胜的。该战役的作战计划必须由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在一个不眠之夜完成，因为不同于我们以前的陆地行动，存档中并没有已经制订好的进攻南斯拉夫的作战计划。然而，计划仍执行得天衣无缝，而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方伤亡的士兵还不及六百人。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无聊的陈词滥调莫过于说希特勒之所以战败，是由于他对南斯拉夫发泄了私愤：为了对一个小而无害的邻邦大肆报复，而把对苏联的进攻推迟了极其宝贵的三至五个星期。事实上，希特勒的决定是万不得已的。在计划进攻俄国之际，绝不能容忍南侧距离罗马尼亚油田如此之近的巴尔干半岛方面有一条敌对的战线。至于元首的盛怒，那是他督促将领的一种方式。尽管成为这种脾气的靶子是难堪的，然而这一手法屡试不爽。关于失去时间的论点也是不值一驳的，因为支配我们对苏作战时间表的是气候及地面情况。

不过必须承认，如果意大利始终未参战，德国的处境会好得多。用若干中立国家所形成的地带确保侧面的安全是十分有利的。墨索里尼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我们的消极战线上增添了意大利和巴尔干这两个巨大的半岛。战争最后还是在欧洲的传统战场上——从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之间辽阔的北部平原——决定胜负，但由于在南线分散了兵力，我们在传统战场上拿不出庞大力量，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地中海战略

既然战火违背我们的意愿蔓延到南方，包括赫尔曼·戈林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在内的我国的一些最高将领，早在一九四一年就促请元首夺取直布罗陀、北非及苏伊士运河，以便从地中海方面打击英国。当时英国的战线已经拉得过长，他们兵力稀薄，无力阻止这一进攻。那样，我们即可以用无法通过的撒哈拉大沙漠封住我们的南侧，而英国通往非洲及亚洲的航线即可被切断。此举对英国的士气和供给线的打击，当可使丘吉尔垮台，而我们与英国人都急需的和平就可以实现。

希特勒很想这样做，然而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背信弃义地拒绝与我们协力攻打英国人——这是在德国替他赢得了那场内战之后——于是元首对此不再感兴趣了，他心里想的主要是入侵俄国。就在大局所系的对苏进攻已准备就绪之际，北非、南斯拉夫及希腊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马上精力充沛、迅速果断地行动起来。我们的武装力量是所向披靡的。当时的历史所记载的全是德国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

丘吉尔灾难性的蠢举

温斯顿·丘吉尔曾以一次堪与墨索里尼媲美的战略上的拙劣表演，帮了我们事业的忙。当我们进入希腊时，在非洲的英军正势如破竹地扫荡着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而意大利人则到处望风而逃或者投降。那正是英国可以趁我们还未来得及大举进攻而席卷北非，稳定其地中海生命线的大好时机。然而，丘吉尔写道，尽管他明知英军力量很差，不足以在希腊半岛上与德军长期抗衡，但他感到“为道义所约束”，不能不出兵援助希腊。于是，他从所向无敌的非洲部队中抽调了精锐，错过了在非洲大举进攻的有利战机。他把抽出来的部队投进克里特和希腊战场，不久即被击败，伤亡惨重。残兵败将只好撤出，重演了一次小小的敦刻尔克撤退，因为在希腊，与他们作战的并不是意大利人。侥幸活下来的士兵回到非洲以后，发现他们面对的又是德国人，因为在他们被调往希腊作战之际，隆美尔已率领其著名的非洲师团在的黎

波里登陆，并巩固了阵地。这样就结束了快活的英国人在非洲轻而易举的胜利。像其他地方一样，又得由美国人来搭救他们。

“道义”与丘吉尔那次的蠢举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对巴尔干半岛的着迷，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加利波利的惨败。在战争后期，他这样的着迷曾使他和罗斯福疏远了。在军事会议上，他沦为一个可怜的附庸，徒然地向俄国人和美国人啰唆着巴尔干，而他们则冷冰冰地按照健全的战略方针所制订的计划在北部平原上结束了战争。

倘若丘吉尔不去干预巴尔干半岛，而让他的将领们在一九四一年初就结束那场非洲战役，则南斯拉夫的毁灭以及接着盟军在摩洛哥、西西里及意大利的登陆也许都不必要了。战争也许可以缩短两年，双方都可以避免遭受许多恐惧和流血。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英译者按：隆对多诺万上校赴南斯拉夫的访问做了一个不大可能的解释。西莫维奇革命是群众性的，绝大部分南斯拉夫人都甘冒触怒希特勒的危险。他们付出了代价，但他们也赢得了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尊敬。当前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斯拉夫与美国之间独特的友好关系，就起源于一九四一年那次英勇的抵抗。但是，即便隆的论断符合事实，把南斯拉夫所遭受的毁灭怪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头上，而对德国人用燃烧弹把贝尔格莱德化为灰烬、侵占其领土、屠杀其人民这一事实完全略而不提，也可谓愚蠢透顶。

罗斯福总统有时使用密使，这是事实，但这种密使的重要性已被一些追求离奇紧张情节的电影和书籍以至一些军事史夸大了。这些密使一般只是做一些次要的繁重工作，主要为求迅速或保密，而且通过正规渠道效果也没那么好。把哈里·霍普金斯或多诺万上校和这类无名小卒列为一类，是不准确的。

第四十二章

参议院以六十票对三十一票通过了《租借法案》。在美国人中，很少有人比帕格·亨利更热切地注视着这场辩论。他坐在参议院的来宾席上，由于大厅里传音很差，他一只手半扣在耳朵上。这是他初次知道本国政府是怎样工作的，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越来越钦佩富兰克林·罗斯福驾驭这驾总是停蹄不前的马车的本领。经过几个星期的辩论，投票本身却一帆风顺。最后动人心弦的一举是在击败一些诡计多端的修正案上。参议院以二比一的票数通过了《租借法案》，而全国和报界几乎没怎么注意，辩论本身已让他们腻烦得对这件事漠不关心了。

然而，帕格·亨利把这次投票看作希特勒攻入波兰以来一桩关键性的世界事件。这里，在六十名上年纪的参议员的“赞成”声中，潮流也许已开始逆转了。总统终于在人民准备好作战之前就有了把美国置于战时体制的手段。新建的工厂现在必须奋起制造《租借法案》项下的飞机大炮，到了一定时机，就会武装美国军队——这事至今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同一天，他奉命飞往诺福克海军军港，去向他从没见过的欧内斯特·金海军中将（一个严峻的长官）报告。他的旗舰是“得克萨斯”号。

“得克萨斯”号是帕格生平第一次去报到的军舰。那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也是这样三月里又潮湿又寒冷的一天，也在这同一个军港，说不定还是同一个码头。如今，“得克萨斯”号少了一座烟囱，桅樯也不再是篮形的，已改成三角形的了，和旧日的烧煤时代的样子大不相同。帕格还注意到主甲板上油漆过的地方和金属部分都干净整洁得像墓冢一般。浮桥上的哨兵和围着老炮塔在干活儿的水兵，服装都浆洗得像外科医生。在通往司令室的四星门外，一个眼睛闪闪发光的水兵举枪敬礼时，就像座钟打点时那样迅速利落。

金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边，蓝色的袖子上直到肘部都缀着硬邦邦的金箍。这间朴素的办公室里仅有的点缀是嵌着镜框挂在舱壁上的一幅梅奥[1]海军上将的照片。金长着一张瘦长、凹痕很深的红脸，高颧骨，额头窄而发亮，尖鼻子。他身后挂着一幅大西洋航路图，一个角上写着粗体黑字：大西洋舰队——总司令。他示意维克多·亨利坐下，下巴往后倾了倾，打量了他一番。

“昨天我接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电话，”他用沙哑的声音说，“说是从美国总统那里直接派作战计划处的一个维克多·亨利上校来见我。”

亨利点了点头，就像他是一个海军少尉似的。

沉默，只有通风机在嗡嗡作响。“好吧，说说你要办的事。”

这位海军上校就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意图跟金中将谈了。海军中将心神镇定地吸着烟嘴里的纸烟，眼睛盯着亨利。然后，帕格又描述了他为执行总统的意图所想出的计划。他谈了六七分钟，金始终不动声色，而且那张饱经风霜的长脸上略有些将信将疑的表情。

“那么，上校，你准备一手把美利坚合众国卷进这场战争吗？”欧内斯特·金终于冷嘲热讽地说，“哦，这倒是一个无名之辈流芳千古的好办法！”

“中将，总统的判断是这次演习可以在不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完成。”

“你是这么说的。可是，如果他的判断失误了呢？如果一艘德国潜艇朝你发射一枚鱼雷，那你怎么办？”

“长官，要是朝咱们开火的话，我就建议还击。那也不会挑起战争，除非希特勒想打。”

欧内斯特·金恨恨地点了点头。“哼，反正咱们已经参加进去了。哨子什么时候吹，怎么吹法，都无关紧要，日本人等什么时机对他们和德国人合适，就会进攻咱们。那多半是对咱们最不适宜的时候。我同意罗

斯福先生的看法：目前这事很可能还不会发生。可是，你想到了巡洋舰没有？嘿，想过吗？想过‘夏恩霍尔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吗？它们在过去一个月里，已经击沉十万多吨啦！”

“想过，长官。如果它们在附近的话，我希望卡塔林纳巡逻轰炸机会警告我们，我们好躲开。”

金中将说：“那可是一片很大的海洋啊，空中巡逻很可能发现不了它们。”

“那么，中将，巡洋舰也可能发现不了我们。”

又停了一下，金好像把维克多·亨利当作想买下的一只狗似的来回打量，然后拿起电话听筒。

“给我接布里斯托尔海军少将……亨利，你没带什么书面文件吗？”

“没有，长官。”

“好。从现在起，你一个字也不要再提总统。”

“是，是，长官。”

“喂，将军，我现在派个人到你办公室去……”金朝桌子上的一张纸瞥了一眼，“他是维克多·亨利上校，作战计划处的一个特别观察员。亨利上校要去访问‘迪斯朗八’号，布置突然演习、视察、调遣工作，试一试舰队实战准备的程度。把他看作我的副参谋长，给他相应的职权……绝对执行。一个小时之内，他就到你的办公室去。谢谢。”

金挂上电话，他那交叉着的瘦骨嶙峋的双手放在扁平的肚皮上，凝视着维克多·亨利。他用正式的、低沉的语调说：“上校，我命令你把‘迪斯朗八’号组成一支反潜艇的护航部队，立即出海去进行实地操练演习。这包括把护航部队安排在你可能遇到的协同合作的运输船周围。自然，要避免对任何发现你们的敌舰进行挑衅。我命令你保留最高限度的机密，最低限度的文字记录。因此，我只给你下口头命令，你要照样行

事。”

“明白了，将军。”

一阵冷冷的微笑使欧内斯特·金的一边嘴角动了动，然后他又恢复了平时的腔调：“完全是瞎胡闹，可故事应该这样编造。万一出了事故，那就个个都得受绞刑。好，没旁的话了。”

即便在三月的北大西洋上，即便在一艘驱逐舰里，即便在干着这样奇特而又充满风险的差事，回到海上还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帕格整天在“普伦克特”号的舰桥上踱来踱去。他是一个幸福的人，而且睡在船舱里，旁边挂着航路图。

在晴朗的夜晚，不管寒风多么凛冽，海上浪涛多么大，饭后他总独自在天桥上待几个小时。广阔、黑暗的海洋，不断流动着的纯洁空气，以及拱在他头上的繁星，总使他觉得《圣经》里所说的圣灵正在海面上徘徊。多年来，海上夜景所启发的宗教上的敬畏之心甚至比童年所学的《圣经》更使亨利上校坚持对上帝的信仰。他从没对任何人谈过这一点——连对老朋友中当牧师的，他都没谈过；谈了他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感到讨厌，因为连那些人对上帝究竟认真到什么程度他都没把握。在这次航程中，维克多·亨利认为万能的主像往常一样，始终存在于漆黑的、布满繁星的宇宙中。它的存在是真实的、可喜的，只是令人不安地难以预料。

帕格正式的名义是这次“演习”的观察员，他就严格按照这个身份行事。指挥工作就完全由驱逐舰护航部队的司令官负责。他只干预过一次。在纽芬兰海面上会合后的第二天，在水平线上横排着的一长列商船遇到一场暴风雪。从哨岗下来的瞭望哨兵满身挂着冰柱，几乎动弹不了。在黑色巨浪掀起的颠簸下，相隔一英里的运输船都彼此望不见。在锯齿形的航线中，发生了几次轻微碰撞和险些撞船的事故。帕格接到报告之后，就把护航部队的鲍德温司令官和英国方面的联络官找到他的舱

房里。

“我在计算，”他指着航路图说，身子很难在转椅上坐稳，“要是直线前进，咱们可以把航程缩短半天。自然，海洋里可能会有德国潜艇，可是也可能没有。他们要是有意突破十五艘美国驱逐舰组成的护航部队，那么，有这样七十一个慢慢爬行的巨大目标，靠锯齿形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咱们干脆直奔波因特贝克，尽快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出去，再马上开溜。”

鲍德温司令官抹了抹冻得硬邦邦的兜帽下边红眉毛上的雪，咧嘴笑了笑，说：“上校，我同意。”

烟锅朝下吸着烟斗的英国联络官是一个安详的矮个儿，刚从风雪交加的舰桥上赶了来。帕格对他说：“给你们准将打个旗号：停止锯齿形航行。”

“好的，好的，长官。”英国人把叼着烟斗的嘴巴抿紧了一点儿，做出高兴的样子。

维克多·亨利和鲍德温司令官每天都在舱房里用托盘吃早饭，研究着万一遭到德国人进攻时的行动方案。参加护航部队的舰只每天早晨都举行使帕格生气的松松垮垮的战斗演习，他很想接过来，把这些部队好好操练一番，但当前最重要的还是使这次行动四平八稳，所以他什么也没做。第一批《租借法案》的护航船队正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笔直地向东破浪前进。船队的一半航程都是在恶劣气候的笼罩之下，遇到晴朗的白云朵朵的白天和月光皎洁的夜晚，维克多·亨利总和衣醒在那里，成加仑地喝着咖啡，烟抽得嗓子都疼了。有时他就坐在船长的椅子上打个盹儿。究竟是德国潜艇看见了船队，但由于有美国驱逐舰在前边护航而没敢动手呢，还是船队是在没被发觉的情况下通过的，维克多·亨利永远也不会知道。总之，他们在没有遇到任何风险的情况下顺利到达了波因特贝克，那是广阔、空旷的海洋上经纬度的一个交叉点。

一轮孱弱无力的黄色太阳正在升起。船队在到处漂着碎冰块的荒凉的黑色洋面上，在珍珠色的天空下，开始编成十英里见方的队形，等待着英国人。维克多·亨利站在天桥上朝东凝望，希望“普伦克特”号上的领航员熟悉他的本行。从柏林回来以后，他从来没这么畅快过。他读了不少他那本出海时携带的、发了霉的《莎士比亚全集》，补办了满满一匣子的公文，又睡得足足的，身子像过去那样适应着驱逐舰的摇荡。过了三个小时，水平线上出现了首先到达的舰只，在正东方，是一艘四个烟囱的老式美国军舰。随着形形色色的英国派来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轻巡航舰陆续跟上，领队的军舰闪动起黄色的灯光。一个信号兵匆匆跑上天桥，递上一张用铅笔写得很潦草的条子：“感谢美国人食橱已光。”

帕格低声地说：“给他回电：好好进餐。后边还要签上：哈伯德妈妈[(2)]。”

咧嘴笑着的水兵说：“是，是，长官。”说完，就噔噔噔地跑下了梯子。

“作为一个观察员，”帕格从天桥上对下边舰桥上的鲍德温司令官大声嚷道，“我很想观察一下你们的信号组能多快挂起‘航向掉头，每小时三十二海里’的信号旗。”

当“普伦克特”号在诺福克军港停靠以后，维克多·亨利就直奔“得克萨斯”号上的司令室。金中将绷着消瘦、沙石色的法老般的脸，倾听着帕格的报告，只在他提到驱逐舰动作松垮时才有些表情。这时，那张法老般的脸略微显得更不愉快。“我了解舰队的战备水平是很低的，也已经制订了纠正的计划。可是，上校，总统是在什么基础上挑选你去执行这项任务的？”

“长官，我还在德国当海军武官的时候，他碰巧派我去完成几项保密性很高的任务。我料想这次的任务也属于那一类吧。”

“你回去还向他汇报吗？”

“是的，长官。”这时，中将走到一张世界地图前面——那地图代替了梅奥上将的照片，新挂在办公桌对面的舱壁上——维克多·亨利马上站起身来。

“我想你在海上的时候已经听到新闻了吧？你可知道德国人对南斯拉夫发动了闪击战，一个星期就占领了它？希腊也投降了……”中将用瘦指头沿着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海岸新近用红墨水笔愤怒地画出的线划了一道，“隆美尔这小子又把英国人赶回埃及去了，还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苏伊士运河。有一支庞大的英国军队被围困在希腊，能像在敦刻尔克那样撤出来就算幸运了。阿拉伯人已经起来要把英国人赶出中东，伊拉克人已经命令他们撤出，请德国人进去。这一切你都知道吗？”

“是的，长官，这些消息我们大部分都听到了。这几个星期很糟糕。”

“那要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对德国人来说，这几个星期可好得很。一个月左右的工夫，他们使世界均势倒过来了。经过考虑，我认为这场战争差不多结束了。这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德国人一旦占领了运河，掌握了中东，封锁了地中海，大英帝国的航线就被切断了。这盘棋就算输定了。在希特勒和日本佬之间，整个亚洲已经没有军事上站得住脚的力量了，印度和中国将要落到他们手里。”中将把他的瘦指头横划过欧亚之间的大片土地，“从安特卫普到东京，从北极圈到赤道，都牢牢地在独裁者的统治之下。你可曾听说苏联已经和日本佬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没有，长官，这个我漏掉了。”

“哦，他们签了个条约……嗯，这是在两个星期以前……双方同意暂时谁也不去动谁。这里的报纸没怎么注意这件事。然而，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这么一来，日本的后方就保住了，”他又朝西伯利亚指了

指，“这样就使他们能腾出手来拾这些大宝石。”那只暴着青筋的手又迅速地挪到南边，扫过印度支那、东印度、马来亚和菲律宾群岛。手停了一下，然后一根僵直的指头滑到了夏威夷群岛。

金中将愁眉不展地把盯着地图的目光又移到维克多·亨利身上，然后走回到他的办公桌跟前。“如今，总统自然得做出政治上的判断。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海军总统。他的判断也许是正确的，就是说，在政治上，他目前所能做到的只是扩大咱们的巡逻区域。也许在政治上，他得把‘巡逻’和‘护航’之间的界限明确下来。但是，咱们一边巡逻，一边把德国潜艇和袭击商船的飞机的位置广播出去，和护航一样，这同样是交战行为，同样属于交战性质，只是软弱无力，也收不到效果。看起来英国没有足够的船只来保持地中海的畅通，并切断隆美尔这小子的供给线。如果咱们把护航工作接过来，他们也许还有打下去的可能。总统没有征询我的意见，你似乎是他左右的人，也许你会遇到机会把我这些看法转达一下。”欧内斯特·金坐在那里，双手交叉着放在办公桌上，默默地望着上校有一分钟之久，“也许碰巧那会成为你生平对美国安全做出的最大贡献。”

“亨利！嘿，亨利！”

拜伦呻唤了一声，身子挺直得像一只伸懒腰的猫，睁开一只眼睛。卡鲁索上尉和S-45号上的其他军官都已看惯了亨利少尉这种大梦初醒的姿势了，在他身子挺直以前，休想把他叫醒，有时候还得猛力摇撼他那软绵绵的身子。

“哦？”

“你父亲来啦。”

“什么？”拜伦闪动着眼睛，用一只胳膊肘支撑着直起身来，他现在是睡在三层床位的中铺。“艇长，你是在哄我呢，我父亲？”

“他在军官室里。来跟我们一块儿谈谈吗？”

拜伦穿着内衣，没刮脸，浑身乱糟糟的，眨巴着眼睛，趔趔趄趄地走到小小的军官室门口。“老天爷，你真的来啦！”

“你的指挥官不是已经告诉你我来了吗！”维克多·亨利穿着笔挺整洁的蓝色军服，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朝他的儿子皱着眉。

“这艘艇上的人为了把我从铺上赶下来，什么谎都撒得出来。他们都是些恶魔。”

“大晌午的，你干吗躺在床上？”

“我值了中班。请原谅我这样打扮就出来了，长官。我马上就来。”拜伦很快又出现了，穿着新浆洗的咔叽制服，通身修饰了一番，脸也刮了。这回只有维克多·亨利一个人在那儿。“哎呀，爸，见到你可高兴啦！”

“勃拉尼，值中班也不是动什么大手术，用不着躺到床上去休息。”

“长官，我一连两个晚上都值了班。”他给他父亲和他自己各倒了一杯咖啡，“啊，这可真没想到，妈妈说你漂在海上什么地方呢。爸，你离开作战计划处了吗？”

“没有，这是一项临时任务，现在我要回到那个岗位上去啦。我是到‘得克萨斯’号来访问的，我在军港登记册上看到了S-45号，我想就顺便来瞧瞧吧。”维克多·亨利端详着他儿子消瘦的脸，“怎么样？一切都好吗？”

“啊，太好啦！艇上的人都是好样儿的，艇长呱呱叫，副艇长也是这样。我很愿意你见见他，埃斯特上尉，他是我结婚时的证婚人。”拜伦咧嘴露出他那副永远能使帕格·亨利和其他大多数人喜爱的半忧郁半逗趣的笑容，“我很高兴见到你。我怪寂寞的。”

“你妻子的情况怎么样？她动身回国了吗？”

拜伦恍恍惚惚地瞥了他父亲一眼，暗示着他对娜塔丽的怨意未消。

可是，他此刻心情很好，就亲切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早晨才演习回来，管理员刚去取邮件了。"

帕格把杯子放下。"顺便问你一声，你们这艘艇二十六号那天会在港里停靠吗？"

"我可以去问清楚。干什么？"

"没什么大事，只不过要是停在港里的话，要是你能请假在岸上过夜的话，白宫请你去赴一次宴会。"

拜伦深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爸，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母亲和梅德琳也去，我想华伦大概不能从珍珠港飞回来。要是你在这儿的话，不妨一道去——将来可以说给你的儿女们听听。"

"爸，咱们的地位究竟怎么样？"

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膀："哦，不过是小萝卜头。你母亲还不知道这件事呢。"

"还不知道！去白宫赴宴会，妈妈会高兴得发疯的！"

埃斯特上尉提着一篮子邮件，朝军官室探了探头。"勃拉尼，在浮桥那边卡逊有你一大把信哩。"

"嘿，真不赖。爸，这是我的副艇长，卡塔尔·埃斯特上尉。我马上就回来。"拜伦一溜烟不见了。

埃斯特在军官室的长窄桌旁坐下，用一把印度裁纸刀把那些信封拆开，说："对不起，长官，急件。"

"尽管拆吧。"埃斯特拆信的时候，维克多·亨利仔细望着这个金黄色头发的军官。人们有时候可以从一个年轻人摆弄文件或一本书的姿态来揣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军官。这沓信埃斯特检查得很快，这儿写点儿什么，那儿做个记号。看来他很不错。他把篮子往旁边一推，倒了杯咖

啡，亨利抬起一只手表示谢绝以后，他就自己拿了。

“上尉，你是勃拉尼结婚时的证婚人？”

“是的，长官。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勃拉尼干得怎么样？”

埃斯特回忆往事时的快乐笑容不见了，他的张大了的嘴巴马上闭得严严的。“是他工作的情况吗？”

“对，请你照直说给我听吧。”

“哦，我们都喜欢他。勃拉尼身上有一种叫人喜欢的东西，我想这您是知道的。可是就潜艇来说……您可别以为他干不好，他可以干好，可是他觉得犯不上。勃拉尼的表现只不过是勉强合格。”

维克多·亨利并不感到意外，然而这话还是刺疼了他。“从现在的表现可以看出日后的苗头。”

“在军官资历册上，他是远远落后了。长官，他对艇上的事是懂的，像机器、空气压缩系统、电池组什么的，他全懂。他在潜水的岗位上成绩也不错。他很会调整艇身，能把它保持在艇长所要求的深度上。可是，一轮到按时写汇报，甚至写航海日记，经常查考潜艇的记录和文件，查看艇上人员的训练册——这些都是一个军官的主要职务——别提啦。”埃斯特直直地望着拜伦的父亲，“艇长有时候谈到要赶他上岸。”

维克多·亨利沮丧地说：“糟到这个程度了吗？”

“在有些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笨蛋。”

“什么？笨蛋？”

“嗯，比方说上星期吧，艇上忽然来了一位检查人员。我们发射了一枚假鱼雷，然后又浮到水面上去把它收回来。我们好久没演习这个回收动作了。那天海上风浪很大，又下着雨，冷得要命。那支鱼雷小分队

正设法把它收回来。鱼雷漂上漂下的，砰砰地来回撞着艇身，我们都摇晃得厉害。水兵们身上绑了救生索，在水里围着它漂来漂去。他们鼓捣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也没钩住那枚假鱼雷。我当时想准会有人淹死或给压扁了。检查人员累了，到下面去了。艇长大发了一通脾气。站在甲板上的人都给雨淋得湿透了，冷得要命，一个个狼狈不堪。您知道，假弹头里面是空的，那鱼雷笔直地漂上漂下。勃拉尼是负责那支小分队的军官，他忽然抄起吊钩来，把它插在他的救生索上。天哪，他居然跳到那枚假鱼雷上了！他时间挑得真巧，看起来挺省事。他抓住不放，冰凉的浪头就打在他身上，跨在那枚黄色的钢质假弹头上面，简直就像在骑他妈的一匹烈马似的。他挂上了吊钩，可他自己给浪打下来了。唔，我们把他拖了上来，都半死了，然后又把鱼雷拽上来。艇长给他喝了不少有药性的白兰地，他睡了十八个小时，又好啦。”

维克多·亨利咳了一声，说：“他这是瞎碰运气。”

“长官，我倒愿意他待在我指挥的任何一艘艇上，可是我估计得多费两双厚皮鞋——得不断地踢他的屁股。”

“上尉，到那时候，让我替你买一双大皮靴。”帕格说。

“她怀孕啦！”拜伦一下子蹿进这间小小的军官室，他是攥住了门框才停住脚步的。“爸，娜塔丽怀孕了。”他挥动着那封撕开了的信，“怎么样？嘿，‘夫人’，你怎么说？伙计，我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真叫快！”埃斯特说，“你最好想法把你那个妞儿弄回国来。上校，很高兴见到您。对不起。”

副艇长拿着他那只邮件篮子，从桌子后边溜出去了。

“她有消息说动身回国吗？”维克多·亨利问。

“她说莱斯里·斯鲁特这回死死逼着领事馆，她和杰斯特罗这会儿应该已经上路了——嗯，也许已经在路上了！她最好动了身，不然的话，爸，我会当个逃兵去接她的。我的孩子得在美国国土上出生。”

“这可是一个大消息，勃拉尼，大消息！”维克多·亨利站起来，把手放在他儿子的肩上，“我得去赶一架飞机。你去打听清楚二十六号的事，好吗？然后告诉我。”

“什么？哦，是的，”拜伦正用两只拳头支着下巴，坐在那里读着一封写得密密麻麻的航空信，脸上洋溢着幸福，“那次宴会。是的，我会用电话什么的通知你的。”

“我相信这次演习之后，你一定有不少文字工作可做。你赶快做去吧，孩子。”

“啊，当然。”拜伦说，“再见吧，爸。”

“拜伦，我很高兴听到你妻子的消息。”

拜伦又那么恍恍惚惚地瞥了他一眼，又那么用亲切的语调说了声“谢谢”。

罗达的心情非常烦乱。巴穆·柯比四月就从英国回来了，帕格还在海上。这一年樱花开得特别早，他们开车像度蜜月似的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郊野去玩了四天，遍地都是芳香的花。罗达回到华盛顿之前，曾用极为肯定的语气答应和她丈夫离婚，然后跟柯比结婚。

对罗达来说，在路旁小客栈的卧室里，在南国桃李花丛中散步时，做这样的决定似乎是简单、明确而且自然的。可是后来，柯比兴致勃勃地跑到丹佛去为他们俩的新生活布置那所古老的大房子，让她独自待在遍是亨利的照片和纪念物的家中，她心目中设想的景象又没那么简单了，它的光彩的一部分也开始暗淡下来。

罗达的缺乏经验使她走入歧途。积累了二十五年的恩爱即便略有些变了味，一般说来也是不那么容易一笔勾销的。同样的浪漫，同样的激情，甚至同样的金钱是轻易找不回来的。算计精明的荡妇往往是这样来抉择的。罗达的苦恼在于，她自认为是一个好女人，不幸的是，她在丈

夫之外又搞了一场大恋爱，因而破坏了她一切的道德准则。在德国的时候，有一次，她丈夫离家很长一段时间——她又正当许多男女失足的那个年龄——她失足了，结果就越陷越深。那种急于对自己保持好的评价的愿望更使她完全陷入混乱之中。

她仍然喜欢着——也许爱着——并且敬畏着帕格，然而他的事业日益使她感到失望。有一阵子，由于他那样接近罗斯福总统，她曾希望他搞出什么大名堂，可是那始终没有成为事实。她的一些朋友都在炫耀着她们的丈夫新接受的指挥职位：战列舰、驱逐舰纵队和巡洋舰。迪格·布朗、保尔·孟森和哈利·华伦道夫之间的竞争在他们的夫人之间也一样进行着。罗达·亨利正在变成这样一个人的妻子——他二十多年来本来一直和跑在前头的一些人并驾齐驱，如今却沦于日暮途穷的境地。帕格的官运显然不佳，这是罗达最痛心不过的事。她一直希望他有朝一日至少当上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最后，她还是选中了他，而没有嫁给那些后来当上银行董事长、钢铁公司总经理或陆军里的将军的人（这些人不一定向她求过婚，不过如果她同他们约过会、接过吻，她就认为本来有可能同他们结婚，而因为帕格的缘故放弃了）。现在看来，他连个海军少将也未必当得上！随着他在海军部的那个小房间里日复一日地工作，那个有限的目标也日益渺茫，而他的那些竞争者在海上指挥的资历却越来越老。罗达·亨利用这些念头来促使自己下决心告诉帕格她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然而，她并不是以欢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一时刻的。她左右摇摆，准备随时被推到任何一边。

帕格护航旅行归来时，她不在家。他没从诺福克打电话来，因为他知道她喜欢睡懒觉。他乘飞机回到华盛顿以后，发现家里空空荡荡的：厨子走了，罗达出去了，邮件堆满了他的书桌，也没有咖啡。他不能责怪谁，然而回到的家是冷清清的。

在作战计划处的办公室里，他偶然碰上了帕米拉·塔茨伯利，她没同勃纳-沃克回英国。经过甄别，能担任绝密工作的秘书是不多的，所

以英国采购团暂时征用了她。帕米拉轻快、活泼，穿着那身黄绿色布上衣显得很清新，没有一点点戎装味道。帕米拉用一种他在家里所没找到的温暖招呼他。他约她到海军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一刻钟里匆匆忙忙地吃了夹馅儿面包、馅儿饼和咖啡。帕米拉谈到勃纳-沃克把她留下来使她多么不愉快。“我愿意这个时期待在国内。”说着，她眼睛都有些潮润了，“我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真的认为英国已经完蛋啦。然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脑子里是会闪现怎样忍受德国军人的对待和街上换了招牌的画面的。这是一种一阵阵地变得真实得可怕的噩梦。”她摇了摇头，微笑着。“自然，这只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你这可怜虫，气色倒挺好，海上的生活显然对你更合适，你像年轻了十岁。我希望你老这样年轻下去，或者再回到海上去。”

“哦，我也尽量散步、打网球，但是那和在海上终究不一样。”

“自然不一样。”

他问起又得到台德·伽拉德的什么消息没有，可是什么也没有。他们随随便便地说了声再见，就分手了。这一天其余的时间里，维克多·亨利整理着堆积成山的文件，感到畅快多了。

家里，罗达穿了一件鲜红的衣裳，把饮料加上冰，干酪和脆饼干已准备好了，在等着他。她的神态和言谈使他感到有些异样。她唠唠叨叨地谈着房子的事。她急于谈，又是那么滔滔不绝，一开头他怎么也找不到机会告诉她白宫请客的事。那天刚过中午，她一看见帕格在梳妆台上给她留的字条，就同一个房产代理商跑出去了。她去看了三所房子。所有她抑制起来的犯罪感都集中在这个房子问题上，好像只要让帕格相信她在不辞劳苦地找房子，她的罪行就可以掩盖住了。这其实是说不通的。她正要把消息透露给他。她是凭着神经性的本能来行事的。看到帕格潦潦草草地写的那张简短便条，她就立即得到了信号：他回来了，要把住关。

对一所从未见过的房子的缺点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帕格当然不感

兴趣，但他还是勉强听了下去。然后，罗达又谈起那个痛心的问题——最近的升迁：那个糊涂虫、色魔、酒鬼奇波·潘宁顿把“赫勒纳”号弄到手了；还有，帕格可知道连皮尔·福莱都在珍珠港指挥上一支驱逐舰中队了？帕格在罗达说个不停的时候插进一句话——这是在晚饭桌上吃着肉的时候——告诉她关于总统的邀请。她惊奇得张大了嘴：“帕格！真的吗？”她问了许多问题，大声嚷着她在发愁穿什么衣裳好，并且带着恶意的满足说着当安妮特·潘宁顿和苔米·福莱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她们会有怎样的感觉。

她这番表演太拙劣了。他正看到她最坏的方面——比她最坏的表现还要坏，因为她的品德从来没这么低下过，尽管她仍然长得很漂亮，她的肌肤也还像以前那样细嫩光滑。帕格发现他自己正在冷眼观察他的妻子，就像在判断职业上的事物似的，很少有年过四十的妻子经得起这么仔细的观察。

那晚，维克多·亨利从他所熟悉的迹象看出，罗达暂时还不欢迎他进她的寝室。他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他老早就认为罗达有权利不时地在生理上或精神上发作这么一下，尽管对于在海上漂荡了六个星期的他来说，这实在是太难堪了。他好久都没睡着。他不断地思考着在首都所发现的那种对战争漠不关心、得乐且乐的情绪，想到《租借法案》通过之后，美国总算对铲除纳粹主义也做了一点儿贡献。似乎没有一个人关心究竟生产并且用船运走了多少物资。作战计划处那边的数字叫他大吃一惊。互相冲突的委员会和办事处，互相矛盾的指令，陆军航空兵团、海军和陆军互相重复的要求，而英国方面的需要压倒了整个计划。在一系列乱糟糟的惊人的会议、会谈和油印文件中，《租借法案》陷于瘫痪了。

他也不断地在心里琢磨着他的妻子和那个英国姑娘有多么不同。最后，他爬了起来，把一杯烈性的威士忌像吞药丸似的喝了下去。

那个星期的后一半，希特勒的副元首，那个黑眉毛的狂热的鲁道夫·赫斯忽然独自飞到苏格兰，跳降落伞着陆，要求会见温斯顿·丘吉尔。听到发生这样的事，帕格也像大多数人一样，高兴起来。有那么一两天，德国好像要分裂。可是纳粹立即宣布，赫斯是为国操劳过度，以致精神失常。英国人没做什么公开表示。帕格从帕米拉那里听说（她又是从大使馆听到的）赫斯事实上已经疯极了，他被关在疗养院里，胡乱说着他的和平计划。

从战争的消息看，德国确实没有被削弱的迹象。在希腊，他们抓到了大批大批的英国俘虏，夺取了堆积如山的军火。在大西洋上，他们炸沉了大量的船只。他们从伦敦和利物浦上空丢下了比一九四○年的闪击战还要多的燃烧弹。他们包围了图卜鲁格，还从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头上飞过，在克里特岛发动了令人吃惊的空降入侵。在战区的各个方面，他们都在这样倾泻着军事活力，这种熔岩般泛滥着的暴力真是可怕。面对着这一切，维希法国畏缩起来，正和纳粹谈判着一项把北非拱手交给他们的交易，说不定连法国的强大舰队也要一并奉送呢。对那些尽力想使法国保持中立，不让德国染指非洲的法属达喀尔（它伸出在海面上、控制着整个大西洋）的美国外交官来说，真是碰了个鼻青脸肿。

看来没有力量能使纳粹停下来。在克里特岛上筑下深沟高垒、装备精良的英军宣称在大量杀伤从天空中来的入侵者，然而，不管抓住降落伞背带跳下来的是死是活，或者随着滑翔机撞落在地上，大批的空降部队还是来了。原来很富于自信的英国公报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含糊。他们似乎已承认，德国人以难以置信的代价终于夺取了一个飞机场，后来又夺取了另一个。不久才明白，原来希特勒在克里特岛干着一件崭新的事：完全不凭海军力量，光从空中名副其实地从英国海军的虎口中夺取一座防御坚固的海岛。这个消息对英国的威胁大极了。除了这个大败绩本身之外，克里特岛越发像是战局收场的一次演习。

可是，美国仍旧无所作为。在作战计划处内部，陆军和海军的分歧

变得越来越大。维克多·亨利这一派主张立即在北非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拯救英国：护航，占领冰岛，尽一切力量输送军火。可是，陆军方面估计英国仅仅三个月内就要垮台，主张在巴西和亚速尔群岛方面采取行动，预防纳粹以达喀尔为据点侵入南大西洋。总统在这两种计划之间摇摆，举棋不定。

这时，传来十分可怕的消息：德国一艘新建造的军舰“俾斯麦”号在格陵兰海面上，从十三海里以外用一阵排炮击沉了英国强大的军舰“胡德”号，然后在北大西洋的浓雾中逃得无影无踪！这下把全国从春意阑珊中震醒了。总统宣布将做一次重大的广播演说，报纸和广播中充满了对这次演说的推测。他会不会宣布开始护航？他会不会要求国会宣战？“俾斯麦”号这个锐不可当的战绩似乎表明，希特勒除了陆地和天空外，也正在取得海洋的霸权。大西洋的实力均势忽然起了明显而可怕的变化。

罗达对这个沉痛消息的反应是以焦躁、疯狂的心情大声唠叨着白宫会不会在她已经普遍告诉了她所有的朋友之后，取消这次晚宴的邀请。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多半已经在准备参战了，他哪里还会去理会一次社交性的宴会——尤其是请的又是像他们这样无足轻重的人。维克多·亨利为了得到些安宁，特意去问了一下总统的海军侍从：白宫的邀请没有变动。

“爸，你怎么看，英国军舰会逮住‘俾斯麦’号吗？”

拜伦跨坐在澡盆边上，他留意到维克多·亨利刮脸的时候仍然喜欢把一条腿放在澡盆上。帕格刮脸的动作也没有改，仍旧是依次刮双颊、下巴和脖子，然后皱起眉头以伸出上唇。拜伦小时候就无数次地像这样坐在那里，和他父亲说着话。

“嗯，勃拉尼，他们宣称‘威尔士亲王’号在格陵兰附近打伤了它的侧翼。可是，德国人很有损坏控制的本领。我到‘俾斯麦’号上去过。它是

一个海上的钢铁蜂窝，要是被击中了，他们多半把灌进水的部分封闭起来，然后关上灯往回跑。英国人正在倾全力搜索‘俾斯麦’号，什么护航，什么地中海，都顾不上了。他们知道‘俾斯麦’号在朝什么地方跑——往法国海岸，开足了马力往那里溜。英国人也知道‘俾斯麦’号的最高速度。照理说，飞机应该可以发现它，除非——”他把刮脸刀在水里涮了涮，又甩一甩，“除非‘俾斯麦’号根本没受到损伤，那样的话，任何护航船队碰上它，都只好听天由命了。从它表现的火力控制来看，半小时之内，它足可以炸沉四十艘船。”

“我多么愿意参加这次搜索行动啊。”拜伦说。

“你愿意吗？”帕格用喜悦的眼神望了望他的儿子。当拜伦看到他父亲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却看到儿子从一个苍白、忧郁、瘦脸庞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漂亮、六英尺高、穿了蓝色镶金军服的海军少尉。帕格用湿手巾揩了揩脸：“几点啦？咱们快点儿吧。”

拜伦随着他进了梳妆间。“哎，爸，你跟总统很接近，对吗？”

帕格扣着衬衣纽扣，说：“接近？据我看，谁都不真正跟罗斯福先生接近，也许除了这个哈里·霍普金斯。”

拜伦蹲在一条板凳上，望着他父亲穿衣服。“昨天我又接到娜塔丽两封信，她最后还是给卡住了。”

帕格站在梳妆台前面，朝镜子里皱着眉头。“现在怎么办？”

“还是为了那件事，爸，还是在她叔叔的父亲入美国籍的问题上胡扯一气。他的护照有效期得不到续签，这个官员答应给续签，另外一个又刁难起来。这件事就这么转来转去。”

“叫你的妻子回国，让她叔叔在那里等待时机。”

“爸，让我把话说完吧。”拜伦挥起双手，“本来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们甚至都买了船票，只是华盛顿的某种批准手续始终也没下来，娜塔

丽只好又把船票卖掉了。爸，他们现在可给德国人包围了。德国人在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北非——也可以说在整个意大利。他们是两个犹太人。”

“这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说。

罗达在寝室里大声嚷道：“帕格，你过来一下好吗？我的神经失常啦。”

他发现她穿了一件紧身的蓝色绸礼服，正对着一面全身的穿衣镜凝视着自己，礼服背后敞着，露出内衣和一大片玫瑰色肌肤。“替我钩上。瞧，我的肚子有多鼓。”她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件讨厌的衣服在铺子里看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像这样啊，当时好看得很呢。”

“你的肚子不鼓，”尽管她背后的光线很暗，维克多·亨利还是想法替她把扣子钩上了，“你看起来十分漂亮。”

“啊，帕格。哎哟，我的肚子鼓出了一英尺。我就像怀了六个月的胎似的，样子可真怕人。我使的还是我最紧的一根腰带。唉，这可怎么好？”

她丈夫把扣子钩好以后，就走开了。罗达的样子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她发出穿晚礼服时总要发出的声音，她的感叹和质问都是故意夸张的，最好不去理会。

拜伦仍旧蹲在那条板凳上。“爸，我本想也许你可以跟总统提提这件事。”

维克多·亨利的反应快而干脆。“这个想法没道理。”

死寂的沉默。拜伦一下子跌坐在板凳上，双肘支在膝上，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儿子脸上露出的敌意——甚至近乎仇恨，使帕格感到震惊。

“拜伦，我不认为你妻子的叔叔在美国籍问题上的麻烦适宜拿到美

国总统面前去解决。事情就是这样。”

“哦，我知道你不肯管。你根本不高兴我娶了个犹太人，你一直就是这样。你也不在乎她会有什么遭遇。”

罗达正戴着手套，大步走了进来。“老天爷，你们两个还在嘟囔些什么？帕格，你能不能穿起上衣一道走？”

亨利一家在白宫前头宾夕法尼亚大街这边碰到了几十个纠察队员，举着破破烂烂的椭圆形反战标语牌排队走着，齐声呼喊：“美国人不去！”离他们不远，有几个人身前身后挂着牌子踱来踱去，牌子上面写着：“美国的反战运动是共产党的阵线。”两个打着哈欠的警察在监视这平静的示威。

“晚安。”

一个穿着花哨制服的高个子黑人开了门，他的嗓音——至少在罗达听来——很像《魔笛》[3]里的男低音。在五月里一个和煦的夜晚，亨利一家穿过白宫里芳香的草地花丛，走进铺着耀眼的大理石的宽敞前厅。一个穿了常礼服的中年人站在用黄铜镶在地上的总统纹章旁边，他自我介绍说是总招待员。“亨利太太，等下您坐在总统的左首。”他说着，朝一张大卡片瞟了一眼，“您看，挪威的皇太子妃玛塔是住在白宫的客人，她坐在右首。”

“哦，是的，是的。哎呀，玛塔皇太子妃？她的位分当然比我高了。”罗达神经质地哧哧笑了笑，说。

“我估计我们来得太早啦。”维克多·亨利说。

“一点儿也不早，请过这边来。”招待员把他们让进一间宽大的叫作“红房”的休息室，说过一会儿就请他们上楼，说完就走了。

“唉，可惜华伦没赶上这个场面！”罗达望了望靠近高大的天花板的一幅幅历届总统的画像和室内一色红套子的雅致家具，“他还特别喜欢

读美国史。”

“正是这样。”梅德琳用明亮、灵活的眼睛四下里打量着。她穿了一件长袖的黑绸礼服，纽扣一直扣到颈部，和她母亲裸着胳膊和胸部的装束恰成对照。“咱们就好像走进了一本历史书似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抽烟？”拜伦说。

“不要，不要，可抽不得。”他母亲说。

帕格说：“为什么抽不得？这里到处都有烟灰缸，这是一处住宅。你们可知道白宫实际上是什么样吗？”他也有些紧张，不过借着说话来掩饰。“这好比基地上司令官的住所，又好比是大亨们住的有侍役的华丽大厦。这所是最大的，也是最华丽的。这只不过是对当上了头号人物的人的一份额外酬劳。”

“可是想想看，到这儿来实地管管家！”罗达说。尽管身边没有旁人，他们说话的嗓音还是不自然，要么嘁嘁喳喳，要么声音太大。“就算是给我一大队仆人，我也会急得发疯。我不能设想她是怎么管理的，尤其是像她那样还在全国各处跑来跑去。拜伦，千万小心你那烟灰。”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萨姆纳·韦尔斯先生。”总招待员让进一个秃顶、消瘦、神色忧郁的男人。“我想现在我们可以上楼了。”当副国务卿和亨利一家握手的时候，他又说。

电梯把他们送上楼。在一间挂了海洋画的宏伟的黄色房间一端，总统坐在他的书桌后边，正在哗啦啦地搅拌着鸡尾酒。

“哦，来啦，正赶上喝头一轮！”他笑着大声说，嘴咧得很大，他那张亲切的、粉红色的脸容光焕发。他的嗓音有一种清脆、精力充沛的回响。他系着一条黑领带，上身穿的是常礼服，里边是柔软的白衬衫。帕格弯下身去从书桌那边拿酒的时候，注意到总统下身穿的是棕色便裤。“帕格，我希望亨利太太喜欢菊花味的。晚上好，萨姆纳。”

总统用潮润的手使劲和亨利一家一一握了手——他的手刚离开摇酒器，还在发凉。“萨姆纳，你怎么样？你喝旁的吗？我调的马提尼酒蛮不坏哩。”

“谢谢，先生。看来这正合适。”

这时，埃莉诺·罗斯福正站在屋子中间的壁炉旁边，跟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女人和一个尖脸、上年纪的矮个儿男人一道喝鸡尾酒。他们两边，敞开着的窗上镶了花边的帏幔摆来摆去，吹进来暖风，随风还带进了浓烈的花香。招待员把亨利一家人介绍给罗斯福夫人、玛塔皇太子妃和萨默塞特·毛姆。罗达一听到这位作家的名字，就打破了她的拘谨态度：“哎哟，毛姆先生！可真想不到。也许我太冒昧了，可是您的书我全看过了，我本本都喜欢。”

这位作家吐了口香烟，结结巴巴地说：“那……那太客气啦。”说的时候，只动了动他那撇着的薄嘴唇，他那上了年纪的蒙眬的眼睛还是那么冷冰冰的，一动不动。

“啊，既然都齐了，为什么不坐下来？”总统夫人把一把椅子挪近书桌，男人们马上也照样做，只有萨默塞特·毛姆例外，他坐到拜伦放的一把椅子上。

“萨姆纳，关于‘俾斯麦’号，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总统说。

“五点以后没有更新的消息，先生。”

“哦，五点以后我跟在伦敦的埃夫里尔谈过了，通话的情形糟得很，不过，我估计没什么真正的新闻。帕格，你怎么看？他们能逮住它吗？”

“总统先生，这次演习可够吃力的，海洋那么大，天气又那么坏。”

“你总该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狡黠地说。

“要是确实像他们所宣称的已经打伤了它的侧翼，”帕格接着

说，“那么他们就应该逮住它。”

“哦，他们击中了‘俾斯麦’号，他们的几艘巡洋舰跟着漂浮的油迹一直追到浓雾里。这是直接从丘吉尔那里来的消息，哈里曼正在他官邸里做客。”

罗达尽量不去注视玛塔皇太子妃，她觉得那位妃子拿鸡尾酒杯的样子像是在捧着笏。罗达无意中也在模仿她的姿势。罗达断定自己的肌肤差不多和妃子的一样好看，虽然妃子比她小，有这么多的黑头发，梳的发式还挺可笑。她脑子里尽想着王室，没跟上席间关于战争的谈话，所以当大家站起来的时候，她有点儿吃惊。他们留下总统，随着罗斯福夫人走到电梯那边。等他们到了餐厅，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坐在那里，被安置在主人的席位上。这里，敞开的窗户也吹进浓郁的花香，还掺杂着餐桌中央一只大银碗里荷兰石竹的芳香。

“哦，今天可是一个好日子！”他们就座以后，总统大声说，显然要使大家都感到自在，“福特公司最后答应皮尔·克努德森在他们的大厂房里建造解放者式轰炸机。我们一直在为这件事着急，看来实业家们终于觉醒过来了。”他开始喝汤，大家也吃了起来。“到秋天，我们每个月要制造五百架重型轰炸机，这下可以办到了。毛姆先生，这是可以传给英国的大好消息！到秋天，我们每个月要生产五百架重型轰炸机。这可是很有分量的情报。”

“总统先……先生，有……有分量的情报是……”毛姆的结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以都留心听他说完，“是你说……说你们将要生产它们。”

作家还没说完，总统就笑了，然后又大声笑了起来。帕格看得出，这位在白宫下榻的客人是享有开玩笑的特权的。

“在上次大战期间，毛姆先生是英国的一名间谍，帕格。”总统在餐桌对面说，“嗯，他还写过一本间谍小说呢——阿申登。你在这儿说什

么可得小心点儿，丘吉尔会马上知道的。”

“总统先……先生，你知道一个白宫的客人永远不会干那种事。你可以相信我现在已经不是一只雪……雪……雪貂了，我已经变成一种更低级的动物，一……一……一个吃闲饭的。”

罗斯福夫人在哄堂大笑中愉快地说：“富兰克林，为了凑成一个好日子，还发生了些什么呢？”

“哦，那些小子做了无数次修改，终于完成了我要做的重大演讲的草稿，看起来还不错，还不错。所以，我请他们喝咖啡，吃三明治。现在我把他们锁在楼底下，再改一遍。萨姆纳，现在该把赌注押在哪儿？我应该要求国会宣战呢，还是宣布护航？还是什么别的？像这样悬而不决，连我都受不了啦。”总统笑了，随后又说，“毛姆先生，作为一个大作家，您猜得出我要讲些什么吗？是战争，是护航，还是什么真正新的灵感？”

“总统先生，你记……记得你读过的《奥利弗尔·退斯特》吗？‘先生，求求您，我还……还要点儿。’[(4)]”

“当然记得。”总统说，他那双长得很近的、机灵的眼睛闪烁着，等待着一个笑话。

“那么，先生，求……求您，”作家把脸绷得十分严肃地说，“我要……要点儿战争。[(5)]”

全桌都爆发了笑声。

“哈，哈，哈！说得正像一个英国特务！”总统说，又引起一阵笑声。

穿制服的侍役清了桌面，准备上另一道菜。富兰克林·罗斯福显然对切那块小羊脊肉很感兴趣，罗达·亨利鼓起勇气说了一句：“唉，要是帕格能切成那样，该有多么好！”

“哦，我相信他能。”总统得意扬扬地拱起他那浓重、斑白的眉毛，很巧妙地挥起那把刀切下去，“罗达，我喜欢把羊羔肉片成这样，你呢？不喜欢大厚块，也不喜欢薄片片。诀窍就是得有一把快刀，和一只果断的手。”

维克多·亨利正在回答罗斯福夫人关于纳粹德国的问题。他提高了嗓音，因为她说过她的耳朵有些聋。

“帕格，你在说什么？”总统一边切肉，一边竖起一只耳朵说，“我漏掉什么有趣的话了吗？”

“先生，我刚才在说，我离开德国的时候，他们刚开始加快速度搞工业。”

“真奇怪。那么，他们没加快速度的时候，成绩也不坏呀。”

“哦，总统先生，事实是，旁的国家比他们还差劲。”

罗斯福把脸朝向坐在皇太子妃右首的毛姆。“威利[6]，亨利上校也曾干过情报这一行。他在柏林当海军武官的时候，早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那个协定之前，他就推断出来了。所有那些机警的外交官、将军和专栏作家都给骗得团团转，可是帕格早就知道了。帕格，你现在怎样推断？大批军队在东线的集结意味着什么？希特勒会攻打俄国吗？”帕格从总统那聪颖、机智的一瞥中明白他心目中想的是在火车上讨论的那份文件。

“总统先生，自从那次碰上好运气之后，我就丢掉了我的水晶球[7]，把我的证书扔了。”

毛姆摇了摇一根暴着青筋、为烟草染污了的手指：“上……上校，干咱们这……这一行，永远别承认是碰运气。”

“萨姆纳，你怎么看？”总统说。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我的奋斗》，”萨姆纳用殡葬承办人的口气

说，“迟早他要进攻，这是没法儿避免的。”

“他多久以前写的那本书？二十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他那有力的声音使罗达很强烈地想起他广播时的样子，“我可不愿意受我老早说过或者写过的东西的约束。”

罗斯福夫人说：“毛姆先生，要是德国进攻苏联，英国会援助俄国吗？还是让斯大林自作自受去？”

这位作家朝总统夫人望了好几秒钟，死寂的沉默笼罩着全桌。“我……我实在说不好。”

“威利，你要知道，”总统说，“这里很多人都不相信鲁道夫·赫斯犯了神经病这个说法。他们传说他是被派到那里去告诉英国人，德国就要攻打俄国了，要取得一项叫你们袖手旁观的协议；作为回报，他们答应帮助你们保持住大英帝国。”

“这正是《我的奋斗》里的计划。”罗斯福夫人像个学校教师那样坦率地说。

萨默塞特·毛姆在总统和他夫人的爽快语言的交叉火力下，只摊了摊双手，往椅子上一缩，样子显得又小又老，而且疲惫不堪。

“萨姆纳，”罗斯福说，“要是英国人不援助俄国，你认为我们能向美国人民说清楚吗？”

“总统先生，我想那么一来，对英国的援助也就吹了。”萨姆纳·韦尔斯说，“如果希特勒是对全人类的一个威胁，那是一回事；如果他只是对大英帝国的一个威胁，那又是大大不同的另一回事啦。”

总统瞟了英国作家一眼，用轻松得多的语调说：“哦，我来再切点儿羊羔肉好不好？”

“总统先生，劳驾您给我切点儿。”皇太子妃提高了嗓音说，“自然，希特勒在东边集结军队也许正是为了入侵英国哩。”妃子的英语发

音很准确，略带些斯堪的纳维亚口音。帕格想，她这是在机智地替毛姆刚才一瞬间的窘促打圆场呢。这之前，她一直没有开口。“你们知道，每逢希特勒开始一场新的战役，斯大林就这里掐点儿什么那里捏点儿什么的。这也许是为了显示实力，好让斯大林不敢染指罗马尼亚的油田。”

“那倒也是可能的。”萨姆纳·韦尔斯说。

“欧洲政治可以纠缠不清到这么可怜的地步。”罗斯福夫人说。

“可是当前都归结到希特勒的冲动上。”总统说，“可惜咱们得跟这个怪物生活在同一个世纪。喂，这儿有两位同那个家伙面对面长谈过。咱们来一次‘民意测验’吧。萨姆纳，你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疯子吗？”

“总统先生，我曾尽量寻找这方面的证据。可是，正像我所报告的，我发现他是一个冷静、很有知识、巧妙的鼓动家，很有尊严，而且我担心他还有一定的魅力。”

“你呢，帕格？”

“总统先生，您可别误会，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国家首脑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要多。”

罗斯福好像大吃一惊，随后把头朝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于是，旁的人也笑了。“呃，这话可有分量！在我自己的餐桌上，竟然把我和希特勒相提并论了！帕格，你最好快快把你的话讲个透。”

“然而，我说的是实话，先生。同他面对面相见，他给人一种强有力的感觉，尽管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忆力，谈话的本领惊人，能有条不紊地列举许多事实。在公开演讲的时候，他经常像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那样胡言乱语。不过，我相信他只是为投德国人所好才那么干的。这一点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他善于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

罗斯福这时略有些笑容。“对，帕格，干这种行当就得有那样的本事。他当然是一个能干的家伙，不然的话，他也不会给咱们制造这么多麻烦啦。”

罗达忍不住问了一句：“帕格，你到底什么时候同希特勒谈过话？这对我来说可是一条新闻。”做妻子的这种不加掩饰的受委屈的语气使总统笑了起来，笑声响遍了全桌。她转过身来对罗斯福说：“真的，他的嘴巴总是闭得严严的。这样的事也不让我知道知道！”

“你用不着知道。”帕格在桌子对面说。

“亨利上……上校，”萨默塞特·毛姆朝前弯了弯身子，说，“我向一位同……同行致敬。”

谈话分散成轻松的闲谈了。罗斯福对罗达·亨利说：“亲爱的，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你丈夫的这个称赞不能更高了。”

“我这可不是有意的。想想看，他就是一个斯芬克司[(8)]，他这个人。”她朝帕格送去一个温情的眼色。这时，她对他十分亲切。老实说，她对整个世界都是亲切的，因为一瞬间她在总统的餐桌上很自然地取得了成功。

“帕格是一个优秀的军官，”总统说，“我认为他会干出些大事情来。”罗达兴奋极了：“总统先生，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并不是人人都配有一位这么漂亮的太太，”罗斯福用一种连她袒露着的部位也领略了的、确乎充满人情味的眼神望了她一下，“可是，罗达，他配。”

出于世上最古老的本能，罗达·亨利飞红了脸，朝罗斯福夫人那边望去。这时，罗斯福夫人正和萨姆纳·韦尔斯深谈。罗达心里忽然闪了一个念头：这个高个子的女人嫁了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但是帕格至少可以走路。罗达想，生活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取得了平衡。这个让人头晕目眩的情势正在使她变得达观起来。

梅德琳和拜伦各坐在餐桌的一边。梅德琳坐在毛姆和韦尔斯之间，拜伦坐在皇太子妃和一个名叫莉兰诺的穿一身紫的老妇人之间。这位老妇人在整个晚上什么也没说，看来显然是住在白宫的一个亲戚，兴趣主要在吃上。梅德琳先是和副国务卿，后来和那位著名作家在交谈。她活泼、亢奋而快活，不住地用手比画着做手势。当她告诉毛姆她的职业时，毛姆答应在克里弗兰的访问节目里出现。他坦率地说，他到美国来就是为了替英国做宣传的，所以他何乐而不为？她高兴得要命。

在整个晚宴上，拜伦一直坐在那里闷声不响，泰然自若，置身事外。维克多·亨利留意到罗斯福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总统总喜欢叫人人都高高兴兴的，在他周围只要喜气洋洋的面孔。帕格不断地瞅他的儿子，希望和他的目光相碰，然后暗示他振作起来。

吃冰激凌的时候，总统趁着餐桌上消停的一刹那，说："我们还没听到这位潜艇军官说什么呢。拜伦，你倒天生地适合那个沉默的工作。哈哈！"这个年轻军官只对他忧郁地笑了笑。"你们那个单位的士气怎么样？"

"很好，总统先生。"

"你是不是准备随时去打仗，就像毛姆先生所希望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恨不得马上打。"

"哦，就是应该有这样的精神。"

维克多·亨利插了进来："战争开始的时候，拜伦正好在波兰看个朋友。他遭到一架德国空军飞机的扫射，受了伤。"

"原来是这样。"总统说着，用心地注视了拜伦一下，"那么，你更有理由去打德国人啦。"

"那还不是主要的，总统先生。问题是，我的妻子如今困在意大利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看起来很吃惊。“困？怎么困的？”他那洪亮的嗓音变得干巴巴的。餐桌上充满了浓厚的好奇气氛，个个都望着拜伦。

“总统先生，她叔叔是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他在护照上遇到一些麻烦，回不了美国。他年纪大了，又有病，她不肯丢下他一个人回来。”拜伦说得也像总统那样干巴巴的，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

罗斯福夫人笑了笑，插嘴说：“富兰克林，咱们俩都看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还记得吗？你确实很喜欢那本书。”

“杰斯特罗博士在耶鲁大学教过多年书，罗斯福夫人，”拜伦说，“他几乎一辈子都是在美国生活的。只是卡在什么可笑的官方文牍上，可是目前他们就困在那里。”

“《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是一本好书。”总统说，他的神情厌烦而严厉，“萨姆纳，请你派人调查一下。”

“总统先生，一定的。”

“然后把调查结果告诉我一下。”

“我会的，先生。”

富兰克林·罗斯福又吃起冰激凌来。没有人说什么。也许这么过了八秒或者十秒钟——在那样的宴会上，在那样的场合，这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每个人似乎都一心一意地在吃甜食，只听到羹匙的磕碰和刮挠声。

“提起那本书来，”总统夫人抬起头来，带着明朗的微笑说，“我正在看一本很不寻常的小书——”

通向大厅的门打开了，一个面色苍白、留着口髭的海军中校走了进来，拿着一个棕色信封。“对不起，总统先生。”

“好，好，拿给我。”年轻人出去了。撕信封的时候，发出咝啦的响

声。在总统摊开的白纸上，贴着类似电报的收报纸的黄色长条。

“好啊！”富兰克林·罗斯福朝四下里望了望，脸上立即露出饶有兴味的神色。“我可以转播一点儿新闻吗？”他故意停了一下，好增加戏剧性，“他们好像搞到‘俾斯麦’号了！”

“啊！”在一片兴奋的嘁嘁喳喳声中，皇太子妃在椅子上颠了一下，像个小姑娘似的拍起手来。

总统又扬了一下手。“等等，等等，我不想过于乐观，不想言之过早。它所说的是：从‘皇家方舟’号起飞的飞机已经追上了它，朝它丢了几枚鱼雷。它们准是击中了‘俾斯麦’号的操舵装置，因为天黑的时候，它正拖着一道很厚的油迹慢慢地往西开去——朝错误的方向开。全舰队都围了上去，现在有些部队已经发现了它。”

“总统先生，报告里有它的方位吗？”维克多·亨利说。

总统把经纬度念了出来。

“成啦！那里离布列斯特有一千英里，”帕格说，“远在德国空军的保护伞之外了。他们搞到它啦！”

罗斯福总统回过头来，对一个仆役说：“请把杯子都斟上酒。”

几名仆役赶快照他吩咐的一齐斟起酒来，席上笼罩着一片静寂。

总统举起酒杯。“为英国海军干杯！”他说。

“为英国海军干杯！”参加宴会的人一齐说，都喝了酒。萨默塞特·毛姆眨了好多下他那蜥蜴般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维克多·亨利已经去上班好久了，当女仆进来收拾早餐的杯盘时，罗达向她要了笔和纸。她坐在床上写了封短简：

亲爱的巴穆：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不用我解释你就能理解，我不能做那件事。我认识到我们二人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但是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请接受我的爱以及我永恒的感激，因为你所奉献给我的，是我所不配也无法接受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请饶恕我。

罗达

她马上把信封上，赶紧穿上衣服，冒雨出去，亲自把它邮寄了。

就在那同一个晦暗、阴湿的早晨——将近中午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正穿着衬衣，坐在灯光下工作。

“喂！”他朝话筒咆哮了一声。他已经讲明不接电话了，因为作战计划处的处长要他在周末之前赶出一份今后四年内商船所需物资的调查材料。

“先生，对不起。是萨姆纳·韦尔斯先生的办公室打来的，先生。”

“呃，萨姆纳·韦尔斯吗？好吧，我和萨姆纳·韦尔斯通话。”

韦尔斯的秘书有一种妩媚、妖冶的南方口音。“哦，亨利上校，要是您有空的话，副国务卿很想今天见见您。”

帕格望了一下桌上的座钟，决定把午饭免了。他说：“我可以马上来。”

“那太好了，先生，太好了。十五分钟之内吗？”

他走进韦尔斯的办公室时，才发现原来那亲切、妖冶的声音出自一个肥胖的老夜叉，大约六十岁，穿着一件蓝白条薄麻衣服。

“哎呀，上校，您来得可真快。副国务卿正同赫尔国务卿谈话呢，他问您可不可以同惠特曼先生谈谈，惠特曼先生掌握一切细节。”

“好的，我和惠特曼先生谈吧。”

她领着他从萨姆纳·韦尔斯这套宽敞、华丽的办公室来到一间小多了的、没有窗户的、更为平庸的办公室，门口一块凸出的牌子表明这是管理欧洲事务的一个小官员。阿洛伊修斯·罗·惠特曼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人，头发浓密，除了略显肥大的衣服、一张分外红润的脸、一副特别活泼的笑容外，他和华盛顿机关里的一万名官员没什么两样。墙上挂有几幅马的版画，使这间小办公室有了生气。“上校，副国务卿向你表示感谢——你是打断了繁忙的日程到这儿来的。”他用手指了指一把椅子，“吸烟吗？”

“谢谢。”

两个人吸着烟，面面相觑。

“天气坏得很。”惠特曼说。

“最坏不过。”帕格说。

“那么，好，关于埃伦·杰斯特罗博士的护照这件事，”惠特曼很和气地说，“原来什么问题也没有。批准的文件送出去好久了，也许路上耽搁啦——近来事情往往是这样。无论如何，现在一切都办妥了。我们通过海底电报又向罗马方面查对了一下。杰斯特罗博士随时都可以在锡耶纳取他的护照，已经这么通知他了，护照已经锁在那儿了。”

“太好了，办得真快。”

“照我说，不费什么事，早已办好啦。”

“那么，我儿子听了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哦，对了，关于令郎，”惠特曼轻轻笑了一声，站起来，双手插在他那件棕绿两色的上衣外面的口袋里，随随便便地倚在他办公桌的一角，靠近帕格，仿佛使这交谈不那么带官方色彩，“我希望你会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件事。由于令郎把这件事搬到总统的餐桌上，副国务卿受

了窘。”

“自然了，我自己听了也觉得很刺耳，我的妻子也一样。事后，我狠狠地说了拜伦一通，朝他发了脾气。可是，事已如此了。”

“我很高兴你这么感觉。你可不可以给总统写封短信，为令郎这个不幸的过失道歉，顺便说一下，你了解这件事老早就已经办好了？”

“我这么自发地给总统写封信？”

“你同总统的关系很好，你刚刚同他吃过饭。”

“可他是要韦尔斯先生向他汇报啊。”

上校和国务院的这位官员面面相觑。惠特曼向他做出最愉快的笑容，然后在这小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上校，就是为了使年轻的亨利太太一定能够回国，今天早晨我们做了颇有戏剧性的努力。确实有成千的这种犹太难民问题不断地送到我们这里，工作压力大得很，简直难以相信。如今，府上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我们原希望你会更领情一些。”

不管对还是不对，亨利从那个人说“府上”两个字的语气感觉出不愉快的含义。他打断说：“娜塔丽和她的叔叔不是犹太难民，他们是两个美国人。”

“上校，不过从技术上说，埃伦·杰斯特罗究竟是不是美国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而且显然还是严重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澄清了。作为回报，我确实认为你应该写那封信。”

“我很想答应你这个要求，只不过，像我所说的，总统并没要我就这个问题向他汇报。”帕格站了起来，“还有旁的事吗？”

惠特曼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站到他的面前。“那么，我就直说吧。副国务卿要我给他写那份报告，他好转呈给总统。可是，你只要写上那么一句，这件事就了结啦。因此——”

“惠特曼先生，我告诉你，如果我能找出像杰斯特罗这样一个卓越

的人会被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卡住而不能回国的原因，说不定我会写这封信。这个原因一定也正是总统想要知道的。可是，我回答不出。你能吗？”惠特曼用一张茫然的愉快的脸望着维克多·亨利。“好吧，也许你们组里有人能回答。谁负责这件事，最好由他去尽力解释一下。”

“亨利上校，副国务卿也许会难以理解你对这个请求的拒绝。”

“他为什么会？他并没叫我写这封信，是你在叫我写。”

惠特曼把汗毛很重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在空中挥动着，做出既是恳求又是威胁的手势。他的神态忽然变得懊恼而不愉快起来：“这是国务院直接建议的。”

“我是替海军部工作的，”帕格说，“我得回去工作了。多谢。”

他走了出去，在走廊里的一个公用电话间给诺福克军港打了个电话，叫他们给S-45号上的拜伦捎了个口信。下午晚些时候，他儿子到他的办公室来了。

“哎呀！”拜伦大声嚷道，声音大得震疼了他父亲的耳朵，“爸，不开玩笑！这回你相信了吧？”

“信了。”

“老天，可太好啦！现在她要是能坐上一架飞机或者一艘船就好了。但是，她会找到的，她什么都能做到。爸，我太幸福了！嘿，现在说老实话，我那天和总统说这事究竟对还是不对？爸，她就要回来啦！”

“你可真有胆子。现在我忙极了，我希望你也在忙，回去工作吧。”

---

(1) 梅奥（1856—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领袖。

(2) 英国童话中同情病弱的慈祥老妪，最早见于十六世纪英国诗人斯宾塞的诗作中。

(3)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的歌剧。

(4) 《奥利弗尔·退斯特》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写于1838年的一部长篇小说。引文见小说的第二章，描写主人公在贫民习艺所里吃粥的时候，吃了一碗不饱，还要一碗，被管理员认为大逆不道，赶了出来。

(5) 英语里“还要点儿”与“要点儿战争”发音近似。

(6) 毛姆的昵称。

(7) 欧美占星家用水晶球算命，预测未来。

(8) 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专给路人出谜语猜。这里是说维克多·亨利叫人捉摸不透。

第四十三章

……因此，今天晚上我已经发出一道通令，宣布全国无限期地处于紧急状态，并需要把我们的国防加强到我们的实力和职权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

“好极了！”帕格·亨利嚷道，他坐了起来，用一只拳头捶着手心，眼睛盯着收音机，“他干起来了。”

罗斯福洪亮的嗓音在广播里总带着一种戏剧性的回响。这时，他的声调扬了起来，充满了激情。

我重复《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的话——那一小批爱国者，许多年前以寡敌众，但是也像我们一样，对最后的胜利确信不疑——“坚决依靠上帝的保佑，我们相互发誓献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神圣的荣誉。”

电波噼啪响了一下，广播员用肃然起敬的声调说：“刚才各位听到的是美国总统在华盛顿白宫的东厅所做的演讲。”

“这真了不起，远远超出了我的估计。”帕格啪的一声关上了收音机，“他终于干起来啦！”

罗达说：“他干起来啦？真可笑，我以为他只是在骑墙中立呢。”

“骑墙中立！你不是在听吗？‘我们已把武装部队布置在岗位上……我们要用他们来击退敌人的进攻……全国无限期地处于紧急状态……’”

“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呀？”罗达打着哈欠，在长椅上伸懒腰，蹬着腿，一只装饰着粉红色羽毛的拖鞋从她裸着的脚上掉了下来。“这跟打

仗是一回事吗？”

“只差一步啦。咱们马上会护航，那也仅仅是开始。”

“这倒使我犹豫了，”罗达把睡衣往腿上撩了撩，“咱们还买房子不？”

“为什么不呢？”

“帕格，要是参了战，他们准会给你一个海上职务的。”

“谁知道。无论怎样，咱们总得有个落脚点呀。”

“我想也是。你可曾考虑过究竟要哪所吗？”

帕格做了个鬼脸，这老早就是叫他为难的事。过去，他们曾两次在华盛顿买过较大的、他住不起的房子——用的是罗达的钱。

“我喜欢N街的那所。”

“可是，亲爱的，那就意味着没有客房，也没有多大地方做应酬。”

“喏，要是你看中了狐狸厅路的那所，那也好。”

“再说吧，亲爱的。我再把两所都看一看。”罗达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微笑着说，“都那么晚了，睡觉吗？”

“马上就来。”帕格打开一个公文包。

罗达嗖地一下走了，一边高兴地呢喃着：“来的时候，给我带一杯威士忌加水。”

帕格不知道他为什么又重新得到了她的宠爱，或者起先为什么会失掉。他太忙了，顾不得去理会这些。如果美国马上就要护航，他对商船的计算方法就太过时了。其实，船只所有权的转让和其他变通的花招儿都尽可以丢开不管。现在的局势是崭新的，帕格想，政府一旦做出了护航的决定，全国就会活跃起来。他调了两杯威士忌加水，浓而可口，然后低哼着上楼去了。

中继线上那个文书的声音像是在道歉似的："先生，对不起，您和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先生通话吗？"维克多·亨利的办公桌上摊满了文件，他的衬衫给汗水浸湿了，他正按照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的紧急要求，在天黑之前把几个月以前汇集入档的美英联合护航计划根据最近的情况补充起来。

"什么？好，接上吧……喂，我是亨利。"

"我打搅你了吧，老伙计？你的声音可真不小。"

"没有，没打搅。什么事啊？"

"你对总统这场记者招待会是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你可真是一个忙人，叫你办公室的人把下午的报纸替你拿来吧。"

"等等，大概就在这里。"

帕格的文书拿给他两份油墨气味还很浓的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是：

罗斯福说不护航

还有：

总统对报界宣称：广播演说并不意味着护航

"无限期紧急状态"仅系警告，政策不变

帕格把叙述部分略过去。他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爽快地把他的整个广播演说都收回去了，宣称记者们误解了他。美国在大西洋北部和南部都不拟加强行动，他从来也没建议过那样做。仍旧像以前一样：巡逻而不是护航。不会把陆军部队或海军陆战队派到冰岛或任何别的地方。

他所做的仅仅在于告诫全国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可以听到报纸翻动声音的塔茨伯利说："嘿，告诉我点儿鼓舞性的消息。"

"我原以为我了解富兰克林·罗斯福呢。"帕格·亨利嘟囔说。

塔茨伯利说："这是怎么回事？维克多，因为昨晚的演说，我们那里的人们已经在教堂鸣钟，满街跳起舞来了。现在我得去广播，并且要谈到这场记者招待会。"

"这可够难办的。"

"你能来喝杯酒吗？"

"恐怕不成。"

"请你想法来一趟吧，帕姆要走。"

"什么？"

"她要回国，搭今天晚上的一艘船离开美国。为了回英国，她已经跟他们磨了几个星期啦。"

"你等我的电话吧。"

他吩咐他的文书接通了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的费勒上校——他的海上的一个老同事。

"喂，是索培吗？我是帕格。喂，你看见报上关于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了吗？……是的，我很同意。那么，现在下面的一个问题是：这份《护航附录四》你们今天晚上还非要不可吗？……喂，索培，这可是一项不成熟的建议，而且又是这么老大的一个附录。另外，我希望这东西有一天能用上……好吧，谢谢。"

帕格按了一下电铃："接塔茨伯利……我马上就去。"

“可笑的是，”帕格对塔茨伯利说，“罗达说他骑墙中立，我呢，反倒信以为真了。”

“也许只有女人才摸得清他那曲曲折折的心理。”这位记者说，“帕姆，你怎么那样不懂礼貌？帕格到这儿向你告别来了，进来把你的酒喝了。”

“等一下，我的东西都一团糟哪。”他们可以看到帕米拉在走廊里搬着衣服、书和旅行手提包，这儿那儿地跑来跑去。他们两个坐在康涅狄格路公寓塔茨伯利的那间小起居室里。从敞着的窗口送进下午往来车辆的噪音，阳光也射了进来，房间里又热又憋气。

塔茨伯利穿着一套宽大的、满是褶纹的棉毛混纺衣服，摊开四肢躺在沙发上，跷起一条粗腿，深深叹了口气。“又只剩我一个人啦！有那么个姑娘，她就是只顾自己，自己，自己！”

“家传的习性！”从看不到的角落里传来了悦耳的声音。

“住嘴！帕格，求你告诉我在这个讨厌的广播里该说些什么宽慰听众的话。”

“我实在什么也想不出。”

塔茨伯利喝了一杯纯威士忌，然后使劲摇了摇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怎么回事！大西洋的护航线是文明的命脉。如今，德国鬼子正用利刀在割它。他知道过去三个月被炸沉的吨数；他知道等德国空军把克里特岛和巴尔干半岛扫荡完了，就会掉过头来再搞我们，比去年的规模要大一倍，大嚷大叫着胜利。究竟搞的是什么名堂？”

“现在我来喝酒了。”帕米拉大步走进来说，“爸，你是不是该走了？”

他把他那只大玻璃杯递给她：“再来一杯。我从来没像这次这么怕去广播，我怯场啦，我的舌头会粘在上腭上，说不出话来。”

“哦，对了，就像你现在这样似的。”帕米拉把他和帕格的杯子拿到那个安着轮子的小酒柜上。

“多搁点儿冰，我已经染上这个颓废的美国习惯了。帕格，我们的帝国完啦。我们只不过是你们在反德战线上的一个前哨阵地。然而，我们是有四千万人口、一支强大海军和一支英勇空军的前哨阵地。唉，伙计，我们是你们大西洋里的夏威夷，只是比夏威夷要大上许多倍，实力强许多倍，也重要许多倍。啊，要是我能豁出去做一次指出你们的政策有多么荒谬的广播，那该多好！”

“谢谢，帕姆。”帕格说，“塔茨伯利，我同意你所说的。陆军部部长也同意，哈里·霍普金斯也一样。他们两个都发表过演说，竭力主张马上护航。我没有替总统的政策辩护的余地。这是一个不幸。喝吧。”

“喝吧。对，这是你们的不幸。这场战争是德国和美国比胜负。要是你们输了，你们和人类都只有听天由命了。我们动得太迟钝、太蠢，也太晚了。可是，我们终于用尽了我们的力量。这最后一场球，你们什么也不做。”他把酒喝了下去，勉强站起身来，“无论如何，我们期望于美国海军的比你们做到的要多，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

“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了，”帕格反击说，“我像孙子似的整天在起草一份护航总行动的训令。当我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就像我的办公桌在我面前爆炸了似的。”

“好啊，伙计，我可以这么说吗，我可以说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举行之前，海军本已准备好开始护航了吗？”

“你疯啦？你要是这么说，我就枪毙你。”

“我不提是你说的。好吗？”

帕格摇头。

“我可以说你们的海军已经准备好，接到通知后，二十四小时之内

就可以投入护航行动吗？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已经把深水炸弹准备好了，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撤掉掩护，调整炮位。”

塔茨伯利那对鼓着的眼睛这时又活跃起来，而且发亮了。“帕格，我想这么说。”

“怎么说？”

“说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随时投入护航，并且估计很快就要投入了。”

帕格只犹豫了一两秒钟。“啊，管它哪，就说吧。从军士以下，你可以听到部队里任何人都这么说。谁不知道这个情况！”

“谁？英国人就不知道，你救了我啦。”塔茨伯利责备起他的女儿来，“可你叫我别给他打电话，你这笨丫头！哎呀，糟糕，我晚了。”这个胖子笨重地走了出去。

帕格对帕米拉说：“那并不是新闻。”

“哦，他得在广播稿上挖空心思，他要让人听起来有些内容。他有点儿急于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她背着窗户坐在那里，太阳射到她棕色的头发上，在她那苍白、忧郁的面孔周围形成一个光轮。

“你为什么不叫他给我打电话？”

她的神色有点儿窘。“我知道你工作多么紧张。”

“也不至于紧张到那样的地步。”

“我原想走之前给你打个电话，”她低下头来看着她那交叉着的指头，然后从咖啡桌上拿给他一张打印的文件，“你看过这个吗？”

那是英国国防部给平民的一份关于如何对付德国入侵者的通知。帕

格一页页地翻完了，说："去年秋天我看过不少这类东西。当你开始设想德国人从肯特攻进去，列队走过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时候，是会像一场噩梦似的。然而，这是不会发生的。"

"你有把握吗，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之后？"

帕格把两只手的手心朝上翻了翻。

帕米拉说："去年以来，他们已经按照新的情况把那个手册订正了。现在语气镇定了些，也实际多了。正因为这样，读了也更叫人沮丧。我可以设想将要发生的一切。经过克里特岛这一仗，我确实认为一切都可能发生。"

"这样你还回去，可真勇敢。"

"一点儿也不。我在这儿受不了。吃着你们的牛排、冰激凌，我噎得慌。我心里觉得犯了罪。"帕米拉在膝盖上攥着手指头，"我再不回去不成了。办公室里有这么个女孩子——你再喝一杯吗？不喝啦？——哦，这个傻丫头对一个有妇之夫，一个美国人，简直发了狂；而她在皇家空军里又有个未婚夫。她找不到人谈这件事，她就一股脑儿说给我听。我得跟这个多愁善感的人成天生活在一起，受着折磨，简直把我拖垮了。"

"这个美国人是干什么的？"

"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她撇了一下嘴，然后说，"他是一个文职人员。我实在想不出她看上了他什么。我见过他一面，一个又高又瘦、松松垮垮的家伙，戴着眼镜，鼓着肚皮，痴笑起来声音挺高。"

他们无言地坐在那里，帕格来回哗啦啦地搅着杯子里的冰块。

"真可笑，我认识一个家伙，"他说了起来，"一个海军人员。拿他来说吧，他结婚已经二十五年了，家里人丁兴旺，等等。可是，他在欧洲碰上了这个姑娘。实际上是在船上，后来又遇到几次。他怎么也忘不

掉她。在这件事情上，他什么行动也没采取。他的妻子好好的，没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可他就是不断地想念着这个姑娘。但他光是想念着，他绝不肯伤害他的妻子，他喜欢他那些长大了的孩子。看到他，你会称他为头脑清醒的公民中最清醒的一个。自从他结婚以来，他还没同任何其他女人有过瓜葛。他不会搞这种事，也不想去尝试。这就是这个家伙的故事。就跟你这个女朋友一样傻，只不过他不同人谈。这样的人有好几百万。”

帕米拉·塔茨伯利说：“你是说，是一个海军军官吗？”

“对，他是一个海军军官。”

“听起来像是一个我会喜欢的人。”姑娘的声音纯洁而且善良。

穿过外面的汽车声，传来一阵模糊的可是更好听的声音，越来越近，最后才辨明是一架手风琴的声音。“啊，你听！”帕姆赶忙站起来，跑到窗户跟前，“你上回听到这玩意儿是多久以前啦？”

“华盛顿总有几架到处转。”他站到她身旁，从五楼往下望着——那个拉琴的人给孩子们围得几乎看不见了。她悄悄地把手伸给他握着，头倚在他肩上。“咱们下去看猴子吧，一定会有一只的。”

“当然。”

“先让我跟你接吻告别吧，在街上我不好意思。”

她用两只纤细的胳膊搂住他，吻了他的嘴。远远地在楼下，那架手风琴悠悠扬扬地奏着。“这是支什么曲子？”她说，嘴里那股温暖的气息依然逗留在他的唇上，“我听不出来。倒有点儿像亨德尔的《弥赛亚》[(1)]。”

“这支曲子叫《对，我们没有香蕉》。”

“多么动人。”

“我爱你。”维克多·亨利说。他对自己感到相当吃惊。

她抚摸了他的脸，眼睛深情地凝视着他。“我也爱你。来吧。”

街上，在炽热的太阳下，一只头上紧紧戴着红帽、用轻链子拴着的猴子在翻筋斗，孩子们尖声叫喊着。手风琴仍在拉那支歌。猴子跑到维克多·亨利跟前，用它那弯起来的长尾巴平衡着身子，然后把帽子摘下来，举到他面前。他丢进一枚两角五分的硬币。猴子把硬币放到嘴里，咬着它，掀了下帽子，就一个筋斗翻到它的主人跟前，把钱丢进盒子里。它坐到手风琴上，咧嘴笑着，吱吱地叫着，不断地向人们脱着帽。

“要是能教会那小家伙敬礼的话，”维克多·亨利说，“它在海军里会大有前程的。”

帕米拉抬头望着他的脸，抓住他的手。“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为了这场可诅咒的战争，你的努力比任何人都不差——任何人，任何人。”

“那么，帕姆，一路平安吧。”他吻了她的手，然后快步走开了，把她留在那些欢笑着的孩子中间。在他身后，那架手风琴又气喘吁吁地奏起《对，我们没有香蕉》。

两天以后，维克多·亨利接到一道命令，要他护送一位在内战时期服过役的海军里年纪最大的老兵，去参加纪念日[(2)]的检阅。这项任务使他感到很奇怪，可他还是把一大堆工作放在一边，去执行这项命令。他到退伍军人养老院把那人接出来，陪他一道坐车到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检阅台。这人穿了一身残旧的军服，就像穿了一套旧戏装似的，消瘦、饱经风霜而且塌陷下去的脸上一双蒙眬的眼睛还算机警有神。

罗斯福总统坐在检阅台旁的一辆敞篷汽车里，他的白色亚麻衣服和白色草帽在灿烂的骄阳下闪闪发光。他使劲握了握那个龙钟老人的手，对着他的助听器大声嚷道：“好哇，好哇，老伙计，你的气色比我的强，我相信你的精神也比我好。”

“我没有您那么多伤脑筋的事。”老兵颤巍巍地说。总统把头朝后一

仰，大笑起来。

“你同我一道来检阅好不好？”

“那可比，嘿嘿，比在游行队伍里强。”

“来吧。帕格，来吧，你也同我坐在一块儿。”

在阳光下，老兵很快就睡着了，连铜管乐队敲敲打打的声音都吵不醒他。罗斯福敬着礼，挥着手。每当一面旗子经过时，他就把草帽放在胸膛上，并且亲切地微笑着，好让那群拥挤在那个在总统旁边睡觉的老兵旁边的人拍新闻片和照相。

“我偏爱海军，”当戴着高帽子、穿蓝军服的安纳波利斯队伍的士兵一张张年轻的脸行着注目礼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对维克多·亨利说，“他们就是比西点军校的学员走得好。可千万别告诉陆军方面的人我这么说过！喂，帕格，顺便问你一声，你看我可以派谁去伦敦领导咱们的护航事务？”帕格给他问得发怔。自从那次记者招待会之后，总统一直坚持说不护航。“怎么？你想不出什么人？自然，在这些事情开始之前，先给他一个‘海军特别观察员’之类的名义。”

由于铜管乐队锣鼓喧天，总统的司机、坐在前边的他的海军副官以及围着他这辆汽车的便衣警卫人员都听不到他的声音。

“先生，咱们要护航吗？”

“你完全清楚要护航，非护航不可。”

“什么时候，总统先生？”

总统听到帕格死乞白赖的追问，就带着倦容对他笑了笑。他在衣袋里掏来掏去。“今天早晨，我跟马歇尔将军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这就是从谈话中得出的结果。”

他给维克多·亨利看了一张小字条，上面是他自己潦草的笔迹：

战斗准备状况——1941年6月1日

地面陆军力量：13%

（主要缺乏各种武器；迅速扩充；训练不全面；选拔兵役法案即将到期）

陆军航空兵团：0%

（各有关部队正在训练、扩充中）

正当一面面美国国旗从他面前飘过，海军铜管乐队大声奏着《星条旗》的时候，维克多·亨利读到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数字。这当儿，罗斯福还在搜寻另外的字条。他一面接受从他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的水兵们的敬礼，一面又递给帕格另一张字条。这是另一个人用绿墨水笔写的，最后一行用红笔圈了起来：

公众对战争的态度——1941年5月28日

如果“没有旁的办法打胜”就参加：75%

迟早要参加：80%

反对我们马上参加：82%

“交还我吧。”罗斯福说，他把字条又收了去，“帕格，这是我那次演说后的第二天特地搜集来的数字。”

“先生，护航是海军的任务，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要是卷入战争的话——”总统一边朝一簇向他欢呼的学童爽朗地笑着，挥着手，一边说，“一旦护航就势必卷入战争，希特勒会马上占领法属西非，他会把德国空军调到达喀尔，还会从那里跳到巴西。在巴西，他又可以新开辟一些潜艇修理坞。亚速尔群岛就成为他的囊中物了。现在喊着要护航的人们完全看不到这些。还有一个不留情面的事实

是这个百分之八十二——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二不赞成打仗。百分之八十二！”

这时，那个海军老兵坐直了，眨巴着眼睛，嚼动着他那副瘦腭骨和那张松弛的瘪嘴。“啊，这场阅兵可真好哇！我还记得当年我列队从林肯总统前边走过的事呢。”他细声细气地说，“总统就站在那儿，他本人，穿的是一身黑。”老人瞥了罗斯福总统一眼。“可你穿的是一身白，还坐着，嘿嘿。”

维克多·亨利听到这话，窘得把身体一缩，可是罗斯福畅快地笑起来。“唉，你说对了。每个总统的做法都有些不同。”他在长烟嘴上点了一支香烟，吐了一口烟。一支棕色的童子军队伍走过去了，他们的头部和明亮的眼睛都转过来朝着总统，他向他们挥着帽子。“帕格，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比去年多生产了百分之二十的汽车，看来国会绝不会授权给我让它停下来。哦，伦敦怎么样？你还没提出任何人来呢。”

维克多·亨利迟疑不决地提了三个有名气的海军少将。

“我知道他们。”总统点了点头，“事实是，我心目中想的是你。”

“那不成吧，总统先生，我们的对方皇家海军派的可是将级军官哩。”

“哦，那容易安排，我们可以暂时把你提升为海军少将。”

由于这个意外，也许还由于烈日当头，帕格感到头晕眼花。“总统先生，您是知道的，派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喂，帕格，先别来这套。说实在的，我还是愿意把你留在目前的岗位上。决定谁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武器和供应是一项重大任务，我很高兴你在干这件事，因为你有见解。不过，你还是要考虑着伦敦。”

“是的，是的，先生。”

帕格把老兵送回养老院，又回到堆满了工作的办公桌旁。他办完了

一大堆公事，就步行回家，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机会。全市都处在节日的静寂中，康涅狄格路上几乎空无一人。夜晚的空气清馨爽人。

考虑着伦敦！

坐在杜邦圆场长凳子上的年轻情侣们转过身来笑着，目送这个穿白色海军服的壮实男人阔步走过，这人嘴里哼着的歌曲是他们中有些人还没出生的时候流行的。

“嘿，怎么回事啊？”帕格一进起居室就大声嚷道，“香槟？你为什么打扮得这么漂亮？是谁的生日？”

“谁的？你这老傻瓜，”罗达站了起来，她穿了粉色的绸衣，显得光艳动人，两眼泪水晶莹，“你不知道？你猜不出来吗？”

“我想我大概把日子都记糊涂了。”

“是维克多·亨利的生日，就是他的生日。”

“你喝醉了？我的生日在三月。”

“唉，我的天，男人有多么笨！帕格，今天下午四点，杰妮丝生了个男孩！可怜的人，你当上爷爷啦，他的名字就叫维克多·亨利。我也成了风烛残年的老奶奶啦，可是我高兴极了，我高兴极了！啊，帕格！”

罗达投入了他的怀抱。

他们一边喝着香槟——很快就喝光了一瓶，一边谈论着这件大事。杰妮丝和她的娃娃都很好。这头“小象”的重量足足有九磅半！罗达曾赶到海军医院去隔着玻璃望了望他。“帕格，他简直跟你一模一样，”她说，“一个红润的小复制品。”

“可怜的孩子，”帕格说，“他也会像我一样不走桃花运。”

“亏你说得出！”罗达大声说，逞能地哧哧笑着，“你还不是挺走运

吗？不管怎么说，杰妮丝和娃娃要住在咱们这里，她暂时不打算把他带回夏威夷去。这么一来，房子问题更得很快决定下来。帕格，刚好今天我又让狐狸厅路的那个老奶奶减下五千美元来！要我说，咱们赶快买下来吧。那片漂亮的草地，那些多么好的老榆树！亲爱的，咱们好好享受一下晚年吧。亨利奶奶和爷爷，咱们一道过个有派头的暮年。咱们总要有许多富余的房间，好让孙儿孙女们住。你不这么想吗？”

维克多·亨利凝视了他妻子好一会儿，她都开始感到奇怪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做了个左右手心朝上托的奇怪姿势。

“好，老婆婆，告诉你，我太同意你的想法了。咱们一定搬到狐狸厅路去，咱们一道度过晚年。说得好！”

“啊，多么好哇！我爱你。明天上午我就打电话给沙勒罗瓦代办所。好，我现在去看看晚饭怎么样了。”她摇摆着穿绸衣的苗条臀部，急急忙忙奔了出去。

帕格把香槟酒往他杯子里倒空了，可是只淌下了一两滴。他轻声唱着：

可是对，我们没有香蕉；

今天，我们没有香蕉。

三个星期以后，德国人侵入了苏联。

---

(1) 亨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弥赛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2) 每年的五月三十日为美国纪念南北战争（1861—1865）中阵亡将士的日子。

第三部　风云骤起

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被普遍认为是他最大的失策，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失策。

第四十四章

巴巴罗萨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英译者按：过了二十五年，全世界的人还在纳闷儿，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转向东方。当时，英国由于在非洲和巴尔干半岛惨败，加上德国潜艇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弄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而美国又无力抵挡这个毁灭性的打击。那时候看来，希特勒一定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胜。只要把英国打掉，把惊人的收获消化掉之后，他就能着手在一条战线上与苏联较量。但恰恰相反，他反倒把英国放在一边，转向东方，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血战，在自己后方给诺曼底登陆留了空子，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德国。

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冯·隆将军从山的另一边做了较为明确的说明。由于美国读者对西线战事更感兴趣，因此我对这些材料做了较大删节，但我力求保持冯·隆分析的主要线索。

转向东方

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被普遍认为是他最大的失策，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失策。产生这种观点，有两个原因。首先，人们对阿道夫·希特勒谜一样的可怕性格还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外行人（很多军人也一样）在判断一种军事形势时，很少肯花费力气去抓住事实。这种判断一般由观看一张地图开始，人们往往见了地图

就头疼。然而，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转向东方的关键在于绘制地图的方法。

你得看一幅欧洲地图，最好是一幅清楚地表明河流和山脉地区的地形图。

你还得记住关于战争的一些不变的简单事实。战争是力量的剧烈冲突。这种力量有三种，就是：动物力量、机械力量、化学力量。直到十七世纪，尽管像投石器和弩这样的机械已经使用了，马和人的动物力量仍旧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了火药爆炸的化学力量，就增加了一种新的因素。美国的南北战争首先反映了工业上的革命，主要是利用了矿物燃料（煤）的化学力量，通过铁路，使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加。此外，由于冶金和设计的进步，枪炮达到了新的射程和准确性。

工业战争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德国人以一套为打仗而设计和建造的工业设施，在毛奇将军为穿梭般地迅速调动军队而精心计划的铁路网上进行内线军事行动，轻而易举地打击了几乎包括全世界在内的联军。到了一九一八年，在亚眠的英国坦克，以及脆弱的侦察飞机之间进行的空战，显露了新的使用石油发动机的燃料力量的革命可能性。少数几个军人抓住了这种可能性，然而，只有一个战后的政治家真正理解了这种可能性，这个人就是默默无闻的退伍步兵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看到英国人、法国人这些所谓的胜利者已经精疲力竭，世界帝国已向他们的继承者开放，即使是一个小国，只要大胆地大量使用石油发动机，特别是地面和空中配合行动，就能称霸世界。

地图上的形势

在战争中，马匹的缺陷是它们必须吃干草。拿破仑在博罗季诺踌躇不前，多少也是由于缺乏饲料。同样，一台石油发动机也必须有石油做

燃料。阿道夫·希特勒绝对不可能忘掉这个简单事实，尽管有不少高谈阔论的战略家和自作聪明的新闻记者早已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德国人在欧洲大陆上奋力作战，能够到手的只有一个加油站，就是罗马尼亚的地下石油。我们不能从海上得到石油。因此，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一年间，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的所有军事行动和战役，都是围绕着普洛耶什蒂的油田。战争不可能在巴尔干半岛打赢，德国倒是可能在这里遭到失败。

看一下地图就清楚了，多瑙河流域大平原上的普洛耶什蒂危险地靠近苏联边境。从普鲁特河到普洛耶什蒂之间是一片开阔平原，不满一百英里。但是，从德国到那里有六百英里，中间还隔着喀尔巴阡山。

由于这个原因，一九四○年七月，当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时，希特勒就很快地强制予以和解。苏联并不喜欢这样。俄国人，不管是沙皇还是共产党，总是把他们的“熊掌”伸向巴尔干半岛。当时，俄国人正向罗马尼亚送去内容含糊、虚声恫吓的备忘录。然而，只要事关石油供应，希特勒就绝不会去担心俄国人是否敏感。没有石油，德国的整个战争机器就成了一堆废铁。

可是，俄国的行为使他停下来考虑了。他和斯大林订的条约只是一种休战。他自己这样认为，而且他还得假定像斯大林这样一个残酷的屠夫也这样认为。问题是：俄国会在什么时候行动？这一点，希特勒只能从俄国的活动来猜测。一九四○年夏，我们结束在法国的辉煌战役时，苏联在巴尔干半岛进入比萨拉比亚，沿着一条正对着我们的石油的宽阔战线平均挺进了一百英里，这样红军就到达了普鲁特河岸边。与此同时，边境距离普洛耶什蒂只有五十英里的保加利亚也开始提出领土要求和进行军事威胁。从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做出的这些姿态，我们掌握了确实情报，是俄国的阴谋在起作用。

这些预兆性的行动是在进行所谓英国战役的时候发生的。西方报纸和广播实际上不予注意，西方的历史学家也不予注意。巴尔干半岛的政

治常常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感到迷惑和麻烦。然而，这个围绕着罗马尼亚石油所进行的紧张的、不显著的行动，远比所有浪漫的登上头条新闻的英国空中混战严重得多。那些反复研究英国之战的作家总是纳闷儿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对英国战役那么不感兴趣。看来，他们没有一个人对军事年表和地形图有足够的理解，因而对元首在这场毫无结果的空战期间着眼于至为紧要的多瑙河低地这一做法无法表示赞赏。

七月底，英国战役刚开始，希特勒命令约德尔将军开始部署对苏联入侵，时间预定在一九四○年年底或一九四一年春。西方作家经常以这项行动作为德国领袖“背信弃义”的确凿证据。这是没有观看地图或者研究年表的结果。如果在俄国加紧了对普洛耶什蒂的挤压之后，希特勒不采取这项预防措施，那他就会犯罪恶的玩忽祖国利益之罪。

伟大的战略全景

希特勒的世界观是黑格尔的世界观。伟大的黑格尔教导我们，国家、帝国、文化，在历史上都有它们的兴旺时期。它们兴起来，它们消失。没有一个是永恒的，但是每个时代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由它发号施令。在这个世界主权的承袭中，我们认识到历史的主宰——世界精神的进化意志。于是，历史的主宰在那些世界历史人物的意志中得到了体现，像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都把他们的国家引向世界帝国。平常的道德不能应用于这种人的行为，因为是他们创造了每个时代道德的新形式和新主题。

这种黑格尔的世界观，当然，和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正好相反。后者希望伟大国家的行为像进修学校里有教养的年轻姑娘那样，并且认为，按照它的道德标准，一个武装起来的强大民族和某些鞋店里的白脸职员没有两样。大的资产阶级强国，如法国、英国和美国，通过与军事掠夺毫无区别的行动，建立了它们的力量，扩展了它们的领土。在完成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之后，它们当然很容易就会来谴责这个想接着扮演

其世界角色的年轻有为的德国。然而，阿道夫·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容易接受这种说教的人。

在他的方案中，进攻俄国，使德国走向主宰世界的大门。俄国是我们的印度，应该按照英国的方式来征服它、开发它。德国有这样的意志、这样的力量、这样的使命，它只缺乏粮食，缺乏生存的空间，缺乏石油。这些东西，它都要去取得。希特勒的观点是，一旦欧洲大陆的统治权牢固地掌握在德国手里，那么那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海上势力就不得不换掉它们的政府，挑选能与新的德意志世界帝国相处的政治家来组阁。

重心

克劳塞维茨说："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条原则，即我们如果要通过战胜其中之一而战胜全部敌人，就必须以打败这个敌人为战争的目标，因为在这个敌人身上，我们打击的是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进攻俄国，目的是控制地球上具有无限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广大中心地带，这是对重心的真正打击。

许多似是而非的议论认为，英国是"真正"的重心，因为它能够组织另一个联盟来与德国对抗。这是头脑里摆脱不开拿破仑式类比法的人写的东西。一九四一年春，英国处于中立状态，事实上是离开了战争，顶多进行一些小规模的空袭干扰。它不再统治海洋了，日本和美国都超过了它。它们还没有成为德国的紧迫问题。当然，将来总有一天，德国要和美国算账。

既然英国在军事上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它还不投降？显然，因为它希望苏联，或者美国，或者两国同时对其进行援助。美国离得很远，而且几乎还没有武装起来；而俄国呢，则正在很快地重新武装，并且就在我们的边境，公开地威胁着德国在普洛耶什蒂的生命线。的确，它以俄

国人在外交上惯用的粗鲁方式，给我们小麦和石油，企图抚慰我们；但是，它拿回去的是机器，用来武装自己对付我们。长时间地用这种方式依靠一个斯大林，是无法忍受的。

我们对世界帝国的要求，总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德国比它的两个对手——苏联和美国小得多，它的优点只在于目标一致、纪律严格和希特勒强有力的领导。到一九四一年，很明显，富兰克林·罗斯福打算等美国的工业一转向战争体制就开战，哄骗他的不情愿的国民跟着他走。同样明显，斯大林却只在找一个保险的胆小办法，在普洛耶什蒂把德国的喉管割断。六月二十二日前夜，希特勒在一封给墨索里尼的坦率而雄辩的信里，把这一情况说得很清楚："苏联和英国都对这个被长期战争压垮的欧洲感兴趣，在这两国的背后站着美国，怂恿它们往前……因此，我长期苦苦思索之后，最后决定在绳索拉紧之前就把它割断。"

巴巴罗萨是否正确？

"希特勒应该先打垮英国。"这种议论没有现实基础。

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到不论什么地方夺取他的国家所需要的土地和资源，这方面他很像恺撒。而他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新秩序又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一点，他又像亚历山大。但是他的战略是拿破仑式的，因为像拿破仑一样，他的中心问题也是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拿破仑的解决方法是使用速度、力量、突击，在攻击点上高度集中兵力，以便把他的敌人各个击破。希特勒就是这样做的。他对宏伟的战略倒是目光敏锐的，然而带点儿冒险性；但他对战术行动的完全外行的干预，以及他在紧要关头缺乏军人的才干，是毁灭性的。

一九四○年五月，在打败了法国，把解除武装的残余英军赶出欧洲大陆的时候，他只调了二十四个师到东线去对付红军的二百多个师。这是一场奇妙的赌博，然而也是一场有眼光的赌博。有可能去拿下柏林的

斯大林，却表示出特别乐意让德国去毁灭法国，而他自己则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抢夺土地。

到一九四一年，苏联变得更强了。它挺进到距离普洛耶什蒂一百英里的地方，取得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它在正对着德国和被德国征服的波兰领土的边境，集结了三百多万名士兵。它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在保加利亚、在芬兰自由行动。这些要求，是莫洛托夫在一九四○年十一月提出来的，终于使希特勒忍无可忍。

希特勒觉得，他真正只有三种选择。他或者自杀，让德国人民自己去交涉投降；或者杀过海峡去，进行一次压服英国的不会有结果的尝试，同时让自己的后背受到来自东方的背信弃义的袭击；或者撇开被打垮的无用的英国，趁自己力量最强的时候，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来实现自己的整个历史目标。巴巴罗萨就是解决的方法，即一条战线的拿破仑式的冲击，而不是开展真正的两条战线的战争。

未来，没有偏见的历史学家绝不可能因为转向东方而责怪希特勒。从一开始他就是孤注一掷。由于一连串的错误行动和倒霉事件，由于历史的偶然，他当时遇到的对手是一个冷酷的、以同样材料构成的、蜘蛛般狡黠的天才富兰克林·罗斯福，因而他精心计划的冒险失败了。

罗斯福的角色

一九四一年，罗斯福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他处于暂时的劣势，而他的对手则处于最强的时候。这位美国总统的弱点在于内外两方面。德国人在他们的领袖后面团结一致；而美国人却是一盘散沙，被罗斯福的高傲和不可靠弄得不知所措，惶惶不安。希特勒掌握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部队，正处在力量和战斗状态的顶点；而罗斯福既没有陆军，也没有空军，只有分散的缺乏训练的海军。那么，这位美国总统怎么能把重担往肩上挑呢？

然而，他挑起来了。他最善于在劣势中施展计谋，他的总统职位就是坐在轮椅上赢得的。

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丘吉尔的力量。只有丘吉尔，这个对希特勒怀有无比仇恨的业余军事冒险家，才能使英国继续作战。丘吉尔，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既当陆军将军，又当海军将军，干得很出色。然而，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帝国却越来越糟。摆脱这位说大话的首相，选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和德国讲和，是英国的一个自救机会。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就无法想象现在的世界地图是什么样子了。但是，大英帝国这些粉红色的地区仍然会遍布地球。罗斯福的《租借法案》这条妙计，使丘吉尔保持了力量。一九四一年，美国人给英国人的东西极少。然而，《租借法案》给了这个勇敢的战败的民族以希望，而战争就是靠希望来进行的。

希望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一年送到苏联去的主要物品，当然，到了十一月、十二月时，供应物资开始逐渐运去。斯大林了解美国的巨大工业潜力，这种了解，以及罗斯福答应援助的诺言，支持他去战斗。他懂得，既然罗斯福决不肯使许多美国人为救助苏联而流血牺牲，他也许会把各种武器都给俄国人，利用斯拉夫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去为美国人争取世界霸权而战斗。

护航的决定

罗斯福对世界事务巧妙、吓人的奸诈本能，从来没有像他在大西洋护航问题的做法上那么好地表现过。

大多数美国人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间对欧洲战争是漠不关心的。那些最稳重的人反对插手，罗斯福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孤立主义者"。然而，在他周围，那些拍马屁的人不断地催促他开始为到英国去的美国轮船护航。的确，把美国的粮食和武器装到英国轮船上，

然后让它们沉到海底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罗斯福固执地拒绝进行护航。他已经得到情报，知道德国要进攻俄国。事实上，除了斯大林，全世界好像都知道这件事。罗斯福当然不愿插手。他知道大量的德国人不可避免地要被杀死，这个前景使他心里十分激动。

但是，在大西洋上爆发一场战争，可能使巴巴罗萨停止进行。直到六月二十二日黎明，希特勒都可能取消命令。德国参谋部会如释重负地来执行这道从巴巴罗萨撤下来的命令。

富兰克林·罗斯福懂得一个当时很多政治家不能理解的道理——希特勒归根到底也得依靠公众的意见。德国人在他后面团结起来，准备做出一切牺牲，但是他们并不打算马马虎虎地去自杀。与美国开战的消息会使德国军队丧失士气，无法向俄国进军。德国公众不了解美国的军事弱点，尽管有戈培尔的宣传，但他们记得上一次大战就是由于美国参战才打败的。

罗斯福准备与德国打仗，他热切地要求打，但是得等到我们和斯大林的一大群暴徒搞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以，他拿定了主意，不听顾问们的话，兜来绕去地避开新闻记者对护航问题的刺探。对护航迟迟不做决定是他确保德国和俄国之间开战的一个办法。他就是这样干的。他使周围的每个人都感到迷惘而沮丧，甚至他的妻子也不例外。但是，在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转向东方的时候，他达到了他可怕的目的。

英译者按：隆对巴巴罗萨的辩护是不寻常的，大多数德国军事作家都谴责它是两条战线作战的致命开端。看来隆似乎是参与了这项行动的策划工作，要不就是参谋部送呈的计划正好与他在最高统帅部所做的研究相吻合。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思想，军人更是如此。

关于普洛耶什蒂油田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一论点，在许多别的军事历史中并不强调。早在一九四○年七月，希特勒就计划进攻俄国。当时互

不侵犯条约才签了一年，斯大林还一本正经地把大量战争物资，包括石油，运到德国去。希特勒的行为看起来倒像是有点儿不守信用，如果在这两个大凶犯之间还有信用可讲的话。在德国著作中，一般替自己开脱的说法是：苏联军队的部署表明了斯大林的进攻意图，而希特勒不过是比他先下手而已。但是，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现在承认，俄国人的部署是防御性的。希特勒始终把进攻俄国以便取得Lebensraum[1]看作他的主要政策。所以很自然地，他会在一九四○年七月就开始策划，当时他的强大的陆军力量正处在最高峰，而且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就是全景，石油供应问题也许只是一个细节。然而无论如何，隆的议论说明了希特勒的问题。

---

(1) 德语：生存空间。

第四十五章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这出戏的角色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的舞台变成了一个星球，它在只照亮一半布景的太阳聚光灯下旋转，而且总是从东边转向西边。在德国人侵入俄国的日子，在最东边的人是莱斯里·斯鲁特。

天刚蒙蒙亮，在莫斯科西边三百英里的地方，无数块德国手表的指针正指在三点十五分上。这时候，德国的大炮沿着一条一千英里长的战线，从冰冻的波罗的海直到温暖的黑海，开始隆隆地轰击。同时，成群的德国飞机提前起飞，越过边境，开始轰炸苏联的机场，把成百架的飞机炸毁在地面上。晨星依然在大路的上空，在铁路的上空，在芬芳的原野的上空闪烁，这时候，装甲兵纵队和步兵师团——无穷无尽的年轻强壮的条顿人，头戴钢盔，身穿灰色军服，在通向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广阔的波兰平原上，向着微露橘黄色光芒的乌黑的东方滚滚地大步挺进。

太阳出来不久，在莫斯科，一个满脸愁容、浑身发抖的德国大使对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说，由于俄国显然要进攻德国，因此元首明智地命令德国武装部队为了自卫首先进行攻击。据说，莫洛托夫那张灰色的、平板的椭圆形脸上露出了一种稀有的表情——惊讶。历史也这样记载着，当时莫洛托夫说："我们该受到这种对待吗？"这位德国大使传达口信完毕，就溜出了房间。他毕生为恢复拉帕洛[1]精神即俄国和德国的坚固联盟而工作，最后终于被希特勒枪毙了。

不只是莫洛托夫对这次入侵惊讶，斯大林也惊讶。在俄国，只有斯大林的一言一行举足轻重，因此红军和全国也都惊讶。这次进攻，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战术上的成就，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三百五十万名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四百五十万名武装人员。六个月之后珍珠港的

突然袭击，双方各自只有几千名战斗人员卷进去，相比之下，规模差远了。

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利用事件来证明他们的教条。这对宣传有利，然而这是坏的记录。有些事实无法用党的理论来解释，就被丢在一边了。在这场俄国人叫作“伟大的卫国战争”——他们不喜欢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名词——的规模巨大的陆战中，许多事件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共产党的历史学家断言责任在于斯大林，因为他忽视了告警的情报，因而德国的突然袭击得以成功。这是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看待惊人的重大事件。然而，如果就事论事，这确是事实。

阳光照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塔上，从莱斯里·斯鲁特公寓的窗户里可以看见；阳光也照在窗边写字桌上摊开着的一封娜塔丽·亨利从罗马写来的信上。

斯鲁特很晚才上床，这会儿他还在睡。娜塔丽写给他一封快乐的长信，因为埃伦·杰斯特罗突然拿到了护照！的的确确已经到手，他们正准备搭一艘七月初起航的芬兰货船走。搭船走的话，埃伦甚至有可能带走他的大部分藏书。娜塔丽对拜伦在白宫干的事一无所知，所以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来感谢斯鲁特。这个消息使这位外交官大吃一惊，因为在意大利，他觉得好像碰在包了棉花的石壁上，这是国务院办事的特点。他的回信没写完，还放在她的来信旁边。他对这件事的成功谦虚了一番，然后啰啰唆唆地解释了一阵为什么他认为谣传即将对俄国入侵的消息不可靠，为什么他断定万一德国人进攻，红军一定能把他们打退。他想针对娜塔丽怀孕的事找几句吉利话，就搁下笔上床了。等到闹钟把他叫醒，他的信已经过时了，不过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这一点。

他望望窗外，看到的是莫斯科早晨的惯常景象：朦胧的蓝天，戴帽子的男人和包头巾的年轻妇女走着去上班，一辆拥挤的肮脏的公共汽车摇晃着驶上坡去，老太婆们在牛奶铺门口排队，更多的老太婆在一家面

包房门口排队。克里姆林宫耸立在河对面，巨大、宏伟、宁静；它的围墙在早晨的阳光下呈暗红色；大教堂上的许多圆顶闪着金光。没有空袭警报，也没有高音喇叭和无线电广播。一派和平宁静的景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跟已经被他们引向灾难的人民一起分尝这种惊讶之前，稍稍等待了一会儿。但是在前线，几百万红军已经分尝了这种惊讶，而且正设法在德国人可能杀死他们之前从惊讶中恢复过来。

斯鲁特对这些一无所知，他心情轻松地到大使馆去，想在这个平静的星期日把一些拖延下来的工作干完。他发现使馆大楼里一片忙乱，完全不像星期日。他这才知道，德国人又来了，不禁胸口一阵恶心。

初升的太阳向西移到明斯克。射向一条宽阔宁静大街的阳光，照到一个头戴布帽、一身宽大的旧衣服上沾满面粉、脸刮得很干净的工人身上。如果娜塔丽·亨利也走在这条街上，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认出她的这位亲戚班瑞尔·杰斯特罗了。他的胡子刮掉了，那张宽阔扁平的斯拉夫人的脸盘，一个农民的蒜头鼻子，再加上这身旧衣服，他的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地道的东欧人。他也许是一个波兰人、匈牙利人或者俄罗斯人；这三种人的语言他都精通，可以随便冒充哪一种人。尽管已年过五十，班瑞尔走路还是很快，今天早晨他走得更快。在面包作坊，从他藏在面粉袋后面的一台德国短波收音机里，他已经听到戈培尔在柏林宣布这次进攻。下班以后，他就听到老远有一种熟悉的声音：炸弹的隆隆声。他很担心，但是并不害怕。

娜塔丽·亨利见到班瑞尔的那会儿，他是一个虔诚殷实的商人，新郎的幸福的父亲。班瑞尔有另外一面。上一次大战的时候，他加入奥地利军队在东线服役。他曾经被俄国人俘虏，从战俘营逃出来，穿过森林回到奥军战线上。一九一六年动乱时，他加入了一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混合部队。在从军初期，他就学会了做面包、做饭，以避免吃禁食的东西。他可以一连几个月只吃面包、烤土豆或煮白菜，同时做美味的汤和肉汁，而这类东西他碰都不碰。他懂得军队生活，他能在森林里过

活，他知道怎样和德国人、俄国人以及十来个多瑙河小国家的人相处。对班瑞尔来说，排犹主义是事情的正常状态，并不比战争更使他害怕，他已经有经验对付它了。

他离开铺着石子的主要大街，拐入弯弯曲曲的肮脏的小街小巷，经过一幢幢木板平房，来到一个院子里。那里弥漫着一股早饭、柴烟和仓库的味道，小鸡咯咯地叫着在泥地里乱跑。

“你下班真早。”他的儿媳妇说。她一只胳膊上抱着一个啼哭的孩子，一只手搅拌着木柴炉子上的锅。看得出来她又怀孕了，她那剪短了的头发上包着一块头巾，脸色憔悴而烦恼，这个一年半以前的新娘看起来老了十五岁。她丈夫戴着一顶帽子，穿着一件羊皮外套，在一个角落里喃喃地念一本破旧的《塔木德》[(2)]。他的胡子也刮掉了，头发也剪短了。三张床、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张有栏杆的小床，塞满了这个暖烘烘的小房间。四个人都住在里面。班瑞尔的妻子和女儿，一九三九年冬天都得斑疹伤寒死去了，这病是华沙遭轰炸后流行起来的。那时候，德国人还没有把犹太人围起来，班瑞尔花掉不少储存的钱做贿赂，把他自己、他的儿子和儿媳妇赎了出来。他们离开城市，加入了缓缓东行的流亡者行列，经过小路和森林，到了苏联。俄国人接受了这些人，待他们比德国人待他们好些，尽管他们大部分得去乌拉尔山那边荒僻的难民营。班瑞尔带着他家里剩下的人到了明斯克，这里有他的亲戚。城里几乎所有的面包师都参了军，因此明斯克的移民局就让他留了下来。

“我早回来是因为德国人又来了。”班瑞尔从儿媳妇手里接过一杯茶，在椅子上坐下，忧郁地对她吃惊的神色笑了笑，“你没有听见炸弹的声音吗？”

“炸弹？什么炸弹？”他的儿子合上书，抬起头，苍白消瘦的脸上呈现出了恐惧的表情，“我们什么也没听见。你是说，他们现在在打俄国人？”

“刚开始，我是在无线电里听见的。一定是飞机扔的炸弹，我猜德

国人是在炸铁路。打仗的地方还很远呢。”

那女人哄着用小拳头捶她的号哭的孩子，有气无力地说：“他们不会那么快把红军打垮。”

儿子站了起来：“我们就穿着这身衣服走。”

“走到哪儿去？”父亲问。

“东边。”

班瑞尔说：“我们一走，就不能停下来，得一直走到西伯利亚。”

“那就到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万能的上帝，孟德尔，我不愿去西伯利亚。”妻子说，一边拍着发脾气的小孩。

“你还记得德国人在华沙是怎么干的吗？”孟德尔说，“他们是野兽。”

“那是开头的几个星期，后来他们就安静下来。我们躲着点儿，也就没事了，可不是吗？”父亲泰然地说，“再给我倒点儿茶。当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遭到屠杀，嗯？斑疹伤寒和寒冷比德国人还坏。”

“他们杀了许多人。”

“那些人不服从纪律。跟德国人在一起，你得服从纪律，而且得躲着他们点儿。”

“我们今天就走。”

“等一个星期吧，”父亲说，“还有三百公里远呢，也许红军会给他们当头一棒。我认识火车站的票房经理，如果我们要走，要不了几个钟头就行。西伯利亚远得很，不是犹太人去的地方。”

“你不认为我们应当今天就走？”儿子说。

“是的。”

“行了。”孟德尔坐下来，又打开书。

“我把早饭摆在桌子上了。”儿媳妇说。

“给我一杯茶，”她男人说，“我不饿。叫孩子别哭。”

班瑞尔·杰斯特罗尽管机灵，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德国人一下子挺进到明斯克附近，比离哪座苏联城市都近，这就引起了另一次惊讶。在某些人看来，跟这次进攻相比，连德国入侵俄国都黯然失色。

早晨明亮的阳光照着士兵的纵队，他们像灰色的长虫，在苏联占领的波兰的绿色广阔平原上爬行。在挺进的士兵后面，大炮轰击的炮火范围之外，有一些小股的队伍在行进，他们穿的是不同的制服，服从的是另外的命令。他们的名称是“特别行动队”。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要了解和认识这种特别行动队，必须对这次入侵的全貌有一个简单清楚的了解。

这一地区的欧洲大陆，大部分是低洼潮湿的盆地，简直像沼泽，伸展出几千平方英里。这片巨大的沼泽地，叫作普里佩特沼泽地，总是挡着来自俄国西方的侵略者，他们得从它的南方或北方绕过来。阿道夫·希特勒的将军们企图在夏天的几个星期里，以一次猛烈的打击打垮苏联，他们正同时从这片沼泽地的北边和南边挺进。

然而，特别行动队没有军事目标，他们的任务是对付犹太人。从叶卡捷琳娜女皇那时候起，俄国就强迫它的几百万犹太人居住在“集中区”里，这是从战争中得到的波兰和土耳其的土地构成的西部边境地区。革命以后，集中区取消了，但是大部分犹太人都很穷，习惯于他们的村镇，就在当地住下了。

因此，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红军的边境防御带恰好在大部分苏联犹太人居住的地方。特别行动队就是旅行刽子手，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杀死俄国犹太人，不予警告，也不分年龄性别。这道命令不是书面的，是从

阿道夫·希特勒那儿来，通过戈林和海德里希下达到“保安警察”，即德国的国家警察，由他们组成这个行动队。这个行动队还接到附带的命令，即把红军所有的政委——政治军官立即枪决。不过，后面这道命令是书面的。

特别行动队共有四队，紧随在进行攻击的三个巨大的德国军团之后。

南方军团由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组成，从沼泽地的南边进攻乌克兰，沿着黑海进入克里米亚。他们后面跟着两支特别行动队，因为这里犹太人居住区比较密集。

中央军团径取拿破仑走过的最短的直路——明斯克，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博罗季诺，莫斯科。这条路斜向大沼泽的北边，像一支箭一样指着俄国首都。它从两条河的上游中间穿过，向北流的是德维纳河，向南流的是第聂伯河。军人们把这条路叫作干路，非常喜欢它。另一支特别行动队随着这支中央主要突击部队走。

北方军团沿着波罗的海向列宁格勒挺进，一支特别行动队跟在它的后面。

这四支行动队，军官和士兵都算在内，大约共有三千名旅行刽子手。他们出发去屠杀三百万到四百万的人，算起来他们每个人要杀一万多人。这他们显然干不了。计划是使这工作开个头，然后招募当地的排犹分子和德国士兵，来完成他们出发去执行的这项从未听说过的极端可怕然而完全真实的任务。

特别行动队里的德国士兵主要是从公职人员中征召来的，有警察、侦探、职员之类，其中没有疯子或者罪犯。军官大部分是律师、医生或者商人，他们由于年龄或者能力的原因，不能在军队里作战。有的还有很高的大学学位，有一个军官还曾经是神学家。军官和士兵一样，都是很好的德国人，这种人绝不会驾车硬闯红灯。他们喜欢歌剧和音乐；他

们读书；他们打领带穿外套；他们有妻子儿女；他们大多数上教堂，唱赞美诗；他们假日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栽花。服从是德国人的美德。人家告诉他们，犹太人是德国人的敌人，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把他们统统杀掉，包括抱在怀里的婴儿以及母亲。这种话来自上面。德国人的崇高美德就是听从来自上面的这些话，并且付诸实行。

奇怪的是，从入侵战线以西直到大西洋岸边的广大地区，已经落在德国人手里的犹太人却并没有被大量屠杀，甚至都没有一项要屠杀他们的计划在进行。有一种错误的意见，以为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获得权力后，德国人就开始屠杀犹太人。这是不真实的。他们掠夺犹太人，就像他们后来掠夺所有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一样，不过这种劫掠一般是在合法的征用法令下干的。犹太人经常被侮辱，有时候挨打，有时候受酷刑，有时候被弄死，或者干活儿累死。但是，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前，只有很少集中营存在，而其中的人员大多数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集中营的存在使犹太人充满恐惧，可是德国人自己也同样害怕。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欧洲的犹太人过着可怕的生活，德国的法律挤走了他们最后的一点儿财产。但是，他们活着。“人能够在任何法律之下生活。”一张德国的犹太报纸这样说。

因此，在德国战线后面的犹太人比在战线前面的更安全。例如华沙的犹太人，在纳粹严酷的法律下自己组织起来了。尽管过度的劳动、饥饿、疾病使他们死了一些，但重要的是，他们设法活下来了。从这一点看来，杰斯特罗一家还不如不离开华沙。

班瑞尔·杰斯特罗虽然这么机灵，并学会了在排犹主义下过活，却没有想到这个特别行动队。这是一件新东西。

阿道夫·希特勒还是在三月给特别行动队下的命令，到了六月二十二日，他也许已经不大记得了。他在一间地图室里看着入侵的进程，太阳早已出来，那里的光线还是灰白阴冷的。元首不喜欢阳光，他命令他

的东方战役指挥部面北建造。一条从东普鲁士森林中穿过的铁路，离北方军团的出发战线不远，通向这个他称为“狼穴”的地方。这个指挥部由一些水泥造的仓库和木板小屋组成，围着带刺铁丝、瞭望塔和布雷地带。“狼穴”实际上很像一座集中营。

约德尔将军身边站着德国军队中最新、最年轻的将军阿尔明·冯·隆。希特勒不喜欢隆，总是粗暴地对待他。隆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讲一口漂亮的柏林口音的德国话，与希特勒粗野的、土气的巴伐利亚口音正相反。他的制服剪裁得毫无瑕疵，也正好与希特勒的过分宽大的士兵外衣相反。特别是，隆长着一个鹰钩鼻子，看起来有点儿像犹太人。但是，作为作战部的一个上校，他参与了三个精心设计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他的记忆力惊人：他知道炮火进攻的时间，他心里记着一千英里宽的战场全貌。对隆来说，苏联就像一个桌子上的模型，只是比那种在作战计划中用的更大、更触目惊心。军队是人组成的，不是写着号码插在模型上的小旗，但是原理和情节是一样的，至少开头是如此。（在纽伦堡审判时，隆否认知道特别行动队这件事。后来给他看了他代表作战部会签的杀死政委的命令，他才记了起来，但是辩护说他不知道特别行动队的其他目的。法庭判他强词夺理，就像隆为自己辩护的其他问题一样。）

入侵这天太阳出来后的三个钟头里，隆设法回避元首对地面作战趋势提出的唠唠叨叨的生硬问题。然后，他说出了他的判断：北方干得不错，比原来计划的还好；中央更好；南方很糟。这证明是正确的估计，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希特勒对这个鹰钩鼻将军很有好感。

在这里，这些玩牌的巨人摊开了最初的几张牌。希特勒和他的参谋人员猜测俄国人会在中央，在普里佩特沼泽地以北集结最强的力量以保卫首都。但是，那个部署俄国军队的人——斯大林，或者那些给他出主意的将军，打赌德国人会把主力冲向南方，占领乌克兰产粮区和高加索油田。这种判断可能是读了《我的奋斗》形成的，希特勒在书里公然说

占领这些地方是他毕生的目标。不管怎么样，俄国防御力量的最大部分集结在沼泽地的南边。因此，战线就不平衡了。德国人发现自己在南方前进很慢，冲向莫斯科却意外地容易。他们前面的第一座俄国大城市是明斯克。

太阳在罗马升起的时候，埃伦·杰斯特罗已经在高雅旅馆他房间里的写字桌上工作了。现在，杰斯特罗博士写的这本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著作只差四五章了，他心里很高兴。像平时一样，正八点钟的时候，同一个侍者送来了同样的早餐。杰斯特罗吃完早餐，又回到写字桌前。一扇卧室的门很响地开了，娜塔丽穿着一件粉红色浴衣，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由于怀孕，她不但身体显得臃肿，连脸颊和眼窝都陷了下去，嘴显得更大了。

“天哪，你听到最新消息了吗？”

“发生什么好事情了？”

“要看怎么说了，德国人侵入俄国了。”

“什么！真的吗？”

“就是八点钟的新闻说的。”

“哎呀，”杰斯特罗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黎明。”

“真怪！这个长小胡子的坏蛋真干起来了，是吗？又是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

娜塔丽走到放着剩余早餐的有小轮子的茶几跟前。“咖啡还热吗？”

“热的，你喝吧。”

“医生叫我在检查之前不要吃东西，可是我受不了，我饿得要

命。”娜塔丽喝着咖啡，狼吞虎咽地吃一块甜面包，“你最好给大使打个电话。”

“我也这么想。不过，俄国远着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确，想想希特勒进入俄国后越战越弱，也挺有意思。但愿他是走拿破仑的老路。”

“如果芬兰牵涉了进去，这艘‘伐亚莎’号就走不了。”

“天哪，真的，你完全对。芬兰有什么消息？”

“我没听说。”娜塔丽沉重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环视着这个宽敞的房间，四周是深红色丝绒椅子和沙发、镀金框架的镜子，还有大理石雕像。“天哪，这套房间真闷气！要是能离开，该有多美啊！”

“亲爱的孩子，这房间挺宽敞，而且我们只给两个小房间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不呢？旅馆里空着，只有德国人，这叫我毛骨悚然。”

“我想每家旅馆都有他们。”

娜塔丽神色忧郁地说：“当然。昨天我在电梯里认出了一个秘密警察，拜伦和我在里斯本看见过他。我知道就是那个人，他的额头上有这样一块难看的伤疤。”她伸出一根手指，画了个“L”的形状。

“当然是碰巧。他认出你了吗？”

“他盯着我看了一眼。”

“我看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人见到活的东西都盯着看。那么，医生昨天怎么说来着？一切正常吗？”

“是的。”她含含糊糊地说，“他要我再检查一次。现在我去躺一会儿。”

“还上床去？”

“他叫我多休息，约的时间要到中午。”

“好吧。这一章就可以誊清了。”

“埃伦——”娜塔丽顿了一会儿，咬着下嘴唇，“他叫我暂时不要打字。我背脊累，等这阵疲劳过去以后吧。”

“我明白。”杰斯特罗叹了口气，环顾一下这个房间，“我同意，这个地方并不那么舒服。我一想到我那可爱的房子空空荡荡……娜塔丽，你认为这场俄国的战争会使事情根本改变吗？我是说——”

“老天爷，埃伦，”娜塔丽很不满意地脱口说，“你的意思是要说你还能和德国人留在同一块大陆上吗？”

“亲爱的孩子——”杰斯特罗做了个十分犹太式的姿势，耸着肩举起两只手摇着，“不要对我不耐烦。上一次大战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婴孩，但是对我来说，这两次战争之间只过了一会儿工夫！不过是停战了一会儿，又继续打。你想，那时候听到多少德国鬼子把比利时的婴儿挑在刺刀尖上、把修女的乳房割掉等等的话！后来，我在慕尼黑和一些真正绝妙的人过了一年。都是德国人，德国人——哎哟，天哪，拜伦来了一封信，我告诉你了没有？”

“什么？在哪儿？”

“可能侍者把它放在会客室里了。”

她迈着沉重的步子跑出房间，抓起那封白色的信，回到卧室，就喘着气读起来。这是一封干巴巴的信，没有别的消息，除了他已从S-45号调出来，调到太平洋舰队的一艘新潜艇“鲔鱼”号上，埃斯特上尉调到一艘老潜艇“乌贼”号上了，等等。不过爱情、寂寞等等字眼挺多，是些老调。她脱了衣服，躺到床上，起劲地把这封信读了又读，读得句子都没有了意义。

那个意大利医生告诉她，只有两三次少量的出血，关系不大，但是

她得休息，以保证胎儿安全。娜塔丽准备在床上躺两个星期。

昼夜的分界线徐徐地在大西洋上移动，大半是在蓬松的云彩和空荡的起皱的蓝色海面上经过，偶尔逢上整齐地排列着的小点和一些随意散落的小点。排列整齐的小点是护航船队，随意散落的小点是企图猎取它们的德国潜艇，以及企图发现潜艇以警告护航船队的美国军舰。猎者和被猎者都毫无区别地接受太阳给予的光明和温暖。这个场面浩大的三角游戏，它的参与者称之为大西洋之战。然后，阳光移向另一块大陆，即新世界。

不一会儿，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的窗户就被早晨的阳光照亮了，但是那些坟墓般的广播室里还只有无休无止的电灯光。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的走廊和小房间里，尽管时间还早，但已经人来人往忙乱起来。休·克里弗兰胡子拉碴的，坐在旧写字桌前，抽着一支长雪茄烟，在一本黄色拍纸簿上画着。尽管业余游艺节目大受欢迎，但他并没有放弃“本市名人动态”这个节目。他常说，等到业余游艺节目的热潮过去之后，新闻广播节目仍然是他的谋生之道。他写字桌上的一台袖珍收音机里传出了温斯顿·丘吉尔讲话的响亮声音：“从来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曾经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我说过的话，我一句也不收回。然而，这一切都由于目前正在出现的景象而消失了……我看见成万座俄国的村镇，那里姑娘们在微笑，孩子们在游戏。我看见残酷的屠杀降临到他们头上……一批批呆板的、机械的、听话的、野蛮的德国鬼子兵，好像成群爬行的蝗虫，在作践，在糟蹋……”

电话铃响了。他想不理，然而又抓起话筒来，咆哮着说：“他妈的，我在听丘吉尔……啊！对不起，契特。听着，你那里如果有收音机，打开听听。真有鼓动性！”他把身子向后靠在转椅上，一只耳朵对着收音机，另一只耳朵听着电话。

“在这些火光、这些风暴后面，我看到了那一小撮人，他们设计

了、组织了这场恐怖的暴雨，向全人类倾泻……”

“契特，我当然想到了。等新闻一广播完，我就打个电报给这里的俄国领事馆。显然，我不能从电话里弄到。大约一个钟头以前，他们打电话给我了。梅德琳·亨利到那里去了，他们答应派一个人跟她一起来。不，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还不知道。妈的，今天早晨，他们的女仆都成了新闻！”

“你能怀疑我们的政策会是什么吗？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和唯一的不能改变的决心。我们决定摧毁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没有人能动摇我们这个决心——没有人……与纳粹作战的任何个人、任何国家，我们都要支持。与希特勒同流合污的任何个人、任何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

“俄国人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就是美国的危难……”

梅德琳冲进办公室，满脸通红，两眼放光，对她的上司拼命做手势。

“等一等，契特，她回来了。”克里弗兰用手捂着话筒问她，“有什么好消息？”

“我把大使弄来了。他正好在纽约，我把他弄来啦。”

“神圣的耶稣！你不是骗人吧？大使？他叫什么名字，奥斯金斯基？”

“奥曼斯基。”她兴奋地点头说，“他八点五十分到这儿，领事陪他来。”

“喂，契特，你听到了吗？这姑娘把奥曼斯基大使弄来了。我向基督发誓，是奥曼斯基！听着，我得给他去做准备。当然，当然，谢谢。”他把话筒扔下，“你是怎么搞到的，梅德琳？为什么他不在华盛顿？”丘吉尔的声音在演说快结束时高了起来，克里弗兰伸手把收音机

关掉了。

“休，我要求见领事，对那做传达的胖姑娘说我是‘本市名人动态’节目派来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到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墙上一幅很大的列宁像瞪着我，奥曼斯基大使就在那里，他说他到广播电台来。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态度和气极了。”

“妙啊！绝啦！真了不起！”克里弗兰看看表，伸手摸了摸满是胡子楂儿的脸，“老天爷，布尔什维克大使亲自来！真是好运气！”他跳起来，把这个矮小的姑娘拉到怀里，吻了她一下。

梅德琳挣开他，脸涨得通红，回头看了看敞着的门，整了整衣服。

“你真是一个好姑娘，梅德琳。现在听着，我去梳洗一下，你就写一个介绍，想几个问题，拿到化妆室来给我，行吗？”

大使准时到来。休·克里弗兰这辈子还没有看见过一个俄国的共产党人。奥曼斯基的考究衣服、从容举止、流利英语，都使他惊讶。那位领事说得还要流利。这两位俄国人泰然自若地坐到了扩音器前面。

“大使先生，我十分荣幸地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本市名人动态’节目，欢迎您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克里弗兰开始了，但是没有说下去。

“十分感谢。既然我们两个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共同的斗争，”奥曼斯基说，“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在你们的流行节目‘本市名人动态’里，把我的祖国的战斗精神向美国人民做一个保证。请允许我念一念莫洛托夫先生的广播讲话。”

领事把一份打印的文件递给奥曼斯基，这使克里弗兰大为恼火，他的铁一般的规则是断然拒绝事先准备的讲稿。

“好吧，大使先生，我只是想说——”

“谢谢你。为了节省时间，我已经把他的讲话进行了节略，不过这

里有几段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亲口讲的重要部分：‘没有对苏联提出任何要求，没有正式宣战，德国军队就向我国进攻，德国飞机就轰炸我们的城市……’”

克里弗兰举起一只手，想说话，然而大使继续往下念：“‘这种对我们国家从无先例的突然进攻是背信弃义的，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从未有过。这是重大的罪恶，因为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一向忠实地恪守这个条约……’”

“大使先生，关于这个条约，请允许我只问一个——”

“请原谅，我要继续念下去。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也可以讨论。”奥曼斯基说，声音镇定并带有魅力。他接着把用紫色墨水笔清楚地画出来的句子和段落念下去。克里弗兰又有两次想打断他，都没有成功，大使根本不予理会，一直念到最后一页的最末一行：

“‘对苏联的这次掠夺性进攻的全部责任，在于德国的法西斯统治者……

“‘苏联政府已经命令我们的军队把德国军队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

“‘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敌人必然被打败，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对于这些雄辩的话，”奥曼斯基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我必须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他把文件还给领事，对克里弗兰笑了笑，好像站起来要走。克里弗兰急得没有办法，忙说：“大使先生，我明白在这个悲剧性的时刻您是多么忙，我不想耽搁您，只是请告诉我：美国共产党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应？您知道，他们激烈地鼓吹中立，他们拼命地反对《租借法案》。现在他们是不是很快要翻转脸来？”

奥曼斯基沉着地在椅子上坐好。“当然不会。您要知道，全世界的

无产阶级在本性上是热爱和平的。他们从战争中不能得到什么，反而要失去一切。这场战争是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开始的，因此，工人们——例如您刚才说的美国共产党——反对战争。但是，苏联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没有殖民地，它不过是一个要求和平的工人和农民的国家。法西斯德国进攻我们，就抛掉了假面具，暴露了他们自己是全人类的共同的野蛮敌人。因此，现在所有的人民都会团结起来，打倒德国法西斯野兽。美国人民也一样，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苏联人民在自己的正义斗争中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大使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奥曼斯基说，“刚才丘吉尔先生宣布的英国对我们全力支持的保证，将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温斯顿·丘吉尔由于他英勇的反希特勒法西斯立场，一直在美国受到应得的尊敬。再见，十分感谢您。”

梅德琳陪着这两位俄国人走出播音室，克里弗兰正恼怒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对着扩音器说：“‘本市名人动态’节目刚才请驻美国的俄国大使康斯坦丁·奥曼斯基先生向诸位做了关于德国人侵犯苏联的独一无二的首次广播讲话。”他的声音从戏剧性的庄重转为开心的油腔滑调，“好吧，诸位，从侵犯苏联到新改进的惊人的‘亮晶晶’牌，是一个急转，是不是？然而，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如果油泥侵犯了你的厨房，那么新改进的‘亮晶晶’牌就是打退它的现代化方法……”

初升的太阳转到了芝加哥，但是看不见，一场雷雨笼罩着城市。巴穆·柯比坐着一辆出租汽车，去出席总统的炼铀委员会召开的秘密会议。委员会邀请了全国各地的有关工程师来讨论，其目的是要从具体从事工作的人员那里了解能否在战争进行的预期时间内——估计还要四年或五年——生产足够制造原子弹或发电站的铀。劳伦斯博士给他的信里要求他带来制造某种巨型电磁铁的切实可行的报告。他们两人是老朋友

了，这些年来，柯比给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回旋加速器供应了许多特制设备。

巴穆·柯比的工作介于商业和科学之间，其性质是商业利用了科学。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谋利者，然而他是有一定的科学地位的，因为他早年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工作过。柯比懂得巨型电磁铁是做什么用的。他对为了军用而生产铀的看法是明确的，这么做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他还认为德国人早已在这么做了。入侵俄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可怕的证明。

普通的铀看起来像镍，它的化学性质是活动的，但是没有东西能使它爆炸。它奇特的放射性会使照相底片产生模糊的影子；它摸起来有些热；长时间暴露在它面前，人会受到轻微灼伤。也好也不好，在宇宙间的物质中，有一种物质的化学性质和铀相同，但原子构造不一样，就是能爆炸的同位素U-235。现在我们对这些都明白了，但是在一九四一年，科学家还只是猜想能不能做一枚U-235炸弹，一切都还是理论。一九四一年时的问题是：第一，要找出铀裂变时的连锁反应会不会无法控制，或者有什么还不知道的天然事物能使它停止；第二，如果第一个问题能够解决，那就要得到足够多的纯粹的U-235来试着使它爆炸；第三，如果爆炸成功，那就制造足够多的这种东西来威吓世界。柯比听到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消息，他断定德国人至少在第一阶段获得了成功。

从他狭隘的利益观点看，他把整个战争看成德国人和美国人在使U-235裂变问题上的竞争。其他的一切，什么潜艇的沉没、陆上的战役、空中的格斗，他越来越看成无谓的流血，和这次大摊牌相比，不过是无用的老一套的虚张声势。希特勒冲进俄国，开辟了一条第二战线，放松了几乎灭亡的英国，这个做法简直像疯子的错误一样使他惊讶——除非是德国人成功地创造了可控制的连锁反应。如果希特勒有了铀的炸弹，或者可以指望在一两年内就有，那战争就已成定局，而德国人到俄国去无非是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奴役掠夺，为统治全世界做准备而已。

从柯比所知道的情况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是德国人发现了铀的裂变现象。一九三九年，他们把威廉皇帝研究所全部用来研究这项发现的军事用途。征服挪威后，有情报说，他们制造了大量的重水。这种两个氧原子的奇怪物质重水，它的唯一可能的军事用途就是在铀裂变过程中用作中子减速。

美国没有原子反应堆，没有建造反应堆的技术，只有一个科学家肯定能够创造连锁反应。全国储存的铀一共不到四十磅，更不用说那十分稀少的能爆炸的同位素U-235了。尽管炼铀委员会开了那么多会，科学家们窃窃私议，政府还是不曾在这个计划上花费十万美元现款。柯比估计，现在德国人拼命想搞世界帝国，在这方面也许已经花费了大约十亿美元。

炼铀委员会在一间单调的研究室里开会，尽管窗户开着，外面雷电不断，房间里还是闷热而烟雾腾腾。一块蒙着灰尘的小黑板上还有粉笔写的大学课程的基本方程式。桌子周围所有的人柯比都认识，除了两个穿军服的客人：一个陆军上校和一个海军上校。科学家们只穿着衬衫，有的解掉了领带，卷起了袖子。仍旧是国家标准局的局长利曼·布里格斯当主席，这使柯比更为泄气。布里格斯是一个快活的灰头发官员，在他眼里，一千美元就是联邦的一笔可观开支。他还穿着外衣，系着领带。

劳伦斯博士对柯比友好地挥挥手，然后对旁边坐着的两位军人说："这位是柯比博士，丹佛电气公司的董事长。这位是托马斯上校，这位是凯勒赫上校。"

柯比分发了油印的文件，然后高声念起来，有时候被隆隆的雷声打断。与会的人都侧耳细听，只有凯勒赫上校，一个双颊肥胖的秃头，连续不断地抽着烟，萎靡不振地瞪着前面，不时地把手伸进镶金线的蓝制服里，在胸口的一个地方搔痒。陆军上校是一个看上去带点儿书生气的

小个子，老是咳嗽，不断地从一个小纸盒里拿药片吃，一面在柯比发的文件边上写速记注解。

柯比正在答复劳伦斯的信里提出的问题：他能不能制造这种巨型的电磁铁？如果能，大约要多少钱、多少时间？劳伦斯认为可以把铀的一束电离子流在磁场中进行分离，以产生U-235——他总是用简单的方法和特别的力量来说服别人，所以有的科学家喜欢他，有的科学家恨他。这种方法柯比有一次对维克多·亨利讲过。已经有一种实验用的工具，叫作光谱仪，可以这样做。劳伦斯想制造巨型的光谱仪，以取得足够数量的U-235供军用。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做过。这整个设想要求有——包括许多别的东西——特别巨型的电磁铁，以保持一个不变化的磁场。电压的一点点细微变化，就会抹掉U-238和U-235之间离子流的极微小的差别。这是关键所在。

柯比提出了交付第一台电磁铁的可能日期，以及他要收的造价的大致范围，委员会的成员开始互相看了看。柯比最后提醒说，关于材料供应问题，要求有绝对优先权，说完就坐下了。戴着一副圆眼镜的劳伦斯朝他微笑着。

“好吧，这叫人还有点儿希望。”利曼·布里格斯温和地说，摸摸他的领带，“当然，这价钱还纯粹属于幻想的范围。”

那位海军上校插嘴说：“柯比博士，对于这个问题，通用电气公司来了人，西屋电气公司来了报告，他们设想的时间要两倍多，设想的价钱还不止两倍，而且他们还把使用性能大大降低了。”

巴穆·柯比耸了耸肩，说：“有这可能。”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你说的可能性而不相信他们呢？”托马斯上校哑着嗓子说，随手从小纸盒里摇出一片药片来。

柯比说：“上校，我曾在西屋公司干过，他们制造的所有东西只使用一种电流。我是制造顾客设计的设备的，而且我是专门制造电磁铁

的。这是一种比较狭仄的专业，却是我的专业。在这一点上，德国人走在我们前头。我到德国去过，我研究了他们的机构，进口了他们的镍合金线。西屋公司和通用公司不像我这样懂得这方面的技术，他们也不用懂得。对于电磁铁的专门技术，我能够超过他们。至少我要求我能够，而且我准备以这些条件来投标。”

巴穆·柯比提到德国，桌子周围的人又交换起眼色来。那位海军上校以恼怒的声音说：“德国人还走在我们前头吗？”

“在哪方面，先生？”

“任何方面。说明白一点儿，就是制造这种炸弹方面。”

柯比吸了口烟斗，说：“从他们最近表现的自信看来，并不乐观。”

“我同意。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干起来？这个委员会看来只会空谈。”凯勒赫坐直身子，皱起眉头说，“我不是科学家，我不敢说我对这种未来的武器十分相信，但是如果他们在干，我们就得赶快。我们直接到总统那里去，向他要钱要命令。我可以保证海军会支持委员会。”

布里格斯吓得举起一只瘦手，说：“上校，总统有更紧迫的事，都需要钱、需要做。”

“我不同意，”托马斯说，“能比这些炸弹更紧迫？”

布里格斯反驳说：“上校，这一切还不过纯粹是理论，要达到任何可能实用的结果，还要好几年呢。”

凯勒赫上校用手一拍桌子，说：“瞧，让我提一个真正笨的问题。柯比在这儿谈论的是什么？是传布理论呢，还是制造光谱仪？也许我应该明白，然而我没有明白。”

“是制造光谱仪。”劳伦斯用慈爱的声调说。

“很好。那么，为什么你不努力去干呢？你得过诺贝尔奖。为什么你不送一份清楚明白的备忘录给总统，让他可以了解？为什么你还要在

一些别的花样上绕来绕去？”

“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基本建议上设想错误，”另一个科学家温和地解释说，“我们就可能白费好几年工夫。”

柯比忍不住说：“或者在竞赛中输给德国人。”

讨论停顿了一会儿，一时间，只听得见哗哗的雨声。布里格斯说：“好吧，这些事情还是未定之局，就像总统常说的那样。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准备一半就动手去干，这是肯定的。无论如何——”他愉快地微笑着，转向柯比，“我不认为我们还要耽搁你。你的报告十分有用，非常感谢。”

柯比收起他的文件，说：“不知道你们是否还用得着我，或者我先回丹佛去？”

“弗莱德，别那么匆忙。”劳伦斯说。

“好吧，我就在史蒂芬斯旅馆。”

柯比在旅馆房间里待了一上午，听着收音机里关于入侵俄国的新闻广播和特别报道，心情越来越沉重。不停歇的雨，时而夹着一阵闪电和雷鸣，加深了他的忧郁。有很长时间，他在午饭之前不喝酒了，这天他却要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劳伦斯兴冲冲地来找他时，他已喝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弗莱德，今天早晨你可出了风头。我以为我们会有午饭吃，不料委员会却让送来咖啡和夹肉面包，会又接着开了下去。不过，有些事已经提出来了。你有时间吗？”

“我就是在这里坐着，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世界的末日。”

劳伦斯笑了。“它不会有末日。我们会在U-235方面打败德国，这是这场战争的关键，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差远了。这个委员会当然得改变它的方法。手续简直麻烦得令人难以相信。譬如说，现在进行的事务工作。简直受不了！为了保密，一次只能邀一个方面来商谈，把我们全

体整天拖着！我们需要一个懂行的人作为事务工作与工业界之间的经常联系人，而且我们马上就需要。”劳伦斯停了一会儿，又说，“刚才我们正好谈起你。”

“我？不行，谢谢。”

“弗莱德，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懂得业务，你对理论的掌握也很充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而这种人不多。不幸的是，现在世界上没有更重要的职位了，这你明白。”

“可是天哪，要我给谁工作？向谁汇报？上帝保佑，不要是那个国家标准局！”

“这一点是公开的。为了保密起见，也许你就在海军里弄个顾问的职位。凯勒赫上校是急切地想干，我真觉得有点儿好笑。几年以前，费米带着这东西的全套设计到海军去，被他们像疯子一样赶了出来。海军把恩里科·费米[3]赶了出来！怎么，弗莱德，你干不干？”

顿了一会儿，柯比说：“我得在哪里任职？”

“要在华盛顿。”柯比沉默了很久，于是劳伦斯又说：“到华盛顿去有困难吗？”

“我没这么说，可是你要这些电磁铁制造出来——”

“即使建议得到批准，钱拨了下来，也要一年以后。这事可是必须立刻就干。你说怎么样？”

这是劳伦斯的急性子脾气，柯比很了解。他把劳伦斯看作可能是最有才华的人。柯比比这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大几岁，他得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径直放弃了科学前程，转向工业，大部分原因是他认识了劳伦斯和几个别的人，他们都比他年轻得多，有才华得多。他们使他感到自己落后了，泄气了。现在，这样一个人鼓励他接受这样重要的一项任务，他是无法推却的。

“但愿不给我这个职位，”他说，“给了我，我就接受。”

太阳在圣弗朗西斯科升起的时候，昼夜的分界线已经绕着地球走了一半，对苏联的入侵已经过了半天。无数的人被杀死，他们大部分是俄国人。苏联的空军损失了数百架飞机，也许不止一千架。灾难的实际损失已经超过了准确的记录。

在马雷岛海军船坞的军官俱乐部里，一张靠窗的满是阳光的桌子上，几个潜艇艇长正吃着火腿和鸡蛋，谈论对苏联的入侵。对入侵的结果，没有什么争辩。大家都同意苏联要垮台，有的说红军能支持六个星期，有的预言三个星期里或者十天就会结束。这些年轻的职业军官并不是头脑狭隘或者抱有成见的人，有这种看法的人在美国的武装部队里从上到下比比皆是。红军在芬兰的恶劣表现，已经证实了那种共产主义以及斯大林的血洗已把俄国变成一个没有军事力量的国家的判断。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国的作战计划处在估计世界战略形势时，根本没有考虑苏联。这些马雷岛上的潜艇军官在早餐桌上太平无事地议论地球另一边正在进行的大屠杀，不过表明整个军方对此的看法而已。

讨论的主要题目是日本人现在会不会进攻，如果进攻，进攻什么地方。这几位上尉军官倾向于这样的意见：既然总统还在执行让日本人越来越多地购买石油和废铁的自杀政策，日本人也许不会来。但是“乌贼”号的艇长布朗奇·胡班一开口，这种一致的意见就垮台了。

舰队里没有哪个艇长比胡班更有威望。他在班里的崇高地位，他摆资格的冷淡态度，他玩的一手好桥牌，他喝酒的能耐，他的漂亮老婆，他自己上得了杂志封面的漂亮仪表，这一切加起来，形成了他使人难以置信的迷人外表。然而，他的外表还有行动做后盾。在他的指挥下，“乌贼”号在轮机和炮术方面得了三个优秀。五月份舰队演习的时候，他让“乌贼”号溜进了一个驱逐舰的防护圈，击沉了假想的敌人战列舰。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会青云直上的人物。因此，胡班上尉在说话的

时候，别人只有听的份儿。

胡班议论说，世界形势就像一场橄榄球赛。在亚洲，俄国的西伯利亚军队和日本人本来在面对面地比赛。希特勒最近的行动把俄国人吸回到另一翼，他们成了斯大林最后的后备。这是日本人的一个好机会。现在他们有了一片开阔的场地可以玩他们的球，从中国向南到新加坡，到苏拉威西和爪哇，把欧洲人富饶的属地都收拾掉。只要他们的行动够快，在美国人集合起来插手干预之前，他们就能越过界线。他看见他的新到任的副艇长在门口向他招手，就打住了这个军人爱说的比喻，从餐桌边站了起来。

埃斯特上尉递给他一份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来的电报：

> “乌贼”号取消大修，只做必要战备检修，报告启程赴马尼拉的最早日期。

“好啊，好啊，回基地去啦！”胡班咧嘴一笑，带点儿激动地说，“太好啦！那么，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也准备开球啦。让我们瞧瞧，今天是二十二号，嗯？还有那台空气压缩机和四号鱼雷发射管得装起来。显然我们弄不到新电动发电机了，这些事要等我们到马尼拉才能得到命令。就这样吧。”他把电报纸按在墙上，用铅笔清楚地写道：二十四日七时启程。然后，他把电报递还给埃斯特。“作为军情优先电报发出。”

“我们来得及吗，长官？”

“给船坞的上校打个报告，他会把我们弄走的。”

“是，长官。我们少一个军官，波洛蒂少尉得在医院里待两个星期。”

“妈的，我把这忘了。那么，我们就四个军官走，挨着值班值到珍珠港，从那里的司令部里设法再找一个少尉。”

“艇长，你认识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人事处里的什么人吗？”

“认识。怎么了？”

“从新机构里去弄一个少尉出来行不行？”

对埃斯特狡猾的微笑，胡班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你脑子里有什么人吗？”

“有那么个少尉，跟我一起从S-45号上调出来的，刚去‘鲔鱼’号报到，试航已经整整两个月了。”

“是一个好军官吗？”

“这个……倒霉的是，他是一只袋子里的耗子，是一个很懒散的家伙。”

“那我们要他干什么？”

“我能对付他。在紧要关头，他倒是有计谋有勇气。他的父亲是作战计划处的上校，他的哥哥在‘企业’号上驾驶侦察轰炸机。”

“听起来不坏。他是哪一类的？”

“他是后备役。你瞧，艇长，”看见胡班脸上苦笑的表情，埃斯特叫起来，“司令部里后备役军官多的是。你没法儿让艇上军官室里的军官全是常备役，在‘乌贼’号上也没办法。拜伦值潜水班行，我了解他。”

“拜伦？”

“他叫拜伦·亨利，人家叫他勃拉尼。”

“好吧，也许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珍珠港。不过，这样把这个勃拉尼弄来有点儿不择手段，是不是？新机构，在珍珠港，这差事比跟着‘乌贼’号到马尼拉好得多。”

“苦差事。”

胡班好奇地看了看他的副艇长，他对埃斯特这个人还摸不透。“你喜欢他，老弟？”

埃斯特耸耸肩，说：“我们缺这么一个值班的。”

向西移动的太阳，并没有在太平洋上照见好斗的小黑点。早晨的阳光斜射进停泊在珍珠港里的“企业”号的机库甲板，射到拆卸的飞机上、半装配的鱼雷上，以及和平时期的这层水上机械工厂甲板的一切乱糟糟的东西上。到处都有穿油腻粗蓝布装的水手和穿咔叽装的军官在干活儿。像所有的航空母舰一样，这个钢铁的洞窟里弥漫着汽油、橡胶、金属和海洋空气的气味。水手长的哨声盖过了这个工作日的喧闹，接着广播喇叭里响起了一个南方口音：“请注意，十分钟后，全体军官在军官室开会。”

华伦·亨利从一架侦察轰炸机的座舱里爬出来，在一块油腻的布上擦着手。他戴上咔叽军帽，对跟他一起干活儿的几个水手说：“在叫我了，祝我好运。”

他走进军官室时，穿咔叽衬衫、系黑色领带的军官已经把椅子坐满，有的在两边站着。舰中央，正对前隔舱，挂着银幕，旁边一张铺绿呢布的小桌上放着一台幻灯机。舰长——一个头发已经灰白的矮胖子，看见华伦进来，就站起来走到银幕前面，说：“诸位，我想你们都已听到消息。我一直听短波，看来这位元首趁斯大林还没举起锤子和镰刀，就把他抓住了。”军官们对舰长的这种打趣有礼貌地嘻嘻笑了笑。“我个人为俄国人感到遗憾，他们被这么呆笨的领导控制着。我遇到过几次他们的海军军官，我觉得他们是友好的，也相当内行，尽管他们的行为有点儿古怪。

“问题是，这件事对‘企业’号的任务有什么影响？

“现在，我们许多人都知道，侦察机第六小队的亨利上尉对研究军事历史挺热心，所以我请他在这里给我们简单讲讲，然后开始工作，因

此——立正！”

海军少将柯尔顿从一个门口进来，几十把椅子一阵响，全体军官站了起来。这个人胸脯粗壮，有点儿发紫的胖脸上还有飞机失事留下的伤疤。他曾经是“朗格莱”号上的海军飞行员，现在是太平洋舰队空军司令部的参谋长。舰长引他坐到副舰长急忙让出来的一把皮圈椅上。这位海军少将点起一支粗黑的雪茄烟，挥手叫军官们就座。

华伦站到银幕前面，双手背在身后，双腿略微分开，用大多数海军教官惯用的单调谦虚的声音开始讲起来。他用老一套开玩笑的口气请大家原谅他的无知，然后就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主题。

“好吧，现在，很自然，我们关心的是日本人。在理论上，这里不应该有战争的问题。在军事力量方面，我们比日本强得多，任何日本人要发动一场战争，看来就是自杀。所以，你们听见老百姓在说，两个星期内我们就会把这些黄脸的小个儿鬼子从地图上消灭掉之类的胡话。”有些年轻军官笑了笑，就不笑了。华伦把一幅黄蓝两色的水道部的地图挂在银幕上，拿起一根教鞭指着说：“这是一幅太平洋的地图。面前没有一幅地图，就不应该说什么把某某人从地图上消灭掉之类的话。”华伦的教鞭把法国、荷兰、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画了一个圈。“石油、橡胶、锡矿、大米——日本要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所需的东西，都在这里。一九三九年以来，欧洲几个帝国的武装部队的行动，几乎都是为了掠夺。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是这些东西都在日本的后院。我们要到那里去，得远远绕过日本，航行许多天。如果太平洋发生战争，那个有争议的地区离圣弗朗西斯科有一万英里或一万英里以上，离东京却只有八百英里。

“因此，我们的政府设法使日本人保持安静，让他们从我们这里买去他们需要的钢材、废铁和石油，尽管他们把这些东西立即储存起来，准备和我们打仗。嗯，对这种政策，我没有意见——”

“我是有意见的。”海军少将用讥讽的口气严肃地咕哝了一句。军官

们都笑了，鼓起掌来。柯尔顿接着说："我这意见胆小的人不爱听。他们迟早会向东挺进，烧掉德士古的石油，把旧别克汽车的铁片打到我们身上。什么政策！对不起，上尉，请继续讲。"

华伦取掉地图，大家安静下来。银幕上亮起一张发白的幻灯片，这是一幅日俄战争的形势图。

"好，现在来讲点儿历史。这里是旅顺口，"华伦指着说，"远远伸进黄海，在朝鲜后面。这又是日本的后院。一九○五年，日本人在这里打败了俄国人。他们不宣战，偷袭沙皇的海军，在晚上用鱼雷偷袭。俄国人再也没恢复过来。日本人登了陆，包围了这个不冻港。就这样，旅顺口终于陷落。沙皇只得和一个只有他本国六十分之一大小的不发达的国家讲和！日本人把它看作一次伟大的胜利，就像我们看待美国独立革命那样。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历史书没有对这场战争予以足够重视。现代日本的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可能一切现代史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就在这一次，有色人种打了白种人，而且把白种人打败了。"

在一个角落，靠近餐具柜子的地方，军官室的服务员们——一些穿白衣服的菲律宾人或黑人，都站在那里。只要讲题不是保密的，他们也有权旁听军官的课程。这时，军官室突然静下来，人们的眼光都转向他们。菲律宾人脸上毫无表情，黑人们的表情则像谜一样各种各样，几个年轻的在酸溜溜地笑。这个尴尬局面出乎华伦的意料。司务长的助手们在场，对他来说是像饿了就吃一样自然的事，不会去注意。他摆脱了窘态，继续讲下去。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离佩里[4]打开这个国家的大门才半个世纪。日本人学得很快。他们把丝绸和工艺品卖给英国人，换来现代化的使用蒸汽机的海军；他们雇佣德国人训练陆军。于是，他们跳上大陆进攻俄国。

“要记住，莫斯科和旅顺口之间隔着整整一个大陆，唯一的联系就是一条铁路。漫长的供应线搞垮了沙皇，漫长的供应线搞垮了康华里[5]，漫长的供应线也搞垮了在俄国的拿破仑。你作战的地方越远，你消耗在来来往往上的力量就越大。

“很巧的是，在海军战术学院，战争规划常常从日本人偷袭我们开始，而且就在我们这个珍珠港。这是从偷袭旅顺口推论出来的。日本人的头脑就是这样想的，上一次叫这些白种魔鬼吃了苦头，为什么不再照样干一下？

“当然，一九四一年不等于一九○五年。我们有了侦察机和雷达。这一次，日本人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然而，这个敌人的天性是奇特的，你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不过，总要记得他们的目标。一九○四年日本人打沙皇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进军莫斯科的企图。他们的目标是抢占他们后院的地盘。他们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到现在还占领着。

“如果太平洋发生战争，日本人绝不会去攻占华盛顿。我猜想，他们甚至不会去威胁夏威夷。他们不可能乱冲乱撞。他们会向南进攻，大肆掠夺，然后向我们挑战，看我们敢不敢出来，拖着一条一千英里长的供应线，穿过他们设防的岛屿机场——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所组成的三重锁链，穿过就在他们家门口活动的海面舰艇和潜艇，而这些舰艇都在有陆上基地的空军掩护下。

“因此，我完全看不出我们能在两个星期内把他们从地图上消灭。”

华伦环顾了一下面前一百多张阴沉、年轻的脸。

“太平洋的和平曾一度坐在一把摇摇欲塌的三条腿凳子上。第一条腿是美国的海军力量；第二条腿是在东南亚的欧洲国家的力量；第三条腿是俄国在西伯利亚的陆上力量。

“这把凳子的欧洲那条腿，在一九四○年被德国人敲掉了。昨天，德

国人又敲掉了俄国那条腿。斯大林不会参与亚洲的战争了——至少现在不会。因此，一切全靠我们了。这把凳子少了两条腿，我敢说，太平洋的和平也就一屁股摔了下来。”

华伦一直很严肃地讲着，挥动着手里的教鞭。末了这句笑话使听的人意外地咯咯笑起来。

“至于纳根特舰长的问题，也就是希特勒的行动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只要一看地图，答案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了。元首已经给‘企业’号发了命令：各就各位。”

柯尔顿少将第一个站起来，带头鼓掌。他用牙齿紧紧咬住雪茄烟，使劲握华伦的手。

阳光滑过了一条把太平洋从北极到南极一分为二的假想的线，就开始了新的一天：六月二十三日。在线的另一边，六月二十二日这天才刚开始黎明。这个糊里糊涂的国际惯例，在一片混乱的世界中依然如故。因为地球仍旧在太阳的光照下旋转，总有九千万英里的一半在黑暗里，而地球上这些渺小的居民，在他们互相残杀之时，总得同意用一种方法来计算时间。

阳光在海面上向西移动，照到一串串可爱的绿色小岛上。这些小岛全都防卫严密。它们曾经是德国人的殖民地，后来日本保证不予设防，受委托代管。日本极力模仿白种人，研究了欧洲的历史，学会了提出这种保证的办法。

东京的白天开始了。这座城市点缀着一些可爱的公园和寺庙，以及一座皇宫，其余地方便是一片贫民区，都是些低矮的火柴盒似的木头房子和破旧的西式建筑。日本人为了赶上白种人，整整赶了两代，把他们都赶贫穷了；四年“中国事变”又把他们完全挤干了。他们服从自己的领导者，都在拼命工作，吃着监狱里一般的饭菜，在借来的技术顾问的指导下，用借来的金属按照借来的蓝图制造战争机器。他们还死命地推销

丝绸、照相机和玩具，换回石油来开动机器。九千万人辛勤地劳动在这四座不比加利福尼亚州大、满是休眠火山、不时地震的岩石岛屿上。他们的主要自然资源就是他们的坚强意志。世上的人对日本人的了解也只有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剧《天皇》[6]里了解到的那么多。

他们是难以理解的人民。他们的外务大臣，一个留小胡子的小个子，名叫松冈[7]，在美国受的教育，到过欧洲许多地方。但是，他的滔滔不绝的自相矛盾的谈话，他的粗野的咯咯狞笑和嘶叫，和想象中的东方人的仪表太不一样了，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疯子。白种人外交官猜想他的奇怪行为必定是日本人性格的一部分，直到后来才明白，连日本人自己也认为他发了疯。这个军人内阁当时为什么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委托他去干，仍旧是一桩历史疑案，就像德国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听从希特勒一样；而这个人的文章和演讲，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总是有明显的癫狂病。当时斯大林疯狂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尽管多数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后来他完全发了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疯狂的希特勒进攻疯狂的斯大林的时候，疯狂的松冈正主管日本与世界各国的外交事务。

日本的历史学家说，松冈得到天皇的紧急召见，他要求天皇立即入侵西伯利亚，但是陆军和海军首脑对这个意见表示冷淡。一九三九年，陆军与斯大林的西伯利亚军队打了一架，这次架打得倒霉，无法公开，损失了上万人。他们愿意南进，那里的维希法国政府已经无能为力，荷兰人已经与祖国失去联系，被包围的英国人根本分不出兵力。在这个主要的分歧问题上，华伦·亨利在“企业”号上的讲话中所做的分析一点儿没有错。

但是松冈坚持说，既然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他们受到攻击，日本就得保证予以帮助；而德国的入侵，显然是为了避开俄国的进攻。因此，从道义上说，就要求日本立即入侵西伯利亚。至于和俄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那是他自己去谈判的——反正俄国从来不遵守条约。趁俄国还未垮台，现在立即进攻十分必要，以便使突击看起

来体面一些，而不是乘虚而入。松冈把这种形势叫作“道德外交”。

据说当时一个地位很高的官员曾经相当严肃地指出，外务大臣是疯了。对此，一个年老的政治家答复说，松冈的发疯会是一个转机。人们能从日本人的记录里找到的，就是这些。

结果，政府的秘密决定是：“让柿子在树上成熟。”这就是说，暂不进攻苏联，等到它的失败看来已成定局时再说。因为对中国的仗还在没完没了地打，像一片无穷无尽的泥沼，所以日本的领袖们还不急于打一场新的沉重的陆战。如果他们要打，看来也会选择向南挺进。这项计划已在制订。松冈泄气了，不久就离职而去。

东京日出的时候，从白令海峡出来的太阳已经在西伯利亚行进了三个多小时。它还得走八个小时，才能把第二天的日出带给前线，因为苏联横贯着半个地球。

五六月间到处都是入侵的谣言时，有一则讽刺故事从德国占领区越过边界到了自由区，传遍了欧洲。这则故事说：一个柏林女演员在和一个国防军将军做爱后休息时，她要他把即将入侵俄国的事讲给她听。这个将军没有办法，只好摊开一幅世界地图讲起来。可是一会儿，她就打断他说：“亲爱的，这横在地图上的一大块绿的地方是哪里？”

“这个嘛，亲爱的，我已经告诉你了，是苏联。”

“原来是这儿。那么你说德国在哪里？”将军把欧洲中部狭小的一块黑的地方指给她看。

“亲爱的，”女演员沉思着说，“元首看过这幅地图没有？”

这是一个很好的笑话。但是，苏联的神经中枢不是在海参崴，不是在这块绿色地方的最东端。六月二十三日，初升的太阳从俄国首都西移，照亮了德军纵队，他们穿过红军的密集部队和强大的边境防御，一天之内以每小时二十五英里的速度向明斯克和莫斯科挺进。

(1) 意大利城市。一九二二年，德国和苏俄在此签订条约。

(2) 犹太教的希伯来语法典。

(3) 恩里科·费米（1901—1954），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1938年获得诺贝尔奖，1942年首先完成铀原子分裂的连锁反应实验，后参与美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

(4) 佩里（1794—1858），美国海军将领，1853年率舰队赴日本，迫使日本天皇政府签订条约，开放通商口岸。

(5) 康华里（1738—1805），英国将军，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率领英军与美国革命军作战失败。

(6) 英国剧作家吉尔伯特作词、作曲家沙利文作曲的歌剧，1885年首次上演。

(7) 松冈洋右（1880—1946），1940—1941年任近卫内阁的外务大臣。

第四十六章

紫色的闪电划破黑色的天空，在华盛顿纪念碑背后忽长忽短地交叉闪现。波托马克河上的七月就像惯常那样在令人窒息的闷热和雷雨不断中即将过去。“我不能走回家去了。”维克多·亨利说。一阵冷空气从打开的窗户里冲进闷热潮湿的办公室，把粗大的雨点洒到墙上的挂图上。街上开始下起密集的骤雨。

“也许会把热浪赶散。”朱利乌斯说。朱利乌斯是主要办事员，从军械局起就跟他一起工作。这是一个五十岁的沉着的胖子，有个出色的统计头脑。

“没这么好的运气，水汽只会更浓罢了。”帕格看看表说，“嘿，都六点过了。打个电话到我家里去，行不行？吩咐厨子七点开饭。”

“是，长官。”

帕格把领带系紧，穿上一件麻布外套，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拢来。“我还得把这些数字再研究一下，真有点儿叫人不能相信，朱利乌斯。”

朱利乌斯耸耸肩膀，双手挥了挥，说：“这跟你让我算的前面那一批数字一样。”

“老天爷，如果都用到这两大洋的那么多登陆工具上，那么接下来的三年我们还怎么造别的东西？”

朱利乌斯带点儿优越感地对他微笑了一下，这是一个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比上司知道得多的下属。“我们一年生产六千万吨钢，长官。但是，还要制造那么多吹风机、冰箱和四十种不同型号的汽车，这是一个问题。”

帕格冒雨向一辆停在海军大楼门口的出租汽车走去，一个高个子男人从车里出来，把软帽往下拉压住额头。“真是——嘿，是你啊！”

“喂！”帕格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钞票给出租汽车司机，“请你等一会儿——柯比，你什么时候来华盛顿的？”

“来了有一个月了。”

“跟我回家去喝一杯。跟我一起吃饭，更好。”

“多谢，不过我去不了。”

“就我一个人。”维克多·亨利说。柯比迟疑了一下：“你妻子呢？”

“在纽约挥霍我的钱呢。她去送我们的儿媳妇和孙子坐飞机去夏威夷。这会儿她在买家具和零碎东西，我们置了一所房子。”

“是吗？她买的是不是狐狸厅路那所？”

“就是那所。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罗达在找房子的时候，我碰到过她。我想，那时候你在海上。我跟她一起吃了饭，然后她带我去看过那个地方，我完全赞成。”

“你要办的事多吗？”帕格坚持道，“我等你。”

“事实上，”柯比突然说，“我只是去取一些文件。我很快进去一趟，不过一分钟。我很高兴跟你一起喝点儿酒。”

不一会儿，他们就一起坐在出租汽车里，在大雨中缓慢地经过上下班时间拥挤的宪法路。“你在这闷热的城里干什么啊？”帕格说。

“哦，瞎忙罢了。”

“我知道你有事！”帕格咧嘴一笑，强调这个“有”字，意思是指铀。

柯比看了看出租汽车司机圆圆的秃头和通红的耳朵。

“司机，打开收音机，”帕格说，“让我们听听新闻。”可是车上只能收到爵士音乐，还有静电干扰的吱吱响声。

“我不知道你想听什么，”柯比说，“除了德国人又离莫斯科近了五十英里。”

“我们都被日本人弄得紧张起来了。”

“我没法儿想象总统的命令是什么，”柯比说，“看来报纸也没法儿。很好，他冻结了他们的资金。这会截断他们的石油供应吗？”

“当然会，他们不能付钱买了。”

“这会不会迫使他们开战？”

“也许会。总统对维希政府允许日本人在印度支那设机场、驻军队的密约得想个办法。在这件事上，西贡是通向马来亚和爪哇，还有澳大利亚的现成有用的跳板。”

柯比慢腾腾地装上烟斗。“罗达好吗？”

“除了对新房子里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发发脾气外，别的都好。”

科学家嘴里吐着蓝烟，又说：“现在我们到底要日本干什么？”

“停止侵略，退出印度支那，退出中国大陆，取消满洲国的丑剧，让满洲自由。”

“换句话说，”柯比说，“放弃一切成为列强的希望，即便没有人打他们，也得承认军事上的失败。”

“我们可以在海上打败他们。”

“我们有军队去把他们赶出亚洲吗？”

“没有。”

“那么，我们有那么厚的脸皮，命令他们滚开吗？”

帕格垂下脑袋，皱起浓眉看着柯比。潮湿的天气使他头痛，而且他又十分疲乏。“你瞧，柯比，狂热的军阀在那里管事。那是用工业武装起来的东方武士。如果他们跳出来，赢得了东南亚，你就在太平洋里有了一个黄脸的德国。它有无穷的人力，还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橡胶和石油。在可能的时候，我们得运用策略。在必需的时候，我们得打仗。总统的冻结命令就是一个策略，也许他会和他们订个什么密约。”

“安抚政策。”柯比说。

“对了，就是安抚政策。我们已经给他们装运石油，一直在安抚他们，只要他们不向南进攻，不在背后攻击俄国。我看总统是在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小心谨慎地摸索道路。”

“为什么他不对德国宣战？”柯比说，“为什么对护航问题老是拿不定主意？一旦俄国垮台，抑制希特勒的最后机会就没有了。”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罗斯福不对德国宣战，先生。”那个出租汽车司机没有回头，就用粗哑的、好脾气的南方口音说。

“哦？是吗？”柯比说。

“因为他如果想这么干，就会被弹劾。这就是原因，先生。他知道得很清楚，美国人不会为了救犹太人而去打仗。”他转过头来，友好的胖脸上露出快乐的笑容，蓝眼睛在闪光，“我没有偏见。我没有偏见反对犹太人，我也没有偏见支持他们。让美国青年为他们去送死还犯不上。这不算不合情理吧？”

“你还是注意开车吧。”帕格说。

司机不吭声了。

“这是一个好地方。”柯比说。他们是在后面的门廊上，帕格正在倒马提尼酒。这房子坐落在一座小丘顶上，下面是一片平滑的草地和一道长满野生树木的峡谷。一阵带着潮湿树叶和泥土气味的清风吹来，使门

廊上很凉爽。

“罗达喜欢这地方。”

他们默默地喝着酒。

“那出租汽车司机怎么样？”柯比说。

“他嘛，他不过直说了而已。这在参议院里经常讲，全是空谈。”

柯比的杯子喝干了，帕格马上给他倒上。

“谢谢，帕格。这几天我有些特别的感受，我开始怀疑，我们人类，就像我们都知道的，也许完不成工业革命。”

“我这一天也过得不好。”帕格说。这时，这位科学家点起了烟斗。

“不是的，”柯比说，慢慢地把手里的一根粗火柴挥灭，“我来解释一下。我想到，我们人类的习俗，我们对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的概念，在古代还没有机器时就发展起来了。也许德国人和日本人真正很好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他们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对手的倒台和覆灭，也是证明。也许我们会有一个达尔文式的社会变化。也许独裁统治最适合都市的机器生活——手执武器的老板们，根本不讲慈悲或正直，他们用恐怖维持秩序，动不动就撒谎、杀人，这是每天的政策。不过，大部分机器还不满一百年，飞机还不到四十年。民主仍然是一种脆弱的试验。”柯比停下来把杯子喝干。“你把日本人叫作工业武士，说得贴切。他们自己饿肚子，把国家搜刮干，来买机器、造机器，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来，跳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纳粹或者武士道的思想，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也许真是更有道理。也许我这只是酒后之言。壶里还有酒吗？”

“有的是，”帕格说着，给他倒上酒，“里面还更多。现在我觉得好些了，在这门廊上真舒服。”

“的确不错。”巴穆·柯比说。

“为什么你不留下来吃饭？”帕格问道，“还有什么事？”

“我不想麻烦你。”

“今天吃肉排、土豆和沙拉。多做两块肉排就行了，我去吩咐一下厨师。”

“好吧，帕格，谢谢。最近我一直是一个人吃饭。”

“我一会儿就回来。”维克多·亨利拿起酒壶说。他回来的时候，酒壶已经装满，还响着冰块的声音。

“我把晚饭推迟了，”他说，“咱们先好好休息一下。”

“这倒合我的意，”柯比说，“不过从我现在的情绪和你那只酒壶的容量来看，也许还要你领我到餐厅去呢。”

“餐厅不远，”帕格说，“那里的家具也没什么棱角。”

柯比笑了。“要知道，你那位非常可爱的妻子对我说的头一件事，就是我喝酒太多。在柏林她请我吃饭的那次，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得坐飞机回来见总统。那时候我情绪不好，一下子就喝了好多酒，她把我拦住了。”

“这太粗暴。一个男人喝多少酒是他自己的事，”帕格说，“更不用说我这位骄傲的美人有时候自己也醉醺醺的。”

“我说，帕格，你调的马提尼酒真太棒了。”

“柯比，要知道，你刚才说的，还不就是林白[(1)]贩卖过的，什么未来在招手之类的玩意儿。”

“不过，林白还是一个新人的典型，对吧？他是独自一人驾着一架单发动机飞机飞过大洋啊！他为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指出了道路。”

“他不是说谎的人，也不是杀人犯。”

“只有老板们需要这样干，亨利。其余的人，包括科学与机械的天

才如林白，以及像我这样的旋转木马在内，只需要服从。显然在德国就是这样。”

“我要告诉你，柯比，”帕格说，一边用手转着酒杯，感到意义深刻，“这样的领导者不稀罕。拿破仑就是一个。他也有一条宣传战线，他还没有开枪，就削弱了敌人。是啊，他是把自由、平等、博爱带给全体欧洲人的。好了，这下他把欧洲大陆弄得满目疮痍、血流成河。一连过了十多年，人们才看透了他，把他抓住，放逐到一座岩石岛上。”

“你认为希特勒也会这样？”

“我希望这样。”

“这里面有个区别。拿破仑没有机器，假使他有飞机、电话、坦克、卡车、机关枪——所有的工业产品，说不定他也会使欧洲长时期处于专制暴政之下呢，你信不？”

“那可不敢说。我把拿破仑看得很低。你要知道，拿破仑把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最好的土地卖给杰弗逊[(2)]——我们的整个中西部，从路易斯安那州到落基山脉和加拿大边境——卖了一千五百万美元。一千五百万！这就是说，像艾奥瓦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地产只值四美分一英亩。还有明尼苏达州的全部铁矿、科罗拉多州的金矿银矿、俄克拉何马州的石油。我看不出来为什么很多人，甚至一个法国人，能把拿破仑看成一个天才。他是一头喝血的蠢驴。他只要派他的一个小军团到这里来，保卫这个地区，就是说用两个师来守住路易斯安那地区，而不是在欧洲晃来荡去地屠杀抢劫，同时再送几千个法国人到这个地方来殖民，毫无疑问，法国今天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被强奸了的丑老太婆。”

“我以前真没这样想过，”柯比说，对他最后一句话笑起来，“也许是荒谬的。”

“你的铀怎么样了？”维克多·亨利说。

柯比的笑容变成了谨慎。“你就是为了这个让我喝马提尼酒的吗？”

“如果马提尼酒能让你泄露有关铀的事，柯比，那么先来让它试试作战计划处的一个军官，以后就别再喝马提尼酒。”

“作战计划处得到什么报告没有？”

“没有。对我们来说，还是凡尔纳[3]的小说。”

“不幸得很，比那还不如。”

雨又开始下起来，风在呼啸，雷声隆隆，一阵雨点从门廊的栏杆处洒了进来。帕格把向风一边的遮阳帆布放下来系住，这时柯比还在继续说。

“当前最乐观的估计，帕格，是这种炸弹能制成功。如果全力以赴，也许两年，也许五十年。这是未知数。可是，我们并没有全力以赴。我们在理论方面努了一把力，如此而已。有些惊人的头脑在工作，其中有些人是被德国人从欧洲赶出来的，这一点我们还真得感谢德国人。重要的问题是，至今德国人在前头走了多远？我们甚至还没开始，既没有资金又没有计划。制造铀的炸弹要经过几个阶段。我们有些人害怕德国人已经突破第一阶段，那就是获得了足够的放射性同位素来引起一个可控制的连锁反应。”

“我们在这里谈的是什么性质的武器？”帕格说，“爆炸力有多大？”

“再说一次，答案是一个未知数。这力量加在一起也许太大了。就是说，这种炸弹在能真正起作用前，自己就得分裂。在理论上，一枚炸弹能扫平纽约城，或者甚至像罗得岛那么大一个地区。你在这里对付的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据说它能产生一个裂变过程，能把地球炸掉。正经人并不把它看得太严重。坦白讲，我知道得不多，还没什么把握。”

“你讲的这种炸弹真是太好了。”维克多·亨利说。

“喂——”

这所宽敞的房子里响起了罗达·亨利的声音，然后他们听见鞋后跟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嗒嗒地响。“奇怪！有人在家吗？我挨了淋，像只落汤鸡了！”

“嘿！我在这儿，在外面，”帕格说，“我们有客人。”

“有客人？”

“你好，罗达。”柯比站起来说。

“哎哟，老天爷！”她瞪着眼睛在门口愣住了。她的紫色帽子耷拉了下来，手里还捧着一个湿透的纸包裹；她的绸子花衣裙湿漉漉地贴在肩膀和胸脯上；她脸上的雨水一闪一闪的，涂着的眼影也模糊了，苍白的嘴唇上唇膏蹭得一块块的，一绺绺湿了的头发垂在额角和脖子上。

帕格说：“纽约的事那么快就办完啦，是吗？我请弗莱德·柯比来喝杯酒，因为我们刚好——”

罗达转身走了，她那匆忙的脚步声在屋子里响着，上了楼梯。

“爸爸，这真是一个好地方！简直是一座大厦！”梅德琳从门口进来，淋得像她母亲一样湿。她一边笑，一边甩掉头发上的雨水。

“你好，梅蒂！你也来了？”

“瞧我！老天，我们多倒霉！找不到出租汽车，而且——你好，柯比博士。”

“你们两人要感冒了。”帕格·亨利说。

“如果给我一杯马提尼酒，”梅德琳说，眼睛看着酒壶，“我就能抗住病毒了。”在父亲给她倒酒的时候，她解释说，因为休·克里弗兰明天早晨到国防部有事，所以罗达决定跟他们一起回华盛顿了。这女孩子老练地很快喝着酒。

“你的行李呢？”帕格说，“去换上干衣服。”

“我把东西留在维拉德旅馆了，爸爸。”

“怎么？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大一所屋子归你用。”

“是的，我到这里来看看，然后回旅馆去换衣服。”

“但是为什么你非得住旅馆？”

“哦，那样方便点儿。”她看看手表，“天哪，快七点钟了。”

帕格对女儿皱皱鼻子，不理睬她的厚脸皮。可是她看起来挺漂亮，尽管头发湿了，粉红色的麻布衣服皱巴巴的。罗达担心梅德琳的容貌到了二十一岁就会变得平平常常，事实证明她完全错了。“那么急干什么？”

“我们请陆军的一个大头儿吃晚饭，爸爸，想向他推荐一个设想的新节目。休每个星期去拜访一个军事单位，我们把军队里的业余演员找来，到基地去巡回一趟，给扩军做宣传。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连题目也是我想出来的，叫‘快乐时光’。公司的人很兴奋。”她望着这两个中年男人，眼睛闪闪发光，接着又把杯子伸过去，“再给我喝一点吧！如果这个节目办成功，我就会有股份。我真的会有。休·克里弗兰准备组织一家公司，给我一点儿股份。他答应我的。怎么样？说不定我会发财！是吗，爸爸？”她得意地咯咯笑起来，又说：“你好像有点儿不高兴。”

“先跟你说，”帕格说，“到九月份，我们可能连一支军队都还没有呢。你没看报吗？”梅德琳的脸沉下来了：“你是说征兵法案吗？”

“是的。现在是一半对一半，也许更糟，国会不肯投票恢复这项法案。”

“这真是发疯了。到九月份，希特勒也许已经把俄国打垮了。现在他离莫斯科多远了？一百英里，差不多吧？”

“我不是说这些政治家是对的，我是在告诉你事实。”

“天哪，这会把‘快乐时光’轰上天去，是不是？好吧，等着瞧

吧。”她站着，抖了抖裙子，“哟，雨都透到里面去了，好几个倒霉的地方。我得快点儿瞧一眼这房子，然后就得走了。”

“我带你去看。”帕格说，“你怎么样，柯比，一起看看吧？”

“我想我还是走吧。”柯比说，“罗达回来了，我不愿意打扰你们，而且，我还有许多——”

“你就在这儿坐着。”维克多·亨利说，把巴穆·柯比推向一把柳条圈椅，“房子也叫我心烦。你再喝一杯，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喝多了。”柯比说着，伸手去拿酒壶。

梅德琳跟着她父亲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跑，看见什么都快活地直叫：“天哪，瞧这间餐厅里的镶边……哦，天哪，多么吓人的一个壁炉……天哪，这些壁橱有多大！”

“我说，我不算个古板的人，”到最后，帕格提出说，“但是你老这么‘天哪，天哪’干什么？听上去像个下等人似的。”

罗达在她的化妆室里叫道：“对了，帕格，告诉她，我从来没听见过这样说话的。五分钟里你听的她的‘天哪’比教堂里一个钟头的说教还要多，多难听。”

梅德琳说：“对不起，这是我从休那里学来的习惯。”

“哦，帕格——”又是罗达的声音，她嗓门忽然提高了，“你在哪儿找到巴穆·柯比的？他打电话了吗？”

“碰上他的。留下他吃晚饭了，行不行啊？”

“怎么不行？梅德琳，你不是真住在维拉德旅馆吧？这太特别了，亲爱的。你去把行李拿回家来吧。”

“不要紧，妈妈，再见。”

帕格和她一起走下楼梯，对她说：“我们买了这么大一所房子，就

是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回家有地方住。”

她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到他的胳膊上，笑了。这样的谦恭使他不安。“真的，爸爸，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和那些作家待到好晚呢。”

“克里弗兰这家伙，”维克多·亨利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他这人好不好？”

她那很有自信的女性温柔笑容加深了。“爸爸，如果有什么欺瞒人的事情，那我会变得偷偷摸摸一些，是不是？说实在话，要相信我一些。”

“好吧，你已经长大了，这我明白，就是快了点儿。”

“一切都很好。这正是我一辈子里最好的时候，有一天你会真正为我骄傲的。”

“我给你叫辆出租汽车。”帕格喃喃地说。他正朝着安在大理石地板门厅的电话走去，电话铃响了。“喂？是的，我是……是的，将军。”梅德琳发现她父亲的神色一下子变得紧张、严肃起来。“是，是，长官。是的，行了。再见，长官。”

帕格用内线打到罗达的房间里。“你打扮好了吗？”

“还要五分钟。什么事？”

“下来了我再告诉你。”

他又打电话叫出租汽车。只要维克多·亨利的脸上显出这种神色，用这种腔调说话，梅德琳从来不发问。他们回到门廊上，柯比还懒洋洋地靠在柳条圈椅上抽烟斗。罗达几乎同时下来了，她穿着一身耀眼的绿衣服，头发漂亮地卷着梳起来，脸上打扮得像要去跳舞。

“哎哟！真是快速变化的艺术。”帕格说。

“但愿这样。我到这里的时候，活像《白雪公主》里的女巫。”

“罗达，我刚刚接到金海军中将的电话，他在部里。我和梅德琳一起坐车进城去，你先请弗莱德吃晚饭，也许我还来得及回来喝点儿咖啡什么的。不管怎么样，等我知道了是什么事，就打电话给你。”

出租汽车的喇叭在外面响了，柯比也要告辞，维克多·亨利听都不要听他的。他喜欢这个科学家。他请他回家，一来是要个人做伴，二来是想叫他讲讲铀的事。帕格·亨利不会去猜想这个人和罗达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就像他不会怀疑他的妻子会吃人肉一样。他说服柯比留下，自己和女儿走了。

外面的大门一关上，罗达就兴高采烈地说：“好啦！巴穆，多久不见啦？有一个世纪了。”

柯比朝前坐了坐，双手放在膝盖上。“帕格不知道他把你置于多尴尬的境地。我要走了。”

罗达坐正身子，架起腿，抱着胳膊，挺着脖子，说：“你要把几块很好的双份羊排浪费了。你没闻到香味吗？晚饭马上就好。”

“罗达，我真的相信你一点儿不感到别扭。”

“哦，巴穆，我让事情自然发展。真的，我很高兴看见你。你怎么到华盛顿来的？”

“为了一项防务工作。关于这件事，我什么也不能对你说，只能告诉你，进行得很不顺利。”

“你的意思是说你住在这里？”

“我在华德曼公园有一套房间。”

“那么，你的工厂怎么样了？”

“我有头等的经理和工头儿。每过半个来月，我就飞回丹佛去看

看。我刚回来。”他讥刺地满不在乎地笑起来，又说，“说来叫人心烦，没有我工作反倒进行得挺顺利。”

“你的那所房子怎么样了？”

“很好。我没卖，现在也不想卖了。”

“哦？可是现在，你来到了这里。真怪。”

“我不会说‘真怪’这样的话。”

罗达放低声音，用柔软而亲昵的口气说：“是不是我的信十分吓人？”

“这是我妻子去世以后我所受到的最重的打击。”

罗达对他这种粗鲁的口气只是眨眨眼睛，叹了口气。“我很遗憾。”她坐在那里，十根指头在膝盖上一下子交叉起来，一下子又分开。然后，她抬起头，说：“我在想，怎么说才好，免得我看起来像一个轻浮的女人，可是管它呢。那天白宫宴会，我坐在总统旁边，他待我很好，他喜欢我。他说了些帕格的好话，谈到了他的前途。一个离婚的男人在军队里是会碰到许多阻碍的，特别是眼看他就要升到将官级别的时候。这一点我很清楚，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是的，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后来我一直晚上睡不好觉，巴穆，我真是一个很坏的捣蛋鬼。可是，我对他没有变心，我也不准备道歉。”

“晚饭准备好了，亨利太太。”一个穿白围裙的灰发黑人妇女出现在门口，脸上显得很不高兴。

“哦，亲爱的，好吧。几点钟了，芭芭拉？”

“已经八点半了，亨利太太。”

“真倒霉，我从来不想把你留到这么晚。当然，巴穆，你要留下吃饭。饭就放在桌子上，好吗，芭芭拉？你回去吧。”

罗达·亨利和巴穆·柯比两个人吃完厚厚的肉排、沙拉，喝完一瓶酒以后，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消除了。她讲着新房子遇到的可笑的麻烦事，引得他哈哈大笑。她也笑着，尽管她说这些倒霉的事当时叫她大发脾气。

“再喝一杯圣于连酒，吃点儿干酪，怎么样，巴穆？”

“罗达，假使他回家来看见我们又开了一瓶酒，他的眉头就会这样皱起来了。”

“哦，嘘——”她开始收拾盘子，“他跟我常常开两瓶酒，有时候三瓶。”她捧着一沓盘子，顿了一会儿。“我没法儿告诉你我多么高兴，这不可能事先安排，我心头压着的一副重担去掉了。”罗达把咖啡和第二瓶酒拿到后面的门廊上。雨已经住了。透过黑魆魆的树影望去，七月的天色已经黑下来，几颗星星闪着微光。

“啊！这有多好，是吗？”她说，“我想就是为了这个门廊，我才要这个地方的，它使我想起我们在柏林的房子。”

“这很像柏林夏天的傍晚，”柯比说，“流连的微光，雨后树木的清新气息——”

她说：“你还记得？”

“我有很好的记忆力，有点儿太好了。”

“我的记忆力是很随便的，巴穆，它想记得好的，忘掉坏的。”

“这是妇女的记忆力。”柯比博士突然把酒一口喝干，“我要问你点儿事，罗达。听上去很可能有些无礼，可是以后也许我们不会再这样谈了。酒我是喝多了一点儿，无疑太多了。你的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的打击，我一直在反复想这件事。你对我说，在遇到我之前，你还从来不曾有过别人。我相信你，现在还相信。可是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怎么会的呢？”他有意地沉默了一会儿，只听见啾啾的鸟叫。他又说：“我让

你生气啦？”

“没有。”罗达的声音有点儿发哑，但是很沉静，“我当然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答复——无非是说，你是无法抗拒的，而且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哪怕有一点点像你的人。这倒是真的。不过，我还是有很多机会，亲爱的。我不是光指在军官俱乐部喝醉酒的事。有那种时候……可是说句真心话，这些男人都是像帕格那样的海军军官。这就是我接触到的圈子。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甚至连和他差不多的都没有。”她沉默了一会儿。“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一次发生的事情，我不责怪帕格，那样太卑鄙了。可是他太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从战争开始到现在，越来越厉害。帕格是个狂热的人，你要知道，不是对宗教或者对政治狂热，而是对干事情狂热。”

“这是美国人的特性，”巴穆·柯比说，“我也是同样狂热的人。”

“啊，然而在柏林，不管你自己明白不明白，你是在追求我。帕格追求我的时候，我也爱上他了。”她低声地咯咯笑了，接着又说：“让我再说一件事情。尽管你，或者所有的人，也许会笑话我，但我是一个好女人，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因此，尽管有这件事或那件事，但还没有过第二个人。也不会再有了，现在我是一个安安静静的老祖母了。就是这样。”

他们没谈多久。在黑暗中，他们是两个朦胧的影子，只是有几盏看不见的街灯照在树叶上发出微弱的反光，才能隐约看见他们。

“帕格一直没有来电话。”罗达安详地说。

柯比的影子从柳条圈椅上站起来，显得很高大。“我要走了。这顿晚饭吃得很满意，我明显觉得好多了。谢谢你。”

她说：“什么时候再见面？”

“华盛顿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就看我怎么碰到帕格了。”

“你认得出去的路吗，亲爱的？”

“当然。”

“不是我对你无礼，说实话，这会儿我的眼睛都模糊了。”

巴穆·柯比走近她，低下头，吻她的手。她把另一只手放到他的手上，轻柔地、恋恋不舍地握了握。

“天哪，”她说，“多么欧化，不过真是甜蜜。亲爱的，直接穿过起居室，向左转就是大门。”

---

(1) 林白（1902—1974），美国飞行员，1927年单独驾机做不着陆飞行，横渡大西洋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他竭力鼓吹美国不参与欧洲战争。

(2) 杰弗逊（1743—1826），美国第三位总统。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事件发生在1803年4月。

(3) 凡尔纳（1828—1905），法国小说家，专写科学幻想小说。

第四十七章

一个星期之后，维克多·亨利躺在重巡洋舰“塔斯卡卢萨”号一间军官寝舱的上铺，下铺睡着一个陆军作战计划处的上校，正在轻声打鼾。有一只手按在他的肩头，有人在他的耳边低声问道：“你是亨利上校吗？”把他叫醒。借着从走廊进来的红光，他看见一个水手，把一份电报递了过来。他拧亮了铺上昏暗的小灯。

即令维克多·亨利上校随带行装，今日五时前转登“奥古斯塔”号舰待命。

金

“现在几点钟了？”帕格在电报纸上签了名，喃喃地问。

“四点半。值日军官说，舰长的快艇正等着您，长官。”

帕格想轻声收拾东西，但是一只铁抽屉吱地响了一下，把上校吵醒了。“嘿，船长，要走了？到哪里去？”

“到‘奥古斯塔’号去。”

“什么？”上校打着哈欠，在毯子底下蜷紧了身子。即使是在仲夏，楠塔基特湾清晨的天气还是很凉的。“我以为那艘船只是给大官和总统坐的。”

“我想也许是海军中将决定他还需要一个打字员。”

“就是那位金海军中将吧？就是那个用喷灯刮胡子的人？”

帕格有礼貌地笑着说：“是的，就是那位。”

“好，祝你幸运。”

一阵阵疾风翻滚着吹过微明前的停泊处，把晨雾驱散。海面上的轻波摇晃着徐缓行驶的快艇，使艇上的钟时不时地响一两声，帕格不得不在潮湿冰凉的皮座位上挺直身子。快艇沉闷地晃荡着行驶了一会儿，“奥古斯塔”号没有灯光的长长的黑色形体从雾中朦胧显现。这艘巡洋舰连锚灯都没有点，这在和平时期是罕见的，也是严重地违反规定的。在逐渐消散的雾气中，总统的游艇和马撒葡萄园的沙丘隐约可见。亨利上校登上了巡洋舰的舷梯，这时东方出现了微红的曙光。这艘老战舰整洁、光滑的新油漆，金属物的微微闪光，穿着洁白无瑕制服的水手们紧张而沉静的动作——这一切都表明，这是金海军中将的旗舰。甲板上特装的长跳板、新焊上的扶手，显然是为跛足总统安排的特别装置。

穿了一身雪白制服的金海军中将架起瘦腿，坐在舰桥的高椅子上，正在询问“奥古斯塔”号的舰长给罗斯福所做的安排。亨利来了，他一点儿没注意。这位舰长是帕格的同班同学，正像一个海军军校学生在口试那样回答问题。金让他走的时候，他才低声地招呼了声“嘿，帕格”，然后离开了舰桥。

“亨利，总统登舰后要跟你谈一下。”金把冷眼转向帕格，一边往一支黑色过滤烟嘴上装香烟，“我才知道，就是为这个才把你调来的。我们就要出发，你来不及回到‘塔斯卡卢萨’号上去了。我想，他可能会要的那些报告或者材料你都准备了吧。”

“我的文件都在这里，将军。”帕格拍拍手里的公文包，他从那艘军舰到这艘军舰来，一路上这个包都未离过手。

金抽着香烟，下巴颏儿朝天，眯缝着眼睛看着维克多·亨利。“上星期我已经通知过你，总统提出来，要你参加这趟演习。不过，他并没有说明要你听他的命令。你是不是刚巧是罗斯福先生的远亲或者世交？”

“都不是，将军。”

“好吧——要记牢，你是随时随地在为美国海军服役。”

“是的，长官。”

事实上，没有人看见这个跛足的人被吊上军舰。全舰人员都穿着雪白制服，在主炮塔下长长的前甲板上集合，立正。没有奏军乐，没有鸣礼炮。“波多马克”号游艇离开马撒葡萄园，靠到左舷，响起了短促的命令声，水手长的哨子尖叫着。一会儿，“波多马克”号就翻着水浪离开军舰。于是总统出现了，他坐在轮椅上，一个海军上校推着，后面跟着一群显眼的文职官员和海陆军将校。好像戏剧里的安排一样，这时候太阳出来了，阳光洒到甲板上，照亮了微笑着挥手的总统。他这身白衣服，耷拉着的白帽子，精神饱满的神态，戴着眼镜的宽脸，嘴里还叼着一支烟嘴，一副十足的罗斯福的气派，简直有点儿像演戏了。一个演员就会装扮成这样。帕格想，罗斯福真的是在做给全体船员看，也许是由于阳光出现的缘故。轮椅和这群随员经过前甲板，进了舰舱。

两艘巡洋舰立即起锚，向大海驶去，前面有一支驱逐舰分队护航。早晨的太阳隐没在云端。在北大西洋阴沉灰暗的天气里，舰队以二十二海里的速度，横过主要的航线，向东北方向航行。维克多·亨利在主甲板上散了几个小时步，领略了海风翻起的高高的黑色海浪和脚底下铁板轻缓的隆隆声的滋味。总统还没叫他，这并不使他奇怪。他的作战计划处的上司在“塔斯卡卢萨”号上，他们准备一路上多做些工作。等两艘巡洋舰到达会面地点，他们就得连夜开会。把他这样分开，也许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总统的意思总得听从。

第二天早晨，他在司令部餐室刚吃完火腿和鸡蛋，一个餐室服务员递给他一封信，里面一张黄色的便条纸：

老弟，如果没轮到你值班，在十点钟左右来看我。

船长

他仔细地叠好便条，放进口袋。这些通信，不管多么无关紧要，帕

格都保存着，为了将来给孙子们。十点钟的时候，他走到司令部总统房间门口，一个粗壮的、双目凝视着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看见他，立刻立正。

“来了，帕格！正好赶上听新闻广播！”罗斯福独自在一把圈椅上坐着，面前一张铺绿呢布的桌子上放着一台袖珍收音机，正在叽里呱啦播广告。透过夹鼻眼镜，可以看到罗斯福眼睛底下的黑眼圈，但是他敞着衬衫领子，里面穿着一件灰色旧运动衫，样子看起来又挺自在。刮胡子的时候他割伤了自己，宽阔的下巴上留着一个凝着血块的伤口。他的气色很好，愉快地嗅着小圆舷窗里吹进来的海风，风吹乱了他稀疏的灰发。

莫斯科承认，挺进的德国人已经远远过了斯摩棱斯克。听到这儿，他悲哀地摇了摇头。然后，广播员说，罗斯福总统现在在什么地方已经不再是秘密；接着又装腔作势地说，罗斯福正乘着“波多马克”号游艇度假，昨天晚上八点钟，有的新闻记者看见他在游艇的后甲板上，驶过科德角运河。罗斯福听到这里，狡猾地扫了亨利上校一眼，微笑着的脸上露出了自满和聪明的神气。“哈哈，八点钟的时候我在这里，在大海上。你猜猜我是怎么干的，帕格？”

“这是一个巧妙的骗局，先生。游艇上有人假扮你？”

“正是！汤姆·威尔逊，那个机械师。我们给他穿一套白衣服，戴一顶白帽子。好吧，这真不错。挺有用！”他把收音机声音拧小，里边在播送另一段广告。“我们不能让潜艇来轰丘吉尔和我。可是我承认，骗过了新闻记者，我挺高兴，他们真把我的生活害苦了。”罗斯福在桌子上的文件堆里寻找着，“哦，在这里了。你看看这个，老弟。”这份打字机打的文件的题目是：“呈总统——绝密，仅两份”。

总统又开大了收音机，在圈椅上坐下。广播员在描述报纸对众议院表决延长征兵法案的民意预测，当他宣布说这个提案将以六票对八票失败时，总统那张多变的脸变得厌倦而严肃起来。“这是不对的。”总统插

嘴说，带着深深的黑眼圈的眼睛盯着收音机，好像在与广播员辩论。在下个节目里，德国宣传部嘲笑了世界犹太领袖对德占苏区犹太人被屠杀提出的控诉。德国宣传部说，犹太人是在散布盟国的恶意宣传，红十字会可以随时随地去进行证实。“这又在撒谎，”总统说，用厌恶的动作关上收音机，“真的，这些纳粹是最无法无天的撒谎家。红十字会根本不可能到那里去。我觉得，我当然也希望这些故事是夸大了。我们的情报人员说是这样。不过，只要有烟——”他取下夹鼻眼镜，用拇指和食指使劲揉眼睛，“帕格，你的儿媳妇和她的叔叔回来了没有？”

“听说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先生。”

“好，很好。”罗斯福长长地吁了口气，“你的那个潜艇水兵还是一个孩子呢。”

“恐怕是一个莽撞的小家伙。”维克多·亨利一边和罗斯福聊天，一边想看看这份具有爆炸性的文件，但是很难看得下去，因为里面有很多数字。

“我有个儿子也是海军少尉，帕格。他在舰上，我希望你认识他。”

“我很愿意，先生。”

罗斯福点了一支烟，咳嗽起来。“我收到一份这些犹太人的声明，是几个要好的老朋友的代表团带来给我的。犹太人抱成一团的那股劲真惊人，帕格。可是怎么办呢？如果光是谴责一下德国人，这样做未免丢脸，而且根本没用。办法我早就使尽了。我们已经设法搞了一项移民法，用了些这种手段和那种手段。的确，我们还算是幸运。可是，我正在对付这个准备解散军队的国会，你能想象我会在这时候向他们提出让更多犹太人入境的法案吗？我看我们在征兵问题上会打败他们，不过最多也就是一个平手。”

富兰克林·罗斯福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在桌子上清出了一块地方，拿出两副扑克牌，专心致志地玩起一个复杂的独家牌局。舰身在缓

缓地晃动，他默默地玩了会儿牌，然后以一种新的高兴的声调说："天哪，帕格，重新到了海上是不是感到特别兴奋？"

"当然是的，总统先生。"

"在这一带，我航行过许多次。我能替他们驾驶这艘船，毫无疑问！"他瞧着帕格翻到最后一页，"怎么样？你说呢？"

"这是给我上司的东西，总统先生。"

"是的，不过凯莱·特纳在'塔斯卡卢萨'号上。无论如何，我可实在不愿意再让各军的头子吵一架。"总统像是讨好似的亲热地对他微微一笑，"帕格，你对事实有感受，而且你说的话我理解。这是两种不平常的优点。所以，咱们一起干吧。不急，你慢慢来吧。"

"好的，总统先生。"

帕格又从头翻阅这份文件，在拍纸簿上很快地记要点。总统又连着点了一支烟，仔细地一张一张翻牌。

文件里没有使亨利觉得意外的东西，以前在和陆军作战计划处的人员争论时，这些他都听说过了。不过在这里，陆军把问题向总统提出，可能是通过马歇尔，或者是通过什么非正式的途径，这在一般情况下，总统总是允许的。这份文件的确有爆炸性，如果把它泄露给主张中立的议员，《租借法案》也许就此完蛋，选拔兵役法案也会被扼杀，甚至会引起一场弹劾运动。所以，他看见它竟然存在，不免心里吃惊。

罗斯福曾经提出准备一份"胜利纲领"，作为打破《租借法案》和军事生产瘫痪状态的新起点。有五六个机构让它们自己和一些大企业纠缠了进去，不能动弹——陆军和海军的军需部，战争资源部，紧急管理办公室，国家保卫顾问委员会，生产管理办公室。它们的头子都在骗取总统的欢心，全华盛顿都被那么多的新名称弄得目瞪口呆。缺货和扣压越来越多，而真正的军火生产却少得可怜。为了打破这个局面，罗斯福命令军队列表，把他们打赢一场全球战争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列进去，然

后根据这张总表来制订新的先后次序。

维克多·亨利这些计划工作者曾经工作了好几个星期，计算美国可能进行的对法国、非洲、德国、意大利、中国和日本本土的进攻，对工业城市的空袭，以及和英国人甚至俄国人的联合作战。陆军和海军特别互不信任，对这份纲领很少通气，各自准备了一个草案，而且当然各自要求最大可能份额的人力和工业产品。他们煞费苦心使这份胜利纲领保持机密，使文件尽量减少。现在在维克多·亨利手里的文件就是陆军对海军提出的要求的尖锐批评。

“喝点儿橘子汁吧？”一个服务员用托盘托着一只水壶进来的时候，总统说，“你喜欢这个吗？菲尔用新鲜橘子挤的，他弄到了一些上等橘子。”

“谢谢，先生。”帕格呷着杯子里起泡沫的橘子汁，“这件事需要同样长的一份文件来答复，总统先生。主要是，海军和陆军用的是两个不同的水晶球。这是无法避免的。陆军是一支巨大的军队，它的最终职责是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他们想象，在俄国和英国关门以后，他们会单独和轴心国作战，所以他们要求很多。他们达到了全军九百万人这个数字，把美国的总人力减少了。这是我们国家能够送上战场的最大规模的军队。”

“也许我们需要那么多。”总统说。

“是的，先生。主要是，在《租借法案》上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同。陆军说，我们如果把太多的武器和机器拿出去，就可能被德国人俘获，反过来打我们。可是我们的论点是，即使苏联会很快地垮台，英国也垮台，德国人在把他们打垮之前，自己也得先死掉一大堆。死掉一个德国人，就是将来有一天少一个德国人来打我们。”

“我同意。”总统很直截了当地说。

“好吧，那么，总统先生，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不顾一切代价，支持

那些现在正在杀死德国人的人呢？我们能够很快地重建和补充损失掉的物资，可是要培养一个活的德国佬来补充一个被打死的德国佬，需要二十年。”

总统咧嘴笑了笑，说：“说得好。然而，《租借法案》并不是这里争论的唯一焦点。我注意到，海军要求我们总钢产量的相当大的份额。”

“总统先生——”帕格把身子向前倾，两肘撑在膝头，双手伸出，尽他的可能用力地说，“希特勒去年没有攻打英国，因为他不能使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在几英里外的海岸上登陆。他有把他们渡过海去所需要的全部船只，但是他没法儿使它们在对面靠岸。从海上进行攻击是一个困难的战术问题，总统先生，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把你的人从一个地方或者两个地方送上岸很容易，但是怎么使对方的守军不把他们赶跑呢？你的人进退两难。但是守军有全部的机动性，有数量上的优势和火力上的优势。他们能够集中起来把你打垮。”帕格讲的时候，总统点着头，烟嘴挂在嘴边，眼光锐利而专注。“好吧，先生，解决的办法是使用特殊的船只，以很大的数量冲向开阔的海滩。你把一股较大的兵力送上海岸，然后不断地供应它、支援它，直到它占领了一个港口。于是你就能用你的普通运输船往里运，你的豪华邮船也行，如果你有的话。于是入侵就能继续进行。可是，这些登陆艇你需要一大群，先生，而且要各种不同类型的。这项分析工作是委派给我的。看来我们非得制造十万艘左右，一切包括在内。”

“十万艘！”总统摇着他的大脑袋说，“什么？美国所有的船坞造十年也造不出来，帕格，即使他们什么别的都不干。你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每个人总是夸大他的小小专业。”然而，罗斯福在激动地微笑着，眼睛里射出光来。他谈起了上一次大战的时候海军使用过的登陆船只，当时他是海军部助理部长；他也谈起了英国那次倒霉的加利波利登陆事件。维克多·亨利从公文包里取出德国的进攻舰艇和英国的新型船只的

照片，以及一些美国船只的设计图。总统很有兴趣地仔细看着。帕格说，不同的舰艇担任不同的任务，大的登陆舰肚子里装着大量坦克和卡车横渡大洋，小的水陆两用坦克能够爬上海岸，跑回水里，甚至也许能潜水。显然罗斯福喜爱这些东西，他的独家牌局在摊着的这些照片和图片下面散乱了，被遗忘了。

“喂，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想到这个？”总统拿起一本横格黄纸拍纸簿，一面说，一面用粗黑的铅笔描绘起来，“这个念头还是我在一九一七年研究加利波利的报告时想到的。我把它送到舰船局，包括草图等等，从此没有得到回音。我还是认为它是有用的，尽管直到刚才，我才再次想起它来。你瞧，帕格。”

这图画的是一艘长方形的平底船，船中央蹲着的士兵们头上有一个弓起的架子，上面有一部飞机引擎转动着罩子罩着的巨大螺旋桨。“我知道有一个稳定的问题，那么重的东西那么高，但是如果船的横梁足够宽，而且用铝的话——你瞧这种船，能够直接开上沙滩，帕格，穿过沼泽，哪儿都行。水下的障碍变得毫无意义了。”总统微笑着，得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然后在下面草草写上：罗斯福——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会见丘吉尔途中。“给你。不要像舰船局那样把它埋没了！研究研究它。也许这不过是瞎想，然而——哎哟，你要不要出去见见太阳，它总算从那个舷窗里进来了！”

总统戴上白帽子，双手按着桌子，用几乎是类人猿那样的力量把自己撑起来，挪动着，平稳地移到了轮椅上。维克多·亨利打开了一扇通往有阳光的甲板的门，罗斯福轻捷地转动自己的轮椅，越过了盖在舱门门槛上的灰漆长木板。“啊，这有多舒畅啊！温暖的阳光和海洋的空气，这正是医生所要求的。拉我一把，帕格。”总统坐进了一把蓝皮的躺椅，正好在甲板建筑挡住风的一个角落。他们向后看着长长的灰色炮筒，看着微微俯仰着的巡洋舰舰尾飞溅起的浪花。“我还是要说，你在造船厂或者海军船坞里绝对找不到制造这些登陆舰艇的地方，帕格。需

要建造商船，还需要建造护航驱逐舰、航空母舰。你只能利用你能找到的随便什么工厂——内河的几百家小工厂。”罗斯福总统抬起头，望着大海。“你知道吗，这份纲领对小企业来说也许是上帝的恩赐。为了它，国会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麻烦。这倒是一个真正的念头。钱到了许多州的小工厂里——”总统点了支烟，灵巧地用手围住火柴挡风，“很好。让我看看你对那份陆军文件的评语，帕格。你亲自把它写下来，今天就给我。”

“好的，总统先生。”

“现在我对那个登陆舰艇的问题十分有兴趣，可是我不愿意让你陷在这里面。胜利纲领一完成，就把你从作战计划处调出来，送你到海上去。你已经超过时间了。”

维克多·亨利看到自己已经赢得了罗斯福的好感，也看到目前正是有利时机。他说：“好吧，总统先生，长期以来我就盼望着当一艘战列舰的副舰长。”

“副舰长？你不认为你能够担任舰长？”

亨利内心明白自己的一辈子也许就靠下面的一两句话，就极力不使自己在脸上或声音中表露感情，接口说：“我认为我能够，先生。”

“好吧，你已经让没有报酬的任务耽搁在岸上了。总司令应该对这情况说句公道话。我们就让你指挥一艘战列舰吧。”

总统说得很轻松，但是他那有教养的说话口气，他那斜着脑袋的自满神气，他那两臂扶着椅子的庄严气派，以及对亨利上校的微笑，表现出他对自己权力的享受和赏赐恩典的满足。

“谢谢您，总统先生。”

“现在，帕格，你在司令室里能找到文书长塔雷，请你把他叫来好吗？”

维克多·亨利已被最后的话题搞得晕头转向，他回到总统的房间，打断了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中将、斯塔克海军中将和沃森将军四个人的闲谈。他们都穿着漂亮的制服，舒适地坐在长沙发和圈椅上，四个年老威严的脑袋都转过来看他。金海军中将还疑惑地瞪了他一眼。帕格不让自己跑起来，很快地穿过房间，走了出去。

显然，就是为了这次不满一个小时的谈话，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把维克多·亨利召到“奥古斯塔”号上来的。此后在开往纽芬兰的一路上，这位海军上校除了从远处看见以外，再也没有见到总统。

帕格不想再去探测总统的意图。罗斯福召见他的时候，他并不觉得扬扬得意；现在总统把他完全忘了，他也不觉得难堪。他也并没有幻想自己在总统眼里有很高的地位，或者幻想他所说的和所做的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总统还起用了别的一些不知名的人物，其中有几个究竟是什么人，有什么任务，还都是秘密。他自己就知道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上校，在日本、中国和印度执行总统的使命。还有一个年老的俄勒冈木材商，他父亲的朋友，这个人的专业是收买南美洲的稀有战略物资，以免落到德国人手里。帕格把自己算进这类小人物里边，把总统对他的起用看作偶然的冲动。罗斯福喜欢他，因为他机警，肯干，而且不乱说话。纳粹和苏联要签订条约，被他恰巧猜中，使人们更相信他真的聪明。何况还有罗斯福说的那句奇怪的话：“你说的话我理解”。

但是，总统答应把一艘战列舰交给他指挥，还是使维克多·亨利睡不着觉。他的同班同学只有两个指挥战列舰。他跑到司令部去查海军年鉴，估计一下可能性。当然，新造的军舰，像“北卡罗来纳”级或“印第安纳”级的巨型战列舰是轮不到他的。他会得到一艘现代化的老舰。胜利纲领呈交的限期不到一个月了。他查着记录，发现一两个月内“加利福尼亚”号或者“西弗吉尼亚”号上就有空缺。对于维克多·亨利上校来说，这真是一件挠头的事情。他在海军里干了三十年，还要查阅战列舰的名单，去猜测哪一艘快要归他指挥！

他想把自己的得意压下去。亨利钦佩总统，有时候他几乎爱上了这个勇敢的瘸子，爱上了他那高兴的微笑和无限的工作热忱。可是，他并不了解罗斯福或者信任罗斯福，而且他也根本没有哈里·霍普金斯那类人对这个人物的那种无限忠诚。罗斯福在亲热愉快的贵族气派外表后面，显现着一种难以说明的严酷的性格：有远见，意志坚决，是一个顽强的坏蛋，除了自己的家庭，什么人都不在他眼里，也许连自己的家庭也不在他眼里。有可能罗斯福还会记得要给他一艘战列舰指挥，也可能什么新的工作挤掉了这句话，最后忘掉。罗斯福使维克多·亨利明白了一个伟人是怎么回事，这位海军上校好几次想起了《圣经》里给人的教训，土罐子应该离铁锅远一些。

在纽芬兰，一片灰色的宁静笼罩着四周是荒漠的阿真舍湾，美国军舰正停泊在这里，等待着温斯顿·丘吉尔的到来。雾霭把一切都染成了灰色：灰色的海水、灰色的天空、灰色的空气和带着点儿绿色的灰色山丘。这些巨大的漆成灰色的军舰——这些在二十世纪闯进这片印第安人土地的钢铁怪物——在雾中浮动，仿佛一个预示未来的丑恶幻影。在这些军舰上，水手们和军官们在哨子声和广播喇叭声中干着他们的日常工作。但是，在这些军舰的日常喧闹声之外，原始的静寂依然沉重地压着阿真舍湾。

九点钟，三艘灰色的驱逐舰出现了，后面跟着一艘画着蛇皮一样彩色圈圈斑斑伪装花样的战列舰。这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它是在场的最大的军舰，它的大炮打中过德国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它从“奥古斯塔”号旁边驶过时，甲板上的铜管乐队打破了寂静，奏起《星条旗》来。奏毕，“奥古斯塔”号后甲板上的乐队演奏起《神佑吾王》。

帕格·亨利站在总统附近，在第一号炮塔的帆布篷下面，与海陆军将领和重要文职人员如埃夫里尔·哈里曼、萨姆纳·韦尔斯等在一起。从不到五百码远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丘吉尔，他穿了一身可笑的蓝衣

服，手上夹着一支长雪茄在挥手。总统则穿着一身整洁的棕衣服，叉开腿一动不动地站着，比所有的人都高。他一只手拿着帽子按在胸口，另一只手抓着他儿子的胳膊。他的儿子是一个海军航空队军官，和他长得十分像。罗斯福粉红色的宽脸上，显出自觉的庄严表情。

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帕格·亨利的思想却毫无诗意。舰船局的专家们正在争论伪装的花样，有的喜欢英国人的这种热带斑纹，有的赞成普通的灰色或者蓝色的横条。帕格在雾中先看见了这艘色彩斑驳的战列舰，然后才发现在它前头一英里的单色驱逐舰。他准备把这一点写成报告。

《神佑吾王》奏完了，总统的脸色松弛了。“真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演奏得那么好的《我的祖国，这是为了你》[1]！”他周围的人都对总统开的玩笑有礼貌地笑起来，他自己也笑了。水手长哨子的尖叫，解散了巡洋舰甲板上的礼节性检阅。

金海军中将招呼帕格：“坐我的快艇到‘威尔士亲王’号上去，向哈里·霍普金斯先生报到。总统要在丘吉尔来访之前先和他谈谈，所以要赶快。”

“是，长官。”

维克多·亨利坐上金的快艇，经过几百码平静的水面，从“奥古斯塔”号到“威尔士亲王”号，等于从美国到了英国，从和平到了战争。这是一个惊人的飞跃。金的漂亮旗舰和经过风暴打击的英国军舰相比，简直属于另外一个世界。这艘英国军舰的舷梯已经被海水浸蚀，伪装油漆已经脱落，甚至几门主炮也锈痕斑斑。帕格看见甲板排水孔里有烟头和废纸，不禁吃了一惊，尽管一群群水手正在起劲地擦洗。在上层建筑物上，到处都焊着粗钢板的补片——这是给“俾斯麦”号排炮打伤后贴的“橡皮膏”。

甲板上的值日军官两颊凹陷，棕色的胡子修得很整齐，脸上的笑容

很可爱。帕格很羡慕他军帽上的金辫绦蒙上的绿锈。“啊，是的，亨利上校，”他说，一面潇洒地以手掌向外的英国方式敬礼，“霍普金斯先生收到了信号，正在舱房等你。军需长陪你去。”

维克多·亨利跟着军需长走过一条条走廊，这和他头脑里常想到的美国战列舰一样，不过在许多细节上不同——符号、灯具、灭火器、防水门的形状都不一样。

“喂，帕格，是不是要我跟你一起去？”霍普金斯说，好像他和这位海军上校才一两天没见面，尽管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三月初在到海德公园去的火车上，后来霍普金斯就到伦敦和莫斯科去周游，引起了全世界新闻界的注意。

“是的，先生。”

“总统的心情怎么样？”霍普金斯在这间军官室外面的小舱房的床铺上，打开了两只手提包。他在一只手提包里仔细地放进了纸张、文件夹和书籍；在另一只里，把随手拿到的衣服、药瓶和鞋塞了进去。霍普金斯看起来比原来瘦了，好像一个弯着腰的稻草人，飘飘荡荡地套着一身双排纽扣的灰色衣服。在他憔悴的弯弯的长脸上，那双敏锐的带点儿女性气质的眼睛显得很大，好像猿猴。经过这趟海上旅行，他气色极好，动作敏捷。

“他现在情绪好极了，先生。”

“想象得出来。丘吉尔也这样。丘吉尔像一个第一次赴约会的男孩子。是啊，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霍普金斯从一只抽屉里拉出几件脏衬衫，塞进装衣服的手提包里，“几乎把这忘了。我在克里姆林宫忘掉了几件，不得不在伦敦多骗了几件。”

“霍普金斯先生，俄国人怎么样？他们顶得住吗？”

霍普金斯顿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沓纸，撇了撇嘴，然后肯定地说：“俄国人顶得住的。然而，这是一件拼命的事，他们需要帮助。”他

又急忙整理东西。“从阿尔汉格尔斯克飞到莫斯科，帕格，要连着飞好几个小时，飞过绿色的密林和棕色的沼泽。常常你从这边天边到那边天边，看不见一座村庄。这一回希特勒可是咬下了一大口。”他使劲想扣手提包上的搭扣，帕格帮了他一下。“啊，谢谢。你猜斯大林最急于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帕格？”

“飞机，”维克多·亨利立刻回答说，“大量的飞机，和法国人去年叫唤的一样。”

“是铝，”哈里·霍普金斯说，“用来制造飞机的铝。好吧，让我来纠正：他首先需要的是高射炮，其次是铝，也需要大量的军用卡车。斯大林并没有计划在三个星期，或者六个星期，或者三年之内就被打败。”霍普金斯把文件都收进了那只小手提包，然后合上包。“我们走吧。”

出去要穿过军官室。这间舱房很大，从舰的左舷一直伸展到右舷。里面布置得像一家伦敦的俱乐部，有深色的护墙板、舒适的椅子、一排排的小说和百科全书，以及一个酒吧。首相的跟班把首相舱房的舱门打开，他们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景象。温斯顿·丘吉尔光着脚，穿着晨衣，打着领带，下面是黄色的绸衬裤，正站在镜子前面打量自己。“你来啦，哈里。”他没理亨利上校，只顾转着嘴上叼的长雪茄，“我没注意到英王陛下的首相以前是否在海上拜访过美国总统。我看见总统穿着一身普通的棕色衣服。不过他是国家元首，我仅仅是一个首相。”丘吉尔年老的胖脸由于他调皮地玩味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问题而高兴起来。“我知道，这看起来很可笑。我的礼宾人员要我仍旧穿那件旧的铜扣子外套，戴上帽子，可这是很不正式的服装。”

“首相，”霍普金斯说，“您穿上它就更像一个前海军人员了。”

丘吉尔听见他在和罗斯福通信中用的这个古怪名字，咧开嘴笑了。他对跟班说：“很好，还穿那套港务局的制服。”

“首相，这位是海军作战计划处的维克多·亨利上校。”

丘吉尔耷拉着眉毛，说：“你来啦。那些登陆舰艇，你弄成功了没有？”

霍普金斯和维克多·亨利四目相视，而丘吉尔的阔嘴则满意地皱了起来。帕格说：“真没想到您还记得我，首相先生。这是我现在的一部分工作。前些日子，我和总统详细地谈了谈登陆舰艇的事。”

“是吗？美国是否要造足够多的舰艇？需要的数量很大呢。”

“我们会制造的，先生。”

“我们的人把你需要的东西给了你没有？”

“他们合作得很出色。”

“我想你会发现，”丘吉尔没好气地说，跟班正在帮他穿肥大的蓝裤子，“我们这些单纯的岛民想出了一两种可能证明有用的设计。”丘吉尔说得很慢，舌尖音含混不清，口气有点儿像发牢骚。

霍普金斯对丘吉尔说了一句告辞的话，他们就走了。在走廊里，霍普金斯怀疑地咧嘴一笑，说：“我们演习礼节好几天，可是他到最后一分钟还拿不定主意穿什么衣服！然而，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物。”

霍普金斯畏葸地从舷梯上刚下到金海军中将的快艇上，快艇的尾甲板一下子被海浪抬高，在他脚下落了下去。他失去了平衡，倒在艇长的胳膊里。艇长叫了声：“来吧，先生。”

“帕格，我绝对当不了水手。”霍普金斯跌跌撞撞地进了舱房，叹了口气，坐了下来，“我登上水上飞机到苏联去的时候，扑倒了下来。那一次几乎当时就结束了我的使命。”他环顾一下这艘设备完美的快艇。“好啦，好啦。美国！和平！那么，你还在作战计划处，你要参加参谋会议了。”

“是的，有一些会议，先生。”

“你要在脑子里记住我们的朋友要求的是什么。跟首相在海上航行五天以后，我对这一点很清楚。”霍普金斯伸出一只瘦削的手，扳着瘦削的指头。他仿佛把维克多·亨利当作一个共鸣盘，在与总统见面前帮他恢复记忆，因为他的话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首先，他们会催促立即向德国宣战。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得不到，然而可以为第二个要求铺平道路，这第二个要求才是温斯顿·丘吉尔横渡大洋的真正原因。他们要美国警告日本，任何反对在亚洲的英国人的行动都意味着对我们开战。他们的帝国在这一点上十分软弱，他们希望这样一个警告能够把它支撑住。然后，他们要催促给他们在埃及和中东的人大量战争物资。因为如果希特勒到那里插手，封锁运河，这个帝国就会窒息而死。他们也会设法巧妙地然而坚决地——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达成一项协定，即他们要比俄国优先获得美援。他们会说，现在是从西边炸死德国鬼子的时候了，是准备最后攻击的时候了。他们会暗示，我们给俄国的东西，过几个星期以后，会倒过来对付我们。”

维克多·亨利说：“总统不是这么想的。”

“我希望不是。如果希特勒在俄国打赢，他就独霸了世界；如果在俄国打败，他就完蛋了，即使日本人行动起来，也没用。那里的斗争规模之巨大，简直令人无法想象。一定有七百万人在互相射击，帕格。七百万人，也许还要多。”霍普金斯慢吞吞地说出这个数字，把两只手的瘦削的指头都伸了出来，“俄国人直到现在还在挨揍，不过他们并不害怕，他们要把德国人赶出去。这就是现在的战争，这就是现在物资应该去的地方。”

“那么，这次会议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了。”帕格说。快艇驶近“奥古斯塔”号，慢下来，轰轰响着。

“不，这是一次胜利。”霍普金斯说，“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会见，面对面地讨论如何打败德国人。全世界都会知道。现在说来，这就是足

够的成就。”霍普金斯对维克多·亨利忧郁地微笑了一下，大眼睛里闪现出智慧的光芒。他在摇晃着的快艇里站了起来：“帕格，这也是换岗。”

十一点钟，温斯顿·丘吉尔来到了“奥古斯塔”号军舰上。在他的随行人员中，亨利上校看到了勃纳-沃克勋爵，他的脑海中马上浮起了穿蓝色空军妇女辅助队制服的帕米拉·塔茨伯利的幻影，以至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甲板舷梯口会面时那场戏剧性的握手他都没注意。当时这两位人物握住手不放，微笑着交换问候的话，让摄影记者照相。

一上午，对英国和帕米拉的思念困扰着帕格。在“威尔士亲王”号甲板上那位值日军官地道的英国式敬礼，军官室里看到的伦敦杂志，温斯顿·丘吉尔说话时重浊的舌尖音，都像一首歌或一阵香味那样唤醒了他的记忆。一九四○年戈林对伦敦的空袭，仿佛已经是另一个世纪的事，是另一场战争。这个矮小的不知名的海军上校，站在一排英国皇家参谋军官的后面，他的脸将来在照片上也许根本找不到，这会儿他正在拼命把头脑里不相干的东西去掉，集中注意力。

这两位领导人用一种奇怪的方式互相压低对方。他们俩都是第一号人物，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谁是第一号呢？罗斯福站着要高一个头，然而他是撑在两条毫无生气的腿棍子上，紧倚着他儿子的胳膊，他的长裤空荡荡地耷拉着。丘吉尔呢，是一个穿蓝制服、弯腰曲背的匹克威克[(2)]，庄重而高兴地抬头看着罗斯福，他更老、更严肃、更自信。然而，在首相身上有点儿敬佩对方的痕迹。仅仅是一丝一毫之差，到底还是罗斯福看起来是第一号人物。也许这就是霍普金斯所说的“换岗”的意思。

一个看不见的信号使摄影工作结束了，握手礼也结束了，一辆轮椅出现。这个登头版的挺立的总统变成了帕格更为熟悉的瘸子，他拖着跛足走了一两步，坐进轮椅，松了一口气。两位伟人和他们的军事首脑离开了后甲板。

参谋人员立即开始工作，整天开会。维克多·亨利和计划人员一起工作，比参谋长们和他们的代表低一级——勃纳-沃克就是参谋部的代表——因此离处在主位的总统、首相以及他们的顾问很远。熟悉的老问题立刻就来了：来自英国军方过分的和自相矛盾的要求，不真实的计划，未曾填写的合同，乱七八糟的特权，不正当的联络，等等。计划人员很快想出了一个主要问题。首先是建造新船来代替被潜艇击沉的船。战争物资不运过大洋，就没有东西用来对付希特勒。这个只要意见一致看来就十分简单的平凡道理，变成了一条红线，贯串着每项要求、每个方案、每个计划。钢材、铝材、橡胶、阀门、发动机、机床、铜线，所有上千种战争需要的东西，首先得装船。这把简单的尺子，很快地暴露了这个“民主的军火库”的贫乏，提出了建造新的轧钢厂以及把钢材变成战争机器和工具的工厂的艰巨任务——作为一个特别紧急的项目。

在讨论宏伟的设想计划——成百艘的船、成万架的飞机、成万辆的坦克、成百万的人员——的所有谈话中，总有一个可悲的项目反复出现：急需十五万支步枪。如果俄国垮台，希特勒也许会专注于一场在空中进行的对英国的侵略战争，像对克里特岛那样。而保卫英国机场用的步枪还缺乏。现在所要求的这十五万支步枪与将来对北非或者法国海岸联合进攻所需的庞大军用物资相比，实在少得可怜。

第二天早晨，在波光闪烁的海湾，许多船只群集到“威尔士亲王”号周围来做礼拜。经过几个灰蒙蒙的雾天以后，阳光照在周围的山丘上，耀得人睁不开眼，使一片松树、枞树的森林显得格外青翠。

一艘美国驱逐舰把它的舰桥正对着这艘战列舰，徐徐地靠拢过来，舰桥正好与主甲板相平，然后搭过一块跳板。富兰克林·罗斯福身穿蓝衣服，头戴灰帽子，拄着一根手杖，倚着他的儿子，蹒跚地走上跳板，费劲地把一条腿往前拖，然后再挪另一条腿。海湾里一片平静，但是两艘军舰还是在低浪中晃动。高个子的总统每跨一步，就来回摇晃。维克多·亨利和挤在驱逐舰舰桥上的所有美国人一样，都屏住气看着罗斯福

费劲地摇摇晃晃从狭窄而不稳的跳板上走过去。在“威尔士亲王”号后甲板上等待着的摄影记者们也看着总统，但是帕格注意到他们没有一个人把这重要的跛足行走场面摄进镜头。

他想起了最初认识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年轻的海军部助理部长，体格强壮的富有自信的花花公子，显而易见的谈情说爱老手，心里只有自己，对一切满不在乎，在一艘驱逐舰的舷梯上跳上跳下，滔滔不绝地说些水手俚语。岁月已经使他变成这个半身不遂的灰白头发的人，在跳板上喘着气，痛苦地挪一步不过几英寸。然而，帕格想，这里面显示了足够的意志的力量，来打赢这场世界战争。一座临时性的便桥可以很容易地架起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坐在轮椅上，庄严、舒适地被推过去。要他走路，他只能是这个可怜样子。而在温斯顿·丘吉尔邀请下去参加宗教仪式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走着，登上了一艘英国战列舰。

他的脚踏上了“威尔士亲王”号，丘吉尔对他敬礼，伸手去扶他。铜管乐队演奏起《星条旗》，罗斯福立正站着，胸脯一起一伏地喘着，脸色紧张而呆板。然后，由丘吉尔陪同，总统跛着脚，蹒跚地一路走过甲板，坐了下来。轮椅始终没有出现。

在尾甲板上集合排列着的水手唱起了《啊，上帝，我们自古以来的救主》和《前进，基督的士兵们》。温斯顿·丘吉尔不断地擦眼睛。这些古老的赞美诗，在露天，在长长的炮筒之下，由上千个年轻的男声齐声唱着，使维克多·亨利浑身激动，热泪盈眶。然而，这场宗教礼拜也使他不安。

他们都在这里，美国的海军和英国的海军，像亲密的战友一样一起祈祷。但是，这是一个虚假的景象。英国人在战斗，而美国人没有。首相举行这场大炮底下的宗教仪式，是真心诚意地想打动总统的感情。在这里，是金刚石琢磨金刚石，意志对付意志！丘吉尔是在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传说中的罗斯福的宗教倾向——来感动他。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经得起这场考验，没有答应对德国宣战，也没有答应至少给

日本一个最后通牒，那么他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而这个在他旁边流着眼泪的老胖政治家，只是独自在玩一场十分艰难的游戏，为此维克多·亨利很钦佩他。

那个英国牧师，白红两色的衣服在风中飘动，浓密的灰发被吹得乱七八糟，正在念着皇家海军祈祷词的最后几句："……从海上的危险中，从敌人的强暴下，拯救我们；让我们得到保证，在正当的时刻航行海上……让我们安全地带着我们劳动的成果回到陆地的怀抱……以赞美和显耀你神圣的名字；以我主耶稣基督的……"

有几个英国水手，小心地从队列中走出来。起先是一个，然后又是一个，偷偷从制服里掏出照相机。没有人阻止他们，而这两位领导人还微笑着挥手，于是人们一下子挤上来了。几十台照相机出现了。水手们笑着，欢呼着，在这两个大人物周围挤成一圈。帕格·亨利看着军舰上这种不常有的混乱，觉得又有趣又生气。有人在他胳膊上碰了一下，是勃纳-沃克勋爵。"你在这里，老朋友。跟你说句话好吗？"

也许是英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怕火，也许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冒充护墙板，勃纳-沃克的舱房幽暗、暖和、舒服，看起来像一间藏书室。"我说，亨利，你对在舰上喝酒有什么意见？我这里有一瓶上等的樱桃酒。"

"我赞成。"

"好。你在军队里干得像根骨头，是不是？可是昨天晚上，总统请我们喝了一顿好酒。"

"总统是一切海军条令的创造者，先生，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修改。"

"是吗？那倒很方便。"勃纳-沃克点了支雪茄，两个人喝起酒来。"我想你总知道，这艘军舰是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过了海洋的。"这个空军准将又说，"我们离开英国的第一夜，就遇到了十级风。我们的

驱逐舰没法儿保持速度，我们只好单独呈锯齿形前进。”

“先生，我听到这个真是大吃一惊。”

“真的吗？你是不是觉得英国首相过于冒险，让德国鬼子在大海上很容易地给他一下？三千英里，没有空中掩护，也没有海面护航，直接穿过一整队的潜艇？”

“你们有你们的善良天使保佑。我只能这样说。”

“啊，好吧，无论如何，我们总算到了这里。不过还是谨慎点儿，别让这些善良天使操劳过度。什么？你不同意？我们回去的时候，大西洋里的每一艘德国潜艇都必定会做好战斗准备。我们全都得经历一番。”勃纳-沃克顿住话头，看着手里雪茄上的灰，“你要知道，我们航行的护卫很单薄。我们调了四艘驱逐舰，要是有六艘，庞德将军一定会更高兴的。”

维克多·亨利很快地说：“我会和金海军中将谈一谈。”

“你要了解，这不能是我们这方面提出的要求。首相会真正发火的。他希望我们能碰到‘提尔皮茨’号，来一场炮战。”

“我现在就去办这件事，先生。”帕格喝干樱桃酒，站了起来。

“啊，是吗？”勃纳-沃克开了舱门，“十分感谢。”

尾甲板上，照相还在进行。两位政治家正在愉快地闲谈，现在是拿着照相机的军官们来把水手挤开了。他们背后站着的参谋官员和文职顾问都满脸不高兴。霍普金斯斜眼看着阳光普照的海面，现出一副痛苦的表情。那些军人在一起谈话，只有金海军中将像木头一样站在一边，长鼻子对着大海，不满意地绷着脸。帕格向他走去，敬了个礼，用尽可能简单的话把他和勃纳-沃克的谈话做了汇报。金的瘦削下巴上的皱纹加深了。他点了两次头，没有说话，就走开了。他并不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只不过是要亨利告退的表示，而且是使人信服的表示。

在许多酒会和宴会之间，这次会议又进行了两天。一天晚上，丘吉尔在“奥古斯塔”号的军官室里吃完晚饭之后，站起来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篇丰富多彩的启示录式的谈话，描述了这场战争将要如何进行。封锁、越来越强的空袭、破坏，将会逐渐削弱纳粹对欧洲的控制。俄国和英国将会“形成一个包围圈”，并且缓慢地、无情地把它收紧。如果有了美国这么一个羽毛丰满的同盟，当然一切就会进展得快得多。在西边不需要大规模入侵或者长时间的登陆作战，几支装甲纵队在被占领国家登陆，就会引起群众暴动。希特勒的黑色帝国将会在瓦砾、鲜血和火焰中突然垮台。富兰克林·罗斯福眼睛发亮，微笑地注意听着，什么也没有说，只和其他人一起由衷地鼓掌。

会议的最后一天，正在午饭之前，金海军中将派人来叫帕格。他看见这位将军只穿着衬衫和裤子，正在舱房里用毛巾擦脸和耳朵。“海军特混舰队第26.3.1号——包括两艘驱逐舰‘梅伦’号和‘棱德’号——已经组成，”金没打招呼，开口就说，“要它护送‘威尔士亲王’号到冰岛。你作为联络军官到‘威尔士亲王’号上去，在冰岛离舰，然后随我们的特混舰队返回。”

“是，是，长官。”

“不发给你书面命令了。不过，我们已经和上次的处境不一样了。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不久就要把所有的船只护航到冰岛，可能就在下星期。见鬼，现在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占领了那个地方。总统甚至派了一个年轻军官作为海军副官，陪丘吉尔去参观我们在冰岛的基地。这个人就是海军少尉小富兰克林·罗斯福。”金在谈到这个名字时，脸上毫无表情。

“是的，长官。”

“那么，亨利，你在语言方面怎么样？”

“还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经学过一种外语，将军。”

“好，九月份要派一个军用物资特使到苏联去。当然，如果那时候俄国还打仗的话。霍普金斯先生提出了你的名字，他好像对你印象很深；总统也是，说你对登陆舰艇有专长等。已经看过你的服役档案了，好像你自称懂得一点儿‘刚刚及格’的俄语。嘿，这是怎么回事？这很不简单啊。”

“将军，这是我一九一一年进海军军官学校时登记的。当时是这么个情况，可是现在我连十个字都记不得了。”亨利把童年时在索诺马县曾与说俄语的同学在一起的情况说了一下。

“明白了。好吧，档案里就是这样写的。从冰岛回来，就把你从作战计划处调出来。你自己做个准备，温习一下俄语，以便有可能承担到苏联去的特殊使命。会给你派译员的，但是如果你懂一点点，你的情报价值就会更大一些。”

“是，是，长官。”

金穿上制服上衣，眼睛望着维克多·亨利，这是亨利所能记得的第一次受到了微笑的恩赐。“从档案里，我还偶然地了解到，你还是一个优秀的炮术军官。”

“我的一个愿望就是重新去干这行。”

“你听没听说，延长征兵法案的提案一个小时前在众议院通过了？”

“通过了吗？感谢上帝。”

“多一票。”

“什么？多一票，长官？”

“一票。”

“唉！这鼓励不了英国人，将军。”

“是啊，连总统也鼓励不了。然而，这是现在美国人民的想法。这

也许是作茧自缚，但是事实如此。我们的任务是：无论如何，设法干下去。顺便说说，亨利，不久在我的参谋部里会需要一个作战军官。你去俄国的任务完了之后，或者去不成的话，也许会任命你做这项工作。”

维克多·亨利板着脸说：“这是一个荣誉。”

“我想你会喜欢的，我相信你是合适的。”金说着，不自然地流露出一点儿亲热的表示。

与当一艘战列舰的舰长相比，这真是一个倒霉的前途。绝望逼得帕格说：“罗斯福总统也许有别的打算，我也不知道。”

“我对总统谈起过，他说这看来对你来说是一个恰当的职位。”

《诗篇》里有一句话闪过帕格的脑海：“你们不要倚靠君王。”

“谢谢您，将军。”

没出一个小时，维克多·亨利正收拾东西的时候，总统派人来叫他。这一次只谈了一两分钟。罗斯福看起来很疲乏，正专心在铺着绿呢布的桌子上用铅笔很快地批注一份一份的文件。哈里·霍普金斯也在舱房里，他旁边还站着一个漂亮的高个子少尉，面貌极像一九一八年时在“戴维”号驱逐舰上跳跳蹦蹦的海军部助理部长。总统把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介绍给帕格，说：“你们两位要一道航行，应该互相认识一下。”在亨利和少尉握手的时候，总统用男人对男人的那种深沉的目光瞥了亨利上校一眼，等于说：“照顾照顾他，和他谈谈。”

这一点儿人情味，把维克多·亨利心里对总统不相信的疙瘩消除了一半。也许罗斯福已经用一句玩笑话回绝了金，意思还是要给他一艘战列舰。总统让他告退时的那种亲热态度，总是那么让人捉摸不透。

乐队演奏了国歌，礼炮隆隆地齐鸣，在充满了山丘绿草和火药硝烟气味的清新微风中，“威尔士亲王”号离开了阿真舍海湾。这次伟大的会议结束了。

在“威尔士亲王”号的军官室里，维克多·亨利能够感觉到笼罩着全舰的阴郁气氛。这次会议的结果究竟给英国增加的援助是什么，还没有宣布；这件事本身显然使战列舰的军官们感到是一个不好的预兆。这些人都是在空袭和炮战中打了两年仗的老兵，尽管他们的军舰是那么堂皇，他们的军官室是那么过分地豪华，英国的困境似乎浸透了他们的骨髓。他们不能相信，温斯顿·丘吉尔把他们窘迫的海军中最好的军舰连同他自己的生命都拿来冒险，就是为了这么空手回去。这不是温斯顿的气派。他们谈话的口气中，只有模糊的希望，而不是真正的信任。吃完晚饭以后，帕格坐在休息室里，面前放着一杯葡萄酒。他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头，尽管他们对他很有礼貌。后来他明白了，他在场，使他们感到不自在。于是，他很早就上了床。第二天，他在“威尔士亲王”号上兜了一圈，从舰桥一直到机器舱，发现了许多和美国军舰不同之处，特别是这些衣着邋遢、负担很重、工作紧张的船员，和“奥古斯塔”号上打扮得干干净净、快快活活地干活儿的水手大不相同。

这天晚饭之后，梯莱特少将向他走来，把一只瘦削的手按在他肩头。“想不想看看潜艇侦察图，亨利？首相认为你应该看看。一个欢迎委员会已经聚集在那儿了。”

会议期间，帕格曾经几次看到过这个难以亲近的老军事历史学家。两天前，在军官室举行的欢迎美国客人的晚会上，几个年轻的英国军官开始了一场他们所谓的“滑稽舞”。他们只穿着苏格兰裙子，或者披条彩色毛巾，戴着古怪的假发，走了进来，尖声地吹着风笛，噼噼啪啪地放鞭炮，在椅子、桌子上走鹅步。过了一会儿，梯莱特少将站了起来，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帕格想，他要来阻止这场马戏了——他在一张桌子上跳起了一场发狂的快速舞，吹风笛的人绕着他一面吹一面走，全场的人都大声喝彩。可是现在，他还是那么古板。

梯莱特打开一扇亮着红色保密信号灯的钢舱门。丘吉尔穿着一条像机械师工作服那样的连衣裤，弯着背，垂着眼皮，正在仔细观看一幅占

了一面舱壁的俄国前线地图。对面舱壁上挂着一幅大西洋地图。舱房里烟雾腾腾，几个年轻军官正在中间的一张桌子上收发电讯。

“那里，”首相用手里的雪茄指了指苏联地图，对梯莱特和帕格·亨利说，“那里是一幅可怕的未展开的图画。”

斯摩棱斯克东面那条画成红色的前线上，呈现出了两个新加上的鼓包，指向莫斯科。丘吉尔咳着，眼睛望着亨利。“你们的总统警告了斯大林，我甚至更加明确地警告过他，我的情报根据确凿。真是，没有哪个受到突然袭击的政府这样不值得原谅了。勇敢而倒霉的俄国人民碰到了厄运，被这么一伙上当受骗的笨蛋带着走。”首相转过身子，走向另一面舱壁。他那拖沓的脚步，维克多·亨利在他伦敦的办公室里已经注意到了。在阿真舍湾，丘吉尔显得健壮、红润、活跃，简直年轻了十岁。现在他两颊发灰，满是红斑。

“喂，在这里我们有进展吗？”

一个个黑色的小棺材形状的标记散落在宽广的蓝色平面上，一个军官还在往上加，在靠近战列舰前进的范围附近形成一群。再往前，是一大群红头针，其中夹着几枚蓝头针。

“这个新的潜艇群是黎明时被一架美国巡逻飞机发现的，先生。”那个军官说。

“啊，是的。庞德海军将军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想我们正在避开它？”

“我们已把航程改向北方，先生。”

“我看护航舰H-67号差不多到家了。”

“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把这些针拔掉，首相先生。”

“这是好消息。”丘吉尔粗声地咳嗽着，又抽了口雪茄，对帕格·亨利说，“好吧，我们还会给你点儿好戏看的。这不像乘轰炸机到柏林上

空那么热闹，嗯？那次挺好玩吧，上校？”

“那是少有的特权，首相先生。”

“随时可以，随时都可以。”

“太荣幸了，先生。一次已经足够了。”

丘吉尔沙嗄地笑了：“敢情如此。梯莱特将军，今晚什么电影？”

“首相，我想是斯坦·劳雷尔和奥利弗·哈代的《海上精华》。”

“《海上精华》，啊？太合适了！军医命令我躺在床上，还不许我抽烟，我要去看《海上精华》，还要带着我的雪茄。”

帕格·亨利在欣赏《海上精华》的时候，心里老是担心这艘战列舰随时会碰上一群德国潜艇。那些德国的艇长很有本领，会溜过护航的驱逐舰。但是，直到电影演完，都没有发生事故。首相在拖着脚步出去时，用伤了风的沉浊声音说：“一场挺好看但是毫无关系的电影。”

第二天，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广播讲话使军官室里挤满了人。每个没值班的军官，所有的参谋人员和战争计划人员，都集合在军官室里唯一的咯咯发响的老收音机周围。战列舰正穿过一场狂烈的暴风雨，颠簸着，摇晃着，发出缓慢冗长的呻吟。对于这位美国客人来说，这半个小时真不好受。艾德礼在宣读《大西洋宪章》的时候，亨利看见的是：困惑的眼色、拉长了的脸和不住地摇头。讲话的调子很高，但并不证明美国人的许诺有一点点增加。对纳粹暴行的责骂，对“四项自由”的赞扬，对未来世界和平和友爱的献词，都包括了；对英国人更多的战斗支援，却是零。有些句子谈到自由贸易，谈到所有人民的独立，这些话如果具有什么含意的话，那就是意味着英帝国的末日。

帕格并不特别惊讶，他只是想：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家伙可真厉害。

“哼！”在收音机关掉后的一片沉默中，梯莱特少将牢骚满腹地

说，“我敢说，不只这些，还有呢。你说怎样，亨利？”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这个美国人。

帕格明白，没有办法含糊过去。“没有了，先生。我想大概就是这些。”

“现在你们的总统在联合公报中许下诺言，要消灭纳粹的暴行，”梯莱特说，“这是不是说你们要参加进来，不管用什么方式？”

“这是对《租借法案》而言。”帕格说。

问题从四面八方向他投来。

“你们不准备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付日本人吗？”

“现在不。”

“那么，简单明了地说，你们不准备在太平洋打仗了？”

“总统不想给日本战争警告。如果没有国会的支持，他不能这样做。”

“你们的国会怎么了？”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就在前天，差点儿把美国军队解散了，仅仅一票之差啊。”

“难道国会议员们就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为政治肥肉投票，为了保全他们的政治外皮。”

“那么你们的人民怎么样？”

“我们人民的状态就跟你们的人民在签订慕尼黑协定那会儿差不多。”

这句话使他们沉默了下来。

梯莱特说：“我们现在付出代价了。”

“我们将来也会付出代价的。”

“那时候我们的领导人是张伯伦，先生。”一个脸色红润的少校说，“你们有罗斯福。”

“美国人民不想和希特勒打仗，先生们。”帕格说，“事情就这么简单，而罗斯福也没办法。他们不愿意和任何人打仗，生活是快乐的，战争是一场球赛，他们可以看着。你们是我们这边的，因为你们和我们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就有了《租借法案》和这个《大西洋宪章》。《租借法案》并不要你费多大劲，它只是意味着给每个人更多的工作、更多的钱。”

舰身一阵异常剧烈的摇晃，使厨房里的陶瓷器皿撞得哗啦啦直响。辩论停止了，维克多·亨利回到舱房里。在他到冰岛离舰之前，他没有再和这些英国军官谈更多的话。

---

(1) 美国民歌，与英国国歌《神佑吾王》的曲调相同。

(2) 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的主人公。

第四十八章

《大西洋宪章》是一头大象，它像一棵树，像一条蛇，像一堵墙，像一根绳，就看瞎子摸着它身上的什么部分。

轴心国的宣传机器嘲笑它那套吹嘘自由的好听话，举出仍在受奴役的印度和马来亚为证；指出堕落的美国人的怯懦，他们回避任何战争的诺言；然后得出结论说，它不过是虚声恫吓，用一惯假虔诚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伪善装扮起来，以掩饰其对“世界新秩序”的无可奈何的仇恨，而这种建立起来的世界新秩序是一千份《大西洋宪章》也无法使之倒退回去的。

在美国，掀起了一阵大骂，说罗斯福已经秘密地把祖国投入了帮助英国的战争，同时也掀起了一阵欢呼——不过没有那么响——说它是自《大宪章》[(1)]以来，人类为光明而斗争的最辉煌的文献。

英国的报刊暗示，阿真舍湾的成果要比这份精彩的宪章多得多，但是目前除此之外，其他都得保密。

俄国人欢呼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一艘战列舰上的海上会谈，说这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胜利；并且暗示说，开辟欧洲的第二战线现在已经十分紧迫，而《大西洋宪章》没有提到这样的计划，有些令人失望。

哪一种反应都没有在明斯克被禁锢的犹太人中引起的反应那么强烈，那么盲目。

德国人没收了他们的收音机，谁还有收音机，就要判处死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他藏在顶楼的一台小收音装置中，听到了不完全的俄国人的广播。他高兴地散布了这个故事，说罗斯福会见了丘吉尔，说美国已经对德国宣战！这个虚假的故事在犹太人居住区所达到的效果如此奇妙，如此起死回生，使人们不禁怀疑，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们来说，弄虚

作假说不定有时候是必要的止痛药。

明斯克的犹太人的精神最近已经破碎。德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听天由命，被赶到几个街区聚居，被迫去登记找工作，遭逮捕受虐待，忍受着暴徒的袭击，甚至可能是枪杀。这是一个“波格隆”[2]的时代。可以料想德国人的波格隆可能非常坏。但是，犹太人经历了波格隆，活了下来。

于是有一天晚上，许多灰色卡车开进了犹太人居住区，穿罕见的黑色制服的德国兵把两条主要街道两旁的居民挨门逐户地赶了出来，装上卡车——他们宣布，要重新安排住所。有些德国兵很粗暴，有些很有礼貌；他们推着、催着人们走上卡车。其他街上的犹太人都躲在上了闩的门后，战栗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发生的事——据出没在森林里的游击队队员的报告说——是如此可怕，如此不能令人相信，以致明斯克的犹太人一直理解不了。这些灰色卡车开出去五英里，到了村子外面的一片森林里。在一个月光照耀的峡谷，德国兵命令人们下了卡车，叫他们一群一群地排好，然后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包括婴孩和老人——扔进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埋上沙土。

在沙土地挖这个大坑的农民亲眼看见了这景象，游击队队员的报告这样说。德国兵把他们集合起来干这工作，然后命令他们回家去，不许逗留或者谈起挖坑的事，否则就枪毙。然而，还是有几个人从树木之间溜了回去，看见了德国人干的事。于是，他们把屠杀灰卡车上的“齐德”[3]的事告诉了游击队队员。

这个故事，对于被困在向莫斯科挺进的德国军队后面三百英里的明斯克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打击。德国兵已经在因为一些细小冒犯事故，简单马虎地审讯一下就枪毙人了。这些牺牲者的肿胀发臭的尸体，以及被捕的游击队队员的尸体，在广场上吊着。这种事情，在战争期间是难免的。可是，这种显然是随随便便地把整整两条街上居住的所有人——孩子、妇女、老人，所有的人——突然屠杀，超过了他们

承受恐惧的最大限度：德国人不能干比这更可怕的事了。这个故事要么是神经质的夸大，要么也许是真的——随着报告一点点地传开，人们开始相信了——那德国人真是比最可怕的谣传所描绘的还要坏。

然而第二天，明斯克看起来依然如故，向日葵在开花，太阳在蓝色的天空照耀。有些建筑物被炸弹或者大火毁了，但是大部分还像以前一样。德国兵在街上巡逻已经是一派普通景象，他们坐着画有卐字记号的灰色卡车和坦克。这些士兵看起来完全和普通人一样，懒洋洋地拿着枪，在阳光里东张西望。有几个甚至还和过路的人开玩笑。俄国人依然在到处走，他们是犹太人的老邻居。还是那些钟在那些时间敲响。这些街道是犹太人生活的场所，跟家里亲人的脸那样熟悉。现在只有那两条街两边的房子一片静默，空空如也。

在这个令人惊讶万分的时刻，消息传来，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海上会谈，美国已经参战。消息从一所房子传到另一所房子。人们哭着，笑着，把他们的孩子抱在肩头跳舞，互相亲吻，寻找酒或伏特加为罗斯福总统干杯。有一个事实还铭刻在全欧洲人的心头：上次大战，就是由于美国人参加，才打赢了。快活的辩论展开了。是不是要三个月？六个月？不管时间怎么长，总不会再发生把两条街上的人都杀光的疯狂事情了。现在德国人不敢了！德国人在得意的时候很坏，但是事情倒了过来，他们又多么恭顺！他们都是胆小鬼。现在他们也许会很好地对待犹太人了，以免将来受到美国人的惩罚。

班瑞尔·杰斯特罗并不想反驳这些谣言，尽管他知道真相。在面包作坊里，他仍旧藏着那台短波收音机。他的身份证允许他走出犹太人居住区，因为德国人需要面包，而明斯克的面包师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打仗。那天晚上，在一家医院的锅炉房里举行的犹太人领导者的秘密会议上，班瑞尔报告了他从瑞典收听到的正确广播。然而，他是一个外国人，而且他对委员会讲的是人家不愿意听的东西。有个人突然打断了他，提醒他说他也许听的是德国人控制的挪威电台。于是，他们继续激

动地计划着，准备当美国人在法国登陆时，和游击队合作，在明斯克举行武装起义。

几天之后，杰斯特罗和他的儿子、儿媳妇、小孩都不见了。他们在晚上悄悄地走了，没有向犹太人居住区的任何人要求批准或者帮助，也没有问和森林里的游击队联系的口令。犹太人居民委员会因为这个面包工人的失踪，与国家秘密警察起了些冲突。但是他们恳求说，杰斯特罗一家本来是波兰来的逃亡者，他们不能负责，而且是德国人自己发给他特别身份证的。

这三个波兰犹太人和他们的小孩没有再回到明斯克来。犹太人居住区的人们猜想他们已经被国防军的森林巡逻队当场枪毙了，大多数的犹太人没有游击队的引导想溜出城去，结果都是这样。德国人的习惯是把森林里刚打死的人的尸体扔在五十年节广场，以警诫别的犹太人。可是，在这一堆可怕、僵硬的没有埋葬的朋友尸体中，没看见有杰斯特罗一家人。这是使人相信杰斯特罗一家还在什么地方活着的唯一理由。

在罗马，德国人的行为很检点，至少在娜塔丽和她叔叔的眼里是这样。他们对待意大利人的那种骄傲自大，可能由于到处征服而更加露骨，然而这是德国人一向的待人态度。好几年来，欧洲一直流传着纳粹对付犹太人的可怕谣言，现在又在传说着他们对成群被俘的斯拉夫士兵所施的野蛮暴行。而埃伦·杰斯特罗和他怀孕的侄女在旅馆里或者在罗马的上等菜馆里吃饭的时候，他们两边的桌子上总有德国人坐着。酒喝多了也许会引起一场条顿式的吵闹，但是说这些衣着讲究、举止谨慎、外表漂亮的人——有许多地方和美国人相像——会大规模地屠杀人，真没人会相信。

杰斯特罗终于急着要回家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论君士坦丁一书的初稿，他想快点儿拿给他的出版者看看，然后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拜占庭馆完成修改工作。当然，在梵蒂冈图书馆更好，而且他在那里交了一些

好朋友。但是，东西越来越少，罗马也越来越枯燥乏味。希特勒在苏联的胜利像地震一样震动了意大利，意大利人沉没在阴郁苦恼之中。甚至在法西斯的新闻报道中也没有真正的喜悦，而是对元首在欧洲这个没有被征服的最后地区的大踏步前进显得有点儿惊讶。

不管价钱高低，甚至是在最高级的菜馆，现在罗马的饮食都很坏，而且越来越坏。石灰一样的硬面包简直无法下咽；新出的棕色通心粉味道像烂泥；干酪质量月月降低，越来越像橡皮；食油和色拉油吃过后留下一股讨厌的怪味；餐桌上难得遇到一瓶像样的酒。娜塔丽偶尔从大使馆弄到点儿真正的牛奶；而意大利未来的母亲们，就只能喝那个耸着肩膀的可怜侍者端上来的人造咖啡和那种同样发黏的蓝色液体。

因此，杰斯特罗博士准备走了，不过他并不惊慌。他读过那么多历史，所以当前发生的事件看起来不过是旧调重弹。他耽搁下来没有离开意大利，搞身份证遇到了困难，他简直还挺高兴，因为他从心里认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即使这个小胡子的坏蛋（他喜欢这样称呼希特勒）打胜了，也没什么大关系，只要纳粹不向意大利进军就行。本来嘛，他们为什么要入侵一个摇尾乞怜的卫星国呢？

他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说：德国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拜占庭，一个稳固的管理完善的暴政国家，组织得可以经历一千年，就像希特勒吹嘘的那样。拜占庭就几乎存在了那么久，它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随着敌人的衰落或者强大而盛极一时或贫弱不堪，像德国那样时而扩充疆域，时而缩小地盘。但是，它始终存在着，而且靠着它的暴政、集权和内线作战的军事优势常常打胜仗。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它的地理形成的，这是另一个凶恶的暴君拿破仑老早就指出的；而独裁统治无论如何都是最适合欧洲的政权形式。作为一个犹太人，杰斯特罗当然厌恶希特勒；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他可以因希特勒的意志力和政治手腕给予他一定的地位，甚至很好的评价。他根本不相信那些传说的暴行，他说这是英国人过激的宣传，他还记得上次大战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而，娜塔丽惊慌起来。自从芬兰卷进战争，那艘货船不能起航以来，她就在寻找另外的办法出去。他们还是完全有走的自由，但是现在她得和意大利的铁路和航空公司以及移民局打交道。总而言之，这些地方都和你来软的，使你没法儿发火。一想到要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分娩，要靠这个贫困的意大利的一点点配给物喂养新生婴儿，她就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罗斯福总统越来越公开地插手大西洋，希特勒只要突然宣战，无疑会把墨索里尼拖进去，于是她和她的叔父就要作为敌侨遭到拘禁！

在这个时期，最坏的障碍物就是一个叫作出境许可证的东西。以前它从未找过她的麻烦。这张盖着紫印的黄卡片只要花几个里拉，一拿出船票、火车票或者飞机票就能买到。可是现在只要一提出申请，就会遭到一连串的哼哼哈哈，打着官腔寻根究底。有一次，经过了几番周折，娜塔丽总算弄到了两张去里斯本的飞机票，她立刻奔到移民局。一个官员从她手里接过飞机票和护照，告诉她四天以后再来。她再去的时候，这个满嘴大蒜味的可爱的胖官员叹了一口气，把护照还给了她。军事当局征用了飞机上的这两个座位，因此出境许可证不能发了，他说不过票钱到时候会退给她的。

就在第二天，她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纽芬兰会议的第一次兴高采烈的广播。美国参战，听来好像已经是既成事实。绝望之余，她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计策。她要打出一张最能打动意大利人的牌来，就是她的怀孕。她的确间歇地流过几次血。她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对罗马的医生抱着嘲笑和怀疑的态度，他们介绍给她一位苏黎世的产科医生——温特博士，他是欧洲纳粹管辖范围外最好的医生了。她决定要求瑞士当局允许她到那里去治病，两个星期，十天，能多少日子就多少日子。而且，由于她身体不好，她请求让她叔父陪同，这样来弄到出境许可证。一旦到了瑞士，他们就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待在那里，直到找出办法去美国。埃伦·杰斯特罗认识苏黎世一个出版商，而她认识的奔奇·泽尔斯顿已从里斯本调到那里。她一想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办法挺聪明。

经过一番讨论，埃伦同意担任这样的角色，她很高兴。他要把随身携带的书籍、行李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材料都留在旅馆，只把打字誊清的著作原稿和他的随身衣服一起装在一只小手提箱里。如果遭到盘问，他就说他准备在苏黎世短暂逗留期间，把行间墨水笔修改的几页再写一写。如果意大利人不愿意杰斯特罗一去不返——这一点娜塔丽现在还是半信半疑——这样临时离开一段时间也许会骗过他们。《大西洋宪章》的广播使杰斯特罗也有点儿担心了，这就是他同意走的原因。

这个妙计像魔术一样见效。娜塔丽订了去苏黎世的飞机票，弄到了出境许可证。一个星期以后，她就和杰斯特罗博士飞到了瑞士。一切都安排好了，只是他没有像她那样得到瑞士当局的正式批准可以待十天，发给他的文件只简单说明他是为了路上安全去陪伴一个病人。娜塔丽打电话给苏黎世的奔奇·泽尔斯顿，告诉了他这件事。奔奇说，他们最好就这样，就以此为起点，别再想更好的运气了；他们到了之后，他会照顾埃伦的。

苏黎世机场熙来攘往，干净得发亮，这情景简直使人吃惊。大开门的商店里塞满了精美的服装、手表、瓷器和首饰，还有一堆堆盒装的巧克力、美味的糕点、新鲜的水果。娜塔丽一边向泽尔斯顿的汽车走去，一边咬着一个大黄梨，快活得轻轻地哼起来。

“哎哟，这个梨啊！我的天哪，”她说，“法西斯主义多么丑恶！战争多么讨厌、愚蠢！欧洲是一块富饶的大陆，为什么这些血腥的笨蛋一次又一次地让它荒芜？只有瑞士人才是聪明的欧洲人。”

“是啊，瑞士人是聪明的。”泽尔斯顿叹了口气，说道，一面摸着他那把胡子。这把胡子还是那么光润整齐，可是他脸上的其余部分显得苍白衰老，好像有病。“你那位潜艇战士怎么样了？”

“谁知道，还是在太平洋里冲来冲去吧。你有没有目睹过一场更疯狂的婚礼？”娜塔丽转向杰斯特罗，她一下子摆脱了痛苦呆板的表情，

又变得原来那么调皮和神采奕奕了。“是奔奇签的结婚证书。奔奇，你是不是对苏黎世比对里斯本更喜欢？”

“我不愿意去想正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折腾的那八千万德国人。不过，至少这些高高的阿尔卑斯山真不错——到了，就是这辆红色的雪铁龙。那些流亡者的悲惨情况这里也有，娜塔丽，不过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厉害。在里斯本，那真是太可怕了。”

他们的汽车驶上公路的时候，埃伦·杰斯特罗说：“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来给你？”

“或者你们回去的时候来取好了。”

“可是我们不回去了，亲爱的。”娜塔丽说，“埃伦，把你的手绢给我，我的脸上全是梨汁了。我真希望能在梨汁里洗个澡。”

“我就这一条手绢。”杰斯特罗说。

泽尔斯顿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条手绢，递给了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不回去了？”

“我的叔叔和我准备跳上从这儿开出的第一列火车、第一架飞机，或者山羊拉的大车，只要它是开到可爱的老家美国去的。奔奇，很明显，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这些，可这是这趟旅行的全部目的。”

“娜塔丽，这办不到。”

“到底为什么办不到？”

“埃伦能通过瑞士的移民检查，是我作了保的。我还得把他送回那儿去，他没有过境签证。”

等了一会儿，坐在汽车后座上的杰斯特罗博士用低沉可怜的声调说：“我想怎么会那么容易呢。”

“奔奇，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拉回罗马去了，”娜塔丽起劲地

说，“我不愿意在那里生孩子。就这么回事。你也得想个什么办法帮帮埃伦。现在他已经到这儿了，他的护照像金子一样可靠。我知道你能解决的。”泽尔斯顿一面开车，一面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摸摸胡子。“好吧，你们这是太突然了，给我点儿时间吧。”

“我有十天呢。”娜塔丽说。

“现在已经没有很多办法可以从苏黎世出去了，”泽尔斯顿说，“我来想想办法看。”

他把他们送到赫曼·温特医生的诊所门口，而后把他们的行李带到旅馆去。这所诊所是一座四层楼的旧房子，窗台上装饰着种满花的木盒子。温特医生给娜塔丽做检查，杰斯特罗则在接待室里打瞌睡。

这个秃脑袋、满脸雀斑的医生是一个矮子，还不及她的叔父高；两只大耳朵，一双棕色的鼓出的小眼睛。他问了几个问题，把答话记在一张卡片上，然后就把娜塔丽又按又摸，在她身上采取化验标本，不仅把她置于惯常受检查时的那种难堪境地，而且还用一些奇怪的器械给她加上点儿新的痛苦，同时他却微笑着用法语和她聊天。她躺在检查床上，盖着一条被单，直喘气，浑身无力，脸上冒汗，下半身不住作痛。微风带来了窗台上木盒里甜豌豆花的美妙香气。

“很好，休息一会儿吧。”

她听见他在洗手。然后，他拿着一本笔记簿走回来，在她身旁坐下。

“你像匹马那么健壮，你怀的这个孩子很好。”

“我中间流过三次血。”

“是的，你说过了。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一个月以前，也许还要早些。”

“好吧，你可以等一两天，等涂片化验和小便化验等的结果。我几

乎可以肯定，结果都会是阴性的。卡罗纳医生会为你接生一个胖娃娃下来的。我跟他很熟，他是罗马最好的医生。”

“温特医生，除非我回美国去，否则我宁愿待在这里，在这里生孩子。我不愿意回罗马去。”

“是吗？为什么？”

“因为战争。假使美国卷了进去，我就会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待在敌国的土地上。”

“是你说的你丈夫是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在太平洋上吗？”

“是的。”

“你离他太远了。”

娜塔丽忧伤地笑了笑：“我同意，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这是什么样的姓，这个——亨利？”

“哦，我猜这是苏格兰人的姓。英国的苏格兰人。”

“你娘家的姓是杰斯特罗，是吗？这也是英国的苏格兰人吗？”

“这是波兰人的姓。”等了一会儿，她看见这双棕色的小眼睛望着她。她又说：“波兰的犹太人。”

“外面的那位先生，是你的叔父吗？他是波兰的犹太人吗？”

“他是有名的美国作家。”

“真的吗？多么惊人。他是一个波兰犹太人吗？”

“他生在波兰。”

“现在你可以穿衣服了，然后请到这边房间来。”

温特医生驼着背坐在他小小诊所的一张转椅上，抽着一支雪茄。升起的烟圈飘到了墙上贴着的发黄的证书和一幅尘土蒙着的《卢塞恩垂死

之狮》[4]的版画上。他把雪茄放在一只玛瑙烟灰缸里，把双手的指尖对在一起，放到嘴上，那张带着棕色斑点的老脸茫然地对着她。

“亨利太太，过去这几年——我得坦率地对你讲——在这里，怀孕曾经被利用而且被误用，以致出了人命，就为解决护照的困难。移民当局因此对此非常严格。我自己是一个侨民，我的行医执照很容易被吊销。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可是我并没有护照的困难，”娜塔丽安详地回答说，“一点儿也没有。你认为我能不能一路平安地回到美国去？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

医生弓起肩膀，鼓出嘴唇，像一只伶俐的小狗那样昂起脑袋，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怎么个走法儿？”

“乘飞机，我想。”

“卡罗纳博士的意见怎样？”

“我没有问他。尽管刚才你这样说，但我对他不太信任。这就是我要待在这里的原因，假使我不能飞回家去的话。”

年老的医生眼睛发亮了，他把双手摊开。“恰恰就是这一点我没法儿帮你忙。当局会要求我出一张书面证明，说你不能旅行，否则他们不会延长你的逗留时间。你完全可以飞回罗马去。至于飞到美国——”他又昂起脑袋，“这倒是辛苦而漫长的旅途。”

娜塔丽保持着沉静的态度：“你的意思是说我得失去这个婴孩？”

“并非如此，但是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初产妇，应该避免这样的劳累。你的怀孕史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好。”

“那么为什么叫我回罗马去？牛奶和食品都很坏；我不喜欢那里的医生，他对我的流血诊断不对。”

这个矮小的医生带着冷淡的口气说：“亨利太太，飞回罗马去对你

不成问题，因此没有办法延长你的居留时间。我非常遗憾。当局会问我你的健康状况，而不是罗马的牛奶或者卡罗纳博士。”他翻着一本复诊登记簿，看着说：“明天五点一刻的时候请你再来，我们讨论化验的结果。”

那天晚上，娜塔丽和泽尔斯顿以及她叔父吃晚饭的时候，情绪挺愉快。离开了罗马，到了一座和平城市的激动的轻松感压倒了温特的冷淡，而且检查的结果也使她高兴。她“像匹马那么健壮”，肚子里的胎儿在起劲地踢她，而他们已经逃出了法西斯意大利。其余的事情都会成功的，她想，特别是泽尔斯顿显得很乐观。她决定不问他，等他有了准备时自己讲出来。

这时候，她和他的共同话题是莱斯里·斯鲁特。她讲着她在巴黎那所蹩脚公寓的滑稽事情：楼梯中央的小电梯坏了，斯鲁特在里面关了一夜；她的阿尔及利亚人房东费尽心机不让她自己做饭吃；楼上一个独眼的搞同性恋的雕刻家缠着斯鲁特要给他塑像。埃伦·杰斯特罗还没有听见过这些年轻人在塞纳河左岸的恋爱故事。这顿丰盛满意的晚饭、好酒和从露天餐厅看到的灯火辉煌的苏黎世夜景，使他的情绪也高涨起来。他接受了泽尔斯顿给他的一支雪茄，尽管他咳嗽很厉害。

“天哪，哈瓦那雪茄！”杰斯特罗博士卷动舌头，喷着烟圈，“这使我年轻了十岁，又回到了公共食堂。生活看起来是多么美妙，多么容易，多么快乐啊！可是这么长时间里，这个小胡子的坏蛋却在积攒他的坦克大炮。啊，天哪！你真快活，娜塔丽。”

“我明白。肯定是因为喝了酒，还有那灯光。明亮的灯光啊！奔奇，电灯光是最强大的魔术。在灯火管制的地方住几个月，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吗，苏黎世叫我想起了什么？科尼艾兰的月亮公园，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你在一大片灯光中走路，成百万只成百万只的黄灯泡。灯光比跑马和游戏都更使人兴奋。瑞士真是了不起，是不是？它是一片恐怖的海洋里一只小小的、干燥的、自由的潜水钟。这是什么样的

经历啊，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能明白了吧，为什么瑞士人要非常小心，”泽尔斯顿说，“否则他们这里就要挤满流亡者了。”

娜塔丽和她叔叔听到他说的最后几个字，神情严肃起来，听他再要说些什么。

这位领事用两只手掌捋平了他的胡子。“不要忘掉，在希特勒的欧洲，有四百多万犹太人被捕。而全瑞士总共只有四百万人，因此瑞士人几乎和我们的国务院一样，开始对犹太人感到头痛。不过，他们更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他们的国家只有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许多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岩石和积雪；而我们有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以人口密度比较，我们有很大的空旷的荒地；而且我们国家被认为是自由的土地，流亡者的避难所。瑞士没有这样的称号。那么，谁应该接受犹太人？然而，他们在这样做，不过是小心翼翼地，而且总在限度之内。此外，瑞士人的石油、钢铁以及所有进进出出的贸易都得靠德国人。他们是处在一个包围圈里的。只有合纳粹意的时候，他们才有自由。我不能以更高的道德品格为你去和瑞士当局交涉。作为一个美国官员，在道德品格方面，我可处在一个低下的地位。”

杰斯特罗说：“这个可以理解。”

“你要明白，你的事还未做任何决定，”这位领事说，“我不过询问了一下。或许能顺利解决。娜塔丽，坐一趟长途火车你能受得了吗？”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

“现在从苏黎世到里斯本的唯一航线就是汉莎航空公司开的。”

娜塔丽觉得仿佛突然让刀子剜了一下，但是她的声调还是显得若无其事的。“我明白。那么，那条西班牙航线呢？”

“人家对你说的不对，西班牙航线五月份就停止了。汉莎航空公司

每个星期飞一次，以柏林为起点，中间每站都停——马赛、巴塞罗那、马德里。这是条蹩脚航线。我来的时候坐过，飞机上经常坐满了轴心国的大人物。你愿不愿意和你叔叔分开，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你的护照上没有说你是犹太人，你是拜伦·亨利夫人。甚至德国人对怀孕的妇女也有点儿怜悯。当然，你得在纳粹手里待二十多个钟头。”

“另外一个办法呢？”

“坐火车经过里昂、尼姆、佩皮尼昂，沿着法国海岸下去，穿过比利牛斯山到巴塞罗那。然后，上帝帮你的忙，一直穿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到里斯本。一路上过山、穿洞，蹩脚的路基，还有上帝知道有多少障碍、耽搁和换车，一大段路得经过维希政府的法国。路上也许要三天，也许六天。”

娜塔丽说：“我凭什么要冒这个险。”

“我倒不在乎试试汉莎航空公司。”杰斯特罗的手指转着雪茄，用一种冷淡的声音说，“我还是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德国人会找我的麻烦。”

泽尔斯顿摇头说：“杰斯特罗博士，她是一个非犹太教的海军军官的妻子。我想她可以不成问题，你可别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那么，我得决定的是一个人去试试汉莎航空公司呢，还是和埃伦一起坐火车。”娜塔丽说。

“你现在还用不着做任何决定，我不过是把这些事告诉你，让你考虑。”

娜塔丽和她的叔叔在第二天就逛马路，看橱窗，买衣服，吃奶油蛋糕，喝真正的咖啡，坐着出租汽车兜圈子，消磨时间，奢侈地享受着瑞士的充分自由。从棕色的忧郁的罗马到这儿不过才飞几个小时。傍晚的时候，她又去看温特医生。他悲哀地耸耸肩膀，告诉她说，所有的化验结果都是阴性的。

“那很好。不过无论如何，我也许能待下去，”她说，“我们的领事在想办法。”

“啊，是这样吗？”这矮小的医生的脸开朗起来，“太好啦！没有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了。我马上给你登记住院，亨利太太。医院里挤得很。”

“我会在一两天内通知你。”

“很好。”

早晨，她发现一个旅馆的白信封从门缝塞进来，里面有一张条子：

> 喂，事情在进行。到湖边和我碰头，你们两个，四点钟，在苏黎世游艇码头。
>
> 奔奇

他们到码头的时候，这位领事已经租好一艘舷外发动机的无篷小艇，在里面坐着等待。他一句话没说，扶他们上了艇，就发动引擎，离岸驶了出去。驶了大约一英里远，他关掉引擎，他们可以听见一艘驶近的游览轮船在蔚蓝色的湖面上用管乐奏着德国华尔兹舞曲。

“我得到了一份关于你们的几乎全面的报告，”泽尔斯顿说，娜塔丽看见他快活的笑容，心都跳起来了，“我想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最好避开一些。”

“是不是都安排好了？”杰斯特罗说，那种着急的样子在他侄女看来简直有点儿孩子气。

泽尔斯顿用手掌摸着胡子说：“嗯，情况还不错。”领事的眼睛在对着娜塔丽闪光。“要知道，我和罗马通了电话，打了电报。你的拜伦比他在里斯本还要厉害，是不是？他把你叔叔护照的事跟罗斯福总统谈了，胆子真不小！从来没有见过，罗马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我能够想象。”

“是的，但是你叔叔的档案现在贴上了‘总统交办’的大签条，这是大有用处的。现在，娜塔丽，你算定下来了。我已经把你的名字写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候机名单。下面两趟航班的票都订出去了，不过你能拿到第三趟的票，移民当局可以把你的居留时间延长到那时候。”

“可是到那时候我已经是第八个月了——”

泽尔斯顿举起一只手说：“汉莎航空公司是靠得住的，你会很早就走，也许就是下星期。而且总是有退票。因为你怀孕，列在名单的前头。”

“埃伦怎么办呢？”

“他啊，那是另一码子事了。”

“她是重要的，”杰斯特罗演戏似的说，“我出什么事完全没关系，我已经活够了。”

“别着急，别着急，”泽尔斯顿笑起来了，“我的天哪，杰斯特罗博士！一切都很顺利，你只是不能和她一起待在瑞士。这是毫无问题的。不过，你也定下来了。罗马现在因为你而闹得一团糟了。大使发了脾气，他说必要时，他就任命你做他的工作人员，然后用外交豁免权把你送回家去。你要回到罗马去，由他负责与意大利人交涉。杰斯特罗博士，在美国我们有一批意大利名流，我答应你，你的出境许可证不会再有什么麻烦。”

“你是不是认为我这么做比坐火车到里斯本去要好？”杰斯特罗的问话是婉转的，声调听起来让人觉得他很高兴、很放心，“我很愿意试试。”

“天哪，杰斯特罗博士，我自己也不愿意干。这是一趟累死人的旅程，甚至我也不能肯定那些联络点还有没有用。主要的障碍是，你得非

法离开瑞士。你得想想这个。无论如何，现在你是合法的，合法居留在这里。”

杰斯特罗转过来对侄女说：“那么，亲爱的，看来我们要分手各走各的路了。”

娜塔丽没有回答。现在对她来说，坐一架德国班机旅行，眼前浮现的是一种丑恶的前景。另外，那艘游览轮船正好从附近驶过，船边激起的波浪摇晃着小艇，使她恶心。轮船上的游客懒洋洋地往下瞧着他们，乐队正在奏着《蓝色的多瑙河》。

泽尔斯顿锐利地瞥了她一眼，说：“我知道你是坚决反对回到罗马去的，娜塔丽。不过，你如果可以重新考虑，大使会为你做出跟你叔叔同样的安排。这是我给你的建议，我个人的建议。”

“好吧，这都得好好地动动脑筋，是不是？”娜塔丽说，“我们回去吧？我累了。”

“回去吧。”泽尔斯顿马上使劲一抽飞轮上的绳子，引擎发动起来，喷出一阵蓝烟。

“我们非常感谢你，”杰斯特罗叫着，声音压过引擎声，“你简直创造了奇迹。”

“那张‘总统交办’的签条帮了忙。”泽尔斯顿说，驾着小艇驶过轮船后面扩展开来的水波。小艇摇摆着，晃荡着，几乎合上了《蓝色的多瑙河》的拍子。

娜塔丽下楼来吃早饭的时候，她的叔叔正坐在餐厅窗边的桌子前，在强烈的阳光下喝咖啡。

“你来了，懒骨头。”他说，“我已经起来几个钟头了。我希望你肚子饿了，他们今天早晨有十分精彩的波兰火腿。他们怎么会弄到波兰火腿的？我猜是德国人偷的，然后他们用金子去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

了。”

娜塔丽要了咖啡和一个面包。

杰斯特罗还咕噜咕噜地说着：“你不饿？我可饿坏了。很奇怪，是不是，一个人一辈子能变得这么厉害！我小时候在梅德捷斯生活的时候，要我吞下一片火腿，我真的宁可活活被烧死或者被枪打死。那些古老的禁忌剥夺了我们如此简单有效的乐趣。”他望着侄女，她坐在那里，脸色苍白，神色紧张，心情忧郁，双手交叉放在鼓起的肚子上。“要知道，世界上最美妙的景象之一，就是早晨阳光中的满满一碗新鲜奶油。瞧那奶油！又香又甜，如同香花一样。一定要尝尝。这咖啡也很好！娜塔丽，亲爱的，我一晚上都在想，我差不多已经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你已经决定了吗？这很好。我也决定了。”

他说：“我要回到罗马去。我要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亲爱的。我不怕那些妖怪。不过，我明白我会妨碍你逃跑的。那是首要的。现在你绝对应该走你自己的路。这就是我的决定，看来我这个决定是不会改变了。亲爱的孩子，你在瞪眼看什么？是不是我的脸颊沾上鸡蛋了？”

“不是，正好我要告诉你，我就是打算这么办。”

“是吗？”他温柔地微笑起来，“谢谢老天爷，我以为你会英勇地辩论一场，要和我一起回去呢。不，你把你自己拖回去太可笑了。至于我，我相信大使，而且无论如何，去和自己的命运作对是没有意义的。常常会时来运转。我在下午去罗马的飞机上弄到了一个位子。看来回去就像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只有向另一个方向去是困难的。”

娜塔丽喝着咖啡。这会不会是一个计策，来诱使她自己提出回罗马去？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她对她叔叔的自私已经有所戒备。这种自私有时厚颜无耻，有时巧妙阴险。

“好吧，”她说，“我看这样还有点儿意思。如果你愿意从罗马走，到了那里就去排队登记，越早越好。你能办得了吗？”

“假使大使亲自经手，我还能弄糟吗？我只有一个请求，你能把手稿带走吗？即使我比你先到家，我也宁愿让你管着这本书。你瞧，全部草稿材料在我这里。这样就有两个机会保全《君士坦丁的拱门》，而不是一个了。”

到现在，娜塔丽才第一次开始相信她的叔叔，不禁对他显露了一些亲切之感。“好吧，埃伦，就这样吧。这次分离，使人感到十分十分特别。”

“娜塔丽，我会比你更感到放心。我背上压着一个对不起你的重负，至少有你肚子里怀的婴孩那么大。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你。”他把一只瘦弱的小手放到她的手上，“你已经为你自己在未来的世界中挣得了很大的一份——就像我们的祖先古雅地说的。只要这未来的世界存在！”

埃伦·杰斯特罗就这样乖乖地回罗马去了。一连十天，他的侄女没有听到消息。这十天孤寂的日子，就连瑞士的舒适生活和丰富食物也很快使她厌烦了。娜塔丽开始想，即使脖子上挂着一只信天翁[5]，也算是个伴儿。她寂寞得要命。奔奇·泽尔斯顿正在和一个流亡的法国小说家的女儿谈恋爱，很少有时间来陪她。瑞士人对待她，就像对待一切外国人一样，态度冷淡，因为你花了钱而对你彬彬有礼，仿佛整个国家就是一家庞大的高级旅馆的场地。商店里，街道上，游览火车和游览轮船上，那些眼神忧愁的犹太人使她闷闷不乐。终于来了一封信，贴满了快递信件的邮票，盖着邮检的戳子。

我料想得到这封信会被别人看见，但是已经没有关系，你我两人已经不归意大利当局管辖。娜塔丽，现在我手里掌握着两张飞机票，还有两张相应日期的出境许可证，外加葡萄牙的过境签证，泛

美航空公司的联票，以及最高级外交人员豁免权的附签。真是了不起的杰作！它们都摊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还从未见过比这更光辉的景象。

泽尔斯顿在大使馆燃起了一场大爆炸，亲爱的。真是一个好小伙子。正好是时候！大使利用了一切他力所能及的渠道，包括梵蒂冈——在那里，你知道，我有许多朋友。其实我老早就应该自己去试试施加我的影响，但是靠着我的著作声誉去恳求似乎太infra dig[(6)]。就是这样！

现在说说情况。

飞机票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五日。还远得很，我知道，不过泛美航空公司是一个关口。跑到里斯本去坐在那里等几个月没有意义！而且这趟旅程是靠得住的。当然，这意味着最后你得在这里分娩。因此，由你决定。

附上可爱而相当机敏的大使夫人的一张条子。要是你不愿意为了等候一个与英俊的德国鬼子们乘飞机旅行的机会而待在苏黎世受罪的话，她的邀请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等待你的吩咐。我感到年轻了二十岁。你身体好吗？我日日夜夜挂念着你。

爱你的埃伦

大使夫人用绿墨水笔写的一手妇女进修学校的华丽字体，第九个字母上都带一个小圈：

亲爱的娜塔丽：

三个月以前，我把我的女儿送回家去分娩了。她的房间空着，她的丈夫在大使馆工作。我们都因为她不在而分外寂寞！

要是你能从瑞士回家，那就太好了。否则的话，请你考虑回到这里来。在这里，至少你能吃得好些，孩子会生在美国的“土地”上，就是说，生在你的朋友中间。我们热切地盼望你。

同一天早晨，奔奇·泽尔斯顿打电话给她。汉莎航空公司碰巧有一张很早预订的退票，作为特殊照顾给了他：四天以后，九月十七日，到里斯本，一位。他说，泛美航空公司还不卖票，不过他们已经把她登记在里斯本长长的候机名单前头，她会很快得到空位子的。

“我建议你直接到巴诺夫大街的汉莎航空公司办事处去一趟，离旅馆不过两条街，自己去把这张票弄到手。”泽尔斯顿说，“有许多表格要填，我没法儿代你干，要不——”

“等一等，奔奇，等一等。”娜塔丽费了好大劲才听明白他的话。早晨她睡醒的时候嗓子痛，发烧发到华氏一百度以上。她吃了阿司匹林，现在头昏眼花，而且她叔叔的这封信把她抛进了犹疑不决的旋涡，使她心里烦闷。“我收到埃伦的一封信，你能不能听一听？”

“念吧。”

她把信念给他听。

“好啊！他们真的着急了，是不是？娜塔丽，我不敢代你决定。我知道莱斯里·斯鲁特会怎么说，还有拜伦。”

“我知道。稳妥的办法，直接回罗马去。”

“一点儿也不错。”

“你对拜伦估计错了。拜伦会对我说，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真的吗？你比我更了解他。不管你怎么决定，都告诉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帮你忙。”泽尔斯顿说，“我听见弗朗索亚斯在按汽车喇叭了，我们要到乡下去玩一天呢。”

娜塔丽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回到罗马。这是她坚持不放的铁定念头。她头重脚轻地穿好衣服，向汉莎航空公司走去。她不停地空咽着，尽管吃了阿司匹林，她的喉咙还是像有砂纸摩擦似的刺痛。所有航空公司的办事处都在同一条街上。法国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都已停业关闭，它们招牌上的油漆褪了颜色。只有汉莎航空公司的镀金飞鹰栖息在绕着花环的卐字上，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这个卐字使娜塔丽在门外踌躇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她看见一间像医院一样清洁的办公室，在一个光秃秃的柜台后面，一个晒黑了的金发姑娘穿着天蓝色镶金边的制服，打扮得完美无瑕，露出雪一样白的牙齿在笑。一个晒黑了的穿绿色运动外套的男人和她一起笑。墙上贴的招贴画上，画着河边悬崖上的古堡、穿着巴伐利亚民间服饰的姑娘、喝着啤酒的肥胖男人，以及在一座巴洛克式歌剧院上方的贝多芬和瓦格纳的胸像。

他们看见她在看他们，就止住笑，回瞪着她。娜塔丽走进汉莎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因为发烧而有点儿发抖。

“Gruss Gott[7]。”那姑娘说。

“您好，”娜塔丽哑着嗓子说，“美国领事奔奇·泽尔斯顿给我预订了一张十七日到里斯本去的飞机票。”

“啊，您是拜伦·亨利太太吗？”那姑娘很自然地改用清晰的英语说。

“是的。”

“很好。您的护照呢？”

“您有没有预订的票？”

“有的。请您把您的护照给我。”

姑娘伸出一只修剪过指甲、按摩过皮肤的手来。娜塔丽把护照给她，她递过来一张粗糙绿纸上印的很长的表格。“请您填一下。”

娜塔丽仔细看着这张表格。“老天爷，坐一趟飞机有那么一大堆的问题要问。”

“战争时期的安全规定，亨利太太。请您两面都填。”

第一页要求旅客回答去年一年旅行的详细情况。娜塔丽把表格翻过来，后面一页顶上的第一个问题是：

本人宗教信仰：_____

父方宗教信仰：_____

母方宗教信仰：_____

一阵神经性的震颤遍经她全身。她奇怪为什么泽尔斯顿没有警告她提防这块危险的暗礁。这里需要做出迅速的决定！写上“监理会派新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护照上写着她母亲娘家的姓，但是“格林果尔德”不一定非得是犹太人的姓。他们怎么能去查对呢？然而，在埃伦的麻烦事发生之后，什么样的名单里不会有她呢？她怎么能肯定科尼希斯贝格的那次事件没有记录下来呢？被德国人弄走的那些科尼希斯贝格的中立国犹太人碰到了什么事呢？这些念头在她发烧的头脑里盘旋的时候，她肚子里的婴儿轻轻地蹬了下，提醒了她她不是一个人旅行。

外面的街道好像离得很远，而且那么诱人。娜塔丽头脑发昏，嗓子好像被一块块的石子塞住了，噎得慌。她把那张绿纸表格放到柜台上。那个汉莎航空公司的姑娘正动手填一张飞机票，照抄着护照上的项目。娜塔丽瞧她困惑地看了表格一眼，又看看那个穿运动外套的男人。这个人把手伸进一只口袋，对娜塔丽用德语说：“您要不要钢笔？”

“请把护照还我。”她说。

那姑娘蹙起眉头：“什么地方不对头吗？”

娜塔丽过于慌张，想不出一个巧妙的答复，脱口就说：“美国人不

为了旅行的目的而问人家的宗教信仰，自己也不说给人家听。”

那个男人和那个姑娘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那个男人说：“如果你愿意让它空着，那也由你。这样完全可以，亨利太太。”

他们两个人都那么慢腾腾地、古怪地微笑起来，这种微笑就是科尼希斯贝格党卫军军官的微笑。

“我要我的护照，请您还我。”

“我已经在给你填写机票了。”那姑娘说，“到里斯本去是很不容易的，亨利太太。”

“我的护照。”

那姑娘把这紫红色的小本子扔在柜台上，就转过了身子。

娜塔丽走了出来。过去三家门面，瑞士航空公司正在营业。她走进去，买了一张第二天早晨去罗马的飞机票。真是像埃伦·杰斯特罗说的，回去就像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

---

(1) 1215年英国贵族逼迫英王约翰签署的保障贵族某些权利的文件。

(2) 俄语，指帝俄时代经常发生的对犹太人的摧残、蹂躏。

(3) 俄语，对犹太人的轻蔑称呼。

(4) 十九世纪丹麦雕塑家托瓦尔森为瑞士的卢塞恩城雕塑的一座纪念碑，碑上是一头垂死的狮子，以纪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杀死的瑞士雇佣兵。

(5) 欧洲传说，信天翁常随着大海里的孤舟飞行，杀之即要遭祸殃。英国诗人柯勒律治（1772—1834）据此写成叙事诗《老水手》。

(6) 拉丁语：降低尊严。

(7) 德语：欢迎上帝。德国人见面时问候的话，意即“你好”。

第四十九章

向莫斯科进军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巴巴罗萨”侵苏计划的地理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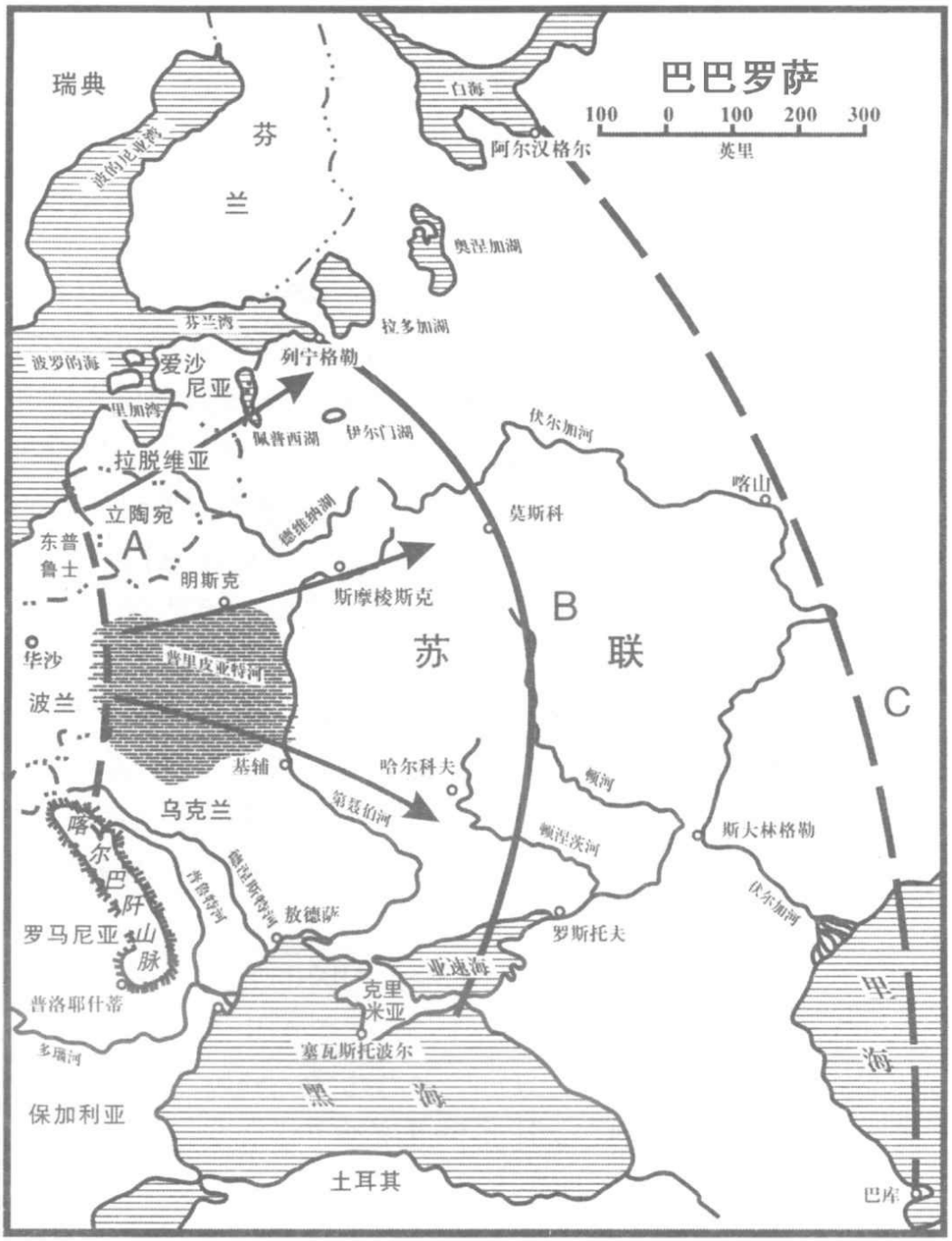
在战争中，胜败就是一切，而德国战败了。战败使它在战场上的历次胜利黯然失色。它的敌人没有取得过像它一样的胜利，而是在最后以人的数量和机械装备的优势压倒了它。

打败仗也很自然地使战败者对自己的军事行动产生怀疑。因此，我们的军事历史学家，很遗憾地包括德国名将古德里安、曼施泰因、瓦尔利蒙特等在内，都普遍认为我们入侵俄国的计划是“模糊不清的”“拼凑起来的”或“没有战略目的的”。这种历史性的家丑外扬，除了丧失军人的尊严做自我辩解以外，还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令人伤心地棋差一着，打了败仗，失去了世界帝国，已经够受的了，更没有理由再把我们全国上下的最大努力描绘成一种不在行的愚蠢行为。这种阿谀奉承的著作，迎合胜利者的偏见，对谁来说都不光彩，而且歪曲历史。

我自己曾被派在马克斯将军的参谋部临时工作过，在一九四〇年秋冬两季，这个参谋部曾经做出关于入侵苏联的最初军事计划，后来又起草了作战方案。所以，我是一开始就参与其事的人。这个方案从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动用人力和物力的数量以及巨大的政治赌注上来说，都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从细节上说，巴巴罗萨是极其复杂的，几乎不是任何个人的智力所能掌握的，但从整体的轮廓来说，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计划。它的优点和力量就在这里。它有可靠的地理、经济和军事实际的依

据。任何战争都不可避免地要担一定的风险，在这个前提下，这是一个稳健的计划。

请读者稍稍花点儿时间研究一下我绘制的很简单的地图。以后我在叙述作战过程时，还将提供四十几张从档案里找到的军事形势图。现在扼要说明一下巴巴罗萨袭击计划的内容。



第一线是我们主要使劲的地方，是在波兰的出发线。全线自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脉，自北至南，共长约五百英里（此外还从罗马尼亚采取防守措施，目的在于保护普洛耶什蒂油田）。

第三线是我们的目标。从白海的阿尔汉格尔向南到喀山，再沿伏尔

加河到里海，全长近两千英里。其最远目标，离出发点约一千二百英里。

第二线是我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这条线从芬兰湾的列宁格勒经莫斯科到黑海的克里米亚，差一点儿没有到顿河的罗斯托夫。全线长近一千二百英里，离出发点六百多英里。因此，表面看来我们是被俄国人阻止在半途上，实际并不如此，我们是战斗到最后一分钟才停止前进的。

进攻的概念

一九四一年春，我们的情报部门报告，红军正在西边靠近把波兰一分为二的线上集结。斯拉夫军队威胁性的集结，警告我们有布尔什维主义席卷欧洲的危险。这是元首决定发动预防战的主要理由，它证明了我们早先提出的计划是有道理的。

但斯大林的军队的威胁性部署仍然使我们感到高兴，因为他准备放弃他在俄罗斯广阔土地上调动军队的极有利条件，而把红军集中在我们能够迅速予以粉碎性打击的两小块土地之内。当时斯大林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优势。根据我们当时的可靠情报，我们的进军可能要以一百五十个师团来对付二百个师团，三千二百辆坦克来对付一万辆坦克，还有空军力量对比不利于我们的地方，情况还不清楚。因此，很明显，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在训练、指挥、战士和装备的优良素质上，以及出其不意的决定性的闪电式进攻。芬兰战役以后，冒这样的危险看来是合理的。

巴巴罗萨的战略目的是在夏季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一次粉碎性的沉重打击，使粉碎后的苏联成为一些非武装的社会主义行省，自波兰边境到伏尔加，均由德国人驻防和统治。伏尔加以东的原始土地、冰冻的西伯利亚荒凉地区，以及乌拉尔外的空旷森林，可以包围起来，有工夫再占

领。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从这些边远地区，现有的轰炸机都飞不到德国。

在作战方面，我们希望同时发动三次巨大的闪电突击，两次在沼泽地带以北，一次在其南，以突破西部边境的纵深防御，然后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包围并肃清已被打散的军队。这样，红军的大量主力几乎一开始就会被消灭。

这些是我们估计能够做到的，但也知道事情并不就此完了。我们完全知道，敌人会在莫斯科与边境之间保存大量的后备军力，他们会在一定的地方挖战壕，固守下来。我们也知道，顽强的斯拉夫人在保卫自己的祖国时，战斗力最强。所以，我们预期并计划在七月上旬，也许在第聂伯一德维纳线以外地区发动第二次的中路大战役，包围并消灭这些后备军力。最后，当打到列宁格勒一莫斯科一塞瓦斯托波尔线以后，我们还准备遭遇俄国人的最后一次抵抗，包括首都以及苏联这个脊柱地区其他大工业城市的自发性的群众自卫（后来也确实遇到这种抵抗）。据我们判断，一旦我们打断这条脊椎骨，那么除了对惊恐万状的居民进行扫荡和可能有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以外，一直打到我们的最后目标——阿尔汉格尔一伏尔加线，就没有别的阻力了。

当然，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一次冒险的赌博。战场是在苏联本土，在一头长五百英里，另一头长一千七百英里这样一大片漏斗状的土地上。漏斗向北的斜坡是从波罗的海到白海一线，向南的斜坡则是从喀尔巴阡山脉到黑海。我们的兵力必须在单调而无边无际的俄罗斯平原上扇形展开，越向前进，交通线越长，前线的兵力也越薄弱。这一点是我们估计到的，但令人吃惊的是俄国农村的荒凉和道路的简陋，不是适合于闪击战的地区。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是我们情报工作的错误。事实上，共产党俄国的极低的标准和工作效率倒成了一股可怕的防御力量。他们没有花力量修建像样的公路，铁路的路基很不完善，并且路轨的宽度显然有意与我们的不一样。

英译者按：按照隆的观点，德国参谋部攻击其他国家的计划总是防御性的、假设性的，但总是由于别人愚蠢的或者恶意的行动，引起他们按计划行事。关于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的动机，历史学家至今还有争论，但看来他并没有进攻的计划。苏联对德国人怕得要命，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还尽一切可能安抚德国人，防止他们进攻。

切馅儿饼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巴巴罗萨计划还是一开始就打响了。在整个前线上，我们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效果。这些成就将给战争史留下极大的奇迹。古德里安写的书里记载着，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周围的德国炮兵怎样静静地等待着在黎明前对毫无疑心的布尔什维克开始猛烈的炮击，望着俄国最后一趟供应列车忠实地离开苏联境内，进入波兰我们的占领区。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斯大林和他忠实的信徒们怎样受到元首机敏的政策的愚弄。西方作家现在把这次突然袭击叫作“背信弃义的进攻”，好像在生死斗争的开始，德国还能顾得上遵守室内游戏的清规戒律。

一步占先以后，巴巴罗萨按原计划继续进行。德国空军发现了地面上苏联庞大的第一线空军，就在几小时内把它消灭干净。在步兵挺进的支援下，在中路和北路，我们装甲部队的钳形攻势按原计划展开。六天以后，我们已到达明斯克和北德维纳河岸，俘获了近五十万敌军以及数以千计的枪炮、坦克。只有在南线，伦德施泰特遭遇到一些真正的抵抗。其余地区，红军像一个没有了头但还在挣扎的巨人一样。既见不到斯大林，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已经在忧郁、痛苦中瘫痪了。

两个星期后，沿着通向莫斯科的主要公路三分之二的地方，第二个巨大的装甲兵包围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合围。在北线，我们占领了波罗的海国家，把波罗的海变成德国内湖，并继续通过荒野地区迅速到达列宁格勒附近。伦德施泰特加速挺进，接近基辅。我们又俘虏了几十万

人。俄国人在一些小包围袋里继续顽强而勇敢地战斗，但就整个战局来说，我们已不再遭遇一个国家军队的有组织的抵抗了。根据各战场的汇报以及显示在最高司令部面前的一幅图画，我们又打赢了一场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三个星期内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警察行动。现在的任务是肃清残余。这样在波兰、法国之后，又加上了苏联。

当然，这样大规模的进军必然有人员的伤亡和物资武器等的损耗。所以，接着是停战休整到八月份。有些作家声称这次休整是“因犹豫不决而贻误了全局”，显然他们对后勤工作一无所知。休整是我们原来计划的一部分，一点儿也不是犹豫不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打了胜仗的德国军队在胜利的兴奋中喜气洋洋，重新集合，重新装备。这情景，当时的老战士现在一想起来还是感到很激动。

作为一个熟悉巴巴罗萨最小细节的参谋人员，我也出席了七月十六日在“狼穴”总部举行的著名的会议。当时，希特勒双手在桌面的地图上一挥，得意地对戈林、罗森贝格、博尔曼以及党内其他高级官员说：“大致说来，现在的任务是，把这块巨大的馅儿饼按照我们的需要切成小块，以便能够：第一，控制它；第二，治理它；第三，剥削它！”

希特勒扳着手指算着，他那臃肿、不健康的脸上带着喜悦的微笑，苍白的双颊因胜利而略显一点儿潮红。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会议结束后，他非正式地说到要在九月份裁撤四十个师团，以便把人力调回工厂。为了最后粉碎英国，结束战争，他要缩小坦克与枪炮的生产以利于一个加速海、空军建设的计划。这些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从战场上明显的实际情况来看，东线战役已经胜利了。

评论

坐在扶手椅子上高谈战略很容易，可以放马后炮，而且不用负责

任，但是没有人会真正重视这些战略家是怎样想的。战争已经结束，没有什么事还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来做决定，他们不过是消耗一些不值钱的纸张和墨水而已。可是在胜负未定之前，每一个战争的决定都牵涉无数士兵的生命，甚至也许还影响到国家的存亡。经过一段长时间，不假思索就把当时参加实际工作的军事人员的判断一笔抹杀是很不明智的。但是，在关于巴巴罗萨计划的评论中，很少有人加这份小心。

对于我们这场战争，三个错误的批评是经常出现的，它们之间互相矛盾，但这并不妨碍评论家们用其中一个、两个或全部三个观点。他们提出的论据是：

第一，不管取得多少次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入侵苏联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只有在欧洲的一小块土地、人口只有八千万的德国，要想压服有近两亿人口、领土辽阔的俄国，是没有希望的。

第二，希特勒残酷对待俄国居民是愚蠢的，要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双手欢迎我们，帮助我们推翻他们厌恶的共产党统治。接着就一定会搬出那个老故事，说农村妇女怎样用鲜花或面包与盐来欢迎德国侵略者。

第三，这个计划犯了军事上的通病，就是追求领土和经济利益，而不是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

好吧，对第一点，我的答复是：你从世界地图上看，像英国这么个小岛，人口只有三四千万，是不可能统治人口近五亿的南非、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但不管怎样，英国很长时期都统治着这些地区。不仅如此，这些领地都在数千英里以外，不与英国接壤，只有海上航运一线相连。苏联相反，与德国陆运相连，直接在我们大炮的射程之内。

这些评论家忘了，苏联是由一个小小的极端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他们推翻了旧政体，统治了比他们自己多一万倍的居民，好多个不同的民族。他们也忘了，一个凶残的、小小的蒙古侵略者，所谓的“金帐汗国”，曾经统治了斯拉夫人一个多世纪。一句话，这些评论家

对征服异族的历史、军事统治的技术，特别是在现代交通和军事装备条件下的统治的技术一无所知。如果我们征服了苏联，我们就要治理它，有些省份我们占领了几年，治理得都很好。

第二条论点当然是与第一条矛盾的。如果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压倒俄国人，那么对他们采取缓和政策又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够加速我们的灭亡。这些评论是以他们对德苏战争整个性质的那些谬误见解为依据的。应知道，严格说来，这是一场生死的搏斗。

历史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欧亚大陆上只剩下两个工业强国，只有两个。他们互相对峙，他们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革命意识形态而奋斗。如果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我们知道德国就必定灭亡；如果德国国社党获胜，大陆的中心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武装起来的、比德意志帝国大得多的、威胁性的布尔什维克存在的余地。

绿皮卷宗

绿皮卷宗是戈林领导下的东线经济参谋部所拟订的关于征服俄国后进行经济剥削的总政策的指示，在这个卷宗上做的文章已经不少了。在纽伦堡审判中，我确认我没有参与这个行政计划的起草，因为我的主要责任在作战方面。

绿皮卷宗的建议不用说是很毒辣的，它存心要让几千万俄国人饿死。戈林承认了这一切，文件都已列入记录，所以想否认它是愚蠢的。想证明绿皮卷宗是“符合道德标准的”既无意义，亦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做一些军事性质的观察也许是有道理的。

绿皮卷宗计划是以明显的地理情况为依据的。俄国南部“黑土带”地区的粮食不仅供应它本身以及本地区工业的需要，而且供应北方的整个工业区的需要。俄国北部从来就是一个低产贫困的地区，气候不良和土壤贫瘠造成长期粮食不足。绿皮卷宗建议搜刮南方的谷类、肉、煤、油

料、脂肪以及工业产品，以便维持我们前方部队的需要，缓和国内的供应紧张。计划对南部的斯拉夫人留下最低限度的热量需要，以便他们能继续从事生产。但德国对俄国农产品的需求量既然这样大，自然会造成大范围的粮食不足。北俄地区人口的锐减被认为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也许，我们对俄国的统治计划，与美国人灭绝印第安人，把他们在世上最肥沃的土地抢走比起来，就更不“道德”。也许，我们缺少西班牙人掠夺墨西哥和南美洲，毁灭迷人的印加和阿兹特克文化时那种维护宗教的崇高心灵。也可能，作者本人在某些方面也搞不很清楚，是否英国征服印度，欧洲殖民主义者和美国对中国贸易上的掠夺，比绿皮卷宗提出的计划更好、更道德一点儿。但公正的读者永远不要忘记，从德国人的世界哲学观来看，当时俄国就是我们的印度。

我们德国人从来就缺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特殊才能，不会给自私心披上虔诚的道德外衣。我们的心口如一使感情脆弱的西方作家和政客感到震惊。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世界历史人物，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了铁定的事实。他给日耳曼的国家提出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性的目标。黑格尔曾经说过，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上帝意志的启示，远远超过微不足道的道德限制。也许在德国的巨大努力和巨大悲剧中，上帝已有一个隐约的设计，要经过若干代人们才会明白。绿皮卷宗是这种努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世界哲学的观点来考虑，这不过是一个民族想从人类浮士德式无穷无尽的路程外另辟新路的正当行为。

按照上面的这些观点，我们必须厚待乌克兰人或其他斯拉夫人，以便他们帮助我们来推翻他们的共产党统治的这种说法，就显得很荒谬可笑了。德国当时是一个既强大又贫穷的国家，不没收俄国南部的粮食，就无法把战争继续下去。除非使俄国人一开始就丧失了斗志，并认识到如果不服从、不干活儿，除了遭受铁拳和镇压之外，没有别的前途，怎么能期望斯拉夫人安于贫困与强迫劳动，安于千百万人因饥饿而死而不进行认真的反抗呢？阿道夫·希特勒说过，统治俄国南部的唯一办法

是，谁要愁眉苦脸就把谁枪毙。他有时说一些话措辞很刺耳，但是关于这类事，他所说的很少是不现实的。

最后必须指出，由于我们没有能够征服苏联，所以绿皮卷宗的统治计划始终没有成为现实，它不过是一个不能执行的假设性的计划而已。因此，在纽伦堡审判中强调这个问题是歪曲事实的，也是过分的。

英译者按：隆对这个也许是写在纸上的最残忍的统治计划——绿皮卷宗所做的哲理辩解，对一般美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然而，我正是读了这一段以后，才下决心翻译《失去的世界帝国》的。

向南迂回

主要是根据古德里安的材料，许多作者认为，我们以惊人的速度——三个星期——打到离莫斯科只有三分之一路程的斯摩棱斯克以后，希特勒没有让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继续推进，而是命令他去南线协助伦德施泰特完成对基辅的包围网，这样早在七月中旬，希特勒的败局已定。他们的论点是，我们因此丧失了几个星期的宝贵时间，装甲兵团的装备也过分损耗，所以减弱了最后打击首都的力量。

这些对“向南迂回”的批评是有很多漏洞的。首先，在第聂伯以东完成对基辅的袋形包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面军事行动的胜利。在一次打击中，德军击毙或俘虏的军队和装备，几乎相当于德军开始入侵苏联时全部军力的一半！把这样的巨大胜利一笔抹杀，说成是“战术上的牵制攻击”，当然是不对的。由于这次胜利，我们稳固地获得了南俄的财富，使我们在以后的几年里能够继续打下去，并几乎打胜。我们获得了粮仓、工业基地和燃料储备，这是德国人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政策的全部核心。

的确，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去赢得领土或经济上的利益，但大受批评的“向南迂回”也取得了

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巨大成就。

万一南线的敌军突围而出，并在侧翼攻击我们呢？即使我们消灭了莫斯科正面的敌军，占领了首都，我们的处境能比拿破仑好一些吗？拿破仑基本上采用了古德里安的战略，在莫斯科攻取“战局的重心”。问题是，他到达那里以后，人马缺粮，左右侧翼又受到威胁，待了一段时期，无路可走，只有撤退，最后落得一个悲惨结局。

我们这些制订巴巴罗萨计划并注视它的发展的人，手头少不了一本克劳塞维茨的回忆录。如果说在一九四一年可怕的冬天德国军队巩固住了阵地，那么其主要理由是，我们没有重复拿破仑的错误。至少我们攫取了南方，这支持了我们，使我们有希望继续作战。当古德里安到“狼穴”来抗议“向南迂回”的计划时，希特勒对他说，将领们对战争的经济方面都很无知。他说的是冷酷的真理。他们像受捧的运动员一样，只关心显示自己的技能，而让别人去操心场地、观众和开支等问题。古德里安正是这样一个固执己见的也许算是有才华的明星。

认为中路攻势被削弱了的论点，由于古德里安完成南线的任务以后，回到北线取得九、十月的可观的胜利这一简单的事实，论据本身也被削弱了。在这次九、十月的战斗中，我们并没有什么地方特别显得被削弱。

我在其他场合曾经毫不含糊地指出希特勒因不是职业军人而犯下的错误，其中有些造成了灾难，但“向南迂回”是一次稳健的、必要的而且成功的行动。

指向克里姆林宫的尖顶

中路和北路的红军残余又吃了败仗，狼狈地向俄罗斯的望不到边的大地后撤，成批成批地被俘，更多的是成批成批地丢弃坦克和武器，在夜间穿过我们的包围圈溜走。在北路，我们的全部目标都已达成，只是

没有打下列宁格勒。列宁格勒被围九百天，濒于绝望和几乎毁灭的境地。波罗的海沿海已经归属我们，所以能从海上供应北路的军需，并与我们的芬兰盟国在军事行动上保持联系。在南路，我们围攻了克里米亚，迅速向高加索油田挺进。在中路，装甲兵团巨大的钳形攻势已从南北两方形成对莫斯科的包围，实际上已进入莫斯科城郊。博克的无坚不摧的步兵，自斯摩棱斯克一路势如破竹，从正面一直冲向布尔什维克的首都。在俄国战争文献中，十月十六日直到今天还被认为是“大逃跑”的一天。这一天，外交使团、政府机关以及一大批苏维埃的大头头儿，与成群的平民一道，仓皇放弃了城市，东撤到乌拉尔的安全地带。

斯大林留在莫斯科，发表了绝望挣扎的演说，动员妇女儿童在即将到来的我军通路上挖沟。俄罗斯中部平原开始降雪。秋天泥泞的季节也已从九月开始。天知道在这种条件下，进军是多么困难，但我们照样前进了。从来没有哪支军队在更大的困难面前显示出比我们更大的力量和更高的士气。从最高将领到最下层的士兵，都焕发着无比的热情。德意志民族在元首的领导下，走过了九年难以置信的道路，现在又穿过积雪泥泞的荒野，在那映着低垂寒冷的红日的、朦胧的俄罗斯地平线上，道路的终点已可以望见。我们先头的巡逻部队已经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世界帝国终于呈现在德国人面前，唾手可得了。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对希特勒的整个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采取宽宏态度，大概是由于他参与了该计划的制订，并在当时受到希特勒的眷爱。其他历史学家认为，在基辅袋形包围中俘获的军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最坚强的抵抗部署在莫斯科周围，十月份如果消灭这些军队，就可能结束这场战争。虽然我在那里待过一段时期，但是判断苏联地面战役问题不是我能胜任的。这条战线上的全部真实情况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了。

第五十章

在珍珠港海军基地露天剧场，一个苗条的黑发姑娘走上舞台，取下太阳镜，在早晨强烈刺眼的阳光下眯起眼。她那淡粉色的衣裙走动时窸窣作响，显出了她穿着丝袜的大腿，引起了全场海陆军士兵一片愉快的口哨声。剧场已经座无虚席，前排折椅也已空位不多。坐在最前排的是夏威夷州州长、海陆军将领和他们的夫人们，摄影师的闪光灯对着他们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这时还不到十一点，剧场演出还早了一点儿，但这第一次的“快乐时光”节目是对大西洋沿海夜间的听众广播的。海军乐队坐在乐台上，铜乐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从乐台一边远处，可以看到好几艘停泊的军舰，列成灰色的两行高塔。

在扩音话筒前面，姑娘微笑着站在那里，等到兴致勃勃的骚动安静下来以后，才举起一块油漆光亮的牌子，上面两个黑色大字：鼓掌。全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你们好。我是克里弗兰先生的助手，梅德琳·亨利。”从最高一排座位上传来一声刺耳的调情的口哨声，引起看台下一阵哄笑。她摇晃了一下手指：“你当心一点儿，我还有两个哥哥坐在这儿，他们一个是海军飞行员，一个是潜艇人员，都长得又高又壮。”这话又引起了一阵笑声和欢呼声。

观众们的情绪愉快激动，等待着节目开始。这个重要的无线电新节目首次在海军基地演出，几天来一直轰动着这块死气沉沉的领土。这座岛上人数不多的有身份的白人家族，过腻了舒适的生活，都互相争着来招待休·克里弗兰；有的为了参加宴会，还专程坐飞机到瓦胡岛来。海军原来计划举行一次假想敌人突然袭击的舰队演习，由于与广播节目时间相冲突而推迟了。檀香山地方报纸关于演出的头版头条新闻，压倒了德军在基辅附近包围几个俄国兵团的消息。

梅德琳带着一种含羞动人的风度，故意别别扭扭、一字一句地说明了这次新节目的规则。她说只有真正的作战人员才能参加这次业余比赛。每一个参加者都将得到五百美元国防公债，获得喝彩最多的表演者还有特别奖：把他的女朋友或父母用飞机送来过一星期。她说："克里弗兰先生只希望，女朋友远在开普敦或加尔各答的得奖者不要太多了。"她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我想大概就是这些吧。现在让我介绍你们都等着见的人，大名鼎鼎的业余节目的主角，也是现在这个'快乐时光'节目的主角，我的好老板，休·克里弗兰先生。"说完话，她走到乐队附近的座位上，一本正经地坐下来，把裙子裹紧大腿。

克里弗兰走到扩音器跟前，顿时一片欢呼。"好吧，好吧。"他慢吞吞地说。这句用西部牧童鼻音说的口头语，已经变成了他的一种商标，又引起了一阵喝彩。"也许我应该就让梅德琳继续说下去，这个节目归我管，可是她的相貌、口才都比我强。"他耸了耸眉头，听众发出了笑声。"我不如介绍一下她的两个哥哥，看看他们到底有多高多壮。当海军飞行员的是'企业'号上的华伦·亨利海军上尉。华伦，你在哪儿？"

"啊，我的天，"华伦说，"不，不。"他说着，往他在中排的座椅里一缩。

"站起来，傻瓜。"杰妮丝嘘他。

华伦毫无表情地站了起来，马上又坐下，缩得更拢了，他那穿白衣服的身段又高又瘦。

"欢迎你，华伦。现在介绍'乌贼'号上的拜伦·亨利。"拜伦起了个半身就又坐下了，不愉快地嘟哝着。

"嘿，拜伦！他们的父亲也是舰队上的。伙计们，他们一家就把海洋全占了，海面上、空中，还有海底。我们的国家所以强大而安全，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多像亨利家一样的家庭。"州长和海军将领们跟大家一起热情地鼓掌。拜伦弯腰曲背地缩在座椅里，喉咙里发出一种憋气的声

音。

首次演出的“快乐时光”使观众挺高兴，看来会取得一致的好评。克里弗兰曾经走遍美国各地，他能够讲穷乡僻壤老百姓都能懂的笑话。他不用广播稿，把准备好的打诨笑料都记在脑子里，使人感到一种轻松、愉快、带有小城镇那种诙谐的气氛。更主要的还是登台表演的海陆军士兵们那种沉默的想家气息。他们的小节目很像教堂举办的联欢文娱节目，乐队奏着表现爱国精神的进行曲，这是激荡着美国感情的一小时。梅德琳带着玩笑报幕时，故意用的那种别别扭扭的腔调，与家乡味的气氛相适应。

拜伦感到很乏味，整个演出过程中他都无精打采地坐着，抱着双臂，出神地看着自己的脚尖。有一次，杰妮丝轻轻地碰了她丈夫一下，眯起眼，头歪向拜伦。华伦比画了一个孕妇大肚子的手势。

演出完了，舞台上挤满了人。州长、他的随从们、高级军官们都围着克里弗兰，亨利兄弟想挤也挤不上去。

“你知道吗，”拜伦说，“布朗奇·胡班也在这儿。”他的漂亮的潜艇艇长站在两个舰队司令之间，正与克里弗兰握手，像老朋友一样谈着话。

“你跟布朗奇·胡班有些不和吗？”华伦说，“他是一个好汉子，勃拉尼。”

“是他跟我不和呢。”

“嘿，又高又壮的哥儿俩！上来吧。”克里弗兰发现了他们，笑着向他们招手，“哎呀，还有谁敢欺侮梅德琳呀？杰妮丝，州长刚才约我去吃午饭，我谢绝了，我说你还等着我呢。”

杰妮丝一愣，说：“不，请不要这样。”

州长对着她微微一笑：“不要紧，休以后还要去华盛顿广场的。我事先不知道参议员拉古秋的女儿还躲在我们中间，不久一定请你去吃

饭。”

杰妮丝鼓起了勇气说：“您愿意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吗，州长？就在花园草地上，有点儿牛排和啤酒，没有别的招待，不过我们真希望您能去。”

“好啊，在草地上吃牛排喝啤酒，听起来真不错。让我去找我的夫人。”

华伦和布朗奇·胡班正在互相取笑，说对方有个大肚子，实际上他们根本都没有；又说对方看起来多像上了年纪的结了婚的人。拜伦脸上毫无表情，眼色阴沉地站在那里。他插进来说：“对不起，艇长，我嫂子请我吃午饭，我可以去吗？”

华伦说：“嘿，这是不是说你的下级现在正受处分，行动受限制？”

“哦，勃拉尼跟我有点儿小矛盾。当然可以，勃拉尼，你同华伦和杰妮丝一起去吃午饭吧。十五点整回队报到。”

“唉，唉，先生。谢谢，先生。”对拜伦这种不礼貌的语调，华伦微微地摇了一下头。

杰妮丝坐州长的轿车回家，梅德琳和拜伦坐华伦的旧中型吉普。妹妹头上戴的粉色和黄色鲜花做成的双层花环在车里散发着芳香。她快乐地说：“好啊，好啊，正好我们三个，上一次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听着，勃拉尼，”华伦说，“布朗奇·胡班是我的一个老朋友。顶什么牛啦？也许我能帮个忙。”

“我为我的军官教科书画了一张空气压缩机的图，他不喜欢，要我重画，我不干。我不画好，他就不让我自由行动。”

“这多可笑。”

“我也这样想。”

“我是说你可笑。”

“华伦，我们从圣弗朗西斯科出发以后，由于油泵冻了，压缩机发生了故障。班长病了，我检修了压缩机，排除了故障。”

“那好啊。但是你把图画好了没有？”

“图画得不好，可是我修好了压缩机。”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问题就在这里。”

“不，问题是海豚奖章的提名权操在布朗奇·胡班手里。”

“我不在乎是否得到海豚奖章。”

“去你的吧，你不在乎才怪哩。”华伦说。

“你看，华伦，我是被骗上‘乌贼’号的。我已经接到命令去新造的潜艇‘鲔鱼’号，但我的副艇长和胡班在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施加了影响，把我调了出来。不仅如此，原来进潜艇学校就不是我自己的志愿。爸爸主要是为了不让我和娜塔丽结婚，硬把我推进去的。所以，她去了意大利，现在还陷在那里出不来。就是因为我进了潜艇学校，我的生活才搞得一团糟。天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我老婆，还有我的孩子，要是我有一个的话。她在世界的那一边临产，我想的是这个，而不是什么海豚奖章。”

“你现在是在海军里，你想调上岸来吗？”

“有什么不好？岸上的上班时间比较好，通信也比较有个准儿。”

“哦，狗屁！请原谅，梅蒂。”

“真没意思，又像过去的时候一样。不管怎样，你们应该听听休的谈话。哎哟！”她尖叫一声，华伦的车离开公路冲进草地，避免了与突然迎面开来的一辆破旧的绿色别克车相撞。

华伦冷静地说："这些夏威夷人开车真让人担心。"

"还有那个家伙也引不起我的兴趣，那个克里弗兰。"拜伦说，"你是怎么跟他搅在一块儿的，梅蒂？"

"我不是跟他搅在一块儿，"梅德琳厉声叫道，"我是为他工作！"

拜伦亲切地微笑着说："我知道，妹妹。"

"他干得不错，"华伦说，"演出很顺利。"

拜伦说："什么？嘿，整个节目都那么做作！都不是他自己讲出来的笑话，而是背诵出来的。"

"这一点你完全说对了。"梅德琳大笑着。

"很明显，他唱了一出圆滑而毫无内容的戏。他使我想起布朗奇·胡班来。"

"布朗奇不是做作的人，"华伦说，"他工作一贯表现很突出，勃拉尼。同时，你最好不要忘记他是潜艇的领导人。"

"当然他是领导人，当然他工作表现很突出，当然我现在行动还受限制，但是如果要我再画一张空气压缩机的图，除非太阳从西边出。当我听说娜塔丽已经回到意大利生孩子，我就打了个报告请求调到大西洋。我们的潜艇经常出入地中海，我也可能有机会见到她，甚至可能把她接出来。我都对他说了。他教训了我一顿，说我把个人生活问题放在海军之上！好吧，我说不管怎样，我还要提出申请。他不能不照转，于是批上'拟不予同意'，转上去了。"

华伦眼睛看着公路说："你在艇上只有三个月，一般的期限是两年。"

"一般的海军少尉都没有一个怀孕的老婆陷在意大利。"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不是海军的错。"

“我也不怪海军，我只是告诉你为什么我不急于讨好布朗奇·胡班。”

梅德琳突然用一阵笑声打断了他们的简短对话，她说：“你们两个都没想到吧，爸爸忽然学起俄文来了。”

“俄文！”华伦叫道，“干什么？”

“他要去俄国。我不知道他怎样去，什么时候去。”梅德琳笑着说，“妈憋了一肚子气，爸爸现在参加了速成班，一天十小时。她老看不到他，除非有人来找她打网球或看电影，宽大的新房子里就是她一个人在家。”

“爸爸最好抓紧一点儿，”华伦说，“如果他想赶在德国人前头进莫斯科的话。”

拜伦取下梅德琳头上的花环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啊，这是香气浓郁的红茉莉花。天知道咱们三人什么时候才能又像今天一样在一块儿。我现在心情很坏，不过我爱你们俩。你家里的烈性酒还有多少，华伦？”

“百分之九十七，刚刚添补。”

“太好了，我准备给你喝剩到百分之五十。”

“完全同意。”

拜伦到了华伦家，找到了新到的航空版《时代》周刊，就坐在一棵榕树的树根之间的长椅上阅读起来。这个时候，华伦、杰妮丝和客人们吃着小吃，喝着甜酒，兴致方浓。在海上待了两个星期，拜伦只听到了一些零星的消息。

午餐会进行了一段时间，一个咧着嘴笑的男仆奏起六弦琴，客人们跟着乐曲跳起草裙舞，华伦开始在浓香扑鼻的烟火上烤肉。休·克里弗兰和梅德琳在光着脚丫跳草裙舞，海军来的人和本地人围着拍手欢笑，

报纸社交活动版的摄影记者在拍照。拜伦板着脸望着他妹妹白皙的脚丫在草地上转动，她那裹着粉色绸裙子的屁股跟着扭动。他不知道是谁已失去了常态，是他自己呢，还是这个欢乐的人群。根据《时代》的报道，德国人像两年前席卷波兰一样正在席卷俄罗斯。那时也是九月份。根据那些战斗的图片，兴高采烈的德国人所公布的消息看来是很可信的。图片上显示着大火燃烧着的村庄，天上一片黑压压的德国空军飞机，玉米地中间的公路上挤满了难民，铁丝网后面是一群群胡子拉碴、面色阴沉的俄国俘虏。这情景使拜伦生动地回忆起他和娜塔丽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坐着破旧汽车从克拉科夫向华沙逃难，他的受伤，路边一个小孩伏在她妈妈已经被打烂的脸上啼哭，红色的火焰，发出刺耳啸声的炸弹，在混乱而拥挤的医院里的娜塔丽，无人地区的秋虫声，这些都历历在目。

华伦端着两盘薄片牛排和炸土豆丝，在他身边的草地上坐下，说："尽量吃吧，我的孩子。"

拜伦说："谢谢。《时代》登的消息，局势很严重。"

"去他的，勃拉尼，你早知道德国人会打败俄国佬的，对吧？俄国人是很坚强的战士，但布尔什维克政府是一伙半疯子政客凑起来的杂乱班子。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把他的一半官员，包括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职业军人，统统枪毙了。没有有经验的军官，你就无法进行战争。所以，德国人就在这方面跑到我们前面去啦。他们的总参谋部已经继续了一百年了，上一次大战他们打了败仗，马上又搜集地图和情报准备这一次战争。这是一种知识上的武装。喝点儿酒吧？加利福尼亚的红酒运到这儿，质量还很好。"

"当然喝。"

华伦带着一只大紫色瓶子回来，说："唉，也有一件好事。如果希特勒打下了莫斯科，日本鬼子一定从北面跳出来抢夺西伯利亚另一头。这就给我们一点儿喘息的时间。不然，他们必然很快就要往南来。他们

的汽油越来越少了。我们肯定还没有准备好。就是巩固菲律宾的据点，使我们能够守住，也还得一年时间准备。”

拜伦把那份《时代》一掷，问道：“我想起来了，你读了你丈人最近的演说没有？他要我们试探一下能不能与德国人达成一些协议。”

“我知道。嗯，这一点他太不切实际。希特勒现在不想达成任何协议，现在正是他打大胜仗的时候，他不会。但归根到底，勃拉尼，德国鬼子可能比小日本好打交道，他们是白种人。”

“是啊，不过一开始我们也许就得先把我们的犹太人都枪毙了。”

华伦慢慢地把他那古铜色的脸转向他的弟弟，薄嘴唇上带着一丝不好意思的微笑。“即使德国人不屠杀他们的犹太人，伙计，我想他们的政策也够恶心的了，不过——”

“你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当我想告诉这里的人德国人是什么样儿的时候，人家总给我顶回来。布朗奇·胡班认为这场战争是撒克逊文化对付亚洲新兴的潮流的，俄国人算是亚洲人，我们和英国人要赶快聪明一点儿支持纳粹分子，因为他们是为我们共同的目的而战斗的，这是白种民族的最后机会了。他这些想法都是从一个名叫李何默[1]的疯子写的书中得来的。他反复阅读这些书籍，其中主要一本是《无知之勇》，另一本是《撒克逊时代》。”

“我读过李何默的书，”华伦说着，看了看手表，“他是一个怪癖的人，不过很有趣——哦，我们的朋友小维克到喝奶的时候了，不过看来杰恩还不想离开州长。”

“我去喂孩子奶。”

“你喜欢孩子，还是为了别的？”

“我喜欢这孩子。”

当维克多躺在叔叔膝上喝奶时，拜伦喝着他的加利福尼亚红酒。差

不多同一时间，两个人都把瓶子喝光了。他把孩子放回他安在边廊上的小床上，然后又回到草地上。微风已经停了，天气十分炎热，柠檬树的香味使拜伦感到很忧郁。他脸朝下躺在榕树下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埃斯特海军上尉手里拿着酒杯正推他。

“该死，”拜伦说着，坐起来，嘴里还感到一种酒后的味道，“我应该在三点以前归队，对吗？你是到这儿来给我戴上手铐，送我回去的吗？”

“特赦，你自由了，”埃斯特咧嘴一笑，“你还获准休假二十四小时。这是从罗马转经里斯本、华盛顿和圣弗朗西斯科，转了一圈后刚收到的。”

他把电报交给拜伦，拜伦盘着腿坐在草地上，看电报。

> 美国“乌贼”号拜伦·亨利少尉，能否为七磅男孩取一佳名？母子均安，并均爱你。娜塔丽并缺名的亨利。

拜伦低下头，用一只手蒙住脸。他像他父亲一样，带有一点儿朴素的宗教气质，口里喃喃地念了一些祷告词，感谢上苍使这个孩子降生的奇迹。这个孩子是他们俩在里斯本短时间凑到一块儿以后狂热相爱而诞生的，现在他们天各一方，在地球上相隔最远的两个地方。停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慢慢地一笑，眼睛里闪着泪花。

“怎么样，‘夫人’？”

“祝贺你，勃拉尼。”

拜伦站起来，头晕目眩地望着那群参加午餐会的人。无线电播送着《可爱的草裙舞能手》乐曲，杰妮丝同“企业”号舰长一起光脚丫扭着；州长与梅德琳一起跳着舞，显出对她扭摆屁股的动作极为欣赏；休·克里弗兰假声假气地唱着淫荡的歌曲，引起男人们的大笑，以及妇女们愉快的尖叫。“我想我得告诉哥哥和妹妹去。”

埃斯特在他身边漫步走着，摇着玻璃杯里的冰块。“这儿可闹得真欢。那位是州长吧？你嫂嫂真好，我的脚还没有踩进门，喝的就已经递到我手里了。”

“杰妮丝是不错。”

“这是她的名字吗，杰妮丝？漂亮的名字。她大概是我在这座倒霉的岛上所见到过的最好看的白种女人了。”

“别那么说，‘夫人’。”

“嘿，勃拉尼，我崇拜她只是像崇拜落日余晖或华盛顿纪念碑一样。”

“嘿，梅德琳——”

梅德琳在克里弗兰和夏威夷仆人身后匆匆向屋子走去，走过拜伦身边时用手轻轻拍了他一下。“纽约来的长途电话，亲爱的，是我们的后台老板，真没想到。”

拜伦把消息告诉了华伦和杰妮丝，他还来不及让她别说，她已经高兴地把消息跟大家宣布了。客人们围着他，带着酒意和他开玩笑，祝贺他，问他情况，还对他的妻子远在意大利这一稀罕事感叹。《檀香山星报》社交专栏作家，一个有一张精瘦的鹰脸、金色头发、名叫裴特西·彼得斯的人，站在拜伦身边，记着笔记。

他跟着梅德琳进屋，想要自己第一个告诉她这个消息。放在走廊里一张桌子上的电话已经挂上了。他听到一阵轻微的笑声，他顺着曲折的走廊望过去，在睡着小孩的那道边廊上，休·克里弗兰拥抱着梅德琳。这是一个从草地上看不到的地方，克里弗兰用两只手抱着他妹妹的臀部，她粉色的裙子后面撩了起来，露出了大腿和内裤。她亲热地紧紧搂着他。拜伦离开屋子，来到阳光下。

“我想我得回‘乌贼’号去了。”他对华伦说。

“怎么？我以为布朗奇已经给了你二十四小时的假。”

“我要给娜塔丽和别的人写信，也许发一两份电报。”

“勃拉尼，州长刚才邀请所有在这里的人跟克里弗兰一起参加华盛顿广场的酒会。”

“克里弗兰在屋子里和梅德琳亲吻呢。我说，他吻她，她也搂着他不放。”

“她是这样吗？”飞行员带着不自然的笑容说，“我想他们的后台老板喜欢这次节目。”

梅德琳匆匆从屋子里出来，容光焕发，头发乱蓬蓬的，跑到她哥哥面前。她后面出现了克里弗兰，用手绢擦着嘴。“嘿，你知道吗，伙计，”梅德琳叽叽咕咕地说，“他跟我也说了话，他说我听起来很好。不过这没有什么。我们的抽查成绩达到二十三点五分，我们第一次演出只比弗莱德·艾伦差四分。”

拜伦从衣服上面的口袋里取出电报，递给他妹妹。

“哎哟！又是一个好消息！唉，休，你知道吗，拜伦的妻子已经生了。”

“嘿，祝贺你，爸爸！”他伸出手，拜伦没有理他，但他也不生气，“来吧，梅德琳，咱们去把契特·芬顿说的话告诉州长。”拜伦两臂抱在胸前，怒气冲冲地瞪着这两人离去的背影。

“你听我说，勃拉尼，”他哥哥说，“你是想捣乱，是不是？你会让杰妮丝很为难的。”

“真是一只笑面虎，他妈的。”拜伦喃喃地说。

“算了吧，她已经过二十一周岁了。”

“他是一个有妇之夫。你不愿开口，我来跟梅德琳说，看她怎么

说。我也许告诉这浑蛋，他如果不想给人揍得满裤子拉屎，就离梅德琳远点儿。”

华伦好笑地打量他弟弟一下，说：“他个子比你大，看来很结实。”

“那正好。”拜伦说。

无线电放出新闻节目的讯号。这时是四点，州长坐在室外的酒吧桌边，放大了小收音机的声音。

> 柏林消息：德国最高司令部宣布已占领基辅，并称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胜利，也许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根据德国方面的消息，俄国整整四个军团，近一百万人，已经被包围，并已经分割成好几段。随着基辅的陷落，大袋形包围圈中的有组织的抵抗已结束。柏林电台昨天晚上宣称：“苏联已经没有军事实力了，东线敌对行动结束在望。”新闻节目稍停片刻再继续播送。现在请听关于百事可乐的介绍。

当广播突然变为一个少女的欢乐、悦耳的声音时，州长摇着他的酒杯，说：“唉，唉，俄国佬看来真的逃跑了，对吗？”

“基辅在哪里，州长？”裴特西·彼得斯问，“是出鱼子酱的地方吧？我希望不要从此就见不到鱼子酱了。波斯鱼子酱倒有的是，就是太贵。”

“我想基辅是在北面。”州长说，“说实话，我对俄国地理知道得也不多。”

关于百事可乐的商业节目结束后，广播员又用演戏似的声音说：

> 现在新闻节目暂停，转播夏威夷群岛海陆军联合司令部的紧急通知。敌人突然向夏威夷进攻！这是一次演习。一支包括战舰和航空母舰的敌人舰队已进入瓦胡岛西北四百五十英里的海面。这是一

次演习。

“啊，不，”裴特西·彼得斯说，“又是演习！偏偏在星期天下午四点钟！真倒霉！你还让我们几小时、几小时地不能上街吗？”

州长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要他别出声。

所有休假和自由行动一律取消，所有军事人员立即归队。特准空军司令部与舰队之间的棒球比赛人员结束第九局比赛，看球赛的人可以等球赛结束再归队。老百姓的行动不受限制，再重复一遍，不受限制。

“唉，至少这一点得谢天谢地。”裴特西·彼得斯说。

本区域内所有舰只都要做好出击准备并向司令部报告，但除非得到命令，否则不得，重复一下，不得起航。十八点三十分，拖有风标的靶机将模拟袭击珍珠港。所有舰只和岸上炮台都要做跟踪瞄准演习，但不准，重复一下，不准实弹射击。在船坞或者靠码头修理的船只可以继续工作，免于参加这次演习。我们再重复一次，夏威夷受到突然袭击。这是一次演习。这个通知还要重播。

州长关上收音机。“我也不清楚他们还是要在今天演习。原来的计划是早晨十点钟，休，但是与‘快乐时光’节目冲突了。”

“是，先生。这真是太照顾了，我的老板正要写信给陆军和海军表示感谢。”

“这个想法很好。”

要大家都去华盛顿广场州长官邸参加酒会的邀请取消了，午餐会也很快散了。不久，只剩下克里弗兰、梅德琳、杰妮丝和两个潜艇人员留在杯盘狼藉的草地上，陪着州长和他的妻子。埃斯特和拜伦不急于走，

因为“乌贼”号正在船坞修理。

“为什么不跟我们一块儿到华盛顿广场去喝一杯，杰妮丝？”州长问，“休和梅德琳也要一起去。”

“啊，没有男人陪同，我不去。谢谢您，州长。”杰妮丝说。

“海军有个老规矩，反对自找麻烦，杰妮丝，”埃斯特带着动人的微笑大声说，“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进官邸去看看，我愿意陪你去。”

杰妮丝笑了。“啊，就听你的吧，上尉。等我三分钟，州长。”

拜伦把梅德琳叫到一边，说有话跟她说，他可以用华伦的车送她去华盛顿广场。

“你孩子的事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勃拉尼。”车子开动以后，梅德琳说。

拜伦眼睛看着前面的公路，说道：“我先前到屋子里去找过你，我看到你和克里弗兰。”

汽车停下后重新发动的响声使他沉默了一会儿，他看了她一眼，她皱起大黑眼睛上的眉头，一脸不高兴。她看起来很可爱，不过样子很倔强，很像他们的父亲。“就是为这个你才要开车送我去州长那里吗？好教训教训我？谢谢你，亲爱的。”

“他是一个有妇之夫，梅德琳。妈和爸如果知道我看到的情况，会多么烦恼呀。”

“别跟我说我会引起妈和爸的烦恼，我还没去找犹太人结婚哩。”

这句话说完，两个人都不吭声了。车子开到华盛顿广场，梅德琳打开车门。“我很抱歉，勃拉尼。你这些话说得多难听，你值得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责备我吗？我没什么地方反对娜塔丽，我喜欢她。”

拜伦伸手经过她的大腿上面，砰的一声使劲关上车门。他的脸色发白，眼色很可怕。“稍等一会儿，你告诉休·克里弗兰，你一定要告诉他，梅德琳，如果我再发现他对你有什么的话，我要揍得他去住医院！”

姑娘的眼里含着泪水。“啊，你敢？你多残忍，你还长了一个坏心眼儿。你真的认为我跟已经结婚的人胡闹？要知道，‘快乐时光’节目是我出的主意，范顿先生告诉了我们的得分以后，我太兴奋了，谁在我身边我都会吻他。你太不像话了，拜伦！”她从手提包里拿出手绢来擦眼睛。

“好啦，我不是存心叫你哭。”

“你相信我吗？”梅德琳温柔而若有所思地说，含着眼泪微笑着，“我的天，我以为我们彼此都了解，以前我们是这样。我承认，休如果办得到，他是愿意和我睡觉的。他跟随便什么人都能睡觉，我觉得真恶心。他不过是一个色鬼，他老婆是活着的最不幸的女人。你关心我的名声我很感激，你跟爸爸一样又古板又可爱，但是你不用为梅德琳发愁。请原谅我那句挖苦话，亲爱的。关于孩子的事，我太高兴了。”她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他感到她脸上有泪水。她走下汽车，对他晃了一下手指，跑进华盛顿广场。

当拜伦回到海军基地的时候，背后飘动着红色长风标的靶机已经出现在海港的上空。炮手们叫喊着把炮筒指向高空，但没有射击的声音，兴奋的情景看来是奉命行事，很可笑。“乌贼”号高高地躺在龙骨架上，除了工人和守卫以外，空无一人。拜伦从抽屉里拿出信纸、信封，以及他和娜塔丽在里斯本听过的葡萄牙民歌的唱片。他把唱片放在唱机上，开始写信：

我最亲爱的：

刚收到关于孩子的消息——

使坏了的唱针开始发出嘶哑的声音，转到六弦琴的弦声后，才是歌曲。他把头伏在胳膊上，他要想出他妻子和新生的婴儿是什么样子，也许是像维克多吧。但他一闭上眼睛，看到的就是他妹妹掀起了衣服的大腿和吊袜带。

拜伦停放了唱片，花了一个小时画了一张空气压缩机的图。他凭记忆用彩色铅笔和钢笔制成了一张适合在教科书上用的准确而清楚的图。画好后，他附上一封信，这信是他在长久不用的、散发出霉味的文书室里用打字机打的，信里正式请求调他到大西洋去。他又在便条上用潦草的铅笔字加了几句话：

艇长：

我深深感激您解除我的处分并准我的假，世界上我唯一想做的事是看看我的老婆孩子，并把他们弄出欧洲。我想您一定能理解。

第二天早晨，布朗奇·胡班夸奖了拜伦画的图，向拜伦解释说很抱歉，他的值勤名单里已经不能再减人了，并且说他深信娜塔丽和孩子在罗马都很平安，还说他会把拜伦的请求转上去，但还是“拟不予同意”。

---

(1) 李何默（1876—1912），美国军人、作家，曾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

第五十一章

罗达收到一封从国务院来的、用厚厚的蜡封着的信，感到很吃惊。拆开信封，她发现里面是另一个很厚的信封，信封口上印着淡蓝色的俄文字。信封内装着十一张打字的信纸，中间有好多地方用铅笔、钢笔添改了。上面还别着一张印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用笺”字样的小字条，上面是帕格用红铅笔写的有力的斜体字：

喂，别害怕——我想，我跟你认识以来，还没有给你写过这么长的信，对此我还没有经验。

参加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又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这个下次再写，这封信得赶快发。

塔茨伯利问候你。我借用他的信纸和打字机，情况信里都写了。他越来越胖，他的女儿则像一个幽灵。

爱你的帕格

十月三日于莫斯科

（仍然疑在梦中）

最亲爱的罗达：

三小时后，我将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怎么样？这不是做梦。这次旅行中，每件事都是挺新奇古怪的。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孙子啦（怎么样，奶奶？），因此我开始感到我应该把经历中的一些事情，趁印象还深的时候记录下来。我不会写文章，但是即便是一些有啥写啥的朴素记录，有一天孩子们也会感到有趣的。要是从现在起我不时寄给你一批批这样的材料，

别认为是我老了贫嘴爱唠叨。你看完就收起来留给娃娃们。

从离开伦敦，我就没有睡过一晚好觉，老是感到迷迷糊糊的。乘英国驱逐舰到阿尔汉格尔那一段路本来是可以休息的，但晚上老开会，又整天响紧急战备警报。这是一次危险的航行，几乎整个航程都在德国空军的飞行范围之内。这条线上的护航舰队好几次受到攻击，幸好有一半时间我们是在雾中航行。

我老打错字，因为塔茨伯利的打字机有毛病。在苏联，没有人能修理英国打字机，也可能是没人愿意修理，你永远也闹不清。我工作时总是借用大使馆的打字机，但是今天他们为了搞出会议文件的最终稿，要打的东西太多了。塔茨伯利一家占了民族饭店最好的住处，当然喽，韬基总是有办法！他的套房面对红场，从我坐着的地方，透过蒙蒙的细雨，就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据说，列宁在这套房里住过，而现在是我在这里。套房里到处是红棕色的幕布、金色的吊灯、大理石的雕像，还有一英亩地大的波斯地毯，甚至还有一架花梨木的大钢琴，很不显眼地放在角落里（钢琴的音已经不准了）。我呢，住的是最高层背阴的一个房间，五英尺宽，十英尺长，黄色的灰泥墙上什么装饰也没有。

塔茨伯利现在正在这里，对帕米拉口授今晚的广播稿。韬基总有办法指出战场现在在哪里！他借口眼力不好，从战时新闻局征用帕米拉来为他工作，他的稿子和广播被认为是头等的宣传。帕米拉在英国皇家空军里工作，现在算是延长休假期，看来她对此很苦恼。她的飞行员当了德国战俘已经一年，至今没有消息。

像所有在这里的记者一样，塔茨伯利得想办法做无米之炊。他昨天晚上花了两小时的时间详细告诉我这项工作是怎样艰苦。俄国人把记者们都留在莫斯科，隔一天把他们召去一次，给他们一些编造的新闻稿。多数记者都认为战况不佳，但除了莫斯科的谣传和柏林的短波广播以外，他们得不到别的材料来说明。看来，俄国人多

多少少地承认了德国人宣布的消息，但时间总要晚两三个星期。持悲观看法的人——这里有不少——认为莫斯科可能在一星期内沦陷。我和塔茨伯利都不这样想，但我们大使馆中有些人怕哈里曼被纳粹俘获，紧张得要命。明天使节团坐飞机离开以后，他们就可以大大松一口气了。

啊，关于这次旅行，靠近俄国的海面使我想起纽芬兰来。罗达，在地球的北面，大部分还是松柏之类的大森林和白茫茫的水域。也许愚蠢的人类有一天会把温带和热带都毁灭了，人类文明将在地球顶上重新做一个不像样的开始。

首先使我感到奇怪而吃惊的是阿尔汉格尔。这是在荒野中完全用木材建筑起来的一座港口小镇。码头、仓库、锯木厂、工厂、教堂、起重机，都是用木头做的。成堆的木材，亿万英尺的木板，触目皆是。天知道砍倒了多少树才建立起这座城镇和堆积起这样多的木材，但阿尔汉格尔附近的森林仍然像没有采伐过一样。阿尔汉格尔有点儿像阿拉斯加，像照片上的克朗代克。

我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是海港领港员，他在港口的下游上船。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是一个妇女。羊皮外套，穿着裤子、靴子，有一张健康而美丽的脸。我在驾驶室看着她把我们领进港口，她是一个很在行的海员，或者说女海员。她很熟练地把我们领进港，一点儿也不感到紧张，然后跟船长握一下手，就走了。整个航行中，她脸上没有笑容。俄国人只有觉得可笑时才笑，永远不是为使别人感到愉快而笑，这使他们看上去阴沉而难以亲近。我想他们一定会感到我们像咧着嘴笑的猴子。这是我们和俄国打交道的一个缩影，除了语言的隔阂，我们的性格和作风都不一样。

霍普金斯先生跟我谈过关于俄国森林的事，我至今还感到很惊异。你记得吗，大概是一九三五年，我们曾经在仲夏季节驱车西行，走了三天都没有开出玉米地？俄国北方的森林也跟这差不多。

我们的飞机去莫斯科时，紧挨着树梢低飞，青色的树枝从机翼下掠过，几小时、几小时也见不到尽头，突然机身上升，无边无际的一行行房子和工厂就在我们前面。莫斯科是一片灰色的平原，从远处看，与波士顿和费城也差不多。只有临近的时候，看到了圆顶的教堂，河边上深红色的克里姆林宫，里面还有一些教堂，你才感到你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飞机驾驶员在着陆前，大概出于特殊的礼节，在莫斯科上空绕了一圈，让我们看看全景。他们起飞和降落都很熟练，不过按我们的标准来说，粗鲁了一些。俄国飞行员在飞机一离开地面时就陡直上升，着陆时也是直着下去。

说起来，到了莫斯科，我们不分白天晚上，整天就是大鱼大肉。照规定我们应该工作通宵，但如果晚上不开会，我们就吃吃喝喝。这里招待客人的标准饭菜，大致是有十二三种不同的冷鱼、鱼子酱、两道汤、鸡，还有烤肉，并不断添酒。每人还有自己的一瓶伏特加。这种办事方法真是见鬼，不过另一方面也许这是俄国人的聪明之处，酒一喝，事情就不怎么紧张了。喝醉了的感觉看来对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我想我们这次会议是划时代的。不管怎样秘密，美国和俄国过去什么时候坐在一起谈过军事问题呢？这一次是最新奇的了。俄国人从来不把军火生产和战争形势的实际情况告诉你。想一想，短短三个月以前，德国人的立场还跟我们和英国人现在的立场一样，我倒不想怎么责备他们。俄国人过去一直很倒霉。你跟他们谈判时，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翻译莱斯里·斯鲁特经常提出的观点。

告诉你，英国人将让出一些《租借法案》规定的优先权，甚至同意给俄国人一些坦克。这些不久都将见报。敦刻尔克撤退的时候，他们的装备丧失殆尽，所以这是可敬而有勇气的决定。当然，

他们现在还不能用坦克去打德国人，俄国人则可以。虽说如此，希特勒是不是会再和斯大林达成协议，然后突然掉过头来把全部兵力投入横渡海峡作战，对于这一点，丘吉尔是没有把握的。我想不至于如此。在这里，日益增长的对德国人的憎恨带有一种血海深仇的情绪，你只要看一看他们被德国人赶出来的那些村庄的新闻片中可怕的情景，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恨德国人。成批的儿童被勒死，妇女被强奸致死，诸如此类。尽管希特勒和斯大林看起来都有一种反复无常的气质，但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估计得到的或符合人性的。我觉得英国人同意给俄国人坦克是很值得嘉许的。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有些美国人感到很奇怪，真他妈怪。英国人自己处于危急的境地，倒愿意帮助俄国人；而我们的议会，只要我们给俄国人一点儿东西就哇哇叫。我们坐在两个对德国人做生死斗争的国家的代表之间，而我们所代表的国家不是没听到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沿岸的一片呼吁声，但它就是不让自己的总统动根手指来帮一下忙。

你还记得斯鲁特吗？他现在是这里大使馆的二等秘书。记得吧，他在柏林时找过我，对勃拉尼在波兰战火下的表现大为夸奖。他就是娜塔丽去拜访的那个人，他现在还认为她是世上最好的姑娘，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机会他不跟她结婚。他现在正在向韬基的女儿献殷勤。在莫斯科，没有对象的西方姑娘（我差一点儿说白种姑娘）不多，而她是其中之一，追求她的不止斯鲁特一个。

（附带提一下，我提到白种姑娘是很可笑的。到莫斯科两天以后，我想指出这里有什么跟我们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曾对斯鲁特说有两处不同，一是见不到广告，一是见不到有色人种。斯鲁特听了大笑起来。尽管如此，这是事实。在莫斯科，人们的不拘礼节、平等相待的气氛真像美国，但是你在美国的任何大城市中，都不会看到全是白人。而最主要的是，我喜欢这些俄国人和他们那种冷静而

坚决的处理问题的态度，就像伦敦人一样。）

现在，我跟你说个故事，这也是为了写给我们的孙子，特别是勃拉尼的儿子，希望他将来有一天可以看。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故事，我至今还不清楚应该怎样来看它，但我要把经过记下来。昨天，下午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离晚上参加大都会饭店的正式宴会还有一段时间，我跟塔茨伯利与帕姆一起到斯鲁特的公寓去了一会儿。这个小聚会是韬基出的主意。他想从我这里探听一点儿关于会议的情况，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

不管这些，我当时正与他们一起喝酒——人累成了这样，血管里再没有一定的酒精，就鼓不起劲来了，这是紧急加油。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家伙，穿着破旧的靴子，戴着软帽，一件破烂的厚大衣。这是一个华沙来的犹太商人，乔彻南·杰斯特罗，娜塔丽的叔叔！就是他们叫他班瑞尔的那个叔叔。你记得吗，勃拉尼和娜塔丽就是因为到波兰南方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才碰上了德军的进犯。他的脸刮得很干净，德语和俄语都说得很流利，看起来不像犹太人，虽然斯鲁特说他在华沙时留着胡子，像个犹太教的传教士。

这家伙跟他家里还剩下的几个人一起从华沙逃出来，就像传奇的英雄故事所说的一样。他们到了明斯克，又正碰上德国人闪电袭击白俄罗斯。他跟我们只简单地谈了一下他和他家里人怎样穿过森林逃出明斯克，显然这是一个善于随机应变、死里逃生的人。

下面是难以置信的一部分。杰斯特罗说，明斯克陷落一个月左右以后的一个深夜，德国人开了一大队卡车，来到他们为犹太人在那里设立的居留区。他们把人口最密集的两条街上的人全部抓起来，塞上卡车，男的、女的、儿童、婴儿和走不动路的老人，一个不留，至少有几千人。这些人被送到离城几英里外森林中的一个峡谷，统统枪杀，然后埋在一个新挖的坑里。杰斯特罗说，早些时候，德国人曾经抓来一群俄国人，叫他们挖坑，然后把他们用卡车

送到别的地区去。其中有几个穿过森林偷偷地溜回来看是怎么回事，事情就是这样泄露出来的。其中有个人带着照相机，还拍了照。杰斯特罗拿出三张照片。不管叫它什么吧，这事发生在黎明前。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枪的火光，另一张看到远远的一群人影。第三张最清楚，是戴德国钢盔的人在那里埋土。杰斯特罗还给斯鲁特两份用俄文写的文件，一份是手稿，一份是打字稿，说明目睹的情况。

杰斯特罗说，他决心到莫斯科来，把关于明斯克大屠杀的材料送给一些美国外交官。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到斯鲁特的住址的。他是一个很能想办法的人，就是有点儿天真。他过去相信，显然现在还相信，如果罗斯福总统知道了这个情况并把它告诉美国人民，美国就会立即对德宣战。

杰斯特罗将这些材料交给斯鲁特，并说他冒了生命危险把这些东西带到莫斯科，多少妇女和儿童都被屠杀了，请斯鲁特妥善保存这些照片和材料。我跟他谈了几句关于孩子们的事，当我告诉他拜伦和娜塔丽已经有了一个男孩的时候，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走后，斯鲁特把材料交给塔茨伯利。他说："这是给你做广播用的材料，美国所有报纸都会在头版刊载。"使我吃惊的是，塔茨伯利说他一点儿也不想用这些材料。他上次大战受伤后，曾在英国宣传机构工作，帮助他们编造敌人暴行的故事，用假证据向别人身上栽赃。他说，英国人虚构了关于德国人用士兵的尸体做肥皂的故事。也许明斯克的屠杀确有其事，但在他看来，杰斯特罗像一个俄国情报机关派来的骗子。天下哪有这样的巧事，我远房的一个姻亲——首先，这个关系已经够奇特的了——会突然自动地带着这些材料和编造的故事出现在莫斯科。

接着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最后塔茨伯利还是说，即使他认为故事是真的，他也不准备用这些材料。他说，这些东西可能会引

起适得其反的后果，使美国置身于战局之外，就好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多少年来都起着麻痹英国的作用一样。“谁也不肯为了救犹太人去打一场战争。”他拍着桌子坚持道。希特勒至今还使很多人相信，任何人和德国作战，实实在在只是为了犹太人在流血。韬基说这是历史上战争宣传的伟大计谋之一，关于明斯克犹太人的故事也可能会被德国人利用。

好吧，我已经把这件事的实际情况都记下来了。我并不是故意啰唆，但这件事老使我梦萦难忘。如果杰斯特罗的故事有一点儿真实性的话，那德国人就真的在那里进行了疯狂屠杀，别的不说，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就有很大的危险，除非他们现在已经离开意大利。希特勒做的无论什么，墨索里尼都模仿。不过，我估计他们已经离开了，斯鲁特跟我说，在她分娩前，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罗达，一想起杰斯特罗的故事，我就头脑发晕。我觉得，好像我生长的这个世界正在消失。即便这是夸大的故事，听到这样的事，也会使人想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我真受不了啦，而且最糟的是，我没法儿使自己不相信杰斯特罗的话。这个人有一种敏锐而高贵的风度，我并不反对和这样的人做亲戚，不过一想到他是我的亲戚，总感到奇怪。

现在是六点差五分，我得写完信准备去参加宴会了。

这场战争可真害得我们家遭了难，不是吗？在马尼拉的那些日子，三个孩子还在上学，屋子前面有个网球场，我教他们打球。这一切都好像是久已消失的梦境。那时候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现在我在莫斯科。我希望你仍然坚持每星期与弗莱德·柯比以及凡斯夫妇的双打运动。你运动运动，身体总会觉得好一些。代我向布林克和安娜问好，也问弗莱德好，说我希望国务院没有让他泄气。

我虽然很忙，但还是很想念你。不过，亲爱的，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你都一定不会对苏联感兴趣。帕米拉·塔茨伯利

说，在莫斯科，没有一家她想去的理发馆。她的外衣、裙衫，都是自己用汽油洗的。

你知道，我曾经会见过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今晚我有可能与斯大林握手。对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来说，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一生的经历已经有了一个决定性的奇怪转变。为我的孙子们着想（你已经知道了），我倒宁可我的经历里记载着过去两年我都在海上服务。但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了，另一方面我想，不在海上，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只是在这一点上，我已经很知足了。不过的的确确，我宁可不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而再去闻一闻海军的烟囱的烟味。别的下次再谈。

无限爱你的帕格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

于莫斯科民族饭店

维克多·亨利是在德国人正向莫斯科展开粉碎性秋季攻势时，随同哈里曼一比弗布鲁克代表团一起到莫斯科的。装甲兵团已经打到离城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但俄国人还是以酒宴招待客人，带着他们坐上黑轿车逛街，看芭蕾舞，召开时间拖得很长的委员会会议，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虽然在举行欢送宴会时，跟不到一星期前客人刚到莫斯科时相比，他们的行动看起来稍稍快了一些。

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知道，一个多月前，德国人的中路推进已在斯摩棱斯克以东被迫停止，并被迫在那里固守防御一直到现在。在莫斯科，关于纳粹大军在中路停止前进的事，仍然被说成是苏联军队的一个丰功伟绩，一个新的“曼恩奇迹”。他们声称，像法国人一九一四年在巴黎附近三十英里的地方挡住了野蛮的德国人的前进，因而使他们失去了速胜的机会一样，红军也挡住了希特勒暴徒们的进军，他们本想在入冬之前占领莫斯科的。俄国人甚至带外国记者到中路前线，让他们参观收复的

村庄、击毁的纳粹坦克以及被击毙或被俘的德国人。现在德国人声称向莫斯科的进军又推进了，俄国人否认这个消息。战时迷惑外界的伪装有效地掩盖了事情的真相。

与当时广泛流传的说法相反，始终存在着另一种说法，认为进入俄国的德军不是全部以坦克和装甲车装备起来的，不是一支喷着火焰、杀气腾腾、叮叮当当地踏遍敌国的部队。希特勒有一个用马曳炮的军团，规模比拿破仑的大，但是像拿破仑的“大军”一样，侵苏德军是依靠兽力和步行攻进俄国的。他也有一些装甲师团，但是布置在侵苏三路大军的两边侧翼。闪击战是这样进行的：坦克师团和装甲师团在进攻部队的两侧前面推进，切入敌军防线，以突然出击的恐怖和威力把敌人压垮。步兵团尽速向装甲兵开辟的道路推进，杀伤或俘获已被坦克部队切断或包围的敌军。

这些装甲兵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毫无疑问，希特勒愿意使用更多的装甲兵。但是，正像他的将领们所嘟哝的，他发动这场战争太早了一点儿，他掌权才六年。他简直还没把德国全部武装起来，虽然他吓人地喊叫着，好像他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而欧洲也信以为真。因此，与漫长的战线相比，他的装甲部队是很小的。

八月份，三条延长的攻击线已经突击深入到苏联境内，希特勒把中路有限的装甲力量又调到南北两线，以协助两侧攻取基辅，围攻列宁格勒。这项任务完成以后，装甲兵将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并与中央军团一起发动对首都的进攻。这是一个军事作家至今有争论的问题，但不管怎样，中路的装甲兵撤走后，中路的步兵与马曳炮兵不得不停下来挖壕防守，等待起钢刀作用的装甲兵回来。这就是新的“曼恩奇迹”。俄国人对庞大的军队向首都推进途中突然停止首先感到惊奇，然后是万分振奋。这时他们虽然已经被打散了，但还是进行了反击，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奇迹”到九月底就结束了，那时德国装甲兵已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大概经过检修和加油，分成两路重新向莫斯科进发。就在这个时候，哈

里曼和比弗布鲁克到了莫斯科，与他们同车到达的还有名不见经传的亨利海军上校。

第五十二章

莱斯里·斯鲁特颤抖着双手，匆忙地系领带，两次都系偏了。他把这条领带撂在一边，从衣柜里又拣了一条，才勉强系好。他穿好上衣，坐在笨重的棕色皮扶手椅上，两条长腿往软垫搁脚凳上一搁，点上一支烟来定一定神。六月十五日，一个德国记者放弃了这套公寓，匆匆忙忙地就讲好让给他了。在莫斯科，这算是了不起的住房：三间房间、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还有结实的德国家具。帕米拉·塔茨伯利喜欢这个地方，已经为斯鲁特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做过好几次饭了。

讲英语的使馆人员和新闻记者——一小帮很少与外界接触而闲话特多的人——以为这个英国姑娘和美国外交官在搞关系。斯鲁特矮胖结实的保姆瓦尔娅也以为是这样，每次帕米拉来的时候，她总对他们微笑，踮起脚悄悄地走路。斯鲁特渴望能搞成这个关系。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结婚使他至今仍感到痛苦，除非有新的爱情，否则无法医治他内心的创伤。但帕姆·塔茨伯利对他的献殷勤无动于衷。在巴黎时，他就知道她是菲尔·鲁尔热情的女朋友，她有她自己的一种放肆，不掩饰她的放荡，每当舞会到了快天亮时，她总是精神也来了，兴致也高了。现在她情绪很忧郁，她说她对她的未婚夫——一个失踪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是真心诚意的。帕姆的皮肤还像在巴黎时那样白皙，她的一张尖下巴的脸，加上弯曲的薄嘴唇，使她看起来仍然像是一朵英国式的漂亮鲜花。她穿了一套男式的毛料衣服，平底鞋，戴着眼镜。这个穿着文职人员制服的容光焕发的姑娘，曾经在一个仲夏的晚上，与菲尔·鲁尔在一起，脱去了她的长袜，光着脚在喷泉池戏水，把红绸的衣裙撩起了半腿高。这件红绸衣裙现在还在，她有时还穿。

斯鲁特按照帕米拉的条件，很耐心地与她交往，希望有可能改善这种关系。但维克多·亨利海军上校的到来，把帕米拉从他那里抢走了，

无论他答应什么条件都不行了。他朝和亨利在一起的帕姆看一眼，就知道他看见的是一个正在恋爱的女人。对失踪的空军飞行员多么忠贞啊！至于亨利海军上校，这个身材粗矮、面色发黄、带着疲倦样子、五十岁左右的家伙，在他这位外交官看来，像漫画里的一个无名军人：闲谈很简短，干起本行的事来很敏捷，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结实而苍白。甚至很难说亨利是不是喜欢帕米拉·塔茨伯利，看不出他对她流露出来的深情的注视有什么反应。他摸不透这个中年的笨家伙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能吸引住这个年轻的英国妇女，他也一直不明白，娜塔丽·杰斯特罗为什么迷恋这个人的儿子。

莱斯里·斯鲁特想，命运给了他一碟奇怪而难以消化的苦菜，开始败于儿子，现在又败于父亲。在他自己看来，这两个人都不配做他的对手。拜伦·亨利至少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鬼，这改变了斯鲁特关于聪明女人对迷人的外表是不是敏感的一些想法。但拜伦父亲的外表没有什么迷人的地方。这个人的唯一可取之处是还留了一头厚厚的黑发，同时腰板挺直，说明他为了使外表端正做了番努力。但是他的疲劳而带皱褶的眼睛、粗糙的双手、有了皱纹的嘴角和迟缓的动作都说明他已有了年纪。

斯鲁特约好到民族饭店去与斯坦德利海军将军及亨利海军上校会齐，然后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他将给他们当翻译。这个即将到来的特殊荣誉并没使他感到高兴，他好像有某种因不祥的预感而恐惧的情绪。

德军进犯的开始几个星期，斯鲁特的胆小本性，像有些人刚得干草热或高血压病一样，并没显示出来。斯鲁特是一个崇拜苏联的人，他相信喇叭广播的消息，并且硬说德国人宣布的胜利是一种宣传。他与德国人之间相距六百英里，中间还有一亿俄国人，而更主要的是有伟大的红军。就连德国空军想飞到这儿来，都嫌太远。从他这胆小如鼠的“晴雨表”能看出莫斯科天气晴朗，有阳光，情况很好。莫斯科人平静、善

良、衣衫褴褛，戴便帽的男工、围披肩的女工、戴少先队红领巾的男孩们和女孩们，都有一张呆板而平静的脸，看起来都很相像，好像是几百万个堂兄弟。他们沉着地堆着沙包，给玻璃窗封上纸条，举行防火演习，为还没出现的空袭做准备。其余的人，在晴朗和暖的阳光下，各干各的事。银色的阻塞气球在广场的绞动机上面上下浮动，旅馆和博物馆屋顶上的高射炮伸出炮筒，脸色红润、束着皮带的青年穿着新制服和质量很好的皮靴，川流不息地走向车站。坦克、重型卡车、用汽车牵引的大炮，昼夜不停地隆隆响着西去。剧场和电影院还照常开演，街上小贩出售的冰激凌还是一样丰富。夏天的杂技演出观众很拥挤，因为今年除了熊舞以外，又增加了象舞的节目。如果你相信你在莫斯科听到或见到的事情的话，苏联人已在很远的边境上顶住了来犯的敌人，并使纳粹经受了第一次大失败，正像莫斯科电台广播宣布的一样。

明斯克沦陷了，接着是斯摩棱斯克，然后是基辅——德国人得意扬扬地宣布胜利，一两个星期以后，俄国人也逐一承认这是事实。空袭开始了，德国空军已经进入射程范围之内。大使馆除了斯鲁特，谁也没有感到惊慌，因为谁也没有对俄国人寄有多大希望，尤其是别人也没经历过华沙的考验。五月份以来，大使就命令在离城三十英里外的一间大房子里开始储备食品、汽油及其他供应品，坐等德军围攻。个别美国人对俄国人的办事别扭感到恼火，甚至盼望看到德军列队走过红场。至少，有人喝了几杯酒后，曾经这样说过。

斯鲁特对红军的看法已经证明是很错误的，所以他也不再跟人争论了。但是，他认为别的美国人无动于衷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精神病。德军越来越近，空袭也越来越厉害。莫斯科密集的高射炮火在黑夜的探照灯光的上方形成起安慰作用的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烟火幕。但是，炸弹还是落下来了。围城炮火的恐怖现在还没有到来。即使围城那一段他能活过来，斯鲁特想，他又能有多安全呢？那时候，罗斯福对纳粹主义的敌人明显的援助也许会挑动胜利的希特勒对美宣战。如果莫斯科沦陷，美国人也会像明斯克的犹太人一样，被带到峡谷中枪毙。然后，阿道夫

·希特勒可以表示道歉，说是搞错了，或者不承认发生过这样的事，或者说这是俄国人干的。

班瑞尔·杰斯特罗的故事使斯鲁特感到很恐怖。他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德国的书，除了他给拜伦·亨利那份书单上的书以外，他还看了很多别的。德国人那种天真、狂热的服从性，他们粗鲁残暴的气质，他们的精力和智慧，他们固执地以自己为核心，他们无休止地抱怨世界都反对他们、对他们不公平，他们狂热地追求一种新的极端的经验——最后这个特性在那些富于想象的哲学家身上像泉水一样涌现，已经到了使人恶心的程度，歌德还一劳永逸地把这个特性固定在浮士德的形象里。在莱斯里·斯鲁特看来，欧洲的这八千万怪人一旦放弃了他们严格而温顺的传统习俗，就有可能奉命屠杀无数无辜的人民而仍然兴高采烈，不感到良心的责备，一点儿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了暴行。德国人的精神令人摸不着底儿，这就是他们奇怪而可怕的地方。好像疏远而冷淡的孩子一样，他们又顺从又残忍。希特勒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了解他们。可以指望其他交战国家执行互相交换被围或被俘的外交官这样的规定，吓破了胆的斯鲁特认为：外交官们只能指望希特勒的德国人不吃掉他们，那已经很不错了。

窗外落日的余晖渐渐暗下去了，已经到了陪维克多·亨利一起去莫斯科空袭目标的中心消磨一个夜晚的时刻了。

不出所料，他在塔茨伯利的套房里找到了亨利上校。虽然屋里很冷，但这个海军军官只穿一件衬衣歪在长沙发上抽雪茄。帕米拉坐在雪花石膏的维纳斯像上方罩着红灯罩的灯下，正往一件有皱痕的蓝色上衣上缝金色的杠杠。

“嘿，好啦！”亨利说。

帕米拉说：“铜扣也松了，不要让它们掉得克里姆林宫的地板上到处都是。喝点儿威士忌掺自来水吧，莱斯里。比弗布鲁克给了老头子一

瓶。”

斯鲁特看了看表，在椅子边缘坐下来。“不，谢谢。但愿你没有喝得太多，上校。你要吃俄国饭的话，最不需要的就是酒。”

亨利嘟哝了一句：“这还用你说！我一点儿也没喝。”

帕米拉在缝衣服，维克多·亨利抽着烟，这位外交官感到自己在屋子里是多余的。他一再地看表，咳了一声，说：“我说好六点钟在走廊上等海军将军，现在还差十分。我现在就去等他，一会儿你也来吗，上校？”

“一定。”亨利说。

“你看起来很镇静，莱斯里。”帕姆说，“要是我去克里姆林宫的话，我早就坐不住了。”

“亨利上校看起来很镇静。”斯鲁特说。

“啊，他呀，”帕米拉说，“他是机器人，机械的人。突突！冲冲！叮当！”

“我需要新电瓶，”亨利说，“也许阀门也得修一修。”

这种亲切的玩笑使斯鲁特更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好吧，十分钟内就来。”他说。

帕米拉说：“还有两颗扣子。真浑！扎了两次手指了，我就是不会做针线活。”

旅馆前面停着一排粗笨的黑色轿车，这是不常有的事。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宽阔的林荫道和广场上本来为数不多的汽车已经减到了零。傍晚，莫斯科人照常成群地出来散步，好奇地望了望车子，但没有停下来傻看。戴黑帽、穿黑皮夹克的汽车司机和保卫人员站在车子边上。美国人称他们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男孩们”，他们是秘密警察，看来人们讨

厌在他们身边逗留。但是，穿得很漂亮的外国人从民族饭店的窄门挤出来上汽车时，行人排成了一列长队。这群安静的旁观者友好地睁圆眼睛，盯着外宾的脸、衣服和皮鞋。

“你对那些航海图研究得怎样了？”斯坦德利海军将军坐进后排的座位，调整一下助听器，问亨利道。他曾经一度是海军作战部部长，已经退休了，总统请他出来参加这个代表团。斯鲁特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干瘦、坚忍、戴着眼镜、制服上有四排勋章缎带的人在俄国内务部特务人员面前说话，他们虽然不说，但肯定是懂英文的。

“我弄不出什么名堂，”亨利说，“至于作战密码和讯号，别指望了。他们的人当面跟我说，他们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用灯光或莫尔斯电码以明码联系。”

“真胡说！你把我们的给他们没有？”

“我给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通用讯号本以及一些密电码。我差一点儿跟那个胖小个子海军少将打起来了，他已经开始把那些东西装进他的皮包里，我又夺回来，对他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不会吧！你真这样干了吗？”海军将军说，“唉，你要为这个掉脑袋的，帕格。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给，给，给！你呀，就该把我们的全部海军联络密码都交给他们，然后和他们握手，为了我们永恒的兄弟之谊用伏特加干杯。我都替你感到不好意思，亨利上校，可是你能跟我们来，我又觉得非常高兴。”

“我们给苏联的东西都将得到补偿，”斯鲁特说，“他们在为我们杀德国人。”

“他们杀德国人是为了避免被德国人杀掉，”海军将军说，“不是为了我们。”

帕格跟斯鲁特说：“你瞧，莱斯里，假如我们准备向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护航输送物资，或者可能是联合作战，我们就必须交换有关

水域情况的情报和作战联系的密码。见他妈鬼，我们又不是要他们的秘密航线，我们要这些东西是出于航行和飞行的需要。”

“俄国人对保密的事总有点儿神经过敏，”斯鲁特说，“要坚持，还要有耐心。”

汽车在克里姆林宫周围的大街绕了一大圈，在顶上有颗红星的红石塔的大门前停下来。

“那也没有用，”海军将军说，“龙王爷不点头，鱼虾吹气也不冒泡。”

听了这一串土话，内务部的保镖转过身来，眯起鞑靼人的眼睛瞟了将军一眼，然后带着礼貌的微笑用俄语对斯鲁特说，他们进门不用下车。汽车一辆一辆地接受了穿着整齐制服、身材高大、样子可怕的带枪警卫的检查，开到一座城堡前面。在里门，又停下来经过一次检查，走过好几处奇怪的教堂，到达了一座宏伟的石砌的长方形建筑物前。

客人们和混在他们中间的俄国官员们一起下了车，走上台阶，在关着的大门前面站着说话。在清冷的空气里，呼气已凝成了水汽。淡蓝色的天，城堡的围墙四周衬着一片粉色的晚霞。突然，宫殿的门打开了，外国人都进入一间屋顶很高的长厅，在圆形吊灯的炫目强光下眯起眼。大厅尽头延伸得很远，铺着朱红色地毯的白大理石台阶像瀑布一样。进入大厅后，暖空气包围着他们，这在莫斯科是很稀有的，在十月中旬以前，市内一切建筑均不许生火。大厅里，一种老石墙、老家具的霉味，与仿佛是花香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穿军服、戴白手套的服务员帮助客人们脱下大衣和帽子。靠着挂有镜子的墙边，在一些黑桌子上，整齐地摆着十几套梳子和刷子。

“这倒想得挺周到。”维克多·亨利对斯鲁特说，他们站在一起梳理头发，“对了，大使对明斯克的材料有些什么看法？你把它给他了吗？”

斯鲁特对着镜子里的帕格点了点头：“我要把它送给国务卿赫尔，

作为一个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大使拦住了，这些材料要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到我们的东欧部门。”

帕格皱了一下鼻子：“那就完了。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你们国务院总是拖拖拉拉的，倒不如交给这里的美国新闻记者。”

“上司当面指示我不要这样做，怕万一查出来这是一个捏造的暴行宣传。”

身材高大、眼睛明亮、穿棕色制服、戴红领章的漂亮青年军官们从边门出来，开始带着客人上楼。帕格走在斯鲁特身边，说：“假如你请弗莱德·费林去你那里喝一杯，然后像偶然碰上一样，让他看一看这些材料，怎么样？你知道，一个记者，连他瞎眼老祖母的好材料也敢偷。”

“你建议我不执行命令吗？”

“我不想让材料就这样埋没了。”

海军将军过来挽住他们的胳膊，大声笑着说：“瞧，这像社会主义的朴素生活吗？你们难道想象不出沙皇贵族和他们美丽的夫人们的幽灵就在这红地毯上走？这正是电影镜头。”

客人们走过一间空无一人的现代化房间，房间里摆满了装有扩音器的桌子，军官解释说最高苏维埃就在这里开会。他们散漫地走过一间又一间房间，这些房间看起来还是沙皇时代原来的样子，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家具（法国式的、意大利式的、英国式的），堆满了油画和雕像，除去使人感到敬畏以外，不知还为了什么，给人的印象是一堆由笨拙的人临时匆忙陈列起来的华而不实的奢侈品。有一间屋子比别的更大，装饰得更华丽：大理石的柱子，拱形的金顶，红缎遮着的墙，这一群大约八十个人就停在这里。屋子里待八十个人一点儿也不显挤。

一扇扇带镜子的门开了，进来一群穿便服的人，穿着没有熨过的松软裤子和不合身的双排扣上衣。斯鲁特马上就认出几个在五一节游行时

站在列宁墓旁的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苏斯洛夫、米高扬。

“你看看这些进来的人，好不好？”维克多·亨利说，“他们使你感到革命似乎上个星期才发生。”

斯鲁特扫了他一眼。这批不雅的共产党头头儿突然出现在这座华丽的皇宫里，也使他感到震动，这个海军军官一语道穿了这种感觉。亨利半眯着眼衡量着前面的共产党人，好像他在凝视地平线一样。

“这是政治局，上校，”斯鲁特说，“都是很显要的大人物。”

亨利点了点头：“他们看起来可不像什么显要人物，对吗？”

“唉，就是因为这些难看的衣服。”斯鲁特说。

介绍开始了。穿制服的服务员送上一盘盘用郁金香花形的小酒杯装的伏特加和小点心。斯鲁特拿了一块点心尝尝味道，觉得太甜了。一个矮小的人走了进来，抽着香烟。没有什么特殊典礼，也没有人停止讲话，但整个政府大厅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因为他是斯大林。你可以看到有人侧眼看他，有人转过身来或转过脸来，人群中稍有移动，眼光都集中在一点上。就这样，莱斯里·斯鲁特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真人，他的胸像、塑像、照片、画像在苏联比比皆是，像天主教国家的圣像一样。

斯大林看起来特别矮小，稍带一点儿大肚子，经过大厅一路跟人握手谈话。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像舞台的聚光灯一样跟着他转动。他走到两个美国海军军官面前，伸手对海军将军说：“斯大林。”他看起来就像他的照片一样，但是他苍白的皮肤很粗糙，脸上还有麻点，像是得过严重的痤疮一样。他的向上斜的眼睛、往后梳的灰色厚发、向上翘的胡子和眉毛，给人一种和蔼可亲而又庄严的印象。跟别的共产党人不一样，他穿着一套简单的灰布做的制服，裁剪得很好，裤线很明显，裤脚塞在发亮的软皮靴里。

莱斯里·斯鲁特做了介绍。亨利上校用带着很重的美国口音的俄语

缓慢地说："阁下，我将把今天所见的一切都告诉我的孙子们。"斯大林扬起他的粗眉毛，用一种愉快的低音说："是吗？您有孙子？"

"有两个。"

"您的孩子呢？您有儿子吗？"斯大林看来受了维克多·亨利缓慢而小心的发音与机械的讲话的影响。

"有两个儿子，主席先生。大儿子在海军当飞行员，小儿子在潜艇上服务。"

斯大林透过纸烟的烟雾，似乎有点儿感兴趣地望着维克多·亨利。

帕格说："请原谅我蹩脚的俄语。我曾经和俄国孩子一同玩过，但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您在哪里同俄国孩子玩过？"

"我出生的地方靠近加利福尼亚的俄罗斯河，早期移民的后代现在还住在那儿。"

斯大林发自内心地微笑着，露出烟熏变黄的牙齿。"啊，对了，对了。罗斯堡，没什么人知道我们俄国人早于你们在那里定居。也许现在是要求收回加利福尼亚的时候了。"

"据说你们的政策是一段时期只对一面作战。"

斯大林微笑着哼了一声，说："哈！Ochen horosho（很好）！"说完，在亨利肩上轻轻拍了一下，继续向前走。

"嘿，那个见鬼的加利福尼亚是怎么回事，帕格？"将军刚才一直带着困惑的表情听他们谈话，"他妈的，你真的学会这种语言了。"

维克多把刚才的谈话叙述了一遍，将军笑出声来。"我的上帝，把每个字都记下来，帕格，听见了吗？我要把它写在我的报告里。一段时期一条战线！说得好！"

“我真佩服你，”斯鲁特说，“你说得态度从容，他挺欣赏这一点。”

“他使你感到不紧张，”帕格说，“我知道我的俄文文法都说颠倒了，但他一点儿不露声色。你注意到他的双手了吗？指甲修剪得漂亮极了。”

“啊，这我倒没注意。”将军说，“怎么样，斯鲁特？很多堕落的资产阶级分子顾不得修指甲，而这个红色头子倒有时间。不值得想一想吗，嗯？”

斯鲁特没有注意修剪得很好的指甲，他对忽视了这个细节感到很恼火。

过了一会儿，人群又开始移动。这一次是进入一间白大理石的巨大宴会厅，红色的帷幕，发亮的嵌花地板，绿色圆柱中间放着很多桌子，白桌布上面金、银、玻璃器皿闪闪发光。高台上有一张长桌，从大厅这一头直到那一头，约有一百英尺长，其余的桌子一排排和高台成直角。两盏金碧辉煌的巨型吊灯从高高的朱红色和金色的天花板上垂下来，吊灯上的无数只毛玻璃的圆形灯泡大放光明。墙上还有装饰华丽的壁灯闪光耀目。

“哎哟！”帕格叫道。

莱斯里·斯鲁特环视了一下屋顶和墙壁。“这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宫室，我在图画中见过。在那些大徽章中还有她的皇冠。我想，她请了一些法国和意大利的建筑师把宫殿的这部分重新修建过，作为她的御座正殿。”

“哟，我的天，如果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海军将军说，“也许他们能使我也成为共产党人呢。”

“我想，”斯鲁特回答说，“说不定这是革命以来第一次利用这座宫殿。”

菜单用俄文和英文印在上面有镰刀、斧头徽饰的淡黄色厚纸上，有鱼、汤、野味、鸡以及烤肉等满满一长串。服务员开始上菜，另外更多的服务员拿着葡萄酒和伏特加跳来跳去地往杯子里倒。

富丽堂皇的大宴会厅，布置得光辉灿烂的一行行餐桌，三国海陆军将领五彩缤纷的制服，高台上坐着的一排权势煊赫的人物（这中间，斯大林左顾右盼地跟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谈话，他仍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周到的招待，喝不尽的酒，吃不完的鱼子酱，沙皇的金色盘子里装满了丰富、油腻的菜肴——这一切使维克多·亨利对俄国人的资源、俄国人的力量、俄国人的慷慨、俄国人的好客和俄国人的自信重新感到安心。

斯鲁特的反应同他不一样。这些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放杯尽欢，热情款待，但在这种铺张炫耀、穷奢极欲中，含有一种拙劣的斯拉夫人的讽刺。虽然是没说出口的无声讽刺，但几乎可以听到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在说："很好，你们这些西方人，这些是能使你们高兴的事吧，用别人的血汗换来富裕和欢乐。看看我们只要有意做，能做得多好！看看在被我们打倒之前，旧俄罗斯政权是怎么做的！你们能比得过他们吗？明天我们还要回到我们选择的简单生活中去，但你们是从堕落的西方来的，就让我们一起狼吞虎咽，大吃大喝，一醉方休吧。我们俄国人也像你们一样知道怎样享受，怎样寻欢作乐。今天晚上我们还能超过你们，看谁先醉倒在桌子下面。祝你健康！"

祝你健康！敬酒的一个接着一个。看来每个人都可以站起来，用餐刀敲打玻璃杯，引起别人注意，然后大声祝酒。如果祝酒词使人们受到赞扬或感到高兴，他们会满屋子转着跟人碰杯。斯大林老是手里拿着杯子来回转。这些引起斯鲁特很大的兴趣，但是因为进行得太快，为了给美国将军和那位不肯泄露海军密码的矮胖的俄国将军当翻译，好些场面他都没有看到。这个俄国老人容光焕发的红脸闪着汗水，干下一杯葡萄酒或伏特加后，就呻吟诉苦，说他身体很坏，活不了多久啦，不如享受

一天算一天。有一次，美国海军将军说："他见什么鬼，斯鲁特，告诉他，看起来他身体很好，比我好得多。"

"啊，但是你听着，告诉他我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小个子将军哼着说，"外强中干。"

斯鲁特对翻译这句话感到很高兴，但两位将军的谈话主要是叨唠他们的家庭琐事。他羡慕维克多·亨利能够静静地观察这个场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尽量少喝酒。宴会的喧闹声越来越大，两位将军的互相高声叫喊压过了宴会的喧闹声，斯鲁特感到耳朵都痛了。斯鲁特想尝一尝多汁的加酸奶油的烤鹌鹑，喝一点儿味醇的克里米亚冷白酒，越来越尖锐的互相对话使他腾不出一点儿时间。俄国人老问，强大的美国海军为什么连护航一些《租借法案》物资到英国去的起码事都不干？难道他们怕几艘洋铁皮的德国潜艇吗？只有白痴——他重重地用拳击桌，震得玻璃杯都跳起来了——制造了军事物资，再用船装运给希特勒做练习鱼雷打靶的目标。

"告诉他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始护航，"美国人打断他的话说，"但是除非他给一些关于港口的资料和作战联系讯号，不然我们还没把物资送到摩尔曼斯克，就会上冻了。"

当斯鲁特翻译时，俄国老头儿瞪眼盯着美国老头儿。两个军官吞下几杯伏特加后，都不吭声了。谈话中断的这会儿，斯鲁特得空环视了宴会的情况，现在已经到达欢乐的顶峰，有几个人把头伏在桌子上，一个秃头的俄国将军由两个服务员扶着，东倒西歪地出去了。斯鲁特耳边的高喊停止以后，他可以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不规则的低沉而刺耳的重击声。砰！砰！砰！他的心头突然凉了，目光与维克多·亨利的遇到一起。

"炮火。"他开口说，但声音憋在喉咙口出不来。他咳嗽一声："炮火。空袭。"

亨利点了点头："我打赌他们在这地面四周布置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高射炮火。你听，穿过这么多层厚墙！外边真是闹翻天了。"

"如果德国人今天晚上在这里扔一枚炸弹，"斯鲁特淡淡一笑，说，"收获一定会不小。"

炮火的声音越来越密，越来越响，出席宴会的客人中有的不安地看了看四壁。俄国的老将军深陷在座位里，耷拉着满脸通红的脑袋，恶意地向美国人扫了一眼。现在他挣扎着站起来，拼命地敲打着玻璃杯，等到有几个人注意他的时候，他端起满满一杯黄色的伏特加。"请听我说！我现在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海军的代表们坐在一起。当整个人类正遇到致命危险的时候，他们的舰只还抛着锚，招引藤壶[(1)]，这些勇敢的人一定很不痛快——"他转向美国将军，讥讽地一笑，"我建议为这支强大的美国海军战斗起来，帮助消灭人类的公敌——希特勒匪徒的那一天而干杯。"

他敬完酒，谁也没有吭声。斯鲁特压低声音，很快地翻译了他的祝酒词。附近桌子上坐着的俄国军人和文职人员摇着头，互相担心地看了一眼。老头儿一屁股坐了下来，满意地环视着四周。

美国海军将军以激动的声音对斯鲁特说："如果我回敬他的话，你就要经历一次国际性事件。"

维克多·亨利立刻说："将军，可以用我蹩脚的俄语试试看吗？"

"完全可以，帕格。"

莱斯里·斯鲁特伸手碰了一下亨利的胳膊，说："你看，别的俄国人也不喜欢他的讲话——就是伏特加喝多了——"

"好吧。"维克多·亨利手里拿着酒杯站起来。大厅里低声的谈话停止了，高射炮火低沉的声音显得更响了，玻璃杯因震动而互相碰撞作响。主桌上的人包括斯大林在内，眼睛都盯着这个美国人。亨利慢慢地用结结巴巴、有不少文法错误的句子致答词说：

“我的首长让我代表美国海军致答词。我们确实还没有参战。我建议首先为斯大林元帅明智的和平政策干杯，他没有领导你们的国家在受到进攻之前就发动战争，因而赢得了时间。”这句反驳话的讽刺技巧使斯鲁特很吃惊。“斯大林同志的明智的和平政策”是共产党的一句滥调，指的是斯大林与希特勒搞的妥协。亨利继续往下说，为了找个俄文字眼，还不时地停下来，引起整个大厅一阵紧张的沉默。“这也是我们总统的政策，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参战。我希望能像你们的人民一样去战斗。至于说到——”他停下来问斯鲁特一个俄文词，“藤壶的事，今天任何能寄居在我们船身上的藤壶，都是能游得很快的藤壶。我们的舰只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不把所做的一切都对外宣布。保密是我们两国共同的明智政策，但是，让我们不要保密过分而妨碍在一起工作。”

“现在，我们的海军需要一些——”亨利又问斯鲁特一个俄文词，“一些关于你们港口的资料、气象密码，等等。我们需要在走之前得到这些。既然今天是一次欢送宴会，我也建议为一些迅速行动而干杯。我是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我从希特勒的官邸跑到克里姆林宫内部来了。这一点是希特勒永远做不到的，因此最后我建议为此而干杯。”

会场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举起杯来，高声欢呼着：“祝你健康！迅速行动！”斯鲁特站起来不让帕格干杯，指给他看，约瑟夫·斯大林手里拿着酒杯，已经离开座位了。

“天哪，这是什么礼节？”亨利说。

“我不知道，”斯鲁特说，“暂时别喝。天哪，亨利上校，这将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帕格大步走向斯大林，后面紧跟着斯鲁特。当他们在高台面前相遇，在微笑与鼓掌声中碰杯时，斯大林带着亲切的笑容说：“我感谢您美好的祝酒词，为了表示报答，你们可以留下加利福尼亚。”

“谢谢您，主席先生，”帕格说，他们都喝了酒，“这是一个很好的

开始。还能给我们做些别的吗？”

“当然，迅速行动。”斯大林说，挽着帕格的胳膊。他们站得很近，所以帕格能闻到斯大林嘴里的鱼腥味。“这是美国式的，我们俄国人有时也这样做。”他向两个将军那里走去，红脸的俄国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笔直地站在那里。斯大林很快地低声和他说了几句话。斯鲁特在维克多·亨利后面只听到几个字，但从将军紧张的表情和斯大林的语调看，已经不用翻译了。斯大林转向维克多·亨利，又愉快地微笑着。“好，气象密码等都给您安排好了。告诉您的首长，我们俄国人不想使客人为难。告诉他，我想美国海军在这次斗争中将建立历史性功勋，而且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它还将统治海洋。”

当斯鲁特很快翻译时，斯坦德利站起来，干瘪的薄嘴唇颤抖着，抓住了斯大林的手。斯大林又回到主宾席上，这次突然的事情似乎给他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个晚上，当他站起来最后一次为罗斯福总统祝酒时，他又提到这个题目。替他翻译的是驻美大使奥曼斯基，他的英文特别流利。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蓝色衣服，显得与其他俄国人不同。“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总统领导这个还没有参战的国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但是他还要尽一切可能帮助欧洲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斯大林同志说——”奥曼斯基停了一下，对宽敞的大厅环顾了一周，这时炮火已停，全场很安静，“愿上帝保佑他完成最困难的任务。”

这句宗教性的话使人们吃惊地愣了一下，接着全场起立，手里拿着酒杯，欢呼，干杯，鼓掌。哈里曼和斯大林热情地握手，脸上充血的矮个子俄国将军抓住斯鲁特、亨利和斯坦德利的手。整个会场已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握手、拍肩和拥抱中。

但是，晚上的节目还没有完。俄国人又带着客人经过好几个空荡而豪华的房间，到了一间有五十张左右矮软靠背椅的电影放映室，每张靠背椅前面都有一张小桌子，服务员放上糕点、水果、糖果和香槟酒。在

这里，他们放映了一部战争片和一部很长的音乐片。斯鲁特做了一件他再也不会相信他能做的事，在克里姆林宫的心脏，他睡着了！灯亮前几秒钟，他才被电影结束曲的高音闹醒了。他看到别人在刺眼的灯光下醒来，偷偷地用手擦眼睛。斯大林迈着矫健的步伐，同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走出放映室。大厅里，一幅巨大的冰天雪地中作战的油画下面，斯大林逐一和所有的客人握手。

沙皇宫殿的外面没有一颗星，天特别黑，刮着刺骨的寒风。内务部的特工人员，皮领翻在耳朵上，手里拿着蓝光的手电，看样子寒冷、疲劳而困倦。他们把客人都送上了汽车。

“咳！在黑暗中怎么开得这样快？”当汽车穿过大门，高速进入漆黑的空间时，海军将军不高兴地说，“俄国人长了猫眼？”车子在黑暗中停下来，保镖带着三个美国人走到一个门口，进去后，他们发现是在民族饭店寒冷的小休息室里，接待处的桌上点着一盏暗淡的灯。开门的看门人裹在皮大衣里，电梯开着门，没有灯，已经停开了。将军跟他们道了晚安以后，缓步上了楼梯。

“上来一会儿。”亨利跟莱斯里·斯鲁特说。

“不，谢谢。我摸回我的住处去，离这儿不远。”

帕格坚持要他上去。斯鲁特跟着亨利走上阴暗的楼梯，到了阁楼上的一间小房间。“我不像塔茨伯利那样值钱。”他说。

“塔茨伯利是苏联能得到的最好的宣传家，”斯鲁特说，“我想他们知道这一点。”

帕格打开箱子的锁，拿出一只狭长的公文包，又打开锁，从里面找文件。

“我希望你能懂得，”斯鲁特说，“这些锁毫无作用。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拍了照。”

“是的。”维克多·亨利心不在焉地说，拿出一封信放进口袋里，“你要稍稍睡一会儿吗？请你再待一会儿，有事情要做。”

“啊？”由于对亨利新增的尊敬，斯鲁特二话未说，就往硬硬的窄床上一躺，床下的弹簧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他的脑袋还是晕晕乎乎的，看电影时，那些影子似的服务员不断给他添香槟酒，他喝多了。接着，一阵敲门声使他清醒过来。维克多·亨利站在门口，正和一个穿黑色皮上衣的人说话。

“好，我们就来，”他用带着难听口音的俄语说，“一分钟。”他关上门：“你要不要洗一洗，莱斯里？我愿意你跟我一起去。”

“去哪里？”

“回克里姆林宫。我这儿有一封哈里·霍普金斯给权势人物的信。我原来想不一定能面交给本人，现在也许有可能。”

“上帝，大使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斯坦德利海军将军带给他总统关于这件事的一张便条。我想他很生气，不过他知道这件事。”

斯鲁特坐起来。“生气！我想当然会这样。霍普金斯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办事方法，这是很古怪的，亨利上校。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直接通过大使去见一个国家元首。你是怎样安排的？”

“我？与我无关，我受人调遣而已。霍普金斯要把这封信作为非正式的私人信件交给斯大林，要不然就算了。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也不会去和哈里·霍普金斯争论。我知道他已经和奥曼斯基说过。要是这使你的处境尴尬的话，我想我就一个人去，那里能找到翻译。”

斯鲁特从各个角度来考虑这件不寻常的事——主要是从他自己在职业上自保的角度来考虑，开始在发黄的贴墙镜前梳理头发。“我要给大使写一份书面报告。”

“当然。”

在一间屋顶很高、灯光阴暗的长屋子里，墙上挂着一排地图，斯大林坐在油漆的会议桌的一头，他面前的一条绿布上放着一堆文件。斯大林手边一只石头的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头，说明在宴会上送走客人回来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他现在穿着一套粗咔叽制服，显得很松垂宽大，他看起来很疲倦。他常用的英文翻译巴甫洛夫坐在他身边，这是一个瘦削、苍白、黑头发的年轻人，有着一种聪明而小心翼翼地顺从的表情。这间大屋子里没有别人。当穿制服的礼宾官把两个美国人请进去后，斯大林站起来和他们握手，默默地做了个优雅的手势，请他们在椅子上坐下来，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亨利上校。

亨利交给他一封信以及一个用发光的蓝纸包着的圆盒子，用英语说：“主席先生，我还是不要再用我糟糕的俄语来使您难受的好。”斯大林小心地用裁纸刀拆开白宫的信封。斯鲁特翻译后，斯大林稍稍侧着头，用俄语说：“请便吧。”他把单页的手写的淡蓝色信纸递给巴甫洛夫，信纸上角印有“白宫”字样。

当斯大林拆开盒子时，帕格说：“这是霍普金斯先生跟您谈起过的他儿子很喜欢的特等的弗吉尼亚烟丝。”巴甫洛夫把这一句以及后来美国上校说的每一句话都翻译了过来，不仅又快又精确地传达了亨利说的每一个字，有时候连语调也传达出来了。斯鲁特沉默地坐在那里，不时点点头。

斯大林在手上转着蓝色的铁罐，说：“难得霍普金斯先生还记得我们偶然闲谈中提到的烟丝。当然，我们苏联也有很多好烟丝。”他用劲迅速扭开了铁罐，好奇地细细观察了厚封的铅皮，然后用指甲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指划开了封皮，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斗。“现在你可以告诉霍普金斯先生，我已经尝了他儿子喜欢的烟丝。”帕格懂得斯大林这句简单的俄语，其余的他就跟不上了。

当巴甫洛夫大声翻译霍普金斯的信时，斯大林装满了烟斗，用粗火柴点着，喷出一口芬芳的蓝烟。像沉思似的静默了一会儿以后，斯大林转过含蓄冷漠的眼光，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讲话。每讲三四句就停一下，让巴甫洛夫译成英文。“霍普金斯先生这封信是很奇怪的。我们都知道美国一年生产几百万辆各种式样和类型的汽车，包括奢华的、机器复杂的大型汽车，类似凯迪拉克轿车等品种。那么，生产登陆艇还有什么问题呢？登陆艇是一种装甲的平底船，有小型的简单发动机。显然你们想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英国肯定已经有了很多这样的船。我不大明白霍普金斯先生所说的，这就是现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真正障碍。”

帕格·亨利从皮包里拿出登陆艇的草图和生产目录。“各种类型必须从头设计而加以制造，主席先生，以便适应在坚固防御的沿海登陆。我们计划最迟在一九四二年年中投入大量生产。这些材料或许可供参考。”

出乎意料，还没译完，斯大林就发出一阵短促刺耳的笑声，然后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很快地用俄语讲话。斯鲁特和巴甫洛夫赶快记下要点，斯大林的话一停，巴甫洛夫就用斯大林生硬的讽刺语调翻译。“这很好！一九四二年年中。不幸的是，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十月。要是希特勒能等到一九四二年年中多好！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这个。那么，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把哈里·霍普金斯先生（斯大林说的是加里·科普金斯先生）当作一个朋友和一个聪明人，他不知道英国人现在不管发动什么样的攻势——如果他们没有更多的力量，只要动用几个师的兵力就行——都可能对战局起决定性作用吗？德国人的后备力量很薄弱，只有几个象征性的师在法国沿海。他们把全部兵力都用来跟我们作战。西方的任何行动都能使他们停下来，把这里起决定作用的那部分力量撤走。”

当译员翻译时，斯大林心不在焉地用红墨水笔在一本灰色的白纸便

条本上画一只狼。

维克多·亨利说："主席先生，我受命回答任何关于登陆艇的问题。"

斯大林用手背推开帕格·亨利放在他面前的材料。"登陆艇？但这是一个决心问题，而不是登陆艇问题。不管怎样，我们会研究登陆艇的事。当然，我们也有在设防的沿岸登陆用的工具，也许我们可以租借一些给英国。在一九一五年，当时军事武器比现在原始，丘吉尔先生仍然有办法使一支大部队在离英国几千英里的加利波利登陆。也许他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有点儿胆怯了。但近几年来，有一百多万日本人在中国登陆。这些人当然不是在寒冷的海水里游过去的。所以很显然，问题不是登陆艇，而是肯不肯下决心。我希望哈里·霍普金斯先生能利用他的巨大影响，促使现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因为反希特勒战争的战局可能要靠他来扭转。我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在翻译他的话时，斯大林用几笔很快地画完了那只狼，接着又画一只伸着舌头、露出利牙的狼。他带着不常见的像照片上那样的亲切笑容转换话题，问道："在这里过得好吗？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维克多·亨利说："主席先生，我曾经在德国和英国担任过战时军事观察员。霍普金斯先生要我有机会到前线去看看，给他一份目击情况的报告。"

听到"前线"两个字，斯大林摇了摇头："不，不，我们有责任保证我们客人们的安全。在战争的现阶段，我们不能这样做。万一出个意外，霍普金斯先生不会原谅我们。"

"霍普金斯先生曾经不惜牺牲他自己的健康，先生。现在是战时。"

斯大林的眼里露出一种阴暗、激动的神情，很像猩猩的眼神。"唉，你应该了解，前线情况不好。德国人又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很快我们就会遇到俄国自一八一二年以来最坏的时刻。明天你可以听到

全部消息。所以，英国人现在开辟第二战场可以赢得我国人民永远的友谊。”他又开始画起狼来。

帕格认真地说：“听到这些消息，主席先生，我钦佩您在今晚宴会上表现的乐观精神。”

斯大林耸了耸穿着松松的衣服的宽肩。“战争不能靠忧郁来取胜，也不能由怠慢客人而取胜。好吧，如果霍普金斯先生要您去前线，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安排安排看。请转达我对他的信和烟丝的感谢。烟丝不坏，不过我习惯抽俄国烟。请转告他我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关切心情。也许您上我们前线去看看，可以把紧急形势带回去。霍普金斯先生是你们伟大总统的好顾问，而您是他的密使。祝您一切顺利。”

两个美国人一句话也未说，就离开克里姆林宫，进入灯火管制的黑暗中。车子停下来后，帕格·亨利说：“好吧，明天再谈吧，我想这些人会送你回家。”

“不，我下来。”在人行道上，车子开走后，斯鲁特碰碰帕格的胳膊，说，“就在这里谈吧。关于去前线的事，我真吃惊。要是霍普金斯先生知道斯大林刚才承认的灾难性局势——”这位外交官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清了一下嗓子，“他一定会收回他的指示。”

天快亮了，不过寒冷的街道仍然很黑，帕格只能看到斯鲁特皮帽下苍白的脸。

“我不同意你说的这一点。他是一个很坚韧的汉子，我是说霍普金斯。”

斯鲁特坚持说：“要知道，你不可能真到前线。他们刚刚允许一些记者去跑了一趟，他们不让他们接近前线，每天用鱼子酱、鹌鹑和香槟酒招待他们。尽管如此，德国空军空袭了一座村庄，差一点儿把他们都埋在那里了。”

“对，我们在莫斯科这里也可能被炸死，我还是要去试试看。”

“为什么，老天爷？”斯鲁特突然大声尖叫，他压低了嗓子说，“最多你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区看几个小时。这是一种有勇无谋的观光，会给大使馆和俄国人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维克多·亨利又点起一支烟。“听我说，如果你能观察十个战士在炮火下的表现，那么只要几个小时，你就可以知道很多军队士气的情况。霍普金斯先生喜欢称他自己为光荣的信使。这是夸大，但我是一个不光荣的信使。我这样做，也许会使我感到我没白拿钱。上楼来喝一杯吧，我有很好的威士忌。”

“不，谢谢你。我要去写报告，然后看能不能睡一小时。”

“好吧，振作一点儿。我个人的印象是这位煊赫人物的态度还是友好的，不过前线我还是去不成。”

“这是我所希望的。没有一个外国武官到过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地方。早安。”

他们谈话时，天已经开始转为紫色，斯鲁特能够在寂静的街道上看清往回走的路。这下他放心了，因为在莫斯科灯火管制时，他不止一次碰到路灯杆上，或者从街缘上跌下来。他还碰到过巡逻队用手枪指着他。这时，在灰色的黎明，一个巡逻队队员迎面而来，带着怀疑的目光盯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就过去了。

回到公寓，斯鲁特在煤气炉上煮了咖啡，用打字机打了一篇关于宴会和会见斯大林的长报告。完了以后，他拉开黑窗帘，太阳已经很高了。他摇摇晃晃、迷迷糊糊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活页日记，简单地写了一些情况，最后加了几句这样的话：

> 不过，在我刚才匆忙打出来的正式报告中，已十分详尽地叙述了和斯大林会面的情况，我自己还要留一份副本。
>
> 关于亨利父子的事，困惑已经很容易地解开了。在过去几小时

中，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父子二人都有一种善于采取实际行动的本能，行动时还能保持头脑冷静。拜伦在遭遇危险时显出了他的特点，他父亲也可能和他一样。刚才看到维克多能应付更复杂微妙的局势，这需要敏捷、大胆和策略。应付像斯大林一样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斯大林有一股灵气，像一块镭锭一样，有巨大的力量，看不见，但是有毒。维克多应付过来了。

想了想，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女人喜欢亨利这样的人了。在保护女人方面，在养活女人方面，据说还有在使女人怀孕方面（这个需要实验证明），善于行动的人都比善于思索的人来得强有力并且可靠。

也许，人不能改变他的天性。尽管如此，人也许可以学习和培养。亨利上校建议我不要理睬上级的命令，将明斯克的文件泄露给弗莱德·费林或别的记者。这样做完全不合我的意愿，但是完全出于这个缘故，我准备这样做。

---

(1) 一种水生小甲壳动物，经常附着在静止的船底或码头木桩上。

第五十三章

这天下午五点，韬基·塔茨伯利一个人正在旅馆房间里吃茶点，有一点儿沙丁鱼、干酪、鲟鱼、黑面包和蜜软饼。维克多·亨利进来告诉他，他就要去前线。记者兴奋得东西也不吃了。“我的天，老兄，你真去吗？在这个德国人到处都蜂拥而来的时候？不可能，说说而已。天老爷，俄国人就是善于用空话应付你。你永远也去不成。”他理了理胡子，又伸手拿吃的。

“是啊，也可能。”帕格说着，坐到椅子上，膝盖上放着一个皮包，里面装满了他刚才从海军部拿来的密码和海港图。四天来，他只是断断续续地睡了五六个小时，他硬撑着不让自己合眼，房间里的东西在他眼前来回摇晃。“可是我的许可刚刚从相当高的上级那里批下来了。”

塔茨伯利正把一块加了满满一层沙丁鱼的面包放到嘴边，一听就愣住了。他透过瓶底似的厚近视眼镜瞧着亨利，用平静的口气低声说：“我跟你一起去。”

“见你的鬼。”

“维克多，两星期前，俄国人进行反击的时候，记者们去了中路前线。走的那一天，我感冒了，烧到华氏一百零五度。”塔茨伯利放下吃的，抓起他的拐杖，瘸着腿快步穿过房间，开始穿皮大衣，戴皮帽。“谁经办这件事，洛佐夫斯基吗？我能不能对他们说，是你说的我可以去？我跟他们都认识，他们也喜欢我。就看你了。”

维克多·亨利不想要塔茨伯利一起去，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同时估计俄国人一定会拒绝这个请求，就说：“好吧。”

“上帝保佑你，亲爱的伙计。你别走，就喝我的茶吧。告诉帕姆，我六点之前回来，她得把我的广播稿重打一下。”

“她在哪儿？”

“外交信使那里有她一封信，她去取了。”

帕格就在他坐着的靠椅上睡着了。

冰冷的手指在他脸上抹了一下，把他弄醒了。“你好啊，你躺着睡不更好一些吗？”帕姆站在他面前，她的脸冻红了，眼睛闪着光，灰色的羊皮帽子下露出一绺棕色的头发。

“啊，怎么啦？”他眨了眨眼，伸了伸腰，“我在这里干吗？大概是进了屋子就倒下了。”

“韬基呢？”她脱下帽子和手套，“他干吗把茶也剩下了？他不是那样的人。”

睡了一会儿，他的脑子清楚了一些，他记起他和塔茨伯利的谈话，又把情况跟她说了一遍。她的脸板了起来，显得很紧张。“前线？他们永远也不会让他去。但你呢，维克多，你当真要去？你听到英国广播电台或瑞典的广播了吗？”

“听到了。”

“好吧，我知道争也没有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大使馆准备迁到乌拉尔或别的什么地方去。顺便跟你说，台德没有事。”她走到她的书桌边，身上还穿着皮大衣，拿起几张打了字的黄纸，“啊，讨厌，又改了，真小题大做！”

她经常漫不经心地说出一些重大事情来，帕格现在已经习惯了。今天这件事她说得太快，他没有把握到底听清了没有。“帕米拉，怎么回事？台德怎么样？”

“他很好。总之，平安无事。”

“但是他在哪里？”

“哦，回到布赖德了。他来信说，他还是老样子。他好像是跟几个法国空军飞行员一起从斯特拉斯堡城外的俘虏营跑出来的。在法国和比利时，他确实经历了好几次像电影中一样的惊险场面，但是他都闯过来了。我过去也想，他迟早会出来的。”她坐下来，揭开打字机的盖子。

“天哪，姑娘，这是了不起的消息！”

“是啊，不是吗？你一定要看看他的信，正反两面写了七张纸，很有意思。他掉了四十二磅，他的大腿上——更精确地说，是屁股上——还有一颗子弹。他可真受了折磨啦，他很遗憾地说，现在，等到他能够坐起来的时候，只好做一些机关工作了。当然，这是说我得马上回家跟他结婚。”

帕米拉忽然改变了她随便的样子，盯着维克多·亨利看了好半天。她戴上了黑边眼镜：“我这就得干了。你显然需要睡一会儿。”

“没有用。代表团快走了，我得去送他们。帕姆，台德的事真了不起。我非常高兴，也放心了。”

她搓搓手，朝上面呵口气，说：“上帝，这真去了我一桩心事，不是吗？我是说，可以不再跟韬基的笔迹和他那乐观的胡说八道打交道了。”

过了一会儿，维克多·亨利正在穿他在军舰上穿的那件厚呢大衣，塔茨伯利闯了进来，脸上发烧，鼻子冻紫了。

“有可能！条件合格，我的上帝！他们明天再确定一下，但是，维克多，我相信我将跟你一起去！帕姆，你完了吗？时间快到了。维克多，外交部现在乱极了，前线的消息一定很坏。但是，老天爷在上，你得到的那个许可，不管叫什么，肯定是一道密令！当然，他们喜欢我，也知道我符合条件，但是当我说你坚持要我跟你一块儿去的时候，洛佐夫斯基的脸就变样儿了！”

“啊，韬基！”帕米拉停止打字，瞧着他，“维克多根本没有坚持，

他不可能这样说。”

“帕姆，你得对这些人施加压力。”塔茨伯利皱起脸，狡猾地一笑，“我说，你们两个是老朋友，实际上是，维克多很喜欢你，想帮我个忙。所以，如果有人问起，你得给我圆谎。”

“你这个不害臊的老不死。”帕米拉说着，脸涨红了。

“好啊，说的那些还都是真话。”维克多·亨利说，“我现在必须去机场了。韬基，帕米拉有很重要的消息。”

塔茨伯利中间插了一手，使去前线的事遇到一些困难。外交部哼哼哈哈，不给明确的答复。日子一天天过去，帕格仍然陷在莫斯科无事可做。大使和使馆人员对维克多·亨利很冷淡，因为他是从华盛顿硬挤进来的，是外交工作的一个祸害。有一次，他偶尔到斯鲁特的办公室去，看到他脸色苍白，愁眉苦脸，对着他莫名其妙地傻笑。

“嘿，我的儿媳妇在你桌子上干吗？”帕格说。银镜框里的娜塔丽微笑着，比现在年轻一些、胖一些，头上绾着一个不合适的发髻。

“哦！是的，这是娜塔丽。”斯鲁特大笑，“你认为拜伦会介意吗？她很久以前给我的，我仍然喜欢她。你去前线的事怎么了？按照德国人现在来的这股势头，你走不了多远，嘻嘻！”

“天知道，”帕格说，感到这个人情绪不好，“也许去不成啦。”

后来才知道主要的困难是帕米拉。她的父亲要求带她一起去，说没有她，他没有办法。他想把申请撤回来，但外交部已经把三个人的名单送到经办这件事的一个不清楚叫什么的高级机关去了，不能撤回来重新办理。当帕格与洛佐夫斯基再碰到或是电话联系时，他渐渐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我亲爱的亨利上校，到时候你就会得到通知。苏联现在还有别的同样紧迫的问题要处理。”

因此，帕格就逛大街，观察莫斯科的变化。到处都是新的红黑色的

招贴画，动员人们志愿参加工作。这种粗线条的社会主义漫画，画的是身强力壮的工人、农妇挥动刺刀，指向面孔像希特勒的蜘蛛、蛇或狼狗。到处都是一队一队穿着不整齐、背着铁锨和洋镐的劳动大军；挤满了儿童的卡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尽管连日大雨，食品店门口仍旧一直排着长龙。街上已经看不到士兵和马拉的车了。在湿透了的帽子和披肩下面，街上一群一群高颧骨的白种人的脸看起来与以往不同了。人们皱着眉头，带着询问的眼光匆匆地走过，斯拉夫人冷淡、无动于衷的表情已经看不到了。维克多·亨利觉得德国人越是快来了，莫斯科人看上去就越像纽约人。

洛佐夫斯基终于往旅馆给亨利打电话了，他的声音很兴奋。“上校，明早天一亮行吗？请到外交部来，穿暖一点儿，带上雨衣和好靴子，准备去三四天。”

“好。那姑娘也去吗？”

“当然。”听这个俄国人的口气好像有点儿惊奇，也有点儿不高兴，“问题就在她身上。我们愿意完全按照您的愿望安排，但办起来真不容易。我们俄国姑娘面对战争环境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外国女士们就吃不了这个苦。尽管如此，我们都认识塔茨伯利小姐，她长得很漂亮，我们也能理解这种忠实的友谊。一切都安排好了。”

维克多·亨利决定不计较这种开玩笑的甚至有点儿像嘲笑的语调，没再辩解。“很感谢，我准时到。”

他们从莫斯科冒雨向南行驶，整个早晨都跟着隆隆声不断的一长列军用卡车前进，只有到一个拦截机机场参观时才停下来。机场就在首都城外的森林里，巧妙地掩蔽着。这辆黑色小轿车，俄制M-1号，外表和机器声音都很像一九三〇年的福特车，车小人挤，特别是车厢里还放着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箱子、纸包等。大约走了一百英里，陪同他们的主人建议停下来伸伸腿，吃午饭。这是一个面色温和、戴眼镜的坦克兵上

校，有个不常见的名字，叫鲍弗里·安菲季耶特洛夫。在这里，他们才第一次听到德国人的炮声。

驾驶员是一个身材魁伟、红胡子修得很短、不爱讲话的士兵。他把车子开进一条古树成行的岔道。车子在收割干净的田地与桦树丛林间转来转去，远处可以看见两幢白色的乡间房子。最后到达野树林的尽头，进入一条阴暗的小巷。他们下了车，上校带着他们沿着小道来到一座树荫下长着草的小坟堆前，坟前放着鲜花圈。

“哦，你们知道，这里是托尔斯泰的乡村领地，”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里叫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那里是他的坟。因为路过这里，我想你们可能对此有兴趣。”

塔茨伯利望着低矮的坟堆，带着他很少有的那种肃穆的语调说：“托尔斯泰的坟？没有墓？没有碑？”

“他让这样做，他说：‘把我埋在树林里，埋在我童年时代与尼古拉哥哥做绿棍游戏的那块土地下……’”安菲季耶特洛夫低沉的声音听起来粗犷而响亮，压过了从黄叶上滴下的雨水声。

维克多·亨利仰首侧耳，眼睛瞧着上校。他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不规则的轻微重击声，就像雨水滴在草上一样。上校点点头：“是啊，风向顺的时候，声音可以传得很远。”

“啊，炮声？”塔茨伯利说，显得十分镇静。

“是的，炮声。怎么样，吃点儿东西吧？托尔斯泰工作过的屋子很有意思，不过目前不开放。”

有胡子的驾驶员把午餐放在背着坟堆的长凳上。他们吃了黑面包、蒜味很浓的香肠和生黄瓜，喝没有冰镇的啤酒。没有人讲话，雨声淅沥不止，远处公路上的军用卡车声不断，隐隐约约还听到远方的炮击声。帕米拉打破了沉默：“那里的花是谁放的？”

“管理人员吧，我想。”坦克兵上校说。

“德国人永远也到不了这么远。”她说。

“是啊，这是一种虔诚的思想，”上校说，“我想他们也到不了这里。不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不是一个坚固的地方，因此伟大的托尔斯泰和所有我们这些俄国人现在都得冒同样的风险。”他微笑着，露出红色的牙床，看起来没有一点儿温和的样子，“不管怎样，德国人无法再杀死他了。”

塔茨伯利说：“他们读他的书时，应该好好想一想。”

“这还有待于我们来证明，但总有这一天。”

云层里露了一会儿阳光，鸟儿开始歌唱。维克多·亨利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一起坐在长凳上，阳光透过黄叶像舞台灯光一样全照在姑娘身上。她穿着灰色长裤，裤脚塞在白色带毛的雪靴里，还穿着一件羊皮短外衣，戴着帽子。

“你老看着我干吗，维克多？”

“帕姆，我从来没有参观过托尔斯泰的墓，当然也不曾和你一起来过，但我发誓我要记住这一切，尤其是你那么好看地把帽子稍偏一点儿戴着。”当她把手伸到她的帽子边上时，他又加了一句：“我本来要对你说你应该举起你的手，太阳会使你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她伸直了手指，看着钻石。“为这个，台德和我还吵了一小架。他送给我的时候，我还没有下决心戴它哩。”

上校喊道：“好吧，海军上校，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在大道上，黑色小轿车挨在拥挤的运输洪流的边上，向炮响的方向前进。公路上挤满了卡车，一行开往前线，一行往回走。大胡子的男人、粗壮的晒黑的妇女在绵亘的桦树林之间的田野里工作，一眼也不瞧公路上的车子；儿童们也不理睬军事运输，自己在公路附近玩。在一些

小村庄里，小木头屋子外面晒着衣服，木头房子的窗户都油漆成彩色。维克多·亨利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离莫斯科越远，靠前线越近，俄国人看起来越正常、越平静。他们后面的首都忙乱成一团。就在城外，妇女、儿童、戴眼镜的文弱书生——职员、记者、学校教师等——忙乱地在那里挖反坦克壕沟，堆置无数钢筋洋灰的障碍物。在这条防线以外，就是平静的森林和田野，绵亘不断的青松翠柏，秋色四溅。只是在沿公路为卡车修的防空隐蔽处——在森林里清理一块地方，砍些常青树枝做掩护——才看到一点儿敌人入侵的景象。

快傍晚的时候，汽车开进一座小集镇，在一幢带黄窗户的房子前面的泥泞广场上停下来。面颊红润的孩子们提着桶，排队站在抽水机边，另一些孩子正从广阔的田野里把牛羊赶回家来。在紫霭暮云下，平坦的田野延伸得很远。三个体格强壮的老人在锯木头，为一幢还未盖好的房子钉窗户。这是帕格整天看到的奇怪现象——这些祖祖辈辈住在俄罗斯的人，还在暮色苍茫中盖房子。德国的炮声已清晰可闻，比在托尔斯泰领地上响得多，西边地平线上黄色的闪光忽隐忽现，像夏天的闪电一样。

“哦，这是他们的家，”他们拖着僵直的腿从车上下来，当维克多·亨利提起这种现象时，上校回答说，“他们能上哪儿去呢？我们已经把德国人阻止在那里了。当然，孕妇和带孩子的母亲很早就迁走了。”

在现在作为团司令部的暖和的小餐厅里，客人们与坦克兵上校、团的四个军官围挤在一张桌子边，还有一个叫叶甫连柯的将军，他宽厚的双肩上有三颗黄褐色的星。他是这个地区军团的参谋长。安菲季耶特洛夫告诉维克多·亨利，他碰巧也从这个镇上过。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人，有淡黄色的头发，像蒜头一样的农民鼻子，宽大的下巴光滑而红润。在这间烟雾腾腾的窄房间里，他一个人看起来就占了屋子的一头。叶甫连柯花了不少时间对帕米拉献殷勤，劝吃劝喝。他那张肥胖的脸上一会儿显出心不在焉、麻木、疲倦和极为忧郁的样子，一会儿又显出愉快的样

子，但是他的眼睛在深凹的紫色眼窝里总带着极度疲劳的神情。

大有克里姆林宫那种派头的宴会开始了。在粗糙的黄桌布上，士兵们送上一道一道的菜：香槟酒、鱼子酱、熏鱼、汤、鸡、肉排，还有奶油蛋糕。当战士服务员出入厨房门的时候，帕格·亨利向里面望了一眼，才弄清了这个不简单的惊人之举。M-1轿车的红胡子驾驶员穿着白围裙，在炉边忙得满头大汗。帕格曾经看到他把一箱箱的东西从车上往屋里搬，原来他是一个真正的厨师，一个高级厨师。

将军随便谈着战事的情况，上校担任翻译。他的军团在这个地区的兵力不如纳粹，枪炮和坦克的数量少得多。尽管如此，他们仍可能会使德国人感到吃惊。按照理论，他们要守的防线与他们的实力相比是太长了，但好的理论像好的兵团一样，有时候也有伸缩性。德国人已经遭到可怕的损失，他一连串地背出许多数字，击毁坦克多少，俘获枪炮多少，杀伤敌人多少。任何军队，如果它的司令员愿意每得一寸土地都付出流血的代价的话，总是可以推进的。德国人已经流血太多，像萝卜一样发白了。这次攻击是他们企图在冬季前赢得胜利的最后一次巨大努力。

“他们能攻下莫斯科吗？”塔茨伯利问。

“从这个方向不可能，”将军立即回答说，“我想任何其他方向也不行。不过，要是他们真攻下了，我们将把他们赶出莫斯科，然后赶出我们的领土。我们将战胜他们。德国人没有战略政策，他们的战略政策的概念就是杀人、掠夺和奴役。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不是一种战略政策。还有一点，他们的资源基本上比我们差，德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最后一点，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而过低估计了我们。根据弗·伊·列宁的话，这是战争中很危险的错误。列宁说，在战争中把自己想得太多，把对方想得太少，这是很危险的。结果只能是不可靠的计划，得到很不愉快的结局，例如失败。”

帕米拉说：“话虽这样说，他们到底还是来了。”

将军转过满面怒容的大脸对着她，突然带着威胁、残暴和怪可怜的精疲力竭的表情。随后，他这种表情又在调情的傻笑中消失了。“是啊，我亲爱的姑娘，我很懂得你说这句话的意思，你跟我们一样不愿意看到这些情况再发生。是的，纳粹分子通过史无前例的背信弃义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成功。另一点是他们狂妄自负，翘尾巴。他们已经打了好几场胜仗，把不可征服的英国赶下了海，等等。他们只能打胜仗，相信自己是不败的。不管怎样，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伙伴在俄国像苍蝇一样死去，我想他们要重新考虑啦。开始时，他们让部队直接沿公路前进，甚至连保护一下侧翼都嫌麻烦，后来他们就注意一点儿了。是的，希特勒培养他们掠夺、抢劫、杀戮，这些是老条顿人的遗风，他们对这些很内行。我们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认为我们是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他们干了一下。所以，如你所说，他们到底来了。现在我们有两项任务，就是不让他们继续前进，然后把我们还没有消灭的人赶回到他们来的地方。”他转过身来，对亨利和塔茨伯利说，“如果你们能在物资上帮助我们，自然我们的任务就可以完成得快一点儿，因为我们损失的太多。但最重要的是，如果在西欧开辟另一个战场，就可以很快消灭这些匪徒。英国人也许会意外地发现，他们一旦在法国登陆，就可以长驱直入打到柏林。我相信，凡是能打枪的德国人都被派到这里参加这次攻击了。”

“现在我没有一次不在广播里强调开辟第二战场。”塔茨伯利说。

将军点了点头：“您很有名，被认为是苏联人民的朋友。”他望着维克多·亨利：“怎么样，上校，您想看些什么呀？不幸的是这里已深入内地，没法儿让您看看出色的海军演习。”

“将军，假如——当然很可笑，不过——假如我们的总统能穿上神话里的隐身衣来看看你们的前线。”

“我们也有这类故事，”叶甫连柯说，“但不幸的是没有这种衣服。”

“你愿意让他看些什么呢？”

将军朝坐在客人对面的四个军官瞧了一眼，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不断地抽烟。这四个脸色苍白的俄国人都有一头鬈发，精明的眼睛带着困倦的神情，都穿着一样的棕色上衣，像一胎生的四个儿子一样。他们都还没有开过口，将军这时对他们说了句话，立即引起了一连串讲得很快的俄语对话。他又回过来对亨利说："你说得很好，我们会安排的。由于情况有点儿不稳定，我建议你们明早天一亮就动身。"他抬起头来对帕米拉说："一间卧室已经给您打扫出来了。先生们就跟军官们挤一晚吧。"

"天哪，还有卧室？我准备不脱衣服睡在地板上或泥地上。"帕米拉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想睡。"

上校翻译以后，将军的脸上露出了喜色。"是吗？你这么说话真像我们俄国姑娘，不像娇气的英国妇女。"他把胳膊伸给她，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另一个房间。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墨水沾污的旧地图，发出霉味的家具与书桌、凳子、打字机、扭成一团的黑电话线等乱堆在一起。士兵们为了在陈旧的竖式钢琴周围腾出一些地方，把家具往两边推，发出吱吱的声音，钢琴上的琴键都脱了漆。一个军官嘴里衔着香烟，坐在那里弹出《永存的英格兰》的乐曲。帕米拉听出了曲调后大笑起来，然后站起来跟着唱。将军带头鼓掌，叫再拿些香槟酒来。钢琴手又开始胡乱弹了《亚历山大的轻音乐队》。叶甫连柯将军优雅地深深一鞠躬，请帕米拉跳舞，帕米拉还没他的肩膀高，所以这一对看上去挺可笑。他们穿着满是泥的靴子，笨拙地在窄小的空地上转，但是他脸上显得很高兴。她又和其他军官一起跳。当钢琴手奏完了他知道的有限的几首美国乐曲后，又开始奏《亚历山大的轻音乐队》。帕米拉又跟将军跳起来。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畅怀痛饮香槟和伏特加。门外，士兵们围在一起，睁圆了灰眼睛看穿灰裤子的外国女士和军官们一起跳舞、喝酒。帕格知道她最不爱跳舞，尤其不爱跟陌生人一起跳。他还记得很久以前，在和平时期，他在"不来梅"号上听到帕米拉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得给自己找一根拐杖和一头白色的假发才成。"今天是为了使大家高兴。

当钢琴手开始奏俄国乐曲的时候——他弹奏得好多了——帕米拉坐在椅子上，军官们一个人或两个人在一起跳。笑声和掌声越来越响。一个漂亮的青年士兵带着一星期没有刮的胡子闯进屋，来了个绝妙的独唱，跳着，蹲着，用足尖转着，最后为答谢大家的鼓掌，像一个职业芭蕾舞演员一样鞠了个躬。将军笨拙地站起来，开始自己一个人跳。他又是打转又是跳，然后两臂往胸前一抱，蹲下来踢着腿，粗声粗气地叫喊："快一点儿！快一点儿！"他沉重的脚步震动着地板。士兵们都进了屋，围着他欢呼。屋里充满了人身上的臭味、烟味和酒味，但是维克多·亨利靠近帕米拉时，还可以微微闻到一点儿石竹花的香水味。当叶甫连柯将军喊完了跳起来喘气时，周围的人高声欢呼鼓掌。帕米拉跑过去在他出汗的红脸上亲了一下，他高兴地吻了她的嘴，引起了笑声和更热烈的欢呼，晚会到此结束。战士们把家具推回原来的地方，客人们都睡觉去了。

第五十四章

黎明时下着倾盆大雨。在朦胧的曙色中，孩子们和牲口在广场上费劲地挪动着。一辆辆卡车溅着泥水开过，车轮打滑转着，激起了一片污泥。车厢里好多包东西已经吃喝一空，所以轿车后座宽敞了一点儿。维克多·亨利本想对开车的厨师赞扬几句，但是没开口。帕米拉挤在她父亲与帕格之间，抓空儿抹了点儿口红，眼睛也化了一下妆。帕格想，在这个环境里，她像一个去劳军的电影明星一样。

“好，我们走吧。”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样的天气，我们得走慢点儿，少走点儿。”轿车颠簸滑行了一百码左右，就陷入泥坑走不动了。

“啊，我希望我们能走远一点儿。”上校说。穿长大衣的士兵们围着轿车喊着使劲推，终于把车推动了。轿车走上硬一点儿的地面，溅着水花，摇晃着转过方向开出小镇。在田野间的柏油公路上跑了一段以后，他们开进一条小路进入森林。厨师的开车技术很高（也许是司机的烹调技术高，帕格一直也没闹清），他沿着凸凸凹凹的车辙，又是土堆又是深坑地走了约二十分钟，就再也走不动了。帕格和上校、司机一起下车，后轮的车轴陷在红黏土里了。雨仍然下得很大，他们陷在野树林里，四周很清静，雨点掉在烧热的引擎盖上，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想他带了铲子。”帕格说。

“对，我也这么想。”上校看了看四周，走进几码远前面的树林去了——帕格估计上校一定是在动手干活儿前先小便一下。他听到一些声音，接着是引擎发动的粗吼声。树丛开始移动，灌木林中出现了一辆轻型坦克，上面盖着树枝，炮口对着帕格。后面跟着上校和三个穿长大衣的满身泥污的人。这位美国人一直朝涂了花斑颜色、伪装了的炮筒的一边望着，可是直到炮筒开始往他那边挪动的时候，他才发现。坦克突突

地开出树林，然后突然转过身背对着路。士兵们赶快给车拴上铁链，连人带车一下就拉出来了。然后，用树枝伪装的炮塔打开了，两个头发很硬、满脸稚气的斯拉夫人伸出头来。帕米拉跳下车，踩着水一脚高一脚低地爬上坦克，吻了吻两个坦克兵，这使他们感到挺高兴，但有点儿不好意思。炮塔关上盖，又倒回到它原来的位置，黑轿车又蹒跚着向树林开去。他们就这样好几次陷在泥里又被拉出来，他们发现这片湿淋淋的寂静树林里到处都是红军。

他们到了一个积水很深的地方，水像一条小河隔断了道路。水坑两边都有履带和重型卡车轮胎很深的痕迹，很显然，小轿车是过不去的。这时，树林里出现了一群士兵，把锯开的木头架在水坑上边，平整面在上，然后用绳子捆好。虽然有点儿摇晃，但足够过车了。这群士兵人数不算少，他们的头儿，一个斜眼的胖中尉，邀请车上的人停下来吃点儿茶点。除了别人根据他的指挥办事外，别处看不出他跟普通战士有什么不同，他们都穿一样的衣服，身上都沾满了红土。他带着客人们穿过树林，进入一个上面盖着木头的又冷又脏的地洞。由于用小树和灌木伪装得很好，维克多·亨利直到看见那位军官开始钻入地下时，才看到地洞的入口。防空洞是一间用涂柏油的木头盖成的地下小屋，里面交叉着电话线，点着油灯，还有一个敞口的火炉，烧着劈柴。军官斜着眼，很得意地瞧着新木板桌子上的铜茶壶，请客人喝茶。水开的时候，一个战士带着男人们去一个又脏又简陋的厕所——虽然塔茨伯利和俄国人都很高兴地用这个厕所，帕格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树林去小便，直到一个像森林鬼怪一样的岗哨不让他前进为止。美国人小便时，士兵站着当警卫，很有兴趣地看着外国人是怎样小便的。回防空洞的途中，帕格碰到三个脸上毫无表情的高大的俄国人，佩着刺刀跟着帕米拉一起走回来。帕米拉的神色有点儿困窘，也有点儿觉得好玩儿。

临走前，中尉带着帕格和塔茨伯利穿过战士的掩蔽壕，显然他对他部下的工作很满意。在潮湿的土地上，新挖出来的胶泥洞有一股坟墓的气味，上面厚厚地盖了一层木头，也许可以顶得住一枚炮弹。满身沾了

泥块、满脸胡子、穿着长大衣的士兵们蹲在暗处抽烟、谈话，等候命令，看起来很满意。帕格看到两个士兵拖着一只有盖的菜桶，士兵身上和菜桶上都沾了泥。有的战士从桶里盛出一团炖菜，撕一块黑面包，就吃起来了。这些士兵大口咀嚼着面包，慢慢地抽着烟，安静地望着客人们，慢慢地转过脑袋看着他们走过壕沟。他们看上去很健康，营养充足，和蚯蚓一样像是在红土里待惯了，看来他们过着一种艰苦的但有吃有穿的俭朴生活。在这里，维克多·亨利第一次得到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叶甫连柯所说的是真理：德国人可能会取得最大的胜利，但红军总有一天会把他们赶出去。

“我的天，”在回车上去的路上，塔茨伯利终于喃喃开口说，“一九一五年时比利时人做不到这样。他们像动物一样生活。”

“他们能。”亨利答了一句，就不往下说了，因为他们说这几句简单的悄悄话时，安菲季耶特洛夫正盯着他们。

“好啦，我们离目的地实际上不远啦，”俄国人说，从脸上抹去雨水，把帕米拉扶上后座，“要不是路太滑，我们现在都到了。”

汽车溅着泥水颠簸着开出树林。低低的灰云下面，一片几英里远的原野在前面展开，像桌面一样平整。安菲季耶特洛夫指着正前方远处一片森林说：“我们就是去那里。”他们到达一个十字路口，这里的泥浆搅得像刚开锅的沸水一般，而前面的路面看起来很好，但驾驶员一个急转弯，把车子滑向右边。

“干吗我们不往前直开？”帕米拉说，“路不是通的吗？”

“哦，是的，路是通的。都埋地雷啦。这里整个地区——”上校举起胳膊，对着收割后寂静的田野挥了一圈，“都埋上了地雷。”

帕格感到有点儿不寒而栗，他说：“出发前把这些事情都搞清了真好。”

安菲季耶特洛夫难得地对着他笑了笑，像狼一样露出红牙床，并且

擦去了他发青的瘦鼻子下的清水鼻涕。“对呀，上校。你们在这一地区的旅行社向导必须真正了解情况，要不就会影响你们的人身安全。”

他们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前进，天下着雨，路就更泥泞了。走了一阵，汽车四个轮子都陷入泥坑不动了，停在一长片望不到尽头的黄色茬根中间。没有出现来救援的人。他们来不了，除非从地底下钻出来，但帕格还是觉得会有人来救援。驾驶员用铲子清理了轮子边的泥土以后，在后轮前安放了木板。当乘客们为了减轻车身重量下车时，安菲季耶特洛夫提醒他们不要离开大道，因为茬根下面到处埋的是地雷。污泥和木屑溅了他们一身，汽车摇晃着爬出了泥坑，他们继续前进。

帕格不打算再来推测方向了，一路上他们一块路牌、一个标记也没有见到。低垂的灰云下一丝阳光也没有。在那些蚯蚓兵待的树林里，炮击声比在村子里轻一些，而在这里声音相当大，但也可能是曲折的战线远近不同所致。显然他们已经停止西行，因为西边就是德国人的阵地。汽车在火线后面五英里左右的地方缓慢地前进。

“我们得在这里绕一下道，”坦克兵上校在另一个十字路口说，“但是你们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他们开进了庄稼地，那里高大的青黄的谷秆还没割，已开始烂在地里。走了一英里路左右，安菲季耶特洛夫让驾驶员停车。“也许你们不会反对在这里伸伸腿，”他说，“你们都穿了挺不错的厚靴子。”他古怪地看了帕米拉一眼：“但是您可能会讨厌在这里步行。也许您和驾驶员一起留在车上？”

“我去，除非您让我留下来。”

“很好，走吧。”

他们推开谷秆往前走。寂静而淋了雨的庄稼地里散发着熟透了的谷子香味，真有点儿像果树园。客人们跟在安菲季耶特洛夫后面排成一队，咯吱咯吱踩着泥水往前走，没多远，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腐烂恶臭，顿时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当走到宽阔的地面时，他们看到了

腐臭的原因。他们正面对着一个战场。

四面八方，庄稼被压倒在棕色的烂泥里，形成一道道交叉的车辙。一些小块的没有被压的谷秆还站在那里。在压出来的长长的棕色车辙与青黄色庄稼丛之间，到处是被击毁的坦克，有的翻倒在一边，有的整个翻过来了。它们的伪装涂漆被烧得尽是黑泡，履带已经折断，甲板也裂开了。其中七辆坦克上有德国的标志，两辆是轻型的俄国T-26型坦克，这种坦克帕格在莫斯科常见。臭味是从德国人的尸体上发出来的，穿绿色军服的尸体在地上躺得到处都是，还有一些倒在打开了的坦克里。死人紫色的脸浮肿得令人恶心，上面叮满大黑苍蝇，但仍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些年轻人。帕米拉脸都吓白了，把手绢蒙在脸上。

“这，我很抱歉，”上校说，脸上流露出一种嫌恶的表情，“这一仗是前天打的。这些德国鬼子刚进行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就被逮住了。他们的同伙从这儿跑的时候有点儿太匆忙了，不愿意停下来把他们像样地掩埋一下。”

钢盔、废纸、碎瓶子，在坦克与尸体之间乱扔了一地。特别奇怪的是，还看到乱七八糟的一堆女内衣——粉色、蓝色和白色的内裤及衬裙——沾满了污泥，泡在翻倒的坦克附近的泥水里。帕米拉对着这些东西扬了扬露在手绢上面的眉毛。

“这很可笑，是吗？我想这些东西是德国鬼子从村子里偷来的。德国人能捞到什么就偷什么。这就是他们跑到我们国家来的原因，主要是——偷。一个月前，在维亚济马附近，我们打了一场很艰苦的坦克战。在一辆被我们击碎的坦克里，有一座很大的精美的大理石钟，还有一头死猪。炮火把这头猪糟蹋了，真可惜，一头很好的猪。是呀，我想你们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被击毁的装甲车图片在莫斯科是常见的，但真正的德国坦克，在这以前，维克多·亨利只是在柏林见过。它们在扩音器播送的铜管乐进行曲中，挂着红卐字小旗，列队从林荫道上轧轧而过，观众一片欢呼，并

致纳粹礼。他也见过火车的敞车载着成批的新出厂的德国坦克，隆隆开往前线。离柏林两千英里，在荒凉的俄国庄稼地里，见到被击毁的几辆德国坦克，它们的机务员就腐烂在附近的污泥里，这使亨利感到很震惊。他对坦克兵上校说："这些是马克-3型坦克吗？你们的T-26型怎么能击毁马克-3型呢？它们的火力打不透马克-3型。"

安菲季耶特洛夫笑了："好，很好。作为一个海员，您还懂得一点儿坦克战，但是您还是问问营指挥员吧，这次胜仗是他打的。咱们继续往前走吧。"

他们沿着来时的路回到十字路口，往森林方向前进，到达了一个像是露天坦克修理工场的地方。这里是一座小村庄，在一条穿过野树林的路旁，稀稀拉拉地有十几间草顶原木小屋。树荫下面，拆开的履带直铺在地上，坦克上的轮子和炮筒都卸下来了，两边都是穿蓝色或黑色工作服的人。他们锤的锤，锉的锉，擦油的擦油，焊接的焊接，互相用俄国话喊着、笑着。一个身材矮小、鹰钩鼻子、皮肤黝黑、穿着显得太大的橄榄色大衣的军官，从街上漫步而来。当他看到黑色轿车时，立刻快步上前。他向上校敬礼，然后两人拥抱亲吻。安菲季耶特洛夫向客人介绍说："加普兰少校。我让我的朋友们看了在那儿的那些被击毁的德国坦克。我们的美国海军朋友提出了一个真正对坦克内行的问题，他问，T-26怎样能击毁马克-3型。"

营指挥员满脸堆笑，拍着维克多·亨利的背用俄语说："好，从这边走。"越过最后一间小草房，他带着他们走进树林，经过两行排在树下的轻型坦克，坦克的绿色和土色的斑块上覆盖着伪装网。"事情就是这样，"他骄傲地说，"这就是我们打垮马克-3型的办法。"

散开在树丛里的是五个装甲巨兽，用树枝和伪装网很好地掩护着，从笨重的方炮塔中向高空伸出巨大的炮筒。塔茨伯利目瞪口呆地望着它们，他激动地用指节擦着胡子，说："我的天！这些是什么东西？"

"我们最新的俄国坦克，"安菲季耶特洛夫说，"叶甫连柯认为这个

可能会使罗斯福总统感兴趣。”

“多么奇妙！”韬基说，“啊，我听说过你们有这些庞然大物，但是——它们有多重？一百吨？瞧这炮筒！”

俄国人相视而笑。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是一种好坦克。”

塔茨伯利问他们能不能爬到里面看看，出乎帕格意料，上校同意了。帕格攀登的时候，年轻的坦克兵扶着瘸腿的胖英国人登上舱口。指挥塔里尽管挤满了机器、仪表、笨重的大炮后膛，但还有不小的活动余地。使人吃惊的是，坦克有一种新卧车的气味，帕格估计是从炮手和指挥员坐的厚皮座上发出来的。关于坦克他懂的不多，尽管有些仪器架和线路做得比较粗，但内部生金属的工艺看起来不错。各种仪表、阀门和控制器，外表都像老式的德国货。

“我的天，亨利，这是陆地上的战列舰。”塔茨伯利说。

“你跟我们坐过的那些小铁皮罐比一比！嘿，最好的德国坦克今天跟这个一比，就像蛋壳了。他妈的蛋壳！真没想到！”

当他们爬出来的时候，士兵们已经聚集在坦克周围，也许已经超过一百人了，有人还正从树林里出来。在装甲平板上站着帕米拉，在男人们的注视下，她感到又不好意思又有趣。裹在结着泥块的羊皮里面，帕米拉并不是一个迷人的目标，但看来她的在场使坦克兵们感到激动，他们像着了迷似的。一个苍白的圆脸上戴着眼镜、长着黄长牙的军官站在她身边，加普兰介绍说他是教导员。“教导员愿意你们都见一见全营的官兵，”安菲季耶特洛夫对维克多·亨利说，“他认为你们的来访是一桩重大事件，可以用来鼓舞他们的斗志。”

“好极啦。”维克多·亨利说。

圆脸的教导员刺耳的、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他只能偶尔听懂一句半句，但从热诚的语调、挥舞的拳头、共产党人的口号以及漂亮的年轻坦克兵们天真而专心致志的脸色上，可以猜想出清楚的大意。教导员的

讲话，一半像宗教复兴会的讲道，一半像球队教练的鼓励训话。突然，士兵们欢呼起来。安菲季耶特洛夫开始翻译，每隔三四句就翻一下。这时，圆脸的教导员微笑着对他说：

“我现在以红军的名义，欢迎美国海军上校亨利、英国战地记者塔茨伯利，特别是勇敢的英国女记者帕米拉，到我们前线来。见到一张漂亮的脸，总能提高战斗人员的士气。”（士兵中有笑声。）“但是我们不怀什么恶意，塔茨伯利小姐，自然我们只是想到我们家里的心上人。另一方面，您父亲很聪明，跟您一起来保护您，不让您受健壮而风流的俄国青年坦克兵的引诱。”（笑声和掌声。）“你们向我们证明了，在我们跟法西斯狼的斗争中，英国和美国的人民并没有忘记我们。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哪一方面内燃机多，哪一方面就赢得战争。为什么内燃机这样重要？因为石油是今天最大的能源，而能量决定战争的胜负。我们坦克兵懂得这一点！希特勒和德国人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制造出很多内燃机来装备坦克和飞机，趁世界还没有准备就占先一步。希特勒甚至希望，一旦他决定向和平的苏联人民进攻，美国和英国的某些统治集团就会帮助他们。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与苏联人民结成了一条不可动摇的战线。我们的客人们的到来，就向我们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三个国家拥有的内燃机比德国多，我们的工业也比他们强得多，所以我们要制造更多的机器也比他们快，因此我们将打赢这次战争。

“如果我们的朋友们能加快给我们运来大量作战物资，我们就可以早些打胜这场仗，因为除非大量消灭他们，否则纳粹匪徒是不会离开的。最重要的是，如果英国盟友们立即开辟第二战场，消灭一些德国人，我们就可以更快一些取得胜利。有些人认为打败德国人是不可能的，因此让我们问全营的战士：你们和德国人打过没有？”

当他发表长篇讲话的时候，黄昏已经降临，帕格只能看到最近的一些士兵的脸，从黑暗中听到一阵吼声：“打过！”

“你们有没有打败他们？”

“打败啦！”

“你们怕德国人吗？”

“不怕！”响起一阵雄壮的哄笑。

“你们认为英国人应该害怕对德国开辟第二战场吗？”

“不！”又一阵哄笑，接着是像大学生啦啦队一样，用俄语吼叫，“开辟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

“谢谢你们，我的同志们。现在吃饭，然后回到坦克岗位上去。我们已经打了好多次胜仗，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了我们心爱的人，为了我们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们，为了斯大林同志，我们还要取得更多的胜利！”

昏暗中发出响亮的大学生啦啦队的声音：“我们为苏联献身！”

“散会！”教导员用粗哑的声音喊道。月亮已经从树林中升起。

在木头小屋内铺着草席的肮脏土地上，帕格从不安稳的睡眠中醒来。韬基·塔茨伯利在他身边的黑暗中不断地打呼噜。帕格摸出香烟点着了火，在火柴光中，他看到帕米拉坐在唯一的一张床上，背靠着抹泥的木头墙，两眼炯炯地睁着。“帕姆？”

“怎么样，我觉得好像还在泥泞中颠簸滑行。要是我到外面去，你说警卫会用枪打我吗？”

“让我们试试看。我先出去，如果打了我，你就回到你的床上去。”

“啊，这是个好主意。谢谢你。”

帕格吸了一口烟，在烟头的红光里，帕米拉过来紧握住他的手。沿着简陋的墙，帕格找到了门，打开了，黑暗中露出了一道蓝色长

缝。“我要倒霉了，有月亮，有星星。”

高空的明月被很快卷过来的云彩遮住了一部分，使茅草小屋和空无一人的车辙道路蒙上一层蓝灰色。在路对面的树林里，士兵们正跟着手风琴在忧郁地唱歌。维克多·亨利和帕米拉·塔茨伯利手握着手，在一条粗长凳上坐下来，在寒风中紧靠在一起，以抵御从大路上刮来的寒风。脚下的泥土已经冻成硬块。

“老天爷，”帕米拉说，“这里离蒂珀雷里已经很远了，对吗？”

“离华盛顿更远。”

“维克多，谢谢你带我出来，我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我喜欢这里的乡村气息，但我的天，这股风真刺人！”

黄色的闪光掠过天空，紧跟着是一阵很响的炮声。帕米拉微微喘口气，一缩身靠在亨利身上。“哎哟！瞧那炮！韬基拉了我到这儿来，真有点儿下流，是不是？这样当然称他的心。今天晚上，他在烛光下口授了两小时，光靠他自己可是一个字也写不成。我认为他编造了不少东西。那些坦克是像他说的那样令人吃惊吗？他最后一句说，如果苏联能大量生产这种坦克，战争就等于结束了。”

“唉，那是新闻报道。体积不能决定一切，任何坦克，不管有多大，只要构造上有毛病，就可能成为坦克手的焚尸炉。它怎样运动？它多么容易被击中？德国人会找出弱点来的。他们会赶快造出一种能打穿这种坦克的大炮，他们善于搞这一套。尽管如此，这还是很好的坦克。”

“你说对啦！”帕米拉笑了，“我想这就是我睡不着的原因。我幻想战争突然结束的一个景象，这是一种奇怪而迷人的想法！德国人打败了，希特勒死了或被关起来了，伦敦又是灯火辉煌，大清除以后，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都是由于数以千计的这种巨型坦克开进了柏林——我的天，炮声听起来真近。”

“这是幻想，”维克多·亨利说，“德国人正在打胜仗。我们这里离莫斯科很近，帕姆。”

沉默了一会儿，她抬头看了看月亮和星星，然后看看阴影里帕格的脸，说：“你刚才说这些坦克不能结束战争的时候，你猜怎么的，我感到放心了，放心了！这是什么样的疯狂反应啊？”

“唉，战争只要在进行，形势就不会一成不变。”维克多·亨利望着西方云彩间突然升起的黄色火焰，“费钱的焰火——到陌生地方旅行——”

“有趣的伴侣。”帕米拉说。

“是的，帕姆，有趣的伴侣。”

现在只剩下手风琴独奏了，像催眠曲一样忧伤的音调一半淹没在风吹树林低沉的轻啸声中。

“突然回忆起什么来的那种感觉说明什么？”她说，“昨天你在托尔斯泰的墓那里感觉到的那类东西？”

帕格说：“这不是脑子里短暂的一转念吗？某种无关的刺激突如其来地触发了认识的感觉，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过。”

“在‘不来梅’号出海的第二天，”帕米拉说，“早晨我在甲板上散步。你也在散步，是往相反的方向走。我们碰到了两次。想来有点儿可笑，我当时决定下一次再碰头时，要你跟我一起散步。后来，我突然感到你会先提出来。我知道你准会想好怎么措辞，后来你果真用了那样的措辞。我说了几句关于你妻子的话，就好像我在演戏一样，你的回答也好像是台词的下一段，都是熟悉的老一套。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个。”

一个裹着厚大衣的高个子士兵，鼻子往外呼出热气，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他的步枪上出鞘的刺刀在月光下闪闪发光。他停下来看了看他们俩，又继续往前走。

“明天我们往哪里走，维克多？”

“我要去前线，你跟韬基留在几英里路后面的小镇上。上校说，在前线有时候你得猛跑，韬基当然不行。”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

“哦，是安菲季耶特洛夫建议的，可以了解很多情况。”

“又一次去柏林的飞行。”

“不。我全程都将在地面上，在友好的领土上，完全不一样。”

“你要离开我们多长时间？”

“只不过几小时。”

一道绿色的强光晃得他们睁不开眼睛，刹那间，天空到处都是闪光。他们的瞳孔适应了突变以后，看到四道冒烟的绿光从厚云层中慢慢地往下沉，然后听到引擎发动的声音。巡逻兵离开了路面。村庄没有一点儿生气：在树林泥泞的路边一座由许多草顶小屋组成的沉睡的小村庄，像其他上百座村庄一样，在照明弹下面，像是戏台的布景。所有在修理的坦克都已盖上伪装。

“你脸色惨白。”帕姆说。

“你应该看看你自己。他们是在找这个坦克营。”

亮光往地面上落。有一道光转成了橘红色，然后就消失了。飞机声渐渐远去。帕格看了看表。“我原来认为俄国人过分强调了掩蔽网，但看来有它的道理。”他僵硬地站起来，开了小木屋的门，“我们最好争取再睡一会儿。”

帕米拉伸出一只手，手心向着黑暗的天，云彩已经遮住了月亮和星星。“我感到好像有些东西。”她把手伸向帕格。借着最后一道落下来的闪光，他看到一片大雪花在她手中融化。

第五十五章

铅灰色的天，大雪纷飞，汽车穿过了白茫茫的空旷平原。司机驾驶着颠簸、摇晃、滑行的车往前走，可帕格看不到前面有路。地雷呢？帕格相信安菲季耶特洛夫也一定跟他一样不想挨炸，因此没有吭声。大约走了一小时，透过飞雪，看到一座黄砖圆顶的钟楼就在前面。他们开进一座小镇，镇上成群的士兵来来往往，军用卡车在白木头房子之间的泥泞街道上东倒西歪地开来开去。一些卡车上，包扎着血迹斑斑的绷带、脸色发青的士兵，忧郁地朝外盯着看。老百姓，大部分是老大娘和儿童，身上带着雪花站在屋门前，严肃地看着来往的车辆。

在一座黄砖砌的教堂台阶前面，帕格跟其余的人分开了。一个教导员走过来带他坐上一辆小型英国吉普，军官穿了一件束皮带的白皮上衣，有一对鞑靼人的斜眼睛和列宁一样的小胡子。韬基·塔茨伯利高兴地指着吉普车的商标用俄语说："啊，英国的援助终于到达了前线！"教导员用不流畅的英语回答说，阻止德国人前进需要的是人和枪炮，而不是汽车，英国车不结实，不能胜任繁重的任务。

帕米拉睁着大眼严肃地看着维克多·亨利。尽管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她看起来还是很迷人，羊皮帽子还是挺神气地歪戴在头上。"你自己要注意点儿"是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吉普车离开了喧闹的小镇，西行进入白雪茫茫的沉寂森林。看来他们是直接往前线方向开，但是炮声都是从左面往南去的。帕格想，也许由于下雪，前面的炮声被挡住了。他看到很多新炸倒的树木和炸弹坑，覆盖着新下的雪。教导员说，前天德国人轰炸了这片地方，引诱隐蔽在树林里的俄国炮兵队开火，但没有成功。吉普车颠簸着经过了一些炮兵队：马拉的大型榴弹炮停在常青树木和已经准备好的炮弹之间，由面色疲倦、胡子拉碴的士兵看管着。

他们来到一条穿过炸倒的树木的简陋壕沟边，壕沟两边培了很高的土，上面盖着雪。教导员说，这些是假战壕，有意把土培得很高，以便看得出来。昨天这里挨了好多炮弹，真壕沟在几百码之外安然无恙。真壕沟沿着河岸挖掘，它的木头顶与地面齐平，上面盖着雪，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教导员把吉普车停在树林里，其余的路程，他和维克多·亨利在小树丛中爬行。“我们的行动让德国佬观察到的越少越好。”俄国人说。

这里，在一个深泥洞里——有三个士兵守着的机关枪哨所，维克多·亨利透过沙袋的射击缝隙看到了德国人。他们在河对岸用推土机、平底船、橡皮艇以及卡车等进行工作，这些都清晰可见。有些人在用铲子挖土，有的手提着轻机关枪在巡逻。不像俄国人，隐蔽得好像地下的野生动物一样，德国人一点儿也不想掩饰他们的活动。要不是有钢盔、枪炮、长灰大衣，他们可真是像和平时期一大群从事建筑工程的人。通过一个士兵递给他的望远镜——德国望远镜——维克多·亨利能够看到希特勒挨冻的士兵们发紫的鼻子和脸，以及他们戴的眼镜。“你们可以像打鸟一样打他们。”他用俄语说。这是他所能表达的最接近美国俗话“他们是卧着的鸭子”的一句话。

士兵嘟囔着说：“是啊，那我们就暴露了自己的目标，引他们来炮轰我们了！不能啊，谢谢您，美国先生。”

“假如他们真修好桥，”教导员说，“开始过河来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对准他们的脑袋放一大批子弹。”

“这就是我们等待的目的。”一个抽着烟斗、垂着一大把胡子的士兵说，他看来是这个地洞的头儿。

帕格说：“你们真认为如果他们过河来，你们能守住吗？”

三个士兵抬起眼来互相看看，掂量一下这个外国人用蹩脚的俄语所提的问题的分量。他们脸上带着泄气的表情。在这个已经看得到德国人

的地方，帕格第一次在红军的脸上发现恐惧的表情。“唉，如果到那时候，”抽烟斗的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一天，一个俄国战士懂得怎样去死。”

教导员敏捷地说：“战士的责任是活着，同志，不是去死——是活着战斗。他们过不了河。我们的大炮就是为他们过河准备的，只等他们浪费时间修好了桥，开始渡河的时候，我们就要轰这些希特勒鬼子！嘿，波里科夫，怎么样？”

“对啦，”满脸胡子、流着鼻涕的士兵说，他蹲在角落里，对着冻僵的红手呵气，“正是这样，教导员同志。”

维克多·亨利和教导员沿着掩体、小碉堡、壕沟以及这条防御单薄的战线上的军人哨所，穿过一株株树，在树丛中爬行。教导员说，一营九百人就部署在沿河五英里的战线上，以阻止德国人进入一条重要公路。“这次战役简直就是一次赛跑，”当他们在掩体之间爬行时，教导员喘着气说，“德国人想跑在冰雪老爷爷前头进入莫斯科。这就是明摆在那里的情况。他们不惜大量流血往前赶，可是不用担心，冰雪老爷爷是俄国人的老朋友，他会把他们都冻死在冰地上。你等着瞧吧，他们永远也跑不到前头去。”

教导员显然负有鼓舞士气的使命。无论走到哪里，要是他们在战壕里碰到一个情绪很高的领导，那么士兵们似乎做好了战斗准备；而在其余地方，从他们忧愁的目光、耷拉着的肩膀、邋遢的军服、肮脏的武器和地洞里到处乱扔的吃剩的东西，可以看出一种听天由命的劲头。教导员向他们发表长篇讲话，用一个美国人奇怪的光临来鼓舞他们，但长了一头长发的斯拉夫人多半是带着讽刺怀疑的眼神瞧着亨利，好像在说：“要是你真是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这样蠢，还跑到这里来？我们是没有办法，命不好。”

沿河一线都可以看到德国人，镇静而有条不紊地在准备渡河。帕格想，他们这种认真办事的气氛比枪林弹雨更可怕。他们人数之多也值得

注意。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教导员和维克多·亨利从最大的一个地洞出来以后，用胳膊撑着卧在雪地上。“好吧，上校，我们已经走完了这条战线的这一部分。也许现在您要回去找您的同伙了。”

“走吧。”

教导员冷冷地带着一丝笑容，挣扎着站起来。“在树荫里面走。”

他们回到吉普车上。帕格问：“我们这里离莫斯科有多远？”

“哦，够远啦。”教导员发动了引擎，“我希望您已经看到您想看的东西了。”

“看到了不少。”维克多·亨利说。

教导员转过那张像列宁的脸，对着这位美国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他一下。“光看一下是不容易理解前线的。”

“我理解你们需要第二战场。”

教导员粗声粗气地咕噜一声：“那您理解了主要的东西。即使没有第二战场，亨利上校，如果必要，我们自己也会将这些德国瘟神消灭干净的。”

当他们回到镇上的中央广场时，雪已经停了。一块块蓝天透过行云，好像在迅速移动。寒风凛冽，卡车、马车、马、士兵乱成一团，比以前更糟。到处都听到俄语厉害的咒骂声与争论。脸上有皱纹的老大娘和儿童仍然睁大了忧郁的眼睛，望着一片混乱的景象。两匹马摔倒在地上，装军火的大车也翻倒在地。在这里，吉普车和黑轿车相遇了。周围挤着一大批车辆，有近四十个士兵和军官大声吆喝着，望着马匹在杂乱的泥辙中踢腿挣扎，韬基·塔茨伯利很兴奋地站在一边。还有一些士兵把破箱子里掉出来的黄铜色炮弹集中在一起，放在雪地上闪闪发光。“啊！回来啦？真一团糟！真奇怪，整个大车怎么没有轰的一声全

炸飞了？只剩下直径一百英尺的大坑。”

“帕米拉在哪里？”

塔茨伯利向肩后轻轻弹了一下手指：“后面教堂里，钟楼上有一个炮兵的敌机监视站。那里可以看得很远，但这鬼塔我上不去。她在那里记录一些情况。前线情况怎么样？你一定要把整个情况都讲给我听。真冻死人，嗯？你认为德国佬开始有点儿够呛了吗？哦，他们把马拉起来了。”

安菲季耶特洛夫说，他正准备带塔茨伯利去附近战场上看一架被打下来的容克-88型飞机。帕格告诉他，他看见过不少容克-88型飞机，他愿意去教堂和帕米拉一起等着他们。安菲季耶特洛夫有点儿生气：“好吧，请在那里等着，上校。我们二十分钟之内回来。”

帕格告别了胡子拉碴的教导员，他正坐在吉普车的驾驶盘后面，对着一个手里抓着一只活白鹅的瘦长士兵大声喊，士兵也回过头来粗声叫喊。鹅转过橘黄色的嘴，两只小眼睛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好像在捉摸自己的命运。帕格绕过混乱的车辆，咯吱咯吱踩着干雪走向教堂。没有护送的人——即使只有几分钟——使他有一种奇怪而愉快的感觉。教堂内，空气中充满了一种教堂里不该有的强烈的药品和消毒剂的难闻气味。肮脏墙上的壁画已经剥落了，画中的大蓝眼睛圣像看着躺在草席上扎着绷带的士兵。他们抽着烟，互相交谈，或忧郁地瞪着大眼。钟楼内，狭窄的石楼梯盘旋而上，没有扶手，使帕格感到有点儿头晕。但他还是沿着粗墙往上走，然后到达一个铺地板的平台，与几口生锈的大钟齐平，风从四面敞开的砖砌拱门中突然吹来。他缓一口气，登上一架摇晃的木梯。

“维克多！”当他出现在最高层的砖砌走道上时，帕姆挥手喊他。

走近一看，钟楼巨大的圆顶做得很粗糙，是用铁皮钉在弯曲的架子上的，上面都是锈。四围是黄砖砌的走道和短墙，帕米拉蹲在角落里挡

风的地方。炮兵敌机监视员穿着齐膝盖的棕色大衣，戴着露指的手套和防风镜，紧垂着护耳，看不到他的脸，也不知道长什么形状。三脚架上有一副巨大的望远镜对着西边。在帕米拉蹲的地方的边上，一只黑猫在舔一碗汤，似乎觉得不好吃，摇摇大脑袋，接着又舔起来。帕米拉和监视员都对着猫笑。“胡椒太多啦，咪咪？”帕米拉愉快俏皮的表情清楚地说明她在这里很高兴。钟楼下面，空旷的平原延伸到东面和南面很远的森林，西边和北边是黑色的蜿蜒的河流以及稀稀拉拉的树木。钟楼下面的小镇上，人马挤成一团，给一片空旷的银白色世界带来隐约的喧闹声。

“您是美国军官吗？”监视员露在外面的一块多毛的脸上显出了整齐的牙齿。

“是的。”

“您看不看？”他用戴着露指手套的手轻轻地拍着望远镜。

“您能看到德国人吗？”帕格问。

“太多啦。”

“一个就够多啦！”帕格说。

监视员严肃地点点头，轻轻笑了一声，离开了望远镜。帕格的眼睛被风吹得流着眼泪，他凑到接目镜上，河边的德国人立刻就出现在眼前，但又模糊又小，还在做原来的工作。

“这情景不使你感到有点儿不安吗？”帕姆说着，拍了拍猫，“他们真是处之泰然。”

维克多·亨利走到砖砌的短墙角落，双手塞在蓝大衣里，从各个角度观察雪野远景。监视员自南向北转动着望远镜，缓慢地沿着河流扫视，一面对着干电池的电话机讲话，黑色的电话线交叉在短墙上。

“跟我说说前线怎么样。咪咪，不要忘了洗耳朵后面。”猫正在舔自

己，帕米拉给它的脑袋搔痒。

帕格一面告诉她前线的情况，一面细心地观察四周的地平线，好像他是站在舰只的舰桥上。远方覆雪的森林中有一些奇怪的行动引起了他的注意。背对着监视员，他用一只粗糙发红的手遮在眼睛上，专心致志地望着东方。“把那个给我。”她从望远镜边上敞着的箱子里拿了一副小望远镜递给他。帕格看了一眼，拍拍监视员的肩膀，指指东方。监视员把三脚架上的大望远镜转过半圈，吓了一跳，摘了防风镜和帽子又看起来。他长着一头淡黄色的鬈发，满脸雀斑，看上去最多二十岁。他抓起电话机，摇着铃，说了一会儿，又摇，没有回音。他显得很生气，戴上帽子，踩着梯子下去了。

“怎么啦？”帕米拉问。

“你来看看。”

通过监视员的大望远镜，帕米拉看到一队车辆从树林里出来。

“是坦克吗？”

“有些是卡车和坐人的装甲车。不过，是一支坦克部队。”维克多·亨利一面说，一面举着望远镜，像是观看游行队伍似的。

“他们是俄国人吗？”

“不。”

“可这是我们来的方向。”

“是的。”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她面颊红润的脸上显出了恐惧，但也有一丝兴奋的欢乐。“那我们不是陷在里面了吗？我们要下楼去找安菲季耶特洛夫吗？”

用肉眼看，装甲车队在五六英里以外，像白色大地上的一条小黑

虫。帕格一边瞪着眼往东望着，一边寻思着。这个突然变化可能引起的后果太坏了，简直说不出口。他对塔茨伯利自私把他女儿拉到这儿来冒险感到有点儿生气。当然，没有人预计到在后方会碰到德国人的突然袭击。但他们已经来了！要是碰到最坏的情况，他觉得如果被俘，虽然在见到长官前，士兵们会给他一些难堪，他倒是能应付俘获他的德国人，但塔茨伯利父女是德国的敌人。

“我跟你说，帕姆，”他说，望着“小虫子”已经清楚地从树林里缓缓向镇上移动，拖着一条黑尾巴，“上校知道我们现在在这里，让我们再在这里待一会儿。”

“好吧。天晓得，德国人怎么从后面转出来了？”

“安菲季耶特洛夫说南边有一点儿问题。他们一定是突破过了河，然后绕过树林。不是一支很大的部队，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

梯子的上端被沉重的脚步踩得摇晃起来，浅黄头发的小伙子上来了。他抓住测绘器对准德国人，来回推动标尺，迅速在膝上摊开一张带方格的黑白小地图，对着电话机喊道：“五点六！一二四！R七M十二！对，对！”他兴奋、激动地对客人们咧嘴笑了笑：“我们的炮台正瞄准他们，等他们到达适当的位置，我们要把他们轰成碎片。所以，或许你们还能看到些什么。”他戴上防风镜，从一个眼睛明亮的小伙子又变成了看不到脸的严肃的监视员。

维克多·亨利说：“他们在河那边注视着你们的炮台放炮。”

监视员挥舞着穿得很臃肿的双臂：“好，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婊子养的从后面占领这镇子，我们能让吗？”

“我听到飞机的声音。”帕格的望远镜转向西边天空，“飞机！”

“是的！”监视员把望远镜转过来指向上空，开始对着电话机喊话。

“还有飞机？”帕米拉的声音有些颤抖，“好吧，我对飞机还比较习

惯。”

“这是德国人的演习，”维克多·亨利说，“坦克和飞机联合进行。”

飞来的三架斯杜加在帕格的望远镜里越来越大。监视员把望远镜又转过来对着坦克，开始欢呼起来。帕格朝他望的方向看去。“哈哈！现在我可以说是在做军事观察，帕姆。”在德国人与镇子中间，另一队坦克从树林中出来，差不多在与装甲车队成直角的一条线上移动。他把望远镜递给她，眼睛还瞟着飞机。

“啊！啊！”帕米拉叫道，“我们的？”

“是的！”监视员喊道，咧着嘴对她笑，“我们的！我们的！”

一只手重重地在她肩上一击，把她打趴在地上。“他们开始俯冲了，”维克多·亨利说，“爬过去靠近圆顶卧倒，不要动！”他跪在她身边，他的帽子已经掉下来滚跑了。他掠开眼睛前面的黑发，注视着飞机。飞机已转过来向下俯冲，快与钟楼一样高的时候，扔下了炸弹。飞机带着引擎的吼叫和刺耳的风啸声又陡直上升。帕格可以看到飞机上的黑十字、卐字以及带黄色防弹玻璃的机舱。教堂四周的炸弹开始爆炸，钟楼摇晃起来，火焰、尘土和硝烟从短墙外面升起，但是帕格还保持着清醒，注意到飞行的技术很糟。三架笨拙的黑色飞机乱成一团，飞上去转过来，又俯冲时几乎互相碰撞。他想，德国空军不是损失了他们大部分老飞行员，就是不用他们在这个地区飞行。镇上的高射炮发出了短促的砰砰声，将炮弹射向天空。

帕米拉抓住了他的手，她靠着圆顶畏缩在他身后。

“躺下就是了，这一会儿就过去。”帕格说话时，看到一架斯杜加离开了其余两架，直接向钟楼俯冲下来。他大声向监视员叫喊，但飞机声、高射炮声、风啸声和镇上的哭闹声已经淹没了他的声音。曳光弹从灰色的天空落向钟楼，划出一道红虚线，铁皮的圆顶由于扫射发出有规律的声音。维克多·亨利猛地一下把帕米拉推到地上，自己趴在她身

上。飞机从空中冲下来，已经可以看到相当大的机身。维克多·亨利一直回头注视着飞机，他看到防弹玻璃后面模糊的飞行员，一个不戴钢盔、浅黄头发的年轻人咧着嘴在笑。他想这个年轻人要撞到圆顶上了，他刚往下一缩，就感到左肩上有什么东西被撕了下来。飞机带着刺耳的啸声和吼声掠过上空，飞走消失了。嗖嗖嗖的子弹呼啸声也停止了。

帕格站起来，摸了摸肩膀，袖子的最上面被撕开了，肩章还挂在那里，但没有血。监视员躺在翻倒的望远镜旁边的砖地上。炸弹在下面爆炸，其余两架飞机还在镇子上空尖叫、怒吼，一架冒着浓烟。监视员的头上在冒血，帕格发觉打下来的破帽子里有白色的头颅骨，感到一阵恐惧。淡黄色的头发下面，红灰色的血浆还在慢慢地流着。帕格走到监视员面前，小心地摘去了他的防风镜，那双蓝眼睛一动不动地睁着，已经没有眼神了。头上的创伤是致命的。帕格拿起电话机，摇着铃，有人回话。他用俄语大声喊道："我是在这里的美国客人，听懂了吗？"

他看到那架冒烟的飞机正挣扎着往上飞，突然爆炸了，变成一团火焰，掉了下去。"听懂了，康士坦丁在哪里？"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被飞机炸死了。"

"好吧，马上派人来。"

帕米拉爬到监视员身边，望着死人的脸和炸碎的脑袋。

"啊，我的天，我的天！"她用手捂着脸哭了。

剩下的那架飞机飞远了，看不见了。镇上的大火冒着浓烟，可以闻到谷草燃烧的气味。在东边，穿过平原，两队坦克形成一个黑色的V字，有几英里路长。帕格扶起了望远镜。穿过视野里的烟浪，他看到广阔的白雪平原上，坦克在一个狂乱的黄色旋涡里转来转去。在俄国的轻型坦克中，有五辆巨型的KV坦克挤来挤去。有好几辆德国坦克已经着火，坦克手在雪地里像蚂蚁一样跑来跑去。有些德国坦克和卡车掉头向树林里开。帕格只看到一辆俄国轻型坦克冒烟，但他正观察的时候，一

辆KV坦克爆炸了，燃起一团绚丽的紫黄色的熊熊大火，在雪地上形成一片鲜艳的色彩。这个时候，其余的德国坦克都开始掉头了。

“咪咪！啊，我的天，我的天，不，停止吧！”

猫正趴在死人身上，帕姆一把抓住了它。她抱着猫走到帕格面前，泪痕满面的脸显得憔悴而呆板。猫的鼻子和胡子上都沾了血，舌头一吐一吐。她哽咽着说：“这不能怪动物。”

“俄国人在那里打了胜仗。”维克多·亨利说。

她睁着惊恐失神的大眼睛望着他，紧紧地抓住黑猫。她用手摸着他衣服肩膀上的裂缝：“最亲爱的，你受伤了吗？”

“不，一点儿也没有。弹片刚刚擦过去。”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梯子发出震动的声音，安菲季耶特洛夫兴奋而发红的脸出现了。“好啊，你们都平安。好，我感到很高兴。待在这里最好了，镇上炸得挺凶，炸死好多人。快！你们俩，请跟我来。”然后，他的眼光接触到躺在血泊中的尸体。“哎哟！”

“我们挨了炸，”帕格说，“他死了。”

上校摇了摇头，说：“好吧，请快来。”

“你先下，帕姆。”

帕米拉看了看躺在砖地上积雪和血泊中的监视员，又看了看铁皮圆顶，还看了看外面的坦克战，以及坦克压出来的黑V字的远景。“我好像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我带着猫下不了梯子，我们不能把它留在这里。”

“把猫给我。”

帕格·亨利把猫塞在大衣口袋里，用一只胳膊压住，别别扭扭地跟

着她下了梯子和螺旋形的台阶。有一次，猫动弹起来，又咬又抓，他差一点儿掉下去。到了教堂外，他把猫放了，但不知是由于来往的车辆还是滚滚的浓烟，它害怕了，又跑了回去，消失在伤员之间。

在黑轿车开着的门口，塔茨伯利向他们挥动着拐杖。“你们好啊！就在镇子外，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坦克战！他们说至少有一百辆坦克转来转去，就在这个时候！像地狱一样可怕！喂，你的大衣破了，你知道吗？”

“是，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虽然已经一点儿精神也没有了，但想到战争的实际情况与新闻报道的差距，还能够笑一下，一面把肩章摘下来放进口袋里。与塔茨伯利的描绘相比，在积雪的平原上，两小队坦克互相不断射击的实际情况，看来是不太生动的小规模战斗。

“我们也看见了。”他说。帕米拉进入车厢，坐在后座的角落里，闭上眼睛。

“你们看了吗？好，帕姆应该帮助写这篇报道了！啊，帕姆，你没不舒服吧，是吗？”

“我很好，韬基，谢谢你。”帕姆回答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帕格对上校说：“我们看着德国人开始逃跑的。”

“是啊，加普兰的营得到了南线的通知。这是一个很好的营。”安菲季耶特洛夫关上了车门，“请你们都坐好，我们现在直接开回莫斯科。”

“啊，不！”塔茨伯利的胖脸像个婴儿似的皱起来，“在战斗结束后，我想去看一看，还要和坦克手谈一谈。”

安菲季耶特洛夫转过身来对着他们，咧嘴露出了牙床和牙，但没有笑容。透过他后面结了霜的风挡玻璃，他们可以模糊地看到镇上主要大街上的烟、火、一匹向前扑倒的马，士兵跑来跑去，绿色军用卡车挤在一起缓慢地行进。“是这样，北面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莫斯科处在危急

中。唉，所有外国使团都要向高加索撤退。我们必须马上溜。”他说“溜”这个生硬的俚语时，没有一点儿幽默味道。然后，他对驾驶员说：“快走！”

在盖在乘客腿上的毛毯下面，帕米拉·塔茨伯利戴着手套的手握住了维克多·亨利的手。她脱掉手套，把她冰冷的手指绕在他的手指上，把她的脸靠在他的长大衣的破肩膀上。他粗糙的手紧紧地和她的手握在一起。

第五十六章

莱斯里·斯鲁特穿着大衣，戴着皮帽，正坐在煤油灯下工作，听到黑暗中有脚步声。他的办公桌正好放在大使在莫斯科的住所——斯巴索大厦大理石圆柱厅没有亮的大吊灯下面。

“谁在那儿？”紧张而粗哑的声音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发出回响。他还没有看到脸，就认出了白海军帽、白围巾和铜扣子。“我的天，亨利上校，为什么他们不直接送你去喀山车站？也许现在还来得及，你必须在今晚离开莫斯科！”

“我到过车站，去古比雪夫的火车已经开了。”帕格掸掉了肩上的雪，“突袭把我们截在城外不能进来。”

斯鲁特十分不安地看了看手表。“但是，这太糟了！天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还有去古比雪夫的火车——要是有的话。你知道一支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穿过北面，正插到城后面去吗？他们说，另一个钳形攻势正从卡卢加过来。现在也不知道相信什么好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想得到，就是也许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们就全部被包围了。现在的情景又开始像华沙一样了。”斯鲁特发出轻松的笑声，“对不起，没有椅子，来了一群乔治亚工人，疯了似的把所有家具都堆在一起盖上了——哦，还有一张凳子，坐下，坐下。”

帕格说：“关于德国人的钳形攻势我倒不知道，我刚从外交部来。”他坐下，也不解开大衣。斯巴索大厦里几乎和外面大风雪里一样黑、一样冷。

“你想他们会跟你讲实话吗？我可以实话跟你说，这些消息是我今晚九点钟在喀山车站餐厅里直接听瑞典大使说的，我在那里送我们的人走。我的天，车站的景象真使人难忘！如果扔一颗炸弹，全部新闻记

者、百分之九十在俄国的外交官以及一大批苏联的官僚统统完了。”

“所有的打字机都收起来了吗？我要写一份报告。”

“在耶顿上校办公室还有打字机。我还有一台破家伙，代办在古比雪夫安排好之前，我多少还得维持一段工作。”斯鲁特心不在焉地镇静回答。外面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他一下子跳起来了。“这是炸弹吗？你已经没有时间写报告了，上校。我有责任送你马上离开莫斯科，我有理由一定要坚持这一点——”

帕格抬起手：“外交部正在安排。像我这样掉队的，还有别人。明天十一点钟，我还得去一下。”

“啊！那好，如果外交部肯定负责任的话，那就行了。”斯鲁特傻笑着说。

维克多·亨利眯起眼睛望着他：“怎么你又挑上这副担子啦？华沙之后又让你干这事有点儿过分啦。”

“是我自愿的。你好像不相信，我真是自愿。到底我经过了一次锻炼。我对我在华沙的工作也不太满意，我想也许这一次可以补救一下。”

“哪里，拜伦告诉我你在华沙干得很出色。”

“是吗？拜伦是个正人君子，几乎像个骑士。这提醒了我，你走的那天，斯德哥尔摩来了一个大邮包，其中还有罗马来的东西。你要看看你新生孙子的照片吗？”他在桌子上的纸堆里找了半天，从一个皱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这就是他。你说他长得漂亮吧？”

煤油灯的灯光使海军军官脸上显出深黑的皱纹。他先看了一下照片背后写的几个字：给老斯鲁特——路易·亨利，十一天，和马戏团的胖女人。然后，他又细看照片。丰满的、眼睛深凹的娜塔丽，穿着宽松的长袍，抱着一个婴孩，看起来与拜伦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三角脸，一

双严肃的大眼睛，有趣而坚决的表情，柔软的淡黄色头发——这些都一样；路易跟他的儿子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比杰妮丝的孩子更像亨利家的人。维克多·亨利清了一下嗓子，说："不坏。娜塔丽说得对，她是长胖了。"

"可不是长胖了吗，她说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间太长了。我打赌这孩子不仅漂亮，而且聪明。长的就是聪明样儿。"维克多·亨利坐在那里看着照片，斯鲁特加了一句，"你要留着它吗？"

亨利马上把照片还给他："不，当然不。她送给你的。"

"给我就丢了，亨利上校。我有一张娜塔丽的照片，比这张好。"

"真的？那好吧。"维克多·亨利很不自然地微笑着，想表示感谢，但找不到适当的词。他很小心地把照片放到衣服里面的口袋里。

"塔茨伯利父女怎么样？"斯鲁特问，"他们也陷在莫斯科了吗？"

"我和韬基分别时，他正想办法找个关系让他自己和帕姆搭飞机去阿尔汉格尔。俄国人要用飞机送一些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教练员走。他肯定能坐上这班飞机的。"

"好。你们在前线碰上什么麻烦了吗？真是白痴，拖一个女孩子到那里去！"

"唉，我们听到了炮声，也看到了一些德国人。我还是去写报告吧，如果韬基要飞走，我就给他一份从伦敦转。"

"也给我一份，可以吗？另外再给一份，让下一次的信使带走，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斯鲁特。"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那时我在华沙，我知道德国人能做什么。"

"你知道俄国人能做什么吗？"

“以前我想我知道，我曾经是使馆里最大的红军吹捧者，直到——”斯鲁特耸了耸肩，转向他的办公桌，擤了一下鼻子，“唯一使我真感到不好受的是这烧纸味。我的天，怎么又回到华沙的样子！整个使馆都乌烟瘴气，一直到他们离开，烧呀，烧呀，烧了一整天。还有一吨我得想办法在早晨把它烧了。”

“整个莫斯科都是这烧纸味，”帕格说，“在大风雪里开着车，闻到烧纸味真是活受罪。城里是兵荒马乱一团糟，斯鲁特。你看到铁丝网和乱七八糟的钢材封锁的桥梁了吗？还有，我的天，火车站人乱成一团！往东走的车辆挤在一起，大灯都开着，管他妈的灯火管制！我没想到整个苏联有这样多的卡车和卧车，装满了床垫、老年人、婴儿等等。蓝色的防空探照灯还在头上晃来晃去。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加上风雪，我跟你说，真有一种到了世界末日的感觉。”

斯鲁特笑了一声：“是啊，不是吗？大批人离开是从你们动身那天开始的，后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政府大员是昨天走的，坐着一长串响着喇叭的黑轿车。哎呀，你应该看看沿街老百姓的脸色！我肯定惊慌是由这引起的。不管怎样，我信任斯大林。他留到最后，这要有勇气，因为如果希特勒逮住斯大林，他会把他像狗一样吊死在红场。他还会把列宁的遗体从墓里拖出来，挂在一起，让风把它吹成碎片。啊，这里将发生好多惊天动地的事，谁能活下来，就能告诉你。”

维克多·亨利站起来，扣上大衣。“你知道门口已经没有守卫了吗？我刚才是一直走进来的。”

“这不可能，我们白天和晚上都有外交部分派的士兵守卫。”

“那里没有人。”

斯鲁特两次张开嘴，又闭上。“你肯定吗？那我们就可能遭到匪徒的抢劫！士兵离开他们的岗位，这就快完了。我一定要问外交部，如果交换台还有人的话！”他跳起来，消失在黑暗中。

维克多·亨利摸到大使馆武官的办公室。他擦亮一根火柴，找到了两盏煤油灯，把它们点上。借着昏暗的青黄色灯光，他观察了一下办公室。地板上和屋内所有东西的表面都蒙了一层黑纸灰。地板上和皮椅上，堆着报告、档案和没有装订的纸张，上面用红铅笔写着：销毁——特急。空的抽屉和文件柜都敞开在那里，一张转椅翻倒过来了，整个地方好像遭了抢劫一样。桌子上，打字机的键都搞乱了，一张破纸板竖在那里，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紧急——今晚烧毁第二个锁着的棕色文件柜里的文件（莱·斯鲁特知道暗码）。帕格清理了书桌，弄平了打字机的键，在打字机两边各摆一盏煤油灯。他从抽屉里找到纸张、复写纸和薄透明纸。

莫斯科前线——目击报告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于斯巴索大厦

他的冻僵了的手指老打不到该打的键上去，穿着长大衣打字总是感到笨手笨脚，不灵活。缓慢的打字声在空无一人的大使馆里引起了回声。一盏油灯开始冒烟，他拨弄灯芯搞亮了灯。

我刚从莫斯科西边战线回来，拟将此行的情况报告一下。

今晚由于莫斯科遭到空袭，我们的汽车被阻在城外二十英里的地方。从远处看，这是一派不平常的景象：整整半小时，在地平线上，扇形的探照灯光和高射炮火就像五彩的烟火伞一样笼罩在一小块地面上。俄国人尽管物资缺乏，但是高射炮火的供应看来是无限量的，当德国空军冒险进入首都后，他们向高空发射了大量的炮弹。我过去在伦敦或柏林所见的，与这是不能相比的。

尽管如此，今晚莫斯科地面上的情况则与空中的英勇表现不相适应。城市正在做被围攻的准备。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胆小

的人在大雪中仓促逃跑。共产党政府无法或不想消灭这种惊慌现象。有人跟我说，对这种群众纷纷离开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句粗话——“大开溜”。外国使节和新闻记者已经被送往东面五百英里远的伏尔加河的古比雪夫，政府机关也一起撤退到安全地带，往东一路拥挤的车辆和步行的人群不能不给人一种耗子离开沉船的印象。不管怎样，据报告，斯大林继续留下。

我认为这种惊慌似乎早了一点儿，莫斯科还很有可能守得住，即使沦陷了，战争也不会结束。前线给了我好多印象，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俄国人虽然已经退到最后一道防线，但还没有被打垮。美国领导一定在估计俄国人将支撑下去还是倒下去，并以此来考虑《租借法案》的运输供应。前线目击者的估计，即使是片断的，也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打字机现在打得快了。已经快一点钟了，维克多·亨利还得回旅馆整理行装。他又吃了一块俄国北极熊牌巧克力，以加点儿劲，然后开始打他一路的见闻。突然，室内的电灯亮了，但他没熄灭煤油灯，仍继续打下去。约半小时后，电灯忽明忽暗了一会儿，转为橙黄色，逐渐暗淡下来，跳动一下就灭了。他继续打字，正当他叙述KV坦克内部的情况时，斯鲁特进来了，说：“你真干下去了。”

“你自己也工作得这样晚。”

“我那一堆快处理完了。”斯鲁特把一个棕色的蜡封信封扔在桌子上，“我忘了，这也是这一次随邮包来的。喝点儿咖啡吗？”

“当然喝，谢谢。”

帕格伸一伸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捶捶膀子，蹬蹬脚，然后拆开信封。里面有两封信，一封来自白宫，一封来自人事局。他犹豫了一下，打开了白宫来的信，哈里·霍普金斯仓促歪斜的几行手书就占满了一张信纸。

我亲爱的帕格：

祝贺上级对你的新任命，并转达头头儿的良好祝愿。他现在忙着对付日本人，他们开始猖狂起来了。当然，我们都密切注视着俄国人的斗争。我仍然认为——并祝愿——他们能守住。我希望我的信已经递交给斯大林了。他是一只陆地上的螃蟹，你得使他相信，横渡海峡是一项比较大的任务，要不然，对我们不守信的指责就会满天飞，希特勒听到准会高兴。大西洋潜艇击沉舰只的数字不幸有了一些上升，德国人在非洲也开始动手了。总之，我们的事业好像要进入大风暴中。这里穿灰制服的弟兄们将会很想念你。

哈里·霍

另一个信封里装着海军的邮寄电报。

自：人事局局长

发：维克多（无中间名）亨利，美国海军上校自十一月一日起，免除原职务。根据交通情况，尽速赴珍珠港向加利福尼亚（战列舰64）报到，接替舰长职务。报送赴珍珠港旅费单据。

一张薄薄的黄纸，几句枯燥平常的海军用语，就授予了亨利一艘战列舰的指挥权——而且是什么样的战列舰啊！“加利福尼亚”号，原来的老普鲁纳艇，他在那里服务过两次，一次作为海军少尉，一次是海军少校；一艘他很熟悉、很爱护的舰艇，一九一九年下水，以他家乡的州名命名，现在已经全部现代化了。

“加利福尼亚”号的舰长！

帕格·亨利的第一反应是冷静地盘算了一下。显然，到海军中将金那里做参谋人员这一关他是逃过去了。跟他同一级的人，只有华伦道夫、孟森与布朗当过战列舰的舰长，鲁滨逊指挥“萨拉托加”号。他在总统那里当“灰制服听差”的这个不平常的差使，最后证明倒是一个提升的

捷径。突然，将级的灿烂前程已经近在眼前了。

他想到了罗达，因为她跟他同甘共苦了二十七年，等着这小小一张黄色薄纸；还有帕米拉，他现在就想让她知道，让她也高兴高兴。但是，他不能肯定是否还能在莫斯科见到她。他们是在车站紧紧握手以后分手的，当时韬基·塔茨伯利一面恳求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带他一起走，一面对外交部的官员咆哮，这个人正想法领他走。

莱斯里·斯鲁特拿着两杯咖啡进来。“有好消息吗？”

“新任命。‘加利福尼亚’号指挥官。”

“啊？那是什么？”

“一艘战列舰。”

“一艘战列舰？”斯鲁特呷着咖啡，有点儿迷惑不解，“这就是你下一步所要的？”

“唉，换个环境。”

“我总觉得，干了你已经在干的这种工作以后，你会觉得这个差使的面太窄了——日常性的工作。没有很多海军军官——事实上，没有很多美国人——面对面地和斯大林谈过话。”

“莱斯里，对这个任命，我一点儿没感到不高兴。”

“啊！那好，那就应该祝贺啦。报告写得怎么样啦？我准备去睡觉了。”

“还得几小时。”

“你睡不了多少时间了。”斯鲁特摇着头出去了。

维克多·亨利坐在那里喝咖啡，面对这张小小的长方形黄纸沉思，这张小纸已经对他的生活突然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他不能要求比这更好的决定了。这是优质奖章，是“天字一号”，是海军服务中的金质勋

章。但是，他精神上仍然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安，使这个了不起的喜讯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什么？帕格一面呷着咖啡，一面扪心自问，结果发现一些连他自己都觉得惊奇的事。

经过二十五年多，他已经有一点儿放弃自己的事业心了。他对战争有兴趣，在作战计划处，他曾经从事一种提心吊胆的战斗，以争取登陆艇方案列于优先地位。“帕格的女友艾尔西”不是开玩笑的。但现在他不能继续斗争了，麦克·德雷顿将接替他。麦克是一个很好的中校级军官，在舰船局有很多经验，对国家的工业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但是，他缺少斗争性，级别也不高，“艾尔西”看来要吃亏。

这不会持久。有一天，登陆艇问题会急转直下——亨利从他的战役研究中深信这一点——登陆艇会列在优先照顾项目的最前面，随即出现建造登陆艇的狂热。军事力量可能会遭受损失，可以想象第一次登陆作战会失败，会有大量伤亡。但是，帕格想，以为战争重担就在自己肩上，而且像过去为自己的前程那样为“艾尔西”坐卧不安，是很可笑的。那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战争比任何个人都大得多，他自己是一个很小的可以替换的齿轮，这样或那样，或迟或早，美国一定会生产足够的登陆艇来打败希特勒。目前，他得到他的战列舰上去。

他拿起一盏油灯走到站在角落里的地球仪旁边，用大拇指和食指测量莫斯科到珍珠港的距离。他惊奇地发现，不论从东边走还是从西边走，简直没什么差别。这两个地方是地球的两极。但是，从哪个方向走耽误的时间比较少，比较安全呢？从西边走，有好的快速交通工具，横渡大西洋到美国，然后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圣弗朗西斯科到檀香山。多轻快！不幸的是，由于可怕的战争障碍，现在从这个方向经过欧洲，从斯匹次卑尔根到西西里，从莫斯科到英吉利海峡，已经不可能通过了。通过火线还有几条小道：北海护航队，以及斯德哥尔摩与伦敦之间的航空联系也可以碰碰运气。从理论上讲，如果到了斯德哥尔摩，甚至可以通过柏林和马德里到里斯本，但维克多·亨利上校在前往“加利福

尼亚”号赴任途中，不想再踏上德国以及德国所控制的国家的领土了。上一次，他在沃夫·斯多勒面前粗暴地侮辱了戈林，一定被记录在案。德国人现在已接近世界性的胜利，可能有兴趣整整维克多·亨利。

那么，往东走？俄国火车又慢又没有准，从德国人进攻的方向来的难民已经拥挤不堪了。偶尔开一次的俄国飞机更没有准了。但是，这条路安全一些，同时也近一些。特别是从古比雪夫走，到珍珠港又近了五百英里。是的，他想，他最好现在就让心烦意乱的俄国人安排他绕地球东边走。

“你像一个疯狂的征服者。”他听到斯鲁特说。

“哦？”

“在灯光下贪婪地看着地球，你只需要加点儿小黑胡子就成了。”外交官靠在门边，一根指头摸着烟斗，“我们有个客人在外面。”

吊灯下面的桌子边上，一个矮胖的俄国兵站在那里，正从长咔叽大衣上往下掸雪。他摘下大檐儿帽，抓住一只护耳摇晃。帕格大吃一惊，认出这人正是乔彻南·杰斯特罗。这个人的头发现在剪得很短，稀稀拉拉长了一些棕色胡子，有些已经灰白了。他看起来又脏又不整齐。他用德语回答斯鲁特的问话，解释说，为了一身冬衣和合法的证明文件，他混进一支流动部队当了兵。莫斯科当局把难民和散兵都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紧急工作队，只简单问了一下就让他们参加了。他有一些假证明，有一次在防空洞里，一个巡逻警察曾经盘问过他，并把这些证件拿走了，但是他想办法溜掉了。别的假证明文件还可以买到，有一个市场卖这些证件，但他觉得现有的军队证明比较好。

“在这个国家，先生，”他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比猪狗都不如。猪狗没有证明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吃饭睡觉，人不行。也许，过一阵子，战争情况会好转一些，那我就能够找到我的家人了。”

“他们现在在哪儿？”斯鲁特问。

“在斯摩棱斯克和游击队在一起。我的儿媳妇病了，我是在那里离开他们的。”

帕格说：“你还打算穿过德国封锁线回去吗？”

娜塔丽的这位亲戚奇怪而诡诈地朝他微微一笑，有胡子的嘴一边向上弯起，露出了白牙齿，另一边严肃地紧闭着。“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亨利上校，到处都是树林。德国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紧靠着大路驻扎。我已经穿过这条线了，成千上万的人都跟我一样。”他转过来对斯鲁特说，“就这样。不过，我听说所有外国人都将离开莫斯科。我想知道，我给您的文件怎么样了。”

外交官和维克多·亨利互相瞧了一眼，露出同样的犹豫而发窘的表情。“哦，我让一个重要的美国新闻记者看了这份文件，”斯鲁特说，“他写了一长篇文章寄回美国，恐怕结果只会在报纸里页登一小段新闻。您知道，有多少关于德国人如何残暴的报道啊！”

“像这样的事？”杰斯特罗喊道，他那胡子拉碴的脸上显出愤怒和失望，“儿童们，母亲们，老人们？闭门坐在家里并没干什么事，半夜都给拉到树林中挖好的坑里枪杀了？”

“太可怕了，也许明斯克地区的德军司令是一个疯狂的、狂热的纳粹分子。”

“但是打枪的人不是士兵，我对您说过，他们穿着不同的制服。在莫斯科这里，从乌克兰和北面来的人讲的是同样的故事。这些事到处都在发生，先生，不仅仅是在明斯克。请原谅我，您为什么不把这些文件给你们大使呢？我肯定他会把它送给罗斯福总统。”

“我已经让他注意您的材料了，但我遗憾地告诉您，我们的情报人员对它的真实性有怀疑。”

“什么？但是，先生，这是难以置信的！明天我可以带十个人来对你讲这样的故事，带着发誓书。他们中有些人是亲眼看见的，就是从德

国人用的那些卡车上逃跑出来的，还有——”

斯鲁特带着被激怒的语气打断他的话。“您看，我的好伙计，我现在几乎只剩下一个人——”他指了一下堆满文件的桌子，“负责我们国家在莫斯科的所有事务。我确实认为我已经为您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在我们的情报人员提出怀疑以后，我违背上级指示，让新闻记者看了您的文件。我受到了严厉的训斥。事实上，我留在莫斯科干这谁也不愿干的事，主要是想弥补一下。您的故事是很可怕的，我自己是倾向于相信您的材料的，心情是难受的。但是，这只是战争恐怖的一小部分。莫斯科可能在七十二小时内沦陷，这就是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很对不起。”

杰斯特罗若无其事地听完了他发的这一通火，用冷静而顺从的语调回答说：“关于遭训斥的事，我感到很抱歉。不管怎样，只要罗斯福总统能够知道这些对无辜老百姓的疯狂残杀，他就会制止它们。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能办到这件事。”杰斯特罗转过来对维克多·亨利说：“上校，您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使罗斯福总统知道这件事吗？”

帕格已经在设想由他自己写一封信给总统。他看过好多类似杰斯特罗提供的这样的材料，还有关于德国人残杀游击队队员和村里老百姓的更可怕的官方报告。这样的信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比没用更坏，是不在行的。这将是在总统面前唠叨一些他已经估计到或知道的事。他，维克多·亨利，是一个海军军官，是为了《租借法案》的事暂时离职，在苏联值勤。写这样的信，像拜伦在总统宴会上提出的事一样，是很不恰当的行动，拜伦至少还可以说是年轻无知，关心他自己的老婆。

维克多·亨利对杰斯特罗的问题只摊了摊双手。

杰斯特罗忧郁地点了点头，说：“自然，这不是您分内的事。您有娜塔丽的消息吗？她跟埃伦回家没有？”

帕格从胸前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几个星期前拍的。也许现在他们已经出来了，我想是这样。”

拿着照片凑近灯光，杰斯特罗的脸上突然露出与原来不相适应的温柔热情的微笑："啊，这是一个小拜伦。上帝保佑他，让他平平安安。"他瞧着维克多·亨利，把照片递还给他。亨利听到他用德语说的这几句有感情的话，眼睛都湿了。"好吧，你们几位先生对我很好。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把明斯克发生的事告诉你们了。也许有一天，这些材料会到一个合适的人手里。它们是真实的，我祈祷上帝，但愿有人会很快想出办法把所发生的事告诉罗斯福总统。总统必须从德国人的魔爪中解救犹太人，只有他能做到。"

说完这些话，乔彻南·杰斯特罗毫无表情地对他们勉强笑了笑，就消失在小煤油灯灯光外的黑暗中了。

帕格困极了，熟睡了一两小时后，闹钟又把他闹醒，他差不多忘了他写的信。在民族饭店信笺上潦潦草草写了两张纸的这封信还放在桌子上的闹钟旁边。单调的小房间里，尽管窗子都糊了窗缝，仍然冷得要命。他穿上一件在伦敦买的厚羊毛浴衣，又加上一双厚袜子，坐到桌子边，重读写好的信。

我亲爱的总统先生：

任命我为"加利福尼亚"号舰长满足了我平生的志愿。我一定恪尽职守，不辜负上级对我的信任。

我已经给霍普金斯先生写了一份报告，汇报我根据他的要求去莫斯科外围前线进行访问的情况。我把所有细节都写上了，也许不值得您一阅。我的基本印象是，大概俄国人能顶住德国人的进攻，而且迟早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代价是可怕的。目前他们需要——也应该得到——我们提供的各种援助，越快越好。从我们自私的目的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发挥武器的作用，因为他们杀伤了大量德国人，我看到很多死尸。

我还要冒昧地提醒您，这里的大使馆最近收到证据确实的材料，说明明斯克城外非正规的德国军队曾令人难以置信地集体屠杀犹太人。我记得您在“奥古斯塔”号旗舰上说过，继续辱骂希特勒是没有用的，而且等于羞辱自己。但是在欧洲，美国被认为是人类最后的堡垒，而您，总统先生，对这些人来说是地球上正义之神的代言人。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不管怎样，这也是事实。

我大胆建议您，调来关于明斯克的材料亲自一阅。如果您向世界揭发他们并以材料作为谴责的依据，德国再采取这些暴行时就得再三考虑考虑。同时，世界舆论可能从此反对希特勒政府。

尊敬您的

美国海军上校维克多·亨利

睡醒以后再重新读一遍这封信，他最突出的感觉是信中所写考虑不周，最好把它扔到废纸篓里去。第一、二段是无害的，但总统尖锐的眼光一下就能看出，这只不过是一种陪衬。其余部分是信的实质，却是多余的，甚至是不得体的。他建议总统越过国务院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驻苏联大使在内，要求阅读一些文件。罗斯福实际这样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对维克多·亨利的评价就要降低了。他会马上想起亨利有一个犹太儿媳，为这个儿媳还麻烦过他。而且，帕格甚至还不知道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杰斯特罗也可能正如塔茨伯利所猜测的，是苏联内务部派来的，编造一些给美国人看的材料。这个人看起来挺诚实，但这证明不了什么。

在亨利的事业中，他曾经起草过几十封这样构思错误的信，想解决一些问题，后来都放弃不用了。他有一种严格的编辑眼光和一种准确的职业性自卫的敏感。他把信翻过来放在桌上，因为门口有人重重地打门。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穿了一件棕色的长皮大衣，戴着一顶羔羊皮帽，脸红红的，身材显得更魁伟了。“谢天谢地你

在这里，老朋友。”记者瘸着腿走到一张沙发上坐下，伸出他的坏腿，阳光里是一片灰尘，“对不起，我这样闯到你这儿来，但是——喂，你身体还好吧？”

“哦，不错，我很好。”帕格用两只手狠狠地擦脸，“我一夜没睡，写了个报告。有什么事吗？”

记者鼓着两只眼睛盯着他：“事情有点儿难，不过直截了当吧。你和帕米拉是情人吗？”

“什么！”帕格感到太突如其来，也太疲劳，以致既不生气也不感觉好笑，“为什么，不！当然不是。”

“唉，太可笑了，我也认为你们不是。这就使得事情更别扭、更难办了。帕米拉刚才简单地告诉我，除非你也去，否则她不想回伦敦。如果你去古比雪夫，她就要跟去，到英国大使馆干点儿什么事。唉，这是胡闹！”塔茨伯利生起气来，用拐杖敲着地板，“首先第一条，外交部不要她去。但是她横了一条心，你没法儿跟她讲理。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中午就起飞，他们给我们俩都留了位置。”

“她现在在哪里？”

“哼，她居然到红场散步去了！你能想到吗？你看，行李都不整。维克多，我不是来对你显示做父亲的恼怒的，你能体会，对吗？”韬基·塔茨伯利是个爱说话的人，他显然气疯了，嘴里滔滔不绝，“这使我处在最可笑的位置上。见鬼，这些小事情我这辈子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如果我跟她讲道德观念，她就会当着我的面大笑。但是，人之常情又怎样呢？你是有幸福家庭的人，你不愿意她老跟在你后面，对吗？多难为情！不论怎么说，台德·伽拉德怎么办？哈，她让我去告诉他说全吹了！我说我才不给她干这些事呢，她马上胡乱写了一封信塞在我的皮包里。我对你说，对帕姆，我正处在一个非常够呛的时刻。”

维克多·亨利把一只手放在眉毛上，虽然心里甜丝丝的，但还是带

着倦怠的语调说："唉，相信我的话，我完全感到意外。"

"我知道你会感到意外。我跟她说这是不行的，说得都生气了。我说你是一个很能克制的老派人，爱惜自己的荣誉，忠于自己的妻子，诸如此类的话。唉，这任性的孩子都同意，说就是因为这个才喜欢你。怎么说也说不通。维克多，德国兵已大军压境，可一个英国女人在莫斯科无目的地转来转去，这有多愚蠢，也一定很危险！"

"是啊，是危险。你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去古比雪夫，韬基？在俄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除了你，都在那列火车上了。"

"他们都是白痴。在莫斯科想得到一点儿消息已经够难了，在伏尔加的泥洞里，他们还有什么屁东西可写？他们只是喝酒喝到肝硬化，打牌打到眼睛瞎了而已。我的眼睛已经够坏了，我要逃跑了。如果俄国佬能守住莫斯科，我再回来，我相信并希望他们能守住，但如果他们不能，一切就算完了。英国就要毫无办法了，你知道这一点。我们都得贡献一份力量。这将是一次世界大轮班，你们善于计算时机的罗斯福就要遭到全世界的武装反对。"

维克多·亨利跌跌撞撞跑到黄色镜子前面，摸摸他多须的下颌，说："我最好跟帕米拉谈一谈。"

"求求你，亲爱的伙计，求求你了。快一点儿！"

帕格走到外面，地上是新下的雪，阳光灿烂。他听到了参差不齐的男声唱着俄国歌曲。在玛耐兹纳雅广场上，一队老人和男孩背着镐和锹，使劲地唱着进行曲，跟在一个军官后面走过去。其余的莫斯科人照常为了各人自己的事在路上跋涉，如往常一样成群结队，披着围巾，但人行道上的行人少多了。帕格想，也许耗子都已经走了，这里留下的是真正的莫斯科人。

他走到红场上，经过一幅巨大的表明祖国已严阵以待的招贴画，画

上是一个高喊着的身强力壮的妇女挥舞着刺刀和红旗。还有一些小招贴画，画着长了希特勒脸的老鼠、蜘蛛、蛇被愤怒而漂亮的俄国士兵刺死，或被红军的坦克压死。广场上空无一人，宽阔的地面上铺了很深的白雪，几乎没有一个足印。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列宁墓前，红大理石已经隐蔽在盖着雪的一层层沙包中，两个士兵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像穿着衣服的雕像，但没有排队谒墓的人。在另一边的远处，帕格看到一个穿灰衣服的矮小人形经过瓦西里升天教堂走过来。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他也能认出“不来梅”号邮船甲板上那个摇晃的步伐和移动膀子的姿势。他朝着她走去，他的套鞋深陷在蒙了一层纸灰的雪地里。她看见他，就招招手。她急急忙忙穿过雪地迎接他，一下子倒在他怀里，像他从柏林飞行回来时那样吻了他。她的呼吸温暖而带有香味：“妈的！老头儿去找你谈了吧。”

“对啦。”

“你筋疲力尽了吧？我知道你一夜没睡，教堂边上有长凳。你的计划怎么样？你们都去古比雪夫，还是你也去伦敦？”

他们胳膊挽着胳膊走着，手指扣在一起。“都不去。突然的改变。我接到了命令，帕姆，命令已经寄到了这儿。我要去指挥一艘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

她停下来，拉住他的胳膊把他转过来对着自己，握住他的两只胳膊，睁大了闪着光的眼睛看着他的脸。“指挥一艘战列舰！”

“不坏吧，嗯？”他像小学生似的说。

“我的天，真惊人！经过这以后，你肯定会成为一个海军将官，可不吗？啊，你妻子将会多么高兴！”帕米拉不自觉地高兴地说着，又往前走，“我希望现在这里有一瓶那种很黏的格鲁吉亚香槟酒。好啊！这真是非常了不起。‘加利福尼亚’号基地在哪里？你知道吗？”

“珍珠港。”她带着疑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瓦胡岛，夏威夷群

岛。”

“啊，夏威夷。好吧，我们将设法把我弄到夏威夷去。毫无疑问，那里有英国领事馆，或者商务代办处，或者军事联络处，诸如此类的机构。总得有个什么。”

“你不是在空军服务，现在在休假吗？要是韬基回到伦敦，你不需要回去报到吗？”

“亲爱的，让我来安排这一切。我很会，很会去取得我需要的东西。”

“我相信这一点。”

她大笑起来。他们掸掉了奇怪的教堂栏杆外面长凳上的积雪。教堂的那些带色的圆顶有的像洋葱，有的像菠萝，它们跟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一样，一半罩在灰色的厚帆布里。“你什么时候动身去夏威夷，怎么走法？”

“我将尽快动身，经过西伯利亚、日本、菲律宾。”他们坐下来，他抓住她的手，“现在，帕姆，你听着——”

“你要教训我吗？请不用费心，维克多，没有用。”

“你提起了我的妻子，她也可能去珍珠港。”

“我也认为她会去。”

“那么，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准确地说？”

“哦，亲爱的，既然你问我，我脑子里想的是你和我欺骗她，体面地、谨慎地，还要和蔼地，等你腻了，我就回家。”

这个直率的声明使维克多·亨利大吃一惊。多么新奇，多么超出他生活的常规，他只能笨拙而生硬地回答说：“我不懂这种安排。”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这一定使你感到吃惊，这对你来说是不

道德的。你是一个亲爱的好人。尽管如此，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我爱你，这是改变不了的。我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幸福，不然便不快乐。今后，我不想再跟你长期分开了，直到有一天你自己让我走开。所以，你得容忍这种安排。这不是一个坏安排，真的。”

“是的，这不是一个坏安排，但你不会遵守它。”

帕米拉的鹅蛋脸上露出了很吃惊的表情，然后她的眼神里闪现出一种快乐的光彩。她一弯嘴唇，聪明地笑了：“你不怎么笨。”

“我一点儿也不笨，帕米拉。海军不会把一艘战列舰交给一个笨蛋。”

一长串有红星标志的青色卡车开进广场，从红砖墙的博物馆与停业的百货大楼之间穿过，面朝列宁墓一辆挨着一辆停下来。

“我们在这里时间有限，”帕格继续说，提高了嗓门，“我暂时把罗达放在一边，只谈你的事——”

她打断他说：“维克多，亲爱的，我知道你对你妻子很忠诚。我总怕你把我当作一个挖墙脚的坏女人，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就是这样。自从今天早晨我被迫告诉韬基以后，我高兴极啦。”

亨利向前倾着身子坐着，胳膊放在膝上，两只手握在一起，在雪地的阳光反射下半闭着眼，瞧着她。士兵们从卡车上下来，显然是一些新召来的兵，他们参差不齐地站在雪地上，一个穿齐膝长大衣的军官大声吆喝着，传递着分发步枪。沉默了好一会儿，亨利实事求是地说：“我知道这样的机会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有了。”

“不会，维克多，不会了！”她的脸激动得放着光彩，“人只要能碰上一次，就很幸运了。这就是我必须跟你走的原因。你不能跟我结婚真不幸，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这个条件下往前走。”

“我没有说我不能跟你结婚。”亨利说，她大吃一惊，“让我们说清

楚。如果我能背着我妻子和你发生关系，就说明我已经爱你爱到可以和她提出离婚的程度。对我来说，伤害是一样的。我不懂得你所说的体面和蔼的欺骗是什么。它有一个恰当的名词，我不喜欢这个名词。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帕姆，现在你必须离开莫斯科。唯一可去的地方是伦敦。这是常识。”

“我不会跟台德结婚。不用争，”他刚要说话，她就语气很硬地说，“我知道这是一个讨厌的决定，但是决定已经做了。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的战列舰是什么样的。这是令人高兴和激动的，但事情也就更复杂了。我当然不能让你带着我穿越西伯利亚，但如果你现在不阻止我的话，我将想办法自己到夏威夷来——比你认为可能的时间还要早得多。”

“你甚至不考虑英国需要你吗？”

“现在你听我说，维克多，没有一个方面我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周密考虑。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在这四天坐车的旅途中，我没有想多少其他的事。如果我在祖国危急的时候离开了它，那是因为一种更强烈的东西召唤着我，我要这样做。”

这是维克多·亨利能懂的直率的语言。帕米拉的灰大衣领和灰毛线帽子盖住了她一半的脸，她的脸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她只不过是另一个裹在厚衣服里看不出身段的青年妇女而已，但突然间，维克多·亨利对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对将来有可能单独和这个青年妇女在一起的新生活产生了一种希望。至少在这个时候，他被她这种孤注一掷的态度压倒了。

“好吧，让我们谈谈现实问题。”他温和地说，看了看手表，“你今天得在几小时内行动起来，而我也要为绕到地球那一边去指挥我的战列舰这件小事张罗一下。”

帕米拉紧紧地皱着眉头，听完这话，她美丽地微笑了。“我这人该

多令人讨厌啊，在你一生中这样的时刻，我突然把自己挂在你的脖子上。你真的爱我吗？”

“是的，我爱你。”既然这是事实，帕格就毫不犹豫地颇为诚恳地说。

“你能肯定，能吗？你再说一遍。”

“我爱你。”

帕米拉沉思着叹了一口长气，低头看着两手。“好！好吧，那我今天该采取什么行动？”

“跟韬基一起回伦敦。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就安静地走吧。我会写信或打电报给你。”

“什么时候？”

“当我能的时候，当我知道的时候。”

他们沉默地坐着。克里姆林宫的墙漆得像一排住宅公寓一样，军官的喊声和枪栓的碰击声在墙上起着回音，新征召的士兵笨拙地在进行基本训练。

“唉，这将是我盼望的一次联系。”帕米拉轻轻地说，“现在你能暗示一下它的内容吗？”

“不能。”

因为某些原因，她很高兴，或看起来很高兴。她把一只手放在他脸上，对他微笑，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爱。“好，我等着。”她的手挪到他撕破的大衣肩上，“啊，我原想给你补起来。什么时候啦？”

“十点过了，帕姆。”

“那我得赶快走。啊，天哪，我真不愿意再离开你。”他们站起来，挽着胳膊开始走。他们从新兵前面走过，其中站着班瑞尔·杰斯特罗，

新修了脸。他那刮红的脸皮褶子耷拉着，他看起来更老了。他看到了维克多·亨利，把他的右手在心窝上放了一下。海军军官脱下帽子，好像擦了下眉毛一样，然后又戴上了。

“他是谁？”帕米拉问，机警地注意着，“啊！就是斯鲁特请客时闯进来的那个人吧？”

“是的，”维克多·亨利说，“我的明斯克来的亲戚。就是他，别看他或表示什么。”

在房间外面没有灯的过道上，帕米拉解开大衣扣子，又解开维克多·亨利的长大衣扣子，望着他的眼睛。她紧紧贴在他身上，他们拥抱、亲吻。她轻声说：“你最好写信或打电报叫我去。哦，上帝，我多爱你！你跟我们一起坐车去机场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待到最后一分钟好不好？”

“好，我当然跟你待在一起。”

她用手背擦去脸上的眼泪，然后用手绢擦眼睛。“啊，多亏我硬赖着不走。”

她打开门，塔茨伯利着急地一瘸一拐走到门口。“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决定的？”

“先头是我傻气，”帕米拉说，“我跟你一起回家。”

塔茨伯利看看她的脸，又看看亨利，因为她的语调带着一点儿尖刻讽刺的味道。

“她跟我一起走吗，维克多？”

“她刚才说她跟你走。”

“天哪，一块石头落地！好吧，结果好，就一切都好。哦，我正准备去找你们。英国皇家空军的孩子们提前半小时起飞。谣传一个德国支队已经向机场方向穿过来，也许很快就进入炮火射程。外交部说这是胡

造谣，但孩子们不愿意冒风险。”

“我十分钟内就收拾好。”帕米拉踱进她的房间，对帕格说，“跟我来，亲爱的。”

维克多·亨利看到塔茨伯利眼睛里闪着光，胡子下面的厚嘴唇带着微笑。唉，帕格想，帕米拉再要强也是一个人，她像爆竹一样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在她父亲面前爆发出她爱情的占有欲。他说：“等一等，有一份报告韬基一定得给我带往伦敦。我马上就回来。”

“你有什么想法，韬基？”帕格离开时，听到她愉快地说，“维克多·亨利给他自己搞到一艘战列舰指挥，确确实实。他要去珍珠港，那是在夏威夷！”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在旅馆楼梯上跑得气喘吁吁。他递给塔茨伯利一个用订书机订着的厚纸信封。“这个给凯瑟上校，我们大使馆的海军武官，要面交。行吗？”

“当然行。绝密？”塔茨伯利热心地问。

“哦，你加点儿小心。让下一趟去华盛顿的信使带走。”

“我旅行的时候，这只皮包从不离开我的手。”塔茨伯利说，“我睡觉也带着，所以不用担心。”

他把帕格的信封放进棕色的皮包里，信封里有两封封好的信，一封是给哈里·霍普金斯的用打字机打的长信，一封是给总统的关于明斯克犹太人的信。

第五十七章

珍珠港的灾难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动荡

在一九四○年五月，只消一个星期，就足以打破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欧洲均势。同样，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也只消一个星期，就足以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和未来的全球均势。

十二月四日，我们的集团军群中心在漫天风雪中长驱直入，进入莫斯科近郊。从列宁格勒到克里米亚，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正摇摇欲坠。法兰西帝国早已崩溃。大英帝国也已瓦解，虽然英伦三岛还在勉强支持，但我们日渐扩大的潜艇封锁已越来越使它们在饥饿线上挣扎。除了美国，没有别的国家能够拦阻我们通往世界帝国的道路，但美国人过惯了轻松舒适的生活，内部又争吵不已，这使它的力量削弱得无法作战。罢工使它的工厂瘫痪了一半，但它依旧开足马力生产奢侈品和装饰品。它的兵力也只集中在以战舰为中心的过时的海军上，而且为了威慑日本人，它竟然冒着危险选择夏威夷为海军基地，不能影响德国已露端倪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七天以后，在十二月十一日，我们跟一个转变成侵略性的军事独裁统治的美国发生了战争。这个美国在德国的疯狂敌人的统治下，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把全国的工业紧急转向为战争服务，征召庞大的新的陆空军，以打倒我们。莫斯科战线上的红军，得到英美两国的物资援助，以及新开来的原始的、拼死作战的西伯利亚师团的增援，已经转入反

攻。在其他地方，苏军正逼迫我们从罗斯托夫后退——这是阿道夫·希特勒自一九三三年起领导我们以来德国的第一次撤退。

在十二月四日，德国人民离世界帝国的顶峰只有一层梯级了，到了十二月十一日，却发现自己已陷入生死存亡的两线作战的总体战中，在东西两面受到人口等于我们五倍而领土等于我们二十倍的两个工业巨人的威胁。

像这样的军事上的巨大逆转，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温斯顿·丘吉尔勋爵坦白地表示，听到进袭珍珠港的消息，他快乐得流出感激的眼泪来，因为他当时就知道，这场战争他们已经打胜了。他当然不会为受到突袭和杀戮的美国水兵浪费眼泪。

英译者按：下面是丘吉尔所说的一段话："要是我宣称，有美国站在我们一边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快乐，我想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说错了。我不能预言事件的进程，我不能自称已经准确地衡量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但是现在，在这一刹那，我知道美国已经投入了战争，而且全力以赴，准备决一死战。所以，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没有提到流眼泪。我曾经指出，冯·隆将军在提到温斯顿·丘吉尔的时候总无法保持冷静。

日本的大错

日本袭击珍珠港当然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是一个可怕的战略上的错误。

法国和英国势力的崩溃，使欧洲人在远东的殖民地几乎藩篱尽撤。日本是这笔财富的天然继承者，它需要利用这笔财富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欧洲人在几代以前，就已经来到环绕地球的中途，把东亚征服，把它的资源掠夺去。但是，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日本是东亚所存在的唯

一强大势力。与其让死去的欧洲帝国里几个喝醉酒的白人官吏继续过他们上流绅士的寄生虫生活，倒不如让这个亚洲民族把一片富饶的地区接管过来，这样做自然更合乎道德。对于这个命中注定勤劳聪慧的民族，阿道夫·希特勒寻求的只是跟它的友好关系。在总参谋部，我们推测日本会在对自己最适当的时机进军。我们根据世界哲学的每一种证据赞成这样做。

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从战术上看是一次极其杰出的军事行动，在许多方面都可跟巴巴罗萨相媲美。这两个例子又都说明，不管紧张的战争空气和各种预先的警告与暗示，一个贫穷的小国可以使一个富有的大国猝不及防地受到打击。在这两种情况下，突袭被用来大规模摧毁敌人的第一线兵力。巴巴罗萨的突袭依靠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去哄骗敌人，这个条约在当时还在生效。日本人更胜一筹，他们在和平谈判期间对敌人发动了突袭。

当然，在发动这两次袭击的时候，都有人大声叫嚷着“无耻”和“出卖”，仿佛这类私人道德标准与历史事件有什么关系似的。一个穷国想要取富国而代之，就必须使出它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手段。在历史上，凡是取得成效的事情，就是合乎道德标准的事情。黑格尔教导说，上帝的意志只有在历史的结局中才显示出来。从这个观点来看，巴巴罗萨和珍珠港都是向着宏伟的世界新秩序推进的理想主义的一招儿。

所不同的是，巴巴罗萨在战略上是无懈可击的，要不是由于一些不幸的没有料到的因素，包括五个半月以后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结果一定会取得胜利。而对珍珠港的突袭恰好相反，它是战略上的失算，所以丘吉尔把这起事件称作疯狂的自杀行为，这一次他倒是说对了。

只要违反一个基本的规律，就足以使得战略上的计划失效。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违反了两个规律。

被日本忽视的两条铁的作战法则是：

1．打击敌人的心脏；

2．了解你的敌人。

“打击敌人的心脏”

“打击敌人的心脏”这个规律，只是从作战的第一个原则，也就是集中兵力的原则推论出来的。这正是日本的军事领袖们所忽视的。

他们正确地判断欧洲战争是他们夺取东亚的绝好机会，从那一刻起，他们就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应该首先北进攻打苏联侵入西伯利亚呢，还是南进去发掘欧洲各国殖民地看守得不严的财宝？当然，南进更诱人些。但是在战争中，我们不应该被容易到手的掠夺物或是抵抗最弱的战线引入歧途。

战争的报酬就是在政治上重新分配世界广大的土地。这是剧烈的全球性的冲突，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双方的阵容是合乎规律的：富的对穷的，黄金对黑铁。德国是站在蒸蒸日上的一边的唯一头等强国，这一边正设法绘出一幅新的世界地图，进攻苏联是它伟大的使命。一旦做了俄国的主人，德国就会无敌于天下。根据逻辑推断，日本人应该采取行动帮助德国把苏联打垮。随着德国的胜利，日本人就可以在东亚占有它需要的任何东西。但是，如果德国被打败，日本就很少有希望维持住即使已经到手的庞大利益。

如果日本在一九四一年进攻西伯利亚，德国向莫斯科的进军肯定会成功，俄国人在十二月就无法转入反攻。布尔什维克政权要么已经崩溃，要么已经签订第二份《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因为在十二月拯救了莫斯科的，只是斯大林不顾一切地把西伯利亚一线的后备军抽调一空，让他们全部投入战斗，才在最后一秒钟间不容发的关头扭转了战局。

再说，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在战争中，精神和物质之比是三比一。

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日本只要在那年秋天对西伯利亚发动突袭，就会促成俄国的崩溃。十月中旬，恐惧紧紧揪住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直到政府最高级别人员的心，各部也不顾体面，像惊弓之鸟似的从莫斯科仓皇逃走，而那位吓破了胆的独裁者却发出刺耳的总动员命令，来拯救这座城市。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说是斯大林本人曾经秘密地逃跑，惊慌平息以后，又秘密地回到莫斯科，把知道这个丢脸行为的人统统枪决。俄国的统治者在拜占庭迷宫里发号施令，使人没有办法查对这段插曲的真伪。

无论如何，这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好时刻，对日本民族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的优柔寡断的领袖们既在军事思想方面缺乏训练，又有东方人的奇怪性格，混合着过分的鲁莽、机警和感情，他们让时机永远从手指缝中溜走了。历史像一个女人，当她欣然顺从的时候，就得坚决把她占有。不然，她就会嘲笑爱抚她的人，决不宽恕他，决不再给他第二次机会。

“了解你的敌人”

因此，第一个错误是以南进代替北进，以抢夺战利品代替打击心脏。但是，如果日本不在第一个错误之外又犯了近于真正疯狂的第二个错误，尽管力量分散，轴心国家还是会赢得战争的。

姑且认为南进的战略是对的，它的明显的进程是以最大的速度和兵力进入东印度群岛，迅速巩固战果，准备击败美国的任何反抗。美国人也许根本就不会采取行动。美国有巨大的势力反对把美国青年派去替亚洲的绅士们送死。罗斯福也许只是唾沫飞溅地骂出一些刺耳的话，一看到希特勒打了胜仗，他就这样骂。罗斯福决不向舆论范围以外迈出明显的一步。这是了解敌人特点的万能钥匙。由于东方人思想乖僻，日本人已经把它忘了。

即使罗斯福无视他的半数人民的意见，派遣海军到东亚去跟掘壕固守的日本人作战，这支舰队也会在敌人的领海中，在离补给线很远的一端，在以地面为基地的日本空军的航程以内跟敌人决一死战。这场战斗就要成为有空军力量加盟的又一次对马海峡的战斗[1]。为了一项不得人心的事业而遭到这样丢脸的杀戮，白宫里这个丝毫不受人爱戴的权术家可能会受到弹劾。

但是，甚至这也不是日本人的错误的最糟的一面。

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最大的工厂。这个崇拜金钱万能、享有从印第安人那里盗窃来的极好的矿物资源的唯利是图的国家，却把工厂的巨大生产力用来制造玩具和不重要的小玩意儿。但是，这种生产力很容易变成以巨大得难以想象的规模制造军火。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使美国保持意见分歧和软弱不堪的状态，等到它成为没有盟国的孤立国家时，再对付它。

这种前景近在眼前。一半的美国人听到德国战胜了苏联，都会欢欣鼓舞。直到珍珠港遭受袭击的前一天，《租借法案》的计划依旧陷于官样文章和惰性的泥沼，这就反映出人民中间的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

在这方面，阿道夫·希特勒有很大的功劳。他是一个器量狭小的人，对美国无知透顶。可是，他的近于女性的直觉向他提出警告，必须不让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罗斯福有机可乘，把美国人团结起来反对他。所以，元首忍受美国总统一切公开的下流辱骂，迫使德国潜艇忍耐过分的挑衅。

但是，元首的这个英明战略被扔在珍珠港的炸弹炸得粉碎。一亿三千万美国人原是争吵不休、变化不定、意见分歧的，可是一夜间，变成了渴望战争的愤怒的集体。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庞大的作战计划和军费，这在几天以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八月间，罗斯福向国会提出温和的征兵法案，经过几个星期的辩论，才以一票之多通过，现在却在几小时内一致通过了凶狠的宣战决议，以及罗斯福计划已久的一切庞大的惊

人的作战计划。

这是珍珠港事件的主要结果，舰队不久就修复并加以扩充了。德国本来采取战略攻势，世界帝国也已掌握在手，在一个星期内，却转入了毫无希望的战略守势。除非我们的敌人犯下同样愚蠢的自杀性错误，否则我们除了被打垮外，别无出路。

并不存在的“轴心”

也许有人会问：“德国怎么会允许发生这样的灾难呢？”回答是：日本人并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我们发现珍珠港成为进攻目标的时间也跟美国人一样，就是说，是在鱼雷和炸弹在那儿爆炸的时候。

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轴心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军事实体存在过。这是被宣传吹胀起来的一只貌似凶恶的橡皮气球，它的目的是恐吓。三个国家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各自为政，关于它们的进攻、入侵和战略上的决定，通常甚至不预先通知它们的伙伴。

正因为如此，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墨索里尼忽然拒绝参加作战，直到法国快要垮台，他才慌忙参加进去。意大利独裁者没有通知希特勒，就入侵了希腊。希特勒进攻俄国，在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才告诉意大利领袖。不过，他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的情报部门曾经向我们报告，凡是墨索里尼知道的事情，都通过意大利的皇室直接传到美国人那里去了。

在轴心国武装部队之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真正的参谋会议。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英美两国就举行过多次这样的会议！它们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采取联合作战的战略。现在，他们可以从容地考虑帮助斯大林摧毁我们，把斯拉夫的洪水引到易北河是否明智了。然而，盟国的军事行动都是联合作战的榜样，而“轴心国”的战略却是无效的。这里是各自为战。不幸的德国被两个第二流的伙伴束缚住

手脚，它们做出鲁莽任性的冒险，因而使它遭到毁灭。

山本五十六的作用

日本为什么采取这种越出常轨的、注定要失败的途径呢？

它是靠一九○四年在旅顺港偷袭俄国海军而突然闯进现代历史的，它大概还在留恋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这种方式。日本海军参谋部主张采取正常的行动：先把东印度群岛拿下，如果和美国海军遭遇，就跟它在日本附近的海面上决一雌雄。但是，袭击珍珠港的计策是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设想出来的，他以辞职相威胁，强迫他的海军和政府接受他的意见。山本五十六完全反对和美国作战，理由是，企图对抗一个在工业上占有七比一优势的敌人是没有希望的。可是他又坚决主张，如果一定要他作战，他一开始就要把美国舰队打垮。对于这种袭击的更广泛的后果，他是一无所知的。海军参谋部认为这种袭击是一次太冒险的赌博，但是山本五十六的意见占了上风。当然在战术上，他的战绩是不能磨灭的。只要人们读到或者写到这段历史，“珍珠港事件”必将成为成功的突袭的同义语，它在世界语言中跟“滑铁卢”一样著名。

那么，日本的舰队怎样能够集合，横渡太平洋驶到离夏威夷群岛二百英里以内的海域，避开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切侦察和所有的海上和空中巡逻，出其不意地袭击美国的陆海军呢？根据战后的揭露，美国曾经识破日本的电报密码，截获它秘密的外交海底电报，这就使这个谜难解两三倍！美国国会关于珍珠港事件的调查记录多达几百万字，然而它依旧是一个神秘的谜。

作为德国的一个参谋军官，我把珍珠港事件看作像萨拉米战役[(2)]或者特拉法尔加战役[(3)]那样一个抽象的战争问题。山本五十六的军事行动之所以使美国人感到吃惊，是因为这种军事行动是那么愚蠢的行为，那么凶狠的赌博，那么拙劣的战略，那么糟糕的政策，那么不健康的心理

状态。即使成功，这也是日本所能尝试的最坏的军事行动。所以，美国人也就犯了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的错误。于是，日本人毫无理性地干了起来，凑巧获得了成功。

在审问被撤职的金梅尔海军将军时，被告的申诉中有一段短短的记录，似乎可以提供解开谜底的钥匙。在那些日子里，需要把空投鱼雷投到深水里，才能使鱼雷有可能在预定的深度线上笔直前进。根据美国专家的意见，最浅的深度大约要有七十五英尺，而珍珠港是三十英尺深。所以，战舰受鱼雷飞机攻击的危险性被认为是“很小的”，从而没有装备防鱼雷网。十二月七日，空投鱼雷击沉了七艘战列舰，给珍珠港造成极大的破坏。因为日本人发明了一种鱼雷，可以向不到三十英尺深的水里进行空投，从五月到十二月，日本航空兵就已在练习向浅水里投雷的技术了！这件事总结了一九四一年两国在智力上的差异。

这是罗斯福策划的吗？

历史性的怀疑产生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那就是怀疑珍珠港的失败是罗斯福和他的高级助手们一手策划的。依照这种看法，他们从破译的外交密码电报中已确实知道日本即将进攻，却向夏威夷的指挥部隐瞒了这个消息，使那里的武装部队对敌人的打击毫无准备。根据这种看法，罗斯福断定使美国坚决参加战争在军事上比损失几艘战列舰更重要。这种推测是那些措手不及的将领想出来的。他们和支持他们意见的人直到今天还保留他们的看法。

当然，这种卑鄙的行为罗斯福是干得出来的，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记载表明，珍珠港的司令部和太平洋的所有美军一定知道战争已经逼近。的确，他们只要看看报就会知道的。无论如何，即使是在最宁静、最太平的环境中，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那些职业将领这样措手不及。事情是发生了，然而这是不能原谅的。

经过详尽的调查，没有发现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罗斯福知道敌人要朝哪里进攻。日本人对他们打算进攻的目标完全保守秘密，连他们自己最高级的外交官也不知道。我们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知道。因此，决不会把这样的秘密交给密码电报。

美国军人之所以措手不及，是因为他们没有作战的心理准备，如同红军在六月间的情形一样。在被袭击的前夕，毫无疑问，珍珠港的军官们都像多数美国军人那样，遵守美国神圣不可侵犯的过周末夜晚的风俗，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所以第一批炸弹落下的时候，他们就没法儿使用他们无数的飞机和高射炮来保卫自己。这里，“了解你的敌人”这个准则肯定帮助了日本人。美国军队无论驻扎在哪里，如果再次受到袭击，合适的时间总是在星期天早晨。民族性是改变得很慢的。

罗斯福要是在珍珠港打了场胜仗，肯定要比他遭遇一场灾难好得多。击退敌人的进攻会提高士气。珍珠港的失败使美国人经过很长时间才在精神上恢复过来。罗斯福不是低能儿，只有低能儿才会放弃机会来个反突袭，把驶近的暴露的日本舰队击沉。罗斯福之所以没有向珍珠港的指挥部发出即将空袭的警告，只是因为他也跟别人一样，不知道也猜不到日本人会干出这样古怪的事来。认为珍珠港的失败是阴谋策划的那种看法，只是替自己的失职找一个无聊的借口罢了。

当然，事实完全是这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先向日本断绝了石油供应，然后鲁莽地要求日本同中国媾和并且退出东亚，作为恢复供应的代价，这样就迫使日本不得不进攻美国。他把日本逼得无路可走，使得这个高傲的好战的民族没有别的体面的办法可以找到退路。他原是一个玩弄策略的能手，这些全球性政治策略他一向是公开玩弄的。报纸上满是报道这次外交交换的消息，所以谈到里面有什么阴谋是愚蠢的。罗斯福大概始终希望能够威吓这个比较弱小的民族，想不通过战争就使它就范。希特勒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完全会干出同样的事情。不过，有这样一个区别：德国军队不会使他因遭到突然袭击而丢掉面子。我们是真正的

军人！

英译者按：只要不涉及德国人的品行，隆的军事洞察力是极敏锐的。关于他对偷袭珍珠港的评价，不幸我跟他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忽略了那些日子在华盛顿和夏威夷发生的真正拙劣和愚蠢的事情，但是他的结论应该被接受，就是说，指挥官们在战场上遇到突然袭击是绝对不能原谅的。在原子时代，我国军队如果遭遇同样的失败，就会导致美国历史的告终。下一次不会再有恢复的余地了。

---

(1) 对马海峡是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海峡。1905年5月日俄战争中，日本与俄国在那里进行海战，俄国从遥远的欧洲调来的舰队被日本全部消灭。

(2) 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中希腊人击败波斯人的战役。

(3) 1805年英法海战中英国舰队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战役。

第五十八章

凌晨三点钟，维克多·亨利坐在马尼拉陆海军俱乐部后面的草地上，听着一万一千英里外一场橄榄球赛的广播，一种虚度年华的感觉萦绕在他的心头。头上的猎户星座灿烂地点缀着半个天空，每逢陆海军举行橄榄球赛的夜晚，总是那样的。在莫斯科郊外，星座也把灿烂的光辉照在公路上，但是更朝着南方的地平线沉落。

跟帕格一起坐在草地上的，是一群陆海军军官和他们的寥寥几个菲律宾女朋友，他们的妻子早已被遣送回国了。周围是陆海军夜晚的熟悉气味——刚修剪过的草地、赤素馨花、甜酒和女人身上香水的气味混杂着港口海水的臭味——还有纸灯笼、酷热，甚至光穿棉布衬衫和便裤都感到流汗的感觉、兵种之间的玩笑和辱骂，这一切都使他在精神上回复到十二年以前。马尼拉的生活一点儿没起变化，实在使人感到惊异。劳累过度、神经紧张的东京大使馆人员早在推测，陆海军的橄榄球赛大概不会再举行了，日本人可能在感恩节之前发动战争，至少美国军队要进入全面战斗准备。可是现在呢，表演球赛节目的那块旧木板依旧竖立在那里，上面有一只没充气的白色橄榄球，拴在一根绳子上，可以在画在木板上的橄榄球场上滑来滑去。每支球队都有一个吉祥物——陆军是头骡子，背上盖了条棕色毛毯；海军是只山羊，背上盖了条蓝色毛毯——都用绳子拴在那里，等待着滑稽的时刻。帕格心想，这简直是沉睡的一九二八年啊。只有甲米地海军基地在通宵达旦地进行修理工作，强力的照明灯把整个海湾照得通明，这才使人想起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海军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才稍微有点儿活跃。

扩音器的吼声掩盖了草地上的谈话声，今天晚上的无线电信号要比几年来的清楚些。这场球赛对帕格来说依旧具有旧日宗教仪式似的魅力，他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紧张地谛听着球赛。帕格曾经一度非常强烈

地缅怀球场上的往事：年轻的健儿在草地上角逐，肉体互相碰撞，卖弄熟练的球艺，尤其是在一些难得的时刻，突出重围在球场上飞奔，闪开一个又一个人，耳听得周围看台上发出海啸般的喝彩声。他这一辈子再也不曾有过同样的感受。可是很久以前，他那种缅怀往事的心情已经消失了，对往事的记忆也已经模糊。想到比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年轻得多的小伙子们目前正在费城寒冷的田野上奔驰，维克多·亨利觉得自己已经度过非常漫长的、饱经沧桑的一生，现在简直如同行尸走肉了。

“帕格！我听说你来啦。”一只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的同班同学华特·塔利望着他微笑。塔利他的头秃得像个鸡蛋，皮肤晒得黑黝黝的。他已经离开潜艇学校，在马尼拉指挥潜艇中队。他向节目板旁边一张挤满人的桌子做了个手势，说：“跟我们坐在一起吧。”

“等上半场结束了再说，瑞德。”叫绰号虽然已不时兴，但大家还是这样叫着，“坐在草地上挺不错，很像从前的日子。”

“你说得很对。好，我跟你坐一起吧。”

“好极啦，快坐下。”

塔利在学院时也玩橄榄球，这时他跟帕格一样聚精会神地听着广播。过了一会儿，白色的橄榄球一直滑到海军队的球门底线，陆军队得分。在一片喊叫、喝彩和叹息声中，一个年轻陆军少尉松开骡子的缰绳，跳到螺子背上，绕着草地奔驰。

“啊！他妈的！”帕格叫道。

塔利摇摇头：“老朋友，这次比赛咱们要输了，他们的后卫强得很。咱们应该把帕格·亨利调上去。”

“嘿！犯规啦，罚了十五码。瑞德，你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蒙·勒格里[(1)]，是不是？”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是说，在陆海军比赛的晚上，你竟然把‘乌贼’号潜艇派到海上演习去了。怎么啦，你觉得会有战争的危险还是什么？”

塔利听到帕格语气里带有很重的讽刺意味，就咧嘴笑了一笑，说：“这是布朗奇·胡班的主意。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岸上待两个星期——他们预定在正午到达——他要进行一次操练。你有不少时间可以见到拜伦。”

“我在这儿只待到飞机起飞。”

“是啊，我听说你当了‘加利福尼亚’号的指挥官了。真了不起，帕格。”

球赛继续进行。经过一些沉闷的零星战斗以后，那只白球像箭似的从节目板的一边射向另一边。原来海军队截住了对方的球，把球带到陆军队阵地的深处了。帕格和塔利一跃而起，和海军人员一齐叫喊：“打败陆军队！球门！球门！”这时，有一个海军少尉兴高采烈地牵着那只山羊绕场走起来。就在底线得分以后，上半场结束了。瑞德·塔利向一个从旁边经过的侍者要了些酒，同时说：“帕格，我们就坐在这儿的草地上吧，把俄国的事情告诉我。”

维克多·亨利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坦克战和十月十六日莫斯科的惊慌，塔利脸上愉快的笑容变成了严肃的神色。“他妈的，你果真到了那里！我真羡慕你。我们却坐在这儿，吃得胖胖的，傻里傻气地过着快活日子。他们对我说，你是经过东京飞到这儿的。”

“不错。”

“帕格，有什么可靠的消息吗？那些混账王八蛋果真要打仗吗？我们在这儿往往接到一些叫人惊恐的警报，可是这会儿我们有点儿麻痹了。”

“唉，我们在那儿的人都很担心。大使详详细细地把日本人的心理告诉了我。他说，他们是一个古怪的民族，切腹自杀是他们的一种生活

方式，胜败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敢于突然实行一个自杀的计划，他生怕他们干得出来。”

塔利朝附近坐在草地上或者坐在折椅上的一对对伴侣扫了一眼，把声音放低下来，说：“这就对上口径啦。帕格，哈特海军将军今天接到了即将发生战争的紧急通告。但是，从整个夏天到秋天，我们就不时听到从华盛顿传来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流言了。七月间，他们在印度支那登陆，罗斯福断绝了对他们石油的供应。那时我们都想，要动手干啦！潜艇中队在拂晓和黄昏进入战备状态，这样连续一个星期，最后连自己也觉得太不像话了。难道还要我从头来一遍？”

帕格把两手一摊，表示困惑不解。“瞧，一天晚上，我在大使馆的宴会上跟几个实业家谈话，有几个美国人和英国人，还有一个日本的大造船厂老板。那个日本人坦白地说出直接从宫廷里听来的话：跟美国打仗是不可想象的。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同意他的话。所以，只要付钱，可以任意选择。”

“不错，我只知道，要是他们真的动起手来，我们是会遇到麻烦的。菲律宾的战备情况糟得可怕。人民不愿意跟日本人作战，这是我的看法。潜艇什么配备都缺乏——鱼雷、零件、值班军官等等——真是太可怜了。说到这里，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到拜伦的？”

“我想大概在六个月以前。怎么啦？”

“唉，他倒是真他妈的自以为是！有一天，他走进我的办公室，要求把他调到大西洋司令部，他自己的艇长拒绝了他的请求。拜伦就打算越级申请。我当然狠狠地骂了他一顿，帕格，我对他说——我当时是这样对他说的，一个字也没有改——假若他不是你的儿子，我早把他一脚踢出办公室了。”

维克多·亨利强作镇静说：“他的老婆孩子都在意大利，他很为他们担心。”

“我们全都跟亲属分开了，帕格。还不仅仅是无法调动他的工作，目前我正打算从供应船和驱逐舰上挑选潜艇军官呢。为了你的儿子，只要合理，我什么都愿意做，不过——”

“别那样说。拜伦只是另一个军官，你要是做不到，就算了。”

“对，你那样说叫我很高兴。”

“不过他的家庭问题的确很严重。如果可能，就给他调动一下吧。”

“再说还有日本人这个小问题哩。”

“当然啦。”维克多·亨利尽量使他的声音显得轻松和蔼。这时，从扩音器里传来观众的一片喊叫声，他这才松了口气，说：“好啦！下半场开始啦。”

比赛结束，许多人都摊开四肢睡在草地上，头上是点染着红光的灰色天空。穿着白外衣的侍者依旧在送饮料，挤在一起的海军军官们在高唱《起锚歌》[(2)]，因为他们的球队赢了。塔利上校约帕格吃早饭，帕格谢绝了，随即走进自己的房间小睡一会儿。

在罗达携带孩子们到这儿建立起家庭之前，在他最初到马尼拉报到的时候，他就住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也许就住在同一个房间。房间很脏，满是灰尘，有高高的天花板、普通俱乐部里不像样的旧家具和一台老是开着的呼呼响的电风扇。这个房间又使帕格产生岁月易逝和年华虚度的强烈感觉。他把电风扇转得往上一些，把衣服脱到只剩下一条短内裤，打开俯瞰海湾的落地长窗，坐下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眺望着宽广的蓝色海港上空渐渐透露的曙色和熙来攘往的船只。他不想睡觉，几乎动也不动地坐了一个多钟头，凝聚的汗水顺着他赤裸裸的皮肤淌下来。

他在想什么呢？

他想起重回马尼拉后所回忆起的种种往事。他想起他跟拜伦在哈里逊大道的白色房子旁边，在凤凰树下一起学习法文动词的情景：儿子瘦

削的脸上起着皱纹，在爸爸的怒吼下落着无声的眼泪。他想起华伦在高等学校里得到历史、英语两门课的奖章和棒球比赛的优胜奖。他想起梅德琳庆祝八岁生日时头戴金色纸王冠、仙女似的穿着白纱衣的情景。

他想起罗达怎样唠叨天热和生活无聊，夜夜在这个俱乐部里喝得醉醺醺的，有一次在圣诞节舞会上，还脸朝下地摔倒在地；他想起他们俩怎样争吵，只是在他冷冷地谈到离婚的时候，她才把酒戒掉了。俱乐部的草地和大厅的气息以及马尼拉的芳香的空气都使他产生幻觉，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在眼前，而不是十多年前的旧事。

他又想起帕米拉·塔茨伯利在红场上的情景；想起古比雪夫的街道怎样凄凉泥泞；想起怎样通宵玩着扑克牌，怎样参观农场，在等待火车票的时候，时间怎样慢得好像停滞不动。接着想起的是两星期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旅程；在木头造的小车站内出售水果、扁圆形面包、腊肠和热雏豆的西伯利亚美丽姑娘；单轨铁道从最后一节车厢向后伸展出去，穿过白雪皑皑的粉红色沙漠，宛如一条笔直的黑线直贯地平线上一轮像橄榄球那样扁圆的落日；长时间的停车，“硬席”车厢的木头椅子；当地旅客嘴里的大葱味和身上的臭味，他们中有的是白种人，有的是蒙古人，都戴着古怪的毛皮帽子；经过三天才看见尽头的阴森可怕的大森林；连绵几英里丑陋的东方茅屋；日本人的悲惨生活，你在街上行走时都可以从脖子后面感到他们对你的仇恨，他们的贫困和对战争的厌倦甚至超过柏林人。最后又想到他起草后又撕去的几封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的信。

维克多·亨利一边回想这些奇特的往事，一边却保持了一种愉快的心情，觉得自己仿佛正朝着一种新生活前进。过去的一生他几乎已经绝望了，他真正的生活拖延着，迟迟不来，几乎失去，但是现在已经在握。他每次想到罗达，她的形象通常是他当初追求时那个活泼的华盛顿姑娘。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爱上那个姑娘并且跟她结婚，但是今天的罗达他只要一想起，心里总是冷冰冰的，好像她是别人的妻子，尽管他对

她的一切缺点和魅力都看得那么清楚。但跟她离婚又是残酷的、可怕的。她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她使他过一种枯燥无味的半空虚的生活——他现在知道了这一点——但是她已经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到底应该对罗达仁慈呢，还是应该抓住他的新生活？显然，他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决定。

他曾经给帕米拉写过几封信，如同他写过关于明斯克大屠杀的一封信一样——只是为了把问题写在纸上，好仔细看看。等他到了东京，他又断定写信太啰唆，寄递也太慢，因此他不得不从两个电报中选择一个发出去——来或者别来。帕米拉所需要的也不过如此。他断定帕米拉比他聪明，第一步当然是搞恋爱，在罗达受到伤害之前先考验一下他们的爱情和迷恋的程度，因为他们也许永远到不了结婚的地步。说得露骨一点儿，解决的办法是同居。维克多·亨利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新思想——对他来说是新思想——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同居也许是几个困难办法中最好的一个。

在东京，他果真在电报局外面犹豫过一下，差点儿发出电报，但他终于走开了。即使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也不能想象自己能圆满地完成；他无法想象干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虽说跟帕米拉在一起，倒不会有下流或者不道德的感觉。这不是他的作风。他觉得他会把事情搞坏，贬低了或者玷污了他作为“加利福尼亚”号新舰长的工作。所以，他来到马尼拉时依旧拿不定主意。

自从在红场上跟帕米拉·塔茨伯利谈话以后，他只是在马尼拉才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他妻子罗达的存在，而现实的帕米拉的形象则开始黯淡。马尼拉充满了对罗达的回忆——不管是美好的回忆，还是不愉快的回忆——也充满了对自己往事的回忆。瑞德·塔利，他的同班同学，现在是亚洲舰队全部潜艇的秃头司令；陆海军的橄榄球比赛，最后一次他是在二十八年前参加的，那时帕米拉还只是几个月大的婴儿；坐在俱乐部草地上的十几名年轻海军上尉，他们女朋友的年龄只有帕米拉那么大

——这些都是眼前的现实。西伯利亚的荒凉景色现在只成了脑海里模糊的印象，红场上灼热的半个钟头也是如此。

他真的有可能重新开始生活吗？有新生的婴儿牙牙学语，有男孩子在草地上玩耍，还有一个小女孩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马尼拉使帕格特别怀念儿女们带给他的快乐。他回想起那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最甜蜜、最美好的日子。同帕米拉一起重新过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复活，就是真正的第二次生命。但是，像他这样一个生硬的、脾气古怪的人，做得到吗？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对他的孩子们是十分严厉的。

他已经非常疲倦，最后在椅子上睡着了，就像他在民族饭店塔茨伯利的房间里一样。但是这一次，没有轻轻抚摸他的冰凉手指把他惊醒了。他那很少有差错的生物钟及时叫醒了他，于是他开车到甲米地去看“乌贼”号潜艇进港。

拜伦跟抛锚小分队一起站在前甲板上，身上穿着咔叽军服和救生衣，但是帕格没有认出他。当“乌贼”号靠近码头旁边驶来的时候，拜伦大声叫喊出来：“哎呀！那不是我爸爸吗？是你，爸爸！爸爸！”这时帕格才发现那个双手插在裤子后面口袋里的细长个儿站立的姿势他很熟悉，他儿子的声音是从留着卷曲的红胡子的瘦脸上发出来的。潜艇还在歪歪斜斜地开进来，拜伦就一下子跳到码头上，伸出胳膊搂住维克多·亨利的脖子，紧紧地抱住他。帕格吻着那张乱糟糟、毛茸茸的脸，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嘿，拜伦，干吗留那么多胡子？”

“胡班艇长最讨厌胡子，可我打算让胡子一直长到膝盖上。天哪，这可完全出乎意料，爸爸。”舰桥上一个军官通过扩音喇叭不耐烦地喊起来。拜伦又像一只山羊似的跳回到正在移动的前甲板上，同时向他爸爸嚷道：“我今天一整天都要跟你在一起。嘿，妈妈写信告诉我，你要指挥‘加利福尼亚’号啦！真叫人难以相信！”

潜艇靠了岸，“乌贼”号的军官们热情地邀请维克多·亨利到郊区他们租的一所房子里去吃便饭。帕格看到拜伦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就婉言谢绝了。

“我就住在潜艇上，”拜伦说，他们开了帕格从公用物资集用场借来的灰色海军汽车驶回马尼拉，“我不跟他们住在一块儿。”

“为什么不住在那儿呢？听起来好像挺不错。”

“哦，倒是挺不错。厨子、总管、两个男用人、花匠、五英亩地、一个游泳池，大伙儿一分摊，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到那儿吃过饭，你要知道，有些姑娘就在他们那儿过夜——各式各样的姑娘，秘书啊，护士啊，等等——在那儿胡搞一气。”

“是吗？我想这是年轻人的常情。”

“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帕格朝拜伦瞟了一眼，那张有胡子的面孔很严肃，“呃，我只是挨过了不少痛苦的时光，勃拉尼。不过，你做什么都可以，千万别装出比谁都神圣的样子来！”

“我不觉得比谁神圣，我的妻子在意大利，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可以爱怎样做就怎样做。”

“你知道她最近的消息吗？”

“她要在本月十五号飞里斯本。我收到一张小孩的照片，我等会儿给你瞧！真奇怪，他看上去跟我小时候非常相像。”

帕格两个月来一直在欣赏放在他钱夹里的那张照片，但是他决定不提它。照片上有给斯鲁特的题词，提起来总有点儿尴尬。

“离得这么远，真叫人难过。”拜伦感叹说，“爸，你能够想象吗？你的妻子带着个你连见都没见过的娃娃，在世界的另一边——没有电话，一封信要碰运气才能偶尔收到。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最糟的是，她

差点儿从瑞士出来了，但她怕乘德国飞机。她病了，又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不能怪她。如果还有别的路可走，此刻她该到家啦。那些德国人，混账的德国人！”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又忸怩不安地没话找话说：“这儿很热，是不是？”

“我已经忘记有多热了，勃拉尼。”

“我想俄国是很冷的。”

“嗯，东京也上冻了。”

“告诉我，东京是怎样的？古雅、美丽，还有其他等等，是不是？”

“那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城市，”帕格说，很高兴能把话题岔开，“真可怜。一座单调的、满是简陋小屋的城市，一直伸展到望不到尽头的地方。中心区闹市有几座高大的现代化建筑物和几块霓虹灯招牌，一群群矮小的日本人来来去去。多数人穿着西服，但是衣料像是旧吸墨纸做成的。人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打扮得像日本洋娃娃似的女人和一些像是在圣弗朗西斯科唐人街的庙宇和宝塔。这座城市并不特别具备东方色彩，它是破旧的、肮脏的，从城市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散发出污水和烂鱼的臭味。在我这么多年的旅行中，东京最使我失望。而且，日本人对白种人的仇恨之深你随时可以觉察到。”

“你觉得他们会发动一场战争吗？”

“嗯，那倒是一个大问题。”维克多·亨利用指头敲打着驾驶盘，“我有一本论他们的神道的书，你最好读一读。这是一本开人眼界的书，是大使给我的。勃拉尼，这里的人民在二十世纪竟然相信——至少有些人是相信的——他们的国王是太阳神的后裔，他们的帝国一直上溯到二千六百年前。据说在大陆分离以前，日本是地球上的最高点。所以，它是世界的中心、神圣的民族，它的使命是征服其他一切国家以保障世界和平。你在笑，孩子，你最好把这本书读一读。就跟纳粹的宣传一样，他们通过宗教的胡说八道来宣传这样的思想，就是说，一个民族注定要用

武力把全世界接收过来。为什么这种思想又分裂成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且不断地扩散，那只有天知道。这像一种精神上的麻风病。嘿，你饿不饿？我们在吃饭以前先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故居吧。”

在修得很整洁的红胡子的衬托下，拜伦的笑容虽显得古怪，但依旧很可爱。“哎呀，真的，爸爸，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车子沿着哈里逊大道驶去。快到房子门口的时候，拜伦叫喊起来：“天哪，是那座房子吗？已经有人住进去，把房子漆成黄色了。”

“就是那所房子。”帕格说。他把车子停在街对面，父子两人从车内出来。讨厌的芥末色也使他觉得诧异。低矮的石墙、铁栅栏，连同这所房屋，全都漆成了这种颜色；给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旧油漆已经剥落。草地上躺着一辆翻倒的三轮脚踏车、一只红色大皮球、一辆儿童车和一些塑料玩具。

“瞧，树木比过去高大和茂密多了，”拜伦一边说，一边扒着栅栏往里看，“可是房子仿佛缩小了。瞧，这就是华伦把红油漆罐扔在我身上的地方。现在还看得出吗？那儿依旧有一块痕迹。”拜伦用鞋擦了擦铺石路上已经暗淡的红色斑点，“总的来说，我在这儿的日子不好过。华伦把我的头砸破了，于是我恨起他来——”

“不错，还有那辆卡车撞在你的自行车上了。我也觉得，你想起这些事来准不会愉快。”

拜伦用手一指：“你教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坐在那儿，就在那棵树下。记得吗，爸爸？瞧那棵树现在长得多粗大啊！”

“哦，你还记得那桩事吗？我想这也不会是一种愉快的回忆。”

“干吗不愉快呢？我没有好好上学，你不得不给我补课！”

“可我是一个蹩脚的老师。也许应该让你妈妈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但是早上她喜欢睡懒觉，下午呢，要么上街买东西，要么在家梳头

发，你知道，或者把自己打扮起来赴什么聚会。那时候我老发脾气，我应该向你道歉。”

拜伦眯缝着眼睛，用异样的目光瞥了他爸爸一眼，搔了搔他的胡子，说：“我不在乎。”

“有时候你还哭。可是你被卡车撞倒的时候倒没哭，你从来不为疼痛而哭。”

“嗯，只要你一发火，声音里带着怒气，我就害怕了。不过那算不了什么，我乐意跟你学习，我了解你。”

“你那年总算得了好分数。”

“我从来没得过那样好的分数。”

父子俩不再谈下去，他们从栅栏外面朝里张望了有几分钟光景。“好啦，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地方了。”帕格说，“现在吃饭去好不好？”

“你知道吗，”拜伦依旧盯着这所房屋，“除了我在里斯本跟娜塔丽待在一起的三天以外，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都是在这儿过的。我喜爱这所房子。”

“当军人要数海军最苦，”帕格说，“你永远扎不下根来。一家子人都像浮萍似的。”

陆海军人俱乐部供应野苹果鸡尾酒时，依旧给一杯味道柔和的红色果汁，果汁盛在高脚杯子里，野苹果肉上还粘着一片没有意义的绿叶子。蒸汽柜里的烤牛肉只有微温，而且烤得太久，就像一九二八年那时候做的一样。甚至吃饭的人们也仿佛是从前那些人——除了拜伦以外。从前他是一个吃饭慢得叫人生气的瘦小孩，现在却是一个长满胡子的高大年轻人了。但他依旧吃得太慢，还是帕格先把肉吃完，虽然自始至终几乎都是他在讲话。

他想从拜伦嘴里打听出一点儿帕米拉和乔彻南·杰斯特罗的情况。他讲起杰斯特罗怎样突然闯入斯鲁特在莫斯科的寓所，以及他怎样在漫天风雪中像幽灵似的重新出现在斯巴索大厦。但他一提到塔茨伯利拒绝使用明斯克的文件，还怀疑杰斯特罗可能是苏联内务部的间谍，拜伦就发起火来。“什么？他真是这样吗？嘿，他要不是一个伪君子，就准是一个糊涂虫！天晓得，他说大家不愿意帮助犹太人倒是真的。几年来，希特勒就是利用了这一点麻痹了整个世界。但是不管什么人，只要跟班瑞尔谈上五分钟的话，就看得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个诚实可敬的人。”

“你相信关于大屠杀的传说吗？”

“干吗不相信？难道德国人干不出来？只要希特勒一下命令，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我自己却不那么肯定，拜伦，不过我向总统送去了一份关于这件事的报告。”

拜伦张大了嘴，圆瞪着眼，跟着用一种不相信的口气低声说：“爸，你干了什么？”

“嗯，那些文件被看成是伪造的，在大使馆里被撂到一边。我认为应该对那些文件进一步加以研究。这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愚蠢的——但是我这样做了。”

拜伦·亨利伸出手来握住他爸爸的一只手，攥得紧紧的，那张留胡子的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红光。“我只能说这么一句，做得好！”

“不。我相信这是一个无用的举动，那些事情是永远做不好的。不过，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附带问你一声，你见过塔茨伯利的女儿吗？娜塔丽在罗马的机场提起过跟她认识。”

“你说的是帕米拉吗？我在华盛顿见过她。怎么啦？”

“嗯，塔茨伯利父女跟我一道在战区旅行过。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勇敢而又吃苦耐劳的姑娘。她吃了不少苦，但始终和蔼可亲，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她从来不诉苦，也不唠叨。”

“哦，据娜塔丽讲，帕姆·塔茨伯利是天生能吃苦的。在那一点上，她们俩倒不算不太相像，但是在另一些地方，她们俩肯定是不相像的。娜塔丽告诉我关于她的许多事情。在巴黎，帕米拉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女人。”

“真的吗？”

“真的，她有一个海明威式的男朋友，这人一向跟莱斯里·斯鲁特同住一套公寓。她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简直闹翻了整个巴黎。然后，他丢下了她，她就‘发’起神经病来。爸爸，我很想吃点儿点心，你也吃点儿吗？”

“当然。”维克多·亨利忍不住坚持问下去，“怎么，神经病？”

“哎呀，你想象得出吗？跟人乱搞，想把全巴黎的酒都喝光，像个疯子似的开汽车。她开汽车绕着马赛市外的一棵树团团转，险些把跟她在一起的那个法国作家撞死了。怎么啦？你听了好像很恼火。”

“这是一个听了叫人恼火的故事，她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姑娘。我要在这儿待一个星期，”帕格突然说，“除非客机改了飞行时间。我们可以打打网球吗？”

“当然。不过我打不好了，不像在柏林时那样了。”

“我也一样。”

为了避开天热，他们一清早就去打网球，淋浴以后一道吃早饭。维克多·亨利不再提到帕米拉了。夜里，在呼呼响的电扇下面，醒着躺在闷热而潮湿的黑暗里，他想出种种办法重新提起这个话题。但是，吃早饭时当着他儿子的面，他再也开不了口。他猜得出拜伦会联想到他的严

肃的爸爸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风流韵事。这个小伙子会认为这纯粹是一个中年人的不正派行为——反常的，不体面的，可怜巴巴的。现在，连维克多·亨利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一天，胡班少校说服他一同到帕赛那所住宅里去吃午饭，拜伦执拗地不肯同去。帕格在四周都是开花的树木的游泳池里游了很长时间，吃了一顿可口的咖喱饭；午睡过后，他打网球赢了埃斯特上尉。这个下午非常令人满意。在他离开以前，胡班和埃斯特在面临花园的阳台上一面喝着甜酒，一面满怀信心地谈论着拜伦。两人都认为拜伦是一个天生的潜艇军官，他们说，他好像只缺少军人的素质。拜伦承认他有不服从和懒惰的缺点，并且坦白地表示只要在“乌贼”号潜艇上服役，他就决不想改正。他念念不忘地想调到大西洋去，但是胡班耐心地向他父亲指出，这是不可能的。马尼拉没有军官替换他；潜艇中队的人员编制还差很多；“乌贼”号如果少去一个值班军官，就不能下海。拜伦只有下决心使“乌贼”号成为他自己的战舰。

维克多·亨利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刻提起了这个话题——就在第二天早上早饭以前，他们俩打完网球和洗过澡以后，两人正在草地上喝咖啡。前几天，拜伦早晨喝咖啡的时候总是兴致勃勃的。帕格尽可能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附带问你一下，拜伦，你上次说娜塔丽飞到里斯本去是在——本月十五号吗？”

“对，十五号。”

“你觉得这一次她能够成功吗？”

“老天爷，是的，最好她能够成功！他们已经取得官方一切可能的保证和最大的优先权。”

“好啦，十五号离现在没有多久了，是不是？你申请调动工作的事情——”维克多犹豫了一下，因为拜伦的脸上露出一种他非常熟悉的神

色——愠怒、茫然、冷漠和内向，“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搁下呢，至少在十五号以前？”

“搁下？你放心，早已经搁下了。我的申请已经被胡班、塔利和海军将军哈特的人事军官拒绝了。你还要我做什么？”

“我指的是你自己的思想上，勃拉尼。”

“听着，我一直在假定她是会带着娃娃回家的，要不然我也许会当个逃兵，亲自去把她接出来。但是，我依旧想调动工作。我想去看他们，我想待在他们身旁，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自己的儿子。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总共才跟她一起待了三天。”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方面。你们中队急需值班军官，我们正处在战争警戒状态，而且——”

拜伦打断了他的话：“瞧，你这是什么意思呢，爸爸？我并没有请求你到塔利那儿去，利用你对他的影响，是不是？”

“你没有这样做我确实很高兴。瑞德·塔利不能做出办不到的事，拜伦。他采取通融办法，让你在五月间进了潜艇学校，但那是另一回事——”

拜伦又打断他说：“老天爷，你说得不错，为了这个，我要永远感激你们两个。这就是我的儿子出生在意大利的缘故，这也就是我和我的妻子被广大世界隔开的缘故。”

“我们最好还是不谈这个话题吧。”维克多·亨利说。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爸爸。”

拜伦在吃火腿和鸡蛋时又变得亲切起来，但是维克多·亨利觉得，在这次短短的令人失望的交换意见中，他已经失去这几天来好不容易赢得的他儿子对他的好感了。

可是第二天，拜伦把他爸爸送上飞剪式客机的时候，他又变得非常

亲切了。在登机口，他伸出胳膊搂着帕格。他的胡子触痒了帕格的嘴唇，帕格情不自禁地说："娜塔丽会喜欢这么一大把胡子吗？"

听到拜伦放声大笑，帕格觉得很高兴。拜伦说："别着急，我离开'乌贼'号潜艇那一天，这把胡子就剃掉了。"

"那很好，我猜想是这样，拜伦。"

"浮萍被风吹散啦。"

"说得一点儿不错，浮萍被风吹散啦。"

"嗯，反正几天以后你就要见到华伦和杰妮丝了，真叫人高兴。替我向他们问好。"

扩音喇叭呼唤乘客登上那艘巨大的飞船。

维克多·亨利看着他儿子的眼睛，好容易才说出一句："瞧，我在替娜塔丽和你的孩子祈祷。"

拜伦的眼睛眨也不眨，他的目光深不可测。"我肯定你是会这样做的，爸爸，谢谢你。"

当飞剪式客机转动螺旋桨渐渐起飞的时候，他依旧站在登机口呆呆地望着，两只手插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在那个时刻，日本的舰队正在驶往夏威夷途中。

七百多英里长的一连串火山岩构成的、把日本跟西伯利亚松散地连接在一起的千岛群岛，成了一个良好的秘密集合地。日本的六艘航空母舰会合在白雪铺顶的黑色峭壁中间，掩蔽在烈风和长久的霜冻下成长的盘根错节的树木下。六艘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们在雨雪中练习往浅水里投掷鱼雷的技术。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油船和补给舰也在源源开入。除了船上的官兵和几个日本领袖以外，没有人知道这批集合起来的舰队。当战舰向东出发的时候，只有几个舰队指挥官知道他们是往哪儿

去以及为什么去。

他们没有预定进攻的日子或时辰，他们也不能确信袭击一定会发动。舰队正在前进，以防华盛顿谈判破裂。日本的和平使节正在想方设法搞一个“妥协办法”，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炮弹射出之前的太平洋停火协定。日本的“妥协办法”是要求美国恢复运送石油和废铁，承认日本统治东亚和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权利。如果美国人答应这一切，舰队一接到信号就往回开。

但是，美国的“妥协办法”要求日本人放弃对华战争，退出东南亚大陆，以换取正常的经济关系。日本领袖们早已决定，如果这是美国人最后的不能更改的决定，那么他们就要开战。在那种情况下，就要按照原来的计划，一接到信号就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将像满天红光一样突然照亮南太平洋，进攻时间将紧扣在一个不能更改的指定时辰：对夏威夷进行空中突袭的时辰。

白种人在南太平洋的三个坚强据点是珍珠港、马尼拉和新加坡。日本的计划是从空中消灭美国在珍珠港的海空力量；从海上奇袭占领新加坡；在菲律宾登陆，占领马尼拉，然后扫荡东印度群岛的残敌。在这以后，利用这些新得到的资源对中国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占领全中国，同时击退英美的反攻。最后的赌注是：德国或者赢得这场使日本有机可乘的自相残杀的白种人大战，或者耗尽英美两国的力量，使日本最终维持它所攫取到的东西，不管德国遭遇到什么结局。

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领袖们对于这个孤注一掷的计划会不会成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他们又觉得没有别的选择。日本的困境很像德国进攻苏联以前那样。这两个掌握在军国主义者手里的国家，发动了他们不能够结束的战争。随着时间的逝去和供应的减少，他们改变了进攻的矛头，希望自己的命运得以改善。

当前迫使日本人决一死战的理由有三个。他们的石油快要用完了；气候马上要变得对军事行动不利；白种人最后也有了戒心，每星期都用

越来越多的飞机、战舰、高射炮、坦克和防御工事加强他们的三个军事据点。日本在南太平洋和东亚的暂时优势正在消失。除非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忽然变得温和起来，否则日本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要不然就不得不放弃它建立帝国的努力。

所以，在陆海军橄榄球比赛的前一天，日本舰队已经驶离千岛群岛，开进黑魆魆的浪涛汹涌的海洋，向夏威夷进发。

正当日本的特遣舰队向东驶去的时候，一列小得多的美国特遣舰队从珍珠港出发，向西驶去。在威廉·哈尔西海军将军的率领下，“企业”号航空母舰载着十二架海军战斗机，开往威克岛。日本久已非法地在太平洋的每一座岛上设防，并用环礁把它保护起来。尽管罗斯福总统做了多次努力，但国会始终不同意拨款在美国的岛上针锋相对地设防。现在，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拨款已经通过了。工程正在加速进行。在威克岛，工程已经完成一半，但是环礁依旧没有防空设备。

出海第二天，在一个晶莹的晴朗早晨，华伦·亨利在进行拂晓搜索后，把飞机斜转着降落在“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甲板朝着华伦升起，钩子扣住第二号钢缆，他的肚皮紧紧顶着安全带。他降落下来，停在穿着漂亮的红、绿、黄各色军服的舱面水兵中间，他们围绕着降落的飞机，手舞足蹈地疯狂做着手势。温暖的海风从他的后座机枪手敞开的座舱盖旁吹进来。华伦解开安全带和各种索缆，收起他的图表和日志，笨手笨脚地从机舱里爬出来，迎着清风登上甲板。这时，另一架侦察机轰轰隆隆地飞到，猛地停下来。

负责着陆的军官把信号板靠在嘴的两边，冲着他嚷道：“喂，所有驾驶员都在上午九点到侦察六队的待命室集合。”

“什么事？”

“长官要跟大家说话。”

“舰长吗？”

“哈尔西。”

“老天爷。”

在待命室里，深凹进去的舒适的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穿着咔叽军服或者飞行衣和黄色救生衣的飞行员们沿着舱壁排成一列。哈尔西随同舰长和空军中队队长们一同走进来，站在伸向前方的树脂玻璃记录板前面，板上用橘黄色油彩标出搜索方式和任务。华伦离哈尔西只有几英尺。由于离得很近，哈尔西的脸孔看上去好像黑一块白一块的，很苍老。他不时皱着眉头，像起神经性痉挛似的露出牙齿。

空军中队队长挥舞着一份绿色的油印文件：“好，昨天你们大伙儿都收到了这份文件，也讨论过啦，可是将军还要我把它大声宣读一遍。”

战斗序列第一号

1．“企业”号目前正在作战情况下行动；

2．不论什么时候，白天或者黑夜，我们都必须准备立刻投入战斗；

3．我们可能遭遇敌人的潜艇……现在正是需要毅力和勇气的时候。

美国“企业”号指挥官

批准：威·哈尔西中将，美国海军舰队空军司令

舰长后退一步，站在将军后面空军中队队长们中间。哈尔西向整个房间扫了一眼，皱起他闪动着的灰色眉毛。“谢谢你，舰长。我听说昨天有人提出一些问题，我到这儿来是来听你们的意见的，先生们。”

没有人说话或者举手。

哈尔西将军情不自禁地皱起眉头，回过头去望望舰长和空军中队队长们。他又对驾驶员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吭声呢？"这一问引起一阵不自然的窃笑。"我得到确切的报告，据说有人说这份文件使得你们每个人都有权把美国推到世界大战中。现在，那位说这样的话的勇敢的人愿意站出来吗？"

华伦·亨利从舱壁旁边向前跨了一步，大伙儿的脸都朝着他。

"你叫什么？"

"华伦·亨利上尉，先生。"

"亨利？"哈尔西的脸色稍微温和了一些，"你跟维克多·亨利上校有亲属关系吗？"

"他是我的爸爸，先生。"

"哦，他是一个出色的军官。那么，你觉得这个战斗序列会让你把国家拖到战争里面去，是不是？"

"先生，昨天我附带说过，我是非常赞成打仗的。"

"你非常赞成打仗，嗯？为什么？你是什么人，一个嗜血的刽子手？"将军仰起凸出的下巴。

"将军，我想咱们现在已经在打仗了，不过咱们是双手被反绑着在打仗。"

哈尔西脸上抽动一下，挥挥手，叫华伦站到后面去。将军双手反握在背后，用严厉的声调说："先生们，这支部队在几星期以前已经清除了不必要的什物，准备投入战斗了。据我所知，'企业'号上散乱的、可有可无的、易燃的东西都已经清除了，只留下军官室里的一架钢琴。这是我特许留下的。瞧，我们的任务是秘密的。在我们的航路上，不会有美国的船只，也不会有友好国家的船只。我们已经警告它们避开。我们

遇到的船只都是属于敌人的。除非我们先开火，否则我们也许就永远不会再有开火的机会了。所以，这支部队要首先开火，有什么争论以后再说。责任由我来负。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慢慢地向那些严肃的年轻面孔扫了一眼：“那么再见吧，祝你们搜索顺利。”

过后，光着全身躺在上铺的华伦的僚机驾驶员说：“嗯，可以肯定一点，他是一个有勇气的浑蛋！”

“也可以说是一个好战的老疯子，”华伦说着，把他的刮脸刀上的肥皂泡涮去，“要看事态的发展。”

在日本向东驶去的舰队和哈尔西向西驶去的舰队互相逼近的那一天，华伦·亨利采取向北搜索方式，笔直地朝着日本舰队飞行了二百多英里。日本人照例派出一架侦察机飞向正南方大约同样距离的地方。但是，在辽阔的太平洋上，他们仍旧像是捉迷藏一样。两架侦察机最远的搜索点之间隔着几百英里没有搜索到的水面，因此这两支舰队太太平平地驶了过去。

关岛上空的光亮渐渐暗淡了。维克多·亨利从降落的飞剪式客机的窗口瞥见落日的余晖向北平行地照射到梯田交错的丛林，向南照射到关岛的山岭和海边崎岖不平的巉崖。朦胧的光线使景物模糊起来。关岛像是日本银幕上画出的一座岛屿。日本人占据的一座岛屿——罗塔岛黑压压的一片，很鲜明地伸向血红的天边。

在暮色苍茫中，一群满身流汗的疲倦的乘客站在入境移民棚外面。这时，一辆灰色汽车开来，挡泥板上面飘动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镶着灿烂星光的舰首旗。

“是亨利上校吗？”一位穿白军服的海军军官向他敬了个礼，把一个信封递给他，他满有把握地从空运驾驶员和文职人员中认出这个身穿青灰条薄麻布衣服的人就是佩戴海军四条杠杠的人，“总督问候您，长

官。”

这封短信潦草地写在有金色顶饰的奶油色信纸上。

自：关岛总督小克利弗顿·诺伯特·托莱佛，美国海军上校

喂，帕格——世界上最坏的打红心牌的人，只要不在安息日，请你来我这儿喝酒、吃饭、打牌，好吗？

基普

帕格看到信上对他在安息日的小禁忌开了那种叫人厌烦的玩笑，就微微一笑：“不行，上尉，对不起。等到我在这儿检查完毕，到了旅馆梳洗好，总督就要吃罢饭了。”

“不，先生，让我来帮您办手续吧。总督要我把您的行李连同其他一切都带到总督府去，他会给您个房间，让您收拾整齐。”

总督副官浆洗得笔挺的白军服上的金肩章像魔术似的驱走了困难。五分钟内，维克多·亨利就上了总督的汽车，留在后面的飞剪式客机上的其他乘客都羡慕地瞪着眼目送他。

天渐渐黑下来，副官沿着一条狭窄而弯曲的柏油路在岛上行驶，熟练地避开一些凹坑，却又撞在别的凹坑上，颠簸得连骨头都痛了。

“你们这儿没有修路设备吗？”帕格问。

“先生，总督已经把土木工程的钱用来修筑火炮掩体和各种小型防御工事了。他说也许他要为这件事受绞刑，但是他的首要责任不是铺路而是保卫这座岛，尽全力去保卫它。”

汽车的前灯在大部分路上照见了绿色的丛林和几处耕田。“先生，终于到了市区啦。”

汽车驶过一条铺过的街道，街两旁是关上百叶窗的商店和几个灯光

暗淡的酒吧间，叫作快餐酒店和啤酒餐厅什么的。看上去很孤寂的水兵们在这儿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有几个水兵跟衣服穿得单薄的哧哧笑着的褐肤色姑娘在一起。汽车开到一个花草美丽的大广场，四周是四座古色古香的西班牙式石头建筑物：一座大教堂、一座长长的兵营、一所庞大的监狱和一座被副官叫作总督府的华丽大厦。

维克多·亨利从一道宽大的楼梯登上总督府的阳台时，基普·托莱佛向他招手示意。他身穿一件浆得笔挺的白军服，坐在一把西班牙式有雕刻的圈椅上，被一盏枝形吊灯下面的黄色灯光笼罩着。几个穿衬衫和裤子的本地人站在他面前。“坐下，帕格！”他指着他身旁的一把椅子说，“欢迎你来，会议开不了多久的。萨拉斯，赶快去办吧。小学生们怎样了？他们是不是每天都在操练？”

这是一个布置防御工作的会议。托莱佛用一种屈尊俯就的和蔼态度用英语或者西班牙语跟关岛人讲话。有一两个关岛人讲一种古怪的土话，由别人代为翻译。关岛人个儿比菲律宾人高，外表很漂亮。

“喂，帕格·亨利！”那些本地人鞠了个躬走下楼以后，总督轻轻拍了拍他客人的膝头说，“看到你的名字在飞剪式客机乘客的名单上，我真感到意外！你要知道，在这座岛上，乘客名单一向是重大的新闻。凯蒂还在这儿的时候，每星期两次她总是抢着看名单，就像看情书似的。好吧，你喜欢什么呢？喝酒，还是淋浴？来，咱们喝一杯吧。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会到我们这座天堂似的岛上来的？”

他们俩在阳台上，用雕刻得很精致的绿色高脚杯喝着上等甜酒，由帕格谈他的旅行见闻。托莱佛似乎对俄国的战争情况比对日本更感兴趣。帕格说到他在东京待了四天，托莱佛的回答只是：“哦，真的吗？我倒要问问你，你能不能在这儿住一夜？我叫一个侍者照料你，你会过得很舒服的。”

“不，基普，谢谢你。我最好住到泛美旅馆去，飞机起飞要看天气，我不愿意误了这班飞机。”

“没问题，”基普的口气听起来好像很有权威，“你不走他们不会起飞。这件事交给我好了。”

帕格觉得这座官邸很沉闷，尽管有金碧辉煌的房间和豪华的深色家具。他房间里的床安置在缓缓转动的电扇下面，床上铺着金银色的织锦。一间宽敞的浴室里，镍制的新管子喷出滚烫的热水。可是，屋内多么静寂啊！关岛的侍者穿着雪白的制服，像幽灵一样悄悄地走来走去。他跟总督看来是这儿仅有的两个白人，因为那个海军上尉已经开着汽车到酒吧间去了。帕格穿衣服的时候，可以从总督府的那一头听到银餐具和瓷器相撞的玎玲声。

在一间昏暗而漂亮的西班牙式餐厅里，这两个美国人坐在一张黑得发亮的长桌子一头，吃着全部是从国内运来的冷冻或者罐头食品。基普·托莱佛在吃头两道菜的时候还保持着地方长官的尊严，很有礼貌地问他在柏林的老朋友的情况以及马尼拉的局势。但是，当他喝完一杯又一杯酒以后，他装出来的门面忽然倒塌，裂成了碎片。他马上用亲密的口气向帕格表示艳羡，承认自己的任务是不愉快的。年轻的军官们可以到酒馆去，到俱乐部去，喝酒打牌；总督却不得不一个人留在总督府里，从早坐到晚。他睡得很不好，他非常想念他的妻子。不过，妇女们自然是非离开这儿不可的。要是日本人行动起来，关岛连一个星期也守不住。在离关岛只消半个钟头飞行时间的塞班岛和提尼安岛，日本的轰炸机排列在新建造的简易机场上，庞大的军队运输舰停泊在那里。关岛没有军用机场。

正在上点心的时候，海军陆战队副官率领着四个穿白军服的年轻军官走进来。

“好啦，好啦，有了伴儿啦。”总督说，“这些小伙子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就到这儿来，帕格，我教了他们玩红心纸牌的诀窍。你乐意吗？你想打牌，还是宁愿聊天？”

帕格看见那几个年轻人一听到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马上面露喜色。

他把声音放低得近于缺乏热情似的说："好吧，我想，我们打牌吧。"

总督犹豫不决地看看客人，又看看那些年轻军官。对他的下级讲话时，他把身子挺得笔直：浓密的灰白头发、长下巴的瘦脸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本来应该使人望而生畏，然而他的样子只显得疲倦和忧郁，对习惯和礼貌之间这种微不足道的选择迟疑不决。玩红心纸牌游戏在总督的孤单生活中分明是一个愉快的时刻。

"喂，怎么办？"托莱佛说，"我不是经常能够见到我的同班同学的，特别是像这样有名的人物。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走吧，自己找消遣去，明天这个时候再来。"

"是，是，先生。"那个海军陆战队军官说，尽量装出失望的声音。四个年轻军官在鞋跟敲着地砖的一阵嘚嘚声中离开了。

托莱佛上校和亨利上校喝着白兰地酒坐了很久基普问帕格，他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日本人会行动起来吗，还是在塞班岛增加防御只是为华盛顿的会谈虚张声势？他曾经做过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武官，然而日本人在他看来是一个谜。坏人掌了权，麻烦就在这里。陆军已经取得确认或者否决陆军大臣的权力，这就是说，陆军将领们可以推翻他们所不喜欢的任何内阁。从那时起，日本就时刻决心要从事征服。但是他们真的要进攻美国吗？有些他认识的日本人是对美国友好得再好不过的人，他们很担心他们的军阀；另一方面，客机上的旅客经常告诉他关于日本人在中国血腥屠杀的暴行，特别是对于落到他们手里的白种人。

"帕格，你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占领南京的时候干下的事情吗？真把我们气死，他们竟把'帕奈'号战舰炸沉了。他们像疯子似的到处乱杀人。千真万确，他们强奸了两万个中国女人，然后把她们中多数人都给肢解了。我说的是肢解——一点儿不错。女人的大腿、头颅和乳房，老天爷可以做证，都乱扔在大街上！这是事实，帕格。他们还把中国人成百地绑在一起，用机关枪把他们扫射死。他们在大街上追赶小孩子们，把他们当小兔子一样枪杀掉。几天之内，他们大

概屠杀了二十万平民。所有这一切都登载在正式的报道里，帕格。事情是的确发生了的。我幸而有机会查证了一下事实，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感兴趣，你可以这么说。现在呢，我坐在这儿，”他把第四或者第五杯白兰地酒倒进闪闪发亮的圆形杯子里，对他的老同学翻着白眼，“现在我坐在这儿。没有飞机，没有军舰，没有地面部队，只有少数水手和少数海军陆战队。海军当局本来应该叫我撤退的，可是啊，不成，政客们决不会赞成。就是那班政客，他们甚至不肯投票通过一笔拨款来加强这座岛的防御。那么，我们只有坐在这儿等着他们来了。舰队决不会及时开到这儿来援救我们的。

“帕格，你还记得我们毕业的时候，勒基·巴格是怎么说到我的吗？‘今天，基普·托莱佛班上的同学，谁都愿意取得他的地位，三十年后的今天尤其如此。’你觉得好笑，是不是？这是不是从古到今最大的笑话？嘿，咱们再喝一杯，然后听听东京播送的午夜新闻。”

在嵌着护墙板的图书室内，总督拨动海军收音机的刻度盘：一台七英尺高的庞大的黑色机器，机器里闪烁出红光、绿光和黄光，发出哨声和呼啸声，接着是一个日本女人清晰的声音。她先讲德军在莫斯科周围获得的巨大胜利，预言苏联即将投降，然后又用愉快的声调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秘密作战计划暴露在美国引起的巨大骚动。《芝加哥论坛报》曾经得到所谓胜利纲领的一份文件（那个美妙的声音拖长了调子，说到胜利计划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坐直了身子），这个计划要求征召八百万军人，对日本进行防御战争，并要求从英国基地起飞对德国进行全面空袭，然后在一九四三年入侵欧洲。她宣称出于爱国热忱，那家报纸把全部计划都发表了！

那个女人说，罗斯福的罪恶阴谋是要站在殖民主义财阀一边，把美国拖进战争，这个阴谋现在暴露出来了。美国人民已经愤怒地站起来，国会议员正号召对白宫的骗子提出弹劾。白宫正在保持可耻的沉默，但是最近日本的建议中那种公正和爱好和平的意图——特别是对照战争贩

子罗斯福的秘密阴谋——正受到美国全国的欢迎。那个女人不断地说下去，把《芝加哥论坛报》上的那份文件一整节、一整节地读出来。帕格了解那些章节，有些句子还是他自己写的。

“帕格，你是怎样理解这件事情的？这是一堆胡话，是不是？”托莱佛打了个哈欠，“大概哪个记者弄到了一份参谋部应付紧急事变的研究计划，拿来大做文章了。”

“当然啦，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呢？”

帕格心里痛苦极了。像这样的事都能发生，美国已糟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日本人可能会占领东印度，甚至菲律宾；美国还是不愿作战。在他看来，像这样在报纸上泄露国家的最高机密是缺乏起码的荣誉感，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唯一叫人放心的一面，就是这种卖国行为如此毫不掩饰，如此叫人吃惊，也许德国人和日本人根本就不会相信，尽管他们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大肆宣传。

“到我上床睡觉去的时候了。”维克多·亨利摇摇头，站起身来。

“哦，不，帕格，坐下。吃点儿煎蛋卷还是什么的好吗？我的厨师做的煎蛋卷很好吃。再过半个钟头，我们就会听到圣弗朗西斯科播送的上午八点钟的新闻了。这家伙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从隔壁屋子里传来的。咱们听一听除了《芝加哥论坛报》的那些玩意儿以外还有什么，把它们跟《芝加哥论坛报》上的那种胡说对比一下。拿圣弗朗西斯科的广播去核对东京的广播，听起来总是有趣的。”

帕格坚持要回泛美旅馆去。压在他心头的危急之感已经够沉重的了，用不着再加上这个一边喝白兰地酒一边唠叨的落入陷阱的关岛总督——这个他上海军学校时同班同学中已经褪色的风云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像霉味一样的倒霉气息了。托莱佛依旧要了煎蛋卷，又把维克多·亨利硬留了一个钟头，两个人闲谈着往日在马尼拉结邻而居的情形。他对孤独的恐惧是露骨的、可怕的。

最后，托莱佛闷闷不乐地走到电话机旁，把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军官叫来，那个人在几分钟内就开车到来。四个当侍者的关岛人忙着替帕格拿旅行皮箱和两个小提包。

基普从总督府楼梯的顶端提高了嗓门说："喂，从珍珠港带一枚戒指给凯蒂好吗？她住在拉霍亚我们家里。告诉她你看到了我，一切都很好。你知道，她对关岛的学校很感兴趣，告诉她下学期的报名人数增加了很多。同时，你知道，告诉她我爱她，一切再等等。"

"一定办到，基普。"

"还请代我向罗达问候，好吗？在我过去认识的所有海军军官的妻子中，她是最漂亮、最好的了——当然，除了我的凯蒂。"

"我会把你说的话告诉她，基普。"帕格回答说，托莱佛用过去式动词说到他自己，使他感到有些沮丧。

"用'加利福尼亚'号好好追逐敌人吧，帕格。"托莱佛站在那儿望着汽车开去，只见一道笔直的白影消失在温暖的夜里。

拂晓，飞剪式客机从关岛起飞了。

---

(1) 美国作家斯托夫人（1811—1896）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一个残暴的奴隶贩子。

(2) 美国海军军歌。

第五十九章

在维克多·亨利离开马尼拉那天，日本驻罗马大使馆为日本和美国的新闻记者意外地举行了一次招待会。目的似乎是故意表示亲热，以抵消关于战争的议论。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约娜塔丽一同去。她从来没有在晚上离开过她的婴儿，再说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又加上她不大喜欢那个男人，但她还是接受了邀请，匆忙地请了一个女裁缝来，把她的最宽大的衣服放大了。离开旅馆的时候，她给一个慈爱的女仆写了长长的一列指示，怎样替婴儿洗澡，怎样喂孩子，使得那个女仆笑了。要在太平洋打仗的谣言耗损了娜塔丽的神经，因此她也希望在招待会上听到一些具体的消息。

她带回来一个奇怪的故事。在美国客人中，有一个叫赫布·罗斯的电影发行人，他在罗马保留了一家办事处。赫布在会上说日语，使得一场冷淡、生硬、无意义的招待会多少充满了生气。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在东京也设立了一家同样的办事处。赫布是一个身材高大、面孔漂亮的加利福尼亚犹太人，他请罗马最好的裁缝做衣服，意大利话说得很流利，直到他说英语的时候，他一直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到这时，他的谈吐听起来才像是一个干电影这行的：说话俏皮、尖酸刻薄，还有点儿粗鲁。

这位赫布·罗斯已经买了去里斯本的飞机票，和杰斯特罗一家人乘同一架飞机。他在这次招待会上特地走到娜塔丽跟前，把她引到一个角落里，吞吞吐吐地告诉她说，明天早上九点她和她的叔叔一道到圣彼得大教堂去，站在米开朗琪罗[1]雕刻的圣母怀抱耶稣尸体的雕像附近。他说，可以给他们找一个机会尽快离开意大利，经过巴勒斯坦逃走。赫布相信，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是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逼近了。他本人也从那条路逃走，把到里斯本的飞机票放弃。此外，他不愿再对

她说什么。他请求她别在旅馆内议论这件事情。从招待会回家以后，在威尼托大道上寒冷的细雨中，她一边散步，一边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她的叔父。埃伦的反应是怀疑，但他同意他们最好还是到圣彼得大教堂去一趟。

第二天早上，他的心情非常烦躁。他一向喜欢天蒙蒙亮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十一点钟。他说晚上心烦意乱地睡不安稳，只睡了很少几个钟头，把清早花在这种牵强附会的差事上真是莫大的浪费。再说，没有暖气的旅馆里那种寒冷的潮气，已经使他新得了伤风感冒的毛病。他两手塞在大衣口袋里，蓝色的围巾裹着脖子，戴着给雨水淋得僵硬的旧灰毡帽的头耷拉下去。他紧靠在侄女身旁，一步一拖地顺着威尼托大道向停留出租汽车的地方走去，像个小孩子到学校去一样。“巴勒斯坦哪！”他嘟囔着说，“唉，那是比意大利还要危险的地方。”

“听赫布说情况不是这样。他说，当前最要紧的是，不管用什么办法，马上离开这儿。赫布认为实际上一夜之间全世界就会打起仗来，这样我们就永远出不去了。”

“可是赫布离开的办法是不合法的，不是吗？他的出境签证是到里斯本去的，不是到巴勒斯坦去的。那么，这就是一桩冒险的事。处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定的局势中，首要的原则是不要给当局一个最微小的借口，”杰斯特罗挥动一根僵硬的指头表示警告，“让它来反对你。服从命令，让你的证件确切可靠，让你的头低下去，让你的精神振作起来，让你手里保存着现款。这是我们古老的民族智慧。最重要的是，不要越出法律的范围。”他打了几次喷嚏，擦了擦鼻子和眼睛，“我一向不喜欢罗马的天气。我认为这是荒谬无益的事情。巴勒斯坦啊！到那里你离拜伦甚至更远，我离文明也要更远了。那是一个地狱的洞坑，娜塔丽，一片充满苍蝇、阿拉伯人和疾病的沙漠地带。愤怒的阿拉伯人定期起来暴动和屠杀。我写关于保罗的那本书的时候，曾经计划到那儿旅行一次。但是我打听了几次以后，马上把我的计划取消了。我转而到希腊去。”

人们在出租汽车站排了一列长队，但是出租汽车很少。他们在九点钟以后才坐车到达圣彼得大教堂。他们从太阳底下匆匆地走进大教堂的时候，温度降低了几度。杰斯特罗打了几个喷嚏，他把围巾往脖子上围得更紧些，并且把衣领翻上去。圣彼得大教堂静悄悄的，简直空空荡荡，而且非常阴暗。到处都有戴黑色披巾的女人在摇曳不定的惨白色烛光下做祈祷，成群的小学生跟在教堂司事的后面，游客们倾听向导的讲解，但是这一切都消失在浩渺无边的庄严里了。

“这是意大利大教堂中我最不喜欢的一座，”杰斯特罗说，“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为了征服和麻醉而建造的。嗯，圣母怀抱耶稣尸体的雕像在那儿呢，那倒是很可爱的。”

他们走到雕像跟前。一个德国女向导站在雕像旁边，认真地在向十多个拿照相机的条顿人讲解。她讲解的时候，大多数条顿人都在看导游手册而不去看雕像，好像要核对女向导是不是讲得完全。

“毕竟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件艺术品啊，娜塔丽。”那些德国人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杰斯特罗说，“这个可怜的死去的年轻的基督，软绵绵地躺在年岁并不比他大多少的圣母马利亚的膝头。两个人都是那么温柔，那么栩栩如生，那么年轻！他是怎样用石头雕成这样的呢？它当然不像摩西的雕像，是不是？那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在我们离开罗马以前，我们一定再去看看摩西的雕像。别让我忘了。”

“杰斯特罗博士，您管它叫‘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吗？”有人用德国话说。说话的人中等身材，三十岁左右，长得有点儿肥胖，在一件红色运动衫外面罩一身旧花呢短外衣，挂在脖子上的一台徕卡照相机晃来晃去。他曾经和那群人跟向导在一起，但他故意落在后面。他把夹在胳膊下面的一本书拿出来，那是一本英国旧版的《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外面的包封已经磨损了。他笑嘻嘻地把书背面作者的照片指给杰斯特罗看。

“对不起，”杰斯特罗说，他好奇地盯着那个人，“这张照片看了叫

我泄气，我早已衰老得让人认不出了。”

“显然不是这样，因为我就是从这张照片上认出您来的。我叫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亨利太太，您好！”他改讲清晰的英语，只是口音有点儿怪，也有点儿粗重。娜塔丽怯生生地向他点了点头。他接下去说：“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我问过罗斯先生还有没有别的美国犹太人留在罗马。知道了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还在这儿，我大吃一惊。”

“你是在哪儿捡到那本书的？”杰斯特罗的口气有些调皮，任何一点儿钦佩的暗示都使他感到温暖。

“在这里一家卖外国旧书的店里买到的。我早已读过这部著作，真是一部杰作啊！来，我们围绕大教堂走一遍，好不好？从前我没有来这儿参观过。明天四点钟，我就要趁涨潮的时候从那不勒斯开航了。你来吗？”

“你要开航？你是一位船长吗？”娜塔丽问。

那个人微微一笑，但是等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又露出严肃的神情，样子有点儿可怕。他的短而粗的脸有点儿像斯拉夫人，而不像闪米特人；他的两只眼睛小而伶俐；浓密的淡黄色鬈发低低地长到额头上。“不完全是这样，我已经包租了这条船。这不会是丘纳德[(2)]式的航行，船是旧的、小的，它装运皮革、脂肪、马匹和大西洋沿岸的这些东西。所以，船上的气味是别致的，但它会把我们运到那里。”

娜塔丽说：“一次航程有多远呢？”

“啊，那要看情况了。今年的定额早已满了，所以我们可能要绕道。”

“什么定额？”杰斯特罗说。

这一问使拉宾诺维茨吃了一惊。“怎么，教授，英国人每年只允许少量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去，以免太激怒阿拉伯人，这件事您不知道吗？

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关于这件事，我想坦白地说出来。依照目前的情形，我们总可以一直把船开到巴勒斯坦去，也可以开到土耳其去，然后从陆上继续前进——叙利亚，黎巴嫩，再穿过山脉到加利利去。”

“那么，你是说非法入境啰。”杰斯特罗的声音显得很严厉。

“如果说一个犹太人回自己的故乡算是非法的，那么您说对了。我们不认为这是非法的。横竖我的乘客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都是从德国人手里逃出来的难民，所有别的国家都对他们关了门，包括你们美国。他们不能只是躺着等死啊。”

“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杰斯特罗说，“你提出的办法是不安全的。”

“教授，您在这儿也并不安全。”

“你属于什么机构？而且你收多少费？”

“我的机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把犹太人从欧洲运出去。至于船费——嗯，这可以慢慢谈。你可以问罗斯先生。钱是次要的，虽说我们干什么都少不了花钱。事实上，我来到罗马就是为了弄钱，我会见罗斯先生也是为了这个。”

“一旦我们到了巴勒斯坦——以后怎么办呢？”

拉宾诺维茨朝他亲切地、愉快地望了一眼。“哟，为什么不留在那儿呢？我们有那么一位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是会感到很荣幸的。”

娜塔丽插进来说：“我还有一个刚满两个月的小娃娃呢。”

“是的，罗斯先生讲过。”

“一个小娃娃能走那么长的旅程吗？”

拉宾诺维茨在大祭坛旁边停下脚步，用赞美的目光凝视着螺旋形柱子。“这座大教堂多么华贵，多么美好啊！真是登峰造极了，您说是不

是呢？像这样的巨大人工，都是为了崇拜一个被罗马人处死的穷犹太人。现在这座建筑物俯瞰着整个罗马城，我想我们应该感到荣幸。”他咄咄逼人地直盯着娜塔丽的眼睛，“我说，亨利太太，你听说过从波兰和俄国传来的消息吗？恐怕您应该冒险把你的小宝宝带出欧洲。”

埃伦·杰斯特罗亲切地说：“战争时期，各式各样的消息都会听到的。”

“拉宾诺维茨先生，我们要在九天内离开这儿，”娜塔丽说，“我们的飞机票都买好了，许可证也领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们弄到手的，我们要坐飞机回国。”

拉宾诺维茨用一只手捂住脸，摇晃着头。

“您身体不舒服吗？”娜塔丽摸摸他的胳膊。

他松开一道皱起的眉毛，苦笑了一下。“我有点儿头痛，可是现在好了。您瞧，赫伯特·罗斯先生也有飞机票，他却要跟我一道去那不勒斯。要是你们跟我们同路，我们是欢迎的。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即使我们愿意考虑采取这个不顾一切的行动，我们也不能换一张出境签证啊。”杰斯特罗说。

“谁都没有出境签证。您只是上船送客人的，开船的时候，您忘记上岸就得啦。”

“要是出了一点儿毛病，我们就永远走不出意大利了，”杰斯特罗坚持说，“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拉宾诺维茨朝他的表望了一眼。“说句老实话，我怎么也不敢担保您走得成，杰斯特罗博士。罗斯先生告诉我你遇到的麻烦，我不认为这些都是偶然的。恐怕您是某些人叫作头等货的那种人，”他用他流畅的德语犹豫地说出了这句美国土话，“那才是您的真正问题。有一天意大利人可以利用您大做交易，所以即便到了要走的最后一分钟，也是可以

出些毛病的。可是，能够会见您，真是莫大的光荣啊！要是您同意去，我们可以多谈一些。关于您的那本书，我有很多问题。您的耶稣跟这没有多大关系，是不是？”他两手朝着整个大教堂一挥。

“他是一位犹太人的耶稣，”杰斯特罗说，“那就是我的论点。”

“那么，请告诉我一件事情。”拉宾诺维茨说，“这些欧洲人崇拜一个被谋杀的穷犹太人，那个您写得那么出色的年轻犹太法典学者——在这些欧洲人看来，他就是上帝——但是他们又一直继续不停地屠杀犹太人。一个历史学家怎样解释这一点呢？”

杰斯特罗用在课堂上讲课时那种舒服的、含讥带讽的口气（这种口气和当时的环境是极不相称的）回答：“对，你应该记住，他们在内心深处多半依旧是挪威的和拉丁美洲的异教徒。他们一向为他们犹太上帝的犹太法典中的伦理道德所激怒，因此他们可能在那些信仰同一宗教的人身上发泄他们的愤怒。”

“我从来没想到过这种解释，”拉宾诺维茨说，“这是你应该写出来的一个理论。好，我们就这样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吧。我相信，您是会把这件事再考虑一遍的。今晚六点罗斯先生要打电话给您，问您要不要歌剧院的票子。要或者不要，告诉他一声就行了。”

“好，”娜塔丽说，“我们非常感谢您。”

“感谢什么，我的任务就是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您的小宝宝是女孩还是男孩？”

“男孩，可他只有一半犹太血统。”

拉宾诺维茨狡猾地笑了笑，匆匆地挥挥手表示再会，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带他走。我们需要男孩子。”说罢，他就快步走开了。当他肥胖的身影消失在正在离开圣彼得大教堂的一群游客中时，娜塔丽和她的叔父迷惘地彼此对望着。

“这地方很冷，”杰斯特罗博士说，“而且非常沉闷。咱们到外面去吧。”

他们在大广场的太阳下散了一会儿步，把这件事情又商量了一遍。埃伦倾向于马上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娜塔丽主张多考虑一下，或者跟罗斯商量一番。她一想到他要走，心里就很不安。杰斯特罗指出，罗斯并不像他们那么安全。一旦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爆发战争——那是对日危机中的一个威胁——大使曾经答应为他们在外交人员列车上留两个座位，和新闻记者及大使馆人员一同离开。罗斯可没有这种保证。今年年初，大使馆一再提出警告要他离开，他情愿担着风险留下，现在他可要承担后果了。如果他要冒险试一下非法出境，那并不是说他们两人也有必要这样做。

在旅馆里，娜塔丽发现娃娃已经醒来，而且非常烦躁。这个娃娃似乎太小太柔弱，让他在海上航行恐怕他经受不住，何况这次航行连目的地都不明确，更不用说不合法了；坐在一条拥挤的破船上航海——毫无疑问，食物、水、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都很有限——还可能长途跋涉穿过山地，终点是一个原始的、不安定的地方。的确，娜塔丽只消朝她的娃娃望一眼，她的主意就打定了。

罗斯准时在六点钟来了电话。“喂，你要歌剧院的戏票吗？”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是亲切的，又仿佛有点儿焦灼不安。

娜塔丽说：“赫布，我想我们不去了。多谢你那位替我们弄票子的朋友。”

“娜塔丽，你在犯一个错误，”罗斯说，“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上演了。你打定主意了吗？”

“打定了。”

“祝你幸运，年轻人。我是肯定要去的。”

在凉爽的清晨，在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中，杰妮丝·亨利离开了家，驾车向珍珠城驶去。维克多在七点钟把她吵醒了，他咳得非常厉害，发热几乎到了华氏一百零五度。医生在电话中打着哈欠，开了个用酒精擦皮肤的药方，以便把娃娃的热度降下去。但是家里没有擦皮肤用的酒精，所以她先把止咳药让这个发烧的、浑身淌汗的娃娃吃下去，自己动身到城里去，留下那个中国保姆照料孩子。

从山顶望出去，在从海面上刚刚升起的白色太阳照耀下，港口完全是安息日样子。舰队正停泊在港内，在朝雾中一字排列在停泊所：三三两两的巡洋舰、油船和供应船，成群的灰色驱逐舰和扫雷艇，一簇簇的黑色潜艇。在福特岛外面，战列舰威严地排成两列，白色的遮阳篷已经架起；在附近的飞机场上，几十架飞机机翼左右衔接，排列成好几行，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在船舰上、码头上或者机场上，简直看不见一个人在走动。也没有一艘正在航行的大船扰乱港口明镜般的海面。只有几艘去参加教堂集会的小船，载着很少几个穿白军服的水手，在平静的绿色水面上行驶，激起小小的V字形波纹。

杰妮丝从汽车里出来，寻找她丈夫的舰船。使她失望的是，“企业”号航空母舰不但不在港口，海上到处都不见它的踪影。她一直盼望着他能在星期日早晨回来。她从汽车的工具箱里取出望远镜，向天边仔细观察，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艘四烟囱的旧驱逐舰的烟囱伸出水面，舰身已经埋进水里。华伦去了以后，到星期二应该是两个星期了。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手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娃娃，过着一种腻烦透顶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多么叫人腻烦！

昨天晚上，由于寂寞无聊，杰妮丝接受了她早已认识的一位中尉的邀请，到军官俱乐部跳了一夜的舞。他是在彭萨科拉被淘汰下来的，目前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服役。维克已经咳嗽了好多天，不过他的体温一直正常。当然，她要是早知道他病得这么厉害，就决不会在外面一直待到三点钟以后，又是跳舞又是喝酒了。但她依旧感到内疚和恼火，对这

种愚蠢的生活腻烦到了极点。

自从去华盛顿回来以后，她越来越觉得腻烦。她觉得自己嫁的不是一个仪表堂堂的风流公子，而是一个有狂热事业心的海军军官，他有时对她恩爱备至，但大部分时间几乎眼里没有她这个人。谈情说爱充其量只占很少时间。在二十三岁就做一个给海军军官看婴儿的临时保姆，杰妮丝·拉古秋到头来会有什么结局呢！她在舰队司令部做半天翻译电码的工作，免得跟随军家属一道疏散，但那也是一种又沉闷又劳累的工作。杰妮丝有时非常想反抗，但到目前为止，她什么也没有对华伦说过。她害怕他。不过，她迟早要跟他摊牌，即使闹离婚也在所不惜。

在十字路口的一幢绿色木头小房子里，一家小杂货店正在开门营业，两个胖胖的日本孩子在东倒西歪的门廊内玩耍。很幸运，这家杂货店储备了一些稀奇的杂货，这样她就可以不用把车子远远地开到市镇上去了。她刚走进店里，忽然听到港口上空响起一阵炮声，正如几个月来在实弹演习时断断续续听到的那样。

店主正站在柜台后面喝茶。这是一个黑头发的矮小日本人，上身穿一件花运动衫。在伸手够得到的货架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各种货物：罐头食物、药品、平底锅、扫帚、糖果、玩具、汽水和杂志。他站在悬挂着的一条条干鱼下面，微笑着点头招呼："要擦皮肤的酒精吗？好的，太太。"说着，他就走进背后绿色的帘子里。炮声越来越猛烈、响亮，飞机在上空轰鸣。她想，真怪，怎么这个时候搞起演习来了，在星期日清晨军旗升起之前；不过，也许这样做是很对的。

杰妮丝走到门口，发现大量飞得很高的飞机在一阵阵猛烈炮火的黑烟中列成密集的队形向港口飞来。她从汽车上取出望远镜。最初她看见的只是蔚蓝的天空和一团黑烟，然后有三架飞机飞入视野，形成耀眼的银白色三角形。飞机的翅膀上绘有一个实心的橘红色圆形。她吓得目瞪口呆，用望远镜观察它们飞行。

"是吗，太太？好多飞机啊！好大的规模！"店老板站在她身旁，龇

牙咧嘴地笑着把包装好的物品递给她，笑得几乎把他的一双眼睛都眯成了缝。他的孩子们站在他背后的门廊上，一面指向天空，一面用尖锐刺耳的日本话嘁嘁喳喳地讲着。

杰妮丝睁大了两眼望着他。在美国海军中，几乎人人都不喜欢夏威夷的日本人，猜想他们都是间谍。她也感染了这种情绪。现在，在这儿，这个日本人就朝她咧开嘴嘻嘻笑着，而日本飞机却真的在天上飞着呢！在夏威夷群岛的上空飞着呢！这说明了什么？这些无耻的日本人啊！她把物品接过来，态度生硬地猛地把望远镜递给他。那个人向她点了一下头，就仰起头来瞭望那些飞机。它们此刻开始掉转方向，一架架俯冲下去，在一阵阵浓密的黑烟中闪出银光。他喉咙里发出一个古怪的声音，不动声色地直立着，把望远镜递还给她，呆呆地望着她，一双乜斜着的眼睛像黑玻璃一样。那些涂着橘红色标志的飞机所呈现的景象虽然很怕人，但仿佛有点儿虚幻，倒是他脸上的神色更向杰妮丝·亨利说明了珍珠港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她把望远镜抓在手里，跳进汽车，把车门砰地关上，发动机隆隆地转动起来。他捶打着车门，伸出手来，手掌向上，大声叫喊。原来她还没有付款。

杰妮丝原是一个诚实的年轻妇女，但是现在，她怀着一种孩子寻开心似的激动情绪，厉声喊了一句去你妈的——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使用水手的骂人话——就开足马力沿着公路疾驰而去。

杰妮丝·亨利就是这样看到战争爆发的。后来有好些年，她总在酒后跟一些好朋友讲起这个故事，通常都会引起笑声和喝彩。

她把汽车的踏板往脚底下一踩，汽车飞速地在尖利的啸声中攀上山去，转了几个弯，开到了山顶。她刹住车，跳进路边草丛里。这儿就她一个人。下面，银色的飞机掠过平静的海军基地上空，向基地俯冲，那儿的朝雾依然带着珍珠似的粉红色笼罩在战舰周围。一股股水柱向上喷射，几艘船着了火，一阵阵的高射炮火发出淡黄色的闪光。但这种情景仍像是一次演习，而不大像是一场战争。

接着，她看见一派非常奇特的骇人景象。一艘战列舰消失了！一霎之前，这艘战列舰还屹立在前列，但顷刻间已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个黄黑两色浓烟缭绕的大红球。轰隆一声大爆炸几乎震聋了她的耳朵，气浪扑到她脸上，像是轻拂的和风。一团圆形黑烟和通红的火焰沿着一根较淡的烟柱上升到高空，接着又是一声爆炸，迸发出一大片美丽的橘色和紫色，然后又是另一次连续不断的隆隆声！那艘消失的战列舰在望远镜中又一次朦胧地出现，已是一艘巨大的裂开而扭弯的破船，全身都着了火，正在倾斜着下沉。水手们拼命奔跑，往海里跳，有些人身上的白军服已经着了火，在黑烟中进进出出，无声地尖叫着。这情景看上去很像在演电影，激动人心但不真实，可是现在杰妮丝·亨利开始感到恐惧了。这儿确实有一艘战列舰在她的眼皮底下沉没下去，而且自始至终不到十分钟！她看见更多的飞机飞到她头顶的上空，炸弹开始在一些小山上爆炸开来。她想起她的孩子，就飞跑到汽车跟前，猛地把车倒退到公路上，然后开足马力驶回家去了。

中国保姆坐在扶手椅上，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往教堂去，帽子放在膝头，闷闷不乐地翻看着祈祷书。“孩子睡着啦。”她用清晰的英语说，她出生在这座岛上，是女修道院抚养大的。“吉列特一家人还没来，他们把我忘了。看来我得去做上午十点钟的弥撒。请您打个电话给芬尼太太。”

“梅安娜，你知道不知道日本正在进攻我们？”

“什么？”

“唉！难道你听不到炮声？听不到爆炸声？”杰妮丝神经紧张地朝窗外做了个手势，“把收音机打开，你会听到很多事情！日本飞机都飞到港口上空来了，它们已经炸沉了一艘战列舰。”

维克多仰面躺着，服了咳嗽糖浆以后还在睡，呼吸的声音响而且快。杰妮丝把他滚热的红润的小身体脱光了。收音机里播送着夏威夷吉他圆润的琴声，一个女人唱着《可爱的草裙舞能手》。当杰妮丝用海绵

替婴儿擦身子的时候，广播员兴高采烈地给克什米尔香皂做广告，然后又开始播另一首夏威夷歌曲。那位保姆来到房门口，问道："亨利太太，您真的相信发生战争了吗？收音机里什么也听不出啊！我想，或许您只是看到了军事演习吧？"

"啊，我的天！演习！你以为我有多蠢？千真万确，我看见一艘战列舰被炸毁了。我看见大约一百架日本飞机，也许还要多！广播电台的人都睡着了，不然就是神经错乱。喂，请你给他吃点儿阿司匹林。他的烧退了很多了。我要打电话给芬尼夫妇。"

但是，电话线路已经不通了。她接连往挂钩上按了好几下，但不起作用。

"洗羊消毒液是使香烟变得苦涩的焦油。幸运牌香烟是唯一的好烟，没有一点点洗羊消毒液的味道。"一个爽朗而愉快的男人声音说，"抽幸运牌香烟吧，对您的喉咙大有好处——"

杰妮丝把刻度盘拨到另一个频道上，听到了风琴的乐声。"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保姆交叉着双臂倚在门口，乜斜起眼睛嘲弄地望着杰妮丝，看她拧动刻度盘收听新闻。

"怎么，他们都疯啦！水兵们有的身上着了火，有的跳进海里给浪涛冲走了。什么声音？是谁来了？是吉列特夫妇吗？"她听见车胎驶在汽车道沙石上的嘎吱声。一只拳头捶打着门，门铃响起来。那个保姆直瞪着她的女主人，身子一动也不动。杰妮丝飞奔到门口把门打开，华伦·亨利踉踉跄跄地跌进门来，他血流满面，穿着沉重的飞行靴、一套带拉链的衣服和一件血迹斑斑的黄色救生衣。"喂，你有二十块钱吗？"华伦问。

"天哪，华伦！"

"杰恩，你先把车钱付掉。"他的声音已经嘶哑，话说得很简

短，“梅安娜，拿点儿绷带来好吗？”

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尖脸的白种老头儿，他说：“太太，应该给我五十块钱。我听说日本人已经在卡胡库角登陆了，我也在替我自己的一家人发愁呢。”

她给他两张钞票。“我丈夫说给你二十块钱。”她说。

出租汽车司机把钞票装进衣袋里，说：“哪怕我得杀出一条血路上船，我也要搭第一艘船离开这儿。夏威夷的每一个白种人都要被杀掉，这是罗斯福给咱们惹出来的。”

华伦光着膀子坐在厨房里，保姆正在把消毒药敷在他流着血的左胳膊上。“我来吧，”杰妮丝拿起海绵和药瓶说，“当心别让维克多出什么差错。”

杰妮丝在他两英寸长的擦掉皮的伤口上敷药的时候，华伦咬紧牙齿忍着痛苦。他问她：“杰恩，维克什么地方不舒服？”

“唔，发烧，咳嗽。亲爱的，你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情况？”

“我被打下来啦，那些杂种把我的报务员也打死了。给我点一支烟好不好？我们的中队在‘企业’号航空母舰前面飞行巡逻，于是跟他们遭遇上了——哎，轻轻地擦碘酒，碘酒够多了——那些混账的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

“亲爱的，你得到医院去，应该把伤口缝起来。”

“不，不，医院准是挤得满满的。这是我到这儿来的一个原因。同时，我想确切知道你跟维克都很平安。我要到福特岛去，看看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许能在那儿搞到一架飞机。那些日本航空母舰还没走远，我们要反攻，那是肯定的，我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杰恩，用绷带把它扎起来，再把我耳朵上的伤口敷上药扎上就行啦，我全身那么多的血块就是从这里滴下来的血凝成的。”

看见华伦从战场上突然回到家里，而且完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光着半个身子，血流不止，这情景吓得杰妮丝头晕目眩。但当她抚摩着他的皮肤，闻着他的汗和血的气味，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时，她又深深地感到愉快和激动。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激动得厉害。“天哪，真离奇——当然，我原以为那些高射炮炮弹的爆炸是实弹演习呢。我们在四十英里开外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它们。还有大量可怕的烟从岛上升到天上。我把这一点告诉了我的僚机驾驶员，我们两个人都推测他们是在焚烧甘蔗林。我们最初没有认出他们，直到他们的六架飞机从太阳里钻出来向我们猛扑过来。这是我最后见到皮尔·帕朗茨，我到现在还不清楚他的下落。从那时起，我就想尽办法保住自己这条命。天哪，瞧那些家伙俯冲的劲儿！”

“亲爱的，别动。”

“对不起。的的确确，那是一场硬仗，杰恩。无畏式是一种优良的俯冲轰炸机，可是这些日本的零式飞机更好！它们飞起来速度那么快，性能那么灵活！它们可以一翻身钻到你的飞机肚子底下，快极了！简直不是它们的敌手。它们表现了飞鸟似的绝技，你甩不掉它们，也盯不住它们。说实话，驾驶员们也都是第一流的。我不敢说F4F战斗机是不是它们的对手，可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一架无畏式跟一架零式较量，简直是死路一条。我只能不断地打转躲避他们。他们马上把德·拉什穆特打死了。他在通信联络中发出的可怕尖叫声几乎震破了我的耳鼓，然后他喊着说：‘亨利先生，我正在流血，我要死啦！’接着，哼了一声就完了。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它们不断向我飞来，急于把我干掉。其中有一架最后冲过了头，在我的视线内停留了一两秒钟，想掉转身来，我马上用0.50口径的机枪向它扫射。肯定它已经开始冒烟，可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后来我就看不见它了。曳光弹从三面向我射来，正好经过我的窗口，一道道巨大的粉红色的光发出嗖嗖嗖的声音。然后，天哪，我们自己的高射炮开火了！究竟为什么向我开炮，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些愚蠢的狗娘养的——也许他们是想打日本人而打错了目标，

高射炮火在我的周围爆炸开来。我依旧不知道究竟是谁打中了我，是他们呢，还是日本飞机。我只知道我的油箱着火了。可怜的德·拉什穆特，我一声又一声地向他喊叫，直到火焰冲到飞机座舱的周围，可他一句也没有回答，他肯定已经死啦。因此，我打开座舱盖跳伞了。直到降落伞张开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看见的只是一片海水。我降落在檀香山海港上空，风把我吹到了岸上。我几乎给缠在迪林汉大道旁边一个小公园的一棵棕榈树上了，但是我解脱出来，降落到地面上。我抓住了那辆出租汽车，跟那家伙磨了很久。他看见降落伞缠满树梢，他看见我怎样解脱——他停下车在一旁观看——但他还是要我付给他五十块钱，才答应把我送回家。好一个爱国者，那家伙！”

“亲爱的，我已经把你的血止住一些了。你就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吧，好不好？”

“亲爱的，我一定要在今天天黑之前弄到一台打字机，好把这第一次对日本零式飞机作战的报告写出来存档。嘿，怎么样？你应该去瞧瞧市区的那种景象！”华伦朝他的妻子歪着头咧嘴一笑，“人们出来的时候还穿着睡衣裤，还有穿得更少的，叫喊着，跑来跑去，呆呆地望着天空。老头儿、孩子、抱着婴儿的母亲，真是他妈的傻瓜，在高射炮炮弹的碎片像雨点一样到处乱飞的时候还乱跑！唯一安全的地方是屋里。我还看见那个漂亮的中国姑娘——看到梅安娜使我想起了她——奔跑着穿过迪林汉大道，身上除了一只胸罩和一条粉红色短裤以外什么也没穿，而且还是透明的小裤衩——真够瞧的——”

“你就会留心这类事，”杰妮丝说，“毫无疑问，哪怕你的一只胳膊给打断，你也会留心这类事。”华伦用他的好胳膊亲昵地抚摸了她一下，她在他的手上拍了一巴掌。“好吧！我已经把这里的伤口包扎好了，也许可以凑合一阵子。你的耳朵也不流血了。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到海军航空医疗站去看看医生。”

“那得看时间，那得看时间。”华伦一边做着苦脸挥动他的胳膊，一

边穿上衬衫和毛线衣，拉上他外衣的拉链，“我想看看维克。你去把车子开出来。”

过了一会儿，他从屋子里走出来，打开了车门。“嘿，这小鬼睡得挺安静，摸上去挺凉，看样子好像长大了一倍。”

“也许热退了。”杰妮丝说罢，停顿了一下，手放在排挡上。车上的无线电收音机正在广播总督的讲话，要求人民保持镇静，强调舰队的损失很小，进攻的敌人已被打退了。“华伦，出租汽车司机说日本人正在卡胡库角登陆，你觉得会有那个危险吗？还有——”

“不会的，不会的，开车吧。登陆？他们在四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建立一个滩头堡，怎么保证供应呢？你会听到各种疯狂的谣言。这是一次打了就跑的空袭。他妈的，这座岛上的高级将领们现在肯定在集体自杀。在所有骗人的把戏中，搞了一个星期天早上的偷袭！嘿，多年以来，这一直是一个例行战斗问题。”

山顶上一些看热闹的人站在停放的汽车旁边的草地上，指手画脚地交谈着。浓密的黑烟从舰只停泊的地方往上腾起，迅速布满整个天空，遮得太阳像个灰暗的圆球。杰妮丝把汽车停住，华伦通过风挡玻璃用望远镜向港口环视了一遍。

“天哪，杰恩，福特岛简直成了废品场了！我看不见一架没有损坏的飞机。但是，飞机库里一定还剩下许多架。老天爷，还有一艘战列舰也沉没了。我敢打赌准有上千人待在舰上——嘿！老天爷！他们又回来了吗？”

在整个港口，高射炮开始隆隆地响起来，喷出火焰，黑色的高射炮炮弹又在蓝色的天空里开了花。华伦朝天空望了望：“真他妈的！他们又来啦！怎么回事？这些混账的日本人这一次肯定是孤注一掷了，杰妮丝！嗯，这也就是说，那些航空母舰依旧在飞机的航程之内，等着它们的飞机回去。好极啦！把位子让给我，我来开车。”

对杰妮丝来说，只要不是她自己开车，汽车开得太快她就要紧张，这一点华伦是知道的，但是他像一个抢劫银行后逃走的强盗一样，一阵风似的开着汽车向珍珠城疾驰而去。他妻子惊魂稍定之后，就开始欣赏这种危险的高速度。现在，在日本人袭击以后，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显得更富于冒险性，几乎可以说更好玩儿。华伦看上去是多么漂亮、多么有能力、多么惹人喜爱啊！他用那只没有受伤的胳膊轻松地转动着驾驶盘，绷紧着的嘴里叼着香烟，眯起眼睛望着大路。她的厌烦和急躁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蘑菇状的黑烟比以前浓厚得多，他们透过风挡玻璃望出去，看见日本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着了火从天上掉下来。每掉下一架飞机，华伦都要发出一声欢呼。

舰队的登陆处一片混乱和恐怖。水兵们的脸和手被火烧得起泡，皮肤变成或黄或黑的烧焦的碎片，挂在带血的肉上，被人从救生艇上救出来，或者被穿着血迹斑斑的白色制服的人们抬到担架上，送到医院的救护车里。受伤的人和没有受伤的人都骂着一些下流话，已顾不得挤在登陆处一边咬着手指头一边细细察看受伤者面孔的妇女们，也顾不得那些孩子，他们有的年纪比较小，在妇女们的裙子周围玩着闹着，有的年纪比较大，瞪着大眼看被烧伤的水兵们。有一艘救生艇上装满裹着白布的死人，舵手打算靠拢来，一个穿黄咔叽布军服的胖胖的老长官不住地骂他，挥着手叫他走开。高射炮沉重的轰击声和炮弹爆炸声，空袭警报的号叫声，舰艇汽笛的鸣声，飞机的怒吼声，这一片声响掩盖了一切喧哗，因为第二次空袭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空气中充满浓重的火药味，混合着从福特岛周围水面上燃烧着发出浓烟的黑色燃油中散发出的恶臭。华伦·亨利两手搭在臀部，香烟叼在嘴上，沉着地观看这个可怕而壮烈的场景。

杰妮丝用发抖的声音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渡过海去。"

他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然后大踏步走到登陆处的终点，到一条带长篷的船那边去。杰妮丝匆匆地跟在他后面。

“掌舵的，这是谁的专用汽艇呀？”

一个握着舵柄的整洁的舵手，用一只手去拍头发剪得短短的头上一顶戴得很合适的白帽子。这个人宽下巴、古铜色面孔、高个儿，好奇地注视着华伦血污的救生衣，慢吞吞地说：“先生，这是海军将军拉德本的专用汽艇。”

“海军将军在海滩上吗？”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他在这儿待多久？”

“不知道，先生，他只是要我等着他。”

华伦回头望了一眼沿着登陆处缓缓转动的这条船，随后说：“喂，你瞧，情况就是这样，我是‘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亨利海军上尉，我是一个俯冲轰炸机驾驶员。”

“是吗，先生？”

“我是在早上起飞的，正当日本人袭击开始的时候。日本人把我从飞机上打下来了，我不得不找另一架飞机，再次加入这场战斗。所以，请你把我送到福特岛去好吗？”

那个舵手踌躇了一下，然后挺直身子向他敬了个礼。“上船来吧，先生。重要的是把那伙王八蛋打死。原谅我，太太。”

“啊，一点儿也不错，”杰妮丝笑了笑，“我也希望他把那群王八蛋打死。”

华伦站在船尾部，两手放在屁股上，头发在风中飘动，染血的救生衣敞开着。当专用汽艇驶开的时候，他笑容可掬地望着他的妻子。

“打死他们！”她喊道，“然后回到我身边来。”

“我知道。你等这些王八蛋滚了以后再开车回去，不然他们会向你

扫射的。再见吧。”

一架红黄相间的日本飞机刚好从他头上掠过，离地不到二十英尺，他急忙把身子弯下去。飞机的马达声响了一阵又消失了。然后，那架飞机来了个急转弯，从一艘沉没了的战列舰的深红色船身上面飞过海峡去。华伦站直了身子，依旧咧嘴笑着。杰妮丝目送着海军上将的那艘漂亮的专用汽艇——汽艇全身是灰色的新油漆，闪亮的铜，雪白的窗帘与绳具——载着她血迹斑斑的丈夫往海港中部作为海军飞机场的冒着烟火的岛上去了。他挥着手，她也拼命挥手作答。她在舰队登陆处看到的情形已经把她吓坏了，然而，她从来没有感觉到像此刻这样激动，这样富于生命力，这样单纯美好，这样热爱她的丈夫。

在她开车回家的时候，汽车的收音机里有一个军队发言人在广播。他号召人们保持镇静，防止破坏活动，并叫人们放心，敌人的第二次空袭已被击退，美国的舰艇只是又受到一点儿轻微损坏，日本人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解除警报的汽笛在全岛上空长鸣。到家后，她发现那个女仆坐在扶手椅上听收音机，收音机里又在奏夏威夷音乐了。

“维克多已经很安静了，亨利太太。”她说，“这场仗打得很可怕吗？但是我们会打败他们的。”

“洗羊消毒液是使香烟变得苦涩的焦油。”一个欢乐的声音说，“幸运牌香烟是唯一的好烟，没有一点点洗羊消毒液的味道……”

维克多又在他的卧室里咳嗽了，像成人似的咳得又重又凶。“你瞧，他现在又咳嗽起来了。”杰妮丝说。

“太太，自从吃药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咳嗽，我一直在听着。”

杰妮丝的手表指针指在十点差八分上。“是的，已经过了两个钟头左右了。我想这都是药水的效力，我打算再给他吃一些。”娃娃身上依旧没发烧，他闭着眼喝了一满匙褐色糖浆，叹了一口气，然后翻过身去。杰妮丝倒在椅子上，不住地出汗，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想着战争

已经开始，在她的孩子服两剂咳嗽药的中间，太平洋舰队被摧毁了。

---

(1)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塑家。

(2) 丘纳德（1787—1865），美国费城人，横渡大西洋轮船航行的第一人。

第六十章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在飞剪式客机的机翼上抹了一层红霞。维克多·亨利完全醒过来了，他看着耀眼的日轮离开海面。水上飞机的发动机改变了声调，刺激着他的神经。自从他和帕米拉·塔茨伯利在白雪皑皑的红场上告别以来，他一直在火车上、飞机上、轮船上、卡车上、吉普车上、雪橇上甚至牛车上颠簸。他想，上了“加利福尼亚”号以后，他的骨头也许还要颤动一个月呢。再过四十八个小时，再走两趟一千五百英里的航程，如果中途不出事故，这趟环绕地球半圈的旅行就算完了。

太阳转到侧面去了。这个弯拐得幅度不大，他在座位上身子都没倾斜。一道粉红色的光线从飞机另一边射来，落到他腿上。帕格离开座位，走进前面的厨房，侍者正在那儿打鸡蛋。“爱德·康纳利有空吗？我想跟他谈谈。”

侍者微微一笑，对标着“驾驶舱”字样的门打了个手势。这位海军军官和机长在海岛上的旅馆里一起吃过饭，同住过一个房间。在布满仪表的驾驶舱里，发动机的声音要大得多，有机玻璃的机窗外面，浩瀚的紫红色海水和晶蓝的天空一望无际。机长是一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健壮汉子，他身穿衬衫，头戴耳机，奇怪地望着帕格·亨利。

“早上好，爱德。咱们怎么往回走了？”

康纳利递给他一份电报，黄色的电报纸上用红墨水笔写着印刷字体。

>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港口通电，普通明码“珍珠港被空袭不是演习”，停泊处炮火猛烈，建议你重返威克岛弄清情况。

“新鲜不新鲜？”机长摘掉海绵橡胶的耳机，搔着红色的卷曲头

发，“你相信真有这回事吗？”

“我并不怀疑。”维克多·亨利说。

“真他妈的！老实说，我可没料到他们来这一手。进攻珍珠港！便宜不了他们！”

“但愿如此。不过往回飞是什么意思呢，爱德？”

“我估计他们大概也会去轰炸中途岛。”

“啊，那么说，他们也许也会去轰炸威克岛。”

“威克岛平静无事，我和那儿通过话。”

维克多·亨利回到他的座位上，他感到激动，可是毫不惊讶。到底来啦，他想：在战争的慌乱期间，伺机偷袭一下珍珠港。这些没有脑筋的亚洲人想耍旅顺口的老把戏了！不过，这次他们到底把脑袋钻到绞索里来啦。一九四一年的美国可不是一九〇四年的沙皇俄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电报中那句不是演习的话不断地纠缠着他。对处在战争戒备状态的舰队竟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愚蠢，准是哪个低级的报务员给加上的。

一个沉静的、晒得黑黑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只穿着短裤、袜子和皮靴，坐在吉普车里，在码头上等着他。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已经命令部队准备战斗，他要见见亨利上校。他们在灼热的阳光和呛人的珊瑚尘中沿着海滩公路驶去，然后拐进一片丛林。几小时的战备并没改变威克岛的面貌：三座平坦、宁静的沙土小岛构成一个马蹄形，环绕着翠绿的浅滩，四周是辽阔的海洋，上面有成千上万的鸟儿——因为这是禁猎区——民用建筑队的卡车和推土机往来奔驰着。岛上怪样子的驼背老鼠像小袋鼠一样从吉普车前面跳开，色彩艳丽的鸟儿一群群从矮树林里腾空飞去，啁啁啾啾地叫着。

指挥所建在很深的珊瑚沙底下，用树枝伪装得很好。维克多·亨利

在这个木材建成的深洞里面对着海军陆战队上校，看到无线电设备和粗糙的家具，闻到过滤咖啡和新挖出的泥土的气味，他感到对日战争已经成为事实。这个地下掩蔽所没有俄国战壕那种墓地般的臭味；不是冰凉潮湿，而是烤得又热又干燥；那些正在急急忙忙地架屋梁、安电线的人并不是脸色苍白的、冻伤了的、穿得鼓鼓囊囊的斯拉夫人，而是晒得黑黑的、几乎赤裸的、汗流浃背的美国人。然而在这里，在这个能够隐隐约约听到太平洋涛声的地方，这些美国人——跟莫斯科郊外的俄国人一样——正钻入地下，等待进攻。美国参战了。

陆战队上校是一个干瘦的相貌和善的人，帕格头天晚上和他一起吃过饭。他把一封信交给帕格，请他带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去。“上校，请您当面交给海军司令。这是我最迫切需要的物资清单，我们可以在这儿用它作战。如果他把那些东西送来，我们或许能够坚持到换防的时候。威克岛的雷达设备目前都在夏威夷的码头上，在那儿已经有一个月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他把设备放到一艘驱逐舰上，最好是一架轰炸机上，赶紧送来。没有雷达，我就是一个瞎子。我不能派战斗机去巡逻，战斗机太少了。我这里的最高点离海面只有二十英尺，我的水塔也不过再高出几英尺。我们的结局大概是不得不到铁丝网后面吃鱼和米饭去，不过至少我们能叫那些兔崽子花点儿力气来夺得这块地方。”

帕格刚好赶在一场暴雨前回到旅馆。飞剪式客机上的乘客们正坐下来吃午饭，这时候狂风震撼着地板，把盘子碰得砰砰直响，窗子上的碎玻璃叮叮当当地摔到花砖地上。乘客们叫喊着奔到窗前。粗大的雪茄形飞机，花哨的丛林保护色上涂着橘红色圆圈，在雨中一闪而过；帕格瞥见它们的双引擎和双尾翼。黑烟和大火已经从礁湖对面的机场上腾起，紧跟着又是一阵爆炸，以及更大的火、更浓的黑烟。帕格经常看到轰炸，但是这次袭击随心所欲地摧毁了美国的设施，还是把他气得发昏。

肆意轰炸的轰炸机在雨里显得模模糊糊，不断地在小岛和礁湖上空交叉着飞来飞去，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只遇到疏疏落落的高射

炮火。不一会儿，一队轰炸机径直向泛美航空公司的所在地冲过来，这正是维克多·亨利一直害怕的。飞剪式客机一旦受到攻击，他就会陷入困境，他的战争生涯还没开始就要告终。不搭上那个大而醒目的银白色的攻击目标，他就无法离开威克岛。

机群轰炸并扫射着旅馆、泛美航空公司的修配厂、码头以及无线电塔的时候，他们周围响起了一片凶猛的爆炸声和哗啦啦的墙倒屋坍声。旁边一个汽油库发出可怕的巨响爆炸了，升起一片银白色的大火，飞到天空中，久久不散。乘客们钻到桌子底下或者挤在墙角，但是维克多·亨利仍然蹲在窗前，在驾驶员的旁边观察着。他们看见溅起的水柱逼近了水上飞机，他们看见飞剪式客机的碎片飞了起来。

轰炸机的声音渐渐消失，帕格跟着驾驶员跑上飞机码头。爱德·康纳利像个穿着衣服的猴子，冒着雨爬上了滑溜的水上飞机，使得机身一阵乱晃。“帕格，上帝保佑，我看我们还能起飞哩！他们没有把油箱和发动机打穿，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打着。我现在就把乘客们从这个鬼地方拖走，以后再跟夏威夷打官司。”

乘客们急急忙忙爬上飞机。飞剪式客机起飞了，而且飞了起来。下面，飞机的残骸在燃烧，三座小岛全都冒着烟。帕格看见一些小小的人仰望着正在飞去的客机，有些人挥着手。

九个小时以后，尽管在深夜里，还是不难发现中途岛。驾驶员把帕格叫到驾驶舱里，让他看前面远处黑魆魆海面上的火星。“他妈的，这些日本人是一口气干的，是不是？”他说，“他们四下里同时下手。我听广播说他们已经到了马来亚、泰国、中国香港，正在轰炸新加坡——”

“咱们能着陆吗，爱德？”

“咱们得试一试。我没法儿叫起他们，导航灯全都灭了。中途岛有好多地下油库，管它那儿烧的是什么，只要咱们着了陆，就能加油。嗯——着陆啦！”

这架水上飞机借着正在燃烧的飞机库和建筑物的火光降落到黑暗的水面上。当它啪的一声落到海水里时，忽听得一声巨响，似乎撞上了什么硬的东西，但是接着就慢了下来，平安无恙地浮在水面上。后来他们知道，日本的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炮轰了中途岛的机场。一大群情绪高昂的救火队员几乎赤裸着身体，正在用水和化学药剂灭火，翻腾起一团团巨大的刺鼻的红色浓烟。维克多·亨利找到了司令部，想打听一下珍珠港被袭的消息。值班的上尉很殷勤，但说话含糊。他说司令出去检查岛上的防空设施去了，他自己没权把绝密文件拿给帕格看，但是他可以告诉上校，海军打下了好多日本飞机。

“‘加利福尼亚’号怎么样了？我就是到那儿去接任舰长职务的。”

上尉肃然起敬：“哦，先生，真的吗？‘加利福尼亚’号吗？我相信它平安无事，先生。我不记得有一句话提到过‘加利福尼亚’号。”

这个消息使维克多·亨利安心地睡了一小会儿，尽管一整夜他都翻来覆去地喃喃自语，而且天不亮就起来了，在旅馆凉爽的走廊上踱来踱去。中途岛的信天翁成群地在外面灰色的沙丘上走着，这种鸟长着弯曲的大喙，他只听人说过，可从来没看见过。他望着它们笨拙地飞着，落下来，头重脚轻地翻筋斗。太阳升起来时，他看见一对正在交尾的信天翁在沙滩上滑稽地蹦来蹦去，四只脚一跳一跳，就像一对醉醺醺的农家老夫妇。按常情说，维克多·亨利会利用这个机会在中途岛上查看一下，这是一个大基地，可是今天什么东西也引不起他离开这架随波荡漾着的沉闷地嘭嘭碰撞着码头的水上飞机。

到夏威夷的四个小时真好像是四十个小时。时间不是按平常的速度消逝着，而是冻结住了。帕格找侍者要来了扑克牌，独自玩起来，可是跟着就把牌忘了。他只是呆坐着，像忍受牙医在牙上钻洞那样，慢慢地把这一段旅程的时间熬过去。终于侍者来了，笑眯眯地对他说：“康纳利机长请您到前面去，先生。”

前面，透过有机玻璃，夏威夷群岛阳光灿烂的青翠峰峦出现在地平

线上。

“美吗？”驾驶员说。

“自从我妻子生了一个小女孩以来，”帕格说，“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美丽的景象了。”

“别走开，我们就要看见舰队了。”

客机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情景。中途岛上的谣言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是惨败了，有的说是胜利了，而且两种说法都说得有声有色。客机从北面进入港口上空，兜了个圈后开始降落。飞机来回盘旋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对眼前的景象感到直恶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沿着福特岛整个东岸，布满了太平洋舰队的战舰，都是东倒西歪、支离破碎、舰底朝天，就像一个孩子乱七八糟丢在澡盆里的玩具。希卡姆机场和海军航空基地上是一大堆一大堆焦黑的飞机残骸，以及坍毁烧焦了的飞机库框架。一些干船坞里还停着七零八碎的炸翻了的船只。帕格极力想在这烟雾弥漫的惨景中找出“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可是，从这个高度望去，那些吊篮式桅杆的船只都是一个模样。靠里边停泊的有些船看样子损坏得轻一些，但愿“加利福尼亚”号也在里面！

“我的上帝，”康纳利说，回过头来望着帕格，脸都变样儿了，“真是一塌糊涂！”

维克多·亨利默默地点了点头，在一个折叠的座位上坐下。这时水上飞机下降了，从一艘三叉桅杆的战舰旁边掠过。这艘战舰肚子炸烂了，一头翘得高高的斜躺着，海水都淹没了大炮。飞剪式客机溅起一道水幕，遮住了那幅令人寒心的景象。

旅程结束了。

几辆叮当乱响的海军救护车飞快地驶过去。帕格从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码头的海关检查站直接来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大楼，那里面挤满了忙忙碌碌的军官和水兵。他们脸上都是一副惶惶不安、心有余悸的神

情，就像一群遭了一场大地震的人。一个穿白制服的非常英俊的海军少尉，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挡住了通往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内部办公室的去路。他用怀凝的目光打量着穿麻布夹克、裤子发皱的帕格。“海军司令吗？先生，您是说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梅尔海军司令吗？”

“对。”帕格说。

“先生，您不是真的指望今天要见到金梅尔海军司令吧？我给您找找副参谋长好不好？”

“请向将军通报一下，我是维克多·亨利上校，我刚搭飞剪式客机到这儿，给他带来了威克岛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的一封亲笔信。”

这位非常英俊的海军少尉懒懒地朝一张椅子打了个手势，拿起了电话。“您可能要等上一整天或者一个星期，先生。您知道眼下的情况。”

“我知道个大概的轮廓。”

过了一两分钟，一个穿着定做的蓝制服的漂亮女人从双扇门里朝外望了望。“亨利上校？这边来，先生。”

那个少尉盯着从他旁边走过去的维克多·亨利，仿佛这位上校又长出了一颗脑袋。走廊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的办公室都敞着门，从里面传出激动的谈话声和打字机的嗒嗒声。在一扇高高的门前，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严肃地行了个礼。这扇门上装饰着四颗金星和一枚海军军徽，用金字标着“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字样。他们走进了一间镶着护墙板的接待室，那个女人打开了一扇沉重的打磨得锃亮的硬木门。

“将军，亨利上校来了。”

“嘿，帕格！赶上好日子啦，咱们有多久没见面了？”金梅尔在窗户前高兴地挥挥手，他正站在那里注视着外面的停泊处。他穿着金纽扣的整齐洁净的雪白制服，脸晒得黑黑的，精神饱满，看上去风采焕发，尽

管头发已经脱落了很多，比以前老得多了。“自从在‘马里兰’号上你在我手下工作以来，我见过你没有？”

“我想没见过，先生。”

“啊，你一点儿不显老！坐下，坐下。飞黄腾达啦，是吧？啊，到俄国那地方观察了一番吧，是不是？”他们俩握了握手。金梅尔的声音还像从前那么诚恳，那么动人。这是一位出色的军官，帕格想，显示出他的一生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的。现在，经过了二十年针对“橘子”的军事训练和演习，他指挥的舰队就在眼前窗外躺着，被“橘子”队的一次真正的迅速进攻摧毁在港口。他看上去相当漂亮，只是眼睛红通通的，注意力有些不集中。

“我知道您很忙，先生。”帕格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从威克岛带来的信。

“没关系，能见着一个熟人真是太好了。你那时候是一个出色的炮术军官，帕格。你从来就是一个优秀军官。抽烟吗？”金梅尔递给他一盒烟，然后点上一支，“让我想想看，现在你不是有两个孩子在服役吗？”

“是的，先生。一个在‘企业’号航空母舰上驾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另一个——”

“太好啦！他们没炸着‘企业’号或者任何别的航空母舰，帕格，因为这些航空母舰至少是执行了我的命令，处于百分之百的戒备状态。另外那个孩子呢？”

“他在马尼拉的‘乌贼’号潜水艇上。”

“马尼拉，是吗？他们还没轰炸马尼拉的舰队，尽管我知道机场已经被炸了。汤米·哈特这下子可得到教训啦，他再也找不出什么借口了。我只希望马尼拉陆军的航空部队别像他们在这儿那样睡大觉！这些岛屿和这个停泊处的安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完全由陆军负责的，帕格，

还明确包括空中巡逻和雷达观测的职责。岛屿防务命令上写得明明白白，不论到哪里，都找不着比这更清楚的了。幸好文件上没有对这个问题留下什么漏洞。哦，你从威克岛带了什么东西来了，是吗？咱们瞧瞧吧。他们轰炸时你在那儿吗？”

“在那儿，先生。”

“糟到什么程度？跟这儿一样糟吗？”

“嗯，我估计有二十多架飞机轰炸我们。他们主要是炸飞机和机场设施，将军。那儿的船只没有被炸。”

总司令看了维克多·亨利一眼，似乎怀疑他的话里带点儿挖苦。“哎，你是不是来替换‘加利福尼亚’号的契普·华伦斯东的？”

“是的，先生。”

金梅尔摇了摇头，开始看信。

帕格贸然问道：“将军，‘加利福尼亚’号情况怎么样？”

“啊，你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先生。我是乘飞剪式客机直接到这儿来的。”

金梅尔没抬头，用一种直率的做报告似的口气说：“它的左舷中了两枚鱼雷，还中了几枚炸弹，还有几枚几乎命中。一枚炸弹穿透甲板爆炸，引起一场大火。它的船头先往下沉，帕格，目前还在下沉。他们仍旧在排水，以免它沉没。它是电动的，初步估计——”他把桌上的一张纸拉过来瞅了瞅，“一年半也许两年不能作战。当然，这是绝密。我们不发表损失的消息。”

总司令在沉默中看完了威克岛的信，把信扔到桌子上。

维克多·亨利的声音颤抖着，话说到一半又咽了下去。“将军，如果我让大家拼命干一下，包括我自己在内——呃，有没有机会让我用六个

月的时间叫它重新回到战斗行列里来？”

“你自己去看看吧。没指望啦，帕格，一个负责打捞的军官就要去接替契普了。”总司令的口气充满同情，但是帕格觉得，把坏消息告诉别人似乎使总司令心里舒服些。

“好吧，也只好那样了，我想。”

“你会得到别的任命的。”

“不过，将军，问题是能用的战列舰已经没多少了。没有了。”

又是那迅速而怀疑的一瞥。在这件事上，要说句对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不太刺激的话，是很不容易的。金梅尔轻蔑地指指帕格带来的信：“这里就是给你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救援威克岛？这意味着要暴露一艘航空母舰。没有空中掩护，我们不能去。他要求一大堆我无法给他的东西，道理简单得很，俄国人和英国人已经把这些东西弄走了。在欧洲发生纠纷以前，罗斯福先生一直是一位伟大的海军统帅，帕格，不过从那以后，他就把眼睛从这个问题上挪开了。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向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太平洋。这片海洋是我们国家的头号安全问题，而这一点他恰好忘掉了。我们从来没有进行适当巡逻的实力。天知道，我不愿依赖陆军。然而，装备的寿命有限，要是我们把飞机都用来巡逻用坏了，打仗的时候用什么呢？华盛顿一见日本鬼子就喊狼来了，已经这样喊了一年。我们进行过这么多次全面戒备、空袭演习、突袭训练等等，数都数不过来，可是——到头来，白费心思。我认为这件事清楚得很，总统对于错误的敌人、错误的海洋、错误的战争兴趣太大啦。”

到过柏林、伦敦和莫斯科，经过眼下这种使自己心烦意乱的失望以后，听着金梅尔海军司令关于太平洋的重要性这类一成不变的海军老调，维克多·亨利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吧，将军，我知道您很忙。”他说，尽管事实上他对这场灾难的心脏地带的平静状态感到吃

惊，对金梅尔乐于和一个并不很熟的普通舰长闲聊感到意外。总司令的举止神情简直和基普·托莱佛一样孤独凄凉。

“啊，好吧，我确实想着有一两件事要干，你也有你的事要办。见到你很高兴，帕格。”金梅尔海军司令忽然用一种打发人的口气说。

杰妮丝接了帕格的电话，热烈地要他上她家住。帕格正要找个地方放行李、换制服，好上“加利福尼亚”号去。他开着一辆海军汽车来到杰妮丝家，短暂并适当地逗孙子玩了一会儿。杰妮丝对他的军舰的遭遇说了几句宽慰话，他只是哼了一声。她要他拿出白制服来，让女仆赶快熨好。在客房里，他打开手提箱，把揉皱了的制服拉出来，他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的信跟着掉在地板上。

他穿着睡衣把信浏览了一遍，这是他在从关岛到威克岛的长途飞行中写的。像他过去给罗达写的那些情书一样，这封信使他局促不安。这封信里没有多少关于爱情的内容，大部分内容是他对一向过的生活所做的理智而精确的叙述。经过马尼拉和关岛两地的逗留，他和这个英国姑娘的整个关系——说是风流韵事也好，调情逗趣也好，谈情说爱也好，不管怎么说吧——显得那么遥远、那么过时、那么生疏、那么虚幻渺茫了！帕米拉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但是有些古怪。她的古怪的最好证明，就是狂热地钟情于他，一个头发斑白的美国海军老兵。他们邂逅相逢了好几次。尽管他严肃持重，在莫斯科那最后的动乱的几小时，她还是在他心里燃起了爱情的火花，以致在“加利福尼亚”号的任命所引起的扬扬自得中，他尽情地盼望着新的生活，简直把它当成真的了。

而现在——一切的一切，全都完了！“加利福尼亚”号、帕米拉、太平洋舰队、美国的荣誉，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文明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希望。

一声敲门声，是中国女仆的声音：“您的制服，上校。”

“谢谢！啊，熨得太好了，我很满意。”

他没把信撕掉，他觉得自己写不出比这更好的信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拒绝一个年轻女人的爱情，这种情形既尴尬又可笑，再说别的话也没用。他把信塞到衣袋里。在去海军基地的路上，经过一个邮箱，他停下来把信投了进去。邮箱“当”的一响，对维克多·亨利上校来说，这真是凄惨的日子里凄惨的一声啊。

更凄惨的是到“加利福尼亚”号去的旅程。发出恶臭的水面上盖着一层黑油，以致汽艇连水波都搅不起来，只是在烟雾中黏黏滑滑地突突响着，像破冰船那样从水面上漂浮的乌黑破烂的垃圾堆中撞过去。汽艇从整个战舰行列前面经过，因为“加利福尼亚”号泊在紧靠水道入口的地方。一艘接着一艘，帕格默默地注视着这些他非常熟悉的庞大的灰色船只——他曾经在其中几艘上服务过——都是烟熏火燎，炸得支离破碎，或者船头下沉，或者船尾水淹，有的沉到水底，有的歪歪斜斜，有的船底朝天。他感到悲痛万分。

他是一个战舰派。很久很久以前，他就拒绝了进航空学校。在他看来，海军航空兵干侦察、轰炸支援以及鱼雷攻击都很好，但是不能作为主要打击力量。他曾经和那些飞行员争论过，他认为战争一发生，皮儿薄薄的航空母舰只能离战场远远的，忙于互相轰炸和机群混战，而装备大炮的战舰则可以猛烈格斗以争夺制海权。那些飞行员断言只消一枚空投炸弹或鱼雷就能击沉一艘战列舰。他反唇相讥说，十六英寸厚的装甲跟瓷器绝对不一样，而且有一百门大炮同时开火，驾着一架洋铁皮小飞机的驾驶员恐怕也难以击中目标。

他玩橄榄球的经验加强了这种自然而然的保守成分。在他看来，航空母舰就好比那种好出风头的球队，拥有一批爱玩花招儿的带球的人、咋咋呼呼传球的人；而战舰呢，则是那种扎扎实实的进攻性球队，黑压压的一堆人一下子冲过防线。这些顽强的寸土必争的人往往取胜。他这辈子一直抱着这种错误的想法。在自己这一行的关键性判断上，他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对于从汽艇旁边经过的这些惨遭屠戮的庞大“恐龙”，别的战舰派或许还能找出一些辩解的借口，但是对于帕格·亨利，事实不容争辩。每艘军舰都是一个庞大的机械奇迹，都是像女人手表一样精巧制成的浮动的庞然大物，能够把一座城市轰成齑粉。这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攻其不备，那些小小的洋铁皮飞机就能把它们收拾掉。证据就在他眼前。二十年来的争论已经结束了。

夕阳把玫瑰色的光芒投在倾斜的“加利福尼亚”号的上层结构上。它向左舷倾斜了七度左右，抽水机有节奏地响着，喷出一股股又浓又臭的污水。汽艇靠上舷梯的时候，这垛布满了一道道烟痕、给火烧成漆泡的油污的钢墙，凌空斜俯在帕格的头顶上，使他产生一种死亡临近的眩晕感觉。他爬上倾斜的、一部分没入水里的舷梯时，也感到眩晕。

可算赶到啦！在古比雪夫的艰难时刻，在西伯利亚的列车上，在东京的大街上，在马尼拉的俱乐部里，帕格一想起他上舰就职的情景就感到兴奋：列队行礼的穿白制服的水兵，接受检阅的仪仗队，水手长发出颤音的哨子声，在舷梯上握手的指挥官们，以及在为迎接新舰长而打扮得五彩缤纷的雄伟战舰上得意扬扬的巡礼。从前他经常在这样的仪式中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但是作为主角，作为核心人物，作为新到任的“舰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哪怕吃一辈子苦头，也是值得的！

眼前却成了这副样子！

维克多·亨利踏上“加利福尼亚”号倾斜的后甲板时，一股腐烂的恶臭向他迎面扑来。他说：“请准许登舰，先生。”

“请吧，先生。”值日军官漂亮地行了个礼，他的红红的孩子气的脸很动人。他穿着油污的咔叽制服，戴着手套，挂着望远镜。五具尸体停放在后甲板上，盖着满是水渍和油渍的被单，湿透了的黑皮鞋伸了出来，鼻子把被单拱起，细细的水流从他们身边沿着倾斜的甲板向值日军官站的地方淌过来。这股气味一部分是他们发出来的，但是还有好多别的臭味混在一起——一座造给人居住的巨大机器破碎了、崩溃了，发出

各种气味：冒出来的烟味，抽水机的汽油味，烧焦的油漆、木头和纸的气味，烧焦的肉味，腐烂的食物味，破烂的废绳缆味。没刮胡子的水兵和军官穿着肮脏的衣服到处闲荡。主甲板上，在脏东西、垃圾堆、乱七八糟的水管、散乱的弹壳和弹药箱中间，庞大而清洁的、完好无损的上层结构耸立在黄昏的天空中。长长的十六英寸大炮，前前后后保养得清清爽爽，刚刚刷上了光亮的灰色油漆，炮口安着炮塞，炮塔毫无损伤。舰上到处架起了高射炮。这艘战列舰半死不活地漂浮在水面上，尽管受了伤，却依然是堂皇的、宏伟的。

“我是维克多·亨利上校。”

“是吗，先生？哦！是的，先生！华伦斯东舰长等您好久了。”他朝一个穿白制服的通信兵打了个榧子，讨人喜欢地凄然一笑，说，“真糟糕，先生，叫您看见本舰成了这副样子。本孙，报告舰长亨利上校来了。”

“等一下，你们的舰长在哪儿？”

“先生，他和打捞军官们在下面的前轮机舱里。”

“我认得路。”

那些甲板和过道都异乎寻常地一动不动地倾斜着。维克多·亨利从这些熟悉的地方走过去，爬下陡斜的梯子，烟、汽油、油漆气味以及一种可怕的臭肉味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在昏暗和恶臭中下到更深的地方，意识到这些气味弥漫的空间就是鱼雷爆炸的弹穴。维克多·亨利下到前机舱，里面有四个军官挤在一条很高的高架走道上，正用强光的手电照着一片浮油的水面。由于眼睛引起的错觉，倾斜的好像是把发动机淹了一半的水，而不是这个隔水舱。

维克多·亨利甚至没有寒暄几句，就加入了营救军舰的技术性讨论。抽水机来不及排出从鱼雷打穿的洞里灌进来的水，所以舰身正在缓缓下沉。事情就这么简单。帕格问还有没有抽水机，能否用拖船或辅助

舰来排水。然而，整个停泊处都在嚷着要抽水机。弄不到更多的抽水设备，就无法及时防止这艘战舰下沉。舰长华伦斯东面容憔悴，穿着油污的咔叽工作服，看起来有六十来岁，对帕格提出的其他办法陆陆续续地做出悲观的答复。补上那些窟窿得好几个月的水下作业。它们分布在舰体的十几个部位。派潜水员封死被打坏的部位，再把它们一个一个补上，又不可能及时完成。一句话，“加利福尼亚”号虽然还没有沉底，但已经是完蛋了。他们谈的都是关于隔舱之间的空隔[1]、关于黏合修补、关于送回本国彻底大修，以及关于一九四三或一九四四年才能重新服役等等的话。

华伦斯东带维克多·亨利到了上面的舰长室。重新呼吸到从顶风的舷窗吹进来的新鲜空气，重新看到苹果绿的夜空中亮闪闪的金星，真是一件爽心快意的事情。在这艘无可挽救地沉向海底的战列舰上，指挥官的舱房里却完整无损、宽敞齐整，既漂亮又富有魅力。一个菲律宾籍的侍者给他们送来了咖啡，他们只好放在膝盖上，因为杯子会从倾斜的桌子上滑下去。舰长悲痛地给帕格讲了日本人轰炸的经过。帕格以前从没遇见过这位军官，可是华伦斯东好像很知道他。他问维克多·亨利罗斯福总统究竟是个什么模样，还问他是否认为俄国人能比较持久地抵抗德国人。

“哦，顺便说一下，”他正准备陪着帕格走出来时又说了一句，“这儿攒了你好多信。我不知道——”他把书桌的几个抽屉打开又关上，“啊，这儿，全在这儿哩。”

维克多·亨利把鼓鼓的信封夹到胳膊底下，和舰长一块儿在沉沉暮色中从杂乱的臭烘烘的主甲板上捡着路走过去。

“两天前这艘军舰是什么样子，你简直没法儿相信。”舰长凄惨地摇摇头，提高嗓门盖过嘭哧嘭哧的抽水机声和四下里的金属敲打声，“我们从马尼拉得到了你要来的消息。星期六我亲自进行检查，检查了五个小时。那个活儿干得才漂亮呢！你简直可以在轮机舱甲板上吃饭。都闪

闪发亮！它要算总司令的舰队里最漂亮的了，亨利，而且配备着最优秀的官兵——唉，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

后甲板的那些尸体都已经被挪走了。舰长四处望望，说：“啊，他们把那些可怜鬼弄走了。真是不幸极了，上次点名还有四十七个找不着。他们是在底舱里，亨利，全淹死啦！啊，上帝！那些打捞的家伙说，总有一天这艘军舰要回来作战的，可是天晓得！天晓得那时候我在什么地方！谁料到这些狗崽子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一路溜进夏威夷来？谁会料到他们竟疯狂到敢来试一试？我们的空中掩护到哪儿去了呢？”

“那是‘企业’号吗？”帕格指着一个熄灯灭火的黑压压的长方形东西，它正顺着水道往外驶。

华伦斯东凝视着那个黑影。“是它。谢谢上帝，星期天早上它没在港里。”

“我儿子是那上面的飞行员，或许我该去看看他，有好久没见到他了。”

“我说，那该叫你高兴高兴啦。只要叫你高兴，什么都成。我知道你的心情，我只能说实在抱歉，亨利，真是对不起得很。”华伦斯东舰长伸出手，维克多·亨利犹豫了一下。

在这一瞬间，他想，这个人当初要是比别人聪明点儿，使这艘军舰处于Z级或者即使是Y级戒备——不管怎样说，连他都收到了备战警告——下令进行拂晓防空戒备，“加利福尼亚”号现在也许已经成为海军里最出名的战舰，雄踞水面，随时准备战斗了。而华伦斯东也就会成为民族英雄，在他面前就是直通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的升官道路，他移交给下一任的就会是一个战斗的指挥部。可是眼下呢，他不过是那八位正和打捞军官磋商的战列舰舰长之一，嘴里念叨着这一切是多么不幸，伸出手给那个永远也不会接替他的人，因为他已经让敌人把军舰击沉了。

然而如果是他，帕格·亨利，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吗？一个战列舰舰

长命令他的部下起床在港里进行拂晓全体作战准备，而其他六艘战列舰的人却都在睡大觉，这简直成了可笑的荒唐鬼了。整个舰队的人，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以下，都在做梦。这是主要的、永远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加利福尼亚”号的沉没只是一个谁也不会去注意的小小的脚注而已。

他握了握华伦斯东的手，向军旗行了个礼，顺着斜倚水面的令人眩晕的舷梯走下去，乘上值日军官调来的完好无损的豪华的舰长专用汽艇。汽艇驶到码头时，已经天黑了。帕格借着汽车仪表板朦胧的亮光，把那堆积存信件的信封大致看了看：大部分是公文，有两封是罗达的，一封是梅德琳的。他一封也没拆开。

“爸！”华伦不但在家，而且已经换上了便服裤子和一件宽松的花衬衫。他冲进客厅，用一只胳膊搂着他父亲，另一只胳膊僵直地垂在身边，一边耳朵上贴着胶布。“哎呀呀，您到底完成了任务啦！从莫斯科捞了一笔！您好吗，爸？”

“我刚上‘加利福尼亚’号看了看。”

“哦，老天爷。来点儿掺水的威士忌酒好吗？”

“水别太多，多点儿威士忌。你胳膊怎么啦？”

“我撞上日本鬼子了，杰恩没跟你说这事吗？”

“她没告诉我你受了伤。”

“不过缝了几针。我照样飞，这才是主要的。来，爸爸，外面这儿凉快点儿。”

在阴凉的有遮阳的走廊上，帕格沉痛地描述着“加利福尼亚”号的情景。华伦一脸瞧不起的样儿。他说，海军的战舰就像一群睡着了的肥猫，等着吃败仗；他们光想着晋升和比分数，对天空的情况一无所知，训练了多少日子，一心要跟日本鬼子打一场日德兰战役[(2)]那样的仗。可

是日本鬼子抓了海军航空兵，而且一出手就打得很漂亮。“我们会打败他们的，”他说，“不过这将是一场持久的硬仗，海军航空兵会来干的。可不是舰艇，爸。”

“我看有些飞机好像在地面上就给收拾掉了。”帕格不服气地说，觉得威士忌酒喝下去很舒服，在身体里发散开来。

“不错，这我承认。整个基地都毫无防备。爸，我告诉您一件事，要是哈尔西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就出不了这种事。他一直憋着劲儿准备作战，早就心急火燎了。他会让这该死的舰队保持Z级戒备，整年从早到晚进入全部战斗准备；他会让巡逻机飞个没完，直到飞得散了架；他会成为夏威夷最叫人痛恨的家伙。老天爷，他们来的时候，他早已等着他们了！可不是嘛，我们在十一月就让航空母舰轻装上阵了。从那以后，我们天天飞到天黑，鱼雷装上弹头，飞机装上炸弹，深水炸弹也准备好了。他就像头屁股上叮了个马蝇子的老骡子一样猛跑，这可一点儿不假。”

华伦描述了哈尔西为了寻找日本人的航空母舰而冲到瓦胡岛南边去的那趟徒劳无功的奔袭。华伦·亨利和其他飞行员都觉得方向根本不对头。日本鬼子潜伏的地带只能在北边，从那儿他们袭击完了可以一直返回本土。可是哈尔西收到了南部发现大量无线电信号的测向报告——这是事后才知道的——于是他派出了全部鱼雷攻击机和俯冲轰炸机，轰轰隆隆地往南飞去。机群在空荡荡的海面上搜索了几个小时，直到“企业”号难为情地把它们召了回去。这个报告是最常见的测向错误，是相对方位。日本鬼子正好是在相反的方向——北方。当然，那时候已经没希望追上他们了。

他父亲怀疑地咕哝道：“原来是这样。万能的上帝，这简直跟战舰干得一样蠢。”

“唉，是够蠢的，那么大的参谋部里，应该有人想到相对方位的。可是谁的头脑都没有这么清楚，我闹不明白——不管怎么说，这可是一

艘航空母舰对付四五艘啊。这也许还算是最好的呢。他起码是试图寻找战斗的机会。您听我说，爸，我们自己的高射炮把自己的飞机打掉了好多，我肯定就是给他们打中的。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场混乱。告诉我，拜伦怎么样？您在马尼拉看见他了吗？”

威士忌酒缓和了维克多·亨利难受的心情，不过和华伦聊一聊也是一剂更好的药。客厅里斜射过来的光落在他儿子身上，显出他已经变了：老了一些，比较自在，然而有点儿倔强，不管什么时候总叼着烟卷。他跟敌人较量过，仍旧活着。他锋芒毕露，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顺随着帕格。

“我跟您说吧，爸，”他说，从另一间房间里又给帕格端来一杯威士忌，“我不否认这是失败。这是我们历史上败得最惨的一次，海军要在这种耻辱中过一百年。可是，上帝，国会今天投票宣战，只有一票反对！仅仅一票！想想吧，还有什么能造成这种局面？日本鬼子是蠢货，他们本应往南移动，看罗斯福敢不敢动手。他们真要那么干了，罗斯福才麻烦呢。”华伦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酒，“再说，从军事行动上讲，他们把这次攻击弄糟了。头一轮轰炸，他们就把我们打倒在地，等到第二轮，只不过是在军舰上找补了几下，炸沉了一些小船。那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油库就在潜艇基地的后面，一点儿掩蔽都没有。几十个装满油的矮胖胖的靶子，拿帽子都能扣着。是啊，要是他们把这些油搞掉了——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们这么干——我们这会儿就得从夏威夷撤退了。舰队就不能在这里进行活动。我们现在就得横跨二千五百英里的海洋，演一出敦刻尔克的撤退了。这还不算，他们没炸潜艇。他们会后悔的！他们也没碰我们的修配厂——”

“我相信，”帕格说，“日本鬼子的海军上将因为他的可耻失败，现在正在剖腹自杀呢。”

“爸，我说那确实是一个失败。”华伦并不觉得受了打击，尖锐而又愉快地反驳说，“我认为他们突袭成功是付了很高的政治代价的，后来

又没能加以利用。我说，还有一刻钟才吃晚饭，再喝一小杯怎么样？”

帕格想看看他的信件，可是华伦的聪明伶俐使他的忧郁心情愉快起来，烈性的酒也见了奇效。“好吧，少来一点儿。”

他告诉华伦，他见到了海军司令金梅尔。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听说金梅尔抱怨运给欧洲的作战物资太多时，摆了一下手：“天哪，他也抱怨吗？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借口罢了。一定要赔上几百万条人命才能挡住德国人。谁的生命呢？可能是我们的！俄国人已经跟希特勒做过一次交易，他们还能再做一次。您知道，一九一八年共产党单独和德国签订过和约。列宁取得政权后，首先做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全部策略就是叫苏联继续打下去。那是非常明显的！”

“你知道，华伦，你应该抽空到总司令那儿去，把问题解决了。”

“我倒愿意那么干，不过我得赶快行动，趁他在职的时候抓住他。”

“哦？你有内部消息？”

“爸爸，总统不会辞职，总得有人来动脑筋。”

“大家吃晚饭吧。”杰妮丝的声音喊道。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走进屋去时，华伦说，“有一天，那些俄国人会为了那些人命勒索报酬的。他们一定会吞并波兰，或者捷克，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也许那才够公平合理。每隔五十年左右，俄国总是把波兰吞下去，随后又吐出来。爸，莫斯科到底什么样？俄国人又是什么样？您看见了多少？”

在吃晚饭的时候，帕格一直谈着他在俄国的冒险故事。杰妮丝准备了好多瓶红酒。酒并不太好，他也不怎么会喝酒，可是那天晚上，他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觉得那红酒实在了不起。不停地谈话是他身上另一件不寻常的事，也使他的心情舒畅了。

杰妮丝问起了帕姆·塔茨伯利，这个话题又引他讲起在英国的经验

和在柏林上空的飞行。华伦要求他爸爸讲讲炸弹架和投弹装置的细节，可是帕格什么都不懂。华伦打断了帕格的话头，谈起他和军械局关于他的飞机的投弹装置的争论，以及关于他在船舶修配厂里制造的改良弹架，现在局里正在勉勉强强地审查他的设计，以便考虑在所有飞机上使用。帕格极力克制住他的惊讶和高兴，不表露出来。他说："孩子，谁都不会感谢你的，要是成功的话，尤其是那样！你只会得到捣蛋鬼的名声罢了。"

"我会达到我的目的，让炸弹笔直投下和命中。"

帕格回到有遮阳的黑暗走廊上，这时他差不多快醉了。他一面喝着白兰地，一面问他的儿子，指挥"加利福尼亚"号的差事既然没有了，他认为应该怎么办呢。这可是一个真心诚意的问题。他的儿子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想也许儿子会给他很好的建议。

华伦笑着说："爸爸，学学飞行吧。"

"别以为我没有想到过。"

"哼，说真的，您明天最好再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参谋部去，大拍桌子，直到您搞到一个指挥官的差事为止。他们大概以为您和总统很有交情。您会得到您要求的东西的，不过您得赶快行动。如果罗斯福先生想起您又无事可做，他会派您去执行什么别的使命的。尽管我不了解，但那准是十分有趣的工作吧。"

"华伦，我希望你相信我的话——谢谢，谢谢，孩子，只要一点点，这种白兰地好极了——过去两年中，几乎我做的每件事都使我苦恼。我不知道那位明智的罗斯福先生为什么把我选作他的高级听差。我跟大人物当面谈过话，那的确是一种特权。要是我打算写一本书，或者进政界，或者干那一类的事，那倒非常好。但是，好景不长。对于那些人来说，你只是一个零啊。他们的态度是明摆着的。你必须留神你说的每句话；你必须睁开你的眼睛，竖起你的耳朵，注意某一位著名人物的

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每一种腔调。这个人也许会名垂青史，但是基本上也不过是另一个普通人，甚至也许是一个大罪犯，像斯大林和希特勒。我以为，你必须有结交大人物的爱好。有些人真是那样，天晓得，他们渴求那种爱好，可是我不是那种人。我永远不愿再离开军舰和海洋一步，我也永远不愿再走进另外一个大使馆。”

“爸，您的差事怎么开始的呢？来，再喝点儿。”

“不喝啦，不喝啦，华伦，现在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苦恼啦。好吧，行啦，只要酒杯底里一点儿，谢谢，孩子。你知道怎么开始的吗？是这样——”

帕格详细叙述了他对德苏条约的预测，他跟总统的几次会见，他为英国调集的飞机，他从柏林打的报告。他觉得自己的话越来越多。“嗯，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些事情，华伦，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甚至连你妈都没说过。你现在使我觉得你已经是一个十足的职业军官了，我感到很安慰，并且高兴跟你谈点儿心事。还有，我已经醉得够呛了。”

华伦咧着嘴嘻嘻一笑：“嘿！您一件事都没告诉过我，向英国输送飞机的故事是两三个月前在《时代》周刊上突然发表的。”

“那个我也注意到了，”他爸爸说，“不过泄露机密的人可不是我。在那个故事里，你没看到我的名字吧？”

“我确实没看到。爸，您知道总统为什么喜欢您吗？您有一个灵敏的头脑，您会办事，您的嘴紧。这几种品质结合在一起是十分少见的。另外再加上一条，您不想做官。总统的四周，少不了像您所形容的争先恐后想接近他的那种人。他准觉得您为人爽朗，而且有用。在华盛顿，爱国的人不会很多。”

“哦，那倒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奉承我，不过你管我叫头脑灵敏的爱国者，我得谢谢你。华伦，我的确想努力做到跟

别人同样灵敏。可能我在航空母舰对战列舰的那个小小的争论上犯了点儿错误。如果命令我去指挥‘企业’号航空母舰，而不是去指挥‘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这是可能的，要是我学过飞行——那么我目前就会是一名指挥官，而不是一个醉醺醺的酒鬼了。谢谢你，华伦。在一切方面谢谢你，但愿上帝保佑你。我啰里啰唆说了这么多话，很抱歉。明天，我想听听所有你和那些零式飞机打交道的事。现在，要是我还能走得了路的话，我想我要去睡觉了。”

直到中午，他才起床。杰妮丝在后面草地的毯子上跟孩子逗着玩，这时她公公穿着一件白绸和服，手里拿着一个马尼拉的信封，打着哈欠，出现在带遮阳的走廊上。

“嘿，爸，”她喊道，“弄点儿早饭吃，怎么样？”

他在一张柳条椅上坐下。“你是说午饭吧，不用了，谢谢。旅行弄得我晕头转向，到现在还不能按时间办事。你们的女仆正给我煮咖啡，我要看看我的信件，然后上总司令部去一趟。”

几分钟以后，杰妮丝听见当的一响。维克多·亨利坐得笔直，瞪着膝头上的一封信，他的手仍旧搁在那只被他重重地放下的杯子上。

“怎么啦，爸？”

“嗯，什么？没什么。”

“家里有什么坏消息吗？”

“咖啡太烫啦，烫了我的舌头，没什么。顺便问一声，华伦哪里去了？”

“到舰上去了。他想回来吃晚饭，不过恐怕今后我们对任何事都没有把握了。”

“一点儿不错。”

她想，他的声音、他的态度既紧张又古怪。她偷偷地看他把那两封手写的信念了又念，一会儿望望这封，一会儿望望那封，撇下一堆公文拆都不拆。

“喂，杰恩。”他站起来，把信装回大信封里。

“哎，爸。你真不想吃点儿东西吗？”

“不想，不想，我不想吃。我觉得我比自己料想的还要疲乏些，我还是上床去再躺一会儿。”

天黑了，他的卧室门还关着。七点以后，华伦回家了。杰妮丝把事情的经过都跟他讲了，他小心地敲敲他爸爸的房门。“爸爸？”

他敲得更响一点儿，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走进了乌黑的房间。一会儿，他拿了一个白兰地空瓶子走出来，手掌里托着瓶塞和封口的锡箔。“这是新开的一瓶，杰妮丝，他把它打开，全喝光了。”

“他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就是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也许你应该看看他的信。”

华伦冷冷地盯了她一眼，点起一支香烟。

“听我说，”她说，声音里又胆怯又焦躁，“不管里面写些什么，反正是那些信搅得他心烦意乱，你最好弄清楚出了什么问题。”

“要是他想叫我知道，他会告诉我的。”

“那你怎么办呢？”

“吃我的晚饭。”

直到吃完饭，华伦都没再说话。饭桌收拾开以后，他还默默地坐在那儿，望着前面发愣。最后，他说：“爸爸把‘加利福尼亚’号的事看得太严重了，问题全出在那上面。”

“嗯，我希望没别的事。”

他说：“你听了晚上的新闻广播吗？”

“没有。”

“马尼拉遭到大轰炸，他们把甲米地海军基地炸得一塌糊涂。华盛顿发出的消息就是这些。可是‘企业’号上的报务员告诉我，有两艘潜艇挨了炸，一艘沉没了，是‘乌贼’号。”

“哦，上帝，不会吧！”

“有没有人得救，一个字没提。”

---

(1) 舰船上隔舱之间的空隙，以防液体由一舱流入他舱。

(2) 1916年英德两国海军在丹麦西部海上进行的一场大海战。

第六十一章

对军事专家来说，“克拉克机场”就是美国失败的代号，和珍珠港一样。吕宋岛上陆军的这个主要空军基地一毁，菲律宾就失去了空中掩护，亚洲舰队就得南逃，物产丰富的南海岛屿和群岛一下子就暴露在侵略者面前了。究竟那里出了什么事，始终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国会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一个人被撤职。历史依旧把克拉克机场置之不顾，只记住珍珠港。相距五千英里的两场大灾难在同一天里发生，确实是令人痛心的，于是，历史像个老练的编辑，删掉了重复的部分。

克拉克机场事件比珍珠港事件晚半天，因为日本人尽管计划订得十分巧妙，也不可能安排所有地方都同时天亮。他们放弃了突袭菲律宾的希望，因为太阳要五个钟头才能从夏威夷越过这段大洋。他们的轰炸机等候好天气从台湾起飞，刚好在正午以前隆隆地一直飞到吕宋本岛上空，预料岛上会严阵以待，猛烈抵抗。珍珠港被炸的消息传来以后，转入战时体制的地面观测哨，跟踪着越过海岸一路飞向目的地的进攻机群，把大量的报告送向指挥部。然而，那些轰炸机没有受到丝毫抵抗，发现远东空军部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庞大机群排列在机场上。这件丢脸的事是如何发生的，仍然是一个谜。这一次，惊讶的是日本人了，不过这种惊讶是十分愉快的。他们彻底消灭了麦克阿瑟将军的空军，然后飞走了。这样，十五分钟之内，任何阻止日本人向南海进军的希望都归于破灭。留给当地美军的没有别的，只有陷于绝境和投降。

日本人马上抓住了这个惊人的胜利。第一步就是要搞得美国海军在马尼拉海湾站不住脚。克拉克机场事件以后两天，一大群轰炸机飞来，周密细微地摧毁了甲米地海军基地。他们干得很从容，因为不必担心美军的空中防御。“乌贼”号和拜伦·亨利在日本人的轰炸中首当其冲，因此就有了第一次的那个误报。在甲米地被炸沉的是另一艘同级的潜

艇“海狮”号。

袭击刚开始时，拜伦正在岸上，带着一个工作组提运鱼雷。吓人的空袭警报的哀鸣就在鱼雷工厂的大敞棚附近响起来。高架吊车咔嗒一声停住了，修配机器的隆隆回响和尖厉的声音也沉寂下来。穿着油污工作服的工长们、鱼雷手们和机械师们从座位上和车床边跑出来，走上战斗岗位。

拜伦的小组已经把四枚鱼雷装上了卡车。他决定再装两枚再走，因为他得到的命令是运六枚，而且自从克拉克机场事件以后，虚惊一场的警报经常有。可是，高架吊车停了，要挪动一枚装配好的马克-14型鱼雷——一个装满了炸药、推进燃料和马达的一吨半重的钢筒——就成了慢活儿了。汗流浃背的“乌贼”号水兵们正在把一枚鱼雷挂上一辆起重卡车的吊链，拜伦手下的上等鱼雷兵往天边瞟了一眼，说：“亨利先生，它们飞过来啦。”

在“乌贼”号上，汉逊的眼睛最尖。拜伦瞧了半分钟，才看出银灰色小点组成的整齐的V字形，在蓝天上闪闪发光，比他在波兰上空看见的德国飞机要高得多。以前在华沙的那种感情——恐惧、兴奋以及眼明手快的要求，又紧紧抓住了他。

“上帝，真是的，总有五六十架。”他说。

“我数的是五十七架，朝这边飞过来了，先生。目标角度零度。”

“可不是。喂喂，咱们快点儿装吧。”

开起重卡车的水兵发动了马达，挂着鱼雷的铁链绷紧了。“停下！”拜伦听见远处一声爆炸，喊道。更多的开花弹爆炸了，声音越来越近。水泥地面颤抖起来。自从离开华沙以来，拜伦第一次又听到了那种熟悉的声音——一种越来越响、越来越刺耳的尖啸。

“隐蔽！”

水兵们钻到卡车和附近的一张笨重的工作台下面。敞棚附近一声爆炸，跟着周围响起一连串的声音，地面颤动着，拜伦也扑到工作台底下盖着一层油泥的粗糙水泥地上。这儿地方很窄，他的脸挤在什么人粗硬的工作服上。拜伦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轰炸，听到一阵接一阵的震撼地面的爆裂声，他一再感到揪心的痛苦，并把牙齿咬得咯咯响。他觉得死活的机会一半对一半，好像下一分钟就要被炸死了。但是，喧嚣终于减弱下来，轰炸转移到基地别的部分去了。他爬出来，跑到外面。到处是一片汹涌翻腾的烟云火海，一道道墙开始倒塌下来。清澈的蓝天上，星星点点的高射炮火在轰炸机下面老远的地方有气无力地爆炸。透过烟雾，那些轰炸机清晰可见。“乌贼”号的水兵们乱哄哄地聚集在拜伦周围，掸着身上的灰土，凝望着大火。

“喂，亨利先生，看来不妙，对吗？”

“我们回艇上去好吗？”

“等一等。”

“我们还得把鱼雷装完吗？”

拜伦匆匆穿过冒烟的敞棚，去查看一下那一边的情形。汉逊跟着他一道。汉逊是一个能干的潜艇老兵，一个家在俄勒冈州的胖胖的瑞典人，身高六英尺多，留着一把金黄色的大胡子，大肚子下面紧紧勒了一条裤带。汉逊没当上上士班长是因为有一次在檀香山抗拒逮捕他的海军陆战队的三个海岸巡逻兵，把一个打得脑震荡，另一个断了胳膊。他喜欢拜伦，教会他很多东西，却又不显出在教的样子。拜伦留起胡子，一半也是为了同情汉逊，因为艇长一直找这个顽固的瑞典人的麻烦，叫他要么把胡子剪齐，要么刮掉。

鱼雷工厂的另一边，海风吹着大火，烧得轰轰隆隆、噼噼啪啪直响。街道上，一枚炸弹炸了一个大坑，水从破裂的总管道里喷上来。被炸得歪扭断裂的地下电缆上迸射着密密麻麻的蓝色火花。三辆海军的重

型卡车停在烟雾腾腾的坑边上，三个菲律宾司机用他加禄语交谈着，向洞里张望。

拜伦的喊声盖过了这片嘈杂声："看样子，我们大概要困在这儿了。汉逊，你说呢？"

"我也说不上来，亨利先生。要是这些卡车能调开，我们也许能绕过司令部开出去。"

一位司机招呼拜伦说："喂，我们能打这工厂里开过去吗？有没有一条能上码头的道儿？"

拜伦摇摇头，提高嗓门盖过尖厉的警报声和沿街拖着水管的消防队员的呼喊声："那边的路全都堵上啦！火大着哪，好多墙都塌啦！"

汉逊眯起眼睛，抬头望望随风翻腾的浓烟烈火，说："亨利先生，火就要蔓延到这个工厂里来了，这些鱼雷全都要完蛋啦！"拜伦懂得这个鱼雷兵话里包含的痛苦。没有鱼雷，潜艇分队还有什么用呢？鱼雷不够，谁都知道是一个大难题。

他说："好吧，要是你会开高架吊车，咱们也许还能多拖几枚出来。"

汉逊搔了搔秃头："亨利先生，我不是吊车司机。"

一个穿着工装、戴着一顶褐色硬帽子的瘦瘦的老百姓正站在水坑旁边，他说："我是吊车司机。你需要干什么？"

拜伦转身对那个菲律宾司机说："你们几位帮我们一把，怎么样？我们要把一些鱼雷从这儿弄出去。"

那个菲律宾人用他加禄语跟另外几个司机很快地交换了意见，于是说："行！往哪儿去？"

"来吧，"拜伦对那个老百姓说，"就在这工厂里。那是一辆高架吊车。"

“我晓得，小伙子。”

这时，在桑莱岬海湾里，一艘灰色快艇飞快地靠上正在驶往巴丹潜艇基地的“乌贼”号。这是瑞德·塔利的快艇，他把“乌贼”号的艇长从基地送回艇上来。布朗奇·胡班从快艇上跳上了潜艇前甲板，这时塔利上校用扩音器向舰桥上高喊道：“嘿，‘乌贼’号！‘海龙’号和‘海狮’号怎样啦？”

埃斯特把双手圈在嘴边说：“我们离开时，它们都没事，先生。不过它们并排靠在那儿动不了啦，没有动力啦！”

“哦，上帝。告诉布朗奇把潜艇停在这儿附近，我去瞧瞧。”

“要下潜吗，先生？”

“不用，除非你们受到攻击。”

胡班走到舰桥上时，快艇突突突地开走了。“‘夫人’，勃拉尼和他的工作组怎么样啦？”

埃斯特指指身后的海军基地，那边是一片熊熊的烈焰，一道道烟柱直冲天空。“他们一直没露面。我当时琢磨还是从那里挪开的好，艇长。”

“对极啦。幸好我们当中有一个在艇上。”

一会儿，快艇回来了。舵手驾着它斜斜地靠拢过来，塔利上了“乌贼”号。他脸色苍白，声音沙哑地说：“糟糕，它们都吃了炸弹啦。我看‘海狮’号是完蛋了——它着火了，后机舱进了水，正在迅速下沉。‘鸽子’号正在设法把‘海龙’号拖到一边去。你最好回那边去，布朗奇，看看有没有办法。”

“是，是，先生。”

一艘肮脏的捕鲸摩托船朝“乌贼”号磨磨蹭蹭地开过来。“这会儿会是谁呢？”塔利说。

胡班用手遮着眼："喂，'夫人'，那是皮厄斯吧？"

"是他，是皮厄斯，先生。"埃斯特上尉用望远镜望着说。

水兵们跑上前甲板，帮助那个年轻水兵爬上船来。他到了舰桥上，两眼泛白，嘴巴红红的，像是一个涂了黑脸扮黑人的歌手。"上校，亨利先生派我来告诉您，工作组平安无事。"

"哎呀，谢天谢地！他们在哪儿？"

"他们正从鱼雷工厂往外运鱼雷呢。"

塔利叫道："鱼雷工厂？你是说它还没倒塌？"

"没有，先生。火头好像朝另一边吹，所以亨利先生和汉逊弄了些卡车，并且——"

"你跟我走。"塔利说，"布朗奇，我回那边去了。"

可是，等到中队司令和那个水兵到达熊熊燃烧的海军基地时，已经没有一条路能通往鱼雷工厂了。倒塌的建筑物和冒烟的废墟把每条通码头地区的路都堵住了。塔利驾着一辆征用的吉普车，穿过滚滚的烟雾，避开弹坑、瓦砾以及尖叫着飞跑的救护车，徒然地绕来绕去。"塔利上校，我想，我看见那些卡车了。"皮厄斯说，他指着小桥对面的一块草地，那里挤满了车辆、救护车和行人，"看见了吗？就在那水塔旁边。"

"灰色的大卡车吗？"

"是的，先生。我想，他们就在那里，先生。"

塔利把吉普车开到路外边停下，挤过桥去。他发现拜伦·亨利坐在卡车上的一堆鱼雷上面，正在喝可口可乐。他的手、脸、胡子上全是煤烟，简直认不出来啦。三辆卡车装满了鱼雷，还有两辆起重卡车上也装着。一辆小军用卡车上高高堆着印着字的板条箱和各种盒子。菲律宾司机坐在草地上，吃着夹肉面包，用他加禄语讲着笑话。"乌贼"号工作组的人都疲惫不堪，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只有汉逊坐在那里抽烟斗，背

靠着拜伦坐着的卡车大轮胎。

“喂，拜伦！”塔利叫道。

拜伦转过身来，想一跃而起，可是在一堆长长的圆筒上面办不到。“哦，下午好，先生。”

“你搞到多少枚？”

“二十六枚，先生。后来非离开不可了，火逼近了。”

“我看见你还挖了一卡车零件呢。”

“那是汉逊的主意，先生。”

“汉逊是谁？”

拜伦指了指那个鱼雷兵，他一认出塔利上校，马上跳了起来。

“你是什么级别？”

“一等鱼雷兵，先生。”

“那你可说错了，你是鱼雷兵班长啦。”

汉逊张开满是大胡子的嘴，喜气洋洋地微微一笑。他望着亨利少尉，两眼炯炯有神。塔利环顾了一下抢救出来的鱼雷宝藏：“有雷管没有？”

“有，先生。”

“那很好。你把这批东西拉到马里韦莱斯去吧。”

“是，是，先生。”

“拜伦，关于这事，我想要一份报告，把你工作组的人员和这些司机的姓名、级别都写上。”

“是，先生。”

“还能有办法从那里多搞出一些鱼雷来吗？”

“那要看这场火能留下多少了，先生。我们走时，工厂还没烧着，不过这会儿，我就不知道了。”

“好吧。这事我来照管，你们走吧。”

第二天早上，拜伦去见塔利上校。这位中队司令在马里韦莱斯港海滩上的一所活动房屋里，正坐在写字台前办公。这个海港是多山的巴丹半岛的一个小小的深湾。塔利的晒黑了的光头后面，一幅蓝黄两色的马尼拉湾大地图差不多盖满了白板墙。拜伦递给他一份两页的报告。塔利看了一遍，说：“这个材料太短。”

“事实和所有的姓名、级别都写上了，上校。”

塔利点点头，把报告放到文件筐里。“布朗奇告诉我，你讨厌写公文。”

“很抱歉，先生，我没那份本事。”

“那么，他跟你讲了我为什么要找你吗？”

“是关于抢救物资的事，先生。”

“拜伦，日本鬼子不久就要登陆了，我们大概守不住马尼拉。只要麦克阿瑟抓住巴丹不放，这个中队就能从马里韦莱斯往外继续作战。这个鬼地方比我们现有的或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可能有的任何别的潜艇基地离日本都近得多。”塔利站起来，指着墙，“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把剩下来的每一项物资，只要是我们用得上的，都从甲米地和马尼拉撤出来，运到这儿。你好像有一种清道夫的本事。”塔利笑了，拜伦也有礼貌地回笑了笑。“‘乌贼’号出海作战以前，你就干这个。柏西菲尔少校负责这项工作，你现在就到马尼拉哈特海军将军的司令部向他报到，他等着你。”

“是，是，先生。”

“你到了那里，去看看哈特海军将军。你晓得，他是潜艇上的老手。我对他讲了那些鱼雷的事，他很赞赏你，正写保举信呢。”

“是，上校。”

“哦，附带说一下，我写了一封信给你爸爸，谈到你立了功，不过天晓得那封信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到他手里。”塔利上校犹犹豫豫地取下眼镜，望望站得笔直的、没有表情的少尉，在转椅上转来转去，“喂，拜伦，咱们这儿闹得这样乱七八糟，你还想到大西洋去吗？”

“是的，先生，我想去。”

“现在只有我们这个中队在海上跟日本鬼子作战，只有这儿才是战场。在这种时候，你还要走？”

拜伦没作声。

“至于你在意大利的妻子和小孩，真是运气不好，不过你晓得，她现在就要成为敌侨啦。”

“先生，我们还没跟意大利交战哪。”

“啊，那是避免不了的。你知道，希特勒预定要在今天发表演说，大讲这个问题。谁都料得到他会宣战，墨索里尼也就会马上跟着来。你妻子会被拘留，不过那也没什么可怕，过一阵子就可以交换回来。意大利人是文明人，我敢说她不会出什么事。”

“塔利上校，我妻子是犹太人。”

中队司令看来吃了一惊，脸色有点儿变红了。他避开拜伦的目光：“哦，那我可不知道。”

“我的艇长知道，我告诉过他。那些意大利人，说得更具体些，那些德国人会把我儿子也划成犹太人的。”

塔利呼呼地喘了口长气，说：“好吧，那倒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还是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可想。我们潜艇在大西洋的军事活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次要的，这里才是需要你的地方。”他抬头望望没有表情的立正站着的少尉。“不管怎样，拜伦，我要发一封公文，建议把你调到大西洋潜艇舰队去，可是要等到‘乌贼’号找到接替你的人，之前可不行。”

拜伦·亨利没露出半点儿他心里感到的快慰。“谢谢您，塔利上校。”

中队司令打开了桌子抽屉。“还有一件事，你的指挥官同意发给你的，祝贺你。”

他把一枚金质别针放在拜伦面前的桌上，那是发给潜艇人员的海豚奖章。

第六十二章

对美国作战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希特勒的失策

十二月十一日，发生了最后的灾难。经过四天连历史本身都吓得不敢透气的踌躇，阿道夫·希特勒召集国会，对美国宣战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十二月八日向国会发表宣战演说时，连提也没提到德国。这是很有理由的！他的国家所掀起的汹涌澎湃的战斗热情，是百分之百地针对着“可耻”的日本。如同一向所做的那样，这个狡猾的总统连一英寸都不越过舆论的范围。

在这焦灼不安的四天里，我们参谋本部的一些人认为，珍珠港的袭击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战争的重大转折点。可以想象，美国会从欧洲整个转过身去应付日本。罗斯福所制造的歇斯底里的战争压力，都会发泄到太平洋去，停止《租借法案》。这样，我们终于有了透口气的机会，把英国绞死，把苏联打倒，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和方式去对付美国。

然而，元首受到日本的强大压力，要他“尊重”所谓三国公约。

公约变成陷阱

公约主要是宣传上的欺骗手段，像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钢铁盟

约》[1]一样。日本在一九四○年加入了《钢铁盟约》，因此这就变成了三国公约，从而产生了虚妄的世界闻名的“轴心国”。这是一句虚张声势的假话。意大利等于零，日本想借德国去吓唬美国人，而希特勒想借日本去吓唬美国人。这两个穷国用公约联合起来，希望使介于它们中间的一个富国瘫痪到不能动弹的地步。

然而，地球是圆的，在另一个方向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国家介于它们中间，这就是苏联。这种情况有所不同。德国和俄国是由里宾特洛甫的互不侵犯条约联系着的，所以我国的外交家们在三国公约中列入一个条款：跟苏联的关系不受这个新条约的影响。

我们对俄国开始作战的时候，日本人发现我们的这个条款是他们逃避义务的一个可喜借口。他们很有礼貌地引证这个条款，以及他们当时跟俄国签订的中立条约，不愿进攻俄国。他们说，一旦情况许可，他们会这样做的。这就是说，要等到德国人流血流得差不多了，胜利近在眼前的时候。但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世界的情况突然逆转过来，现在日本要求德国帮助它进攻美国了，尽管它以前没有帮助德国去进攻俄国。

不言而喻的是，希特勒对日本人并没有什么亏欠。三国公约规定，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受到第三者的进攻的时候，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把珍珠港事件叫作美国对日本的“进攻”，即使是在东方人的修辞中，也是牵强附会的语言。希特勒当然有权至少要求日本对苏联宣战，作为对等交换。日本这一行动的消息会使我们在俄国的冰天雪地中作战的军队无限地提高士气，这样也就会使整个情况有所改变。

但是，希特勒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他让日本跟俄国继续保持中立，而他自己却把德国人民投入对美国的战争。随着这个叫人迷惑不解的失策，元首把他的历史性的胜利和帝国的前途抛弃了。

为什么？

元首到柏林去宣战的时候，我本人正飞往莫斯科前线进行空中视察。十二月中旬，当我又在“狼穴”里见到他的时候，他把美国人看作花花公子，毫不放在心上。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也在场，他把美国叫作一半犹太化一半黑人化的一个杂种民族，认为他们不可能进行重大战争。他得意扬扬地说，美国忙于应付日本，大概要被打败，它不可能还有机会干预欧洲的事情。这就是他说的话。但是我那时相信，现在依然相信，这些话都是他叫部下高兴的胡说八道，不然就是自欺欺人之谈。跟日本的领袖们不一样，希特勒深知一个关于美国的决定性的军事事实：切勿做那种唤醒和团结这个混乱的、爱争吵的、奢侈腐化的“巨人”的事情。但是，珍珠港事件做了这样的事情。

这场战争从根本上说是一盘以人和国家为棋子的棋赛，是两种意志和两种世界观的较量。自一九三三年以来，阿道夫·希特勒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已经在下这盘棋了。在工厂、人口、盟国和天然资源方面，希特勒一开始就让了一车两卒，那就是工厂、人口、盟友和自然资源。这些条件逼得他采取虚张声势和不顾一切的方式。而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却能够慢慢地、小心地下着棋，等待他的对手用拙劣的赌博使自己失败。

年复一年，希特勒仿佛很出色地胜过了罗斯福。他在一九三九年之前的不流血的胜利，他对波兰和西欧的迅速征服，以及一九四一年他对俄国欧洲部分的惊人的占领，使这盘棋的局势大大对他有利。正当阿道夫·希特勒眼看着就要将死对方的时候，日本突袭了珍珠港。这正是罗斯福早在等待着的一个机会。

我深知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说希特勒觉得我们既然事实上已经在大西洋跟美国作战，为了威望，就要用宣战把罗斯福打倒。还有人甚至认为，对美国宣战是一个提高士气的聪明举动，使公众不去注意我们在东线的停顿和挫折。但是，这些推测都忽视了我们没有要求日本对俄国作战的这个致命弱点，以及当时这篇宣战书的措辞。这份缺乏政治家风度

的文件是出于绝望和愤怒而对罗斯福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叫喊。我一直认为，希特勒是看到这盘棋已出乎意料地失去赢的希望，于是一怒之下把棋盘踢翻在地。

德国的结局

其他的作者们跟着丘吉尔的说法，把战局的转折点放在一年以后，归结在三起同时发生的事件上：斯大林格勒战役、阿拉曼战役[2]和北非的登陆，当时战场上已有明显转机。然而，真正的转变还是珍珠港事件。

毫无疑问，只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在珍珠港事件和莫斯科受阻很久以后，我们才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把我们短命的帝国扩大到最远的地方。我们的潜艇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大西洋，把整个英美舰队击沉海底。我们的军队开进高加索山脉、里海和尼罗河。我们精力充沛的盟国日本，在迅速的辉煌胜利中取得了它的东亚帝国。

但是，在获得这一切胜利期间，一段记忆常常萦绕在我心中，这就是珍珠港事件刚发生以后我飞往莫斯科前线的空中旅行。我在空中看见德国的坦克、卡车和炮车在几百英里的荒凉平原上蹒跚而行，在阴郁而低沉的俄国太阳下面，冻结在泥淖里，深陷在雪地中。我看见躺在雪地上的死马，我们的士兵用刀砍碎它们冻硬的尸体，吃它们的肉。我们的飞机往往降落在一群成年的和年轻的士兵中间，他们穿着破烂的灰绿色夏季军服冻得发抖，在汽车下面燃起一堆火，使引擎散热器免于冻裂，使汽油免于冻得黏稠而流不出来。我听到他们没完没了地抱怨缺乏靴子、厚袜、手套、防冻剂以及一种据说可以使坦克上的望远镜转动的软膏。望远镜一旦冻住，没有软膏使它转动，坦克兵就成了瞎子，无法操纵坦克和保护自己。那些冷得发抖的士兵，穿着戈培尔征募来运到前线的女人皮大衣和皮毛围巾，实在可怜。

我的那次旅行使我看到了莫斯科的阻塞气球和高射炮火。在那里，我充分体会到使人苦恼的停顿的痛苦；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我们又跟美国作战了。我心里明白，这表明德国的结局终于到来了。

在一九四一年以后，德国就像一头脑壳里中了一颗子弹的横冲直撞的大象，在倒下以前，使出它的全副力量去践踏、撞死折磨它的人们。那颗子弹就是珍珠港事件。

失去的世界帝国

我用这些评论结束了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分析的第一卷，给它做个总结是理所当然的。

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他一九四五年的胜利报告中，把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叫作“恣意掠夺的三个犯罪国家”。但是，假使我们胜利了——那是我们差一点儿就要做到的——要上绞刑架的领袖人物就该是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和马歇尔先生。犯罪国家就该是盟国，它们为了竭力维持几世纪以来它们的财阀掠夺来的东西，从空中屠杀了德国和日本的妇女和儿童。希特勒并没有下命令轰炸广岛和德累斯顿！

世界历史上从没有道义可言，只有依靠暴力和死亡来造成潮流的演变。胜利者写下历史，宣布判决，把失败者绞死或者枪决。实际上，历史是根据旧政治结构的腐朽和新政治结构的兴起而发生的一连串霸权的变换。战争是那些变换的高热度转折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永远会发生，而唯一的战争罪行就是战败。这就是现实，其他的都是感情用事的胡说。

我们自始至终跟随着阿道夫·希特勒，从难以相信的胜利到空前的灾难，从珍珠港事件到柏林的陷落，因为他就是我们民族的命运。他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一位鼓舞人心的领袖，抱着达到人类可能的新高度和新深度的伟大梦想，同时他又是具有钢铁意志的冷酷的谋略家。

他是德国的灵魂。我们是一个富于幻想的民族，希特勒便是德国幻想的化身。如果不正视这一事实，我们民族的真实历史就永远也写不出来。他有他的缺点，包括残忍嗜好、某种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粗鄙、对他自己军事才智的夸大评价，以及人所共知的令人遗憾的反犹倾向。这些都是这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的缺点，但是人类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英译者按：阿尔明·冯·隆把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分析的两卷著作正确地以珍珠港事件作为分水岭。在《失去的世界帝国》中包括的时期内，一场欧洲战争以差不多的阵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猛烈地进行着，所以温斯顿·丘吉尔把它叫作休战以后的继续，这两次大战合在一起成为一次新的三十年战争。但是整个期间，美国没有参加进去。到了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已经深深陷进战争里，因而它成了第一次的全球性战争。那是另一篇故事了。

隆的第二卷著作，书名为《世界性的大破坏》，最近已经在德国出版，主要分析德国的失败和崩溃，但是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

他对希特勒的总结性的评价忽略了一两个小地方。这个能干而坚决的杀人狂利用现代德国作为他的屠杀工具，直接造成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五百万人的死亡；这个数字永远不会被精确地算出来。为了制止他，全世界耗费了亿万美元，或许一万亿美元。倘若德国人把这个怪人关进疯人院，而不是把他抬举为他们崇敬的领袖，并投入他们的全部力量支持他十二年之久，这些死亡和这些浪费就不会发生。在历史的记载上，希特勒无疑是最坏的说谎者、骗子、破坏者和世界编年史上的大规模杀人的凶手。隆应该在希特勒的缺点中提到这些事实。

---

(1) 1939年5月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

(2) 阿拉曼位于埃及北部，1942年11月，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军在这里击败德军，使其退出埃及。

第六十三章

通往娜塔丽卧室的一扇门敞开着，因此希特勒的尖厉叫喊把孩子惊醒了。娜塔丽在起居室里已经把收音机的音量拨低，但是元首突然一声尖叫“罗——斯——福！”把她和埃伦吓得吃惊地面面相觑。路易斯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他终究是一个疯子。”穿着浴衣、围着围巾的埃伦·杰斯特罗沉重地在扶手椅上坐下，两只凹陷的发红的眼睛淌出泪水，摇着头，颤动着手把茶杯举到嘴边。希特勒还在厉声吼叫、嘲骂，忽而声音放低，忽而大声叫喊。“极其机敏、动人、有力，然而是一个疯子。我承认以前我从来不了解这一点，我还认为他是装腔作势呢。”

娜塔丽略带轻蔑地望了一眼她的叔叔，然后走到她的娃娃那里去。

元首的演说一开始照例控诉德国和他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逐渐提高调子，讲到一个最大的战犯，说这个战犯应对一切流血和痛苦负责，而这一切他作为元首是曾经竭力设法避免的。可是这个痴狂的伪君子把他的国家和他自己都出卖给了犹太人，利用每一次机会反对德国，使人类遭到毁灭。在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个长时间停顿以后，他发出了这声把孩子惊醒的猛烈的叫喊：“罗——斯——福！”

这声充满仇恨的野兽似的猛烈叫喊，把埃伦·杰斯特罗也惊醒了。

最近几年来，杰斯特罗很少听希特勒演说。他感到讨厌。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而历史的篇幅中充满了这种不可一世的暴君，他们趾高气扬地度过他们短暂的黄金时期，搞他们的破坏，建立他们的宏伟纪念碑，然后消失。希特勒也会是这样。杰斯特罗在有一次访问德国以后，写过一篇冷静的思考文章在《哈珀斯》杂志上发表，题目叫作《元首：午夜前的思索》。

在这篇文章中，杰斯特罗把纳粹的狂热与历史上各个时代兴起又消失的其他短暂剧烈的群众骚动并列。有时候，它们改变了事物的秩序，例如十字军和法国大革命；有时候，它们留下的只是破坏，例如阿拉里克[1]和帖木儿[2]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说不定这个古怪的被人捧起来的小叫花子对世界会有什么贡献，他关于建立欧洲统一的新秩序的号召还有点儿意义。他可能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他也许会胜利，也许会失败，但是无论怎样，最后他还是要死去，世界还是要继续前进的。

上帝——杰斯特罗以调皮的嘲讽使用这个名词，来表明世事的随波逐流——就像路边的一个高明魔术师，使用随手拿来的不论什么东西表演他的节目。要是希特勒胜利了，给欧洲甚至全世界带来一个暴虐的延续一两个世纪的统一的德国，也许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我们渺小的世界正是需要他的。发生的事情终究只是非发生不可。天堂里没有骰子可掷。人类的精神在不断地渴求自由，要么使他们的条顿主人最后软化驯服，要么冲破暴君的监狱，如同一棵野草冲破水泥人行道一样。

这样用几段简练的文字处理了这个德国独裁者以后，埃伦·杰斯特罗已经在思想里把这个人的问题解决了。这一天，由于喊叫了罗斯福的名字，希特勒又在埃伦·杰斯特罗的思想里冒了出来。

这个独裁者继续讲着，把罗斯福和他自己做了冗长的、近于狂言乱语而又尖酸刻薄的比较。他，是为生活而挣扎的双亲的儿子；罗斯福，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娇生惯养的独生子。他，是忍受风雨、炮火和污泥达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普通士兵；罗斯福，是在海军部安全舒适的办公室里工作的出身名门的政府要人。他，是中过毒气的退伍军人，躺在医院里一贫如洗；罗斯福，是战后把遗产增加了一倍的一个狡猾的金融投机家。他，是一个战败的、屈服的民族的恢复者和重建者；罗斯福，是一个经济补锅匠，用他的想入非非的新经济计划来营救一个富国。他，是对于过去罪恶的勇敢的纠正者，像救世主一样的欧洲统一者；罗斯福，是力图不管将来而维持犹太人世界霸权的一个主要战犯。

埃伦·杰斯特罗听着这种凶狠、疯狂、奇怪的首尾一贯的妄想，他的哲学上的立足点开始动摇，最后惊恐起来。

意大利人已经取消美国人的出境签证。美国大使馆的代办已经告诉杰斯特罗，这只是一个预防措施，他们还应该准备在本月十五日离开，如果当时还没有宣战的话。几天来，杰斯特罗睡得很少，吃得也很少。现在，他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说，好像一扇铁门当啷一声关闭了。

“怎么样？”娜塔丽说，抱着用毛毡包裹着的大声啼哭的娃娃，“还有什么希望吗？”

“他还没有宣战呢，这么多话里没有一句宣战的话。”

她用满不在乎的熟练动作，不大顾得上害羞，解开了她的毛线衫、短外衣和衬衫，露出一边雪白的乳房，把咖啡色的毛线衣拉在娃娃身上。“为什么这间屋子冷得多？冰冷的，而且——”

杰斯特罗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叫她不要说话。希特勒越来越激动，演说逐渐达到高潮。他的听众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这时爆发出一片鼓掌声、欢呼声和“元首万岁”的吼叫声。

“埃伦，这是什么意思？”

杰斯特罗提高声音，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恐怕就是这个。他说他已经召见了美国的外交官员，把回国的护照交给了他们。这就开始了欢呼。”

“唉，我只能说我也觉得吃惊。”娜塔丽用一根手指头抚摩着孩子的脸庞，当孩子安静下来开始吃奶的时候，她凄然微笑了一下，“你只不过是饿了，小顽皮，是不是？”

她的叔叔说：“墨索里尼还要演说呢。过一两个钟头我们就会知道。”

“哦，埃伦，他会怎样选择呢？”

他把收音机关掉。“唉，横竖就是这样了。我想喝杯雪利酒，你也来一杯吗？”

“不，不，我今天最好保持头脑清醒，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讲。”

杰斯特罗倒了满满一杯酒，一口喝干，然后又倒一杯，身子缩在扶手椅里，慢慢地呷着，无目的地环视着这个堆满了手提箱和木箱的又高又长的寒冷房间。旅馆静悄悄的，外面马路上也是静悄悄的。

“不要灰心，娜塔丽。你知道吗，在一九三九年，这位意大利领袖曾经脱身过一次。在军事上，他对希特勒没有用处。意大利人又虚弱又执拗，而且是被打垮了的。要是他对美国宣战，他也许会被人暗杀，希特勒一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此外，他又狡猾，他会找出一些圆滑的客套话，我们还是可以在十五日坐上那架飞机的。”

“啊，埃伦，请你千万别说了。他会宣战的。”

杰斯特罗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想是这样。娜塔丽，我很抱歉，我深深地感到抱歉。”

她举起一只手，手掌向外。“不，不，不要这样。这有什么用处呢？”

“让我说下去。把你和你的孩子都拖累在里面，真使我受不了。我绝没有——”

“埃伦，是我自己这样做的。现在别再提了，别这样，我忍受不了。”

除了孩子使劲吃奶的声音以外，屋里一片长时间的沉默。杰斯特罗一口一口地呷着雪利酒，用垂头丧气的表情朝他的侄女望了一眼。“亲爱的，也许我该打个电话给大使馆，问一问是不是在计划搞外交人员的专车。”

“要是你能把电话打通的话，倒是一个好主意。要不然我们就亲自

走一趟。”

“我正这样打算，”杰斯特罗说，“试试吧。”他打了电话，但是大使馆的线路忙碌不堪。他又倒了些雪利酒，慢慢地讲着话，间或咳嗽一两声。“一个历史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会歪曲一个人对现在的看法。我似乎是把望远镜倒过来去观察当前的形势。那些人物看起来渺小而滑稽；那些事件看起来那么琐碎，那么重复，那么平凡！我想，我能很好地了解过去，我对将来也看得清楚，只是对于现在，我却这样糊涂。亲爱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资源可以坚持。中欧的这所华丽而破烂的军国主义疯人院将会倒塌。俄国和美国是可畏的，这两个国家会把纳粹主义夹在中间压碎。唯一的问题只不过是来得多快罢了。好吧，我该穿衣服了。”

“是的，埃伦，快穿吧。”

“让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丽不耐烦地站起身来，把孩子抱到卧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对于这个爱唠叨的、自负的、胡思乱想的老头儿，她已经没有什么敬爱，他的趾高气扬的挖苦话和顽固得闭眼不顾事实的乐观主义，已经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这个危境，尽管说到底还是她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她常常回过头来这样想。

娜塔丽·亨利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自我的探索。她在什么情况下干了这种不幸的蠢事呢？在回来的时候吗？在跟拜伦结婚的时候吗？没有搭德国飞机离开苏黎世吗？没有跟赫布·罗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吗？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处。尽管她表面上那么聪敏，归根到底她却愚蠢透顶。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人也不是，她没有真正的身份。她的一生像是在空中飘荡的蒲公英的绒毛。她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标志除了惹起麻烦之外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她的第一次恋爱是跟一个异教的非犹太知识分子谈的。她跟一个基督徒结了婚，没有怎么考虑两个人在出身背景方面的冲突；他年轻，缺乏学识，又使

她多一层烦恼。这一连串多么奇怪、偶然、不连贯的遭遇却创造了这个在她怀里沉睡的蓝眼睛小生物！

过去几星期，娜塔丽夜里开始做梦，仿佛上述一连串遭遇都不曾发生过。在这些梦中，时间倒流回去，有时候回到巴黎，有时候回到大学，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长岛的儿童时代。她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摆脱了梦魇般的现实生活，心中充满了宽慰和快乐。但是，当她醒来发现梦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实的方面时，一种冷酷而消沉的忧伤便接踵而至。不过，至少这个孩子是属于真实方面的。

孩子成为她生命的寄托了。在这个时刻，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胸口的这张温暖的小嘴：活泼、甜蜜而且异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馆的房间里，在罗马，在欧洲——全是肮脏的、危险的、不可靠的而且渐渐暗下去的视野。外交人员的专车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孩子睡着的时候，娜塔丽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准备到大使馆去。

“喂，亲爱的，你看起来很漂亮。”起居室里，埃伦现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着索尔家在他六十二岁生日时送给他的一件蓝色短斗篷，穿着他最好的一套深色衣服，系着一个很大的领结。他还在喝雪利酒。

“无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套倒霉的衣服烧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伦以不自然的扬扬得意的神态，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朝她挥了挥，兴高采烈地笑起来。“真了不起，你还保持着你的幽默感。”他说，虽然娜塔丽相当严肃，“坐下，亲爱的，别再踱来踱去了。”

“我们不到大使馆去了吗？”她坐在一张躺椅的扶手上。

“告诉我，娜塔丽，你看见过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吗？”

“那个梵蒂冈图书馆的管理员吗？没有。”

他乜斜着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这是在傍晚将尽，他喝下过多的白兰地时往往会出现的表情。“不过，我想有一个晚上我们大家一道吃过饭。”

“我想大概有过。路易斯病了。”

“啊，不错，我现在想起来了。哦，恩里科一会儿就要开车来把我们带到威尼斯广场去。他认识所有的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在新闻记者席听墨索里尼演说。”

“什么？我的天，我不愿把孩子带到法西斯暴徒那里去！那怎么——”

杰斯特罗举起手来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行字，同时继续跟她讲话。“喂，亲爱的，这是看得见的历史。既然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递给她的那张便条上写着：“要是宣布战争，他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大使馆去。就是这个打算。我们不待在旅馆，在这里我们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写了一句：“为什么你信得过他？”他们不敢肯定他们的房间里装有窃听器，但是有时候他们写便条来对话，作为预防措施。

杰斯特罗对她眨了眨眼，把眼镜取下，用一块手帕擦了擦。这是娜塔丽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谈阔论的一种不自觉的信号。他轻轻地说：“娜塔丽，你知道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吗？”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那你就不知道了。我想这些年来你也许很机警。告诉你，我讲的完全是真话。”

埃伦往往在喝白兰地或者雪利酒的时候发表一些古怪的言论，但他从来也没有讲过这种离奇的话。娜塔丽被他弄糊涂了，耸耸肩膀

说："我该怎么说呢？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非常认真。亲爱的，这是一桩家丑啊。他们没有告诉过你，我倒有点儿惊讶。二十三岁的时候，我改信了天主教。"他眼睛通红，扭歪着脸，害羞地咧开嘴笑了笑，一面搔着胡子，"但从来没有真信，我怕我的血型不合于那种宗教或者任何宗教。在当时，这种行为是真诚的。"

于是，埃伦告诉她关于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个女孩子的事情，他曾经当过她的历史学和美学的导师，她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女儿。过了一年半热恋的生活，两人的爱情就垮台了。后来，他离开剑桥大学，在耶鲁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把那个女孩子和他的一切记忆都抛在脑后了。

他改变宗教信仰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他在接受教谕的时候十分小心，而且是在暗中进行的，因为在波士顿的许多犹太朋友都对他很亲切，他不愿叫他们不安或者跟他们争论。他费劲地达到了怀疑论的自然主义，这是他固定下来的观点，因此到了离开哈佛大学的时候，他断定他改变宗教信仰是一个错误。此后，一接触到他的宗教信仰问题，他就提出他的不言而喻的犹太人出身，不再说什么。关于这件改信天主教的事情，他什么也不再去干，干脆让它从他的生活中消逝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的开始阶段，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曾经在自己家里讨论过这件事情。"那是我一直在后悔的。"他愁容满面地说，"这件事大概缩短了我父亲的寿命，那时我母亲已经死了，而你的父母肯定忘不了这次打击。我们永远疏远了，虽然我曾告诉你爸爸，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不信教的犹太人，别的没有什么。但这也没有用处，他们跟我断绝来往了。

"当'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上《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时候，路易斯写了一封态度生硬的短信给我。他的拉比要我到他的教堂里去讲道。他的措辞使我难以接受，我觉得他的信写得很残酷。我很亲切地回了他一封

信，但是我婉言谢绝了。事情就是这样。从此以后，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我都没有再见到过。娜塔丽，在三十多年里，这件事除了你以外，我只跟一个人谈过，这个人就是恩里科·斯潘涅利。

“九月间，当我从瑞士回来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好处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虽然对早期的拜占庭文化研究得比较差。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他从来没有跟我因为宗教见解发生过争论，只是写了一封信到美国去要证明。他已经得到证明文件，我也有几份副本。所以，亲爱的，我们在梵蒂冈也有朋友。我希望我们不会用得着他们，但是这也是一种保证啊。”

娜塔丽心里只想到可能对她孩子的影响，听了又惊异又高兴。这像是找到了打开一间地牢房间的一把被遗忘的生锈的钥匙。埃伦年轻时在宗教问题上的波动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技术性问题确实也许会带来帮助和庇护，甚至在紧急的时刻有助于逃跑！这个真相也终于说明了她的父母对埃伦那种很奇特的勉强而又不高兴的态度。她内心深处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轻视她叔父的感觉。

她说：“唉，埃伦，我简直吃惊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啦，不过我觉得你真是聪明得了不起，在四十多年以前就不再做一个犹太人了。这是何等的先见之明啊！”

“怎么，我照旧是一个犹太人嘛，别弄错了。你知道，保罗在他改了宗教信仰以后也是这样。那么，你不会像你父母那样讨厌我吧？这多好啊！”

她的嘴上皱起一个讽刺的笑容。“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真的。可是你在骗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埃伦·杰斯特罗在他很厚的短斗篷里把腰伸直，很得意地把他长满胡子的下巴抬起来，“这一点我要坚持。这部书是我跟自己激烈斗争的成果。我在大学里发现，丰富的基督教思想

艺术的整个结构就建立在这个被巴勒斯坦人叫作被谋害的犹太人的身上，我当时真有点儿着迷了。我们犹太人假装那个结构并不存在，娜塔丽——就像你父母和我父母那样的犹太人——不过，你知道，这种说法没有用。事情明摆在那里。最后，我抛开宗教上的隐喻去探查，照耶稣本来的面目去认真对待他，力图抓住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斗争了一年的实质问题。我发现一个特别感人、特别有吸引力的人物，我的一个天才的、悲惨的穷亲戚，古时候就住在巴勒斯坦。所以，这部书真的——”

电话铃响了。“啊，”杰斯特罗说，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准是恩里科。亲爱的，快去抱娃娃。”

娜塔丽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我们去吧。”

在旅馆门外一辆生锈褪色的小汽车里，一个头戴神父帽、身穿鼠皮领大衣的人坐在驾驶盘后面，用一只粗大的农民的手向他们摆动一支正在冒烟的香烟。“教授！”这个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神父有一张特别像墨索里尼的脸——凸出的棕色眼睛，弯曲的大下巴颏儿，还有一张宽大的肥嘴。但是，他戴的无边眼镜和黑色扁帽下面亲切温柔的表情，以及天天坐在屋内的苍白脸色，把两者之间倒霉的相似之处减少了许多。他用好听的罗马口音的意大利语向娜塔丽问好，还把那个包得厚厚的、几乎看不见的孩子赞美了一番，然后说：“教授，你看起来像是很疲倦。”汽车发出风湿病人似的呼哧呼哧声，开动了。

“我没睡好。”

神父温和而亲切地看了他一眼：“我懂得。关于你们要在梵蒂冈避难的事情，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问过。这样做不是不可能，但是教廷和政府之间的协定不幸地限制了我们行动的自由。我要奉劝你们一句，这种例外的权宜之计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样会引人注目，这样会变成特殊情况。”他小心翼翼地驶过几乎荒凉的林荫路，弯进一条街道，那里挤着很多人，高举着标语牌，走向威尼斯广场。

“麻烦的是，”杰斯特罗说，“我已经是特殊情况了。”

神父噘噘嘴，用十足意大利人的神态歪着头。“那倒是真的。也罢，你的模糊不清的国籍也许对你有利。要是你真的没有国籍，那么显然你就不是一个敌侨了。”斯潘涅利低头打量了一下娜塔丽，“自然，这对于你侄女并不适用。我想你们的大使馆总会设法替她——”

“神父，请原谅我，不论谁让我避难，都必须带她一同去。”

神父又噘起嘴，一言不发。他们接近广场的时候，人越来越多，都是穿着褴褛的冬衣、沉默而愁容满面的人。举着标语牌的黑衫队员极力抬起下巴，瞪着两眼，像他们的领袖一样。

“这些标语牌比往常的更卑鄙。”杰斯特罗说。在他们的汽车旁边，一个胖胖的红脸的黑衫队员举着一幅粗鄙的漫画前进，画的是罗斯福夫人坐在一只便壶上，对她丈夫骂出一些下流的话。汽车前面，另一块标语牌上画的是一口袋钱，拄着拐杖的罗斯福在一旁咧嘴笑着，嘴里斜叼着烟斗在抽烟。

“壶水沸滚的时候，污垢就漂到表面上来了。”神父说。

他把汽车溜进狭窄的街道，停在一个堆满垃圾的拱门下面，然后带领他们从一条小巷里走到威尼斯广场上。人群拥挤的广场寂静得使人感到惊讶。周围站着的人们一言不发，或者低声交谈。天空是阴沉的，风刮得既猛又冷。一大群举着旗子的儿童温顺地麇集在阳台前面，不笑也不打闹，只是举着飘动的旗子，显出烦躁不安的样子。

神父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阳台附近用绳子拦开的一个地段，这里聚集着摄影记者们和新闻记者们，其中包括几个美国人，还有几个娜塔丽在招待会上见过的露牙微笑的快乐的日本记者。有人拿出一把折椅给她。她坐下去，把沉睡的婴儿抱得紧紧的，放在膝盖上。虽然她大衣里面还穿着一件很厚的毛线衣，但还是不时发抖。阴冷的风仿佛直吹进她的骨髓。

人们等了很久，忽然墨索里尼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敬礼。人群发出一片吼声，在广场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响："领袖！领袖！领袖！"这种效果很奇怪，因为所有的人都用发呆的或者敌视的面孔默默地望着那个矮胖的人物。这个人戴着一顶织有金鹰帽徽、披着穗子的黑帽，穿着一件金黑两色的短外衣，那种打扮与其说穿的是制服，不如说是歌剧院的戏装。阳台下面，几个黑衫队员拼命欢呼，在扩音器周围挤来挤去。一个身穿德国外交官制服的高个儿跟着走出来，和他一道的是一个身穿常礼服、头戴高帽子的日本人。他们两个人站在甚至比东方人还要矮些的那个独裁者的两旁，墨索里尼看起来好像被挟在前来逮捕他的两个警卫人员中间。黑衫队员们停止叫喊，仰起了他们血色不好的鸭蛋形面孔转向阳台。娜塔丽想，这是草率地伪装成军人的一群侍者和理发匠。

墨索里尼的简短演说是杀气腾腾的，腔调也是杀气腾腾的，姿势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也是非常杀气腾腾的。但是这一切都叫人觉得滑稽可笑，说话的声音跟姿势不相称。墨索里尼挥动着一只表示揍人的拳头时却把声音放低，忽而又恶狠狠地喊出几个丝毫无害的前置词和联系词，而且在最不恰当的时刻露出牙齿微笑。这个矮胖的老独裁者在希腊已经被打败，他的北非帝国也丧失了不少，他似乎是在一个极其不合适的时机对美国宣战的。当黑衫队员随便发出几声欢呼，高喊"领袖"的时候，人群开始散开。墨索里尼这个被听众藐视的拙劣老演员向成千的正在离去的背影——这在独裁政权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景象——吼出最后几句话："意大利人，再一次站起来，不要辜负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将会胜利！"他又微笑了一下。

在黑衫队员的欢呼声中，阳台上的三个人物退了回去。然后，墨索里尼又两次走出来向听众鞠躬，但是群众正在纷纷散去，仿佛突然下起暴雨来一般。

一小撮美国人一起留了下来，用紧张的低声激动地交谈着。虽然事

情本身并不叫人诧异，但奇怪的是它已经发生；他们是站在敌国的土地上了。那些新闻记者不住地瞅着附近来去徘徊的警察，讨论起这时是应该回到办事处去清理他们的办公桌，还是直接奔往大使馆。有几个人决定先回办事处去，他们认为一旦进了大使馆，就会被留在那儿躲上很久，也许甚至要躲到外交人员专车开走的时候。

这使埃伦·杰斯特罗想起他的手稿来，他请求斯潘涅利神父在他们去大使馆以前把他带到旅馆去一趟。神父表示同意，娜塔丽也不反对，她还是处在受惊的状态。这时孩子哭叫起来，她想起要去取几块尿布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他们回到汽车里，向高雅旅馆开去。但是，在离旅馆一条街的地方，神父忽然刹住车，他从汽车的风挡玻璃里指着两辆正开进旅馆门口车道的警车。他把两只湿润的苦恼的棕色大眼睛转向埃伦·杰斯特罗，说："当然，手稿是珍贵的，教授。不过，把一切事情考虑在内，您先到大使馆去不是更好些吗？要是情况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我可以替您把手稿取出来。"

"大使馆，大使馆，"娜塔丽说，"他说得对，到大使馆去。"

杰斯特罗伤心地点了点头。

但是，到了离大使馆两条街的地方，斯潘涅利又把汽车停住了。一道由警察和士兵组成的警戒线拦在大使馆建筑物的前面。街对面站着一小群旁观者，等待着看热闹。这会儿，远远地看去，一切都很安静。

"咱们步行吧，"神父说，"你们应该能顺利通过那道警戒线，不过咱们走着看吧。"

娜塔丽坐在汽车后面，杰斯特罗转过身来，一只手抚慰地放在她的手上。他的脸变成了一种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目中无人的样子。"来，亲爱的，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们往旁观者站着的街道旁边走去。在人堆的旁边，他们遇到了曾经带娜塔丽到日本人招待会去的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又害怕又

抱怨，他劝他们不要去尝试冲过警戒线。不到五分钟以前，一个美联社记者曾经打算这样做，走到大使馆大门口就被拦住了，经过一番争论，一辆警车开来把他带走了。

“可是，那怎么可以呢？那是不文明的、愚蠢的！”斯潘涅利神父叫嚷说，“在美国有我们的许多记者。这简直是笨拙的行为，一定会被纠正过来的。”

“什么时候纠正呢？”《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此时菲尔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关于你们国家的特务人员，我已经听到一些可恨的事情了。”

娜塔丽紧紧搂着孩子，竭力摆脱前途黑暗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是最可怕的噩梦。她说：“埃伦，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得想法进去。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他转过身问神父，“或者——恩里科，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到梵蒂冈去？这条路还行得通吗？”

神父把双手一摊：“不，不，现在不成了。别往这上面想，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安排。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想出办法来，自然不是现在。”

“上帝，原来你们在这儿！”一个美国人粗哑的声音说，“咱们大伙儿都碰到了很大的麻烦。伙计们，你们最好跟我来。”

娜塔丽回头看到了着急而漂亮的赫伯特·罗斯十足犹太人的脸。

此后过了好久，压倒一切的现实便是把他们载往那不勒斯去的一辆卡车的鱼腥味，那种味非常厉害，使得娜塔丽都有点儿透不过气来。两个司机都是那不勒斯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鲜鱼运到罗马。拉宾诺维茨雇下这辆卡车为船上的旧发电机运去一个替换的零件，一个烧毁了的电枢耽搁了船只的开航。

这个矮壮的巴勒斯坦人因为患偏头痛，脸色苍白，此刻颠颠簸簸地

蹲在卡车平板上用粗麻布包着的电枢旁边，闭着眼，双手抱住膝头。他曾经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在那不勒斯和萨莱诺两地寻找电枢，最后在罗马物色到一个旧的。他带了赫伯特·罗斯一道协助他做成这笔交易。当罗斯最初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停在大使馆附近小巷里的这辆卡车旁边时，那个巴勒斯坦人侃侃地谈了起来。然而此后，他就陷入昏睡状态了。他当时讲出的故事说服了娜塔丽，使她抱着孩子爬上了卡车。埃伦为他的手稿对斯潘涅利神父讲了最后几句痛苦的话，然后也跟在她后面上了车。

下面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他曾经在赫伯特·罗斯的敦促下到高雅旅馆去过，给杰斯特罗和娜塔丽最后一个机会跟他们一道出走。他发现埃伦·杰斯特罗的房间里有两个德国人在等候着。这两个德国人穿得很漂亮，也很会说话，他们把他请进去，然后关上门。当他问到杰斯特罗博士的时候，他们开始用凶狠的态度盘问他，也不说明他们自己的身份。拉宾诺维茨找到机会就退了出来，使他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干脆让他走了。

在这辆黑暗而带有恶臭的卡车上颠簸的最初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杰斯特罗为德国人出现在他旅馆房间里这件事徒劳无益地做了一切可能的解释。他几乎是一个人在独白，因为娜塔丽依旧吓得哑口无言，拉宾诺维茨仿佛一直在头痛，赫伯特·罗斯只是觉得厌烦。罗斯说，这两个人显然是德国的秘密警察，他们是来捡“上等货”的，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但是，对于跟拉宾诺维茨一道出走这个仓促的决定，杰斯特罗还有别的想法，并且把他的想法高声讲了出来。最后，他没有自信地提到外交人员专车是依旧存在的一种可能。这句话使娜塔丽激动起来，她说：“埃伦，你可以回到罗马去，试试搭上那列火车。我是不愿去的。祝你好运。”这才使杰斯特罗断了念，穿着他的厚厚的短斗篷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

运鱼的卡车在开往那不勒斯的路上通行无阻。这辆车在公路上经常

见到，这对于敌国的逃亡者倒是一种很好的掩蔽。当他们到达这个港口的时候，夜色已经很浓。卡车穿过灯火管制的街道缓缓地朝着海边前进，一路上警察一再盘问司机，但是一两句话就引起一阵笑声，并且让他们通过了。娜塔丽在紧张而疲倦的迷惘中听到这一切，她已经失去了日常生活的现实感，她仿佛在腾云驾雾。

卡车停了下来。一声尖锐的敲打使她吃了一惊，一个司机操着嘶哑的那不勒斯口音说："醒来，朋友们，咱们到了。"

他们从卡车上下来，到了码头上。海上的轻风是一种极其温存的慰藉。在朦胧的夜色里，靠在码头旁边的一条船呈现出模糊的轮廓，模糊的人影在那儿走来走去。在娜塔丽看来，它似乎跟纽约港口的游览船一般大小。

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什么时候开船？马上吗？"

拉宾诺维茨哼了一声，说："没有这样的运气。咱们还得把这套东西安装好，试验一下。那就需要时间。上船吧，我们会替你找个舒服地方。"他用手指了指有栏杆的狭窄跳板。

"这条船叫什么名字？"娜塔丽问。

"啊，它有过许多名字。这是一条旧船了，现在它叫作'救世主'。它是在土耳其注册的。你一旦上了船，就安全了。港务监督和这儿的土耳其领事彼此很了解。"

娜塔丽一面搂紧娃娃，一面对埃伦·杰斯特罗说："我开始觉得我像一个犹太人了。"

他板着面孔微笑了一下："是吗？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不像一个犹太人。我以为我曾经脱离过犹太籍，但是分明没有脱离。来，打这儿走。"埃伦领先走上跳板。娜塔丽跟着他，双臂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儿子。拉宾诺维茨拖着脚步走在他们后面。

娜塔丽走上甲板的时候，那个巴勒斯坦人碰了碰她的胳膊，她在幽暗中看见他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笑容。“好啦，现在请放心吧，亨利太太，你们现在在土耳其了。这是一个起点。”

---

(1) 阿拉里克（约370—410），西哥特王，曾在公元410年攻破罗马城。

(2) 帖木儿（1336—1405），成吉思汗后裔，1370年称汗，建都撒马尔罕，曾远征中亚细亚诸国及印度、土耳其等地。

第六十四章

淋浴喷头强有力的喷水声惊醒了杰妮丝，床头的夜光钟指着五点过五分。她也洗了个淋浴，穿上一件便衣，梳了头。起居室里，维克多·亨利身穿镶金边的白制服，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正在灯光下阅读海军通讯。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呈灰白色，这一点，在他喝了一夸脱白兰地又昏睡了十六个小时之后，她是料得到几分的。他一面用铅笔在一封信上做笔记，一面咳了一下，和和气气地说："早上好，杰恩。我打扰你了吧？对不起。"

"早上好，爸。没有打扰我，维克常常在这个时候把我闹醒。吃点儿熏肉鸡蛋好吗，是不是太早了点儿？"

"说实在的，吃一点儿倒不坏。昨晚华伦回来了吗？"

"回来啦，在那里睡觉哪。"杰妮丝想把"乌贼"号沉没的消息告诉他，可是他穿了浆洗过的制服坐在那儿，脸色铁青，神情冰冷，那样子吓住了她。她想，反正他很快就会知道的。她煮了咖啡，喂了孩子，开始做早饭。煎熏肉的气味像往常那样把华伦引出屋来。他身穿咔叽制服，哼着曲儿，用刷子刷着头发。他冲他父亲嘻嘻一笑，杰妮丝看出来他是在装腔，不会把"乌贼"号的消息透露给他。"嘿，爸，过得怎么样？"

"总的来说，还可以。"帕格用拳头擦擦他的额头，苦笑着说，"我好像睡了一整天。"

"是的，旅行会把人搞成那种样子。"

"一点儿也不错，旅行会有奇怪的后果。那瓶酒我喝光了吗？"

华伦笑了起来："一干二净。"

“我记得只喝了一半。”

“爸，是医生叫你喝的。再来点儿醒醒酒怎么样？”

帕格举起一只手：“那可是自取灭亡，这咖啡好极啦。”

华伦自己倒了一杯，说：“您可拣了一个睡大觉的好日子。一大堆消息，没一条好的。”

“说说看。”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我们宣战了。”

“真的？那么阵线就清楚啦。他们是笨蛋，这样反而使总统的事更好办了。这就是最坏的消息吗？”

“你睡着以前，听见‘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消息了吗？日本鬼子在新加坡附近把它们都炸沉了。”

“什么？”

“没错，空中袭击。还是战舰对飞机的问题，爸。他们把两艘军舰都炸沉了。”

“老天爷，华伦，他们把‘威尔士亲王’号炸沉了？英国人证实了那个消息吗？”

“还有‘反击’号哩，丘吉尔承认了。英国海军从一开始就完蛋了。澳大利亚什么都没有了，看起来这里全得看我们的了。”

维克多·亨利用一只手半捂住自己的脸。他想起了那艘伪装得花花绿绿的大战舰，那间深色的漂亮的军官室，那些疲乏而英勇的军官和水兵，那个丘吉尔和罗斯福并排坐在大炮下面唱赞美诗的甲板——都完啦，都完啦，都沉没在遥远的太平洋里啦！他用忧郁的语调说：“换班啦！”

“真相就是那样。”

“他们炸了菲律宾没有？”

华伦慢慢地呷了一口咖啡。关于克拉克基地，他知道得很少。吕宋岛的美军指挥部封锁了可能引起惊慌的消息，甚至关于袭击甲米地的官方报道也很简略。“乌贼”号的消息是他从一封密件中得到的。他希望能证明那个消息不准确，不然的话，至少后来的甲米地电讯能表明拜伦属于幸存者之列。

“他们好像把甲米地炸得一塌糊涂。”

“哦，真炸了吗？”

“炸了。”

帕格瞅着他儿子说：“有什么内部情报吗？”

“不多。他们显然是对着沿岸设施去的。”

“‘乌贼’号正靠在那里。”

“您跟我说过。”

幸而杰妮丝叫他们去吃饭，华伦才如释重负。帕格一口一口地吃饭，看见儿子和儿媳妇胃口那么好，他觉得很尴尬，可是他的喉咙几乎堵住了，他只好把饭勉强地一口口咽下去。

“今天有什么打算，爸？”华伦说，因为无话可谈，感到有些别扭。

“哦，我想上俱乐部找人打一两盘网球。”

“打网球？您说的当真？”

“怎么不当真？得像从前那样才行。”

“为什么不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人事处去呢？”

“哦，我告诉你，华伦，我正在琢磨这个问题。这当口，成千上万的军官都在找新的任命。战列舰舰队里的汤姆、狄克和哈里准都挤在人

事处的接待室里等着。海军部按正常程序会给我找到工作的，也许还是有什么就干什么的好。”

“您完全错啦！”在华伦的一生中，他还从来没有听见他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他的反应既快又强烈，“您已经倒了霉，但是您不是什么汤姆、狄克或者哈里，您是有资格当这支舰队里现有的最好的军舰舰长的。您已经耽搁了一天。海军部不会来找您的，爸。您打几天网球，其结果就是回到作战计划处去。难道您希望那样吗？”

华伦有力的语调和想法，就和自己年轻时一模一样，这使得帕格微笑了。“杰恩，把总司令部的花名册递给我，就在那堆信上面。”她把油印的小册子交给他，他翻了一通，“嗯，有趣。人事处——小西奥多·普伦蒂斯·拉金上校。”

“认识他吗？”华伦问。

“黑猩猩拉金吗？我们海军学院班上最大的酒鬼。有一次，他喝得烂醉，从一艘帆船上掉进塞文河里，我把他拉了上来。那时是感恩节，闹得可凶啦，船上就我一个没醉。那时我不喝酒。”

“爸，我们中队军官七点钟有个会。我把您带到司令部去，走吧。”

“哦，好吧。黑猩猩绝不会轰我出来。”

就在杰妮丝曾经观察日本人进攻的那块高地上，华伦停了车。太阳还没升起，一片灰里带红的晨光笼罩着远处的港湾，那里展现出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图画：七艘美国战列舰排成两行，有的歪歪斜斜，有的沉没了，有的翻了个底朝天。残骸上升起的烟雾依然在油黑而平滑的水面上飘荡。

维克多·亨利透过风挡玻璃望着外面，痛苦地喃喃说道：“像下完棋以后的棋盘。”

“第一着棋以后的棋盘。”华伦反驳说，“您听到过哈尔西说的一句

话吗？当时他在‘企业’号上，人们把日本人进攻的消息报告给他，他说：‘等不到我们彻底收拾了他们，日本话就只能在地狱里讲啦！’”

帕格冷冷地哼了一声，问道：“这话给了你很深的印象吧？”

“给官兵们大大打了气，大家都在引用那句话。”

“对，讲得很合水兵们的口味。现在打垮日本人是一个难办的作战问题，特别是在欧洲方面，我们还负担着一场更大的战争。”

“爸，靠着正在建造的那些东西，我们一定会干得很漂亮的。”

帕格说：“也许是，但同时我们不得不吃一两年苦头。国内的人对于打胜仗的欲望有多强烈呢？因为在这片大洋里，他们能捞到许多。也许他们会向总统施加压力，叫他退出战争，达成一项协议。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亚洲，从没把它放在心上。”

华伦开动了车子，他爸爸的阴郁心情使他感到不安。“他们不会退出战争的。现在不会，这次事件以后更不会。我送您到司令部去吧。”

他用他向来的玩命方式开着汽车，他爸爸好像并不在意，两人都没说话。就在这种别扭的沉默中，他们到了总司令部大楼，驶入停车场。

“嗯！”帕格从无精打采的出神状态中醒过来，“到啦。那么，你呢？我还会见到你吗？”

“当然会，我希望会见到。在这场战争里，总会有见面的时候。”

“我是说今天晚上。”

“那就难说了。我们原说昨天要出击，也许改在今天。舰队里很有一种没头没脑的情绪。”

“我完全理解，我自己就觉得没头没脑。”

“您是有头脑的，爸。”

“我才不敢使劲点头呢。”

华伦大笑起来，这才见出他爸爸的机智。“别让拉金上校说个‘不’字。最好收了这串汽车钥匙，说不定我真离开这里。”

“好吧。万一你真走——祝你运气好，祝你追击顺利，华伦。”

父子俩互相注视了一会儿，没说别的话就分手了。维克多·亨利一直走进总司令部的通讯办公室，翻阅那些电讯。在头天晚上有关甲米地的冗长而杂乱的战报里，他看见“乌贼”号列在沉没的项目里。

他走到黑猩猩拉金的办公室里去等候。那时是七点差一刻，还没有人上班，甚至连文书都没来。

帕格在办公室里间的一把躺椅上随便坐下。要是拉金在他帕格的办公室里，也会这么做的。这个房间的窗户又宽又大，可以看到外面的全景——阳光普照的种着甘蔗的山坡，停泊处外的蓝色海洋，还有吓人的烟熏火燎的港口，由于战败和破坏而造成的奇怪形状。

维克多·亨利感到难受、恶心、发冷，却又出了点儿汗。当然，这是在几个钟头里喝光了一瓶白兰地所致。但是，在读了罗达和梅德琳的信以后，唯一可靠的及时的依托就是忘记一切。“乌贼”号被击沉的消息打击的是一个几乎麻木的人，简直没有使他吃惊。一听说甲米地受到攻击，他就差不多预料到关于他儿子的坏消息。他的长期经验告诉他，事情一出岔子，就会弄得很糟。他好像掉进了一个倒霉的无底洞。

然而，终究要碰到底的。这时候，他昏头昏脑地想，要紧的是自己振作起来。他不知道究竟拜伦是真的死了，还是受了伤。“乌贼”号甚至可能并没有沉没，最初的紧张的报告是靠不住的。他的主意就是打起精神，始终抱着希望，直到有了确实的消息。

然而，在他妻子和女儿方面，确实的消息已经有了。罗达想跟他离婚，嫁给弗莱德·柯比。他的女儿已经和她的老板搞在一起，可能发生了奸情。这一切随便哪一天都可能在报纸上出现。这些事，不管多么难以理解，都是不可变更的事实。他必须十分注意它们，并且对它们采取

行动。

这样他就可以和帕米拉·塔茨伯利自由来往了，但这并没有使他抱有任何心安理得的想法。帕格现在第一次体会到，他和那个英国姑娘的浪漫关系多么微不足道，而他和他妻子之间却有多么坚强的联系。罗达居然感觉不到这种联系——她居然能写出并且发出这样一封信，并且像往常那样，随随便便地打了些惊叹号，画了些着重线，兴高采烈地责备她自己，责备她长时期以来不喜欢过一个海军家属的生活，又把帕格赞扬了一通，把他几乎说成一个圣人，然而又告诉他，过了这二十五六年之后，她想离开，去跟另一个男人——这简直是狠狠一刀，是难以复原的重创。他感到这创伤就在他心脏里，是一处跳动的、要命的创伤。罗达的信在大问题上却又羞羞答答：究竟她和弗莱德·柯比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维克多·亨利彷徨在两条道路之间。他的坚实而高明的判断告诉他，他妻子毫无疑问已经赤裸裸地委身于另一个男人了，或许时间相当久了。可是，从他对妻子的爱以及他的自尊心出发，他又拒绝承认这种事是可能的。于是，他就抓住这个模糊的事实——这的确是事实，那就是罗达并没有明白说过发生了这样的事。

因为维克多·亨利现在所希望的是把她争取回来，他觉得自己非常爱罗达。这里面绝大部分是因为受了伤害的自尊心——他很了解这一点——但也不完全是。好也罢，歹也罢，他们是拆不开的一对。他们的结合有了二十五年的历史。在他的生活里面，她是无法替代的：她的胳膊、她的嘴、她的眼睛、她那甜蜜的特殊的风度举止，是替代不了的。她是美丽的、令人爱慕的，尤其是她具有能够使他感到意外的魅力。明确地认识这些直率的事实，使他大吃一惊。他还得重新向这个女人求婚！他不能够因为这件事太责备她。他在醉倒以前的昏昏沉沉中已经决定这样做了。他自己不是差一点儿也写出了完全相似的一封信来吗？而且，说来奇怪，他也并不痛恨弗莱德·柯比。出在那两人身上的事，跟出在他和帕米拉身上的差不多，只不过罗达越过了边缘而已。他脑子里一幕幕的图景使他激动得难受，但是他在冷静中还是用合理的态度来看

待这件事。

把梅德琳的经理大骂一通也许对他自己有好处。消除危机的一个办法是找到休·克里弗兰，跟他面谈。帕格因为心肠软任她待在纽约而深为懊悔。至少他该劝她回华盛顿去，她也许会回去的。现在这个大名鼎鼎的恶棍的老婆威胁着要跟她丈夫打官司，要求离婚，并且举出他的二十一岁助手的名字来。梅德琳不实事求是，长篇大论地、气势汹汹地发誓赌咒，却难以使人信服。梅德琳的信和罗达的不同，不是一枚炸弹。一个姑娘，孤零零地在纽约流浪，如果不跟克里弗兰搞在一起，也会跟别的什么人搞在一起，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预料到的吗？梅德琳像一只鸽子，从来复枪的射程里飞过，被打了下来。

“帕格！昨天整个下午，我想尽办法找你。你到底躲到哪里去啦！”

黑猩猩拉金大踏步走了进来，他是一个胖胖的、紫红色雀斑脸的上校，和别的二十位上校没有什么两样。他关上门，把军帽扔到衣钩上，对着对讲电话机说：“艾默里，不接电话。”

“是，是，先生。”

“喂！”拉金靠在转椅上，两只胖手钩在脑袋后面，用一种锐利的眼光观察着他的同班同学，“见到你可太好啦！‘加利福尼亚’号的事真糟糕，本来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出色的舰长的。”

“嗐，黑猩猩，我得说，我的不幸好像已经埋没在拖拖拉拉中了。”

“帕格，谁把我的口信传给你的？我在五六个地方都留下了口信。”

“什么口信？谁也没传给我。我是到这里来看你的。”

“为的是什么事？”

“职务。”

“我要找你也是为这个。”拉金掉过头去望望，虽然屋里没有别人，又关上了对讲电话机。“帕格，金梅尔将军就要调职。这是他自己提出

来的。”黑猩猩几乎是小声说的，又加上带有讽嘲意味的微笑，“就像路易十六在他自己的要求下被削掉脑袋一样。他的继任人是派伊将军，任期多久我们不知道，不过派伊想改组参谋部。我们得正视这个问题，这里头很有玩意儿。幸好，人事处跟战争警戒问题无关。事情不是出在我当班的时间里，但是确实出了事。派伊将军希望你来搞作战处——你且住嘴，帕格！”看见维克多·亨利大摇其头，黑猩猩拉金举起了一只手，“我把我的判断告诉你。这是一个我们同班同学求之不得的极好机会。想想看吧，正在建造六艘艾奥瓦级的战列舰，十二个月到二十个月内就要执行任务。那是全世界最优良的战列舰，你以后会弄到一艘的。”

“黑猩猩，给我弄一艘船。”

“我正在告诉你嘛，你一定会弄到一艘的。”

“就在现在，而不是在一九四三年。”

“办不到，帕格。听我说，你可千万别对总司令部说个‘不’字！作战处对你来说是一份最好不过的美差。”

“派伊将军的办公室在哪里？”亨利站了起来。

“坐下，帕格！”拉金也站了起来，他们站在那里互相瞪着，“你这狗崽子，你从来不会玩橄榄球，不会打网球，你头脑也不清楚。”

“我游泳游得呱呱叫。”

拉金的样子有点儿不知所措，然后忽然大笑起来：“啊，坐下来吧，帕格。”

“我能弄到一艘船吗？”

“坐下！”

帕格坐下来。

“你怎么啦，帕格？你脸色不好，举动失常。没有什么事吧？”

“昨晚我白兰地喝得太多啦。”

“你喝多啦？你？”

“丢掉了‘加利福尼亚’号，我心里不舒服。”

“原来如此。罗达好吗？”

“挺好。”维克多·亨利自以为镇定自若地吐出了这两个字，但拉金听了皱起眉头。他肥嘟嘟的手指合拢在穿白裤子的大肚皮上，若有所思地盯着亨利。

“让我想想看。你有一个儿子在‘企业’号上，是吗？他没有事吧？”

“他很好。我还有一个儿子是潜艇人员，他在‘乌贼’号上，或者不如说，曾经在‘乌贼’号上。”

“‘乌贼号’，是吗？”拉金的平静声调显得非常勉强。

“是的。”

拉金打开了办公桌上的一个文件夹，研究了一下里面夹的几页文件。

“或许可以委任你去指挥‘北安普敦’号。我说的是或许，很可能是不行。”

“‘北安普敦’号吗？上帝祝福你，黑猩猩，这恐怕是咱们这里剩下的最重型军舰了。”

“帕格，这我不管。一艘巡洋舰的舰长跟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是不能相比的。这你也知道。蒂姆·桑德斯去年离开这个职位时已经搞到了两颗星，年轻有为，得意极了。就算我真给你弄到了‘北安普敦’号，你也会铸成自己的终身大错。”

“你才不知道我犯过多少大错呢。现在你听我的，黑猩猩。我在咱

们海军部里翻弄高级战略文件翻弄够了，在作战计划处是四年，在欧洲又差不多是三年。我不想钻营两颗星，我是水手和炮手，现在又正在打仗。”维克多·亨利挥着一只手臂指向窗外烧毁了的作战舰队，“如果你不能给我别的东西，那我就率领一支扫雷艇中队吧。好吗？我要下海去！”

“我听见你说的啦，又响亮又清楚。”黑猩猩拉金叹的一口气变成了一声呻吟，他接着说，“又得跟司令扯一次皮就是了。”

“去他妈的，我要叫他知道这全是我自己的主意。他在什么地方？”

“听着，帕格，如果你跟舰队司令讲话像你跟我讲话这样，他准会把你装上军医船送回美国去。你的样子好像是刚活过来的死人，你的举动好像是害了炮弹震荡症。我在这里想想办法，你去睡一会儿，别再碰白兰地了。不管使你烦恼的是什么事，把它抛开吧。我来想办法给你搞点儿什么。”

“谢谢，黑猩猩。如果你要给我打电话，我在我儿子家里。”他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拉金。

他们隔着桌子握手时，拉金上校怪声怪气地轻轻说：“给罗达写信的时候，代我问候她。”

亲爱的罗达：

要答复你那封吓人的来信，我感到有些为难，但是拖延下去也不会使我得到什么启发。我想不必把我的感受写到信纸上，徒然浪费你的时间。再说，我也没有信心能够写出来，因为本来就不善于干这种事，即使勉力干。

如果我真的相信这一改变会使你幸福，或许我能更好地忍受下来。可是，我感到这件事对你我来说都是灾难。我这样提出我的看法，虽然你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我知道我并不是什么唐璜，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你身边的一个愁眉苦脸的人。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复杂的，现在来谈这些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基本的一点是，不管生活的甘苦，你我已经一起过了这么些年了。我仍然是爱你的——也许比我表示出来的要爱得多——而你在信中也尽力说了我一些好话。

我不得不认为，目前你正像女学生一样害相思病，身不由己地扮演着这个角色。我猜这种事总是会发生的，尽管屋顶塌下来的时候会吓人一跳。不过，你毕竟不是一个女学生了，是吗？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要习惯一个新人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是寡妇，那情况当然不同，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现在我人还在。

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的婚姻关系过于紧张。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我自己也确实觉得紧张。在马尼拉，我曾对拜伦说，我们已经成了蓬草[1]家庭。这是事实。最近以来，战争飓风已把我们吹到世界各地。当前我深深感到，正是这股风在开始扫荡人类文明。所以，我们更应该抓住我们所有的一切——主要是彼此抓住，抓住家庭——相亲相爱，直到最后。我就是这样把问题想通的。我希望你再多想想，也希望你能想通。

今后的一两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大概都将在海上度过，所以我无法尽快补救问题。我只好这样办。我愿意忘掉——或设法忘掉——你曾经给我写的这封信；或者等我下次回国休假时跟你仔细商量；或者如果你一定要进行下去，那我就在有关文件上签字，并照你所要求的做。但是，我首先要极力抵抗，我不想那么轻易地放掉你。简单地说，罗达，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你的幸福；第二，只要还有可能，我们还是共同生活下去。

我和华伦常见面。他已经成了一名挺能干的军官，他具备了各种条件，他的前程是无限的。他具有成为海军作战部部长所需要的头脑、魄力、精明、坚强和真正的才干。拜伦也赶了上来。我们有

这样两个儿子是很幸运的。我知道他们都冒着危险，但全世界都在危险之中，至少我们的儿子都在服役。我不能再有什么要求了。

梅德琳出了什么事，我不太清楚。对她的事，我感到有些厌烦，所以不打算多谈了。如果那家伙准备跟她结婚，把乱子收拾干净，那就再好不过。不然的话，我一定要唯他是问。

你说由于我收到了委派我到“加利福尼亚”号上的命令，你的消息带给我的痛苦会轻一些，这话不错。它正以奇特的方式起着这种作用。自从我坐飞剪式客机一路上经过火焰冲天的威克岛和中途岛，飞进了珍珠港以后，灾难就成为我的家常便饭了。你的来信适应了这一切，几乎显得很正常。我是说几乎。

我是一个爱过家庭生活的人，又是一个只要一个女人的人。罗达，这些你全知道。也许我是一个老古板，一种过了时的类型。即使是这样，我活着一天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智能尽力而为。我认为并且始终认为，弗莱德·柯比——且不管所发生的一切——跟我差不多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如果我这种看法没有错的话，你这事终究是不会有利于你的，因此你最好现在就抽身。这就是我能够给你的最真诚的意见。

维克多是一个漂亮的娃娃，杰妮丝是一位好母亲，长得也很美丽。我们另外一个孙子长得像婴儿时期的拜伦，像得出奇。附上我在莫斯科从娜塔丽的老朋友斯鲁特那里拿到的一张快照。这张照片我是极不愿意离手的，但是我知道你想看看。上帝保佑她和那个孩子在墨索里尼宣战之前安全离开意大利吧。

黑猩猩拉金问候你，他长得又胖又结实。

写得差不多了。现在我该为不辜负我所得的薪金报酬而开始作战了——但愿能如此。

爱你的帕格

于珍珠港海军俱乐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维克多·亨利写完这封信，已经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军官俱乐部休息室里越来越拥挤和嘈杂。他把信看了两遍，心里想这信写得多么枯燥生硬，但是他决定不再重写。主要的问题都写进去了。有些信修改一百遍也不见得能改好，他寄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的那封信（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比他扔掉的大多数的信更笨拙和贫乏。他封上了信封。

“嘿，帕格！”黑猩猩拉金和三个年轻军官走过这里，他停了下来，叫他们先去占一张桌子，“我一直在设法给你打电话。你听到‘乌贼’号的事了吗？”

“没有。”帕格的心怦怦直跳，“怎么啦？”

“嗯，在甲米地被击沉的是‘海狮’号。随后发来的报告刚刚才收到，‘乌贼’号没有负伤。”

“真的吗？”帕格不得不咳了两下，“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了吗？”

“不能够再确实了。电讯说，关于‘乌贼’号的报告是错误的。”

“我明白了。我为‘海狮’号感到难过，不过你带来了好消息。谢谢你！”

“我的另外一个消息就不这样令人高兴了，帕格。我们谈的那件事——我还在努力，但是看来像是一个实现不了的梦想。”

“唉，你警告过我的，没有关系。”

“不过我还在到处给你张罗。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吧。”

“下一次吧，黑猩猩。”

帕格把信投进俱乐部的信箱，走到阳光底下。一块石头从他的心上落下——拜伦安然无恙！不管怎么样，黑猩猩会帮助他出海去的。他漫步穿过海军基地走到海边，心中琢磨着自己运气的急转。在加油的码头边，粗大的输油管像血脉一样在跳动，“北安普敦”号就在这里靠着加油。

帕格离开拉金的办公室时，竭力克制想看一看这艘巡洋舰的欲望。他认为，在接到命令之前先踏上甲板，可能是不吉利的。现在不管那一套了。他想走上舷梯，到上面看看。但是看什么呢？他曾经在一艘姐妹舰“切斯特”号上服役过一年半。这种船是漂亮的，他心中这样想，顺着码头在乱哄哄的“北安普敦”号旁边溜达；舰上正在装载战斗巡逻用的弹药、冷冻食物和汽油——漂亮的船，却是混血的杂种，是政治与造船业不健康杂交的产物。

帕格认为华盛顿条约[(2)]是一个荒谬愚蠢的玩意儿，它早在一九二二年就束缚了美国的手脚，把巡洋舰的吨位限制在一万吨以下，大炮口径限制在八英寸以下，舰身的长度却不加限制。结果就产生了这种杂种——一种过分扩大了的驱逐舰，长度跟战列舰一样，但钢铁重量只及战列舰的四分之一，船梁细长，装甲单薄，火力中等。它们的任务是进行侦察，袭击商船，并跟敌方巡洋舰作战。日本的十艘战列舰中不论哪一艘，都能把“北安普敦”号轰成齑粉；它也经不住鱼雷的攻击，除非有完备的控制破坏装置。跟“加利福尼亚”号相比，“北安普敦”号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不过，帕格心里想，如果能把它弄到手，他还是很高兴的。看着这艘巡洋舰为战斗任务而装载豆子、炮弹和汽油，他非常兴奋。黑猩猩说得对，作战处是晋升的捷径。但是，眼前为了振奋精神，帕格觉得他自己本身这条船也需要装些豆子、炮弹和汽油了。

他驾车回家。在卧室的书桌上，有一份揉皱了的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电报，上面别着一张手写的便条：

发件人：杰妮丝

收件人：公公

题目：杂事

1．万一有什么事，我和维克在吉列特家里。回家吃晚饭。

2．华伦来过电话，不回来了。他们黎明出击。

3．“加利福尼亚”号的文书送来了附在后面的电报，说是在基地转了好几天，刚刚才转到他们海滨办公室的。

4．问好。

他拆开了电报。

最亲爱的，刚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进攻，极度震惊，万分焦虑。前函荒谬愚蠢，太不合时宜，极端惭愧，非常痛心，万望宽恕。祝安康，盼电复。爱，罗。

他坐在那里看电报，严肃地点着头。真是活龙活现的罗达！他简直可以听到罗达打电话口授电文的声音：“……极度震惊，万分焦虑。前函荒谬愚蠢，太不合时宜，极端惭愧，非常痛心……”帕格怀疑这是扔给狗的一根骨头。他熟悉罗达的突然爆发的懊悔。她干了某件令人厌恶的事情之后，从来没有像这样马上变得如此温柔。这个长处帮助她渡过不少崎岖的险境；她打电报的动机完全可以说是诚恳的。不过，补救的过程将是漫长的，即便说已经开始。现在他们的婚姻像是打捞“加利福尼亚”号的工作。他不知道该怎么答复她，因此他把电报丢进了书桌抽屉里，跟她为之道歉的那封“前函”放在一起。

吃晚饭时，帕格喝了不少雪利酒，随后又喝了不少白兰地。杰妮丝不断地给他斟酒，他都感激地接受了。他知道，不这样他是无法入睡

的。酒精起了作用，他简直记不清怎样上了床。早上四点钟，他突然醒来，心想，还不如去看“企业”号出航哩。他悄悄地穿上衣服，一声不响关上了外面的门，坐上汽车，向观察哨开去。

黑暗对珍珠港发了慈悲，被炸毁的战列舰一艘也看不见。笼罩在头上的是一片黝黑多星的晴空，猎户星座正往西方下沉，金星闪耀在东方，高悬在一道狭长的红光之上。只有海风里淡淡的一点儿烟味，暗示着下面那个大灾难的场面。但是，东方逐渐发白，曙光掠过港湾，不久之后，破坏与耻辱又一次暴露了出来。起先，那些战列舰仅仅是一些模糊的轮廓，但是在众星消失之前，就已经可以认出太平洋作战舰队影影绰绰沿福特岛排成两行，已成了被击沉的破船；而居行列首位的，就是美国海军的“加利福尼亚”号。

维克多·亨利在这幅可憎的景象前转过脸去，抬头望着苍穹，看见金星和最亮的几颗星——天狼星、御夫座一等星、小犬座一等星。那些古老的导航星仍在那里发光。那种常有的对宗教的敬畏感涌上了他的心头，使他感到在这个可怜渺小的地球上有一位上帝。他几乎可以想象天父上帝悲哀而惊异地俯视着这一片灾害。在这么美好富饶的世界上，他的儿女们除了从地上掘出铁块制成庞大古怪的机器用以互相摧毁之外，难道找不到别的有益的事可干了吗？然而，这种疯狂就是世道。他把一辈子的工作岁月都献给它了。现在，他又要为它冒生命危险。为什么呢？

因为另一些人也是这样的，他这么想。因为亚伯的隔壁邻居是该隐[(3)]；因为尽管有那么多糟糕的缺点，但美利坚合众国不仅是他的祖国，还是世界的希望；因为既然美国的敌人把铁块制成了致命的武器，那么美国也得同样做，并且要做得更好，不然就得死亡。也许这种恶性循环会随着这头一次的真正的世界大战而结束，也许要等到基督的又一次降生才能结束，也许永远不会结束。

可是，他生活在一九四一年。下面，在逐渐明亮的曙光中，躺着他

自己的沉船和他自己的被击毁的舰队。这件事是内行的水手和飞行员干的——而且干得还真出色——他们是奉与希特勒合作的那些政客之命干的。不把这个魔鬼打得一口气都不剩，世界就不能够朝着理智的生存前进一英寸。现在，除了打赢这一仗之外，别无他途。就在维克多·亨利这样沉思的时候，“企业”号在驱逐舰和巡洋舰——包括“北安普敦”号在内——护航下，在晨曦中驶下海峡水道，向大海驶去，带着他的大儿子加入战斗。

回到家里，他看见杰妮丝穿得整整齐齐。“嘿！到什么地方去吗？”他说，“我以为你还在睡觉呢。”

“哦，维克咳嗽，老拖着不见好，我要带他到基地医务所去检查检查。你刚刚错过了拉金上校给你打来的电话。”

“黑猩猩吗？这么早？”

“是的，他给你留了个口信。他说：‘她完全是你的啦！’”

维克多·亨利一下子坐到一张椅子上，脸上一副茫然吃惊的神气。

“我希望是好消息吧？”杰妮丝问，“他说你会明白的。”

“‘她完全是你的啦！那就是全部的口信吗？”

“是那样。他说，不到中午，他不会回到办公室，但是他相信你是想马上知道这个消息的。”

“哦，倒是挺不错的消息。咖啡好了吗？”

“已经好啦。梅安娜会给你做早饭的。”

“不，不用啦。光要咖啡就行啦，谢谢你。我说，杰妮丝，你要是路过西方联合电报公司，能替我给罗达打个电报吗？”

“当然可以。”

维克多·亨利伸手拿了电话旁边的便条簿，草草写道：“信随后到，

很好，刚开始战斗。”看了他递过来的一小张纸，杰妮丝咧开嘴，撒娇似的嫣然一笑。

“有什么毛病吗？”帕格问。

“加个‘爱’字怎么样？”

“当然好。谢谢，杰恩，你给加上去吧。”

杰妮丝带着孩子离开的时候，帕格拿起电话，打给太平洋巡洋舰分队指挥官。他对杰妮丝的挥手告别只报以一个冷淡的、出神的微笑。杰妮丝随手关上了门，她心里想，再也没有什么比打这个电报这件小事更能说明这位严肃淡漠的公公的为人了。你还得提醒这个人，他是爱他妻子的。

---

(1) 蓬草也叫滚草，秋天时茎秆脱离根部，被风所吹，到处乱滚。

(2) 指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五国海军条约》。

(3) 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次子，该隐是长子。亚伯后为其兄该隐所杀，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出版方声明

《战争风云》（全2册）部分内容的译者暂时联系不到，此部分译者的稿酬暂存出版社。敬请有关译者看到此声明后与我社联系，届时将按地址奉呈稿酬。

普利策文学奖获奖作品

凯恩舰哗变

揭露在残酷战争环境下被压抑人性的一次抗争

THE CAINE MUTINY

[美] 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著

李传家 魏开宗 张广传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凯恩舰哗变
作者：【美】赫尔曼·沃克
译者：李传家 侯开宗 张广伟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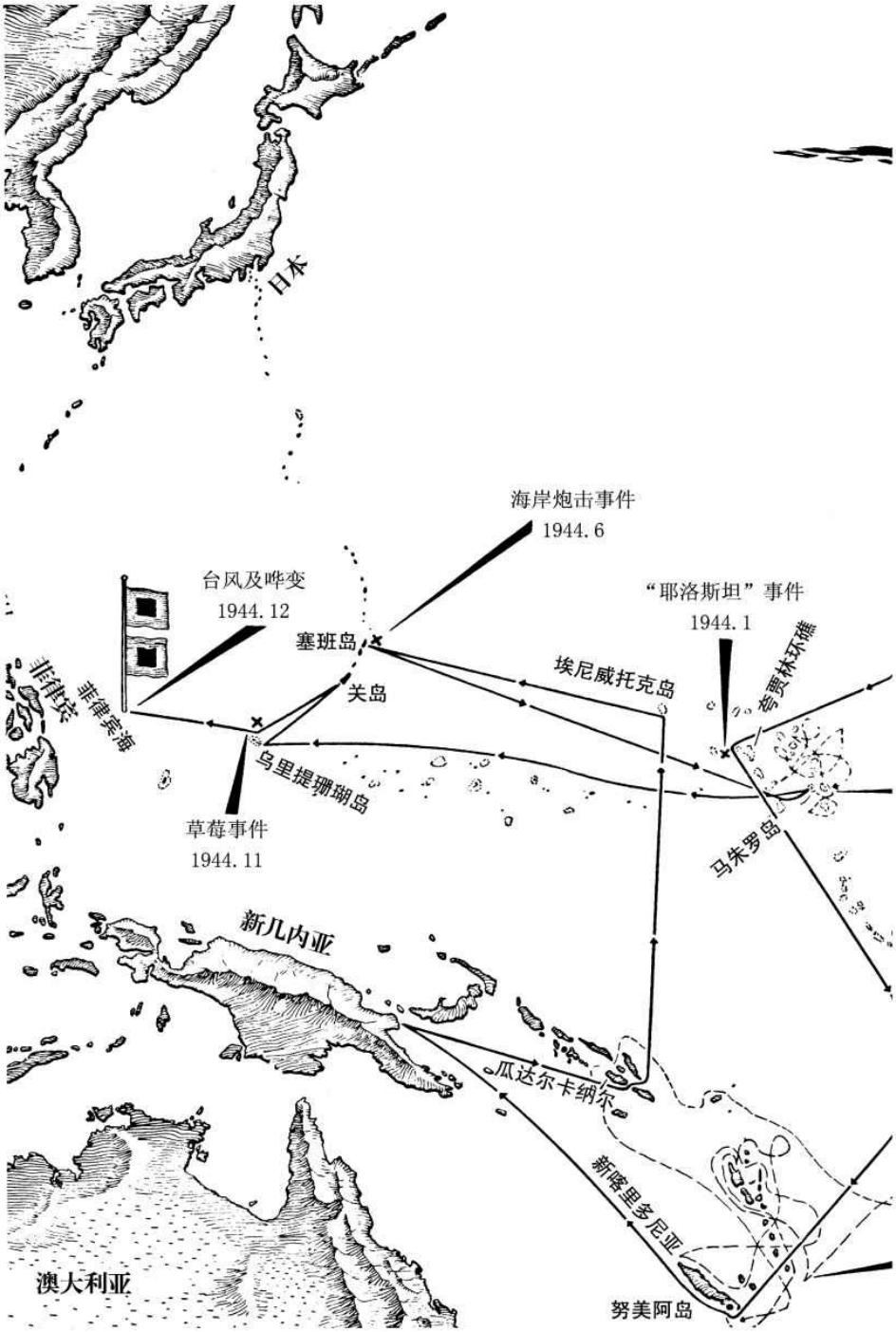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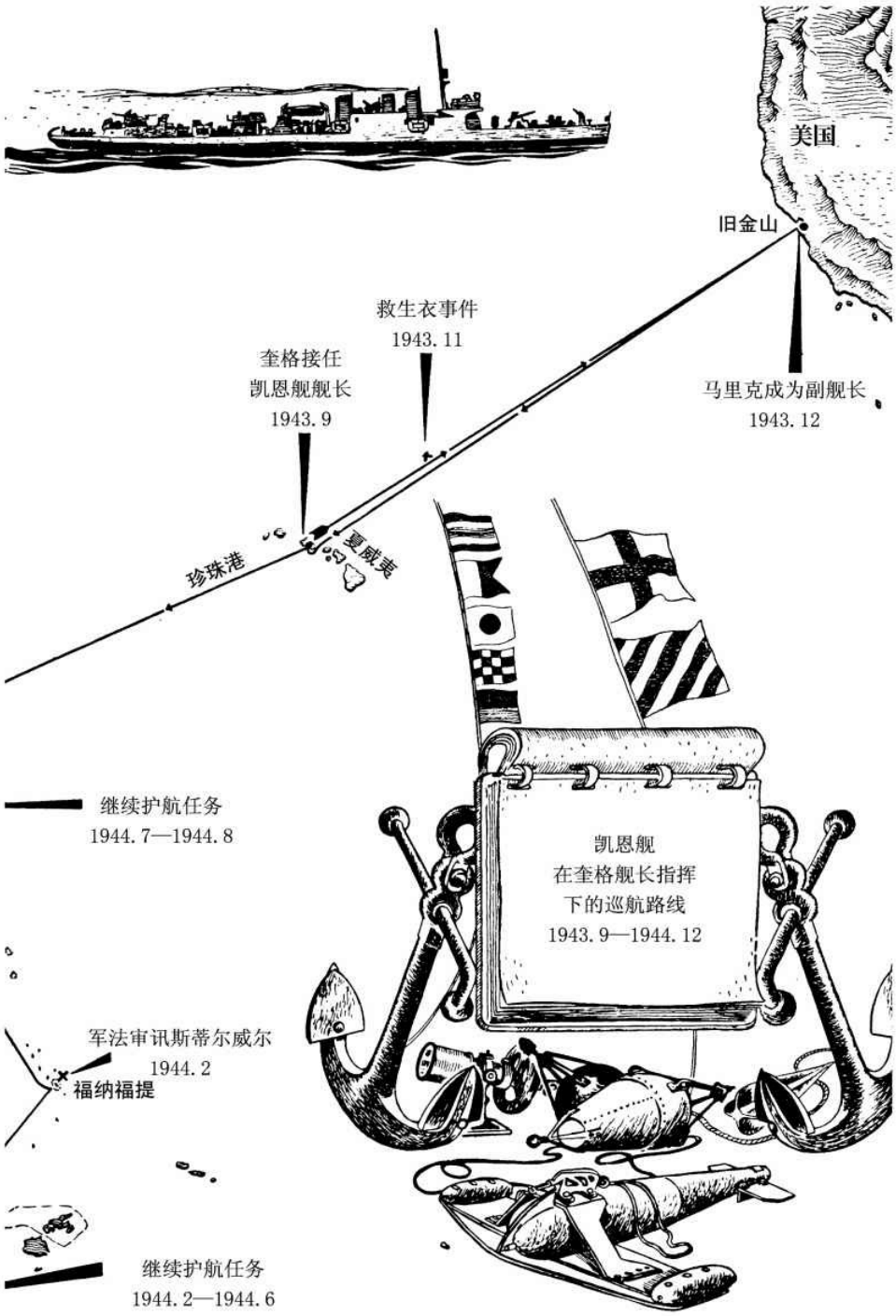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美国《海军条例》摘录
Ⅰ　威利·基思
1　穿过镜子
2　梅·温
3　海校学生基思
4　海校学员基思遇到麻烦
5　基思的调令
Ⅱ　“凯恩号”军舰
6　基思医生的信
7　“凯恩号”军舰
8　舰长德·弗里斯
9　出海第一天
10　丢失的电报
Ⅲ　奎格舰长
11　奎格舰长接替德·弗里斯舰长
12　新秩序
13　绝对最佳拖靶舰
14　奎格遭训斥
15　返航的欢乐
Ⅳ　上岸度假
16　上岸度假
17　两瓶香槟酒
18　斯蒂尔威尔的休假问题
Ⅴ　哗变
19　惟命是从的小圈子
20　耶洛斯坦
21　死神与冰淇淋
22　水荒
23　斯蒂尔威尔受军法审判

24　马里克的秘密航海日志
25　罗兰·基弗荣获勋章
26　一加仑草莓
27　搜查
28　走访哈尔西
29　台风
30　哗变
Ⅵ　军事法庭
31　被告律师
32　威利休假
33　军事法庭——第一天
34　军事法庭——第二天上午
35　军事法庭——第二天下午
36　奎格与格林沃尔德对阵
37　裁决
Ⅶ　“凯恩号”的最后一任舰长
38　神风突击队
39　情书
40　“凯恩号”的最后一任舰长


日本
海岸炮击事件
1944.6
台风及哗变
1944.12
“耶洛斯坦”事件
1944.1
塞班岛
埃尼威托克岛
关岛
乌里提珊瑚岛
草莓事件
1944.11
马朱罗岛
菲律宾海
新几内亚
瓜达尔卡纳尔
新俾里多尼亚
澳大利亚
努美阿岛


美国
旧金山
救生衣事件
1943.11
奎格接任
凯恩舰舰长
1943.9
马里克成为副舰长
1943.12
夏威夷
珍珠港
继续护航任务
1944.7—1944.8
凯恩舰
在奎格舰长指挥
下的巡航路线
1943.9—1944.12
军法审讯斯蒂尔威尔
1944.2
福纳福提
继续护航任务
1944.2—1944.6

这当然不是旧时那种刀兵相见、舰长被囚、绝望的水兵转成不法之徒式的兵变。然而，它毕竟是1944年发生在美国海军里的事情，侦讯法庭建议将其作为兵变案加以审理，后来这个事件便以“凯恩舰哗变”闻名全军。

这个故事以威利·基思作为开始，因为整个事件是以他为轴心展开的，就像金库的大门是靠一个小小的宝石轴承转动一样。

美国《海军条例》摘录

非常情况

第**184**条　可以想像在出现极端异乎寻常、非同一般的情况时部下有必要解除指挥官的职务，将其逮捕或列入病人名单；但不经海军部或别的适当上级机关的批准绝不允许采取此种行动，除非请示这样的上级机关会造成延误或具有其他显而易见的理由真正无法做到。此种请示中必须说明案情的全部事实和建议所依据的理由，特别要说明事情的紧急程度。

必备的条件

第**185**条　为证明下级军官主动解除指挥官职务的行为确有理由，当时的情况必须是显而易见、毫不含糊的，并且只有一种结论，即保留这种指挥官的指挥权将严重地、无可挽回地损害公众的利益。采取这种行动的下级军官必须是该指挥职务的合法继任人，必须具有上列第184条所举无法向共同上级请示的至少一个理由，必须确定其指挥官的有害行为不是由于下属所不知道的秘密指令而造成的；必须是经过这样慎重的考虑，必须是对所有情况作了极其详尽的调查，认为符合实际；最后还必须确信这一解除指挥官职务的结论是一名理性的、慎重的、有经验的军官认为这样的决定所造成的局面是实际情况的必然结果。

承担责任

第**186**条　明智无畏的主动精神是军人的重要特征，在这种性质的

事情上阻碍这种精神的发挥不是目的。然而，由于解除上级指挥权的行为有可能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决定采取行动或建议采取行动应具有以充分可靠的证据为基础的事实，并得到其他有资格提供有价值意见的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的正式赞同。解除其指挥官职权，或建议采取这种行动的军官，以及所有赞助这一行动的其他人员都必须对这一行动承担法律责任，做进行自辩的准备。

I　威利·基思

1　穿过镜子

他中等身材，微胖，相貌俊美，头发卷曲泛红，尤其是他那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脸上幽默的眼神和一张大嘴，比任何有力的下巴和高贵的鼻子都更惹人注目。他194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除了数学和理科课程之外，其余课程都获高分。他学的是比较文学专业，但他在普林斯顿真正当正事儿干的却是弹钢琴和为一些聚会和演出创作一些明快的小曲儿。

1942年12月的一个寒冷晴朗的早晨，他在纽约市百老汇大街和116大街拐角附近的便道上同他母亲吻别。家里的凯迪拉克汽车就停在他们身旁，马达还在转动着，但却很有教养似的保持着安静。他们周围是哥伦比亚大学年久失修的灰红色建筑。

“我们先到那边杂货店停一下，吃点三明治好不好？”基思太太爽朗地笑着说。

她不顾儿子威利的反对，硬是从曼哈塞特的家里开车把儿子送到了海军学校。威利原本是想乘火车的，那样看起来更像是去上战场。他不喜欢被母亲护送着来到海军学校的大门口。可是，像往常一样，还是得按基思太太的主张办。基思太太是个大度、智慧、意志坚定的女人，身高和儿子相仿，前额和下巴较大。为了与事情的严肃性相称，这天早晨她没穿貂皮大衣而穿了一件毛皮镶边的棕色布料短大衣，有点男人气的棕色帽子下面露出的发红的头发，也重现在她那惟一的孩儿的头上。要不然的话，她们母子之间就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了。

“海军会给我饭吃的，妈妈。您不用担心。”

他又吻了她一次，并紧张地向四周扫了一眼，希望周围没有军人在观看这个过于亲昵的场面。基思太太充满爱意地用手按了按他的肩膀。

“我知道你会干得很出色的，威利。你一向都干得那么出色。”

“哦，哦，我会的，妈妈。”威利沿着砖砌的人行道大步走过新闻学院，又往前走了几步，到了以前法律系学生的宿舍楼弗纳尔德楼。一个头发灰白，身材矮胖的海军上士在门口站着，他的蓝色外衣上佩带着四条杠的军龄臂章，手里的一叠油印文件在微风中翻卷着。威利不知道该不该敬个礼，随即又觉得身上穿着格拉伦式棕色外衣，而且头上戴着绿色卷边低平顶毡帽，敬礼也不像样子。他已完全把母亲忘在脑后了。

“你是V7吧？”上士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满满一铲鹅卵石掉到了白铁板上一样。

“是的。”威利有点害羞地笑着说。上士也报以一笑，并简短地打量了他一下，目光中似乎还透露出几分喜爱。他把订在一起的四张纸交给了威利。

“你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祝你走运。”

“谢谢您，长官。”有三个星期，威利一直错误地把上士称作“长官”。

上士为他打开门，请他进去。威利·索德·基思从明亮的阳光下跨过门槛进入门内。基思跨的这一步就像爱丽丝穿过镜子一样，毫不费力，无声无息，一下子就走进了一个新的极其奇异的世界。

基思太太就在看着威利走进门里的那一瞬间，突然想起她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便向弗纳尔德楼的入口处跑去。当她把手放到门把手上的时候，上士阻止她说：“对不起，夫人。您不能进去。”

“刚才进去的是我的儿子。”

“对不起，夫人。”

“我只要见他一小会儿。我有句话必须跟他说，他忘了一样东西。”

“他们正在里面检查身体，夫人。那些男人们正光赤着身子在里面

走来走去。”

基思太太不习惯有人同她争辩，厉声说：“别不讲理。他就在那里，就在门内。我可以敲敲门，把他叫出来。”

她看得清清楚楚，她的儿子正背朝着她，同其他几个小伙子围着一个同他们讲话的军官。

上士不为所动，往门里瞧了一眼，说：“他好像正忙着呢。”

基思太太用只宜于对待新来的看门人的目光瞪了他一眼，随后用戴着钻石戒指的手使劲地捶打起外边的门玻璃，并大声喊道：“威利！威利！”可是，她那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儿子听不见她的喊叫。

“夫人，”上士的声音刺耳，但语调中并无恶意，“他现在加入海军了。”

基思太太的脸突然红了，“对不起。”

“好了，好了。您不久还可以再见到他的，也许就在星期六。”

这位母亲打开钱包，开始在里面找什么东西。“你知道，我曾经答应——他真的是忘记拿他的零花钱了。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麻烦你把这些钱交给他好吗？”

“夫人，他不会需要钱的。”上士很不自然地装作在翻阅他手里拿着的油印材料。“他很快就会领到薪金的。”

“可是在那之前——如果他需要一点钱用呢？我可是答应过给他的呀。原谅我给你添麻烦了。我不白麻烦你，我很乐意送给你点什么。”

上士的灰白眉毛扬了扬，“那可不必了。”他像狗儿要甩掉头上的苍蝇似的摇晃着脑袋，把钞票接了过去。他又扬起眉毛说：“夫人，这可是100美元啊！”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使基思太太产生了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感

觉——因自己比大多数人生活得好而感到的羞愧。

“是啊，”她为自己辩解似的说，“他又不是天天都去打仗。”

“我会关照这件事的，夫人。”

“谢谢你，”基思太太说。随后，她又含糊地说，“对不起。”

“没什么。”

最后，这位母亲有礼貌地笑了笑，向她的凯迪拉克汽车走了过去。上士看着她的背影，然后又看了看他手中舞动着的那两张50美元的钞票。“有一件事情，”他嘀咕着说，“可以绝对肯定，我们这里要出现一种新型的海军了。”他把钞票塞进了口袋。

在此期间，新海军的尖兵威利·基思走上了战场。此刻的所谓战场是一批银光闪闪的注射针。威利对希特勒，甚至对日本人并不感到愤怒，尽管他对他们不赞同。这次作战行动的敌人不是在前面，而是在后面。弗纳尔德楼是躲避美国陆军的庇护所。

他被快速地注射了预防几种热带病的疫苗。如此获得了自由的菌苗便急流般地进入了他的血流。他的胳膊开始作疼。他被命令脱光衣服，随后，一个体格魁梧的水兵把他脱下来的衣服拿走了。

“嗨，我什么时候能拿回我的衣服？”

“不知道。这场战争看样子好像是长期的啦。”那个水兵悻悻地说，一边把他的绿帽子往胳膊底下一夹，弄得完全变了形。想着过往的一切将被从此封存，威利的目光里充满了忧虑。他和其他四十头直立行走的粉红色动物一起被赶进一间大检查室。他的肺、肝、心、眼、耳，他出生以来所使用的全部器官都被目光严厉的军医助手检查了一遍。那些医生像是在市场上买火鸡的多疑的女人一样在他们身上又掐又戳。

“站直了，先生。”最后检查他的那个军医助手用挑剔的眼光端详着他。威利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他从眼角里看见检查者很不满意的样

子，神经不由得紧张起来。

“弯下腰，手碰脚趾。”

威利试了试，但由于多年饮食过度，弯不下去。他的指尖离脚趾还差八英寸。他试着用古老的舞弊方法——

“请不要屈膝。”

威利直了直身子，深深吸了一口气，想把自己折成对折。他的脊椎骨里有什么东西禁不住了，发出了难听的咔吧咔吧的响声，结果手指离脚趾还是差四英寸。

“你等等，”军医走开了，随后同一位嘴上长着黑色小胡子，眼泡鼓鼓的，带着听诊器的海军上尉走了回来。“你看看那个，长官。”

“那个”就是威利，正竭尽所能地挺直身子。

“他碰得到脚趾吗？”

“糟透了，根本碰不到，长官。连膝盖都过不了。”

“唔，他的饭囊子倒真不小。”

威利用力收腹，想使肚子显得小一点，但太晚了。

“我倒不在乎他那个饭囊子，”军医助手说，“这个家伙的脊背是凹陷的。”

排在威利后面的赤条条的等候检查的人们正在不停地躁动着，小声交谈着。

“这是脊椎前突，毫无疑问。”

“那么，我们要不要给他彻底检查一下？”

“我不知道是否有那样严重。”

“哼，我可不想承担放他通过的责任。您可以，长官。”

医生拿起威利的健康检查登记表，“脉搏怎么样？”

“我没费那个劲儿。如果他脊柱前突，测他的脉搏又有什么意义？”

医生抓起威利的手腕，眼珠惊讶地从鼓起的红眼泡里露了出来，“啊呀！小伙子，你是否有病？”威利可以感觉到他的血液在医生的指尖下奔流。各种热带病菌，尤其是美国陆军的阴影正在加快他脉搏的跳动。

“我没病，只是有点着急。”

“我不怪你，你究竟是怎样通过接待站的？你是否认识那里的医生？”

“长官，我也许是胖了点，但是我可以连续打六个小时网球，我还爬山呢。”

“海上没有山，”军医助手说，“你是陆军的材料，我的朋友。”

“住嘴，沃纳。”医生说，注意到登记表上写着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让脊柱前突和脉搏两项空着，把他送到海军船坞格雷姆海军上校处复查。”

“好吧，长官。”医生走了。军医助手气呼呼地拿起一枝红铅笔，在记事本上潦草地写了“脊柱前突，脉搏”几个字，并把那张深红色的指控条子别在威利的登记表上。“好啦，明天检阅过后你就去主任参谋办公室报到。祝你好运，基思先生。”

“祝你也走好运。”威利说。真是奇怪，在如此短暂的相识过程中竟然使两人互生憎恶，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个满含恨意的眼色之后，威利就走开了。

现在，他穿上了海军的蓝色上衣和裤子、黑鞋、黑袜，戴上了神气活泼的、海军学校学员特有的带蓝色条纹的水兵帽。然后，又让他抱了一大堆各种种类、各种颜色、大小不一、新旧程度不同的图书。威利离

开发放书籍的屋子时，怀里抱的那一大堆书遮住了视线，几乎使他连路都看不清了，到门口时，一个水兵在他的书堆上又加了一叠油印材料，使书堆的高度与他的眼眉处于同一水平。威利伸长脖子从那堆东西的外边看路，像螃蟹一样身子横着走向电梯——按钮上新写的文字信号显示是“升降机”。

当电梯升到顶层时，里面只剩下威利和一个瘦骨伶仃的马脸水兵。威利顺着楼道走着，扫视着每个房间外面贴的人名，发现有一处门上写着：

1013室

基弗

基思

凯格斯

他走了进去，把书撂到了行军床的弹簧床面上。接着，他又听到身后的弹簧床面“嗵”地响了一声。

“我叫凯格斯。”那个马脸水兵说，同时把一只手臂朝他伸了过来。威利和他握了握手。握手时，他的手被那只湿乎乎的大手完全包住了。

“我叫基思。”

“好啊，”凯格斯带着哭声说，“看样子咱们是室友了。”

“就是这样。”威利说。

“我希望，”凯格斯说，“这位基弗可别是个太乏味的家伙。”他认真地望着威利，那张长脸起了变化，慢慢地变成了笑脸。他从他的行军床上随手拿起一本《海军军械》。“唉，最宝贵的光阴莫过现在了。”他在仅有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将两条腿架在仅有的一张书桌上，无奈地叹息了一声，翻开书看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要学什么？”威利对这种勤奋感到吃惊。

“兄弟，学什么还不都一样。反正全都够我受的，从哪儿开始学有什么关系。”

一堆书进了门，书下面走着的是两条粗壮的腿。“让开，让开，先生们，我来啦。”一个像嘴巴被捂住似的声音说。书落到剩下的那张行军床上又弹了起来，弹得满床都是，这时才露出了一个又高又胖的水兵。他脸色红润，眼睛小而不展，还有一张合不严的大嘴。“喂，伙计们，看来咱们会有很多操蛋事儿要干，是不是？”他说话声音高昂并带有很动听的南方人的抑扬顿挫。“吾叫基弗。”

“我是基思。”

“凯格斯。”

这个南方大胖子把他行军床上的若干书扒拉到地上，四肢大张开地往行军床上一躺，哼哼着说：“吾昨晚给自己开了一个告别晚会，”哼哼声里还夹杂着一声咯咯的欢笑，“以结束所有的告别晚会。咱们干吗要对自己做这种事啊，伙计们？请原谅了。”说完了就翻过身去脸朝着墙。

“你可别睡觉啊！”凯格斯说，“如果他们抓住你呢？”

“老兄，”基弗睡眼惺忪地说，“吾可是个军队里的老油条了，在盖洛德军事学院就呆了四年。不用替我老基弗操心。吾要是打呼噜的话，就敲醒吾。”威利想问问这位老兵脊柱前突在战争生涯中会有多严重的影响。但是当他搜索枯肠想找个巧妙的方式打开这个话题时，基弗的呼吸已变得规则而深沉了。还不到一分钟，他就像头晒着太阳的公猪一样呼呼地睡着了。

“他将被勒令退学，我敢肯定。”凯格斯一面翻看着那本《海军军械》，一面伤心地说。“我也难逃此运，我看这本书完全是云山雾罩，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凸轮是什么东西？分瓣螺旋桨又是什么意

思？”

“鬼才知道。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勒令退学’？”

“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吗？我们得先当三个星期的见习水兵，然后班上的前三分之二成为正式海校学员，剩下的都得走人，直接去陆军。”

这帮避难者互相看了看，表示明白。威利的一只手慢慢摸向自己的后背，想确定一下自己的脊柱到底前突到什么程度。他拼命一次次地去碰自己的脚趾，每弯一次腰就比前次离脚趾更近一点儿，后来累得大汗直流。有一次他觉得手指尖擦着了鞋带，竟得意地咯咯笑了出来。他猛地俯下腰去，随着一声痛苦的哼哼，他的几个手指稳稳地按在了脚趾上。站直之后，他的脊椎直颤抖，房间在旋转，他发现基弗翻过身来面向着他，而且是醒着的，两只受惊吓的小眼睛正凝视着他，凯格斯已经退到墙角里去了。威利企图开怀地大声笑一笑，但就在那时他身子摇晃起来，站都站不稳了，不得不抓住书桌以免摔倒。这一下，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也做不成了。“做做健身操真舒服。”他就像喝醉酒的人，随机应变地替自己遮掩。

“你说得太对了，”基弗说，“特别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就从未耽误过。”

三卷卷好的垫子一个接一个地从敞开的门外飞了进来。“垫子！”过道里一个逐渐远去的声音喊道。接着，毯子、枕头、床单也相继飞了进来。这是另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家伙干的。只听那声音喊着：“毯子、枕头、床单！”

“他要是不说，我还真想像不出这是些什么东西呢。”基弗一边埋怨一边从蒙在身上的床单里钻出来。他没用几分钟就把床整理好了，就好似用蒸汽压路机碾过似的，既整齐又平展。威利把当学生时野营的经验都搬了出来，也没用多大工夫就把床整理得像模像样了。凯格斯同他的

床上用品较劲较了足有十分钟，这才满怀希望地问基弗：“你看这样行不行？”这时，别人把书籍和衣物都已收拾好了。

“伙计，”基弗摇着头说，“你真是个笨蛋。”他走到床前用手在床面上抹了几下，那张床就像在动画片里一样变得笔挺，像个军人的样子了。

“你真行。”凯格斯说。

“我刚才听见你说我会被勒令退学，”基弗和和气气地说，“甭担心，早晨大操练时准有我。”

这天的其余时间是在军号声、集合、解散、再集合、发布通告、齐步走、训话和才能测验中度过的。头头们每想起油印材料中漏掉了某个细节，军号声就会响起来，500名水兵就一窝蜂地涌出弗纳尔德楼。一个金黄头发、高个子、娃娃脸、名叫艾克雷斯的美国海军少尉会站在台阶上，撅起下巴，严厉地乜斜着眼睛大声宣读新命令。之后，他让大家解散，大楼就又把他们吞了进去。这样吞吞吐吐，可就苦了住在顶层（“第10层甲板”）的人了，因为电梯容不下他们所有的人，他们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奔下九层楼梯（“梯子”），稍后再疲惫不堪地等待乘电梯上去，或者自己爬上去。当最后终于要列队去就餐时，威利已累得快走不动了。好在，吃过饭后他就又会精神抖擞了。

回到寝室之后，有闲工夫聊天了，这三个人才交谈了各自的情况。阴郁的埃德温·凯格斯是俄亥俄州阿克伦市的一个中学代数教师。罗兰·基弗是西弗吉尼亚一位政治家的儿子。他曾在该州的人事局任职，但正如他乐呵呵的说法，他对人事工作一窍不通，战争爆发前他还一直在了解议会大厦周围的防御设施。威利说他是一家夜总会的钢琴师。这个信息使另外两人一下子严肃了起来，谈话也不活跃了。他后来又补充说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整个房间像是被一条又冷又湿的毯子蒙住了，陷入了沉默。

当就寝的号声响起，威利上了床时，他忽然想起他一整天都没想过梅·温了，也没想过父母，连一次都没想过。自从当天早晨在第116街和母亲吻别以来似乎已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他的身子离曼哈塞特并不远，不比百老汇里那个他常去的地方离得更远。可是，他觉得自己离曼哈塞特就像他离北极一样遥远。他环室扫了一眼，光秃秃的四壁涂成了黄色，黑木的墙围子，书架上装满了沉甸甸的书，令人望而生畏。那两个穿着内衣的陌生人爬上床后，便开始和威利聊起了一些在公开场合不便讲的趣事，那种事情威利在自己家里是永远听不到的。他对这种带有冒险性的舒适生活产生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仿佛他是在野地里搭帐篷过夜，并且为失去了的自由深感后悔。

2　梅·温

威利的征兵序号是排在最后的那一批，所以他不用躲进海军里去就平平静静地度过了战争的第一年。

曾经有人议论说他在读完文学硕士之后会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因为这是开始教学生涯的第一步。但是，威利在罗得岛他祖父母家里打了一夏天网球并做了许多浪漫事之后，9月里在纽约一家小饭店的酒吧谋得一份工作，给人家弹钢琴，演唱他自己独创的小曲儿。初次挣得的钱对决定一个人的职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威利选择了艺术。他挣的钱并不多。实际上，那点钱是音乐家工会所许可的给弹钢琴的人的最低数目。只要一张张50元面值的钞票从母亲那里源源不断地继续往他这儿流，他就不用担心。正如那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的希腊人业主所说，威利正在取得职业经验。

他的歌让人觉得做作，不够诙谐，曲调也不够优美。他的主要作品《你若是知道羚羊所知道的》讲的是动物与人类做爱方式的比较，而且只有在听众人数多的时候才演唱。他的其他作品倚重的大量手段是运用诸如“酒桶”与“杂种”、“拉扯”与“婊子”这种押韵方法——威利并不直接将这些脏字说出口而是冲着听众笑笑，换用一些不押韵但无伤大雅的字眼。这种表演通常会逗得那些专在酒吧间扎堆儿的听众高兴得大声尖叫。威利的那一头普林斯顿式短发、昂贵的衣服和他那张甜蜜的娃娃脸恰好掩饰了他才气上的不足。他出场时，通常穿一条宽松的浅黄褐色裤子，一件棕黄间绿色的杂色夹克上衣，一双用哥多华皮革制作的英式大皮鞋，棕黄间绿色的花格短袜和白衬衫，领带打的是最时髦的领结。仅从其画面效果考虑，这个娱乐节目就使那位希腊老板从威利身上捞了不少便宜。

过了几个月，第52街上一家昏暗肮脏的夜总会——塔希提俱乐部的

老板看了他的表演后以酬金每周增加10美元的价钱把他从希腊人那里买了过去。这桩买卖是一天下午在塔希提俱乐部的一次面谈中成交的。所谓塔希提俱乐部只不过是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面有许多假造的棕榈树，布满尘土的椰子和倒扣在餐桌上的椅子。日期是1941年12月7号。

会面后，威利回到阳光普照的大街上时，感到既高兴又自豪。他的薪金已高过了音乐家工会所规定的最低标准。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赶上了科尔·波特[(1)]，而且离胜过诺尔·考德[(2)]的日子也不远了。在他眼里，街上那些花哨的，久经风吹日晒的夜总会招牌以及像他一样的无名之辈的放大了的相片都显得很美。他在一个报摊前停住了脚步，一行特大的黑字标题“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不知道珍珠港在哪儿，想了一下，觉得应该是在巴拿马运河的太平洋一侧。他意识到这意味着美国就要参战了，但局势的这种转变绝对没有他在塔希提找到的工作重要。在那些日子里，一个非常靠后的征兵序号可以帮人对战争保持镇定。

当晚，他向家人公布了他在娱乐界地位的上升。这个消息对基思太太简直是致命的一击，因为她一直在吞吞吐吐地劝说威利回头去研究比较文学。当然也谈到过威利应征入伍的问题。在乘火车去曼哈塞特的路上，他受了那些情绪兴奋的上班族的战争热的感染，怠惰的良知震动了，促使他要有所行动。在晚饭结束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真正应该做的，”当时基思太太正往她的甜食碟子里添加第二份由牛奶鸡蛋等做成的冷甜食，“是抛弃钢琴和比较文学，加入海军。我知道我会获得尉官军衔的。”

基思太太向她丈夫看了一眼。那位身材短小、性情温和、长着和威利一样的圆脸的医生嘴里继续叼着雪茄烟作为他不能开口讲话只好保持沉默的借口。

“别荒唐了，威利。”基思太太以闪电般的速度估计了一下形势，便放弃了那个关于杰出人物、哲学博士威利·索德·基思教授的幻象。“正当

你的事业显示出实实在在大有前途的时候？显然我是看错你了。既然你能如此快地取得这样引人注目的上升，你必定是很有天赋的。我希望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我现在真的相信你将成为第二个诺尔·考德。”

“总得有人去打仗吧，妈。”

“别以为你比军方还聪明，孩子。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会招你去的。”

威利说：“爸，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位胖乎乎的医生用手梳理着头上还留下的几绺黑发，吐出了嘴里的雪茄烟，声音温和、平静地说：“是啊，威利。我想你母亲看到你走了会感到很遗憾的。”

就这么着，威利便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4月间一直在为塔希提俱乐部的顾客们弹钢琴，而就在此期间，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军舰沉没了，新加坡也陷落了。同时，德国人的焚尸炉也在鼓足风力每天烧掉数以千计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这年春天，威利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他谈恋爱了；二是他接到了征兵机关招他入伍的通知书。

之前，他曾经有过大学里男孩子那种通常以花钱为能事的恋爱经历。他曾向同班的一些女孩子献过殷勤，还硬要一些身份比他低的女孩子和他进一步发展关系。有那么三四次，他认为自己已经陷入了情网。但这次，梅·温突然闯入了他的生活，事情可就完全不同了。

一天，他冒着蒙蒙细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到塔希提俱乐部去给新节目的试演作钢琴伴奏。塔希提俱乐部在各个季节、各种天气里都是阴冷、凄凉的，尤其是下午。从临街的大门射进来的惨白光线照出了大厅里陈旧污秽的红色天鹅绒挂毯上的白斑、被踩踏得粘在蓝地毯上的口香糖的黑渍和门上以及门框上橘黄色油漆的爆裂与脱落的斑点。在一幅表现南太平洋风情的壁画里的裸女们，由于酒渍、烟熏，加上十分显眼的油污，看上去特别地色彩斑驳杂乱。威利喜欢的正是这地方的这种样

子。尽管这里看起来不怎么样，尽管这里烟草、烈酒、廉价除臭香水的气味很难闻，这里却是他威利显示力量和取得成就的地盘。

房间那头靠近钢琴的地方坐着两个姑娘。业主是个肤色苍白的大胖子，下巴留着花白的胡茬子，脸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说明他曾经历过辛酸。他斜倚在钢琴上，嘴里叼着半截雪茄，手里正翻阅着一份改编的乐曲。

“好啦，普林斯顿人来了，咱们开始吧，姑娘们。”

威利把湿淋淋的长筒橡胶套鞋脱在钢琴旁边，摘下了兔皮衬里的棕色手套，就穿着大衣坐在凳子上，用一种类似22岁的马贩子的眼光打量着两位姑娘。那位金发碧眼的姑娘站起来把一份乐谱递给他，“你看着乐谱就能变调吗，宝贝儿？这是G调，我宁愿要降E调。”她说，从她那带鼻音的百老汇腔调里威利心里立刻就清楚了那张漂亮的面孔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绣花枕头，是那种数以百计的在第52街附近游荡的街头女郎之一。

“降E调来啦，”他的目光移向了那第二个歌手，一个矮小的说不出有什么特点的女孩，头上戴的黑色大帽子把她的头发全遮住了。“今天是干不出什么名堂了。”他想。

金发女郎说：“但愿我这次感冒别把我全给毁了。我可以来个序曲吗？”她费劲但坚定地唱完了《黑夜与白天》，如此而已。老板丹尼斯先生向她表示感谢并说他将给她打电话。矮个儿姑娘摘下帽子走上前来。她把一叠异常厚的改编乐曲放在威利面前的乐谱架上。

“你也许想看看这一首吧，这首有点不好对付。”她提高嗓门对老板说，“我不脱外套你不介意吧？”

“随便你，亲爱的，只想在你走之前让我看看你的身材。”

“那还不如现在就看呢。”女孩敞开她宽大的棕色防水外套，将身子转了一圈。

“很好，”丹尼斯先生说，“你也能唱吗？”

威利正在看乐谱，虽然扭过脸来看，可是没看见，外套又合上了。女孩看着他，恶作剧似的朝他微笑了一下，两手仍旧插在口袋里。“你的意见也算数吗，基思先生？”她作了个敞开外衣的姿态。

威利咧嘴一笑，指着那份改编乐曲说：“真不一般。”

“花了我100美元呢，”女孩说，“嗨，准备好了吗？”

这个改编乐曲的雄心绝不亚于《费加罗的婚礼》[3]中凯鲁比诺[4]的咏叹调“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歌词用的是意大利文。中途突然转成了用切分法演奏的拙劣模仿曲调，歌词也变成了笨拙的英语。末尾回到了莫扎特的乐曲和达·蓬特的歌词。“你没有别的东西了吗？”威利说，注意到歌手的两只非常明亮的眼睛和她那栗色头发盘成的漂亮的大发髻。他希望能看一看她的身段。这是个奇怪的愿望，因为他向来对身材矮小的女孩不感兴趣而且不喜欢颜色发红的头发。他在读大学二年级时曾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说这是他恋母情结的抑制机制。

“怎么了？你能弹奏这个曲子的。”

“我觉得，”威利用舞台上故意使用的别人能听得见的耳语说，“他不会喜欢这个的，太高级了。”

“是的，为了亲爱的老普林斯顿，就来一次。咱们试一下好吗？”

威利开始演奏乐曲。莫扎特的音乐是这个世界上很少的几种能深深触动威利的事物之一。他对这个曲子早已烂熟于心。他从破旧、发黄、烧痕斑斑的键盘上奏出开头的几个音符。

那位姑娘倚着钢琴，一只胳膊放在钢琴顶上，让手指松松拳着的手悬吊在他眼旁的琴边上。那是只小手，手掌比女孩应有的大得多，手指短、细、强壮，指关节周围粗糙的皮肤表露出她常洗碗碟。

那姑娘唱歌似乎是为了朋友的快乐而不是为了谋求迫切需要的工

作。威利的耳朵，受过多年听歌剧的训练，一听就知道其声音算不上很好，甚至，算不上专业。这只是一个热爱音乐又嗓音好听的聪明女孩能够达到的歌唱水平，有大歌唱家所没有的特殊魅力，唱出了歌曲所自有的欢快清新气息。

优美的旋律使阴暗的地下室充满了灿烂的阳光。那金发女郎正要往门外走，却停住了脚步，回头倾听。威利一面弹着钢琴一面仰起脸看那姑娘，又是点头又是微笑。她也报以微笑并作了一个想像着给苏珊娜咏叹调吉他伴奏的简明姿势。动作里充满了漫不经心的幽默和优雅。她唱的意大利语歌词重音都正确，可见她了解歌词的意思。

“小心突变。”在演唱的一次停顿中她突然小声对他说。她动作敏捷的伸手翻过一页乐谱，指了指。威利随即转入了改编乐曲中的爵士乐部分。歌手从钢琴边站开，用夜总会歌手的惯用姿势展开双手，用心地唱着一个叠句，扭动着屁股，耸动着鼻子，模仿着南方口音，满脸堆笑，每逢一个高音就把头向后一甩，转动着手腕。她的魅力荡然无存。

爵士乐部分结束了。改编乐曲回到了莫扎特的原曲，那姑娘也恢复了她的自然放松状态。威利心想，没有比看她双手深深地插在外衣口袋里，随意地倚着钢琴，用颤音将歌声逐渐结束更令人愉快的了。他遗憾地奏完了曲子最后的曲终回音。

老板说：“亲爱的，你是否还有什么大路点的东西？”

“我有《亲爱的苏》[(5)]《慈母泪》[(6)]——我就有这些，不过我可以做更——”

“好，稍等一下，好吗？威利，跟我到里面来一下。”

老板的办公室是地下室后部一个漆成绿色的小房间。墙上贴满了演员和歌唱家的照片。只有一个挂在天花板上的灯泡照明。丹尼斯先生绝不在顾客看不见的装饰上浪费钱。

“你认为如何？”他说，用火柴点燃一截未吸完的雪茄。

“哦，那个金发的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我想也是。那个红头发的呢？”

“啊——她叫什么名字？”

“梅·温。”业主说，斜眼看着威利，可能是因为燃着的烟头离他的脸太贴近了。

有时候说出一个名字会在一个人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仿佛是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被人高声喊出来似的。这种感觉常常被证明是幻觉。总之，威利被“梅·温”二字的发声震动了。他一句话都没说。

“为什么不说话？你觉得她怎么样？”

“她的身段如何？”威利回答道。

业主被烟呛了一下，把剩下的一点烟头在烟缸里压灭，“你还不如问菲鱼多少钱一斤呢，那跟她的身段有什么关系？我问的是你对她的演唱有什么看法。”

“哦，我喜欢莫扎特，”威利含糊地说，“但——”

“她是便宜货。”丹尼斯先生心里盘算着说。

“便宜货？”威利生气了。

“薪金，普林斯顿，如果她不会把治安警察引来，那就是最便宜的了。我不知道。也许那首莫扎特的东西会给这里带来令人愉快的新气象——名声、档次、魅力。但它也有可能像一枚臭气弹把这里的客人全吓跑——咱们且去听听她怎样唱简单点的东西。”

梅·温的《亲爱的苏》比前面唱爵士乐唱得要好——可能是因为它不是插在莫扎特乐曲的框架里的，没有那么多的手的、牙的、臀部的动作，南方口音也没那么重了。

“你的代理人是谁，亲爱的——比尔·曼斯菲尔德？”丹尼斯先生

问。

“马蒂·鲁宾。”梅·温说话时紧张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你能礼拜一就开始吗？”

“怎么不能？”姑娘喘着气说。

“定了，领她四处看看，普林斯顿。”丹尼斯先生说完就进了他的办公室。

威利·基思和梅·温单独处在那些假棕榈叶与椰子果中间。

“祝贺你。”威利伸出手说。那姑娘用她那温暖、坚实的小手紧紧地和他握了一下。

“谢谢。我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我把莫扎特的——害死了。”

威利俯身穿上他的胶质套鞋，“你愿意去哪儿吃饭？”

“吃饭！我这就回家去吃饭，谢谢你。你不是要领我四处看看的吗？”

“有什么可看的？你的化妆室就是那边女洗手间对面挂着绿帘子的那间屋子。简直就是个洞，没有窗户，没有洗手池。我们每天10点、12点、2点演出。你应该8点30分到这儿。这就是这里的全部情况。”他站住脚，“你喜欢比萨饼吗？”

“你干吗要带我去吃饭？你不必。”

“因为，”威利说，“此刻我生活中再无别的可做的事了。”

梅·温睁大眼睛，惊奇中混杂着野生猎物的警惕姿态。威利牢牢地挽着她的臂肘，“走吧，嗯？”

“我得打个电话。”姑娘说，任由自己被拉着朝门口走去。

路易吉餐馆是一家明亮的小饭馆，摆满了一排排用隔板分开的小餐

桌。从外面寒冷潮湿的黄昏中走进去，里面的温暖和芳香味儿使人感到愉快。梅·温没脱下她身上的湿外衣就在一个靠近厨房的座位上坐下来，厨房的门是敞开的，听得见里面在油炸东西的吱吱响声。威利眼睛盯着她说："把湿外衣脱了吧，穿在身上多不舒服。"

"我不，我冷。"

"瞎说，这是纽约最热、最闷的餐馆。"

梅·温像有人要强迫她脱光衣服似的，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我现在开始觉得你很傻——哎，"她脸红了起来，接着说，"别那样看着我——"

威利的样子像一头牡鹿——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梅·温的身材美极了。她穿一件紫丝绸上衣，系一条窄窄的月白色皮带。她一脸迷惑地坐下，尽力不去嘲笑威利。

"你体形真好，"威利说，缓慢地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我原以为你很可能长着大象一样的粗腿，或是没有胸脯。"

"这全因为我有过辛酸的经验，"梅·温说，"我不喜欢靠自己身材的优势谋得工作或交朋友。人们总是期待从我身上得到我不能给的东西。"

"梅·温，"威利沉思着说，"我喜欢这个名字。"

"那就好。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才想出这个名字的。"

"这不是你的真名吗？"

姑娘耸了耸肩，"当然不是。它太美了。"

"你的名字叫什么？"

"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这样跟我谈话太奇怪了。你怎么能对我如此刨根问底呢？"

“对不起——”

“我告诉你没关系，尽管我平时是不随便说的。我的名字叫玛丽·米诺蒂。”

“噢。”威利看着一个服务员端来满满一盘意大利面条。

“那么你对这里很熟悉了。”

“很熟。”

威利对知道了梅·温有个意大利名字的反应是复杂而重要的：一种混合着如释重负、高兴和失望的感觉。它清除了有关这位姑娘的神秘感。一个夜总会歌手能理解并唱好莫扎特的咏叹调是个奇迹。因为在威利的圈子里，熟悉歌剧标志着出身高贵——除非你是意大利人。

随后，它又成了下层社会群体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种族特点而失去了它的标识意义。玛丽·米诺蒂是威利能够对付得了的人。她毕竟仅仅是个夜总会歌手，只是长得很漂亮而已。那种他已闯入了一场真正的恋情纠葛只是一个幻觉。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是绝不会和一个意大利人结婚的。他们大都贫穷、邋遢、俗气、信奉天主教。这并不暗示这件好玩的事就此结束了。相反，他现在可以更安全地享受与这位姑娘相处的快乐了，因为那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梅·温眯着眼睛看着他，问：“你在想什么？”

“有关你的最最美好的事情。”

“你的名字，毫无疑问，真的是威利·索德·基思了？”

“嗯，是的。”

“你家是个优秀古老的家族？”

“最古老，最优秀的——我母亲出身索德家族，就是乘‘五月花号’到美国来的那个索德家族。我父亲似乎是个私生子，因为基思家族直到

1795年才来到这里。”

“啊呀，没赶上那次革命。”

“差远了，只是移民罢了。我的祖父稍微弥补了这点不足，他当了蔡斯医院的外科主任，据认为是东部医学界该学科的大角色。”

“哦，普林斯顿，”姑娘轻声笑了笑说，“我们两人显然是永远抹不掉这个痕迹了。说到移民，我的家人是1920年来到这儿的。我父亲在布朗克斯经营一个水果店。我母亲几乎连英语都不会说。”

他们要的比萨饼被盛在两个大圆白铁碟子里端了上来：热气腾腾的面饼子上覆盖着乳酪和西红柿汁——而在威利的碟子里，边上还撒着一些比目鱼丁。梅·温捡起一块三角形的饼，手指头一翻，就灵巧地把饼对折了起来，咬了一口，“我母亲做的比萨饼比这还好。事实上，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比萨饼了。”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不，你母亲不会喜欢的。”

“好极了，”威利说，“我们相互理解。那就让我告诉你吧，我要爱上你了。”

那姑娘的脸上忽然罩上了一层阴影，“说话可别越轨啊，朋友。”

“绝无伤害你的意思。”

“你多大年纪？”梅问。

“22岁，干吗？”

“你似乎年轻得多。”

“我是娃娃脸。在70岁之前，我很可能连进投票站投票都不能获准。”

“是的，就是——你就是这样。我想我喜欢它。”

“你多大？”

“还没到选举投票的年龄。”

“你订婚了吗，梅？或是已有心上人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了？”

“哎呀！”梅大叫道，咳嗽了起来。

“怎么啦？”

“咱们还是谈书吧。你可是个普林斯顿人。”

他们确实聊起了书，一边吃喝，一边聊。威利开始谈最新的畅销书，梅对这些书的知识还算过得去。当谈到他喜爱的那些18、19世纪的作家时，姑娘的对答就不顺畅了。

“狄更斯，”威利热烈地就他的比较文学高谈阔论起来，“我如果还有一点性格力量的话，就将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评价狄更斯。在英语像拉丁语一样死亡之后，他和莎士比亚还会留在世上。你读过他的作品吗？”

“我只读过他的《圣诞欢歌》。”

“哦。”

“你要知道，朋友，我只读完了中学。我中学毕业时，水果店的日子不好过。有时连我的服装、长筒袜子——和全家人的饭食都成了问题。我曾在一家一毛钱商店和卖橘汁饮料的摊子上干过。我碰过几次狄更斯，站了一整天再去攻他真是难啊。”

“有朝一日你会爱上狄更斯的。”

“我希望如此。我想，要欣赏狄更斯，银行里得有上万的存款才行。”

“我在银行里一毛钱也没有。”

“你妈妈有，还不是一样。”

威利放浪地往后靠着，点了一支烟。他好像在讲习班上一样，“爱艺术得有空闲，这一点儿都没错，但这绝不败坏艺术的正当性。古希腊人——”

“咱们走吧，我今晚要温习我的乐谱，只要这份工作还在，我就得干。”

外面正在下大雨。蓝色、绿色、红色的荧光灯招牌在湿漉漉、黑糊糊的街面上投下了一片片模糊的五颜六色的亮光。梅伸出一只带着手套的手，“再见。谢谢你的比萨饼。”

“再见？我要叫一辆出租车送你回家。”

“老兄，坐出租车到布朗克斯区赫尼威尔街你得花5美元呢。”

“我有5美元。”

“不，谢谢。像我这样的人只坐地铁。”

“好吧，那就坐出租车到地铁站。”

“出租车，出租车！上帝为什么给咱们两只脚？陪我走到第50街好了。”

威利在雨中的便道上走着，想起了乔治·梅瑞狄斯[7]的某些狂想曲，身子靠紧着歌手，她挽起他的手臂。他们默默地漫步走着，雨点打在他们脸上又从他们的衣服上滚下。挽着他手臂的那只手把一股温柔的热流送入了他的全身，“在雨中漫步真是美妙。”他说。

梅侧目看了他一眼，“如果你不得不这么做时你就不会这样想了，普林斯顿。”

“喂，得啦，”威利说，“别再扮演那个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了。这是你第一次干歌手的差事吗？”

“在纽约的第一次。我唱了四个月。是在新泽西州许多低级酒店

里。”

“莫扎特在新泽西的小酒馆里的行情如何？”

梅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从来没试过。那边的人认为《星尘往事》[8]就像巴赫[9]的《弥撒曲》一样是重大的经典著作。”

“那些英文歌词是谁给你写的？你自己？”

“我的代理人，马蒂·鲁宾。”

“写得糟糕透了。”

“那你就给我写好一点的吧。”

“我会的，”威利大声说道，他们正在横过百老汇大街，正从堵塞得寸步难行的鸣着喇叭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之间穿过，“今天晚上就写。”

“我刚才是说着玩的。我可给不起酬金。”

“你已经给了。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今天下午这样享受过莫扎特的音乐呢。”

梅把手从他的手臂上抽了回来，“你用不着说这种话。我可不喜欢油腔滑调。这种话我已经听得够腻的了。”

“偶尔听一听吧，”威利答道，“譬如说，一周里只听一次，我是真诚的。”

梅看着他的脸说：“抱歉了。”

他们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下。那个衣衫破旧、满脸皱纹的卖报人用嘶哑的声音兜售着莫须有的胜利消息，将报纸的一些大标题用涂了焦油的防雨纸遮着。往来的人群与他们擦肩而过。“谢谢你的晚餐，”梅·温说，“星期一见。”

“不能早一点儿吗？我真想早一点。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没有电话。”威利一下子愣住了。梅·温的确是出身下层社会。“我家隔壁有家糖果店，”她接着说，“有急事时可以通过那里和我联系，只能告诉你这些了。”

“如果真有了紧急情况呢？那家糖果店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下次再说吧。”她微微一笑，脸上那种谨慎小心的表情顷刻间消退成了煽情卖俏。“反正周一之前不能见你。不得不在乐谱上下点苦功夫。再见。”

“只怕是我谈论书谈得让你腻烦了吧。”威利说，实在不想让这次会面就此结束，便没话找话，想把行将熄灭的火星煽燃。

“不是的，我玩得很高兴。”她停顿了一下，伸出了手，“这是个有教育意义的下午。”

她还未走到楼梯脚下就被人群吞没了。威利从地铁入口处走开时有一种获得新生的可笑的感觉。罗克西门口的彩色玻璃棚罩、无线电城装饰着黄色灯泡的黑门柱、餐馆的招牌、呜呜疾驶的出租车在奇妙的光影中来来往往。他觉得纽约就像巴格达一样既美丽又神秘。

第二天早晨3点钟，威利的母亲睁开眼睛，房间里还黑糊糊的。她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梦，梦见她在听歌剧。她听了一会儿依然在她脑海里回响着的音乐，便坐了起来，因为她意识到她听到的是真实的音乐——从威利的房间穿过过厅飘过来的凯鲁比诺的情歌。她起床，穿上一件蓝色丝绸和服式女式晨衣。“威利，亲爱的——在这个钟点听唱片吗？”

他穿着衬衫坐在他的手提留声机旁，手里拿着一个拍纸簿、一枝铅笔。他歉疚地抬头看了看，关上了留声机，“对不起，妈妈。没想到传那么远。”

“你在干什么呢？”

“正在窃取莫扎特的一个乐段放在新曲子里用，我想我是在剽窃。”

“你真可恶。”她仔细端详她儿子，确定他那兴高采烈的怪异表情是一种创作的狂热。“你平时是一进家就上床睡觉的。”

威利站起来把拍纸簿翻过来扣在椅子上，打了个哈欠，“这件事正好在脑子里闪过。我困了。明早再说吧。”

“想不想喝杯牛奶？马蒂娜做的巧克力馅饼好极了。”

“我已在厨房里吃了一大块了。对不起，吵醒你了，妈妈。晚安。”

“这是一段好听的曲调，剽窃得好。”她说，让儿子在面颊上吻了一下。

“没有比这一段更好听的了。”威利说，在她身后关上了门。

梅·温在塔希提俱乐部的工作持续了三个星期。她新奇的莫扎特节目上座率很不错。她一晚比一晚唱得好，更单纯，更明澈，手势动作也没那么繁多了。她的代理人兼教练，马蒂·鲁宾每周来几次看她演出。在她演完后，就在一张桌子边或她的化妆室里同她谈一个小时或更久一些。他是个矮壮的圆脸汉子，大约35岁，头发苍白，戴一副很厚的无镜框眼镜。他那身肩部过宽，裤腿肥大的套服表明那是从百老汇购买的，不过颜色却是不太刺眼的棕色和灰色。威利同他说话时很随便。他确信鲁宾是个犹太人，但并不因此而轻视他。威利喜欢作为群体的犹太人，喜欢他们的热情、幽默和机警。这是真的，尽管他家住在犹太人买不起的房地产开发区里。

除了与鲁宾的这些谈话外，梅的每两次演出之间的时间全都被威利垄断了。他们通常坐在化妆室里抽烟聊天——威利是受过教育的权威，梅是态度一半恭敬一半挖苦的无知学生。这样过了几个晚上之后，威利说服了她改为白天见面。他带她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但那却是一次失败。她在看达利[10]、夏加尔[11]和切尔利塔切夫[12]的杰作时，瞪着眼大

惊小怪，还突然大声笑了出来。他们在大都会博物馆里的情况好一些。她立即就被勒努瓦[13]和埃尔·格雷科[14]深深地陶醉了。她让威利又带她去了一次。他是个好讲解员。当他给她简略地介绍惠斯勒[15]的生平事迹时，她喊道："哇，这些东西真的全都是你在大学四年里学到的吗？"

"不全是，从我五岁时起母亲就带我参观博物馆。她是这里的博物馆的赞助人。"

"哦。"姑娘有点失望地说。

威利不久就得到了布朗克斯糖果店的电话号码，并且在梅与那个俱乐部的签约结束之后还继续互相约会。4月里，他们的关系发展到包括在鲜花盛开春色满园的公园里长时间散步，在昂贵的餐馆里就餐，在出租车里亲吻和赠送诸如牙雕小猫、毛茸茸的小黑熊以及许多鲜花之类的礼品等等。威利还写了一些拙劣的十四行诗。梅将它们带回家，一遍又一遍地读，感动得热泪盈眶。以前从来没有人给她写过诗。

4月下旬，威利接到了征兵局的明信片，请他去检查身体。这个警报信号使他记起了战争，于是便立即去了海军军官招募站。他被编进了后备海军学校12月那一期。这使他远离了陆军的魔爪，有了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免服现役的机会。

但是，基思太太却把他的应征入伍当成了悲剧。她对华盛顿的那些笨蛋们竟让战争拖得如此之久而大为愤怒。她仍然相信战争将在威利穿上军装之前结束，但是有时一想到他可能真的被带走，心里就直冒寒气。在小心翼翼地向有权势的朋友们探询之后，她发现她想为威利在美国谋一份安全工作的想法处处碰到的都是一种极其冷淡的回应。因此，她决心要使威利在还享有自由的这最后几个月里过得美好。梅·温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基思太太对此毫不知情。她根本不知道这位姑娘的存在。她强迫威利辞掉了他的工作，带着他和那位惟命是从的医生一起乘车去墨西哥旅行。由于厌烦了墨西哥那里的阔边帽、灿烂的阳光和刻在腐朽的金字塔上的长羽毛的大蛇，威利把钱都花在了偷偷地给糖

果店打长途电话上。梅总是责怪他乱花钱。但她说这话时热情洋溢的语调却给了威利莫大的安慰。当他们在7月份回到美国时，基思太太又硬拽着他到罗得岛去度“最后一个美妙的夏天”。他找了一些蹩脚的借口到纽约去了五六次，而且将这几次出游时刻铭记于心。那年秋天，马蒂·鲁宾单独带着梅·温到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俱乐部去旅行参访。11月份，她回来时正好还来得及和威利共度了三个星期的快乐时光。他为了对母亲解释他的离家外出，编造的那些离奇的故事，编一本短篇小说集都足够了。

梅从未和他谈起过结婚的事。他有时对她为什么不提这个话头很是好奇，但他很高兴她让他们的关系止于疯狂的亲吻就满足了。他也觉得那甜蜜的感觉将足够他在四个月的海校生活中继续享用了。然后，他将到海上去，而那正是整件事情又合适又毫无痛苦的结局。他对自己能把这段恋爱料理得既从中享受到了最大限度的乐趣又将缠人的麻烦减到了最低限度感到十分得意。这表明他是个会享乐的成熟男子。他为自己未试图和梅·温上床而感到自豪。他认为正确的策略是享受与姑娘在一起的火热与刺激而不陷入乱局。这个策略确实是够英明的，不过其成功的光彩可不像他自命属于他的那么大，因为这是以一种冷静的、潜意识的揣摸为基础的：他若真的要那样干很可能也成功不了。

---

(1)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1964），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创作巨星。——译者注

(2)诺尔·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剧作家，同时身兼演员、导演、作曲家。——译者注

(3)奥地利作曲家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众多歌剧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部，《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故事取材于法国剧作家加隆·德·博马舍（Caron de Beaumarchais，1732—1799）的同名喜剧。意大利诗人、剧作家洛伦佐·达·蓬特（Lorenzoe Da Ponte，1749—1838）编剧，莫扎特作曲。——译者注

(4)伯爵家的仆人，假扮女声，作为一种特殊用法，作曲家会让女声代替剧中那些尚未成年的男孩，《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凯鲁比诺就是这样的角色。——译者注

(5)美国资格最老的爵士音乐大师、爵士乐之王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 Armstrong，1901—1971）的作品《Sweet Sue，Just You》（《亲爱的苏，就是你》）。——译者注

(6)美国著名导演乔治·史蒂文斯（George Stevens，1904—1975）1942年的作品，其中有20世纪30年代旋律凄美令人心动的爵士情歌。——译者注

(7)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英国诗人、小说家。——译者注

(8)《星尘往事，Stardust》，世人耳熟能详的爵士乐经典曲目。——译者注

(9)约翰·塞巴斯提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德国著名古典作曲家。——译者注

(10)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著名的加泰罗尼亚画家。——译者注

(11)马尔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俄裔法籍画家，犹太人，生于俄国，1922年移居国外，后定居法国，他是第一个用图画记录梦境世界的人，他的作品对超现实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超现实主义流派是以马尔克·夏加尔为起点的。——译者注

(12)帕维尔·切尔利塔切夫（Pavel Tchelitchew，1898—1957）生于俄国，1923年定居巴黎，最初为抽象派画家，后与抽象派决裂，成为超现实主义画家，创作了像萨尔瓦多·达利那样以极大的技术精确记录的奇异的幻象。——译者注

(13)皮埃尔奥古斯特·勒努瓦（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法国印象派著名画师，他与克洛德·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可说是印象派的创立者之一，他是印象派中惟一擅长使用黑色的画家。——译者注

(14)埃尔·格雷科（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画家，作品多用宗教题材，并用阴冷色调渲染超现实的气氛。——译者注

(15)詹姆斯·艾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美国画家，长期侨居英国，作品风格独特，线条与色彩和谐。——译者注

3　海校学生基思

威利·基思服役的第二天差一点成了他服役或生命的末日。

那天早晨，他穿着见习水兵的蓝色雨衣乘地铁去布鲁克林海军船坞时，他觉得自己的军人形象很是惹人注目。虽然事实是他去是为了检查他的心率和脊柱前突的，但这并未破坏他博取那些女速记员和女中学生们青睐的兴致。威利正在享受着人们对军人的尊敬，而这种尊敬是那些可能正在所罗门群岛作战的战士们挣来的。在和平时期，他并不羡慕水兵们穿的制服，但现在，这些喇叭裤却突然像在普林斯顿校园里穿啤酒桶似的夹克衫那样合时，那样神气了。

威利在海军船坞大门外停住，将他的一只手腕暴露在刺骨的寒风中，数了数自己的脉搏。它一分钟跳了86下。他气愤地想，罩在他身上的新的海军光环有可能被自己身体的一点点算术数字的差错剥夺掉。他等了几分钟，想放松一下再数一次。94下。大门口站岗的海军哨兵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威利朝街的两头望了一下，迈开脚步朝街角上一个脏兮兮的药铺走去，心想："我在大学里检查过十几次身体，几个月前还在征兵接待站检查过一次，我的脉搏都是72下。我现在是着急了。一位海军上将在看见敌人的舰队时他的心率是他妈的多少——72下？我必须吃点什么药以消除焦急的心绪使心率正常起来。"

他把这个论点连同加倍剂量的含溴镇静剂一齐吞了下去，一剂治心病，另一剂治脉搏。两副镇静剂起了作用。他在海军上校格雷姆办公室外犹豫了一会儿，自己又最后检查一遍，他的血流以每分钟跳动75次的速率平静地闯过他的指尖。这使他感到意气昂扬，轻松愉快，于是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里映入他眼帘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只带有四道金杠的蓝色袖子。那只蓝袖子正在向一个坐在桌旁的海军胖护士打着手势。格雷姆海军上校

花白头发，样子很疲倦，正挥动着一份文件，狠狠地抱怨对吗啡的计算太马虎了。他扭头对威利说："什么事，孩子？"

威利把那封信函递给他。格雷姆上校瞥了一眼那些材料，"喔，天哪。诺利斯小姐，我该什么时候去手术室？"

"再过二十分钟，长官。"

"好的，基思，到那间更衣室去。我过两分钟就来。"

"是，是的，长官。"威利穿过一扇漆成白色的门，随手把门关上。小屋里又闷又热，但他不敢动那些窗户。他在里面绕着小圆圈漫不经心地走着，读着瓶子上的标签，望着窗外灰暗、杂乱的布鲁克林海滨，哈欠连连。他等了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镇静剂和闷热产生的效果更强了。他在检查台上躺下，伸开四肢，确信放松放松对自己会有好处。

他醒过来时，他的手表上显示的是5点半。他已睡了八个小时，海军把他给忘了。他在一个洗脸盆里洗了把脸，抚平了头发，像是做出了巨大牺牲似的从更衣室里走了出来。那个胖护士看见他时，惊得张大了嘴。

"哎呀，老天爷！你还在这儿没走啊？"

"没人告诉我出来呀。"

"可是，哎呀！"她从旋转座椅上跳了起来，"自从——你就一直在这儿，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等等！"她进了里边的一间办公室，马上又同上校走了出来。上校说："真该死，孩子，对不起。我只顾做手术、开会——到我办公室来吧。"

办公室四壁都是书。上校叫威利脱光上身的衣服，查看了他的脊背，"伸直腿摸你的脚趾。"

威利使劲弯下腰去触摸了一下——同时大声哼了一声。上校疑心重重地笑了笑，给他把了脉。威利又感到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大

夫，”他大声说，“我没事的。”

“我们是有标准的，”上校说。他拿起了钢笔。笔在威利的体检表上空盘旋。“你知道，”他接着说，“到目前为止，在这场战争中海军的伤亡比陆军还惨重。”

“我要做海军战士。”威利脱口说，话出口后他才意识到这话是出自真心的。

医生看了看他，眼光中闪现着善意。他在体检表上毅然地写道：轻度脊柱前突已得到补救。脉搏正常，医务主任J·格雷姆·布鲁克林。他把那张用红笔写的字条揉成团扔掉，把其余材料还给了威利。“在这个队伍里可别默默地忍着，孩子。遇到什么见鬼的蠢事时就把它说出来。”

“是，好的，长官。”

上校将注意力转到了摊开在桌子上的文件上。威利告辞离去。他忽然想到他的海军生涯也许是因为一位医生让一个病人等待了八个小时后感到不好意思而得救的，但不管怎样，他为得到这样的结果而感到欣喜。回到弗纳尔德楼后，他就立即把健康检查登记表交还了那位先前在诊疗室里拿红铅笔给他写批条的军医助理。沃纳助理军医把一杯紫色的消毒剂放到一边，急切地看那些材料。他的脸沉了下来，但还是挤出了一副不怀好意的笑容，“嗯，你通过了。不错。”

“东京见，大夫。”威利说。

威利回到宿舍时发现凯格斯和基弗在房间里摆弄枪。他自己的床上也撂着老长一枝用旧了的步枪，外带一张保管卡。“海军使用步枪？”他和气地说。

“那还有错。”基弗说。他的枪机零件就放在他旁边的桌上。凯格斯此刻在哐啷哐啷地把旋转枪机上下转动着，脸上的神气表明他完全是在白费力气。“咱们必须学会在两分钟内把一枝枪拆开再装好，”他哼哼着说，“到不了明天早晨我就得滚蛋，错不了。”

“别泄气，”基弗说，“让我先把这个宝贝装上，我会做给你看的。这个该死的主弹簧。”

那位南方人给他的两个室友耐心、透彻地讲解了一通关于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的秘诀。凯格斯很快就抓住了要领。他那瘦长的手指掌握了关键诀窍，那就是在组装时要把那强硬的主弹簧用力压回到枪栓里去。他眉飞色舞地瞧着他的武器，把这一过程又做了几遍。威利徒然地跟他的枪栓较了半天劲儿，累得直喘气，“他们应该因为我脊柱前突而让我退学。那样我还有点尊严。我明天就要滚出这个海军了——进去，讨厌的、该死的弹簧——”他以前从来没摸过枪，会不会拆装枪支的潜在致命性对他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一项有点麻烦的作业，一页令人头疼的贝多芬曲子，一篇到期未提交的关于《克拉丽莎·哈洛》[(1)]的读书报告罢了。

“用你的肚子顶住枪栓的托，明白了吗？”基弗说，“然后用双手把弹簧按下去。”

威利依言照办。那弹簧慢慢地退了进去，其顶端最后终于卡进了枪栓的外缘。“真行了！谢谢，太好啦——”就在那一瞬间，尚未卡稳的弹簧从他的手指间滑脱，从枪栓里窜了出来，飞过了整个房间，窗户恰巧是开着的，那弹簧竟穿过窗户飞进了外面的夜空。他的室友们吓得瞪眼看着他。“太糟糕了，是不是？”威利颤声说。

“你的步枪要是出了什么事，老兄——那可就完了。”南方人说着走到窗前。

“我要跑下楼去看看。”威利说。

“什么，在学习时间？记你12个过！”凯格斯说。

“过来，伙计。”基弗从窗户里伸出手指着外面说。窗户下边是一片突出的用瓦楞铜板盖面的陡峭的屋顶，那个弹簧就落在其中的一个雨水槽里。第十层比全楼的其他部分稍微往里缩了一些。

“我够不着呀。”威利说。

“你最好试一试，伙计。”

凯格斯仔细往外面看了看，“你绝对够不着，你会掉下去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威利说。他绝不是个冒失鬼。他爬山时总是有很多强壮的伙伴在一起的，而且就是那样他还是提心吊胆的。他不喜欢高的地方和脚踩不稳的地方。

“我说，伙计，你是想呆在海军里的，是吧？那就从那儿爬出去吧。你是否想要我去干？”

威利爬了出去，紧紧地吊在窗框上。风在黑暗中呻吟，百老汇的灯光在远远的下方闪烁。下面那突出的地方似乎从他发抖的脚下脱开了。他伸手去够那个弹簧，可是够不着，喘着气说：“还差两三英尺呢——”

“咱们只要有根绳子就行了，”基弗说，“你看，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和你一起出去，就这样吊在窗户上，你再拽着他，那就行了。”

“咱们这就干吧，”凯格斯焦急地说，“如果他呆在外面被抓住了咱们全都得滚蛋。”他跳出窗户，站在威利旁边，抓住了他的手，“现在去拿吧。”威利放开了抓着窗框的手，紧紧地抓着凯格斯有力的手一点一点地往下移动。他沿屋檐移动着，风吹打着他的衣服。弹簧伸手可及了。他抓起它将它塞进了一个口袋。

艾克雷斯海军少尉若是挑选了一个不这么尴尬的时刻来巡查第十层楼在学习时间里的情况就好了，可巧他恰恰选了这个时候。他从屋外走过，往里窥视了一眼，立刻停住脚步，大声喝道：“停在甲板上别动！这儿到底在搞什么鬼？”

凯格斯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样嘶叫了一声，松开了威利的手。威利向前猛扑，抱住了他的膝部。那两个海校学员在突出的屋顶上空荡来荡去，眼看性命难保。好在凯格斯的求生欲望稍稍强过对海军少尉的恐

惧。他用力往后一仰，头先脚后地摔进了屋里，同时把威利从窗户外拉了进来压在了他的身上。艾克雷斯海军少尉双目圆睁，噘着瘦削的下巴。威利站起身来，拿出了那个弹簧，结巴着说："我——这东西掉到了外面的屋顶上——"

"它跑到外面那儿到底干什么去了？"艾克雷斯吼道。

"它飞出去了。"威利说。

艾克雷斯的脸涨红了，好像是有人骂了他，"飞出去了？你说说看，怎么飞出去的？"

"我在装配我的枪时它脱手弹了出去。"威利诉苦似的匆忙补充说。

艾克雷斯环顾几个同室的学员。凯格斯吓得发抖、威利惊恐万状、基弗的呆若木鸡都不是装出来的。两个月前，他自己也曾是海校学员。"你们每个人都该记15个过，"他气冲冲地说，不过暴怒的气势已经减下来了。"我的眼睛时刻在盯着你们——继续干吧。"说完大步走了出去。

"你们是否觉得，"在一阵木然的静默之后，威利说，"上面的某个有权势的人物不想让我呆在海军里？我好像是这个房间里的灾星。"

"算了，伙计。你只是运气不好罢了。"基弗说。

随着淘汰日的逐渐临近，他们拼命地用功学习。1013室里的人各有长短，势均力敌，处于明显的平衡之中。

凯格斯在航海术与工程学的书面作业方面有实力，他绘制的航海图与锅炉草图堪称是优美的艺术，而且他还乐于用他的才能帮助别人。他在掌握数据与理论方面较迟钝，因此他把他的闹钟定得比规定的起床时间早两个小时以便自己有额外的学习时间。他的脸庞日见消瘦，忧郁的双眼像昏暗的蜡烛一样在深陷的眼窝里燃烧着，但是他从未测验失败过。

基弗常常不及格。他计算平均分数准确到分毫不差，总能使各门功课的成绩保持在估计的淘汰线之上。他的强项是他的军事智能。威利永远都无法断定这种才能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获得的，而基弗，虽然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和神气，却是全校修饰得最整洁的水兵。他本人，他的床铺以及他的书籍都干净整齐得无可挑剔。出操时他那精神的制服、锃光油亮的皮鞋和他挺直的身姿很快就吸引了主任参谋的注意，他被任命为大队长。

威利·基思成了第十层楼上海军军械知识的权威。其实，他在这门课程上完全是个木头人。人们在战时可以很古怪、很迅速地出名。碰巧可怕的军械考试安排在第一周，公开宣布考试目的就是要把弱者甩下去。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拼命往脑子里灌，威利也和其他人一样认真，但是书里有一页是用最糟糕的海军行话写的，是一种所谓“无摩擦轴承”的规格说明。基弗和凯格斯都放弃了。威利将那一页从头到尾读了十七遍，随后又大声朗读了两遍。正当他要丢下不干时却发现自己已把所有的句子全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了。他接着又干了半个小时把那一页整个一字不漏地全记住了。可巧，考试的一道主要问答题正好是“解释无摩擦轴承”。威利欣喜地将那些话照搬了出来，对他来说，这简直就像让他诵读一首印度颂歌一样轻而易举。公布考试成绩时，他名列全校第一。“见习水兵基思，”海军少尉艾克雷斯在中午集合时的明亮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高声宣布，“因军械考试答卷出色受到正式口头表扬。他是全校惟一对‘无摩擦轴承’作了有见地的解释的水兵。”

由于要保持住已有的名声及每个学习阶段要解答数十个问题，威利从此不得不迫使自己把有关海军火炮的所有细节都一股脑地按字面硬背下来，食而不化，毫无意义。

海军教育学的这一课在淘汰日之前不久就显示其结果了。一天晚上，威利在那已被他翻破了的绿皮手册《1935年潜艇条令》上看到这样一句话：“由于潜艇的巡航距离小，主要适合近岸防御。”那时，纳粹每

周都在距德国海岸4000英里的哈特拉斯角一带用鱼雷袭击几艘美国舰船。威利咯咯地笑着向他的室友们指出这句话。我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十艘舰船被击沉似乎是为寻海军谬论的开心而付出的小小的代价。在第二天的战术课上，一位名叫布雷恩少尉的教官把他叫了起来。

“基思。”

“到，长官。”

“潜艇主要适合干什么，为什么？”教官手里拿着一册翻开的《1935年潜艇条令》。只有25岁的布雷恩少尉已过早地开始秃顶，过早地生了皱纹，过早地成了一个凶狠、严格的军官。他是教操练的教官，对这门课一窍不通。不过，他曾经读过字面。

威利还在犹豫。

“怎么啦，基思？”

“长官，您的意思是讲现在的呢还是讲1935年的？”

“我是现在提的问题，不是在1935年。”

“德国人正在哈特拉斯附近海域击沉许多舰船。”威利试探着说。

“这个我自然知道。这不是一堂时事课而是一堂战术课。这一课你准备过吗？”

“准备了，长官。”

“回答问题。”

威利很快地对形势做出了估计。这是他在淘汰日前背诵战术知识的最后机会。“潜艇，由于它们的巡航距离小，”他坦然地说，“主要适合近岸防御。”

“对，”布雷恩少尉说，写下了一个满分。“刚才为什么支支吾吾？”

于是威利便愈加不顾一切地死记硬背了。到了决定命运的那一天，1013室的三个人没有一个被淘汰。1012室的卡尔顿与1014室的考斯特又被退回到他们那儿的征兵局的虎口里去了。卡尔顿，一位有权势的华盛顿律师的儿子，蔑视规章制度且根本不学习。威利大为惋惜的是考斯特，一个由终身未嫁的姑母抚养长大的、好脾气的、身体虚弱的男孩子。那天傍晚，威利去1014室串门时，看到那张床上空无一物，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几年后获悉考斯特在对萨莱诺的第一波攻击中阵亡了。

他们现在是正式海校学员了，已在海军里牢牢地扎下了根，穿正式的蓝色制服，戴白色军官帽，最重要的是从星期六中午至午夜可以自由活动。这天是星期五，他们已被切断与外面的联系，关了三个星期了。威利兴高采烈地给梅·温打电话，告诉她次日12点01分在海校外面相会。她是坐出租车来的，她热切地向他伸出双臂时的样子非常优美，使威利在拥抱她时脑海里瞬间闪出了一个婚礼的画面及与其相关的一切后果。出于旧有的种种原因，在他还正在与她亲吻时，他便不无遗憾地决定不能发生那种事了。他们随后到路易吉餐馆就餐，女友的美色以及三周来第一次尝到酒的美味使他兴奋不已，一口气就吃了两三张比萨饼。在吃最后几口时，他舒缓下来，喘着气看了看手表。

“梅，”他心有不甘地说，“我得走了。”

“啊？你不是在午夜前都没事的吗？”

“我应该顺便去看看家里人。”

“当然该去。”梅说。喜悦的神色开始从她眼里消失。

“只去一会儿工夫——半小时，也许一小时。你可以参加一次日场演出。我可能在——”他看了看手表，“5点半再和你会面。”

姑娘点了点头。

“你看，”他从衣兜里掏出钞票挥舞着说，“120美元。咱们可以痛快

地玩一番了。”

“海军发的薪金？”

“有20是。”

“那100是从哪里弄来的？”

威利在那个字上噎了一下，但还是说了出来：“母亲。”

“我怀疑她会同意你把它花在我身上。”梅注视着他的眼睛，“她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吗，威利？”

威利摇了摇头。

“你很聪明。你那张天真无邪的脸掩盖了许多的狡猾。”她从桌上伸过手来爱怜地摸了摸他的面颊。

“咱们在哪儿见面？”威利说，站起来时觉得装满了面食、乳酪、西红柿和酒的肚子沉甸甸的。

“什么地方都行。”

“斯陶克俱乐部如何？”他说。她心怀渴望地给了他一个微笑。他们在饭馆门前分手。威利在开往曼哈塞特的火车上呼呼大睡了一觉，乘车上下班者的本能使他刚好在到站前醒了过来。

---

(1)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18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对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译者注

4　海校学员基思遇到麻烦

基思在曼哈塞特的家是一幢荷兰殖民时期建造的有12个房间的房子，有粗大的白色立柱，高高拱起的黑色模板瓦屋顶及许多大窗户。它坐落在一片草坪中央的圆丘上。草坪有两英亩大，上面错落地长着一些高耸入云的老山毛榉、槭树和橡树，四边围着花坛和又高又稠密的树篱。这处房产是基思太太的娘家赠送给她的。她从罗得岛银行的债券所得的收入仍被用作它的管理费。威利相信这样的生活环境很正常。

他顺着两侧全是槭树的林阴大道走到大门前，迎着事前已准备妥当的凯旋仪式跨了进去。他母亲紧紧地拥抱他，亲戚们和邻居们挥动着手里的鸡尾酒向这位战争英雄致敬。餐厅的桌子上摆的餐具都是最上等的瓷器和银器，反射着从大理石贴面的壁炉里燃烧的木块发出的黄光。“来呀，马蒂娜，”基思太太高声喊道，“上牛排吧！……我们给你准备了宴席，威利。都是你喜欢吃的——牡蛎、洋葱汤、牛排——你还有双份的小牛腰肉，亲爱的，——配着蛋清奶油煎土豆和用鸡蛋乳酪做的巴伐利亚甜食。你饿坏了吧，是不是？”

“我能吃下一匹马，妈妈。”威利说，小事上也要显示出英雄气概。威利坐下就餐，吃了起来。

“我原以为你会很饿。”他母亲看见他毫无热情地扒拉着牛排，说。

“我太爱吃了，所以不舍得吃得太快。”威利回答道。他把牛排吃了下去。但当用鸡蛋乳酪做的巴伐利亚甜食端上来时，面对那丰美、褐黄、颤动的点心，他却吃不下去，很快地点了一支香烟，“妈妈，我吃好了。”

“再吃点，你别不好意思，亲爱的。我们都知道水兵是怎样吃饭的。把它都吃完。”

威利的父亲一直在安静地看着他，“你也许在回家前吃过点什么东西了吧，威利。”

“只吃了点儿小吃，爸，免得走不动。”

基思太太由着他踉踉跄跄地往客厅走去。那里另有一炉烧得劈啪作响的旺火。这位海军学校学员呼哧呼哧地在里面高谈阔论，大讲海军的内幕，分析各个战场上的作战情况。他已有三个星期没看报了，所以他这样做并非易事。但他信口胡诌，东拉西扯，他的听众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在他父母走进客厅时，他第一次注意到他父亲跛着脚，走路拄着手杖。过了一会儿，基思医生打断大家的提问。“暂停一下，”他说，“有位父亲要和他的水兵儿子在私下说几句话。”他抓住威利的胳膊，拉着他进了书房，一间镶着桃花心木墙板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成名作家的羊皮封面精装版文集和二十年来各式各样的畅销书。窗外是房子后面的一个花园，背阴角落里的褐黄色花坛上覆盖着前一段时间下的片片白雪。“到底怎么样啊，威利，——海军？”基思医生边说边关上门，倚着手杖说。

“挺好的，爸。我对付得了。您的腿怎么啦？”

“没什么大事。脚趾感染了。”

“真遗憾。疼得厉害吗？”

“有一点儿。”

威利惊奇地看了他父亲一眼。这是他第一次听父亲诉说病痛。“唉——我能对一位医生说什么呢？您请大夫看过了吗？”

“哦，看过。用不着治。过些时候就会好的。”父子二人眼对眼地互相凝视了一会儿。“我不该把你留在我这儿，不去和大伙儿呆在一起，”医生说罢，瘸着腿走向窗户，“但是我们确实从未长谈过，是不

是？我想我是让你母亲承担了把你抚养大的全部重担。现在你就要离开我们奔赴战场去了。”

威利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父亲似乎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威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自己从未到过海外，你也许也会有这种幸运。”

“我将听其自然，”威利说，“海军在我身上花了不少时间，下了很多工夫。如果我的情况足够好的话，我也许应该到海外去。”

基思医生用手指捋了捋他的小黑胡子，两只眼睛在威利脸上搜索着，“你有点变了，是什么造成的？是海军？”

“我恐怕我还是和原来一样没用。”

“你有机会弹钢琴吗？”

“我快要忘掉弹钢琴的事了。”

“威利，”他父亲说，“你有女朋友了吗？”

威利吓了一跳，但不敢撒谎，“是的。”

“一个好姑娘？”

“她自有她的可取之处，很不错的。”

“你想和她结婚吗？”

“不。”

“为什么不？”

“哦——不是那种关系。”

“不要太肯定了。把她带到这儿来同我们见见面。”

一个画面飞快地在威利的脑海里闪过：他曾去过那个在布朗克斯那

边由梅的父母负责照料的狭小、黑暗的水果店。那位母亲身体肥胖，穿着一身走了样、褪了色的黑衣服，脸上长着很多汗毛。那位父亲形容枯槁，围着一条脏围裙，黄褐色的牙齿间露出老大的牙缝。从他们跟他说的那不多的几句不成句的话里，可以看出他们的温良和善。他脑子里又呈现出了另一幅怪异的图像：米诺蒂太太正在和他母亲握手。他直摇头。

“唉，从前有一个我曾经不想和她结婚的护士，”他父亲沉思地说，“但是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你母亲和我生活得很和谐——啊，人们会好奇我们交了什么好运。”他仍然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

“爸，你还有别的事要说吗？”

父亲犹豫了一下，“以后再说吧。”

“你为什么不去学校看看我呢？那多有意思啊。”

“我没那么多空。”

“是的，我知道。”

“不过，我也许会去的，”基思医生一只手按在儿子的肩上，“这种生活对你未必是件坏事，威利。我说的是海军。”

“如果我能完好无损地活下来的话，它也许对我会有好处。”

“会的——咱们走吧。”

在他们重回客厅时，威利看了看表。差5分4点。他不顾母亲的大声抗议，急忙找了个借口向客人们道别。母亲跟着他走到门口。“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呀，亲爱的？”她边说边把他的蓝色雨衣的皮带系紧。

“假如我没遇到什么麻烦的话，妈妈，下个星期六。”

“噢，不。我要在那之前去看你。”

当他匆匆忙忙走进斯陶克俱乐部时已是6点20分了。他在衣帽间忙着脱外衣时，瞥见了梅，连心里想好的道歉话都记不起来了。马蒂·鲁宾，那位梅的代理人，正和她在一起坐着。“哎呀，这个犹太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里干什么？”他想。他跟他们两个打招呼时，态度冷淡。

“祝贺你成了海军学校正式学员。梅一直在给我讲这件事。”这位代理人说，“我真羡慕你这身军装。”

威利先看了看自己身上缀着黄铜纽扣的蓝色军装，又看了看鲁宾那身以曼哈塞特和普林斯顿人的口味来衡量剪裁得过于肥大的灰白色、单排扣套服。这位眯缝着眼睛，有点秃顶的肥胖代理人活脱脱像个卡通画里的平民百姓。“我也羡慕你的衣服，”他不动声色地讽刺说，选了一把在梅对面的椅子坐下，让鲁宾坐在他和梅·温中间。“你们在喝什么？”

鲁宾用手势招来一个服务员，说：“苏格兰威士忌。”他又问威利，“你喝什么？”

“威士忌，分量加倍。”威利说。

“哎哟！”梅目不转睛地、不太友好地看着威利说。

“一个男子汉敬海军军官一杯，”鲁宾说。他举起他半满的酒杯说，“我干了我这杯之后就走人。在你来到之前梅·温和我正在谈生意上的一点小事。”

“别忙着走啊，”威利说，“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对不起，梅，我迟到了。”

“马蒂是个很好的伙伴。我没在意。”姑娘回答说。

“多谢了，”代理人说，“我知道一个临时插补的节目应该在什么时候收场。”他喝干了他的酒，站起身来说，“祝你们玩得愉快，孩子们。顺便说一下，你们的晚饭已付过账了。”

“这可使不得。”威利说。

“我乐意。我已跟弗兰克说过了，”他说。他指的是那个侍者领班。“千万别让这位水兵出钱买任何东西，他们会敲诈他的。再见。”

威利只好站起来和鲁宾握手。“谢谢，”他说，“你真的没必要破费。”

“就算是我为战争做的一点点奉献吧。”鲁宾说罢，就步态沉重地，摇摇摆摆地走开了。

“这就是马蒂的可爱之处，”梅说，“我不知道他已付了账了。”

“非常可爱。可也有点俗气。”威利说着，坐下喝了一大口酒，“我不喜欢强加给我的恩惠。”

“去你的吧，”梅说，“马蒂·鲁宾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好的朋友，而且我把你包括在——”

“我猜就是那样，你们是分不开的。”

“我留他在我身边是为了提醒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正派男人认为并非个个女孩儿都可以让他们任意摆弄——”

“对不起，我看见你美得这么迷人就变成这样一只野兽了。你的朋友大概更喜欢个儿高的姑娘。”

梅很清楚自己的身高不理想，所以穿的鞋鞋跟格外高。这一击打得她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她振作起精神，“你怎么敢那样跟他说话？”

“我表现得很可爱嘛。我请他共进晚餐——”

“你是以请一只狗在你椅子旁躺下那种方式请人家的。”

“因为我爱你，而且都三个星期没见你了，所以我想单独和你在一起嘛。”

“三星期零一下午。”

“说得对极了。”

“再加上额外的一小时。”

“我已为迟到道歉了。”

“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坐一小时像是要等人来叫我似的，那当然就更好了。”

“梅，我很高兴他和你在一起。我很抱歉刚才不得不丢下你。现在咱们在一起了。咱们就从此时此地从头开始吧。”他抓住她的手，但她把手抽了出去。

“你可能不喜欢犹太人，或者也不喜欢意大利人。他们有很多共同点。”

“你是真想吵架怎么的？”

“是的！”

“为什么而吵呢？总不能为了马蒂·鲁宾吵架吧。”

“当然不。是为咱们。”姑娘攥紧了面前放在桌子上的两只拳头。

威利心疼了，因为她那身灰色的服装和她那直垂到双肩上的深红色头发实在太美了。“你想不想先吃点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吃。”

“那好极了。我自己也是连一枚橄榄都吃不下。咱们去塔希提俱乐部吧。喝上一杯，然后咱们就吵架。”

“干吗去那儿？你如果认为我对那个地方有感情你就错了——”

“我说了我要在那里同我的室友们聚会几分钟——”

“好吧。我没意见。”

但是当他们来到塔希提俱乐部时，衣帽间的女孩与丹尼斯先生还有

那些乐师们全都拥过来赞美威利的制服并拿他和梅·温的浪漫事儿开玩笑，吵架的心思被打断了。他们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喝着酒，旁边挤满了喧闹的激动的人群，大多是陆、海军军官和他们的姑娘们。正当10点钟的余兴表演要开始时，罗兰·基弗在烟雾和嘈杂声中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他头发蓬乱，衣领软蔫，两眼充血，手里牵着一个大约35岁，穿一身粉红色绸缎衣服的肥胖金发女郎。由于化妆太重看不清她的真面目。

“嗨，威利！你好，伙计！那根大弹簧今晚挺得如何啊？”

他快活地咯咯笑着，审视着梅·温。威利站起来把他介绍给梅·温。基弗问候梅·温时头脑突然清醒了，态度恭敬，彬彬有礼。“喂，你觉得马脸老凯格斯怎么样？”他又以乐不可支的样子说，“去听音乐演奏了，我敢发誓他是去了。他们给了他一张军官俱乐部的免费门票。他让我去，我说‘傻瓜才去呢！’”他在那金发女郎的胳膊上拧了一下，“咱们有自己的音乐会，是吧，宝贝儿？”

“不要无礼，”金发女郎说，“你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你的朋友们啊？”

“这是图茜·韦弗尔，朋友们。图茜，这个家伙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

“你好。”图茜以大学高年级学生舞会上的最佳仪态说。

“再见，朋友们，”基弗在图茜似乎决定要显示自己的社交本领时却拉着她离去，“我们还有酒要喝呢。”

“别忘了，”威利喊道，“午夜过后每晚到一分钟记5个过。”

“小子，你是在跟一个活钟说话呢，放心吧。”基弗高喊道，“拜拜。”

“基弗的口味古怪。”威利落座时说。

“他也许认为你的口味古怪呢，”梅说，“再给我要一杯酒。”

表演场上仍然是平时搞笑的节目主持人，女歌手，奇装异服，笑死人的喜剧班子表演的那些节目。“今天晚上，”节目主持人在最后一场表演结束之后大声宣布，“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两位今年3月里在塔希提演了好几个星期给观众带来欢乐的大艺术家，刚刚结束了在可里普顿·鲁姆的胜利演出的可爱的女歌唱家梅·温和威利·基思，他现在正在为国家效力。”他用手指着他们并为他们鼓掌。粉红色的聚光灯跟着照到了这一对男女身上。他们勉强地站了起来，众人鼓掌欢迎。当在场的军人看见梅·温时，掌声更热烈了。“我们也许能请动这迷人的一对儿给大家表演一曲。他们两人在一起看起来好不好啊，朋友们？”

“不，不。”威利说，梅也直摇头，但掌声却更响了。

“莫扎特！”负责衣帽间的那位姑娘大声喊道。观众不知道她喊的是什么意思也跟着喊了起来。“莫扎特！莫扎特！”逃是逃不过了。他们只好走到钢琴跟前。

梅唱得很甜美，声调有些哀伤。表演里有某种东西使全场鸦雀无声，那是一种穿过烟草与酒精气味的烟雾对逝去的爱情的告别与惋惜，感动了所有即将离家奔赴战场的男子汉们，甚至连那些聪明地设法留在后方的人都受了触动，感到隐隐的痛心和羞耻。图茜·韦弗尔挤在酒吧间的一个角落里用带有浓重香水味的手帕捂着眼睛。

梅在唱到歌儿的最后几节时几乎都唱不下去了。到结尾时，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她没有鞠躬谢幕就匆忙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乐队奏起了三步舞舞曲，一对对舞伴挤满了舞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唱得那样砸锅。”她对威利嘟囔着说。

“你唱得棒极了，梅。”

“我现在可准备吵架啦，”姑娘喝着她那走了气的饮料说，“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我不信。”

“别再往糖果店给我打电话了。我不会接电话的。”

“为什么？为什么？”

“那就让我换个说法吧——你会跟我结婚吗？”

威利绷紧嘴唇，低头看他手中的玻璃杯。号手对着麦克风把小号吹得震耳欲聋，跳舞的人跳得使桌子都轻轻摇动起来。梅说：“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指望你和我结婚。这都是我的错。那天吃比萨饼你给我讲你的身世时就说明白了。直到最近我一直都非常快活，我没有在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地方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忘了自己就是图茜·韦弗尔——”

“你说什么呢，梅——”

“啊，当然啦，再苗条一些，再年轻一些而且更中看一些——你就会把我们两人中的她或我带回你家去见你妈妈吗？”

“梅，我们两个还都是孩子——再过三个月我就要出海——”

“我知道。你是个可爱的孩子，威利。我希望你日后找到个最好的姑娘。我就是不想再充当三个月的图茜了，就连再过一个那样的晚上都不行。实际上再有一分钟都不行。”她眼泪汪汪地站起来说，“绝不能让人说你被记过是我造成的。咱们走吧。”

他们出了门，钻进一辆出租车，开始了两人从未有过的最痛苦的亲吻。这不是欢乐而是两人谁都无法停止的折磨。出租车在弗纳尔德楼门外的街灯下慢慢停住。威利的手表显示着11点25分。“接着开。”他哽咽着对司机说。

“去哪儿，先生？”

“随便，就沿着河滨大道来回开吧。只要在午夜前回到这里就行。”

“好的，先生。”

司机发动了马达，推上了他与乘客之间的玻璃隔板。出租车顺着下坡冲上了大道。他们吻了又吻，说了更多不相连贯的废话。梅抚慰地将威利的头搂在自己胸前，抚摸着他的头发说，“有时候我认为你喜欢我。”

“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像威利·基思这样优柔寡断的人——”

“你知道马蒂·鲁宾说什么吗？”

“让马蒂·鲁宾见鬼去吧。”

“你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威利，可他是你的一位朋友。”

威利坐起身来，“整个乱局就是他引起的。”

“我问过他我该把你怎么办。”

“那他准说把我甩了。”

“才不是呢。他说他认为你真的爱我。”

“好啊，马蒂万岁。”

“他很想知道假如我进了大学你母亲是否会认为就比较可以接受我了。”

威利大吃一惊。哀鸣和誓言他永不磨灭的爱情是一回事。这件事情可就不同了，得严肃对待。

“我能做到的，”梅急切地说，“我仍可以进亨特学院2月份开始的那个班。虽然你认为我不学无术，我中学时的成绩可都很好。我甚至还有一份大学评议会的奖学金，假如它还有效的话。马蒂说他能在纽约及其周围地区为我弄到足够的演出定单维持我的学习和生活。不过，无论如何，我只在晚上工作。”

威利需要争取时间。他那必欲得之而后快的美丽宝物又一次要进入他伸手可及的范围了，但它却起了使他清醒的作用。梅用一双灿若晨星、满怀期望的眼睛盯着他。她那久经磨练的戒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头再去过学校生活你受得了吗？”

“我是相当顽强的。”她说。

威利意识到她是在说真话。她不再是个只能共欢乐的伴侣而是个为了得到他的生命挑战他母亲的人。一切都在短短几分钟里起了变化，他被弄得晕头转向了。“我实话告诉你，梅。这在我母亲看来没有丝毫的差别。”

“那你看有差别吗？”

威利注视着她的眼睛，畏缩了，转开了目光。

“不要烦恼，亲爱的，”她突然语气冷冷地说，“我向马蒂预言过答案。我说了我不怪你，我现在也不怪。告诉那小个子司机送你回海军去吧。时间不早了。”

但是当出租车再次在弗纳尔德楼前停住，威利不得不下车把梅永远抛在身后时，他却做不到了。在差3分钟12点时，他开始了他绝望的长篇大论，企图收复失地。边道上，海校学员们有的跑着，有的走着，有的步履蹒跚地朝大门赶去。有几个还在大楼的一些隐蔽角落里和姑娘亲吻呢。此时，威利所祈求的主要是他和梅应抓住这一时刻，在还能够享受幸福的时候尽量享受，哪怕就此醉死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再也不会有现在了，青春是一种不能长驻的东西，等等，等等。他花了整整三分钟才诉说完这个心愿。车外面的一对对情侣都已完事了，海校学员们所形成的人流不见了。但是威利不得不彬彬有礼地等待着梅的答复，尽管他被记过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希望她的答复简明而令人满意。

“你听好了，威利，亲爱的，”梅说，“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咱们一切都结束了。我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布朗克斯穷女孩儿。我不想在这些

问题上再加上一段毫无希望的恋爱佚事。我有一个母亲和父亲开着一个不赚钱的水果店，一个当兵的哥哥，另外一个哥哥完全不务正业，除了他为了摆脱困境回家来要钱时我们是永远见不到他的。我所想要的只是有个挣钱的机会，平平安安地生活。我是个傻瓜爱上了你，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你是个比我更傻的大傻瓜。从情感的成熟程度来说，你只有15岁的样子。当你的头发在后脑勺竖起来的时候，你看起来就像一只兔子，而这样的时候常有。我想我大概是一个贪爱比较文学的人。此后我将远离任何一个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男人，而且——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她气恼地岔开话头，“你干吗总看你的手表呀？”

“我要被记过了。”威利说。

“滚出去——从我的生活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姑娘狂怒地咆哮道，“你一定是上帝因我不做弥撒而给我的惩罚。出去！”

“梅，我爱你。”威利打开车门说。

“你去死吧。”姑娘哭着说。她把他推了出去，用力关上车门。

威利疾步跑进弗纳尔德楼。等候他的是入口处上面的一个巨钟。它嬉笑着告诉他：12点过4分了。钟底下海军少尉布雷恩满脸笑容，那副幸灾乐祸的得意样子甚是可怕。

“啊，海校学员基思？是吧。”

“是的，长官。”威利喘着粗气，笔直地站着颤抖着说。

“考核表上记着你超假未归——弗纳尔德楼惟一的一个，基思学员。我本来希望是什么地方出错了。”他的狞笑说明他很可能更希望的是根本没有出错。他脸上所有的皱纹都因为高兴而向上弯了上去。

“对不起，长官。情况——”

“情况，基思学员？什么情况？我所觉察到的惟一有关情况，基思学员，是你已记了20个过，全弗纳尔德楼的最高数字。基思学员，你对

这个情况是怎样想的？”

“我对此感到遗憾，长官。”

“你对此感到遗憾。谢谢你告诉我你对此感到遗憾，基思学员。我太愚蠢了，还以为你对此感到高兴呢，基思学员。不过你很可能已经习惯你的上级的这种愚蠢了。你大概认为我们全都愚不可及。你很可能以为本校的所有规定都是愚蠢的规定。你要么就是这样想的，要么你就是认为你完美无缺根本不必遵守这些为平庸之辈制定的守则。是哪一种，基思学员？”

为帮助这个学员就这个有趣的问题做出选择，他把他那张沟渠纵横的脸直戳到距离威利的鼻子不到两英寸远。在“后甲板”上站岗的海校学员从眼角里观看了这场对话，都很想知道威利如何摆脱那个特殊的困局。威利目不转睛地看着布雷恩海军少尉头顶上稀疏的绒毛，意识到须保持平静。

“50个过意味着开除，基思学员。”这位教官乐得喉咙里汩汩直响。

“我知道，长官。”

“你可快够资格了，基思学员。”

“不会再被记过了，长官。”

布雷恩海军少尉将他的脸回缩到正常距离。“战争是按钟点打的，基思学员。攻击是按命令发起的。不能晚4分钟。晚4分钟能导致上万人死亡。一支舰队可能在4分钟内被整个儿击沉，基思学员。”布雷恩少尉是在按通常的模式做的，明明是猫捉老鼠式的取乐，却罩上了崇高道德教育的外衣，虽然所教的道德并没有错。“你可以走了，基思学员。”

“谢谢你，长官。”

威利敬礼告退，垂头丧气地爬上九层楼梯。电梯午夜停开。

5　基思的调令

第二天是星期日，天清日朗，海校学员们都感激老天帮忙。为取悦海军第三军区指挥官设计了一次检阅，展示驻扎在哥伦比亚的军队的整体军事实力。海军军官学校约翰逊楼和约翰·杰伊楼的学员要汇合弗纳尔德楼的学员组成一个有2500名见习海军军官的战斗序列。早饭后，学员们换上了他们的蓝色军礼服，挎着步枪，打着绑腿，系着子弹带在楼前站队。他们个个都受到非常仔细的检查，仿佛每个学员都即将去和他们的海军上将共进午餐而不是一片模糊不清的人头从他的面前通过。只要领子上溅上一个污点，鞋子擦得不够亮，不能像镜子一样照出检查官的影像，或者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点都要被记过。只要布雷恩少尉用手快速地往一个学员的颈背上轻轻一拍，就是宣布记5个过，由紧跟在他身后的一个负责文书工作的低级军官适时地记录在案。威利被拍了一下。背负着25个过的盛名，他就像一片浮云一样孤单地飘着。与他的名声差距最小的竞争者只有7个过。

当学员的队伍行进到南操场时，一个有六十件乐器构成的学员乐队凭着肺的力量而不是声音的和谐，演奏出刺耳的进行曲，旗杆上军旗迎风招展，上好的刺刀在晨光中闪闪发亮。在操场的铁丝网围墙外面有好几百看客——父母、情人、过路人、大学生和一些爱说讽刺话的小男孩儿。等到所有约翰逊、约翰·杰伊和弗纳尔德各楼的队伍抵达他们的位置时，乐队已把事前准备好的曲子都用完了，开始重奏“起锚曲”。林立的步枪，镶着金边的白帽，穿着蓝军装挺得平平正正的肩膀和一张张年轻严肃的脸构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壮观景象。就个体而言，他们都是提心吊胆，尽量不使自己引人注目的小青年，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却让人看出一种微妙的希望，一种预料不到的难以对付的强大力量。一声军号划破天空。扩音器里大喊了一声：“举枪！”于是，2500枝步枪刷地一声举到了规定的姿势。那位海军上将信步走进操场，嘴里抽着香烟，

后面七零八落地跟着一帮军官。他们按等级地位随便地走着，但是每个人要与海军上将保持多大距离是严格地由他们衣袖上横杠的数目规定的。布雷恩少尉殿后，也抽着烟。不过，海军上将把烟掐灭时，他就立即也把他的烟掐灭。

矮小、敦实、头发花白的海军上将向受阅队伍发表了简短而礼貌的讲话。随后表演正式开始。经过了一周排练的各个大队踏着乐声昂首阔步、豪迈地、满怀信心地接受检阅，正步走，转弯，向后转走。旁观的人们鼓掌欢呼。小男孩们在围墙外面，学着海校学员的样子大喊大叫着，乱七八糟地走了起来。司令官微笑着在观看，他的微笑感染了那些平时总是板着面孔的学校的工作人员。架在操场边上卡车里的电影新闻摄影机，摄下了这个场面作为历史的记录。

威利跟着队伍迷迷糊糊地走着，脑子里想的全是些有关梅和记过的事儿。他虽对海军上将不感兴趣，但却十分警惕不要再犯错误。在整个受检队伍中没有一个人的背挺得比威利的更直，没有一个人持枪的角度比威利的枪持得更正确。军乐和队伍庄严地来往行进的步伐使他十分兴奋，而且为自己参与这次显示强大力量的检阅感到自豪。他暗自发誓总有一天他要成为弗纳尔德楼里最正确，最受敬佩，最具战斗精神的海校学员。

音乐暂停了。行进的队伍踏着花哨的鼓点在继续前进，这种鼓声是阅兵式进入最后阶段的信号。紧接着乐队再次响起了“起锚曲”，威利那个中队转头向围墙走去，准备作为侧翼撤离操场。威利绕着转弯处走时，眼睛盯着自己的队列，使自己的位置分毫不差。然后他又让眼光注视着正前方，发现他的视线正对着梅·温。她穿着黑色毛皮镶边的外衣就站在离篱笆墙不到二十英尺的地方。她向他挥手，微笑。

“我说过的话我全都收回。你赢了。”她喊道。

“按左翼——前进！”罗兰·基弗大声命令道。

就在这一瞬间，约翰逊楼的一个中队从他们旁边走过，其队长命令："按右翼——前进！"

眼睛盯着梅的威利，思想麻痹了，服从了错误的命令，来了个急转弯，走离了自己的大队。不一会儿，迎面而来的约翰逊楼的一支队伍把他与前面的人切断了。他纵身跳进一块空草地站住，同时意识到他是孤身一人在那里站着。附近的一排新闻电影摄影机仿佛全都是为了他准备的似的，把每一个动作都拍了下来。

威利疯狂地四下里看了一下，此时约翰逊楼那支队伍的最后部分从他身旁刚走过去，他看见他那个大队正在走远，已经越过一块棕黄色的空草地走到操场另一边了。大号每响一声，军鼓每击一次，威利的孤单感就增加一分。要想归队就得在海军上将毫无障碍的视野里独自一个人冲过百码距离。再一个人在操场上多站一秒钟都是不行的。旁观的人们已经开始大声拿他开玩笑了。威利不顾一切地钻进了正向与弗纳尔德楼相反方向的出口处行进的约翰·杰伊楼的一列学员队伍。

"你活见鬼了，在这里干什么？走开。"他身后的那个人狠狠地说。算威利倒霉，他落脚的地方恰巧是约翰·杰伊楼个子最高的一群学员。他在那一行人头里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队列里不该有的缺口。但是现在除了祈祷之外，做别的事都已经太晚了。他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你这小兔崽子，滚出这一行去，不然我把你踢成罗圈腿。"

队伍在出口处堵住了，秩序也乱了。威利扭过身匆匆对那个怒目而视的大个子学员说："您瞧，老兄，我要完了。我和我的大队被切断了。您要我被淘汰吗？"

那位学员没再说什么。队伍弯弯曲曲地进了约翰·杰伊楼。一进大门学员队伍就散开了，笑着，叫着向楼梯跑去。威利留在大厅里，不安地看着陈列在玻璃柜里的已褪色的哥伦比亚体育运动纪念品。他等了十五分钟，东躲西藏，不让那位军官和守卫后甲板的学员看见他。检阅的

兴奋气氛消散了，大厅里安静了。他鼓起勇气敏捷地朝那个有人守卫的门走去。所有其他的门都已上了锁、插上了门闩。

“站住！报告你的姓名、公干。”

听到当天值日军官——一个佩带着黄臂章的魁伟的学员的召唤，威利停了下来。几英尺外，一位海军少尉坐在桌前正在批阅试卷。

“弗纳尔德楼学员威利·索德·基思，执行公务。”

“说明公务内容。”

“核查一张丢失的步枪保管卡。”

值日军官拿起夹有一张油印表格的夹纸板，“上面没有记你的事，基思。”

“我是在检阅后正乱的时候进来的，对不起。”

“出示公务通行证。”

这可是事情的关键。威利诅咒海军的一丝不苟。他掏出他的皮夹，给值日军官看梅·温骑着旋转木马招手微笑的照片，“就到此为止吧，朋友，”他低语道，“你如果真要，我会被淘汰的。”

那值日军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朝侧面看了看那位海军少尉，站直身子敬了个礼，“过去吧，基思。”

“是，是，长官。”威利敬了个礼，穿过一个军事智能永远无法堵死的漏洞——受压制者相互间的同情——走到太阳光下。

回弗纳尔德楼的路有三条：穿过操场，这条路太暴露；偷偷地穿过大街绕行，这样做就越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图书馆前面沿着操场的那条石子小道。威利选择了石子小道，不久就碰到了弗纳尔德楼一帮正在收拾图书馆台阶上那些供海军上将一行坐的黄色椅子的学员。他马上想混到他们之中去，可是他们穿的是咔叽布衣服而且在怪怪地、受了惊似的

看着他。他匆忙从他们身边走过。通往弗纳尔德楼的那条小路就在他的面前了——

“学员基思，我没说错吧？”

威利听到这种声调猛地转过身来，惊得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布雷恩少尉隐身在图书馆入口处一根花岗石柱子后面，在一把黄椅子上坐着抽烟。他扔下烟头，闲雅地用脚尖把它碾灭，站起身来。“学习时间不在你的房间，不穿制服在外面四处闲逛，可有什么要解释的吗，基思学员？”

威利所有的决心和打算这一下全都完了。“没有，长官。”

“‘没有，长官。’真是个绝妙的回答，基思学员。你这样回答是不够的，必须把官方可以接受的理由明白无误地补充出来。”布雷恩少尉笑得像是一个饿汉看见了一只鸡腿似的。“海校学员奥尔巴克，你就负责这个劳动队吧。”

“哎，是，长官。”

“你得跟我来一趟，基思学员。”

“是，长官。”

威利在布雷恩少尉的护送下，一路毫无阻拦地回到了弗纳尔德楼。他被送到值日军官艾克雷斯少尉的办公桌前。后甲板上的学员们都忧形于色地在看他。有关他被记过成堆的说法已经传遍了整个学校，这次新的灾难使大家惶恐不已。威利·基思是大家的噩梦变成的现实。

“乖乖，”艾克雷斯少尉站起来，惊呼，“不会又是基思吧？”

“就是他，”布雷恩少尉说。“就是那个军人美德的化身，基思学员。不穿制服，擅自缺勤，不遵守学习时间，还不作解释。”

“这一下他完了。”艾克雷斯说。

“毫无疑问。我为他感到遗憾，但显然我不得不抓他。”

“当然。”艾克雷斯好奇又有点怜悯地看着基思。

“你不喜欢海军吗，基思？”

“我喜欢，长官。我是连遭厄运，长官。”

艾克雷斯拿起帽子，用同一只手抓了抓头，狐疑地看着布雷恩，“也许我们就该踢他的屁股，一直把他踢到九楼上去。”

“你是值日官。”布雷恩一本正经地说，“有二三十个学员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据我所知主任参谋也已从他的窗户里看见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艾克雷斯点点头，在布雷恩走开时端正了一下他的帽子。“哦，行了，基思，随我来。”

他们在主任参谋的门外停了一会儿，艾克雷斯低声说，“就你我二人知道，基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那一瞬间，从艾克雷斯语调的友好意味看，这两个年轻人身上的军装似乎一下子都不见了。威利突生联翩浮想：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自己依然健康无恙；太阳仍在照耀；而且出了弗纳尔德楼，百老汇只有几英尺之遥；他的困境似乎是一个玩笑。惟一说不通的是他当时是在弗纳尔德楼里。他一向将滑稽歌剧的法则奉为金科玉律，可又喜剧性地破坏了其中的几条法则，正走向滑稽喜剧的末日。但这种无聊的舞蹈却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冲击。这意味着他的血肉之躯不是穿着蓝制服被运过太平洋而是穿着棕黄色制服被运过大西洋，而他对这种情形痛心疾首。

“那有什么区别吗？”他说，“认识你很高兴，艾克雷斯。”

艾克雷斯少尉没有计较这种亲昵的表示。他理解他的意思，“默顿心肠软。跟他讲真话。你还有机会。”他边敲门边说。

默顿海军中校，一个圆脑袋上支棱着短而硬的棕色头发、红脸膛的小个子，面向着门在他的办公桌前坐着。他的一部分被一个开得咕嘟咕嘟直冒热气的咖啡壶遮着。“是你吗，艾克雷斯？”

“长官——又是学员基思。”

默顿中校目光严厉地绕过咖啡壶瞪着威利。

“好哇。这次又是什么事？”

艾克雷斯把诉状背了一遍。默顿点了点头，让他出去，锁上门，用一把钥匙轻轻敲了敲他的内线讲话机。“不接任何电话或其他打搅，除非另有通知。”

“是的，长官。”讲话机喳喳地响着说。

中校倒了一杯咖啡。“要不要喝点咖啡，基思？”

“不，谢谢您，长官。”威利的膝盖直发软。

“我想你还是喝点好。奶油还是糖？”

“都不要，长官。”

“坐下吧。”

“谢谢，长官。”这样的以礼相待比对他大发雷霆更让威利感到害怕。那咖啡颇有点像是罪人的最后一餐。

默顿中校默默地小口喝着咖啡，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好像没完没了。他先前是个预备役军官，和平时期是个保险推销经理，爱好划船和预备役官兵每周的操练。他妻子常常对他把时间浪费在海军事务上表示不满，但是战争证明他是对的。他立即转入现役，他的家人现在也为他的三条杠杠而骄傲。

“基思，”他终于开口了，“你使我处于为了维护海军的法规而向你表示歉意的特殊境地。你三次新的违纪行为所记过的次数加上你已有的

25个过已足够将你逐出学校了。”

“我知道，长官。”

“所记的那些过可不是闹着玩的。它们的价值是经过仔细掂量的。任何人所受的惩罚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不该再留在海军里了。”

“我知道，长官。”

“除非，”中校说着又喝了一会儿咖啡，“除非是极不寻常，只有百万分之一几率的情况。基思，你出了什么事？”

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威利索性把他和梅·温的瓜葛一股脑地全倒了出来，包括她在围篱外面露面的事。主任参谋面无笑容地听着。听完了威利的故事后，他把手指按在一起沉思了一会儿。

“实际上，你所说的是你由于一个姑娘的缘故而产生了一次暂时的错乱。”

“是的，长官。但这都怪我，不怪她。”

“你就是，”默顿中校说，“写了那篇关于‘无摩擦轴承’的杰出的文章的小伙子吗？”

“嗯，是的，长官。”

“那可是一道残忍的问答题，旨在把不是最优秀的都刷掉。基思，海军损失不起一个具有这样的头脑的人。你可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喽。”

威利以为有点希望了，可马上又失望了。

“假如，”默顿中校说，“我总共给你记48个过并在你毕业前禁止你走出校园，你能按标准做到吗？”

“我愿意尽力去做，长官。”

“任何一点违纪——皮鞋擦得不够亮，头发剪得不合适，床铺不整

洁，都将把你逐出校门。你将把你的脑袋放在断头台上过日子。任何一点倒霉的事，即使发生在毕业的前一天，都会要了你的命。我曾淘汰过一些已有少尉军衔的人。三个月内你不可和这位姑娘，梅·温小姐，共度一个傍晚。你确定你愿意经受这样一个严峻的考验吗？”

“是的，长官。”

“为什么？”

威利想了一会儿。真的，为什么呢？比较起来，即使转到陆军似乎也是一种解脱。“到目前为止凡是我尽力做过的事情还没有一件是失败的，长官，”他说，“我从未尽力去做很多，这是实情。如果我不行，倒不如现在就知道的好。”

“很好，起立。”

威利跳起来摆了个笔挺的立正姿势，这个动作使他回到了海军。

“23个过外加毕业前不得离开学校。”默顿中校厉声说，语调干涩、严厉。

“谢谢您，长官！”

“你可以走了。”

威利走出办公室时充满了决心。他觉得他欠了默顿中校一份人情。他回到第十层楼时他的室友们尊重他的沉默，没有问这问那。他怀着热情和对自己的恨意一头扎进了书堆里。

当晚他给梅写了封长信，许愿给她待他囚禁期满之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她，如果她还想见他的话。他只字未提结婚的事。第二天早晨，他和凯格斯在吹起床号之前两小时就起了床，拼命地钻研起军械学、战术学、枪炮学、航海学和通信学。

每天5点至5点半有半小时探视时间，学员们可以在楼下大厅里，或楼前的便道上同父母或情人说说话。威利本打算用学习度过这段时间，

可是在下楼到自动售货机买香烟时，他惊讶地看见他父亲在一个皮沙发的角上坐着，手杖横放在膝上，闭着眼睛，疲倦地把头靠在胳膊上养神。

“您好，爸！”

基思医生睁开眼睛，欣喜地和威利打招呼，脸上的倦容顿时烟消云散。

“妈妈在哪？”

“她有个博物馆的赞助人会议。有几个病人对我工作时间停诊颇为恼火，不过，威利，我还是来了这里。”

“谢谢您来了，爸。您的脚趾好些了吗？”

“还是老样子——这么看来，这就是那艘大船弗纳尔德——”

“咱们去转转。我领您看看这个地方。”

“不用。就坐在这里，说说话。跟我谈谈这里的情况。”

威利对挂在天花板上的字母旗的用途做了解释，滔滔不绝地用他所掌握的海军术语讲述了摆放在一个角落里的巨大的锚具，并对在大厅中央做装饰品的那座5英寸口径火炮的工作原理做了说明。基思医生又是微笑又是点头，“你学得真快呀。”

“这只不过是些嘴上的工夫，真的，爸。到了舰上我可能就不知所措了。”

“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诸事都还顺利吧？”

威利犹豫了一下。他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坏消息告诉他父亲而不是他母亲。他猜不出她会怎样接受这种打击。他宁愿向一个男子汉披露他的麻烦。他概略地讲了他的情况，把有关梅的部分只简单地提了一下。基思医生点了支香烟，瞧着威利，仿佛他儿子脸上透露出的信息比他嘴

里所说的还多。

“是个相当糟糕的污点。”

“糟糕透了。”

“你认为你能过得了这个难关吗？”

“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就一定过得去。我向来觉得自己是很聪明的。现在我对自己究竟有什么能耐可没把握了。我是好奇多于担忧。”

“你对成为一名海军军官很在意吗？”

“我想是的。我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约翰·保罗·琼斯[(1)]，但我憎恶以这种讨厌的方式打败我。”

“你母亲给你讲过劳埃德舅舅的事吗？”

“他的什么事？”

“他的合伙人在陆军里当了上校。劳埃德负责公共关系。他差不多有十分把握能把你从海军里拉出去给你在陆军里弄个少尉军衔。你母亲一直在研究把你转出海军的门路和方法。”

“我不知道。”

“这是上个周末才提起的事。你了解你母亲。她会把事情完全办妥，然后放在盘子里端给你。”

威利往窗外看了看。学员们正在楼前的阳光下闲逛。“假如我被淘汰我还能得到陆军少尉军衔吗？”

“我估计那不会造成多大差别。那样甚至还可能促成其事呢。”

“您愿意帮我一个忙吗，爸？”

“当然愿意啦。”

“尽量委婉地告诉妈让劳埃德舅舅停止吧。”

“别急着作决定嘛。”

“那正是我要做的，爸。”

“你知道，我们总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预备方案。”

“不，谢谢。”

“我非常怀疑你会以那样的身份被派到海外去。”

“但愿我能早些知道就好了。”

“假如下星期你就被淘汰了呢？一条弄脏的衣领就够了，威利。”

“如果我被淘汰，”威利说，“我就应征当水手。”其实，他还没有下定这样的决心。话是脱口而出的。

报时的钟声响了。基思医生环顾四周，看见别的访客在向门口走。他拄着手杖艰难地站了起来。他的动作使威利感到一阵焦虑。

“您的状况不好，是吗？”

“我会活下去的，”医生大笑道。他抓住威利的手臂，但并非靠在手臂上，只是在往门口走时挽着它而已。“好啦，跟弗纳尔德楼的囚徒再见了。我会尽量委婉地把你的情况讲给你母亲听的。”

“她还可以来这里看我呀。我希望您也能来。”

“我禁不住要说，”基思医生在门口停下来说，“你对海军这么忠心使我感到很意外。”

“我不是忠心于它。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告诉您我所学的许多东西对我毫无用处。那些规则，那些行话，都让我觉得滑稽可笑。一想到人们把他们的生命消磨在这种假装出来的东西上我就不寒而栗。过去我总以为海军比陆军合我的心意，但现在我确信它们同样荒谬愚蠢。反正都一样，我挑选了海军。我要在海军里亲眼看着这场愚蠢的战争打完为止。”

“你需要钱吗？”

威利沮丧地笑了笑，“这里的香烟不费钱。不纳税。”

医生伸手道别，“再见，威利。”他久久地握着儿子的手不放，“你说的关于海军的话有许多很可能是对的。我若是你的一个室友就好了。”

他儿子开心地笑了，是惊喜。“若能有您在这儿那可就太好了。不过您呆在曼哈塞特对战争做的贡献更大。”

“我只能试着去这么想了。再见。”

威利看着那一瘸一拐的背影，隐隐地觉得自己本应该在战前多和父亲说说话的。

梅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常来看他。她心里既有悔恨又有喜悦。她只用了点小伎俩就发现了他母亲什么时候可能来，从而避开那些日子。威利有两次看见她来到了弗纳尔德楼的门口，发现他正在和他母亲谈话，便小心翼翼地招招手离去了。2月里，她来访的次数不如先前那么多了。她进了亨特学院，有几节晚课。不过，她有时不去上那些课而是跑来看他。威利对她重回学校当学生心感不安，但她嘲笑他太多虑了。

“别担心，亲爱的，所有那一切都已结束了。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你，而是为我自己。你在我身上起了个好作用。我已决定这辈子不当愚昧无知只会唱歌的金丝鸟了。”

威利坚定不移地一心要改善自己摇摇欲坠的高分地位，并逐渐上升到全校的前列。按他最初的火热决心，他定的目标是“全校第一名”，但不久之后他就明白了他是不可能达到那个目标的。一个名叫托庇特的学员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他的样子像个中国官僚，前额隆起，说话慢条斯理，有板有眼，大脑像海绵一样有吸收力。排在他后面的是另外三个头脑绝顶聪明的人。威利无法与他们那神奇的影印似的记忆力竞争，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便不再去拼命争取那接近满分的高分了。他给自

己找了合适的位置，刻苦用功，在全弗纳尔德楼竭力保持浮动在第十八名至第二十三名之间。

他这种在逆境中的奋力挣扎臭名远扬。学员们，甚至连海军少尉们都喜欢在他们的女朋友面前议论这个背负着48个过的不幸的家伙。这个恶名对威利也有好处。没有一个海军少尉，想做那个砍掉他脑袋的刽子手，甚至包括死板的布雷恩。一次，艾克雷斯在学习时间走进他的房间发现威利瘫在桌子上睡着了。这可是个明摆着可以记8个过的情况。威利心惊肉跳了一整天，但这次违纪却从未有人向上报告过。

基思太太对威利的处境十分气愤，深感同情。她用了几次探视时间敦促威利接受劳埃德舅舅在陆军里给他安排的军职，但是当她看到威利明显地正在打赢他的那场战斗并因此深感满意时，她终于放弃了自己的念头。

威利在最后几个星期学习踯躅不前了，部分原因是他疲倦得麻木了，部分是因为他觉得危险即将过去了。在毕业前四天，最后的名次贴出来时，他已经降到了第三十一名。

就在当天，布告板上贴出了一份引起轰动的文件：弗纳尔德楼的毕业生可以担任的职务类型一览表。在上午下了课学员们回到房间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床上放着一些表格。每个学员必须填上三种他最希望担任的职务类型并对其第一选择说明理由。

谁都不知道这些表格的填写在决定工作分配方面的分量有多大。有谣传说如果理由讲得充足人人都会兑现其第一选择；另有谣传说这些表格只是又一批毫无意义的海军文牍；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悲观的谣传说表格的目的只是给那些想躲避危险职务的人设的陷阱以确保他们选择危险的职务。由于这种说法的悲观性，相信的人反而较多。因此，有人奉劝选择风险最大的职务；另一些人坦率地写下了自己心里的愿望。像威利这样以文才出名的学员就被人强拉着去为他们杜撰大批令人信服的理由。第八层楼有一个名叫麦卡琴的有理财头脑的前新闻记者由于他每条

理由索费5美元而猛发了一笔外财。

基弗当即选择了太平洋地区的参谋职务。他说："那才是适合我的工作。在夏威夷林地里柔软的枯叶上转悠，周围到处是女护士，间或也许得跑步去给海军上将取一份电函。那才是我要打的那种战争。"他大胆地让所有别的志愿栏都空着不填。凯格斯瞧着那张空白的表格苦恼了一个小时，最后总算用打颤的手把它填完了。他的第一志愿是水雷处理训练，一个全校别无一人敢在自己的表格上填写的可怕的职务。他第二志愿选的是太平洋地区的潜艇部队，第三志愿是大西洋地区地方防御。这才是他的真实志愿，是用小字写的。

威利填表只有一个目的：不要远离梅。他把大西洋地区的参谋放在第一位，心里算计着这样他一定会落在东海岸，甚至有可能在纽约。其次他选的是在大西洋的大舰船上服役（大型舰船停在港内的时间多）。最后写的是太平洋潜艇部队以表示他实质上是个真正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他最后的这个收笔受到了第十层楼众人的钦佩，广受仿效。威利自认他的这张志愿表显示了他对海军心理的透彻了解。有一阵子，他对申请进安纳波利斯通信学校学习五个月极为动心。基弗有个哥哥，汤姆，曾在那个学校呆过，和巴尔的摩的姑娘们共享了一段狂野的时日。但是威利似乎觉得，直白地请求半年多的岸上工作会露出自己的马脚。汤姆·基弗被派到安纳波利斯是在他请求到航空母舰上工作之后。在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威利就决定不申请去上那个学校了。

离毕业只有一天了，第十层楼的学员们在学习时间还在大声念书，尽管总分已经算出来，再做什么也没用了，样子还是要装到底的。有一个词儿像星火一样在走廊里爆开了。"调令！"学员们拥到各自的门口。一个海军军士拿着一捆信从过厅那头走来。他来到1013室，把两个信封塞进基弗的手里。"祝你们好运，伙计们。"

"嗨，"基弗说，"这里有三条汉子呢。"

信使把那一捆信查看了一遍。"对不起。估计基思的调令被扣住

了。还有一批就快来了。”

基弗撕开他的信封，爆发出一声欢呼，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成功了！成功了！太平洋，参谋，谢天谢地！”威利捶打着他的背表示祝贺。基弗猛然清醒了过来，从拥抱中挣脱出来。“嗨，埃德——你着了什么魔了？”

那个马脸汉子正倚在墙上，好像是站在颠簸的电车里似的直哆嗦。他的信封在桌上搁着。

“你抽的是什么签，埃德？”威利焦急地问。

“不知道，我——我不能打开它，朋友们。”他直瞪瞪地看着那个信封仿佛那是个点着了的地雷。

基弗瓮声瓮气地说：“是要我替你拆开吗？”

“请。”

那南方人撕开信封，看了调令的内容。“乖乖。”他嘟哝道。凯格斯扑倒在他的床上，痛苦地呻吟着。

“看在上帝的份上，”威利说，“上面说的是什么呀？”

“向旧金山报到后送往DMS21——美国‘摩尔顿号’。”

凯格斯坐起身来说：“一艘军舰吗？是不是一艘军舰？不是水雷处理——是一艘军舰？”

“是一艘军舰，”基弗说，“可是，DMS是什么？”

“那有什么关系？是一艘军舰就够了！”凯格斯往床上一仰，四肢朝天乱踢乱挥，又是嚎叫又是哭泣又是傻笑。

基弗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图解手册《海军舰艇，1942》“DMS——DMS——我向上帝发誓根本没有这样的舰艇——不对，等一下。有啦，在这儿呢——DMS——第63页。”

他翻着那硬挺的书页直到翻出了一幅怪模怪样，有三个烟囱的狭长的军舰图片，其余的人都围了过来。他高声念道："'DMS——驱逐扫雷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驱逐舰改装成的快速扫雷舰。'"

"噢，天那！"凯格斯大呼道，"水雷，水雷。"他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身子痛苦地扭曲着。

"得啦，老弟，这看上去总比处理水雷好一些吧。扫雷算不了什么事。"

威利怎么也装不出这种欢喜的样子。他们三个以前时常谈起扫雷的事，并且一致认为那是海军里最恐怖的海上作业。他怜悯凯格斯。全楼上下大家都在大喊大叫地交流着情况。绝大多数人都得到了他们的第一选择。那些老老实实填写志愿的人欢天喜地；另一些人则哭丧着脸或是气得发抖。威利气恼的是个个要求去通信学校的人，哪怕填的是第三志愿，都被派到那儿去了。他错过了一次机会。但大西洋地区的参谋工作也够美的。

海军军士又来了，"这是你的，基思。刚刚才到。"

威利用他的食指一下子就把信封挑开，抽出了一扎文件。他的目光飞快地投向第三段。上面的字似乎在随着军号声朝他升了上来：

> 到旧金山接待站报到后送往驱逐扫雷舰22——美国海军军舰"凯恩号"。

---

(1)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1747—1792），苏格兰裔美国海军军官，军事家。1779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他曾袭击英国海岸并摧毁两艘军舰。——译者注

II　“凯恩号”军舰

6　基思医生的信

海军少尉基思跟着饭店侍者进了他在旧金山马克·霍普金斯饭店的房间，立即就被这座城市在夕照中的景色迷住了。群山在飘着块块云团的天空下闪烁，西边的天空是一片粉红，往东则渐渐地变成了玫瑰色和紫色。晚星清澈明亮，低低地悬挂在金门大桥上空，东面奥克兰大桥的灰色拱架上已是灯火点点，宛若一串串琥珀明珠。侍者打开灯和衣橱就走了，将威利一个人和他的背包留在满屋的落日余辉里。这位新任的海军少尉在窗前站了片刻，抚摸着他那标志军衔的金杠，对在离纽约这么远的地方竟有这么多的美丽辉煌的景色惊奇不已。

“还是先打开行李吧。”他一边对着晚星说，一边打开他的猪皮背包。他的大部分物品都在衣帽间的一只木箱子里放着。背包里他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压在一层白衬衫上面的是两件他在纽约最后几个小时的纪念品——一张留声机唱片和一封信。

威利用手指转动着唱片，心里想，要是带着他的便携式留声机多好啊。这样的傍晚是多完美的环境啊，要是此时此刻能在这里听听梅的甜美歌声和那支莫扎特的咏叹调有多好啊。那是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喝香槟喝得醉意朦胧的时候，她在百老汇的一家商店里为他录制的。想起在十天休假期间他和梅共同度过的那些甜蜜的4月的夜晚，威利笑了。他伸手去够电话，随即又将手缩了回去，因为他意识到此时布朗克斯已近午夜，所有的糖果店都已经关门熄灯了。此外，他提醒自己他正打算放弃梅，因为他不能娶她，况且她这个姑娘太好了，不该让她空等着。他的计划是在告别时与姑娘狂欢一番，然后分手，既不写信也不回信，使他们的关系由于营养不良而平静地逝去。梅对此计划毫不知情。他已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此刻，他必须记住计划的第二部分。他把唱片放到一旁，拿起他父亲那封神秘的信，把信举到灯前对着灯光也看不出里

面的字，因为信是鼓鼓囊囊的根本不透明。他摇摇它，又用鼻子使劲嗅了嗅，这已是他第四十次想知道里面可能是什么东西了。

“你认为你什么时候能登上‘凯恩号’军舰？”父亲在威利告别的前一天下午问儿子。

“我不知道，爸——三周或四周之后吧。”

“不会更多？”

“也许六周，顶多了。听说他们运送人员的速度是很快的。”

听了这话他父亲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前从一个皮革文件包里抽出了一个密封的信封。“等你到‘凯恩号’军舰报到时——你到那儿的当天，不是之前或之后，再把它打开看。”

“里面是什么？”

“唉，如果我想让你现在就知道，又何必使自己写得手指痉挛呢，是不是？”

“里面不是钱吧？我可不需要钱。”

“不，不是钱。”

“盖了印章的调令？”

“差不多。你会按我的话去做吗？”

“当然啦，爸。”

“好——把它收起来，别去想它了。千万记住别跟你母亲提这件事。”

现在他父亲与那许下承诺的地方远在3000英里之外。威利禁不住想偷偷地看看信的内容，只看一眼第一页，绝不多看。他扯了扯信封的封盖。它已干了，不用撕就张开了。那封信就等着威利检查了。

但是那根联系着北美大陆东西两侧的细细的荣誉之线还在。威利舔了舔信封盖上已经干裂的糨糊，把信封严，把它塞到背包底部，眼不见为净。由于他了解自己的性格，他想，好在眼不见心不烦。

是的，他想，总得给梅写一封信呀——只写一封。她会期待这封信的。一旦他出海去了，杳无音信也就可以理解了，现在不写是残酷的，而威利不想残酷地对待梅。他在桌前坐下，给梅姑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梅将需要具有火眼金睛，才能从信里看出他要与她断交的隐含。他正在写充满柔情蜜意的最后一段，电话铃声响了。

“威利吗？好你个臭小子。喂，你好吗？”原来是基弗。“我接到你的电报了。我一整天都在打电话。你上哪儿去了？”

“飞机在芝加哥耽误了，罗兰——”

“嗨，出来玩玩吧，别浪费时间了。我们正在组织一个聚会——”

“你在哪儿——费尔蒙特？”

“青年军官俱乐部——鲍威尔街。快来吧。这里有个放荡的高个儿金发女郎，是个漂亮的小妞儿——”

“凯格斯在哪儿？”

“他已经走了，威利，到海上去了。除了老马脸之外，在旧金山的人全都得晚三个星期才能走——”

“怎么会这样呢？”

“唉，那可怜的小子直接去了运送办公室，明白了吧，他刚下火车，正要把他的调令拿去确认。你可不知道，就在那时电话铃响了，是一条老掉牙，爬都爬不动的军舰的舰长打来的。那艘像个铁棺材一样的军舰要开往珍珠港，舰上还有三个空缺的军官名额。凯格斯就直接被派给了它，他在旧金山连换双袜子的工夫都没有。星期二就走了，一件好事也没赶上。这可是个好地方，威利。烈酒和姑娘会让你乐个够的。快

登上你的自行车吧——”

“马上就到，罗兰。”

他觉得自己有点虚伪，因为他还没写完给梅姑娘的信呢。但他觉得在出海之前他有资格享受他能抓到手的任何乐趣。

威利认为自己是一位受到错误对待的英雄，他对被派到“凯恩号”军舰这种羞辱至今仍耿耿于怀。他在胜利地迈过了被记48个过这一障碍之后，一举跃进到占全校前百分之五的优等生之列，竟被派到了一艘陈旧的、第一次大战时期的驱逐扫雷舰上！这简直气死人了——双倍地气人，因为按字母排列，离他最近的凯格斯的成绩几乎比他落后二百名，得到的却也是与他完全相同的差事。显然，海军对这两个人就像对待待宰的猪一样，根本没考虑谁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打发掉了。威利就是这么想的。

他被拉进了一轮持续了二十天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与基弗一起从俱乐部赶到酒吧，又从酒吧赶到姑娘们的公寓。他的钢琴演奏使他很快就博得了大家的欢迎。军官们和姑娘们一样都为他的《你若是知道羚羊所知道的》高兴得狂呼乱叫。所以他每晚都得唱好几次。他重新玩起了他在大学时代练就的技巧，用人名编成压韵的歌词：

“裕仁听到基弗的名字就浑身发抖，

为了镇定神经他只得把大麻猛抽——”

威利能灵巧地用爵士乐曲的造句方式将屋里所有人的名字即兴编进诸如此类的对句。这使他的听众大为吃惊，尤其是那些姑娘们，觉得他的才能几乎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和基弗驾着一辆租来的旧福特牌汽车在危险得令人毛发竖立的山坡上呼啸着冲上冲下，就餐时豪气地大嚼中国菜、鲍鱼及螃蟹，很少睡觉。他们还应邀去了一些优美的宅第与高级俱乐部。这战争可真够伟大的。

基弗与运输部的一名军官套上了交情。其结果是这两位要往西去的室友被分派上了一艘西行的医疗船。“护士小姐加鲜草莓——咱买的就是这个票，威利老弟。”基弗宣布这则新闻时十分自豪。他们参加了一个喧嚷热闹的告别晚会之后，于凌晨时分登上了那艘“默西号”医疗船，他们在这艘船前往夏威夷的途中仍像以前一样整天地吃喝玩乐。护士们天天晚上都在大厅里围着威利听他弹钢琴。“默西号”上，对男女会面的地点和时间有严格的限制，不过基弗很快就学会了对付船上这些限制的办法，照样可以做到一天二十四小时寻欢作乐。他们很少看见太平洋。

他们与两个思想开放的护士，琼斯和卡特上尉手挽着手在檀香山下了船，在多尔公司巨大明亮的菠萝广告下互相亲吻，并约定当晚一起吃晚饭。两位海军少尉把他们的行李塞进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长着狮子鼻、穿彩虹色衬衫的夏威夷人。

“请到珍珠港海军基地。”

“好的，先生们。”

基弗在单身军官住宿区下车，那是个没刷过漆的木头建筑。威利去了设在夏威夷海防司令部一栋水泥办公楼里的人事处，获悉“凯恩号”军舰正在海军船坞C4号泊位检修。他把行李扔进另一辆出租车便向检修船坞飞驰而去。C4号泊位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满湾的浊水。他在船坞修船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中，七弯八绕到处打听，询问过工人、水手和军官。他们都没听说过那艘船。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或在干船坞里，或在船坞沿线停得到处都是。这些灰色的庞大怪物多达数十个，上面挤满了熙熙攘攘的铆工和水手，可就是看不见“凯恩号”军舰。因此，威利又回去找那个人事部门的军官。

“别跟我说，”那个胖上尉说，“他们又把泊位表弄错了——”他把桌上一只文件箱里的那堆公文查找了一遍。“哦，请原谅。是了，她开走了。今天早晨离岸走的。”

“去哪儿啦？”

“对不起，保密。”

“好吧，那么我现在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本该赶上她的。”

“我来时乘的船一小时前刚到。”

“那可怪不着我。”

“您瞧，”威利说，“我只想知道我如何才能从这里得到交通工具去追赶‘凯恩号’？”

“噢。你是要找交通工具啊。可是，我只管人事。你得去找运输部。”那上尉站起来，往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里投了一枚硬币，抽出了一个结了霜的瓶子，汩汩带响地喝了起来。威利等他又坐下了才问：“我得去找谁，到哪儿才能找到运输部？”

“上帝，我不知道。”

威利走出办公室，耀眼的阳光刺得他直眨眼，他注意到隔壁房门上有块牌子写着“运输部”。“真是个饭桶，什么都不知道。”威利低声自语道，随即进了那间办公室。办公桌前坐着一位大约三十六七岁的干瘦女人。

威利刚进屋，她就说：“对不起，摩托车没有了。”

“我只是想，”威利说，“问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送我去美国海军的‘凯恩号’军舰。”

“‘凯恩号’？她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啊。”

“那你怎么竟然还想找到她呢？”她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瓶可口可乐，在桌子边上磕掉瓶盖，喝了起来。

“谁都不愿告诉我那只船的去向。她是今天早晨才离去的。”

“啊，她没在船坞里？”

“不，没有。她到海上去了。”

“唉，那么你为何还想乘摩托车去赶她呀？”

“我要的不是摩托车，”威利气得直叫，“你听见我说要摩托车了吗？”

“你可是到我这儿来的，不是吗？”那女人抢白道。“这里可是摩托车场。”

“门外的牌子上写的是‘运输部’。”

“哦，摩托车就是运输——”

“好吧，好吧，”威利说，“我刚到这儿，什么都不知道又笨得要命。请告诉我怎样才能去找我的船？”

那女人沉思着，用那个绿色的瓶子敲击着她的牙齿。“是了，我想你要找的是‘舰队运输部’。这里是‘船坞运输部’。”

“谢谢你。舰队运输部在哪儿？”

“哎呀，我哪知道。你为何不去问问隔壁的人事部？”

威利是不能指望在今天解决问题了。如果海军并不急着送他去追“凯恩号”，他也就不必着急了。他回到单身军官住宿区，对把一只木箱和两个包裹一会儿塞进出租车一会儿又从出租车里拽出来，真是烦透了。

“来的正是时候，老弟，”基弗穿着一身熨得笔挺的咔叽布衬衫和裤子，显得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威利穿的还是那身又热又厚的蓝制服。“有大活动了，今晚海军上将要为护士们举行一个晚会。琼斯和卡特获准带我们一起去。”

“哪位海军上将？”

“谁知道呢？这里的海军上将多得像狗背上的虱子一样。找到你的船了吗？”

“今天开走的。没人说得出去哪儿了。”

“好，好啊。很可能这个耽误倒是件好事。先冲个淋浴再说。”

海军上将在基地里他那漂亮的住宅里开的晚会开头很安静。大多数来宾都是第一次与一位上将这么接近，所以他们都很注意自己的举止礼貌。那位海军上将是位秃顶的大个子，黑眼窝大得吓人，在铺着草垫、摆满鲜花的客厅里，他威严和蔼地接待每一个人。一阵敬酒寒暄之后，气氛开始热烈起来。威利受了基弗的怂恿，怯生生地在钢琴前坐下开始弹奏。听了起始的几个音节，上将就面现喜色，移到一个靠近钢琴的座位上。他跟着音乐的节奏挥动着酒杯。“这孩子有才气，”他对身旁一位上校说，“说真的，这些后备力量给这里带来了一些生气。”

“他们确实是这样，将军。”

基弗听见了这句话，“嗨，威利，给大家来个‘羚羊知道的’。”

威利摇摇头，但上将问：“什么？那是个什么曲子？不论是什么，奏出来让大家听听。”

那只歌引起了一阵轰动。上将放下酒杯鼓起掌来，于是大家也同样鼓掌。他咯咯地笑着，情绪极佳。“你叫什么名字，少尉？说真的，你可是个大发现。”

“我叫基思，长官。”

“基思。好名字。不是印第安纳州的基思吧？”

“不是，长官。我是长岛人。”

“反正是个好名字。现在，再给大家来点音乐。让我想想。你知道

《是谁用比目鱼打了安妮的屁股》这只歌吗？”

“不知道，长官。”

“真糟糕，我以为人人都知道呢。”

“您如果愿意把它唱出来，长官，”基弗急切地说，“威利能在顷刻之间把它记下来。”

“那还用说，我当然愿意，”将军扭头看了他身旁的上校一眼，说，“如果在座的马特森愿意跟我一起唱的话。”

“没问题，将军。”

威利轻而易举地就把《是谁用比目鱼打了安妮的屁股》曲子记了下来。在座的男男女女一起合唱了两遍把整座房子都震动了。那些护士唧唧咯咯地笑呀，闹呀，还像小鸟一样娇滴滴地叫。“这次晚会真是好极了，”上将大喊道，“从未有过这么好的。请谁给我一支香烟。你的驻地在哪儿，孩子？我要你再来，常来。”

“我正在尽力寻找‘凯恩号’军舰，长官。”

“凯恩？凯恩？天呐，她还在服役吗？”

马特森上校俯身过去说：“改装成驱逐扫雷舰了，将军。”

“哦，是有这么条船。她现在在哪儿？”

“今天刚开走，长官。”他压低声音说，“‘烟灰缸’。”

“嗨，”上将用锋利的眼光看着威利。“马特森，你可以关照一下这个孩子吗？”

“我想可以，将军。”

“好啦，再来些音乐，基思！”

当午夜时分晚会散伙时，上校悄悄地把他的名片给了威利。“明天

上午9点来见我，基思。”

“是，是，长官。”

第二天上午威利去了上校在太平洋总部大楼的办公室。上校站起身，高兴地和他握手。

“我真喜欢你的音乐，基思。从未见过将军玩得这样开心。老天在上，他需要这个——对他有好处。”

“谢谢您，长官。”

“我说，”上校说，“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安排你坐飞机去澳大利亚。你也许能在那里追上‘凯恩号’军舰，也有可能追不上。她正在执行护航任务。每个港口指挥官只要抓住了这些护航舰都会把它们派来派去——”

“就照您说的办吧，长官——”

“要不然，”上校说，“在她回珍珠港之前我们为你在这里的军官后备营安排个临时职务。也许只是几个星期，也许几个月。这要看你是否急着去打仗了，或许——他们那边肯定用得着你，完全可以肯定。无论如何，将军不会干涉你出去的事。”马特森上校无声地笑了笑。

威利从那扇面向大海和群山的宽大的观景窗往外看了一眼，一道彩虹正悬挂在远处雾气迷蒙、满山棕榈树的山坡上。窗外草坪上盛开的深红色木槿花在温暖的和风中摇曳，一个喷水器旋转着，把亮晶晶的水珠像划圆圈似的洒在已经剪短了的青草上。

“我听着军官后备营好像蛮不错的，长官。”

“好啊。将军会高兴的。今天随便什么时候把你的调令带给我的文书。”

威利被正式转调到军官后备营，并且与基弗一样住进了军官宿舍。那个已被派到第三舰队通信处的南方汉子看着威利打开背包时简直高兴

极了。

“老弟，你开始懂得军人生活了。”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需要我到‘凯恩舰’上——”

“别胡思乱想啦。仗有你打的，老弟。你保证让小人物老基弗和那位海军上将高兴几个星期就行了，就是这么回事。”他站起身，敏捷地打好了一条黑领带。“该去值班了。晚上见。”

威利在打开行李时看见了他父亲的信。他犹豫不决地把它拿了起来。现在看来他也许还得过几个月才能登上他的船。基思医生曾告诉他在报到就职时打开它。他已就职了——当然是临时职务，但有可能得干很长时间。他点了一支香烟，把信撕开，坐下看了起来。才看了开头的几句他就大吃一惊。他坐在椅子沿上，继续往下看，手里的信不住地颤抖，夹在手指间的香烟越烧越短，烟灰掉到地上他也全然不知。

亲爱的威利：

到你看这封信的时候，我想我已经死了。我很抱歉使你吃惊了，但是没有可以令人高兴的办法向你公布这样的消息。我脚趾所患的病痛源于一种凶恶的恶性黑瘤，其预后是百分之百死亡。我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估计今年夏天就可能病死。但是脚趾开始坏死要早一些。我想我此刻（你离家前的两天）应该是在医院里的，但我不愿破坏你离家时的心情。既然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便决定推迟入院。我要争取活着直至我确知你已离开了旧金山。你母亲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我估计我顶多还能再活三四个星期。

按照保险单上的内容，我死得稍微年轻了一些，我必须说我觉得我还没作好准备，但我敢说那是因为我还甚少建树的缘故。回顾我这一生，威利，几乎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你母亲是个好妻子，我对我们的婚姻绝无遗憾。但我似乎一生都没有达到过一流水

平——不仅与我的父亲不能比，我自己的能力也不行。我曾觉得自己比较适合研究工作。当我爱上你母亲时，我想我必须在一个高收入社区取得全科医生的业务才能娶她。我的计划是用十、或十五年时间从事这种业务，挣一大堆钱，然后再回头去做研究工作。我真的相信我本可在癌症研究方面有所建树的。我有一个理论——也可以说，是一种想法——可惜我没能将其用文字表述出来。它需要三年时间的系统调查。这件事时至今日仍无人触及。我一直在搜集研究这方面的文献。我本来可以和我的父亲齐名，可是现在甚至连将其程序写成大纲的时间都没有了。最令人痛心的是，如果当初我真的坚持的话，我认为你母亲是会支持我与我一起过清贫生活的。

但是说真心话，我这一生是愉快的。我爱读书，打高尔夫球，而且我已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只是日子过得太快了。

若是我见过你的那位姑娘就好了。我似乎觉得她，或是海军，或许是两者都对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相信我，威利，这是我进医院时心里最最高兴的想法。由于我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也由于懒散，特别是自从你母亲好像急着要照管你，我没有十分注意给你多一点关爱。我们没有再生孩子，这真是太糟糕了。只怪运气不好，你大概还不知道，你母亲流产了三次。

我要告诉你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我觉得你母亲对你的期望似乎没有我的高。她把你当作一个无可救药的、一辈子都离不开父母照料的小孩子，而我却慢慢地看出来，表面上你虽然被宠坏了，意志软弱，但骨子里是很坚强的。总之，我观察到你在你母亲那里总能够随心所欲，同时还让她觉得是她在控制着你。我肯定不是你刻意要这么做的，但反正你是这么做了。

你在加入海军之前，生活中从未有过什么严重的问题。我在你被记了48个过这件事情上仔细地观察过你。它有其可笑的一面，但也确确实实是个挑战。你应对的方式是令人鼓舞的。

也许是因为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发觉我对你动起感情来了，威利。我似乎觉得你很像我们整个儿国家——年轻、幼稚，被富足与好运惯坏了、软化了，但有一种内在的来自健康血统的刚强本质。我们这个国家毕竟是由开创性人物构成的，这些新移民进来的波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以及老一代的移民，胸怀进取精神，挺身而起，投入奋斗，在一个新世界里为自己创造了更好的生活。你在海军里将遇到许多陌生的青年人，我敢说，按你的标准他们大多数都远不如你，但我敢打赌——虽然我活着是看不到了——他们将构成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海军。我认为——用不了多久，也许很久以后——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军官。

我这不是在批评你，威利，上帝知道我自己就很懦弱。我也许错了，你可能永远成不了一名海军军官。也许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不过我不相信会那样。我认为我们会打赢，而且我认为你回来时将带回比你可能相信的更多的荣誉。

我知道你对被派到一条像“凯恩号”那样的军舰上感到失望。现在已经见到它了，你很可能厌恶它。是啊，你要记住这个，你过去我行我素的时间太久了，就是因为这样，你到现在还不成熟。你需要有一些硬壁让你碰碰。我强烈地感觉到你将发现“凯恩舰”上有很多这样的硬壁。我并不羡慕你这种经历本身，但我的确羡慕你将从中得到的使你变得更有力量的锻炼。我年轻时倘若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也许就不会以失败结束这一生了。

这些话是沉重了些，但我不想把它们划掉。它们不会伤人太重，何况，我的手已不再有力量把它们划掉了。现在我的路已走完了，而对我一生的最后评价就全看你了。如果你有出息，我在九泉之下，假如那里真是别有人间的话，也可以宣称自己获得了某种成功了。

至于你是唱歌或是研究比较文学——战争结束后你也许会有不

同的看法。不要在遥远的未来上浪费脑力，要集中精力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无论“凯恩舰”上的人派你做什么，你都要记住，那都是值得你尽最大努力去做的。这就是你打这场战争的方式。

真没想到，我最后要对你说的这些话竟是如此之少。我本该再满满地写上十几页的，但我仍然觉得你是很擅长按你自己的方式处事的——在别的事情上我所写的任何话都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留待你用你自己的切身经验去充实它们的意义了。你记住，如果你能的话，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比时间更宝贵的了。你可能觉得你有取之不尽的时间，但你没有。无论在少年时期还是垂暮之年，浪费时间都会毁掉人的一生——只是暮年时变得更明显罢了。趁你还拥有时间时好好地利用它成就自己吧，威利。

宗教信仰。我恐怕我们没有给你多少，我们自己就没有多少宗教方面的信仰。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在住进医院之前给你寄一部《圣经》。它里面有很多枯燥无味的可能使你反感的关于犹太人的战争与礼仪的东西，但不可错误地不看《旧约全书》。我认为它是一切宗教的核心，里面有很多日常生活的名言。你必须学会承认它们。那是颇费时日的。在此期间，你先把那些话熟记于心。你将永远不会为此而后悔。我读《圣经》就像我在生活中做其他一切事情一样，已经为时太晚了。

关于钱的问题。我将把我的全部财产留给你母亲。劳埃德舅舅是遗嘱执行人。你可以得到10000美元的保险金。如果你要结婚，或重回学校念书，那笔钱足够你完成你的计划了。钱是个讨人喜欢的东西，威利，我想，除了买不到你真正想做的工作之外，你可以明智地用它买到几乎任何东西。你如果用你的时间去换取舒适的生活，放弃你天生适合的工作，我认为那是得不偿失。内心留下的不安会使这种舒适变味。

罢了，威利，我那只套着皮套子的台钟显示现在已经是凌晨3

点了。从书房的窗户里望去，外面的月光已经暗淡苍白了，我的手指也写得发僵了。感谢上帝给了我巴比妥酸盐。

如果你母亲活到高龄，你要好好照顾她。如果你打完仗回来时有足够的实力要离开她单过，你也要好好地待她。她有许多过错，但她是个好人，十分真心地爱过你和我。

威利开始涕泣。他泪眼模糊地读完了最后几段。

威利，每逢你在生活中走到十字路口时，你就想想我和我原本可能达到的境地。为了我，为了那个走错了路的父亲，你要把路走对，带着我的祝福和我向你做的辩白。

我向你伸出我的手。我们已有很多很多年没有亲吻了。你幼小的时候，我常爱亲吻你。你是个非常可爱非常听话的乖孩子，一双大眼睛美极了。啊，上帝！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别了，我的儿子。一定要当个男子汉。

爸爸

这位少尉站起身来，擦了擦眼睛，匆匆下楼来到电话亭，往投币箱里塞了一枚硬币。“我要接美国——”

“对不起，打私人电话须先得到检查员的许可，然后到中央大楼去打。另外还得等一个星期。”操着夏威夷口音的接线员说。

他一路跑着进了海军基地，一栋楼一栋楼地找了半天才找到电报局。“爸爸好吗？”他打电报问，付了加急费并把电报局作为回信的地址。第二天早晨8点电报局开门时，威利已在外面等着了。他坐在台阶上不停地抽烟，直到11点半才有人把回电拿给他。“爸已于三天前去世。他临终前要我向你转致他对你的爱。请写信。母亲。”

威利直接去了马特森上校的办公室，受到热诚的接待。

“他们还没给你安排工作吗，威利？”

“长官，经过考虑之后，假如我可以的话，我宁愿坐飞机去找‘凯恩舰’。”

上校的脸沉了下来。“噢？出什么事了？他们让你干编密码的苦差事了吗？”

“不是的，长官。”

“我已经跟上将说过把你安置在这儿了。他高兴极了。”

“长官，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这根本不像是在打仗嘛——就给上将弹弹钢琴。”

上校的脸上显现出一种严厉的难以捉摸的神情。“在这个基地里有的是需要干的工作。你将发现岸上的工作与别的任何工作一样受人尊敬。”

“我对此毫不怀疑，长官——”

“我们是根据你本人的要求派你去军官预备营的。”

“是的，长官，我知道，可是——”

“你的调令已经过批准送到局里去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撤消它们。你的请求被拒绝了。”上校拿起面前的一份文件，戴上了眼镜。

“谢谢您，长官。”威利说罢就走了出去。

于是威利就在珍珠港呆了下来，解密有关伦多瓦岛及蒙达一带的激战，韦拉·拉韦拉岛胜利的夜战，以及为发起下一步入侵所做的巨大准备工作的秘密函电。时不时的，他会在电文中碰到“凯恩舰”的名字，表明她当时正处在激烈的战斗之中。在世界的另一端，盟国的军队攻入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倒台。在此期间，威利照常为海军上将演奏

钢琴。

7　“凯恩号”军舰

好在父亲的死给他带来的痛楚逐渐减轻了，威利开始喜欢珍珠港了。枯燥乏味的密码编译工作需要他每天在一间水泥地下室里呆八个小时，艰苦熬人的工作抚慰了他的心。有那么两三个星期，他躲避着姑娘们和烈酒，但那位海军上将不久后又举行了一次晚会，威利喝醉了，很快就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老样子。檀香山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乐趣。气候宜人，阳光明媚，月色清丽，空气里洋溢着四季常开的花香。除了宵禁、灯火管制和沿海滩架设的铁丝网之外，战争没有给这里造成更多的不便。威利多次同护士们一起野餐。皮肤晒成了玫瑰色，而且胖了一些。

他继续给梅·温写极其情意缠绵的信，要甩掉她的计划已被抛到脑后。威利坚决认为梅的年纪还轻，让她空等上一年两年应该没有问题。他也许会和她结婚，也许不会。但是就此割断他们之间那宝贵的“体验”实在是太可惜了。梅的信写得使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信写得长，充满爱和喜悦，而且通常都有好消息。虽然她说她觉得自己在那些一、二年级的大学生中间像个老奶奶，但她还是喜欢大学生活。她的学习成绩很好，每月来信的语言水平都有所提高。

在7月一个闷热的下午，他的两位室友都躺在床上看新收到的信。苍蝇在纱窗外嗡嗡地乱飞乱撞，尽管屋里除了热烘烘的干木头气味之外并没有什么吸引它们的东西。基弗只穿了一条白裤衩，光着身子，鼓着个毛烘烘的大肚子，翻身侧卧过来大喊道：“啊呀老天！”他用胳膊肘支着身子问，“再问一次，你的那条船叫什么名字——‘凯恩号’，对不对？”

“对。”威利正在专心致志地看梅姑娘的一封来信。

“那好，你听着，老弟。我认为我哥哥就在那条船上！”

威利吃惊地抬起头看着。

“我想就是你那个凯恩，”基弗说，“永远看不懂我老爹写的鬼字。这儿，你看这字怎么读？”

威利仔细地看着基弗用拇指指着的那个字，“是凯恩，没错。”

“肯定没错。他们是从通信学校把他派到那儿的。这可是个好消息呀！”

“好极啦，这可是碰上好运了。这就像有了个亲戚在船上一样。他喜欢那条船吗？”

“他呀，才不呢。他在信里跟我老爹说那是海军里最令人作呕的一条破船——不过这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他看见威利在皱眉赶快补充说，“去他的，汤姆说什么你都别太当真。汤姆就像一张面值3美元的钞票一样是个怪物。如果他不喜欢，那就说明‘凯恩号’很可能是一艘了不起的好军舰。”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罗兰？”

“哦，你不妨想像一下，一个与我截然不同的人会是什么样子——那就是汤姆。你可知道，他只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我和他很少见面。他母亲是老爹的第一个妻子——信天主教。他们按新教的规矩结了婚，没过多久，她就甩手回她的波士顿老家去了，还带走了汤姆。”

基弗把信放在一边，点了根香烟，枕着胳膊躺下。

“汤姆是个知识分子，起码很有知识分子味儿，写些短篇小说、剧本——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东西。这给他赚了不少钱。我对他有所了解是在威廉玛丽学院读书的时候。那时他是高年级学生，我是刚入学的新生。但是他总是跟那帮爱钻图书馆的家伙混在一起，你可晓得，他们在烛光下朗诵诗，身边总有几个小妞儿，蜡烛一灭他们就——那种混蛋事。我猜他认为我是个大傻瓜，从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人并不坏，会说

些俏皮话啦等等。你大概能和他处得好，因为你也喜欢读那些狄更斯之类的玩艺儿。”

9月1日凌晨4时，威利与基弗步履蹒跚地走进单身军官宿舍，肚子里塞满了刚才在护士们安排的热闹的夏威夷宴会上吞下去的猪肉和威士忌。他们倒在床上还在叽叽咯咯、怪腔怪调地又笑又唱，唱的都是些改了歌词的下流的夏威夷歌曲。没过一会儿，他们就美滋滋地酣然入睡了。

他记得起的下一件事是有人在摇他，一个陌生的声音对着他的耳朵大声问：“威利？威利吗？你是不是威利？”

他睁开眼睛。天刚蒙蒙亮。他在幽暗的光线中看见一个矮个儿、脸色黝黑、身上的咔叽布制服已走了形的海军少尉正俯视着他。

“是啊，我就是威利。”

“那就跟我走吧。我叫佩因特，是‘凯恩号’军舰上的。”

“‘凯恩号’军舰？”威利坐起来问，“她在这儿吗？”

“是的。我们早晨8点起航要去拖什么标靶。收拾好你的东西。”

威利睡眼惺忪地伸手去拿他的裤子。“我说，我将很高兴去舰上报到，佩因特，可是我现在还归这里的军官后备营管呢。”

“不，你不归他们管了。这事已办妥了。我们有一份针对你的专电调你离开这里。我们已等了你很长时间了，威利。”

他这话说得让人听着高兴，但威利觉得他总得为自己辩解辩解。“我已尽了我的所能。去年5月你们起航时，我只差几个小时没有赶上你们。后来他们就把我塞进了这个军官后备营——”

“你不用解释了，你就是永远不露面我也不会怪你，”佩因特说，“我真不愿意当这个对你做这种事的人。我能帮你拿点东西吗？”

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很低。基弗鼾声如雷，什么都没听见。威利一面把橱柜抽屉里的东西全掏出来往他的小木箱里装，一面问："你们船上有个叫基弗的军官吗？汤姆·基弗？"

"他是我那个部门的头儿。"佩因特说。

"那就是他哥哥。"威利指着睡觉的人说。佩因特目光呆滞地看了看基弗。威利此时已更加清醒了，注意到那位"凯恩号"的军官已累得滴里当啷的了。

"他有多嘎？"佩因特说。

"怎么问这个？你那部门的头儿很嘎吗？"

"我可没那么说。你手上加紧点吧，威利。小艇在等着咱们呢。"

"咱们离开珍珠港后是不是就不回来了？"

"为什么？"

"如果不回来，我就叫醒罗兰跟他说声再见。"

"不会的，咱们不是走了就不回来了。起码命令中没这么说。"

"那好。"威利收拾完东西，一声不吭地穿好了衣服。他扛起他的木箱，迈步走出了房门。佩因特替他拿着两个背包跟在他后面，边走边说："不过，要是咱们起航往西去，而且一年都见不着文明世界，你可别大惊小怪。因为以前就有过这种事。"

在单身军官宿舍外面寒气逼人的晨雾中，停着一辆灰色自动装卸小卡车。"档次差了点，"佩因特说，"但清晨5点钟我也只能找到这玩艺了。上车吧。"

他们一路颠簸着朝舰队停靠处开去。威利的行李在车斗后部又蹿又跳仿佛想逃跑似的。"船在哪儿？"威利问，对佩因特少尉阴郁的沉默感到奇怪。

“泊在河汊的一个浮标上。”

“你们是正规的海军吗？”

“不是。”

“舰上有没有正规的海军？”

“有三个。”

“你是V7吗？”

“是的。”

“水兵？”

“不是，搞工程的。”

“你在‘凯恩号’上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通信。”

威利吃了一惊，“这任务对一个工程师不是有点奇怪吗？”

“在‘凯恩号’上可不奇怪。”

“我觉得你不喜欢‘凯恩号’。”

“我刚才可没那么说。”

“‘凯恩号’什么样子？”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参加过很多次战斗了吗？”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你在舰上干了很久了吗？”

“看怎么说了。”

“看怎么说什么？”

“看你把什么叫做很久了。”

“我认为一年就算很久。”

“有时，我把一星期就叫做很久。”

卡车在通到舰队停泊处的台阶上面停了下来。佩因特按了几下喇叭。码头边上停着一条只有一半覆盖着天棚、油污不堪的灰色小艇。三个在上面躺着的水兵无精打采地起身爬上台阶。他们的蓝布工作服已破旧不堪，衬衣的下摆在裤子外面耷拉着。他们把威利的行装搬上小艇，佩因特则把卡车开到几码外路边的一个停车场。这两位军官登上小艇，坐在天棚下面破裂的黑皮座位上。

“好啦，‘肉丸子’，开船吧。”佩因特对舵手说。“肉丸子”是个肥胖的水兵，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简直吓人，可是头上却戴着一顶雪白的、往前斜得都快压着鼻子了的新帽子。

威利的耳边突然响起当当的钟声，惊得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原来他的头离那个钟还不到一英寸，便换了一个座位。小艇的轮机手发动马达，但几次都没有成功，惹得他毫不在乎地独自用脏话发了一通议论。他大概有19岁，个子又小又瘦，脸上黑漆漆的，一半是胡茬子一半是油污，而且还布满了雀斑。长而粗糙的黑发，垂得遮住了他那两只小眯缝眼。他没戴帽子，别的水兵全都称他为“讨厌鬼”。小艇刚吃力地突突响着离开停泊的码头，他就脱下衬衫，露出了身上像猴子一样浓密的体毛。

威利大略看了看那只小艇。灰白的油漆正从其木头船壳上脱落，一片片凹凸不平的新漆过的地方表明那些地方原来的旧漆没被刮掉。船棚里的三个窗洞中有两个没有玻璃，是用硬纸板封住的。

“佩因特先生，”轮机手以比马达的轰鸣声还大的嗓门喊，“咱们能不能在半路上停一下看场电影？”

“不行。”

“哎呀上帝啊，我们一辈子都看不上电影了。”“讨厌鬼”满腔牢骚地说。

“一路上都不准停歇。”

听了这话，“讨厌鬼”怨气冲天地连咒带骂了好几分钟。他竟敢在长官面前言语如此放肆，使威利吃了一惊。他原以为佩因特会喝止他，谁知佩因特对这一连串的下流话竟像是听水拍打船帮的声音一样毫不在意。佩因特坐着一动不动，双手握着放在膝上，闭着眼睛，嘴里嚼着一根橡皮条，外面还露着一截。

“你说，佩因特，”威利大声问，“你认为我在舰上可能做什么工作？”

佩因特睁开眼睛。“水雷呗。”他粲然一笑，随即又闭上了眼睛。

小艇绕过福特岛的一端，驶入西侧的水道。“嗨，佩因特先生，”“肉丸子”扶着舵柄，踮着脚站在艇艉座板上喊道，“‘凯恩号’不见了。”

“你疯了，‘肉丸子’，”佩因特说，“再看一下。她在R6泊位，‘贝勒伍德号’的前面。”

“我跟你说的是，长官，所有的浮标都空着。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自己过来看呀。”

他拉了拉钟绳，打响了钟。小艇减速在波浪中摇晃着前行。佩因特爬到船舷上面，“真他妈的倒霉，她真的不见了。究竟在捣什么鬼啊？”

“她也许是沉了。”一名在船头蹲着的水兵说。他是个长着娃娃脸的小青年，胸脯上刺着极其污秽的图画。

“没那么好的运气吧。”“肉丸子”说。

“那可没准儿，”“讨厌鬼”说，“巴奇水手长命令他们把2号主机房的底舱刮干净。我跟他说过全靠那层铁锈船才不漏水的。”

“佩因特先生，现在咱们怎么办？”“肉丸子”问。

“好吧，咱们来想想。他们不带这只小艇是不会出海的，”佩因特慢条斯理地说，“他们也许是刚换了泊位。再到周围找找看。”

“讨厌鬼”关掉马达。小艇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缓缓地漂过一个不停地上下起伏的红色航道浮标。水面发出一股燃油和腐烂蔬菜的恶臭。“她在那儿呢。”“肉丸子”说着敲响了船上的钟。

“在哪儿？”佩因特问道。

“在修船坞。就在‘圣·路易斯号’的右舷旁边——”舵手用力推过舵柄，小艇掉转了船头。

“对，”佩因特点了点头。“我想我们终于有了一段停靠的时间了。”佩因特说罢，就又回到船棚里坐下。

威利朝“肉丸子”刚才看的方向使劲地看也没看见任何与“凯恩舰”相像的舰船。修船坞里挤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舰船，惟独没有威利熟记于心的、图片上的那艘快速扫雷舰的形影。“请原谅，”他向“肉丸子”喊道，“你能把那艘军舰指给我看吗？”

“当然能，就在那儿。”舵手毫无必要地晃了一下他的脑袋。

“你看得见她？”威利问“讨厌鬼”。

“当然。她是在C4泊位的一窝舰船之中。”

威利怀疑自己的视力出了毛病。

佩因特说，“你从这里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只能看见卡车的灯光。你马上就能见到她了。”

不能借助卡车的灯光辨认出自己的军舰使威利觉得自己矮人一头。

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他在剩下的航程里一直站着，任凭飞溅的水沫打在脸上。

小艇停靠在从一艘新驱逐舰边上垂下来的松弛的舷梯脚边。那艘新驱逐舰是停泊在修船坞里的四艘军舰中最靠外面的一艘。“咱们走，”佩因特说，“‘凯恩号’就在这条船靠里面的那一侧。水兵们会把你的行装带过来的。”

威利顺着那哐啷哐啷作响的舷梯爬了上去，向驱逐舰俊俏的值日军官敬了个礼，从甲板上走了过去。两船之间搭着一块涂着柏油的跳板，离水面有四英尺高，从它上面可以走到“凯恩号”上。威利初看之下，对他的“凯恩号”军舰并未得到什么清楚的印象。他太关注那块跳板了。他故意落在后面。佩因特踏上跳板说，“这边来。”他走过跳板时，“凯恩号”激烈地摇晃起来，跳板也猛烈地颤悠。佩因特立即从它上面跳到了“凯恩号”的甲板上。

威利忽然想，倘若佩因特刚才从甲板上掉了下去，他肯定已被夹死在两条船之间了。威利心里怀着这幅鲜明的图景，举步踏上那块跳板，像马戏团的杂技演员那样快步朝对面走去。他走到一半时，感觉跳板往上拥了起来，他悬在半空，下面是毫无遮挡的海水。为了活命，他向前一蹿，正巧落到了“凯恩号”值日军官的怀里，差一点没把他撞倒。

“嗨！用不着这么急嘛，”值日军官说，“你连往哪儿跳都没看清楚。”

“拉比特，这就是失踪多日的基思少尉。”佩因特介绍说。

“我猜就是。”拉比特中尉握了握威利的手。他块头适中，狭长脸，有一副乡下人的爽朗神气，“欢迎你到舰上来，基思。佩因特，你不知道，半小时前那位哈丁少尉也到了。”

“各种各样的新鲜血液。”佩因特说。

此时威利注意的焦点已从那块跳板扩展到“凯恩号”的后甲板上。那

里是块喧闹声、污物、难闻的气味以及恶汉般的陌生人汇集的地方。五六个水兵正在用铁刮刀哗哗地刮甲板上的锈斑。另外一些水兵正背着一箱箱白菜，嘴里骂骂咧咧地走过那里。一个戴电焊头盔的人正在用焊枪焊舱壁，焊枪噼噼啪啪地迸出的蓝色火花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到处是一片片灰色的新漆、旧漆、绿底漆和一片片锈迹。像蛇一样的红、黑、绿、黄和棕色的皮管乱成一团，占满了整个甲板。橘子皮、杂志碎片和破布片也比比皆是。大多数水兵半赤着身子，蓄着奇形怪状的小胡子和发式。污言秽语，诅咒谩骂，那个常人难以出口的脏字被一再重复，像充斥在空气里的灰尘。

“上帝才知道该把你安置在哪儿，”拉比特说，“军官起居舱里已经没有空的床位了。”

“副舰长会想出办法的。”佩因特说。

“好了，基思，你算是舰上的人了，”拉比特说，“佩因特，你带他到下面去见副舰长好吗？”

“当然，跟我来，基思。”

佩因特带着威利走下一个梯子，穿过一条黑暗闷热的过道。“这是水兵住舱。”他打开一扇门。“这里是军官起居舱，同时也是军官餐厅和会议室。”

他们穿过那个与船体一样宽的凌乱的长方形舱室，室内大部分空间被一条长长的餐桌所占据，桌上铺着褪了色的桌布，上面摆着银制餐具、几盒麦片和几瓶牛奶。躺椅上和黑皮长沙发上凌乱地放着一些杂志和书籍。威利吃惊地看到，在那些连环漫画书、专登裸体照片的杂志和已被翻阅破了的《绅士》杂志中间，还有几种秘密刊物。顺着军官起居舱中间的一条过道往前，两侧是一间间小卧舱。佩因特进了右手第一个卧舱。“这是基思，长官。”他拉开门帘说，“基思，这是副舰长戈顿上尉。”

一个极其肥胖强壮的年轻汉子从一张架高了的床上坐了起来，他身上除了一条小裤衩之外什么都没穿。他一边打哈欠，一边在他的胳肢窝下面抓挠。卧舱的绿色舱壁上装饰着一些从别处剪下来的、只穿着少而又少的内衣的女孩子的彩色照片。“你好，基思。你到底跑哪儿去了？”戈顿上尉高声问，同时将两条大象般的肥腿从床上跨了下来。他和威利握了握手。

佩因特问道：“咱们把他安顿到哪儿啊？”

“天呐，我不知道。我饿了。他们是否从海滩上带回新鲜鸡蛋了？咱们在新西兰弄来的那些鸡蛋这会儿连牙缝里的东西都能溶化掉。”

“啊，舰长来了，他也许有主意。”佩因特眼望着过道说，“舰长，基思少尉来舰上报到了。”

“你是揪着他的领子把他抓来的，对不对？干得漂亮。”一个充满讽刺与权威的声音说，接着“凯恩号”的舰长便来到了门口。此人更使威利吃惊。这位舰长绝对是一丝不挂。他一只手里拿着一块救生圈牌肥皂，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点燃的香烟。他脸上布满了皱纹，显得既衰老又年轻，头发金黄，一身松弛的白肉。“欢迎你来舰上效力，基思！”

“谢谢您，长官。”威利觉得应该敬个礼，或者鞠个躬，或者用某种方式表示表示对最高权威的敬意。但他记得有一条规定说，不得向一位未穿衣服的上司敬礼，而他从未见过比他的这位指挥官更体无遮盖的了。

德·弗里斯看见威利的那副狼狈相，咧着嘴笑了，同时用手里的肥皂擦着他的屁股。“我希望你懂得一些通信方面的知识，基思。”

“是的，长官。我在——在等待本舰的消息期间，在太平洋总部干的就是这个，长官。”

“好啊。佩因特，你现在重新当你的助理轮机长吧。”

“谢谢，长官。”佩因特阴沉的脸上闪过一种由衷的喜色。他像一匹刚卸下马鞍的马一样轻松地长舒了一口气，“舰长，您是否已经想好让这位新来的通信官住哪儿了？”

“马里克是否在弹药舱里安了一张床？”

“是的，长官。那另一位新来的哈丁军官就是被我们塞在那里的。”

“那么，你就跟马里克说叫他在那里再安一张床。”

“就是一个人住在那个弹药舱里都他娘的够满的了，舰长。”副舰长说。

“打仗是件可怕的事情。我得先冲个澡去了，不然我就要馊了。”德·弗里斯舰长抽了口香烟，在桌上一个用3英寸直径的弹壳制成的烟灰缸里把烟头掐灭后就走了。胖上尉耸了耸肩，穿上了一条肥大的灯笼裤。

“就那么办吧，”他对佩因特说，“你领他到弹药舱去。”

“长官，”威利说，“我可以随时开始工作。”

戈顿哈欠连连，用逗趣的眼光看着威利说：“别像火烧屁股似的。先在舰上晃悠一两天，熟悉熟悉情况。这里就是你的家，你得在这里呆很久很久的。”

“正合我意，长官，”威利说，“我应该为海军效力。”他准备好让自己在舰上干半年至一年。这就是他不得不在荒野里度过的那一年，这就是他父亲信中写的应受的磨难，他已作好了面对它的准备。

“你有那种感觉我很高兴，”副舰长说，“说不定你还会打破我的记录呢。本人在这个大铁桶里已经呆了67个月了。”

威利用12除了一下，吓了一跳。戈顿上尉已在“凯恩号”上呆了5年多了。

“这艘驱逐扫雷舰的人员配备不知什么地方有点古怪，”戈顿兴高采

烈地继续说，“海军人事局就是不愿意调换舰上的人员。大概是她的档案在华盛顿被弄丢了。舰上有两位长官在舰上呆的时间加在一起都超过了100个月了。德·弗里斯舰长就已呆了71个月。所以，你会有时间在舰上效力的——哦——你到舰上来我很高兴。别紧张。”

威利跟在佩因特后面磕磕绊绊地走到弹药舱，一个在主甲板上高7英尺，长6英尺，宽3英尺的铁箱子，只有门是惟一的开口。沿着舱壁的一侧放着一排齐腰高的架子，上面堆着空的机关枪子弹带和成箱的弹药。哈丁少尉正在那个新近焊在舱壁上的床上熟睡，焊痕还很光亮，似在怒目而视。哈丁脸上大汗直流，衬衣上的一道道汗渍把衬衣都染黑了。舱内的温度是华氏105度。

“这就是家，甜蜜的家。”威利自言自语道。

“这位哈丁与‘凯恩号’可真是一家人，”佩因特说，“他开头开得不错——好在，将来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人转走的。你们两人很快就会到下面军官起居舱去的。”他抬腿要走。

“我在哪儿能找到基弗先生？”威利问。

“在他的睡袋里。”佩因特说。

“我是说在白天稍晚的时候。”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佩因特说完就走了。

基思在“凯恩号”上转悠了一两个小时，探头探脑往舷梯下面、舱口外、门里边都看了一通。水兵们谁都不理他，好像根本就没看见他似的，除非他在过道里与人走个面对面，那时那个水兵就自动将身体紧贴在舱壁上，就如同要放一头大型动物过去似的。威利的观光游览证实了他的第一印象。“凯恩号”是一堆快要腐烂透了的垃圾，配备的人员都是些无赖。

他溜达到下面的军官起居舱。刮铁锈的铲子在头顶上弄出的当当声

响得震耳。那条长桌上，此时已换上了绿呢子的台布，杂志和书籍都已上了架。舱内除了一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黑人小伙子之外空无一人。那小伙子的白衬衣和裤子已被汗水浸湿，无精打采地拖着甲板。“我就是那个新来的军官，基思少尉，”威利说，“能给我来杯咖啡吗？”

“是，长官。”那勤务兵放下拖把，慢悠悠地走向墙角一个铁柜桌上的咖啡壶。

“你叫什么名字？”威利问。

“惠特克，长官，二等勤务兵。要加牛奶和糖吗，长官？”

“要。”威利四下里扫了一眼。一块挂在舱壁上的生锈的铜牌告诉他这艘军舰是以一位名叫阿瑟·温盖特·凯恩的人的名字命名的。此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在一次与德国潜艇交火时伤重身亡。铜牌上方的架板上有许多海军书籍，其中有一卷皮封面的活页书，《本舰组织，美国舰船，“凯恩号”驱逐扫雷舰22》。威利将其取下。勤务兵把咖啡放在他面前。

“惠特克，你到‘凯恩号’有多久了？”

“4个月了，长官。”

“你觉得它怎么样？”

那黑小子向后倒退着，鼓着两眼，仿佛威利向他挥出一把刀子似的。“它是整个海军里最好的军舰，长官。”他抓起拖把跑出门去。

咖啡半热不热而且很浑，不过威利还是把它喝了。他太需要刺激了。一小时睡眠未能使他从参加夏威夷宴会的疲劳中恢复过来。他两眼模糊地阅读着“凯恩号”的统计资料。这艘军舰是1918年在罗得岛建造的（“是在我出生之前。”他喃喃地说。）它长317英尺，宽31英尺，最大航速30节。在改装成扫雷舰时拆掉了四个烟囱中的一个和一个锅炉，腾出地方给更多的燃料箱以增大续航能力。

头顶上当当的响声更大了，另有一帮人开始在刮甲板上的漆了。随着太阳的升高，起居舱里的空气闷热了起来，而且越来越混浊。“快速扫雷舰的使命，”威利念道，“主要是扫清进攻部队和炮舰前方的敌方水域。”他把书撂到桌上，把头伏在上面，沮丧地呻吟起来。

“喂，”一个声音说，“你是基思还是哈丁？”说话人睡意犹浓地蹒跚着从他身旁向那只咖啡壶走去，身上只穿着一条运动员穿的护身。这使威利意识到“凯恩号”上行为检点的规矩比易洛魁族印第安人的规矩还要马虎。

“基思。”他回答说。

“好极了！你跟我干活。”

“您是基弗先生？”

“对。”

这位通讯官背靠着那张柜桌，大口喝着咖啡。他的脸瘦长，与他弟弟的脸一点也不像。汤姆·基弗有6英尺多高，小骨架，肌肉发达，深陷的蓝眼睛里白眼珠多得使他给人一种咄咄逼人、野性十足的印象。他的嘴和罗兰的一样阔大，只是嘴唇不厚，又薄又苍白。

威利说：“我认识您的弟弟罗兰。我们在海军军官学校是同住一间寝室的伙伴。他现在就住在珍珠港这儿的单身军官宿舍。”

“真的？我们得把他弄到这儿来。”基弗冷冷地放下咖啡杯，“到我屋里来说说你自己的情况。”

基弗住在过道顶头的一间正方形铁屋子里，屋内安着横七竖八的管道，两张装死在弯曲的舰壳上的床，一张书桌上面的书籍、小册子堆得足有三英尺高，一个铁丝筐里面装满了文件和一摞乱七八糟的登录的出版物，最上面是一叠刚洗净熨好的咔叽布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面的铺上趴着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模样的东西。

趁通讯官刮脸、穿衣服的工夫，基思讲述了他和罗兰在弗纳尔德楼度过的日子。他一边讲一边用眼睛把闷热的小屋扫了个遍。焊在书桌上方的架子上以及沿着基弗的床边，塞满了一本本诗歌、小说和哲学书籍。这些藏书可真不一般，就像大学里开列的百部佳作书目里的书一样，只是现代作家的东西分量稍重了一些。其中有乔伊斯[1]的、T.S.艾略特[2]的、普鲁斯特[3]的、卡夫卡[4]的、多斯·帕索斯[5]和弗洛伊德[6]的著作，还有几本关于心理分析的书，以及不多几册印着天主教出版社版权标记的书。“你的书可真不少。”威利赞叹地说。

“你若不读书，现在这种生活就等于慢性自杀。”

“罗兰跟我说您是个作家。”

“战前我是想当作家。”基弗说着，用一块破烂的湿毛巾擦脸上的肥皂沫。

“现在还在写吗？”

“写一点。哎，现在该谈谈你的职责了——我们将让你负责登录出版物，当然你还得管编译密码——”

那个勤务兵惠特克从沾满灰尘的绿门帘外伸进头来说，“加丹。”说完就缩了回去。那个神秘的词儿居然使上铺那个人模样的东西活了过来。它爬起来，无力地在床上拍打了拍打就跳下床，开始穿衣。

“加丹？”威利问。

“开饭了，勤务兵的行话——午饭。”基弗解释说，“这棵长着张人脸的青菜名叫卡莫迪。卡莫迪，这就是看不见抓不着的基思先生。”

“你好。”威利说。

“嗯。”那人模样的东西说着就伸手到一只黑柜子底部摸索鞋子。

“来吧，”基弗说，“同‘凯恩号’的军官们一块儿啃面包去。这是逃不过去的，基思。好在面包本身倒还不算太可怕。”

(1)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意识流小说之父”，爱尔兰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巨匠，现代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译者注

(2)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蜚声世界的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3)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大师。——译者注

(4)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创造了被称为“表现主义”的艺术方法，他把荒诞无稽的情节与绝对真实的细节描绘相结合，用以表现现代人的困惑，揭示现代西方社会的危机。他与爱尔兰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奠基人。——译者注

(5)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美国小说家，代表作《美国》三部曲。——译者注

(6)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reud Sigmun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科、神经科医生，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著作《梦的解析》影响深远。——译者注

8　舰长德·弗里斯

威利本打算吃过午饭后睡上一觉的。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着睡觉，但却没睡成。他与哈丁刚喝完咖啡就被那个“人面青菜”——卡莫迪少尉给揪走了。

“德·弗里斯舰长叫我带你们两个游览一下这艘军舰，走吧。”

卡莫迪拉着他们上上下下不知爬了多少梯子，走过几条摇摇晃晃的桥板，从一个个狭窄的舱口钻出钻进，整整折腾了3个小时。他们从热得令人汗流浃背的机房走到粘湿冰凉、寒气逼人的底舱，时而涉水，时而由于脚下滑腻而跌倒，时而又被突出来的金属物体划伤，最后累得威利只觉眼前一片蒙蒙红雾，什么东西都看不真切了。他脑子里只留下一片混乱的记忆：无数个塞满了垃圾、机器或床铺的黑洞；每个洞里都有一种新的气味叠加于到处弥漫着的霉味、柴油味、油漆味，以及热烘烘的金属味上。卡莫迪一丝不苟的彻底性，在他谈到他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1943级的学员、舰上除舰长与副舰长外惟一的正规海军军官时，得到了解释。他窄肩，瘪腮，有两只像狐狸一样狡猾的小眼睛，还留着一撇小胡子。他说话简略得近乎吝啬，多一个字也不肯说。譬如，他会说：“这是1号锅炉房，有问题吗？”哈丁似乎与威利一样疲劳不堪。两人都不想延长这次游览，所以谁都不提一个问题。他们磕磕绊绊地跟着卡莫迪，互相交换着不堪其累的眼色。

最后，在威利确实快要晕倒，甚至盼望着能真的晕倒时，卡莫迪说：“好了，我看就这些了。”他领着他们走到主甲板中部一处下凹的地方说：“现在只剩一件事了，你们爬上这个桅杆。”

那是一根顶端架着雷达天线的木杆，看上去大约有500英尺高。“这究竟是为什么呀？”威利不满地喊道，“不就是个桅杆吗，我看见了就可以了。”

“按要求你们是要考察舰上全部设置的，”卡莫迪说，“从底舱直到桅杆上的乌鸦窝。那儿就是那个乌鸦窝。”他指着桅杆顶上一个小小的方形铁格子。

“我们明天再爬不行吗？我是个已经筋疲力尽的老年人了。”哈丁满怀希望地笑着说。他的脸年轻、善良，头顶的头发已脱落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中间窄窄的一溜黄毛。他身材单薄，两眼呈缺乏生气的蓝色。

卡莫迪说：“我得在晚饭前报告，说你们已完全服从了命令。如果你们不爬这个桅杆，我就不能报告说你们完全服从了命令。”

“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哈丁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边说边将一只脚踏上桅杆最下面的那个脚踏，“但愿我还能再见到他们。”

他开始慢慢地、痛苦地往上爬。威利紧跟在他的后面，用力抓牢上面的每一个脚踏，眼睛紧盯着哈丁的臀部，故意不看那令人头晕目眩的景色。他那被汗水浸透了的衬衫让风吹得啪啪作响。过了两三分钟，他们爬到了那个乌鸦窝。在哈丁攀上乌鸦窝的平台时，威利听见一声头撞在金属上的难听的闷响。

“喔唷！上帝，基思，当心这雷达。”哈丁疼得直哼哼。

威利匍匐着爬上了乌鸦窝。摇摇欲坠的铁格子上的空间容不下两个人并排站着，他们便坐下，让脚凌空悬在蓝色的空中。

“干得好！”隐隐听见卡莫迪在下面喊，“再见啦。我这就去报告你们服从了命令。”

他进了一个过道，消失了。威利凝望下面远处的甲板，立即又把眼光转向别处，将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景色美极了。他们下面水光闪耀，轮廓清晰得像一幅地图。但威利并未对这一景色心怀谢意，所处的高度使他直打哆嗦。他觉得自己永远都无力再爬下去了。

“我遗憾地告诉你，”哈丁一只手举到前额上小声说，“我憋不住

了，要呕吐。”

“啊呀，上帝，可不能吐啊。”威利叫道。

“对不起，我怕高。我尽量不使一点东西溅到你身上。可是，老天爷，下边的那些人。这可糟糕了。”

“你不能忍忍吗？”威利央求道。

“实在忍不住了，”哈丁难受得脸都发青了，就像中毒了似的。“实在没办法，我可以吐在我的帽子里。”他摘下军官帽，接着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这是我惟一的一顶帽子——”

“用我的，”威利毫不犹豫地说，“我另外还有两顶。”他把自己新的军官帽子倒过来递给哈丁。

“你对人真是太热诚了。”哈丁喘息着说。

“别客气了，”威利说，“就请便吧。”

哈丁毫无保留地把肚子里的东西全都吐进了那顶伸在他面前的帽子里。威利感到一阵恶心，差一点也要呕吐，但强忍住了。这一下，哈丁的脸色好一点了。“我的妈呀，威利，太感谢了。现在该把这玩艺儿怎么办呢？”

“这可问着了，”威利呆呆地望着他手上那个让人直想哭的东西，“满满一帽子的——那东西——可还真不好办呢。”

“把它抛到舰外边去。”

威利摇了摇头，“它有可能倒翻过来。风可能吹翻它的。”

“这好办，”哈丁说，“你总不能再戴它了呀。”

威利解开用来系在下颏上的帽带，结成圆圈，小心翼翼地像挂吊桶一样将其挂在乌鸦窝的一个角上。“就让它永远挂在那儿吧，”威利说，“算是你在给‘凯恩号’敬礼。”

“我从这儿再也下不去了，”哈丁声音虚弱地说，“你先下去吧。我就死在这儿，烂在这儿了。除了我的家人没人会想我的。”

“胡说八道。你真的有三个孩子吗？”

“当然。我老婆都快要生第四个了。”

“那你到这该死的海军里来干什么？”

“我就是那些认为自己非打这场仗不可的大呆鸟之一。”

“觉得好些了吗？”

“好点了，谢谢。”

“来吧，”威利说，“我先下。你不会掉下去的。假如咱们在这上面再呆下去，咱两人都得病倒，摔下去。”

因为滑，下桅杆就成了一个漫长的恐怖历程。威利汗流不止的双手就在狭窄的把手上滑脱了一次，他的脚也在一个可怕的踏脚点上滑了一下。不过他们两人都下到了甲板上。哈丁走起路来两腿直发抖，满脸汗流如注。“我要趴下亲亲甲板。”他喃喃地说。

“周围有水兵瞧着呢，”威利小声说，“这一天的工作总算干完了。走吧，回弹药舱去。”

那个小小的坟墓里现在安了两张床。哈丁一头扎进下面的那张床，威利则倒在上面的床上。他们喘着粗气一声不吭地躺了一阵。最后，哈丁终于有气无力地开口了：“喂，我听说有鲜血凝成的友谊，但从未听说过有呕吐凝成的友谊。反正都一样，基思，我得谢谢你。你用你的帽子做了件高尚的事。”

“我只是走运罢了，”威利说，“没让你为我做同样的事。毫无疑问，在这次愉快的航行中你会有很多机会的。”

“随时，”哈丁说，声音越来越小。“随时准备为你效劳，基思。再

次谢谢你。”他说完就翻过身去睡着了。

威利觉得他似乎刚刚迷瞪了一下就有一只手伸上床来摇动他了。“吃饭了，长官。”是惠特克的声音，接着脚步声就在舱外的甲板上渐去渐远了。

“哈丁，”威利呻吟着说，“你还想吃晚饭吗？”

“啊？已经要吃晚饭啦？不吃了。我就想睡——”

“还是去吃点儿的好。咱们不去可不好看。”

军官起居舱的长餐桌那儿包括舰长在内共有三名军官。其他人都到岸上休假去了。威利和哈丁在铺着白桌布的长桌下端落座，开始一声不吭地吃着。其他那几个人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相互就有关瓜达卡纳尔岛、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曾经发生的事情说着些令人听不懂的笑话。马里克是第一个朝他们看的人。他身强力壮，圆脸盘，一副好斗的样子，约莫25岁，剃着囚犯头。“你们两个人的眼睛看上去有点红啊。”他说。

威利回话说：“我们刚刚在弹药舱迷瞪了几分钟。”

舰长看着手中的一块猪排狠狠地咬了一大口，说：“要正确地开始一种事业，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抽空迷瞪一会儿。”

“那里面有点热，是不是？”火炮指挥官亚当斯说。亚当斯上尉身上的咔叽布军装干净整洁。他那长长的贵族脸和那种洒脱随便、高人一等的表情是威利在普林斯顿所常见的。这意味着他出身名门富户。

“是有点热。”哈丁怯生生地说。

马里克转身对舰长说：“长官，那个倒霉的弹药舱正好在机舱的上面。这两个人在那儿会被煎——”

“消耗掉一些少尉是正常的。”舰长说。

“我说的意思是，长官，我认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亚当斯或戈顿

的房间里再挂一两张床，甚至在这儿这个长沙发上边——”

“别见鬼了。”亚当斯说。

“那不是就得改动船体了吗，史蒂夫？”舰长嘴里嚼着猪肉说，“你必须得到舰船局的许可。”

“我可以查一查，长官，但我想不会影响船体。”

“那好吧，等你查清楚了再说。不过修船工的活儿已经大大滞后了。”德·弗里斯舰长看着两位少尉，“你们二位先生觉得你们能在弹药舱里活上一两个星期吗？”

威利已经累了，而且这种讥刺激怒了他，便说：“谁说不满意了。”

德·弗里斯眉毛一扬，咧嘴笑了笑，说：“好样的，基思先生。”他转头对亚当斯说：“这两位先生还没有开始学习军官职权课程吗？”

“没呢，长官——他们整个下午都归卡莫迪管，长官——”

“我说，高级值勤官先生，别浪费时间了，叫他们晚饭后就开始。”

“是，遵命，舰长。”

军官职权课程的教材是一叠叠厚厚的油印材料，纸质粗糙，页缘已变棕黄。编撰时间是1935年。晚饭时，这两位少尉还没喝完咖啡，亚当斯就从他屋里把教材拿了出来，每人发了一份。“里面有12道作业，”他说，“明天9点之前完成第一道，放在我桌子上。之后，在港内停泊期间每天做1道，出海时每三天1道。”

威利瞥了一眼第一道作业：画两张“凯恩舰”的草图，左、右舷各一张，标出每个舱室并说明其用途。

“我们到哪儿去弄这些信息啊，长官？”

“卡莫迪不是带你们把全舰都看过了吗？”

“是的，长官。”

“那就行了，就把他给你们讲的都写下来，用图表形式。”

“谢谢您，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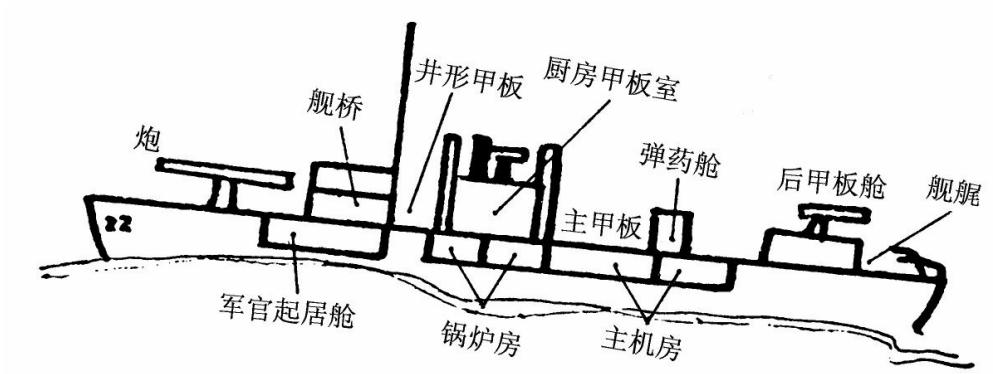
亚当斯说罢，就丢下他们不管，自己走了。哈丁神情沮丧地嘟哝道：“你说怎么办？要不要现在就开始干？”

“你还记得住卡莫迪说过些什么吗？”

“只记住了一句话，‘爬上那个桅杆’。”

“来吧，明天早晨要做的头一件事儿就是交作业。咱们这就开始干。”

他们联手绘了一张草图，不停地挤眼、打哈欠，争论细节。一小时后，他们拿出了下面这样的作品：



威利往后坐了坐，用批评的眼光审视他们的大作，“我看这就行了——”

“你疯了吗，基思？还有大约40个舱室我们必须加以标明呢——”

“那些该死的舱室我一个都不记得了——”

“我也和你一样。看来咱们只有把整个‘凯恩号’军舰重新看一遍了——”

“什么？再花3个小时？老兄，我会犯心脏病的。我正在快速衰弱。

你瞧，我的两只手正在发抖——”

“不管怎么说，基思，这玩艺儿整体比例不对呀。它看着像是条制作拙劣的拖轮——”

“它本来就是。”

“喂，我有主意了。某个地方肯定藏有这艘军舰的蓝图。咱们何不把它们弄到手呢，尽管——也许这不太光明正大但——”

“不用多说了！你是个天才，哈丁！就这么办。说到做到。明早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进班房。”

“我陪你。”

弹药舱外，明亮的黄色泛光灯下，船坞里的一些民工正在用喷灯干活，锯着、敲打着甲板，安装一个救生艇支架。哈丁说：“如果他们继续这么干，咱们怎么能他娘的睡得着啊？”

威利说：“即使他们凿的不是甲板而是我，我也能睡着。进去吧。”他刚踏进弹药舱立即又退了出来，像肺结核患者一样，狂咳不止。

“啊呀，我的妈呀！”

“怎么回事？”

“你进去，吸一口气试试就知道了——少吸一点儿就成。”

小舱室里灌满了烟囱冒出来的毒烟。转换了方向的阵风，把第三根烟囱里喷出来的浓烟直接吹进了这间小舱，因为小舱室没有窗户，那些浓烟无处可去，只能在舱室里越积越多，越变越浓。哈丁在门口用鼻子嗅了嗅，说：“基思，在那里面睡觉简直是自杀——”

“我不在乎，”威利绝望地说，脱下衬衫，“这样的境况下，我宁愿死了才好。”

他捂着鼻子爬上了床，哈丁也如法炮制。有一两个小时，他昏昏沉沉地在床上翻来覆去，乱踢乱蹬，噩梦联翩，每隔几分钟就被工人们弄出的一阵巨响吵醒一次。哈丁则进入了死一般的沉睡。半夜里，工人们走了，然而突然降临的平静与幽暗并未带来解脱，反而使威利对高温与烟囱排放的毒烟的呛人气味的感觉更加清晰了。他穿着短裤，摇摇晃晃地走到甲板上，又步履蹒跚地走进了下面的军官起居舱，倒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满身都是烟灰。

可是他又一次——这一次是他在“凯恩号”军舰上最经典的经历，也是他对这艘军舰最难忘的记忆——他又被人摇醒了。亚当斯上尉正站在他身旁俯视着他，腰里扎着值勤军官的枪带和手枪，小口喝着咖啡。威利坐起来，透过舷窗看见外面是一片漆黑的夜色。

“帮帮忙，基思，咱们值的是4点至8点的班。”

威利回到弹药舱，穿好衣服，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后甲板。亚当斯给了他一条枪带，让他看了放在舷舱门旁一张摇摇欲坠的铁皮桌里的航海日志和“值勤军官指南”，又把他介绍给该班值勤的操舵兵和传令兵。那是两个穿着蓝工作服，睡意朦胧的水兵。放在桌子上的座钟在带灯罩的黄色电灯光下显示是4点5分。船坞里所有的舰船都是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值4点至8点的班是家常便饭。”亚当斯说。

“那有什么不好。”威利打了个哈欠说。

“我不知道，”火炮指挥官说，“在吹起床哨之前，我有些事情需要在下面处理。你觉得你能对付得了吗？”

“嗯——哼。”

“好。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要确保不让那些值更的家伙们坐下或站着睡着了。前后甲板上都有人站岗，明白了吗？”

“我明白，”威利说着，敬了个礼。亚当斯回了个礼就走了。传令兵是个小个子一等水兵，名叫麦肯齐。亚当斯刚走，他就愉快地长出了一

口气，一屁股坐到了装白菜的板条箱上。威利被这种公然违抗的行为惊呆了。“起来，麦肯齐。”他毫无把握地说。

“呵，为什么？如果你需要用传令兵的话，我在这儿呢。真是的，长官。”麦肯齐说这话时脸上做出讨好的笑容，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你不用理亚当斯上尉那一套。他是惟一非让我们站着不可的当官的。德·弗里斯舰长并不计较。”

威利疑心这是谎话。他向过道上的下士恩格斯特兰德，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一等信号兵瞥了一眼。那人正靠在桌上龇牙咧嘴地笑着欣赏这边的这段插曲。

“如果两秒钟内你还不站起来，”威利说，“我就把你报告上去。”

麦肯齐立刻就站了起来，嘟哝着说：“老天啊，又是一个讨厌的较真的官老爷。”

威利没好意思再多说什么，只说：“我要查哨去了。”

“嗯，嗯。”恩格斯特兰德应道。

前甲板上微风习习宜人，满天星光灿烂。威利发现那值勤的哨兵正靠在起锚机上团着身子酣然大睡，他的枪就横放在膝上。这情景令威利大为震惊。他在弗纳尔德楼时就学过：对在战争时期值勤睡觉的惩罚是枪毙。“嗨，你，”他大喊道，“快醒醒。”那哨兵毫无反应。威利用脚尖捅了捅他，随后又使劲地摇晃他。那哨兵打着哈欠，站起来扛起他的步枪。“你知道，”威利喝问道，“站岗睡觉要受什么惩罚吗？”

“谁睡觉了？”那哨兵怒气冲冲地说，“我是在心里发摩尔斯电码呢。”

威利真想把这个坏蛋报告上去，但又不愿为把他送上军事法庭负责，“好吧，不管你刚才在干什么，你给我站着，不许再像刚才那样。”

“我刚才就是站着的，”那哨兵气呼呼地说，“只不过蹲下去暖暖身

子而已。”

威利厌恶地离开他去检查在舰艉站岗的哨兵。他走过后甲板，发现麦肯齐仰躺在一堆救生衣上。“找死啊，你，”他大喊道，“起来，麦肯齐！恩格斯特兰德，你不能让这家伙站着吗？”

“长官，我病了，”麦肯齐呻吟着说，坐了起来，“我上岸休假时运气不好。”

“他的状况确实不好，长官。”恩格斯特兰德微微一笑说。

“好吧，那就另外找个人站这班岗。”

“可是，长官，全舰的水兵状况都非常糟糕。”恩格斯特兰德回答说。

“起来，麦肯齐！”威利大吼道。麦肯齐吃力地站了起来，发出极其痛苦的哼哼声。

“对了，就这样站着。”威利大步向舰艉走去。那个在舰艉站岗的哨兵，像狗似的拳成一团，在甲板上睡着了。“上帝啊，这是艘什么军舰呀。”威利自语道，狠狠地往这个哨兵的肋部踢了一脚。那哨兵蹦起来，抓起他的步枪，做了个立正的姿势。之后，他眯起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威利。

“乖乖，我还以为肯定是马里克先生呢。”

“我是基思先生，”威利说，“你叫什么名字？”

“富勒。”

“好，富勒，如果我再看见你在哨位上睡觉，你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听见了吗？”

“听见了，”富勒讨好地说，“请问，您是同卡莫迪先生一样从军事学院来的吗？”

“不。”

威利回到后甲板。那个麦肯齐又在那堆救生衣上睡着了，而恩格斯特兰德则正坐在舱口吸烟。他看见威利就赶忙站了起来。

“对不起，长官。只是抽几口烟。”

“啊，上帝。”威利叫道。他已精疲力竭，怒火中烧，而且直想呕吐，“你还是舰上的一等军士呢。真该为美好的‘凯恩号’军舰三呼万岁。你听着，恩格斯特兰德，你可以坐下，躺下，或者倒地死掉，我都不管，但是你必须使这个横在这里的混蛋站着，直到下岗为止，否则我发誓一定把你报告上去。”

“起来，麦肯齐。”恩格斯特兰德说，语调中毫无气愤的味道。那水兵从救生衣上跳下来，走到船边上的栏杆那儿靠在上面，绷着脸瞪着眼睛。威利走到桌前，两手颤抖着打开那本《值勤军官指南》，等着瞧麦肯齐的下一步举动。不料那个水兵在原地站了十分钟，而且似乎发现站着一点都不困难。最后，他终于开口了。

“您做得对，基思先生，”他毫无恨意地说，“我抽口烟行吗？”威利点头示可。那水兵递给他一盒幸福牌香烟，“你也来一支？”

“谢谢。”

麦肯齐替威利点上烟，为了搞定已经建立的友谊，他便开始给这位新认识的少尉讲他在新西兰的艳遇。威利在大学寝室里的深夜曾听过一些相当坦率的谈话，但麦肯齐的刻画入微却是他前所未闻的。起初，威利觉得很有意思，后来觉得恶心，再后来就一点都听不下去了，可似乎又没有办法终止那水兵滔滔不绝的唠叨。天色已经发白，地平线上已露出一线暗红。当亚当斯上尉揉着眼睛从军官起居舱的舱口里钻出来时，威利真是不胜感激。“一切还顺利吧，基思？累不累？”

“不累，长官。”

“咱们一起看看缆绳去。”

他与威利在“凯恩号”上走了一圈，不时地用脚踢踢将这艘军舰与相邻的驱逐舰绑在一起的马尼拉麻绳。“这根第三号缆绳需加个防擦器，这导缆器磨擦缆绳。告诉恩格斯特兰德。”

“好的，长官——亚当斯先生，老实说为了不使这几个哨兵和传令兵睡觉我可受了大罪了。”

亚当斯狡猾地嘿嘿一笑，接着脸一耷拉，正色说道：“那可就真严重了。”

“他们似乎并不这么想。”

亚当斯噘起嘴唇，停住脚点了一支烟，斜倚在救生索上说：“跟你实说了吧，基思，还有叫你头疼的事呢。这艘军舰从1942年3月就一直在前方执行任务，经历过许多战斗。舰上的士兵全成了亚洲佬。他们大概认为在珍珠港里还要在舰艉放哨简直是愚蠢。麻烦的是舰长也这么想。这是按港口主任的命令才派人站岗的。你不得不尽力去适应。”

“你们都参加过一些什么战斗，长官？”

“嘿，那可多了。袭击马绍尔群岛，珊瑚海——第一、第二次萨瓦尔岛战役，伦多瓦战役，蒙达战役——”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扫雷？”

“有谁听说过扫雷舰扫雷的吗？我们大部分时间是为亨德森机场的海军飞机运送航空汽油。从新西兰运鱼雷。那可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买卖，一触即发的鱼雷在甲板上乱滚，还不断受到敌机的扫射。运送士兵去解救瓜达尔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各处护航。充当物资供应船，运兵船，护卫舰，邮轮，什么可恶的差使没干过？这就是‘凯恩号’军舰。所以，它如果有点状态欠佳，你就知道是因为什么了。”

“状态欠佳是客气的说法。”威利说。

亚当斯直了直身子，瞪了他一眼，将香烟扔进海里，向舰艉走去。这时扩音器里传来了水手长尖利的哨音，接着就听他喊："全体人员起床，起床了。"亚当斯转过头命令道："基思，你去检查舰艉水兵卧舱里是否都起床了。要确定他们全都不在睡袋里了。"

"是，一定，长官。"

威利心想自己以后说话必须小心。亚当斯与舰上的其他军官都在舰上呆得太久了，肯定对其状况的不堪与破旧早已熟视无睹了。他们甚至还可能为它感到骄傲呢。他发誓自己要与他们不同。他要为自己的前途奋斗，直至以某种方式脱离"凯恩号"军舰。他给自己定了六个月的期限。毕竟，有一位海军上将喜欢他。

通过一个小圆舱口与一个陡立的梯子就能走到舰艉水兵们的卧舱。威利将脸俯到舱口上往下面仔细看了看。里面黑暗得像个洞穴，那气味就像是又热又脏的健身房。威利从舱口下去，尽量用凶恶的声调大喊："好哇！这里究竟是怎么遵守起床时间的？"

远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电灯亮了，显现出一层层影影绰绰睡满了人的床铺。"哎，哎，长官，"一个孤单的声音说，"我就是纠察长。我这就把他们都叫起来。我们不知怎么没听见起床哨，长官。大伙起床啦，快点！有个当官儿的在这儿呢！"

不多时几个赤条条的水兵从床上滚了下来，但是响应得既慢且少。纠察长打开中央的亮灯，走到一层层床前，摇啊，捅啊，央求啊，总算使大家都起了床。那些水兵像陵墓里的尸体一样堆在一起。威利对于目睹了他们的不幸而深感愧疚。舱里脏乱得像是鸡窝，烟头、纸片、衣物以及发霉的食物残渣到处都是。那种臭味使得他直恶心。

"快点。"他说，然后就匆忙爬上梯子逃了出去。

"后面的情况怎么样？"他回到后甲板时亚当斯问。朝阳耀辉，水手长的起床哨与扩音喇叭的喊话声，在修船坞的空气中回荡。赤着双脚的

水兵们正在用水管冲刷甲板。

“他们正在起床。”威利说。

“好极了，”亚当斯语带嘲讽地点了点头，“你可以休息了。到下面去给自己要点鸡蛋和咖啡吧。”

“好的，长官。”威利解下腰上的枪带，臀部立即觉得轻松舒服了。

军官起居舱里，军官们都已经在吃早饭了。威利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吃起了摆在他面前的早餐，不知道也不在意究竟吃的是什么。他只想填饱正在闹哄饥饿的肚子以便尽快回到弹药舱去，在那里面呆上一整天，什么烟不烟的都顾不得了。

“我跟你说，基思，”通讯官一边往面包圈上抹黄油一边对威利说，“昨天晚上我见到罗兰了。他说他今天晚半晌来看咱们。”

“太棒了。”威利说。

“可是，咱们的电函可堆积起来了，”基弗补充说，“早饭后译上一两个小时电函，你看怎样？”

“好的。”威利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极不乐意。

舰长德·弗里斯从他那浓密的金色眉毛下抬眼看了他一下，“怎么了，基思？事情让你为难了，是么？”

“不，长官！”威利提高嗓门声明道，“我喜欢有点事干。”

“那就好。一名少尉有点雄心是应该的。”

一小时后，威利正用在军官起居舱的餐桌上铺开的译码机埋头苦干，眼前的字母突然模糊起来。整个起居舱前后晃动起来，随即又缓缓地旋转起来。他的头跌伏在他的两只手上，仿佛是睡着了，尽管马里克上尉就在他旁边朗读着官方的邮件。他彻底垮了。

他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之后是舰长的声音说：“好啊，好啊。到

基思少尉睡午觉的时间了。”

他没敢抬头。

“舰长，”他听见马里克说，“那个弹药舱绝对不是个睡觉的地方。这孩子晕过去了。”

“港内是太热了点儿，但一出海就好了。见鬼，马里克，这小伙子在珍珠港足足干了四个月的临时工。我倒想知道他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做到的。他应该已经睡足了，现在一个月不睡觉也不会有事的。”

舰长的口气既是蓄意讽刺又流露着他的残酷。这使威利义愤填膺。他德·弗里斯有什么权利如此恶语伤人？德·弗里斯就是使“凯恩号”变成这么脏乱的罪魁祸首，应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似乎是为了折磨这些少尉才保存着他的全部精力的。威利心里积累的怨愤、烦恼和憎恶此刻凝成了一股对德·弗里斯的仇恨。军舰的状况是衡量舰长的尺子。他已落入了一个盛气凌人的愚蠢的邋遢鬼手中了。他咬紧牙关，等德·弗里斯走后便立即坐直身子，化仇恨为力量，接着译他的电文。

等待译成密码的电函已积了一大堆。他不得不一直干到午饭时间，而且饭后又干了一个小时。最后总算都做完了。他把译好的函电放在基弗凌乱的办公桌上，回到弹药舱，一躺下就睡着了。

还是那个亚当斯把他摇醒的。“基思，你有个客人在军官起居舱里等你——”

“唔——客人？”

“基弗的弟弟，还有两位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护士小姐。小子，你真有福——”

威利坐起来，顿觉神清气爽，“谢谢您，长官。请问长官，请假离舰要办什么手续？”

“你得到高级值勤军官那里登记——就是鄙人这里。”

“谢谢您，长官。我想登记离舰。”威利伸手去拿自己的衣服。

“没问题。只要把你的作业交给我。”

威利不得不尽力回忆。在对近来发生的事情的模糊记忆中，他隐隐记起了那门军官资格课程。“我还没来得及去碰它呢，长官。”

“对不起，基思。那你还是去跟舰长说吧。命令要求请假上岸之前必须完成当日规定的作业。”

威利穿好衣服，前往下面的军官起居舱。他看见舰长穿着时髦的热带咔叽制服，上面挂满了在各次战役中所得的勋带，正在同两个护士及基弗兄弟俩聊天。他讨厌当着姑娘们的面像小学生一样恳求允准。

“请原谅，舰长。”

“有什么事吗，基思？”

“我请求准许我上岸。”

“当然可以。我并不愿意剥夺你的这么迷人的伴侣。”舰长极其慷慨地说。那两个护士咯咯地笑了。琼斯小姐说：“你好，可怜的小基思。”

“谢谢您，长官。”

“我想你一定是向亚当斯请过假了？”

“嗯，是的，长官。所以我才来跟您请假的。”舰长以怀疑的目光看着他。“我知道我有一道军官资格课程的作业还没完成。我昨天才拿到它，可是我连一秒钟的空儿都没有，自从——”

“一秒钟？我似乎曾见你休息过一两次的。你刚才在干什么？”

“我——我承认在过去的48小时里我睡了大约3个小时，长官——”

“这样嘛，你为什么不现在坐下来把那个作业做完它呢？那用不了多少时间。姑娘们会等你的。我会尽力让她们开心的。”

“真是个迫害狂，”威利心说。嘴里大声说：“谢谢您，舰长，可是——”

“我可以给你一点提示，”德·弗里斯细腔慢调地逗他说，“你所需要的草图就藏在本舰的组织手册里。你只需把它们照样拓下来就成了。我当年就是这么干的。”他接着就又开始同那两个姑娘胡聊了起来，她们也好似被他迷住了。

威利从架子上取下那本手册，找到了那些草图。他计算了一下，拓下那些图表并抄录好各舱室的名称需要三刻钟。

“请原谅，舰长。”

“又是什么事儿？”德·弗里斯乐呵呵地问道。

“如您所说，这纯粹是件机械性的琐事，我如果保证明晨8点之前交上来，您可以接受吗？我可以今天晚上做。”

“谁说得准你晚上会是个什么状况，基思。最好还是现在就做。”

那两个护士大笑起来，琼斯小姐说：“好可怜的基思呀。”

“用我的房间，基思，”通讯官说，“我右手上边的抽屉里有尺子和复写纸。”

威利涨红着脸，怒气冲冲地跑出了军官起居舱。“战争就是炼狱。”他听见舰长说，同时还听见姑娘们咯咯的笑声。威利只用了20分钟就把那些草图拓下来了，每次听到从军官起居舱传来女人的笑声他便气得直咬牙。为了避免碰上舰长与那两个姑娘，他拿着那些材料从一个小舱口爬上甲板去找亚当斯。但那位高级值勤军官已离开了军舰。威利无法可想，只得又回到下面，脸上火辣辣地把草图交给舰长。德·弗里斯仔细地检查那些草图，姑娘们在一旁唧唧咕咕交头接耳。“很好啊，”他故意停了好长一段令人羞辱的时间才说，“太草率了点，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很不错了。”

护士卡特哧哧笑了一下。

“现在我可以走了吗，长官？”

“有什么不可以的？”舰长大度地说。他起身说：“我可以带上你们吗？我有一部旅行轿车。”

“不用了，谢谢您，长官。”威利没好气地说。

舰长眉毛一扬，“不愿意？太糟糕了。卡特小姐、琼斯小姐，再见。很高兴你们到舰上来。”他走出去时自鸣得意地把帽子斜着往头上一戴。

随后的聚会气氛低沉。威利用烦人的沉默掩饰着他的愤怒。姑娘们也没有多少话可说。他们在檀香山拉来了第三个护士，是为汤姆·基弗找的。那是个要多蠢有多蠢的金发碧眼漂亮姐儿。她立时就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她喜欢罗兰。汤姆只好借酒避免尴尬，大段大段地背诵《失乐园》[(1)]里的名句和T.S.艾略特，以及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2)]的诗句，任罗兰与那个金发女郎在旁边喧闹着相互调情。这是在一家中国餐馆共进晚餐时的事情。威利一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多酒。饭后，他们到太平洋总部去看了一场由丹尼·凯主演的电影，威利像隔着雨中的窗户一样，模模糊糊什么都看不清楚。看到中间，他索性呼呼地睡着了，电影结束后他也没有真正醒过，只是温顺地任人领着他走到哪儿是哪儿，最后他才发现自己与汤姆·基弗一同坐在出租车里。

“咱们这是在哪儿？什么时间啦？其他人都哪儿去了？”他嘟囔着问。他嘴里还有朗姆酒和中国饭菜的难受滋味。

“咱们在回家的路上，威利，回‘凯恩号’上的家。聚会已经结束了。”

“那‘凯恩号’。那‘凯恩号’和德·弗里斯——”

“恐怕是这样。”

“基弗先生，是我错了，还是德·弗里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和白痴？”

“你的说法有点抬举他了，不然就对了。”

“这么一个人怎么会得以指挥一艘军舰呢？”

“他不是在指挥一艘军舰。他指挥的是‘凯恩号’。”

“他已把‘凯恩号’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可不是么。”

“你说，罗兰在哪儿？”

“在外面跟那个金发女郎结婚呢。总之，我希望如此。在有了他们在看那场电影时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应该使她成为一个忠实的女人。”

“他可是挡了你的事了。”

“那不是罗兰的责任，”基弗说，“那是他的甲状腺驱使他干的。这就是康德[3]所谓‘兽性的任意’的一个经典事例。我毫不怀疑，你一定记得这段话。”

“当然记得。”威利说。接着就又睡着了。

基弗将他带回到“凯恩舰”上，把他扔进弹药舱。威利只是迷迷糊糊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一小时后，他就又被人从睡梦中摇醒了。他睁开眼睛，看见佩因特的脸正对着他。“现在又是什么事？”他含糊不清地问。

“有信息要破译，基思。”

“现在是什么时间？”

“三点一刻。”

“哎呀，不能等到明天早晨吗？”

“不行。电函是发给‘凯恩号’的。任何发给本舰的函电都必须马上处理。这是德·弗里斯舰长的命令。”

“德·弗里斯，”威利嚎叫道，“德·弗里斯。海军为什么不把他送回中学里去加加工？”

“走吧，基思。”

“好哥们，另找个人干吧。我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这些夜间的活向来都是助理通讯官干的，”佩因特说，“这种事我了解得再他妈的清楚不过了。走吧，基思，我还得到舷舱门那儿去呢。”

威利溜下床，用力扶着舱壁和栏杆蹭到下面的军官起居舱。他用一只胳膊支着发晕的头，开始破译来电。来电是发给“布兰迪温·克雷克号”航空母舰的，命令它投入战斗。译到一半时，威利高兴得跳起来发出欢呼。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浑浊的咖啡，喝完后飞快地译完来电的其余部分。他拿着用铅笔写的电文跑上后甲板，抱住佩因特吻了起来。性格严厉的轮机官厌恶地推开他喝道：“你这是干什么呀？”

“瞧啊，朋友，你快瞧。令人舒心快意的好消息。”

佩因特把那张纸拿到桌上的灯光下。挡住值勤水兵从侧面投来的目光，读道：海军少校菲利普·F·奎格调离美国海军，前往旧金山反潜战学校受训。训练完毕后前往第22扫雷驱逐舰“凯恩号”接任舰长。

看起来佩因特还算比较高兴。

“哎，”威利站在他身边压低嗓门说，“你难道不想也吻我一下吗？”

“我得等到见着这位奎格时才能决定。”佩因特说。

“当你已处在最底层时，你除了往高处走就没有别的去处了。你能想像出还有比德·弗里斯更坏的人吗？”

“不错，可以想像得出。我要把这东西交给舰长——”

“别，别，把这个特权让给我吧。”

威利跑下梯子进了军官起居舱使劲敲舰长卧舱的门。

“进来——”

“舰长，好消息。”威利推开门，喊道。舰长打开他的床头灯，用胳臂支起身子眯起眼睛看电文，脸上还留着在枕头上压出的一道道红印子。

“好，好的，”他很不自然地笑着说，“你说这是好消息，是吧，基思？”

“我想这对您是个好消息，长官，您都辛苦六年了。您很可能会得到一艘新的驱逐舰，也有可能是岸上的工作。”

“你们全都喜欢岸上的工作，是吧，基思？那可是个乖巧的观点。你学得真够快的呀。”

“嗨，我只是认为您有资格得到它，长官，我就是这么想的。”

“好，我希望局里和你想的一样。谢谢，基思。晚安。”

威利离开时觉得他的嘲讽似乎被舰长的厚脸皮反弹掉了。不过他不在乎。他现在可以在“凯恩号”上愉快地熬过后面几周的日子了。很快就能得救了，救星就是菲利普·F·奎格少校。

---

(1)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最主要的作品。大诗人、政治家弥尔顿在晚年清苦生活中，双目失明，口授完成长诗《失乐园》、《复乐园》、诗体悲剧《力士参孙》，其中成就最高的《失乐园》塑造了撒旦这样一个反抗权威、英勇不屈的战士形象。——译者注

(2)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英国诗人，现代欧美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在意境、格律和词藻上都有创新，内容表现自然界万物的个性以及诗人对大自然的感怀，宗教色彩浓厚。名诗有《风鹰》、《春秋》和

《星夜》等。——译者注

(3)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他发动哲学的“哥白尼革命”，是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总结经验和理性主义，重新为哲学理出新方向及模式，奠定了现代哲学基础。——译者注

9　出海第一天

经过四天修理，“凯恩号”奉命到瓦胡岛附近水域进行扫雷演习。“好，好啊。”当威利把译好的电文拿给德·弗里斯舰长看时，他说，“扫雷，是吗？看起来咱们的奎格朋友接替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这是否意味着咱们在——在不久后真的要去扫雷啦，舰长？”

“可能吧。”

“‘凯恩号’以前扫过雷吗，舰长？”

“当然，扫过数以百计的教练雷呢。感谢上帝，从未在真正的战斗中扫过雷。”德·弗里斯爬下床，伸手拿他的裤子。“只要他们弄清楚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是喜欢扫雷的，基思。”

“那是个什么问题，长官？”

“谁在扫雷舰前面扫清道路——哎，去叫史蒂夫·马里克到我这里来，好吗？再告诉惠特克，我想要点咖啡。”

“是，长官。”

“可不是那从今天早晨一直熬到现在的那种焦油似的黑汤。要新煮出来的。”

“是，长官。”

那天晚上，罗兰·基弗来舰上吃晚饭，同时给威利从单身军官宿舍带来了一叠邮件。像往常一样，威利首先撕开梅的来信。她已回学院读秋季班了。这对她是个牺牲，因为那年夏天马蒂·鲁宾给她谋到一个中午在电台演唱的工作，她本可继续干下去的。酬金是周薪100美元。

但我不在乎，亲爱的。我读书越多，学习得越多，我的野心反

而越小了。去年，我的心愿是作一个顶级歌手，挣最高薪金，其他别无所求。起初，我瞧不起我在亨特学院所见到的那些女孩子，因为她们连一个子儿都挣不到。但现在我开始问自己，为了一点薪水而放弃自己所有的日日夜夜是否明智了。我爱唱歌，我想我永远都会这样。只要我还不得不去挣钱，我就乐意干我所喜欢的而且待遇不错的事情，而不是在某个陈旧的办公室里当打字员。但现在我知道我永远都成不了一个一流的歌唱家——我没那嗓子，没那风格，也没那容貌（对，我没有，亲爱的。）我想，我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逮住一个好心肠，会对我甜言蜜语，愿意帮我生一两个宝宝，此外就让我安静地读书的老爹。

你赢了一分儿了，我的心肝。狄更斯真是棒极了。我整夜不睡地看《董贝父子》——为了写读书报告，注意，那是下周才要交的作业——现在两只眼睛下面出了两个大黑眼窝。好在你看不见我。

上段最后那句话是个弥天大谎，你可别当真。你到底还回不回家呀？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结束啊？我原以为意大利投降后，说不定哪一天就见到你了。但现在看来似乎还得再等好长时间。欧洲方面传来的通常都是好消息，但我恐怕我最关心的还是太平洋方面的。这么说也许不够爱国，但你到现在还没有赶上“凯恩号”，我可高兴死了。

我爱你。

梅

“哎，”罗兰在他们坐下吃晚饭时说，“看来我就要与你们各位分别一阵子了。明天将有大堆的参谋登上‘约克城号’。我猜海军上将是想挣点海上津贴。”

汤姆·基弗脸色阴沉，扔下手里的刀叉，说：“我想你是不知道。那可是一艘崭新的航母。”

“这下刺着你的痛处了，是不是，汤姆？”德·弗里斯开怀地笑着说。

“怎么回事，汤姆？”马里克说，“你难道不喜欢扫雷吗？”军官们都被这个关于这位通讯官的标准笑话逗得大笑起来。

“去你们的，眼看着时间就这么白白地流失，我只是想亲身见识见识战争——”

“你到舰上来的太晚了，”亚当斯说，“以前我们可经历过很多战事——”

“你们干的只是些跑龙套的角色，”基弗说，“我感兴趣的是真枪实弹的战斗而不是一些附带的事情。这场太平洋战争的核心问题是飞行器的决斗。所有其他活动都如同挤奶员和档案员的工作一样稀松平常。所有的不确定性和决定性的事情都取决于航空母舰。”

“我有些朋友在‘萨拉托加号’航母上，”舰长说，“舰上的生活也很稀松平常，汤姆。”

“战争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例行公事——受过训练的猴子都会干的稀松事。”基弗说，“但那百分之一决定世界历史的机遇和创造性行动此时此刻都得到航空母舰上去找。这就是我想参与其中的道理。所以，我这只想在战争的其余时间里呆在珍珠港坐享其成的、亲爱的弟弟——”

“汤姆，你说得太对了。”罗兰兴高采烈地插嘴说。

“——乘一辆银制的战车登上一艘航空母舰，而我却只能在这艘‘凯恩舰’上呆着。”

“再吃点肝吧，汤姆。”马里克说。这位长着子弹头样的脑袋、短而宽的鼻子及剪得短短的头发活像个拳击手或教习操练的中士似的海军上尉，做出了一副异常天真无邪的慈爱的笑容，整个样子都变了。

“你为何不再交上一份请调报告呢，汤姆？”舰长说，“我会再次批

准的。”

“我已经不想了。这是艘被遗弃的舰，舰上配备的是一些被遗弃的人，舰名也用的是一个被人类唾弃的大恶人的名字。‘凯恩号’是我命里注定的。它是我的涤罪所。”

“都是些什么有趣的罪，汤姆？给我们说说。”戈顿嘴里这么说，眼睛却斜盯着一大叉子烤肝。

“这些罪甚至会使你相集里那些一丝不挂的婊子都要脸红的，伯特。”基弗说，引得大家朝这位副舰长一通大笑。

舰长以钦佩的目光看了看基弗，“只有你这样的文学头脑才想得出。我就从未想过‘凯恩号’的名字还有象征性——”

“是那个额外的e（Cain-e[1]）把你给骗了，舰长。上帝总是喜欢给他的象征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除了具有诸多别的特质之外，他还是个完美的文学艺术家。”

“哎呀，我真高兴我是在舰上吃晚饭，”马里克说，“你已有好长时间未发宏论了，汤姆。一直不在状态。”

“他只是腻烦对牛弹琴罢了，”舰长说，“惠特克，给大家上冰淇淋吧。”

威利注意到舰长对汤姆·基弗的态度有趣地混合着尊重与讥讽。他开始意识到这个军官起居舱是军官们相互通过微妙复杂的评议进行明争暗斗的场所，而舰长本人及其态度，就是这种错综关系的核心。威利发现德·弗里斯似乎在面对一个文化素养与才气都远远超过他的下属方面必定有难以言喻的难处。但是德·弗里斯在基弗面前总是能摆出一种和蔼可亲、降尊临卑的姿态，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资格显示屈就。

哈丁突然打破他习惯性的沉默，说：“我有个朋友被派到了一艘名叫‘艾贝尔’的驱逐舰上，若是你在那条舰上，不知你将做何说辞，基弗

先生？”

“我大概会说我正在她身上牺牲掉我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正如上帝可以证明我在这里做的牺牲一样，我希望我的这些牺牲不是无人欣赏的。”基弗答道。

“那都是些什么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呀，汤姆？”戈顿追问道。

“我的青春年华，我勃发的精力，我的最佳时机，这种时机使谢里丹[(2)]写出了《情敌》，狄更斯写出了《匹克威克外传》，梅瑞狄斯写出了《理查德·弗维莱尔的苦难》。我现在正在写的是什么？是一大堆解译的函电和登记在册的出版物目录。我勃发的精力正将其甘露源源不断地往尘土上喷洒。如果我是在一艘航空母舰上，至少——”

“你的这一句话，”威利自豪地指出，“是从弗朗西斯·汤姆森那里窃取的。”

“我的天啊，”舰长喊道，“这艘军舰快成了他娘的文学社了。真高兴，我这就要离开她了。”

“喂，基弗先生，我觉得，”哈丁说，“你好像能把任何舰名都曲解成具有象征意义似的。凯恩，艾贝尔——”

“世界就是一个无穷的象征的宝库，”基弗说，“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神学理论。”

“我认为哈丁的意思是说你是个词句游戏的无穷宝库。”威利说。

“为这位年轻的少尉欢呼啊。”戈顿大叫道，同时用肥胖的食指示意他要第三份冰淇淋。

“所有充满才智的会话都是玩弄词句，”基弗说，“其余的都是些界说与训示。”

“我的意思是，”哈丁坚持说，“你可以永无休止地编造那些象征，个个都编得那么好——”

“那可不见得，”基弗微微颔首，表示对此点的赞赏，“因为对任何一个象征的真实性的验证都取决于其根植于现实的程度。我关于艾贝尔的说法是为了应对你而做的貌似有理的胡诌。但你看见了，我现在正是在‘凯恩号’上。”

“这么说我们大家都是被遗弃的罪人了。”威利说。

“别见鬼啦，什么罪？基思那副样子仿佛他什么都不明白似的，”马里克说，“瞧他那一脸可爱的天真样子。”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曾经抢过他母亲的钱包呢，”基弗说，“罪是与性格相对而言的。”

“不知我都做过些什么了。”戈顿说。

“对一个天生堕落的人很难说什么是罪，”基弗说，“也许你在你那个人的单间舱室里还膜拜撒旦呢。”

“我，”舰长站起身来说，“要到‘约翰逊号’上去看霍普隆·卡西迪演的电影去了。汤姆使我得了脑子消化不良症了。”

“凯恩号”在黎明时分的疾风骤雨中离开了珍珠港。

当马里克对着发绿的黄铜话筒高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起航，舰长！”时，舰桥上的光线还很幽暗。作为下级值勤军官在舰桥上值勤的威利完全被这句话之前连珠炮似的报告和命令弄糊涂了。他穿着咔叽制服站到温暖的雨中，用胳膊遮着他的双筒望远镜，不肯进驾驶室避雨，隐隐地含有想要用行动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的海军战士的用意。

舰长德·弗里斯从梯子爬了上来。他在舰桥上慢慢地踱着步，俯在舷边上看看缆绳，估测一下风力，往后看看航道，以一种不动感情的快乐声调发布着简短的命令。威利打心眼里认为他的姿态架势相当动人，因为那是那么自然，好像完全是不知不觉中的自然的动作。那可不仅仅是挺直腰板，端正双肩，收腹那么简单。德·弗里斯目光中透露的是知

识，举止中显现的是权威，嘴边鲜明的线条标志的是果决。

“嘿，真是的，”威利心想，“一艘驱逐舰的舰长若不能指挥他的舰船离岸，他还有什么用？”他已沾染了“凯恩号”人的心态，把这艘旧军舰看成一艘顶呱呱的驱逐舰了，而且总是把事实往光彩的方面想。

他的沉思被“凯恩号”汽笛的一声巨响打断了。紧靠着“凯恩号”的那艘驱逐舰的舰艉被一只小拖轮拖着缓缓地离开了“凯恩号”，留下一片窄窄的三角形水面在雨中冒着水泡。

“收进左舷的所有缆绳。”舰长命令道。

不一会儿，一个蓄着山羊胡子、头戴耳机，名叫格拉布奈克的水兵报告道：“前后缆绳都已收进，长官。”

“左舷后退三分之一。”舰长下令。

舰上那个位于机房传令钟旁边的胖通信兵杰利贝利将命令重复了一遍，并敲响了传令钟。轮机舱随即做了回答。军舰开始颤动，并缓缓后移。威利本能地闪出一个想法：这可是个历史时刻，他登上“凯恩号”后的第一次出征。但他很快就抛开了这个想法。这艘舰在他的生活中算不得什么——他决心要使这念头成为现实。

“离舷边远点，基思先生。”德·弗里斯舰长靠在舷边上厉声喝道。

“请原谅，长官。”威利一边说一边往旁边跳开一步，并擦了擦从脸上直往下流的雨水。

“全都停机。”德·弗里斯命令道。他从威利身边走过时说，“你难道连到里边躲躲雨都不知道吗？到驾驶室里去。”

“谢谢您，舰长。”他很高兴地躲了进去。一阵疾风吹着雨点斜扫着航道的水面。雨点打在轮机舱的窗户上发出击鼓似的砰砰声。

“舰艉报告，正后方100码处有一个航道浮标。”格拉布奈克喊道。

“我看见了。”舰长说。

马里克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下游的航道，身上的雨衣直往下滴水。“一艘潜艇在顺航道行驶，舰长。航速10节，距离1000码。”

“很好。”

“舰艉报告有一艘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正逆航道驶过峡口，长官。”电话传令兵报告道。

“这里成了第42街和百老汇了。”德·弗里斯说。

威利从驾驶室里望着外面波浪滔滔的航道，心想：“凯恩号”已陷入困境。强风吹得她正迅速地朝下游的航道浮标移动，在不停地上下起伏的航标与船坞里的舰船之间已没有什么回旋余地。那艘战列舰和那艘潜艇正快速地从两侧挤过来。

德·弗里斯毫不惊慌，快速地向轮机与舵手发出连串指令。威利对这些指令的用意完全不理解。但其结果是“凯恩号”做了个弧线形倒车调转了舰头，成了顺航道方向行驶，远离了那个航标，跟在那艘正在离港的潜艇后面成一线行驶。在此期间，那艘战列舰及其护航舰已从左舷从容通过。威利观察到没有一个水兵做任何评论或显得经见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他断定在他看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在一个有经验的水兵那里不过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马里克跨进驾驶室，拿起搭在舰长座椅上的一条毛巾擦了擦脸上的雨水。“真倒霉！这种普吉特海峡的天气。”他看见威利在一旁闲站着，一副少见的无所事事的样子，问道：“你究竟呆在这里面干什么呀？你本该在右舷边上值勤了望的——”

“舰长让我进来躲躲雨。”

“哼，你大概是妨碍他了。出来吧。你不会融化掉的。”

“很高兴，长官。”威利跟着他走到外面的风雨中，对自己事事都出

错气恼之极。

“从刚才的倒车掉头操作中学到点什么了吗？”马里克望着航道下游问。

“好像很稀松平常嘛。”威利说。

马里克放下望远镜，看着威利，神秘兮兮地龇牙一笑，“基思，你以前从未在舰桥上呆过吧？”

“没有，长官。”

马里克点了点头，继续用望远镜搜索航道。

“怎么啦，”威利擦着眼睛上的雨水，问，“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啊哈，没有，没有，”马里克说，“任何一个海军少尉都能像那个老头一样操纵这艘军舰。我原以为你会毫无道理地认为那很了不起呢。”他又咧嘴一笑，走向舰桥的另一侧。

疾风急雨刚过，又复丽日当空，“凯恩号”平安驶离了航道入口。威利下岗后走到前甲板上欣赏钻石海岬与瓦胡岛上的青山。“凯恩号”以20节的航速在平静的蓝色海面上破浪前进。威利对这艘破旧的扫雷舰的轻快速度颇感异乎寻常、喜出望外。这艘锈迹斑斑的老兵舰尚未完全失去其驱逐舰威武雄壮的气概。甲板在剧烈地左右摇摆，舰艏冲起的波浪溅起晶莹的浪花，威利为自己丝毫不感到晕船而感到自豪。自从他登上“凯恩号”以来，这是他头一次有了几分快意。

然而，他不该到下面去喝咖啡。基弗抓住了他，派他纠正出版物里的错误。这是通信工作中最最乏味的琐事。威利讨厌红墨水、剪刀与气味难闻的糨糊，以及那繁琐的、改不完的错误：“第9页，第0862段第3行，将‘所有订定的枪炮演习’改为‘由美国海军舰队7A所订定的所有枪炮演习’。”他可以想见全世界有数以千记的海军少尉正在竭尽目力，弓着背，干着诸如此类无足轻重的蠢事。

他俯在铺着绿色呢子台布的长桌上工作时，随着舰体的颠簸而上下起伏的桌子使他开始心烦意乱。他气恼地注意到基弗扔给他的那一大堆修改文件中，有一些已十分陈旧。其中有一些是他几个月前就已记入太平洋总部的材料汇编里的。有一次，他干着干着突然扔下手里的钢笔厌恶地叹了声气。他花了一个小时一丝不苟地抄录了一批用钢笔改过的文字，而在那堆文件的下面，就有代替它们的新印出来的文稿。“真见鬼，”他对正在他旁边解译电函的卡莫迪说，“难道基弗从不抄录修改过的文稿吗？这都是些自上次战争以来堆积起来的东西。”

“基弗上尉只顾忙着写他的小说，哪有时间干这个。”卡莫迪怨恨地说，捋了捋他那刚刚长出来的小胡子。

“什么小说？”

“反正写的是小说之类的东西。夜里，他总是半夜半夜地在舱内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吵得我难以入睡。而后，在大白天里他却呼呼大睡。不过，他用这该死的译码机工作起来比谁都快。他在岸上研究过半年这玩艺儿。他能用一两个小时把一整天的往来函电处理完。可是咱们的进度总是滞后，大约有百分之九十要由你、拉比特和我来完成。我认为他可不是个好搭档。”

“你看过他那本小说吗？”

“嘿，我连大作家写的小说都没时间看。我为什么要在他的那些废话上费工夫？”卡莫迪激动地用拇指抚弄着他那蓝黄两色的安纳波利斯戒指。他起身给自己倒了点咖啡。“来一点吗，哥们？”

“谢谢——喂，我说，”威利说着，接过那杯咖啡，“这种工作对他这样有才气的人肯定是枯燥得要命。”

“什么才气？”卡莫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他是个职业作家，卡莫迪。你连这都不知道吗？他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小说。戏剧协会还准备把他的一个剧本搬上舞台呢——”

“那又怎样？他此刻是在‘凯恩号’上，与你我一样。”

“他如果在‘凯恩号’上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威利说，“那将是比译出一大堆函电对美国的贡献还大得多——”

“他的任务是通讯，不是给美国做贡献——”

基弗穿着内衣进了军官起居舱，走到放咖啡的那个墙角，“孩子们，干得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长官。”卡莫迪忽然卑躬屈节地说，一边推开面前的咖啡杯子，一边拿起一份密码电函。

“只不过，我们认为您应该换换口味译点电函了。”威利说。他不怕基弗的军阶比他高。他知道这位通讯官对这种级别的区分持嘲笑态度。他本来就很尊重基弗，现在知道他正在写小说，对他的尊敬陡然又升高了许多。

基弗微笑着走到桌前。“怎么啦，43级大学生，”他懒洋洋地往一张椅子上一坐，“想找随军牧师谈谈了？”

卡莫迪依然低着头没有抬眼看他。“编译密码是一条小船上的少尉军官所执行的公务的一部分，”他说，“我并不介意。每一个在岗的军官都应该学会通讯的基本要领，而且——”

“给我，”基弗说着，喝干了他的咖啡，“把那个译码机给我。我一直在熟睡。你去学习《海军条令》吧。”他从卡莫迪手中将那译码机夺了过去。

“别呀，我能干的，长官。我很高兴——”

“快点去吧。”

“唉，这真是，谢谢您，长官。”卡莫迪站起来向威利干笑了一笑就出去了。

“这下他就高兴了。”基弗说。他开始开足译码机的马力大干起来。正如卡莫迪所说，他的速度简直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告诉我您正在写一部小说。”

基弗点点头。

“已写完不少了吧？”

“大约40万字中的40000字。”

“哇呀，真够长的。”

“比《尤利西斯》[(3)]长，比《战争与和平》[(4)]短。”

“是一部战争小说吗？”

基弗讽刺地微微一笑，“故事发生在一艘航空母舰上。”

“有书名了吗？”

“是的，一个暂定名。”

“是什么名？”威利十分好奇地问道。

“书名本身并不说明什么。”

“那我也想听听。”

基弗犹豫一下，慢慢地说出了那几个字：《民众啊，民众》。

“我喜欢这个书名。”

“认出来了？”

“是《圣经》里说的，我想。”

“出自《约珥书》‘处于抉择深谷中的众生啊，众生’。”

“对，我现在就预定第100万册，要亲笔署名的。”

基弗像一个被奉承的作家似的由衷地微笑着对威利说：“我现在离

那还远着呢。”

“您一定会成功的。我现在可以看一些吗？”

“也许可以吧。当它更像样时。”基弗一直没有停止译电码。他已译完第三份函电，开始译第四份了。

“您译得可真快。”威利赞叹道。

“这也许就是我让它们堆积着的道理。这就像第一千次给小孩儿讲《小红帽》[5]的故事一样。这东西起初用起来就像婴儿学步，既笨拙又乏味，但重复多了就会疯狂起来了。”

“海军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重复。”

“即使有百分之五十的无效动作我都无所谓。通讯工作百分之九十八是无效劳动。我们带着112种注册出版物。我们大约只用6种。但其余的全都需要改正，每月都要重改一次。就拿译的函电说吧，与本舰有关的函电每月最多大约只有四份。譬如关于奎格少校的命令，有关扫雷演习的电报等。我们拼命搜集的所有其他垃圾，都是因为舰长出于求知的好奇心想探听舰队的活动。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你可知道，他可以在军官俱乐部里漫不经心地对他的某个同班同学说：‘喂，我希望你会乐于为南方主攻舰群下一次的向前推进作掩护。’这使人听着他似乎是舰队司令们的朋友。我亲眼见他这么干过十几次了。”

他边说边飞快地解译电码。威利被他这种似乎漫不经心的快速度迷住了。这么一会儿工夫，他已经完成了威利一小时都无法完成的工作，而威利还是所有少尉中速度最快的。

“我弄不懂你是用什么方法完成那些东西的。”

“威利，你难道对海军这一套还没有弄明白吗？全都是儿戏。最高当局里几个头脑灵光的人物已把全部工作分成了许多小块，让那些近乎白痴的人每人负责一小块。在和平时期这种设想毫无问题。一小撮杰出

的年轻人加入海军，希望总有一天能熬出个海军司令当当，而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会成功，因为没有竞争。除去这部分人之外，海军里剩下的都是些只有三流角色才肯干的三流职业，风平浪静地服上二十或三十年的苦役换取一点差强人意的生活保障。有哪个自尊自重、甚至才智平常的美国人愿意参与这样的生活？更别说那些才智优异者了。是啊，现在战争爆发了，成群的有才气的平民百姓一窝蜂地拥进了海军。他们在短短几周内就掌握了那些近乎白痴的家伙用几年的苦功才能掌握的东西，这有什么可奇怪吗？就以译码机为例，海军里那些勤苦工作的碌碌之辈，一小时也许能用它们译出五六份函电，而任何一个半吊子的预备役通信兵，都能学到每小时译20份。难怪那些奴隶式的家伙要嫉恨我们——”

“这是你的歪理，异端邪说。”威利既觉得震惊又感到困惑。

“绝非歪理。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无论是编译密码这一块，机械工程这一块，还是枪炮这一块——你会发现它们全都被简单化、规范化了，你只有在疯人院里才找得到干不了这种活儿的傻蛋。你必须牢记这一点。因为它说明了，并且使你顺从了海军所有的条令，所有必交的报告，所有对记忆与服从的强调，以及所有标准化的做事方式。海军是一个由天才设计，由白痴执行的杰出安排。你如果不是白痴而又加入了海军，那么你只有装作是个白痴才能运作自如。你原有的智力告诉你的所有那些捷径、秩序及常识性的变化都是错误的。你必须学着打破它们，经常自问，‘假如我是个傻瓜，我会怎么做这件事呢？’要把你的思想降低到爬行的速度，然后你就永远不会出错了——好了，卡莫迪老弟的往来函电都清理完了，”他补充说，把那摞电稿推到一边，“要不要我把你的活也干掉？”

“不用了，谢谢您，长官——您对海军的评论可相当辛辣呀——”

“不，不，威利，”基弗诚恳地说，“我对设计的整体是赞同的。我们需要一支海军，而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要经营海军别无他法。要看清真实的图景只需花一点时间，我现在把我的分析成果传授给你。你有智慧

和功底。用不了几个月你就会得出和我同样的结论。你还记得苏格拉底让那个奴隶用一根小棍在沙地上演算出同底等高的正方形面积是等腰三角形面积的两倍的事吗？一个自然的事实经过一段时间就会自行显现出来。你很快就会发现它的。”

“所以这就是你解决舰上生活难题的方法了？‘海军是由天才设计由白痴执行的杰出安排’。”

基弗微笑着点点头，说：“这是忠顺记忆力的绝好证明，威利。你终究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军军官的。”

几个小时之后，威利又回到舰桥上与马里克同值中午12点至下午4点的班。德·弗里斯舰长在驾驶室右侧他的那张窄椅子上打盹儿。放在椅子下面甲板上的小白铁托盘里盛着他吃剩下的午饭：一块掰开的玉米松糕、一些瑞士牛排碎渣和一个空咖啡缸子。天气晴朗炎热，海浪翻起白色浪花。“凯恩号”剧烈地摇摆着，发出吱吱的响声以15节的航速破浪前进。电话铃响了。威利接电话。

“前锅炉舱请求放烟。”电话那端一个嘶哑的声音说。威利向马里克重复了这一请求。

“同意。”值勤军官看了看桅杆上飘动的旗子说。烟囱那边传来隆隆的声音，滚滚的黑烟涌了出来一直朝下风头飘去。“这是个排烟的好时机，”马里克说，“风是横向吹的，正好把烟灰全都吹走。有时候为了调正风向，你不得不先改变航线，然后再请求舰长批准。”

军舰猛烈而持久地摆动了一下。舵手室甲板上的橡胶垫子一下子全滑到了甲板的一侧，堆成了一堆。威利紧紧抓住一个窗户的把手，舵手则在全力抢救胶垫。“风横向劲吹时舰体大幅度摇摆是很自然的。”他说。

“这些旧舰船就是在干涸的船坞里也照样摇摆，”马里克说，“船头干舷高度太大，船尾太重。完全是因为那扫雷装备，稳定性相当差。横

向风真能把她吹翻。”他悠闲地走出舵手室，来到右舷边上，威利也跟了出来，很高兴有机会享受拂面的清风。在狭小闷热的驾驶室里，船的摇摆使他很不舒服。他决定在值勤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呆在舱外露天里。这会使他的皮肤晒得黝黑漂亮。

那位海军中尉不停地观察着海面，有时用他的双筒望远镜扫视大片海平面。威利亦步亦趋地像他那样做，可是海面上空无一物，不久他就腻烦了。

“马里克先生，”他说，“您觉得基弗先生这个人怎么样？”

中尉吃惊地侧目看了他一眼，“他那可恶的头脑太敏锐了。”

“你认为他是个好军官吗？”威利知道自己越礼了，但克制不住强烈的好奇心。中尉又将望远镜举到眼前。

“过得去罢了，”他说，“与咱们这些人一个样。”

“他似乎不太看得起海军。”

马里克哼了一声，“汤姆看不起的事情多了。将来得让他到西海岸去见识见识。”

“您是西海岸人吗？”

马里克点点头。“汤姆说那是留给人类学家研究的最后一块原始地区。他说我们是一群只会打打网球的白种野蛮人。”

“您战前是干什么的，长官？”

马里克不安地看了看正在打盹的舰长，“捕鱼。”

“是商业捕鱼吗？”

“喂，基思，值班时间不是让我们漫无目的的闲聊的。你如果对这艘军舰或值班有什么问题那当然另作别论。”

“对不起。”

“舰长对这种事不甚严格。但值班时还是专心些为好。”

“那当然，长官。只是没什么事发生，所以——”

“一旦有事发生，一般都来得很快。”

“对，对，长官。”

过了一会儿，马里克说：“那儿有情况。”

“哪儿，长官？”

“离右舷一个罗经点。”

威利将望远镜对准那个方向。在彩虹般闪亮的浪尖后面什么也没有——除了——他想可能有两个，不，三个淡淡的黑点，像下巴上没刮掉的胡茬子一样。

马里克叫醒舰长：“发现三艘驱逐舰的桅杆，舰长，在会合点以西大约3英里处。”

舰长像嘴里含着东西似的含糊地说：“好的，加速到20节靠近它们。”

那三根头发丝似的黑影变成了桅杆，随即舰体也显出来了，那几艘舰船不久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了。威利对这些侧影很熟悉：三根烟囱，第二根与第三根烟囱之间有轮廓不整齐的空隙；细弱的3英寸火炮；倾斜的平甲板；舰艉处怪模怪样地装着两台起重机。它们是“凯恩号”的姊妹舰，两个混蛋驱逐扫雷舰。舰长伸了伸懒腰，从驾驶室走到舰桥的翼台上。“看看它们是哪些舰？”

信号兵恩格斯特兰德抓起一个长筒望远镜努力看那些舰船的舰艏号码。“弗罗比歇尔——”他说，“琼斯——摩尔顿。”

“‘摩尔顿’！”舰长惊叫道，“再看看。她该在南太平洋上啊。”

“DMS21，长官。”恩格斯特兰德报告道。

“你知道什么。嘿，‘萨米斯公爵号’又和咱们在一起了？发信号告诉他们‘德·弗里斯向铁公爵致敬’。”

信号兵开始忽闪起一个装在旗袋上的大型探照灯。威利拿起那个长筒望远镜对准“摩尔顿”。那三个字母DMS（驱逐扫雷舰）靠得越来越近了。威利觉得他看见了在舰桥围栏上趴着的凯格斯那张可悲的长脸。“‘摩尔顿号’上有个我认识的人！”他说。

“好啊，”德·弗里斯说，“这可使这次行动更加容易了——继续行驶，史蒂夫，跟在‘摩尔顿’后面，保持1000码距离，排成疏开纵队。”

“是，遵命，长官。”

威利曾经是弗纳尔德楼操纵信号灯的冠军。他为自己能用摩尔斯电码每分钟发八个字而自豪。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由他操纵信号灯更自然的事了。所以，恩格斯特兰德刚松手，他就向“摩尔顿”发开了信号。他要向凯格斯致意，而且他还以为显显他在摩尔斯电码方面的本事也许会使舰长对他的看法稍稍升高一些。信号兵——恩格斯特兰德和两名助手——惊呆了，直瞪瞪地看着他。“别担心，小家伙们，”他说，“我会发。”水兵们都一样，他想，把他们那点小技艺当成大宝贝，看见一个军官能干得如同他们一样在行就心生嫉恨。“摩尔顿”的回复信号发过来了。他开始拼出“你—好，凯—格—斯——多——么——”

“基思先生，”耳边传来舰长的声音，“你在干什么呢？”

威利住手停发信号，但手仍留在信号灯快门的操纵杆上。“只是想向我的朋友问好，长官。”他若无其事地答道。

“我明白了。请把你的手从信号灯上拿开。”

“是，长官。”他使劲拉了一下信号灯的操纵杆，服从了舰长的命令。舰长吸了一口长气，又慢慢吐了出来，然后以忍耐的口气说：“我应该向你讲清楚一件事情，基思先生。本军舰上的通讯设施与大街上的公共付费电话可不一样。舰上只有一个人有权决定发什么信息，而那个

人就是我本人，所以今后——”

“这又不是什么正式信息，长官。只问个好——”

“讨厌，基思，你等我把话讲完！本军舰无论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理由，要发出无线电信号或视觉信号，不论信号发出的方式是什么，就都是正式通讯，对此，我，只有我负这个责任！现在，你清楚了吗？”

“真对不起，长官。我刚才真的不知道，不过——”

德·弗里斯转过身，对那个信号兵咆哮道：“真他妈的该死，恩格斯特兰德，你是不是值着班就睡着了？那个信号灯是你的责任。”

“我知道，长官。”恩格斯特兰德低下头说。

“虽然这是因为某个军官碰巧不知道通讯程序，但这不能成为你的借口。即使是副舰长要动那个信号灯，你也要一脚把他踢到舰桥那边去，远远地离开信号灯。倘若再发生这样的事，就罚你十次不准上岸。放机灵点！”

他大步走进驾驶室。恩格斯特兰德责怪地看了威利一眼，走到舰桥的另一侧。威利凝望着大海，脸上直发烧。“好个乡巴佬，真是个愚蠢自大的大乡巴佬，”他心里骂道，“找一切借口显示自己有多了不起。故意找信号兵的茬儿好让我更受羞辱。不折不扣的迫害狂，妄自尊大的普鲁士家伙，蠢货！”

---

(1)该隐（Caine），《圣经》中的人物，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谋杀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凶手。在《旧约全书》中，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他出于忌妒而谋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并逃走，上帝在他的额头上用手指按了一个印记，以标志他犯下的杀人罪。《新约全书·约翰》一书第3章第12节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该隐（Caine）［喻］杀弟者、杀人者、凶手、恶魔。——译者注

(2)理查德·布林斯里·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18世纪英国

著名的喜剧家，《情敌》（1775）是他最早的喜剧，写一个受了感伤文学影响的富家女幻想和一个穷军官私奔，而这穷军官却是一个贵族青年投女方之所好而乔装的。——译者注

(3)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传世之作。《尤利西斯》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是20世纪一部举世瞩目的奇书——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译者注

(4)俄国伟大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Lev Nikolaevich Tolstoi，1828—1910）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之一。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问世至今，一直被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译者注

(5)格林兄弟（雅科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共同编成的童话故事集《格林童话》中的名篇，与《灰姑娘》《白雪公主》等，已成为世界各国儿童喜爱的杰作。——译者注

10　丢失的电报

那几艘扫雷舰于凌晨4时正排成一条彼此相距1000码的斜线，开始布放扫雷装置。威利走到舰艉上观看着。

他看不出眼前的活动有任何意义。那套装备是一团纠结在一起的脏兮兮、油腻腻的缆绳、钩环、浮标、绳索与铁链。六七个舱面水兵光着脊梁在马里克的监视下来来回回地忙着，一边在起伏颠簸的舰艉上四处与那堆破烂较劲，一边沙哑着嗓子喊叫着，警告着，用语的下流污秽不堪入耳。军舰大幅摇摆时，海浪刚好打到他们的脚踝上，海水在扫雷装备四周激荡。在威利看来，那场面简直就是一片混乱和惊慌失措。他推测“凯恩号”的水兵们根本不适合他们的工作，而是正在证实古老的格言：

> 当遭遇危险或疑点，
>
> 跑圈，尖叫并呼喊。

这样大呼大叫了20分钟之后，那位指挥这场战争之舞的副水手长，一个矮胖结实，声似蛙鸣，性急如火，名叫贝利森的小头目高声报告道：“马里克先生，右舷一切准备完毕！”

此时，攀附在一台巨大的蒸汽起锚机上避水的威利心里怀疑那堆一团乱麻似的东西算什么“准备完毕”。

“基思，”马里克厉声喝道，“快离开那起锚机。”

威利跳下来时，正好赶上一个海浪打上甲板，打湿了他小半截裤腿。他涉水走到后甲板船室的梯子前，爬上去观看下面的工作会如何进行。水兵们将一个蛋形扫雷器挂到一台吊车上。随着马里克一声口令，

他们把那套装备整个地从船侧抛入海中。顿时，沉重铁器的撞击声，铁链的嘎嘎声，浪花的拍打声，水兵们的喝骂声，蒸汽的喷射声，起锚机转动的吱吱声，乱哄哄的奔跑声汇成了一曲不堪入耳的华彩乐章，随后是一片骤然降临的寂静。扫雷器从右舷干净利落地呈扇形向外展开，缓慢下沉，水面上的红色浮标标示出它所在的位置。紧密地绕在起锚器上的锋利的钢索均匀地放开。一切都像扫雷手册中的示意图一样，井井有条，毫厘不差。

左舷扫雷器的投放又是一通手忙脚乱。威利再也不敢肯定那无懈可击的第一次投放究竟是出于运气还是凭着技术。当混乱情形与污秽的谩骂声像前次一样达到高峰时，他觉得主要还是靠运气。但是经过又一轮的溅落，转动，嘶喊，咒骂，直至复归寂静——第二台起锚器像第一台一样干净利落、顺利地完成了作业。“我死也不信。”他大声说。

“为什么？”

这声音使威利小小地吃了一惊。德·弗里斯舰长正趴在他旁边的船舷上观看水兵们操作。

“啊，长官，我觉得干得相当漂亮，没别的意思。”

“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一次投放，”德·弗里斯说，“嗨，史蒂夫，你怎么竟然用了45分钟？”

马里克仰面冲他微笑着说：“您好，舰长。怎么啦，我认为小伙子们干得不算很差呀，他们已四个月没干了。舰长，你看看，其他舰只甚至都还没开始放呢。”

“谁管那些乱糟糟的铁桶呀？我们在努美阿岛时只用了38分钟。”

“舰长，那可是在操练了四天之后——”

“就算是吧，明天我要求在30分钟内完成。”

“遵命，长官。”

那些满身油污，汗流不止，衣衫褴褛的水兵们手插着腰在周围站着，对舰长的批评，看上去倒是特别自鸣得意的样子。

“长官，这都是我的错。”副水手长开口说话了。接着，他开始了一番自我辩白，威利听得一头雾水，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话大致是这样的：“那左舷的畜生在我们快放切割链以免再次走那个鼻子尖时缠在右舷那个坟堆儿上了。我不得不摘掉那个钩子，弯了两条蛇鲨换上，这才在匆忙中把扫雷器放了下去。”

“好啦，”德·弗里斯说，“你难道不能摇动那个乳酒冻或者试试那个痒痒草？那样那起重机就碰不上那根粗针了，你也就不用管那个衣服架子了。这样做结果是一样的。”

“是，长官，”贝利森说，“那样可能也行。我明天试一试。”

威利的心沉了。他确信即使随“凯恩号”航行100年也不会比现在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懂得多些。“长官，”他对德·弗里斯说，“对施放扫雷器有没有规定的标准时间？”

“书上要求1小时，”德·弗里斯说，“本军舰的标准是30分钟。不过，我从来没能够让这些笨手笨脚的家伙做到过。也许你的朋友奎格的运气会好些。”

“这样使用‘标准’这个词儿倒是挺有意思的，长官。”威利壮着胆子说。

德·弗里斯讥讽地看了他一眼，“是啊，你听的是海军的行话——好啦，”他对下面的人喊道，“你们扫雷支队的人听着，总起来说这次的活儿干得还不算太差。”

“谢谢您，长官。”水兵们说，相互开怀地笑了。

其他的扫雷舰此时也都放下了扫雷器，于是整整一个下午的操演便开始了。威利被一连串的急转弯、兜圈子以及队形变换弄得头晕眼花。

他努力追随眼前发生的一切。一次他甚至到舰桥上去请教年轻的舰务官卡莫迪，请他解释操演的各个程序。卡莫迪添油加醋地把诸如贝克尔行进、乔治行进，以及什么斑马行进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最后，威利还是依靠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才弄明白，原来这些扫雷舰在假装已进入雷区，模拟着遇到了各种紧急情况和灾难。这真是个悲哀的差事，他想。当扩音器发出“停止演习。收起扫雷器”的命令时，已是夕阳西下，红霞满天了。威利立即回到后甲板舱，想尽量多了解一些收起扫雷器的操作细节，但主要还是想欣赏水兵们的咒骂艺术。他从未听过如此精彩的话语。在热火头上时，“凯恩号”上的污言秽语颇有些古希腊酒神赞歌的气概。

他没有失望。扫雷支队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他们像是与时间赛跑似的赶着把那两套扫雷器收到舰上。他们时刻注意着其他扫雷舰桅杆桁端上挂的两个黑球，落下一个黑球说明已收起了一套扫雷器。“凯恩号”只用了15分钟便落下了左舷桁端上的黑球，不等“摩尔顿号”降下第一个黑球，“凯恩号”右舷下面的扫雷器已露出了水面。马里克中尉光赤着上身，大汗淋漓地与水兵们并肩作战。“加油啊，”他大喊道，“到现在才用了28分钟！仍是咱们最快！赶快把这个该死的大鸭蛋拖上来呀。”但在最后一分钟灾难发生了。水兵富勒正要把红色的浮标拽出水面时，失手把它掉进了海里。那浮标在舰艉后面的波浪里一沉一浮地漂走了。

其他水兵将富勒围了起来，突然灵感大发似的劈头盖脸地一顿臭骂，其精彩纷呈的花样把威利乐得直想为他们鼓掌喝彩。马里克传话让“凯恩号”停止前进，然后缓慢倒退。马里克脱光全身的衣服，在腰上系了根绳子。“别瞎打小快艇的主意了。我游过去把那该死的东西抓回来。告诉舰长停机。”他对副水手长说。接着，他便从军舰侧面跳入海中。

夕阳已西沉。那浮标在紫红色的海浪中只是一个小红点，距离左舷

约有200码。水兵们沿栏杆站成一条线，看着上尉的头渐渐地接近那浮标。此时，威利听见他们在唧唧咕咕地谈论着鲨鱼。“我5分钟前看见了一条该死的锤头鲨，”贝利森说，“即使要我的命我也不会游泳去取那东西。为了给那老东西节省5分钟让我的屁股给咬掉——”

有人在威利肩膀上拍了一下。他不耐烦地转过身，“嗯，嗯。是什么事？”

一个电报员手里摇晃着一份电报在他身后站着。“这是刚发过来的，长官。是专发给咱们的。基弗先生说现在是您值班译电——”

威利拿过电报看了一眼。“好的，知道了。我过几分钟就把它译出来。”他把那张纸往口袋里一塞，就又朝海上望去。此时，马里克的脑袋在黑糊糊的水里几乎看不清了，他已游到浮标跟前。他在那东西周围拍打了约莫1分钟的样子，双脚击起的水花泛着白沫。随后，只见他往上一蹿，露出半截身子，挥舞着双臂。风吹来了他隐约的呼叫声：“抓住了，往回拉吧！”水兵们开始拼命往回拉那根湿漉漉的绳子。那浮标由马里克抓着破水而来。

威利兴奋不已，奔下舷梯向舰艉跑去。他一脚没有踩稳，摔倒在溜滑的甲板上。一个暖洋洋的海浪打在他身上，把他打了个透湿。他站起身，吐着嘴里的海水，一把抓住了一根救生索。那水淋淋的浮标哐当一声落在了甲板上。“把右舷的黑球降下来！”贝利森喊道。马里克的头在螺旋桨护板附近冒了上来，十几只手臂伸了过去。他也爬上来了。

“我的老天，长官，您根本没必要这么干啊。”贝利森说。

马里克喘着粗气，问：“回收用了多少时间？”

电话传令兵说：“算上把浮标弄上来的时间总共用了41分钟，长官。”

“把他们全打败了，长官。”一名水兵指着海面说。其他舰的桅杆桁端上的黑球还在那里挂着呢。

“太好了，”马里克满脸堆笑地说。“要是那些铁匣子中有一个胜过了咱们，那就等着没完没了地挨训吧。”他一眼看见了落汤鸡似的威利，“你他娘的怎么啦，基思？你是不是也跳下去了？”水兵们这时才注意到威利，偷偷地笑着。

“看你看得太着迷了，”威利说，“干得太漂亮了。”

马里克用他的手掌抹去他那宽阔的棕色胸膛和肩头上的水，“瞎说，我一直在找借口下去游一游呢。”

“你不担心鲨鱼吗？”

“只要你不停地活动着，鲨鱼是不会来找你的麻烦的。他妈的，”这位中尉说，“如果让铁公爵萨米斯在收扫雷器上赢了他，我宁可将来见不到他而碰上鲨鱼——走吧，基思，你和我都需要换换衣服了。”

威利把他那湿透了的咔叽制服往弹药舱的角落里一堆。他已把口袋里那份电报忘得一干二净了。这几艘军舰连着又操练了两天，那份电报在揉成一团的咔叽制服里早已被泡烂了。

天气晴和，威利因为有各种新奇的扫雷器具，电力操纵的、锚定的、音响控制的等不同的扫雷器具作为娱乐，他发现自己像一个兴致勃勃的观光客一样在旅途中玩得非常开心。他在舰桥上值勤时极力取悦德·弗里斯舰长，使得两人相处得好多了。他把汤姆·基弗的格言“假如我是个傻瓜，我会怎么做这件事呢？”作为他的行事准则，像话剧演员一样扮演着一名挣扎奋进、过分认真的海军少尉。他笔直地站立整整四个小时，毫不懈怠地凝望着海面。除非有人跟他说话，或报告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某个物体，他从不说话。那些东西不管有多荒唐，不值一提——漂在水上的一截木头、一个铁罐头筒、某只船倒下来的一片垃圾——他都要郑重其事地报告。舰长也总是一无例外地用高兴的语气向他道谢。他越是学得像是个勤恳苦干的笨蛋，德·弗里斯就越喜欢他。

舰队于第三天进入一个海滩附近的浅水区，扫除了一些教练雷。威利直到看见翻着白沫的蓝色海浪上漂着一个带刺的黄色铁球时，才意识到：那些离奇的索具和扫雷器具根本无法让这些扫雷舰的舰长们在发现危险的时间上抢先。他对这部分表演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一次，“凯恩号”差一点没撞上一枚被“摩尔顿号”扫出来的水雷。威利心想，如果那是一枚实雷的话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呢。为此，他开始琢磨是否还要继续等六个月再向海军上将求救。

最后一次扫雷演练于日落前两小时完毕。假如在回程中以20节的速度航行，就还有机会在夜晚放下防潜网之前返回珍珠港。不幸的是编队司令官所在的“摩尔顿号”在回收过程的最后时刻丢失了一副扫雷器，花了整整一小时才把它捞上来，别的军舰只能空等着，把水兵们急得直跺脚。结果，这四艘老扫雷舰不得不在航道入口外白白转悠了一整夜。

翌日早晨，他们进港时“凯恩号”与“摩尔顿号”奉命泊在同一锚地。两舰之间刚架上跳板，威利便经戈顿批准过船去拜访凯格斯。

他一踏上那艘军舰的后甲板就被两艘军舰之间的差别惊呆了。它们的结构完全相同，但难以想像的是它们的状况却如此迥异。那里没有锈迹，没有一片片的绿色底漆，船墙和甲板一律是洁净的灰色。舷梯扶栏的绳子洁白无瑕，救生索的皮套都缝得紧紧的，呈自然富丽的棕色。而“凯恩号”上的这些东西不是破破烂烂，松弛疲软，就是覆盖着干裂的灰漆。水兵们的工作服个个干干净净，衬衫的下摆都掖在裤子里，所以飘动的衬衣下摆，成了通报来自“凯恩号”的合适的标识。威利看到了一艘驱逐扫雷舰不一定非成为“凯恩号”那种样子不可。“凯恩号”的那种样子，只是一个被遗弃者的必然现象。

“凯格斯？当然有，他在军官起居舱里呢。”值勤军官说，衣冠整洁得像是一名舰队司令的副官。

威利发现凯格斯在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旁一手拿着咖啡喝着，一手操作译码机翻译着电报，“你好啊，凯格斯老弟！看在老朋友的份儿

上，该歇一会儿了——”

“威利！”啪地一声，咖啡杯落到了托盘上。凯格斯跳起来双手握住了威利伸出的手。威利觉得对方的手在颤抖，他为自己朋友现在的模样甚感不安。他原先就瘦，现在他的体重又减轻了许多。两边的颧骨突起，苍白的皮肤好像是被硬抻到下颏似的，薄得都快透明了。头上还出现了几绺威利以前从未见过的华发。两眼周围有了黑眼圈。

“怎么，埃德，他们把你也塞进通讯组里了，是不是？”

“我上周才接下通讯官的职务，威利。我已给他当了5个月的助手——”

“现在已经是部门的头头了，是吧？干得好啊。”

“别开玩笑了。”凯格斯形容憔悴地说。

威利接过一杯咖啡，坐下。聊了一会儿之后他说：“你今晚值班吗？”

凯格斯茫然地沉思一会儿，“不——今晚不——”

“太好啦。也许罗兰还没有出海。咱们到岸上去一定把他找出来——”

“对不起，威利。我倒真想去，但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

凯格斯回头看了看。除了他们二人之外，一尘不染的军官起居舱里没有别的军官。他压低声音说：“因为那起锚器。”

“你们丢失的那套吗？那又怎么了？你们找回来了呀。”

“全舰人员一周不得离舰。”

“全舰人员？也包括军官？”

凯格斯点点头，“所有的人。”

“凭什么？真不可思议。谁应该对此事负责？”

“这艘军舰上的每一件事大家都得负责，威利——正是以这种方式——”凯格斯猛然挺直身子，站起来一下子把桌上的译码机扫落到地上，喊道：“啊，上帝。”除了头顶上传来的一声用力关门的闷响之外，威利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到导致他那种举动的理由。

“请原谅，威利——”凯格斯狂乱地将那台译码机塞进保险柜，锁好，又匆忙从舱壁上的一个挂钩上取下一个夹有电报译文的夹子。他望着起居舱的门，紧张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威利也站起来凝望，情不自禁地感觉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恐惧。

门开了，一个身子挺直的瘦子走了进来。他头发稀疏浅淡，眉头紧皱，嘴巴就像一道褶皱的伤疤。

“萨米斯舰长，这——这——是我的一个熟人，长官，‘凯恩号’的，长官，基思少尉。”

“基思，”萨米斯淡然应道，伸出他的手，“我是萨米斯。”

威利刚碰到那只冰冷的手，它就缩回去了。萨米斯舰长在刚才凯格斯坐的椅子上坐下。

“咖啡，长官？”

“谢谢你，凯格斯。”

“您如果想看的话，今天上午的往来函电都译好了，长官。”

舰长点点头。凯格斯忙不迭地倒了咖啡，从夹子里抽出那些电报，一份一份地递给这位铁公爵过目，每次他都微微弓着腰，低声做一点解释。萨米斯每看完一份就一声不吭地把它交还凯格斯。这是威利在古装电影之外从未见过的奴才与主子的画面。

“我怎么没看见第367号电报啊？”萨米斯问。

“长官，我正在译那份电报时我的朋友来了。我已译完了四分之三。我再用两分钟就能译完，长官——您如果想看我此刻就译——”

“它的重要性如何？”

“是缓发电报，长官。”

萨米斯冷淡地看了威利一眼。这是握手之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表示知道他的存在，“你可以等到你的朋友走了之后再干。”

“非常感谢您，长官。”

铁公爵萨米斯悠然地品着剩下的咖啡，目不旁视，凯格斯手里拿着电报夹，一声不吭，必恭必敬地在他旁边站着。威利靠在舰墙上暗暗称奇。那位舰长终于用手帕轻轻地抹抹嘴，起身走了出去。

“万岁！”威利在门关上后低声喊。

“嘘！”凯格斯向他投去乞求的目光，然后跌坐在一把椅子里。过了几分钟，他心虚地说：“他隔着舱壁也能听见。”

威利充满同情地搂住凯格斯弯着的双肩，“诸神啊，我的男子汉，你是怎么让他把你吓成这样的？”

“你们的舰长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凯格斯哭丧着脸惊奇地看着他问。

“见鬼，才不呢。我是说，他自有他低等野兽的一面，但——我的老天爷呀，你们这位简直可笑——”

“别嚷嚷，威利，”凯格斯又扭头看了看，哀求着说，“哎呀，我想像所有的舰长都差不多一个样——”

“你真糊涂，老弟。你从未登上过别的军舰吗？”

凯格斯摇头，“自从我在瓜达卡纳尔岛登上‘摩尔顿舰’以来我们就一

直在作战。到珍珠港后我还没上过岸呢。”

“在这个世界上能那样把我当猴子耍的舰长还没有呢。”威利咬牙切齿地说。

“他是个相当好的舰长，威利，你只是要理解他——”

“照你这么说，你也只需要理解希特勒了。”威利说。

“我会尽快到你的舰上去的，威利。也许就在今天晚些时候。”凯格斯从保险柜里取出译码机，明显地急着要开始工作了。威利只好同他告别。

在“凯恩号”锈迹斑斑的到处是丢弃物的后甲板上，在值勤军官的桌子旁，站着一个陌生人：一个礼服笔挺的海军陆战队下士，身子挺直得像个锡铸的战士，他衣服上的扣子在阳光下灼灼生辉。“这就是基思少尉。”值日军官卡莫迪对陆战队下士说。那站得直挺挺的下士正步走到威利面前，敬了个礼。“海军少将雷诺茨向您致问候，长官。”他说着，递给威利一个封好的信封。

威利打开信封，看到一张打字便条：

> 兹定于今晚20：00在海军将军雷诺茨官邸为海军将军克拉夫举行招待会，敬请威利·基思少尉光临。第20航空母舰分队司令的快艇于19：15至“凯恩舰”相接。
>
> H.马特森上校
>
> 遵命奉请

“谢谢你。”威利说。那位陆战队下士再次敬了个僵硬的军礼，然后以一个活动玩偶的僵硬动作履行了离去的全套礼仪离开后甲板，爬下链梯，登上海军少将那带有白边舱盖的豪华快艇。卡莫迪向小艇的水手长

挥手示意，那快艇便突突突地开走了。

“我的上帝，”那小个子安纳波利斯人拽着自己的小胡子，一脸敬畏地看着威利说，“您到底有什么背景啊？”

“别嚷嚷，”威利得意地说，“我是微服私访的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漫步走到前甲板上，卡莫迪那瞠目结舌的神秘样子搞得他像喝了香槟一样心里热乎乎的。

威利走到舰艏上，清凉的小风吹动着蓝色舰艏旗。他在甲板上坐下，背靠旗杆，一门心思地苦苦琢磨着刚才经过的一些场景。他在“摩尔顿号”上所观察到的情景把他对自己所在军舰的看法全搅乱了。首先，他本以为德·弗里斯是个暴君，但与铁公爵萨米斯比起来，他的这位舰长应该是个懒散的好心人。再说啦，“摩尔顿号”是海军秩序与效率的模范，“凯恩号”相形之下只是一条可怜的中国舢板。然而，那艘漂亮的扫雷舰曾丢掉过一套扫雷器；而这生锈的流浪儿却在扫雷演习中夺魁。这些事实如何自圆其说？难道丢失扫雷器只是个毫无意义的偶然事故？要不然就是“凯恩号”的工作技巧也是个偶然，一切都亏了有个渔夫马里克？在这个驱逐舰与扫雷舰杂交成的世界里，所有的条规似乎都被弄成一团糟了。他又想起了汤姆·基弗的话：“海军是由天才设计由白痴执行的杰出安排，”并且要“自问‘假如我是个傻瓜，我会怎么做这件事呢？’”他尊重那位通讯军官的头脑，而且他还亲耳听到马里克公开承认那头脑的敏锐。他于是决定，在他把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理出头绪、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前，一定要把这些格言作为自己的指南并且要——

“基思少尉，急速到舰长室报到！”刺耳的扩音器发出的通告声使他猛然站了起来。他一边向军官起居舱跑着，一边脑子里快速盘算着舰长召见他的各种可能的理由。他猜想大概是卡莫迪将海军少将的快艇来过的事告诉舰长了。他兴致勃勃地敲舰长的门。

“进来，基思。”

穿着长裤和衬衫的德·弗里斯正坐在桌前怒形于色地看着一长串电报清单，其中有一份电报的标题被用红铅笔重重地划了一个圈。他身边站着汤姆·基弗和那个给威利送那份被遗忘了的电报的报务员。那个报务员两手揉搓着他的帽子，向这位少尉投过来一副惊恐的目光。基弗则对威利直摇头。

威利见此情景，一下子全明白了。他真想立时遁迹消失或者死掉。

“威利，”舰长用平板而和善的语气说，“三天前本舰收到一份命令本舰采取行动的电报。我是五分钟前例行公事地检查我们在海上演习时所收到的全部电报的每个标题时才发现这一有趣的事实的。我每次回港后都是这么做的。这种枯燥无味的习惯做法有时也不白做。你知道，给报务室的命令是一收到有关战斗行动的电报必须立即送交负责译电报的军官。这位斯纳斐·史密斯断言他三天前就把那份电报交给你了。是他在撒谎吗？”

那报务员脱口说道：“长官，我是在后甲板舱室交给你的，当时他们正在收回扫雷器。你肯定记得的！”

“你的确给我了，史密斯，”威利说，“我很抱歉，舰长。这是我的错。”

“我知道了。你把那份电报译出来了吗？”

“没有，长官。对不起，可是它——”

“快到报务室去把‘福克斯一览表’给基弗上尉拿来。”

“是，是的，长官。”该水兵窜出舱外。

所谓“福克斯一览表”是一本记事簿，上面有由报务员抄录的所有发给出海的海军舰艇的电报。这些电报要保存几个月，然后销毁。有关本舰的电报还须用单另的表格重抄一份。弹药舱里塞在威利的咔叽制服里正在霉烂的就是一份这样的电报。

“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汤姆，”舰长镇定地说，“就是用你平生最快的速度把那份电报译出来。”

“我会的，长官。我真的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应该担忧的理由。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也许是舰船局有什么修正意见或是——”

“好吧，咱们看看再说，行不行？”

“好的，长官。”基弗通讯官往外走时，低声责备道，“怎么搞的，威利。”

德·弗里斯舰长在狭小的舱内踱来踱去，根本不理威利。除了抽烟抽得速度比平时快之外，一点都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安。过了一会儿，军官起居舱里就响起了译码机的嗒嗒声。舰长走出卧舱，故意让舱门敞着，从基弗的背后看他旋风般地翻译那份登录在“福克斯一览表”上的电报。德·弗里斯从基弗手里拿过译好的电报，快速地看了一遍。

“谢谢你，汤姆。”他回进他自己的卧舱，关上门，“你没有一拿到它就把它译出来，真是太糟糕了，基思先生。这份电报原本会使你感兴趣的。念念吧。”

他将译文递给威利。“美国海军少校威廉·H·德·弗里斯解职后调离。乘飞机到人事局报到领受新职。急办。撤消海军少校菲利普·F·奎格的训练职务，立即前往接任新职。”

威利看完后将电文交还舰长。“我很抱歉，长官。我太愚蠢，太大意了，”他哽咽着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可说，长官，除了——”

“史密斯交给你的那份电报怎么样了？”

“还在一件肮脏的咔叽制服口袋里塞着呢。史密斯把电报交给我时，马里克先生正游水去抓那个浮标。我将电报塞进衣袋，后来——我想我当时只注意了收回那个浮标而把它全给忘了……”这些话他自己听着都站不住脚，禁不住脸都红了。

德·弗里斯用手托着头，停了片刻，“你知不知道，基思，丢失一份作战电报有多严重吗？”

“知道，长官。”

“我看你未必知道。”舰长用手拢了拢下垂的金发，“可以想像本舰可能已经忘掉了一次战斗任务——及其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我希望你知道，在军事法庭上，对这种失职负全部责任的是我。”

“我知道，长官。”

“那好，这件事情对你有多大教训？”

“我绝不让这种错误重犯。”

“我感到怀疑。”舰长拿起桌上的一叠长长的黄色表格，“出于一个也许是不幸的巧合，我今天上午一直在填写评价你们工作表现的报告，其中也有你的。我必须在离任时将它交给人事局。”

基思少尉感到一阵震颤和惊慌。

“你认为这次事件会对你的评价报告产生什么影响？”

“这话不该我说，长官。任何人都会犯一次错误——”

“有些错误会一犯再犯，而海军容许犯错误的余地是很小的，威利。每一次行动都涉及太多的生命、财产和危险，万万马虎不得。你现在就是在海军里服役。”

“对这一点我有认识，长官。”

“坦白地说，我认为你没有认识。刚刚发生的事情迫使我对你的评价报告是‘不能令人满意’。这当然是件不愉快，令人讨厌的事情。这些表格会永远保存在人事局里。上面写的每件事情都将成为你的名字的一部分。我不愿毁掉一个人在海军里的前程，即使他并不看重这种前程。”

“我并不轻看它，长官。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为此非常痛心。我能说的话都已经说清楚了。”

“我也许现在该把关于你的报告写出来了。”舰长说。他从那一叠表格中抽出一张，拿起一枝铅笔，开始写了起来。

“我可以再说一件事吗，长官？”威利赶快插了一句。

“当然可以。”舰长抬起头，举着铅笔。

“您现在是怀着对那件事的鲜活印象写报告。我知道这件事十分严重。但我想，您如果过二十四小时再写，您的措词也许会稍微公平一些——”

德·弗里斯以众所熟知的讥讽方式微笑着，“有道理。不过在我明天把这些表格交给文书之前反正都要重新再看一遍的。说不定到那时候我会更具慈悲心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会做必要的改动。”

“我不是请求您发慈悲，长官。”

“好极了。”德·弗里斯写了几行，小字写得出乎意料地整齐漂亮。他把报告递给威利。他在总评语栏内是这么写的：

> 基思少尉似乎是个聪明，有希望的年轻人。他来本舰工作不到两周，已表明他有望成为一名称职的军官。但他必须首先克服对其职责有点轻忽与粗枝大叶的作风。

在这个栏目的上方，另有一行印好的文字：我认为该军官：突出——优秀——尚好——一般——较差。德·弗里斯擦掉了“优秀”边上的“√”，在“尚好”边上打了个“√”。

在海军的用语里，这就是一只黑球。军官的考评报告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工具，忍心冷酷地报告实情的指挥官为数极少。因此，一名原本是“一般”的军官在这些报表上往往被评为“优秀”。说某个人“尚好”就等

于告诉人事局此人不足取。威利对这一套完全心知肚明。他在太平洋总部打过几十份这类报告。他越读这份报告，越感到气愤与不安。这完全是巧妙而恶毒的轻赞重责，绝无补救的希望。他将报告交还舰长，尽力控制着不让感情露在脸上。“就是这些吗，长官？”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评语不公平？”

“我宁愿不做评论，长官。考评报告是您权限内的——”

“我对人事局的责任要求我提供尽可能诚实的意见。你要知道，这个报告绝非说你差。而且你还可以用一份好的报告抹掉它。”

“太谢谢您了，长官。”威利因极力压抑心中的怒火而浑身颤抖。他只想立即离开舰长的卧舱。他觉得舰长故意不让他走，纯粹是对他幸灾乐祸。“我可以走了吗，长官？”

德·弗里斯看着他，惯有的嘲讽表情里混合着无奈的悲哀。“我有责任告诉你，如果认为报告写得不公平，你有权附上一封信陈述你自己的意见。”

“我没什么要附加的，长官。”

“那就这样吧，威利。切勿再丢失作战电报了。”

“是，是的。”威利转身，刚要开门出去。

“请等一等。”

“还有事吗，长官？”

舰长把考评报告往桌上一扔，慢慢转动着他的椅子，“我认为还得考虑执行纪律的问题。”

威利狠狠地朝那位舰长和那份黄色的报表看了一眼。

“报告，至少就我狭隘的理解而言，不属于执行纪律项内，”德·弗里斯说，“利用考评报告进行惩罚否定了这个制度的价值，而且是海军

部长所严令禁止的。”

“我很乐意知道这个，长官。”威利以为这话是一个大胆的讽刺，可是德·弗里斯对此毫无反应。

“我要关你三天禁闭，威利——与你耽误电报的时间一样长。这也许会使你的头脑清醒起来。”

“请原谅我的无知，长官。确切地说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除了吃饭与上厕所之外不得擅离你的舱室——可我又想，”舰长又说，“罚你在弹药舱里蹲禁闭实在是残酷，不寻常，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吧，罚你三天内不许离开这艘军舰。”

“是，知道了，长官。”

“得了，我看就这些了。”

威利转身要走时，满腔怒火中突然闪出了一个想法。他从衣兜里拽出海军少将那封邀请函，一言不发地交给德·弗里斯。舰长噘起嘴唇。“好啊，好啊。雷诺茨将军，哎？相当不错的伙伴。你是怎么认识这位将军的？”

“我是在一次社交活动中碰巧见到他的，长官。”

“他为什么偏要你出席这个特别的盛会？”

“我确实不知道，长官。”但这么说听起来太欠诚实，所以又补充说，“我会弹点钢琴。将军似乎很喜欢。”

“你真会弹钢琴？这我可不知道。在家时，我也爱吹吹萨克斯管。将军要你去，你钢琴肯定弹得很好。以后有时间我也想听你弹弹。”

“长官，只要您方便，随时乐意为您效劳。”

德·弗里斯看着那邀请函，微笑着说：“今天晚上，是吗？唉，我可不想扫将军宴会的兴致。我看你的禁闭就从明天早晨8点开始吧。这样

可以了吗？”

“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长官。我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

“得啦，就这么办了。祝你今晚玩得愉快。不要把你的伤心事看得太重了。”

“谢谢您，舰长。没有别的吩咐了吗？”

“就这些了，威利。”他把那封邀请函还给少尉，威利扭头就走，出门时重重地带上了门。

威利冲上舷梯，跑回弹药舱。此刻，他清楚自己面前的道路。他在“凯恩号”上是没有希望了。新舰长将会读到他的考评报告，并永远把他当作一个靠不住的蠢货——不是基弗所讲的傻瓜，而是海军眼里的蠢货。需要做的事只剩一件了：脱离这该诅咒的“凯恩号”，另起炉灶。对他所犯错误的惩罚已由那该死的考评报告偿还了。“我能够，而且我一定要把那段评语从我的记录中抹掉，愿上帝保佑我，”他对自己发誓，“但绝不是在‘凯恩号’上，绝不在‘凯恩号’上！”他确信将军会把他调走的。有好几次，那位大人物在听完《是谁用比目鱼打了安妮的屁股》的合唱之后拥抱了他，并宣布他要尽一切努力调他去永远作他的参谋。“只要你说句话，威利！”他虽是在开玩笑，但这玩笑的内核是真实的，威利深信不疑。

他从弹药舱的一个油腻的抽屉里取出军官资格教程。他计算了当日应该学完的课目，把上午剩下的时间和整个下午都用来做教程上规定的作业，情绪低沉。晚饭后，他刮了脸，把头梳得油光铮亮，穿上他最后一套在岸上洗烫好的心爱的咔叽制服，整整齐齐地去见亚当斯上尉。“请准予离舰，长官。”

亚当斯同情地看了他一眼。眼光移到威利手中的四份作业上，微笑着说：“准了。代我向将军问好。”他接过那些作业，放进他的文件筐里。

他刚踏上通往甲板的梯子就碰见佩因特两手拿着满把揉皱发霉的邮件往下走。他问："有我的东西吗？"

"我把你的丢在弹药舱了。这些都是在南太平洋上追赶咱们两三个月，现在才赶上咱们的旧玩艺儿。"

威利去了舰艉。暮色中，水兵们正在后甲板上围着邮递员打转转，邮递员一边叫着名字，一边递出信件和邮包。他脚旁的甲板上堆着四个装满邮件、被风吹雨打得脏兮兮的帆布邮袋。

哈丁正在幽暗的弹药舱里的床上躺着。"我是不会有任何邮件的，"他睡意朦胧地说，"那时候'凯恩号'的邮寄名单上还没有我。但肯定有你。"

"没错，我的亲属认为我是直接到'凯恩号'的——"威利打开昏暗的电灯。有好几封梅·温、母亲和其他几个人的来信，因路上走的时间长已被弄得皱巴巴的。此外，还有一个磨破了的长方形包裹，看上去像是本书。当他看到包裹上父亲的笔迹时，心里不禁一震。他撕开信封，看见里面有一本黑皮的《圣经》，里面还露出一张揉皱的纸条。

威利，这是我答应给你的《圣经》。我欣喜地在这家医院的书店里找到一本，否则我就得请人到医院外面去买了。我想，《圣经》在医院里卖得快。如果我的字迹不甚端正那是因为我是坐在床上写的。我想，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他们明天给我做手术。主刀医生是老大夫诺斯特兰德博士。他绝对不会欺骗我。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感激他的乐观精神。

那么，我的儿子，你就好好看看《旧约·传道书》的第9章第10段，好吗？我要把它当作我对你的最后嘱言。我没有更多的话了，只有说再见了，愿上帝保佑你。

爸爸

威利双手颤抖着翻到《圣经》里的这段话：

>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这段话的下面有钢笔画的弯曲的黑线。在它旁边宽宽的空白处，基思医生写着：“他谈的是你在‘凯恩号’上的工作，威利。祝你好运。”

威利关了灯，扑倒在他的床上，把脸埋在落满烟尘的枕头里。他这样一动不动地趴了好大一会儿，丝毫不在意把他最后一套在岸上洗烫的咔叽制服弄皱。

有人伸手进来碰了碰他的胳膊。“基思少尉吗？”他抬头看见海军将军的勤务兵在舱门外面站着。“请原谅，长官。来接您的快艇正在舷梯下面等您呢。”

“谢谢你，”威利说。他用胳膊肘撑起身子，一只手捂着眼睛。“唉，能不能请你告诉将军我非常抱歉我今晚不能去了？我今晚好像得值班。”

“好的，长官。”那海军陆战队军士以有点难以相信的口气说，立即就走了。威利重又把脸扎在枕头里。

第二天早晨，菲利普·弗朗西斯·奎格海军少校来“凯恩舰”报到上任。

III　奎格舰长

11　奎格舰长接替德·弗里斯舰长

正在禁闭室里饱受烦恼之苦的威利，盼望着奎格舰长第一次踏上“凯恩号”甲板的那一重要时刻的到来。

威利正以崇高的方式接受对他的三天禁闭。德·弗里斯舰长曾准许他在舰上自由行动，但他打定主意绝不离开禁闭他的弹药舱一步，除非身体有需要。奎格到达时，威利正蜷缩在他床上吃他那已凉透了的、脏兮兮的还没有吃完的早餐，用一块不新鲜的面包擦净最后一点黄色的鸡蛋残痕。他为自己的苦行感到自豪。饭食是由惠特克慢吞吞地送来的，他一路要穿过若干过道，爬几个梯子，再顺着主甲板走来，手里饭食的热气早已丧失殆尽，上面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煤灰。威利觉得逆境似乎使他迅速地坚强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强壮有力了，成熟了。这是从几个乌黑的冷鸡蛋中得到的一次巨大的精神上的升华，但是威利年轻的心灵像新鲜的橡胶一样，对此做了相当大的反弹。此外，惠特克还从弹药舱附近的水兵厨房里给这位囚犯弄来一些热气腾腾的浓烈咖啡，威利有些误解，把这朝霞般的咖啡当作使他成熟过程的一部分了。

没有人料到新舰长会来。小快艇早晨照例驶往舰队停泊的码头去取邮件和影片。衣衫破烂的水手长及其两个邋里邋遢的助手在奎格同他们打招呼并彬彬有礼地命令他们把他的用品箱和包裹装进小艇时，着实吃了一惊。他们无法将他们这位乘客已经驾临之事向舱面值勤军官示警，所以，这位新舰长得以获取他对未加修饰的处于自然状态的“凯恩号”的第一印象。当时的舱面值勤军官是哈丁少尉。他受命在舷梯附近的甲板上值凌晨4点至8点的班，只因为亚当斯上尉不无道理地确信在那么早的钟点里不会有任何复杂的情况发生。少尉身上的咔叽制服皱巴巴的不说，还汗渍斑斑的，更不幸的是他的臀部太小以致他那严重磨损的枪弹带松垮垮地斜挂在腰间，悬乎乎地在屁股那儿晃荡。他的军帽朝后掀起

是为了让小风吹着他苍白光秃的额头。他正靠在舷梯旁的办公桌上高高兴兴地吃着一个苹果，舷梯的扶栏上出现了缀有两条半金色条纹的衣袖，接着是奎格少校的脸庞和身形。哈丁并不感到惊慌。因为常有这一级别的军官到舰上来，他们通常是些工程技术专家，到腐朽的“凯恩舰”上来拯救某个至关重要的机件。他放下苹果，吐出一粒苹果籽儿，走向舷梯。奎格少校先向舰旗敬礼，然后又向哈丁敬礼，客客气气地说：“请求准许登舰，长官。”

“准了。”哈丁略微抬了抬手，敬了个“凯恩”人式的礼。

新舰长略微一笑，说：“我叫奎格。”同时伸出了手。

哈丁一愣，倒吸了一口气，赶紧往上拉了拉枪弹带，重新敬了个礼，并想补上刚才错过的握手。但他伸出手时，奎格已举起手给他还礼，结果他抓了个空。最后，这个握手礼总算马马虎虎地完成了，哈丁期期艾艾地解释说：“对不起，舰长——我刚才没能认出您——”

“你没有理由能认出我来。你以前从未见过我嘛。”

“是，当然，长官——德·弗里斯没料到您来，舰长——我领您去舰长卧舱好吗？我不知道德·弗里斯舰长现在起来了没有——”

他旋即转身对舷梯旁的一个小军官说：“快去向舰长报告新舰长到了——”那小军官的眼睛正直愣愣地看向奎格，像是要看透他的灵魂似的。

“是，长官。”那小军官名叫温斯顿，身体健壮，颇有抱负，是水手长的二等助手。他先给哈丁敬了个礼，随后又转过身给那位海军少校敬了一个那种使人眼花缭乱的、训练营学员式的军礼。“欢迎您到舰上来，舰长。”说完他就冲进了右甲板上的通道。

哈丁绝望地扫视着后甲板，断定要改变新舰长对“凯恩舰”的第一印象是没有希望了。这位值勤军官心想：就算他真能把蹲在白铁盆前削土豆皮的两个半裸的水兵赶走；止住那些金属刮铲发出的嘈杂声；命令过

道上的通讯员把甲板上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连环画册都拣起来；并制止那两个应该是在修理救生艇，却为了争抢在救生艇里找到的一些发霉的巧克力而相互咒骂并快要动手打起来的水兵；就算这一切都能做到，那又怎样？甲板上仍留有臭气熏人的烂菜筐，军官们等待洗涤的成堆的脏服装，正在晾晒的、刚用红漆写上名字的头盔，那堆因水兵躺在上面睡觉而压出一个凹窝的脏救生衣，以及被某个厨师撒在甲板上的那一摊黏糊糊的乌黑的燃料油。反正“凯恩号”是以见不得人的亵衣被人逮住了，这已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看样子，今后苦日子有得过了。

“旅途愉快吧，长官？”

“还好，谢谢你。是从旧金山坐飞机来的，有点儿颠簸。”奎格的语气和态度显得挺高兴。没流露出一点对“凯恩舰”的杂乱无章感到不悦的迹象，甚至好像是完全没有察觉。

“我名叫哈丁，长官，”舱面值勤官说，“少尉。”

“在舰上挺长时间了吧，哈丁？”

“只有三周左右，长官。”

“我明白了。”新舰长扭头，看着水兵们正从小艇上搬着他的行装费力地从舷梯上往上爬。“那个舵手叫什么名字？”

哈丁只知道他叫“肉丸子”，“请稍等，长官。”他快步走到值班台那儿，仔细看了看值班名册，转回来报告说，“他叫德鲁盖齐，长官。”心里觉得自己十分傻气。

“是个新兵？”

“不是，长官。我——是说，他们一般都叫他‘肉丸子’。”

“明白了。”

奎格俯在扶栏上，“德鲁盖齐，不用太在意那个猪皮口袋。”

“哎，哎，长官。”那舵手哼哼哧哧地应道。

新舰长对哈丁说：“我想，在我与德·弗里斯舰长谈过话之前，你最好把我的行装先放在这里。”

“是，好的，长官。”

“尽量离那摊燃油远点儿。”奎格微笑着说。

“遵命，长官。”哈丁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温斯顿又出现了。他在办差的过程中已设法擦亮了皮鞋，还不知从谁那里抓来一顶干净的白帽子。那顶帽子在他头上戴得端端正正，向前倾斜得恰到好处。他帅气地给舱面值勤军官敬了个礼，“德·弗里斯舰长马上就来，长官。”

“好极了。”哈丁赶快给那没料想到的敬礼还礼，觉得自己像个伪君子。

德·弗里斯从通道走了出来，向新舰长打了招呼，并友好地握了手。他们构成了一幅旧与新的鲜明画面。德·弗里斯没戴领带，惬意地穿着褪了色的咔叽制服，奎格的白领硬挺得恰如其分，佩带着崭新的战功绶带。“用过早餐了吗？”德·弗里斯问。

“用过了，谢谢。”

“到我卧舱去好吗？”

“好啊。”

“让我来带路吧——哦，你熟悉这些1200吨级的家伙吗？”

“还是你领路吧。我比较熟悉布里斯托尔级的。”

他们相互愉快地笑了笑，德·弗里斯领着他的继任者走了。当他们走得听不见声了，温斯顿才对舱面值勤官说：“看样子挺讨人喜欢的。”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哈丁说着，把他的枪弹带紧了两个扣，“咱

们来看看怎么收拾一下这后甲板吧。”

两位舰长坐在德·弗里斯的卧舱里喝着咖啡。奎格舒适地靠在那低矮的黑色皮沙发里。德·弗里斯坐在他办公桌前的转椅上。

“这个想法有点突然。”德·弗里斯说。

“嗨，我并不太愿意被从反潜学校里弄出来，”奎格说，“我已把我妻子与家人迁到了圣地亚哥，反正，我们过了六个礼拜的快乐日子。那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得到在岸上住宿的调令。”

“我为你的太太感到遗憾。”

“是啊，她是个相当招人喜欢的女人。”

“他们不得不那样。”默默地品了一会儿咖啡之后，德·弗里斯说，“你是1934级的吗？”

“我是1936级的。”奎格说。

德·弗里斯知道他是1936级的。他还知道奎格的排序号，他在班上的地位以及与他有关的其他几件事。为了礼节的需要却装作不知。故意误把他说成高一班的学友也是出于一种礼貌。它暗示了奎格很年轻就得到了他现在的指挥官职位。“他们现在提拔你们这些人可真够快的。”

“我猜他们也急着需要你到某个地方去。是什么新的建设工程，我猜得对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他们给我犹他州中部的一个供应站。某个缺水的地方。”

“那种可能性不大。”

“我猜也不可能。”德·弗里斯假意绝望地叹息着。这两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围绕着他们心中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转圈子，那就是：德·弗里斯即将离开一艘老掉牙的军舰，而奎格即将踏上这艘军舰。德·弗里斯

说："与扫雷很有关系吗？"

"没他妈的太大关系。我似乎觉得他们本想派我去水雷战学校的。可我猜想人事局里是有人由于某种原因不得已而为之。"

"嘿，可恶，你并不比我来舰时知道得多。不清楚的情况很多——再来杯咖啡？"

"不了，谢谢。"

德·弗里斯拿起了奎格的杯子，又放在了桌上。奎格伸手到衣袋里摸什么。德·弗里斯以为他要拿香烟出来，赶快拿起一盒火柴。可是奎格拿出来的却是两个弹子大小的光亮的钢球，开始心不在焉地在左手中转着玩。"我想像，"奎格漫不经心地说，"不过是拖拖这种或那种索具而已。"

"大概就是那一类事情。"德·弗里斯说话时甚至显得更无所谓。他关于扫雷的问题并非无的放矢。他思想深处原来猜测奎格是被推荐来统帅这个分舰队的。但现在那种可能性被排除了。他指了指桌子上方书架上一大本用旧了的蓝皮书，"所有的信息都在舰船局第270号文件'扫雷手册'里。你这几天不妨抽空看一看。"

"我已经看过了，似乎十分简单。"

"哦，是的。纯粹是例行公事。舰艉上那些小伙子都是干这些事的好手。你的助理，马里克中尉，更是个一流专家。你不会有任何麻烦的。我们上周刚完成了一次令人十分满意的演习。很遗憾你当时没在舰上。"

"马里克？"奎格说，"正规海军出身吗？"

"不是，除你之外，舰上只有两个正规海军出身的。像他们那样把小伙子们往雷达学校里送及诸如此类的做法，大概到1月份你就能有一班坚实的军官储备人马了。"

“那是1比几——1比12？”

“1比10——理论上是这样。补足后是1比11。我们曾降低到1比7，后来又慢慢升了上来。现在是1比11，算上你本人。”

奎格停止转动手中的钢球，开始握住它们并弄得它们哒哒直响，“一个好团体？”

“不坏。有好的，也有一般的。”

“他们的职务考评报告都写好了吗？”

“写好了。”

“能让我看看吗？”

德·弗里斯犹豫了。他宁愿口头聊一聊那些军官，轻描淡写地说说他们的缺点，大谈特谈他们的优点。他东拉西扯想用外交手腕拒绝这一要求，可无济于事。没有办法。他只好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你如果想看——”他说，将一捆长长的白色卷宗递给他的继任者。

奎格一声不吭地将前三份看了一下，不停地转动着手里的钢球。“相当不错嘛。特别是关于马里克的这份。可作为后备。”

“他可是百里挑一的。过去是捕鱼的。对航海技术的了解他比某些副水手长还多。”

“很好。”奎格继续往下看。他一页页地快速翻阅着，根本不看那些详尽的数学分数记录，对德·弗里斯给每位军官个性的一般性评语只是一掠而过。德·弗里斯愈来愈强烈地觉得自己是在怂恿这种类似偷窥的行为。奎格把那些报告交还给他，一面说：“总起来看，像是一批优秀的军官。”

“我想，你将看到的会和你想像的一样好。”

“这位基思出了什么事儿？”

“没事。他将成为一名优秀军官。只是需要督促督促，我已鞭策了他一下。在把报告交上去之前我想重写他的评语，但不知写什么好。他很听话，而且头脑非常好使。”

“那他何以还需要鞭策？”

“嗨，他丢失了一份电报。尽管那份电报并不重要，可按一般原则办事——你知道，他才刚刚起步——我觉得应该让他尽快成长起来。”

奎格噘起嘴唇，然后有礼貌地微微一笑，“我认为没有什么电报是不重要的，真的。”

“是啊，这一点，你说对了。”

“你的通讯官——这位基弗——发现这个错误没有？”

“基弗干得很好。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顺便提一句，他可是个怪人。才华横溢，是个作家。读过很多书。这怪物一直在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写一部小说——”

“你有没有给基思纪律处分？”

“把他关在卧舱内禁闭三天。”

“那基弗呢？”

“我要尽可能地说明一件事情，”德·弗里斯用坚定、爽快的口气说，“我把这两个人都看作极佳的军官材料。经过一定的磨练，基思可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军官。至于基弗嘛，他有足够的智慧把任何事情做得无可挑剔，不过他年纪大些，而且兴趣不够专一。你如果能得到他的效忠，他会为你做出很好的成绩。目前他就是一名优秀的值勤军官。”

“很高兴知道这些。我们的值勤军官都靠得住吗？”

远处金属刮铲的敲击声因为头顶正上方新来的一支刮油漆的队伍制造出的可怕的叮叮当当声而增大了。奎格吃不消了。德·弗里斯跳起来

按了按蜂音器，对着他床头边上的一个黄铜通话管大吼道："恩格斯特兰德！告诉甲板上那些该死的家伙不要干了，他们都快把我的头震裂了！"两位在下面谈话的人在震耳欲聋的响声中相互苦笑了几秒钟，噪音戛然而止。

"很多这种事情都在进行着。"奎格说。

"每逢我们在港内停泊时，舱面的水兵们都得这么干。这是保持不生锈的惟一办法。"

"我奇怪这是为什么？一次刮出平滑光亮的金属舱面甲板来，再漆上两层油漆，那样就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用刮锈了。"

"已经不存在什么平滑光亮的金属了，"德·弗里斯说，"这些甲板受到了太多海水的浸泡。它们已变得坑坑洼洼了。锈迹从坑洼处向上漫延，接着就像皮肤病一样在新漆下面扩展。这倒不是件坏事。刮油漆是一项很好的操练。我们让水兵们用刮油漆的活动消磨了很多无聊的时间。"

"这艘军舰操纵起来是否灵便？"

"同别的驱逐舰一样。动力足够用。她不像这些新驱逐护卫舰，转弯不灵便。但你能调动她。"

"她受风的影响很大，随风而行，是吗？"

"是的，你必须小心风力与风向。"

"这帮人的军纪好吗？"

"这一点没问题。马里克将他们训练得相当不错。"

"我喜欢军纪严明。"

"我和你一样。你指挥过驱逐舰吗？"

"哦，"奎格说，"我想我在航行中值勤过几百万个小时了。"

“如果遇到与别的舰船并行及诸如此类的情况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那就看情况发出各种适当的命令就是了。”

德·弗里斯仔细端详着他的这位继任人，“你在那艘布里斯托尔级驱逐舰上是副舰长吗？”

“是的，只担任了一个月左右。在其他的几乎每个部门都呆过——那是在‘福克号’上——我负责过枪炮、舰体、锅炉舱以及通讯部门——在我正要升任副舰长时他们把我调到了一艘航空母舰上——”

“舰长常让你指挥吗？”

“嘿，机会不是很多。只有几次。”

德·弗里斯递了支香烟给奎格，自己也点了一支。“如果你喜欢，”他挥手灭了火柴，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可以在你接管本舰之前把她开出去走几趟。你快速地在几个航道上走一走，摆脱并排行驶，还可以变换几次动力等，我可以在你旁边以备不时之需——”

“谢谢了，没那个必要。”

德·弗里斯默不作声地抽了两口烟。“那好吧，”他说，“随时听候您的调遣。您想如何办这件事呢？”

“哦，我必须先看看登录的出版物，写一份移交报告，”奎格说，“我想也许我们很快，比方说今天，就能办这件事。另外，我很想四处看看——”

“这件事咱们今天上午就可以办。”

“我想所有的报告都完成到当前了吧？咱们来瞧瞧——航海日志，战事日记，舰体状况，消耗报告，人员名册，等等，都是最新情况吗？”

“如果它们现在不是，等你准备好接任时它们就是了。”

“损耗清单的情况怎么样？”

德·弗里斯抿紧了嘴唇。

“啊，我不得不抱歉地说那东西的情况相当糟糕。我如果不这么跟你说，那就是在骗你了。”

“是什么问题？”

“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自战争开始以来这艘军舰已航行了大约有10万海里了，”德·弗里斯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次的大装大卸、夜战、暴风雨，等等，我们半数的备用装备都不见了，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究竟到他妈的哪儿去了。在你把一个蠢笨的混蛋玩艺儿拖离暗礁并遭遇空袭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扣绳滑轮从边上掉下去了，你根本就不会将它写进备用装备损耗登记卡里。你应该写，但你不会去写的。”

“好吧，那就重新造一份清单，再附上一份装备损失调查报告就行了。”

“肯定会行。造一份备用装备状况的清单需要两个星期。如果你愿意在这里等到我们把清单造出来，我将很高兴现在就开始——”

“得啦，不用啦。我也能像你那样来办这件事，”奎格说，“我原想我明天就可以接任——假如我今天能看到那些登录的出版物和报告的话。”

德·弗里斯既感到暗喜又感到吃惊。他曾在48小时内就接下了他的“凯恩舰”舰长职位，不过，那时他是副舰长，与舰长一样熟悉这艘军舰的情况。奎格踏进的是一艘不同类型的军舰，对这种军舰他几乎一无所知。他原本有理由要求出海航行几天，以便观察该舰在行动中各种设备的状况。德·弗里斯本来估计指挥权的交接可能需要一周时间的。然而，多嘴提任何意见都绝对不符合海军的办事方式。所以他起身对奎格说：“好啊，想到三天后就能见到老婆了，真是太好了。咱们这就在舰

上大致浏览一下如何？”

“好的。”奎格说着将那两个钢球放进口袋。

“若是我事先知道你来，”德·弗里斯说，“我会做一次舰长的全面检查，把她给你擦拭得干净一些。小伙子们会干得漂漂亮亮的，尽管你看见她现在这种样子可能不这么想。”

“都这时候了，夏威夷还这么凉爽。”奎格说。

那天下午，威利·基思在弹药舱里他的床上躺着，想阅读他从基弗那儿借来的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但是怎么也读不进去。好奇心使他心痒难耐，忍不住想离开他那自囚的囚室去见见那位前来解救他脱离德·弗里斯的暴政的人物。他把同一页书看了四遍，而他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即像科学家根据一块颚骨构建出穴居人那样，根据哈丁的描述构建着奎格。

“您是基思先生吗，长官？”

威利抬头一看，看到惠特克那张耷拉着嘴唇的惨兮兮的脸离自己的脸颊只有两三英寸。“是啊，什么事，惠特克？”

“舰长要你到军官起居舱去。”

威利跳下床，穿上他最干净的咔叽制服，更换领针时，还在匆忙中扎破了拇指的指肚。因此，他走进军官起居舱时，还在嘬他的拇指，这也许是一种不幸的不成熟的流露。两位指挥官正在铺着绿呢子桌布的长桌前喝着咖啡。“基思少尉，”德·弗里斯正儿八经、又语带讥讽地介绍说，“奎格少校。”

新舰长站起来与威利用力地握手打招呼，并友好地微笑着。威利只迅疾地瞥了一眼，就看清了如下的细节：个子不高，比他自己稍矮一点儿；整洁的蓝制服上佩带着两条战役绶带和一枚胜利星章；白嫩的椭圆形脸盘略显胖些，两眼小而细；几绺淡黄色头发横在几乎光秃的头顶

上，周围一圈头发稍微密一些。“你好，基思先生。”奎格说话时态度热诚，心情很好，声调高昂而欢快。

威利立时就喜欢上他了。“您好，长官。”

“威利，”德·弗里斯说，“你是否准备好赶写一份登录的出版物清单和一份移交报告？奎格舰长需要在今天下午拿到它们。”

“没问题，长官。”

“不得有任何遗漏，行吗？”

“是，长官。”威利略微加重了一点鄙夷的语气。在新舰长面前，德·弗里斯的权威似乎式微了。

“很好。”舰长德·弗里斯转身对他的继任者说，“我把他全交给你了。假如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就跟我说一声。”

德·弗里斯迈步进了他的卧舱，关了门。威利转身面向新指挥官。他压抑不住心里的喜悦，顽皮地咧嘴笑着，“您到舰上来真好，长官。”

“哦，谢谢你，威利，”奎格扬起眉毛，热情地微笑着说，“咱们这就开干，好吗？”

第二天上午11点，水兵们在前甲板上列队集合，以例行公事式的阵势举行了指挥权的交接仪式。军官们事前做了很大努力，想使水兵们在这个仪式上看起来体面一些；可是，尽管擦亮了皮鞋，穿上了新工作服，刮了胡子，总体效果却像是一伙身上的虱子刚被救世军消灭了的流浪汉。

仪式结束后，两位指挥官一同到下面去了。舰长的卧舱里横七竖八地堆着两位指挥官的行李。德·弗里斯踮着脚从行李的空隙中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打开了一个小保险柜，拿出几个贴着标签的钥匙和几个封好的信封，交给奎格。“信封里是你所需要的各种暗码锁的暗码……好

了，我想就是这些了。”德·弗里斯将房间环视一遍，“我给你留下一大堆侦探小说。我不知你是否喜欢它们，我看它们全是因为我只能看那些东西。它们能转移我的各种烦恼。反正我一页一页都看了，可从来都不记得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多谢了。我想我首先得用一段时间看公务方面的东西以方便工作。”

“那是当然。好了，我走啦。”德·弗里斯昂首直视他的继任者。奎格与他的目光对视了片刻，然后将手伸给德·弗里斯。

“祝你在新岗位上官运亨通。”

“就算我真能如愿。你得到的这艘舰也不错呀，奎格，而且还有一帮好水手。”

“但愿我能驾御得了他们。”

德·弗里斯粲然一笑，犹豫着说：“我很想知道你是否认为这不是一个相当草率的安排。”

“唉，我十分理解，”奎格说，“你在前方呆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不是那么回事。你在有些军舰上能够做到的事情，在别的军舰上就做不到，”德·弗里斯说，“我只跟你说，这些该死的旧军舰该拿去熔化掉做剃须刀片了。它们摇晃颠簸得太他妈的厉害，发电设备已完蛋，所有机械都陈旧不堪，而且水兵们像动物一样挤在一起。这些锅炉房是海军里仅存的，烧锅炉的士兵不得不在高温下工作。倘若出了任何一点差错，反卷的热气足以把他们全都杀死。水兵们知道他们在同什么打交道。奇怪的是，这些疯狂的混蛋大多数都喜欢这种工作。他们之中只有极少几个该死的家伙打报告请求换换活儿。不过，他们必须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办事。看着他们，这简直是无赖汉组成的海军。但只要放手让他们去干，他们就一定不负所望。他们与我共渡过一些难关——”

“好啊，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些详情，”奎格说，“那艘小艇是不是在等你呢？”

“我想是的。”德·弗里斯掐灭香烟，打开房门。

“惠特克！帮我拿拿行李好吗？”

威利正在过道上系枪弹带，两个司务长的助手拿着德·弗里斯的提包走了上来，德·弗里斯在他们后面跟着。

“小艇在哪儿呢，威利？”

“啊呀，我原以为您4点才走呢，长官。我刚才派它到‘弗罗比歇尔号’交换影片去了。10分钟后回来。真对不起，长官。”

“不碍事儿。把提包就放这儿吧，弟兄们。”

“是，长官，”司务长那两个助手说，“再见了，舰长。”

“可别给新舰长往舰桥上送那种冷咖啡了。”

“记住了，长官。”那两个黑人小伙子不好意思地咧咧嘴回答道。

德·弗里斯一只脚踏在一根救生索上凝望整个港湾。他身着蓝色戎装显得异样地威武。在后甲板上刮油漆的水兵们向他投去好奇的目光，并低声议论他。迫于和他前任舰长之间的尴尬关系，威利觉得自己必须找几句话说说。“感觉怎么样，长官？”

“感觉什么怎么样？”德·弗里斯说，连看都没看他。

“哦，离开这艘军舰，在呆了——多久之后——5年多了，不是吗？”

德·弗里斯歪着头冷冷地审视着威利，“是我一生中最他妈的快乐的时刻了。”他气哼哼地说。

“我希望您得到一艘好军舰，长官。”

“我是该有一艘好军舰了。”德·弗里斯走开，缓步向舰艉而去，还低头看了看他的皮鞋。这时，一群上士和下级军官从厨房旁边的通道里走了出来。他们看着这位前舰长朝他们走来，其中那年龄最长的上士，一个肥胖、面相憨厚、名叫巴奇的水手长，挺着大肚子走到他面前说：“请原谅，舰长。”

“又怎么了？”

巴奇摘下他那油腻的咔叽军帽，露出光秃的脑袋，将那顶帽子在手里揉搓了一阵，又戴在头上。“是这样的，没什么，长官。只是几个人凑起来弄了这个。”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长长的扁平盒子，打开后，里面现出了一块银质手表。德·弗里斯瞪眼看了看那块手表，又环视那些局促不安的水兵。

“这是谁的主意？”

“唉，大家一起的，长官。”

“那么，大家一起都是他娘的笨蛋。我不能接受这东西。这是违反海军条例的。”

巴奇无助地看了看其他人，“我跟他们说过了，长官。可是我们以为——”

一个头发散乱的高个子船舶修理工——德·洛契开口说：“您并不总是按条例办事的呀，舰长——”

“那正是我该死的麻烦所在，”德·弗里斯说，“我在海军这个无赖汉里呆得太久了。”

巴奇扫了一眼舰长那不大友善的面孔，笨手笨脚地合上了那已经打开的盒子，将其放在排风扇肮脏的纱罩上，“我们完全是出于好心，长官——”

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与突突的马达咳喘声说明那艘小艇就要向军舰

停靠了。“你们这些小伙子们要像以前一样努力跟新舰长好好干，”德·弗里斯说，“你们都很清楚，这条船是由你们这些军官和上士们操纵的。把士兵管好，让诸事都有一个好的开端——”他又转身对威利说，“我这就离舰了，先生。”

“嗯，嗯，舰长。”他们互相敬礼。

德·弗里斯一手扶着舷梯，目光落到那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手表上。“你们瞧，”他说，“某个傻蛋把一块手表落在这儿了。”他从盒子里拿起手表，戴在自己手上。“不妨从这艘旧军舰上给自己偷取一样纪念品作为纪念，这表还不错，”他边说边用品评的眼光看着那块表。“现在是什么时间，基思先生？”

“4点，长官。”威利答道。

“3：30。”德·弗里斯嘟哝着调整了指针，“我要让它永远都慢半个小时，”他对水兵们说，“好让我想起‘凯恩号’这帮惯坏了的臭水兵们。请哪一位把我的行李扔下来。”

他开始从舷梯上往下爬，走出了视线。随后他的头和两只手臂又露了出来。他仰头看着那些水兵，向他们敬了一个礼。“多谢了。”他说，然后就跳落到小艇里。他的提包随即被放了下去，接着小艇就开走了。威利看着小艇远去，期盼着德·弗里斯向“凯恩舰”投来长时间恋恋不舍的告别的目光，然而他根本没这么做。威利望到这位前任舰长的最后一眼是见他垂头丧气地坐在天篷下面的垫子上在看一本简装的侦探小说。

“甲板上的人立正！”舷梯旁那位上士高声喊道。

威利转过身，挺直身子。奎格舰长身穿咔叽布衬衫和长裤正从右舷的过道里走出来。他因为没穿双排扣的蓝制服而看上去像是换了个人。他双肩窄小，且下垂得很厉害，胸部内凹，大腹便便。他的额头布满皱纹，中央的三道垂直皱纹很深；他眯着双眼仿佛在努力看着远方。威利给他敬了个礼。奎格根本没理会威利的这个姿势，正放眼向后甲板望

着。“小艇走了？”

“是的，长官。”

“威利，从现在起解除你的禁闭，也可以说这是特赦。”

“谢谢您，舰长。”威利高兴地说。

奎格在舷梯旁的值班台前停住脚步，心不在焉地转动着左手里的钢球，举目四望。水兵们正低着头，不言不语地忙着干活。奎格低头看了看舵手的航海日志，“德·弗里斯舰长的离去还没有记录在日志上嘛。”

“我刚才正要记呢，长官。”舷梯的值班军士恩格斯特兰德接口说。

“很好。要记下离去的准确时间。”

“是，是的，长官。”

奎格看着恩格斯特兰德写下这条记录。同时看见那位通信兵的蓝色粗布衬衫的背后印着几个红字：“杀手恩格斯特兰德，放手。”于是对威利说，“基思先生。”

“有，长官。”

“传一道令你们轻松的命令：我们在珍珠港期间舷梯值班员可以穿白色军便服。”

那就是“摩尔顿舰”及大多数其他驱逐舰上值班时穿的制服，威利曾看见过。这命令使他感到高兴。“凯恩号”就这么不失时机地回归海军了。他赶紧说：“是，遵命，长官。”

奎格继续他对这艘军舰的详细视察，不停地转动着手里的钢球，垂着肩，一路东看西看，左看右看，看了个一溜够。“好的，”他说，“传令下去。全体军官16点30分在军官起居舱开会。”

“是，遵命，长官。要不要我找个上士替我值班？我还在值班——”

“在港内停泊时军官们一直在值班吗？”

“嗯，是，长官——”

“找个上士传令无妨。你可以不去开会。”“凯恩号”军舰的新指挥官向左舷的通道口走去。“找两个受到约束处分的人，”他回头吩咐威利，“带上松节油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油迹擦拭干净。”他指着上午残留的油迹。

“我们这里没有受约束处分的人，长官。”

“哦？……那好吧，就找几个舱面水兵去干。总之，要把脏处都擦干净。”奎格舰长继续向前走去。

12　新秩序

4时30分，“凯恩号”的全体军官，除了基思、戈顿及舰长之外，都已在军官起居舱的长桌四周就座。基弗与马里克在喝咖啡，其余的人或是抽香烟，或是用手指轻轻敲击着绿色的桌面，没有一个人说话。在一天之中的此时此刻，这间起居舱里真是异乎寻常得干净整齐。杂志和简装小说都上了架，平时乱放在桌上的那些编码器械也都不见了。

“这就是文学上所谓的，”基弗低声评论道，“孕期停顿。”他边说边搅拌着杯子里的咖啡。

“这会儿尽管放心说俏皮话，汤姆。”马里克小声说。

“我只是在说，咱们的新舰长颇具戏剧意识。我举双手拥护。”

舰长卧舱的门把手转了一下，马里克立刻压低声音说：“别说了。”戈顿走了出来，目光绕桌子看了一遍。“都到齐了，舰长。”他朝敞开的门里叫道。奎格走进军官起居舱。军官们起立时带起了一阵椅子腿挪动的响声。“凯恩号”的军官们这一年里还没有举行过这种仪式，其中有好几个人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仪式，但他们全都本能地站了起来。

“坐下，坐下，先生们。”奎格轻松地笑着说。他在椅子上坐下，在面前放了一盒未开包的香烟和一盒火柴，微笑着四下里看了看，与此同时，军官们也一一就座。他悠然自得地撕开烟盒，点了支香烟，从衣袋里掏出那两个钢球在手里轻轻地来回滚转着，这才开口说话。他间或举目看看军官们的脸，要不然就两眼一直盯着手里的香烟或那两个钢球。

“哦，先生们，我刚刚在想我们应该相互认识一下。我们将在同一条船上共同生活很长时间。你们大概很想知道一点我的情况，坦白说，我对你们也有点好奇，尽管我对你们已经有了一些相当好的第一印象。我认为这是一艘非常好的军舰，因为她拥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军官。我想

我们即将作一次漂亮的巡航，而且，正如德·弗里斯舰长所说，我希望是一次漂亮的捕猎。我愿意与各位通力合作，也期望大家支持我的工作。关于忠诚的问题，有对上的忠诚与对下的忠诚。我所要的和期盼的是对上的绝对忠诚。如果我这么做了，你们就将得到对下的忠诚。如果我不——那么，我将找出不的理由，而且我负责一定找到。”他说完便大笑起来，表示这话是开玩笑，惹得坐在他身旁的军官们也跟着微笑了。

“啊，对了。在舰上有四种做事的方式——正确的方式、错误的方式、海军的方式和我的方式。我要求在这艘军舰上执行我的方式，而不用去操心其他方式。按我的方式行事，咱们就好相处——好啦，就说这些。有什么问题吗？”

他环顾大家，没有人提问题。他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很满意。“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讲究照章办事的人，任何了解我的人都会对你们证实这一点。我相信章程的制定是有其目的的，凡是被写进章程里的规定都有其目的。在遇事拿不定主意时，你们就要想到本舰是按规定行事的。只要你们按规定的章程办事就不会遭到我的异议。你们如果偏离了规定的章程，那你们最好有足够多而且站得住脚的理由——即使如此，你们仍会遭到我的激烈的异议，而在这艘军舰上，我的意见是绝对不容被驳倒的。这就是当舰长的一个好处。”他再次大笑并再次赢得同前次一样的微笑。基弗一边听着，一边慢慢地将一支香烟揉得稀烂。

“我要你们记住一件事情，”奎格接着说，“在我的舰上，优异的表现算是正常，正常的表现算是亚正常，而亚正常的表现绝对不容许出现。成就任何伟业都非一日之功，而这艘军舰在我到来之前已服役了很长时间了。我说过，我认为你们都是优秀的军官，如果我要对哪一位所负责的部门无论做何种变动，我会尽快通知他的。目前大家仍旧各司其职，不过，要切记我的话，在我的这艘军舰上优异的表现只算正常。”

基弗把被他揉碎的香烟慢慢地放进他的咖啡杯里。

“好了，既然我已大言不惭地说了这么许多，”奎格说，“我愿意给任何别的想同样这么做的人同样的机会……没有要说话的人吗？好的。那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经受严明纪律的考验，倘若谁觉得自己此前在遵守纪律方面还不够严格的话。我们要有一艘纪律严明的军舰。同时切记我说的关于对上忠诚与对下忠诚，以及优异的表现只算正常表现的话。还有就是，我说过，我认为你们是一批优秀的军官，而且我把作为你们当中的一员视为一种特殊的荣幸——希望我们大家不要辜负这一说法。我想说的都说完了。我谢谢大家，并——”他又大声笑了，笑得毫不拘礼，一下子便驱散了他刚才讲话中那种军法森严的紧张余音。“——该上岸的都上岸去吧。”

他起身，拿起了他的香烟。军官们都站了起来。“不必起立，不必起立，”他说，“谢谢大家。”随即进了他的卧舱。

军官们同自己周围的同伴们互相交换目光。片刻鸦雀无声之后，戈顿问道：“谁有话要说吗？”

“到海滩去的小快艇什么时候开？”基弗问。

“18时正，”戈顿说，“你问得好，因为那时你将在舷梯口值班。”

“正相反，”基弗和蔼地说，“我将在小快艇里。我同战争情报处办公室的一位大学毕业生有个约会。她懂得双音节词汇。与‘凯恩舰’上的生活相比，这将会是一个高度知识化的晚上。”

“嘿，用单音节词汇来说，你输定了，”戈顿说，“新下的值班命令。在停港期间，舰上必须24小时保持有四名军官。包括我或是舰长，及另外三名军官——再说一遍，三名——轮到值勤的部门的军官，一个都不能缺。我记得今天是不是该你的部门值班了？”

基弗向四周看了看，说：“谁愿意替好朋友老汤米值个班？”

“我来值，汤姆。”马里克说。

“谢谢，史蒂夫。我也会这么做的——”

“对不起，伙计们，”戈顿插话说，“不准代替。”

基弗咬了咬嘴唇，骂开了。巴罗在他的华达呢翻领上擦着手指甲，站起身来，娇声娇气地说：“我可以带一本词典到小快艇上，在那些双音节词上下点苦工夫。她知道怎么说‘高兴’吗？”在场的所有军官轰然爆发出一阵男性的大笑声。

“哎呀，求求你了，伯特，”基弗恳求道，“这简直是毫无道理嘛。咱们这种值班纯粹是闲呆着。除了往舰上拉拉蔬菜之外没别的事干。真是见鬼了，咱们在图拉吉时并未在舰上留四名军官，而那时每晚都有东京的快件。”

“汤姆，你的话确实很有说服力，”戈顿说，“你的论点感动得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那就请你到里面去跟舰长把事情讲清楚，好吗？”

卡莫迪打了个哈欠，将一只手放在脑袋顶上。他瞌睡得迷迷糊糊地说：“我知道那部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另一章今晚在哪里写了。”

基弗站起来，说了一个短促而恶毒的脏字，就回他的房间去了。他从他那乱七八糟的书桌上拿起那部奥里留斯[1]的著作，躺倒在床上。他拿着那位罗马皇帝的抚慰人心的禁欲主义哲学刚刚读了10分钟，戈顿的头就探进了他的房间。

“舰长要见你。穿戴整齐了去向舰长报告。”

“太高兴了。”基弗悻悻地说着，从床上跳了下来。

奎格舰长站在他房间里的洗脸盆前，正在刮胡子。“喂，你来了，汤姆，”他说，“我马上就来。”他没请基弗坐下。德·弗里斯也曾跟他的部门长官们无视这种礼节。他们已习惯于不经邀请就随便在扶手椅上坐下。基弗对他在奎格眼里的分量毫无把握，未敢贸然坐下。他斜靠在舰长的床上，点了支香烟，以示他无所畏惧。奎格嘴里哼哼着什么歌儿，

擦着脸上的肥皂泡沫。他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衩，于是，基弗暗中颇感兴趣地端详起这位舰长让人不敢恭维的体形来了：胸部白皙瘪平无毛，肚腹小而圆鼓，两腿细瘦苍白。

“可恶的灯光，”奎格眯缝着眼睛看着他镜中的形象说，“德·弗里斯没有割破他的脖子真是个奇迹。”

“我们可以给您弄一个亮点的灯泡，长官。”

“哦，我认为没那个必要——告诉我，汤姆，你认为你的助手，基思怎么样？”

“威利？他是个好小伙子。”

“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名军官怎么样？”

“这个么，就同任何少尉一样，他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他会成为一名优秀军官的。”

“我对他会成为什么不感兴趣。就目前而言，我同意你说他是个好小伙子——也是个极不成熟的小伙子。特别是做登录出版物的管理员。”

基弗急忙说：“长官，我肯定他能将这项任务管理得尽善尽美——”

“他在这方面受过什么样的训练？”

“训练？”

“我知道你曾在通讯学校学习过五个月。”

“没错，长官。可是做这种事根本不需要——”

“他研究过《登录出版物手册》吗？”

“我设想V7学校教了他们一些基本的——”

“在海军里不允许对任何一件该死的事情作什么设想，汤姆，”奎格

厉声说，眼睛一会儿盯着基弗的脸，一会儿又注视着别处，“今天下午考考他有关手册的知识，看他能不能通过？”

“好吧，不给预告——”

“能办到吗？”

“我当然能。”基弗生气地扬声说。

奎格边清洗他的剃须刀，边高兴地对基弗说：“我对此确信不疑。这就是我何以认为你应该重新负起管理员责任的理由。”

“但是，长官——”

“那孩子显然对分类收藏一窍不通，汤姆。何以见得呢？看看保险柜里那些像垃圾一样塞在一起的和胡乱堆放的秘密刊物就知道了。而且无线电报务舱里有他的刊物，舰桥上也有他的刊物——没有一件是保管收据上有的。嗨，是不是你教他这样收藏登录出版物的？”

事实上，那正是基弗的主意。威利接手的是一团乱得惊人的乱麻，而当时这位小说家曾满不当回事儿地大笑着说：“这不是一艘战列舰，威利。不用管那什么保管收据之类的胡说八道。咱们聚在‘凯恩号’上的都是好朋友。”威利少尉当时天真地相信了他的话。

基弗说：“我知道了，长官，事情可以变得更井然有序一些的——我会协助他——”

“别费劲了。你接替他的工作。”

“长官，我不明白，在这支分遣舰队里还没有一艘军舰是用一个正职海军中尉做管理员的——那是海军少尉的附带职责——向来是——”

“好吧，在这件事上我不想不讲道理，”奎格说，“你认为把基思培训成一名合格的管理员需要多长时间？”

“几天吧，最多一星期，威利就能把那本保管手册熟记于心。”

“很好。那就这么办吧。”

“哎，好的，长官。谢谢您。”

“别弄错了我的意思，”奎格说，“眼下我要你先接替他，今晚就接。”

“什么！而且要写出一份清单与一份移交报告。之后，再回头从现在算起，给三天时间？”

“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移交报表。”

“长官，一个身为值班员领班的部门首长的时间是有限的。假如您期望我在尽我的主要职责方面有高效率的表现——”

“我期望你在你所有的职责上都表现出高效率。这件事也许会减少一点你写小说的时间。但是，不言而喻，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来军舰上写小说的。”奎格在随后充满恶意的沉默中拉开了他的抽屉。抽屉滑落到地上，他一脚将它们踢到一个墙角里。“好啦，”他拿起一条毛巾，兴致勃勃地说，“我希望淋浴有热水。”

基弗憋着气，慢声问道：“长官，您是反对我写小说么？”

“绝无此事，汤姆，”奎格说着，从他那狭小的衣橱里取出一件褪了色的蓝色浴衣，“作为一种使头脑清楚与机敏的刺激剂，军官们有一项知识类的业余爱好是受鼓励的。”

“那就好。”基弗说。

“只要你那个部门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达到标准，就当然很好，”奎格又说，“我说的是所有的报告都是最新的，所有的变动都记录在案了，所有的往来函电都处理完了，所有已列入计划的训练项目都达到了最高程度，你本人的训练也已完成，总之，样样都掌握得尽善尽美，不留一点必须用业余时间去做的事情。达到了这种境况之后，我想，海军才会视你为最优秀的。”

“我认为海军里没有多少军官能说他们的部门已达到了这种状况的——”

“也许，一百个里连一个都没有。当前，一般的军官若能按时完成任务，又能每晚睡上六小时觉的就算幸运的了。我猜想这就是海军里之所以没有许多小说家的原因。”奎格咯咯笑着说，“可是，德·弗里斯舰长说你是个有异常能力的人，而我有一切理由希望他的判断是可以成立的。”

基弗伸手握住门把手。“别急着走啊，”舰长说着，撕开了一块肥皂的包装纸。“我还想多聊一会儿呢。”

“我以为您要去冲淋浴呢，长官。”

“嗨，咱们照样能聊嘛。来吧。”

“哎，汤姆，我们此刻监听的是哪一类无线电台？”由于他要压倒淋浴室里水流砸在金属甲板上的响声而大声地问。

对基弗来说，在淋浴时进行交谈还真是件新鲜事儿。他假装没听见奎格的话。过了一会儿，舰长转过身来，边往下身擦着肥皂，边低着头嚷嚷着，“喂？”

“水声太大我听不清楚，舰长。”

“我刚才说咱们监听的是哪类无线电台？”

两小时前，基弗的首席无线电报务员曾向这位通讯官报告奎格曾到那舱室里去过，十分详细地盘问了监听电台的情况。在得知他们仅仅照抄海港当地的广播时，这位新舰长被气得勃然变色。因此，基弗在回答他的问题时小心翼翼，字斟句酌。“是这样的，长官，我们遵照的是标准的珍珠港程序。我们照录海港电台的电讯。”

“什么！”奎格舰长满脸惊异地喊了一声，“那么福克斯电讯程序呢？我们没有监听福克斯电讯吗？”他抬起腿，往腿的内侧抹肥皂。

“我们从‘贝特尔吉斯号’获取各种电讯程序。他们负责为港内所有的驱逐舰进行监听。这是标准程序。”基弗喊道。

“你不用大声喊叫，我听得见你。是谁的标准程序？是与‘贝特尔吉斯’在同一个窝里停泊的驱逐舰吗？我们离他们有摩托捕鲸快艇行驶一个小时的距离。假如有发给我们的急电怎么办？”

“他们就应该通过海港电路立即把它传给我们。”

“应该。倘若他们不呢？”

“哎呀，怎能这么说呢，舰长，倘若‘贝特尔吉斯号’爆炸了呢？倘若我们爆炸了呢？您必须假定的是正常的情况——”

“在这个海军里没有一件该死的事情是你能够假定的，”奎格驳斥道，“必须彻底打消你的那种想法。从现在开始，本军舰上不许有任何事情是假定的，一件也不行。”他冲洗完身上的肥皂，关了水。“请把那条毛巾递给我。”基弗按他的吩咐做了。

“现在，你听着，汤姆，”舰长用那条毛巾擦拭着身子，用比较愉快的语调说，“在这支海军里，一个指挥官只有一次机会犯一个错误，只是一个错误，不能多了。他们正等着我犯那个错误呢。我可不想犯那个错误，在这艘军舰上也别想有人使我犯那个错误。我有办法让我自己的无线电收发报人员不打瞌睡，为了使他们清醒起来，纵然要限制每个人六个月不准登岸，把他们都累得成了二流水兵，我也在所不惜。但我对‘贝特尔吉斯号’上某个打瞌睡的愚蠢的猴崽子却无计可施。所以，我不允许让‘贝特尔吉斯号’替我执行监听任务。我们要自行监听，而且要24小时监听，而且从现在就开始监听。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奎格亲切地看着他，说：“要不要和我一起到俱乐部去喝几杯？”

“对不起了，长官。按照新的值勤命令，我必须守在舰上。”

“噢，真该死，”舰长遗憾地说，仿佛他与基弗都是某条愚蠢的规定的受害者。“唉，那就下次吧。喂，我还想在不久之后读读你的小说呢。里边是不是有很多关于性的描写？”他满怀希望地咯咯笑着说。

基弗问：“没有别的事了吧，长官？”

“就这些事了，汤姆。”奎格说罢，就踢里趿拉地往通道那头走了。

通讯官基弗回了他自己的房间。他躺到床上，拿起那本奥里留斯的著作。他点了支香烟，一口接一口地使劲抽了起来。不大一会儿，便满屋烟雾缭绕，他就在那白色烟雾里躺着看书。

那天晚上11点，威利·基思到后甲板上找基弗。在舷梯口值班的上士，白制服整洁漂亮，心情却不大好，告诉他值日长官正在舰艏视察。威利走上微风习习的舰艏楼，发现基弗正在一条叠起来的毯子上坐着，背倚着铁锚，两只脚在舷边上荡着，枪弹带在甲板上扔着。他抽着烟，凝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嗨！”威利招呼道。

“嗨。”

“忙吗？”

“不太忙。正在构思一首十四行诗[(2)]。”

“抱歉，打搅你了。”

“丝毫没有。这是一首蹩脚的十四行诗。找我有事吗？”

“我一直在攻读那本《登录出版物手册》，读了3个小时了。我想我已把第一部分背下来了。”

“干得好。”

“我可以到‘摩尔顿号’去看看我的朋友吗？”

“去吧。”

“我刚才去过戈顿先生那里向他请示，可是他睡着了。”

“去他的，你在港内访友无须经副舰长批准。尽管走好了。”

“谢谢。祝你的十四行诗大获成功。”

在“摩尔顿号”一尘不染的军官起居舱里，有几个垂头丧气的军官四散坐着看杂志或喝咖啡，而凯格斯却不在其中。威利穿过过道来到凯格斯的房间，拉开绿色的门帘，看见他的朋友正趴在桌上打着呼噜，瘦长的脸庞压在一摞打开的蓝图上。台灯的光线正照在他闭着的双眼上。他的两只手姿势别扭地耷拉着，指关节都擦着甲板了。威利迟疑了一下，拍了拍凯格斯的肩膀。这位少尉被吓得一下子蹦了起来，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惊恐地瞪着眼看了威利一会儿，这才恍然大悟，认出了威利，亲密而伤感地微笑着同他的朋友打招呼：“你好，威利。”

“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名堂，干吗研究这些蓝图？”威利诧异道。

“我正在学一门工程学的课程。”

“工程学？你是个舱面水手。”

“舰长让所有的工程人员学习舱面操作，让所有的舱面水手学习工程学知识。他说，要把我们都造就成全才军官。”

“这可真是了不起，”威利说，“只要你不必管理一个部门，不值班站岗，不打仗——我看，咱们还是下一盘棋吧。”

“好啊，我太想下棋了，威利，”凯格斯小心翼翼地说。他悄悄地往过道里探视了一下，“看起来岸边没什么东西。我可不怕。走。”

他们进了军官起居舱。凯格斯取下一块棋盘板和一只装着红黑塑料棋子的盒子，对一位矮胖上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估计不过午夜不会回来。”那位上尉含含糊糊地说。他无精打采，几乎是平躺在一张扶手椅上，目光呆滞地盯着一本破烂的《生活》杂志。

“这真是太好了，威利。很高兴你过来看我。哼，管他呢。咱们就喝两瓶可口可乐吧。”

“好的。”

凯格斯进了舰上的食品储藏室，不一会儿出来时拿着两个挂霜的瓶子。他四周看了看，问道：“还有谁要喝吗？”大多数军官根本没理睬他。有两位将黯然无光的眼睛转向他，朝他摇摇头。那个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上的汉子没精打采地说：“我如果再喝一瓶可乐就要休克了。”

威利问：“你们这些伙计们还不能自由活动吗？”

“要到星期天才行。”凯格斯答道。

“只怕是要等到我们接到一封电报，”那位懒洋洋躺着的仁兄说，“命令我们前往特鲁克群岛并进行扫雷了。”

在威利摆棋子的当儿，凯格斯对着可乐瓶长长地喝了一大口，“哇，这可乐真好喝，我感觉好极了。你们各位反不反对我打开收音机？”无人应答。他刚一拧旋钮就听见一阵响亮的爵士音乐传了出来。“热狗。换换口味也好，不听夏威夷音乐了。快把棋子摆好，威利。我这就去给你拿裤子，布里朴—得—布鲁朴，布里朴—得—布鲁朴——”

他连舞带唱地跳起了一种怪异而生硬的快步舞曲，两肘朝外，双臂下垂。那位在扶手椅上躺着的上尉用一种夹杂着厌恶与怜悯的目光看着他。“真让人吃惊，”他说，“打一个盹儿会使那个精疲力竭的杂种成为什么样子。”

凯格斯在威利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走了一步红“卒”。“哎，威利，你记着。你要是听见蜂音器连响两声，那就是说下棋结束了。那是舷梯那儿发出的信号，报告他回舰了。你要像其他人一样，马上消失。走右舷的过道，那样你大概不会碰上他——”

“倘若我真的碰上他了呢？”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位扶手椅上的上尉开口说，“拍两句马屁，然后口哨吹着《起锚歌》悠然走开。”

“你们的新舰长怎么样？”

“同样是个人，换个样子而已。”

有几个军官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回他们的房间去了。

“这真是太妙了，”凯格斯说着，喝干了他的可乐，“咱们真该多玩玩这个，威利。”

军官起居舱的门开了，铁公爵萨米斯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奎格。凯格斯没有动。他走了一步“象”，满脸笑容地扬起了头。他看见其他军官们全都站了起来，脸像死人一样，毫无表情。他发出一声像是被人掐着脖子似的哀号，猛地蹿了起来，把棋盘都撞翻了。那些棋子唏哩哗啦地滚得满地都是。

“先生们，”铁公爵萨米斯向大家介绍道，“这位是奎格舰长，‘凯恩号’的新任指挥官。晚上好，基思。”

“晚上好，长官。晚上好，舰长。”威利说。

“好啊，我很高兴我拥有一名棋手，”奎格说，“我一直想下下棋。”

“最好的放松活动，”铁公爵说，“糟糕的是太费时间。自开战以来我还没玩过一次呢。不过，既然我的通讯官似乎有闲空，我或许也可以加入——”

“长官，今晚的电报全都译完放在您桌子上了，”凯格斯颤声说，“我今晚还完成了两个半工程学的作业——”

“你能不能停一停你们的游戏去给奎格舰长和我弄一点现煮的咖啡？”

“是，长官。当然啦，长官。”

两位舰长进了萨米斯的卧舱。凯格斯跑进食品储藏室，出来时拿着装满清水的玻璃咖啡壶。

“这算什么，”威利不平地说，“你还兼着勤务兵的差事吗？你化妆用的软木炭哪儿去了？”

“别急，威利。我是军官起居舱的膳食出纳员。我自己动手比跑去叫个膳食服务员弄起来更快些。事情就是这样。”说完，他就开始拣地上的棋子。

“斗棋结束了。我拿走了。”

“哼，真见鬼了，好吧。”

“哎，为了能喝上一点那种咖啡我要在附近磨蹭一会儿——如果我能像诸神一样同享一只碗里的美味的话。”

凯格斯扭头看了看舰长的卧舱，“没问题，呆在附近别走远了。不过，威利，请你千万不要再说那种话了——他听得见的。”

威利在舰艏楼上告别基弗去了“摩尔顿号”之后，这位通讯官仰头凝思了片刻，便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拍纸簿、一枝铅笔和手电筒，开始写起诗来。没过几分钟，马里克那模糊的身影来到了舰艏楼上。这位中尉愁眉苦脸地同基弗打过招呼，就把一个狭窄的锚机发动机的舱盖拉开，把手伸进去打开了一个开关，一道黄光便从小舱口里射了出来。“夜里这个时候了，油漆储存仓库里还在干什么？”

“弄备用设备清单。”

“你还在弄那个东西？你这牛马般的可怜虫，坐一会儿吧。”

马里克搔了搔他那圆脑袋上的短发，打了个哈欠，接过一支香烟。从油漆储存库里射出的强光突显了他脸上疲惫的线条和他两眼下面肿胀

的眼泡。“唉，事情紧急呀，”他说，“不过，我想我能在星期五9点之前赶出来。你在干什么——在写你的书？”

“嗯，写点东西。”

“也许你还是把你那玩艺儿搁一段时间为好，汤姆——至少在你值班的时候不要干——直至这位新舰长把事情都整顿好了。”

“在珍珠港里在舷梯口在8点至午夜值班有他妈的什么意义，史蒂夫？我们应该派的是一名军士与一个通信兵，那就够了。”

“我知道。但是，咱们这个鸟人是刚刚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调过来的。”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马里克吸了一口烟，脸上现出了一种顾虑重重、沉思的表情。他的容貌虽不好看，可也不叫人讨厌：阔嘴巴，小鼻子，两只褐色的眼睛高高鼓起，颚骨圆而厚重。他那粗壮的身躯使他看上去富有力量和决断，只是，他这种果断有力的神气此刻被脸上显现的温文和善的表情冲淡了。“我也说不准。”

“比德·弗里斯好，还是坏？”

马里克停顿了一下，说：“德·弗里斯舰长是个不错的军官。”

“事实胜于雄辩，史蒂夫。他把这艘军舰管理得像是一艘装垃圾的驳船。将她与‘摩尔顿号’对比——”

“可是，他驾御船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一名舰长这就足够了吗？我认为‘凯恩号’所需要的正是奎格这样的舰长。若是太平洋海军服务局里有人警告人事局给我们派一个风风火火的照章办事的人来整顿局面，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变一艘军舰的秉性。汤姆，我比你来舰的时间早得多。凡是必须完成的事情都完成了——也许不是按海军的方式干的，但反正是完成了。她一直在征程上奋进，去了必须去的地方，炮手们打得蛮漂亮，发动机设备没有散架——天知道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大多数是用电线捆，用口香糖粘的——但是据我所知，自开战以来‘凯恩号’军舰用在维修上的时间比任何一艘同类的军舰都少。除了尽力照章办事之外，奎格不用‘凯恩舰’的方式办事还能做什么呢？那就是改进吗？德·弗里斯所关心的是所得的结果而不是方式。”

“照章办事的方式是正确的方式，史蒂夫。就让我们来面对它吧。我并不比你更喜欢它，但这是实情。‘凯恩号’上的那种浪费、徒劳无益的活动，以及做事全凭侥幸的情况，简直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

“这我知道。”马里克的表情显得更迷惘了。他们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那位海军中尉还是开口说：“不错，照章办事是正确的办事方式，但那要看是哪一艘军舰了。若真是照章办事的话，‘凯恩舰’早就该报废了。也许管理这艘军舰就得用特别的办法，因为她至今还能在海上漂着就已经是很特别了——”。

“好了，史蒂夫。你我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我把它看透了。我们都是平民百姓、自由公民，受不了这些奎格们把我们当奴隶对待。除了他们的那点教条之外，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无知之徒。有一件事情千万不能忘。此时此刻，由于战争的关系，照章办事才是最重要的。注意，假如突然之间整个美国的生存全取决于皮鞋擦得亮不亮了，甭管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假定它确实发生了，那会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将变成擦鞋匠，那时，那些职业擦黑皮靴的人就将接管这个国家了。那时，你认为那些擦黑皮靴的人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自觉卑微？呸，才不会呢。他们会认为他们终于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在他们的一生中这个世界第一次向擦皮鞋表示了恰如其分的尊重。那时，我敢对天发誓，他们将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挑我们的毛病，不停地

责骂我们，贬损我们，还会喝令我们按他们的方式擦鞋。那时，他们就是正确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史蒂夫。现在我们是在擦皮鞋的小子们的掌握之中。他们行事时仿佛我们都是傻瓜，他们拥有一切智慧，这真叫人恼火——听从他们的命令和胡说八道确实令人痛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他们的天下。过不了多久，所有的皮鞋都将被擦完，战争将会过去，他们又会重新成为为了几分几毛钱而奋斗的擦鞋匠，而我们将回顾以往，嘲笑这整个荒唐的插曲。关键是，如果你现在就对此了然于心了，你就能逆来顺受，就能面对任何事情——”。

在舷梯口值班的军士踏着沉重的脚步来到舰艏楼，“基弗先生，舰长已经回来了，戈顿先生要你到他房间去见他。要赶快。”

“戈顿？我还以为他早入睡了呢。”

“他是刚才从军官起居舱打电话上来的，长官。”

基弗站起身来，打着哈欠系好他的枪弹带，“十万火急，毫无疑问。”

“舰长在舷梯口没看见你，”马里克说，“祝你好运，汤姆。别忘了你的处世哲理。”

“有时候我简直烦透了。”基弗说。马里克跳进了下面的油漆储藏室。

基弗到了军官起居舱，看见副舰长穿着内衣在扶手椅上坐着喝咖啡，好像还没睡够，心烦意乱，满脸的不高兴。“老天爷呀，汤姆，”戈顿怨气冲天地说，“一个人一天里到底能惹出多少麻烦啊？舰长回舰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在舷梯那儿呀？”

“哈，好你个得了便宜就卖乖的家伙，”基弗反刺道，“你把我插进去值班站岗，而每逢轮到你在港内值夜班你就整宿地睡大觉，直到你当上了副舰长——”。

戈顿砰地一下把咖啡杯子连碟子重重地往椅子的扶手上一放，把咖啡溅了一地。“基弗先生，我们在谈今晚值班的事，不要东拉西扯，”戈顿说，“而且要注意跟我讲话的语气。”

“别急，伯特。心平气和一些。我并无冒犯你的意思。那老头子跟你发脾气了吗？”

“你一点没说错，他火气可大了。你不写你那该死的小说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脑子了？新舰长上任的第一个晚上，你就不能小心一点？”

“很抱歉，我确实想到这一层了，可是我只顾跟史蒂夫说话，忘了看时间了——”

“行了，这只是事情的一半。那该死的基思到‘摩尔顿号’上去干什么去了？”

基弗憎恶地皱起了眉头，“哎，伯特。这可太过分了。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准值班部门的人跨过跳板到旁边的船上去了？”

“打从向来如此。再去看看关于值班的命令吧。他为什么没向我请示一下啊？”

“他进来找过你。你睡着了。”

“那么，他就该叫醒我呀。”

“伯特，以前无论谁因为这样的小事在夜里叫醒你都会被你骂得狗血喷头的呀。”

“今晚不同于以前的夜晚。我们还是回到值班命令上讲，绝非儿戏——”

“行了，行了，那还不简单。你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戈顿低头看着他的空杯子补充说，“你24小时内不准离舰。”

“什么？”基弗发火了，“是谁说的？”

“我说的，该死的家伙，”戈顿抢白道，“满意了吧？”

“绝对不行。如果你以为你可以把废置了两年的旧规定忽然用到我身上，开始用惩罚来侮辱我——”

“住口！”戈顿喊道。

“我明晚有个约会。这本是今晚的约会，我推掉了，我绝不再毁约了。你如果不喜欢，可以向舰长报告，说我不服从你并将我告上最高军事法庭——”

“好你个愚蠢的混球，你以为拘禁你的是我吗？用你那糊涂的预备役脑袋好好想想，现在正在火头上。我将成为人人痛恨的对象。那样也好。我是本舰的副舰长，我得贯彻给我的命令，你听见了吗？”

一个无线电报员将他苍白的脸伸进了军官起居舱，“请原谅，基弗先生，您知道我能在哪儿找到基思先生吗？他好像不见了——”

“出什么事了？”

“急事，‘凯恩号’军舰要有行动。”

基弗接过那张电报。“好了，小讨厌鬼。”那报务员退了出去。戈顿问：“是哪儿发来的？”

“太平洋海军服务局。”

副舰长阴沉的脸上露出了喜色，“太平洋海军服务局？先办，可能是往本土跑一趟护航。把它译出来，要快。”

基弗动手翻译电文，他翻译了大约十五个字便停住了，低声骂了一句，又接着往下翻译起来，不过，先前的热切劲儿全不见了。

“喂，上面说些什么？”副舰长问。

“护航任务，一点没错，”基弗淡淡地说，“不过是朝与你说的180度

相反的方向。”

“噢，不可能，”戈顿满腔苦恼地说，“不可能啊。”

“的确没错，”基弗说，“‘凯恩号’要开往帕果帕果。”

---

(1)马库斯·奥里留斯（Marcus Aurelius，121—180），斯多葛派（禁欲主义哲学之一，以理智追求至善）的著名哲学家，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161年至180年在位。他在位期间，经历了一连串的战乱与灾难，在鞍马劳顿之余，挥笔写就了一部旷世名著《沉思录》。——译者注

(2)源于意大利民间的一种抒情短诗，文艺复兴初期时盛行于整个欧洲，其结构十分严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段为八行，下段为六行，每行十一个音节，韵脚排列：abba abba，cdc ded。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结构更严谨，他将十四个诗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三个四行，第二部分为两行，每行十个音节，韵脚为：abab，cdcd，efef，gg。这样的格式后来被称为“莎士比亚式”。——译者注

13　绝对最佳拖靶舰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威利就作为在舱面值勤的下级军官登上了他在舰桥上的岗位。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阳光明媚，空气芬芳。港湾里的海水湛蓝湛蓝的，瓦胡岛四周的群山翠绿嫩黄，从北山上飘来的蓬松的云团投下片片云影，云团飘到风清日朗的小岛这边便蒸发得无影无踪，没有一滴雨降落下来。威利肚子里装满了新鲜的鸡蛋、喝足了的咖啡。舰上的人员由于即将起航出海——无论开往何方，都一个个摩拳擦掌，意气昂扬。这种热烈的气氛也感染了威利。瓦胡岛虽在远离前方战区的大后方，几乎与夏威夷一样安全平静，但毕竟是在西南方向，是萨默塞特·毛姆的家乡。充满浪漫色彩的冒险似乎终于要展现在他的面前了。他想，说不定会遭遇一些潜艇，那样他就能对在珍珠港弹钢琴虚度的几个月时光稍作补偿了。

奎格舰长走上舰桥，神态轻松，满面笑容，高兴地与水兵和军官们一一打招呼。威利认出他腋下夹着的那本窄窄的蓝皮书是《在驱逐舰的舰桥上》，一本舰船掌控手册。“早上好，舰长。全部缆索都已检点完毕，长官。”威利说，俏皮地敬了个礼。

“嗯，早晨好。谢谢你，谢谢，威利。”奎格趴在舷墙上，快速地看了看缆绳。“凯恩号”军舰被系在“摩尔顿号”军舰上，而“摩尔顿号”的首尾两端分别固定在不同的浮标上。这两艘军舰都停泊在西湾一个偏远的角落里。西湾是该港一个狭窄的入口。两舰的前方、后方和右边是浑浊的浅滩。“凯恩号”要从她所在的角落里驶出去须经过几百码人工疏浚的航道。

“挤得够紧的，是吧？”奎格乐呵呵地对马里克和戈顿说。这两人一起在右舷上站着，饶有兴趣地等着瞧他们的新舰长首次演示他如何指挥军舰。两位军官恭敬地点着头。奎格高喊：“收起所有的缆绳！”

一条条马尼拉麻绳长蛇般地卷上了“凯恩号”的甲板。“全部缆绳收齐，长官！”电话员报告说。

“好的。”奎格往舵手室四周瞥了一眼，舔了舔嘴唇，把那本蓝皮书往椅子上一扔，发话道：“好了，启动。所有发动机倒转三分之一！”

舰身颤动起来，于是一连串的事情便开始发生了。它们发生得太快了，威利根本说不准究竟出了什么错，因为什么。在“凯恩号”向后倒退时，放在甲板上的铁锚的锋利的锚钩一下子剐着了另一艘军舰的舰艏楼，剐弯了好几根支柱，还有两根支柱被齐根折断了。之后，它又在“摩尔顿号”军舰的舰桥上划了一个锯齿状的大豁子，发出的金属声凄厉刺耳。与此同时，架在舱面船室上的一门火炮猛地撞上了“摩尔顿号”的侧面，一路剐掉了两个弹药箱和一根天线，使它们叮咚哐啷地翻滚着掉进了海里。奎格舰长大喊大叫地向舵手室和轮机房乱发了一连串命令。烟囱喷出的滚滚黑烟整个压到了舰桥上，接着是在昏暗的浓烟中的一阵乱跑乱叫。后来终于一切都结束了。“凯恩号”军舰的舰艉牢牢地扎进了西湾另一侧的污泥里，舰体倾斜了10度左右。

刚才的混乱把大家都惊呆了，半天没人开口说话，舰桥上的人只有奎格舰长似乎丝毫没受影响。“嗨，嗨，还是新手运气好，啊？”他使劲瞭望舰艉，微笑着说。“戈顿先生，到舰艉去看看，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损坏。”他用信号灯发信号为这不幸的事情向萨米斯舰长道歉。过了一会儿，副舰长回来了，在倾斜的甲板上脚步都走不稳。他报告说，舰体未见明显的损伤，只是螺旋推进器完全陷进了淤泥之中，被埋得严严实实。

“没事，洗个小小的泥水浴绝对伤不着螺旋推进器，”奎格说，“也许还把它们擦得亮一些呢。”他一边说一边向港湾里望着。

“舰长，我琢磨着咱们得向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指挥部发一封报告搁浅之事的电报，”戈顿说，“我是不是——”

“也许我们要发，也许又不用发，”奎格说，“看见那艘拖轮了吗？就在那边那个小地角旁边？用信号灯发信号叫它过来。”

那艘拖轮乖乖地驶离主航道，突突，突突地开进了西湾。很快一条牵引索就系好了，“凯恩号”被轻而易举地拖离了淤泥。奎格通过扩音器向拖轮的船长道谢。拖轮船长，一个灰白头发的水手长，热情地挥了挥手就将船开走了。“这件事就算完了。”奎格友好地对戈顿说，“你的搁浅报告也不用写了，伯特。无缘无故地把服务分遣舰队搅得一片哗然，毫无意义，是吧？所有发动机前转三分之一。”

他信心十足地指挥这艘军舰横过港湾，驶到加油码头。他们要用一天时间在那里加油，装上食品及弹药。他站在右舷上，不停地转动着右手里的两个钢球，两只胳膊肘在舰墙上搁着。在开往加油码头停靠时，他把舰桥上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他以15节的速度急转弯向码头驶去。戈顿、马里克和威利在他身后缩成一团，恐惧地互相看着。眼看与在他们正前方的泊位里停泊的那艘油轮的船艉相撞是难以避免了，但奎格在最后一秒钟全速紧急倒退，“凯恩号”慢了下来，可怕地颤抖着，干净利落得像纽约的出租车进停车场一样停在了她的泊位。当锚绳飞到码头上时，奎格喊道：“好啦。每根锚绳都要双股。关掉允许抽香烟的信号灯，开始加油。”他把他那两个钢球装进衣袋，悠悠然地走下了舰桥。

“我的天呐，”威利听见马里克压低声音对副舰长说，“简直是个爪洼国的野人。”

“不过，他还真有办法，”戈顿小声说，“你觉得他躲避写搁浅报告的法子怎么样？德·弗里斯是绝对不敢——”

“他见什么鬼了？不在我们脱离‘摩尔顿号’之前先把舰艉脱开？往舷外横向转一下——”

“哎呀，史蒂夫，头一次出航嘛——给他一次机会——”

那天下午，威利中断了电稿翻译工作给梅·温写了封信，起航前的

最后一封信。他满纸写的都是他如何苦苦思念她的热烈情话，夸奖她坚持上亨特学院的勇敢。尽管迄今他一直有目的地对“凯恩号”上的生活含糊其辞，却觉得非写点关于奎格的情况不可。

> 我们的新任舰长，像大多数正规军官们一样，是个相当奇怪的人。不过我认为他正是这艘军舰所需要的人。他是个严格的尽善尽美论者，一个严酷的主人，也是个百分之百地道的海军。然而，他同时又具有一副讨人喜欢的好性格。他像是个胆大妄为的水手，也许是因为缺少点经验吧，但是充满活力。总之，我认为“凯恩号”的命运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希望我的情绪也将随之而改善。我的情绪真的一直相当低沉……

一个电报员在敲他敞开着的门，“请原谅，基思先生。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指挥官来电，刚刚从港口电台发过来的。”

“好吧，放在这儿吧。”威利走到译码机前把电报译了出来：“望递交一份说明‘凯恩号’今天上午在西湾搁浅的书面报告。附带说明为什么未向指挥部发电报报告搁浅之事。”

威利非常不愿意把这个不愉快的信息当面交给奎格舰长，但又无法躲避。他把译好的电报拿到舰长的房间。奎格穿着内衣坐在桌前处理一堆官方信件。他看电文时，坐得笔直，把所坐的转椅弄得吱吱直响。他盯着电报看了好大一会儿，威利真想找个好借口溜出那房间。

“这个指挥官是在无事生非，小题大做，是吧，威利？”奎格侧目看着他说。

“奇怪，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长官——”

“嘿，那有什么难的。肯定是那艘刚开回去的拖轮上的那个水兵出身的该死的军官把整个事情都报告了。毫无疑问，这是他一个月里完成的第一件有点意义的任务。我本该想到这一点——”奎格从桌上拿起那

两个钢球在手里快速地转动着，眼睛瞧着那封电报，“哼，他妈的，他要一份搁浅报告，那我们就给他一份搁浅报告。威利，你去打扮打扮，然后回来拿去亲手交给他。看样子他是由于某种原因坐不住了。”

“是，好的，长官。”

一小时后，威利乘船坞的汽车前往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大楼，他对那个搁浅报告的好奇心越来越难以克制。那牛皮纸信封只是用一个活动的金属夹子夹着封口。他做贼心虚似的左右看了看，见没有一个乘客在注意他，便在膝盖上把电报从信封里抽出来看。

关于1943年9月25日美国军舰“凯恩号”（DMS22）在西湾搁浅的报告。

1．本舰于当日9时32分在该区域轻微搁浅于近岸浅滩。10时零5分由137号拖轮拖离浅滩。无人员伤亡或损坏。

2．搁浅原因是轮机房未能及时对舰桥发出的操机命令做出反应。

3．本舰原指挥官新近刚被接替。舰上人员训练状况极需一项严厉的操练计划将全体船员的操作水平提高到适当水准。此项计划已在实施之中。

4．本拟于明晨派通信员呈上搁浅报告全文。当时未即用电报向司令部报告是因为援手就在旁边，且未致任何损害，似无须麻烦上级领导即可加以处置。如此种设想错误，则深表遗憾。

5．可以相信本指挥官已实施之强化操练计划将很快带来称职的操作水平，此类事件绝无重现之可能。

菲利普·弗朗西斯·奎格

那天晚上，“凯恩号”军舰的全体军官在海军船坞的俱乐部里举行了

一个酒会欢庆他们即将告别珍珠港。奎格舰长与军官们一起呆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就去加入了另一个在天井里举行的少校指挥官们的酒会。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酒喝得比谁都快却不醉，大谈攻打北非的逸事以飨群僚，说得人人兴高采烈。威利愈发深信不疑：人事局给“凯恩号”派了一位舰长王子取代了那个酸腐邋遢的德·弗里斯。他于凌晨3点才回到弹药舱舒舒服服地躺下，他觉得自己在这艘扫雷舰上服役的前景相当美好，总之，这种现状不变就好。

天刚破晓，他就被拉比特从睡梦中摇醒。“很抱歉，把一个酒后熟睡的人叫醒，基思，”值日军官说，“但我们刚接到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发来的行动电报。”

“没关系，拉布。”威利疲倦地挣扎着走出弹药舱，来到军官起居舱。他正在用译码机噼噼啪啪地工作着，戈顿光着身子从他房间里走了出来，打着哈欠从他肩头上看他的翻译。字词一个个地出现了：“取消‘凯恩号’军舰前往帕果帕果之行。‘凯恩号’的护航任务由‘摩尔顿号’替代。‘凯恩号’仍留在珍珠港执行拖靶任务。拖引装备可在标靶修理基地获得。”

“这是什么鬼事？”戈顿不满地说，“命令怎么改得如此之快？”

“咱们的职责不是理论为什么的，长官——”

“希望不是因为那该死的搁浅——算了。”戈顿挠着他那圆鼓鼓的小腹说。“好吧，穿上你的石棉服装，把它给舰长送去。”

“您认为我该把他叫醒吗，长官？离吹起床号只有——”

“嘿，没错。现在就去叫。”

威利进了舰长的卧舱，副舰长则在起居舱里咬着嘴唇，不停地走来走去。过了两三分钟威利少尉笑嘻嘻地出来了，“哈，舰长似乎一点儿都不发愁，长官。”

“不发愁？他说什么了？”

“嗨，他只是说，‘那很好啊，很好。没人能用让我改任珍珠港的任务把我逼疯的。多多益善。’”

戈顿耸耸肩膀，“我想是我疯了。如果他不着急，我为什么要着急？”

扩音器里传出了水手长尖利的起床号声。戈顿说：“好了，到下岗时间了。如有任何别的事情就来叫我。”

“是，是，长官。”威利说完就走了。

副舰长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像一只粉色大狗熊一样颟顸地爬上床，马上就睡着了。一小时后，舰长的铃声猛然使他醒来。他匆忙披上一件浴袍就往奎格的卧舱走。他看见舰长穿着内衣，翘着二郎腿在床边上坐着，皱着眉头，连脸都还没刮。“伯特，看看我桌上那份电报吧。”

“我已经看过了，长官，在威利翻译的时候——”

“噢，你看过了，啊？那好啊，那正是一件我们从此刻起就必须中止的事情。除了译电员与我本人之外任何人，再说一遍，任何人，都不得接触紧急电报，除非我把它们发布出来了。这可清楚了吗？”

“清楚了，长官。很抱歉，长官——”

“得了，得了，你知道了就行了。喂，你如果已经看过了，那么你是怎么理解的？”

“哦，长官，我似乎觉得我们要拖靶标而不去帕果帕果了——”

“你当我是白痴吗？我也认识英文字。我想知道的是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命令改了？”

戈顿说：“长官，这事我也摸不着头脑。可是听基思说，您非常满意——”

“嘿，我宁愿天天都在珍珠港这儿呆着也不愿往西边挪一步——假如它只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无更多含义的话。这正是我开始感到纳闷的地方。我要你穿戴好，亲自到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去一趟，了解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向谁了解，长官——是负责作战事务的长官吗？”

“我不管你向谁了解，你要找舰队司令我也不管。但可别回来时什么都没打听到，明白吗？”

“是，明白了，长官。”

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官的办公大楼是一栋马蹄形的木结构建筑，坐落在海军船坞里一些仓库后面的一个小山顶上。戈顿上尉是8点30分到那儿的，身上穿的是他最干净、最崭新的咔叽制服，新换的领针铮光闪亮。他走进作战处办公室，忐忑不安地走到格雷斯上校面前。格雷斯上校是一位年老的军官，方方的红脸膛，浓密的白眉毛，相貌凶猛。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上尉？”格雷斯气呼呼地大声问。他正在用一只纸杯喝咖啡。看样子他仿佛从天亮时就一直在他的办公桌前坐着了。

“长官，我来这儿是请教关于您发给‘凯恩号’军舰的第260040号电报的事宜的。”

那位作战处的长官拿起一个夹着绿色电报稿的活页文件夹翻看起来，“是关于什么事的？”

“哦，长官——我——我不知道您能否告诉我为什么给我们的命令改变了。”

格雷斯上校向戈顿皱了皱鼻子，问道：“你就是该舰的舰长？”

“不是，长官。我是副舰长。”

“什么！”那位作战处的长官把那个电文夹子砰地往他桌子上一拍。“你们的舰长究竟是什么意思，派你来质疑命令？你回去告诉你的舰长——他叫什么名字——”

“奎格，长官——海军少校奎格——”

“你去告诉奎格，他如果对作战命令有什么要问的，他必须亲自来问，而不是派下属来。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你可以走了。”格雷斯上校拿起一封信，皱起他那浓密的白眉，表示他要聚精会神地看信了。戈顿，脑子里翻腾着奎格所说的探不出“内情”就不要回去的话，便强打精神再次试探着问：

“长官——请原谅——命令的改变是否与昨天我们在西湾搁浅有关？”

格雷斯上校听到戈顿在被斥退后又发出的声音时，吃惊的程度绝不亚于在他的办公室里听见了驴子的叫声。他转脸瞪大眼睛看着戈顿的脸，足足看了有漫长的30秒之久。随后，他的目光移到了戈顿的安纳波利斯戒指上，又注视了好长一段时间。接着，他又注视着戈顿的脸，表示难以相信地摇了摇头，然后就又低下头看起那封信来。戈顿无奈地悄悄退了出去。

在登上“凯恩号”的跳板时，值日军官卡莫迪向这位副舰长敬了一个礼，说：“长官，舰长要你一回到舰上马上就去见他。”

戈顿下去敲了敲舰长的门，没有反应。他又用力地敲了敲，然后小心翼翼地拧开门把手，往漆黑的屋里瞧了瞧，“舰长？舰长？”

“嗯，进来吧，伯特。”奎格打开他的床头灯，坐起来，抓挠着他那胡子拉茬的脸，伸手从床上面的架子上取下那两个钢球。“问清楚了？是何缘故？”

“我还是不知道，长官。作战处的长官不肯告诉我。”

“你说什么！”

戈顿将他与格雷斯上校见面的情况描述了一遍，紧张得头上的汗都冒出来了。奎格怒视着自己手里滚动着的钢球。

“于是你就这样来交差了，啊？”

“我看不出我还能再做什么了，长官。我实际上是被扔出来的——”

“你就没想过向周围参谋人员中的一些少尉们探听探听？”

“没有，长官。”

奎格扭过头瞪了他一眼，目光又回到他的钢球上，“哎，你为什么没有呢？”

“我——”戈顿被这个问题难住了，“哦——我——”

“我可不高兴，”这位舰长沉默了一下，说：“我派出一个军官去了解内情是希望他能把内情带回来，无论他需要施展什么样的机智——就是这样。”

他向后往枕头上一仰。戈顿怯生生地问：“您是否要到那儿去一趟，长官？我来安排交通——”

“我也许要去，可也许又不想去，”奎格说，“我可不欣赏因为‘凯恩号’轮机房人员的愚行而像一名海校学员似的被置于可能挨训的地位——”这时，敲门声响了。“进来！”

三等信号兵额尔班一手拿着一份加急电报，另一只手拿着他的已严重磨损的帽子，走了进来。他的工装已褪色，布满深浅不一的道道，衬衫的下摆在裤腰外荡着。他是个身材滚圆，个子矮小的水兵，圆脸盘丰满红润，总是挂着一副迷迷糊糊的表情。“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发来的急电，舰长。”

奎格舰长接过电报，念道：“‘凯恩号’军舰9月29日6时起航，前往靶标修理基地领取靶标及行动命令。”

“好啊。”这位舰长说，在电报上签名之后，把那份电报又交还给那个水兵。

“谢谢您，长官。”额尔班疾步退了出去。

“喂，那可又是一件我要即刻中止的事情，戈顿先生。”

“什么事，长官？”

“你很清楚是什么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着装规定允许舰上人员可以把衬衫穿在裤子外面了？他们是水兵，不是菲律宾的公共汽车服务员。”

“是的，是的，长官。”戈顿顺从地说。

“是的，是的，长官，呸！”奎格抢白道，“我对此事的态度是严肃的，伯特。你明天在宣布当前的计划时要做如下宣告：‘从今以后凡穿在身上的衬衫的下摆都必须塞在裤子里。违者以严重违纪论处。’”

“遵命，长官。”戈顿说，“他们在这艘军舰上这么着已有好些年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他们——”

“这是命令，”奎格说，“水兵们服从命令是不需在一夜之间改变成的。倘若有什么麻烦的话，我们就来几次舰长训话，必要时就召开几次本军舰的内部审判，再有必要时就以抗命不遵罪召开普通军事法庭——总之，在我这艘军舰上就是不许再有衬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的事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我要全体军官在下午1时在军官起居舱开会。”

“嗯，嗯，长官。”副舰长出去时，轻轻地关上门。奎格舰长仰在床

上凝望着头顶上方的绿色。小钢球喀啦，喀啦，喀啦，喀啦地响着。

“凯恩号”的军官们围着绿色的长桌坐着，小声聊着天，一圈人个个阴沉着脸，不知开的是什么会。“一星期两次全体军官会，”基弗对旁边的马里克说，“德·弗里斯在他整个舰长任期中都没开过两次这样的会。”

“别着急，汤姆。”马里克小声说。

“我只是开始觉得奇怪，如此而已。”基弗说，声音极低。

戈顿从舰长的卧舱里出来了，“先生们，舰长来了。”

军官们一齐起立。基弗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两手在衣袋里插着。奎格舰长迈着煞有介事的步子，低着头，手里照常转着钢球。“好，”他说，“好，先生们。”他坐下，军官们也都坐下。他掏出一盒崭新的香烟，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点上，小心地把烟盒和火柴放到桌上。

“各位先生，”他终于开腔了，两眼从眉毛下面看着桌面上的虚空，“我遗憾地说我不太高兴。”

他的眼光不时地左看看右望望，把他周围的一张张脸都看在眼里，而后又收回目光继续凝视着虚空。“我不太高兴，先生们，因为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在我的军舰上，我认为表现优异就是表现正常——而——哦，现在不正常。是的，不正常。你们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所以我就不讲具体的事情使部门的长官们难堪了。你们之中也许有人觉得在你们的部门里优异已等于正常。那好，果真如此的话，我这话就不是针对你们讲的。但是那些对得上号的人——哦，他们最好让脑袋灵敏一些，如此而已。

“本来，你们都知道这艘军舰是要开往帕果帕果的。可是，这艘军舰现在不去帕果帕果了。她还要留在珍珠港，拖靶标。这个任务真是太美好、轻松、愉快了。惟一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受到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如此慷慨的惠顾呢？

“是啊，你们和我一样都不想乱猜。一名海军军官不该对命令进行猜测。他应该做的是执行命令。那也正是我所要做的，你们可别在这件事上跟自己过不去啊！”他环顾四周，个个脸上都毫无表情。“好，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那么，我就假定你们全都毫厘不差地领会了我的用意了，对吧？现在，我想点明的是，使我们的命令得以改变的只有两种可能的理由。要么是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认定本舰太出色了理应得到格外美好的任务——要么就是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认定本舰太糟糕了，可能胜任不了到前方去执行任务。在座的有谁能提出别的可能的理由吗？

“好。我现在不说我心里想的是哪一种理由。但是如果这艘军舰现在还不算很出色的话，那么她最好P.D.O.，意思是很快，就成为最出色的。前不久，我碰巧有机会向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报告了这艘军舰轮机房的表现不够水准，这完全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命令被改变的理由。不过，我说了，一名海军军官的职责是执行命令而不是胡乱猜测命令，而这就是这艘军舰必须做到的！”

基弗突然猛烈地咳嗽了一阵，咳得他将身子完全趴在桌子上，两个肩膀直颤动。舰长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

“对不起，长官，”基弗喘着气说，“吸的烟走岔了路。”

“好了，”奎格说，“那么，我希望你们诸位都记住，凡是值得去做的事情就值得把它做好——进一步说就是，在这艘军舰上做起来有困难的事情我们立刻就做，而那些眼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则需多花一点时间，而——我们今后几周的任务好像就是拖靶。那么，我们就是要成为这支海军前所未见的绝对最佳拖靶舰，而——而我说了，我们是执行命令的，不是胡乱猜测命令的，因此我们不必为所发生的事情担忧。至于这艘军舰搁浅的事情嘛，我觉得我对接管这艘军舰时她的训练状况是没有责任的，而且我肯定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将是与我一致的，所以——如此而已。但是，我对这艘军舰上今后发生的

一切都负有绝对的责任。我不打算犯哪怕是一个错误，而且——我也不能容忍任何人为了我犯任何错误，我这可不是跟你们说着玩的。还有，哦，你们已明白了我的意思，不需要我进一步详说了，还有——噢，有了。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他四下里扫视了一下，说，“谁是负责军纪的军官？”

困惑的目光一个传一个地围着桌子绕了一圈。戈顿清了清嗓子，说：“嗯——哦，报告舰长，据我所知，原先有个叫费格森的少尉曾经兼任过此职。自他被调离以后尚未再重新任命过——”

奎格慢慢地摇着头，默默地转着手里的钢球，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好，基思先生，现在，除了你负责的别的任务之外，你还要负责军纪。”

“是，遵命，长官。”

“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负责做到使这艘军舰上的所有人员从现在开始都把衬衣下摆塞进裤子里去。”

威利好像吃了一惊。

“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反正，只要我在这艘军舰上当一天舰长就绝不允许再有人把衬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随便你采用多么强硬的手段，我都会给你最大限度的支持。如果我们想使这帮人的一举一动都像个水兵，我们就得使他们开始看起来像是水兵。我若是在哪位军官值班时看见一个水兵的衬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那位军官就要倒霉了——而且那个水兵所在部门的长官也要倒霉，而且——军纪官也得倒霉。我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

“好了，先生们，我的事就说到这儿，还有，我说了，咱们就此确定，在本舰上出色就是标准，还有——谁有意见要提的吗？没有？戈顿，你有没有？你，马里克？你，亚当斯？……”他就这样，用手指指着每个军官，绕着桌子问了一圈儿。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都摇了摇

头。“好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假定你们全都充分理解并热情支持我刚才所说的一切了，对吧？还有——哦，我的话完了，还有——还有，就是要记住我们现在管理的这艘军舰是全海军绝对最佳拖靶舰，还有——还有，让我们这就开始为这艘军舰工作起来吧。”

全体军官为舰长的退席而起立致礼。“好，好，谢谢大家。”他说着，就匆忙钻进了他的卧舱。

在随后的两周中，这艘“全海军绝对最佳拖靶舰”顺利地完成了几次拖靶任务。

奎格驾御军舰的风格自从与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发生了那次摩擦后有了惊人的变化。他那种莽撞的、华而不实的做派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停靠或驶离码头时的煞费苦心的稳扎稳打。这种夸张的小心谨慎可苦了这帮船员们了，他们已习惯了德·弗里斯那种乐呵呵的举重若轻而又准确无误的指挥，而且却从未发生过擦撞或搁浅之事。

威利·基思在水兵生活区贴了一张长长的告示，标题是：军风纪——漂亮的具有海员气派的外表是改进形象的要素。他用五段掷地有声的雄文请水兵们把衬衫的下摆塞进裤子里去。令他大为吃惊的是他的请求竟然被接受了，耷拉在裤子外面的衬衫下摆一个也没有了。他怀着一位作者的骄傲与激动的心情将他的告示反复读了多遍，确定自己具有动人心魄的文学天赋。他太乐观了。那些像狼一样聪明的水兵们深知那命令的来源，他们是在小心翼翼地跟他们的新舰长周旋呢。因为“凯恩号”军舰碰上好日子了，有一段在珍珠港执行任务的日子是太平洋海军所有驱逐舰上的水兵们梦寐以求的。它意味着食品储藏室里有新鲜的水果，有牛奶、冰淇淋和牛排，外加夜晚在火奴鲁鲁的酒吧及背静小巷里的寻欢作乐。谁都不想为了享受那点把衬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的小自由而被禁闭在军舰上。

可是，有一天，蔚蓝的天空转成了浅灰，继而又转成了白蒙蒙的大

雾，于是航道上一声声悲凉、恼人的雾警号角声此呼彼应，而当时的时间是8点15分。从舰桥上几乎连舰艉上的吊车都看不见了，越过吊车，更是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奎格舰长已在舰桥上来回转悠了一个小时，嘴里一直在嘟嘟哝哝地说着什么。此刻，他终于厉声说："靠边进入航道。"

不断地发出雾中警号，发动机减到最低速度，"凯恩号"军舰倒退着进了航道。码头完全被湿度大得要滴水的浓雾吞没了。这艘瞎子似的军舰在不见一物的大雾中漂移着，剧烈地摇摆着，而它四周的雾角声似乎突然大了起来。它们的咆哮声、尖叫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就像暗室里蟋蟀的鸣声一样，难以确定哪一个声音发自哪里。奎格在军舰的两翼之间来回奔跑，两眼使劲地看那些湿淋淋的空白的窗户和军舰后面的大雾。他的嘴微张着，嘴唇在颤抖。"闪开，别挡我的路，该死的！"他在左舷上对威利大叫道，这位少尉连忙向后跳开。

猛然间，一声炸雷似的轰鸣凌空而来，这一巨大的雾角声显然就来自"凯恩号"的头顶上。威利受了这突如其来的惊吓，以至于咬他自己的舌头。就在此时，奎格发疯似的从他身旁跑过，嘴里大吼着，"全部发动机停车！谁看见那个东西了！它在哪儿？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看见什么东西吗？"他一再地从威利身旁跑过，疯子般的在舰桥上跑了四圈，每次都在轮机房那儿停一瞬间，拉响雾警号角。那巨大的雾警号角声又响了起来，一个影影绰绰的庞大的船影显现出来了，原来是一艘油轮，从雾中缓缓而来，贴着"凯恩号"的舰艉驶过，又消失不见了。

"啊呀我的老天爷！"奎格长长地嘘了口气，停住了在威利身旁奔跑的脚步。他走到海图室门口。"领航员，说说现在走的是什么航线？见鬼，怎么停住了？"

戈顿吃惊地从正在看着的海图上抬起头来。现在从这里往前的航向是220度，直达靶标修理基地。奎格对此和他一样心知肚明。"是，好的，长官，我——"

“什么‘是，好的，长官’，你是什么意思？现在的航向是什么？”这位舰长用拳头捶着铁舱壁喊道。

戈顿瞪眼看着他答道，“长官，我以为您在我们掉转船头之前不需要知道航行——”

“掉转船头？”奎格叫道。他怒目盯着戈顿看了一会儿，跟着就冲进驾驶室向轮机及舵手下令掉转船头。随着螺旋桨的反向猛转，顿时，这艘扫雷舰立即剧烈地颤抖起来。黑色的陀螺仪罗盘上那一圈发光的绿色数字嘀嗒嘀嗒地走着，指数不断地增加着：95度，100度，105度，120度，150度。奎格眼睛注视着罗盘看了一阵。之后，他对舵手说，“航向每变20度报告一次。”接着便跑出去到了舰的翼舱。马里克两手紧紧地抓着舷墙，正使劲儿地往雾里张望。此时，已可看见军舰周围两三百码以内的水面，头顶上的茫茫白色已变得明亮耀眼了。

“我看雾要散了，长官。”这位海军中尉说。

“是该散了。”奎格喘着粗气悻悻地说。

“航向180。”那舵手喊道。他名叫斯蒂尔威尔，是海军准尉的助手，二等准尉，高个子，一头浓密直立的黑发，孩子气的脸面透着机灵敏感。他叉开双腿站着，紧紧抓着舵轮，眼睛盯在陀螺仪上。

“我看我们今天也许还能从这里走出去，”奎格说。他向领航员喊道：“前往港湾闸门的航向是多少，汤姆，220？”

“是的，长官。”

“航向200。”那舵手高喊。

雾警号角的长鸣声越来越少了，军舰四周大片大片的黑色水面此刻也能看得见了。“我敢说她已经到了进入港湾的航道上游了。”马里克说。

那舵手又喊道：“航向渐渐地快加到220了，长官。”

“你说什么？”奎格怒吼道。他窜进驾驶室，责问，“谁给你的命令要你逐渐加大航向的？”

“长官，我以为——”

“你以为！你以为！给你薪水不是要你来自作主张的！”舰长尖叫道，“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要再动脑筋了——求你了！”

那舵手的两条腿直发抖，两只眼睛鼓得似乎要跳出来了。“嗯，嗯，长官，”他喘息着说，“要不要我再往左——”

“你什么都别做！”奎格厉声大叫道，“你现在的航向是多少？”

“2——2——225，长官，向右——”

“我还以为你是保持在220上——”

“我本来是保持在那个航向上的，长官，当您说——我就没再那样了。”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能不能别再跟我说我说过什么了？现在，你左转舵，保持220！！明白了吗？”

“嗯，嗯，长官，我左转，保持220。”

“马里克先生！”舰长喊道。那位中尉跑步来到驾驶室。“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是什么级别？”

“他叫斯蒂尔威尔，长官，海军准尉的助手，二等准尉——”

“他如果不管好自己的话我就让他当二等水兵。我要换掉他，要有个有经验的人在我们在航道里行驶期间掌舵，而不是一个白痴愣头青——”

“他可是咱们最好的舵手，长官——”

“我要换掉他，你听见没有——”

威利伸头进来说，“有个东西，看起来像是一艘战列舰，舰长，就在我们正前方距我们300码！”

奎格惊恐地抬起头。一个黑糊糊的庞然大物正朝“凯恩号”冲来。奎格的嘴张开又合拢，如此张开合拢了三次，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而后才像嗓子噎着了似的喊出：“所有发动机全速后倒——倒——倒——停——全停。”

命令刚撤消，那艘战列舰就愤怒地挨着“凯恩号”的右舷滑了过去，两舰之间相距大约10英尺。那家伙简直像一堵从旁经过的钢铁峭壁。

“红色航道浮标，左前方1度。”驾驶台上的一个瞭望哨向下喊道。

“难怪呢，”马里克对舰长说，“我们走在航道的错误的一侧了，长官。”

“我们没在任何东西的错误的一侧，”这位舰长抢白道。“你如果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并另找一个舵手，我也会做好我的工作并驾驶好我的军舰的，马里克先生！”

忽然之间，“凯恩号”从一道灰白色帐幕里驶了出来，进入了阳光闪耀的绿色水域。通往靶标修理基地的航路上毫无障碍，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就在航道下游大约半英里处。在“凯恩号”后面，浓雾像一大堆棉花一样压在航道上。

“好了，”奎格说，“全部发动机加速三分之一。”他将一只颤抖的手伸进裤袋里把那两个钢球拿了出来。

在“凯恩号”驶近岸边，在平静的蓝色水面上平安无事地前行了很久之后，舰桥上的气氛仍然没有欢快起来。这是这位新舰长第一次向一个水兵大发脾气，这也是“凯恩号”上所有人记忆中第一次这样草率地撤换了一名舵手。船员们甚至不清楚斯蒂尔威尔做错了什么。

威利在“凯恩号”离开航道时已值完班，这时回到弹药舱向哈丁讲述

着所发生的事情。“我也许是发疯了，但愿是，”他说，“我觉得舰长似乎在大雾中失去了理智，吓坏了，吓得在一个最灵巧的水兵身上发泄他内心的恐惧。”

“啊，我不知道，”哈丁是在他下面的床上仰躺着，抽着香烟跟他说话的。“舵手就是不应该没有命令就改变航向呀。”

“可是他知道舰长要航220。他听见舰长对领航员这么说的。难道水兵真的就不应该用用脑子吗？”

“威利，要适应一位新舰长的做派是要花一点时间的，仅此而已。”

那天下午轮到斯蒂尔威尔值班掌舵时，微妙的问题出现了：他是被从驾驶台上永久剔除了呢，还是就那一次被赶下了岗位？他问了他的准尉上司，这准尉又问了亚当斯上尉，亚当斯去请教戈顿，而戈顿却迟迟疑疑地决定他还得去请示奎格。

“凯恩号”当时正平静地往前直航，所拖的靶标在它后面有一英里远，在右舷的地平线上有一支驱逐舰分队正在按部署进入战斗位置准备进行当天下午的最后一轮射击。戈顿走到舰长跟前，请示关于斯蒂尔威尔的事。奎格乐得放声大笑，并说：“见鬼，当然是让他照样值班。我没什么跟那个孩子过不去的，他倒像是个地道的水兵。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只是得告诉他没有命令不得擅改航线。”

斯蒂尔威尔于4点差一刻走上驾驶台，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戴着一顶刚漂白过的白帽子。他刚刮过脸，鞋也擦得铮亮。他向舰长敬了一个漂亮的礼。“嗯，下午好，下午好，斯蒂尔威尔。”奎格微笑着说。那位准尉的助手接过舵轮，苦苦地盯着罗盘，尽力保持航线，不让这艘军舰偏离航线哪怕是半度。

通过舵手室的短波对讲机，驱逐舰分队的指挥官发话过来说：“格温多琳，格温多琳，我是泰山。准备开始最后一轮射击。完毕。”

“双倍贝克尔行进！”这位舰长叫道。

信号兵把红旗挂上帆桁。领头那艘驱逐舰的边上出现了一蓬蓬的黄色闪光。随着那些5英寸口径大炮的轰响，炮弹在4英里外靶标附近的海面上激起了冲天的浪花。炮声一声连着一声传来，然后是队列中的第二艘驱逐舰开始射击。

威利·基思正光着上身在舰艉上懒洋洋地闲躺着，一边欣赏射击表演，一边晒着太阳。他那懒惰的脑子里想的是梅·温，是冒着雪和雨在百老汇大街上的散步，还有那在出租车里的柔情缱绻的长吻——

“基思少尉，马上到舰桥上报告！”

当一种带着感情的语气透过扩音装置传出来时，这语气就如那刺耳的通知本身一样吓人。威利跳起身来，穿上衬衫，快步跑上主甲板。一个可怕的景象在舰桥上正等着他去面对。那个小个子，圆活脸的信号兵额尔班，僵硬地立正站着，脸上的线条因恐惧而冻结了。他衬衫的下摆在裤子外面耷拉着。他的一边站的是舰长，满脸怒气向外望着大海，手里转着钢球。另一边站的是基弗，神经质地摆弄着他值班用的双筒望远镜。

“啊，军纪官来了，”奎格猛地转身对刚走近他的威利说，“基思先生，你对这个水兵的样子做何解释？”

“长官——我——我没发现——”威利转身面对那个信号兵，“你没有看过我出的告示吗？”他以他最厉害的腔调质问。

“是——看过的，长官。我一时忘了，长官。我对不起，长官——”

“哼，真该死，”威利说，“你起码现在可以把你那该死的衬衫下摆塞进去呀！”

“长官，舰长不许我塞。”额尔班吓得都快哭出来了。

威利向舰长瞥了一眼。“当然不许，”奎格的火气又上来了，“首

先，我要让你看看你的工作干得有多糟糕，基思少尉，还有——”

这时驾驶室又传来了刚才听到的呼叫声：“格温多琳，格温多琳，我是泰山。”奎格急忙跑进去拿起耳机。

“我是格温多琳，请讲。”

“格温多琳，停止眼前的演习，返回基地。干得好。完毕。”

“罗杰，谢谢，完毕，”奎格说完转身命令舵手，“右标准舵。”

“右标准舵，长官。”斯蒂尔威尔应道。他说话时眼睛瞄着舰长，把整个白眼珠全露出来了。他用力转动舵轮。

舰长走出去到了右舷。“好。现在，基思，第一件事，你对这件事是有什么解释，还是无可解释？”

“舰长，我刚才在舰艉，而且——”

“我不是要你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我是在谈你未能贯彻我的命令，把我关于着装的愿望让本军舰全体人员牢牢记在心里！”

“凯恩号”随着船舵所定的航向向右绕了一个大大的弧圈。靶标及拖绳在转弯时都落在了后面，在“凯恩号”的右方随波逐流地漂浮着。

“好，”奎格说，“基思先生，你要交一份书面报告就你这次的失职做出解释。”

“是，遵命，长官。”

“现在该说你了，基弗先生，”这位舰长转身对负责在甲板上值日的军官说。基弗当时正在注视着那个靶标。“第一个违犯我的制服着装命令的人出在你的部门，你对此有什么可以解释的么？”

“长官，当一个部门的长官在甲板上值勤的时候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呸，在甲板上值勤军官的职责是没有限度的！在他值班期间他对

舰上发生的每一件该死的事情都得负责，每一件该死的事情！”奎格尖声嚷道。

“凯恩号”正在一个圆圈形的轨道上摇摆前进。靶标及拖绳处在这艘拖船侧前方很远的地方。那个舵手正瞪着眼，张着嘴，看那靶标。“凯恩号”所绕的圆圈的直径有1000码，而拖绳的长度是它的两倍；所以斯蒂尔威尔很清楚，以目前的航速，“凯恩号”将远远地从靶标的内侧切入，再从它自己的拖绳上压过。在通常情况下，斯蒂尔威尔本来会提醒舰长注意这个情况，但是今天，就是把他自己的舌头咬掉，他也不敢开口。他牢牢地把着右标准舵。

“好，基弗先生，”奎格继续说，“你要写一份书面报告，说说（1）这个人为什么在你主管这个部门时把他的衬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2）这个人为什么在你在甲板上值勤时让他的衬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清楚了吗？”此刻靶标正从舰艏前方漂过。

“哎，哎，长官。”

巴奇与贝利森这两个上士正在舰艏楼的通风管上坐着，迎着咸味的小风享受吸烟的乐趣。贝利森猛地用他那坚硬的胳膊肘捅了一下巴奇肥厚的肋部。“巴奇，我这不是照直向前看的吗？咱们这不是绕了回来要横着从拖绳上面压过去吗？”

上士巴奇往前看那靶标，然后又慌忙地看了看舰桥，接着便将他那沉重的躯体猛地扑到那些救生索上使劲看下面的水面。“天啊，是压着拖绳啦。那老头是怎么回事？”

贝利森说：“要不要我呼叫？”

“太晚了，我们已无法阻止——”

“天呐，螺旋桨，巴奇，假如那些拖绳缠住了螺旋桨——”

两位上士屏住呼吸，拼命抱住救生索，恐惧地看着左侧远处一沉一

浮摇晃着的靶标。“凯恩号”军舰庄严威武地从它自己的拖绳上开了过去。只觉得轻微地顿了一下，别无他事，这艘老旧的军舰照旧往前行驶。显然，靶标什么事都没有。

那两位上士面面相觑。贝利森发出了一阵可怕的难以入耳的谩骂，译出来的大意是“真是太不寻常了”。他们凝望大海及船后划出的弧形波纹，惊悸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巴奇，”贝利森终于开口用低而颤抖的声音说，“我是个不信神的狗娘养的。这艘军舰已经整整绕了一个圆圈了，现在又从头开始绕了！”

全身扑在救生索上的巴奇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这艘军舰在它身后的平静海面上划了一个直径一英里的大圆圈。此刻，“凯恩号”军舰正按原来的航向走上了老路。“活见鬼了，咱们为什么在绕着圈子走呀？”贝利森纳闷地说。

“那老头子可能是找不着北了——”

“也许是舵被塞住了。也许是拖绳被切断了。咱们去看看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他们从舰艏楼上跑了下来。

在这期间，奎格舰长正在驾驶室里为他关于紧急的衬衫下摆事件的长篇大论的训话做着收尾。“好，三等信号兵额尔班。你现在可以整理你的服装了。”于是，那个小个子信号兵拼命地把他的衬衫下摆往裤子里塞，完了又颤栗着恢复僵硬的立正姿势。“喂，你不觉得你现在看起来好些了吗？更像一个美国海军队伍里的一名水兵了吗？”

“是，长官。”额尔班闷声闷气地说。

“凯恩号”军舰此时已在第二圈上走了相当路程了，那个靶标又一次在前方出现了。奎格简短地说了一句“你可以走了”，然后就离开了那忐忑不安的水兵。他看见了那个靶标，意外地吓了一跳，恶狠狠地看了基弗和基思一眼。“活见鬼了，那个靶标怎么在那儿？”他惊问道。“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他快步走进驾驶室，看了看急

速旋转的罗盘。“你这该死的在干什么啊？”他对斯蒂尔威尔大喊道。

“长官，您让我保持右标准舵。我就是走的右标准舵呀。”那舵手绝望地说。

“好，那没错。我确实是叫你保持右标准舵的，”奎格把头扭来扭去，先看看靶标，又看看那些正在远去的驱逐舰。“那靶标有鬼了，为什么不跟在我们后面走？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所有发动机停车！把舵稳住！”

“凯恩号”颠簸着停了下来。那靶标在左横前方向漂着，在大约500码之外。话务员将头伸进驾驶室。“请原谅，舰长——”他用受惊的声音说，“是上士贝利森从舰艉传话过来的，长官。他说我们把靶标丢了，拖绳断了。”

“他究竟是怎么知道拖绳断了的啊？”奎格厉声说，“告诉他别他妈的说得那么肯定，他现在只是揣测而已。”

格拉布奈克嘴唇一动一动的，仿佛在排练这句话怎么说才好，然后便拿起挂在脖子上的话筒说：“头儿，舰长说别把你那该死的揣测太他妈的当真了。”

“全部发动机都按标准开动！船舵居中不动！那我们就看看我们还有没有靶标了。”

“凯恩号”前行了两英里。那个靶标逐渐缩小成一个在波浪上颠簸的小黑点，根本没有随舰移动。驾驶室里鸦雀无声。“好了，”舰长开口说，“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了。我们已不在拖着那个靶子了。”他瞧着基弗，幽默地耸耸肩膀。“好，汤姆，如果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给我们的拖绳在我们向右稍微偏了几度就同我们分开的话，那是他们该注意的事情，对吧？……威利，给我一张空白电报纸。”

他写道：“有毛病的拖绳在查理射击区的西南角脱离。靶标随波漂浮，威胁航行。我舰正返回基地。建议将其收回，或于明日拂晓将靶标

摧毁。”

“用港湾频率把它发出去。”他命令道。

威利刚接过电报稿，马里克就跑进了驾驶室，身上的咔叽布衬衫都被汗水湿透了。“长官，摩托捕鲸船要开出来了而那个靶标就在附近。我们用大约一小时就能将其收回。如果我们再向它靠近50码左右——”

“将什么收回？”

“靶标啊，长官。”中尉对这个问题似乎很吃惊。

“把电报稿给马里克先生看看，威利。”奎格得意地笑着说。中尉将电报稿很快地看了一遍。奎格接着说：“马里克先生，在我看来——也许你看事情比我深刻——我的职责里并不包括由于装备的缺陷而发生的紧急事件。假如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给我的拖绳自己脱开了，我的责任就是通知他一声，然后回家，等待下一次行动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在这里消磨海军的时间——基弗先生，劳驾您请领航员打道返回珍珠港。”

马里克跟着基弗来到左舷边，拉了拉基弗的袖子。“汤姆，”他小声说，“他难道不知道是我们在绕圈子时切断了拖绳把靶子放脱的吗？”

“史蒂夫，”这位通讯官摇着头，低声说，“别问我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了。咱们跟这个家伙有麻烦了，史蒂夫。我绝不是在瞎说。”

两位军官进了海图室，戈顿正在里面计算一条可行的航线。基弗说：“伯特，舰长要取道回珍珠港。”

戈顿惊讶地张着嘴，“什么！那个靶子怎么办？”

马里克把奎格在这件事上的说辞讲给他听了，并建议说：“伯特，你如果不想让他惹麻烦，就去尽力争取他同意收回靶子——”

“史蒂夫，你听着，我才不去劝说那老头子做任何事情呢，他——”

奎格那张板着的脸伸进了海图室。“哎，啊？参谋们在开什么会吗？我还等着要回珍珠港的航线呢——”

“舰长，如果我似乎太固执的话，我很抱歉，长官，”马里克脱口说，“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收回那个该死的靶子。它值好几千美元呢，长官。我们能做到的，假如——”

“你怎么知道我们能做到？这艘军舰以前曾收回过一个吗？”

“没有，长官，可是——”

“得啦，我对‘凯恩号’水兵们的航海技术还没有这么高的看法，认为他们能做这种只有专家才能做的工作。在这里磨蹭一整个下午，也许会淹死几个我们征募来服役的笨蛋，而且错过关大门的时间——我怎么知道让我们投入下一个行动的命令此刻不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是应该在日落之前回港的——”

“长官，我能在一小时之内将它收回——”

“这只是你说的——戈顿先生，你有什么意见？”

那位副舰长满心不乐意地看看马里克，又看看舰长，“哦，长官——我认为史蒂夫是可以信赖的——如果他说——”

“嗨，真是见鬼，”奎格嚷道，“把上士贝利森给我叫上来。”

没过几分钟，那位副水手长就拖着两条腿走进了驾驶室。“报告，舰长，有什么指示？”他哭丧着脸问。

“贝利森，假如你必须收回那个靶子，你会怎么做？”

贝利森把他的脸皱出了一千道皱纹。停了一阵之后，他喋喋不休，夹七杂八地说了一大堆什么抛绳索、马蹄形栓锁、旋转接头、塘鹅钩、滑钩、缓冲器、弹簧绳，以及铁链等等。

“嗯，嗯，”奎格说，“这得用多少时间？”

“那得看情况了，长官。海面情况不错的话——大概40分钟，1小时——”

“不会让人把命送掉吧，啊？”

贝利森像只多疑的猴子一样偷偷看了看那位舰长，“什么命都不会送掉的，舰长——”

奎格叽哩咕噜、低声自言自语地在驾驶室里来回走了一会儿，接着给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另发了一份电报：如您愿意，我可尝试收回靶子。请指示。

这艘扫雷舰花了一个钟头围着那个靶子懒洋洋地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收到了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的回电：谨慎行事。威利到左舷上把电文交给了舰长，当时舰长正与戈顿和马里克在那里观察那个靶子。

“他们挺帮忙的，是不是？”奎格把那封电报递给副舰长，神情古怪地说。他抬头看看太阳，大约再有一个半小时天就要黑了。“这就是咱们的海军。你给他钱，他就给你收据。谨慎行事，嗯？哈，我正想那么做呢，我不骗你们。他们没把耽误明天演习的责任往我身上加，而参加演习没准还会让某个水兵送命呢。我们这就回船坞去。”

然而，第二天并未安排演习，“凯恩号”就在码头上无所事事地停着。上午11点，戈顿坐在军官起居舱的桌子前一边小口喝着咖啡，一边处理着满满一文件筐的往来信函。一个穿着整齐的海军制服的漂亮水兵推开门，把雪白的军帽摘下来一挥，对这位副舰长说，“请原谅，长官，舰长室在哪儿？”

“我是这儿的副舰长。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我有一封电邮须亲手交给舰长。”

“谁来的电邮？”

“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长官。”

戈顿指了指舰长的卧舱。那水兵敲门。门开时，戈顿瞥见奎格穿着内衣，脸上满是肥皂沫。不一会儿，那水兵出来了，对戈顿说：“谢谢您，长官。”便走了出去，可以听见他的脚步声在通往甲板的梯子上回响。戈顿坐在那儿没动，他在等待。他等了大约45秒钟，就听见他卧舱里的蜂音器疯狂地响了起来。他一口喝干杯子里的咖啡，推开椅子站起身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进了舰长室。

奎格在他的办公桌前坐着，脸上的肥皂沫还没擦掉，右手里拿着一张薄薄的信纸，被撕开的信封在地上扔着。他的头在两肩间垂着，扶着膝盖的左手在打颤。他侧着脸看了副舰长一会儿，然后，眼睛望着别处，默默地将那封电报递给他。

> “‘凯恩号’指挥官于10月22日13时，亲自，重复一遍，亲自，就最近作战活动中的惨败到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呈交书面报告。”

舰长站起来，从挂在钩子上的咔叽裤子口袋里摸出那两个钢球。“伯特，你能给我说说你认为那是什么意思？”他语气沉重地说。

戈顿丧气地耸耸肩膀。

“惨败！用在一封正式的电报里！——我倒很想知道知道他为什么把那件事叫作惨败。我为什么应该交一份书面报告？难道他们不是叫我谨慎从事的吗？伯特，你坦白地告诉我，难道有什么我本来能做而没有去做的事情吗？你认为我犯了什么错误吗？”戈顿沉默不语。“我会感谢你告诉我有什么地方错了。我是把你当作我的朋友看待的。”

“嗯，长官——”戈顿犹豫着说。他心里想可能是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听说了切断拖绳的事了；这种事情在海军里传得非常快。但他不敢提这件事，因为奎格迄今还没有承认发生过这件事呢。

“开口说话呀，伯特，你不用怕冒犯我。”

“只有一件事，长官，”副舰长说，“就是您——我觉得您也许是对收回靶子的难度估计过高了。我见过他们做这种事的。我们有一次随‘摩尔顿号’军舰出海作射击演习，那是在1940年，拖着靶子的绳索脱钩了，他们只用了大约半小时就毫不费劲地把靶子收回了。”

“我明白了。”奎格抿紧嘴唇，凝视着手里的钢球，沉默了一会儿。“戈顿先生，你能否解释一下当时为什么没把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告诉我？那本来对我的指挥决定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啊！”

戈顿被这位舰长弄得张口结舌。

“也许你认为我在骗你，戈顿先生。也许你认为我应该清楚你心里的有关信息。也许你并不认为一位副指挥官的首要职责是在他的上级询问他时向他的上级提供有见地的意见。”

“长官——长官，如果您记得的话，我曾提议您允许马里克先生去收回——”

“你跟我说过你为什么提那个建议了么，啊？”

“没有，长官——”

“那么，为什么没有呢？”

“长官，我以为您说——”

“你以为。你以为！伯特，在海军里没有什么该死的事是你可以以为的。一件那样该死的事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给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写书面报告的原因，都是因为你以为造成的。”奎格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一声不吭地怒视着墙约莫有一分钟之久。

“我绝对承认，对你来说，要理解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职责并向我报告实情是需要有点脑子的。但这确定无疑是你的职责。当然啦，今后，你如果想让我把你当作不具备那种我所尊重的职业背景来对待你的话，

那也是很容易办到的。”

奎格坐着，自己点着头，呆了好长一阵子。戈顿被吓呆了，站在那里，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好，”奎格最后说，“这也许不是你弄糟了的第一件事情，伯特，而且可能也不是最后一件，但我确实非常希望，你作为我的副舰长，这是你弄糟的最后一件事情。我个人是喜欢你的，但我写工作能力考评报告只以职业表现为依据。我言尽于此了，伯特。”

14　奎格遭训斥

威利·基思在舰长去面见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走后不久，就走进了基弗的房间。这位海军少尉头发蓬乱，稚气的脸上显得心事重重。“哎，汤姆，请原谅。这份关于额尔班衬衫下摆的书面报告怎么写啊？究竟说些什么呀？”基思苦恼地问。

基弗打了个哈欠，微笑着说，“你发的哪门子愁啊？随便写什么都行。有什么关系？谁会正眼去看它呀？你看看我写的。就在那边桌上的那双橡皮底帆布鞋底下。”

威利抻出那张打字纸，念道：

事由：三等军士信号兵额尔班——违犯着装规定。

1．1943年10月21日因监督不力致使该军士未按规定着装。

2．作为值日军官及该军士所在部门的长官，下面署名军官负有对该军士监督不力之责任。监督不严皆因对职责重视不够所致。

3．对未能给该军士以充分监督深感遗憾。

4．已采取措施确保此类事情不再发生。

托马斯·基弗

威利怀着自愧不如的钦佩心情，摇摇头，说：“我的天啊，简直无懈可击。你写它用了多长时间？我从起床到现在一直在为我那个报告伤脑筋呢。”

“你不是在骗我吧？”这位通讯官说。“我写那个报告的速度就同我打字一样快。大概用了一分半钟。你必须学会海军的文体，威利。例

如，你注意看看第三条中那个分离不定式。你如果想把信写得像公文，就用分离不定式。要频繁地使用‘该’。尽量反复使用某些词组。你看我把‘该军士’反复使用得多漂亮啊。啊，它具有巴赫赋格曲[1]中那贯彻始终的低音的催眠效果。”

“我倒真想一字不改地照搬你的辞句。但我担心他看出来——”

“嗨，我来给你写一份。”

“你愿意？”威利高兴了。“我不知道你会替我写，我原以为自己是不怵写东西的，但一碰到写额尔班衬衫下摆的公文报告却傻眼了。”

“正是这个主意，”基弗说，“他迫使你就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写报告，就是要使你感到为难——这就是他的目的，使你为难。书面报告的性质本应是报告重大事件的。要就一件衬衫下摆写一份官方文件而又不透着是无理取闹或呆傻白痴，是要很费一番苦心的——”

“就是这么回事，”威利急切地插嘴说。“我的所有草稿听起来都像是在故意耍弄舰长，或是在侮辱他——”

“咱们那位驾驶着军舰绕圈子的小个子朋友当然要跟我过不去了，因为我是个天才作家。我其实爱写海军的信件，那就像一位音乐演奏会上的钢琴家即席演奏《筷子曲》一样。别让它把你难住了，威利。德·弗里斯变成了奎格是一种提神的变化，他那种摆臭架子的伎俩是一种讽刺，就像犀牛向你冲过来一样妙不可言。奎格没有德·弗里斯那种可以毫无畏惧地直面任何人的人格力量。所以他才采取色厉内荏的唬人手法。这包括他把自己的本来面目藏起来只以长官的面貌对人，就像一个神父躲在一个令人畏惧的偶像里面，让人们通过那个吓人的形象跟他沟通一样。这完全是标准的海军做派。这也就是所有这些报告的用意。因此，你要学着去习惯它，因为以后还会有很多这种东西呢，而且——”

“请原谅，你什么时候写那第二个即兴的《筷子曲》呀？他就快回来了。”

基弗咧嘴笑着说："现在就写。把戈顿的手提打字机拿给我。"

格雷斯上校嘴里叼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烟斗，烟斗里冒着袅袅的蓝烟，偶尔还有火星闪亮。他伸手接过"凯恩号"舰长呈上的信封，示意这位舰长到他桌旁的一把黄色木椅子上坐下。奎格穿着一身规定的斜纹咔叽布军装，滚圆的体形颇显潇洒。他两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紧紧交叉在一起坐着。

格雷斯用一把样子可怕的日本裁纸刀割开信封，将那份报告摊开在面前的桌子上。他戴上黑色宽边眼镜，开始看那份文件。之后，又从容地摘下眼镜，用他那毛茸茸的手背将报告推到一边。他用力吸着烟斗，使里面咝咝地响着冒出一股股浓烟。"不能令人满意呀。"他直视着奎格说。

那位舰长的下嘴唇颤抖了起来。"我能问问为什么吗，长官？"

"因为它里面没有一点此前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而且也没有说明一点我想得到说明的东西。"

奎格双手的手指开始不自觉地转动着想像中的钢球。

"我得到的印象是，"格雷斯接着说，"你把该受的责备都分派给了你的副舰长，你的上尉军官，你的副水手长，以及你的前任——德·弗里斯舰长。"

"长官，我承认我对所发生的每件事情都负有全部责任，"奎格赶忙说，"我很清楚，属下的错误不但不能成为一名指挥官推卸责任的借口，而恰恰是反映了他的领导能力。至于我的前任么，嘿，长官，我知道这艘军舰曾有很长时间在前方海域执行任务，我对这艘军舰也并无任何不满，但事实总归是事实，其训练状况确实够不上一般的水准，不过我已经采取措施，很快就会扭转这种局面，所以——"

"你为什么没有收回那个靶子，指挥官先生？"

“长官，正如我在报告中所说，那个副水手长对于如何将其收回似乎并无明确的主意，而我的军官们也都含含糊糊，不敢肯定，并且未能向我提供准确的信息，而一个舰长总得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他的下属呀，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认为‘凯恩号’及时回基地报告，准备接受可能派给它的下一步任务，比在无谓而复杂的活动上浪费天知道多少的时间更为重要。如果我的这个决定错了，我很遗憾，但那就是我当时的决定。”

“得啦，老弟，收回一个靶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格雷斯生气地说，“半个小时就能完成。外面那些停在这里的扫雷舰已收回了十多个了。那些鬼东西是很费钱的。天知道现在那个靶子在哪儿。我们派出去的拖驳船都找不到它。”

“我可没有指挥那艘拖驳船，长官。”奎格偷偷地看着自己的手，露出一丝微笑。

格雷斯努起双眼，使劲地看着奎格，仿佛光线不足似的。他在他粗硬的手掌上使劲磕了磕烟斗，把烟斗里的烟灰倒进一个厚重的玻璃烟灰缸里。“这么说吧，指挥官，”他用比刚才高兴一些的语调说，“我理解你对初次指挥这艘军舰的想法。你很想不犯错误——这很自然。我自己就曾那样过。但我还是犯了一些错误，而且为它们付出了代价，并逐渐变成了一名算得上是称职的军官。奎格指挥官，为了这艘军舰，也为了你的前途，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你我应该坦诚相对。不要把这次谈话当作正式的谈话。从此刻起，下面所谈的一切都不列入记录。”

奎格低下头，小心地偷眼看了看格雷斯。

“这话只在你我二人之间说，”格雷斯说，“你没尽力去收回那个靶子是因为你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知道怎么办。难道这不是实情吗？”

奎格不慌不忙地、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

“假如情况果真是那样的话，老弟，”格雷斯以长者的关切口吻

说，“那你就该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实话实说，然后咱们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永不再提。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才能理解它，忘掉它。那确实是个错误，一个由于急于表现和没有经验造成的错误。但在海军里没有人是从不犯错误的——”

奎格断然地摇了摇头，探身向前在烟灰缸里压灭了香烟。“不，上校，说真的，我很感谢您所说的话，但我还不至于愚蠢到向一位上级军官撒谎的地步，我向您保证我对所发生事情的最初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不相信迄今为止我在指挥‘凯恩号’方面犯了任何错误，也不想犯任何错误。我说过了，我在发现了我的军官们及水兵们目前这种现实状况后，只想以百倍严厉的手段，付出百倍的努力，把这艘军舰整治得使其符合一般的水准，我向您担保它不久就会达到这个水准的。”

“那太好了，奎格指挥官。”格雷斯站起身，而当奎格也要站起来时，他却说，“别动，别动。”他走到固定在墙上的一个架子前，从上面取下一个装着昂贵的英国烟丝的紫色圆铁筒，重新装满了烟斗。他在用一根粗木火柴点烟斗时，以一种不问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的神态看着奎格。奎格又在用心转动着他那并不存在的钢球了。

“奎格指挥官，”他突然问道，“关于那个——”啪嗒，啪嗒地抽了两口烟——“有缺陷的拖绳”——啪嗒，啪嗒“——那个断掉的。你转弯时的航向是多大角度啊？”

奎格把头向侧面一歪，满腹狐疑地看了那位上校一眼。“我当然用的是标准舵，长官。在拖靶时我从未超出过标准舵，我的航海日志可以显示这一点——”

“我说的不是那个。”格雷斯回到他的座位上，俯身向前，冲奎格摇晃着那冒着烟的烟斗说，“你转弯的角度有多大？20度？60度？你是在作180度掉头呢——还是在作别的什么呢？”

“凯恩号”的这位舰长手指紧紧地抓着椅子的扶手，指关节的骨头都

突显了出来。他说："这个么，我得查查我的航海日志，长官。不过，我看不出转弯的角度是多大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只要——"

"你是否转了整整一圈，并且切断了你自己的拖绳啊，奎格指挥官？"

奎格的下颏耷拉了下来。他的嘴张开，合拢，张开，合拢了两三次，最后才用低沉的、愤怒的声音，有点结结巴巴地说："格雷斯上校，我绝无违抗您的意思，先生，但我必须告诉您我讨厌那个问题，并认为那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格雷斯脸上严厉的表情松动了。他不看奎格，眼望着别处，说："绝无侮辱之意，指挥官。有些问题问起来比听起来更让人不愉快——那种事到底是发生了还是没发生？"

"如果发生了，长官，我想我应该已经将自己送上最高军事法庭了。"

格雷斯严厉地注视着奎格，说："我必须告诉你，指挥官，你的船上有些搬弄是非的家伙。今天早晨我们这儿听到一个谣传，我是很少相信这种谣言的。但是，舰队司令也听说了这个谣言，而且鉴于你别的几次作为已经使他十分气恼了，所以他命令我向你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我可以相信你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所说的话，没有发生过那件事——"

"长官，您能否告诉我，"奎格犹豫不决地问道，"舰队司令在找我哪方面的错？"

"哼，亏你还有脸问！你第一次出航执行任务就撞进了浅泥滩——当然，那种事情谁都可能遇上——可是之后你却试图逃避写搁浅报告，而当你被要求呈上一份报告时，嗨，报告的只不过是一次伪造的轮机房的事。还有，你把昨天发给我们的那封电报叫做什么？'天啊，我失掉了一个靶子，请问，太平洋分遣舰队司令呀，我该怎么办啊？'舰队司令都快被气炸了。不是因为你丢了那个靶子——而是因为你连一个二等

水兵都能做的明显的决定都没能做出来！如果指挥官的职能不是做决定并承担责任，那是什么？”

奎格的上嘴唇挑了起来，机械地，半笑半不笑地龇着牙说：“对不起，长官，我对当时的情势作了估计并且做了决定。后来，考虑到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靶子的费用等等，我另作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把那件事提交给上级领导去斟酌解决。至于搁浅报告的事，我并不是想逃避，长官，我是不愿意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发电报麻烦上级领导。我在这里受责备似乎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惹恼了上级领导而另一件事情没有惹恼上级领导。长官，我绝非对上级不恭，我认为舰队司令应当拿定主意到底赞同哪种政策。”他那张耷拉着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得意的光彩。

那位作战处处长用手指梳了梳他花白的头发。“指挥官，”他作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停顿之后说，“你真的看不出那两种情况的不同之处吗？”

“它们显然是不一样的。但从原则上看它们又是一回事。那是个向上级领导请教的问题。但是，长官，我说了，我对已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都负全部责任，即使那意味着最高军事法庭——”

“谁也没说什么军事法庭呀。”格雷斯表情痛苦地，且气极了地摇着头说。他站起身来，示意奎格可以照样坐着，在小小的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次，把烟斗里冒出的悬在空中的轻烟搅成层层上旋的螺旋形。他回到桌边，半边屁股坐在桌子的一角上。“瞧着我，奎格指挥官。我现在要向你提几个直率的、不入记录的问题。我答应你，除非你愿意，你的答复绝不会越出这个房间之外的。作为回报，我将高度珍视一两个直率的回答。”他用友好而又锐利的目光盯着奎格的眼睛说。

“凯恩号”舰长微笑了，但他眼神依旧是茫然的木然的。“长官，我在这次谈话中一直在尽力坦率地讲话，现在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肯定会继续坦率下去的——”

“好的。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你那艘军舰，就其目前的训练状况及

你那些属下的水平而言，有能力执行战斗任务吗？”

“哦，长官，若要我做出能与不能的明确担保，那是谁都无法预言未来的，我只能说我将以我所掌控的有限资源竭尽所能争取完成下达给我的任何命令，不论是战斗命令或是别的命令，而且——我说过——”

“如果人事局交给你的是另一个任务，你会更高兴的，不是吗？”

奎格咧开半边嘴唇笑道：“长官，我并非出言不恭，我认为没有人会回答这个问题，就连舰队司令也不会回答。”

“的确是这样。”格雷斯静静地来回踱了好长时间，然后说，“奎格指挥官，我相信有可能改调你去执行一项往国内方向去的任务——”接着他又赶忙补充说，“这绝不是反映你在‘凯恩号’上履行职责的情况。这个调动只不过是更正一个不公正的、错误的派遣任务而已。再说，你也知道，在这个岗位上你的年资是高了一些。据我了解这个分遣舰队里充斥着的指挥官们，有的是预备役的海军少校，有的甚至只是海军上尉——”

奎格朝着他面前的空气皱起了眉头，脸色转为苍白，为难地说：“我不知道这在我的档案记录里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长官——担任指挥职务才一个月我就被解职了！”

“我想我可以向你保证在你的称职考评报告中消除那方面的任何可能的怀疑。——”

奎格忽地将他的左手插进他的衣袋，掏出了那两个钢球。“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长官。我不是说‘凯恩号’的指挥官是任何军官所得到过的最好的工作，或者甚至那是我应该得到的工作。只不过，那碰巧让我得到了而已。我并不装作是海军里最聪明或最能干的军官，上校，绝对不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我都不是我这一级军官中的一流人物，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十分好的评语——但是我可以告诉您这样一点，长官，那就是我是世上最倔强的人之一。我奋力完成过比这更艰难

的任务。我在获取名望方面比不过别人，然而我曾发过牢骚，挑剔别人，大喊大叫，虚声恫吓，一直到每件事情都按我的要求办妥为止，而按我的要求办事的惟一方法就是照章办事。我是个一切按规章办事的人。‘凯恩号’军舰现在离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这并不是说我会放弃，溜之大吉，到岸上去谋个职位。不，谢谢您了，格雷斯上校。”他盯着那位作战处的长官看了一会儿，接着便又气冲冲地对他面前的视而不见而地位又略高于他的听者大谈起来，“我是‘凯恩号’军舰的舰长，而且我还想继续当这个舰长，而且在我任‘凯恩号’的舰长期间，她将完成所有派给她的任务，或者在执行任务时沉入海底。我可以向您担保一件事情，长官——如果顽强，严厉，永不松懈的警戒以及指挥官的督导等还有什么用处的话，那么‘凯恩号’军舰就能完成派给她的任何战斗任务。在我的任期结束时，长官，我将心悦诚服地接受对我的任职考评报告。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格雷斯将身子向后靠在椅子上，一只手臂搭在椅背上。他略微带点笑容地瞧着奎格，慢条斯理地点了几下头。“职业的自豪感与责任心，这二者你显然都具备了，足以使一名军官在这支部队里逢凶化吉。”他起身把手伸给奎格。“我想我们彼此都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准备接受你的报告。至于你的这些错误，或者按你的说法是不幸的事件，哦，俗话说，开头不顺结尾必俊——你知道的，指挥官，”他将他的烟斗在玻璃烟灰缸上磕了磕，接着说，“军事学院给咱们灌输了很多教条，什么一名海军军官应该达到的完美程度啦，还有什么根本没有犯错误的余地啦，等等。嘿，有时候连我都怀疑那种东西是不是有点太繁琐了。”

奎格疑惑地看了看那位作战处的长官，大笑起来。

“听起来像是异端邪说吧，嗯？嗨，我想说的是，我已看到这支部队为了按照那种教条做到尽善尽美而在一件显而易见的愚蠢的错误上浪费了太多的行动，挥洒了太多的墨水，放出了太多的紧张空气——唉，也许是我太老了，玩不了这种游戏了，或者是另有我弄不懂的什么原

因。”他耸了耸肩膀，“我如果是你的话，指挥官，我就对犯错误少担点心，而多注意点对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情采取最明智最有效的举措。”

“谢谢您，长官，”奎格说，“我一直都在努力只做明智的和有效的决定，鉴于您善意的劝告，我将更加倍地朝那个方向努力。”

“凯恩号”的舰长坐公共汽车回到他那艘军舰停泊的码头。他与一群船坞工人一同下车后，“凯恩号”上的人直到他走上了舷梯才注意到他。不幸的是，在舷梯口值班的下级军官，斯蒂尔威尔正趴在值班办公桌上翻阅一本他随手从甲板上拣起来的连环画报，又正好被奎格看见了，尽管舷梯口的传令兵在喊，“甲板上的人立正！”斯蒂尔威尔也猛地转过身来，挺直身子，硬生生地敬了个礼。

这位舰长若无其事地还过礼，说：“在甲板上值日的军官到哪去了？”

“哈丁少尉在舰艏楼上，长官，”斯蒂尔威尔应声答道，“正在往1号缆绳上安装新的防摩擦装备，长官。”

“好，传令兵，叫哈丁少尉到后甲板来。”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那位军械官的助手立正站着，那位舰长抽着香烟好奇地扫视着甲板。从各条过道里出来的水兵们，有的吹着口哨，有的哼着歌曲，一见奎格，立即闭嘴，或者退回幽暗的过道，或者加快脚步，扶正帽子，眼望别处继续前行。哈丁从右舷的过道里走了出来并与舰长互相敬了礼。

“哈丁先生，”奎格说，“你知不知道你那在舷梯口值班的准尉在值班时看书？”

少尉吃了一惊，扭过头看着那准尉，“这是真的吗，斯蒂尔威尔？”

奎格生气地抢白道：“当然是真的！你难道认为我在撒谎吗，先生？”

那位值日军官晕头转向地摇摇头，“我不是指——”

“哈丁先生，你先前知不知道他在值班时看书？”

“不知道，长官。”

“好啊，你为什么不知道？”

“长官，1号缆绳开始有磨损了，我正在——”

“我不是要听你说你不在场，哈丁先生。在甲板上负责值班的军官是无辞可托的。他要对在他值班期间所发生的每一件该死的事情负责，每一件该死的事情，听见了吗？”奎格说话的嗓门很大，在厨房甲板室上和后甲板上干活的水兵们都扭过头在听。“你可以下班了，哈丁先生，而且你要通知负责值班的上级军官你已被从值班名单上除掉了，等到你什么时候对一名在甲板上值班的军官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职责有了一些概念时再说。明白不明白？”

“是，明白了，长官。”哈丁声音嘶哑地说。

“至于这个人么，”奎格用拇指指着斯蒂尔威尔说，“你要把他列入报告，然后我们再看看罚他半年不准离开这艘军舰能否教会他值班时不再看书，看看这个教训对其余人员是否够了，或者是否另外还有人想尝尝这个滋味——执行去吧。”

奎格离开后甲板回到他自己的卧舱。他的桌子上放着两份关于“额尔班衬衫下摆问题”的报告。他把帽子往床上一扔，脱下上身的外衣，松开领带，这才在转椅上坐下，一边喀啦喀啦地转着手里的钢球，一边匆匆读完那两份报告。他随后摁响蜂音器，拿起在桌边墙上挂着的电话。“告诉舷梯口的传令兵去找基弗中尉，叫他来我的卧舱报告。”没过几分钟就传来了敲门声。双手托着头坐着的奎格，这时拿起基弗的那份报告，翻到第二页，向后喊道：“进来！”

那位通讯官进来之后关上了门。停了片刻，基弗冲着奎格后背问：“您找我吗，长官？”

奎格哼了一声，把那几张纸抖得沙沙作响。基弗脸上带着施恩者的笑容，将瘦高的身躯靠在舰长的床边上，两肘架在床上支撑着身体等着舰长发话。那位舰长将报告丢到桌上并用手背将其推到一边。“这不行！”

“噢？”通讯官惊讶了，“我可以问问为什么吗，长官？”

但他让自己话音里所带的居高临下的调侃味儿太重了。奎格猛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立正站着，基弗先生，你是在同你的指挥官谈话。”

基弗不慌不忙地挺直身子，脸上仍带着一丝令人恼火的笑意，“我没听明白，长官。”

“把那东西拿回去，”奎格用拇指指着那个报告鄙睨不屑地说。“重新写过，今天下午4点前交上来。”

“嗯，嗯，长官。我可不可以恭敬地问一下它怎么不合要求了？”

“它里面全是些此前我已知道了的事情，而对我想听的解释却一点也没有。”

“对不起，长官。我想我还是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知道。”奎格拿起另一份其实是由基弗代写、由威利·基思署名的报告，挥动着说，“喂，基弗先生，我建议你去请教你的助手，基思少尉，问问他该怎样写报告。他可以在如何写书面报告方面教给你很多东西，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合情理。他交上来的这份报告对同一件事情写得极其出色。”

“谢谢您了，长官，”基弗说，“我很高兴得知我的部门里还有这样的天才人物。”

奎格微笑了，显然断定他已刺痛了基弗的虚荣心。他频频点着头说：“是啊，说实在的，你把基思的这份报告拿去，好好研究研究。尽量弄明白为什么威利写出了一份完美无缺的报告，而你却弄了一份弄虚

作假的骗人的玩艺儿。”

基弗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后，气得像耍猴戏似的又蹦又跳，其间还将那两份报告在他的屁股上使劲揉搓了好几次。后来，他扑到床上，把脸埋到枕头里，笑得浑身颤抖，差一点儿透不过气来。

格雷斯上校在舰队司令那间铺着绿色地毯、围着木墙帷子的房间里的大桃花心木办公桌边站着。

“你要是在你接受那个报告之前让我看看就好了。”舰队司令不高兴地说。他是个目光锐利的、瘦小的、上了年纪的人。

“我很抱歉，司令官！”

“没什么。你对这个奎格的印象如何？这才是主要问题呢。”

格雷斯用手指轻轻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会儿。“我担心他快成个老太太了，长官。我认为他热诚有余，也许还相当严厉，但他是那种不管错得多厉害都永远不承认有错的人——您知道，他总有某种该死的说辞为他自己辩护——我还认为他不太聪明。属于他那个级别中的下品。我一直在核实我的看法。”

“那根拖绳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情节？到底是不是他弄断的？”

格雷斯暧昧地摇了摇头。“嗨，这正是问题之一。我追问他这件事时他十分生气——不像是故作姿态。我怎么着也得相信他一点吧，即我相信他说的，根本没发生那种事。要查明实情就必须进行法庭调查，而，长官，我不知道——”

“嗨，我们不能为了追查谣言而举行法庭调查呀。不过，格雷斯，我可不喜欢那个人的所作所为。发生的可疑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也发生得太快了。你是否认为我应该向人事局提出建议解除他的职务？”

“别，长官，”格雷斯断然地说。“公平而论，他还没有做什么我们

确知的必须那样对待他的事。对迄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用他由于是第一次执行指挥任务而过分紧张加以解释。”

“那好吧，那么——你来看，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要我派两艘驱逐扫雷舰回国去进行检修并安装新的雷达装置，以便参加向‘弗灵特洛克挺进’。”海军少将说。“派‘凯恩号’去有什么不对么？”

“没什么，长官。它已在前方海域游弋了24个月了——”

“那就这么办了。准备好举荐‘凯恩号’的电报。就让这个奎格到别处去犯下一个错误吧。”

战争期间，能回美国本土的造船厂进行检修是最珍贵的、求之不得的任务了。德·弗里斯经历了一年的战斗航行也没有为都快散架了的老“凯恩号”争取到一次这样的美差。奎格却在他接任后的头四个星期里，指挥着这艘海军绝对最佳拖靶舰做到了。

---

(1)赋格曲（fugue），复调乐曲的一种形式。赋格曲建立在模仿对位的基础之上，从16至17世纪的声乐经文歌和器乐利切卡尔（ricercar）演变而成。根据曲中所用主题的多寡，存在单赋格曲、二重赋格曲和三重赋格曲等多种形式。——译者注

15　返航的欢乐

电报到来之时，“凯恩号”上就像迎来了新年的除夕，欢度7月4日国庆节，就像人人都在过生日，人人都在结婚娶媳妇。威利·基思也不例外，虽然按“凯恩号”的标准来说他只是新来乍到，告别家人时留在脸上的唇膏印还没擦干净的新兵，他也一样激动得热血翻涌。他给梅·温和他母亲都写了一封信，向梅强烈地暗示如果“凯恩号”在旧金山停靠时他能在码头上看到她的身影，那将是超过一切的最好惊喜，而在给他母亲的信里却没有一丝这样的暗示。他是在他的小卧舱里给梅姑娘写信的，就像一头野兽钻在自己的洞穴里独自享受那黑暗中的自由之乐一样。他在写信的过程中不时作长时间的停顿，使自来水笔笔尖上的墨水都凝固了。他凝视着信纸，脑子里翻滚着不着边际的奇思异想。

一个黑影遮住了信纸。他抬头一看，是斯蒂尔威尔站在门口。那水兵穿着一尘不染的工作服和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鞋，那天上午电报到来之前，他就是穿着这身服装接受舰长的当众训斥与宣布对他的处分的。

“啊，斯蒂尔威尔，有什么事吗？”威利同情地问。

作为在甲板上值日的军官，威利曾把对斯蒂尔威尔的判决记在航海日志里：在舰上禁闭6个月。他曾怀着好奇的心情仔细观察了在后甲板上举行的审判仪式——那阵容庄严肃穆，一边站着身穿笔挺的蓝色新工装的被告，被告对面立正站着一排原告军官，奎格则镇定自若、心情甚佳地从杰利贝利手里接过一份又一份那些“犯人”的红色服务档案夹。那是一种奇怪的审判方式。据威利所知，根据奎格舰长的命令，所有那些罪犯都被写进了报告。例如，哈丁少尉就被列入了对斯蒂尔威尔的控方，而他并未亲眼看见那个水兵在值班时看书。由于奎格舰长从不亲自把任何人列入报告，但却总是转身对离他最近的那位军官说：“我要把此人列入报告。”所以审判在形式上保持着应有的三方：原告、被告和

法官。奎格煞有介事地假装对控方按他的命令所陈述的犯罪事实很感兴趣和吃惊的样子。威利将这场绝妙的表演看了一会儿，就已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这是违反公民自由权和宪法权利的，也违反人身保护令和国家最高支配权的，同时还违反了褫夺公权法案以及其他数不清、记不准的说明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权得到公平待遇的成语。

“长官，”斯蒂尔威尔说，“您是军纪官，不是吗？”

“没错呀。”威利应道。他将两腿放到甲板上，把文具盒推到一边，拧上钢笔帽，用这些动作将自己从一个如饥似渴地需要姑娘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海军官吏。

他喜欢斯蒂尔威尔。那些身材修长，体格健美，面容清秀，眼睛明亮头发浓密，神情开朗，总是乐呵呵的年轻人总是能引起人们的好感，就像美丽的姑娘们那样，以他们身上的青春朝气，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使事情变得愉快起来。斯蒂尔威尔就是这样一个青年。

“哎，长官，”斯蒂尔威尔说，“我有一件麻烦事儿。”

“说来听听。”

斯蒂尔威尔讲了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要点是他在爱达荷州有妻子和孩子而他有理由怀疑他妻子的忠诚。“长官，我想知道的是这次禁闭是否意味着我不能请假回家了？我已经两年没回家了，长官。”

“我想不会的，斯蒂尔威尔，我不能想像会是那样。任何一个像你这样在前方战区呆了这么长时间的人都有资格回家看看的，除非他犯了谋杀罪或类似的严重情况。”

“这是规定上说的呢还只是您的猜想，长官？”

“这是我的想法，斯蒂尔威尔，不过，除非我另有通知，你就这么相信吧，哦，我会很快给你明确的答复的。”

“我想知道，长官——我可否像所有其他人那样写信告诉家里我就

要回家了？”

威利很清楚，斯蒂尔威尔最好还是等他问过舰长之后再听答案。但是那水兵脸上乞求的表情，以及威利不想暴露自己消息不灵的一点私心，使他脱口说：“我肯定你可以给家里写信，斯蒂尔威尔。”

那个准尉顿时喜形于色，简直高兴极了。这也使威利为自己大胆地做了肯定的回答感到欣慰。“谢谢您，基思先生，太感激您了，”斯蒂尔威尔的嘴颤动着，眼睛露着光彩，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您不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长官。”他戴好帽子，挺直身子，给威利敬了个礼，仿佛威利是一位将军似的。少尉还了个礼，愉快地点点头。

“好了，斯蒂尔威尔，”他说，“很高兴随时为你祈福。”之后，威利又接着写那封给梅·温的信，他脑海里联翩浮现的令人陶醉的美好景象使他把刚才的谈话忘了个一干二净。

第二天午餐时，军官们聊天的那种热烈与欢乐气氛是自从更换了指挥官以来所没有过的。有关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些日子里的浪漫逸事的老笑话又被重新提了起来。马里克受到的揶揄最厉害，因为他曾与奥克兰一家茶馆里的一个中年女服务员勾勾搭搭。那位女士脸上的黑痣究竟是几颗成了大家纷纷议论的主题，戈顿确定有七颗，而马里克说只有两颗，其他人有说三颗的，有说五颗的，反正最多不超过七，最少也没少于二。

“哎，我认为说来说去，还是史蒂夫说得对，”基弗说，“我猜啊，两颗是黑痣，其余的是疣子。”

司务长的助手，表情总是丧气巴拉的惠特克正给大家传递一盘煎火腿，突然尖声大笑起来，把手里的盘子都扔掉了，差一点没砸着奎格舰长的头。那红色的油腻腻的肉片撒得满甲板都是。奎格舰长，怀着过节日的心情，说：“惠特克啊，你如果想用食物砸我，那也别用肉呀，可以用蔬菜嘛，蔬菜便宜。”按照军官们吃饭时的传统，舰长说的任何俏

皮话都要自动地哄堂大笑，大家于是真的大笑了一阵。

马里克对那位胖子副舰长说："哎，好吧，假定她真的有七颗黑痣，至少她是个真实的人啊。我可不像有些人那样满足于拥有许多法国杂志和明信片。"

"史蒂夫，我有个必须对她忠实的老婆，"戈顿喜滋滋地说，"她不会因为我看图片而和我离婚的。但我如果像你一样是个自由人而不能找个比那个长着疣子的新西兰母猪好点儿的女人的话，那我就觉得还是看看图片为好。"

"我曾经遇到过一种绝顶聪明的法子，"奎格的心情显然少有的好，因为他平时从不参加军官们的闲聊。军官们全都静了下来，洗耳恭听这位舰长在酒足饭饱之后扯的闲篇。"我说的是明信片的事。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被列入那种邮寄名单的，反正我确实上了那个名单——反正，你只需每月给那家公司寄去1美元，他们就给你寄那些画片，真是用挺大的闪光纸印的，我估计大约有6英寸长4英寸宽那么大小。"他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着说。"哎，真正聪明的地方在于——你们都知道，裸体女人的相片是不可以邮寄的，可是——那些女孩子们不是裸体的，绝对不是，先生们，她们身上穿着你所见过的最最漂亮的粉红色小裤衩和乳罩，一切都合情合法。妙就妙在一点上，那就是她们图片上的内衣是可以洗掉的。你只需用一条湿毛巾把图片擦一下，于是——哈，你就开眼了——真是绝顶聪明的鬼主意。"他高兴地哧哧笑着环视众人。大多数军官都摆出了笑脸。基弗点了支香烟，用两只手掌挡着脸，而威利则是往嘴里塞了一整块火腿。

"顺便问一句，"这位舰长接着又说，"你们诸位谁都没用完俱乐部的烈酒配额吧，用完了吗？如果有谁用完了，请照直说。"没有一个军官开口说话的。"那太好了。有没有人反对把他那份酒卖给我的？"

配额酒是每人每月5夸脱瓶装白酒，可以在海军船坞军官俱乐部的酒店里买到，价钱比起美国国内来简直是微不足道。奎格给他的军官们

来了个猝不及防：他们事前没有想到家乡这种酒的价钱。他们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虽然程度不同。除哈丁一人外，其他人全都同意了。

“舰长，”哈丁可怜兮兮地诉苦道，“我计划与我妻子共同享用我全年的所得，我能节省的每一点东西对我都是莫大的帮助。”

奎格表示赞赏地笑了笑，原谅了他。于是，当天晚上“凯恩号”的军官们在舰长的率领下到俱乐部里的售酒柜台前排队买了三十来夸脱苏格兰威士忌和稞麦威士忌。奎格舰长指挥着他们一个个地从柜台那儿抱着满怀的酒瓶子往在外面车道暗影里停着的吉普车上送，嘴里不住地向他们表示道谢。等吉普车装满了之后，舰长就开着车走了，留下“凯恩号”的那伙军官在那里面面相觑。

第二天早晨7点30分，二等木工助理兰霍恩被叫进舰长卧舱。他发现那位舰长穿着皱巴巴、脏兮兮的华达呢服装，嘴里叼着一截已熄灭的雪茄，倚着床铺，正在清点地毯上摆得满满的酒瓶子的数目。“噢，兰霍恩。你能用什么东西给我做个可以装下31个酒瓶子的板条箱吗？”这木工是个性情倔强的密苏里人，瘦长脸，长下颏，黑发平直，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那些违禁品。奎格舰长咯咯地笑着挤了挤眼睛，说：“都是医药用品，兰霍恩，医药用品。不属于你的职责范围，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瓶子，而且对它们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了，长官，”木工说，“做个板条箱，大小么，差不多长3英尺宽2英尺就成了——里面塞些细刨花——”

“细刨花，啊呀，这东西可难找啊。瓶子与瓶子之间要加上隔板，隔板之间再塞上细刨花——”

“长官，咱们没有作隔板的薄材料呀，没有胶合板，没有任何——”

“啊，见鬼，从五金店弄些白铁皮好啦。”

“是，长官，我会做好的，长官。”

那天后半晌，兰霍恩磕磕绊绊地走进军官起居舱，脸上汗如雨下，背上背着一个新锯出来的用白木板做的箱子。他步履沉重地进了奎格的卧舱，吃力地哼哼着，皱着脸把箱子放到地上，仿佛那是一架笨重的钢琴似的。他用一条红色的大毛巾擦着满脸的汗水，说："我的妈呀，长官，那些铅板做成的隔板可真够沉的——"

"铅板？"

"五金工那儿的白铁皮刚刚用完，主管——"

"可是，天啊，铅。用好一些的硬纸板同样可以——"

"我可以把铅板再取下来，长官，重新再做——"

"不用了，就这样吧，"奎格嘟哝道，"只是水兵们过几天得好好地锻炼锻炼身体了，那样岂不是也好——说不定把这些铅板弄回家后还有用处呢，就这么着了。"他低声说。

"您说什么，长官？"

"没事。你去弄些细刨花来吧，把那些瓶子装好。"他指着盥洗盆下面甲板上的那批宝贝。

"嗯，好的，长官。"

"现在大家听着。综合演习将于14时开始。"

"凯恩号"正驶向她在半圆形的由护卫舰组成的屏障的右翼末尾的位置，这个半圆形护卫屏障在前面劈波斩浪，为舰队的四艘油轮、两艘运输舰和三艘商船护航。它们已远离陆地，在平静的蓝色大海上颠簸。这些舰船在阳光普照的海面上布成整齐的阵形。

在甲板上值班的下级军官基思少尉，对这次远航感到十分高兴。已有一年没有报告在夏威夷以东海域发现敌人的潜艇了，但不容置疑的是威利·基思仍然是一艘正在搜索日本潜水器的军舰上的下级值班军官。

假如上级值班军官暴病而死，或者掉进了大海，那就可以想像他，基思少尉也许就得负起指挥的责任，击沉一艘敌人的潜艇，从而赢得巨大的荣誉。这种事虽不会发生——但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而说它不会发生，那就，譬如说，如同说他母亲会做出这种伟绩一样。使他兴致更高的是上级值班军官基弗把曲折行进的方案交给他负责，允许他向舵机发号施令。当舰桥上的经线仪秒针要指到12点时，威利就要发出这样的命令了。对他而言，战争终于要开始了。

奎格舰长于凌晨1点58分来到舰桥上，很不耐烦地眯着眼睛四处查看着，戈顿像只挨了顿鞭打的狗似的在他身后跟着。事实上，这位副舰长因为之前没有更频繁地举行综合性演习刚刚挨过申斥，此时脑子里正在草拟解释他为什么没有举行综合演习的书面报告的开头几段。那天早晨，奎格收到太平洋海军总司令的公函，要求所有舰船书面报告其每月进行演习的次数。“好，”这位舰长对恩格斯特兰德说，“挂起‘我正在进行综合演习’的信号旗。”

那个信号员在升降索上挂起了一串彩旗。威利看见舰长向他点头示意，便走到舵手室里那个红漆警报器把手前，鸣响了警笛。然后，他便在呜——呜——呜的警笛声在空中轰响时，满意地审视着自己在舰桥的一块窗玻璃中的形象。他面前影影绰绰地站着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士，头戴圆形钢盔，身穿鼓鼓的带有手电筒的灰色木棉救生夹克，脸上和手上涂着预防闪光灼伤的防护油，全副武装，一样不缺。舰桥上人人都是如此打扮。

舰上别的地方情形就不一样了。“凯恩号”军舰的水兵们经过一年多处于日军空袭之下的日子，又在珍珠港过了几个月平安无事的懒散生活，不愿意为了在火奴鲁鲁与旧金山之间的平静水域里一次模拟的一般警报而忍受辛苦。他们之中有一半人在进入战斗岗位时不是没戴钢盔就是没穿救生夹克，或是两样都没有。奎格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可怕地皱着眉头。

“基弗先生！”

“到，长官？”

“我要你到扩音器前做如下通告：凡没戴钢盔或没穿救生夹克者回美国后扣假一天。凡既没戴钢盔又没穿救生夹克者扣假三天。立刻将这些人的名字用电话向舰桥报告。”

基弗好像被吓愣了，结结巴巴地说：“长官，那有点太严厉了吧——”

“基弗先生，”舰长加重语气说，“我没要求你对这些我认为对教育船员和他们的安全所必须采取的纪律手段发表意见。如果这些人要毫无防护地进入战斗状态来进行自杀的话，那么，也无人能说那是因为我没有教给他们穿戴战斗装备的重要性。宣读通告吧。”

在炮位上的那些人，听到扩音器里传出来的这个通告，都扭头望着舰桥，显示他们不相信那是真的，而且非常气愤。但随后，他们便开始了一阵忙乱，钢盔和救生夹克像变魔术似的从这艘军舰的各个地方一齐冒了出来，而且手递手地传递着，传到了每个人的手里。

“叫他们立刻停手！”奎格怒吼道。“把那些人的名字记下来，在没有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不漏地交到舰桥来之前，谁也不准戴钢盔或穿夹克！基弗先生，你给我把这个向他们宣布！”

“我宣布什么呀，长官？”

“别他妈的给我装傻啦，我尊敬的先生！宣布叫他们停止穿戴那该死的装备并把他们的名字报到舰桥上来！”

基弗的通告响彻了各个甲板：“现在停止穿戴防护装备。把所有没穿戴防护装备者的名字都交到舰桥上来。”

于是，水兵们把钢盔和救生夹克都从隐蔽的地方往舱面船室上扔，使空中飞起了一阵钢盔和夹克之雨。奎格声嘶力竭地大叫：“快把纠察

长叫来！我要把那些乱扔钢盔和夹克的人列入报告，不论他是谁！”

“纠察长，海军上士贝利森，”基弗嗓音低沉地对着麦克风说，“请尽快来舰桥报告。”

“告诉他到厨房的甲板室后面把那些水兵抓起来！”奎格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大叫道，“不是到舰桥上来，笨蛋！”

“你还是把最后那个字留给自己吧，”基弗转过脸背着那位舰长无声地笑了笑，“贝利森上士，到厨房的甲板室后面把那些乱扔钢盔和救生夹克的人统统逮捕起来。”

扩音器里的话音还没落，空中那防护装备的暴雨就停住了。不过，这已达到了目的。甲板室上那些供水兵用的防护装备数量已是只多不少，而那些水兵们都在快速地为自己披挂全副的武装。奎格眼看着水兵们集体违抗他的命令，直气得发狂似的在舰桥上来回地跑着，并大喊：“你们，下面的人！停止穿戴装备！……戈顿先生，你过来！在3号炮位上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把他写进报告！”

“哪一个，长官？”

“真该死，就是红头发的那个。他刚戴上钢盔。我看见他戴的！”

“长官，他如果戴着钢盔，我就看不见他的头发了呀。”

“救苦救难的主啊，那个炮位上有多少人是红头发的？”

“哦，长官，我相信有三个。温盖特、帕森斯、杜勒斯——不对，杜勒斯更像是金发——不过，我认为他现在可能是在4号炮位上，自从——”

“噢，我的主啊，算了吧。”奎格抢白道，“伯特，在我所见过的所有不执行命令的糟糕到乱七八糟的情况中，这是最糟糕的！糟糕透顶了。”

这时，“凯恩号”上的每个水兵都戴上了头盔，穿上了救生衣。奎格

使劲地扫视着全舰，眼睛充满了遭受挫折所激起的怒火。“好啊，”他说，“好啊。我看这些鸟人以为他们把我击败了。”

他走进驾驶室，拿起麦克风。“这是舰长在向你们讲话，”他说，愤怒的声调经过话筒的扭曲虽已失真，但还是听得出来。“哦，我很不高兴地注意到在这艘军舰上有一些被误导的水兵相信他们能欺骗他们的舰长。他们大错特错了。我已要求把那些不按规定着装就进入战备状态的人的名字交上来。那些人名现在似乎并未交到我这儿来。好啊，既然我没有别的办法将那么多违抗我的命令，不肯把名字交上来的胆小鬼们绳之以法，那我就剥夺这艘军舰上每个人在回美国后的三天休假。无辜者不得不与有罪者一起受罚。因为他们给全体船员带来了这一惩罚，你们可以自己惩罚你们中间的那些有罪者——好啦，现在继续进行综合演习。”

护航舰队在前往旧金山的途中遇上了狂风巨浪，这使威利·基思对那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驱逐舰的局限性开始有了较清晰的概念。在夏威夷周围那风微浪细的水域里拖靶标时，“凯恩号”就曾多次剧烈地颠簸摇晃过，威利也曾为自己的两条水手腿与平安无事的肠胃感到骄傲。现在，他认识到他庆贺自己庆贺得有点为时太早了。

一天夜里，他在军官起居舱的长沙发上刚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地躺了一个半小时就有人叫他起来去值班。起来后，他发现自己几乎连站都站不稳了。在他摸索着想给自己弄点咖啡时摔了一跤。他挣扎着穿上了一件蓝色羊毛防风外衣，因为他觉得从通风孔中钻进来的气流又冷又潮湿。他东倒西歪地在舱内走过时，脚下的甲板也在摇晃，就像是在游乐场的鬼屋里似的。当他抓着支撑舱口的铁柱登到最上面的甲板时，他看见的第一样东西竟是左舷外边一堵墨绿色的水墙，高耸在他的头顶之上。正当他要张嘴喊叫时，那堵墙却落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月光照耀下的被风撕裂的云块。与此同时，在船的另一侧却涌起了一堵同样可怖的高墙。他艰难地一步步爬上了舰桥的梯子。因为怕有大风，他用手紧

紧地按着帽子，然而风却很小。他发现在舰桥上值班的人全都挤在驾驶室里，每个人都拼命地抓着什么把手，随着船身的摇动他们的身子也在荡来荡去。即使在这儿，在高高的舰桥上，当船头高高仰起时，威利也发现自己在仰面向上看着飞起的浪头。

“天呀，”他对卡莫迪说，卡莫迪的一只胳膊缠着舰长那把椅子的椅背，“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了？”

“什么持续多久了？”

“这种摇晃！”

“这不是摇晃。”甲板上的橡胶垫子全都向一边滑落，被他的两腿一挡，便在他腿边堆积了起来。

威利接下了卡莫迪的班，随着值班时间一点点地流过，他的恐惧也逐渐减退了。“凯恩号”显然是不会进水沉没的。但他似乎觉得它完全有可能散架。在颠簸达到极限时，整个舰身就像一个病人一样从头到脚都在痛苦地呻吟，此时，威利能够看出舱壁在弯曲，在摆动。他强烈地感觉到除了30年前那位建造这艘军舰的工程师（此时恐已故去）对其所能经受的最大压力所作的估测之外，他与冰冷乌黑的海水之间已没有任何遮拦了。

他的感觉显然是对的，因为“凯恩号”将这种舰体倾侧着前行的态势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仍保持着完整。

威利午餐时饱餐了一顿烤猪肉之后登上了舰艏楼。他有一种出奇的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他的胃口还不错。他没有晕船，对此他完全肯定。他能感觉到他那悬挂在横膈膜上、填得满满的胃在不停地快速蠕动着，努力地进行着它的日常工作。对自己身体的这第二种内省使威利萌发了一种欲望，即他很想让大量的新鲜空气吹吹自己的脸。他拉开舰艏楼的防水门，看见斯蒂尔威尔穿着一件粗呢子夹克，戴一顶毛呢帽子，正蹲在1号舰炮那儿拴紧那蓝色帆布炮罩，它松了，被风吹得噼里啪啦地

响。

“下午好，基思先生。”

“下午好，斯蒂尔威尔。”威利关上门并用一个铁钩把门插牢，手抓着一根支柱，斜倚在那些救生绳上。海风和冰凉的浪沫吹打在他的脸上使他觉得无比的痛快。当舰体向左侧倾斜时，他看见那些护航的舰艇正在一道道波浪上奋勇前进。

“您觉得这种颠簸怎么样，长官？”斯蒂尔威尔大声问，他的声音盖过了舰艏冲起的激浪的哗哗的响声。

“颠簸什么呀。”威利脸上笑了笑说，显示他一点都不害怕。

那水兵也哈哈地笑了。他从甲板上滑到那根救生索那儿，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少尉跟前。“长官，您跟舰长谈了——我是说，我休假的事了吗？”

威利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还没得着机会呢，斯蒂尔威尔。不过我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那水兵的脸阴沉了，“哦，多谢啦，长官。”

“我今天下午就找他谈。下午3点到弹药舱来见我。”

“真是太感谢您了，基思先生。”那二等准尉取下铁钩，打开门，一溜烟地到下面甲板上去了。

威利深深地吸了几口沁人心脾的海风，就到下面舰长的卧舱去了。

奎格穿着内衣在床上躺着，摆弄着一个中国造的木制魔球，一个由若干小块互相扣锁在一起组成的圆球。那是他有一天探头往雷达室里看时，发现那个值班的人正在玩这个东西，就把它没收来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玩它，尽管他告诉戈顿他已解开了那个球的奥秘，可是谁也没见过他把它拆开过。“哎，威利，找我有事吗？”他一边说，一边仍就着他的台灯上下左右地移动着木球上的部件。

威利说明了来意，而那位舰长继续玩着他的游戏。“……因此，长官，我只是想跟您核实一下，以便确定。您给斯蒂尔威尔限制自由的处分是否意味着在大修期间也适用？”

“你以为我是什么意思？”

“哦，我以为您不是那个意思，长官——”

“为什么不是？一个人若需要在狱中服刑一年，人家是不会放他两个星期假出去过圣诞节的，对不对？禁闭在舰上就是禁闭在舰上。”

屋里的沉闷空气，摇晃的甲板，再加上舰长在他眼前咯吱、咯吱地玩着那个木球，开始使威利感到不舒服了。“但——可是，长官，这是否有点不一样啊？斯蒂尔威尔不是罪犯——而且他已在海外打了两年仗——”

“威利，如果你在海军的纪律问题上感情用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每一个在前方蹲禁闭或看守所的士兵都曾经打过仗。在战争正在进行期间，你必须对那些招募入伍的士兵们严厉一些，而不是姑息。”咯吱，咯吱，咯吱。“他们的任务已经很繁重了，而还有很多不愉快的任务要完成，你如果取消了压力，哪怕只是一次，那么你的整个该死的组织就会在你面前崩溃。”咯吱，咯吱。“你越早弄明白这个基本道理，你这军纪官就会当得越好。”

威利的肚子又开始让他感到不舒服了，里面一鼓一鼓的，而且沉甸甸地往下坠着。他将他那被催眠的目光从那个圆球上移开，落到了舰长盥洗盆下面的那个板条箱上。“长官，这样那样违反纪律的事多得是，”他说，声音有点虚弱，“斯蒂尔威尔是个好水兵。在您没到舰上来之前，没人追究过值班时偷看杂志这种小事。我知道这不对，但是——”

“那现在就更有理由追究了，威利。你告诉我一个更好的办法让我的威望能在这艘军舰上得到服从，我会加以考虑的。你是否认为假如我

给斯蒂尔威尔一次书面表扬，值班时看书的情况就会煞住，是吗？”

威利只感到头昏眼花，再也顾不上小心谨慎了，他把藏在心里的话冲口说了出来，“长官，我不能确定值班时看书比在舰上私运威士忌酒哪一个是更严重的违纪行为。”

这位舰长友善地大笑起来。“你这下可说到点上了。但级别的高低是各有它的特权的，威利。一位舰队司令可以在舰桥上戴棒球帽。这不等于说一个舵手也可以。不可以的，威利。我们的任务是要绝对保证使招募入伍的士兵照我们所说的去做，而不是我们做什么他们就可以做什么。”咯吱，咯吱，咯吱。“而我说过，使他们照我们所说的去做的惟一办法就是对他们绝对地严厉，而且要使这种办法坚持不变。”

威利觉得自己汗都冒出来了。

这位舰长继续用低沉的声音啰嗦道：“哦，如果这是斯蒂尔威尔不走运，第一个被捉住了，我也不得不杀鸡给猴看，拿他作个恐怖的榜样。哦，我说了，在这艘军舰上值班时看东西的现象必须终止，另外——”咯吱，咯吱，“他担心他的老婆，这简直太糟糕了，我担心的是整个美国军舰‘凯恩号’，而且，”咯吱，“一个人有时候必须受些苦，为了——”

但他没把这句话说完，因为就在他说到这儿时，威利发出了一个古怪的要窒息似的声音，跟着便猛烈地呕吐起来。这位少尉及时地背过他那发青的脸去避开奎格。他喘着气向奎格道歉，同时抓起一条毛巾开始在地板上一点一点地擦了起来。奎格对此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和气。他说：“没关系，威利。你去叫一个勤务兵来，你自己到上面甲板上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在你锻炼出水兵腿之前别吃猪肉了。”

威利为斯蒂尔威尔求情的事就这样结束了。他几乎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个水兵了，但是斯蒂尔威尔在听到这个消息时脸上木木然的，一点表情都没有。“无论如何，您尽力了，谢谢您，长官。”他干巴巴地说。

他们度过了一天又一天，遭遇过惊涛骇浪，天低云暗，颠簸摇摆与凛冽寒风。他们那被热带的温暖软化了的骨头经受着冷湿空气的侵袭，在潮湿幽暗的驾驶室值班的单调乏味的白天以及更潮湿更幽暗的夜晚。水兵们整天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军官们面色苍白疲倦不堪，在军官起居舱就餐时沉默无语，只有坐在首位的舰长手里不停玩着他的钢球，他也只有在谈下一步的工作要求时才间或没好气地说上几句。威利更是连时间都不记得了。他只知道每天从舰桥上下来就去译函电，译完函电就去更正登录的出版物，更正完出版物就回到舰桥上去，再从舰桥上走到餐桌吃那毫无滋味的应付差事似的一日三餐，最后又从餐桌回卧舱睡觉，而且每过一两个小时总得被叫醒一次。世界被局限在一个漂浮在翻着白沫的、无垠的大海上的狭小的铁匣子里，而这个世界里的全部任务，就是凝望空无一物的水面或是到舰上那拥有读不完的、发霉的、很难看得懂的书的图书室用红墨水填写借阅登记簿。

一天早晨，威利在床上动了一下，睁开眼睛，感到有一种奇怪而美妙的感觉：他的床铺既不在摇晃也不在颠簸，而是保持着水平状态。他只穿着内衣就窜出了卧舱。这艘军舰正在一条两岸青翠，约有一英里宽的航道上平稳地航行。天空一碧如洗，空气凉爽宜人。“凯恩号”平稳得像一艘渡轮，缓缓前进。威利伸长脖子从救生绳上面向前方张望。在那个圆鼓鼓的绿色小山头上方，他看见了金门大桥的桥架在远远的内陆，在淡淡的雾气中透出隐隐的红色。他两眼泪水盈眶，狂喜地钻进了他那狭小的卧舱。

当“凯恩号”在那深红色的桥孔下驶过时，威利就在舰桥上。但是他的诗思被站在他身后的舰长与戈顿之间的一番对话打乱了。

“好的，我们一过阿尔卡特拉兹就可以直奔奥克兰了。给我画出一条航线来，伯特。”

“长官，91号码头不在奥克兰——”

“我知道。我们要在奥克兰附近停一阵，然后再到码头去泊定。”

“可是，长官——”

“为什么一定要作这种无谓的争论呢，伯特？我需要一条去奥克兰的航线！”

“长官，我只是想说91号码头那儿有一股狂暴的潮流，时速为5节或更多一些。现在是水流平缓期，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靠岸。如果我们延误一个小时，靠岸可就麻烦大了——”

“让我来操心这艘军舰靠岸的事吧。你只需给我定出一条去奥克兰的航线就行了。”

“是，遵命，长官。”

“基思先生，你除了看风景之外还有别的事干吗？”

威利离开舱壁，转身面对着那位舰长。奎格穿着蓝色与黄色相间的适于在舰桥上穿的上衣，白帽子，白色丝绸领带，显得异样的健壮活泼。他正在用双筒望远镜扫视着逐渐开阔的海湾。“没有，长官——”

“那好。我卧舱里的那个木板箱子——你去组织个工作小队把它装到快艇上去。快艇由你负责指挥。”

工作小队在搬运那只木板箱并将其装进快艇的过程中，有刮破手指的，有指甲盖里扎进刺去的，还有脚趾被砸烂的，更有连串的、颇为醒神的、极尽花哨之能事的污言秽语。最后舰长那只死沉死沉的木板箱总算被装进了快艇。威利的贡献就是在那只要命的箱子在空中晃悠不定时站得离它远远的，偶尔提些温和的根本无人理睬的建议。

“凯恩号”停在离奥克兰海岸不远的海面上，那只快艇朝着一个位于一条荒废了的街道下面的水泥登陆码头驶去。奎格坐在艇艉的帆脚索上，脚踩在那个木板箱上，一边滚转着钢球一边环视着海湾。威利对快艇的艇员们仪表感到惊异：“讨厌鬼”、“肉丸子”和麦肯齐简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都让人辨认不出来了。洗了澡，梳了头，刮了脸，抹了粉，

而且穿着笔挺的白礼服，比起那几个最初将威利带到“凯恩号”军舰上的忧郁的野蛮人来，他们此时简直就是另一个不同种族的人。当然，他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灰姑娘式的变化。这些水兵不想失去他们的休假机会，他们怕奎格。

有一次马达熄火了。水兵们在发动机上徒劳地瞎忙了两三分钟之后，这位舰长怒气冲冲地大喝道：“倘若这快艇在30秒钟之内还不能开动的话，有人就要后悔莫及了。”于是，那些水兵便焦急地手忙脚乱起来，期间当然也少不了刻毒的谩骂。好在上天慈悲，那发动机在第28秒时又启动了，快艇抵达岸边。“好，”奎格说，同时纵身一跃，跳到了岸上，“帮我搬一下那只木板箱，我已经晚到得太多了。”

工作小队的两名水兵跳上码头，第三名水兵加上“讨厌鬼”和“肉丸子”哼哼着齐力把木板箱的一端抬到快艇的船帮上，码头上那两个人抓住木箱往上拽，快艇上的人从下面往上推。那木箱几乎还是纹丝不动。

“喂，喂，怎么这么慢呀？”

“长官，它就是不滑动，”喘着气的“讨厌鬼”说，他的黑发遮住了他的眼睛，“太沉了。”

“嘿，那就站在快艇的帮上把它抬起来。你们没脑子吗？”这位舰长四下里瞭望，看见麦肯齐在码头上站着，手里拿着帆脚索，茫然地看着这边的奋争。“喂，你干什么呢，站在那儿无所事事，袖手旁观吗？快来帮一把手。”

麦肯齐立刻扔掉帆脚索，跳过来帮码头上的那两个人。这一下舰长和水兵们都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麦肯齐刚才是在发挥一种必要的功能，他是在把快艇稳定在码头近处。现在那根帆脚索没人管了，快艇便倒退着离开了，起初还很难觉察，随后便越退越快起来了。木箱下面露空的水面缝隙就越来越宽了。“啊呀妈呀！”“讨厌鬼”在船帮上直跺脚，他的手指正压在木箱的一边下。“帆脚索，帆脚索，谁去抓住帆脚

索！”麦肯齐放开木箱，冲回去抓那根绳索。码头上的那两个水兵吃不住劲了。在那一瞬间，只听见叫喊声、咒骂声、压着东西的嘎吱声乱成一片，在这片声音之上更可听见奎格的女高音似的尖叫声，“当心那该死的箱子！”

“讨厌鬼”与木箱一同落进了水里，激起了一蓬巨大的水花，把奎格溅了个透湿。“讨厌鬼”浮了起来，在浑浊的水面上露出一小片白色。那木板箱像铁砧一样沉入了水底，咕噜噜地冒起一阵水泡。接下来是一阵惊悸之余的静默。奎格，身上水淋淋的，斜靠在码头边上，专心地看着下面棕色的水。“好，”他说，“拿出你们的锚抓。”

接下来是费了老大的力气用锚抓捞了半个小时。奎格足足抽了半包烟，每支烟只吸几口就扔进了水里。“讨厌鬼”蜷缩在码头上，冻得全身抖成一团，牙齿颤得哒哒直响。

“长官。”最后“肉丸子”有气没力地小声说。

“什么事？”

“长官，对不起，我看它是沉到淤泥里去了。就算我们找着它了，我看我们也没办法把它弄上来。这根绳子禁不住，而且我认为那锚抓只会把木箱抓碎。对不起，长官，我就是这样想的。”

奎格盯着木箱沉没处的水面看了一阵，说：“好了，我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这简直是他妈的太糟糕了。”

在他又开口说话之前，那艘快艇已往回漂到离“凯恩号”只有一半距离了。“威利，是谁负责这个工作小队的？”

“我——我想是我，长官。”

“我也认为是你。那么，好啊，你怎么解释这次的大失败？”

“长官，我请您原谅，您没说让我负责卸——”

“我也没说当你的鼻子需要擦时你可以擦鼻子呀，基思先生，你怎

么擦了呢？有一些事情是一名军官自己就应该知道的。”这位舰长凝神想了一会儿，说，“我可不欣赏把事情搞糟的工作小队是由你负责的，威利，特别是搞糟的事情要花掉我大约110美元。”

“长官，反正那个木板箱离岸很近。我相信港务警察会打捞它，把它捞上来的，如果您——”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舰长说。“让他们来问我里面装的是什么吗，啊？你有时候并不怎么聪明嘛，威利——真是的。我在奥克兰的朋友会得到那个箱子并替我运回我家去的——哦，”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行，你最好还是把整个事情考虑考虑，威利，再——哦，努力想想，看看你是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再想想你最好做些什么。”

“您是要我交一份书面报告吗，长官？”

“你只要想想就明白了。”奎格气呼呼地说。

在那艘老旧的扫雷舰驶近时，有七八十个人，多数是妇女，拥上了第91号码头。他们挥舞着手绢，尖声细气地亲热地呼喊着，她们用她们那色彩鲜艳的上衣上的装饰组成了一排排表示欢迎的彩旗。

“好啊，”奎格舰长说。他站在左舷，神色不快地看着那旋转着冲过码头的湍急的潮水。“所有发动机减速至三分之一。负责缆绳操作的小组站在左舷作好准备。”

威利躲到右舷舰长看不见的地方，开始用望远镜扫视码头上的那些妇女。舰上所有的栏杆和救生绳上都挤满了水兵，他们又是招手又是喊叫，想找到自己熟悉的面孔。

载着它的全体船员以5节的航速前行的“凯恩号”，此时只能无能为力地听任急流带着它向侧面漂移，根本无法逆流向码头靠近。

“好啊，”这位舰长说，快速转动着手里的钢球，“我看这次靠岸有趣得很啊——告诉管缆绳的人到抛绳炮跟前站好。三分之二全力向前

冲！右满舵！”

“凯恩号”掉转船头，迎着棕色的滚滚潮流向码头驶去。灰色的海鸥在“凯恩号”与码头之间的水面上空盘旋，俯冲，形成了一片沙哑的、嘲弄般的喧嚣声。有一瞬间，这艘军舰已处于与码头平行的位置——只可惜两者之间还隔着不知多少码水面。“好啊，我们要抱住她了！把缆绳射过去！”

于是，舰艏和舰艉的抛绳炮同时响了起来，两条白绳成弧线形越过水面向码头飞去，于是，码头上的人群欢呼雀跃。前面的缆绳落到了码头上，但后面那条却因不够长而落入了水中。“凯恩号”在漂离码头。“哎呀，后面的抛绳小组出什么事了？”奎格咆哮道。“告诉他们赶快发射另一条缆绳！”

站在这位舰长身边的戈顿这时说话了。他说：“它是够不着码头的，长官。我们漂移得太快了。”

“我们为什么漂移太快？就因为那些该死的缆绳工全都是他妈的可恶的蠢货！好，收回全部缆绳！我要再靠近一次。”

“凯恩号”向后退进了主航道。威利·基思心跳得很厉害，因为他突然看见梅·温在码头的远端站着，几乎被她前面的妇女们完全遮住了。她戴着一顶俏丽的灰帽子挂着面纱，穿着一身灰色旅行装，肩上披着一条白色毛皮披肩。她看上去与威利魂牵梦绕的样子分毫不差，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她正焦急地努力朝“凯恩号”眺望。威利激动得直想手舞足蹈和尖声喊叫，但他克制住了，仅仅把那顶使他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海军军官的帽子摘了下来。有一瞬间，梅的目光转到了他身上，她的脸因喜悦而变得光彩照人。她举起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向他招手。威利大大咧咧地、男人式地向她晃了晃望远镜，但他还是禁不住两膝发软，高兴得全身的皮肤一阵阵地刺痒。

“好啦，咱们再来试试，”他听见舰长在高喊，“倘若缆绳小组再不

注意而闹出麻烦，那很多人可就得倒大霉了！”

奎格以15节的速度向码头冲去，使这艘军舰狠命地向右转弯，倒车，显然是企图重复他在夏威夷燃料码头那样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火暴的登陆。但是这一次，运气与技巧都不帮忙，没有像那次那样让他用令人毛骨悚然的莽撞指挥获得成功。

他倒车倒得太晚了。“凯恩号”以大约20度的角度，仍以很快的速度，撞上了码头。只听见一声什么事物碎裂的巨响夹杂着旁观的女士们疾步向码头另一侧奔跑时发出的尖叫声乱成了一片。

“全速紧急倒车！全速紧急！”舰长气急败坏地大叫道。因为这时这艘驱逐舰的舰艏已经插进了码头，像一支射进树干的箭一样在那里不停地颤抖。“凯恩号”没用多大工夫就脱身退了出来，造成了更多的被撕裂、被撞坏的地方，把码头上刮出了一个数英尺深20码长的大口子。

“这该死的急流，他们为什么不在有船靠岸的时候在旁边准备一艘拖轮备用啊？”

威利躲到一个舰长看不见的地方，就像他常常看见那信号兵所做的那样，将身子紧紧贴在海图室的舱壁上。一方面是眼看女友就要落入怀抱了，一方面是有一位暴跳如雷的舰长要大发淫威，这种时刻不躲得远远的更待何时。

“好，我们再试一次，”奎格宣布说，这时候，这艘老龄军舰已退到了开阔的水面上，“这次我们最好能成功，这是为了全体水兵们好，这就是我必须跟大家说的！——前进三分之二！”

“凯恩号”颤抖了一下，接着就又向前开航了。

“右满舵！所有发动机停车！”

威利小心翼翼地走到船舷上，看见“凯恩号”正在平稳地进入停靠码头的位置，只是舰艏离码头比舰艉近一些。

“好，现在咱们把舰艉靠近来！左倒三分之一。”

“左倒，长官？”向轮机传话的杰利贝利吃惊地问。

奎格尖叫着说，“没错，向左，把话传下去，真是见鬼了！……好！把缆绳抛过去！”

基思少尉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了他心上人的面孔。他已被爱情和渴望搅得头晕眼花了。

“后面那个缆绳小组究竟是怎么了？”奎格厉声喝问，就在此时抛绳炮炮声响了。但是，由于急流加上奎格不幸把舰艉转错了方向，把舰艉向外转得太远了，缆绳又一次落入了水中。就在此时，舰艏楼上的水兵以极快的速度把一根马尼拉麻绳抛上了码头，而且在码头上等待的水兵们已把那绳子牢牢地拴在系船柱上了。“凯恩号”就由这一根绳子悬乎乎地拉着，舰艉向外摆得直至舰身与码头形成90度的直角。

就在军舰这样摆动时，码头又在右舷出现了，于是基思少尉的耳中传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喊声：“威——利！威——利亲爱的！”他母亲正站在那马尼拉缆绳附近，手里拿着手绢向他摇晃着。

奎格猛地从驾驶室里窜了出来，在他冲向栏杆时差一点把威利撞倒。“基思先生，闪开，别在脚下碍事！信号兵，信号兵，把那艘拖船招过来！”

在那艘路过的拖船的帮助下，“凯恩号”的舰艉被推近了码头。码头上的女士们发出了一阵嘲笑的欢呼，其中不乏表示轻蔑的呼叫声、嘘声。这时，“凯恩号”总算已经泊定了。奎格走进驾驶室，脸色惨白，额头布满皱纹，目光愠怒而又茫然。“甲板值班军官！”

海军中尉马里克跟着他走进门来。“甲板值班军官，哎，是的。”

“好，”奎格对背后的马里克说，手里的钢球互相摩擦得发出了挺大的响声。“你传话下去：由于舰艉缆绳小组水手操作技术水平太糟，剥

夺全体水兵两天假期。”

马里克瞪眼看着舰长，木然的脸上露出不相信与厌恶的表情。他没有行动。过了一会儿，舰长猛地扭过身来。

“哎？你在等什么呢，马里克先生？去传话呀。”

“请原谅，舰长，如果我说得不合适的话，可是，那样也有点太严厉了，长官。毕竟，那些人也没有多少办法——”

“马里克先生，我提醒你，我才是这艘军舰的舰长！假如你再跟我顶一句嘴我就连同所有的军官们一起给予三倍的惩罚。你把这话也传达下去。”

马里克舔了舔嘴唇。他走到扩音器前，按下话筒的操纵杆，说：“大家注意，由于舰艉缆绳小组操作技术水平太糟，剥夺全体水兵两天假期。”他放开操纵杆时，驾驶室里回响起操纵杆弹回去时发出的喀哒声。

“谢谢你，马里克先生。我告诉你我并不欣赏你在舰桥值班员面前那种哗众取宠的卖弄，这是个纪律问题。我认为这种行为对于一名军官来说是不合适的，可以说是不服从命令，而这件事将反映在你的称职考核报告中。”

这位舰长低着头匆匆离开驾驶室，从舰桥的梯子上快步走了下去。整个军舰上和码头上都清清楚楚地听见了那个通告，人们的脸色由于震惊和忧郁而沉了下来——水兵们年轻的脸，上士们疲倦的脸，情人们美丽的脸以及像威利·基思母亲的老年人的脸。基思夫人尚未得到宽慰，因为她还不知道基思少尉是一名军官因而是不在惩罚之例的。

跳板搭好后，威利是最先登岸者之一。他明白他无法逃避自己眼前的尴尬处境。只有硬着头皮去面对它。基思夫人站在舷梯脚下，而此时，梅也已置身于那位母亲的肘边，脸上的表情里交集着动人的迷惘、喜悦与担心。基思夫人在威利重又踏上美国的土地后——倘若，譬如

说，一个码头也可以称作土地的话——热烈地拥抱威利。“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她不住嘴地喊着。“噢，你又回到我身边了，真是太美妙了！”

威利轻轻地从母亲怀里脱出身来，对梅微笑着。“妈妈，”他抓起她和梅的手说，“我要让您见见——啊——玛丽·米诺蒂！”

Ⅳ　上岸度假

16　上岸度假

威利和梅相倚相偎地坐在月光下的约塞米蒂谷[1]底，阿瓦尼饭店前的一棵大松树下。他们的面颊贴在一起，呼出的热气融汇成一团白色的水雾。他们听见一个深沉的男子的呼叫声在险峻的峭壁间悠长地回荡着，“让焰火落下去嘞！”一道由红色余烬构成的瀑布从那处最高的悬崖顶上穿破黑暗，急泻而下，形成了一个一英里高的鲜艳夺目的飞动的火柱。在昏暗中的某个地方，牛仔音乐家们开始演奏一曲忧伤的爱情小调。威利和梅转面彼此相对，接着便热烈地吻在了一起。

过了一阵，他们手挽着手走回饭店，穿过装饰着五光十色的印第安挂饰、兽皮和兽角的明亮的大厅，悠然地走进红漆的电梯。他们坐到三楼又一起走了出来。威利在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前，让在一个漫长的冬夜里要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他喜不自胜，若痴若呆地往沙发上一坐，心里还在美滋滋地想着他看梅的那最后一眼，穿着简单的白色晚装，裸露的双肩上披着卷曲的红发，在他关上她的房门时冲着他嫣然的微笑。那真是一幅完美得令人陶醉的图画，而他却根本不知道在下面的房间里，梅正蜷缩在一张椅子上在颤栗，在哭泣。

这就是那人人熟知的故事：从战场归来的小伙子渴望他的所爱，对和平时期那些必须小心遵守的清规戒律感到不耐烦了；他所爱的姑娘对他的渴望也不逊于他，并随时准备着不惜一切使他快乐。如此一来，就只有：再见吧，清规戒律！威利从未想过要强迫梅屈从于他。他最近固然想发生这样的亲昵关系，但他更怕纠缠不清，以后难以脱身，何况没有这种事情他们的关系也一直是那么甜蜜美好。他今天晚上也没强迫她。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而且又因为他们两个都读过很多书，告诉他们那些清规戒律都是些相当野蛮的禁忌，不值一提，并且断言一切道德都是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的，所以他们之间的那事儿就更容易发生了。此

时此刻，因幸福而飘然若仙的威利深信那些书里包含着真正的智慧。由于某种原因，梅却并不这么肯定。反正，那事儿是已经做了。

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在梅给他打了电话，两人都供认根本睡不着觉之后，他们坐在餐厅的一张桌子前，在一片明亮的阳光中吃着早餐。他们透过那天主教堂式的高大的窗户能看到高耸的峭壁和映衬着皑皑白雪的深绿的松林，还有远处那终年覆盖着白雪的塞拉斯山的群峰，罩着漂亮的桌布的餐桌，桌上摆着的鲜花，香气扑鼻的火腿、鸡蛋和热咖啡与周围的这种环境形成极为令人愉快的对照。他们两个都非常快乐。威利靠在椅背上，豪爽地嘘着气说："哈，这虽花了我110美元，但花得值。"

"110美元？为什么花的？就为了在这个地方呆这么两天？"

"非也，非也。那是我为了离开'凯恩号'军舰所付的赎金。"

他对梅·温讲了丢失那一板条箱白酒的事，描述了在他要求请假72小时时奎格舰长如何闪烁其词，不肯作正面答复，直到最后才说："唉，可是，威利，我似乎记得你在那个板条箱上的大失败还记录在案呢。"对此，这位少尉当即回答道："长官，我愿为我的错误负全部责任，并争取永不重犯这种拙劣的错误。我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长官，就是补偿由于我的错误给您造成的损失，并希望您能允许我这么做。"一听这话，奎格立时变得大为欢快起来，颇说了几句令人感到亲切的话，意思是如果一个少尉不犯错误那他就不是少尉了。之后，便同意放威利来休假了。

梅·温被这故事惊得目瞪口呆。她开始问起威利在"凯恩号"军舰上的生活，而且越听他说越感到惊异，最使她震惊的是关于斯蒂尔威尔的故事。"啊呀老天爷呀，这个奎格，简直是个——是一个魔鬼，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

"哼，差不多吧。"

“整个海军都是那样的吗？”

“噢，不。奎格前面的那位舰长可是个大好人，而且非常能干。”他脱口而出地说了这句话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对德·弗里斯的看法所起的变化，自己不由得微笑了起来。

“那你就拿他没办法了吗？”

“有什么办法吗，梅？”

“我也不知道。向舰队司令打报告。给沃尔特·温切尔写信。反正得想点办法！”

威利无声地笑了，将自己的手按在她的手上。他们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梅用餐巾点了点她的嘴唇，打开她的钱包，用一只小毛刷子在一个装口红的小黑盒子里沾了沾，熟练而迅速地重新往嘴唇上抹口红。威利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化妆技巧，因而觉得这有点刺眼而且太专业化了。但他驱除了心里的不悦，心想一个夜总会的歌手身上总会留下一两点她的职业痕迹。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希望，那就是倘若他们再有机会同他母亲一起用餐的话，梅不会拿出那个小刷子来。据说恋人们会越来越接近一种心心相印的状态，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梅敏锐地看了他一眼，同时把那小刷子放到一边并且说：“你妈妈真好，容许你就这样从她那里跑开。”

“哈，我常常是我行我素的，亲爱的——”

“我知道——可是她从东岸大老远地跑来了，而且还——你就这样断然地扔下她——”

“我可没请她来。她来是事出意外。反正，她还要继续呆下去，而你却不得不赶回去。这是很自然的事嘛。她知道这其中的缘故。”

“我可不知道。”梅忧郁地微笑着说。威利按了按她的手，于是他们二人都有点脸红了。

“她认为我怎么样？”梅问道。千千万万个可怜的姑娘们在她们这种芳龄时都会这样问。

“她认为你很漂亮。”

“我相信她会这样想的——说真的，她说了些什么？我是说，在我离开码头回饭店，她第一次得机会同你说起我时。她究竟是怎么说的？”

威利回想起三个人在码头上的那种尴尬情形，那言不由衷的相互问好，那强作的笑容，几分钟后梅的巧妙告退，以及他母亲说的，“好啊，好啊。我的小威利在跟他老母亲保密呢，是不是？她真够漂亮的，是模特，还是演员？”

威利说：“我记得，她的确切说法是‘这可是个非常美丽的小女孩’。”

梅矫情地轻轻哼了一声说：“你没那么好的记性，不然，就是你在撒谎。我猜两边都沾点边儿——哎唷！”

一个穿滑雪装的金发大个子男青年边走边情意绵绵地同一个一身艳红滑雪装的姑娘说着话。从桌子旁走过时，他的胳膊肘蹭了一下梅的头。道歉了一番之后，那一对年轻人便手拉着手，互相大笑着，大摇大摆地走了。“该死的度蜜月的讨厌鬼。”梅低声嘟哝着，用手摸着自己的头。

“你说说看，你愿不愿意去滑雪？”威利问。

“不，多谢了。我可不想摔断自己的脊椎骨。”梅的嘴里虽这么说，可是眼睛里却露出了喜悦的光彩。

“嗨，那儿有一些山坡就算你奶奶来滑雪都伤不着——”

“我没有滑雪服，没有滑雪板呀——你也没有——”

“咱们可以买或者租嘛，走吧！”他蹦起身来，又去拉她的手。

“好吧，这样如果有人问我在约塞米蒂都干了些什么，我就有话可说了——”她站了起来，“我将对他们说我滑雪了。”

滑雪道上没有几个人，他们常常觉得只有他们两人在一片银装素裹的山野里玩耍。威利时不时地发现自己在怀疑那艘美国军舰“凯恩号”是不是真的存在：那狭小的舵手室，那连转身都感困难的小卧舱，那阴郁的灰绿色军官起居舱连同里面那些破旧的《生活》杂志和《绅士》杂志，还有那煮过了头的陈旧咖啡味儿，那斑斑锈迹，那污言秽语，再加上那个手里总是转着钢球，讲话时眼睛总是盯着空气，专爱找别人岔子的小老头。他觉得他已从发高烧的梦呓中醒过来了——只不过，他很清楚那个噩梦就在旧金山的干船坞里躺着，像块坚硬的石头一样真实，而且再过两天他就得闭上眼睛回到那噩梦中去了。

他们在巴格滑雪区[(2)]的小屋里住了下来，在一个烧木柴的大壁炉前取暖，喝着热奶油朗姆酒。梅摘下滑雪帽，甩了甩头，让头发披散到她那绿色毛线衫上，招得屋里的男人们个个都瞪大了眼睛朝她看，而且没有几位女士能忍得住不夸她几句而心里又不烦恼的。威利自己感到得意极了。他喝第二杯热奶油朗姆酒喝到一半时问：“我不知道，像你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姑娘到底喜欢我什么？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值得你横跨全国来这里看我？”

“首先，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在把我介绍给你母亲时说我的名字叫玛丽·米诺蒂？自我们认识到现在你从未用过那个名字。”

威利凝视着壁炉里的红色烟焰，搜索枯肠想找出一个令人愉快的理由。他自己也曾感到纳闷，当时怎么会心血来潮脱口说出了梅的真实姓名，并在后来找到了一个不大说得出口的理由：实际情况是，在他对梅的强大欲望后面潜藏着对她的鄙视。她的出身，布朗克斯街的那个水果店，她那脏兮兮的目不识丁的父母，他当时在母亲面前一下子把这些情况全想起来了。所以在那一刻，梅就是玛丽·米诺蒂。“我也说不清，”他说，“当时只是觉得应该把你的真名告诉妈妈，好有个诚实的开

端，我并没有想很多。”

“我明白了。我可以再来一杯热奶油朗姆酒吗？最后一杯。我的头有点儿晕了。可能都是这新鲜空气闹的。”

当威利手里拿着她的饮料走回来时，梅说：“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像我这样光彩照人的女孩在你身上看见了什么。”

“好啊。是什么呀？”威利满心自在地靠在她旁边。

“空无一物。”

“我懂。”他将鼻子掩在杯子里。

“我说的是真话。我上当了。起初，你好像笨手笨脚不会伤害我的样子，我只是很喜欢让你同我做伴而已，以为反正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后来他们把你拉走，送进了弗纳尔德楼，而你被记了那些过让我感到不忍，似乎不让你高兴起来就是不爱国。再后来，我敢说你打动了我的母性本能——尽管我从不认为我有这个本能。于是，整个事情就这样一步一步发展下来，并逐渐成了习惯，终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太傻了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我决定后天就直接回家。我不喜欢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仿佛是自己滑了一跤，摔断了一条腿似的。”

威利慢条斯理地说：“你是被我的头脑迷住了。”

“你给我记住，朋友，”梅说，“我现在已有大学一年级的英语水平了。而且我也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我可以跟你大谈狄更斯，你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也许比你知道得还多呢。开口说话呀，说点什么。你觉得他的《荒凉山庄》怎么样？”

“说实话，从未读过，”威利打着哈欠说，“我正好漏过了这一部。呆在这炉火边我觉得真暖和，真舒服，你觉得呢？”

“咱们离开这儿到外面去。”梅说，把尚未喝完酒的杯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放。

“等一会儿，”威利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这是化学作用。你和我，就像钠和氯一样，有一种化学的亲和力。”

“这样的话我听过多次了，”梅没好气地说，“它让我恶心。你如何解释几乎所有在夜总会里干的那些家伙都觉得自己与我有这种化学亲和力，而在我眼里他们只是一大群公猪呢？”

威利带着如此露骨的男性的自鸣得意微笑了，直气得梅跳了起来，只差用酒杯掷他了。“我快被烤糊了，我要走了。”

那晚的火瀑布不知何故似乎不那么令人激动了，尽管除了比前晚的月亮更圆更亮之外，那景色的其他一切都丝毫没变。而且那些隐身在暗处的音乐家们演奏的也是同样哀伤的思乡小调。威利和上次一样又亲吻梅，但却有了一种古怪的感觉，他只是觉得最好还是吻她一下，但却没有了前一天晚上那种火热的激情。梅察觉出了他嘴唇上的差异，就也冷冷地僵硬地回应他。他们没有立即回楼上的房间，而是在下面跳了一会儿舞。最后，他们一起进了梅的房间，但威利发现一切全都不一样了。梅坐在沙发上的姿势使他很难靠近她，而且极其一本正经地谈起了亨特学院、马蒂·鲁宾和她在其中演唱的那个夜总会。威利听得烦躁起来，而且有点恼火了，可他同时又觉得梅的美色越来越撩人了。他难禁诱惑，终于站起身来，走到梅跟前试图亲昵亲昵，而梅仍在继续侃侃而谈。梅轻巧利落地将肩膀一扭，甩开了他的手，说：“朋友，你这是怎么了？”

威利压低声音悄悄地向她表达心里的似火柔情。

“喂，在我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你别想来碰我，”这位姑娘说，“我躲闪起来可以像蛇一样快。”

“对不起。”威利没精打采地回到他自己的椅子上。

他们兴致索然地勉强聊了两个小时，梅一会儿学舌似的谈些她在家里的生活琐事，一会儿又转换话题询问威利有关“凯恩号”军舰的事情，

她在整个过程中的举止都像是在进行活跃的社交活动。威利脱下外衣和领带，躺到床上，不停地抽着香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应酬着这场对话，心里越来越觉得懊丧。他开始打哈欠了，随之，梅也打起哈欠来，而且打得比他加倍的长，加倍的过瘾。“啊哟，威利，你真不知道我有多困。我要去睡觉了。”

“好啊。”威利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躺在床上动都没动。梅以困惑的目光看了看他，随后就进了浴室。几分钟后，她就出来了，正用一件蓝色的羊毛浴衣系她穿着的睡衣的腰间。“你还在这儿呆着吗？”

威利跳起身来，伸出双臂搂住了她。她亲切地吻了他一下，说：“晚安，亲爱的。”

“我不走。”威利说。

“噢，不行，你必须走。”她的手抓着门把手，打开了门。威利用手掌推上门，紧紧地搂住她。“梅，这究竟是怎么——”

“我说，威利，”梅说，冷静地看着他，身子向后弯着以便与他拉开一点距离，“你有些想法是错误的。我在欢迎战士们的归来方面已经尽了我的义务而且还做得稍微多了一点——你别管我对此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此时此刻——这并不意味着你正在获得我的心。我喜欢你，威利，我已把这一点表白得很清楚了，可是我还没有学会新的习惯。别，这时候不要跟我逞强，耍男人性子。你只会使自己显得粗野，像只没开化的猴子，何况，就是我把一只手绑在身后，对付你也绰绰有余。”

“我相信你说得不错，”威利恼羞成怒地说，“我敢说你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了。晚安！”

威利摔门的声音大得足可把那一层楼的人全都震醒。他感到羞臊难堪之极，没按铃叫电梯就悻悻地从点着红灯的太平楼梯上了楼。

早晨8点，梅就被电话铃声把她从她那不安稳的半睡半醒状态中吵

醒了。她伸手拿起话筒，迷迷糊糊地说：“喂？”

“是我，”是威利的声音，既疲倦又抑郁，“吃不吃早饭啊？”

“知道了。我过15分钟下来。”

她穿过照在门洞里的一束阳光走进来时，威利已坐在餐桌那儿等着她了。她穿着一件白毛衣和一件灰衬衫，脖子上戴着一条仿造的小珍珠项链，柔软的卷发垂在脸上，正是她最美的形象。他起身为她拉出一把椅子，脑子里接连产生出两个想法：一是“我要不要跟这个人共度我的余生呀？”二是“我怎能和别人一起生活呢？我到哪儿才能再找到另一个她呢？”

“你好，饿了吧？”他说。

“还不太饿。”

他们叫了饭菜，但都没吃。他们没情没绪地谈风景，抽香烟，喝咖啡。“你今天想干什么？”威利问。

“随你的便。”

“你昨晚睡得好吗？”

“马马虎虎。”

“我为昨晚的事感到很抱歉。”威利忽然说，虽然他原来并没打算道歉。

梅凄然地微微笑了笑，回答他说：“没有什么可抱歉的，威利。”

威利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一阵名副其实的头晕眼花，仿佛是他正踉踉跄跄地走在甲板边上，眼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有一种要从甲板上跳下去的冲动。他感到嘴里发干，使劲地吞咽着，跳了下去。“你对把余生和一个像我这样的魔鬼一起度过会怎么想？”

梅看着他，既觉得有点好笑，又觉得有点伤感，“这是怎么了，

啊，亲爱的？”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也许应该开始谈谈结婚的问题了。”威利固执地说。

梅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平静地微笑着说：“你是否想让我成为一个诚实的女人，威利？”

“我不知道我们对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威利说，“你如果认为我是个疯子，不妨照直说好了。”

“我并不认为你是在发疯，”梅说，“我只是不想你看起来仿佛是吃了什么药使自己像个男人了。”

威利大笑了起来。他盯着她的脸看了好长一阵子。“哈，你说我是不是吃了那种药了？”

梅扭脸望着别处，并扫了一眼充满阳光的餐室，大多数桌子已经空无一人了。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那一对穿着颜色鲜艳的滑雪装的新婚夫妇正互相偎依着，新娘正将一勺咖啡往丈夫嘴里喂。“我说什么是不是呀，威利？”

“关于我们结婚的事。”

“我还没听见你向我求婚呢。”

“我现在向你求婚，请你嫁给我。”威利斩钉截铁地说。

“我要考虑考虑。”那姑娘说。她从她的钱包里取出她的唇笔和口红，然后抬起头娴雅地看了威利一眼。他脸上的那副表情显得是那样地痛苦惊讶，使她忍不住笑了出来。“噢，别这样，亲爱的，”她说，把她的化妆品放到桌子上，拍了拍他的手臂，“你真是太可爱了。我相信这是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可是今天早晨的每一件事全都大错特错了，我总不能仅仅因为你现在的局促不安，觉得对不起我，就轻率地抓住你这句话，相信你不会改变主意了。我们如果要结婚的话，那我想在

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也许会的。至于是什么时候，我可就不知道了。咱们谈点别的事吧。”

威利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只有看着她熟练地往嘴唇上抹口红。他们二人所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印入了他的脑海，而且在他快速地重温这次谈话时，他隐隐觉得这次交谈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曾常常在心里设想自己向梅求婚的情景，但是从未想到过事情竟会是这种不明不白、毫无定论的结局。他从未想过在他不顾一切地说出了那决定命运的求婚意愿之后，好几分钟过去了，自己竟然还是个不受任何约束之身，仍然没有定下婚约。

尽管梅·温表面上一直镇定自若，尽管她用来勾画嘴唇轮廓线的口红一直在稳稳当当、纹丝不乱地滑动着，她的心里其实和威利一样茫然和迷乱。她所做的一切动作和所说的话都出自她的自愿。她没有料到威利会向她求婚，更没有想到自己竟没能接受他的求婚。而现在已是事过境迁了，却还是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我想去骑马玩，”她说，眼睛依然看着镜子里面，“找一匹漂亮温驯的小马。你愿不愿意去试一下？”

“当然，”威利说，“你快点抹口红吧。”

他们骑着可怜巴巴的老马，坐在西部特有的大马鞍上踏雪而行，梅紧紧抓住马鞍上的把手，每当她骑的那匹老马在小跑中往前欢跃时她就笑得喘不过气来。威利是个有经验的骑手，这种乐子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刺激，可是他很喜欢那纯净的空气和那令人赞叹的景色，尤其是他心爱的姑娘的美丽与她那勃勃的兴致。吃中午饭时，他们都饿极了，吃掉了好几大块牛排。下午，他们去坐雪橇玩，用一条闻起来带有一股马的气味的毯子围着身子，互相偎依着，轻轻地爱抚着，听着那爱絮聒的驾雪橇老人一路上喋喋不休地讲述那个山谷的地质特色。回旅馆后，他们在离晚饭还有很长时间时就开始慢慢喝酒。饭后，他们先是跳舞，后来又温情脉脉地窃窃私语了一番，在心境愉快，爱意浓浓的氛围中度过了一个晚上。最后，威利在梅的房门口和她尽情地亲吻了一阵，才离开梅

回到楼上他自己的房间，并为自己所表现的男子气概加上酒后的高兴劲儿而兴奋不已满面红光。

第二天乘公共汽车回旧金山的路程相当漫长。手握着手，默默地望着车窗外覆盖着白雪、长满密林的一座座山峰和塞拉斯峡谷实在是一件赏心悦目的快事。但在汽车离开原路驶进圣华金河谷，沿着美国第99号公路静静地飞驰时，两旁无穷无尽的李子树林和蔬菜种植园，却是一片冬季萧瑟的棕色与光秃秃的景象。这使威利越来越感觉到进行严肃谈话的时机就要到了。这不仅因为这条漫长笔直的石子路的尽头有旧金山和“凯恩号”军舰，而且还因为那里有他的母亲在等着他。“亲爱的。”他对梅说。

梅扭过头，充满爱意地看着他。

“你想过咱们俩的事了吗？”威利问。

“当然啦，想得可多了。”梅在座位上直起身子，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点了一支香烟。

“好——你怎么说？”

在火柴燃着与她将火柴扔进烟缸的那片刻之间，梅的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了一长串想法。其中主要是她的一种不安全、不满意的感觉，还疑心她已陷进了不利的处境。“你想让我说什么，威利？”

“说你愿意嫁给我。”

梅耸了耸肩膀。这种不冷不热、平平淡淡的求爱方式与她想像中的爱情与婚姻完全格格不入。好在，她有通情达理的优点，而且她觉得最好还是别辜负别人的好意。她需要威利。“你是了解我的，威利——我是不会轻易将自己给人的，”她红着脸，羞答答地，心慌意乱地微笑着说。“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你想做什么？”

威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紧紧握住她的手说：“那些是我们下一步

必须考虑的事情。”

梅坐直身子，很快地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充满了往日素有的防范之意。“哎，亲爱的，咱们还是先把话说清楚。如果你是想为失足的女子建立一个小小的收容所，那我可不感兴趣。如果你因为可怜我，或是你想在我身上显显你的男子气概，或任何诸如此类的什么原因而要和我结婚，我是不会答应的。”

“我爱你，梅。”

“你最好还是把整个事情再仔细想想。”

“我一点都不想再多想了。”威利嘴里这么说，但语气里却显得缺乏信心。他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并疑心自己提出求婚的最深层的动机是要表现自己的骑士气概。威利·基思深受偏狭道德观念的熏染，又没有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小伙子。他同梅过的那一夜降低了他对这个姑娘的尊敬之心，虽然它加强了他对她的欲望。他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总之，他就像一个小伙子身边有一个像梅这样美丽、而且唾手可得的姑娘一样受着痛苦的煎熬。

“你打算跟你母亲谈这件事吗？”

“嗯，我想还是让她知道的好，越早越好。”

“那可是我很想听的一次谈话。”

“跟她谈过之后，今天晚上我向你复述一遍，”威利说，“逐字逐句地讲给你听。”

沉默了好长一阵后，威利说：“还有个宗教信仰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你的信仰，很坚持吗？”他提出这个问题是作了很大努力的。他由于自己对某种完全不真实的东西竟持有如此愚蠢和虚伪的严肃态度而感到羞愧。

梅说：“从任何意义上说，我恐怕都不是一个好天主教徒，威利。

信仰的事不是问题。”

“那就好。”汽车在路边一家饭馆前停了下来，威利如释重负地跳起身来。“走，去喝点咖啡，不然我都要渴死了。”

前排座位上一位正在膝盖上打开一个午餐篮子的老太太，抬头看了看那个漂亮的穿着驼毛大衣的红头发姑娘同那个穿着海军长大衣，面色粉红的年轻少尉。他的大衣上钉着金色纽扣，围着白色丝绸围巾，戴着白色军官帽。“瞧那儿，”她对身旁的老先生说，“多可爱的一对恋人。”而那老先生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她的午餐篮子。

---

(1)约塞米蒂谷（Yosemite Valley），一译“尤塞米提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东部内华达山西坡的冰川槽谷，在圣弗朗西斯科以东约251公里处。印第安人称为“阿赫瓦尼”（Ahwahnee），意为“深草谷地”。——译者注

(2)巴格滑雪区（Badger Pass Ski Area），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东部内华达山脉西麓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1864年爱好风景的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将山谷内的美洲杉丛林设为美国的第一个州立公园，1890年优胜美地又成了国家公园，1984年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译者注

17　两瓶香槟酒

马里克被一阵钻头在金属上钻孔的嘈杂声从他本就不安稳的睡梦中惊醒过来，那钻孔声就在他面孔的正上方，离他的脑袋不过几英寸。他把他床上的那堆毯子扔到一边，跳下床，一双赤脚刚碰到那湿冷的甲板，他就禁不住打了个冷战。他就着一盏使用电池的电灯，穿上他那油渍斑斑的咔叽布衣服。

他正在值海军中最苦的班，在干船坞里一艘冰冷的军舰上连续24小时任值班军官。“凯恩号”军舰现在是一具钢铁死尸。供热、照明、动力全都停了，锅炉及主发动机已被开肠破肚地拆散了，燃油已被抽干，平时那嗡嗡作响的抽风机，全舰进行呼吸的鼻子，也寂然无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铁器相撞的喀啦声、敲击发出的咚咚声、硬物相互刮擦的吱吱声，与震耳欲聋的隆隆声。船坞工人们正在给这艘伤痕累累的老军舰进行外科整形手术以使他再次恢复青春。旧金山那总是尘雾蒙蒙的空气充塞了各个通道，几乎凝滞不动，散发出浓烈的呛人的霉味，所有的卧舱和水兵生活区更是又脏又乱，到处是凌乱的图书、杂志和肮脏的内衣。

舰上的军官们与水兵们被圈在附近的一个兵营里。只有值勤的军官和舷梯的值班员维系着这个已丧失了功能的躯壳与其先前的身份之间的联系。奎格舰长在“凯恩号”进了码头之后的一两个小时便迫不及待地飞回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家去了，留下戈顿全权负责。亚当斯、卡莫迪、拉比特和佩因特都休假走了，只有那些水兵们在兵营里苦苦地忍受煎熬，等待回美国后第五天的到来，到那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休假了。他们的情绪极为低落，兵营里的气氛沉闷得像是死了人似的，就连马里克，尽管他平时对水兵们相当友好，这时也不忍趁点名的机会到他们那里去见他们了。

他走到甲板上，迎来了一个灰云密布的早晨。他小心地踮着脚，迈过或绕过乱扔在甲板上的铁管、胶管、机器零件、木材、苫布与板条箱，在舷梯旁找到了在那里值班的，白色军服又脏又皱的下级军官“肉丸子”。他正在一盘马尼拉缆绳上呼呼大睡。马里克毫无怨恨地把他弄醒，派这个哈欠连连的舵手走过连接干船坞的长长的灰色跳板到岸上去买咖啡和面包圈。

8点钟时，哈丁少尉步履蹒跚地来到舰上。他脸色灰暗，接过中尉的班后便一溜歪斜地走到军官起居舱里躺倒在一个堆满扎人的刀叉的长沙发上睡着了。

马里克走到单身军官宿舍想叫醒基弗，但那位小说家哼哼着说：“1点钟在圣·弗朗西斯饭店吃午餐时见。”立即又顽固地酣然入睡了。于是这位中尉便换上一身蓝色军装搭公共汽车进城去了，他那身军装虽然刚刚洗过，却仍有一股难闻的樟脑味。

旧金山是他童年时的故乡，自从“凯恩号”军舰在金门大桥下驶过的那一刻起，他就充满了思乡之情。但当他再次走上市场街时，他却不知自己该怎么办了。他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着消磨时间，一直到下午1点。

基弗正在圣·弗朗西斯饭店的大厅里等他，垂着头，弯着腰在一张扶手椅里坐着，显得苍白而瘦弱。他们进了那间装饰豪华的餐厅，吃了一顿丰盛昂贵的午餐。那位小说家坚持要叫一瓶香槟酒庆祝他们暂时摆脱奎格而获得的自由。马里克认为那香槟的味道喝着像是甜啤酒。“你怎么啦，史蒂夫？”基弗说，“你心情很沮丧啊。”

“我知道。”

“为什么呀？”

“没法跟你说。汤姆，你有过这样的时候吗，当你觉得空气里有某种不祥的东西——于是不等那一天过完，那不幸的事情就果然发生

了？”

“当然有过。这就是你的麻烦？”

“大概是吧。自从我起床到现在，不知怎么回事，事事都好像灰蒙蒙的，让人讨厌。”他向四周扫了一眼。“我觉得在这儿呆着真有意思，史蒂夫·马里克居然在圣·弗朗西斯大饭店里吃饭。我儿童时代还以为只有百万富翁才能在这里吃饭呢。”

“你觉得旧金山现在看起来怎么样，经过了——多少年了？”

“我估计有10年了——我们于1933年迁到了佩德罗。真可恶，我觉得像个该死的游魂。”

“这么看来，你的麻烦就在这里了。见到你童年时代的家乡使你产生了这种想法——感觉到了时间的流逝。这是死神呵出的冷气，史蒂夫，死神在你脖子后面吹冷气呢。”

马里克无声地苦笑了一下。“死神呵的冷气，把它写进你的小说里。”雨点开始吹打在他们座位旁的窗户上。马里克说：“咱们原计划要步行走过金门大桥的，你如果还想去走走的话，不妨就去走走。”

“见鬼去吧，那完全是罗曼蒂克的无稽之谈。我有时候就爱胡思乱想。咱们得到伯克利去一趟。我在那里有点急事。”

“什么事？”

“我认识那儿一位英语教授。今天早晨给他打了电话。他请我们去参加一个文学茶会。要点在于，那个文学俱乐部里百分之九十都是姑娘。”

“我什么事都想干。”

“你必须听我的话，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小说’，愿上帝保佑你。”

“那不成问题。”马里克点了支香烟说。

两位军官都对离开“凯恩号”军舰，穿着海军的蓝色制服呆在一家豪华的大饭店里而觉得不伦不类。他们看起来像两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又像被抛到一处的陌生人那样开始谈起了完全属于个人的私事。他们充分交换了各自的家庭背景。只用了半个小时，马里克对基弗的家庭和他的恋爱故事了解得比他在“凯恩号”上航行一年里知道得还多。他也把他的捕鱼经历讲给这位小说家听了，而且因为基弗热切地刨根问底地问了他许多问题而感到十分得意。

“听起来那可是一种了不起的生活呀，史蒂夫。”

“嘿，谈不上。那可是最艰苦的挣钱方式。把人的腰都累断了，而市场却总是与你作对——你捕到河鲱鱼时，河鲱鱼却没人要了——等你捕到鲭鱼时，市场上该死的鲭鱼就多得你把它当大粪卖，都没人买了——那就是捕鱼者的境况。还有那些无孔不入在海滨打零工的人。那是一种只适合外国傻瓜蛋们干的买卖，就像我父亲那样。我也是个傻瓜蛋，只不过我不是外国人而已。我要找别的事情干。”

“你的意思是海军？”

“对，我是个蠢货。我喜欢海军。”

“这我就不明白了，史蒂夫。捕鱼生活里含有某种诚实有益的东西。每一个动作都有其功用，烧掉的每一滴燃油都有其目的。你累得腰都要断了，不错，但一次劳累下来你总能收获到鱼啊。别的人我不知道，可是你想当海军我就想不通了！公文，公文，公文——除了虚假的卑躬屈膝和擦拭舰炮加上白痴式的演习，别的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这一切都毫无目的——纯粹是白费劲——天哪，还有那和平时期的海军——都是成年人了却要每周7天，天天都得上主日学校——”

“你难道认为这个国家不需要有一支海军吗？”

“当然需要。”

“那么该让谁去当海军呢？”

“当然是奎格之类的人啦。不能让有用的公民们去当。”

“对极了。把它全交给奎格之类的那种人。然而，战争爆发了，你弄了个奎格当了你的顶头上司，你又大叫是残忍的谋杀。”

“大叫使得时间好过一些。”

“海军里可远非全都是奎格那样的家伙呀。”

“当然不是。他是这个制度生产的一件废品。由于他那虚弱渺小的人格经受不了海军标准的压力而扭曲成了一个魔鬼——哎，这香槟真好，你不欣赏它真可惜——不过史蒂夫，真正的海军应是一支小而严密的父子兵。这就像英国的统治阶层，是一种传统。你不要显得很杰出，你只需做一个谦卑的随波逐流的人就行了——”

“你认为捕鱼是一项有益的工作。可是，我却认为在海军舰艇上工作是有益的。它们此刻就非常有用——”

“我敢发誓，你是位爱国者，史蒂夫。”

“不对。我懂得航海技术，我宁愿在海军里干上20年挣一份养老金，也不愿从水里拉网打鱼，最后落得个关节炎缠身和腰弯背驼。至少，这就是我这笨脑袋瓜子所作的打算。”

“好啊，老天保佑你，我的朋友。为1973年的太平洋海军总司令，五星海军上将马里克干杯，”他急忙往马里克的杯子里倒了些香槟酒并让他喝干了。“小伙子，你的预感怎么样？”

“嘿，我一不去想它时，它就没有了。”

“那些伯克利的小姑娘们会把一切都搞定的。咱们这就走吧。”

脸色粉红，个子矮胖，长着一张小孩似的肥嫩小嘴的科兰教授将这两位军官领进了一间接待室，里面的男女大学生们正在唧唧喳喳地说

话，气氛很是活跃。会场里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一些肤色难看的腼腆的男孩子。这两位穿着蓝制服缀着金黄纽扣的战斗英雄的到来顿时使气氛激动了起来。姑娘们收起了她们那原本真的是漠不关心的样子，摆出了一副假装漠不经心的神态。她们纷纷忙着涂脂抹粉，着实劲头十足。

教授介绍基弗的话说得又长又令人生厌。他对那些眼里放出光彩的姑娘们说，这是美国文坛上一颗正在升起的明星。他说，基弗有好几篇短篇小说和诗作曾在《耶鲁季刊》以及类似的优秀期刊上发表过。他详细介绍了他的剧作《长青草》，戏剧同业公会将其作为选项已有一年时间了。“但是，”他狡黠地补充道，“为避免你们把托马斯·基弗误认为是又一位专为少数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剧作家，让我告诉你们他还曾把他的小说卖给过《绅士》和《妇女家庭杂志》，是的，的确如此，它们可是出了名的‘通俗杂志’啊。”姑娘们咯咯地笑着，相互交换着会意的眼色。这对马里克来说全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他当时正在屋子后面一张破旧的绿色长沙发上瘫坐着，基弗以前从未谈过他写作的事。意识到与他在同一艘军舰上工作的朋友是一位真正的有影响的年轻作家使他颇为气馁。想到自己曾在军官起居舱里同大家一起拿基弗的小说开过粗俗的玩笑，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下面我们有一个意外之喜，我们将听一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小说’的专题报告——不是由我作报告——而是由一位很可能写出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的年轻人——美国海军‘凯恩号’军舰的军官托马斯·基弗中尉给大家作报告。”

基弗用一种富有魅力的微笑表示感谢大家的热烈掌声，接着便开始从容不迫地讲开了。姑娘们好像都被演讲吸引住了，而马里克却是如坠五里雾中，越听越糊涂，他只有伤心地承认自己当年的英语成绩不及格一点也不冤枉。在那一大串理不清的名字中，他只知道一个海明威，其他的什么卡夫卡、普鲁斯特、斯坦、赫胥黎、克兰、茨威格、曼、乔伊斯、伍尔夫，他全都不知道。他模模糊糊地记得曾经看过海明威的一本

定价二角五分钱的再版小说，那还是因为那本书封面上有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孩坐在床上跟一个着装整齐的士兵谈话的图片吸引了他，但是那个故事写得太正经了不能算是性小说，所以他就没往下看。

基弗讲了半个小时，使马里克陷入了彻底的困惑与自惭形秽的境地。之后，那些姑娘们一起乱哄哄地把讲演者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而此时马里克却靠在一面墙上与两三个最最其貌不扬的女孩子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她们之所以对他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可以从他那里获取一些有关基弗的信息。马里克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兑现他的预感：有一天下午，他出于自己的无知和愚蠢弄疼了自己的鼻子。他不知道以后他是否还能再自然而然地同基弗说话了。

不大一会儿，这位小说家就捕获了两个最漂亮的姑娘，同她们一起到一家可以俯瞰海湾的法国餐馆，在朦胧的烛光下共进晚餐去了。马里克给军舰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这是每晚8点必须做的例行公事。他回到餐桌上时咬着嘴唇，鼓着双眼说："汤姆，他们要我们回舰上去。"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

"就现在。"

"是什么事情？"

"我问过杰利贝利，他不肯说。戈顿叫咱们回去。"

那两个姑娘懊丧地细声细气叫了几声，便满心不高兴地开着她们的红色别克敞篷小汽车扬长而去了，两位军官叫了一辆出租车。

基弗咒骂运气不好，对招他们立即回舰的原因作了各种不着边际的猜想。那位海军中尉则一声不吭地坐着，在大衣袖口上擦着汗湿的手心。

在跳板脚下的刺眼的黄色泛光灯的光亮中，戈顿同哈丁在一伙蹲在甲板上干活的电焊工旁边站着，那些电焊工正低着头用喷射着蓝色火焰

的焊枪工作着。“是什么要紧的事？”基弗跟在马里克后面走下跳板，怒气冲冲地大声问道。

“你可要机灵一点儿，马里克先生，”戈顿诡谲地咧嘴笑着说，“当副舰长的应该让值班军官随时都知道他的所在。我一直在给城里各家饭店的酒吧打电话找你——”

这位中尉皱着他那呆板的面容，“你在说什么呀？”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你高升了，史蒂夫，”戈顿说，“今天下午亚当斯和我接到了给我们的调令。你是‘凯恩号’军舰的新副舰长了。”

他抓起那吃了一大惊的军官的手高兴地握着。

“我？”马里克结巴着说，“我？”

“这种事在整个分遣舰队里都在发生，史蒂夫。在那边‘西蒙号’军舰上的一个鸟人10月里刚升为上尉，现在就当上副舰长了。而且他们的新舰长只是一个预备役的上尉。整个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松了。我们还有一个晚上的活儿在等着我们干呢——”

“有给我的调令么？”基弗急切地插话说。

“没有，再说啦，你永远都不会调走的，汤姆。这是注定了的。他们把卡莫迪也调走了。你和史蒂夫要在这艘军舰上呆到它完蛋时为止。再过一年你就会成为副舰长的。”

基弗摘下他的白帽子用力往甲板上摔去。帽子弹了起来，滚到船边上，然后就不见了。戈顿探身从救生索上往下看了看。“天啊，”他说，“掉进污水坑里了。看样子这位新高级值勤军官需要一顶新帽子了。”

“该死的‘凯恩号’，”基弗愤愤地说，“愿上帝惩罚舰上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

马里克阴郁地把这艘老旧的军舰细细看了一遍，仿佛他是第一次来

舰上报到似的。“就是它了。”他心里在想——但他说不出这个“它”是什么意思。

基思太太不难看出威利已不是三天前离开她到约塞米蒂去的那个小孩子了。他们正在马克·霍普金斯饭店她那俯瞰海湾的套间里吃晚饭。外面的景色很美，饭菜也极精致，香槟酒是少有的法国陈年佳酿。可是威利对这景色却视若无睹，蜻蜓点水似的吃了几口饭菜，任那美酒在冰镇桶里泡着，而那桶里的冰在一点点地融化，直到他母亲提醒他倒酒时，他才倒了一点。

基思太太心里明白“凯恩号”军舰已经改变了威利。他的脸瘦多了。那个她深情地以为是婴儿的脂肪所形成的鼓鼓的天真无邪的小圆脸蛋不见了，而她自己那明显的颧骨和方下颏正在她儿子的脸上显现出来。他的一双眼睛和嘴也不像往日那样给人以他性子随和脾气好的印象，更多的是让人觉得他很疲倦、愤懑、固执。他的头发也显得稀了。这些情况基思太太在码头上与他见面的那一刻就注意到了。不过现在有了更深刻的变化，一种心神不定和魂不守舍的阴郁，而且这位母亲很清楚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梅·温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她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说，同时给威利倒了一杯茶。

“她当然漂亮。”

“你和她之间的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妈妈，我想我可能要和她结婚。”

“噢？太突然了些，不是吗？”

“不，我认识她已经很久了。”

“有多久啊？”基思太太微笑着说。“我必须说，你对整件事情可真够谨慎的，威利。”

他简明扼要地将恋爱实情告诉了母亲，并解释说因为他直到最近才

真正严肃地考虑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还未曾同她谈过呢。

“但是你现在跟她谈了，嗯？”

“显然是这样的，妈妈。”

“唉，你一开始就低估了她，威利。她确实非常吸引人。可是，她是什么出身？你认识她的父母吗？”

威利把一切都认了下来。他还颇动感情地谈了所有美国人应该一律平等，需要以成就取人，而不要以出身取人的道理。他最后还为梅·温说好话，告诉他母亲梅为了配得上他，正在自己挣钱读大学。基思太太冷静地倾听着儿子坦露心腹，以便让威利把他心里的话全倾吐出来。她点了一支香烟，离开餐桌，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海湾。威利莫名其妙地觉得他以前似曾经历过类似的场面。他意识到他在童年时期就有过与此相同的感觉，当年他母亲跟他谈他的劣等成绩报告单的情形就是这样。

“你向她求过婚了吗？”

“是的。”

“你是在约塞米蒂那儿向她求婚的，对不对？”

“对。”

“我就料到会是这样。”

“她还没有确切地表示她会接受我，”威利将实际情况说了出来，好像这样一说便可提高梅的身价似的。“她说我最好再多想想，并把事情告诉你。”

基思太太回过头朝她儿子同情地微笑了一下，说：“我认为她会接受你的，威利。”

“希望她会。”

“威利，你与这位姑娘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您这问题叫人怎么回答呀，妈妈？”

“我认为你已经回答我了，威利。”

“您可别有坏的想法。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子，而且我还没有跟她在一起住过——”

“我相信她不是个轻浮女子——”

“她是个温柔的好姑娘，对此，您只需相信我的话就行了。”

“威利，你晚饭已吃好了，是吧？过来跟我在沙发上坐一会儿。我要给你讲个故事。”

她挨近他身边坐着，用两只手握着他的一只手。威利不喜欢这种接触，这太过亲密了，妈咪的味道太重了，太把他当成一个需要指导的不懂事的小孩了，但他又不忍心把手抽出来。“在你父亲跟我结婚之前，”基思太太说，“那时他是个医学院的学生和实习医生，他与一个女护士一起生活了3年。我猜这件事你是不知道的。”

威利确实记得在他们父子有关梅的一次谈话中，他父亲曾凄然地提起过那个护士，但他什么也没说。

“唉，我从未和她见过面，可是我见过她的相片并了解到很多有关她的情况。她的名字叫凯瑟琳·昆兰，是个身材修长，皮肤微黑的美人儿，有一双可爱的大眼睛——大得有点像母牛眼，请原谅我这么说——而且体形漂亮极了。我在和你父亲结婚前得知了有关她的事情，你爸爸把整个事情都告诉了我。我差一点撕毁了我们的订婚协议。我气愤极了，嫉妒极了。”她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哦，我相信他说的他们的事情已经了结了，结果证明他们真的没事了。可是威利，他有一度也是要和那个姑娘结婚的。这很自然。你爸爸的父亲说服他不要结婚时只是让你爸爸正视他本人的实际情况。你爸爸喜欢和最优秀的人们为伍，过安逸奢华的生活，威利。他常常大谈作研究工作的斯巴达式生活，但那只不过是他借以自娱的梦想而已。倘若你爸爸真的娶了那

个护士，他就会过上他的斯巴达生活。如果真是那样，他会为之感到遗憾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等待着不肯结婚，直到他遇见了我——请给我一支香烟。”

她继续说道：“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对一个曾经与他有过那种关系的正派姑娘抱有歉疚感的。再说了，他会养成一种对她的喜爱。这都是不可避免的。要点在于，任何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女孩子都知道这些事情。她如果真想得到一个男人，而且觉得她大有机会的话，她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冒那种风险，做孤注一掷。”

威利的双颊红了，想要开口做点申辩。他母亲用话压住了他。“威利，亲爱的，这一切都是一种过程，是很自然很难避免的。这种事情发生过何止千百万次。任何人都会缠上这种事情的。但你要记住，婚姻的基础不是良心有愧，或是对某个女孩的容貌心存喜好，而是相似的家庭出身和价值观念。你如果出于罪过感而结婚，那好极了，等那种罪过感一过——在一定程度上——剩下的你还有什么呢？现在，你老实回答我——你认为你是爱这个姑娘呢，还是觉得你欠了她什么？”

“两样都有。”

“那就是说你觉得你欠了她的。难怪你要竭力对自己说你爱她了，因为你要使这个婚姻尽可能地顺理成章。威利，你真的想叫这个夜总会的歌手为你生孩子吗？你想让布朗克斯街上那意大利水果贩子——我毫不怀疑他们都是正派、善良的人——可是你想让他们成为你的岳父母，想什么时候到你家去就什么时候到你家去，并且作你儿子、女儿的外祖父母吗？你能想像那样的景象吗？”

“我怎么知道我会永远吉星高照呢？反正我需要这个姑娘。她是迄今为止我惟一想得到的姑娘。”

“威利，你今年23岁。你爸爸30岁才结婚。在以后的6年里，你会遇见千百个女孩的。”

“您一直在说我是因为自觉有愧才想和她结婚的。您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感受？我爱她。她美丽，性情好，她并不愚蠢，我肯定她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就算她出身卑微，那又算得了什么？我想我如果放弃了她，我会抱憾终生的——”

“亲爱的，我在同你父亲结婚之前撕毁过两次婚约。每次我都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我要妻子的出身有什么用？我如果能从这场该死的战争中活着回来，我会是个什么？一个弹钢琴的人——”

“你这就错了，而且你明知道你错了。威利，你很快就长成大人了。演艺业真的还是你喜欢的行当吗？难道你还没有开始认识到你除了摆弄钢琴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可做吗？”

这一下击中了威利的要害。在“凯恩号”军舰上那些漫长的值班时段里，威利越来越觉得自己在钢琴方面并没有什么天赋，只是个半瓶子醋而已。战争结束后他真正想干的是去一所大学里工作，在一所像普林斯顿那样安静、崇高的学校教教文学，最后也许再写些学术著作，甚至写一两部小说（这是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梦想，几乎连对他自己都没有明确地说过）。“我也不知道我将要干什么。那全都是遥远将来的——”

“我知道你将会做什么。你将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等到我故世时，你就将富有、自立了，而且你将跻身于教育家与哲学家们的行列，与——科南特[(1)]、霍金斯[(2)]那样的人为伍——而且说真的，威利，梅与这种图景匹配吗？她会快活地做一位大学教授的夫人吗？你能看着她给威克斯院长倒茶或同科南特博士随意谈天吗？”

他起身，走到餐桌前，从冰桶里捞出那个酒瓶。酒瓶里只剩下半杯淡酒。他倒出来全都喝了。

“威利亲爱的，我是在跟你讲你爸爸要跟你讲的话呀。他肯定不会像我说得这样粗俗、直白。我很抱歉，可是我已尽了我的所能。若是我

全说错了，那就算我没说吧。”

她快步走到她放在梳妆台上的钱包那儿，拿起一块手绢轻轻擦了下眼睛。威利立即跟过去伸双臂搂住她的肩膀。“妈妈，我不是生气。我知道您是在做您认为对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难处理好的困难情况。总会有人受到伤害的——”

“只要伤害的不是你，威利，我就不在乎。”

威利离开她，走进卧室，在那张双人床与梳妆台之间踱来踱去，尽管他脑子里乱成了一片，他还是注意到他母亲干净利落的生活习惯，她把她的便鞋、绣花丝绸睡衣，以及他在她五十岁生日时送给她的那套银制化妆用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

他的立场动摇了。他确实是出于负罪感才向梅提出求婚的，确实怀疑她是用委身于他进行婚姻赌博，确实为她的出身门第感到羞耻，确实难以心安理得地把她作为自己学术生活的伴侣。他不能肯定自己真的爱她。在约塞米蒂度过的那个夜晚给他的感情蒙上了阴影，在他与梅的关系上罩上了一层怀疑与用心不良的乌云。他究竟是一个落入圈套的傻瓜呀，还是一个热切的情人呢？毫无疑问，无论从哪方面想，他都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落入圈套的傻瓜。他的自尊心经不住了，一阵难过得想吐的感觉涌上了心头。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脸色惨白。“你这个可怜的大傻瓜。”他对着镜子低声说，然后就回到客厅。他母亲还在他走时的原地站着没动。“哎，妈妈，咱们别再谈这件事了。”他跌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用一只手捂着眼睛。“明天什么都不干了。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想想。”

“亲爱的，你不是原打算在这次去美国旅游时结婚的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我跟您说过她甚至还没有接受我的求婚呢。”

“她真聪明。噢，威利，至少等你下次回来时再说吧。在你行将回

去打仗时将一个姑娘拴死在婚姻上是不公平的。答应我这次先别结婚。这是我对你的全部要求，而我这是为了你好，你要相信我。”

“我相信您，妈妈。我也许不结婚了。但我不能跟您说我将抛弃她，因为我大概也不会那样做。”

“我满意了，亲爱的。”她将一只手放在她儿子的肩上安抚了一下就走进了她的卧室。她的儿子仍颓丧地在扶手椅上坐着。过了一会儿，她一面在梳妆台前往自己鼻子上扑粉，一面向她儿子喊道：“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亲爱的？”

“干什么？”

“我想喝几杯烈性白兰地，然后去看一场滑稽逗乐的电影。你知道城里有这样的电影上演吗？”

“对不起，妈妈。我等会儿要去见梅。”

“哎，好啊，”她兴致勃勃地说，“你有时间先陪我喝一杯吗？”

“没问题。”

“梅住在哪儿啊？”

“在圣·弗朗西斯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

“哦，那好，你在往那里去时也许能顺便把我捎到某个电影院去。”

“没问题，妈妈。”威利走到窗前，将前额顶在凉爽的窗框上，眼前一片空茫。他还从来没有这么空虚，这么难受过呢。他的嘴紧贴着木窗框。未作任何思考，他就咬住了那木框，在上面咬出了深深的牙印，咬了一嘴的漆皮和尘土。他用手绢擦了擦嘴，呆呆地注视着木框上的那两排牙印。

“哼，”他想，“有些人还把爱心刻在树上呢。”

他第二天在机场送别了梅。他们的送别之吻是炽烈的，但什么事都

没定下来。他没有把他和他母亲的谈话如实地告诉梅。他们含糊地非正式地订了婚，没有订婚戒指，也没有明确的时间安排，一切都要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梅似乎是满意的，反正她没有作任何争论。

---

(1)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9），美国科学家和教育家，战后要素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2)戴维·霍金斯（David Hawkins），美国教育哲学家、科学教育家，著有《脚踏实地的展望》、《学科学的关键障碍》等。——译者注

18　斯蒂尔威尔的休假问题

“在‘凯恩号’的大修工作还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或稍多一些即可完成时停止一切维修工作。将大修时间削减为三周。‘凯恩号’不得晚于12月29日起程开赴珍珠港。”

威利将这封电报送到设在干船坞附近一个仓库里的“凯恩号”的临时办公室，交给了马里克。所谓办公室其实只是在一个从事海运业务的繁忙的大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了一张办公桌。这位新上任的副舰长和杰利贝利白天大部分时间便在这里用一台老掉牙的打字机处理该军舰的事务，他们的周围摆满了堆得高高的，像要倒下来似的一堆堆记录册、表格、卷宗、参考书和各种各样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文件。

“老天爷在上，咱们遭人暗算了。”马里克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威利问道，“第二批人的休假没有了么？”

杰利贝利的手指在打字机上停住不动了，他虽然没抬起头来可是却可以看出他的脸似乎变长了。

“我希望不是那样。杰利贝利，给我接通舰长的电话。”

这位海军通信员在两位军官正在坐立不安时接通了凤凰城。“长官，”他用手捂着话筒说，“是奎格太太在接电话。她说舰长昨晚在外面呆得很晚才回家，现在还睡着呢。她问是不是急事。”

副舰长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已经12点一刻了，便说：“告诉她是急事。”

通信员按指示传完话之后，急忙把话筒递给马里克。大约过了两分钟，马里克听见奎格那沙哑的满心不高兴的声音问道：“喂？又出了什么事了？”

副舰长在电话上慢慢地把那封电报念了一遍。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会儿没说话，但可以听见那位舰长呼呼喘粗气的声音。“好。那是给我们的命令。就照命令执行吧，”奎格说，“通知船坞负责修理的军官，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你知道该做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知道，长官。”

“我认为我没必要回到那儿去，不过如果你觉得自己处理不了的话，我可以回去。”

“我觉得我自己能处理，长官。我想向您请示有关休假的事情。”

“哦。唉，那怎么办呢？我可不能放你去休假，史蒂夫。我很抱歉，这次休假真是太糟糕了——”

“舰长，我主要考虑的是那些水兵们。现在的情况看起来，第二批人连一天假都休不成了。”

“哈，这可不怪我啊。这只是碰上倒霉——”

“舰长，我只是想如果我们能早些把第一批人叫回来，我们就仍有可能给其他人放一周假——至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能休一周假。”

“那样你怎么能做得到啊？他们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呀。”

“哦，我有他们转信的地址。我会给他们打电报的。”

“哈！你不了解水兵。他们会说他们没接到过电报。”

“噢，我会命令他们必须给我回电承认收到电报的。对那些不回电的，我就打电话。对那些打电话都找不到的，我就给他们写专递挂号信。”

“谁为那些电报呀，电话呀，专递什么的付钱呀？”舰长有点生气地说，“我们可没有专门的款项给——”

“我们舰上的福利基金还有一笔结余款呢，舰长。”

沉默了一会儿，舰长说："好吧，你如果不怕麻烦，我不反对。我跟你一样希望那些水兵能休上假，不过你要切记，这时候还有别的重要事情也需要做的。去打电报、电话去吧。每回来一个你就可以放一个去休假。"

"谢谢您，舰长。军官们怎么办呢？"

"不行，我恐怕军官们只好认倒霉了。我们可以在他们接到调令的时候建议给他们延长假期。舰上的一切都还顺利么？"

"嘿，这个电令可把咱们的事情弄惨了，舰长。不过我想，我们只要尽快再把一切都弄妥当就行了。"

"那些新分配的军官都到舰上报到了吗？"

"已有两个来报到了，舰长——佐根森和杜斯利。"

"好的，让他们立即开始训练课程。他们必须每天交一份作业，否则不准上岸休假。"

"嗯，是的，舰长。"

"好啦。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别不好意思给我打电话。我们是否能安装好那些新的雷达设备啊？"

"能安装好的，舰长。那件工作已完成一多半了。"

"噢，好的，那可是这次大修的主要之处。好啦，再见。"

"再见，舰长。"

那位通信兵步履笨重地跑了出去，手里捏着一份第一批休假人员的名单和一份由马里克口述的招回他们的手写的电报稿。他从斯蒂尔威尔旁边擦身而过。斯蒂尔威尔双手攥着帽子，走到马里克的办公桌前。

"对不起，打扰您了，马里克先生。"这位二等准尉声音颤抖地说。"您好，基思先生。"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份皱巴巴的电报交给副

舰长。马里克皱着眉头将电报看了一遍，随即递给了威利。

母病危。医生说将不久于人世。速回。保尔。

“保尔是我的小弟弟，”这位水兵说，“您认为我可以因急事请假吗，马里克先生？”

“你的情况有点复杂，斯蒂尔威尔——威利，因急事请假的手续是什么？”

“不知道。从我担任军纪官以来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杰利贝利知道，马里克先生，”斯蒂尔威尔插嘴说，“我们在瓜达尔时，德·劳奇就请过急事假。他父亲死了——”

“威利，给船坞的牧师打个电话，问问他有关手续的事儿。”

牧师不在他的办公室，但他的勤务兵告诉威利说习惯的做法是向该水兵家乡的牧师或当地的红十字会核对一下，以证实病情的严重程度。

“我们怎样才能与你家乡的牧师取得联系，斯蒂尔威尔？你知道他的通信地址吗？”马里克问道。

“我不属于任何教会，长官。”

“哦，那我看就得找红十字会了。威利，发一个电报——”

“长官，我住的是一个小镇，”斯蒂尔威尔赶紧插嘴说，“我不记得有什么红十字会的办事处——”

威利仔细看着那水兵说：“红十字会会查到病人的情况的，斯蒂尔威尔，不用担心——”

“可是等到那时候我母亲可能已经死了。长官，您已经看了我弟弟的电报了，您还需要什么呀？”

威利说：“斯蒂尔威尔，你走开一会儿，我有话要跟副舰长讲。”

“是，长官。”那水兵退到房间的另一侧，没精打采地靠在墙上，拇指钩着裤袋，头上的帽子向后仰着，脸上一副闷闷不乐和绝望的神气。

“那个电报是斯蒂尔威尔指使他弟弟发的，”威利对副舰长说，“他母亲根本没病。他是担心他老婆——她显然是那种让人担心的女人。他一周前没有偷偷地离队已经使我感到意外了。”

马里克用一只手掌慢慢地揉搓着他的后脑勺。“我知道斯蒂尔威尔老婆的情况。我该怎么做呢？”

“让他走吧，副舰长。他住在爱达荷州。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给他个72小时有效的通行证。舰长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的。假如他知道了，那份电报可以作个搪塞的借口。”

“如果舰长发现了，那份电报是帮不了我的忙的，威利。”

“长官，斯蒂尔威尔也是人。他并没有做任何应该把他像一只野兽似的锁链加身的事情。”

“我得执行舰长的命令和意图。我太清楚他在这件事情上的用意了。真的，就算斯蒂尔威尔的母亲真的快要死了，奎格舰长都可能不准他回去——”

“你又不是奎格，先生。”

马里克咬着嘴唇。“这才是事情的开始。放走斯蒂尔威尔是不对的，戈顿就绝不会这么做。我要是一开头就错了，到头来我就会以错误告终的。”

威利耸了耸肩膀，“请原谅我同您争论了这么多，副舰长。”

“真是的，我又没怪你。如果当副舰长的是另一个人，我也会同他争论的。叫斯蒂尔威尔过来吧。”

那水兵看见威利向他招手，便心慌意乱地慢慢回到办公桌前。“斯蒂尔威尔，”副舰长手摸着电话说，“我要给舰长打电话请示你的事

情。”

“别浪费您的时间了，长官。”斯蒂尔威尔用带着仇恨的语气说。

“你是希望我以与舰长的意愿相反的方式处理这艘军舰上的事情吗？”那水兵避而不答。马里克脸色苦恼地看了他好大一会儿，“你从这里到家路上得花多长时间？”

斯蒂尔威尔惊异地张着嘴，结结巴巴地说：“坐飞机，5个小时，长官，最多了，坐汽车么——”

“72小时对你有用吗？”

“太感谢您了，长官，我要吻您的脚——”

“别想那该死的蠢事了。你能向我保证72小时内一定归队吗？”

“我发誓，长官，我发誓我一定——”

马里克转身对威利少尉说：“邮件登记本上面那个黄色夹子里有一叠表格。你现在就去打一份72小时的休假条，你看怎么样？咱们不等杰利贝利了。我签署之后他就可以走了。越快越好。”

威利立即发疯似的噼噼啪啪打了起来，不到3分钟，他就把打好的文件交给了马里克。斯蒂尔威尔茫然地在一旁站着。副舰长签署了文件。“你可曾想过，斯蒂尔威尔，”他说，“你是否按时归来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长官。我要是不能按时回来，我就去死，长官。”

“走吧。”

“上帝保佑您，长官。”

两位军官看着那个水兵连蹦带跳地跑了出去。马里克阴沉着脸，摇了摇头，随即又拿起了工作进度表。威利说：“一位副舰长确实有权做很多很多好事啊。我想这正是这个工作最美好的地方。”

马里克说："副舰长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舰长对他的要求。这是管理军舰的惟一方法。可别再向我提出那样的要求了，威利。我再也不会心软了。"他边说边用一枝红铅笔把进度表上的一串方块涂红。

不幸的是，斯蒂尔威尔并没有在72小时假期结束前回到"凯恩号"，而奎格舰长却回来了。

威利在清晨6点30分从电话上获悉了这两个令人不快的消息。当时，他正在旅馆里他母亲所住的套房里，因为他是在那里过的夜。杰利贝利打电话给他，先是因为打扰他向他表示道歉，接着说舰长已经回到舰上并要在8点钟集合全体人员。

"知道了。我会准时到的，"威利睡意仍浓地说，马上又问道："喂，斯蒂尔威尔还没回来吗？"

"还没呢，先生。"

"天啊。"

威利到达海军船坞时"凯恩号"人数减少了的人员已经在干船坞边上七扭八歪地排成了几行。他站到军官们的队列里，打着哈欠，心里在想要是有时间吃了早饭该多好啊。当马里克同舰长从跳板上走过来时，天上灰色的云团里洒下了几个雨点。队伍没精打采地摆了个立正的样子。奎格刚刮过脸，穿着一件蓝色新雨衣，显得颇为潇洒，然而他的两眼充血，面容浮肿、苍白。

"好，我不会耽误大家很长时间。"他边说边眯起眼睛扫视着队伍里的人员，并把嗓门提高得盖过了那铆铆钉的叮当声和起重机的轰鸣声。"今天早晨我们的加利福尼亚日光有点潮湿。我只是想要你们知道，我在尽一切努力让你们大家都多少休几天假，尽管大修的时间缩短了。这是碰上倒霉了，不得已的事情。诸位都知道，战争还在继续，我们无法按我们的意愿行事。我要竭力提醒你们大家，千万不要自以为

是，擅自离队。切记，休假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特殊的特权，假如海军要你们一年365天天天都工作，闰年里再额外工作一天，那么，你们也只能照办，别无他妈的任何办法。所以，谁都不会因此而向你们道歉。我说过了，我会尽力而为的，但千万莫开小差，谁都别想。即使你躲到某个煤矿底下，海军也会找到你的，而且他们会把你遣送回‘凯恩号’军舰，即使这艘军舰当时是在印度洋上。因此，我希望你们全都在旧金山玩得快快乐乐，还有——哎，马里克先生，让大家解散吧，免得都淋成了落汤鸡。”

威利一直看着奎格的脸，看看是否有迹象显示他对斯蒂尔威尔的缺席感到惊奇或不悦：可这位舰长始终是满脸喜悦、心情颇佳的样子。水兵们快步跑回了他们的营地，而军官们散乱地跟着舰长和副舰长到单身军官宿舍开会。威利看见斯蒂尔威尔从一条小街上走了出来，躲避着舰长的视线，连窜带跳地从跳板上跑到值日军官那里报到去了。少尉大大地松了口气。他想悄悄地把这好消息告诉马里克，可惜副舰长正在同舰长说话。

军官们聚在单身军官宿舍大厅角落里的一个长沙发周围喝着可口可乐。奎格分发着海军部的任命书。基弗成了火炮指挥官。威利晋升为通讯官。

威利第一次看了看军官起居舱里那两位新来的军官。佐根森少尉是个高个子大块头，一头卷曲的金发，细长的眼睛上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脸上总是露出一副怀有歉意的微笑。他的背部弯曲得很明显，臀部突起像带着女人的小裙撑。杜斯利少尉是个瘦瘦的粉面小生，面相像个女孩，双手纤长。威利怀疑自从他离开弗纳尔德楼之后，体检已经降低了标准。佐根森少尉的脊柱前突比威利的情况可严重多了，可是，他照样佩带着金光闪闪的军阶条纹。

“顺便问一句，”奎格忽然对马里克说，“我在集合时怎么没看见我们的朋友斯蒂尔威尔呀？是我没看见吗？我好像就是没看见他。”

“哎呀，长官——”马里克刚要往下说，但威利快速地插进来说：“斯蒂尔威尔在呢，长官。”

“你肯定吗？”奎格语气冷冷地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擅自离队？”

“哦，长官，集合后不一会儿我看见他在舷梯那儿。”

“原来是这样。”这位舰长好像相信了。他咕哝着从长沙发上站起身来说：“哼，那他就没有理由集合时迟到呀，他有理由吗，马里克先生？把他写进报告里。”

威利原以为他已经挽救了那个危局。当马里克说“舰长，我给了斯蒂尔威尔72小时的假”时，他可被吓坏了。

奎格吃了一惊，一屁股坐回到长沙发上。“你给假了？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做啊，先生？”

“他收到一个电报说他母亲病得快要死了。”

“你有没有想过给我打个电话求得我的许可？”

“我本来是想打的，舰长。”

“好啊，那你为什么没打呢？你通过红十字会核实过那个电报了吗？”

“没有，舰长。”

“为什么没有呢？”

马里克看着舰长，脸上呆呆的，毫无表情。

“好吧，咱们就先说说舰上的事情，马里克先生。工作进度表在哪儿？”

“在我房间里，舰长。”

威利为马里克也为自己而颤抖。

奎格在副舰长的房间里发作道："真该死，史蒂夫，你跟斯蒂尔威尔究竟玩的是什么愚蠢的把戏？"

"哦，舰长，事情紧急——"

"紧急，紧急个屁！我命令你给那里的红十字会写信，查明他母亲是否快死了，或者是否真的生病了，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因为那个小滑头还欠着太平洋海军后勤司令一笔乱账呢。还记得我们割断那根拖绳的事吗？麻烦就是从那件事开始的——"

（马里克吓了一跳。这可是这位舰长第一次承认那根拖绳是被割断的。）

"——而那全都是斯蒂尔威尔的过错。只要想一想一个舵手在军舰处于那样的险境时竟不向指挥官发出警报！当然，我知道他是为什么不肯开口的。那天早晨我因为他太缺乏经验，而且在掌舵时自作主张而痛骂了他一顿，所以他就跟我玩真的，跟我使坏。明白了吧，就是让我自己陷进麻烦里去。好啊。我知道这种人。我就喜欢这些报复心强的小捣蛋鬼们。我正在寻找那个专爱捣蛋的小家伙呢，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你今天上午就给红十字会写信，听见了吗？"

"嗯，好的，长官。"

"咱们这就来看看你的工作进度表。"

他们就修理工作的进展问题讨论了一刻钟。奎格并不十分感兴趣。他检查了修理的项目，并应付公事似的对每个项目问了一两个问题。他起身穿上雨衣，一边系腰带一边漫不经心地说："史蒂夫，有一件事咱们必须搞清楚，我一点都不欣赏你在处理斯蒂尔威尔的事情上这种躲躲闪闪、总是马马虎虎的做法，一点都不喜欢。坦率地说，我想知道你是否打算改正过来，照章办事。"他侧目看了一眼。那位副舰长的脸苦恼地皱成了一团。"我看你显然对斯蒂尔威尔抱着同情心。这全都很好。但我要提醒你，你是我的副舰长。我太清楚了，整个军舰都在反对我。

这我能对付。如果你也反对我，哼，我照样能对付。到时候，职务考评报告总是要由我来写的。你最好打定主意究竟站在谁的一边。”

“长官，我知道没有把斯蒂尔威尔的事打电话向您请示是我错了，”这位副舰长窘急地低头搓着汗湿的手掌说。“我并不反对您，舰长。我已经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将来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舰长。”

“你这是两个男子汉之间的承诺呢，还是你只想用这话来甜糊我呀，史蒂夫？”

“我不懂怎样用话甜糊人，长官。至于我的工作考评报告，您完全有理由在我处理斯蒂尔威尔这件事上对我的忠诚表示不满意。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奎格向这位副舰长伸出他的手，马里克赶紧站起来握住了它。“我认为你所说的是真心话，那就让这件事到此为止吧，”奎格说，“史蒂夫，我认为你是个真正的好军官，而且是舰上最最优秀的军官，我为能同你这样的人共事而感到幸运。其余的人虽然都愿意把工作做好，也都相当聪明，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水手，而新来的那两个看起来也不像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我认为我们的这些军官都是挺不错的，舰长——”

“是啊，我说过的。就许多战时招募的新兵而言，他们确实算不错了。但你我要指挥这艘军舰。哎，我很清楚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相处的人，而且也不是头脑最灵光的人。我大概已经做了许多事情使你觉得十分怪诞，而我做的那些事情很可能是做得对的。我看要管好这艘军舰只有一种方法，史蒂夫，不管情况有多糟糕或者多顺利，都只有这一种管理的方法。你是我的副舰长，所以你是被夹在中间两头受气的。这一切我全都清楚。我在全海军里一个最可恶的狗娘养的舰长手下当过三个月副舰长，而在那期间我尽了我的职责，于是我便成了全海军里第二个

最可恶的狗娘养的家伙。事情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明白，舰长。”

奎格友善地笑了笑，说：“好了，我走啦。”

“我送你下去吧，舰长。”

“噢，谢谢你，史蒂夫。这真是太令人高兴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船坞的工人们又匆忙把“凯恩号”重新组装了起来，没有一个部件因为拆修过而比原先好多少，就像小孩儿把时钟拆开来再装上一样，一般并不期望它会走得比原先好而是希望它能像原来那样喀哒喀哒走就行了。发动机房里某些朽坏得最厉害的部分给铆补了一下，还给军舰安装了新的雷达。要不然的话，“凯恩号”就还是原来的那艘千创百孔的老军舰。没人知道为什么大修的时间被砍掉了一半，不过，基弗对这一点还是像往常一样直言不讳，“有人最终算计出来，反正这个破军舰最多再参加一次战斗就要散架了，”他理论道，“所以他们只给它灌一点汤够它喘最后一口气的就行了。”

12月30日那天，“凯恩号”在日落时分驶出了金门大桥，舰上的人员减少了约有25名，他们宁肯选择逾期不归而被送上军事法庭也不愿再跟随奎格一起出航了。随着最后几个山头从舰艏旁渐渐远去，军舰驶入紫黑色的茫茫大海，威利·基思站在舰桥上思绪万千，情绪落寞。他知道，这意味着他得同梅分别很久，很久。可能要在海上航行成千上万英里，也许还要历经多次战斗，这艘军舰才能掉转船头重回这里的水域。正前方的太阳渐渐落入大片大片参差不齐的乌云下面，放射出巨大的红色光带，成扇形插入西边的天空。因为它像是一面日本的太阳旗而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好在晚餐吃的是美味的牛排，而且没安排他夜间值班，但最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不用再回那狭小的弹药舱而是到一间房间里睡觉了。他继

承了卡莫迪的那张床，佩因特成了他新的室友。

威利怀着满腔的喜悦与幸福感爬上他那狭窄的上铺，钻进了新洗过但粗糙的海军被子。他躺在那里，离上面的主甲板只有几英寸距离。他的活动空间比躺在一副棺材里也大不了多少。一个主消防管的弯头像个大疙瘩似的向下突着直顶到他的肚子。这个卧舱还没有他在曼哈塞特家里的梳妆室大。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从那个狭小的弹药舱里挪到这个床位已是上升了一大步了。威利合上眼睛，欣喜地听着排风扇的嗡嗡声，浑身的骨头都能感觉到主发动机通过床下的弹簧传过来的震动。这艘军舰又变活了。他觉得温暖，安全，像在家里一样舒服。困意很快就降临了，他进入了甜美的睡乡。

V　哗变

19　惟命是从的小圈子

近来的军事历史书籍里大概都有这样的说法：至1944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已经获得了胜利。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像瓜达尔卡纳尔战役[(1)]、阿拉曼战役[(2)]、中途岛之战[(3)]以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4)]这样的伟大转折点都已成为过去。意大利已经投降。到处杀人放火的德国人终于开始向后退缩了。日本人呢，他们的军力本就不足，现在又遍布在一个膨胀中的庞大帝国里早已捉襟见肘，也行将崩溃了。盟国的工业力量正在大量生产，而敌方的工业力量正日见衰微。前途是一片光明。

但是基思少尉的眼光是一个普通基层战士的眼光，他对战争的看法与战后的历史学家们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这个新年除夕的午夜里，“凯恩号”军舰正在阴暗的大海上破浪西行，站在这艘军舰黑暗凄冷的舵手室里的他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是十分阴暗的。

首先，他断定，他加入海军而没有加入陆军实在是太傻了。俄国人正在欧洲进行着真正凶恶惨烈的战斗。这场战争与上次的大战不同，在这场战争中，聪明人的位置是在步兵里，他们在英国无所事事，寻欢作乐；而那些到海军里寻求庇护的笨驴们却在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上饱受颠簸之苦，前往日本在太平洋中部各岛所组成的可怕壁垒进行攻击。现在等待着他的命运是珊瑚礁、炸得株断叶残的棕榈树、喷射炮火的海岸炮台和呼啸而来的零式战机——无疑还会有水雷，成百上千的水雷——最终也许便是海底了。与此同时，那些在陆军中职位与他相当的军官们却在游览坎特勃雷大教堂或是莎士比亚的故居，胳膊挽着漂亮的英国姑娘，她们对美国人的款待早已是传遍全球的佳话了。

威利似乎觉得这场对日作战将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最大也最凶恶的战争，很可能一直要打到1955或1960年才能结束，而且还必须有俄国人的参战，到那时德国已经垮台十多年了。如何才能把日本人从他们那

些号称“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岛链上驱逐出去呢？这些岛屿上的日本飞机多得像成群的蝗虫一样，任何想接近它们的舰队都可能遭到灭顶之灾。也许一年之中能打一次像塔拉瓦岛战役[5]那样代价高昂的胜仗。他确信在前面等待他们的就是那样一场硬仗。战争以这样的速度进展，就会年复一年地拖下去，直至他步入中年，头顶全秃。

威利对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及中途岛战役的辉煌战绩并不像历史学家们那样看重。在他脑子里翻滚的源源不断的消息只给他造成了一种混乱的印象：在这场游戏中我方略占上风，但要完全取胜还得苦苦地慢慢奋斗。他童年时曾常常觉得好奇，不知道生活在那激动人心、脍炙人口的葛底斯堡战役与滑铁卢大捷的日子里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他知道了，但他并未意识到他知道了。他仿佛觉得这场战争不同于所有其他的战争：散乱、拖沓，而且毫无戏剧性。

他正在前往参加一些比历史上任何战役都不逊色的伟大战役。可是在他眼里这些战役只不过是一些令人作呕的、复杂的、累人的次重量级摔跤比赛而已。只有在以后的岁月里，在阅读描写这些他自己参加过的场面的书籍时，他才会认为他的这些战役是战斗。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到了他的青春的热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时，他才会用被煽燃的记忆的余辉来温暖自己，回味他，威利·基思，也曾参加过圣·克里斯宾节（10月25日）的战斗。

一连两天，“凯恩号”都是在灰暗凄冷的阴雨天气中航行。日常吃的饭食是潮乎乎的三明治，吃饭时还得靠紧身边固定的支柱，由于军舰剧烈的颠簸、摇摆，睡眠也是睡一阵醒一阵，睡不安稳。对比在岸上休假时的美好时光，舰上的官兵们觉得这一连串的悲惨日子比他们经历过的任何一段时间都更加难熬。大家心里都觉得他们是被永远困死在一个漂在海上的湿漉漉的地狱里了。

第三天，他们终于闯进了南太平洋那阳光普照的蔚蓝的海域。潮湿

的粗呢子夹克、毛线衣、风衣全都不见了。身穿折缝笔直的咔叽布制服的军官们和穿着蓝色粗布工装的水兵们又开始看到彼此熟悉的样子了。固定家具的绳子被拿掉了。早餐也恢复供应热食了。弥漫全舰的阴郁气氛与普遍的少言寡语变成了对假期生活笑语连篇的回忆和自鸣得意的吹嘘。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兵的缺员对这一过程的恢复也不无裨益。那些宁肯被送上军事法庭也不愿随奎格继续冒险的人都是些乖巧的、心怀不满的、容易灰心丧气的家伙。而回到“凯恩号”继续工作的水兵们都是些性情开朗的小伙子，虽然他们咒骂起这艘破旧的军舰来是那样咬牙切齿，酣畅淋漓，但他们还是喜欢这艘老军舰的，并随时准备着与它同甘共苦。

就在这天，威利的生活向上大大地跳了一个台阶。那天，他担任正午至下午4点在甲板上值勤人员的领班军官。基弗亲临指导以便纠正任何灾难性的错误，奎格舰长也亲自全程监视，坐在椅子上晒着太阳，时而打打瞌睡时而平静地眨眨眼睛。威利无可挑剔地值完了这一班。其实事情很简单，只需在护航舰队曲折行进时保持好本军舰在整个屏障队列里的位置就行了。不管他内心多么没有把握，表面上却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坚定地操纵着这艘军舰。在值班结束时，他拿起铅笔在航海日志上写道：

12点至4点——航行中一切如前。

美国海军后备队少尉

威利·索德·基思

他在港口里值班时曾多次在日志上签过名，而这一次却具有不同的意义。他在签名时在名字的写法上额外加了一笔花体，欣喜得好像他已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一份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他怀着满心的喜悦走下梯子走进军官起居舱，高兴地拿过一摞已译

好的电函起劲地工作起来。他就这样干着，直到新来的司务长助手拉塞拉斯，一个脸盘可爱、有一双棕色大眼睛的矮胖黑人小伙子，碰了碰他的胳膊，求他腾开地方以便摆桌子准备晚饭。威利收起他的译码机，从咖啡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躺在起居舱的长沙发上翘起两条腿，有滋有味地慢慢喝着。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海顿的四重奏，原来是无线电报务室里的小伙子们还没注意到它，所以没有关掉。拉塞拉斯在餐桌上铺了一块新洗净的白桌布，叮铃咣啷地摆放好一副副银餐具。从厨房那边飘来一阵阵烤牛肉的芳香，司务长惠特克穿着他那身崭新的咔叽布制服正在那里对炊事员们发号施令。威利心满意足地长出了一口气，舒服地蜷缩在那微微摇动的长沙发的一角里。他环顾起居舱，舱壁上新刷的浅绿色油漆，棕色的皮革摆设都更新了，铜器都擦亮了，椅子也都擦得锃光发亮。他心里说，世界上毕竟还有一些地方还不如“凯恩号”军舰的军官起居舱呢。

之后，其他军官也哩哩啦啦地进来了，全都刮了脸，穿着干净的衣服，心情愉快而又饥肠辘辘。所有往日的玩笑话又都扯了出来。威利看着他们觉得他们既有趣又欢乐：哈丁生儿育女的好本事，基弗的小说，舰上差劲的淡水（“佩因特的毒药”），以及马里克那位新西兰女友脸上的七个疣子，而最新的笑料要算是威利·基思的唐璜式的才干了。舰上的官兵们都在大修期间远远看见过梅·温几眼，她那种妖娆的风姿已成了大家艳羡的谈资。联想起在珍珠港时到舰上来找威利玩的那两个漂亮的护士，梅的出现更使这位少尉获得了对女人具有神秘魅力的声誉。

男女关系成了军官们就餐时乐此不疲的新话题。但凡性问题成了聊天的主题时，人人就都可以成为喜剧家了。一个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的哼哼声就能产生很好的谐谑效果。威利倒也乐得被大家揶揄。他嘴上抗议，抵赖，装出生气的样子，实际上他是在尽力拖长这种玩笑，惟恐别人过早地转换话题。这样，等到他坐下来吃晚饭时情绪就真的欢畅极了。他觉得他与其他军官之间有一种温暖人心的亲切关系，而且由于两位怯生生的新人，佐根森和杜斯利的在场，他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

了。他意识到，五个月前，他和哈丁在现在已不在舰上的戈顿、亚当斯及卡莫迪的眼里是多么稚嫩，多么碍手碍脚了。他刚把一匙豌豆汤举到唇边，就在那一瞬间，军舰正闯过一个巨浪，猛烈地颠了起来。他注意到他那手臂已经练熟了的动作，他用这个动作化解了剧烈的颠簸，稳稳地举着羹匙，连一滴汤都没洒落，他欢快地低笑了一声，喝下了那一匙汤。

晚饭后，看起来身体单薄的杜斯利少尉正要离开餐厅，威利对他说："咱们到舰艏楼上去散散步，好吗？总得找个时间谈谈通讯问题啊。"

"是的，长官。"他的新助手温顺地答道。

他们穿过舰艏楼的门来到凉爽的紫红色暮色里。天上惟一明亮的地方是西边一片逐渐变暗的金光。"哦，杜斯利，"威利把一条腿搁在右舷的系缆柱上，两手按在救生索上支撑着身子，享受着拂面的带咸味的海风。"对'凯恩号'军舰习惯了吗？"

"习惯得不能再习惯了，我想。命运太可怕了，不是吗？"

威利用厌恶的目光看了那少尉一眼，"我看是这样。每艘军舰都有好的地方和坏的地方——"

"啊，那是当然。我猜在这样一艘破烂的老爷军舰上是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的，这倒是件好事。我还觉得我们将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在船坞里的修补工作上，这也很合我的胃口。它要是不那么狭小肮脏该多好啊！军官起居舱就像是个鸡笼子。"

"唉，你要想办法慢慢习惯它，杜斯利。我想你肯定不大喜欢那个弹药舱，是吧？"

"简直让人受不了。第一天晚上我差一点死在里面。唉哟，烟囱里放出的那种毒气呛死人了！"

“难闻极了，是不是？”威利心意大快地说。

“简直可怕得要命。”

“嘿，过一阵子你就不会太在意了。”

“不用担心。我不再在那儿睡了。”

威利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噢？你在哪儿睡呢？”

“在舰上的办公室里，就是见习水兵活动的地方。夜间没有人用它。我有个可以折叠的行军床。那儿真是棒极了。空气好极了。”

这个消息可让威利大为光火了。“我认为舰长是不准那么干的。他可是很挑剔——”

“我问过他了，先生。他说只要我能在无论哪里找到一块六英尺大的地方我就可以睡在那里。”

威利心里说自己真是该死，足足受了五个月的罪竟没有想出这么个简单的逃避的方法。“哦，好吧，你是要协助我做通讯工作的——”

“我是很高兴尽力去干的，长官，但是我对通讯一窍不通——”

“那么，你都会些什么呢？”

“实际上什么都不会，长官。您知道，我的——就是说，我是直接被任命到海军里来的。我母亲拥有波士顿一家造船厂的大部分股份，所以——咳，整个事情都被弄成了一团糟。就因为弄错了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他们在拟定我的军官资格时问我是想当S类军官还是想当G类军官。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说S的意思是指‘专家’而G的意思是‘普通’。于是，我问哪种好些，他们说一般认为G比S优越得多。结果，我当然要了G啦。可是我弄错了。天哪，一切就这么作了安排。我本该去搞公共关系的。我也的确干上了。可是我又奉命去了弗吉尼亚的一个小港。就这样忽然有一天就来了这个命令，说凡是被任命为G类的海军少尉都得派到海上去。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母亲措手不及也就无

能为力了。结果，我就到了这里。”

“够可恶的。”

“管他呢，我不在乎。我认为，搞公共关系比来‘凯恩号’军舰更糟。文字工作！如果世上有一样工作是我所不擅长的话，那就是文字工作。”

“太糟糕了。通信工作可全是文字工作，杜斯利。你必须学着擅长起来，别无他法——”

“好吧，可别说我没警告过您，长官，”杜斯利无奈地叹了口气说，“我当然会尽最大努力的。不过我不会对您有哪怕是一点用处的——”

“你会打字吗？”

“不会。更糟糕的是我做事总是走神。我放的文件过两秒钟就记不起来放在哪儿了。”

“从明天开始你就跟杰利贝利上打字课并且学着打打——”

“我愿意试一试，但我想我永远都学不会。我的手脚笨极了——”

“我看你最好立刻就开始学习电码解译。你明天早晨值班吗？”

“不值，长官。”

“那好。早饭后到军官起居舱来见我，我来给你讲解密码——”

“我恐怕这件事还得等一等，长官。明天早晨我必须完成基弗先生的军官资格课程的作业。”

这时天色已黑了下来，天空布满了星星。威利仔细打量他这位助手那张已看不太清的脸，不知道自己是否也曾经似乎是这样一副厚脸皮外加愚不可及的样子。“那好，今天晚上你就多熬会儿夜，把你的作业做完。”

“我会的，如果您坚持的话，基思先生，可是我真的累极了。”

“那就让它见鬼去吧。今晚要想一切办法睡个好觉，”威利说。他抬腿要走时，说：“我们明天下午开始学习解译密码。除非你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没有，长官，”杜斯利跟在他身后十分诚恳地说，“我想我没有。”

“那好极了。”威利说。他狠狠地拧开舰艏楼门上的搭钩，示意他的助手先进去，然后哐当一声把门关上，声音之大连舰后面水兵们住宿处都能听到。

> “这支部队将袭击并夺取夸贾林环礁[6]及马绍尔群岛的其他目标，以建立进一步向西挺进的基地——”

威利盯着那布满污痕的油印文字看了一会儿，把那厚厚的作战命令抛在一边，从书架上抓下一本军用地图册。他翻到一张中部太平洋的地图，看到夸贾林是所有环礁中最大的一个，位于马绍尔群岛的正中心，四周被日本人的碉堡包围着。他吹了声口哨。

公事邮件在他的床铺上堆得足有两英尺高。他曾从躺在甲板上的三个灰色邮袋里倒出了一大堆乱糟糟的盖着深红色保密邮戳的信件。那些全是在珍珠港时堆积了一个月的东西。现在全成了他的活儿了，要把它们登记，归档，并负责保管。自从他接替基弗的工作以来，这是他的第一批秘密邮件。

威利用毯子盖住其余的邮件，把那份作战命令拿去给舰长。奎格住在主甲板上那个先前供两名军官住的卧舱里。这个卧舱在“凯恩号”在海军船坞大修时已经过奎格的细心指导改装过了，里面有一张床，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一把扶手椅，一张躺椅，一个大保险柜以及许多通话管和内线对讲机。这位舰长停住刮脸，飞快地翻阅着一页页命令，将肥皂水都滴到了纸上。“夸贾林，啊？”他若无其事地说，“好啊。把这东西留

在这里。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事，当然连马里克也包括在内了。”

“是，好的，长官。”

威利在把那些邮件登记、归档时，发现了一些令人很不愉快的事。基弗移交给他的是纸页折了角的分类账册和开档案柜的钥匙，而且还顺手扔下了几小捆秘密邮件，压在他衣橱里的鞋子和脏衣服下面。他让威利放心，说那些信件都是些“一文不值的垃圾”。

“我曾打算等收到下一批时一起登记的。现在你来登记也一样。”他打着哈欠说，说完，就爬回到床上又开始看《芬尼根守灵夜》了。

威利发现档案柜里乱得一塌糊涂。倘若信件是装在黄麻麻袋里的，找到它们原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分类登记册用来登记所收邮件的记录系统复杂到了愚笨的程度，每封信都要用四个不同的符号登记。威利计算了一下，他得花五六个扎扎实实的工作日才能把那些邮件登记完毕。他走进舰上的办公室，观看杰利贝利登记大袋大袋的非秘密邮件。那位通信员把要登记的条目打在绿色的表格纸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把同堆在威利屋里的一样多的邮件处理完了。“你是从哪儿得到那种登录系统的？”他问那水兵。

杰利贝利疲劳地迷糊着眼睛看了他一眼。“不是从哪儿得来的，长官。这本来就是海军的系统。”

“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办？”威利把那些分类登记册举到杰利贝利面前。“看见过这些东西吗？”

那位通信员赶紧往后缩身与那些登记册离得远远的，仿佛它们会传播麻风病似的。“长官，那可是您的活儿，不是我的——”

“我知道，知道——”

“基弗先生有五六次都想让我替他登记这些秘密的东西。一个士兵干这种事是违反规定的——”

“我只是想知道这些分类登记册是正式的呢，还是别的什么？”

那水兵皱了皱鼻子。“正式？天哪，使用那个系统非使任何一个三等兵通信员累得流鼻血不可。那是芬克先生早在1940年发明的。他把它传给了安德森先生，安德森先生传给了福格森先生，福格森先生又传给了基弗先生。”

“他们为什么不采用海军的系统呢？它似乎简单多了——”

“长官，”那通信员冷冷地说，“您可别问我军官们做任何事情是为了什么。我说了您也不爱听。”

威利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对他那个部门进行了彻底的整顿。他确立了归档和登记的标准海军系统。他烧掉了大约60本过时的注册出版物，又把其余的出版物有条不紊地分了类。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找到他所要找的东西了。他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常常对基弗感到纳闷。那位小说家显然在通讯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威利想起为了寻找信件或出版物所消耗掉的整个整个的下午，在做这样的搜寻时，基弗总是时不时地对海军的混乱状况发表一通酸溜溜的俏皮话。他还记得那位通讯官一连几个小时地翻着那些分类登记册，嘴里不停地责天骂地。威利知道那位小说家最珍惜他写作和看书的时间。他还知道基弗是“凯恩号”军舰上头脑最灵光的人。可是，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不出他是在自取失败，而且还把自己的错误归罪于海军呢？威利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基弗了，那位小说家的智慧似乎有点减色了。

奎格舰长在舰队攻击夸贾林环礁之前的那段时间里莫名其妙地变得失魂落魄似的。大白天的，他不是在床上躺着，就是穿着内衣内裤坐在办公桌前玩他的拼图游戏。他只有在夜间才露面，在军舰停航时到舰艏楼上看看电影。在航行中，在演习机动部署时，舰桥上整天整天地都看不见他的影子。他通过通话管向值勤军官发号施令。舰长那蜂音器发出的刺耳的咔嚓咔嚓声与水下声波探测器的砰砰声一样都成了舰桥上人人都习以为常的声音了。他也不到餐厅就餐了，除了大量吃加槭糖浆的冰

淇淋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吃，而冰淇淋也是让人送到他卧舱里去的。

军官们都以为他是在忙着熟记各种作战文件呢，但威利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他在把译好的函电送到舰长卧舱时，从未见过奎格在研究任何作战计划或在看战术书籍。他所干的不是睡觉，就是吃冰淇淋，或是看杂志，或是仰躺在床上两眼圆睁茫然地凝视着上方。威利觉得他的行为就像是一个人想尽力忘掉一件可怕的伤心事似的。这位少尉猜测奎格也许是在军舰大修时同他老婆吵了场恶架，要不就是他在源源不断的邮件里得到了什么别的坏消息。但这位少尉连想都没想过那所谓的坏消息可能就是这次的作战命令。

威利对这次即将到来的战斗的心情是既感到夹杂着隐隐惊慌的兴奋，又因为能及时得悉这次战斗的秘密而暗自欣喜。这次作战命令所包含的庞大规模，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舰只的长长的名单，以及那被过分详尽的枯燥细节弄得难以卒读的字迹模糊的文件，都让人觉得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他深信自己在整个海军的卵翼下前去攻击日军是十分安全的。

1月里的一天，天气晴和，一大群一眼望不到头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军舰浩浩荡荡地从夏威夷的各个港口蜂拥而出，逐渐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圆弧形队列向夸贾林环礁方向驶去。

这支舰队在辽阔的洋面上平静地行驶着，无声无息地日夜兼程前进。敌人毫无踪迹，只有汹涌的大海，白天是一片蔚蓝，夜晚是无边的黑暗，有的是万里长空和一望无际的战舰，一个庄严的巨大阵图在星光与丽日下行进着。雷达，这神奇的探测仪器，探测范围大到可以对广阔的空间，小到对仅仅几码之内的周边，进行准确的探测，从而使保持阵形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一庞大的阵容极为精准严整而又迅速灵活，可以随意变换航向和重新编队。这种航海奇迹是纳尔逊本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而这个奇迹却是由几百名在甲板上值勤的军官不费吹灰之

力创造的。这些军官十之八九并非职业航海家：他们之中有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有推销员、教师、律师、职员、作家、药剂师、工程师、农场主、钢琴演奏家——就是这些青年人的表现超越了当年纳尔逊舰队里那些久经疆场的军官们。

威利·基思现在已是一名完全成熟的舱面指挥官了，他理所当然地利用那些机械设备来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他并不认为这样的工作很容易。他对自己很快便掌握了航海术并赢得了军事上的威信感到很大的、持续不断的欣慰。他在驾驶室里徘徊着，紧闭双唇，高仰着下巴，因满腹心事地斜眼看人而紧皱着前额，向前端着双肩，两手紧紧抓着双筒望远镜，时不时地皱起眉头察看远方的海面。抛开那装腔作势的一面不谈，他确实已是一名称职的值勤军官了。他很快培植起了对全舰各个部位的细微而灵敏的神经触角，而这是一个航行指挥官的主要条件。在舰桥上历练了五个月之后，他已学会了在队列中保持位置的窍门，学会了在通讯与做报告时所用的行话以及舰上生活的礼仪式样。他知道什么时候命令水手长助手吹哨开始打扫，什么时候全舰熄灯，清晨什么时候叫醒厨师和面包师，什么时候叫醒舰长以及什么时候让他睡觉。他只要稍微转转舵或调整一下发动机，就能使他的军舰赶前或拉后数百码，可以在运行图上用铅笔画一条线，在十秒钟内计算出到达新的屏蔽位置的航线与航速。黑夜里突然而降的狂风骤雨再也吓不住他了。即使雷达屏幕上给他显示出这支特混舰队由整齐的绿色小圆点标出的队形，他也不感到吃惊。

“凯恩号”被编在整个阵形的右翼，处于反潜防线的内侧。由两列驱逐舰形成的两条保护带护卫着大批运兵船、航空母舰、巡洋舰、战列舰和登陆舰。每艘驱逐舰负责不停地搜索一个有限的锥形水域，寻找回声，而各舰所负责的锥形水域又相互交叉重叠。任何想接近这支舰队的潜艇都不可能不在这些驱逐舰中的某一艘上发出响声而泄露自己的行踪。有一道这样的屏障就已足够了，这双重的屏障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美国对安全因素有一种慷慨的嗜好。“凯恩号”位于右前锋队列的后

尾，那里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潜艇靠近，因为那样的话，攻击潜艇就须在水下从后面追袭。所以“凯恩号”扫雷舰是在原有的安全因素上又增加的一重安全因素。对一个美国战斗员来说，这艘军舰的战斗地位缺乏“好人理查德号”攻击“塞拉皮斯号”时的那种态势。尽管如此，她毕竟是在小心翼翼地向敌人的水域挺进。即使由约翰·保尔·琼斯来代替威利·基思担任值勤军官，他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在这支攻击舰队日夜不停地缓缓前行的日子里，这艘老爷扫雷舰上的生活陷入了一种按24小时循环反复的老套子。自从因改换指挥官而发生了人员变动以来，“凯恩号”上新的生活模式已越来越明显地定型了。

就在这次出发之前，还在珍珠港时的一天早晨，奎格舰长在甲板上看见了一些被踩烂了的烟蒂。他把值勤军官严厉责备了一顿后，走到军舰的办公室，口授了下面这份文件：

本军舰长期有效的命令#644号

1．本军舰主甲板须经常保持清洁，毫无污迹。

2．如有违反，将给全体船员严重的纪律处分。

P.F.奎格

这道命令被张贴在舰上所有最显眼的地方。谁知，第二天早晨，他就因为在舰艏楼的排水口里看见了一个烟蒂而取消了全体船员的自由。在随后的两三天里，负责清洗甲板的水兵们确实保持了主甲板的清洁。“凯恩号”刚一离开珍珠港登上前往夸贾林环礁的征途，那个命令就被束之高阁了。甲板上除了在清扫时间之外又恢复了从前的脏乱，但有一个在甲板上工作的水兵得到详细的指示叫他时刻要把从甲板通到舰长卧舱的那一小片地方、上下舰桥的梯子和通往军官起居舱的舱口处打扫干净。

这是这道新命令的典型效果。水兵们凭着他们的鬼机灵早已把舰长

的习惯与活动轨迹摸了个一清二楚。现在他是在一个奇怪的如影随形、惟命是从的小圈子里活动，这个圈子范围不超过他的耳目所及。在这个圈子之外，“凯恩号”就依然还是原先老“凯恩号”的样子。这位舰长偶而也出其不意地闯到这个圈子外面。那时就会引起一阵慌乱的低语，而奎格的非难就会当场形成一道该舰的新的法令。不管这道新法令是什么，它都会得到小心的遵从——当然是在惟命是从的小圈子里，在舰上的其他部分是没有人理睬它的。这可不是有意识串通的共谋。“凯恩号”军舰上的每个水兵要是听到对他们的舰上生活作如此这般的描述都一定会感到吃惊的。他们大概会否认这种描述的准确性。水兵们对奎格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从并不是很讨厌到恨得咬牙切齿的都有，恨他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被他整过，跟他结了仇的人。他并非没有同党。在惟命是从的小圈子之外，生活比以前更散漫、更邋遢、也更无法无天，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无政府状态，只有水兵们自觉共同遵守的粗略规则及大家对两三个军官，特别是对马里克的尊重勉强维系着舰上的秩序。有些水兵喜欢肮脏，有些喜欢赌博，有些是睡懒觉，他们宣称奎格是他们曾经见过的最好的舰长，“只要你躲着他别让他看见就行了。”

水兵们都知道斯蒂尔威尔是奎格挑明了不喜欢的人。这位二等准尉因马里克已给红十字会写信调查他母亲的病情而终日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只是迄今尚未有回信。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这个水兵也随之日见消瘦，他在等待那致命的灾难随时降临。他每次在舵手室值勤时都因为处在奎格的视野之内而饱受煎熬。那些反对奎格的水兵们却偏要想方设法向这位二等准尉表示友好，并设法使他的情绪好起来，结果竟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奎格的反对派。水兵中的其他人都回避斯蒂尔威尔。他们惟恐受池鱼之殃，担心舰长的仇视态度会蔓延到他的好友们身上。

全体军官分成了界限分明的三派。第一派是奎格本人，他变得日益冷若冰霜与深居简出了。第二派是马里克，他尽力维持着这位舰长与他的军舰之间尚存的一点联系，呆呆板板，不苟言笑。这位副舰长很清楚水兵们在干什么，他知道他有责任实施舰长的规定，也知道大多数规定

在那些工作过度疲劳、食宿过度拥挤、生性粗犷的水兵们身上是行不通的，强行实施的话，只有付出令人无法接受的代价，牺牲掉这艘军舰仅存的那一点适航能力。他向表面上惟命是从的那小圈子里的人挤眉弄眼，彼此心照不宣，又把在那小圈子之外保持这艘军舰充足的功能视为己任。第三派包括所有其余的军官，这一派以汤姆·基弗为首。他们对奎格的强烈而公开的憎恶成了他们联系感情的纽带，并以挖苦嘲笑奎格来消磨他们的时间。那新来的两个军官，佐根森和杜斯利，很快就受到军官起居舱里的气氛的熏染，也同其他人一起公然反对起奎格来了。威利·基思被认为是舰长的宠儿，并因此也成了大家开玩笑的靶子。奎格对威利的态度比对任何别的军官都热情、愉快，但他却极力加入到讥讽舰长者的行列。只有马里克一人不参与这种有伤大雅的恶劣玩笑。他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试着为奎格辩解，倘若他们的玩笑话说得太过头，太没完没了，他便离开他们，避开同流合污之嫌。

这就是美国军舰“凯恩号”在离开珍珠港后前五天里的情形，此时她正越过汪洋大海上那条神秘的界线，进入日本人控制的水域。

---

(1)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位于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的东南端，是长链状的所罗门群岛中一个较大的岛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其为美国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占领。由于它位居澳大利亚门户，并且临近日本，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为了这个岛屿而进行的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连续七个月血雨腥风的激烈争夺，在二战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以太平洋战争的分水岭而名闻天下。——译者注

(2)阿拉曼（El Alamein）位于埃及北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地区的主战场。1942年10月23日，英军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将军指挥第8集团军（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军）19.5万人，在亚历山大港以西的阿拉曼战线上，对约10万德意军发动大反击，在此给德意军队以沉重打击，使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1891—1944）的“非洲军团”损伤6万兵力及大量武器装备，成为北非战场的转折点。这次战役扭转了北非战争的格局，成为德意法西斯军队在北非覆灭的开端。——译者注

(3)中途岛（Midway）位于太平洋中部，距美国旧金山和日本横滨均相距2800海里，处于亚洲和北美之间的太平洋航线的中途，是北美和亚洲之间的海上和空中交通要

冲，1867年被美国占领后，成为美国的重要海军基地及夏威夷群岛的西北屏障。1942年6月4日，美、日海军在中途岛附近海域进行的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重要战役。美国海军提前发觉日本海军的计划，以少胜多，取得了大规模的胜利，并得到了太平洋战区的主动权，这次战役之后，日本海军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译者注

(4)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位于苏联伏尔加河下游西岸，原名察里津，是苏联内河航运干线伏尔加河的重要港口，又是苏联南方铁路交通的枢纽和重要工业城市。德军在围攻列宁格勒不久，又于1942年7月17日，投入150万的兵力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为保卫斯大林格勒并粉碎在此方向上的德军集团，与德军进行了一次历时六个半月的会战，消灭了德军近150万人，成为二战的历史性转折点。这场战役被称为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之中最艰苦、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译者注

(5)塔拉瓦岛（Tarawa Island）是中太平洋上一个珊瑚岛礁，位于赤道以北148公里，吉尔伯特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位于美军对日战略反攻的轴线上。1943年11月20日，美军调集重兵，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十分惨烈的两栖作战。——译者注

(6)夸贾林环礁（Kwajalein Atoll）位于太平洋西部，属于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译者注

20　耶洛斯坦[1]

在舰队按预定时间到达夸贾林环礁前一天的傍晚，威利正赶上值晚8点至午夜12点的班。他观察到舰桥上的水兵们都显得比平时紧张，纵然舰长并不在场也是如此。驾驶室里笼罩着一种沉甸甸的寂静。在昏暗的雷达室里，那些在雷达的暗绿色荧光映照中的一张张幽灵般的面孔并没有停止那没完没了的关于性的议论，不过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兴致大不如前了。议论的重心主要是关于性病的问题。信号兵们都蹲在信号旗袋上边喝着变了味的咖啡边小声地嘀咕着。

并没有正式通知说舰队将于清晨抵达夸贾林，不过他们有舵手做他们的情报员，威利每晚都和马里克一起通过观测星星来确定军舰的方位。所以，他们同舰长一样清楚军舰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

威利没有那种普遍的阴郁情绪。他意气昂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再过12个小时他就要投入战斗了，再过24小时他就是一个曾经为了他的国家冒过生命危险的战士了。他自觉坚不可摧。他知道自己正在迈向危险的边缘，但这危险倒像是一种娱乐，就像骑手在赛马时越过高栏一样。他为自己毫无恐惧感而自豪，而这也更使他意气风发了。

除了舰长之外，只有他知道“凯恩号”将在黎明时分执行一项充满危险的使命。在一批专人护送的绝密信件里，有一封是给“凯恩号”的新命令。这艘扫雷舰要掩护一轮登陆艇对海滩发起的抢攻，它本身位置离那个滩头只有1000码远，完全在海岸炮火的射程之内。之所以要这样行事，是因为那些低矮的登陆艇本身很难掌握正确的航向。威利虽未参加过实战，但自视情绪比那些参加过战斗的老兵们的还好，尽管他知道迫在眉睫的巨大风险而他们并不知道。

他的乐观心理其实是建立在他凭着自己的直觉和胆识对他们处境的一种狡黠估测之上的。他无须在哪个滩头登陆，更没有与那些挥舞着刺

刀，身材矮粗的黄种人面对面遭遇的风险。他真正面对的是“凯恩号”遭到炮弹、鱼雷或水雷的轰击而不幸瘫痪的越来越大的可能性。有利于他在随后的24小时内幸存下来的几率已从正常情况下的差不多万分之一下降到虽小得多，但仍可无虞的程度，也许会下降到七、八十分之一吧。威利的神经细胞就是这么推理的，而这种推理又往他的大脑里输入了一些兴奋剂使这位少尉勇气大增。

水兵们的计算之所以不这么乐观，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水兵们曾经见过战斗的种种不幸后果：一艘艘舰艇燃烧起红色和黄色的熊熊大火，一艘艘舰艇下沉，战士们在倾斜的泡在水中的舰体上乱滚乱爬，有的人浑身浸透了燃油，有的人被炸得血肉模糊，还有的人死了，尸体在水里漂着。他们的算计倾向于认为令人不快的可能性大于幸存的几率。

“甲板值勤官！”这是从海图室的对讲管道里传出来的奎格的声音。威利吃了一惊，看了看微微发亮的夜光时钟。10点30分，是舰长回他的卧舱的时候了。他俯身到对讲管道那喇叭形的黄铜话筒上，喊道：“我是基思，喂，喂。”

“威利，到我这儿来一下。”

这位舰长全身披挂，还穿着救生夹克，已经爬上了挂在领航员桌子上方的帆布床。在威利关上海图室的门，自动打开了舱壁上那盏红色电灯将房间照亮的那一瞬间，他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幅图景。室内的空气被香烟的烟雾弄得污浊不堪。“情况有何进展，威利？”

“一切正常，长官。”

这位舰长翻过身来侧躺着，使劲地打量着少尉。他的面孔在红色的灯光下显得瘦长而且胡子拉碴的。“你看过我晚间的命令了吗？”

“看过了，长官。”

“若是有任何一点哪怕是最微小的异常情况，你就叫醒我，明白了吗？别怕打断了我的美人觉。叫醒我。”

“是，好的，长官。”

然而，这一班岗像往常一样在嗵嗵的响声、曲折前行、保持在队列中原定位置的常规操作中过去了，什么事都没发生。在11点三刻，哈丁磕磕绊绊地到微风习习、光线朦胧的右舷上来找他。“到换你下岗的时候了。”他嘴里喷出一股淡淡的咖啡的香味，忧伤地说。

“还有40英里就到了，却仍无任何动静。”

威利在下去之前犹豫了一下，考虑是否在主甲板上的某个角落里凑合一觉。他从梯子上往下走时，看到有一半的水兵竟和他持有同样的想法。甲板上已没有一个空着的角落了，连走路的通道都不太宽裕了。这一景象使威利觉得不屑一顾，且胆壮起来。他走到下面，脱掉衣服，钻进了被窝。虽然正是睡觉的时辰，他倒觉得这时躺在自己的床上有点怪怪的，就好像他生病了，大白天地还在床上躺着似的。直到他酣然入睡前，他还在庆贺自己的老练坚强。

当，当，当，当……

总警报器还未停止鸣响，他已身穿内衣内裤窜上了甲板，手里抓着鞋子、袜子、衬衫和裤子。他眼前的大海风平浪静，黑暗的天空繁星闪烁，众多舰船在散开的队形中穿梭般来来往往。水兵们奔跑的脚步声在昏暗的过道里嗵嗵、嗵嗵地一阵乱响，有的在往梯子上爬，有的在往梯子下奔。此时此刻，谁也不会因为他们没戴头盔，没穿救生衣而惩罚他们了！威利刚提上裤子，通往军官起居舱的舱口便在他身后哐啷一声关上了，舰艏修理队的水兵们又立即将它牢牢扣死。这位少尉没穿袜子就穿上鞋，匆忙爬上登舰桥的梯子。这时，驾驶室里的时钟正指着3：30。窄小的驾驶室里影影绰绰地挤满了人。威利能听见钢球相互摩擦发出的吱吱声。他从一个挂钩上取下他的救生衣和头盔，走到那垂着肩膀的哈丁身边。“你可以交班了。出什么事了？”

“没事。我们到地方了。”哈丁指着左前方说，同时把望远镜递给威

利。威利在天际，在海天相接的那条线上，看见一个细小模糊的、不规则的、大约有指甲盖那么大的黑点。“罗伊—纳穆尔。”哈丁说。

那小黑点边沿出现了微小的黄色闪光。威利问道：“那是什么？”

“战列舰提前两个多小时就离开舰队到那里去了。我猜那就是那些战列舰。不然就可能是飞机。有人正在把那个海滩变成地狱。”

“啊，这场强攻开始了，”威利说，对自己怦怦的心跳有点生气。“若无变动，我就接替你了。”

“没有变动。”

哈丁脚步沉重地离开了舰桥。此时，轰击海岸的爆炸声越过汹涌的海涛传到了威利的耳朵里，不过在那么远的距离听到的只是微弱的砰砰声，就像是水兵们在舰艏楼上拍打床垫似的。威利心说，这些隐约的声音与彩色闪光代表着暴雨般落到日本人头上的毁灭性轰击，于是他在顷刻间想像自己是一个在熊熊燃烧着的丛林中歪斜着眼睛趴伏着、颤栗着的士兵。然而这一画面就像杂志里描写战争的故事那样有一种不能令人感到满足的虚假效果。事实上，威利初次见到的这个战斗场面使他感到失望。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次小规模的无足轻重的夜间炮术演练。

夜色渐退，天色由苍白转成蓝灰，星星已隐没，当舰队在离海岸三英里处停止前进时，海面上已是天光大亮。一艘艘登陆艇从运输舰的起降架上下到了海里，像成群的甲壳虫一样，成串成片地漂浮在水面上。

威利·基思现在才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中了。因为海滩上还没有还击的炮火，此刻的战争还只是单方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冒险。由白色沙滩环绕着的一个个翠绿的小岛上已经有许多地方在燃烧，冒烟。那些大铁桶似的旧战舰在和平时期向来是众多新闻记者讥讽的对象，现在正每隔几分钟便将成吨的炮弹射进那灌木丛生的小岛，隆隆的巨响犹如雷鸣。它们在证明过去30年中花在它们身上的高昂费用没有白费。分列在它们旁边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也在

向环礁倾泻着雨点般的炮弹。海军的炮火时而稍事停顿，这时，一队队战机便鱼贯飞到那些小岛的上空，一个接一个地进行轮番轰炸，直炸得浓烟四起，火光冲天。有时，炸中了某个油库或弹药堆，腾起的蘑菇状黑烟会高高升起直上云霄。爆炸的威力把“凯恩号”军舰的甲板都震得直颤悠。在这整个期间，运输舰一直在不停地倾吐着登陆艇，而这些登陆艇随即便在汹涌的灰色海面上组成严整的扇形队列向前推进。太阳出来了，透过蒙蒙的水汽显得惨白刺眼。

环礁的外貌尚未因所遭受的袭击而被毁坏。这里、那里升起的许多橘红色火焰以及新冒起的黑色和白色烟团，在这些青翠悦目的小岛上倒成了装饰性的点缀。空气中洋溢着火药味，使威利觉得，节日般的热闹气氛和欢乐的效果在这天早晨可算全都齐全了。他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实际上，这是因为那种弥漫着的气味和不断的轰隆声使他想起了7月4日国庆节放焰火的情景。

基弗和他在左舷边上待了一会儿。几绺黑发从这位小说家头盔的灰色圆顶下垂了下来。他的两只眼睛在深陷的、暗影中的眼窝里灼灼发亮，露出了全部眼白。“喜欢这表演吗，威利？似乎完全是我们这一方在演出。”

威利举臂遥指着正向那在丽日下看起来不堪一击的环礁岛屿围拢的一群群舰艇，说：“真够多的，真够多的。你此刻对海军作何感想，汤姆？”

基弗嘴角一歪，显出满脸笑容。“说实在的，”他说，“纳税人也该为他们付出的上千亿美元得到点什么了。”他说完便快速登上梯子爬到舰桥上去了。

奎格出现了，腰弯得快要伏到地上了，脑袋在他那木棉救生夹克的大领子外不住地转来转去。他的一双眼睛眯得都快完全闭上了，样子像是在开心地微笑。“好啊，值日官先生。我们登上海滩应该乘的那批坦克登陆艇在哪里啊？”

“哦，我猜想就是APA17所运载的那一批，长官。”威利指着左前方大约4000码处的一艘巨型灰色运输舰说。

“APA17，噢？你确定它们就在那艘运输舰上吗？”

“命令是这么说的，长官。APA17上的第四雅各布小队。”

“好。那咱们这就到APA17那边去。标准航速。你继续指挥吧。”

这位舰长转到驾驶室后面就不见了。威利大踏步走进舵手室，自命不凡地开始大声发布命令。“凯恩号”退出屏蔽队列向那些运输舰驶去。战列舰炮火齐鸣的隆隆爆炸声随着“凯恩号”每向前靠近100码就愈加震耳一些。这位少尉觉得有点晕眩，同时又轻飘飘地得意洋洋，就好像他一口喝下了一大杯掺了姜汁的威士忌似的。他在舰艏的两翼之间来来回回，测量着那艘APA17的方位，呼叫雷达室向他报告距离，以控制不住的兴奋和信心大声指挥着舵手变换航向。

聚集在那艘APA17运输舰周围的舰群中，有一长列坦克登陆艇朝这艘陈旧的扫雷舰驶来。威利去找舰长，发现他在一只旗袋上歇着，既看不见那些运输舰也看不见海滩，正抽着香烟，漫不经心地同恩格斯特兰德闲聊天。“长官，第四雅各布小队好像是朝我们这边开过来了。”

“好啊。”奎格模模糊糊地朝海上望了一眼，便又抽起烟来。

威利问道：“我该做什么呢，舰长？”

“随你的便。”这位舰长哧哧地笑着说。

少尉瞪眼瞧着舰长。奎格又接着跟那个信号兵讲起了攻击阿图岛的趣事。恩格斯特兰德转过眼去看了看那位在甲板上值日的军官，并无奈地朝他耸了耸肩膀。

威利回到驾驶室。那些坦克登陆艇正冲起阵阵浪花朝“凯恩号”驶来。威利从望远镜里仔细观察，能够看见为首那艘坦克登陆艇的艇艉上站着一位军官，腋下夹着一个绿色的大扩音喇叭。浪花溅满了他的救生

衣和咔叽布制服，也打湿了那些蹲在他前面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脊背。那艘坦克登陆艇及乘员在望远镜里只是些模糊的七彩人影。威利可以看见那些水兵在互相叫喊，但听不见喊些什么，就仿佛是在看一个陈旧的无声电影的镜头。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他认为“凯恩号”应该停止前进，但又不敢擅自做这种只有指挥官才能做的决定。

马里克进了驾驶室。“哎，舰长在哪儿？我们要撞上那些小家伙了！”

这位少尉用拇指向左舷门外指了指。马里克大步走了过去，并回头看了看那个旗袋。“喂，”他马上下令说，“所有发动机停车。”他从左舷窗下面的一个架子上取下一个破旧的红色硬纸板做成的话筒，走到外面的左舷。“凯恩号”减慢了速度，开始摇晃起来。“喂——登陆艇——”马里克大声喊道。

坦克登陆艇上那个军官回应的喊声从水面上隐隐传了过来，显得年轻而吃力，显然是南方口音，“第四雅各布小队准备开往登陆地点。”

奎格从驾驶室门外伸进头来，生气地喊道：“这里在干什么呢？谁说过要停航了？是谁在向谁大喊大叫呢？”

副舰长从另一翼大声对舰长说：“对不起，舰长，我们看来要超过这些小家伙了，所以我下令停止前进了。那是第四雅各布小队。他们已准备好前去登陆了。”

“哦，那好吧，”舰长喊道，“那么，这事就不谈了。到登陆点的航向和距离是多少？”

“航向175，距离4000，舰长。”

“好的，史蒂夫。就由你指挥开到那儿去吧。”奎格说完就不见了。马里克又转回身子对登陆艇喊话，登陆艇上那位军官把话筒搁在耳朵上以便听清马里克说什么。“我们——也要——前往，”这位副舰长声音洪亮地喊道。“跟着——我们。祝——好运。”

登陆艇上那军官挥动了一下话筒就蹲下身去，接着那登陆艇便又启动马达向前驶去。现在他那小小的登陆艇已与“凯恩号”并肩前进，与“凯恩号”之间的距离只有50码。那是一艘坦克登陆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出来的众多水陆两用舰艇之一，是一种装有看起来与其并不相称的履带的钢铁怪物。它能够在陆地蹒跚地行驶，也可以在浅海中作短距离涉渡，而单独来看，这两种性能都不强。它之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它同时具有两种功能。威利对那些像玩具一样在大海上颠簸摇晃着前进的小艇上浑身湿透的水兵们深感同情。

马里克驾驶着“凯恩号”向环礁驶去。在“凯恩号”与日本人的安奴宾岛（海军戏称之为“雅各布”[(2)]）之间，除了白浪滔滔的数千码水面之外空无一物。威利现在可以看见海滩上的细节了：一间小屋，一只被遗弃的划艇，一些油桶和众多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棕榈树。他觉得他还从未见过一种绿色像“雅各布”岛这样浓郁富丽，也没见过像这个小岛的那么白的沙滩。树丛顶上有两处冒着美丽的橘红色火焰，但任何地方都没有有生命的东西在活动。他回头看了看后面那一串坦克登陆艇，注意到最前头那只登陆艇上有个水兵在拼命地打着旗语信号。威利用手臂打信号告诉他，“请讲。”那边立刻打出旗语，“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减速。”有好几次，在坦克登陆艇扎进浪花飞溅的波谷时，那水兵也从他打信号的立脚处沉了下去。每隔几秒钟，小小的登陆艇就被一道溅起的水帘打个透湿。

奎格从驾驶室后面急匆匆地走到威利跟前，“喂，喂，这是怎么回事？”他急急地问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又问道，“喂，你看得懂，还是看不懂啊？”

“他们要我们放慢速度，舰长。”

“那可就他妈的太糟糕了。我们应该在H钟点抵达登陆出发线的位置的。他们如果跟不上我们，我们将在抵达预定地点时抛下一道海水染色标记，那样也就可以了。”奎格眯起眼睛看了看那个小岛，然后就跑进

了驾驶室。“老天爷呀，史蒂夫，你是想冲上海滩去吗？”

“不会的，先生。离登陆出发线还有大约1500码呢。”

“1500？你简直是疯了！离海滩已经不到1500码了——”

“舰长，对罗伊岛最贴近的正切距离是045。现在的正切距离是065。”

在左炮门照准仪旁的信号兵额尔班喊道：“对罗伊岛的左正切距离是064。”

这位舰长飞步跑到左舷，把瘦小的信号兵推到一边。“你一定是眼瞎了。”他把眼睛凑到照准仪上。“果然如我所料！是054，这就使沿方位线停泊与游走毫无余地了。我们现在是在登陆出发线以内了。右满舵！右满舵！”他大声命令着。“全体发动机全速前进！抛出海水染色标记！”

烟囱里喷着大股的滚滚黑烟。“凯恩号”急剧地向右后方猛转，在它快速向相反航向急驶时在海面上划出了一个狭窄的白色半圆。不到一分钟，坦克登陆艇的第四雅各布小队便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成了一串起伏不定的小黑点。在靠近他们的前方海面上是一片明亮的黄色斑点。

在这天后来的时间里，不管怎么样，“凯恩号”与成百艘攻击舰队的其他舰船一起英勇地穿过了“雅各布”岛与伊万岛之间的海峡。两个岛上都飘扬着美国国旗。“凯恩号”在环礁湖里抛锚泊定。奎格下令在该舰四周武装警卫的士兵击毙任何落水的日本散兵，并命令水兵们退出了各自的战斗岗位。其他便无事可干了。被紧紧围在运兵舰、运货舰和驱逐舰中间的“凯恩号”即使有命令叫它向海滩上开火，它也办不到了。那些心怀感激的水兵离开了他们的炮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立刻便到下面睡觉去了，他们都已在各自的岗位上连续颠簸了14个小时。他们就像敏感的猫儿能嗅出可能到来的危险似的，知道在夸贾林环礁再也没有任何威胁

了。威利也困得眼睛都疼了，但他没有去睡，反而到舰桥上去观看这场演出。

夺取夸贾林的战役，作为一个年轻人步入战争的开始，显得有点古怪。它很可能是人类打过的最古怪的一场仗。它是在数千里之外，在数月之前，一枪未发就已经打赢了的一仗。舰队司令们早已正确地猜测到了，日本天皇的这些“不沉的航空母舰”缺少了一种重要的商品：飞机。太多的日本战机在守卫所罗门群岛的空战中已被击落。至于他们的战舰，剩下的那些由于已成了日本帝国的宝贝，而受到小心保护的武器根本算不上武器。仅是大批美国军舰及士兵的到来，就已经从理论上宣告了战斗的结束。守卫夸贾林环礁的寥寥几千日本人马却要面对从海上冒出来的庞大舰队，只经过短短几小时雪崩般的狂轰猛炸就使他们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按照全部的战争逻辑，各个小岛本该在日出时分都已挂起了表示投降的白旗的。因为日本人显然不愿意按照战争逻辑自愿投降，海军的飞机、大炮才怀着异样高兴和恶作剧似的心情动手以猛烈的火力全歼了他们。

威利兴高采烈地为这一景象鼓掌称快，全然没有想到它所造成的生命灾难。轰炸与炮击在无比绚丽的粉红与浅蓝相间的夕照中烘托出忏悔火曜日[3]似的节日气氛。现在这些翠绿的小岛上燃烧着大片大片的红色火焰。点点深红色的曳光弹划出的一道道美丽线条装饰着紫红色的波涛，大炮炮口喷出的一团团火焰在暮色中显得越来越明亮，越来越黄，爆炸的震波撼动着周围的空气，到处弥漫着的火药味在阵阵清风中与被炸倒并燃烧着的热带植被的芳香奇妙地混杂在一起。威利俯身在舰桥的舷墙上，救生夹克堆在脚下，头盔也从被汗湿的前额掀到了脑后。他抽着香烟，用口哨吹着科尔·波特的小调，还时不时地打个哈欠，俨然是一位疲倦而又过足了娱乐之瘾的看客。

这种完全配得上作一名成吉思汗的骑士的冷酷，出现在一个像基思少尉这样性格愉快的小家伙身上是很奇怪的。从军事角度看，这当然是

笔无价的财富。就像大多数对夸贾林环礁执行死刑的海军刽子手一样，他好像也把敌人看成是一个有害的动物物种。从那些日本人咬紧牙关，至死都不吭一声的惨烈状况来看，他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似乎也相信他们是在同一些入侵的巨大的武装蚂蚁在战斗。这种双方都不把自己的对手当作人的麻木心态，也许就是太平洋战争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屠杀的关键。攻占夸贾林环礁是这种大屠杀的第一例，也是海战的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战例，可供以后几代人借鉴。还从来没有过筹划得这么精明，像完成外科手术似的得以完成的一场战役。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对战争的初次体味，它却是太丰富，太容易，太异乎寻常，太完美了。

惠特克从梯子顶上探头到舰桥上，说："开饭了，基思先生。"这时，星星已在天上闪烁。威利走到下面与其他军官一起吃了一顿味道极佳的牛排。餐桌被收拾干净后，威利、基弗、马里克和哈丁仍围坐在那铺着绿呢子台布的长桌边一起喝咖啡。

"哎，"基弗点了一支香烟，对马里克说，"你对'老耶洛斯坦'今天的表现有何想法？"

"别再说这事了，汤姆。"

"咱们还没抵达登陆出发线就掉转了尾巴，把坦克登陆艇上那些可怜的傻小子们扔下不管，让他们自己给自己导航。那可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呀，难道不是吗？"

"汤姆，你那时又没在驾驶台上，"副舰长不客气地驳斥道，"别胡说八道。"

"我那时正好在驾驶台上，没一件事情逃得过我的眼睛和耳朵，史蒂夫，我的老伙计。"

"我们留下了海水染色标记。他们知道他们的方位——"

"我们是在登陆起始位置差不多20度之外时留下标记的——"

“是10度。舰长读出的数字是54，不是64——”

“哼，你相信那个？”

“我们在掉头时往前又走了六七百码。黄色标记的位置可能正好。”

基弗突然转脸问威利：“你说呢？我们像一只吓破了胆的兔子逃跑了，难道不是吗？”

威利犹豫了片刻，“哦，我当时没看照准仪。额尔班是很容易把方位数字读错的。”

“威利，你整天都在甲板上值班。你看见过奎格舰长在舰桥朝着海滩的那一侧露过面吗？”

这问题可把威利吓了一跳。猛然一想，他还真没看见过。白天舰长穿梭似地来回奔跑以及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使他极度困惑，尤其是在那以前的机动过程中，他总是钉在驾驶室里以便他监视舵手和倾听舰与舰之间的交谈。不过，这位小说家的暗示也太离奇可怕了。威利瞪眼瞧着基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哎，你怎么了，威利？你到底是看见了还是没看见？”

马里克生气地说：“汤姆，那可是我听到过的最该死的话啊。”

“你让威利说么，史蒂夫。”

“汤姆，我当时正忙着整理我自己的思想，没有去操心舰长的事。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而你却像个懂事的普林斯顿乖孩子似的在撒谎，”小说家说道。“好啊。那我就向你这位尽心尽力保护‘凯恩号’及美国海军荣誉的乖孩子鞠躬致敬了。”他站起来，拿着他的杯子和碟子向西利克斯牌咖啡壶走去。“你那么做当然很好，但我们要为这艘军舰的安全负责，更不用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颈上人头了，而不正视现实绝不是什么明智的态度。”他边说边给自己倒了一杯新鲜的浅棕色热咖啡。“我们大家现

在都得面对一个新的事实，孩子们，那就是我们的舰长奎格是个胆小鬼。”

门开了，奎格进来了。他刚刮过脸，还戴着头盔，腋窝里夹着救生衣，“汤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给我也倒一杯和你一样的咖啡好吗？”

“没问题，舰长。”

奎格在桌子顶端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把救生衣扔到甲板上，同时开始转动他左手里的钢球。他翘起二郎腿，上面那条腿不住地晃动着，致使他那整个瘫软的身躯也跟着有节奏地一上一下地颤悠着。他瞪着两眼直视着前面，噘着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他两眼下面有两道深深的青色阴影，嘴边上有一圈深深的皱纹。基弗往一杯咖啡里放了三茶匙糖，并把那杯子放在舰长面前。

“嗯，谢谢，好清香，头一回。”这是他来到军官起居舱后十分钟时间里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奎格时不时地看一眼那些军官，马上又把目光回到他的咖啡杯子上。终于，他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清了清嗓子，开口道：“喂，威利，现在你好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那就让我在这里看一些你译好的电文，如何？我还有27份电文等着看呢。”

“我这就译，舰长。”少尉打开保险柜，慢吞吞地拿出那些译电码器具。

“汤姆，”舰长眼睛看着他的空杯子说，“我的记录显示杜斯利的第十二份军官资格课的作业今天就该交了。它在哪儿呢？”

“长官，从今天早晨3点钟起我们一直处在战斗岗位——”

“我们现在可不在战备状态，而且已有两个小时了。”

“杜斯利有权吃饭，洗澡，并休息一下的，舰长——”

“休息是在完成了任务之后做的事情。我要求杜斯利在今晚睡觉之前把那份作业交到我办公桌上，而你在从他手里收到并改完那份作业之

前也不能去睡觉。明白了吗？”

“明白，长官。”

“基弗先生，注意点你那自作聪明的说话腔调，”这位舰长眼睛看着墙，站起来说，“工作考核报告里还包括诸如献身精神和服从上级这类内容。”此时，他已从军官起居舱出去了。

“你认为他听见了吗？”

“听不见的，别担心，”基弗确实毫不担心地说。“那是种排行第二号的哭丧脸。成因是通常的疲劳也许再加上一两种溃疡症引起的巨痛。”

“你最好看住你那该死的舌头。”马里克说。

小说家大笑了。“你不能说他不机灵。不管作战不作战，杜斯利都得做他的作业。你从未见过一个比老懦夫更肆无忌惮地使用调查表的了——”

马里克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边走边往头上戴了一顶已破损的军便帽。“我正告你，”他冷冷地说，“基弗先生，本舰指挥官的名字是奎格舰长。我是他的副舰长。我不许在我面前再叫这种诨名，你听见了吗？除了朴素的奎格舰长之外，不准再有这种什么老懦夫之类的称呼了。”

“那就去告发我好啦，马里克先生，”基弗说，眼睛瞪得连白眼珠都全露了出来。“告诉奎格我对他的看法。让他以冒犯上级罪把我送交军事法庭好了。”

马里克狠狠地骂了一句简短的脏话，走了出去。

“哈，我想我得去找那可怜的杜斯利了，”基弗说，“怎么也得逼着他把那份作业完成了。”

哈丁说：“我的舰上服务账目检查表也该做出来了。”他把一本杂志抛到一边，打了个哈欠。“我看还是在睡觉前把它做出来为好。上个

月，他在凌晨1点派人来叫我给他送去。”

“咱们的舰长真是个才华出众的管理者。”基弗走出去时说。

哈丁和基思怀着既古怪又有点为难的好奇心情，以完全相同的表情相互对看了一眼。哈丁抓了抓自己的头。“威利，”他轻声说，“舰长确实是不断往舰桥有遮蔽的那一边躲吗？”他凭借在弹药舱同住三个月、两个初出茅庐的少尉一同在桅杆顶上受罪的兄弟情谊讲出这话，以期威利以实相告。

“哈丁，我说不准，”威利不由自主地压低声音回答道。“我看见他的次数好像比平时少很多。但是——嘿，你知道基弗讨厌咱们的舰长。”他垂下眼睛看着译码机。

哈丁站起身来说：“那可太棒了——太棒了。”

“也许他全都错了。”

“假如这艘军舰被卡住了会怎么样呢？”哈丁忧心忡忡而又为难地紧闭着嘴唇。“一个舰长的职责是将咱们带出困境，威利，而不是检查检查什么报告、什么作业是否如期完成了。老实说，这艘军舰的服务账目检查制度简直是荒谬可笑。我是一名会计师学校的毕业生，我曾给奥朗达加碳化公司查过账。天知道如果我的老板看见我在那个小卖部里清点一块块欧·亨利牌肥皂和一管管牙膏，他会怎么说……唉，所有那种事情都无足轻重，明白吗？我是志愿加入海军的，而今我是在‘凯恩号’上，如果一个职业会计师稽查‘凯恩号’服务账目中的分分角角的小事对事情有帮助的话，我可以做这种检查。但从海军方面说，怎么也应该给我一艘有用的军舰，一位会打仗的舰长呀——这一切的麻烦不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对不对？”

“喂，现在说这种话还有什么用。我们现在赶上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家伙。这是战争的不幸。我们可能会被关进日本人的战俘营。但我们必须坚持始终，就是这么回事——”

“威利，你是个好人。”哈丁说着，站了起来，“不过，你是个没有妻室的人。你和我不一样。我担心的有五个人，我、我老婆，还有三个孩子。特别是一个孩子，一个六岁大的小小子，笑起来可爱极了。记住什么时候提醒我把他的照片拿给你看。”

哈丁匆匆从过道里走去，消失在他卧舱的绿门帘后面。

---

(1)耶洛斯坦（yellow stain），黄斑，隐喻怯懦。——译者注

(2)雅各布·罗格温（Jacob Roggeveen，1659—1729），荷兰海军上将，他的舰队1722年复活节星期日那天在南太平洋发现了一个神秘小岛，后该小岛被命名为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译者注

(3)忏悔火曜日（Mardi Gras，俗称狂欢节，也称食肉火曜日），四旬斋前的狂欢节的最后一日。——译者注

21　死神与冰淇淋

第二天拂晓，北方攻击舰队为基思少尉上演了另一场好看的节目。

总警报器凄厉的呜呜声使他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连奔带跑地赶到了舰桥上，只见雾气蒙蒙的蓝色曙光中交织着Z字形的、抛物线形的炮火和猛烈爆炸发出的红黄色火焰。大炮的轰鸣震得他的耳朵嗡嗡作响。他急忙从救生衣口袋里掏出两张专门为此准备的卫生纸放在嘴里嚼烂，揉成两个纸团，分别塞进自己的两个耳朵里。那些爆炸声立刻便变成了隐隐的听起来比较舒服的噗噗声了。这是他自己的发明，是在一次大炮射击演习中发现棉花不够用时想出来的。

“凯恩号”的3英寸口径舰炮在这种炮火准备中毫无用武之地。奎格让全体船员都守在战斗岗位上，直至太阳高高升起才将他们解散。威利继续留在舰桥上欣赏那雷鸣般的轰响与熊熊燃烧的火景。8点30分，一批攻击舰艇排列成一个长长的弧形阵容悄然驶过平静的海面，向环礁北部的主要堡垒——罗伊—纳穆尔岛驶去。此时的各个小岛已完全失去了原先的葱茏翠绿，惨白中点缀着一片片焦黑。小片的火焰依然在燃烧，在阳光中显得有些苍白。所有的绿叶植被有的已被烧焦，有的已经枯死，只留下一片片断干残枝，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透过这些断干残枝可以看见已变成废墟的低矮建筑物和一些空荡荡的断垣残壁。威利从望远镜中观看到攻击舰艇抵达了海滩，蜂拥而上的坦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正在向前挺进，以及从各个小岛腹地那灰白色荒野里喷射出的意料不到的白色和橘黄色火光。他看见一些海军陆战队士兵倒下了。那景象使人振奋又有点悲哀，就像是看见一个拳击手被击倒在地一样。

他打开专用的短波收音机，JBD640，热切地偷听起海岸上坦克里的战斗人员的谈话。他惊奇地注意到他们已舍弃了海军互相联络时的用语。他们以简短、愤怒、恶毒的语句在彼此之间，以及与那些在竭力用

炮火保护他们的军舰交谈。他们使用的都是一些可怕的肮脏话语。与军舰上士兵们那种郑重其事的、带有歉意的讲话语气相比，岸上士兵们那火辣辣的话语形成了一种颇为滑稽的反照。这实在新鲜有趣，威利一直听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听到有一个人正在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污言秽语不停地咒骂时突然死于非命，不禁毛骨悚然。至少，他猜测那人是死了，因为那人正在恳请海军用炮火消灭一个正在用机关枪向他猛烈扫射的碉堡，他的话就突然中断了。威利生出一种隐隐的羞耻感，因为当别的战士正在一个个死去时，自己却在存储以供将来在客厅里闲聊时的趣闻逸事，这样的行为表明他完全没有人的感情。可是，他却并没有因此而关掉收音机。

不过，在吃午饭时，在一个特定的瞬间，他于心不安了。当时他正往冰淇淋上加浓稠的巧克力汁，一声前所未闻的震天动地的猛烈爆炸直震得银制的餐具和玻璃杯子哗啦啦作响，连他的脸上都觉出了爆炸的震波所激起的气浪。他跳了起来，与基弗、佐根森一同跑向右边的舷窗。佐根森掀开遮着窗口的薄铁板，他们便从那里使劲地往外看。一个巨大的黑色云团正从纳穆尔岛上缓慢地冲天而起，下面的滚滚浓烟中长而丑恶的暗红色火舌四处乱窜。“毫无疑问，是个大弹药库。”基弗说道。

“我希望它已把几千名日本鬼子炸回到他们的老家去了。”佐根森正了正他的眼镜说。

“我怀疑它真能那样，”基弗回到他的座位上。“那些还活着的日本人全都躲在修筑得很好的深洞里，而我方的一些人也和他们一起被炸上了天，这是可以肯定的。”

威利瞪大眼睛瞧着这场大屠杀大约有一分钟左右，这时，他闻到一股温热的香味拂面而来，原来是佐根森少尉呼出的气息吹到了他的脖子上，还可以听见这位少尉嘴里嚼肉的声音。然后，威利也回到自己的座位，随即将羹匙插进那洒着一道道棕色巧克力汁的诱人的白色冰淇淋里。他忽然想到，自己在这里泰然地吃着冰淇淋，而那些在只有几千码

之外的纳穆尔岛上的陆战队士兵却正在挨炸，这种对比是何等的令人于心难安。可他的不安感并没有使他停止吃他的冰淇淋，只是这个想法像一粒沙子在他脑子里滚来滚去，使他颇感不适。最后，他禁不住将这种想法大声说了出来。

其他军官都生气地看了看他，但没有一个停止吃他们的甜食。不过，那个往常习惯于往自己碟子里加很多巧克力汁，多得都让别人看着倒胃口的杜斯利，这时伸手去拿巧克力汁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然后才在他的冰淇淋上按螺旋形一圈圈地加了薄薄的一层巧克力汁，而且在放回碟子时显得小心翼翼。

基弗推开已被他刮得干干净净的碟子，说道："别犯傻了，威利。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少数人看着许多人被杀死而他妈的庆幸死的不是他们自己。"他点燃一支香烟。"他们明天就可能让咱们去环礁湖里扫雷。这些小岛那时很可能已全被攻占了。那时，许多陆战队士兵们也许会围坐在海滩上吃午饭，也许会看着咱们全都被炸得飞到半天空里去。而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因此而少吃一口的。"

"至少他们吃的将是应急口粮，而不是带巧克力汁的冰淇淋，"威利说，"反正，这可是太——太奢侈了。"

"喂，我说，你如果不吃冰淇淋也没人会把你送交军事法庭呀。"基弗揶揄他说。

"一天夜里，我们沿瓜达尔海岸运送一批陆战队士兵，"马里克边说边用小勺盛起一勺甜食，"那晚海上风平浪静，可他们全都晕船晕得像死狗一样。那位陆战队的上尉就躺在那个长沙发上。他说，'我确实一点都不喜欢瓜达尔卡纳尔，但我宁肯在上面待一年也不愿在这艘破军舰上哪怕只呆一周。'上尉说他要是听说我们去扫雷，准会从舰上往海里跳。他说，'据我所知，这场战争中最糟糕、最要命的事儿就是扫雷。我真弄不懂你们这些人明知自己是在一艘扫雷舰上，怎么还能一夜夜地睡得着觉？'"

“这艘军舰真的会扫雷吗？”杜斯利问道，“好像难以令人相信，真的——”

“你不是刚刚交上来一份作业，”基弗说，“用了7页的篇幅准确地说明了我们是怎么扫雷的吗？”

“噢，那个呀。您知道我是直接从《扫雷手册》上照抄下来的。我甚至连那些话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手册里不断地谈到的那个破雷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基思先生，”马里克不满地轻轻哼了一声，说，“吃过午饭立即拉着他的手，指给他看什么是该死的破雷卫。”

“是，好的，长官。”威利说，同时像一只老海狗似的眯着眼睛得意地抽了一口香烟。

餐桌尚未收拾完毕，就有一个无线电报员给威利送来了一份作战命令。他匆忙将它译了出来。“凯恩号”奉命于翌日护送一队坦克登陆艇前往福纳福提[1]环礁。福纳福提远在南方，远离作战地区。威利一想到要离开攻击舰队，心里还颇感到有点遗憾呢。

他在舰长卧舱外边的栏杆旁停住脚步观赏战斗景况，可惜战况已缓和下来了。只有一阵阵零星的支援炮火还在继续着，而大规模的炮火齐射已经结束了。停在环礁湖里的舰队跃跃欲试的好战气氛正在消减。赤身裸体的水兵们从一些停泊着的舰船上跳进大海，在那已不是蓝色而是黄棕色，并且充满垃圾的海水里欢畅地扑腾嬉戏。别的军舰上有人在趁机晾晒被褥，救生索上凌乱地挂满了片片白色。

“福纳福提，是么？”奎格舰长坐在办公桌旁正用一只手从一个汤盘里扒冰淇淋吃，另一只手玩着拼图游戏。“好的。叫马里克到我这儿来。还要告诉惠特克再给我送一大盘冰淇淋上来，另外还要些咖啡——”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是某个新兵试探性的敲击声。是那个无线电报务员，史密斯，摆出的笑脸显示出歉意和为难，他说："请原谅，舰长。他们跟我说基思先生在这里——这可是个重要日子，基思先生。又来了一道战斗命令——"

奎格说："把它搁在这儿吧。"那通信兵把电文放在舰长的办公桌上便匆匆退了出去。奎格只瞥了一眼标题，便惊得差一点从椅子上掉了下来，然后才往后一靠，十分镇定地说："你简直想不到！人事局来的。毫无疑问，是给某个人的调令——"

威利的手闪电般地伸了出去，"我现在就把它译出来，舰长。"

"好的，威利，译吧。甚至可能是我呢。对可爱的老'凯恩号'而言，我的资历是高了点儿。"这位舰长随手把那份文件交给了威利，在威利出门时，他又说："切记，命令是属于军事情报。"

"是，我知道，长官。"

未等威利在军官起居舱里安好译码机，奎格便踱着方步走了进来。这位舰长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干得怎么样了，威利？"

"这就行了，舰长。"

奎格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将电文打译出来。命令是给拉比特海军中尉的，派他到正在旧金山建造的驱逐扫雷舰"橡树号"去任职。

"拉比特，噢？新造的军舰，是吗？好极了。这命令由我拿着，威利。"奎格从威利肩膀上伸过手去把译好的电文从译码机上拽了下来。"有件事跟你说清楚，威利。我，而且只有我，才能决定什么时候让拉比特知道他的调令的事，明白吗？"

"可是，舰长，这命令不是下给他的吗？"

"让它见鬼去吧，威利，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纠缠不清爱讲歪理的人呢！至于这份命令么，它是发给'凯恩号'的，而我是这艘军舰的舰

长，我既然知道了人事局的意愿，那就看我什么时候高兴让拉比特先生离队了。现在就让哈丁接替拉比特我还没有一点信心，没有。就是说，在哈丁基本上达到要求之前，拉比特可以像我们这些人一样继续随舰工作。这点你可清楚了吗？”

威利咽了口气，说道：“清楚了，长官。”

硬是压住给拉比特的调令不让他知道，是对威利良心的折磨。晚饭时，他坐在那位中尉对面，不住地偷眼看那张苍白、忍耐、满面愁容的脸，左眼上永远覆盖着的一绺从头上垂下的纯棕色乱发。威利觉得自己简直像是一个犯罪团伙的成员。

这位少尉现在意识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拉比特。他最初登上“凯恩号”时就是跳进这个人的怀抱里的，而且他仍然记得那语调拖长的欢迎辞，“嗨！用不着这么急嘛！你连往哪儿跳都还没看清楚呢。”起初，威利曾认为他是个毫无趣味的乡巴佬。然而，慢慢地，拉比特的一些其他的品性显现了出来。他换岗从不晚点。他不会拒绝帮别人的忙，而在他帮别人忙时做起来又总是仿佛是奉了舰长的命令似的。水兵们服从他的命令从无二话，虽然他下命令时语气总是那么轻松、随和。他总是准时写好航海日志，并在往来函电太多，威利来不及译完时，常常志愿帮威利解译函电。此外，除了在军官起居舱里对奎格的一般性议论之外，威利还从未听见他说过任何人的坏话。

可是威利太惧怕舰长了，不敢把这个重大的消息悄悄告诉拉比特。那天晚上，拉比特中尉值完中班之后，在雾蒙蒙的晨曦中疲惫不堪地回到他自己的卧舱，一点都不知道让他脱离苦难的签证就在他的舰长的桌子上放着，或者说在这位通讯官的良心上压着，压得威利几乎无法入睡。

早饭后，威利在军官起居舱里正无精打采地解译当天的往来函电，奎格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舰长——显然是一位新任命的指挥官，因为他帽舌上的叶饰仍然金黄明亮，毫无污渍。少尉立即站了起来。

“弗雷泽舰长，这位是我的通讯官，基思少尉。”

威利与之握手的是一位皮肤晒得黑黑的高个子，长下颏，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留着一头金黄色短发，大约30岁左右的男子。这位指挥官的咔叽布衬衫熨烫得很是漂亮。相形之下，奎格身上那被“凯恩号”军舰蹩脚的洗衣房洗得褪了色的灰白色军装就显得太寒碜了。

“只管继续干你的活儿好了，威利。”奎格说。

“是，好的，舰长。”他将要解译的材料移到长桌的远端。

惠特克端着一壶冒着热气的咖啡进来，给奎格和他的客人倒上了咖啡。后来才知道那位驱逐舰的舰长，弗雷泽，刚刚接到命令要回美国去就任一艘新驱逐扫雷舰的舰长，所谓新，意思是它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古董，而是一艘现代的驱逐舰正在经过改装，以便用于扫雷。他说，他是到“凯恩号”上来观摩学习的，因为他对扫雷一窍不通。“他们正在改装的舰艇有整整一个中队，”弗雷泽说，“我这个中队的头头，伍尔舰长，认为我被招回去是要去指挥一个分队，或小队。我说不准。但我确信我必须在扫雷上下点工夫，这是肯定不会错的。”他开始点燃一个弯柄的栗色烟斗。

奎格说：“我将很高兴陪您到各处看看，先生，顺便把我对这里所了解的那点东西讲给您听。他们给您的是什么号军舰？”

“橡树号。”弗雷泽答道。

威利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看见奎格朝他瞥了一眼，他于是赶快低下头工作，躲避奎格的目光。“‘橡树号’，是吗？1650吨级的。我曾在一艘那一吨级的军舰上当过一年下级军官。都是些很好的军舰。”

“人事局好心地把一份我属下全体军官的初定名册寄给了我，”弗雷泽说。他从胸前的衣袋里抽出一张薄纸。“倒像是我在设法要从你手里劫走一个人似的。是什么名字来着？噢——在这儿呢，是拉比特。”

奎格继续喝着咖啡。

“他的调令还没有交到您手里吗？”弗雷泽问道。

奎格又喝了一大口咖啡，然后说：“哦，没错，我们是收到了那份调令。”

弗雷泽微微一笑。“啊，那就好。我想您也该收到了。我看见了人事局从电传机上发给您的电报，而且让我的译电员把它译了出来——是的。他是您负责维修和保养的中尉，是不是？我猜想他对扫雷一定很精通。”

“是一名能干的军官。”

“噢，那么说，我大概是碰上好运了。我能搞到国家空运局相当高级的优先票。拉比特也许能与我一同飞回美国，并在途中给我补上我对扫雷知识的欠缺。”

“唉，可是我们今天下午就要起航了，到南边去。”

“不碍事儿。让他到我的舰上就宿好了。我想我们在一两天之内就能离开这里了。接替我的人已经到了舰上，随时可以接管。”

“可是，还有个接替拉比特的问题呢。”奎格哧哧地笑着说。那笑声在军官起居舱里听着显得陌生而孤独。

“您是什么意思，舰长？难道您舰上没有现成的可以接替拉比特的合格的人选吗？”

“这要看您认为什么是合格了——要不要再来点咖啡，指挥官先生？”

“不了，谢谢您——您有那么短缺人手么，奎格指挥官？拉比特的助手来舰工作有多久了？”

“哈丁？啊，我想有五六个月了吧。”

“他是个能力低劣的人吗？”

“哎，那样说可有点言重了。”

“嗨，舰长，我舰上的军官，除副舰长外，没有一个是我不能在24小时内调离的。我认为保持那样的训练水平是我分内之事。”

“是啊，问题就在于标准是什么了，先生，”奎格说，“我敢说哈丁少尉在许多别的军舰上都会被认为是个各方面都合格的军官。只不过，在我的军舰嘛，表现优异才算合乎标准，而我不能确定哈丁已经快做到优异了。”

“我想我还得再来点咖啡了，请再给我来点。”弗雷泽说道。

奎格说：“威利，能不能劳驾你——”威利连忙起身给两位上级军官倒了咖啡。

“好了，奎格舰长，”弗雷泽说，“我明白您的见解，而且很赞赏您的高标准。不过，‘橡树号’极需一名中尉以使其可以马上编入现役，而我身边尤其需要一个懂点扫雷知识的人。毕竟，我们现在是在打仗。人们必须尽快学，并尽力——”

“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奎格自以为聪明地微笑着说，“我似乎觉得，战时的军官训练标准应该更高一些，而不是更低。您也知道，这可是许多人性命攸关的事啊。”

弗雷泽慢慢地将罐装牛奶掺进咖啡搅拌着，眯缝起眼睛打量着奎格的脸。那位“凯恩号”的舰长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盯着墙望着，仍是面带笑容。一只手搭在椅背上，手里转动着的钢球发出喀啦喀啦的响声。

“奎格舰长，”那位碧眼金发的指挥官说，“您的论点诚然不错。惟一的问题是，我不能因为要等待那个接替拉比特的人达到您的标准，而迟迟不让‘橡树号’投入现役呀，能这样吗？我必须在华盛顿稍事停留向

人事局报到。我如果坦率地告诉他们，您在把拉比特的接替者培训成适合您的标准方面有困难，而请求他们给我另派一名军官的话——”

“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困难，而且我将使本舰军官们的训练状况不比本舰队其他任何舰上的状况逊色，先生。”奎格赶忙说。他放下咖啡杯子时，那杯子啪地响了一声。“我说过了，除了按我自己的标准外，按其他任何人的标准，哈丁都是完全合格的，何况就是按我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训练状况也是极好的，而且，我可以说，就算拉比特今天下午就走，‘凯恩号’照样能够很好地完成一切任务，但我想着重说明的是——”

“您这话我听着很高兴，舰长，而且我确信您说的一点没错，”弗雷泽满面笑容地说，“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今天下午就带拉比特走如何？”

“带走吧，先生——”奎格沉重地左右摆动着头，最后在两肩之间耷拉了下去。他低着头，目光朦胧地凝视着地面说，“哦，我说了，我原本想让拉比特再少留几天，集中精力和时间好好教教哈丁，既然如果那样做的话，显然会给‘橡树号’造成这么大的困难，那就——先生，我很清楚这‘凯恩号’是一艘陈旧不堪、过了时的老军舰，比较起来，‘橡树号’肩负的战斗任务更为重要。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将精良的训练视为这艘军舰的首要任务之一的，如果我在追求优异方面似乎过分热衷了，那么，我并不知道您是否会责怪我，也不知道人事局是否会那样做。”

“正相反，您的高标准是应该得到赞扬的。”弗雷泽说着，站起身，拿起了帽子，“我想于下午4时派我的小艇过来接拉比特过去，舰长。这样省得您的小艇跑一趟了。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那敢情好。”在弗雷泽举步朝门口走时，奎格说，“人事局里您如果有朋友的话，请您跟他们说说，菲利普·奎格，1936级毕业生，也早已到了该有命令调动调动的年限了……我送您到舷梯那儿去，先生。”

“谢谢您。见到你很高兴，基思。”

威利说：“这实在是我的荣幸，我很高兴，长官。”他虽不想流露出他说话时的高兴劲儿，可还是流露出来了。奎格在临走开时恶狠狠地斜了他一眼。

当一名调离的军官离开“凯恩号”时，除去在舷梯旁站岗的值班员之外，通常是没有人加以注意的，值班员也是因为必须在日志上记录这位军官离舰的确切时间。不过，威利，那天下午正赶上他值班，看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在3点30分左右开始发生了。水兵们聚集在舷梯附近低声交谈着，军官们也开始一个一个地溜达到后甲板上。官兵们同样都在观望着陆战队和战车在那些被战火摧残得满目灰白的小岛上运动，或者是取笑那些停泊在附近的一艘驱逐舰周围击水嬉戏的游泳者的体格，再或者就是呆呆地看着甲板上的水兵们把第3号烟囱漆成青黑色。温煦的空气里洋溢着浓烈的油漆的香味。

“看，小艇来了。”有人说道。一艘漂亮的小艇从一艘运输舰前头绕了出来，冲破浑浊的海水朝“凯恩号”驶来。观看的人群中传出了一阵轻轻的叹息声，就好像观剧者在剧情转变时发出的叹息似的。惠特克与一个勤务兵抬着一只陈旧的木箱，上面还摞着两个蓝色帆布手提包。拉比特跟在他们后面出现在后甲板上，他吃惊地朝那一群官兵眨着眼。军官们一个个地跟他握了手。水兵们都站在那里，或是拇指钩着腰带，或是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他们中有几个人喊道：“再见了，拉比特先生。”

那艘小快艇突突突地响着停靠在“凯恩号”的舷梯下。拉比特走到威利跟前，敬了个礼。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神情紧张地眨着眼睛，“请求准许离舰，先生。”

“请求批准了，先生，”威利答道，随即又感情冲动地加上了一句，“您不知道您正在脱离的是个什么东西。”

拉比特面带笑容，拍了拍威利的手，走下了舷梯。那艘小快艇开走

了。威利站在舷梯旁的值班台边，看着沿栏杆列成一线的人们的后脊背。他们使他想起了结婚典礼入口处被绳子拦在外面的那些衣衫褴褛的看热闹的人群。他自己也走到栏杆前，凝望着远去的拉比特。那小快艇转过那艘运输舰便消失不见了，后面只留下一道逐渐消退的泛着白沫的弧形水线。

在随后的那一小时里，奎格舰长发了一通可怕的脾气。佩因特呈给他一份燃料与淡水使用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在夸贾林环礁作战期间，舰上人员的淡水消耗量上升了百分之十。“他们都记不得淡水的宝贵价值了，啊？好啊，佩因特先生，”舰长尖声责问道，“军官和船员们个人48小时内不准用水！大概那样才能让他们知道，在这艘军舰上，我的话不是说着玩的！”

半小时后，“凯恩号”军舰起锚驶离夸贾林环礁湖，前往目的地福纳福提群岛。

---

(1)福纳福提（Funafuti）位于西南太平洋，地处南纬5至10度，西经176至179度间，由9个珊瑚岛组成。——译者注

22　水荒

帆船时代，遇上顺风是幸事，蒸汽时代则不然。

“凯恩号”正以10节的时速艰难地从夸贾林环礁驶往200英里以外的福纳福提岛。天空中一团团的云彩就像一个个肮脏的大枕头。舰身被自己排出的烟雾笼罩着，无法逃脱出去。海风也以大约10节的速度从船尾吹来。因而相对于船体而言，空气根本不流动。这艘扫雷舰好似在噩梦般可怕的沉寂中行进。烟筒冒出的烟雾旋转着滚落到主甲板上，移动缓慢，油腻腻的，隐约可见。烟雾有一股恶臭气味，粘连在舌头和嗓子上，形成一层令人痒痒的恶心的薄膜，还呛得眼睛痛。空气又闷热又潮湿。堆放在后甲板板条箱里烂白菜的气味和烟筒的烟雾混在一起更让人作呕。“凯恩号”的官兵们一个个汗流浃背，肮脏不堪，又无法痛快地冲个澡。大家懒得连舌头也不想动，仅以呆滞悲哀的目光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还不断用手搓揉鼻子。

“凯恩号”和另一艘护卫驱逐舰正掩护着六艘坦克登陆艇，这是些吃力地缓慢行驶的三百多英尺长的肥大船壳，样子就像木头鞋子，而且显得异常脆弱。给人的感觉是，只要用开罐刀对准其大腹便便的船体狠狠地扎下去便可能引发弃船逃命的警报。坦克登陆艇以每小时8节的速度在波浪里摇摇晃晃地前进，弯来绕去的两艘护卫舰的航速要稍稍快一些。

奎格的禁水令大约过了24小时，马里克走进了舰长室。“凯恩号”的这位指挥官正裸身仰面躺在床上。两台嗡嗡作响的高速运转的风扇把气流向下吹到他的身上，然而他那白皙的胸脯上仍然布满了滴滴汗珠。“什么事，史蒂夫？”他问道，身子一动不动。

“舰长，考虑到风向的特殊情况，把停止执行供水条例的时间从两天改为一天行吗？佩因特跟我说，我们有很多淡水，足够维持到抵达福

纳福提岛——”

“问题不在这儿，”奎格大声喊道，“为什么这条船上每一个人都那么极其愚蠢？你以为我不知道船上还有多少水吗？问题是，船上的人一直在浪费水啊。正是为了他们好，才必须好好教训他们一下，就这么回事！”

“舰长，他们已经受到教训了。像这样一天不准用水就跟一个礼拜没水用一样啊。”

船长噘起嘴唇。“不行，史蒂夫，我说了48小时就48小时。如果这些士兵以为我是那种说话不算数、优柔寡断的人，那就无法控制他们了。真倒霉，我自己也想冲个凉啊，史蒂夫。我知道你的心思。但也是为了士兵自己的利益，我们必须忍受这些不便了——”

“我不是在为自己请求，长官。可是士兵们——”

“得了，别给我来这一套！”奎格用一只胳膊肘撑起身子，瞪眼看着副舰长。“我跟你一样关心士兵们的福利，你别在这儿充英雄。他们浪费水了还是没浪费水？浪费了，那么，你要我怎么办啊？给他们全体颁发嘉奖状吗？”

“长官，用水量是增加了百分之十。那天是攻击日嘛。我真的觉得那不能叫浪费——”

“好了，好了，马里克先生。”奎格躺回到床上。“我看你仅仅是为了提出理由而提出理由吧？对不起，我不能奉陪了，此刻天气太热，气味太难闻了。到此为止吧。”

马里克宽阔的胸部起伏间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长官，打扫完后给15分钟冲凉时间怎么样？”

“该死的，不行！喝的汤和咖啡里有足够的水，不会让他们渴死的。这才是重要的。下次他们会记住不得在我的舰上浪费一滴水！史蒂

夫，你可以走了。”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顺风没有脱离“凯恩号”。甲板底下，通风机送入的空气令人无法忍受，绝大部分是烟筒的烟雾。水兵们从舱房里蜂拥而出，三三两两地躺在后甲板室里或主甲板上，尽量远的避开烟筒的烟雾。有些水兵搬出了床垫，但大多数人蜷曲着身子睡在锈迹斑斑的甲板上，用救生衣当枕头。舰桥上的人整夜都呼吸急促地喘息着。在舰艇沿之字形行驶的一些路段，海风不再正直地从船尾，而是从稍稍偏斜的角度吹来，此时只要把脖子远远地伸出舷墙就可以足足地吸入一两口温暖、新鲜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清新的空气。

第二天早晨，火热的太阳浮出海面，发出耀眼的红光照射在一艘好似患了瘟疫的船上。肮脏的半裸的人体伸开四肢躺满了整个甲板，显得毫无生气。水手长吹着起床号，却只能将大家唤个半醒。水兵微微动了动，站了起来，开始挪动沉重得像灌了铅的四肢干起日常杂务，就像《古舟子咏》[1]中的那些由死人充任的水手。眼下“凯恩号”距赤道50英里，几乎朝正南方行驶。随着天空的太阳一小时一小时地往上升，空气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潮湿。而这条船仍摇摇晃晃地艰难地行驶在波光闪烁的海面上，仍笼罩在自身的烟筒的烟雾和烂白菜味的恶臭中。

正午时分，人的天性起来造反了。一伙黑人轮机兵开始在安装着蒸发器的后轮机舱里偷水用，这样奎格就发现不了管道里的水压。消息像电报一样迅速传遍全舰。通往下面灼热难当，当啷声震耳的轮机舱的两道狭窄的钢梯顿时被水兵挤得水泄不通。佩因特很快发现了发生的事，并报告了海图室的马里克。这位副舰长耸了耸肩道：“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清。烟筒的烟雾弄得我两耳嗡嗡响。”

只有水兵能这样幸运地偷水用。消息很快传到了军官的耳朵里，但是尽管他们完全一致地对奎格不忠诚，然而军官帽所体现的那种模糊但又无处不在的象征意义却让他们不能走下轮机室的梯子。

确实，午后3点钟时杜斯利曾把头枕在两肩上，趴在译码机旁，对威利抱怨说他再也忍受不了啦，他要到舰尾的轮机室弄点水喝，威利恶狠狠地盯着他。此时此刻，基思少尉已经不像14个月前走进弗纳尔德楼的那位胖乎乎、满面春风的钢琴演奏者了。基思的嘴和鼻子的周围显出一道道的纹路，圆圆的脸上凸现出颧骨和下巴颏，两眼陷进了污迹斑斑的眼眶里。他神情严肃，满脸是直立的棕色刚毛。一滴滴的汗水顺着脸流进敞开衣领的脖子里，把衬衣弄成了深棕色。“回你的舰艉去，你这个可悲的小杂种。”威利说（杜斯利比对方高3英寸），“你最好住到救生衣里去。我向上帝发誓，我要把你扔到海里去。”杜斯利抱怨着，抬起头，重新有气无力地敲击译码机。

有一个方面，奎格舰长未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完全和其他军官隔离开：他没有个人单用的厕所，不得不下来使用军官起居舱过道里的卫生间。舰长周期性地临时出现在这里有时会引起麻烦。所有的军官都养成了关注舰长室关门声的习惯，一听到这响声，大家就赶紧装出正经的样子。有人会从床上跳起来，拿起一摞军方邮件摆弄着，另一个人会飞快地跑到译码机跟前，第三个人会抓起钢笔和一堆报表，第四个人会翻开航海日志。

既然威利和杜斯利都在干正经事，此刻舰长室的关门声并未使他们感到不安。几秒钟后奎格出现了，穿着破旧的拖鞋飞快地从军官起居舱穿过，同往常一样闷闷不乐地噘着嘴。两个军官忙着译解电报，没有抬头。静寂了10秒钟，随后突然在过道里传出一声可怕吼叫。威利跳了起来，以为，或一半是希望舰长触到了有毛病的电灯插座，把自己电死了。威利跑到过道里，杜斯利也跟着跑了过去。但是舰长什么事也没有，只见他尖着嗓子朝军官的淋浴室里叫嚷一些难以听懂的话。佐根森全裸着身子站在淋浴器下，那肥大粉红的屁股从弯着的背脊突出来像架子上的一块搁板。他的双肩确定无疑是湿的，脚下的铁甲板全是小水珠。他一只手握着淋浴器的阀门，另一只手机械地在耳朵上摸来摸去，想调整一下他当时并未戴上的眼镜。他脸上露出白痴似的愉快的微笑。

从舰长杂乱的叫嚷声中可以听出这样一些话："——胆敢违抗我的命令，我的紧急命令？你吃了豹子胆了？"

"水管里剩余的水，长官——水管里的，就这么回事。"佐根森模糊不清地说道，"我只是用水管里的水，我发誓。"

"水管里的水，嗯？非常好，这些水够舰上所有的军官用一阵子的。水兵的禁水令5点钟结束。军官的禁水令继续延长48小时。佐根森先生，你把这事通知马里克先生，然后给我写个书面报告，说明为什么我不应该为你作出合格的评语，说你合格那是不合适的，马上去写吧！"（奎格厉声说出"合格"二字，就像在讲诅咒语一样。）

"水管里的水，长官。"佐根森还在嘀咕，但是奎格已经一步跨进了厕所，砰地关上了门。基思和杜斯利瞪眼凝视着佐根森，脸色严肃、憎恶。

"伙计们，我不得不洗个澡呀，不然我都觉得不是人了，"佐根森委屈地自以为是地说道，"我只是用了水管里剩下的水，真的。"

"佐根森，"威利说，"可供九个快渴死的人的水已经沿着你的屁股的那条大裂缝流走了。水流的正是地方，因为你的整个人格集中在那儿。希望你这个澡洗得痛快。"

"凯恩号"的军官又多两天没水用。他们轮着咒骂佐根森，然后又原谅了他。风向变了，烟筒的烟雾和烂白菜的可怕臭味减少了，但是天气继续变得更热更闷。除了忍受和诋毁舰长，无事可干。军官们干得多的也就是这两件事。

福纳福提环礁是抛落在无垠的海面上的一串项链一样草木葱茏的低矮小岛。日出后不久，从礁脊上一长条白色浪花的一处碧水豁口中，"凯恩号"徐徐地驶进了环礁。半小时之后，这艘扫雷舰停靠在了另外两条船外侧的驱逐补给舰"冥王星号"的左舷。蒸汽管、水管和电缆马

上接了过来，“凯恩号”可以停机了。于是扫雷舰开始从“冥王星号”的多个乳头吸吮奶汁。这条补给船及其所辖的几条小补给舰都系在一条粗重的锚链上，离福纳福提岛海滩1500码。

威利是最先踏上跳板的人。到驱逐舰补给船的通信部走一趟，他就可以几天不用译解密码了。译解和油印舰队的密码和电文是补给船的任务。就是阿拉斯加舰队、太平洋总指挥部、太平洋舰队、阿拉斯加海军、海军总部、南太平洋总部和中太平洋总部这些部门让负担过重的驱逐舰通信人员累折了腰。

环礁湖里有一片波浪翻滚的海涌。威利轻快地走过了各船之间不太平稳的跳板，船与船之间距离虽小，但是下面浪涛涌动，有股吸力，潜藏着杀机，“冥王星号”旁边的驱逐舰斜着向上伸出一块宽大结实的带滚轮的跳板。威利走了上去，来到机声隆隆的金工间。他在似洞穴般幽暗的补给船里来回摸索着，穿过弯弯曲曲的通道，从梯子爬上爬下，走过铁工室、理发室、木工室、洗衣室、正炸着几百只鸡的一色不锈钢的厨房、面包室及其他二十个文明场所。一群群的水兵安详地穿行于这些干净的、油漆一新的地方，大都吃着装在纸杯里的冰淇淋。他们和威利自己船上的水兵不一样，一般都年长一些，胖一些，更平和些。与“凯恩号”上郊狼似的水兵相比，可以说他们是食草类的水兵。

威利终于碰巧找到了宽敞的军官起居舱。棕色的皮制长沙发沿舱壁一溜摆着，身着咔叽布军服的军官舒展着身子躺在沙发上。大约有十五个这样平躺着的人。威利走过一个大块头时碰了一下他的肩膀，这人睁大双眼凝视了威利一会儿，说道：“我这该死的——记过记录之王，海军学校学员基思。”

那张双重下巴的脸有着眼熟的、依稀记得的特点。威利有点尴尬地琢磨着眼前的军官，伸出手说：“没错。”然后突然认出他来，又说道：“你不是少尉艾克雷斯吗？”

“好记性。只不过现在是中尉了。”艾克雷斯扑哧一笑。“大家总是

认不出我。喝咖啡吗？”

过了几分钟，艾克雷斯搅动着杯里的咖啡，说道：“是呀，我知道，我的体重至少增加了40磅。在这些该死的补给船上，你总是发胖，船上什么东西都很多——你的气色不错吗。瘦了点儿。稍微有些显老。你们的东西多吗？”

“还可以。”威利说道。他尽力不要睁大眼睛惊奇地看着艾克雷斯。这位一度态度严肃、长相英俊的军训教官现在身体大不如前了，虚胖了。

“无法摆脱这种局面啊，”艾克雷斯道，“啊，你看见这些家伙了吗？”他用拇指鄙视地扫着那些躺着的人。“问问他们，他们大多数人会叫喊着说他们不喜欢这种死气沉沉的没有战斗的生活，永远被困在一个被上帝抛弃的环礁中。他们讲，他们要求的是战斗、战斗。他们讲，他们要求成为这一伟大战役的一部分，什么时候，啊，到底什么时候命令会下来，把他们送到参战的舰艇上去？——一派胡言。我管着舰上的信件。我知道谁打了请调报告，谁没打。我知道有可能将他们派到小得像罐头的舰艇上，为某位海军准将担任临时性参谋任务时，谁会打退堂鼓，恐惧得尖声叫起来。他们都喜欢现在的情况。我也喜欢，这点我承认。来一块奶酪三明治吗？我们有些极好的羊乳干酪。”

“来一块吧。”

羊乳干酪好吃极了，新鲜的白面包也一样好吃。

“基思，实情是我们这些懒散的龟孙子实际上全都干得很好，而且干的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你用过这艘舰上的设施吗？驱逐舰都求着贴在‘冥王星号’上靠上几天。我们是艘什么都能干的船。我们的组织管理井井有条，很少去干无用的事，没有这儿那儿漏蒸汽的现象，能圆满完成出海和内务值班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消除那些会耗光正当工作时间的乱七八糟的事——”他又拿起一片面包，大量地往上面涂羊乳

干酪。“你结婚了吗，基思？”

“没有。”

“我结婚了。我回想是在你们下一班同学毕业时结的婚。你们是42年12月那批，对吧？这些我都记不太清了。好了，不管怎么样，我遇上了这个大姑娘，一头金发，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秘书。三个礼拜就结婚了。”艾克雷斯咧嘴笑了，叹了口气，声音很响地喝完了杯里的咖啡，接着又倒了些。“好了，你知道，我们这些训练教官受到的待遇相当不错。我们要求的东西都能得到。过去我一直打算教完书后就要求去潜艇服役。我已经看完了所有潜艇的讲义——好了。那都是我结婚以前的事。基思，我研究过舰队名册里所有的舰只，并要求去驱逐舰补给船。真聪明啊，邮件定期地送到这儿，而且我就为邮件而活着，基思。我有个两个月大的孩子，至今还没见过。是个丫头——我是这条破船上的通讯官。我早该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艾克雷斯把威利带到了通讯室，主甲板上一间宽敞的屋子，配备有新椅子、涂了绿色瓷釉的金属办公桌、煮咖啡机和几个身着淡绿色粗呢制服、头发梳得油亮光滑的文书军士。一听见艾克雷斯发话，这些文书霍地站起来，两三分钟之内便从干干净净的柜子和挑不出毛病的符合规定的卷宗里找出了威利所要的全部已译解出的密码文电，以及一系列新的舰队信函。这样“凯恩号”通讯官堆集了几个礼拜的工作就不用干了。威利环顾四周，看见书架上的书都按字母顺序摆着，铁丝筐里几乎没有待处理的函件，漂亮的有机玻璃档案板上放着福克斯目录和已译解出的密码文电，这种不可思议的不受环境影响的工作效率使威利感到十分惊异。他出神地凝视着艾克雷斯，只见他肚子的肥肉在皮带的上下两端将咔叽布制服鼓出两个圆圈。“冥王星号”的通讯官正翻阅着阿拉斯加海军发来的一札函件，随后抬头看着威利的衣领饰针。“是金的还是银的？”

“金的。”

“应该是银的，基思。你成了新阿拉斯加海军中尉了。2月定的级。

祝贺你了。”

“谢谢，”威利和艾克雷斯握了握手，说，“但是还得让我们舰长批准呀。”

“啊，没关系，这是自动程序。趁你在这儿，去买些衣领饰针吧。跟我走，我带你去。都买齐了？”

当威利在过道上离开艾克雷斯时，这位通讯官说：“随时过来一起吃饭吧，中饭、晚饭。咱们聊聊天。我们任何时候都有草莓和奶油。”

“一定来，”威利说，“非常感谢了。”

威利横穿过这个安乐窝向“凯恩号”走去。当他越过跳板，踏上锈迹斑斑、垃圾遍地的后甲板时，像德国人一样挺直了腰板，突然向哈丁敬了个礼，使这位舰务官的脸上露出忧伤和愉快交杂的微笑。“报告长官，我已回到舰上。”

“得痉挛症了，威利？这样敬礼会弄断你的胳膊的。”

威利朝前走着。一些蓬头垢面、衣衫破烂的阿帕切族水兵在甲板上你来我往地干着日常的工作，威利朝他们微笑。麦肯齐、杰利贝利、下巴瘦长的兰霍恩、满脸丘疹的“讨厌鬼”、额尔班、斯蒂尔威尔、水手长巴奇，一个个从威利身边走过。这时威利认识到，他以前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像“凯恩号”上的二等水兵那样，他那么熟悉，认识得那么清。“杰利贝利，”他喊道，“补给船上有我们六大袋邮件——四袋官方的，两袋私人的——”

“是，是，长官。马上去取。”

在井形甲板上，一群舱面水兵正在分享从“冥王星号”弄来的战利品——一大块黄色奶酪，蓝樫鸟尖叫着在头顶上飞舞。奶酪的碎屑撒在甲板上。威利从红头发的犹太人卡皮里安手中接过一小片断裂开的、满是手印的奶酪，塞进了嘴里。

回到房间里，威利把中尉衔领章钉在刚从“冥王星号”买来的新咔叽布衬衫的衣领上。他拉上绿色窗帘，穿上衬衣，借着头顶昏黄的灯光照着镜子仔细看。他注意到了自己平平的肚腹、瘦削的脸庞和那疲倦的、显出黑圈但目光顽强的眼睛，他的嘴唇向下紧抿着。

威利摇了摇头，摇完头，他放弃了已在心里秘密隐藏了整整一周的计划。“冥王星号”上有位牧师，威利曾在他的办公室前经过，但是现在威利知道，他不会去找那位牧师向他讲述水荒的事。“你也许不是个重要人物，”他对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像大声地说，“但是你用不着去向‘冥王星号’上的任何人哭诉。你是‘凯恩号’的基思中尉。”

---

(1)《古舟子咏》是19世纪初最有影响的英国诗人、思想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一部最著名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是英国诗歌中的瑰宝，采用民谣形式，叙述一个老水手看到人类生命正常创造的过程。——译者注

23　斯蒂尔威尔受军法审判

“基思先生，副舰长要马上见你。”

“知道了，拉塞拉斯。”威利很不情愿地把九封早在5月份就发出的已经发霉的信件放在桌上（这些信刚从“冥王星号”的邮袋中取出），然后向副舰长的房间走去。

“麻烦事来了，威利。”马里克递给他一封用打字机打在红十字信笺上的长信。威利蹲在门槛上看完了信。他感到很不舒服，就像自己落入了陷阱。“舰长看过了吗？”

马里克点点头，“后天对斯蒂尔威尔的审理轻罪的军事法庭要开庭，你当书记员。”

“当什么？”

“书记员。”

“那是什么？”

副舰长摇摇头，咧嘴笑了。“海军条例你一点都不了解？拿出《法庭与审判团》，热心研究一下审理轻罪的军事法庭吧。”

“你看斯蒂尔威尔会受什么处罚？”

“这个么，那得由基弗、哈丁和佩因特他们定了。他们就是法庭。”

“那么，斯蒂尔威尔不会有什么事了。”

“也许吧。”马里克冷冰冰地答道。

一两个小时后，拉塞拉斯在舰上寻找通讯官，结果发现他脸朝下躺在最上层舰桥上，晒着太阳睡着了。杰利贝利那本破旧的书《法庭与审判团》就翻开着放在他的身边，书页随风翻动着。“赶快，基思先生，

赶快，舰长要你马上去。”

“啊，上帝，谢谢你，拉塞拉斯。”

威利进屋时奎格停止了拼图游戏，抬起头，脸上带着十分愉快的朝气蓬勃的微笑。这使威利清晰地回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初次握手时他是那么地喜欢奎格。

“噢，基思先生，给你这个。”奎格从装得满满的铁丝筐里拿出几张剪下来的东西递给了这位通讯官。它们是威利的中尉任命书。奎格站起来，伸出了手。“祝贺你，中尉。”

几个月来威利一直在用凶恶的想像来安慰自己。他曾下定决心，如果真有那么一个时刻奎格主动要和他握手，他就断然拒绝。他会用这一举动一劳永逸地告诉舰长，以威利为代表的所有有教养的人会怎样看待奎格这类人。眼下这一时刻突然来临，正是实现白日梦的好机会——但令人遗憾的是，威利温顺地握住了舰长的手，说道：“谢谢你，长官。”

“谢什么呀，威利。我们有些小小的分歧，那很自然，但是整体而言，作为一名军官你的表现很好——很好。那么，就说定了，在军事法庭上当书记员。”

“呃，长官，我在临时抱佛脚研究《法庭与审判团》这本书——好像我是检查官和法律顾问两者兼任——”

“是的，不过别让那些冗长而又费解的文字把你弄迷惑了。我当过五六次书记员了，我最不了解的——或者我最不想了解的——就是法律。重要的是找一个高明的文书能按书中的格式把整个东西正确地用打字机打出来。波蒂厄斯懂这一行，所以你会一切顺利的。只是要给他点压力，不要写错别字。斯蒂尔威尔将受到品行不端勒令退伍的处分。我一定要他受这个处分。”

威利明显地感到迷惑不解而脱口说道：“您怎么知道他会受什么惩罚，长官。”

“该死的，他有罪呀，不是吗？那种欺骗行为应当受到轻罪法庭所能做出的最严厉的判决，那就是品行不端勒令退伍。”

“长官，只是——呃，看来斯蒂尔威尔好像确实有罪——但是——要从法律上证明这一点可能比——稍难一些——”

“证明这一点，见鬼去！这是他的供状。”奎格从铁丝筐里抓出一张打印纸，扔到威利前面的书桌上，“干这种事不愁没办法。军事法庭只是走形式，仅此而已。像你、基弗和另外两个人一共四个笨蛋究竟怎么进行无罪抗辩？你们会犯千百万个错误。现在你把供状拿走吧。”

“明白，长官。”威利小心地叠好供状纸。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事你和波蒂厄斯弄不明白——嗨，记住把记录带到这儿来给我。我不想让什么大人物抓住该死的某个技术性问题把它否决了。我要它成为铁板钉钉的事，你明白吗？”

威利把供状拿回房间看完了。开头他确信斯蒂尔威尔没救了。后来他打开《法庭与审判团》，翻到有关供状的一节，仔细研究起来，还在几句话下面画了横线。他派人去找斯蒂尔威尔，几分钟后这个水兵到了门口。他穿着干净得出奇的劳动布服，手里拿着一顶新的白帽子。“你找我，基思先生？”

“进来吧。拉上窗帘——坐那床上。”水兵关上了窗帘，背对着它站着。“斯蒂尔威尔，事情有点不好办哪。”

“我知道，长官。我会接受碰到头上的事。不管什么事，该我担着。要是事情到此为止——”

“你为什么都供认了？”

“倒霉，长官，舰长用那封红十字会的信任意摆布我。”

“哦，他把信给你看了？”

“他说，你选择吧。或者完全承认罪行，就在舰上召开轻罪法庭；

或者试图蒙混过关，结果回美国为你召开最高法庭，很可能判你十年。你看怎么办，长官？”

“斯蒂尔威尔，舰长是不是和你有什么过节儿？”

“老天爷！你来告诉我吧，长官。”

基思中尉把书桌上那本翻开的《法庭与审判团》往面前挪了挪。他向水兵大声地读了有关供词的那一节。开头斯蒂尔威尔的脸上露出强烈希望的喜色，但这股高兴劲儿又很快从脸上消失了。“这有什么用，长官？现在太晚了。以前我不知道有这本书。”

威利点着了烟卷，背靠在椅子上，眼朝上方凝视着，默默地抽了一分钟的烟。“斯蒂尔威尔，如果你引用我的话，对舰长讲是我说的，我就说你说谎。但是如果你恳求我从这本书中找出根据证明你是对的，我一定这么做。你明白其中的区别吗？我要告诉你两件事，好好去想一个晚上。”

“啥事，长官？”

“第一件事，如果你否认那份供状，它就不能在法庭上用来指控你。这一点，我敢保证。第二件事——千万别告诉舰长是我说的——如果你申辩自己是无罪的，我想这艘舰上的轻罪军事法庭几乎不可能判你有罪。”

“长官，那封红十字会的信——”

“它什么也证明不了。你的兄弟发了那封电报。要由法庭来证明是你教唆他干的。没有你的证言——再说他们不能迫使你做不利于你自己的证明——他们怎么可能证明这一点呢？你兄弟在哪儿？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在哪儿？”

斯蒂尔威尔疑虑重重地看着威利，“你为什么硬要我申辩自己是无罪的呢？”

“听着，我毫不在乎你申辩什么。作为书记员，我的职责是以暗示的方法为你指出我所认为的最佳法律进程。不要相信我的话。去问‘冥王星号’的牧师或执法军官吧。你自己去问他们《法官与审判团》第174节讲了些什么。”

水兵机械地重复道：“《法庭与审判团》174——174——174。好，长官。谢谢，长官。”他走了出去。威利克制住了心中的恼怒。他理解，在水兵的眼中，所有的军官都是和奎格一个鼻孔出气的，这很自然。

第二天早晨斯蒂尔威尔回来了，胳臂下面夹着一本新的硬皮《法庭与审判团》。“基思先生，你是对的。我要申辩自己是无罪的。”

“哦？谁把你说服了？”

水兵热切地说：“呃，瞧，恩格斯特兰德在‘博尔格号’——就是外侧第二艘舰——有个表兄弟。这个表兄弟和舰上的一等文书军士是哥们儿。呃，这个文书，他是个肥胖的爱尔兰人，秃头，四十来岁。他们说，当老百姓时他是政客。他没当上官的惟一原因，是他没上过大学。呃，他卖给了我这本书。他说这书不保密，谁都可以花两个子儿从政府那里买到。对吗？”

威利迟疑了一会儿，翻到了书的标题页。这一页的下面有一段他以前没注意到的小号字的说明：由华盛顿特区25号美国政府出版局文献监管人发售。“对，斯蒂尔威尔。”威利的话音里带着他本人所感到的惊诧的意味。他曾毫无理由地认为这本书是限制发售的。

“天哪，不知道穿这种鬼制服的水兵为啥不能人手一册！”枪炮军士长说道。“我熬了整整一夜看这本书。过去我从来不知道我有那么多权利。好了，不管咋说，长官，这个卡拉汉，这个文书军士，他说了，我见鬼也一定要申辩，我没罪。他说我肯定会宣判无罪。”

“他不是当官的，所以你完全可以相信他。”

“我就是那么想的，长官。”水兵极认真地说。

“好，斯蒂尔威尔——这会提出很多问题。你得有辩护人，我得准备证据，找证人，总之，这件事就变成了审讯，跟电影里的一样——”

“你看我做得对吧，是不是，长官？”

“只要有办法，我自然不愿意看见你被判有罪。我想我最好马上去和舰长谈谈。你在这儿等着。”

斯蒂尔威尔两手紧紧地拿着那本棕色封皮的书，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啊——明白，明白，长官。”

威利在奎格的门外犹豫了两三分钟，演练着如何应对假想会发生的舰长又是尖叫又是咆哮的情况。他敲了敲门。“进来！”

舰长室里很暗。窗口上挂着遮光帘。在昏暗中威利能够看见舰长躺在床上鼓起的身形。“谁呀，有什么事？”一个被枕头堵着而听不清的声音说道。

“长官，是我，基思。是关于军事法庭的事。斯蒂尔威尔要求作无罪申辩。”

舰长伸手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弯爪，啪的一声按亮了床头灯。他坐起身，眯着眼睛，搔着赤裸的胸脯。“什么乱七八糟的？无罪申辩？哼，天生的捣蛋鬼，那家伙！好啊，我们会收拾他的。几点啦？”

“11点，长官。”

奎格滚身下了床，开始在脸盆跟前往脸上浇水。“他的供状呢？嘿，哪能供认了以后又申辩无罪？你问他这个了吗？”

“他要否认他的供状，长官。”

“他要否认，噢？那是他的想法——递给我那只牙膏，威利。”

年轻的中尉一直等到舰长的嘴里充满了泡沫。然后他小心翼翼地说

道："斯蒂尔威尔好像一直在向泊地里另一艘舰上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文书军士咨询一些法律上的事，长官。他自己弄到一本《法庭与审判团》——"

"我就是要法庭审判他。"舰长从牙刷的四周咕哝道。

"斯蒂尔威尔说没有证据证明他发过欺骗性的电报，而且他说，那供状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照别人的口授写的，根本不算数。"

舰长喷出一口水。"胁迫！什么胁迫？"

"他声称你向他说过最高军事法庭的事——"

"因为你明显的、固执的、绝顶的愚蠢，一个士兵突然弄到本该死的什么条例之后，你就斗不过了！胁迫！我当时是给他讲避开最高军事法庭的出路。我很可能因为这样暗中的宽容而受到谴责。可那个小滑头却说它是胁迫！——"

奎格擦了擦脸和手。"行了，"他说道，把毛巾扔到一边，从椅子后背上拿起衬衣，"我们可怜的、受虐待的、小个子无辜者在哪儿？"

"在我屋里，长官。他刚才对我说——"

"叫他到我这儿来。"

斯蒂尔威尔已经在舰长室里待了一小时。威利躲藏在井形甲板上，观察着舰长室的门，在正午太阳发蓝的强光直射下汗流不止。枪炮军士长的助手终于出来了，他一手拿着《法庭与审判团》，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白纸。他的脸呈铅灰色，淌着汗水。威利跑到他跟前。"情况怎么样，斯蒂尔威尔？"

"瞧，基思先生，"水兵声音沙哑地说，"也许你是好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每次我和你沾上关系，结果总是一次比一次更糟。别管我了，行吗？舰长让我把这个给你。就这个。"

威利看着那些手写的歪七扭八的字：我在此声明，我在1944年2月

13日写的供状是我自愿写的，没有受到胁迫。我很高兴得到彻底坦白的机会，我没有因为供认不讳而得到更好待遇的引诱或许诺。如有必要，我愿意在誓言的约束下重述这些真实的事实。斯蒂尔威尔用小学生一样的笔迹在上面签了名。亮蓝的墨水和宽宽的笔尖表明书写工具为奎格舰长的钢笔。

威利说："斯蒂尔威尔，事情并没有完。他也是靠胁迫才弄到这份材料的。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我——"

"请你不要讲了，基思先生！"水兵的眼里突然闪出绝望的凶狠目光。"就这样了，明白吗？那就是我希望的做法，那就是实情，那就是将来的结果。没有什么胁迫，明白吗？胁迫！"斯蒂尔威尔把《法庭与审判团》用力扔出了船外。"我从来没听说过胁迫这两个字！我这该死的事你别管了！"

斯蒂尔威尔沿着舱口的通道跑下去了。威利毫无表情地看着船外。《法庭与审判团》夹在两舰之间的水面上，在各种碎片和垃圾中漂浮着，两艘舰慢慢地靠到了一起，那本书被挤压成了不成形的纸团。

啤酒冰凉，金黄，清心爽口，从冒着雾气的啤酒罐的三角形孔中汩汩流出。基弗、马里克、哈丁和威利躺在清风习习的椰子树阴下，为解渴每个人很快喝光两三罐啤酒。然后他们为解渴才开始社交性地把盏慢饮。他们选择的地方是旅游海滩上一个人迹罕至的弯曲地带。他们单独和沙子及椰子树在一起。在绿蓝色的环礁湖远处，"冥王星号"靠着锚链来回漂动，旁边是六艘正在补充给养的驱逐舰。

威利本来决定不向其他军官提起斯蒂尔威尔的事。开庭前一天，检查官就对案子随便议论似乎有失职业道德。但是几罐啤酒下肚便动摇了他的决心。他把无罪申辩夭折的事，以及奎格从水兵那儿逼取到供状的事都向他们讲了。

其他人沉默了好一会儿，谁也没讲话。哈丁站起来，开始在另外三

个啤酒罐上扎孔。基弗背靠椰子树干坐着，抽着烟斗。马里克面朝下趴在沙子上，头枕着两个胳臂。他是在事情说到一半的时候转成这个姿势的，以后就一直没动。

小说家从哈丁手中接过一罐啤酒，喝了一大口。“史蒂夫，”他以平静的语气说道。马里克把头转向一侧。“史蒂夫，你想过吗，”基弗严肃而又平静地说道，“奎格舰长可能患了精神病？”

副舰长嘟哝了一声，坐起来，然后盘着腿坐着，红棕色和白色的粗沙子粘在他皮肤的褶皱里。“汤姆，不要把一个美好的下午给糟蹋了。”他说道。

“史蒂夫，我可不是在说笑话。”

“谈这种事毫无意义。”副舰长说道，像动物一样不耐烦地摇着头。

“哎，史蒂夫，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但是我看的书不少。我可以把我对奎格的诊断结果说给你听。这是我听见过的精神变态最明显的情形。他是个偏执狂患者，具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综合症状。我敢打赌，临床检查会百分之百地支持我。我将指给你看医学书籍对这种病的描述——”

“我不感兴趣，”副舰长说道，“他并不比你更疯狂。”

“史蒂夫，你陷入严重的困境了。”

“我根本没有陷入什么困境。”

“我看出这种病情已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了。”小说家站了起来，把啤酒罐扔向一边，又在另一个啤酒罐上扎孔。泡沫裹住了他的双手。“瞧，史蒂夫，大约在奎格上舰后一周，我就看出他是精神变态者。对衬衣下摆着迷、那些小滚球、不能看着你的眼睛、用过时的用语和口号谈话、对冰淇淋的癖好、离群索居——嘿，这位老兄是对弗洛伊德学说感兴趣的人。他用暗示性词语训斥人。不过那没关系。我的一些

最好的朋友就是精神变态者。有人可能提出理由证明我也是精神变态者。问题在于奎格是一个极端的病例，处于怪癖和真正精神病之间的过渡区域的边沿。而且因为他是懦夫，所以我认为进入作战区之后就开始赶着他越过红线。我不知道是否会突然精神不正常，或者——”

“汤姆，你读的书比我多得多，比我更会说话，所有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惟一需要考虑的是，常识往往比世界上所有的高谈阔论和书本更有价值。”

马里克趁着火柴燃烧和冒烟的瞬间点着了香烟。“你们所有的人都牵涉到说大话、多疑、精神变态和其他种种毛病。奎格舰长只不过是个要求严格的人，他喜欢有自己的为人处事的方法，成千上万的舰长多多少少跟他一样。行啦，他滚小球，你在吹起床号之前坐在房间里，把大量的潦草写成的稿纸往书桌的抽屉里填。从各自的某方面而言，人人都是古怪的，这并没有使他们发疯嘛。”

基思和哈丁来回地看着两个说话的人，就像孩子紧张地看着家里大人吵架一样。

“你是在借吹口哨壮胆，”基弗说道，“你听说过有哪位精神正常的舰长像他那样草草地临时召开军事法庭的吗？”

“每天都发生这种事。究竟什么是审理轻罪的军事法庭，不过是场闹剧吗？舰上的人没有一个懂法律的。该死，德·弗里斯开庭审理贝里森——和克劳的情况怎么样？”

“那不一样。德·弗里斯用不正当手段操纵法庭宽恕了他们。因为奥克兰警方对那次闹事很恼火，他只是走走形式。但是草草搞一次审讯，宣判一个士兵有罪——且不考虑道德问题他完全违犯了海军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我认为他失去了理智。你了解得非常清楚，士兵就是这支海军的上帝，两个原因，第一，他就是海军，第二，因为他家里的亲人支付海军的费用。确实，烦扰或迫害是舰长标准的感情游戏。但是士兵

呢？条例规定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权利。奎格在玩火，而且还在开心地咯咯笑。”

“当火星正好落在这上头，斯蒂尔威尔就是有罪的。”

“有什么罪？天哪，史蒂夫！不就是接到家里来的一些匿名诽谤信指责他妻子和人私通之后，想回去看看她吗？”

“注意，明天就开始审讯了，”马里克说道，“哈丁，给我一罐啤酒。汤姆，别再说了，不然我就发信号让快艇来接我们啦。”

那天余下的时间在越来越郁郁寡欢地喝着啤酒的气氛中过去了。

那天的计划写着：下午两点。轻罪军事法庭审讯斯蒂尔威尔·约翰，枪炮官的助手，军官起居舱内。

午饭后不久奎格派人去找哈丁。然后他又派人在找佩因特。又过一刻钟后，佩因特给基弗传来了同样的话。小说家站起身，说道：“没有比审讯开始前就要求陪审团每一成员对裁断明确表态更能消除一切令人不愉快的悬念的事了。”

威利留在舰上办公室里，脑海里翻腾着各种模糊不清的法律程序和用语。穿着缩了水的白色礼服，胖得像块布丁的文书军士正在帮他整理审讯材料。当脸上刮得干干净净，皮鞋擦得锃亮，担任检察长的水手长贝利森来到门口，并大声宣布“下午两点，基思中尉。做好军事法庭的一切准备”时，威利着实惊慌了一阵子。他们像完全没有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他盲目地跟着文书军士和检察长走进了军官起居舱，三位军官已经坐在绿色桌子周围，系着黑领带显得古怪，露出严肃而又局促不安的神情。斯蒂尔威尔拖着脚走了进来，两手抓弄着帽子，脸上似笑非笑的毫无表情。审讯开始了。

威利坐着，《法庭与审判团》翻开着放在身前，一步一步细心地照程序进行。杰利贝利提示他，他又提示被告和法官。当前的情形使他不断地回想起他在高中时参加学生联谊会入会仪式的情景，那入会仪式是

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围着一个冒着蒸汽的炉渣壳，按照一帮半寻开心半认真的茫然无知的男孩子拟定打印的仪式程序单，羞羞涩涩地举行的。

审讯的场面再简单不过了，案卷中有一份有罪申诉书，附带一份供状，然而时间被浪费了，浪费在人们的进进出出，法庭的多次休庭，对《法庭与审判团》中一些词意的争论，在《海军条例》及军事法庭手册中查找论据等等事情上了。这样令人疲劳地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基弗宣布审讯结束。一听此话，斯蒂尔威尔从无动于衷的心态中醒悟过来，说他要声明一点，这又进一步引起混乱的争论。最后斯蒂尔威尔应允进行陈述。

“因为我在值班时间看书，舰长罚我六个月不准离舰，那就是我让人发假电报的原因。我必须回去见我老婆，不然我的婚姻就完蛋了。”斯蒂尔威尔结结巴巴很不自然地说道。“我当时想，在过道里看连环漫画册不至于成为毁掉我一生的原因吧。不过，我是有过错的。只是我认为法庭应记住我做错事的原因。”

威利快速地尽量把这些话记录了下来，并且念给斯蒂尔威尔听。“这是你讲话的中心意思吧？”

“是的，基思先生。谢谢。”

“好吧，”基弗说道，“现在休庭。”

威利领着文书军士、被告和传令兵走了出去。他在舰上办公室里等了40分钟，然后贝利森又把他和文书军士叫回到军官餐厅。

“法庭认为申诉的情况属实，”基弗说道，“判决为取消六次上岸短假。”

威利张大眼睛环视着三位军官。佩因特像一个桃花心木的木雕坐着；哈丁试图装出严肃的样子，但是却咧嘴笑了；基弗显得半恼怒半高兴。“呃，就这样了，”这位通讯官说道，“这就是我们的裁决。记录下

来吧。”

“明白，明白，长官。”威利惊恐万分。这可是对奎格的当面侮辱。斯蒂尔威尔已经半年不准外出了，这个处罚毫无意义。它等于无罪释放。威利瞥了杰利贝利一眼，杰利贝利的脸上毫无表情。“明白了吗，波蒂厄斯？”

“明白，长官。”

军官们快吃完晚餐的时候，仍穿着白衣服、汗流满面、怒气冲冲的杰利贝利来到军官起居舱请他们在打印好的庭审记录上签名确认。“好了，杰利贝利，”基弗说道，最后一个签了名。“送上去给他吧。”

“明白，明白，长官。”文书军士说道，说这些话的声音就像教堂的钟声，特别响亮，随后便离开了。

“我看，咱们还有再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基弗说。

“然后呢？”马里克狐疑地问道。

“你会明白的，”威利说，“当心呀！”军官起居舱一片静寂，勺子碰到咖啡杯的叮当响声使其更为明显。

几乎立即传来了电话机蜂鸣器刺耳的噪声。马里克背靠在椅子上，厌烦地从托架上拿起了话筒。“我是马里克——是，长官——明白，明白，舰长。什么时候？——是，长官——通道里的那位军官呢？——明白，明白，长官。”他放回话筒，叹息了一声，对期待着的军官们说道：“5分钟后全体军官在起居舱开会。有人干了什么勾当。”

奎格低着头，弯着肩，气得脸色发白地进到起居舱里。他宣布说，现在他坚信起居舱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忠实他的。因此对军官们的礼遇也就到此为止了，他制定了几条新规定。航海日志中每出一个错便从业绩评分中扣5分；报告或报表每迟交一小时再扣5分；如果在早上8点之后晚上8点之前的任何时间当场抓住哪个军官在睡觉，业绩评分自动不及

格。

“长官，”基弗心情愉快地问道，“刚值完午夜中班的军官怎么办？天亮以前他们根本没睡觉——”

“基弗先生，值午夜中班跟值别的班一样是任务，谁也不配因为值午夜中班而得到奖状。如我所说，以前你们这些绅士跟我合作，我也跟你们合作，可是现在你们这些绅士愿意自作自受，那么你们会受到从严惩罚。至于今天下午所犯的那该死的幼稚愚蠢的报复性错误，尤其是那个完全是针对我说的，有意让我难堪的所谓斯蒂尔威尔的声明，我不知道谁应该负责，不过我有个小小的好主意——这个，呃，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在这个起居舱里我们有个新政策，最好都给大家分红利！”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基弗穿着裤衩坐在床上读T.S.艾略特的诗歌。

“哎，汤姆！”是走廊对面传来的马里克的声音。“要是你没事过我这儿来怎么样？”

“一定去。”

马里克也穿着裤衩，到书桌前坐了下来，用手指拨弄着一摞海军信件。“汤姆，把窗帘拉上——哎，跟我讲讲，究竟怎么回事。你能想得出舰长和斯蒂尔威尔有什么过节儿吗？”

“我当然知道啦，史蒂夫，可你不会愿意听我讲的——”

“我愿意听。”

“好吧。他忌妒斯蒂尔威尔英俊、健康、年轻、有能力，自然还有人缘好，有吸引力——所有这些奎格一个也不占。看过梅尔维尔写的《比利·巴德》吗？看看吧。来龙去脉全在其中。斯蒂尔威尔是舰长所遭到的所有挫折，他所希望摧毁的一切事物的象征，因为他得不到它

们，就像一个孩子想弄坏另一个孩子的玩具一样。咱们的舰长患了严重的心理上的幼稚症。我漏掉一种我猜测到的也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也许甚至是有决定性的毛病——关于性关系的——”马里克做了个感到厌恶的鬼脸。“——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开始谈淫秽的问题了。受压抑的欲望会变成仇恨，舰长的一切疾病都可归入无意识的、受到强烈压抑的同性恋理论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完全符合——”

“好了，汤姆。我已经听够了。谢谢。”副舰长站起身，爬到了床上。他坐在床边，两条粗壮的光腿晃来晃去。“哎，你真想知道舰长为什么恨斯蒂尔威尔吗？”

“当然想，”基弗说道，“毫无疑问，你有更加深奥的理论，而我——”

“我什么理论也不知道。我只是个愚钝的喜欢看连环漫画册的人，在大学最多得个C减。但是我了解一两件你不了解的事。舰长决心整治斯蒂尔威尔，那是因为那次我们斩断我们自己的拖缆时他责怪的是斯蒂尔威尔。他认为斯蒂尔威尔故意不警告他，有意让他难堪。”

基弗十分惊讶，“你怎么知道的？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弄清了是我们斩断了拖缆——”

“他弄清楚了。他在旧金山把我刚才对你讲的话告诉了我。”

“我真该死！”

“而且舰长感觉到他在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遇到的麻烦，以及因此从‘凯恩号’军官及士兵遇到的不顺心的事都起源于那件事。他知道那件事把他弄成了大傻瓜。汤姆，别低估了舰长——”

小说家惊讶地摇摇头，“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允许从后台去窥视那怪异的心灵。真想不到，竟然怪斯蒂尔威尔！当他自己——”

“汤姆，现在谈谈你知道的所有的理论怎么样？挫折、比利·巴克、

幼稚症、同性恋，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

基弗尴尬地咧嘴一笑，说道：“你以为你把我难住了，是吧？未必。他对你讲的那些话仍旧可能仅仅是我的诊断的一种表面症状——”

“好吧，汤姆。下一步这么办怎么样？明天上午你跟我一起到‘冥王星号’的医官那儿去，把你对舰长的看法告诉他好吗？”

基弗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回答道：“你去吧，我不去了。那是你的职责，不是我的。”

“我解释不清楚那些心理学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可是你的专长。”

“你以前听说过一种旨在损害领导权威名叫阴谋诡计的东西吗？”小说家问道。

“可是如果他发疯了——”

“我从来没说过他已经疯了。我说的是他正在疯狂的边沿摇来晃去走着。这种症状几乎不可能确诊。一旦你谴责他们疯了，他们便缩回到最令人信服的你曾经见过的正常状态。他们就像走细钢丝的杂技演员那样灵巧，以狗杂种和疯子两种面目来回变换，只有美国本土的民间诊所才能了解奎格的病情。在这儿我们死也搞不清的。”

“好吧，汤姆。”副舰长从床上跳下，面对着悬着两腿坐在床边的小说家，仰头直视他的眼睛。“过去我对你提过要求，要么到处传播，要么闭上嘴。你是不会到处传播的。那么就闭口不谈舰长疯不疯的事了。这就像手提一盏该死的喷灯在弹药库周围跑来跑去。你明白吗？我向天发誓，你要是再讲这类话我就向舰长报告。在这一点上，友谊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恕我直言了。”

基弗严肃紧张地听着，只是在皱起眉头的时候目光中有几分嘲讽。“明白，明白，史蒂夫。”他平静地说道，然后掀开垂下的门帘走了

出去。

马里克爬上床。他用一只胳臂支着身子，另一只手从枕头下抽出一本红色封面的书，书名为黑色和金色：《精神错乱症》。在一些书页顶端盖着椭圆形的蓝色橡皮印章：美国军舰“冥王星号”军医之财产。马里克打开书快速地翻到一个用燃烧过的火柴作了标记的地方。

24　马里克的秘密航海日志

当“凯恩号”为护送其他舰艇去努美阿而离开福纳福提后不久，军官们都知道了史蒂夫·马里克喜欢在深夜写作。他总是拉下窗帘，而窗帘一晃动时就可以通过露出的隙缝看见他在一抹台灯的灯光下，皱着眉头伏在一本黄色拍纸簿的上方，嘴里还咬着钢笔的末端。有人进屋他便匆忙地把拍纸簿翻过来。

当然，在“凯恩号”军官起居舱的受约束的生活中，这种新鲜事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很快有人指责马里克在写小说，对此他红着脸咧嘴一笑否认了。但是除了嘟哝着说了句“那是我必须做的事”之外，他始终不说他写的什么。这自然招来了不满的叹息声和嘲笑声。一天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威利和基弗开始猜测马里克小说的书名和情节。最后基弗给它取名为《静静的耶洛斯坦前线》，而且即兴地想出一些可笑的章节标题、人物和事件，编成了以舰长、丑陋的新西兰姑娘及马里克为主要角色的一场狂放的闹剧。其他军官领会了这个意思，开始大量地添加粗俗的内容。他们情绪高涨，迸发成歇斯底里的欢闹。奎格终于打电话下来怒气冲冲地询问军官起居舱出了什么事，哪来的欢闹尖叫声，这才结束了那天晚上的一场欢闹。但是以后几个月里大家为小说所作的即兴编排不时地活跃着餐桌上的闲谈。马里克既坚持写作又坚持保密的做法使这则笑话持续不断地挂在人们的嘴边。

实际上，马里克早就开始记录舰长的种种怪癖和压制手段，定名为《海军少校奎格的医学日志》。他把它锁在自己的案头保险柜里。由于知道舰长掌握着保险柜组合密码的记录，所以一天深夜马里克悄悄地开了锁，重新组合了密码。他将装有新组合密码并封了口的一个信封交给了威利·基思，并交待说只有在他死亡或失踪的情况下才能打开信封。

在其后数月里，这本日志膨胀成为一部大部头的案卷。自派往福纳

福提之后“凯恩号”便划归第七舰队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管辖，于是便开始了一次难以忍受的、令人心烦的航行，执行一项单调的护航任务。这些被认为是海洋的私生子的、过时的驱逐扫雷舰不固定地隶属于任何指挥部，一旦驶入某海军统治者的势力范围便往往沦为其临时奴隶。碰巧当时第七舰队司令正需要护卫舰，以便在南太平洋那潮湿的蓝色空旷海域来回护送两栖作战部队。当受护送的舰只从福纳福提抵达努美阿之后，“凯恩号”又被派遣护送几艘坦克登陆艇去瓜达尔卡纳尔，这些短粗的登陆艇只能以7节的速度爬行。在瓜达尔卡纳尔的锚链上摇荡了一周之后，它又被派回到南部的努美阿，继而向西到了新几内亚岛，随后又回到努美阿，再向北到瓜达尔卡纳尔，又向南到了努美阿，再向东到福纳福提，看了可爱的“冥王星号”一眼，然后又向西到了瓜达尔卡纳尔，再向南回到努美阿。

一天一天累积成周，一周一周累积成月。时间似乎不再流逝。生活成了轮番值日，成了一连串的文案工作，成了发烧做梦，梦见了耀眼的太阳、耀眼的星星、耀眼的蓝色海水、炎热的夜晚、炎热的白天、雷阵雨；成了写航海日志；成了呈交月报告，审计月报表，太经常地重复这些事，致使过一个月就像过一天那么快，过一天就像过一个月那么慢，时光不知不觉流逝了，就像餐厅里的巧克力块和盘子上的黄油那样溶化了，不成形了。

在这种受约束的时间里，奎格舰长变得更加易怒，更加离群索居，更加古怪。每当他从舰长室出来，总要发点小脾气，这些都一一记录在马里克的日志中了。他关水兵的禁闭，对军官实行营房拘禁；他切断用水，他不供咖啡；当电影放映员一时疏忽忘了派人去通知他电影就要开演了，他就六个月不准全舰官兵看电影。他无休止地要有关人员写书面报告和书面调查。有一次他留下所有的军官坐着开了48个小时的会，试图搞清楚是哪个伙夫烧坏了一个西勒克斯玻璃咖啡壶（大家始终没搞清楚，于是他宣布从每个人的业绩评分中扣掉20分）。他养成了一个固定的习惯，半夜三更召集军官开会。上次斯蒂尔威尔军事法庭审判结束之

后奎格讲了一番话，在他和军官之间造成了公开的敌对，而保持敌对的平衡似乎成了军官们的正常生活方式。每天晚上他们平均只能断断续续地睡四个或五个小时的觉。他们精疲力竭，心烦意乱，动不动就吵架。随着一周一周地过去，军官起居舱里始终不停的电话铃声以及“舰长要你去舰长室见他”的传唤声使他们更加心惊肉跳，更加厌恶。而马里克则一直坚持不懈地往他的秘密日志里增加内容。

6月初他们摆脱了第七舰队极度令人厌恶的苦差事。进攻塞班岛的作战命令下达到舰上，“凯恩号”受命为攻击运输舰的主舰群护航。当这艘老舰独自高速起航，穿过危险的海域去加入埃尼威托克环礁的进攻部队时，舰上的官兵真是欣喜若狂。如果要在炮火和冗长乏味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很可能以二十比一的绝对多数投炮火的票。战死沙场比慢慢腐烂要痛快得多。发起进攻的第一天，马里克在其医学日志中载入了最短也最重要的一条：涉及威利·基思的事件。

发起进攻那天拂晓的前一小时，夜色逐渐散去变成蓝色，塞班岛开始在天边出现，形如隆起的黑影。威利对自己的极端胆怯感到吃惊。在即将参加第二次战斗的时候而临阵丧胆，使他羞愧难当。当初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是何等的英勇和义无返顾。他原有的天真单纯已不见踪影。夸贾林环礁战场火光熊熊、杀声震天、断垣残壁、人仰马翻的可怕情景已深深地印在他脑海中，虽然他当时像若无其事似地哼着《土风舞现在开始》的曲子。

但是当太阳升起之后，威利一时忘掉了恐惧，陶醉于塞班岛的美丽景色中。塞班岛有着园林化的街坊，就像日本漆器屏风和瓷瓶上的风景一般：一座从灰蒙蒙的海面升起的宽阔岛屿，岛上是连绵起伏，满眼绿色，经过耕种过的丘林，小山上点缀着乡居的农家。一阵带着花香的微风越过海面从岛上吹来。威利看了看下面肮脏的舰艏楼，只见穿着破烂的粗蓝布制服和救生衣，头戴钢盔的1号炮炮手组成一个蓝色方队在那儿，凝视着对面的海岸。威利的心里闪出一丝对日本人的同情。他意识

到了个子矮、黄皮肤、效忠于连环画里的皇帝，而且眼看就要遭到驾驶着喷火的机器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高大白人消灭的日本人可能有的感受。海上的炮轰、空中的轰炸让岛上出现了一片片燃烧的火焰和一朵朵尘土和烟雾的蘑菇云，使岛上的田园美景显得更有生气，这里的情景跟上次夸贾林环礁的情景不一样，没有将岛上的青葱草木毁坏殆尽。一排排的攻击艇好似慢慢地向娱乐公园驶去，而不是去攻击暗藏杀机的海岸堡垒。

进攻开始后，“凯恩号”被派往一个反潜巡航防区，在此区域里它无休止地沿着数千码长的8字形路线行驶。另外12艘舰艇和它一起，围绕着停靠在沙滩附近的运输舰形成保护性的扇形面以10节的航速来回行驶着。这似乎是安全的地方，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威利的心情好起来了。当他看见奎格真的在舰桥的两侧来回走动以避开沙滩时，他的士气高涨起来。这一次绝对没错，因为像钟表一样有规律，每次舰身将另一侧转向塞班岛时，奎格就会转过身慢慢走到面向大海的一侧。这给了威利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来表示他对舰长的蔑视。他觉察到水兵们都在注视奎格的行为，很多人在偷偷地笑，低声地议论。舰身每次掉头，威利就故意炫耀地走到面向沙滩的一侧。奎格对此视若无睹。

巡航防区异常平静，正午时分奎格做好安排确保水兵不会擅离职守后便下楼回到自己的卧舱。威利换班离开了甲板。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他疲惫不堪，但是舰长不准军官白天睡觉的命令让他不愿冒险回到床上休息。威利知道奎格已经在房间睡死了，但是大小便一急舰长会随时到下面的军官起居舱来。威利爬到了最上层舰桥，蜷缩在烫人的铁甲板上，像猫一样在强烈的日光下睡了四小时。下午回到驾驶室值班时，他感到精神振作多了。

他刚从基弗手中接过望远镜不久，一架海军的海盗式飞机从岛上北部的丘岭上方向“凯恩号”飞来。它突然爆炸变成一团玫瑰色的火焰，轰

隆一声，成弧形坠入这艘扫雷舰和另一艘巡航舰，新的“斯坦菲尔德号”驱逐舰之间的海中。威利给舰长打了电话。

“好的，以20节速度朝那边开过去。”是睡眼惺忪的回答。奎格穿着咔叽布短衬裤，趿着睡觉拖鞋，打着哈欠来到舰桥上，当时“凯恩号”和“斯坦菲尔德号”已到达出事地点，两艘舰艇之间的距离不到1000码。海面上见不到飞机的残片，只有一层彩虹色的汽油。

“拜拜啦海盗。”奎格说道。

“像石头一样掉下来。”威利小声说道。他扫了一眼这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舰长，感到一阵耻辱。他纳闷自己的主次观念哪儿去了，一个像奎格这样的喜歌剧怪物竟然能使他恼怒或苦恼？一个战士刚刚在他眼前死去了。舰间无线对讲机发出的嗡嗡声述说着岸上数千人已阵亡。除了使用工具时不小心划破了手，出了点血之外，他从未见到“凯恩号”上洒过血。威利想：我险些变成顾影自怜的哀叫之徒，军人生活中的渣滓——

突然，“斯坦菲尔德号”两侧的海面上升起一根根白色的水柱。威利一时蒙了头，以为这些水柱可能是热带气候玩的怪把戏。然后他猛然喊道：“舰长！‘斯坦菲尔德号’遭到了交叉射击！”

奎格看着逐渐消失的水柱，并朝轮机室大声叫道：“全速前进！右满舵！”

“看那儿，舰长！”威利指着北面峭壁高处的一道橙黄色闪光后升起的一股黑烟。“那是炮台，长官！”他跑到外面的船舷处，对着最上层的舰桥喊道：“火炮哨！”

佐根森把头伸过舷墙，“在，基思先生？”

“海岸炮台，相对方位045，距离4000，悬崖顶上！在那儿，看见那道闪光了吗？用主炮瞄准它！”

“是，是，长官！——全体火炮，海岸炮台，相对方位045，高度10，距离4000！”

“斯坦菲尔德号”在雨点般的水柱中绕着小圆圈旋转，即使在旋转的过程中，仍用5英寸的火炮齐射，炮声震耳欲聋。威利看见“凯恩号”的炮手冲向了自己的炮位。一排3英寸的火炮平行地转过来，随着舰艇每一秒钟的转向，炮口越来越指向舰艉。

“中部舵！持续前进！”威利听见奎格在发令。现在扫雷舰正背向海岸炮台离去，以20节的航速破浪急驶。威利跑进驾驶室。

“舰长，主炮已配齐炮手瞄准目标！”奎格听而不闻。他站在一扇开着的舰窗前，眯着眼微笑着。“舰长，请求允许舷侧转向海岸，向海岸炮台开炮！我们已瞄准目标，长官！”在舰艉方向，“斯坦菲尔德号”的火炮两次轰鸣齐射。奎格毫不在意。他连头也不转，眼睛也不动。“长官。”威利绝望地请求道，“我请求允许用4号炮开火！越过船艉远射，长官！”

奎格不吭声。甲板军官跑到外面的船舷上，看见形状逐渐缩小的驱逐舰再一次开炮射击。一团浓厚的硝烟笼罩住了悬崖上炮台的所在处。排炮击中之处，团团火焰从尘雾中穿出。“斯坦菲尔德号”又一次遭到交叉射击。它迅速地进行了四次齐射。不再有反击了，至少在这艘驱逐舰的周围似乎再看不见水柱了。“凯恩号”已经离得很远，威利看不清当时的情况了。

晚饭后，他小声地向马里克讲了事情的经过。副舰长嘟哝了些什么，未加评论。但是那天深夜他在日志中写道：

> 6月19日。塞班岛。我未亲眼见到。是值日军官向我报告的。他说我舰和另一驱逐舰正在坠机现场。驱逐舰距我舰右舷1000码，突然遭到海岸炮台攻击。虽然炮台完全在我射击范围之内，而且我们的火炮已配齐炮手做好射击准备，但是舰长掉转航向，未发一炮

逃离战场。

当“凯恩号”调离这支攻击部队又奉命护送一艘遭损坏的战舰去马朱罗环礁时，塞班岛战役尚未结束。这就是这艘扫雷舰参加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的终结。它错过了“土耳其会猎”战役和进攻关岛的战役，当这两个光辉的战役正在进行之际，“凯恩号”又承担了护航的任务。它从马朱罗岛护送一艘航空母舰去夸贾林岛，这是个沉闷的经过治理的岛屿，岛上到处是匡西特式活动房屋。在沙地简便机场边缘的四周又出现了已枯萎发黄的草木，沙滩上推土机和吉普车不停爬来爬去。威利感到奇怪，随着美国人的到来，这些曾经景色迷人的热带岛屿如今都显出了洛杉矶街区中空旷地段的景象。

这艘老式扫雷舰和航空母舰一起继续向埃尼威托克环礁驶去，接着又和一些坦克登陆艇一起回到夸贾林岛，然后又护送一艘油船去埃尼威托克环礁。那一年转眼进入8月，而“凯恩号”仍然不停地行驶在中太平洋各珊瑚岛之间，再一次陷入了单调乏味的穿梭航行，这一次却落入了第五舰队司令部的掌控之中。

舰上的生活仍旧是死气沉沉的、令人厌烦的、乏味的，一时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因此马里克的日志也写得少了。一切事情大家都了解。所有人的性格都研究过了，甚至奎格似乎也最终不使他感到惊奇了。今天发生的事昨天已发生过，而且明天还会发生：炎热、弯来绕去的行驶、神经质的小口角、文案工作、值日、机械故障以及舰长无休止的刺耳的指责。

《俄克拉荷马》音乐剧的乐曲中就为威利保存着这种度日如年的感受。这套唱片是佐根森在马朱罗环礁弄到的。他在军官起居舱里日夜播放它，他不播放时，无线电室的小伙子们就借去用大喇叭播放。威利在他的余生中只要再听到：

“老兄，

别朝我——飞吻。”

就会在瞬间陷入到炎热、厌烦、近乎崩溃的精神疲惫的痛苦记忆中。

威利还有一个额外的负担。虽然一度受到舰长的宠信，但他突然成了全体军官的替罪羊。这个转变似乎是在“斯坦菲尔德号”事件之后立即发生的。直至当时，基弗一直是奎格的主要目标。但是从那以后，每个人都可以看出舰长把所要迫害的人明显地转向基思中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小说家很有礼貌地将他从啤酒广告上剪下的一张硬纸板大羊头当礼物送给了威利。“凯恩号”的传家宝这样易主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威利也跟着大家富于幽默地笑起来。扩音系统每天都要两三次地瓮声瓮气地响起这样的传唤声：“基思先生，去舰长室汇报。”而在两次值日之间威利很少能睡上几个小时的囫囵觉，总是被食堂勤务兵摇醒并被告知：“舰长马上要和你谈话。”

奎格和威利谈话时总抱怨些鸡毛蒜皮的事，电报译得太慢啦、邮件分发不及时啦、出版物上错字没改啦、无线电室飘出咖啡味啦，或者信号兵抄写信号信息出了错啦——威利开始对奎格产生了深藏不露的憎恨。这种憎恨不像他曾经对德·弗里斯舰长的那种孩子气的赌气。它就像丈夫对生病的妻子的憎恶，一种由于无法摆脱一个讨厌的人而产生的成年人的持续不断的憎恶，而且这种憎恶不是作为自我辩解而产生的，而是因为它能在持续的黑暗中发出一丝令人讨厌却又令人满足的微光而产生的。

出于这种憎恨，威利总是把自己的工作干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干净利索。他的惟一乐趣就是让奎格的诡计不能得逞，办法就是事先预见到他要挑什么刺，到时候叫他有口难张。但是威利的防线有一个永久性的漏洞：杜斯利。当舰长得意洋洋地翁声翁气地说挑出了威利那个部门的错误或遗漏时，这些过错几乎总是可以追溯到这位助理通讯官身上。威利曾经对他发过火、蔑视他、痛骂他、恳求他，甚至当着马里克的面和他

苦口婆心地交谈过。开头，杜斯利红着脸孩子气地答应改过。可是他仍旧和过去完全一样，糊里糊涂，马马虎虎。末了，他打退堂鼓，急不可耐地断言道，他没用，而且知道自己没用，将来也永远不会成为有用的人。威利没办法，只得向奎格报告他的情况，要求将他送交军事法庭或勒令其退役。威利以前从未在舰长面前用言语或暗示责怪过他的助手，并当仁不让地为此感到自豪。当他得知杜斯利获得了优异的业绩评分时，他哭笑不得。

8月的日子一天天拖着，拖着，终于到头进入了9月，此时“凯恩号”护送着十艘绿色的慢慢爬行的步兵登陆艇行驶在夸贾林环礁至埃尼威托克环礁的航线上。

9月的头两周，一种越来越紧张不安的期盼情绪在军官中扩散开了。现在，自奎格奉调来到“凯恩号”已经12个月，而且大家都知道担当舰长职务很少有超过一年的。威利逐渐习惯往窄小的无线电室跑，去查看报务员在打字机上打出的福克斯文件的附件，希望看到祈望已久的海军人事局发来的电报。奎格本人也表现出同样急切的心情。威利几次发现他在无线电室查看电文。

俗话说心急吃不着热豆腐。这里也是一样，大家盯着查看的福克斯文件的附件始终没有给舰长的命令。这样的守候只能增强舰上的紧张烦躁情绪。这种情绪又从军官传到了下面的士兵中间。这种古怪的情绪就像孤独和厌倦的霉菌开始在舰上繁茂地滋生起来。士兵们留起了奇形怪状的胡子，把头发剪成了心形、十字形和星星的形状。佩因特在夸贾林岛上捉住了一只招潮蟹，大小如馅饼，长着一只五颜六色的巨钳。他把它带到了舰上，养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天傍晚都用一根绳子像牵狗一样牵着它到舰艏楼上走走。他给这个丑陋的东西起了个名，叫海费茨。一天佩因特和基弗发生争吵时这只蟹逃跑了，爬进了小说家的房间，并用它的大钳夹住了他的一个大脚趾头，当时小说家正坐在书桌前构思写作。基弗尖叫着左跳右跳跑进了军官起居舱。他试图用舰上的短剑砍死

海费茨，而佩因特猛地冲到了螃蟹和发疯似的赤裸着全身的基弗的中间。从此以后两位军官就交了恶。杜斯利少尉也变得古怪起来，疯狂地爱上了《新纽约人》杂志上一则广告里穿紧身胸衣的女郎。在威利眼里，广告中那个不知名的女郎跟他过去在杂志上见过的成百上千的其他服装模特没有什么两样——弯弯的眉毛、大眼睛、瘦脸颊、嘟起的嘴、迷人的身材、一脸高傲和厌恶的神气，仿佛有人给了她只水母叫她用手托着一样。但是杜斯利发誓说，这就是他一生在寻找的女人。他给那家杂志和那家服装公司写信，要这个女人的姓名和地址，而且他还给纽约的三家广告公司的朋友写信，求他们打听她的下落。如果说以前他的工作效率是正常值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那么现在已经降到了零。他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日夜对着那紧身胸衣广告叹气。

威利不安地注意到了这些古怪行为。这些古怪行为使他想起了小说里写的长期在海上航行的海员所遭遇到的事情，看到那些典型的症状出现在自己的舰友身上，他没有多少开心的感觉。

后来这种症状也在他自己身上发生了。一天值日时他正在舰桥上喝咖啡，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要是自己有一个刻有本人名字的咖啡缸子，那多神气。这念头本身并不古怪，但是他对此念头的反应却是古怪的，几分钟之后，一个刻有自己名字的咖啡缸子竟然对他来讲似乎成了世界上能想像出来的最奇妙的财产。因为老想着咖啡缸子，他无暇顾及值班的事了。他能看见咖啡缸子在眼前的空中飘动。他一值完班就冲进舰上的钳工室，借了一把小锉，费了好几个小时在一个陶瓷杯上刻上了“WK”两个字母，刻工的精确和灵巧可以与珠宝商的手艺媲美，当时晚餐时间已过，天已经黑了。他在字母的挖槽中填满了蓝色油漆，并小心翼翼地将杯子放入书桌的抽屉里晾干，杯子的下面还垫上了袜子和内衣以防碰撞。当他清晨4点被叫醒去值班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缸子。他从抽屉里取出了缸子，坐在那儿沾沾自喜地看着它，就像姑娘在看情书一样，结果换班晚了十分钟，引来困乏的基弗一阵咆哮。第二天下午他把杯子带到上面的舰桥上，并漫不经心地把它递给信号兵额尔

班，要他用雷达室的玻璃咖啡壶给它倒满咖啡。水兵们羡慕赞赏的目光让威利的心里喜滋滋的。

次日上午，威利又带着他那宝贝的杯子来到舰桥上时，看见额尔班正在用一个跟他自己的杯子一样刻有“LU”字母的缸子在喝咖啡，心里好不气愤。他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威利很快发现整个舰上一下子冒出了许许多多的刻了名字的缸子。水手长的助手温斯顿就拿着一个刻蚀着由优美的古英语字母组成的徽章并衬以家族纹章花饰的缸子。与这个及其他十几个水兵的杯子相比，威利的杯子只能算幼儿园孩子的作业。那天晚上他一气之下把自己的杯子扔进了海里。

在这一段长长的噩梦般的日子里，威利数百小时，也许数千小时地幻想着能见到梅·温，盯着她的照片看，反反复复看她的来信。梅·温是他与过去生活的惟一联系纽带。如今他的平民生活似乎成了温馨的、极富魅力的梦幻，就像关于上流社会的一部好莱坞电影。眼前的现实是这艘左右摇晃的扫雷舰、海洋、破旧的咔叽布军装、望远镜以及舰长的电话蜂鸣器。他给那个姑娘写了些热情狂放的信，并极为艰难地不提及结婚的事。发出这些信使他感到不安和内疚，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怀疑他还打算娶梅姑娘。如果他能活着回去，他要的是和平和奢侈的享受，而不是娶一个粗俗的歌手组成争吵不休、不合适的家庭。他的理智这样告诉他。但是理智同长时间的浪漫想像没有关系，他正是利用浪漫的想像来麻醉自己以打发那些沉闷乏味的日子，减轻奎格的责难带来的痛苦。他知道他写的那些信是含糊其词的，自相矛盾的。但是即使如此，他还是把信发出去了。作为交换，每当这艘扫雷舰好不容易有一两次机会碰上邮政船队时，他总会收到一批一批梅姑娘热情洋溢讨人欢心的信，这些信立刻使他兴奋陶醉却又心里发愁。在这些信中梅姑娘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同时也按照他的做法只字不提结婚的事。在这种奇怪的纸上谈兵式的谈情说爱过程中，威利发现他对梅姑娘越来越难舍难分了，同时心里越来越清楚他对梅姑娘是不公平的。但是梦境毕竟是极宝贵的止痛药，谁也不愿打破它。所以他仍坚持写他那些热烈却又言

不由衷的情书。

25　罗兰·基弗荣获勋章

10月1日，奎格舰长仍旧在位，这艘老式的扫雷舰驶入了乌里提环礁，一个跟其他任何环状珊瑚岛一样的环礁，一圈表面凹凸不平的小珊瑚岛、一些礁脉以及碧蓝色的海水，位于关岛和新近攻下的帕劳斯群岛的正中间。当舰长掉转船头开进锚位的中央部位时，站在右舷侧打着哈欠的威利感到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转过身，基弗指着右前方说道："亲爱的威利，看那边，你肯定说那是幻觉。"

1000码之外停靠着一艘漆成棕色和绿色交叉的热带伪装色的坦克登陆艇。其舰艏处张开的艏舌门边系着三只60吨的靶滑橇。威利失望地说："唉，天哪，不会吧。"

"你看见什么啦？"

"靶子。就是这原因派我们南下到这鬼地方来的，毫无疑问。"先前，命令"凯恩号"单独高速从埃尼威托克环礁驶来乌里提环礁的电报就曾经是军官起居舱里大家猜测了很长时间的主要话题。

"我要下去死在自己的剑下。"小说家说。

疲乏的老"凯恩号"又回去执行任务了，拖着靶标在乌里提环礁附近的公海上来回行驶，让舰队的火炮进行实弹演习。一天又一天，天一亮"凯恩号"就拖着靶滑橇驶入航道，通常要到环礁天空中的暮色已经变成紫色时舰艇才能再下锚。这种情形对奎格舰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拖靶滑橇的最初几天，他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暴躁好斗。驾驶室里总是回荡着他的尖叫和咒骂声。然后，他便陷入呆滞状态。他将舰艇指挥操舵的重任完全交给了马里克，甚至连早上起锚，晚上驶入航道的事也交给他。偶尔在雾天和雨天，他会来到舰桥上接过指挥操舵的任务。不然他就日以继夜地躺在床上看书，玩拼图游戏或干瞪着眼。

发给基弗和基思中尉个人。谨致问候，扫雷兵们。晚上过来一聚如何？我值班。罗兰。

“凯恩号”日落时分回到乌里提环礁时收到了这份从环礁远处一艘航空母舰上用信号灯发来的信息，这艘航母是白天开进环礁湖的许多艘航母之一，现在都挤靠在锚站的北端，一大群长方形的航母，衬着红色的天空显得黑黝黝的。已经到甲板上值班的威利派水手长的助手去找基弗。小说家来到舰桥时，“凯恩号”正把锚下到海里。“那个走运的小丑在‘蒙托克号’干什么？”基弗问，同时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那些航母。“上次我听说他在‘贝勒伍德号’上。”

“那是什么时候？”威利问。

“我不清楚——五六个月以前吧。他从来不写信。”

“我猜想，他只是在航母之间调动。”

基弗的脸扭动了一下，咧嘴嘲笑了一声。晚风轻轻吹动着他那平直柔软的黑发。“我几乎可以确信，”他说，“人事局是故意地有计划地羞辱我。我已经递交了大约17次请调报告，要求调到航母上去——呃，你认为我们能争得回答而不招惹奎格吗？答案当然是不可能，别再扯这事儿了。我想得去拜访一下格伦德尔的巢穴了。天哪，自上次在珍珠港见过罗洛[1]后已经一年了，是吗？”

“我想是吧。好像还长点儿。”

“是长点儿。我感到跟着奎格在海上巡游的时间长得跟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嗯，但愿他的脾气别像要喝别人的血似的。”

奎格躺在床上，对着那本翻皱的旧《绅士》杂志直打哈欠。“哎，汤姆。”他说，“我想想，好像你有一本该在10月1日上交的登录出版物目录。你交了吗？”

“还没交，长官。你是知道的，我们每天都在海上——”

“晚上我们不出海呀，我敢说，最近你的小说可写了不少吧。几乎每天晚上我都看见你在写——”

“长官，我答应你今天晚上回来之后就登记目录，哪怕是熬一个通宵——”

舰长摇摇头。“我有我的办法，汤姆，这是我对人的本性进行过大量的观察后而得出的结果。再说，我是个该死的软心肠的人，你听起来可能感到奇怪，如果我破一次例，将来我就会破更多的例，我的整个系统就会摔得粉碎，不管你对我管理这艘舰的办法怎么看，至少这艘舰一直管理得不错，至今我还不曾犯过错。所以抱歉了，这不是个人的事，你得按时把目录交上来，延期是不行的。”

当天晚上伴随着枪炮长的几句花哨诅咒，基弗和威利登录完了目录。奎格一直不准基弗移交照管秘密出版物的责任，这使他烦恼了整整一年。在珍珠港期间，奎格强迫他从威利那里接过这些书，说只临时照管一两周，到威利掌握了那本培训手册就把书拿回去。可是从那以后，舰长就一个月一个月地往后拖，避而不谈移交的事了。

“最终我再也不设法去说服这个罪犯疯子把我从钩子上放下来。”基弗嘟哝着说，同时从保险柜里拖出一抱书，“因为我看清了他绝不会放弃那些令我极为反感的一次次的谈话，他每天都要想方设法迫使我有求于他，从中得到极大的享受。即使我升到了将军，但只要他也是高我一级的将军，他还会要我当‘凯恩号’的书刊保管人。这个人是典型的精神病患者。对他进行详尽的分析会胜过对裘克斯家族[(2)]和卡利卡克斯家族的研究。”基弗带着这种激愤的情绪一连讲了几小时。威利偶尔插进几句同情的话以掩盖他心中的窃喜。

第二天早上基弗把目录送到了舰长室，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把它交给奎格。“舰长，能用一下快艇去‘蒙托克号’走一趟吗？”

“同意你的请求。谢谢，汤姆，”舰长一边翻着目录一边说。“愿你

玩得高兴。”

“长官，威利·基思想跟我一起去。”

奎格皱起了眉头。“他为什么自己不来请求——好了。我也乐得不见到他那张蠢脸。既然他打定了主意，他可以去找他所向往的阿拉斯加太平洋舰队和阿拉斯加司令部的那帮人去。”

基弗走出舰长室来到井形甲板时，威利正在等他，尽管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咔叽布制服和锃亮的皮鞋，却显得垂头丧气：“汤姆，航母已经起航了——”

“啊，天哪，别走呀——”

“有几艘已经进入航道了。‘蒙托克号’的锚链在上下动了。”

“咱们看看去。”小说家跑到了舰桥上。他站在舷墙边，板着脸凝视着北方。四艘航母正朝着“凯恩号”开过来。

威利说：“也许它们只是开往南边的泊位。”基弗没有回话。

领头的一艘航母高耸在他两人头顶的上方，像一座漆成灰色的钢铁大山，徐徐地和“凯恩号”并列成了一排，相距不过100码。扫雷舰在汹涌的海浪中摇摆起来。“咱们到最上层船桥去。”基弗说。

刚早上8点，但是太阳已经火辣辣地照射在无遮拦的最上层船桥上。基弗眯着眼睛看着这些航母，现在一共7艘，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缓缓移动。“蒙托克号”是队列里的第六艘。沿着航道，领头的航母笨拙地转向左舷向公海开去。“不是去南泊位的路。”基弗沮丧地说。

“他们停留的时间不长。”威利说。他感到抱歉，好像基弗的失望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过错似的。两位军官默默地观看了这支庞大的舰队好一阵子。

“这次一定是去菲律宾，”基弗咬着下唇说道，“进行初步打击。或者他们也可能要和运兵舰会合。就是这么回事了，威利。要进攻了。”

“哎，汤姆，留在这儿拖靶标我一样高兴。我跟罗斯福一样痛恨战争。”

又有艘航母慢慢地驶过。“凯恩号”剧烈地颠簸起来，把锚链都绷直了。“自这场战争开始以来我的整个希望，”小说家抬头看着“阿诺德湾号”舰艉群聚的飞机喃喃地说，“就是在航母上服役。”另一艘航母平稳地开了过去，接着又是一艘。

“我想我看见他了，”威利说，“瞧那儿，在那个炮座里，飞行甲板上那门双管40毫米口径炮，就在锚链孔的后面。那儿，就是他。他在挥动喊话筒。”

基弗点点头。他从舷墙的托架上取下一个绿色的喊话筒在头顶挥舞着。当“蒙托克号”驶近时，威利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见了罗兰·基弗。这位曾与他同住一室的老朋友戴着紫色的棒球帽，脸上带着同样开心的笑容，可是脸颊瘦多了。他更像他的哥哥了。几乎就像小说家在那炮座里一样。

罗兰用喊话筒大声喊叫了些什么，但是却被两舰之间汹涌的海浪吞没了。“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基弗高声喊道。他把喊话筒罩在耳朵上，罗兰现在就在正对面大约高出他们20英尺，不用望远镜就能认出。当他那艘航母驶过时他又大声喊叫。只有断断续续的几个词传过来：“……好运……下次一定……希恩达……再见，汤姆……”

小说家拼命喊道：“祝你好运，罗兰。下次你一定要把整个战事告诉我。”

他们能看见罗兰在笑在点头。不一会儿他就远远地跑到前面去了。他再一次回过头呼喊但是除了“……哥……”这个词之外什么都听不清。

威利和基弗站在那里看着那棒球帽渐渐变成一个紫色的小圆点，看着“蒙托克号”转进穆盖航道，加快速度，调头向外面的公海驶去。

莱特湾战役打响后，美国国内的人民比参战的水兵更了解这场伟大

的战役，当然比安稳地留在乌里提环礁的“凯恩号”上的官兵就了解得更多了。在这艘老式的扫雷舰上，战役的进展情况是通过简短的密码电文，大多是伤亡报告逐渐传送出的，电文中提到一些他们不熟悉的名字——苏里高号、圣·伯纳迪诺号、萨默号，因此他们对情况的了解是不清晰的。10月26日早上威利正在解译一份电报时留意到了“蒙托克号”的名字。他阴沉着脸解译了一会儿，然后把尚未解译完的电文带到了基弗的房间。小说家坐在摆满书稿的书桌旁，正用粗重的红色蜡笔线删掉黄色稿纸上的一段文字。“你好，威利。我方战事如何？”

威利将电文递给他。基弗马上问道：“‘蒙托克号’？”

“第四段。”

这位火炮指挥官看着电文摇了摇头，随后抬起头用令人不愉快的、局促不安的目光看了威利一眼。他还回电文，耸耸肩，出声地笑了笑。“我弟弟可是个走运的小丑，顺利地闯过关，别担心，威利。很可能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他是不可摧毁的。”

“我希望他平安无事——”

“他告诉过你他上大学预科高中时发生的那次车祸，四个小子死了，只有他死里逃生，仅仅扭伤了脚踝这事吗？人有不同的类型。他是一生走运的那类。”

“嗯，汤姆，过几天我们一定会弄清楚的，他们会进到这儿——”

“自杀式飞机，天哪，他们真的把它击落了——”

威利问：“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火炮指挥官用手挡住书稿。“进展不大。的确阻碍了美国文学的进步。我现在一年写的东西还不如我在德·弗里斯舰长手下时两个月写的东西多。”

“什么时候我能拜读其中的一二？”

“很快。”基弗含糊地应道，正如他以前十几次这样回答一样。

两天后，临近黄昏时分，基弗正在军官起居舱喝咖啡，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是威利，汤姆。我在舰桥上。‘蒙托克号’正在进港。”

“我马上来。它看起来怎么样？”

“撞坏了。”

基弗拿着一张奎格用姓名的首字母签了名的急件空白表格到了舰桥上。“威利，叫你的手下把这信息发出去。不会有问题的。”

当“蒙托克号”转弯进入泊位时，恩格斯特兰德用信号灯给它发了信号。航母的已经变形发黑的舰桥上的信号灯闪动着回答道：我们下锚后小艇将去“凯恩号”。基弗大声地读出了摩尔斯电码。他向威利转过身气恼地说道：“这究竟算什么回答？”

“汤姆，他们在那边陷入了困境。别担心——”

“我不担心，那只是该死的愚蠢的回答。”

当他们看见从航母上放下一只摩托救生艇向他们的停泊处驶来时，几位军官下到了主甲板上，站在下海的舷梯旁。“他在那儿，坐在艉坐板上，”基弗用望远镜看着小艇说。“只是把那顶紫色帽丢了。”他把望远镜递给威利。“那就是他，是吧？”

威利回答说：“汤姆，看上去确实像他。”小艇上的军官一点不像罗兰。这军官个子瘦小，斜肩膀，而且威利还看见他长着八字须。

过了一两分钟基弗说：“那不是罗兰。”甲板值勤官哈丁也来到他们身边。一位留着金黄色八字须，长着带孩子气的薄嘴唇，神色惊恐的年轻少尉爬上了舷梯。他的左手包扎着厚厚的沾有黄斑的绷带。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怀特利少尉。“我弟弟的情况怎么样？”小说家问。

“噢，你是基弗中尉？”少尉说。“呃，长官。”他看看其他两人，又回头看着基弗。“长官，很抱歉由我来告诉你。昨天你弟弟已死于烧

伤。我们已为他举行了海葬。”

基弗点点头，他面色平静，还明显地露出一丝微笑。“怀特利先生，跟我们到下面来吧，给我们讲讲情况。这位基思是罗兰的老朋友。”

在军官起居舱里虽然威利试图从基弗的手中抢过咖啡壶，但基弗坚持亲自为其他三人倒咖啡。

“呃。基弗先生，我要向你说明一点，你弟弟挽救了‘蒙托克号’。”怀特利心情紧张地一口喝了半杯咖啡后开始讲述。“他将获得海军十字勋章。他的名字已经报上去了。我明白那并不意味有多了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对你和你家里的人，相对于——但无论如何，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他应该得到勋章——”

“对我父亲来说勋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弗以疲惫的语气说道。“发生了什么事？”

怀特利少尉开始讲述斯普拉格海军上将的护卫—航母舰队在萨默岛外突然遭遇日本海军的主力舰队，顿时暴雨凶猛、烟幕弥漫，混乱不堪。他对战斗的描述是零星的混乱的，只是在讲到“蒙托克号”受创的经过时才更加有连贯性。“炮弹引发了舰艉的大火。情况很糟，辅助指挥操舵台被毁坏了，副舰长也倒下了，通常他是负责火灾现场的——训练时就是这样。大好人呀，格里夫斯中校。不管怎么说，罗兰是损失监控官，于是他接过指挥任务。大量航空汽油在飞机库甲板上燃烧，事情很难办，可是罗兰将鱼雷和弹药抛进了大海。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灭火队的力量。看起来好像我们没事了。他已经将火势缩小在舰中部左舷的一角，主要在飞机库甲板上。后来那架该死的自杀式飞机穿过烟幕和雨雾猛烈地撞进了舰桥。一定携带了一枚鱼雷，这一次是整个地狱真的散架了。可怕的爆炸声，到处是熊熊的火焰，整个飞行甲板咆哮着红色的烈火，舰身向右舷倾斜。谁也无法接通舰桥的电话，那家伙轻而易举地把它毁坏了，只留下一片混乱，水兵像蚂蚁一样四处逃窜，有

的还跳进了大海。我在左舷有个损失监控组，所以我活下来了。主要是右舷遭到重创。扩音系统也坏了，整个舰桥的电力线路全断了。军舰发疯似的绕着圆圈转，侧向加速，驱逐舰都躲开我们——而且无缘无故地冒出该死的火呀，烟呀，毒气攻击警报的尖叫声也响起来，没人能止住它叫——天哪——

“嘿，罗兰真的接过了指挥，飞机库甲板左舷有一台汽油发电机为通讯提供备用动力。首先，他发动这台发电机，开始通过扩音器指挥灭火。他叫他们用水冲弹药库，打开喷洒器、四氯化碳系统及所有装置，后来操舵轮机舱通过完好的动力电话和他通了话，告诉他他们没有接到任何操舵命令，于是罗兰又开始通过扩音器指挥军舰的操舵驾驶，还跑到外面的狭窄通道上去察看上面发生的情况。

“这时一大块该死的燃烧物从飞行甲板上滚下来，正好落在站在狭窄通道上的罗兰身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他被死死地压在底下。他们把他拖了出来，将通道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出去，他伤得不成样子了。但是他继续指挥着灭火和操舵驾驶。几名水兵扶着他，给他涂药膏，包扎绷带，还给他吃吗啡止痛——

“嗯，大约就在这时，空军军官沃尔克少校从舰桥上狼藉的杂物中爬了出来，他头昏眼花，但伤势比罗兰轻，他是活了下来的高级军官，所以他接管了指挥驾驶，罗兰昏过去了，他们把他送到了下面的医务室。但是在这之前，他已经让士兵们回到自己的岗位，像平时演习那样干着应干的每件事，当然，这才是最要紧的。所以，像我说的那样，沃尔克少校向上级写了报告为他申请海军十字勋章，当然他会获得这枚勋章——”

“以后你还见过他吗？”基弗说，他的眼圈红了。

“当然见过。我在下面的医务室陪护他几个小时呢，知道吗，我接管了他的部门，他给我讲该做的那些事，他整个脸都裹着绷带，是透过绷带上留出的一个小孔对我讲的。他很虚弱，但仍然清醒。还让我给他

读伤亡报告的电文，告诉我如何修改。医生讲他有一半对一半挺过来的可能。他身体的大约一半是三度烧伤。可是后来他又得了肺炎，那可是要命的……他叫我来看你如果——”怀特利不说话了，拿起帽子，笨拙地摆弄着。“他是在睡着时死去的。就这点而言，他走得很安详，是打了止痛针的，还有——”

“噢，谢谢，我感谢你到这儿来。”小说家站了起来。“我——我把他的衣服放在小艇里了——东西确实不多——”怀特利也站了起来，“如果你要查看——”

“我想，”基弗说，“你最好原封不动地交给他母亲。她应该是他最近的亲属，对吧？”

怀特利点点头。小说家伸出手，“蒙托克号”来的年轻军官握了握这只手。他用食指理了理自己的八字须。“基弗先生，他是个大好人。我很抱歉——”

“怀特利先生，谢谢你。让我送你到舷梯那儿。”

威利坐着，两只胳膊肘撑在绿色的台面呢上，两眼凝视着舱壁，脑海里浮现着“蒙托克号”上的大火。几分钟后基弗回到军官起居舱。“汤姆。”门打开时威利站起来说道，“我知道这件事对你一定是多么痛苦——”

小说家咧开一边的嘴角笑了笑说：“不过罗兰干得很好呀，不是吗？”

“确实好——”

“给我一支烟。使你感到惊奇吧。威利，也许军事学校培养的学生有它的意义。你认为你能干出他干的那些事吗？”

“干不出。飞机撞过来的时候我会是最先跳海的人。罗兰在海军军官学校时也表现非常好——简直是爱上了它——”

基弗猛吸着烟，发出哧哧的响声。“我不知道我当时会怎么做。那是下意识做出的决定，这是肯定无疑的。那是本能。罗兰具有很好的本能，直到面临考验时你才真的知道——噢。”他转过身，开始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上周我就有一种见他的愿望——”

威利伸出手碰了碰基弗的胳膊。“汤姆，我很难过，为罗兰，也为你。”

小说家停住了脚步，他用一只手掌蒙住双眼，用劲地揉了几下说：“你知道，以前我们真的说不上很亲密，我们住在不同的城市。但是我喜欢他。在大学我认为他过于少言寡语。我老爹总是更喜欢他，不太喜欢我。也许他知道一些事。”基弗走进自己的房间，拉上了窗帘。

威利走进上面的舰艏楼，来回踱步不下一小时，不时地眺望对面“蒙托克号”扭曲的、被熏黑的壳体。一轮硕大的红色夕阳发出耀眼的光芒，不久便悄然消失了。清凉的微风从环礁湖面吹过，漾起层层细浪。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威利一直试图将诡计多端、满嘴粗话、懒惰又肥胖的罗兰·基弗和他这次在莱特湾的英勇表现贴切地结合起来。他没法这样结合。他注意到长庚星已在乌里提环礁椰子树上方的天空中闪烁，星星的旁边是微弱的一弯银色的钩月。他突然想到罗兰·基弗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景色了，他蹲在原已放在那里的弹药箱旁，伤心落泪一场。

当天晚上12点威利值完班，跌跌撞撞地回到床上。他正高高兴兴想着梅·温的形象昏昏欲睡时，突然有只手捅了一下他的胸肋。他嘟囔了一声，把脸埋在枕头里说：“你要找杜斯利。另一张床。我刚值完班。”

“我要找你，”奎格的声音说，“醒醒。”

威利赤裸着从床上跳起来，他的神经感到刺痛。“是，舰长——”

过道里昏暗的红光映衬出奎格的身影，他手里拿着一份福克斯电文。“有一份人事局用密码发来的电报。两分钟前发来的。”威利机械地

用手去摸抽屉。“用不着穿衣服，军官起居舱不冷，我们先把这东西解译出来吧。”

威利的光屁股感到军官起居舱里的皮椅子又湿又冷。奎格站着低头看着他，注视着译码机出来的每个字母。电文很短：解除艾尔弗雷德·彼德·杜斯利少尉的职务。立即乘机赴华盛顿人事局另有任用。四等紧急通知。

“这就完了！”舰长嗓子被堵着似的问道。

“完了，长官。”

“不管怎么说，杜斯利到舰上多久了？”

“1月份来的，长官——9个月或10个月了。”

“见鬼去，这把我们的军官减少到7人——人事局简直疯了——”

“长官，我们有两名新军官正在来这儿的路上。法林顿和沃利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赶上我们。”

“杜斯利先生完全可以等到他们到达后再离职嘛。我琢磨是我把他的业绩评定报告写得过好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当舰长把头耷拉在他那皱巴巴的浴衣上，拖着脚向门口走去时，威利睡眼惺忪地、不无恶意地说：“他母亲有一家造船厂呀，长官。”

“造船厂，呃？”奎格说，砰地关上了门。

自从杜斯利的电报到来后的一周里，除了舰上医生的助手外，谁也没见过舰长。他电话通知马里克，舰长患了周期性偏头痛。副舰长便完全接管了全舰的事务。

---

(1)罗兰·基弗的昵称。——译者注

(2)纽约的一个疾病连绵、长期贫困、有犯罪史的杜撰家族姓氏。——译者注

26　一加仑草莓

“我身穿耶洛斯坦蓝色水兵服，

旧的耶洛斯坦蓝色水兵服，

每当敌人开枪，

我总不在这个地方，

我身穿旧的耶洛斯坦蓝色水兵服——”

威利坐在莫格莫格岛军官酒吧的一台破旧的小钢琴前，正在恢复他那荒疏已久的即兴演奏的才能。他唱得醉醺醺的，基弗、哈丁和佩因特也醉眼朦胧，三个人都围着威利，各自拿着一杯掺了姜汁的威士忌，一边格格笑着一边放声唱着。火炮指挥官叫道：“我唱下一段！”

“我身穿耶洛斯坦蓝色水兵服，

旧的耶洛斯坦蓝色水兵服，

每当他侦察出一点小线索，

你会看见强敌也吓得哆嗦——

啊，耶洛斯坦，耶洛斯坦蓝色水兵服。”

威利笑得从琴凳上摔了下来。佩因特弯下腰扶他起来时，威士忌酒撒了威利一身，把他的衬衣弄得满是棕色的斑块。“凯恩号”几位军官的哄笑引来了酒吧里不是那么欢闹的其他军官的侧目。

佐根森跌跌撞撞地向他们走来，一只胳膊搭在一名高个子的胖乎乎的少尉的脖子上，少尉长着凸出的前牙，脸上有不少的雀斑，显出中学

生浮躁的神情。“伙计们，有喜欢草莓就冰淇淋的吗？”佐根森斜着眼说。回答他的是醉汉们表示肯定的狂呼乱叫声。“噢，那好。”他说，“我旁边的这位是博比·平克尼，我在艾博特藿尔中学同宿舍的老室友。你们知道他是哪艘舰上的助理舰务官吗，不是别的舰，是亲爱的老美国军舰‘布里奇号’，那上面什么食物都有——”

“凯恩号”的军官一拥而上忙不迭地轮着和平克尼少尉握手。他露出凸出的牙齿笑着说：“哎，碰巧军官食堂刚从货仓取出了六加仑冷冻草莓，我知道你们这些生活在四个烟筒的老式舰艇上的伙计日子过得有多紧巴。而我是军官食堂的司务长，所以——任何时候，乔吉[1]或你们任何人过一两天想过来看看——”

基弗看了看表说：“威利，给快艇打旗号。我们要去弄点草莓。”

“明白，明白，长官。”威利用极强音弹奏了《起锚》一曲里的最后几小节，然后砰地盖上钢琴，跑了出去。

回到军官起居舱后，军官们狼吞虎咽地吃完晚饭，便不耐烦地等着甜点。勤务兵终于面带微笑举止炫耀地端上了冰淇淋。每个盘子里都高高地堆着玫瑰色的草莓。第一轮被一扫而光，大家叫着还要上。奎格穿着浴衣突然闯进了餐厅。谈话声、笑声戛然而止。军官们默默无言地一个个站了起来。“别站起来，别站起来，”舰长和颜悦色地说道，“我该谢哪位弄来了草莓？惠特克刚才给我送来了一盘。”

马里克说：“佐根森从‘布里奇号’弄来的，长官。”

“干得好，佐根森，干得非常好。我们弄来了多少？”

“一加仑，长官。”

“足足一加仑？很好。我希望在这儿看到大家更多的事业心。告诉惠特克我还要一盘，多加些草莓。”

舰长又坐了下来，又接连要了几次草莓，最后一次是在11点钟，所

有的军官以少见的友好亲密的心态坐在他的周围，一边抽烟喝咖啡，一边交谈男女接触的往事。那天晚上，威利是长期以来第一次那么高兴地上床睡觉。

摇，摇，摇——“怎么回事？”他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喃喃地说。佐根森站在床边俯看着他。“不该我值班——”

“全体军官去起居舱开会，马上去。”佐根森向上伸出手，捅了捅另外一张床。“起来，杜斯利，醒醒。”

威利仔细看了看表说：“天哪，刚凌晨3点，开什么会呀？”

“草莓的事，”佐根森说，“叫杜斯利起床，行吗？我得叫其他人。”

起居舱里，军官们围着餐桌坐了一圈，衣着各式各样，头发蓬乱，睡眼惺忪。奎格坐在桌子的上方，没精打采地披着紫色的睡衣，沉着脸茫然地直视前方，随着两个钢球在一只手里来回转动，他的整个身子有节奏地前俯后仰。当威利扣着衬衣纽扣，踮着脚尖走进来，找把椅子坐下后，奎格什么招呼也没打。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中，杜斯利进来了，接着是佐根森，再后是哈丁，他身上系着值班军官的武装带。

“现在全到齐了，长官。”佐根森以办事人员轻声奉承的语气说道。奎格没有反应。钢球不停地转呀转。悄然无声地过了几分钟。门开了。舰长的司务长惠特克拿着一个马口铁罐走了进来。他把马口铁罐放在餐桌上，威利看见罐里装满了沙子。那黑人吓得两眼圆睁，汗滴顺着他那瘦长的脸颊往下流，舌头不住地添着嘴唇。

“现在你肯定那是一加仑的马口铁罐。”奎格问。

“我肯定，长官。装猪油的马口铁罐，长官。奥基尔特里在厨房里，长官，常用的——”

“很好，拿铅笔和纸来，”舰长没专对任何人地说。佐根森霍地一下站起来把自己的钢笔和小记事本给了奎格。“马里克先生，今天晚上你

吃了几份冰淇淋？”

“两份，长官。”

“基弗先生呢？”

“三份，舰长。”

奎格逐一询问了所有的军官，记下了他们的回答。“那么，惠特克，你的那些人吃草莓了吗？”

“吃了，长官。一人一份，长官。佐根森先生，他说可以吃，长官。”

“我说过，长官。”佐根森说。

“每人只一份，现在你要肯定，”奎格眯着眼睛看着黑人说。“这是正式调查，惠特克。对说谎的惩罚就是不名誉退役，还可能关几年禁闭。”

“死也不会说谎，长官。我亲自给他们端上桌子的，舰长。剩下的就锁起来了。一份，长官，我发誓——”

“很好，那又是三份。我吃了四份。”舰长把总数加在一起，喃喃自语地说。“惠特克，去拿一个盛汤的大碗到这儿来，还有那把你分草莓用的勺子。”

“明白明白，长官。”黑人进了餐具室，立刻拿着餐具回来了。

“现在——把沙子舀在大碗里去，上次你往冰淇淋盘子里舀了多少草莓就舀多少沙子。”

惠特克睁大眼睛看着那罐沙子、勺子和大碗好像它们是炸弹的各个部件，把部件装在一起，这炸弹就会把他炸飞。“长官，我不完全——”

“能舀多少就舀多少，请舀吧。”

黑人十分不情愿地从马口铁罐里舀了尖尖一勺沙子倒在了大碗

里。“把大碗在桌子上传一圈。先生们，检查一下大碗……那么，先生们都同意上次你们每盘冰淇淋吃的草莓大致是这么多啦？很好。惠特克，再演示一次，24次。”铁罐里的沙子越来越少，都堆在大碗里了。威利试图用手揉去不停眨着的两眼中的睡意。“好，为了量准，再演示3次……好，马里克先生，拿起那个一加仑罐，告诉我还剩多少沙子。”

马里克往铁罐里瞧了瞧，说：“大约一夸脱，或许还少点儿，长官。”

“行了。”舰长故意点着一支香烟。“先生们，10分钟之前我召集了这次会议，我派人去拿些冰淇淋和草莓来。惠特克给我拿来冰淇淋，说‘没有草莓了’。先生们，你们谁能解释剩下的一夸脱草莓为什么不见了？”军官们偷偷地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好。”舰长站了起来。“关于草莓的事我倒有个不错的主意。不过，你们这些先生的责任就是维护舰上的秩序，防止像盗窃餐厅储藏室那样的犯罪。现在我指定你们大家组成调查委员会，由马里克任主任，去调查草莓的下落。”

“你的意思是明天早上开始调查吧，长官？”马里克问。

“我说的是现在，马里克先生。根据我的手表，现在还不是早上，而是凌晨3点47分。如果今天早上8点以前你们还得不出结果，我就自己来解开这个谜——在将来的业绩评定报告中适当注明调查委员会未完成其指定的任务。”

舰长离开之后，马里克开始对惠特克没完没了地盘问。过了一会儿，他派人把司务长的其他同伴找了来。这三个黑人男孩并排站着，很有礼貌地回答各个军官连珠炮似的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他们那里弄出的情况是那天晚上11点半把容器锁好放起来之后——他们不记得是谁把它放入冰柜的——里面还剩些草莓——他们不知道还剩多少。凌晨3点值勤军官曾叫惠特克再给舰长送一份冰淇淋，结果发现容器已经空了，只能在容器底上刮下一些红色的汁液。军官们纠缠这几个黑人直到天亮也没有推翻他们讲过的这番话。最后马里克精疲力竭

地放了这些勤务兵。

“这是条死胡同，”副舰长说，“也许他们把东西吃光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即使他们吃了，我也不会怪他们。再吃一顿也不够呀。”哈丁说。

“餐厅侍应生踩碎了草莓时，”威利打了个哈欠，“你们不应该给他套上口套。”

“我和史蒂夫根本不担心业绩评定报告，”基弗把头趴在两只胳臂上说，“你们这些小人物才会担心。我们两人谁都可以接替奎格，不管从哪方面讲，我们是出色的军官。我可以当面骂他——我实际上也骂过。上次业绩评定报告我仍然得了个4.0分。”

杜斯利把脑袋耷拉在胸前，发出雷鸣似的鼾声。马里克厌恶地瞥了他一眼说：“汤姆，睡觉前你独自写个报告，这样我现在就宣布休会。”

“过120秒，”小说家小声地说，“报告就放在你的书桌上。”他踉踉跄跄地走回房间，打字机开始哒哒地响起来。

早晨8点军官起居舱的电话蜂鸣器准时响了，是奎格打来的，叫副舰长到他房间去。马里克扫兴地把一叉子烤饼放了下来，喝了口咖啡，离开了起居舱。在路上听到这些话他高兴了起来：

“草莓战役，第二阶段。”

“准备放烟雾。”

“史蒂夫，你屁股上的伤怎么样了？”

“要是事情不妙，就往海里扔个染色标志。”

“谁是你的最近亲属？”

奎格坐在办公桌旁，穿着刚洗过的衣服，浮肿的脸已刮过并扑了

粉。这给马里克不详的预兆。他把调查报告递给舰长，报告的标题是：草莓失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奎格转动着手里的钢球，仔细地看完这两页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报告。他用手背把两页纸推开，“不能令人满意。”

“很抱歉，舰长。那些侍应生可能在撒谎，但是已经走进死胡同了。他们讲的话是连贯一致的——”

“你们的委员会调查过他们讲真话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吗？”

马里克挠了挠头，两只脚在地上蹭来蹭去，说道：“长官，那就是说有人闯进了餐厅的冰柜。可是有一点，惠特克从未说锁被撬过——”

“你想过吗，会不会舰上有人复制了冰柜的钥匙呢？”

“不会的，长官。”

“是吗，为什么不会呢？”

马里克口吃了，“噢，——事情是这样的，长官，锁是我亲自买的。只有两把钥匙。另一把在惠特克手里——”

“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人趁惠特克睡着的时候偷走了他的钥匙，给自己复制了一把——你调查过这件事吗？”

“长官，我——要是那样，惠特克一定是睡得特别死的人，可我认为他不是——”

“你认为他不是，嘿？你知道他不是睡得特别死的人吗？你问过他吗？”

“没问过，长官——”

“噢，为什么不问？”

副舰长从小小的舷窗向外望。他能看见停泊在附近一个锚地的“卡拉马祖号”轻型巡洋舰的船头，这艘军舰也在莱特湾遭到一架自杀式飞

机的袭击。船头被撞塌陷了，并且歪向一侧，所以马里克看到的是一块块裂开的被熏黑了的甲板，甲板上还吊着一台猛烈晃动着的被炸坏的通风机。“长官，我想有很多很多的间接可能性，但是昨天晚上没时间对它们全部进行调查——”

“没时间，嘿？你们一直坐着开会开到现在？”

“长官，我相信报告上说的是我在5点过10分宣布散会的。”

“噢。在你躺在被窝中的三小时里，你本来可以发现许许多多事情。既然谁也没想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我就接过调查的任务，事先我曾讲过我会这么做。要是我解开了这个谜，而且我相当有把握会解开这个谜，那么委员会将因为让指挥官去干它的工作而必须受到处罚……派人去把惠特克叫来见我。”

整个下午，大约每隔一小时，司务长的助手一个接一个地走进舰长的卧舱。在甲板上值班的威利负责安排这几个垂头丧气的人依次列队进去。上午10点钟，两名新来的少尉法林顿和沃利斯从海滩乘登陆艇到了舰上，把威利的注意力从草莓危机上引开了。当两名新军官站上了后甲板等候水兵将他们的行李从小艇递上来时，值勤官威利审视着他们，并且立即得出定论他喜欢法林顿，不喜欢沃利斯。沃利斯的肩部向前弯曲，肤色淡绿，说话声调很高。他似乎比法林顿大几岁，而法林顿却像香烟广告中那个脸色红润、长相英俊、两眼碧蓝的少尉。旅途的纷乱和劳顿以及他环顾这艘肮脏破旧的军舰时所表现出的些许调皮的幽默感使他的长相美更加突出。威利喜欢他那弄脏了的灰色衬衣和那顽皮微笑。沃利斯的衬衣则浆得发挺。“先生们，在这儿等着。”威利说。他径直往前走，敲了敲舰长的门。

“有什么事？”奎格不耐烦地大声问道。舰长坐在转椅上，钢球在他那只搭在椅背上的手中飞快地转动着。黑人拉塞拉斯背对舷墙站着，双手放在背后，微笑时露出整个牙齿，汗水从鼻尖往下滴。

“打扰您啦，舰长，”威利说，“沃利斯和法林顿到这儿了。”

“谁？”

“新来的军官，长官——”

“噢，也大约是到达的时间了。知道了。我眼下没时间见他们。送他们去马里克那儿。告诉他给他们安排住处等等。”

“明白明白，长官。”威利刚转身要走，他的目光与拉塞拉斯的目光正好相遇。这个黑人投向他的目光就像一头被绳子牵着在路上走的小牛犊流露出的默默哀求的目光一样。威利耸了耸肩，走出了房间。

正午时分，舰长派人找来了马里克。“喂，史蒂夫，”他说——他斜躺在床上——“到现在为止，一切事情都完全照我设想的那样在进行。司务长的助手都开始讲实话了。我知道如何对付这些黑猿猴，我当食堂司务长的时候，这种事我干得多了。你尽可以把他们列为疑犯。”

“那太好了，长官。”

“恐怕我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了，可是时不时地这样做对他们的灵魂有好处。”舰长咯咯地轻声笑了，吓唬司务长的助手使他很开心。“凡是拿了惠特克钥匙的人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列为疑犯。惠特克是穿着衣服睡觉的，钥匙就系在他腰带上。而且他睡觉很惊醒。这可是我发现的。”奎格带着狡黠而得意的神气看了副舰长一眼。“那么，这就把案情集中到一点上了，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点着手进行调查，嗯？”

马里克以敬佩的目光看着舰长的脸，以立正的姿势站着——除非迫不得已，他决心一言不发。

“史蒂夫，给你讲个小故事。那得回到很久以前的和平时期啦。回到1937年吧，‘巴曾号’驱逐舰发生了类似的小疑案，当时我还是个地位低下的少尉，负责吃喝拉撒的小事。厨师的账上出现了5磅奶酪的差错。奶酪不在冰箱里，做菜没有用过，做三明治没有用过，哪儿也没有

用过。我证实了这一切。就跟这些草莓一样，不翼而飞了。嗯，副舰长不屑一顾地说：‘奎格，算了吧。’但是你们都知道，我是那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家伙。通过拐弯抹角的询问，连哄带骗的各种各样的手法，我发现，一个胡子拉碴的大个子馋鬼，名叫瓦格纳，一名狙击手，一天晚上趁厨师睡着了用蜡留下了他钥匙的印记，给自己复制了一把钥匙，一有机会他就在凌晨二三点钟的时候去偷吃。迫使他认罪后，他受到轻罪军事法庭因行为不端而被勒令退伍的处罚——我也在自己的晋级公文旅行袋中多了一份小小的表彰证书，当然这与我们的话题无关，不过在那个年头对一个少尉来讲，这对他的晋升是很有意义的——嗯，懂我的意思吗？”

马里克茫然地微笑着。

“现在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奎格说，“是查出‘凯恩号’上的哪个机灵鬼配了一把餐厅冰柜的钥匙。这不应该是件难事。”

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马里克说：“长官，你认为那就是事情的原委？”

“我没有认为任何鬼事情，”舰长突然恼怒地厉声呵斥。“在海军里你不能认为任何事情！我知道有人配了一把钥匙。其他一切可能性都被排除，对吧？你有什么要说的——草莓就那么不翼而飞了？”

“嗯，长官，我不敢肯定该怎么想——”

“真见鬼，史蒂夫，一位海军军官应该能够懂得简单的逻辑。我刚才费尽了口舌向你证明不可能有别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接着舰长重复了他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的整个推理的思路。“那么，这次你懂我的意思吗？”

“长官，这次我懂了。”

“噢，谢天谢地总算帮了点小忙。哦……好了，下一步该这么做。叫所有的水兵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叫他们每个人写一份报告说明从昨天

晚上11点到今天凌晨3点这段时间里他们的一切行动，去过哪些地方，并找出两个证明人，并发誓说的是真话，然后再交给你。所有的报告必须在今天17点交上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额尔班敲门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份铅笔写的电文。“长官，是海滩那边用信号发来的。”额尔班说，紧张地摸着塞进了裤腰里的衬衣。舰长看完电文，然后递给了马里克。这是发给“凯恩号”的命令，派它于当天下午离开乌里提环礁护送“蒙托克号”、“卡拉马祖号”和两艘遭损坏的驱逐舰去关岛。

“好的，”奎格说，“各部门做好出发的准备，这次护航改变任务，加上我们还有小小的侦察工作要做，我们应该有不少乐趣。”

“明白明白，长官。”马里克说。

“在这一点上，汤姆，我们可以利用一下你那三寸不烂之舌了。”舰长说道。他坐在办公桌前，水兵们的报告散乱地堆放在他面前。基弗背靠着门站着。这时已是第二天早上9点，“凯恩号”在几艘遭损坏的战舰的屏蔽下正平稳地行驶在无风的平静如镜的海面上。“坐下，汤姆，坐下。坐在我床上。是呀，天已经大亮了，正像我想的那样，”舰长继续讲着。“我完全肯定我已经抓住那家伙了。从各方面看都说得通。就是那个也会耍这种花招的家伙。动机、机会、方法——一切都吻合。”

“他是谁啊，长官？”基弗小心翼翼地坐在床沿上。

“啊哈，那是我暂时的小秘密。我要你去作一次简短的广播。汤姆，打开有线广播系统好吗？就说——用你自己的话说，知道吗，这比我去讲要好得多得多——告诉他们舰长知道谁配了餐厅冰柜的钥匙。犯罪的当事人自己写的报告露了马脚，这份报告是舰上惟一与事实不符的报告，而且——嗯，然后说他必须在12点之前亲自向舰长自首。如果他自首，那要比我去逮捕他好受得多……你看你能把所有这些话都传达清楚吗？”

基弗犹豫不决地说："我想我能，长官。我就这么讲。"他重复了舰长充满威胁的那番话的中心意思。"是这样讲吗，长官？"

"很好。尽量用完全同样的语言。快去吧。"舰长微笑着，兴奋得满脸通红。

脖子上挂着值勤军官望远镜的威利·基思正在右舷侧面巡行，眯着眼看着天空。舰桥上有股很浓的烟囱的烟味。小说家走到他跟前说道："奉舰长的命令，请允许作一次广播——"

"当然可以，"威利说，"不过，先跟我到这儿来一会儿。"他领着基弗来到固定在驾驶室后侧的无液气压计处。灰色刻度盘上的指针远远地向左偏斜在29.55度处。"这是什么意思，"威利说，"今天天气多好，又平静又晴朗，一片蓝天啊？"

基弗若有所思地嘟起了嘴。"有台风警报吗？"

"史蒂夫已经在海图室把它们都标出来了。去看看吧。"

两位军官摊开一张很大的用蓝黄两种颜色标注的中太平洋海图，仔细地察看起来。海图上用红色小圆点标出了三条风暴路线，但是没有一条路线距他们所在的位置在数百英里之内。"嗯，我不知道，"基弗说，"也许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附近形成。现在是风暴季节。你把情况告诉舰长了吗？"威利点了点头。"他说什么啦？"

"他什么也没说，他只对我'唔'了一声，近来他总是这样。"

基弗走进驾驶室，按了一下有线广播匣的说话控制杆。等了一会儿，他说道："大家听着，奉舰长之命播送以下通知。"他缓慢而清晰地将奎格的话重复了一遍。驾驶室的水兵眯着眼睛交换了一下眼神，接着又重新茫然地睁大了眼睛。

奎格在房间里整整等待了一个上午。谁也没来。12点15时舰长开始派人去传唤各部门的水兵，有时单独传唤一人，有时两个三个地传唤。

每隔15或20分钟大喇叭便会嗡嗡地响起新的传唤声。这样连续不断的盘问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然后奎格派人找来了马里克和基弗。当两位军官走进舰长室时，他们发现杰利贝利正在接受询问。这个文书军士又白又胖的脸上毫无表情。“长官，要是我真知道，我会告诉你的，”他正在申诉说，“我的确不知道。我当时睡着了——”

“我观察的结果是，”奎格弓着腰坐在斜靠背的转椅上，两只手转动着钢球说道，“舰上的文书军士一般都能发现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噢，我不是说任何事情你都知道。我不是叫你告发任何人。我只是说我非常愿意批准你提出的到旧金山上文书军士长学校的申请。一旦这个疑案搞清楚了，罪犯受到了惩罚，轻罪军事法庭结了案办完了一切事情，啊，我想我就可以放你走了，波蒂厄斯。事情就是这样。”

瞬间激活的兴趣使文书军士呆滞的两眼顿时有了生气。“明白明白，长官。”他说完便离开了。

“好的，伙计们，”舰长兴高采烈地对两位军官说，“现在我们可以逼近了。”

“准备逮捕吗，长官？”基弗问。

“那是肯定的，”奎格说，“只要我们再核实另一个证据就可以了。你们来得正好，需要做些组织安排。”

“水兵们希望正午实施逮捕。”副舰长说。

“让他们猜测永远是好事。我们必须做的下一件事——实际上是最后一件事——是找到那把配的钥匙。先生们你们建议怎么办？”奎格咧嘴笑着，看看这个军官又看看那个军官。“相当棘手，你们认为，嗯？好吧，我们就这么做。很简单，分三步做：第一步，我们把舰上的所有的钥匙全收上来，给钥匙加上写有物主姓名的标签。第二步，对全舰以及舰上的每一个人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清查，确定我们把所有的钥匙都收上来了。第三步，我们用所有的钥匙去开冰柜的锁。打开锁的那把钥

匙，嗯，钥匙上的标签就告诉你犯罪当事人的名字了。”基弗和马里克被惊呆了。舰长扫视了他们的脸一眼，说：“嗯，有问题吗？或者你们同意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舰长，”基弗谨慎地说，“我想今天早上你对我说过你知道是谁偷了草莓。”

“当然我说过。今天下午我就跟那家伙谈过。当然他撒了个弥天大谎，但是我揭穿了他的谎言。”

“那么为什么不逮捕他？”

“如果你要给他定罪，那还需要一点证据。”奎格用讽刺的口气说道。

“你说过他写的报告露了马脚——”

“当然露了马脚。从逻辑上讲是这样。现在我们需要的一切就是钥匙本身。”

“长官，你了解吗，舰上可能有几千把钥匙？”马里克说。

“有5000把又怎么样？从中挑选嘛，可能要一个小时挑选，而你仅需挑出几百把就能找出与锁相合的那把。你可以一秒钟核对一把，1分钟就60把，半小时就能核对1800把。还有什么别的事让你们为难吗？”

副舰长挠了挠头，深深吸了口气说道：“长官，很抱歉，我认为这个计划行不通。我认为你会无缘无故地引起水兵的反感，对你产生对立情绪——”

“为什么行不通？”奎格低头看着转动的钢球。

“汤姆，你认为这个计划行得通吗？”马里克转身问火炮指挥官。

基弗侧眼看了看奎格，然后向副舰长眨了眨眼，摇了摇头。“史蒂夫，我不知道按计划做会造成什么伤害。”

“马里克先生，我想知道你的反对意见。”奎格带着不高兴的鼻音说道。

“舰长，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认为你还没有彻底考虑过这件事。啊——首先，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把钥匙——”

“让我在这儿打断你一下。我说有，因此为了达到你们的目的就有——”

“好吧，长官。就假设有，就假设开始搜查。可是舰上有上亿的洞孔、沟槽、裂缝、箱盒、角落，这些地方都可以藏一把钥匙。而且那钥匙随时可能被扔进海里。我们找到它的机会等于零。至于那家伙把它交给你，上面还有写了他名字的标签，你以为谁会那么傻呀？”

“世界上傻瓜有的是，”奎格说，“坦率地讲，既然你把我当成倒霉的白痴在跟我谈话，那么我认为他不会把钥匙交上来了。但是我认为他会把钥匙藏起来，而且我们会找到它，这将证明我的观点。至于把它扔到海里，别担心，他历经周折才弄到了钥匙就不会那么做——”

“长官，你可以把钥匙藏在前锅炉房里面，我可能搜寻一个月也找不到，仅仅就在那一个地方——”

“你所说的一切表明你没有能力组织一次彻底的搜查，我想也许你是对的。因此我自己来组织这次搜查——”

“舰长，你还说过要对所有人进行搜身。那就是说要脱光他们的衣服——”

“我们这儿气候温暖，谁也不会感冒。”奎格咯咯地笑着说。

“长官，恕我敬重地问你一句，为了一夸脱草莓而对全体船员大动干戈，这样做值得吗？”

“马里克先生，我们舰上有个小偷。你是不是建议我让他继续偷下去，或者发给他嘉奖状？”

“舰长，他是谁？”基弗插嘴问道。

奎格狡黠地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迟疑了片刻。然后他说：“这事只有我们三人知道，当然——嗯，就是额尔班。”

两位军官不由自主地以同样吃惊的语气惊叫道：“额尔班？”

“正是。幼稚无知的小额尔班。在我研究额尔班的心理之前，我也有点感到吃惊。他就属于小偷类型，错不了。”

“那太让人吃惊了，舰长，”基弗说，“啊，我要是怀疑，也会最后怀疑到他头上。”他说话的口气是善意的抚慰性的。

马里克狠狠地看着基弗。

舰长自鸣得意地说：“嗯，我告诉你吧，汤姆，这事确实费了一番思考。可是他就是那个——嗯，咱们着手干吧。史蒂夫，立即开始收缴钥匙。宣布明天早上10点开始搜查，告诉大家到那时凡是身上或随身物品中藏有钥匙的人都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明天我将亲自指挥这次搜查行动。”

两位军官走了出去，默默无言地沿着梯子下到了军官起居舱。基弗跟随马里克走进了他的房间，拉下了窗帘。“嗯，史蒂夫——他是，或者不是胡言乱语的精神病患者？”他低声地说道。

马里克坐到椅子上，用两只手掌使劲搓着脸。“别说了，汤姆——”

“我没再讲了呀，不是吗，史蒂夫？自从斯蒂尔威尔那件事之后，我就一直没讲过。这件事可是新鲜事。这事已超过红标线了。”

马里克点了一支雪茄烟，吐出团团的蓝色烟雾。“不错。为什么呢？”

“它是真正的系统化的幻想。我可以把所发生的事情非常清楚地讲给你听。是杜斯利的调令引发的。这对舰长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当时你看见了他的情绪是多么低落。眼前发生的事是下一步。他正竭力恢复被

击碎的自尊心。他要重新展现他海军生涯的最大辉煌——‘巴曾号’上的奶酪调查事件。草莓本来算不上件事。但是当时的情况正好是一出侦察剧完美的序幕，通过这出戏他能向自己证明他仍旧是1937年满腔热情的奎格。他编造出有人配了一把我们冰柜的钥匙，那是因为为了他的缘故必须有这么一把钥匙——而不是因为它符合逻辑。它根本不符合逻辑。那是疯狂——”

“嗯，那么，你说草莓究竟是怎么回事？”

“噢，天哪，当然是食堂的小伙子们吃了。你明明知道是那么回事。还能是别的情况？”

“昨天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在盘问他们。把他们脸都吓白了。而他很满意他们没有——”

“我倒希望听到他的盘问。他迫使他们继续撒谎。他希望他们是无辜的。不然他这出伟大的钥匙戏就演不下去了，难道你还不明白——？”

“汤姆，你说的不是实情。只是你想像出来的另一种理论而已。”

“我说的是一个患了妄想狂的舰长，否则就没有妄想狂这种病了。”基弗反驳道。马里克不耐烦地从书桌上拿起一页航海日记开始看起来。小说家心平气和地说：“史蒂夫，你熟悉《海军条例》的184、185和186条款吗？”

副舰长跳了起来。“天哪，汤姆。”他悄声说。他把头伸到窗帘外仔细看了看起居舱的过道。然后他说：“小声点。”

“那么，你熟悉吗？”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副舰长深深吸了口气，鼓起了腮帮子。“发疯的是你，不是舰长。”

“那好吧。”基弗说，他直视着副舰长的双眼，转身出去了。

那天晚上副舰长在医学日志上写下了很长一条，写完之后他把纸夹放好，锁上保险柜，取下那卷厚厚的蓝皮《海军条例》。他打开书，转过头看了看已放下门帘的门口，然后站起来用门栓关上了金属门，这种门过去几乎从未在热带地区用过。他翻到184条用单调又含糊不清的声调大声地缓慢地念道：

> “可以想像在出现极端异乎寻常、非同一般的情况时部下有必要解除指挥官的职务，将其逮捕或列入病人名单；但不经海军部或别的适当上级机关的批准绝不允许采取此种行动，除非请示这样的上级机关会造成延误或具有其他显而易见的理由真正无法做到……”

---

(1)佐根森的昵称。——译者注

27　搜查

头顶上聚集着大片的灰色云彩，从西边刮来一股强风吹散了烟筒的烟雾。每当这股强风向右舷刮来时，“凯恩号”就急剧地向另一侧倾斜。黑幽幽的汹涌的海面上开始出现一排排白色的浪花。水兵们踉踉跄跄地这儿那儿不停地走动，收集钥匙，分发标签，借用钢笔、铅笔，同时不停地轻声咒骂着。

到7点钟时威利·基思已经找他那个部门所有的人谈过话。他的床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纸板箱，里面装着纠结成一团的四百多把挂着标签的钥匙。他举起纸板箱，托着它摇摇晃晃地穿过军官起居舱，沿着动荡的梯子后退着爬上了主甲板，又沿着被雨水打湿的滑溜溜的过道缓慢地移动到了舰长室。他踢了踢门，门发出空洞的响声。“长官，请开门。我两手都拿着东西。”

门开了，舰长室里的灯也自动地关了。威利跨过舱口围板走进黑暗的房间。门哐啷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灯应声骤然明亮起来。

房间里有四个人：舰长、沃利斯少尉、杰利贝利和上士贝利森。舰长的床成了钥匙的海洋——似乎有10万把钥匙，各种形状的铜钥匙、钢钥匙、铁钥匙，互相纠结在一起，也和白色标签的绳子纠缠着。甲板上堆满了纸板箱。杰利贝利和贝利森正叮叮当当地将钥匙分成两堆。沃利斯少尉正把小的那堆钥匙一把一把地递给舰长。奎格坐在办公桌前，脸色发白两眼发红，但充满了热情，一把一把地将钥匙插入锁孔中，用劲转动这些钥匙，最后又将它们扔到两腿之间的箱子里。他抬头看了一眼威利，厉声说道：“别呆傻傻地站在那儿，把它们倒出来，快走。”接着又重新有规律地反复地将钥匙插入锁孔中，每插一次便发出一声沉闷的咔哒声。屋里的空气充满了恶臭和烟雾。威利将钥匙倒在舰长的床上，赶快离开房间，走到外面的舰艏楼上。

倾斜摆动的雨幕从船头横扫而过。风吹动着他的两条裤腿，雨点打在他的脸上。威利费劲地躲到了艏楼室的背风面。船头落入了波谷，当它再次升起来时，它把一个大浪切开成两股泡沫翻滚的黑色水流，浪花从威利身旁飞过，弄得甲板和舰桥全是水，然后滴落到威利的身上。

在各种各样的天气里，威利喜欢舰艏楼的这些孤独时刻。“凯恩号”上的生活是折磨人的、令人苦恼的，宽阔的大海和清新的海风便成为一种慰藉。在风雨交加的晚期的暮色中，威利能够看见在天幕的背景下“蒙托克号”、“卡拉马祖号”以及距离最近的那些驱逐舰的模模糊糊的形状，在灰黑色的海洋上它们是些显得更黑的上下颠簸的小物体。这些物体里有灯光、温暖、嘈杂声、海军生活的上千种礼仪以及——就威利所知——像“凯恩号”上草莓事件那样疯狂和不可思议的危机。在其他军舰舰桥上的值班人员中，当他们看见这艘窄小的旧式扫雷舰落入深深的波谷时，有谁会想到它的水兵正低声议论哗变的事，而它的舰长却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试着将无数把钥匙插入一把锁的锁孔中，而且他的两眼还兴奋得闪闪发光呢？

在威利的生活中海洋是惟一大过奎格的事物。在威利的意识里舰长已膨胀成一种无所不至的存在，一个恶意和狠毒的巨人。但是每当威利的心灵里出现大海和天空，他就能够，至少是短暂地，将奎格降格为一个病态的用心良好的人，拼命地干着一项他力所不能及的工作。与大海相比，“凯恩号”上因头脑发热闹出的那些小事端，像最后期限啦、案情调查啦、古怪的条令啦、可怕的发脾气啦，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缩小和平息为连环漫画——尽管是短暂的。威利不可能将这些想像带到甲板下面去。一次令他精神紧张不安的叱呵、军官起居舱的电话蜂鸣器一响、一张铅笔写的条子都会使他再次被那狂热的世界所吞没。但是这种轻松的心情在其持续期间是十分美妙的、使人精神振奋的。威利在昏暗的浪花飞溅的舰艏楼上停留了半小时，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潮湿的海风，然后走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当“凯恩号”驶入关岛的阿普拉港时天仍旧下着雨，岛上多岩的小山显得灰蒙蒙的。舰艇缆在一个系泊浮筒上，就在新的2200吨的“哈特号”驱逐舰的旁边。缆绳一系牢，奎格就命令武装卫兵沿左舷每隔20英尺站立一人以防有人将钥匙传递给驱逐舰上的某个朋友。他还派佐根森到“哈特号”上，要求其信件检查官告知“凯恩号”舰长是否在“哈特号”的邮件中出现过钥匙。这位信件检查官是一个两眼深陷在黑眼圈里的极瘦的海军上尉，他瞧着佐根森，怀疑他患了精神病，并叫他把他的要求重复两次。然后他才勉强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威利正在帮助喜气洋洋的杜斯利收拾行装。奎格终于放走了这个少尉，他已做好安排，10点钟随“哈特号”的小艇去海滩。“你为什么不呆在周围观察观察搜查的情况？”威利说。

杜斯利咯咯地笑起来，刺啦一声拉上他那漂亮的猪皮提箱的拉链。他穿着散发出樟脑味的蓝色海军服，左胸上装饰着一条新的黄色缎带及两枚战斗勋章。“威利，只要离开这艘该死的军舰对我有好处，我就离开它。我不喜欢在这里度过的每一秒钟，而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太多的一秒钟了。至于这次搜查行动，你不会找到任何钥匙。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钥匙。”

“我也认为没有，但是这次搜查将会是——”

“我不是说我认为有没有，威利。我明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钥匙。”少尉弯下腰照了照镜子，梳了梳金黄色的长发。

“确切地说你知道些什么？”

“我什么也不会对你讲。我马上就要获得自由了，我不想再和那个大腹便便的小矮疯子有什么牵连了。”杜斯利将粉红色的发油洒在发刷上，细心地梳理着发卷。威利抓住他的肩，把他的身子转了过来。

“杜斯[1]，你这个该死的油头粉面的家伙，你是不是知道能解开这个荒唐的混乱案子的一些事情？告诉我，不然我就对奎格讲你隐瞒了实

情，所以帮帮我吧——”

少尉笑了起来。“得了，威利，你不会对‘老耶洛斯坦’讲什么的，我了解你。10个月来我一直在利用你这个弱点。威利，很抱歉我利用了你。我们第一次谈话时我就对你讲我是个没用的人。我就是这种人。我在纽约还稍有一些可取之处，在那儿我可以——”

“杜斯，关于那些该死的草莓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这位身材苗条的少尉迟疑起来，咬着指甲。“说真的，不对你讲实话是可耻的，但是我要坚持一个条件。等我离开20分钟之后你才能对别人讲这事——”

“行，行。你知道些什么？”

“是食堂那帮勤务兵。我亲眼看见他们从容器里刮取草莓。是在凌晨1点钟。我值完中班下去上厕所。他们正高兴地吃着呢。我想他们没有看见我从食品储藏室旁边走过——”

“那次开会你究竟为什么不把这件事讲出来呢？”

“威利，你没有良心吗？那天晚上你没有看见惠特克的脸色吗？即使用烧红的铁丝刺进我的指甲也休想让我讲出实情。”他把提包从床上拽了下来。“上帝啊，想到我就要自由了，要离开这个疯人院了——”

“走运的小子，”威利吼叫道，“拿上你那张穿紧身胸衣女郎的广告照片了吗？”

杜斯利显得有些尴尬，笑了笑，脸也红了，“我想战后你可以拿这事来敲诈我。威利，整整十天她在我眼里是绝对神圣的。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如果我在这艘舰上呆更长的时间，我想我会开始坚信我就是纳尔逊勋爵。”他伸出手。“威利，我自己没用，但我会尊敬英雄。握握手吧。”

“去你的。”威利握住他的手轻声说道。

惠特克来到门口。“全体军官开会，基思先生，马上——”

军官起居舱里挤满了军官、轮机长、一级军士长，大家都围着餐桌，大多数人都站着。奎格坐在桌子上方，手里转动着钢球，抽着烟，屏气凝神地研究那几幅摊开在他面前桌子上的用红色蜡笔标注的图表。杜斯利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人群溜了出去。奎格开始概述他的搜查计划。他事先制定了一个方案：把所有的人都赶到顶层甲板上，分组脱衣服搜身，然后再让他们回到下面已搜查过的地方。这样安排的用意是无论什么时候那把丢失的钥匙都不可能从未经搜查的地方转移到已经搜查过的地方去。就这一点而言，威利觉得这个计划是巧妙的而且是有效的。他对奎格感到有些难过。舰长因愉快和兴奋而变了样，他似乎在许多个月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到高兴，而一想到他整个能量的暴发只是无的放矢又不免感到痛心。散会的时候威利拍了拍马里克的肩膀说：“史蒂夫，得跟你谈谈。”他们走进了副舰长的房间，威利将杜斯利讲的事情经过告诉了他。

“天哪，”马里克疲乏地把头靠在拳头上说，“原来是这样，最终——食堂那帮小子——”

“去告诉老家伙？”

“噢，当然，立刻去。现在把整个舰翻个底朝天干吗？我对不起这些勤务兵了，但是他们必须承担责任。他们没有权利吃那些该死的草莓——”

马里克到上面的舰长室去了。钥匙仍旧成千上万地堆在甲板上的一个个纸板箱里。舰长坐在转椅上，懒洋洋地摆弄着那把锁。他穿着新制服，脸刮得光光的，皮鞋也擦得锃亮。“你好，史蒂夫。准备开始行动吗？当然，我要你来管这事，不过我要密切监视着。你说什么时候——”

“舰长，有些事已经弄清楚了。”马里克把杜斯利讲的情况重复了一

遍。当奎格明白了话中的含义后，他的头开始下垂在两肩之间，原先的茫然怒视的目光又出现在他的眼睛里。

“让我们直截了当把这事说清楚。杜斯利告诉了基思，基思又告诉了你。杜斯利就是目睹者，而他已经走了。对吗？”

“对，长官。”

“我们怎么知道杜斯利或者基思讲的是真话呢？”

“舰长，他们两个人都是海军军官——”

“噢，别给我讲那些废话了。”奎格从办公桌上的碗里拿出一对钢球。“杜斯利是能够在离开的时候搞恶作剧的，他完全不负责任，不管怎么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讲过这件事。基思却选了个十分合适的时间给我们讲这件事——在杜斯利离开之后——”

“长官，杜斯利曾要他答应——”

“我知道，你已经讲过了。嗯，如果现在我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我会好好收拾杜斯利先生的。他以为他已经逃脱了，是吧？哼，我可以从海滩上把他召回来当物证——他的飞机还没起飞——把他留在这儿直到世界末日。但是正如我说的，可能整个事情都是基思编造出来的，所以——”

“长官，威利究竟为什么要那么干——”

“我怎么知道他想保护谁？”奎格说。“他对上级的忠诚等于零，那是肯定无疑的。也许他要保护的是向下面一个特殊的方向。不管怎样，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干呢。”

稍停片刻之后马里克说：“长官，你要继续搜查下去吗？”

“为什么不？杜斯利先生也好基思先生也罢谁都没有拿出钥匙，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舰长——舰长，如果食堂的勤务兵吃了草莓就没有钥匙了。你还认为你的两个军官向你撒了谎？”

“我不是在认为一件该死的事，”奎格带着鼻音大声说道，“这正是我们要找那把钥匙的原因。谁也别想戏弄我，让我相信不存在这把钥匙。现在我们行动吧！”

暴风雨掀起的汹涌波涛从公海冲向海港。“凯恩号”和“哈特号”前后颠簸着，左右摇摆着。相互碰撞摩擦着，把护舷板挤成了碎片。威利松弛地坐在空无一人的驾驶室里舰长的椅子上，看着贝利森和三个水兵冒着大雨一边在舰艏楼上跌跌撞撞地走着和咒骂着，一边加固缆绳和增加救生艇座中的帆布防摩擦装置。马里克进到驾驶室，他的黑色雨衣往下流着水，他打开了有线播音系统。威利既听到了他的正常讲话声，也听到了扩音器失真的嗡嗡声。“大家听着。开始搜查。开始搜查。全体人员都到顶层甲板。扫清所有的场地。个人搜查将在前面盖布下面的井形甲板上和后面的水兵淋浴室进行。”

威利从椅子上跳起来。“史蒂夫！你没有把杜斯的话告诉他吗？”

“他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搜查——”

“但是那毫无意义——啊，那是——那是荒唐的——”

“干起来呀，威利。派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在后面进行人身搜查。天哪，还要在这种天气里——哎——”

“法林顿和沃利斯没分派任务。如果你需要，可以找其中一个帮助你——”

威利朝后面走去。摇晃颠簸的主甲板上乱作一团。穿着滴着水的雨衣或湿透了的粗蓝布海军服的水兵们在井形甲板上围着哈丁和佩因特转来转去。两名水兵裸着身子站着，在阴沉着脸的人群里显出奇怪的粉红和白色，他们的脸上露出尴尬、违抗和顽皮的鄙视的神情。两位军官翻

弄着他们的衣服，沿右舷间隔站立的卫兵弯着腰，靠在步枪上，与其他水兵开着玩笑。法林顿少尉站在军官起居舱的入口处，一只手吊在舱口顶上，以一个孩子参观畸形动物展览时表现出的既觉得有趣又感到可怕的眼神观看着眼前进行的搜查。

“法林顿，”威利穿过甲板时呼叫道，“你跟我来。你协助我。”

“是，是，长官，”少尉说，并跟在威利后面齐步行进。走下左舷的过道时，中尉转过头看了看，“毫无疑问，你觉得这事很古怪吧。”

“噢，基思先生，我正觉得摸不着门，用不上劲。我很高兴有机会帮帮忙。”

威利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说话的语气里带着适度的遵从那是明白无误的。15个月以前威利同马里克中尉和戈顿上尉讲话时就是这种语气，当时在威利看来他们是很高的上级，是海上战斗经验很丰富的人。能得到这样的奉承威利一时感到很满意。他还想到也许“凯恩号”本身就使法林顿感到非常困惑和奇特，所以目前的搜查行动并不使他感到吃惊。威利很难想像“凯恩号”对新来的人有什么影响，也很难重新描述两位新来的少尉当时的心情。

他们两人从过道里出来后便走到另一群浑身湿透、郁郁寡欢的水兵中间，这些水兵在雨里毫无目的地游来荡去，威利把他们赶到有遮雨的地方，按照字母顺序组织他们脱下衣服。水兵们两人一组地走进淋浴室脱掉了衣服。法林顿井井有条不苟言笑地开始干起来，帮助威利搜索那些湿漉漉的衣服。威利感到很宽慰，又一位军官终于登上了“凯恩号”。

第一个脱掉衣服的是“肉丸子”，他赤身裸体，满身毛茸茸的，矮胖身材，站在那里咧嘴笑着，威利摸了摸他的粗布工装和鞋子，闻到一股强烈的动物气味便皱起了鼻子。他急急忙忙把衣服和鞋退还给他。“好了，‘肉丸子’，穿上吧。”

“啊，基思先生，”这位小艇艇长天真地说，“你不检查我的屁股

了？”

说话的语气是和善的，威利马上做出决定不必生气。“不用了，谢谢。我不求什么非凡英雄行为勋章。”

“老家伙真是亚洲味十足啊，长官，是吧？”“肉丸子”说道，伸腿穿上了裤子。

“不用担心舰长的事，”威利严厉地说，“说话放尊重点儿。”

“天哪，长官，我只不过在说基弗先生对我们全体人员讲过的话——”

“我不感兴趣。别在我面前自作聪明地谈论舰长，懂吗？”

“懂，懂，长官。”小艇艇长哼哼唧唧地说道，显得非常局促不安，致使威利立刻感到很愧疚，让水兵们脱衣服的做法刺激他的神经。在他看来这几乎就是德国式的强奸人权，而且水兵们的完全顺从屈服也表明奎格的管理制度已经削弱了水兵的精神。他们惟一的抗议是开些淫猥下流的玩笑。看见小艇艇长那么轻易地就被吓得六神无主，威利感到十分内疚。

奎格的脑袋从门口伸进了淋浴室。“好啦，好啦，好啦。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是的，长官。”威利说。

“很好，很好。法林顿也在干，嗯？很好。很好。”这个脑袋咧嘴笑了，点了两下便消失了。

“谁有香烟？”威利有点紧张不安地问道。

“这里有，长官。”“肉丸子”递给他一包香烟，迅速地划着了火柴，窝起肥胖的手掌挡着风。在威利抽着香烟时他亲切地说：“真让人神经紧张，是吧，长官？”

奎格舰长迈着急促的步子向前走，毫不理睬簇拥在门口和舱盖布下的水兵们投来的带有恶意的目光。雨点落在他那黄色的雨披上四处飞溅。他碰见了从前轮机舱狭窄的舱口爬出来的马里克。“嗳，嗳，史蒂夫。下面的情况怎么样？”

“很好，长官。”副舰长红着脸流着汗说，“当然，才刚刚开始——大约需要四个小时——但是他们确实在努力干——”

“很好，很好，巴奇是个你可以信赖的人。是的，先生，事实上，史蒂夫，我认为我们所有的军士和上士的表现令人自豪，在这方面军官们也一样。嗯，甚至基思——”

“请原谅，长官。”文书军士杰利贝利走到舰长的胳臂肘边说道。他敬了个礼，喘着气，又看了马里克一眼。

“什么事，波蒂厄斯？”

“你——要我写个报告，长官。我已经给你写好了——”

“噢，对，对。对不起，史蒂夫。留心搜查的事情。继续进行。跟我来，波蒂厄斯。”

奎格关上了舰长室的门，说道：“那么？”

“长官，你上次提到过旧金山文书学校的事吧？”杰利贝利的目光显得狡猾又胆怯。

“当然提到过，波蒂厄斯，我不会拿这种事当儿戏的。如果你有什么可以证实的信息——”

“长官，是食堂的那些勤务兵。”肥胖的文书军士小声说道。

“噢，见鬼去，不会的。真倒霉，你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

“长官，军士长贝利森看见他们了。大约是那天晚上1点钟。他从前水兵舱掷骰子赌钱后回来。他从食品储藏室经过。他跟两个军士长说

过，而且——”

“你是要对我说纠察长看见有人偷东西而不逮捕他，甚至不向我报告吗？”奎格从衣兜里掏出钢球开始转动起来。他脸上愉快的神色在慢慢消退，而病态的皱纹又重新出现了。

“对了，长官，他没多想这件事，明白吗？因为食堂的勤务兵，嗯，他们总是吃军官餐厅剩下的东西。这不是新鲜事。后来，当事情闹大了他为他们感到难过，他认为他们全都会受到行为不良的处分，所以他就不吱声了。但是全舰都传开了，长官，就在今天早上——你可以很容易证实这点——”

奎格倒在了转椅里，呆滞地环顾着堆在甲板上的大量钥匙。他的嘴微微地张着，下嘴唇往里卷缩着。“波蒂厄斯，我们这次谈话要永远保密。”

文书军士的脸抽搐了一下，懊悔地斜睨一眼，说道：“我一定保密，长官，我希望这样。”

“把你的入学申请书打出来，加上同意的批注，我会签字的。”

“谢谢你，长官。”

“就这样吧，波蒂厄斯。”

半个小时以后，马里克开始觉得有些奇怪，是不是舰长出了什么事。按计划的要求，在副舰长集中注意力搜查迷宫般的操作场地时，奎格应当在顶层甲板和前舱进行监督，但是这位繁忙的面带笑容的指挥官的身影却从搜查现场消失了。马里克来到舰长室敲了敲门。“进来，”一个刺耳的声音说道。舰长穿着内衣躺在床上，两眼瞪着天花板，两只手都转动着钢球，“什么事，马里克先生？”

“对不起，长官——我原以为你在顶层甲板监督——”

“我头痛。你接管吧。”

停了片刻，副舰长拿不定主意地说："明白明白，长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像你要求的那样进行彻底的——"

"那么派个人协助你。"

"明白明白，长官。我刚才是想问你——你认为我们必须把舱底的压舱铅块都搬出来以便查看所有铅块的底下吗？那可是要命的活儿。长官——"

"你干什么我不管。别打扰我了。我对这整个的愚蠢行为烦透了。没有我的悉心照料，这艘舰上什么事也干不成。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当然，你什么也找不着，而如果你找不到我也毫不在乎。我已经习惯这样看问题了：凡是我要在舰上干的事情，没有一件干好了的。当然，马马虎虎地搜查就等于不搜查，不过继续搜查吧，按你的方法查。让我清闲清闲。"

"长官，"副舰长为难地说，"你希望搜查行动继续下去吗？"

"当然我希望它继续下去！我为什么不呢？"舰长用胳臂肘支撑着坐了起来吼叫道，发红的两眼瞪着马里克。"我仍然要求把这艘舰从船头查到船尾，查遍该死的每一寸地方！好了，请出去吧，我头痛！"

虽然马里克阴沉着脸坚持继续搜查，但是水兵们很快感到事情发生了变化。舰长的消失以及副舰长的敷衍了事立刻得到了反应：搜查人员、军官和军士长都一样，越来越松懈了，水兵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开玩笑，讲下流话。到了中午，搜查行动最终变成了一场低劣的闹剧，军官们感到尴尬，水兵们却觉得很有乐趣。搜查人员就像受了贿赂的海关检查员一样只是懒洋洋地走过场而已。1点钟时马里克接受了他的所有下属不可当真的报告，相信他们所说的各个部门都搜查过了，因此宣布停止搜查行动。雨已经停了，空气又潮湿又闷热。副舰长来到舰长室，发现窗帘拉上了，奎格赤裸裸地躺在床上，已经完全睡醒了。"哎，找着了吗？"奎格说。

“没找着，长官。”

“和我预料的完全一样。嗯，至少我正确地检验了我的下属的能力和忠诚。”舰长翻了个身，脸转向了舱壁。“嗳，把这些钥匙拿出去，还给他们。”

“是，长官。”

“你可以给大家传个话，如果有人认为我输了，他们很快就不会这么想的，到时候我会实施逮捕的。”

“明白明白，长官。”

副舰长命令一些水兵把几箱钥匙抬出去放到井形甲板上。他要求威利·基思、沃利斯和法林顿发还这些钥匙。水兵们挤在舰桥与厨房甲板室之间一块很小的场地上，笑着叫着，互相摔着跤，而军官们则开始单调乏味地整理成千上万的钥匙，按标签呼叫姓名将其归还原主。一场愚蠢的狂欢作乐失去了控制。“哈特号”上着装整齐的水兵倚着栏杆排成一行，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凯恩号”上的水兵作怪相，扮鬼脸，倒立行走，唱下流歌曲和疯狂地跳快步舞。恩格斯特兰德拿出吉他为《让我享尽富贵》《你好，加富查林》《英国的私生子国王》《追求奥莱利女儿的人》等小曲伴奏。“肉丸子”出现了，只穿了一条肥大的粉红色裤衩，裤腰处鼓出一把巨大的黑色钥匙。军官们缠身于纠结成团的大堆大堆的钥匙，无法去干涉水兵们兴高采烈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距舰长室只有几英尺的地方。欢闹可能已传到那黑暗炎热的屋里，可是奎格没有讲一句反对的话。

与此同时，马里克已回到下面自己的房间。他脱掉了所有的衣服，点着了一支很长的雪茄烟，从他的台式保险柜里取出了“医学日志”，开始从第一页看起。当他翻过最后一页并把日志放在一旁时，雪茄烟已抽完一半。他继续抽着，睁大两眼凝视着绿色的舷壁，直至他嘴唇已感到烟屁股已经发烫。他弄灭了雪茄烟，按了按床边的蜂鸣器。不一会儿惠

特克出现在门口，“长官？”

马里克眯着眼向惊魂不定的黑人微微一笑。“轻松点，惠特克，我只是要你去找基弗先生，如果他有空叫他到我的房间来一趟。”

“是，长官。”惠特克讪笑着跑开了。

“汤姆，关上门，”小说家到了之后马里克说，“不是门帘，是门。”

“明白，史蒂夫。”基弗关上了嘎吱作响的金属门。

“很好。嗳，我有些东西给你看。”马里克把纸夹递过去，“舒舒服服找个地方坐下，长着哩。”

基弗坐在椅子里。看完头几段后他迷惑不解地看了副舰长一眼。他又看了几页。“天哪，连我也忘掉了其中的一些事。”他喃喃地说。

“看完以后再说话——”

“嘿，史蒂夫，这就是近几个月来你一直在写的神秘小说吗？”

“你才是小说家，不是我。继续往下看吧。”

火炮指挥官看完了整个日志。马里克坐在床上，两只手掌慢慢地搓着赤裸的前胸，观察着对方的脸。“好了，你认为怎么样？”当基弗把纸夹放在桌子上后他说道。

“史蒂夫，你可以任意摆布他了。”

“你这么看？”

“我祝贺你。这是一个偏执狂的临床描述，一份完整的病历，毫无怀疑之处。你完全掌握住他了。你干了件了不起的事——”

“好了，汤姆。”马里克把两腿伸出床边，身子向前倾。“我准备到这边海滩上的第五舰队司令部去一趟，按照184条的规定告发舰长。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基弗用指头敲击着书桌。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你肯定你希望我跟你一起去吗？”

“是啊。”

“为什么？”

“汤姆，当我们和‘冥王星号’停靠在一起时我告诉你原因了。你是惟一懂得精神病学的人。如果让我来讲这件事我会把自己弄成该死的白痴，将整个事情搞得一团糟——”

“你用不着说话，你的日志把该讲的都说了。”

“我会进去见到舰队司令的，他们会把医生叫来，而我自己是讲不清这件事的。不管怎么说，我不是作家呀，你认为日志就足够了。对门外汉来讲，要写出个像样的东西有多困难。你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当其他人通过看日志去了解情况时——我必须让你跟我一块儿去，汤姆。”

两人沉默了很长时间。“那个狗娘养的不让我去见我弟弟。”基弗声音颤抖地说道，两眼闪着愤怒的目光。

“那不是一回事，汤姆。如果老家伙头脑有病，那就用不着生什么气。”

“完全正确——我将——我现在就跟你去，史蒂夫。”

“很好，汤姆。”副舰长蹦到了甲板上，伸出了手，抬头看着基弗的眼睛，身材矮胖、胸围特别宽的渔夫和体态瘦长的作家紧紧地握住了手。“要是有新军装，你最好换上。”马里克说。

基弗低头瞧了瞧自己满是油迹的衣服，笑了起来。“那是在弹药库爬来爬去找那根本不存在的钥匙时弄脏的。”

当无线电通讯兵送电报来时，马里克正在往脸上涂皂沫。“长官，是舰间通话记录。我敲了舰长的门，往里面看了看，他好像睡得很香

——”

“我收下吧。”

电文写道：

阿普拉港所有舰只必须在17点之前起航，执行任务的各舰向南机动航行以避开快要到达关岛的查理号台风。

副舰长用湿毛巾疲乏地擦了擦脸，把电话从墙上的托架上拿了下来，接连几次给舰长拨电话。奎格终于接了电话，睡意朦胧地告诉他让军舰做好出海的准备。

基弗穿着内衣，当副舰长进来把电报递给他时，他正在擦鞋。小说家笑了起来，把鞋刷扔到了一边。“缓期执行枪决。”

“不会很久的。回来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它——”

“一定，史蒂夫，一定。我支持你。可是我并不喜滋滋地盼望这件事。”

“我也一样。”

---

(1)杜斯利的昵称。——译者注

28　走访哈尔西

“凯恩号”随同匆忙离开阿普拉港的各色各样的舰艇顶着急风暴雨在浪涛汹涌的海面上已经行驶两天了。台风在北面150海里处刮过。第二天早晨大海平静下来了，一阵温和的海风吹来，海面上下着灰蒙蒙的毛毛细雨。舰艇分成了两队，一队驶回了关岛，另一队继续前行去乌里提环礁。“凯恩号”加入了去乌里提环礁的护航舰队。

仅仅是碰上了暴风雨的尾流，这艘老式扫雷舰及其水兵就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剧烈的摇晃颠簸摔碎了盘子、瓶子、椅子和小用具，使储存品从架子上掉下来又脏又乱地堆在甲板上，使舷侧进水在过道里到处流淌，变成棕色，十分肮脏，而且使锈迹斑斑的船壳出现了很多裂缝。天线刮倒了，一个小艇吊柱和两个深水炸弹架弯曲变形了。两天没有吃上热的饭菜。顾不上洗脸的蓬头垢面的水兵一次只能在摇摇摆摆的床上睡几分钟。阳光明媚草木葱茏，环礁湖平静如镜的乌里提环礁在“凯恩号”官兵们的眼里简直成了天堂——特别是这次到达这里更是如此，以前他们习惯于称呼它为小海湾，还附加上各种难听的形容词。

“哈尔西就在这儿的‘新泽西号’上，”当“凯恩号”驶入穆盖航道时，马里克站在左舷低声对基弗讲。“它挂着南太平洋海军旗和一面四星旗。”

基弗用望远镜看着这艘新的灰色战列舰驶向航道入口附近的一个冷冷清清的锚链。“我们隶属第五舰队司令部，对吧？”他小声说道。“我们在关岛失去了机会。如果我们回去，那么——”

在另一舷，奎格正在向舵手喊叫：“稳舵前进！我说的是稳舵，该死的！不要把那个航道浮标撞沉了！”

副舰长说：“哈尔西对我是够好了。这是紧急情况。一下锚我们就

到那边去——”

“马里克先生，”奎格叫道，“请你告诉我下锚的方位好吗——”

两位军官坐在快艇的尾部，看着环礁湖波光闪闪的水面下迅速繁殖的众多的灰色水母。基弗抽着烟。马里克连续有节奏地卜咚卜咚地敲着他那装有医学日志的棕色公事皮包。快艇在平静的海面上沿着航道噗噗地向两海里以外气势宏伟的“新泽西号”开去。“该死的太阳太热了。咱们到顶篷下面去吧，”小说家说，把烟头扔进了海里。“我们真走运，”当他们已舒舒服服地坐在有裂缝的皮垫上，马达的噪声使快艇的水兵听不清他们的谈话时，他继续低声说道：“上个星期他一直非常正常。”

“嗯，最近情况一直是这样，”副舰长说，“干完一件蠢事之后，接着一段时间他又好了，然后又干出一件更荒唐的事。”

“我知道，史蒂夫，你认为我们有机会被直接送到哈尔西面前去吗？”

“我想也许有吧。我认为184条讲的情况不会每天都发生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乐意直视哈尔西的眼睛并对他讲我的舰长十分荒唐。”

“我自己很不愿意这么做。”

“事实是，史蒂夫，遇上风暴的时候‘老耶洛斯坦’对舰上的事处理得很好，你必须承认这一点。我绝不是要袒护他，但是事实就是事实——”

“听我说，对病人而言他干得很好，”副舰长说，“惟一令人不安的事是，因为他随时可能发疯，我从来睡不好觉。”

“令人惊讶的是，”基弗又点着一支烟说，“这些偏执狂能在完全精

神错乱和符合逻辑的行为两者之间狭窄的分界线上灵巧地行走。这是他们显著的特点。实际上，只要同意他们的基本前提，这一前提可能只与现实偏离30度左右——不必是180度——那么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变成合理的了。就拿‘老耶洛斯坦’举个例。他的基本前提是什么？那就是‘凯恩号’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撒谎者、叛徒和懦夫，因此只有在他不断地指责、暗中监视、威胁、尖叫并进行严厉惩罚的情况下这艘舰才能正常运作。那么你如何证明他的前提是错的呢？”

“你永远也无法向他证明这一点，”马里克说，“这就是他的病症，是不是？但是任何一个人、局外人都知道没有一艘舰艇会有那么一个完全不中用的编制名额。”

“嗯，希望一位名叫哈尔西的局外人也那么看问题。”

过了一会儿，基弗说：“就拿你的日志来说吧。单独地看，日志中所记的每一件事奎格都能辩解。六个月不放电影？为什么不放呢？在《海军条例》那本书中，藐视长官是最严重的犯法行为啊。为衬衣下摆的事大兴问罪之师？对制服要求严格是值得称赞的，一个扫雷舰舰长能做到这点更是不寻常啊。水荒？明智的谨慎嘛，也许过于保守了一点，但是完全符合理论，目的是避免缺水。你怎么证明他真的是为了拉比特逃跑的事而对水兵进行报复呢？幸运的是，当你把每件事加在一起时，事情就变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仍然——”

砰，砰！快艇减速了，“肉丸子”叫喊道：“已经靠近‘新泽西号’的舷门了，马里克先生！”

两位军官爬出来靠近舷边。战列舰一侧那宽大平整的钢墙挡在他们面前，像高高耸立的一座摩天大楼，并向两边延伸出去几个街区似的，把珊瑚岛全遮住了。马里克跳到了舷梯平台上，这是一块在陡直的舷梯底部被海水漂白了的很小的正方形木头格栅。基弗跟在后面。“停在附近等我们。”副舰长向“肉丸子”喊道。他们跳上了舷梯，把索链弄得叮当响。值勤官是个矮个子圆脸的海军少校，两鬓已经灰白，穿着非常干

净浆洗得笔挺的咔叽布军装。马里克询问海军将官办公室的位置。值勤官简洁地给他指了方向。“凯恩号”的这两位军官离开了上层后甲板区，慢慢地向舰艉走去，环顾着新泽西号那壮丽的主甲板。

这里是另一个世界，然而在某些方面，也和“凯恩号”的世界一样，只是外表改变了。他们来到舰艏楼上，这里有锚链、锚链轮、速脱钩、系缆柱，还有通风机和救生绳。但是“新泽西号”的速脱钩跟“凯恩号”的主炮一样大。这艘战列舰的锚链的一环如果伸直了就跟这艘扫雷舰整个船头的宽度一样长，而主炮群，也就是带有炮塔的炮管很长很长的大炮，似乎比“凯恩号”整个舰身还要大。到处都是水兵和军官，大都穿着蓝色海军服，只有少数人穿着咔叽布制服。但是水兵们都像主日学校的男孩一样干干净净，而军官们则像他们成年的过分讲究整洁的老师。舰中央由舰桥和烟筒组成的巨大堡垒从甲板上直插云霄，像一座钢铁的金字塔，上面装着能灵活转动的高射炮群和雷达，甲板逐渐收缩着向后延伸出数百英尺。“新泽西号”实在是令人敬畏。“我想咱们从这儿进去，”马里克说，“第三道门，右舷，两门5英寸大炮的下面——”

“好。”基弗说，仰头看了一眼在明亮的阳光中那高高耸立的舰桥。

他们穿过了几条凉爽昏暗但极其干净的过道。“到了。”马里克说。绿色门上的黑塑料牌上写着：海军将官的副官。他把手放在了门把手上。

基弗说：“史蒂夫，也许我们开头就找错了地方——”

“嗯，不管怎么样，在这儿他们会给我们指点的。”他打开了门，在这间长方形的摆满了书桌的屋子里只有孤单单的一名穿白衣服的水兵在远端书桌的日光下看一本彩色的连环漫画杂志。“水兵，海军将官的副官在哪儿？”马里克高声问道。

“在吃饭。”水兵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他的房间号码是多少？”

这位文书军士懒洋洋地好奇地抬头看了一眼。像大多数文书一样，他的脸很白净，而且他也跟大多数文书相同像老虎一样张大嘴打哈欠。为了让“凯恩号”的军官看看，他表演了这一本事，然后气呼呼地问道：“找他有什么事？”

“公事。”

“那好，不管什么事，告诉我就行了。我会转告的。”

“不行，谢谢。他的房间号是多少？”

“384，”文书军士回答道，又张大嘴露出嘴里的红肉打了个哈欠，并转回头看那本连环漫画杂志，同时补充说，“但是他不喜欢有人去房间里打扰他。那样你们得不到好处的。”

“谢谢你的忠告，”马里克说，关上了门。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过道，抬腿往舰艉走。“你看384该走哪条路？”

“史蒂夫。”

“什么事？”

“我想咱们该谈谈。”

马里克停住脚步，回头看着基弗。小说家没有跟在他后面。他背斜靠在副官室的门上站在那里。

“什么事？”

“咱们到外面甲板上去。”

“我们的时间不多——”

“走吧，我看见那边的另一端白昼已经暗下来了。”基弗沿着过道急

匆匆地走着，马里克疲惫地跟在后面。转过拐角进入有阳光照射的井状通道时，小说家差点和着装整齐正在挂着绿色帘子的门前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撞个满怀。海军陆战队士兵用步枪敬了个礼，两眼无表情地凝视着前方。门的上方有一块装饰着四颗银星的名牌，上面写着：美国海军，海军上将威廉·费·哈尔西。

马里克抓住基弗的胳膊肘，“将官住舱！闯进去碰碰运气怎么样？让指挥系统见鬼去吧。如果他在这儿他会听我们——”

基弗挣脱了胳膊。“到外面去一会儿。”他领着副舰长到了舷栏边上。他们站在炮座的阴影里，向外望着停满舰艇的蓝色环礁湖。从被太阳烤热的舰艏楼吹向舰艉的微风又热又潮湿。“史蒂夫，”小说家说，“我对这件事不感兴趣了。”

马里克睁大眼睛凝视着他。

“如果你有想像力你也会这样的。难道你感觉不出‘新泽西号’和‘凯恩号’之间的区别吗？这就是这里的海军，真正的海军。我们的扫雷舰只是一个浮动的矮门活动的盖舱口。‘凯恩号’上的每个人都带亚洲习气，而我和你是其中最坏的，因为我们竟然认为我们能对奎格执行184条。史蒂夫，他们会毁了我们的。我们不会有机会的。咱们离开这儿吧——”

“这算什么，汤姆！我不了解你了。‘新泽西号’跟这事有什么关系？舰长是发疯了或是没发疯？”

“他疯了，当然他疯了，但是——”

“那么究竟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们必须将情况告诉我们能找到的最高当局——”

“史蒂夫，那不管用。我们还没有告倒他的足够证据。等这场该死的战争一结束，我还是去当个蹩脚文人，跟以前一样。但是你想留在海军里，对吧？史蒂夫，你将在石头墙上撞得头破血流的。留在海军里你

就永远完蛋了。而奎格会继续指挥‘凯恩号’——”

“汤姆，你自己说过我所写的关于奎格的日志能确定他的病情——”

“肯定能，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在‘凯恩号’上。现在也能，对合格的精神病学家来说，会是这样。可是我们必须把事情告诉海军，而不是精神病学家。这正是我现在认识到的实情。时至今日难道你还不了解那些愚昧无知的杂种的精神状态吗？不错，他们会指挥军舰的驾驶，会打仗，但是他们的思想还是过去封建社会那一套！哈尔西究竟对偏执狂了解多少或关心什么？他会认为我们俩是该死的哗变后备队的呢。你仔细看过那些条款吗？‘此条款的行为涉及最严重的可能发生的情况——’，哗变，那就是它涉及的——”

马里克眯着眼，搔着头说道：“嗯，我愿意利用这次机会。我不能再跟我认为是发了疯的舰长继续到处航行了——”

“那是根据你的标准，根据海军的标准，就你所了解的一切而言，他仍然是值得称赞的遵纪守法的人——”

“啊，天哪，汤姆。把舰艇翻个底朝天找一把根本不存在的钥匙——在赤道断水好几天——从敌人的海岸炮台逃跑——”

“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史蒂夫，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听我的，等一等。也许过一两个礼拜他会完全疯的。如果他开始光着身子在甲板上乱跑，或胡说见到了鬼，或发生别的什么事，我们就真的把他搞定了——这事随时可能发生——”

“我认为现在我们就已经把他搞定了——”

“我不这么认为，史蒂夫。我已经改变想法了。如果你认为我胆怯了，那我抱歉了。我真的是在你一生中帮你最大一次忙。”

“汤姆，咱们去见见哈尔西吧——”

“史蒂夫，我不会跟你一起去的。你必须单独干这件事。”

马里克舔了舔嘴唇，向基弗做了好一阵鬼脸。小说家面对着他，两腮的肌肉微微颤抖着。“汤姆，”马里克说，“你害怕了，是吗？”

“对。”基弗回答道，“我害怕了。”

副舰长耸耸肩，鼓起了腮帮子。“你应该早点说啊。我能理解害怕了——好吧，把快艇叫过来吧。”他开始向前走。

“我希望你承认。”小说家说，急步赶到他身旁，“在这一点上，最明智最符合逻辑的反应就是理智地感到害怕。有时候感到害怕和完全打消这个念头是正确解决一个——”

“行了，汤姆。别再多说了。”

“我们开头干了一件鲁莽的灾难性的事。我们及时地退回来了。这样做没有错。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

“别说‘我们’。我仍然准备把这事干到底——”

“哎呀，天哪，”基弗愤怒地说，“那么你就继续干吧，你这该死的。”

“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件事。”

“那是托词。你一直是一个人干的呀。我坦率地承认我害怕了，这就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区别——”

马里克停住了脚步。他和气地说：“汤姆，听我讲。这一切从一开头就是你的主意。直到你向我卖弄‘偏执狂’什么的我才知道这个词。我仍然弄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我认为你可能说得对，舰长的脑袋出了毛病。我认为我们对此事保持沉默是错误的。你的问题是，一看事情不妙你就要往后退，而且你还要我为此向你表示祝贺。汤姆，你不能两头都占着。那就跟奎格一样了。”

基弗咬着下嘴唇，苦笑了一下说：“这些话够难听的——”

“我看见快艇了，”马里克边说边向舷栏走去并用两只胳膊打着旗语。“我们回‘凯恩号’去。”

29　台风

一艘一艘又一艘新的巨型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排列在乌里提环礁湖中，有序地形成一个漂浮着的钢铁摩天大楼的群体，四周却是一圈不协调的柔弱的椰子树。海军在这个环状珊瑚岛中聚集了它的主要打击力量准备进攻吕宋岛，而且它是这个星球从来没有过的最令人畏惧的海上力量。威利·基思在低矮生锈的“凯恩号”的舰艏楼上坐了几个小时，试图将这支特混舰队的奇迹印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尽管现在他对战争的景象已经麻木了，但是眼前阵容雄壮的一批战舰使他十分兴奋。他感到人类历史的一切蛮横的力量似乎都在人们的视野中集中到乌里提环礁湖中了。他记得和平时期舰队停泊在港内时他曾沿着河滨大道散步——那是他上大学二年级时——并通过哲理分析得出这样的看法，战舰只不过是大玩具，国民的心理就是小孩的心理，因此各个国家都是根据各自玩具的数量和大小来衡量对方的。从那以后，他看见这些玩具投入了战斗，为他那个时代解决着生与死的问题，解决着自由和奴役的问题，而且他完全改变了他原有的大学本科生的看法，所以现在他是以敬畏的心情看待海军的大型战舰的。

这样看待战舰，他仍然只不过是个年纪较大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因为乌里提环礁到底是什么呢？空旷无垠的汪洋大海中一个极小的珊瑚环礁而已。甚至一艘在其10海里开外行驶的船也看不见它，即使庞大的第三舰队所有的舰艇同时沉没也不会使大海的水面上升头发丝宽度的千分之一。到目前为止，对于最雄心勃勃的人类的创造发明物来讲，世界舞台仍然有点太大了。事实是，一场台风，海军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股小小的急速旋转的空气而已，就可能太大而无法对付。

马里克在海图室里，正依据一摞电讯稿所通报的各个风暴中心的经度和纬度在一张很大的太平洋海图上标绘出台风警报的信息。威利信步

走了进来，站在马里克的身后从他的肩膀上方往下看。“史蒂夫，你认为哪一天我多少能干一些助理导航的事呢？”

“该死的，可以呀。”马里克立刻把两脚规和平行尺递了过去。“现在你就可以马上开始标绘这些风暴的位置。”

“谢谢。”威利便开始整洁地用小的红色方块标出这些位置。

“今天上午我们出去时你用六分仪测一下太阳的高度吧，”副舰长说，“恩格斯特兰德负责按秒表。如果我们在黄昏以前还回不来，你可以进行星象观测，并将你测得的位置和我测得的位置加以对照。”

“行。前两个礼拜我已经测过几次太阳的高度，那完全是出于好玩。”

“威利，你是在自讨苦吃啊。”副舰长咧嘴笑了。“难道你们附带的任务还不够多吗？”

“唉，当然够多的了。但是老家伙就是要我不停地解译电码直到我死为止。洗熨衣服、大家的精神面貌、舰上的服务工作一切都很好，可是——海洋上到处都有台风。”

“嗯，每年的这个时候——“

马里克点着一支烟走到外面的船舷边上。他把两只胳膊肘撑在舷墙上，满意地享受着从繁琐的事务中意外地得到解脱的乐趣。他知道威利·基思会可靠地标绘出台风警告位置的。一个年轻的下级军官急切而又严肃地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使这位副舰长欣喜地感到时间已经结出新的硕果。他还记得威利登上“凯恩号”头几天的情景，长着一张娃娃脸，一个冒冒失失的少尉，既天真幼稚又粗心大意，像屁股挨了打的孩子那样向德·弗里斯舰长噘着嘴。不过德·弗里斯舰长对威利是心中有数的，马里克想到，他当即对我说，他的屁股被狠狠踢过之后他会是好样的。

威利出现在他身边。“都标绘好了。”

“很好。”马里克吸了一口雪茄。

这位通讯官斜靠在舷墙上，看着远处的泊地。“真壮观啊，是吧？”他说，“我总看不够，那就是力量啊。”

第二天早晨那些巨型舰艇开到外面公海去了。“凯恩号”拖着靶标跟着开了出去。第三舰队一边向西行驶一边分批地轮流进行炮火实弹演习，高高兴兴地演习了整整一天一夜。然后扫雷舰拖着被打得破破烂烂的靶标返回原地，而攻击舰队则继续前进去打击菲律宾的各个机场。“凯恩号”返回时，乌里提环礁显得十分冷清破旧，就像检阅完毕之后的检阅台，舞会结束之后的舞厅。只有后勤服务舰艇留了下来——加油船、扫雷舰、几条供应驳船以及一些无处不在的、难看的登陆艇。水母在贪婪地吃着已经开走的巨型军舰扔下的漂在水面上的垃圾。

随着飞溅的水花下锚之后，沉闷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威利从福克斯密码电文中追踪着哈尔西舰队的战绩。他惟一的其他娱乐方式就是继续在海图上标绘台风的位置。

威利曾经经历过在台风边沿盘旋的一些恶劣天气，但是从来没有横穿过台风。因此他对这些旋风的了解只不过是还依稀记得的康拉德小说中的几页描述和他最近研读过的《美国实用航海家》一书中的几个章节两者结合而已。一方面他头脑里仍然保留着这样的不可磨灭的景象：尖叫着的中国乘客缩成不稳定的团状，从黑暗船舱的一端滚到另一端，伴随着散落的银元跳动时发出的叮当声。另一方面他知道台风起源于暖气流与冷气流的碰撞：暖气流就像木盆里水中的气泡那样往上升，冷气流便急速流进气泡上升后留下的空隙。由于地球的自转，冷气流在急速流动的过程中便发生扭曲，这样便形成了旋转的风暴。他并没完全弄清楚为什么在赤道的南北两侧风暴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风暴大多发生在秋季，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风暴是以抛物线的途径向西北方向移动。可是他早就注意到，《美国实用航海家》讲述此现象时是以带歉意的含糊其词结束的，意思是台风的某些问题一直没有找到令

人满意的答案。这就给了他一个借口，不要为求得科学的解释而太费脑筋。他记住了寻找台风中心的方向和距离的方法，以及南北两个半球航海技能的规则。他曾为这些问题大伤脑筋，直至弄清它们的原理。从那以后他就认为自己是这方面见多识广的海员了。

其实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台风，但他对台风的了解已不少了。这就像一个天真的大学神学系学生感到必须了解一些有关罪恶的情况以便与其进行斗争，结果很可能在阅读《尤利西斯》[(1)]和波德莱尔[(2)]的诗歌时了解了罪恶。

一天下午海滩上用灯光向“凯恩号”发来了下一步行动的信号，打破了舰上的单调气氛，信号的内容是：不是拖靶标的命令，而是派你们去为油船护航，这些油船将与第三舰队汇合进行海上加油。这种半战斗性服务的前景在懒散的水兵中引起一些欢快。军官们也同样喜气洋洋。那天晚上饭后他们恣意地怪声怪气地来了个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最后唱的是水手赞歌《永恒的天父，救苦救难的万能的主》，这首歌里大声唱出的特别不和谐的和声是歌词的最后两行：

“我们为海上遇难者向你呼叫，

啊，愿你随时随地能听到。”

油船队驶出穆盖航道时，大海风平浪静，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凯恩号”的停靠地在护航舰队的最右侧，距引航船5000码。“之”字形行驶的方案已成为大家都熟悉的老一套。低矮肥大的油船平稳地破浪前进，驱逐舰行驶在前面当先锋，用声纳的长长的手指探测着海面下的动静。这支舰队的水兵就像熟知家里的习惯一样熟悉战争的模式和预防措施。这是一次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的航行。在威利·基思的台风示意图上，从乌里提环礁至菲律宾的整个蓝色区间没有标绘任何红色的方块。因此他认为这些水域实际上不会有台风，于是便以平静的心情干着日常琐事。然而，正如奎格经常指出的，在海军中你不能自己认为任何

一件事。至少，就台风而言，你不能自己认为怎么样。

12月16日晚上，“凯恩号”开始相当厉害地摇晃起来。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不正常。过去每当舰桥上的倾斜计指向45度并且从侧窗能看见绿色的海面上到处是白头浪时，威利常常摇摇晃晃地走过去抱住柱子，这时他正在房间里看《老古玩店》[3]。过一会儿他感到呕吐前常出现的轻微的头昏，在太恶劣的天气下看书就是这种感觉。他把书塞到书架上就睡觉了，将躯体和膝盖、脚跟抱在一起，这样不管怎么摇晃都打扰不了他了。

他被水手长的助手摇醒了。跟往常一样，他的眼睛看了一下表。“真见鬼——刚2点30分——”

“长官，舰长要在舰桥上见你。”

这有点奇怪，这不是传唤。每个礼拜有两三个晚上奎格都要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去讨论账目或译解电文，但是通常都在舰长室里。他一只手搭在上铺上穿上了裤子。威利睡意朦胧地在脑子里回想着他最近审计账目的事，他肯定这次可能是洗衣报表出了问题。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上层甲板，想弄清楚军舰的摇晃是否真的那么厉害。又湿又暖的海风从右舷的住舱区猛烈地刮过，把救生索和架设天线的拉索吹得嗡嗡直响。黑色的汹涌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地伸向天空。头顶见不到一颗星星。

哈丁说：“他在海图室里。”

“情况不妙？”

“不完全是。二级惊厥。”

“嗯，很好——有点摇晃。”

“是有点。”

威利关上门后，海图室的红灯亮了，照出奎格和马里克正俯身在办公桌上，两人都穿着内衣。舰长闭上一只眼睛斜着看了一眼，说：“威

利，你一直在标绘这张台风示意图吗，嗯？”

“是的，长官。”

“那么，既然马里克先生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清楚为什么在未经我允许或同意的情况下就把那么重要的工作委托别人去干，我想你也不知作何解释吧，对吗？”

“长官，我认为凡是我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而干的事情都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嗯，这一点你完全对，它肯定有助于提高——但是——那么，你为什么搞得一团糟呢，嗯？”

“长官？”

“长官什么，见鬼去！菲律宾与乌里提环礁之间的台风警示标志在哪里？你是要对我说没有台风，每年的这个时候？”

“不是的，长官。情况有些异常，我知道，但是这一区域全是晴朗的——”

“除非你们通讯部那帮人弄错了某个呼叫信号，或者在抄写某些风暴警告时睡着了，要不就是你们的档案里把它弄丢了，所以没有解译出来，也没有标绘在这张海图上——”

“我想没有发生过那种事，长官——”

奎格食指敲着海图，把它弄得索索响。“行啦，今天晚上气压计下降了14点，风每隔两小时就向右偏转，现在的风力已达到7级了。我要你把过去48小时的密码电报检查两次。我要求立刻解译所有的风暴警告后送到我这儿来，并且从此以后由马里克先生标绘台风海图。”

“明白，长官。”突然一下剧烈的摇晃让威利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奎格身上。触摸到舰长裸露的阴湿的皮肤使他感到极其讨厌，他急忙跳开了。“对不起，长官。”

“行啦。快走吧。”

威利来到无线电通讯室，检查了所有的福克斯密码电报，什么也没找到。他和那些视力不好，脸色苍白的操作员一起喝了杯咖啡后就离开了，很高兴能脱离开那噩梦般的收发报机发出的嘟嘟声。他躺在床上还没睡着就被刚才给他送咖啡的通讯兵摇醒了，“长官，风暴警报。通知所有军舰。刚收到的。”

威利解译出了电文，带着它到了上面的海图室。奎格正躺在床上抽烟。马里克坐在凳子上，头伏在搁在办公桌上的胳膊上。

“啊，找到什么东西了，是吧？我想是这样。”舰长接过电文看了起来。

“长官，我不是在以前的电报中找到的。它是10分钟之前刚收到的——”

“我明白。仅仅是你职业生涯中那些有趣的巧合中又一次巧合，威利，是吧？好了，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刚才我要你去检查，当然这份电文是刚收到的。史蒂夫，把它标绘出来。”

“明白，长官。”副舰长仔细看了看这张铅笔写的字条，同时拿起了两脚规。“长官，那可能是它。在我们的东面和南面——300海里——让我想想。317，确切地说——他们称它是温和的圆形扰动，虽然——”

“嗯，很好。越温和越好。”

“长官，”威利说，“如果你认为那份电报我是在撒谎，你可以到通讯室去——”

“啊，威利，谁指责谁说谎了？”舰长诡秘地一笑，在红色的灯光下他的脸显出一道道黑色的皱纹，接着又一口一口地抽着烟。燃烧的烟头古怪地显得有点发白。

“长官，你说有趣的巧合时——”

“啊，啊，威利，不要听话听音。”舰长拿腔拿调地说，“那就肯定表明心里有鬼。现在你可以走了。”

威利感到肚子经常发作的一阵绞痛，心在怦怦跳。“明白，长官。”他走到外面的船舷边，站在新鲜的空气能吹到脸上的地方。当船向左舷摆过来时，他的胸膛压在舷墙上，他就像躺在一块突出的金属板上，向下直视着大海。过了一会儿，他必须紧紧地抓住舷墙，不然就会向后倒下去。他感到他的双手在阴湿滑溜的舷墙边沿上发抖。他停留在舰桥上，呼吸着海风，凝视着远处上下起伏浪涛汹涌的海面，直到佩因特上来和他换班。然后他和哈丁一起往下走进黑暗的军官起居舱，站在那里喝咖啡，各自用一只胳膊肘挽着柱子。西利克斯玻璃咖啡壶的加热器放出一小束红光。

“摇晃得更厉害了。”哈丁说。

“没有去年在旧金山外面那么厉害。”

“对——附近有台风吗？”

“没有。东南方向有温和的气旋。我们可能碰上了它掀起的海涌。”

“我老婆对台风担心得要死，她写信说她老是梦见我们遇上了台风。”

“呃，真见鬼，遇上了又怎么样？我们将船的侧后部或船头迎着风，这要看我们的位置而定，这样便可以完全摆脱它了。希望这是我们在这次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麻烦。”

他们将杯子和盘子塞进旁边桌子上一块木板的凹槽中，然后回到各自的房间。威利决定不吃苯巴比妥安眠药了。他打开了床头灯，看了一会儿狄更斯的小说，让灯照着脸就睡着了。

“他们究竟怎样在这风急浪涌的海上加油呢？”

威利和马里克站在倾斜得很厉害的左舷一侧。时间是早上10点。在阴暗的黄灰色的日光下大海像黑色的泥潭一样起伏着，冒着泡。在很深的波谷的浪尖上是一条条白色的泡沫。海风吹得威利的眼睑直发紧。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在这艘老扫雷舰挣扎着爬到浪涌顶上的瞬间才能看见海浪的波峰和波谷。后来他们不时地晃眼看见到处都是舰艇，巨大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油船、驱逐舰，所有的舰艇都在劈波斩浪地往前行驶，巨浪不断地冲向舰只的舰艏楼，破碎成像奶油般柔滑的细流。“凯恩号”舰艏楼里的积水一直有几英寸深，每隔几分钟两个铁锚就消失在黑色的大浪底下，白色的浪沫在甲板上到处流淌，聚积在艏楼室墙边，然后越过舷边汩汩地流入大海。天没有下雨，但是空气就像浴室里的空气一样。一大团一大团的深灰色云头从头顶翻滚而过。船身不像晚上那样摇晃得那么厉害了，可是却前后颠簸得更凶了。甲板的起起落落就像站在电梯地板上的感觉一样。

“我不明白，”副舰长说，“但是这些该死的油船全都成了飞人贝利。他们要努力试试。”

“甲板值勤官先生，”舰长从驾驶室大声叫道，“请问气压计的读数是多少？”

威利疲倦地摇摇头，走到舰艉去看了看气压计后回到驾驶室门口报告说：“长官，仍旧是29.42。”

“嗯，我为什么必须在这儿不停地问你读数？从现在起，你每隔10分钟向我报告一次。”

“天哪，”威利低声地对副舰长说，“7个小时以来读数都是稳定的呀。”

马里克将望远镜对准前方。“凯恩号”在一个长浪的浪峰上抖动了几秒钟，然后随着一声刺耳的扑通声又掉进了波谷。“上边那儿有一艘驱逐舰正从‘新泽西号’那里加油——在船头的宽阔处——我看输油管断了

——”

威利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等待“凯恩号”再次上升到波峰。他看见这艘驱逐舰在靠近那艘战列舰的海面上猛烈地偏荡，后面拖着一条蛇一样的黑色软管。加油机脱离了战列舰的主甲板在空中剧烈地悬荡着。“他们在这儿加不了多少油。”

“嗯，这样可能不行。”威利把这一事故报告了奎格。舰长舒适地坐到椅子上，挠了挠胡子拉碴的下巴，说道：“嗯，这是他们不走运，不是我们不走运。我想喝点咖啡。”

这支特混舰队持续加油的尝试直至中午过后，付出的代价是损失了大量的输油管、固定缆绳和油料，与此同时所有舰艇上像威利那样的年轻军官都对舰队司令智力上的局限性作了有趣巧妙的评论。当然他们不知道，这位海军上将已承诺进行空袭以支援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登陆民都洛岛，因此必须给他的舰艇加油，否则陆军就得不到空中掩护。下午1点半特混舰队停止了加油的努力，开始向西南方向行驶以便摆脱这场风暴。

从8点至午夜威利在甲板上值班。在值班期间他慢慢认识到这是极其恶劣的天气，是令人担忧的天气。在几次厉害的摇晃中他脑海里闪现出惊恐的感觉。但他从舵手和舵工的镇定自若中重新获得了自信，他们紧握舵轮或轮机舱的传令钟，并以疲乏但平静的语气低沉单调地相互骂些下流的话，虽然漆黑的操舵室左右摇晃着，上下起伏着，颤抖着，雨点咚咚地敲打着窗户，滴滴答答地落到操舵室的甲板上。其他舰艇已经看不见了。威利通过雷达测出离得最近的那艘油船的距离和方位来保持“凯恩号”的位置。

11点半一个满身湿透的通信兵拿着一份暴风警报踉踉跄跄地走到威利跟前。威利看完警报便叫醒了马里克，当时马里克正在椅子上瞌睡，睡梦中还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以免摔下来。他们一起走进海图室。奎格在办公桌上方的床上睡得很死，张着嘴，身子一动不动。“现在距离为

150海里，几乎在正东方向。”马里克小声地说，用两脚规在海图上量着距离。

“嗯，那么，我们已经越过警报区进入适航的半圆内了，”威利说，“到明天早晨我们就完全脱离警报区了。”

“有可能。”

“再次见到太阳我会很高兴的。”

“我也一样。”

威利换班回到房间后，他从熟悉的环境中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强烈的自信心。至今没有出过问题。房间很整洁，台灯很明亮，他喜欢的那些书稳稳地很协调地放在书架上。随着船身每次吱吱嘎嘎的摇晃，绿色的窗帘和挂在衣钩上的一条脏了的咔叽布裤子也来回地摆来摆去，或以怪异的角度伸出就像被一股强风吹出来似的。威利很想好好睡上一觉，第二天醒来是阳光明媚的白天，把过去的坏天气统统抛在脑后。他吃了一颗苯巴比妥胶囊，很快进入了梦乡。

他被军官起居舱传来的稀里哗啦摔碎东西的巨大响声吵醒了。他从床上坐起来，跳到甲板上，发现船身急剧地向右舷倾斜得非常厉害，倾斜得他站不住脚。透过朦胧的睡意，他惊恐万分地意识到，这可不仅仅是一次剧烈的摇晃。甲板一直倾斜着。

威利赤裸着身子，用双手撑着身子离开过道的右舷墙，疯狂地向昏暗的红光照亮的军官起居舱跑去。甲板又一次慢慢地恢复水平。军官起居舱里所有的椅子全堆积到了右舷舱壁上，成为椅子腿、椅子背和椅面纠结在一起的模糊的一团。当威利走进起居舱时这堆乱糟糟的椅子又开始从舱壁滑到甲板上，再次发出稀里哗啦的巨大响声。餐具室的门敞开着。装瓷餐具的橱柜断裂了，里面的东西摔到了甲板上。陶瓷餐具变成了叮当作响、不停地滑动的一堆碎片。

船身竖直起来，接着又向左舷倾斜过去。椅子不再滑动了。威利克

制住了要裸着身子跑到上层甲板上去的冲动。他跑回到自己的房间，穿上了裤子。甲板再次升起后又向右舷倾斜过去，在威利尚未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他已从空中摔倒在床上，就躺在冷冰冰潮腻腻的船壳上，那铺着的床垫却像一堵白色墙立在他身边，越来越向他这边倾斜过来。瞬间他相信他就要死在一艘底朝天扣过来的船里了。可是慢慢地，慢慢地，这艘老扫雷舰又挣扎着向左舷倾斜回来了。这样的摇晃威利以前从未经历过。这不是摇晃，这是死亡，是在聚积着力量的死亡。他抓起鞋子和衬衫，惊恐地跑到半甲板上，随后又爬上了梯子。

他的头砰的一声碰到了已关上的舱口盖，他感到一阵热辣辣的头晕目眩的疼痛，两眼直冒金星。他原以为梯子顶上的一片黑暗是开阔的夜空。他看了看手表。是早上7点钟。

他愤怒地用指甲扒找了一阵舱盖。然后他清醒过来，记得舱盖上有个小的圆舱口。他用抖动的双手拧动了锁轮。小舱口打开了，威利把鞋和衬衫从舱口扔了出去，接着又扭动着身体钻出舱口到了主甲板上。灰色的天光刺激得他直眨眼。飞溅的水花打在皮肤上像针扎一样。他晃眼看见了挤在厨房甲板室各条通道里的水兵，这些水兵都瞪圆了白眼圈的眼睛凝视着他。他忘了捡起衣服光着脚飞快地爬上舰桥梯子，但是爬到一半他就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停下来悬吊在梯子上，因为“凯恩号”又向右舷倾斜过去了。要不是他紧紧地抓住了梯子的扶手并用胳膊和腿抱住扶手，他早就垂直向下地掉进灰绿色的冒着泡的大海里了。

就在他悬吊在那儿的时候他也听见了奎格在喇叭里焦躁的尖叫声，“你们下面前轮机舱的，我要动力，动力，开动该死的右舷轮机，听见了吗，如果你们不要这艘该死的破船下沉，马上启动右侧应急动力！”

当军舰在巨大的长浪上起伏，仍然倾斜得很厉害的时候，威利用手交替地抓着爬到了舰桥上。舰桥里聚集着成群的士兵和军官，大家都紧紧地抓住旗袋栏杆、舷墙或舰桥室墙上的加固铁条，大家都瞪着白眼圈

的眼睛，就跟威利刚才在主甲板上看见的那些士兵的眼睛一样。他抓住基弗的胳膊，小说家的长脸变成了灰色。

“情况究竟怎么样？”

“你去哪儿了？最好穿上救生衣——”

威利听见舵手在操舵室里大声喊叫：“轮机室开始做出反应了，长官。艏向087！”

“很好，稳舵向左急转。”奎格的声音几乎失真了。

“086，长官，长官！085！现在船正在往回转。”

“谢天谢地。”基弗说，来回地咬着上下嘴唇。

军舰转回向右舷，转向时从右舷刮来一阵强风猛吹着威利的脸和头发。“汤姆，发生什么事啦？这是怎么回事？”

“该死的海军上将试图在台风中心加油，就是这么回事——”

“加油！在这种天气？”

除了带白色条纹的灰色浪头之外军舰的四周什么也看不见。但是这些浪是威利从未见过的。它们像公寓楼那么高，雄壮地有节奏地向前涌，在这些大浪中“凯恩号”就像一辆小小的出租车。军舰不再像一艘乘风破浪的船那样颠簸摇晃了，而是像一小块垃圾在高低不平的海面上起起落落。空中飞满了水花，不可能看清楚是飞溅的海水或是雨水，但是威利不用想就知道那是飞溅的海水，因为他嘴唇上有咸味。

“有两三艘驱逐舰只剩下百分之十的油了，”基弗说，“它们必须加油，不然它们就走不出这场风暴——”

“天哪，我们的油还剩多少？”

“百分之四十。”佩因特开口道。这位小个子工程师军官正背对舰桥室紧紧抓住灭火器的托架。

“现在快速掉头了，舰长！”操舵手叫道。“艏向062——艏向061——”

“松舵至标准位置！右舷前向标准舵！左舷前向三分之一舵！”

军舰摆向右舷后又摆了回来，一次令人胆战心惊的剧烈的摇摆，但是是以通常的节奏摇摆的。威利紧张的心情缓和了下来。他现在注意到了那几乎将操舵室的喊叫声淹没的声响。它是一种不知来自何处但又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低沉悲哀的呜咽声，一种盖过波涛的拍打声、军舰的吱嘎声和烟筒冒黑烟的咆哮声的强烈噪音，“呜呜呜——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一种无处不在的仿佛大海和空气在痛苦呻吟的声音，“呜呜呜——伊伊伊伊，呜呜呜呜伊伊伊伊——”

威利跌跌撞撞地走到气压计跟前。他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指针在29.28处抖动。他回到基弗跟前。“汤姆，气压计——什么时候损坏的？”

“我在半夜值班时它就开始下降了。之后我一直在这儿。从1点钟开始舰长和史蒂夫一直在甲板上。这场可怕的风暴正好刮起来——我不知道，15或20分钟之前吧——一定达到100节——”

“艏向010，长官！”

“迎风！稳舵000！全部轮机三分之二航速向前！”

“天哪！”威利说，“我们为什么向北行驶？”

“舰队的航线是迎风加油——”

“他们永远也加不成油——”

“他们要继续尝试——”

“刚才几次剧烈摇晃究竟是怎么回事？轮机出了故障吗？”

“我们的船身侧面迎风了，头也掉不过来。我们的轮机没问题——目前是这样——”

风暴的呜咽声加剧了，“呜呜呜呜——伊伊伊伊！”奎格舰长跌跌撞撞地从操舵室出来。他的脸色像他穿着的救生衣一样灰白，满脸长着黑色的刚毛，充血的两眼几乎被四周肿胀的眼睑挤得睁不开了。“佩因特先生！我要知道当我呼叫增大动力的时候那些该死的轮机为什么不做出反应——”

“长官，它们在做出反应——”

“你这个该死的，你是说我在撒谎？我现在告诉你我对着喇叭大声叫喊之前足足有一分半钟我没得到那台右舷轮机的动力——”

“长官，这风——”

“呜呜呜呜——伊伊伊伊——呜呜伊伊伊伊！”

“别跟我顶嘴，先生！我要你到下面你的轮机现场去，呆在那儿，负责执行我下达给轮机的命令并且要快——”

“长官，过几分钟我得去甲板值班——”

“你不用去了，佩因特先生！你已从值班表上取消了！到下面轮机跟前去呆在那儿，直到我叫你上来为止，就是呆72小时也得去！如果我再一次不能得到动力你就准备在最高军事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吧！”佩因特点了点头，神色平静，小心翼翼地从梯子走了下来。

船头迎风后“凯恩号”行驶得平稳多了。笼罩着军官和水兵的恐惧心理开始减弱了。一壶壶的新鲜咖啡从厨房送到了舰桥上，大家的情绪很快高涨起来，又可以听见水兵们讲淫猥的笑话了。船身的上下颠簸仍然很快很厉害，使人的胃里怪难受的，但是“凯恩号”自服役以来经历过不计其数的颠簸，而这种上下起伏运动不像左右大幅度摇摆那样令人毛骨悚然，大幅度摇晃可使舰桥悬在海面的正上方。比往常更多地挤在舰桥上的一群人慢慢减少了，剩下的水兵开始以轻松的语气谈起不久前的恐慌情景。

这种突然高涨的乐观情绪抵消了还像以前一样大声而神秘地悲号着的风、仍旧那么浓厚的飞掠的云以及已经下降到29.19的气压计所产生的影响。现在这艘扫雷舰上的官兵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认识：他们遭遇了台风。他们要自己相信他们会安全地穿过台风，因为眼前已没有危机，而且因为他们非常希望是这样，所以他们就相信了。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话："这是一艘走运的军舰，你是弄不沉这个老的生了锈的狗杂种的。"

威利的心情和大家的心情完全一样。一杯热咖啡下肚之后他开始感到处身在过于狭小的空间时的振奋的，因而无所畏惧的心情。他已恢复了足够的理智，可以将他从《美国实用航海家》一书中学到的一些知识用于这场风暴了，于是他计算出台风的中心大约在正东100海里处，正以每小时20海里的速度向他们逼近。他甚至以略微愉快的心情盼望着台风的平静的风眼可能从"凯恩号"的上方通过。他很想知道那时是否能在黑暗的天空中见到一圈蓝天。

"我听说是你而不是佩因特将接替我值班。"当威利面朝着风进行计算时，哈丁已不知不觉地走到他跟前。

"是那么回事，我现在就接班吗？"

"像你这个样子？"

威利低头瞧了瞧自己，除了一条湿透了的裤子什么也没穿，于是咧嘴笑了笑。"有点军容不整，嗯？"

"我不认为这种情况还需要穿蓝制服并戴上佩剑，"哈丁说，"不过你穿上衣服可能舒服点。"

"我马上回来。"威利往下走，从舱盖上的小舱口钻了过去，注意到水兵们已离开主甲板的过道。他发现惠特克和他手下的勤务兵都在军官起居舱里，全都穿着救生衣，正在铺白色的桌布，把椅子扶起来，把散落在甲板上的杂志捡起来。惠特克悲哀地对他说："长官，我不知道怎

么开早饭，除非我找到些白铁盘子，什么都乱七八糟的，陶瓷餐具也不够了，也许够两位军官用，长官——”

“真见鬼，惠特克，我看你别张罗在底下这儿开早饭了。去问问马里克先生。我看把三明治和咖啡送到顶层甲板去是每个人所期待的。”

“谢谢你，长官！”有色人种勤务兵的脸上都露出了喜色。惠特克说：“你，拉塞拉斯，别在那张桌子上摆餐具了。你去问问像基思先生这样的长官，看他说——”

当威利在动荡不已的房间里费力地穿衣服的时候，一想到今天早上的事已经快速地从生与死的危机缩小为在起居舱开早饭的问题，觉得很有乐趣。看见勤务兵认真地坚持干着日常事务，看见自己的房间依旧亮着同样安详的黄色灯光，威利感到很振奋。在船舱下面的这个地方，他是威利·基思，那个老资格的不朽的、不可摧毁的威利，他给梅·温姑娘写信，解译电报并审计洗衣室的账目报表。只要他能记住保持头脑清醒，顶层甲板的台风只不过是电影中的历险经历，虽激动人心但有惊无险，而且充满了乐趣和教育意义。他想，将来有一天他可以写出一篇关于台风的短篇小说，并采用勤务兵为早餐担忧的情节作为润色。他穿着干衣服精神抖擞地来到舰桥上，接替了甲板上的值班任务。他站在飞溅的水花打不着的驾驶室里，用胳膊肘钩住舰长的椅子，迎着台风咧嘴笑了，尽管台风的呼啸声比以前更大了，“呜呜呜呜！伊伊伊伊伊！”

气压计的指针指着29.05。

---

(1)《尤利西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的一部名著。——译者注

(2)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恶之华》是其著名诗作之一。——译者注

(3)《老古玩店》，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的小说。——译者注

30　哗变

汽轮不像帆船那样是风的奴隶，它能战胜风暴的一般性的困难。战舰是特殊的汽轮，建造战舰不是为了宽敞和省钱，而是为了增强威力。“凯恩号”扫雷舰甚至能抵抗风力达到三万马力的大风：这种能量足以将50万吨的重物在一分钟内移动一英尺。“凯恩号”本身的重量为1000吨多一点。它像一个头发灰白，上了年纪但充满应急爆发力的最轻量级拳击运动员。

但是当大自然举办像台风这样的畸形动物展览，而台风的风速已达到或超过每小时150海里时，令人惊奇的事情便发生了。例如，船舵不起作用了。船舵是通过阻挡从它所穿过的水而起作用的。但是如果风是从船尾向前刮，而且刮得很厉害，那么水就可能开始以船舵同样的行进速度向前涌，结果就毫无阻力了。这时船会偏荡或者甚至突然横转。另一种情况是海水从一个方向推着船体，风从另一个方向推着船体，而船舵又从第三个方向推着船体，于是这三者的合力便会使船对舵的作用做出极不稳定的反应，分钟与分钟之间或秒钟与秒钟之间都会发生变化。

从理论上讲出现下述情况也是可能的：船长要自己的船朝一个方向转，而风却向另一个方向猛烈地推着船，即使所有的轮机开足马力也无法让船头掉转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颠簸摇摆，横向行驶，这时情况就非常糟了。但是实际上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运转正常，操作技能高超的现代化战舰能突破任何台风。

风暴毁灭船只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老生常谈的鬼怪恐怖。风暴会发出恐怖的声音，显出骇人的面孔，吓破船长的胆，使他在危急时刻无法理智地行事。如果大风能把船横向地抛出去很远，它就可能损坏轮机或把它们彻底毁了——那时风暴就获胜了。因为首先船必须在人的控制下不停地行驶。与过去的木帆船相比，作为漂浮的船体，轮船有一大弱

点：钢铁不能浮在水面上。在台风中轮机失去作用的驱逐舰肯定会倾覆，或者灌满水下沉。

情况不妙时，书上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掉转船头顶着风浪冲出去，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权威们的看法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一个权威人士经历过最厉害的台风，所以无法做出无懈可击的结论。另外也没有一个权威人士渴望得到这样的经历。

船间通话被静电干扰和风浪声压抑得听不清，威利不得不把耳朵贴在喇叭上："阳光号"的各子舰。停止加油。立即跟上。舰队新航向180。小舰艇重新定向护航。

"什么？讲的什么？"站在威利胳膊肘旁边的奎格问道。

"停止加油，长官，转向南方。立即跟上。"

"终于冲出去了，嗯？正是时候。"

穿着救生衣显得又矮又臃肿的马里克说："长官，船尾顶着风，我不知道船会怎么行驶。来自船后侧方向的海浪总是要命的——"

"能让我们冲出这儿的航向就是正确的航向。"奎格说。他仔细地观察着船外像船桅那么高的惊涛骇浪，飞溅的水花有如大暴雨倾盆而下。离船数百码开外的海面上，一座座海水形成的灰色的高山逐渐褪色成一道白色的雾墙。水花开始击打着船窗，响声更像冰雹而不是水的敲击声。"唉，威利。叫一下佩因特，告诉他守在轮机旁边，准备快速采取行动。史蒂夫，我将从雷达室进行指挥。你留在这儿。"

船间通话用无线电对讲机发出摩擦声和呜咽声。声音汩汩地传出来，扬声器似乎在水里一样："'阳光号'的各子舰。立即重新定航向。全速前进。"

"所有轮机全速运转。右标准舵。稳定航向180。"奎格讲完后跑出了操舵室。"凯恩号"一头栽进了冒着泡的波谷。斯蒂尔威尔转着舵轮，

说："天哪，舵轮感觉松了。"

"舵很可能露出水面了。"马里克说。船头切入海里后又慢慢地升起来，散落下一条粗实的水流，操舵室在颤抖。

"舵在右标准位置，长官，"斯蒂尔威尔说，"天哪，船在强行快速转向。艏向010，长官——020——"像迎着风的风筝，这艘扫雷舰倾侧过来，剧烈地向右倾侧。威利被摔出去撞到了湿淋淋的窗户上，吓得手脚发抖。"艏向035，长官——040——"

"凯恩号"越来越向右舷倾斜，不停地在海浪上时起时落，风从侧面刮来，更像遇难船只的漂浮残骸，而不像一艘控制得很好的军舰。成团的水花向舰艏楼扑过来。威利本能地朝马里克看去，看见副舰长用双手悬吊在头顶上方的一根梁上，背紧贴着舱壁，镇静地观察着舰艏楼，在海面上迅速地改变航向，心里便如释重负地轻松多了。

"嘿，威利！"舰长那愤怒而尖厉的声音从通话管传了出来。"让你那个该死的无线电技师到上面这儿来，好吗？在这个该死的雷达上我什么也看不见。"

威利向通话管里吼叫道："明白明白，长官。"并通过广播系统呼叫那名技师。他开始从"凯恩号"令人昏眩的侧向倾斜和倾斜的甲板怪异的起落过程中感到恶心了。

"马里克先生，"操舵手改变了语气说，"船已经停止转向——"

"你的艏向是多少？"

"093。"

"我们侧面顶风。风顶着船。船会慢慢转过来的。"

"仍旧是093，长官。"经过一分钟剧烈的颠簸后斯蒂尔威尔说道，这次颠簸是大浪慢慢竖直往上升，然后令人恶心地急速向右舷下降。很难说"凯恩号"是在穿过海浪前行呢或者只是被海浪左右摇晃着向前涌。

移动的感觉完全来自风浪。然而全部轮机正按20节的速度在运转。

“将舵转至右满舵位置。”马里克说。

“右满舵，长官——天哪，长官，这该死的舵轮感觉就像舵轮索断了似的！只是太松了——”看见水兵们惊恐的神色威利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脸上显出了同样的表情。

“闭上你的臭嘴，斯蒂尔威尔，舵轮索是完好无损的。”马里克说，“不要像个婴儿那样无知。你以前在海上操过舵吗——”

“真该死，史蒂夫，”传来了奎格的尖叫声，“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为什么掉不过头来？”

马里克向通话管里吼叫道：“长官，风浪控制了一切。我已经操至右满舵——”

“那么，利用轮机。把船掉过头来。天哪！这儿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由我来做吗？那个技师在哪儿？这雷达上除了一片乱草般的干扰之外什么也没有——”

马里克着手操纵轮机。将左舷的标准速度结合右舷慢慢开倒车果然使船头慢慢地转向南方。“稳定航向180，长官。”斯蒂尔威尔终于说道，同时转过身面对马里克，眼里闪着轻松的光芒。

军舰上下颠簸左右摇摆着。只要两侧的摇摆是均匀的，再深度的摇摆也不再令人惊恐了。威利渐渐习惯于将三根生锈的烟筒看作是与大海完全平行的，所以在三根烟筒之间他只看见冒着泡沫的海水。烟筒像巨大的挡风玻璃刮水器那样来回摆动也就不再是吓人的事情而是令人感到愉快的事情了。使他感到害怕的是只向一侧慢慢地倾斜过去。

奎格用手绢擦着眼睛走了进来，“该死的浪花扎人真疼。噢，你终于把船掉过头来了，嗯？我想现在好了。”

“我们在正确位置上吗，长官？”

“嗯，很靠近了，我想。我说不准。技师说海上飞过来的浪花使我们的观察仪器布满了水雾。我想如果我们偏离航线太远，‘阳光号’会向我们大发雷霆的——”

“长官，我想也许我们应该压舱，”副舰长说，“我们的重量太轻，长官。燃油只剩百分之三十五了，我们转向不灵的一个原因就是吃水太浅——”

“行了，别担心，我们没有倾覆嘛。”

“压舱会大大地增加我们的灵活性，长官——”

“不错，而且大量的海水会搀杂进油舱里，结果是再加油的时候每次都少吸入15分钟的油。‘阳光号’有我们的油料报表。如果它认为有危险了，它会发出压舱命令的。”

“我还认为我们应该使深水炸弹处于保险状态，长官。”

“怎么回事，史蒂夫，一点恶劣的天气你就惊慌失措了？”

“我没有惊慌失措，长官——”

“你是知道的，我们还是反潜舰。如果过5分钟我们发现了一艘潜艇，处于保险状态的深水炸弹究竟有什么好处？”

马里克向模糊的窗口外面翻腾的巨浪看了一眼，“长官，我们发现不了潜艇的出没路径，在这样——”

“我们怎么知道？”

“长官，我们中队的‘迪奇号’在阿留申群岛遇上了风暴，结果被自己脱落下来的深水炸弹炸沉了。把船艉炸掉了。斯基珀上了最高法庭——”

“见鬼，如果你一定要让深水炸弹处于保险状态，你自己干吧。我不管。只是一定要做到如果我们发现了潜艇一定有人站在旁边投放它们

——”

“马里克先生，”斯蒂尔威尔响亮地说，“深水炸弹已经上保险了，长官。”

“上好保险了？”奎格大声叫嚷道，“谁这么讲的？”

“我——我自己上的，长官。”水兵的声音有些颤抖。他两腿分开地站着，紧握着舵轮，两眼看着陀螺罗盘。

“谁叫你这么干的？”

“长官，我是从基弗先生那里得到现行命令的。军舰有危险时我就给它们装上保险——”

“谁说军舰有危险了，嗯？”奎格抓着窗口的把手，身体来回摇摆着，怒目注视着操舵手的后背。

“呃，长官，大约7点钟那次大幅摇摆，我——我给它们上了。整个扇形尾都受到浪潮的冲打。必须装根保险索——”

“真见鬼，马里克先生，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这些事情？我就在这儿，带着很多不能投放的深水炸弹四处航行——”

斯蒂尔威尔说：“长官，我对基弗先生讲了——”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再抢着说，你这个该死的笨蛋，十足的笨蛋！”奎格尖叫着。“基思先生，把这家伙写入傲慢无礼、玩忽职守的案情报告中！他对基弗先生讲！我要听从基弗先生吗！史蒂夫，我要你找一个操舵手，从现在起我不想见到这个愚蠢的白痴的丑恶的嘴脸——”

“舰长，请原谅，”副舰长急忙说，“其他的操舵手昨天晚上干得筋疲力尽的现在还没缓过来呢。斯蒂尔威尔是我们最好的士兵，我们需要他——”

“你不要这样顶嘴好吗？”舰长尖声喊叫道，“老天爷，这艘舰上就

没有一个听从我的命令的军官吗？刚才我说我要——”

恩格斯特兰德踉跄走进摇摆着的操舵室，一把抓住威利以免摔倒。他的粗布工作服往下流着水。“很抱歉，基思先生。舰长，气压计——”

“气压计怎么啦？”

“28.94，长官——28——”

“究竟是谁在观察气压计？为什么我半个小时还没听到报告？”

奎格跑到外面的船侧过道上，两手交替抓住窗口、轮机室的传令钟、门框以稳住身子。

“马里克先生，”操舵手声音沙哑地说，“我无法将船保持在180艏向上。船偏向左舷了——”

“多转舵——”

“我已经转到右满舵了，长官，艏向172，长官——偏转很快——”

“为什么转到右满舵？”奎格从门口东倒西歪地走了进来，怒吼道，“谁在这儿发操舵令？舰桥上所有的人都发疯了吗？”

“长官，船在向左舷偏荡，”马里克说，“操舵手无法将它保持在180上——”

“现在是160，长官。”斯蒂尔威尔说，惊恐地看了马里克一眼。这是可怕的风标效应，“凯恩号”失去了控制。舵挡不住水了，船随风浪侧向滑行。航向从南转向东。

奎格抓住操舵手稳住身子后目不转睛地看着罗盘。他跳到传令钟旁边用一个把手发出了“最大航速”的信号，用另一个把手发出了“停止”的信号。轮机室的指示器立刻做出了反应。随着轮机的单边作用力甲板开始震动。“这样就会把船掉过头来。”舰长说。“现在你的航向是多少？”

“仍然在下降，长官，152——148——”

奎格喃喃地说："需要几秒钟才能稳住——"

"凯恩号"又一次令人呕吐地向右舷倾斜，然后悬在那儿。从左侧涌来的浪头猛烈地扑向船身，这艘舰仿佛是一根漂浮的原木。但稳不住身。它摆动至水平的一半时，又更加厉害地向右舷倾斜过去。威利的脸撞在了窗户上，他看见海水离他眼睛只有几英寸。甚至能数清泡沫中的气泡。斯蒂尔威尔吊在舵轮上，两只脚从威利的身子下滑出来，结结巴巴地说："在下降，长官——艏向125——"

"舰长，我们在突然横转，"马里克说，话音里第一次缺乏坚定性。"让右舷的轮机开倒车试一试，长官。"舰长似乎没听见，"长官，长官，右舷轮机开倒车。"

奎格用双膝和双臂紧紧地抱住传令钟，胆战心惊地看了马里克一眼，他的脸色有些发绿，顺从地将传令钟的把手往回滑动。这艘纵横颠簸摇摆的军舰吓人地震动起来。它仍然随风横向漂去，在大楼一样高的长浪上一起一落。"你的航向是多少？"舰长的声音模糊又沙哑。

"稳定在117，长官——"

"看来船会稳住了，史蒂夫？"威利小声地说。

"我希望是这样。"

"啊，圣母，保佑这艘舰掉过头来吧！"一个奇怪的声音呜咽着在祈求。那声调使威利不寒而栗。额尔班，个子矮小的信号兵，已双膝跪下，紧紧地抱着罗经柜，闭着眼，头向后仰着。

"住口，额尔班，"马里克厉声说道，"快站起来——"

"长官，艏向120！向右转了，长官！"斯蒂尔威尔喊道。

"好，"马里克说，"将舵松至标准位。"

斯蒂尔威尔没瞧舰长一眼就奉命而行了。威利注意到了这一漠视的举动，为之担心受怕。他还注意到奎格僵直地靠在传令钟后边，似乎什

么也未觉察到。

“舵已松至标准位，长官——艏向124，长官——”“凯恩号”缓慢地直立起来，在又一次向右舷深幅倾斜之前向左舷稍稍摇摆了一下。

“我们没事了。”马里克说。额尔班站了起来，羞怯地向四周看了看。

“艏向128——129——130——”

“威利，”副舰长说，“去雷达室看一眼。看看你是否能说清楚我们到底在队形中的什么位置。”

“明白明白，长官。”威利蹒跚着出来，从舰长身边走过，来到开阔的侧舷处。暴风立即猛力地将他撞在舰桥室上，飞溅的水花像湿漉漉的小石头打在他身上。他既惊骇又异样高兴地发现前15分钟暴风实际上比以前刮得更猛烈，要是他站在空旷的地方，早被刮到大海里去了。他放声大笑，这笑在暴风的低沉粗嘎的“呼呜呜伊伊伊伊”声中显得极其微弱。他一步步地缓慢地走到雷达室门前，拧开了螺旋把手，试图把门拉开，但风却把门顶得死死的。他用指关节用力敲着湿淋淋的铁门，用脚踢门，尖声叫着：“开门！开门！我是值日军官！”门开了一条缝，缝张大了。他迅速冲了进去，撞倒了数名用劲推着门的雷达兵中的一名。门像装了弹簧似的砰地一声关上了。

“真倒霉！”威利大声叫道。

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大约挤着20名水兵，个个都穿着配有防水手电的救生衣，脖子上都挂着来回晃动的口哨，都吓得脸色苍白，目瞪口呆。“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基思先生？”挤在后排的“肉丸子”问道。

“情况很好——”

“我们必须弃船吗，长官？”一个脸很脏的炮手问道。

威利突然发现人群旁边的雷达室显得十分奇怪。室内灯光明亮，但

谁也不注意雷达的昏暗的绿色斜屏面。他说了一串骂人的下流话，这些话一出口便使他很吃惊。水兵们也吓得从他面前微微向后退缩。“谁开的这里边的灯？谁在观察？”

“长官，除了大海的反射信号之外，显示器上什么也没有。”一个雷达兵嘀咕着说。

威利又骂了几句，然后说：“关上灯。把你们的脸都对着这些显示器，呆在那儿不动。”

“是，基思先生，”一个雷达兵以友好尊敬的语气说，“可是这没有用。”在黑暗中威利马上明白过来，这个水兵是对的。所有的显示器上都没有其他舰艇反射点的痕迹，除了模糊的绿色小点和条纹之外什么也没有。“长官，你瞧，”技师耐心地解释说，“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桅杆顶并不比波浪高，而且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所有的飞溅的浪花，就像是实实在在的坚实的物体，长官。这些显示器受到干扰了——”

“尽管如此，”威利说，“还是要持续地对雷达进行观察。你们要继续努力直到确实发现目标为止。凡不属这儿的人——嗯——嗯——都留在这儿吧，不要说说笑笑的，这样观察人员能执行任务——”

“长官，我们真的没事了吗？”

“我们必须弃船吗？”

“我原准备最后一次倾斜时就跳——”

“这艘舰能闯出去吗，基思先生？”

“我们没事了，”威利高声叫道，“我们没事了。不要仓皇失措。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回去铲掉油漆——”

“如果她能逃过这一劫，我会给这只生锈的老母狗铲漆铲到世界末日。”一个声音说，跟着大家都小声地笑起来。

“即使因此而被送交军事法庭，我也要留在这儿——”

“我也一样——”

“真该死，舰桥背风面有40个人——”

“基思先生，”又是“肉丸子”粗俗的带鼻音的方言——“说实在的，老头子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吗？这就是我们都想知道的。”

“老头子干得好极了。你们这些孬种，给我住嘴。放心好了。来两个人帮我把门推开。”

风和浪花通过推开的门缝直往里灌。威利顶着风闯出来之后门就咣当一声关上了。风推着他往前走进了驾驶室。在这刚过去的一瞬间他像是被很多桶水浇过似的全身都湿透了。“雷达受到了干扰，史蒂夫，要到浪花小点时才能看见东西——”

“很好。”

尽管暴风雨不停地呜咽和哗啦啦地猛冲直闯，威利还是在驾驶室里得到了安静的感受。奎格和刚才一样抱着传令钟。斯蒂尔威尔悬在舵轮上摇摆。额尔班挤在罗经柜和前窗之间，紧紧地抓着舵工航海日志，好像它就是《圣经》。通常驾驶室里还有其他一些水兵——电话兵、信号兵——可是现在他们都避开驾驶室，似乎它成了癌症病人的病房。马里克站着，两手死死地拽住舰长的椅子。威利踉跄地走到右舷侧，向外面的侧舷看了一眼。一群水兵和军官挤靠在舰桥室外墙上，互相拉拽着，衣服在风中拍动着。威利看见了基弗、佐根森和离他最近的哈丁。

“威利，我们没事了吧？”哈丁问。

这位值日军官点点头，退回了驾驶室，他因为不像大家一样都有防水手电和口哨而生气。“轮着我值班真走运。”他心里想。他仍然不相信这艘舰会真的出事，只是为自己没有这些东西而愤愤不平。他自己的防水装置在下面的书桌里。他想派水手长去把它取来，可是又不好意思下这样的命令。

“凯恩号”在艏向180时紧张不安地来回摇摆了二三分钟。然后在一个海涌、一个大浪头和一股强风的共同冲击下它几乎竖直地向左舷倾斜过来。威利打了个趔趄，靠着斯蒂尔威尔站住了，随后紧紧地抓住舵轮的辐条。

“舰长，”马里克说，“我仍旧认为如果我们要顶风行驶我们应该压舱——至少压舰艉的油舱。”

威利瞟了奎格一眼。舰长眉头皱了起来，好似在看一盏明亮的灯。他连听见此话的表示也没做一个。“长官，我请求允许为舰艉油舱压舱。”副舰长说。

奎格的嘴唇动了动，“不准。”他平静地低声说。

斯蒂尔威尔急剧地转着舵轮，使舵轮的辐条从威利的双手中脱离出来。这位值日军官抓住了头顶上方的横梁。

“现在向右舷偏转。艏向189——190——191。”

马里克说：“舰长，左满舵？”

“行。”奎格小声说道。

“左满舵，长官，”斯蒂尔威尔回应道。“艏向200——”

当这艘扫雷舰急剧地向左舷倾斜，开始在一个个的海涌上令人恶心地侧滑，原先从相反的方向吹向它的风现在又向另一个方向吹时，副舰长怒视舰长有数秒钟之久。“舰长，我们必须再次利用轮机，船不对舵做出反应呀——长官，掉转航向顶风行驶怎么样？这种船尾风会使船持续横转的——”

奎格推动传令钟的手柄。“舰队航线是180。”他说。

“长官，为了这艘舰的安全我们必须机动——”

“‘阳光号’了解天气情况。我们尚未接到可以随意机动的命令

——”奎格直视前方，在驾驶室摇摆不停的过程中始终紧紧地抓住传令钟。

“艏向225——急速在偏转，长官——”

一个难以置信的灰色巨浪赫然耸现在左舷侧，高过了舰桥。大浪哗啦啦一声巨响猛摔下来。海水从敞开的侧面喷涌进了驾驶室，水的深度到了威利的膝盖。海水的感觉像血一样又温暖又黏糊。“长官，该死的舰桥上进水啦！”马里克尖声地说。“我们必须掉过来顶着风！”

“艏向245，长官。”斯蒂尔威尔的声音在哭泣，“她根本不对轮机做出反应，长官！”

“凯恩号”几乎从左舷完全倾斜过去。除了斯蒂尔威尔之外驾驶室里所有的人都从被水淹着的甲板上滑了过去，撞在窗户上堆成一团。大海就在他们鼻子底下，向上冲击着玻璃。“马里克先生，陀螺仪上的灯灭了！”斯蒂尔威尔尖叫道，拼命地抓住舵轮，风在威利的耳畔咆哮呼啸。他面朝下趴在甲板上，在咸水里翻来滚去，抓不住牢靠的东西。

“天哪，天哪，耶稣基督，救救我们吧！”额尔班的声音尖叫着。

“反转舵，斯蒂尔威尔！右满舵！右满舵！”副舰长用沙哑的声音喊叫道。

“是，右满舵，长官！”

马里克爬过甲板，扑到了通向轮机室的传令钟上，从奎格痉挛的手中夺过了手柄，把调节点往回倒。“请原谅，舰长——”一阵可怕的咳嗽似的隆隆声从烟筒传来。“你的航向是多少？”马里克厉声喊叫道。

“275，长官！”

“保持右满舵！”

“明白明白，长官！”

这艘老扫雷舰从水面上向上摆动了一点。

威利·基思不了解副舰长在干什么，尽管这种机动行为是很简单的。暴风在将军舰从南向西偏转。奎格刚才是要拼命向南转回去。现在马里克的做法正好相反：利用向右扭动的冲力，并用轮机和舵的所有能量助一臂之力，竭力使船头完全转向北方迎着风浪。要是在更平静的时刻威利本来会很容易理解这一行为的逻辑原理的，但是眼下他已经迷失了方向。他坐在甲板上，笨拙地紧紧抓住电话机盒，任凭海水在他胯部四周拍打流动，望着副舰长像望着巫师或上帝的天使希望他们能施展魔法救他。他已经对这艘舰失去信心。他深信不疑地意识到他正坐在狂风怒吼、险象环生的海洋中的一块铁皮上。他一心一意想着的就是得到拯救。台风啦、“凯恩号”啦、奎格啦、大海啦、海军啦、职责啦、上尉级别啦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像一只全身湿透了的趴在沉船残骸上喵喵叫的猫。

“还在继续掉头吗？你的航向是多少？不停地报告你的航向！”马里克怒吼道。

“掉头很快，长官！”舵手好像被人捅了一刀似的尖声叫道。“艏向310，艏向315，艏向320——”

“松舵至标准位！”

“松舵吗，长官？”

“对，松开它，松开它！”

“舵——舵已经松了，长官——”

“很好。”

松开，松开，松开——这个词深深地刺进了威利麻木而又糊涂的头脑。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向四周看了看。“凯恩号”正竖着船身行驶。它摆向一侧，另一侧，又回来。船窗外面，只看见白色的浪花了。海面已

经看不见了。舰艏楼也看不见了。“你没事吧，威利？我刚才以为你撞昏过去了。”马里克紧紧抱住舰长的椅子，斜着看了他一眼。

“我没事。现在——现在情况怎么样，史蒂夫？”

“嗯，就这么回事。我们闯出来半小时了，我们没事了——你的航向是多少？”他向斯蒂尔威尔呼叫。

“325，长官——现在转向慢多了——”

“嗯，那当然，顶着风——船就会转过来——我们要一直转到000——”

“明白明白，长官——”

“我们不能那么转向。”奎格说。

威利完全忘了舰长在场。马里克原先是把奎格作为父亲、领袖和救世主灌输到他脑海中的。现在他看见这个小个子的脸色苍白的人用双臂和双腿盘绕着传令钟台站在那里，感到奎格成了陌生人。舰长好像刚睡醒似的眨着眼摇着头说：“向左转到180。”

“长官，我们不能让船艉顶风行驶而又要挽救这艘舰。”副舰长说。

“操舵手，左转到180。”

“保持不变，斯蒂尔威尔。”马里克说。

“马里克先生，舰队的航向是180。”舰长的声音很微弱，几乎是窃窃私语。他茫然地看着前方。

“舰长，我们已经和舰队失去联系——雷达受到了干扰——”

“嗯，那么，我们会找到他们的——我不会因为一点恶劣天气而违抗命令——”

马里克说：“长官，我们怎么知道现在的命令是什么？导航舰的天线可能倒了——我们的天线可能——呼叫‘阳光号’，告诉它我们遇到了

麻烦——”

船头冲破海浪前后颠簸着，“凯恩号”又成为一艘前行的舰艇了。威利感到了轮机的正常震动以及船身上下颠簸时从甲板传到他脚上的那种适于航行的节奏。驾驶室外只有带白色的黑压压的水花以及在颤抖的滑奏声部中时高时低的凄厉的风声。

“我们没有遇到麻烦，”奎格说，“左转到180。”

“稳定在现在的航向！”马里克同时说道。操舵手看看这位军官又看看那位军官，吓得瞪大了双眼。

“照我说的做！”副舰长大喝一声。他转过身对着值日军官，“威利，记录下时间。”他大步走到舰长身后，敬了个礼。“舰长，我很抱歉，长官，你是病人。根据《海军条例》第184条，我暂时接替你舰上的职务。”

“我不明白你说的话，”奎格说，“左舵180，操舵手。”

“基思先生，你是这儿的舰上总值日军官，我到底该怎么做？”斯蒂尔威尔喊道。

威利正看着钟。当时是9点45分。一想到他值日还不到两小时，他不知道如何开口。发生在马里克和奎格之间的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慢慢地进入了他的头脑。他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这就像他自己已经死亡一样不可思议。

“不要理会基思先生，”奎格对斯蒂尔威尔说，声音里稍带一点发脾气的意味，在当时的情况下显得极不合适。这是一种他在甲板上抱怨口香糖的包装纸不好时可能使用的语气。“我叫你打左舵。这是命令。现在左舵，快——”

“奎格指挥官，你不能在这个舰桥再下命令了，”马里克说，“我已经接替你了，长官。你已列入病号名单。我承担责任。我知道我将被送

交军事法庭。我指挥驾驶——”

“你被捕了，马里克。回到你下面的房间去，”奎格说，“左舵180，我说！”

“天哪，基思先生！”操舵手喊道，两眼瞧着威利。额尔班早已龟缩到驾驶室最远的角落里。他张着嘴，瞪着眼睛看了看副舰长又看了看威利。威利看了一眼紧靠在传令钟上的奎格，又看了马里克一眼。他突然感到像喝醉了似的一阵高兴。

“稳定在000，斯蒂尔威尔，”他说，“马里克先生负责。奎格舰长病了。”

“叫你的接班人来，基思先生，”舰长同时说道。真有些生气的样子。“你也被捕了。”

“你没有权力逮捕我，奎格先生。”威利说。

这样令人惊讶地改变称呼使斯蒂尔威尔的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情。他轻蔑地向奎格咧嘴笑了，“是，稳定在000，马里克先生。”他说，同时把背转向军官们。

奎格突然松开了抓着传令钟的手，跌跌撞撞地走到起伏不停的驾驶室的右舷侧。“基弗先生！哈丁先生！外面没有其他军官了吗？”他向侧舷呼叫道。

“威利，打电话给佩因特叫他立即给所有的空油舱压舱。”马里克说。

“明白明白，长官。”威利抓起电话，接通了锅炉间。“喂，佩因特吗？听着，我们要压舱。立即给所有的空油舱注水——你这该死的是对的——是时候了——”

“基思先生，我没有下命令压舱，”奎格说，“你立即收回给锅炉间的命令——”

马里克走到广播系统面前。“注意，全体军官，到舰桥报到。全体军官，到舰桥报到。”他又对旁边的威利说：“给佩因特打电话，告诉他这句话不适用于他。”

“明白明白，长官。”威利从托架上取下电话。

“我已经讲了，我再讲一遍，”奎格抱怨地叫道，“你们两个都被捕了！离开舰桥，立刻。你们的行为是可耻的！”

奎格的抗议使威利感到更高兴更有力量。在这个昏暗的、歪歪斜斜的、潮湿的驾驶室里，在上午10时左右昏暗的曙色中，听着窗前凄凉尖厉的风声，他似乎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他不再有丝毫的恐惧。

马里克说：“威利，你能在不被刮下海的同时去看一眼气压计吗？”

“当然能，史蒂夫。”他小心地抓着舰桥的各种装置走到外面的左舷一侧，当他往上爬到海图室门口时，门开了，哈丁、基弗和佐根森出现在他面前，三人的手都十指交错地互相紧紧握着。“情况怎么样，威利？发生了什么事？”基弗叫嚷道。

“史蒂夫接替了舰长！”

“什么？”

“史蒂夫接替了舰长！他指挥驾驶！他已经将舰长列入病号名单！”军官们面面相觑，然后向驾驶室冲去。威利侧着身子徐徐移动到后舱壁前，仔细地看了看模模糊糊的气压计。他趴在甲板上用两手和两膝爬回了驾驶室。“史蒂夫，气压上升了，”他爬到门口跳着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气压上升了！28.99，几乎29.00了！”

“好，也许过一会儿我们就闯过最大的难关了，”马里克站在舵轮旁边，面朝着船艉。除佩因特之外所有的军官都集合在一起，背靠舱壁站着，身上滴着水。奎格又紧紧抓着传令钟，怒视着副舰长。“好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先生们，”马里克说，他的声音调门很高，盖过风

的咆哮声和浪花打在窗口上的噼啪声。“责任完全由我个人承担。奎格舰长将继续受到最高礼遇，但是我将发布所有指挥命令——”

“不要自欺欺人地说完全由你负责，”奎格绷着脸插话说，“年轻的基思先生从一开始就支持你的哗变行为，他将和你一样付出代价。而你们这些军官们——”他转过身，用指头指着他们——“如果你们知道什么对你们有好处，那就劝马里克和基思自己逮捕自己，并且趁现在尚为时未晚把指挥权交还给我。我也许可以根据现在的情况对已经发生的一切不予追究，但是——”

“那是不可能的事，舰长，”马里克说，“你生病了，长官——”

“我才不像你们病得那么厉害呢，”奎格像以前那样激怒地叫喊道，“你们都将因合谋哗变而被绞死！我可是说正经的——”

“除了我谁也不会被绞死，”马里克对军官们说，“这是我根据184条采取的行动，没跟任何人商量过，如果我滥用了184条款，我将因此被处以绞刑。在此期间你们都听我的命令。你们别无选择。我已接过了指挥权，我自己承担压舱的责任，这艘舰已按我命令的航向行驶——”

“马里克先生！”斯蒂尔威尔大叫道，“前面耸起什么东西，一条船什么的，和我们并排靠得很近，长官！”

马里克快速转过身，眯着眼睛向窗外看，随即一把抓住传令钟手柄，粗暴地将奎格推到一边。舰长打了个趔趄，抓住了窗户把手。“右满舵！”副舰长吼叫道，同时命令两台轮机全速倒车。

能见度提高了，可以透过飞舞的浪花看见船头50码开外的海面。略微偏向左舷一边有一暗红色的巨形物漂浮在黑黝黝的长浪上。

“凯恩号”急忙改变方向，刚转过一点就被大风推向了一边。那巨形物漂近了。它十分庞大，又长又窄，比“凯恩号”还长，呈亮红色。浪头打在它上面变成飞溅的泡沫像暴雨般落下。

“天呐，”基弗说，“那是船底。”

大家都敬畏地凝视着这可怕的景象，它沿着左舷侧慢慢地向后移动，长得无尽头，呈红颜色，在浪花下轻轻地摇动。“驱逐舰。”哈丁说话的声音窒息了。

“凯恩号”隔着较大距离从它旁边驶过。部分残骸已消失在朦胧的黑暗中。“我们绕圈行驶。”马里克说，“全部轮机全速向前，威利。”

“明白明白，长官。”这位舰上总值日军官通过传令钟下达了命令。他感到胃里一阵极度的恶心。

马里克走到有线广播匣子前，按下了控制杆。“注意，顶层甲板上的所有人员密切注意幸存者。我们将围着倾覆的军舰绕行两次。看见有人就向舰桥报告。不要太兴奋。不要被大风刮到海里去，我们现在的麻烦就够多的了。”

紧紧地靠在前面一个角落的两个窗口边上的奎格说：“如果你那么关心我们这艘舰的安全，你怎么能瞎绕圈去搜寻幸存者呢？”

“长官，我们不能从旁边驶过去而不管——”副舰长回答道。

“哦，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认为我们应该搜寻幸存者，实际上我命令你这么做。我只不过是指出你前后不一致——”

“左标准舵。”马里克说。

“我还要指出，”奎格说，“20分钟之前你非法接替了我，我命令你除去那名操舵手，你违抗我。他是舰上最坏的麻烦制造者。他听命于你而不听命于我时，他就成了这次哗变的一员，他将被绞死，如果——”

一个咆哮的浪头打在“凯恩号”的舰桥上，使舰身剧烈地向左舷倾斜，奎格摔得趴在地上。其他军官互相拉拽着摇摇欲坠地滑来滑去。由于暴风从侧面猛烈袭击，这艘扫雷舰又一次在浪涛汹涌的海面上挣扎着。马里克走到传令钟台去控制轮机，经常改变其调节位置，并大声地

喊出快速变化的施舵令。他耐心地将船头掉向南面，一直向前行驶到又能模糊看到那庞大的倾覆的船底。然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绕着它行驶，让“凯恩号”与快要沉没的船骸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现在它已完全被水覆盖了，只有当很深的波谷从它下面通过的时候，它那圆形的红色船底才露出水面。军官们之间小声地交谈着。奎格用一只胳臂抱着罗盘台，睁大眼睛凝视着窗外。

“凯恩号”用了40分钟顶着风浪围着这艘失事的军舰绕了一整圈，这段时间里，像自早上以来所遭受的那样，船身摇摆颠簸得非常厉害，好几次向下风方向可怕地倾斜过去。每次倾斜威利都吓得胆战心惊。但是现在他明白了正当的惊吓与动物的恐惧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可以忍受的，人类才能感受到的，不会使人伤残的；而后者却是阉割人的精神。威利不再感到恐惧了，而且即使船沉没了，只要马里克在海里和他很靠近，他就不会再感到恐惧了。

当“凯恩号”向北航行时，副舰长站在外面的舷侧过道里，两手护着眼睛挡住飞溅的浪花，仔细察看四周时起时落的黑黝黝的浪尖。他走进驾驶室，衣服直往下流水。“我想它已经沉没了。我看不见它了——左标准舵。”

威利再次摸索着到了气压计跟前，看见气压已升至29.10。他爬到马里克旁边，对着这位副舰长的耳朵大声叫喊着向他报告气压读数。马里克点点头。威利用双手擦着被针一样的浪花打得发热的脸。“史蒂夫，如果气压计在上升，那么风势究竟为什么不减弱呢？”

“啊，天呐，威利，我们离台风中心30海里。在这儿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副舰长迎着风咧嘴笑了，露出了牙齿。“我们仍然可能碰上各种倒霉的事——中舵！”他大声叫道。

“中舵，长官！”

“累了，斯蒂尔威尔？”

“不累，长官。要是你叫我干我就整天和这狗娘养的摔打，长官！”

“很好。”

雷达室的门被推开了，电话兵格拉布奈克伸出他那长满落腮胡子的脸。“长官，贝利森报告说，右舷住舱区外的海面上有个像筏子的东西。”

马里克和威利一前一后地迈着坚实的步伐穿过驾驶室来到舰桥的另一侧，从斯蒂尔威尔身边经过时马里克高声叫道：“右满舵！”

开头，除了被浪花的水雾笼罩着的波峰和波谷之外，他们没有看见别的东西。后来，当“凯恩号”升到一个长浪的顶端时，在开阔的正横方向，他们两人都看见一个小黑点正从浪头的斜面上往下滑。

“我看那上面有三个人！”威利尖声叫道。为了看得更清楚，他摇摇晃晃地跑到船艉信号旗袋的围栏处。一股强风刮来，把他腹部朝下地撂倒在盖信号旗袋的帆布上。当他喘着气拼命抓住舰旗升降索以免滚落入海，咽下帆布上水洼里的咸水时，他的裤子顺着两腿被风吹跑了，飘动着飞过舷墙掉进了海里。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对失去的东西毫不在意。

奎格站在门口，与副舰长互相面对着，“喂，马里克先生，你还等什么？把你的货物网配备在右舷上，同时叫甲板上的人准备好救生衣怎么样？”

“谢谢，长官。我正要下这样的命令。请让我过去好吗。”奎格往边上让了让。副舰长走进驾驶室，通过喇叭下达了指令。他开始操纵颠簸着行进的这艘舰向那漂浮物靠近，很快看清那是一个灰色的香脂树木筏，上面有三个人，还有两个人头在筏边的海水里摆动着。

“先生们，你们都很想知道，”在马里克操纵着轮机和舵的时候奎格对军官们说，“刚才我正要下令压舱并掉头顶风的时候马里克先生犯下了令人震惊的罪恶。我早已在心里打定主意如果舰队在10点钟之前不下达命令我就自行采取行动——”

马里克说："斯蒂尔威尔，行了，头再向右转一点。右满舵——"

奎格继续说："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把我的指挥决策权交给马里克，他待我就像对待弱智的白痴一样，在法庭上我也会这么说，而且有大量的证人——"

"别撞沉他们，斯蒂尔威尔！中舵！"马里克停掉了轮机，走到喇叭前面。"注意，把救生衣扔出去！"

幸存者被拉到了舰上。一个面色惨白，眼神惊恐，只穿着一条有大片大片油污的白色内裤，脸颊上有一道流着血的伤口的水兵由贝利森带到了舰桥上。贝利森说："长官，那是'乔治·布莱克号'。这儿的这位是军需下士莫顿。其他人在下面的医务室。"

莫顿结结巴巴地简略地讲了他们恐怖的遇难经过。"乔治·布莱克号"被风浪冲击得侧面朝风，用尽了轮机和舵的全部力量也没把它转过来。通风机、弹药箱和吊艇柱都被大浪从甲板上冲到了海里，海水涌入了轮机室，动力中断了，电灯也灭了。这艘无助的军舰漂流了十分钟，越来越厉害地向右舷倾斜，全舰的官兵尖叫着或祈祷着，最后向右舷一次极度的倾斜，随之便是不停的摇摆，他下面的记忆便是在黑暗中掉入了海里，在那以后就是浮到了水面上，是被海浪冲击撞到了他那艘舰的红色船底上。

"我们继续绕行，"马里克说。他向外仔细观察着动荡不安的大海，现在的能见度仅有几百码。"我看暴风缓和了一些。贝利森，带他到下面去吧。"

"马里克先生，我重新指挥驾驶，"奎格说，"在风暴平息下来之前，我们完全闭口不谈这事——"

马里克疲惫不堪地转身向着舰长。"不行，长官。我在指挥驾驶。我恭敬地请你呆在你下面的舰长室。互相矛盾的命令将危及军舰——"

"你是要我离开舰桥吗，长官？"

“是的，舰长。”

奎格望着军官们，他们的脸呈现出惊恐和阴沉的面容。“所有的先生们都赞同这一行动吗？——你赞同吗，基弗先生？”

这位小说家咬着嘴唇，并把目光转向马里克。“谁也没同意。谁也不必同意。”副舰长讲得很快。“请你离开舰桥，舰长，或者至少不要发号施令——”

“我要留在舰桥上，”奎格说，“这艘舰仍然由我负责。哗变解除不了我的职责。如果我认为你的行为不会危及我这艘舰我是不会讲话的。如果危及这艘舰，即使面对枪口我也要讲——”

“谁也没拿枪指着你，长官。你讲的话正适合我。”副舰长向军官们点点头。“行了，你们用不着呆在这里了。一旦天气允许我们开个会。”

军官们开始散乱地走出驾驶室。基弗走到威利跟前，敬了个礼，黯然一笑说道：“我准备接替你了，长官。”

威利吃惊地看了看钟。时间早在他心里停步不前了。已经是11点45。“行，”他说。交接班仪式上的那一套话机械地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为了寻找‘乔治·布莱克号’的幸存者曾以各种航向和速度奋力前进。曾靠一、二、三号锅炉奋力前进。深水炸弹已关上保险。上次我看了气压计，气压已升至29.10。舰队航向为180，但是由于雷达受到干扰我们已与舰队失去联系，而且我不知道我们的方位。我估计大约是乌里提环礁以东150海里。你可以查对我们早上8点时的航位推算位置。我们现在大致在同样的地方，根据184条舰长已被解除职务，现仍在舰桥上。副舰长有了指挥权，现在指挥操舵台。我想情况就是这样，完毕。”

“仅仅是常规值班。”基弗说。威利懊悔地等着。

基弗敬了个礼。“好，我知道了。”他抓住威利的手，热情地用力握着，小声说：“干得好。”“上帝帮助我们所有的人。”威利喃喃地说。

Ⅵ　军事法庭

31　被告律师

旧金山一个雾蒙蒙的早上，淡淡的阳光洒落在美国海军后备队第十二委员会地区司法官西奥多·布雷克斯通上校的办公桌上，照亮了放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文件顶上的一个厚厚的淡黄褐色的文件夹，文件夹上用红铅笔潦草地写着三个字："凯恩舰"。布雷克斯通长着宽大的面庞、猪鬃似的头发和很大的蒜头鼻子。他坐在转椅上，背朝着办公桌向港口眺望，怀着既渴望又恼怒的心情注视着远处在其锚链上随着潮流缓慢摇动的一艘攻击型运输舰。布雷克斯通上校盼望出海，他的梦想是指挥一艘运输舰——他是个业余的船只爱好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驱逐舰上短期服役——但是他作为民法律师的优秀记录阻止了他梦想的实现。海军人事局未受理他的申请。于是他以粗俗的言行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见鬼去"、"他妈的"等字眼经常怒气冲冲地脱口而出。

在他的腿上放着一札两边都印有蓝色线条的长长的白纸：调查委员会关于美国海军"凯恩号"指挥官P.F.奎格少校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解职的调查报告。在过去三年里布雷克斯通毛茸茸的手拿过成千上万札这样的案情报告。这些矫揉造作废话连篇的报告所用的词句、所表达的态度和感情对他来讲是不足为奇的，就像楼梯的缺口和沟槽对打扫这楼梯的老女清洁工不足为奇一样。他回忆不起他未曾解决并使他更沮丧的案子。这次调查搞得一团糟，他提出的建议十分愚蠢。迄今所发现的案件的事实荒谬可笑，乱无头绪。在重新审查这个报告的中途他曾经把转椅从办公桌转开以缓和像在摇晃的火车上看书感到的那样恶心和头痛。

他听见有人在敲他的小屋和满是办公桌、档案夹和海军志愿紧急服役妇女队队员的办公室之间的玻璃隔墙。他转过身，把文件扔到办公桌上。"你好，查利，请进。"

一位海军上尉从开着的门口走了进来。"我想起一个人，长官——"

“好，谁呀？”

“你不认识他，长官。巴尼·格林沃尔德——”

“正规部队的？”

“后备队的，长官。但是个激进的军官。战斗机驾驶员。上尉——”

“一个开飞机的孩子究竟懂什么法律？”

“作平民时他是律师，长官——”

“律师和战斗机驾驶员？”

“他真是个人才，长官——”

“格林沃尔德，你说他的名字是？荷兰人，或哪国人？”

“他是犹太人，长官——”布雷克斯通上校皱了皱他那大鼻子。查利使劲把腰板儿挺得更直了些。他一只手放在外衣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黑色的公文包站在那里，态度显得既亲密又恭敬。他长着卷曲的、红中带黄的头发。他的圆脸显得性情好而又机灵。“——但是，像我讲的，长官，是个相当出众的人——”

“真见鬼，我并不反对犹太人，这你知道。这是一个他妈的难办的案子，就这么回事——”

“我肯定他正是我们需要的人，长官——”

“什么使你这么肯定？”

“我很了解他，长官。我考上乔治敦法学院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儿上学了，年级比我高，但是我们成了朋友——”

“嗯，坐下，坐下。他在第十二委员会干些什么？”

查利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后背挺得很直。“他刚从病号名单上被去掉。他因三度烧伤住过医院。他们给了他一项临时的权力有限的职

务，负责空军军官人员的安排。他在等待回飞行中队的医疗证明——”

“他怎么烧伤的？被击中了？”

“没有，长官。撞着了障碍物。他的飞机烧起来了，但是他们把他拖出来了——”

“不算那么英勇无畏——”

“呃，就飞行而言，我不知道巴尼的任何伟大事迹。我想他击中过两架日本飞机——”

“你为什么认为他适合搞‘凯恩号’的案子呢？”

“嗯，长官，照我看，马里克是注定要完蛋的人，而巴尼就喜欢这类案子，”查利停了停，“我想你会认为他在某些方面有点古怪，非常古怪。我对他已经习惯了。他是阿布开克人，巴尼对印第安人非常感兴趣，你可以说他在这方面是个呱呱叫的人。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就专门研究印第安人的案子——也打赢过许多官司。他在华盛顿逐步建立起一个相当不错的律师事务所，这是在他入伍之前——”

“当时他是干什么的，后备军官训练队？”

“在第七导弹部队，后来转到了空军。”

布雷克斯通用拇指和食指捏了一会儿鼻子，“听你说来他的政治观点有点左倾。”

“我看不是的，长官。”

“你同他谈过吗？”

“还没有，长官。我想我得先问问你。”

布雷克斯通上校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捏得指关节咯咯响。他坐在转椅上转来转去。“天哪，我们就不能找个正规部队的吗？如果有什么不好的苗头，我们可不要老纠缠在这个案子上，这是正规部队对后备队呀

——眼下的情况就够糟糕的了——”

“长官，我已经跟你给我的名单上的八个人谈过话了。这是个烫手的山芋呀，他们都害怕这个案子。另外两个人受派遣出海了——”

“你跟霍根谈过吗？”

“谈过，长官。实际上他眼里含着泪求我们不要让他参与这个案子，他说这是个输定了的案子，被告律师所能做的就是使自己在海军中遗臭万年——”

“不会那样的——”

“我只是引用他的话——”

“嗯，也许如此，就这个案子而言，有那么一点。”布雷克斯通捏了捏鼻子。“见鬼，必须有人为这个案子辩护。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格林沃尔德叫到这儿来？”

“我想今天下午吧，长官——”

“叫他上这儿来，别告诉他什么事，我要先找他谈。”

那天晚些时候格林沃尔德上尉来到了布雷克斯通上校的办公室。问了几个简单而令人讨厌的问题之后这位司法官把“凯恩号”文件夹给了他。第二天早上上校来到自己的小房间时发现那位瘦削的飞行员正垂头坐在椅子上在外面等候。

“喂，格林沃尔德，跟我进来吧。你认为你能处理这个案子吗？”他脱掉雨衣，把它挂在衣架上晾起来，之后发现文件夹已放在他办公桌上。

“我处理不了，长官。”

布雷克斯通又恼怒又惊讶地向四周看了一眼。飞行员尴尬地站在门口，两眼看着自己的鞋。他长着一张宽大而稚气的嘴，脸色苍白，头发

棕黄而卷曲，两只长长的手下垂着。看上去更像哈罗德·蒂恩而不像一个激进的犹太律师，布雷克斯通心里想着，他前一天也是这样想的。他说："为什么处理不了？"

"嗯，有几个原因，长官。"格林沃尔德一直羞涩地两眼瞧着地下，"如果有别的案子你需要帮手——我的意思是我不想显得不合作——"

"怎么啦？你认为案子太难办？"

"嗯，我不想就此案发表意见来浪费你的时间，长官——因为我看得出——"

"我现在就要你来浪费我的时间，坐下吧。"布雷克斯通的眼睛向下看着悬在飞行员两膝之间的两只手上可怕的烧伤疤痕。那毫无生气的蓝白色移植皮肤，皮肤边沿红色的生肉以及起皱的一条条的伤疤肌肉。他费力地移开了视线。"查利对我说你是为处于劣势的人进行辩护的了不起的律师——"

"长官，这些人不是处于劣势的人，他们应该受到重击。"

"哦，你这么认为？嗯，坦率地讲，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他们有权利找一个好的辩护律师，而他们自己不能找到这样的律师，所以——"

"我认为他们会被宣判无罪的。也就是说，长官，如果有一个稍好一点的聪明的辩护律师的话——"

布雷克斯通皱弯了眉头，"哦，你这么想？"

"基思和斯蒂尔威尔肯定会被宣判无罪的，我想我能让他们不受到惩罚。"

这位看似没精打采的上尉用犹豫和胆怯的语调表现出来的傲慢使这位司法官感到十分困惑。"请告诉我怎么辩护。"

"呃，首先，指控是荒谬的。是在制造一次哗变。实际上不存在使

用武力或暴力或不尊敬上司的问题。马里克非常注意法律依据。他是误用了184条而错误地采取了哗变性质的行动，但是该条款就在那些书里。可能成立的最严重的指控是有损于良好的秩序或纪律的行为——不过，如我讲的，这不关我的事——”

上校对格林沃尔德上尉的看法急转直上了，因为格林沃尔德对指控的批评是他本人早先就注意到的一点。“别忘了你是在看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而不是正式的诉状。我正在起草正式的诉状，而实际上它是反对性质的行为。这是只有一个人的委员会，这儿是扫雷舰的一名舰长，而且我认为在他们派他到‘凯恩号’去进行调查之前他从来未看过《法庭与审判团》这本书。这就是我们这儿的麻烦，我们缺少人手，可利用的人又不懂法律。虽然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了，但你的行动不受限制，相当不受限制，噢，我认为你的任务就是使你自己听候任用——”布雷克斯通按了一下蜂鸣器，用发脾气的手势点燃了一支雪茄烟。查利上尉来到门口。

“有事吗，长官？你好，巴尼——”

“查利，你这儿的这位朋友似乎认为这个案子太简单了什么的。他把一只手绑在身后也能打败你，只是他不想这么做，或不想说出这个意思的话了吧——”

“布雷克斯通上校，很抱歉，我卷进来了，”格林沃尔德说，“杰克问我愿不愿意在法庭上做个帮手——他没有给我讲详细情况——于是我讲我愿意。详细说明空军的优先配给顺序是一项相当乏味的工作。我只是不想为‘凯恩号’的这些人辩护。奎格舰长显然没有疯狂，精神病医生的报告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笨蛋在《海军条例》上看到一段文字便有了主意，于是他们结成团伙起来反抗既刻薄又愚蠢的一艘小舰艇的舰长——许多小舰艇的舰长都是这样的——结果他们自己成了傻瓜，并使一艘军舰不起作用了。我是极优秀的也是身价非常高的律师，可是我不想出力使他们被宣判无罪。如果你——”

“你对获得无罪释放是确实坚信不疑的。”布雷克斯通叼着雪茄烟说。

“他们能逃脱惩罚。”

“我想知道怎么个逃脱法，”查利说，“过去如果我见到一个普通的案子——”

“格林沃尔德上尉，没人能强迫你为这帮家伙辩护，”司法官说，“但是从你的话里可以听出你在原则问题上似乎是相当激进的。我看你已经说服自己要为马里克辩护了。八名军官，包括四名司法专家，已经回避了这个案子。除了你以外，我还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他有免予惩罚的机会。对好律师的第一要求就是对自己的案子有信心。我相信你信奉的原则是最坏的罪犯有权获得最好的辩护是吧？”

格林沃尔德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甲，他那稚气的嘴微张着，两眼有些忧伤。“我会永远滞留在这儿搞这个案子的。要是我得到了医疗康复证明——”

“将来有的是仗要打，可以使你的奖章光彩熠熠。”司法官说。

“你打算同时审理这三个人吗？”

“先是马里克。我们将把基思和斯蒂尔威尔的案子往后推一推，看看再说。至少这就是我向海军将军提的建议。一般他会按我讲的那么做。”

“军事法庭什么时候开庭？”

布雷克斯通望望自己的助手。这位助手说：“长官，如果布莱克利上校能来主持，我想过两周就能开庭。他说他今天下午告诉我。”

“目前‘凯恩号’在哪里？”格林沃尔德问。

“在亨特波因的干船坞里。”查利说。

“在我表态之前我可以出去跟马里克谈谈吗？”

布雷克斯通点点头，“查利，为格林沃尔德上尉提供交通工具。”

“明白，长官。”

格林沃尔德站起身，“我说，我现在就去。”

“巴尼，过10分钟吉普车在大门口接你。”查利说。

“好吧。”飞行员戴上白鸭舌帽。帽子的镶边已经发硬并变成绿色。他看起来像一个在餐桌旁侍候顾客把钱花在买唱片而不是买食品的很穷的大学生。他摆动着有伤疤的大手走了出去。

查利说：“长官，他会接这个案子的。”

“怪人，”司法官说，“看起来那么无用谦卑，但自视甚高。”

“他是个好律师，”助手说，“但是他无法让马里克不受惩罚。”

格林沃尔德上尉看惯了航空母舰。停在干船坞艇座上的“凯恩号”又锈又杂乱，在他看来就像河里的小船。他沿着延伸过船坞深坑的又长又陡的木板铺成的通道走到了这艘扫雷舰上。在主甲板的破碎物料中靠近摩托救生艇的后吊柱的地方他看见一个直径大约为4英尺的锯齿状的大洞，洞是用绳子和四周隔开的。弯弯曲曲的生锈的电缆和管道像内脏一样从大洞的四周伸出来。“我想见马里克上尉。”他对站在一张桌旁的一个圆脸蛋，穿白衬衣的矮个子水兵说。

“他不在这儿，长官。”

“他在哪儿呢？”

“我想是在‘菊花号’上，长官。6号码头他们改装成单身军官宿舍的那条游览船。”

“你们的舰长在哪儿？”

“怀特舰长要6点才回来，长官。”

“什么舰长？怀特？”

“是的，长官。”

“你叫什么名字？”

“额尔班，长官。”

“噢，对了。额尔班。”格林沃尔德上下打量这个将来要成为查利的主要证人的水兵。“奎格舰长在哪儿，额尔班？”

“现在是怀特舰长管这艘舰，长官。”这个信号兵的脸上显出警惕、愠怒的神情。

“你不知道奎格在哪儿吗？”

“长官，奎格舰长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甲板上是个什么洞？”

“我们在林加延湾遭到自杀性攻击。”

“有人受伤吗？”

“没人受伤。飞机反弹起来掉到海里去了。”

“当时谁在指挥军舰？怀特舰长？”

“不是，长官。”额尔班疑虑重重地皱起眉，转身向着通道上的桌子。

“那么，谁在指挥，当时？马里克仍在负责吗？”

额尔班嘟哝着打开了操舵手的航海日志，展示出日志中字迹潦草的记录。格林沃尔德转身走上通道，向“菊花号”走去。

这位律师初次见到马里克时很吃惊。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他对这位副舰长早已形成这样一个清晰的印象：纤弱，瘦削，情绪不安，皮肤

黑黑的，脸上带着知识分子自我满足的神情。实际上他想像的是比尔·佩勒姆，他大学时代一个穿海军制服的夸夸其谈的马克思主义者。眼前这位坐在帆布吊床边上，在一堆乱糟糟的床单和被子中间眨着眼睛，用手掌搓着赤裸的胸膛，身体强健，长着弹头似的脑袋，面容迟钝的军官完全打乱了格林沃尔德对“凯恩号”事件的看法。

“嗯，他们给我指定任何律师都行，”马里克毫无表情地说，“我不认识任何律师。我看这根本毫无任何关系，你可是自找一大堆麻烦——”

“你要向法庭陈述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接替他？”

“我当时认为他疯狂了。”

“你现在还仍然那么认为吗？”

“我不知道我现在怎么想了。”

“你向调查军官讲的那些关于偏执狂的骗人的话是从哪儿来的？”

“从书上看到的。”马里克气冲冲地说。

“噢，请原谅，马里克，你似乎对这种病了解得不多。”

“我从来没说过我懂得很多，天哪，他不问我军舰或台风或舰长的事，却在偏执狂问题上翻来覆去地盘问了我一个小时。对病的事我一窍不通，而且我明白这一点。我使自己成了傻瓜，我当时也知道会把自己弄成傻瓜。而且将来在军事法庭上还会这样。”他瞥了格林沃尔德一眼，他的眉头在深陷的眼睛上方紧皱着，显出困惑和受到伤害的神色。“我跟你这么说吧，同样的一些事情当它们发生在台风当中的时候和你们在6000英里之外的联邦办公大楼谈论它们的时候似乎是完全不同的——”

门开了，基弗走了进来。他穿着崭新的刚熨过的蓝色海军制服，胸兜绶带上别满了战斗星形勋章。袖口上的下面几条黄道已经褪色，上面几道仍黄色闪亮，他肩上背着个小皮包。“史蒂夫，我要休假了，有空去吃午饭吗？”

“没空啊，汤姆——这位是格林沃尔德上尉，这是基弗上尉，我们的火炮指挥官——优先领到飞机票了吗？”

“领到了。在运输部一个干瘪的老淫妇身上颇费了些工夫。我原想得先跟她结婚的。”

马里克酸楚地笑了笑说：“嗯，痛快地玩吧。”

火炮指挥官拍拍小皮包。“认出这个了吗？”

“那部小说？”

“前半部。我要回东部去努力推销。”

“希望你能赚百万美元，伙计。”

基弗看了格林沃尔德一眼，犹豫了一会儿，又回头看着马里克，咧嘴笑着说：“哎，我走了，在羊粪蛋的火光中。”门关了。

“哎，”格林沃尔德端详着自己的鞋尖，没精打采地说，“碰巧我是一个相当好的律师。”

“你必须是个非常好的律师才能使我解脱。”

“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只要这件事一进到联邦办公大楼，我就是有罪的，据我所知，不管你怎么看这件事我都是有罪的。给一个呆子足够的时间，他一定会把事情搞糟的——”

“我饿了，”律师说，“什么地方能搞到吃的，我们也再谈谈？”

“8号码头那边有个自助餐馆——”

“走吧。”

马里克看着律师，耸了耸肩。“好吧。”他说，伸手去取塞在床脚的蓝色海军裤。

“如果你打算承认有罪，”格林沃尔德说，他的声音盖过了餐具和洋铁盘的磕碰声，盖过了在西红柿汤、白菜和人体的混合气味中就餐的海军修船厂数百名工人的谈话声——“那么整个事情就成为形式了。即使这样我认为也不能只是站起来在法庭上公开说‘我承认有罪’。你要跟查利讨价还价。这是一个怪案子，一个一团糟的案子，为了肯定能得到一分，查利可能对你宽大处理——”

副舰长心不在焉地用叉子把炒鸡蛋塞进嘴里，喝了一大口咖啡说：“我不会讨价还价——”

“噢，当然，你的律师为你去说——”

“哎，格林沃尔德，按书上讲的我可能有罪，但是我不想承认有罪。天呐，我没有企图接管这艘舰。我是在努力挽救它。如果我说奎格疯狂了是我的错，那么，那是另一回事，可我是在努力做我认为正确的事呀——”

格林沃尔德点点头，用舌头舔了舔下嘴唇，“没有犯罪意图。”

“对了。没有犯罪意图。”

“嗯，那么就不要承认有罪。使他们不能对你做出一致的判决——你的朋友基弗那时是怎样看奎格舰长的呢？”

副舰长的两眼眯着向侧面看了一眼，“注意，这全是我的责任——必须这样看问题——”

“当时基弗也认为奎格是偏执狂吗？”

“我不知道他当时的想法。让他与这件事脱掉关系吧。”

格林沃尔德玩弄着自己的指甲，“他像我中学时认识的一个同学，名字叫佩勒姆。”

副舰长的脸上流露出愠怒和痛苦的表情，两眼凝视着远方。他喝完了咖啡。“他们这儿光卖些劣等咖啡。”

“瞧，马里克，如果你接受我，我愿意做你的辩护律师。”

马里克点点头，直视律师的眼睛，他皱着的眉头渐渐舒展成羞怯的感激。“嗯，好吧，谢谢，我需要人——”

“那么不想了解我的资历吗？”

“我想一定不错，不然司法官不会派你来的——”

“嗯，无论如何要听我说。当平民时我是个激进的律师。我从学校毕业仅四年的时候每年挣两万元。”格林沃尔德稚气的脸上显出古怪的内心的微笑，仅在眼睛的四周泛出红色，他羞怯地把头偏向一边，看着手中的勺子，他正用它在溢在桌子上的一片咖啡中画圆圈。“不仅如此，我走出学校的第三年，就为40年前被骗离家园的彻罗基人好不容易地从政府弄出了10万元。”

“老天保佑，也许你能使我免受惩罚。”副舰长半信半疑地凝视着格林沃尔德说道。

“我最好再给你讲一件事。我更愿意对你提起公诉而不是为你进行辩护。现在我还不知道你的罪究竟有多大。但是要么你是哗变者，要么你是整个海军中最不愿说话的傻瓜。没有第三种可能。”马里克惊讶地直眨眼睛。“如果你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我们就可以为你写出辩护词。如果因为你非常自豪、高贵以及受过极大的伤害而继续闭着嘴不说话，顺便说一句，那我就回城里去了。”

“你想知道什么？”副舰长停顿了一会儿说，在停顿期间自助餐厅充满了嘈杂声。

“关于你和基弗和基思以及凡是能说明你们是如何使出那愚蠢花招的所有的事情——”

“肯定你说它愚蠢，”马里克大声说，“既然我们都活着来谈这件事，所以大家都说它愚蠢。如果奎格和整个军舰现在都沉入海底了——我想惟一能证实我是正确的方法就是假设我当时没有接替奎格而且船倾覆了，实际上它差一丁点儿就倾覆了。你知道，在那次台风中三艘驱逐舰沉没了——”

“确实是这样，不过大约还有40艘舰艇没沉没，副舰长也没接替舰长啊。”

马里克显得极其惊讶。他拿出一支雪茄烟，一边仔细端详着这支烟一边撕下沙沙作响的玻璃纸。

他真的感到很吃惊。格林沃尔德刺激他使他暴露了自己潜藏的自认为正确的想法，也就是在他正在遭受官方折磨的整个过程中他内心自豪地默默地感到的一点慰藉。由于全神贯注于自己被误解的英雄行为、基弗的背叛以及自己将面临的厄运，副舰长没想到这位律师会这样尖刻地曲解他的观点。“你是哪儿人？”他问道。

格林沃尔德对这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毫不感到意外。“阿尔伯克基人。”

“哦。我原以为也许你是纽约人——不过你的口音不太像纽约人，我是指——”

“嗯，我是犹太人，你是指这个意思吧。”飞行员对着自己的鞋微微一笑地说。

马里克笑出声来，说：“你想知道什么我就告诉你什么。咱们到那边的‘菊花号’去吧。”

他们坐在游船休息室里的皮沙发上。马里克讲述着他们如何确信奎

格已经疯狂的经过，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他终于无话可讲，便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窗外，起重机、烟筒和桅杆林立的发出当啷声的修船厂。律师点着了副舰长早先给他的一支雪茄烟，笨拙地吧嗒了几口，直眨眼。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看过你的朋友基弗的小说吗？"

马里克像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茫然而迷惑地瞧着他。"他从来没给任何人看过。那小说一定长得不得了。他老是把它保存在那个黑色小皮包里。"

"很可能是一部杰作。"

"嗯，汤姆很聪明，谁也逃脱不了那——"

"我很想看看这本小说。我可以肯定它无情地揭露了战争的无意义和浪费，并暴露出军人都是些愚蠢的法西斯主义施虐狂。他们在所有的战役中连吃败仗，葬送了无数相信宿命论的、富于幽默感的、可爱的平民士兵[(1)]的生命。还有许多性爱的情节，当姑娘的内裤被脱下来的时候，乏味的文章也变得有韵律而且优美了。"格林沃尔德看出了马里克困惑不解而又疑难的笑容，便耸了耸肩。"嗯，我能说出他写了些什么，因为写战争的小说已经出版了，虽然战争仍在进行。凡是作者把军人写得十分可怕而把平民写得非常敏锐的小说我都爱看。我知道这些小说是忠实于生活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敏锐的平民。"他吸了一口雪茄烟，厌恶地张开嘴，把烟扔进了装有一半沙子的铜罐子里。"你怎么能抽这种东西呢？——哎，我告诉你，马里克。你那位敏锐的小说家朋友是这个乱子中的反派角色，那也没事，可是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我要他回避这件事。"马里克固执地说。

"我将尽力设法绝不让他站在证人席上。你做的事就是你做的。实际上，你出于错误的，但却是高尚的判断做了这件事比你把一个敏锐的小说家关于精神病的观点当作直接依据更好。他现在正在寻求掩护，这

事——哎，他曾在‘新泽西号’上提醒过你，对吧？他具有一个敏锐小说家的洞察力。在背后大声叱责‘老耶洛斯坦’——顺便说说，这名字取得妙——是一回事，但是他非常非常清楚，到摊牌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后果。”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之后，”马里克像孩子一样请求道，“你还认为奎格没有精神病吗？”

“是的。”

“那就绞死我吧。”马里克紧张不安地说。

“不一定。再告诉我一件事。他们怎么让你继续驾驶这艘舰前往林加延湾的？”

马里克舔湿了嘴唇，目光看着远处。“这事重要吗？”

“你告诉我了我才知道重不重要。”

“嗯。事情非常奇怪。”副舰长又从胸衣兜里掏出一支雪茄烟。“瞧，台风过后我们回到乌里提环礁时，情况相当好，船撞了一个洞，丢失了两三个扫雷器，上层甲板上有些东西被弄弯曲了和撞坏了。但是我们还能操作。我们仍能扫雷。”格林沃尔德伸出一根燃着的火柴，副舰长借着火把雪茄烟吸得通红。“谢谢——我们进入环礁后我立即向那边岸上，向海军准将报告，我想他是塞夫农·法伊夫司令，给他讲了所发生的事情。他非常激动，那天早上就把奎格叫到岸上去了。并叫精神病医生给他作了检查。呃，医生检查的结果——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胖胖的中校，长着古怪的鼻子——医生说他认为奎格一点也不疯狂。说他似乎是头脑正常的军官。说他不是精神病专家而且奎格已经出海四年了，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乘飞机回美国进行一次精神病检查。这位海军准将对我大发雷霆。当医生向他报告时他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他说海军上将要他火速再派些扫雷舰到林加延湾去，因为很多扫雷舰在台风中毁坏了。如果他让‘凯恩号’撤出舰队他会受到诅咒的。于是反复谈了很多

之后他也把奎格叫到了办公室，向他着重讲了海军上将急需扫雷舰的情况。他问奎格是否认为我能指挥‘凯恩号’到林加延湾去。他要他多想海军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感情，而且他说我在到达林加延湾后肯定能得到我应得到的一切。噢，奎格真使我大吃一惊。他既镇静又温和。他说我当他的副手已经11个月，那么长时间的训练他认为即使我有不忠诚和反叛的性格，但他已把我培养起来，完全可以统领一艘军舰了。他推荐我把这艘舰开到林加延湾去。这便是事情的经过。”

格林沃尔德转动着一个被他拧成问号形状的夹纸用的回形针。他把旋转着的回形针扔出了窗外。“奎格现在在哪儿？”

“凤凰城他的家里。这儿的医生让他出院了，说他适合回去任职。目前他在第十二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机构临时任职，坐等军事法庭开庭。”

“他犯了一个错误，推荐你到林加延湾去——从对你处以绞刑的观点来讲。”

“这正是我的看法。你认为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位飞行员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露出了有着一条条伤痕和多层皮肤的手和手腕，光滑的伤痕组织一直延伸到衣袖里。“嗯，也许，正如那位准将对他讲的，他当时考虑的是海军的利益——我要回第十二委员会去了，我要敲敲杰克·查利的脑袋——”

“我们打算申辩什么呢？”副舰长抬起头焦急地看着他的又瘦又高的辩护律师。

“当然不承认有罪。你是真正的伟大的海军英雄。以后再见。”

---

(1)平民士兵，紧急情况时担当军人任务的平民。——译者注

32　威利休假

威利乘坐的飞机正在飞往纽约的途中。布雷克斯通上校劝说通了“凯恩号”的新指挥官让他走。“不管怎么说，开庭之前他有十天的时间，”这位司法官曾在电话里对怀特上尉这么讲。“趁着还能放他走就让这个可怜的乞丐走吧。天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威利请假的理由只有一个。他要回家和梅姑娘断绝关系。

在动荡不安的前几个月里他已逐步改变了对她的看法，认识到他对她的态度，甚至给她写的那些信都是可恶的。他仍然思念她。如果“爱”这个词有意义，如果小说和诗歌对这种感情的描写是准确的，他认为他是爱她的。但是他有一种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直觉，他绝不会背离自己受过的教养去娶她为妻。这是文学中司空见惯的老一套的冲突；而令人沮丧和悲哀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偏偏陷入了这一冲突。不过现在他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受害者是梅姑娘，于是他决定在军事法庭给他的生活带来无法预测的新的转变之前先让她获得自由。目前已不再可能只通过写一封信或保持沉默跟她作个了断了。他必须当面和她谈，承受她可能予以他的任何痛苦和惩罚。他开始履行一项可悲的使命，他简直不忍心去想它。

他试图通过和身边一个秃顶而肥胖的作者对外事务代理人[(1)]攀谈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而，他的邻座是那种一坐飞机就要吃安眠药的人。他费了好一阵时间盘问威利，问他是否亲手杀死过日本人，是否获得过勋章，是否受过伤。但他随后就没兴趣了，开始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来阅读，直至飞机在落基山脉上空颠簸晃动起来。于是他拿出一瓶黄色胶囊，吞服了三粒便倒在椅子上昏昏欲睡了。威利心想要是他带着安眠药就好了。最后他拉上窗帘，把椅背向后一推，闭上两眼，反复地回想起“凯恩号”上那些使人厌恶的事情。

儿童时期做过的一些梦是威利永生难忘的，尤其是这样一个梦，他看见上帝像巨大的玩具跳偶一样从他家草坪的树顶上一跃而起，斜着身子向下凝视着他，在他的记忆里第十二委员会司法局候见室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同梦里的情景一样是虚幻的、令人痛苦的。在他闭着的眼睛的前面，四周都是绿色的墙壁，书架上整齐地摆满了厚厚的棕色和红色封皮的大部头法律书籍；头顶上孤零零的一盏荧光灯闪耀着带蓝色的光；他身边办公桌上装满烟头的烟灰缸散发出陈旧香烟的烟味。所谓的“调查委员会”，也就是一位粗鲁的瘦小的舰长，嗓音既粗糙又带嗤笑味，他的脸就像邮局职员拒不接受没包装好的包裹时表现出的那张讨厌的脸。

这一切和威利原来的想像是那么不同，那么不公正，而且那么快就结束了。尤其是范围那么小又那么令人沮丧。威利曾认为自己是一部宏伟戏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曾独自一人在自己昏暗的房间里，躺在床上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着“‘凯恩号’哗变，‘凯恩号’哗变”，欣赏着说这话时特有的声音效果，并想像着《纽约时报》以此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极力赞扬英勇无畏的马里克和基思的大块文章，他甚至竭力想像出马里克的头像出现在新闻杂志的封面上。他曾经期盼着隔着铺了绿色台布的桌子面对一排海军上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镇定自若地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回想起他做过的那个白日梦使他十分苦恼，他曾自认为是这次哗变的真正的关键人物，罗斯福总统召他去华盛顿到他办公室和他单独谈话时，他说服总统‘凯恩号’事件是个例外，绝不表明海军的士气低落。在罗斯福总统慷慨地答应恢复他的军籍让他任意选择职务时，他甚至打算只简单地回答说：“总统先生，我愿意回到我原来的舰上去。”

在整个林加延湾战役和返回珍珠港的行程中，威利满脑子都是这些纷乱的色彩斑斓的荒唐念头，自杀式攻击发生得非常突然，造成的损坏也很小(在日本飞机撞击之前他甚至没看见它)，这次袭击仅仅起到了增强马里克、威利自己以及“凯恩号”全体军官的形象的作用，使他们都成了头脑冷静的英雄。

到了珍珠港之后随着怀特舰长的到来，这种迷人的景象开始暗淡了。怀特舰长是正规海军的一名英俊聪明的上尉，显然是善于解决麻烦的高手。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马里克就萎缩成低声下气的呆滞的副手了。军官起居舱里冒险的兴奋心情平静下来了，所有的军官的言行又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怀特为人处事严肃、冷静、讲效率，他的做法使人觉得奎格被解职一事似乎从未发生过。从一开头，他就像马里克一样把舰艇管理得很好，立即得到了全体官兵的衷心拥护。威利把这次哗变当作海军后备队的英雄主义战胜精神病研究院的愚蠢的想像已失去了活力，研究院恢复了主导权，成了形势的掌控者。

但是威利仍未料到在旧金山形势会急转直下，他以前从未预见到有关当局会把伟大的“凯恩号”哗变当作一个令人厌烦的并不急迫的法律问题。显然在第十二委员会司法局看来“凯恩号”哗变的事只不过比偷了一卡车猪油的事稍大一点。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军舰仍停在干船坞中，怀特舰长的报告没有任何反应，最后当调查开始时，已经没有海军上将，没有绿色的桌子，没有总统的召唤了。只有一个小个子军官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进行盘问。

威利想知道是不是审理此案的规模缩小了才使他提出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变成了靠不住的、描述得很糟的逸闻趣事。他越讲述这些事实就越让自己而不是奎格丢脸吗？是负责调查的军官怀有敌意吗？他原指望用来谴责奎格的那些事现在似乎反而表明他自己的不忠诚或无能。甚至作为奎格一大罪过的水荒一事他听起来更像是谨慎措施，而水兵们在轮机室偷水用一事却成了由不称职的军官唆使的反叛行为。他无法向调查军官表达清楚的是以前大家所经受过的精神上的痛苦。每当威利谈到酷热难当以及烟筒的烟雾时，负责调查的那位舰长就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最后来上一句：“我肯定你们遭受过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你为何不向指挥官报告偷水用的事呢？”威利明白他应回答说：“因为我认为他是懦夫而且是精神病患者——”，但他嘴里说出的回答却是，“这个吗？呃，其他人谁也没报告，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应该报告。”

威利记得谈完话出来的时候他有一种上吊自杀的可怕的预感；一种十分确切的感觉。不安地度过五天之后威利被召到布雷克斯通上校的办公室。调查报告交到了他的手上。在他开始看报告之前他的手指感觉到这些冷冰冰的印有蓝色线条的纸张十分可怕。他带着在噩梦中挣扎的感觉看到了有关他自己的那些话；就像看医生写的他即将死亡的报告一样：

建议（3）

以谋划哗变的罪名将美国海军后备队尉官（中尉）威利·索德·基思送交最高军事法庭审判。

威利理智地接受了军事法庭即将开庭的残酷现实，但是他的心却像一只睁大闪亮的眼睛环顾四周寻求救助的受惊兔子的心。他知道他仍然是人人喜欢的无辜而又性情好的威利·基思，那个能坐在钢琴前面弹奏出《你若是知道羚羊所知道的》曲子而使大家开心的威利。由于在一次可怕的事件中被军事正义之剑刺中，他的种种美德似乎从他身体里流失了，就像空气从扎穿了的轮胎漏光了一样，他感到自己慢慢瘪下来了，变成了普林斯顿和塔希提俱乐部时期原来的他。多年来没有动过的一个念头现在下意识地小声讲了出来："母亲会帮我脱离困境。"

威利仰卧在倾斜的座椅上，飞机一颠簸紧紧地系在腰间的安全带就会勒着他的腹部，他在脑海里编织着一个可怖的梦幻，他的母亲聘请了全国最好的几位律师为他辩护，军事法庭那些拉长着脸的司法官们被这些坐在他桌子旁边的精明的法律奇才辩驳得不知所措。他编造了一段又一段很长的假证词，看见奎格在一名像托玛斯·伊·杜威辩护律师的严厉诘问下坐立不安。这个阴郁的梦变得越来越怪异，越来越不连贯。梅·温也不知怎么的进来了，显得苍老而冷酷无情，皮肤上长了许多极丑的污斑。威利睡着了。

但是在介于紫色和浅蓝灰色的曙光中，飞机从曼哈顿尖顶大楼的上

方飞过时，威利醒了，当他透过小而圆的窗口向外凝视时，他的心又恢复了活力。纽约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不仅如此，纽约就是伊甸园，是甜蜜的金色的春天里已消失的岛屿，是他和梅·温恋爱的地方。飞机倾斜了，并向下滑翔。金黄而泛白的太阳出现在东面云彩的上方，斜射的光芒照亮了天空。飞机盘旋时威利又看见了曼哈顿，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楼、无线电城，它们细长的塔尖突然升起在仍然笼罩着这个城市的紫色雾气的上方。此时在他心目中出现了夸贾林环礁的海滩、南太平洋一望无际的蓝色水域、塞班岛绿色小山上海岸炮群的一团团橙色烟雾以及在尖厉呼啸的台风中“凯恩号”那猛烈颠簸的、湿透了的驾驶室。在这一瞬间，威利了解了战争。

“晚了半小时。”坐在威利旁边的那个代理商抱怨说，同时急急忙忙地拉上公文包的拉锁。

当威利走出飞机踏上舷梯时，凛冽的寒风使他一激灵，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呼吸时冷气直钻心窝。他早已忘记冬天的空气是什么样了，而刚才从飞机上看时纽约给人一个错觉好像是春天一样。他穿着厚厚的在舰桥上穿的外衣还冷得发抖，于是紧了紧围在脖子上的白色丝围巾，沿舷梯往下走时，呼出的气就变成了雾，威利看见他母亲从候机室的窗户后面兴高采烈地向他招手，他顶着风跑过机场。一时间在有暖气的屋子里他母亲不停地亲吻他拥抱他。“威利，威利，威利！啊，我亲爱的，又感到你近在身边，简直太好了！”

威利首先想到的是“她多苍老啊！”他不能确定这一变化发生在他离家之后呢或在战前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而直到现在他才看出来。她的红头发已经渐渐褪色变成难以言表的泛灰的棕色。“妈妈，你的气色好极了。”

“谢谢你，亲爱的！让我好好看看你——”她抓住他的胳膊，后仰着身子仔细地端详着他，她脸上放射出欣喜的光彩。她对她看到的一切感到既不安又高兴。她儿子经历了海上的巨大变化。这张晒黑的脸，扁平

的面颊，突出的鼻子，又宽又厚的上下颚，已经有点陌生了。当然他是威利，她的威利，她想那稚气的嘴唇的弧形、曲线仍和以前一样。但是——“你长成大人了，威利。”

“还不完全是，妈妈。”她儿子露出倦意的微笑说。

“你看起来真帅啊！你能在家呆多久？”

“我要在星期天早上飞回去。”

她又一次拥抱他。“只有五天！没关系。我要这五天比以前的五年过得更高兴。”

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威利给母亲讲的情况很少。他发现自己像电影中所有善良的守口如瓶的美国人一样，低估了战争的危险，夸大了战斗生活的烦恼。他母亲越催他讲详细一些，他的回答就越含含糊糊。他明白他母亲想让他讲一讲他无数次地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的情况，而他却偏偏坚持说他从未接近过任何真的战斗行动。如今既然已回到平民世界，说真的，威利感到有些失望，在他的参战履历中缺少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厮杀或受伤的记录。他对别人的盘问十分反感。他的正常的想法是着重讲述那些真正的惊险时刻的情景，但是一种朦胧的羞怯感又使他不愿意讲。沉默寡言是一种更奥妙的、颇受人尊敬的吹嘘方式，而威利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当他第一眼见到家时，他曾期望能看到真正的怀旧的烟火。但是汽车拐上了车道，在石子上咯咯地响着开到了大门口，威利只傻呼呼地睁大眼睛看着发黄的草坪和光秃秃的树木。屋里的陈设没有改变，但显得空荡荡的。十分寂寥，而煎火腿的令人愉快的香味盖不过弥漫的樟脑味。屋里的气味与过去大不相同了。他几乎马上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没有雪茄烟雾的痕迹。很久以前这种气味就从窗帘、地毯和家具覆盖材料上排除干净了。

“妈妈，吃饭前我想洗个澡。”

“洗吧，威利，我有好多事要做。”

威利在走廊里拾起一张报纸，当他小跑着上楼时瞧了一眼报纸的标题：麦克阿瑟进军马尼拉。他进到自己的房间，把报纸扔到了一边。他脑子里似乎有个传动装置在换挡，于是以前的他开始平稳地运转起来。他不再感到陌生，没有对比或时间消逝的感觉，看见那些旧书和那台留声机也不特别高兴。他脱下衣服，把海军制服和其他衣服挂在一起。只是淋浴喷头喷出的强劲水流吓了他一跳。他习惯了“凯恩号”军官淋浴室那断断续续流量很小的喷水。这股美妙的充足的流水以及他调节水的冷热的那种轻易程度似乎比家中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更奢侈的享受。在“凯恩号”上是将蒸汽直接通入半封闭的冷水管里将水加热的，调节稍有差错会在几秒钟内把人像蒸煮海鲜食物一样活活烫坏了。威利就不止一次地被一团团滚滚的蒸汽烫得直号叫。

他突发奇想地取出了自己最好的花呢服装，一套在阿伯克朗比和菲奇花了200美元买的漂亮、柔软、棕黄色服装，并且精心挑选了一条粉蓝色的毛料领带，一双有多色菱形花纹的袜子和一件领子用纽扣装饰的白衬衫。裤子太宽松了，上衣使他有种衬垫过多，尺寸过大的感觉。打了两年的黑色领带之后再打这种领带似乎太怪异了，既花哨又带女人气。他在卫生间门背面的落地式大镜子前照了照。一瞬间他自己的脸让他大吃一惊。他部分地意识到他母亲刚才看出的那些变化。他感到不安的是前额线内的头发稀疏了。不过当他仔细地照镜子时看见头发稀疏的程度尚不明显，他还是原来的威利，只是穿着花哨的衣服显得疲惫，不太开心而已。他走下楼，厚重的垫肩让他感到笨拙，不自在。

他饿了。在他母亲高兴地谈论他英俊的长相的同时，他吃了一大盘鸡蛋和腌熏肋条肉，外加几个小面包。“你以前从来不这样喝咖啡。”基思太太说，同时第四次给他杯里斟满咖啡，并以不安和尊重的复杂心情观察着他。

“我现在成了恶魔了。”

“你们这些水兵真可怕。”

“妈妈，咱们去书房吧。”他说，一口喝完了杯里的咖啡。

有一个幽灵在这间棕色的摆满了一排排书的书房里，但是威利抑制住了他内心的敬畏和悲伤的感情。他坐在了他父亲那把红色皮革扶手椅子上，他有意选择了这个神圣位置，不顾他母亲的倦怠、悲哀而又充满爱意的目光。他把哗变的经过告诉了她。她发出几声惊讶之后就沉寂了，让威利独自讲了很长时间。此时厚厚的灰色云团滚动着布满了早晨的天空。挡住了射向室外空旷花床的阳光，室内的光线也变暗了。当威利讲完话，看着母亲的脸时，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一口一口抽着烟。

“哎，你怎么看，妈妈？”

基思太太迟疑了一会儿说：“她怎么——你跟梅讲过这件事吗？”

“梅甚至不知道我在纽约。”他烦躁地说。

“你不打算去看她吗？”

“我想我要见她。”

母亲叹了口气，“嗯，威利，我所能说的是，这个‘老耶洛斯坦’看起来像个可恶的魔鬼，你和那个副舰长完全是无辜的，你做得很好。”

“医生的说法不同。”

“你等着瞧吧。法庭将宣判你们的副舰长无罪的。甚至他们不会审判你。”

他母亲盲目的乐观并未让威利得到安慰。相反，却使他恼怒。“咳，妈妈，不是我责怪你，可是你对海军的情况了解得不多，这是显然的。”

“也许了解得不多，梅的事你决定了吗，威利？”

威利不想回答，可是他既生气又紧张。而讲出哗变的事已经削弱了他的自制力。“噢，这可能使你非常高兴。我确定那样行不通。我已经放弃了。”

母亲微微点了点头。低头看着自己衣服的下摆以掩饰露出的微笑。“那样的话，威利，你为什么还要去看她？不去看她不是更有善意吗？”

“妈妈，我不能就这样扔掉她不管，就像扔下一个跟我过了一夜的妓女一样。”

“威利，你已经学会了一点海军的语言。”

“你不懂海军的语言。”

“我的意思是你会陷入毫无意义的极度痛苦的处境——”

“梅也有权了解她的处境。”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她？”

“如果能够去就今天晚上。我原来想现在就应该给她打个电话——”

基思太太以既令人悲哀又令人觉得有趣的口气说：“你瞧，我还不至于那么愚蠢。我准备明天晚上把全家人叫过来。我事先就想到了今天晚上会被占用的。”

“就是这个晚上。其他四个晚上什么事都没有。”

“亲爱的，如果你以为我为这事感到高兴，那你就错了。我要分担你所有的痛苦——”

“那好，妈妈——”

“威利，将来有一天我会告诉你我没有嫁给另一个男人的所有情况，一个非常英俊的，很有吸引力但是没出息的男人，他仍然活着。”基思太太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晕，两眼望着窗外。

威利站起身，“我想我该打电话了。”

母亲走过来，抱住威利，把头靠在他肩上。威利屈服了。窗外大片的雪花稀稀拉拉地穿过黑色的树枝飘落下来。“亲爱的，别担心军事法庭的事，我会跟劳埃德舅舅谈一谈。他知道怎么办。相信我的话，谁也不会因为你做了一件很好的勇敢的事而惩罚你的。”

威利走进母亲的房间，拿走了床头柜上的电话分机，把它插到自己房间的插座上。他拨通了布朗克斯街那家糖果店的电话。在他等待对方接电话的时候，他用脚一踢把门关上了。“梅·温不在家，”一个带外国口音的女人用单调乏味的粗俗的声音说。“拨63475试试。”

威利拨了这个号码。“早上好，这里是伍德利饭店。”话务员说。

威利对伍德利饭店很熟息：第47街上一家简陋的剧场饭店。“你好，我找梅·温。”

“找温小姐？等一会儿。”接着是几次重复的蜂鸣声，最后，“喂？”但这不是梅姑娘的声音。这声音是男性的。

“我想找梅·温小姐的房间。”威利极不友好地疑虑重重地说。

“这就是梅的房间。你是谁？”

“我的名字叫威利·基思。”

“威利！啊天哪！威利，我是马蒂·鲁宾，伙计你好吗？你在哪儿？”

“我在家。”

“家？哪儿？旧金山？”

“我在长岛。梅在哪儿？”

“她就在这儿。太好了。听着，威利，她事先知道你要来吗？她从没有提过一句——稍等片刻，我去叫她起来——”

过了很长时间。“喂！威利！”

“喂，梅。对不起我把你吵醒了——”

“宝贝儿，别说傻话。我——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威利一直不喜欢娱乐行业喋喋不休的老一套的“宝贝儿”这个称呼，特别是梅这么叫他时使他非常气恼，而且此时此刻更是如此。她的声音又压抑又尖，她刚睡醒时通常都是这样。“大约一个小时以前飞回来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宝贝儿？啊呀——”

“我想给你个惊喜。”

“我吃惊了。我大吃一惊了。”接着是一阵使威利感到非常害怕的沉默。“哎，宝贝儿，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她问道。

“什么时候都行。”

“啊，天哪。亲爱的，你选的日子太糟糕了。我患了流行性感冒或别的该死的病，而且——我们可以一起吃午饭——不，等等，还有别的事——马蒂，我们什么时候灌制那该死的试听唱片？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到那时候才行？——噢，威利，简直一团糟！我还得为这个广播节目灌制唱片——必须在今天——我一直在打瞌睡好保持点精力——马蒂，宝贝儿我们不能取消它吗？——噢，威利，你应该在告诉我——”

“把整个事情都忘掉吧。别生气，”威利说，同时用愤怒的目光看着卫生间门上的镜子中的自己。“也许，明天看你去。”

“不，不，宝贝儿，大约3点我就完事了——什么时候，马蒂？——3点半，威利——咱们在布里尔大楼见面，你能去吗？”

“布里尔大楼是什么，在哪儿？”

“呵，威利。布里尔大楼嘛。见鬼，我老是忘了你不是歌迷。哎，你知道的，里沃利的街对面——那幢灰色大楼——听着，就是索诺—福诺演播室，你能记住吗？索诺—福诺。”

“记住了。3点半。我一定到那儿。你不再上学了？”

“啊。”梅的声音流露出歉意。“这事嘛。恐怕我一直在逃学。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再见。”

“再见，宝贝儿。”

威利使劲扔掉话筒，把桌子上的电话机也稀里哗啦地震落到地板上了。他脱掉身上的平民服装，裹成一堆放在一把椅子上，然后穿上了军服。他有两顶帽子，一顶相当新的帽子和一顶他总是在海上戴的帽子，这顶旧帽子的金边已失去光泽变成了暗绿色。他选用那顶旧帽子，在上面加了个新帽盖，使原已变得暗淡的饰边显得更加黯然失色了。

当威利从地铁出来，走到百老汇大街和第50街的交汇处时，他从飞机上看到的曼哈顿的壮丽景色已不见踪影了。它还是原来的那个又脏又拥挤的老街角：这儿一家雪茄烟店，那儿一个橘子饮料摊，远处还有一个灯光闪烁的放电影的大篷，到处是污垢和倦容满面的来去匆匆的人群，凛冽的寒风打着旋儿，刮起报纸在空中飘飞，卷起街边的干雪像小漏斗一样转着圈。所有这一切，威利太熟悉了，简直是了如指掌。

索诺—福诺演播室的接待室约七英尺见方，塑料板壁，后面有一扇塑料门，屋里有一张绿色的金属制的办公桌和一个长得很丑，肤色像塑料，嘴里嚼着一大块粉色口香糖的接待员。“嗯，你找谁？”

“我找这儿的梅·温。”

“她还没有完事呢，你可以进去，他们在录音。”

威利在屋里惟一的一把黄色椅子上坐了下来，解开了围巾和上衣。

接待员扫视了一遍他的勋章，数了数上面的星星，以令人不安的挑逗的目光斜着眼看了他一眼。威利听见塑料板后面一个男人的声音，“好了。现在咱们要把这个节目排成杰作。”小管弦乐队开始演奏，接着威利便听到了她的歌声：

“不要向我

年轻人——挥手飞吻——”

顿时，“凯恩号”军官起居舱的闷热和简陋、对奎格绝望的憎恨极不和谐地和最初对梅姑娘甜蜜动人的爱混合在一起涌入他的脑海。随着歌唱的继续，一阵巨大的无限的悲哀压倒了他。录完音后马蒂·鲁宾打开门说：“你好，威利！见到你太高兴了！快进来！”

马蒂比以前胖了。他的绿色服装选得没眼光，与他的淡黄的皮肤不匹配，而那带色的眼镜又太厚，镜片后面的眼睛变形成为两个小圆点。他握了握威利的手，“你气色真好，小伙子！”

梅站在麦克风旁边，跟两个穿衬衫的男人谈着话。乐师们正在收拾乐器。演播室是一间零乱地堆放着电线和录音机的空屋子。威利迟疑不决地停在刚进门的地方。“梅，他在这儿！”经纪人叫道。梅转过身向威利跑去，伸出一只胳膊抱住他的脖子，亲了一下他的脸颊。

“我们过一小会儿就离开这儿，亲爱的。”她小声地说。威利背对着门口站着，穿着厚外套感到越来越热了，梅和经纪人及两个穿衬衫的男人谈了十分钟。

“我想喝点饮料，”当他们两人单独坐在楼上林迪那间空房间里的餐桌旁时，梅说道，“然后我想吃早饭。”

“你的作息时间真古怪——那是什么？”当梅将一粒白色的小丸扔进嘴里时他问道。

“阿司匹林。摸摸我的额头。”她身上发烫。威利关心地看着她。她神情憔悴、头发随意地卡在头顶上，眼睛下方有蓝色的阴影。她凄然地带点挑衅地咧嘴一笑。“我是个杂乱无章的人，我知道。你选了个再好不过的时刻从天而降，亲爱的。”

“梅，你应该上床睡觉啊。”

“床是给那些买得起的人的——哎，给我讲讲战争的情况。”

威利反过来询问她的情况。她现在在第52街的一个俱乐部里唱歌，这是她几周来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她父亲病了半年了，由她母亲单独经营的水果店无钱可赚。梅在支撑着这个家。她在市中心一家旅馆包了间房，因为她怕在夜间长时间乘地铁会得肺炎。“我有点吃不消了，威利。上学和在夜总会唱歌毕竟不能同时兼顾啊。往往在来回的路上就睡着了。我在乘地铁时、在课堂上昏倒过——实在可怕呀。”

“你放弃学习了？”

“没有，没有。我缺了很多课，就是这样。我不在乎。我不想成为BK联谊会会员[(2)]。我只想学点知识。咱们讲法语吧。我会讲法语：我姨妈的铅笔在你那儿吗？”

她大笑起来。在威利看来她的眼神似乎有些疯狂，她的表情愚钝。梅喝完了咖啡。“威利，我对我的演唱水平有两点发现。首先我没有多少天才——现在我真的明白了这点——其次大多数其他女歌手更没有天赋。我总能赖以为生——也就是说，直到我成为老丑婆为止。按我目前的发展速度，那就是下个星期二。我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咱们上楼到我房间去。我可以躺在床上和你说话。今天晚上我还得演唱。刚才我对你讲过你比从前要帅三倍吗？现在你看起来不像一个俏小子，而更像一只狼。”

“你好像喜欢俏小子——”

“嗯，更准确地说是像狼一样的俏小子。亲爱的，我想我有点疯疯

癫癫的。每天头一餐饭之前喝马提尼可不是好主意。我必须记住这点，咱们走吧。”

在出租车里她突然亲了亲他的嘴。他闻出了金酒的气味。“我使你非常厌恶吗？”她问道。

“这是什么问题——”

“恶心，俗艳——瞧这身衣服，在所有衣服中我必须穿这种东西——和一个蹩脚的演播室的蹩脚的乐师混在一起——威利，我们是不幸的恋人。我曾经告诉过你我要学会阅读和写作。快到来吧，温馨的夜晚，把我的威利给我。如果他死去，请带走他并把他切成许多小星星，他将使天空的面貌如此美好以致全世界都爱夜晚。亲爱的，你刚才以为我也许和马蒂·鲁宾同居吧？”

威利的脸红了，“一杯马提尼酒引出这么多话？”

“而且我要说，体温升至38.8度。等我们到家时量体温查看查看。不过，说真的，我不把这事当作非常好的运气。你绕了半个地球回家来给我打电话，结果是个男人接的电话。不幸的电话啊。即使是莎士比亚接电话，你也会把电话挂了。”

出租车在街角来了个急转弯，她靠在了他身上。她头发的气味和过去一样：芳香，激动人心。他的一只胳膊紧紧地搂住她。她的身体比以前瘦了。她说：“亲爱的，告诉‘凯恩号’所有的小尉官不要惊吓他们的姑娘。告诉他们可以给自己的姑娘多多地发出警告，这样她们就会把男人从她们的住房里轰出去，好好地休息一个礼拜，到美容院去，或者好好研究她们的数也数不清的愚蠢的小花招。我对你的战斗勋章印象特别深，威利。你从未受过伤，对吧，亲爱的？”

“甚至没接近——”

“你知道什么事吗？我现在有个奴隶。真正的奴隶。名字叫马蒂·鲁宾。他竟然从来没听说过《解放宣言》。看见大学教育的优越性了吧！

答应我，不要告诉他是林肯解放了奴隶。汤姆·鲁宾大叔。我想没有他我早就死了，或者被送进平民院，有几对父母。哇！这么快就到家了？”

她的住处是地下室昏暗的采光井上边一间破旧的小屋。屋里的床单、地毯和椅子都破旧得露出了灰线头，天花板吊着一片片剥落的漆。她关上门，热烈地吻他。“你穿着外套跟熊一样肥大。这个房间，三美元租金，不坏吧？是对马蒂的特别照顾，他们又让给了我。很抱歉，没有洗澡间。下面门厅里有。好了，咱们先量量体温怎么样。也许我不必上床躺着。给你，看看我的成名簿。”当威利一页一页地翻着剪贴簿时梅嘴里衔着体温表，滑稽地看着他。剪贴簿里全是一段一段的剪报。有一页上是一长篇言过其实的从纽约每日新闻剪下的报道，文章的上方成弧形贴着一些金色的五星，还附有一张梅的照片。文章的标题是：梅·温——对黛娜·肖尔的最新威胁。

“我不愿意告诉你为了这篇报道我不得不做的那些事情。”梅咬着体温表通过牙缝说道。接着又说，“然而，从你的表情看，不是你想的那些事。”威利急忙调动面部肌肉改变了表情。“嗯，现在让我们看看。”梅举起体温表对着窗户。“啊，一点不高了。只有38.4度。咱们到中央公园骑马去。”

“你上床去。我去请医生——”

“噢，亲爱的，别到处乱跑了，去烧几壶水，把整个胳膊肘好好洗洗。我已经看过医生了。他要我休息，吃点阿司匹林。问题是，你怎么安排的？你什么时候必须回家到你母亲身旁去？”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威利的声音听起来像受到了侮辱似的。

“哦？那太好了！”她走到他跟前，两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那么我躺下行吗？我们可以像以前那样好好谈谈——今天晚上我会是光艳照人，特别美丽的。”

“当然啦。”

“嗯，那么，你向窗外瞧一会儿。景色美极了。”威利听从了。三英尺外通风井对面的窗台上有两瓶牛奶、一个西红柿和一包黄油，四周围着许多山脊形的小雪堆。砖墙被污垢弄成了黑色。他听见身后一阵急促娇柔的窸窸窣窣的响声。

“好了，亲爱的。过来坐在我身边。”梅的衣服和袜子散乱地搭在椅子上，她穿着一件粗糙的灰色浴衣，盖着被子，撑着身子坐在床上。她懒洋洋地微笑着说：“赫蒂拉马尔，为这诱人的场景一切准备完毕。”

“亲爱的，”威利说着，坐下来握着她那只冰冷的手，“很抱歉，我在这么糟糕的时候来——对不起，我事先没有告诉你——”

“威利，感到抱歉的是我。只不过已经这样了，没法补救了。”她把他的手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最亲爱的，我知道你一定是这样想像的，我在家里温暖的、桃红色的封闭状态中给你写信，千百次地看你写来的信，要不然就处于心灰意冷的状态。但那不是实情。父亲得了胸膜炎，袜子穿破了，我得艰难地积攒些钱，男人向我调情——对此我甚至不能太反感，因为这证明我仍然还有作交易的资本——但是我真的一直是个相当好的姑娘。”她抬起头带着羞涩和疲惫的目光看着他。“我甚至在年中考试中平均得了B减。文学课得了A。”

“瞧，你为什么不睡觉？刚才试演你累坏了——”

“那是个失败——因为等你来，我甚至不能两眼直视——”

“今晚你还得演出吗？”

“是啊，亲爱的。除了礼拜一，每天晚上都演出，合同规定的——如果妈妈、爸爸和梅要吃饭的话——好多姑娘拼了命想取而代之——”

“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有困难？我有钱——”

梅的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她用劲地压着他的手掌，“威利，我

不要施舍——也许我做得有些过分，试图掩盖起来不要显得很卑下。我在经济上和其他各方面都很好——我只是得了讨厌的感冒，明白吗——难道你从来没得过感冒？”她开始哭起来，把他的手贴在她的眼睛上。一滴滴的热泪从他的指间落下。他紧紧地搂着她，吻着她的头发。“也许我最好睡会儿。如果我下贱到突然装作流泪的话，那我真的是筋疲力尽了。”她说，声音低沉而冷冰，她的两眼藏在他的手里。随后她抬起头破涕为笑地看着他。“你想看什么书？《特罗勒斯与克雷西德》？特里维廉的《英格兰史》？它们都在桌子上的那堆书里——”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睡觉吧。”

“你为什么不出去看场电影呢？那比坐在这个耗子洞里听我打呼噜好多了——”

“我就呆在这儿。”他吻她。

她说：“这就错了。天知道你会染上什么瘟疫的。”

“睡觉吧。”

“有时候回家。一个泪汪汪的，醉醺醺的，跟你闲聊的情人，在大麻烟蒂的陷阱中昏倒在你身上——”梅钻进被窝里，闭上眼睛，喃喃地说，“我有迅速恢复的惊人的力量。7点半叫醒我。也许你必须把床推翻才能叫醒我。我会让你吃一惊——就假装我们在7点半初次会面——”她很快就睡着了，她的深红色头发散乱地铺展在白色的枕头上。威利久久地看着她那苍白的被口红弄脏了的脸。然后他拿起《特罗勒斯与克雷西德》，随意翻到一页开始看起来。但是当他在这一页的中央看到一段谈恋爱的话时，他的心思混乱了。

现在他完全确定要和梅分手了。再次见到她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他肯定这么做是对的。他尽量如实地将自己评价为一个平庸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并不以此为荣。他的抱负只是在一所体面的大学里当一个体面的教授。他要追求的是那种用钱买来的好东西装饰起来的生活，

这是指他母亲的或他妻子的钱，而不是他自己在大学挣的钱。他模模糊糊地想着将来要娶一个和他自己一类的妻子，性情平和、温柔，既漂亮又有教养，具有名门望族的一切细小优点的举止。梅·温很聪明，是的，有无比的吸引力，也许，不过不是在眼下这一时刻。她也粗俗，厚颜无耻，按娱乐业的方式打扮得太妖艳，从一开始她就让他随意摆弄，有些粗鄙；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太粗糙了不适合做他将来的妻子。而且她是天主教徒。虽然梅说要放弃她的信仰，但是威利不相信她。威利倾向于大家普遍的看法，天主教徒从来不彻底地放弃他们的宗教，他们会突然完全回归天主教。威利非常不愿意让这种烦心的事打乱自己以及他子孙的生活。

如果威利回来看到的是一个洋洋的、得意的、绚丽多姿的姑娘，一部轰动一时的喜歌剧的明星，上述一切是否会一扫而光不复存在呢，那就很难说了。眼下威利却在一家肮脏的旅馆的一间简陋的房间里坐在梅的床边，而梅又疾病缠身，邋里邋遢，不名一文。那些中学教科书似乎使梅更加令人哀怜而不是更令人喜爱。她曾经做过一些努力去改变自己以便更多地讨得他的喜欢，可惜都失败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梅正张着嘴熟睡着，她的呼吸急促，没有规律而且还发出鼾声。灰色的浴衣拉开了，露出了胸脯。威利看着感到很不舒服。他将被单拉到她的下巴那儿，随后坐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

“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地方？”当出租车在格罗托俱乐部门前停下时威利问道。“塔希提在哪儿？黄门在哪儿？这个地方不是——”

“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黄门，”梅说，“塔希提已经没有了。那个中餐馆就是以前的塔希提。这条偏僻街道上的东西都长久不了。”

“丹尼斯先生怎么样？”

“死了。”梅说着，跨出车门，站在带着灰尘的刺骨的晚风中。

刚才吃晚饭的整个过程中梅一直是抑郁的、懒洋洋的。当她穿过更衣室的帘子从威利眼前消失的时候，也是懒洋洋地向他挥挥手。可是半小时之后她出来唱歌时，威利惊愕了。她面目一新，容光焕发。在两道狭窄的纸型岩石墙之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一些阴暗的灰色鱼缸的地下室里，烟雾弥漫，挤满了顾客，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每听完一首歌便热烈地鼓掌。梅以熠熠生辉的目光和纯真的少女的微笑对掌声表示答谢，然后提起绿色的长裙，迈着体操运动员有弹性的步子迅速地走下小小的舞台。

“她唱得怎么样？”他听到身边的鲁宾说。鲁宾中场时才到，挤在一张很小的桌子后面靠墙根的座位上挨着威利坐下来。

“嗯，你应该知道，威利，必须继续演唱。她是职业歌手。顾客不会为梅感冒了而少付啤酒钱的。”

梅脖子上围着黄色的纱巾，身上披着黑色的天鹅绒夹克向他们的桌子走来，鲁宾起身吻了吻她的脸颊，“宝贝儿，也许你应该更经常地患感冒。今天晚上你真的卖力了。”

“我感觉还好——你觉得我唱得更好些了吗，威利？”

“你唱得好极了，梅——”

“别奉承了，我知道你没讲实话——马蒂，你偷偷躲到哪儿去了？”

“我还有别的顾客。威利，演完两点那场演出后让她睡觉。”

威利在那又小又硬的座位上坐了5个小时，或者同梅交谈，或者听她唱歌。顾客来来去去，但是离开的顾客似乎总是在门口把他们的面具给新来的顾客戴上，所以他们看起来都一样。室内的空气变得更污浊了，人声更嘈杂了，鱼缸里的鱼都沉到了缸底，一动不动地躺着，在黏液中张着嘴，转动着眼珠。对威利而言夜总会的这种环境已失去了一切魅力。威利感到在那种发霉味的虚幻的环境中谋生甚至是比永远随“凯恩号”在海上行驶更悲惨的命运。虽然威利喜欢讲些奎格的故事使梅笑

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他没有把哗变的事告诉她。梅的病体令人惊讶地很快恢复了。她的举止欢快活泼，在阴暗的地下室，经过化妆后她是那么的乐观健康，但是下午的时候威利曾被她病病歪歪的样子吓住了，不敢随意动她。傍晚是在有节制的、心情愉快但相互回避的喋喋不休中度过的。梅接受了他说话的口气，也用同样的口气跟他说话。

他们回到旅馆走进她那肮脏的房间时，已经是2点45了。威利直想打哈欠，眼睛感到难受。他们没说一句话，脱掉了外衣，躺在床上，如饥似渴地疯狂地亲吻了好几分钟。威利的嘴唇感受到她的前额和双手有些发烫，但是他不顾一切地继续吻她。最后两人同时一愣，亲吻的动作慢下来，停止了。梅直视着威利的脸，两眼在地板灯昏暗的灯光中闪闪发亮。

“威利，我们的关系已经完结了，对吧？”

这是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威利不必回答，答案写在他痛苦的脸上。梅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跟往常一样，你是对的。我是个下流坯。咱们停止吧。”

“别停。很不幸，我仍然喜欢吻你。”她又吻他好多次。但是刚说过的话已经夺走了一时的柔情蜜意。他们从床上坐起来，威利向扶手椅走去。“要是我没患感冒就好了。”梅悲伤地说。

“梅！梅！今天下午没什么两样——只是我这种人——”

“亲爱的，你不明白。区别可大了。谁也不喜欢病秧子。不过，一切都过去了。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你写的那些信太糟糕了——”

“我能说什么呢，梅？你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姑娘——”

“够奇怪的，那是实话。对你来说，我是最好的姑娘。只可惜你太年轻，或者你太爱你母亲，或者什么的。”她站起身，心不在焉地拉开了衣服的拉锁，走到壁橱前，换上了浴衣，没费心思去隐藏自己，在她

的衣服慢慢滑落的一瞬间威利看见她那白嫩的身体时感到非常痛苦。他像需要呼吸一样想把她抱在怀里，而他心里明白现在是绝对不可能了。她面对着他，两手插在浴衣的兜儿里。由于两人的关系不确定而感到痛苦，他的眼睛和嘴有些颤抖。“我看一切都十分确定了？”

“是的，梅。”

“你不爱我？”

“梅，一切都搞乱了，糟糕透了。说什么也无补于事了——”

“也许吧，但是在我善罢甘休之前，我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如果你不爱我，当然，那就罢了。你吻我似乎就是你爱我。解释这点吧。”

威利不能说他爱梅的嘴，但还没爱到能拽着她和他共度一生的程度——其实这本是应该讲的最简单的话。“梅，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它只是一个字。你将永远是我理想的形象。这是事实。但除此之外，生活还包含更多的东西。我想我们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不是因为你身上的缺点什么。就叫我势利的道学先生好了，让事情就这样了结吧。我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一切过错都是我的过错——”

“是因为我穷，或者我愚蠢，或者我是天主教徒，或别的什么？你能说出来吗？这样我心里明白。”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摆脱这种特殊的严厉盘问。威利看着地板，一声不吭，时间在沉默中一秒一秒地过去。每过一秒，难言的羞愧和尴尬就在他身上戳破一道伤口，而他的自尊就从这些伤口中涌流而出。最后梅以一种并不怨恨，但却有些颤抖的语气说道：“哎，好吧，威利。不管怎么说，这一定使你如释重负了。”她打开油漆剥落的肮脏的衣橱中的一个抽屉，拿出一个药瓶和一盒药丸。“我自己到下面门厅的医生那儿走一趟。我去的时间不会长。想等我吗？”

“梅——”

“亲爱的，别那么悲痛欲绝的。这不是世界大地震。我们两人都会活下去的。”

威利不知道如何是好，便拿起《特罗勒斯与克雷西德》看了几页。当梅进屋的时候，他有罪似的突然跳起来，把书放在一边。她的眼睛红红的，脸上化的妆已经擦掉，脸色很苍白。她微微一笑。“继续看吧，亲爱的。给我支烟吧。我整整一天没敢抽烟，怕把嗓子弄哑了。”她拿起一个烟灰缸放在床上，叹了一口气仰靠在软垫上。“啊，烟的味道好极了，顺便说说，体温下降了，37.7度稍高一点儿。没有比夜总会的空气更让人不舒服的了——战争结束后你打算干什么，威利？回去弹钢琴？”

“我不想回去了。”

“你不应该回去。我认为你应该去教书。”

“会教书的人，去教书；不会教书的人，也去教书——嗯？”

“没有教师世界就更无法存在。似乎你正适合教书。我可以想像你在一个大学城里，过着美好的平静的生活，一年又一年地忠实地宣扬狄更斯——”

“听起来很有英雄气概，是吗？”

“威利，亲爱的，每个人都做他做得最好的事情。你以前说服了我要多看书。那是相当大的成就。”

“嗯，梅，我已经考虑过这件事了。那样的话我得回学校再念一年书——”

“你妈妈肯定会资助你学完这一年的，对吧？——尤其是现在。”梅像野兽一样打了个哈欠。“对不起，亲爱的——”

威利站了起来。“我不怪你讨厌我——你一定非常——”

“哦，坐下吧。我没讨厌你，我没生你的气。”她用手挡住嘴又打了

个哈欠，笑了。“难道不好笑吗？我应该嚎啕大哭，乱撕头发才是？我的精力一定全耗光了。威利，我对这种想法已经相当习惯了，真的。在旧金山——我是说，在约塞米蒂，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但是你和你母亲谈过话并送我回家之后，我就不抱希望了。然而有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对我没有伤害——”

“梅——我知道约塞米蒂对你——对我影响有多大——”

“好了，亲爱的，我提起这些话不是要折磨你的心灵。我们两人都是好意。我想，刚才我是试图使你陷入困境。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必须学些心理学课程来了解自己——”

“我母亲并不恨你，梅——那不是她的做法——”

“我心爱的人，威利，”梅以稍带疲惫和尖锐的口气说，“你母亲对我的看法我了解得非常非常清楚，咱们别谈这个了。”

他们又谈了一些，但谈得不多。她陪着他一起走到门口，深情地吻着他。“你同以前一样非常非常好看。”她低声说。

“梅，我明天给你打电话，多保重。”他按响了电梯铃。她站在门口看着他。当一个穿衬衫的黑人打开电梯门时，她突然说道：“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肯定能。我明天再跟你谈。晚安。”

“再见，威利。”

第二天他没给她打电话，又过一天也没打，再过一天仍然没打。他跟母亲一起去看日戏，跟母亲去吃饭，晚上又跟母亲去看演出，跟母亲去走亲戚。当基思太太催促他自己出门时，他竟闷闷不乐地拒绝出门去。一天下午，他去了哥伦比亚，独自穿过弗纳尔德楼。一脸稚气的穿着咔叽布制服的海军军官学校学员们不停地向他敬礼，开始他很得意，后来就感到抑郁了。休息厅没有什么变化。这儿是那张皮制长沙发，他

曾坐在上面向他父亲讲述他记了48次过的事情；那儿是公用电话间，他在里面给梅打过一百次电话——总是这样，外面是没耐心的军校学员不时地敲着门，里面是一个剪着海军头的小学员对着话筒低声哼唱着，咯咯地笑着。静止的逝去的时光悬在空中。威利急急忙忙走出大楼——刚下午3点左右，阴天，有风，他母亲在两三个小时内到不了餐馆——于是他走进了百老汇大街一家昏暗、简陋、空无一人的酒吧，很快喝完了四杯威士忌加苏打水，仅仅使他稍稍有点眩晕。

他舅舅劳埃德要在第21街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劳埃德当平民时是个银行家，现在是陆军公共信息部门的上校，他喜欢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炮兵服役时的经历。他对哗变的事态度非常严厉。他花了很长时间给威利讲述一些事情，证明他在炮兵时碰到过比奎格坏得多的指挥官，而他自己的行为始终表现出真正的军人的忍耐和忠诚。很明显他不赞同威利的做法，并且认为威利的问题很严重，很麻烦。基思太太一定要他答应帮帮她儿子，可是劳埃德舅舅只说他会同他海军中的朋友谈谈，看看最好的法律程序是什么。

“威利，也许他们根本不会军法审判你，”他说，“如果另外那个同伙，马里克这个同伙，能被宣判无罪，我想这事就可以了结了。我希望现在你已经吸取教训了。战争可不是品那汤色粉红的茶。如果你不能是好是歹一起承受，那么，你对处于危急关头的国家是毫无价值的。”说完这一席话后他就离开餐馆回华盛顿了。他在那里的肖姆有一套房间。

星期六晚上，威利在房间里穿礼服准备去听歌剧。他无意中看了看手表，知道再过12小时他将乘飞机回到“凯恩号”和军事法庭上。他伸出一只像留声机唱头一样僵硬的胳膊在周围晃动了晃动，拿起了电话。他拨通了伍德利旅馆。

“梅吗？你好吗？我是威利。”

“喂，亲爱的！我以为你不会来电话了——”

“你的感冒好些了吗？”

“全好了。我身体状况很好。”

“明天早上我要回部队了。我想跟你谈谈。”

“晚上我要演出。威利——”

“我可以去俱乐部吗？”

“当然可以。”

“大约午夜的时候。”

“行。”

以前威利不可能觉得《唐·乔凡尼》冗长乏味。这部歌剧永远是音乐的仙境，在那里时间停止了，整个世界都溶化入了纯洁的美之中。今天晚上他却感到莱波雷洛是个粗俗的小丑，那个男中音歌手是个嗓子沙哑的老人，泽莉娜是个只会尖叫的业余演员，整个情节令人生厌。在他喜欢的咏叹调唱到一半时他瞪大眼睛看了看手表。终于演出结束了。“妈妈，”当他们走出休息厅来到满是雪泥的街道上时，威利说，“我一个人再在城里转一会儿行吗？回家后再去见你。”

她的脸色表明她心里非常明白，而且非常担心。“威利——我们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不会晚的，妈妈。”如果她反对，威利感到他会把她硬塞进出租车里。她一定看出来了，因为她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亲爱的，玩个痛快吧。”

威利走进格罗托俱乐部时，梅正在演唱。他站在吧台旁边，看着四周一张张转向歌唱者并洋溢着赞赏之情的男人的脸，心里充满了苦涩。演出结束后找不到坐的地方，梅拉着威利的手领着他到了她的更衣间。这间闷热的橱柜似的房间里明亮的灯光刺得威利直眨眼。他斜靠在化妆

台上。梅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着他，眼神中洋溢着一种深不可测的、温柔的内在魅力，和她殷红的脸庞、白皙的双肩以及从紧身演出服上方半露出的丰满的胸脯是截然不同的。

“上次有件事我没跟你讲，”威利说，“我想知道你的看法。”他向梅详细地讲述了哗变和调查的情况。使人感到他在忏悔似的，他越讲越起劲。梅静静地听着。“你要我说什么，威利？”他讲完后梅问道。

“我不知道，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做？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今天晚上来就为这个？就为了给我讲这件事？”

“我想让你了解这件事。”

“威利，我对海军了解不多。但是我似乎觉得你不必做任何事情。海军是一个相当精明的机构。他们不会因为你们挽救了自己的舰艇反而宣告你们有罪。充其量，你们是出于好意犯了判断性的错误。那不是犯罪——”

“那时是哗变，梅——”

“呵，见鬼。你以为你算老几，弗莱彻·克里斯琴？你们给奎格戴镣铐了，把他放在小艇上在海上漂流？你们拔出刀枪威胁他啦？我认为他疯狂了，不管医生说什么——古怪极了。威利，亲爱的，你不可能哗变——甚至连你的母亲都不敢违抗，更不用说一艘军舰的舰长了——”

他们两人都小声地笑了。虽然梅的判断性意见和威利的母亲一样，但是它使威利感到有了希望并且很开心，而他母亲的意见似乎是感情用事并且有些愚蠢。“很好，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的痛苦压在你的身上——谢谢——”

“你什么时候动身。”

“早晨7点钟。”

梅站起身，拉上了门栓。“世界上最嘈杂的音乐人在这儿演出。”她走到威利跟前，伸出胳膊搂住他。他们相互长时间的，盲目地，狂野地吻着。“好了，”梅说，推开了他的胳膊。“在今后的一生中都要记住这次吻呀。你得走啦。我发现有你在我身边使我很伤心。”她开了门，威利走了出去，穿过推推搡搡跳舞的人群来到街上。

他仍然丝毫不明白他为什么真的到这儿来了。他责怪自己竟然将迟来的欲火粗鄙地伪装成需要听取意见。他无法认识到凡是丈夫有要事和妻子商量时都有这种冲动。

第二天威利乘坐的飞机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准时起飞了。在飞机升空的时候，他的母亲在游客通行道上炫耀地向他挥着手。威利俯瞰着曼哈顿的大楼，想找到伍德利旅馆，但是它已消失在市中心区昏暗的建筑群中了。

---

(1)作者对外事务代理人，替作者与出版商联系出版、销售、翻译等事宜，从中收取佣金。——译者注

(2)美国大学优秀生和毕业生的荣誉组织，成立于1776年。——译者注

33　军事法庭——第一天

《海军法庭与审判团》一书开头第一章就令人沮丧，标题为“指控与说明”。全书只有123页，还不到一本25美分的侦探小说的一半长。而在这不大的篇幅中“海军”一书论述了军人可能犯的各种最严重的过错、不道德行为、愚蠢行为和罪行。该书从发动哗变讲起，最后以非法使用蒸馏装置结束。中间讲述了通奸、谋杀、强奸和残害等该受诅咒的罪行，也讲了像公开展示猥亵照片等令人作呕的小过失。这是一些令人悲伤的、厌烦的、可怖的章节，其如实的、系统的讲述语气更加强了这种感受。

然而，该书的罪行一览表中没有关于史蒂夫·马里克上尉那种独特罪行的指控或说明的规定。布雷克斯通上校很快察觉到，虽然这一事件很像哗变，但是马里克援用184条款及随后采取的合法行动又不可能将其定为哗变罪。这是一种最奇特的朦胧的状况。最后他确定为对罕见的或复杂的罪行的包涵甚广的指控，“有损于良好秩序及纪律的行为”，于是十分小心地拟就了以下案情说明：

> 据查，美国海军后备队史蒂夫·马里克上尉于1944年12月18日当日或前后，在美国海军“凯恩号”军舰上，任性地、未经上级许可、没有正当理由地确曾解除了该舰正式任命的指挥官，当时正在合法行使其指挥权的美国海军少校菲利普·弗朗西斯·奎格的指挥官职务。当时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

军事检察官查利上尉认为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证实上述说明的内容。查利是个办事认真的、聪明的、年轻的军官，是在战争期间临时提升的高级军官。他在旧金山那段时期，海军里有一股小小的犯罪暗流。在海上服役数年后他请求转到司法部门工作，因为他希望和他美丽的妻子，

一位摄影模特生活在一起，而当他的请求得到批准后他却感到有点难为情了。因此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而且真诚地把给马里克定罪作为他个人当前的作战目标。

查利估计这次起诉是一个初步证据确凿的案件。他知道哗变的指控是很难证实的。但是在他看来，布雷克斯通上校措词温和的案情说明是对明摆着的事实的明明白白的描述。被告无法抵赖所发生的事件，而且马里克在讲述此事件的航海日志上签了字。关键的词是“未经上级许可和没有正当理由”。为了证实其真实性，查利必须证明奎格现在不是而且以前也从来不是疯子。他已经拿到了驻守在乌里提环礁的韦兰舰长的作证书，这位舰长在哗变发生后立即找“凯恩舰”舰长谈过话。旧金山医院的三位精神病医生对奎格进行了数周的检查，他们随时准备出庭作证，证明奎格是心智健全的、正常的、有才智的人。在调查的时候，“凯恩号”有20名军士长和士兵坚称他们从未看见奎格做过任何荒唐的或有问题的事情。除了这次哗变的两个同伙人基思和斯蒂尔威尔之外，没有一个军官或士兵说过对舰长不利的话。查利已做好安排让几名体面的水兵和军士长出面重复他们的证词。

与这一强大阵势抗衡的只有马里克的所谓医学日志。调查委员会当初就不受理此日志，把它当作“一大堆鸡毛蒜皮的牢骚话”，说它反而证明了马里克长期以来潜在的叛逆之心。查利确信法庭会有同样的看法。凡是从低级尉官升上来的军官都曾在不同的时候在一个暴虐的、怪癖的上司的手下服过役。这只是军旅生涯中的一种危险而已。查利喜欢讲一些比马里克航海日志中的事更有趣的轶闻。

这位军事检察官知道格林沃尔德仅有一个好的攻击点：犯罪意图的问题。他预见到对方会能言善辩地指出，尽管马里克对奎格的诊断完全错了，但他是为海军的利益采取行动的。查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驳倒这种似是而非的硬说马里克无罪的诡辩。

查利还这样推理，马里克不顾海军的优良传统，竟然根据大错特错

的判断使出了厚颜无耻的哗变的伎俩罢免了指挥官。事实本身表明他已犯了“有损于良好秩序及纪律的行为”这一罪行。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如果马里克开创的这个先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势必危及整个海军的指挥系统！凡是让其副手觉得有些古怪的指挥官都会有被草率解职的危险。查利确信，由军官组成的法庭，尤其是以严厉的、严格执行纪律的布莱克利上校为首的法庭会明白这一观点的，因此，查利料想将迅速击败巴尼·格林沃尔德，取得满意的战果。

他对案件的估计是无懈可击的。他只是在猜测格林沃尔德可能采取什么策略这一点上犯了错误。

上午11点左右威利·基思回到了“菊花号”上。他把提包往房间一放便去其他房间找“凯恩号”的军官，但只看到弄得乱七八糟的空床，然后他隐约听到从淋浴室传出的吼叫声：

“给我讲一讲爱情

告诉我一些温柔的事——”

而且他知道基弗已经归队了。他看见小说家穿着木屐，站在镜子前擦干净身上的水。“‘我爱你——啊——’威利，你这个老狄更斯迷！你好，伙计？”

他们握了握手。基弗晒黑的身体骨瘦如柴，脸也变长了，好像一个星期没吃饭了，但是他很愉快，两只大眼睛闪着奇异的光芒。

“人都到哪儿去了，汤姆？”

“四处都是。今天军舰要离开干船坞，所以大多数人都到舰上去了。史蒂夫跟他的辩护律师在外面什么地方——”

“他找谁当律师？”

“航母上的某个上尉。以前当过律师。”

“是个好律师吗？”

“难说。史蒂夫好像挺喜欢他。那种说话含糊，走路笨拙的家伙——像是从地狱逃出来的，威利。你知道你的好伙计斯蒂尔威尔的情况吗？他神经错乱了。”基弗把毛巾甩到肩上，轻快地来回拉动着。

“什么？”

“诊断是急性忧郁症。他住进了上面的基地医院。他在舰上的时候就有点滑稽，你知道的——”

威利清楚地记得斯蒂尔威尔那沉思的、土色的、痛苦的脸。在返航的途中这个水兵因为头痛目眩曾两次要求把他从舵轮上换下来，“出什么事了，汤姆？”

“嗯，当时我不在这儿。据说他老躺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天，既不答话，又不起来吃饭。他说他头痛。最后他们把他抬到医院去了。他全身无力，还发出难闻的臭味，贝利森说——”威利惊恐地皱着眉。“嗯，这很可能，威利。看他一眼你就知道他是急火攻心了。没受过教育，被奎格嘲弄了一年，心情混乱，尤其悬在他头上的最高军事法庭——随便说一句，那不再是哗变了。那是另一类事情——有香烟吗？——谢谢。”

基弗把毛巾围在腰上，喋喋不休地出来向交谊厅走去，吐出一团灰色的烟雾。威利跟随其后，急切地问道：“你说的哗变是怎么回事？”

“史蒂夫将根据‘有损于良好秩序和纪律的行为’的指控而受审。我刚才讲了干瘪舰长昏了头，建议以哗变罪进行审判。我仍然认为你们几个家伙用不着担心，司法官都明白他们摊上个很成问题的案子——”

“斯蒂尔威尔怎么样？他会出庭，或什么的？”

“威利，这家伙是个植物人。他们将对他进行电震疗法，我听说

——你假期过得怎么样？你和那姑娘结婚了吗？”

“没有。”

“我过了个很好的假期，”小说家说，穿上了白色的内裤。“我想我已经把我的小说卖出去了。”

“嘿，汤姆！你发了！哪家出版社？”

“查普曼出版社。什么都没签呢。不过看起来事成了——”

“啊呀，还没有最后办完，是吧？”

“他们看了二十章和概要。我把它给头几家出版社看了。”这位火炮指挥官漫不经心地说，然而脸上却流露出得意的神色。威利瞪圆了两眼打量着他。基弗书桌上那不断增高的一摞黄色手稿毕竟曾经是一则笑话。在威利看来，小说家都是些神话般的人物——像已去世的文学巨匠萨克雷，或者像孤高的才华横溢的、富有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和托马斯·曼。

“他们——他们将给你一大笔预付款吗，汤姆？”

“嗯，我刚才说了，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如果一切办妥了，500或1000美元吧。”威利吹了声口哨。“不算多，”基弗说，“可是对第一本尚未完成的小说来说，嗯——”

“太好了，汤姆，太好了！我希望它成为一本大部头的最畅销的书！它也一定会的。我早就跟你讲过我要第一百万册的有你亲笔签名的那一本。这话仍然算数。”

基弗的脸舒展开了，露出傻乎乎的愉快的微笑。“哎，不能仓促行事，威利——什么合同都没签呢——”

在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员们宣誓的最初时刻，史蒂夫·马里克的情绪低落。七名审判员成半圆形站在审判台上一张擦得很亮的红棕色长条凳的后面，举起右手，像虔诚的教徒一样严肃地凝视着正在用庄重的语

调念一本用旧的《法庭与审判团》上誓词的查利。在这些审判员身后两扇大窗户之间的墙上有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法庭外面，绿灰色的桉树的树梢在晨曦中微动，远处是波光跳动的蓝色海湾。将军事法庭的审判室安排在环境优美、景色诱人的耶尔瓦布埃纳岛上是一个残酷的令人不易察觉的诡计。这间正方形的灰色的审判室更令人有禁闭的感觉。国旗挂在被告的眼睛和窗外自由的阳光和大海之间，而国旗上红白两色相间的横条实在像牢门的栅条。

马里克的目光移到了法庭审判长布莱克利上校的脸上，他站在长条凳的中央，国旗的正前方。这是一张骇人的脸，尖鼻子，嘴巴像一条黑线，浓眉下两只深谋远虑的小眼睛闪射出藐视和多疑的神色。布莱克利已经头发灰白，下巴下面有一个松垂干瘪的双下颏袋，嘴唇没有血色，眼睛四周有隐约可见的皱纹。马里克知道他的来历和名声：在潜艇上当过水兵，从基层一直提拔上来，因心脏病而调到岸上工作，是第十二委员会最严厉的严格执行纪律的人。当他宣完誓坐下时马里克全身直发抖，是布莱克利的脸使他发抖。

审判团的其他成员为一名正规军的少校和五名上尉。他们的外表跟随意在基地军官宿舍休息厅穿过的任何其他六名海军军官一样。其中两名上尉是后备队的医生，两名是战斗部队的正规军官，另一名是战斗部队的后备军官。

马里克不懂的各种法庭仪式进行完毕时，挂在查利办公桌上方墙上的大钟已经滴答滴答地从10点转到11点15。查利传唤菲利普·弗朗西斯·奎格少校作为他的第一证人。

传唤兵走了出去。审判室里所有的人都注视着大门。“凯恩号”的前舰长走了进来，晒得黑黑的，两眼炯炯有神，穿着新的蓝色制服，袖口上的饰条闪着金光。马里克已经大约两个月没见过他了。他回想起上次见到这个人的生动形象：有点佝偻、大腹便便、穿着灰色的救生衣和湿透了的咔叽制服，紧紧抱住轮机传令钟，毛茸茸的脸吓得发绿并且变了

形。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却腰板挺直，踌躇满志，英俊漂亮——虽然粉红色的头皮上只有稀疏几缕金黄色的头发，但仍显得年轻。马里克的心中慌乱不安。

奎格坐在审判室中心平台上的座位上。在回答最初的一些问题时他表现得彬彬有礼，语气坚定。虽然副舰长就坐在他右面几英尺远的被告席的后面，但是奎格始终没向这个方向看一眼。

查利单刀直入地很快问到遭遇台风的那天早上的情况，要前舰长用自己的话讲述当时发生的事情。奎格用正规的语言作了回答，很连贯地简单扼要地描述了哗变的经过。马里克心里承认他所讲的确实是事实：表面上的事实。当然他所讲述的他的言行的微小出入以及完全不提他当时的表情和行为的细节就足以使整个事件的真相颠倒过来。奎格在讲述事情经过时说，他只是竭尽全力保持舰队的航向和速度，而且面对越来越坏的天气他一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直到他的副舰长出其不意地胡作非为，夺取了指挥权。后来，他留在舰桥上，建议副舰长采取种种正确的必要的措施，终于使军舰安全地驶出了风暴。

法庭的审判员都同情地很有兴趣地听着他讲述。布莱克利上校一度将其不祥的目光转向被告，久久地凝视着他。在奎格讲完之前，马里克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以惊恐的目光看着他的辩护律师。格林沃尔德用一枝红色蜡笔在一个拍纸簿上漫不经心地画着，画了一大堆粉红色的小肥猪。

“少校，”查利说，“你能以任何方式说明你的副舰长的行为吗？”

“嗯，”奎格平静地说，“当时情况很严重。风力达到10至12级，浪头像山一样高，自然军舰非常艰难地行驶着。整个早上马里克先生显得越来越紧张，情绪越来越不稳定。我想军舰最后一次猛烈倾斜时，他惊慌失措，采取了不理智的行动。他采取行动是出于这样的错觉，他能而且只有他能挽救这艘舰。他的最大弱点是自以为他的航海技能高明。”

“当时‘凯恩号’是否面临极大的危险？”

“不能这么说，不是那样，长官。当然，不论什么时候台风都是危害极大的，但是当时军舰行驶正常而且在继续很好地向前行驶。”

“指挥官，你精神上患过病吗？”

“没有，长官。”

“马里克先生接替你的时候你有别的病吗？”

“我没病。”

“你对解职提出抗议了吗？”

“我强烈地提出了抗议。”

“你试图恢复自己的指挥权了吗？”

“多次试过。”

“你警告过副舰长他行动的严重后果吗？”

“我告诉过他，他采取的是哗变行为。”

“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准备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无论如何要把住指挥权不放。”

“舰上总值日军官基思中尉是什么态度？”

“他跟马里克一样或更惊慌失措。他始终支持马里克。”

“其他军官是什么态度？”

“他们困惑不解，完全顺从。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操舵手是什么态度？”

“斯蒂尔威尔，我认为他是舰上最坏的麻烦制造者。他心理失去了平衡，而且由于某种原因他非常忠实于基思中尉。他心甘情愿地加入他们一伙，不服从我的命令。”

“现在斯蒂尔威尔在什么地方？”

“据我了解他住在这儿医院的精神病房里，诊断为急性忧郁症。”

查利看了审判员一眼，“奎格少校，关于12月18日在‘凯恩号’上发生的事件你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

“嗯，当然关于这一事件我想了很多。这是我海军生涯中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而且是我知道的惟一有疑问的事件。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不正常的事件。如果当时舰上总值日军官是其他任何人而不是基思，如果操舵手是其他任何人而不是斯蒂尔威尔，那么事情就不会发生。基弗或者哈丁或者佩因特会拒不服从马里克的命令，而且很可能立即中断他的指挥权。一个正常操舵水兵会不理会那两个军官而听我的指挥的。在关键时刻三个人——马里克、基思和斯蒂尔威尔——联合起来反对我，那只是我运气不好。我运气不好，他们的运气更不好。”

在奎格陈述的时候，马里克拿过了格林沃尔德手中的红色蜡笔，在拍纸簿上潦草地写道：我能证明我没有惊慌失措。律师在下面写道：好。也许用不着。而且在两行字的四周画了一头大猪。

“审判团要询问证人，”布莱克利说，“奎格少校，你在海军服役多久了？”

“马上就到14年了，长官。”

“在这段时间里你为进军官学校、毕业、受命、提升等等进行过所有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检查吗？”

“检查过，长官。”

“你的病历包含有能以任何方式反映你有过精神或身体病史的记录

吗？”

“没有，长官。我在1938年秋天摘除了扁桃腺——这是我惟一的非常规病史记录。”

“你有过不能令人满意的健康检查报告，或者收到过谴责劝告信吗，奎格少校？”

“没有，长官。我公文里有张嘉奖状。”

“少校，如果你能够的话，本法庭想请你根据你的经历和服役记录来解释马里克上尉认为你患了精神病的看法。”查利飞快地看着格林沃尔德，以为他会反对这样的提问。被告律师低头坐着，在拍纸簿上画画。他是左撇子，他那有伤疤的手腕和手弯曲着挡住不断移动的红色蜡笔。

“呃，长官，我必须指出我接手的是一艘极其缺乏组织的、肮脏的军舰的指挥权。我明白我骑虎难下了，得长期苦干。不管这个过程多不愉快，我决心把这艘舰整顿好。我采取了许多严厉措施。我可以说，从一开始马里克上尉就在这方面反对我的主张。在整顿好这艘军舰的问题上他跟我的看法完全不一致，也许他认为我不断努力去做是发疯了。当然，他那靠不住的忠诚和懈怠迫使我更加努力——嗯，我想大致情况就是这样，长官。像我刚才讲的，尽管马里克给我造成了所有这些麻烦，我仍将强调在我的指挥下‘凯恩号’所取得的战绩。”

审判长、查利和格林沃尔德三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被告律师站起来进行反诘问。“奎格少校，”他很有礼貌地问道，低头看着手中的红色蜡笔，“我想问你，你是否听说过‘老耶洛斯坦’这一称呼？”

“指哪方面？”奎格的确显得困惑。

“任何一方面。”

“老耶洛斯坦？”

“老耶洛斯坦，指挥官。”

“我没听说过。”

“那么，你不知道‘凯恩号’所有的军官都习惯地在背地里叫你‘老耶洛斯坦’吗？”

军事检察官跳了起来，“我反对这样提问！那是对证人的无理纠缠。”

布莱克利冷淡地问：“被告律师如何说明这种提问方式的正当理由呢？”

“请听我说，证明案情说明中一些用语——让我引用原文——‘未经上级许可，没有正当理由’不能成立是被告律师指定的职责。被告的论点是马里克上尉得到了《海军条例》184、185和186诸条款的许可，而他的正当理由是奎格少校在指挥‘凯恩号’期间的反常行为、举动和决定。‘凯恩号’军官所叫的‘老耶洛斯坦’这个绰号以及取这个绰号所根据的事实与本案有极大的关系。我引用185条：一名理性的、慎重的、有经验的军官认为这样的决定所造成的局面是实际情况的必然结果。”

在格林沃尔德陈述时，法庭审判长紧锁皱眉。“现在休庭。”审判长宣布道。

在走廊里，格林沃尔德懒洋洋地靠在墙上向马里克评论说：“布莱克利上校不喜欢犹太人。不喜欢念‘格林沃尔德’这个名字的声调。我这个名字的声调在各种名字的合声中绝对是高音。”

“天哪。”马里克丧气地叹道。

“那没关系。你不必喜欢犹太人，只要给犹太人公平的待遇就可以了。我在海军一直享有公平的待遇，尽管布莱克利老皱眉头，我也会得到他的公平待遇的。”

“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是不会有机会的。”副舰长悲哀地说。

“奎格讲得好极了。”格林沃尔德说。传令兵将他们召回到审判室。

“在裁定之前，本庭要告诫被告律师，”布莱克利说，严厉地凝视着格林沃尔德。“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并且极其微妙的案子。它涉及一名有14年军龄，包括长期战斗经历，而且军旅履历中无任何瑕疵的军官的荣誉和事业。本庭认识到被告被迫向他的指挥能力提出挑战。然而律师的道德标准以及要尊重和服从上级的一切要求仍然有效。被告律师必须对其在审理本案中的行为，包括鲁莽行为和滥用反诘问的特权承担全部责任。”审判长停了停，更加严厉地凝视着站在桌子后面，低头看着自己画的一排排小猪的格林沃尔德。“允许上述提问，军事检察官的反对无效。本庭速记员将重复所提的问题。”

穿着白色衣服的小个子文书军士用平板的声调念道：“那么你不知道‘凯恩号’所有的军官都习惯地背地里叫你‘老耶洛斯坦’吗？”

奎格的脑袋耷拉在两肩之间，眯着眼向头顶的前方瞧。这时他在马里克眼里显得熟悉多了。“我不知道这个叫法。”

“少校，”格林沃尔德问道，“除了你被解职之后的那份报告之外你一共写了多少份关于马里克上尉的业绩评定报告？”

“两份，我相信是。”

“1月写的一份，7月写的一份吗？”

“对。”

“你还记得这些报告的内容吗？”

“嗯，就我的回忆，它们都不是坏的业绩评定报告。”

“在两份报告中你是不是都给了他最高评级——杰出？”

“嗯，那是在开头的时候。我可能给了。”

“少校，这里有报告的影印件可以帮助你恢复记忆。”

“我可以肯定地说，给过。在那次事件的早期我仍然评他为杰出。”

“这不就和你讲的他一开头就反对你整顿‘凯恩号’的说法相矛盾了吗？”

“不，没有矛盾，这完全是你的解释。我从来不用业绩评定报告来报复那些和我意见不一致的军官，而马里克确实胜任自己的工作——也许我不应该说‘从一开始’。实际上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但很快就畏缩了。这种昙花一现的人物相当普遍，我不是第一个开头时受欺骗的舰长。”

“你是不是在7月1日的报告中讲过他是胜任指挥任务的？”

“呃，正如我刚才讲的，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你想知道他最后的表现，你为什么不翻出他最后那份业绩平定报告？”

“少校，你写那份报告是在他根据你有精神上的疾病而接替你的职务之后，是不是？”

“那根本没有区别，”奎格大声叫道，可以听出一点过去的那种鼻音。“业绩评定报告不是反击或报复的工具——在我手里不是，对不对？”

“暂时没问题了，”格林沃尔德转身向着审判员们。“以后奎格少校将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庭。”审判长的眉头开始表示很吃惊，接着便表示默许了。奎格被准许离席了。他急匆匆地走出了审判室。

“传唤托马斯·基弗上尉。”查利说。小说家挺着胸，头稍稍偏向一侧，两眼木然地直视前方，迈着行军的步伐走了进来。他宣完誓后便坐在证人席的椅子上，把瘦长难看的双腿交叉在一起。他把胳膊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双手十指交叉着放在腹部上，在整个作证期间，一只脚轻轻地上下动着。

查利用单调的声音问完开场几个问题，然后问道：“基弗先生，现

在说说12月18日早上的事——解除奎格舰长职务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在舰桥上的海图室里。”

“当时你在干什么？”

“呃，天气十分恶劣，我们几个人都在那儿，有军官也有水兵。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我们要随时听候使用，不过我们自然都呆在驾驶室外面，不想把里面挤得太满。”

“讲一讲你是怎么知道舰长已经被解职的。”

“马里克先生传话叫所有的军官都到驾驶室去。我们到那儿以后他告诉我们舰长病了，他已接任指挥。”

“当时奎格少校在什么地方？”

“在驾驶室里。”

“他同意马里克的声明吗？”

“他不同意。他不断地抗议并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服从马里克的命令，我们会犯共谋哗变罪。”

“奎格舰长有生病的外表症状？”

“这个——”基弗移动了一下座位上的身子，瞬间偶然遇见了马里克痛苦的紧张的目光。马里克愤怒地转过脸。“嗯，我必须说在台风最肆虐的时候，舰上的人脸色都不好。他全身都湿了，疲惫不堪，显得非常紧张——”

“他是不是胡言乱语，或者口吐白沫，或者还有神经错乱的其他一般症状？”

“没有。”

“当他抗议被解职的时候他是不是说话不连贯或口齿不清？”

“不是，他说话很清楚。”

“他的脸色比，比如说，基思中尉更难看吗？”

“不，长官。”

“或者比马里克呢？”

“我想也不。我们都累得要命，身上往下滴着水，东倒西歪的。”

“你对马里克的声明是什么反应？”

“嗯，事情发展得很快，而且糊里糊涂的。我们看见倾覆的‘乔治·布莱克号’时，奎格舰长正在同我们谈话。马里克开始机动地驾驶舰艇去营救幸存者，在一个小时里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你试图说服马里克把指挥权交还给奎格吗？”

“我没有。”

“你是马里克之下职位最高的军官吗？”

“我是。”

“你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吗？”

“我肯定感到了，长官。”

“你认识到了奎格舰长关于共谋哗变的警告是有根据的吗？”

“我认识到了。”

“你为什么不采取补救行动？”

“舰长被解职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在危机时刻他做了什么以致使副舰长相信他病了。当时大家都集中精力首先去营救‘布莱克号’的幸存者，然后再挽救我们自己的军舰。没有说理的时间。到风暴平息下来的时候，事态已经清楚了，马里克已经完全掌握指挥权。全舰上下都听从他的命令。在那个时候反对他就很可能成为我的哗变行为。

我当即决定为了全舰的安全我的最好的做法是服从他的命令直至上级表示赞同或反对他的行为为止。我就是这么做的。”

“基弗上尉，在奎格舰长担任指挥期间，你一直在‘凯恩号’上吗？”

“是的。”

“你在他身上见到过神经错乱的证据吗？”

基弗迟疑了，舔了舔嘴唇，向马里克的方向看了看，当时马里克正咬着手指头，凝视着窗外阳光照射下的树木。“我不——我不能理智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是精神病医生。”

查利严厉地说：“基弗先生，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在甲板上打滚，口吐白沫，或者在过道里跑来跑去，尖叫着老虎在追他，你敢说那个人一时精神失常吗？”

“我敢。”

“奎格少校出现过这种行为吗？”

“没有。没出现过像这样的行为。”

“你想过他可能精神不正常吗？”

“反对，”格林沃尔德站起来说，“证人不是专家。个人意见不是可接受的证据。”

“取消这个问题。”查利微微一笑地说，布莱克利指示将其从记录中删去。

格林沃尔德一坐下，马里克便把拍纸簿推到他眼前，在那些小猪的上方用红色蜡笔潦草地写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格林沃尔德在一张未用过的纸上迅速地写道：将基弗扯进来对你不利呀。两个心怀不满的孬种而不是一位英勇无畏的副舰长。要平稳地承受住压力。

“基弗先生，”军事检察官说，“12月18日之前有人告诉过你马里克

怀疑奎格患了精神疾病吗？”

“有的。”

“说明一下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在乌里提环礁，大约在遇上台风之前两周，马里克给我看了他保存的有关奎格行为的一本医学日志。他要我跟他一起到‘新泽西号’上去向哈尔西海军上将报告这一情况。”

“你对这本医学日志有什么反应？”

“知道马里克保存着这本日志后我惊呆了。”

“你同意跟他一起去了吗？”

“同意了。”

“为什么？”

“呃，我昏了头了。而且我——就是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好拒绝。”

“你相信那本日志能证明解除奎格的职务是正确的吗？”

“不相信。我们登上‘新泽西号’之后，我非常强硬地对他讲依我的看法那本日志无法证明采取那种行动是正当的，而且我们两人都可能受到合谋发动哗变的指控。”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听从了我的劝告，我们返回了‘凯恩号’，从此我们谁也不再提日志或奎格的精神状态的事。”

“你把马里克的日志的事告诉舰长了吗？”

“我没有。”

“为什么不告诉他。”

“那将是对全舰最大利益的不忠和违背，会煽动舰长去反对副舰长。马里克已显然放弃了继续干那件事的意图。我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两个礼拜以后他接替舰长时你惊讶吗？”

“我简直目瞪口呆。”

“你感到高兴吗？基弗先生？”

基弗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仔细地看着布莱克利那张凶狠的脸，说道：“我刚才讲了马里克是我的好朋友。我极为不安。我预计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他也会遇到严重的困难，而且我想我们大家也许可能遇到很大的困难。我认为那是可怕的局面。我根本高兴不起来。”

“没有问题了。”查利向格林沃尔德点点头。

被告律师站起来说：“没有问题。”法庭的全体七名审判员都转身看着格林沃尔德。布莱克利把眉头拧得老高，问道：“被告要求以后召回这位证人吗？”

“不要了，长官。”

“不要反诘问了？”

“是的，长官。”

“本庭的速记员将肯定地注明。”布莱克利说，“被告不要反诘问基弗上尉。本庭将询问证人——基弗先生，本庭要求你叙述一下你所观察到的，可能导致一个谨慎而有经验的军官得出结论说奎格舰长可能患了精神疾病的任何实际发生过的事情。”

“长官，正如我刚才讲的，我不是精神病医生。”现在基弗的脸色十分苍白。

“至于这本所谓的医学日志。基弗先生，你是确实看过这本日志

的，日志中所写的事实你了解吗？”

“大部分，我了解，长官。”

“但这些同样的事实说服了马里克上尉他应该到哈尔西上将那儿去告你们的舰长，而没有说服你，这样说对吗？”

“那些事实没有说服我，长官。”

“为什么没有？”

基弗没讲话，抬头看了看钟，又回头看了看布莱克利。“长官，那不是外行能讲清道理的事情——”

“你说你是马里克先生的好朋友。本庭除了试图发现其他情况之外，还试图发现马里克在决定解除舰长的职务时可能存在的情有可原的情况。日志中的这些事实是不是仅仅向你，一个外行表明奎格舰长是个完全正常的、称职的军官？”

审判长讲话的语气带有讽刺的锋芒。基弗立即说道：“恕我无知妄言，长官，我的理解是精神上的伤残是相对而言的。奎格舰长是非常严厉的严格执行纪律的人，极其热衷于追查一些针头线脑的小事，而且在一切事情上都以我为主。他不是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人。我没资格对他的判断提出疑问，但是有好几次我认为他干的事情太执著了，把过多的时间花在了小事情上。医学日志中记录的就是这些事情。这些事非常令人烦恼。但是仅根据这些事就仓促得出结论，说舰长是个疯子——我被迫以最大的诚意警告马里克不要那么做。”

布莱克利示意让军事检察官过去，跟他耳语了几句然后说：“没有问题了，证人退席。”基弗走下证人席，转过身，快速地走了出去。马里克带着凄凉的微笑看着他的背影。

下午庭审时查利首先传唤了哈丁和佩因特。他们是两个愠怒的证人。佩因特曾因为回答问题模棱两可而受到法庭的警告。查利对两人穷

紧进逼。获得了基弗证词的进一步的证据：舰长被解职后并未疯狂，而且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促使副舰长做出那样的决定的。在讯问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两人都不喜欢奎格。但是他们两人先后被迫承认在奎格指挥全舰的整个期间他们从未见过他做出任何疯狂的行为。

在盘问哈丁的时候，格林沃尔德提到了斯蒂尔威尔曾因在值班时看书而被罚半年不准上岸，以及由于在紧急战备状态时几个水兵没穿救生衣而扣掉全舰官兵在美国本土的五天休假。他从佩因特嘴里问出了对斯蒂尔威尔进行军事法庭审判的情况。

在唇枪舌剑的盘问过程中，查利对这位工程师军官穷追不舍。“佩因特先生，奎格舰长指使你一定要给斯蒂尔威尔定罪吗？”

“他没有命令我那么做，没有。不过，从他给我解释法律的方式看，他不留余地表明他要什么样的裁定。”

“你认为他要什么样的裁定呢？”

“有罪，并给予因品行不端而被勒令退伍的惩罚。”

“法庭下达的裁定是什么？”

“有罪，取消六次上岸短假。”

“奎格舰长试图让你改变这一判决吗？”

“没有。”

“他给法庭送去过警告信吗？”

“没有。”

“他给过你任何处罚吗？”

“噢，给过。他说8点以后不准在军官起居舱睡觉。而且他开始把我在写航海日志时的错儿记在一个黑色封面的本子上。”

“换句话说，这一残酷的处罚就是命令你写航海日志要准确，在舰

上的工作时间内不准睡觉，这样说对吗？”

“嗯，当时我们值班是三班倒，而不能睡觉是在——”

“请回答问题。这就是你所谓的处罚的内容吗？”

“是的。”

“没问题了。”

格林沃尔德站了起来。“佩因特先生，那个时期你们舰的任务是什么？”

“在前沿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你们出海的时间多吗？”

“实际上一直在海上。”

“谁担任过舰上总值日军官？”

“基弗、基思和哈丁。因为轮机老出毛病我多数时间都不在值班表上。”

“他们都是各部门的头儿吗？”

“是的。”

“他们担任总值日军官，四小时值班，12小时不值班，一周又一周地每天轮转。他们每天平均能睡几个小时？”

“嗯，瞧，三个晚上中有两个晚上你要少睡四个小时——或者是午夜班或者是早班。清晨紧急战备状态——我想大约四或五小时——假如没有夜间紧急战备状态的话。”

“有很多夜间紧急战备状态吗？”

“也许每周两次。”

“德·弗里斯舰长限制总值日军官在白天睡觉吗？”

“不限制。他经常鼓励我们尽量抓紧时间睡觉。他说他不要糊里糊涂的人来指挥驾驶他的军舰。”

军事检察官简单地问道：“佩因特先生，有总值日军官死于过度紧张的吗？”

“没有。”

“他们患过精神失常吗？”

“没有。”

“这种不准在工作时间睡觉的残酷迫害，结果是不是给这艘舰带来了什么灾难？”

“没有。”

下一个证人是额尔班。这个小个子信号兵宣誓时右手直发抖，声音也直发颤。军事检察官引导他说，舰长被解职时，除了奎格、马里克、基思和斯蒂尔威尔之外只有他在驾驶室里。

“你的任务是什么？”

“记操舵手日志，长官。”

“用你自己的话讲述马里克上尉接替舰长的经过。”

“嗯，他是在9点55分接替他的。我记在我的本子里了——”

“他怎么接替他的？”

“他说：‘我接替你了，长官。’”

“他没有做别的什么吗？”

“我记不清了。”

“他为什么要接替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船左右摇晃得非常厉害。”

查利气恼地抬头看了看审判员们。“额尔班，讲一讲奎格舰长被解职前10分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嗯，像我说的，我们左右摇晃得非常厉害。”

查利等待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水兵。沉默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大声喊道：“完了？副舰长说话了吗？舰长说话了吗？总值日军官说话了吗？”

“嗯，长官，那是台风。我记不太清楚了。”

布莱克利将身子往前倾了倾，两眼从十指交错的两只手的上方怒视着信号兵。“额尔班，你要遵守誓言。在军事法庭上模棱两可地回答问题就是藐视法庭，这可是非常糟糕的事。现在好好想想怎么回答吧。”

额尔班绝望地说：“噢，我想舰长要向左边掉头，副舰长要向右边掉头，大概就是这样。”

“舰长为什么要向左边掉头呢？”

“我不知道，长官。”

“副舰长为什么要向右边掉头呢？”

“长官，我是信号兵，我在记操舵手日志。虽然我们左右摇晃得非常厉害，但是记的日志很好。我当时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也不明白。”

“舰长的行为疯狂吗？”

“不，长官。”

“副舰长呢？”

“不，长官。”

“副舰长惊慌失措了吗？”

“没有，长官。”

“舰长呢？”

“没有，长官。”

“别的人呢？”

“我吓得要命，长官。请原谅，长官。”

一位审判员，也就是长着爱尔兰脸型和一头红色卷发的海军后备队上尉咯咯地笑出声来。布莱克利转身盯着地。这位上尉便急忙在黄色拍纸簿上写起来。“额尔班，”查利说，“你是与整个事件无直接牵连的惟一证人。你的证词是极其重要的——”

“我把一切都写入操舵手日志了，长官，完全是按事情的经过写的。”

“日志一般不包括对话。我想知道说的那些话。”

“噢，长官，像我刚才说的，一个要向右边掉头，一个要向左边掉头。后来马里克先生就接替了舰长。”

“但是那天早上无论什么时候舰长肯定没有任何怪异的或荒唐的行为——对吧？”

“舰长跟平常一样，长官。”

查利号叫道：“疯狂或正常，额尔班？”

额尔班坐在椅子上直往后缩，张大眼睛看着查利。“就我知道的来看，他当然是正常的，长官。”

“你不记得整个早上谁讲了些什么话吗？”

“我忙着记日志，长官。除了向左或向右掉头，和风暴太厉害呀什么的。”

“关于压舱的事呢？”

“嗯，是讲了一些关于压舱的话。”

“什么意思？”

“只是谈是不是要压舱。”

“谁说要压舱？”

“呃，舰长或马里克，我不知是谁。”

“额尔班，你记得是谁，这非常重要。”

“压舱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长官。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谈了这事。”

“那天早上船压舱了吗？”

“压了，长官，因为我在日志里作了记录。”

“谁下令压舱的？”

“我不记得了，长官。”

“你什么都不记得！”

“我的日志记得好，长官。那就是我在那儿要干的。”

查利转身向着布莱克利大声说道：“我相信这个证人不听从法庭的警告。”

“额尔班，”布莱克利说，“你多大了？”

“20岁，长官。”

“你上过什么学？”

“上了一年高中。”

“你在这儿讲的都是真话，或都不是真话？”

“长官，操舵手不应该听舰长和副舰长之间的争论。他的任务是记航海日志。我不知道马里克先生为什么要接替舰长。”

“你亲眼看见舰长做过荒唐的事吗？”

“没有，长官。”

“你喜欢舰长吗？”

额尔班显得很痛苦地说：“当然我喜欢他，长官。”

“继续询问。”审判长对查利说。

“没有问题了。”

格林沃尔德走到证人席跟前，用红色蜡笔轻轻拍打着手掌，“额尔班，‘凯恩号’在珍珠港外面弄断了自己的拖绳时你在舰上吗？”

“在舰上，长官。”

“发生这事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在——就是说，舰长正在舰桥上没完没了地剋我——把我痛骂了一顿——”

“为什么？”

“我衬衣的下摆露出来了。”

“正当舰长谈论你的衬衣下摆时你们的军舰是不是从它自己的拖缆上方开过去了？”

查利一直皱着眉头打量这位被告律师。他跳了起来，“反对这种提问方式，并要求从记录中删去整个这段问话。被告律师采用了诱导性提问的花招哄骗证人断言‘凯恩号’撞断了拖缆是事实，这是直接讯问法尚未谈及的一个重大问题。”

格林沃尔德说：“证人讲他从未看见舰长做过任何荒唐的事。我要驳斥这种说法。《法庭与审判团》282条说，盘问时可以随意使用诱导性问法。”

法庭休庭，当所有各方回来后布莱克利说：“被告律师以后还有设法获得证据的机会，可以随时召回证人。反对有效。前面的反诘问将从记录中删去。”

那天下午余下的时间里查利传唤了“凯恩号”的12名军士长和水兵，他们都简略地闷闷不乐地作证说，就他们所知无论是在遭遇台风之前、之间或之后，奎格似乎像其他舰长一样，没有做过任何荒唐的事。贝利森是其中第一个被讯问的人。格林沃尔德对他们反诘问是三问三答。

“贝利森军士长，什么是妄想狂样人格？”

“我不知道，长官。”

“精神神经病和精神病有什么区别？”

“我不知道，长官。”贝利森直皱眉头。

“如果你遇见一个神经机能病患者，你能认出来吗？”

“不能，长官。”

格林沃尔德分别向这12个人提了同样的三个问题，得到了同样的回答。这样反复12次枯燥冗长的讯问对查利和审判员产生了一种累积性的刺激作用。每当格林沃尔德问完一个回合，他们都坐立不安，以愤怒的目光看着他。

最后一名水兵“肉丸子”作完证后，法庭便休庭了。马里克和他的律师一起默默地走出了军事法庭大楼。落日的橙黄色余辉斜照在海湾上，闻够了审判室那污浊的清漆和亚麻油地毯味之后，室外的空气显得格外凉爽清新。他们向格林沃尔德的灰色海军军用吉普走去。砾石路在他们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很大的响声。“他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击败我们了？”马里克平静地问道。

“谁知道？”格林沃尔德说，“我们还没有上战场呢。你熟悉这个城市。哪儿有好吃的？”

“我来开车。”

晚餐时格林沃尔德喝了大量的掺有姜汁啤酒的威士忌。他避而不谈军事法庭的事，反而没完没了地闲扯些令人乏味的印第安人的风土人情。他对马里克说他真正的理想是当人类学家，但是由于他认为印第安人需要的是保护而不是研究，因此出于为神圣而战的热情，他搞起法律来了。他说他常常为这一选择后悔不已。

马里克觉得他似乎越来越怪异。副舰长失去了希望——在心里，他深信第一天奎格、基弗和额尔班就把他彻底击败了。不过他仍对他那奇怪的辩护律师寄予一丝非理性的信任。被判有罪的前景太悲惨了，他必须有所信赖。最重的判决是解职和15年监禁。

34　军事法庭——第二天上午

“好了，基思中尉。”10点零2分时传令兵推开候审室的门说道。

威利盲目地跟着他。他们穿过了几道门，突然到了审判室，威利的胳膊和腿感到一阵剧烈的刺痛，就像以前“凯恩号”靠近登陆的海滩时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审判室里是一片影影绰绰的严肃的面孔，令人害怕。美国国旗似乎特别大，国旗上的红、白、蓝三种颜色十分显眼，就像彩色电影里的国旗一样。威利站到了证人席的平台上，宣完了誓，说不清他怎么到了那儿的。查利的脸色灰暗严峻。“基思先生，你是12月18日‘凯恩号’舰上值午前班的总值日军官吗？”

“我是。”

“在你值班时舰长是不是被副舰长解除了指挥权？”

“是的。”

“你知道副舰长为什么要采取这一行动吗？”

“知道。舰长已失去对他自己和全舰的控制能力，而且我们面临即将沉没的危险。”

“你在海上服役了多少年，中尉？”

“1年零3个月。”

“你所在的军舰沉没过吗？”

“没有。”

“你知道奎格少校已在海上服役多少年了吗？”

“不知道。”

“实际上，奎格少校已服役8年多。你们两人谁更有资格判断军舰是

否会沉没呢？”

“我自己，长官，如果我的全部官能健全而奎格少校的官能不健全的话。”

“你为什么认为他的官能不健全呢？”

“12月18日早上他的官能不健全。”

“你学过医学或精神病学吗？”

“没有。”

“你有什么资格判断你的指挥官在12月18日他的全部官能是否健全呢？”

“我观察了他的行为。”

“很好，中尉。那就向法庭说一说你的舰长哪些行为表明他的官能不健全吧。”

“他死死地抱住轮机室传令钟不放。他被吓得目瞪口呆，脸色发青。他发令缓慢含糊，而且很不恰当。”

“判断舰长的命令是否恰当是舰上总值日军官——基思先生——一个出海仅一年的下级军官管的事吗？”

“一般情况下不是。但是当军舰有沉没的危险，而且舰长处理的举措又在增大而不是在减少这种危险时，舰上总值日军官就禁不住要对这一危险进行观察了。”

“奎格舰长曾口吐白沫，或胡言乱语，或讲些荒谬的话，或做出荒唐的手势了吗？”

“没有。他好像被吓得瘫痪了。”

“瘫痪了，然而仍在发号施令？”

“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命令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

“说具体一点，中尉。他的命令在哪些方面使事情更糟呢？”

“嗯，当军舰剧烈偏荡得突然横转时，他不断地坚持要顺风行驶，而且他拒不压舱。”

“拒不？谁要他压舱？”

“马里克先生。”

“舰长为什么拒绝？”

“他说他不想让油舱被海水污染了。”

“被解职之后，奎格舰长变得狂暴无比吗？”

“没有。”

“讲述一下舰长被解除指挥权后的表现。”

“嗯，实际上，他以后似乎好了些。我认为他一旦不再承担责任时他就感觉好多了——”

“不要发表你的意见，基思先生。不要对法庭讲你怎么认为的，而是请你讲你看到了什么。舰长当时干什么了？”

“嗯，他留在驾驶室里。他几次想重新指挥。”

“是以有条理的理智的方式，还是以疯狂的咒骂的方式？”

“无论在解职之前或之后，舰长从来没有疯狂过，或咒骂过。精神疾病有其他形式。”

“那就给我们讲讲其他的一些形式吧，基思先生。”查利粗哑的声音带着嘲讽。

“嗯，虽然我对精神病学只懂点儿皮毛，但是我确实知道——嗯，比如说，极端的抑郁和糊涂、脱离现实、不讲道理——以及类似的表现

——”威利觉得自己说话结巴得厉害。“另外，我从未说过那天早上奎格舰长下达过合理的命令。这些命令只是在英语语言的用法上是合理的。这些命令能够表明他根本不了解现实。”

“那就是说，这是你这位专家的见解，是你作为军舰的操控者和精神病医生的看法？很好。可是职业精神病医生已经宣布奎格舰长的精神是完全正常的，这你知道吗？”

“知道。”

“你认为这些精神病医生也有精神疾病吗，基思中尉？”

“遇上台风的时候他们不在‘凯恩号’的舰桥上。”

“你是忠诚的军官吗？”

“我认为我是。”

“12月18日之前的整个期间你是全心全意支持舰长呢还是与他对抗？”

威利知道前一天奎格已经出庭了，但是他不了解他的证词是什么。他细心地盘算着如何回答。“有几次我单独跟奎格舰长作过对。其他时间我对他的态度始终是忠诚和尊重的。”

“哪单独几次你跟他作对了？”

“嗯，一般都是同样的根本性的问题。每当奎格舰长压迫或虐待水兵时我就反对他。结果并不很成功。”

“舰长什么时候虐待过水兵？”

“嗯，我不知从何讲起，嗯，首先他经常迫害枪炮军士斯蒂尔威尔。”

“用什么方法？”

“首先，因为值班时看书舰长就限制他半年不得上岸。当斯蒂尔威

尔的家庭生活发生严重危机时舰长不准他请假回美国。马里克给了斯蒂尔威尔72小时紧急假期，而他晚回来几个小时，就因为这件事舰长把斯蒂尔威尔送上了轻罪军事法庭。”

“斯蒂尔威尔不是因为发假电报才受审的吗？”

“是的，但是宣告他无罪。”

“但是轻罪军事法庭是针对欺骗行为的，而不仅仅是针对擅离职守这种过错的，是不是？”

“是的，对不起，我说话太慌张了。”

“不要着急，但说话要准确。你认为作战时值班看书是无关紧要的过错吗？”

“我认为6个月的软禁是不正当的。”

“你有资格对海军纪律的执行问题做出判断吗？”

“我是人。就斯蒂尔威尔的情况而言，这样软禁是不人道的。”

查利停顿了一会儿，“你说马里克准了斯蒂尔威尔的假。马里克知道舰长不准斯蒂尔威尔请假吗？”

“知道。”

“基思先生，你是在证明，”军事检察官如获至宝地说，“早在1943年12月马里克就故意违背舰长的命令吗？”

威利着慌了。他事先没想到他第一次出庭会泄露出这件会招致损害的事。“噢，我的意思是说，实际上那是我的错。我求马里克这么做的。我是管军纪的军官，所以我认为士兵的士气——实际上，我认为目前斯蒂尔威尔精神的崩溃就是受舰长迫害的结果——”

查利转身向着布莱克利，“我要求法庭警告这位证人不要用无关紧要的个人见解来回答问题。”

“要紧扣事实，基思先生。”布莱克利怒气冲冲地说。威利移动了一下坐在椅子里的身子，穿在里面的衣服潮腻腻的。查利说：“基思先生，现在我们有了你的证词，说明早在12月18日遭遇台风前一年，你和马里克和斯蒂尔威尔就共谋违抗你们指挥官的紧急命令——”

“如果发生同样的情况，我还会这么做。”

“你认为忠诚仅限于服从你同意的那些命令呢还是应服从一切命令？”

“除了无理迫害之外的一切命令。”

“你认为除了不服从命令之外，海军就没有别的手段来制止你所认为的无理迫害了吗？”

“我知道你可以向上级写信——通过舰长转呈。”

“这一次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还得和奎格一起航行一年。重要的是让斯蒂尔威尔尽快回家。”

“同样违抗命令的三人组合——马里克、斯蒂尔威尔和你自己——联手罢免你们的舰长，这是不幸的巧合，是吧？”

“舰长精神崩溃的时候，我和斯蒂尔威尔正好碰巧值班。任何其他的总值日军官和操舵手都会像我们那样做的。”

“也许吧。现在请告诉法庭你能想起的其他压迫和虐待士兵的例子。”

威利迟疑了几秒钟，因为他感到了法庭审判员们不友好的目光的沉重压力。“也许你能在这里把那些事情说得十分好笑而轻巧，但是在当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仅仅因为失误没有及时邀请他看电影，他竟然六个月不准再放电影——由于对一个军官调遣的事感到不高兴，他在赤道上不让大家用水——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他经常在午夜召集必须三班倒轮流值班的各部门的主管军官开会。而且他禁止他们白天睡觉，结果

就没有补足睡眠的机会——”

“关于睡眠的事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证词。‘凯恩号’的军官都肯定需要睡觉，不管有没有战争，对吧？”

“我说过拿这些事说笑很容易。但是当你在72小时之内也许只能睡4个小时的囫囵觉时，要在暴雨中指挥驾驶军舰保持队形，那就不容易了。”

“基思先生，奎格舰长体罚过军官或士兵吗？”

“没有。”

“他让他们挨饿，打他们，或以任何方式伤害他们，并在‘凯恩号’的病历中都一一有记载，有这种事吗？”

“没有。”

“他不按海军条例处罚过人吗？”

“他没做过任何海军条例不允许做的事，或者说如果他做了，他马上就改正了。他在条例允许的范围内极尽压迫和虐待之能事。”

“你不喜欢奎格舰长，对吧，中尉？”

“开头我喜欢他，非常喜欢他。但是我逐渐认识到他是小暴君，而且完全不称职。”

“你也认为他精神失常了吗？”

“直到遭遇台风那天我才这么认为。”

“马里克给你看过他记的关于奎格的医学日志吗？”

“没有。”

“他跟你讨论过舰长的身体状况吗？”

“没有。马里克先生从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批评舰长。”

“什么！43年12月的违抗行为就不算了？”

“如果有人讲贬损舰长的话，他会走出军官起居舱。”

“在军官起居舱有人讲贬损舰长的话吗？谁讲的这些话？”

“除了马里克之外每个军官都讲过。”

“照你说来奎格舰长有一屋子忠诚的军官了？”

“大家执行了他所有的命令。”

“你认为应该制止的命令要除外——基思先生，你已经说过你不喜爱舰长。”

“那是实话。”

“再说说12月18日上午的事。你决定服从马里克是根据你的判断，认为舰长已经精神错乱呢，还是因为你不喜爱奎格舰长？”

威利久久地凝视着查利铁青的脸。他提的问题隐藏着锋利的钢齿。威利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回答，而且他知道它可能毁了他自己和马里克。但是他感到不能随便说谎。“我无法回答。”最后他低声说道。

“什么原因，基思中尉？”

“我必须说出原因吗？”

“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而拒绝回答问题，那是藐视法庭，基思中尉。”

威利口齿不清地说：“我说不准。我只是不记得我那么久以前的心理状态了。”

“没有问题了。”查利说，他转身坐下。

威利在凝视着审判员们像外科医生一样严峻的面孔的那一瞬间，他完全确信他已经用自己的嘴宣判马里克和他自己有罪了。庭审中惯常程

序的那些废话使他无法发作，无法大声疾呼地为自己辩解，气得他全身发抖，心里干冒火，而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从海军的观点看他永远是有理说不清的。明摆着的是，他服从马里克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他认为副舰长更有可能挽救这艘军舰，其次，因为他恨奎格。直至马里克接过指挥权之后他才想到奎格可能真的精神失常了。而且他内心深处明白他从来不相信舰长发疯了。舰长愚蠢、平庸、邪恶、胆小、不称职，都对——但精神是正常的。奎格精神不正常是马里克惟一可能的申诉（也是威利的），而且这是虚假的申诉，查利知道这点，审判员知道这点，现在威利也知道这点了。

格林沃尔德起身进行盘问，“基思先生，你说你不喜欢奎格舰长。”

“我确实不喜欢他。”

“你在直接讯问下说出了你不喜欢他的所有原因吗？”

“根本没有。我连讲出一半原因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如果愿意，请你说出其他的原因。”

要讲的话在威利的脑海里想出来了，他知道这些话会改变几个人的生活道路，而且会给自己招来永远也摆脱不了的麻烦。他讲了，这就像用拳头打穿玻璃门一样。“我不喜欢奎格舰长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战斗中贪生怕死。”

查利刚要想站起来。格林沃尔德立即问道：“什么贪生怕死？”

“他反反复复地躲避岸上炮火的连续猛击——”

“反对！”军事检察官大声喊道。“被告律师获得证据的方式超出了直接讯问的范围。他在诱导证人不负责任地诽谤一名海军军官。我要求法庭警告被告律师并从记录中删去前面这段问话。”

“诸位审判员听我说，”格林沃尔德直视布莱克利愤怒的目光，说道，“证人不喜欢奎格不仅在直接讯问的范围之内，而且是提出来的关

键事实。不喜欢的背景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证人已经承认了他对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无知。奎格所干的那些事，即使证人不喜欢他，实际上也很可能是病人不由自主的行为。被告律师将以重要的事实证实证人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那些话，而且说明奎格的行为源于疾病——”

查利突然向格林沃尔德发起火来，“现在不是被告律师陈述案情或进行终结辩论的时候——”

“军事检察官已经提出了基思中尉承认不喜欢奎格舰长的问题，”格林沃尔德立刻反击道，“证据出现了就要验证——”

布莱克利敲了敲小木槌，“警告被告律师和军事检察官，个人之间相互争吵是不合适的。现在休庭。”

当庭审的各方都回到审判室之后，布莱克利翻开了放在他前面长条凳子上的一本《海军条例》。他戴上一副高度近视的黑边眼镜，看起来像一位古怪却神情安详的教授。“在宣布法庭的裁决之前，为各方能更好地认识问题，本法官将念一念《海军条例》中海军管理条款第四条第13和第14项：

> 凡海军服役人员在战斗中畏缩不前、玩忽职守，或心怀不满，或躲避艰险，或在战斗中临阵脱逃，或诱使他人临阵脱逃者，军事法庭可根据其情节轻重判处其各种刑罚直至死刑。

布莱克利摘下了眼镜，合上了书。他以严肃而疲惫的语气继续说道：“本法官讲过这是一个微妙的案子。我们已经警告被告律师和证人他们可能处于最危险的境地。他们以可能判处重刑的，在军旅生活中相当于谋杀的最令人恶心的罪行指控美国海军的一名军官时，他们是要承担最大责任的，并且面临无法估计的严重后果。现在本法官考虑到上述情况要问被告律师是否希望收回他所提的那些问题。”

格林沃尔德说：“长官，我不希望这么做。”

“本法官要证人仔细考虑他的回答的含意，并说明他是否希望收回他所做出的回答。”

威利牙齿有些打颤地说：“长官，我不希望这么做。”

“鉴于以上情况，”布莱克利轻声地叹了一口气说，把书推到一边。“反对无效。被告律师可以继续盘问。”

威利讲了塞班岛海岸的日军炮火猛烈轰击“斯坦菲尔德号”时奎格临阵脱逃的事。他详细述说了据以给奎格起“耶洛斯坦”这个绰号的发生在夸贾林环礁上的小插曲。他说话的时候第一次看见审判员们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他们以前看他时的那种冷淡而严厉的目光慢慢消失了。反而有七个男人的面孔显得饶有兴味地听他讲这个惊人的故事。查利紧锁眉头，潦潦草草地写了好几页记录。

“基思先生，‘耶洛斯坦’这个名字是谁给起的？”格林沃尔德问道。

“我不清楚，长官。它就这么叫开了。”

“它是什么意思？”

“嗯，当然是指懦夫。但是它也指黄色标志。它是一种天然产物，粘稠性强。”

“你能把你能回想起来的所有懦怯事件都讲出来吗？”

“嗯，每次战斗中总看见奎格舰长站在舰桥上远离炮火的一侧。当我们靠近海滩巡航时，每次军舰一掉头舰长就要换到另一侧。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它成了大家的笑料。舰桥上所有的人员都会证实我的话，如果他们不怕讲出来的话。”

格林沃尔德问：“除了这些懦怯的表现之外，你不喜欢奎格的其他原因是什么？”

“嗯——我想我已经讲了一些特别的原因——嗯，首先他敲诈了我100美元——”

查利不耐烦地站起身，“反对。法庭还将允许这些与本案无关的未经证实的陈述继续多久？本案的问题不在于奎格舰长是不是模范军官，而在于12月18日那天他是否精神失常。被告律师甚至还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依我看，被告律师和证人显然是串通一气，在肆无忌惮地诋毁奎格少校，以达到混淆问题的目的——”

格林沃尔德说：“这次反对和上次法庭否决的反对完全一样。我拒绝接受串通一气的指控。事实就是事实，用不着串通一气来讲事实。所有这些事实跟奎格舰长的精神状态是否适合指挥一艘海军的舰艇有直接的关系，而作为证据，它们只不过表明基思不喜欢他的指挥官，这一事实是军事检察官在直接讯问时所要费尽苦心证实的。”

“这次反对是相同的，”布莱克利说，揉了揉眼睛，“反对无效。继续盘问。”

“基思先生，讲述一下这次所谓的敲诈。”

威利讲了在旧金山湾丢失一箱烈性酒的事。布莱克利上校开始做出可怕的怪相。格林沃尔德说：“舰长命令你为烈酒付钱了吗？”

“哦，没有。他没有命令我。因为我是指挥小艇的军官，他要我承认我对搬运组的一切行动负责——虽然给搬运组的所有命令都是他下达的——然后他要我好好想想我应该怎么处理此事。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第二天就要休假。我的未婚妻已从纽约飞过来和我相会。所以我去找舰长。我为自己的愚蠢表示歉意，对他说我愿意赔偿酒的钱。他高兴地收下了我的钱，在我的请假条上签了名。”

“没有问题了。”格林沃尔德说，向自己的座位走去。他感到桌子下有人用劲捏了一下他的膝盖。他快速地画了一口冒气的大锅。又在锅里画了一只令人厌恶的长着斗鸡眼的猪，标上“奎格”两个字，给马里克看了看，然后撕碎扔进了废纸篓里。

查利再次讯问了威利20分钟，试图从他讲述奎格的事中找出矛盾和

讲错的地方。他说了一大堆嘲笑威利的话，但是他未能推翻证词。

威利离开证人席的时候看了看钟。时间是11点10分。他对时间过得这么慢感到很惊讶，就像遇上台风的那天早上的感觉一样。他以为他已在证人的椅子上坐了4个小时呢。

查利传唤了伦道夫·索瑟德上校，一位衣着整齐、身材瘦削的军官，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平顶头发式，胸兜上方戴着三排彩色的勋带和勋章。军事检察官当即介绍说索瑟德是第八驱逐舰中队的指挥官，10年中他指挥过多种驱逐舰，包括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四烟筒的驱逐舰。他是查利请来的舰艇操控方面的专家证人。

索瑟德作证说遭遇台风的时候驱逐舰顺风行驶和顶风行驶效果一样好。实际上，他说，由于驱逐舰前干舷很高，这就使它容易舰尾顶风。因此，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顺风行驶更好操纵。他断言，奎格坚持按舰队向南的航向行驶是摆脱台风危险的最佳办法，而马里克向北掉头的决定是没有把握的冒险的做法，因为它使军舰正对着风暴的行进路线。

格林沃尔德开始盘问时首先问道："索瑟德上校，你曾指挥驾驶军舰穿过台风吗？"

"没有。常常碰到台风的边缘，但总是设法避开了台风的中心。"

"你指挥过驱逐扫雷舰吗，长官？"

"没有。"

"长官，本案涉及一艘处在台风中心的扫雷舰——"

"我知道这一点，"索瑟德冷淡地说，"在我指挥的护航舰队里就有扫雷舰，而且我还看过有关的书籍。除了水线以上部分的重力特征有细小差异之外，扫雷舰和驱逐舰没有什么不同。"

"上校，我问这些问题是因为你是舰艇操控方面惟一的专家证人，你的专业知识的范围应该让审判员们了解清楚。"

“那好，我几乎在可以想像出的一切情况下指挥过各种各样的驱逐舰达10年之久。是的，我没有在台风中心指挥过驱逐扫雷舰，但是我不知道除了‘凯恩号’的舰长还有谁指挥过。这是千载难逢的奇遇。

“嗯，在台风中心是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的——只有这种情况才一切全靠指挥官。转瞬间会发生太多奇怪的事。但是航海术毕竟是航海术。”

“上校，我提一个假想的问题。假如你在前所未有的狂风恶浪中指挥驾驶一艘驱逐舰。你的船胡乱颠簸摇晃。你确信船要沉没了。你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你是会让船头迎风呢还是船尾迎风？”

“这是个极有想像力的假想的问题。”

“是的，长官。难道你不愿意回答问题吗？”

“我回答。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会船头顶风。只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呵。”

“为什么，长官？”

“啊，因为那样你的轮机和舵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是惟一的办法，而且这是控制住军舰的最后机会。”

“但是假如顶风就意味着停留在暴风雨的线路上而不是逃离出去呢？”

“要紧的事情要先做。如果你的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那么情况就糟透了。注意，你说的是千钧一发之际。”

“是的，长官。没有别的问题了。”

查利立刻站了起来，“上校，照你的看法谁能最正确地判断军舰是否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呢？”

“只有一个评判员，指挥官。”

“为什么？”

“海军任命他为舰长是因为他比舰上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海洋和军舰。遇上稍有些不好的天气时，下级军官认为军舰会沉没是常有的事。”

“那么你认为，长官，当所有的下级军官都认为军舰会下沉时舰长不应该听他们的吗？”

“对，惊惶失措是海上常见的一种灾难。指挥官的最重要的职责便是置之不理，除了自己的判断之外，什么都不听。”

“谢谢你！上校。”

35　军事法庭——第二天下午

福雷斯特·伦丁医生是一位肥胖的脸色红润的中校，戴一副金边眼镜，直硬的金黄色头发已开始变灰。他是海军医院精神病治疗室的主任，曾经领导一个医疗组对奎格进行过检查。他很舒服地坐在证人席的椅子上，情绪很好地、机警地回答着查利的提问。

“大夫，你们检查了多长时间？”

“我们对少校连续观察测验了三个礼拜。”

“你们小组有哪些人？”

“我自己、伯德医生和马尼拉医生。”

“三位都是专业精神科医生吗？”

“伯德医生和马尼拉医生一直是平民精神科医生。他们是后备军官。我在海军专门从事精神病治疗已经15年了。”

“医疗小组有什么发现？”

“奎格少校没有病，我们让他出院了。”

“没有发现精神病的征象吗？”

“什么也没有发现。”

“那就是说奎格少校的精神是完全正常的啦。”

“嗯，你知道，正常只是精神病治疗的推定。正常完全是相对的。除了快乐的弱智者没有一个成年人是没有问题的。奎格少校有一种调节得很好的人格。”

“你认为在你们开始进行检查的两周之前奎格少校可能患有精神病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少校现在是精神正常的而且一直如此。精神崩溃留下的创伤是随时可以检查出来的。”

“你没有在奎格少校身上发现这种创伤吗？”

“没有。”

“1944年12月18日奎格少校被他的副舰长草率地解除了指挥权，理由就是舰长患了精神病。你认为那天奎格少校可能精神崩溃到如此程度以致副舰长有理由采取那种行动吗？”

“绝对不可能。”

“精神正常的人可能有冒犯性的、令人不愉快的、愚蠢的行为吗？”

“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事。”

“暂且假设——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奎格少校在整个指挥过程中的行为是粗暴的、脾气很坏的、令人难受的、压制性的，而且经常显得判断力很差。这种情况会同你们医疗小组的检查结果前后矛盾吗？”

“不矛盾。我们不是查明他是一名完美的军官，我们只是发现他没有精神疾病。”

“根据你对他的了解，你会说他很可能脾气不好，对人粗暴吗？”

“是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发现了所有这一切后，你仍然说副舰长解除他职务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吗？”

“从精神病的观点来看，完全是不正当的。这是我们医疗小组一致的结论。”

“介绍一下你同事的经历。”

“伯德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技术方面受过专门的训练，前不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医学院。马尼拉是西海岸最著名的心身医学专

家。”

“讲一讲他们目前在何处任职。”

“伯德仍然在我们医院。上周马尼拉受派遣外出，眼下正在去菲律宾的途中。”

“我们将把你们的检查报告归入证词中，同时我们还要听听伯德医生的意见。谢谢你，大夫。”

军事检察官直视格林沃尔德的眼睛，微微咧嘴发出一声冷笑。格林沃尔德拖着脚向证人席的平台走去，用手背擦着鼻子，低头看着脚，显出一副紧张不安的尴尬相。“伦丁大夫，我是律师出身，不是医生出身。如果我要求解释一些术语，希望你耐心一点。我可能要问一些粗浅的问题。”

“尽管问好了。”

“你刚才说奎格少校像所有的成年人一样也有问题，不过他能调节自己去适应它们。你能说明一下这些问题吗？”

“嗯，大多数这方面的资料都来自临床信任这一论题。”

“是的，长官。你能撇开所有秘密的资料只讲讲一般的问题吗？”

查利大声叫道：“我反对。奎格少校不是在受审。受审的是马里克上尉。所提的问题是在探查与本案无关的医疗秘密。”

布莱克利朝格林沃尔德看去。飞行员耸了耸肩说：“我听凭法庭评断。显然那些干扰奎格少校精神气质的因素的证据对我们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布莱克利恼怒地看了军事检察官一眼之后，宣布休庭。不到一分钟，参加庭审的各方便被召了回来。布莱克利说：“这个问题是实质性的，反对无效。医生回答问题时享有做出医学判断的特权。”查利面红耳赤，低头垂肩地坐回了椅子上。速记员重复了一遍问题。

“嗯，你可以说总的问题就是自卑感的问题。”伦丁说，“这种自卑感是由不幸的童年造成的，后来成年后的一些经历又将其增强了。”

“童年的哪些不幸？”

“生活环境受到干扰，父母离异、经济困难、上学问题。”

“成年生活中的增强因素呢？”

“嗯，我不能讲得太多。一般来讲，少校因自己的身材矮小，在他那一班同学中地位低下以及类似原因而烦恼。显然在军官学校受到的那次侮辱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伦丁停顿了一下，“这些大致就是我能讲的。”

“他现在的家庭生活怎么样？”

医生不太情愿地讲道：“啊，你开始进入临床领域了。”

“但是还有关于紧张的问题，不讲了吗？”

“我不再进一步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了。正如我讲的，少校能很好地调节自己去适应所有这些事情。”

“你能讲一讲这种自我调节的性质吗？”

“能，我能讲。他的海军军官身份是非常重要的起平衡作用的因素。这是他个人安全的关键，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去维护他的身份。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他粗暴和脾气不好的原因。”

“他愿意承认错误吗？”

“嗯，有那种倾向。少校始终对维护他的身份一事感到不安。当然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他是完美主义者吗？”

“这种人格是的。”

“有因小事而整治下级的倾向吗？”

“他以一丝不苟而自豪。他不能容忍下属犯错误，因为那很可能危及他自己。”

“这样的人格，又这样热衷于追求完美，可能不犯任何错误吗？”

“嗯，大家都知道现实不是任何人能百分之百控制的——”

“然而他犯了错误也不会承认。他说谎吗？”

“绝对不会！他——你可以说他在自己心里改造现实，这样他就不会受到指责了。可是有指责别人的倾向——”

“大夫，歪曲现实难道不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吗？”

“肯定不是，它自身不是。它是个程度问题。没有一个人是完全面对现实的。”

“可是少校歪曲现实难道不比——比如说——你或其他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的人歪曲得更厉害吗？”

“那是他的弱点。其他人有其他弱点。这种弱点是绝对不会使人丧失能力的。”

“这样的人格是否容易感到大家都反对他，敌视他呢？”

“有些人是这样。这种人有一种本性，就是时时刻刻保持警惕，维护自己的尊严。”

“他会怀疑下属，容易对他们的忠诚和能力产生疑问吗？”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会的。这只是竭力追求完美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如果受到上级的批评，他会不会认为他遭到了不正常的迫害呢？”

“嗯，正如我说的，这是多种表现中的一种。全来源于一个基本的

假定：追求完美。”

“他会变得很顽固吗？”

“噢，这种人在性格上确实相当固执。内心的不安全感阻止他承认与他见解不同的人可能是正确的。”

格林沃尔德突然改变摸索式的讯问方法，转为明白准确地提出问题。“大夫，你作证说少校的行为有以下症状：性格固执、被迫害的感觉、无端猜疑、脱离现实、追求完美的焦虑、不真实的基本前提以及过分的自以为是。”

伦丁医生大吃一惊，“全都是轻微的，长官，全都调节平衡了。”

“这种综合症状有没有一个概括性的精神病术语——一个称号？”

“综合症状？谁说过综合症状的事情？你用错了术语。因为没有疾病，所以没有综合症状。”

“大夫，谢谢你的纠正。我改用别的措辞来表述吧。这些症状是不是属于神经机能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普通的精神病？”

“当然，我知道你的目的何在。它当然是一种妄想狂型的人格，但那不是一种使人丧失能力的疾患。”

“哪一种人格，大夫？”

“妄想狂型的。”

“妄想狂型的，大夫？”

“对，妄想狂型的。”

格林沃尔德看了查利一眼，然后慢慢地环顾四周，看了看审判员们一张一张的脸，他开始走回自己的桌子。查利站了起来，飞行员说道：“我还没盘问完，我要查一查我的笔记本。”查利坐回座位上，沉寂了一分钟。格林沃尔德在桌旁翻着笔记本。“妄想狂”一词悬在空中。

“大夫，在奎格少校这样的妄想狂型的人格中你如何区分疾病和调节呢？”

“像我反复讲过的，”——伦丁的说话声显得疲惫和恼怒——“它是个程度问题。在精神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正常的。也许你就是轻微的狂躁抑郁症患者。也许我就是轻微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千百万人都带着这些经过调节平衡的病情过着正常的生活。它们在身体上的类似情况为脊柱前凸、心杂音以及只是个别的弱点而不是使人丧失能力的因素。你必须去寻找使人丧失能力的因素。”

“这种使人丧失能力的因素是绝对的东西呢还是相对的东西，大夫？”

“你是指什么？”

“嗯，一个人能有这样一种妄想狂型的人格吗？这种人格不会使他丧失担负次要职务的能力，但会使他丧失指挥能力。有这种情况吗？”

“可以这么想像。”

“那么作为负责通讯的军官，他就没有精神疾病——但作为舰长，他就有精神疾病了，这么说对吗？”

“你在胡乱地、很不准确地使用医学语言。”伦丁怒气冲冲地说道。

“对不起，大夫。”

“在奎格舰长的病例中，我的医疗小组没有发现他丧失了指挥能力。”

“我记得那份证词，长官。你能讲一讲吗，大夫，要到什么程度妄想狂型的人格才会使人丧失能力呢？”

“当这个人失去了对自己及其周围的现实的控制的时候。”

“对现实控制不了的已经丧失能力的妄想狂患者有什么症状？”

“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例如变得迟钝、狂乱、精神崩溃——完全取决于环境。”

“这种使人丧失能力的因素会在个人交谈中表现出来吗？”

“对一个有经验的精神病医生来说，是这样的。”

“你是说病人会变得狂乱或迟钝？”

“不，我的意思是说精神病医生能查明使人丧失能力的机制、僵化、受迫害的感觉、摆脱不开的念头等等。”

“为什么需要精神病医生呢，大夫？一个受过教育的有才智的人，像我自己，或军事检察官，或审判员就不能查明妄想狂患者吗？”

伦丁医生嘲讽地说：“显然你不太熟悉他们的表现形式。这种神经机能病的突出表现为表面上极其貌似有理，而且一举一动很正常很有说服力。尤其善于自我辩解。”

格林沃尔德看着地板沉思了半分钟。所有的审判员同时移动了一下座椅上的身子，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大夫，我想提一个关于具有妄想狂型人格的指挥官的假设性问题——假设他做了以下的事情：遭到炮火袭击时不知所措惊呆了，于是逃跑了；他损坏了公物却百般抵赖；他伪造官方记录；他敲诈下属的钱财；他小题大做滥施惩罚。他是不是丧失了指挥能力？”

在全体审判员的注目凝视下，伦丁等了很久之后说道：“这是一个不完整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了吗？”

“假设说他完成了。”

“嗯，那么，他——他不一定丧失了能力，对，他显然不很招人喜爱。这是你们军官的业务水平问题。如果你们还有别的人跟他一样有指挥能力，那么最好就用别的人。如果是在战场上，而且缺乏指挥人员，那么你们可能不得不用他。这是战争的另一种冒险。”

“伦丁大夫，作为专家证人，你会说应该恢复奎格少校对一艘美国海军舰艇的指挥权吗？”

“嗯，我——这个问题毫无意义。那是人事局的事。这个人没有精神疾病。我反复讲过妄想狂型障碍，不管多轻微，都是一种使人心灵扭曲的疾病，使与其共事的人感到极其讨厌。在战争中你得将就使用。他没有丧失能力。”

“你愿意让你的儿子在奎格舰长的指挥下作战吗？”

伦丁很不高兴地看了军事检察官一眼。检察官一跃而起，“反对，提问者要求的是个人情感的反应，而不是专家的意见。”

“我收回这个问题，”格林沃尔德说，“谢谢你，伦丁大夫。辩护完毕。”

布莱克利上校说：“本庭希望澄清一点。”其他审判员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审判长。“大夫，可能有这种事吗——在压力下暂时丧失能力，不是完全崩溃？或者——嗯，我这么说吧。一个有小病的人并未丧失承受通常的指挥工作压力的能力。现在假设由于最严重的紧急情况这种压力增加了很多倍。工作效率会降低吗？会不会使人很容易变得头脑不清，惊慌失措，结果做出错误的判断呢？”

“嗯，有可能。极大的压力几乎使所有的人都那样，长官。”

“指挥官是不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是的，但是老实说，长官，他们也是人啦。”

“很好，大夫，谢谢你。”

查利重新直接讯问，并引导伦丁多次地以不同的方式断言奎格现在没有，以前也从未丧失过能力。这位医生是以带委屈的强调的语气讲这些话的，讲话时还常常侧过脸看一眼被告律师。

“伯德医生是我最后一名证人，长官。”查利对法庭说，随后传令兵

便出去传唤第二位精神病医生。

“很好。”布莱克利说，看了看钟。这时是2点5分。进来的这位上尉身材极瘦长，一头黑发，肤色灰黄，五官轮廓分明而机灵，显得很年轻。他那深陷的大眼睛为棕黄色，目光十分锐利。眼神中露出狂热。他长得也相当漂亮。

在查利的讯问下，他肯定了伦丁医生所说的关于奎格的每一句话。他以轻快、清楚而又柔和的语气十分肯定地说奎格现在适合担任指挥，过去也从未不适合过。查利问：“马尼拉医生同意你和伦丁医生的看法吗？”

“他同意。”

查利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发现过能表明这位指挥官有被称为妄想狂型的人格的迹象吗？”

“嗯，我倒觉得称它为带有妄想狂特点的强迫性神经症的人格更恰当。”

“但它不表明是精神疾患吗？”

“对，不是。”

“你们医疗小组的报告用了‘妄想狂型的人格’或‘强迫性神经症的人格’这样的术语吗？”

“没有。”

“为什么不用，大夫？”

“嗯，在精神病治疗中，术语所表达的意思是很不准确的。即使对同一学派的人来讲，同样的术语可能指不同的事情。‘妄想狂型的人格’听起来有使人丧失能力的意思，但实际上不是，至少对我或伦丁医生或马尼拉医生来说不是。”

“那么从精神病治疗的三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奎格舰长都是健康的吗？”

“是的。”

“大夫，你们一致同意现在奎格舰长在精神上是健康的，而且在12月18日他被别人以精神疾病为由草率地解除职务时也一定在精神上是健康的，是不是？”

“这是我们一致的结论。”

“没有问题了。”

格林沃尔德走到证人面前，“大夫，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有一种叫精神疾病的东西吗？”

“嗯，里面讲过有精神障碍的人和经调理的人。”

“但是有障碍的和经调理的这两个术语大致相当于外行所说的有病和没病，对吗？”

“非常笼统地讲，是这样。”

“你会说奎格舰长有自卑感吗？”

“会的。”

“根据什么呢？”

“童年时严重的创伤，但是它们已经得到很好的补偿了。”

“得到补偿的和经调理的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肯定有。”

“你能解释解释吗？”

“嗯——”伯德微笑着坐回椅子上，“假设一个人有某种自己未察觉的深藏的心理障碍，它会驱使他做出怪异的事，使他长期处于精神紧张

的状态中，但是他永远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可以通过找到这种奇异的驱动力的出口，通过自己的毅力，通过做白日梦，通过成百上千种的意识方面的手段来进行补偿。不经过心理分析，不弄清精神障碍的所在，他就永远不能进行调理。”

“奎格舰长接受过心理分析吗？”

“没有。”

“那么，他是有精神障碍的人了？”

“是的，他是有精神障碍的人。不过，这种障碍还没有使他丧失能力。”

“伦丁大夫证明他是经过调理的。”

伯德笑了，“噢，你又玩弄起术语了。在弗洛伊德分析技术中，调理一词有特殊的意思。伦丁大夫用它大体是指病人已经对他的精神障碍进行了补偿。”

“你能讲述一下舰长的精神障碍吗？”

“不经过广泛的分析我无法准确地讲述。”

“你不知道是什么障碍吗？”

“当然知道，表面情况很清楚。奎格舰长下意识地感到由于自己刻毒、愚蠢和职位卑微，大家都不喜欢他。这种内疚和敌对的心情可以追溯到幼年时期。”

“他是怎么补偿的？”

“主要用两种方式。一是妄想狂样的方式，既无用又没有好处；一是他的海军职业，既极其有用又极其有好处。”

“你是说他的军旅生涯是他的精神障碍的结果？”

“大多数人的军旅生涯都如此。”

格林沃尔德抬头偷偷地瞥了布莱克利一眼，“请你把这一点解释一下好吗，大夫？”

“我的意思很简单，它是一种逃避，一个回到子宫里再以清白之身诞生的机会。”

查利站起身，“这种毫无关系的技术性讨论还要继续多久？”

“你反对这样提问吗？”布莱克利绷着脸说。

“我要求法庭限制被告律师讯问些令人迷惑的毫不相关的事情来浪费时间。”

“注意到了所提的要求，继续盘问。”

格林沃尔德又问道：“大夫，你曾注意到奎格舰长有怪癖的习惯吗？他用手做的某个动作？”

“你是指转动钢球吗？”

“是的，他当着你的面那么做过吗？”

“第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没做过。后来他把这事给我讲了，我建议说如果这使他感到更舒服他可以恢复这个习惯。他就恢复了。”

“请表述一下这个习惯。”

“嗯，就是在手上——任何一只手——不停地转动或滚动两个钢球。”

“他讲过这么做的原因吗？”

“他的双手老颤抖。他这么做是为了使手稳定，并掩盖住手颤抖的现象。”

“他的双手为什么颤抖呢？”

“内心紧张。这是表面症状之一。”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滚动钢球有意义吗？”

伯德不安地看了一眼审判员，“噢，这事得用技术行话来讲述了。”

“请尽量用非技术语言来讲。”

“嗯，不对这个人进行精神分析，你只能对表面征象进行猜测。它可能是被抑制的手淫；它可能是摸了有毒的粪便团。一切都取决于——”

“粪便？”

“在婴儿世界，排泄物是一种致命的毒物，因而是一种复仇的工具。那么它会成为对世界表示愤怒和敌视的方式。”审判员们侧过脸交换了一下既感到有趣又觉得可怕的眼色。查利又站起来反对浪费法庭的时间，而布莱克利又裁定他的反对无效。审判长眯起眼睛看着这位弗洛伊德学派的医生，仿佛他是不可信赖的江湖骗子。

“大夫，”格林沃尔德继续说道，“你已经作证说舰长是有精神障碍的人，而不是经过调理的人。”

“是的。”

“那么用外行的话来说，他有病。”

伯德笑了笑，“我记得我同意说‘有精神障碍’大致相当于‘有病’。但是如按这种说法，很多人都有病——”

“但是这次审判只涉及奎格舰长的病情问题。如果他有病，你们医疗小组怎么能给他出具健康证明呢？”

“恐怕你是在玩弄字眼吧。我们没有发现他丧失能力。”

“他的病，如果极度加重，会使他丧失能力吗？”

“要是极度加重的话，会的。”

格林沃尔德突然尖锐地问道：“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吗，大夫？”

“你是什么意思？”

“假如对指挥能力的要求比你想像的要高许多倍——这种轻微的疾病也不会使奎格丧失能力吗？”

“这是荒谬的假设，因为——”

“是吗？你在海上执行过任务吗，大夫？”

“没有。”

“你出过海吗？”

“没有。”伯德渐渐失去了自信的神气。

“你在海军服役多久了？”

“5个月——不，6个月，我想，现在——”

“这个案子之前你和舰艇舰长打过交道吗？”

“没有。”

“你根据什么来估计指挥任务的压力呢？”

“嗯，我的一般知识——”

“你认为担任指挥需不需要一个天赋极高的、杰出的人呢？”

“嗯，不——”

“不需要吗？”

“不需要天赋很高的人。只要反应灵敏、有相当好的智力以及足够的训练和经验即可，但是——”

“这样的要求对一个，比如说，医术高明的精神病医生就足够了吗？”

“嗯，不完全如此——就是说，那是不同的领域——”

“换句话说，当精神病医生比当海军舰艇的舰长需要更多的才能吗？”这位律师朝布莱克利看了看。

“它需要——就是说，需要不同的才能。是你在进行使人反感的对比，不是我。”

“大夫，你已经承认奎格舰长有病，你比伦丁大夫讲得更明白。剩下的惟一问题是，病情如何，你认为他还没有病到足以使他丧失指挥能力的程度。我认为由于你显然不太了解对指挥能力的要求，所以你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伯德看上去像个受了欺侮的男孩，他的声音在颤抖，“你故意替换有病这个词，它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有偏差的词，正确的——”

“对不起，打断你一下，哪一类词？”

“有偏差的、含蓄的、令人讨厌的——我从未讲过他有病。我充分了解对指挥能力的要求，不然我自己会认为我没资格参加医疗小组——”

“也许你应该这样认为。”

查利大声叫道：“证人受到了纠缠。”

“我收回我的最后一句话。没有问题了。”格林沃尔德大踏步地向座位走去。

查利费了十分钟试图让伯德收回‘有病’这个词。这位年轻的医生不高兴了，他开始发牢骚，固执己见，说了一长串医学术语。他拒不放弃‘有病’这个词。查利最终原谅了这位执拗的、抱敌视态度的精神病医生。作为证据，他引用了医疗小组的诊断报告、乌里提环礁的医生的诊断报告、奎格的几份体检报告以及“凯恩号”的各种各样的航海日志和记录，他的陈述便结束了。

“现在的时间是3点，”布莱克利说，“被告律师做好陈述案情的准备了吗？”

“我只有两位证人，长官，”飞行员说，“第一个证人就是被告。”

“被告要求获准作证吗？”

看见律师点头，马里克站起来说道：“我要求允许我作证，长官。”

“速记员将肯定地把所提的法定要求记录在案——被告开始陈述案情。”

马里克讲述了12月18日早上事情的经过。它是威利·基思的说法的重复。格林沃尔德问道：“你接替舰长的时候军舰是不是到了极其危险的最后关头？”

“是的。”

“你根据什么事实做出这样的判断？”

马里克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嗯，有几件事，像——嗯，我们无法保持航向。我们在一个小时内三次突然横转。我们倾斜得太厉害，连倾斜仪都无法记录了。我们的驾驶室里从船舷涌进了很深的水，发电机的供电快中断了，灯和陀螺仪时灭时明，军舰对应急舵和轮机的调整都没有反应，雷达受到海面反射信号的严重干扰，看不见信号。我们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控制。”

“你向舰长指出了这些事态吗？”

“反复向他讲了一个小时，我恳求他压舱和顶风行驶。”

“他的反应是什么？”

“嗯，大多数时候是目光呆滞，一声不吭，要不就是老说他自己的想法。”

“什么想法？”

“我想是保持舰队的航向直至我们沉入海底。”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舰长的医学日志的？”

“向夸贾林环礁发动进攻后不久。”

“你为什么要写它？”

“嗯，我开始认为舰长可能患了精神疾病。”

“为什么？”

“他在夸贾林环礁向海里洒黄色染料标志，后来又断水，还开军事法庭审判斯蒂尔威尔。”

“详细讲述一下这三次事件。”

在副舰长讲述夸贾林环礁事件的经过时，布莱克利打断了他的话，反而仔细地讯问他关于方位、距离以及“凯恩号”与登陆艇之间的间距等问题。他对回答作了记录。“发生了这三次事件之后，”格林沃尔德问道，“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上级？”

“我对事实根据没有把握，所以我开始写日志。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以后看出我自己错了，我就把日志烧了。如果我是对的，日志就会成为必不可少的资料。”

“你什么时候把日志给基弗上尉看的？”

“草莓事件之后，那是几个月以后了。”

“讲一讲草莓事件。”

马里克不加掩饰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好了，上尉。台风过去之后，奎格舰长曾努力过重掌指挥权吗？”

“是的，在19日上午。我们刚发现了整个舰队，正准备和他们一起回乌里提环礁。”

“讲一讲发生了什么事。”

“噢，我在海图室里给战术指挥官写一份急件报告解除舰长职务的事。舰长进来了，从我背后瞧了瞧。他说：‘发信之前到我房间，咱们谈谈好吗？’我说可以。我到下面去，我们就谈了。开头还是谈原来那件事，我因策动哗变会如何受到审判。他说：‘你申请转到正规海军部队。但你知道这一事件意味着一切都完了，对吧？’接着他谈了很长时间，说他如何热爱海军，除此之外在生活中没有别的兴趣，即使弄清楚他在这次事件中是清白无辜的，但是这一事件也会毁了他以往的成绩。我说我感到对不起他，我确实觉得对不起他。他告诉我几周之后他肯定会被解职的，所以我不会有任何建树。最后他提出了建议。他说他会忘掉整个事情，绝不会去告我。他重掌指挥权，以前的事就彻底忘掉，一笔勾销了——遇上台风一时紧张出了点小事而已。”

“你对这个建议是什么看法？”

“噢，我大吃一惊。我说：‘舰长，全舰上下都知道这事，操舵手日志和舰上总值日军官日志里都写上了。我作为指挥官已经在总值日军官日志上签了字。’嗯，他支支吾吾了几句，最后说那些日志都是用铅笔写的，很笼统，而且总共只有几行字，而且这也不会是第一次依照事实把日志改过来。”

“你提醒他涂改记录是违反规定的吗？”

“我提醒他了，而他有点不在乎地笑了笑说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包括自我保全的规定。他说要么就是这样，要么军事法庭以哗变罪审判我，同时也在他的档案中留下不应有的污点，他还说他不明白几行潦草的铅笔字的价值竟然超过所有这一切。”

“你坚持拒绝他的建议了吗？”

“坚持了。”

“后来怎么样？”

“他开始恳求和乞求。他求了我很长时间，弄得我很不愉快。”

“他有失去理性的行为吗？”

“没有。他——他一度哭了起来。不过他是理智的，但是末了他大发脾气，对我说往下干吧，自寻死路，而且命令我离开他的房间。所以我就发出了那份急件。”

“你为什么不接受舰长的条件呢？”

“我不明白我怎么能接受。”

“但是台风的危险已经过去了，你认为他不能指挥驾驶军舰返回乌里提环礁吗？”

“我已经采取了正式行动，而且我不相信涂改日志会改变事实真相。还有我仍然相信他有精神病。”

“但是你刚才说他是理智的。”

“奎格舰长通常都很好，但是在极大压力下除外，那时他会在精神上丧失能力。”

“那么，24小时之后，你有了机会在舰长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将整个事件从正式记录中删去的啦？”

“是的。”

“马里克上尉，在遭遇台风的过程中你惊慌失措过吗？”

“我没有。”

“你怎么能证实你说的话呢？”

“嗯，发生的事情可以证实。解除舰长的职务后我在台风最猖獗的时候救起了‘乔治·布莱克号’的五名幸存者。我认为一个惊慌失措的军官是不能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有效地实施营救的。”

“你是有意接替舰长的职务的吗？”

“是的，我完全有理由这么做。”

“你是未经授权接替他的吗？”

“不是的，我的权力是184、185、186条款授予的。”

“你是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接替他的吗？”

“不是，我的正当理由是在军舰处于危急的时刻时舰长的精神崩溃了。”

“没有问题了。”

查利一边向马里克走去，一边以公开敌视的口气说道：“先问个问题，马里克先生，你在有效地实施营救的整个过程中舰长不在舰桥上吗？”

“他在。”

“他没有命令你绕着航行去寻找幸存者吗？”

“我是绕着航行之后他才说他命令我这么做。”

“在整个营救过程中他没有指导你吗？”

“嗯，他不停地对我的命令发表评论。”

“没有他的命令或你所说的评论，你可能有效地实施营救吗？”

“嗯，我尽量做到有礼貌，他仍然是在场的高级军官。但是我当时太忙了顾不上他的评论，我现在也不记得那些评论了。”

“他甚至不得不提醒你去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将盖货网挂在侧舷上，对不对？”

“我一直牢牢地固定住盖货网直至最后一刻，我不能让它被海浪卷走了。他提醒我，可是用不着他来提醒。”

“马里克先生，你认为你对舰长的忠诚能达到什么程度？”

“这很难回答。”

“我敢说是很难回答。百分之四十？二十五？零？”

“我认为我是忠诚的军官。”

“1943年12月你是不是违抗舰长的明确的指示准许斯蒂尔威尔72小时的假？”

“是的。”

“你能说那是忠诚的行为吗？”

“不能，那是不忠诚的行为。”

查利无法应付了，他凝视着马里克，“你承认在你担任副舰长的头几天就有一次不忠诚的行为吗？”

“是的。”

“非常有意思，那你为什么要做出不忠诚的行为呢？”

“我没有理由，以后我再也没有干过这种事。”

“但是你承认你是以不忠诚开始你副舰长任期的就像你以不忠诚结束你的副舰长任期一样吗？”

“我不承认是以不忠诚结束我副舰长任期的。”

“你听说过其他军官传开的嘲讽和侮辱你们舰长的言论吗？”

“我听说过。”

“你是怎么处罚他们的？”

“我没有处罚他们，我反复警告他们不要这么做，而且我不允许他们当着我的面讲那些话。”

“但是你没有惩罚这种明目张胆的不服从行为。你为什么不进行惩罚？”

“在某种情况下你能做的事情是有限度的。”

查利对马里克所讲的在台风中发生的事情百般挑剔，抓住他在细枝末节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和记忆上的差错。但是这位副舰长却愚钝而冷淡地承认了这些错误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坚持他所讲的那些事情。后来军事检察官把话题转到马里克的经历上，说在高中和大学时他的成绩比平均水平低，并说他没学过精神病治疗或其他科学。

“那么你是从哪里了解关于妄想狂那些夸张的观念的？”

“从书上看来的。”

“什么书？说出书名。”

“关于精神病的医学方面的书籍。”

“那就是你在知识方面的爱好吗——阅读精神病治疗的书？”

“不是，在我开始认为舰长有病之后，我就从各处舰艇的医生处借阅了这些书籍。”

“而你，凭你那点学历——你就以为你能看那些技术性很强的、深奥的科学著作了吗？”

“嗯，我从中多少学到了一些东西。”

“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一知半解坏大事’？”

“听说过。”

“你满脑子都是你并不懂的术语，而凭这一点你就冒失地根据什么精神病罢免了指挥官。这么讲对吗？”

“我不是因为书上讲了什么而解除他职务的。当时军舰确实遇到了危险——”

“不要说军舰不军舰的，我们在讨论你懂多少精神病治疗的问题，上尉。”查利用了几十个精神病学的术语向他发起攻击，要他给这些术语下定义并加以解释。他把副舰长弄得闷闷不乐，张口结舌的，只能经常重复一句话“我不知道”。

“当你说到精神病的时候，实际上你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么讲对吧？”

“我没说过我很懂精神病。”

“然而你以为你懂得足够多了可以采取完全可称之为哗变的行为了，理由就是你懂精神病的诊断法，是吧？”

“我要挽救军舰。”

“你有什么权力剥夺舰长维护舰艇安全的职责——且不说你对精神病的深入了解？”

“嗯，我——”马里克睁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

“请你回答问题！要么根据你对奎格精神病的诊断证明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要么就是严重违反海军的纪律，这是你能干得出来的。这难道不对吗？”

“如果他没病，那就是哗变行为。但是他的确有病。”

“你听见出庭作证的有资格的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了吗？”

“听见了。”

“他们的诊断是什么——12月18日那天他是有病呢或是没病？”

“他们说他没病。”

“马里克上尉，你认为你操控舰艇的能力比舰长强吗？”

“在正常情况下舰长能操控舰艇，受到压力时他就变得不稳定了。”

“反过来不可能吗——受到压力时你变得不稳定了，而且无法理解舰长的正确决定？这可能吗？”

“可能，但是——”

“在舰长和副舰长之间，海军当局会认为谁的舰艇操控能力更强呢？”

“舰长更强。”

“好了，上尉，你的所谓‘正当行为’包括两个含意，对吧——第一，舰长有精神疾病；第二，军舰处境危险——对吧？”

“对。”

“医生已经诊断他没有精神病，对吧？”

“那是他们的看法，对——”

“那么法庭一定认为舰长对军舰处境的估计是正确的，而你的估计是错误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马里克说：“是这样，除了——但是别忘了医生也可能是错的。他们当时不在现场。”

“那么你的整个辩护，马里克上尉，可以归结为一点。你在现场仓猝做出的精神病诊断——尽管你承认对精神病治疗很无知——比三位精神科医生经过三周仔细的专门检查后做出的判断更高明。这就是你的辩护，对吧？”

马里克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战战兢兢地说：“我所能讲的是当军舰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都见不着他。”

查利转过身，不加掩饰地向审判员们咧嘴笑开了。他继续问道：“你们舰上第三号军官是谁？”

“基弗上尉。”

“他是好军官吗？”

“是。”

“服役前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作家。”

“你认为他的智力跟你一样好吗？或许更好？”

“也许更好。”

“你把你的医学日志给他看过吗？”

“看过。”

“看完后他相信舰长有精神疾病吗？”

“不相信。”

“遇上台风两周之前，他是不是劝说过你不要解除舰长的职务？”

“是的。”

“然而两周之后——尽管有海军纪律的严格约束——尽管职位仅次于你，而你自己承认其智力胜过于你的一位军官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曾经说服你你的诊断是错误的——你仍旧一意孤行夺取了军舰的指挥权，是不是？”

“我接替他是因为遭遇台风时他确实犯病了。”

“难道你不认为现在不顾三位精神科医生的意见，坚持你那无知的诊断是不合逻辑的，是荒唐的自高自大吗？”

马里克愁云满面地回头朝正凝视着桌子的格林沃尔德看去。这位副舰长的前额布满了皱纹，他像一头被惹恼了的公牛，左右摇摆着脑袋，“嗯，也许听起来是那样。我不知道。”

“很好，我说，舰长提出来要你涂改正式记录的那次令人吃惊的谈

话有见证人吗？”

“没有，只有我们两人在舰长室里。”

“做了涂改了吗？有没有能支持你的说法的丝毫的有形的证据？”

“舰长知道我们谈过这件事。”

“你要靠正是你在诽谤的这位军官来确认这种对他侮辱性的诽谤吗？”

“我不知道他会说什么。”

“你是不是预料奎格舰长会在证人席上作伪证？”

“我没有预料任何事情。”

“除了有关的另一方之外谁也不能证实或否认你所讲的那番话，可不可能是你想像出来以支持你在精彩地进行辩护时想要表明的，你比精神科医生更了解精神病呢？”

“这件事不是我想像出来的。”

“你仍在想像你对奎格舰长的诊断比医生更高明吗？”

“仅仅——仅仅是遇到台风的那天早上对奎格的判断。”马里克结结巴巴地说，他那棕色的前额冒出了汗珠。

“没有问题了。”查利嘲讽道。

马里克望着他的律师，格林沃尔德微微摇了摇头，说：“不盘问了。”副舰长茫然地走下证人席的平台。格林沃尔德告诉布莱克利最后一名被告方证人奎格舰长将在上午出庭之后，布莱克利便宣布休庭。

36　奎格与格林沃尔德对阵

被告律师援引了马里克历次业绩评定报告的直接影印件作为证据，随后便传唤奎格。这位“凯恩号”的前舰长在证人席上就坐，显得跟第一天一样温文有礼和自信。副舰长对阳光、休闲和新的蓝色制服给奎格带来的变化再次感到十分惊讶，奎格就像招贴画上的海军指挥官那样威风神气。

格林沃尔德不失时机地发起了进攻，“少校，12月19日上午，你在你的房间里和马里克上尉谈过话吗？”

“让我想想。那是台风过去之后那天。是的，谈过。”

“谈话是你要求的吗？”

“是的。”

“谈话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噢，像我讲过的，我为他感到难过。我不愿意看见他因惊恐引起的错误而毁了他的一生。尤其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抱负就是终生为海军效力。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向他指出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我劝他把指挥权交还给我，而且我主动提出向上级报告事情经过时我会尽量宽大处理。”

“他有什么反应？”

“嗯，像你了解的那样，他坚持要走通往这次军事法庭的那条路。”

“你说你为他感到难过。难道你不担心这一事件会影响你自己的事业吗？”

“嗯，毕竟我当时就知道医生的结论会是现在这样，我并不非常担心。”

“你曾主动提出绝不上报此事件吗？”

“当然没那么提过。我提出的是尽力以最宽容的方式向上级报告这一事件。”

“你能怎么宽容？”

“嗯，我想有些情况是情有可原的，处境艰难时一个低级军官可能仓皇失措。那次营救行动，在我的指导下他执行得很好。我主要是这样设想的，他把指挥权归还给我就表明他认错了。这在当时是可能挽救他的惟一出路。”

“你从未主动提出过不上报这一事件吗？”

“我怎么会这样做呢？这一事件已经在各种日志中记录在案了。”

“这些日志是用铅笔写的呢，还是用打字机打的呢，或是用的其他什么方法？”

“那都没有什么区别。”

“它们是铅笔写的吗，少校？”

“嗯，让我想想。很可能是——操舵手日志和舰上总值日军官粗略的航海日志总是用铅笔写的。我认为文书军士未必能抽出时间来打印好这些航海日志。”

“你曾提出从铅笔写的日志中擦掉这一事件的记录并根本不往上报吗？”

“我没有，铅笔写的日志是不许涂改的。”

“少校，马里克上尉已发誓作证说你提出过这个主意。不仅如此，你还乞求和恳求他，甚至哭着要他同意擦掉那几行铅笔字，作为回报，你答应完全隐瞒这一事件，不往上报。”

“那不是真实的。”奎格平静而愉快地说道。

“话里一点真实成分都没有吗？”

“哼，那是歪曲我刚才对你讲的那些话。我讲的话是完全真实的。”

“你否认提过涂改日志和隐瞒事件的建议吗？”

“我完全否认。那一部分是他编造出来的。又是哭泣又是恳求，这简直荒唐。”

“你是指控他作伪证吗？”

“我没有指控他，现在他受到的指控已经够多的了。你可以从马里克先生那里听到许多关于我的稀奇古怪的事，就这么回事。”

“显然你们有一个人没有讲出那次谈话的真相，是不是？”

“看起来是这样。”

“你能证明不是你吗？”

“只要将一名海军军官8年清白的历史和一个因哗变行为而受审的人所讲的话一对比就行了。”

“那么在这件事上他讲的话和你的讲话正好相反啦？”

“不幸的是当时在我房间里没有别的人。”

“少校，你是不是曾向乌里提环礁的海军准将建议让马里克带领‘凯恩号’到林加延湾去？”

“我早想到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的，我提了这个建议。”

“按你讲的，尽管你曾看见他在紧急情况下犯过仓皇失措的错误——一种最严重的灾难性的错误后，还提那样的建议吗？”

“嗯，我没有推荐他担任指挥。准将跟我说海军极需扫雷舰。他要我抛开个人的恩怨。我确实抛开了个人的恩怨。马里克证明了我对他的培养是正确的。如果他因此而被判无罪，而我的后半生海军生涯却带上

污点的话，我仍然说当时我做得对。”

“你怎么能肯定他不会再犯仓皇失措的错误，葬送‘凯恩号’全体官兵的性命呢？”

“哦，他没再犯错误，对吧？我冒这个险是审慎的，而他不用冒险。”

“少校，‘凯恩号’在林加延湾遭到了神风突击机的袭击，然而马里克把军舰安全地带回来了。这是会犯仓皇失措错误的人能做到的吗？”

“嗯，我知道那是一次偏斜的袭击，实际上没有击中目标。不管怎么说，就我所知，在危机时刻是基弗在负责指挥。基弗是杰出的军官，全舰最好的。我更多地依靠他而不是马里克。”

“奎格少校，你接受了基思中尉给你的110美元吗？”

“有可能，我现在回想不起我接受过。”

“他作证说你接受了。”

“我接受了吗？在什么时候？”

“在旧金山湾你们丢失了一个板条箱的时候。他承担了责任，赔偿了损失。”

“对，我现在记起来了。那是一年多以前，12月份左右。他要求对丢失的东西负责，而且坚持赔偿，所以他就赔了。”

“板条箱里什么东西值110美元？”

“私人物品，我回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制服、书籍、航海仪器——日常用的东西。”

“你记得110美元这个数字？”

“大致是那个数，我不能准确地回想起来了。”

“基思为什么要对这一损失负责？”

“噢，他是小艇指挥官，负责卸货。他净下达些愚蠢而又互相矛盾的命令。水兵慌乱了，板条箱掉进海里沉没了。”

“装满衣服的木头板条箱会沉没吗？”

“我想里面还有其他东西。我有些珊瑚礁石纪念品。”

“少校，板条箱里不是完全装的瓶装高度蒸馏酒吗？”

瞬间的——只相当于是一次心跳的时间——停顿之后，奎格回答道：“肯定不是。”

“基思作证说你要他赔偿31瓶蒸馏酒的钱。”

“你会从基思和马里克那里听到关于我的许多奇谈怪论。他们是这儿的两名被告，他们会讲出各种各样的离奇的话来。”

“这个板条箱是你自己做的吗？”

“不是，是舰上木工军士做的。”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他的名字在人事档案里。他离开这艘舰很长时间了。”

“这位木工军士现在在哪儿，少校？”

“我不知道，因为准将要一名木工我就把他调到福纳福提海滩上去了。那是5月份的事。”

“你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吗？”

“不记得了。”

“是不是木工军士奥蒂斯·兰霍恩？”

“兰，兰霍恩。听起来对。”

“少校，眼下就在这儿海湾的珍宝岛上一所损失控制学校里有一名木工军士奥蒂斯·兰霍恩上士。如有必要本律师已做好安排可以传唤他。”

奎格显然无话可说了，他的脑袋耷拉了下来。他迅速地看了查利一眼，“你能肯定是同一个人吗？”

“他的履历表明他曾经在‘凯恩号’上服役21个月。他的履历上还有你的签字，需要传唤他吗，长官？”

查利说：“反对无休止地讯问关于板条箱的与本案毫不相干的问题，并要求将其从记录中删掉。”

格林沃尔德说：“我们正在证实证言的可靠性。我向法庭提出，这件事与本案密切相关。”

查利的反对被否决了。这个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奎格回答说：“嗯，问题是兰霍恩钉的是哪个板条箱。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有两个板条箱。”

“哦？”格林沃尔德停顿了很长时间，“好吧！这是基思没有提到的新问题。兰霍恩做了两个板条箱吗，长官？”

“嗯，我记不清我是当时有两个板条箱呢还是在不同的时候有两个板条箱。这些都是芝麻大的小事而且发生在很早以前，其间我有一年在战斗护航，又遇上台风，接着便是医院这一大堆事，我记不太清楚了。现在我想起来是在不同的时候有两个板条箱。”

“另一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我不记得了。就我知道的甚至可能是在以前的和平时期。”

“在旧金山湾两个板条箱都丢失了吗？”

“我刚才讲了，我对这一切都不清楚，我不记得了。”

“少校，审判中的许多事情涉及到你自己和其他军官之间的诚信问题。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要求休庭5分钟以便你好好想一想，把板条箱的事情梳理清楚。”

“没有必要，只要让我想一想就行了。”在一片沉寂中可以听见布莱克利用手掌按着铅笔在长条凳上滚动时发出轻微的格格声。奎格坐着，两眼凝视眉头的上方。“好了，现在我已经弄清楚了，刚才我说错了。我想是在38年或39年在同样的情况下，我在圣迭戈港丢失了一个板条箱，这个箱子装的是衣服。而基思丢失的那个箱子里确实装的是酒。”

“31瓶吗？”

“上下差不离吧。”

“你怎么弄到这31瓶——”

查利说：“请法庭注意，《法庭与审判团》要求证词必须是简明的、实质性的并与案情密切相关的。我提出反对使审判过程不时中断也不起作用的问题。我对被告律师在不相关的事情上大做文章以混淆主要问题的整个策略深感疑虑。”

布莱克利说：“本庭了解对证词的各项要求，感谢军事检察官强调指出这些要求。被告辩护继续进行。”

“少校，在战争期间你是如何弄到这31瓶威士忌的？”格林沃尔德问道。

“在珍珠港的军官俱乐部按全舰军官的配额一次购买的。”

“你用军舰将这些酒从珍珠港运到了美国本土吗？你知道法规——”

奎格插嘴道：“我知道有关规定，板条箱在起运前是密封了的，烈性酒在美国本土是买不到的，而在珍珠港可以买到。我连续三年执行作战任务。作为‘凯恩号’的舰长，我给自己留了这点余地，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而且我相信，正如大家讲的，高级军官享有特权。我没有向

法庭隐瞒此事的意图，我也并不为此感到羞愧。我只是在脑子里把两个板条箱搞混了。”

“少校，基思作证说是你向小艇上的水兵下的所有的命令并把板条箱弄丢的。”

“那是谎话。”

“他还说他在赔偿损失之前你拒绝在他的请假条上签字。”

“那也是谎话。”

“这好像又是诚信的问题了，长官——这一次是你的话和他的话不一样了，对吧？”

“你从基思那儿听到的关于我的话全都是谎言。他对我有一种疯狂的仇恨。”

“你知道为什么吗，长官？”

“我说不清，多半是他怨恨我伤害了他的老朋友，那个水兵斯蒂尔威尔，其实他说的伤害是他自己想像出来的，这两个人的感情特别深。”

“什么感情，长官？”

“嗯，我好像觉得只要基思认为我在斜视斯蒂尔威尔他便又是尖声喊叫又是大发牢骚，就像我作弄了他的老婆什么的。我不知道如何以别的方式来解释这两个人那么快地纠结起来支持马里克解除我的职务，他们肯定相互之间十分亲密而且有一种默契。”

“少校，你是不是说基思中尉和水兵斯蒂尔威尔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

“我没有说什么呀，”奎格狡猾地咧嘴笑着说，“我在讲述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的明显的事实罢了。”

格林沃尔德转过身看着布莱克利，“法庭要警告证人这样含沙射影地指控他人的严重性吗？”

“我没有含沙射影地说任何事，长官！”奎格带着鼻音说，“我没听说过这两个人之间有任何不体面的事，我否认含沙射影地指任何事情。我说的是基思总是站在斯蒂尔威尔一边，这是世界上最容易证实的事情，这就是我所说的或所指的，我对歪曲我的话表示愤慨。”

布莱克利满脸不高兴地紧皱着眉头问格林沃尔德：“你还要继续这个话题吗？”

“不用了，长官。”

“很好，往下问吧。”

“奎格少校，‘凯恩号’在珍珠港拖靶期间，你是不是驾着舰艇从你自己拖缆上方驶过并且把拖缆弄断了？”

“反对！”查利又站了起来。布莱克利毫不掩饰地以厌恶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后便命令休庭，并示意两位律师留在后面。

查利的脸皮成了铅灰色，“我请求法庭原谅，我必须提出反对，拖缆这件事是最后一根要命的稻草了。被告律师的策略凌辱了诉讼程序的尊严。他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这次审判变成了对奎格少校的军法审判。他没有拿出跟案情有关的任何证据。他不为别的，只是竭力诽谤和诋毁奎格。”

格林沃尔德说：“长官，军事检察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以为有了三位精神病科医生的检查报告所以他接手的是一个初步证据确凿的案件。也许他要被告转而供认有罪。但是我要说应该由法庭而不是由一直留在海岸上的医生，不管他们多么高明，来判断在台风期间‘凯恩号’的舰长是否在精神上完全正常能保持镇定并履行职责。这是问题的直接争论所在。我没有别的办法来进行辩护，我只能回顾证人在遇到台风之前的各种紧急情况下履行职责的表现。”

“律师暂时离开。”布莱克利宣布道。

“我必须郑重申明，”军事检察官说，“在我看来，如果我的反对被否决，而复查当局又不同意法庭的裁决，那将使整个诉讼程序无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会产生审判不公的后果。”

“很好，休庭。”

等候了15分钟，当各方返回审判室时布莱克利和其他审判员神情十分严厉。“反对无效，证人必须回答问题。”查利惊得目瞪口呆，慢慢地坐了下来。速记员念了记录中关于拖缆的问题。

奎格立即回答道：“嗯，那我就讲那次我遭到诽谤的经过。我看见一些防空炮弹在右舷附近爆炸。我十分担心我这艘舰可能在敌方的炮火射程之内，我们当时正处在枪炮射击区域内。我观察着炮弹的爆炸，就是这同一个水兵斯蒂尔威尔——非常爱幻想而且不可靠的家伙——在操舵。他没有提醒我我们正在转360度。最后我看出了正在发生的情况便立刻反转航向，我记得很清楚，我避开了拖缆没有从它上方通过。然而转弯时拖缆断裂了，顿时传出许多恶毒的流言，主要是斯蒂尔威尔和基思散布的，说是我把拖缆砍断的。在我写给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的报告中，我把这一不幸事故归咎于拖缆有缺陷。他知道这一恶毒的流言，他也了解所有的情况，而且他仍然接受了我的报告。我的报告已经存档。所以我说有人认为这一恶毒的流言确有其事，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对此事的判断更为可靠。”

格林沃尔德点点头，“你说防空炮弹的爆炸分散了你的注意力。还有别的事情分散你的注意力了吗？”

“那个我想不起来了。”

“当你那艘军舰转过360度的时候你是不是由于一个名叫额尔班的信号兵露出了衬衣下摆正在没完没了地训斥他？”

“这是谁讲的——又是基思？”

“少校，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好吗？”

“这当然是恶毒的谎言。”

“当时额尔班在舰桥上吗？”

“在。”

“他的衬衣下摆露出来了吗？”

“露出来了，而且我训斥了他。我训斥了他两秒钟。我没有在那些事情上耗费时间的习惯。那时防空炮弹在爆炸，就是这些爆炸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你提醒舰上总值日军官或副舰长注意这些防空炮弹的爆炸了吗？”

“我可能提醒他们了，我不记得了。我不会一出事就哭着跑去找总值日军官，我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既然衬衣下摆的事已经提出来了——整个事情是非常典型的基思的歪曲——我要说作为主管军纪的军官基思理应负责执行军容风纪的条例，而他对这项工作却敷衍塞责。于是我向基思施加压力要他关注衬衣下摆外露的事，而他老是逃避责任。据我所知这便是他恨我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他散布流言蜚语说我砍断了拖缆的原因。”

“少校，基思中尉作证时没有提到这一点。你能说出一名能作证说他目睹了防空炮弹爆炸的军官的姓名吗？”

“也许他们都看见了，另外还有可能他们谁也没看见。那是15个月以前的事了，而且我们一直在进行战争，我们要关注的事情很多，没有把珍珠港外面几枚防空炮弹爆炸的事放在心上。”

“向夸贾林环礁发起进攻的第一天早上你在雅各布岛外面的海面上扔过黄色染料标识吗？”

“我可能扔过，我想不起来了。”

“你下的命令中包括扔标识吗？”

“我不记得了。从那以后还发起了几次进攻。”

“你还记得在进攻时你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吗？”

“记得，引导一队攻击艇到达向雅各布岛发起进攻的出发线。”

“你完成那项任务了吗？”

“完成了。”

“你为什么扔染料标识？”

“我不能肯定我扔过标识。”

“少校，那天早上‘凯恩号’的各项命令是有记录可查的。而记录中没有提到扔染料标识的事，法庭听到多次证词都说你扔过标识。你否认这一证词吗？”

“嗯，这样说来好像我可能扔了标识以便清楚地标出出发线，这事在我脑子里是模模糊糊的。”

“出发线离海滩有多远？”

“据我的回忆，1000码。”

“你离攻击艇很近，引导它们进入作战区了吗？”

“噢，我不能让舰艏两侧的波浪把它们打翻了，我自然在前面一些。”

“在前面多远？”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年以前——”

“50码？20000码？”

“嗯，我不知道。几百码吧，也许。”

“少校，你在攻击艇前面一海里行驶，投放标识后高速返回，留下攻击艇自行尽其所能地去寻找出发线，对吗？”

查利跳起来，“这个问题是侮辱性的，是可耻的诱导。”

“由于少校的记忆力不好，我愿意收回这个问题，”格林沃尔德疲倦地说道，“那就继续讲一讲更近的一些事情吧。”

“本庭要讯问证人。”布莱克利说。格林沃尔德退到自己的桌子跟前，观察着审判长的脸色。“奎格少校，”布莱克利说，“鉴于证词思路涉及到的问题，我敦促你认真地回想回想给出正确的答案。”

“我肯定是在努力那样做，长官，但是正如我讲过的这些都是小事，而自从夸贾林战役以来我已经经历了多次战斗以及台风，眼下又是这一大堆事——”

“我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有必要本庭可以要求休庭数日以便从那些攻击艇的官兵那儿获得他们的作证书。如果你能好好想想就一些事实的要点做出明确的回答，那将有利于公正司法。首先，你能回想起来你下的命令中是否包含投放染料标识的指示呢？”

“嗯，根据我的竭力回忆它们不包含。这可以和记录查对。但是我相信我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不包含，现在记得也是这样。”

“很好，请你再解释一下你投放标识的原因好吗？”

“嗯，我想是为了清楚地标出出发线。”

“当你掉头离开海滩时那些小艇都在出发线上了吗？”

“是的，跟我估算的那么近。这一切只是正切方位及雷达量程的问题。但是我把它们带到了尽可能靠近出发线的位置。”

“那样的话，少校，如果它们已经在出发线上了，染料标识还起什么作用呢？”

奎格迟疑了，“嗯，你可以说它是个安全因素。只是另外一个附加的标识。也许我错在过分谨慎，要确保他们了解各自所处的位置，但是还是那个道理，我始终相信为安全着想是不会犯错误的。”

“从你和这些攻击艇会合集结的那一刻，少校，到你投放标识的那一刻，你和攻击艇之间的最大间距是多少？”

“噢，水上的距离，尤其是那些低矮的攻击艇，是很难测准的。”

“你和它们保持在喊话的距离内吗？”布莱克利稍带辛辣而不耐烦的口气问道。

“喊话的距离？不是，我们是用旗语通话的。如果我保持在喊话距离内，我这艘舰掀起的浪会把它们打翻的。”

布莱克利指着长条凳最左边的红头发军官说：“墨菲上尉对审判员们说他曾在三次进攻中在类似的情况下是一条攻击艇上的军官。他说一般的做法是保持喊话的距离，间距从未超过100或150码。”

奎格垂头弯腰地坐到座位上，两眼从眉头底下看着这位上尉，“嗯，那可能。那天有风，船头两侧掀起了很高的浪花。用信号发信息比对着喇叭筒叫喊更简便些。”

“是你指挥驾驶的吗？”

奎格停顿了一阵，“我现在回想起来是马里克指挥驾驶的，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必须警告他因为他把间距拉得太大了。”

“多大？”

“我说不准，但是有时肯定间距太大，于是我把他叫到一边警告他不要离这些小艇太远。”

“为什么副舰长在指挥驾驶？”

“嗯，他是领航员，而且也是为了即时和准确地进行指挥而不是来

回重复一连串的指令——现在指挥权都回到我手里了。我想起来了我投放标识是因为马里克把间距拉得太大了，我要那些攻击艇肯定而确切地知道出发线在什么地方。”

“当你看见间距拉大的时候你叫他减速了吗？”

“嗯，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我可能观察着海滩有几秒钟，随后我就看见我们往外跑了。所以我就投放了标识，以便弥补马里克逃离攻击艇后未尽的职责。”

“这就是你确凿有据的回忆吗，少校？”布莱克利的脸色十分严厉。

“这些都是事实，长官。”

布莱克利对格林沃尔德说：“你可以继续盘问。”

这位律师斜靠在桌子上立即问道：“奎格少校，发动进攻时你是不是老呆在舰桥上远离海滩的一侧？”

奎格恼羞成怒地说：“这是侮辱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不是。我必须随时在舰桥的各个侧面，不停地从一侧跑到另一侧，因为在紧急战备状态时马里克是领航员而基思是我的总值日军官，而他们两人总是急匆匆地躲到舰桥的安全一侧，于是我得身兼三职既是舰长又是领航员和总值日军官，这就是我必须不断地从舰桥的一侧跑到另一侧的原因，不管他们在法庭上怎么编造我的谎言，这才是真实情况。”

格林沃尔德张着嘴发呆，脸上毫无表情，两眼直盯着坐在椅子上挪动身子的审判员们。“少校，”奎格刚一平静下来格林沃尔德便问道，“你还记得进攻塞班岛时美国军舰‘斯坦菲尔德号’遭到海岸炮台袭击时的那件事吗？”

“我绝对肯定记得。”这位前舰长喘着粗气怒视着格林沃尔德，“我不知道他们在法庭上就那件小事说了多少谎言，但是我也将很高兴把这件事的记录改正过来。正是我们现在谈论的同一位基思先生又是喊又是

叫地在舰桥上到处乱跑，进行了一场存心引人注意的表演要我向海岸炮台开火，而当时‘斯坦菲尔德号’正好挡住了我的射击线路，开炮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驶回到巡逻战位，因为那才是我们指定的任务，进行巡逻，而不是以炮火封锁海岸炮台，而那架飞机已沉入海底没留下任何痕迹，至于‘斯坦菲尔德号’它完全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凯恩号’的旋转圈有多大，长官？”

“1000码，但是——”

“长官，在转1000码的圈时难道‘斯坦菲尔德号’不会移出你们的射击线路使你们能清清楚楚地向海岸炮台开火吗？”

“就我所知‘斯坦菲尔德号’和我的航向是平行的，我看不清开火的线路，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本庭要讯问证人。”布莱克利说。

查利站了起来，“长官，这样的折磨把证人搞得狂躁不安了，这是显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要求休庭给他喘气的时间——”

“我一点儿也没狂躁不安，”奎格大声叫嚷道，“我很高兴在这儿回答任何和一切问题，而实际上我要求给我一个机会把以前的证词中诽谤的不实之词的记录改正过来。我在‘凯恩号’上的15个月中没犯过一个错误而且我能证明这一点，迄今为止我的履历是清白的而且我不想让那些不忠诚的军官用一大堆谎言和被歪曲的事实把它玷污了。”

“少校，你愿意休庭一次吗？”布莱克利问。

“肯定不愿意，长官。如果由我决定的话，我要求不要休庭。”

“很好，在这次事件中‘斯坦菲尔德号’被击中了吗？”

“没有被击中，长官。”

“它遭到交叉射击了吗？”

“是的，它受到了交叉射击，长官。”

“你想不出办法给它火力支援吗？你努力这样做过吗？”

“正如我说过的，长官，它挡住了我的射击路线而我对形势的估计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任务是回到反潜战位而不是绕来绕去地向海滩猛烈开火进行存心引人注意的表演，这便是我的指挥决策而且我要坚持这一决策，因为它符合现有的每一种学说，长官。这是个任务的问题，我的任务就是巡逻。”

“少校，当敌人向你自己或你的友邻部队开火时，你不认为向敌人还击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吗？”

“当然是，长官，如果射击路线清晰的话。然而，‘斯坦菲尔德号’挡住了我的射击路线。”

布莱克利扫视了两边的审判员们一眼，他的眉毛皱了起来，然后向格林沃尔德微微点了一下头。这位律师问道：“少校，12月18日早上，你被解职的那一刻‘凯恩号’是处在最危险的关头吗？”

“当然不是！”

“那一刻它面临极大的危险吗？”

“肯定没有，那艘军舰完全在我控制之下。”

“在10点的时候——也就是你被解职后大约15分钟——当马里克已经向北行驶时你对其他军官讲你也原打算向北行驶吗？”

奎格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掏出了两个闪闪发亮的钢球。“是的，我确实讲过，那原本就是我的想法。”

“少校，如果这艘舰没有遇到危险，你为什么要离开舰队的航向呢？”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奎格说道：“噢，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致的地

方。我在证词中反复讲过我的原则是安全第一。虽然我说这艘军舰没有遇到危险但台风到底是台风而且我正要决定顶着风浪驶出去。我本来可能在10点钟按决定做的而后来又可能没那么做。我仍然在衡量所有的因素但是像我讲的我控制着军舰而且甚至在马里克接替之后我也保证军舰继续处于控制之中。我从未放弃我的职责。”

“那么马里克决定向北行驶不是惊慌失措的荒唐的错误了？”

“他犯的惊慌失措的错误是解除我的职务。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让他再犯严重的错误啦。我并不想以‘凯恩号’上所有人的生命为代价来证明我是正确的。”

“奎格少校，你看过马里克上尉的医学日志吗？”

“我看过那本有趣的文件，是的，长官，我看过。它是我见过的由谎言、被歪曲的事实以及半真半假的话组成的最庞杂的大杂烩，而我极为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要把我这方面要讲的话全写入这部记录中去。”

“长官，那就请你提出你的说法，或确凿有据地评论一下日志中讲到的那些事情。”

“嗯，好吧，先从草莓那件讨厌的事讲起，事实的真相是我被我的副舰长和这位尊贵的绅士基思先生出卖、抛弃和欺骗了，而且他们两人一起把我的军官食堂搞糟了，结果弄得我得罪了全舰上下所有的人，也得不到任何军官的支持——这样一来，就拿草莓这件事来说吧——啊，如果这还不算企图使罪犯免受正义惩罚的十足的阴谋的话——马里克精心地隐瞒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就是我采用排除法确定无疑地证实了有人弄到了冰柜的钥匙。他说是炊事员吃了这些草莓但是我要是不嫌麻烦的话我可以用几何学的方法向法庭证明他们不可能吃了草莓。又要谈到用水的事情了，当时水兵们每天要洗七次澡而我们的蒸发器肯定有一半的时间出故障，于是我反复教育他们要执行节约用水这一最简单的原则，可

是他们不听，关心水兵的英雄马里克先生要继续纵容他们而且——或者就拿咖啡的事——不，嗯，还是先说草莓的事——一切都取决于彻底搜查那把钥匙而马里克跟往常一样在基思先生的帮助下却逃避责任，回避这件事。只是装模作样地采取了许多毫无结果的行动，而且——比如把不断地烧毁国家财产咖啡壶的事当作笑料，这是自马里克以下每个人的态度，没有责任感。尽管我反复强调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所有这些事情都将必须有个交待。这是一场持久战，总是同一件事情，马里克和基思破坏我的威信，老是跟我争论，虽然我个人是喜欢基思的而且不停地努力培养他，结果我的后背却被捅了一刀——我想我把草莓的事情都讲完了。而且——啊，对了，斯蒂尔威尔的军事法庭。那是件丢脸的事，相当有代表性——”

奎格少校接着回顾了军事法庭的事，他说这事也是基思和马里克要搞臭他的阴谋。然后他谈到洗衣房的问题、食堂结算账目的混乱以及后勤的存货清单，并以这种方式继续讲到一个又一个的话题，发泄他对军官们，主要是马里克和基思的不满。他越往下说叙述就越不清楚，他更加频繁地突然弄错时间和地点，使人更难听懂。他不停地讲呀讲，手里转动着钢球，由于他在辩解中连续得了这么多分他得意得满脸通红。格林沃尔德信步走到他的桌子跟前，靠着桌子，恭恭敬敬地听着，审判员们凝视着证人，查利低头垂肩地坐着，咬着手指甲。奎格讲出的句子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不着边际。布莱克利开始看钟。

奎格就这样不停地讲了八九分钟，最后说道：“噢，自然，我只能根据回忆大致讲讲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我漏掉了什么你们尽管向我提出具体的问题，我将一个一个地解答它们，但是我相信我已经讲了主要问题。”

“这是非常彻底而全面的回答，谢谢你。”格林沃尔德说。他从桌子上的文件夹里抽出了两份有光泽的黑色影印件。“少校，我给你看看你为马里克写的两份具有法律效力的业绩评定报告的影印件。你认得出它

们吗？”

奎格接过影印件，看了一眼，气冲冲地说：“对，是我写的。”

“请你向法庭念一念你在1944年1月对马里克的评语。”

“我已经说了，”奎格说，“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慢慢就凉下去了——”

“我们有份证词，少校。请你念念评语。”

奎格用沙哑的声音念了一段高度赞扬马里克的评语。

“谢谢你，少校。那是1月份。现在到了7月份，6个月之后，‘凯恩号’已经经历过夸贾林和塞班岛的战事了吗？”

“经历过了。”

“下列事件已经发生了吗：缺水事件、咖啡调查案、斯蒂尔威尔的军事法庭以及禁放电影等等？”

奎格迟疑了，“嗯，在那之前，已经发生了，我想。”

“请你念念你7月1日对马里克上尉的评语。”奎格睁大眼睛看着复印件很长时间，弓着背，含含糊糊地念道：“自上次业绩评定报告以来该军官履行职责不断改进。他一贯忠诚、坚定不移、一丝不苟、勇敢无畏、讲求效率。我们认为目前他完全有能力指挥一艘1200吨的扫雷舰。他热爱专业，为人正直，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军官，堪称海军后备队和正规军其他军官的楷模，怎么赞扬他都不过分。我们建议把他转到正规海军部队。”

“谢谢你，少校。没有问题了。”

格林沃尔德走回自己的桌子，坐了下来。证人以恳求的目光望着军事检察官。查利像患了风湿病的老人缓慢地站起来，他走到证人席前面，似乎正要讲话。然后他转身向着布莱克利，“不盘问了。”

“你可以退席了，少校。”布莱克利说。奎格弯着背，低着头，手里滚动着钢球，步履匆匆地走出了法庭——马里克曾上千次看见他以同样的姿态从驾驶室穿过。

格林沃尔德说：“被告已辩护完毕。”

“休庭至下午1点。”布莱克利说。

37　裁决

当查利站起来首次陈述论据的时候，他脸上的神情就像一名乘着舰艇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水兵。

“如果法庭许可，我想说明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来论述被告方提出的案情。我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它根本不是案情。它与本案的指控或说明都没有关系。它与被告人，或正在接受最高军事法庭审判的行为更毫无关系。

“被告律师在这次审判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少校，你听说过“老耶洛斯坦”这个称呼吗？’我当时就提出了反对，我现在仍然反对被告律师在法庭面前所采用的整个战略和策略。他的惟一的意图就是把诉讼程序倒转过来，结果被告就变成了奎格少校而不是马里克了。在某种程度上他成功了。他尽其所能地逼迫其他证人说出恶毒诽谤和中伤少校的许多话，而且迫使奎格在一时冲动、毫无准备、没有律师咨询、没有得到海军法律给予原告的正当的特权和保护的情况下当庭为自己进行辩护。

“即便如此，可是被告律师这样大肆诽谤、侮辱、刁钻地提问以及诬蔑证明了什么呢？让我们假设他企图证明奎格少校的一切过错都是真实的——我从未承认这一点——即使如此，他所证明的，我要说，除了奎格不是好军官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他除了试图提出少校在‘凯恩号’上的任期内判断力差、管理不好、把事情搞得很不愉快、乱七八糟之外，还能提出什么呢？这就给予马里克上尉权力可以草率地解除舰长的职务吗？我们的法庭能支持这样的先例，一名似乎犯了错误的舰长可以被下级随意解职？以及在发生此事之后舰长惟一求助的办法就是站在最高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向一名怀有敌意的站在他的违抗命令的下属一边的律师一一解答那些琐碎的牢骚问题并证明他的指挥决策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先例只会给哗变提供便利。它会彻底破坏指挥系统。

“这次审判的惟一重要问题是奎格少校是否精神失常——是精神失常，而不是错误或恶行或较差的判断力。184、185、186条只讲到舰长在完全、彻底和明显疯狂的情况下才能就地免职。被告方没有尽力去证实这一点，道理很简单，不存在疯狂的问题。不管奎格舰长犯过什么错误，他的精神状态过去是正常的，现在仍然是正常的，这一点我们大家和被告律师都知道。

“在这个法庭的军官中有哪一位和从未有过判断失误的舰长一起航行过？有哪一位已在海军服役几年以上的军官从未在具有明显的性格和性情乖僻的舰长手下干过？指挥海军舰艇可以给人带来最大的精神压力。舰长是极度受尊崇的人——在理论上。有些舰长离这一理想标准远一些，有些离得近一些。但是海军的用人原则是严格的。所以一旦发生争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指挥官要专横一些。他是受过战火考验的人，不管他有什么缺点——甚至是严重的缺点——他是能够指挥战舰的帅才。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只需引用有案可查的一个事实，本案是30年来援引那些条款抨击一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舰长的第一案。而且即使在本案中精神病科医生的科学检查结果也强有力地一致地支持海军指挥人员的任命体系。医生们都说海军将‘凯恩号’交给奎格少校是完全了解情况的。

“被告律师利用法庭给予他的回旋余地和盘托出了‘凯恩号’舰长犯过的或某些下属认为他犯过的每一次错误以及判断上的每一次偏差。法庭知道所有这些指责都是抱怨舰长对下级太严格和过分讲究细节——仅仅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诋毁海军的这位军官在炮火下是个胆小鬼，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要让法庭来判定一个胆小鬼是否能升任战舰指挥官，且在经历了15个月的战争之后一直未被上级察觉。我相信法庭一定能分清判断失误与怯懦之间的区别。我让法庭来驳斥对海军的这种诬蔑。

“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奎格少校被授予了一艘老式的、破烂的、年久失修的军舰的指挥权，他带领这艘军舰经历了15个月的战火而完好无损，并且完成了大量任务，令上级十分满意。从未见过上级责怪他的记录——却只受到下级的抱怨。他是在军官们敌视他对他不忠诚的情况下获得这些令人满意的战果的。他是在内心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取得这些战绩的，医生已经对这种内心的紧张作了说明——而被告律师却抓住它不放，徒劳地将其夸大为精神失常。奎格少校不顾自己情绪上的障碍和全体军官的不忠诚而取得的成绩表明他在自己的履历中留下的记录不是坏的，而是良好的、令人钦佩的。他是忠诚的、勤奋的、极其小心谨慎的军官，可是他被迫经受一场不公正的痛苦的磨难。

“被告显然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被告律师没有传精神病医生到庭来反驳医疗小组的检查结果。他未传医生到庭是因为他找不到这样的医生。诽谤的乌云一旦散开，事实仍然和开始时一样。美国海军舰艇的一名指挥官被随意地非法地剥夺了指挥权。所谓184、185、186条授予的权力已被医疗小组驳倒。被告方没有提出无论是精神疾病或其他方面的正当理由。专家的证词已经证明从遭遇台风直至奎格舰长被解职那一刻他操控舰艇的决策不仅是明智的、稳妥的而且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提出的最佳决策。

“事实证明被告是有罪的。在他的辩护中没有一件可以减轻其罪行的事实得到证实。我确信法庭绝不会让被告律师支配其情绪的玩世不恭的、侮辱性的企图得逞。法庭定会查明案情并说明已为事实所证实。”

查利和格林沃尔德两人举止的差异再分明不过了。军事检察官慷慨激昂地陈述完毕之后这位飞行员却显得温和、歉疚、犹豫。他的目光不断地在布莱克利和查利之间来回移动。他首先提到他是应军事法官的要求很不情愿地出庭为马里克辩护的。“我不愿意，”他说，“是因为我了解为被告辩护的惟一办法就是在法庭上揭示美国海军一名军官精神上的机能不全。这是我有生以来不得不完成的最不愉快的任务。我要说明一

点，被告方现在不认为也从来不认为奎格舰长是懦夫。被告方的整个论点基于完全相反的设想：已升任美国海军舰艇指挥官的人绝不可能是懦夫。因此如果他在炮火下行为可疑，必然另有原因。”

格林沃尔德继续以同样平静、胆怯的口气回顾了所有有损于奎格的证据，着重强调了似乎给布莱克利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证言，他强调说两位精神病科医生或以这一种措词或另一种措词都承认奎格有病。他一再重复地说应由熟悉航海生活的审判员断定是否奎格的病情已严重到使其丧失能力的程度。他简略地、歉疚地指出了奎格在法庭上的表现——回答问题模棱两可、语无伦次、改变话题、说话没完没了——作为他患了精神疾病的进一步的对他不利的证据。他很少提到马里克，说的多是奎格、奎格、奎格。

法庭辩论了1小时10分钟，最后宣告马里克无罪。

马里克和格林沃尔德在军事法庭大楼外面的人行道上被一小群兴高采烈的人围住了，副舰长的母亲搂住他又哭又笑。她是个矮胖的女人，戴一顶绿色的帽子，圆圆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样子就像她儿子的被弄皱的照片一样。笨拙、沉默、衣衫破烂的父亲站在母亲的身边，拍着她的肩膀。“凯恩号”的全体军官都在那儿。威利·基思欢呼雀跃着，拍打着每个人的后背。一片嘈杂的祝贺声和欢笑声，大家推推搡搡争着和格林沃尔德握手。“好了，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基弗高声喊叫道，“听我说，我们要庆祝一番！”

“对！对！要庆祝！我们庆祝去！我们要喝它个一醉方休！喝它个烂醉如泥！喝它个不醒人事！”——一片粗俗的齐声呼喊。

“别嚷了，听我讲好吗？一切都安排好了，在费尔蒙特共进晚餐。我已经订了个雅座，我请客。我有钱啦！”基弗喊叫道。“今天是双喜临门！今天早上我收到了邮寄来的小说出版合同和一千美元的支票！都是查普曼出版社支付的！”

远离大楼一个街区的其他水兵们都惊奇地转过身看着这一小群在炙热的阳光下又嚷又跳的狂热的军官。“我要喝它个一醉不起。”哈丁叫喊道。“我要到酒精中毒的病房里醒来。我喜欢这样。”佐根森欣喜过度地抱住一颗桉树的树干吻起来，他的眼镜掉在地上摔碎了，他眯着眼看着四周，咯咯地狂笑不止。“只上香槟酒，”小说家吼叫道，“用香槟为第五次获得自由干杯。为摆脱‘老耶洛斯坦’而获得自由！”

马里克困惑地眨着眼睛，“邀请格林沃尔德了，对吗？”

“岂止邀请！他是我们的贵宾呀，”基弗声嘶力竭地叫道，“一位正直的法官！一位来开庭审案的正直的法官！还有你的妈妈和爸爸！快给你的兄弟打电报！叫他们飞过来！你要叫谁就叫谁来！”

格林沃尔德说：“你们诸位痛痛快快热闹热闹吧。我就不去了——”

母亲抽泣着说：“史蒂夫，你是好孩子。你从来没做过错事——”

“热闹个鬼呀，”马里克对格林沃尔德说，挣脱开了母亲的搂抱。“你要是不去我也不去，这事就拉倒。”

“朋友，别把这事弄黄了，”基弗说，伸出一只胳膊搭在格林沃尔德的肩上，“没有这一次庭审的英雄到场聚会还有什么劲？”

“你才是英雄——一千美元——”律师说道，摆脱了基弗搭在他肩上的手。

基弗大声说：“我会派豪华高级小轿车和司机去接你——”

“那倒不必啦。费尔蒙特大酒楼吗？好，我一定去。”格林沃尔德转过身沿着石阶往上走。

“巴尼，你去哪儿？”马里克焦急地问道。

“我得去找查利消除一些小小的隔阂。你先去吧，史蒂夫，晚上见。”

基弗在他背后高声叫道："给查利一条擦眼泪的毛巾，代'凯恩号'向他致意！"军官们爆发出一阵欢闹的笑声。

餐桌上最醒目的装饰是一个形状像书本的洒有绿色糖霜的大蛋糕。蛋糕上用粘稠的黄色糖浆写着如下的花体字：

民众，民众

长篇小说

托马斯·基弗著

蛋糕的四周摆着一圈蕨叶和玫瑰，餐桌上摆满了鲜花、蜡烛、银质餐具和香槟酒瓶。开酒瓶时崩裂出的金银箔碎片散落在白色的桌布上。已经7点了，餐桌一端上席的椅子仍空着，还没有正式上菜，军官们已经尽情地喝得有些醉意了。老马里克先生和太太对周围的人在闹饮中讲的笑话显出不自在的微笑，每当他们的儿子放声大笑时他们也跟着笑出声来。副舰长坐在格林沃尔德的空椅子的右边，他的父母又坐在他的旁边。他们的对面并肩坐着基弗和基思，他们连珠炮似的大声讲着"老耶洛斯坦"的笑话给聚会平添许多乐趣，这成了讲不完的话题。坐在餐桌另一端的佐根森情不自禁地咯咯大笑，笑得眼泪从他那眯着的充血的两眼直往下流。自军舰返航后已到舰上报到的以前从未见过奎格的几名新来的军官睁大着眼睛好奇地听着这些笑话，尴尬地笑着，喝了大量的基弗的香槟酒。

威利非常开心，虽然他怀疑基弗在军事法庭上的表现不够君子，但他无法了解事实的真相。证人是不许互相听对方出庭作证的，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马里克没有说过一句基弗的坏话。在副舰长奇迹般被宣告无罪，威利也从恐惧中解脱出来之后，一切疑虑和担忧都统统忘掉了。他喝的小说家的香槟跟大家一样多，也许只比哈丁稍逊色一点。他的这位以前同住一斗室的老室友已进入酒精的极乐世界。哈丁不时地站起身摇

摇晃晃地见人就拥抱，基弗啦，马里克啦，佩因特啦不管是谁。他吻了一下威利，语无伦次地说："他把帽子给我让我往里面呕吐。天底下高尚的人，威利·基思——"

基弗说："天亮之前他很可能还会呕吐的。"于是威利赶紧抓起一个盛芹菜的银碗递到哈丁嘴巴的下面，哈丁也装出要呕吐的样子，这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只有两位老人困惑不解。聚会在这种愉快的情绪中进行着，后来基弗跳起来大声宣布道："他来了！大家斟满酒杯！为战无不胜的英雄干杯！为伟大的格林沃尔德干杯！"

这位律师的蓝色制服皱巴巴、松垮垮的，步履也不稳，但桌旁的人谁也没有注意，他走到桌子的一端傻乎乎地站着，一只手搭在空椅子上，微张着嘴看了看四周。"聚会时间不短了吧，哎？"他说，同时酒往十几个杯子里倒着，所有的军官大声向他问候。基弗用刀子敲着杯子叮当作响。

"好了，安静点，你们这些喝醉了的哗变者——我提议，"他高高地举起酒杯，"为巴尼·格林沃尔德上尉——有两道军衔条纹的西塞罗[1]——长有天使翅膀的达罗[2]——使军事检察官感到恐惧的人——被压迫者和被蹂躏者的救星——用他那令人敬畏的舌头屠杀了最可怕的毒龙'老耶洛斯坦'的雄辩家圣乔治[3]干杯！"

他们一齐欢呼，他们一齐喝酒，他们以不协调的吼叫声唱起了《因为他是快乐的好人》。律师站着，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嘴巴傻乎乎地抽动着，不时地露出牙齿笑一笑。"讲讲话，讲讲话！"基弗说，拍着手坐到了椅子上，大家也跟着呼喊和鼓掌。

"不讲了，不讲了。"格林沃尔德含糊地说道，但是片刻之间只剩他独自一人站着，桌旁所有人的脸都转向了他。大家都安静下来盼着他讲话。"我比你们谁都醉得厉害，"他说，"我刚才在外面和军事检察官一起喝酒了——想让他收回他骂我的那些难听的话——最后在喝第九杯威士忌——也许第十杯时——才让他跟我握了握手——"

“那太好了，”马里克说，“查利是个正派人——”

“讲话必须既大声又要快，史蒂夫——你知道吗，我在法庭上玩了一场相当肮脏的游戏——可怜的杰克，他的辩论非常出色——民众，民众，哦？”他眯着眼朦胧地看着蛋糕。“嗯，我想我应为此回敬这位著名作家一杯酒。”他胡乱地摸过一瓶酒笨手笨脚地往杯子里倒，溅洒得两手都是酒。“当然书名似有圣经的意味，对于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再合适不过了。我想你一定对美国的海军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吧！”

“我想无论如何公共关系是无法阻止其出版的。”小说家露出牙齿笑着说。

“很好，应该有人揭露那些顽固守旧的愚蠢透顶的普鲁士人。”格林沃尔德身子摇晃着，一把抓住了椅子。“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喝得可不少——不过我会讲话的，别担心——想先了解了解这本书。谁是主要人物，是你吗？”

“嗯，要知道，若有任何相似之处都纯属偶然。”

“当然我有些偏执，”格林沃尔德说，“而且我也醉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如果我写一本战争题材的小说我会把‘老耶洛斯坦’塑造成英雄的。”佐根森不满地吼叫起来，但是其他人没有一个发出笑声，于是这位少尉也安静下来，瞪着两眼看看四周。“不要大惊小怪，我是严肃认真的，我会那么写的，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吧。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变得偏执的，我是犹太人，我想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格林沃尔德这个名字就像犹太人，在我回来的路上我肯定自己是犹太人。杰克·查利说我采用了精明的犹太律师的伎俩——当然，在我告诉他他不了解的几件事之后他收回了他讲过的话并且道了歉——嗯，不管怎么说——我要把‘老耶洛斯坦’塑造成英雄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母亲。一位小个子头发灰白的犹太妇女，胖胖的，样子很像在座的马里克太太，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他实际上把“冒犯”说成了“冒失”，他说话断断续续，含糊不清。他死死地抓住的酒杯不断往外溢酒，他手上的伤疤在移植的带蓝色的皮肤边沿变成了红色。

“嗯，当然，你们诸位都有母亲，可是即使我们打输了这场战争她们的命运也不会像我母亲那样惨，当然我们不会输，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打赢了。瞧，德国人不只是在戏弄犹太人而已。他们在那边把我们熬制成了肥皂。他们认为我们是害虫，应当消灭掉，我们的尸体可以制成有用的东西。我不同意说我偏执，但我同意把尸体变成肥皂是好主意。在克拉科夫我有个叔叔和婶婶，他们现在已成了肥皂，但情况不同，我从未见过我的叔叔和婶婶，我小时候只见过他们用犹太文写来的信，可是我看不懂这些信。虽然我是犹太人，但是我不懂犹太文。”

仰着头看着他的那一张张的脸逐渐变得严肃和困惑了。

“我现在要讲一讲‘老耶洛斯坦’，讲讲他。瞧，当我还在学法律，在座的这位老基弗正在为吉尔德剧院写剧本，以及在座的威利还在普林斯顿的运动场上运动的时候，在整个那段时间里我们称之为正规军的那些人——海军和陆军中的那些保守的、愚蠢的崇尚军国主义的人正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当然他们那么做不是为了把我的母亲从希特勒的魔掌下解救出来，跟其他人一样他们参战只是为了挣钱。问题在于，归根结底——说到最后——你怎么去挣钱？‘老耶洛斯坦’虽然也是为了挣钱，但是他在保卫我们这个富裕的、沉默的、快乐的国家。与此同时的我，我却在不断改善我那能挣钱的非军国主义的自由生活。当然那时我们认为只有傻瓜才去军队服役。挣钱少，没有成为百万富翁的前景，而且头脑和身体都不由自主。这一行不适合敏感的知识分子。所以当天下大乱，德国人开始缺肥皂并认为可以过来熔炼格林沃尔德老太太的时候——谁去阻止他们？不是他的儿子巴尼，用法律书籍是挡不住纳粹的。所以我扔下了法律课本跑去学驾驶飞机。虽然我是勇敢顽强的人，可是要一年半以后我才能派上用场，谁能防止我的母亲成为肥皂盘上的肥皂呢？奎

格舰长。

“不错，甚至奎格也是个可怜而且可悲的人，的确如此，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可悲，他们当中有许多比我们更聪明，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人，如果你不是很优秀，你无论在陆军或海军都不可能干出名堂来的。不过也许达不到普劳斯特和芬尼根的《醒悟》一书中的全部标准。”

格林沃尔德停了下来，朝两边看了看。“讲到这儿我好像没头绪了。那我就提议为‘凯恩号’的得宠作家干杯吧。好，我再讲一句，我不会胡扯一通的，要是我说胡话你们就用餐巾砸我。我不能留在这儿吃晚饭所以我很高兴你们要我来致祝酒词这样我就可以完事了。我不能留下来是因为我不饿。我不是来吃这顿饭的，实际上我来吃饭是极不适宜的。”

他转身向着马里克。

“史蒂夫，问题是，这顿晚饭是个骗局，你是有罪的。一开头我就告诉你你有罪。当然你只有一半的罪。就此事而言，只宣告你一半无罪。你是个傻瓜。现在你转为正规海军的机会比竞选总统的机会还小。复查机关将认为本案审判不公，它确实如此，而且一封厚厚的谴责信将出现在你的晋升公文夹里——也许也出现在我的公文夹里——史蒂夫·马里克只得回去重操捕鱼的旧业了。我是采用欺骗性的合法的诡计为你开脱的——把奎格和一位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病科医生弄成了小丑——就像在一个桶里射杀两条金枪鱼一样——而且还非常不道德地毫不相干地求助于海军的自尊。除了用口哨吹《起锚》的小调之外我什么事都干了。惟一一次形势显得十分严峻是‘凯恩号’的得宠作家出庭作证的时候。几乎把你毁了，好家伙！既然他也是‘凯恩号’哗变的发起人，我真不了解他是怎么回事，我似乎觉得他原本和你、威利是站在一条线上的，而且他直言不讳地讲过他会永远坚持认为奎格是危险的偏执狂。瞧，把基弗拉进来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这一点你全知道，所以只要

他想踩在你身上跑出去，我能做的一切就是让他跑——”

“等一会儿——”基弗动了动身子想站起来。

“请原谅，我全讲完了，基弗先生。我要敬酒了，祝你成功！你得了满分。你追逐奎格而且击败了他，你把自己的衬衫保持得白白净净并浆得挺硬。史蒂夫永远完蛋了，但是你将成为‘凯恩号’的下一任舰长。你可以到老才退役，而且会得到许多厚厚的称职报告。你将出版你那证明海军已经糟透了的小说，你将挣上百万的美元并且娶赫迪·拉马尔为妻。你不会收到谴责你的信件，只会收到小说的稿费。所以你是不会在意我在口头上谴责你几句的，这是指什么呢？我为史蒂夫辩护因为我发现不该受到审判的人在受到审判。我为他辩护的惟一办法就是替你击败奎格。我被逼到这一步实在感到痛心，而且为我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这就是我喝醉了的原因。奎格应该受到我更好的对待，我欠他一份人情呀，你明白吗？他阻止了赫尔曼·戈林用我母亲去洗他那肥大的屁股。

“所以我不吃你的饭，基弗先生，也不喝你的酒，只是祝酒完了就走。为你，‘凯恩号’得宠的作家先生，为你的书。”

他将黄色的酒泼在了基弗的脸上。

少许的酒溅到了威利身上。事情发生得太快，坐在餐桌另一端的军官们还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情。马里克站了起来。“看在基督的份儿上，巴尼——”

律师用颤抖的手把自己推回到椅子上坐下来。基弗自动地掏出了手绢轻轻擦了擦脸，目瞪口呆地看着格林沃尔德。格林沃尔德说：“基弗，这事你打算怎么着吧，我在大厅恭候你。我们可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我们都醉了，这是场公平的搏斗。你多半会打赢我，我打架很蹩脚。”

其他军官开始焦急地互相嘀咕起来，侧过脸向基弗看了一眼。格林沃尔德大步地走出了房间，在门口附近绊了一下，小说家站了起来。一

阵难堪的死寂，仿佛刚才有人狗血淋头地大骂了一通。基弗向四周看了一眼，发出一阵笑声，谁也没正眼看他。他坐回到椅子上。“真倒霉，可怜的家伙只不过发酒疯了。我饿了，到了早上他会过来道歉的。威利，叫他们上菜吧。”

“好的，汤姆。”

除了餐具碰撞声和偶尔有人低声评论之外大家吃饭吃得很快很安静。基弗切蛋糕时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几声凄凉的掌声。喝完咖啡聚会就立即散了，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还有五瓶未打开的香槟。

威利从包间出来时好奇地扫视了大厅一周，但飞行员已经走了。

---

(1)西塞罗（108—43BC），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法律》、《论国家》等。——译者注

(2)达罗（1857—1938），英国律师，曾在许多重大的刑事和劳工案件审判中担任被告辩护人，因而闻名全国。——译者注

(3)圣乔治，英国守护神。——译者注

Ⅶ　“凯恩号”的最后一任舰长

38　神风突击队

威利在战争期间遇到的所有人之中，印象最深的是奎格舰长，以后也永远如此。但是还有一个人对他的生活和性格的影响甚至更大，一个他从未谋面也不知其名的人。威利·基思遇到这个人的第二天——那是在1945年6月下旬——他就提笔给梅·温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求她嫁给他。

这个人是一名神风突击机飞行员，在冲绳岛他为了烧毁锈迹斑斑的老旧的“凯恩号”而毁灭了自己。

当时基弗是舰长，威利是副舰长。那位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怀特舰长，已经花了5个月的时间恢复了这艘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扫雷舰的正常秩序，而且已经调去大型舰艇继续其一度中断的事业。这些旧式舰艇的指挥权渐渐落入了后备队年轻军官的手中。6月1日威利已晋升为高级尉官。一些陈旧的扫雷舰甚至让中尉当了副舰长。

显然人事局已经认定将“凯恩号”的官兵分散开是消除奎格时期痛苦的最好办法，所以四分之三的水兵更换了。法林顿是哗变事件后留下的惟一另外一名军官。马里克在无罪开释一周后即调离了该舰，被派去指挥一艘步兵登陆艇，这一耻辱结束了他转为正规海军的美好希望。没人知道奎格的下落。

现在威利管理着这艘军舰。基弗像奎格一样退到后面当了甩手掌柜——所不同的是他潜心于写小说而不是玩拼图游戏。威利很走运，怀特舰长喜欢上了他，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培训，让他当了两个月主管工程的军官，两个月的舰务官。在提升他为副舰长的公文下达之前他曾担任过枪炮指挥官。那段时间，基弗还是副舰长，总是闷闷不乐的，在舰上很少见到他的影子。他始终没有完全擦净巴尼·格林沃尔德泼在他脸上的那片黄色污斑。新来的军官和水兵全都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基弗和

威利不在场的时候，哗变和军事法庭总是大家无穷无尽闲聊的话题。“凯恩号”上的人们总的感觉是小说家不可信赖而且极其古怪。威利虽说更受人喜爱些，但是由于他在哗变中所起到的作用也遭到轻蔑。

基弗偶尔出来指挥驾驶时总是很紧张，不耐烦，粗暴，而且不停地敲打支柱大喊大叫要下面立即执行他的命令。他操纵不好舰艇，曾十几次撞瘪过供油舰和后勤舰的船帮。于是大家便随意地传开了，说那就是他老让基思先生指挥驾驶的缘由。

然而，神风突击机撞击时正是基弗在指挥驾驶。

“看，它来了！”

站在右舷一侧的额尔班发出的喊叫声几乎带着欢笑。但是随后的一瞬间基弗的声音却明白无误地带着惊恐：“开始射击！全部火炮开始射击！”就在同一瞬间，不是遵照舰长的命令而是自发地，舰上所有的20毫米火炮顿时开火了。

当时威利正在海图室里沿着航线标明方位。“凯恩号”正在前往中城湾为水雷舰队领取邮件的途中绕行于冲绳岛的南端。事前没有空袭警报。当时是上午10点，天空布满了灰色的云层。海面平静而寂寞。

威利扔下手中的铅笔和平行直尺，飞速地穿过驾驶室跑到右舷一侧。一道道粉红色弯曲的曳光弹的点线弹道直射向船头前方大约1000英尺上空背衬云层呈棕色的那架神风突击机。它正笨拙地左摇右摆地斜着向“凯恩号”俯冲下来。它是一种小而轻薄的样子陈旧的机械。当它飞近时，它的机翼似乎在不断向外伸展，而且两个红色的圆球看得清清楚楚。四条子弹弹道集中向它射击。飞机吸收了所有的子弹，平静地飘下来。现在已显得相当大了，是一架摇摇欲坠、飘忽不定的老式飞机。

“它要撞击了！”基弗和额尔班扑倒在甲板上。飞机仅在几英尺外向一侧倾斜过去。威利透过黄色的座舱盖晃眼看见了戴着护目镜的飞行

员。“疯狂的傻瓜。”他心里想着，接着蹲了下来，脸对着甲板。他以为飞机是直冲他来的。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神风突击机才撞到舰上。当威利蜷伏着身子脸颊紧贴着冰冷的涂了蓝色油漆的甲板时，他的脑海里闪过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清晰的念头。最重要的一点——这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是他为未能与梅结婚而感到撕肝裂肺般的痛苦与悔恨。自他抛弃她之后他一直很成功地摆脱了对她的思念。每当他感到疲惫或烦恼时这些思念曾涌回他的心头，但他都像对待伪劣产品一样竭力把它们摆脱掉了。现在占据着他心灵的那种对失去的快乐的强烈的向往之情和以往是不一样的。它是真情实感啊。威利以为这次完了，再说眼下这种使他瘫倒在地的恐惧已经压倒了他再不能见到梅的那种懊悔。

飞机撞击时发出的一声巨响就像公路上两辆车对撞时发出的轰响，一秒钟之后便听见一声爆炸。威利的牙齿顿时咯吱作响，脸上好似挨了一拳头，耳朵里也嗡嗡响。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看见一股蓝灰色的烟雾从厨房甲板室的后面缭绕升起，而枪炮水兵却仍旧一堆一堆地伸开四肢分散躺在那儿呢。

“舰长，我去传达紧急战备状态，然后去舰艉就位，看看情况如何——”

“行，威利。”基弗爬了起来，用颤抖的双手拍去身上的灰尘，由于刚才弄丢了帽子，头发耷拉着盖住了眼睛。他的神色惶惑而茫然。威利跑进操舵室，按下了扩音器的控制杆。操舵手和舵工以惊恐的目光看着他。“大家注意！”他高声而快速地讲道，“我舰中部遭到神风突击机的撞击，全舰进入A级状态。前部和后部的消防队紧急抢险立即出动——”一缕缕蓝色刺鼻的浓烟冒进了驾驶室，像干卷烟一样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咳嗽了几声又继续说：“向舰桥报告你们的损失情况。根据需要打开一切泡沫、喷淋和二氧化碳灭火装置。守候在弹药库冲水阀旁边——咳，咳——但是接到命令才能放水冲——”

他急速地扭转过红色紧急战备状态警报器的把手，随着警报声走出驾驶室来到船舷一侧。一团浓烟夹着一股热浪迎面扑来使他一惊愕。橙黄色的火焰往上窜得跟厨房甲板室后面的桅杆一样高，而且向前面的舰桥蔓延——风从船艉吹来。一团团的浓烟从火焰中升起，从船舷的侧翼上方滚过。“我以为你到船艉去了呢。”基弗带着怒气大声叫道，烟雾中显出他模糊的身影。他和舰桥上的几个人正在穿救生衣。

“明白明白，长官。正要去——”

威利用胳膊肘和肩膀又推又顶地才从那些拖着水龙带、挣抢着救生衣或只是跑来跑去、乱转乱嚷嚷的水兵中穿过，走到了下面的井形甲板和通道处。他冲破重重障碍到了主甲板上。这儿的烟比舰桥上少多了，而且是向高处和前面吹的。如橡树干一样粗大的红色火柱正从后锅炉房上方甲板上一个锯齿状的大洞直往上窜。被烟熏黑的水兵正跌跌绊绊地从气密舱狭窄的舱口往外爬。甲板上到处是飞机机翼的碎片。轻便快艇在燃烧。水龙带交错纠结在甲板上，脸上沾满白色泡沫，头戴防护帽，身穿救生衣的消防队员们正手忙脚乱地连接消防龙头，或拖着玩具似的红色消防桶向洞口跑去。他们的喊叫声淹没在高亢的警报铃声和从敞开的锅炉房传出的轰鸣声中，显得十分微弱。空气里充满了燃烧的气味——油在燃烧，木料在燃烧，橡胶在燃烧。

“情况怎么样？”副舰长冲着一名正竭力从气密舱爬出来的水兵大声问道。

“长官，整个机身都在下面！整个地方全着火了。巴奇叫我们快出来。他正努力关闭主燃油阀——我不知道他还出得来不——我出来之前已经打开了泡沫灭火系统——”

“锅炉怎么样？”

“我不知道，长官，底下到处是蒸汽和火——”

“你知道怎么打开安全阀吗？”威利的尖叫声盖过了四周的嘈杂声。

“知道，长官——”

“好，把蒸汽放掉——”

“明白明白，长官——”

一声爆炸，从锅炉房冲出一团白色的火焰。威利摇晃着后退了几步。火舌蜿蜒着爬上了厨房甲板室的侧面。威利推开迎面跑来的水兵挤到了正在用扳手拧主水龙头阀的贝利森跟前。“你在增大主阀的压力吗？”

“是的，长官——看来这该死的火太大了，长官——我们准备弃船吗？”

“别胡说，不能弃船。把火扑灭掉！”威利吼叫道。

“好，长官，我们一定尽力——”威利在军士长的背上拍了一巴掌，接着便艰难地从挤得水泄不通的过道里钻了出来，差点被水龙带绊倒。走到通往舰桥的扶梯跟前时他吃惊地看见基弗冷不防地从房间里走出来，手上还提着一个笨重的灰色帆布袋。

“你怎么看，威利？我们还有幸存的机会吗？”当威利向旁边挪开一步让基弗先上扶梯时基弗问道。

“我想有，长官。袋里装的什么？”

“小说，以防——”基弗将帆布袋放在旗袋旁边，眯着眼睛向船艉望去，同时咳嗽起来并用手绢捂住鼻子，甲板室上面枪炮军士正在浓烟和烈火中爬行着，一边解开纠结在一起的水龙带一边尖声地诅咒着。舰桥上的水兵——雷达兵、信号兵、音响兵——以及三名新来的军官紧紧围绕在威利的四周，睁大了眼睛凝视着他。

“舰长，事情还不算太糟——只有锅炉房——”威利开始讲述损失情况。但是他清楚地感觉到基弗没在听他讲话。舰长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船艉，两手背在身后。浓烟从他脸上飘过。他的两个眼球暗淡发黄，眼圈

发红。

一团团的蒸汽带着尖锐刺耳的声音直喷到甲板室的上空。基弗怒视着威利问道："那是什么在往上喷？"

"我叫他们打开了3号锅炉的安全阀，长官——"

在厨房甲板室上面突然传来一连串爆炸声。一阵火焰的烟火——白色、黄色以及有条纹感的红色——向四面八方喷射而出。水兵们喊叫着跌跌撞撞地都往扶梯下冲。子弹呼啸乱飞，有的砰砰地打在舰桥上。"啊！天哪，高射炮弹炸了。"基弗叫道，慌忙找藏身之地。"威利，这艘舰就要爆炸了。过一分钟弹药库——"

三个烟筒像人在呕吐一样直往外冒肮脏的黄烟。主轮机的震动停止了。军舰在滑行，速度越来越慢，开始颠簸起来。船体中部的火焰将一片橙黄色的光芒投射在灰色的海面上。"油管里进水了。"基弗喘着气说。"我们已经失去动力，传话给全体水兵准备——"

甲板室炮弹箱里的3英寸炮弹开始爆炸了，发出可怕的轰隆声和一片片白色的火光。基弗一声尖叫，摇晃了一两步，倒在了甲板上。散发出浓烈炸药气味的硝烟笼罩着舰桥。威利蹲在舰长的旁边，看见几个穿着蓝色粗布工装的水兵爬上了舷栏并跳下海了。基弗一手扶着肩膀，脚踢着甲板喊叫道："我的胳膊，我的胳膊。"鲜血从他的指间涌出直往下滴。

"舰长，你没事吧？水兵们开始跳——"

基弗坐了起来，苍白的脸显得痛苦不堪，"吩咐大家弃船吧——天哪，我的胳膊像要掉下来似的——我想我中了弹片——"

"长官，我发誓我认为我们还不必放弃——"

基弗用一条腿跪在甲板上，接着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他跌跌撞撞地走进了操舵室，用淌着血的手抓住扩音器的控制杆。"我是舰长。全

体人员弃船——”

站在门口的威利只听见操舵室里舰长微弱的说话声，没有听到大喇叭嗡嗡的回响声。“长官，”他高声叫道，“你的广播线路没有电——”

舰桥上的水兵紧紧地挤靠在舷墙上，就像牛群挤在一起相互取暖一样。“基思先生，你说怎么办？我们能跳吗？”额尔班大声地问道。

“呆在原地——”

基弗左右摇晃地走出操舵室。甲板室的浓烟里又是一声爆炸，弹片噼噼啪啪地打在舰桥上，接着便是一股热浪。“这艘军舰再也坚持不了5分钟了！”基弗跑到舷栏边上费力地往舰艉看。“瞧，后面那儿他们都在往海里跳。整个该死的主甲板一定会爆炸。”他迅速地穿过一群水兵，一把抓住那个帆布袋。“咱们走吧！全体人员往外跳——”

水兵和军官开始大喊大叫，就像地铁的乘客那样推推搡搡，争着往舷栏上爬。他们把正斜伸出身子竭力想透过刺鼻的烟雾看清舰艉情况的威利往旁边推并往下压。“舰长，后面舰艉没人跳海呀——海里的那些人都是从舰桥上跳下去的！”水兵和军官一个接一个地越过船舷跳进了海里。基弗的一条腿已经跨过了舷墙。他用未受伤的那只胳膊紧紧地夹住帆布袋。他很有条理地往上爬着，先伸出那只血迹斑斑的胳膊。“舰长，”威利向他大声喊道，“后面舰艉他们没有跳呀——他们没有——”

基弗什么也不顾了。他斜伸出身子要跳的时候威利抓住了他的肩膀。“舰长，我请求允许我和自愿者留在舰上尽力把火势控制住！”

小说家呆滞的目光闪出一丝理解。他显得很恼火，似乎威利讲了什么特别愚蠢的话。“见鬼去吧，威利，如果你要自杀我也无法阻拦你！”基弗远远地跳了出去，两条瘦长的腿胡乱地在空中摆动着。他的四周漂动着一个个的人头。只有法林顿少尉留在舰桥上，身子靠着旗袋，不时地用袖子擦擦眼睛。威利严厉地问道：“什么原因把你留下来的？”

“跟你学的，长官。”这位少尉的脸像衣领广告上的那样弄得又黑又脏，他既惊恐又孩子般高兴地咧嘴笑着。

由于没人操控，“凯恩号”猛地转向为侧面顶风，结果舰桥四周的浓烟很快消散了。甲板室的大火也被连续几次爆炸的气浪冲散了，只在四处留下一些零星的暗黄色火苗，弹药箱已变成一堆引燃的乱七八糟的破烂。威利可以看见从舰艉处升起的大团大团的白色蒸汽中闪耀着一些形状不规则的火焰。

突然他的视野宽阔了，他又见到大海和冲绳岛了，能看见恬静的绿色的丘陵和遥远的地平线了。军舰已转离航向半圈，所以他费了不少时间才弄清自己的方向，结果他发现自遭撞击后他们一点也没有移动。游佐达科峰的方向角仍是320。军舰在清波荡漾的海面上摇晃着。一缕黄烟从1号烟筒冒出。舰艇中部零落的喊叫声更彰显出四周的宁静。在海里向舰艉漂去的几个水兵不断地向舰上的人挥手叫喊。跳海的人并不多，就威利从左舷到右舷所能看到的，约有15到20人。

他内心感到极为平和并充满了力量，犹如身上披了一件短上衣。“我只知道为挽救这条破船应该做些什么。”他对法林顿说。

“明白明白，长官。我能帮你忙吗？”

“你能发动那台科勒吗——井形甲板上那个噗噗响的玩艺？”

“通讯兵曾经做给我看过，长官——”

“马上把它发动起来，把广播接线器都插上，上面都标明了。”

法林顿沿着梯子跑了下去。威利用望远镜扫视了一遍落水的人，看见舰长在离舰艉大约40码处仰面漂浮着，手里还紧紧抓着那灰色帆布袋。科勒发动机噗嗤了几下，发生起火，接着便像老福特车一样呼哧呼哧地开始运转了，他有点吃惊。他按下扩音机的控制杆，听到了喇叭的嗡嗡声。他的声音响亮地传遍了整个甲板：

“全体水兵们，我是副舰长。我要求你们不要弃船。除了后锅炉房之外，我没有听到其他地方受到损坏的报告。你们刚才听到的轰响声是预先放在厨房甲板室上面的一些弹药发生了爆炸。那儿的情况曾在短时间内显得相当糟糕。舰长虽然允许弃船，但他同时允许自愿者留在舰上尽力挽救这艘军舰。我们把那边的火扑灭掉，再给主轮机供上些蒸汽。枪炮军士就近等候准备水冲弹药库，但是要等我发话才能行动。前锅炉房——如果你们不能得到吸力那就改用前水柜，你们很可能把后面的管道弄裂了。关掉阻水阀门这样水就不会回流入前面的管道。用水泵抽掉我们排到后锅炉房的水，要保持镇静。只要记住你们受过的训练，做你们该做的事情。今天上午这艘舰仍然可以依靠它自己的动力开进海港。如果我们放弃了它，我们都会成为人事部门集中起来留在冲绳岛上的人员。如果我们坚持不舍弃它，我们就很可能回美国进行大修。大家都留在舰上吧。”

法林顿回到舰桥上。威利叫他来操舵，随即匆忙赶到舰艉去。通道上空无一人。在主甲板上几股噼啪作响的红色火焰伸出洞口，只露出短短的火苗，其他的着火点都被闷熄了，只嘶嘶作响地冒着灰色的烟雾。滑腻的泡沫和水在纠结交错的水龙带之间流淌着。水兵和军官们离着那锯齿状的洞口远远地，正在救生索旁边闲聊。有的抽着香烟，大约15个人围在甲板上那个大洞的四周不停地向锅炉房的凹处倒水。有些水兵正通过气穴将一条水龙带往下送，而从下面又传来一连串工匠们用来骂人的脏话。穿着救生衣的“肉丸子”正汗流浃背地将已经烧黑但火已熄灭的轻便快艇中油腻腻的污水有条不紊地一点一点地舀出。不再有人乱跑了。

在甲板上的简易棚外面，药剂师和两名助手正跪在地上为躺在垫子上或担架上的水兵包扎伤口。威利走到受伤的水兵面前和他们交谈，他们的烧伤都包着厚厚的浸出黄色斑块的绷带。有几个水兵在弹药爆炸时身上被划开一道道又深又长的口子，还有一名水兵的一只脚被压伤了，肿得比平常粗一倍，变成了绿色。军士长巴奇也被烧伤了。

“怎么样，军士长？”

“还好，长官。我想我只是被火燎了一下。算我走运，我爬出来之前先把主油管关了——”

“你清点人数了吗？你的人都出来了吗？”

“我找不到‘讨厌鬼’了，长官——就他一个人——我不知道，也许他就在周围什么地方——”军士长试图坐起来。威利把他推了回去。

“没关系，我会找到他的——”

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1号和2号烟筒喷出了一大团黑烟，舰身震动起来。副舰长和军士长高兴地对视而笑。“1号和2号抽吸运转了。”巴奇说，“我们没事了——”

“哦，我想我该着手将海里的那些人救上来。放心吧，军士长——”

“希望舰长洗了个痛快的澡，”军士长低声说，“他步法好快呀，奎格打不着他——”

“巴奇，住口！”威利厉声说道。他径直向前走去，从神风突击机撞击至轮机重新抽吸运行，整整过了17分钟。

在以后一小时的营救行动中，威利始终保持着基弗跳海时他所获得的那种奇怪的清晰的视觉、愉快的心情和放松而镇定的时间感。似乎没有什么难做到的事。当各个部门接二连三地向驾驶室报告受损情况时他当机立断地做出了数十项决定，在战胜了最大的一次危机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紧急情况。他缓缓地驾驶着军舰在落水的人之间行进，每当靠近他们时就小心翼翼地停住螺旋桨。

当舰长被拉到舰上时威利将指挥驾驶的权力交给了法林顿并走到舷梯旁边，基弗已无力爬上来。于是一名水兵跳入海里，游到他身边将一根绳子系在他腰间，小说家就这么弓着腰被拉出了水面，全身水淋淋

的，可是仍紧紧地抱住那湿透了的灰色帆布袋。当他被吊到甲板的高度时威利抱住了他，扶住他站稳了脚跟。基弗的嘴唇发紫。他的头发一缕缕地垂下，半遮着他那瞪得大大的充血的眼睛。“你究竟怎么做到的，威利？”他气喘吁吁地说，“简直是个奇迹，我要为你申请海军十字勋章——”

“舰长，你现在就指挥驾驶吗？你感觉好吗？”

“算了吧，你干得很好。继续干吧。把他们都救上来。我要换衣服——把药剂师叫来给我治治那该死的胳膊，痛得我要死——你清点人数了吗？”

“现在正在清点，长官——”

“很好——继续清点吧——温斯顿，帮我一把——”基弗靠着水手长的肩膀蹒跚着向自己的房间走去，在甲板上留下一长条水迹。“威利，过半小时我就到舰桥上去——清点人数——”

随着落水者一个接一个地被救到舰上，失踪人员的名单便逐渐缩小。最后在威利铅笔写的名单上只剩下一个名字没有划掉：埃弗雷特·哈罗德·布莱克，管水下士——“讨厌鬼”。一个搜寻组穿着高筒靴趟着水在受到严重损坏的被水淹了的锅炉房里仔细地寻找，他们找到了这名失踪的水兵。

当此事报告上去时基弗正好在舰桥上，他的胳膊悬在一条新的白色吊带上。“凯恩号”顶风停在它遭到撞击时的水域里。当时已是正午，被油烟弄脏的舰上弥漫着一股燃烧物散发出的陈腐的酸臭味。

“很好，清点完了，威利。每个人都有下落了——可怜的‘讨厌鬼’——去航道入口处的航向是多少？”

“081，长官。”

“很好，操舵手，转至航向081。舵工，航速15节——”

威利说："长官，请允许我到下面去关照一下运送遗体的事。"

"当然，威利，去吧。"

甲板上有的水兵正在把水龙带卷起来运走，有的水兵正在叮叮当当地清扫甲板室和主甲板上的碎片，边干边愉快地议论着他们自己的渺小英勇行为，他们向威利致意时高喊着开玩笑说要回美国一趟。一群水兵围着厨房大口大口地嚼着粗制的厚厚的三明治，或从骂骂咧咧的厨师手中抢过吐司面包，而厨师们正要点火用大桶烧汤准备午餐。一些"观光者"排成一排围着甲板上那个用绳子隔开的大洞。从黑暗的满地是水的锅炉房里传上来的搜寻组的说话声像是从被水淹了的坟墓里传出的声音一样。曾经跳入海里的两三名新来的少尉穿着新咔叽布制服站在隔拦绳的后面，笑呵呵地仔细朝大洞下面观望，他们一看见威利都默不作声了。

威利冷冷地打量了他们一会儿。他们是西部一所海军学校毕业的一伙朋友。他们经常抱怨并耽搁军官资格课程——认为它没有意义。他们为睡眠不足而牢骚满腹。他们处理急件和信函粗心大意，令人无法容忍。另外他们不停地为被派遣到"凯恩号"来过这种不如意的生活而互相怜悯。威利本想讽刺他们说如果他们除了观光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那就去把军官资格一条条写出来。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离去，爬到了气密舱下面，听见他们在他身后哧哧地笑。

当他沿着井状通道狭窄的梯子倒退着往下爬时，燃烧物散发出来的有刺激性的气体以及其他更呛人的气味几乎使他窒息。他用手绢捂住鼻子走进了锅炉房，脚下一滑摔倒在潮湿而油腻的狭窄通道上。他看见白色的日光垂直地射进锅炉房，水从锅炉里汩汩地流进流出，令人感到古怪，像做噩梦一样。搜寻组的人在左舷的远处，威利走下最后一级阶梯，冰冷而黏滑的水钻进了他的裤腿。他趟着随船身的摇摆时而没过脚踝时而深及腰间的水穿过了锅炉房。搜寻组的水兵侧身让开道，一名水兵用光线很强的电池手提灯照亮了水面。

“基思先生，等它摆过去。你会看得清清楚楚的。”

威利不习惯看死人。他过去曾见过死去的亲人躺在铺有长毛绒的棺椁里，棺椁停在光线暗淡如琥珀色的殡仪馆中，扩音器播放着风琴演奏的亲切宜人的哀乐，空气中充满了浓郁的鲜花的芳香。然而眼下没有殡仪员为“讨厌鬼”的遗体整容。在舱里的水退向一侧的几秒钟里，手提灯清晰地照亮了这名水兵，他被压在那架撞毁了的日本飞机的发动机下面，身体全压烂了，他的脸上和粗布工作服上满是黑色的油污。眼前的情景使威利想起了以前，在秋天时他常常在曼哈塞特的公路上看见的那些被压成肉泥的松鼠。要在一瞬间接受这样的事实：人跟松鼠一样是柔弱的，易于毁灭的，实在令人震惊。发黑的水又流回来淹没了死者的遗体。威利强忍住了泪水和恶心，说：“这件事是大家自愿干的。谁要是受不了可以离开——”

搜寻小组是一帮黑人。威利依次看过他们一张张脸。他们的表情都表示在死者的面前大家是平等的，不管时间多么短暂——恐惧、痛苦、悲伤和窘迫交织在一起。“嗯，如果你们都很勇敢，那好。现在要做的是在下面插入一根杠子，撬那根横梁，把飞机的残骸从他的身子上撬开。我去叫温斯顿拿些帆布到这儿来。然后你们就能用绳子把他直接从甲板上的那个大洞拉上去，而不用沿梯子拖他上去了。”

“明白明白，长官。”水兵们应道。

提着手提灯的水兵问道：“要看看那个日本人吗，长官？他在左舷狭窄通道里那堆东西上头——”

“他留下的遗骸多吗？”

“噢，不多了。它可不太刺激食欲——”

“当然，带路吧。”

那架神风突击机飞行员的尸体惨不忍睹。他坐在威利曾用望远镜看见过的座舱里已被挤压得不成样子，但似乎仍像在飞行一样。两排外露

的黄牙全烧得没了遮盖，最触目惊心的是牙齿上方的未受损坏的护目镜深深地嵌入了被毁的脸部，显得仍在凝视着前方一般。威利看了一眼他那露出的骨头和烧焦了已变成紫色的皮肉便转身离去。这些尸骨散发出的气味就像肉铺的气味一样。

“长官，就像海军陆战队士兵说的，惟一的好人就是死人。”那水兵说。

“我——我想我得去派温斯顿来——”威利小心翼翼地快速地跨过满地杂乱的飞机和甲板残片及锅炉配件来到紧急出口处，急急忙忙往上爬了出去，可以尽情地吸到芳香的带咸味的流动的空气了。

基弗没精打采地坐在舰桥上舰长的椅子里，面容苍白呆滞。他让威利引领舰艇驶进海港。下锚停泊时基弗才接过指挥驾驶权，用单调的有气无力的声音下达指令。附近其他军舰上的水兵们都停下手里的活儿注视着“凯恩号”被炸得七零八落的烧焦了的甲板以及舰身中部的那个巨大的黑洞。

威利走下舰桥，将又湿又脏的衣服裹成一团扔到自己房间里的甲板上，洗了个热气腾腾的淋浴。他穿上了洗得干干净净的咔叽布制服，拉上窗帘，伸开四肢躺在床上，不断地打着哈欠。然后他开始发起抖来。开头是两手发抖，但是很快发展到全身颤抖。奇怪的是这种发抖的感觉并不令人不愉快。皮肤底下传递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和微微的刺痛。他用一个发抖的手指头按响了蜂鸣器叫来了食堂的勤务兵。

“拉塞拉斯，给我来一个肉三明治——只要是肉，什么都行——和滚热的咖啡，滚热的——跟蒸汽一样热。”

“明白长官。”

“我要把大拇指放在咖啡里，要是手指不烫起泡，你就要受处分。”

“滚烫的咖啡，明白长官。”

吃的东西——两个厚厚的凉的羊肉三明治和直冒蒸汽的咖啡——送到时阵发的颤抖已经渐渐平息下来。威利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三明治。他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支两天前他从“讨厌鬼”那儿得到的雪茄烟，这名水兵因为被提升为下士管水员曾在军官起居舱拿出一盒烟分给大家。威利犹豫了一阵，感到抽死者给的烟有些别扭，后来他还是抽了，背靠在转椅上，双脚放在书桌上。跟往常一样，事后设想的种种情景进入他的脑海中。他看见神风突击机撞击了舰桥而不是主甲板，并把他压成了肉泥。他看见自己被弹药箱爆炸时飞来的一块碎片切成了两半，一颗高射机枪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脑袋，像那个日本飞行员一样弹药库的爆炸把他烧得只剩下裸露的半个骨架。这些设想就像精彩的恐怖故事，既恐怖又有趣，这些设想使人备感活着、安全和脱离危险的极端可贵。

后来他想到“讨厌鬼”的提升是宣判他的死刑，两天前他从现在没有受到丝毫损坏的后轮机舱调去守护锅炉房，而他就牺牲在那里。

在死去的水兵那支雪茄散发出的烟雾的笼罩中，威利转而思考起死亡、生命、运气以及上帝这些观念。也许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都有精辟的见解，但是当这些观念——不是文字，而是社会现实——突破日常发生的事情的表象而深入灵魂的时候，对其他人而言便是实实在在的折磨。半小时这样痛苦的深思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道路。现在将烟蒂捻灭在烟灰缸里的威利已不是刚才点燃这支雪茄烟的威利了。那个孩子已经永远离开了。

他开始亲笔拟一封给“讨厌鬼”父母的信。电话的蜂鸣器响了，是基弗打来的。他用平静而热情友好的语气说道：“威利，要是你全准备好了，到上面这儿来一会儿好吗？”

“明白明白，长官。马上就去。”

那天下午在井形甲板上许多水兵坐在舷栏上乘凉风，大家热烈地聊着天，发出一片嗡嗡声。威利听见大家多次地提到“基思先生”。他一走出舱门交谈声便停止了。几名水兵从舷栏上跳了下来。他们都以一种他

以前从未在他们脸上见过的眼神打量着他——直视着他。很久以前他注意到当德·弗里斯舰长把军舰操控得很利索时，他们就以那种眼神注视他。这是一种奇妙的眼神。“你好，基思先生。”几名水兵没有目的地向他致意。威利每天都要从这道舱门进出20次，从来没有人向他问候过。

“你们好。”威利对他们笑笑，向基弗的房间走去。小说家穿着红色的浴衣背靠着一堆枕头斜躺在床上。吊带空挂在他脖子上，裹着绷带的胳膊平放在床边。他正用喝水的玻璃杯喝一种深棕色的东西。他向威利晃了晃杯子，从杯口溢出几滴杯里的东西。“药用白兰地。对失血过多有特效，是药剂师开的——我敢说对经受了一整天英雄行为考验的神经也有好处。来两口。”

“我喝，谢谢，舰长。酒在哪儿？”

“床底下的储藏箱里。用脸盆里的玻璃杯来喝。好东西。自己倒吧，快坐下。”

白兰地像热水一样流进了威利的喉咙，一点刺痛的感觉也没有。他坐在转椅上轻轻地摇晃着，感到全身热乎乎的，很舒服。基弗突然问道：“看过《吉姆爵士》吗？”

“是的，长官，我看过。”

“好故事。”

“要我说，是他最好的作品。”

“妙在与今天的事件十分巧合，”小说家艰难地转过头，凝视着面容始终谦恭而茫然的威利。“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怎么讲，长官？”

“嗯，有个家伙在不该往海里跳的时候跳了下去——竟然一时冲动做出了懦夫的行为——这件事会烦扰他一辈子——”基弗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把白兰地递给我。这是我刚收到的，你看看。”

基弗接过酒瓶，把一份急件递给了威利：“‘凯恩号’指挥官17点到‘冥王星号’向沃顿准将汇报。”

“你能去吗，长官？你的胳膊行吗？”

“真倒霉，一活动就疼痛，威利。有些肌肉断裂了，不要紧。这不能做借口。恐怕我非去不可。你跟我一起去，行吗？”

“当然行，舰长，只要你认为需要我去——”

“嗯，事情的经过你比我了解得稍多一些。一想到整个那段时间我都安安全全地呆在海里，而你却在挽救我这艘军舰——”

“舰长，你的弃船决定不是懦夫行为，你根本用不着为此坐卧不安。整个甲板室被炸飞了，水兵们都往海里跳，到处是烈火浓烟，总体情况不明，任何谨慎的军官都会做同样的事——”

“你不会真的那么想的。”基弗直视着威利的眼睛说，而威利喝了一口白兰地，没有回话。

“不过，”舰长说，“如果你也向沃顿准将讲这些话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我会向准将这么讲的。”

沉默了一会儿后基弗说：“威利，当时你为什么要留在舰上？”

“嗯，舰长，别忘了，我看清了舰身中部的实际受损情况而你没有，并且你受了伤又受到了惊吓，而我没有——如果事情反过来——”

“我仍旧会跳的。”基弗将头往后一仰躺在枕头上，两眼凝视着上方。“明白吗，威利，有头脑的人也有弊病。它使我比奎格更糟糕。奎格是个愚蠢的人，他会自以为是地编造出种种站不住脚的自我保护的谎言。但是我的脑子会进行分析。我永远被我跳过海这件事拴住了，它已经给我定格了。我忘不了这件事，除非我也像奎格一样变得越来越多疑，而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的勇气不足却智力过人。完全可以把两者

结合起来——实际上也许两者之间有一定关系，我不知道——”

“舰长，请原谅，你经历过无数的艰难险阻，你流过血，你现在讲的关于你自己的那些话实在不合情理。你完全具有任何人需要具有的勇气——”

“威利，是你把钢球放在我枕头上的，对吧？”

威利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酒杯。钢球是他放的，那是因为一天早上基弗把并排行驶的一艘供油艇撞了之后尖叫着对舵工大发雷霆并处分了他。“我——对，是我干的。对不起，舰长，那真是件蠢事——”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威利。我比你更同情奎格，你没有担任过指挥是无法了解这一点的。只有你身在其位的时候才会懂得指挥的意义。那是天底下最孤独、最压抑的工作。那简直是一场噩梦，除非你是一头牛。你永远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在无边的黑暗中摇摇欲坠地往前走。有时候你会做出正确的决策，碰上好运气，有时候也很可能犯错误。你随时可能犯下一百次过失杀人罪。像德·弗里斯舰长那样的一头牛根本不明白这一点，或者说他没想那么多去自寻烦恼——另外，他具有一种不用言语表达的像识途的老马那样的稳重感。奎格没有头脑，但是他有胆量，有抱负，所以毫不奇怪他有点疯疯癫癫的。我想我一直干得相当不错——直到今天——对吧？”这种恳求的语气使威利感到既兴奋又不自在。

“当然干得很好，舰长——”

“噢，这是一场斗争。副舰长算不了什么。关键在于指挥、指挥——我不知道，要不是那个该死的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狗娘养的神风突击队队员我可以干得更出色的——”

基弗的声音哽咽了，泪水从两眼涌出。威利急忙起身，避开了基弗的脸。“舰长，我过一会儿就回来，你身体不太好——”

“哎，别走，威利。我没事。我只是为终生成为汤姆勋爵而感到非

常懊恼——”

威利不太情愿地靠在桌子边上，仍不看舰长。过了一会儿基弗冷冰冰地说：“好了，我现在没事了。再来一杯白兰地。”

泪水已从基弗的脸上消失了。他将酒瓶伸向威利，“可能是整个事情最不光彩的一面——我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哇啦哇啦瞎扯一通之后海军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做法是否明智。他们把罗兰派到航空母舰上去，把我派到‘凯恩号’上来。也许是魔鬼在作怪，我们两兄弟都经历了同样的考验，神风突击机撞击后引发的大火，罗兰为挽救他的战舰牺牲了，而我却跳——”

“舰长，你从一次偶然的事件中牵强地推断出太多的意义。你得重新振作起来，忘掉这件事。如果17点你要去见准将你应该开始做准备——胳膊碍你的事吗？”基弗作了个鬼脸，坐了起来。

“痛得要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去方便一下——好了，威利——”舰长把腿伸出床外，小心地移动着胳膊。“走之前再来一杯？”

“不喝了，谢谢，长官——”

基弗脸上带着愠怒的微笑以赞赏的目光打量着他。“我不知道你是否发现在‘凯恩号’上的两年里你已经发生了多大变化？”

“我想我们都发生了变化，长官——”

“我不像你变化那么大。还记得吗？你把那份行动急件落在你那扔在一边的裤子里整整三天？”威利露出牙齿笑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但是那天晚上我和德·弗里斯谈论你很长时间。说来也够奇怪的，是我说你是没出息的人。德·弗里斯却说你最终会成为杰出的军官，我永远也弄不明白他怎么能预见这一切呢？威利，你已经获得了一枚勋章，如果我的推荐能起作用的话——嗨。谢谢你让我把眼泪洒在你的酒杯里。这样一来我感觉好多了。”他伸手去取裤子。

“需要我帮你穿衣服吗，舰长？”

“不用啦，谢谢，威利——我还没有不中用——在身体上不中用。在军官起居舱里他们叫我什么，‘老三明治跳’？”他两眼闪闪发亮，威利也禁不住小声笑起来。

“长官，过一个礼拜大家都会忘掉这件事的——包括你自己——”

“我躺在临终床上时也会记住这件事，如果我死在床上的话，或者不管我死在什么地方。每个人的一生都取决于某一个时刻。唉——我的母亲没有把她的孩子培养成战士。不过我仍然是很好的作家，作家也是个人物呵。不管巴尼·格林沃尔德怎么看我。他可能早就料到我会跳下海去。我想我也跳进了军事法庭，虽然我仍然认为我帮不了史蒂夫——咳。要是你不再喝，我就喝最后一杯。”他用一只手灵巧地扣上了腰带，倒上酒，喝着。“最终陷入一种言语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的境地，”他说，“使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或者我完全错了。威利，你最好刮刮脸。”

“明白，舰长。”

“真该死，你已经有权再次叫我汤姆了。甚至叫我汤姆爵斯——我是说汤姆爵士——我想眼下我有点醉了。除了在小快艇上呼吸点儿新鲜空气之外什么都不管用。我们还有小快艇吗？我都忘了。”

“舰长，情况不太妙，不过马达还能转动——”

“那好啊。”威利的手已握住门把手时基弗说，“顺便说一句——”他在桌子上方的书架上摸索了一阵子，抽出一本厚厚的黑色活页夹。“这是《民众》一书的前二十章。其他章节都弄湿了。今晚休息的时候想看看吗？”

威利十分惊异，“啊——谢谢，长官——我很想看看。我正想着我得买一本来看看呢——”

“嗯，你这该死的，威利，我仍希望你买一本，别揩我稿费的油。不过很想听听你对拙作的评价。”

“长官，我肯定非常喜欢它——”

“嗯，引用比较文学的陈旧观念来——不要因为考虑军事上的服从原则而怕伤害我的感情。”

“明白，长官。”威利把活页夹夹在腋下走了出去，好像手里拿着绝密文件似的。

那天深夜他给梅姑娘写了一封信。

39　情书

夜已很深了，威利合上基弗的手稿，把它放到一边，走到舰务办公室。他打开那盏黄色的台灯，栓上门，掀开打字机的盖布。闷热的房间里是死一般的寂静，只听到船体与“冥王星号”船帮之间的碰垫发出的低沉的嘎吱嘎吱声。（“凯恩号”正停靠在这艘后勤舰旁边进行修理。）在放文件的抽屉里，他发现了一些文书军士的被撕掉的色情小说，更让他觉得有趣的是他竟读得爱不释手。威利把纸卷进打字机里，以平稳的速度敲击着键盘，一刻不停地写了起来。

最亲爱的梅：

如果说有一种经历代表我在这艘舰上的生活，有一种记忆我将永远保留，那就是从睡梦中被摇醒。我想在过去的两年中，我曾经上千次从梦中被摇醒。我从睡梦中被摇醒也是因为你，我希望一切还不太迟。

我知道你收到这封信时一定很意外。亲爱的，读一下这封信，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值得给我回信。就我所知，现在的我对你来说，并不比任何一个在格罗托俱乐部里傻呆呆盯着你的观众更重要。但我必须写这封信。

五个月没给你写信了，在这里做迟来的道歉也没有什么意义。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写信。我当时得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崇高的结论：如果要和你分手，就应该分得彻底，也不再用一些不知所云的信来折磨你。因为那时我认为你配不上我，决定永远地避开你，所以我就没有写信，请上帝宽恕我吧。

我要你做我的妻子。这是我又一次写信的原因。我确定无疑地知道，这是永远的真情，我爱你，我从来没有像爱你那样爱过任何

人，即使是我的父母。从你在卢吉的家里脱下外衣的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你了，不知你是否还记得。那一刻——在我的眼里，而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女人。随后我发现你比我更聪明，更有个性，但这些只是意外的发现，我想即使你是个傻瓜我也会爱上你的。所以我想身体的吸引是这份爱的基础，永远都是。也许你并不喜欢。你可以如此轻易地吸引成群的痴愚者，但这是事实。

事实是这样，亲爱的，这种性的吸引几乎毁掉了我们的生活，因为我那愚蠢、幼稚，而又自命不凡的心里，这像是一个陷阱。在约塞米蒂之行以后，我母亲反复给我灌输一种观点：我是被性所拖累，我不应该娶你。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改变了我，我无法告诉你。过去五个月中，在我身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我好像一下长大了五岁，现在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我已经走出了青春的迷雾，即使还远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我很清楚地知道，你和我是一生一次的奇迹。我无法理解你是如何又为什么爱上我的，因为你比我更坚强，更聪明，更漂亮，更会赚钱，所有的地方都比我好。或许是我那普林斯顿式的喋喋不休帮了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要向上帝感谢普林斯顿了。我知道那种势利的，所谓的“嫁入豪门”的思想，你根本不屑一顾。不管怎样，你爱我真是我天赐的运气。

亲爱的，我现在就好像大坝决口了，不知该先写什么。最重要的是，下次我回家的时候，你愿意嫁给我吗？无论战争仍在进行或是已经结束？我猜它会在几个月内结束，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做的事情。我要回到学校读硕士，或许还会再读博士，如果还有钱的话。之后我会找一份学校教员的工作，我不在乎是在哪儿，不过最好是在一个小镇上。至于钱，我不会用我妈妈的钱。我父亲——请上帝保佑他安息——留给我一份保险金，够我上两三年的学。我还可以课余去打工，做家教或是其他什么，政府也许还会帮助退伍军人，

就像在上次战争中一样，不管怎样，这个问题会解决的。顺便说一句，我父亲曾经好几次间接地对我说我应该娶你。他意识到我已经找到了幸福。

我知道我愿意去教书。你也一直理解我的想法。我已经在“凯恩号”上当了几个月的副舰长（天哪，我有这么多的消息要告诉你——等一会儿再说吧。），并且办了一个学习班，给水兵们讲授军事学院的课程，引领他们进入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为他们的学习提供建议，看着他们不断学习和提高，我从中得到的快乐简直无法描述，我感觉到这就是我所适合的工作。至于像弹钢琴，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成就。我没有天分。我只会简单地按按琴键，胡编一些不着调的曲子，作为周末晚上在家中的消遣倒是不错的。夜总会的生活，那些脸色惨白的该死的家伙，污浊的空气，夜复一夜毫无变化的东西，所有那些乏味的令人生厌的虚伪的音乐，虚伪的幽默混杂在一起。那一切不适合我，也不适合你，在那些夜总会里，你就像是垃圾中的一颗钻石。

关于宗教信仰。（先说重要的——我实在是有好多话要说。）我从来不信教，但看过了那么多的日月轮回，那么多人的生命在这片海上默默延续，我已经不再否认上帝的存在。现在我一有机会就去做礼拜。我是半个基督教徒。天主教总是让我感到害怕，我无法理解。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想要我们的孩子做天主教徒的话，嗯，我觉得基督教徒就是基督教徒。我不太愿意用一种我不理解的仪式举行婚礼——我正尽可能的直率，因为现在是最紧要的时候——但我也会那么做的，如果那是你希望的。这些都可以谈，都可以解决，只要你还依然像过去一样爱我。

插一条消息（当然我不能告诉你现在我在哪儿这一类的事情），你可以知道的是我现在并没有因为哗变而被关禁闭。被宣告无罪释放了，主要是靠了一些法律上的手段，所以我的案子也结束

了。那个可怜的水兵斯蒂尔威尔疯了——我猜是被奎格逼疯的。我现在对奎格和斯蒂尔威尔都很同情，他们一样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后来我听说斯蒂尔威尔经过一些休克治疗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在岸上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奎格被一位极好的海军学校毕业的军官取代了，这个人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整顿这艘舰，然后把它交给了基弗。于是我们现在就有了一位小说家舰长，真是一种特殊待遇。

我现在很清楚地理解了，所谓的“哗变”主要是基弗一手操纵的——虽然我和马里克不得不承担大部分的责任——我也理解了我们实际上错了。我们把憎恨转嫁到了奎格身上，而这种憎恨本应是对希特勒和日本人的，是他们把我们从岸上拉出来，常年监禁在一艘颠簸得很厉害的老舰上。我们的背叛使事态对于奎格和我们自己都变得更糟，驱使他陷入了极端的暴虐，心智也变得完全混乱。然后基弗向史蒂夫的头脑中灌输了第184条的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奎格指挥驾驶“凯恩号”15个月，这是必须有人做的事情，而我们都不可能做到。但我不认为马里克必须把船长解职。如果当时在形势不妙的时候，奎格自己也不会向北行驶，或是马里克这么做而奎格在旁边发发牢骚，都不会有那该死的军事审判。“凯恩号”也能参与这次战争中最重大的行动，而不是被搁置在旧金山。一般的看法是，一旦你跟了一个无能的船长——而这在战争中是很有可能的——你就别无选择，只有服从，把他当作是最英明最优秀的，掩饰他的错误，保证船的顺利航行，经受住压力。我走了很多弯路才懂得了这些陈词滥调，我想这也是我成长的过程。但我不觉得基弗认同这种看法，也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认同。他聪明得有点不明智了，这么说好像有点不通。上面这些话基本都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我从马里克的辩护律师那儿学来的，他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犹太人，叫格林沃尔德，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或许是我所认识的最奇怪的家伙。

基弗的身体垮掉了，终于肯把他的小说给我看了。我想你还不

知道，他把没完成的手稿卖给了查普曼出版社，而他们预付了他一千美元。我们吃了顿饭以示庆祝，结果却成了一次糟糕的经历，原因以后再给你讲。不管怎么说，我今晚读了书中的几个章节，很遗憾地说，写得实在太好了。虽然内容和形式看起来都不是很原创——有点像多斯·帕索斯加乔伊斯加海明威加福克纳的混合体——但文笔很流畅，某些章节写得非常精彩。故事发生在一艘航空母舰上，但有许多关于陆地生活的倒叙，夹杂着我所看过的最悚人的性场景。这本书一定会热卖的，我非常有信心，书名叫《民众，民众》。

虽然我确定我不知道你是否在乎这些。我回头读了一下刚才写的东西，大概这是有史以来最白痴最语无伦次的求婚了。我估计这是因为我写信的速度比我思考的速度还要快一点，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和你结婚。我所有的只是一时疯狂的冲动才给你写信。我就是想和你结婚。即使我活到一百零七岁，无论你是否会回到我的身边，我对你的感觉永远都不会变，你是上帝送给我的妻子，而以前我太傻、太孩子气了，以至于三年都没有认出你。但我会用我希望是五十年的时间来补偿你，只要你能给我这个机会，我还能说什么呢？也许在情书里应该热情地赞美漂亮女士的眼睛、嘴唇和头发，承诺至死不渝的爱情，等等。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就是这样。在我今后的生命中，你就是我所要的全部。

当然，我也想到，作一个教书匠老婆的生活也许对你并没有吸引力。对此我只能说如果你爱我，你无论如何应来到我身边尝试一下这种生活。我想你会喜欢的。你还不了解百老汇以外的世界，那是一个有绿草、阳光、宁静，以及亲切而有修养的人的世界，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喜欢上它的。你还会成为这种生活环境中的一抹亮色——这种环境多少有点脱离实际并且让人昏昏欲睡，这是它的主要缺点——或许你还会激励我去做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年复

一年地重复讲那些枯燥的东西，不管怎样，这些都是边缘问题。归根结底还在于你是否依然，像现在的我一样，感觉到我们彼此属于对方。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尽快回信吧。请原谅我所有的愚蠢，不要拖延时间来报复我。你还好吗？仍然在让观众为你惊呼，让酒吧里那些成队的剃着平头的家伙为你瞪大双眼吗？上次在格罗托俱乐部的时候，就因为他们看你时的眼神，我真想揍那十个家伙。我永远都想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我就没意识到我对你的这种感觉。至于我妈，梅，不要考虑她，如果你想到她，也不要怨恨。我怀疑她是否能够明白过来。如果不能，她就会失去看到我们幸福生活在一起时所应该体会的快乐。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会改变任何事。妈妈的生活中所拥有的东西太少了，虽然她有很多的钱。对于这一点，我为她感到难过，但还不至于为了她放弃我的妻子。事情就是这样。

哦，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一刻了，我可以很轻松地写到黎明，一点都不会累。亲爱的，我多么希望，我是在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在音乐和芳香的环绕中向你求婚，而不是在一间凄凉的船员办公室里敲出一封前言不搭后语的信，而这封信寄到你那里时，已经是又脏又皱。但是如果这封信能给你带来一半像你回信说同意时给我带来的快乐，那无需任何装饰，它就是最好的一封信。

我爱你，梅。尽快尽快回信。

威利

他把这封信反复读了大概有二十多遍，这儿删一句，那儿加一句。最后他对信的内容都麻木了。然后他把信又在打字机上打了一遍，将这几张纸放在屋里，泡上一杯咖啡。当他拿起这封改好的手稿，读最后一遍的时候，已经是4点了。他可以很清晰地想像出梅会对这封信有怎样

的反应：大吃一惊，些许害羞，欣喜若狂，张口结舌——但事实究竟如何，仍不得而知。信上还有十几处的地方他想修改，但他决定随它去了。不可能把它变成一封完美的、有尊严的信，他正处于一个低声下气的位置上。他在乞求一个被他抛弃的女孩。任何言语都无法改变这个现实。如果她还爱他——单凭他们最后一次接吻时的感觉，他确信她还爱他——她会抛开他的愚蠢和她的骄傲而再次接受他，那么这封求婚信也就足够了，这是他所希望的。他把信封好，放进舰上的邮筒里，然后回去睡觉。他感觉从现在开始，生命只是一片空白的等待，等待他的信走过半个地球，等待回信走过同样漫长的路程。

不仅威利平静了，“凯恩号”也平静了。精明能干的“冥王星号”修理工很快就修补好了甲板室，但他们在被撞毁的动力室中忙乎了两个星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修理锅炉不是他们分内的工作。锅炉可以修好只是要额外消耗维修船的时间和资源。而现在还有更多更有用的遭神风飞机袭击的受损坏的舰艇——那些新的驱逐舰和新的驱逐护卫舰——需要修理。所以既然甲板上的洞已经修补好了，“凯恩号”就应该离开修理船到港口远端的泊位停泊。于是，在冲绳岛战役结束的时候，在太平洋扫雷司令部的作战官员试图在无数个选择中做出决定的时候，它就始终呆在了那里。

舰上没被损坏的锅炉房中还有两台锅炉，可以推动船以每小时约20节的速度航行。7月初的时候，作战官员拉姆斯贝克舰长登船视察，他们出海做了一次航行，几周以来第一次惊扰了附着在船底的藤壶。拉姆斯贝克向基弗和威利解释说，太平洋扫雷司令部不太愿意把还有战斗力的老船送回家大修。一旦离开前线，它可能就无法及时返回，以便在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扫雷任务中发挥作用。“凯恩号”在试航中行驶得非常平稳，基弗说他愿意并且热切盼望着能够参加下一次的行动。威利指出，一些由四烟筒老舰艇改装的水上飞机供应船，靠两台锅炉都能行驶得很正常。拉姆斯贝克看起来得到了很好的印象，因为舰长和副舰长的积极态度，也因为“凯恩号”的表现。第二天他便安排他们和“凯恩号”去南中

国海执行一项扫雷任务。

在出发前几天的一个早晨，威利正在屋里写6月的战争日记，这时他停顿了一会儿，想着为什么还没收到梅的回信。通讯员来敲门说："打扰一下，长官，'摩尔顿号'正向我们驶来。"威利奔到主甲板上，只见另一艘扫雷舰的船头在向舰桥旁转过来，他看到了他的老朋友凯格斯，晒得很黑，正在舰桥上，探身向船舷上大声地指挥着。威利等绳索一固定好就迫不及待地跳了过去，正遇到凯格斯从桥梯上下来。

"凯格斯舰长，没错吧？"

"说对了！"凯格斯用长胳膊搂住他的脖子，"那我是不是应该称呼基思舰长？"

"基思副舰长。祝贺你，埃德。"

当他们在"摩尔顿号"的舰长室里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凯格斯说："啊，威利，算起来我已经比你在海上多待了6个月了。到12月份的时候，'凯恩号'就会归你管了。"他的脸上已经有了威严和自信，那张长脸现在越发长得像是一张马脸了。威利觉得，凯格斯看起来更年轻了，似乎比他三年前在海军学校里拼命苦读军事书籍的时候还要年轻。他们很悲伤地谈论起了罗兰·基弗。过了一会儿，凯格斯侧脸看着威利说："似乎你不打算说说'凯恩号'的哗变？"

"你知道这事？"

"威利，这事已经传遍了所有的扫雷舰分队。不过我们都只是道听途说，没人知道真正的内情——这事现在还保密吗？"

"当然不是。"威利向他讲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摩尔顿号"的舰长不敢相信似的一个劲摇头，有几次甚至吹起了口哨。

"马里克是海军里最幸运的家伙，威利。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逃脱处罚——"

“嗯，正如我所说，他的律师极有感召力——”

“他一定——要我告诉你点事吗？有一天晚上，在努美阿，我当时和艾恩·杜克手下的副舰长喝酒，他给我背出了第184条。他说他就等着杜克做一件真正不可能的事，然后就抓住他的把柄。但他后来从没再次向我提起这事。你还应该看看萨米斯让他满地爬的样子——”

“他们从没做过那所谓的不可能的事，埃德。这才是蹊跷的地方。”

战争结束前的第十七天，扫雷舰“凯恩号”终于扫除了一枚水雷。

他们正在中国海上，在绵延5英里，排成两列的扫雷舰队伍中。太阳刚从东方升起，发出炫目的白光。扫雷行动从日出时就开始了，一条由扫雷舰连成的参差不起的线，正在绿色的浅海中谨慎地向前推进，逐渐进入雷区。一枚水雷突然从“凯恩号”的航迹里冒出来，随后又卷入水中，那是一个大个的生了锈的圆球，带一个小钩。基弗兴奋地尖叫着，命令投下染色标志。信号兵升起警示旗。他们后面的一艘驱逐舰向水雷驶去并用机枪射击，随着一声可怕的轰响和呼啸声，水雷爆炸了，溅起一片100多英尺高的水花。“凯恩号”在第二线，所以水兵们开始紧张地看着前方的水域。

不到一分钟，他们就在正前方的黄色水域里看见了一枚水雷。基弗绕着舰桥跑了整三圈，喊着自相矛盾的行动指令，“凯恩号”迅速向水雷逼近，开始猛烈射击。当他们离水雷还有100英尺的时候，伴随着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响和一片冲天的水柱，水雷消失了。随后瞭望员在船侧又发现了一枚水雷，而与此同时“凯恩号”又消灭了两个。在五分钟的时间里，舰桥上的喧闹声一直不停。

但是所有的新鲜事，即使是像扫雷这种冒着生命危险的新鲜事，都会很快失去新鲜感，而成为一种例行公事。到“凯恩号”扫除7枚，引爆6枚水雷的时候，即使是紧张的舰长，也清楚地明白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任务，也并没有那么致命的危险。所以他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欢快地

指挥着，让舰身非常贴近几枚水雷以便进行射击，这把威利吓坏了。

这个上午对威利来说有些超凡的奇妙。长久以来，他一直坚信“凯恩号”的天命绝不是扫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艘舰似乎很适合这项怪异的工作。他学过扫雷，和现在做的一样，但他确实认为，这操作手册只是放在保险柜里的又一本没用的书，就像那些荷兰语和法语的密码一样。他已经开始怀疑水雷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有点不太理性。舰艉的那堆机器确实是有用的。扫雷器确实深入到水下，在平滑的龙骨上摇摆，绳索剪断了水雷的系缆；那些水雷确实是一个个能把船炸飞的铁球。这又是一个证据——威利现在已经习惯了，但每当他又发现一个水雷时，还是会有些不安和惭愧——说明海军多少是有经验的。

“凯恩号”的扫雷生涯注定是短暂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直觉倒是对的。威利刚刚开始喜欢上这种危险的游戏，这时1号锅炉的燃料泵却突然坏了，船速降到了12节。在漂浮着水雷的海区里，这使得这艘长舰的机动力降到了安全点以下。战术指挥官命令“凯恩号”退出扫雷队伍，返回冲绳岛。而这时还不到中午。一艘后面清扫队中的辅助扫雷艇驶向前顶了他们的位置，而“凯恩号”则摇摆着调转船头。凯格斯站在旁边的“摩尔顿号”的舰桥上，向“凯恩号”挥手告别，还眨着眼睛似乎在向他说：“你真走运。或许我应该往我的泵里扔个扳手。再见了。”

在返航的途中他们引爆了漂浮在这些扫雷舰后面的另一个水雷，给他们忧郁的心情平添了几分乐趣。是威利辨认出了那个令人厌恶的棕色铁球，他用望远镜观察那个水雷，当它抵抗着噼噼啪啪雹子般的机关枪子弹时，他感到对它有一种独自的喜爱之情。接着水雷突然不见了，一眨眼之间变成了一根沸腾的粉红色水柱，对美国军舰“凯恩号”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结束了。

当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点。“凯恩号”艰难缓慢地驶进了巴克纳湾（原来叫中城湾），基弗给“冥王星号”发了一份急件，要在它旁边停靠一段时间。第二天他收到这艘补给舰发来的一份刻薄的公函。由于有大

量更加紧急的工作，要到8月下旬“凯恩号”才能来此并排停靠。命令基弗利用补给舰乐于提供的材料尽一切努力自己进行修理。

于是这艘老扫雷舰又停泊在这个海湾里了，舰体上将生出更多的铁锈，舰底将附着更多的藤壶。威利有大量的时间为梅姑娘发愁了，而且开始感到非常紧张。自他发出那封求婚书以来已经过去6周了。在此期间他先后给母亲写过几封信，她都一一回信了。他以旅居海外的人的通常的推理方法来自我安慰，他写的信或梅写的信在一次海军通讯系统混乱中弄丢了，台风把运送邮件的舰艇损坏了，梅不在纽约，战争时期的邮政服务再好也是不稳定的——等等，等等。这些想法都无法使他高兴起来，因为他了解军队的邮递工作多么的快捷和可靠。在冲绳，一封信的往返有两周至20天就足够了。水兵们要写上千封信，没有更有意义的事可做，而威利十分熟悉邮递的操作过程。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威利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他三次写了热情洋溢的恳求信随后便撕碎了，因为他再看一遍这些信时觉得自己就像个傻瓜。

一天下午威利走进自己的房间，看见书桌上有一个厚厚的信封，上面的姓名和地址是女人的笔迹——不是他母亲的圆圆的斜体字，他在令人振奋的一瞬间想到，那是梅姑娘的尖尖的直体字，于是便扑到了信上。他发狂似的撕开了信封。它是杜斯利中尉写来的。一大张叠起来的报纸从信封里掉到地上。

亲爱的威利：

我想你和其他留在这艘该死的老舰上的人都会从随信附上的报纸中得到乐趣。我已经回到公共关系处——丘奇90号，谢天谢地它离我所喜欢的那些酒吧很近——这张报纸昨天下午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他们要我把它归档，但是我又函索了一张，现在寄给你。我想他们已经让“老耶洛斯坦”退休了，这应该使你高兴了。艾奥瓦州的《斯图伯·福克斯日报》！我差点笑死了，只是自言自语地反复

说着这个杂志的名称。嘿，不管怎么说，他不会开着补给艇去触礁了。

我们在这儿含含糊糊地听到了异乎寻常的“凯恩舰哗变”的多种说法。它已经变成了传奇故事，虽然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马里克无罪释放了。喂，你不知道吧，由于我得过两枚战斗勋章而且确实在传奇式的“凯恩号”上呆过等等这些事，我便成了头发灰白的海上勇士，当然这对我只是折磨，但我自然地装出英勇的样子。如果我喜欢大屁股和毛茸茸的腿，我可以有一群海军的自愿紧急服役妇女队队员围着我转，可是我想我是有点爱挑剔的。特别是我实际上已经订婚了。这件事很可能使你着迷。我回家后——你一定记得我给家里写的关于《新纽约人》广告上那个姑娘的那些信——嘿，我的一个朋友竟然在巴滕、巴顿、德斯坦和奥斯本帮我跟踪找到了她，而且她很可能是纽约最漂亮的姑娘，名叫克里斯特尔·盖伊斯（她的真名是波兰语的一个难发音的字），一个非常有名的模特，一个确实可爱的小妞。前六个月我常去斯托克俱乐部办事，小伙子，信不信由你，这可比在亲爱的老“凯恩号”上强多了。顺便说一句，我见过你的情人梅·温在某个俱乐部唱歌，她看起来楚楚动人，可惜我没找到机会和她说上话。

威利，我希望你已经原谅我那么多次使你难堪。我不是由你那种坚定的材料造成的。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非常钦佩你能顶住“老耶洛斯坦”的迫害，虽然我知道事情大多是我的过错引起的。我只是一只蚱蜢，我想，而你，小伙子，却集海军英雄约翰·保罗·琼斯和一名基督教殉教者的品德于一体。

如果你回到家乡，可从电话簿上查到我。我母亲的名字是艾格尼丝·B·杜斯利。问候水兵们好，离那些神风突击队队员远些。

你忠诚的

艾尔弗雷德

又及：注意“老耶洛斯坦”仍然是少校。他的退役命令是3月发的，所以我认为不会考虑他的晋升问题了，当然这是倒霉的结局。好哇。

威利捡起那张报纸。它是艾奥瓦州《斯图伯·福克斯日报》的头版。下方一篇特写用红色蜡笔圈了起来。有一张占了两栏版面的奎格的照片，奎格坐在办公桌旁，做出用铅笔写字的样子，面带狡黠的微笑，两眼直视镜头。看见这张脸，威利感到一阵惊愕和厌恶。

经战斗留下伤痕的太平洋老兵

本地海军补给舰新任副舰长

这篇特写是以高中作文的生硬而冗长的散文体写的，讲述了许多奎格在“凯恩号”上的功绩。哗变或军事法庭的事只字未提。威利瞪大眼睛注视着奎格的脸很长时间，然后把报纸揉成一团，走进军官起居舱，通过舷窗把它扔进了海里。他当即就后悔了，他知道他本应该把它给基弗看看。回想起以前的恐怖情景，信中又提到梅一两句，尤其是对杜斯利的强烈的嫉妒，这一切使威利心烦意乱。威利明白这是愚蠢的感觉。他和杜斯利不会有进行交易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产生了这种强烈的讨厌的感觉。

当原子弹的消息传来，紧接着又传来俄国已向日本宣战的消息时，“凯恩号”官兵的情绪完全变了。无论是在甲板上或是在通道里到处是节日的笑脸。大家谈论的话题是和平时期的计划、结婚、上学和经商。官兵中也有些死硬派，他们坚持认为这一切都是宣传，但是大家的呼喊声使他们无法说下去。每天舰队司令们发出严厉的警告说战争仍在继续，但是这些警告没给官兵们留下任何印象。

威利像其他人一样开始估计自己离开海军的可能性，可是到了甲板

上他却时刻保持着严肃的神情，而且一直坚持舰上的常规制度以防止官兵们欢乐松懈的情绪。看见新来的几名军官像臭虫一样围着起居舱里的收音机，不耐烦地大声抱怨着迟迟不宣布日本投降，威利感到既烦恼又有趣，似乎越是新上舰的人抱怨的声音越大。尤其是舰上的医生（“凯恩号”终于有了一个医生，6月份刚到的）不时地宣称他极其憎恶政府和海军，而且他相信日本在一周前已经投降了，他们把整个事情隐瞒起来，同时匆忙地制订法律以便使海军后备队再服役两三年。

8月10日晚上在舰艏楼上放映了一部无聊透顶的电影。威利坐着看完一盘片子后便下到舱里去了。他躺在房舱里的床上，正看着《荒凉山庄》，突然听到收音机里的爵士乐中断了。“我们打断本节目是要向你们宣布重要的新闻公报——”威利跳到甲板上，急忙跑到军官起居舱。播出的是投降公告，只有几句话，接着又重新播放音乐。

“谢天谢地。”威利兴高采烈地想着，“我达到目标了。我活着出来了。”

顶上没有嘈杂声了。威利不知道是否舰上其他的人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走到舷窗前，仔细看着窗外月光下的海港以及在夜色中带蓝色的隆起的冲绳岛。后来他想：基弗将把这艘舰开到废旧舰艇停泊处。我永远也当不上美国战舰的舰长了。我失去机会了。

收音机里播放着军乐队演奏的《约翰尼快步走回家》。一颗绿色信号弹突然射向冲绳的上空，在月亮附近慢慢地飘下来。然后，突然间令人难以置信地从岛上升起一片瀑布似的耀眼的灯光和焰火——上万条绯红色的曳光弹、无数条发狂似的来回扫来扫去的蓝色和白色的探照灯光束。红色的闪光、绿色的闪光、白色的闪光、照明弹、7月4日放焰火用的数英里长的弹药突然通通喷向满天星星的夜空祈祷和平。同时收音机里传出低沉回响的男声合唱：

“当约翰尼又快步走回家，

呼啦啦，呼啦啦，

我们将热情洋溢地欢迎他，

呼啦啦，呼啦啦——”

现在头顶上的甲板响起了水兵们手舞足蹈和欢呼雀跃的轰隆声。冲绳岛上仍在放射着价值百万美元的各种彩色的光束，为庆祝胜利而浪费这些也是值得称赞的，同时海面上也传来格格格格和轰隆轰隆的枪炮声，海港里的舰艇也都炮火齐鸣了，接着威利听到“凯恩号”的20毫米高射机枪像射击神风突击机那样哒哒地响起来，震得舱壁微微地颤抖。

“当约翰尼快步走回家，

我们都心里乐开了花，

啊，当约翰尼又快步走回家，

呼啦啦，呼啦啦——”

一瞬间威利仿佛在阳光下随着海军的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正行进在第五大街上，街边的人群尖声地欢呼着，彩色的纸带落在他的脸上。他看见了无线电的一座一座的高塔和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塔尖。他的头发使头皮感到刺痛，他感谢上帝送他到“凯恩号”上参加了这场战争。

“当约翰尼快步走回家，

我们都心里乐开了花。”

幻象消失了，威利凝视着绿色舱壁上那台破旧的收音机。他大声地说道：“谁告诉那些狗娘养的他们可以发射20毫米机枪的？”他跑到了军舰顶上。

还不到一个星期，海军宣布退役记分制的第一道命令就列入了福克斯一览表。这在扫雷舰上下引起一片嚎哭声、咒骂声和痛苦的尖叫声，好像该舰遭到了鱼雷攻击似的，威利很快地草算出自己的总分数，明白若按此命令他应在1949年2月退役。这种记分制是经过仔细权衡的，旨在裁减那些结了婚的和年纪大的官兵，海外服役人员和参战人员亦不例外。

威利并不烦恼。当然，这道命令是不公正的，但是威利确信一旦官兵们极度痛苦的不满的声浪沿着指挥链传回来并完全向新闻界公开，那么过不了两个星期这道命令便会取消。威利可以清楚地想像出事情的来龙去脉。这种记分制是在战争时期制订的，并存档以备遥远的将来所用。而突然它从档案里被翻了出来，在尚未有人费心去弄清其含意之前就被列入了福克斯一览表。与此同时，世界已从黑夜变成白天，从战争转为和平。战时的思维方式立刻就过时了，海军也有一点落后了。

在此期间，要担心的是破旧的“凯恩号”。冲绳岛的检修方案在混乱中停止了。耗资数百万美元的整修，不计成本的日夜苦干都已成为往事，就像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发表的演说那么遥远，而实际上仅仅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冥王星号”负责整修的军官，一名神色疲惫身材矮小的海军中校，坐在一张堆放着一尺高的文件的办公桌后面，他那布满皱纹的脸灰得像油印纸。他向威利吼叫道：“我怎么知道该对你讲些什么呢，基思？”（这是威利在一周内第四次到这里来，前三次都被那个文书军士挡驾了。）“从这儿到华盛顿再回来，一切都乱套了。我不知道在这一点上局里是否会批准为一艘老舰艇再花40美元。也许检查组会做出决定让这艘军舰烂在这儿哩。”他指着装满了黄色电报的铁丝筐。“看见那个了吗？每一份电报就是一艘有麻烦的舰艇。你想上这张名单吗？也许你能排到107号。”

“很抱歉打扰你了，长官，”威利说，“我清楚你们忙得不可开交——”

这位头上直冒汗的中校立即对这种友好的口气作了回应。“你只知道事情的一星半点儿。我真想帮你，基思。我们都想回家。瞧，我会派给你两名好的船钳工为你们干72小时。如果他们和你的水兵一起努力能修好那几个该死的燃料泵，你就可以开着军舰回家了。这就是你所要求的，对吧？”

威利回到舰上后便把那帮黑人叫到舰艏楼上。“看你们的啦，”他说，“如果他们决定来调查这艘破船的话，我们将和那些步兵在岸上坐上一年等待机会乘船回家。修好那些泵，也许过不了一个星期，你们就有私人豪华轿车接你们回家了。再看看那些泵怎么样？”

过了两天那些泵就修好了。

命令下来了，要港内所有的驱逐扫雷舰做好准备在得胜的舰队到达之前先去东京扫除港内的水雷。可是“凯恩号”不在其内。基弗和威利一起去找了设在“恐怖号”上的太平洋扫雷办事处。他们试图说服拉姆斯贝克上校他们已经做好出海的准备。可是这位作战指挥官不相信地摇了摇头。“我赞赏你们的精神，”他说，“但是恐怕‘凯恩号’不再有用了。假如你们在途中又出故障怎么办？现在是台风季节，你们想以12节的动力闯出台风吗？”威利和基弗面带失败者懊悔的苦笑彼此看了看对方。那天下午他们并肩站在舰桥上看着其他扫雷舰开出了巴克纳湾。

“哎，我倒想去看看东京，”基弗说，“我想他们会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近在咫尺’。我们今天晚上放什么电影？”

“《罗伊·罗杰斯》，舰长。”

“为什么上帝不怕麻烦总使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我想我得斋戒一个月并努力在幻觉中找到答案。”

这样一来“凯恩号”就在几乎空荡荡的海港里靠着锚链摇晃着，官兵们从收音机里收听投降仪式的广播。

新的记分制几乎跟威利的预料完全一样在9月上旬出台了。这是一

个可行的公正的方案。它裁减了“凯恩号”一半的人员，也裁减了舰长。威利离舰的日子是11月1号。基弗看见裁减命令时非常兴奋。他把副舰长叫到自己的卧舱里。“做好接管舰艇的准备了吗，威利？”

“啊——啊当然，长官，但是谁向我交接？我在海上仅仅两年——”

“没关系，威利，你比德·弗里斯接管‘凯恩号’时更称职。在战时巡航了两年就相当于在和平时期执行15年的任务。我说你称职。6月份排值勤人员表时我就这么讲过。这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让太平洋扫雷指挥部给海军人事局发个急件——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我等局里给我发退役通知，即使和俄国的战争打起来了，我仍然还留在冲绳。”

“我——嗯，当然，我愿意接管，长官——”

设在“恐怖号”上的军官人事部门挤满了一大群舰长和副舰长，他们到这儿来的使命与基弗相似。命令讲得很清楚。它是海军对舆论的呼声做的极有争议的敏锐的反应。退役是强制性的，危及美国安全的情况除外。凡例外情况都必须向海军部长呈送书面报告，并由其所属的舰队或部队司令亲笔签字。

轮到基弗和威利时，人事局的军官很快地翻阅了一下文件，厉声地对威利说：“两年海上勤务，你以为你就能指挥一艘扫雷舰了吗？”

基弗插话道：“那是十分繁重的勤务，长官。”

“嗯，好吧，那不是核心问题。我受到巨大的压力呀，这才是核心问题。我必须推荐接替的人，要是某个愚蠢的年轻冒失鬼把他的舰艇……有言在先不要推荐不称职的人，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海军部也讲了不要留下积分已够退役的人。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他用手绢擦了擦额头。看了一眼排在基弗身后的低声发着牢骚的一行军官。“我整天都在说这些含糊其词的话。你自然说他是称职的，基弗，你火烧火燎地急着回家。我却穿着规规矩矩的军装留下来。我得对这事负责——”

基弗说：“我们已经为他申报海军十字勋章，希望这有助于您做出

决定。”他讲述了威利如何在那场神风突击机的灾难中挽救了那艘军舰。

“嗯，听你讲起来他可能有能力管理好这艘军舰。我会发出急件的，剩下的就由局里定了。”

三天之后的早上，福克斯一览表中出现了给“凯恩号”的行动指令。威利常去无线电室。他将电文拿到了军官起居舱，急忙解译了密码。

他是舰长了。

基弗已经做好离去的一切准备。自命令下达那天起他就一直在收拾行李。电报到达后10分钟官兵们便全体集合举行指挥交接仪式。仪式结束后10分钟，威利和基弗便带着前舰长的行李来到舷梯旁。快艇出去交换电影胶片去了。基弗向外凝视着海港，用手指敲击着救生索。

“汤姆，我原来的确以为你要把她开到废旧舰艇停泊处去。”威利说。“通过巴拿马运河——你会一直留在舰上——再过两个月就行了，毕竟——”

“因为你退役的日期是11月1日，所以才这么说。你已经忘记自由闻起来是什么味道了吧，威利。它就像所有漂亮女人的气味，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好酒蒸馏成的一种精华。它使你为它发狂。等快艇的几分钟时间似乎比我在奎格手下干一个月的时间还长，这一个月又比正常生活十年还长。10月最后一天晚上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威利说：“对好伙伴老‘凯恩号’就没有一丝留恋吗？”

小说家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转过身看着锈迹斑斑的甲板和油漆剥落的烟筒。烟筒的烟雾味很强烈。两名光着身子的水兵在简易棚旁边剥土豆皮，还不停地用单调的下流话对骂着。

“35个月来我一直憎恶这艘军舰，而现在我感到仿佛才刚刚开始憎恨它。如果我还要留在舰上，那只能是看一看对一个无生命的物体的憎

恨到底有多深。我不是说我真的认为‘凯恩号’是没有生命的。它是上帝派到世间来毁掉一生的铁鬼。而它干得不错，你能驱除这个鬼，威利。我已经厌倦了——谢天谢地，快艇回来了。”

“唉，汤姆，不远送了。”他们握了握手，默默地看着快艇靠近。舰上总值日军官和新来的副舰长，站在离这两位指挥官不远的地方。

威利说：“我想这是真正分道扬镳的时候了。你将继续成就你的辉煌事业，我知道你会的。你是优秀的小说家，汤姆。我将在某个死气沉沉的大学里埋头教书，并以此了结一生。我没有什么别的能耐。”

基弗弯下腰提起手提包，然后直视着威利的眼睛。他的脸似乎被一阵痛苦扭曲了。“不要过分地羡慕我的幸福，威利，”他说，“别忘了一件事。我曾跳下海。”

铃声响了。基弗敬了礼，走下了舷梯。

40　“凯恩号”的最后一任舰长

威利将行李搬进了奎格的房间（他想不出其他名字来称呼它），便躺在了床上。他有一种极其异样的感觉。16岁那年他母亲曾带他去了一趟欧洲，在导游领着他们参观凡尔赛宫时，他故意落在那群游览者的后面留在皇帝的卧室里，并且跳过丝绒绳栏坐在拿破仑的床上。现在当他伸开四肢躺在奎格的床上时他想起了这段往事。他对这一联想付诸一笑，但他明白其中的含意。奎格永远是他一生中首要的历史人物。不是希特勒，不是东条英机，而是奎格。

威利同时为两件事分心而感到痛苦，一则为升任指挥官而激动不已，一则又为长时间不见梅的回音而备受煎熬。他多么希望同她分享这个好消息啊！他非常清楚“凯恩号”是一艘肮脏破旧的舰艇——而且正因它是那么一艘可怜的像漫画一样的小艇，上司才把它交托给他——然而他仍然自豪得热血沸腾。他当初只是一名笨拙的无能之辈的海军学校学员，而今已晋升为一艘美国战舰的指挥官。谁也磨灭不了这一事实。这件事是运气和功绩相结合的产物，但这件事不会变。只要海军存在一天它就会由海军记录在案。

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书桌前给梅写了这封信：

亲爱的：

三个月以前我给你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可一直不见回音。我感到不可能重复我上次讲过的那些令人赧颜的话，因为我不相信你没有收到那封信。如果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你没收到信，请尽快告诉我——我想现在你可以给我发电报——我将以更加华丽的词藻再写一封。但是如果你已经收到信——我相信你很可能已经收到——那么你的沉默就说出了该讲的一切。等我回家之后我仍将去找

你。我要当面看看你。

我现在在冲绳。今天我接替基弗当了舰长。我毫发未伤地经历了这场战争，而且有生以来第一次确信自己多少有些用处而心情稍好一些。

我爱你——

威利

然后他给母亲写信。

即使在一艘停泊着的无所事事并被人遗忘的老舰艇上，威利也体验到了新舰长头几天的异常感觉：个性的不断缩小，而神经末梢则不断伸展到全舰的各个部位和机械装置。他不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了。他造就了一双像年轻的母亲的耳听八方的灵敏的耳朵，这双耳朵在睡觉时也不停地探听着。他从来没有像以前那样安稳地睡过觉。他感到自己已经从活生生的一个人缩变成由全舰人员和军舰构成的一种复合动物的大脑。当他在甲板上行走时这些扰乱人心的感觉有了报偿。力量似乎从甲板流入了他的身体。官兵们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强把他推入空前的孤独之中，但不是那种令人沮丧的孤独。通过他们坦诚的举止可以感觉到他们内心未讲出的热情的话语，他的下属都喜欢他，信任他。

威利担任舰长的第一周便给了他们喜欢他和信任他的新的理由。一天晚上一场台风袭击了冲绳，威利在舰桥上连续守候了30个小时，仔细地操纵着轮机和船舵，使锚未被拖动。那是个可怕的夜晚。刚到舰上的新人恐惧不安，不停地祈祷，经历过12月18日那场台风的官兵就不那么惊慌失措了。当上下起伏白浪滚滚的海港显露出灰蒙蒙的曙光时，隐约可见有十几艘舰艇搁浅在海湾四周的海滩和暗礁上，有的高高地显露出海面，有的侧倒在浅水里。这些遇难的舰艇中就有一艘扫雷舰。当然看见这些不幸的舰艇，“凯恩号”上的每一个人都感到特别地舒畅、得意和

欣慰，基思舰长便成了英雄。

整整一天，不断传来新的暴风雨的警报。更多的台风在南太平洋肆虐，其中两股台风的运行路径表明它们可能袭击冲绳。当海港里浪涛平息下来时威利驾着小快艇向“摩尔顿号”驶去。这一个刚从东京扫完雷返回的扫雷舰中队停泊在南边的锚地。威利闯进了凯格斯的房间。

“埃德，你们做好出海的准备了吗？”

“嘿，威利！当然准备好了——还需要燃料、食物之类的东西，但是——”

“我要赶快离开这儿。太平洋扫雷司令部不知道拿我怎么办。因为我可能再出故障，所以他怕派我出海。咱们到‘恐怖号’去。也许我们能说服他让咱们两人一起走。你可以护送我。”

凯格斯显得吃惊而困惑。“威利，我们中队不发起航命令。”

“听着，伙计，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没有一个高级军官知道每天该干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情况完全不同了——”

“嗯，当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

“埃德，我们会失去什么呢？你不想明天9点就起程回家吗？”

“我不想？天哪——”

“那就跟我走。”

他们在“恐怖号”的军官起居舱里找到了作战指挥官，他正独自一人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一端喝咖啡。他以友好的微笑向威利打招呼。“基思，你的那艘老破艇怎么没被风浪打沉呢？干得好。喝杯咖啡。你，也来一杯，凯格斯。”

两位舰长各坐在作战指挥官的一侧。威利立刻说：“长官，我想把‘凯恩号’开回美国，就是现在，就是今天。我不想以我现有的成套轮

机装置去穿越更多的台风了。”

“等一下，上尉。谁也没有征求你对起航令的建议——”

“我这样做是为了这艘军舰的安全——”

“你不适于出海——”

“眼下我适于出海。我的水兵把泵都修好了。干坐在这儿遭遇下两场台风不会使我更适于出海——”

“噢，你随时可以在这儿接受检验——有一个检验组已经在路上了——”

“但是我仍能把她开回去的。如果你把她凿沉在这儿，你将失去她仅有的点滴的价值——”

“嗯，我不责备你想回家。我们都想回去。但是我怕——”

“长官，舰队司令对废弃在津坚岛上的‘贾尔斯号’有何感想？再损失一艘主力舰艇对太平洋扫雷司令部不会增加任何光彩。‘凯恩号’的状况不宜留下。稳妥的办法就是让我们驶离这一台风区域。我得为全舰的官兵着想。”

“假如你行驶到海洋中部出了故障呢？”

“派凯格斯和我一起走，长官。我们都该退役了。高速扫雷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出故障的。我发誓，只要船头朝向美国，我的水兵就是用口香糖和桶的拎环、金属条也要把这艘军舰黏结和捆绑在一起。”

拉姆斯贝克搅动着咖啡，并以富于幽默感的赞赏的目光打量着威利。“我知道你一定能证明自己有理由。我们在这儿忙极了，我们想不出任何办法——我会找舰队司令谈一谈的。”

两天之后，使两舰官兵喜出望外的是，“凯恩号”和“摩尔顿号”都接

到了出发的命令，要他们经珍珠港和巴拿马运河回到设在新泽西州贝永的海军供应站准备退役。

驶离冲绳使威利感到意想不到的痛苦。他站在舰桥上回头望着这个巨大的岛屿，直至最后一层绿色的隆起的地形沉入海里。此时此刻他才真正感到战争结束了。三年前他离开家，足迹布满半个地球，他历经艰险来到了这个遥远、陌生、不知名的地方，现在他要回家去了。

他不习惯开着灯在夜里航行。每当他瞥见“摩尔顿号”，看到舷窗里放射出的黄色的亮光、红色和绿色的航行灯以及强烈的白色桅顶灯时他都会受到惊吓。他仍然本能地遵守灯火管制的规章，走出房间之前把烟捻灭，小心穿过海图室的门帘以免漏出光线，并用手指捂住手电筒的透镜。晚上呆在舰桥上听不见声音搜索器发出的声脉冲的汩汩声也是很神秘的。看见所有的枪炮疏于照料，枪口向里，而且用帆布盖着使他感到不安。对他而言大海和日本人曾经是同一个敌人。他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浩瀚的海洋是不会像大量孕育出飞鱼那样自己产生潜水艇的。

他常常在不必要的时候在舰桥上消磨很长时间。星星、海洋还有这艘军舰正从他生活中悄然消失。再过两三年他将不能根据天上北斗星的角度说出精确到一刻钟的时间了。他会忘掉“凯恩号”横越海洋时使其保持航向的支距度的准确度数。他肌肉中固有的特点，如在一片漆黑中找到航速显示器按钮的能力，将逐渐消失。就是这间他像了解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的驾驶室本身也将很快不复存在了。他现在有点儿像在朝着死亡航行。

他们在珍珠港停泊时威利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海军修船厂的电话交换台去给布朗克斯的那家糖果店打电话。等电话期间他懒洋洋地躺在一条破旧的长沙发椅子上，随意翻看着几本破破烂烂的画报（其中一本有根有据地预测说日本将如何如何遭到入侵，并预言战争将于1948年春结束）。接线员终于向他招手叫他到她桌前去并告诉他梅·温已不再是那

个号码了，而且那边接电话的男人也不知道哪儿能找到她。

“我来跟他说。”

糖果店老板正急促而语无伦次地说着：“你真的是从珍珠港打来的？珍珠港？你不是开玩笑吧？”

“喂，法因先生，我是梅的老朋友威利·基思，我以前老给她打电话。她现在在哪儿？她的家里人在哪儿？”

“搬走了，搬走了，基思先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五六个月以前。很久以前——住嘴，你们这帮孩子，我在跟珍珠港说话哩——”

“她没留下电话号码吗？”

“没留号码。什么也没留，基思先生。搬走了。”

“谢谢，再见。”威利挂上话筒，付给了接线员11美元。

回到舰上，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在珍珠港期间聚集起来的邮件，绝大多数是公函。他急切地一个一个地翻看信封，但是不见梅的来信。一个从人事局寄来的大小有点怪的厚厚的棕色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它打开了。信封里有一封信和一个扁平的褐紫红色的小盒子。盒子里有一条缎带和一枚勋章——黄铜星形勋章。那信是由海军部长签署的嘉奖状，赞扬他在遭到自杀式袭击后扑灭了大火，最后是格式化的结束语：基思上尉超越职责要求的英雄行为承袭了海军的最优良传统。

威利坐着木然地凝视着这枚勋章良久。他开始拆看官方邮件。开头他看到的是通常的油印或印刷品，接着他看见一封用打字机打的信。

发件人：海军人事局局长

收件人：美国海军后备队威利·索德·基思上尉

事由：错误履行职责——训斥

参照：（a）71945号军事法庭决议

附件：（A）参照副本（a）

1．根据随信附上的参照副本（a），本局查明你于1944年12月18日非法解除美国海军少校菲利普·弗朗西斯·奎格对美国军舰“凯恩号”的指挥权的行为已构成错误履行职责。

2．你应注意军法审判当局、本局、总军事检察官以及海军部长的批评。特依据这些批评意见予以训斥。

3．此信的副本将附载入你的晋升文件中。

“啊，”威利思绪一片纷乱地想着，“勋章和训斥。一个早上的丰硕收获。”

他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字体很小而且印得密密麻麻的军事法庭的决议。第十二委员会，即军法审判当局的批评意见有一页半之多。威利断定这些意见一定是布雷克斯通执笔由舰队司令签署的。宣判无罪被否决了。威利知道这不会对马里克造成危险，因为他不可能再受到审判，但是这毫无疑问地意味着他的海军生涯的终结。

——医疗组建议恢复奎格少校的职务。没有发现他有精神疾病的任何证据。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被告的行为表明他对医学极为无知，而且听信毫无根据的传言，极其缺乏判断力，结果采取了后果严重影响深远的行动——这些批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亦针对证人基思上尉，当日的舰上总值日军官的行为。基思上尉的证词无疑地说明在采取行动时他并非不愿意服从被告，而是全心全意地站在被告一边。

军法审判当局确信案情说明是合情合理毫无疑问的——

——本案审判不公致使一名犯了严重过失的军官逃脱了惩罚，

而且开创了危险的先例。该舰处于险境的事实不能减轻，而应增强被告的责任。尤其是在危难时刻更应严格遵守海军的纪律，特别是舰艇上的高级军官——一艘舰艇只能有一名政府任命的指挥官，不向可取得联系的最高层领导请示而擅自将其免职是副指挥官的越权行为。184、185及186条所讲述的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可以做出例外的处理是意在强调而非削弱这一原则，海军部的这一意向已最明确最有力地表达于这些条文中。

在下面的批注中，所有的高层领导都完全同意第十二委员会的批评意见。

“嗯，我也同意，”威利心里想，“就基思上尉的案件而言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可怜的史蒂夫。”

他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个红色卡片纸板文件夹，里面保存着他海军生涯的文件。在这些一份一份摞在一起的文件中包括派他到弗纳尔德楼和“凯恩号”的命令、他的任职令、他的晋升令以及他要求调往潜水艇、弹药艇、水下爆破分队、布雷部队、超危险的秘密任务和俄语学校的申请书。所有这些申请书都是在奎格任舰长那年他感到失望的时候呈上去的，但都被奎格拒绝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嘉奖令和训斥信并排插入文件夹，并且将其密封起来，他的想法是他的曾孙可能在闲暇时经苦苦思索而弄清楚这一自相矛盾的事情。

三个星期之后，10月27日早上，威利用舰桥上的大衣裹住身子坐在房舱里，顺手从堆在脚边的一只小提箱里随意抽出一本书，帕斯卡的《思想录》看起来。他呼出的气变成了白雾状。从开着的舷窗流入的空气阴冷而潮湿。窗外是供应站的一些破旧失修的小棚屋，稍远处是装有球形油罐的贝约纳那些沾满烂泥的灰色平台。“凯恩号”已经在码头上停靠了三天，枪炮拆除了，一系列工作已经结束，退役仪式半小时后举行。

他在衣服里摸索了一下，拿出一枝钢笔，在书上这些字的下面画了一条线，“人生如梦，只是比大多数的梦更连贯一点而已。”自离开珍珠港之后的几周里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就生活在梦中。他似乎不可能曾亲自指挥驾驶一艘军舰通过巴拿马巨大的船闸和雾气蒙蒙的绿色水道，不可能曾航行经过佛罗里达海岸，并用望远镜看到了棕榈滩岸边的他在儿时度过了七个冬天的粉红色拉毛粉饰的家，不可能曾带领一艘美国战舰通过纳罗斯海峡进入纽约港，穿行于鸣着汽笛的渡船和班船之间，并站在他（“凯恩号”的舰长基思）自己的战舰的舰桥上看见了高而尖的高楼的空中轮廓线和自由女神像。

他在冲绳被提升为舰长似乎相当异常，但是在那里至少他的海军身份仍然支配着他。来到东海岸，靠自己的家近了，看见过去生活中的景物真实地再现于眼前而且依然未变，他感到自己的军人的素质在逐渐减弱，像蒸汽一样飘散开，汇入海洋的空气中，仅仅留下威利·基思这一残留物。正是这种转变使日日夜夜都像梦幻一般。他不再是海军军官了——但他也不再是以前的威利·基思了。以前的个性已不适宜，它就像过时的时装一样怪异。

有人在敲门，“进来！”

他的副舰长站在门口敬了个礼，“舰长，全体官兵都在住舱区。”

威利把书放在一边，走出房舱到了舰艏楼上。他向官兵们回敬礼之后便面向他们站在曾将“凯恩号”的1号火炮安装在上面30年现已锈迹斑斑空出来的圆圈上。一股潮湿的带油腻味的强风吹过甲板，水兵们粗制的上衣随风飘动着。太阳透过海港上空灰蒙蒙的烟雾散射出微弱的黄色光线。威利事先准备了一篇长而深情的讲话。但是他环顾四周的面孔，心就凉了，面对这些生疏的少尉和中尉他没有什么话要说的。基弗、马里克、哈丁、佐根森、拉比特这些人在哪里？杜斯利在哪儿？奎格在何处？稀稀拉拉的水兵显得跟军官们一样陌生。凡够条件作为冗员打发回家的水兵都已经走了。他只看见很少几张熟悉的面孔：体态肥胖、性格

古板的巴奇一路航行归来，额尔班和温斯顿也一样。其他的大多数水兵则是郁郁寡欢的、结了婚有了孩子仅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被迫离家的应征入伍者。

威利从口袋里掏出了退役命令，顶着强风声嘶力竭地宣读起来。他叠好命令，扫视了一下衣着不整、稀稀落落的水兵队伍。可怜的结局啊，他心里想。一辆卡车喀嚓喀嚓地从码头上驶过，在附近的另一个码头上一台起重机在呼哧呼哧地运行着。冷风刺痛了威利的眼睛。他感到他必须说几句话。

“噢，你们大多数人都刚来‘凯恩号’不久，这是一艘破烂的老掉牙的军舰。它在战争中行驶了四年。它没有受到过表彰，也没有取得过特别的战绩。虽说它是扫雷舰，但是在整个战争中它一共排除了六个水雷。它承担了舰队的各种各样的奴仆任务，大多在进行数十万海里的护航使命。现在它只剩下千疮百孔的船体，而且很可能被销毁。在‘凯恩号’上度过的每个时刻都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如果现在你们不这么认为，你们将来会这么想的，而且越来越强烈。为了我们的国家能生存下去，我们做了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虽然我们的国家不比以前更好，但她仍然是我们热爱的同样的原来那个国家。我们都是些旱鸭子，我们用生命和头脑去与大海和敌人抗争，我们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在‘凯恩号’上度过的时刻是光荣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将分乘火车和汽车，我们大多数人要回到家乡。但是我们将记住‘凯恩号’，我们曾驾驶这艘老舰帮助国家打赢了这场战争。‘凯恩号’的职责是一项重要的职责，高层领导只是确定取得胜利的时间和地点，而胜利是‘凯恩号’取得的。”

降旗。

副舰长将授权三角旗的破烂的残存部分交给了威利。威利将窄小的旗布卷了起来，塞进了口袋里。他说：“舰艏旗我也要。把它包成邮包，拿到我的房舱来。”

“明白，舰长。”

“让住舱区的水兵们解散吧。”

退役组组长在威利的门口等候。正当威利移交钥匙和各种记录本时文书军士拿来最后一次航海日志让他签字。勤务兵从他的房舱里进进出出，将他的行李袋搬到码头上。一名水兵拿着包好的舰艏旗走了进来。威利在包裹上写上了“讨厌鬼”的父母的地址，并叫水兵邮寄出去。最后他的琐事终于做完了。他从废弃不用的跳板走了下去，没有敬礼。舰上已经没有可向其敬礼的旗帜，也没有舰上总值日军官。

一辆修船厂的吉普车把他送到大门口，他的母亲正坐在一辆新的棕褐色的凯迪拉克小轿车里等着他。自从“凯恩号”停靠在这里以来，基思太太每天都开着车到贝约纳来。现在她要带他回家，那是自然和必然的事，但是威利不喜欢这样。“以前她开车把我送进了海军的各个大门，”他在想，“眼下她正开着车送我回家。那个小男孩玩的水兵游戏已经结束了。”

威利寻找梅姑娘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她似乎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他曾经给马蒂·鲁宾的办公室打过十几次电话，但是这个代理人出城去了。威利的母亲没有说过一句关于梅姑娘的话，这也使他很烦恼。他满不在乎地将其理解为这样一种假设，他的母亲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其实威利错了。基思太太是害怕才避开这个话题的。她的儿子使她深感不安。甚至自2月份他回家探亲以来他就显得老成了，这种变化表现在他的眼神、手势、举止以及他的嗓音的特殊音色里。他已从三年前那个面色红润无忧无虑的男孩变成了声音老练得有点古怪的难以描述的成年人。她的全部希望是他回家和她一起住在那幢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她想，一旦他回到家里他就会变得随和起来，再度变得更像他自己。她非常害怕说错了什么话引得他宣布要独立。

“经过那么多年之后要离开你那艘老舰艇心里一定很难过吧？”她向他打招呼时说道。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咆哮道，他心里明白他是在仿效两年前德·弗里斯舰长讲过的话。他忧郁地倒靠在母亲的旁边，他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几乎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当他们通过三村镇桥时威利突然问道：“我一直在寻找梅。她似乎消失了。您没有碰巧听说过她的消息，是吧？”

“是的，威利。我没听说过。”

“我在6月给她写过信，要她嫁给我。她一直没回信。”

“哦？”基思太太的两眼看着道路。

“我的话使您吃惊了？”

“不太吃惊。你知道，2月份最后那天晚上你和她一起过的。”

“这让我吃惊了。当时我的确跟她吹了。那以后我五个月没给她写信。后来有一天我写了。”他观察着母亲的脸。“您很生气吗？”

“听了你这些话，没什么可生气的。”

“如果我娶她您会生气吗？要是她接受我，我一定娶她。这是铁定的。”

基思太太短暂地扫视了他一眼。就在这一瞥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已是胆怯的满头白发的老妇了，威利突然心里一热为她感到难过。接着她又转过脸凝视着道路，她那坚强的侧影同过去完全一样。她等了很长时间才回答：“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我能对你讲的话你都了解。如果你仍然在寻找梅，那么她一定具有某些我一直没机会观察到的好品质。我希望她不会恨我。”

“当然不会的，妈妈——”

“不管你做什么，我不想和你的生活隔绝开，我只有你这么个儿子。”

威利探过身，亲了亲母亲的脸颊。她声音激动地说道：“为什么现在才亲我？你回来以后一直没吻过我呀。”

“妈妈，我一直头脑昏昏沉沉的。等我找到梅我又会正常的，也许——”

“带她回家来，让我逐渐了解她。你以前对我公平吗？你不是把她当作廉价的私通女子藏起来了吗？威利，我当时是以你为她定下来的价值来衡量她的。这是实话。”

这是一次很好的猜测——只是部分是真的，威利心里想着，因为他母亲的占有欲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她对自己的批评是公正的。他的母亲表面上的认输使他感到宽慰。“妈妈，我一找到她就会带她回家的。”

威利从车上取下行李袋后便立即给鲁宾的办公室打电话。这次这位代理人答话了：“威利！该到时候了。我一直等了两三个月盼着你露面——”

“梅在哪儿，马蒂？”

“你现在在干什么？你在哪儿？”

“在曼哈塞特的家里。为什么问我这些？”

“你能进城来一趟吗？我想跟你谈谈。”

“梅在哪儿？她好吗？什么事情这么神秘兮兮的？是不是她已经结婚了或什么的？”

“不，她没嫁人。瞧，你不能来一趟吗？是一件重要的——”

“我当然能去。我过一个小时就到你那儿。究竟是什么事？”

“来吧。到我办公室来。布里尔大楼。我在这儿等你。”

鲁宾的“办公室”就是零乱的房间里摆的一张桌子，里面还有另外四名代理人占用的四张桌子。威利一进门鲁宾便站了起来，并拿起搭在椅背上的俗艳的方格呢大衣。“你好，上尉。咱们去找个能谈话的地方。”

当鲁宾带着威利沿着第47街往前走然后又往北拐到第7大街时，他没说一句关于梅的话。他饶有兴趣地问了一些关于神风突击队队员和扫雷的问题。威利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听我说，马蒂，我想知道——”

“我知道你想了解什么。咱们到了。”他们通过一道旋转门走进了一家大众化装饰华丽而又拥挤的旅游饭店的门厅。威利很熟悉这家饭店。甚至在三年之后他也立即闻出了这个地方所特有的除臭剂的香味，纽约的每一家饭店都有它自己的不变的香味。马蒂把威利领到门厅中央一块罩着玻璃的大广告牌前面，指着广告：“你的姑娘就在那儿。她就住在这儿。”

现在每夜在豪华的阿兹特克酒吧

沃尔特·费瑟吹奏萨克斯管

管弦乐队伴奏

玛丽·米诺蒂——“百老汇的引起轰动的歌星”

演唱《号角中的天堂》及其他歌曲

广告上有一张萨克斯管吹奏者和梅一起站在麦克风前的照片。“现在你明白了吧？”鲁宾说。

“我明白什么？梅为什么改名换姓了？”

“据说原来那个名字没给她带来好运。你离开大约两周之后梅就和费瑟在一起了，威利。她已——她已经和他搞在一起了。”

这些话和说话的语气使威利非常恶心。他怒视着萨克斯管吹奏者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戴着无框眼镜，脸上露出无生气的浅薄的舞台演出的笑容，长着长长的鼻子。“他不太像——”

“他是个头等的无赖。结过婚而且离过两次婚——我一直反对这件事，可是——梅只是跟我发脾气——”

“天哪，梅有足够的理智去应付这事——”

“费瑟在关键时刻吸引住了梅。你把梅摔得够狠的。费瑟是个很好的乐师，他有大把大把的钞票，而且他在那伙人里是个小上帝。梅——嗯，她十分单纯，威利，就——”

“是怎么回事？他们订婚了，或什么的？”

“事情的经过——事情的经过是他告诉她——是他的最近这次离婚还没有了结。也许他真的想娶她——我不知道——我们彼此之间不再说话了——”

“事情糟到那种程度了？”

“呵，梅仍旧付给我百分之十。其实她不必付，我们从来没签过书面的东西。我知道一件事，费瑟曾劝她不要付了，但是她每次都付了。不是我要她付的。我们为你那封信大吵大闹了一场——对不起，威利，我干涉你们的事情了——但是我说了，费瑟是个逃避兵役的家伙，而在这件事上梅没有嘲弄过沃尔特——”

“我必须和梅谈谈，马蒂。”

“嗯，咱们去瞧瞧。他们可能正在排练。”

他们步行到了阿兹特克酒吧，酒吧的门上画着一些黄绿色的长着羽毛的大蛇，可以透过关着的门听到里面的乐声。乐队正演奏着《起锚》。“瞧，向你表示特别欢迎呢，”鲁宾说，“走，进去吧。”他们从门缝溜了进去。这间花花绿绿的大房间里有一个宽大的地板、打了蜡的舞

池和许多空桌子。绿纸做的棕榈叶遮住了门口。透过这些棕榈叶，威利看见梅站在乐队平台上唱歌。他着实大吃一惊。梅的头发变成了鲜亮的金黄色。

“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吧，”鲁宾说。他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靠在墙上，透过他那厚厚的淡绿色的眼镜凝视着舞台。“你认为她的样子怎么样？”

“讨厌。”

“费瑟喜欢金发的歌手。”

音乐的节奏慢了，在歌的中间停住了。指挥敲着指挥棒。“宝贝儿，这一段有什么难的？”

他喊叫道：“从C再来一遍——”

梅不耐烦地一摆头，说道：“沃尔特，我不喜欢这首该死的歌。我们为什么非唱它不可？这种过时的东西——”

“瞧，宝贝儿，游行散了以后大家要和海军一起热烈活跃起来。整个晚上我们都要唱这首歌——”

“噢，你来唱吧。我受不了——”

“什么游行？”威利小声问道。

代理人咧嘴笑了，“你怎么变得这样糊涂了？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是海军节吗？”

乐队又演奏起来。梅唱了几小节又停了，固执地看着费瑟。费瑟耸了耸肩，挥了挥手让乐队静下来，“想喝咖啡吗，玛丽？”

“喝什么都行。”

“休息半小时。”费瑟对乐师们说。他们挪动椅子，互相交谈着走下了平台。梅将一件驼绒大衣披在肩上。她和费瑟并排向门口走来，他们

自动地靠得那么紧使威利很反感。威利从棕榈叶的后面走了出来，对自己缀有金色纽扣的舰桥上穿的大衣、白色的围巾和黑糊糊的帽子感到很不自在。

“你好，梅。”

梅姑娘吃惊地后退了一步，一把抓住费瑟的胳膊，张着嘴，结结巴巴地说：“天哪，威利。你想让我倒下去死在这儿呀？你——你来这儿多久了？”

“刚来。不想打扰——”

“我——沃尔特，他是威利·基思——基思舰长，或基思上尉——我不知道，该叫什么？你还是那艘扫雷舰的舰长吗？”

“今天上午我已宣布从那艘舰退役了——”

费瑟伸出手。“见到你很高兴，威利。玛丽曾经向我谈起你——”他们握了握手。费瑟长得不难看，饭店门厅中的那张照片没拍好，他的表情愉快而热忱，眼角已有了鱼尾纹，眼眶发黑，浓密的棕色头发中已显出丝丝白发。他握手很有力，声音洪亮，性情随和，很有魅力。

“你好，马蒂。”梅冷淡地问候道。

“哎，你们二位跟我们一起去怎么样？”乐队指挥问道。“我们正要出去吃点东西——”

“梅，我想和你谈谈。”威利说。

“嗯，好呀，咱们一块去吃烤肉吧。”费瑟说。

“梅，我想和你谈谈。”威利沮丧地重复了一遍。

梅姑娘胆怯地瞥了费瑟一眼，露出左右为难的神色。

“你怎么都行，玛丽，”乐师满不在乎地说，“时间不是太多啊——”

梅抚摸着乐队指挥的手，“我耽误不了多久，沃尔特。你先去吧。”

费瑟扬了一下眉头。他点了点头，向威利微微一笑，“穿戴得这么整齐要去游行吗，上尉？”

“我不去游行。”

“哦，太糟糕了。嗯，晚上过来吧。带个朋友来，作为我的客人。”

“谢谢你。”

“走吧，马蒂，”乐队指挥说，“跟我一起去喝咖啡。”

梅和威利单独留在画有阿兹特克图案的大舞厅里。一排排的空桌子和椅子显得凄凉而忧伤。威利说：“你究竟为什么要染头发？”他的说话声在房间里引起微弱而空洞的回音。

“你不喜欢这种颜色吗？”他们就像职业拳击手那样相距不到两英尺，面对面地站着。

“不喜欢。我认为它既粗俗又刺眼。”

“谢谢，宝贝儿。城里的每一个夜总会专栏的作家都夸奖我有了进步。”

“夜总会专栏作者都是些想入非非的人。”

“你回来心情很好嘛。”

“你想吃点东西吗？”

“不要紧。你刚才讲你要和我谈谈。如果你要清净的话这个地方再好不过了。”

他们走到最近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威利解开了大衣，把帽子摘了下来。梅却紧紧地裹着大衣。威利想她肯定在发抖。她说：“你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马蒂跟你讲什么了？”

“别管马蒂。”

“你以前总是讨厌他。你从不相信他是你的好朋友。天晓得他为什么喜欢你——”

“你不认为我有权利得到回信吗？只写一行字说‘不，谢谢，我已经有了一个乐队指挥，而且我还有一头金发’，这也不行吗？”

“我没有必要听你讲这些损人的话。不要忘了，朋友，是你把我踢倒在水沟里的。如果有人把我扶起来关你什么事？”

“梅，我在信里讲过的每一句话仍然有效。”威利本想再说一句“我爱你”，但是他不能讲，四周到处是龇牙咧嘴的阿兹特克面具。

姑娘的眼神变柔和了。“那封信写得好极了，威利。我看着它就哭了。我仍然保存着它，但是你这封信晚了四个月。”

“为什么？你已经订婚了，或结婚了？出了什么事？”

梅把头转向了一边。

一阵痛苦的痉挛从威利的脸上掠过。他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是他的情妇吗？”

“这个词已经过时了，情妇这个词已经跟随狄更斯一起消失了，亲爱的。”

“你是吗，梅？”

梅面对着威利。她的脸色苍白极了，使她化的妆显得过分鲜艳。“嗯，你究竟在琢磨些什么？当两个像我和沃尔特这样的成年人日夜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玩弹子游戏吗？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事。你，还有你那些该死的乏味而愚蠢的问题。”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威利说不出话来。他的咽喉噎住了，“我——好了，好了，梅。”

“所以我想这可使你完全满意了，对吧？”

“不完全是——我只是——”威利把脑袋靠在拳头上，“给我10秒钟时间来适应它——”

“10秒钟就完全够了？”梅尖刻地说，“你的心胸真宽广啊。”

威利看着梅，点了点头。“好吧，我承受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现在你倒高尚起来了。高尚就是你长期的求婚。你会在早上重新考虑后改变主意，而且很体面地自食其言——”

“梅，你听我说，我爱你，而且我将永远爱你。你怎么骂我都行，我该骂。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们本应得到美满的爱情，就是所有的书里所写的初恋。我把它毁了，但是你和我彼此属于对方，我了解这一点。”威利握住了梅的手。“梅，如果你爱我，嫁给我吧。”

梅没有把手拿开。威利心里感到有点压力。金色的头发使威利非常烦恼。他竭力不去看它。“威利，什么事改变了你？你和以前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

“我差点死了，而且我认识到我为你感到非常后悔。”威利知道他这番话讲得好，不过他心里还没打定主意是否真的要娶她。但是他无法抑制感情的冲动。梅就在他心里的某个地方，他要娶梅。

梅情绪消沉地问道：“威利，你要我干什么？根据美国军人的议案跟你一起到一所大学去，在电烤架上给你烤排骨，洗尿布，谈论书籍吗？我现在每周稳定地挣一百块。”

他探过身子去亲吻她。她的嘴唇在亲吻中笑了。威利一跃而起，把梅也拉了起来，热烈地吻着她，而这一次梅的反应跟以前一样。她靠在他的怀里，嗓音沙哑地说：“真令人惊奇。这仍起作用。”

“那么就这样了——”

“你怎么也猜不着的。坐下，英俊的水兵。”她把威利推到椅子上，自己也坐下，并用手蒙住自己的两眼。“然而，它会造成混乱的，一点小的混乱，我要说明这一点。真让我惊讶——”

“你爱这位费瑟吗？”

“如果你把我们以前的事叫做爱的话，那些事不会再发生了。哎呀，这事还要感谢上帝。”

“他年纪大了。”

“你年轻。在很多方面更糟糕。”

“你可不能像你刚才吻我那样去吻两个人。你并没有爱上他。”

“不管怎么说，性行为只占一天里很少一点时间。”

“它使一天里其余的时间值得活着。”

“你总是能言善辩。老实说，威利，你像这样不知从哪儿突然回来是什么用意？一切都是肮脏的，破碎的，而且已经了结了。它以前是美好的，但是你把它毁了。”

“爱并不全是性行为。我们的心灵走的是同一条路。我们现在谈话就跟以前谈话一样。甚至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些痛苦的事情也是活生生的，值得一听的而且是令人兴奋的，因为是我们两人在互相谈这些事——”

“我已经赚钱了，所以我喜欢钱。”

“那么我给你钱。”

“你母亲的钱？”

“不是，如果你真要钱我就去经商。不管干什么我都能干得很出色——”

“我原以为你想去教书呢。”

“我现在仍想去教书，而且我认为你现在谈论钱是在胡说八道。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梅显得迷惑而绝望。“难道你不知道我受到你多大的打击吗？我以前认为我们的爱是美好的但是已经结束了。我当时为此感到高兴——”

“它没有结束。它仍然是我们的生命——”

梅冷冷地审视着威利的脸，“好吧，既然你这么高尚，我倒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我不管你是否相信，我也不想以此来改变任何事。只要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位高尚的人。我从来没跟沃尔特睡过觉，所以不存在挽救可怜的、堕落的流浪儿的问题。”她看着威利震惊得发愣的样子不无讽刺地笑了。“毫无疑问，东西太多你咽不下去了。我告诉过你，我不在乎——”

“天哪，梅，当然我相信你——”

“不是他没有这个企图，天晓得，或者没有巧言令色地一直试图达到目的。但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他真的想娶我，而且他不是一个巧取豪夺的大学生。似乎他还没有离婚。而我又有这种天主教的粗俗的偏见，绝不跟结了婚的男人上床。其他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一点，你也没有理由应该——”

“梅，今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能来看你吗？”

“不行，沃尔特要举办一个聚会——”

“明天早上呢？”

“天哪，早上！”

“下午？”

“你仍然在以海军的方式思考问题。有教养的人能在下午干什么？”

“做爱。”

梅突然放声大笑，笑声中充满丰富的深深的感情。“你这个傻瓜。我刚才说的是有教养的人，不是法国人。”梅看着威利，脸上闪现出他们以前在一起时的那种欢乐。“你知道吗，你终究仍然是威利。刚才有一阵子你在那儿显得非常令人望而生畏——”

“那是因为头发，梅。我讨厌它。你过去的头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

“我知道你以前喜欢它。这次是沃尔特的主意，他对这件事是经过冷静考虑的。他做过调查，征询过各种意见。去夜总会的那些蠢货都喜欢金发的歌手，就这么回事。”她用手摸摸头发。“它真的那么难看吗？我看起来像荡妇吗？”

“亲爱的，我的爱人，你后半辈子就染金发吧。我甚至不知道你长的什么样子，我爱你。”

“威利，你怎么差点牺牲了？出了什么事？”

威利注视着梅的眼睛，给她讲述了神风突击机的事。梅的眼睛里是他熟悉的眼神。威利看出梅正通过歌手房间的窗口向外看。她仍然在那儿。

“那——然后你就写了那封信吗？”

“当天晚上写的。”

“第二天早上你没有想收回一切吗？”

“我现在来了，梅。我甚至从珍珠港就设法给你打过电话——”

“听到你叫我梅真有趣。我已经习惯人家叫我玛丽了。”

“我因为表现非常英勇获得了这个。”威利从口袋里掏出了铜星勋章，打开了小盒，把勋章给梅看。梅的两眼闪射出钦佩的微光。“给你，收下吧。”

“谁，我？你疯了呀。”

“我要你收下。那是对我的惟一用处——”

“不行，威利，不行——”

“请收下吧——”

“现在不行。放回去吧。我不知道，也许下一次吧——它是——谢谢，放回你衣兜里吧。”

威利放好了勋章，他们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梅说：“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抱着最美好的希望。”

“我们可以再吻一次。只要你是英雄。”梅站起来，掀掉了威利的大衣，搂着他，用力地吻着。她将脸贴在威利的肩上，以微弱的声音说道：“我一直确实想给你生孩子——以前。我——我对沃尔特没有这种想法，那不一样——威利，这种事需要铁石心肠——而当时我不知道——你永远忘不了沃尔特——我也一样——老实说，你对我够狠的。直到一个小时以前我才恢复为一个完整的人——”

“你以前幸福吗？”

“幸福？就我所知，在你没有断掉一条腿的时候才谈得上幸福。”她开始哭起来。

“我发誓你错了，梅——”

梅突然推开他，并从大衣兜里掏出一面镜子。“天哪，要是沃尔特看见我这个样子，真的要出事了。”梅开始急急忙忙地修整她的化妆。“威利，你这个魔鬼，你只会给我惹麻烦。你是我的祸根。”从粉扑上飞出一小团一小团的粉雾。“想像一下你要把孩子培养成天主教徒的情景吧！正是在信中写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开始哭起来——谈孩子的事，太荒谬了。”“什么孩子？——看看那些眼睛吧，烧成了洞——”有些乐

师溜达着穿过门帘走到舞台上，梅从威利肩膀的上方看了他们一眼。她的笑容消失了，她的脸色显得正经了。她将化妆盒放在一旁。威利匆忙地说："我明天来看你行吗？"

"哦，当然，为什么不行？我跟你一起吃午饭。但是3点半我得录音。"

"那明天晚上呢？"

"威利，别逼我。也别在脑子里胡思乱想。这次谈话完全错了——我感觉陶醉了——它什么也证明不了——瞧，帮我一个忙，把那个口红印擦掉——"她不安地又看了看那些乐师。

威利走到她身边低声地说："我爱你。我们会幸福的，不是舒服，是幸福！不是一周挣一百块，是幸福，是爱的幸福！"

"是你这么说的啊。我明天见你。"

威利说："我也喜欢你的眼睛、你的脸、你的声音和你的嘴。我也不想离开你。咱们别一起吃午饭，还是一起吃早饭吧，7点吃早餐。我要到这个饭店来住，这样我只隔你几层楼——"

"不行，不行，不是吃早餐。不要住进这个饭店。不要发疯。战争已经结束了，有的是时间，各种各样的时间。威利，去掉你那种眼神，走吧，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还得工作——"梅突然转过身，浑身颤抖着，紧紧地裹着大衣向舞台走去。

门开了，沃尔特·费瑟走了进来。"喂，上尉。如果你想看海军游行，现在他们正通过第5大街。你可以听见街上的鼓声。"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阵子，这位乐队指挥的脸上显出一种神色使威利不由得想起了汤姆·基弗——也许是那种嘲弄人的傲慢态度，也或许是聪明掩盖下的软弱。他感到鼓舞，他曾与基弗相匹敌。

"谢谢，费瑟。我想我要去看一眼。"威利看了看舞台。梅手拿一页

歌篇正注视着他们。威利向梅做了个再见的手势，而梅只是点了点头。威利走到了大街上。

军乐队演奏出的乐曲声在各条小街上回响。威利急忙赶到第5大街，挤到人群的前面，看着海军的蓝色队伍齐步走了过去。音乐声使他穿着沉重的舰桥大衣的身板挺直了起来。但是他并不因为站在街道边上而感到后悔。他的脑子只想着将来的斗争。他要让梅成为他的妻子。他不知道他们能一起找到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幸福，而他现在都顾不上这些。他只想到他要让梅成为他的妻子。

碎纸片在胜利的游行队伍的头顶飞扬，不时地有一张纸片飘落下来，从“凯恩号”最后一任舰长的脸上擦过。

Second World War　　NO.1　　袁腾飞最新力作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

袁腾飞讲二战

袁腾飞/著

中国全景式通俗解读战争的开山之作

继《这个历史挺靠谱》开启全民读史热之后

百万级畅销书作家
袁腾飞三年来最新力作

再现“史话体”讲史风格

专讲别家史书之未讲，诙谐、生猛、妙语如珠
史料新颖，容量大，让你彻底读懂二战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博集天卷

版权信息

书名：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上）
作者：袁腾飞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 袁腾飞讲二战上
自序
第一章 熙熙攘攘争名利（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
01.问天下谁有我“惨”
老兵很不服气
凄惨的德国
要有贵族气派
越打越吃力
02.齐聚巴黎开个会
舰队送死去
成立共和国
灰溜溜的首相
一开会就吵架
03.把我们卖了也赔不起
俩老头要决斗
固执的反对者
狮子大开口
04.啥玩意儿都不能有
和约真苛刻
国土被割裂
受了伤要报复
05.你们就可劲儿压榨我
被人捅了一刀？
甭想限制我
就是不给你钱
20年休战
秩序得到了调整
06.两个国家最失落
有了矛盾须调解

就不许你傍大款
钩心斗角几时休
挑起二战有缘由
第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希特勒发迹、纳粹掌权）
01.童年确实很不幸
到底属于哪个民族？
希特勒他爹的身世
小痞子希特勒
性格决定命运
02.“维漂”混得很差劲
终于不再受管教
难得的温情
生活很困窘
03.勇敢的下士
这个士兵很勇敢
毒气在蔓延
失望的希特勒
04.从此有了党组织
加入纳粹党
这个政党在壮大
靠印钞票度日
05.将法庭变成演讲台
啤酒馆暴动
政变行不通
坚决否认有罪
妇女争相来献花
06.抓住时机大翻身
服刑期间在写书
竟在狱中办集会
采取新的策略
老元帅的尴尬
07.终于当上了总理
不让当总理？没门
就不让你当总理
我还是当上了总理
08.想方设法巩固自己
究竟谁是纵火犯

消除你的痛苦
这个太保不一样
党卫军的诞生
共和国名存实亡
09.哄你没商量
再也没人能管住他
热火朝天搞建设
得到的好处多
就是欺骗你
10.一切为了战争
遍地都是青年军
对孩子进行洗脑
培养目标很明确
德国人为何会打仗
这个部长会煽情
11.残酷迫害犹太人
鼓动人民反犹太
水晶之夜并不美
12.壮着胆子进军
重新武装德军
一生最紧张的时刻
第三章 臭味相投俱独裁（意、日、西班牙法西斯化）
01.这哥们儿喜欢暴力
父亲对其影响大
坏小子被劝退
本性不改很好色
组织石匠们罢工
02.向罗马进军
我拒绝死亡
向罗马进军
新经济进程
建筑师受尊敬
创办电影节
03.耍权谋超一流
为了梦想去打仗
就怕别国不同意
哄得法国团团转

国联就是个摆设
04.成了一个大包袱
对比真鲜明
占领埃塞俄比亚
这场战争不划算
05.仨首相被暗杀
整体向右转
主官管不了参谋
三个愣小子捅破天
受不了了干掉你
磨刀霍霍杀首相
用气球平息叛乱
不敢再得罪军部
06.又一个独裁政权
让人愤恨的共和军
将灵魂交付上帝
拉帮结伙干坏事
第四章 旌旗高扬欲称霸（德军闪击波兰，征战欧洲）
01.臭名昭著的条约
条约未能救波兰
简直就是看不起人
苏德竟结盟
苏联外长很狡猾
找个借口很简单
02.德军“闪击”波兰
骑兵打坦克
排兵布阵有问题
英勇地抵抗
03.英勇无畏的阻击
美好的愿望落空
赢得敌人的敬重
海军也不是好惹的
04.坦克真不是玩具
战略思想最重要
老将老得糊涂了
05.苏德分区占波兰
德占区成了劳改场

苏占区强不了多少
06.非打你不可的理由
轻轻松松占丹麦
国王进入林海中
联军情况一团糟
07.盟军大溃败
西线战役打响
德国伞兵损失大
荷兰被迫投降
伞兵空降破要塞
向法国发起进攻
追击盟国部队
100万人被围困
08.敦刻尔克大撤退
关键时刻叫停
“发电机计划”
法国人投降了
09.悲壮惨烈的空战
铁了心要跟德国干
“黑色的星期四”
道丁司令惹人怨
大编队作战损失小
战略轰炸的“雏形”
10.“小弟”投靠了别人
六千水兵大起义
极其苛刻的条约
不自量力的霍尔蒂
这个元帅很窝囊
弱国夹缝求生存
11.屡战屡败的军队
基本没占到便宜
沦为欧洲的笑柄
12.克里特岛激战
两个一块儿打
绝不向意大利人投降
大规模空降作战
希腊民主军横空出世

13.南斯拉夫被瓜分
保罗王子的危机
元首的震怒
南斯拉夫被灭掉
14.惹不起的游击队
最高统帅负伤
游击队很活跃
第五章 双峰对峙万骨枯（苏联大清洗，苏德战争）
01.斯大林的崛起
四处打家劫舍
粗暴无礼惹反感
高层们的私心
02.阴谋在慢慢地酝酿
“伟大”领袖过生日
消灭新的敌人
闻到了“阴谋”的气味
03.基洛夫被刺杀
迷雾重重的刺杀案
借谋杀案树权威
“特别程序”危害大
04.残酷的大清洗
含义模糊“两面派”
多人被处以极刑
受审者安慰审问者
沙俄将军的感叹
05.用假卢布买假情报
苏联红军将领遭清洗
几家欢乐几家愁
06.坚贞不屈的芬兰
领导全国大罢工
芬兰是幸运的
07.苏芬战争
芬兰的恐惧
莫洛托夫成“商标”
苏军损失惨重
08.芬兰为何那么坚挺
为制度而战

真正为国民着想
09.吞并波罗的海三小国
爱沙尼亚屈服
拉脱维亚让步
立陶宛低头
苏联的矛盾“心境”
三国相继被兼并
10.究竟该信任谁
“东方战线”受争议
谁我都不相信
“红色间谍”佐尔格
心里一直没概念
就不这么认为
开始警觉起来
11.战略失误的恶果
全线发起攻击
德国人很乐观
不愿看到的后果
年龄小不是优势
这种战术不合适
12.史上最强围歼战
放弃包围战术
意见很是不一致
方面军司令被打死
罗马尼亚很生猛
13.打不垮的列宁格勒
“刻不容缓的任务”
作曲家的臣服
打破列宁格勒之围
14.莫斯科保卫战
“台风行动”计划
领袖仍留莫斯科
收拾细软赶快跑
发动大规模反击
第六章 剑舞黄沙洒热血（德意、盟军决战北非战场）
01.意军个个是活宝
墨索里尼又犯二

都在对手算计之中
意军摆出挨揍架势
没意面吃可不行
意大利人爱投降
这个元帅很点儿背
02.隆美尔就是狠
这个哥们儿不好惹
露了一大手
03.蒙哥马利到非洲
谁能击败隆美尔？
偷袭意大利海军
盟军实力在增强
蒙哥马利出战
04.阿拉曼对战
盟军“轻足行动”
托马水平欠火候
双方在苦战
05.大战后的苍凉
攻敌所必救
失败是很明显的
实施“增压行动”
盟军惨胜
第七章 硝烟正浓鏖战急（亚洲战区、太平洋战场）
01.军事理念贼落后
中国太不好搞定
进退两难之困境
日本少有的战略家
综合比较选南进
无视高科技
谁也不服谁
02.杀鸡用牛刀
这帮爷们儿不听令
张鼓峰比武
日本人的自信
苏日态度差别大
03.苏日诺门坎之战
双方再度交手

不了解对手
中将差点儿要切腹
苏打水瓶成武器
步兵对抗重炮
就比一个狠劲儿
打醒北进派的迷梦
04.暗中酝酿阴谋
急欲夺取东南亚
下定决心偷袭
迷惑美国人
箭已在弦上
05.偷袭珍珠港
别管它了吧
偷袭改强攻
“迟到”的宣战书
南云是个庸才
美航母突然离港
美国卷入二战
06.日军占领菲律宾
这老哥花天酒地
美菲联军陷被动
诗人将军脑袋“短路”
麦克阿瑟溜走
日军控制菲律宾
“巴丹死亡行军”
07.攻克“远东堡垒”
终于有了“赎罪”机会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新加坡沦陷
狮城在垂泪
08.日军作恶于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
恶行累累惹民愤
09.泰国“生存术”
“失地恢复运动”
日军的如意算盘
泰法两国在“掐架”

泰国是条“变色龙”
山姆大叔帮泰国
10.缅甸被占领
中国远征军入缅
缅甸失陷
善意相待侵略者
11.破译日本电码
挺进西南太平洋
虎视眈眈两相望
12.珊瑚海海战
夸大的战报
“牛刀杀鸡”的感觉
“祥凤”号航母被炸沉
同时发现敌人
极为悲壮的对话
“列克星顿”号沉没
13.轰炸日本本土
罗斯福发出指示
空袭日本
14.真实的“密码战”
摸清对手意图
绞尽脑汁破密码
15.惊心动魄中途岛
晚起飞酿厄运
南云中将的判断
模棱两可的报告
嫉贤妒能害处大
美军点儿真背
16.决胜中途岛
战局发生大逆转
“约克城”号沉海底
海军少将随舰亡
丧失战略主动权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
袁腾飞讲二战上

自序

编辑断成“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样，对于《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系列的四本书，除了《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2》我认真审阅过之外，其他三本都让我感到惭愧（《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3》和《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4》毕竟也是以我的名义出版的），很想有一个澄清的机会。在此特别感谢精华学校的廖中扬、李峰学两位老总，他们不以拙作鄙陋，为我联系到了新的出版机构，让其重见天日；非常感谢新出版方的项目策划人一草、李吉军为拙作所做的大量工作；非常感谢精华学校的杨海伦老师和拙作的特约策划徐杭先生；还要感谢许多为拙作出版提供了帮助的朋友们。

这套书其实是我依据《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知识点给学生们授课的讲稿。当然，我不是照本宣科，我还补充了大量的课外知识。在这次出版过程中，我认真修订。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部分，务求去芜取精、去伪存真，以答谢各位朋友的厚爱。

本来我想把这套书命名为《课本中的中国史》和《课本中的世界史》，但编辑觉得书中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课本的范畴，最后定名为《这个历史挺靠谱》。当然，靠不靠谱，我们说了不算，但愿读者朋友们也觉得靠谱。

袁腾飞

2012-5-11

第一章　熙熙攘攘争名利（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

别信那些傻话，最勇敢的人最先死去，活到最后你才能看到真相。

——题记

01.问天下谁有我“惨”

老兵很不服气

战争是世间最残酷的游戏，第二次世界大战（下文简称“二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传统观点认为，二战由德国首先挑起。有位叫朱维毅的旅德中国学者，写了本《寻访“二战”德国兵》的书。在这本书里，有个德国老兵发问，你们公认的二战爆发的标志是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德国打波兰。那个老兵很不服气地说，打波兰可不是德国一家干的，还有苏联！他认为，是德国跟苏联一块儿发动了二战。

亲历者的观点往往和教科书不一样，其中虽有立场问题，但对这些观点，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今天，中国流行的观点，依然认为德国闪击波兰是二战爆发的标志。

凄惨的德国

德国为什么要挑起二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下文简称“一战”）就是德国挑起的，但它没有获胜，过了20年，它又发动二战，为什么？二战中，意大利与日本都与德国结了盟，为什么这几块料儿会凑到一起？实际上，跟这几个国家一战后的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

一战以同盟国的战败而告终，同盟国就四个国家：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这四个国家全部战败。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在这次战争之后解体，德国延续了数百年的霍亨索伦王室[1]下台。当时的德国是什么状况呢？可以说真的像到了世界末日，人心惶惶，百业凋敝。持续时间共四年零三个月的一战，不光战败国伤痕累累，战胜国也都损失惨重。以英国为例，英国自维多利亚女王以来几十年的积累荡然无存。战胜国都这样，你想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得什么样？

丘吉尔参加过一战，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一战即将结束时，德国的状况令人沮丧，伴随着日益加剧的听天由命之感，德国人开始感到不寒而栗。德意志民族已经开始绝望，士兵们慢慢地显示出他们的郁郁寡欢。恶性事故时有发生，逃兵增多，度假士兵不愿归队。仗打到了这地步，一般的德国士兵，甚至老百姓，都看出同盟国没戏了。

一战进行到第三年和第四年时，德国兵的思想就从胜利转为保命。除了极少数顽固分子之外，大部分人都能明白现在是种什么样的状况。1916年，德国城市里粮食就供应不上了，冬天人们啃蔓菁，有点类似于咱们的腌咸萝卜，连面包都没有。如果这场战争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这场战争能得到很大的好处，我们至于吃不上面包吃蔓菁吗？所以，度假不归的士兵数量就大为增加。我好不容易度一回假，你再让我回去上前线，那不是去送死吗？我当然不愿意去了！

要有贵族气派

有个德国士兵回忆，苏俄根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释放的战俘，在回国前就染上了“列宁病毒”。什么是“列宁病毒”呢？简单点说，“列宁病毒”就是布尔什维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说要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号召人们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可想而知，被苏俄释放的战俘一回到德国，自然拒绝再上前线，那军官怎么办呢？只能通过打骂、责罚士兵，让他们上前线。这个德国兵回忆说，反对军官无辜责骂士兵的活动开始蔓延，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军官虽然严格训练我们，但在物资匮乏的时候，不与我们同甘共苦。

那些军官如此表现是有原因的。德国军官大部分是由贵族出身的世袭职业军人，爸爸、儿子、孙子，沿袭下来。他们特别强调贵族气派，即便生活质量再怎么着，也要穿军礼服，用银制餐具，得这样体面地活才行。跟士兵一块儿爬冰卧雪，啃土豆，喝袋装咖啡，门儿都没有，人家不干。鉴于这种情况，士兵们一看，你平时教导我们玩命，赶着、踹着，轰羊似的，让我们学打仗，等真打到没吃没喝的时候，你还吃香的喝辣的，可我们连土豆都吃不上，我为什么还要去卖命？这样，德国普通士兵与军官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越打越吃力

除士兵这个群体外，当时德国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场战争的？有个德国妇女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大战之前，人们认为战争即使真的打起来，也不会持续太久。一战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士兵出征，说树叶飘落之前你们就可以返回来。大战1914年8月爆发，欧洲很冷，9月份就掉树叶。威廉二世承诺一个月就让人回来，他想象的还是拿破仑时代的战争，速战速决，一场混战顶多三天，死不了几个人。可让威廉二世没有想到的是，大战进行了四年多。

战争打到这份儿上，进入了一种胶着状态，人们又难以相信它会结束，整天缺胳膊断腿的人往下运，我们与正常的生活好像被一条鸿沟所隔开。可是，在我方已无法取胜之后，这战争还有意义吗？这时连德国

普通市民都已看出，战争对于德国来说毫无希望，物资匮乏、人力匮乏。在拼人力时，法国可以招非洲人，甚至招越南人来当兵。但德国没那么多殖民地，所以越打胜算越小。但德国怀着复仇的使命仍坚持战斗，德国人到这时候不打不行。随着英国的封锁，德国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被切断。因为打仗和被封锁，德国人的元气耗尽。此时对于战争的抵触，便成为千百万人公开的意见！

02.齐聚巴黎开个会

舰队送死去

在1916年大家啃蔓菁时，德国只有少数人抱怨战争，大多数人还相信战争能打赢。而此时大家已看到再打下去，弄不好自己的民族就要灭亡。同时德国军队也无力再战。不过，德军当时的情况具有某种迷惑性，因为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一直到1918年，德军在西线仍然保持着进攻态势——这种态势和后来的越南战争、苏军入侵阿富汗很相似——你赢得了每一场战斗，但输掉了整个战争。

在一战当中，德国200万人死于前线，150万人伤残，还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德国国力已经支撑不住，青壮年男子基本上消耗殆尽。特别是那个时代的军官，基本上都是贵族，军官的大量死亡，也就是国家精英的大量死亡。这对整个德国是个很沉重的打击。

1918年10月1日，德国的鲁登道夫[2]将军跟高级军官们讲，最高统帅部和德国军队已经完了，战争无法取胜，彻底的失败即将到来。鲁登道夫是一战中的英雄，德军的灵魂人物，他都坦言德国已经完了。可德国统帅部并不正视现实，于1918年10月25日下令基尔港的公海舰队出

海。当时公海舰队的指挥官是曾指挥过日德兰大海战的舍尔，他让舰队出海攻击英军，提出的口号很逗：要么辉煌地胜利，要么光荣地沉没！

实际上，德国海军在此之前已经很久没出海了，日德兰大海战之后就一直在军港里闷着。1916年都打不赢，到1918年了连燃料都没有，还想去打败敌人？打鸟粪呀！你让水兵们要么辉煌地胜利，要么光荣地沉没，毫无疑问，那肯定是光荣地沉没，不可能辉煌地胜利。这时候连傻子都看出来德国没戏了，你还让舰队出海送死去，这怎么可能呢？没有意义。

成立共和国

公海舰队不愿去送死，所以水兵起义，爆发“十一月革命”，成立了苏维埃。德皇威廉二世仓皇逃往荷兰，直到1941年去世，都待在荷兰。这样，霍亨索伦王朝就倒台了。

在霍亨索伦王朝倒台之后的1919年2月，在歌德、席勒、李斯特的故乡——德国小城魏玛，人们通过宪法，成立了魏玛共和国，这是德国历史上对于共和制的第一次尝试。其实，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存在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德国在一战后选择共和制，这并不是由于大众民主意识有所提高，而是德国在帝制崩溃后，对西方强国政体无可奈何的一种机械模仿。

灰溜溜的首相

魏玛共和国一成立就赶上了一件恶心事儿——巴黎和会。一战打完之后，战胜国得分赃，瓜分战败国。巴黎和会特有意思，说是五巨头：英、法、美、日、意，但和会主要讨论的是欧洲问题，日本不感兴趣。

英、法、美、意这四国派来的都是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美国总统、国务卿，英国首相、外交大臣，法国总理、外交部长，意大利首相、外交部长，只有日本派来的是前首相和前外长，因为它对这事儿不感兴趣，所以和会上讨论欧洲问题时它不说话，被称为沉默的伙伴。但一说到中国山东的归属问题，它就开始说话了，说得很多，只有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它才发言，一般情况下不说话。因此，和会的主要参与国就是英、法、美、意这四国。

意大利在战争中的贡献是负的，瓜分战利品的时候，不把你瓜分就不错了，你还要什么好处？所以意大利也就没什么可说的，而且意大利对德国不感兴趣，它对奥匈帝国感兴趣，想要的领土都在原来奥匈帝国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同时，英、法、美也不拿意大利当回事儿，这使得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很生气。这哥们儿很有个性，一生气就回国了——这会我不开了。他回去没人挽留，不是说你走了这会就开不成，你走你的，走了更好，少一个白吃饭的，饭票省了。

他一回去，国内议会问，你从巴黎带回来什么了？他说什么也没带回来，那哥儿几个气我，我回来了。议会不干了，你给我回去接着开。他又回到法国来，回来也没人表示出惊喜，没人说哎哟，你可回来了，正等着你呢。没有，你愿意走就走，愿意来就来，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他的境遇，跟意大利的国力联系很紧密。

一开会就吵架

在巴黎和会上，最逗的事儿就是英、法、美三国各有各的要求，任何一国都跟另外两国有矛盾，而任何两国都可以联合起来对付另一国。比如说，美国谋求世界霸权，1894年人家工业产量就是世界第一，当了20年老大，它不甘心再做欧洲的小伙伴，由着欧洲人呼来唤去。问题

是，当时在经济方面美国是老大，但它的军事力量不行，政治还是以欧洲为中心。美国说是1917年参加一战，其实它是训练了一年多，1918年才开始打的，而且武器都是法国的。与其说一战美国出的钢，不如说它出的人，100万棒小伙子，它主要出的是这个。

美国要谋求世界霸权，而法国呢，想法很单纯——欧陆霸权。法国就希望把德国肢解，最好让德国再回到俾斯麦[3]统一之前的混乱状态。英国想要殖民霸权和海上霸权，还希望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

美、英、法三国的要求一放到一起，就显得特别有意思，为啥呢？美国要谋求世界霸权，英、法肯定不干，所以美国和英、法有矛盾，英、法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咱哥们儿新大陆开辟以后称雄500年，它北美野牛凭什么当老大？咱哥们儿是中心。法国要欧陆霸权，肢解德国，英国不干，美国也不干，谁愿意欧洲大陆再出一个“东方不败”，不听我们的？英国要谋求殖民霸权和海上霸权，法国、美国又不干。这样一来，就剩吵架了，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在那儿扯淡”。

巴黎和会是1919年1月召开的，地点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因为普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是在这儿加冕的。对此，法国总统得意扬扬地说：“48年前德意志帝国诞生在这间大厅里，因为它生于不义，所以它死于耻辱！”明显看得出来，法国是心存报复。

03.把我们卖了也赔不起

俩老头要决斗

在巴黎和会上，法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跟英国人有争执。有

一次，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指责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一再说谎。这时候劳合·乔治蹦起来了，抓住克里蒙梭（当时其已70多奔80岁，头发、胡子、眉毛全白了，外号老虎总理），要求他向自己道歉。这就很不礼貌了，英国首相应该比法国总理小很多。美国总统威尔逊（美国唯一大学教授出身的总统）比较有风度，赶紧把他俩拉开，结果克里蒙梭说要跟劳合·乔治决斗。决斗是很古老的习俗，19世纪初，政治家之间的决斗已很少见。克里蒙梭提出，用手枪或剑都可以。

还有一回，法国想要德国的萨尔[4]，萨尔盆地是产煤的。普法战争之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割让给了德国。现在德国战败，就得把这地区还给法国。法国说，我的地盘你占了50年，我也得占你一块，算作利息。但英国不乐意，英国不愿法国实力太强。结果呢，克里蒙梭拿着德国地图满世界追劳合·乔治，说你得把萨尔地区给我。他一直追到厕所里去，劳合·乔治很不高兴，说我这儿尿尿呢，你是绅士不是？克里蒙梭说，我等着你，你必须答应把这块地儿给我，不答应你甭尿，憋死你！

固执的反对者

克里蒙梭与劳合·乔治真是棋逢对手，劳合·乔治这人很讲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说非常固执。他曾反对英国跟南非布尔人开战，当英国向布尔人宣战时，他便在伯明翰演讲，公开反对这场战争。但英国当时群情激奋，愤青遍地，没人愿听他的话，愤怒的人群拥向讲台，差点没把他揍死。

可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回报，英布战争打得磕磕绊绊，英国伤亡惨重，很多英国人都后悔了。这场战争结束后，劳合·乔治反而成了国家领袖。所以，要做国家领袖得有点定力，只会当墙头草不行。

狮子大开口

在巴黎和会讨论战争赔款时，情况就更逗了。克里蒙梭要德国赔多少呢？他张嘴说了一个数：1320亿金马克。金马克不贬值，相当于值1320亿马克的黄金。德国代表一听就乐了，说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把我们卖了，把德国人的骨髓都抽出来卖，也值不了这个数，所以你随便要，你要8000亿也没关系，反正我们给不起。最后还是英、美打圆场，特别是美国，说我们美国一分钱不要，这样吧，让德国先交200亿，咱别杀鸡取卵、敲骨吸髓啊。

克里蒙梭这么做，也情有可原，说白了战胜国这么干都是受国内舆论的影响。这些战胜国也是惨胜，死伤太重了。尤其法国北部是主战场，法军伤亡最重。而且法、德两国仇太大了，50年了好不容易有个报复的机会，能不狠宰德国一刀吗？

04.啥玩意儿都不能有

和约真苛刻

《凡尔赛和约》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之后，终于公布了出来。德国人一看，这和约对德国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和约，德国丧失了八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威廉皇帝时（即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德国的领土是70万平方公里，到希特勒上台时只有58万平方公里——这也就是说，魏玛共和国时领土比威廉皇帝时少了不少，其实细究起来，还不止八分之一呢。

除此之外，德国还丧失了全部的海外殖民地——在非洲的，英、法、比利时瓜分；在太平洋上的，像俾斯麦群岛、帛琉群岛[5]、马里亚

纳群岛，都归日本了。

而更为苛刻的，是对德国军事的限制。根据和约规定，德国陆军只能保留7个师，不能超过10万人。坦克、重炮都不能有，甚至不能有重机枪。这样德国就等于剩一警察部队，只能对内镇压，甭说对外扩张，连对外防御都成问题。德国海军不能超过1.5万人，潜艇、航母、战列舰都不能有。当然有几艘威廉皇帝时造的老战列舰——前无畏舰，但整体水平跟海警差不多。德国公海舰队的舰只被拉到英国海军锚地，进行自沉销毁。同时，德国还不能有空军，飞机全都毁了。协约国恨不得德国除了风筝，什么都不能飞。

像德国这样一个强悍的国家，你这么对待它，割地、赔款、裁军，协约国真的是挺不明智的，太贪了。和约是可以限制德国这不能有那不能有，但德国人自己会想办法的。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通用机枪，安上两脚架是轻机枪，安上三脚架是重机枪，这就是德国人发明的。不是不让我搞重机枪吗？咱这是轻机枪，但安上三脚架就变成了重机枪。

国土被割裂

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你要么别招它，你要招它，就把它招死，索性就如法国说的把它肢解。当时协约国没把它肢解，等到二战后盟国才吸取了这个教训，将其肢解——英、法、美、苏分区占领，弄出了两个德国，东部大片领土并入波兰，这下德国就没戏唱了。德国就是一只猛虎，你没把它招死，它回去磨爪子舔伤口，好了之后就会再来咬你！这点很明显地反应在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的看法上，他们觉得，这个和约对他们非常不公平——我们有什么罪啊？大家都是帝国主义，我们不就是打了败仗吗？下次我们打赢就行了。听听，这想法多可怕！

一战之后的德国，从地图上看形状非常奇怪，一个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隔开。东普鲁士是霍亨索伦王室发祥之地，理应属于德国，但波兰复国了，波兰是一个内陆国，要给它留一个出海口，所以就弄了个波兰走廊。弄的这个波兰走廊，一下就把德国国土分成了两个不连接的部分。

受了伤要报复

据说出席《凡尔赛和约》签订仪式的德国代表，是1919年4月份才接到通知的，而不是巴黎和会一开德国代表就赶了来，这就跟李中堂签《马关条约》似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德国代表到达之后，住的地方是一间四面有铁丝网的小屋，类似于战俘收容所。宣布和约的日子是1919年5月7日，这是一战时“卢西塔尼亚”号邮轮被德国潜艇击沉的纪念日。

克里蒙梭主持和约签订仪式，等和约宣布之后，德国代表往外走，这时有位德国代表问克里蒙梭：“历史将对此有何话说？”意思就是你们这么瓜分德国，咱们大家都不干净，将来历史怎么评价这件事呢？结果老虎总理回答：“它绝不会说比利时入侵德国！”从这里可以看出，克里蒙梭还是有种受伤之后要报复的心理——确实，像比利时这样的小国，不可能侵略德国。

据说，德国有位代表布罗克多夫在签约的时候，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咱们大家都不干净，之所以我在这儿被迫签约，不是因为德国有罪，而是因为我们打败了。

怀着这种想法，德国不伺机报复才怪。

05.你们就可劲儿压榨我

被人捅了一刀？

《凡尔赛和约》公布之后，德国军人从心理上对和约难以接受。你想啊，1918年3月，刚刚跟苏俄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这个条约相当苛刻，德国占领了苏俄大片领土。在西线，当时德军还占领着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一部分领土，德军在战场上仍保持着攻势，因此德国人觉得怎么可能有占领大片敌人领土的战败国呢？这不像二战时盟军打进了德国本土。现在是德军还占领着别国领土，而你说我战败了，你让我投降——德国军人感觉这个和约太离谱了。

但是，德国军人忽略了交战双方已经卷入总体战中，前线的局部战术优势，无法扭转德国在战略上的失败。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坚持认为是“十一月党人”在背后捅了他们一刀！他们觉得今后只要加强团结，重整旗鼓，就能卷土重来。

甭想限制我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德国军队只允许保留10万人，但这10万人都是霍亨索伦王朝留下的，多是军官，最差的哥们儿也当过班长，这等于是走精兵路线，情况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日本三军自卫队，自卫队员都叫自卫官，啥意思呢？这25万人全是官，最差的人也能当班长，一旦打起仗来，扩充军队，一个班长怎么也能领12个人吧？按这样计算，10万德军就能扩充到120万，甚至200多万人，只要武器装备够用。

协约国不让德国造飞机，德国就成立了航空俱乐部，民用总可以吧。会开运输机，练练就能开战斗机，运输机那么大都能开，战斗机能

不会开吗？同时，你不让我造潜艇，我可以给荷兰造，给西班牙造，造完图纸我留一套，然后我自己就能生产。因此，光限制是限制不住的。你可以把它的工厂炸掉，可以把它的机器设备全搬走，但人脑中的智慧你是弄不走的。

就是不给你钱

德国军队虽然可以像刚才讲的那样搞，但德国经济却没法儿弄，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主要是战争赔款给压的，比如说我给不了钱——给不了钱可以，　　；给机器设备也行。就这样，德国赖以生存的很多生产、生活用具全被协约国拿走了，德国人活不下去了，很多人失业，工厂大量倒闭。德国说，我没钱了，拒绝支付战争赔款。

由于德国拒绝支付战争赔款，1923年，法国、比利时出兵占领了鲁尔。鲁尔是德国的核心工业区，占领鲁尔导致了德国经济崩溃，经济崩溃之后通货膨胀达到了什么程度？有个德国老兵叫迪特·马亨唐茨，他说到1923年，1美元可以换4万亿德国马克，你想这是什么概念？我见过的最大面额的钞票，是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发行的，单张5000亿第纳尔，4万亿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面包是1000亿马克，一升牛奶3000亿马克，小孩都把钞票当玩具玩儿，当积木摆。德国当时人人腰缠万亿，可惜不是富翁，是负翁，肚子里咕咕叫，饿得要命。

20年休战

有位作家曾说过一句名言：“纳粹主义的诞生地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凡尔赛。”据说当时的协约国军总司令、法国陆军元帅福煦[6]，看到《凡尔赛和约》的内容后仰天长叹，说：“这不是停战，而是20年休战。”果然，1919年签订《凡尔赛和约》，1939年德军就闪击波兰，二

战爆发。从这儿看，福煦元帅整个一半仙儿，会算。

因此，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对凡尔赛体系非常不满。除德国之外，二战法西斯元凶还有意大利、日本，意大利更多的是充当一个小丑角色。如果战争史缺了意大利，那战争就只剩下血腥了，有了它挺好玩的。从这个角度看，二战的法西斯元凶其实主要就是欧洲的德国、东亚的日本。

秩序得到了调整

巴黎和会确立的“凡尔赛体系”，调整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欧洲、中东、北非的关系。比如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建立，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芬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出现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巴尔干半岛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后来合并成了南斯拉夫王国。这样，欧洲秩序就得到了调整。

06.两个国家最失落

有了矛盾须调解

凡尔赛体系虽然调整了欧洲秩序，但并没有调整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秩序。那么，远东秩序调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1922—1923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其实，一战说是世界大战，但战场主要在欧洲，亚洲就在西亚，非洲是在东非，西亚和东非战争规

模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在当时的帝国主义六强中，有两个国家基本置身事外，这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均不在欧洲，美国到1917年才对同盟国宣战，参战是1918年。而日本呢，一战时主要在中国青岛作战，除此之外就是派了一支舰队到欧洲给协约国护航。这等于日本、美国在一战中都没什么损失。

一战之后，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势力都被削弱，唯独这两个国家实力增强。于是，这两国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开始在亚洲大肆扩张，特别是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这样两国自然就有了矛盾，还很激烈，这个矛盾需要调解。

在远东太平洋地区扩张，最需要的是海军，而海军在三军当中是最烧钱的。按今天的话来说，一辆坦克几百万；一架飞机几千万；一艘军舰至少上亿，核潜艇得十几亿，航母得几十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甭管是英、法还是日、美，实际上对军备竞赛都有点力不从心。刚打完仗，谁不愿意和平啊？能不打就别打了，打完仗再扩军备战，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由美国牵头，哥儿几个聚到华盛顿来开会。

就不许你傍大款

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共有9个国家，不像巴黎和会有27国。这次会议来的国家比较少，分别是英、法、美、日、意、中、比、荷、葡，为什么是这9国来呢？因为当年《辛丑条约》的签字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没来。当时《辛丑条约》是跟11国签的，加上被迫签约方中国，因此《辛丑条约》涉及的国家总共是12国，3个国家来不了——俄国革命了，德国战败了，奥匈帝国战败解体了，所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国家变成了9个。

其实，中国问题虽然很重要，但美国一上来要讨论的是什么事儿呢？美国一上来首先要讨论的就是调整跟英、法、日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讨论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英、法、美、日《四国条约》。

这《四国条约》签过之后，从表面上看，彼此之间的矛盾是调整了，谁都不许扩军，哪儿是你的势力范围，哪儿是我的势力范围，都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谁都不许针对其他地方采取敌对行动。这《四国条约》实际上很逗，逗在哪儿呢？美国人这么干的目的是要结束英、日同盟。1902年英、日结成同盟，这对日本的好处是大大的。日本人自己都说，对于这件事儿，我们的感觉就像佃农的儿子过继给了地主。你想，日本当时的国力还不如大清，能跟横行300年的老牌帝国结盟，日本能不感觉自豪吗？而且，这是英国第一次跟外国结盟，英国向来是不跟任何国家结盟的。这次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能在远东牵制俄国。之后1907年英、俄协约了，俄国成哥们儿了，用不着牵制了，但英、日同盟还可以对付德国。

到一战结束，德国也战败了，英、日同盟对于英国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了。相反日本是非常乐意继续维持英、日同盟的，抱住世界第一强国大粗腿，对日本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它死乞白赖地想要延长同盟的时间，因为同盟的有效期是20年，到1922年正好期满。

美国能愿意英、日继续结盟吗？当然不愿意，可美国又不能说，我看你俩结盟不爽，你俩给我散伙，不能这么说。美国人聪明，把小两口变成了小四口，光你俩有什么意思？我跟法国也掺和进来。小两口能过日子，可小四口咋过啊？所以四国同盟一签订，实际上英、日同盟就被瓦解了。这是美国外交的一个巨大成功，日本外交的一次巨大失败——日本好不容易傍上大款英国，结果被美国给搅黄了。

钩心斗角几时休

华盛顿会议签订的第二个条约是英、美、法、意、日《五国海军条约》，这个条约意在限制相互拥有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比例，其实就是限制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按当时的规定，英、美、日、法、意之间的比例为5:5：3:1.75:1.75，这就是说，英、美并驾齐驱了，这是美国的巨大胜利。因为英国一直是世界第一海军强国，以往它的海军一直保持着双强标准——我是世界第一，我的总吨位是老二老三之和，这样可以保证老二老三联合起来都打不过我，而现在美国跟它并驾齐驱了。

今天看美国海军，都不知道是几强标准了，后面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可能加上老J老Q老K都没它多，它光一艘航母就10万吨。而在当时，日本非常希望自己的海军总吨位能保持在美国的70%，它认为最低限度应是对美七成，这样跟美国交战才有把握，那时候日本已经把美国当成假想敌了。结果，折腾了半天才六成。据说，根据《五国海军条约》，日本两艘在建的战列舰要拆毁，这让日本很生气。法国跟意大利倒无所谓，它们还没到那比例呢——你让我1.75，我现在可能才1.43，还可以接着造。

在华盛顿会议上矛盾也很多，据说英国不让法国造潜艇，因为英国在一战中吃了德国潜艇的亏。英国海外殖民地多，得多造巡洋舰保卫自己的殖民地，而法国则反对英国造巡洋舰。法国代表在会议上跟英国代表酸溜溜地讲："无敌于天下的大英皇家海军，造了那么多巡洋舰，想必是用来捕鱼的。"这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号称爱好和平吗？你这巡洋舰肯定是用来捕鱼的。"那你为什么不允许可怜的法兰西保住一艘潜艇，来观察一下海底生物呢？"

列强之间钩心斗角，你损我、我损你，最后勉强达成了《五国海军

条约》中那么一个比例。这又是美国外交的成功、日本的失败。

挑起二战有缘由

接下来对日本的打击更重，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九国签署了《九国公约》，这公约全称叫《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公约》承认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别想染指，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很明显是针对日本的，因为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签署《二十一条》，想独占中国，当时欧洲列强顾不上，美国想在欧战中卖军火发财，也没顾上，让日本暂时占了便宜。但日本这个便宜没占多久，美国马上就玩了这么一手，将日本所占的便宜又给剥夺掉了。所以，这同样是美国外交的成功和日本外交的失败。

整个华盛顿会议，可以看成是巴黎和会的延续。所以一战后至少头十年，维持世界格局的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凡尔赛体系下最失落的是德国；在华盛顿体系下最失落的是日本——我好不容易傍上了英国，可你美国竟给我拆散了，把我们小两口变成了小四口；我海军弄了半天还是二流，你倒跟英国并驾齐驱了；我想独霸中国，你却给我弄成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所以，从以上所讲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是德、意、日三国挑起了二战。特别是小日本，德国另说，意大利是跟班——日本挑起二战，配吗？为什么它这么不知死活？这是因为，一战后的国际关系体系对它们不利。一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如此调整，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希特勒发迹、纳粹掌权）

最伟大的圣人历来是那些具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最凶恶的人有时也难免会有点圣洁之情。

——题记

01.童年确实很不幸

到底属于哪个民族？

希特勒这个人，按他自己的话讲，是雅利安人[7]。以咱们现在的知识看，印度人和伊朗人也属于雅利安人，不知道他们跟希特勒是不是一个祖先。不过呢，按照希特勒族人的说法，希特勒家族有摩拉维亚人血统。摩拉维亚人是什么人呢？在公元5—6世纪时，斯拉夫人[8]西迁，到达了今天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摩拉维亚人就是这批人及其后裔。

要按希特勒族人的这种说法，希特勒应有斯拉夫人血统。但是，希特勒后来打苏联的时候，他认为跟苏联的战争是种族之战，是优秀的雅利安民族跟劣等的斯拉夫民族之战。如果希特勒确有斯拉夫人血统，那就是说他的祖先出身于劣等民族。

希特勒他爹的身世

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于靠近德国边境的奥地利小镇，那小镇叫布劳瑙。他本人身世并不离奇，身世离奇的是他爹。希特勒他爹，也就是老希特勒，生于1837年，他奶奶生他爹的时候已经42岁，而且他

奶奶当时没结婚，这就是说，希特勒他爹是一私生子。他奶奶给他爹做出生登记的时候，父亲那一栏是空白的，所以这就成了个谜。那么，希特勒的爷爷到底是谁呢？

据推断，希特勒的爷爷可能就是临近村子里的，因为农业社会嘛，不可能交往太远，出门很不方便。那时不像今天，今天可以网恋，北京的找广州的，那会儿不可能，想都甭想。据说，希特勒的爷爷可能是一个有钱的犹太人，叫弗兰肯伯格，或叫弗兰肯雷德。因为希特勒的奶奶，在那户犹太人家里当过用人，让希特勒他奶奶怀孕的人，最有可能的就是主人家年轻的儿子。按这么说，希特勒又有犹太血统了。

小痞子希特勒

1885年，希特勒的父亲结婚了，老希特勒娶了自己漂亮的侄女。当然，在西方人语言里，辈分不像中国人分得那么清楚，也有人说是外甥女，因为舅舅、叔叔在英文里都叫Uncle。

希特勒父母的关系不像一般夫妻，希特勒的父亲只是一个海关小吏，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基层公务员。但在他的家乡，很多人一辈子务农，所以他这也算出人头地了。因此，希特勒他妈就把丈夫看得高人一等，她是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姑娘来说，这条路走得很艰辛。她管自己的丈夫叫叔叔，或舅舅，她一直这么称呼自己的丈夫。

希特勒他爸非常严厉，对希特勒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对他性格的影响也很大。希特勒的父亲很严厉，属于标准的严肃老爷们儿，说一不二，性格古怪，难以接近，对子女的管教特别严，以至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哥哥受不了，离家出走了。哥哥离家出走以后，希特勒就成了父亲管

教的对象。希特勒他哥那一支的后代，也就是他的侄子，二战时到了美国，加入了美国国籍。

根据希特勒妹妹的回忆，希特勒小时候每天都挨揍，他总是惹父亲发火。在他妹妹眼里，希特勒是一个不受管教的小痞子。不管老希特勒如何打他，如何教训他，如何让他对政府公职感兴趣，他都我行我素，一点儿也听不进父亲的意见。同时，母亲对他又非常溺爱，尽量想用慈母之心，使希特勒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减少因丈夫粗暴而对希特勒产生的不良影响。

性格决定命运

希特勒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反抗，想走他哥哥的老路——离家出走。没想到，老希特勒知道了他的这个计划，为了不让这个儿子再离家出走，老希特勒就把他锁在楼上。到了晚上，希特勒想从窗户的铁栏杆里钻出去，因为欧洲建筑都是窗户外面有层铁栏杆。因为个子矮，够不着窗户，希特勒只好把衣服脱下来，去钩那个铁栏杆。正当他钩住栏杆、马上就要奔向自由时，老希特勒上楼了。听到脚步声响，希特勒赶紧退了下来，由于衣服在铁栏杆上钩着，所以他当时光着身子，情急之下只好用桌布把自己给围了起来。

老希特勒进来一看，儿子光着身子围了块桌布。他这次没拿鞭子抽希特勒，而是放声大笑，然后叫希特勒他妈也上楼来，看穿着“宽袍”的儿子。对希特勒来讲，这种讽刺、挖苦对他的伤害更深，比打他还令他难受。他曾私下跟自己亲近的人讲，花了“好长时间才总算将这件事忘掉”。多年以后，他对自己的一个秘书说，不怕疼是有勇气的表现，“我于是便下定决心，父亲打我时我永不再哭”。

很快，检验他决心的机会来临了，他爹又一次揍他，把他妈吓得跑到门外躲了起来，看来这次揍得挺狠。希特勒一边挨打一边在那儿数数，默默地数他爹打了他多少棍。可能是老希特勒一看这小子太倔，感觉到这么大的男孩子再打不合适，而且这小子容易记仇，说不定到时候恨自己。据说自这件事之后，老希特勒再没打过他。

希特勒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希特勒，会有怎样的性格呢？明显是早熟、缺乏安全感——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要挨一顿揍，缺乏安全感的人很难找到幸福。为什么希特勒上台之后，会实行许多非成即败的极端措施？因为他对社会没有同情，缺乏感恩，而这跟他的成长环境大有关系，他继承了老希特勒一些变态的人格。

02.“维漂”混得很差劲

终于不再受管教

1903年，希特勒终于获得了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他爹死了。这年的一天，他爹一大早离开家去喝酒。此时老希特勒已退休，退休以后的老希特勒天天喝酒，结果这次喝酒的时候，他刚到桌边坐下，就说身体不舒服，不一会儿人就完了。根据症状，老希特勒患的很可能是心脏病，突发心梗。

有些书里写老希特勒一死，希特勒他们家就穷了。实际上，老希特勒给家里留下了2420克朗的养老金，这比一个小学校长领到的薪水都多。老希特勒一死，希特勒家最大的变化就是独裁者没了，紧张气氛消失了。这时候，希特勒还不到14岁，但成了家庭的主宰。

儿子14岁了，将来怎么发展呢？希特勒他妈想让儿子当公务员，捧铁饭碗，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劝服希特勒，所以只能靠哀求——乖儿子、宝贝，你就干这个吧。当然，哀求希特勒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不管希特勒他妈什么时候问他："儿子，你想干吗？你总得有个事儿做吧。"希特勒都回答："我要当一名伟大的画家。"看来，他完全活在梦想的世界中。

因为父亲不在了，希特勒初中毕业就不念书了，从16岁起，他就开始到处自由自在地游逛，并且藐视权威。没有了父亲的管教，他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人。

难得的温情

1907年，希特勒的父亲死后四年，他母亲身体不适去看医生。医生是个犹太人，在当地有"穷人的医生"之称，看病不多收钱。希特勒他妈告诉医生说胸口疼，疼得一晚一晚地睡不着觉。医生诊断的结果是"肿瘤"，实际上就是癌症，但他没有将此告诉病人。第二天，医生将希特勒和他妹妹叫去，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母亲得了癌症，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做手术。

希特勒的反应使医生特别感动，那医生回忆说："他那蜡黄的脸因悲伤而扭曲，双眼滚出泪珠，问他母亲还有没有办法挽救，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沉！"由此看来，希特勒也不是纯冷血动物，他有时候也充满人性。打那以后，希特勒全心照料母亲，跟他的妹妹、婶婶分担家务。他将母亲安置在厨房里，因为厨房里全天有火，比较暖和。然后希特勒将碗橱抬走，搁了张床，自己也睡在那儿，照顾母亲，还帮助母亲做饭。为此，希特勒他妈曾骄傲地跟别人讲，说她的胃口从来没那么好过。言外之意，就是说自己儿子做的饭很

好吃。提到自己的儿子时，她苍白的脸上竟然出现了一些血色。看来在母亲病重期间，希特勒还是给她带来了相当多的快乐。

有一天到了午夜，希勒特他妈的最后时刻来临了，这时候也甭去看医生了，医生也帮不上忙。1907年12月21日，在希特勒母亲的病拖了将近一年之际，按希特勒的说法，在圣诞树彩灯光芒的照耀下，母亲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时，医生来到他们家，准备为希特勒的母亲签署死亡证书。医生看到希特勒坐在母亲身边，脸色惨白，在画母亲的遗像，以便作为将来的纪念。即便看惯了死亡的医生，看到这一幕也很感动，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

生活很困窘

至此，希特勒父母双亡，这时他19岁，准备向维也纳进发，以实现他作为一名画家的梦想。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讲，那时他手中提的是一只装满衣物的箱子，心中装着的是不屈不挠的信念。从这句话看，他那时还有只装满衣物的箱子，应该不算特别穷。但由于他自己的原因，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希特勒过得十分糟糕。他画的画，至今还流传下来不少，很多人认为他画得不错，但问题是希特勒擅长画建筑，不会画人体，在西方国家，你不会画人体是不行的。因此，希特勒的画当时能卖出去的很少，而他对做生意又一无所知，这就造成了他的生活很窘迫，他只能不停地换工作，以期能改变现状。咱们现在有"北漂"这个说法，他那时就是个"维漂"。他曾帮人掸地毯、扫雪、在车站推箱子，住极便宜的旅馆，吃免费或廉价提供的没什么营养的食物……所以有人说，正是他的遭遇，造就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和仇恨。

日子过得那么困窘，希特勒不觉得是自己能力不够或水平达不到，相反，他认为是社会不公造成的。

03.勇敢的下士

这个士兵很勇敢

正当希特勒在维也纳混得很差劲时，一战爆发了。一战爆发，对希特勒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出生在奥地利，但他从小就受到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熏染——奥地利也说德语，他骨子里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一战爆发后，希特勒觉得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他报名参加奥匈帝国的军队，结果体检不合格。于是，他又去慕尼黑报名参加巴伐利亚王国的军队，也就是德军。那时德国打仗正缺人，不挑食，就把他接收到军队里，在巴伐利亚第16后备步兵团服役。

据说希特勒在战场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勇敢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在半年内就从一个传令兵升到了下士，两次因为英勇受到表彰，第二次受到表彰时，他被授予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一般是不授给士兵的。希特勒后来做德国元首，在公开场合出现时，他一般身穿制服，扣子上别着二级铁十字勋章绶带，左胸佩戴三枚证章——最上面的是纳粹党的金制党徽，中间的是一级铁十字勋章，底下的是他的战伤勋章。希特勒做元首时穿戴比较朴素，他佩戴那些证章并不是为了炫耀，他不像戈林那么爱炫耀。

毒气在蔓延

希特勒在战场上除了勇敢，运气还很好，他曾对一位英国记者说：“有一次我在战壕里与几位战友一起吃晚饭，突然好像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声音清晰，不绝于耳，我只好机械地服

从，好像它就是一道军令似的。我手里捧着饭盒，立刻起身，沿着战壕行进了约20码。当我坐下来继续进食，还没吃几口时，只见火光一闪，从我原来待过的地方传来一声巨响，一颗流弹在那里爆炸了，留在那里的人全被炸死了。”

对于这段话，不排除有希特勒自吹的成分，不过他运气真的一直很好，直到战争结束时，他只负过一次伤。那是在一次战斗中，希特勒所在的第16后备步兵团被打得抬不起头来。阵地上到处是弹坑，士兵们蜷缩在战壕里，老兵全身麻木，新兵魂不附体。猛然间，一团被炮弹掀起的尘土，带着刺鼻的烟味涌进了战壕。不知谁喊了一声：“毒气！”那团被炮弹掀起的尘土中，混杂有芥子气[9]。这是希特勒所在的第16后备步兵团首次遇到芥子气。对于这种毒气，有人闻着很香，有人闻着辛辣刺鼻，但人人的感觉相同：这玩意儿不利于人。

士兵们慌忙戴上防毒面具，弯腰曲背，一动不动地靠着战壕的土墙。几个小时过去了，防毒面具内的空气已变得混浊不堪。有个新兵憋不过气来，将面具取下，想呼吸些新鲜空气，但吸进的是毒气。毒气一进入他的喉咙，他便仰身倒地，口吐白沫，慢慢地死去。

失望的希特勒

到了拂晓，毒气才慢慢消散。可毒气一消散，炮击又开始了。在敌人炮击的过程中，第16后备步兵团的士兵们摘下面具，大口地呼吸着清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气味，”有个人写道，“还充满了火药味，但这对我们来说，已算是极好的了。”

炮击之后，空气中又充满了毒气。第16后备步兵团来不及戴面具的士兵，立即翻身倒毙。那些侥幸逃过一死的士兵，个个成了瞎子——只

有一人除外，那人仍有一点模糊的视力。他对众人说，大家彼此抓住衣尾，由他领路逃生。就这样，第16后备步兵团的士兵们排成单行，半瞎的领着全瞎的，跌跌撞撞地前行，一直来到急救站。

从令人窒息的死亡中被营救出来的士兵里，有一名年轻下士，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被送往战地医院，等他眼睛上的纱布拿掉之后，一战已经结束。这使希特勒特别痛苦，他立刻坠入了失望的深渊——他可能觉得一战不结束，他就能做到军官了，没准儿还能升将军呢。战争结束等于他又失业了。战场满足了他对成功的渴望，包括别人对他的肯定。

04.从此有了党组织

加入纳粹党

一战结束后，希特勒就失业了。根据《凡尔赛和约》，一战后德国只能保留10万陆军。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给连德国国籍都没有的希特勒留一个位置。于是，希特勒又开始了游荡生活。在游荡之际，他还有一份不定期的薪水，那就是为德军情报部门工作，当密探。当密探主要做什么呢？因为当时德意志帝国崩溃，各种社会思潮蜂起，政党和社会组织特别多，军方想刺探这些政党和社会组织在干什么。

有一次，希特勒受命打入一个不满百人的小党——德国工人党，以刺探这个党的活动。刺探的地点是在慕尼黑的一家酒馆里。希特勒的上级怀疑德国工人党这帮人要颠覆现在的政权，所以就让希特勒去调查。在当时，任何对现状不满的人都想聚集起来，组成一个新政党，所以类似的组织在德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些组织建立得快，消失得也

快，不久大部分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希特勒看不起德国工人党，他当时是怀着一种蔑视的心态去参加这个政党活动的。他在当密探之前曾受过训练，所以才能勉强把这个政党演讲的枯燥内容听下去。等演讲一结束，希特勒便感觉轻松，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刺探任务。等进入这个政党的自由讨论时间时，希特勒就想走，他觉得这帮人是在那儿瞎侃，没啥意思。

这时候，有个主张巴伐利亚独立的教授站起来发言，他想把巴伐利亚从普鲁士德国分离出来。这下希特勒急了，他是坚持大德意志帝国观点的，因此他不由自主地冲上去痛斥这个教授。希特勒以干练的口才、精辟的论点，足足讲了15分钟。那个教授在希特勒把话说完之前，就像一条落水狗，夹着尾巴离开了那家酒馆。

希特勒的发言极具逻辑性，使得这个党当时的领导人德莱克斯勒对其产生了深刻印象。德莱克斯勒跟秘书（这个党一共不到100人，居然还有秘书，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讲："这人有种，咱们将来可以好好用用他。"德莱克斯勒走到希特勒近前，先进行了一番自我介绍——我是谁，我曾干过什么……虽然他进行了自我介绍，可希特勒竟然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不管怎样，他发现了希特勒。他将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一本只有40页、粉红色封面的小书，硬塞给了希特勒，说你必须好好读一读，读完之后请你再来。

结果，希特勒竟然加入了德国工人党。根据党证编号，希特勒是这个党的第97名成员，他去之前已有96人，真是个不满百人的小党啊。希特勒加入之后，就把这个党的名称改成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它的中文简称应该叫民社党，但因为德文的缩写是NAZI，音译过来就是纳粹，所以这个党就被译成了"纳粹党"。

这个政党在壮大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你要乍一听，还以为是马克思建立的呢。实际上，这个组织既不是工人的政党，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按照希特勒自己的定义，什么叫民族社会主义呢？一个人只要理解了我们伟大的民族，德意志高于一切，在他眼里，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领土比什么都重要，那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这个政党实际上是一个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根本不沾边。

除了更改党名，希特勒还亲手设计党的标志。毕竟人家是学美术的，画家出身，有老底子，甭管入流不入流。从1920年起，希特勒开始负责纳粹党的宣传工作，他意识到党需要一个明显的标志，以区别于其他政党，所以他准备设计一面党旗，让人看一眼就忘不了。据说希特勒从一个牙医那里得到了灵感，希特勒说那个牙医的旗帜很不错，跟自己的想法很接近。希特勒要求纳粹旗帜的背景是红色的，并且必须比共产党镰刀斧头旗的红色更深。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工人的支持——你红，我比你更红！你左，我比你更左！

纳粹的标志是“卐”，有人读“万”，实际上不是。佛教的“卐”才读“万”，纳粹的“卐”跟佛教的“卐”方向是反的。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卐”字呢？希特勒有一个很清晰但却是伪造的解释，他说这个“卐”字跟基督教的“十”字一样。希特勒小时候在一些古老的教堂里见过这个标志，这个标志被很多民族的祖先看成是太阳或好运的象征，比如印度的雅利安人就崇尚“卐”，今天佛祖塑像胸口上也有“卐”，但不是反着的。按照纳粹的理论，雅利安人是德国人的祖先，希特勒把“卐”归结为永远反犹，他认为这是雅利安人胜利的完美标志。不论这个符号设计得多么稀奇古怪，希特勒在宣传鼓动方面都很给力。

因为纳粹的旗帜非常漂亮，红底，白圆圈，中间一个黑色的“卐”，特别醒目，再加上希特勒的宣传鼓动，所以反犹主义者和失业工人很快就聚集到这面旗帜下，甚至连纳粹的反对者都认为这个“卐”字符具有催眠效果。像《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就说，那个弯钩十字，似乎在召唤那些一直在战后混乱的岁月里、痛苦挣扎的没有安全感的中下层人民。

希特勒天生是一个会鼓动的人，在他的带领下，纳粹党迅速壮大。

靠印钞票度日

纳粹党那种华丽醒目的仪仗、制服和徽章，对渴望安全、稳定的人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德国人本来就有服从权威的传统，他们就喜欢参加这种气派、威严的组织。甭说德国人，今天咱们参加民间组织，一帮老大妈在街上扭秧歌，穿着自己的衣服，腰里系一条绸带，你肯定不参加；如果都穿统一的制服，你一看就感觉挺正规，像那么回事，说不定你就参加了。希特勒曾说过，要把制服设计得帅气好看，这样才能吸引年轻人。当时纳粹党的制服，是褐色的衬衫，长裤，长靴，法式平顶帽，黑领带，再加上鲜艳的旗帜，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纳粹党的势力不断壮大，而对于希特勒来说，他当时希望的是用暴力夺取权力。

纳粹党是1920年2月成立的。纳粹党成立一年多之后，1921年4月，协约国就德国的一战赔偿问题达成一致，要求德国赔偿1320亿金马克。以前是4马克兑1美元，现在降到75马克兑1美元，而且汇率还在狂降。到1923年末，40亿马克才能兑1美元，马克购买力为零，失业人口超过百万，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去买面包——排到你这儿没了，那你今天就得饿着。鉴于这种情况，希特勒曾说，政府在一声不吭地印着废纸，哪天不印钞票了，政府也就维持不下去，破产了——我们要将政府的无能

曝光。

马克现在已经这么不值钱了，你还印它干吗？所以，希特勒跟追随他的人讲，相信我，得永生。如果按照政府这么搞下去，我们的苦难会越来越深重。如果人们注意到他们怀揣上亿元的钱，却不得不饿死，那他们就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不应该继续服从这样一个无能的政府。

05.将法庭变成演讲台

啤酒馆暴动

希特勒特别渴望获得权力，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由于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他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一场政变，即啤酒馆暴动。希特勒的想法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自己上台执政。

1923年11月8日晚，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官冯·卡尔，在慕尼黑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发表演说时，大约600名纳粹分子和右翼支持者包围了啤酒馆。希特勒带人冲进了大厅，跳上桌子，挥舞着左轮手枪，朝天花板开了一枪，说国民革命开始了。这也就是酒馆暴动的开始。

希特勒的副手戈林，后来的第三帝国元帅，向惊呆了的群众解释，说纳粹这么做的目的是善意的。戈林是一战的王牌飞行员，空军英雄，连他都加入了纳粹党中，可见当时纳粹党的影响力有多大。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警察局局长和冯·卡尔这个行政长官，被希特勒等人用手枪逼着赶到了另一间屋子里，希特勒让这三个人承认，他是巴伐利亚政府的领导人。这仨人都懒得搭理他——你威胁我们，我们就跟没听见一

样，你根本不配跟我们说话。

希特勒一看这仨人不搭理他，就回到大厅说："巴伐利亚政府已经向我们交出了权力，我们要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柏林的混乱局面组织一场游行，以拯救德国人民，明天你们要么发现我们组织了新政府，要么会见到我们的尸体。"希特勒实际上在骗人，他说巴伐利亚地方官员已经答应把权力移交给他们了，其实根本没这回事儿。而大厅中的纳粹党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见他这么说，当然就要欢呼。

被希特勒关着的那哥儿仨，听到纳粹党徒和群众的欢呼，还真以为希特勒这么有群众缘，这么有群众基础，于是就默认了希特勒的要求。希特勒当时很不成熟，稍后就把那哥儿仨给放了，去处理纳粹党跟别的反对派之间的斗殴。那哥儿仨一出来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于是立刻开始纠集反纳粹的力量。

政变行不通

啤酒馆暴动的第二天，正好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庆。这天早上11点多，3000多个纳粹党徒聚集在啤酒馆外面，在希特勒、戈林和鲁登道夫的带领下，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鲁登道夫将军是一战时德军的副总参谋长，很有号召力，这里面有他在背后操纵，跟希特勒相互借力。

纳粹党徒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时，遇到了警察的阻拦，因为他们这属于反政府叛乱行为。警察一拦，戈林首先跳出来，说要杀死前一天控制的人质。实际上他这是虚张声势，人质都放了，还杀个屁呀？警察不知情，只好让道，他们继续往前走。到达歌剧院广场时，他们再一次遇到了警察的阻拦。这时候希特勒的一个保镖跳出来，说不要开枪，尊敬

的鲁登道夫将军阁下来了。因为鲁登道夫毕竟是民族英雄，所以把他抬出来了。希特勒挥舞着左轮手枪，大喊："投降！投降！"他让警察投降。

这时候也不知道谁开了一枪，可能是走火，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戈林第一时间就中弹了，大腿、小腿都被打中了，幸亏他皮糙肉厚，是一个400磅的大胖子。1磅相当于中国的9两，你算算他有多重！枪一响，希特勒立刻趴到地上。鲁登道夫将军无动于衷，继续往前走，因为不会有人朝他开枪，警察闪开一条道让他过去了。

最后，一共有16名纳粹党徒和3名警察被打死，希特勒被捕。当然，鲁登道夫也被捕了。

啤酒馆暴动虽然失败了，但纳粹从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戈林就曾说，我们再也不会发动政变，我们只需要把国内的局势搅得更糟，这样人们就会要求民族主义者来统治。这就是说，他们也意识到了"靠暴力推翻政府"这条路走不通，人家还没出动军队，刚一出动警察，就把我们干趴下了。

坚决否认有罪

希特勒被捕后，法庭就要审判他，但希特勒把这次审判变成了他的演讲舞台，变成了他的政治宣言。

在庭审过程中，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希特勒。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审判庭上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从开口辩护起，他就想当铁锤！他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被迫"发动起义的理由。他谈到了暴动，谈到了游行，他说唯一令

他后悔的，“是未能与被屠杀的同志们，遭受同样的命运”。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说鲁登道夫仅是与自己合作，但他否认自己有罪。他说，他活着的任务，就是要率领德国重现昔日的荣耀，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这样的人怎么能被当成罪犯呢？他这番话表达了自己“希望使德国重现强盛”的虔诚信念，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因他的这番话，表情都起了变化。

妇女争相来献花

希特勒擅长辩论，在最后一次庭审中，他的雄辩达到了高潮。他的这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有最后发言权，所以法官还不能阻止他。

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发动政变仅出自其个人野心之说断然否认，并说指控他想当部长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的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出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就是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而是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没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否则，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起义虽然败北，但人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起义者及支持者注定是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卐’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终将到来。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即使在此时此刻，我本人也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被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做出判决。"

当检察官准备宣判时，他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希特勒献花的妇女。检察官下令将花清除掉。很多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以表达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

06.抓住时机大翻身

服刑期间在写书

从妇女到法庭上为希特勒献花，就可以看出当时德国的一些女性崇拜希特勒到了何种程度——敢情都出来练"贱"了。经过审判，希特勒获得了减刑，最终在监狱里待了八个月。

在服刑期间，希特勒著书立说，俨然已成了职业政治家。据说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了更好的主意。他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在第一卷里，有篇文章叫《四年半以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这篇文章叙述了希特勒的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

等。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励志故事，同时也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他不仅能够讲述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三个问题，而且还能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以及战争失败的责任，等。

将政治理论付诸笔端，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牢房安静的环境中，希特勒用从典狱长[10]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将手稿打出来。他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鲁道夫·赫斯。这个人当时也参加了啤酒馆暴动，后来自首了，跟希特勒关在一个牢房里。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希特勒的口述，甚至还帮希特勒打字，这极大地方便了希特勒。

竟在狱中办集会

不光著书立说，希特勒在争取狱卒方面也做得很出色。他已将监狱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争取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这边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亮到午夜以后。看守工作变得松弛起来，犯人们竟自己发行了打印的地下报纸。这份报纸办得既轻松，又严肃。头版头条的文章，一般都由希特勒撰写，他也经常为这份报纸画讽刺漫画。

除了为犯人自办的这份报纸写文章、画漫画，希特勒竟然还在监狱里组织晚间集会，连派来偷听的看守都被他的演讲迷住了。一般集会结束时，希特勒总是高喊“万岁”，每当这时，人们便会不约而同地唱起在起义那天唱的歌：

即使他们将我们出卖，

或将我们当牲口虐待，

我们深知我们的事业，

忠诚祖国，责无旁贷。

胸怀之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灭，

永不磨灭！

希特勒冲锋队，

东山再起终有期！

采取新的策略

1924年12月，希特勒出狱了。1925年，《我的奋斗》首次出版；同年2月，纳粹党重建，希特勒再任党的领袖。此后几年，纳粹党几经起伏，终于等到了最好的机会。

人们生活得越差，对纳粹党来说机会就越好——这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发生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发生后，德国惨到了什么地步呢？这场经济危机使得德国1933年的经济规模，跌到了1896年的水平，倒退了将近40年，直接退回到19世纪威廉二世时代。整个德国有几百万人失业，经济一片萧条。当时的情况比法国人制造鲁尔危机时还惨。有个德国老兵叫戴林，他回忆说，1933年以前，自己的全部记忆就一个词——饥饿，一家五口，就靠父亲工作，而父亲又老失业。那时候，全家每个星期从政府领到的救济金只有七马克，每天只能花一马克，而这一马克要管五口人一天三顿的饭食，所以我们那时长期

吃不饱肚子。当时，德国至少有一半人受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活不下去。人们能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少得可怜的土豆和面包。母亲把土豆煮得稀烂，捣成泥、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新鲜蔬菜、水果一点儿都没有，人的生长发育你说能好得了吗？

从这个德国老兵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德国社会的凄惨状态，而魏玛共和国对此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不对其进行救助。残酷的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境——德国需要强人，时势造英雄，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而这时，希特勒的策略也在调整。他宣布，鉴于目前的情况，党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希特勒说："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策略，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老元帅的尴尬

为了执行新的策略，希特勒到处演讲，到处拉选票，纳粹党的国会议席在经济危机中不断增加。希特勒发挥口才优势，庄重承诺：如果纳粹党上台，将给德国人民带来一个令人着迷的、幸福的未来！他用社会主义吸引下层人民；他许诺恢复德国经济，拓展生存空间，以获取大资本家的支持。德国的各阶层他都尽力笼络，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咸鱼翻身的机会就到了。

1932年4月，德国总统大选，希特勒和兴登堡[11]同台竞选。兴登堡是一战时的德军元帅，又是第二帝国重臣，一直对威廉皇帝忠心耿耿，桌上随时摆放着威廉皇帝的照片。但他毕竟年事已高，跟希特勒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居然要跟这小子一起竞选？老元帅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一战下士，可实际情况是，兴登堡经过两次投票，才击败了希特勒。

兴登堡虽然再次当选为总统，可他面临这样一个局面——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逐渐增多，这局面使得兴登堡不管是否情愿，最后都必须让希特勒染指权力。

07.终于当上了总理

不让当总理？没门

1932年7月，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得票数比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总和，还多出50万票。纳粹党的得票数占总投票数的37.3%，在这种情况下，按照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国会第一大党的党首应该出任政府总理。问题是，希特勒没有任何管理政府的经验，他是靠街头暴力起家的，从来没治理过国家，此前连科长都没当过。因此，总统兴登堡拒绝当时的总理巴本辞职，只答应让希特勒当副总理，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历史上的变革，总共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新司机走老路，还是那条老路，只不过换了个新手，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都是这种类型；第二种呢，是老司机走新路，路是新的，虽然不知前途是否凶险，因为以前谁都没走过，但我是个老司机，经验丰富，可以把车开得又好又稳，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属于这种；第三种是新司机走新路，这种是最危险的，司机既没经验，又不知道前途如何，中国的辛亥革命就属于这种。

希特勒呢，属于第三种，典型的新司机走新路。他没有任何从政经验，想干的事又是以前体制内没人干过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是最不靠谱的。而总统兴登堡则属于老司机走新路，多少还靠

点谱。所以，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当然不干。

就不让你当总理

其实，希特勒曾考虑过接任副总理，但后来还是没答应。他不想吃半块面包，要来就得来整个的。他在与巴本争吵时说："在向罗马进军后，意大利国王是否提出让墨索里尼当副总理？"这话体现出他想学墨索里尼，因此他举了这个例子，而墨索里尼是当了总理的。

当希特勒会见兴登堡时，他再次要求担任总理。兴登堡非常瞧不起希特勒，大喊道："不行，不论是在上帝面前，或是在良心和祖国面前，这都是不行的。"兴登堡是老司机、老派军人，看不上希特勒。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希特勒跟兴登堡会晤之后，不但没当上总理，甚至连报纸都发出号外，说总统斥责了希特勒，把他骂了一顿。为此希特勒非常恼怒，一度离开了柏林。不过，希特勒已经预感到，自己离胜利只差"一里路"。于是，他调整行动策略，对纳粹党进行重新包装，使纳粹党徒改变了以往好斗的街头打手形象。当新国会开幕之后，纳粹党徒表现得非常平静，反对派发言时，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没在国会里大吵大闹。这样得体的行为，使戈林当选了国会议长。

戈林当选为国会议长，这对纳粹党来说是件好事儿。不过这个时候还有一件好事儿，正中希特勒下怀，令希特勒又惊又喜——共产党向巴本政权提出了《不信任案》。对此，希特勒下令纳粹党不要反对共产党的这个提案，结果《不信任案》获得了通过，巴本下台，这等于帮了纳粹党的忙。这之后举行了议会选举，纳粹党丢掉了200多万票，少了34个议席。从表面上看，德国人民对纳粹党的狂热正在消退，实际上，这时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请求信不断向总统府涌来，其中包括像克虏伯、

西门子这样的实业巨头，就连刚退职的巴本都开始支持希特勒。1932年12月，兴登堡却出人意料地任命施莱彻尔为总理，这是德国自1890年俾斯麦去职以来，第一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

为了控制纳粹，施莱彻尔希望实行“军事专政”，但被兴登堡拒绝。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之后，主要政党都把施莱彻尔当成了人民的敌人，因此施莱彻尔很快就被抛弃。1933年1月底，施莱彻尔内阁辞职。

我还是当上了总理

施莱彻尔内阁辞职后，兴登堡再次提议巴本出任总理。但总统顾问告诉他，唯一可能的选择是希特勒，兴登堡这才同意有条件地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的条件是，由巴本出任副总理，并指定一名国防部长。希特勒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发布《授权法》，授予他超越恺撒的总理权力！

完事之后，正当纳粹党欢庆希特勒即将出任总理时，可能发生兵变的消息传来。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场虚惊。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正式任命为总理。由于厌烦，兴登堡并未亲自委任希特勒为总理，总统这样瞧不起总理，还是首次。他也没对新内阁致辞以表示欢迎，甚至连未来的任务也没交代。宣誓仪式极为简短，就像强迫的婚礼。然而，希特勒并未让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无声无息中度过。希特勒发表了演讲，在庄严地宣誓将维护《魏玛宪法》后，保证，将在国会中找到多数，使总统不必再签署紧急法令。同时，他还承诺将解决经济危机，使被痛苦和争吵搞得四分五裂的德国重新凝聚为一体。他在快说完了的时候停下来，等待兴登堡能来几句赞扬的话，但这位元帅似乎让部队解散似的，只是说：“现在，先生们，与

上帝一同前进吧！”

希特勒——这个连高中都没上的人，这个未能考取美术学院的人，这个在维也纳街头当过流浪汉的人，于1933年1月30日当上了德国总理。他曾说：“永远不要轻视一个年轻人，因为他有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这话虽出自恶魔之口，但意思是对的。

08.想方设法巩固自己

究竟谁是纵火犯

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那天晚上，2.5万名纳粹党徒手持火炬，在总理府前的广场上举行火炬游行，用火炬摆出了纳粹的弯钩十字。当游行队伍经过总统府时，兴登堡总统站在阳台上往下看，说：“哎哟，看来孩子们抓了不少俄国俘虏，打胜仗回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兴登堡总统这时候已经老糊涂了，颠倒时空了，他居然把纳粹党徒的火炬游行，想成了是一战的胜利游行！

希特勒担任总理之后，准备采取一系列手段干掉对他不满的反对派，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德国共产党。于是，纳粹制造了“国会纵火案”。这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笑话，发生在1933年2月27日，即希特勒上台不到一个月。这天晚上，国会议长戈林的副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戈林的办公室喊：“部长先生，国会大厦着火了！”戈林看了一下表，吃惊地摇了摇头，说了一句：“这么早？”作为国会议长，国会大厦着火了，你应该很着急地赶紧去救火，你冒出哪句也不该是这句。这个笑话说明，很多人心里已经认定，国会大厦的这把火，就是纳粹党自己放的。

不过，针对这个著名的国会纵火案，现在有另一种说法，说整起案

件是前共产党员卢勃个人做的，跟纳粹、共产党都没关系，希特勒事前并不知情。但这也有疑问，那么大的国会大厦，那个年代又没有现代炸药，靠一个人就能把国会大厦点着了？这姑且算一家之言吧。

消除你的痛苦

对于国会纵火案，纳粹党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希特勒对现场采访的记者说："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这说明，他还不敢肯定是共产党干的，只是希望如此。他接着对记者说："你现在看到的，将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这件事就像共产党对巴本提的《不信任案》一样，给希特勒帮了大忙。他整垮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这些左翼政党的机会来了。希特勒借着这场大火，颁布了《国家紧急法》，又叫《消除国家和人民痛苦法》。那究竟怎么个消除法呢？就是取消《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公民权里所包含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通信和电话谈话保密、集会结社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通通都被取消了，你什么自由都没有了，你就不痛苦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记得我小时候，老师上课时经常会贬损西方民主，那会儿觉得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老师说："你看他们的选举什么玩意儿啊，把希特勒给选出来了。"

这个太保不一样

《国家紧急法》一颁布，人民的自由被剥夺了，德国其他政党的力量亦被削弱，这样纳粹专制统治就建立了起来。纳粹统治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成立秘密警察组织，这个秘密警察组织被称作盖世太保。这个"太保"跟《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不是一概念，它就跟纳粹一样，是

音译的。那这个盖世太保是怎么回事儿呢？

盖世太保由党卫军控制，是党卫军最著名也最骇人听闻的机构，同时也是纳粹党对本国人和占领国人民进行特务统治的工具。它最初被称为秘密警察处，随着纳粹统治全欧洲的需要，人数逐渐增多，到1944年盖世太保已有4.5万名成员，他们的职责就是镇压任何反对帝国的行为。历史上，所有的独裁政权都实行这种秘密的特务统治。党卫军还有一个安全情报机构，德文缩写是SD。SD有几万名职员，另外还有十多万名告密者。

党卫军的诞生

说到盖世太保，就不得不提到盖世太保的领导人，也就是党卫军的头目希姆莱。

希姆莱生于1900年，比希特勒小十几岁。他是一个没有领路人的追随者，一个孤独的探索者，一个被剥夺了大战机会的军校学生。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导师，这个人生导师就是纳粹冲锋队的领袖罗姆[12]。罗姆领着希姆莱参加过啤酒馆暴动，但希姆莱在啤酒馆暴动中是个很不起眼的小角色。啤酒馆暴动失败后，罗姆手下的1500名冲锋队员就变成了希特勒的私人部队。希特勒又从这1500人中招了120人做他的保镖，这就是党卫军的前身。

1925年，希姆莱加入了党卫军，他在党卫军中的证件标号是168。那时候党卫军人员已经扩充了，这表明有167个人比他资格老，但后来他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因为他毫无过错，野心勃勃，而且为人古板，没有乐趣，很像典型的德国人，做事一板一眼，没有什么幽默感。他很快就在纳粹党中得到了希特勒的赏识，可能是他跟希特勒有过类似的生活

体验吧。1936年，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德国警察总监、盖世太保首脑，具体组织实施法西斯恐怖统治。

希特勒看出希姆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办公室管理者、高效的文字专家，而且希姆莱很清廉，就靠工资生活，不像戈林那样奢华。希姆莱还非常崇拜希特勒，他跟希特勒坐一起的时候，只坐半个屁股，非常恭敬地拿个小本，把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所以，不管希姆莱和希特勒的助手们怎么争权夺利，他都从来不会对元首构成威胁。对此中国古代也一样，在皇帝眼中，忠诚最重要。你这个人贪污不要紧，你有短儿攥在皇上手里，皇上没准儿还愿意这样。就怕你一介不取，耿直廉洁，像岳飞那样，皇上拿你没辙。皇上就怕岳飞这样的，不怕贪污受贿的。

希姆莱恰恰符合忠诚。到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就让希姆莱负责建立一支党的精英部队，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的部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原来的纳粹冲锋队已经不可靠了，冲锋队已发展到将近200万人，到处惹是生非，口碑极差。更关键的是，冲锋队不仅跟德国国防军不和，还跟工业巨头发生冲突，而这时候希特勒已经上台了，他认为冲锋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可冲锋队头子罗姆想搞“二次革命”，把工业巨头的命革了，但希特勒需要这些工业巨头的资金支持。

因此，希特勒要希姆莱脱离冲锋队，另立门户。希特勒在1930年就切断了党卫军跟冲锋队之间的组织联系，之后冲锋队的领导人便没资格再对党卫军发布命令。希姆莱聪明，立刻给党卫军设计了新制服，新制服是黑色的，拥有银色的肩章、圈银边的领章，上白下黑，黑白对比非常漂亮。这成功地迎合了喜爱制服的德国人。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党卫军，一支新的纳粹军事力量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党卫军的人数，从1931年的2000人增加到1932年的3万人，而且不断有像年轻贵族这样的精英人士加入，这些人是希姆莱这支党卫军的骨干力量，比如威廉二世的皇太子就加入了党卫军。此外，还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加入，这部分人包括可以帮助希特勒，使其统治合法化的律师，以及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下层社会中优秀的年轻人。这样，希姆莱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纳粹党掌权之后，接连不断的麻烦使纳粹党同冲锋队摊牌不可避免。作为总理的希特勒，无法再容忍冲锋队扰乱他的计划。

共和国名存实亡

1934年6月，希特勒通过希姆莱及其助手海德里希，制造了“长刀之夜”事件，以冲锋队即将发动政变为由，铲除了冲锋队头子罗姆，解散了冲锋队，巩固了纳粹党的势力。

党卫军完全取代冲锋队之后，盖世太保更加横行无忌，纳粹党的专制统治逐渐在德国形成。之后纳粹政府修改了《魏玛宪法》，通过一系列法令来剥夺人民的权利，取缔了其他政党和工会。这样剩下的唯一政党，就是纳粹党及其附属团体，共和国已名存实亡。

09.哄你没商量

再也没人能管住他

在武力威慑下，希特勒导演了一系列相互配合的国民投票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实际上是想向德国人证明民主是多余的，应该从法律上剔除，只相信他希特勒的个人统治就行。第一次国民投票是在1933年11

月12日，这是为了通过希特勒已经做了的一件事——德国退出国联[13]。这次投票，超过95%的德国人选择了同意。

在这期间，纳粹分子进行了疯狂的宣传，像往常一样，希特勒总是冲在最前面，他声称：只要所有德国人团结得像一个人，帝国就可以获得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他用自己作为号召，说："接受我当你们的元首吧，我不属于任何阶级和团体，我只属于你们！"被群众的情绪所打动，帝国内阁通过了一项希特勒提出的法令，宣布纳粹党是德国的官方代表，从此德国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

1934年8月2日，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兴登堡病逝。按道理说应该选新总统，因为希特勒只是总理。可希特勒在8月19日，即总统病逝两周多之后，便要求德国人民立刻通过一项匆忙制定的法令，将兴登堡的总统职位跟希特勒的总理职位合二为一。纳粹党说服了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演说，敦促所有德国人投票赞同，把其父亲的职位移交给国家元首。奥斯卡本人也是支持纳粹的。第二天，8月20日，3800万德国人投了赞成票，同意希特勒做德国元首，德国在这时候才被正式称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希特勒自称"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

这会儿再也没人能管希特勒了，他的独裁统治已完全驶入快车道。但这对于德国人来说没什么，反正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100多年来，德国就没有议会民主的传统，民主体制的削弱，对他们来讲，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儿。

热火朝天搞建设

虽然希特勒鼓动得很到位，但德国民众也不傻，他们只是更现实。

纳粹党能够上台，是借了经济大萧条、人民生活困苦的机会。你上台就得解决问题，光说不练可不行。

因此，希特勒当政之后，就开始不遗余力地讨好德国人。他着力于解决就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问题，他最了解老百姓想要什么。纳粹上台之后，便把物价冻结在大萧条时的水平，防止了又一次通货膨胀。同时，希特勒大规模重建武装，一方面实现对军队和资本家的承诺，一方面为上百万失业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兴建大型公共项目，这不仅可以提供就业，还可以让德国民众真切地感受到，国家正在发生一些激动人心的变化。

针对1929—1933年的大萧条，美国采取的是罗斯福新政，德国走的是法西斯道路。甭管罗斯福新政还是法西斯道路，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国家干预。罗斯福新政是国家干预，希特勒这一套东西也是国家干预。

国家干预的结果很明显，我建立重工业，发展军事工业，不光需要人，还需要机器设备。这些东西虽然跟老百姓的生活没关系，可重工业来钱，造一艘潜艇多少钱，烤一个面包才多少钱？所以一大力发展重工业，工厂就活了，工厂活了就需要大量人力，需要大量人力老百姓就可以加入其中。光这还不行，我还要建机场，修高速公路。最令人称道的是德国修建了全国高速公路网，2000多英里，汽车可以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希特勒还许诺给每个劳工家庭配一辆汽车，大众牌的，大众这个名字就是希特勒起的。

国家这样大力兴建各种项目，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工作，那好吧，德国在扩军，你可以加入德国国防军。

通过这一系列运作，纳粹党执政后对国家治理的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一年后失业人数下降到300万，是原来的一半；到1937年，下降到110万；到1938年，基本上就没有失业工人了。纳粹党执政五年就解决了全民就业问题，而且劳动力供不应求，飞机、坦克、机枪成千上万地从德国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当然，也生产了些高质量的照相机和玩具，你得满足人们的需要。

得到的好处多

其实，老百姓普遍有个认识——谁当皇上，我不是在家炒土豆丝呀，只要你能让我炒得上土豆丝就行。希特勒这时候不光能让你炒土豆丝，还能让你炒牛肉丝。希特勒的备忘录中记载，最引起他关注的，就是德国失业的劳工阶级。

希特勒把全国的工会团体变成了一个大团体，叫德国工人阵线，就是德国全国总工会的意思，任命罗伯特·李——这是一个极端纳粹分子——来管理工人阵线，他这名字有点像美国南北战争时南军总司令的名字。

罗伯特·李把自己扮演成穷苦农民的儿子，声称自己深知穷困和资本主义剥削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并承诺将为大众工作。他要求雇主不能再随便解雇工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任何一个老板，不经政府同意不能再解雇工人。这个买卖是你的，但用人权是政府的。德国工人阵线不是真正的工会组织，而是政府下辖的一个机构，级别可能是正部级。

德国工人一周的工作时间，由原来的60小时延长到了72小时，但很少有工人抱怨。因为工人那时候一周的平均工资达到了35马克。1932年

领失业救济金的时候是每周7马克，现在是35马克，他们的收益涨了，得到好处了，当然没人抱怨。但是，工人工资总数中的一成半到三成半要用来缴税及缴党费，即便你不是纳粹党员，因为你要感谢纳粹党，也得缴。没有纳粹党，你能过上今天的美好生活吗？

但工人们还是觉得削减的部分很少，得到的多数是好处。另外，德国工会头子罗伯特·李经常鼓吹：人们精神的满足比物质的满足更重要。所以，希特勒政府就为人们提供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比如延长工人的休息和娱乐时间，这是工人非常欢迎的。除此之外，纳粹党还能让人们去度假，去听音乐会，去看体育赛事和剧场演出，票价都十分低廉。欧洲人跟咱们可能不太一样，咱们过去温饱问题是最主要的，而欧洲人精神上的追求更多一点。怎样证明你是一个贵族？不是看你满身LV你就是贵族，你得欣赏得了歌剧，看得懂芭蕾。因此，欧洲即便是产业工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是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给工人提供这些，工人当然非常高兴。

就是欺骗你

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以为都是低票价比赛、免费音乐会？哪儿那么多白吃包子的事啊，你要想上桌吃饭，就得下厨帮忙。实际上，这些成本都已从工人工资当中扣掉了，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参加。你说我不懂歌剧，那不管，票钱已经从你工资里扣了。纳粹党给这些活动做了个概括，叫“娱乐带来力量”！这些活动的覆盖面，到20世纪30年代末，已达到2500万人，德国当时的人口是6500万。

纳粹党所倡导的娱乐还包括坐游轮，德国的工人家庭可以坐游轮出去旅行。纳粹党提出消除所有阶级差异，将坐游轮又推向另一个高潮。怎么个消除法呢？就是乘客不论身份、地位，皆抽签决定你的舱位，这

不像“泰坦尼克”号似的，贵族小姐在头等舱，小混混在末等舱，你所属哪个舱位，完全由抽签来决定。对工人来说，这最公平了，你抽到好签就可以坐头等舱。1934年5月1日，有个工人和海德堡大学校长一起驾着一辆四轮马车，奔驰在海德堡大街上。当时罗伯特·李就曾说，工人会看到我们在很严肃地对待“提升他们社会地位”这个问题。

但这都是假象，德国的新闻机构都受到严格控制，只准说好听的，不许报道负面新闻。比如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告诉读者，捡垃圾的是劳动者中的贵族，理发师任务更艰巨。希特勒本人曾当过建筑工人，他表面上给人们尊严，实际上纳粹是在残酷压榨工人，压榨农民，但由于纳粹在宣传中将人们的地位抬得很高，这便使得工人、农民死心塌地，不知反抗地为纳粹党服务。纳粹党付出了一些蝇头小利，挠你最痒的地方，你最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特别会挠老百姓的痒痒肉，但这实际上是欺骗。

10.一切为了战争

遍地都是青年军

实施诸多措施后，德国的产业阶层已完全被纳粹党控制住。接下来纳粹党要控制的，就是国家的未来——青少年。希特勒曾毫不掩饰地说，他要依靠孩子们，来实现德意志的千年帝国梦。在希特勒当上总理之前，他就已开始讨好青年。1926年，作为一个还在考虑如何扩大本党影响的纳粹党领袖，他就批准在党内建立了一个叫“希特勒青年军”的特别组织。1931年，他把这个组织交给了一个名叫席拉赫的青年纳粹，当时席拉赫才21岁，很适合担任青年军首领。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在一种培养军事领袖的环境中长大，他妈是美国人，祖上参加过南北战

争，还负过伤。

纳粹党一上台，1933年4月，席拉赫便带领50名希特勒青年军成员，向柏林政府进发，占领了政府办公室，并对那里的官员发号施令。这个出人意料的大胆行动，让席拉赫轻而易举地掌握了600万德国青年的资料。比如他们的年龄、背景、爱好，是擅长讨论宗教问题，还是擅长乐器演奏，或者擅长爬山，等等。这次行动发起之前，希特勒青年军只有10多万人，行动之后就变成了300万。当时德国每个村子里都有纳粹党青年军的组织，一个城市或一个省区里有很多这样的组织。

对孩子进行洗脑

同时，纳粹党也实现了对教育的控制，这种控制连幼儿园都不放过。在德国的学校里，不管是谁，即使是年纪最小的孩子，他的一天也是从向希特勒敬礼开始。当时，德国内政部规定，学校在每堂课开始前，所有班级都要起立，老师要站在全班同学面前，高举右手喊："嘿！希特勒。"全班学生要回敬："嘿！希特勒。"当时，有位名叫加伦的主教，是个伯爵，在布道中反对希特勒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控制。于是有人插话，喊道："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怎么能有资格谈论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呢？"加伦马上回答道："我不允许有人在我的教堂里，批评元首本人！"这样敢于含沙射影地揭穿希特勒，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事实上，谁也没能阻止纳粹党对教育的控制。

纳粹理论甚至还充斥到各门学科的教学中，连童话故事里都有。比如灰姑娘的故事被描述成，纯德国血统的女仆和异族继母之间史诗般的斗争，灰姑娘是德意志血统，她的继母老虐待她，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异族，这样故事就变成了反抗外族侵略。灰姑娘为什么能够从她悲惨的命运中被拯救出来呢？因为同样拥有纯德意志血统的王子，凭着直觉，

受到血的召唤，才把她拯救出来。连童话都被纳粹利用了，不过这很有效。

另外，在生物课上，德国学生还被教育——你金发碧眼，那就证明你是雅利安人，你比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优越。但问题是，希特勒也是黑头发，希特勒不也可能有斯拉夫血统吗？这个他们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历史课中更是充斥着种族主义。老师教育学生说，德国历史上有一条连绵不断的线，从查理曼大帝延伸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再到阿道夫·希特勒——把希特勒的名字，跟德国所有伟大英雄的名字并排放。地理课则强调德国需要生存空间，我们需要向外扩张。

这还不算，最令人感到惊异的是，竟然连数学课上也充斥着纳粹的种族理论。比如说，有本小学数学教科书上问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家庭必须有几个孩子，才能确保德意志民族血统的延续。希特勒给出的回答是，得有四个孩子。还有一道题，说政府养一个精神智障人士每天花4马克，养一个瘸子5.5马克，养一个罪犯3.5马克。据准确的统计知道，德国境内有30万人在公共医疗机构接受护理，而每对夫妇结婚要借贷1000马克。如果不救助智障、瘸子和罪犯，那我们每年可以省出多少钱，来贷给需要贷款结婚的夫妇呢？算出这道题的答案需要一些时间，但这里面所隐含的意思，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从小在这种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人，纳粹理论和教条肯定会深入他的血液当中。希特勒当权三个月，就把德国所有年龄在10～18岁的青年，团结在希特勒青年军周围，男生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军，女生要加入德国女生联盟。年轻人要接受一套为了将来服务德国而从精神上、肉体上强健自己的课程。他们要在德国的边境森林安营扎寨，帮助农民收割庄稼，练习统一的步调，还要学会不断重复纳粹的口号：元首你是我们的领袖，我们以你为荣，德国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才仅仅是开始，阿

门。

培养目标很明确

希特勒青年军的数量，在1939年二战爆发时达到了890万人。不要小看这些人，很了不得，为什么呢？因为在纳粹德国，对于肌肉和臂力的训练要比智力重要得多。希特勒青年军也好，女生联盟也好，非常看中体育成绩。希姆莱从小体育不好，因此不能获得国家体育奖章，所以连希姆莱都曾拼命锻炼身体。纳粹非常看中身体的强健，希特勒曾说过："对智力的培养和训练作为次要目标，对于国家来说，一个智力平平但身体健康的人，要比一个受过教育但身体孱弱的人有价值得多！"元首不需要你思考，元首替你思考，你要身体健康，当一个合格的战士，这是最好的。

所以，希特勒青年军特别强调体能训练、肌肉训练、战斗游戏，这种训练时间很长，时不时就有野外训练和各种竞赛，使全德国希特勒青年军小组应接不暇。在各种竞赛中，优胜者可以获得奖杯、奖金、奖章，甚至可以面见一次元首本人——德国人很喜欢这一套。很明显，纳粹党这种有针对性的体能训练，目标就是要培养一批有朝一日能够集体为德意志而战的战争狂人！希特勒青年军有一句格言是这样讲的：让任何贬低我们集体的东西都灰飞烟灭！

而且，希特勒青年军开展的这些训练，都特别注重其潜在的军事用途。比如航海，全国范围的大航海，小孩会被带到离营地几英里远的地方，然后将你丢下，让你自己找路回家。到了后来，所有的希特勒青年军小组都成了德国正规军的分支，6.2万名希特勒青年军海军成员登上了海军的训练船。希特勒青年军的摩托车队大概有10万人，跟在纳粹突击队后面，在田野上呼啸而过。另外，还有7800名穿着整齐制服的青

年，属于希特勒青年军的空军分支，他们铸造飞机和滑翔机模型，在取得飞行员合格证之后，就开始驾驶轰炸机和战斗机，在空中自由飞翔。

德国人为何会打仗

德国人为什么那么擅长打仗？苏德战争爆发后，在东线如果干掉一个德国兵，就要死十个苏联兵。因为苏联兵很多没文化，没受过什么训练，甚至连枪都没摸过。在西线如果打死一个德国兵，可能要死两三个英美士兵。曾有人问蒙哥马利[14]元帅，以咱们现在的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要比德国强大得多，可为什么咱们打德国还那么费劲，咱们死了那么多人，才将德国打败？蒙哥马利元帅说了一句名言："我们打仗是国家让我们打仗，他们打仗是因为他们爱打仗。"德国人不但爱打仗，还很会打仗。十几岁的孩子都受过严格训练，后来苏联红军包围柏林时，最小的反坦克火箭手才12岁，击毁了两辆苏联坦克。

除了军事训练，希特勒青年军还建立了50所学校，其中有31所是政治学院，这31所政治学院里面有28所男校和3所女校。这些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纳粹的领导者，相当于纳粹的团校、党校，在这些学校里，最小的孩子只有10岁。在这种军事体制的管理下，课程包括对国家政治的思考。这些学校的学生还会被送往矿山、工厂工作，然后要求写一份报告，描述这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的孩子被选中上这种学校，那你无权拒绝——党挑中你，要培养你，这是你的荣幸，你不能不识抬举。曾有一个寡妇，拒绝校长推荐他的儿子去上这种学校，她马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对方威胁她说，你最好改变主意，你儿子并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是德国人民的财产，不是你的，你说了不算。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希特勒青年军的训练就带有更明显的军事性。一个希特勒青年军小组的领导人曾说，我们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用枪的手法能够像男孩子运用手中的钢笔一样自如，一个国家的人民每天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书法，却不花一点儿时间讨论枪法，我们觉得这是件挺奇怪的事情。每一个德国士兵，在入伍之前就已是一个合格的战士，并且对入伍之后的集体生活、枯燥的军事训练非常适应。同时，希特勒青年军还有自己的机枪学校，专门教男孩子们如何射击。战争开始后，15岁的男孩就要参加为期三周的野营，接受步兵训练，到后来，甚至不到10岁的男孩都要参加防空训练。到1945年时，曾有一个跟希特勒青年军炮兵对峙的美国军官回忆，说与其让他们投降，不如让这些男孩子战斗，直至死亡。他们已把纳粹教科书中极力渲染的法西斯教条深植于心，觉得自己一出生就是要为德意志而死。这个想法非常可怕，等于所有的青年人都被纳粹政权牢牢地控制住了。

这个部长会煽情

纳粹也很擅长对德国人进行思想控制。对人进行思想控制，首先就要剥夺人的判断力，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人的煽动显得尤其重要。而煽动是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15]的拿手好戏，举个例子说吧：在德国全面战争开始前，他有一次演讲，历时2小时15分。戈培尔私下安排好了演说的每个细节，为他说的每句话精心设计了感情效果。他头顶上方悬挂着用巨大的黑字写的横幅“全面战争，最短的战争”。1500名听众从全国乘火车、飞机、汽车来到体育馆听他演讲。前排坐的是纳粹党和政府的精英，包括党的部长、大区的区长、政府的部长以及武装部队的指挥官，后面是戈培尔安排的来自德国各界的代表，比如艺术家、教师、工程师、办公室人员、零售商和普通士兵等。同时，他安排在东部前线受伤的老兵们以及护士，坐在演讲台前。这些老兵伤口处的绷带和护士们的红十字，在一排排黑色、褐色制服中显得非常抢眼。德意志的广播网络，已经准备好了向全德国每一个地区直播演说。

戈培尔的演讲重心，包括十个问答。这种方式使他能够很好地发挥演讲天分，并使现场的观众情绪高涨。他首先说："我问你们，你们相不相信在元首和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下，我们会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你们是否决定为了争取胜利，愿与元首同甘共苦，甚至愿意承受最大的生活压力？"人们当然都说愿意，体育馆内回响着大家赞同的声音。然后他接着说："我问你们，为了最后的胜利，当元首命令你们每天工作10小时、12小时，甚至14小时、16小时时，你们会听从元首的命令吗？你们会竭尽全力吗？"众人再次回答："会的，我们愿意。"其实这帮人代表不了德国人民，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这时体育馆内旗帜飘扬，人们高喊"希特勒万岁"和"我们跟随领导人"的口号。

此时，戈培尔开始问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我问你们，你们要全面战争吗？如果这场战争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还要全面、还要激进，你们还要它吗？"就这样，戈培尔问完了他的十个问题，人们站起来鼓掌欢呼。戈培尔说："你们告诉了我你们的答案，你们是德国人民的一部分，你们的态度就是德国人的宣言。"戈培尔用极具震撼性的话语进行总结，把群众的情绪带到了顶峰。他说："现在国家站起来了，冲啊！打破束缚吧！"当时一名德国记者说，如果戈培尔问，你们愿意去死吗？这些人肯定也会说愿意。几百万通过收音机听戈培尔演说的人，同样也激动不已。

11.残酷迫害犹太人

鼓动人民反犹太

纳粹有了戈培尔这样的超级鼓动家作为宣传部长，那德国的外交政策也就可以更好地按希特勒的意图去制定。纳粹的对外政策就是希特勒

的双重理论——种族论和生存空间论。种族论就是赤裸裸的反犹主义。

犹太人大概是世界历史上最命途多舛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不止一次亡国，亡国之后流散到世界各地。几千年来，他们保持着最独特的信仰——犹太教。他们认为犹太人（或称以色列人）是跟上帝定了约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因此犹太人拒绝改宗教信仰，他们并不信奉基督教。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全民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不信奉基督教，你在欧洲人眼里就是异教徒，你当兵、当官这些路都走不通，怎么办呢？只能经商，当时欧洲也跟中国古代似的，商人的地位不是很高。由于犹太民族命运太坎坷，他们觉得在哪儿都不安全，只有掌握财富才有安全感，所以他们一经商就拼命攒钱。犹太教有规定，犹太教徒之间借贷不能收利息，这样的话，那我就只能等非犹太教徒借贷时收高利息，其实这便是放高利贷。这就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犹太佬特别精明，放高利贷，都吝啬，难以融合。这种印象加深了欧洲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仇恨，异教徒发了财，你说有天理吗？异教徒发了财之后还那么抠，为富不仁，这简直是世间最操蛋的事儿！这样一来，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化，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纳粹党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把仇恨引向了犹太人。实际上，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时，德国人口是6500万，犹太人还不到1%。但纳粹宣传说德国拿犹太人没办法，每一个阴谋后都有犹太人的身影，甚至一战德国投降，也是犹太人干的。犹太人控制了国际金融网络，使德国陷于贫困。纳粹分子还说，犹太人在肉体上都是令人厌恶的，他们淫秽，性欲旺盛，是生命的低级阶段，使我们心爱的德国人民成为奴隶。希特勒在国会公开就这么讲："犹太寄生虫利用我们的怜悯对国家进行掠夺，我们的人民因为这个种族的存在而陷入不幸。"戈培尔更直截了当地说："犹太人应该对所有的事情负责。"

为了对付犹太人，戈培尔的宣传部起了很大作用，他利用广播、电视、电影，甚至小人书、宣传画、传单进行鼓动，哪儿有问题哪儿的犹太人就应该被抓起来。对此这里有个笑话——要求抵制犹太商店的代言人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收到一封从北方小城发来的电报，上面写道："立即派遣犹太人来，否则无法进行抵制！"

虽是笑话，但足以说明纳粹迫害犹太人到了何种程度。他们为此还专门拍了一部电影叫《犹太嫌疑犯》。影片结尾，老百姓对犹太人执行了死刑，这等于是鼓励滥用私刑。这部电影在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老百姓被忽悠起来了。1940年9月上映后，到了圣诞节，这部电影在柏林66家影院都已播映过。

水晶之夜并不美

随着希特勒权力的膨胀，反纳粹立场以及犹太裔的记者和编辑被逐出了新闻业。野蛮指责犹太人的出版物充斥着各个报亭。到20世纪40年代，纳粹老兵、希特勒的老上级马克思·阿曼领导的帝国新闻院，控制了德国70%的出版业，就连儿童读物中也充满了仇恨。在这些读物中，日耳曼人被描述成了强壮、金发碧眼的幸福的人，犹太人则水肿、黝黑、满腹祸心，是帝国最大的恶棍。

1933年4月，希特勒刚刚掌权三个月，纳粹就发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非雅利安人都退出行政事务。这是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一个预兆。此后，犹太人被有系统地剥夺了工作和财产。忍受暴力和残忍行为，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做礼拜的地方被玷污，他们的商店被洗劫，老人和年轻人被拳头、棍子打翻在地，妇女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被调戏。一些悲观的犹太人逃离了德国，但乐观的犹太人怀着对上帝和祖国的坚定信仰，希望能够平安地躲过纳粹的迫害。不幸的是，

他们大部分都死于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在焚尸炉里化为一股青烟。

对德国的犹太人来说，1938年11月9日是一个转折点，纳粹对待他们的方式，从压制性立法升级为有组织的暴力活动。纳粹领导人以一个犹太难民杀死了一名德国军官为借口，命令下属疯狂报复。那天晚上到次日凌晨，纳粹暴徒洗劫了所有的城市、市镇、村庄，有系统地破坏了犹太人的财产，亵渎、洗劫了191所犹太教堂，放火烧了171处公寓楼，抢劫了7500家犹太人的商店和工厂，犹太人总计损失了2500万马克，约合1000万美元。犹太人遭受了鞭打折磨，2万人被捕后被送到集中营，100人被打死，不计其数的犹太妇女被强奸。暴乱之后，德国城市的街道洒满了玻璃门的碎片，在夜色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德国人把这场杀戮戏称为“水晶之夜”。

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犹太人中的败类。阿斯谢尔教授和科曼教授（犹太人协会的两位领导人）就是其中的代表。据说，他俩被叫到纳粹头子那儿，纳粹头子通知他们说，犹太人将被送到毒气室毒死。这俩教授听说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你们提供毒气，还是由我们来办？”

12.壮着胆子进军

重新武装德军

纳粹一方面宣扬种族论，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扩军备战，要把失去的地盘夺回来。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正式废止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禁止德国军队复活的内容，宣布实行义务兵役制。从1918年以来，德国一直秘密经营，以体育活动、业余飞行俱乐部这些形式出现的

德国军队开始重新武装。希特勒确信，凡尔赛诸国不会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对于对重整军备感到警觉的人，希特勒发表了一个演说，实际上就是欺骗。

他说，作为德国荣誉和利益的保护者，德国政府希望拥有足够的实力，不仅能够维护德意志帝国的完整，而且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敬意，并共同保护广泛的和平。因为在这个时刻，德国政府比全体德国人民，甚至比整个世界都早一步觉醒，他坚决保证绝不超出保卫帝国荣誉和自由的界限，特别是绝不会为制造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而重新武装德国。相反，他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和保卫世界和平。希特勒说："通过重新武装，德意志帝国政府表达了一个满怀信心的希望，即重新获得荣誉的德意志民族，能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有权在与其他国家自由和开放的合作中，创造出一种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的环境。"

这年的11月1日，希特勒要求所有1914年出生，21岁，身体健康的男性公民全部参军。义务兵役制的时间是12个月，志愿兵役制时间更长，犹太人被排除在义务之外。按照新的计划，德国军队拥有36个师，原来《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是7个师，10万人，现在是36个师，55万人，而且未经国联同意。

一生最紧张的时刻

德国不仅重新武装了德军，还恢复了《凡尔赛和约》中禁止的四种武器：坦克、重炮、飞机和潜艇。虽然当时德军还远远没有准备好，还不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但军队的训练如火如荼，看当时的纪录片，德军士兵所有的技术动作都非常熟练。

一年之内，德国的飞机产量就超过了英、法两国之和，希特勒准备

让他的这支新军去试一试。怎么试呢？他让德军进入一战后被划为非武装区的莱茵地区。希特勒这么干是很冒险的，他的军队还不是英、法军队的对手。莱茵地区虽然被看成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根据《凡尔赛和约》，它被非军事化处理了，特别是法国非常害怕在紧挨着法国边境的德国土地上出现德国军队。如果希特勒派军队进驻莱茵，这不仅是对《凡尔赛和约》的侵犯，而且也违背了《洛迦诺公约》。《洛伽诺公约》是1925年前由德国跟英、法、比利时、意大利签订的。

因此，当希特勒准备进军莱茵时，有人警告他说，法国会强烈反对莱茵地区的重新军事化，这是《凡尔赛和约》禁止的。但希特勒听完之后说，法国是不会移动一英寸的。实际上，希特勒看穿了凡尔赛国家的色厉内荏。不过，在希特勒命令军队进入莱茵地区之前，他跟那支部队的指挥官讲，如果对面的法国人动手了，你就撤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派去的是三个营1000多步兵、骑兵，而莱茵河对岸的法军有23个师，600辆坦克，一旦法国人动起手来，这支小小的德军就会灰飞烟灭。但法国没动手，希特勒就说，他戳穿了纸老虎的面目。

后来，希特勒跟他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谈到这事儿。霍斯巴赫回忆说，希特勒讲，下达进军莱茵命令之后的24小时，是他这一生当中最紧张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跪下来，祈求上帝显灵保佑他。结果上帝真的“显灵”了——打这以后，希特勒对外扩张的野心大增，步伐也迈得更大。

第三章　臭味相投俱独裁（意、日、西班牙法西斯化）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就是那些自认为在做好事的人。

——题记

01.这哥们儿喜欢暴力

父亲对其影响大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同理，一个浑蛋也有几个相好的。前面讲过了希特勒，那咱们现在就来说说墨索里尼。谈起法西斯专政理论，这哥们儿才是鼻祖，建立独裁政权也比希特勒早。

1883年7月29日，墨索里尼出生在意大利弗利省普雷达皮奥区，这是个远离铁路线的贫穷地方。墨索里尼家住在这个地区多维亚村一片高地上的旧石房子里。这房子两层，楼上住人，楼下是他父亲老墨索里尼的铁匠铺。他父亲是个铁匠，母亲是位老师。

不可否认，人的性格是有遗传的。老墨索里尼具有极强的叛逆心理，崇尚自由，且本能地信奉无政府主义，由于经常发表对社会不满的言论，他曾被关进大牢三年。虽然穷，可老墨索里尼乐于接济朋友，把钱看得很淡，所以他人缘特好。再加上他慷慨激昂，富有煽动性，因此在家乡小有名气，还被选为当地的社区议员。

正因如此，老墨索里尼把自己接触和主张的思想，不加筛选地灌输到儿子脑袋里。墨索里尼后来说过，父亲对他的性格及信仰影响很大。

坏小子被劝退

墨索里尼从小喜欢读书，尤其是历史书，他崇拜历史伟人，母亲将其送到了教会学校。但墨索里尼不太喜欢那里，他因拒绝早晨起床后做弥撒而遭到惩罚。更让墨索里尼不能接受的是伙食的差异，这所学校虽是慈善机构，但在伙食上分上、中、下三等，不同等级菜品不同。墨索里尼家穷，吃下等饭，而且三个等级各自吃饭，不能在一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这所教会学校不适用。这让墨索里尼很早就感受了人间的虚伪与不平，他心中感到愤懑。在这种环境中，要想磨炼出崇高的人格，确实是强人所难。

墨索里尼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于是选择了退学。实际上，他选择退学还有别的原因。他从小便有恶霸情结，喜欢以大欺小，谁要敢冒犯他，他绝对不会手下留情。老师讲的那些课，他也不爱学，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在校园里欺负同学。这就是说，他虽受到过不公待遇，但也有可恨之处。因此，他在学校里过得不愉快，不愉快的原因，不仅仅是吃饭问题。

据说，他用小刀刺伤了一名同学。刺伤同学之后，学校容不下这样的坏小子，就让他退了学。后来他转到另一所学校，还是改不了称王称霸的流氓本性，又用小刀刺伤了一名同学。不知道意大利的特产是不是刀，反正他经常拿小刀刺伤同学，别人用刀削铅笔，他用刀削同学。几次退学，给他心理造成了严重伤害。其实，他跟希特勒一样，从不反思自己有问题，总觉得社会对他不公。墨索里尼退学之后，给世界留了一句豪言壮语：“我要让这个世界因我而颤抖！”别看我今天被你们劝退，

早晚有一天，你们会对此感到后悔的。

本性不改很好色

墨索里尼回到了铁匠铺，这时他们家经常来一些戴着加里波第式帽子的革命者，他留意听父亲和他们讨论政治问题。他看到，意大利自统一后便开始滥用财政收入，穷兵黩武，对外掠夺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和统一前没啥区别，人民的不满与日俱增。当时的墨索里尼认为，不管是巴枯宁、马志尼还是马克思的思想，只要能帮助工人们把意大利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就拥护。

墨索里尼这算是上了“社会大学”，社会比50所大学教给他的东西还多，但他不愿干体力活儿，不屑做那些收入微薄的工作，因此他屡屡逃避劳动，后来他在别的地方工作时也经常被雇主解雇。不过，墨索里尼倒长得一表人才，身体也很好，经常勾引良家妇女。他将这个嗜好一直带进了棺材，他的情人们临死前还在为他争风吃醋。对于这一点，他就不像希特勒。希特勒不怎么近女色，除了狂恋过外甥女之外，后来喜欢的就只有爱娃[16]。墨索里尼跟希特勒的相同点，就是都对艺术感兴趣，希特勒爱画画，墨索里尼爱写文章，他很喜欢写，经常往报社投稿。随着社会动荡，他家乡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老有些为躲避抓捕逃到老墨索里尼铁匠铺的人。墨索里尼这时已长大，获得了小学教师资格证，但他还是找不到工作。当时，意大利有上百万人移民到了南美洲和美国。墨索里尼觉得在家乡壮志难酬，也决定出去闯一闯。

组织石匠们罢工

1902年，19岁的墨索里尼到了瑞士。当时瑞士随处可见来自意大利的移民，穷国来的移民很受当地人的歧视和虐待——这些人在国内受同

族人欺负，心里不好受；在国外受外族人欺负，别是一番滋味。那时意大利是穷国，不像今天北非国家的一些人，老往意大利偷渡。

墨索里尼经常栖身于当地意大利人开的俱乐部，当有人问起他在哪儿工作时，他说："我干过的活儿太多了，铁匠、推车工、修理工……不过目前尚无合适的工作。"但是，当大家把话题引到社会运动方面时，他便如鱼得水，侃侃而谈："平等与民主是人类的错误观念，一旦推行起来，个性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这也就是说，平等与民主是会抑制个性发展的。"墨索里尼反对全民政治，热衷于独裁专制。他的慷慨陈词居然打动了很多听众，大家推举他为"洛桑建筑工人及手工业者协会秘书长"。每当一幢大楼竣工时，大家都请他到楼顶插旗帜，以示竣工。看着楼下狂欢的人群，墨索里尼尝到了受人崇拜的滋味。

1903年，墨索里尼将瑞士伯尔尼的石匠们组织起来，举行了一次罢工。警方出动大批警力，才将罢工平息。警察逮捕了一批活跃分子，审问他们这次罢工的组织者是谁。墨索里尼在慌乱中逃往了苏黎世，在那里的咖啡馆他又找到了感觉，苏黎世是当时欧洲各国革命者经常出入的避难场所。在那儿，墨索里尼才华渐露，被聘为流亡者和革命者办的《前进报》的编辑。1905年，意大利国王曼努埃尔三世宣布实行大赦，逃亡者可以回国，不再受惩罚，但条件是必须参军。墨索里尼这时才返回家乡，应征进入意大利第10特种兵团。

02.向罗马进军

我拒绝死亡

在军队里，墨索里尼刻苦训练，跑步和跳高成绩优秀。1906年，墨

索里尼服役期满，退役后成为小学教师，两年后他到了一所高中教法语。在这期间，他又组织过工人运动，积极投入社会党的活动，担任左翼报纸主编。1911年，意大利出兵占领利比亚的的黎波里。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墨索里尼反对这种侵略行径。他说："入侵利比亚只意味着愚蠢和无谓的流血！白白浪费人力和财力，破坏欧洲和平，好处何在呢？利比亚是个什么鸟地方？是块不毛之地！是一片沙漠，政府吞并它想干什么？没人知道，甚至连政府自己都不知道。"墨索里尼不仅只是说说，他还和战友带领群众到火车站阻止军用列车开行，结果遭到警察镇压。墨索里尼在混乱中被砍伤，还被监禁了五个月。

当他出来后，妻子雷切尔要他答应以后别再闹事。他说："你还不明白吗？雷切尔，革命对我来说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我的命运！"1914年，墨索里尼领导了著名的"红色周"罢工，赢得了"红色周的列宁"称号，还被选进了米兰市政委员会。

同年，一战爆发。墨索里尼在报上撰文鼓吹战争。跟那些吹鼓手不同，墨索里尼自己还走上了战场。1917年2月22日，一门已经烧得过热的迫击炮在发炮时，炮身爆炸，当场炸死5人，多人受伤。墨索里尼被崩出好几米远，衣服几乎被炸光了。当战地医院的医生议论他的死亡时，他说："不！我拒绝死亡！我要活着，死亡不是我的命运！"最终，墨索里尼忍受了27次手术，活了下来。国王来到前线视察时，还看望了他，这让他感到十分荣幸。这时候，他的思想开始跟社会党出现裂痕。

向罗马进军

一战结束后，意大利是所谓的战胜国。虽然墨索里尼念念不忘重振昔日罗马帝国的雄风，但战后意大利政局动荡不安，物资奇缺，大量退伍老兵找不到工作。墨索里尼看准这机会，抬出"阵亡将士"的灵牌，指

出“我们从前线归来而没有死的人，有能力有资格问鼎意大利的最高统治权”。在他的蛊惑下，一批亡命的退伍军人被煽动起来，聚集到他的麾下。

1919年3月23日，墨索里尼在米兰成立了一个叫“战斗法西斯”的组织，意欲振兴意大利，使其重获古罗马帝国的荣耀。“法西斯”一词，原意是指古罗马官吏外出巡视时所执的象征权力和威势的大棒，这种大棒中间插着一把斧头。“战斗法西斯”组织的成员都穿黑衫，又名黑衫党。墨索里尼说：“黑衫是吃苦耐劳的标志。”他叫嚷：打倒一切政党，把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清除掉。

“战斗法西斯”组织成员多半是失业的退伍军人，其中包括法西斯主义哲学家邓南遮的信徒，起初只有四五十人，到1920年时也不过150人。随着意大利国内形势的发展，该组织得到了统治阶层的资助，人数急剧增加。到1922年，法西斯党徒已达32万，基层支部遍及全国。在这期间，他将“战斗法西斯”组织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并建立起党内的个人独裁。

1922年6月，国家法西斯党公开与王国政府抗衡，宣布要夺取国家政权。墨索里尼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法西斯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同年10月，法西斯代表在那不勒斯召开大会，这是夺权之前的动员大会。在会上，墨索里尼宣布：“不管是政府给我们权力，还是我们去夺权，我们都要向罗马进军。”他公开要求首相一职，声称“法西斯主义者不想从奴隶的门走向权力”。

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按军队形式编制。1922年10月28日，法西斯四巨头分别率领四个军团向罗马进军，墨索里尼自任最高指挥。其实，这支军队更像散兵游勇，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武器，但还是进展顺利，沿途没

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此时，意大利的金融集团、上层贵族渴望结束混乱局面，寄希望于墨索里尼，王室重要成员也支持他。11月2日，意大利国王召见墨索里尼，请他组阁，并与他一起检阅进入罗马的法西斯“军队”。

新经济进程

1922年11月3日，墨索里尼组成新内阁。他深知法西斯党立足未稳，因此在新内阁中并未全部安插法西斯党徒。他还起用了包括左右翼其他党的成员，部长的任命也兼顾了其他党派。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他连议会都取消了。墨索里尼上台后，制定了一系列迎合王室和统治阶层的内外政策。他宣布实行“新经济进程”，大力压缩政府开支，以便使大量资金用于工业投资。在军事上取缔党派武装，建立法西斯民兵，为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他建立了“法西斯大委员会”。

为了笼络工人，墨索里尼提倡翻修道路，架设桥梁，兴办学校，开设医院，建造低价的房舍以及扩大工厂。不到几年光景，意大利铁路就实现了现代化运输，粮食产量也逐年提高。他提议整顿社会治安，搞好房屋建筑规划，加强卫生设施及兴修水利等。墨索里尼这些为社会谋福利的开创性举动，为后来不少民主党派所效仿。

建筑师受尊敬

在墨索里尼时代，尽管很多人遭到了迫害，但建筑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独特群体。二战期间，大多数建筑师都没逃到国外，而是留下来参与法西斯政权的建筑项目。“御用建筑师”及其同事们，共同设计了墨索里尼的新城镇，为他在利比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修建了殖民地风格的小社区，在意大利各个城市建造了党部大楼。

墨索里尼还准备修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宫殿——威权大厦，同时将其作为法西斯党总部。大厦计划坐落在圆形大剧场的对面。墨索里尼为此曾发起设计大赛，也得到了很多设计方案。这些设计方案相对于希特勒的总理府来说，更为现代，但其所表现的气质，与德国纳粹建筑一脉相承，都表达了一种威慑和领导者对个人征服成就的渲染。

创办电影节

1932年，墨索里尼在水城威尼斯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至今还在举办，如今它的目的已转换为促进电影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各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为发展电影贸易提供方便。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比戛纳电影节早14年，比柏林电影节早19年。

墨索里尼喜好女色，共有14个情人。然而他在世时发出的最后一封信，是寄给他妻子的，说妻子才是他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其实，相对于妻子来说，他更热爱对外扩张和侵略。

03.耍权谋超一流

为了梦想去打仗

1935年10月，墨索里尼悍然发动了侵埃战争，此时意大利已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当时叫阿比西尼亚）东面的索马里和北面的厄立特里亚。现在，它希望迅速占领埃塞俄比亚，控制红海这条战略交通要道。

当时的意大利虽然不能与德国相比，但对于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几乎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封建王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无霸。它拥有当时先

进的现代化武器，有大量飞机、坦克和装甲车，而埃塞俄比亚连统一的军队都没有，只有属于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卫队和各封建领主的私人军队。他们的武器主要是原始的长矛、弓箭、棍棒和少量枪支。力量对比如此悬殊，难怪墨索里尼狂叫："惩罚这些非洲蛮子，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其实，意大利要打埃塞俄比亚，不是因为那里矿产资源丰富，也不是因为那里有石油，而是因为墨索里尼渴望能实现他恢复大罗马帝国的梦想。这场战争，说白了就他一个人想打，对其他人来说都是浮云。当年罗马帝国的辉煌就是击败了非洲的腓尼基人，所以他觉得自己也应该这么干。

墨索里尼想打非洲，当时非洲只有两个独立国家，一个是阿比西尼亚，一个是利比里亚。利比里亚是一些美国黑人回到家乡建立的，和美国关系比较亲密。利比里亚的首都叫蒙罗维亚，说是为纪念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国旗也是星条旗，不过只有一颗大星。因此，这块地盘有美国大哥保护，没人敢惹。而埃塞俄比亚则没人保护。1896年，意大利远征军进攻埃塞俄比亚时被击败，颜面扫地，忍了40年，这一次又卷土重来。

就怕别国不同意

不过，埃塞俄比亚当时是一个独立国家，意大利想打，恐怕其他国家不答应，比如说怕英国、法国不同意，另外怕德国也不同意。当时德国和意大利虽然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可毕竟没有结盟，还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墨索里尼想在非洲扩张势力，肯定会影响到英、法两国的利益。英、法两国虽然经历了一战，元气大伤，但对付意大利还是绰绰有余。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意大利全国的海军击

沉到地中海里。法国陆上优势更明显，法国陆军当时号称欧洲第一，虽然对付德国不够，但对付意大利这种逢战必败的对手，绝对有把握。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是意大利能够战胜的，它连1896年的埃塞俄比亚都打不过。

另外，就是背后还有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撸胳膊挽袖子出手的德国。德国觉得一战时意大利跟它结盟，后来却叛变，虽然意大利逢战必败，是负资产，但德国人毕竟面子上挂不住。一战之后，德国是战败国，强大的德意志变成战败国，狗屁不是的意大利却成了战胜国。而且，意大利还真以战胜国自居，一点不见外，居然认为它对奥地利负有保护义务。当时，德国处心积虑地想吞并奥地利，意大利竟恬不知耻地把奥地利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德、意两国是有矛盾的。

哄得法国团团转

鉴于以上情况，如果墨索里尼在非洲冒险，便会遇到这三强的联合抵制。但墨索里尼见招拆招，他治国是三流的政治家，打仗是不入流的军事家，可搞阴谋绝对一流。他知道，英、法两国跟德国矛盾更深，所以他就跟法国勾勾搭搭，法国果然上当。1935年，法国外长赖伐尔——二战时“维希政府”总理，著名的卖国贼——到了意大利，跟墨索里尼签订了一份《罗马协定》。赖伐尔这人天生就是一个卖国坯子，具有一切卖国贼应该具有的必备条件。他遇到了老奸巨猾、权谋一等一的墨索里尼，能是对手吗？法国派赖伐尔跟意大利谈判，能落个好吗？谈的结果，是法国人凭空给墨索里尼送上了一份厚礼。

签署《罗马协议》之后，法国人从意大利人那儿得到的就是一个承诺：一旦德国打法国，意大利会援助。虽然这个承诺被写到了纸上，但墨索里尼这样的人翻脸比翻书还快，想反悔就是几分钟的事，根本信不

得。墨索里尼很了解女人，他把对付女人那套东西，全用在了对付法国外长上，一下凭空从法国人那儿捞到不少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法国人默许他对埃塞俄比亚动手。不但如此，法国人还把法属西非11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让给了意大利。另外，把跟意属厄立特里亚接壤的一小块法属索马里土地也割给了意大利。法属索马里的吉布提港、通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20%的股权也给了意大利。

国联就是个摆设

从法国那儿，意大利赚了个盆满钵满，墨索里尼心里肯定特别感谢好邻居德国，挨着一个又浑又横的国家真好，自己可以火中取栗。由于德国威胁到了英、法，英国跟法国态度一样，将德国看作主要威胁，对于意大利进攻一个遥远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非洲国家，直接装聋作哑。搞定英、法之后，剩下的就是中看不中用的国联了。

墨索里尼觉得国联绝对不会插手，为什么呢？有参照物，那就是中国。小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中国，国联都无所作为。中国是比埃塞俄比亚强大得多、重要得多的国家，连这样一个国家遭到了侵略，国联都置之不理，意大利觉得，自己侵略一个由非洲土著组成的国家，国联肯定也不会管。

没有了这些顾虑，意大利军队就要大打出手。墨索里尼在非洲画了一个圈，意大利奔着这个圈就扑了上去。在墨索里尼看来，我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输给一个还处在部落时代的非洲土著国家，但这个还真不好说。

1935年10月，装备了各种新式武器的30万意大利军队，兵分三路，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

04.成了一个大包袱

对比真鲜明

在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埃塞俄比亚人民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品质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地区水源短缺。牧民们就把水装在皮袋里，穿过干旱的沙漠把水运到兵营，自己却常常因干渴而晕倒在路上。青年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动员；妇女们组织了红十字协会和妇女协会，运送伤员。一些封建庄园主也拿出钱来，向国外购买武器、弹药和粮食，支援前线作战。有段记载非常感人，有个埃军的士兵身负重伤，他说："我快要死了，鸟儿会把我的尸体吃掉，但我并不感到痛苦，因为那是埃塞俄比亚的鸟呀！"由于埃塞俄比亚军民的顽强抵抗，墨索里尼速战速决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相比于埃塞俄比亚人的浴血奋战，意大利士兵的表现则能让人乐掉下巴。墨索里尼非常信任自己的士兵，首相不信任自己的士兵，这事儿还能办吗？可意大利军队未必能达到墨索里尼所期望的那种程度。意军虽然装备先进，人数众多，但军纪涣散，兵无斗志。在意大利军营里，士兵们每天雷打不动的事儿不是操练，而是喝下午茶，必须喝下午茶。即使在最艰苦的前线，士兵们正餐也要吃调料齐全的意大利面，吃不到意大利面，意军就没有战斗力。

据说，为了筹备这场战争，意大利人准备得最多最好的物资不是枪炮弹药，而是红茶和红酒，意大利面不能干吃，得就着红酒吃。当然，也不能说意军士兵上前线是为了享受，但战场是玩命的地方，你要吃得这么好，除非你有极其强大的运输能力。

记得看过的1965年拍的电影《坦克大决战》，展现的是阿登战役。

其中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一位德国装甲旅的上校缴获了一辆美军指挥车，他看到里面有一块生日蛋糕，一看日期是三天前洛杉矶生产的，那位上校就说这场战争德国必败。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连蛋糕都能运来，枪炮子弹显然运得更多。德国人是这个思维，但如果用这个思维来看意大利人，那你就错了。你一看意大利人运蛋糕来了，赶紧打他们，灭了他们！为什么？他们不运枪炮子弹，光运蛋糕。意大利运输物资不靠卡车，靠骡车，还处在骡马化时代，骡子拉炮弹多沉啊，还不如拉红酒轻点。所以，意军到那儿根本不是去打仗的，是到那儿去打扑克、煮咖啡的。

占领埃塞俄比亚

综合以上种种情况，虽然意大利装备上占优，但仗打得并不顺，打了近一年。不过，对于埃塞俄比亚这种非洲部落国家，意大利毕竟显得很强大，特别是英、法对这场战争还不干涉，这等于纵容法西斯。墨索里尼说，他最担心的是英国关闭苏伊士运河。如果运河被关闭，意军就得绕道好望角才能增援前线，这样时间会增加两三个月，而通过苏伊士运河，意军随时都可以扑向埃塞俄比亚。

再一个就是没有实行石油禁运。埃塞俄比亚的战马不需要石油，可意大利的飞机、坦克、卡车都需要石油，如果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意大利实行石油禁运，意大利这些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就全动不了了。因此，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墨索里尼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女婿齐亚诺[17]伯爵都送去当飞行员，当时他最小的儿子才17岁。墨索里尼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没危险，你开着飞机随便飞，绝不会掉下来，除非你自己飞到海里去，除此之外绝对不会被人打下来，所以他才敢让自己的孩子们去作秀。

因此，埃塞俄比亚人民尽管英勇善战，艰苦卓绝，但西方大国搞绥靖政策，造成了他们的困难。美国更是宣布中立，不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乍一看挺正义，比如一个国家爆发内战，你不能向交战的双方出售武器，出售武器等于出售死亡，这是对的。可问题是战争总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在强弱不对等的情况下，你如果不向正义的一方出售武器，你就相当于援助了非正义一方。再说，意大利不用你卖它武器，它自己都能生产，就算质量差点，对付长矛弓箭总还管用。可埃塞俄比亚急需武器援助，但却得不到。所以埃塞俄比亚很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呢？据说，意大利的飞机超低空轰炸，因为不用担心会遭到埃塞俄比亚高射炮的反击——埃塞俄比亚没高射炮这玩意儿。轰炸之后返航，飞机一落地，飞行员发现飞机翅膀上居然插着几支箭。那会儿飞机也是木头的，外面包着层铝皮或帆布，意大利人发现飞机上插着箭，这说明什么呢？箭都能射到飞机，可见飞机飞得多低多慢。如果当时埃塞俄比亚士兵手里有步枪，就能把飞机揍下来。可他们连枪都很少，做不到人手一支。只是皇帝的卫队有点炮，据说德国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援助给埃塞俄比亚十多门PaK35反坦克炮，拿它打意大利那种薄皮大馅、跟公交车一样的坦克，一打一个准，可惜太少。

由于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即便是遭遇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埃塞俄比亚最后还是沦陷了。为了这场战争，意大利人花费了相当于过去三年军费总和的钱。为了确保这块新殖民地，每天要从本国输送大量补给以维持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驻军。当时，这块土地上的矿藏基本上还没被发掘，意大利占领这片土地的唯一用途，就是为以后埃塞俄比亚人的反攻做准备。

这场战争不划算

意大利打这场仗纯粹是墨索里尼犯二，脑子短路了。可墨索里尼不这么看，他认为这是复兴罗马帝国的第一步。墨索里尼正做梦时，国联的制裁来了，对墨索里尼最要命的制裁就是石油禁运。意大利不产半滴石油，你的坦克、飞机、卡车烧菜籽油不行，烧花生油也不行，就得烧汽油。墨索里尼没有了汽油来源，这造成了他的海军、陆军缺乏训练，特别是陆军的机械化装备没法儿再用。

而且，埃塞俄比亚被打下来之后就更有意思，夺取殖民地的目的是什么？要那儿的资源，要榨干殖民地人民的每一滴血汗。意大利人在非洲夺了那么大一块地盘，赶紧上吧，往回弄东西吧。但埃塞俄比亚人不甘心被意大利人统治，谁侵略我们，我们都能接受，就意大利人不行，为什么呢？丢不起那人，你几十年前就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现在爬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凭什么啊？所以，天天就看埃塞俄比亚人挑铁道、拔电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天天干这种事儿。庄稼地我烧了，也不让你拿走一粒粮食。意大利从国内移民到埃塞俄比亚去开垦，去的没有意大利贵族，都是意大利下岗的人。贵族在家吃香的喝辣的，到那儿干吗啊？这帮下岗的意大利人去了之后，天天被埃塞俄比亚人袭击，工作环境、生存环境都极其恶劣，几乎无法立足。他们在那里不光连机器设备、劳动工具保不住，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最后，不但意大利的劳动者纷纷离开埃塞俄比亚，就连资本家都跑了。工厂也好、农庄也好，不要了，我得留条命，不能舍命不舍财。

这样一来，墨索里尼的所有美好愿景都落空了，不但得不到矿产，连粮食都得不到，埃塞俄比亚成了意大利的一个大包袱，这次侵略得不偿失。但墨索里尼不这么认为，他又把手伸向了巴尔干。1939年4月7日，墨索里尼为同英、法争夺巴尔干半岛，一面命令4万意军向阿尔巴尼亚推进，一面逼迫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签署亡国“和约”。在谈判中，

索古企图拖延时间，让他即将分娩的妻子逃跑，最后他没敢在“和约”上签字，自己也逃了。墨索里尼遂控制了这个拥有100余万人口的小国。意大利总算露了一小手。

05.仨首相被暗杀

整体向右转

这样一来，二战爆发前，意大利就吞并了两块地盘。而德国此时正在积蓄实力，以图“称霸武林”。除此之外，轴心国这个团伙里还有个兄弟，就是东方的日本。

在凡尔赛体系中最失意的是德国，而对华盛顿体系非常不满的则是日本。这两个国家成为二战的发起国，并非偶然。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日本的打击很重。20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就已跌至谷底，整个社会结构面临解体的危险。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也是金字塔形，千百万处在金字塔底层的人民，全在困境中挣扎。

1923年9月1日，日本经历了一场著名的关东大地震。那场大地震几乎使首都东京沦为一片废墟，比1945年两颗原子弹的杀伤力还大。地震造成很多银行倒闭，许多人毕生的积蓄化为乌有。到1926年，失业的产业工人已达300万。进城打工的农民返回家乡，发现家乡情况更糟，因为政府从朝鲜和中国台湾运来了大米，日本千百万的农民种米无利可图。日本当时农业生产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比较大，它在亚洲是称王称霸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它的国力还不行。当时日本还有点像中国那种男耕女织的样子，男的种植大米，女的生产生丝，生丝主要出口美国，但美国受经济大萧条影响，不再需要那么多生丝。这样，不管是城

市里的人，还是农村里的人，都非常绝望，整个日本社会面临爆发革命的危险。

面对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当时日本两种社会思潮非常活跃，一种是社会主义思潮，另一种就是法西斯主义思潮。这两派都认为要进行激烈的社会改革，分歧就在于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当时右派分子，也就是法西斯分子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没什么基础，尤其没有群众基础。因为，日本是以天皇为首的神道教国家，天皇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人们的教主，这种思想千百年来根深蒂固。日本的右派就说，马克思主义跟日本的体制相抵触，日本人无法想象没有天皇的日子。日本历史上那么多将军改朝换代，杀掉旧的将军，自己当新的将军，但没有一个人想着要换掉天皇。马克思主义宣传没有天皇，人人平等，日本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任何带有共产主义气息的东西，在日本都很难生根发芽。

给天皇做顾问的元老重臣们，日本的财阀、政客、将军们，都支持日本向右转。而且日本向右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君主专制跟法西斯专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等于条件是现成的。日本不需要像德国、意大利那样，由一个来自民间的领袖，组织一个民间政党，通过合法选举或非法进军，自下而上夺取政权。日本完全没这个必要，一个现成的独裁者摆在那儿——天皇。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全国就进入独裁体制。但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行政要通过内阁，所以法西斯分子就认为内阁阻挠了日本的法西斯化。

主官管不了参谋

在当时日本全国向右转的情况下，帝国议会在1925年通过了《治安

维持法》，授权警察镇压思想危险分子，粉碎旨在颠覆国家的组织。一支被称为特高的独立力量获得了授权，这就是日本的特别高等警察，有点像德国的盖世太保。特高对日本共产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1927年，日本共产党在东京、大阪、神户发动五一节游行，警察逮捕了1600名党员，日本共产党由此遭到沉重打击。日本的农民团体和劳工团体，企图在日本的政治体制内建立起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合法的工会、农会，但在特高的残酷打击下遭遇失败。同样是要求社会变革的右翼，特高不动他们分毫，甚至暗中支持。日本的两种极端势力，极左被打掉，极右却蓬勃发展。

日本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天皇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同时还是国民的精神导师或精神象征。天皇通过内阁行政，通过军部来指挥军队。日本军队的特点之一是陆海军分立，内阁中有陆军省、海军省，相当于咱们的国防部。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别隶属于陆海军。特点之二就是军政、军令分立，陆军省、海军省只管招兵训练、工资晋级、评定军衔，指挥打仗他们管不了。那指挥打仗谁来管呢？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也就是说，军令机关是这些参谋机关。

在日本，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组成了个叫军部的机构。这个机构并不是正式的，不是真有这么一个机构，而是习惯上称为军部。军部统帅权直属天皇，内阁和议会都无权过问。隶属于内阁的陆海军大臣有一项特权，叫“帷幄上奏权”，可以越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一旦陆海军大臣对内阁不满，就会行使“帷幄上奏权”。这就说明，内阁根本指挥不了军队。军队的势力非常大，而军队中什么人势力更大呢？参谋。要是在咱们这儿，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参谋得听主官的。日本不是，日本是下一级参谋听上一级参谋的，比如我是联队

的参谋，我听旅团参谋的，旅团参谋听师团参谋的，师团参谋听军参谋的，军参谋听大本营参谋的。你是师团长，但你指挥不了师团的参谋，旅团长指挥不了旅团的参谋，联队长也指挥不了联队的参谋。

三个愣小子捅破天

中国学者俞天任写了本书叫《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他就多次提到日本对外的战争不是高层计划的，而是几个参谋一拍脑门就干，先斩后奏。比如“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就是关东军的三个参谋策划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就这几个人就干了起来。石原莞尔当时是一个中佐，板垣和土肥原是大佐。这三人都是校级军官，营团级干部就能干出这么大的事来。石原莞尔说，日本政府的政策会导致满洲被极端反日的政权收回。他深信日本在满洲的扩张是解决日本国内危机的良方，所以日本军队高层对石原十分赞赏，暗中支持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

在石原莞尔等人的梦想中，伪满洲国是一片乐土，中国人、朝鲜人、满洲人、蒙古人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就能解决日本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关东军三个小小的参谋，就能挑起一场事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对后来日本军队中的大小参谋们，有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后来日本的很多战役都是陆海军那些参谋力主发动的，比如陆军最有名的辻政信，号称“战争之神”。最终军衔也就是个大佐，二战打完他都没晋升到将官。但是，打所罗门群岛有他，打瓜达尔卡纳尔群岛有他，打印度也有他，没一个地儿没他。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

受不了了干掉你

日本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下克上”。日本社会等级非常

森严。日本兵为什么上了战场那么残忍？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转嫁压迫。昨天老兵打我，我拿平民、战俘撒气。老兵为什么打我呢？他被班长打了。班长为什么打他呢？班长被排长打了，一级压一级。但你要把我压迫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天天让我加班，不给我发加班费，还把我老婆睡了，我再忍就不是男人了，那怎么办？我把你干掉，然后我剖腹自杀，这叫“下克上”，会得到广泛的同情，你是个爷们，你没剖腹都不判你死刑。

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的极右翼宣扬这种“下克上”，全国弥漫着一种下克上的情绪。这帮人认为，我们日本之所以国力衰落，就是因为天皇被财阀和内阁架空了，那该怎么办呢？干掉他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起天皇直接领导的社会政治体制，然后就能够扩张。持这种思想的大部分是一些平民出身的中下级法西斯军官。

磨刀霍霍杀首相

当时日本军官分成两派，一派叫皇道派[18]，一派叫统制派[19]。皇道派的代表人物是荒木贞夫，他虽为大将，但其手下主要是平民出身的法西斯青年军官。统制派一般都是贵族出身，像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东条他爸爸就是中将，属于贵族，高干子弟出身。其实，两派主张的大方向都一样——建立法西斯专政，只是手段不同而已。皇道派更激进一些，凡是阻碍的人都杀，连统制派的人也杀。所以，1930年，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火车站被刺成重伤，几个月后不治身亡。刺客是极端主义团伙的年轻成员，由此开始了长达两年、被日本政治家称为没头脑的爱国主义时期。

这段时间主要是一帮爱国贼、右翼狂热分子企图通过暗杀领导人的方式来净化日本。他们为什么要杀滨口雄幸呢？因为滨口雄幸接受了伦

敦海军裁军会议上的条件——日本跟美国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3:5，原来想7:10，这样，在日本法西斯爱国贼的眼中，滨口首相就成了卖国贼。1932年，日本“血盟团”成员又把坚决反对军事扩张的大藏相（相当于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暗杀；同年，三井财团总裁团塚磨被暗杀。警察逮捕了这个法西斯团伙，人民大众却认为这些刺客就像古代武士，为了日本的福祉不惜牺牲生命。逮捕了这个法西斯团伙之后，法庭要对暗杀团体“血盟团”成员进行审判。结果一个由九名陆军和海军年轻军官组成的小团体，在右翼民众支持下，企图发动军事政变，这次政变虽然失败，但他们刺杀了犬养毅首相。犬养毅是孙中山的朋友，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发表了不同看法。公众再一次对刺杀事件表示同情，对这些叛乱分子的审判，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进行宣传鼓吹的舞台。

皇道派的头子荒木贞夫把他们称为挡不住的爱国者，全国各地11万人为他们请愿，很多人写下血书，这些人如潮水般涌进法院。九个青年自愿站在被告席上，砍下自己的小手指表明诚意，你想，这谁还敢审他们？于是这帮人先是被监禁，后来减刑，再后来戴着钢盔、扛着步枪在操场上跑圈，跑完之后，这个帮他拿钢盔，那个帮他扛枪，抬着他们武装游行。

三个首相——原敬、滨口雄幸、犬养毅，以及多位高官被暗杀，凶手都没事，这帮人就杀上瘾了。同时，军部法西斯大力钳制舆论，禁止一切有害国内政治的言论，加强对颠覆性组织的控制，强化公众团结，增强国家动员力。这是荒木贞夫对首相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就此掀起了对“非日本事务”大规模的镇压。凡是反对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反对崇拜天皇、反对日本走法西斯道路的，就是“非日本事务”，一律坚决镇压！日本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思想控制局。这多有意思，都说政治犯因言获罪，没有因思想获罪的。军警们协助特高执行荒谬的政策，在文部

省（相当于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学生控制处，自由派的出版物被禁止，一些书籍、杂志、报纸一半的内容被删去，有写煽动性文章嫌疑的人被无限期羁押，凡是支持自由主义思潮的人都失去了工作，极端民族主义暴徒在大街上寻找持不同政见者，并殴打他们。

用气球平息叛乱

这样一来，极端爱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占了上风。帝国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说日本天皇和国家是一个整体，这个完美无缺的国家体制，已经延续了整整3000年。这就表明，日本要建立一个以天皇为首的法西斯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建立法西斯专政，1936年2月26日凌晨，以香田清贞大尉为首的1500名陆军士兵发动了兵变。香田清贞只是个大尉，其余参与政变的十几个军官职位更低。这些士兵占领了陆军省、国会大厦、东京警视厅、首相官邸，有一队人闯进了大藏相高桥是清的家，把他杀了，因为高桥指出“日中战争”已严重消耗财力，更反对日、美开战。另一批人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斋藤实全身中弹47发，老头被打成了筛子。当然，也因为日本手枪非常烂，南部十四式手枪，用来自杀都经常卡壳。

再有就是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被杀死，冈田启介首相躲在洗澡间里侥幸逃脱，他的妹夫冲出去做掩护，被误认为是首相而遭杀害。天皇的侍从武官长铃木贯太郎也身中数弹，躺在地上呻吟。法西斯军官一看他没死，想给他一刀断头。铃木的夫人扑在他身上，说他马上就要死了，有出气没进气，就给他留个全尸吧。法西斯青年军官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儿，就说，对不起，夫人，把你屋子弄脏了，然后便退了出去。铃木的夫人赶紧把丈夫送到医院，老头居然被抢救了过来。这还是

说明日本手枪的威力不行，要是用美国的柯尔特M1911，早崩死了。铃木贯太郎后来还成了日本战败前的最后一任首相。

法西斯年轻军官们就这么干，发动政变，把全国人民忽悠起来，说我们国家正处在与俄国、中国、英国、美国发生战争的边缘，除非我们现在奋起消灭那些阻碍进行真正改革的家伙，否则天皇会威望扫地。这事发生之后，天皇非常生气，因为陆军大臣竟然把叛军称为义军，天皇急了，说随便杀害朕的股肱之臣，难道还算义军？你们赶紧给我镇压，你们要不镇压，朕将亲率禁卫师团前往平叛。这样，大臣们才把坦克调进来准备镇压叛军。其实镇压特简单，升了俩大气球，上写“天皇陛下宣布你们是叛军”。士兵们一看，敢情我们是叛军？就回营房去了。十几个法西斯军官到皇宫前广场上拉手榴弹自尽了。活下来的遭到了审判，这次审判相对严了一点，17个人被判死刑。打这儿之后，日本陆军中的皇道派势力一蹶不振，原属皇道派的很多人改投统制派门下，比如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

不敢再得罪军部

虽说这次政变最后被平息，但这次政变产生了一个影响，在日本没人再敢得罪军部，因为这帮人想杀谁就杀谁。虽然“二二六兵变”之后建立的内阁仍然是文官掌权，首相广田弘毅是文官，但他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海军大臣一定由军部推荐，如果军部对首相不满，它就拒绝推荐陆海军大臣人选。你这个内阁没有陆海相能组成吗？缺国防部长？不像话。所以，到最后只要军部对内阁不满，就召回陆相、海相，两相宣布辞职，军部拒绝推荐继任人，内阁就要倒台。最后怎么办？干脆以毒攻毒，让军人来担任首相，你担任首相，军部就不会给你捣乱。所以，日本最后

进入了军部法西斯独裁，东条英机当了首相。这个法西斯过程，跟德国有很大区别。

06.又一个独裁政权

让人愤恨的共和军

通过前文的讲述，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势力上台的经过就很清楚了。除此之外，在二战全面爆发前，欧洲还建立起了一个法西斯国家。这就是西班牙内战后建立的佛朗哥[20]独裁政权。1931年，西班牙波旁王朝被推翻，建立共和制。共和国政府几经反复，共产党、社会党掌权。法西斯军官发动了叛乱，叛军后来由陆军参谋长佛朗哥领导，称为国民军。

在西班牙内战中，有80%的正规军——陆军和空军的大部分都投到了佛朗哥的国民军这边，特别是西班牙农民大部分支持国民军，为什么呢？因为农民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徒，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部队，简称共和军，是反上帝的。他们捣毁教堂，把法袍披在身上取乐，甚至把教堂拆毁之后，将去世修女的遗体扒光了衣服，陈列在教堂门口，还把教士的头骨挖出来拍照。共和军甚至在托莱多天使山向基督的雕像射击。反宗教的政策造成西班牙老百姓对共和国政府非常抵触，虽然西班牙天主教会历来作威作福，压榨人民，但不是所有的教士都是坏的，比如那些无辜的中下层修女就不会。这就跟义和团杀洋教士一样，不是所有洋教士都是坏的。

在整个内战期间，西班牙一共有12名主教、283名修女、5255名教士、2492名修道士和249名见习修道士被处决，这相当于西班牙全部神

职人员的23%。这是继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屠杀神职人员的事件。西班牙臭名昭著的宗教法庭，三个世纪杀了五千多人，这可倒好，六个多月就杀了六七千人，报复得太过分了。

将灵魂交付上帝

共和军的这些行为，不但使得原来四分五裂的西班牙保守派紧密团结在以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政权周围，也使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战争爆发之初，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的努力付诸东流。因为欧洲国家的民众，普遍信奉基督教。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的军队加入佛朗哥的国民军这边，跟共和军作战，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国民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当时共和国政府唯一能够信赖的武装力量只有自己建立的突击警卫军，虽然这支部队勇敢坚决，但人数太少。因此，西班牙共产党号召工人保卫共和国，20万工人响应，从全国各地拥向马德里。

有一场战役，发生在西班牙阿尔卡扎要塞。共和国的军队包围了这个要塞，但是打不进去，共和军就抓住了守卫要塞的将军的儿子，让他要求将军投降。将军儿子在电话里安慰父亲，他说："如果阿尔卡扎不投降，他们就要把我枪毙，不过你别为我担心。"将军说："要是真的，你等于把灵魂交付给了上帝，你高呼西班牙万岁，你将成为牺牲的英雄，再见了我的儿子，我紧紧拥抱你！"将军儿子说："再见，爸爸，我也紧紧拥抱你！"10分钟之后要塞没有投降，将军的儿子真被共和军杀害了。有些事情，即便结果是正义的，但手段非正义也会影响结果的正义性。真正的革命者不应该干这种事，一人犯罪不殃及家人，何况在战争中滥杀无辜，很难让人同情。

西班牙内战，还为欧洲各国角力提供了场地。内战爆发后，德国和意大利援助佛朗哥。德国援助佛朗哥有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它战略地位重要、资源丰富之外，希特勒还想拿西班牙练练兵，我这么多年扩军备战，造了这么多新武器，想试试灵不灵，一试真灵。苏联也给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了一些物资，还派出了很多军事顾问和成建制的军队，比如第四坦克旅，但武器的数量跟德国和意大利比起来相差很大，武器质量跟德国也没法比。苏联也想在西班牙练练兵，因为它的高级将领都被清洗掉了，它想试试，没有高级将领指挥的军队打仗行不行，一打果然不行。所以，后来为什么德国敢打苏联？也是看出了它不行。

拉帮结伙干坏事

由于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得到的援助有限，而且战斗经验不足，到1939年4月，马德里沦陷，佛朗哥就在西班牙建立了独裁统治。西班牙内战由于英、法、美的不干涉，而德、意大规模进行武装干涉，最后以共和国的失败告终。欧洲又多了一个威权国家，这个战略态势越来越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

在这期间，三个主要法西斯国家终于迈向结盟。1936年10月25日，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调外交政策的同盟条约，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939年5月22日，两国又签订了《德意同盟条约》（又称《钢铁条约》）。此前，日本已在1936年11月25日同德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也加入了这个协定。

希特勒认为柏林、罗马、东京是地球的轴心、世界的轴心，地球应该绕着这个轴心转。这家伙一看就没好好学地理，柏林、罗马、东京不在一条线上，地球怎么可能绕着这个转呢？

三国结盟后，德国更有恃无恐。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同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签署《慕尼黑协定》，迫使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

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说，占领苏台德地区是他对西方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对此深信不疑，回到伦敦下飞机时，他兴高采烈地声称，他带回来了“一代人的和平”。他对英国人说：“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建议你们安心地睡觉去吧！”但希特勒没有履行诺言，占领了苏台德地区后，1939年3月，德军又控制了整个捷克。此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只有五个多月。

第四章　旌旗高扬欲称霸（德军闪击波兰，征战欧洲）

谁想用邪恶的花环武装自己，谁就要用粪土来包裹自己的灵魂。

——题记

01.臭名昭著的条约

条约未能救波兰

《慕尼黑协定》签字之后，英国首相张伯伦非常高兴，认为他给英国带来了和平。同样参与促成这个协定的法国总理达拉第[21]，心情就没那么好。达拉第到了法国机场之后，也看到很多民众在欢迎他，民众也觉得一个时代的和平即将到来，战争再不会发生。达拉第看到这些人后非常吃惊，沮丧地骂这帮人是笨蛋。他知道德国不会善罢甘休，因为他明白，这实际上是在纵容德国，但他没办法。达拉第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有点低估法国的实力，过高地估计了德国。达拉第认为如果爆发战争，德军12个师就能对付法军100个师，他知道战争不可避免，早晚要打，但他觉得法国打不过德国。他不像张伯伦那么傻，认为和平真的会到来。

果然，《慕尼黑协定》墨迹未干，德国就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候的局面，就连张伯伦也看出希特勒没完，但他觉得局势不错，因为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是向东发展。英、法奉行的绥靖政策有三大特点：第一，凡尔赛国家力图维护既得利益，一战实在是打

怕了，不敢再打了；第二，牺牲弱小民族，唯恐伤及自身，小国失败了活该；第三，祸水东引，引向苏联。而苏联则希望祸水西流。

不管怎么讲，在战前，苏联和英、法都对德国的性质认识不清。英、法认为德国跟苏联一样，都属于集权国家，最好你们俩死掐。苏联认为英、法跟德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最好你们之间打起来。这样，谁都希望德国跟对方打起来。一直到1939年5月份，希特勒的扩张目标已经越来越明显，他对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

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前德意志帝国的波森和西普鲁士被割让给了新独立的波兰，给予波兰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即“波兰走廊”。希特勒在1933年建立起独裁政权后，他本来对波兰采取了柔性政策，1934年跟波兰签订了为期10年的《波德互不侵犯条约》。但希特勒在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位于德国东面的波兰就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在地理上，“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分开了。德国先对波兰采用外交施压，要求将但泽自由市合并，和在“波兰走廊”建造一条拥有治外法权的公路来连接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希特勒也准备了武力解决“波兰问题”的计划，即“白色方案”。波兰政府拒绝了德国的所有要求，并于1939年3月30日得到英、法的承诺。英、法承诺，将协助波兰保卫其国家主权。但英、法没有对波兰领土完整做出任何承诺。希特勒和他的亲信认为，英、法不会为波兰与德国开战，因此德国便在1939年4月28日终止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波兰急忙与法国在1939年5月签订了一个协议，法国承诺会在波兰遭到入侵后15日内加入战斗。英国和波兰在1939年8月25日签订了成为军事盟友的条约。结果证明，这些条约未能拯救波兰。

简直就是看不起人

在德军入侵波兰前夕，德国参观团去波兰军营访问，看到波兰士兵在军营外随地大小便，于是德国就坚定了打击波兰的决心。当然，现在很多专家否定了这一点，但不应排除这种因素。传说当年日本海军观察员，看到来访的北洋水师将士在炮管上晾晒衣物，就认为大清水师不堪一击。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军人的生活细节；从深层次上看，军人为什么要把皮靴擦得锃亮，注重仪容仪表？因为邋遢兵就是无组织无纪律，随地大小便，很容易造成疾病传染。美国打伊拉克，一个连配两辆装甲厕所，为什么？就是为了防止霍乱、痢疾流行。所以，德国参观团一看波兰士兵在军营外大小便，就觉得这是一群乌合之众，打也无妨。

但这时候，毕竟英、法和波兰已是盟国。所以，英、法就想去跟苏联谈判，共同对付德国。苏联眼瞅着德国一路奔东来了，也开始担心。于是，苏联于1939年6月发出邀请。英、法代表7月组团坐了10天的船，来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到了之后，先游览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然后跟苏联谈判。苏联人很重视这次谈判，派的代表团规格很高。而英国派了个空军少将跟人谈。按照英、美国家的军衔编制，高级军官是元帅、上将、中将，你派个少将，明显看不起人家。法国倒是派了几个海军上将，但这些人还有三个月就退休——没地儿安排你们，你们去跟苏联谈判吧。最逗的是，法国的将军们一进门就宣布，我们不能全权代表本国政府做任何的主，只是来听听。苏联人差点儿没气死，听听？电话里说不行啊？你跑这儿来住宾馆，吃我的，喝我的！

在谈判中，伏罗希洛夫[22]元帅说，一旦德国袭击你们，红军可以派三百个师支援你们。然后他问英国将军，如果德国人打我们，英国人可以派多少个师支援？英国代表拿着笔在纸上算了半天，抬起头来说两

个师，一个月后，再派两个师。伏罗希洛夫气得胡子都抖了起来。

苏德竟结盟

继派兵支援问题之后，苏联人转换话题。别的不说了，如果德国打英、法，苏联要支援你们，可我们跟德国不挨着，要经过波兰的领土，你们问问波兰让不让苏联红军通过。波兰跟英、法是盟国，英法就去问了。英、法一问，波兰领导人斩钉截铁地回答："德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俄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绝不允许俄国士兵进入我们的领土。"

历史上波兰曾三次被瓜分，全是俄罗斯挑头干的。要说俄罗斯跟波兰同族同门、同种同文，都是斯拉夫人，都使用西里尔字母，不应该这样啊。但两国的心结，有点跟中国和日本似的，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波兰几次亡国，都是因为俄罗斯欺负人家，没拿人家当兄弟看。波兰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在国歌里都唱：前进，东布罗夫斯基。东布罗夫斯基是谁呢？他是19世纪波兰抗击俄国的领袖。波兰当年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国歌都敢唱这个，可见波兰人民对苏联人有多仇恨。所以，波兰拒绝苏联红军入境。这样一来，英、法跟苏联就没法谈了。于是希特勒向斯大林伸出了橄榄枝，你跟民主国家扯什么？咱俩谈，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亲自飞往莫斯科。

其实，一战结束后，德国跟苏联的关系很暧昧，因为两国都是国际弃儿，都是另类。而且苏联已不再是协约国的成员国，它一战的时候是，但十月革命后退出战争，相当于背盟了。所以，对于德国来讲，苏联是没有和约义务的国家，它不像英、法、比利时是有和约义务的。苏联地皮又大，在西伯利亚深山老林里搞点什么东西，很容易逃过协约国的监视。因此，1922年，德、苏两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

这两国本来是不能成为伙伴的，因为两国意识形态完全相反，而且德国又镇压过共产党的起义。但到1939年，由于局势紧张，英、法、苏三国进行谈判，希特勒非常担心，如果这三国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会让他进攻波兰的“白色方案”完全泡汤。所以，希特勒非常主动地拉拢苏联，频频向斯大林暗送秋波。希特勒甚至顾不上脸面，给斯大林拍了一封特别长的电报，说德国跟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变得让他不可忍受，无论哪天都可能爆发危机，从现在起，德国下决心将用一切手段保卫国家利益，非常希望能够跟苏联在8月23日左右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

英、法、苏三国谈判失败之后，希特勒就向斯大林挥手帕了，希望能够跟苏联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飞到了莫斯科，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时间是1939年8月23日，距离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只有一个星期。

苏联外长很狡猾

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双方都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两个帝国和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是你死我活的。斯大林无疑认为，希特勒先跟西方打过之后，对俄国来说，德国将变成一个不再那么可怕的对手。希特勒采取的则是一个时期对付一个敌手的办法。这个条约之所以能搞成功，表明几年来英、法两国对外政策的失败到了何等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也就是说，英、法两国希望祸水东引，最后苏联绝望了，便跟德国签约。

更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个条约，苏联一直否认。二战后盟国缴获了德国的文本，苏联说那是伪造的。为什么呢？莫洛托夫特别聪明，他在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文本上签名的时候，用的是拉丁字母，不是俄文里的西里尔字母。所以他说，这不是我签的，要我签应该是西里尔字母，而不是拉丁字母，我不可能这么写。莫洛托夫也知道这个东西一旦公之于众，必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很狡猾，用拉丁字母签自己的名字。这就跟咱们签名都用汉字，谁都不会写汉语拼音一样，你要写汉语拼音，那就会显得很奇怪。

找个借口很简单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希特勒难掩兴奋激动的心情。他在一次陆军指挥官会议上大谈他的战争理论，说要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胜利，心要狠、手要辣。谁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它的意义就在于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所以，波兰的命运基本已经确定，虽然英、法跟波兰签署了互助条约，但没什么用。战争机器的按钮一旦按下去，就很难再停下来。对于波兰，希特勒只需要一个借口。

以什么借口进攻波兰呢？这是戈培尔的强项，于是德国开始了超大规模的宣传战。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欧洲各国都感觉到可能会受到德国的伤害，而在德国，老百姓认为的事实则恰恰相反。一个那个时期到过德国的外国人说，德国纳粹的报纸叫嚷什么呢？扰乱欧洲和平的是波兰，波兰将武装入侵德国。你也许会问，德国人民不可能相信这些谎言吧？那你就去跟德国人谈谈，你会发现很多人真的非常相信。随着战争的临近，这种宣传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1939年8月26日，《柏林日报》报道的是“波兰完全陷入骚乱之中，日耳曼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边境”。《人民观察家报》是纳粹党的党报，相当于苏联的《真理报》。这个报纸头版头条报道的是“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狂热中，

150万人已经动员，军队源源不断地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

与报界这种疯狂同步的是，希特勒的顾问起草文书给波兰，让波兰答应德国的要求。相对于宣传来说，战争更需要一个直接的开战理由，而这对于希特勒来说很简单，他是这方面的高手——造假。他跟手下将领讲，不要犹豫了，我的将军们，我已经命令国防军统帅部，为你们提供足够的波兰军队制服。

这就很明显地表现出希特勒的意图。在盖世太保头目海德里希的布置下，纳粹从集中营里找了十几个死囚，让他们穿上波兰军服，配上波兰武器。海德里希为这支队伍送行，跟他们讲：“你们对国家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一小队身着波兰军装的党卫军成员，将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死囚，拉到距波兰边境16公里处的德国树林里，只留下一名死囚，而将其余的全部杀死，以作为波兰进攻德国的证据。接着，身着波兰军服的党卫军成员，带着留下的这名死囚，进攻了靠近波兰附近的格莱雷茨电台，这是德国的一个电台。“战斗”之后，他们占领了电台，由一名会讲波兰语的德国士兵念了一份事先拟好的文件，里面充满了着煽动性的反德言论，宣布波兰对德国发动进攻，然后开了几枪，把那名死囚打死——这就算波兰主动对德国发动进攻。

其实，希特勒的手段非常拙劣，难道他不怕世界舆论的质疑吗？实际上，这种拙劣手段不是演给世界人民看的，而是演给德国人民看的。德国遭到了进攻，我们得奋起反击。这就跟小日本搞“柳条湖事件”一样，只炸毁了不到一米的铁轨，就以此为借口炮轰北大营，挑起“九一八”事变。希特勒完成了造假，战争已不可避免。

02.德军“闪击”波兰

骑兵打坦克

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5分，纳粹德国三个集团军群，160万大军，扑向沉睡中的波兰。天上是2000架飞机，地上是2800辆坦克，德军一共投入44个师，包括7个装甲师、4个轻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师。波兰方面一共是7个集团军、870辆坦克、407架飞机、39个步兵师、11个骑兵旅、2个摩托化旅，总兵力约100万人。

单是双方兵力对比，德国已经占据优势，武器装备对比更是占有巨大优势。德国选择在凌晨4点45分发动进攻，这个时间是人睡眠最沉的时候。要是12点打，人家可能还没睡呢；7点钟，没准儿人家都起来遛狗了。而凌晨4点45分这个时间一般人都正在睡觉，军队戒备这时也最松懈。而且，一般人都有这种思想，我睡了敌人也应该睡觉才对。结果，波兰遭到了突然袭击，机场上400多架陈旧落后的飞机被炸毁，没有一架升空迎战。一夜间波兰空军就不复存在。800多辆落后的轻型坦克也不是德军的对手，更何况这些波兰坦克并没有组成拳头，而是分散地支援步兵。

波兰人的战术思想落后了80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速射步枪发明，不用打一枪装一弹了，速射步枪发明就意味着骑兵唯一能干的事就是下马给步兵做饭。一战时大规模的骑兵混战就已经很少见了。但是1920年的苏波战争仍以大规模骑兵作战为主，东欧大平原毕竟幅员辽阔，波兰、苏联卡车又少，所以，波兰这时仍保留着大量骑兵部队，有11个骑兵旅。一般来讲，骑兵旅就两三千人，骑兵师也就五六千人。因为骑兵的辅助兵种很少，如果有大量非战斗人员跟着，影响行军速度，甚至有的国家骑兵旅直接辖营。而波兰的骑兵旅绝对是主力中的主力、王牌中的王牌，它最精锐的波莫尔思卡骑兵旅有1.2万人，比很多国家

的步兵师人数都多，旅长恰文斯基是中将，级别那是相当高。

恰文斯基中将率领波莫尔思卡骑兵旅作为主力突围，英勇的波兰骑士骑着高头大马，举着被阳光晒得雪亮的马刀和长矛，高喊“上帝保佑波兰”“祖国万岁”，义无反顾地冲向德军装甲集群。一开始德国人都被弄蒙了，不明白波兰人是勇还是二，马刀砍坦克？德国人都忘了射击了。当时德军中也列编了少量骑兵，这些人看见波兰同行，难免技痒难耐，想跟波兰骑兵PK（对决）一下，纵马挥刀冲向波军，马上就被波兰骑兵手中的长矛戳得人仰马翻。德国装甲兵这才缓过神来，也不管波军是勇还是二了，钻进坦克开枪放炮。波兰骑兵全军覆没，恰文斯基中将阵亡，死的时候，手里还紧攥着镶着宝石的军刀。

排兵布阵有问题

德军突破波军防线后，以每天50～60公里的速度向波兰腹地推进。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机械化部队大进军。在这场大进军中，德国装甲兵创始人古德里安成功地实践了他的装甲兵理论，率领第19装甲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既是第4集团军的中路，又是集团军的攻击前锋。开战后，古德里安率部迅速突破波兰边境防线，9月1日晚渡过布拉希河，9月3日推进至维斯瓦河一线，完成了对“波兰走廊”地区波军波莫瑞集团军的合围。

德军闪电式的进攻使波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是波兰人，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领教“闪击战”的滋味。波军统帅部原以为战争会像以往那样缓慢地展开，德军会先以轻骑兵进行前卫活动，然后以重骑兵进行冲击，对德军大量使用坦克和航空兵的“闪击战”毫无准备。而波军统帅部又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于自信，并指望英、法的援助，因此便把部队全都部署在德、波边境，以为只要实施坚决的反击，就可以取得胜

利。这种毫无进退伸缩弹性的部署，使波军在德军高速度大纵深的推进下，不是被歼灭就是被分割包围，成为留在德军后面的孤军，抵抗迅速瓦解。

英勇地抵抗

希特勒到波兰战场视察，看到波兰军队尸横遍野的场面，就问古德里安："这是不是我们的轰炸机干的？"古德里安说："不是，是我们的坦克干的。"波兰骑士高举着马刀长矛，冲向德军坦克，勇气过人，但就像义和团抱着一罐子尿扑向八国联军的机枪一样，最后伤亡惨重。即便如此，波兰军队也不像那些不战而降的人，他们还是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大量地歼灭了德军的有生力量，比如德国的第30步兵师，几乎全军覆没。但由于波军装备落后，特别是战略指挥思想落后，到9月28日，华沙守军向德军投降。10月2日，进行抵抗的最后一个城市格丁尼亚也停止了抵抗。

在格丁尼亚，这座最后放弃抵抗的城市，波军被德军包围在市区和奥克西维耶海军基地周围的狭小地带，一列波兰装甲列车围着外环铁路进行支援作战。波军番号混乱，分属各个部队，总共7500多人，拥有4门105毫米炮、1门100毫米炮、15门75毫米炮、9门37毫米反坦克炮、10多门迫击炮和140多挺机枪。尽管面临压倒性优势的德军包围，格丁尼亚的最后战斗部队——一个上岸水兵组成的排，仍坚持抵抗，直到弹尽粮绝才投降。波军阵亡1500余人，3500多人受伤或失踪。德军的损失与之相差无几。

03.英勇无畏的阻击

美好的愿望落空

在整个波兰战役中，不仅波兰陆军英勇战斗，波兰海军的表现更是可歌可泣。1939年8月25日，德国海军“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以“纪念一战阵亡将士”为由，对但泽自由市进行“友好访问”。舰长克雷坎普上校很清楚此行的真正使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指示：“在白色方案开始后，摧毁波兰海军，封锁海岸，堵塞港口，破坏波兰的海上航运，确保德军在波罗的海上的安全。”长官指示克雷坎普，把军舰停泊在但泽市北部郊区、维斯特普拉特要塞附近的有利位置，等待Y时——9月1日4时45分，即开战时刻——的到来。

1939年9月1日4时17分，即“白色方案”开始前28分钟，“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用4门283毫米主炮向600米外的维斯特普拉特要塞的波兰兵营和阵地开炮。二战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

当时，但泽是国联管辖的自由市，驻防人员少得可怜。驻守维斯特普拉特要塞的是波兰第209步兵团一部，只有176名士兵及6名军官、1门75毫米炮、2门37毫米炮、4门81毫米迫击炮和22挺重机枪。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位于但泽港口，是个不大的小岛，说是要塞，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防空洞或地下隧道，只有5个混凝土小型前哨（警卫室）隐藏在半岛的森林和军营内，以及一个有壕沟和路障的防御系统。5时10分，18架德国轰炸机摧毁了基地内的设施和全部飞机。为了保存实力，波兰海军所有舰只奉命疏散到海上，只有两艘老式炮舰用它们弱小的5门75毫米炮支援陆军兄弟。为了攻占要塞，德国人除了战列舰上的283毫米和150毫米炮之外，还调来了210毫米榴弹炮、105毫米加农炮和空中支援。

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受到攻击后，波军指挥官苏夏尔斯基少校向海尔半岛发出无线电信号：“求救！我处正遭到攻击！”德军的射击引发了猛

烈的火灾。8分钟后，德军战斗工兵炸毁了陆桥上的铁路，由三个排的精锐海军步兵组成的突击部队自“荷尔斯泰因”号上登陆，期望打波军一个措手不及，获得一场轻松的胜利。

不久，波军上士沃切克·纳吉萨瑞克被德军机枪射倒，成为二战中第一个阵亡者。很快，德军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波军精心布置的伏击点，德军受到隐蔽火力的攻击，同时地面的铁丝网也有效地限制了德军的行动。波军开火，击中了德军保安部队的机枪巢。波军士兵还使用榴弹炮遏制住德军的挺进和攻击，轰击仓库与运河间的德军机枪巢，并几乎击中了荷尔斯泰因号的指挥所。德国海军步兵疯狂地向“荷尔斯泰因”号发送无线电信号，表示己方伤亡惨重，要撤退。

赢得敌人的敬重

8时55分，德军再度尝试进攻，但碰到地雷和倒落的树木与铁丝网等障碍物，以及猛烈的炮火攻击，再度失败。第二天早上，德军又发动了进攻，但仍然被击退。

在第一天的战斗中，波兰方面有1人阵亡、7人受伤；德国海军步兵则有16人阵亡、约120人受伤，超过投入行动的225名士兵的半数。要不是苏夏尔斯基在几次齐射后，下令节省迫击炮弹药，德军的伤亡会更加惨重。随后几天，德军以舰炮和重型野战炮持续轰炸半岛，将半岛打得仿佛月球表面的地形。

9月2日，德军以60架俯冲轰炸机进行轰炸，直接命中了5号警卫室，造成8名波军士兵阵亡。德军空袭造成的浓雾掩盖了整个半岛，也摧毁了波军唯一的无线电台和全部粮食供应。德国观测员认为，没有士兵能在这场空袭中存活，但9月3日与4日，德军所有的攻击又被击退。

9月5日，得了炮弹休克症的苏夏尔斯基召开战争会议，考虑投降问题，并将指挥工作暂时交给了部下。德国海军步兵、但泽的党卫队成员和国防军士兵再度发动了几次谨慎的攻击，但每次皆被击退。3时，德军以燃烧的列车攻击陆桥，但驾驶员由于太过紧张而过早地将车厢断开，列车未能抵达波军的油槽，而且引燃的大火覆盖了森林，燃烧的列车反而给波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射击区，德军伤亡惨重。下午，德军执行的第二次“火烧列车作战”也同样失败。在此期间，波兰国家广播局每个早上都向全国播放“半岛仍在持续战斗”这一消息。

9月7日清晨4时30分，德军再度猛烈开火攻击，摧毁了波军1、2、4号警卫室。战斗一直到7时才停止。被围困的守军缺乏足够的药物和水，转运站的医疗军官已无法照顾伤患人员。9时45分，波兰守军举白旗投降。波军的表现给德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军指挥官埃贝哈尔德将军特别允许苏夏尔斯基被俘时继续保留他的佩剑。

海军也不是好惹的

在战争爆发后一星期，仅有百余人的波军成功牵制了多达3400名德军士兵和一艘战列舰。本来波军统帅部给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守军的指示是，在进行12小时象征性抵抗后，他们可以选择体面的投降。但守军在战斗中多次击退了德军地面进攻，三分之一的战士受伤，16人阵亡。德国方面则付出了20倍的代价。波兰守军足足坚持了一周，当继续抵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时，才宣布投降。同科雷吉多尔要塞之于美国人、布列斯特要塞之于苏联人一样，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在二战后成了波兰的国家圣地，受人瞻仰。

最后一块波兰海军死守的土地，是在波兰海军总司令约瑟夫·乌恩鲁格海军上将统辖下、位于但泽湾北部的海尔半岛。此时，波兰政府已

经流亡罗马尼亚，华沙已经陷落。这里是波兰海军的最后一处基地，在让德国陆海军付出沉重代价后，10月1日，乌恩鲁格海军上将下令海尔要塞停止抵抗，并率领士兵投降。乌恩鲁格将军出生于一个日耳曼化的波兰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普鲁士陆军少将，他本人一战时在德国海军中服役。1918年波兰独立后，乌恩鲁格将军加入波军，1925年起担任海军总司令。德军入侵前夕，他策划了保存波兰海军实力的“北京行动”，使波兰海军在波兰亡国后流亡英国期间，还能继续与德国作战。乌恩鲁格将军被俘后，受到德方极好的待遇。德国人一直希望他加入德国海军，都被他严词拒绝。将军在战俘营里度过了二战岁月，战后因祖国被苏联占领而流亡英国，在90岁高龄时去世。

对于波兰海军的英勇奋战，后世有如此评价：“在1939年9月，波兰的海军将士们在波兰民族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他们面临如此强大的敌人，没有盟友的援助，与其余的战友隔绝，除了勇敢之外别无优势，这一切都没有磨灭他们英勇不屈的斗志。强大而凶残的纳粹没有击倒他们。他们最后放下武器，并不是懦弱贪生，而完全是由于听从上级的命令。”

04.坦克真不是玩具

战略思想最重要

现在回过头来看，二战爆发前的那段日子非常令人感慨，享受和平的日子是美妙的，但眼看战争临近，还闭上眼睛继续享受和平那就是愚蠢。英、法在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的时候，仍然采取绥靖政策，甚至静坐观战，这是非常可悲的。英、法两国执行绥靖政策，归根到底是两国的人民不想打仗，因为一战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再加上经济危机

带来的财政危机，当时的欧洲，和平、反战思想很流行。如果哪个政府胆敢鼓吹战争即将临近，我们要为此全力做好准备，那选民就会用手中的选票让其滚蛋。

民主国家的好处是选民的意志多少会得到一些尊重，作为政客，你可以用各种手段欺骗民众，但你不能完全无视民众的意愿。在全民普遍厌战的情绪下，英国首相也好，法国总理也好，都不敢轻易言战。希特勒上台后，在德国扩军时，英、法两国则在裁军，缩减军费。丘吉尔当时说："英国政府陷于奇怪的矛盾当中，决定不做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地无所作为，时间都被蝗虫吃掉了。"但是，即便当时丘吉尔在台上，恐怕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英国和德国隔了一条海峡，不必担心一觉醒来，德国佬会登陆上岸，毕竟当年连拿破仑也没渡过来。皇家海军实力非常强大，英国人是有一定安全感的。而法国人呢，他们花了10年时间修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在心理上感觉安全多了。军人考虑的不是德国人会不会打进来，而是能不能打进来。当时，英、法两国对战争形态认识不清，即便意识到战争迟早会爆发，但这个仗怎么打谁都不明白。兵可以征、可以练，武器装备可以研发、可以制造，但仗该怎么打呢？战略指挥思想才是最关键的。

有一句话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成功不一定是失败之母。英、法两国是一战的战胜国，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一箩筐。我们为什么打赢了？英、法觉得这些战争经验足够用上半个世纪。一战初期，法国鼓吹大规模进攻，从而导致了惨重的损失和失败，而后来多次防御战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当时英、法两国的军界普遍认为，未来战争不会摆脱一战的类型，就是在野战炮兵的掩护下，通过加强要塞和不间断的线性防御，杀伤敌军。这就成为法军最新的军事思想和行为准则，所有一切

都是围绕着这种思想来进行的。他们用现代技术对防御工事进行改造，加以强化，马其诺防线实际上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英、法两国在军事理论上跟德国比，整整差了一个时代，他们对于集中装甲力量作战毫无概念，固执地认为新的战争是一战的重演。所以法国的高级将领认为，坦克是美妙的、会动的机械化玩具，炮兵才是战场之王。

老将老得糊涂了

在落后战略思想的主导下，英、法、荷、比四国联军共有坦克3000辆，只有三个装甲师，而且编制不全，一个装甲师300多辆坦克（3000辆坦克不全属于装甲师），没有步兵协同，没有炮兵，没有修坦克的，你那么多辆坦克，一窝蜂出去能回来几辆？尽管英、法两国的有识之士，比如英国的富勒、利德尔·哈特，法国的戴高乐将军，都呼吁要重视机械化装甲部队和空军相结合的威力，但都没被采用。富勒早早地就退役了；利德尔·哈特是一个记者，后来写了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戴高乐二战爆发时只是一个上校。据说，戴高乐写了本《机械化战争》，卖半个法郎。结果被德国人买了，翻译成德文。古德里安看了，击掌赞叹，付诸实施，说我们用半个法郎就打败了法国。

那些功勋卓著的一战老帅，这时候都七八十岁，快老糊涂了，早就没有当年战场上的威风了，而且对任何会威胁到他们固有思想和经验的新新人类都抵触、厌恶——老子打仗的时候你在哪儿？就这种感觉，老子当年在一战中指挥千军万马的时候，你就是个连长，现在你教训我该怎么打？所以他们认为，坦克和飞机比玩具强不了多少，真正能在战场上起作用的是大炮和堡垒。

二战初期的法国陆军总司令兼西线盟军司令甘末林，就属于这种老将。他在战争初期发布的命令就非常典型，说必须等待敌人进攻，并在

由堡垒和堑壕构成的无法突破的延伸战线前遏制住敌人。听完甘末林这套命令，你就会认为，这老家伙的战术思想还停留在1918年时的水平，很难相信他在1918年之后又活了22年。他对军事科技和军事理论的演变毫无知觉，波兰战役中德国人用的闪电战他也看到了，但他熟视无睹，自动过滤掉。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英、法两国认识到德国早晚会对自己发动进攻，但在1939年9月到1940年春天的8个月时间内，在西线静待战争，白白地把时间浪费掉了。

05.苏德分区占波兰

德占区成了劳改场

相比于在西线等待的英、法联军，东线反而更热闹。早已同德国商量好瓜分波兰的苏联，只因与波兰签有《苏波互不侵犯条约》而不便动手。波兰政府出逃后，终于使苏联找到了“体面”出兵的借口。苏联政府宣称：由于波兰政府不复存在，因此《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不再有效。“为了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利益”，苏联决定进驻波兰东部地区。9月17日凌晨，苏联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分别在科瓦廖夫大将和铁木辛哥大将的率领下，越过波兰东部边界向西推进。9月18日，德、苏两国军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师。

尽管纳粹德国跟苏联这两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互相对立，互相泼脏水，但在吞并波兰的问题上，它们确实是非常一致——完全要摧毁波兰这个国家和波兰文化。德国把2000万波兰人民分成了两个省区，把它的占领区变成了一个大劳改场，在那儿无情地实验它们的种族理论，并把

它们认为的敌人通通送进集中营。于是，整个波兰德占区变成了劳动殖民地，特别是200万以上的波兰犹太人落到了德国人手中，纳粹极端仇恨犹太人，对他们进行种族灭绝。不仅仅是犹太人遭到灭绝，就是普通的波兰人也是德国灭绝的对象，1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被送上卡车弄到新的地方，而他们的家园则要腾出来给纳粹占领者。德国人给他们的待遇甚至不如牲畜，没有饮用水，没有食物，很容易被饿死。波兰的知识分子被大量消灭，孩子们被迫接受纳粹教育，以便纳粹占领者实行种族同化。

苏占区强不了多少

苏联占领区并不比德占区强多少，苏联认为波兰是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是劳工阶层的敌人，要对敌人实行灭绝政策，该政策灭绝的主要对象是波兰的精英阶层、官员阶层。斯大林下令处决了至少1500名波兰官员。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大片领土被德国人占领。1943年4月，在德国占领区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了4400具尸体，这些尸体都是双手后背着被捆住，脑后有弹孔——这些人都是被苏联人杀害的波兰军官，包括九名将军。

苏联除了杀害这些波兰人之外，还把大概100万波兰人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比如波兰共产党政权的最后一任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他的父母就是这样被流放去的。所以，有的德国老兵讲，挑起二战的标志是什么？闪击波兰，但这事儿不是我们一家干的！

06.非打你不可的理由

轻轻松松占丹麦

自北欧出现海盗以来，挪威水道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铁矿石，又是德国急需的战略物资。因此，德国和英、法都准备在北欧采取行动。然而，德国更加迅速。1940年3月，希特勒就签署了入侵丹麦和挪威的作战计划，代号“威悉河演习”。

1940年4月9日凌晨，德军不宣而战，派两个装甲旅入侵丹麦。当日凌晨5点，丹麦国王召开御前会议，6点钟做出向德军投降的决定，号召全国人民“不要做任何抵抗”。

丹麦军队抵抗了4个小时，战死16人；德军死了2人，10人受伤。小小的北方邻国就这样被德国占领，几乎兵不血刃。丹麦在被德国占领的五年中，最激烈的反抗就是国王每天骑着马在大街上跑一圈，告诉人民，王国还在，因为它毕竟不是做德国的总督辖区，而是相当于傀儡国。

国王进入林海中

在德军入侵丹麦的同一天，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凌晨时分被人叫醒，叫醒国王的人说，咱们作为一个中立国已经被“强暴”，挪威已进入战争状态。国王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问出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谁在打我们？”挪威是中立国，为什么会遭到进攻呢？因为挪威的纳尔维克港是把瑞典铁矿石运到德国的唯一不冻港，这项矿产贸易对于德国的军事工业来说至关重要，德国必须依靠瑞典的铁矿石来生产武器。同时，英、法也非常希望切断纳尔维克港的通路。对于挪威人来讲，很不幸的是在盟国跟德国之间，他们要选择究竟站哪边。

本来，希特勒没打算理会挪威，但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将军跟希特勒讲，进攻挪威可以使瑞典的铁矿石运输线得到保障。另外，可使德国海军在大西洋建立基地，否则德国海军就会像一战那样，被封堵在波罗的海里面。

希特勒对雷德尔的建议很感兴趣，同时盟国也对挪威挺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进攻挪威便不可避免。德国的伞兵部队迅速占领了挪威首都奥斯陆和斯塔万格的主要机场，陆军分别从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克里斯蒂安松等地登陆。挪威不像丹麦，挪威毕竟是个拥有几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国，有北欧海盗子孙的血性。挪威人决心打击侵略者，但他们的防御力量非常可怜，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防空武器，海军拥有两艘世界上最古老的岸防舰，甚至连中华民国海军都不如。而且，这两艘岸防舰自1918年以后就没离开过港口，快进博物馆了。挪威的国防部长主张和平主义，又有一个大间谍吉斯林[23]跟德国人暗通款曲，军队总司令也很不称职，只有国王哈康七世坚决要求挪威人勇猛抵抗。

德国军舰“布吕歇尔”号在进入奥斯陆峡湾的时候，被19世纪的加农炮猛烈轰击。别看大炮十分古老，但火力特别强，这艘军舰在挪威大炮的打击下受到了重创，舰上的弹药库被引爆，1000多德国人被炸死。由此可见，挪威士兵抵抗得很顽强，但毕竟众寡悬殊，再加上挪威人对德国的新式打法不熟悉，所以很快便失利了。挪威国王撤退到了北方的林海雪原中。

联军情况一团糟

挪威国王撤入林海雪原之后，奥斯陆便留下了个权力真空，卖国贼吉斯林就建立了伪政权，跟德国人合作。英法联军在德国入侵挪威五天

后到达，但他们装备很落后，任务也执行得一塌糊涂，难有什么作为。英法联军之间的联络很不顺畅，他们跟挪威人之间的联络也很不顺畅，他们没有空中掩护，也很少有防空武器，并且对北冰洋地区的环境很不适应，总之情况弄得一团糟。更离谱的是，英法联军对挪威的地理完全不熟悉，运送物资的时候，要么送错地方，要么在路上就被毁了。

在这种情况下，挪威之战不太可能打赢。此时，西线战役爆发。由于要保卫自己的老窝，英法联军便在6月2—7日匆匆撤退。哈康七世和他的政府漂洋过海，在伦敦建立了流亡政府，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挪威就此沦陷于德国铁蹄之下。

07.盟军大溃败

西线战役打响

西线的平静终于被打破，1940年5月10日拂晓，德国空军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中立国发动进攻，法国的机场、交通枢纽、军事设施、行政中心和工业目标也遭到了猛烈轰炸。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队跨过边境，双方等了252天，西线战役终于爆发。

这场战役，德国累计参战兵力141个师，包括10个装甲师、4个摩托化师、2445辆坦克、3700架飞机，另外还有600架运输机，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7378门。英、法、荷、比盟军147个师，兵力比德国多；3100辆坦克，也比德国多；3800架飞机，这还不包括英伦三岛1000多架可提供支持的战斗机；7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14500门，几乎是德国的两倍。实际上，在西线战役中，英、法、荷、比盟军的力量是强过德国的，除了飞机占的优势不大，坦克、火炮都占有明显优势。但德军的备战非常

充分，完成了各项作战准备，而且在荷兰和比利时实施了空降作战和其他奇袭手段。五个集团军从北海到莫泽尔河一线发起了进攻，没有正式宣战，德军就侵入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卢森堡全国只有12名骑兵、400名步兵，德国一进攻，它就投降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卢森堡是唯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保持零死亡的国度，很有意思。

德国伞兵损失大

德国的装甲部队跟空军密切协同，本来应该是大炮完成的工作，都由轰炸机来完成。德国空军在战役最初几天就建立了空中优势，夺取了制空权；地面部队，特别是A集团军群作战地段内的部队，机动性更强。德国最先发动进攻的是第18集团军，目标是尽快占领荷兰。

英法联军认为，荷兰的一线部队起码能顶上三四天，因为这个国家河道纵横，机械化部队推进不是很方便，但联军没想过——河道上的桥梁一半已被德军占领，天堑变通途是非常容易的。德国不但出动地面装甲师，空中也派出空降师，以占领荷兰的大桥，比如第7伞兵师便是第一批踏上荷兰土地的德国兵。在几座大桥的桥头，猝不及防的荷兰人都没来得及炸桥，甚至有些碉堡内的守军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德国伞兵就以教科书式的近乎完美的战术动作，夺取了至关重要的桥梁和碉堡。

荷兰人跟挪威人一样，被打蒙了。他们没想到敌人会从天而降，鹿特丹地区的荷兰守军甚至把驱逐舰开过来抵抗德国伞兵，结果被德国飞机炸掉了。就这样，德军占领了马斯河的莫尔迪克大桥、伐尔河的多德雷贺根大桥，以及鹿特丹市的威廉大桥。

德国伞兵部队除了夺取桥梁之外，还企图拿下海牙和周围的机场，但这个行动遭到了失败，因为机场抵抗得非常强烈，连德国第22空降师

师部的飞机都被击落。荷兰人调来了飞机、坦克、大炮围攻这些只有轻武器的德国伞兵，1500多名德国伞兵被逼无奈，只好投降。投降的德国兵被送到了英国，他们在英国一直待到战争结束。这帮人命不错，从1940年就被俘，在战俘营里待了五年，总算活了下来。

荷兰被迫投降

虽然德国伞兵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毕竟为他们的主力——装甲部队的会师提供了时间。5月10日战争爆发，5月12日下午，德国第9装甲师侦察营在莫尔迪克大桥跟德国空降兵取得了联系，当晚，第9装甲师和第7伞兵师的主力就会合了。荷兰女王和政府只好匆忙转移，当时法国援军未到，荷兰军队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对形势又做出了非常糟糕的判断，他觉得荷兰已被盟友抛弃。所以，在荷兰女王和内阁大臣坐上驱逐舰逃往英国之后，温克尔曼就丧失了抵抗意志，下令荷兰军队跟德国人谈判。

双方正在谈判时，鹿特丹遭到了一场大轰炸，也有人说这是误炸。不管怎样，2.5万多栋房屋被毁，上千人死亡。大轰炸吓坏了这个西欧小国。自16世纪荷兰从西班牙手里独立出来之后，还没经历过这么惨烈的战争。整个荷兰的抵抗意志崩溃，立刻投降。

伞兵空降破要塞

荷兰仅仅抵抗了五天便投降，在这场战争中，荷兰士兵阵亡2100名，受伤2700人。在紧接着比利时、法国盟军与德军的战斗中，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由于害怕遭受鹿特丹般的命运而跑到路上，准备逃亡，逃亡又不知道去哪儿，没有目的，像没头苍蝇似的乱窜，结果严重阻碍了盟军的前进。

好在比利时境内道路平坦，否则更不堪设想。跟法国人一样，比利时人也修筑了一系列坚固的要塞来防守，最坚固的就是位于阿尔伯特运河和马斯河交界的艾本埃马尔要塞。这里有非常坚固的堡垒，配有两门120毫米口径火炮和多门75毫米口径火炮，这些火炮都藏在堡垒深处，可以随时伸出来向外射击。这个堡垒的坚固程度，即使被500公斤的航弹直接命中，里面的人也没感觉。而那时航弹一般都是50公斤的，不像今天的飞机能带那么大的航弹。所以，他们可以在地面挡住任何进攻。没想到，5月10日凌晨4时半，42架德国运输机搭载空降兵，向艾本埃马尔要塞发动了进攻，9架滑翔机组成的小分队直扑要塞顶部。顶部是防御最薄弱的地方，所有枪炮都对着平原。

德军从天而降，仅有80人的小分队向巨大的要塞发起了进攻，进攻要塞的战术，德国人已经一遍又一遍地演练过，这次打要塞一切都跟演习时一模一样。他们把炸药塞进防守要塞的射击口和其他能够发现的所有要塞出口，射击口被封锁，里面的机枪手被炸死，大炮也全完蛋。一小时之后，这座巨大的要塞就变成了一个瞎眼巨人，根本无法阻挡敌人的进攻。

实际上，要塞顶部布置了一些比利时军队的防空机枪，但德国滑翔机下落时悄然无声，等守军看清对手的时候已变得惊慌失措，根本来不及抵抗。即便德国的伞兵指挥官掉队了，从滑翔机里冲出来的德国空降兵也在第一时间解决了比利时守军薄弱的防空火力。德军用25公斤、50公斤的空心装药炸弹，挨个儿摧毁要塞顶部的堡垒和炮塔，遇到观察口和机枪射口，就扔进去1公斤重的炸药包，要塞顶部的碉堡和一些次要目标相继被破坏。德国伞兵以比利时的要塞碉堡作为临时指挥部，抵抗比利时人的进攻。德国的轰炸机提供了火力支援，并且飞机空投弹药箱。这样，几十名德国伞兵便压制住了要塞内的一千多名比利时守军。

要塞内的守军不敢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面究竟有多少德国人，德国人用炸药把各个碉堡出口都封死，守军就要在里面活活被困死。德军以比利时的碉堡为防御工事，挡住了比利时的援军，直到德国装甲兵跟伞兵会师。最后德军以6人阵亡、18人负伤的代价，摧毁了被认为坚不可摧的艾本埃马尔要塞，1200名比利时守军在几十名德国伞兵面前放下了武器。德国伞兵还占领了阿尔波特运河上的几座桥梁，比利时抵抗了18天之后宣布投降。

向法国发起进攻

在入侵比利时的同时，德国军队也向法国发动了猛烈进攻。按照曼施坦因计划，德军穿过阿登山区发动进攻。5月12日，7个装甲师到达了马斯河附近的色当。马斯河的这一段，水流湍急，河道狭窄，特别是在法、比边界法国一侧，河岸陡峭，是一条理想的军事防线。法国军队在河岸上修了大量防空堡，有上百座炮台。为了这次行动，德国人进行了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他们非常清楚法国炮台的位置和每座炮台的大炮口径。因此，法国这些防御工事看似难以攻克，实则不然。

德国仍然是借助空军，使用斯图卡轰炸机轮番对法国这些堡垒进行轰炸。堡垒能打击对岸的敌人，但对空的火力很有限。防守马斯河的法国军队不久便停止了抵抗，德国军队通过战艇和架起的浮桥渡过了马斯河。当第19装甲军军长古德里安渡过马斯河之后，他发现士兵们完全处于一种轻松的状态中。他遇到手下的一个军官，那个军官跟他打招呼，还说禁止士兵们在马斯河上如此愉快地渡船。

由此可见，这个战役在德国人看来非常轻松。一开始，古德里安还有点紧张，觉得这些年轻的指挥官太过于乐观，但此后事态的发展，使古德里安意识到，年轻军官们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国坦克隆隆地

驶过桥面，很快就切断了此处法国守军的退路。法军的反击虽然十分猛烈，但为时已晚，而且他们配合得也非常差。虽然河边的高地几次易手，但一开始德国军队就掌控了整个战局。法国动用了大批装甲部队以阻止德军扩大桥头堡，但法国坦克速度慢，燃料供应线太短，而且法军坦克缺少无线电通信设备，所以短短几个小时，德国坦克就击毁了50多辆法国坦克。这时候，盟国空军赶来轰炸德军，但德军的防空炮火非常厉害，盟军的大量战斗机被击落。德军一渡过马斯河，装甲部队就在法国后方呈扇形展开，向西推进。

此时，隶属于古德里安的第7装甲师师长隆美尔将军，还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他还只是个师长。他描绘了当时法军的崩溃，说在战壕里，在篱笆里，在公路旁的涵洞里，万分恐惧的法国人和法国军队乱作一团，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象，军人和平民都在逃命，到处都是丢弃的枪支、坦克、军用卡车，以及因无法挣脱缰绳而纠缠在一起的战马。

追击盟国部队

当时，率领法国第4装甲师的戴高乐曾试图进攻古德里安过长的战线，但他看到了军事生涯中从来没见过的景象。法国军队向南溃败，丢盔弃甲，被德国装甲部队追击，德国人还从坦克里探出头来冲法国人大喊："放下武器，滚一边去，我们没工夫俘虏你们。"当然，后来美国人对意大利人也是这样。所以，戴高乐两次试图对古德里安进行攻击，但都没成功。对此，古德里安回忆说："有两辆法国坦克，成功地攻击到了距我司令部只有一英里远的地方。"古德里安的司令部只有20毫米的反坦克炮，他只能用这种炮来反击，为此他度过了很紧张的几个小时。到5月16日，法军防线被撕开了一个60英里宽的口子，通过这个口子，德军的装甲部队、摩托化部队蜂拥而入。

胜利来得这么快，德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德军后方司令部地图上呈现的是一条长而脆弱的深入法国内部的战线，后方陆军总部的参谋们就如同前线指挥官一样，理解不了法国军队为什么溃败得这么快。德国后方司令部的将军们，甚至担心他们的坦克进展太快，会被法国人包围。所以，在突破法军防线的最初几天，古德里安发现，自己部队的前进势头被谨慎小心的上司阻止住了，上司想留出充足的时间让步兵赶上坦克。对此，古德里安说，这不是一战，用不着这样，他命令坦克部队全速前进，能到哪儿就尽量赶到哪儿。在这种情况下，坦克部队奋勇前进，所有德国军人都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有坦克都向法军发动了进攻！

这样一来，成千上万的法国难民被法国政府和军队抛弃在身后的道路上。这时候，他们已没能力再保护人民。到了5月20日，也就是双方开战的第10天，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就到达了亚眠和阿布维尔，10天的行军路程比一战时一支部队4年走的路程都要长。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得意，他的冒险计划创造了决定性的事件，改变了战争和帝国的发展趋势。这样，德国就摧毁了盟国意欲扭转战争形势的所有企图，并围困和歼灭了近一半盟国部队。

100万人被围困

德国装甲部队急速冲向海边，冲到海边之后，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及法国最好的陆军100万人，被围困在了法国北部，跟法国本土割裂开来。本来，英、法、比应该是联合作战，德国人冲进来，拦腰一刀，把盟军的阵线给分割开来。

丘吉尔首相在5月15日早上7时半接到了法国总理雷诺的电报，雷诺说：“昨晚我们作战失败。通往巴黎的路已被打开。”听到这一消息，丘

吉尔感到很震惊，这才刚开战5天啊。他赶紧飞到巴黎，发现情况远比他想象的糟糕得多。在政府办公室外，所有的文件都被烧掉，燃烧着的办公文件到处飞扬。这些文件的复印件被送上了开往法国南部的火车，结果德国人将这列火车截获了。丘吉尔赶紧和雷诺、达拉第（此时担任法国外长）、法国陆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商谈。丘吉尔问甘末林："你们的预备队呢？"参战部队已被分割包围，总有预备队吧？甘末林将军耸了耸肩说："没有。"其实即便有，零零散散的也根本形不成反击力量。

甘末林将军已68岁高龄，一战时是一个参谋，制订过力挽狂澜的战斗计划。但毕竟20多年过去了，他已昏庸懒散，自德军发动进攻起整整9天，他反应缓慢。其下属乔治将军配合指挥作战，但乔治将军身体虚弱，同时甘末林也不赏识这位部下。所以，法国战场的指挥陷入了混乱。雷诺厌倦了这位谦恭但一无是处的总司令，换下了甘末林，由一战英雄魏刚接替他的位置。73岁的魏刚换下了68岁的甘末林。

虽然魏刚已73岁，但仍然头脑清晰，步伐矫健。他一到任就放弃了甘末林的计划，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他的计划跟甘末林的没什么区别。他要求被阻隔在北部的盟国部队突破德军防线，南北夹击——在德军中间插一杠子，便于盟军南北夹击，希望各方积极配合。这个计划完全是一纸空文，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盟军士兵这时已被德国人打得晕头转向，一名法军中的英国联络官，描述了跟法国比约特将军的一次会议，这位将军统率法国北部的所有法、英、比军队。当时德军向海边迅速推进，对北部盟军造成很大威胁。英国联络官描述，比约特摊开地图，用红圈圈出德国装甲师的位置，一直数了八个，他说我现在是又累又乏，根本无力抵抗他们。后来，比约特将军在车祸中丧生，新的指挥官布朗夏尔上任，临阵换将，使本来就已混乱的局势更加混乱。

所以，法国和英国虽然采取联合行动，进攻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英国远征军投入74辆坦克，法军投入60辆坦克，但由于英法联军之间联络不通畅，这次行动并没有取得多大战果。隆美尔用火炮和反坦克炮，击毁了40辆盟国坦克，而德国损失了不到12辆坦克。这次反击的失败，使得盟国所有解围的努力都被粉碎。

仅仅十多天，德国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北部的盟军事实上已经被包围在法国北部的佛兰德地区。5月27日，比利时军队投降，约40万英法联军开始全部集中向敦刻尔克撤退。

08.敦刻尔克大撤退

关键时刻叫停

敦刻尔克是临近英吉利海峡的一块开阔的海滩，这块海滩既无有利的地势可守，又不可能在海滩上修筑坚固工事。况且，联军一路败退，早已溃不成军，斗志消沉，根本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敦刻尔克地区的面积充其量也就百十平方公里，40个师约40万人拥挤在内，一发炮弹或炸弹落下，就会有一群人倒下。退守到敦刻尔克的联军，周围都是德军装甲部队，面前是滔滔的大海，空中有德军的飞机，脚下是松软的海滩，没有弹药，缺少给养，更不可能有增援的作战部队，真可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处境极为危险。如果说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由敦刻尔克渡过英吉利海峡，从海上撤退到英国本土。

这一线生机，还得“感谢”希特勒，他于5月24日紧急命令德军停止前进。希特勒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叫停，一直是个“谜”。各种解释都有，比较常见的是军事理由。其实，除此之外，也许还有政治动机，这里有

一段希特勒当时巡视前线司令部时的讲话，令人诧异。当事人回忆：希特勒的情绪非常好，他承认这次战局是“一个明显的奇迹”，并对我们发表了战争将在六个星期内结束的看法。其后，他希望同法国缔结一项合理的和约，这样就容易同英国取得协议。接着，出乎我们意料，他竟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英帝国，谈到英帝国有必要存在，谈到英国给世界带来的文明。接着，他耸耸肩膀讲，英国建成帝国用的往往是毒辣手段，但“刨木头就有刨花飞出来”。他把英帝国同天主教相比，说都是世界稳定的要素。他说，他只要求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若能归还德国所丧失的殖民地固然求之不得，但并非少此不可。他甚至表示要派部队支援英国，只要英国肯参与任何地方的任何瓜葛。他讲殖民地主要是威信问题，因为靠战争保不住殖民地，何况很少有德国人能在热带定居。他最后说，他的目的，是要在英国认为可以保住体面而接受的基础上讲和。因此，有理由认为，希特勒下令“停止前进”不仅是出于军事原因，也有照顾到英国的体面、方便讲和的想法。

“发电机计划”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希特勒仅过了两天，便再次命令发起进攻。这时，敦刻尔克大撤退也已开始。5月26日，英国海军开始执行“发电机计划”，海军抽调了1000余艘舰船冲过德国空军的封锁，分几路奔赴敦刻尔克地区。与此同时，还从英国本土各沿岸港口、码头驶出了8500余艘各种类型的民间船只，这些民间船只包括各种各样的渔船、五颜六色的游艇、各种吨位的邮轮，甚至连体育运动学校的舢板也加入了这浩浩荡荡的船队之列。这些由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船队中，有富人，有穷人，有老人，有妇女，还有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从四面八方、前赴后继地往来于英吉利海峡。

这些人没有接到命令，也没有登记过，但他们有比组织性更具凝聚力的东西——不列颠民族征服海洋的精神。有个亲身加入接运队伍中的英国人事后回忆：“在黑暗中航运是危险的。阴云低垂，月昏星暗，我们没带灯，也没有标志，没办法辨别敌友。在渡海航程一半还不到时，我们开始和第一批返航的船队相遇。我们在躲避着从船头经过的船队激起的前浪时，又落入前面半昏不明的船影里。我们‘边靠猜测边靠上帝’航行着。”

在这期间，英国空军和法国空军残部也参加了空中掩护作战。自5日26日至6月4日，一共从敦刻尔克地区撤退了34万多人，其中英军22万人、法军8万多人，还有少数比利时军队。联军撤退时，武器装备丢弃殆尽。

德军于6月4日占领敦刻尔克时，只截住了未能及时撤走的4万法军。“发电机计划”的实施，为联军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这其中绝大部分后来又杀回了欧洲大陆。

法国人投降了

英国人撤完了，轮到法国人投降了。雷诺辞职之后，提议贝当元帅出任总理。此时，像戴高乐这样的人，极力主张转移到法属北非继续抵抗，把政府也迁到那儿，但贝当和魏刚都不愿意。最后，戴高乐只身登上飞机，到了英国，领导“自由法国”运动。

领导法国新政府的贝当元帅请求德国武装力量统帅部停战。法国政府于6月18日下令，法军放弃所有2万人以上的城市，不得在市内和郊区进行抵抗和破坏，法国政府希望同德国单独讲和。

希特勒并不想过分残忍地对待法国人，他担心如果条件太苛刻，贝当政府会被推翻，新的法国政府会逃到北非，并从那里发动反击。这会使英国人以整个法国殖民帝国作为依托，反抗德国。

在这种背景下，德、法两国于6月22日在贡比涅森林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意德国占领法国北部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占领军费由法国承担。法国南部仍由贝当政府管理。22年前，即1918年11月11日，法国正是在此地迫使战败的德国接受停战条件，德国这次把当年签署和约的一节白色车厢也拉了出来。二战期间，希特勒确实没有过分残忍地对待法国人，但这种羞辱也够他们受的。

法国维希政府站到了希特勒这边，贝当答应与纳粹德国在经济上合作。此时的英国，用丘吉尔的话说，只能赤身裸体地面对德国。

09.悲壮惨烈的空战

铁了心要跟德国干

其实，希特勒刚开始并不想打英国。1940年5—7月，他始终没有敦促德军总参谋部制订进攻英国的作战计划，而是致力于诱降英国。他在六七月份多次通过广播和报纸，一再提出“和平建议”，并通过梵蒂冈教皇和瑞典国王与英国接触，向英国提出瓜分法国、荷兰殖民地的优越条件，试探媾和的可能性，还派出密使与在西班牙的英国前国王温莎公爵接洽，准备扶持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前国王重登王位，建立一个亲德政府，迅速达成停战协议，以便集中全力准备对苏联作战。

不过，丘吉尔是铁了心要跟德国干。希特勒因此制订了登陆英国作战的“海狮计划”，但他内心并不认为有在英国登陆的必要。希特勒分析

说："如果我们击溃英国，整个大英帝国就将崩溃，但德国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为了击溃英国，德国人要付出血的代价，但坐收渔利的将是日、美等国。"德国军界上层也对入侵英国心存疑虑。龙德施泰特元帅就认为，这个计划"无非是在政治上虚张声势"。所以，德国要想使英国屈服，就得依靠空军。

英国要想保住领空，也得靠空军，这是一场飞机的较量。为了加速飞机生产，丘吉尔任命密友弗布鲁克勋爵担任飞机生产部长。他在给丘吉尔的报告中说："我想提醒你，你的政府开始工作时英国只有45架飞机。"这反映了英国政府在战前实行防卫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丘吉尔正是这一政策的主要批评者。然而，当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对父亲说，应该惩罚那些前政府领导人时，丘吉尔回答："除了敌人，我们目前不想惩罚任何人。"

"黑色的星期四"

即便丘吉尔想惩罚那些人，他也没时间，因为不列颠空战已开始。1940年8月13—23日，是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

德军在这一阶段主要想消灭英国空军主力，由于德军飞机航程有限，所以攻击主要集中在英国南部，德军企图尽可能在南部战斗中消耗英军力量，为以后攻击中部地区创造条件。德军除以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突击英军机场外，还以战斗机组成游猎群，专门寻找英军战斗机空战。空战自8月13日开始，这一天，德军投入战机1485架次，白天突击英国南部的七个机场，晚间则攻击英军飞机制造厂。英国空军出动战机727架次迎战，波特兰和南安普敦的空战尤为激烈。德军有47架飞机被击落，80余架被击伤，英军仅损失12架"飓风"和1架"喷火"战机，机场遭受的损失微不足道。

双方战至8月15日，因天气恶劣，戈林召集各航空队司令举行军事会议。不料天色突然放晴，留守空军指挥部的最高级别军官——第2航空队参谋长保罗·戴希曼上校，果断下令出击。谁能想到，这天竟然成了不列颠战役中德军出击规模最大的一天！

第2、3航空队几乎倾巢出动，第5航空队也首次派出飞机参战，这样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攻击。北面的第5航空队以为英军在东北地区防御比较空虚，加上受航程限制，只派出了34架梅塞施米特-110战斗机掩护63架亨克尔-111和50架容克-88，不料遭到了英军第13大队7个中队共计84架战斗机的迎头痛击。德军战斗机空中指挥第76战斗机团第1大队大队长雷斯特曼上尉还来不及调整飞行状态，就被击落。这支在德国空军中享有盛名的精锐部队，由于梅塞施米特-110战斗机既笨重，数量又少，在英国空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战损率超过20%，从此第5航空队再未参加不列颠之战。

在英格兰南部的激战中，德军投入了975架战斗机和622架轰炸机，发动了四个波次的空袭，猛烈轰炸了英军5个机场和4个飞机制造厂。英军先后投入22个战斗机中队，全力抗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全天德军出动战机约2000架次，被击落75架，英军出动战机974架次，空战中损失34架，还有21架轰炸机在地面被击毁，马特尔夏姆和林尼机场遭到较大破坏。这天是不列颠之战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一天，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四”，照双方的损失比例，德军仅凭借数量优势，是难以消灭英国空军的。

8月19日以后，由于天气原因，空战暂停了5天。不列颠之战第一阶段结束，德军367架战机被击落，使英军12个机场和7个飞机制造厂遭到破坏，6个雷达站一度失去作用，1个指挥中心被炸，1座弹药库和10座储油库被毁。但德军选择目标不集中，分散了兵力，降低了突击效果，

再加上英军顽强抗击，没能达到预期目的。英军在这一阶段损失战机183架。

道丁司令惹人怨

自8月24日至9月6日，为不列颠空战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戈林命令对英军第11大队的主要基地和英国南部的飞机制造厂进行大规模空袭。在这两周时间里，德军每天出动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其中8月30日和8月31日两天，更是达到了日均1600架次！轰炸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空战连着空战。在这决定性的阶段，英军飞行员由于一个多月以来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时一天就要出动几次，非常疲惫。

自空战开始以来，英军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全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英国空军开始出现人员紧缺的情况，尤其是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连一些年仅20岁的青年都已算是老手。在这样严峻的局面下，战斗机司令部司令道丁依旧没有动用保留在北部纵深地区的280架飞机，他的这种战略受到了前线艰苦奋战的将士的谴责和后方待命的将士的抱怨。

尽管如此，英军依然在顽强苦战，有些飞行员一天出动几次，但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9月6日，英军的出动架次竟然超过了德军！地勤人员夜以继日地维护保养、抢修受伤的飞机，体力、精力都达到了极限，很多人在工作中晕倒。在这两周中，英军有2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而同一时间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英国空军元气大伤！更严重的是，英国南部最重要的5个机场遭到严重破坏。英国空军的指挥中枢地下扇形指挥中心与飞行员之间的通话，竟被德军通过无线电监听截获。

于是，德军便全力攻击这种指挥中心，南部地区和伦敦附近的7个指挥中心有6个被摧毁，英国空军的指挥和通信系统到了崩溃的边缘。照这样发展下去，英国空军很快就会失去抵抗力量！而德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开始逐步发挥出来，在这两周里，德军损失了214架战斗机和138架轰炸机，但还有足够的力量继续发动攻势。就在英国空军遭到无法长期承受的巨大损失、即将到达崩溃边缘的时候，德军突然改变了战术，不再攻击英军的机场和指挥中心，转而对伦敦实施大规模空袭。

这一改变，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事件。8月24日，12架迷航的德军轰炸机飞临伦敦，把炸弹投到了市中心。8月25日，根据丘吉尔的指示，英国空军出动81架轰炸机空袭柏林。尽管空袭造成的物质损失微乎其微，但在心理上极大地震撼了德国！8月28日夜和8月31日夜，英军又两次空袭柏林，柏林市民也真切地体会到战争的滋味。

大编队作战损失小

希特勒被激怒了，叫嚣着要彻底毁灭伦敦！9月3日，戈林召开参谋长会议，决定从9月7日起，攻击重点转为伦敦。

从9月7日起，一连7天，德军对伦敦不分昼夜地实施了大规模空袭，使伦敦蒙受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但英国空军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迅速恢复了战斗力。此外，英国空军指挥序列也有了变动。道丁和第11大队大队长派克主张以中队为单位的小编队逐次投入战斗，而第12大队大队长马洛里则主张以3至7个中队组成大编队迎战。在实战中，小编队作战使英国空军损失较大。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英国空军肯定了大编队作战。空军副参谋长斯坦莫尔上将接替道丁，第12大队大队长马洛里接替派克，分别担任战斗机司令部司令和第11大队大队长。

9月15日，经过8天的调整和补充，英国空军先后出动了19个中队的300余架战斗机，迎战前往伦敦的德军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大机群，激烈的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在英军英勇的抗击下，很多德机漫无目的地投下炸弹，匆匆返航。全天有56架德机被击落，其中轰炸机34架，另有12架在返航和着陆途中伤重坠毁，还有80架飞机是带着满身弹痕着陆的。英军在空战中损失了20架“飓风”和6架“喷火”战机，还有7架战机因伤重报废。

这一天，是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德国空军终于意识到，他们没有掌握英国南部的制空权，并不能在白天进行为所欲为的空袭，英国空军没有被消灭，而且还很强大！丘吉尔亲临第11大队的指挥中心督战，他将这天称为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激烈的一天！战后，英国将9月15日定为不列颠空战日。

战略轰炸的“雏形”

经过第一、二阶段的激战，不列颠空战进入最后阶段，德军空袭的目的不再是消灭英国空军，而是对英国工业城市进行空袭，以削弱英国的军事力量，并制造欲进攻英国的假象。这样一方面可以牵制英国大量的海、陆、空军于本土，另一方面掩护为进攻苏联而进行的准备。

这一阶段最典型的战斗，就是发生于11月14日夜间，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行动，德军空袭的目标为英国航空工业基地考文垂[24]。尤其悲壮的是，英军通过破译德军的最高机密——埃尼格玛密码机，事先已掌握了德军的空袭计划。为了不让德军察觉到这一“超级秘密”，英国战时内阁决定一切照常，既不增加考文垂的防空力量，也不提前发出警报疏散平民！当晚，德军共出动449架轰炸机，由于使用了代号为“X-蜡膏”的无线电导航技术，轰炸非常准确，有394吨爆破弹和56吨燃烧弹落

在考文垂市中心。德军还投下了127枚延时炸弹，以破坏英国人的救援行动。考文垂有5万多幢建筑被炸毁，死亡554人，重伤864人，12家生产飞机零部件的工厂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英国飞机减产20%，考文垂市区的水、电供应中断了35天才恢复。时至今日，在英国民谚中还有“send somebody to coventry（考文垂）”一语，意思是“别告诉他，让他去倒霉”。后来等英国人缓过劲儿来，为报考文垂这一箭之仇，联合美国轰炸摧毁了德国的德累斯顿[25]。战后，两国相逢一笑泯恩仇，考文垂和德累斯顿结成了友好城市。

单从军事角度看，此次空袭非常成功，具备了战略轰炸的典型特征，被很多军事家誉为战略轰炸的“雏形”。但这已是强弩之末，由于德军无法完成夺取制空权的计划，登陆英国、迫使英国投降或合作的意图无法实现。德国空军损失了超过2000名空勤人员和将近2000架飞机，虽然不至于影响整体实力，但对于资源有限的德国来说，这些损失在对苏联开战之前都无法完全恢复。

同时，在心理上，英国暂时挡住了德国进攻的锐气，也打破了德国空军在开战初期全胜的战绩，使英国士气得以在欧洲大陆接连挫败之后有了稍微恢复的机会。不列颠空战，实际上是二战中德国第一个没能达成战略目标的战役。英国皇家空军的英勇战斗，保住了欧洲最后的自由的种子。丘吉尔首相在战后深情地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10.“小弟”投靠了别人

六千水兵大起义

法国的投降，标志着纳粹德国吞并欧洲的步伐，迈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按照《我的奋斗》中的既定方针，纳粹千年帝国的梦想，应该建立在东方。所以，希特勒决心即便不列颠空战未能使英国屈服，也要准备对苏联开战。不过，苏联国土辽阔，边境线漫长，因此必须先征服东欧，控制巴尔干半岛，把与苏联接壤的国家拉过来做“兄弟”，这样打起来才比较靠谱。于是，纳粹德国瞄准了中东欧地区。

二战爆发前，德国就已吞并奥地利、苏台德地区，继而拿下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开战后，占领了半个波兰。东线已跟苏联接壤，再往南数，与苏联临近的国家还有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如果把这三国拉过来，从北到南，就可以对苏联形成包围之势。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德国出兵摆平的，都是半推半就主动送上门来的。这里既有历史的渊源，更有那些亲纳粹领导人的功劳。

先说匈牙利，匈牙利原本是1867年成立的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获得了独立。此时的匈牙利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资产阶级政府，另一个是以库恩·贝拉为首的苏维埃。1919年3月，苏维埃最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匈牙利国内保守势力感觉大事不妙，于是便开始相互串通，暗地里组织武装对抗苏维埃政权，协约国也决定出兵干涉。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力挽狂澜”的人——霍尔蒂。

霍尔蒂，生于1868年，出身于贵族家庭，少年时就被家里送进奥匈帝国的阜姆海军学校学习，毕业后又进入意大利的海军学校受训，回国后进入奥匈帝国海军服役。凭借着先天的机敏，他在海军中一直步步高升，相继出任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侍从武官、随从参谋、巡洋舰舰长、舰队司令。

一战爆发后，霍尔蒂率领舰队与协约国海军作战，曾数次重创意大利海军，因打破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的封锁而名震一时。但陆地战场的溃败，使得奥匈帝国的统治开始动摇。1918年2月1日，驻守在亚得里亚海卡塔罗40艘军舰上的6000多名奥匈水兵发动起义，他们逮捕了大批军官，建立了士兵苏维埃。起义波及了附近的港口，一些工人也相继加入。

极其苛刻的条约

在水兵的这次起义中，他们要求帝国退出战争，签订和约，废除君主制，成立民主政府，承认帝国内各民族人民的自决权。霍尔蒂当时拒绝参加起义，被困在军舰上。帝国高层惊慌起来，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大批军队赶到卡塔罗对付起义。霍尔蒂瞅准机会，积极参与了对起义者的镇压。一个月后，他晋升为海军上将，出任奥匈帝国海军司令。谁知，他已是这个帝国的末代海军司令。帝国在1918年10月崩溃后，霍尔蒂回到家乡隐居了起来。

匈牙利独立后不久，国家即陷入动荡。霍尔蒂见有机可乘，便重新出山，参加到资产阶级政府一方，出任军事部长。他组建了一支忠于自己的武装——国民军，凭借着在一战中树立的威望，队伍很快便聚集到5万多人，霍尔蒂指挥着国民军疯狂扫荡苏维埃。由于成绩突出，霍尔蒂获得了欧洲列强和匈牙利上层社会的支持。1919年11月16日，他率领国民军开进布达佩斯。霍尔蒂进城后，首先对支持苏维埃的人进行了血腥镇压，随后几个月，几千人被处死，更多的人被关进监狱。

到1920年春，匈牙利共产党势力被打压下去后，霍尔蒂感觉自己的身份该变化了。他突然派兵包围了国会，迫使议员们选举他为“摄政王”。从此，匈牙利进入了霍尔蒂统治时期。霍尔蒂的军衔一直是海军

上将，他依然穿海军上将服，可匈牙利是个内陆国家，没有海军，所以他被人称为“没有海军的海军上将”。因为匈牙利也没国王了，他又被称为没有“国王的摄政王”。

霍尔蒂夺权，是在一战后不久。协约国不可能饶了匈牙利，霍尔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与协约国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这是《凡尔赛和约》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对作为战败国的匈牙利来说极为苛刻。匈牙利丧失了近2/3的国土、近一半的人口，面积由战前的32万多平方公里变成了9万多平方公里；2088.6万人口还剩下761.5万，1000多万匈牙利人一夜间成了外国人；还须支付巨额赔款。即便在那个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的时代，这么瓜分领土也是很少见的。尽管霍尔蒂心有不甘，但为了取悦协约国，得到他们长期的信任和支持，他还是狠下心接受了这一屈辱条约。条约的签订在匈牙利国内引起了极大震动，匈牙利公共建筑物上的国旗全部降半旗致哀，直到1938年。民众的谩骂声不绝于耳，甚至一些人想要复辟哈布斯堡王朝。霍尔蒂感到了威胁，待地位稳固后，他也想夺回一些东西。或者说，他对凡尔赛体系也是痛恨的。

不自量力的霍尔蒂

在希特勒刚刚上台时，霍尔蒂就与之建立了密切关系。虽然存在一些外交投机成分，但霍尔蒂认为，这次德国的变化与魏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不同，希特勒将建立一个强势政府。何况两国有共同点：一战时是盟友，战败后都饱受宰割，都希望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而且，密切的经济关系也是两国彼此靠拢的重要原因。吞并奥地利后，德、匈成为邻居，走得更近。

1938年，德国在慕尼黑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很支持，并参与

其中，事后分得了斯洛伐克南部（此后，匈牙利的公共建筑物上才重新升满了旗，而不再是升半旗）。在对待1939年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土纠纷时，德国更是明显偏袒匈牙利，迫使罗马尼亚将北特兰西瓦尼亚划给匈牙利。

虽然在1939年初，匈牙利就加入了轴心国，但在二战初期，匈牙利还是比较中立的。等到德军击败法国后，霍尔蒂认为匈牙利应该参战，以便在战争结束前多捞点好处。

有个笑话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说是在珍珠港事件后，德国于1941年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两天后，匈牙利根据《三国公约》也对美宣战。美国人那会儿对匈牙利十分陌生。当时，匈牙利驻美临时代办到美国国务院递交宣战书。值班的秘书是个新手，于是发生了以下有趣的对话。

问："谁在领导着匈牙利？"

答："霍尔蒂海军上将。"

问："那你们一定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答："没有，我们是内陆国。"

问："那霍尔蒂将军的职务是什么？"

答："他是摄政王。"

问："哦，那你们的国王是谁？"

答："我们没有国王。"

问："美国、英国是你们的敌人吗？"

答：“不，我们唯一的敌人是罗马尼亚。”

问：“罗马尼亚？是我们的盟国吗？”

答：“不是，是我们的盟国。”

问：“罗马尼亚是你们的敌人，你们却和罗马尼亚结盟，一起向美国宣战。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事儿。”

答：“是的，你们美国人当然不会理解我们复杂而微妙的欧洲政治。”

从这里可以看出，霍尔蒂这种见风使舵、火中取栗的想法，是多么不自量力！与和他互捧臭脚的墨索里尼倒是如出一辙。他这样做，最终害苦了他自己，也连累了他的国家。

这个元帅很窝囊

此时，罗马尼亚的统治者，是军事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内斯库元帅。此人1882年6月14日生于罗马尼亚南部的皮特什蒂城，早年在法国学习军事。在一战中，作为一名中级军官在罗马尼亚军队中服役。战争结束后，他又跟随罗马尼亚军队镇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安东内斯库极端仇视苏维埃革命，王室对他器重有加。1919年，他出任驻法国武官兼驻英国武官。1937年，他被破格提拔为总参谋长，1938年再升任国防大臣。

在此前后，他加入了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组织——铁卫军，彻底投入法西斯怀抱。二战爆发后，他逐步追随德国和意大利，充当其得力打手。

1940年9月4日，安东内斯库在纳粹德国和铁卫军的支持下夺取政权，自任首相。不久，他迫使国王卡罗尔二世逊位。安东内斯库仿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称“国家领袖”。罗马尼亚虽然羡慕希特勒所取得的成就，但它在不断的领土争端中一直是个输家。1940年，斯大林为了扩展所谓的东方战线，抢占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两省（就是今天的摩尔多瓦，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安东内斯库非常生气，遂于当年10月，允许德军进驻罗马尼亚。

1940年11月，安东内斯库代表罗马尼亚正式加入轴心国。1941年，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安东内斯库清洗了铁卫军中的异己分子，掌握军政大权。他依照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体制，宣布罗马尼亚为“军团国家”，废除宪法，取缔政党，在国内建立起了法西斯独裁统治。

1940年12月4日，安东内斯库在柏林同纳粹德国签订了《罗德经济10年合作协定》。根据此协定，罗方必须按照主要经济产品销往德国的方向来改建本国交通线，并聘请德国专家管理本国各个经济部门。而且，为了适应德国战争经济的需要，罗方要降低本国货币对德国马克的比价。连这样苛刻的条约，安东内斯库都能答应。此后，罗马尼亚经济完全沦为纳粹德国经济的附庸。从此，罗马尼亚的军队和经济都被德国控制。

1940年，安东内斯库获悉纳粹德国准备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后，于同年11月至1941年5月，三次前往德国向希特勒请求罗马尼亚派军队参战。他不但保证本国军队将协同德国对苏军作战，还许诺承担德军通过罗马尼亚领土前往苏联作战的所有费用。没办法，谁让苏联人缘太“好”呢！没一个邻国它不欺负，自然也就没一个邻国不恨它。

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安东内斯库为与德军协同作战，还在罗马尼亚

进行了战争总动员。处在两强之间的小国，保持中立固然不易，难道选边站就能更好吗？安东内斯库这样做，有反抗苏联占领罗马尼亚领土的因素，但做得太过了。1946年5月17日，他被苏联控制下的布加勒斯特“人民法庭”处以极刑。

弱国夹缝求生存

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相比，保加利亚的政策更明智一些。二战前夕，保加利亚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与各大国保持友好，但在经济上深受德国影响。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15日，保加利亚声明在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

1940年2月15日，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任命了一名亲德首相，以取代此前亲英的首相。这也算审时度势，毕竟希特勒的魔爪伸过来了。随后，德国答应了保加利亚对邻国的领土要求，鲍里斯三世的外交政策开始倒向德国。

1940年夏，德国和意大利入侵巴尔干半岛。9月4日，德军进入罗马尼亚。三天后，纳粹德国迫使罗马尼亚将南多布罗加归还保加利亚。德、意、日三国轴心形成后，德国要求保加利亚也加入轴心国。1940年11月17日，鲍里斯三世与希特勒举行会谈。保加利亚表面上同意加入，实则迟迟不签字，并拖延参加战争的时间。

1941年3月，德军进驻保加利亚。鲍里斯三世没有办法，只得正式签署加入轴心国的文件。不久，便得到了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希腊的爱琴海色雷斯和塞尔维亚的部分领土。鲍里斯三世被称作“解放者”“统一者”。然而，这位国王跟德国合作是有选择的，他只允许德军经过保加利亚的铁路进入希腊；当德军入侵巴尔干时，保加利亚应出动军队助

德作战。

1941年底，保加利亚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下，向英、美宣战。这遭到了人民的普遍反对，在人民的要求下，保军没有开赴东线作战。从表面上看，保加利亚在德国与盟国的夹缝中颇有斩获（后来又都失去），但鲍里斯三世本人难逃厄运。1943年，他到德国会见希特勒，拒绝了其要保加利亚参与对苏作战的要求，回国后不久即死亡。鲍里斯三世的王后约安娜说："我坚信，鲍里斯不是正常死亡的。"凶手很可能是盖世太保。

11.屡战屡败的军队

基本没占到便宜

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连打带拉，把整个欧洲都快吞了，其法西斯盟友意大利看着挺眼馋。早在希特勒发起西线战役时，意大利眼见法国兵败如山倒，就坐不住了。在法国大使已表示愿意让步的情况下，墨索里尼仍对意军总参谋长巴多里奥说："我只要付出几千条生命的代价，就可以与胜利者同桌而坐。"很明显，他要乘人之危发难了。

1940年6月10日，就在法国政府撤出巴黎、防线全面崩溃之际，意大利对法国宣战。墨索里尼的进攻部队共计22个师，32.5万人，3000门火炮、3000门迫击炮。与他们对阵的法军只有6个师，17万人。但法军没有退缩，他们被德军连续挫败，正憋着一肚子火呢，于是将送上门来的意军一顿猛揍！法军的不断反击，使意军遭到了重创。直到法国对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意军占领的法国领土还只能按英尺计算。墨索里尼因为没在法国投降前捞到好处而怒不可遏。

法国投降后，德国占领了法国五分之三的领土，只分给墨索里尼832平方公里的法国领土。墨索里尼很不服，我也是法西斯轴心国之一，凭什么你占那么大地儿，给我这么点地儿？希特勒说，这是根据在战争中贡献大小决定的，你的贡献是负的，不让维希法国占你一块地儿就算不错了。墨索里尼一看，法国不是我用武的对象，人家毕竟是帝国主义国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打不过法国，那怎么办呢？

沦为欧洲的笑柄

打不过法国，我进攻希腊去。墨索里尼决定抢在德国之前占领希腊，以增强意大利的地位。墨索里尼准备出动百万大军，还宣称："进攻希腊不过是去雅典散散步。"

1940年10月28日，意军分三路突然向希腊发起进攻。由于在阿尔巴尼亚边境驻防的希腊军队较少，前两三天，意军向希腊境内推进了50—60公里。希军利用山区有利地形顽强抵抗。11月1日，意军遭到希军的猛烈反击，经过两天激战，11月3日，希军粉碎了意军的进攻，将意军赶回到阿尔巴尼亚境内。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承认："战役进行到第8天，主动权就落入希腊人手中。"

希腊战役爆发后，英国为保持其在巴尔干的影响，开辟对德作战新战场，于10月29日开始援助希腊，派遣航空兵支援希军作战。

11月7日，墨索里尼下令暂时休整，准备新的进攻。还没等意军准备好，11月14日，希腊军队集结了12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和3个步兵旅，从西马其顿全线反攻，击溃了意第11集团军。战至11月21日，意军全线溃退。为了掩盖其尴尬处境，意大利竟然宣布，希腊阻止意军战略撤退的企图遭到了失败，成为全欧洲的笑柄。12月4日，希腊军队继续

增兵，压向阿尔巴尼亚境内。为了挽回颜面，1941年3月，墨索里尼命令意军又发动了一次进攻，再遭失败。前线意军极力要求撤回国内。

对意大利来说，这回可不是在非洲了。他们遇到了既勇敢又有先进武器的希腊人。据说，墨索里尼问意大利军队失败的原因，军方回答："我们没法进攻，希腊境内有芬兰部队。"芬兰军队以骁勇善战闻名欧洲。墨索里尼要求芬兰从希腊撤军。芬兰政府调查后发现，只有三名芬兰士兵和三名军官在希腊当志愿兵，于是芬兰政府回复，所谓部队只是六个志愿者。墨索里尼十分生气，发电给芬兰政府：我指的正是这些人！

12.克里特岛激战

两个一块儿打

意大利失败后，希腊军队反攻到阿尔巴尼亚境内。在英国的支持下，希军居然大造登陆艇，摆出一副要越过亚得里亚海去进攻意大利本土的架势。当时，法国人特别幽默，在法、意边界上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希腊人请止步，这里已是法兰西。暗示整个意大利都会被希腊占领。墨索里尼一看又玩砸了，赶紧向希特勒求救。

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求援非常厌恶，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不过，他还是答应援助意大利——主要是因为，希特勒要防止英国开辟巴尔干战场，守住罗马尼亚油田，控制地中海，以保证德军入侵苏联时侧翼的安全。

1940年11月4日，希特勒决定介入希腊战役。英国军队则于4天前进驻希腊的克里特岛[26]及米科诺斯岛。希特勒计划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

利亚入侵希腊，1941年3月初，德军30万人进驻保加利亚。

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政府被迫签署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协定。不料，27日，南军中的亲英派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新成立的南斯拉夫政府拒绝与德结盟，反而于4月5日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南斯拉夫发生的突然政变令德国震惊，希特勒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修改单独进攻希腊的计划，连南斯拉夫一起打。

绝不向意大利人投降

1941年4月5日深夜，德军对希腊和南斯拉夫同时发起进攻。

在希腊方向，德军从保加利亚发动突袭，机械化部队和坦克师从背后包抄了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希腊军队。正与意军交战的希军因侧后受到威胁而被迫后撤，但为时已晚，希军已陷入重围。尽管希军英勇作战，但还是被各个击破，被击溃的希军躲进了奥林匹斯山区。面对德军的凌厉攻势，英军望风而逃，丢弃了大量装备。

4月18日晚，坚决主战的希腊总理科里齐斯[27]自杀。20日，被围希军主力向德、意军队投降。23日，希腊政府签署投降书。但希军投降时有一个条件，意大利人不能参与受降，向他们投降？丢不起那人！于是，在轴心国举行受降仪式时，意大利军官被德国同行礼貌而坚定地请到隔壁喝咖啡去了。次日，德军突破英、希联军防线，27日占领雅典，30日占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4.1万英军和部分希腊军队经海路撤至克里特岛。德军伤亡约1.15万人；希军22.3万人被俘，英军损失1.2万人。

但这仗还没打完，至少英国人还在希腊的克里特岛。英国早在1939

年就宣布援助希腊，声称“我们会动用一切力量，保障希腊或罗马尼亚政府”。在希腊政府准许下，英国军队于1940年10月在克里特岛登陆，使希腊政府能让驻防此地的第5克里特师增援本土。

援助希腊的决定主要是丘吉尔做出的。实际上，那时英军已经在北非与意大利交战。英国没有足够的军力同时在北非和巴尔干半岛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使英国能帮助希腊抗击德国的进攻，也没有能力越过巴尔干进行反击。

德军进入希腊南部后，希特勒本想停止巴尔干战事，但德国空军将领在思考以空降作战的方式夺取克里特岛。他们认为，允许英国人留驻克里特岛，无疑是在德军背后留下一枚钉子，应该夺取克里特岛，结束巴尔干战争，然后德国才能抽身对付苏联。

大规模空降作战

克里特岛位于东地中海，在爱琴海与地中海的交会处，是地中海第五大岛，也是爱琴海最大的岛屿。西邻马耳他岛，东邻塞浦路斯，西北距伯罗奔尼撒半岛只有90公里，南与北非重镇托卜鲁克隔海相望，距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约560公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如德军占领该岛，既可控制东地中海，威胁英国在地中海区域和中东的阵地，保卫罗马尼亚油田免遭英军空袭，又可将该岛作为入侵中东的前进基地。

对英国而言，克里特岛则是保卫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前哨阵地。克里特岛为长条形，东西长，南北宽，总面积约8300平方公里。全岛地形崎岖不平，山峦起伏，陡峭难行。岛上交通不便，通信联络比较困难，这都不利于英军的反登陆作战。克里特岛四五月间气候晴朗少雨，对掌握制空权的德军实施空降作战非常有利。

德国空降兵的创始人——第11航空军军长施图登特中将建议，在克里特岛实施一次真正的大规模空降作战，以证明空降部队的战略价值。在取得戈林同意后，施图登特当面向希特勒汇报，获得了希特勒的首肯。

4月25日，希特勒下达了代号为“水星”的作战指令，规定以空降部队为主占领克里特岛。

5月16日，英军击落一架德军侦察机。被俘飞行员称，攻击将在未来48小时内开始。5月17日，英军全面进入最高戒备状态。5月18、19日，德军空袭频繁、猛烈。英军侦察机也发现，德军在希腊南部机场集结了大量空降部队和飞机，由于英军在该地区航空兵太过薄弱，几次轰炸，效果并不显著。

德军俘虏的口供并不确切，“水星”行动实际于5月20日全面展开，德军突然出动550架运输机和60架重型滑翔机，投下了一个空降师，扑向这个英军在西地中海的最后据点。

守岛英军大约3万，包括一个新西兰师、一个澳大利亚师和一个坦克旅。守军面朝大海，他们没有看到春暖花开，看到的是从背后从天而降的德军。

双方战至5月26日，新西兰师已濒临绝境。师长下令丢弃装备，人员从海上撤退。但是，海滩上全无遮拦，白天根本无处躲避空袭，只能等天黑后趁夜色撤退。此时，岛上其他守军也打不下去了。5月28日至6月1日，类似敦刻尔克的“奇迹”再次上演，英军4个晚上救出1.65万人。不同的是，这次德军的伤亡也不小。

希腊民主军横空出世

克里特岛空降战役历时12天，以德军占领该岛告终。在战役中，德军阵亡、失踪约4000人，其中包括第7空降师师长萨斯曼少将，伤1万人，损失飞机220架。德军唯一的空降师——第7空降师，在战役中遭受重创，伤亡超过5000人，近全师的四分之三。由于德国空降部队在此次战役中损失巨大，克里特岛因此又被称为“德国伞兵的坟墓”。

克里特岛上的英军阵亡1700人，伤1.5万人；海军伤亡约2000人，合计约1.8万人。希腊军队被俘约6000人，伤亡约3000人。英军在克里特岛进行的抵抗，实际上挽救了马耳他岛，因为经过这场战斗，德国已没空降部队可以参战了。

这场战役失败后，希腊本土被德国、意大利及保加利亚瓜分，德军占领了很多战略要地。希腊被占领期间，面对极权统治，很多人因困苦、饥饿而死亡，这导致了希腊民主军的建立。他们对占领者发动游击战，同时他们还建立了情报网络。

令人称奇的是，希特勒在1941年对国会的发言中，表达了对希腊军队的赞誉，他说：“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我不得不指出，在我们所面对的所有敌人中，希腊士兵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他们无比的勇气，他们只有在继续抵抗是不可能或徒劳无益的情况下，才有条件地投降。”希特勒命令，所有的被俘希腊士兵在被解除武装后，即释放及遣送回国，“因为他们的英勇”。据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凯特尔[28]说，希特勒“希望能给希腊人一个光彩的和解协定，以表示对他们英勇抵抗的敬意和无可指责的反抗，毕竟这都是由意大利人导致的问题”。

受到希腊抵抗德、意两国入侵的鼓舞，丘吉尔说：“至此我们今后将无法再说希腊人英雄般地战斗（因为希腊已经沦陷），但英雄们将像

希腊人般地战斗。”在回复给希腊国王乔治二世的信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所有的自由民族，都对希腊民族的英勇和坚定不移，感到深受鼓舞。”

历史上有种说法，希腊战役的实施，推迟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时间表。这种说法尚有争议。丘吉尔就曾以此为由，替自己在这场战役中的一些失误进行辩护。但在当时，谁又敢肯定希特勒要进攻苏联呢？

13.南斯拉夫被瓜分

保罗王子的危机

就在入侵希腊的同一天，德军进攻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原本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因为它已经签署了和约。可又突然发生政变，这是怎么回事呢？

作为巴尔干地区最后的一个中立国，南斯拉夫受到了德国空前的压力。一直以来南斯拉夫的摄政王保罗王子都不希望跟德国走得太近。但和保加利亚一样，由于德军强大的军事实力已经压了过来，不得已才慢慢屈服。虽然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南斯拉夫避免受到德国人的干扰，但潮水般的德军已涌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变得四面楚歌。

这个时候，保罗王子不得已于1941年3月10日前往柏林会见希特勒。在见面会上，希特勒告诉这个南斯拉夫的实际统治者，他并不要求南斯拉夫派出部队或给予军事援助，也不会要求南斯拉夫的领土和主权，德军更不会通过南斯拉夫进入希腊。他只希望南斯拉夫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签字。相反，只要签了字，南斯拉夫就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萨洛尼卡港，并巩固其未来在欧洲新秩序中的地位。这明显就是“胡萝卜加

大棒”式政策。面对如此“好事”，保罗王子动摇了，有心签下和约，这样南斯拉夫就有可能加入法西斯轴心国。

但是，这个消息在南斯拉夫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当保罗王子和他的部长们将要屈服于德国人的压力时，满含愤怒的人们包围了南斯拉夫皇宫，无数信件如同雪片一样，飞进了南斯拉夫内阁成员及其军事领导人的办公室，有人甚至威胁说，如果保罗王子敢在条约上签字，就要他的命。南斯拉夫政府内部也有人反对，很多官员说，只要南斯拉夫屈服于德国，他们就集体辞职。

此外，美国和英国也对南斯拉夫的这个举动感到震惊。罗斯福认为南斯拉夫此举并不十分明智，这会破坏巴尔干地区的平衡。英国外相艾德礼更是在电报中破口大骂，他认为南斯拉夫如果这么做，这个国家将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保罗王子也会下地狱！

可是，当3月26日德军进入保加利亚边境时，保罗王子扛不住了，他宣布南斯拉夫加入法西斯轴心，并将派人前往维也纳签署条约。宣布这事之前，他的顾问仍然希望能够规劝这位摄政王放弃这个想法，并且警告他说，如果政府签订和约，势必会引发起义。对此，保罗王子悲痛地说：“我没有办法，我是被逼无奈的，我只有屈服。”

元首的震怒

当首相和外交部长前往维也纳签订条约时，南斯拉夫表面上看十分宁静。不过，当天晚间，南斯拉夫的陆军和空军军官们就发动了一场闪电般的军事政变。他们在天亮之前就推翻了政府，军队从贝尔格莱德的主要空军和陆军基地出发，分头占领了国防部、警察总部、安全总部，主要的邮电局、电话局和国家电台。南斯拉夫占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对英

国人普遍有好感，当两支起义队伍出现在皇宫的时候，皇宫守卫并没有开枪，反而打开大门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起义军逮捕了很多倾向于德国的将领和官员，并将其关押。但他们没有找到保罗王子。这位摄政王在起义军到达之前，就神秘地从皇宫里失踪了。保罗王子的侄子彼得接过其叔叔的王冠，成为了南斯拉夫的国王。

贝尔格莱德市民热烈庆祝这场政变，人们欢呼雀跃，高唱国歌，在街灯上挂起英国国旗，还有人高举着英王乔治五世的画像穿街过市。艾德礼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兴奋地对众议院的议员们说："南斯拉夫重新找到了它的灵魂。"英国媒体也认为这是英国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这其中最愤怒的人是希特勒，他眼见煮熟的鸭子飞到了别人桌上，到手的胜利在最后一分钟被人抢了去，这令他无法忍受，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人身污辱。他高声喊叫，令三军首脑立刻到元首府报到。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修改只针对希腊的作战计划，希特勒当场宣布："现在要消灭这个国家！"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决定表示坚决支持。他断言，南斯拉夫近来的事态是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的再现，是由同一类不可救药的货色挑起来的。于是，南斯拉夫成为德国在欧洲的第九个牺牲品。

南斯拉夫被灭掉

4月5日凌晨时分，涂有法西斯标志的德国轰炸机群一浪接一浪地涌至完全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上空。许多人还没从政变的欢乐中醒悟过来，以为这是本国的军用飞机。然而，致命的炸弹扔了下来，斯图卡式轰炸机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地俯冲投弹，供水系统、人群、民房、医

院、教堂、学校全都是目标。贝尔格莱德的废墟下留有1万多人的尸骨，同时德、意航空兵对南斯拉夫的交通枢纽和其他重要城市，也实施了猛烈轰炸。

南斯拉夫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陷于瘫痪，德国第1装甲集群和第2集团军一部越过保加利亚南部、罗马尼亚南部和匈牙利南部边界，对贝尔格莱德实施向心突击；德第2集团军主力从奥地利和匈牙利向南斯拉夫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实施钳形突击。11日，意军分别由伊斯特拉半岛和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出发，对杜布罗夫尼克实施向心突击；匈牙利第3集团军10个旅从塞格德地域攻入南斯拉夫。13日，德第1装甲集群和第2集团军在贝尔格莱德地区会师并占领该市。次日，南军最高统帅部命令部队停止抵抗，17日投降。德军伤亡500余人，南斯拉夫军被俘约34.5万人。

4月15日，南斯拉夫政府与国王逃往希腊。4月17日，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短短10天，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

在这之后，南斯拉夫大部分地区被划归邻国，其余地区则处于军事占领之下。戈雷尼斯和什塔那尔被德国吞并，剩余的斯洛文尼亚地区划归了意大利。匈牙利得到了普列科穆尔耶、梅久穆尔那、巴奇卡和巴拉尼亚。保加利亚则得到了它早就垂涎三尺的马其顿奥赫里德以北地段以及科索沃的一部分和塞尔维亚的东部地区。黑山被意大利接管；塞尔维亚剩余地区受德国军事长官直接管辖；克罗地亚被宣布成为独立国，边界亦有更改。德军进入克罗地亚，在那里，他们被当地民众当成解放者而受到欢迎。

14.惹不起的游击队

最高统帅负伤

到1941年，欧洲除了英国和苏联，其他国家都处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欧洲成了希特勒的欧洲。正是在二战最危急的时刻，南斯拉夫爆发了起义。1941年6月27日，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此后几个月，游击司令部所统率的部队达到8万，他们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根据地。在解放区的边界，德军竖起大牌，正面醒目地写着："注意！匪区！"可见南军游击队的威力。

9月18日，铁托克服重重险阻，从首都贝尔格莱德平安进入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军事统帅。不久，游击队攻占乌日策城，建立了象征性的乌日策共和国。

1942年，德军痛感游击队的严重威胁而加紧进攻解放区，南斯拉夫人反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南共多次向苏联求援，苏联借口"技术困难"没有给南共丝毫实际援助。游击队缺衣少粮，大批伤员因缺医药而得不到及时治疗，成千上万的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进行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长征"，向北长途行军200英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连续打退德军的多次进攻，摆脱了绝境。

在6月份的苏捷斯卡战役中，铁托一行遭到德机轰炸，由于他的爱犬卢克斯舍身相救，他才死里逃生。铁托是二战中唯一负伤的最高统帅。

游击队很活跃

1941年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响起了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第一

枪”，地下军在地拉那杀死了一个专门迫害政治活动分子的阿奸警察队头目。到1942年，几乎整个阿尔巴尼亚都有游击队，据统计共有40多队，人数超过1万。他们袭击意大利军的汽车队和部队，与此同时，地下军也在城市中消灭法西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还把游击队或个人所取得的战果，通过秘密发行的定期公报和小册子，报道给公众。

当然，二战期间，阿尔巴尼亚的地位并不显眼。盟军从未承认过国王索古领导的阿尔巴尼亚流亡政府，也没有在任何一次国际会议中讨论过阿尔巴尼亚及其边界问题。没有人为阿尔巴尼亚在战争期间的损失进行过可靠统计。不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报告说，阿尔巴尼亚在二战期间有3万人死亡，200座村庄被毁，1.8万幢房屋倒塌，大约10万人无家可归。当然，实际损失应该超过这个数据。历史不应忘记，也不该忘记，每一个不屈的灵魂。

第五章　双峰对峙万骨枯（苏联大清洗，苏德战争）

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题记

01.斯大林的崛起

四处打家劫舍

20世纪是集权主义风行的世纪，这方面涌现出了很多代表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绕不开一个人——斯大林。当然，至今有些国家对他仍褒贬不一，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正是指此类人。

斯大林是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父亲是皮鞋匠，算是小资产者。所以，他后来才能上富家子弟进的正教中学，这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团校。他毕业后是以神甫为职业的，欧洲封建时代基督教会掌管意识形态，神甫的地位与共产党国家的基层党委书记差不多。虽然后来斯大林没当一天神甫，但他学的专业知识并没有白费。他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转换成宗教般的教义。斯大林的父亲脾气暴躁，喝醉酒后经常打他，这可能与后来斯大林暴戾性格的形成有关。

斯大林读神学中等学校时就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后来追随了党内左派，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斯大林入党后主要从事“剥夺”行动，打土豪分财产，四处打家劫舍，抢银行、劫火车，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当然，他掌权后御用学者从来不提他这段“辉煌历史”，以免给党抹

黑。

为了在党内往上爬，斯大林拼命地讨好列宁。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还是竭力读了不少书，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写了不少著作。十月革命前他反对过列宁武装起义的主张，后来他隐瞒了这段历史，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忠实信徒。

粗暴无礼惹反感

十月革命后，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一把手，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相当于部长）。他主张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说他“比俄罗斯人更俄罗斯”。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后来改名共产党）一直实行党内民主制，党内没有最高职位，党的领导集体由民主选举产生，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投票决定。斯大林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后来中国将这个职位翻译成总书记。在俄文及英文中，秘书与书记是同一单词，这个职位相当于一般单位的办公室主任。

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时，掌握有一定的权力，但他刚愎自用、粗暴无礼的个人品质也暴露了出来，甚至对列宁夫人也敢辱骂。这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反感，在遗嘱中列宁建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列宁去世后，在接替他的人选里，托洛茨基[29]呼声很高。当时党内无最高职位，这是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列宁的领导地位不是靠制造个人迷信、排除异己建立的，而是靠他的民主作风、团结包容各种不同意见同志的高贵品格，在革命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托洛茨基是列宁最为欣赏、信任的人物。十月革命前列宁被临时政府通缉逃亡国外，起义工作实际上是由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领导

的。后来，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中，也是托洛茨基组建了红军，被称为“红军之父”。如果他有一点个人野心，列宁去世后，他窃取党政军大权，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高层们的私心

如果列宁去世后，苏共中央委员会遵照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那么后来就不会发生“斯大林攫取党政军大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并将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推行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断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系”的事情。

列宁去世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一些领导人，却不希望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的新领袖，其原因就是嫉妒，这也是民主选举领导人与个人任命接班人不同之处。托洛茨基出身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又能说又能写；在革命斗争经历中，功勋卓著，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极高。而斯大林恰恰相反：一米六三的矮个儿，说一口乡音浓厚的俄语，完全端不上台面。

而且他在窃取大权前，见人都是一脸谦卑的神情。高层们觉得让这样的人暂时代替列宁位置，自己以后有机会可以取而代之，如果让托洛茨基上台，所有人都将黯然失色。

02.阴谋在慢慢地酝酿

“伟大”领袖过生日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

志。托洛茨基已被驱逐出境，已被彻底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直到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戈达指挥安全机构，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成为了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功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苏联为斯大林50寿辰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文章，在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消灭新的敌人

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绝不会有青年一代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另外，1934年1月，苏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风头正劲的政治局委员，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的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些谈话内容。

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包括基洛夫在内的曾帮他战胜过反对派的这些人，但现在这些人已对他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

闻到了“阴谋”的气味

在苏共十七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等，他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基洛夫的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但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所欺骗，他知道在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酝酿。

他闻出了聚集到十七大的“阴谋”气味。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是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在这次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基洛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少，只有3票；而斯大林得到的最多，292票。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将选票销毁，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并列得到3张反对票。斯大林得以继任总书记，而基洛夫任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斯大林曾建议基洛夫到莫斯科工作，基洛夫没有同意，仍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十七大以后，斯大林感到，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03.基洛夫被刺杀

迷雾重重的刺杀案

1934年12月1日，是基洛夫的一个正常工作日，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的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鲜血从伤口里向外冒。

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次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企图靠近基洛夫时曾被其警卫人员逮捕。可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刺客就被内务部释放了。这引起了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部告诉他们，这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相威胁。最后刺客带着武器再次潜入斯莫尔尼宫，惨案就此发生。诡异的是，在基洛夫遇刺时，平时戒备森严的列宁格勒州委大楼空无一人，不见一个警卫；基洛夫遇刺倒地后，大楼警卫人员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将凶手按倒在地。

更令人奇怪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去接受审讯，他是被用有篷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不久，基洛夫的警卫队长死了。当时医生做了“鉴定”，指出他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才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来的，警卫队长是被很粗的铁棒打死的。

借谋杀案树权威

从基洛夫被刺案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指挥着整个事件的进行，这绝非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过这次谋杀，他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件事消灭他的对手。

当时，基洛夫由于自己的才华，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到1934年时成为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他独立性强，才能出众，善于团结工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附和斯大林的意见，并且有时能赢得多数票。斯大林的猜疑与嫉妒就此爆发。而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对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及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感到不安，于是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酝酿着选举基洛夫来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所以，1934年的斯大林，已将“基洛夫被刺事件”变成他树立党内绝对权威以及建立完全独裁统治的一个最重要步骤。因此他需要制造舆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以及大批无辜的人。而在以后，他又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些凶残的刽子手处决，以平息一些人的仇恨。斯大林的阴险罪恶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但他却充分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为大清洗的导火线，成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

“特别程序”危害大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

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查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豁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自己了。斯大林再指挥内务部时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阴谋集团成员。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

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份一次检察工作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社会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被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部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开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

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有期徒刑10年，加米涅夫有期徒刑5年。

接着，苏共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斯大林都亲自过目，由他或他最亲密的同事，例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或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命运。

04.残酷的大清洗

含义模糊“两面派”

在1935年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的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得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扩大了人员编制。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份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

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含义模糊的词——“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词。大规模的镇压与清洗，很快便降临到苏共与苏联人民头上。

多人被处以极刑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在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

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次审判，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的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的著名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

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10年或8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30]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进行活动”。

受审者安慰审问者

1937年2月23日，苏共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时，他才开始交代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到1937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出席过对肃反对象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萎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其本人正常时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审判者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曾经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内务部的鹰犬们，大多数也难逃被清洗掉的命运，暴君都是用人时脸朝前，不用人时脸朝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而这一情形，古今中外一再上演。

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犯罪分子”时，经常喝得烂醉，大喊大叫道：“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不知道谁审问我。”在这个时候，总能看到一些花白头发的受审者，把年轻的审讯者搂在怀里，轻声地安慰他们。

沙俄将军的感叹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人类罪恶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做报告时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

复名誉”。他们中大多数都已死去。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934年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9%，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斯大林死后，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细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向苏共政治局联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万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万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万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万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显示，从1917年到1990年，总计有385.39万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处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万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与之相对照的是，1825～1917年沙皇俄国只判刑了625名政治犯，其中死刑不到200人。一位在斯大林监狱里长期坐牢的沙俄将军感叹，跟斯大林比起来，我们的尼古拉皇帝实在是太仁慈了，所以他丢了江山，但斯大林也做了我们皇帝想做却没做成的事——“现在牢房里关的全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

05.用假卢布买假情报

苏联红军将领遭清洗

1937～1939年国际形势极其险恶，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嚣张，已侵略了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仍指挥内务部开始清洗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在这3年中有几万名忠于苏共的指挥员和政委被杀。

1937年8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的敌人”，并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斯大林这番讲话之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叶若夫对苏联军队提出要求：凡是和间谍多少有些关系的人都要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

根据这些指示，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间，镇压机构对红军的基本骨干进行了一个接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的大多数重要领导干部都被逮捕。国内战争时期最出色、最著名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被清洗。“大清洗”使苏联的军事人才几乎损失殆尽。

关于这方面，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纳粹德国一直密切关注苏联的“大清洗”，并渴望能助斯大林“一臂之力”。盖世太保把一封写有11名苏联红军高级将领“通敌”名单的信，卖给柏林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把信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又把信转给了斯大林。其实，这封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纳粹头目海德里希疏忽了一个细节，在他点名的11个苏军高级将领里面，有3个是犹太人。你想啊，犹太人怎么可能为纳粹德国卖命呢？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假的。但斯大林就相信，他实际上是想借机整肃红军中的异己。他是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就怕军队的将领对他不服。据说，苏联情报部门花了300万卢布，把这份情报买到手。结果，盖世太保把这些卢布拿回去检验，发现也全是假的。

在这场运动中，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的集团军司令；在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有57人被处决；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军官遭到迫害。这一切都发生在二战前夕。苏联红军骨干的损失，使不久后的苏德战争深受影响。

几家欢乐几家愁

“大清洗”是没边儿的，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不断被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部的雅戈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雅戈达被处决。叶若夫按斯大林的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枪毙。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乌克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来。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就和他一起消失。”

斯大林的镇压同样触及了外国共产党人。列宁的老战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兰的加涅茨基都被处决了。波兰共产党因此解体，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的共产党也莫不如此。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共产党都受到镇压，还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中国、朝鲜、伊朗、印度

等国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受到影响。

在整个大肃反运动中，只有一个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对斯大林讲述自己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个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朋友——阿韦尔·叶努基泽，他讲完后不久，就被处决。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大肃反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了提升，肃反过后，党内、政府内、军内出现了许多空缺职位，许多人因此被迅速提升。例如，一个叫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在三年内，便当上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州委书记；一个叫柯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副总理；一个叫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为苏联海军司令。

06.坚贞不屈的芬兰

领导全国大罢工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立及其实行的大清洗，无不对周边国家造成影响。斯大林热衷于扩大苏联版图，对此希特勒评价说，其原动力来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比来自共产主义的多。在这种情况下，与苏联接壤的小国，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先后被并入苏联。只有一个例外，这个国家就是芬兰。

1809年俄瑞战争后，芬兰并入俄国，成为大公国。芬兰人为“维护自治权，反抗沙皇统治，抵制俄罗斯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899年芬兰建立了工人党（后更名为芬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该党领导了芬兰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迫使沙皇恢复了芬兰的自治，取消一切俄罗斯化法令，废除四等级议会，公民（包括妇女）获得了平等和普遍的选举权。同时，农村佃

农的斗争也获得了胜利，迫使地主不得随意驱赶佃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同年12月6日，芬兰宣布独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承认芬兰为一个主权国家，芬兰终于摆脱了沙皇俄国长达108年的殖民统治。

芬兰是幸运的

芬兰独立后，由于苏俄的干涉，1918年1月至5月，芬兰爆发了残酷血腥的内战。

芬兰电影《四月之泪》，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况：一名白军士兵押送一名被俘且遭凌辱的红军女战士到军事法庭受审，两人产生了一些情愫，最终那位白军士兵为救这位红军女战士而被枪杀。

芬兰内战其实是苏联内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的是，在这个战场上，红军未能取得胜利，芬兰没有像前沙皇帝国的其他区域一样，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是建立了白色政权。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假如在苏联内战中，红军失败了可能会怎样？

芬兰后来的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一段白色恐怖之后，芬兰没有像苏联一样经历大肃反，当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时，人们同仇敌忾地抗击敌人的入侵。并且，这个白色政权现在是社民党执政。

可是，在90年前，一切都是未知的，人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来进行选择，可悲的是，人们还要根据选择的不同立场去相互残杀。据说，约8万人加入了红军，而另外8万人参加了白军。经过残酷的内战，双方数万人（当然不限于武装人员）战死或被处决。

不过，芬兰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现在懂得去愈合这种伤口。当今天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去祭奠当年不同信仰的遇难者时，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降临到他们身上。

07.苏芬战争

芬兰的恐惧

在争取芬兰独立的过程中，芬兰和俄国以及其后苏联的关系一直很冷淡，苏联支持的芬兰社会主义者起义已经失败，斯大林当时非常担心纳粹德国会进攻苏联，因为苏芬边界距离列宁格勒只有32公里，他担心芬兰会成为德国进攻苏联的根据地。1932年苏联和芬兰签署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又进一步确定此协定10年有效。

1938年4月，苏联和芬兰进行外交谈判，希望能与芬兰联合抵抗德国，并希望芬兰将列宁格勒外围领土和苏联北方领土进行交换，以达到保护列宁格勒的目的。但谈判持续长达一年也没有实质性进展，这时欧洲的形势已经开始恶化。

1939年秋季，苏联要求芬兰将边界从列宁格勒往后拉25公里，并租借汉科半岛30年，以建设海军基地。苏联割让面积为两倍的领土给芬兰作为交换，但这部分领土接近北极，除了雪和北极熊，唯一盛产的只有石头，其产业与国防重要性远远不如苏联所要求的领土。而且，苏联已于同年九十月份强迫波罗的海三小国容许苏军进驻，芬兰对苏联以谈判为出发点蚕食芬兰的可能威胁感到恐惧，遂以警戒的立场回应，11月初芬兰提出让步较少的解决方案，遭到苏联拒绝。

莫洛托夫成“商标”

眼见谈判不成，苏联军队制造了“曼尼拉事件”，宣称芬兰军队炮击曼尼拉村造成苏联士兵死亡，进而要求芬兰政府赔礼道歉，并将军队后撤20～25公里，被芬兰政府拒绝。苏联以此为借口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随即准备开战。

1939年11月30日，苏军以20个师共45万大军、2400辆坦克、1980门大炮和700余架作战飞机，向芬兰发起全线进攻，宣布在其占领区帖里约基成立芬兰民主政府，声称红军是应该政府要求越过边界的。

苏联为侵略芬兰进行了部分动员，摆开了要把芬兰一口吞掉的架势。反观芬兰，它只是一个200万人口的小国，军队总数不到3万人，陆军的装备还停留在一战水平，大炮多是1900年前后的轻炮，甚至还有1887年制造的没有现代助推装置的加农炮，坦克只有28辆一战时的法国雷诺战车和10辆左右比较现代的轻战车，芬兰唯一比较先进的只是在步兵轻武器方面，这些武器射击准确性较高。

但是，芬兰军队凭借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的曼纳海姆防线的坚固工事，利用严寒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展开反击。苏军除在北冰洋的贝柴摩和萨拉地区与芬军交战外，在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一带伤亡较大，对芬军主阵地久攻不克。

战争爆发后，许多苏联士兵称芬兰军为“白色死神”，可见芬兰军出其不意的杀伤力。芬兰军最喜欢的目标是补给车队和野战厨房，这些目标不但容易攻击，而且还可以让大量苏军没有办法得到热食，士气受到打击。这种战术成功到什么程度呢？苏军第44师师长因败退被斯大林处决时，罪名之一就是丢掉了55个野战厨房。

在苏芬战争中，有两种武器被冠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名。苏联空

军于开战首日即对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为主的大都市进行空袭，甚至使用了子母弹式的燃烧弹。然而，面对芬兰的指责，莫洛托夫却恬不知耻地称：苏联空军并未轰炸芬兰，而是为芬兰部分城市内饥饿的工人空投“面包”。因此，整个战争期间，芬兰人都将苏联空军的炸弹戏称为“莫洛托夫的面包”。

在冬季游击战期间，芬兰军大量使用发明于西班牙内战，以玻璃瓶等容器盛装石油、磷、助燃剂等物的燃烧瓶，对苏军阵地与车辆造成极大损害，由于多以酒瓶为容器，芬兰官兵称之为“这是给莫洛托夫的鸡尾酒”，于是“莫洛托夫的鸡尾酒”成为汽油弹的别称。

苏军损失惨重

1940年1月，苏军重新组织攻势，总兵力增加到46个师，以密集炮火和重型坦克在卡累利阿地峡发动总攻，空军对芬兰后方城市和交通线狂轰滥炸，突破曼纳海姆防线，芬兰军于2月26日退守维堡一线。到3月5日，芬兰军已濒于兵力枯竭、弹尽粮绝、外援无望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芬兰政府在瑞典的斡旋下于3月7日派代表赴莫斯科议和，3月13日两国签订了《和平协定》。芬兰将其东南部包括维堡（芬兰第三大城市，重要工业中心和塞马运河出海口）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割让给苏联，共计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占全国面积的十分之一，并把汉科港租给苏联30年。

芬兰军总司令痛楚地说：“该协定给我国的战略地位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丧失了本来可以保证我们阻止入侵军队前进的全部要地。新的国界使芬兰暴露在侵略者面前，而汉科则像一支指向我国心脏的手枪。”然而，仅仅过了一年，芬兰就在苏德战争中配合德军，夺回了失去的土地。

芬兰抗击苏军，自1939年11月到次年3月，前后不过4个月，使苏军遭受了惨重损失。莫洛托夫在1940年3月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报告的红军伤亡数字为：死亡4.8745万人，伤15.8863万人，这还只是一个大大缩水了的数字。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透露，苏军在战争中实际受伤上百万人，死亡20万人以上，苏军全建制被芬兰军歼灭的就有第163师、第44师、第54师、第18师、第168师，第122师和第88师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被俘5.5万人，而芬兰军队只有2.3万人阵亡，4.7万人受伤（战争期间，芬兰正规军进行了扩编）。

更可贵的是，芬兰军通过战争，彻底打消了苏联吞并芬兰的企图。苏联动用大军进攻芬兰是志在必得。但苏芬战争的惨重代价，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重新与芬兰谈判。芬兰通过战争，避免了被并入苏联的命运，最后虽对苏联进行了一些妥协，但基本上保证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08.芬兰为何那么坚挺

为制度而战

芬兰抗击苏联侵略的卫国战争之所以打得这么好，主要是因为芬兰真正把国民当人看，真正爱护人民。芬兰在独立之初还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66%，而这66%的农业人口中无地佃农占76%，贫富极其悬殊。芬兰独立后，这76%的无地农民，就成了政府重点关怀的对象。1918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案》，规定由政府先垫付资金向土地所有者买下土地交给耕种的佃农，再由佃农分年偿还，《土地改革法案》彻底改变了芬兰农村贫富悬殊的局面，到1930年，农村小土地占有者占农业总人口的94%，彻底解决了无地佃农问题。

对于一般居民，芬兰于1917年一独立就公布了8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不久，关于工伤事故、年老和残疾者的保险、产妇补助、贫穷儿童的照顾和失业救济等一系列法律也制定了出来，有人担心政府没钱支付这一庞大的福利计划，就问当时力主该计划的曼内海姆议员钱从哪里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将军队从10万降低到1万，节约了军费自然就有钱了。"问的人大为担心，说军队少了苏联会乘机打进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苏联人来了，我们大家跟它拼命就是，不能让它伤害到人民。如果现在不实行福利制度，那我们与苏联人又有什么区别？国家等于是还没建立，又谈何保卫？"

芬兰独立后的20年里，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们，真正尽到了国家的职责，芬兰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到1939年，社会50%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一般劳动者的共和国"。

西兰珀女士的经历可以说是芬兰社会的缩影，她1866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做过工人和女仆，1900年开始担任女仆工会的管理员，1905年担任《仆妇杂志》主编，1907年担任《劳动妇女》主编，1919年国家独立后被选为议员，1926年进入政府担任社会事务部部长。国家能做到真正由普通的劳动者来管理，人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所以，1939年苏联进攻时，芬兰人民就像保卫家一样保卫国，就连芬兰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也没站到苏联一边，反而和同胞们一起战斗。因为，芬兰是他们自己真正的祖国。保卫芬兰，实际上就是在保卫自己的8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即使强大如苏联、强硬如斯大林者也抵挡不住，斯大林摊上这么一个生而自由的芬兰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真正为国民着想

苏芬战争结束后，对国民在战争中的损失，包括人民在战争中自发坚壁清野的损失和从苏占区搬出的难民被迫放弃的资产，全由芬兰政府进行赔偿，其中损失在6500芬兰马克以下的政府全额赔偿，由此金额往上则赔偿比例逐级递减，100万芬兰马克以上赔偿10%——这才是真正为国民着想、视国民为主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办法不富裕，没办法不繁荣，没办法不强大。

然而，几十年来，苏联官方材料始终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由芬兰挑起的，是芬兰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我们要芬兰人让给我们一定面积的领土，把边界移得离列宁格勒更远一点，这可以满足我们国家的安全需要，但芬兰人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所以我们无计可施，只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还是当时任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的华西列夫斯基[31]将军说得更实在，他后来承认："芬兰战争是我们的一大耻辱，它败坏了我军在国内外的形象，许多事情都需要做出交代。"

不用忙着交代，德国人在旁边看了个一清二楚，他们派出了许多军事观察员到芬兰观战。当他们看到苏联红军连芬兰这种小国寡民、甲兵不完、城郭不固的对手都无法应付时，无疑使和芬兰军队同样高素质且有更精良装备的德军信心大增。

09.吞并波罗的海三小国

爱沙尼亚屈服

在捍卫主权独立的斗争中，芬兰是胜利者，但芬兰的三个邻居——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却没能逃过被侵吞的厄运。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两国签订有关友好和边界的条约，立陶宛转入苏联势力范围。苏联从德国那里获得承诺后，立即着手兼并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三国极为担忧。苏联驻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全权代表向莫斯科当局报告说："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签订条约一事，首先引起了各界的警惕，害怕苏德勾结……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莫洛托夫连忙否认与德国有瓜分势力范围的任何协议，并指望与波罗的海国家签订互助条约，同时要求获得军队进驻权。

9月19日，苏联借口波兰"鹰"号潜艇事件向爱沙尼亚施加压力，声称苏联将不承认爱沙尼亚对其沿海水域拥有主权，它的安全将由苏联来保卫。为了解除危机，爱沙尼亚外长率团赴莫斯科，请求和解。莫斯科当局趁机要求签订互助条约，并递交了苏方拟定的互助条约和议定书草案。莫洛托夫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想和我们签订互助条约，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也许是更严峻、更复杂的途径来保障我国的安全，请你们不要迫使我们对爱沙尼亚使用武力。"

莫斯科当局为迫使爱沙尼亚政府就范，不断派出飞机在爱沙尼亚领空示威。9月26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命令苏军："立即开始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边境集结兵力，并于9月29日完成这一行动。要求列宁格勒军区对爱沙尼亚实施强大而坚决的突击。"

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9月27日，爱沙尼亚政府决定接受缔约建议。外长奉命再次飞赴莫斯科。在谈判过程中，苏联又以"保卫苏联在爱沙尼亚港口的海军基地和保证爱沙尼亚安定"为由，向爱沙尼亚政府提出了驻军3.5万人的新要求，并责成爱沙尼亚方面立即做出答复。

爱沙尼亚政府经受不住苏联的步步紧逼，被迫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所有要求，双方于9月28日，也就是苏德有关友好和边界的条约签订的那一天，签订了《苏爱互助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但是，秘密议定书对苏联驻爱军队人数、时机做了明确规定：入驻须在欧洲战争期间，人数不得超过2.5万。苏联成功地迫使一个主权国家签订了类似《辛丑条约》的不平等条约。

拉脱维亚让步

《苏爱互助条约》签署后，苏联马上把目光转向拉脱维亚。10月1日，莫斯科当局建议拉脱维亚政府就两国关系进行“磋商”。拉脱维亚领导人考虑到苏德、苏爱条约的签订，对东欧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则上同意与苏签约。第二天，拉脱维亚外长赶至莫斯科，在苏、爱模式的基础上开始谈判。莫洛托夫说：“如果你们同意这个意见，那我们就能够确定原则了。我们需要在不冻海岸建立基地。”斯大林当时说：“我们想谈谈机场和军事防御问题。我们不会触动你们的宪法、机构、部委，或外交、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制度。我们的要求是由于德国与英、法作战产生的。”

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总体来说，这是迈向友好的一步，但它有可能导致苏联对拉脱维亚的控制，而且在驻军人数上苏方提出的5万人，要求过高，拉方需要慎重考虑。对于莫斯科当局的狼子野心，三国其实都心知肚明。

10月3日，谈判继续进行，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很难将苏联提供的条约草案给政府，而且无法向人民解释，拉外长说：“条约将被理解为建立某种保护关系，对于爱好自由的人民来说，那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拉脱维亚目前完全足以保证本国的安全和间接地保证苏联的安

全。”同时，拉脱维亚代表团还反对苏联在拉脱维亚建立军事基地，并坚持要求苏联将驻军限制在2万人以内，以不超过拉军平时的人数，进驻时间也只适用于“目前欧战期间”，一旦欧战结束，苏军应立即撤回。

莫洛托夫拒绝了拉脱维亚代表团的建议，声称：“你们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请考虑一下局势吧！”斯大林补充说：“你们应当从最坏的形势来考虑，你们不信任我们，而我们也不信任你们。你们以为我们想侵占你们，我们本来可以现在就直接这么做，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经过持续、紧张、激烈的争论，双方签订互助条约。条约内容与《苏爱互助条约》类似。苏爱、苏拉条约签订后，就轮到了立陶宛。

立陶宛低头

按照苏德秘密协定，立陶宛本属德国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又将它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30日，莫洛托夫召见立陶宛驻莫斯科公使，要求谈判两国关系。10月3日，立陶宛外长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提出以苏拉、苏爱条约为蓝本，签订一个互助条约，条约有效期20年，战时苏联驻军5万人。立陶宛外长指出，苏联方面提出的条约草案实际上是对立陶宛的占领。斯大林说：“苏联无意威胁立陶宛的独立，相反，驻军是对立陶宛的真正保障。”莫洛托夫威胁道，爱沙尼亚已签署了类似条约，拉脱维亚也表示同意，如果立陶宛拒绝，将破坏即将建成的防御体系。在苏联的压力下，立陶宛外长被迫做出让步，但要求把苏联驻军人数缩减到2.3万人，并只驻扎在维尔诺地区。斯大林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苏联驻军人数不能少于3.5万人。

立陶宛代表团就苏军进驻时机等问题提出新建议，但苏方对此不感

兴趣，并利用被苏联控制的维尔诺地区对立陶宛人施加压力，莫洛托夫威胁说："苏联政府不可能使维尔诺人民长期保持安定而不关注他们的要求。"立陶宛人如不接受互助条约，就不能得到维尔诺。《真理报》也不断发出信息，声言要把这个城市划归白俄罗斯。白俄罗斯高级领导人则频频飞往维尔诺，以图"接收"产业和建立苏维埃制度。

10月10日，立陶宛代表团接受了莫洛托夫的修订案，签订了内容与苏爱、苏拉条约相同的不平等条约，苏联驻军可达2万人。

苏联的矛盾"心境"

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恐吓威逼它们签订"互助"条约的强盗行径敢怒不敢言，它们对斯大林集团缺乏信任，对波罗的海三国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拉脱维亚外长说："这是拉脱维亚历史上的转折点。"立陶宛外长指出：立陶宛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签订条约的。爱沙尼亚外长则在签约后就递交了辞呈，以免落下"爱奸"的名声。

在"互助"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欧战事的发展尚不明朗，莫斯科当局采取谨慎的观望政策。苏联考虑的是，英法与波罗的海三国有着良好关系，一旦英法取胜，苏联与德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协议将没有价值，苏联如根据苏德协议对波罗的海三国采取行动，英法将视为敌对性行动而出兵干涉；而且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只是区域性的，应服从全局需要。为此，莫斯科当局严禁军政领导人干涉波罗的海国家的内政。

1939年10月14日，莫洛托夫致电驻考纳斯全权代表："必须禁止同左翼团体的一切来往，只能和政府、官方团体保持联系。"10月23日，莫洛托夫向驻塔林的全权代表，也发出了同样的指示："你们应当明

白，不能出现干涉爱沙尼亚内部事务的任何举动。”10月25日，国防人民委员会就红军进驻问题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官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涉三国内政”，称“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实行‘苏维埃化’的议论与我们的政策是根本矛盾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衅言论……如果军人中存在这种‘苏维埃化’的情绪和言论，就应当彻底清除，今后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制止”。

三国相继被兼并

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卢、荷、比很快沦陷；英、法军队连连受挫，在敦刻尔克面临绝境。斯大林见德军顺利西进，英法自身难保，就立刻变脸，开始改变过去信守“互助”条约的政策，转而准备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在他眼里，《宪法》就是一本书，条约就是一张纸，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5月25日，苏方声称，“在立陶宛政府机关的庇护下”，出现红军战士失踪事件，苏方照会立陶宛政府立即停止挑衅，否则苏联将采取特别措施。立陶宛政府为了止息苏联的愤怒，于第二天答复要“立即进行详细调查”，并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但是，莫斯科当局醉翁之意不在酒，继续促使冲突升级，并坚决拒绝与立陶宛调查机关进行任何合作。立陶宛方面为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一面表示“衷心欢迎莫斯科当局对查明事件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一面进行了一系列逮捕，并加强对苏军驻地附近居民的监视。立陶宛总理和外长先后赴莫斯科与苏方会谈，力争解决冲突；又应莫洛托夫的要求，免除了内政部长和政治警察署署长的职务，以体现解决这一事件的诚意。

但苏联方面仍不断扩大事态，声称“波罗的海三国缔结军事同盟，为的是反对苏联”。其实三国1934年9月12日订立的同盟条约，不仅曾被

莫斯科当局视为集体安全的一部分，而且苏联在与三国签订“互助”条约时，也没有任何反对保持这一同盟的要求。1940年6月14日，苏联继续加大压力，莫洛托夫发表声明说：“立陶宛政府力图使苏军不能驻在立陶宛……粗暴地破坏了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准备侵犯苏联边境。”并要求立陶宛政府组成“有能力、有决心保证忠实执行互助条约和坚决压制反对者的政府”，保证“苏军能够自由通过立陶宛领土，以便部署在立陶宛的重要地区，苏军人数应足以保证互助条约的实施和防止反驻军的挑衅行动”。莫斯科当局要求立陶宛在10个小时内做出答复，否则“苏军将立即开进立陶宛”。立陶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在苏联最后通牒到期前15分钟，通知莫洛托夫，立陶宛接受一切要求。

立陶宛被迫就范后，莫斯科当局又故技重施，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使递交了声明，指责两国签署的波罗的海条约，要求两国成立新政府并同意苏联驻军，限令6小时内做出答复。两国政府势单力薄，在规定时间内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条件，原政府宣告辞职。莫斯科当局立即派特使分赴三国谈判新政府的组成问题，三国元首迫于苏方压力，完全接受了苏方指定的候选人，组成了亲苏政府（即苏联的傀儡，“带路党”政府）。苏军相继进驻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新政府的成立和苏军相继进驻各国，实质上使三国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三国政府在实行任何一项重要措施时，都得秉承莫斯科的指示或莫斯科代表的旨意。7月14日，三国同时进行议会选举，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1940年8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决定吸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被苏联兼并。苏联增加了17.4万平方公里土地，586万人口。

10.究竟该信任谁

“东方战线”受争议

自从二战全面爆发后，德军很快席卷了北欧、东欧、西欧和巴尔干半岛。到1941年初，德国控制了包括法国、波兰西部、挪威、南斯拉夫等16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这时的世界，只有英国在独自和法西斯轴心国抗衡。

当德军横扫欧洲大陆之时，苏联和英国不同，它是以纳粹的同道、共同分赃者的姿态出现的。苏联入侵芬兰、占领波兰东部、侵占罗马尼亚部分领土、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个主权国家。斯大林看到如此强大的德国必然会威胁苏联的安全，便开始着手采取防范措施：将苏联的重工业和军工工业，有计划地迁移到乌拉尔山脉[32]以东；对德国和谈，避免刺激德国；稳住东方的日本，和日本签署中立条约；建立所谓“东方战线”，靠武力增加战略纵深。

在苏联的防范措施中，建立“东方战线”最受争议。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占领了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芬兰、罗马尼亚等邻国迅速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还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事实上，“东方战线”在战争中起的作用极其有限，就像苏联“肃反运动”一样，目的是消灭敌人，结果制造的敌人远远比消灭的敌人多！

谁我都不相信

德国方面，西线战事早已平复，只有英国凭借隔海的优势仍在叫板，这让希特勒感到有机会腾出手来，对付东边的大国苏联。而德国情报机构对苏联的判断，也让希特勒认为苏联是非常容易对付的，便开始制订入侵苏联的计划，代号为“巴巴罗萨”[33]。

1941年春天的头几个星期，斯大林一直颇为苦恼。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那些情报人员不是为钱，而是为了理想在从事危险的工作。他们报告说，德国正在谋划大举进攻苏联。斯大林不相信情报人员的话，就像任何人都会背叛自己的上司一样，斯大林坚信别人也会背叛他，特别是以“撒谎”为职业的间谍。从表面上看，他的这种想法也有一定道理：情报人员几个月前就在报告德国要入侵苏联，现在不还是好好的吗？

此前，英国首相丘吉尔送给斯大林一份秘密情报，提醒斯大林，德国即将入侵苏联。丘吉尔对自己的绅士风度颇为满意。然而，这个警告的效果正相反。在过去20多年，丘吉尔一直是个立场坚定的反共分子。所以，他的警告更让人怀疑是挑拨离间。斯大林认为丘吉尔的警告用心险恶，是英国想祸水东引，想让苏联和它的纳粹同志火并。斯大林最不希望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就跟德国开战。但苏军在肃反运动中失去了那么多高级将领，只有天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

“红色间谍”佐尔格

关于苏德战争，斯大林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人来讨论。自从他的第二任妻子莫名其妙地“自杀”之后，再没有女人能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没有朋友，至于同事，都像他一直希望的那样，平平庸庸、唯唯诺诺。经过1936～1939年的大清洗，苏联的外交队伍几乎分崩离析。外交事务的掌门人莫洛托夫也只干了两年外交，且一门外语都不懂，他的外交特长比起搞阴谋的特长还差一些。虽然贝利亚掌管的国外间谍网发展迅速，但在大清洗前，他只是一个地区的警察头目，没人教他如何运营一个国际间谍网，如何解读和评估到手的情报。能够帮助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那些人，虽然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的经验，但他们都已躺

在了墓地里。

在这种情况下，一份份情报被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等着斯大林自己做判断。情报显示，德国即将入侵苏联。这类情报来自多名特工，这些特工中最著名的就是至今还被一些德国老兵痛恨的、前德意志帝国士兵、“红色间谍”佐尔格[34]。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兼战友F.佐尔格的侄孙，家族遗传，根红苗正。作为20世纪最有胆识的间谍之一，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文件主动送上门；不持枪闯入密室，门却自动为我打开。

1941年6月14日，佐尔格向斯大林传递了一份对苏联命运至关重要的情报：德军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这个情报的准确性甚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它根本没有误差。而且，这份情报传到苏联的时候，距德军开始进攻还有8天！

如果相信这份情报，一切都还来得及应付，但斯大林对这种情报感到厌烦。他竟然在一份报告旁边批示：“或许我们应该让这个情报员‘滚蛋’。他提供的不是情报，而是谎言。”知道斯大林根本不相信这些警告，情报分析人员只好把这类情报归入“可疑和误导”一类的档案中。

心里一直没概念

不仅仅是情报员，连苏军边防部队也开始报告德军行为异常。1941年，德军飞机经常侵犯苏联领空，以进行侦察。3月27日至4月18日，德军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不下80次，每次德军飞机都要深入苏联领空20～30英里，而苏联只是若无其事地发个“抗议”照会。斯大林给人的感觉像只鸵鸟。

而此时，连奴性十足的贝利亚都感觉苗头不对。通常，贝利亚总是告诉斯大林一些他喜欢的情报。现在，他也向斯大林报告，德国向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派遣了许多破坏分子。他们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组，携带无线电发报机、武器、现金和苏联护照，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前白俄罗斯军官。20年前，这些人曾在同一地方和红军打过仗。1941年5月，苏联边防军抓获353人，他们想偷越边境。6月初，抓获108人，还不清楚有多少人成功偷越了边境。但斯大林对这些情报仍然不重视。

6月11日，贝利亚的手下在桑河河底发现电话线，德军一直在监听红军的电话。斯大林听到这类消息，有时会被激怒，有时勉强装出一副冷静的神态，他会说："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不会愚蠢到要在东西两线作战。一战中，德国人就是这样被扭断了脖子的。希特勒才不会冒这个险。"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人如果天天被人喊"万岁"、被人歌颂成"伟大""光荣""正确"，他肯定会以为自己"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脑子短路是一定的，比被门挤了还傻！

然而，斯大林也感觉到，他和希特勒现在都陷入了一场紧张的竞赛之中。谁能首先集结足够的兵力，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斯大林只是在几个星期前才开始加速备战。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斯大林都犹豫不决，对苏联到底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心里一直都没概念。

就不这么认为

1941年5月底，斯大林告诉自己的两位高级指挥官朱可夫和铁木辛哥[35]，德国政府请求苏联准许其派人在苏境内寻找一战时阵亡的德军士兵坟墓。斯大林指示："要确保不要让他们进入边境太深，告诉各军区，要和我们的边防哨兵保持密切联系，赶快给边防哨兵下命令。"

对于斯大林的准许，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感到很吃惊。“德国人想搞清楚他们计划进攻的地方，”朱可夫说，“至于找坟墓，那只不过是个骗人的借口而已。”铁木辛哥补充道：“德国人最近一直在频繁地侵犯我国领空，并且还深入到内地，朱可夫和我都认为我们应该把德国飞机打下来。”

斯大林断然否决了这个意见：“德国大使已经解释过了，他们空军的许多年轻飞行员还没受过训练，总会迷航，大使已要求我们不要理会这些迷航的飞机。”斯大林的行为越来越古怪，他对希特勒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信任，而对那些可以信赖的人却不信任。

德国政府也在掩饰这种骗局，他们向斯大林透露，德军在边境的调动只是为了避开英国远程轰炸机。德国甚至向苏联解释，他们故意要让英国以为他们正准备进攻苏联，而事实上他们正准备进攻英国。因此，斯大林在思想上，并不认为德国会入侵苏联。

到6月中旬，德军仍继续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德国外交官及其家属开始撤离莫斯科，这已是重要信号。但斯大林仍拒绝给红军下达战备命令。更可笑的是，苏联的列车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德国运送战略物资，这些物资包括150万吨粮食、10万吨棉花、200万吨石油、150万吨木材、14万吨锰。这都是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贸易协定交付的。斯大林完全配得上德军“运输大队长”一职。

6月14日，苏联《真理报》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政府声明，针对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的“谣言”，声明说德国从未向苏联提出过领土要求，德国正严格履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也在认真遵守这个条约，一些苏联军事单位只是出于训练目的而移驻边境地区。这份报纸上面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理！对于这个声明，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都感到很震

惊。不管这是不是一种外交宣传手段，它都会对苏军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

在这期间，斯大林曾连续43个小时没有办公。直到6月20日，星期五晚上8时，他才回到办公室。这次，他再次收到警告性情报。他的老搭档、主管外贸的米高扬告诉他，德国的一支拥有25条货船的船队，没有装卸完货物，就匆匆离开了里加港。斯大林说："他们有权这么做。"但他也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斯大林给莫斯科军区防空司令打电话，命令他："局势有些反常，提高防空等级。"然而，他没有给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打电话。他仍然不想刺激德国人，所以不想让边境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开始警觉起来

1941年6月21日，斯大林的直觉终于告诉他，无所作为是危险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召集了许多著名诗人，下令让他们谱写反纳粹的战斗歌曲！第二个措施倒很实际，他指示苏联驻柏林的外交官，立即会见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要求他解释为什么德国在边境集结重兵。德国答复，里宾特洛甫不在柏林。这一天所有的质问，得到的都是这个答复。当晚，斯大林才开始真正警觉起来，下令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进行中，朱可夫打来电话报告，一个德军士兵越过边境，说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他告诉苏军指挥官，德军将在6月22日黎明入侵苏联，这时离战争爆发只有几个小时。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显得特别不安。他问道："这次警告是不是德国的挑衅？"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回答："绝对不是。"他们可以肯定，这个德国士兵说了实话。他们坚持要让西部边境的部队立即进入战备状

态，但斯大林仍在思考。

几个小时后，苏军前线部队总算接到一份通知：德军可能要“挑衅”，然后在6月22日或23日入侵苏联。各部队要谨慎应对挑衅，以阻止德军“更大的阴谋”，换句话说就是战争。这项通知不是战备命令，它没有规定哪些行为是挑衅，哪些行为是战争，更不要说下令开火。而且，它也不是以斯大林的名义发布的。

一切都太晚了，“巴巴罗萨”计划就要付诸行动，这个名称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绰号“红胡子”。这位皇帝曾说：“生存与毁灭只有在战争中才能证实。”希特勒很喜欢这句话，并认为自己就是这话的实践者。

“巴巴罗萨”计划的作战时间只有两个月，为什么呢？因为希特勒跟斯大林走两个极端，他过分相信来自苏联的情报，认为“我们只要往门上踢一脚，整座腐朽的建筑就会倒塌下来”。这就是说，希特勒不正常，是个自大狂。

11.战略失误的恶果

全线发起攻击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30分，德军纠集包括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共550万大军、3700辆坦克、4900多架战机、4.7万门火炮、193艘舰艇，从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边境，全线对苏联发起攻击！德军坦克师和步兵师，如潮水般向前奔涌。他们正在检验元首对苏联的狂言是否属实。

德军兵分三路，北路的北方集团军群由冯·李勃元帅指挥，从东普鲁士出发，沿波罗的海进攻列宁格勒。芬兰的15个师又3个旅，越过边境协同德军作战，以图收复失地，这全是苏联自找的。中路的中央集团军群由冯·包克元帅指挥，沿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轴线直取莫斯科，中央集团军群拥有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在内的9个装甲师、6个机械化师及1个骑兵师，突击能力相当强。南路的南方集团军群由冯·龙德斯泰特元帅指挥，由卢布林和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扑向乌克兰首府基辅，进而向顿巴斯（乌克兰最大的煤炭基地）推进。

战斗第一天，德国空军猛烈轰炸苏联西部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军事基地以及国境线上的部队，并在苏军防御纵深内空降伞兵，抢占要地。同时以全部火炮对苏军防御工事、通讯设施、部队集结地狂轰滥炸。之后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迅速开进。开战仅半天，苏军西部66个机场上就有1200架飞机被摧毁，其中800架还未起飞就被炸毁于地面，而德机的损失只有区区10架战机。苏联声称击落德机75架，就按苏联的注水数字算，1200:75，也算是人类战争史上比例最悬殊的了！在德军的猛烈打击下，苏军边境军区指挥机构基本陷于瘫痪，部队盲目抵抗。有些部队甚至这时才给士兵发步枪，让他们冲上前去打坦克。

前线如此，苏联国防委员会也被打蒙了，在战况不明的情况下，他们当晚发布命令，要求边境军区实施猛烈反突击，消灭敌人！这就等于给德国人“送餐”啊，完全是只顾面子的胡乱指挥，前线战况因此更加恶化。苏军部队被分割包围，大批军人成为俘虏。德军开战第一天就向前推进25～50公里。

德国人很乐观

6月27日，“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指挥的第2装甲集群与霍特指挥的

第3装甲集群，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会师，装甲部队已深入苏联境内200公里。6月28日，德军第9和第4集团军在比亚韦斯托克以东会师，对苏军形成了两个包围圈：一个比亚韦斯托克包围圈包围了苏军第10集团军，另一个沃尔科维斯克包围圈包围了苏军第3及第13集团军。最终，在17天内，苏联西方方面军的62.5万人损失了42万。6月29日，明斯克落入德军手中，而苏军第20机械化军及第4空降军发动的反攻，也归于失败。6月30日包围圈大部被德军封锁，苏军第3、第10、第13集团军全部及第4集团军一部共20个师，向德军投降，苏军第4集团军残余向东撤退。苏联西方方面军后来经过重组，重新投入战场。

令德军惊讶的是，陷入巨大包围圈的苏军仍坚持战斗，因德军步兵欠缺摩托化运输，包围圈仍有空隙，所以很多苏军逃了出去，这是希特勒极其希望避免的。当希特勒得知在比亚韦斯托克及明斯克只是取得局部胜利时，他指责装甲部队将领在战线上留下的空隙太多，于是他命令装甲部队在封闭包围圈时停止向东推进，等待步兵跟进合围，他担心如果装甲部队失去冲击力后，苏联在第聂伯河及道加瓦河的防守将会被加强。

即便如此，德军仍逼近斯摩棱斯克，这是进攻莫斯科的门户，这亦令德军最高统帅部充满乐观情绪，德国人相信对苏联的战争在开战数天后已取得胜利。

不愿看到的后果

1941年7月3日，斯大林经过数天精神恍惚之后，终于打起精神站到麦克风前，号召人民发起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对抗入侵者——纳粹德国。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步兵集团军与装甲部队会合后，本想再度前进，但7月初突发的暴雨使道路满布泥泞，部队一时不能前进。这主要“归功”于苏联糟糕的公路系统。苏联不像德国，苏联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向东通往莫斯科的主路上，连沥青都没铺，一下雨可想而知。所以，苏军只要再炸毁一些桥梁，德军的推进速度必然会慢下来。应该说，德军突袭给苏军的最大震撼并非突袭的时间，而是同时进攻苏联领土的德军数量之多和配合之紧密。德军的攻击速度之快，使得苏军的防御完全瘫痪，而无线电和通讯设备的严重缺乏，造成了苏军部队之间难以协同作战。

在苏德战争的头3个星期，德军深入苏联腹地500多公里。至7月中旬，德军已占领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大片领土，逼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和基辅。这期间，苏军70个师的人员和武器损失过半，200个军火库落入敌手。不过，德军也伤亡了25万人，坦克损失一半，飞机损失1000多架。可以说，苏军虽然指挥不力，但给德军造成的损失大于法国。

但是，德军的攻势导致了一个苏联最不愿看到的后果——许多苏联占领国发起了独立运动。6月22日开战当天，立陶宛就发生了反苏联的起义，大约3万立陶宛人加入起义，并在隔天发布了《独立宣言》。随着德军攻势的进展，起义也蔓延至爱沙尼亚和南方的乌克兰。尤其是乌克兰，那里有大批百姓出来迎接德军，把他们当成“解放者”。古德里安曾经回忆：“有个老太太把我们的吉普车拦住，送上面包和牛奶，非要等我们吃完，才放我们走。”乌克兰是苏联的重要产粮区，俗称“面包篮子”。只要稍微了解苏联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作为，就能理解乌克兰人对纳粹的“感情”。

纳粹党的核心理论家，出生于波罗的海地区的罗森堡早在开战之

前，就预见到了这种形势。他向希特勒进言：“我们应该信任他们（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众），给他们一定的自治权。每个加盟共和国都应区别对待。例如，乌克兰‘应是与德国联盟的独立国家’。”倘若希特勒听从罗森堡的建议，那他就真的成了解放者。实际上，希特勒歧视斯拉夫人，不愿平等地对待他们，他倾向于支持希姆莱，命令枪毙所有俘虏的苏军政委。

年龄小不是优势

其实，在苏德战争打响时，苏军虽然毫无防备，但在边境上的军队数量和装备，还是占有一定优势。可为何会败得这么惨？这主要是人的因素。大量富有作战经验的苏联军官，在大清洗期间被杀害，而以大批具备“政治经验”却毫无作战经验的军官替代，造成了苏军内部充斥着大量年轻而缺乏训练的军官。举例而言，在1941年，红军的军官里有75%任职尚未超过1年。红军集团军指挥官的平均年龄，比德军师指挥官的平均年龄小了整整12岁，这些军官在战场上往往缺乏积极行动的意愿，而且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能力胜任其位。

同时，苏军的部署相当分散，部队之间往往无法互相联系，也缺乏运输工具把有效战力集合起来。虽然苏联红军有非常多的先进火炮，但这些火炮很多都没配备弹药。而且，火炮部队缺乏运输工具，无法迅速部署。坦克部队数量庞大且装备良好，却极其缺乏作战经验和后勤支援，维修保养的水平也非常差。大量的坦克往往被草率地送上战场，而没有任何燃油、弹药或人员补给的安排，通常在经过一次作战后坦克便被毁坏或报废。

这种战术不合适

在战前，苏联的宣传机器总是说红军如何强大，任何针对苏联的侵略都会被轻易击退。但到了秋天，宣传基调改变为“红军变虚弱了”“战争准备的时间不足”“德国的攻击太过突然”等。

其实，在1941年6月之前，苏联人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研究了。1940年法国战役的结果，曾给了苏联人极大的震撼，当时世界上规模排名第二的法国陆军，不到6周便被德军彻底击败。苏联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法国的崩溃，是过度依赖战线防守而缺乏装甲部队支援造成的。苏联决定不再重蹈覆辙，遂取消了掘壕防守的战术，改用将步兵部队集中为大规模机动队伍的战术。而步兵部队放弃掘壕的战术，也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在机动性不强又没有坦克支援的情况下，苏联步兵根本无法在战场上灵活调度。所有坦克都被集中至31个庞大的机械化军，苏联宣称这样一来，每个军都会比德军的装甲军大。苏联人计划得挺好，可战争爆发前，很少有哪个军能达到这种规模。

12.史上最强围歼战

放弃包围战术

为攻占莫斯科，德军中央集团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斯摩棱斯克，这是向莫斯科推进的必经之地，面对德军的是沿第聂伯河与道加瓦河建立的旧斯大林防线，守军是西方方面军第13集团军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第20、第21及第22集团军，另外还有刚刚编成的第19集团军及第16集团军，它对德国第3装甲集群的第39装甲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1941年7月6日，苏军第20集团军第5及第7机械化军的700辆坦克，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但德军在强大的空军支援下取胜，两个苏联机械化军在3天的战役中，被彻底摧毁。

同时，德军第3装甲集群的第20装甲师，在道加瓦河东岸建立了桥头堡，直接威胁维捷布斯克。在南面，远离主要进攻方向，德军第2装甲集群向第聂伯河一带的守军，发起突然进攻，苏军第13集团军被迫后退，损失了5个师，当德军两个装甲集群向东推进后，在斯摩棱斯克一带的苏军第16、第19及第20集团军有被包围的危险。

在斯摩棱斯克南面，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快速前进，其第129摩托化步兵师于7月16日攻占斯摩棱斯克。在北面，由于沼泽地带下雨仍是一大问题，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进展较慢，而苏军仍然坚持战斗，以突破包围。7月18日，德军两个装甲集群的矛头距离只有10公里，但最后仍用了8天时间，才将包围圈封闭，之后又用了10天时间清理包围圈，最后虽然有30万苏军被俘，但由于德军未能及时封闭空隙，令20万苏军得以逃脱。他们在斯摩棱斯克与莫斯科之间重新建立防线。8月上旬，斯摩棱斯克战役基本结束，战役迟滞了德军向莫斯科推进的速度。

鉴于以上情况，希特勒放弃包围战术，“巴巴罗萨”行动进行了4个星期，希特勒及其最高统帅部清楚地意识到，虽然遭受到人员及物质的巨大损失，但苏联仍未崩溃，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两翼在苏军的反攻下遭到削弱，希特勒决定将中央集团军群的坦克，调往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作战，他认为德国应用经济上的打击来摧垮苏联，希望德军快速攻占列宁格勒及南方的乌克兰。

意见很是不一致

对于纳粹德国来说，拿下乌克兰的粮仓和油田至关重要。对苏联来说，乌克兰也是必保的。此时，德军已经兵临乌克兰首府基辅，如何守卫基辅，苏联指挥中枢却出现了严重分歧。

1941年7月29日，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准备当面汇报自己对基辅保卫战的打算，斯大林在办公室接见了朱可夫，当时在场的还有苏联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此人自私、狭隘，经常向斯大林打朱可夫的小报告。

斯大林有一个特点，听部下汇报的时候，不喜欢坐着，总是捏着烟斗，哪怕烟斗灭了，也要捏着烟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停下来，走近对方，用烟斗理理胡须，注视着对方。他不愿意说话，说话时声音很低。斯大林不喜欢笑，笑也不发出声。用朱可夫的话讲："斯大林意志坚强，性情深沉，目光锐利，但容易冲动。"

当斯大林听到德军有可能向坚守在基辅的苏军西南方面军实施包围时，脚步停了下来，他问："你的建议是什么呢？"朱可夫回答说："首先，应从西部方向加强1个集团军给西南方面军。"调1个集团军过来？斯大林马上打断他的话："你怎么了？难道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的防御吗？"朱可夫说从西部，也就是从白俄罗斯调1个集团军加强给乌克兰方向，而白俄罗斯当面就是莫斯科，所以斯大林说"难道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面的防御吗"，朱可夫说："不，斯大林同志，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是想，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向莫斯科方向推进，我们可以在半个月内从远东调来8个师，来加强莫斯科方向的防御。"接着，他谈了自己的意见。这时梅赫利斯发言了，他挖苦朱可夫说："你是不是想把远东送给日本人呢？"要从远东调来8个师，那远东防御就会受到削弱。朱可夫看了梅赫利斯一眼，没理他。

朱可夫继续对斯大林讲："我们一方面向中央方面军加强兵力，一方面将西南方面军立即撤出，撤过第聂伯河，使得西南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形成一个拳头伺机打出去。"西南方面军担负着基辅的防御任务。斯大林听完以后，捏着烟斗走近朱可夫，这时候烟斗已经灭了，他用严

厉的目光盯着朱可夫，问了一句："那基辅怎么办？"

朱可夫感到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他知道放弃基辅和斯大林要坚守基辅的理念不一致，但他豁出去了，他要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他说："作为总参谋长，我有责任建议——放弃基辅。"当时斯大林没有说话，仍然看着朱可夫。但朱可夫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了，他说："放弃基辅后，我们可以在西部方向马上组织反突击，夺回叶利尼亚突出部，如果不夺，德军很可能会利用这个突出部，作为桥头堡进攻莫斯科。"

朱可夫最后一个尾音还没发完，斯大林突然火了，他厉声喝道："哪有什么反突击！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简直是胡说八道！"

朱可夫听到这儿也豁出去了，撕碎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他当面反驳："斯大林同志，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的话，你把我的职务撤销好了，把我派到前线去，或许在那里我会对祖国有点用处。"在场的人愣了，斯大林在苏联就是真理啊！房间里静得可怕，好半天斯大林才说了一句话："请你冷静一下，没有你，我们更行。"

朱可夫接着说："斯大林同志，我是一名军人，随时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认识，我相信我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我和我的总参谋部怎样想的，我就应该怎样向你汇报。"斯大林还在摆弄烟斗，他平静下来了，说："朱可夫同志，冷静些。请你先出去，我一会儿叫你再进来。"朱可夫推门而出。

方面军司令被打死

朱可夫在门外等了半小时，斯大林把他叫回办公室，说道：“是这样的，朱可夫同志，我们方才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替。不过，你还是统帅部成员之一，我想让你到前线去。”朱可夫说：“到哪个部队？”斯大林说：“你愿意到哪儿呢？”朱可夫回答：“我可以做任何工作，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只要祖国需要。”[36]

这时斯大林感觉朱可夫还是有气，他反而笑了，安慰他说：“你冷静些，冷静些。”想了一会儿，斯大林说：“你方才说叶利尼亚突出部，你想在那里组织一次反突击是不是？你就到那个地方去负责好了，我从现在开始，任命你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朱可夫说：“1个小时之后，我离开莫斯科。”

就这样，由于作战问题的分歧，并且顶撞了斯大林，朱可夫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当时作为总参谋长，朱可夫是统帅部大本营军事指挥机关的最高首长，他自然对战争全局心里有数。当时苏军从南到北，所有的方向都面临严重局面，朱可夫根据战场形势得出结论，对付德国快速军团在行进中实施的突破，苏军最好的战法就是通过反突击，以积极的防御不断地迟滞、消耗、疲惫和杀伤敌人。可要实施这个战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苏军重兵集团面临被德军合围和歼灭的威胁下，尽快从敌人的包围圈内撤出来，以避免更大的伤亡和损失，该撤的时候要撤；第二，收缩苏军重兵集团兵力，用撤出的兵团实施反突击。朱可夫根据战场情况，认为当务之急是放弃基辅，收缩兵力，再实施反突击，否则在乌克兰方向的西南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将有被全歼的危险。然而，朱可夫的想法和斯大林“寸土必守”、利用坚守现有阵地、实施反击的战争理念不一样。

由于斯大林拒绝采纳朱可夫的意见，西南方面军的主力部队迅速被

德军分割包围，陷入一片混乱。9月17日，斯大林让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下令同意西南方面军突围，但为时已晚。9月19日，基辅陷落。西南方面军在合围中继续战斗，为其解围的尝试由于兵力不足，无果而终。仅部分军队分成小群得以向东突围，最后共有15万官兵突出德军重围。9月20日，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和参谋长图皮科夫少将在突围战斗中阵亡。从包围圈中逃脱的有布琼尼元帅、铁木辛哥元帅及政治委员赫鲁晓夫。9月26日，西南方面军基本被歼灭，总计66.5万苏军成为俘虏。这场战役，是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围歼战。作为“巴巴罗萨”计划的一部分，德军取得了这场战役的完胜。

这是苏军前所未有的大败，超过了六七月份在明斯克的灾难，苏联西南方面军需要重建。

罗马尼亚很生猛

基辅保卫战结束后，整个乌克兰成为德军的囊中之物。德军之所以能够顺利夺取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军队的付出有重要关系。

在二战中，罗马尼亚军队作为德军的仆从，大部分时间充当“小弟”的角色。而在1941年夏秋之际的敖德萨战役中，罗马尼亚军队充当了轴心国一方的进攻主力。这次战役成为罗军在二战史上的最强一击。

苏德战争爆发后，罗马尼亚先后派遣22个师投入东线作战，在兵力上远胜其他仆从国，如匈牙利、保加利亚。敖德萨战役就是以罗军为主进行的一次攻坚战。

1941年7月，希特勒要求罗马尼亚军队在德军支援下，攻占苏联黑

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切断苏联通过敖德萨从黑海向乌克兰输送兵力和物资的通道，同时也方便德军抽出兵力进犯苏联腹地。

8月3日，罗军第4集团军在司令尼古拉伊·索皮卡中将的指挥下，横渡德涅斯特河。罗军计划兵分两路，左翼第3集群负责正面强攻敖德萨，右翼第5集群负责由敖德萨以南发起侧攻。

8月8日至10月16日，敖德萨战役全面展开，双方搏杀之激烈，较苏德两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战至最激烈时，双方竟展开了一场中世纪般的搏杀：罗军骑兵抽出锋利的马刀，策马出击；苏军步兵排着整齐的队列，步枪上好雪亮的刺刀，高喊着“乌拉”，杀向罗军骑兵。一时间，敖德萨外围血肉横飞、杀声震天。这场战役，最终以罗马尼亚军队获胜而告终。德军借此切断了苏军从黑海通向乌克兰的运输线，得以顺利控制乌克兰。

13.打不垮的列宁格勒

“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德军兵分三路入侵苏联的进程中，除了中路和南路，北路的战斗同样激烈。1941年8月下旬，希特勒在北翼调集了32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4个摩托化师和1个骑兵旅的兵力，配备6000门大炮、4500门迫击炮和1000多架飞机，向列宁格勒发动猛烈攻势，扬言要在9月1日占领列宁格勒。在“巴巴罗萨”计划中，攻占涅瓦河上这座城市被看作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希特勒渴望能从地球上抹掉列宁格勒，杀光居民，以毁灭十月革命的摇篮。

8月底，德军变更部署后沿莫斯科-列宁格勒公路发起进攻。德军在

付出重大损失后，于8月30日抵达涅瓦河，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外界的铁路联系。9月8日，德军进抵拉多加湖南岸，从陆上包围了列宁格勒。自此，列宁格勒陷入德军的三面包围，只能从拉多加湖和空中得到补给，长达900天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包围列宁格勒之后，德军对该市实施了野蛮轰炸和炮击，投掷了10万多枚航空燃烧弹和航空爆破炸弹，妄图用轰炸和饥饿困死守城军民。

9月9日，德军向列宁格勒发起新的进攻。斯大林的酒友和跟屁虫伏罗希洛夫元帅由于指挥不力被撤职。9月10日，朱可夫大将接替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朱可夫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即使战至最后一人，也要守住列宁格勒。他的口号是："不是列宁格勒惧怕死亡，而是死亡惧怕列宁格勒！"

与此同时，朱可夫迅速调整和加强了列宁格勒防御，各预备部队得到了民兵支队的补充，大批海军军人离舰上陆，一部分高射炮调到高地上用于打坦克。至9月底，列宁格勒西南和南面的战线趋于稳定。德军一举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破产，抽调北路兵力进攻莫斯科的企图也随之破灭。

从南面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失败后，德军于10月改向突击，与芬兰军队会合，企图完全封死列宁格勒，但德军未能突至斯维里河。11月中旬，苏军转入反攻，收复了部分失地，将德军赶过沃尔霍夫河。

作曲家的臣服

列宁格勒保卫战具有全民动员性质，列宁格勒的工业给前线提供了武器、装备、服装和弹药，而该市居民在被封锁后第一个冬春就提供了

10万多新兵。为了使居民免于挨饿，拉多加湖区舰队承担了湖上给养、弹药和武器的输送。11月中旬，湖上航行因为冰封而中止。11月19日，又在拉多加湖的冰上开辟军用汽车路，被围城市通过冰上交通线得到了战斗和生活必需品，疏散了没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以及工业设备等。

尽管得到了一些给养，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守城军民的需要。列宁格勒城内被迫实行配给制，工人每人每天只能得到8两面包，儿童、病人和公务员每天4两。但是有记载显示，即使在列宁格勒城里饿死100万人时，粮食还在被用于酿特殊的好酒，给官员们享用，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

列宁格勒军民不畏困难，每天有4.5万人修筑防御工事，工人们在德军的炮火下坚持生产。全城军民步步为营，铸成了一条攻不破、打不烂的钢铁长城。

1941年，一生都在等待枪决的苏联第一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为列宁格勒创作了《第七交响曲》。他本人在自己的家乡列宁格勒，参加了志愿消防队，成为一名优秀的消防队员。

这个才华横溢的作曲家曾触怒斯大林，但没有被枪决，因为他的音乐对斯大林的统治是种有益的装饰。“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最终，肖斯塔科维奇选择了屈服。为了“赎罪”，他完成了《第五交响曲》，将它献给斯大林。这部作品为他赢回了一度失去的声誉，令他正式成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但是，后半生他一直惴惴不安，说：“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

打破列宁格勒之围

1942年1～4月，苏军在柳班方向发动突击，8～10月又在锡尼亚维诺方向实施了顽强战斗，疲惫和消耗了德军的兵力。苏联游击队也在德国占领区展开了积极的战斗，使敌军遭受重大损失。

1943年1月12日，苏军在远程航空兵、炮兵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的支援下，兵分两路在拉多加湖以南的狭小突出部实施了相向突击，力图打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1月18日，两路苏军成功突破德军防线，在拉多加湖与战线之间形成了8～11公里宽的走廊，并在17个昼夜内铺设了铁路和公路各一条。

1943年夏秋，苏军又打破了德军再度封锁列宁格勒的企图，并肃清了沃尔霍夫河岸登陆场的德军，从而改善了战役态势。

1944年1月14日，一支苏军从奥拉宁包姆登陆场转入反攻。次日，另一支苏军也从列宁格勒转入反攻。1月20日，两路苏军会师，消灭了被合围的德军集团。1月21日，德军开始退却。到1月底，苏军相继收复了普希金城等城市。

至2月15日，苏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完全突破了德军的防御，此后继续追击德军。3月1日，苏军已进抵拉脱维亚边界。德国北方集团军群遭到重创，列宁格勒州几乎全境收复，加里宁州一部收复，苏军进入爱沙尼亚境内，为粉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列宁格勒以北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年夏，苏军在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拉多加湖区舰队和奥涅加湖区舰队的配合下，击溃了苏德战场北翼的德军战略集团，列宁格勒的安全有了充分保障。

14.莫斯科保卫战

“台风行动”计划

1941年8月上旬，德军攻占斯摩棱斯克，这是通往莫斯科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但斯摩棱斯克以外的战斗持续到9月上旬，阻碍了德军的攻势，有效地瓦解了闪电战战术。其后，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到达莫斯科外围，但希特勒命令他转向南方去支持龙德施泰特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对基辅的攻击。

由于德军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中预定目标未能实现，为此，德军统帅部在1941年9月29日，又制订了“台风行动”作战计划，要在10天内拿下莫斯科。9月底，德军集结部队，做好了“台风行动”的攻势准备。

1941年10月2日，包克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终于向莫斯科发动攻击。德军认为莫斯科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德军计划以各坦克集团实施突击，割裂苏军防御，并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两地域合围歼灭西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然后以强大、快速集群，从北面和南面包围莫斯科，在步兵兵团实施正面进攻的同时，攻占苏联首都。

根据“台风行动”计划，德军第2装甲集群9月30日在布良斯克方向，第3、第4装甲集群10月2日在维亚济马方向，相继开始进攻。尽管苏军顽强抵抗，德军仍突破了其防御。德军第2集团军突破了苏军第50集团军的防线，于1941年9月下旬夺取布良斯克。10月3日奥廖尔陷落，德军沿着奥廖尔-图拉公路推进。莫斯科以西的维亚济马方向，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进行了艰苦的防御战斗。德军10月7日进抵维亚济马地域，苏军两方面军大部分军队在此陷入合围，一直顽强抵抗到10月13

日。维亚济马守军大部被歼，一部后来突出重围。布良斯克方面军陷于合围后也开始向后退却，至23日大部被歼。德军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战役中，俘虏苏军67万人。这是基辅会战之后，德军又一次辉煌的胜利。

领袖仍留莫斯科

自此，苏军莫扎伊斯克防线成了接近莫斯科的主要抵抗地区，驻守的4个集团军总共只有9万人，这些兵力不足以在整个地带建立坚固防御。为了改进军队指挥，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于10月10日合编为西方面军，朱可夫大将任司令。10月中至11月初，在莫扎伊斯克防御地区展开多次激烈战斗，苏军对德军的优势兵力进行了顽强抵抗，阻止了德军的攻势。

10月14日，德军突入加里宁地域。10月17日，苏军以西方面军右翼为基础组成了加里宁方面军，由科涅夫上将指挥。德军想从加里宁向东南进攻并包抄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后方的企图被粉碎。

德军虽然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战役中，消灭了大量苏军有生力量，但随着天气的变冷，秋雨把道路变成泥沼，这几乎使德军的进攻瘫痪。

德军被迫全线停止前进，以待大地封冻。德军暂时的停进，使苏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到10月底，苏军最高统帅部开始抽回一些部队作为预备队，使其得到必要的休息，新的预备队也在源源不断地赶到。10月末，战线分布在加里宁-库宾卡-谢尔普霍夫-阿列克辛-图拉。德军虽遭重大损失，但仍增调兵力，变更部署，企图在冬季到来前合围并占领莫斯科。

1941年冬季，就算以俄国人的标准来看都异常寒冷。德军因战线过长，补给不足，在战斗中消耗过大，既没有设防御阵地和战役预备队，又无在冬季条件下作战的准备，11月上旬入冬，虽然道路能够使用，但由于德军认为在入冬前就能结束战事，德军的冬季装备不足，平均5人一件棉衣，坦克和其他车辆都因低温而不能动弹。德军士气严重受挫，苏军士气则有所恢复。

莫斯科疏散了许多政府机关和最重要的企业。10月20日，国防委员会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域实行戒严。当局命令居民在街道筑起防御工事，连克里姆林宫附近都不例外，并且组建了新的民兵师，使全城做好巷战准备。苏联政府向东撤退到古比雪夫（现在的萨马拉），但斯大林仍留在莫斯科。

为了提振国民及军队士气，斯大林命令11月7日在红场照常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阅兵式。队伍在克里姆林宫前检阅，然后直接开赴前线。苏军以预备队和补充兵员加强了西方面军。11月10日，布良斯克方面军撤销。各方面军受领命令扼守所属地区，阻止德军从西北和西南方向迂回靠近莫斯科。

收拾细软赶快跑

苏联官方拍摄的二战影视作品中，在德军逼近莫斯科之际，全城百姓同仇敌忾，无数志愿者加入战斗，自发起来保卫家园。但事实上，在莫斯科保卫战初期，很多官员和百姓还是选择了弃城逃跑。

1941年10月16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疏散苏联首都居民》的决议。很多人将其理解为，莫斯科城不久将被拱手送给德国人。城内很快乱成一团，地铁关闭，有轨电车停运。一些苏共官员首先逃离

出城，据记载：“第一天便有779名领导干部逃出首都，随身携带有价值2500万卢布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他们还动用了100辆轿车和货车运送家属。”看到领导们都逃了，普通市民们也收拾细软，想办法出城。接连三天，出城的公路上人满为患。但到了10月20日，莫斯科城进入被围状态之后，人员大量外逃现象便不复存在。

11月15～18日，德军经过调整和补充后，向莫斯科重新发起进攻。德军在加里宁沿克林、罗加切沃方向和图拉方向分别实施主要突击，企图从北面和南面迂回至莫斯科。11月底至12月初，德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前出到莫斯科运河。12月4日加里宁失守。12月5日莫斯科以南165公里的小镇图拉被局部包围，但德军遇到了苏军的顽强抵抗，莫斯科附近的战斗变得异常激烈。苏军派了无数新兵和志愿者，甚至把一个妇女营投入到了德军的机枪与炮火中。

发动大规模反击

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苏军的一个战斗小组表现得尤为英勇，他们守卫在距离莫斯科200公里的一个公路路口，在与德军鏖战4个小时之后，击毁德军18辆坦克，击毙德军数十人，自己也只剩28人，指导员克罗奇科夫为激励战士，说出了“俄国虽大，但已无路可退，身后就是莫斯科”的话，最后28名勇士弹尽粮绝，全部牺牲，克罗奇科夫抱着一捆手榴弹扑向德军，炸毁了一辆德军坦克。苏军经过11月底至12月初的顽强防御和多次反突击，德军突击莫斯科的企图破产。苏军虽然经常处在危急状态，但终于坚持下来并消耗了德军。仅11月16日至12月5日，德军在莫斯科附近就死伤15.5万余人，损失坦克约800辆、火炮300门、飞机近1500架。

这时，苏军转入反攻并粉碎莫斯科城下德军的条件已经具备。斯大

林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中将代理总参谋长，并命令他立即拟定反攻作战计划。苏军反攻的指导思想是：同时粉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和从北面、南面威胁莫斯科的最危险的突击集团。反攻的基本任务赋予了西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分别在其北面和南面实施突击。

1941年12月5日，朱可夫带领苏军发动大规模反击，最主要的攻势集中向德军中央集团军群。12月6日，苏军攻势在莫斯科地区全面展开。此时德军进攻能力已经衰竭。在秋季，朱可夫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调回了一些装备精良的部队到莫斯科，一直留待反击之用。这次，斯大林相信了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情报：日本不会攻击苏联远东地区。此时德军已经非常接近莫斯科中心，朱可夫投入大量援军以对抗德军的攻势。苏军部队已经为冬季战事做好了准备，包括多个滑雪营。

12月8日，希特勒签署了在苏德战场全线，包括莫斯科方向转入防御的训令。12月16日，苏军收复了图拉。1942年1月7日夺回了莫斯科以北的加里宁。1月初，西部战略方向的反攻完成。精疲力竭的德军撤退到100～250公里外。德军的38个师，有15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遭重创。进攻莫斯科的突击集团被击溃，德军惊慌失措，希特勒要求死守每一个据点，一步也不后退，直到最后一兵一卒。

由于苏军缺乏实施大规模进攻的经验，以及缺少快速兵团，因而未能全部完成围歼中央集团军群基本兵力的任务。2月初，来自西欧的德军增援部队（12个师又2个旅）和中央集团军群北翼部队，分别实施了反突击，苏军的态势恶化。4月20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西方面军部队转入防御、撤回外线作战部队，会战至此结束。

莫斯科保卫战，使纳粹德国企图快速征服苏联的计划破产，打破了德国陆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其遭到了无法弥补的物质损失。接下来，

苏德这两头令人恐怖的猛兽，互相瞪着眼睛，挥着爪子，张着血盆大口，开始了3年多的拉锯对峙。

第六章　剑舞黄沙洒热血（德意、盟军决战北非战场）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题记

01.意军个个是活宝

墨索里尼又犯二

苏德战争打响后，二战进入全面爆发阶段。这时候，遥远的北非也不平静。飞扬跋扈的墨索里尼总是自命不凡，但在欧洲，意大利除了占领阿尔巴尼亚取得小胜之外，进攻法国、打希腊都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所以，墨索里尼深感欧洲强敌林立，不如换换风，放眼地中海对岸的北非。而且意大利在二战爆发前吞并了埃塞俄比亚，虽然那是墨索里尼犯二，得不偿失，但意大利毕竟占领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因此，墨索里尼打出“自信心”来了，于是他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北非沙漠，命令意大利驻非洲的军队入侵埃及，去挑衅英国人。

其实，非洲在二战中是一个次要战场，对于战争的最终结局，没有太大影响。而墨索里尼竟然不顾自身实力贸然参战，把盟友德国拖入了根本不想进入的战场，而且越拖越远。德国本来不想打希腊，只要稳住巴尔干，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结果被墨索里尼给搅乱了，打了希腊和南斯拉夫。好不容易巴尔干收住了，现在墨索里尼又把战线拉向更遥远的非洲。

都在对手算计之中

1940年8月8日，墨索里尼命令第10集团军入侵埃及。结果，这个命令下达两天后居然还没有被执行，可见意大利军队是将无战心，兵无斗志。墨索里尼看他的命令没被执行，就指示当时意军北非总司令格拉奇亚尼元帅，说德国的“海狮计划”马上就要开始，德国马上要在英国登陆了，你打埃及都打不了，以后瓜分战利品又没咱爷们儿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格拉奇亚尼才开始攻击。但是，正式攻击的时间是9月8日，比墨索里尼下令的时间，整整晚了一个月。很难想象，希特勒下令哪天开战，德军将领能拖上一个月，但这就是意大利！

而且，意大利的运输力量很缺乏，主要靠骡子和人的两条腿，军官的训练水平很低，武器装备不足，总之意大利军队十分虚弱。意大利据称拥有40万大军，但对于装备落后的军队来讲，人数越多越要命，因为人多了后勤就供应不上。北非只有一条沿着地中海海岸的公路，意军装甲部队就只能顺着这条公路前进，谈不上任何出其不意，每一步都在英国人的算计之中。当时，英军在埃及只有3万多人，其中还没有多少英国人，大部分是殖民地的部队，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都是这些国家的部队。英军司令韦维尔[37]将军命令防卫部队袭扰前进中的意军，命令当时英军在非洲唯一的装甲力量——第7装甲师，从沙漠突击意军侧翼。

意军摆出挨揍架势

到9月16日，也就是正式进攻的第9天，意军就因供给不足被迫停止进攻，墨索里尼一再催促，让格拉奇亚尼元帅赶紧进军，但格拉奇亚尼却命令军队在前线大挖战壕，摆出了一副说好听点是防御，说不好听点

是挨揍的架势。因为沙漠里怎么可能修成连绵的战线呢？不可能的，只有绿洲才有水源，所以意军只能在绿洲上修工事，形成了一个个孤立的据点。而且，由于运力不足，这几十万大军沿着海岸线推进，就跟羊粪球似的，稀稀拉拉，先头部队跑出老远，后续部队恨不得还在几百公里之外。

英国人一看意军摆出这么一副挨打欠抽的架势，就集中兵力、攥紧拳头，把意大利这些据点一个个都攻克了。意大利曾经设防严密的重镇巴迪亚、托布鲁克等也相继被英军攻占，意军逃跑的时候遭到了英军埋伏的第7装甲师的截击。

10个星期不到，意大利第10集团军就被摧毁了，英国人光战俘就抓了13万。丘吉尔曾问前线将领，我们逮了多少意大利战俘？前线将领很得意地讲，5亩地的军官，200亩地的士兵。那是英亩，1英亩合中国亩为6.07亩呢。

没意面吃可不行

意大利战俘都是模范战俘，绝对不反抗，不违反纪律，成建制地在长官带领下走进战俘营，欢天喜地地放下枪。曾经有一个英国的坦克营，用区区29辆坦克，摧毁并缴获了意大利数百辆坦克，就算意大利坦克皮薄馅大不经打，但凡有战心也不致如此。曾经有一个德军军官发现两个英军士兵押着差不多一个连的意大利战俘，为了解救他们，德军向英军士兵射击。结果意大利人终于跑起来了，不过是朝英军阵地跑去。

意大利人虽然被关进战俘营，但还是得吃意大利面，没有意大利面不行，只要给意大利面吃，意大利人就都是乖宝宝。问题是在前线打仗，英国人还吃不上意大利面呢，哪有那么多面条养活战俘。

因为意大利战俘是模范战俘，英国对战俘营看管很不严，有的战俘营甚至没有看守，就让意大利人自己看着，给他们弄一个圈，画地为牢，自生自灭就得了。据说有一个没有看守的意大利战俘营发生暴动，这帮意大利人全跑了。英国的战俘营长官得知后，觉得非常奇怪，意大利人一向不是这种表现呀，他们很懂规矩，怎么可能集体出逃呢？他根本想不到，这些出逃的意大利战俘，排着整整齐齐的队形，进了下一个战俘营。因为他们听说那个战俘营有意大利面吃。意大利军队就是这种表现。

意大利人爱投降

对于意军，还有一件特有意思的事，英国坦克刚对意军发动冲锋，意大利人就打白旗投降。其实，英军指挥官不想俘虏这帮意大利人，俘虏了他们还得给饭吃，英军指挥官其实是很想把这些人消灭的。但西方国家都是《日内瓦公约》[38]签字国，人家投降你就得接受。所以，英军指挥官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意大利人的投降，但越看越生气，你们算爷们儿吗？一打仗就投降！英军指挥官问意大利俘虏，你们为什么不抵抗啊？意大利人回答，你们坦克冲上来了，我们的反坦克炮没炮弹，没法打你们的坦克。英军到意军阵地上一看，整箱的反坦克炮弹堆积如山。英军指挥官说，你们这不是有炮弹吗？为什么不用呢？这话简直搞笑到极点了，英国人都替意大利人着急。但意大利人回答得更狠：我们没撬棍，撬不开那些炮弹箱子，所以只能投降了。

还有一次，英军攻打意军的一个要塞，刚打了几梭子子弹，意军就打了白旗。意军指挥官一本正经地对英军指挥官说：“我们已经打完了最后一发子弹。”其实他身边堆满了意大利制造的军火。

这个元帅很点儿背

1940年6月30日，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巴尔博元帅乘坐飞机，该飞机在托布鲁克上空被意大利人自己的高射炮击落。意大利为了掩饰这一惨重的不幸事件，便宣布元帅是在同英国人进行空战时遇难的。这可能是意大利防空部队在二战中战果最辉煌的一次，可与美军猎杀山本五十六相媲美。顺便说一句，巴尔博是二战被误伤的军人中军衔最高的。

墨索里尼就靠着这么一帮活宝，搞对外扩张。可想而知，意大利人被英国人打得有多惨。墨索里尼没辙，又去找希特勒：大哥，我把脸又丢在非洲了，拉兄弟一把吧。希特勒很反感墨索里尼，但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认为意大利的失败是整个法西斯阵营的失败，会让全世界看不起法西斯阵营的。于是，希特勒就把纳粹帝国三大名将之一，与曼施坦因、古德里安齐名的隆美尔派到了北非。

02.隆美尔就是狠

这个哥们儿不好惹

1941年2月11日，隆美尔中将奉希特勒之命到达北非。他的“非洲军”人数只有3万，装甲部队有限，而且坦克基本上都是轻型的。刚到非洲，隆美尔就在的黎波里，就是现在的利比亚首都，举行了阅兵仪式，为的是吓唬盟国，以及提振意军士气。隆美尔也担心万一意大利人一看，德国大哥就带来这么点儿家底儿，不够打的，就更麻烦了，怎么办呢？

隆美尔有招儿，他让坦克通过检阅台之后，再兜个圈子绕回来，继续接受检阅，这样就显得坦克特别多！赫鲁晓夫后来也这么干过，他就

三枚洲际导弹，一圈一圈绕检阅台，问题是那会儿有卫星，别人一看就知道原来你就这三枚导弹。隆美尔那会儿没有卫星，所以坦克不断绕着检阅台转，盟国的间谍信以为真。坦克可能没挂车牌，要不然人家一看你老是京A×××××，就该露馅了。

隆美尔到北非之后，接过了前线指挥权，对前线地区做了一番空中侦察，他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2月末，德军攻克了一个军事重镇恩努菲利亚。隆美尔利用英军调防、轻敌的有利时机大胆行动，把德军和意军组成混合纵队，一下向前推进了450英里，给了英军一个非常意外的打击。

隆美尔不愧是名将，一来就给了英国一个下马威。接着，他又指挥部队攻占了艾阿格海拉地区的要塞、水源和机场，占领了马萨布莱加，把英军逼到阿吉达比亚地区，不给英军以喘息之机。这可把意大利的最高统帅部吓坏了，他们一辈子也没打到过那么远的地方，既怕中了英军的埋伏，也怕被人截断后勤补给线。墨索里尼一再阻挠隆美尔前进，但隆美尔根本不理，他只服从元首希特勒的命令，继续进军。隆美尔的进攻使英军损失惨重，最终，英军只剩下一支被围困在托布鲁克的部队。从埃及往西，北非的大片领土全部被隆美尔攻占了。曾经指挥英军大败意军的奥康诺将军也成了俘虏。

露了一大手

这下英国急了，怎么搞的，原来我们在非洲打得挺顺手，居然来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家伙！于是英国开始向北非大举增兵。1941年11月，英国在北非组建了第8集团军，号称拥有10万人、750多辆坦克，由名将奥金莱克指挥，发动了代号为“十字军”的进攻。隆美尔靠3个德国师，2个意大利军（可以忽略不计），以320辆坦克对阵。这320辆坦克还包括意

大利的那种薄皮大馅坦克。由于兵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隆美尔且战且退，退出昔兰尼加。

1942年1月，隆美尔升任非洲军司令，并得到了150辆坦克的补充，旋即夺回昔兰尼加。到5月下旬，隆美尔又一次向英军发动猛烈攻势，通过一场血战，击溃了英国第8集团军，并向埃及挺进。其实，挺近埃及只是虚晃一枪，他不久就掉转头来，以3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向托布鲁克要塞发动进攻，14个小时就攻克要塞，3万多英军投降。隆美尔因此晋升为元帅，他跳过了大将军衔，直接由上将晋升为元帅。

隆美尔到了北非之后，不是露了一小手，是露了一大手，英国的韦维尔将军、奥金莱克将军，都不是他的对手。

03.蒙哥马利到非洲

谁能击败隆美尔？

隆美尔晋升元帅时只有51岁。近代军衔制度诞生以来，最年轻的元帅是拿破仑手下的达武，他是34岁授元帅衔；其次是被斯大林“清洗”掉的图哈切夫斯基，他是35岁晋升元帅；林彪也是比较年轻的，49岁就晋升元帅。隆美尔也算是很年轻的元帅了，而且他从中将晋升元帅用了不到一年。

隆美尔之所以用兵如神，是因为他认为在北非战场获胜的关键是快速机动。北非战场只有一条公路，此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没有任何掩护，只有快速机动，才能给对方以沉重打击。隆美尔作战的时候，尽量靠前指挥，坐在指挥车上领着部队前进，不像意大利那些将军，从来不上前线，在后方司令部遥控，在大城市里喝着红酒、吃着面条指

挥，根本不了解前线战况。隆美尔的指挥车有时甚至冲到先锋营侦察员的前面。而且他战术灵活，能够根据沙漠地形、气候特点用兵，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因此，英国人把他称为“沙漠之狐”。

因此，击败隆美尔成了英国人最主要的目标，丘吉尔在英国国会演讲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虽然隆美尔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也要向他表示敬意，这样的人如果在我们这边，那不得了。

偷袭意大利海军

不过，隆美尔虽然用兵如神，但德军还是被打败了。因为北非毕竟是次要战场，希特勒并没有给予太多重视，给他的支援很少，其实希特勒即便想支援，也有心无力。因为当时德军主力要进攻苏联，而且轴心国也没有掌握地中海的制海权。当时，德国大型水面舰艇沉的沉，被困的被困，很多军事补给物资无法运到北非前线。而意大利海军纯粹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1940年，英国21架双翅膀箭鱼飞机，偷袭意大利塔兰托军港，就把意大利海军吓得再也不敢出海。英国海军当时在地中海只有一艘航母，还坏了，临时又调来一艘，起飞了21架箭鱼轰炸机，这跟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规模没法比。结果意大利四艘王牌战列舰，不是受重创就是倾覆，全都不能参战，意大利海军也就不能出海为北非前线提供补给。

盟军实力在增强

美国参战后，给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十几万棒小伙子。后来美国巴顿[39]将军的主力也来到非洲，盟军实力不断增强。另外，美国发达的工业生产能力这时候表现得非常抢眼，美国参战前也做了准

备，生产了大量坦克，像中型坦克谢尔曼坦克。这些坦克运到前线之后，大大增强了英军的装甲力量。

英军原来的坦克分成步兵坦克和巡洋坦克，巡洋坦克速度快，但是皮薄馅大，一打就穿；步兵坦克倒是皮糙肉厚，问题是速度慢。英国人设想的是，步兵坦克用来支援步兵，巡洋坦克用来快速突进，想得挺好，一打仗不是那么回事，两者的优点出不来，缺点倒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知道英国人怎么缺心眼到这种程度。当美国的谢尔曼坦克运到前线，英国人才有了对抗德国4号坦克乃至后来豹式坦克、虎式坦克的本钱。

蒙哥马利出战

英国政府将敦刻尔克撤退时的英雄，当时的第3师师长蒙哥马利中将派到非洲，做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用兵极其谨慎，如果不占绝对优势，他不会轻易出手。蒙哥马利到了前线之后，首先是鼓舞士气，然后玩儿命地给国内拍电报，要人，要装备，要食品，要油料，弄得第8集团军兵强马壮。英军实力越来越强。

在这种情况下，蒙哥马利认为已经掌握了对轴心国军队的绝对优势，这才在阿拉曼地区发动反击。阿拉曼离开罗只有几十英里，一旦被攻克，后果不堪设想。据说，当时英国驻开罗的专员已经准备撤退了，把文件都烧了。如果埃及失守，德国人就会切断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也将被德国人封锁，德军就会进入亚洲。当时伊拉克、伊朗这些国家都是亲德的，当地贵族仇恨英法的殖民侵略。如果德国在当地扶植起亲德政权，跟日本在印度会师，轴心国两强联起手来麻烦就大了。二战最万幸的一点，就是结盟的轴心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可以忽略不计）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没法协同作战，基本上是各打各的，不像盟国是配合着

打。所以蒙哥马利必须要在阿拉曼挡住德国人，力挽狂澜。

04.阿拉曼对战

盟军“轻足行动”

1942年10月23日，一个平静的月圆之夜，英国第8集团军882门大炮齐射，轰击德军阵地长达5个半小时，125吨炮弹落到德军阵地上。据说，平均每门炮发弹600枚，炮管都打红了。盟军的炮手一直在开炮，震耳欲聋的声音，使一些炮手的耳朵都流了血，有的都被震聋了，现在炮兵戴着耳罩，那时候没有。

蒙哥马利把进攻行动命名为“轻足行动”，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出击的是步兵，步兵踩到反坦克地雷也不会炸，因为反坦克地雷是针对坦克的，人的重量轻，不会引爆地雷。英军步兵向前推进的时候，工兵随后为跟进的装甲部队开辟了一条安全通道，这条通道有24英尺宽。为什么开这么宽？因为这个宽度刚好可以让一路坦克纵队通过。工兵们很不容易，他们要在被称为“恶魔的花园”的反坦克地雷阵里，开辟出一条5英里长的通道。这任务太艰巨了，因为德国特别重视布雷，而且雷场的面积很大。实际上，这次工兵排雷的任务并不成功。

因为德军装甲力量不足，运到非洲的虎式坦克数量很少，以连为单位，只能充当消防队的角色。因此，隆美尔对付英国装甲优势主要有两个法宝，一个是反坦克地雷，一个是八八高炮。最早的反坦克炮都是37毫米，后来发展到50毫米，然后又发展到75毫米，再没更大的了，但是75毫米反坦克炮也很难击穿坚厚的坦克装甲。隆美尔在攻打法国的时候头一次遇到重型坦克，也就是法国的S-35坦克，这坦克太牛了，德国坦

克压根打不了，反坦克炮也打不了，隆美尔就拿打飞机的88毫米高炮打它。法国人不服，说你们怎么这么干，拿打飞机的炮打坦克？

托马水平欠火候

阿拉曼战役开战当天，英国第13军在南方发动了佯攻，与德国的21装甲师和意大利的阿利埃特装甲师交火，英国第30军在德军雷场中为第10军的装甲师开辟道路。到晚上10时，第30军的步兵开始推进，步兵前进到第一片雷场时，工兵开始为装甲部队开辟通路，到第2天凌晨，500辆坦克开始推进。但由于坦克数量太多，在雷场当中只能以一线纵队前进，卷起了太多尘土，后面的坦克看不见，能见度太低，交通堵塞的情况比较严重，基本上相当于上下班高峰时期的北京城区。

即便如此，对于德军指挥部来讲，第一天的战斗仍是一场灾难。盟军的炮击切断了轴心国军队的通信，那时通信大部分是有线的，电线被炸断就联系不上了。而且，战斗打响之前，德军三易主帅。隆美尔当时回国休养，不在北非，他走了之后委托施登姆将军指挥战斗，没想到施登姆将军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临时接替施登姆的是托马将军。隆美尔走时，把权力交给施登姆，是认可施登姆的能力。施登姆死了权力交给托马，至于托马的能力，不恰当地说，可能比隆美尔低了两个等级。关键是他又做不了主，因为司令还是隆美尔。托马一下被打蒙了。蒙哥马利或许得到了情报，发动战役的时机非常好。

双方在苦战

在阿拉曼战役中，盟军还掌握了制空权。阿拉曼开战当天，盟军出动了1000多架次的飞机轰炸德军阵地。暗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就是在这次空袭中丧失了一只眼、左手两根手指和整只右手。

到了日出之后，德军装甲部队才开始攻击英军，但进展很小，德国第15装甲师和意大利里特瑞奥装甲师迎战澳大利亚的装甲部队，双方投入了100多辆坦克，到了晚上，半数都被击毁，但双方仍在僵持。就在澳大利亚坦克与德军坦克战斗的时候，英军第51师的步兵抵抗着德军装甲部队的进攻。他们用步兵来对付德军装甲部队，这场战斗持续了两天，英军在付出极大伤亡后，最终夺取了基德尼山脊。

到了10月25日，双方已经连续战斗两天，盟军穿越了雷场，前进到了东南方向的山体地带。因为轴心国士兵事先挖好了战壕（意大利人最擅长干这事），双方进入到相持阶段。剩下的七天非常可怕，德军第15装甲师和意大利里特瑞奥装甲师发动了一系列反攻，竭力寻找英军的薄弱环节，但一无所获。同时，英军第51师，也是英国的王牌师，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但步兵进攻装甲部队的结果非常可怕，第51师损失惨重。

在英军第51师苦战时，澳大利亚军队正在进攻一座标高只有20英尺的小山（即“第29点”），德军在这里有一个观察哨所，被蒙哥马利确定为重点攻击对象。就在这么一个小山上，盟国飞机投弹115吨，几乎把小山炸成盆地，海拔20英尺变负的了。盟国军队占领小山后，德国军队仍拼命反攻，想把小山夺回来，这小山就像阿拉曼战场上的“上甘岭”。

05.大战后的苍凉

攻敌所必救

10月26日，隆美尔回到了北非，收回了托马将军的指挥权，德军从最初几天的混乱中缓过劲儿来。这时候轴心国形势已经不妙了，意大利

的特兰托师，所谓的精锐师，损失了一半步兵，第164轻装甲师损失了两个营，轴心国士兵都只剩下一半的口粮，还有很多人生了病。最关键的是，油料储备只够使用三天，坦克、卡车都得用油，在沙漠里靠骡子、马机动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种情况下，隆美尔到前线之后，仍然试图扭转颓势，发动了猛烈反攻，盟军的进攻被挡住了。丘吉尔不耐烦了，抱怨说："我们真的找不到一个能打胜仗的将军吗？"隆美尔下决心要夺回"第29点"那座小山，德军21装甲师、意大利阿利埃特装甲师开始发动猛烈进攻。

一代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毕竟刚从德国返回，还没适应战场的环境，这个时候有点儿晕头，判断明显错误，为了这么一个小山包，发动如此猛烈的进攻得不偿失。英军一直在坚守阵地，而隆美尔的部队由于缺乏油料，坦克、卡车动不了，也不能撤退，所以必须攻下这座小山。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一战时的凡尔登，双方要在这儿把血流干，攻敌所必救。蒙哥马利要进攻敌人绝对不能放弃的地方，吸引敌人的主力部队来决战，这个"第29点"，20英尺高的小山，恰好成了这么一个地方。

德国人不明智地来跟蒙哥马利决战，攻不下来，退不回去，坦克没有油料，只能原地停着，当固定炮塔使。问题是，盟军掌握了制空权，这些坦克都成了铁皮棺材，任由盟军的飞机轰炸。更加要命的是，英国的轰炸机在托布鲁克外海击沉了德军"路易西亚诺"号油轮。补给油船被炸了，隆美尔部队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

当时的战斗非常惨烈，一本名为《阿拉曼》的回忆录中写道："炽热的沙漠在抖动着。士兵们躲在战壕中，从他们满是尘土的脸上流下来的汗汇成了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一群群苍蝇像乌云一样盘旋在尸体与粪堆上空，折磨着伤员。战场上布满燃烧着的坦克与运兵车，还

有损坏的枪炮与车辆。当枪炮中的高爆炸药爆炸时，烟雾与尘土便四处飘散。”

失败是很明显的

双方战斗到10月29日太阳落山的时候，英军还有800辆坦克，轴心国军队还有148辆德军坦克和187辆意军坦克。意大利坦克是皮薄馅大的轻型坦克，只有40毫米主炮。最关键的是没有油料，当隆美尔得知“路易西亚诺”号油轮在托布鲁克外海被炸沉的消息后，跟他手下的军官讲：“对我们来说，撤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油料，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在阿拉曼战斗到底。”

到10月30日，战斗继续进行，异常激烈，经常出现短兵相接的局面。尽管轴心国士兵（主要是德国士兵）恪尽职守，英勇抵抗，但还是没能夺回任何失地。激烈的战斗带给隆美尔部队的只有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对于隆美尔来讲，失败是很明显的，所以他计划撤退。最逗的是，在这时候，元首给他送来了1200吨油料，可惜太晚了，隆美尔只能把油料白白地烧掉，要不然就便宜敌人了。

实施“增压行动”

到了11月2日凌晨1时，盟军开始“增压行动”，目标是消灭轴心国军队的装甲部队，迫使敌军在开阔地作战，消耗敌军的油料储备，切断敌军补给，最终瓦解敌军。“增压行动”是阿拉曼战役开始以来最紧张、最血腥的阶段。盟军空军连续7个小时对轴心国阵地发动空袭，360门大炮连续炮轰4个半小时，打出去1.5万发炮弹。新西兰军队作为盟军的先锋发动了猛烈进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问题是，工兵在雷场中开辟安全通道的工作完成得不好，所以盟军第9装甲旅无法趁夜色进攻敌人，等到天一亮，轴心国军队就看清了英国坦克在什么位置，德国的八八高炮开始逞威，击中了一辆又一辆英军坦克，第9装甲旅有75%的人员伤亡，128辆坦克中有102辆被击毁，几乎全军覆没。但是，他们毕竟在敌军防线中撕开了一个缺口，使英国第10集团军第1装甲师可以与敌人决战。正午时分，120辆意大利和德国坦克出发，打响了阿拉曼战役中规模最大、最关键也是最后一场坦克大战——阿恰齐尔山脊之战，这也是德国非洲军装甲兵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进行的一场尊严之战。

到当天夜里，轴心国部队只剩下32辆坦克。隆美尔赶紧给希特勒发电报，说他的部队现在已经不堪一击了，问希特勒怎么办，其实他准备撤退。希特勒却告诉他，再坚持一下。希特勒这人就是固执，认为他的部队打到哪儿，哪儿就是国界线，德国军靴踩到哪儿，哪儿就是德国的边境，不管这地儿有用没用。当时托马将军报告隆美尔，第15装甲师还剩10辆坦克，21装甲师还剩14辆坦克，意大利里特瑞奥装甲师还剩17辆坦克，隆美尔给托马将军看了希特勒的电报说，元首不管咱有几辆坦克，让咱们再坚持一下。托马将军只好回到前线继续指挥战斗，跟几乎被全数歼灭的第15、第21装甲师并肩作战，迎击150辆英军坦克。应该说，托马将军也是硬汉，他坐在指挥坦克中亲自督战，一直到德军最后一辆坦克被摧毁。而指挥坦克装的是木头假炮，根本不能打仗。托马将军命大没死，独自一人站在自己那辆燃烧的指挥坦克旁边。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德国坦克的坟场”。

盟军惨胜

在轴心国的坦克几乎被摧毁以后，剩余的军队仍在战斗，但他们的

防线已被撕开了一个12英里宽的缺口。托马将军实在不想再做无谓的牺牲，他告诉隆美尔：“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这里的话，我的部队连三天也坚持不了了……如果我执行元首的命令，那么我的部队可能拒绝服从……我的部队是第一位的！”这时候，隆美尔终于违背希特勒的指示，命令部队大规模撤退。

随着隆美尔的归去，阿拉曼战役结束，盟军获得胜利。但盟军损失也很惨重：有2.35万人伤亡或失踪，这是第8集团军步兵人数的四分之一。当温伯利将军向第9装甲旅旅长约翰·居里询问哪些是他的剩余部队时，他指着12辆坦克说：“它们是我剩余的装甲部队。”温伯利将军说：“不许再这样了。”

第七章　硝烟正浓鏖战急（亚洲战区、太平洋战场）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题记

01.军事理念贼落后

中国太不好搞定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开战之前，日本人对战争的前景十分乐观，计划三个月内结束对华战事。但是，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月。中国军队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也打死打伤了日军6万多人。这场战役后，中国军队开始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抗战。

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38年10月底广州、武汉沦陷，这一年多的时间，正面战场连续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几大会战，以牺牲200万人的代价，打死打伤日军70余万，使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这期间，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收复失地，建立了多个敌后根据地，扰乱了日军的后方。日本侵略中国本想以战养战，利用中国的物资来打中国。但现在敌后被八路军、新四军控制，农村的物资日军利用不上，麦子熟了，没等鬼子去抢，八路军一敲锣，“老乡们收麦子去！”全弄走了。

所以，小日本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他们这才明白：中国太不好搞定了，行军这么老远，这地方还叫中国，要搁我们那儿出国二十几趟

了。中国大得没边儿，还有许多硬骨头的中国人，日本几十万精锐部队陷在里面，也没能征服中国。到1940年，侵华日军总数达到60万，最夸张的时候，日本本土只剩一个近卫师团，其余部队基本都在中国。那时候，如果中国有能力在日本登陆，围魏救赵，反攻日本本土，日本就完蛋了。

进退两难之困境

抗战期间，日军为灭掉中国的中央政府，曾集结10万精兵由洛阳西犯，妄图攻取潼关后，再经西安、宝鸡直趋四川，走当年忽必烈灭南宋的老路，灭掉国民政府。蒋介石急令李延年指挥大军坚守潼关。李延年立下军令状，经数日激战，潼关始终未被攻破。从此，日军再没敢贸然西进。

在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实际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要迫使中国屈服就必须切断中国的外援通道，控制南中国海和滇缅公路，这样一来就要拉长战线，延长时间。日本人认识到这是一场长期战争，要进行长期作战，就得控制东南亚的战略物资，特别是石油、橡胶、铁矿石，否则根本支撑不下来。日本本土的石油储备只够维持一年半，这还是按照最省油的算法估计。这是日本人难以接受的，费了那么半天劲儿，死那么多人，最后因为没有油料得撤离中国？那不行。所以，除了把战争进行下去别无选择，日本陷入了一连串灾难性因果关系组成的死亡之旅。

日本人特别逗，他们缺乏大战略，解决麻烦的办法就是制造更大的麻烦。当年，日本想吞并朝鲜，于是先跟比朝鲜强大得多的中国开战，当时清政府太腐败，一不留神让日本赢了。然后日本看中了中国的东三省，跟同样觊觎东三省的沙皇俄国开战。沙皇俄国比中国强大，但当时沙皇俄国的重心在欧洲，而且也处于衰落期，所以日本又赢了。日本就

真以为自己武运长久，皇军无敌于天下，所以想吞并整个中国。可是日军又迟迟吞不下，要长期作战就必须夺取东南亚的战略物资，而东南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这样日本就必然卷入同英美的战争，英美比当年的沙皇俄国强大多了。小日本解决麻烦的不二法门就是制造更大的麻烦，直到惹上一个它根本就惹不起的国家，最后被人家像碾臭虫似的碾死为止。

日本少有的战略家

按如上所说，日本是不是就没明白人了？非也，还真有！虽然日本当时的明白人像中国今天的大熊猫一样稀少。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内部，一直存在着北进、南进两派之争。北进派力主时机成熟时进攻苏联，向西伯利亚扩张。南进派主张向东南亚扩张。北进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伪满洲国“建国之父”石原莞尔。

1936年，石原莞尔主持修订日本的《国防国策大纲》，这份大纲中强调对美国努力保持“亲善”，目的却是最终与美决战。对中国的战略呢？他提出：东北和蒙古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七七事变”后，石原反对急于扩大侵华战争，担心全面侵华会使日本陷入持久战而不能自拔，主张先消化掉东北和蒙古，再逐步占领中国。

可以说，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大学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战略家。他比那些只会蛮干的日本军人明白、理性得多。所以，他看不起任何人，后来成为甲级战犯的大川周明[40]是石原莞尔的同乡，有一次他到东北出差，先来看望石原莞尔，说完话以后顺便问了一句：“东条参谋长的办公室在哪儿？得去和他问个好。”石原莞尔回答：“噢，那个东条上等兵啊，就在对面。”东条英机当时是他的长官，他竟这般蔑视。

石原莞尔主张北进，对于偷袭珍珠港也不看好。但他“7号”（日本人对精神病患者的称呼）一样的个性，得罪了东条英机，比较早就以陆军中将衔退役了，在家被监视居住。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没被划为甲级战犯。

综合比较选南进

日本当时南进派的代表，有陆军大将杉山元、东条英机等人。杉山元是日本陆军航空兵的奠基人，早年在军校学习时，因面容憨厚，被戏称为傻瓜元，实际上此人性格异常坚忍顽固。“一·二八”事变中，他指挥日军与19路军作战，还曾向昭和天皇担保，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

除日本陆军这一派人主张南进外，日本海军也力主南进，酝酿偷袭珍珠港。这很容易理解，北上打苏联，日本海军就无用武之地，眼睁睁看着功劳全被陆军抢走，日本海军万难接受。日本的陆海军之间的矛盾，有时比跟外国的敌对矛盾还严重。有一个笑话说，日本海军在二战中拿出三分之一的兵力跟美国作战，三分之二的兵力跟陆军作战，以致日本陆军都要搞航母，以对抗日本海军。两个军种对立严重，陆军不用海军的东西，还非得有水兵，得有炮艇、运输船，甚至要搞航母，都到了这种程度。所以，海军反对北进，主张南进，完全从本军种利益出发，不考虑国家的战略。

实际上，日本之所以放弃北进，选择南进，除了石原莞尔跟“东条上等兵”发生矛盾，被迫转入预备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曾经北进过，跟苏联打过仗，一打才知道苏联太厉害了，正所谓马王爷长三只眼，锄头是铁打的。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陆军称不上现代陆军，装备和战术水平基本停留在一战时期。在欧洲国家眼中，日本陆军就是一支轻步兵，缺乏自动火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时，一个甲种师团只

有108门火炮、24辆坦克，坦克还是10吨不到、皮薄馅大的那种“土豆”坦克。

无视高科技

日本也就能侵略亚洲弱国，中国敌后抗日武装还用红缨枪、大片刀呢，与之相比，日本的武器也算先进了，38式山炮就是重火力。但是，一旦遇到真正的对手，日本绝难逃脱覆亡的厄运！比如说，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战术思想极其僵化，无视当时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军事思想和战术上的变化。他们还是认为，敌人的数量要靠我们的训练来抵挡，敌人的钢铁要靠我们的肉体去碰撞。肉碰钢不是一碰一个死吗？可能东方人都有这种精神制胜的“非凡想法”。

谈到武器，日本38式步枪在二战各国军队的步枪中是最长的，枪长1.2米，加上刺刀总长1.6米，比日本兵都高。我们看很多日军旧照片，小日本举的步枪比人都高。在东南亚或中国山地作战，扛着这么长的枪行军多不方便啊，但他们不管这些，特别强调用这种带刺刀的长步枪进行近身白刃战。当然也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钢产量奇缺，没办法制造大规模的重武器。据说，日本当时已经发明了冲锋枪，但觉得浪费子弹，就没有大规模制造。这跟李鸿章看机关枪差不多，觉得这玩意儿太浪费子弹，玩儿不起。当年，日本伞兵在印尼搞过一次空降，伞兵跳下来就挥着日本刀往前冲，跟中世纪战国时代一样。

谁也不服谁

日本关东军拒绝研究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战争，陆军战斗条令就强调白刃主义，缺乏对付坦克和飞机的训练。日本军队在战后承认，关东军

在近代作战方面的训练几乎为零。但是，日本人在近代历史上战胜过俄国人，他们认为自己很牛。俄国由于经历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特别是斯大林的大肃反，把久经沙场的老将们几乎都干掉了，苏联内务部的一个大将，叛逃到“伪满洲国”，把苏联的虚实报告给了日本，所以日本觉得苏军不堪一击。

当时，日苏两国争相瓜分中国北方领土。苏联扶植了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全世界只有苏联一家承认它。日本则在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日苏两大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各自扶植一个傀儡政权，双方谁也不服谁，都觊觎对方占领的地盘，因此爆发冲突是必然的。

02.杀鸡用牛刀

这帮爷们儿不听令

张鼓峰又名刀山，位于朝鲜、苏联和中国交界处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地方，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图们江从这里经过。从朝鲜罗津（今罗先）至吉林珲春的铁路也从山下经过，山的东边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长湖的小湖泊。这里冬天长达8个月，一年中有200多天被冰雪覆盖，但每年4月份以后，小湖就成了黑天鹅和丹顶鹤的家园。这一带长满了亭亭玉立的东北美人松，而从小湖往东则是无边的草原。就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荒僻之地，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战争。

1938年7月9日，苏军突然开进张鼓峰地区，并在山上构筑工事。已经把东北变成伪满洲国、把朝鲜作为殖民地的日本人不干了，尤其是关东军那帮爷们儿，他们无法无天，几个小参谋就能策划“九一八”事变。但是当时日本陆军全面侵华，正在进行武汉会战，伪满地区兵力比较薄

弱。当时日军在华共有32个师团，其中关东军只有8个师团——1、2、4、7、8、12、23、104师团。像23师团、104师团，都属于丙种师团。所以，关东军还抽调了驻朝鲜的19师团38旅团组织反击。虽然当时日本大本营决定停止使用武力，并且把决定下达给了朝鲜军司令部，但是当时19师团38旅团已经集结完毕，这等于抗命。一个旅团就敢拒绝大本营命令，可见当时大本营几乎指挥不动前线的这些骄兵悍将。

张鼓峰比武

7月30日，19师团38旅团在得到关东军加强后，猛攻张鼓峰，第二天就占领了张鼓峰主阵地。但苏军没有后退，反复争夺，用炮兵猛轰日军炮兵阵地，并派大批飞机轰炸日军前线，还轰炸了北朝鲜一些城市。尽管如此，日军当日还是守住了张鼓峰。日本19师团38旅团的这次作战行动，未经大本营同意，甚至未经驻朝鲜军司令官同意，其实是师团长尾高中将抗命搞的一场战斗。

苏联一看小日本挺牛，炸不死，就下令成立步兵第39军，由三个步兵师、一个机械化旅、一支国境警备队，另外还有一些航空队组成，开始猛烈反攻。苏军出动坦克、飞机增援，一直打到8月10日。日军大本营下令驻朝鲜军司令官停止攻击，同时苏军也停止了炮击，双方军队从实际战线各自后退500米，冲突结束。战斗的结果是，虽然双方都没能完全占领张鼓峰，但苏联控制了张鼓峰大部，实际上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日军损失惨重。当然，日本人认为苏联人之所以能够占便宜，是因为苏军集中优势兵力，而日军受制于全面侵华战争，相对兵力不足，同时日本政府比较克制，在苏联大举进攻的时候没有增兵。

日本人的自信

苏联打张鼓峰是“杀鸡用牛刀”，用了一个军的规模，打日本一个旅团，日本的一个旅团就是两个联队，也就六七千人。苏联人动用这么多军队，还没能完全占领日军两个联队驻守的阵地。因此，这一仗之后，日本人对苏军的战斗力更加轻视，坚信自己的肉体可以碰撞别人的钢铁，更坚信皇军的白刃战术是成功的，是武运长久、无敌于天下的。在战斗中抗命的19师团长尾高中将，不仅没受到责罚，反而被提升为军司令官，体现了日本人对苏联红军的蔑视。

与此相对的是，苏联在战后也得论功行赏，第40师师长获得了列宁勋章。但远东苏军总司令布留赫尔元帅，也就是北伐战争时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没有得到任何奖励，不久就受到清洗，被说成“日本特务”，被处决了，成了“张鼓峰事件”的替罪羊。布留赫尔元帅这样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被处决，更使日本人坚信远东苏军不堪一击。日本人牢牢固守日俄战争的经验，其实日俄战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俄军的装备比日军要先进，日军打一个旅顺203高地损失惨重，挂了1万多人，完全是拿胸膛和俄军的机枪较量，但日本人还是觉得白刃战术无敌于天下。

苏日态度差别大

关东军司令部在研究了“张鼓峰事件”后，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的第9师团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签发了《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指出下次再遇到类似国境纠纷，就要学习驻朝鲜军第19师团步兵38旅团的做法，要坚决回击，趁机占领阵地，然后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苏联承认关东军的领土要求。

“张鼓峰事件”后不久，关东军又增建了23师团和24师团，其中23师团是国境警戒师团，战斗水平较低，24师团是野战师团。这时候，苏联也检讨了“张鼓峰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包括三个步兵师、一个机械化旅在内的优势兵力，居然没能完全占领日本两个联队驻守的阵地。于是远东方面军被解散，改成了两个特别集团军。布留赫尔元帅被处决后，远东地区的大清洗也就结束了。莫斯科当局也认识到再这么自毁长城不行了，对战技战术进行了调整、总结，使作战能力有所提高，为之后的诺门坎战役打下了基础。

03.苏日诺门坎之战

双方再度交手

诺门坎位于中蒙边境地区，当时是伪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争议地区。1936年，苏联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苏蒙友好互助条约》。

1939年5月11日，在诺门坎地区哈拉哈河畔，伪满军队跟伪蒙军队，在“国境”上发生了冲突。两天之后，23师团将情况报告给关东军司令部。司令部依据植田谦吉大将下发的《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做出决定，让23师团长小松原中将出兵坚决反击。小松原中将派了一个骑兵联队增援伪满军队，该联队的指挥官是东八百藏中佐。与此同时，苏联根据《苏蒙友好互助条约》也出兵外蒙古。1939年5月22日到24日，日本陆军航空兵跟苏联远东空军首次交战，苏联空军由于受大清洗等因素影响，战斗力下降，在首轮交战中吃了亏。日本飞机还轰炸了苏联远东的一些城市，不久，日本陆军航空兵掌握了制空权。

后来，朱可夫到了前线，他特别要求斯大林把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那些老飞行员派来，不要那些菜鸟。因为日军航空兵并不落后，战斗力强大。5月28日，日本第23师团的骑兵联队成功偷袭了伪蒙军第6师师部，师长被击毙。但东八百藏中佐的部队马上遭到了附近苏军和伪蒙军余部的夹攻，苏联人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东八百藏指挥的骑兵联队纵马挥刀冲向苏联坦克。马刀砍坦克这种事是上演过的，结果可想而知。5月29日，23师团骑兵联队全部被歼灭，东八百藏也阵亡了。

同时，山县武光大佐指挥的第23师团步兵64联队攻占了742高地，并且构筑了工事。当东八百藏的骑兵联队被全歼之后，山县武光的64联队遭到苏蒙联军的围攻。战斗一直持续到6月7日，伤亡惨重的64联队撤出战斗，归队的不足400人。日军一个旅团六七千人，下辖两个联队，一个联队怎么着得三四千人，日军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64联队归队的不到400人，说明损失了大概90%的兵力。第23师团不属于两旅团四联队编制的甲种师团，属于三联队编制的丙种师团，一下子丧失一个步兵联队，可谓伤亡惨重。苏蒙联军方面，伪蒙军一个骑兵师受重创，师长死了，当然它一个骑兵师就千儿八百人，本来就是傀儡军，战斗力也不强。

战斗胜败很明显，相比苏蒙联军，还是日军损失惨重。可是，日军23师团得到补充后，竟然给上级发“捷报”，可见日本人非常擅长讳败为胜，一直到后来美国轰炸日本本土，把日本列岛都封锁了，日本国内民众才知道原来日军在前线一直打败仗。

不了解对手

关东军司令部收到23师团谎称的“捷报”，以为战争取得重大战果，马上报给东京大本营，东京大本营来电，先对胜利表示祝贺，然后暗示

关东军扩大战果。所以，6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下达了集结命令，23师团全部，第7师团26联队加28联队的一个加强大队，调往诺门坎，同时把第2飞行师团调到海拉尔。为了对付苏联的装甲部队，植田谦吉还把东北日军唯一的装甲部队，号称心肝宝贝的第一战车师团（驻地在公主岭），也调到诺门坎一线。植田谦吉甚至还想从关内调兵增援诺门坎，但由于被侵华战争拖住了后腿，未能如愿。

到1939年6月，关东军第2飞行师团部抵达海拉尔，各旅团也先后抵达。1939年6月22日，夏至这一天，日本120架战机跟苏联空军95架战机在哈拉哈河上空遭遇，日本30架战机被击落。

6月27日，关东军出动137架飞机，成功轰炸了苏蒙方面的塔木斯克机场，苏联远东空军受到重创。6月29日，日军第一装甲师团到达了诺门坎的集合地，23师团全部、第7师团也都抵达了集合地，完成了关东军司令部的部署。这时日军兵力有几个联队，包括第23师团的64、71、72联队，第7师团的26联队，再加上第7师团28联队的一个加强大队，被打残的东八百藏64骑兵联队余部，还有两个坦克联队、两个炮兵联队、两个工兵联队，外加一个飞行师团、一个汽车联队。重武器方面一共准备了212门火炮，包括反坦克炮128门、山炮24门、野炮60门；飞机182架；坦克82辆、装甲车26辆、汽车400辆。这就是日本当时尽最大可能拼凑出的机械化力量，当时关东军参谋辻政信坚信，凭借这些东西足以打败远东苏军。但是，日军根本不了解当时对手苏联是什么情况。

1939年6月1日，苏联后来被称为“胜利之神”的朱可夫赶到了前线，担任苏蒙联军的指挥官，也就是57特别军军长。他上任后，马上要求莫斯科给前线增加兵力。朱可夫打仗都是这样，跟蒙哥马利差不多，必须拥有绝对优势才会发动进攻。二战时，苏军、美军、英军、日军都是这样打仗，没什么战略战术，主要是拼实力，日军可能还有点儿巧劲儿，

像苏美的军队就完全是拼实力，一线平推。反倒是德军的战术最精彩，穿插、迂回、包抄，运用各种战术。

朱可夫要求莫斯科必须派三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而且要加强炮兵和航空兵。莫斯科为了稳定东方，好好教训小日本，完全同意了朱可夫的要求，给他派来了21个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和当时最先进的飞机。

1939年6月27日，日军第7飞行旅团100多架飞机空袭远东苏军的3个空军基地，事后报捷说击落飞行苏机99架，击毁地面苏机25架。但是，另一种说法是，朱可夫早就预料到这次空袭，放的都是飞机模型。实际上，直到7月，苏日两军的空战一直在进行，在苏军的增援兵力到达之前，日军是占据优势的。

中将差点儿要切腹

日本诺门坎前线的总指挥官、23师团长小松原中将制订了两岸夹击苏蒙军的作战方案。1939年7月1日，日军第7师团步兵26、28联队从哈拉哈河上游渡河进入西岸，攻占苏蒙军炮兵阵地，居高临下炮轰东岸苏蒙军阵地。然后23师团、第1战车师团和伪满兴安骑兵师正面进攻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形成夹击，歼灭苏蒙军。26、28联队奉命渡过了哈拉哈河，由于兵力上占有优势，再加上伪蒙军准备不足，日军初步达到了渡河的作战任务。

但是，驻守的伪蒙骑6师进行了激烈抵抗，为朱可夫赢得了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朱可夫火速赶到战场，连发三道命令，派重炮部队、装甲部队向日军反攻，并且派飞机轰炸日军。已经渡河成功的日军没有想到，苏蒙军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时候会发动反攻。日本人在中国战场的经

验是，一个大队打国民党一个师，向来是以少胜多，所以日军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时候，认为打赢没问题，没想到苏军兵力处于劣势时还敢反击。

苏军坦克装甲洪流滚滚而来，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快，苏军突破了日军防线，装甲部队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迂回进军到了渡口第7师团26联队侧翼，切断了日军补给，直插23师团师团部，23师团参谋长大内少将阵亡，师团部岌岌可危，师团长小松原中将准备切腹，幸好一小队速射炮兵赶到，打退了苏联坦克，最后这个小队就剩下六个人、一门炮，小松原赶紧率部撤退到山上。

苏打水瓶成武器

当苏军坦克发动猛攻的时候，担任正面进攻的日本第23师团和第1坦克师团并没闲着，第1坦克师团的师团长安冈中将，在经过30分钟炮火轰击后，率领87辆中轻型坦克、37辆装甲车，在23师团步兵联队的配合下发动进攻，但很快被苏军挡住，始终无法突破苏军的防线。这是因为苏军的炮火很猛烈，装甲力量也占尽优势，相比之下，日军重武器非常缺乏，同时步兵、坦克协同作战能力不足，战术呆板。小日本的坦克装甲薄弱，是薄钢板用铆钉铆上的，苏联坦克当时已有了焊接装甲。另外，日军坦克的37炮、57炮，都是短管炮，射程很近，这种炮更多是用来支援步兵的，很难击穿苏联坦克的装甲，尤其是正面装甲。

而苏联还有喷火坦克，经常是小日本的炮打到苏联坦克上，人家都没感觉，接着往前开，冲到日本坦克面前，一喷火，把日本坦克烧掉了。日本士兵在跟苏联坦克决战过程中发现，他们唯一能够对付苏联坦克的武器是苏打水瓶子，就是往苏打水瓶子里面灌上汽油，做成简易燃烧瓶。因此，当一支新的部队开往前线的时候，撤下来休整的部队给他

们的最好装备就是这些空苏打水瓶。士兵居然要拿燃烧瓶对付坦克，仗打到这个份儿上，根本就打不下去了。

步兵对抗重炮

7月4日，小松原中将终于跟安冈中将会合了。地面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空战仍然十分激烈。日军毕竟在兵力上占优势，累计参战兵力5万多人。苏军在跟日军作战的过程中损失也很惨重，如果不是有几百辆装甲车和坦克，苏联人也顶不住。所以双方打成了相持状态，都在等待救兵。很快苏联出动了上千辆卡车，昼夜不停地往前线运送援兵和武器弹药，而日军就没这个实力。苏军的第57特别军改为第1集团军，朱可夫担任司令官，下辖第36摩托化师，57、82步兵师，第11装甲旅和第7、8、9摩托化旅，还配了一个212空降兵旅。

1939年7月23日，当日晴空万里，日本军队集中了百十来门重炮，发射炮弹1.5万发，试图压制住苏军火力，但遭到了苏军的猛烈回击。当时苏军师属火炮都是122毫米口径，到军一级都是152毫米的主炮，像76毫米炮都作为团炮，很普遍。而日本师团装备的都是75毫米炮，甚至还有日俄战争时候的老炮。日军火炮射程最远的是90式野炮，仍然是75毫米口径，能够打十几公里。其他的38式、41式，只能打几公里远，根本打不着苏联人。日本人的所谓重炮，也就是120毫米、105毫米、100毫米口径的，无论从口径到射程都比不上苏联的师属火炮，就这样的所谓重炮，也只有军一级甚至方面军才能配备。

而且苏军半个多月一直在修建工事，纵深3公里，日本人根本搞不掉苏联人。据说，第4旅团的玉田大佐，成功夜袭了一个苏军炮兵阵地，但是大佐本人阵亡了（日本人很爱搞夜袭，可最后的结果基本上是全体“玉碎”）。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与苏军的巨大差距，自己的这支轻步

兵部队完全不是苏联装甲重炮的对手。关东军司令部无奈下达命令停止进攻，占领东岸战线构筑阵地，准备持久战。

就比一个狠劲儿

日军在苏日战争中巨大的伤亡引起东京大本营的严重不满，此时关东军还在伪满进行了总动员，大力增援，但这些增援都没有得到大本营的同意，大本营跟关东军这时已势同水火。1939年8月20日，就在日本关东军骑虎难下、半死不活之际，朱可夫的大反攻开始了，他要求得到的全部增援力量已基本到位。苏蒙军从南、北、中兵分三路向日本人发动了全面进攻。首先扫荡了日本的高射炮阵地，然后以150架轰炸机、100架战斗机、数百门火炮狂轰日军阵地，一个半小时内日军的炮火根本无力还击，日军的观察所、通信设施以及炮兵阵地都被摧毁。

但是，日军不要命，很顽强，拼命抵抗，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投降，战斗仍十分激烈。苏蒙军遇到了异常顽强的抵抗，这是苏军也没有想到的。为此，朱可夫开始动用战略预备队，并加强了炮火支援。26日傍晚，苏军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完成了对日军第6军（关东军为统一指挥诺门坎前线部队而特别组建的，司令官荻州立兵中将）的合围。随后开始穿插分割，分片分块歼灭被围敌军。由于流沙、沙坑、沙丘遍布，加之日军顽强抵抗，苏蒙军仗打得很苦，全在啃“硬骨头”。

这个时候就是比一个狠劲儿！在反攻作战中，朱可夫展露了他果断严厉的指挥风格。当苏军向纵深进攻时，朱可夫命令步兵第36师攻打日军的一个阵地。这个阵地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日军抵抗得十分顽强，苏军这个师伤亡也很大，师长发现再次进攻有困难，于是打电话给朱可夫请求暂缓进攻。朱可夫却命令他再次进攻。过了一会儿，朱可夫打电话问这个师长是否继续进攻了，那个师长说，部队伤亡大，一时还

无法向前推进。朱可夫对那位师长说："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还能不能发起攻击？"那位师长回答："有困难！"朱可夫立即说："好，我现在解除你的师长职务，让参谋长接电话！"参谋长接过电话后，朱可夫问："你能否继续进攻，完成任务？"参谋长说："没有问题，司令员同志！""那好，从现在起，你就是师长了！"

可是，这位新任师长还是没有组织起新的进攻。朱可夫没等听完对方解释，就打断道："从现在起，你不再是师长，等候新师长的到来！"

他转过身，在自己的司令部里找到一名上校军官，向他明确了任务，并把炮兵预备队给了他。第三个师长坚决按照朱可夫的意图发起了进攻，最后终于攻占了日军阵地。所以，苏联有这样坚决的指挥官，日本关东军即便增派第7师团给第6军，还计划把第2、第4师团调往前线，同时令第23师团死守待援，都无济于事。

这时23师团覆灭在即，跑都来不及。最后小松原中将率领残部2000余人，每个人两手各举一颗手榴弹，抱定必死之心，才勉强杀出重围。

打醒北进派的迷梦

8月30日，东京大本营派参谋次长来到伪满洲国，传达大本营命令，说关东军兵力不足，诺门坎战争不应扩大，应该立刻设法终结，立足于长期坚守。实际上就是让关东军放手认输，只是日本人很好面子，措辞婉转。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为了应对世界局势的波动，日本大本营再次严令关东军停止进攻，而关东军司令植田大将，要求东京准许发动一次收拢死难将士尸体的进攻，还放话说你们不让我打，干脆就把我解职吧。东京大本营果然把他解职了，捎带免职的还有参谋长矶谷廉介[41]，此人就是台儿庄会战时的第10师团的师团长。一

个月内，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和所有作战参谋通通被解职，可见日本政府也感觉这场战斗丢死人了。

日本政府开始通过外交途径收拾残局，9月9日苏日双方开始谈判，9月16日签署了《停战协定》。战争的结果，苏蒙军伤亡6000余人，损失78架飞机，113辆坦克；日军伤亡超过5万，战死的就有2万人，特别是作为“国宝”的第1战车师团几乎损失殆尽，连番号都给撤销了，日军装备损失是苏蒙军的5倍。而且大量日军军官阵亡，包括关东军第23师团参谋长，64、71、72联队队长，第1坦克师团第3战车联队队长，第2飞行集团第15飞行战队队长，这些人都是大佐，全部战死。日本国内报纸哀叹，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伤亡，这是日俄战争以来所未有过的。

这一战打醒了日军北进派的迷梦，他们多少明白了现代化战争是什么样子，认识到自己跟苏军武力之间存在多大差距。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情报部门通过研究判定德军本年内无力迫使苏联投降，而明年的形势不一定有利于德军，所以日军最终放弃了“北进”计划。

诺门坎战役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还促使日本将“北进”的国策改为“南进”，这就为日本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同时，诺门坎之战使苏联能够在莫斯科战役的关键时刻抽调远东边境的20个师投入欧洲战场，从而起到了扭转战局的决定性作用。

对亚洲战场而言，诺门坎战役使关东军向关内增兵的计划无法实施，而此时正值中国抗战的艰苦时期，因此诺门坎战役客观上也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更关键的是，日本大本营在“南进”战略的布局下，偷袭了珍珠港，将美国拖入了战争，不但失去了与德国在远东会师的机会，还使自己陷入了不能应对的太平洋战场。

04.暗中酝酿阴谋

急欲夺取东南亚

1940年希特勒为了征服英国，要求日军和德国共同对英作战，日军驱逐了所有在华的英国侨民，夺取了英国在华利益。日本的做法直接影响了英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了给日本一点儿颜色看看，1940年1月16日，美国宣布到期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不再续约。7月2日，日军在印支南部登陆，美国宣布中止日美贸易，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

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对于资源极为缺乏的日本而言，这是致命的。没有石油，日军的坦克无法行驶，战斗机无法起飞，舰艇抛锚，无法继续进行侵略。为了掠夺石油，确保正常侵略，日军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考虑孤注一掷。

这时候，日本的石油储备只能维持半年，日本明白，要么从中国撤兵，与美国达成妥协，停止对外扩张；要么再起战端，夺取东南亚战略资源，以战养战。前一种选择是日本军部无法接受的。但是，东南亚有英国、美国、荷兰的殖民地，进军东南亚就等于向美英两国宣战。但此时，日本已经顾不了了。日军在亚洲战场找到了优越感，同时德国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又让日本认为国际大势对其有利，日本开始轻视英美两国的力量。

下定决心偷袭

1940年5月7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正式进驻珍珠港，罗斯福总统希望利用这个行动，牵制日军南进。但他没想到，正是这个行动，让一

个人对袭击珍珠港下定了决心。

他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作为海军航空兵专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以航空兵偷袭这个遥远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驻地。同时，山本五十六是个优秀的赌徒，非常好赌，且逢赌必赢。他曾夸口："如果天皇给我一年时间，我能赢回一艘航空母舰！"

当然，山本绝不是鲁莽匹夫，他当过驻美使馆武官，曾游历美国，对美国很熟悉。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42]大将曾问山本，一旦皇国对美开战，你有几分把握？山本说，阁下如果到过美国，看看底特律的汽车，堪萨斯的石油，你应该知道没有把握。永野说，军部决定了，你说能坚持多久？山本回答能坚持半年，永野说足够了，半年肯定能消灭美国了。这不是开玩笑吗？山本没永野那么天真。他的想法是，一旦偷袭珍珠港成功，就可以消灭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力，随后不断组织进攻，不给美军积蓄力量的时机，从而争取与美国体面停战。他想得很好。

但是，偷袭珍珠港实施起来难度不小，损失可能很大。所以，即便山本此时已晋升为海军大将，这事仍不能擅自做主。山本手下的两个舰队司令南云忠一和冢原二四三，一致反对偷袭计划，还派出参谋面陈反对意见，但派去的参谋反而被山本说服。不过，光说服参谋不行，东京大本营仍然反对，最终山本以辞职相威胁，甚至通过好友高松宫亲王（天皇的弟弟），将计划直接呈送给天皇，终于在1941年10月19日获得批准。

迷惑美国人

偷袭珍珠港计划获得批准之时，距实施时间只有50天。

当然，山本五十六抱着势在必行的决心，早就开始准备了。偷袭计划将所有细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密。在兵力编排上，既要求具备强大的突击能力，又要求避免编队过于庞大而被发现。山本亲自挑选并任命了海军航空兵中具有3000小时飞行经验的渊田美津雄中佐担任训练总教官，并让他亲自带队实施攻击。针对珍珠港水深只有10～12米的特点，舰载鱼雷机进行了多次模拟实战，直到飞行员们确保鱼雷机在20米高度，投雷命中率达到60%才罢休。

为了迷惑美国人，日本重启了对美谈判。1941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退役海军大将、罗斯福总统的好友、著名亲英美人士野村吉三郎[43]为驻美大使。几个月中，他与美国官员会谈多达数十次。7月，近卫文麿首相致信罗斯福，表示两国之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保证绝不侵犯美英在东南亚的利益。10月18日，东条英机取代近卫，接任首相。11月5日，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开战。就在同一天，日本还派出曾任驻美领事、娶了美国老婆的亲美派来栖三郎为和平特使，赴美谈判。

箭已在弦上

11月26日凌晨6时，突击编队主力从单冠湾起航。山本这个时候还对突击编队主力发出指示，如果对美谈判获得成功，就要立即返航。这充分体现了山本的矛盾心情。其实，他心里也清楚，双方的要价离得太远，谈判根本不可能成功。

前戏演得差不多了，箭已在弦上，该放就放吧！12月6日，山本仿效他崇拜的东乡平八郎向攻击编队指挥官南云忠一发出动员令：“皇国兴衰在此一战，我军将士务必全力奋战！”南云的旗舰“赤城”号升起了“Z”字旗。

05.偷袭珍珠港

别管它了吧

1941年12月7日，突击编队进至中途岛以东600海里，呈防空队形，6艘航母编成两路纵队，2艘战列舰和2艘重巡洋舰位于航母纵队四角，9艘驱逐舰在最外围。南云下令舰队直扑珍珠港。

当天凌晨6时10分，南云中将得到攻击的命令后下令第一波攻击机群起飞。渊田美津雄亲自带队，在一片欢呼声中，他径直走向飞机，这时候一位地勤人员递给渊田一条白头巾说："这是地勤人员的一点儿心意，表示我们跟你们一同飞往珍珠港，请务必收下。"渊田点点头，把头巾紧紧地扎在自己的飞行帽上，带领着第一波攻击机群出发了。

其实，第一波攻击机群出发不到1小时就被美军发现了。瓦胡岛北端有个美军的雷达站，两名美军新兵没关雷达，还在那儿练习。突然，他们发现雷达屏上出现了一堆闪闪发光的斑点。他们将这一发现报告了泰勒中尉，结果这位长官端着咖啡过来，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说："好了，别管它了吧。"然后确实没人管了。

偷袭改强攻

日军为偷袭准备了两套方案，如果偷袭时判定美军毫无准备，渊田美津雄就打一颗信号弹，让轰炸机群照计划采用偷袭；如果发现美军有准备就打两颗，意即发起强攻。但是，当时云层很厚，渊田在发出一颗信号弹后，以为轰炸机群没看见，就又打了一颗信号弹，结果日军战机立即由偷袭改为强攻。

那是礼拜天早上，珍珠港内的很多水手起床、洗漱、升旗、奏乐，开始享受愉快的周末。凌晨7时53分，当渊田率领的机群到达珍珠港上空时，美军毫无防备。渊田知道偷袭必定成功，就急不可耐地发出胜利密码：托拉！托拉！托拉！（虎！虎！虎！）

接着，渊田率领183架飞机开始第一波攻击，这些轰炸机穿破云雾，突然俯冲下来，紧贴海面飞行，扑向珍珠港，有的已出现在机场上空。看到这一场景的美军水兵还以为是美国机群在演习，由衷地赞叹飞行员们技术高超，甚至还有人喊："Hello，Good morning……"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美国飞机的识别标志，是一个大白五星，中间一个红圆圈，所以很多水兵误以为日机是本国飞机。打这之后，美国战机的标志改成白五星外面蓝圆圈加蓝白杠，就为了跟日本飞机区别开。

就在美国水兵还在观望的时刻，冰雹似的炸弹倾泻而下，第一批目标是机场，珍珠港四周的机场全被击中。为了准确攻击，有的轰炸机距地面只有几百米时才开始投弹。机场上空有如晴天霹雳，炸弹如雨。一架接一架的重型轰炸机被炸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美军地勤人员和飞行员临时抓起机枪进行抵抗，但是根本无济于事。

炸弹的爆炸声把早晨的和平气氛撕得粉碎，日本鱼雷机队开始攻击，刹那间，珍珠港内的军舰笼罩在一片浓烟火海之中。爆炸声此起彼伏，熊熊大火映红了整个海港，港内升起一道道冲天水柱，美军战列舰全部起火。

"迟到**"**的宣战书

差不多就在日机偷袭珍珠港时，日本使馆的野村和来栖给美国国务卿送最后通牒，因为使馆人员未能及时解码和打印这篇国书，以至这个

电报送到国务卿赫尔手中的时候，比预定时间晚了40分钟，因此日方宣战书是在袭击发生后才交到美国。这个“疏忽”很可能是因为电报事关绝密，不能让译电员翻译，必须由使馆的高阶外交官亲自动手译写，而他们的业务又不熟练。

这件事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增加了美国人的愤怒，赫尔国务卿说：“我任职50年来，从未见过如此卑鄙的政府和如此虚伪、歪曲事实的文件。”野村和来栖无言以对，刚想张嘴辩白两句，赫尔就厌恶地朝门口挥了挥手，两人尴尬地一鞠躬，退了出去。据说来栖回去后就向人要武士刀，准备剖腹自尽。看来，这两人也知道自己的政府这次太不地道。

南云是个庸才

偷袭之后，第一波飞机已经返航。渊田留在珍珠港上空观察战果。“亚利桑那”号先是被2枚鱼雷击中，后来又被4枚重磅炸弹命中，最糟糕的是，一枚炸弹穿过甲板，在弹药舱爆炸，全舰1000余名官兵无一生还。“西弗吉尼亚”号被6枚鱼雷击中，舰上重量级拳击手炊事兵陶乐斯·米勒积极救助伤员，后又操作高射机枪猛烈扫射日机。这一幕在2001年的美国电影《珍珠港》里有表现。米勒因为英勇，成为美国海军第一位荣获优异服役十字勋章的黑人士兵。后来，米勒在美军潜艇上服役时牺牲了。

不久，日军出动168架飞机，发起第二波攻击。这次，有数架美军战机起飞迎战，击落了一些日机，但美军损失惨重。港内8艘战列舰中，4艘被击沉，1艘搁浅，其余都受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

原计划还有第三波攻击，但南云忠一认为，此时偷袭的时机已过，便放弃了第三波攻击，将主力撤回。山本五十六由此评价南云是个庸才，说他在指挥时就像小贼入室行窃，开始时志在必得，胆大包天，稍一得手便心虚胆怯，急于溜走。这番评价可谓深刻。

美航母突然离港

偷袭珍珠港，日军仅以29架飞机的代价重创了美军12艘主力战列舰和其他舰船。美军共有188架飞机被摧毁，155架飞机被破坏，2403名美国军人丧生。

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山本旗舰上一片欢呼！有参谋拿酒来庆祝，山本拒绝饮酒，并忧心忡忡地说日本激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而这个巨人一旦苏醒，日本可就应付不了了。美国太平洋舰队虽然遭到重创，但航空母舰和新式战列舰都不在港内，一艘未沉，巧的是航母在日军发起攻击前几天才离港的。日本的间谍以侨民做掩护，在珍珠港内潜伏了很长时间，一直报信说有航母在港内。

美军航母突然离港，让日本间谍措手不及，来不及通风报信。正因为如此，战后一直有人认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事先是知道的。不光是美国人，连日本人都有这么看的。美国一直想参加反法西斯同盟，但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反对参站，罗斯福总统也无可奈何。这下好了，被小日本打了，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参战了。日本之于美国，就是个小孩，美国在自家被一个小孩给揍了一顿，要是不报一箭之仇，以后还怎么出去混啊？

美国卷入二战

偷袭成功后，东京广播电台正式发布了天皇的“宣战大诏”。其中有这么一句：朕兹对美国及英国宣战，帝国今为自存自卫，已决然奋起，必当摧毁一切障碍！这口气真是够大的，把它拿来跟《终战诏书》对比非常有意思。接着，美国对日宣战，英国对日宣战，已坚持战斗10年的中国正式对日宣战！12月11日，德国对美宣战。这样，美国彻底卷入了二战，二战也进入了新阶段。

在珍珠港遭袭击的那天，全世界有两个人最高兴，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丘吉尔。一战之后，日美两国一直在中国竞争主导权，日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中美联手，这下自己帮他们做到了。丘吉尔呢，那天晚上，他说了一句：“我们总算赢了。”然后安然入睡。

06.日军占领菲律宾

这老哥花天酒地

日军偷袭珍珠港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给入侵东南亚的日军解除后顾之忧。日军根本目的是要夺取东南亚丰富的战略资源。所以，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挥师南进，一路攻取马来半岛，一路发起菲律宾战役，与驻菲美军正面交手。

菲律宾群岛位于亚洲东南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遥遥相对，西濒中国南海，东临太平洋，南与印尼和马来西亚隔海相望。要想控制整个东南亚，菲律宾是兵家必争之地。

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人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菲律宾。1934年，美国承认菲律宾拥有“自治”权，菲律宾也选出了自己的总统，但事实上，菲律宾仍受美国控制。美国在菲律宾建有亚洲最大的海空军基

地，构成日军南进的障碍，并威胁日本本土。美国前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是驻菲美军总司令，被菲律宾授予元帅军衔。这老哥极其热爱军旅生涯，离婚后在这里安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现在，麦克阿瑟的好日子到头了。日军企图攻占菲律宾群岛，夺取美军基地，控制日本本土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为进攻印度尼西亚创造条件。

美菲联军陷被动

1941年12月8日，在同样离过婚的“诗人将军”本间雅晴[44]中将的指挥下，日本组成第14军，负责攻占菲律宾。日军航空兵对菲律宾美军机场和海军基地发起偷袭，由于麦克阿瑟判断错误和处置失当，驻菲律宾的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大部被毁，美军丧失了一半重型轰炸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战斗机，这是菲律宾的“珍珠港事件”。日军通过这次偷袭，为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同日，日军一部攻占吕宋岛以北的巴坦群岛。12月10日，日军第48师团田中支队和菅野支队，趁吕宋地区几乎没有舰队，分别在吕宋岛北部登陆并占领机场。

12日，日军第16师团木村支队在吕宋岛南部登陆，占领机场并进一步扩大战果。自11日起，日本航空兵第5飞行集团逐渐转移到吕宋岛已占机场，掩护地面部队登陆和发动进攻。17日，美军仅剩的17架B-17轰炸机撤到澳大利亚。从此，日军完全掌握菲律宾制海、制空权。22日，日军第48师团主力在吕宋岛西岸林加延湾登陆。24日，第16师团在吕宋岛东南部拉蒙湾登陆。至此，登陆日军形成南北夹击马尼拉、围歼美菲联军主力的态势。

诗人将军脑袋“短路”

美菲联军中的美军人数不多，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军总兵力还不到30万，在菲律宾的美军更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几支像样的部队；至于联军中的菲律宾军队，战斗力约等于零，很多士兵都是匆匆入伍的，连射击姿势都不会。用这样的部队对抗身经百战、堪称虎狼之师的日军，显然凶多吉少。

26日，麦克阿瑟命令吕宋岛上的美菲军队共7.95万人撤向巴丹半岛预设阵地和科雷希多岛，准备长期抵抗。这一撤，从马尼拉出城的3条公路上挤满了推着大炮的牵引车、装载着枪炮的卡车以及小轿车、牛车等。这给了日军空袭美军的绝佳机会，但令人惊奇的是，日机没有前来轰炸。

本间雅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没有在此时出动轰炸机编队，打击地面这股庞大的后撤洪流。显然，本间雅晴以为可能要在马尼拉进行决战，却没有料到麦克阿瑟从马尼拉撤走。面对美军的全面后撤，本间只顾挥兵急起直追，完全忘了这事交给轰炸机就可以解决。更要命的是，他没有运用空中优势摧毁马尼拉北面的两处重要桥梁。这两座桥是撤向巴丹半岛的咽喉要道，只要日军在桥上扔两颗炸弹，就可将美菲联军后撤部队的道路截断。

麦克阿瑟溜走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未设防的马尼拉，并以一部兵力占领甲米地和八打雁，战役主要目的达到。日军认为菲律宾作战大局已定，将海军主力和第48师团调往印度尼西亚，将第5飞行集团主力调往缅甸，仅以第14军的剩余兵力清剿吕宋岛。1月9日，日军开始进攻巴丹半岛，遭遇美菲联军顽强抵抗。美菲联军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山地战、丛林战和阵地战。在交战中，木村支队被围，前来救援的日军被歼一个大队。至月

底，日军因伤亡严重丧失攻击力，被迫转入防御，战局一度陷入胶着状态。此时，首相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已对本间雅晴的指挥能力产生怀疑，甚至要撤他的职，只是因为天皇认为临阵换将不妥才未执行。

其实，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离又一次战术上的胜利为期不远。美菲联军已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甚至动用了童子军，也未能打败日军。除了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美菲联军已无路可退。麦克阿瑟几乎要拿父亲留下的手枪自杀，与菲律宾人民共存亡了。但是，罗斯福在1942年2月8日以国家名义，命令麦克阿瑟及其家属撤离菲律宾。2月22日和23日，罗斯福和马歇尔连续给麦克阿瑟发电，允诺让他到澳大利亚去指挥盟军反攻。3月11日晚，麦克阿瑟无奈溜走。离开菲律宾之前，他发誓“我还要回来”，留守的美菲联军改由温赖特少将指挥。

日军控制菲律宾

为了彻底消灭残余美菲联军部队，日军大本营调动在上海待命的第4师团增援本间雅晴。4月3日，日军以第4师团、第65旅团为主力对巴丹半岛再次发起进攻。

双方在丛林中展开殊死较量。美菲联军既无援兵又缺补给，在日军猛烈攻击下，巴丹半岛美菲守军7.5万人（其中美军9300人）于4月9日投降。日军攻占巴丹半岛后，再向科雷希多岛连续实施炮击和轰炸。

5月2日，日军对科雷希多岛实施火力准备，5日在炮火掩护下分左右两路登陆，对岛上要塞发起攻击。1.5万名美菲联军依托坑道工事抗击日军，并组织敢死队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6日，日军后续部队投入战斗，温赖特被迫请求投降，并于次日通

过马尼拉广播电台命令所有美菲军队投降。7日，日军占领科雷希多岛。10日，驻棉兰老岛和北吕宋山区的美军投降。18日，驻班乃岛美军停止抵抗。至此，日军完全控制菲律宾全境。

“巴丹死亡行军”

自1942年4月10日起，美菲联军7.8万名战俘被押往100公里外的圣费尔南多战俘营，冒着炎炎烈日穿越丛林，在8天行军途中，日本人根本没把美菲战俘当人看。一路上几乎无食无水，上万人死于饥饿、疾病或虐杀，史称“巴丹死亡行军”。

在8天时间里，很多战俘吃的唯一食物就是一个像高尔夫球大小的米饭团子。幸存者克拉伦斯·拉尔森在他的名为《漫长的回家之路》的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写道：“没有食物倒还不是我们最大的痛苦，最痛苦的是没有水，大部分人都快渴死了。他们一路上拼命找水喝，许多人只要看见水就喝，也不管有多脏。旅途中有一个休息点正好在桥上，桥下倒是有水，可是水面上漂浮着绿色的泡沫，你根本看不见水，但一些人顾不得那么多，跳下去便往水壶里灌水，而我没有下去，因为里面还漂着几个士兵的尸体，看样子在里面好几天了，当时的气温有华氏100度（近38摄氏度），你可以想象那水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对此，另一个幸存者汉弥尔顿表示：“更可气的是日本军人，他们简直就是在玩死亡游戏。对许多美国军人和菲律宾军人来说，那样的脏水也是他们的救命水，可日本人一看见有人去取水喝就用刀刺或开枪射击，许多人就因为一口脏水而死在日本人的刺刀或枪口下。即使你有幸逃过了这关，只要你喝了那里的水，也在劫难逃，只不过死得稍慢一点儿，死得更痛苦一点儿罢了，因为河里的水被严重污染，喝了会引发严重的腹泻和呕吐，你会慢慢倒下而掉队，最后的结果还是死路一条。那

真是太恐怖了，我实在是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感觉再向前迈一步也是不可能的，可我亲眼看到有人因为走得慢一点儿被日军开枪打死了，所以一下子好像有一个死亡天使站在我身后，推着我向前走。”

07.攻克“远东堡垒”

终于有了“赎罪”机会

日军在进攻菲律宾的同时，打响了马来战役。在1941年11月5日，东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后，寺内寿一大将被任命为南方军总司令；而身在长春的山下奉文中将赶回东京，被任命为第25军司令官，负责进攻马来亚[45]、新加坡。这让山下奉文积压在心头的重负一扫而空，他曾是发动“二二六”兵变的皇道派核心成员，总怕天皇记恨自己，这次得到重用，感到终于有了努力“赎罪”的机会。

25军由日本陆军最精锐的第5师团、近卫师团、第18师团的骨干编成，共约11万人，东京大本营给山下奉文的任务是在开战100天内越过700公里的马来半岛，从背后攻克有“不破堡垒”之称的英国东方统治中心——新加坡要塞。为了报答寺内寿一伯爵的知遇之恩，山下奉文居然退还了一个师团，只带7万上战场。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12月9日，日本航空队空袭马来半岛北部的机场，158架英国空军飞机被炸得只剩10架，英国失去制空权，日军在马来亚又一次复制了珍珠港事件。10日上午，英国远东舰队的2艘核心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带领4艘驱逐舰出海寻战，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体现丘吉尔的

意图，目的是威慑日本人，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但丘吉尔没想到，这些战舰根本没有空中掩护。舰队出现在马来半岛东部的关丹海面时，被85架日机团团围住，激战两小时，“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被干净利落地炸沉。英国远东舰队覆没，舰队司令菲利普斯上将与舰同沉，日军控制了制海权。丘吉尔无奈地说：“有多少计划、希望和努力，都随这2艘战舰沉入了大海。”其实，他大可不必急着慨叹，最糟糕的事还在后头。

日军夺取了制空权、制海权以后，轮到日本陆军大显神威了。山下奉文率领25军主力从泰国的宋卡、北大年等地登陆，从马来半岛西南穿插，然后沿西海岸向南推进。同时，牵制部队从哥打巴鲁登陆，而后从马来半岛东海岸出击。日军分东西两路，在轻型坦克和空军的支援下隆隆南下，许多日军骑着自行车前进。

12月11日，英军希思将军指挥的印度第11师首先和日军交火，尽管印度军队人数是日军的3倍，但印度军队训练很差，装备处于劣势，军官与士兵的团结度几乎为零，这样一支军队与日军对抗，其结果可想而知。

12月19日，日军西路主力部队占领了槟榔屿上的英空军基地，消除了英军从印度、缅甸方向对马来半岛守军进行空中支援的可能性，然后沿西海岸急速南下。1月6日，东路牵制部队攻占关丹，继而向柔佛州前进。1月11日，西路主力部队攻进马来亚首府吉隆坡，然后继续前进。

日本步兵骑着自行车紧紧追赶撤退的英军，他们三人一排，有说有笑，好像是去看足球比赛。数以千计的车轮汇成一片嘈杂，溃退的英军惊恐万分，以为是坦克在追赶他们。这是因为马来半岛路面灼热，日本步兵骑的自行车很快爆胎，他们干脆剥去橡胶轮胎，只用钢圈骑行，数

千辆这样的自行车发出的响声确实有点儿像坦克。英军吓坏了。失败的阴影像瘟疫一样在英军中蔓延，撤退很快就失控了，越来越多的装备被抛弃，落到日军手中。日本空军竟然在英军的机场装上英军的燃料往英军的阵地上投英军的炸弹。

新加坡沦陷

1942年1月下旬，英军增援部队抵达新加坡，包括英军第18师和50架飓风战斗机。但是，由于马来半岛大部分已失守，第18师已来不及运往前线；而由于训练和装备问题，50架飓风战斗机在与零式战机的交锋中又一败涂地。1月25日，英军司令帕西瓦尔将军下令向新加坡进行最后的撤退。2月1日，英军炸毁了连接新加坡与柔佛州的一千余米长的海峡堤坝，新加坡成了一座真正的岛屿。

2月8日，山下的司令部移到柔佛巴鲁王宫高塔里，以便从塔上俯视柔佛水道。日军大炮向新加坡岛集中轰击，天空被烧成了红色，整个新加坡岛在震颤。当晚10时40分左右，一颗蓝色信号弹在新加坡岛上空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随后掠过。这分别是日军25军第5师团、第18师团的登陆信号。一批4000人的日军在新加坡西北角登陆，他们一上岸就像锥子一样直插新加坡城内部。英方守军由于判断失误，很快就撤退了。9日夜，日军近卫师团从北面登陆，以西北角为主攻方向，从三面向岛中央进击。10日早晨，山下的司令部渡过柔佛水道，太阳旗插到了临近岛中央的曼代、布基帖马附近。

2月11日早晨，日军观测飞机向英方投下29份“劝降书”，但英军没有答复。双方在布基帖马高地展开激战。最终日军拿下了这个高地，可第25军将士已经十分疲劳。副参谋长建议暂停攻击。“敌人也很困难！”山下厉声说道，他认为疲劳的将士停止攻击后会更疲劳，因而坚

决反对。2月15日下午2时刚过，在进入布基帖马街道的第5师团先锋部队正面，出现了3个扛着大白旗的英国军人，其一为英军司令帕西瓦尔，“也很困难”的英军坚持不下去了。帕西瓦尔还想提一下投降条件，山下蛮横地发话：“你现在只需要回答YES或NO。”英国人屈服了，共有11万人当了俘虏，包括刚刚来增援的英军第18师，他们正好赶上投降。这是英国历史上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只花了70天，就拿下了马来亚和新加坡，随后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山下奉文从此得到一个绰号“马来之虎”。

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来说是一记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这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

狮城在垂泪

南洋华侨从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开始，就有着深厚的爱国传统，抗战初期直接汇回国内的款项就高达50亿元，而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不过18亿，如果不是有深厚的血脉之情，谁又会给战火中遭受蹂躏的国家汇款呢？南洋华侨出钱出人支援祖国抗战，不管是亲共产党的陈嘉庚还是亲国民党的胡文虎，他们都是为了祖国不受日寇蹂躏。抗战中，更有许多华侨回中国投身抗战一线。

但是，敌人怎会容忍这种行为，日军对华侨十分仇视。山下奉文得出过这样的结论：要不是华侨支援中国，日本早就解决中国问题了。新加坡被攻陷后，这里的华人遭到日本的疯狂报复。

山下奉文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并规定岛上日军3天内完成这场肃清行动。日军出示一份布告，要求新加坡所有18～50岁华人男子到4个地方集中，以领取“良民证”。但是，华人到了集中地点，发现等待他们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和马来亚共产党变节分子对所谓“反日分子”的指认。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手段极其残忍，花样百出，令人发指：有将人捆绑至海边，用重机枪扫射；有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10公里左右的地方将人推到海里；有命令他们掘坑服毒自尽。

据回忆，那几天新加坡全城妇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真是血雨腥风，苍天垂泪！战后调查，日军集中屠杀华人的地点多达几十处，东海岸靠近码头的地方都是屠杀场地，后来有大量遗骸被发掘出来。

日本陆军大名鼎鼎的战争狂人、战犯参谋辻政信当时正担任马来方面作战处主任参谋，他也是新加坡大屠杀的主要推动者。2月22日，辻政信巡视了一处负责“肃清”工作的日军部队，听说该部队只指认出70个“反日分子”后，辻政信非常不满，严厉斥责道：“你们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该部队马上行动，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全部拉去美丽的樟宜海滨集体屠杀。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人开始有了政治觉醒，这次的沦陷让新加坡人开始相信一定要靠自己保卫这片土地，间接促成新加坡脱离英国的统治、走上独立的道路。

因为这场屠杀没有记录，无法确切统计伤亡人数。但是，日本和新加坡两方都有不同的总数，日本的官方数字是5000人，可新加坡方面给

出的数字是10万！

08.日军作恶于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

与新加坡同样遭受蹂躏的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香港。从1941年12月25日英军投降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香港人称这段时期为“三年零八个月”。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发展因日军的占领而中断。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当天，酒井隆[46]中将指挥日本第23军从深圳进攻香港。

负责防守香港的包括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义勇军。虽然港府多番宣传英军的作战能力，但英国在欧洲战场自顾不暇，驻港军队始终处于非常不利的防守位置。经过多番激战，驻港军队最终选择了投降。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日军投降。

恶行累累惹民愤

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即成立军政厅，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长官，直至矶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总督。酒井隆管治香港期间，日军在香港滥杀无辜，还在香港实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强迫使用日文外，香港的街道、地区名称都被改成了日文。香港市民在经济、民生等方面大受摧残，市民普遍痛恨日军，不时有平民在香港岛山头伏击日军将领。到了日军占领中期，有香港居民参与东江纵队抗日武装，在新界等地方对抗日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英国趁机重掌香港主权。

正所谓“种下孽缘，必结恶果”，二战结束后，下令进行“巴丹死亡行军”（主谋为辻政信）的本间雅晴和制造“新加坡大屠杀”的山下奉文，未等“东京审判”结束就被麦克阿瑟双双枪毙于马尼拉。枪决之前，山下奉文的老婆还亲自向麦克阿瑟求情，结果无济于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09.泰国“生存术”

“失地恢复运动”

在世界近代史上，东亚没有沦为欧洲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只有三个，分别是中国、日本、泰国。究其原因，有人说“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泰国的方法是充分利用列强间的利害关系，在夹缝中巧妙维持生存。泰国和日本在二战前一直维持着友好关系，特别是因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在精神上鼓舞了被欧美白人压迫的泰国，双方同为亚洲国家，在对抗欧美白人的立场上一致，因此，泰国对日本在二战前的侵略扩张有着和欧美国家不同的看法，对日本更多的是同情和容忍。国际联盟因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要通过谴责日本的决议时，唯一弃权的国家就是泰国，此举令世界各国吃惊。为在夹缝中求生存，泰国采取依靠日本，排挤欧美势力的做法。

1932年泰国实行宪政革命，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国名由暹罗改为泰国（1939）。立宪后民族主义狂热崛起，军人陆陆续续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炮兵少校出身的銮披汶[47]得到陆军派阀集团支持后，于1938年就任泰国总理。此人在法国留学期间深受德意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影响，思想上倾向日本的军国主义。而当时泰国陆军及社会有一股抵抗英法的思潮，称作“失地恢复运动”，这股力量的目的就是要收复在19世纪

割让给英法的土地，銮披汶与陆军及亲日派主要就是依靠这股力量的支持，维持政权的正当性。当时的泰国陆军相当仰慕日本的军事建制和其在中国的胜利，并且仇视西方国家。

日军的如意算盘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因物资不足而苦恼时，当时的銮披汶内阁将泰国生产的橡胶和棉花大量供应给日本，两国关系也就迅速亲密起来，而銮披汶也对蒋介石发出呼吁，同是亚洲人应和日本合作，以对抗白人的压迫，同时鼓动泰国国内印度人和缅甸人的反英情绪。日本方面积极插手泰国事务的是陆军参谋本部，因为泰国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如果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就可以利用泰国南部的飞机场和港口进攻英属马来西亚，同时泰国的资源对南方作战和整场大战都是重要的补给。

而且，日军的南方作战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进攻缅甸后，切断中国的重要外援运输线——滇缅公路，这样还可提供缓冲，保护到手的南方油田和新加坡。所以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已经制订了占领泰国的军事计划，日本根本没有把泰国看作平等的伙伴。但在外交上，日本人喊着“大东亚共荣圈”“大亚细亚”的口号，提出“把黄种人从白人的长期奴役下解放出来”，所以也就必须将争取泰国的同盟作为一种装饰品。

泰法两国在“掐架”

1939年，欧战爆发后銮披汶正式声明泰国政府将严守中立，但在和法国交涉《互不侵犯条约》的过程中，却有国境调整的期待。法国溃败后，銮披汶认为这是“收复”老挝、柬埔寨等“失地”的天赐良机，便要求索回割给法属印度支那的两个省，外交交涉无果后，泰国对法开战，向

法属印度支那边界展开攻击。

泰国陆军在1941年1月6日展开攻势，占领了湄公河西岸防御薄弱的地区，但随着法军的反击，泰国陆军在1月16日就被击退。法国毕竟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打不过德国，但对付泰国这种三脚猫似的角色还是小菜一碟。海军方面，当时泰国海军有2艘日制2500吨岸防炮舰，装有4门203毫米炮；2艘英造1000吨炮舰，装有2门155毫米炮；另外还有12艘鱼雷艇和4艘潜艇。

1月13日，法属印度支那海军司令率领舰队从西贡出击，舰队中包括1艘轻巡洋舰和4艘岸防炮舰。15日晚上，法国舰队向阁昌岛的泰国海军基地前进，据报那里有1艘日制岸防炮舰和3艘鱼雷艇。17日晨，法国舰队进入攻击位置，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完成了最后侦察，并发现了另一艘日制岸防炮舰。由于发现了法国飞机，泰国海军开始射击，法舰立刻还击，很快将泰国海军1艘炮舰击成重伤，泰国海军的1艘鱼雷艇被击中，随后沉没。另外2艘鱼雷艇也很快起火，泰国人弃舰逃生，两艇先后沉没。激战中，法军发现了泰国另一艘炮舰，双方展开对射，但法军的射术比泰军强得多，泰军炮舰被打哑，航行到小岛的后面躲避炮火。开战一个半小时后，法国舰队停火并进行搜救，然后开始回航。这时候泰国空军开始进行空袭，持续了一个小时，但没有对法军造成值得一提的损失。

阁昌岛海战，法国舰队的损失微不足道，但泰国海军的主力可以说被消灭了。双方空军也进行了交锋，泰国空军损失4架飞机，数名飞行员阵亡；法国空军只损失了一架飞机，飞行员都安然无恙。军事上的失败使泰国亲日派政权发生危机，迫使日本必须抢在英国介入前从中斡旋，在日方的压力下，法国不得不同意泰国的条件。经过此事，泰国在外交上更倾向日本。

泰国是条“变色龙”

1941年12月7日，日本驻泰大使突然向泰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务必在8日零时前就日军进驻泰国一事做出答复。并威胁说，不管泰方同意与否，日方取道泰国攻打马来亚和缅甸的计划都不会改变。当时銮披汶无力反抗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又心有不甘，干脆就玩起了“人间蒸发”，外巡不归。代总理替他拒绝了日本人蛮横无理的要求。

次日凌晨，日军果然大举进攻。第五师团在泰国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登陆，近卫师团则海陆并进，兵临曼谷城下。由于泰军抵抗不力，曼谷等地相继失守。其实泰军的抵抗只是象征性地做姿态。这样，不管是日本还是英美获胜，泰国都能立于不败之地。直至此时，銮披汶才匆忙赶回曼谷，收拾残局。但日军大兵压境的现实让他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加上他是日本人一直悉心栽培的亲日派，他决定与日本侵略者合作。12月21日，日泰正式签订《攻守同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泰国给予日本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全面的支援；日本则支持泰国收复历史上被英法侵占的领土。次年1月25日，銮披汶正式对美英宣战（不过时任泰国驻美大使巴莫反对銮披汶的亲日政策，拒绝向美国政府递交宣战书），他自任陆海空军元帅，并积极派兵参战。

在马来亚战役中，泰国出动坦克部队和单车先遣队配合日军作战。后来日本将四个马来邦划入泰国版图，作为对泰国参战的奖励。缅甸战役期间，銮披汶出动陆军两个师和空军一个联队组成“征缅方面军”，协助日军攻城略地。泰军主要担负东线防御和牵制任务，当面之敌是中国远征军第93师。

1942年5月，泰军在大批战机的掩护下进攻中国远征军第93师的驻地景栋。由于当时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泰军即将形成合围93师之势。

由于再战无益，中国军队随后撤出景栋，泰国则在日本的默许下吞并了包括景栋在内的两个掸邦。1943年2月，得寸进尺的銮披汶派机械化部队由缅北攻入中国云南省境内，但遭到第93师官兵的迎头痛击，大败而归。

尽管如此，泰国领导阶层最关心的还是保持他们的独立，至于与谁为敌，他们“随机应变”，诚如1942年銮披汶对其参谋长所说的“哪一方在战争中溃败，哪一方就是我们的敌人”。

山姆大叔帮泰国

战争期间日军在泰国的所作所为，等于是把泰国当作一个附属国，地位只比伪满州国和汪伪政权强一点儿。在经济上，日本迫使泰国签订了《日泰经济协议》，规定了日泰间所谓的“经济紧密合作”，日本军方和财阀势力掌控了泰国经济。在文化上，日泰签署了文化条约，其中包括把日语定为泰国第二国语，很显然，日本想在文化上向泰国渗透，达到把泰国变得和伪满一样。在外交上，泰国相继承认了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

自1943年以后，轴心国集团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銮披汶眼看大厦将倾，生怕自己葬身其中，开始与日本保持距离。1943年11月，东条英机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与会的有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缅甸总理巴莫、菲律宾总统劳雷尔、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领导人鲍斯等傀儡政权首脑。原定出席会议的銮披汶临时变卦，最后只派代表参加。如此不恭的举动自然令东条英机暴跳如雷，东条英机一怒之下曾想武力解决泰国。只因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败涂地，陆上又深陷侵华战争的泥潭中，兵力捉襟见肘，根本腾不出一两个师团来对付泰国，这才不了了之。但从中不难看出，日泰同盟出现了

不可弥合的裂缝。

1944年7月，銮披汶迫于国内外压力辞职，亲美英派代表出任总理。泰国新政府一面致力于改善日泰关系，一面秘密与英美取得联系，并暗中保护地下抗日组织。至此，日泰同盟关系已经山穷水尽。1945年8月16日，也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泰国摄政王发表《和平宣言》，宣布銮披汶当年对美英宣战无效，因为他违背了全体泰国人的意愿；泰国随时准备将战时获得的土地归还英法，同时赔偿两国经济损失。随后又颁布惩办战犯条例，将銮披汶等亲日派投进监狱。

在战后处理泰国的问题上，反法西斯同盟出现较大的分歧。英、法、中、苏等国主张严惩不贷。然而，美国出于战后利益需要，决定放泰国一马。1945年8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宣称泰国不是一个敌对国家，战争年代中存在强大的抗日运动，战后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占据自己以前的位置。在山姆大叔的鼎力支持下，泰国政府先后与英法两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最终达成和约。泰国除归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外，只需要赔偿给英国150万吨大米（实际只赔偿了60万吨），答应不开凿克拉地峡运河等。相比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法西斯仆从国，泰国战后受到的惩罚微不足道。

10.缅甸被占领

中国远征军入缅

缅甸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地处东南亚，毗邻中国的西南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企图占领缅甸，切断美英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的交通线滇缅公路，迫使中国屈服；并伺机进军印度，促其脱离英联邦，

以保障东南亚地区日军翼侧的安全。当时英国由于受到法西斯德国的攻击，自顾不暇，无力在缅甸投入更多力量以进行有效防备和抵抗日本的进攻。

1942年，日本用于进攻缅甸的军队大约有6万人，大大超过英国在缅甸的防务力量。1942年初，日本占领马来亚后，组成由饭田祥二郎中将任司令官的第15军，指挥4个师团（第18、31、33、56师团）入侵缅甸。

这次战役于1月20日从泰国领土发起。日军第56、33师团由泰国分别向缅甸南部的土瓦和毛淡棉发动进攻，英军曾企图将敌人阻止在萨尔温江、比林和锡当河地区，但未成功。1月31日，日军占领毛淡棉及其以南地区。2月11日日军强渡萨尔温江，随后突破英军比林河防线，2月23日夺占锡当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突破锡当河防线。日军在勃固附近粉碎英第7装甲旅的反击，迫使英印军3000余人撤往同古。应英国政府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辖第5、第6、第66军，共10万余人）入缅作战。3月6日，中国远征军第5军先遣第200师抵达同古接防。两天后，日军占领仰光。此时，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奉命入缅指挥中国远征军。

缅甸失陷

3月17日，日军再度发起攻势，分两路进军，一路沿伊洛瓦底江北上，一路沿曼德勒大道推进，迫使英军后撤。中国远征军第200师与日军在缅甸同古展开激战。日军在拥有优势兵力的情况下包围了同古，迫使中国远征军突围。不过，中国远征军在孙立人等将军的指挥下，在缅甸多次击败日军进攻，拖住了日军兵力。孙立人将军以一个师的兵力驰援被围于仁安羌以北的英缅军，救出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勋爵以下7000余

人。不久，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会战，但日军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并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后。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逃避，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导致联合作战失利，远征军被迫后退。在日军的不断打击下，英军一路溃败，最后全部逃至印度。4月29日，中国军队与后方联系的要点腊戍被日军占领。5月1日，日军进占缅甸旧都曼德勒。中国远征军被迫兵分三路：一路退往印度，另两路分兵撤回中国境内。

最终缅甸失陷，滇缅公路被切断，原有的作战物资转而通过驼峰航线与中印公路输送。10万中国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率部突围时牺牲。至5月下旬，日军占领缅甸，并侵占了中国云南省的腾冲、龙陵等城市在内的部分地区。5月底，幸存的英军大部撤至印度境内的英帕尔城区。英军在翻越山岭前，丢弃了所有的武器，饶是这样轻装撤退，最终到达印度的也仅1.2万人，只占参加缅甸战役英军的三分之一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远征军第38师残部也抵达英帕尔。

善意相待侵略者

为了彻底击溃英军，并防止英国海军可能参加作战而影响缅甸战役的结局，日本海军对在锡兰（科伦坡和亭可马里，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的英国海军基地实施了突击，迫使英国海军退驻马尔代夫群岛海域。

日军之所以能在缅甸速胜，除了采用迂回、包围和果断突入敌后的战术，同时战斗行动比英军远为机动灵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缅甸百姓曾经相信，借助日本人可以结束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昂山领导的缅甸独立军迅速发展壮大，许多城市为缅甸独立军派出的队伍所占据，这些地方建立的政权机构，对入侵的日军部队均善意相待。但是，缅甸独立军的领导人很快就看清了日本“同盟者”的狡诈和虚伪。不过，

要扑灭对昔日殖民者的怒火，尤其要使怒火转向日军，已很困难，这需要时间。

占领缅甸后，日本既封锁了国际援华运输线，又打开了西攻印度的大门。

11.破译日本电码

挺进西南太平洋

1942年初，短短数月，日军就占领了东南亚广大地区，可谓如日中天。但是，山本五十六并不乐观，他对偷袭珍珠港时没有击沉美国航空母舰感到不安。他清楚地知道，美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一旦完全纳入战争轨道，日本绝难取胜，因此要在美军恢复实力之前，最大限度地打击美国海空军力量。

因此，日军在占领菲律宾、马来半岛之后，决定向西南太平洋挺进，夺取新几内亚岛的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图拉吉岛，控制所罗门群岛的空军基地及周围海域。今天的莫尔兹比港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据说治安混乱。当年，此港是盟军在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最后一个基地，若被日军攻克，将切断美国通往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因此是美军不能丧失之地。在山本的计划中，这就叫出其所必趋，攻其所必救，迫使美军航空母舰编队加入战局，伺机将其歼灭。

1942年2月初，日军占领了澳大利亚东北俾斯麦群岛的拉包尔基地，3月初占领新几内亚的莱城、萨拉莫阿。到4月底，日军第5航空战队、第5巡洋舰队从印度洋赶来增援，进攻图拉吉和莫尔兹比港的计划进入倒计时阶段。

3月12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受到日本军的威胁，他们应该知道任何反抗都是枉然。如果澳大利亚政府仍坚决不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他们将遭受与荷属东印度同样的命运。”

当时，东条的叫嚣绝非虚张声势，这完全是英美军队几个月来屡战屡败的结果。先前，日本政府对美英开战的后果还有顾忌，现在看来是没有顾忌了。

虎视眈眈两相望

这段时间盟军得到的也并不全是坏消息，1942年1月20日，日本潜艇“伊124”号在达尔文港布雷时被击沉，美军随后用潜水作业船从该潜艇上捞出了日军密码本。之后几个月，珍珠港的情报处开始逐渐破译日本电码，并用分散的情报逐渐绘制出联合舰队的进攻矛头。这一天机，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海军能够与日军联合舰队周旋的最重要基础。

破译的日军密码显示，日军即将对莫尔兹比港实施登陆，同时其先遣队将先占领图拉吉，日方投入的兵力也已被美军知晓。即便如此，对美军来说，集结必要的兵力对付来犯之敌仍不容易。当时可供使用的只有第8特混舰队“列克星顿”号和第17特混舰队“约克城”号2艘航母，另有8艘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但是，新上任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48]仍决心阻止日军登陆莫尔兹比港的行动，由弗莱彻少将统一指挥两支舰队。

1942年4月30日，日军第5航空战队、第5巡洋舰队作为机动部队从特鲁克出发南下，横于夏威夷和新几内亚群岛之间，伺机消灭盟军水面舰只。日军登陆掩护编队由“祥凤”号轻型航母、8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组成。作为攻占莫尔兹比港的先头行动，从拉包尔出发的日军先遣登陆

部队在“祥凤”号的掩护下，于5月3日在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图拉吉。随后，日军登陆部队主力从拉包尔乘14艘运兵船，在6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的掩护下，浩浩荡荡驶向莫尔兹比港。完成图拉吉登陆掩护的“祥凤”号及掩护舰只向西航行准备与登陆部队会合，同时机动部队第5航空战队进驻珊瑚海。与之相对，前来迎击的美军第8和第17特混舰队已先于日军机动编队进入珊瑚海，一场大海战在所难免。

12.珊瑚海海战

夸大的战报

珊瑚海海战第一场战斗在5月3日开始，当弗莱彻带领的舰队接到日军正在图拉吉登陆的消息时，他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仍然在巴特卡普角以西100多英里的海面上。“这是我们等了一个月的消息。”他说道。他立即中断加油，命令以26节（1节为1海里每小时）的速度，向北驶往所罗门群岛中部。

5月4日拂晓，“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到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南约100英里的海面，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向图拉吉附近海面上的日舰发动了一系列袭击，摧毁了其水上飞机，发回了有多艘敌舰被击沉的夸大报告，弗莱彻兴高采烈地向珍珠港报告了胜利喜讯，随后美舰队也向莫尔兹比港进发。尼米兹后来对夸大的图拉吉战斗进行了评价：“从消耗的弹药和取得的战果看，这场战斗肯定是令人失望的。”这次袭击的另一失误是暴露了美军的实力，珊瑚海战役前，美国占有情报先机，袭击图拉吉后，双方的情报拉平了。

“牛刀杀鸡**”**的感觉

5月6日，在密云的掩护下，弗莱彻同格雷斯海军上将的重型巡洋舰和“列克星顿”号会合。珍珠港的最新情报表明，入侵莫尔兹比港的日军部队在2艘航空母舰提供的空中掩护下，将于第二天穿过卢伊西亚德群岛。于是，弗莱彻少将向西直驶珊瑚海，但他并不知道他在那天下午已被一架到处搜索的日本水上飞机发现了。得知2艘美军航空母舰正前往截击入侵莫尔兹比港的日军船队的消息后，在拉包尔的井上成美[49]海军中将的司令部几乎恐慌了起来，紧急命令运输船停止前进。高木武雄少将率领的以“翔鹤”号和“瑞鹤”号为主力的机动部队收到警报时正在加油，等到他准备好将距离缩小到可以发动空袭的时候，舰队碰到了厚厚的云雾。于是，他决定继续加油，待黎明再行动。

5月7日4时许，由于已基本得知美舰队的方位，日机动编队派出12架舰载机，分为6组，在250海里距离内搜索敌人。5时45分，向南搜索的日机报告：“发现敌航空母舰、巡洋舰各1艘。”6时至6时15分，先后从“瑞鹤”号起飞零式战斗机9架、轰炸机17架、鱼雷机11架，从“翔鹤”号起飞零式战斗机9架、轰炸机19架、鱼雷机13架。共78架日机，向发现的目标飞去。但日机到达目标上空后才发现并不是美军航母编队，而是6日下午与弗莱彻的航母主力分手的“尼奥肖”号油船和“西姆斯”号驱逐舰，两舰在浓雾中各放大一圈，像一艘航母和一艘巡洋舰。

日突击机群于是在附近海面反复搜索，2小时后，仍未找到其他目标。其中的鱼雷机未进行攻击便返航，而36架轰炸机则很不情愿地对最初发现的目标进行了攻击。牛刀杀鸡就是这种感觉，“西姆斯”号被3枚炸弹击中，不到60秒就沉没了；“尼奥肖”号被7枚炸弹击中，载着大火在海上漂了几天后沉没。

“祥凤”号航母被炸沉

这时，弗莱彻的美航母主力舰队正在向西行驶，以期拦截日军的登陆舰队，但美舰队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发现日军机动部队。黎明之后2个小时，“列克星顿”号上的一架巡逻机发回报告：“发现了2艘航母和4艘重巡洋舰。”弗莱彻以为这是日军的航母部队，决定以其全力实施攻击。由“列克星顿”号派出俯冲轰炸机28架、鱼雷机12架、战斗机10架；“约克城”号派出俯冲轰炸机25架、鱼雷机10架、战斗机8架。共计93架舰载机先后飞向目标。

美军机群飞到目标后，才发现是2艘轻巡洋舰和2艘炮艇，这是日军登陆的掩护部队。之后，美军终于发现了被夸大了的舰队中值得攻击的目标：“祥凤”号航母。经过93架美国战斗机和轰炸机半个小时的轮番进攻，“祥凤”号中了13枚炸弹和7枚鱼雷，几分钟后就沉没了，海面上只有一团黑烟和一片油污在珊瑚海扩散开来，这标志着日本帝国海军在这里丧失了第一艘大型舰只。

同时发现敌人

5月7日上午，美日双方攻击舰队刚好处于相互攻击范围的边缘，但双方由于技术原因都没发现对方，彼此之间都错过了先发制人的时机。美军犯的错误更为危险，出击的舰载机偏离了其主要目标达90度以上，但美军取得的战果也更大，敲掉了一艘航母。日军犯的错误很可惜，因为他们至少知道主要目标的大致位置，待日军第5航空战队想纠正错误的时候，就面临一个时间的问题：飞机在14时起飞，18时（日落后2小时）才能返航。这在1942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但第5航空战队司令原忠一中将还是派了12架轰炸机和15架鱼雷机离舰，向预定的目标飞去。黄昏时分，这些飞机实际上是从美舰队上空飞过的，但由于天气原因这些飞机没有发现目标，等到返航时才发现美舰队，但这些战机已

抛掉了炸弹，无法轰炸美舰队，反而遭到美野猫战斗机的拦截。在暮色中，几架迷失方向的日机错误地试图在美军“约克城”号上降落。美军识别到信号不对，高炮手马上发现了日机，并将其中一架击落入海，另外几架慌忙逃入黑夜中。这也使弗莱彻意识到，日海军航母就在附近，决定这场海战结果的航空母舰之间的决斗必定在第二天进行。

5月8日，日出前最后一个小时，在珊瑚海200海里内4艘航母上完成着同样的准备工作，唯一不同的或许是美军飞行员发的是巧克力，日本飞行员发的是米糕。双方侦察机都在日出前出发了。命中注定，搜索飞机几乎将同时发现各自的目标。8时15分，美军侦察机发回报告：敌人的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在“列克星顿”号东北约175英里的海面上以25节的速度向南行驶。仅几分钟后，美国航空母舰的无线电台收到了日本人兴高采烈的报告，显然美国人也被发现了。随后“约克城”号和“列克星顿”号共起飞15架战斗机、46架轰炸机和21架鱼雷机，共82架飞机扑向日本舰队。1小时45分后，美突击机队发现日军“翔鹤”号和“瑞鹤”号正向东南方向行驶，2艘航空母舰之间相距8英里，各由2艘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

极为悲壮的对话

正当美国人在团团积云里组织进攻的时候，日军“翔鹤”号趁机出动了更多的战斗机，“瑞鹤”号则躲进下着暴雨的附近海面。这时，向严密防卫的日军航母发起进攻的美国飞行员，有些乱了阵脚。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被零式战斗机冲散，且缺乏配合，鱼雷射进海里，偏离目标太远，轰炸很盲目。只有2枚炸弹击中日军“翔鹤”号，“翔鹤”号飞行甲板因燃油泄漏起火。10多分钟后，从“列克星顿”号起飞的战机赶来增援，但因云层遮挡没有很快发现目标，浪费了燃油。当15架轰炸机好不容易

发现目标时，它们只有6架野猫式战斗机掩护，很快被零式战斗机冲散，鱼雷进攻再次受挫，轰炸机只投中1枚炸弹。

投中这枚炸弹的是从“列克星顿”号起飞的俯冲轰炸机攻击队队长奥尔特海军中校和他的报务员，他们的飞机在攻击“翔鹤”号后受损，并发现自己处于飞行员最危险的境地——在苍茫的大海上迷失了方向，而油位指针在零度上下晃动。

奥尔特用无线电呼叫到了“约克城”号，双方开始了一段悲壮的对话——

“约克城”号：最近的陆地在200英里开外。

奥尔特：我们永远到不了那里。

“约克城”号：靠你们自己了，祝你们顺利。

奥尔特：请向“列克星顿”号转达，我们把一枚1000磅的炸弹丢到一艘军舰上了。我们两人都报告了两三次。敌人战斗机飞来了。我改向北飞行。请告诉我你们是否收听到了我的话。

“约克城”号：收听到了，靠你们自己了，我将转达你们的话，祝你们顺利。

奥尔特：好，再见，我们的一枚1000磅的炸弹击中了一艘军舰！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听到奥尔特中校的声音。

“列克星顿”号沉没

这次攻击后，所剩的43架美军飞机在返航时，却发现日本飞机能够发动更有效的进攻。由于有雷达，“列克星顿”号上的战斗机指挥官在敌机仍然在70多英里外的空中时就知道了它们的到来，并让战机起飞截击。但日军第5航空战队的69架舰载机在尚未受到拦截之前就分成了3个攻击队。

日鱼雷机队首先飞临“约克城”号。由于该舰灵活地进行规避，日机的攻击未见成效。但是，在环形警戒序列中的两艘航空母舰自行规避的结果，使两舰之间的距离迅速拉大，警戒舰只也随之一分为二，从而削弱了对空防御，给了日机可乘之机。日机对“约克城”号左舷投射8枚鱼雷，均被约克城号避开。随后轰炸机队开始对“约克城”号俯冲投弹。有一枚800磅的炸弹击中了“约克城”号舰桥附近的飞行甲板，但“约克城”号仍能继续战斗。

日鱼雷机队攻击“列克星顿”号时，成功地运用了夹击战术，从“列克星顿”号舰首的两舷、15～70米高度、1000～1500米距离投射鱼雷。“列克星顿”号由于吨位较大，转弯不灵活，日机投射的13枚鱼雷中有2枚击中该舰左舷，使锅炉舱3处进水。正当“列克星顿”号正在拼命规避鱼雷时，日轰炸机队又开始对其进行攻击，又有2枚炸弹命中目标。这场遭遇战持续了13分钟，日本人飞走的时候，兴高采烈地报告他们替前一天“祥凤”号的失败报了仇，毫不含糊地击沉了1艘“大型航空母舰”和1艘“中型航空母舰”。

实际上，“列克星顿”号尽管被鱼雷和炸弹击中，产生了7度横倾，但调整燃油后，恢复了平衡，继续接纳返航的飞机着舰，同时为战斗机加油以加强制空。但由于燃油泄漏，“列克星顿”号舰内突然发生爆炸，引起大火，火势迅速蔓延，以致无法控制。下午3时左右，舰长下令全体舰员离舰。下午5时许，“费尔普斯”号驱逐舰奉命对其发射5枚鱼

雷，“列克星顿”号沉没。已经降落到该舰的36架飞机也随之沉入大海。美第17特混舰队“约克城”号上虽然尚有轰炸机和鱼雷机27架、战斗机12架，但已入夜，弗莱彻无意再战，遂率队撤离战场。第二天，“瑞鹤”号上的飞行员为追击美舰再次进行侦察巡逻时，发现海上只有“列克星顿”号的残骸了。

珊瑚海海战就此结束，这是海战史上第一次航母之间的较量，是第一次双方舰队在视线距离外进行的海战，也是第一次双方战列舰没向敌军战舰开火的海战。这几乎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公平的一役，基本反映出了双方的战斗力。它是太平洋战争这部悲壮史诗最恰到好处的一个引子。

尼米兹宣布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深远意义的胜利”。意义究竟有多深远，他在一个月后才会知晓。说得具体一点儿，“翔鹤”号受损、“瑞鹤”号严重减员，日军第5航空战队的这两艘航母原本要参加中途岛战役，但现在无法实现了。从算术角度看，珊瑚海海战对随后太平洋战争进程的直接影响是，美军用一艘航母的沉没换取了两艘日军航母不能参加中途岛战役。否则在中途岛美日航母的比例将是4:6，而不是3:4，从一个月后的中途岛大战看，这非常重要。

13.轰炸日本本土

罗斯福发出指示

珊瑚海海战之后，仅仅一个月，日本就把中途岛锁定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一方面，日本海军想借机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残余的军舰，尤其是航空母舰，引到中途岛一举歼灭。另一方面，日本急于要报杜立特中队

空袭东京的一箭之仇，防止美军从夏威夷方面再次攻击日本本土。

杜立特空袭是怎么来的呢？珍珠港遭袭后，美军在战场上连吃败仗。公众一片哗然，士气低落。1941年12月21日，在美国白宫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总统罗斯福向与会成员指示，军队应尽快组织针对日本的报复性打击。总统任命退役的空军中校杜立特负责策划方案，并带领行动。杜立特是当时著名的飞行员和航空工程师。

空袭日本

1942年4月18日清晨，杜立特中校率16架陆军航空队的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650海里以外的日本首都东京。为了这一刻，杜立特中校和他手下的小伙子们没少流血流汗，苦练战技。要想在航空母舰短短的跑道上起飞陆航的大家伙，没两下子可真不行。舰队出发前，司令哈尔西[50]将军把他当年获得的日本勋章绑在炸弹尾部，让杜立特还给日本人。正午时分，杜利特中队飞临日本上空，地面上的日本人都友好地向飞机招手，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呢。这就跟英国轰炸机炸德国，地面无线电还给英机导航一样。杜立特中队在空袭中没有损失一架飞机，给日本造成的损失也微乎其微。可这毕竟是600多年来，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受袭击，上一次还是在忽必烈时代呢。所以，山本五十六诚惶诚恐地向天皇请罪。

这次空袭，大大鼓舞了美国人的士气，并使日本军部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产生动摇。遭受打击后，日本不得不从印度洋调回强大的航母编队，用于防卫本土。这次突袭也令山本五十六确信美军太平洋舰队依然具备打击力，他说：“威胁一日不除，帝国一日不得安宁。”遂下定决心，集中力量攻击中途岛。

如果日本海军达到占领中途岛的目标，既可将该岛作为日机空中巡逻的前进基地，威逼夏威夷，又可诱出美军舰队决战。更严重的是，美国西海岸将会直接遭到威胁。此时，美国其余的海军军舰已部署到北大西洋，美国在短期内没有能力有效地在太平洋对日本海军做出反击。山本深知美国的军事潜力，所以他希望通过此次打击，尽早逼迫美国坐到谈判桌前，迅速结束对美战争。

14.真实的“密码战”

摸清对手意图

中途岛，面积只有6.2平方公里，岛上建有机场。该岛距美国旧金山和日本横滨都是2800海里，处于亚洲和北美之间太平洋航线的中途，故名中途岛。它距珍珠港1135海里，是美国在中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和交通枢纽，也是美军在夏威夷的门户和前哨阵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中途岛一旦失守，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本营珍珠港将唇亡齿寒，非常危险。

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总统任命尼米兹出任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时候，对他说：“到珍珠港去收拾败局，然后留在那里，直到战争胜利。”尼米兹年轻时曾去日本访问，邂逅过东乡平八郎，对其风度印象深刻，他对山本五十六的胆识也颇为欣赏。但现在，两国是战场上的仇敌，只能在你死我活的较量中一决高下！临危受命的尼米兹到任后，很快就组织了有4艘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的舰队。通过珊瑚海海战，尼米兹意识到，对手的意图就是彻底歼灭他的舰队。

绞尽脑汁破密码

1942年4月28日，山本在他的旗舰“大和”号上召开海军高级将领会议，确定了进攻中途岛的具体作战计划：先派遣一支舰队进攻阿留申群岛，在那儿实施登陆，以此为诱饵，将美军舰队的注意力引到北面去，然后以主力舰队趁机夺取中途岛。作战日期初步定在6月初。5月5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正式批准中途岛作战计划，将其命名为“米号作战”。

但令山本没想到的是，美国截获了日本高级指挥官之间的密码电报，发现了山本的计划。美军谍报人员对日军要对中太平洋实施攻击的计划确定无疑，但还被一个疑问困扰着，那就是准确的攻击地点。原来日本人留了一手，他们把攻击的地点用代号“AF”表示。这样，即使能破译日本人的密码，但太平洋岛屿众多，美军也不知道AF究竟代表哪里。

为此，尼米兹特意交代情报小组，要尽一切可能尽早弄清楚这个地点。罗彻斯特中校领导的这个小组加班加点工作。很快，情报小组在日本海军军令部发给联合舰队的一系列密电中，发现“AF”这两个字母的频率不断增多，这就意味着日军将要进攻。罗彻斯特中校吩咐下属：“不要间断，继续监听！”在持续的监听中，美军情报小组发现“AF”有时似乎是作为一个目标，有时又表示一个舰队集结地点。

一时间，“AF”这一奇妙莫测的电波，简直成了回荡在太平洋上空的幽灵。对这一秘密代号，罗彻斯特和他的情报小组绞尽脑汁，一连几天也没有解开疑团。这时，有一个情报员忽然回忆起来，几个月前日本飞机袭击珍珠港时，通信中也曾使用过“AF”。于是，小组成员分头细心地在堆积如山的电文中查寻，终于发现一个重要信息：当时一架日本飞机在中途岛附近的一个小岛，从潜艇上得到了燃料补充，在电文中提到加油的地点在“AF”附近。“看来，这个AF只能是中途岛！”罗彻斯特肯定地说。

为了进一步证实“AF”是否指的是中途岛，罗彻斯特指示中途岛基地拍发一份明码诱饵电报，电报中用浅显的英语报告说，中途岛淡水供应设备发生故障，饮水告急。第二天，昼夜监听东京当局电讯的战术情报小组，果然收听到接连不断的密码电报，其中多次出现：“AF”缺乏淡水，补给舰队务必向“AF”登陆部队提供淡水。

简直是石破天惊！就此，尼米兹判定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他决定对阿留申群岛不采取任何行动，而将3艘航空母舰及8艘巡洋舰埋伏在中途岛东北方向，攻击前往中途岛的日本舰队。

15.惊心动魄中途岛

晚起飞酿厄运

6月2日，山本五十六的战列舰守候在中途岛西北1000公里的海面上，南云率领的突击舰队则在没有雷达的情况下，于浓雾中向中途岛驶去。由于能见度太差，无法派出观测机，整个舰队就是个睁眼瞎。到6月3日黎明，浓雾更浓，有发生碰撞的危险，南云不得已开启无线电，向各舰发布指令。不久，无线电就引来了9架美军“空中堡垒”轰炸机，但这些轰炸机轰炸准确性太差，炸弹白白丢在海里，日军舰队继续前进。尽管运气好，但这还是引起了山本的忧虑，他原本希望舰队在轰炸中途岛之前不被发现，但显然行迹已经败露。

6月3日傍晚，南云的舰队已迅速朝中途岛聚拢，次日拂晓就能抵达距中途岛320公里的攻击地点了。此时，美军两支特混编队，由弗莱彻少将和斯普鲁恩斯少将率领（前者担任指挥），正按计划在中途岛东北方向待命。当晚，弗莱彻率舰队向西南方向驶去，他深信，明天将

是“美国海军史上最重要的日子”。

1942年6月4日凌晨，南云舰队第一攻击波机群36架俯冲轰炸机、36架水平轰炸机和36架零式战斗机，共108架飞机从4艘航空母舰上同时起飞，在友永丈市海军大尉的率领下，出发去攻击中途岛。南云命令第二攻击波飞机准备迎击美国舰队。同时，7架水上侦察机起飞搜索东、南两个方向的美军航母。但是重巡洋舰“利根”号的一架侦察机因为弹射器故障，起飞时间耽误了半个小时，本来这架飞机应该正好搜索到美军特混舰队上空，这一耽误，就没有发现美军舰队，给日本舰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厄运。

南云中将的判断

6月4日拂晓，中途岛派出的侦察机发回发现日军航母的报告，斯普鲁恩斯少将立即做出反应，准备攻击日军航母。美国舰队因为破译了日本海军的通讯密码，对敌人计划了如指掌。

当天清晨，日本舰载机向中途岛逼近。岛上美军早有准备，尼米兹已经往岛上调集了大批飞机。当日军108架攻击机群离中途岛还有150公里时，岛上飞机便起飞迎战。空战的结果，美军战斗机17架被击落，7架被击伤，日军零式战斗机没有损失。没有了美机拦截，日本攻击机群直扑中途岛，肆意轰炸了20分钟，被美军防空火炮击落了三分之一。领队的友永大尉在袭击结束后巡视，发现岛上的飞机跑道未被彻底摧毁，便给南云发电：“突击机群返航，有必要再次袭击。”

就在南云舰队向中途岛发起第一波攻击时，美军也在积极准备对南云舰队发动反击。清晨5时25分，一架美军侦察机在搜索时钻出云层，当飞行员发现一大批灰色战舰时，着实吓了一跳，赶紧向弗莱彻报告。

弗莱彻立即组织攻击。

7时06分，由美军战斗机、鱼雷机、俯冲轰炸机组成的117架战机，从斯普鲁恩斯少将率领的第16特混编队“大黄蜂”号及“企业”号升空，奔向200海里外的南云舰队。8时40分，15海里以外的弗莱彻少将率领的第17特混编队“约克城”号上起飞了35架战机，投入进攻。

7时10分，首批到达南云舰队上空的是从中途岛起飞的10架美军鱼雷轰炸机。美军飞机排成单行，扑向日航空母舰。日军20架零式战斗机迎战。在日军战斗机截杀和日舰的猛烈炮火下，美机很快被击落7架，美机所发射的鱼雷全都错过目标。美机对南云舰队的首次空袭，使南云中将相信中途岛的防御力量还很强，于是决定接受友永大尉的报告，把原来准备用于对付美舰的飞机改为对中途岛进行第二次轰炸。此时，他仍然没有发现美军舰队。

模棱两可的报告

为了空袭中途岛，南云下令“赤城”号和“加贺”号两航母舰把飞行甲板上已经装好鱼雷的飞机送下机库，卸下鱼雷，换装对地攻击的高爆炸弹。这个命令是7时15分下达的，当机械兵把这些飞机从甲板上往下降时，航空母舰上气氛紧张而混乱。

7时30分，南云接到“利根”号那架推迟半小时起飞的侦察机发来的电报：距中途岛约200海里处发现10艘美国军舰。如果这10艘美舰中有航母，出动飞机来攻击就麻烦了。南云急令该侦察机继续查明敌人舰队中是否拥有航母。日军实在不走运，如果这架侦察机不是因故障推迟30分钟起飞，它本应在南云下达换弹命令前早就发现美舰。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南云下达的命令是，暂停卸下鱼雷，看看形势再说。

就在南云等待侦察机继续侦查的结果的时候，空中再次响起警报。42架从中途岛起飞的美军B-17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扑向南云的舰队。但是，由于美军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航，飞行员又都是新手，很快就被南云派出的零式战斗机击退。美军毫无战果，也够点儿背的！

8时09分，南云终于接到了那架侦察机传回的报告：美军编队是5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没有航母。南云终于松了一口气，考虑到中途岛的飞机总来轰炸，就命令继续卸下鱼雷装炸弹，准备攻击中途岛。

没想到过了10分钟，那架侦察机又报告，话说得模棱两可：美军舰队后面似乎跟着一艘航母。尽管不能确定情况，但南云情愿相信这样规模的舰队应该有航母。南云马上下令各舰停止给飞机装炸弹，将飞机再次送回机库重新装鱼雷，这一连串的换炸弹、换鱼雷，把日军机械兵都折腾晕了，日本航母的甲板上和机库里一片混乱，由于时间仓促，卸下的炸弹在甲板上堆得到处都是。

嫉贤妒能害处大

8时30分，空袭中途岛的第一波攻击机群返航，飞抵日本舰队的上空，准备降落。那些保护航空母舰的战斗机也需要降落加油。南云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赤城”号和“加贺”号的攻击机正在进行换弹作业，一时无法起飞。虽然“苍龙”号和“飞龙”号航母上的攻击机还没有开始换弹，可以立即起飞，但所有战斗机都因刚才抗击美军飞机，需要加油和补充弹药，无法马上出动为攻击机护航。如果先让甲板上的第二波攻击机起飞，它们在攻击美军航母时，可能会因没有战斗机掩护而损失惨重。如果先清理甲板让第一波飞机降落，又可能失去战机。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山本推荐给南云的参谋）认为应先清理甲板，让第一波飞机降落，再组织攻击。

可是，这还来得及吗？于是“飞龙”号航母上的第二航母舰队司令山口多闻海军少将向南云建议：“我认为应立即命令攻击部队起飞。”这一建议是正确的，虽然出击的飞机将失去战斗机护航，但也比等着挨揍强。山口多闻是日本海军中公认的干才，很可能成为山本的继任，南云一直深深嫉恨他，因此不愿听从他的意见。最终，南云听从了草鹿的意见，决定把攻击时间推迟，首先收回空袭中途岛和拦截美军轰炸机的飞机，然后重新组织部队进攻美军特混舰队。

美军点儿真背

8时37分，日舰开始接收飞机着舰，返航的飞机相继降落在4艘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

9时18分，全部飞机降落完毕。50架战斗机加油完毕，立即起飞在舰队上空巡逻。南云命令舰队以30节的航速向北航行，以避开再来攻击的美机，准备全力进攻美军特混舰队。

还没等他进攻呢，美机先来了！9时25分，一队由“大黄蜂”号起飞的15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编队发现了南云舰队，立即实施攻击。不幸的是，鱼雷机速度太低，又没有战斗机护航，而且它们的燃油即将耗尽，在这场自杀式攻击中，被日军零式战斗机和高射炮全部击落，30名飞行员除一人生还外全部遇难。

9时30分，从“企业”号、“约克城”号起飞的28架美军战机尾随而来，向“苍龙”号和“飞龙”号展开攻击。在日军战机的凶猛阻拦下，有9架美机还没来得及投下鱼雷就被击落，其余投下鱼雷的也无一命中。美军损失了20架鱼雷轰炸机。这还没完，几分钟后，从“企业”号起飞的美军12架鱼雷机在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也飞临日舰上空，发起进攻，经

过激烈空战，美军损失15架飞机，仍未获战果。日本军舰上频繁响起日军士兵狂呼“半在”（万岁）的声音，“皇军”真是“武运长久”啊！

16.决胜中途岛

战局发生大逆转

6月4日从清晨到此时，美军从中途岛和航空母舰上共出动战机99架，损失62架，战果为零。点儿背到了极点。但是，美军没有放弃。从“企业”号航母起飞的第6轰炸机中队没有在预定海域发现日舰编队，但中队长小麦克拉斯少校做出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明智的决定：向北搜索！终于在10点找到了日军航空母舰编队。日军4艘航母正排成菱形编队向北行驶。令小麦克拉斯惊奇的是，空中没有一架警戒战斗机。原因很简单，日军已经迎战美军战机几波攻击了，空中警戒的战斗机因燃油、弹药耗尽，全部落舰补给。而且此时，日军航母正在掉头转到迎风方向，处于极易受攻击的境地。

10时24分，“赤城”号发出起飞命令，飞行长摇动小白旗，第一架换班的日军警戒战斗机飞离甲板。正在此时，小麦克拉斯率领第6轰炸中队33架轰炸机俯冲下来，分成两队，分别攻击“赤城”号和“加贺”号航母（此时两航母没有做好放飞攻击编队的准备）。这次美国人否极泰来了。“赤城”号直接被两枚450公斤炸弹命中，在正常情况下，这对南云的旗舰不构成威胁，但谁让这时“赤城”号甲板上停满装满燃油的飞机呢，炸弹引爆了飞机，甲板上连续爆炸，“赤城”号的通信完全中断，南云忠一只得弃舰，转移到“长良”号轻巡洋舰上。接着，又有17架从美军“约克城”号航母起飞的俯冲轰炸机来了，“苍龙”号、“加贺”号也被命中！日军3艘航空母舰刹那间变成了3团火球，堆放在机库里的飞机及燃

料和弹药引发大爆炸。火光直冲云霄，短短5分钟，日本3艘航空母舰被彻底炸毁了，战局发生大逆转。已经转移到“长良”号上的南云忠一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有关这段历史，有一个为人熟知的“决定命运的5分钟”的说法，最早是日本人提起的，意思是日军只差5分钟就能让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起飞迎战，那样的话，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近年来，日本朝云出版社出版的《中途岛海战》一书，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没有所谓的“决定命运的5分钟”。书中通过分析当时参战的日军证词，得出结论：3艘航母在中弹时，苍龙、飞龙攻击队的飞机至少还需要30分钟才能起飞，而“赤城”号、“加贺”号的战斗机起飞则需要更多时间。即便日军还差5分钟就能完成炸弹换鱼雷的工作，但要把一架架飞机，通过升降机提升到甲板上，再把起飞位置排列好，完成试运行，然后起飞，最少需要30分钟。所以，“决定命运的5分钟”很可能是不存在的。这大概是日本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说只差“5分钟”就意味着“本来我们能赢”。

“约克城”号沉海底

这时，南云的突击舰队只剩下一艘航空母舰了。那就是山口多闻指挥的“飞龙”号，他已接过空中作战的指挥权。要说日本人也够玩儿命的，山口多闻少将决定孤注一掷发动反击，他告诉“飞龙”号上的飞行员：“你们已是突击舰队的最后一批飞行员了。”这些人全都傻了，难以相信。

10时40分，18架99式俯冲轰炸机和6架零式战斗机组成的攻击编队从“飞龙”号航母起飞，扑向美军航母舰队。途中，日机巧妙地跟在一批返航的美军轰炸机后面，成功地找到了“约克城”号，并立即发动攻击。虽然美机起飞迎战，但还是有3枚炸弹命中“约克城”号，炸弹在舰体内

爆炸，但在美军船员的奋力抢救下，“约克城”号还能坚持航行，甚至甲板上的飞机还能起飞。

这让日本人很不爽，不久又有10架日军97式鱼雷攻击机和6架零式战斗机从“飞龙”号起飞，对受伤的“约克城”号发起第二轮攻击。“约克城”号这次没那么幸运，被2枚鱼雷击中，左舷附近掀开两个大洞，舰上的全部动力、照明和通信设备损坏，舰舵还给轧住了。弗莱彻少将被迫转移到巡洋舰上，将指挥权移交给斯普鲁恩斯少将。受伤的“约克城”号倾斜摇晃，听任风浪摆布，由一艘扫雷舰拖向珍珠港。但是，途中又被一艘日军潜艇发现，这艘潜艇悄悄向“约克城”号发射了鱼雷，“约克城”号又坚持了一天，最终沉入波涛之中。

海军少将随舰亡

战斗仍在继续，6月4日下午2时45分，美军侦察机发现了日军仅剩的“飞龙”号航母，斯普鲁恩斯立即命令“企业”号、“大黄蜂”号航母的全部30架俯冲轰炸机起飞，前去攻击，为“约克城”号报仇。

下午5时，美军轰炸机编队宛如一条长蛇，飞临“飞龙”号上空，日军出动6架零式战斗机迎战，击落了2架美军飞机。但是，日军再没什么好运气了，“飞龙”号最终被4枚重磅炸弹命中，甲板上当即变成一片火海。当“飞龙”号上的日军拼命救火时，美军飞机不断增援，轮番投弹，“飞龙”号已经完了。山口多闻海军少将命令部下离舰，他对部下说：“我决心与舰共存亡。我命令你们全体离舰，继续为天皇效忠。”最终，山口多闻和“飞龙”号舰长一起随舰葬身大海。

山口多闻是日本海军中一员出色的战将，山本五十六都很看好他，想让他当接班人，只是他资历浅，妨碍了提升。在“飞龙”号被大火吞没

时，山口拒绝离舰，非要与舰同沉。其实，这不完全是日本武士道精神，而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但是此时，英国皇家海军已经放弃了这个愚蠢的传统。其实，国力要是强大，几个月就能造一艘军舰，美国后来造自由轮（二战期间美国大量制造的一种货轮）时，工人开玩笑地说，离下班还有俩钟头，再造一艘出来吧。但要培养出一个合格的舰长很难，一名军人从海军军校毕业，授少尉，升到上校起码要20年，很耗时间。而山口多闻都做到少将司令官了，何况他还是不可多得的出色战将。中途岛海战对于日本来讲，最惨重的损失不是航母、巡洋舰，而是几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水兵，还有像山口多闻那样的军官。

丧失战略主动权

6月4日晚，已被摧毁的日军“苍龙”号、“加贺”号航空母舰相继沉没。“赤城”号还在漂着，舰长请求山本五十六允许把“赤城”号炸沉。山本当过“赤城”号舰长，对该舰感情颇深，他无可奈何地下令：“那就让驱逐舰向“赤城”号发射鱼雷吧。”舰上221名水兵随即葬身鱼腹。中途岛西北海面，成了日军航母的坟场。

6月5日凌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否决了其首席参谋黑岛大佐提出的集中全部舰只在白天轰炸并登陆中途岛的挽回败局方案，下令：“取消中途岛的占领行动。”并表示“所有责任由我一个人来担当，我回去向天皇陛下请罪”，他把自己关进会客室，一连三天拒绝会见部下。

6月5日夜间，日军两艘重巡洋舰“最上”号和“三隈”号在浓雾中转向时互撞，“最上”号受重创。随后美军发现了这两艘巡洋舰。6月6日天亮，美军飞机一波又一波地轰炸“三隈”号和“最上”号。“三隈”号葬身海底，而被撞伤的“最上”号反而逃过一劫，挣扎着返回特鲁克的基地。攻

击结束以后，美军特混舰队随即撤离战场，中途岛之战终于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役中，美军只损失了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和147架飞机，阵亡307人；而日本却损失了4艘大型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330架飞机，还有几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3700名舰员。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从此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战局出现了有利于盟军的转折。

美国海军首脑事后评价："中途岛海战是日本海军350年来的第一次决定性败仗。它结束了日本的长期攻势，恢复了太平洋海军力量的均势。"同时，此战还给日军高层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使他们再也无法对战局做出清晰的判断。这一痛苦的回忆，日本直到二战结束都挥之不去。开战前，山本就曾说过，日本只能坚持半年。从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到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本果然就半年好运。山本真是没白在美国待那么长时间，比那些没出过国、自认老子天下第一的土包子同僚和爱国贼"愤青"看得准得多。

为了掩盖自己的惨败，避免挫伤部队的士气，6月10日，日本电台居然播放了响亮的海军曲，宣称日本已"成为太平洋上的最强国"。当惨败的舰队疲惫不堪地回到驻地时，东京竟举行提灯游行庆祝胜利！

（《战争是这么回事儿》上部完，敬请关注下部……）

[1]欧洲的一个王室，为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1918）及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家族。

[2]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1908年任陆军总参谋部处长，在总参谋长小毛奇领导下，对修改“施里芬计划”曾起到重要作用。

[3]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是德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被称为“铁血宰相”。

[4]面积约2600平方公里，是德国除不来梅州、汉堡和柏林外最小的一个联邦州，煤储量约28亿吨。

[5]又称帕罗群岛，是西太平洋加罗林群岛西部的岛群，由200多个火山岛和珊瑚礁组成，陆地总面积489平方公里。

[6]法国元帅，一战最后几个月的协约国军总司令，公认是协约国获胜的最主要领导人。

[7]属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该人种身材较大，皮肤浅白，面长多毛，使用印欧语系语言，被认为是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祖先。

[8]欧洲各民族和语言集团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其分布范围主要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语言属印欧语系。

[9]糜烂性毒剂，对眼、呼吸道和皮肤都有作用，中毒症状有全身不适、疲乏、头痛等，中毒严重时可引起死亡。

[10]在古代，监狱中的犯人都会由监狱最高长官编排并列出相应名册，上交长官（中国等东方国家为刑部，在西方国家为掌管法规、刑罚的执政大臣）阅览，核对之类的工作则多由文书和差役协助完成。这部名册叫狱典，负责记录名字的叫典狱，故监狱长又称为典狱长。

[11]兴登堡（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和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总统。在其任期内，政治不稳定，经济萧条。1933年，他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使之上台掌权。

[12]德国纳粹运动早期高层人士。1919年参加纳粹党；1931年初出任冲锋队参谋长；1934年6月30日，党卫军在“长刀之夜”事件中清洗了冲锋队；1934年7月1日被枪决。

[13]国际联盟的简称，是一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旨在减少武器数目及平息国际纠纷。但国联没能有效地阻止法西斯的侵略行为，二战后被联合国所取代。

[14]蒙哥马利（1887—1976），英国杰出的军事家，陆军元帅。著名的阿拉曼战役、诺曼底登陆为其军事生涯的两大杰作。

[15]戈培尔（1897—1945），纳粹党宣传领袖，纳粹德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长，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16]爱娃（1912—1945），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市，是希特勒的专用摄影师，后来与希特勒发展成恋爱关系。

[17]齐亚诺（1903—1944），1930年，与墨索里尼女儿艾达成婚。在攻取埃塞俄比亚期间（1935—1936），他担任意大利空军高级将领，负责制订空袭策略。

[18]日本陆军的一个派阀。日本陆军大将荒木贞夫称日本军为皇军，并且主张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臣小人，拥护天皇亲政改造日本，这就是天皇之道，故称为皇道派。该派阀对内主张在天皇亲政下改造国家，实现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决战。

[19]二战时日本军队中的一个派别，以永田铁山等为核心，主张在军部的统治下，不使用武力，而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统制派要求建立总体战体制，并要求加强对军队的统治，参与人物有东条英机等。

[20]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队首领，法西斯主义独裁者。在他统治期间，对内实行军国主义统治，镇压反法西斯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和亲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的政策。

[21]达拉第（1884—1970），法国前总理、激进社会党前主席、《慕尼黑协定》的签署人。

[22]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陆军元帅（1935），二战时曾任西北方向总司

令，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

[23]吉斯林（1887—1945），挪威投靠法西斯德国的民族叛徒。推崇希特勒，在挪威鼓吹纳粹主义和排犹思想，于1933年发起成立法西斯组织——民族统一党。1939年12月，以该党党魁身份出访德国，向希特勒表明挪威法西斯分子支持德国对挪威实行军事占领，恣意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1945年10月被处死。

[24]考文垂，地处英格兰中心，地处英格兰中心，20世纪开始发展人造纤维、电子和军火工业。

[25]德累斯顿，德国萨克森州首府，是德国东部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

[26]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北部，是希腊第一大岛，总面积8300平方公里。这里曾是希腊文化、西方文明的摇篮。

[27]科里齐斯（1885—1941），1941年曾短暂担任希腊总理。他出任总理时，在很大程度上并无实权，但他仍然要为4月6日的德军入侵负责。不到两周之后的4月18日，德军向雅典进军，雅典城陷入戒严状态，科里齐斯开枪自杀。他的死最初被报道为心脏病发作，这或许是为了防止在雅典造成大规模恐慌。

[28]凯特尔（1882—1946），纳粹德国陆军元帅。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10月16日被执行绞刑。

[29]托洛茨基（1879～1940），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1940年，他被其当作朋友的苏联情报单位特务拉蒙·麦卡德用冰斧残忍地杀死。随着档案的披露，证明斯大林对这次暗杀行动负责。

[30]李可夫（1881～1938），苏联早期主要领导人。因与布哈林一起反对斯大林的独裁被撤职、开除党籍，并于1938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极刑。

[31]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苏联杰出的军事家、统帅，苏联元帅（1943）。二战苏军总参谋长，斯大林格勒反攻作战的指导者，克里米亚的收复者和柯尼斯堡的毁灭者。

[32]俄罗斯境内大致南北走向的一座山脉，位于俄罗斯中西部，是欧亚两大洲分界

线，乌拉尔山脉最高点是位于其中北部的纳罗达峰，高1895米。

[33]德军入侵苏联军事计划的代称。该计划是集中大量兵力，以“闪电战”从数个方向实施迅猛而深远的突击，占领苏联首都莫斯科、苏联第二和第三大城市列宁格勒和基辅等，把苏联红军的主力消灭在苏联西部地区，然后向苏联腹地长驱直入，进抵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河、阿斯特拉罕一线，并用空军摧毁乌拉尔工业区，从而击败苏联。

[34]佐尔格，德国人，共产主义间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德国、日本等国长期为苏联获取有价值的情报。1941年10月18日被日本警察逮捕。1943年9月29日被判处死刑，1年后被处以绞刑。

[35]铁木辛哥（1895～1970），全名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苏联元帅（1940），军事家。生于今敖德萨州富尔曼诺夫卡镇，1918年加入俄军，参加过一战，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的苏军高级指挥官，曾两次获得苏联英雄荣誉称号。

[36]沙波什尼科夫（1882～1945），苏联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苏联元帅。死后葬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

[37]韦维尔（1883～1950），英国陆军元帅，二战时任中东英军司令部总司令，印度总督。1950年5月24日于伦敦去世。

[38]《日内瓦公约》是1864年至1949年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的总称。该公约被认为是国际主义人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约束战争和冲突状态下敌对双方行为规则的权威法律文件。

[39]巴顿（1885～1945），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是二战中著名的美国军事统帅。作战勇猛顽强，重视坦克作用，强调快速进攻，有“热血铁胆”“血胆老将”之称。巴顿不仅是将军，也是文人，是二战中一颗耀眼的军事明星。

[40]大川周明（1886～1957），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二战后东京审判的28个甲级战犯之一，因在法庭上大闹装疯逃脱审判而名噪一时。

[41]矶谷廉介（1886～1967），日本昭和时期的四大中国通之一，日本陆军中将，南

京军事法庭裁定为战犯，并处以无期徒刑，后转交东京法庭。1952年被释放。

[42]永野修身（1880～1947），日本海军上将，甲级战犯，参与制订并最后批准袭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日本投降后被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期间病死狱中。

[43]野村吉三郎（1877～1964），日本海军大将，1932年日本军侵略上海时，任第3舰队司令官，后在虹口公园被朝鲜爱国者尹奉吉炸瞎一只眼。1940～1942年任驻美大使，著有《使美记》。

[44]本间雅晴（1887～1946），日本陆军中将，英国问题专家，1946年4月3日在马尼拉郊外被麦克阿瑟下令枪决，因在菲律宾蹩脚地击败麦克阿瑟以及后来被麦克阿瑟蓄意报复而出名。

[45]马来亚，马来西亚联邦西部即位于马来半岛部分的旧称，又称西马来西亚，简称“西马”。当地使用“半岛马来西亚”以取代“马来亚”。

[46]酒井隆（1887～1946），日本陆军中将，因制造济南惨案，在占领中国香港时宣布日军“大放假”，大肆残害、强奸战俘和平民，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遭枪决。

[47]銮披汶（1897～1964），泰国军人政治活动家，曾任内阁总理。1957年，泰国统治集团内部分裂，銮披汶逃亡国外，1964年因心脏病死于东京。

[48]尼米兹（1885～1966），美国海军五星上将，二战太平洋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及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1945年9月2日代表美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49]井上成美（1889～1975），日本海军大将，与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组成铁三角，强烈反对三国同盟和对英美开战，太平洋战争开始任第四舰队司令，因战果不理想，被讥为日本的“赵括”，1945年后以一个教师身份度过余生。

[50]哈尔西（1882～1959），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因作风勇猛而获绰号“蛮牛”，因为人随和又被称为“水兵的海军上将”。

Second World War　　NO.1　　袁腾飞最新力作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

袁腾飞讲二战

袁腾飞/著

中国全景式通俗解读战争的开山之作

继《这个历史挺靠谱》开启全民读史热之后

百万级畅销书作家
袁腾飞三年来最新力作

再现“史话体”讲史风格

专讲别家史书之未讲，诙谐、生猛、妙语如珠
史料新颖，容量大，让你彻底读懂二战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博集天卷

版权信息

书名：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下）
作者：袁腾飞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下
自序：了却一桩“心头大事”
第一章 名将饮恨大西洋（大西洋海战，德国海军的悲歌）
01.传说中的U艇
鼠目寸光的英国人
傻瓜才去硬碰硬
“狼群战术”很可怕
02.奇袭斯卡帕湾
“皇家橡树”号离奇沉没
潜伏在海军基地
间谍都是演技派
普里恩逮着大鱼了
跟敌人做伴
03.群殴“斯佩伯爵”号
小船扛大炮
让我追得好辛苦
好汉经不起群殴
无奈的自沉
04.“俾斯麦”殒命处女航
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
窈窕淑女上阵就是个死
天堂有路你不走
永不沉没的战舰
05.北冰洋上的大屠杀
同“魔鬼”合作
要玩儿就玩儿狠的
该出手时就出手
纸上谈兵要不得
06.“北方孤独女王”驾崩

神龙见首不见尾
以牙还牙搞偷袭
你若安好，我便接着扔炸弹
07.水兵的坟墓，不会开出鲜花
第二章 战争残酷几人知（苏德对决，苏联赢得战争主动权）
01.这样打仗很无语
反正我们人多
让士兵去送死
02.最著名的叛徒
活着回来就是本事
俘虏的待遇不一样
向祖国开战
弗拉索夫的曲线救国
03.克里米亚的决斗
一块硬骨头
苏联人把牛皮吹破了
打仗就是玩心眼儿
04.看谁犯的错误多
错误都是下属的
哥儿俩是半斤八两
05.激战斯大林格勒
不得后撤半步
把城市拿到自己手中
苏联人学会动脑子了
王牌狙击手顶级对决
女狙击手柳德米拉
是活的就得上
“天王星”行动
就不让你突围
怎么都是个死
军衔最高的战俘
06.库尔斯克会战
苏联人高兴得有点儿早
曼施坦因的计划
此路不通走他路
坦克大战
到苏德战场练手

先下场就是认输
鲜血换来的胜利
07.王牌英豪竞风流
只有挨打的份儿
王牌飞行员的处女秀
从菜鸟到王牌
一个人的战斗
鲁德尔不是神话
飞机战坦克
比希特勒还好战
“斯大林”在战场上出没
马特洛索夫堵枪眼
“闪电将军”瓦杜丁
将军难免阵前亡
战场上的死刑犯
谁敢顶撞斯大林
08.滚滚红流向西去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救火队长”莫德尔
我只效忠于德国
华沙起义的真相
把华沙从地球上抹掉
你什么德行我太清楚了
不甘心亡国的决心
十次斯大林突击
第三章 高手过招玩心计（盟军光复北非，进占意大利）
01.“沙漠之狐”告别北非
不听话就揍你
习惯了以少胜多
隆美尔的告别之战
02.以假乱真的“肉馅行动”
忽悠希特勒
“马丁少校”光荣出征
大家一起来演戏
看谁跑得快
03.营救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被辞职”

欧洲第一恶棍
只能去算卦了
玩起了躲猫猫
都是一帮亡命徒
斯科尔兹内从天而降
“橡树行动”成绝唱
04.终究难逃一死
罗马今夜不设防
丘吉尔的秘密交易
独裁者的末日
第四章 浩瀚大洋是屠场（美日鏖战太平洋，日军节节败退）
01.喋血瓜岛
彩排不影响演出
打仗需要避孕套
美军不是一根筋
全军覆没也是功
“老鼠”运大米
小日本的送死战术
真正的英雄巴斯隆
补给是个大问题
用铁丝包扎伤口
末日的开始
02.送老冤家归西
谎报战功遭报应
给敌人发请帖
“复仇者”行动
“名将之花”黯然凋零
03.就这样被你征服
一百年也攻不下塔拉瓦
拿土著人当“肉盾”
自杀式冲锋最拿手
04.拿下“太平洋的防波堤”
决战之前静悄悄
马里亚纳打“火鸡”
潜艇猎杀航母
不见棺材不落泪
鬼子的二百五精神

最后的鬼子
东条英机被迫下野
05.联合舰队的葬礼
谎报战功惹的祸
日军就是一帮赌徒
把老本输得差不多了
06.像风一样湮灭
一机换一舰
令人惊讶的疯狂
第五章 为了祖国的背叛（盟军登陆诺曼底，光复西欧）
01.忽悠也是战斗力
犯傻还是使坏
三大巨头斗法
忽悠你没商量
02.盟军登陆诺曼底
点儿背的空降兵
上帝缔造了美国海军
最勇敢的军人
恐怖的“装甲老虎”
你破坏我建设
百万大军过海峡
03.道义胜于功利
一场应该避免的起义
跟希特勒玩火
巴黎唯一的希望
04.“女武神”行动
谁敢刺杀希特勒
在矛盾中走向死亡
05.赌徒最后的疯狂
“百分之九十的胜利”
危机时刻也幽默
在同一条河里摔倒两次
第六章 侵略注定要失败（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投降）
01.城头变幻大王旗
丢掉了发家的地儿
走上了不归路
真实版的越狱

老大成了阶下囚
下士训斥上将
谈判桌上的筹码
布达佩斯之殇
最后一个秘密
把功臣扫进垃圾堆
末日即将来临
02.末日依旧疯狂
柏林成了香饽饽
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希特勒自食其果
与新婚妻子一起自杀
史上最无耻的遗嘱
英雄还是魔鬼
红旗插上国会大厦
03.屈辱与荣耀
血债要用血来还
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
真正的军人
第七章 只有投降是出路（美军攻入日本本土，日本投降）
01.硫黄自此称雄烈
最后一道防线
守将是个美国通
巨大代价值不值
航母袭击日本本土
史无前例的火力支援
500年的荣誉
牺牲没有白费
硫黄岛全军“玉碎”
一场恶战与两部电影
02.美军“破门”之战
日本抢来的地盘
剑拔弩张将开战
“鬼畜李梅”火攻东京
给老冤家授勋
“菊水特攻”
永不沉没的“拉菲”号

日军就是这么二
围攻“活棺材”
“美国的悲剧”
只剩自己玩儿了
幸亏死在了战场上
03.打到你服为止
死硬到底不投降
尝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新成果
“皇军之花”不堪一击
东北大拆运
吵来吵去还得降
天皇广播投降诏
第八章 尘埃落定受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01.德国反思很彻底
如何处理战犯
又在纽伦堡碰头
随口吐真言
纽伦堡的悬案
正义不会缺席
在绞刑架前认罪
同纳粹划清界限
02.东京审判得与失
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把战犯送上绞刑架
对正义的嘲讽
日本天皇仍逍遥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
袁腾飞讲二战下

自序：了却一桩“心头大事”

热衷于“纸上谈兵”，酷爱战争史

每个人，人生都有一件大事。对我来说，就是能够出版一套讲述战争史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挥之不去的愿望，此愿望之强烈，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也许，这就是真正的“热爱”吧。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男人的情怀！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男人的霸气！

一直觉得，男人可能天生就是军事发烧友。小时候家里没有闲钱买玩具，父亲便用木头给我削了把手枪。每次玩“打仗游戏”时，我都挥舞着这把木枪冲锋陷阵。受战争题材电影的影响，那时我认为打仗是件很好玩儿的事儿，完全不晓得战争的残酷。

随着年纪渐长，不能再挥舞木枪，于是便爱上了“纸上谈兵”。平时读书，除了看历史就是看军事，尤其喜欢读各种战争史。可以说，我现在的知识储备，70%是战争史方面的。

对战争史的热爱，已经渗透到了我的骨子里。

因诸多限制，往往使人不能尽兴

对于战争史，我不但爱看，更爱给学生讲。在中学课堂上，限于《教学大纲》，往往不能展开了讲。每次讲到兴起处，一看手表，不得不戛然而止，实在是不过瘾！在精华学校授课时，鉴于学校的私立性

质，不像公立学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限制，因此对于自己了解得比较多的东西，还是可以多讲几句的。

现在的高中历史选修课中，有一门课叫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这门课程的人教版教材，我也曾参与了编写，但北京市并没将其列为必修课。精华教育的廖中扬、李峰学两位老总，也是军事爱好者，他们曾想让我专门在精华学校讲这门课，以便录制下来作为学校的特色选修课。但我觉得现在中学生的课业负担比较重，恐怕没时间听一门跟高考完全无关的课程，因此便婉言谢绝。两位老总又劝我将自己所擅长的战争史讲出来，并整理成书，这样便可以不再受中学《教学大纲》的限制，还可以使中学生以外更多的人看到，对战争史的普及也有好处。所以，我便动了心。

什么叫“史话体”？我有自己的定义

现在市面上有关战争史方面的书很多，我觉得大体上分为两类：学院派和戏说体。学院派所讲的战争史过于严肃，一大堆外国人名、地名、军队的番号，从这个格勒进攻那个斯克等，往往看得人晕头转向。除非手边随时准备着世界分区地图，左图右史，才能看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战争史，更适合做军事院校的教材，不太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而戏说体又过于调侃，不怎么讲史实，大多是作者的评述，让人感觉信息量不是很足，干货太少。

因此，我和这套书的特约策划徐杭先生研究之后，决定结合学院派和戏说体的长处，尽量避免其不足，将这套书定义为史话体。

什么叫“史话体”呢？说白了就是在叙述大事的同时，照顾细节——讲故事、讲段子。比如讲“二战”时，不按年代把发生的战役一一陈述，

而将大事交代清楚之后，多讲战争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泰国在二战中的角色、波兰海军在战争中的英勇战斗、大战中敌对双方的情报活动等。这些细节，在严肃的战争史中往往是看不到的。

术业有专攻，我只讲自己最擅长的

古今中外，有关战争史的资料浩如烟海，我只是爱好者，并非军事方面的专业人士。因此，如有谬误之处，敬请指正。有关中国的战史，因写作的人较多，加之我平时涉猎又浅，所以就不敢在各位面前班门弄斧。我这套书计划出版六本，其中“二战”两本、“一战”一本、“世界近代战争”两本、“世界中世纪战争”一本，讲述的重点是外国战争史，涉及中国战史的部分，一般不会着墨太多。

这套书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要特别感谢精华教育的廖中扬、李峰学两位老总，他们为我联系到了博集天卷；非常感谢博集天卷的领导层，他们不以拙作鄙陋，愿意让它付梓；感谢博集天卷的部门总监一草和编辑李吉军，为拙作做了大量工作；感谢拙作的特约策划徐杭先生为我搜集材料、编定大纲、整理文字；此外，还要感谢许多为拙作出版提供了帮助的朋友。

衷心希望这套书能让您了解一段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史，并希望能够得到您的认可与喜爱。

袁腾飞

第一章　名将饮恨大西洋（大西洋海战，德国海军的悲歌）

永远不要害怕，强迫你撤退的敌人，本身就是在那时最害怕你的人。

——题记

01.传说中的U艇

鼠目寸光的英国人

一旦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战，大家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太平洋海战，美日两军航母对决、战列舰对轰，场面非常壮观！而在欧洲战场，进行的主要是陆战和空战，加上海军一直不是德国的强项，因而人们对大西洋海战的了解就少一些。实际上，大西洋海战照样是惊心动魄、惨烈异常。

大西洋海战的交战双方主要是英国和德国。从1939年9月到1945年5月，德国海军与实力远超自己的对手——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近6年的艰苦战斗。德国海军谋划周密、战术巧妙，曾经多次令英国皇家海军蒙受羞辱。虽然大西洋海战最终的胜利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但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德国海军的复兴，要从1933年纳粹党上台说起。纳粹党上台伊始，就积极扩军备战。当时，德国的海军总司令是一战时参加过日德兰海战

的雷德尔上将。在雷德尔的规划下，德国的造船厂加班加点赶造军舰。1934年，雷德尔又向希特勒建议："德国海上力量的关键在于水下，只有获得足够的潜艇，我们才能拥有进攻的利齿。"

几个月后，希特勒把雷德尔召到总理府，递给他一封电文，说道："这就是你要的利齿。"这封电文就是《英德海军协定》。英国人的短视让人惊讶，英国居然同意德国建造相当于皇家海军水面舰艇总吨位35%的军舰，潜艇甚至可以达到45%，这等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海军的限制不复存在了。德国开始大力赶造军舰，尤其是潜艇。目光短浅的英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将让他们在开战后付出惨重代价。

在潜艇部队司令人选上，雷德尔选中了一战时的潜艇部队老兵、正担任巡洋舰舰长的邓尼茨[51]。雷德尔让邓尼茨担任德国潜艇部队司令，全权负责潜艇部队的组建。邓尼茨欣喜异常，他坚信潜艇战将在日后的海战中发挥决定作用。

到1938年，德国人便把《英德海军协定》抛在脑后、不再遵守了，但德国海军的发展没有计划的那样迅速。这是因为，希特勒对陆军怀有特殊感情，而二把手戈林钟情空军，在纳粹德国的扩军计划中，潜艇虽然名列榜首，但陆军和空军抢到的资源更多。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元首的心肝儿宝贝呢？

傻瓜才去硬碰硬

德国陆军和空军闪击波兰，被认为是二战的开始。实际上，二战的第一炮是德国海军打响的，而且是一艘老式无畏舰。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无畏舰率先向波兰军队阵地

开火，打响了二战爆发的第一炮。随后，德国的陆军和空军才对波兰发动全面进攻。

战端既开，处于劣势的德国海军只好全力以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赢得制海权，保护自己的海上运输线，英国尤其如此。开战后，德国空军对英国本土的狂轰滥炸，严重影响了英国本土的生产能力，让英国对海外援助的依赖更加强烈。当时的英国商船队，总吨位为2100万吨，相当于当时全世界商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一，每天航行在大西洋的英国船只大约有1500艘。

德国潜艇的“狼群战术”，使盟军损失惨重

在大西洋，英国皇家海军的主要对手是德国海军。战争初期，英国皇家海军的策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打算引出德国海军的主力舰队进行决战，并一举击垮对手。而德国海军的实力与英国皇家海军相差悬

殊，他们又不傻，才不会去跟对手硬碰硬。

当时德国海军拥有老式战列舰4艘、袖珍战列舰3艘、巡洋舰9艘、潜艇57艘，舰艇总吨位35万吨，总兵力约16万。德军海军的舰艇数量跟英国皇家海军根本没法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航空母舰连一艘都没有，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也少得可怜，驱逐舰与英国海军的对比是30:230，只相当于人家的一个零头。德国海军只有潜艇数量跟英国海军接近，是57:58，但是德国潜艇以小型潜艇居多，而小型潜艇不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

虽然德国海军明显处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与精湛的战术。尤其是德军U型潜艇，在开战之初就打得有声有色。

“狼群战术”很可怕

德国对U型潜艇的使用，贯穿一战和二战整个时期。为什么叫U型潜艇呢？这是因为德国潜艇的编号都使用德文“untersee-boot”——这个单词就是潜艇的意思——因此便以首个字母U加数字命名，简称U艇。

1906年，德国的日耳曼尼亚造船厂为德国海军建造了第一艘U艇。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德国U艇便成为大西洋里最令人生畏的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国共建造了640多艘潜艇，其中德国建造的就有300多艘，德国U艇击沉的商船总数达5900多艘，总吨位超过1300万吨。U艇以其卓越的作战能力，在海上大展雄风。

正因为尝到过U艇的甜头，希特勒和德国将军们是不会忘记这种武器的。1935年德国开始建造潜艇，开战之前，建造了57艘；二战期间，又造了1131艘；总共1188艘。在水面舰艇不顶劲儿的国家，潜艇往往成

为海军的主要武器。德国凭借性能先进的U型潜艇，在大西洋狠狠地打击了盟军的商船队和护航舰队。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进攻计划中，德国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发明的“狼群战术”收获最大，战果最丰。“狼群战术”由6至12艘U艇组成小分队，在海上进行游猎，发现目标后，由一艘“头狼”指挥“群狼”统一行动。“狼群”中的各艘潜艇从对方护卫舰队的间隙或侧翼隐蔽地穿过去，向目标靠近。“狼群”在白天往往不动手，等到黄昏时分进入攻击阵位，夜间突然浮出水面，以多艘潜艇同时对一个目标发动鱼雷攻击。

这种战术非常可怕，大大提高了命中率，容易得手。由于攻击方式与狼群极为相似，“狼群战术”因此得名。开战初期，德军就用这种战术频繁破坏盟军的海上运输线，使盟军损失惨重。

02.奇袭斯卡帕湾

“皇家橡树”号离奇沉没

二战当中，德军U艇的官兵人人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这艇长更是千里挑一，个儿顶个儿都是好样的，三大王牌——普里恩、舍普克、克雷齐默尔，都是在潜艇战史上无出其右的名将。

二战一爆发，英国人就知道德国U艇的厉害了。1939年10月14日深夜，当时英国海军的重要基地斯卡帕湾皓月当空。凌晨两点，突然间宁静的军港中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英国的“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燃起了熊熊大火，并迅速沉没。当时军舰上的很多官兵还做梦呢，都没睡醒，就直接安乐死了。舰上的800多名官兵无一生还。

“皇家橡树”号战列舰成为英军在二战中损失的第一艘战列舰，很多人把“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的沉没，称作英国的“珍珠港事件”。

“皇家橡树”号的沉没，让英国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心痛不已，他把这一天称为英国皇家海军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因为“皇家橡树”号战列舰曾经是英国海军最强大的主力舰，而且这艘战列舰名头非常大。

据说在1651年，也就是清朝初期的时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在内战中败北，只身落荒而逃，跑到一棵大橡树旁，发现这棵橡树是中空的，就藏了进去，躲过了追兵。后来查理二世卷土重来，重掌权柄，就把这棵救过他一命的老橡树封为“皇家橡树”。“皇家橡树”从此就成了战神，变成了英军的吉祥物。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几艘英国海军的战舰被命名为“皇家橡树”号。其中1862年建成的一艘橡木战列舰，非常有名。

被击沉的这艘“皇家橡树”号，于1914年下水，是英国君主级战列舰的5号舰，曾经多次作为英王座舰出访各国，舰上的贵宾室里永久存放着英王宝座，墙上悬挂着历代英王的画像。当时在英国人眼里，“皇家橡树”号就是英国皇家海军战无不胜的威严的象征，结果没想到，开战之后一个多月就爆炸沉没了。

“皇家橡树”号沉没之后，英国人都不明所以，搞不清楚是锅炉爆炸了，还是怎么回事儿。陷入迷局的皇家海军，成立了由15名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一通调查后得出结论：“皇家橡树”号不是自行爆炸的，而是被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的。

这个结论公布之后，英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结论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为什么呢？因为斯卡帕湾航道狭窄曲折，基地入口的地方又有浮动炮台和封锁船，连水面舰艇都需要引航员

引导才能入内。斯卡帕湾海军基地的指挥官说过："斯卡帕湾是不存在来自海洋的威胁的。"不要说潜艇了，连海豹都进不去。所以，专家们无法想象，德国潜艇怎么可能在深夜从水下绕过重重障碍进入港内？

为了应对舆论的压力，丘吉尔只好下令把斯卡帕湾海军基地的高级军官统统撤职，然后对外宣称"皇家橡树"号是因为锅炉爆炸而自行沉没的。

潜伏在海军基地

"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到底是怎么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呢？德国潜艇又是怎么进入戒备森严的斯卡帕湾的呢？

这跟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奥特尔的德国间谍大有关系。说起来，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间谍在起决定性的作用，打仗最关键的就是情报的搜集。

阿尔伯特·奥特尔的真名叫阿尔雷德·韦林，出生在一个移居瑞士的德国商人家庭。瑞士就是一部分德国人不愿意做德国人，一部分法国人不愿意做法国人，一部分意大利人不愿意做意大利人，由这些人组成的这样一个国家，本身就有大量的德意居民。

韦林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是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坚决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日耳曼人的霸权。一战爆发后，韦林加入了德国海军，成为战列舰上的一名军官，而且还参加了著名的日德兰海战。在战争中，韦林因为作战勇敢，三次荣获德意志帝国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

等到一战结束，德国军情局首脑、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看中了韦林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丰富的海军知识，就让韦林做了一名专门搜

集各国海军情报的间谍。韦林被德国军情部门派到了瑞士，在一家钟表店学艺，实际上就是掩护身份，开了一个钟表店。

韦林这小子具有超人的记忆力，过目不忘，是一个大神。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变成了一名技术精湛的钟表匠。到了1927年，韦林以一个成功的瑞士钟表商人的身份移民到了英国，在英国长期潜伏下来，这一潜伏就是13年之久。

到了英国之后，韦林的任务是搜集各国的海军情报，尤其是作为德国主要对手的英国皇家海军的情报。于是，韦林就在靠近斯卡帕湾海军基地的地方开了一家钟表店，专门卖瑞士表。

由于韦林精通经营之道，再加上为人风趣幽默，极富个人魅力，没过多久，他这家钟表店在当地就小有名气，上流社会的绅士小姐，斯卡帕湾海军基地的军官，都成了他的固定客户。韦林也就挤入了上流社会当中。韦林经常出席英国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这小子八面玲珑，左右逢源，通过一些小恩小惠，成功结交了大批有身份的朋友，像斯卡帕湾海军基地司令部的参谋长，还有当地警察局的局长。在这些人的帮助下，韦林加入了英国国籍。

此后的几年，韦林不动声色地从这些朋友口中套取了大量的情报，并且把这些情报报告给了自己的上司。

间谍都是演技派

1939年8月，德国已经决定要发动战争。又一场世界大战即将到来之时，韦林借去瑞士进货之机，在瑞士跟分别了13年的上司卡纳里斯接头。卡纳里斯送给了韦林两件宝贝，两件从事间谍活动必不可少的东

西：一个是藏在挂钟后面的电台，还有一根装有高倍单筒望远镜及微型照相机的手杖。

韦林刚一回英国，二战就爆发了。间谍都是演技派，韦林装得比谁都爱国，坚决支持英国政府对德宣战，而且在家门口挂上英国国旗，非常关心时局发展，经常收听战时新闻广播，积极参加支持政府的集会，带头给军队捐钱捐物。这哥们儿太会装了，伪装得太巧妙了，所以英国反间谍机构一直没请他喝咖啡。

到了1939年9月中旬，韦林收到了祖国柏林发来的密电，要他密切关注停泊在斯卡帕湾的皇家海军大型战舰的动向，借机获取港湾的航道图。于是，韦林加紧了搜集情报的活动，每天晚上都到斯卡帕湾附近的一块高地上散步，站在那儿可以借助手杖里的高倍望远镜窥视基地的一切动向。一到周末，韦林就邀请跟他比较熟的海军基地的军官，坐他的私人游艇到港湾入口附近的海面上钓鱼——实际上韦林真的是在“钓鱼”，“钓”的是英国皇家海军这条“大鱼”——借机观察战舰进出军港的情况，还有基地入口处的浮动炮台和探照灯的方位。

在一次钓鱼活动当中，一名负责基地导航的军官来晚了，这哥们儿来了之后就满嘴不好意思，给大家解释说我为什么来晚了，是因为一艘战舰临时出港，我得负责导航。为了让大家相信他来晚事出有因，这哥们儿拍拍自己的公文包，跟大家说：“你看，我连导航图都没有来得及放下，就赶过来了。”

韦林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时天气炎热，韦林就把游艇开到一片浅水区，然后建议哥儿几个下海游泳去。当时这些军官已经满头大汗了，一看可以下海游泳，欣然同意，没等游艇停稳，就全跳到海里去了。韦林说你们先下水，我得把这锚抛下去。以此为借口，晚

下海了几分钟。就在这几分钟之内，韦林打开了导航军官的公文包，取出标明各种障碍物和水深的港湾航道图，拿手杖当中的微型照相机一顿猛拍。

回到家之后，韦林就给德国军情局驻瑞士的间谍机构开设的一家做掩护的公司寄了一本英国商务旅游指南。他把经过脱膜漂白处理的透明缩微底片，贴在书中第75页第7个句号上。这是他早就跟德国间谍机构商量好的。

通过这个方法，斯卡帕湾的航道图就送到了卡纳里斯的手中。

普里恩逮着大鱼了

到了1939年10月初的一天，韦林在海军基地边上“散步”的时候，发现斯卡帕湾9号锚地正在大面积铺设防空伪装网，附近的防空炮数量也在增加。韦林知道有一个大家伙入港了，赶紧在地图上标下了这艘战舰停泊的确切方位。但是由于有伪装网的遮挡，韦林辨认不出这个大家伙到底是什么船。

没过几天，韦林的钟表店来了一个修表的英国海军军官。这个小伙子一进屋，韦林就注意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伙子胸前佩戴的徽章上，清晰地刻着一艘战舰的图案。韦林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皇家橡树”号战列舰！

韦林热情接待了这个小伙子。一番交谈后，韦林得知，这个小伙子果然是“皇家橡树”号战列舰上的通信官，说自己的表老不准。韦林就把小伙子的表收下了，然后问小伙子打算什么时候取这表。小伙子回答说，打算在10月20日取。韦林一下子就明白了，“皇家橡树”号10月20日

之前不会离港。所以说会挖情报的间谍，不是非得上人家屋里撬保险柜去，那是最下三烂的了，高明的间谍都是用合法手段来套情报。

韦林又出去“钓鱼”，他注意到海军基地的挖泥船，从斯卡帕湾东面的海中拽出来一片一片像防潜网的东西。周末在参加海军俱乐部舞会的时候，韦林从几个基地军官的嘴里得到了证实，说基地指挥部考虑到斯卡帕湾东边入口处的防潜网长期受海水浸泡，就把旧网拆了，新网月底才能运到。

韦林一听这话，简直欣喜若狂！这意味着斯卡帕湾已经向德国潜艇打开了大门，航道知道了，现在连防潜网都没有了。当天夜里，韦林就把他掌握的“皇家橡树”号的停泊地点、在港时间和斯卡帕湾防潜网已经被拆除了这样的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报告给了卡纳里斯。卡纳里斯又迅速把这些情报通报给了德国海军司令部。

德国海军司令部收到韦林的情报之后，为了打击英国皇家海军的士气，决定立刻采取行动，派遣王牌艇长普里恩上尉指挥U-47号潜艇，夜袭斯卡帕湾。当时，德国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为了保密仅仅向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做了口头报告，都没有书面文字。除了雷德尔、邓尼茨、普里恩上尉本人之外，德国海军上上下下没有人知道这次行动。经过周密的侦察和精心的策划，普里恩制订了作战方案，代号叫“T行动”。

1939年10月8日，U-47号潜艇从德国基尔港起航，驶向斯卡帕湾。13日凌晨，U-47号潜艇到达目标附近。潜艇整个白天都在海里潜着，只有晚上7点多才浮出水面向斯卡帕湾靠近。斯卡帕湾航道狭窄，水流湍急，而且还有多艘沉船堵塞——这些沉船好多都是一战结束的时候德国公海舰队的沉船，被英国俘获之后自沉的。

普里恩指挥U-47号潜艇在夜幕掩护下，根据韦林提供的航道图，凭借自己老练的操作技术，镇定地从沉船浅滩之间穿过。夜半时分，U-47号潜艇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斯卡帕湾，发现了“皇家橡树”号战列舰，逮着大鱼了。

跟敌人做伴

10月14日凌晨，U-47号潜艇首先发射3枚鱼雷攻击“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结果两枚没有爆炸，一枚击中了“皇家橡树”号的舰首右舷，但是造成的损伤十分轻微，全舰的很多官兵都没有醒，被震醒的人以为是舰上的厨房还是什么易燃物爆炸了，所以又翻身睡下了。然后，U-47号潜艇转向用艇尾鱼雷管又发射了一枚鱼雷。U-47号真是点儿背到极点了，这个鱼雷又没炸。

这个时候，潜艇随时有可能暴露，“皇家橡树”号却岿然不动。普里恩不愧是艺高人胆大，不甘心空手而归，顶着巨大的压力，命令在敌阵前重新装填鱼雷。装填完毕之后，U-47号潜艇再度掉头，重新进入攻击位置开始发射，3枚鱼雷扑向沉睡中的“皇家橡树”号。3分钟后，连续击中船体右舷中部，“皇家橡树”号燃起大火，迅速沉没。一战结束后，德国公海舰队实施“彩虹行动”，52艘被协约国俘获的军舰被德军自沉于斯卡帕湾，这下“皇家橡树”号跟昔日的敌人做伴去了。

U-47号潜艇乘乱撤出，在约定地点浮出水面，接上早已等候在此的韦林，一起返回了德国。不但U-47号潜艇没事，连大间谍韦林都没事。U-47号潜艇返航时，海军司令雷德尔和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亲自迎接，普里恩一夜之间成为德国的民族英雄。希特勒用他的私人飞机把U-47号潜艇的全体官兵接到柏林授勋，希特勒给普里恩颁发了骑士十字勋章。普里恩成为U艇部队当中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普里恩的艇员也都获得

了一级或是二级铁十字勋章，全艇几十名官兵一列阵胸前是叮当乱响。

U-47潜艇对斯卡帕湾的成功袭击，是二战中德国海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虽然不能改变英强德弱的态势，但是德国海军的士气得到了极大的振奋。

可惜普里恩和他的U-47艇没能威风多久。1941年3月8日，U-47艇在暴风雨中袭击英国商船队，英国皇家海军的“黑獾”号驱逐舰赶来保护商船，跟U-47艇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追击缠斗，几乎用尽所有的深水炸弹，U-47艇最终难逃厄运，普里恩以下全艇官兵无一生还。

得知U-47艇被击沉的消息，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在悼词当中写道：“斯卡帕湾的英雄进行了他最后一次巡航，潜艇部队沉痛悼念他和他的部下，并且致以深切的敬意。”

03.群殴“斯佩伯爵”号

小船扛大炮

二战爆发后，德国海军的基本策略就是用一切手段摧毁英国的海上运输线。战争初期，德军潜艇部队的战果虽然可圈可点，但潜艇数量很少，还没有形成规模。所以，战争初期，大西洋海战的主力仍然是水面战舰。但相比潜艇，德军水面战舰的情况很不乐观。

二战爆发时，德国海军的2艘“俾斯麦级”战列舰还在建造中；2艘“沙恩霍斯特级”战列巡洋舰在接受改装；2艘“希佩尔级”重巡洋舰，1艘在训练，另1艘战争爆发3周后才能服役；3艘“德意志级”装甲舰，有1艘在大修，无法行动。只有2艘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和“斯佩伯

爵”号，能够立即参战。开战前夕，为了防止英国海军封锁出海口，这2艘袖珍战列舰奉命开到预定海岸待机，“德意志”号去北大西洋，“斯佩伯爵”号去南大西洋。

所谓袖珍战列舰，是德国人的一大发明。《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海军只能保留1910年以前下水的老式军舰，不允许建造新的战列舰，如果军舰老得不能服役了，替代舰也不能超过1万吨。当时的战列舰排水量在三四万吨左右，1万吨左右的是重巡洋舰。但是，条约并没有规定德国的新军舰大炮的口径是多少，所以，德国的军舰设计师就在有限的排水量标准下，尽可能地提高军舰的火力与防护，建造出一种“小船扛大炮”的军舰。

这种袖珍战列舰虽然吨位不大，但火力很猛，搞定老式战列舰和巡洋舰都没一点儿问题，虽名为“袖珍”，其火力却大大超过一般的重巡洋舰，厚重的装甲能抵挡巨炮的轰击。一旦交战不利，又能开足马力，溜之大吉，非常适合搞破袭战。这种军舰配备6门主炮，8门副炮，还有很多防空武器。

对盟国来讲，这种袖珍战列舰简直就像凶猛又灵活的“海上鳄鱼”，神出鬼没地袭击着海上运输线，简直防不胜防。

让我追得好辛苦

“斯佩伯爵”号就是德国袖珍战列舰的典型代表。这艘军舰以一战时德国著名的海军中将斯佩伯爵的名字命名。斯佩伯爵曾说过一句豪言：“与英国海军在七海之上做英勇的斗争，发扬德意志精神，将光荣延续到底，为了国家的利益，日耳曼的尊严，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热血！”

二战爆发后，在舰长朗斯多夫海军上校的指挥下，“斯佩伯爵”号航行到大西洋中部，一直没有被英国海军发觉。1939年9月3日，“斯佩伯爵”号接到作战命令。但是，希特勒希望与英国谈判，在9月5日又命令“斯佩伯爵”号暂时停止行动。直到9月25日，波兰战役接近尾声，英国无意和谈，“斯佩伯爵”号才接到命令正式展开作战行动。9月30日，“斯佩伯爵”号就在巴西海岸附近捕获第一个“猎物”——1艘英国商船，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击沉，在接下来的1个月内，“斯佩伯爵”号连续击沉4艘商船。

发现“斯佩伯爵”号的行踪后，英法海军组成了9支搜索舰队，全力搜捕“斯佩伯爵”号。这时，朗斯多夫率领军舰东进印度洋，暂避锋芒。“斯佩伯爵”号在印度洋击沉了一艘商船，感觉捞不到什么油水，于是，在12月初又回到南大西洋。

1939年12月2日，“斯佩伯爵”号沉重的舰首划开南大西洋的海面，悄无声息地寻找着下一个猎物。不久，舰载侦察机的飞行员发现：前方不远处行驶着万吨货轮“多尼克星”号！

“斯佩伯爵”号立即进入临战状态，向目标靠近。十多分钟后，“斯佩伯爵”号已经追上了“多尼克星”号。朗斯多夫上校命令信号兵发出信号，命令“多尼克星”号上的人立即弃船，同时命令己方士兵放下救生艇，救援弃船逃生的人们。德国海军的作战理念非常“绅士”：目标是船，不伤人命。

伴随着低沉的发射声，“斯佩伯爵”号上的三联装280毫米主炮一起开火，准确命中了“多尼克星”号。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几分钟后，这艘万吨巨轮就沉入了大西洋海底。

不过，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斯佩伯爵”号的风光很快到了头，1939年12月13日，一直苦苦追寻“斯佩伯爵”号的英国皇家海军终于将它包围了起来。

这下轮到“斯佩伯爵”号悲剧了。

好汉经不起群殴

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附近的普雷特河口，“斯佩伯爵”号和英国舰队终于交上了手。“艾克塞特”号、“阿贾克斯”号和“阿基里斯”号重巡洋舰布成“品”字形战阵，一起群殴“斯佩伯爵”号。

面临一挑三的局面，“斯佩伯爵”号毫不示弱，前后2座主炮塔的6门大炮和船舷8门副炮全力还击，舰艉甲板上的2座四联装鱼雷发射管也频频向敌人发射鱼雷。海面上一时炮声隆隆，水浪冲天。

虽然“斯佩伯爵”号火力强大，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经不起群殴，接连被对手命中。幸亏装甲非常结实，“斯佩伯爵”号硬是扛住了几发直接命中舰体的炮弹，舰体虽然受伤，但影响不大，水兵们一边紧急抢修，一边拼命开炮。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艾克塞特”号上的3个炮塔被打烂，失去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而“阿贾克斯”号和“阿基里斯”号仅受轻伤。受伤的“斯佩伯爵”号渐渐落了下风。

眼看战况越发不利于自己，舰长朗斯多夫将希望寄托于即将来临的夜晚。

期盼已久的夜晚来临了，朗斯多夫下令“斯佩伯爵”号严禁灯火。在

黑漆漆的海面上，英国舰队失去了目标，只能偶尔盲目地开上几炮。“斯佩伯爵”号找准英国舰队的缝隙，成功地钻出了包围圈。

但伤痕累累的“斯佩伯爵”号行动缓慢，很难摆脱英国舰队的追击。最终，朗斯多夫选择了不远处的蒙得维的亚港口。

蒙得维的亚是一个中立港口。根据国际法，英国舰队是不能进入港口开火的。在朗斯多夫眼中，蒙得维的亚港口可以作为“斯佩伯爵”号的避难所。

无奈的自沉

但德国人高兴得有点儿早。维修人员初步检查后报告说，修好“斯佩伯爵”号需要2周时间。而国际法有规定，交战方军舰在中立港口最多只能停留72小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就在港口外边守株待兔，“斯佩伯爵”号一旦驶出港口，就会迎来更加猛烈的群殴。

朗斯多夫无奈之下，前去求见蒙得维的亚市长，乞求延长“斯佩伯爵”号停留时间，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12月17日，“斯佩伯爵”号进入蒙得维的亚港口的第4天，朗斯多夫把全舰官兵召集到甲板上，做最后一次讲话，随后又为阵亡的将士举行葬礼。面对白布包裹的阵亡将士，朗斯多夫舰长抬起右手缓缓行礼。他没有行纳粹的举手礼，行的是德国海军传统的军礼，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行德国海军军礼。

葬礼过后，朗斯多夫舰长命令全体官兵就地遣散。除阵亡的38名官兵，余下的近1000名将士分乘小船上岸，向阿根廷等地四散而去。

随后，“斯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驶出蒙得维的亚港，站在救生艇上的朗斯多夫上校心情沉重地按下了遥控起爆器。随着震天的爆炸声，德国海军的掌上明珠“斯佩伯爵”号沉入了大西洋。

第二天，朗斯多夫上校给德国驻阿根廷大使写了一份信，请他妥善安顿前往阿根廷避难的将士们。做完这一切，朗斯多夫平静地拔出手枪，饮弹自尽，为他的爱舰殉葬了。

朗斯多夫的葬礼中，有几位英国军官前来吊唁。这是因为，朗斯多夫在作战时严格遵循骑士精神，从不伤及无辜，没有让一名英国船员在袭击中丧生。他是一位赢得了对手尊敬的军人！

04.“俾斯麦”殒命处女航

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

战争打到1940年，法国已经投降，整个欧洲大陆西海岸的海军基地都被德国占领了。这样一来，德军的潜艇和战舰出动就更加频繁，给英国船舶造成了非常惨重的损失。

从1940年年初开始，英国每个月损失的船舶高达34万吨，到了4月份上升到了65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呢？比英国和加拿大造船厂造船的速度还要快，你造出来一艘德国人给你干沉两艘。

海运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这么下去英国就完蛋了。可以说，大英帝国已经被德国海军勒住了脖子。到了1941年5月，德国海军把自己的头号王牌“俾斯麦”号重型战列舰投入了海上袭击。咱们前面讲过“斯佩伯爵”号被盟军击沉，两舰舰名一比就知道了，认识“斯佩伯爵”的人不

多，而铁血宰相“俾斯麦”则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俾斯麦可以说是德意志帝国的“国父”，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战舰，足见德国海军对这艘战舰寄予的厚望。“俾斯麦”号战列舰是德国海军“俾斯麦”级战列舰的一号舰，二号舰就是著名的“提尔皮茨”号，这艘军舰是德国建造的军舰中火力最强大的。

“俾斯麦”号战列舰于1936年7月1日开始建造，1940年8月24日正式服役，标准排水量41700吨，满载排水量超过5万吨。主炮为4座双联装380毫米炮，主炮射速达到了每分钟3发，这是当时战列舰的最高水平。

1941年5月18日，“俾斯麦”号战列舰第一次出动了，一起出动的还有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英国皇家海军早已怀疑德国海军会突破大西洋，而“俾斯麦”号出发的消息也被英国的情报机关证实。3天后，“俾斯麦”号战列舰在挪威的峡湾被英军侦察机发现。英国皇家海军的战列舰及其他军舰立即做好部署，密切留意“俾斯麦”号的动向。

5月23日傍晚，“俾斯麦”号被配有雷达的英国重巡洋舰“萨福克”号及“诺福克”号发现。与“俾斯麦”号短暂交火后，英军巡洋舰发现双方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自知不是对手，只好退到了德舰的射程之外，用雷达尾随跟踪德舰。“俾斯麦”号虽然火力强大，但不幸的是，主炮射击产生的巨大震动导致桅杆上凝结的冰块脱落，掉下来恰好砸坏了雷达。

于是，“俾斯麦”号编队司令吕特晏斯[52]上将只得命令“欧根亲王”号行驶至舰队前方，为“俾斯麦”号导航。“欧根亲王”号跟“俾斯麦”号舰身的轮廓很相似，都是双联装主炮，喷涂的伪装也一模一样，是红灰相间的迷彩，在远处很难分辨这两艘军舰。

窈窕淑女上阵就是个死

到了5月24日凌晨5时，德国舰队离开了丹麦海峡。这个时候，“欧根亲王”号探索到了左舷有两艘舰只，立刻通报“俾斯麦”号做好战斗准备。

来的正是英国的拦截舰队，包括“胡德”号战列巡洋舰和新下水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英舰编队由“胡德”号打头阵，“威尔士亲王”号殿后。

“胡德”号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巡洋舰，它的缺点是甲板装甲很薄弱。这艘军舰在一战结束之后下水，它是为了一战生产的，但是没赶上战争。英国皇家海军经常派它到各国访问，可以说是一艘英国的外交明星舰。据说“胡德”号访问美国的一座城市时，美国市长为“胡德”号的优美激动得落泪，说如果这艘军舰来打我们，我们肯定投降，为什么？因为这艘军舰太美了。问题是军舰长得漂亮没用，得皮糙肉厚才行，窈窕淑女上阵就是个死。“威尔士亲王”号更逗了，刚下水完工，造船厂的技工还没有完全撤离，有的地方还在施工呢。

这两艘军舰跟“俾斯麦”号两军对阵，仇人相见分外眼红。5时49分，英舰向德舰领头的“欧根亲王”号开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欧根亲王”号当成“俾斯麦”号了。“胡德”号先开火，“威尔士亲王”号随后开火，打了两轮，英国人才发现打的目标不对，打了半天没打主帅，只打了一个偏将，于是赶紧将火力转向“俾斯麦”号，但是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

英舰开火后6分钟，德国军舰开火还击，集中火力攻击“胡德”号。

英国人判断失误，德国人可不犯这种错误，上来就对着“胡德”号打。尽管英舰拥有比德舰更强大的火力，但是战场形势对他们不利，英舰舰首正对德舰，“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分别只能使用4门和6门前主炮，而德国军舰横对英国军舰，这形成了海战当中最有利的T字阵形的一横，所以德舰能够用全部火力向英国人还击。

“俾斯麦”号打出了第三次齐射，命中“胡德”号中部，导致救生艇甲板起火，并且火势蔓延。英舰指挥官霍兰中将意识到战况不利，命令军舰左转，以便发挥全部火力。点儿背的是，“胡德”号刚刚完成转向，“俾斯麦”号就进行第五次齐射，一发炮弹贯穿“胡德”号薄弱的甲板，引爆了主弹药库。“胡德”号瞬间折成了两半，迅速沉入了海中。就跟注铅的鸭子一样，一下子就沉了，包括霍兰中将在内的1418名官兵阵亡，只有3人获救。

“俾斯麦”号击沉“胡德”号只用了6分钟，这是巨舰大炮时代最精彩的一次对决。6分钟，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胡德”号就追随它的前辈“皇家橡树”号去了。

打完了“胡德”号，德舰立刻把炮火指向了“威尔士亲王”号。“威尔士亲王”号被炮弹击中，除了舰长和一名信号兵外，所有舰桥上的人员全部阵亡，舰体受到重创，数门主炮无法发射，丧失了战斗力，只好退出了战斗。本来这艘新舰还没造好呢，回去重造吧。

天堂有路你不走

这次海战，以德国海军的完胜而告终。

当然，德国人也不是一点儿亏都没吃，“俾斯麦”号中弹3发，舰首

的二号燃料槽受损破裂，同时舰首接近吃水线的位置被击破，不仅泄漏出了大量的重油，而且使其航速降低到了28节以下。航速降低，为“俾斯麦”号日后被围歼埋下了祸根，跑是跑不了了，而且一边走一边还漏油，海平面上清晰地留着一条油迹，英国航空侦察机一看就知道跑哪儿去了，躲都没地方躲。

对于“俾斯麦”号这样的大敌，英国人肯定不会放过，很快就锁定了它的位置，集结了更多的军舰前来围歼。

当天，“俾斯麦”号遭到了从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鱼雷机的攻击，被1枚鱼雷击中，不过只造成了轻微损伤。随后，“欧根亲王”号继续前进，进入大西洋作战，“俾斯麦”号转向前往法国军港修理损伤。

历史就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了必然。本来英国人已经失去了“俾斯麦”号的踪迹，不知道它跑哪儿去了，然而编队司令吕特晏斯海军上将误以为英军仍然知道“俾斯麦”号的下落，就向本土发了封电报，看在党国的分儿上拉兄弟一把。这个电报一发就糟了，电报被英军截获，英军立刻就知道“俾斯麦”号在哪儿了。

两天之后，也就是5月26日，“俾斯麦”号再次遭到“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上的鱼雷轰炸，被3枚鱼雷命中，其中1枚击中了“俾斯麦”号的舰尾。舰尾结构损坏之后，压迫到了舵机，导致“俾斯麦”号的舵角卡死在了15度。

这样一来，使得“俾斯麦”号无法回避英国舰队的攻击，在海流和季风的影响下，“俾斯麦”号只能向北面的方向前进，而这个方向正是英军包围圈的中央。这就是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

永不沉没的战舰

到了5月27日，英军主力追击舰队赶到，包括“英王乔治五世”号与“罗德尼”号战列舰，还有几艘巡洋舰、驱逐舰，一群英舰用炮弹、鱼雷群殴“俾斯麦”号。到了8时左右，“俾斯麦”号前后火控站被打坏。交战20分钟之后，舰首的两门主炮就先后报废。

“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沉没，预示着年轻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海军必定不是称霸300年的海上霸主英国皇家海军的对手

其实从战斗开始直到战斗结束，“俾斯麦”号一直在攻击“罗德尼”号，想的是临死之前拉一个垫背的。但是“俾斯麦”号的380毫米炮无法贯穿以惊世骇俗的防护能力著称的“罗德尼”号。这不是“胡德”号，一打就沉了。

“罗德尼”号始终不沉，而“俾斯麦”号被上百发大口径穿甲弹、数百

发小口径炮弹击中，外加至少1枚鱼雷。8时“俾斯麦”号开始挨揍，挨了2个小时的揍，到了10时25分，“俾斯麦”号仍然没有沉没。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战舰”果然皮厚。德国人很自豪，我们造的军舰就是打不沉，太精良了。但是战况摆明了已经没有希望，于是德国将士准备自行炸沉军舰。

最后，英国的重巡洋舰在极近距离发射了3枚鱼雷。11分钟之后，“俾斯麦”号沉没在大西洋的海水中，全舰1000多名官兵只有100余人获救，包括当时德国海军最好的水面舰艇将领吕特晏斯也与舰同沉了。

为了击沉“俾斯麦”号，英国皇家海军出动了8艘战列舰、战列巡洋舰和2艘航母，相当于皇家海军的半数精华，才最终使得“俾斯麦”号在处女航中寿终正寝。

当时英国本土舰队的指挥官托维[53]上将在战斗之后，对“俾斯麦”号充满敬意地讲：“‘俾斯麦’号就像一战时的德国海军一样，进行了一次最勇敢的战斗，抵抗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以至于在它沉没时，它的旗帜还在飞扬。”

虽然“俾斯麦”号英勇绝伦，以寡敌众，并且取得了击沉“胡德”号、击伤“威尔士亲王”号这样骄人的战绩，而且在战争当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令对手都钦佩，但是“精神原子弹”毕竟只是精神，它炸不死人。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是钢铁的较量。当然，战争也是意志的较量，但仅仅有意志是不够的。

从“俾斯麦”号被击沉这件事看来，虽然你很勇敢，虽然你很强大，但是英国皇家海军豁出老命，拼出老本儿，我这么多军舰群殴你，猛虎

还架不住一群饿狼呢，所以“俾斯麦”号作为被德意志第三帝国寄予无限希望的一艘象征性的军舰，在处女航中就被击沉了。

这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年轻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海军必定不是称霸300年的海上霸主英国皇家海军的对手，也预示着这场战争德国海军的悲惨结局。

05.北冰洋上的大屠杀

同“魔鬼”合作

1941年6月，当英国皇家海军与德国海军在大西洋上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德国陆军和空军开始进攻苏联。一向反对共产主义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立即宣布要对苏联进行援助。为了说服英国人同意他这么干，丘吉尔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纳粹入侵地狱，我愿意同魔鬼合作。”

1941年10月，英、美、苏三国代表签署协定，确定了三条援苏路线：伊朗铁路、太平洋航线和北极航线。伊朗铁路和太平洋航线路途遥远，货运量有限，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只有北极航线路程短，货运量大，离苏联战线又近，因而就成了盟国援助苏联的主要路线。

于是，大批满载军用物资的商船从英国出发，到冰岛集结，然后再经熊岛和扬马延岛，到达苏联的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这两个港口中，摩尔曼斯克路程较近，而且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是终年不冻港，但航线受到驻守挪威北部的德国海空军的威胁。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航线要远一些，虽然更安全些，却有半年左右的冰封期，航运能力颇受限制。

但是，无论船队怎么走，都要穿过北冰洋。北冰洋是一个让人胆寒的冰雪世界，许多海面终年封冻，未冻结的海面上也漂浮着流冰，非常凶险；冬季狂风在极夜中咆哮，夏天雾气弥漫，航行困难。北冰洋是探险家的乐园，普通商船大多不敢擅入。更可怕的是，在挪威海一带，德国空军、水面舰只和潜艇部队虎视眈眈，伺机猎杀盟军商船。因此，北极航线更加阴森恐怖，让人望而生畏。

即便如此，盟国仍使用北极航线向苏联运送了大量军火。英国海军把从冰岛出发向东航行的载货护航船队命名为PQ船队，把从苏联向西返回的空船队称为QP船队。

1941年9月28日，QP-1船队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船队由1艘重巡洋舰护航14艘商船；9月30日，PQ-1船队在冰岛解缆，船队由1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护航10艘商船。两支船队的安全抵达，标志着北极航线正式开通。北极航线恶劣的自然环境，被盟军船员以无畏的气概克服了。到1941年年底，共有7支PQ船队抵达苏联，送去了750辆坦克、800架战斗机、1400辆卡车和10万吨军火。

这些武器，迅速投入了苏德战争。

要玩儿就玩儿狠的

1942年春，往来于北极航线的船队更加活跃，将更多军用物资运到了苏联。当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发现大量英美生产的军火时，希特勒意识到了北极航线的重大作用，立即下令德国海军切断北极航线。

接到任务的德国海军，将4个潜艇群派往挪威海区，并调遣战列舰“提尔皮茨”号、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重巡洋舰“舍尔海军上

将”号、“希佩尔海军上将”号、“欧根亲王”号进驻北挪威，并抽调德国空军第五飞行队的200余架轰炸机助阵，以加强打击力量。一时之间，北极航线上杀气骤起。

在德国海空军的联合袭击下，北极航线的船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虽然丘吉尔非常重视北极航线，派遣了不少航空母舰、战列舰和巡洋舰护航，但德军占尽天时地利，局面越来越凶险。

到了1942年夏天，德军进逼苏联重镇斯大林格勒[54]。斯大林多次写信让丘吉尔尽快派出商船运送武器，以解燃眉之急。丘吉尔深知德军袭击北极航线的兵力强大，迟迟不下令开船。另一方面，丘吉尔是想让德国人和苏联人拼个两败俱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丘吉尔就希望苏德之间互相厮杀，打得你死我残，由英国坐收渔人之利。丘吉尔曾说：“我希望看到的战争结果是，德国人倒在坟墓里，而俄国人躺在手术台上痛苦地呻吟！”后来连罗斯福都看不过去了，亲自给丘吉尔写信建议尽快运送武器。这时，丘吉尔才下令开出了PQ-17船队。

PQ-17船队数量非常庞大，载货量前所未有。为此，英国海军在船队的配置上煞费苦心，以期让船队在漫长的远航中经受住来自空中、水面和水下的猛烈打击。船队分为3部分：护航队、紧急支援舰队和打击舰队。护航队由34艘商船和直接护航部队组成，直接护航部队包括6艘驱逐舰、2艘防空舰、2艘潜艇、4艘护卫舰、4艘猎潜舰和3艘扫雷舰，另有3艘救护船和1艘补给油船，直接护航部队的任务仅仅是对付敌人的飞机和潜艇，无力与德国大型水面舰艇作战。紧急支援舰队有2艘英国巡洋舰、2艘美国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由英国海军少将汉密尔顿担任舰队司令。另外，船队在挪威海岸线外布置了9艘英国潜艇和2艘苏联潜艇担任岗哨，主要任务是监视德国大型水面舰艇。紧急支援舰队的任务主要是缠住以“提尔皮茨”号为主力的德国水面舰队，好让打击舰队消灭它

们。打击舰队是船队中真正可畏的力量，它以最强大的战列舰“约克公爵”号、美国战列舰“华盛顿”号和英国航空母舰“胜利”号为主力，由3艘巡洋舰和一队驱逐舰担任掩护，具备歼灭“提尔皮茨”号的能力。打击舰队司令兼PQ-17行动总指挥，由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托维海军上将担任。

从兵力配置上看，PQ-17船队足以闯过北极。但丘吉尔要玩儿就玩儿狠的，他有更大的雄心：以PQ-17船队为诱饵，诱出德国海军主力“提尔皮茨”号，一举歼灭，永绝北极航线上的大患。

德国海军以PQ-17船队为猎物，而盟军打击舰队以德国海军为猎物。这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面。

该出手时就出手

1942年6月27日，浩浩荡荡的PQ-17船队从冰岛出发。7月1日，船队通过了西经10度线上的扬马延岛，然后将航向偏向北，希望远离挪威海岸。这时，一艘巡逻的德国U艇发现了船队，并用电报通告了德军的作战指挥中心，战斗开始了。分散在挪威海上的德军潜艇立即向PQ-17船队的航线集结，并伺机下手。但护航队反潜力量强大，德军潜艇强行进攻占不了便宜，只好耐心地尾随船队。几名大胆的德军潜艇艇长寻机攻击了船队，除了饱尝深水炸弹外，一无所获。德军指挥中心还派了侦察机侦察护航队，当得知PQ-17船队的庞大编制后，认为只靠潜艇和飞机吃不掉PQ-17船队，决心派出以“提尔皮茨”号为主力的大型水面舰队。

随后，一队德军鱼雷轰炸机对PQ-17船队进行了袭击，在猛烈的防空炮火还击下，一无所获。

7月4日，德军精心谋划的大规模空袭开始了。行驶于熊岛附近的

PQ-17船队遭到一拨接一拨的德国轰炸机和鱼雷机的袭击，战斗十分激烈。虽然不断有德机被击落，但PQ-17船队中也有3艘货船沉没，1艘负重伤。

汉密尔顿少将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的护航队和紧急支援舰队虽然能勉强应付空中和水下的攻击，然而一旦“提尔皮茨”号出动，又如何抵抗呢？恐怖的“提尔皮茨”号只需在英舰的火炮射程之外发射700公斤巨弹，就足以将自己的商船和军舰一一击沉。

5日，汉密尔顿少将收到监视“提尔皮茨”号的盟军潜艇发来的电报：“‘提尔皮茨’号离开阿尔滕峡湾，去向不明。”苏联潜艇报告：“‘提尔皮茨’号、‘舍尔’号和‘希佩尔’号组成的强大舰队已离开挪威，潜艇进行了攻击，效果不明。”英国潜艇发现，以“提尔皮茨”号为主力的德国舰队，航向东北，航速27节。汉密尔顿知道，10个小时后，他的船队将进入“提尔皮茨”号的火炮射程。

汉密尔顿立即电告打击舰队司令托维上将，让他火速赶来救援。托维率领的打击舰队同PQ-17船队保持着四五个小时的航程，为了保密和诱歼“提尔皮茨”号，托维舰队一直保持着无线电静默。接到汉密尔顿的急电后，托维详细计算了两支舰队的距离，以及航行中的天气、流冰情况，无奈之下，打破静默告诉汉密尔顿：“我们为流冰所阻，不能赶到，一切情况由你全权处理。”

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向PQ-17船队袭来。

纸上谈兵要不得

此时，英国皇家海军的诱歼计划宣告全盘落空，PQ-17船队反而面

临着全军覆没的命运。远在千里之外的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庞德上将比战场上的汉密尔顿还要焦急。

庞德上将对PQ-17船队、打击舰队和“提尔皮茨”号的位置一清二楚，明白巨大的灾难正在向PQ-17船队逼来。庞德上将是一位参谋出身的高级军官，过多地从纸面上计算分析，基本可以说是纸上谈兵，从而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他的内心非常痛苦和矛盾：如果让汉密尔顿继续前进，很可能连护航舰艇一起断送；如果让全部护航舰艇西返，运输船队分散成单船后东进，则能保住全部军舰和一部分商船。

于是，庞德上将以海军部的名义，向PQ-17船队发出了一项重要的命令：“紧急通知：巡洋舰应以最大速度向西方撤退。鉴于敌方水面舰艇威胁，运输船队当分散向俄国港口进发。”

接到庞德的电令后，汉密尔顿少将忍痛向PQ-17船队下达了命令。这意味着，商船要在完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独自闯过直接处在德军威胁下的挪威海和巴伦支海。所有的商船船员都感到无比的愤怒和恐惧。

护航舰队全部西撤后，商船船员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置生死于度外，继续开往目的地。这些非武装运输船遭到了恐怖的大屠杀！

令人生畏的“提尔皮茨”号没有亲自参加屠杀，“提尔皮茨”号截获了托维给汉密尔顿的电报，虽然没有破译电报，却发现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跟随在PQ-17船队之后。“提尔皮茨”号开到距离PQ-17船队只有4小时航程的位置时，为了保存实力，折返南航。

对PQ-17船队的屠杀是由德国潜艇和飞机执行的。击沉非武装的运输船，对于受过严格训练的德国潜艇艇长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一艘接一艘的商船被鱼雷击中，大火从冰海中腾起，有的船只缓缓下沉，有的

船只很快断裂。几百名船员穿着救生衣漂在接近零度的冰海上，很多人立刻就冻死了。德国空军第五飞行队的各种轰炸机也大肆屠杀商船，带给分散的商船更大的打击。

PQ-17船队的命运是北极航线中最惨的，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次死亡航行。英国皇家海军纸上谈兵，对流冰、天气和航程中的困难估计过低，而对德舰“提尔皮茨”号的威力又估计过高，因此惊慌失措，犯了巨大的错误。作为这一错误的代价，24艘商船带着13万吨精良的军用物资，永远沉没在了北极海底的泥沙中。

PQ-17船队的惨剧是一个转折点。此后，盟军吸取教训，改变战术，屡屡得手，使北极航线变成了一条对苏德战场极为重要的生命线。

06.“北方孤独女王”驾崩

神龙见首不见尾

在PQ-17船队的这次死亡航行中，德国“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神龙见首不见尾，凭借强大的威慑力，就让英国皇家海军的护航舰队不战而逃，其威力可见一斑。

“提尔皮茨”号是德国“俾斯麦级”战列舰的第二艘，即“俾斯麦”号的姊妹舰，以“德国海军之父”、德意志帝国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的名字命名。“提尔皮茨”号在进行装配时，威廉港造船厂屡屡遭到英国轰炸机的袭击，尽管没有一颗炸弹命中“提尔皮茨”号，但反复的轰炸严重影响了装配进度，使它一直拖到1941年2月25日才服役。

“提尔皮茨”号服役之后，一直躲躲藏藏，不停地转战于挪威各个港

口，以威慑并牵制盟国海军力量，没有打过一场堂堂正正的海战。盟军为确保能对“提尔皮茨”号进行封锁，出动了大量舰艇。“提尔皮茨”号牵制了整个北海的英国皇家海军以及英国五分之二的战略空军，长期孤独地被封锁在港口。因此，“提尔皮茨”号被称为“北方孤独女王”。

“提尔皮茨”号在挪威时进行了3次出击。1942年3月1日，PQ-12船队从冰岛起航，与此同时，QP-8也从摩尔曼斯克起航。3月3日，“提尔皮茨”号由3艘驱逐舰保护，驶离母港准备在熊岛附近对两只船队进行攻击。但随后几天中，“提尔皮茨”号等水面舰艇仅发现了一艘商船并由驱逐舰击沉，并未发现其他任何船只。到3月9日，“提尔皮茨”号被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航空母舰上的侦察机发现，从“胜利”号上起飞的战机立即对“提尔皮茨”号发动进攻。为了避免“提尔皮茨”号像“俾斯麦”号一样被盟军击沉，德国海军上将塞利亚斯决定中止作战。

1942年夏天，猎杀PQ-17船队的行动结束后，直到1943年7月，“提尔皮茨”号一直停泊在特隆赫姆港内。

1943年8月，德军在“提尔皮茨”号、“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的炮火支援下登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德军于9月9日攻占该岛。这是“提尔皮茨”号唯一一次向敌方目标开火。

以牙还牙搞偷袭

尽管“提尔皮茨”号一直处于限制行动状态，但英国皇家海军仍然相当惧怕“提尔皮茨”号的强大战斗力，决心将其击沉。

“水源”行动是英军第一次攻击“提尔皮茨”号的行动。这次行动中，英国皇家海军使用了最新研制的X型袖珍潜艇，计划潜入港内摧毁“提尔

皮茨”号。这跟德军U艇潜入英国军港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的战术几乎一模一样，看来英国人是要以牙还牙，报复德国人。1943年9月，两艘X型袖珍潜艇通过了铺设在“提尔皮茨”号周围的防鱼雷网后，在“提尔皮茨”船底安置了8吨炸药并引发爆炸。巨大的爆炸将“提尔皮茨”号震离水面2米多高，“提尔皮茨”号居然未沉，却遭到了较严重的破坏，瘫痪了6个月才恢复了战斗力。

1944年4月，“提尔皮茨”号维修完毕并准备展开新的行动。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也开始执行代号为“钨”的攻击行动，派出了大批舰载飞机对“提尔皮茨”号进行轰炸。4月2日，空袭行动开始。由于德军仓促应战并缺乏防空武器，整个空袭中，英军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威胁。英军在这次行动中，仅仅损失了3架飞机，却造成“提尔皮茨”号上122名船员阵亡，300多人受伤。虽然船体和上层建筑并未受到致命打击，战舰的装甲没有被击穿，但这次行动导致“提尔皮茨”号必须用2个月时间进行维修。

1944年7月，英国皇家海军的航空兵展开“福神”行动。此前，为了保护“提尔皮茨”号，德军建立了有效的预警和烟幕系统。因此，在这次行动中，除了1枚炸弹在“提尔皮茨”号身旁爆炸外，其余炸弹全部脱靶。

你若安好，我便接着扔炸弹

为了彻底击沉“提尔皮茨”号，盟军又提出了几套方案，锲而不舍地进行着一次又一次攻击。

第一次是1944年9月15日，英军出动大批“兰卡斯特”式轰炸机，每架飞机携带1枚专门设计用来对付大型军舰的5.5吨的“高脚柜”超级炸弹

及5000磅的水下鱼雷，从苏联的空军基地起飞袭击“提尔皮茨”号。轰炸时，尽管“提尔皮茨”号被烟幕系统制造的烟幕笼罩，仍被1枚炸弹击中，丧失了出航能力。

只要“提尔皮茨”号还没有被击沉，英军便接着扔炸弹。1944年11月12日，英军的“兰卡斯特”式轰炸机再次携带“高脚柜”炸弹，从苏格兰起飞，开始执行“问答机”行动。这次德军没有释放烟幕，战斗中，3枚“高脚柜”炸弹命中“提尔皮茨”号，其中2枚炸弹洞穿了“提尔皮茨”号的装甲，炸出了一个近70米的大口子。很快，爆炸引发的大火引爆了弹药库，炸断了C号炮塔。德国“俾斯麦级”战列舰中硕果仅存的“提尔皮茨”号，在熊熊大火中迅速倾覆沉没，舰上的1700名官兵，有接近1000人阵亡。德国海军的“北方孤独女王”，终于驾崩了。

可以说，盟军为了击沉“提尔皮茨”号，兴师动众，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前后出动了超过600架次的飞机以及袖珍潜艇。但实力决定一切，随着盟军力量的不断壮大，任凭德军战舰威力多大、指挥官多么出色、战术多么巧妙，都无法改变战争的走向。

07.水兵的坟墓，不会开出鲜花

到了1944年年底，德国海军的大型水面舰艇中，袖珍战列舰“斯佩伯爵”号、“俾斯麦级”战列舰“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已经葬身海底；“沙恩霍斯特级”战列巡洋舰“格奈森瑙”号在空袭中严重受损；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和“纽伦堡”号巡洋舰在波罗的海疲于奔命；“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遭英国潜艇鱼雷暗算；“吕佐夫”号战列巡洋舰躺在船坞内大修；其余几艘战舰不能出海作战，只好降格为训练舰使用。能打的都阵亡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

在大西洋航线，1943年后，盟军在舰艇和飞机上加装了反潜雷达，使商船被击沉的数量大大降低，而德军U艇反而被大量击沉。战争初期出尽风头的“狼群战术”，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西洋海战，以德国海军的失败而告终。

据统计，二战期间，德国海军共击沉盟国商船2500余艘，总吨位1400余万吨，占盟国战时船舶保有量总吨位的三分之二以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人，正是新任纳粹帝国元首、海军元帅、“狼群战术”的发明者邓尼茨。

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盟军通过广播要求所有在海上作战的德军潜艇浮出水面，开到指定港口向盟军投降。

战争结束时，德国潜艇部队官兵的死亡率已超过80%，而幸存的潜艇官兵又上演了惊人的一幕。

潜艇部队的官兵重复了一战战败时的情景：他们违反不得破坏武器与自沉军舰的命令，又一次私自传开代号为“彩虹”的秘密行动[55]，先后有200余艘德军潜艇在向盟军投降后自行凿沉。自沉的潜艇中，新型潜艇的比例占到了近60%。德国人保护知识产权的超强意识，震惊了世界。

但是，德国潜艇部队的官兵们明白，属于U艇的光辉岁月已经过去了。二战末期，更多的水兵，把U艇比喻成“活棺材”。此时在战争中，U艇不断被击沉，那些浑身沾满油污、死死抓着救生筏的幸存者，用一种毛骨悚然的声调，哼唱着一首古老的歌：水兵的坟墓……不会开出鲜花。

第二章　战争残酷几人知（苏德对决，苏联赢得战争主动权）

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不然会有人爱上它。

——题记

01.这样打仗很无语

反正我们人多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召集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等轴心国伙伴，展开“巴巴罗萨”行动，闪击苏联。前半年，德军进攻比较顺利，占领了苏联西部大片领土。截止1941年底，苏军损失兵力高达313万，其中死亡80万，被俘和失踪233万。此外，苏军损失坦克20500辆，作战飞机17900架。不过，因为苏联领土广袤，导致德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案落空。遭受了一连串惨败的苏军，终于在1941年年底的莫斯科保卫战中站稳脚跟。当时德军过度消耗，却没有稳定的补给线，加上严重缺乏冬装，被苏军阻挡在了莫斯科城下，苏军乘机在部分地区展开反攻。

但是，当时苏德战场的主动权，仍在德军一边。苏联其实没有实力反攻，不仅是因为兵力和装备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苏军将领的指挥水平不值一提。苏军作战时，除了以无数战士的生命为代价去争取胜利外，战术乏善可陈。二战后一直被神话的朱可夫元帅，在同行眼中根本就名过其实。叶廖缅科元帅在回忆录中曾讲到，朱可夫的作战艺术就是：必须要有敌人五六倍的兵力，否则，他就不会着手进行战斗，没有

人数上的优势，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他如今的显赫地位是用无数战士的鲜血换来的。

叶廖缅科如此评价朱可夫，他自己又怎么样呢？基辅保卫战前，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许多将领都认为基辅守不住了，西南方面军侧翼有被合围的危险。斯大林找到叶廖缅科，问："如果我把中央方面军配属给你，并给你一些炮兵预备队的话，你能不能阻住古德里安，掩护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呢？"叶廖缅科无比自信地说："我不但能阻住古德里安那个流氓，而且要消灭那个流氓。"然而，事实证明叶廖缅科的自信没有任何根据。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突击前进了十几公里就停滞了，仅仅是轻轻扯了古德里安的大腿一下。而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却直取西南方面军侧后，导致了基辅会战红军的惨败。

再举一个例子，1941年11月，罗科索夫斯基派遣第五十八坦克师进驻莫斯科城下，这个师刚从远东调来，没有来得及做好战斗准备就跟德国人开仗。结果，损失了四分之三的坦克和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员，但是敌军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当时，罗科索夫斯基还组织第十七和第四十四骑兵师发动近乎疯狂的进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罗科索夫斯基在战后拥有苏联和波兰两国元帅军衔，被誉为"常胜元帅"，在战场上却毫不吝惜部下的生命！

苏军统帅里，盲目自信、依靠人海战术胡乱指挥者，大有人在，普通士兵死伤枕藉也就不足为奇。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命令中，最常见的一句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让士兵去送死

苏联元帅是这样打仗的，底下的军官又是怎么指挥的呢？

在德国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回忆录中，总能看到苏军毫无意义地让士兵去送死的场景。比如，1941年8月，后来的苏军叛将弗拉索夫率领第三十七集团军，在基辅向德军占领的一处高地发起进攻，他的战术先是徒劳无益的炮兵轰炸，但是德军阵地毫无损伤，然后发起一拨接一拨的冲锋，冲锋的士兵都倒在了德军的机枪前面。一位指挥官还试图让自己的部队再次发动毫无意义的进攻，结果被德军打死。苏军向这个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高地发起进攻，居然持续了3天3夜。德国人完全无法理解，一拨人倒下，另一拨人还继续来送死？德国人是绝对不会这么傻的，一个地儿打不下来就绕过去，干吗跟这地儿死磕啊？苏联人就是这么一根筋！

这种送死式的进攻，搞得德国人都筋疲力尽。一个德国军人在战后评论，我跟我的同伴们感到最震惊、最难以忍受的就是苏联人的进攻，方法如此生硬，场面又这么宏大。苏联人为取得一点儿进展就投入这么多兵力，如果目标真的十分重要，苏联人将会投入多大兵力，发动多么频繁的进攻？

实际上，德国军官根本想不到，苏军这么干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不会别的打法，只会搞人海战术。跟德军或者美军、英军相比，苏联红军是一支落后于时代的军队，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要求的技战术水平，让教育水平不高的苏军大部分指战员无法掌握。

真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02.最著名的叛徒

活着回来就是本事

根据俄罗斯最新公布的数字，苏联红军在二战中被俘570多万人。这570多万人，战争结束之后回到苏联的是190万，剩下的人，大部分当然是死在战俘营里了，也有很多人就在欧洲待下来了，不愿意回苏联了。

有一个笑话，在斯大林时代，一个苏联人移民美国，进海关的时候，被查出行李中带着一张非常大的斯大林画像。美国海关官员就很奇怪，就问这个人，你带这玩意儿干吗使啊？那苏联人说，这治我的思乡病，我只要把这画像掏出来一看就不想回苏联了。

很多苏军战俘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就待在欧洲了。最令人惊讶的不是苏联军队被俘人数之多，最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这570多万被俘苏军当中，有100万人居然叛变了，向自己的祖国开枪。

这些叛徒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前突击第二集团军司令红军中将弗拉索夫。他是二战当中苏军中最大的叛徒，最有名的叛将。

这样一个苏联将军为什么会叛国投敌呢？这个过程一言难尽。弗拉索夫18岁就参加了红军，在国内战争期间跟所谓的“白军”作战的时候非常英勇，内战一结束就在列宁格勒[56]高等骑兵学校深造，跟著名的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是同学。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是苏联高级军官的摇篮，因为那时候坦克不是主战兵种，骑兵才是陆军之王。

20世纪30年代，弗拉索夫作为军事顾问被派往中国，曾经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回国之后，弗拉索夫担任师长。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在1941年7月，弗拉索夫出任新组建的第三十七集团军司令，在基辅参加防御作战。结果基辅会战打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围战，苏军的防御彻底崩溃。弗拉索夫侥幸脱出，徒步返回了己方阵地。在基辅会战

中，能活着回来就是本事。

于是，斯大林下令用飞机把弗拉索夫接到莫斯科，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可见弗拉索夫在斯大林心目中是个人物，斯大林还任命他为防守莫斯科的第二十集团军司令。

俘虏的待遇不一样

1941年11月，德军从背后突破了苏军防线，莫斯科岌岌可危。

当时弗拉索夫奉命亲率第七、第八步兵师，强行军及时赶到堵住突破口，为保卫莫斯科立下了大功。接着在友军部队的配合下，弗拉索夫率部发动反攻，把德国人挡在莫斯科运河一线。莫斯科大反攻当中，弗拉索夫又担任先锋，率第二十集团军一马当先。可以说，在莫斯科保卫战当中，弗拉索夫是一员枭将。等到战役一结束，斯大林任命弗拉索夫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突击第二集团军司令。

弗拉索夫升职之后，立刻以前所未有的干劲儿投入工作，千方百计组织反攻，并且率部深入敌后，严重威胁德国第十八集团军侧翼。可惜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哥们儿进展太迅速了，而其他的苏军部队进展迟缓，没能突破德军的防线。这样一来，德国北方集团军群调整部署，调来大批增援部队，把弗拉索夫的突击第二集团军给合围了。在合围圈内的苏军部队达到了13万人，弗拉索夫拼命突围，担任前卫的步兵师打开了一条通道，但是德军最终还是封住了突破口。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命令突击第二集团军以小队形式分散突围。实际上就是宣布整个集团军解体，大家个顾个吧。集团军领导分成了3个小组，由总部冲锋枪连做掩护，准备退到仍然坚持战斗的第四十

六步兵师阵地，但是很快就被德军的火力打散了。

弗拉索夫逃到了一个小村子，正在思考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德国第三十八步兵军的士兵冲进来了，用冲锋枪对准了弗拉索夫。弗拉索夫只好缓缓地举起了双手，低沉地跟德国兵讲，不要开枪，我是突击第二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中将，带我去见你们的最高长官。

这样，弗拉索夫中将成为了苏德战争初期300万苏军战俘中的一员，政治身份一下子从天堂到了地狱，在纳粹的战俘营里面，他看到了近乎天文数字的苏军在这里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老实讲，德国军队对英美战俘还是待遇不错的，因为双方都是日内瓦公约签订国，但苏联不是，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德国人觉得英美人士跟自己一样是高贵民族，甚至说英国人是“荣誉日尔曼人”，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就应该被消灭。因此，在被德意军队俘虏的27万英美盟军士兵当中，最后死掉的只有不到9000人，而被日军俘虏的9万多盟军士兵死了3万多。但是，苏联军队就没有这样的好待遇了，被俘的苏军士兵除了少部分逃脱，大部分因为饥寒交迫而死亡。

这一切使贵为中将的弗拉索夫分外胆寒。千古艰难惟一死，人落到这个地步，很难做到不惧生死。如果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下子被子弹打死了，这很光荣，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但在集中营里，堂堂的将军被人吆五喝六，最后被虐待而死，这会让人很绝望。

这个时候很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弗拉索夫没有坚持下来。但是真正促使他迅速变节的，是一份来自祖国的可悲命令。

向祖国开战

1941年8月16日，斯大林签署了那份著名而又残暴的270号命令。

命令说："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在战斗中如果隐瞒自己的身份，开小差或者向敌人投降，将被视为蓄意叛逃人员。其家庭成员将被视为背叛祖国的逃兵家属而实施逮捕……责成每一位军人，如果所在部队被包围，务必尽一切可能战斗到最后一刻，突出重围。如果指挥员或者政委不积极组织击退敌人，而是选择向敌人投降，可以用一切办法消灭他们……"

这个命令后来发展到，所有投敌者的家人将被处决，即使是从战俘营逃脱的俘虏，也将全部被枪决。

在苏联统帅眼里，没有什么战俘，只有变节者。他们认为只要军人被俘，就是变节的人。这一点跟日本和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认识一致，你没死就是变节了。原本苏联在对外扩张过程中，造成的民族矛盾就很尖锐，乌克兰人、哥萨克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等，平日受尽欺压，加入苏军后，作战本来就不积极，甚至把德军当作解放者。因此，这份命令一出，更使军心涣散，并把他们推向敌人的怀抱。这些人会想，你们当头儿的太残忍了！反正横竖都是死，还要连累家人，不如投降了吧，还能有口饭吃。

270号命令并未对减少苏军战俘数量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在命令发出后的2个月，苏军战俘又增加了130万！整个苏德战争中，苏军被俘人数达到570万，其中叛变的超过100万，他们组成俄罗斯解放军或类似志愿军，调转枪口，向祖国开战。

有道是："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苏军士兵的反叛，跟苏联军官们绝不以身作则，反而集体腐败也息息相关。一份对苏联第五十

九集团军的揭发材料最能说明问题：

该部队的领导和政委贪恋女色，酗酒成风，在战斗过程中不是干好本职工作，而是在前线胡作非为。比如，集团军工程部副部长、“苏联英雄”科罗温，他在酗酒后就曾带人闯入部队食堂，拔出手枪，向厨师索要香肠、果酱和面包，拿到之后，还把果酱瓶子砸到地上，并命令副官在食堂安放地雷。此人还公开与司令部女打字员同居，一起去澡堂洗澡，成为下属的“榜样”。

再有，该集团军炮兵参谋长萨莫伊洛夫在给打字员图加里诺娃的情书中写道：“亲爱的，如果你不想破坏我们的友谊，就请你收回今天说过的再不和我一起吃饭的话。这使我非常伤心，你让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为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好意。我喜欢你，或者说，我已经习惯了和你在一起。”这封情书的作者，也成了炮兵部队的“榜样”。

如果军官们只是做点儿这类的事，那还只是影响士兵的心态。该部队独立话务连的军委会成员阿夫图霍夫与连助理女军医同居，因此，不让她到连里为受伤的战士医治，引起了全体人员的愤恨。

服务于该集团军的女飞行员、打字员、通信员、医护员无不受到上级骚扰，有个叫乌兰诺娃的卫生员把企图动手动脚的卫生部长官推开，结果那名长官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对地面连开数枪，活该他倒霉，反弹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腿部。

第五十九集团军就是活脱儿的“酒色”集团军。第三七八步兵师师长多罗费耶夫总结的最妙，有一次，他在跟一群女医师鬼混了两天两夜之后对部下说：“这儿的妇女就是妓女，就得用她们，你们这些指挥员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弗拉索夫的曲线救国

苏军士兵在这样的环境中，肯定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这样的军队能赢吗？军官们沉溺于酒色，却让当兵的流血牺牲，这样的军官，士兵犯得着为他们卖命吗？

因此，苏军士兵变节投敌的很多。在战俘营里，弗拉索夫也丧失了信心，认为苏联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跟德国人合作，建立一个对德国屈膝的傀儡政权。弗拉索夫认为这样可以使俄国少流一些血。

只有跟德国“合作”，才能让苏联人少流血。这个念头在弗拉索夫的思想中，越来越坚定。他跟自己的部下讲：“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我终于得出了结论：我的义务是动员俄罗斯民族投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建设新俄国的斗争中。”

弗拉索夫的这些话虽然是为自己的背叛找借口，并且试图拉别人下水，但是他的行为具有代表性，表现出当时的苏联人对斯大林专制主义并不认同。这种思想把弗拉索夫绑到了法西斯的战车上，担任了亲德的俄罗斯解放军的首领。

弗拉索夫想站在德国人一边，但是一开始德国人并不领情，因为不信任他，并不愿意用他。据说，当时德国将军向希特勒汇报的时候，跟希特勒说了这样一句话：“弗拉索夫有一个想法……”希特勒立刻打断这位将军的话，说弗拉索夫不配有想法，谁批准他们穿德国军装？我们没有那么多德国军装给他们穿。

直到二战的最后两年，也就是战争对德军十分不利的时候，德军才启用弗拉索夫。

03.克里米亚的决斗

一块硬骨头

到1942年初，苏德战场的优势，仍在德国一边。莫斯科保卫战后，苏联人只是站住了脚，没死而已。就像两个拳击手对垒，德国左右出击，把苏联打得摇摇晃晃，口吐鲜血，最后致命的一拳没捶死苏联，苏联站住了，还反手给了德国一拳，打了对方一个趔趄。就是这么一个形势，苏联还远远谈不上能扭转乾坤。

现在很多军事家讲，希特勒在1941年冬天，要求德军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寸土，势必保住战线，这个决策是对的。德军因此避免了像拿破仑军队那样的崩溃。到1942年春，苏德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战线相对稳定下来。但是，双方都在厉兵秣马，准备更大规模的战役，以争夺战场主动权。德军现在已无力发动全面进攻，所以，德军最高统帅部希望攻击苏联意想不到的战略方向，以期快速取得成效。

当时德国的陆军参谋长哈尔德[57]大将建议，继续进攻莫斯科。但希特勒认为，进攻莫斯科战略意图过于明显，而且中央集团军群已经受到很大削弱，德军应该放弃进攻莫斯科的计划，集中兵力在北部、南部战线发动新一轮攻势。另外，由于美国在珍珠港被偷袭之后向日本宣战，德国也向美国宣战，希特勒感到时间紧迫，特别希望在美军参加欧战之前打垮苏联，至少也要把苏联打到奄奄一息的地步，才有可能对付在欧洲登陆的美军。为此，希特勒要求德国第十一集团军统帅曼施坦

因，彻底拿下克里米亚半岛。

克里米亚是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一个半岛，它就像漂浮在黑海海面上的巨型章鱼，面积很大，南部跟土耳其遥遥相对，西部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连接欧洲和中东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指示南方集团军群尽快攻占克里米亚，通过刻赤海峡进入高加索地区。这一战略行动，既可以避免以克里米亚为基地的苏联空军对罗马尼亚油田构成威胁，又能促使土耳其在政治上靠近德国。但是，想攻占克里米亚半岛也不容易，苏军不但在半岛上驻扎重兵，而且控制着半岛一带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此外，半岛地形十分复杂，如果从陆上进攻半岛，只能通过皮里科普地峡，这里有毫无隐蔽的开阔沼泽地，还有苏军坚固的防御工事和深达15米的“鞑靼壕沟”。克里米亚半岛曾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壕沟是那会儿修的。如果从水路进攻半岛，地峡两侧的水太浅，军舰根本无法靠近，只能沿着地峡进攻。克里米亚半岛是靠皮里科普地峡跟大陆相连的，要没这个地峡，它就是一个岛屿。

这块地方，沙皇俄国同土耳其在历史上曾进行过9次争夺。1853年到1855年，英法联军在这儿打了2年才把克里米亚半岛占领，而那会儿英法联军不论装备还是训练，都远远胜过沙皇俄国。

摆在曼施坦因面前的，是一块硬骨头。

苏联人把牛皮吹破了

此时，曼施坦因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共计9个师，外加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已经在克里米亚鏖战了好几个月。罗马尼亚军队的战斗力

几乎等于零，德国军官到罗马尼亚军阵地上去视察，发现前线战壕里，两个罗马尼亚上尉衣装整齐，军服一尘不染，身上还喷着香水，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都指望着德国人在那儿拼杀，他们捡现成的。曼施坦因只好率领德军向苏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苏军则凭借有利地形拼死抵抗，援军不断通过黑海登陆。

双方打得筋疲力尽，战役的胜负好像是摆在天平上一样，一方坚持不住，胜利就会倒向对方。最终，还是苏军先顶不住了，防线开始崩溃，除了半岛南端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外，整个克里米亚落入了德军之手，残余苏军撤到了要塞内。德军虽然击溃了苏军，但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拿不下来，就不能说占领了克里米亚。此时，苏军又在克里米亚东端的刻赤半岛登陆，双方再次陷入拉锯战。

为了打破僵局，1942年1月5日，曼施坦因出动第三十军和第四十二军向登陆刻赤半岛的苏军发起反击。这次反击十分冒险，因为这时曼施坦因手上只有3个半已被削弱的德国师和1个罗马尼亚旅，面对的苏军却有8个师和1个旅，但是曼施坦因还是取得了反击的成功，抓了1万多名苏军俘虏。曼施坦因确是名将，德国人仗打得巧，经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是苏军并不想放弃克里米亚，仍然向刻赤半岛增兵。苏联人死不放弃克里米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把牛皮吹大了，宣称克里米亚的反攻是斯大林同志直接指挥的，如果玩儿砸了，那就意味着斯大林同志玩儿砸了，因此骑虎难下不好收场，只能咬着牙继续打下去。

到3月13日，苏军动用8个步兵师、2个装甲旅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而曼施坦因也得到了新组建的第二十二装甲师和第二十八轻装甲师的增援。双方在克里米亚展开激烈对攻。为把苏军彻底赶出克里米亚，曼施坦因跟希特勒要求派大量的空军支援，先夺刻赤半岛，再拿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希特勒同意了。从5月8日起，曼施坦因用少量兵力围困塞瓦

斯托波尔要塞，集中5个德国步兵师、1个装甲师和2个罗马尼亚师向刻赤半岛大举进攻，在德国空军大力配合下，经过10天激战，到5月18日，全歼苏军第四十四和第五十一集团军，俘虏苏军17万。

事实无情地证明，苏联人把牛皮吹破了。

打仗就是玩心眼儿

拿下刻赤半岛后，曼施坦因开始准备攻克苏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

要塞由苏军海岸军团负责防御，兵力有7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3个海军陆战旅。曼施坦因对这次攻击做了充分准备，他在两英里长的阵地上展开了208个炮兵连，这在二战期间绝无仅有。

6月7日拂晓，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发起了进攻。德军炮兵已经事先瞄准苏军堡垒，开始猛烈轰击，空军的轰炸机也纷纷向既定目标投下炸弹。这场攻坚战非常惨烈和残酷，曼施坦因回忆说："无论是大型据点，还是小型碉堡，苏军常常打到最后一人一弹。双方都是寸土必争，每一个碉堡、每条堑壕都要经过浴血苦战。"苏联人把人海战术发展到了顶峰。

到6月17日，德军终于从北面深深楔入要塞地区。但德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连仅剩下七八个人。曼施坦因只好一方面将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另一方面向最高统帅部要援军。6月26日，伤亡惨重的德军夺取了苏军在要塞外围的防线。此时，德军的忍耐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所以，最后夺取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战斗，曼施坦因改强攻为奇袭。

6月29日凌晨，曼施坦因出其不意，派突击队秘密渡过了塞瓦斯托波尔湾，从南岸的岩石绝壁攀登而上，突然从背后袭击苏军。同时，他指挥德军主力在猛烈炮轰之后发起进攻，使要塞内的苏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曼施坦因用实战给只会人海战术的苏军上了一课，让他们明白打仗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玩心眼儿。到了7月4日，退到半岛顶端的9万多苏军突围无望，被迫投降。

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德军缴获了火炮460门，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当然，德军也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有近24000名将士阵亡。至此，德军终于占领了整个克里米亚半岛，曼施坦因也凭借这一功勋，被希特勒晋升为元帅。

04.看谁犯的错误多

错误都是下属的

1942年5月12日，正当苏德两军在刻赤半岛激战之际，苏联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一共45个师，从东北、东南两面向乌克兰重镇哈尔科夫发起进攻，一开始进攻特别顺利，突破了德军防线，三昼夜前进25到50公里。斯大林很高兴，还批评了此前反对出战的总参谋部，说险些因为总参谋部的错误而取消了一次如此顺利的战役。

可惜斯大林高兴得有点儿早，5月17日，德国第一装甲集团军在第十七和第六集团军的支援下发起反攻，合围了苏联南方方面军第九和第五十七集团军，西南方面军第六集团军和博布金战役集群。到5月29日，被围苏军大部分被歼。苏军阵亡了3个中将、1个集群司令，24万人被俘，损失坦克1249辆、火炮2026门。令人称奇的是，苏联政府首次公

开承认了这次失败，苏联这次难得的坦率是为了呼吁西方盟国赶快对德开战。

哈尔科夫战役拉开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序幕。德军在克里米亚和哈尔科夫的胜利，把苏军来之不易的预备队消耗光了，南部战线受到严重削弱。苏军作战失利，跟斯大林错误判断战场形势有关，斯大林却把责任都推到了下属头上，从此不再信任力主发起哈尔科夫战役的铁木辛哥。应了那句话，领导没有不正确的，错误都是下属的。

苏联红军在1942年夏季，重新上演了1941年夏季的崩溃，丧师失地，一溃千里，4个集团军被歼灭，大量将士被俘。1942年的前6个月，苏军阵亡人数达82万，失踪人数超过70万。

哥儿俩是半斤八两

就在德军进展顺风顺水的时候，希特勒的狂妄症又一次发作了。当时德军有两个战略目标：一是进攻苏联重镇斯大林格勒，封锁伏尔加河；二是向南占领高加索油田，获得苏联的石油。一边是德军飞机、坦克和汽车每天都需要的宝贵石油，一边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实在难以抉择，放弃哪个也舍不得，最终，他做出了狂妄的决定：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一个都不能少，双管齐下，同时占领。

希特勒脱离实际的狂妄决定，让德军统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力主集中兵力攻占斯大林格勒，并一再陈述理由，希特勒却把哈尔德的意见当作了耳旁风。

希特勒听不进正确的意见，哈尔德只好在日记中讥讽：“对敌军的力量一直做过低估计，达到了可笑的程度，并且越来越具有危险

性。”哈尔德还谈过另外一件事：有人把一份真实的报告念给希特勒听，报告上说，1942年的苏联仍然能在斯大林格勒以北、伏尔加河以西地区集结100多万生力军，在高加索地区集结50万人；苏联每月为前线生产的坦克超过1200辆。希特勒没等念完报告，就把念报告的人大骂了一顿，让他今后不要再念这种蠢话。希特勒的这个做派，跟他的对手斯大林倒是如出一辙，看来文过饰非、刚愎拒谏是古往今来一切大独裁者的通病，总觉得天底下数他最伟大光荣正确。

稍微懂点儿军事的人都能明白，一旦斯大林把近200万大军投入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德军要干掉他们绝非易事。头脑清醒的哈尔德就向希特勒指出了这一点。恼怒的希特勒却解除了哈尔德的职务，任命蔡茨勒将军接替哈尔德，并决心在军队中全面推行自己的意志。希特勒对一战时自己在前线蹲战壕的经历非常自负，认为德国将军们不了解前线的情况。

按理说，苏联人早就应该看出德军下一步的战略意图。斯大林却一直固执己见，以为德军会再次进攻莫斯科，而对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力量准备不足。可以说，希特勒犯了狂妄自大的独裁者会犯的错误，斯大林犯了业余军事爱好者该犯的错误，哥儿俩是半斤八两，玩儿看谁犯的错误多的游戏。

05.激战斯大林格勒

不得后撤半步

1942年6月28日，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了。

德军B集团军群左翼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突然从库尔

斯克向东攻击，对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实施突击。6月30日，右翼第六集团军也从哈尔科夫东北发起进攻，向东南方向的斯大林格勒挺进。苏军在空旷的大草原上很难进行有效抵抗，后撤100到300公里。

然而，战役初期的顺利使希特勒的狂妄症再次发作了，他认为攻占斯大林格勒用不着那么多兵力，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南下支援第一装甲集团军强渡顿河下游。这样，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兵力就只剩鲍卢斯的第六集团军，下辖6个军（含2个装甲军），总计14个师约27万人，有近500辆坦克，3000门火炮和迫击炮。

直到这个时候，斯大林才逐渐明白了德军的意图，决心组织军队坚守，以保卫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7月12日，苏军在西南方面军的原有基础上组建了由铁木辛哥为司令员、赫鲁晓夫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负责保卫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共有38个师，防守着长约530公里、纵深120公里的防御地带。

1942年7月17日，德军第六集团军在鲍卢斯大将指挥下，突击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防御阵地。同时，鲍卢斯以部分兵力向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发起佯攻，以分散苏军注意力。23日，德军突破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右翼防线，合围了该集团军2个师，逼近斯大林格勒西面的顿河河岸。25日，德军对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右翼阵地发起攻击，意图强渡顿河。26日，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被迫退过顿河。

战况不利，斯大林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极其失望，撤销了他的司令员职务，由第六十四集团军司令戈尔多夫中将接任，并委派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将前往斯大林格勒，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协助指挥战事。

7月28日，为了提高斯大林格勒守军的斗志，斯大林发布了著名的第二二七号命令，要求苏军将士“没有上级的命令，不得后撤半步。无论他是连长、营长、团长、师长、政委，只要是在无上级指挥官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撤退，他就是叛徒，他就要被当作祖国的叛徒而受到处理。……”

这道命令篇幅极长，斯大林都被逼得夸奖起敌人来了。在他的严令下，苏军又展开了人海战术。

把城市拿到自己手中

由于缺少装甲部队，加上苏军的顽强抵抗，德军第六集团军在行进间占领斯大林格勒的计划无法实现。

7月30日，希特勒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霍特指挥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又归还给B集团军群。8月5日，第四装甲集团军突破了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的防线。

8月19日，鲍卢斯和霍特重新发起进攻。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向东南攻击，22日突破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防线，强渡顿河，占领了卡拉奇，23日推进到斯大林格勒北郊，前出到伏尔加河。霍特第四装甲集团军向北进攻，突破了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的防御，29日进至城南，前锋距斯大林格勒城只有5公里。

在德国陆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同时，德军第四航空队也出动2000架次飞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轰炸。

斯大林格勒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形势，斯大林把希望寄托在了朱可夫身上。他任命朱可夫为最高副统帅，并调拨第二十四、第六十六集团军

和近卫第一集团军开赴斯大林格勒。

8月29日，朱可夫飞到斯大林格勒并着手组织反击。9月5日拂晓，朱可夫指挥3个新锐集团军展开反击，由于准备仓促，反击未取得预期战果。6日，苏军再次发动进攻，再次失利。10日，苏军试图从北面实施突击，恢复同第六十二集团军的联系，又遭失败。12日，苏军撤至城区，外围防线已全部丧失，德军突破斯大林格勒城防，从南面突进到伏尔加河。

9月12日，希特勒飞抵前线，召见了B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大将和第六集团军司令鲍卢斯大将，要求“尽快地把城市拿到自己手中”，命令他们于13日进攻斯大林格勒市区。

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巷战开始了。

苏联人学会动脑子了

在德国陆军攻城之前，空军的轰炸机已经把斯大林格勒市区炸成了废墟。

9月13日，鲍卢斯第六集团军担当主力，从城北开始突击。霍特第四装甲集团军则从城南推进，策应鲍卢斯在城北的主攻。14日，德军从城北突入市区，与苏军展开了激烈巷战。双方的争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全市的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激烈的战场，在城中的每条街道、每座楼房、每家工厂内都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有些重要据点被反复争夺，其中第一火车站的争夺战持续了一周，前后13次易手。

直到今天，巷战都是最难打，也是应极力避免的。今天美军这么先进的装甲部队，也不敢打巷战。俄罗斯军队在车臣战争中也是吃了巷战

的亏。如今的装甲部队，电子通信手段这么先进，还在巷战上吃亏。在二战时期，坦克炮仰角，顶多能打到三楼，五楼站一个人举着炸药包往下扔你就完了。如果坦克在道路上行驶，一个小孩儿抱个炸药包藏在下水道底下，坦克过去，他把炸药包一扔，坦克炸了，小孩儿顺下水道跑了，找都找不着。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打巷战，实在是以己之短、攻敌所长，苏联人用了两个残破不堪的集团军——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硬是拖住了德国最精锐的第六集团军，为苏军的反攻赢得了时间。

攻入城中的德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虽然德军对伏尔加河东岸进行了频繁的轰炸，但是守军还是从东岸得到了不断的支援和补给。据统计，开赴城中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军官的平均存活时间也只有不到3天，战役的惨烈可以想象。

二战中，德军的主要战术是多兵种联合作战，非常重视步兵、工程部队、炮兵和空军的配合。为了对抗这种战术，苏军采取了贴身紧逼的战术，尽可能地将己方的阵地贴近德军，致使德军的炮兵和空军无法有效进行远程攻击。

瓦西里击毙了德国柏林狙击学校校长科宁斯，在这场苏德顶级狙击手对决中取得完胜，由此声名大振

苏联人经过血的教训，终于学会动脑子了。

王牌狙击手顶级对决

德军陷入了巷战的泥潭。值得一提的是，苏军的狙击手在巷战中大显身手，给德军造成了极大伤亡。

2001年，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再现了斯大林格勒的巷战情景。其中，最有名的一名狙击手名叫瓦西里·扎伊采夫，他在一个月之内，击毙了225个敌人。实际上，苏军击毙敌军数量比他更多的狙击手还有三十几个。但是，瓦西里击毙了德国柏林狙击学校校长科宁斯，在这场苏德顶级狙击手对决中取得完胜，由此声名大振！

瓦西里出生在苏联乌拉尔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扎伊采夫在俄语中的意思是野兔，这说明他们家是猎人。瓦西里刚读完小学就跟着爷爷打猎，练成了一位神枪手。苏德战争爆发后，瓦西里参军上了前线，他用一杆普通的莫辛·纳甘步枪，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就击杀了32名德国官兵。

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后，瓦西里主动请战。于是，瓦西里加入陆军第六十二军一〇四七团作战。刚参战10天，他就用步枪干掉了将近40名德国兵。当时，德国人经常用重炮轰炸，清理占领区。开炮要有观察员，德军占领了马马耶夫高地上的一座水塔，站在水塔上，战场态势一目了然。一个德军军官带着助手藏在水塔里，天天指挥炮兵往苏联人身上扔炮弹。瓦西里觉得德国佬太嚣张了，就准备打靶。果然，一会儿水塔顶就出现一个通信兵，瓦西里一枪把他放倒。水塔上面的人莫名其妙，又派来一个通信兵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又被放倒。军官吓傻了，缩在水塔里面不露头，瓦西里就等着他。过了1个多小时，军官刚冒个头，就被一枪爆了头。当狙击手除了要枪法好，更关键的是要有耐心。瓦西里很快出名了。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正是最艰难的时候，苏联人开始大力宣传这位“狙击英雄”，团长还给了他一把真正的狙击步枪。瓦西里带着这支枪，又挑选了几十个精明干练的战士，专门挑德军上厕所和吃饭的时候下手，搞得德军心神不宁。后来他开班收徒，火速培养了一大批狙击精英。很快，德军前线军官和炮兵观察员的阵亡率直线上升，瓦西里的战绩升到100人。他手下的小战士们，也跟他一起，平均每天干掉十几个德军骨干。这么打下去，过不了两月，德国第六集团军就没几个班长、排长可用了。

所以，鲍卢斯将军很生气，向上级要求派一个手段高明的狙击手来。希特勒就派柏林狙击学校校长科宁斯前往斯大林格勒。科宁斯是一

战时就扬名西线的王牌狙击手，手段毒辣，而且极为自负，他只杀那些值得杀的对手，一般小兵他认为不值得浪费子弹。科宁斯到前线之后，放出风来，要跟瓦西里决战，他打伤了好几个瓦西里的徒弟，故意不打死，就是为了给他们的师父报信，瞧见没有，爷来了！

瓦西里选择应战，到前线跟科宁斯对决。两个人相持了4天，最后瓦西里让自己的助手拿着假人，小心翼翼地把钢盔戴在假人头上，拉着假人做出撤退的样子，引诱科宁斯上钩，这才击毙了科宁斯。苏联人的数据显示，瓦西里干掉的德国兵虽然不是最多，但狙击效率却是最高的。他为狙击人才的培养和理论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徒子徒孙前后总共歼敌3000多人，他不愧为苏联王牌狙击手。

女狙击手柳德米拉

其实，毙敌成绩排在瓦西里前面的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狙击手，叫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

柳德米拉在战前是基辅国立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她常常参加一家射击俱乐部的活动，沉稳坚韧的性格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她很快成长为一名神枪手。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她就投笔从戎。负责招收新兵的军官本来不想要她，希望她去后方做个通信兵或者护士。虽然后来苏联一共有80万女兵上了前线，她们直接拿起枪跟男性一样投入惨烈的厮杀，但在当时，苏联军队还没必要招收女兵上前线。

但是，柳德米拉很坚决，坚持要上前线。参军后，柳德米拉被派到第二十五步兵师做了一名步枪手。第一次作战的时候，她就被派去执行狙击任务。可能是上级为了照顾她是女兵，不想让她端着刺刀冲锋，怎么办呢？当狙击手吧，稍微安全一点儿。

柳德米拉第一次上前线当狙击手，还带着一个新兵蛋子给她当观察员。但是，看到德国人的时候，她不忍心开枪，毕竟跟对面的德国人是无冤无仇的，结果德国人却把满脸稚气的观察员打死了，一下子把她心中的仇恨激发了出来。柳德米拉第一次在战场上就击毙了很多德军士兵，特别是在敖德萨保卫战和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保卫战中，她作为一名狙击手，前后歼敌309人。苏联最后没有守住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要撤退，斯大林知道了柳德米拉的事迹，点名让海军一定把她救出来，不能扔在沦陷区。

柳德米拉后来还作为苏联的形象大使出访美国，成为第一个被罗斯福总统接见的苏联公民。

是活的就得上

对苏德战争来说，斯大林格勒战役非常关键。斯大林将战略重点从莫斯科转移到了斯大林格勒，并且调动了全国所有的空中力量支援斯大林格勒。双方的援兵也源源不断地开到前线。

此时，德军在苏联的战线已达3200公里以上，但是德国的兵力根本不能维持如此长的战线。从斯大林格勒沿顿河至沃罗涅日的500多公里战线，德国自己腾不出兵力来防守，只得在这一线部署了附庸国的3个集团军。即便如此，有些地段也只有一个野战排来防守整整1到2公里的防线。德国人不是不知道附庸国部队战斗力很差，根本就靠不住，但是没办法，实在抽不出兵力了，是活的就得上。

9月28日，斯大林决定将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由罗科索夫斯基中将任司令员；原东南方面军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为叶廖缅科上将；原近卫第一集团军改编扩建为西南方面军，司令

员是瓦杜丁[58]中将。并命令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大将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将，秘密筹备反攻。

整个10月份，斯大林格勒一直持续着激烈的巷战。至11月初，德军终于艰难推进到了伏尔加河岸，并且占领了斯大林格勒城80%的地区，但德军始终未能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在城区北部的红色十月工厂和拖拉机厂，苏军与德军激战的同时，工厂的工人就在侧旁修复损坏的坦克和其他武器，有时候甚至直接在战场上修理武器。有些坦克直接从工厂的生产线开到了战斗前线，甚至来不及涂上油漆和安装射击瞄准镜。可见战斗激烈到了什么程度。

据统计，从7月到11月，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损失兵力约70万、坦克1000余辆、火炮2000多门、飞机1400余架。

“天王星”行动

11月中旬，苏军最高统帅部大规模集结反攻兵力，在斯大林格勒城外集结了3个方面军，共143个师，110.6万人。他们的对手是德军B集团军群，共有80个师又3个旅，约100万人。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拟定的反攻策略是将德军继续牵制在城内，主攻德军薄弱的外侧，从而将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包围在市区。11月13日，斯大林批准了这个反攻计划，并取名“天王星”行动。

11月19日，苏军开始实施“天王星”行动，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在纷飞的大雪中发起反攻。负责保护德军第六集团军侧翼的是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在一天之内便被苏军突破阵地。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五十一、五十七、六十四集团军也在南部

投入反攻，突破了守军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防线。22日，西南方面军开始分批强渡顿河。23日，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会师，从而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

至11月30日，苏军3个方面军将德军第六集团军的5个军22个师以及部分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克罗地亚军队共约27万人，合围在了斯大林格勒。

苏军发起反攻后，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力主让鲍卢斯撤出斯大林格勒。然而，空军司令戈林元帅却向希特勒说，即使鲍卢斯被包围，空军也有能力为第六集团军提供补给。希特勒信了大胖子的胡话，遂下令鲍卢斯坚守斯大林格勒。

事实证明，戈林元帅又在吹牛，他承诺的空中补给成了一句空话。德国空军能为第六集团军空运的物资上限是每天300吨，而第六集团军每天的需求是700吨。加上天气恶劣和苏军防空火力凶猛，第六集团军实际上平均每天只得到100吨左右物资。德军的精锐部队，开始面临饥饿的威胁。

与此同时，苏军在不断缩小包围圈。

就不让你突围

为了营救第六集团军，希特勒将希望寄托在二战中德国三大名将之一的曼施坦因身上。

11月21日，希特勒下令将曼施坦因元帅的第十一集团军扩建为顿河集团军群，由曼施坦因任司令，并把鲍卢斯的第六集团军、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三、第四集团军都交给他指挥。希特勒命令曼

施坦因夺回失去的阵地。

曼施坦因认为，德军唯一成功的机会在于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向西南突围，第四装甲集团军则向东北进攻，夹击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但希特勒绝不允许鲍卢斯从斯大林格勒撤退，要求曼施坦因杀开一条血路，打到斯大林格勒。

12月12日，临危受命的曼施坦因发起了代号为“冬季风暴”的反攻。德军以霍特第四装甲集团军为前锋，于16日突破了苏军的防线。至19日，第四装甲集团军一部推进到了离南面包围圈50公里的地方。虽然德军英勇善战，但毕竟寡不敌众。曼施坦因发现楔入敌阵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也有被数倍于己的苏军包围的危险。

此时，曼施坦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不顾希特勒的命令，下令鲍卢斯立即向南突围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然而鲍卢斯却没有曼施坦因这样大胆，在没有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前，不敢擅自突围，他以燃料不足的理由拒绝了曼施坦因的命令，放弃了最后的机会。

12月27日，苏军发动强大反击将第四装甲集团军击退150～200公里，使其退回了原来的阵地，粉碎了德军统帅部解救第六集团军的企图。“冬季风暴”行动宣告失败。

时间已是严冬，伏尔加河面的冰层逐渐变厚，苏军可以更加便利地补给己方部队。但在包围圈中的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境况越来越糟糕，空运的物资越来越少，平均每天不到100吨。第六集团军面临弹尽粮绝的境地，分配的口粮已经减到维持生活的最低标准之下；弹药也日益缺乏；医药用品和燃料都已用尽；数千人患上疾病，冻伤的人数更多，每天都有大量的士兵死于饥饿、严寒和营养失调。

一些军官不甘心坐以待毙，试图说服鲍卢斯不顾希特勒的命令立即组织突围。但是鲍卢斯仍旧不敢违抗军令擅自突围，只是派人飞出包围圈去晋见希特勒，把第六集团军的情况当面向希特勒汇报，并请求希特勒准许突围。但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命令第六集团军死守斯大林格勒。

1943年1月，苏军发起了新一轮攻势，代号为“木星”行动，迫使外围德军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相隔250公里以上。至此，第六集团军陷入绝地，已经完全失去增援。

怎么都是个死

1月8日，苏联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中将向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鲍卢斯大将发出了最后通牒，敦促鲍卢斯无条件投降。

鲍卢斯看到自己已经插翅难逃，被苏军包围得铁桶一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弹尽粮绝，援兵又迟迟不到，再守下去这几十万兄弟都得进鬼门关。因此，鲍卢斯电告希特勒，请求允许相机行事。这意思就是说，请求您允许我投降。但是希特勒严厉地驳回了鲍卢斯的请求。

两天后，罗科索夫斯基指挥苏联顿河方面军向被围的德国第六集团军发起了代号为“指环”的进攻。深陷重围的德军开始从斯大林格勒郊区向城区收缩防守。1月22日，苏军占领了古门拉克机场，德国第六集团军的空运补给和伤员撤退渠道彻底中断。第六集团军已经退无可退，虽然食物、弹药都极度匮乏，但是德国军人仍然在顽强抵抗。德国人是为了活命而战，因为他们相信苏联人会处死投降的德军，横竖都是个死，干吗当俘虏不当烈士呢？

于是，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巷战。苏联人对包围圈中德军庞大的数量感到惊讶，不断增兵，巩固包围圈。这个时候，鲍卢斯再次向希特勒打报告，说我的部队实在是不能再支持了，继续抵抗下去毫无意义，只能让这些德意志小伙子白白地送死，所以我请求您允许我们投降。但是希特勒的答复是，投降是不可能的，第六集团军应该在斯大林格勒尽到其应尽的责任，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当时，曼施坦因元帅也力劝希特勒批准第六集团军残部投降。希特勒对曼施坦因说，我不允许他们投降，为什么呢？一来即使包围圈当中的德军分成几个较小的单位，也可以抵抗相当长的时间；二来苏联人不会遵守对第六集团军许下的投降诺言。这点希特勒倒是说对了，苏联人果然没有遵守诺言。希特勒的意思是，怎么都是个死，不如为祖国尽最后一点儿努力，光荣地战死。

1月30日，希特勒拍电报给鲍卢斯，说我授予你陆军元帅军衔。为什么这个时候希特勒把鲍卢斯晋升为元帅呢？因为在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元帅被俘虏的事，希特勒实际是想让鲍卢斯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殉国。

1月31日，鲍卢斯向总部发电，说第六集团军忠于自己所负的极为重大的使命，为了元首和祖国，已坚守自己的岗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就在这一天，苏联第六十四集团军第三十八旅打到了鲍卢斯的司令部，德军一名发报员自行决定向柏林发出最后一封感动德国的电报："第六集团军无线电即将关闭，俄军已经攻占司令部！打垮布尔什维克万岁！天佑德意志！"

可惜天不能保佑德意志了，苏军已经攻到了鲍卢斯所在的地下室外面。鲍卢斯当时正受疾病折磨，已经好几天吃不下饭了。当苏联人出现

在地下室外面，叫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投降的时候，第六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同意了投降。施密特转过头来问鲍卢斯：“请问陆军元帅阁下，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鲍卢斯摇了摇头，无话可说，只好投降。1943年2月2日，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城北的德军第十一军残部也宣布投降，至此，历时半年多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

军衔最高的战俘

除了鲍卢斯之外，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德军还有23名德国将军、2000名校级以下军官和91000名极度饥饿劳累的士兵。这些人除了将军之外，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亚劳改营，直到1955年，活下来的5000多人才返回德国，其余的人在西伯利亚经过了漫长的12年，全部被折磨死了。德军只有3万多名伤员和病号撤出了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对新晋陆军元帅的表现极度失望，公开讲：“鲍卢斯差一步就要跨入光荣的殿堂，但是他选择了退却。”希特勒发誓以后不再晋升任何人为陆军元帅，所以很多德国将军吃了鲍卢斯的亏，比如说百战百胜的舍尔纳大将，直到1945年4月希特勒自杀前才晋升他为陆军元帅，约德尔大将则始终没有得到晋升。因为二战的规模很大，所以德国元帅很多，有27个元帅（包括戈林）。

据说，当苏军出现在鲍卢斯司令部的时候，鲍卢斯还戴着三颗星的大将肩章，苏军指挥官就问鲍卢斯：“大将先生，您还有什么话要讲吗？”鲍卢斯站起来说：“我已经是陆军元帅了，没有来得及换肩章。”苏联人一听喜出望外，捡了一个大腕儿，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军衔最高的战俘。元帅被俘，在世界各国都很少见。

鲍卢斯和他手下的高级军官，被带往莫斯科作为苏联政治宣传的工具。包括鲍卢斯元帅在内的德国将军们，都发表了反希特勒的宣言，这很可能是出于真心。因为他们对希特勒胡乱指挥造成的损兵折将极度失望，库尔茨巴赫将军甚至提出从德军战俘当中，组织一支反希特勒的军队，但是苏联人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直到1955年，这些高级战俘才被遣送回国，最有意思的是，鲍卢斯元帅是战争结束后唯一定居在东德的前纳粹德国元帅。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前的几个星期，德国媒体已经停止报道相关消息，德国民众直到1943年1月底，才了解到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这并不是德军遭受的第一次失败，但是这次失败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战略意义上，都是其他战役无法比拟的。

2月18日，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发表了著名演说，鼓动德国国民接受总体战的理念，即利用全国的一切资源把战争进行到底。

相比之下，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已经看出些端倪，他说："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了25万官兵，这等于打断了整个东线的脊梁骨。"

06.库尔斯克会战

苏联人高兴得有点儿早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苏德战场的局面，似乎有扭转之势。苏军连续发动一系列反攻，德军节节后退。于是，很多人认为德国人在东线顶不住了。实际上，1943年初的德军，仍有再出手的能力。很多苏军统

帅没有注意到，德国人的撤退很讲技巧，他们往往以大量杀伤苏军作为撤退的代价。比如曼施坦因指挥部队后撤时，每次都让对手付出的代价比自己高，才撤出一块地方。而苏军急于反击，根本不在乎死多少人。同时，苏军反击面过宽，战线拉得太长，首尾难以相顾。苏联人似乎正在犯德国人刚刚犯的错误。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并没有让希特勒难过多久，他仍然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此战之后，德国实行了全国总动员，竭力扩充兵员，几个月内便将苏德战场的德军总数补充到520万。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希望夺回战场主动权，狠狠揍一顿苏联人。

在这种情形下，苏军上下仍是一片盲目乐观。斯大林在1943年5月1日签署的命令中说："德国、意大利法西斯阵营正在经历着最严重的危机，面临着灭亡的危险。"个别苏联军官看出苗头不对，但是，谁要说出来，便会吃不了兜着走。苏军最高统帅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的德国东山再起、招兵买马的能力，明显估计不足。那些敢于实事求是评价战局的将领，全都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比如，斯摩棱斯克炮兵学校校长彼德罗夫少将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意见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德国人养好了自己的伤口，并且变得更加强大，应该给予足够重视。"结果他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判处25年徒刑。

其实，两国交兵，藐视敌人是很平常之事。问题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得重视敌人。要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也藐视敌人，那就麻烦了。极端地拒绝真相，真相就会逃之夭夭吗？当然不会！1943年，苏联人带着恐怖威慑下的乐观精神，跟他们的老对手又斗在一处，他们相信德国人除了败退已别无选择。

战斗一开始也确实如此。德军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后，

苏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打击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其他部队。1943年1月2日，苏军发动“星球”行动，准备收复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及库尔斯克。虽然希特勒下令坚守，但德军仍然在2月16日弃守乌克兰重镇哈尔科夫。

2月19日，曼施坦因指挥南方集团军群向顿涅茨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苏联西南方面军发起反击。至3月2日，苏军西南方面军遭到了重创，3月14日，苏军被迫放弃刚刚攻占的哈尔科夫，后撤至库尔斯克南面的奥博扬地区。

曼施坦因的这次反击，造成苏德战线形成了一个以库尔斯克为中心的突出部。在其北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控制了奥廖尔一带。在其南面，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群控制了别尔哥罗德地区。在突出部内的是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苏德双方重兵云集，在此形成僵持，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即将开始。德国人最新研制的“虎”式重型坦克，在白茫茫的大地上碾过，威力巨大的88毫米坦克炮让人望而生畏。

一场恶战即将打响。

曼施坦因的计划

对于库尔斯克战役，德军名将曼施坦因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趁苏军立足未稳，立即发动进攻；二是等苏军先行进攻，待其疲惫之后，德军再行反攻，并包抄苏军后路。在这两个方案中，曼施坦因更看好第二个，却被希特勒拒绝了。希特勒认为让苏军抢先进攻太过冒险。然而，希特勒虽然选择第一个方案，却又一再犹豫和推迟，以便集中足够多的新式坦克。事实却是，有了英美的援助，苏军的力量增长已经超过德军。

库尔斯克突出部就像一个拳头，从苏军的战线中延伸出来，其正面长约250英里，而底部却不到70英里。苏军有众多部队驻扎在这个突出部。曼施坦因主张在南北两翼同时发起钳形攻击，合围并歼灭突出部内的全部苏军。

曼施坦因的方案，得到了德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蔡茨勒大将和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鲁格元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大将的反对。古德里安的反对理由是，1943年春，德军坦克在东线损失巨大，作为德军主战坦克的3号、4号坦克已被证明不是苏军T-34坦克的对手，而新研发的5号“豹”式坦克和6号“虎”式坦克，月产量却很少，分别只有50辆和25辆，数量上处于劣势。古德里安认为发动库尔斯克战役，将使德军损失大量坦克。

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都是德军名将，他俩意见不一致，搞得希特勒犹豫不决。最终，希特勒决定采纳曼施坦因的作战计划，作战代号为“堡垒”。“堡垒”作战本计划在5月4日发动，但由于雨季来临以及德军准备不足而一再拖延，最后确定在7月5日发起进攻。

虽然7月5日是德军选定的进攻时间，率先发动进攻的却是苏军。7月4日夜，在突出部南部的苏联近卫第六集团军俘虏了德军的一个士兵，得知德军即将在第二天开始进攻。7月5日凌晨，突出部北部的苏联第十三集团军也俘虏了一个德军中士，他也供认德军将在几小时后发起进攻。为了打乱德军的进攻步骤，朱可夫立即下达了炮击德军阵地的命令。

库尔斯克会战开始了。

此路不通走他路

苏军的炮击让德军措手不及，造成了很大损失，进攻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3个小时。在损失了36辆坦克后，德军艰难地越过了苏军设置的反坦克雷区，猛攻苏联第六十七近卫步兵师的防线。面对德军3个师的强攻，苏联第六十七近卫步兵师难以抵挡，被迫后退。苏联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瓦杜丁紧急抽调预备队组织第二道防线，但德军仍然在6日突破了苏军第二道防线。这天，德国空军出击的飞机超过1000架次，完全压制住了苏联空军。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双方的损失都很大。

6日傍晚，瓦杜丁向华西列夫斯基请求增援。华西列夫斯基在得到斯大林同意后，立即把草原方面军第五近卫集团军的第二、第十坦克军的353辆坦克调给了瓦杜丁。斯大林还亲自打电话给瓦杜丁，要他不惜一切代价，挡住德军的进攻。

7日，苦战一天的德军只向前推进了几公里。第二天，德军仍然强攻苏军防线。逐渐站稳脚跟的瓦杜丁也在筹备反攻，他向最高统帅部请求把草原方面军的第五近卫坦克集团军和第五近卫集团军调给他指挥。他的请求很快被斯大林批准，但这两支部队几天后才能到达作战地点。

经过7日和8日两天的空战，苏联空军也逐渐扭转了劣势，夺取制空权只是时间问题。

9日，瓦杜丁指挥的苏军在正面抵挡德军进攻的同时，在两翼不断发动反击，虽然这些反击都遭遇了挫败，却使德军无法集中全部力量攻击他们的目标。

此路不通走他路，曼施坦因见无法从正面突破奥博扬苏军阵地，便决定先从右翼突破，他命令第二党卫装甲军转向东北的普罗霍罗夫卡。德军在右翼的进攻比较顺利，经过两天的战斗，攻到了普罗霍罗夫卡城

下。库尔斯克会战的高潮——坦克大战即将上演。

德军的“虎”式坦克大显神威。“虎”式坦克的88毫米坦克炮可以在交战距离以外就将苏军的T-34坦克击毁

坦克大战

7月12日晨，苏德双方几乎在同时开始对攻，普罗霍罗夫卡坦克大战打响了。

战斗中，德军的“虎”式坦克大显神威。“虎”式坦克的88毫米坦克炮可以在交战距离以外就将苏军的T-34坦克击毁，而T-34坦克的76毫米炮在同样射程无法对“虎”式坦克造成威胁，所以T-34坦克根本不是“虎”式坦克的对手。苏联人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苏联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的作战报告中说，坦克军已经丧失了进攻的能力，已经将剩余的坦克编入步兵部队。

苏联人习惯了夸大战绩，说在普罗霍罗夫卡坦克战中德国人损失了300多辆坦克。事实上，与苏联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交战的德国坦克兵团，只被击毁了5辆坦克，另有38辆坦克和12门突击火炮受损。而苏联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则损失了不下3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苏军的参战坦克几乎是对手的4倍，与德军坦克的数量对比是1000:273。

德国坦克之所以能赢得这么漂亮，主要是由技术决定的。德国的“虎”式、“豹”式坦克在各项重要的战斗技术指标上都超过了苏联的T-34坦克。另外，当时苏联的坦克驾驶员的训练水平很低，平均实习时间只有5到10个小时，而熟练驾驶坦克至少需要25个小时。

在这次坦克大战中，德军虽然以相对较小的损失，摧毁了数倍于己的苏军坦克，却没有实现攻占普罗霍罗夫卡的战斗目标。另外，苏军仍然拥有超过1000辆坦克，有实力发起大规模反攻，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向苏军倾斜。

到苏德战场练手

在北线，德军7月5日的进攻也因为苏军的炮击而推迟了2个多小时。持续几十分钟的炮火打击和空中轰炸之后，德国第九集团军开始进攻。

德国第九集团军司令莫德尔声东击西，先在左翼以3个步兵师实施佯攻，但被苏军挡住了。在主攻方向，德军投入了4个装甲师和3个步兵师，经过激烈战斗，德军艰难突破了苏军的第一道防线。战斗至5日结束，德军至少损失了70辆坦克，却只向前推进了不到10公里。

在苏德陆军激战的同时，双方空军也在空中激烈厮杀。只在7月5日

一天，德国空军就出动飞机1000多架次，苏军也出动了飞机600多架次。

7月6日，苏联中央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发动反击。莫德尔也把预备队投入了战场。于是，又一场坦克大战展开了。结果，苏军的两个坦克旅遭到重创，损失了约70辆坦克。德军乘胜前进，推进到了苏军第二道防线。

7月7日凌晨，德军再次发动进攻，意图夺取交通枢纽波内里。波内里的战斗异常激烈，德军数次攻入市区，却都被顽强的苏军赶了出来。

战斗进行到7月8日，德军虽然给苏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苏军依然坚守住了阵地。德军付出惨重代价后，占领了大半个波内里城区，但苏军仍然控制着城内的一些重要据点，使德军无法继续推进。

7月9日，莫德尔以300辆坦克向苏军阵地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却一无所获。德国第九集团军的攻击能量被消耗殆尽，被迫转入防御。

此时，苏联空军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已经夺取了库尔斯克北部地区的制空权，给德国地面部队造成了很大威慑。7月5日到10日，德国空军击毁苏军飞机1269架，自己仅仅损失了62架。德国击毁敌机上百架的超级王牌飞行员，基本都是在苏德战场上取得的成绩。甚至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半，德国的菜鸟飞行员，都是先到苏德战场练手，在那里学会超低空飞行，然后再到西线去跟英美飞行员作战，可见苏联飞行员作战能力之差。另外，德国的作战飞机性能占优，德国空军利用战术上的优势，把飞机集中在一些重要战区，对苏军发动猛烈反击。苏联空军则完全凭借数量上的优势，与德军较量。

先下场就是认输

此时，意大利局势突变。英美联军于1943年7月10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实施登陆作战，德国在意大利地区的兵力无法抵御英美盟军的进攻。同时，希特勒认为库尔斯克会战不仅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而且德国第九集团军有被苏军切断后路、合围歼灭的危险。于是，希特勒决定终止“堡垒”计划，抽调苏德战场的兵力到意大利战场。

曼施坦因却强烈反对，他认为战役刚刚进行到决战阶段，此时终止“堡垒”计划是错误的，德军还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用优势的坦克消耗苏军的装甲力量，这样至少可以让苏军不能在德军撤退时立即发起有力的反击。

可是，希特勒听不进曼施坦因的劝告，最终下令终止“堡垒”计划。

曼施坦因担心的苏军反攻，开始了。斯大林决定于7月12日发动反攻，并以打败拿破仑的俄国元帅库图佐夫的名字作为战役代号。12日凌晨，苏军向奥廖尔的德军阵地进行了持续2个多小时的炮击，随后发动反攻。德军顽强抵抗，给苏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7月16日，感到无力抵抗的莫德尔向希特勒请求放弃奥廖尔，但被希特勒否决。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任谁都看得出来，意大利即将退出战争。希特勒不得不紧急从东线抽调兵力开赴意大利，而在奥廖尔突出部的德军又面临被苏军合围的危险。莫德尔再次请求后撤，希特勒最终同意弃守奥廖尔。

8月5日，苏军占领奥廖尔，并乘机追击撤退中的德军。至16日，苏军的反攻基本结束。

在奥廖尔战役中，苏军歼敌20万人，向西推进了150公里。为此，苏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43万人，比德军伤亡人数多出了一倍。

鲜血换来的胜利

在南线，苏军的反攻日期最终确定在8月3日。

8月3日凌晨5点，苏军万炮齐发，炮击持续了2个多小时，大量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到德军阵地上，最后以一阵“喀秋莎”火箭炮齐射结束，随后苏军坦克和步兵发起攻击。苏军很快突破了德军的第一道防线，经过一天的战斗，苏军纵深推进了10～15公里。8月5日苏军收复别尔哥罗德，7日占领德军后方的后勤供应基地博戈杜霍夫，缴获大量德军物资。

在接下来的两天，苏军坦克部队推进过快，而步兵忙于清理被包围的德军，导致苏军的坦克部队和步兵的进攻步伐已经脱节。敏锐的曼施坦因看到了这个契机，希望抓住苏军的漏洞实施反击。

8月11日，准备反击的德军已经集结完毕，曼施坦因开始反攻。而此时苏军的坦克部队仍然处于追击状态，分散很广，各个部队之间缺少联系和配合。最致命的是，苏军没有察觉德军的进攻意图。11日晚，苏联第一坦克集团军的第四十九坦克旅和第十七坦克团被德军围歼，如果不是苏联第五近卫坦克集团军及时赶来支援，第一坦克集团军很可能会全军覆灭。12日，苏军被迫后退。14日，苏联第六近卫集团军的第六坦克军遭到惨败。

战斗进行到8月17日，苏德双方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德军的反击，虽然重创了苏军，曼施坦因却没有力量进一步扩大战果。苏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再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很快站稳了脚跟，并展开了反攻。苏军在20日强渡位于哈尔科夫西面的乌德河，并在南岸建立了桥头堡，随后展开对哈尔科夫的进攻，攻城战斗异常激烈。22日晚，苏联第

五十三集团军率先攻入城内，并于次日收复了哈尔科夫。

此时，库尔斯克战役才算结束。

苏军虽然取得了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却付出了令人吃惊的代价，共有大约167万人阵亡、受伤和被俘。库尔斯克战役期间，苏军的伤亡人数达到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峰。关于德军的伤亡，苏联人说是50万，实际上德军伤亡36万。可以说，苏军的胜利是由无数战士的鲜血换来的，这话没有一点儿水分。

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让苏军获得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此后德军再也没有在东线发起有威胁的进攻。由此，苏联人将胜利的一切荣誉归给斯大林，称他是库尔斯克战役的总设计师。斯大林在评价库尔斯克战役的结果时说，它证明了红军不仅在冬季，而且在夏季都有能力进攻。这次会战后苏军又向德军发动了连续攻势，收复了大量失地，在11月收复了基辅。同时，苏军的各级指挥员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指挥水平有所提高。但即便如此，德军的素质仍然远在苏军之上，苏联军官即使吸收了实战经验，但将领的瞎指挥，也让苏军在此后仍要蒙受巨大的损失才能换取胜利。苏德战争中，苏联损失的坦克、战机、人员数量都超过德军，坦克的损失更是达到德军损失的20倍。但在盟国强大的军事工业支持下，苏联的损失，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弥补，而德国却不能。这次大规模杀伤苏军的战役，竟然成了德国的失败。

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苏联的崔可夫[59]将军说："德军在战术上并无错误。但是，他们拿希特勒来做统帅，却犯了战略上的错误。"

07.王牌英豪竞风流

只有挨打的份儿

1943年8月，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苏德战场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此时，苏军兵力扩展到了630多万，士兵作战能力普遍提高。而德军及其仆从国军队缩减到了490万人，士气低落。同时，英美盟国给苏联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和燃料，使苏军实力很快增长。到1943年底，苏军坦克、大炮的数量超过德军70%，飞机数量超过德军170%，德军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被迫转入防御。但是，要想在漫长战线上建立稳固的防线是非常困难的。于是，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抓住时机，发动全面反攻。

从1944年年初开始，苏军连续发动了10次迅猛突击，肃清苏联境内的德军，把战线推到了国境之外。

苏军第一次突击地点选在苏德战场北翼。虽然1943年苏军突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但还没有解除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威胁，列宁格勒随时有被再次围困的危险。希特勒命令北方集团军群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列宁格勒外围地区，以保障德国舰队在波罗的海的自由行动，保持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威胁。为了长期坚守，德军在围困列宁格勒的27个月时间，构筑了坚固的纵深防御工事。

为此，斯大林决定对列宁格勒附近的德军实施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彻底将这一地区的德军驱逐出去。

1944年1月14日，苏军3个方面军的兵力向列宁格勒附近的德军发起大规模进攻，揭开了“第一次突击”的序幕。到1月27日，苏军推进了150～200公里，击溃德军23个师，歼灭2个师。到2月底，苏军打通了列宁格勒通往莫斯科的铁路，彻底将列宁格勒从德军的围困中解脱了出来。

当天，列宁格勒鸣礼炮20响欢庆胜利。这次突击的胜利，为随后苏军攻占波罗的海沿岸打通了道路。

在北线反攻的同时，1944年1月至3月，苏军又在南部第聂伯河西岸发起“第二次突击”。当时，德军统帅部为了扼守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地区，在此集中了96个师，180万人，其中装甲师的数量占东线德军装甲师的70%以上。德军统帅部意识到，能否坚守这一地区，将决定德军在整个东线战场胜利或溃败的命运。

苏军为彻底歼灭苏德战场南翼的德军集团，收复整个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地区，集中了乌克兰4个方面军共200万兵力。这次突击开始于早春时节，积雪消融、河水泛滥、天降大雨、地面泥泞，德军根本没有料到，苏军会在这种非常不利作战的季节发动大规模进攻。苏军的突击，重创了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歼灭德军10个师又1个旅。到3月底，苏军向西推进了400公里，收复了第聂伯河以西的全部乌克兰领土，并进入了罗马尼亚境内，打开了进入东欧和巴尔干的道路。

1944年3月底，苏军乘胜出击，又发动“第三次突击”，一举收复了敖德萨和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夺回了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歼敌近15万人。苏联黑海舰队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为从海上进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3次突击，掀起了苏军全面反攻的浪潮。苏联士兵凭着3年来用鲜血换取的作战经验，开着美英提供的坦克、飞机一路杀来，德军全线疲于应对，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跟战争初期的苏联一样，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德军唯一的优势就是士兵的战术素质仍然优

于苏军。其实，不论你的武器先进与否，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才是最关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以弱胜强。

此时，德军东线战场上涌现的各种“王牌”发挥了作用，德军全靠这些精英鼓舞士气，苦苦支撑。他们之中，既有王牌飞行员，又有王牌坦克手。

王牌飞行员的处女秀

二战中，空军的巨大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德国空军中，出现了埃里希·哈特曼这样的头号空战王牌。

哈特曼于1922年出生在德国，当时的德国正处在一战后百业萧条、民生困苦的时期。哈特曼3岁时，举家迁往中国，他爹老哈特曼是个医生，在湖南长沙开了一家诊所。岳麓山下、橘子洲头，哈特曼喝着湘江水长大。中国近代有句话：无湘不成军。湖湘子弟能文能武，出了不少铁血男儿。哈特曼日后成为王牌飞行员，可能跟他的童年经历也有关系。

1929年，哈特曼回到德国。他的飞行天赋遗传自母亲，飞行技术也是被母亲训练出来的。哈特曼的母亲是德国飞行界“教母”级人物。哈特曼幼年时，母亲鼓励他用滑翔伞从屋顶跳下来，体验飞翔的感觉。等儿子长大一点儿，母亲就开着飞机带他上天去感受。到1934年，哈特曼夫人发起成立航空俱乐部，担任教官训练飞行员。那时，哈特曼正在上中学，也成了学员。

1937年，哈特曼15岁时，就拿到了最高级别的飞行执照，还成了希特勒青年飞行团的教练。可以说，这个人悟性很高，是个天才。1939

年，哈特曼高中毕业，想去投奔空军，但是老爹不想让他参军，认为德国一定会战败，参加空军没什么好果子吃。事实证明，他老爹的眼光很准，真是一个预言家。

但是，母亲愿意他参加空军，要圆儿子这个飞行梦。哈特曼在母亲支持下加入了空军，开始接受战斗机飞行训练。因为有良好的飞行基础，哈特曼参加空军飞行员训练一个月就放单飞了，半年之后，被派去驾驶最先进的BF-109战斗机。当时，他遇到的教官是德国最厉害的特级飞行员瞿哈根，此人特别欣赏哈特曼，把一些飞行“老鸟”才摸透的空战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也就是说，哈特曼不但学到了武功的招式，还学了一套内功心法。

1942年，哈特曼毕业，军衔是少尉。10月，刚满20岁的哈特曼被分配到第五十二战斗机联队——德国空军最有战斗力、最声名赫赫的战斗机联队，然后就投入了东线战场的厮杀。

哈特曼第一次参加空战时，手忙脚乱，很难想象日后大名鼎鼎的空战王牌会是这个样子。当时，他求战心切，自视技艺过人，一个劲儿地往前冲，一下子钻到了一群敌机的中央，哈特曼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眼看自己就要完蛋，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后面的战友很仗义，掩护他突出了重围。接着，哈特曼又迷路了，飞机油料用尽，最后竟然迫降在一条公路上，这就是王牌飞行员的处女秀，全秀砸了。事后，队长掰着手指头一数，“菜鸟”爱犯的七种错误，哈特曼都犯齐了，就罚他扫跑道。哈特曼一边扫跑道，一边对自己说，这是好事，一个人一次把错误都犯齐了，以后就不犯了。

从菜鸟到王牌

不到一个月，哈特曼再次参加空战，对手是以“皮厚”著称的苏联伊尔-2强击机。这次哈特曼倒很冷静，一直到距离敌机很近——100米了才开火，打中了！但是，伊尔-2是强击机，有厚装甲，机枪子弹伤不着它。最后哈特曼钻到敌机下方，打中伊尔-2的化油器，这次成功了！可惜，由于跟敌机距离太近，被敌机爆炸的碎片击伤了，敌机坠毁了，他自己也只好狼狈迫降，搞得非常郁闷。

在受伤住院期间，哈特曼开始反思德国空军的战术，从这儿也能看出，他真是个空战天才，两场实战就让他看出了德国空军战术的缺陷。哈特曼认为，以后跟敌机作战，发现敌机后先不要忙着攻击，要注意探明情况。如果敌机没有增援，再发动突然攻击，然后迅速脱离。概括起来就是：蛰伏待机，打完就跑。这也成为他日后空战的战术精髓。

哈特曼出院后，开始凭借新的战术崭露头角。到1943年3月，他击落15架敌机，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到10月份，战绩飙升至150架，平均一个月击落18架，最多时候一天击落6架，一直到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成为超级王牌飞行员。

1944年前两个月，他又打下50架飞机，个人战绩达到200架，声名远播。因为他的座机机头画着一个郁金香花心箭头，苏联飞行员给他起了一个“黑死神”的绰号。甚至，苏联飞行员看到哈特曼的座机飞来就远远避开，以至于哈特曼很长时间没有战果，变成《笑傲江湖》里的孤独求败了。怎么办呢？哈特曼改变策略，他让下属开着“黑死神”出去，自己开一架普通战机混在大队人马里，当苏联飞行员看到“黑死神”匆忙躲避时，他从斜刺里突然杀出，几次之后，哈特曼的战绩又直线飙升。

1944年3月2日，哈特曼回国接受希特勒授勋，然后衣锦回乡看望父母。母亲因为儿子成为了不起的飞行员而特别骄傲，但是老爹非常悲

观，他告诫儿子，你个人能力再强也无法挽回战局，这场战争德国已经输定了。哈特曼是熟知战争内情的，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无言以对。

1944年，德军空军面临一个强劲对手——美国的P-51“野马”战斗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的就是这种战斗机。它是螺旋桨式飞机的极致，性能全面超越德国的BF-109战斗机。所以，大批德国飞行员都调回本土参加空中防御作战，东线全靠哈特曼这些精英苦苦支撑。

实际上，德国这时已经丧失了东线的制空权。但是，哈特曼仍然企图力挽狂澜。到1944年7月1日，他击落敌机的纪录达到250架；8月23日，达到290架；8月24日，突破300架，而且纪录还在不断往上涨。当时，德国已经处在绝望中了，把希望就寄托在这些所谓的“民族英雄”身上。

于是，希特勒再次召见哈特曼，授予他钻石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以振士气。

一个人的战斗

当时，正好刚刚发生刺杀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希特勒处在草木皆兵的状态，门卫坚持要求哈特曼交出佩枪才能进入大本营。哈特曼非常愤怒：“连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军官都不信任，这种勋章，不要也罢！”说完就要走，门卫一下懵了，元首给你授勋，你说不要就不要哪儿成啊？这才让他带枪进去。在阴冷的“狼穴”地下室里，哈特曼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大独裁者这时一脸困兽犹斗的绝望和固执。他握着哈特曼的手，不停地唠叨着：“面对未来我是乐观的……我相信，是的，我

相信……”哈特曼感觉他的手很湿滑，而且虚弱无比。

出了“狼穴”，阳光灿烂，但哈特曼的心情有些晦暗，胸前的勋章也显得格外沉重。他自言自语说：“也许，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了，趁还来得及。”哈特曼抓紧时间跟15岁时就认识的姑娘佩奇结了婚。当时，哈特曼击落了301架飞机，新娘便跟他开玩笑说：“我是不是你的第302个猎物？”哈特曼说：“不，你是唯一的。”但是婚后8天，哈特曼就离开娇妻，奔赴前线，留下了一句：“等着我。”

谁也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0年。哈特曼最后的战场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时，他已升任第五十二战斗机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上尉军衔。在这里，美苏两国飞行员联手绞杀第一大队，哈特曼拼死搏杀，创造了一天打下7架“野马”的奇迹。但是德军已经垮了，第三帝国也垮了，直到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的那一天，哈特曼最后一次起飞作战，取得了第352个战果。据说，苏联一架伊尔-2强击机大摇大摆地飞过，它认为德国已经投降了，没危险了，没想到哈特曼看它不爽给揍下来了。

哈特曼带领部下向美军投降，但根据盟军的协议，哈特曼主要在东线作战，应该移交给苏联。苏联人以战犯罪名起诉了哈特曼，判他25年苦役，送去挖煤。哈特曼在苏联挖煤，母亲、妻子在心中流血。哈特曼的母亲在他被捕后的5年，向苏联当局申诉了无数次，还给斯大林写过信，希望能把儿子放归，但都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哈特曼的夫人也一直在痴情地等待丈夫归来。终于在1955年，联邦德国总统阿登纳，亲自给两代哈特曼夫人回了信，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亲赴莫斯科求情，像一位老家长一样，“把一群犯了错的德国小伙子带回了家”。哈特曼终于回家与亲人团聚，跟自己的新娘补办了婚礼。他的伴郎是另一位击落战机超过300架的超级王牌巴克霍恩。德国飞行员击落敌机超过300架的就这老

哥儿俩。

回国后，哈特曼加入联邦德国空军服役，最终军衔是上校，1993年去世。

希特勒再次召见哈特曼，授予他钻石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以振士气

鲁德尔不是神话

如果有一个人，在4年内摧毁150个炮兵阵地，干掉519辆坦克，打坏1000辆其他战斗车辆，击沉70艘登陆舰、2艘巡洋舰和1艘战列舰，还打残了1艘战列舰，毁灭了无法计数的火车头和卡车，一个人的歼灭战绩，相当于苏联5个装甲军。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神话？但是这种事真的有人做到了，他就是德意志最高勋章获得者汉斯·鲁德尔。

鲁德尔曾经是一个学习很差的孩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整天无

所事事，在大街上瞎混。他到处闲逛的时候，恰逢纳粹党街头政治如火如荼，所以，鲁德尔很小就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不像德国其他的职业军人，他是一名真正的纳粹。他后来能够取得那么高的战绩，在战场上表现那么疯狂，也跟他这种坚定的纳粹信仰有关。

1936年德国重建空军，鲁德尔加入到空军当中。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鲁德尔开始参加实战。作为侦察机飞行员，他多次冒险完成长距离侦察任务，为司令部判断战役走向做出了贡献，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获得人生第一桶金。

苏德战争爆发后，鲁德尔被编入第二轰炸机联队，驾驶“斯图卡”轰炸机攻击苏联的铁路系统，满载物资的一节节火车皮在他投掷的重磅炸弹下化为一堆堆燃烧的废铁。开战当天的18小时内，鲁德尔前后出动了4次，把苏军的运输线搅得一塌糊涂，传奇从此开始。7月18日，战功卓著的鲁德尔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晋升为中尉。

1941年9月，鲁德尔接到任务，攻击威胁德国北方集团军群进攻列宁格勒的苏联“马拉”号战列舰。“马拉”号战列舰是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的一块心病，该舰作为浮动炮台，十几门大口径舰炮齐射，对攻城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第一次出动，鲁德尔驾驶着飞机，用500公斤炸弹准确命中了目标。但是500公斤的炸弹对于皮糙肉厚的战列舰来讲，只能是给军舰挠挠痒，第一次攻击失败了。德国人为了攻击“马拉”号战列舰专门研制了1000公斤的炸弹。按说1000公斤的炸弹，对付这么巨大的战列舰，也没什么效果，鲁德尔的水平就在此时体现出来了。他驾驶着“斯图卡”轰炸机，挂着大号炸弹，向“马拉”号再次发动进攻，以一个近乎90度的垂直俯冲扔出炸弹，这颗炸弹居然击穿了“马拉”号坚固的甲板，扎进了弹药库，弹药库爆炸的“马拉”号直接断成了两截。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完美攻击，鲁德尔创造了用轰炸机俯冲击沉战列舰的实例。

当时苏军有1000门高射炮在对付鲁德尔，居然没把他挡住。

鲁德尔后来又击沉了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出色地完成了支援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

飞机战坦克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鲁德尔天天升空作战，只回国一次，但不是休假，而是实验一种外号“大炮鸟”的新式“斯图卡”战机。这种飞机挂了两门37毫米反坦克炮，鲁德尔特别喜欢。他认为炸弹不是反坦克的最好武器，大炮才是。因为坦克的装甲越来越厚，在地面打坦克是隔靴搔痒。比如说，德国“虎”式坦克的前装甲达到110毫米厚，37毫米炮打上去也就崩掉块儿漆。但是把37毫米炮装在飞机上就不得了了，居高临下，坦克的炮塔舱盖和发动机散热器是不能用厚装甲的，手榴弹都能把它破坏掉。只不过在地面上，步兵没有机会攻击坦克的舱盖和发动机散热器。但是在空中能打，就跟打靶一样。

鲁德尔兴奋地开着这种飞机返回前线。不过，他在驾驶新式战机后的第一个任务不是打坦克，而是打登陆艇。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军想在克里米亚半岛搞登陆战，意图南北夹击德军。但是，苏军没有任何登陆经验。德军指挥官是名将曼施坦因，苏军的登陆战以惨败告终。鲁德尔开着还是实验型的“大炮鸟”，像打靶一样把苏军大批登陆部队送进了黑海。到战役结束时，鲁德尔一共击沉了70艘登陆艇，获得了橡叶十字骑士勋章。

当然，鲁德尔最著名的战绩还是打坦克。在“大炮鸟”刚刚出现的时候，苏联对这种飞机根本无计可施，鲁德尔在库尔斯克战役的第一天，就击毁了12辆T-34坦克。有个苏军炮兵观察员这样描述鲁德尔的战斗情

景："德国飞机从头顶上冲下来……拉起时高度只有不到10米，我看得见飞行员的脸……炮声、闪光，飞机在我们坦克的浓烟中穿行，它又来了……不断有战友牺牲，我们的坦克部队消失了……"

"斯图卡"的飞行手册规定，离地拉起的高度是1000米，鲁德尔居然俯冲到不足10米，这就是艺高人胆大，精湛的技术加上亡命徒的本色，两者完美结合。到1943年底，鲁德尔已经击毁了100辆苏联坦克，他获得双剑橡叶骑士勋章。到了1944年，在鲁德尔的榜样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大炮鸟"投入到了苏德战场。

1944年3月29日，鲁德尔晋升为上校，被授予德国最高军事荣誉的象征——钻石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比希特勒还好战

受勋后的鲁德尔更加卖命，他的生活目的就是不停地出击，他放弃了所有假期，而且经常坚持带病执行任务。到1944年6月3日，他已经出击了2000次。

1945年元旦，希特勒亲自把一枚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挂到了鲁德尔的脖子上。这枚勋章名字奇长无比，是专门为鲁德尔特制的，只属于他。像哈特曼、隆美尔这样的人都没有获得，至于勋章爱好者戈林，他几乎获得了纳粹德国所有的最高奖章，包括大铁十字奖章，但依然没能获得这样的特制勋章。颁发勋章时，希特勒和戈林都要求他不要再升空作战了，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神话，要是被打死的话，对德国军心士气影响太大。结果，鲁德尔一把将希特勒刚刚授予的特制勋章摘下来递给希特勒，说你们不让我打仗，这个勋章我就不要了。希特勒和戈林听了面面相觑，没想到这小子比咱哥儿俩还好战，就只好由着他的性子

了。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1945年2月8日，鲁德尔终于走了背运，他在击毁了12辆苏联坦克后，碰到一辆苏联重型坦克。当时苏联人也学精了，从美国盟友那儿学来一招，在坦克顶部加装大口径高射机枪。苏联坦克手眼见逃跑无望，索性就拼了，钻出炮塔用高射机枪跟鲁德尔玩儿命，双方同时开火，苏联坦克变成了一堆废铁，但鲁德尔的座机也被命中。鲁德尔凭借着过人的毅力和高超的飞行技术，勉强使飞机着陆，但是他也失去了一条右腿，安上了假肢。安上假腿之后，鲁德尔继续驾驶飞机升空作战。

这时，纳粹德国即将崩溃，鲁德尔一度想进行自杀式攻击，甚至想开着飞机闯到柏林救出希特勒。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向美军投降。他比哈特曼的命好多了，如果这哥们儿被美军引渡给苏联，弄不好得枪毙。他跟哈特曼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哈特曼是职业军人，鲁德尔是死性不改的纳粹分子。二战后，他跟一帮种族主义者混在一起，还出书为纳粹招魂。

“斯大林”在战场上出没

在苏德战争后期，德国人无论是兵力还是兵器都处在劣势，德军之所以能够抵挡苏军的进攻，关键就是出色的协调作战能力。

1944年7月22日，在里加附近，有一个叫马里瓦纳的小村庄被德军写上了“斯大林出没，请注意”的标语，意思是苏军最先进的“约瑟夫·斯大林2”式重型坦克杀到了。退无可退的德军坦克排长卡尔尤斯率领8辆“虎”式坦克，迎击苏联坦克。

卡尔尤斯是二战中德军的头号王牌坦克手，他一个人击毁了敌军坦克178辆，火炮130门，获得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1943年，他曾经创造过半小时内击毁4辆苏联SU-85自行火炮的战绩。

这时候，卡尔尤斯已经升任排长，带领8辆坦克到前线去迎击苏军，掩护主力撤退。他明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开战之前，他带着自己的老搭档克斯契军士长，开着一辆“大众”桶车到附近侦察了一番，发现整个村庄都被苏联坦克占了，而且多数是“斯大林2”式重型坦克，这种坦克是专门用来对付德军“虎”式坦克的。

此外，卡尔尤斯还发现，这个小村庄，对于“虎”式坦克来讲，场地太小，拉不开架势，如果把自己率领的8辆50多吨重的坦克开进去，连个转弯的机会都没有，说不定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卡尔尤斯跟老搭档克斯契一合计，干脆咱哥儿俩开车把这村子平了得了。当天下午，卡尔尤斯开着自己的217号坦克，在克斯契的213号坦克的掩护下，冲进了马里瓦纳村，上演了一场孤胆英雄式的传奇战斗。

在村里的苏联坦克一共17辆，其中有10辆“斯大林2”坦克，另外7辆是威力超强的T-34/85坦克。卡尔尤斯敢用两辆坦克对付17辆苏联坦克，并不是犯二，而是因为他充分掌握了战场情报。他清楚苏联人这时都在睡大觉，除了村头有两辆放哨的T-34坦克，其他坦克都是在没有发动的情况下被卡尔尤斯原地击毁的，相当于飞机被摧毁在跑道上。217号“虎”式坦克车组人员配合娴熟，一发又一发88毫米炮弹以极高射速破膛而出，苏军还没反应过来，10辆“斯大林2”已被打成燃烧的废铁，两辆虎式坦克毫发无损，全身而退。苏军精锐第一坦克旅独立重坦克团，几乎全军覆没。然后，卡尔尤斯又把部队组织起来埋伏在村口，等苏军后续部队闻讯赶来增援的时候，8辆“虎”式乱炮齐发，在公路上行军的苏军坦克纵队被打成一片火海，苏联人只得暂停这一路攻势，大量德军

步兵得以逃出生天。

卡尔尤斯凭借这一战的卓越战绩，被晋升为中尉，授予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卡尔尤斯驾驶的是重型的“虎”式坦克，德国第二号王牌坦克手巴克曼，驾驶“黑豹”坦克，也击毁了80辆敌军坦克，获得了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按照美国军事学家的说法，整个二战期间，德国人在坦克方面做了太多无用功，像“虎”式、“虎王”、“黑豹”和各种乱七八糟的突击火炮，生产了许多。现在看来，只生产“黑豹”坦克一种就足够了，因为生产那么多，标准也不统一，给后勤造成很大困难，特别是“虎”式坦克，才生产一千多辆，而苏联仅T-34就造了6万辆，好汉难敌四手，猛虎架不住一群狼。打仗嘛，武器不一定高精尖，好用就行。

第三帝国崩溃后，卡尔尤斯选择了向美军投降，算是比较好的结局。战后，他在德国贝德斯海姆开了一家药店，起了个很霸气的名字，就叫“老虎”。据说，日本著名模型厂商田宫还专门找到耄耋之年的卡尔尤斯，送了他一辆当年的座驾——精制的217号“虎”式坦克模型。卡尔尤斯微笑着接过礼物，却没有表现出格外的激动，也没有回忆起什么，仿佛那个创造击毁178辆坦克、130门火炮战绩的，是另外一个人。

马特洛索夫堵枪眼

苏军这个时候也在大力宣传自己的战斗英雄，特别是第五十六近卫步兵师254团战士马特洛索夫。1943年2月23日，马特洛索夫所部奉命进攻德军时，受阻于德军碉堡火力。马特洛索夫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

碉堡的射击孔，保证了战友的胜利。

俄罗斯军事史学家鲍里斯·索科洛夫曾对比分析德苏两国宣传战斗英雄的不同偏好。德国人一致推崇的英雄，全都是空军、装甲兵和潜艇部队创造了惊人战绩的超级大王牌。这些技术含量极高的英雄，凭借的是良好的文化素质、严格的训练、卓越的勇气和沉着性格，普通人难以企及。

苏联也在战争中诞生了这样一批王牌精英，在盟军中是出类拔萃的，但战绩远远无法与德国相比，如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62架）和波克雷什金（59架）。但是，马特洛索夫的名声在苏军中远远压倒了这些卓越的王牌精英。

苏联更偏好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甚至开展造神运动，正是考虑苏军的现实而量身打造的。由于苏军始终在质量、训练和素质上处于劣势，但具有数量上的优势，突出宣传牺牲精神，便可以抵消训练和素质的不足。此外，苏联最高统帅部一直偏好将人和装备都视为转瞬即逝的消耗品，将数量置于质量之前，所以苏军一直需要树立人人都容易效仿的、可以批量产生的英雄。

这种偏好和宣传，也塑造了典型的苏军形象：西部主力被围歼后，大量新兵被征召入伍，经过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基本训练，就被拉到前线。如果他们心里燃烧着马特洛索夫的精神，这些动作生硬地端着一杆莫辛·纳甘步枪或者波波沙冲锋枪的年轻人，会以狂热的牺牲精神压倒对面素质更高的德军士兵。

但是，这种一味对牺牲勇气的宣扬，妨碍了苏军的技术化建设，给苏军带来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闪电将军”瓦杜丁

翻开二战的历史，德军是发动“闪电战”的鼻祖，在古德里安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德军闪击波兰、闪击法国、闪击苏联，都取得过辉煌的战果。但是，到了1943至1944年的苏德战场，该轮到苏联人发动闪击了。瓦杜丁大将是苏军中屈指可数的、善于运用坦克作“闪击战”的军事人才。

瓦杜丁于1901年出生在俄国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参加红军，之后参与了肃清乌克兰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次年，他加入俄共。1926年起，瓦杜丁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学院进修了10年。1936年苏联开始“大清洗”，刚刚毕业的瓦杜丁不但没有被“清洗”掉，反而因为有大量比他军衔高的人被“清洗”，使他迅速获得晋升。1938年，瓦杜丁晋升少将，被任命为基辅军区参谋长。

1939年，瓦杜丁参与策划了苏联与德国瓜分波兰的行动，并担任苏联红军南方集团军参谋长。1940年在朱可夫指挥下，这支部队又参加了占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战斗。作为奖励，1940年斯大林晋升瓦杜丁为中将，并任命他在总参谋部任要员。

但是，瓦杜丁的缺点很快暴露了，他做事蛮干，在面对各种改革时，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和实战知识，且管理方法和策略过于抽象，显然不能适应这个要职。好在他是农民出身，又年轻，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忠于斯大林，这使他成为斯大林欣赏的为数不多的将领之一。然而，瓦杜丁及其他苏军高级将领，都未能在1941年6月德军闪击苏联前做好充分准备。

1941年6月30日，瓦杜丁被任命为西北方面军参谋长，开始崭露头

角。他具有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并善待下级，下属们都很钦佩他的为人。瓦杜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往往身先士卒，而且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胆识，二战前期，大多数苏军将领在失败面前畏首畏尾，害怕主动向德军发起进攻。瓦杜丁却恰恰相反，敢于主动发起进攻。

苏德战争初期，西北方面军要阻止由曼施坦因指挥的集团军进攻列宁格勒。瓦杜丁坐镇诺夫哥罗德附近，指挥苏军组织起一次进攻，企图包围德军大部。因此，曼施坦因不得不重新集结整个集团军，以阻止苏军进攻。就这样，德军耽误了进攻的时机，而苏军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加强城中的防御工事。德国人错过了占领列宁格勒的最佳机会，一个甚至可能改变战局的机会。

不过，当时瓦杜丁指挥的部队伤亡率很高，他往往高估了自己部队的作战能力，把目标定得过高，没有考虑地势的困难、德军防线的坚固就贸然对敌人发动进攻，导致部队的损失十分惊人，伤亡率高达60%。

将军难免阵前亡

1942年7月，瓦杜丁临危受命，被斯大林指派为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指挥布良斯克方面军，后改名为沃罗涅日方面军，抵挡德军的夏季攻势。

战役中，瓦杜丁发现新任第六十集团军司令兼坦克第十八军军长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出色，有能力顶住德军的进攻。瓦杜丁便要求斯大林将第六十集团军全权交给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起先斯大林反对，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不过斯大林也深知此人完全能带好一个集团军，最后接受了瓦杜丁的建议，就这样，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迅速成为苏军一名

出色的指挥官。从中可见，瓦杜丁的为人还是公正、有担当的。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德军虽然攻占了沃罗涅日，但他们无法突破瓦杜丁的防线。后来，德军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瓦杜丁参与制订进攻计划，并被采纳。反攻中，瓦杜丁指挥部队突破德军防御后，投入由两个坦克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快速纵深推进，很快占领了战役支撑点，并与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机械化军构成了合围，将德军包围在150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从而使德军精锐鲍卢斯的第六集团军成了瓮中之鳖。在反攻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瓦杜丁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巧妙运用坦克，取得了很大战果。

由于瓦杜丁的出色表现，斯大林在1942年12月7日晋升他为上将。

1943年2月，曼施坦因集结了强大的装甲部队，重新占领了哈尔科夫。斯大林发现瓦杜丁的部队并没有太大的损失，为表示奖励，晋升他为陆军大将。

库尔斯克战役中，充分显示了瓦杜丁不拘兵法，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高超指挥战术。昔日的农家小子，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苏军名将。

就在瓦杜丁成了曼施坦因真正对手的时候，他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44年2月29日下午，瓦杜丁率警卫员离开驻地前往第六十集团军视察工作。晚8时左右，瓦杜丁行至一个村庄附近时，发现有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活动。当他停车查看时，遭到伏击，腿部受重伤。在基辅医院救治了6个星期后，瓦杜丁终因伤势过重，于1944年4月15日去世，年仅43岁。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瓦杜丁本来可以注射青霉素而活下来，但

使用这种药物必须得到斯大林的批准，而斯大林没有同意。他的理由是，青霉素不是苏联生产的（当时苏联不能生产），而是美国生产的。斯大林认为，美国为了削弱苏联的力量，有可能污染青霉素，因此，用这种药物治疗一位重要将军，这种风险不可接受。

瓦杜丁的国葬仪式在基辅举行，基辅市还为他建立了纪念碑。

瓦杜丁大将英年早逝、沙场殒命，人走了，仗没打完。不过，这时苏联并不缺乏将帅。除了像朱可夫那样的“消防大队长”，苏军还有很会打仗并富有个性的元帅。

战场上的死刑犯

在二战期间的苏联体制下，想打胜仗是不容易的，而罗科索夫斯基却被称为“常胜元帅”。他还经历了九死一生，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罗科索夫斯基生于1896年，“十月革命”后加入红军，一路摸爬滚打。在1938年苏联“大清洗”中，85个军级将领（中将）死了57个，罗科索夫斯基当时是骑兵军长，由于出生在波兰，又长期在远东服役，被加上了波兰间谍、日本内奸及可笑的破坏骑兵训练等罪名投进监狱。他还被假枪毙至少两次，要他交代同谋，面对死亡威胁时，他依然没有牵连任何人。在受到非人虐待时，他也没有对生命失去信心。战后，罗科索夫斯基在疗养的时候碰到斯大林，斯大林问他在监狱有没有挨打，罗科索夫斯基说挨打了，但他补充道：“我在那里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由于罗科索夫斯基为人很好，铁木辛哥为他说了很多好话，加上运气比较好，死神一直没有光顾他。

当时，在苏芬战争中，苏军很不顺利，斯大林决定放一些会打仗的

人出来上前线，罗科索夫斯基就九死一生地活了下来。他再次穿上军装的时候，军法官这样跟他讲："犯人，祖国现在需要你去服务，你的军衔暂定为少将，关于你的死刑问题以后再说。"

不过，斯大林忘记了罗科索夫斯基在"大清洗"时被判了死刑，他是作为死刑犯上的战场，一直到斯大林死了也没有撤销他的死刑。

罗科索夫斯基本来是第十六集团军司令，莫斯科保卫战前夕，他突然接到命令：将部队转给友邻的卢金中将，带集团军司令部到维亚兹玛去接收新部队。到了维亚兹玛，他惊奇地发现，应该等候在那里的几个师压根儿就不见踪影。于是，罗科索夫斯基试图和方面军司令部联系，但他发现和上级的联系已经中断了。仅仅几个小时后，斯摩棱斯克市市长冲进了他的司令部，大喊"德国人进城了"。罗科索夫斯基十分震惊，难以相信地问："谁报告的？可靠吗？"对方回答说："还用谁报告吗？我亲眼看到德国坦克就在大街上！"罗科索夫斯基只好下令立刻离开市区，在撤离途中，罗科索夫斯基的汽车在大街上与一队德军坦克迎面相遇，还好他的司机反应很快，迅速把汽车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路。就这样，罗科索夫斯基和他的司令部成员成了前线部队中唯一的幸存者，这是他又一次死里逃生。

罗科索夫斯基的为人，得到了熟悉他的人的高度认可。莫斯科保卫战结束后，罗科索夫斯基被任命为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他向总参谋部推荐自己的参谋长马里宁接任第十六集团军司令，没想到，马里宁强烈要求继续跟着他，而不去担任集团军司令。除了马里宁，罗科索夫斯基的参谋部人员都一致要求继续追随他。在数十年后的回忆录中，罗科索夫斯基对此仍非常感动。

罗科索夫斯基的参谋部是在1941年，他孤身来到斯摩棱斯克"救

火”时，由十几个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年轻军官组成的。罗科索夫斯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鼓励部下发挥主动性，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完成任务。在罗科索夫斯基的带领下，他的参谋部成了苏军中最杰出的参谋部，而他的参谋人员，也一直对他们的司令忠心耿耿。

谁敢顶撞斯大林

在参谋人员的鼎力协助下，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部队战术灵活，比那些只会机械地服从命令的苏军将帅强得多。更可贵的是，面对独裁者，罗科索夫斯基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1944年5月的一次军事会议上，罗科索夫斯基提出准备同时在两个地段突破敌军的防御。斯大林认为，应该集中兵力于一个地段。罗科索夫斯基没有像绝大多数苏军将领那样对斯大林言听计从，而是坚持说，在两个地段同时实施打击的方案更好。斯大林听了有些不高兴，让他出去好好考虑一下再回来。

罗科索夫斯基在隔壁房间思考了一会儿，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自己，他回到会议厅，仍然告诉斯大林，在两个地段实施打击更为可取。斯大林再次反驳说应该集中兵力实施一次打击，但罗科索夫斯基仍然坚持己见。随后，会场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斯大林让他再出去考虑一下，不要过分固执。

这次，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也随罗科索夫斯基一同出去，严肃地警告他顶撞斯大林的危险。马林科夫严厉地命令道：“同意斯大林的观点，其他什么也不要讲。”他们回到了会场，斯大林问罗科索夫斯基把问题想清楚了没有，罗科索夫斯基说他认为还是在两个地段同时实施打击更好。斯大林问道：“那么依你的观点，应以哪一次打击为主？”罗科

索夫斯基回答说两次打击同样重要。会场再次出现了静默，熟悉斯大林的人都知道，这通常是斯大林爆发狂怒的前兆。但这次斯大林沉默了很久，说道："难道真是同时实施两次打击更好吗？"最终，他同意了罗科索夫斯基的方案，这是斯大林为数不多的几次被别人说服的例外情况。

战争期间，罗科索夫斯基还闹出了绯闻。这段绯闻还被人利用来陷害他，不过他再次有惊无险。

1942年，在疗伤的罗科索夫斯基偶然结识了著名女演员瓦连京娜·谢罗娃。两人互相倾慕的消息迅速传开了。特务头子贝利亚得知后，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啊，便向斯大林告密说："谢罗娃去前线探望罗科索夫斯基，而且一直在司令部内留宿。"斯大林也羡慕不已："谢罗娃？是那个美丽的女演员吗？她真是美若天仙。"

贝利亚一看有戏，接着说："但元帅的声誉会因此一落千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斯大林慢慢地说："我们该羡慕，贝利亚同志，我们该羡慕才是！"

突然，斯大林又笑着说："罗科索夫斯基的妻子去哪儿了？"贝利亚回答说："我会查清的，她大概撤退到后方去了。""赶紧找到她，用飞机送她去罗科索夫斯基的司令部，让她跟谢罗娃去争吧。"说完，斯大林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

08.滚滚红流向西去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

场，使德军陷入两面夹击的困境。为配合盟军的登陆战役，苏军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

1944年6月到8月，苏军在北冰洋芬兰湾对芬兰军队实施突击。投入此战的苏军，不仅兵力比芬兰军队多了1倍，火炮坦克多了5倍，航空兵多了2倍，并有波罗的海舰队支援，而且军队的素质已经在战争中提高了很多，战斗力远远超过1939年苏芬战争时的苏军，因此进攻十分顺利。8月25日，芬兰政府要求与苏联和谈。到9月15日，苏芬停止军事行动，19日签订停战协定，芬兰宣布退出战争。这次突击被称为“第四次突击”。

1944年6月23日至7月底，苏军发动了“第五次突击”，也就是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收复白俄罗斯，对苏军的意义很大，可以迅速进入波兰，攻占东普鲁士等德国本土。德军企图不惜一切代价固守白俄罗斯，配置了120万人，火炮、迫击炮近1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约1000辆，飞机1400多架。但此时的苏军更加强大，在白俄罗斯战役中投入了约250万兵力、6000辆坦克、5000架飞机，在白俄罗斯大地与德军进行了1个月的血战。最终，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被击溃。

7月3日，苏军收复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7月13日，收复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7月23日，占领波兰重要城市卢布林。7月27日，苏军逼近里加湾海岸。同一天，苏军进抵波兰的比亚维斯托克城，控制了通往华沙的交通要道。8月1日，苏军已经逼近德国本土的东普鲁士。

白俄罗斯战役中，苏军向西推进了500～600公里，远远隔开了德军南北两个集团军群，开辟了进军柏林的战略通道。

为了配合白俄罗斯战役，7月13日至8月底，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发

起“第六次突击”。到8月底，苏军不仅收复了西乌克兰，而且攻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救火队长”莫德尔

在苏军如火如荼的攻势面前，德军将领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但他们仍在拼尽全力维持，哪怕知道无法翻盘，也要战斗到底。二战期间，德军涌现出了一批出色的战术家。除了隆美尔、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三大名将之外，莫德尔元帅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位。与三大名将显著不同的是，莫德尔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位。

莫德尔生于1891年，是那种天生就属于战场的人，一生都在为战争服务，战场是他纵横驰骋的舞台。1938年，莫德尔晋升为少将。从1939年参加波兰战役开始，整个二战，他都没有缺席。曼施坦因称他是群人中的强者，形容他为“鲤鱼池中的梭鱼”。

莫德尔在19位纳粹德国陆军元帅中，最注重仪容仪表。在阅兵时，他喜欢站在敞篷奔驰轿车上，将脚上擦得锃亮的长筒马靴，踩在前椅背上，再行举手礼，一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姿态，令人印象深刻。

1941年6月，莫德尔指挥第二装甲集团军第三装甲师，参加苏德战争，表现出一往无前的非凡气概。在基辅会战中，他的第三装甲师作为基辅城的破门部队，出色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希特勒的信任与赏识。很快，莫德尔被晋升为装甲兵上将，担任第四十一装甲军军长。

1942年1月，莫德尔出任第九集团军司令。此时，主攻莫斯科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遭遇苏军优势兵力的顽强抵抗，苏军还对德军实施穿插和包围，切断了德军的后勤补给线。德军的指挥系统也被打乱，各部队

之间失去联络，情况十分危急。莫德尔抵达集团军司令部时，看到的是一张张沮丧绝望的脸。作战参谋布劳洛克向新任司令官简要介绍了情况，莫德尔立刻在地图上指指点点，打算从这里切断苏军补给线，从那里对苏军侧翼进行反击。布劳洛克目瞪口呆，问道："您为这次反击带来多少部队？"莫德尔哈哈大笑："就我一个人。"这成为二战史上非常有名的故事。

面对不利局势，莫德尔依然保持着镇定和沉着，头脑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向希特勒请求增调一个装甲军归自己指挥。

为此，他于1月20日抵达德军最高统帅部，并与希特勒发生了激烈争论。希特勒固执己见，毫不让步，莫德尔则大胆地问："我的元首，是你在指挥第九集团军呢，还是我在指挥？"希特勒惊诧地抬起头，随即语气强硬地说："我命令你把装甲军使用在格扎茨克！"莫德尔仍不服从，并坚决反对希特勒干涉他的指挥权。莫德尔说，他对前线战况了如指掌，而最高统帅部的人只能按地图进行判断。希特勒最终让步了，但他强调，莫德尔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责。

有了一个装甲军的增援，莫德尔向苏军防线的最薄弱地区展开反攻，从而击退了苏军的猛烈攻势，稳住了己方的阵线。因此，莫德尔被誉为"转危为安的人物"。

1943年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受挫，反遭苏军的强大反攻，再次陷入困境。莫德尔于10月初暂时遏止苏军的攻击，被希特勒誉为"东线的救星"。

我只效忠于德国

1944年3月1日，莫德尔出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同时仍保留参与指挥北方集团军群的权力，并被希特勒晋升为陆军元帅。这位以作战狠辣著称的元帅，在新的作战区域实施了“焦土”政策，以阻止苏军的进攻。

持续到7月，莫德尔都在拼命阻止苏军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表彰莫德尔成功的防守，希特勒授予他钻石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但战争进行到这一步，这枚勋章除了能使莫德尔继续卖命之外，毫无作用。1944年8月，莫德尔发现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对峙的苏军集中了主要力量，准备发起进攻。为保存实力，莫德尔于10日前，将德军逐次退到华沙东北一线以及纳雷夫河。

令莫德尔措手不及的是，8月1日，就在苏军似乎势不可挡地向波兰首都华沙推进时，华沙起义爆发了。很快，华沙城内德国大部分军事和非军事机关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各火车站被起义者占领，城里各条大街都被起义者封锁。德军只守住了维斯瓦河的几座大桥。假如苏军一鼓作气冲击桥头堡，在城里的德军便会绝望。可是已经在行进途中的苏军却突然放弃了攻占华沙的企图。这为德国人“赢得”了时间，莫德尔命令集中在华沙周围的大批德军协助卫戍部队对起义者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

莫德尔本人则于8月16日被调离东线，被任命为西线德军总司令，前往西线“救火”。但等待他的决不会是什么好运气。

1945年4月21日，在西线惨败的莫德尔元帅，带着3名军官和几个士兵躲过美军纵队，逃到杜伊斯堡附近的密林中。他告知随从人员，他要自杀，并让他们将尸体埋在一棵选定的松树下。身边的人竭力劝阻，莫

德尔坚持不听，他绝望地说：“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如此绝望，我只效忠于德国……”他还说：“一位陆军元帅，不能成为一名俘虏，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忘了鲍卢斯已经投降的事，随即开枪自杀。

战场上，有赢就有输，有得就有失。德军战败之日，莫德尔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华沙起义的真相

莫德尔元帅在调离东线前，下令镇压的那座城市——华沙，这个时候已经沦陷了近五年，波兰也被苏德分割，已经不存在了。

整个二战当中，波兰可以说是承受了最深重的民族苦难，在各国平民死亡人数当中，波兰是排到前列的。但是不屈的波兰人民组织了一个地下政府，这个地下政府不仅领导了一个坚强团队——被绝大多数的人民支持的抵抗运动组织，而且还有法院，还能够发行公债，甚至有一个初步的教育制度。这个地下政府还跟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仍然行之有效地领导着这个国家。随着战局的进展，解放的曙光已然露出，所以波兰地下政府就准备起义，配合盟军解放波兰。当时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授权波兰地下领导人适时举行总起义，防止德军在波兰境内特别是在首都华沙死守作战。而且长期以来，苏联的电台也一直敦促波兰人发动总起义，并且承诺提供军事援助。

7月29日，苏联莫斯科电台播放呼吁，要求华沙地下组织举行起义，加速解放进程。8月1日，华沙起义爆发了。起义者从下午5点开始进攻德军，很快，全城百万居民都卷入了战斗，3天内控制了大部分地区。但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德军反扑镇压下，起义军明显不敌。于是，起义者请求近在咫尺的苏军支援。然而，一直呼吁波

兰人发动总起义的苏联电台沉默了，不仅先前承诺的军事援助没有兑现，苏军还停止了对华沙周围的德军的进攻。

得知华沙起义的消息后，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再致电斯大林，吁请苏军支援起义，但都没有得到答复。无奈之下，盟军只好从空中航线向华沙起义军空投军火和食品。执行任务的英美飞机空投物资后，需要就近在苏联领土着陆加油，没想到就连这个要求，也被斯大林断然拒绝。斯大林在给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回电中，干脆把起义说成“罪犯集团旨在夺权而在华沙发动冒险事件”。

孤立无援的华沙起义者几乎赤手空拳地进行着无望的抗争。德军从空中和地面疯狂进攻，飞机坦克狂轰滥炸，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地肃清起义者。德军建议起义者举行投降谈判，却被领导起义的波兰将军布尔·科马罗夫斯基拒绝了。与苏军一起进攻过来的波兰军队为解救自己的同胞，向德军发起猛攻，但被德军挡在了城外。

把华沙从地球上抹掉

10月2日，华沙起义在坚持了63天后，最终失败了。

在投降前的最后几次广播中，起义者愤怒地控诉：“我们遭受的待遇比希特勒的仆从国还要坏，比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更坏。公正的上帝，对波兰民族所承受的可怕的不公正做出裁决吧，希望他惩治那些犯罪者。”参加这次起义的大部分士兵捐躯，少数人得以逃生。在战后的纪念活动上，数十名幸存的老兵聚到一起。一位老人回忆起华沙起义，只有“惨烈”两个字。他说，当时条件极为艰苦，武器陈旧简陋，但每个士兵都英勇顽强，发誓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双方力量过于悬殊，起义最终失败了。他说，现在华沙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在这次起义中牺

牲的人。

华沙起义无疑给纳粹德国带来了很大麻烦，气急败坏的希特勒下令“把华沙彻底从地球上抹掉”，于是纳粹分子开始了对波兰人的血腥屠杀。如果你现在到华沙城走一走、看一看，不经意间，就会在某处墙壁上发现一块石板，上面刻着“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在此地遭纳粹杀害”。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到华沙城内一段数米长、两米多高的残破红砖墙前敬献花圈。据史料记载，纳粹分子在这段“死墙”墙角下，曾一次杀害了上百个波兰人。为镇压波兰人民的反抗，希特勒不顾弹药紧缺，极其残酷地、分步骤地进行炮轰，最后将华沙全城几乎夷为平地。纳粹分子甚至使用了800毫米口径的“多拉”巨炮，这种超重型火炮威力能穿透1米厚的钢板和2.5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墙，每一枚炮弹重达7.1吨！

整个华沙起义期间，有18000名波兰军人和18万平民丧生，华沙这座历史名城90%的建筑被摧毁，全城变成了一个方圆数十公里的瓦砾场。

1月17日，苏军作为华沙的“解放者”入城。此时，华沙已是一座满是瓦砾和废墟的空城。苏联人呼吁波兰人发动总起义的最后一句话是“不积极奋起自救，一切将化为乌有”，华沙人民英勇奋起了，苏军却坐视起义者被镇压、被屠杀。最终，华沙的一切真正“化为乌有”了。

你什么德行我太清楚了

现在还有人说1944年的华沙起义很愚蠢，也有人说这次起义是波兰地下军的投机，是拿爱国做买卖，为了捞取战后的功名。但在今天看来，这场起义充满了孤注一掷的悲壮。

当时的形势是什么样的呢？苏军已经逼近了华沙，波兰抵抗组织再不发动起义，就只有坐等苏联人的“解放”，但是这种解放并不意味着自由和独立，对于波兰来讲这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历史上波兰三次亡国，哪次不是俄国人挑的头？波兰人跟俄国人虽然同属斯拉夫民族，都是斯基诺夫维奇，但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所以绝不能把这个国家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转交给俄国人。

另外，一旦苏联完成对波兰的控制，想从苏联控制下重新获得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俄国人比德国人还狠。因此，波兰地下军和流亡政府都认为，与其坐等苏联占领，不如趁苏联人到来之前奋力一搏，也许可以使祖国恢复独立和自由。从二战后的情况来看，整个东欧只有自己解放自己的南斯拉夫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南斯拉夫在二战当中牺牲了170万人，那么点儿一个小国牺牲了170万人，完全是自己打下来的江山，所以真正获得了独立。而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这些所谓被苏联“解放”的国家都丧失了独立主权，沦为苏联控制下的卫星国，成了苏联的殖民地，开始了悲惨的命运。

波兰人太了解俄国人是什么脾气了，打了200多年仗，你什么德行我太清楚了，所以波兰人精确地预见到了这一点，绝不能把我们祖国的命运交给苏联人。因此，即使在希望渺茫的情况下，也要试一试自我解放，避免被苏联人“解放”，避免丧失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今天有很多人为苏联人对华沙起义的漠视感到气愤，其实波兰地下军从起义一开始就没指望苏联人的支援，他们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为祖国争自由，为民族争尊严，起义的目的就是要在苏联人到来之前以主人的姿态出现在华沙。这一点，波兰人清楚，苏联人也清楚。

当然，当德国军队残酷镇压起义的时候，起义者还是希望苏军能够

支援，但那是形势所逼。然而，起义者想赶在苏军到来之前做国家主人的这种努力，已经断绝了苏军援助的可能性。苏联援助你的前提，就是你要做傀儡。你想独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起义者注定要在孤军奋战中完成自己悲壮的使命，要么光复祖国，要么为了民族的解放壮烈牺牲。

波兰在历史上三次被俄、普、奥瓜分，一战之后好不容易独立，又被苏德瓜分。波兰人几次经历了亡国的痛苦，只有亡国的人才知道做奴隶的痛苦，才知道自由的可贵。你想，波兰人不甘心在德国统治下做亡国奴，他为什么要做苏联的顺民呢？自由对于亡国的波兰人的这种吸引力，不是没亡过国的人能够体会到的。

不甘心亡国的决心

为什么要发动起义？波兰人认为起义是获得独立最后的机会，哪怕就是一根稻草，我也要抓住。波兰人是在苏联的占领几乎成为定局的情况下，复国无望，抱着与其忍辱偷生，不如光荣地战死的想法，用这种方式追随祖国而去，这是尽到爱国者的责任。假如说起义的牺牲者九泉之下有知的话，看到战后波兰被苏联控制的局面，他会觉得自己死得无怨无悔，毕竟我努力了，我免于再一次做亡国奴的悲剧。

说华沙起义是投机的人，完全是扯淡，谁能拿20万条生命做投机？这20万人死亡只是为了宣示一个民族不甘心亡国的决心。这20万人里面有地下政府控制的国民军，也有波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更多的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普通波兰人，是什么让他们视死如归？不是党派利益，而是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尊严！

华沙悲壮地蒙难了，蒙难于斯大林的背信弃义。斯大林背信弃义的

背后，是新沙皇要控制整个东欧的野心。要想对一个国家进行有效控制，关键是建立一个完全受其操纵的政府。二战后，除南斯拉夫之外的东欧各国政权，是苏联红军运送给各国的。各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们，从苏联飞机上走下来，叼着烟斗，挥一挥帽子就“解放”了他的国家。华沙起义者，拒绝接受这种运来的政权。

战后，波兰就沦为了苏联的附庸。但是在伦敦的波兰第二共和国政府始终坚持复国的理念，坚持复国的活动。一直到1990年，第二共和国政府仍然有一个总统和几名内阁部长在英国伦敦，他们坚信祖国有一天会解放。这一天没用很久，1990年，也就是在华沙起义失败40多年以后，波兰政权发生了更迭，当二战后波兰首任民选总统瓦文萨就职的时候，波兰流亡政府的最后一位总统从伦敦飞到华沙，把共和国的法统象征——总统的印绶和1935年宪法交到他手中，流亡政府的职能结束了。

今天的波兰就是第三共和国，继承的是二战当中那个英勇不屈的波兰共和国的法统。

十次斯大林突击

1944年8月20日至9月底，苏军乌克兰第二、第三方面军在黑海舰队配合下，发起影响巨大的“第七次突击”。经此一战，拥有80万人马的德军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几乎全军覆没。苏军向前推进了800～1000公里，攻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迫使两国退出轴心国集团，并调转枪口，对德宣战。苏军打开了通向德国在欧洲最后一个盟国匈牙利的通道，也为进军南斯拉夫创造了条件。

1944年9月至12月，苏军又连续发动了“第八、九、十次突击”，攻占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大部分地区，包围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匈

牙利是通往奥地利和德国南部的门户，因此，希特勒不断从各条战线上抽调兵力增援匈牙利，德军拼死防守。直到1945年2月13日，布达佩斯才被攻陷。

到1944年年底，苏联军队经过贯穿全年的十次突击，不仅全部收复了苏联领土，还攻入东欧各国，进逼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联盟彻底瓦解，失去了赖以维持战争的宝贵资源。在这一年中，苏军共歼灭德军136个师，200多万人，取得了苏德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苏联人把这十次突击冠以斯大林的名义，命名为“十次斯大林突击”。战后，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人把取得战争胜利的功劳，全部归于领袖斯大林，全然不提英美盟国对苏联的巨大援助。

如今，俄罗斯史学界终于承认西方盟国的援助对于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意义巨大。二战期间，美英两国一共给苏联运送了258.6万吨航空汽油，而苏联自产的只有181万吨；输入32.8万吨飞机铝材，苏联自产是26.3万吨；输入各种车辆50.1万辆，苏联自造的卡车只占5%，苏联自己的全部产能都用来生产T-34坦克了。苏联步兵的经典战术是，步兵坐在坦克上冲锋，坦克一旦被击毁，上面的步兵也都完蛋了。直到美国汽车输入苏联后，苏联步兵才能伴随着坦克冲锋。另外，盟国还援助苏联14000多架战机，12000多辆坦克和战车，以及无数火炮、弹药。还负担苏联大量的后勤补给，比如食品、医药器材，总价值109亿美元。如果没有西方盟国的援助，苏联人很难建立起强大的钢铁洪流。

这一切，都在冷战时期被苏联抹去了，人们只看到苏联生产过6万辆T-34坦克，却没有想到，整个二战期间，苏联连一辆火车头都没生产出来。

第三章　高手过招玩心计（盟军光复北非，进占意大利）

当敌人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时，永远不要让他知道。

——题记

01.“沙漠之狐”告别北非

不听话就揍你

阿拉曼战役结束后，丘吉尔说过一句话：“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战无不败；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战无不胜。”这话虽然有点儿夸张，但也确是北非战场的真实写照。

1942年11月，盟军实施“火炬”行动，向败退的德意军队展开钳形攻击，在法属北非——现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实施登陆作战，从南翼威胁德意军队。

此次战役，由美军陆军中将艾森豪威尔任总指挥，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任海军总司令。登陆部队共10.7万人，由航空母舰16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9艘以及大批驱逐舰、扫雷舰和各式登陆舰艇共650艘提供支援。英军航空兵1700架飞机以直布罗陀为基地，实施战役掩护。11月8日凌晨，盟军兵分三路同时展开行动。登陆地点有维希法军驻守，总兵力约20万，飞机500架。

盟军预计，在维希法国控制下的北非登陆只会遭到微弱抵抗。就在

11月8日，阿尔及尔的法国抵抗组织发动政变，在盟军登陆之前，逮捕了维希法国的指挥官并控制了驻军。因此，盟军在阿尔及尔的登陆没有遭到抵抗，当天傍晚，盟军就占领了阿尔及尔和维希法国北非指挥部。

但是，维希法国的军队在奥兰和摩洛哥对登陆盟军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抵抗。经过三天的谈判和威胁，美军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迫使维希法国军队上将达尔朗，命令在奥兰和摩洛哥的维希法军于11月11日停止抵抗，达尔朗的条件是让自己成为一名自由法国运动的领导人。但是，1942年圣诞节前夕，备受争议的达尔朗遇刺身亡了。“火炬”行动期间，美国、维希法国和德国海军舰只爆发了卡萨布兰卡海战，美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火炬”行动中，部分法军军官配合了盟军行动，盟军得以迅速巩固登陆场，但登陆地段距德国非洲军团过远，且天气恶劣，未能迅速向东推进和占领突尼斯。这次登陆战是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登陆舰艇“由舰到岸”的大规模渡海登陆战役，在战役组织、兵种配合、装备使用等方面为以后的西西里岛和诺曼底等登陆战役提供了经验。

盟军登陆成功了，法国就倒霉了。希特勒的风格是不听话就揍你，一气之下，命令德军占领了维希法国，法国本土终于全部沦陷。此外，法国在土伦的舰队被俘获，大部分舰只被法军自行凿沉，以防止它们被轴心国利用。在北非的维希法国军队则加入了盟军，参加自由法国军队。

习惯了以少胜多

盟军占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后，再往东就是突尼斯了，那是德意军队在北非的巢穴。英美法三国军队决定攻占突尼斯，粉碎德意非洲

集团军群，把德意军队全部赶出北非。

1942年12月26日，阿拉曼会战中失利的隆美尔，率非洲装甲集团军7.8万人（其中德军3万人）和130多辆坦克撤退到利比亚与突尼斯南部交界的马雷特地区。希特勒命令隆美尔巩固新阵地之后，即回国治病。隆美尔的非洲装甲集团军也更名为意大利第一集团军，由意大利的梅塞元帅任司令。

1943年1月14日，英美决定在北非战场设立战区，将北非盟军整编为第十八集团军群，下辖安德森指挥的英第一集团军、蒙哥马利指挥的英第八集团军、弗雷登道尔指挥的美第二军和部分法军，共18个师零2个旅，由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任集团军群司令，统一指挥盟军在北非的全部地面部队。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任战役总指挥。与德意军队相比，盟军占有多方面的优势：步兵多一倍、火炮多二倍、坦克多三倍，仅德国潜艇对盟军稍有威胁。

不过，兵力上的劣势对“沙漠之狐”来说不算什么，他早已习惯了以少胜多。即将离任的隆美尔，敏锐地察觉到了新的战机。当时，蒙哥马利刚刚攻占的黎波里，要发动新的攻势还需准备一段时间，因此位于隆美尔部队正面的英第8集团军暂时不构成威胁。位于西面的安德森指挥的英第一集团军和弗雷登道尔指挥的美第二军，却威胁德军的后方。隆美尔决定利用两股敌军之间的空当，先以背面包抄奇袭的方式击溃后面的盟军，然后掉头进攻蒙哥马利。

这是一个出色的作战计划，但在实施时遇到了困难。在隆美尔军队附近的德军阿尼姆第五装甲集团军，不归隆美尔指挥，而且阿尼姆并不积极配合隆美尔。最糟糕的是，隆美尔的进攻计划被盟军破获，但不幸中的万幸是，盟军搞错了德军的主攻地点，以为德军的主攻地点在丰杜

克附近，而在丰杜克附近集结重兵。

隆美尔的告别之战

1943年2月14日，德意军队发起了进攻。阿尼姆第五集团军从弗德山口向美第二军阵地发起主攻，重创了美第一装甲师。隆美尔的部队也连连得手，攻占了卡塞林隘口，但被盟军援兵阻止在勒凯夫南面的塔拉附近。2月22日，隆美尔下令撤退。

这次进攻虽然规模不大，战果却很辉煌。虽然隆美尔未能实现迫使盟军撤出突尼斯的战略目标，但给美军造成了重大损失。美第二军有3000人阵亡，4000人被俘，260辆坦克被击毁或被缴获，这是美军在北非战场上遭到的最惨重的损失。在这一战中蒙受羞辱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撤换了弗雷登道尔，任命巴顿出任美第二军军长。勇猛善战的巴顿早就渴望跟“沙漠之狐”隆美尔交手，他说：“隆美尔的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研究了他的每一个战役，自认对他了如指掌。我平生的愿望就是与他捉对厮杀。”

为解决北非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2月23日，希特勒任命隆美尔为新组建的非洲装甲集团军群司令，正式将阿尼姆划归隆美尔指挥。隆美尔获得新的指挥权后，决定抢先向蒙哥马利发动攻击。然而，德军的进攻方向和时间都被盟军破译，蒙哥马利已经对隆美尔的计划了如指掌，并做好了迎战准备。

3月6日凌晨，隆美尔集结了三个半装甲师的160辆坦克，发起进攻。上午8时，当德军装甲部队推进到一座山脊前时，遭到了蒙哥马利早已部署在这里的近500门反坦克炮的猛烈攻击。到中午时分，德军仍无力突破。下午5点，隆美尔下令取消这次进攻，德军已损失了50辆坦

克。

3月9日，心灰意冷的隆美尔告病回国休假，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成名之地——北非。一心想与隆美尔过招的巴顿将军闻讯后，大失所望。

隆美尔离开后，北非的德意军队兵败如山倒。在蒙哥马利和巴顿的攻击下，隆美尔的继任者阿尼姆率非洲装甲集团军群共14个师20多万人退守突尼斯北部。

4月19日晚，蒙哥马利率先在南面发动攻击。到5月6日，在400门火炮和空军的支援下，英第1集团军全力猛攻，德意军队终于招架不住，向后溃退。英国人莫尔希德记载说："德国人已经完全吓慌了，他们看到英国人的坦克扬长而过，就会手足无措。在恐惧之中，德军纷纷奔向滩头，但他们发现滩头既无船只，也无飞机，于是军队完全崩溃了。"

5月13日，也就是"沙漠之狐"隆美尔离开北非两个月后，阿尼姆上将和梅塞元帅相继向盟军投降，约10万德军、15万意军被俘，只有633人从海上逃走。

盟军取得了突尼斯会战的大胜。两年零八个月的北非战争，至此终告结束。

02.以假乱真的"肉馅行动"

忽悠希特勒

在1943年1月，英美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等到北非战役完全结束，盟军就攻占西西里岛作为进入欧洲的跳板。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的最大岛屿，地处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德国和意大利在该岛上驻有重兵，有13个师和1400多架飞机，总兵力达36万。面对庞大的德意守军，盟军强攻西西里岛肯定会付出巨大代价。最好有个办法能忽悠希特勒，让他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西西里岛的目标过于明显，盟军进攻这里难以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因而盟军打算在南欧沿海其他地区登陆。如果盟军放弃西西里岛，有可能选择两个地方登陆：一个是希腊，便于向巴尔干推进；另一个是撒丁岛，便于进攻法国南部。如果成功地忽悠住希特勒，那他就会在西西里岛放松警惕，从而有利于盟军的进攻。于是，二战当中让人拍案叫绝的“肉馅行动”酝酿出炉了。

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之后刚刚半个月，当时英国海军情报处的马西尔中校和乔治中尉就在琢磨，怎么才能诱使希特勒上当，以为盟军要进攻撒丁岛，而在西西里岛放松警惕呢？哥儿俩想了一招，就是用死尸进行诈骗。然后，马西尔跟乔治两个人就在隔音室里，琢磨计划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初步打算，弄一具死尸，把死尸的身份伪装成英国海军少校，带着一封绝密的情报——说盟军要在撒丁岛和希腊登陆的绝密情报，然后让尸体在西班牙外海被西班牙人发现。因为西班牙虽然是中立国，但是暗中倾向德国，西班牙人得到这具死尸之后必然告诉德国人。德国人要相信了这个情报，那么欺骗就成功了。关键是必须找到这么一具死尸。

马歇尔中校起草了死尸诈骗的报告之后，就送到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局长看完之后，批了几个字：“计划可行，速密送唐宁街10号。”唐宁街10号就是首相府，很快也批下来了，并把这个行动定名为“肉馅行动”。

“肉馅行动”有这么几点实施的要领：

1.尸体约35岁，无外伤，肺部有少量积水，着陆战队少校野战军服，无帽，外着橘黄色救生衣（便于打捞）。

2.计算好潮汐，用潜艇把尸体运到西班牙毕尔巴鄂港外海，抛弃尸体。

3.把装有密件的文件袋系在尸体的内腰带上，做成飞机失事保护文件的假象。

4.把尸体装入特别容器内，里面塞满冰块，重量180公斤。容器外面用油漆漆上“光学机械”字样，通知潜艇乘务员要试验新式武器。

5.预先知道本计划的人只限于直布罗陀军港的谍报处长和潜艇艇长。

6.计划实施后，回电：“肉馅计划”实施完毕。

“马丁少校”光荣出征

在“肉馅行动”实施当中，最棘手的事就是尸体带一封什么样的密件。如果行事不巧妙，德国人不会相信，但是要玩儿过了头儿，做得太真了，又容易让德国人认为是圈套。这就跟学生作弊一样，你别照着100分抄，抄100分老师就不信了。

怎么办呢？英国人就开动脑筋，使出了大英帝国修炼了三百年的看家绝活，就是诈骗。最后英国谍报机构想出了一个好招儿，由当时英国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皮尔德将军，给驻北非的亚历山大将军写一封信，这不是官方文件而是私人书信，但是在这里面泄露出了天机：盟军将在撒丁岛登陆。这样一来，德军统帅部会把这封信当成极珍贵的材料加以

重视。不过信上不能直截了当地写准备在撒丁岛登陆，写这个就太假了。

马西尔把密信样稿起草呈报后，总参谋部担心计划被德军识破，但是仍然上报给了丘吉尔首相。丘吉尔非常感兴趣，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去干，说败了也无所谓，成功了算咱捡的，失败了就强攻。丘吉尔这样一说，下属就减轻了压力。

马西尔很快找了一具尸体，这哥们儿是因为肺炎死的，肺炎死的人肺里面有积水，如果尸检的话就像溺水死亡的人。然后把尸体伪装好之后，塞进一艘潜艇。这艘潜艇在北非登陆作战的时候，曾执行过秘密运送美国克拉克将军的任务，艇长皮尔逊有执行情报任务的经验，马西尔觉得他是一个人才，可以用他。潜艇潜行了十天，抵达了预定海域。

到地方之后，皮尔逊艇长一声令下，装尸体的容器被四名军官搬了上来放在甲板上，这具尸体被命名为“马丁少校”。艇长满脸严肃地跟那四名军官讲，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事情，明天必须忘掉，这件事关乎大英帝国能否在战争当中取得胜利，谁要是走漏了风声，军法制裁。潜艇上就这五个人知道这件事，剩下的水兵都被锁在舱里不让上来。这四名军官一下子明白事情的重要性了，艇长从来没有不相信弟兄们，现在却把弟兄们锁起来了。

然后，装载尸体的银白色容器被打开了，军官们一看大吃一惊，容器里面不是什么光学仪器，也不是秘密武器，而是一具身着军装的尸体。在艇长的低声命令下，尸体滑入大海，“马丁少校”要出征完成使命了。

三天后，也就是1943年4月30日，一个西班牙渔民发现海面上漂浮

着一具尸体，就把尸体打捞上船，拖到一个小镇的沙滩上，几百名渔民和孩子都围了过来。西班牙军警给尸体检查、拍照之后，送到医院进行尸检。尸检报告说当事人是活着坠海淹死的，肺部有少量的海水，估计尸体在海面上漂流了三五天。

英国人的诈骗初步成功了，没有引起西班牙人的怀疑。

大家一起来演戏

西班牙人一看是“马丁少校”，身份查明了，就把这件事通知了英国的领事。当然，由于西班牙跟纳粹德国的关系密切——这也是英国人把尸体扔这儿的原因，所以西班牙人在通知英国人的同时也通报了德国在西班牙的间谍。

德国间谍抢先一步，在英国领事认领尸体之前，就把“马丁少校”身上所有的文件全部偷拍。文件的影印件，很快送到了德国柏林做鉴定。柏林当局接到报告之后，一面鉴定，一面指示间谍提供更详尽的细节。

五天后，伦敦收到了英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一个报告，说毕尔巴鄂港的英国副领事认领了漂流在海上的陆战队少校马丁的尸体，尸体已经被埋葬了，文件袋的事一句没提。

伦敦立刻对大使馆发出训令，说“马丁少校”随身携带的私人物品，必须照会西班牙当局查明下落，但是注意不要让西班牙当局了解到文件的重要性。

大使馆很快又回电，说西班牙政府全部完好地移交了“马丁少校”的文件袋和其他遗物。

文件袋一到伦敦，英国谍报局立刻进行检验，终于从夹在纸上的夹子是干的这个疑点，发现文件已经被德国人用盐水软化纸张的技术拆开拍照复制了。因为尸体被海水浸泡过，那夹子应该是湿的。

马西尔中校立刻向上级报告，“肉馅计划”实施完毕。

与此同时，英国海军公证司把“马丁少校”的名字登在阵亡将士登记册上。5月28日的《泰晤士报》公布了一批阵亡将士的名单，包括“马丁少校”在内，并且还发了讣告。

经过英国驻西班牙使馆的多方交涉，“马丁少校”的尸体按照正式军礼安葬，他的未婚妻还送来了一个花圈，并且附了一个悲痛欲绝的悼念明信片。英国的领事还给“马丁少校”立了一块简单的白色大理石墓碑。

英国人算准了，德国间谍在西班牙确实极为活跃。德国间谍意外得到了“马丁少校”的文件，如获至宝，你想啊，英军副总参谋长致北非英军司令官的绝密亲笔信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于是，德国方面认真地研究了密件和“马丁少校”携带的物品。

英国的情报机关为“马丁少校”考虑周到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的钱包里有他未婚妻的照片，有买婚戒的收据，有电影票的票根，一切都跟真的似的。但是德国人非常精明，非常缜密，这么大一个情报从天而降，就跟100万美金砸我头上一样，我得考虑考虑这钱能不能拿。所以特别想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又担心上当。

怎么办呢？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高度敬业，使出了干间谍这行的一个绝招儿，叫“死间”。这个间谍直接去找“马丁少校”的“未婚妻”，当然这位未婚妻是英国人事先安排好的，是实力派演员。这个间谍自称说是“马丁少校”的战友，来向少校的“未婚妻”表示慰问。如果这个“马丁

少校”是假的，那么这个间谍等于自己暴露身份了，根本没有“马丁少校”，你说你是“马丁少校”的战友，等于是自投罗网。这个间谍很有牺牲精神，是用自己的生命为赌注，来验证“马丁少校”是真是假。“马丁少校”的“未婚妻”表演得非常成功，说谢谢你前来慰问，表现得非常悲伤。德国间谍就信以为真，说“马丁少校”确有其人，密件上说的都是真的。

这样一来，德国情报部门就完全相信了密件的内容。

于是，德国情报部门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报告：文件的可靠性无可置疑。希特勒大为高兴，在5月12日的一份命令中明确指出：首先应加强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位于希腊南部，古称摩里亚半岛）的防务。

5月14日，希特勒会见了墨索里尼，向他透露了“密件”的内容，并且洋洋自得地说：“我想这的确是真的。”墨索里尼却担心地说：“我总有一种预感，觉得盟军还是要进攻西西里岛。”希特勒加重语气说：“预感总没有情报重要。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情报！情报！”墨索里尼好不容易英明一回，却被他老大当作了空气。

第二天，希特勒召开了作战会议。他命令：在6月30日前完成对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的集结和部署。

奉希特勒之命，隆美尔元帅被派往希腊，组建一个集团军群。同时，希特勒又把党卫军派往撒丁岛，从西西里岛抽出装甲部队加强科西嘉岛的防卫。

这样，盟军要登陆的真正地点——西西里岛的防御力量被削弱了，“肉馅行动”大获成功。

看谁跑得快

当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把他的大本营搬到希腊时，盟军正集中主力准备登陆西西里岛。这对于德军来说绝对是个意外。

由于“肉馅行动”的成功，希特勒对盟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出了错误判断。不过，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并没有上当，他依然意识到盟军极有可能会从西西里岛登陆，于是将德军戈林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步兵师派往西西里岛，增强了该岛的防御力量。

1943年7月9日，盟军舰队在马耳他岛两侧集结。正当盟军准备登陆西西里岛时，天气骤变，狂风怒号，恶浪滔天，德意守军因此放松了警惕。10日凌晨2时40分，盟军空降部队首先发动进攻，美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第一空降师的5400名将士，搭乘366架运输机和滑翔机从突尼斯出发，开赴西西里岛。凌晨3时45分，巴顿和蒙哥马利指挥的16万美英登陆大军，分乘3200艘军舰和运输船，在1000架飞机的掩护下，在西西里岛的西南部和东南部实施登陆。意大利守军士气低落，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到中午时分，巴顿和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顺利登上了各自的目标滩头，并巩固了滩头阵地。

7月11日，西西里岛守军在古佐尼中将指挥下开始反击。但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实在不值一提，反击主要依靠德国军队。德第十五装甲师被调到了东岸，阻止蒙哥马利的军队向北推进；德军戈林装甲步兵师和意大利的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则向巴顿指挥的美军发起反击。德国空军出动了481架飞机频频轰炸盟军滩头部队，盟军飞机赶来拦截。激烈战斗持续了一天，德军坦克几乎推进到距美军滩头阵地不足两公里处。巴顿将军亲临前线指挥美军奋力反击，盟国海军巡洋舰甚至用203毫米主炮轰击德军坦克，这种炮弹能直接把德军坦克炸成碎片。战至傍晚，德

军损失了大批坦克，被迫撤退。美军趁势攻占杰拉城。12日，蒙哥马利的英第八集团军也攻克了锡腊库扎。

德意军队第一次反攻失利后，凯塞林元帅见大势已去，只好与盟军混战以拖延时间，打算经墨西拿海峡退至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希特勒批准了凯塞林的计划。

7月13日，蒙哥马利指挥第十三军奋力突击卡塔尼亚。德军进行顽强抵抗，牢牢控制着从卡塔尼亚通向墨西拿的海岸公路。蒙哥马利正面进攻受挫，只好调第三十军绕过埃德纳火山西侧，在美第七集团军的支援下进攻墨西拿。

巴顿不甘心让蒙哥马利唱独角戏，他兵分两路，一路由布莱德雷率领美第二军在西西里岛中部支援英军作战，一路由凯斯将军率领一个暂编军直取西西里首府巴勒莫。7月22日，巴勒莫的意军不战而降，巴顿非常自豪，艾森豪威尔也为美军的胜利感到高兴。而在此时，蒙哥马利却进军不利，6个师对付不了德军3个师。

巴顿见蒙哥马利受阻，决定变助攻为主攻，抢在蒙哥马利之前拿下墨西拿，一洗美军被英军轻视和奚落之耻。8月10日，德意军队退到墨西拿附近，由于盟国海军没有切断墨西拿海峡，4万德军和7万意军用6天7夜，完成了向意大利本土的撤退。

向墨西拿的进军，变成了美英两国军队的赛跑。8月17日上午6时30分，美军先头部队开进墨西拿。10时30分，巴顿乘坐指挥车驶进城里。仅仅一个小时后，一队英军也吹吹打打进了城。一位英国军官走到巴顿面前，握着巴顿的手说：“这是一场有趣的竞赛，我祝贺你的成功。”

当天，岛上的一切抵抗均告停止，西西里岛登陆战宣告结束。盟军

从此在地中海往来无阻，打开了登陆欧洲的大门。

03.营救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被辞职”

西西里岛登陆战役，虽然没能大量消灭德军的有生力量，但达到了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政治目的。墨索里尼在劫难逃了。

意大利国内反对墨索里尼的势力早就暗流涌动，西西里岛登陆战之后，终于爆发。1943年7月13日，墨索里尼接到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要求召开会议的请求。不知是否有预感，墨索里尼这段时间一直心绪不佳，勉强答应在7月24日下午开会。

在7月24日召开的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墨索里尼与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会议通过了对墨索里尼的不信任动议。

7月25日清晨，墨索里尼仍像往常一样到办公室上班，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当天下午，墨索里尼按计划前去觐见国王埃曼努尔。墨索里尼的老婆预感不祥，劝他不要去，但墨索里尼坚持进宫，并自信地说：“20年来国王很信任我，不会有什么危险。”

这天，国王一反常态，身穿意大利元帅服，而且还在宫殿内布置了警察。这架势墨索里尼是第一次见到，心中开始有些不安。在同国王会谈时，国王对他说：“现在内外形势严峻，军队士气低落，最高委员会已经决定解除你的职务。现在意大利人民都恨你，我成了你唯一的支持者。我担心你的安全，让我来保护你吧！”

墨索里尼听后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嘟哝着说：“一切全完了！”接

见只有几分钟，墨索里尼走出王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这时，宫廷卫队长向他走来，说：“国王陛下命令我保护你，请跟我来。”说完把他带进了一辆救护车，全速开往宪兵营。

当天，罗马市内谣言四起，有人说墨索里尼已被带到德国，有人说他已被暗杀。晚上10时45分，罗马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声称“国王已经批准了政府首脑墨索里尼阁下的辞职，并任命巴多里奥元帅接替这一职务”。

这条消息顿时在意大利全国传开了，意大利人走上街头，高呼：“战争结束了！”“法西斯灭亡了！”

接任的巴多里奥元帅下令将墨索里尼秘密关押起来，并派人与盟国在西西里岛秘密谈判。

1943年9月3日，意大利和盟国的代表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当天凌晨，蒙哥马利的英第八集团军从西西里岛渡过墨西拿海峡，在意大利本土登陆，并向南部快速推进。9月8日，英国广播了意大利投降的正式文告。

早有戒备的德军闻讯后，立即将80万意军解除武装，逮捕了大批意大利军官，并于9月10日占领罗马，控制了南至那不勒斯的意大利本土。这时，意大利国王和巴多里奥等人已乘潜艇逃到意大利南部的盟军占领区。

10月13日，巴多里奥政府正式宣布退出轴心国集团，并向德国宣战。同时，英、美、苏三国政府也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盟国一方。

欧洲第一恶棍

整个二战期间，意大利军队可以说是兵败如山倒，除了成建制投降就没干别的事儿。孤军奋战的德军倒是打得轰轰烈烈，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德国人居然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竟然把遭严密看守的墨索里尼给救出来了，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传到柏林，希特勒非常震怒，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的倒戈，等于是在德国阵营的腹部撕开了一个大缺口；另一方面是因为希特勒不能容忍自己的战友被投靠盟军的敌人关押，他认为只要救出墨索里尼，就可以让墨索里尼重掌意大利政权，并继续为纳粹德国效命。

1943年7月25日深夜，德国党卫军特种部队头目、号称“欧洲第一恶棍”的斯科尔兹内奉命赶到元首大本营。斯科尔兹内与其他五名军官一起受到了希特勒的召见。希特勒一进来就问他们：“你们哪位熟悉意大利？”

只有斯科尔兹内说：“我熟悉，我到过意大利两次，骑着摩托车一直跑到了那不勒斯。”

希特勒点了点头，说：“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怎么评价意大利人，你们觉得意大利人怎么样？”

受到召见的军官按照军衔高低挨个儿回答，有人说意大利是轴心国的朋友，有人说意大利是反共产国际的伙伴，还有人说意大利人是自己人。斯科尔兹内却回答说：“我是奥地利人！”

这一句话让希特勒龙颜大悦。为什么呢？因为希特勒也是奥地利人，对于一战后意大利夺取奥地利领土南提罗尔，两个人感同身受。听到这句话，希特勒立刻就盯住这个维也纳出身的大个子（斯科尔兹内的

身高超过了一米九）。

希特勒盯着他说："斯科尔兹内上尉留下，其他人可以走了。"

当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俩之后，希特勒就向斯科尔兹内讲述了刚刚在意大利发生的政变，命令他策划"橡树行动"，营救墨索里尼。希特勒告诉斯科尔兹内，必须把意大利人的领袖抢救出来，墨索里尼是个宝，巴多里奥靠不住，他一定会跟同盟国搞幕后交易，我们必须控制住墨索里尼，这对稳定南线战局大有好处。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办得到？

斯科尔兹内后脚跟一蹭，就来了一个立正，说没问题，请元首放心。希特勒说我通知伞兵部队配合你完成任务，随时提供兵源、飞机和你需要的一切。

只能去算卦了

第二天，斯科尔兹内就飞到了罗马。

要想救出墨索里尼，首先你得知道他被关在哪儿。墨索里尼从王宫出来，被关在塞拉大街的宪兵营，只待了一个小时，就被转到了莱尼亚诺大街的警察宿舍，在那儿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发现这老小子脉搏紊乱，脸色苍白，晚饭也一口没吃，一直折腾到夜里11点，墨索里尼才睡着。刚睡着两个钟头，又被叫醒了，有人给墨索里尼送来了巴多里奥元帅的口信，说现在外面流传着要暗杀你的风声，政府为了你的人身安全起见才拘留你，现在允许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墨索里尼稍加思考之后，说了四点：第一，我想回到故乡；第二，我保证与巴多里奥元帅尽力合作；第三，期待新政权稳定局势；第四，

我今后仍然为国王效忠。

但是，巴多里奥接到墨索里尼回信的时候，已经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个时候，巴多里奥已经开始跟盟国接触要求停战，而盟国提出停战的条件之一就是拘捕墨索里尼。巴多里奥便告诉墨索里尼说，你不能回家乡，你的家乡不安全，而密令把墨索里尼转移到那不勒斯西边的一个岛上，那儿有一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斯科尔兹内到罗马两三天之后，他的副手带着一些特种部队的队员也来到了，准备开始营救工作。但是，当时罗马流传着各种关于墨索里尼的传言，这个说他在天堂，那个说他已经挂了。斯科尔兹内只打听到墨索里尼被带出宫之后，用救护车送到什么地儿去了，具体地点也不知道。

当时德国人都认为即使墨索里尼被关了，意大利人仍然会信守轴心国盟友的约定，继续与盟国作战，包括斯科尔兹内都有这样的想法，意大利就是换个领袖罢了，换了谁都没关系。所以，斯科尔兹内刚到罗马之后，寻找墨索里尼也没有那么上心，轻松自在，也没有采取非常的手段。结果营救部队在罗马耗了三个星期，没有打听出一点儿线索。

最后，连党卫军头子希姆莱都无奈地说，要想找墨索里尼，只能去算卦了。

玩起了躲猫猫

就在德国人要绝望的时候，斯科尔兹内从以前认识的一个水果商那儿打探到了一条有用的情报。

这个水果商在加埃塔湾旁边的一个小镇上住，有一天他说这地方有

一个大地主，他们家的女佣和蓬察岛上一个看押政治犯的警察订了婚，但是最近两三周，一对有情人没约会了。斯科尔兹内一听，脑子里灵光乍现——间谍的素质不是一般人具备的，从无意中的一句话，立刻就判断出岛上关进了大人物。

几天之后，斯科尔兹内又从嘴上没把门的意大利海军军官那儿，获得了核实的情报。这个军官说，我亲眼看见自己服役的潜艇，搭载着墨索里尼到了蓬察岛。

这些情况一上报，斯科尔兹内就接到了希特勒的命令：救出被监禁的人。

后来斯科尔兹内回忆说，这项任务足足烦了我24个小时，在意大利看守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怎么能解救出墨索里尼呢？正发愁呢，上级说不用救了，因为新情报说墨索里尼不在蓬察岛上了。意大利政府怕德国人救墨索里尼，已经玩起了躲猫猫，把他转移到了撒丁岛，先是囚禁在撒丁岛上的一个小村子里，然后又转移到距离撒丁岛5公里、有重兵把守的马达勒纳岛，囚禁在岛上一座叫“科隆山庄”的公馆里。

为了核实情报，斯科尔兹内带人伪装成船员到撒丁岛，然后从德国海军那儿借了一艘摩托艇，到了马达勒纳岛侦查。斯科尔兹内的手下，从每天来马达勒纳岛运送水果的老农那儿得知了墨索里尼就在岛上。但是这个科隆山庄，有地面部队重兵把守，因此斯科尔兹内做好计划，避开正面攻击。德国人最拿手这一招儿。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斯科尔兹内返回了德国，召集手下队员，并对马达勒纳岛进行空中侦查，结果点儿背，他们的飞机在撒丁岛上空遭到了英国巡逻战斗机的截击。虽然逃出生天，但是飞机的发动机停转，迫

降在海上。机上人员虽然都幸免于难，可是斯科尔兹内却撞断了三根肋骨，被一艘意大利军舰救起。最搞笑的是，这艘意大利军舰，是意大利政府派来巡逻海面保护墨索里尼的，结果把对手给救起来了。

斯科尔兹内带着三根断肋骨返回了柏林，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营救方案：对马达勒纳岛的港口发起海上突击。计划先派一艘德国军舰礼节性地访问马达勒纳岛，然后派出一支高速扫雷艇满载特种队员进港停泊，在舰炮的支持下，让队员冲向科隆山庄。斯科尔兹内确信守卫这里的意大利军队，必然会被德国人的突然袭击吓得放弃抵抗。德国人很清楚自己的盟友什么样儿，你是我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所以我打你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甚至你都不算是个菜。

于是，希特勒立刻批准了斯科尔兹内的这一冒险行动，但是告诫他，意大利还是咱哥们儿，从国家角度讲不可侵犯意大利的主权。如果你这次行动成功了，立功受赏没得说；如果你要失败了，所有的责任你扛，不允许辩解，我会解除你的职务。

斯科尔兹内回答说，没有问题。

都是一帮亡命徒

过了几天，几艘正常巡逻的德国快艇就靠上了马达勒纳岛的港口，舱外是懒散的德国水兵，舱内却藏着全副武装、磨刀霍霍的德国突击队员。为了万无一失，肋骨还没有长好的斯科尔兹内先带人上岸探听虚实。

这一天是8月28日。斯科尔兹内碰到了一名墨索里尼的看守，就问

他："听说墨索里尼死了，是吗？"那看守很脑残，回答说："谁说的，今天早上起来我还看见他了呢，他好像坐一架白色飞机到什么地方去了。"

听到这句话，斯科尔兹内是如获至宝。随后在码头附近的酒馆里面，斯科尔兹内把一名刚认识的意大利军官灌得酩酊大醉，军官指着窗户外面说："墨索里尼就被关在半山腰那间红色公馆里。"斯科尔兹内这时候是喜上眉梢，血都涌到脑袋上了，但迅速又退了回去，因为醉汉接着说："三个钟头前，海军一架飞机把他接走了。"

斯科尔兹内一下子又是冷水浇头，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失落，大失所望，计划又一次落空了，墨索里尼又不知道被弄哪儿去了。

不久，德国情报人员截获了一份意大利内务部的电报。电报上说，大萨索山一带的警卫工作已经就绪。发电报者署名古易利，这个人是负责墨索里尼安全的意大利宪兵指挥官。这份电报足以证明，墨索里尼被转移到了大萨索山。

大萨索山在罗马东北160公里处，是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在大萨索山海拔1800米的山腰处，有一座饭店，墨索里尼就被关在这里了。这个饭店的位置太绝了，是登山爱好者的圣地，正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面和山下的村庄有缆车相通。虽然有上山的小路，但是崎岖陡峭，一般人都是坐缆车到这个饭店。

意大利人把墨索里尼囚禁在这么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悬崖饭店里，应该说是费尽了心机的。

9月10日，斯科尔兹内坐飞机侦察了饭店附近的地形和意大利军队防守的情况，发现所有上山的路径都已经被意军封锁了，如果要强攻至

少得一个师，而且时间不敢保证。即使成功了，估计墨索里尼早就被乱枪打成筛子眼儿了。

与此同时，斯科尔兹内发现饭店旁边有一块很小的杂草丛生的三角形空地，这是一个废弃的小型射击场。他觉得这可以当作一个很好的空降场，但是因为高山上风大，伞兵降落很难保证落点的准确，风一刮就不知道降到哪儿去了。

怎么办呢？斯科尔兹内想出了用滑翔机营救墨索里尼的方案。这个方案风险很大，所以行动之前，斯科尔兹内把队员们召集起来说："这次行动充满危险，随时可能丧生，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愿意参加，可以离开，我绝不会对这件事做任何记录，也不会蔑视你们。我要亲自参加和指挥这次行动，你们愿意参加的人往前迈一步。"

斯科尔兹内带的这帮人，不愧都是一帮亡命徒，所有人都往前迈了一步。斯科尔兹内说了声好哥们儿，非常高兴。

斯科尔兹内从天而降

"橡树行动"本来应该是在9月12日黎明开始，但因为从法国飞过来的滑翔机晚到，临时推迟了几个钟头。

上午10时，突击部队到达罗马南郊的空军基地。这次推迟歪打正着，因为这样一来抵达墨索里尼的关押地大萨索山的时候，就是中午了，一到中午全意大利人都在认真地睡午觉，会减少遇到的抵抗。

斯科尔兹内利用这段时间，派副官到罗马请来了对德军素来抱有好感的索莱蒂将军，让这位意大利高官跟攻击部队一起出现在饭店，这样有助于规劝守军放弃抵抗。关于索莱蒂将军是不是自愿参加这次行动，

说法不一，有的资料说他愿意当中间人，有的资料说他是被挟持的。不管愿意不愿意，反正他去了。

上午11时，从法国飞过来的第一对滑翔机到达了机场。等牵引机注满燃料，滑翔机起飞，是13时5分。在领头的1号牵引机内，驾驶员后面坐着情报官朗格特上尉。四天前朗格特跟斯科尔兹内一起进行了空中侦察，因此他是牵引机成员中唯一一位真正见到过降落区域的人。点儿背的是，牵引1号和2号滑翔机的两架飞机在浓雾和厚云层中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半途返回。

这样一来，斯科尔兹内与索莱蒂乘坐的3号滑翔机就成了领航机。飞机在浓密的云层中飞翔，滑翔机视野不好，也没有空调，索莱蒂将军和几名队员已经晕机了。斯科尔兹内果断地拔出刀，在滑翔机的帆布机身上割了几个洞，清凉的空气吹进了机舱，大家还能清醒一点儿。斯科尔兹内还通过这个破口观察地面，时不时把正确的航线通知驾驶员。

一个小时之后，机群抵达预定地区。斯科尔兹内下令，滑翔机与牵引机脱钩，8架滑翔机从3600米的高空下降，兵分两路扑向各自的目标。在斯科尔兹内的座机即将着陆的时候，驾驶员才发现，事先选定的这块三角地上不仅布满了石头，而且坡度也比之前估计的要大。场地不平就意味着降落时候的危险性很大，所以3号机的驾驶员有点儿不知所措。此时，在驾驶员身后的斯科尔兹内大喊：“快降落，在离饭店尽可能近的地方降落！”

驾驶员事后回忆说：“视野中的小黑点很快变成了一幢大建筑。我向外望去，希望看到敌人的活动情况，但开始时一切都很平静。当我们飞到饭店上方150米左右时，饭店里的士兵像被捅了巢穴的蚂蚁一样涌了出来。不过他们看上去没有什么敌意，只是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

这群从天而降的袭击者。……我将沉重的滑翔机向左急转，并再次打开减速火箭，这一次滑翔机迅速降低高度，机头朝着饭店方向落下去。当绕在着陆滑橇上的带刺铁丝网被地面上的碎石头划断后，整架滑翔机剧烈振动起来，在距饭店大门台阶仅4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早已全副武装的斯科尔兹内率领队员们冲出滑翔机，迅速制服了饭店周围的意大利军队。这件事儿很好干，因为意大利兵不用制就已经服了。然后，斯科尔兹内推着索莱蒂将军向饭店冲了过去。

这时，斯科尔兹内看见了墨索里尼苍白的脸孔出现在二楼的一个窗户旁边，他急忙用意大利语对墨索里尼喊：“退回去！离开窗户！”而满脸铁青的索莱蒂将军则对意大利士兵大喊：“不要开枪，我们不需要流血！”

意大利士兵有的放下武器站着不动，更多的四散逃进了山林，一如他们在每一场战斗中的固定表现。

“橡树行动”成绝唱

等到后续滑翔机陆续降落的时候，斯科尔兹内那架滑翔机上的人，已经带着冲锋枪冲进了饭店。他们首先制服了饭店里的无线电通讯员，然后用枪托把无线电通讯设备砸坏。

饭店里的意大利士兵早就乱作一团，等到更多的突击队员冲进饭店，意大利士兵已经举手投降。接着，斯科尔兹内直奔关押墨索里尼的房间。在墨索里尼的劝说下，房间内负责看管他的两名意大利军官也举手投降了。

整个行动非常迅速，从第一架滑翔机着陆到控制饭店只用了4分

钟，而且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没开一枪就救出了墨索里尼。可以说，成就斯科尔兹内奇迹的是意大利人，如果看守的一方换作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斯科尔兹内都不可能这样全身而退，只有意大利人能成就对手的这种奇迹。斯科尔兹内大张旗鼓准备了这么多天，结果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一个高空降落就成功了。

获救的墨索里尼，紧紧地抱住斯科尔兹内，哽咽着说："我就知道我的铁哥们儿希特勒不会抛弃我的！"

到墨索里尼被救出来之后，突击队的6号和7号滑翔机才刚刚着陆。最后降落的8号机，在饭店外面隆起的山坡上撞坏了，成员全部受伤，但没有一个死的，这也是突击队员在这次行动当中唯一的损失。

救出墨索里尼之后，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把他安全运走。缆车虽然被德国人占了，但是山谷对面有大批意军防守，无法坐缆车下山。作为备用方案，斯科尔兹内在行动前曾经安排一架飞机负责带墨索里尼离开，但是这架飞机着陆的时候受损，机上的燃油漏光了。事到如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正在饭店上空盘旋侦查的一架小型侦察机上。

这架侦察机是与斯科尔兹内一起执行"橡树行动"的斯图登特[60]将军专门派来观察营救行动情况的，驾驶员是德国王牌飞行员格拉赫，他也是斯图登特的副官和私人驾驶员。当斯图登特得知斯科尔兹内得手的消息时，还半信半疑，所以让格拉赫低空侦察，并想办法帮助突击队。接到命令后，格拉赫降低飞行高度，在山头上盘旋，准备降落。

斯科尔兹内指挥突击队员和投降的意大利兵——意大利兵都是模范战俘，你让往东绝不往西，让坐着绝不躺着——把旅馆后面的滑翔机推到一边，粗略修整了一下地面，为侦察机的降落做好准备。

获救的墨索里尼，紧紧地抱住斯科尔兹内，哽咽着说：“我就知道我的铁哥们儿希特勒不会抛弃我的！”

飞机降落之后，大家上来七手八脚把这架只能载运两个人的轻型飞机推到预定的起飞位置。这时，斯科尔兹内坚持要跟墨索里尼一起坐飞机离开，他怕别人抢自己的功劳。

格拉赫上尉断然拒绝，别扯淡了，这架飞机只能运两个人，墨索里尼90公斤，你也90公斤，你们两个上来我的飞机还能飞起来吗？但是斯科尔兹内说：“我必须亲自护送墨索里尼到安全地点，这是元首的指示。”

格拉赫也搞不清楚这是不是斯科尔兹内假传圣旨，只好妥协了。于是，12名突击队员站在飞机尾部紧紧拖住飞机，让发动机高速运转起来，直到格拉赫举起手臂示意可以起飞的时候，大家一放手，飞机在临时修整的空地上，蹦蹦跳跳往前滑，差点儿撞上了一块大岩石。幸亏格

拉赫是王牌飞行员，经验非常丰富，在他的操作下，飞机终于摇摇晃晃滑翔到空中，在饭店上空盘旋一阵后，飞往罗马郊外的机场。

侦察机平安降落之后，斯科尔兹内护送着墨索里尼爬上另一架飞机，飞往维也纳。营救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至此大功告成。

04.终究难逃一死

罗马今夜不设防

墨索里尼被斯科尔兹内救出来之后，在希特勒的扶持下，在意大利北部成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与巴多里奥政府对抗。

在墨索里尼被救出之前，美军已在萨勒诺湾登陆。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指挥德军抵抗，并试图将盟军赶下海去。事实证明，德军的反攻，在盟军大炮、海军舰炮和坦克的打击下很快就被粉碎。盟军接连占领了那不勒斯、卡普亚等地，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一条牢固防线。

为阻止盟军进一步推进，凯塞林元帅依山峰天险，构筑了西起罗马以南80公里的海岸，向东穿越亚平宁山脉，横贯意大利的“古斯塔夫防线”。这条防线的中枢和制高点是卡西诺山，盟军要进军罗马，就必须拿下卡西诺山。于是，卡西诺山及周边山峰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几次进攻失利后，盟军于2月15日开始轰炸卡西诺山上的著名建筑——卡西诺修道院。修道院居高临下，俯瞰整个卡西诺山地。之前几次，盟军被德军的炮火打得吃尽了苦头，一些盟军将士怎么瞧卡西诺修道院怎么不顺眼：他们认为这不仅是一座修道院，也是德军炮兵的观察哨。盟军向修道院投下了1150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将整个卡西诺山顶

炸成了到处是坑的月球。

盟军炸毁卡西诺修道院后的每一次调查都显示，轰炸只造成在修道院内避难的意大利平民死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炸弹投向卡西诺修道院的那天，造成了德军士兵的死亡。所幸的是，轰炸的那天晚上，大多数平民仍然活着逃离废墟。

盟军后来才知道，德军当时已经与卡西诺修道院的修士们达成协议，只要修士们还在修道院内，就不把修道院用于军事目的。恰恰是在修道院被炸毁后，德军第一伞兵师的部队占领了修道院的废墟，把它变成一个堡垒和观察哨，给盟军的进攻造成了严重威胁，导致了许多伤亡。如果修道院不受到轰炸，这些伤亡本可以避免。

经过几番激战，英军终于占领了卡西诺山一侧。5月11日深夜，盟军的2000门火炮开始怒吼，炮弹暴雨般倾泻到了卡西诺山德军阵地。此时，经过连月苦战，德军已经筋疲力尽，抵挡不住盟军猛烈的进攻。12日，盟军突破了德军防线。

5月16日，凯塞林元帅下令从卡西诺镇、修道院以及周围山头撤退。卡西诺山战役宣告结束。

卡西诺山战役尽管规模比不上二战中的重大战役，但其惨烈程度堪比斯大林格勒战役。真正让卡西诺山战役闻名于世的，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机枪战。在这几个月里，德军和盟军在小小的卡西诺山地投入了超过3000挺机枪，耗费了1亿发子弹。盟军先后发起了4次攻击，在付出了63000人伤亡的代价后，终于占领了这个通向罗马的据点。

6月4日，罗马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当晚9时，美第五集团军率先开进罗马。占领罗马后，盟军继续向北推进，在9月28日突破哥特防线。

此时，由于在诺曼底登陆的需要，盟军从意大利战场调走了7个精锐师，意大利战场一度处于休眠状态。

丘吉尔的秘密交易

到1945年4月，西线盟军和苏军同时对德军发起强大攻势，意大利战场也活跃起来。此时，德军士气低落，无力抵抗，节节败退，克曼图亚、维罗纳、热那亚相继失守。让德军雪上加霜的是，意大利北部又爆发了游击队起义。

28日，游击队在科摩湖抓住了企图逃往德国的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这位法西斯首领终于带着情妇，踏上了“归途”。虽然希特勒救了墨索里尼一次，但墨索里尼终究难逃一死，不得善终。

说到墨索里尼之死，官方资料都说他死于意大利游击队员之手。然而，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一份最新的调查文章指出，送墨索里尼归西的不是意大利人，而是英国特工！下达处决墨索里尼指令的，正是赫赫有名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墨索里尼之死的官方说法是这样的：1945年4月28日下午4时10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在科摩湖畔被意大利游击队处决。他们的尸体随后被倒挂在米兰广场上，任人唾弃。

然而，根据最新的调查，所有这一切都是伪装。实际上，墨索里尼是在28日上午11时被处决的，而不是在下午4点；他也不是死在意大利游击队员手里，而是死在了化名为“约翰上尉”的英国特工罗伯特·马卡罗内手里。

意大利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说，墨索里尼出逃时，身上带有一份丘

吉尔的秘密信件。这封信中，丘吉尔试图和意大利达成妥协，让意大利抛弃德国，单独和西方谈判停战。

参与制作这部纪录片的美国资深记者彼得·托普金斯认为，丘吉尔试图和墨索里尼达成妥协，是为了应对战后来自苏联的“铁幕”威胁。他说：“丘吉尔一生都在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早就认为战后与苏联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但是，一些撰写墨索里尼传记的研究专家认为，丘吉尔和墨索里尼两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秘密协议。

墨索里尼和丘吉尔究竟有没有幕后交易呢？新近解密的部分信件，可以作为证据。根据墨索里尼1945年4月24日写下的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件，他恳求丘吉尔能“亲自出面干预”，保证他“得到公正的待遇”。

这样一来，丘吉尔有理由为了不让自己和墨索里尼之间的幕后交易曝光，而决定杀人灭口。前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席格诺·洛纳蒂也曾证实说，英国特工“约翰上尉”潜入意大利北部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手下情报部门的首脑托马索·戴维的孙子，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自己的祖父在世时，不仅说过丘吉尔和墨索里尼之间有联系，而且还说过丘吉尔曾经许诺帮助意大利获得失去的领土。

独裁者的末日

洛纳蒂还回忆说，在得知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逮捕之后，“约翰上尉”就和他一起秘密前往关押地点。他们听说墨索里尼被捕时随身携带着一只手提箱，墨索里尼还郑重地对游击队员说，箱子里的东西对意大利的未来非常重要。潜入房间后，洛纳蒂发现墨索里尼的情妇坐在

床上，墨索里尼本人则站在一边。

这时，“约翰上尉”对洛纳蒂传达了行动指令：除掉这两个人。之所以不放过墨索里尼的情妇，也是因为她知道的机密太多了。但洛纳蒂表示自己不杀女人，“约翰上尉”便说自己会亲自动手，但要求洛纳蒂解决墨索里尼。“约翰上尉”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墨索里尼必须死在意大利人的手上。

这个时候的墨索里尼已经明白自己的死期到了，请求在洛纳蒂等人的监视下，到室外最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墨索里尼的情妇也朝着“约翰上尉”黯然一笑，并请求朝她的胸部而不是头部开枪。“约翰上尉”和洛纳蒂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带到了科摩湖畔，让两人靠着一堵篱笆站好，随后扣动了扳机。

处决完这两人之后，“约翰上尉”从自己的背包中取出照相机，拍下了死者的照片。同时，他还找到了墨索里尼身上的那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纪录片的另一位制作人说，当洛纳蒂说出真相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对他报以怀疑的眼光。在经过了长期的调查取证之后，他们才认定，洛纳蒂说的全是事实，没有一句虚言。

另外，还有一名居住在附近的妇女在纪录片中说：“当时我听到了枪声。我抬头看了看钟，是快11点的时候。”而据说她正在花园中干活儿的母亲，则亲眼看到了行刑场面。

墨索里尼被处决之后，其他意大利游击队员才赶到现场，随后带走了两具尸体，并把墨索里尼的尸体竖了起来，看起来好像没死一样。随后，游击队员把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的尸体运到了早已准备好的“官方

刑场”，表演了一场“假枪毙”。

一名不知情的游击队员，在当时就看出了蹊跷，他发现“刚刚枪毙”的墨索里尼和他情妇的尸体“不自然地僵硬扭曲”，而且“几乎没有出血”。这说明，在此之前墨索里尼已被处决。

不论墨索里尼究竟死于谁人之手，对他的盖棺论定都不会改变，那就是——一切反人类的人，都将被人类抛弃。

第二天，墨索里尼和他情妇的尸体被运到米兰，倒挂在市中心的广场，以中世纪的方式示众。

当天，也就是1945年4月29日，美第五集团军进占米兰，英第八集团军进占帕多瓦，德国C集团军群司令菲廷霍夫大将派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并于5月2日生效。

至此，意大利战役全部结束。

第四章　浩瀚大洋是屠场（美日鏖战太平洋，日军节节败退）

勇气的意思就是害怕死亡，但依然踏上征程。

——题记

01.喋血瓜岛

彩排不影响演出

1942年5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珊瑚海水域重创日军舰队。同年6月，美军又在中途岛海战中击沉4艘日军航空母舰，数百名经验丰富的日军飞行员葬身海底。

经历这两次重大挫败之后，日军被迫承认：“太平洋上的主动权，已经转入敌人手中。”

但日军不见棺材不掉泪，仍决定继续实施对南太平洋诸岛的进攻。日军计划先在所罗门群岛南部的最大岛屿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修建机场，以便施展航空兵力，配合对新几内亚岛莫尔兹比港的进攻，在新几内亚岛站稳脚跟后，再向东南推进，进逼同盟国在南太平洋的重要基地——澳大利亚，以期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

为实现这个目标，日军陆军大力扩充第十七军。这支军队，由天皇侍从武官长的弟弟百武晴吉中将任军长，军部设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至1942年8月初，该军已有13个大队，担负攻占莫尔兹比港的任

务。日本海军则于1942年7月成立第八舰队，任命三川军一中将为司令，包括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3艘在内的多艘军舰和潜艇，主力也部署在拉包尔，协同第十七军作战。日本联合舰队还增派百余架岸基飞机进驻拉包尔，提供空中支援。

这时候，美军虽然在中途岛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但在南太平洋仍比较被动。1942年1月，日军占领拉包尔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就提出阻止日军推进的作战计划。此时，美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和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都认为拉包尔已是日军的核心基地，扭转战局的关键就是尽快夺取拉包尔。但是，这两位名将在具体战术上存在分歧，麦克阿瑟主张集中最大兵力在俾斯麦群岛进行登陆作战，一举攻占拉包尔；尼米兹则认为日军在拉包尔的防御已经十分坚固，不能贸然进攻，应该先在所罗门群岛南部登陆，在新占岛屿上建立机场，然后在航空兵支援下逐步推进，步步为营，最终攻取拉包尔。

对于这场战役的指挥官人选，美军高层也有争议。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主张应由麦克阿瑟指挥，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则认为，在群岛海域的战役必须由懂海军的人指挥，所以应由尼米兹指挥。

双方互不相让，争执不下，最后只好由罗斯福总统亲自决定。面对这两员大将，罗斯福总统也很为难，最终做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战役第一阶段，由尼米兹指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由麦克阿瑟指挥。

麦克阿瑟与尼米兹的性格也很不一样。麦克阿瑟为人狂傲不逊，尼米兹显得更为谦和，有气度。有一回，尼米兹在夏威夷的一个海滩步行锻炼。一个水兵将自己埋在沙土里休息，尼米兹走过时，不小心踢了他一脚。水兵随口骂了一句，当他认出此人就是尼米兹时，迅速改口

道："我没能认出是你，将军！"尼米兹则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还以为这块海滩有点儿凹凸不平呢。"可以说，在这场战役中，正是尼米兹的大将风度，促进了美国陆海军之间的紧密团结。

登陆瓜岛的准备时间只有4个星期，工作极其紧张。在临战演习中，表现非常糟糕，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61]少将只好自我安慰："按照好莱坞的惯例，糟糕的彩排预示着成功的公演。"

打仗需要避孕套

1942年8月7日凌晨，美军登陆编队到达距瓜岛只有10海里的海域。6时许，掩护编队的军舰开始炮击瓜岛日军阵地，随后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也开始进攻。在舰炮和航空火力的支援下，第一批登陆部队于9点40分开始登陆，并逐步扩大滩头，向纵深发展。

岛上的日军根本没想到美军登陆，因此毫无准备。岛上的日军说是工兵部队，其实是修建机场的朝鲜劳工，日本人信不过他们，根本没有给他们配发武器。少数警备部队看到美军大兵压境，不敢抵抗就逃入了丛林。因此，美军一枪未发就成功登陆，到日落时分，已有1万多人登上瓜岛。

但美军没有准确的地图，登陆后就在丛林中摸索前进，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到达机场。美军突然杀到，日军十分惊慌，连忙扔下刚做好的早餐逃进了丛林，美军轻而易举占领了机场。机场的跑道已经完工80%，美军还缴获了大批物资。

陆战第一师登上瓜岛后，范德格里夫特知道大批日军只是逃入了丛林，援兵随时可能到来。因此，他立即组织部队防御，准备实施反登陆

作战。

上岛后的第一天早上，范德格里夫特突然发电报给尼米兹，要求马上送来1400个避孕套。接到电报的人，都感到不可理解。大战在即，范德格里夫特要这么多安全套干什么？只有尼米兹一点儿也没感到奇怪，微笑着说："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是想用避孕套给他的士兵的枪管当雨衣。"

尼米兹分析得一点儿也没错，范德格里夫特要避孕套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枪管防雨。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出范德格里夫特作战经验非常丰富，而尼米兹则对自己的爱将非常了解。

此后，8月7日至31日，美军不仅加固了防御工事，增派了兵力，补充了物资，而且起用了日军在瓜岛新建的机场。为了纪念中途岛海战中牺牲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洛夫顿·亨德森，美军把这个机场改名为亨德森机场。美军利用亨德森机场对日军运输兵员和物资的船只发动频繁进攻，有效地延滞了日军登陆的进程。日军的"旭字一木支队"登陆部队遭到了灭顶之灾，支队长一木清直大佐被美军击毙。

美军不是一根筋

一木清直在1936年5月，就任中国驻屯军牟田口联队第三大队少佐大队长。1937年的"七七事变"，就是由第三大队以"士兵失踪"为借口挑起的。在卢沟桥，一木清直亲率部队向宛平县城发起首次进攻，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元凶首恶之一。"七七事变"后，这个狂热的侵华分子多次露骨地对外宣称是他"为帝国强盛的进程打响了信号枪"。

不久，一木清直晋升为步兵中佐，调回日本任军校教官，获得了天

皇授予的金鹰三级勋章。1942年4月底，第七师团以步兵第二十八联队为班底，组编成“旭字一木支队”，由一木清直担任大佐支队长，率精兵3870人，南下去参加中途岛之战。6月6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在运输船上的一木清直连中途岛长什么样儿都没看到，就退回关岛待命。此后，他的部队竟然一跃成为日本大本营的直辖部队。

瓜岛战役爆发后，一木支队奉命作为先头部队登陆支援瓜岛。8月16日，一木清直把部队分成两个梯队，并亲自带着第一梯队916人分乘6艘驱逐舰直扑瓜岛。

8月18日夜，一木清直所部在亨德森机场以东约30公里处顺利登上瓜岛。根据战前的情报，一木清直认为美军在岛上只有6000人，他以为美军还像在菲律宾作战中那样不堪一击，惧怕夜战和白刃战。所以，骄横的一木清直不等后续部队到达，留下100多人看守滩头阵地，便率领其余800余人，携带8挺重机枪，向机场扑去，想一鼓作气夺回失去的阵地。他万万没有想到，美军驻守瓜岛的是战斗作风顽强、战斗意志坚强的海军陆战队。而且在瓜岛的美军陆战队总数达11000人。

8月20日，一木支队的一支40人的侦察队与美军的一支巡逻队遭遇。战斗骤然打响，日军手中的38式手动步枪和歪把子轻机枪根本无法与美军装备的勃朗宁自动步枪抗衡。日军引以为豪的白刃格斗，也不是美军近战自卫的科尔特自动手枪的对手。美军不是一根筋，才不跟你斗狠呢，能开枪干吗用刺刀？

这次战斗中，美军打死了31名日军，还缴获了一张已经标注好的地图。根据这张地图，范德格里夫特少将发现日军已经看出了美军防线上的薄弱环节，于是立即进行调整，在日军可能进攻的地点架设了带刺的铁丝网，布置好了火力点。

全军覆没也是功

8月21日凌晨1时，500余名日军向美军阵地发起了进攻。美军等日军接近后才开始射击，美军的火力非常猛烈，日军顿时被扫射倒一片，冲锋很快被打退。5时，一木清直又组织发起了第二次冲锋，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38式步枪，不顾一切猛冲。但在美军密集的火力下，日军唯一的战果，就是一批一批地倒下去，根本无法突破美军的防线。

经过半夜的激战，日军伤亡惨重，却毫无进展。天亮后，一木清直指挥残部在河对岸构筑工事，与美军对峙。

起初，美军以为这是日军的先头部队，等后续部队到了后，会发动更大规模进攻。直到侦察部队报告日军没有后续部队之后，范德格里夫特才派出一个营绕到日军背后，实施两面夹击。

日军只剩下一堆残兵败将，哪里抵挡得住美军的攻击？只好向海边溃退。一路上伤兵不断倒下，美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派出了医护人员前往救助，日军伤兵竟拉响手榴弹与医护人员同归于尽。范德格里夫特没见过这样残忍的军队，闻讯勃然大怒，下令出动轻型坦克彻底消灭日军残部。

黄昏时分，5辆M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向日军盘踞的丛林冲去。坦克上射出的榴霰弹和机枪子弹横扫日军，履带从死尸和伤兵身上碾过，沾满血肉，活像绞肉机。

椰树林里只剩下一小撮日军，他们团团围住一木清直大佐。一木清直身负重伤，一手抓住军旗，下令把军旗烧掉，旗手开始焚烧军旗。当美军坦克发现这群残余的日军时，旗子已经着火，日军很快一个接一个地被击毙。一木清直在被打死前，拔出军刀切腹了。

这一战，美军阵亡35人，伤75人，而日军仅在战场上留下的尸体就有800多具。在美军猛烈的火力下，一木清直的登陆部队全军覆没。小日本儿终于再一次领教了现代战争的威力，知道马王爷长三只眼了。

按照日本陆军的传统，不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军人很难晋升到大佐以上的军衔。一木清直死后，因全军覆没之“功”，被追认为陆军少将。这家伙在死后总算圆了将军梦，估计能在什么鸟神社里占个位置了。

“老鼠”运大米

日本人就是一根筋。一木清直的登陆部队全军覆没后，日军又运送了大约5000名士兵上岛。8月31日，川口清健少将登上瓜岛，指挥岛上的全部日军，但连着发动的几次进攻，都被美军打退。

9月15日，百武晴吉在拉包尔得知川口清健战败的消息，即转发到日军大本营。在紧急会议上，日本指挥官得出结论：瓜岛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战斗的结果将对日本在太平洋战区的胜负产生战略影响。百武晴吉意识到，为了集中力量击败在瓜岛的盟军，他不能在同一时间支援在新几内亚的日军。于是，百武晴吉在请示大本营后，命令在新几内亚的部队，包括已推进至距离莫尔兹比港仅30英里的日军后撤。

“七七事变”的元凶一木清直在被打死前，拔出军刀切腹

9月18日，一支盟国海军护航舰队运送第三临时陆战旅4157人、137辆军车以及各种军需物资到瓜岛。不幸的是，掩护这支舰队的美军“胡蜂”号航空母舰被日军潜艇击沉。这样一来，美军在南太平洋地区暂时只剩下“大黄蜂”号航空母舰。

接下来的几天，因为天气恶劣，日军没有发动空袭，瓜岛的空战停止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双方均在努力加强各自的空中力量。日军增派了85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增援在拉包尔的空军部队，美军也调派了23架战斗机和攻击机至亨德森机场。

9月20日，日本在拉包尔共有117架飞机，而盟军在亨德森机场也有71架飞机。9月27日，日军再次空袭瓜岛，遭到亨德森机场上美军航空队的阻击。

这时候，瓜岛上的日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军的反击，而是饥饿的威胁。为了解决补给问题，日军想出了很有特色的“老鼠特快”和“项链运输”。

“老鼠特快”这个称号，来自山本五十六的无奈。由于日本海军在瓜岛以北海战中损失惨重，山本五十六不愿再派出大型军舰进入瓜岛海域，只使用驱逐舰在夜间偷运兵员和物资。日本人戏称这种像老鼠一样只能在夜间出没的运输方式为“老鼠特快”。日军驱逐舰一夜之间经常能跑一个来回，因此，也被美军戏称为“东京快车”。

然而，“老鼠特快”不能在运送军队的同时运输大量物资，比如重型火炮、车辆和许多食品、弹药，都不能随军一起运上瓜岛。岛上物资实际供应量，不到标准定量的三分之一。由于长期补给不足，岛上官兵体力消耗殆尽，食品极度匮乏，热带疾病流行，加上缺乏药品，伤病员大量死亡，加剧了日军的非战斗减员。

为解决补给问题，11月下旬，日军又发明了“项链运输”。日军把药品、粮食装入汽油桶，但不装满，然后将汽油桶密封，使汽油桶刚好能浮在海面上。汽油桶用绳索连接，固定在舰艇的甲板上。当驱逐舰驶近瓜岛指定海域时，就将绳子割断，铁桶纷纷投入水中，利用潮汐漂向瓜岛海岸。岛上的日军用小艇收集汽油桶。由于这些汽油桶呈项链状挂在舰舷上，才被戏称为“项链运输”。

但是，这样运送的物资数量毕竟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岛上几万日军的正常需求。岛上日军的被动局面丝毫没有改变，瓜岛成了日军的“饥饿岛”。

小日本的送死战术

日军绞尽脑汁发明的“老鼠特快”和“项链运输”，仍远远不能满足岛上的物资需求，瓜岛日军的数量却猛增了。

瓜岛作战不利，日军大本营不得不下令将驻东印度群岛的陆军第三十八师团，以及从中国战场、南方军和日本国内抽调的兵力配属第十七军。10月初，百武晴吉司令率第二师团一部登上瓜岛。

从10月13日起，日军海军对瓜岛机场连续实施了三次大规模轰炸，美军有34架“无畏”式轰炸机、16架“野猫”式战斗机和全部“复仇者”鱼雷轰炸机被炸毁。15日，日陆军第二师团主力和第三十八师团一部登上瓜岛。此时，瓜岛的日军兵力已经增至22000余人。

由于美军沿海防御阵地已经巩固，百武晴吉决定从南面进攻亨德森机场。10月23日，第二师团丸山政男中将指挥的3个大队穿过丛林攻击美军在南部靠近伦加河东岸的防线。为了转移美军视线，百武晴吉的重炮兵加上5个大队的步兵攻击美国沿西海岸走廊的防线。百武晴吉估计美军在岛上的兵力有1万，其实，美军在岛上的兵力已达到23000人。

10月24日下午，就在日军要发动猛攻的前一刻，天空突然乌云滚滚，大雨瓢泼，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络被迫中断，秩序混乱不堪。晚7时，大雨虽然停了，毛毛细雨却依旧漫天飘洒。当丸山政男的部队到达美国伦加防御圈时，已经没有部队配合了，只好仓促发起进攻。美军第七陆战团的步枪、机枪、迫击炮、火炮和反坦克炮齐射，对日军进行了一场大屠杀。严阵以待的美军直到日军冲到铁丝网前，才开始射击，第一批冲锋的日军被击毙在铁丝网前，第二批日军爬过同伴的尸体继续向前猛冲，照样是个死。经过一天一夜的厮杀，日军留下了2500多具尸体，而美军的损失只有60人。这么打仗根本就是送死，日军最后只好又退入丛林。

10月26日，百武晴吉被迫取消了后续攻击，下令撤退。

真正的英雄巴斯隆

在10月24日的作战中，美军涌现出了一位英雄——约翰·巴斯隆。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中士，战前曾两次服役。这次作为重机枪手，参加瓜岛战役。美军的对手，丸山政男的第二师团，士兵主要来自仙台，那地方穷山恶水，气候寒冷，士兵们出身穷苦，战斗作风极为凶悍，是日军中最凶恶的打手。

当天晚上，巴斯隆跟15个战友负责一片阵地的防卫，拉好了铁丝网，架好机枪，子弹上膛，一直等日本人冲到跟前才开火。两挺勃朗宁机关枪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冲锋的日军像稻草一样，被成片成片地放倒。被打蒙的日军赶紧趁着夜色缩回了丛林，两小时后，日军又发动了一场更加凶悍的冲锋。日本鬼子踩着同伴的尸体，如潮水一般涌过来，巴斯隆不慌不忙，继续用铁丝网、战壕加机枪的战术截击敌人。但鬼子根本不怕死，48小时内用凶悍的人海战术，发动了十几次冲锋。巴斯隆那两挺机枪都打得滚烫，阵地几次被日军突破，但都被巴斯隆和战友们奋力打退。

等到日军攻势暂告一段落的时候，阵地上活着的就剩巴斯隆和两位重伤的战友，还有一挺已经损坏，弹药不足的机枪。这时候，巴斯隆明白，日本人还会发动最后一次猛烈攻击，他没有丝毫畏惧，一面尽力照顾两个受伤的战友，一面冒险溜出阵地，到处搜集弹药，应对日军的下一次冲锋。在援军到来前的整整12个小时，巴斯隆用一挺缺乏弹药的机枪和柯尔特手枪，独自面对着敌人最后一次“万岁”冲锋。

战斗最危急的时刻，日军从四面八方向孤身一人的巴斯隆涌过来。

勃朗宁重机枪是水冷式机枪，很沉，架到三脚架上掉头不便，千钧一发之际，巴斯隆摘下机枪，用手端着扫向日军。枪管滚烫滚烫，巴斯隆的手被烧得能看到白骨。他用布把手包上，继续向敌人射击。等战友们赶来时，发现巴斯隆周围倒下的日军尸体有200多具，而巴斯隆的手也受了重伤。由于巴斯隆的顽强抵抗，日军第二师团上千残兵高喊“天皇万岁”后死在了战场上。

战斗结束后，巴斯隆被授予美国最高等级的国会荣誉勋章。至今，美国还有一尊他端着机枪扫射的雕像。

巴斯隆受勋后，美国政府让他做战争形象大使，推广战争债券。官方给他配了专业的宣传团队，设计演讲词，制作精美制服，还专门划拨一列火车作为他的专列。所到之处人们列队欢迎，吃山珍海味，住五星级饭店，有美女明星相陪，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但是，巴斯隆并不快乐，他怀念战友，怀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士兵。所以，巴斯隆坚决要求回到部队。他一开始在加利福尼亚陆战队训练营训练新兵，在那儿，巴斯隆找到了真爱，跟一个意大利移民后裔的海军陆战队女兵结了婚。他没有找什么大明星，而是和一个普通女兵永结同心。

结婚后的巴斯隆，依然想回到战场上去，回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他给上级写了一封又一封的申请，强烈要求返回战场。海军陆战队终于批准他重返一线部队。巴斯隆最终在硫黄岛战役中为国捐躯，他是真正的英雄。

补给是个大问题

日军的进攻再次失败后，还是不死心，计划在11月再次尝试夺回机场。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日本陆军请求山本五十六支援即将发起的进攻。山本五十六提供11艘大型运输舰从拉包尔运送第三十八师团余下的7000名士兵以及弹药、食品和重型装备到瓜岛。他还派出配备了特殊碎片炮弹的战列舰“比睿”号和“雾岛”号，在阿部弘毅的指挥下，计划于11月12日夜间至13日炮轰亨德森机场，掩护日军运输舰队安全到达瓜岛卸载装备和援兵。

早在11月初，盟军已经获得情报，得知日军正准备再次试图夺回亨德森机场。因此，美军派出第六十七特混舰队，这是一支大型增援和运输舰队，载运海军陆战队替补人员、2个美国陆军步兵营以及弹药和食品，于11月11日驶向瓜岛。这支舰队得到了由卡拉汉和斯科特海军少将指挥的2支特混舰队和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飞机的掩护，途中虽然多次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但多数船只仍然安全抵达瓜岛。

与此同时，美国侦察飞机发现了日军阿部弘毅指挥的轰击舰队。11月13日凌晨，卡拉汉的舰队在瓜岛和萨沃岛之间截击阿部弘毅的轰击舰队。阿部弘毅的舰队有2艘战列舰、1艘轻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一片漆黑之下，双方舰队在极近距离开火。混战中，阿部弘毅的舰队击沉或重创了卡拉汉舰队的所有舰只，卡拉汉本人阵亡。日军有2艘驱逐舰被击沉，1艘驱逐舰和“比睿”号战列舰受重创。

尽管击败了卡拉汉的舰队，阿部弘毅却担心自己的舰队已经暴露，于是没有执行炮轰亨德森机场的任务，便下令舰队撤退。由于日本舰队未能破坏亨德森机场，山本五十六下令田中赖三的运输舰队多等一天再驶向瓜岛，同时命令近藤信竹指挥在特鲁克的战舰，与阿部弘毅的舰队

合并为一支轰击舰队，在11月15日攻击亨德森机场。

11月14日，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在三川军一的指挥下从拉包尔起航，对亨德森机场进行炮轰，虽然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机场没有太大破坏。三川军一的舰队结束炮击后返航，田中赖三的运输舰队认为亨德森机场已遭严重毁坏，立即开始南下驶向瓜岛。

可是，日本人的算盘打错了。11月14日一整天，从亨德森机场和“企业”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连续攻击三川和田中的舰队，击沉了1艘重巡洋舰和7艘运输舰。当天入夜后，近藤信竹的舰队又向瓜岛开进，准备炮轰亨德森机场。

用铁丝包扎伤口

为了拦截近藤信竹的舰队，美军派出“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2艘战列舰，并从“企业”号特混舰队中分出4艘驱逐舰，于11月14日午夜前，比近藤信竹的炮击舰队早一步到达瓜岛和萨沃岛之间。

近藤信竹的舰队包括“雾岛”号战列舰，还有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双方开战后，近藤信竹的舰队迅速击沉了3艘美军驱逐舰。当近藤信竹的军舰集中攻击“南达科他”号战列舰时，美军的“华盛顿”号战列舰趁机靠近“雾岛”号并开火，“雾岛”号被多发炮弹命中，遭受重创。近藤信竹只好放弃了炮轰亨德森机场的计划，下令军舰撤退。

近藤信竹的舰队撤退时，日军有4艘运输舰在瓜岛的塔萨法隆加泊岸卸货。美军飞机和大炮猛烈攻击，摧毁了这4艘运输舰及运送的大部分物资。只有2000至3000名士兵上了岸。由于此次运输失败，日军被迫

取消了计划于11月对亨德森机场的进攻。

11月26日，日本陆军中将今村均被任命为在拉包尔新成立的第八方面军的司令。下辖百武晴吉的第十七军和新几内亚的第十八军。今村均上任后，试图继续进攻亨德森机场和瓜岛。然而，盟军在新几内亚进攻布纳，让他不得不改变计划。对今村均来说，盟军企图攻占布纳，是对拉包尔的一个更严重的威胁。因此，今村均推迟了对瓜岛的增援，以集中兵力应付新几内亚的局势。

这样一来，瓜岛上的日军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到11月下旬，只使用潜艇补给的方式，已经难以维持在岛日军的最低需要。11月26日，第十七军给今村均发电，说岛上严重缺粮，一些前线部队已经6天没吃东西了，后方部队只获得三分之一的口粮。这迫使日军恢复使用驱逐舰运输物资的方式。

11月30日晚上，田中赖三指挥第八舰队护送运输船队前往瓜岛，但又被美军提前截获了情报，赖特少将指挥美军截击舰队在瓜岛外海守株待兔。就在日军运输船队准备卸货的时候，双方爆发海战。虽然日军鱼雷击沉了美军1艘巡洋舰，重创了3艘巡洋舰，但是田中赖三的舰队根本来不及卸货就匆忙撤走了。

这次日军大规模补给的失败，使瓜岛上的日军彻底废了。到1942年12月，岛上的日军因营养不良、疾病和美军的攻击，每天损失约50人。许多日军伤员根本得不到纱布，他们竟用铁丝包扎伤口。但是，没人可怜他们，因为这样的士兵虽然坚毅，却等同禽兽。

此后，田中赖三的舰队在12月上旬又进行了三次补给尝试，全部以失败告终。日军的运输能力已经耗尽，只能无可奈何，望洋兴叹。

末日的开始

12月12日，日本海军提出放弃瓜岛。同时，日本大本营的一些陆军参谋人员也认为夺回瓜岛已不可能。于是，日本大本营派人于12月9日到达拉包尔，咨询今村均和参谋人员的意见。代表团返回东京后，建议放弃瓜岛。大本营于12月26日同意放弃瓜岛，并由参谋人员起草撤出瓜岛的计划，在所罗门群岛中部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并优先转移兵力支援在新几内亚的军事行动。

12月31日，裕仁天皇正式批准撤退计划。日军开始秘密准备撤离瓜岛。

日军的撤退计划十分周密。首先，日本以进为退，从第三十八师团抽调了约700人，于1943年1月14日送上瓜岛。这支部队对外宣称是新一轮的先锋，其实是掩护瓜岛日军撤离的殿后部队。为分散美军注意力，日军还于1月15日组织了一次牵制行动，通过无线电佯动迷惑美军。由于计划周密、准备充分、伪装逼真、行动果断，2月1日起，日军20艘驱逐舰在美军掌握制海权、制空权的条件下，前后3次，撤出了1.3万余人，制造了战争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迹。对日军的撤退行动，美军竟一无所知，直到两天后在瓜岛上找不到日军踪影时才恍然大悟。2月9日下午，美军完全占领了瓜岛，成为瓜岛6个月激烈争夺战的最后胜利者。

瓜岛争夺战中，日军不断向瓜岛增援，削弱了其他战场的兵力。澳大利亚军和美军趁机在新几内亚岛发动反攻，最终在1943年初，攻占了日军在布纳和哥纳的主要基地，赢得了战略主动权。

1943年8月，盟军确立了两个战略：孤立拉包尔和切断日军海上交通线。美军随后分成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尼米兹将

军指挥的中太平洋战区，这两个方向的部队一齐向日本本土推进。随着战争发展，日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其余防线最终被摧毁或被盟军绕过后自行瓦解。拉包尔就被美军孤立隔绝，从而失去了作用。

瓜岛争夺战中，美、日双方交战30多次，日军损失驱逐舰超过24艘，损失飞机600多架。岛上的36000名日军，阵亡及失踪14000人，病死9000人，被俘1000人。参战的6万美军官兵有1600人阵亡，4200人受伤。

瓜岛争夺战，是日军在太平洋上末日的开始，日军不仅没有实现夺回战略主动权的企图，反而遭到进一步削弱，从此处于战略守势，处处设防，步步被动。美军也在瓜岛之战后，开始了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反攻。

02.送老冤家归西

谎报战功遭报应

1943年2月，日本鬼子狼狈地撤出了瓜岛。这个时候，一直在特鲁克岛督战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极为恐慌，亲自拟订了代号为“1号作战”的作战计划，打算用航空兵展开珍珠港式的偷袭——这是他最拿手的——消灭瓜岛西南所罗门群岛的美军。但是山本大将颠倒了时空，这个时候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实力跟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半年前中途岛一战日军四艘航母沉没，几百名优秀飞行员葬身海底，此时日本的海军航空兵的素质跟美军相比已经是天上地下了。

4月7日，“1号作战”开始了。日军从新几内亚出动了157架零式战斗

机和67架轰炸机，气势汹汹地前往所罗门群岛搞偷袭，试图彻底摧毁美军航空兵和附近海面上的战舰。山本五十六为了鼓舞士气穿着白色海军制服，从特鲁克岛来到拉包尔为飞行员们壮行。

在日本人刚出动的时候，所罗门群岛的美军就了解了敌情，准备了F-4U和F-4F战斗机迎战。美军的这种战斗机是专克日军零式战斗机的。另外，美军还从瓜岛出动P-38和P-39战斗机助战。一场激战下来，日本航空兵不但没有重创美军反而遭到了沉重打击，39架日机被击落，其他日机也是落荒而逃。

4月11日、12日和14日，日本飞机再次飞到所罗门群岛上空进行突袭，结果再次遭到美军战斗机的拦截。日本鬼子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损失很大。

但是，日本人最爱干的就是讳败为胜、谎报战功这种事，返航的日本海军飞行员为了邀功请赏，说摧毁了大量美军战机和战舰。当然，日本人谎报战功在今天遭到报应了，我们天天在横店影视基地杀鬼子，一年杀死好几亿，就跟当年日本人干的事儿一样。山本五十六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可能他也不想调查，他太渴望一场胜利了，以重振大日本帝国的威名），就把谎报的战绩上报到日本大本营。

4月16日，山本五十六策划的“1号作战”结束，被蒙蔽的裕仁天皇还向山本五十六发来贺电，祝贺他指挥有方，夺取了所罗门群岛的制空权。实际上，在山本五十六空袭所罗门群岛之前，美军就已经秘密增兵所罗门群岛，山本五十六对此一无所知。所罗门群岛空战，日本航空兵不但没能夺取制空权，反而损失了66架飞机。

给敌人发请帖

本来“1号作战”完了，山本五十六就应该返回特鲁克岛的司令部，但是天皇一发贺电，山本有点儿晕了，在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中将的怂恿下，山本决定再去一次前线，向飞行员们宣扬夺取制空权的必要性。

有一句话叫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山本是死催的。为什么呢？这个宇垣缠是日本海军当中舰队派的中坚人，是大舰巨炮的狂热粉丝；而山本是航空派，认为航母才是老大，而巨舰大炮是活棺材。所以宇垣缠给山本当参谋长，说话跟放屁一样，他的意见山本几乎是从来不采纳，但这一次山本偏偏就听了。

4月13日，日军联合舰队向山本要视察的这些岛屿上的日军发出了密电，将山本要视察前线的计划告诉了他们。电报刚一发出，日军还没接到呢，美军就接到了，并且被破译出来了。前面讲过，中途岛海战之前，美军就已经能够破译日军的一些密码。虽然后来日军对密码进行了更换，但是美军仍然能够破译日军密电15%的内容。

美国专家破译日军电报后，发现山本五十六要去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附近的一个前沿机场视察部队，而且这个密电里面，文字很长，行程描述得非常详细，具体时间、地点一一点明。按理说，战时重大指挥官的行踪，即使是密电也应该有强烈的安全意识，言简意赅，防止被对手破译。山本这封密电可倒好，4月18日早上6点，山本大将将乘坐一架重型轰炸机离开新几内亚，由六架零式战斗机护航，8点山本大将抵达巴拉耳岛，然后去肖特兰岛，最后去布因岛，下午3点40分，山本大将返回拉包尔，行程表都给列出来了。而且还告诉美军，山本坐一架轰炸机，六架零式战斗机给护航。

当时日本联合舰队驻肖特兰分舰队指挥官城岛少将看到电文后，就

大惊失色地说司令长官是不是疯了，你这哪是发电报啊，你这是给敌人发请帖呢。

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高级将领们，看到这份被破译的绝密电报时，则欣喜若狂。击落山本座机，报“珍珠港事件”一箭之仇的时机终于到了，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我们不要逆天，干掉他吧。

但是尼米兹将军仍然举棋不定。尼米兹认为，堂堂海军搞暗杀，好像不太合适。另外一个因素，他思考得比一般人更深：日本人能否物色到一个更能干的联合舰队司令？如果你把山本干掉了，来一个比他还能干的，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尼米兹就跟他的副手，把掌握的所有日军高级将领的情况进行了一番分析。最后尼米兹的副手跟他讲，山本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犹如鹤立鸡群一般，他已经成为青年军官崇拜的偶像，除了天皇之外，在增强人心士气方面，没有人像他一样有号召力。尼米兹的副手很逗，问他：“将军，如果你被他们干掉了，你认为美国海军当中有人能够接替你吗？”

这句话坚定了尼米兹截击山本的决心，对，没错，他在日本海军中的地位跟我在美国海军当中的地位一样。那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干掉他算了。

“复仇者”行动

为了慎重起见，尼米兹专门请示了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开会研究之后，也决定干掉这个老冤家。总统批准了，并且把这次行动取名为“复仇者”。

于是，尼米兹命令有关部队空中截杀山本，动用远程的P-38战斗

机，把山本的座机击落。这个时候，美军在瓜岛恰好有18架P-38战斗机。这种飞机配备4挺机枪和一门20毫米航炮，跟当时世界上大多数的战斗机不同的是，这种飞机的枪炮可以安装在机头（一般的飞机枪炮都安装在翅膀上），所以可以对日军展开迎头攻击。而且这种飞机的航程远达1800公里，正好可以飞到布干维尔岛完成截杀之后返航。

美军第339战斗机中队的中队长米切尔少校，受命率18架P-38战斗机执行截杀任务。考虑到这场空战的激烈性，4月17日晚上，339中队对执行任务的战斗机进行了秘密改装，增加了一只副油箱以增加航程。

第二天凌晨，339中队的18架P-38战斗机从瓜岛起飞。出发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问题，一架飞机起飞时爆胎了，另一架副油箱不起作用，不得不返航。其他战斗机都顺利起飞，16架也够了，山本只有6架零式战斗机护航。

为了隐蔽攻击企图，美军P-38编队没有直接向北飞，而是先向西飞一段之后再飞往目的地，摆了一个迷魂阵。为了防止被日军雷达发现，P-38编队在离海面只有10米的低空掠海飞行长达800公里。可见这个时候美军飞行员个儿顶个儿都是高手，掠海飞行的时候，海天一色，非常危险，一个大浪都可以打到机翼，这一飞就是800公里，而且座舱里没有空调，又是在赤道地区飞行，整个驾驶舱里就跟蒸笼一样，飞行员一个个汗流浃背。

美军情报认为，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最有可能在布干维尔岛的巴拉尔降落。所以，米切尔少校决定在山本座机降落前76公里处进行截杀。米切尔少校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选择的拦截点特别准确，可以说是截杀山本五十六的最佳位置。

P-38编队飞了两个半钟头，到了目的地附近，飞行员开始测试武器。

“名将之花”黯然凋零

不久，P-38编队就发现了山本五十六的编队。在美军编队发现日机编队的同时，日机编队也看到了美军编队。日机编队大为震惊，六架零式战斗机迅速俯冲拦截。

P-38编队兵分两路，一部分负责对付六架零式战斗机，另一部分是由兰菲尔率领的三架P-38组成的截杀小分队，专门攻击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截杀小分队没有料到日军编队有两架轰炸机，因为情报里说的是只有一架轰炸机。实际上，这两架轰炸机，一架是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另一架坐着联合舰队的参谋长宇垣缠。司令官和参谋长别在一架飞机上，以免一旦失事，哥儿俩全完蛋。

这个时候真是天佑美利坚，截杀小分队首次攻击的轰炸机，恰巧就是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山本坐的是一架中型轰炸机，速度很慢，一被击中立刻起火，最后坠毁在岛上的密林当中，山本五十六和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后来，日本军队去寻找山本遗体的时候，发现山本遗体仍然保存完好，而且还保持着坐姿，坐在座椅上，身穿草绿色军装，手扶军刀，手指头缺了两个。重要的一点，山本不是摔死的，而是被机枪子弹打死的，在飞机上就已经死了。看来美国飞行员打得很准，一梭子子弹打过去就解决了山本。

另外一架轰炸机也被击伤，但是它在海上迫降了，没有爆炸，怂恿

山本来视察的宇垣缠就在这架飞机上，他只是受了点儿伤，捡回了一条命。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平洋上，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炸响了日本上空，日本朝野上下震惊。对日本大本营来讲，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一次沉重打击，被日本大本营称为“甲级事件”。裕仁天皇追授山本元帅军衔，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让山本活过来了。

山本一死，他的继任者古贺峰一和丰田副武的能力和地位都远远赶不上他，日本海军更无法扭转每况愈下的战局，联合舰队开始一步步走向覆没。

03.就这样被你征服

一百年也攻不下塔拉瓦

拿下瓜岛，击毙山本之后，美军最高领导层经过研究，决定以中太平洋为主要战略进攻方向，西南太平洋为次要战略进攻方向。这样一来，两个进攻方向既可以互相支援、掩护，又可以分散日军兵力，使其疲于应付。

美军于1943年7月20日，决定首先发起对吉尔伯特群岛的两个主要岛屿和瑙鲁岛的登陆作战，这次行动代号为“电流”。吉尔伯特群岛战役，也成为太平洋战场美军对日军战略进攻的揭幕战。

早在1941年12月，日军就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的主要岛屿，并在塔拉瓦岛修建机场，在马金岛建立了水上飞机基地。但是，日军对吉尔伯特群岛并不重视，守备部队也不多。美军在1942年8月，派潜艇运送一

支小分队袭击了马金岛，这才引起日军警觉，开始调集人员和物资，大力修建岛上的机场和防御工事。

1943年7月，日军第四舰队第三巡防区司令柴崎惠次少将受命上岛，负责统一指挥这里的防务。柴崎惠次以塔拉瓦岛和马金岛为重点，构筑了防御工事。

在塔拉瓦岛，守备部队包括工程兵在内共约4600人，主力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战斗力很强，配备有14辆坦克。柴崎惠次考虑到岛屿面积狭小，采取滩头防御，防御工事用椰子树木和珊瑚砂覆盖，有的工事用混凝土和钢板加固。所有火炮掩体均用钢板和厚珊瑚砂石覆盖，只有以406毫米巨炮发射延时引信炮弹直接命中才能摧毁。岛上的工事经过长达15个月的加固，形成了完备的防御体系，柴崎因此吹牛说："用一百万人花一百年也攻不下塔拉瓦"。

马金岛的防御相对薄弱一些，包括工程兵部队和航空基地勤务人员，总共约690人，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战斗训练。

相比之下，美军投入的参战部队非常强大，是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五舰队，有各种舰船约230艘，其中航空母舰11艘、护航航空母舰18艘、战列舰13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58艘、大型登陆舰船50余艘。共有作战飞机约1300架。

美军决定在11月20日早晨的小潮时刻登陆。从1943年9月开始，美军就在为登陆战做准备。第五十特混编队第一大队，在岸基航空兵的轰炸机配合下，于9月18日、19日对塔拉瓦岛和马金岛进行空袭，迫使日军只在马金岛留下4架水上飞机，将其余飞机全部撤走。

拿土著人当"肉盾"

日军联合舰队得知美军的行动后，继任山本五十六的舰队司令古贺峰一大将亲率舰队前往救援，后因美军主动退走才返回特鲁克。日军由于在瓜岛战役中，航空母舰舰载机损失惨重，便将航母编队撤回本土休整。日军的水面舰艇因为失去了航母编队的空中掩护，也就无法远离岸基航空兵的航程半径活动。实际上，吉尔伯特群岛的日军已经失去了海空支援，这有利于美军的登陆作战。

11月20日凌晨，美军舰载机编队出动，同时，舰炮火力支援大队配合攻击，猛烈的炮击一直持续到天亮，马金岛完全被硝烟和烈火笼罩，日军没有任何反击，美军只是“密西西比”号战列舰的主炮塔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了一些伤亡。

在军舰和舰载机的火力掩护下，8时13分，美军第一拨登陆部队驶向海滩。不久，美军第二、第三拨登陆部队陆续到达，依次上陆。日军在西海岸的防御非常薄弱，至10时，美军已完全控制了登陆场。实际上，这是美军的佯攻，目的就在于将日军从主要防御地区吸引过来。

美军本来预计一旦西海岸佯攻开始，日军必会调动主力前去迎击，这样就可与随后在北海岸登陆的主攻部队，形成夹击之势，消灭离开防御工事的日军主力。不料日军很淡定，压根儿不为所动，基本没有出击，这样一来，美军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但美军在两个方向的登陆均告成功，可以迅速向纵深推进，尽快占领全岛。但日军在岛上建有大量的机枪火力点和永备发射点，美军的推进遭到顽强抵抗。夜晚，岛上的美军不断遭受日军的渗透袭扰，惊恐不安，彻夜不得安宁。

11月21日，美军的推进依然没有起色。22日起，美军步步进逼，所占领的地区逐渐扩大。入夜后，日军发动了大规模自杀式冲锋，他们先点燃爆竹，以吸引美军注意，再驱赶当地的土著人在前充当“肉盾”，冲

向美军的阵地。这是日军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反击。11月23日13时，美军宣布占领马金岛。

马金岛登陆战中，美军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主要是指挥不力，战术失当，整个作战拖泥带水，足足花了三天才占领日军防守薄弱的马金岛。

自杀式冲锋最拿手

与此同时，美军强攻塔拉瓦岛。塔拉瓦岛的4000余守军由柴崎少将亲自指挥，大多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之师。美军在塔拉瓦岛实施登陆的是海军陆战队第二师。

11月20日凌晨4时，美军各登陆运输舰开始放下小型登陆工具。5时零5分，美军开始攻击，猛烈的炮火几乎将塔拉瓦岛最大的岛礁比托岛全部笼罩。但日军的海岸炮也在不断射击，而且越来越准。两个多小时内，美军共发射了3000多发炮弹，小小的比托岛几乎每平方米都承受了一吨炮弹，在这样猛烈的炮火下，岛上似乎不可能再有活物了。

但美军两栖车在接近滩头时，遭到了日军火力的迎头痛击！由于日军大多数工事特别是火炮掩体都深埋于地下，美军的实际轰炸效果并不理想。在日军的攻击下，美军大多数两栖车中弹，失去了机动能力，只有少数得以上岸，海滩上到处是燃烧的两栖车和死伤的士兵，鲜血将海水染成了红色。好不容易冲上岸的陆战队员都被日军火力压制在海滩大堤下，无法前进。后续载有登陆兵、坦克和火炮的登陆艇，由于吃水比两栖车深，当时又正值退潮，无法越过珊瑚礁。

此时，登陆的美军只占领了纵深数米的滩头，伤亡已经超过20%。

塔拉瓦之战几乎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满载后续部队和重武器的登陆艇大部分被阻在珊瑚礁上，其余的只好在珊瑚礁外水域等待涨潮；海滩上的部队被日军火力压得无法前进，所剩无几的两栖车来回奔波，运上补给，撤下伤员。在这关键时刻，陆战二师充分发扬了海军陆战队特有的战斗精神，下级军官和士兵主动组织起来，拼死冲锋。

在代号为“红三”的滩头，霍金斯中尉率领34名战士，用炸药包、刺刀、铁锹，一步步向前推进了300米，占领了滩头东侧一段长堤，取得了能展开炮兵的一块宝贵地方。炮兵立即将75毫米榴弹炮拆开，再把一块块部件运上滩头组装起来，然后进行炮火支援。不幸的是，霍金斯中尉在战斗中牺牲了，为表彰他的英勇，美军后来将比托岛的机场命名为霍金斯机场。

到日落时分，美军有5000人上岸，付出了伤亡超过1500人的代价，才在海滩的西部占领了宽约140米、纵深450米的登陆场，东部则控制了正面600米、纵深270米的滩头。

11月21日，经过一夜补充的美军全力向前推进，扩大登陆场。但日军仍在负隅顽抗，陆战二师的士兵们自行组成战斗小组，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一个个解决日军的火力点。日军在美军猛烈火力下死伤惨重，柴崎少将也被美军的炮火击毙。

22日，美军以滩头阵地为基点，对残余日军实施夹击，并向中部的机场发动突击。塔拉瓦岛战役的胜负已成定局，但日军的抵抗仍在继续。23日凌晨，岛上的日军残部，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自杀式冲锋。日本人最拿手的就是自杀式冲锋，几乎每次战役都要用这一招，可惜除了自杀，没有什么效果。中午过后，美军突破了日军的最后阵地，宣布占领比托岛。

这次战役中，日军4000余守备部队，除146人被俘外，其余全部战死。美军失踪阵亡1013人，伤2072人。美军攻占比托岛后，于29日控制了塔拉瓦岛的全部。

11月27日，尼米兹亲临塔拉瓦岛视察。当时，大量的死尸还来不及掩埋，空气中弥漫着尸体的恶臭，尼米兹感慨地说："我从未见到过如此狰狞的战场！"

塔拉瓦岛战役中，美军所获取的登陆经验，非常重要。因此，塔拉瓦岛战役被美国海军誉为"胜利的摇篮"。

接着，美军攻占了吉尔伯特群岛的阿贝马马岛，预定目标全部实现。

04.拿下"太平洋的防波堤"

决战之前静悄悄

美军攻占吉尔伯特群岛之后，在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进一步巩固。尼米兹在中太平洋继续展开攻势，麦克阿瑟则从澳大利亚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发动跳岛作战，两条战线都在迅速推进，势不可挡。

1944年上半年，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跳越日军在中太平洋最大的基地特鲁克环礁后，占领了帛琉群岛，被夹击的日军加强在马里亚纳群岛的防务，以遏止盟军攻势。

马里亚纳群岛是个南北绵延长达425海里的火山群岛，由大小近百个岛屿组成，较大的火山岛有16个，主要包括关岛、塞班岛、提尼安岛和罗塔岛。

马里亚纳群岛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琉球群岛、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以东，硫黄列岛以南，加罗林群岛以北，正扼住了中太平洋航道的咽喉，是亚洲与美洲的海上交通要冲，也是美军进攻日本本土和远东的必经之路。

当时，盟军的B-29远程轰炸机只能借助中国大陆的机场空袭日本九州岛。如果马里亚纳群岛被美军占领，日本本土与东南亚的海上生命线就将被切断，更严重的是，从马里亚纳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就可将日本本土纳入作战半径，尤其是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这势必沉重打击日本工业及军民士气。

正因为马里亚纳群岛如此重要，所以被日军称为“太平洋的防波堤”，而美军所实施的马里亚纳登陆战役也被称作“破堤之战”！美军决定绕过加罗林群岛直取马里亚纳群岛，攻克塞班岛，夺回关岛。

日军察觉美军夺占马里亚纳群岛的企图后，原本为抵挡麦克阿瑟进攻而发动的“浑”作战被迫中止，转而发动日本大本营苦心策划的“阿”号作战——以岸基飞机与航空母舰机动舰队挑起海上大决战，一口气打败盟军主力舰队，以此扭转劣势。

美军斯普鲁恩斯的第五舰队与特纳的联合远征军部队在进入马里亚纳海域时，即有效压制了日军的航空兵力。6月15日，美军顺利登陆塞班岛。不料18时35分，美国潜艇“飞鱼”号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发现了一支日本舰队；19时45分，另一艘美国潜艇“海马”号在菲律宾苏里高海峡北部岷答那娥附近发现了另一支日本舰队；17日夜，又一艘美国潜艇传来敌情报告。

根据这些情报，美军看出了日军支援马里亚纳群岛的企图。由于双

方舰队在18日有可能接触，斯普鲁恩斯召回了第一与第四支队，并从特纳的联合远征军舰队抽出8艘巡洋舰、21艘驱逐舰来强化军力。

18日中午，斯普鲁恩斯将15艘航空母舰摆开阵势，其中将以7艘战列舰为主的第七支队摆在日本舰队与4个航母特遣群之间，以防日本水面舰队接近美国航空母舰。

15日晚上6时，被美国潜舰“飞鱼”号发现的就是日本舰队主力——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的第一机动舰队，有9艘航空母舰。小泽打算利用日本在关岛、罗塔岛等地设有航空基地之便，将舰队部署在美国舰载机打击半径以外，使用日本舰载机起飞攻击美国舰队，在穿越美军舰队后，飞行至罗塔岛与关岛等地降落，加油、挂弹后进行下一拨攻击。这样一来，就能大大扩大日本舰载机的打击范围，而美国舰队则无法攻击日本舰队。

双方舰队彼此发觉后，这场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对决与舰载机空战，即将拉开序幕。

马里亚纳打“火鸡”

19日凌晨4时20分，小泽再度派出侦察机，清楚掌握了美国舰队动向。此时斯普鲁恩斯却不清楚小泽舰队的位置，就先出击在马里亚纳已知的日军航空兵力，打算与小泽决战之前先解决这方面的敌人。早晨，第五舰队已击垮了马里亚纳的日军航空兵力。

19日上午，正当第五舰队不断搜寻小泽舰队之际，小泽已于8时30分派出栗田健男中将率领的前卫舰队共69架飞机，发动第一拨攻击；接着，派出最大的一拨共128架飞机作为第二拨攻击；10时，又派出47架

飞机作为第三拨攻击；11时，又派出82架飞机作为第四拨攻击。四拨战机共326架，企图以大量战机一举击败美军舰队的舰载机。

19日9时50分，第一拨日机被美军战舰的雷达发现，美军于10分钟内紧急出动了240架飞机升空拦截。双方战机遭遇时，美军飞机原本无法爬升至日机高度，但日机却浪费了宝贵的10分钟，对机群做了重新调整，这就给了美军飞机爬升的时间。接着，以“地狱猫”式战斗机为主的美军战机，对日本零式战机进行拦截。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零式战斗机曾所向披靡，但现在零式战斗机已不是美国“地狱猫”式战斗机的对手。日军飞机的数量、质量及飞行员素质都处在劣势，因而日机完全无法应付美军飞机的攻击，只能进攻前方的美军战舰群。

但美军战舰的新型防空炮弹装有近炸引信，这种炮弹可以在飞机进入其爆炸杀伤范围时引爆，效率为传统防空炮弹的数倍，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用高射炮击落的飞机有一半是因为使用这种炮弹的缘故。这使得日机攻击美舰的难度加大，在美国战机与美舰强大的防空火炮拦截下，日本第一拨攻击机群损失42架。

11时39分，规模最大的日机第二攻击波到来。美军“地狱猫”式战斗机对着技术欠佳、性能落伍的日机穷追猛打，俨然变成了一场空中大屠杀，又有至少70架日机被击落，20架突破拦截的日机，也有14架被美军军舰的防空炮火击落。第二拨日机总计128架，折损97架，美军却几乎未受损失。

空战打得如此顺手，一名美军飞行员兴奋地喊：“这多像古代猎杀火鸡的战场啊！”于是，这次空中大屠杀式的空战就被美军戏称为“马里亚纳打火鸡比赛”。

潜艇猎杀航母

虽然美军舰载机打得非常漂亮，但始终未能发现小泽舰队。反而是美军的潜艇部队，扮演了水下杀手的角色。

19日上午8时，美日舰载机还未遭遇前，“大青花鱼”号潜艇发现了小泽舰队，盯上了日军阵中最大的“大凤”号航空母舰。上午9时，“大青花鱼”号正在对“大凤”号发射鱼雷时，被日军水面舰艇发现并被攻击，又加上潜艇瞄准镜故障，只能盲目射出6枚鱼雷后下潜逃离。虽然一名日军飞行员不顾性命用自己的飞机挡下一枚鱼雷，但仍有一枚鱼雷击中了“大凤”号。幸好“大凤”号装甲厚实，没有造成很大影响。但日军这次真是点儿背到家了，受伤的“大凤”号的油气自管道外泄，弥漫了整个舰体，下午3时，因为油气浓度过高，舰内人员不慎引起火花，舰内一下子燃起大火，引爆了弹药库，“大凤”号接二连三发生大爆炸，小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旗舰，黯然离开。当日18时28分，“大凤”号沉没在了菲律宾海。

中午时分，美军著名的“棘鳍”号潜艇，潜入了小泽的舰群中。美军发现日军“翔鹤”号航空母舰正在回收舰载机，无法机动规避鱼雷攻击，美军当下决定就照着这个大家伙开火！“棘鳍”号发射的6枚鱼雷，至少有3枚命中，“翔鹤”号当即失去了战斗力，并在几个小时后沉没。

日军“翔鹤”号航空母舰被袭击的时候，日方第三拨机群47架飞机没能找到目标，无功而返，并在返航途中被击落7架。没找到攻击目标，其实是日军第三拨飞行员的幸运，他们成了日军当天四拨攻势中损失最少的一拨。

第四拨攻击机群于下午2时飞抵预定海面，也没发现美舰，便分成

三路继续搜寻，结果全都遭遇美军战机截杀。第四拨总计82架战机，大部分非死即残，最后只有9架还能升空再战。

不见棺材不落泪

19日当天，战斗结束时，胜负已见分晓。

小泽舰队被美国潜艇击沉两艘大型航母，派出的326架舰载机中仅有130架返回日军航母，加上在关岛折损的50架飞机以及随“大凤”号、“翔鹤”号一起沉没的飞机，日本一共损失飞机315架。美军取得战争史上最大舰载机空战的压倒性胜利，空战中仅仅损失23架飞机，6架飞机在操作意外中损毁，仅有2艘航母、2艘军舰受轻伤。

20日上午，小泽改乘“瑞鹤”号航空母舰。下午1时，小泽终于得知前一天空战的结果，仅剩百余架飞机可以出击。但日本人一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小泽仍打算对美军再发动一次攻击。就在此时，小泽得到消息：美军舰队向己方逼近，距离已不到300海里。

20日下午3时40分，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的一架侦察机发现了小泽舰队，美军苦苦找寻，终于找到了日本舰队。经过一番思考后，美军派出216架飞机进攻小泽舰队。

小泽下令舰队向西北方向高速逃脱，并抛弃补给舰队。晚6时40分，美机飞抵日军补给舰队上空，重创两艘油轮，这两艘油轮后来都被迫自沉。随后，美军机群飞到日本舰队上空，日落前匆忙展开攻击。日军中型航空母舰“飞鹰”号被一枚鱼雷击中，引发大火，两个小时后沉没；另外，日军航母“隼鹰”“龙凤”“千代田”“瑞鹤”，战列舰“伊势”、重巡洋舰“摩耶”都被击伤，小泽的旗舰“瑞鹤”伤势较重。

晚8时45分，大批燃料即将耗尽的美机在夜色中回到舰队上空，紧急降落时造成混乱，损失了80架飞机，这也是美军在这次战役中最大的损失。

在马里亚纳海战中，美国第五舰队第五十八特遣舰队重创日本海军主力第一机动舰队，一举夺得西太平洋的制海权。美军只付出了76人阵亡、损失123架飞机、4艘军舰轻伤的极小代价，击毁日军3艘航空母舰、2艘油轮及600架飞机。

这是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海战，此后日本航空母舰部队再无力与美军抗衡，马里亚纳群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完全被美军控制。

鬼子的二百五精神

马里亚纳海战的同时，塞班岛登陆战也在进行。

塞班岛不仅是日军在马里亚纳群岛的中心岛屿，还是日军中太平洋地区的防御核心，日本陆军第三十一军军部和海军中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都设在该岛。

日军在塞班岛上兵力，有陆军28000人，海军警备队和海军陆战队15000人，合计总兵力43000人。中途岛海战失败后被闲置的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南云忠一中将，基本不过问地面作战，实际上负责岛上防务的是第四十三师团长斋藤义次中将。

6月11日起，美军开始实施航空和舰炮火力准备，摧毁了岛上的大部分地面工事。

15日，美国第二和第四陆战师在塞班岛西岸查兰干诺地区登陆，当

日傍晚就占领了登陆场。15日和16日夜间，日军又使出了他们的杀手锏——夜间突袭。但经过几次交手，美军早就对日军的战术了如指掌，提前做好了准备，就等着他们来呢。日军冲上来的时候，美军照明弹一发接一发，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所以日军实施的夜间反击，除了白白损失兵力，没有任何效果。

17日，美军扩大登陆场，并攻占了恰兰卡诺阿机场。美军巩固登陆场后，第27步兵师登陆增援，并赶修机场和部署炮兵。

6月19日至20日，美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大胜日军，已经完全取得马里亚纳群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岛上的日军完全陷于孤立。经20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只剩5000多人，被压缩到岛上东北角。

7月6日，斋藤义次和南云忠一向日本大本营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然后将岛上残余的5000多官兵集中起来，部署了最后的决死攻击。当晚斋藤剖腹自杀，南云则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在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被山本五十六骂为“胆小的窃贼”的南云，连切腹的勇气也丧失了。

7月7日凌晨，5000多日军突然发起冲锋，军官挥舞着武士刀，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士兵们有的端枪，有的拿着刺刀和棍棒，甚至头裹绷带的伤员也冲了上来，全然不顾美军的射击。战斗持续了数小时，美军终于粉碎日军丧失理智的自杀式冲锋。

塞班岛日军有组织的抵抗至此结束。二战中的日军不是以战斗力强劲而闻名，而是以这种不怕死的二百五精神闻名。其实，这5000多人如果以小组为单位，对美军进行渗透，今天摸个哨兵，明天杀个勤务，对美军的威胁比这么二杆子自杀式冲锋要大多了。日本鬼子把这种自杀式

冲锋叫“万岁突击”，美军碰到这么一帮脑残的二货，也算是幸运，不用清剿，全凑一块儿送上门来了。

最后的鬼子

关岛1898年起被美国占领，但只是作为美国本土至菲律宾航线的中途补给站，几乎不设防。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关岛被日军占领。以后几年，日军在关岛建有三个机场，其中第三个机场尚未竣工。

美军对关岛的炮火攻击，早在6月11日进攻塞班岛时就已开始，岛上的日机尽数被摧毁，机场也遭到严重破坏。6月21日至7月7日，美军又对关岛进行了几次舰炮轰击和飞机轰炸。美军鉴于塞班岛登陆前的炮火准备不够充分，使登陆部队遭到了巨大伤亡，因此对关岛炮火攻击大大加强。从7月8日起，进行了持续13天的猛烈炮击，几乎摧毁了日军暴露的全部火力点。

7月21日凌晨，美军以6艘战列舰、3艘护航航母、8艘巡洋舰和32艘驱逐舰进行直接火力支援。8时30分，在猛烈炮火支援下，美军开始突击登陆。最初的登陆非常顺利，日军的抵抗微不足道，但登陆之后的推进非常困难，日军顽强抵抗，全天的战斗非常激烈。

入夜后，日军又丝毫不出人意料地发起了夜间突袭，美军早有防备，不断发射照明弹，一发现日军攻击，立即召唤舰炮火力射击。日军的二杆子攻势虽然凶猛，却敌不过美军的炮火，白白抛下数百具尸体，毫无收获。日军跟苏军一样，也属于认死理、战术呆板无趣的一族。

7月22日至8月10日，美军步步为营，推进到了关岛的最北端。守岛日军指挥官小畑英良中将向日本大本营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之后自

杀。美军宣布已经粉碎关岛日军有组织的抵抗。

但岛上的战斗远远没有结束，还有约9000名日军隐藏在丛林和岩洞中，不时出来袭击美军。扫荡岛上日军残部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1945年9月，还有最后一批约100人的日军出来投降。个别日军士兵依然在丛林中坚持抵抗，1945年12月8日，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被日军伏击杀死。

1972年1月24日，日军横井庄一陆军中士被猎人发现，他孤独地在洞穴内生活了27年。他就是著名的“关岛野人”，被称为“最后的鬼子”。

东条英机被迫下野

美军在拿下塞班岛、关岛之后，夺岛作战能力大大提高。接下来对提尼安岛的登陆战中，美军炮火准备和支援比较得力，计划周密，指挥得当，选择登陆地点出其不意，因此付出极小的伤亡，仅用9天时间就攻下了提尼安岛，堪称岛屿登陆战的经典案例，被誉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成功的两栖登陆战”。

在马里亚纳群岛历时三个月的作战中，美军大败日本联合舰队，先后攻占了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并基本全歼了三个岛的守备部队7万余人，导致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防御态势严重恶化。日本大本营规定的“绝对国防圈”，由于马里亚纳群岛的丧失而面临崩溃，日本本土将遭到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的直接空袭。相反，美军却获得了在中太平洋上继续进军的前进基地。此消彼长之下，太平洋战争的优势，已经在美军手中。

马里亚纳群岛的失陷，极大地震撼了日本。日本高层一片惊慌，矛

盾骤然加剧，把战争失利的责任都推到了东条英机内阁头上。在此之前，日本国内就有人在酝酿扳倒东条英机，以逼宫的方式叫他辞职，结果没有成功。

日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大败和丢失塞班岛后，反东条英机的运动再度高涨起来。东条英机企图通过强化统帅权和改组内阁渡过难关，但由于重臣们的反对，被近卫文麿形容为“昭和的入鹿”[62]的东条英机，不得不于1944年7月18日辞职，持续了两年九个月的东条内阁结束。

东条英机下台后，由日本原朝鲜总督、号称“高丽之虎”的陆军大将小矶国昭继任首相。

05.联合舰队的葬礼

谎报战功惹的祸

1944年，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美军连续不断的打击下，日本在太平洋上苦心经营的防御圈土崩瓦解。面对严峻局势，日本大本营并不甘心灭亡。日本的战争机器尚未遭到致命打击，海军和陆军仍具有一定实力。日军此时犹如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意孤行，继续顽固推行战争政策，打算顽抗到底。

1944年7月底，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赴珍珠港会见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两位将军，决定尽快发动菲律宾战役。1944年10月，美军准备首先攻占菲律宾东部的莱特湾，将中太平洋战区的第三舰队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第七舰队全部集中到菲律宾东部海域。美军自恃兵力雄厚，根本没有对参战兵力实施集中统一指挥，第三舰队和第七舰队仍分属中太平洋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统辖。

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日军内部有两种应对方案。日本驻守菲律宾的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山下奉文和参谋长武藤章，原本计划在吕宋岛等麦克阿瑟来攻，在岛上打持久战。但是，日本大本营却突然改变主意，把原定的吕宋岛决战改为莱特湾决战。

为什么大本营要改主意呢？他们的理由是：情况变了。现在形势一片大好，美军受到重创，干吗还要躲起来打？堂堂正正地出去打，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马里亚纳群岛失守才几天，日本大本营的参谋们何敢如此叫嚣？原来，那场“台湾海海战”，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参谋们打了一针鸡血。1944年10月10日，美国海军突然对冲绳和台湾发动集中攻击，这是为了准备在菲律宾登陆而进行的佯动作战，但日本人没看出来。10月12日至15日，日军联合舰队的航空部队对美国舰队进行了一次反击，共有超过900架飞机参加。日本大本营19日发表的战报称，光击沉击毁的美军航空母舰就有19艘之多！击沉战列舰4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15艘，总之，“大日本皇军”取得了赫赫战果，美军太平洋舰队损失过半。实际上，日本人又在吹牛皮，美军的全部损失只有2艘巡洋舰而已。

按理说，日本大本营早已习惯了将领们谎报战功，知道所谓的战功中水分很大，但这次大本营不认为前线将士在吹牛撒谎，而是认为真的打赢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已经没戏了，准备在菲律宾登陆的麦克阿瑟失去海军掩护，不就是来送死吗？所以，大本营在一夜之间修改了作战计划。

这场“台湾海海战”的荒唐还不限于战报的虚假。据说，有少数人知道了战报水分很大，向上级指出后，不但没有人听，反而被“穿小鞋”。这跟苏联惊人的相似。

这突显出，二战后期，日军精神第一主义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其特征就是极度轻视情报收集，轻视情报的准确性，而且越是失败的时候越明显。

日军就是一帮赌徒

1944年10月20日，美军一支两栖部队在菲律宾中部的莱特湾小岛登陆。

日军大本营对各舰队的任务进行了具体规定：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的航母舰队南下，在吕宋以北海面充当诱饵，引诱美国舰队远离登陆部队和舰只，为主力舰队制造战机；栗田健男中将指挥的第二舰队主力北上，一旦美军主力舰队离开莱特湾，便趁机杀向美军登陆滩头，扫荡美军登陆舰只和部队；志摩清英中将指挥的第五舰队也南下助战，与栗田舰队形成钳形攻击，直取莱特湾。10月下旬，日本的这几支舰队同时向莱特湾进发。

日本人把小泽的航母舰队拿来当诱饵，也有壮士断腕的无奈。战后，丰田副武曾解释说："假如我们丧失菲律宾，而舰队幸存下来，那么我们南北之间的海道就被切断了。假如舰队待在日本领海的话，那么它就得不到燃料补给。假如舰队待在南海的话，那么它就得不到武器弹药的补给。因此，如果我们失去菲律宾，那么保存舰队也没有意义了。"

抱着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日本海军行动了。10月23日凌晨，栗田率领的主力舰队意外遭到两艘美军潜艇的攻击，日军两艘重巡洋舰被击沉，一艘重巡洋舰严重受损。被击沉的两艘重巡洋舰，其中有一艘竟是栗田中将的旗舰。出师不利，不是个好兆头。

美军潜艇在二战中取得的战果和起到的作用，其实与德国潜艇在伯仲之间，只不过由于美国海军各个兵种都很突出，不像德国潜艇部队在海军中一枝独秀罢了。相比之下，日本潜艇跟苏联潜艇一样，都属于杀敌三百、自损一千的主儿。

10月24日上午，美军发现栗田舰队后，出动舰载机进行了5批轰炸。下午3时许，栗田舰队的战列舰均中弹受损。一艘重巡洋舰丧失作战能力，“武藏”号超级战列舰下水以来一炮没放就被击沉。遭此重创，栗田舰队只得改变航向，向后撤退。

栗田舰队撤走后，中部战线暂时平静下来，而南方战线又爆发了苏里高海战。苏里高海峡长30海里，宽10海里，海峡内水流湍急。美军在此埋伏了重兵，严阵以待。10月25日凌晨2时，日军主力舰队所属的西村祥治舰队盲目驶入了苏里高海峡，残酷的夜战瞬间爆发。早已埋伏在此的美军舰队对西村舰队两边夹击，击沉日军驱逐舰2艘，击伤1艘。西村依然率领剩余舰只顽强北进。凌晨3时38分，西村的旗舰被鱼雷击中，西村及旗舰上的全体官兵葬身于漆黑的海底。日舰群龙无首，乱作一团，西村舰队最后只有受重创的一艘战列舰及两艘驱逐舰得以逃出包围圈。这个西村祥治中将是勇还是二，留待后人评说了。

志摩舰队在西村死后1小时进入苏里高海峡。到凌晨5时，志摩发现了美军舰队以及受伤逃跑的日舰。志摩见形势不妙，急忙命令各舰转舵，一边还击，一边逃命。

经此一战，日军从南部偷袭莱特湾的计划宣告破产。苏里高海战中，西村舰队沉2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志摩舰队伤2艘巡洋舰，日军死亡5000余人，美军仅沉1艘鱼雷快艇，伤几艘驱逐舰，阵亡41人。看来，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的差距，不仅仅在武器装备方面。

把老本输得差不多了

小泽指挥的航母编队按照预先计划，于24日下午5时左右，成功吸引了美军主力舰队上钩，从而解除了栗田舰队被围歼的危险。小泽舰队共有大型航空母舰1艘、轻型航空母舰3艘、航空战列舰2艘及其他舰只20余艘。美军以为这是日本主力舰队，实际上，经过马里亚纳海战，小泽舰队的舰载机已经损失殆尽，几乎失去了作战能力，只能充当“诱饵”了。

10月25日上午，小泽舰队已将美军主力舰队吸引到距莱特湾数百海里之外。美军舰载机对小泽舰队狂轰滥炸，日军那些缺乏防护能力的航空母舰完全成了漂浮于海面上的“靶子”，顷刻间全部被美机击沉。

正是在小泽舰队的策应下，栗田舰队死里逃生。栗田舰队逃出后，并没有撤离，而是在晚上的时候乘着夜色直扑莱特湾。然而，由于小泽与栗田之间的联系中断，栗田顾忌到美军主力舰队就在附近，不敢贸然对莱特湾发动攻击，以致坐失良机。

10月25日拂晓，栗田舰队与美军一航母编队遭遇，栗田以为这就是美军主力舰队，于是展开了世界海战史上罕见的海上追击战。在这场追击战中，美一艘航空母舰、3艘驱逐舰被击沉，另外2艘驱逐舰受伤。日军4艘重巡洋舰被击沉。追击战后，栗田电令所属舰只撤出战斗，未能对仅在数十海里外的莱特湾发起攻击，错过了绝好机会。

栗田错失这次机会后，美军主力舰队已从各个方向向栗田舰队包抄过来。在此情况下，莱特湾已经成为一个死亡陷阱。于是，栗田决定放弃进攻莱特湾，转向外海与美军进行一次决战。然而，栗田连美国航母编队的影子也未发现，而日军驱逐舰的燃料已所剩不多，栗田只好返回

基地。

此时，美军主力舰队如梦初醒，向南疾行企图追上栗田舰队，然而，除击沉几艘掉队的小型舰只外，美军也未能如愿。至此，历时4天的莱特湾海战宣告结束。

莱特湾海战尽管规模很大，但在作战方法上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实际上这是一场海上混战。日本海军就像一帮赌徒，胡乱豪赌了一把，结果把老本输得差不多了。经过这次海战，日本海军遭到了进一步打击，联合舰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太平洋完全成了美国湖。

06.像风一样湮灭

一机换一舰

值得一提的是，莱特湾海战首开日军飞机自杀式攻击的恶端。

在10月25日和26日两天的海战中，日军出动所谓的“神风特攻队”对美舰实施自杀式攻击。组织这场攻击的是大西泷治郎中将，他被称为“神风特攻队”创始人。

1944年10月20日，大西泷治郎接过驻马尼拉的日本联合舰队第一航空战队的指挥权。这支航空战队曾经是拥有3艘航母、近1600架战机的精锐部队。然而，好景不长，大西接手时，全航空战队已经没有1艘航母，所剩的130架战机中，可出动的不到40架，接手这样一支军队是大西的不幸。更不幸的是，大西的对手是有“海上巴顿”之称的哈尔西将军，他手中有8艘巨型攻击航空母舰、8艘轻型航空母舰和上千架舰载机。

20日当天，美军发起了对菲律宾的登陆战，到10月21日，美军已登上莱特岛，且伤亡轻微。全天的战斗中，美军上空只出现过一架日军飞机。此时的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支离破碎，小泽治三郎率领的航母舰队正在太平洋上和美军舰队玩捉迷藏的游戏，日军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准备突入莱特湾的栗田健男指挥的战列舰编队身上。第一航空战队的任务，则是为栗田舰队提供空中掩护。

大西中将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明白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大西想出了釜底抽薪的一招——击沉或重创美军航母，这样一来美军的空中威胁自然也会消失。大西认为要想实现这个目的，第一航空战队只有采取一个办法——自杀式攻击，由飞行员驾驶满载炸弹的飞机撞向美军航空母舰，以达到一机换一舰的目的。

日军把这一行动组织称为“神风特攻队”。“神风”就是台风。1274年，元朝和日本之间发生海战，元军被一场台风完全吞没，日本人认为这场台风是神的旨意，于是称之为“神风”。大西将日军飞行员的自杀式攻击取名为“神风”，是希望能够再现奇迹，挽救日本即将灭亡的命运。

令人惊讶的疯狂

10月20日晨，大西中将召见属下的飞行员，眼含热泪地说：“勇士们，敌兵压境，帝国危在旦夕，现在决定日本命运的，不是那群酒囊饭袋的文官，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而是你们，帝国的空中骄子！你们定会留名青史！去吧，勇士们！一机换一舰，英名传千秋！”大西直言“诸位是不会知道自己袭击的战果了……我会来向各位告知的”。

日本人的疯狂令人惊讶，大西属下的飞行员对这一自杀式攻击非常热情，“神风特攻队”的组建十分顺利。

10月24日上午，在海上已被美军舰载机打的焦头烂额的栗田中将再三催促大西提供空中掩护。25日，大西中将向“神风特攻队”下达了出击令。第一批出击的10架战机中虽然有9架被击落，但最后一架命中了美国“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引发了冲天大火，大火引爆了弹药库，该舰很快爆炸沉没。赶来救火的“伯明翰”号巡洋舰，也被大爆炸波及而遭到重创。这一天，“神风特攻队”又连续击沉了美国的“圣路易斯”号航空母舰及一些辅助舰只。“神风特攻队”成功的消息传遍了日本海军。

从此，日军频繁组织“神风特攻队”，在之后的硫黄岛、冲绳战役中充当日军航空兵主力，给美军带来了巨大伤亡。“神风特攻队”曾一度使美国海军陷入危险的境地，但挽救不了日本必然灭亡的命运。截至战争结束，共有5822名日军士兵成为这种自杀式攻击的炮灰，其中飞行员4615名。

日本“神风特攻队”，由飞行员驾驶满载炸弹的飞机撞向美军航空母舰，

以达到一机换一舰的目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最终战败投降。大西泷治郎于次日在东京个人寓所内剖腹自杀。为了向白白牺牲的“神风特攻队”队员谢罪，大西没有请协助自杀的“介错”[63]，因此他在切腹后15小时方才死亡。

第五章　为了祖国的背叛（盟军登陆诺曼底，光复西欧）

战争中，真理如此宝贵，以至于要用谎言护卫它。

——题记

01.忽悠也是战斗力

犯傻还是使坏

自从1940年6月，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西线无战事，德国法西斯几乎独霸了整个欧洲。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只能在不列颠上空和大西洋海面孤军奋战，一衣带水的欧洲大陆显得那么遥远。

等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军一败涂地，被德军打得满地找牙，眼瞅着就要玩儿完了。所以到了9月，斯大林就向丘吉尔提出来，希望英军能够在欧洲登陆，对德国实施战略夹击。这个时候的英国，自己还惊魂未定，根本就不具备这个能力，丘吉尔因此不敢贸然答应。

到了1942年6月，苏联和英国、美国发表了联合公报，达成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共识。此时，苏德战场的形势更加恶化，正是德军高歌猛进的时候，所以苏联强烈要求英美在欧洲实施登陆作战，减轻苏军压力。斯大林说我们苏联抗击着300个德国师，你们英国、美国抗击着不到10个德国师，你们觉得这合适吗？

为了给盟友鼓劲儿，一贯反共、希望苏德拼个两败俱伤的丘吉尔，硬着头皮行动了。这一次登陆地点选在法国的迪耶普。1942年8月，英国派出6000名突击队员，渡过英吉利海峡，准备在迪耶普登陆，建立一块根据地。

这次登陆最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英军在登陆之前就用广播号召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站起来支援英国人。英军这一广播，法国人听见了，德国人也听见了，所以法国人都觉得英国佬是缺心眼儿还是怎么着，居然打仗之前先广播，告诉人家我们去哪儿。所以法国地下组织没有在迪耶普配合英军的，你们犯傻，我们可不傻。

英军在航行当中就不顺，登陆运输船在沿海与德军驱逐舰遭遇，登陆完全失去了突然性。英军登陆之后，发现岸上没有法国地下组织的成员，而是全副武装的德军，用坦克、飞机、大炮、机枪对着登陆部队就是一顿暴揍。英军6000多人被困在一片狭窄的滩头，没有掩体，缺少弹药，退路也被德国空军封死。激战到傍晚，英军战死了一个少将，登陆英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极少数人逃回本土，伤亡率高达96.5%。

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这次登陆的军队主要是加拿大人和波兰人。

有了这次惨败，丘吉尔对斯大林就有话说了，一方面他试探了登陆，真不行，不过他是拿别人的孩子试探的。也有人说，这就是丘吉尔使的坏，拿别人的孩子喂狼之后，他跟斯大林说，真的没法登陆。

三大巨头斗法

随着美国全面加入战争，二战天平开始向盟国倾斜。北非战争胜利结束之后，盟军已经成功登陆了西西里岛和亚平宁半岛。这一切都说

明，盟军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已经来临。

1943年1月，英美举行卡萨布兰卡会议，英国以迪耶普登陆失败为理由，认为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很危险，必须谨慎从事，建议把登陆时间推迟到1943年8月。其实，英国是想乘苏德相争，坐收渔翁之利。

所以，丘吉尔想尽办法把登陆时间往后推，但遭到了苏联和美国的反对。斯大林的反应很强烈，对丘吉尔说，1944年“五一”以前，你要不开辟第二战场，红军就不用你帮忙了，我们要解放自己的领土，解放波兰，解放德国，解放法国，红旗插到英吉利海峡。丘吉尔一听下一步该解放英国了，只好答应。1943年11月底，英、美、苏三大巨头在德黑兰会议[64]上确定，于1944年5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几经权衡，盟军选择了诺曼底作为登陆地点。1943年6月26日起，盟军开始制订具体计划，以“霸王”作为作战代号，以“海王”为相关海军行动代号。初步计划以3个师在32公里宽的3个滩头实施登陆，即后来的“奥马哈”“金”和“朱诺”滩头。同时空降2个旅。第二梯队为8个师，预计两周内占领瑟堡。

整个登陆计划中最大的难题是港口，也就是在占领瑟堡前，如何解决部队的后勤补给问题。诺曼底在五六月间，风高浪急，光靠登陆滩头无法保证后勤供应。这似乎成为无法克服的困难，最后盟军决定建造人工港来解决问题。

1943年12月，美国陆军上将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欧洲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于1944年1月抵达伦敦就任。与此同时，盟军陆续集结了多达288万的军队。

这个时候，德国的主力部队正忙于对付苏联。1944年5月，德军在

东线苏联战场上有179个师又5个旅，约占德军总兵力的65%。在西线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只有58个师，其中33个海防师、15个步兵师、8个装甲师、2个伞兵师。即使加上希特勒亲自指挥的战略预备队2个装甲师，总共才60个师，约76万人。西线司令部所属部队编为2个集团军群，共4个集团军。B集团军群由陆军元帅隆美尔指挥，驻守在法国北部，共39个师，是西线德军主力。下辖第十五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G集团军群，由布拉斯科维兹大将指挥，驻守法国卢瓦河以西地区，共有19个师。下辖第一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

此外，德国海军总共才有561艘中小军舰，实力非常弱小。空军为第三航空队，作战飞机约450架，其中战斗机160架。与盟军作战飞机的数目相比，处于1:30的绝对劣势。

在诺曼底地区的守军，为德国第七集团军所属的6个师又3个团，总兵力约9万人。防御工事比较薄弱，只构筑了若干钢筋混凝土的独立支撑点，大部分工事都是野战工事，纵深也只设置了少量防空降障碍物。

1944年3月，德军部署在法国的装甲部队只有一个满员的装甲师，即第21装甲师。希特勒在1944年4月判断诺曼底将是盟军的登陆地点，要求加派兵力。隆美尔根据这一指示，将第352步兵师调到诺曼底，正是这个新调来的精锐师，日后给了在奥马哈滩头登陆的美军致命一击。

为抵抗盟军登陆，德国早在1941年12月起就开始构筑沿海永久性防御工事。隆美尔就任B集团军群司令后，非常重视对沿海地区的防御建设，要求前沿防御要前推至海中，在深海中布设水雷，在浅海中设置障碍物。德军布置的斜插入海的木桩，被盟军称为“隆美尔芦笋”，海滩上则是锯齿状的混凝土角锥、坦克陷阱，其间还布设了大量地雷，在能俯视海滩的制高点构筑隐蔽火力点。海滩后面的开阔地区，则布设了大量

防空降的木桩。

德军布置这些爆炸物和障碍物，工程浩大，到盟军实施登陆时，只完成了一部分，但即使这样也给盟军登陆造成了很大困难。

忽悠你没商量

在诺曼底登陆之前，英国人又使出了他们的看家本领——欺骗。

为了在登陆时间上迷惑德军，伦敦的情报部门精心设计了一次富有戏剧性的欺骗行动。咱们在这本书里面，多次讲到英国人在战争当中的欺骗行动，也讲过这是他们修炼了几百年的看家本领。这一次的欺骗行动曾被赋予了许多浪漫情调，并以“蒙哥马利的幽灵”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1944年3月14日，英国特种战委员会副主任里德中校偶然看到了一张照片，上面有一个面貌酷似蒙哥马利的陆军中尉，这哥儿们叫詹姆斯，他在伦敦戏剧院里照的一张剧照，被刊登在伦敦的新闻报纸上。旁边还写了一句话：“你错了——他的名字叫詹姆斯！”

里德中校看完这张照片后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让詹姆斯扮演蒙哥马利诱使德国人做出错误的判断呢？“肉馅行动”是借用一具尸体，这次是借用活人。里德马上就去找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艾森豪威尔对这个大胆的设想十分赞赏，立刻就同意了。于是，让一个无名小卒扮演军中主帅的欺骗计划——“铜头蛇行动”——出炉了，这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欺骗行动。

按照计划，詹姆斯要冒充英国陆军元帅、西北欧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在英国情报部门的导演下，在1944年5月底到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

进行一次视察。

导演这么安排，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根据德军统帅部认为英国登陆部队司令非蒙哥马利莫属这一心理定势，促使德国人相信，如果蒙哥马利不在英国，盟军就不会发起登陆作战。第二个是根据德军情报机构对蒙哥马利行踪的暗中监视，促使其判断蒙哥马利正在南线指挥部队，从而可以牵制住卢瓦尔河以南的4个德国装甲师。

詹姆斯出神入化的表演，惟妙惟肖的模仿，不但让德国间谍信以为真，而且把见过蒙哥马利的英军将士都给忽悠了。看到蒙哥马利元帅来前线看望，很多英军将士激动得泪流满面，他们不知道这是替身，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尉，军衔还没有他们中的很多人高呢。

“铜头蛇行动”取得了重大成功，希特勒又一次上了英国人的当。

02.盟军登陆诺曼底

点儿背的空降兵

1944年6月6日6时30分，诺曼底登陆战役正式打响！

盟军首先实行空降作战。空降兵在登陆滩头两侧距海岸10到15公里的地方空降，以阻止德军预备队增援登陆场，并从侧后攻击德军海岸防御阵地。由于在最初的一两天内，盟军只能登陆6到8个步兵师，只有在建立起可供装甲师展开的大登陆场后，才能将装甲师投入作战。如果在装甲部队登陆前，德军突破了登陆部队的防线，将会给登陆带来灭顶之灾。所以，空降兵的作用，在登陆初期至关重要。

英国第1空降师是最早投入战斗的部队。6日凌晨，他们就被空投到

登陆地区的左翼，目标是夺取附近的桥梁，阻止德军装甲部队增援海滩。伞兵们迅速占领了这些桥梁，还夺取了在梅尔维勒的地堡。

但美军第八十二和第一〇一空降师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飞行员不熟悉地形，再加上敌军炮火威胁，登陆部队散落在了几个地方。有些伞兵不幸地降落在了海中或陆地上被德军淹没的低洼地区，很多人由于装备沉重，淹死在了水中。空降24小时后，101师只集合起约3000人。但是，美军可以说因祸得福，伞兵被投放在整个诺曼底，只好各自为战，这恰恰分散了德军兵力，并且使德军指挥官大大高估了伞兵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登陆场的压力。

空降的盟军，很快夺取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桥梁和海滩通路，摧毁了德军的炮兵阵地，牵制了德军的预备队，分散了德军的兵力，为盟军登陆部队实施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帝缔造了美国海军

随着伞兵的空降，盟军开始大举登陆。

盟军一共选择了五个海滩作为登陆场，分别是宝剑海滩、朱诺海滩、黄金海滩、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

宝剑海滩是五个登陆场中最东边的一个。从宝剑海滩东边登陆的英军部队，很快击溃了德军步兵，并在午后与空降部队会合。但从宝剑海滩西边登陆的英军，则遭到德军坦克部队的顽强抵抗，无法顺利与在朱诺滩登陆的加拿大部队会师。双方一直激战至黄昏，盟军才击退德军。

朱诺海滩登陆区宽约10公里，德军步兵就部署在海滩沙丘后的村落中。登陆作战一开始便极为惨烈，有三分之一的盟军登陆艇被德军的水

雷和障碍物摧毁。加拿大的攻击部队虽然轻易越过了沙滩，却在沙丘前遭到德军强大火力的无情攻击，首波进攻部队的伤亡率高达50%。中午时分，加拿大部队才占领了沿岸的城镇，向内陆推进，并与黄金海滩的英军会师。

黄金海滩是五个登陆场的中心点。德军在滨海小城利维拉和阿梅尔有重兵防守，还在离海岸500米的地方安装了4门155毫米重炮，直接对准海岸。英国海军舰队用强力炮火轰击，才摧毁了这4门重炮。当天入夜时分，已有25000名盟军将士顺利登陆。

奥马哈海滩是诺曼底登陆中战斗最激烈的海滩。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盟军点儿背到家了，遭受了巨大损失，仅阵亡者就达2500人，所以奥马哈海滩被称为“血腥奥马哈”。

奥马哈海滩全长6.4公里，海岸多是30多米高的峭壁，绝对的易守难攻。美军第九军，担任了奥马哈海滩的抢滩登陆任务。之前盟军得到情报说，这里的德军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而且还是后备役人员，战斗力很差。而实际上，隆美尔在两个月前就把德军精锐的352步兵师全部派往诺曼底，驻守在奥马哈滩头的正是352师的一个主力团。可惜登陆部队出发后，盟军情报机关才搞清楚352师就在诺曼底。于是，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那幕悲壮的战争场面就开始了。

登陆当天，天气十分恶劣，盟军在海峡中因风浪过大损失了10艘登陆艇和300多名官兵。登陆开始后也非常不顺，奥马哈海滩西段预备的32辆水陆两用坦克中，有27辆刚一下海就因风浪过大而沉没，幸存的5辆坦克中还有2辆很快被德军炮火摧毁。整整两个小时中，没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西段冲上海滩，在东段也仅仅占领了一小段海滩，大批士兵挤在滩头束手无策，任凭德军炮火攻击，登陆行动几乎完全停滞。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美国海军出手了。由于登陆部队长时间没有传回任何信息，海军指挥官意识到奥马哈海滩的形势可能极为不妙，于是17艘驱逐舰不顾触雷、搁浅和被德军海岸炮轰炸的危险，前进到了距离海滩仅730米处，在近距离为登陆美军进行火力支援。而美军的敢死队此时也爬上了霍克海角，先前被堵在海滩上的美军也开始冲锋。中午时分，登陆部队第二梯队提前登陆。在空军的指引下，美国海军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也开始向海岸射击，德军的防御体系终于崩溃。

天黑时分，美军登陆成功，第五军军部上岸并设立了指挥所。军长罗杰少将登陆后，立刻发电报给上级说："感谢上帝缔造了美国海军。"

最勇敢的军人

犹他海滩位于卡伦坦湾的西侧。在此负责抢滩登陆的是美军第7军第4师，这个师的副师长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小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准将。

作为美国第4师的副师长，无论从哪一标准来看，小西奥多·罗斯福都是一位特别的战士。作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长子，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堂兄，他已经参加了在北非、西西里和科西嘉的登陆行动。小罗斯福身材矮小，脸上布满皱纹，心脏经常纤维性地颤动，还患有肩周炎，嗓音沙哑，但他因为在战斗中的勇气和对士兵的爱护而闻名。尽管他的年纪已经不适合两栖作战，小罗斯福还是劝说上级允许他参加登陆作战，去"安抚那些小伙子"。小罗斯福只带着一把手枪和一根拐杖，就踏上了万分凶险的登陆前线。这位矮小的将军，成了士兵们的精神支柱。他是诺曼底登陆当天唯一上陆的将军。

在5个登陆海滩中，犹他海滩是作战中最顺利、人员伤亡最少的海

滩。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要归功于指挥官小罗斯福的进取精神。

由于小罗斯福的果断，登陆作战展开后，仅仅3个小时，登陆部队就掌控了沿海的公路；中午时分，登陆部队便与5小时前空降在敌军防线背后的空降部队会师；而到了当天午夜，小罗斯福指挥的军队已经成功达成登陆的作战目标，建立了巩固的登陆场，而他们仅阵亡197人，不到预计伤亡的10%。

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小罗斯福的指挥才能非常赏识，准备任命他为第90步兵师师长。但小罗斯福再也没有机会上任了，就在任命的前一天，小罗斯福突发心脏病在吉普车上殉职。

7月14日，小罗斯福的遗体被安葬在诺曼底美军公墓。由于小罗斯福在诺曼底登陆中的杰出贡献，他被追授国会荣誉勋章。后来有人问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布莱德利将军：你认为在自己的整个军旅生涯中，见到过的最勇敢的人是谁。布莱德利回答说：犹他滩头的泰德·罗斯福（泰德是西奥多的昵称）。美军中一向以作战勇猛著称的巴顿将军，也在他的日记里提到，小罗斯福是他所认识的最勇敢的军人。

恐怖的“装甲老虎”

6月6日，被隆美尔预言为决定性的24小时，被艾森豪威尔称作历史上最长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带着相机冒险跟随第一拨盟军登陆，他跟士兵们一起涉水接近岸边，一起躲避子弹。他拍下了近100张激动人心的照片，然而由于冲洗照片的人心情过于激动，温度调得太高，最后只保留下了8张模糊的照片，非常令人遗憾。仅剩的这几张照片登报发表时，旁边却写着：拍照时卡帕的手抖得很厉害，他心情十分激动。

比卡帕更激动的是希特勒。6月7日，希特勒将西线5个装甲师的指挥权交给隆美尔。隆美尔决心凭借这支精锐部队大举反击，他把反击的第一个目标定为阻止盟军将5个登陆滩头连成完整的大登陆场，其次是确保卡昂和瑟堡。可惜德军装甲部队从100到200公里的距离外赶来，一路上遭到盟军的猛烈空袭，根本无法成建制投入作战。零星部队冲到海滩，也在盟军军舰炮火的轰击下伤亡惨重，没了往日的威风。6月7日整个白天，在盟军海空军的绝对优势火力下，德军无法组织起大规模反击。

虽然最初的反击已告失利，但德军不甘心任由盟军发展。隆美尔调整部署，使用步兵防守卡昂至科蒙一线，抽出装甲部队反击，阻止美军进攻。但还没等隆美尔调整好新的部署，英军就主动发起了进攻，打乱了德军的计划。

6月13日，英国第七装甲师在推进途中，与匆匆赶来的德国党卫军第二装甲师遭遇，双方随即爆发激战。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次悲催的战役。因为，他们遇到了德国党卫军的“装甲老虎”——魏特曼。

魏特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从小就受到纳粹思想的侵染，战前就加入了“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在波兰战役和苏德战场上，魏特曼屡立奇功，是德军的王牌坦克手。魏特曼曾指挥一辆“虎”式坦克，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摧毁了20辆苏联坦克、28门反坦克炮。到1944年1月，他个人击毁坦克的总数达到88辆。希特勒特别高兴，亲自授予魏特曼骑士十字勋章，军衔晋升为中尉。因为魏特曼出身于党卫军，而党卫军中会打仗的人极少，大部分都是正步踢得漂亮的“柏油马路士兵”，于是戈培尔便大肆宣传，把魏特曼包装成德国国家英雄。加上魏特曼长相英俊，非常上镜，一时间，在德国家喻户晓，粉丝暴增，跟空军的哈特曼、鲁德尔等战斗英雄并称。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魏特曼所在的装甲部队从法国的加莱紧急增援诺曼底，但是在盟军飞机的轰炸下损失惨重。魏特曼的连队只剩下4辆能用的“虎”式坦克和一辆当时已明显落伍的4号坦克，奉命防守波卡基村的213高地。

6月13日，英国第七装甲师一个装甲纵队出现在波卡基村，企图袭击德军装甲教导师的侧翼。这时候，魏特曼连队的其他4辆坦克还没发动，为了争取时间，他单车疾行，堵在英军进村的路口，在不到100米的地方猛然开火。魏特曼是在苏联实战中练出来的坦克高手，老练地采用“打头、掐尾、拦腰斩”的战术，敲掉了英军队列中的第一辆和最后一辆坦克，堵塞了英军坦克进攻和撤退的道路，使整个英军装甲纵队瘫在了公路上。然后，魏特曼从容地用“虎”式坦克的88毫米炮，把英军坦克一一爆头，从第一辆轰到最后一辆。英军共有20辆“克伦威尔”坦克、4辆谢尔曼“萤火虫”坦克以及14辆半履带车和14辆“布伦”式装甲运兵车被击毁，第七装甲师第四团和配属的一个连全军覆没，200多人阵亡。这是魏特曼一辆“虎”式坦克在5分钟内完成的。

此役绝对是英国陆军成立以来最大的耻辱，第七装甲师不是一般的部队，是蒙哥马利带出来的，在北非打败过隆美尔，赫赫有名的“沙漠之鼠”被陆军中尉魏特曼一辆坦克劈头盖脸暴揍一顿，踩了个稀巴烂。据说，丘吉尔暴怒之下，把第七装甲师所在部队的长官，从军长往下一撸到底，都发配到伙房切菜去了。

你破坏我建设

虽然英军人员和坦克损失很大，被迫后撤，却将德军精锐的党卫军第二装甲师吸引在卡昂，为美军的进攻创造了条件。美军占领卡朗坦后，德军无法从卡昂抽调部队，只好紧急调来党卫军第十七装甲师，攻

击美军侧翼，以消除美军对瑟堡的威胁。美军经过激烈战斗，击退了德军，并于6月14日突破德军在圣索沃地区的防线，于16日攻占了圣索沃。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该地区的4个师必须全力阻滞美军前进，然后向瑟堡且战且退，死守瑟堡。隆美尔很清楚，经过连续几天的战斗，这4个师的消耗很大，已无力胜任坚守瑟堡的重任。所以他向希特勒建议，将这些部队直接撤往塞纳河，加强塞纳河的防御，但被希特勒拒绝了。当圣索沃地区的防线即将被突破时，隆美尔不顾希特勒的指示，果断命令手中的部队迅速向南撤退，这才挽救了不少部队。

6月19日，英吉利海峡风暴突起，风力达8级，浪高1.8米，给盟军带来了很大损失。在登陆滩头，盟军共有7艘坦克登陆舰、1艘大型人员登陆舰、1艘油船、3艘驳船、7艘拖网渔船、67艘登陆艇沉没，1艘巡洋舰和1艘渡船因相互碰撞而损坏。狂风迫使盟军的卸载中断了整整5天，使2万辆车、10万吨物资无法按计划运输到陆地。风暴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了登陆以来13天作战的损失，盟军的后勤补给出现了严重困难。

如果德军能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组织大规模反击，战局极有可能改写。不过当时德军的兵力仅仅能勉强维持防御，因而错失了绝好时机。

6月20日，美军有3个师推进到距离瑟堡仅8公里处。21日，美军为保全瑟堡的港口设施，用广播呼吁守军投降，但遭到了德军拒绝。于是，美军决定对瑟堡实施强攻。22日，盟国空军进行攻击前的航空火力准备，共出动500架次飞机对瑟堡实施密集轰炸，投弹1100吨。随后美军从南面发起猛攻，德军殊死抵抗。

激战到6月24日，瑟堡德军总司令施利本已用光了所有预备队，他致电柏林要求空投铁十字勋章，授予有功人员以激励士气，准备坚守到底。为尽快攻下瑟堡，美军要求海军提供舰炮火力支援。

6月25日，盟国海军派出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组成舰炮支援编队，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炮火攻击，有效压制了德军炮火。当天黄昏，在强大的海空军火力支援下，美军第七军冲入了瑟堡市区。次日，施利本宣布投降，但个别同主力失去联络的据点仍在负隅顽抗。7月1日，瑟堡最后据点里的德军投降。在夺取瑟堡和科汤坦半岛的战斗中，美军伤亡高达25000人，德军伤亡被俘约36000人。

盟军虽然占领了瑟堡，却无法使用这个港口。早在盟军登陆的第二天，德军就预料到盟军下一步的目标一定是瑟堡，于是着手毁掉瑟堡，码头、防波堤、起重机等港口设备都被德军全部炸毁，港口里遍布水雷，还用沉船堵塞了航道。美军的一位工兵专家看了瑟堡的破坏情况，摇着头称赞说这是“历史上最周密、最彻底的破坏”。盟军占领瑟堡后，立即派出大批工兵进行清除工作，以恢复瑟堡的运输能力，这项工作足足持续了三个星期。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瑟堡港口的卸载量逐步提高，成为盟军在欧洲的第二大港。

百万大军过海峡

美军攻占瑟堡的同时，蒙哥马利指挥英军第二集团军猛攻卡昂。

6月27日，英军经过苦战，击退德军反击，控制了奥登河上的桥梁。28日，英军主力渡过奥登河，建立起正面宽3650米、纵深900米的

桥头阵地。29日，德军集中5个装甲师发起反击，盟军空军大举出动，对德军装甲部队实施了极其猛烈的轰炸，瓦解了德军攻势。英军第十一装甲师乘机占领卡昂西南的战略要地112高地。德军深知112高地的重要性，随即组织多次反攻，但均未得手。30日，德军集中所有炮火，猛烈轰击112高地。英军难以坚守，只得撤到奥登河岸边。

德军虽然夺回了112高地，但在盟国空军的猛烈打击下，无法发挥装甲部队的突击威力。隆美尔为确保卡昂，只好放弃一些外围阵地，集中了700辆坦克部署在卡昂近郊。盟军此时也无力推进，双方进入对峙阶段。

6月29日，隆美尔和龙德施泰特晋见希特勒，汇报了西线战事。希特勒对此大为不满，以克鲁格元帅取代龙德施泰特元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

7月1日，盟军宣布“霸王”计划中的海军作战即“海王”作战胜利结束。参加诺曼底登陆的盟国海军，一部分被调往地中海和太平洋。盟军在诺曼底地区新设立了两个海军基地，一个在瑟堡，一个在朱诺海滩的人工港，负责调度人员、物资的运输和卸载。

到7月初，盟军登陆部队已达到25个师，其中13个美国师，11个英国师，1个加拿大师，共有100万人渡过英吉利海峡，登上了欧洲大陆。对于百万大军来说，目前的登陆场还是显得很狭窄，盟军决定继续扩大登陆场。

7月3日，盟军集中14个师的兵力，向登陆场正面德军约7个师发动猛攻。盟军进展缓慢，花了5天时间才前进6.4公里，而伤亡高达5000人。接下来7天的浴血奋战，盟军又付出5000人的伤亡代价才推进4.8公

里。

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恶战在即，盟军最高司令部想到了骁勇善战的巴顿将军。7月6日，巴顿将军指挥具有极强机动力和突击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踏上欧洲大陆。

7月11日，美军向诺曼底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圣洛发动钳形攻击，德军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拼死抵抗住了美军的攻势。但德军的消耗得不到补充，已是山穷水尽，在美军的第二轮进攻中终于崩溃。圣洛战斗非常激烈，德军重要的前线指挥官第八十四军军长马克斯中将阵亡。美军为夺取圣洛也付出了近4万人伤亡的高昂代价。圣洛失守后，德军在诺曼底地区的防线被盟军分割为两段，局面更为被动。

在这个时候，英军也对卡昂发起了第二轮攻势。7月7日，盟军出动460架次重型轰炸机，对德军阵地狂轰滥炸，不到一小时投弹达2500吨。7月8日，英军在海军军舰的火力支援下，向卡昂突击。没想到空军的轰炸过于猛烈，虽然给德军造成了惨重伤亡，但也搞得地面到处都是坑，严重影响了英军地面部队的推进，因此英军在7月10日才占领卡昂。

7月18日，为进一步扩大登陆场，英军继续由卡昂向东南推进，为配合英军的进攻，盟国空军实施了更猛烈的轰炸，共出动1700架次重型轰炸机和400架次中型轰炸机，投弹达1.2万吨。这次盟军变聪明了，空投的炸弹都改用瞬发引信，减少对道路的破坏。但德军也改变了战术，采取纵深防御，大量使用88毫米高射炮平射坦克，并不断组织反击，给英军造成很大伤亡，进攻被迫停止。

尽管英军的进攻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盟军已形成正面宽150公

里、纵深15到35公里的登陆场，建立并巩固了战略性的桥头堡，为收复西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此，诺曼底登陆战役胜利结束。

03.道义胜于功利

一场应该避免的起义

美军在登上诺曼底海滩的时候，有人说过：“拉法耶特，我们来了！”

拉法耶特曾经率领法国远征军跨越大西洋去支援美国的独立战争，一百多年过去了，美国人还没忘了法国人对美国的这段旧情。现在，美国人来解放法国了，可是，有些法国人想自己解放自己。

1944年8月19日，巴黎爆发了起义。这场起义通常被认为是巴黎人民充满战斗精神的写照，其实，这场起义的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学者肖雪慧对巴黎起义和华沙起义做过精彩的对比分析。实际上，从盟军的全盘战略来看，这是一场应该避免的起义。

无论对德国还是对盟国来说，世界级的大都会巴黎都极其重要。然而，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却决定推迟解放巴黎的时间。艾森豪威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过早进攻巴黎，势必与德国守军发生激烈巷战，这将极大地消耗盟军的兵力，又将使这座世界名城遭到破坏；二是盟军占领巴黎后，需要承担民政责任，供应巴黎200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这将使进军莱茵河的战略目标受到影响。而这几种情况，都是盟军决不允许发生的。于是，最高统帅部拟订了一个解放巴黎的计划，按

照这一计划，盟军从南北方向对巴黎作钳形包围，至少要到9月中旬才能完成。

可是，巴黎人民早已迫不及待地要摆脱德国占领。尽管华沙变成一片废墟的消息，震惊了巴黎，但巴黎人洗刷四年被占领屈辱的冲动已经不可遏止。当盟军推迟解放巴黎的计划送达法国抵抗组织手中时，起义准备已经就绪。于是，抵抗组织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法国同波兰一样，有相当活跃的抵抗运动，但不同于波兰抵抗组织的团结和统一，法国的抵抗组织存在多个派别。各派自成体系，协调工作极其困难。其中，戴高乐派和法国共产党是抵抗运动中拥有最强武装力量、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

戴高乐创立的“自由法国”是法国最早的抵抗组织。1940年6月，贝当投降，7月在维希成立与德国合作的傀儡政权。在维希政权成立前，戴高乐就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6·18”广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德国占领者，并创立了“自由法国运动”。这个时候，作为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法国共产党没有参加反对德国的斗争。直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法国共产党才加入反对德国的抵抗运动。

作为抵抗运动的两大派别，“自由法国”和法国共产党，只有一点儿共识——反对德国占领，除此之外，两个派别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政治目标上更是针锋相对。原本被反对德国占领这一共识掩盖的双方矛盾，在法国即将解放时变得尖锐起来。

跟希特勒玩火

两大派别都希望尽早解放巴黎，而且都想通过解放巴黎这一政治行动，来确立自己对未来法国的领导权。另外，双方都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盟军的配合，起义的代价将十分惨重。

但双方的做法千差万别。戴高乐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提前进攻巴黎，在他的努力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戴高乐便命令国内的“自由法国”成员，务必防止在盟军兵临城下前举行起义。而法国共产党得到上级命令，决心不计代价——用起义策动者的话来说就是“巴黎值得死20万人”——造成法国共产党领导起义的既成事实，为法国共产党日后执掌政权打下基础。法国共产党这是为了政治目的，在跟希特勒玩火。

8月18日，“自由法国”组织巴黎总部发往伦敦的电报，叙述了巴黎的紧张局势：“任何抵抗组织的轻举妄动，都足以导致严重后果，德军似已决定并集中力量进行血腥报复……您有必要向盟军交涉，要求盟军迅速攻占巴黎，并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以最尖锐最明确的语言，警告居民避免华沙事件重演。”但就在这一天，在一个法国共产党控制的秘密会议上，强行通过决议，决定第二天举行起义。而且他们制订的起义计划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把“自由法国”的领导人蒙在鼓里，使他们无法阻止起义。

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的情况下，获知起义计划的“自由法国”组织，也只好决定在8月19日发动起义。这场应该避免的起义，终于爆发了。

起义一开始，似乎进展顺利，很快蔓延整个巴黎。然而巴黎是希特勒一定要守住的城市。德军负责防守巴黎的是冯·肖尔蒂茨将军，此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屡立战功。希特勒给了他一道命令，让他死守巴黎，守不住就将巴黎夷为平地。

巴黎唯一的希望

然而，这座城市的命运至关重要，一向执行命令不打折扣的肖尔蒂茨在这个时候也变得犹豫不决。他不得不考虑自己能不能承担起毁灭巴黎的罪责，最终实行暂时停火。由德军主动提出的暂时停火，对于“自由法国”组织来说是一个拯救巴黎的意外机会，于是，他们竭尽全力争取在全市实行停火。但不惜代价发动起义的法国共产党谴责停火是叛国行为，他们采取一切措施破坏停火——虽然这一政治行动的代价，可能是20万条性命和巴黎的毁灭。

尽管这样，巴黎还是维持了两天的停火。这宝贵的两天，给各方都提供了避免最不幸局面出现的时间。“自由法国”组织和肖尔蒂茨利用这个喘息机会秘密接触，想要避免或推迟不可挽回的冲突。与此同时，巴黎抵抗运动各派都在向盟军呼吁援助。戴高乐派呼吁盟军火速开进巴黎；法国共产党也呼吁盟军支援，但不是要盟军开进巴黎，而是要求盟军在全城大规模空投武器。

与此同时，希特勒派来埋设地雷和炸药的爆破专家已经到了巴黎；肖尔蒂茨收到的希特勒的命令一个比一个坚决，已经到了不得不执行的地步；镇压起义军的德军增援部队即将开进巴黎……

巴黎似乎已经很难逃脱华沙的命运，唯一的希望是盟军立即进攻巴黎。

在此危急关头，戴高乐亲自出马要求艾森豪威尔向巴黎进军，但他失败了。艾森豪威尔关心的是整个西线战事，他拒绝为政治需要而改变计划。

法国共产党派往盟军总部要武器的使者，清楚武器救不了巴黎，也

请求盟军进军巴黎，可是在巴顿将军那里碰了壁。猛将巴顿的回答很干脆：盟军的任务是歼灭德军，而不是收复法国首都，抵抗运动擅自发动起义，现在要自食其果。

8月22日，在巴黎就要重蹈华沙覆辙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更改了军事计划，决定让盟军进军巴黎。美军将领也非常注意保护这种世界名城，布莱德利对装甲师师长提出“巴黎决不许有任何重大战斗”的要求，“不希望在该市进行任何轰炸或炮击”，甚至有的进军巴黎的部队都把炮兵留下了。

23日早晨，巴黎城内的战斗全面恢复。如果盟军一两天内不能赶到，巴黎的毁灭在所难免。就在起义军苦苦支撑之时，盟军已经日夜兼程向巴黎进发。24日，当几个执行毁灭巴黎的任务的德国党卫军师开赴巴黎时，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先后到达了巴黎。巴黎终于得救了。

巴黎从起义到解放，总共6天，中间还有两三天的停火，城市基本完好无损，没有大的人员伤亡。到25日晨，德军最后一个据点投降，共有20000德军被俘，伤亡3200人。

04.“女武神”行动

谁敢刺杀希特勒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德国陷入了被东西两面夹击的狼狈境地。一战的历史已经证明，德军两线作战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战争形势的恶化，促使德国内部出现了企图推翻纳粹统治、成立新政府与美英议和的组织，这个组织结构松散，成员复杂，没

有形成核心领导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是德国发动战争的积极参与者，有的甚至战功卓著。但是，当希特勒把捆绑着整个德国的战车驶向悬崖时，他们决定联手阻止，不让德国的血流干。

要想阻止这场战争，就必须除掉握有国家行政大权的独裁者，而做这件事的只能是军人。于是，这群头脑清醒的军人，开始行动了，行动代号是“女武神”。

最终，独眼上校参谋长施陶芬贝格被选中担当刺杀希特勒的任务。德国军人做这种事并不容易，因为他们都是对着军旗，在上帝面前宣誓效忠希特勒的。德国人遵守誓言，对军人的背叛更是感到可耻。这一点，施陶芬贝格也非常清楚，他在行动前曾说：“现在是做点儿什么的时候了。但是敢于行动的人必遭清除，他可能被视为叛徒载入德国历史。但如果他放弃行动，他又会被自己人视为叛徒。”可以说，施陶芬贝格是一位愿以生命和荣誉为代价拯救德国的斗士。

1944年7月20日早晨7时，施陶芬贝格带着自己的副官哈夫登中尉从柏林附近的伦格斯道夫机场飞往东普鲁士的“狼穴”。他在公文包里放了3样东西：两枚炸弹、一个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衬衫。11时，施陶芬贝格准时到达“狼穴”。

中午12时过后，施陶芬贝格走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凯特尔告诉他，因为下午2时半墨索里尼要来，元首的第一次每日汇报会从下午1时提前到12时半举行。已经没多少时间了，左眼失明、左手只有3个手指的施陶芬贝格匆忙躲进厕所，开始组装炸弹。盛夏的高温加上过分紧张，使施陶芬贝格的动作变得迟缓。他只好把原定的两枚炸弹减为一枚，定时装置设为12分钟。

会议已经开始了。希特勒正坐在桌子的一边中央，背对着门，一边听着陆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汇报，一边摆弄着他的放大镜。桌子四周还站着二十来个军官。当施陶芬贝格踏进会议室时，希特勒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并回答了他的问候。施陶芬贝格站到桌子旁边，把皮包放在了桌子下面那个坚实橡木底座的靠里一边，离希特勒的腿约两米远。此时是12时37分，再有5分钟，皮包里的炸弹就要爆炸了。

豪辛格在继续讲着，不时指着摊在桌上的作战地图。希特勒和军官们俯身在地图上仔细看着。施陶芬贝格趁机偷偷溜了出去。刚刚在施陶芬贝格旁边的勃兰特，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楚地看看地图，发现施陶芬贝格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就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一个厚厚的底座了。就是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希特勒一命，让施陶芬贝格的行动功亏一篑。

在矛盾中走向死亡

12时42分，炸弹准时爆炸。一声巨响后，24名与会者中有4人当场死亡。刺杀的目标希特勒却逃过一劫，仅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

站在100米外的施陶芬贝格，看到爆炸引起的浓烟烈火，以为刺杀成功了，匆忙和他的副官钻进等在那里的一辆汽车，乘乱通过三道岗哨，向机场驶去。

等到施陶芬贝格飞行了三个小时回到柏林后，政变行动才刚刚开始。然而，一切都晚了，刚一镇静下来的希特勒立刻就控制住了局势。

希姆莱于炸弹爆炸后一小时就奔向了柏林，希特勒的血腥镇压当晚就开始了。施陶芬贝格及行动首要分子被逮捕枪决，尸体被火化，骨灰被胡乱撒在农田里。据统计，这次大清洗约有6000人被捕，200多人被判处死刑。

尤其重要的是，隆美尔和克鲁格元帅等人，因涉嫌“7·20事件”，被逼自杀。

据说，施陶芬贝格起草的新政府名单上，隆美尔是国防军总司令的第一人选。隆美尔早在1943年3月撤出非洲的时候，就看出战争没有胜利的希望，主张与交战国谈判停战，但希特勒坚决拒绝了他的和谈构想。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隆美尔曾想在“7·20事件”成功后，开放西线，使盟军在7月就进入德国领土，避免苏联染指德国领土，以保住德国的统一。但事实上，隆美尔什么也来不及做，他对希特勒仍保持着忠诚，明知战败已成定局，却无法背叛希特勒，在矛盾中走向了死亡。

“女武神”行动失败了，施陶芬贝格本人英勇就义。但是，如果刺杀行动成功了，德国人就看不到希特勒战败自杀的结局，军内抵抗分子就会背起把德国引向失败的黑锅，他们将永远被视为国家的叛徒，希特勒却可能被视为永恒的英雄。这样看来，刺杀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澄清了是非，让历史证明了谁才是德意志民族的敌人。

05.赌徒最后的疯狂

“百分之九十的胜利**”**

德军在诺曼底战役遭受重大打击后，残余部队撤退到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东部。

此时，盟军上下开始弥漫乐观情绪。为了从北面迂回齐格菲防线[65]，直取德国鲁尔地区，以便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一向以谨慎著称的英军蒙哥马利元帅提出了一个代号为“市场花园”的大胆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夺取莱茵河等河流上的一系列重要桥梁后，从荷兰直插德国腹地。

1944年9月17日，美、英空军几乎动用了全部力量，共有5500余架运输机、2596架滑翔机、8000余架战斗机及轰炸机，同时空降了35000余人、568门火炮、1927辆军车、5230吨物资，发动了一场战争史上规模巨大的空降作战行动。第一批军队空降后半小时，也就是17日下午2时15分，空降部队发起攻击。

然而，这一行动非常凶险。蒙哥马利根本不知道，在盟军预定着陆的地区，德军已经部署了党卫军第二装甲军的两个装甲师和空降第一集团军的部分军队。盟军空降兵是在德国装甲兵头上空降。而且盟军进行的是高空跳伞，平均跳伞高度在400米左右，比二战中标准跳伞高度244米高得多。在跳伞地区，德军高射炮不断射击，很多盟军战士还没有降到地面就被德军打死了。

尤其糟糕的是，盟军发起空降不过两小时后，德军第一伞兵集团军司令斯图登特便从一架被击落的盟军滑翔机中得到了一份作战计划。他立刻带着这份计划去见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策划德军的反攻。在德军将领中，斯图登特是名副其实的伞兵专家，非常了解空降部队的重大缺点，比如缺乏机动力和重型武器。于是，德军对登陆地区的盟军展开反攻，极力阻止盟军空降部队和装甲部队会师。

由于战线拖长，盟军装甲部队的攻势已经停滞。美军101空降师和82师已经在前线撑了两个多月，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在经过10天的苦战

后，盟军不得不承认“市场花园”行动已经失败。

在这次作战行动中，德军仅伤亡3300人，而盟军则损失17000多人。其中，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伤亡3400人，第101空降师伤亡3800人。而突击在最前方、负责夺取阿纳姆大桥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和波兰伞兵旅损失更加惨重。波兰伞兵旅1000名空降士兵中伤亡近700人，英军第一空降师伤亡与被俘人员近7000人。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一位指挥官看着那座他们一直无法到达的阿纳姆大桥哀叹道：“那座桥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

“市场花园”行动结束后，美军第一〇一师和第八十二师再未进行过空降作战。此战也成为二战时期美军精锐空降部队大规模空降行动的绝唱。

有意思的是，战后蒙哥马利元帅还大言不惭地讲，这场战斗，达成了“百分之九十的胜利”。这让人哭笑不得，蒙帅也是个肉烂嘴不烂的主儿，打仗就是生或死、输或赢，没听说过胜利90%的，蒙帅也真能“意淫”。

危机时刻也幽默

挫败盟军的“市场花园”行动后，西线德军重新找回了信心。从1944年9月底开始，德军最高统帅部就在秘密策划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这个代号为“莱茵河卫兵”的作战计划由希特勒亲自设计，意图趁冬季的恶劣天气，集中优势兵力，迅速突破盟军突出部的脆弱防线，夺取盟军的主要补给港口安特卫普，把英美盟军一分为二，制造第二个敦刻尔克。希特勒试图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攻势，重新夺回西线主动权。

为此，希特勒集中了德军的一切后备力量。散落各地的空军地勤人员被整编成空军野战师，但他们跟统帅戈林一样肥而无能，战斗力几乎等于零；而失去战舰的海军水兵们则组建了两个海军步兵师，水手们倒是作战勇敢，人称“蓝色党卫军”；甚至那些头发已经花白的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也被动员起来上了战场。

1944年12月16日拂晓，在密集的炮火攻击后，德军兵分三路发动突袭。总攻前，德军还实施了两个特别行动以配合正面进攻。一是代号为“鹰”的空降作战行动，目标是占领美军后方的公路交通枢纽；另一代号为“格里芬”的行动则由德军特种部队——大名鼎鼎的斯科尔兹内指挥的第一五〇装甲旅执行。

“格里芬”行动最具创意。德国人居然装扮成美军，潜入盟军后方，然后尽可能地制造混乱和搞破坏。这些假扮的盟军偷偷掉转路标，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帮美军胡乱引路，指的全是反方向，天真的美国大兵信以为真，导致大批部队无法按时集结，耽误了美军增援的时间。到后来，美国兵不得不以只有美国人才知道的一些橄榄球星的名字和比赛结果相互拷问，为此还错抓了不少自己人。电影《甲方乙方》里有一段就是关于此事的调侃。

12月17日，美军第一〇六师的两个团7000多人被德军包围后投降，成为美军在欧洲战场上的最大失败。到了20日，德军已经撕开美军防线，形成一个宽约100公里、纵深30公里至50公里的突出部。

盟军最高指挥部急调美军第八十二和第一〇一空降师火速增援。19日，又命令巴顿将军指挥的美军第三集团军北上驰援巴斯通。坚守阿登地区的美第一集团军则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顶住德军进攻，坚守待援。

当时，德军交给坚守巴斯通的美军第一〇一空降师一封劝降信。劝降信中，德军的口气很大：要么投降，要么灭亡！第一〇一空降师代理师长麦考利夫准将给德军的答复只有一个词："Nuts（做梦）！"这个答复把德军气疯了。

艾森豪威尔也给巴顿发了一封急电，要他驰援一〇一空降师，电报也只有一个词："快！"巴顿将军听说了麦考利夫给德军的答复后，哈哈大笑说："应该救出有口才的人。"

优秀的人都有一种素质，就是在危急关头还保持着幽默。这两篇电文在盟军中广为流传，鼓舞了军心。

在同一条河里摔倒两次

12月18日，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付德军进攻的对策，决定在南部向德军发起反击，解救被围困的部队。当艾森豪威尔问巴顿何时可以发起进攻时，巴顿毫不犹豫地回答："12月22日早晨。"与会将领都以为他在信口开河，巴顿却不动声色地说："这不是胡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的参谋人员正在拟订作战计划。我可以在22日投入3个师：第二十六、第八十步兵师和第四装甲师。几天后可以投入6个师。但我决定用手头的兵力立即发起进攻。"艾森豪威尔同意了巴顿的计划。

美国第三集团军在巴顿的指挥下，面对德军的阻击和恶劣的天气，在短短的几天内，从萨尔地区快速行进至阿登山区，实现了战线由南向北的全面转移。12月22日早晨6时，第三集团军所属的第三军准时对德军发起了进攻。

随着战斗的推进，德军统帅部发现巴斯通不但成了整个德军战线的“钉子”，而且直接威胁着德军的后勤供应。这一切使德军下决心拿下巴斯通，他们派出了两个军的兵力强攻。

12月23日，天气终于放晴了。盟军的大批飞机抵达巴斯通上空，轰炸机群猛烈轰炸了德军，运输机给一〇一空降师投下各种补给物资。这次轰炸给德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迫使德军放弃了24日进攻巴斯通的计划。

这个时候，巴顿指挥的军队将德军赶过了绍尔河，为救援巴斯通做好了准备。12月26日，巴顿麾下的第四装甲师冲进了巴斯通一〇一空降师的阵地。29日，美军彻底击溃了围攻巴斯通的德军，准备集中兵力攻向德军的前进基地——赫法利策。

这个时候，1945年就要到来了，巴顿给德军精心准备了一份“新年礼物”。他命令第三集团军所属的所有炮兵，在12月31日午夜12时整，用最猛烈的火力集中齐射德军阵地20分钟。在炮火的轰鸣中，迎接新年！

来而不往非礼也。德军也早就给巴顿准备好了“新年礼物”。1945年1月1日，德军出动了1000多架飞机，对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盟军机场进行空袭，炸毁盟军飞机260架。德军地面部队则趁机向阿尔萨斯北部发起进攻。

1月3日，盟军发起大规模反攻，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和坚守阿登地区的美第一集团军同时出击。德军也在这一天对阿尔萨斯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势，双方展开了阿登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经过整整五天的血战，德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

1月6日，为了支援西线的盟军，苏联红军比原定日期提前八天，在东线发起了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德军重蹈一战覆辙，在同一条河里摔倒了两次，不得不把准备派往阿登地区的6个装甲师调往东线。这样一来，德军再也无力在阿登地区继续进攻了。

1月8日，希特勒只好下令德军撤退。12日，在德军抽出兵力对付东线苏军的时候，英美盟军趁机发起追击。28日，在盟军的一路追杀下，德军被全部赶回阿登战役发起前的战线。至此，整个阿登战役宣告结束。

阿登战役是德军在西线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击战。盟军参战兵力近65万，其中美军阵亡19000人、伤81000人；英军亡200人，伤1400人。德军参战兵力60多万，超过10万人伤亡、被俘或失踪。在阿登战役中，德国消耗掉了最后的精锐部队。此后，希特勒再也没有后备兵力可以补充，德军从此在西线无力阻挡盟军前进的步伐。

阿登战役结束后，尽管丘吉尔为英军的无所作为进行辩解，但他无法不称赞美军的英勇。丘吉尔说："毫无疑问，这是美国人在战争中最伟大的一役，并且我相信，这将被认为是美国人永存不朽的胜利。"

第六章　侵略注定要失败（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投降）

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是终结，只有勇气才是永恒。

——题记

01.城头变幻大王旗

丢掉了发家的地儿

随着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军陷入两线作战的泥潭。尤其是德军为了实施阿登战役，抽调大批精锐部队反击西线盟军，使东线苏军的压力减轻。

1945年1月13日起，苏军白俄罗斯第二、第三方面军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一部，在波罗的海舰队的配合下，实施了东普鲁士战役，重创了东普鲁士和波兰北部的德军。

东普鲁士是德国最靠东边的一块土地，条顿骑士团时期为普鲁士公国，后为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省，1871年被并入德意志帝国。东普鲁士是霍亨索伦王朝发家的地儿，在德国贵族心中的地位非常神圣，历代普鲁士国王都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登基加冕，很多容克地主的庄园都在那儿。从地理上看，东普鲁士是护卫首都柏林的屏障。这地方要是丢了，柏林也就危险了。

因此，围绕东普鲁士，苏德两军展开了激烈争夺。苏军为此投入了

包括波罗的海舰队和两个空军集团军在内的陆、海、空三军共约167万兵力，建立了强大的突击集团，保证了兵力上对德军的压倒性优势。双方激战近四个月，苏军终于拿下了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还攻占了波兰北部部分领土，扫清了进军柏林的道路。

德军丢失东普鲁士后，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国家经济区。而且，德军有25个师被歼，12个师遭重创，大大削弱了本已捉襟见肘的兵力。苏军攻占东普鲁士后，波罗的海舰队把战斗力量转移到了波罗的海西南部，破坏了德军的海上交通线。

在东线战场，随着德军的节节败退，纳粹德国在东南欧召集的几个附庸国，都被推向战争前沿，他们面临着苏军即将攻入本土的压力。在纳粹德国即将覆灭之际，这些国家的命运如何呢？其实这些国家已经没有选择。这些国家之中，有的已被吸收合并，像奥地利、捷克；有的虚与委蛇，被迫与德国合作，如保加利亚；其中跟德国跟得最紧的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

走上了不归路

罗马尼亚自安东内斯库建立了亲纳粹的集权统治后，内外政策都在追随德国，甚至连称号也在模仿希特勒。安东内斯库自称“元首”，他还建立了一个法西斯组织，叫作“铁卫军”，宣布“铁卫军”为全国唯一的合法政党。他到处设立监狱和集中营，用极端残酷的手段迫害反对派。安东内斯库还追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二战期间，有50万罗马尼亚犹太人遇难。

安东内斯库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同德国签订一系列协定，规定罗马尼亚要按照德国的需要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来发展本国经济，改造

本国交通，聘请德国专家管理经济，降低罗币同马克的比价。安东内斯库都照单全收。

这还不算，在安东内斯库的同意下，德国军队进入罗马尼亚，占领了罗马尼亚的石油矿区和最重要的战略据点。1940年11月23日，罗马尼亚正式加入德、意、日三国轴心。从这个时候起，安东内斯库在半年内前后四次拜见希特勒，向他保证罗马尼亚将无条件参加对苏战争。果然，同年6月22日，罗军即随同德军进攻苏联，罗马尼亚军队从此走上了火中取栗的不归路。

安东内斯库推行的内外政策，严重违背民意，支持者很少。安东内斯库曾经说过，只有他的弟弟支持他的决定。但罗马尼亚主要的政党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在德国压力面前，不得不容忍并支持安东内斯库，这使得他的政权得以巩固。

罗马尼亚共产党一直反对安东内斯库，尤其是在罗马尼亚参加反苏战争后，罗共中央立即发表谴责对苏战争的声明。

1943年2月，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6月，根据罗共的倡议，罗马尼亚秘密成立了反希特勒爱国阵线。这个时候，随着整个战局的转变，纳粹德国的失败已见端倪，罗马尼亚的主要政党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英美等西方盟国身上。

1944年3月，经安东内斯库同意，罗马尼亚密使前往开罗，与英美代表秘密接触。4月12日，苏联代表把事先与盟国商妥的停战条件交给了罗方密使。按照这个停战条件，罗马尼亚必须转入反法西斯联盟，对德国作战。

随着战争的进行，国际形势越来越有利于罗马尼亚人的反法西斯斗

争。1944年5月1日，罗共同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建立了工人统一战线。6月20日，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的领导人非常担心自己的政党被排除在新国家政权之外，只好勉强同意与罗共合作。

1944年6月20日，罗马尼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的代表，签署了成立民族民主同盟的协议。协议规定：立即同苏英美缔结停战协定；转到反希特勒同盟一边；解放祖国，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等。这个同盟的建立，标志着罗马尼亚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真实版的越狱

早在1944年春天，罗共就已经着手建立爱国卫队，从罗军军火库和爱国军官那里购买武器弹药。罗共领导人也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清楚没有军队参加，起义很难成功，因此，他们加强了在军队中的工作。而战争的形势，也促使许多爱国官兵参加起义。

1944年6月13日深夜，在罗共中央委员会的秘密驻地，举行了共产党、爱国军官和宫廷代表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敲定了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安东内斯库的专政统治，使罗马尼亚转到反法西斯联盟一边。起义的主力是驻扎在国内的罗马尼亚军队，有74万人，接近当时罗马尼亚现役军人的三分之二。

8月9日夜，共产党人装扮成政府军军官进入集中营，使用伪造指令，帮助罗共领导人乔治乌成功越狱。乔治乌出狱后，立即直接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

8月21日，苏军攻占雅西，开始向罗马尼亚腹地推进。与此同时，

罗马尼亚王宫召开了有国王和军事委员会的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确定在8月26日发动起义。

到了这个时候，安东内斯库还在做梦。他在8月23日召开政府紧急会议，建议实行全面动员，要把罗马尼亚全国变成一个大战场。为了使总动员显得名正言顺，安东内斯库还打算在下午前往王宫会见国王米哈伊，由国王发表《告全国人民书》。

但此时的国王，早已抛弃了安东内斯库，并立即将此事转告给了罗共。根据这一情况，罗共当机立断，决定趁机逮捕安东内斯库，提前发动起义。当天下午，当安东内斯库乘车抵达王宫时，宫廷卫队当即将他逮捕。接着国王以召开王宫会议的名义，将政府的军事部长、内务部长及其他高官召进王宫，一一逮捕，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安东内斯库政权就这样垮台了。接着国王发表声明，宣布废除法西斯专政，停止对盟国的军事行动。当日夜间至次日凌晨，罗马尼亚成立了一个由军人、技术人员组成的政府，参加民族民主同盟的各政党也相继派代表参加了新政府。

安东内斯库被擒成为武装起义的信号。当天夜间，罗马尼亚军队和爱国卫队闻讯后，纷纷发动起义。成千上万的工人也拿起了武器，加入起义行列。最搞笑的是，安东内斯库的警卫团在当天就加入了起义队伍。可见安东内斯库有多么不得人心！

老大成了阶下囚

希特勒得知安东内斯库政权被推翻的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命令南乌克兰集团军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罗马尼亚秩序，将国王和发动政变者一网打尽。

起义最激烈的战斗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进行。这里驻有德军的指挥部。为镇压起义，德军首先开炮轰击，继而出动空军和摩托化部队向起义军发动猛攻，但起义队伍进行了顽强抵抗，顶住了德军的攻势。起义队伍号召罗马尼亚居民奋起保卫首都，很快得到首都工人的积极响应，一些获得自由的苏联战俘也积极参加战斗。这个时候，德军真正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有捞到便宜，很快就被起义队伍打垮了。

到28日，起义队伍已击溃并歼灭了布加勒斯特及近郊的德军，还俘虏了德军6700人，其中包括7名将军和358名军官。昔日的老大，现在成了阶下囚，不知德军做何感想。

在布加勒斯特进行激烈战斗的同时，罗马尼亚其他地区的起义也在进行中。到8月31日，罗马尼亚三分之二领土上的德军已被清理干净，活着的当俘虏了，不当俘虏的被打死了。在起义队伍的打击下，德军差不多损失了6个师的兵力，被俘5.3万多人，其中有14名将军和1124名军官，5000余人被击毙。

8月29日，罗马尼亚新政府派出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美、英等盟国举行停战谈判。9月12日，罗马尼亚与同盟国签订停战协定，将派出12个师参加对德战争。

9月7日，罗马尼亚对法西斯独裁者霍尔蒂统治的匈牙利宣战。10月初，罗军与苏军一起推进到了罗马尼亚边境。10月25日，罗马尼亚全部光复。

在这之后，罗马尼亚军队又乘胜前进，参加了解放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从8月23日起义之后，罗马尼亚军队共派出54万余人参

加反法西斯战争，约有17万官兵英勇牺牲。后来，8月23日被定为罗马尼亚的国庆日。

罗马尼亚光复后，德国的另一个“小兄弟”保加利亚在9月8日晚爆发起义，新政府很快也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

下士训斥上将

匈牙利虽然早在1939年初就加入了轴心国集团，但在二战初期还是比较中立的。等到德国击败法国后，霍尔蒂[66]认为匈牙利应该参战了，这样可以在战争中捞点好处。

1941年4月，匈牙利派出12个旅配合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在进攻苏联的问题上，霍尔蒂有所犹豫，但在希特勒的不断催促下，他决定赌一把。于是，25万匈牙利军人被派到了苏联战场，其中包括霍尔蒂的大儿子。

到了1943年，战争的形势趋于明朗，德国开始显露败象。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匈牙利第二集团军几乎被全歼，这使霍尔蒂非常震惊。他几次向希特勒要求撤回匈牙利在国外的部队，均遭到希特勒的坚决反对，并指责霍尔蒂搞背叛。无奈之下，霍尔蒂只好偷偷联系同盟国，希望尽快议和，使匈牙利退出战争。

但是，德国的情报机构很快就知道了这位元首的“坚定盟友”的出格行为。希特勒本人对此大为恼怒，但他还不想丢掉霍尔蒂这张牌。于是，霍尔蒂被请到德国，接受希特勒苦口婆心的劝阻和歇斯底里的训斥。希特勒训人时有个特点，总是滔滔不绝，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平时在匈牙利呼风唤雨的霍尔蒂根本无法忍受。要知道，霍尔蒂当上将时，

希特勒还只是一个下士！最终，会谈不欢而散。

希特勒的手段一向阴狠，在霍尔蒂还在德国时，就不失时机地派出大量党卫军，控制了匈牙利全境。等到霍尔蒂回到匈牙利后，郁闷地发现，他的国家已经被德国人“保护”起来了。

到了1944年10月，整个欧洲只剩下匈牙利还是纳粹德国的“盟友”。这个时候，霍尔蒂再也坐不住了，他不能让匈牙利给德国陪葬。霍尔蒂频频派出密使和盟国联系，谋求和谈。

希特勒知道这一情况后怒不可遏，立即召见了大名鼎鼎的斯科尔兹内，让他马上前往布达佩斯阻止霍尔蒂。要知道，这个时候，匈牙利对德国来说太重要了，德国30%的石油由匈牙利供给。

10月11日，霍尔蒂接受了盟军的停战条件。15日，霍尔蒂在电台宣布了匈牙利的停战声明。跟希特勒打了这么多次交道，霍尔蒂对希特勒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知道希特勒很可能会采取极端行为，于是提前派亲信掌控了军队。

但斯科尔兹内不是吃素的，于16日凌晨便率领突击队，突袭霍尔蒂的大本营布尔格堡。仅仅花了20来分钟，斯科尔兹内就制服了霍尔蒂的卫队，活捉了霍尔蒂。突击队只付出了牺牲4人的代价。德国党卫军和匈牙利法西斯政党“箭十字”党控制了布达佩斯的要害地段。

此时的霍尔蒂见大势已去，不得已发表了辞职声明，将政权移交给“箭十字”党头目费伦茨。随后，这位统治了匈牙利24年的摄政被押上开往德国的火车，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过故土。

到德国后，霍尔蒂作为“元首的客人”，被软禁起来，直到第三帝国

灭亡后被美军俘虏。霍尔蒂出席了纽伦堡审判，他是作为证人，而不是战犯。因为在二战中，匈牙利军队涉嫌在南斯拉夫屠杀了几万人，南斯拉夫强烈要求以战争罪引渡霍尔蒂。不过在美国的影响下，法庭没有这么做。1946年，霍尔蒂被无罪释放。

此后，霍尔蒂辗转到了葡萄牙居住。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写了一本传记，名为《为匈牙利的一生》。在书中，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抨击了一战后协约国对匈牙利的宰割，并为自己跟随希特勒进行战争做了辩解。

1957年2月9日，霍尔蒂在葡萄牙去世。值得一提的是，霍尔蒂晚年对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耿耿于怀，他声称，只要还有一个俄国兵留在匈牙利，他的身体就不回祖国。霍尔蒂的后人执行了他的这一遗愿。1993年，当俄罗斯从匈牙利撤出最后一批士兵后，霍尔蒂的遗体才被送回家乡安葬。

谈判桌上的筹码

匈牙利法西斯政党“箭十字”党上台后，组成了新一届的亲德政府——这是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最后一个傀儡政权。同时，匈牙利军队的最高司令部，完全受制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11月4日，“箭十字”党党魁费伦茨被任命为国家领袖。这样一来，匈牙利继续被绑在纳粹德国的战车上，向毁灭的深渊驶去。

1944年10月6日，苏军开始向匈牙利发动大规模进攻，意图歼灭在匈牙利境内的轴心国部队，一举占领匈牙利。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苏军夺取了匈牙利东部的大部分领土，并于10月底抵达首都布达佩斯附近。

在斯大林眼中，布达佩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利品。如果苏军能够迅速拿下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这将是他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的分量很重的谈判筹码。斯大林甚至暗示丘吉尔，苏军肯定能在圣诞节前拿下布达佩斯。于是，10月28日，斯大林下令苏军“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攻克布达佩斯。

担任进攻布达佩斯任务的，是苏联乌克兰第二方面军。10月29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趁德军在布达佩斯附近尚无重兵之际，突然发起进攻。到11月2日，苏军进抵距布达佩斯15公里处。但这个时候，德军增援部队赶到，苏军的前进受阻。11月11日，苏军发起第二次进攻，经过16天的战斗，仍然未能取得预期战果。12月5日，苏军发起第三次进攻，收获依旧很小。

圣诞节早上，苏军集中炮火对德军的“统帅堂”装甲师进行毁灭性轰击。至12月26日，苏军完成了对布达佩斯德军集团的合围。

1945年1月，德军猛烈突击合围圈，企图击溃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解救被围的部队。经过几番激烈战斗，苏军粉碎了德军的突击。一位新闻记者目击了当时的景象：“这是一场可怕的战斗，在斯大林格勒之后，我们已经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了……街道和庭院布满了尸体，整座城市仿佛都被罩在一块灰尘和烟雾的巨型斗篷下。”

1月14日，匈牙利步兵和突击炮部队在东区火车站与罗马尼亚第七步兵军展开血战。虽然在整个布达佩斯战役中，匈牙利军队的表现比较消极，但是这次在与匈牙利世仇罗马尼亚的战斗中，匈牙利人打得十分英勇。战斗从一条铁轨打到另一条铁轨，从列车上一直打到候车大厅。16日，数量占优的匈牙利守军在已经坍塌的火车站废墟中与疲惫的罗马尼亚军队展开了白刃战。筋疲力尽的罗马尼亚人最后被赶到了多瑙河

畔，罗马尼亚第七步兵军伤亡了11000人。

布达佩斯之殇

1月18日，苏军攻占了布达佩斯东部的佩斯。到1月底，布达佩斯之战已经变成了一场令德国人绝望的战斗：已少得可怜的空中补给几乎完全中断，士兵们手中的枪支由于缺少弹药而失去作用。一名德军士兵不无嘲讽地说："我们活像中世纪的骑士那样挥舞着没子弹的步枪，把它当成长矛向俄国人戳去。"疲劳、疾病和营养不良开始在前线和平民避难所中蔓延。匈牙利军队的士气也发生了动摇，开始有大批士兵丢下武器，逃向苏军阵地。

2月5日，白热化的战斗已经蔓延到了德军的最后堡垒——城堡山上的布达皇宫地区，这里部署着德军的最后一支炮兵。苏军战士高喊着"乌拉"，不顾一切地在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此时，巷战激烈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党卫军士兵甚至撬开了公墓里的墓穴，挖出棺材，再把一切可以找到的物品围在墓穴四周，作为"战壕"负隅顽抗，直到战死为止。进攻"墓穴散兵坑"阵地的苏军士兵，只能以墓碑当掩体，一步一步地向前挪。苏军士兵将手榴弹砸向德军据守的墓穴，德国人捡起冒着烟的手榴弹再扔回去，手榴弹爆炸后横飞的弹片不断造成伤亡。杀红眼的苏军甚至跳进墓穴和党卫军士兵展开肉搏，双方挥舞着枪托、刺刀和工兵铲在狭小的空间内厮杀，直到墓穴再次被党卫军或者苏军士兵的尸体填满。

仗打到这个程度，德军已经没希望胜利了，但希特勒就是不让德军突围。要知道，守卫布达佩斯的德军，主要是党卫军和精锐的"统帅堂"装甲师，都是希特勒手中的精锐部队。但希特勒就是不让他们突围，要让他们在布达佩斯做无谓的牺牲，最多只能消耗苏军的有生力量

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守军司令维登布鲁赫党卫军上将违抗希特勒的命令，于2月11日下令突围。但为时已晚，最终，7万余守军，只有785人逃出包围圈，守卫布达佩斯的精锐部队全军覆没。

在布达佩斯战役中，受战火荼毒最深的是匈牙利平民，平民的伤亡数字高达76000人左右！一位当时年仅20岁的匈牙利女子在日记中记载："我们的邻居，一位怀有5个月身孕的老师，在光天化日下被5个俄国士兵轮奸。这个不幸的女人最后切断了她的动脉……想保护自己妻子的丈夫们，被俄国人像狗一样打死……德国人赤条条的尸体布满街道，俄国人从尸体上剥掉了一切可用的东西，坦克和卡车毫不减速地从这些尸体上轧过……"据统计，截至1945年3月底，在布达佩斯地区共有约5000名匈牙利妇女被强暴致死或自杀。

战火不仅给匈牙利人民，而且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无尽的创伤，这是布达佩斯历史上15次被围中遭受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市内75%的建筑被损毁，布达皇宫、国会厅、国家剧院等众多著名建筑几乎全部被毁。匈牙利为摆脱希特勒的统治，付出了惨重代价。

最后一个秘密

2004年底，也就是捷克政府在准备庆祝首都布拉格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解放60周年之际，捷克官员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秘密"：布拉格并非像过去历史教科书中所写的那样，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解放布拉格的其实是一支背叛了苏联的军队，这支军队的首领正是苏联著名的叛将弗拉索夫。

布拉格起义之前，丘吉尔曾向领导起义的捷克全国委员会许诺，将向他们空投武器。但斯大林不赞成丘吉尔这样做，因为如果捷克人自己解放了布拉格，苏联就会失去对这块土地的控制。而在美国政府高层眼里，布拉格对于美国没有太大的政治意义，所以，布拉格及捷克和整个东欧一样，都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1945年4月，希特勒认定苏军向柏林挺进只是摆出一个佯攻姿态，真正目标是攻占布拉格。尽管这时纳粹德国即将覆灭，希特勒活在世上的时间已不到一个月，他还是向布拉格增派了三个党卫军装甲师。

在德国即将灭亡的时刻，也就是1945年4月底，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反法西斯武装起义，首都布拉格很快被起义军占领。但是，当时无论英美盟军还是苏军，距离布拉格都有相当长的路程。由于得不到有力支援，起义者遭到了无情镇压，德国党卫军大开杀戒，布拉格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关键时刻，领导起义的捷克国家委员会饥不择食，满世界寻找能够对布拉格伸出援手的人。最后，他们将眼光瞄准了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

“俄罗斯解放军”此时的驻地与布拉格只有半小时车程。起义军领导人派代表找到“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师长布尼亚琴科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反正”良机，他劝说弗拉索夫帮助起义者，认为如果他们帮助了起义者，今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表示感谢，会向“俄罗斯解放军”提供政治庇护，或者在盟国面前为他们说情。

此时，弗拉索夫也在谋求战后的生路，他对布尼亚琴科的说法深表赞同，于是他命令“俄罗斯解放军”的部队立即开赴布拉格，调转枪口，

和德国人作战。

把功臣扫进垃圾堆

1945年5月5日，兵强马壮的“俄罗斯解放军”开始进入布拉格。当时起义军正与德军浴血奋战。5月7日晚，“俄罗斯解放军”攻占了城市的主要部分，遭到内外夹击的德军被迫从布拉格撤退。

斯大林得知“俄罗斯解放军”在布拉格的所作所为后，立即向新成立的捷克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命令苏联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加速开往布拉格。同时，由于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艾森豪威尔否决了美国第三集团军巴顿将军关于立即夺取布拉格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政府迫于压力，撕毁了刚刚与“俄罗斯解放军”签订的协议，背叛了危难之时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恩人。5月9日，苏军如潮水般涌进布拉格。入城后，苏军击溃了弗拉索夫的军队，向外界宣称“解放”了布拉格。

由于这段历史是由战胜国苏联撰写的，所以真正的功臣弗拉索夫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这样一来，弗拉索夫只好率领“俄罗斯解放军”向西方逃窜，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1945年6月，弗拉索夫率领“俄罗斯解放军”向美军投降。然而，根据1945年2月11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签署的协议，美、英军队将无条件地把俘虏到的苏联公民，尤其是身着德军服装的苏军俘虏交还给苏军。

结果，弗拉索夫及其部下就被遣送回苏联，这对斯大林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斯大林曾经试图除掉弗拉索夫，努力在“俄罗斯解放军”内部

寻找刺客，却没有成功。这次，美国人把弗拉索夫送上门来了。

于是，苏联军事法庭判决弗拉索夫犯有叛国罪。1946年3月10日，将弗拉索夫和“俄罗斯解放军”其他领导人处以绞刑。

末日即将来临

提起奥地利，人们一般都会想起19世纪强盛的奥匈帝国，以及二战后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那道“铁幕”。二者都折射出奥地利在文化上介于东西欧之间的特殊性，维也纳素有“欧洲文化熔炉”之称。漫步奥地利城市的街头，或是走进维也纳的酒吧，如果细心辨别，人们就能发现奥地利的这一文化特征。另外，奥地利96%的人口都讲德语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奥地利和德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当时，奥地利数量众多的德裔居民要求奥地利加入德意志帝国，但在《凡尔赛条约》中被禁止。1938年，在希特勒的胁迫下，奥地利被并入德国版图，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一部分。纳粹德国的军队开进奥地利的时候，受到了奥地利民众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都是欢声雷动，人山人海。

战争进行到1945年，德军大势已去。维也纳战役开始于1945年3月16日，结束于4月15日。在一个月里，苏军击溃德军及其盟军32个师，俘敌13万余人，解放了匈牙利西部和奥地利东部地区。维也纳的战斗是一场激烈的巷战，苏军号召市民坚守岗位，帮助苏联军人，防止德军破坏城市。4月13日，苏军经顽强战斗后攻克维也纳。

奥地利被苏军攻占后，成为苏联占领区的一部分。当年苏联曾设想，将奥地利变成如匈牙利、捷克那样的亲苏国家，只是后来在与西方

国家的谈判中放弃了。二战后，奥地利同德国一样，被苏、美、英、法四国占领。

1955年5月，四个占领国同奥地利签订条约，宣布尊重奥地利的主权和独立。10月，四国占领军撤出，奥地利重新获得了独立。10月26日，奥地利国民议会通过永久中立法，宣布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其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这些国家陆续被解放的时候，纳粹德国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末日即将来临。

02.末日依旧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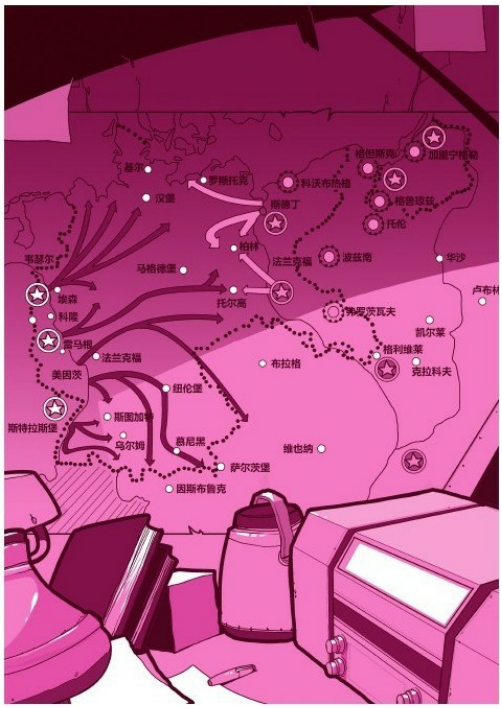
柏林成了香饽饽

1945年春，苏、美、英、法四国军队已经杀到了德国本土。其中，苏军距柏林只有60公里，准备给德军以最后歼灭性打击。美军和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易北河，距柏林也只有100～120公里。

德军主力此时仍集中对付苏军。至4月16日前，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德军共有214个师又14个旅。而当时对美军和英军作战的德军，只有60个人员和装备不齐的师，其中有5个坦克师，但只有约200辆坦克。

德军防守柏林的是海因里希[67]大将指挥的维斯瓦集团军群，辖坦克第三集团军、第九集团军；舍尔纳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下辖坦克第四集团军、第十七集团军；两个集团军群总计48个步兵师、9个摩托化师、6个坦克师，加上其他部队，共约100万人，火炮和迫击炮10400门，坦克和强击火炮1500辆，作战飞机3300架。此外，陆军总部

预备队有8个师，在柏林市还组建了200多个国民突击营。



1945年春，苏、美、英、法四国军队已经杀到了德国本土。其中，苏军距柏林只有60公里，准备给德军以最后歼灭性打击（此为示意图）

苏军参加柏林战役的军队共有162个步兵师和骑兵师、21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4个空军集团军，合计250万人，火炮和迫击炮约4.2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6250余辆，作战飞机7500架。相比之下，苏军形成了数倍于德军的优势。

苏军柏林战役的目的是粉碎防守柏林方向的德军集团，攻占德国首都柏林，并在战役结束前推进到易北河与盟军会师。苏军计划在正面实施数个猛烈突击，合围德军，同时予以分割，逐一消灭。

战争进行到这一步，攻克柏林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只是在什么时间攻克柏林。斯大林特别重视攻克柏林的时间，要求柏林战役高速进行，

在半个月内结束战斗。

与此同时，西线盟军也想抢占柏林。尽管同盟国就柏林划归苏军作战区已达成协议，但美英两国首脑仍想先于苏军进占柏林。柏林成了香饽饽，谁都想要。但要揽瓷器活儿，你还得有金刚钻才行。美英盟军要攻克柏林有点儿力不从心，因为这必定是一场消耗巨大的攻坚战，伤亡无数。于是，盟军统帅部放弃了这项行动计划，艾森豪威尔转而命令盟军尽可能多地占领德国领土。

事后证明，艾森豪威尔这一招更胜一筹。二战后，德国东西分裂，联邦德国的领土差不多是民主德国的两倍。

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4月16日凌晨5时，苏军围攻柏林的战斗以炮击揭幕，数以千计的大炮和喀秋莎火箭炮猛轰德军阵地，整个大地都在颤抖。日出前，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越过奥得河展开攻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也越过尼斯河展开攻击。

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虽然军力强大，但分配的任务比较困难，要面对大部分德军。战斗打响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进攻很快被德军粉碎。海因里希早已预料到苏军的进攻，早在苏军炮击前就把第一道防线的兵力撤回。苏军用100多盏探照灯的灯光扰乱德国守军的视线，却因为早晨的浓雾而分散，反而让德军看清了苏军的位置。而沼泽地也妨碍了苏军的进攻，还暴露在了德军的炮火之下。苏军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死伤惨重。苏军缓慢地推进，令朱可夫很不满意，他把后备军也投入了战斗。到傍晚时，苏军只前进了大约6公里。

4月17日晨，朱可夫集中了方面军的几乎所有炮火，在猛烈的炮火轰击后，近千辆坦克排成一列纵队向前推进。前面的坦克被击中起火，后面的坦克顶走它继续前进。同时，苏军士兵高喊着口号发起攻击，前面的士兵倒下了，后面的士兵继续往上冲。此时，防守在高地上的几个德军师已是所剩无几，最终经受不住苏军狂潮般的冲击，开始向柏林市区方向退却。

4月18日晨，苏军终于攻占了泽洛夫高地，歼灭守敌近3万人，并继续向柏林挺进。20日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抵达柏林近郊，使整个柏林市区处于苏军榴弹炮和加农炮的射程之内。20日下午1时30分，苏军首次向柏林城内轰击。

南面的苏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强渡尼斯河后，突破了德军在尼斯河的防御地带，随后又强渡了斯普雷河，前进了30公里。当朱可夫的部队在泽洛夫高地受阻时，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各坦克集团军首先从南面向柏林突击，4月20日夜突入了柏林市南郊和西南郊。

北面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于4月18日发起进攻，至19日强渡了奥德河，牵制了柏林以北地区的德军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兵力。

这个时候，德军在柏林外围的防御体系被苏军突破，苏军三个方面军昼夜不停地向前突进，开始对柏林实施合围。到了4月24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柏林东南会合，切断了德军第九集团军与柏林的联系，并合围了该集团军。4月25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北面迂回柏林的部队，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四坦克集团军在柏林以西会合，从而完成了对柏林的合围。柏林以北地区的德军集团，也遭到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夹击，处境十分危险。

同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所属近卫第五集团军西进到了易北河，与西线美军第一集团军会师。

希特勒自食其果

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的疯狂依旧不减分毫。他下令所有的参谋和文职人员都毫无例外地参加战斗，并决定将按兵不动的指挥官在五小时内处决，对退却的官兵不仅要处死，还要在他们的尸体上挂起“逃兵”“胆小鬼”“他背叛了国家、玷污了德意志民族”的牌子以示侮辱。

4月26日清晨，在柏林上空，苏军数千架飞机再一次投下了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和汽油弹。在地面，苏军部署密集火炮集中轰击。柏林转眼间成了一个昏暗的世界。飞机轰炸和火炮轰击结束后，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派出无数个突击群，从四面八方向市区突进。

这个时候的苏军已经百炼成钢，知道如何去攻占一座城市。苏军在进攻前，首先用火炮和飞机对目标地域进行轰击，步兵在坦克和配有喷火器和爆破器材的工兵掩护下，一小段一小段地前进，从后院、地下室甚至下水道渗透进去，攻占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但柏林是德军精心设防的城市，防御体系完整，工事非常坚固。越是接近市中心，苏军的前进越艰难。坚固的楼房、隐蔽的地下室、地下铁道、排水沟壕等，都为德军提供了发扬火力的支撑点。因此，苏军不得不与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一样，逐栋楼房争夺，逐条街道攻取，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此时的希特勒，仍在做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手下的将领说：“局势会好转的，我们的第九集团军即将到达柏林，同第十二集团军一起，对敌人实施反突击，俄国人将在柏林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一切专制制度都会造成一种恶果——下属向上级只报喜不报忧。二战时的日军是这样，德军也被希特勒“培养”成了这样。希特勒自食其果，德军将领的报喜不报忧，使他们的元首压根儿不知道，第九集团军已被苏军分割包围了，第十二集团军也在盟军的阻击下前进不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希特勒，待在总理府的地下暗堡里，就跟聋子瞎子一样，盲目地调兵遣将。另外，这个时候，一些德军将领已不再坚决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了。

与新婚妻子一起自杀

4月27日，苏军攻入柏林市的第九区。凯特尔元帅给柏林打来一封道出真相的电报，告诉希特勒第十二集团军不能继续前进，第九集团军也无法突出包围圈了。

希特勒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于是，柏林守备司令魏德林向希特勒提出了从柏林突围的计划，并保证希特勒的安全。他还报告说，弹药只够支撑两昼夜了，而粮食和药品几乎告罄。陆军总参谋长克莱勃斯也支持魏德林的突围建议。但是，希特勒终于意识到他已经彻底输掉了这场战争，他拒绝离开柏林，他要在这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刻。

4月28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逼进了柏林的蒂尔花园区。这个花园区是柏林守军最后的一处阵地，这里有政府办公厅、国会大厦、最高统帅部等象征第三帝国权力的最高机关。所以，德军把党卫军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在了这里。

深夜，苏军向国会大厦外围的内务部大楼发起强攻，德军进行着绝望而又最顽固的抵抗。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29日深夜，在守军几乎全部阵亡的情况下，这座大楼终于被苏军攻占。

29日夜里1时，希特勒宣布与爱娃·布劳恩举行婚礼。爱娃是等了希特勒12年的情妇，曾为希特勒自杀，也因此得到了希特勒的怜爱。爱娃谈不上多么漂亮，但长相很有德国范儿，她爱好体育，经常从事各种运动。爱娃原本被安排在远离柏林的别墅里。但是，爱娃看到柏林危在旦夕，坚决来到希特勒的身边。希特勒虽然表面很生气，还骂了她，但私下对人说："我为她的行为感到骄傲。"就这样，戈培尔找了一个证婚人，为希特勒办理了结婚手续。

婚礼之后，希特勒口述了他的遗嘱，指定由海军元帅邓尼茨接任德意志第三帝国国家元首和最高司令，他决定自杀，并希望他们夫妇的遗体在总理府进行火化。

30日下午3时30分，希特勒与结婚才一天的妻子在地下暗堡的寝室里双双服毒自杀。为了保险，希特勒在服毒的同时，还举枪对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接着，戈培尔等人将希特勒和爱娃的遗体抬到总理府花园的一个弹坑里，浇上汽油火化。

史上最无耻的遗嘱

就这样，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走向了灭亡。实际上，纳粹帝国只存在了12年。12年间，它使数不清的城市熊熊燃烧，现在，它又使德国自己的城市也熊熊燃烧。希特勒看到了这一切，却没有丝毫悔意，还写下了一份史上最无耻的遗嘱：

自从我自愿参加强加给帝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有30多年了。

在这30多年中，我所有的思想、行为和生活中都充满了对自己人民的热爱与忠诚。它们赋予我做出最困难决定的力量，有的时候做出这些

决定是极度痛苦的。说我或者任何一个德国人想发动1939年的战争，这是谎言，要战争并且执意发动战争的只是那些国际政客。他们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为犹太人的利益而工作。

1945年4月30日下午3时30分，希特勒与结婚才一天的妻子，在地下暗堡的寝室里双双服毒自杀

多少年过去之后，几百年过去之后，从我们城市和纪念碑的废墟中将产生对那些犯有罪责的人的仇恨，他们就是国际犹太人和他们的帮凶。

我在德波战争开始前三天，曾经建议英国驻柏林大使调停德国和波兰问题，就像调停在国际监督之下的萨尔州问题一样。关于这一建议是不能够被遗忘的。它没有被采纳的原因是英国执政的政治阶层出于商业原因想发动局部战争，想发动局部战争的另外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假如欧洲各国人民将被当作国际阴谋家、银行家和金融寡头们棋盘上的卒子，则那时候在这场罪恶斗争中真正有罪的犹太人将对这一切负责。这次不仅将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的和雅利安人的孩子遭受饥饿，还将有成千上万的成年男子走向死亡，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在城市大火和炸弹之下丧生。但是我决不怀疑，这次真正的罪人将受到惩罚，尽管是用比战争更为人道的手段。

六年战争不管损失多大，必将成为往事，正像为了民族的存在而进行无上光荣和英勇的斗争一样。我不能够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首都的这座城市作为牺牲的代价。因为面对敌人在这个方向继续发起的攻击，我们的兵力实在太少了，我们的抵抗最终也会被那些变成了没有思想的伪机器的人所攻破。我想将自己的命运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还留在这座城市中。我不会落在将要做出新暴行的犹太人的手里，让他们取笑一番。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并在我不能继续履行元首和总理的职责的时候以身殉国。我将怀着喜悦之情而死去。我意识到我们的农民和工人无比的功勋和成就，意识到年轻一代史无前例的贡献。青年组织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因此，我向他们表达我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也是自然的，就像我希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投降一样，哪里有希望，就在哪里与祖国的敌人继续斗争，忠于伟大的事业。基于我们的士兵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我对他们至死不渝的忠诚，我希望，在我死后，我的精神将在他们之中永存，并永远与他们同在。

愿他们残酷，但是永远正义。

愿恐惧永远不会主宰他们的行动，并愿民族的荣誉在他们心中高于一切。

最后，愿他们最终可以理解，为完成我们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

任务，需要数百年时间并需要每一个人永远将共同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我号召所有的德国人，所有的党员、妇女和德国武装力量的士兵效忠于新政府和它的总统……

除此之外，我命令民族和人民拥护种族法律，并将与全世界的敌人——国际犹太人的无情斗争进行到底。

阿道夫·希特勒

1945年4月29日4时于柏林

英雄还是魔鬼

颂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就会陷入希特勒这种精神分裂。他都能自己欺骗自己，当然更能欺骗别人。

希特勒在1945年4月30日下午自杀了，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满脑子糨糊的人把他奉为英雄，还为他招魂，说他是英雄。什么样的人算是英雄呢？我们中国人评价英雄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和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发扬光大，这样的人可以算得上民族的英雄。

对照这三点，希特勒做到了吗？德意志多少优秀文化被他毁弃了，多少经典著作被他手下的暴徒付之一炬。他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了吗？他让十几岁的孩子上战场跟苏联人拼命。他保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了吗？别的甭说，他上台的时候，德国领土面积是46万多平方公里，今天的德国领土面积只有35万平方公里，这就是他发动战争导致的后果。

如果这样的人是英雄的话，那什么样的人是魔鬼呢？

我记得以前的单位有一位教理科的老师，有一次看到我看二战的书籍特别高兴，跟我讲，她儿子特别爱看二战的书，她儿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希特勒。她说她儿子是跟一个伟人同一天生的——4月20日，也就是希特勒的生日。听完这句话，我真为我这位同事深深地感到悲哀！你还是一个人民教师，虽然你是学理科的，但是你连香跟臭都分不清楚，而且将儿子的错误言论拿来津津乐道。

德国民族做了很好的反思，今天的纳粹势力在德国已经没有存在的土壤了，反倒是没有遭受过纳粹蹂躏的人，仍然觉得希特勒是一个英雄，这种思想非常可怕。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班上有孩子崇拜希特勒。当时有一个澳大利亚来的外教给他们上口语课，给他们每一个人取一个英文的名字，做成名牌摆在桌子上。有个孩子在自己的名牌上画了一个纳粹的符号，结果40多岁的澳大利亚女教师看到之后非常气愤，把这个孩子揪出了教室。我们知道外国老师一般是不能体罚孩子的，现在的中国老师也不能体罚孩子了。但这个女教师反应很大，对这个孩子讲，你知道希特勒杀害了多少人吗？这个人是一个法西斯恶魔。

我想跟崇拜希特勒的年轻人说一声，如果希特勒赢了的话，你就要说日语了，因为日本是希特勒的盟友。什么样的人是圣人，什么样的人是魔鬼，希特勒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他完全是罪有应得，他应该到最深层的地狱中受无穷无尽的煎熬。

希特勒不仅毁灭了自己，毁灭了德国，也毁灭了无数追随他的德国人。

据1945年4月充当希特勒信使的阿明·利曼回忆，在最后的10天中，地堡内的人根本没怎么睡觉，希特勒也一样。希特勒看上去就像一个幽灵，他的眼睛直直地瞪着前方，仿佛失去了意识和知觉，看上去满脸菜色。

在最后的日子里，地堡中到处弥漫着疯狂的末日情绪。1945年4月29日凌晨，地堡中的党卫军军官正和一些年轻女人互相搂抱在一起，就连牙科医生的椅子上也赤身裸体地搂抱着一对。就在前一天，党卫军高级军官、希特勒情妇爱娃的妹夫赫曼·费格良突然消失了，希特勒命令盖世太保去寻找。盖世太保在费格良一栋专门与情妇幽会的公寓中，找到了酩酊大醉的费格良和赤身裸体的情妇，同时还找到了一个藏有大量现金、珠宝和假护照的包裹。费格良显然准备抛弃希特勒自行逃跑，他当即被押了回来，并被希特勒下令处死。

据报道，在纳粹德国最后的几天，不仅在希特勒的地堡中，而且在地面上的纳粹机构中也到处充斥着及时行乐的末日情绪。纳粹宣传机器大德意志广播中心的500名职员中，有三分之二都是18岁左右的年轻女孩。1945年4月底，许多纳粹女孩开始不断酗酒，并不加选择地与男性滥交，一些淫声浪语甚至直接保存在了当时的声音档案中。

红旗插上国会大厦

希特勒虽然死了，但苏军攻占国会大厦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4月30日下午6时，苏军士兵又一次发起冲击。坚守在这里的近2000名德军不愧是纳粹德国的“御林军”，他们的顽强抵抗，使苏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在血战中，即使苏军占领了大厦下面的楼层，守卫上面楼层的德军也不肯投降。苏军只好一层楼一层楼地与守军搏斗，大厦的任何一间房子里，都在进行着激战。最终，苏军靠着源源不断地涌进

大厦的强大兵力，才逐一粉碎了守敌的抵抗。

到了30日深夜，德军通过广播请求临时停火，要求与苏军进行谈判。5月1日凌晨3时55分，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打着白旗钻出地下隐蔽部，前往苏军的前线指挥所谈判。克莱勃斯告诉苏联的崔可夫将军，希特勒已经在昨天自杀了。克莱勃斯要求苏军先停战，然后等到德国组成新的政府后再进行谈判。

希特勒自杀的消息非常重要，崔可夫立即将情况向朱可夫做了汇报，朱可夫又汇报给了斯大林。十几分钟后，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了最高指令："德军只能无条件投降，不进行任何谈判。"

9时45分，朱可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代表苏军向坚守柏林的德军发出了最后通牒：德军必须彻底投降，否则苏军将对德军实施最后强攻。崔可夫让克莱勃斯把这份通牒带回去交给戈培尔等人。戈培尔见到通牒后，知道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当天傍晚，便与妻子及6个孩子自杀了。

5月2日7时，德军柏林守备司令魏德林上将前往崔可夫的前线指挥所，签署了投降令。中午时分，柏林剩余守军约15万人全部投降。至此，苏德战争的最后一次决战——柏林会战宣告结束。这场战役中，苏军共歼灭德军100万人，俘虏48万余人，而苏军也付出了30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

5月2日下午，柏林的战斗彻底结束了。苏联记者哈尔捷伊来到了刚刚被攻克的德国国会大厦前。望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纳粹德国的象征性建筑，哈尔捷伊突发灵感，决定拍摄一张照片。他进入遍地瓦砾的大厦，找到三名苏军士兵，说服他们同意拍摄照片。于是，三名苏军士兵挎上

武器，又找来一面苏军军旗，四个人爬上国会大厦顶层。哈尔捷伊对这三人的站位和动作做了一番精心设计后，拍摄了几张照片，选出了一张最好的照片传回苏联。

于是，一张极具历史价值的照片诞生了。这张苏军战士在德国国会大厦顶层挥舞胜利旗帜的照片在苏联各大媒体刊登后，引起了全世界震动，最终成为苏联征服纳粹德国最具象征意义的镜头。

03.屈辱与荣耀

血债要用血来还

苏军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的照片，极具历史价值。但美中不足的是，照片中那个双手扶着举旗士兵的军官，两只手上居然都戴着手表。一只手上戴着手表，是为了看时间；两只手上都戴着手表，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苏军进入德国境内后在到处抢劫。苏军官兵最钟爱的就是手表，这名苏联军官成了20世纪40年代的“表哥”。

很快，照片拍摄者哈尔捷伊便接到命令，要求他修改照片，只留下一块手表。其实，苏联人这么做是欲盖弥彰。

当然，比起抢劫手表，更严重的是强奸妇女。柏林战役结束后，柏林妇女被苏军士兵强奸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位德国母亲回忆，自己被枪逼着任苏军发泄，那名苏军战士就像倒光一个罐子一样把自己掏空。

与之相反，苏联元帅崔可夫在他的《战争回忆录》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攻克柏林的最后战斗中，近卫军第八集团军的战士马萨洛夫在攻击开始前，忽然听见在敌方控制区内一幢建筑中传来孩子的哭声，孩

子哭喊着的是任何民族都能听得懂的单词：妈妈。此时苏军的炮火已准备完毕，为了不使孩子葬身火海，在连队机枪火力的集中掩护下，马萨洛夫居然孤身冲进德军阵地，救出了这个孩子。就在他刚刚把这个三岁的德国女孩抱回来的时候，苏军上千门大炮开始了对德军阵地毁灭性的轰击……

崔可夫的记载不是胡编，是真实的。这种事还不止一次，有的苏联士兵还为救德国孩子献出过生命。保护孩子当然值得尊敬，但是，如果这个士兵在战火熄灭后遇到小女孩的母亲，他很可能又会强奸孩子的母亲。保护孩子与强奸母亲，这就是人性的诡异之处。

苏联红军是以复仇者的身份来到德国，并意图惩罚德国人的。因为德军之前在苏联占领区就是这么干的。德军所到之处，不仅强奸了很多当地妇女，而且设立了大批公开与非公开的妓院，强迫这些妇女“慰安”德国官兵。因此，斯大林在反攻开始时曾说：血债要用血来还。

苏联作家爱伦堡在1945年1月写道：“德国人已在奥佩伦、哥尼斯堡和布雷斯劳受到惩罚，但仍不够，一些人已受到惩罚，但还未达全部……”此外，一些苏联将军的言论也鼓动了士兵。1945年1月，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对他的部队说：“无论对谁都不应有任何怜悯，因为我们也未得到任何怜悯……法西斯的土地必须成为沙漠……”

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

而在德国方面，任何组织市民撤离的行为都被纳粹政府禁止，以提升部队士气。不过，德国市民很清楚苏军对平民的战争方式，非常害怕苏军。另外，纳粹政府也在以宣传方式描述苏军暴行，使得民间出现恐慌。于是，平民开始自发地向西逃窜，以躲避即将到来的苏军。据统

计，有超过200万的德国东部居民，因为寒冷和饥饿、战后种族清洗或卷入战场而死亡。其中，很大部分死亡是由于难民队伍被苏军追上，难民被洗劫、枪击、谋杀，妇人和女孩被强奸后遗弃，任其自生自灭。苏联空军的战斗轰炸机也曾攻击难民队伍。

那些没有逃走的德国人，则必须承受苏军统治的重负：谋杀、强奸、抢劫和放逐。比如，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加里宁格勒），在苏军占领此城时，大约有10万德国市民居住，当德国人在1948年被驱逐出哥尼斯堡时，只剩大约2万人还活着。

1945年5月1日，在特罗恩布里珍，至少有88名男性市民被集合后枪决，这一暴行发生在苏联士兵的胜利庆祝之后。在庆祝中，有很多妇女被强奸，导致一名苏军中校被枪击。苏联人为了报复而大开杀戒。

有学者统计，在二战末期，共有200多万德国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柏林就超过10万。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是苏军强奸导致的。这些受害的德国妇女中有20万人之后死于受伤、自杀或被杀。许多受害者多次被强奸或被轮奸。

苏联作家爱伦堡曾说："要用暴力打破德国妇女的种族骄傲。要把妇女当作合法的猎物。"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也曾遭此厄运。朱维毅先生的《寻访"二战"德国兵》一书里，采访了当年受害的德国妇女，对苏军的暴行有详尽描写。

从1945年夏天开始，因强奸被抓的苏联士兵通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从拘留到处死。不过强奸犯仍然层出不穷，直到1947年冬，苏军士兵被限制在严密看管的驻地和军营，将他们与东德居民完全分离，方才解决问题。

美国历史学家诺曼·奈马克在书中写道：“不只每个受害者都在她的余生背负创伤，整个东德也遭受了巨大的集体创伤……强奸犯罪在苏军占领的第一天就刻在占领区人民的社会心理上，持续到1949年秋东德的成立，甚至持续到今天。”

在苏联占领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曾经向斯大林报告，苏军士兵的洗劫和强奸行为可能会导致德国人对苏联的仇恨，并伤害整个东德社会主义的未来。斯大林回答道：“我不会容忍任何人玷污红军的荣誉。”

于是，所有有关苏军在德国占领区内洗劫、强奸的证据，如档案库内的报告、照片等文件，全部被抹去。但是，在人们的记忆中、在私人日记和相片簿里，苏军的暴行被记录了下来。

真正的军人

柏林战役的胜利结束，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彻底灭亡。1945年5月7日和9日，受刚刚接任德国总统的邓尼茨元帅的委托，德国代表向苏联及其盟国前后两次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纳粹德国战败投降了，坚持到最后的德国军人却不在柏林，而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库尔兰。这个不大的地方曾经见证了纳粹德军最后的挣扎。

1944年，除拉脱维亚西部沿海的库尔兰地区还有被围困的德军30多个师外，其余所有德军都被苏联红军驱逐出境。而坚守在库尔兰的德军，顶住了苏军强大炮火下的6次进攻，顽强抵抗了8个月，这也是苏德战争结束前唯一没有被苏联征服的德国领土。

库尔兰半岛的海岸线向南一直延伸到东普鲁士，向北一直延伸到列

宁格勒，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德军非常重视库尔兰地区，这是德军撤退的重要通道。库尔兰半岛上的港口是德军的一个命脉，一直被德军牢牢掌握在手中。百万苏军先后6次攻击，还是没有将库尔兰的守军分隔开，没能拿下库尔兰。

库尔兰战役从1944年10月至1945年5月8日，坚持了整整8个月。库尔兰守军共掩护了100万德军撤入本土，近300万难民逃离此地。每一个逃离此地的德国难民都饱含着热泪，感激着这些誓死保卫祖国的军人。守卫在库尔兰的德国军人已经完成了由入侵者到保卫者的角色转变，一旦他们的使命不再是侵略其他国家，而是守卫自己的国土，他们焕发出的战斗力令对手都感到敬畏。

坚守在库尔兰的每一个军人，不论级别，不论兵种，都在战壕里并肩战斗，于是出现了战争史上极其少见的步兵、水兵、空军、军官、将军在一起战斗的场面。一个人倒下去，马上有战友冲上去继续战斗。苏联人劝降时，库尔兰守军的回话是：决不投降！

8个月的顽强抵抗，连敌人也被感动了。苏联人从来没见过有哪一支军队这样顽强过。

1945年5月8日，德国已经宣布投降，坚守在库尔兰的最后18万德国军人唱着军歌走出阵地向苏军投降。这个时候，许多苏联军人自动向他们致以崇敬的敬礼。

出人意料的是，苏联政府释放了这18万军人。这也是苏联政府1945年特别释放的战俘，其他300万德国战俘都被送到西伯利亚做劳工，最后很多人都被累死、饿死、折磨死。

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卫祖国，保卫领土完整，保卫人民不受外侮，只

有这样的军人才会让对手尊敬。18万坚守在库尔兰的将士回国后，不论生活在东德还是西德，都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第七章　只有投降是出路（美军攻入日本本土，日本投降）

这场战争就像个正在变老的女演员，越来越不上相了，也越来越危险。

——题记

01.硫黄自此称雄烈

最后一道防线

太平洋战争进行到1945年，小日本只剩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日本本土不断遭到美军的大规模空袭。

1944年9月，美军占领了日军放弃的加罗林群岛最西端的乌利西环礁。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把这里变成了美军出击日本的部队集结地和物资囤积基地。最高峰时期，这里驻泊着722艘各类舰船，储存着60万加仑燃料、1500节车皮的弹药和足够美国两个州人口吃15天的食品。

日军原以为随着战线靠近日本，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补给线将大大延长，不得不跨越大洋运输物资，受伤的战舰也必须万里迢迢返回后方维修，这样一来，战局就会对己有利。但是，美军强大的后勤补给能力和基地建设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日军认为价值非常有限的乌利西环礁，被美军仅用两个月就改成了大型基地，让日军大为震惊。

美军不但往前线运来了足够的作战物资，甚至给官兵们送来了足够

的冰淇淋和冰啤酒。相比之下，即使驻扎在拉包尔基地的日军也常常饥一顿饱一顿。距离乌利西环礁很近的日占岛屿上，日军官兵嚼着生米、忍着疟疾等死。两支军队仿佛不在一个行星上。这反映出美日两国国力的云泥之别！

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就在这儿建立航空基地，出动大批B-29重型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美中不足的是，马里亚纳群岛距日本本土2700多公里，B-29长途奔袭，受航程限制，每架只能携带3吨炸弹，仅为最大载弹量的30%。而且，由于航程太长，美军的战斗机无法进行全程护航，因此B-29只能在8000～9000米的高度实施轰炸，效果不是太理想。

从地图上看，有一个岛正好隔在马里亚纳群岛与日本本土之间，那就是位于小笠原群岛南部的硫黄岛。硫黄岛是小笠原群岛的第二大岛，北距东京1200多公里，南距塞班岛也接近1200公里，几乎正处在两地的中间。全岛长约8000米，宽约4000米，形状就像个大火腿，面积约20平方公里。岛的南部有一座没有完全冷却的火山，叫折钵山，海拔160米，终年喷发着雾气，硫黄味弥漫全岛，硫黄岛因此得名。折钵山北面有一片比较宽阔平整的高地，叫作中部高地。再往北，有几座山峰，称为元山地区。硫黄岛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厚厚的火山灰。

硫黄岛在日军手中，不仅可以向东京发布轰炸预警，而且可以起飞战斗机拦截美军轰炸机，甚至还能不断出动飞机攻击美军在塞班岛等地的机场，从而大大降低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效果。自从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硫黄岛对美军而言，简直是如鲠在喉。

相反，如果硫黄岛在美军手中，那么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将化为有利因素。B-29从硫黄岛起飞，飞往日本本土的航程将减少一半，载弹量却

能增加一倍。战斗机如从硫黄岛起飞，可以为B-29提供全程护航，甚至连B-24这样的中型轰炸机也能从硫黄岛起飞空袭日本本土。更重要的是，硫黄岛还可以做B-29的备降机场，供受伤的B-29紧急降落。因此，美军对硫黄岛是势在必得！

1944年4月，美军决定进攻硫黄岛，由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负责指挥。尼米兹为了就近指挥，将指挥部从珍珠港搬到了关岛。

在此期间，日军也看出了美军的意图。1944年以前，日军只把硫黄岛作为太平洋中部与南部的航空中转基地，在岛上只部署了海军守备部队1500余人和飞机20架。马里亚纳群岛失守后，小笠原群岛成为防止美军空袭日本本土的最后一道防线。日军开始大力加强硫黄岛的防御力量。

1944年3月，日本将4000多名陆军士兵送上硫黄岛；5月，将硫黄岛的陆军部队整编为第一〇九师团，由栗林忠道中将任师团长，并在岛上配备了120毫米、155毫米岸炮，100毫米高射炮和双联装25毫米高射炮；7月，日本海军第二十七航空战队也被调到硫黄岛上。

这样一来，截至1945年2月，日军在硫黄岛上的陆军有1.5万多人，海军有7000多人，共计2.3万人，飞机30余架，由栗林忠道统一指挥。日军在岛上的中部高地和元山地区各建有一个机场，分别叫作千岛机场和元山机场，也叫一号机场和二号机场，并在二号机场以北建造第三个机场。

守将是个美国通

由于美军很快就攻占了马里亚纳群岛，日本原计划派往马里亚纳群

岛的人员、装备和物资，都被就近转运到了硫黄岛。尽管美军组织飞机、潜艇全力出击，企图切断硫黄岛的增援和补给。但日军以小笠原群岛中的父岛为中转站，采取小艇驳运的方式，使得美军的封锁效果并不理想。

不过，由于日军的海空军主力在莱特湾海战、菲律宾战役中遭到毁灭性打击，日本已经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无力为硫黄岛提供海空支援。硫黄岛的反登陆作战，要在几乎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进行。

尽管如此，日军还是想尽了办法。硫黄岛上的守将栗林忠道是个美国通，此人1891年生于日本长野县的武士世家，小时候曾经想当记者，后来却阴差阳错上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为一名骑兵军官。后来又进入陆军骑兵学校进修，1923年晋升大尉，并从陆军大学第35期毕业，成绩在同期学员中名列第二，获颁天皇御赐军刀。1927年至1931年，栗林忠道两次出使美洲，任日本驻美国及加拿大武官，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研究美国军事，是日本陆军中少有的美国通。回国后，栗林忠道历任骑兵第七联队队长等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任骑兵第二旅团旅团长，驻扎在内蒙古。1941年9月，日本骑兵部队解散，改编成机械化部队。他调任驻广州的第二十三军参谋长，辅佐司令官酒井隆发起香港战役，迫降了英国、加拿大军队。1943年晋升中将，出任近卫第二师团师团长。

1944年4月，因为驻地失火，栗林忠道引咎辞职，从中国东北调到硫黄岛，转任第一〇九师团师团长，负责硫黄岛的防御任务。当时日本兵力不足，栗林忠道率领的是个临时拼凑的陆军师团，其中有不少强征来的老弱残兵，唯一的精锐就是他在骑兵部队时的朋友西竹一男爵的战车联队。

接到防守硫黄岛的命令后，栗林忠道在写给妻子的信里说：“我或

许不会活着回来，但你放心，我决不会给我们的家族带来耻辱。我一定会对得起我们栗林家的武士门风。”

这个美国通，已经预感到日本的失败即将到来。

硫黄岛是美军攻打的第一个属于日本固有领土的岛屿。栗林忠道深知美军的技术优势，因此到任后力排众议，主张放弃滩头阵地，凭借折钵山和元山山地的有利地形，依托坚固的工事，实施纵深防御。但海军守备部队坚持歼敌于滩头的策略，最后栗林忠道只好做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以纵深防御为主，滩头防御为辅。海军守备部队沿海滩构筑永备发射点和坚固支撑点，进行防御；陆军主力则集中在折钵山和元山地区，实施纵深防御。

栗林忠道决心将硫黄岛建成坚固的要塞，以折钵山为核心阵地，以两个机场为主要防御地带。日军的防御工事多以地下坑道为主，炮兵阵地也大都建成半地下式，大大提高了在猛烈轰击下的生存能力。最夸张的是，折钵山几乎被日军掏空，光坑道就筑了九层之多！

唯一不足的是，日军原计划在元山地区修筑的坑道工事有28公里长，但由于时间不够，只完成了70%，而且折钵山与元山地区之间也没有坑道连接。

栗林忠道一改日军在战争初期的二杆子战术，运用近距离射击、分兵机动防御、诱伏等战术，严禁自杀式冲锋，号召每个士兵至少要杀死10个美军。

巨大代价值不值

1944年10月初，美军出台了进攻硫黄岛的作战计划。

美军参加作战的地面部队为第五两栖军，下辖海军陆战队第三、第四、第五师，共约6万人，由史密斯中将指挥。登陆编队和支援编队，由特纳中将指挥。米切尔中将指挥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负责海空掩护。美军参战的登陆舰艇约有500艘、军舰约有400艘、飞机约有2000架，由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上将统一指挥。

一场血战即将开始。今天人们提起硫黄岛，往往首先会想起一部美国大片《硫黄岛来信》。而在60年前，硫黄岛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鲜血、尸骨和恐怖。

从1944年8月10日起，驻扎在塞班岛的美军航空兵开始对小笠原群岛进行空袭，轰炸重点是硫黄岛的机场和为硫黄岛提供物资补给的中转地父岛的港口。从8月到10月，美军共进行了48次轰炸，投弹约4000吨，但收效甚微。

11月24日，塞班岛的美军首次出动B-29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这次轰炸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恐惧，并随即做出反应。三天后，硫黄岛上的日军出动了飞机，空袭塞班岛上的美军B-29航空基地，击毁B-29轰炸机1架，击伤11架。随后的日子里，硫黄岛上的日军又多次组织对塞班岛美军航空基地的空袭，严重威胁了美军航空基地的安全。

为压制硫黄岛日军飞机的袭扰，美军组织了海空协同突击。至1945年2月初，共出动舰载机1269架次，岸基航空兵飞机1479架次，军舰64艘次，总共投掷炸弹6800余吨，发射大口径舰炮炮弹2万余发。虽然美军的炮火很猛烈，但在日军精心构建的防御工事面前，效果十分有限。别说日军的坑道工事，就连岛上的两个机场，美军也没能彻底摧毁。

1945年1月26日，完成了吕宋岛登陆作战支援任务的美军第三舰队

返回基地休整。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上将将指挥权移交给斯普鲁恩斯，第三舰队随即改称第五舰队。这是美军自1944年秋开始实行的新措施，即为太平洋舰队配备了两套司令部指挥参谋人员。哈尔西指挥时，番号为第三舰队；斯普鲁恩斯指挥时，则称为第五舰队。一人率军在前线指挥作战，另一人则在后方筹划酝酿下一次作战。这样既能充分使用兵力，又能迷惑日军。

最初，斯普鲁恩斯和尼米兹都认为攻占硫黄岛这样一个弹丸小岛，不会费多大力气。看了侦察机拍摄的航空照片后，他们才发现在硫黄岛上极可能存在不同寻常的防御系统。史密斯中将仔细研究了航空照片后，认为硫黄岛将是最难攻占的岛屿，并预计要付出两万人伤亡的代价。

1月28日，当负责组织对日军本土战略轰炸的陆军航空兵第二十一航空队司令李梅少将，前来协商航空兵如何支援硫黄岛登陆作战时，斯普鲁恩斯问他硫黄岛对于战争究竟有多大价值。李梅立即表示，没有硫黄岛就无法有效地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本来有些犹豫的斯普鲁恩斯，这才如释重负，决心不惜付出巨大代价攻取硫黄岛。

航母袭击日本本土

2月2日，尼米兹来到乌利西基地视察硫黄岛作战的准备情况。斯普鲁恩斯提议，为了阻止日军对硫黄岛可能的增援，必须首先使用舰载航空兵对日本关东地区的机场进行攻击，尼米兹同意了这一计划。

2月10日，斯普鲁恩斯率领由12艘航母、8艘战列舰、15艘巡洋舰、77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经马里亚纳群岛和小笠原群岛以东，直扑日本本土。

这是美军航母编队第一次袭击日本本土。斯普鲁恩斯计划16日抵达日本外海，在16日、17日两天对日本关东地区的机场进行压制性空袭，然后再南下参加硫黄岛作战。为了对付日军的“神风特攻队”，每艘航母上只有30架轰炸机和鱼雷机，其余全部搭载战斗机。

2月16日，美军航母编队出动舰载机1000余架次，分成数个攻击波对东京湾各机场进行攻击。但由于天空中云雾低垂，攻击效果并不理想。

2月17日，美军又出动舰载机500余架次，分为两个攻击波，对关东地区的机场、飞机制造厂、船坞等目标进行轰炸。两天里，美军击落日本空中战机332架，地面战机177架，给一些机场、飞机制造厂造成了一定破坏。这次空袭的战果虽然不是很大，但极大地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达到了虚晃一枪、声东击西的效果。当天下午，美军编队离开日本外海南下，参加硫黄岛作战。

在此之前，2月14日，美军威廉·布兰迪海军少将率领由6艘战列舰、12艘护航航空母舰、5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组成的火力支援编队，也离开塞班岛前往硫黄岛。

2月16日清晨，布兰迪的火力支援编队到达硫黄岛海域，开始实施火力攻击。所有战列舰、巡洋舰都被划分了地段，对已查明的目标逐一进行摧毁。为确保炮击的准确，有几艘战列舰甚至在距岸边仅有3000米的地方，对目标进行直接瞄准射击。但由于天气不佳，岛上又是硝烟弥漫，预定的750个目标只摧毁了17个，炮击效果甚微。

岛上的日军只以部分中小口径火炮进行反击，击伤美军战列舰、巡洋舰各一艘。日军的大口径火炮出于隐蔽考虑，一炮未发。

2月17日，美军水下爆破队在12艘登陆炮艇的掩护下探测航道，并清除水下的水雷和障碍物。栗林忠道预感美军登陆在即，下令大口径火炮开火，将美军12艘登陆炮艇击沉9艘，击伤3艘，艇员阵亡、失踪44人，伤152人。这次炮击令美军大为震惊，没想到岛上的日军竟然还有如此猛烈的火力，于是立即对这些刚刚暴露的目标进行轰击。

从16日到18日，美军除了舰炮火力外，护航航母的舰载机也全力出击。塞班岛的轰炸机也频频前来助战，对硫黄岛进行轰炸。这三天中，硫黄岛几乎完全被硝烟淹没，日军只得退守在坑道里隐蔽。美军在登陆前共消耗炮弹、炸弹24000余吨，硫黄岛上平均每平方公里承受了1200吨，但日军损失不大。

史无前例的火力支援

2月19日6时，特纳率领的登陆编队到达硫黄岛海域。美军登陆部队为海军陆战队三个师，以陆战第四、第五师为一梯队，陆战第三师为预备队，第一批登陆部队共八个营。

9时整，美军开始登陆，一开始进展非常顺利，日军的抵抗十分微弱。但好景不长，登陆的美军才推进了200余米，日军就从坑道进入阵地。日军的炮火准确地覆盖了登陆滩头，一时间，美军被完全压制在滩头，伤亡惨重。

在这危急时刻，美军的舰炮火力给了登陆部队极其有力的支援。可以说，在太平洋战争的历次登陆战中，舰炮火力支援从没有像硫黄岛登陆战那样有效。全天美军共消耗127毫米以上口径的舰炮炮弹近4万发，火力支援之强，史无前例。在舰炮火力的大力支援下，美军登陆部队艰难地向前推进。

9时30分，美军的坦克开始上岸，随即引导登陆部队前进。但坦克大都陷入了火山灰里，动弹不得，少数几辆也行动蹒跚，成为日军反坦克炮的目标，被一一击毁。美军只能依靠士兵用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一步步向前推进，而每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10时30分，美军已有八个步兵营和一个坦克营上岸，正竭力扩展登陆场。11时，风向转为东南，风力逐渐加大，给美军登陆带来了很多麻烦。这时，后续登陆部队正在登陆，许多登陆艇被强劲的阵风吹得失去控制，甚至倾覆，再加上日军的炮火轰击，滩头上到处都是损坏的登陆艇。而后续物资和人员仍在按计划不断上岸，整个海滩一片混乱。

14时，美军陆战第四师第二十三团攻到了一号机场，但第二十五团在登陆当天几乎没有进展。陆战第五师情况稍好，第二十八团已割裂了折钵山与其他地区日军的联系，将其包围起来。第二十七团在海滩上被困40分钟之后，终于取得了突破，推进到了一号机场南端。

当天日落时，美军已有6个步兵团、6个炮兵营和2个坦克营共约3万人上岸，占领了宽约3600米、纵深从650米到1000米不等的登陆场，全天有566人阵亡，1858人负伤。

这些牺牲者中，最著名的是瓜岛战役的英雄巴斯隆。登陆当天，巴斯隆作为陆战第五师第二十七团的一名排长参加战斗。巴斯隆提着勃朗宁机枪，身先士卒冲上滩头。当时，日军大小碉堡火力点突然射击，把陆战队员死死压制在海岸上，新兵蛋子们开始发慌了。巴斯隆一看情况危急，展示出一个老兵该有的素质和经验，冒着枪林弹雨孤身突进，炸毁了两个碉堡，为登陆部队扫清了滩头。他的英勇鼓舞了新兵们，新兵们军心大振，跟着他冲向岛上的日军机场。可惜就在这时候，一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一块炙热的弹片插进了躲闪不及的巴斯隆的胸膛，巴

斯隆壮烈殉国了。他再也回不到家乡，回不到妻儿身旁了。

硫黄岛战役结束后，巴斯隆被追授“海军十字勋章”，这是美军继“国会荣誉勋章”之后第二高的军事荣誉。巴斯隆的遗体被安葬在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500年的荣誉

实际上，美军硫黄岛登陆第一天的战况还不算太糟糕，但随后的战斗更为艰巨。

天黑后，美军担心日军再度发动自杀式冲锋。但这次日军学聪明了，栗林忠道坚决抛弃了这种二杆子做派。

2月20日，从凌晨开始，美军舰炮就根据登陆部队的要求进行火力攻击。8时30分，美军登陆部队发起了进攻，陆战第四师在舰炮和坦克支援下，攻占了一号机场，并切断了硫黄岛南部日军与元山地区之间的联系。陆战第五师向折钵山发起攻击，在坦克掩护下，用手榴弹、炸药包、火焰喷射器逐一消灭岩洞中的日军，有时甚至出动推土机将洞口封闭，因此进展极为缓慢。

21日，岛上的激战仍在继续，但美军的进展十分有限。22日，天降大雨，美军登陆部队被迫停止进攻，抓紧进行战地休整。三天来，美军在硫黄岛上阵亡、失踪人数已达1204人，负伤4108人。美军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这种战况下依然没有使用毒气，结果使大量优秀的陆战队员付出了生命。

2月23日，美军陆战第四师以二号机场为目标发起总攻，但推进极为缓慢。这天唯一的战果在折钵山。经过四天血战，10时20分，陆战第

五师第二十八团由哈罗得·希勒中尉率领的40人组成的小分队，终于攻上了折钵山山顶，并升起了一面美国国旗。四小时后，六名美军士兵又升起了一面更大的星条旗。美联社记者将士兵们插旗时的情景拍摄了下来，这张著名的照片随即广为流传，与苏军将红旗插在德国国会大厦圆顶上的照片一样，成为胜利的象征。

刚赶到硫黄岛视察的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看到在折钵山山顶飘扬的星条旗，激动地说："折钵山升起的国旗，意味着海军陆战队此后500年的荣誉！"海面上的水兵看到这面象征胜利的旗帜，也是欢声雷动。

后来，太平洋战区总部还专门查询插旗的陆战队员的姓名，以进行表彰。结果发现，这六人中已有三人在稍后的战斗中阵亡。可见硫黄岛的战斗有多么惨烈！

牺牲没有白费

2月24日，战斗更加激烈，陆战第三师第二十一团在海空火力的大力支援下，由坦克开道，终于突破了日军在二号机场南侧的防线。日军随即发动了一次反攻，第二十一团猝不及防，一度被迫后退，随后在舰炮支援下拼死反击，才巩固了阵地。

美军很快发现，随着地势的逐渐升高，日军构筑了密如蚁穴的地堡和纵横交错的坑道网，凭借这些工事，抵抗得越来越顽强。

接下来几天的战斗中，硫黄岛上的美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有时一整天只前进4米。在对岛上第二制高点382高地的争夺中，陆战第四师屡屡陷入日军布置的交叉火力网中，伤亡率高达50%以上，

有经验的连长、排长和军士长伤亡殆尽。直到3月2日，第二十四团才攻上了高地，但有好几个连的官兵非死即伤，几乎全连覆没。

仗打到这个时候，日军早已了解了美军的战术，先是航空火力准备，再是舰炮火力轰击，接着是地面炮火射击，最后才是步兵冲锋。因此，日军先在坑道里躲过美军的炮火，再进入阵地迎击步兵的进攻，一次又一次挫败了美军的进攻。美军痛定思痛，终于改变了战术。3月7日拂晓，美军没有进行任何炮火准备，就借助黎明前的黑夜，悄然接近日军阵地，突然发起冲击，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一举攻占了另一个高地。

美军陆战队员在硫黄岛上的英勇牺牲没有白费。3月3日，一架美军运输机在硫黄岛的一号机场降落。次日，一架空袭日本本土时受伤的B-29轰炸机在硫黄岛紧急降落。硫黄岛的巨大价值，已经开始得到体现。

3月7日，美军发动总攻，担负中央突破任务的陆战第三师势如破竹，进展神速，遇到难以攻克的日军阵地就设法绕过去，继续向前推进。尽管这样给后续的陆战第四师、第五师留下了不少“钉子”，但总算突破了日军的防线，在两天后攻到了硫黄岛西海岸，将日军分割为两部分。

当栗林忠道得知美军突破了防线将日军一分为二时，立即组织部队进行反击。他命令部队尽可能穿越美军防线，渗透到美军后方重新打通两翼的联系。许多日军越过了美军的前沿防线，有的甚至渗透达1600米。但美军给予反击的日军重大杀伤，日军的反击被彻底粉碎，伤亡至少1000人。

硫黄岛全军“玉碎”

到3月16日，硫黄岛东北部的800余日军被歼灭，美军于当日18时宣布占领了硫黄岛。

但岛上的战斗仍在继续，栗林忠道指挥残部继续抵抗，有时战斗还相当激烈。这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陆战第三师找到两名日军战俘，给了他们很多干粮，还配备了一部最新式的报话机，然后让他们给栗林忠道带去劝降信。这两名战俘将劝降信设法交给了传令兵，但到了规定的时间期限，日军仍未投降。这两名战俘被美军的人道主义待遇感动，竟然留在日军防线里，通过报话机为美军炮火指引目标。

同一天，栗林忠道向日本本土发出诀别电报："战局已临最后关头，职在前线，祈祷皇国必胜及安泰……目下弹尽兵寡，决作孤注一掷，粉身碎骨，以报皇恩，谨率领士卒，高呼天皇万岁，借此永诀。"日军大本营误以为栗林忠道已经战死，17日，裕仁天皇特旨晋升他为陆军大将，时年53岁，是当时日本最年轻的陆军大将。

栗林忠道率军在岛上顽强抵抗的时候，日军"神风特攻队"也向进攻硫黄岛的美军舰队进行了疯狂攻击，击沉击伤了"俾斯麦海"号护航航母等舰只。

美军宣布占领硫黄岛后，又经过整整一周的激战，到3月24日，才将残余日军压缩在岛北部的狭小范围内。栗林忠道在当晚焚毁军旗，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报，然后销毁密码，准备实施决死反击。

3月26日日落时分，栗林忠道集合了300多人。他将身上的军衔扯下扔在地上，其他军官也都将军衔扯下。栗林忠道一手持刀，向士兵们做了最后的战前演说："我即使在诸君之前倒下，诸君战斗到今日的丰功伟绩也不会被人们忘记……诸君安心殉国吧。"演说完毕，栗林手持军

刀，率领残军冒着炮火向二号机场的美军发起攻击，陆军大将亲自指挥的自杀冲锋在二战日军中也称得上是之最了。但栗林很快战死在阵中。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残余日军也被美军歼灭。

至此，硫黄岛日本守军全军“玉碎”。

一场恶战与两部电影

战后，被俘的日本兵竟然每个人都声称看到过他们的最高指挥官栗林忠道，这让美军十分惊讶。

栗林忠道所对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数是岛上日军的3.5倍，且装备具有压倒性优势。美军当时以为五天就可以拿下硫黄岛，结果海军、空军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依然打了一个多月才拿下，这也是太平洋战争中唯一一次美军伤亡比日军多的战斗。战后连美军将领都对栗林忠道称赞不已，将其誉为二战中日军最优秀的将领，对他的评价甚至超过了山本五十六。看来，以往日军之所以伤亡惨重，除了装备落后外，高级将领的愚蠢也是重要原因。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2006年，在硫黄岛地下发现了数百封信件。那是61年前，在岛上作战的日本兵写给家人的诀别信。这些没有寄出的信，寄托着日本军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导演伊斯特伍德看到了这些书信，包括栗林忠道的家书。他对守岛日军，特别是对指挥官栗林忠道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拍摄了《硫黄岛来信》这部电影，并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和金球奖。

在此之前，伊斯特伍德导演了另一部电影《父辈的旗帜》，讲述的就是硫黄岛折钵山山顶上插旗的六名美军士兵的故事。他们中间，有三名存活了下来，这次战斗后被调回美国，为发行战争公债作宣传。他们

在享受荣誉的同时，也反思了战争。

一场残酷的恶战，衍生出两部优秀的影片，供今天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们去反思战争。

02.美军“破门”之战

日本抢来的地盘

美军攻占硫黄岛后，便为进攻日本本土做准备。为此，需要在与日本本土接近的地方建立基地。在美国人眼里，北连日本列岛、南接中国台湾的冲绳群岛，做基地最为合适。

冲绳群岛已经是日本本土防御圈的最内层了，被誉为日本的“国门”。因此，冲绳岛登陆战就被称作“破门之战”。

冲绳群岛古称琉球国。根据有关记载，12世纪琉球开始出现国家，到15世纪被统一为琉球王国。琉球王国曾经向中国的明、清两代朝贡，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在中国明、清两代，新琉球国王即位之际，都要由中国皇帝进行册封，只有经过中国皇帝册封，其地位才有正统性。琉球王国首次接受中国册封为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这一年，明太祖册封察度为琉球中山王。

琉球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多次遭受日本入侵。1879年3月30日，日本吞并琉球，琉球王国灭亡。大部分国土被日本改设为冲绳县，北部诸岛则划入鹿儿岛县。

当时，清政府在西北、东北被俄国侵略，无暇顾及琉球问题。清廷驻日公使建议：放弃琉球则伤害了琉球的感情，不放弃琉球则惹怒日

本，多树一敌，不如拖延搁置问题。清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后，清政府大臣李鸿章等人为琉球问题与日本有多次交涉，还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居中调停，但始终没有结果，而琉球被日本占领已成事实。虽然清朝最终未在与日本的谈判条约上签字，但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琉球国终至灭亡。

冲绳岛为琉球群岛的第一大岛，北距九州岛630公里。岛上北部多山，南部主要是丘陵，有机场、港湾多处。美军占领菲律宾后，冲绳岛在日本本土防御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对于日本来说，冲绳岛一旦失守，日本本土、朝鲜以及日本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制海权、制空权将全部丧失，日本赖以维持生存的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将被彻底切断。因此，日军大本营判断美军在进攻日本本土之前，必先在冲绳岛登陆，所以对冲绳岛的防御极其重视。

剑拔弩张将开战

至1945年1月，日军在冲绳岛的守备兵力为第三十二军，共辖有四个师团和五个旅团，由牛岛满中将指挥。

牛岛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37年3月，任第六师团步兵第三十六旅团旅团长，曾率部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中国军队在淞沪抗战部队的侧后。继而率部协助攻取上海、南京，参与南京大屠杀。1938年，在日军第六师团编制内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牛岛满升任陆军中将，任日本唯一的专门实施两栖登陆的师团——第十一师团的师团长。从1944年8月8日起，任第三十二军军长，受命防守冲绳岛。

牛岛满原计划以岛中部的两个机场为核心防御地带，先以海上和空中的“特攻”作战削弱来犯美军，再集中兵力将登陆之敌歼灭在滩头。但

在战役前夕，日军大本营判断失误，将冲绳岛守备部队中最具战斗力的第九师团调往中国台湾，打乱了牛岛满的全部计划，引起他的极度不满。牛岛满在这个小岛上组织抗击，就像一头困兽，疯狂地垂死挣扎。

美军登陆前，日军在冲绳岛上的兵力为陆军两个师团和一个旅团，加上海军的一些警备部队和陆战队，共约10万人。

为确保冲绳岛不失，日军大本营制定了代号为“天号作战”的航空兵决战计划。日军集中了陆海军航空兵总计达2990架作战飞机，其中自杀式飞机1230架。

美军多次领教了日军的疯狂，也预料到进攻冲绳岛必定会遭到日军自杀式飞机的拼死冲撞。尽管日军的这种战术并不能改变战争的结局，但对美军的威胁很大。

因此，美军计划在登陆之前，先以航空兵对日本本土、冲绳群岛和中国台湾等地的日军航空基地进行大规模突击，尽可能削弱日军航空力量。

于是，李梅少将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

“鬼畜李梅”火攻东京

美军第二十一航空队司令李梅少将为提高对日本的轰炸效果，将战术改为夜间低空轰炸，并拆除了B-29轰炸机上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这样就使B-29的载弹量增加到了7吨，而且全部使用燃烧弹。这一战术，史称“李梅火攻”。

3月10日晚，美军334架B-29轰炸机在东京投下了近2000吨的燃烧

弹，将东京三分之一的城区化为一片废墟，建筑物被毁达到25万幢，100余万人无家可归，平民死亡达8.3万人，伤10万人，破坏程度丝毫不亚于一颗原子弹。

这一战让李梅将军一战成名，还赢得了一个外号——“鬼畜李梅”。因为日本人认为他是地狱中出来的恶魔，所以称他为“鬼畜”。

3月10日是日本的“陆军纪念日”，李梅特意在这一天给日本人“献礼”。

美军两架导航机首先到达东京上空，在下町地区投下照明弹，然后以“十”字形投下燃烧弹，燃起两条火龙，为后续轰炸机指引目标。接着，300多架B-29鱼贯而下，在1500米的高度向下町地区投掷了2000多吨燃烧弹，还有数十架经过改装的B-29直接撒下了数十吨汽油，原本零散的火焰迅速变成了一股烈焰风暴。

下町地区是东京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用木头和竹子建成的房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美军轰炸机投下燃烧弹和汽油之后，下町地区很快变成了一片火海。半小时后，火势已经无法控制。大火造成的灼热气浪与冷空气形成强劲的对流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大火几乎将所有东西都点燃了，金属都被高温熔化，人和木头都在令人窒息的高温中自燃！许多躲在防空洞里的人被活活烤死，四下奔逃的人群近乎疯狂，到处是乱窜的火苗，到处是恐怖的惨叫。很多人认为水能灭火，纷纷跳入附近的池塘和河流。但是炽热大火所形成的高温，早已将水都烧开了！池塘几乎成了沸腾的火锅，水中避难的人们被滚烫的水活活煮死。不久之后，大街小巷都摆满了一排排焦黑的尸体。在猛烈的大风里，那些已经逃出大火范围的人也会因为被风刮来的火星而烧着。

这股大火借着风力，烧死了无数试图逃跑的日本人。许多人虽然没有被烧死，却死于窒息。日本记者加藤益雄回忆说：“火焰呼啸着前进，大量吞噬着氧气，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防空洞里、大街上、沟渠里，甚至是大面积的开阔地上，就像被抽干了水的湖底上大量喘息挣扎的鱼。”

美军300多架B-29鱼贯而下，在1500米的高度向东京投掷了2000多吨燃烧弹

皇宫的主要建筑也被烧成了白地。燃烧弹在东京闹市区引起的大火越过护城壕烧到了皇宫，裕仁天皇恐惧地躲在了地堡中。一夜间，东京三分之一的城区被烧成了白地。黎明时赶到下町的救护人员都被眼前的惨景震惊了：池塘里漂浮着无数尸体，都被大火烧成黑炭，根本无法分辨是男是女。待到天亮后，幸存者们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大部分建筑物荡然无存，街道已无法辨认，只剩下断壁残垣。一位幸存者回忆道：“我家附近所有的房屋都变得像熔化的糖块一样。河水几乎都蒸发

掉了，无数烧焦的尸体遍布干涸的河床。士兵和警察正在堆放死尸，尸体呈各种姿势蜷缩着。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臭味。天哪！那一刻我怀疑自己是否还在人间。”为了清理在这次袭击中死去的居民尸体，幸存者们整整用了25天。

威力惊人的“李梅火攻”，建立了一种可怕的轰炸模式。随后，第二十一航空队又以同样战术对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城市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至3月19日，共出动B-29约1600架次，投掷燃烧弹近一万吨，迫使日军将这些城市的飞机制造厂进行了疏散，从而大大降低了飞机产量。

“李梅火攻”这种轰炸模式，在日本的许多城市里留下了大片废墟。战争结束后，日本战败回家的士兵下了船不认识路、找不到家门的例子比比皆是。因为路已经没了，他们的家乡早已变成了废墟。

给老冤家授勋

最有意思的是，战后日本政府竟然给“鬼畜李梅”授勋，还不是一般的勋章，而是“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日本的最高荣誉。自1875年创制以来，截至目前，日本一共只颁授了1220枚，其中二战结束前810枚。山下奉文在上法庭受审时还挂着那玩意儿，说明即使对山下奉文这样的陆军大将来说，这玩意儿也来之不易，就更不要说外国人了。日本鬼子这是犯得什么二啊？

二战时的日军大本营有一个军令部作战参谋、海军大佐源田实，奇袭珍珠港的计划就是这个人制定的。他还参加过中途岛海战，日本投降时军衔大佐。因为他是单纯作战的参谋军官，不够战犯资格，所以，源田大佐战后进了日本防卫厅，最后当上了航空自卫队的最高长官。

美国人为了搞好美日关系，在源田实退役时，授给他一枚“将领级军团殊勋章”。这种勋章分四等：统帅级、将领级、军官级和军人级。蒋介石和苏联元帅朱可夫拿过统帅级的，菲律宾的拉莫斯拿过将领级的，但这几位都是反法西斯的。源田实是啥人？也有资格拿？这就是政治！

源田实受勋之后，也想让自家老大表示一下，礼尚往来嘛。我炸美国人最狠，美国人却给我授勋，那我们也应该给一个炸我们最狠的美国人授勋才是啊。所以他想起李梅来了，就这样，源田实在1964年推荐授予李梅将军“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源田实那时牛大了，他退役以后代表自民党参加参议院选举，得票数位居第五位。在之后的24年里，连任4届参议员，长期担任自民党国防部会长。所以他的提案马上就通过了。

这不是源田实在报恩，而是国际政治。当时很多日本人反对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美国担心日美关系会不稳定，所以双方都要做些姿态来表示“战争已经过去了”，于是才有了这一幕互相授勋的闹剧——“我们都已经忘记了”。

但是，日本至少有一个人没忘记——裕仁天皇。“勋一等旭日大绶章”的授予仪式按惯例是天皇亲自向受勋人颁发，可天皇对当年的恐怖耿耿于怀，破天荒地和政府议会对着干：孤王不干！这个勋章谁爱发谁发，反正孤王不发——天皇最终没有出席授勋仪式。没有天皇授勋，李梅也觉得没劲，连记者招待会都没开，后来也没见他挂过这枚勋章。

“菊水特攻”

3月27日和31日，第二十一航空队根据尼米兹的要求，转而轰炸日军在九州岛的各个机场。美军的B-29轰炸机严重破坏了这些机场的设施，使日本在九州岛的航空兵几乎瘫痪。

与此同时，美军航母编队也出动了近千架舰载机对大阪和神户的飞机制造厂，以及九州、四国等地的机场，进行了轰炸。

美国空军的上述行动，严重阻挠了日军海空军对冲绳岛的增援。

4月1日，天气晴朗，美军的登陆战役终于打响了！4时许，美军炮火支援编队的军舰开始射击，掩护登陆部队抢滩上陆。陆战第二师首先在冲绳岛东南海岸登陆，实施佯动，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分散日军兵力，为真正的登陆创造有利条件。8时，美军登陆主攻部队陆战第一师、陆战第六师和陆军第七师、第九十六师，在冲绳岛西海岸从北到南正面约9公里的地段登陆。

这个时候的美军，登陆作战已经驾轻就熟。8时28分，美军飞机结束了最后一次扫射，舰炮也停止射击，第一拨登陆艇此时距海滩仅70米，海空协同十分完美。8时32分，第一拨登陆部队冲上岸。整个登陆过程非常顺利，日军根本没有任何抵抗。这反倒让美军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4月2日，美军一部开始向东推进，切断日军防线。4月4日，美军两个陆战师横跨整个岛屿，到达东海岸的中城湾，将岛上日军一分为二。

由于在反击美军对九州岛的空袭中，日军航空兵力损失惨重，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天号作战”。因此，日军只出动了少量飞机进行攻击。

尽管“天号作战”草草收场，日军出击的自杀式飞机数量很少，但还

是给美军造成了一定损失。4月上旬，日军共出动陆海军飞机1500余架次，其中自杀式飞机约占半数，对美军发动所谓的“菊水特攻”。

“菊水”这个代号意为水中的菊花，是日本14世纪著名武士楠木正成的纹章图案。楠木正成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立下“七生报国”的誓言，就是说即使死去七次也要转生尽忠。他因为在战斗中与敌人同归于尽而为后世所推崇。于是，日军拿他作为偶像，来激励那帮自杀飞行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尽管战前美军就预料到了日军会发动自杀式攻击，但日军攻击之疯狂、美军损失之惨烈，还是令美军胆战心惊。

永不沉没的“拉菲”号

日军在进攻中使用了一种新式武器——“樱花弹”，名字好听，其实就是火箭助推的载人航空炸弹，也就是有人驾驶的导弹。由攻击机携带到达战区后脱离，由敢死飞行员驾驶冲向目标。“樱花弹”装有一吨烈性炸药，由三台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进，时速高达800公里，威力很大。美军则称之为“八格弹”，这种武器给美军造成了不小损失。

在这次日军的自杀式攻击中，美军被击沉驱逐舰4艘、登陆舰2艘、军火船3艘、运输舰1艘，被击伤战列舰2艘、航母2艘、护卫舰4艘、驱逐舰17艘，人员伤亡惨重。出击的日机前后被击落722架，约占出击总数的48%。

在这次战斗中，美军的“拉菲”号驱逐舰浴血奋战，赢得了“不沉之舰”的称号，成为美国海军勇敢和坚强的象征。当天，“拉菲”号负责雷达警戒，早上8时许，发现日军50余架飞机飞来，便立即发出预警，并引导空中的战斗机前去拦截。由于双方飞机混杂在一起，“拉菲”号怕误伤己方飞机，没有开火。很快有两架日军自杀式飞机猛冲过来，“拉

菲”号迅速开火将其击落，随即又有20余架日机从几个方向扑来，“拉菲”号全力以赴，施展全舰火力对空射击。日机的集中攻击使“拉菲”号难以兼顾，先后被3架自杀式飞机撞中。其中一架正撞在127毫米尾炮的炮塔上，剧烈的爆炸当场就将炮塔炸飞，火焰和浓烟喷涌而出，高达60米，甲板上到处是日军自杀式飞机上喷溅出的航空燃油引起的火焰，火势熊熊。美军水兵冒死上前，竭力控制火势，防止蔓延。紧接着，一架日机投下的炸弹又命中20毫米高射炮的弹药舱，引发了更大爆炸，将舵机炸坏，使“拉菲”号失去了机动能力。不久，又有两架自杀式飞机撞上“拉菲”号，伤势进一步加重。“拉菲”号后半部的火炮全部被炸毁，只剩前部4门20毫米炮还在坚持战斗。这场生死搏斗持续了整整80分钟，“拉菲”号先后遭到22架日军自杀式飞机的攻击，击落了9架，但被5架撞中，还被4枚炸弹命中。“拉菲”号受到的创伤如此之重，但凭着全舰官兵的努力，最终没有沉没。舰上的350名官兵，死亡32人，伤71人，几乎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次日，“拉菲”号被拖船拖到锚地紧急抢修。4月22日，“拉菲”号就能依靠修复的自身动力驶回关岛，最后于5月22日驶抵美国本土西雅图，在托德船厂进行大修，直到战争结束后的9月6日才修复。战后，“拉菲”号于1975年3月退役，1981年被拖到南卡罗来纳州帕特里奥茨角，作为一艘历史名舰向公众开放。

日军就是这么二

4月5日，日本联合舰队决定以第二舰队的“大和”号战列舰、“矢矧”号轻巡洋舰及8艘驱逐舰组成海上特攻队，配合航空特攻队作战，于4月8日拂晓突入冲绳岛以西海域，歼灭美军登陆编队，并支援冲绳岛上的守军夺回机场。

这个时候的日本，可以说是穷到家了。燃油严重短缺，联合舰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搜集到2500吨燃油，还不到“大和”号燃油舱容量6400吨的一半，勉强能保证前往冲绳岛的单程油耗。而且因为航空兵力全部投入了“菊水特攻”中，所以对这支舰队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完全是一次地地道道的自杀式海上特攻。参战官兵都清楚这一次是有去无回，在出征前例行的诀别酒会上，很多人都有些失态，充满着赴死前的悲怆与凄然。

连日本人自己都知道这种打法必死无疑，但日本大本营就是这么二，偏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日本人用飞机来做自杀式攻击倒也罢了，飞机比较灵活，容易命中目标；让海军军舰做自杀式攻击，在战争史上绝对是一个脑残的创举，摆明了是送死去的。

4月6日下午，“大和”号全舰官兵在甲板上集合，听舰长宣读出击命令，随后全体高唱国歌、军歌，并三呼万岁，然后起锚出征。4月7日6时，舰队通过大隅海峡后，指挥官伊藤整一中将决定先向西航行，尽量避开美军飞机的搜索，到黄昏后再转向冲绳方向。其实，伊藤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日军舰队早就被美军的“鳍鱼”和“棘鱼”号潜艇发现了。这两艘潜艇的任务是监视日舰活动，因此没有对日舰进行攻击。斯普鲁恩斯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第五十四特混编队的6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和21艘驱逐舰，从冲绳海域迅速北进，尽可能引诱日军舰队南下，让第五十八特混编队的航母舰载机实施攻击。

4月7日拂晓，第五十八特混编队出动了约40架飞机，呈扇面搜索冲绳北面海域，而担负突击任务的机群则在航母甲板上严阵以待。8时32分，美军侦察机在甄列岛西南发现了日军舰队，并不断向美军舰队报告日舰的位置。

围攻“活棺材”

12时30分，美机飞临日舰上空，随即发动第一拨攻击，集中攻击“大和”号，有四枚炸弹落到了“大和”号的主炮塔附近，其中两枚穿透后部主甲板爆炸。12时43分，“大和”号左舷前部被一枚鱼雷命中。

13时35分，美军第二拨攻击的飞机到达，很快“大和”号舰体左舷中部被三枚鱼雷击中进水，使其舰体左倾。几乎与此同时，美机投下的一枚炸弹，炸毁了“大和”号的排水阀门，使该舰无法排水，舰长只好下令向右舷舱室对称注水以恢复舰体平衡。

13时44分，“大和”号左舷中部又被两枚鱼雷命中，使左倾增加到15～16度，这使该舰的大口径高射炮无法使用。随后，美机三枚航空炸弹击中左舷中部，一枚鱼雷还击中右舷。14时12分，“大和”号左舷中部和后部又被两枚鱼雷命中，舰体更加倾斜。由于右舷注排水区已经注满水，只能继续往机械室、休息室和锅炉舱里注水。14时15分，“大和”号左舷再中一枚鱼雷，航速渐渐减至七节。这种情况下，“大和”号完全变成了“活棺材”，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无奈之下，舰长不得不命令弃舰，但已经来不及了。14时23分，“大和”号突然发生主炮弹药库大爆炸，随即沉没。全舰近3000名官兵中，仅有276人获救。

作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象征，排水量6.8万吨的巨型战列舰“大和”号的沉没，标志着联合舰队的彻底覆没，同时也宣告了大炮巨舰时代的彻底终结。

在美机重点攻击“大和”号的同时，也先后击沉了“矢矧”号、“矶风”号、“朝霞”号和“霞”号驱逐舰。

“大和”号沉没后，日军特攻舰队由第四十一驱逐舰大队大队长吉田

正义接替指挥，他一面组织残余舰只打捞落水人员，一面向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发电报告战况。16时39分，丰田副武鉴于预期目标已经无法实现，只好终止海上特攻，命令余下的4艘驱逐舰带伤返回。

美军的战列舰、巡洋舰编队还未投入战斗，日军的这支海上特攻舰队就被美军舰载机消灭了。同时，日本海军在冲绳海域活动的11艘潜艇，由于美军反潜兵力雄厚，警戒森严，不但没有获得任何战果，反而被击沉8艘。

至此，日本海军对冲绳岛守军的支援宣告惨败。虽然日本空中特攻队给美军造成了不小损失，但无法改变战役结果。

“美国的悲剧”

4月8日前，冲绳岛上的地面战斗一直比较顺利。美军陆战第一师和陆战第六师攻占中部地区，将日军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后，美军就兵分两路，逐步推进。

牛岛满在日本大本营的一再督促下，原本准备于4月8日发动对机场的总反击。但4月7日下午，那霸附近海面发现有美军数百艘舰船活动。牛岛满担心美军会从反击部队的侧后实施登陆，加上他本来就对这次反击不抱希望，正好以此为借口取消了反击，而将全部兵力用于依托工事进行防御。

4月12日，连任四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他的别墅里突然逝世。这一消息震惊了美国，也震惊了全世界。美军上至司令官，下至普通士兵，无不感到震惊和悲痛。

但生活还要继续，战争远未结束。白宫在下午5时48分发出讣告。

没过两小时，副总统杜鲁门宣誓就任总统。接着，白宫降了半旗。男女老少含泪聚在白宫外边、街道和广场上。被评为美国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的罗伯特·阿·塔夫脱，在参议院的悼词中说，罗斯福“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他是作为这场战争的英雄死去的，他的的确确做到了为美国人民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得到罗斯福去世的消息，日军乘机大做文章，大肆散播题为“美国的悲剧”的传单，声称特攻作战将击沉美军所有战舰，使无数人成为孤儿。日军大本营迫不及待地催促牛岛满抓住时机发动反击。

在大本营的一再命令下，牛岛满发动了反击，但他并没按照指示投入全部力量。日军先以敢死队员怀抱炸药采取自杀攻击的方式，炸毁美军坦克，再对失去坦克掩护的美军步兵发起冲锋。美军在日军的反击下节节败退，死伤将近5000人，幸亏后续部队的重炮和海空优势火力，才将日军的攻势遏制住。

4月19日，美军第二十四军3个师从那霸以北约6.5公里处发动大规模进攻。先由海军舰炮、陆军火炮和650架飞机对日军阵地实施了火力打击，投下大量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然后步兵发起了进攻。但日军利用坑道躲避美军的火力，当美军地面部队展开攻击时，日军才进入阵地迎战，因此美军的攻势一次次被瓦解。日军再次显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每一个山头，每一座碉堡，每一条坑道，甚至每一块岩石，美军都必须经过多次血战，才能夺下来。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五天，但美军的进展十分有限。一切就像是硫黄岛战斗的翻版，只是日军的兵力和防守的阵地更多而已。

当美军推进至日军主要防线约4500米时，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美军只好调整部署，以4个师展开攻击，采取两翼包抄战术，迂回夹击日

军。4月24日，美军终于取得进展，突破了牧港防线。

5月4日，牛岛满见美军步步进逼，为争取主动，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总反攻。日军以驳船运送部分兵力，在美军战线后方海岸实施登陆，配合主力前后夹击美军。但由于得不到海空军的有力支援，登陆部队在航行途中被美军发现，随即遭到驱逐舰和地面炮火的轰击，还未上岸就被消灭了。而日军的正面主攻部队，一旦离开坚固隐蔽的防御工事，在装备精良的美军面前毫无优势，不到24小时，反攻就被粉碎了。

牛岛满的这次反击得不偿失，白白牺牲了不少兵力，消耗的大量弹药也无法补充，日军的弹药储备接近枯竭。牛岛满不得不下令节省弹药，每门炮平均每天只发射10发炮弹，严重影响了日后的作战。

只剩自己玩儿了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法西斯轴心国只剩下日本了。这次轮到日本人心凉了。

冲绳海面的每一艘美军军舰向日军阵地发射三发炮弹，以示庆贺。同时，美军投入了新型的喷火坦克和重型坦克，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碾过战壕，冲入日军阵地，喷火坦克将凝固汽油弹射入日军隐藏的山洞和坑道。日军终于支撑不住，防线逐渐被突破。牛岛满随即在夜色的掩护下，悄然组织部队撤往下一道防线。于是，战斗发展成了这样一种模式：日军先是凭险死守，接着美军在猛烈火力的支援下取得突破，然后日军后撤到下一道防线再死守。如此周而复始，日军阵地逐渐缩小。

就在这种情况下，顽强的日军还进行了一次敢死队空降突击。5月24日，运载日军“义烈空挺队”的12架飞机陆续起飞，途中有4架飞机因

故障返航或迫降，另有7架飞机在接近冲绳岛时被美军击落或坠毁，只有1架于22时抵达目的地。日机以机腹着陆的方式在被美军占领的机场上降落，突击队员不等飞机停稳，就从机舱中跳下，向机场上停放的飞机投掷手榴弹和燃烧弹，顿时读谷机场燃起冲天大火。美军守备部队急忙开火还击，经过短暂交战，在机场上降落的日军突击队员连同机组人员共70人，被全部消灭或死于坠机。美军有7架飞机被击毁，26架飞机被击伤，还有7万余加仑的航空汽油被烧毁，损失不大。但日军在战局如此不利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基本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还敢实施空降突击，完全出乎美军意料。

冲绳岛上的战斗仍在进行。美军于5月27日攻占那霸，并继续向冲绳岛的首里城攻击前进。31日，美军突破日军核心防御地带首里防线，攻入了已是一片废墟的首里城。美军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满心喜悦，以为首里城被占领，意味着战斗即将结束。但他的想法大错特错，日军最后的疯狂更加可怕。

牛岛满率余部后退了约10公里，退到冲绳岛南端精心准备的最后防线。这是由两座山峰构成的天然屏障，地势崎岖险峻，日军充分利用地形，筑有巧妙隐蔽的炮位和错综复杂的坑道工事。牛岛满决心以此为依托，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因此，日军的抵抗丝毫没有减弱，美军主要依靠喷火坦克开路，不少浑身着火的日军士兵冲出阵地，抱住美军士兵同归于尽。美军的推进依然非常艰难。此时，日军虽然只剩下3万余人，大炮也损失过半，弹药更是所剩无几，但仍是死战不退。

幸亏死在了战场上

6月4日，美军陆战第六师的两个团在那霸西南的小禄半岛登陆，迂回攻击日军侧背。

6月8日，美军第三十八特混编队再次北上，空袭日军在九州岛的航空基地。随后海军上将哈尔西率领第三十八特混编队返回莱特湾。当第三十八特混编队于6月13日到达莱特湾时，这支英雄部队已经在海上战斗了整整92天！他们将在莱特湾做短暂的休整，之后向日本本土发起最后一击。

6月17日，美军又投入预备队陆战第二师，该师一个团在冲绳岛南端登陆，协同正面和侧翼友军围歼日军。此时日军的局势已十分被动，全军“玉碎”只是时间问题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巴克纳用明码电报和广播向日军劝降，但牛岛满根本不为所动。

6月18日，巴克纳中将亲临前线督战。日军一发炮弹飞来，他被四下迸飞的弹片和尖锐的碎石片击中头部，当场身亡。要知道日军当时的炮火已极其微弱，当天在他到来之前，这里好几个小时都没有遭到过一次炮击。日军只用了一发炮弹，就把这位集团军司令炸死了，巴克纳成为美军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军衔最高的将领。

6月19日，牛岛满在山洞坑道里向东京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随后安排部下做最后的决死进攻。22日，美军突破日军的最后防线，攻到了冲绳岛最南端，并将残余日军分隔成三部分。日军很清楚，末日就要到来了。在坑道里，卫生兵给伤员注射大剂量的吗啡，使他们平静地死去。

6月23日凌晨4时，牛岛满知道美军即将占领他所在的坑道，于是脱下军装，换上和服，与身边的参谋一一干杯，喝完了诀别酒，然后剖腹自杀。他的参谋长追随他剖腹自杀，还有一些军官也随着集体自杀。至此，日军有组织的战斗才告平息，而零星日军的抵抗仍在继续。

7月2日，尼米兹正式宣布冲绳战役结束。

日军冲绳守军全军覆没，但时至今日，在冲绳的和平祈年公园里，还立着纪念牛岛满的“黎明之塔”和专门为他立的“慰灵碑”。如果牛岛满不是死在战场上，以他在南京大屠杀中纵容部属犯罪的行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03.打到你服为止

死硬到底不投降

冲绳之战，美军虽然胜了，但打了80天，损失48000人。日本出动2400架自杀式飞机，击沉美国军舰26艘，伤164艘，受到重创的甚至包括美国王牌航空母舰“企业”号。

6月底，日本军方制定了“在日本决战”的计划。经过塞班岛、硫黄岛、冲绳岛战役之后，鬼子的底气反而足了。他们手上还有几百万陆军，有所谓“玉碎”的决心，准备接着打几年，打出个体面的结局。

美国军方心里反而有点儿发毛。这几次战役虽然全打胜了，但付出的代价之高，是美军始料不及的。照这个样子进攻日本本土，那得付出多大代价？因此，美军这时制定的计划，也认为战争会拖延下去，1946年春季以后才能进攻日本本土。当然，美军也认为有缩短战争的可能，因为他们还有一张王牌没有打出去——陆军航空兵的“509小组”。

这段时间，“509小组”与其他B-29型轰炸机组一样，参加了对日本各城市的空袭。不同的是，他们每次只携带一颗炸弹，每次投弹都要求保持一定高度，要求弹着点准确，并在视力范围内爆炸。这基本可以说

是实战演习，全组只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反复演习，他就是带队的蒂贝斯上校。

“509小组”的任务，与美军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这种大杀器就是大名鼎鼎的原子弹！

美国准备投掷的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被分成四个部分，由三架飞机和一艘巡洋舰分别运到提尼安岛，在这里被组装起来。“小男孩”将由一架序号为82号的B-29轰炸机投掷。

7月16日，美国原子弹已经试验成功。7月28日，日本政府拒绝接受美、英、苏敦促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投降，那就别怪美国不客气了。

8月5日，蒂贝斯上校召集“509小组”的全体人员开会。他第一次告诉大伙，“509小组”之所以训练10个月，只是为了在日本投掷一颗炸弹，但它不是一颗普通炸弹，而是史上第一颗原子弹！

82号B-29型轰炸机，将由蒂贝斯上校担任正驾驶，原来的正驾驶罗伯特·刘易斯为副驾驶。机组人员中无一人了解原子弹的构造，技术专家柏森斯上校奉命随机执行任务。上级要求，万一没有完成任务而迫降被捕，柏森斯应立即自尽。

随82号机一同行动的还有五架B-29型轰炸机，其中两架负责侦察，三架随时报告天气情况，然后根据天气情况确定“中奖”城市——广岛、长崎或者小仓。

顷刻间，城市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接着便竖起几百根火柱，广岛市马上变成焦热的火海

尝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新成果

8月6日凌晨2时40分，“509小组”准备起飞。飞机升空后，柏森斯上校爬入弹舱，打开原子弹的保险装置，装上了引爆器。

7时30分，天空一片晴朗，机组开始为投弹做准备，并确定了目标城市——广岛。8时35分，伴随82号机的两架B-29迅速离开。9时整，为了防止强光刺伤眼睛，机组人员戴上了厚厚的墨镜。

9时16分，“小男孩”被投出弹舱。这一天，全广岛的钟表都停止在了9时16分。原子弹在离地面600米处爆炸，立即发出令人目眩的强烈白色闪光，广岛上空随即发生了震耳欲聋的大爆炸。顷刻间，城市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接着便竖起几百根火柱，广岛市马上变成焦热的火

海。

原子弹爆炸的强烈光波，使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10亿度的高温，把一切都化为灰烬；放射雨使很多人在之后的20年中缓慢地走向死亡；冲击波形成的狂风，又把建筑物摧毁殆尽。处在爆炸中心下的人和物，像原子分离那样分崩离析；离爆炸中心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可以看到在一刹那被烧毁的男人和女人及儿童的残骸；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些人虽侥幸还活着，但不是被严重烧伤，就是双目被烧成两个窟窿。在16公里以外的地方，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闷热的气流。

当时，广岛人口为34万，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当日死者有8.8万余人，负伤和失踪的有5.1万余人。全市建筑物全被毁坏的有三分之二。

广岛的悲剧，并未使日本统治者同意接受无条件投降。他们竭力掩盖广岛的真相，以免影响民心士气。同时，他们还存着侥幸心理，认为美军只有一颗原子弹，还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调停上。

8月9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全城27万人，当日便死去6万余人，从而酿成了广岛之后的又一次悲剧。

“皇军之花”不堪一击

根据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与美、英盟国达成的协议，苏联在结束苏德战争之后，立即加紧了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苏联从西线调动大批军队开赴远东地区。到8月初，苏联在远东的总兵力已达170多万人，有5000多架飞机、

50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而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24个师团、11个独立旅团，约75万人。在兵力和装备等各个方面，苏军都拥有绝对优势。

关东军原本是日军精锐，号称“皇军之花”。但是由于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上屡遭挫败，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已被抽调一空，“皇军之花”早就成了“皇军之渣”了。

8月8日下午5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告诉他：日本仍在继续进行战争，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因此，日本政府请求苏联调停的建议已失去一切根据。苏联政府遵守对联合国的义务，接受联合国的要求，宣布从8月9日起对日宣战。佐藤听完，面如土色，立刻感觉浑身哪儿都疼，不光是左边疼了。

8月9日零点钟声刚过，苏联红军兵分四路，越过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在几路苏军迅猛凌厉的攻势下，日本关东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不到一周，便被轻易击溃。8月14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裕仁天皇广播投降诏书。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命令关东军停止作战，向苏军投降。

8月19日，苏军进占齐齐哈尔。8月20日，苏军开进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8月22日，苏军先头部队进抵旅顺、大连。

与此同时，南翼苏军也攻占了朝鲜北部的主要城市，于8月24日进占平壤，不久推进到了“三八线”附近。此外，苏军于8月11日向南库页岛（萨哈林岛）发起进攻，8月28日占领南库页岛。8月15日，苏军登陆千岛群岛，由北向南依次进占千岛群岛的各个岛屿。

至此，前后20多天的苏联对日作战胜利结束。在远东战役中，苏军共击毙日军8.3万人，俘虏59.4万人。

东北大拆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随即将东北经济纳入战争体制，在东北建设起强大的军事工业。到战争末期，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本土。于是，日本战败之际，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中国浴血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实际上，斯大林对中国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图谋。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就跟罗斯福谈条件，要求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

打败日本关东军后，苏军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实行接管。接管之后，就是拆运。实际上，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日本战俘，尤其是工厂的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西伯利亚战俘营做苦役。

苏联在东北拆运的机器设备，总价值到底有多少呢？有各种统计数字，出入很大，大约在8亿美元左右。

中国国民政府曾向苏方声明，东北日资产业应作为日本赔偿的一部分，归中国所有，并对苏军大肆拆运机器设备提出质问。苏方则一口咬

定，凡为关东军服务过的日资企业都是苏军的战利品，毫不让步。1946年初，蒋经国访问莫斯科时，直接要求斯大林取消“战利品”的说法。斯大林以取消战利品的说法将使苏联军人感到耻辱为由，把蒋经国给顶了回来。

苏军在中国东北，除了劫掠工业物资外，也对东北平民犯下了累累暴行。

二战中，苏军由于伤亡过大，为了满足兵员需求，就把犯罪分子等不符合正常入伍条件的男性征召参军，军队纪律比较差。在中国东北，苏军的散兵游勇在街上乱窜，经常喝得醉醺醺的，肆意杀人，强奸妇女，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过、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将军，因为拦阻苏军士兵抢劫，被当场开枪杀死。连八路军将领都敢杀，何况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好不容易等到1946年3月，苏军才撤出东北。

吵来吵去还得降

1945年8月9日，苏军对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击，美国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法西斯到了最后关头。

在东京的日本皇宫防空洞里，一群军政要人意见不一，激烈争吵。下午，首相铃木贯太郎[68]召开内阁会议。铃木简单说了几句，然后由外相报告了苏联参战及原子弹爆炸后各方面的反映，提出日本应投降。会场又展开了激烈争论。最后，铃木征询各大臣意见，是否应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结果六人赞成，三人反对，五人没有表态。

铃木无可奈何地说："内阁既然不能决定，只好上奏天皇了。"

随后的御前会议，仍旧在皇宫防空洞中举行，裕仁天皇来到会议室。铃木先让书记官朗读《波茨坦公告》，然后宣读他拟好的提案，即在保存天皇制度的前提下，接受无条件投降。很快，会议室又吵成了一团。

裕仁天皇一直默默地听着众人的辩论，虽然主战派满怀取胜的信心，还想进行"本土决战"，但被忽悠过很多次的裕仁，明显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鬼话了，最终决定投降。

8月10日，美国政府收听到了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广播，随即征询英、苏、中三方的意见，发表了一道复文："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必须听命于美国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身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两天后，美国飞机在东京上空撒下了载有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和同盟国复文的日语传单。一时间，日本政府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日本民众中迅速传开了。

8月14日，裕仁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会上，陆相阿南惟几等人声泪俱下，他们说："同盟国复照对保护天皇制度措辞不明，恳请天皇准予再提出照会。如同盟国不允许保护天皇制度，那只有继续战争，死里求生。"会场上一片沉默。最后，裕仁天皇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下令起草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并将诏书录音，准备在第二天用广播播出。

天皇广播投降诏

日本投降的过程是险象环生。主战派的一伙少壮侍卫军官得知天皇决定投降的消息，决定发动政变。这天晚上，他们闯入皇宫，四处搜寻，企图劫走天皇广播诏书的录音唱片，阻止向全国广播。警卫部队很快镇压了这次叛乱，投降诏书立即在电台播出：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1945年9月2日上午，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

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

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一百多年来，日本国民头一次在广播中听到了天皇陛下的“玉音”，却是一份投降诏书！看到大势已去，主战派头子阿南惟几在官邸剖腹自杀。

8月28日，美国空军的飞机在东京机场降落。大批英、美军队开始在日本海岸登陆，实现对日本的占领。

9月2日上午，日本东京湾，晴空万里，碧波无垠。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迎来了一个庄严的时刻。9时许，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

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尼米茨海军上将、中国徐永昌将军、英国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的代表依次签字。

历时六年零一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

第八章　尘埃落定受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战争中没有什么好东西，除了它的结束。

——题记

01.德国反思很彻底

如何处理战犯

随着日本的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宏大战争与以往不同，它不是恃强凌弱、以暴制暴那么简单，这场战争具有崇高的正义性。同时，战败的德、意、日也不是单纯使用暴力，而是有着丰富的理论做基础：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首创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都使之丰富并各自加以发展，深入国民内心。这三个国家的人民或是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或是相信自己能代表国家征服世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以，这场战争结束时，该用什么方式对待那些挑起战争的罪犯，是对人类集体智慧的考验。

欧战结束时，关于如何处理罪孽深重的纳粹分子，在同盟国内部曾引起激烈争论。苏联人认为，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德国人都应该枪毙，至少应该让他们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至于党卫军，活埋也许是个好办法。甚至连法治传统悠久的英国，也建议把纳粹德国的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英国政府认为，这些人在策划发动二战时，就给自己签发了有罪判决书并送达了死刑执行令。

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坚持必须举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他指出：“如果你们认为战胜者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争论到最后，这位雄辩的法官胜利了，主张进行公开、公平、公正审判的人赢得了胜利。人们相信，以暴制暴是没有尽头的，用法律让罪人服罪，培育公平正义，以理性巩固和平，或许更为有效。

根据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讨论通过的《关于希特勒分子对其所犯罪行责任问题的宣言》，战犯“将被解回犯罪地点，由他们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审判”。

1945年2月，德意志帝国即将崩溃，雅尔塔会议公报中重申要公正而迅速地惩办一切战争罪犯的宗旨。

1945年7月至8月，欧战结束后，苏、美、英三国签署的《波茨坦会议议定书》中包括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条款，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随之诞生。

又在纽伦堡碰头

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时间，距离二战结束只有短短的六个月。当时的德国，纳粹虽已战败，但民众尚未从十几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清醒过来。许多纳粹党死硬分子隐藏在人海中，仍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纳粹的精神遗毒仍闪烁在德国儿童不服输的眼神中，隐藏在一些德国民众的思想意识中，或者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普通的德国士兵认为，自己虽然参与了战争，但只是作为一名德国公民履行自己保卫祖国的义务而已，不是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庭展示犯罪证据，辩论是非问题，进行公正判决，更能澄清事实，辨明罪恶。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三组辩护律师相继走出电梯，鱼贯进入精心准备的国际法庭——纽伦堡600号大厅。这里曾是纳粹党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地方，把它作为审判现场大有深意。

纽伦堡是中世纪多位德意志皇帝诞生和居住的城市，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同时也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辖的中心城市之一。正因如此，纳粹党企图借助纽伦堡的历史传统，为自己抹上一层虚伪的金色。1933年，希特勒把纽伦堡定为“纳粹党代会会址”，每年都有50万纳粹党员从德国各地来到纽伦堡，可谓风光无限。臭名昭著的反犹太纽伦堡法案就是在此出炉的，掀起了种族清洗的腥风血雨。

曾有个笑话，一个孩子介绍自己的家庭：“我爸爸是冲锋队员，我大哥是党卫军，我二哥加入了希特勒少年团，我妈妈是国社党妇女联合会成员，而我加入了德国少女同盟。”旁人问：“是这样呀，那么你们在这么多的工作中还能见面吗？”孩子回答说：“噢，当然啦，我们每年都能在纽伦堡党代会上碰头。”

现在，那些经常参加党代会的人果然又在纽伦堡碰头了。不过，他们是作为战犯，出现在被告席上。在审判席上，四位来自不同战胜国的法官端坐在那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法官都身穿黑色长袍，而苏联的法官身穿褐色军装。法庭内，厚重的灰色丝绒窗帘垂下来，遮住了纽伦堡深秋的天际，一排排木头长凳被漆成深木色。法庭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的气氛，正如杰克逊法官所描述的——忧郁的庄严。

21名纳粹德国被告坐在被告席上。旁听席上挤满了人，250名记者

在现场飞快地记着笔记，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场审判。

随口吐真言

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前，希特勒和另外几名纳粹高级头目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到了开庭的时间，被同盟国认定的23名战犯中，剩下21人接受审判。其中有1人患重病，不能到庭，最后有20人坐上了被告席。

开庭后，由首席检察官、美国大法官杰克逊首先宣读总起诉书。

杰克逊大法官的法庭陈词堪称历史上最重要的陈词之一。第二天早上，他的陈词就出现在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他说："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被精心策划的，是极端恶毒的，是充满破坏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它们被忽视而不接受审判，更无法容忍他们卷土重来。"

杰克逊宣读的起诉书中证据确凿，因为被怀疑携带"布尔什维克传单"，3000名犹太人被集体杀害；他还引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报道，盖世太保血洗华沙的一个犹太区时，把数不清的犹太人赶到简陋的小屋子里和下水道里，然后实施爆炸。

紧接着，英、法、苏等国起诉代表陆续发言，起诉书中所罗列的事实，是坐在旁听席上的人们闻所未闻的，令人不寒而栗。

法庭在审判期间还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词，放映了记录集中营惨状的纪录片。纳粹有组织的、残忍的杀戮令人震惊，法庭中有的人开始落泪了。

杰克逊法官的声音响彻法庭，起诉书列举的事实令听者震惊，法庭

展示的证据让观者落泪，纳粹二号人物戈林的辩解显得无比苍白。被同盟国认定的21名战犯中，这位纳粹帝国元帅被认为是罪孽最深重的，他是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的缔造者。

“你犯有侵略罪。”杰克逊大法官洪亮的声音响彻法庭。

“我没有罪。”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叫嚷着。戈林否认对他的一切指控，他说自己对于纳粹所做的一切无法控制，尤其否认自己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更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些暴行。

然而，在审判期间，负责与战犯沟通的艾尔伯特·斯皮尔报告说，在匈牙利犹太人幸存者做完证言之后，他听见戈林随口说道：“天哪，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我以为我们已经清除掉他们了，看来有些人又溜走了。”

展示证据的时候，有一次，苏联工作人员把幻灯片放倒了，坦克履带朝上，炮筒朝下。戈林哈哈大笑，不放过任何一个嘲笑苏联人的机会。

戈林这么做虽然太小儿科，但苏联人就没有该被嘲笑的地方吗？当然有！纽伦堡审判中，苏联人试图把“卡廷惨案”的责任推在纳粹德国头上，一了百了。这事说来就话长了。

纽伦堡的悬案

1943年3月14日，纳粹德国通过柏林电台播发了一条石破天惊的消息，犹如一颗炸雷，震惊了全世界。德军在苏联的斯摩棱斯克地区的卡廷森林发现八个巨大的墓坑，里面掩埋着数千具身着波兰军官制服、佩戴肩章和奖章的波兰军官尸体。死者都是被手枪子弹从脑后打进，从前

额穿出而死。从尸体的情况和他们衣兜里的报纸日期分析，可以断定这批波兰军官是在1940年的春天被苏联人有计划地集体杀害的。

1943年4月14日，应德国当局邀请，波兰红十字会派出一个五人小组，到卡廷森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写出《波兰红十字会秘密报告》。该报告的调查结论竟和纳粹德国的结论完全一致。

然而，1943年4月15日，苏联政府通过莫斯科电台发表声明，指责德国是“肮脏的臆想，无耻的捏造。卡廷森林大屠杀这一暴行是纳粹德国在1941年夏季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苏联”。

这一桩公案，在纽伦堡又被翻了出来。纽伦堡法庭上争辩最激烈的是：究竟是苏联人还是纳粹德国在卡廷屠杀了约2.2万名波兰军官及各界精英。当时，斯大林指示苏联将军罗曼·鲁丹科向法庭提出诉讼：“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屠杀波兰战俘，这是一项需要为之负主要责任的重大战争罪行之一。”当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百口莫辩，几乎成了替罪羊。这项指控终因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被美国和英国审判员驳回。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一口咬定是苏联人在卡廷屠杀了波兰战俘，但也未被法庭认定。纽伦堡法庭终于未就谁制造了“卡廷惨案”做出结论，使这一国际悬案更为怪异诡秘。如此残暴血腥之事，就是魔鬼干了也肯定不会承认啊！

然而，人们没有忘记对这件惨案的追踪和感怀。华沙公墓里专设了“卡廷公墓”。世界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卡廷惨案纪念碑”，以表达对波兰人的同情和对“卡廷惨案”的纪念。波兰人一直努力坚持调查、探求“卡廷惨案”的真相。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了由自由历史学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卡廷惨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慢慢揭开“卡廷惨案”发生的经

过。

正义不会缺席

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按照苏德密约入侵波兰东部。9月18日，波军总司令雷兹·西米格威元帅与苏军经过10多个小时的谈判，达成协议后向波军发布命令：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波军绝大多数人执行了这一命令，随后约有25万波兰军官和各界精英流亡到苏联。这批人一到苏联立刻成为战俘，失去了苏波协议规定的人身自由，被交给由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战俘营。下一步，苏联方面决心消灭这批战俘中反对苏德瓜分波兰的“骨干”力量。到1939年12月，经苏联内务部战俘局逐个甄别后，大约2.2万波兰军官和教授、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各界精英被筛选出来。

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长）贝利亚向斯大林和中央上交了一份计划，将这2.2万波兰人全部枪决。斯大林和其他4位中央领导立即亲笔签字，批准了这项秘密屠杀计划。于是，“卡廷惨案”发生了。

从1940年4月4日起，波兰战俘营内，每天都有人被带上汽车，秘密押往行刑地斯摩棱斯克以西19公里的卡廷森林、加里宁和查格罗夫。枪杀处决从夜晚开始，直到次日凌晨。行刑时，用一台鼓风机发出巨大的响声以掩盖枪声。处决使用的是特地从莫斯科运来的德国造7.65毫米手枪或左轮手枪，这是“盖世太保”专用的手枪。受刑人被取下手表、戒指后铐住双手，带进一个用毛毡封闭的小房间，随即被从后脑枪杀。尸体随即从对门搬出，然后下一个受刑人被带入。被害人的尸体被分别掩埋在卡廷森林、加里宁和查格罗夫三个地方，每个墓坑都掩埋着重叠达12层的尸体。

直到1991年12月2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向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移交权力时，一起打开了一份印有“永不开启”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特级绝密档案。开启封印看到文件后，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们无权向波兰人民隐瞒事实真相，我们当即认为不论后果如何都应该向波兰方面通报”。

1992年10月4日，叶利钦派特使到波兰，将这卷苏共中央政治局特级绝密档案的副本交给波兰。波兰总统瓦文萨接过密档，声音嘶哑地说：“我感到全身颤抖。”密档中正是那份斯大林等人亲笔签署的“1940年3月5日苏共（布）中央的决定”。

该谁的罪谁认，你如果不想认，历史也会帮你认。正义有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在绞刑架前认罪

纽伦堡审判历时218天，经过216次开庭，于1946年10月1日闭庭。法庭对纳粹德国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

判处绞刑的有12人：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外长里宾特洛甫，陆军元帅凯特尔，中央安全局局长卡尔藤布鲁纳，纳粹党思想领袖、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纳粹党司法领袖、波兰占领区总督弗朗克，纳粹党立法领袖、内政部长弗利克，反犹刊物《前锋报》主编施特莱歇尔，陆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将约德尔，冲锋队和党卫军将军绍克尔，奥地利总督英夸特。

其中，唯一缺席被判绞刑的是马丁·鲍曼，他在希特勒死后任纳粹党党务书记。鲍曼作为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掌握着纳粹党

的钱袋，人称“元首的影子”。在希特勒政权后期，权势日隆。鲍曼一直以诡计多端著称，善于内斗，陷害过很多人，与戈林关系不睦。据说，隆美尔元帅被卷入刺杀希特勒案件，也与他有关。关于鲍曼的死因，有一种说法是，鲍曼在希特勒自杀后离开总理府，遇到苏军炮火阻隔，绝望中与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施图姆芬格一起服毒自杀。1972年，他们的遗体在西柏林中央车站铺设地下管线时被发现。

除了判处绞刑的战犯以外，希特勒第二继承人赫斯等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两人20年有期徒刑，一人15年徒刑，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海军元帅邓尼茨被判处10年徒刑。

另外，纳粹德国第一任内阁副总理巴本，国家银行总裁、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成员沙赫特，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弗里切，这三人被宣判无罪，予以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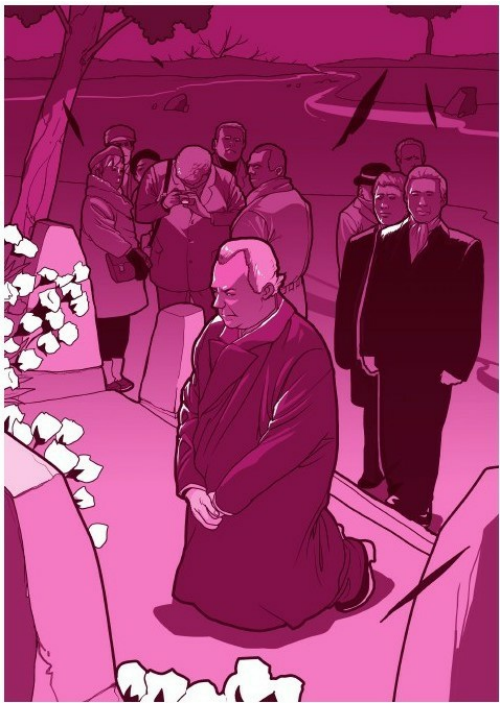
纽伦堡法庭闭庭后，被告里宾特洛甫、弗朗克、英夸特、邓尼茨等六人先后上诉，要求减刑。戈林也上诉，要求改绞刑为枪决。所有上诉均被驳回，一律维持原判。值得一提的是被告雷德尔上诉，要求改无期徒刑为枪决，也被驳回。

1946年10月16日凌晨，在纽伦堡监狱，开始对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战犯执行处决。

此时，戈林又玩花样。他在行刑前两小时瞒过看守，吞服氰化钾自杀身亡。戈林是从哪儿获得的这种致命毒药，至今仍无法查明。不管怎么说，戈林总算不得善终。

最终，有10名纳粹甲级战犯上了绞刑架。这些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喊希特勒万岁，就算最狂热的纳粹战犯也顶多说句：我

不该死，我不认罪。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

纳粹战犯弗朗克在上绞刑架的时候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同纳粹划清界限

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同纳粹的过去划清界限的开始。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

纳粹党、党卫军、“盖世太保”都被宣布为犯罪组织。如果你加入过纳粹党党卫军，你就属于犯罪组织成员，即使你现在退出了，曾经也是犯罪组织成员。纳粹战犯大多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日本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喊“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而且是一个人领

头，大家齐声三呼万岁，然后上绞刑架。这就是说，连德国纳粹战犯，临终的时候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做了忏悔，而日本战犯就是不认罪。

战后，美、苏、英、法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苏联占领区就是后来的民主德国，英、法、美的占领区就是后来的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先生是盟军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老爷子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是德国的政治家，反对纳粹。纳粹党一上台，他就进了集中营。这老爷子也真能活，那么多年居然没被折磨死。等他被放出来之后，他比苏联人都恨纳粹。

德国的非纳粹化到什么程度呢？在德国，买卖第三帝国时代的纪念品是违法行为。你从德国老兵手里买了一枚德国的铁十字勋章，你不是崇拜纳粹，就是觉得这勋章特好看。你带出海关了，算你小子走运，要被人查出来了，你弄不好会被判刑的。国家公职人员如果散布跟纳粹有关的言论、在大庭广众之下行纳粹举手礼，都要判刑。

可见德国人的悔改意识非常明显，所以勃兰特才会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蒙蒙细雨之中，也没人给他打伞，就直接跪在那儿了。碑上的遇难者不是勃兰特杀的，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战士。但是，他说，我为德国民族犯下的罪行感到忏悔，这些人虽不是我杀的，但是被我的同胞们杀害的，所以我要忏悔。当时世界报刊评论说，勃兰特跪下去，德国人就站了起来。

所以说，德国的反思非常彻底，很了不起。

02.东京审判得与失

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号称“武运长久”的大日本帝国终于像案板上的肉一样，动弹不得了。日本人欣赏鲤鱼的不畏刀俎，他们真的是那样吗？

很快，1945年9月10日，第一批38名战犯名单确定，里面全都是日本昔日的“帝国精英”，前首相东条英机名列榜首。9月12日下午，美军到东条家准备抓他的时候，东条照着胸脯上画好圆圈的位置开了一枪，可是没打中（心脏畸形呈长条状）。美军听到枪响，冲进屋内，看见他正躺倒在椅子上，像“猪坚强”一样要水喝，喝完还要，痛苦的脸扭曲着，仍在开口：“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东条说这些没用，他还能说话就很招人烦！想弄死自己有那么难吗？学学阿南惟几切腹不就行了。真是“不争气”的家伙！画好圈瞄准，都打偏了！这足以说明恶魔和普通人一样也怕死。东条被及时送到医院救活过来。

自杀时不让你死，根据你的罪行进行审判，让你听到判决才处理你。美国人给日本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全体被告手中。5月3日，法庭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

季南宣读42页的起诉书，历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

把战犯送上绞刑架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大法官的时候，原本只有9个国家有资格派出法官。其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亚洲国家，那就是中国。为了彰显这是属于亚洲人的审判，才又增加了菲律宾和印度的法官，这样就有11国派出法官。中国派出的大法官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家梅汝璈先生。

“东京审判”旷日持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19日成立，整整审理了近三年，到1948年11月12日，完成宣判。回顾往昔，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深深地改变过中国的历史。我们遍体鳞伤地坐到了审判席上，但审判对我们来说并不习惯。

因此，中国对“东京审判”的初期准备并不细致。以至于原29军副军长秦德纯在证人席上无词以对，当法官让他举证日军暴行时，他说：“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让他谈具体点儿，他却又重复一遍：“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气得差点儿把他轰下去。相比普通人，“皇帝”溥仪倒是表现不错，他连续八天出庭举证，将满洲的“帝王生涯”描绘得有声有色，淡定的发挥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皇帝”毕竟没有白当！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远东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不少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受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

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

鉴于此，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汝璈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名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梅汝璈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对正义的嘲讽

东京审判的被告，最初是28人，但日本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大川周明装疯，所以最后接受判决的共25人。

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战犯共有7名：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死刑架上。临刑前，他们都大声高呼："天皇万岁！"这样的结局，对

他们7个来说，就像《无间道》演到最后的那句台词：你挑的！

除了被判绞刑的7人之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16人处以无期徒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对两人处以有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重光葵7年。

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也在国内设立了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截至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判处死刑，绑赴南京中华门外执行枪决。

后来，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转向，美国对日本战犯采取了宽大政策。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

之后，一些战犯和曾经被清洗的人再次担任了公职。人称“昭和之妖”的甲级战犯岸信介还担任了首相，他的内阁成员“由大臣到长官，曾经被清洗的人数达到了一半左右”。在回忆录中，岸信介得意地说：“自民党是我搞起来的，日本的命运只能由自民党来掌握。”这是对正义的嘲讽。由此也可以看出，右翼势力在日本仍然猖狂。

日本天皇仍逍遥

为什么日本的反法西斯措施就很不到位呢？最大的原因就是保留了天皇。

二战后，美国的驻日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五星上将成了日本的“太上

皇”，他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日本。

1945年9月底，有人预约求见麦克阿瑟。来人正是裕仁天皇。27日上午，他从皇宫出来，身着燕尾服、条纹裤，戴着礼帽，前往麦克阿瑟官邸。天皇亲自出来见人是罕见的，也不能说没有先例。当年溥仪做“满洲国皇帝”的时候访问日本，天皇也去车站迎接过。但这次的心态完全不同，上次是迎接傀儡，这次是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当傀儡。

裕仁天皇在参谋人员的指引下来到麦克阿瑟的客厅，两个不熟识的男人碰面了。麦克阿瑟拿出一支美国香烟递过去，天皇赶紧双手接受这份馈赠，麦克阿瑟又上前亲自为他点燃。那一刻，他惊奇地看到日本最高统治者的手在颤抖！这位天皇可能畏惧自己将受到的惩罚。

其实，麦克阿瑟早就打算“挟天皇以令日本”，不惩罚天皇，而是借助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威望，来实现美国的利益最大化。他看到天皇的威力大大的，一声令下，300多万日本兵全放下武器乖乖投降，所以千万不能处理天皇。

过了一会儿，天皇开口了：“麦克阿瑟将军，我到您这儿来，是为了接受您所代表的各国的裁决。我对我国在这次战争中所做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负全部责任。”这一发言令人震惊。天皇还是有勇气的，至少他表现出了勇气，或许他是想探一探麦克阿瑟的底牌。

麦克阿瑟显然被天皇的“真诚”打动，应该救赎有勇气的人，他在第一时间就确认这个日本人能合作，而且可以共担改造日本的艰巨使命。于是，天皇被放过了，他没有罪。

问题就出来了，日本军人认为，我是为了天皇打仗，他都没罪，我

们更没罪，我们不反思。

于是，很多日本战犯就获得了赦免。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吉田茂，1928年是驻奉天总领事，参与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很多侵华阴谋都有他的份儿。在东条英机内阁时，他是工商大臣和殖民大臣，因为反对跟英、美开战而辞职。按说这个人对中国是罪恶滔天，但因为他反对和英、美开战，所以也什么事儿没有，居然还长期担任首相。

这多没天理啊！德国是反纳粹的斗士当总理，日本是战争罪犯当首相。所以，日本军国主义的余毒就没被肃清。

有些人总担心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有些人巴不得天下都以正义和公理论曲直。但是，有些地方的人就没那性情，人家不好这个，你说该怎么办？还是老祖宗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1]邓尼茨（1891～198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名将。1936年任德国海军潜艇部队总司令；1943年1月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1945年5月1日接任纳粹德国国家元首和最高司令。

[52]吕特晏斯（1889～1941），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海军名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在鱼雷艇部队服役。1940年9月，晋升为海军上将。1941年5月，乘旗舰“俾斯麦”号战列舰开赴大西洋。5月27日，吕特宴斯随舰沉没。

[53]托维（1885～1971），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海军名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驱逐舰舰长，参加过日德兰海战。1940年11月，托维被提升为战时海军上将，负责指挥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1941年5月，他指挥舰队围歼德军“俾斯麦”号战列舰。1943年晋升为海军元帅。

[54]斯大林格勒：俄罗斯地名，是俄罗斯欧洲地区东南部水陆交通枢纽。原称“察里津”，1925年改称“斯大林格勒”，1961年又改称“伏尔加格勒”。

[55]彩虹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74艘德国战舰作为俘虏被押解进入英国斯卡帕湾。1919年，谈判对德国十分不利，德军为防止舰队落入敌人手中，以“彩虹”作为暗语，决定将德国军舰自沉。这是海军史上最壮烈的自沉行动，有52艘德国军舰沉入海底。

[56]列宁格勒：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原称“圣彼德堡”，1712年起为俄国首都。1924年改称“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恢复旧名。

[57]哈尔德（1884～1972），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陆军大将。哈尔德出身于军人世家，44岁便出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虽然哈尔德精明干练，善于分析问题，但希特勒对他爱提不同意见感到不满，于1942年夏天免除了他的职务。

[58]瓦杜丁（1901～194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朱可夫、崔可夫齐名的苏军将领。曾任苏军副总参谋长、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西南方面军司令等职，被称为“闪电将军”。1943年2月晋升为苏联大将。

[59]崔可夫（1900～198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军名将。曾两次出使中国，成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苏德战争爆发后，崔可夫请求回国参战，1942年7月率部开赴斯

大林格勒前线。因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获得“苏联英雄”称号。

[60]斯图登特（1890～1978），德国伞兵大将，被誉为德国空降兵之父。1914年入空军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于1940年晋升为空军少将，参加1941年克里特岛战役。1943年9月指挥营救墨索里尼。次年出任第一伞兵集团军司令。1944年7月13日晋升为空军大将。1945年初调往东线作战，同年在德国境内被盟军俘获。战后被判5年监禁，但后来获释。

[61]范德格里夫特（1887～1973），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著名将领。1942年任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在一系列登陆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1944年1月升任第18海军陆战队司令。

[62]入鹿：指苏我入鹿，日本7世纪的一代权臣，相当于中国的曹操，曾经一度权倾朝野，诛杀圣德太子之子，几乎架空皇极天皇，危及皇室。645年，被众臣所杀。

[63]介错：是指在日本切腹仪式中，为切腹自杀者斩首，以让切腹者更快死亡，减少痛苦折磨。

[64]德黑兰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会议，主要商讨加速战争进程的问题和战后事宜。

[65]齐格菲防线：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在德国西部边境地区构筑的对抗法国马其诺防线的防御体系。与马其诺防线相比，齐格菲防线的特点是大部分工事较小，结构较为简单，但数量远超马其诺防线。

[66]霍尔蒂（1868～1957），1920年至1944年为匈牙利王国摄政。1944年因有意退出轴心国阵营，被德军挟持至德国。1945年德国投降，他一度作为战犯被囚禁在德国巴伐利亚。1946年获释，流亡葡萄牙。直到1957年逝世，都未能再回到匈牙利。

[67]海因里希（1886～1971），德国著名将领。1906年参军，一战时在东西两线都打过仗。二战中，多次取得胜利，于1943年1月晋升大将。1945年3月，出任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

[68]铃木贯太郎（1868～1948），中日甲午战争时为水雷艇艇长，日俄战争时任第二

舰队驱逐队司令。1923年晋升为大将，后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长兼海军将官会议议员。1945年组阁，压制陆军强硬派，敦促裕仁天皇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

Great War

袁腾飞最新力作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

袁腾飞讲一战

袁腾飞 著

霸气开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陆、海、空立体战争

在一战正酣之时，列宁为何潜回俄国发动十月革命？
德国人打胜了几乎所有战役，为什么却输掉了战争？
一战时的飞机，竟然用石头、渔网和铁链在空中作战？

中国通俗讲史领军人物袁腾飞

全面运用新史料、新观点、新语言

再现“史话体”风格，霸气开讲一战史

袁腾飞
讲战争系列
03

湖南人民出版社 博集天卷

版权信息

书名：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一战
作者：袁腾飞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自序：战争史也可以讲得很有趣儿
第一讲 拉帮结派抢地盘（列强的三对矛盾和两大集团）
01. 一朝天子一朝臣
02. 分账不均闹矛盾
03. 外交也是战斗力
04. 剑拔弩张险动手
05. 巴尔干火药桶
06. 萨拉热窝的枪声
第二讲 大打出手见杀招（比利时之战，马恩河战役）
01. 准备大打出手
02. 德军进攻比利时
03. 老冤家再次交手
04. 马恩河畔的奇迹
第三讲 纷纷动手来群殴（**1914—1915**年的东线）
01. 东普鲁士战役
02. 德军的东攻西守
03. 招呼兄弟一起上
第四讲 空前惨烈大屠杀（凡尔登会战，索姆河战役）
01. 凡尔登绞肉机
02. 喋血索姆河
03. 小兄弟能有多大用
第五讲 决战七海风波恶（一战海战史）
01. 一艘战舰换回一个帝国
02. 斯佩舰队的光荣与灭亡
03. 名将过招多格滩
04. 英德激战日德兰
05. 第一艘航空母舰
06. 可怕的水下杀手
07. “海鹰”号传奇

第六讲 鹰击长空竞风流（一战空战史）
01. 最早的空中武器
02. 空中惊现巨无霸
03. 早期空战很搞笑
04. 科技就是战斗力
05. 长天烽火逞英豪
第七讲 互有攻守破僵局（**1917—1918**年最后的决战）
01. 与和平擦肩而过
02. 南线的一对活宝
03. 徒劳的春季攻势
04. “老虎总理”克里孟梭
05. 西线最后的决战
第八讲 战火燃遍三大洲（欧洲之外的战场）
01. 阿拉伯的劳伦斯
02. 战火烧到非洲去
03. 趁火打劫抢青岛
04. 把美国人给惹来了
第九讲 铸成大错悔已迟（德、奥、俄、土四大帝国的终结）
01. 沙皇俄国的末日
02. 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03. 永别了，奥匈帝国
04. 再见，德意志帝国
第十讲 历史是个死循环（一战之后，苏波战争）
01. 追寻祖先的荣光
02. 俄军反击波兰
03. 挡住苏俄红潮

自序：战争史也可以讲得很有趣儿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陆、海、空立体战争，是近代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分水岭。

在一战之前，战争是平面的，要么在地上，要么在海上。一战时，天上、地上、海上、海底都是战场，这在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战刚爆发的时候，飞机上还没有武器，到了1918年歼击机大空战的场面就出现了，今天所有的空军战术动作，在一战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定型了。现代的“陆战之王”坦克，就诞生于一战的烽火之中。潜艇也在一战中大规模投入战争，德国的U艇神出鬼没，战果累累，有了一个令无数海员闻风丧胆的称号——“水下杀手”。今天的海上巨无霸航空母舰，也在一战中崭露头角。看过电影《战马》的朋友，想必对德国马克沁机枪记忆犹新，这是一战中大显神威的大杀器之一。此外，巨炮、毒气等大杀器也在一战中广泛使用。人类为了互相屠杀，无所不用其极。百年前的这场世界大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思考的事儿。

在我决定创作这套书的时候，有朋友对我说，真实的战争残酷而枯燥，写真实了，就容易枯燥；要写得好看，就变成戏说了；要想写的既真实又好看，很难。

确实如此。现在市面上有关战争史的书很多，大体上分为两类：学院派和戏说体。学院派所讲的战争史过于严肃，一大堆外国人名、地名、军队的番号，从这个格勒进攻那个斯克等，往往看得人晕头转向。这样的战争史，更适合做军事院校的教材，不太适合大众读者阅读。而戏说体又过于调侃，不是历史的真实，只能说是艺术作品。

怎样让一战史既真实又好看呢？我着力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沿用讲二战的“史话体”风格。什么叫“史话体”呢？说白了就是在叙述大事的同时，照顾细节——讲故事、讲段子。这也是教师出身的我最擅长的。我不是历史学家，不是专家学者。我大学读的是历史教育学，说白了就是怎么教历史，而不是怎么研究历史。我讲战争时，不是按年代把发生的战役一一陈述，而是将大事交代清楚之后，多讲战争中有典型意义的故事，讲述战争中人物的命运。比如，俄军总司令上任之后哭了很久，德国铁24团的缺点就是太勇敢，法军坚持穿着红裤子上前线，沙皇皇宫里的淫僧，等。这种风格，可以为枯燥的战争史加入一些有趣的元素。

二是多采用别家史书没有的史料，尤其是国外的第一手资料和近几年披露的最新资料。比如阿拉伯的劳伦斯，老式帆船“海鹰”号的海上传奇，德国人在东非以少胜多的战斗，早期飞行员用石头和铁链当武器……相信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能给读者带来不少新的收获。

三是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我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人也有重史的传统，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读历史书呢？就是因为以往写历史书的人，大多是正襟危坐、板着脸说话，这样写出来的历史书使很多人望而却步，找不到读史的乐趣。我认为历史写作，就是要把严肃的历史写得生动，把枯燥的事情写得好看，从而激发更多人读史的兴趣，让读者笑着读懂历史，开心地学到知识。

写这套战争史，了却了我的一大心愿，也是我的一个尝试。讲二战的两本书陆续出版后，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也收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非常感谢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提出的宝贵建议。读者的认可，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

这本书的出版，还是要感谢精华学校的廖中扬、李峰学两位老总；感谢中南博集天卷公司的领导和编辑马占国先生；感谢本书的特约策划徐杭先生为我搜集材料、编定大纲、整理文字。

希望这本书能得到大家的喜欢。

袁腾飞

第一讲　拉帮结派抢地盘（列强的三对矛盾和两大集团）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克劳塞维茨

01. 一朝天子一朝臣

往事不堪回首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唐朝“诗豪”刘禹锡以此慨叹历史兴亡。正所谓：心不动，则不痛。以这种态度抚今追昔，不是穿越，却能神交古人。当然，我们在此讲历史，特别是回顾100年前，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全球范围的兵劫——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有几人能不动心呢？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一战有个很长时间的潜伏期。1914年之前的若干年，欧洲一直处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之中。从欧洲列强开始争夺海外领地，有了独霸全球的野心，就为这场战争埋下了伏笔。欧洲列强为了殖民地早已争得面红耳赤，大战一直延迟到1914年才爆发，已经算是个奇迹！

到这时，任何外交手段都不起作用了，大家几十年来的隐忍，要在一瞬间发泄出来！但是，1914年战争爆发后，他们大概不会想到，这场战争完全不同以往，再也不是那种打几天、最多几个月就能结束的战

争。这团战火越烧越旺，最终点燃了整个地球。

火力越凶猛，战争就越残酷，各国之间的仇恨越深，普通民众受害的程度也就越深。然而，20世纪就是从战争与革命的洗礼中走过来的，正是有了过去血与火的炼狱，才有了今天所谓的“歌舞升平”。它的源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铁血宰相”俾斯麦

各国公认的一战元凶是德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人挑起的，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总是德国？为什么德国人喜欢暴力？为什么德国要在1914年，与几个实力相当的老牌列强发生战争？这就说来话长了。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惨败，法国被俘虏皇帝1名、元帅1名、将军24名（都是酒囊饭袋）。德国强迫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法国赔款50亿法郎，割让矿产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还特意在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对于高傲的法国人来讲，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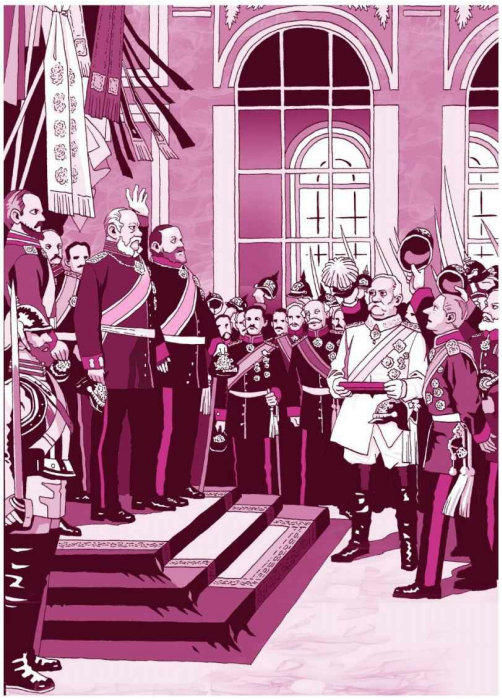
法国人号称“高卢雄鸡”，一向很牛，虽然仗打输了，但人家还款可不含糊。当时，50亿法郎相当于中国14亿两白银。中国近代，清王朝对外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赔款总额大约13亿两白银，比法国这一次赔款还少了1亿两。但是，清朝直到灭亡，赔款也没还完。而法国这50亿法郎，3年就还完了。看得出来，法国在拿破仑三世[1]时期，大力推进工业革命，国力还是大幅提升了。

法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赔了巨款，割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却没伤筋动骨。法国人厉兵秣马，跃跃欲试，要向德国佬复仇。所以，

德国在普法战争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住胜利果实，防止法国复仇。从普法战争后的形势看，法德矛盾是欧洲最主要的矛盾。

普法战争结束后，欧洲保持了20多年的相对和平，实际上，这要归功于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普法战争使欧洲大陆自1815年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俾斯麦处心积虑要建立的欧洲新秩序。在俾斯麦看来，具有强烈复仇心理的法国是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要威胁。因此，为了保住普法战争的成果，就必须联合俄国和奥匈帝国，孤立法国。俾斯麦进行了一番努力，在外交上纵横捭阖，逐步建立起了一个以柏林为核心的结盟体系，即俄、德、奥“三皇同盟”体系。比较而言，这三国是当时欧洲最保守、最专制的国家，三国的皇权都很强大，这三国走到一起，共同维护欧洲的君主制度，在别人看来也很正常。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还特意在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加

冕为德意志皇帝

正是由于俾斯麦的苦心经营，使得欧洲大陆建立起了新的秩序和一种均势，俾斯麦也被称为一位纵横捭阖的国际关系大师。当时德国的外交政策被称为“王球不落”。王球就是西方国家君主登基的时候，一只手捧着的一个带十字架的金属球，另一只手拿着权杖。

短命的皇帝老儿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最大限度孤立法国，把奥匈帝国、俄罗斯甚至英国拉到自己这边来。俾斯麦特别希望能跟英国结盟，因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最喜爱的大公主是德皇威廉一世[2]的儿媳妇，她老公是弗里德里希三世。

弗里德里希三世曾长期逗留英国，受到开明派、立宪派以及中产阶级的影响，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英国老婆的劝说下，他曾决定继位后以英国为榜样，把德国改造成一个民主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他不赞成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俾斯麦也从来不喜欢他。

1888年3月9日，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缔造者、年过九旬的威廉一世去世了，弗里德里希三世继位。

但非常不幸，早在1887年5月，弗里德里希三世就患了喉癌，由于英国医生的误诊，或许能救命的手术被取消。这个错误发现得太晚，肿瘤使弗里德里希三世窒息，为了呼吸，他的气管被切开，插入一支银色通气管。这样一搞，腓特烈就无法与家人讲话了，只能用文字交流。1888年6月15日，弗里德里希三世去世。他继位仅99天就死掉了，人称“百日皇帝”。

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倾向民主的皇帝能长久在位，也许世界历史就会改变，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猫儿腻，就不好说了。

弗里德里希三世一死，儿子小威廉继位，他就是德意志帝国的末代君主——威廉二世。1888年也被称为德国的“三皇之年”，老中青三代皇帝交替。

德意志帝国的新主人

德意志帝国的新主人威廉二世，跟他的祖父和父亲相比，差别很大。

威廉二世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轻率盲动的恺撒。他喜欢被人吹捧，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而且不断用奸佞小人替换祖父和父亲留下的耿直的大臣。在德国，皇帝的权力很大，不像在英国，国王已经没什么实权。1891年，威廉二世非常自豪地宣布：“只有一个人是帝国的主人，那就是我，我不会容忍其他任何人。”他还说过一句足以成为笑料的话：“我们肩负历史的重任，我要带你们走向美好的时代。”

带你们走向美好的时代——所有的大独裁者都这么叫嚣，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经常自吹自擂，说我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要坚决贯彻下去。

威廉二世的个性是什么样的？据一位和他同时代的传记作家描述，皇帝令人费解的性格中，有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戏剧式的铺张华丽与自然本色的朴实无华，政治上的想入非非与健康正常的理智，讨人喜欢的正直与无视真理的粗鲁，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并不得体的举止，绝对的慷慨与过度的敏感，构成了威廉二世非常矛盾又奇特的个性。

威廉二世还爱慕虚荣，他经常炫耀自己收藏的300多套军装，高兴的时候一天能换十几次。当时，柏林社交圈流传一个笑话，说他不挂上海军上将的徽章就不逛养鱼池，不打扮成英国陆军元帅的样子就不吃葡萄干布丁。许多效忠于他的人，都觉得他有股孩子气。

威廉二世还极端仇视英国。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坚持要用英国医生接生，没想到这位医生是个庸医，小家伙在母亲肚子里胎位不正，被这个庸医胡乱扒拉出来了，造成了他的左手萎缩残疾。威廉二世为此很仇视英国。

另外，威廉二世的母亲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公主，对他的教育也引起了他的反感，他尤其不喜欢自己那位倾向民主的父皇。在威廉二世看来，自己肩负着拯救德意志民族、扩大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的伟大使命。

威廉二世这样的想法，自然就跟宰相俾斯麦产生了矛盾。

新皇帝赶走老宰相

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看来，殖民地没有用。

为什么呢？因为地球上的好地段都被英、法、俄占了，留给德国的殖民地，全是不毛之地，就是占领了也得不偿失。如果去抢有用之地，势必要跟英法等国发生冲突。这对于企图维持一段时间和平的德国来说非常不划算。

所以，俾斯麦在位的时候，基本不让德国卷入殖民地事务，他坚定地说，德国一寸殖民地都不需要。当然，他当政期间，德国也在太平洋、大西洋上占了一些小岛，但总体上不太积极。

可是，威廉二世却不像俾斯麦这么想，他抱怨老宰相“对于欧洲大陆政治的相互作用太关心，而对于殖民地、对于海军、对于英国，却没有足够的注意”。他提出了向全世界扩张的新的“世界政策”，并要发展强大的海军。

1888年，威廉二世继位后，和宰相之间就冲突不断。俾斯麦因与皇帝政见不合，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当时，外界盛传这位老宰相已经变成了无可救药的吗啡“瘾君子”。当然，这都是用来打击他的政治谣言，后来在侍医的劝说下，皇帝才同意俾斯麦返回帝都。

但问题远未结束。1890年，皇帝与宰相在关于劳动保护的问题上再次发生分歧。

此时，皇帝摇身一变，似乎成了一位悲天悯人的君主，他亲自主持制定关于劳动保护、星期日休息、限制女工和禁止童工的法律。他号召工人与雇主之间建立同事般的关系，甚至命令雇主接受工人涨薪的要求，因为雇主榨取工人时“像榨取柠檬汁一样，然后让他们在粪便上腐烂”。这是多么关心人民疾苦的话语呀，听了让人十分感动。皇帝懂得自己在阅历上远不及俾斯麦，所以，必须收买人心，而且，他算准了老家伙一定会中招。

果然，俾斯麦不赞成皇帝的这种“道义之心”，他代表着容克地主的利益。难道威廉二世就不代表容克地主的利益？但威廉比较会装，而俾斯麦不会动这心眼儿，反而强调沉醉于人道主义的高尚动机“可能对祖国的经济造成损失”。这话一传出去，民众都在咒骂这个毫无人性的宰相，希望皇帝获胜。

皇帝此时胸有成竹，他早在继位之初就曾说过：“我还想让这个老

家伙再喘两年气，然后就自己亲政。”

1890年，摊牌的日子终于到了，起因是皇帝要求宰相同意取消一份1852年签署的指令。这份指令规定，宰相本人不在场或没有宰相同意，大臣们不得向皇帝进行汇报。威廉二世认为这个指令限制了皇权，相权对皇权构成了威胁，要求废除它，但俾斯麦不同意。皇帝跟宰相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

3月17日清晨，一位年轻的将军带着皇帝的最后通牒来到了宰相的官邸，将军向宰相宣布：“陛下要求您要么同意取消指令，要么立刻辞职，于下午2点到皇宫，以便在那儿接受免职。”

俾斯麦听完将军的话，沉默了一阵儿，才缓缓说道：“我身体不适，不能去皇宫，但会向陛下致函的。”

到了第二天，这位举世闻名的“铁血宰相”，在主持内阁工作28年之后，终于辞职了，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宰相的位置。

年轻的皇帝还没忘送给宰相一套临别赠礼，诏书和头衔纷至沓来：皇帝赠送给宰相一幅跟他本人一样大小的肖像；授予其劳恩堡公爵的爵位；另授予加陆军元帅衔骑兵大将。威廉二世还赞颂一番，称俾斯麦的忠心和活力“即使将来对我和祖国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

其实，这些不过是他对帝国宰相知趣走人还以面子，体现一下帝王的胸怀，而这一切，并不足以抚平俾斯麦受伤的心。

02. 分账不均闹矛盾

不靠谱儿的**“世界政策”**

“铁血宰相”走了，威廉二世甩开膀子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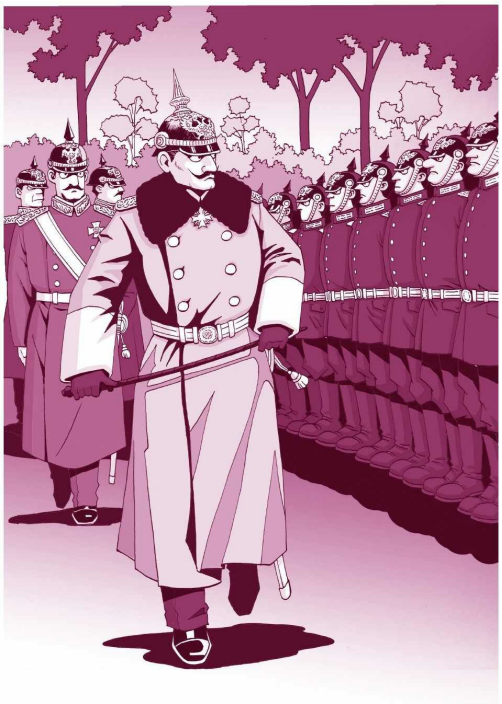
威廉二世跟俾斯麦最终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威廉二世梦寐以求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不再满足于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向全世界扩张的“世界政策”，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德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后起之秀，以跳跃式的发展迅速赶上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它所占有的殖民地却远远不能与英法等国相比。因此，威廉二世迫不及待地要求改变现状，重新瓜分世界。

为此，威廉二世非常希望德国能冲出欧洲、走向世界。他发誓要建立舰队，重温祖辈战争胜利带来的辉煌，他号召“把火药备好，军刀磨亮，去争夺阳光下的地盘”。

随着威廉二世外交新路线的确立，德国传统外交的“大陆政策”被“世界政策”所取代。

早在1895年，威廉二世就做了关于“世界政策”的第一次演讲。此时，他刚刚继位7年，就坚定地声称德国要执行“世界政策”，“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全世界都在德国的扩张范围内，必须重新瓜分殖民地，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

1896年1月18日，在庆祝德意志帝国成立25周年国庆典礼上，威廉二世宣布，这个帝国必将是世界帝国。1897年，威廉二世改组政府，那些主张支持“世界政策”的人占据了政府几乎所有的关键职位。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检阅军队

这一年年底，德国外交大臣皮洛夫在国会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说，宣称："德国人向自己的一个邻国让出陆地，向另一个让出海洋，而给自己留下一钱不值的天空，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言以蔽之，我们不愿把任何人挤到阴暗的角落，但我们也要给自己一块光明之地。"他声称，德国人"已经看够了别人怎样分享甜馅大饼"。皮洛夫在国会煽情地说："如果英国人谈大不列颠，法国人谈新法兰西，俄国人侵占亚洲，那么，我们也要求建立大德意志。"

德国走上不归路

当时，各种扩张主义思潮充斥着整个德国——"没有殖民地，德国注定是二等强国""德国需要殖民地就像每天需要吃面包一样""时代的最大不公在于，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

强大组织能力的民族，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担责任”。

但是，皮洛夫和他的皇帝应该明白，德国走近殖民地——这桌列强盛宴的时候，席位已被占光了。德国要争夺殖民地，要“阳光下的地盘”，就必然会跟英国、法国、俄国这些老牌的列强发生冲突。因为你要“阳光下的地盘”，谁的地盘最多？就是这老哥仨！

德国当时敢说这话，确实跟国力迅速增强有关。1900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已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德国商品精密优良，享誉海外。那时，德国商品就是精品的代名词，一直到现在。德国商人在海外的成就，帮助德国树立了工业强国的形象，使德国人更加确信德国应当成为一个与其经济潜力相称的殖民帝国。而且，德国的人口迅速增长，1871年普法战争时，德国有4100万人，1915年增长到6800万人。德国人又有尚武的精神、军国主义的传统，相信粗胳膊大拳头能摆平一切。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促使德国皇帝野心勃勃地带领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对外扩张、跟老牌列强发生冲突的不归路。

挑起海军竞赛

德国要想执行“世界政策”，要向欧洲以外的地方扩张，最重要的就是扩充海军。没有海军，陆军是不可能走到中国来的，当年八国联军都是靠船运来的。

在当时，争夺制海权是一股思潮，美国海军将领马汉率先提出“海权论”，影响极大。马汉从争夺世界霸权的角度出发，提出制海权是一国力量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因素，海洋的主要航线带来巨大的商业利

益，因此必须有强大的舰队确保制海权，以便有足够的商船与港口来使用。马汉同时强调海洋军事安全的重要，认为海洋可保护国家免于在本土交战，海军对战争的影响比陆军更大。

显然，海洋权益谁都不能轻让。威廉二世深信建立海洋霸权是争夺世界霸权的必由之路，认为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是解决所有问题最好的方法，只有占领了海洋，才能有效地压制敌人。因此，他处心积虑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此时，德国已经是欧洲响当当的第一陆军强国了。不管德国在欧洲大陆怎么称霸，英国人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毕竟德国离英伦三岛还很远，德国陆军不可能游过海峡进攻英国，英国凭借强大的海军，不在乎一个陆上强国的威胁。当年拿破仑称霸欧洲时，也没能染指英伦三岛。但是，当一个陆军强国开始谋求海上霸权，准备建立强大海军的时候，英国人就坐不住了，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威廉二世依然自行其是。他在1897年公开宣称："海神的三叉戟必须握在我们手里。"那时候，德国海军一年的开支才200万英镑，当时1英镑大概折合20德国马克，也就是说，德国一年的海军军费只有约4000万马克。而德国政府的年收入是多少呢？将近70亿马克！海军军费根本就微不足道，而且德国也没有大规模的造船业。在这个时候，威廉二世就敢公开这么嚷嚷，他推行的完全是冒险政策，他把手下的海军国务秘书晋升为海军元帅，并成立海军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多是大资本家，海军协会成立一年人数就达25万，皇帝号召大家给"海协"捐款。大资本家们当然愿意扩充海军，只要政府扩充海军，他们就能承包工程赚钱了。

1898年，德国通过了加强海军的法案，规定到1904年，德国要拥有

17艘战列舰，9艘装甲巡洋舰，26艘轻型巡洋舰；1900年，德国又提出第二个扩充海军计划，几乎把建造军舰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从此，德国开始集中全力发展海军。1871年到1914年，德国船舶总吨位从8.2万吨增长到510万吨；在世界造船工业中的比重由1892年的7.3%增长到1907年的13.8%。特别是1914年，德国北部的基尔运河改建工程竣工，能使最大的战舰畅行无阻，大大增强了海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

大英帝国的禁区

但是，威廉二世草率冲动的性格，过早地暴露了德国的战略意图。1904年，英王爱德华七世[3]访问德国基尔军港，威廉二世几乎展示了德国全部的海军力量，并在国宴上宣称："用德国舰队的威严来欢迎远道而来的英王陛下。"

在这次访问中，英国国王和军政要员确实对德国海军印象深刻，但他们把这种海军实力的展示看作对英国的巨大威胁。从此，英国政府就更加关注德国海军的发展，更加坚定地转变外交政策了。

英国原本一直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希望欧洲大陆保持均势，不希望欧洲出现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来挑战自己。英国向来怎么干呢？永远联合欧洲大陆的老二对付老大，所以联合和反对的对象不断地变来变去。

在欧洲大陆上，英国的老冤家是法国，两国是世仇，光"百年战争"就打了两回，终于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把法国拍下去了。

俄国成了欧洲大陆的老大，英国看着不爽，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联合昔日对手法国又把当年的盟友俄国拍下去了。

俄国下去后，法国又上来了，欧洲大陆就这么几个大国，法国又是老大了，英国又不爽了。但没等英国出手，普法战争就爆发了，德国把法国拍下去了。接下来，在俾斯麦的外交努力下，欧洲大陆形成了法俄德奥四大国均势，英国非常乐意看到这种局面。

如果威廉二世不在两个关键节点上刺激英国，英国是不会跟法国联合的。哪两个关键节点呢？一个是殖民地，一个是海军。

大英帝国有两个禁区是别的国家不能碰的，就是殖民地和海军，德国千不该万不该在这两个最敏感的点上跟英国过不去，刺激了英国。本来德国跟英国不应该是仇敌，现在变成仇敌了，英德矛盾，反而成了列强之间最主要的矛盾，甚至盖过法德矛盾。

拉帮结派打群架

欧洲列强之间的另外一对主要矛盾，是俄国跟奥匈帝国和德国的矛盾，这是由巴尔干问题引起的。

巴尔干半岛号称欧洲火药桶，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本来就是个容易出事儿的地方。2000多年前，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疆界，就从巴尔干半岛上划过，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界线也在巴尔干半岛划过。巴尔干半岛上生活的民族，要么是斯拉夫民族，像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要么就是信奉东正教，比如希腊，东正教就是希腊正教。巴尔干半岛曾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500余年，进入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横扫许多国家，巴尔干半岛各民族也被唤醒，趁着土耳其帝国进入衰落期，各国纷纷独立。

各国独立后，各种矛盾没有解决，主要是边界划分不清。更关键的

是，奥匈帝国和俄国都希望提高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并扩张领土。

凭借地理优势，奥匈帝国向巴尔干扩张渗透，想取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做这个地方的主人。这样干，引起了俄国的极大不满。俄国也是斯拉夫民族，跟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民族一样，都叫斯基诺夫维奇。俄国人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有血缘关系，常以巴尔干半岛的保护者自居。这样，在巴尔干问题上，俄国跟奥匈帝国的矛盾就尖锐了，而奥匈帝国背后站着德国。

于是，欧洲列强之间，形成了法德、英德、俄奥三对主要矛盾。其中，英德矛盾成为三对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英德矛盾的起源就是殖民地和海军问题。

既然列强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总要各自找一帮打手，形成一个团伙，打起来也有人帮忙，可以群殴一下对方。因此，他们就互相联络，形成自己的团伙。

03. 外交也是战斗力

挽救法兰西的英雄

欧洲这几大列强各自拉上一帮小弟，就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过程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

最早是在1873年，德国为了争取俄国，在俾斯麦的拉拢和操纵下，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4]、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5]结成了“三皇同盟”。

这个同盟是建立在德法矛盾和英俄矛盾的基础上的，俄、德、奥这

三国当时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加盟各国对于德法矛盾和英俄矛盾的看法不同，而且同盟内部还有俄奥之间因巴尔干问题引起的尖锐矛盾，所以同盟很快就瓦解了。

“三皇同盟”瓦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俄国反对德国过分削弱法国；第二个就是著名的1878年柏林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德国对俄国进行了报复。

1875年初，法国议会同意扩军，并准备从德国购买1万匹军马。德国以此为借口威胁法国，并宣布禁止马匹出口，叫嚣对法国发动战争。为了做好战争准备，俾斯麦派自己的亲信到圣彼得堡去游说俄国，支持对法战争。德国向俄国许诺，如果俄国不支援法国，德国将允许俄国在近东的土耳其自由活动。但是，俄国人并不傻，未被俾斯麦空口白牙的许诺和在墙上画的大饼所忽悠。俄国人很清楚，如果法国被过分削弱，德国就会建立起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如果德国独霸欧洲大陆，俄国就要悲剧了，俄国不愿看到在欧洲大陆上有一个处处压自己一头的巨人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沙皇反而给法国大使打气说：“俄法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有一天你们被威胁，我们会做点儿什么的。”

1875年5月，沙皇带着首相抵达柏林，俄国人明确表示难以容忍德国发动对法国的新战争。这样，俄国坚决反对，英国也不支持——英国也不希望德国把法国彻底打垮，俾斯麦被迫取消了进攻法国的计划。这时，普法战争结束才4年，法国刚把赔款还清。

沙皇的德国之行达到了预期目的，当他离开柏林时，指示首相向俄国所有驻外使节发电报，通报这次外交胜利。电文经过沙皇钦定：“皇

帝陛下离开柏林时，完全相信，保证维护和平的这种美好愿望，在这里也占主导地位。”

在沙皇的授意下，这份内部电报很快就见报了。报刊刊登时，“保证维护和平”这句话被改成“现在，和平得到了保证”。为什么和平得到了保证？因为沙皇施加了影响。这样，沙皇就被塑造成了挽救法兰西的英雄。

俾斯麦对沙皇只顾往自己脸上贴金，肆意诋毁德国的做法深恶痛绝，德俄关系由此出现裂痕。

你不仁，我不义

1877年，俄国和土耳其爆发了战争，土耳其大败，俄军长驱直入，兵临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迫使土耳其签订城下之盟。

盟约的内容归纳起来看，就是俄国单独肢解土耳其帝国，继承这个帝国在欧洲的所有地盘。“俄土条约”公布之后，舆论哗然，特别是英国和奥匈帝国不愿看到土耳其被俄国单独瓜分，坚决反对这个条约。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提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这个条约，英国和法国都表示附和。俄国在外交上一时陷入孤立。

这时候，身为“三皇同盟”成员的德国，却想趁此机会教训一下俄国。也就是说，“三皇同盟”当中的两皇联合起来对付另外一皇，奥匈帝国提出要开一个国际会议，德国就扯起了“主持公道的大旗”，以“调停人”身份劝告俄国一定来参加。

这样，1878年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俄、英、德、奥、法、意六大国和土耳其参加了。由于英国和奥匈帝国在会前取得了一致，双方在会

上联合向俄国施压。德国这时不顾自己是俄国盟友，保持所谓的“中立”，俄国最终被迫让步，吐出了很多本来已经吃进嘴里的东西，丧失了大部分侵略果实。由于德国在会上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国家逼迫俄国而袖手旁观，俄国对此十分恼怒。

有一幅描绘当时开会情景的油画流传了下来，明显可以看出来，戴着穆斯林菲斯帽的土耳其代表，满怀感激地看着俾斯麦；而身穿狐皮大氅的俄国代表，则是一脸愤恨。

俄国报纸痛骂俾斯麦出卖盟友，斥责他忘恩负义，说他忘记了俄国在普法战争中给普鲁士的支持和帮助。俾斯麦是省油的灯吗？德国报纸马上反唇相讥，指责俄国恩将仇报，诬蔑好人。俾斯麦声称，他在柏林会议上站在盟友的立场，为俄国做了许多事，俄国与会外交官加一块儿也没他做得多。

双方对骂，使俄德关系迅速恶化，而俄奥本来就矛盾重重，关系不好。这样，5年前俾斯麦苦心结成的“三皇同盟”趋于瓦解。1878年“三皇同盟”条约到期后，没有续约，宣告了“三皇同盟”正式散伙。

继续找小弟

“三皇同盟”虽然解体了，但德国需要找帮手，于是德奥两国越走越近。

柏林会议之后，俾斯麦知道跟俄国和好基本没戏了，就决心加强跟奥匈帝国的联盟。此时，奥匈帝国也迫切希望和德国保持盟友关系。其实在缔结德奥同盟这件事上，德皇威廉一世跟宰相俾斯麦有分歧。德俄两国皇室很早就有姻亲关系，威廉一世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亲舅舅，

威廉一世不愿意跟奥匈帝国结盟去反对自己的外甥，但德国大权操纵在俾斯麦手里。

1879年，“铁血宰相”来到维也纳，伙同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安德拉希伯爵（传说中他是茜茜公主的情人，两人还生了一个闺女），秘密拟定了《德奥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针对俄法两国的。俾斯麦怕皇帝不同意签署，他从维也纳返回柏林后，召开内阁会议，要求全体内阁成员在这件事上跟他保持一致，如果皇帝不批准条约就全体辞职。这样，皇帝就成光杆儿司令了。威廉一世只好同意。为了给皇上一个面子，俾斯麦假惺惺地草拟了一封给俄国沙皇的信，由德皇签名盖章按手印后发出。信里说，德奥两国为了维持长久和平，签了一个协定，考虑到德俄传统邦交和甥舅之谊，欢迎你加入。这等于是黄鼠狼给鸡发请帖。

俄国沙皇不是傻子，知道德奥结盟是针对自己的，所以连理都没理。

到1882年，德奥同盟又发展成德、奥、意三国同盟。意大利为什么加入呢？因为它在跟法国争夺突尼斯的斗争中失败，感到有必要依靠法国的敌人——德国。

当然，意大利跟奥匈帝国有世仇，奥地利历史上曾长期统治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威尼斯就长期在奥地利占领之下。所以，奥地利跟意大利的关系是很僵的。但是意大利为了摆脱孤立，跟德国搞好关系是唯一的选择。既然要跟德国搞好关系，就得与奥匈帝国接近，于是意奥两国开始谈判。到1882年，德、奥、意三国终于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

三国同盟是针对法国的，但这里面德奥又针对俄国，所以，三国同

盟明显就是针对法俄两国。

老哥俩抱团取暖

1882年三国同盟的形成，意味着欧洲列强中出现了一个同盟国阵营。当然，三国同盟中，意大利不值一提，是一个摇摆不定的盟友，本身实力非常弱，又有漫长的海岸线，经不起强大海军的攻击。在三国同盟结盟之初，意大利就表示，不参加任何反对英国的行动。俾斯麦深知意大利人的禀性，说没关系，“只要在阿尔卑斯山上出现一个打着三色旗的意大利鼓手就行了”。意思是说，只要你能牵制一下法国就行。饶是俾斯麦聪明绝顶，也万万没有想到，战争一打响，意大利就叛变了。

既然德、奥、意三国同盟是针对法俄两国的，法国跟俄国这老哥俩也就不客气了，迅速走到了一起。其实法俄两国历来交厚，特别是到19世纪后期，关系更加紧密了。俄国外交大臣曾对法国驻俄大使说：“贵我两国建起最为亲密之谅解，实乃愈加顺乎情理之事。”他还说：“我正考虑，贵我两国在走向协约的路上，可否再迈上一步呢？”

于是，1891年7月，法国舰队应邀访问俄国波罗的海要塞。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竟然同皇后亲自登上法国旗舰表示欢迎，当舰上的乐队奏起法国国歌《马赛曲》时，沙皇脱下皇冠表示敬意，这在俄国绝对是惊世骇俗之举。俄国沙皇推崇专制，痛恨共和主义，《马赛曲》作为法国革命的象征，在俄国是禁歌。而这一次沙皇竟然向共和国的三色旗和《马赛曲》致敬，让很多人惊讶，从这里可以看出俄国对法国的重视程度。

1892年，法俄双方总参谋长草签了军事条约，1894年，盟约正式生效。法俄协约就是针对德奥的。这时候，欧洲列强形成两大集团，以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奥意为首的同盟国。

此时，欧洲最牛的国家还置身事外，这就是英国。

老大也怕群殴

为什么英国置身事外呢？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都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提出这个政策的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这句话常被误认为是丘吉尔说的，实际不是老丘原创。普法战争结束后，英国仍然保持“光荣孤立”，谁是欧洲大陆的老大，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19世纪末期，英国首相还强调，英国不加入任何同盟，只要求欧洲各大国保持均势。当时的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也在演讲时说：“英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就是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始终奉行不结盟的孤立政策。”

当时，英国奉行不结盟的孤立政策是具备条件的，因为它实力最强，如日中天，对外不管干什么，凭它自己的力量就能达到目的。如果有了盟友，反而是一种约束。比如说，我跟张三结盟对付李四，李四打张三你管不管啊？所以，英国奉行“光荣孤立”的内在原因有两个：第一，我有能力；第二，我不想被约束。

但是，随着历史的车轮驶进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很难执行下去了。因为德国、美国、日本等新兴国家崛起，英国、法国、俄国老牌列强相对衰落，过去那种天马行空、独步海内的优势不复存在了，不是什么事儿都可以自己摆平了。尤其是德国力

量大大增强，打破了欧洲大陆的均势，对英国构成了威胁，在殖民地和海军问题上，英德矛盾成了列强之间最主要的矛盾。德国进而拉拢了一帮小弟，你不结盟人家结盟，也就逼着你必须结盟，以结盟对抗结盟，以免被群殴。

于是，英国开始考虑转变策略。

德国被英国给玩儿了

一开始，英国试图跟德国谈判解决问题。

1898年3月，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召见德国驻英大使。这位后来的英国首相是个有名的绅士，一般见人都会说一堆寒暄的话，这次却开门见山，提议缔结英德同盟，以“相互协商对中国和非洲的政策”。张伯伦的一反常态，让德国大使甚为震惊。按理说，英国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恨得要死，这时候之所以主动放下身段，实在是有求于德国：一是想利用德国抵制俄国在中国的扩张；二是想促使德国支持英国的非洲政策，当时，英国和非洲的布尔人即将开战，英国担心德国人和布尔人眉来眼去，搞小动作。

威廉二世在接到驻英大使的报告之后，立即召集群臣商讨对策。结果，德国那些“近视眼”大臣一致认为：“英俄矛盾不可调和，两国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所以，英国提出跟德国结盟，目的是想火中取栗，指望通过德国平衡和遏制俄国在亚洲的扩张。”德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居心叵测，它的建议不可接受。但英国的建议也反映出英俄矛盾的尖锐性，德国可以加以利用。于是，双方进行了一番谈判。

由于德国看出英国求和心切，谈判中，便开始大肆敲诈，提出要跟

英国一起瓜分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葡萄牙当时虽然是英国的盟友，但已经是上上辈子的强国了。英国为争取德国支持它在非洲的政策，特别是支持对布尔人的战争，只好做出了让步。

1898年，英德签订了瓜分葡属非洲殖民地的协定。其中规定：当葡萄牙以殖民地的收入作为担保来借债时，由英德两国对它提供贷款。英国将以莫桑比克南部、安哥拉中部的海关收入作为担保。如果不可能保住葡属殖民地领土时，双方保证不允许第三大国干涉。

德国喜出望外，傻乎乎地上了英国的当。德国向英国保证，不再给布尔人任何实际支持。但是英国对德国的让步，实际上是一纸空文，英德协约签订之后，英国暗中帮助葡萄牙不必以殖民地做担保，就从法国那儿获得了贷款。更可气的是，英国重申很多年前签署的《英葡条约》继续有效。在这个条约中，英国曾经保证不侵犯葡萄牙的领土和殖民地。这是几辈子前的事儿了，英国还说继续有效，明显是拿德国开涮。

德国被彻底激怒了，认为英国毫无诚意，说是帮我，实际上却暗中捣鬼。

这番角力之后，英德双方不欢而散，彼此更加不信任，对抗日益加剧。英国知道德国想在非洲大捞一把的野心没有实现，决不会善罢甘休，更害怕德国进一步壮大威胁到自己利益，于是，英国不得不抛弃了“光荣孤立”政策，试图跟他国结盟。

但是，英国寻找的第一个结盟对象并不是欧洲强国，而是远东新兴的日本，两国结盟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俄国在远东的扩张。1902年，英国和日本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英日同盟的建立标志着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的政策。

既然如此，跟一国签约也是签，跟两国签约也是签。因此，英国开始跟另一个宿敌——法国接近。

国王的魅力

英法在殖民地问题上本来矛盾尖锐。1898年，英法两军从不同方向往尼罗河上游推进，结果在苏丹古城法绍达相遇，两军对峙，差点儿就打了起来。法国当时要跟德国死磕，不想再跟英国发生任何冲突，于是就撤退了。

到了20世纪初，法国强烈感觉到必须和英国和解才能对付德国。所以，1902年法国外长就表示，愿意在国际问题上跟英国保持一致，甚至还讨好英国，说法国不生产英国出口的商品，比如法国不产棉布，只产葡萄酒和奢侈品，我不跟你抢生意，咱们之间就没有利害冲突。

英国考虑到德国的威胁，接住了法国人抛来的橄榄枝，同意修复英法关系，在殖民地问题上达成协议。

1903年，英国国王应法国总统之邀访问巴黎，这是英法亲善的开始。当时，法国民众还没忘记“法绍达事件”，对英王的到来并不欢迎。英国首相提醒爱德华七世，您访问法国的时候可能会遭到人家不友好的对待。英国国王问会遭到怎样的对待，首相说可能会有人往您脸上吐唾沫，英国国王说：“如果真的吐到我脸上，我不擦，让风把它吹干。”你吐到我脸上，就是想让它留着，能被人看见，那我就不擦，让你满意，可以吧？这完全是唾面自干的精神啊！

英王刚到巴黎街头的时候，有人当着英王的面高呼：“布尔人万岁！”“法绍达万岁！”但英王爱德华七世非常有魅力，擅长外交，他在

法国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称赞法国人民和法国文化的伟大，表明自己对法国的仰慕和热爱之情，声称英法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访问途中，爱德华七世只要听见《马赛曲》就赶紧立正、敬礼！

爱德华七世在法国的言行，迅速改善了英法关系。当他踏上归程的时候，法国人自发聚集在码头欢送，“国王万岁”的呼声在人群中响起，这是法国60年来头一次响起“国王万岁”的呼声，因为他们的国王早在1848年就被推翻了。

这样一来，英法之间的关系迅速改善了。1904年，两国签订了协约。协约签订后，两国消除了长期以来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分歧，化干戈为玉帛，联合起来对付德国。

英法签订协约的消息传出后，俄国外交大臣喜出望外，他说：“朋友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我跟法国是盟友，你也跟法国是盟友，那我们也是朋友。但是，英俄矛盾远比英法矛盾深刻，化解矛盾需要的时间也更长。

英国对俄国一直怀有戒心，把俄国比作魔鬼，认为“同魔鬼共进晚餐，必须有长羹匙”。所以，双方开始的几次接触都失败了。在这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1904年爆发日俄战争，俄国失败；继而俄国爆发1905年革命，对外扩张的势头大为削弱。于是，英俄在亚洲的对抗有了一定缓和。同时，德国却向近东地区强劲渗透，成了英俄两国共同的敌人。

在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之下，1907年，英俄化解了双方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利害冲突，终于签订《英俄协约》。这意味着英、法、俄三

国建立了协约关系，这个联盟被称为协约国，对抗德、奥、意组成的同盟国。

于是，欧洲列强之间的两大集团就形成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形势示意图

04. 剑拔弩张险动手

英法投桃报李

地中海可以称得上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无论是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还是近代的资本主义文明，都在地中海周围诞生。但到了20世纪，地中海却被战争与阴谋笼罩。

地理位置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命运，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小

国，只能遭受大国的侵扰。摩洛哥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个国家位于非洲西北角，北临地中海，西接大西洋，它的重要港口丹吉尔扼地中海至大西洋的门户直布罗陀海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在大国争霸的时代，战略地位重要的地方自然成为列强争夺的目标。摩洛哥跟所有列强都签有不平等条约，就连伪列强意大利也签了。只是因为这块地盘列强都想要，互不相让，才使得摩洛哥到20世纪初仍然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不过在法国占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之后，摩洛哥悲剧的日子就不远了。

1904年，英法协约签订后，双方处在蜜月期，于是就投桃报李，法国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则承认摩洛哥是法国的势力范围。1905年2月，法国提出要求，让摩洛哥苏丹在法国顾问的监督下进行“改革”，企图使法国成为摩洛哥的“保护国”。这特别像日本吞并朝鲜时提出的要求，说得很好听，希望你“改革”，然后吞并你。

玩雁的反而被雁啄了眼

法国的算盘打得不错，但侵犯了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

以往德国对法国在北非的扩张，一直袖手旁观，但英法签订协约之后，德国明显感到英法是在联合对付自己。德国认为，法国在地中海的优势不断扩大，必将威胁到自己的称霸计划。为此，德国决定在摩洛哥与法国抗衡。

1905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出动，以游览为名，乘坐“汉堡”号豪华游轮突访摩洛哥港口丹吉尔。

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一场危机。摩洛哥人将威廉二世视为“救

星”，苏丹派代表专门到港口迎接。在访问中，威廉二世身着戎装，腰挎军刀、手枪，一副牛气冲天、对法国不屑一顾的样子。他还在欢迎仪式上公然表态支持摩洛哥独立，说摩洛哥苏丹“是一位绝对自由的君主”，他愿意和苏丹商量维护摩洛哥独立、自由的方式。

德皇的言论令法国民众大为震怒。法国外长采取强硬立场，他认为英法既已签订协约，英国将会支持法国，英国内部也确实有人主张一旦法德发生冲突，要给予法国援助。于是在1905年6月，法国派军舰驶往丹吉尔，回击德国的挑衅，德法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德国可不是吃素的，几十年来就没怕过法国这个手下败将，德皇直接向法国发出了战争威胁，告知法国政府：“如果法国越过摩洛哥边境，德国就立即越过法国边境。”威廉二世甚至预言：“我向法国抛出手套（指要求决斗），而法国人不敢把它捡起来。”

威廉二世还真猜对了，面对德国的恐吓，法国服软了。法国总理认为英法协约还不稳固，法国最可靠的盟友俄国刚刚经历日俄战争和1905年革命，尚在恢复之中。他强调：“英国的海军没有轮子，不能代替俄国的炮兵，也不能保卫巴黎。”于是，他把主张强硬对抗德国的外长给撤职了，自己兼任外长，寻求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这在法国是不多见的，法国人向来很少屈服，但这次主和派占了上风。

德国一看法国认输了，自己挣了面子，便主动提出召开国际会议，解决摩洛哥问题，希望借此限制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但威廉二世还是嫩了点儿，没想到战场上打了胜仗，外交上也可能打败仗。

1906年1月，针对摩洛哥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西班牙召开。德国认为法国的行径必遭多国反对，结果万万没有想到，在13个与会国中，只有

奥匈帝国支持自己；法国则得到英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与美国的支持。在会场上，德国完全被孤立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各国一致认为比起法国，德国更具威胁性。

一向聪明的德国人，玩雁的反而被雁啄了眼。最后，德国被迫妥协，签订了有利于法国的条约，承认摩洛哥独立，也承认法国和西班牙对摩洛哥的警察控制权。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结束后，法国加紧了对摩洛哥的控制。不久，德法冲突又起。

1911年春，摩洛哥首都非斯附近爆发了反对苏丹和法国侵略的起义。法国乘机以保护侨民为由，派了1.5万人占领非斯及其他城市，摩洛哥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

这下，德国又坐不住了。德国在摩洛哥也有很大的利益，不甘心受到损失。于是，德国向法国要求分割一部分法属非洲殖民地给德国作为补偿。同年7月，德国以保护德国商人为借口，派遣炮舰“豹”号开往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有意思的是，就在德国通知法国要派军舰的当天，“豹”号炮舰就已经到达了阿加迪尔港并将炮口对准了该城，史称“豹的跳跃”。

德国的这一行动震惊了世界，法德两国再次剑拔弩张。德国又以战争来威胁，但这次法国毫不退让，法国大使说：“我们早有准备，一定奉陪到底！”

关键时刻，英国介入了。英国倒不是担心法国，英国认为德国军舰

停泊在阿加迪尔港是对自己海上霸权的威胁。7月21日，后来的英国首相、当时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发表了“决心冒一切危险以保持英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威信和地位”的演讲，并进行相应的海军作战动员。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同时又适逢国内发生金融危机，德国感到自己的战争准备还不充分，被迫退让，与法国就较小规模的补偿问题进行谈判。

11月4日，法德达成协议，德国承认摩洛哥受法国保护，法国则给予德国一部分法属刚果领土作为补偿。协议签订后，德国撤走军舰，危机暂时消除。

1912年3月，法国与摩洛哥签订《非斯条约》，终于彻底控制了摩洛哥。

意大利火中取栗

两次摩洛哥危机总算平息了。在这两次危机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个国家看准时机火中取栗，那就是意大利。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意大利见英、法、德互相较劲儿，无暇他顾，便伸出了自己的爪子，也想在非洲分一杯羹。意大利早就看准了土耳其的北非属地的黎波里，此地号称“地中海的白色新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11年9月28日，意大利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抗议土耳其在的黎波里阻挠意大利的“企业活动”。土耳其拒绝接受这个无理通牒，意土战争随即爆发。

这场战争之前，意大利做了充分的外交准备，或许它也知道自己的军队不行。当时，意大利已经加入了三国同盟，获得了德国的支持，同

时，也在侵占的黎波里的问题上与法、俄达成了谅解。这样，当土耳其请求列强主持公道的时候，列强达成了默契，谁也不管。而且，意大利这次下了本钱，战争爆发后，派了2万余意军在的黎波里登陆。意军装备精良，还使用了陆海空联合作战，在战争中第一次使用了飞机。而土耳其这边呢？英国不许土耳其援军通过埃及，土军在当地只有少量警备部队可以参战。即便如此，土耳其依然在顽强抵抗。

但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1912年，可见意大利军队有多㞞。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的呢？等到巴尔干战争爆发，土耳其无力两线作战才算结束。

1912年10月，土耳其把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后来合称利比亚）割让给了意大利。

05. 巴尔干火药桶

找土耳其算总账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的东南部，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14世纪以来，土耳其人逐渐吞并巴尔干地区，殖民统治达500年之久，是典型的落后文明凭借武力统治先进文明。这种压迫是让被征服者最难受的，巴尔干各民族忍受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因而，巴尔干各族强烈希望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

到19世纪，巴尔干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先后摆脱土耳其统治，赢得了独立或自治。但是，直到20

世纪初，巴尔干半岛还有一部分土地和人口仍在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下。

尚未被瓜分的土耳其及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列强觊觎的重要目标，所以，这里一直矛盾不断。除了巴尔干各族同土耳其的矛盾之外，还有巴尔干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还有巴尔干各族与企图插手该地区的列强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纠结在一起，特别是列强在巴尔干彼此角力，使巴尔干半岛成为没事儿给你找点事儿，有事儿更得出大事儿的地方。

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走向衰落，尤其是在意土战争中，土耳其人落败，巴尔干各族一看，你连战无不败的意大利人都打不过，凭什么还占着巴尔干？于是联合起来反抗土耳其。

1912年5月，已经独立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即黑山）四国先后结成反土同盟，即巴尔干同盟。虽然这个同盟订立之初，各国就打着各自的算盘，但共同的目的是找土耳其算总账！

奴隶打倒老主子

欧洲列强一看这儿有乱子，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机会了，赶紧插了进来。

俄国本就与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有血缘关系，便想借机控制巴尔干。英法不希望奥匈帝国填补土耳其的空缺，更想抑制奥匈背后的德国。于是，英、法、俄三个协约国站在巴尔干同盟一边，德、奥则支持土耳其，不让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兴起，以免威胁自己的扩张。

这样，巴尔干的斗争一上来就复杂化了。10月，巴尔干同盟各国相

继对土耳其宣战，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

巴尔干四国同盟的军队准备充分，目的明确，就是用武力寻求解放，多年的积怨使部队斗志旺盛，求战欲强。再看土耳其这边，根本没料到过去的奴隶竟敢联合起来造反，缺乏准备，手忙脚乱地临时调兵，许多士兵甚至都不会开枪。

战争开始后，土军节节败退，巴尔干地区几乎全部丢光，四国联军兵锋直指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只好自投罗网，照会各列强，请求调解。

同年12月，巴尔干同盟四国与土耳其在伦敦举行谈判。英、法、俄、德、奥、意同时在伦敦召开大使会议。这会开起来就热闹了，俄、法支持巴尔干同盟，德、奥给土耳其撑腰，由于两大列强集团的插手，双方的谈判断断续续拖了好几个月，直到1913年5月，才签订了《伦敦和约》。条约宣布巴尔干各国获得独立，从而结束了土耳其对这个地区500年的统治。条约规定：土耳其除保留伊斯坦布尔及附近的一小块地区外，在欧洲的领土及爱琴海上的大部分岛屿都交给巴尔干同盟各国；承认阿尔巴尼亚独立；马其顿由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三国分割。

对于巴尔干各国来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大家一起抢地盘

伦敦和会解决了巴尔干各国与土耳其的问题，但巴尔干各国之间的问题反而更加尖锐了。

这里有列强挑拨的因素，但巴尔干各国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在

分“桃子”的时候，巴尔干同盟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塞尔维亚要求取得土地最多的保加利亚让出马其顿的一部分；希腊则要求得到马其顿南部和色雷斯；四国同盟之外的邻居罗马尼亚也向保加利亚提出了领土要求；门的内哥罗也想从保加利亚夺得部分领土。到手的果实，凭什么给你？上述要求都被保加利亚拒绝。

于是，塞尔维亚和希腊于1913年6月1日结成反保加利亚同盟，随后罗马尼亚加入其中。俄国想利用这个同盟对抗德、奥，便对其表示支持。奥匈帝国为了对付俄国，则支持保加利亚。1913年6月29日，保加利亚在奥匈帝国的怂恿下，先发制人，向塞尔维亚、希腊两国发起进攻，挑起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战斗打响后，罗马尼亚和门的内哥罗加入塞尔维亚、希腊一方作战，保加利亚军队遭到多方夹击。更要命的是，刚刚被打败的土耳其，见鹬蚌相争，也加入了反对保加利亚阵营一方，企图捞回些老本儿。这简直太逗了，一年前，大家还联合起来打土耳其呢，这会儿土耳其跟大家合起来揍保加利亚。

这么多人一起群殴，你想保加利亚还能顶得住吗？7月29日，保加利亚战败求和。8月10日，交战各方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保加利亚不仅丧失了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从土耳其手中得到的大部分土地，还丧失了一部分原有土地。这些地盘被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重新瓜分，巴尔干昔日的主人土耳其则捞回了色雷斯东部地区。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毫无理性，毫无正义，说白了就是分赃不均抢地盘，甚至不惜引狼入室。两次巴尔干战争中，交战双方的背后都有欧洲列强支持，因此，巴尔干战争也反映了两大列强集团的争斗。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土耳其和伺机“复仇”的保加利亚积极投靠德奥集团；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则加强同协约国的联系。这样，昔日并肩战斗的巴尔干各国分道扬镳。两大集团对巴尔干的争夺和巴尔干各国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了。

巴尔干战争加剧了欧洲列强之间的摩擦，加深了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敌视和对立，刺激各国扩军备战。特别是协约国支持的塞尔维亚，它是两次巴尔干战争中的最大赢家，领土扩大了一倍，人口由300万增加到近450万，这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扩张计划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虎视眈眈，好斗的塞尔维亚也不甘示弱，巴尔干地区火药味渐趋浓烈。

06. 萨拉热窝的枪声

好斗的塞尔维亚

在两大列强集团的不断干预下，巴尔干成了欧洲火药桶。

有道是：玩火者必自焚。20世纪初，火药桶的引线再也捂不住了，最终萨拉热窝枪声响起，引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

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世间的仇怨多由贪欲而起。

最容易勾起帝王贪欲的就是土地。1908年，奥匈帝国向南扩张，正式吞并巴尔干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匈帝国吞并这两块地盘，是因为号称“巴尔干的保护者”的俄国出卖了它的保护对象。在19世纪中期的俄土战争中，俄国为了换取奥匈帝国的中立，许诺奥匈帝国吞并上述

两地。不过，当时奥匈帝国只是代管，名义上这两地仍属于土耳其。为免夜长梦多，奥匈帝国终于先下手为强。

世间很多事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破就不好收拾。巴尔干最好斗的塞尔维亚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好斗的塞尔维亚人是不容易妥协的，对任何人都不迁就。塞尔维亚的国王和王后曾示好于哈布斯堡王朝，结果在1903年，一群军官发动政变，将国王夫妇射杀，还把尸体的衣服剥光，从贝尔格莱德王宫的窗户扔了出去！然后扶植了一个对俄亲善的新国王。对自己的国王尚且如此，塞尔维亚人的野性可以想见。

塞尔维亚一直把与其接壤的波斯尼亚当成自己的兄弟，兄弟的土地也应该是自己的，塞尔维亚人的梦想就是把波斯尼亚纳入信奉东正教、属于斯拉夫人的大塞尔维亚王国之中。

奥匈帝国的公然吞并，使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民众的反奥情绪高涨，大有无法抑制之势！

王子与灰姑娘的爱情

正在这个当口，奥匈帝国在临近塞尔维亚边境的波斯尼亚安排了一场军事演习。

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带着媳妇儿索菲到波斯尼亚检阅军队，并访问萨拉热窝。斐迪南大公一方面想炫耀一下武力，想让波黑人认识到奥匈帝国的强大，另一方面是想显摆显摆他的媳妇儿。

斐迪南大公是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的大侄子，弗兰茨的皇后就是著名的茜茜公主，皇帝跟皇后有一个独生儿子鲁道夫大公，但这位太子爷是个情种，开枪打死了17岁的小情人，然后自杀殉情了。你说外国的皇

太子多有意思，你当了太子，将来就是皇帝，想找谁谈恋爱不行啊，偏偏要因为失恋而自杀。这对于中国的皇家来讲是不可想象的事儿。皇太子一死，斐迪南大公就成了奥匈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斐迪南大公把媳妇儿带来是因为只有在这儿，他的媳妇儿才能得到大公夫人应有的尊重。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没有任何人尊重索菲这位未来的皇后。当初大公要娶索菲为妻的时候，皇帝曾强烈反对，因为她没有皇家血统。

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有一个著名的体征——他们的下嘴唇和下颚能奇异般地突出，被称为“哈布斯堡嘴唇”。其实，这种突出有点儿像猩猩。但是，就为了保持这个高贵的特征，哈布斯堡家族对结婚对象有严格的限制。

不仅是哈布斯堡家族这么做，当时的欧洲皇室成员绝对不能跟没有皇家血统的人通婚，只能在各国皇室之间通婚。索菲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捷克贵族家庭，虽然不是平头百姓，是个伯爵，但因为家里穷，贵族的场子已经撑不下去了，索菲就在一位奥地利大公夫人家做侍女。而这个大公夫人特别想把自己的闺女嫁给斐迪南做皇太子妃，将来当皇后。但是，斐迪南偏偏没看中大公的女儿，反而跟她的侍女一见钟情。斐迪南经常去拜访大公夫人，但不是去追求大公夫人的女儿，而是追求已经30岁的侍女。这样一来，大公夫人怒火中烧，把索菲给辞退了。可是，斐迪南依然追求索菲，这可以说是一场王子与灰姑娘的爱情。

这事儿终于被老皇帝知道了。斐迪南很坚决，跟自己的叔叔进行了一场意志上的较量，一直斗了两年，最后老皇帝对这件事儿感到厌倦，同意斐迪南跟索菲结婚。但他们之间有一个约定，索菲的后代不能做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被迫出席哈布斯堡王朝的秘密内阁会

议，当着皇帝、奥地利大主教、匈牙利大主教、政府各部大臣、哈布斯堡王朝所有大公的面，郑重宣誓：他与索菲的后代及后代的后代都不继承皇位。

在他们俩的结婚典礼上，哈布斯堡家族出席结婚典礼的只有斐迪南大公的母亲和姐妹，连他的弟弟们都没来参加。虽然这个婚姻非常幸福，他们生了一女二子，但是索菲在皇宫里没有任何地位，不能跟丈夫一起骑马参加皇室游行，不能一起参加国宴，甚至不能跟丈夫在同一个包厢看歌剧。斐迪南作为皇储参加宫廷舞会时，索菲被安排在最低等级的皇族女士后边。他们只有到外地，到帝国的殖民地，才可以摆脱维也纳宫廷的束缚。斐迪南大公觉得，这里可以给妻子应有的尊重。

于是，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带着妻子兴致勃勃地坐着敞篷汽车来萨拉热窝巡游。

史上最二的军事演习

对于奥匈帝国来讲，挑选6月28日在萨拉热窝搞军事演习是最二的。

这一天，是塞尔维亚500多年前在科索沃战役中失败、被土耳其征服的国耻日。你以征服者的形象来访问，就是给人家的伤口上撒盐。于是，塞尔维亚“黑腕会”和波斯尼亚青年会秘密联络，制订了行刺计划。

但斐迪南大公夫妇对此一无所知，完全沉浸在小夫妻度假的快乐气氛中。

当天上午，萨拉热窝阳光明媚，夏意正浓。街上挤满了人，有的人在欢呼，有的人在沉默中观望。检阅了演习军队之后，斐迪南大公夫妇

坐着敞篷轿车驶向市政厅，汽车行驶当中，突然听到了爆炸声。警察断定爆炸的声音是塞尔维亚人制造的袖珍雷管发出的。有人看到一个黑色的小物体在空中飞过，那就是塞尔维亚人扔的炸弹。这个炸弹是朝着大公夫妇的座车飞过来的，但是司机反应敏捷，立刻踩油门儿加速行驶。斐迪南大公也看到了炸弹，还下意识地回手做了一个阻挡的动作，炸弹又向后飞了一段距离，在大公夫妇身后不远处落地爆炸，炸坏了跟在后面的一辆汽车，炸伤了几个人，但大公夫妇没什么事儿，只是夫人的脖子被弹片擦了点儿皮。

但刺杀还没结束，实施刺杀计划的共有6名年轻刺客，他们除了炸弹还带着手枪。从有人扔炸弹算起，到车队抵达市政厅，斐迪南夫妇的轿车沿途驶过了3个刺客的伏击地点，但这3个刺客都没有采取行动。然后，斐迪南大公来到市政厅，接受市长的欢迎。市长知道刚刚发生的事儿，却在致欢迎词时宣称：萨拉热窝全体人民都非常尊敬斐迪南大公，并对他的来访感到高兴。这让人感觉十分荒谬可笑。

如果此时斐迪南大公结束一天的行程，也可能“一战”就不会这么快爆发了。结果大公为了耍酷，说刚才受伤的人里有自己的随从，坚持要去医院看望他们，显示一下君主对臣民的关怀。大公要求夫人留下躲避危险，但是夫人拒绝了，表示无论如何也要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把大公夫妇送上鬼门关的是波斯尼亚的地方长官，这个人信誓旦旦地向大公表示，萨拉热窝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他说自己很了解塞族狂热分子，说这帮人能力有限，每天只能组织一次刺杀行动。

于是，大公的车队再次出发了。

改变历史的暗杀

也许是命中注定，斐迪南大公要在萨拉热窝画上生命的句号。在经过一个路口时，大公的司机发现走错了路线，只好停车换挡，准备掉头。

此刻，一个令人震惊的巧合出现了，司机掉头时，恰恰停在一个叫普林西普的塞尔维亚人面前，离他只有几米远。普林西普时年19岁，是刺杀小组的最后一名成员，也是刺杀小组的组长。

普林西普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拔出手枪，瞄准停下的轿车，连开两枪。如果轿车在行驶中，不见得能打准，但此刻，轿车停下了，历史改变了。

车子再次启动的时候，一股血流从斐迪南大公的嘴里喷射出来，大公夫人在尖叫："我的上帝，你怎么了？"说完这句话，她自己也中枪昏倒了，头正好落在丈夫的两膝之间。同车的波斯尼亚地方长官还以为他们俩是被吓昏的呢，没当回事儿，但是大公明确意识到，自己遇刺了。大公说："亲爱的索菲，亲爱的索菲，别死！为了我们的孩子，你要活着！"

这时候有人跑过来，围住大公，撕开他的外套，想检查一下哪儿受伤了，大公硬撑着——因为他是军人——连说："没事儿，没事儿。"

与此同时，这名刺客举枪瞄准自己的头部，人群当中有人制止了他；在搏斗中，他吞下了一瓶氰化物想自杀，没想到毒药是从地摊贩子的手里买的，已经过期了；他还挣脱了警察，想跳到河里淹死，结果河水太浅。这哥们儿三种死法都没死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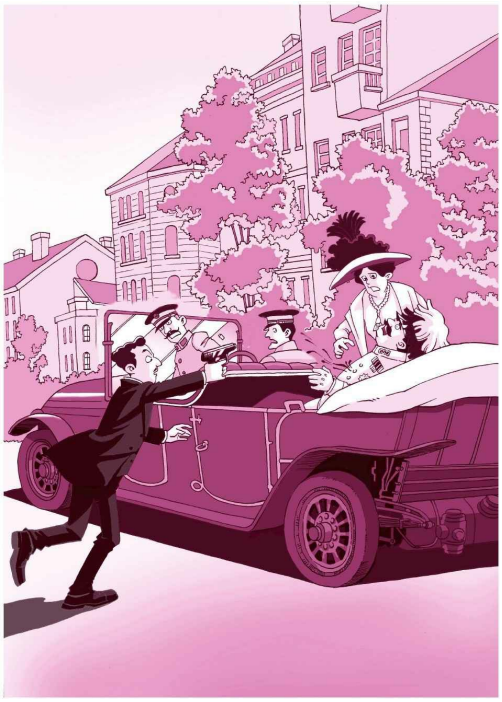
由于普林西普不满20岁，按照当地法律不能判死刑，就被判了20年监禁。他还说自己没计划刺杀索菲，对她的死表示遗憾，说明这小伙子

还有点儿绅士风度。1918年，他死在了监狱里。

斐迪南大公夫妇在遇刺几分钟之后就死去了，子弹打得非常准。对于斐迪南大公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有人说他贪婪残酷，对到他的城堡附近捡干柴、采蘑菇的穷人都不放过；也有人说，斐迪南大公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他甚至想给予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人以管理帝国的话语权，包括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如今，他却被塞尔维亚人刺杀了，现实真够讽刺的。

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的消息传到维也纳，立即引发了骚动。当时83岁高龄的奥匈帝国皇帝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是喜是悲。他不喜欢这个侄子，但是又见过了太多亲人的非正常死亡：儿子自杀；他的一个兄弟去墨西哥当皇帝被枪毙；另一个兄弟放弃公爵头衔后离奇失踪；最惨的是，老婆茜茜公主被人用锉刀暗杀，凶手是个有神经病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本来是要刺杀意大利国王，因为没钱买火车票，就转而把她刺杀了。这时候，皇帝已经有点儿糊涂了，他的私人秘书记得皇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种更高层的力量，已经重新恢复了秩序。唉，这是我难以做到的。”

老皇帝确实糊涂了，他绝对想不到，要想恢复秩序，得有一场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



普林西普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拔出手枪，瞄准停下的轿车，连开两枪

第二讲　大打出手见杀招（比利时之战，马恩河战役）

做决定的总是政治领袖，把人民拖着走是个简单不过的事儿，你只要告诉他们外面有敌人威胁，然后把反对战争的人全打为“不爱国”，或说他们使我国陷于危机，就行了。

——戈林

01. 准备大打出手

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的斐迪南给杀了。”一位奥匈帝国的妇女曾这样形容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不管斐迪南大公做过什么，普通民众对他们夫妇的惨死，多少抱有同情。但在政治家看来，这件事的性质完全不同，它令人兴奋。

19世纪末的欧洲，军国主义泛滥，各国君主们大多热爱战争，确切点儿说，是热爱发动战争和享受胜利果实。

1914年6月28日下午，德皇威廉二世还在基尔港外海的游艇上带着老婆吃着火锅唱着歌。听到刺杀消息后，他先是大惊失色，斐迪南大公是他的铁哥们儿，哥儿俩经常在一起猎杀动物。几周前，德皇夫妇还在大公夫妇的乡间别墅做客，没想到这么快人就没了！威廉二世为好友悲伤了几分钟，旋即挥动双手兴奋地大叫：“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

马上吩咐，回柏林！一分钟也不准耽误。当然，他回去是为了观察动静，毕竟人家没有刺杀德国皇储，需要等待奥匈帝国的反应。

听说侄子去世，正在外面避暑的老皇帝、以茜茜公主的老公而闻名于世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赶回维也纳召开大臣会议，商讨对策。皇储的挚友、陆军总参谋长康拉德将军咬牙切齿地说："加害大公是对奥匈帝国的公然挑衅，我们决不能再心慈手软，必须狠狠地教训塞尔维亚！"外交大臣贝尔希多尔德也力主开战，他说："现在到了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的时候了。"但是，老皇帝没有马上拍板，他反问道："我们对塞尔维亚开战并不难，小小的塞尔维亚我一只脚就能踏平，但如果俄国支持塞尔维亚怎么办？"康拉德答道："陛下可以同我们的盟友威廉二世联络，我相信他会帮助我们的。"于是，会议决定，在发动战争之前，先跟德国通气。

接下来，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给威廉二世写了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次对我可怜的侄儿的袭击，乃是俄国和塞尔维亚大斯拉夫主义者直接鼓动的结果。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三国同盟。"信的中段说："如果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首都）这种罪恶的煽动根源不受到惩罚，那么所有欧洲君主国家的和平政策将受到威胁。"信的末尾点题，恳请威廉二世表态支持奥匈发动战争。

打仗就像追姑娘

威廉二世看完信后，当即表示，德国将全力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作战。接着，威廉二世才召开高级将领和大臣会议，告诉他们可能会开战的"好消息"。

让皇帝满意的是，将军们同样感到兴奋，纷纷请战。总参谋部的军

需部长说："这次觐见后，我就没有什么事儿可做了。因为动员计划早在3月31日就已经完成。军队和往常一样，早已做好了准备。"总参谋长小毛奇甚至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对于我们来说，战争越快越好。"

对这帮战争狂人来说，打仗就像追姑娘，下手当然越快越好。

同盟国在密谋战争，协约国也没闲着。沙皇尼古拉二世派密使前往塞尔维亚，向塞尔维亚人保证：如果奥匈帝国胆敢动手，俄国决不会袖手旁观。俄国看起来像塞尔维亚的保护神，其实它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战争控制巴尔干并夺取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使黑海成为"俄国湖"。

眼看着俄奥两国就要开打，7月20日，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和总理维维安尼一同访问俄国。沙皇为法国人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两国相互保证，一旦对同盟国开战，一定履行盟友的义务。双方对天发誓，骗人死全家，两国的官员们亲如兄弟。访问期间，法国总统还不忘召见奥匈帝国驻俄大使，要他转告奥匈政府"应当特别慎重地"处理对塞尔维亚的关系。总统强调："塞尔维亚是俄国人民很亲密的朋友，法国又是俄国的盟友，在这个问题上真不知有多少可怕的纠纷。"

奥匈帝国才不管有多少纠纷呢，有了德国的支持，立刻胆儿肥了，对俄国的担心和害怕大大减少。7月23日，就在法国总统离俄回国那天，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用侮辱性的言语提出了10项苛刻要求。

这时候，塞尔维亚知道奥匈帝国不好对付，何况它后面还有更强大的德国。为了避免战争，除了不同意奥匈帝国派人干涉内政外，其余条件都答应了。但是，奥匈帝国要的不是这个，而是彻底解决问题！

英国依旧在演戏

1914年7月28日，按照预定时间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闻风而动，7月30日，开始进行战争动员，向奥匈东部边境集结军队。

德皇威廉二世怒了，7月31日，德国向俄、法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中止动员，要求法国宣布在德俄战争中保持中立，遭到俄法两国断然拒绝。

就在德奥和俄法积极备战之际，有一个国家还在观望，那就是英国。英国十分狡猾，乔治五世[6]在俄德之间尽情演戏，他一面向德国表示，尽一切可能防止大国战争，英国将不卷入战争，尽可能长期袖手旁观；另一方面，英国暗中怂恿俄国备战。英国的做法，给了德奥集团一种错觉，以为英国真的会对巴尔干事态保持中立，不愿卷入战争。

没想到，7月29日，也就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的第二天，英国外交大臣就约见德国大使说："如果冲突仅仅限于俄奥之间，英国可以保持中立，如果德法两国卷入，那么局势立刻就会发生变化，英国政府在一定情况下，将被迫做出紧急决定，就不能长期作壁上观了。"敢情英国是想借俄国之手干掉德国的一个盟友，连带着把俄国削弱，还想让德国在旁观战，不能插手。

威廉二世气急败坏，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之前你怎么不说呀？他明白，英国一旦加进来，胜负的天平就起了变化。他郁闷地说："英国在它认为我们已陷入绝路的情况下，向我们摊牌！"

威廉二世似乎是中招了，实际上他是被自己的欲望冲昏了头。德国

要建立的是一个从北海、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从柏林到巴格达的大德意志帝国。在中欧和近东建立殖民统治，让英国交出全部舰队；把埃及变为棉花产地，把南美洲变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这手都伸到哪儿去了？只有神经病才想得出来。

无独有偶，德国的兄弟奥匈帝国希望通过战争吞并塞尔维亚，独霸巴尔干半岛，夺取通往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的出海口，变奥匈二元制帝国为三元制帝国。

英国打算参战是希望击败主要对手德国，保住世界霸权，肢解土耳其帝国，夺取两河流域和巴勒斯坦，顺便瓜分德国在非洲有限的殖民地。

只有法国的参战动机相对单纯，法国要雪洗普法战争的耻辱，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还企图侵占德国的萨尔煤铁矿。

为战争鼓与呼

不过，话说回来，谁想发动战争，谁就应该自己上战场。就像在竞技场比赛，让皇帝、大臣、将军们上场竞技，一对一格斗，拼到最后，谁活着，谁的国家就算胜利。但是，皇帝和大臣们是不会亲自去拼命的，他们要煽动那些不想打仗的人去相互仇杀，让民众的头脑变得疯狂，去替自己实现“理想”。

7月28日前后，为了进行战争动员，各国宣传机构大肆鼓吹。威廉二世在王宫白色大厅慷慨激昂地宣布：“我不知道有什么党派，我只知道我们都是德意志兄弟。”群众狂热地欢呼，不分年龄、职业和政党的人都被集合起来。在各种媒体声嘶力竭的鼓动下，大街上到处都是狂热

的人。当时的诗人吟唱："德国的全部德与美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显示出来。"

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意思也差不多："此时此刻不再有党派，只有一个永恒的法兰西，一个爱好和平与充满决心的法兰西，一个有权力和正义，紧紧团结在安宁、警惕和尊严中的祖国。"他强调"法国将再一次为人类的自由、理性和正义而斗争"。

那些御用喉舌竭力为战争辩护，宣传战争可以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挽救工商业危机，甚至宣称战争能对人类起到"优生"作用。德国骑兵将领柏第公然叫嚣："战争是万事之父……是文明的不可缺乏的因素。"罪恶的战争终于被提上日程了。

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推倒了大国宣战的多米诺骨牌。

德国用足了心思，它先向东边的俄国宣战，可主攻方向却在西线。

精妙的施里芬计划

为什么德国首先在西线发动进攻？因为有施里芬伯爵元帅。

在德国的历任总参谋长中，能耐最大的要数辅佐俾斯麦先后打赢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而统一德意志的毛奇。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是毛奇的继任者、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施里芬是瓦德西的继任者，早在1900年，也就是一战爆发前14年，他就制订了一个通过广阔的比利时平原入侵法国的作战计划。

比利时，这个小小的工业化国家，建设有发达的铁路和公路，穿越河流可以直通法国，而且它和法国的边界不设防。

施里芬设想，战争一旦爆发，德国无法避免受到法俄两面夹击，因此需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那么首先击破谁呢？施里芬对法国和俄国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虽然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并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但法国陆军雄风不减，在欧洲仍处于领先地位，是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大陆的最大敌人。反观俄国，虽号称有600万常备军，但装备落后，战略思想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很多俄国士兵还拿着绑了尖刀的木棍作为武器。于是，施里芬有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利用德军便于机动的优势，先行经过比利时击败法国，之后回头集中力量击败俄国。

施里芬判断：俄国工业落后，铁路不发达，除了人多，什么都少，打起仗来，从宣战到参战至少需要6到8周时间，才能完成有效的军事集结。这段时间内，德军集中主力在西线，完全有能力迅速击败法国。然后利用德国发达的铁路网把军队调往东线，在俄国发动进攻前，再击溃俄国，结束战争。

施里芬计划的基本战略思想，用三个字概括就是：时间差。

开战之前就注定了失败

施里芬伯爵于1913年逝世，没看到自己制订的计划在实战中的效果。他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再三嘱咐自己的接班人小毛奇将军：东西两线作战会分散兵力，法德边界又要分散兵力，所以你在向法国进军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右翼！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这样才可以在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前，迂回包抄，占领法国。

可惜，施里芬的接班人小毛奇没有他的魄力。小毛奇将军系出名门，是老毛奇元帅的侄儿。德国军队特别珍视名将的血脉传承，因此把小毛奇捧到了总参谋长的高位。小毛奇其实就仗着叔父的余荫，仗着光

荣的姓氏，军职不断提升，先做施里芬的助手，后来成为其接班人。但是小毛奇的性格和能力跟他的叔父比起来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小毛奇总是愁眉苦脸，神情忧郁，被威廉二世称为“忧郁的恺撒”。

施里芬伯爵曾经跟别人谈起，有一次，小毛奇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施里芬认为计划不妥，就批评了他并让他修改。当施里芬伯爵再次走进小毛奇办公室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小毛奇在哭。难道说，堂堂一个将军，长官批评不得？说你两句居然就落泪，还是个日耳曼爷们儿吗？

小毛奇没有集中全部兵力进攻一个目标的胆力，如果说施里芬的座右铭是“胆大、胆大、再胆大”，那么小毛奇的座右铭则是“千万不要冒险”。他担心左翼力量薄弱，不能抗击法国进攻；又怕东线防守东普鲁士的兵力单薄，不能抵御俄国。施里芬计划虽然被他继承下来了，但为了谨慎起见，每年都做出修订，不断往东线调兵。

到了开战前夕，施里芬计划已经被改得变了样。西线约150万德军被重新做了部署，小毛奇取消了入侵荷兰的计划，从而使右翼的两个集团军需要穿过狭窄的比利时列日要塞；由于顾虑法军从左翼突破，他抽调右翼的部队防守左翼；由于担心东线对付俄国的兵力太少，霍亨索伦王朝的龙兴之地被人占领，又从右翼抽出4个半军加强东线。

这样一来，德军右翼的兵力，比施里芬计划的减少了近一半。战史专家们认为，这样的修订，在开战之前就注定了德国的失败。

02. 德军进攻比利时

点儿背的公使

或许是为了给比利时一点儿颜色看看，1914年8月1日，德军率先对卢森堡大公国展开军事行动。

卢森堡军队只有几百人，只好放弃抵抗，这在法理上不构成战争行为。德军一个步兵连在一名中尉率领下，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一个主权国家。卢森堡再小也有2500多平方公里，德国一个连的兵力就给占领了，看来卢森堡人民非常爱好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如此，德国一宣战，卢森堡就投降了。这个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创造了零死亡的纪录。卢森堡被占领后，德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比利时。

1914年8月2日，德国驻比利时公使贝洛收到了从首都柏林发来的电令，让他立即拆封7月29日送来的密件，并且把密件内的最后通牒于当晚8时递交给比利时政府，要求比利时在12小时内做出答复。

贝洛公使的经历非常有意思。他年初才担任德国驻比利时公使，办公桌上有一只银质烟灰缸，上面有一个子弹眼儿。每当有人问起这个弹眼儿的来历，他总是哈哈大笑说："我这人就是点儿背，我到哪儿，哪儿就出乱子。我到了土耳其，土耳其就闹革命（指青年党人的革命）；我到中国，又碰上义和团，这弹眼儿就是从窗户外面飞进来的子弹打的。"不过，每次跟客人说完这句话后，他都优哉游哉地点上一根香烟，喷着烟圈说："我现在日子过爽了，布鲁塞尔是歌舞升平啊，这个国家是不会打仗的。"从1839年以来，比利时就是中立国，能有啥事儿？没承想密件一打开，他就傻眼了。

8月1日清晨，德国进攻卢森堡的消息传来，比利时就感到震惊，政要们纷纷来到德国驻比利时公使馆，要求贝洛保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贝洛只好一遍又一遍地许诺说："比利时没什么好害怕的，就算邻居的房子着火，也不意味着你的房子一定会着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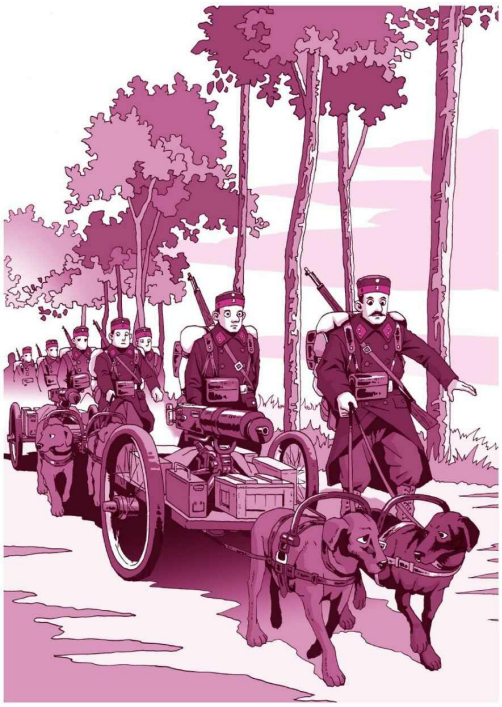
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保证没有让比利时人放心，比利时国王阿尔贝决定以个人名义向德国皇帝做最后呼吁。欧洲王室之间经常通婚，比利时王后是德国巴伐利亚公爵的女儿，德国是王后的娘家，很多比利时人都会说德语。阿尔贝国王希望通过亲戚关系，促使德皇做出保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

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

但是，比利时等来的是德国的最后通牒。

贝洛奉命把最后通牒交给了比利时外交部，在这份通牒里，德国人颠倒黑白，说法国要经过比利时进攻德国，因此，德国要回击法军就必须进入比利时国土。如果比利时反对德国通过，则将被视作敌国，今后跟比利时的关系将由枪炮来决定。德国要求比利时在12小时内做出明确无误的回答。

比利时自1839年以来就是一个中立的小国，它的部队只有7个师，狗拉机枪都算重武器，军备跟德国没法儿比。当年施里芬伯爵制订计划时，打算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俾斯麦提醒他，不要为反德力量增加一个帮手。施里芬轻蔑地说，如果比利时的7个师敢于抵抗，我借道比利时的34个师，可以在进军途中捎带着将它消灭。



比利时自1839年以来就是一个中立的小国，它的部队只有7个师，狗拉机枪都算重武器

比利时外长看到通牒之后，感觉很为难，怎么办呢？比利时疆域狭小，如果决定捍卫独立，后果难料，弄不好就是玉石俱焚，田园荒芜，生灵涂炭；但是如果顺从德国的要求，比利时就会变成德国的附庸，也会遭到德国的掠夺。无论顺从还是不顺从，结局都是一样。这样，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所以，比利时人自豪地回答："如果我们必须要被化为齑粉，那就让我们光荣地化为齑粉吧！"

比利时首相说："我们是有准备的。"其实，比利时军队的6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装备不足，缺乏训练。这时候，阿尔贝国王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统治者责任重大。阿尔贝16岁时成为王位继承人，因为他沉默寡言，老国王起初并未对他寄予厚望，说他是"封了口的信封"。可是，在这个"信封"内，却蕴藏着惊人的毅力和智慧。他喜欢户外运动和体育锻炼，爱好科学，关心自然环境，而且酷爱读书，包括许多军事著

作。

1913年11月，阿尔贝国王曾应邀访问柏林，德皇设宴款待他，作陪的有陆军大臣法尔肯海因、海军大臣提尔皮茨、总参谋长小毛奇等德国所有军政要员。在宴会上，德皇指着一位将军对阿尔贝国王说，这个人将来要奉命率师进军巴黎，他叫克鲁克。小毛奇更是向阿尔贝国王吹嘘，德国军队不可战胜，愤怒的条顿人无法阻挡，他们足迹所至，将留下一片废墟。他问比利时驻德武官，如果一支外国大军入侵比利时，比利时将何以自处？这个武官回答，无论哪个大国进犯我们的边界，我们都将全力抗击。小毛奇说，你光有良好的愿望不行，还必须有一支可以履行责任的军队。

小毛奇的话音刚落，阿尔贝国王就接口说："我们决心向侵犯我们领土的任何大国宣战，决心竭尽全部力量和全部军事资源，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甚至越过边界进行战争，并且决心一直打下去，即使在进犯之敌败退之后，仍将继续打下去，直到实现全面的和平。"

也就是说，在战争爆发前，阿尔贝国王就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无论任何国家，不光是德国，如果法国侵犯我的中立，我也要跟它打。

求你接受最后通牒

8月2日当天，阿尔贝国王主持召开国务会议，通报了最后通牒的内容。

国王在开场词中说："无论后果如何，我们的回答必须是'不'，我们的责任是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对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国王的开场词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比利时人做好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的准备。比利时副总参谋长甚至建议，在侵略者越过比利时边界之前首先出击，狠狠揍一顿德国人。比利时敢以这么少的军队主动攻击这么强大的敌人，虽然说在军事上行不通，但是他们的气节让人为之动容。

当比利时向德国的最后通牒说不的时候，德国人坐不住了。8月3日凌晨一点半，德国驻比利时公使贝洛，来到比利时外交部，想最后努力一把，劝说比利时人接受最后通牒。据说，贝洛在劝比利时人的时候，声泪俱下，他对比利时怀有美好的感情，不愿意看到比利时人这么不自量力，做出蚍蜉撼大树的蠢事，最后玉石俱焚。他几乎是哭着哀求比利时人，接受我们的最后通牒吧，你们别抵抗了……这在世界宣战史上也是个奇迹。但是比利时人还是气壮山河地喊出了“不”！

8月3日上午7点，就在德国发出最后通牒12小时期限的最后一分钟，比利时政府把它的答复送到了德国公使馆，比利时拒绝接受最后通牒。

这一下，英国坐不住了。就在8月2日，伦敦还充满了和平的气氛，英国首相接见德国大使的时候，还眼含热泪地跟德国大使讲，我们两国之间发生战争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儿。

到了下午，德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之后，英国外相格雷就要求内阁授权，用英国海军来保护法国沿海。在比利时拒绝了最后通牒后，格雷在英国国会发表了政府公开声明，声明最后说，我要求国会根据英国利益考虑当前的危机，假设法国被击败，假设比利时受到同一势力的支配，而且还有荷兰和丹麦，假设我们逃避责任，在战后，当整个西欧都已落入某一帝国的支配之下，我们又将如何自保？所以我相信，即使在全世界面前牺牲我们的尊严和名誉，也还是不能避免严重的后果。

最后，格雷问议员们，英国该何去何从？到这时候，英国的战争政策呼之欲出了。当格雷离开国会的时候，海军大臣丘吉尔问他该怎么办，他说要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24小时内同意停止入侵比利时。

8月4日，在得知德军已经进入比利时的确切消息后，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由，对德国正式宣战。

将“傻帽儿”碾成粉末

此前一天，德国已经对法国宣战。

德国大使递送宣战书时说，法国曾经空袭德国，而且飞行员已经飞越了比利时领空，德国指责法国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所以德国认为跟法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法国总理兼外长立即否认了这项指控。德国大使曾驻法多年，递送完宣战书后，法国总理起身送他出门。两个人都知道，这一别再相见就不知何年了，都有点儿依依不舍。法国总理陪着德国大使一同走出了房间，走下了门前的台阶，一直走到德国大使的座车旁边，双方相顾无言站了一两分钟，彼此鞠躬告别。双方都很绅士，虽然两国宣战了，但这是国仇，咱们个人之间没仇。

法国对德宣战之后，英国外相格雷对一位朋友说：“整个欧洲的灯光都要熄灭了，在我们一生中可能不会看到它再点燃了。”

比利时拒绝了德国的最后通牒后，德国仍然希望比利时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为了面子开上几枪，然后就投降。没想到阿尔贝国王居然下令炸毁列日要塞附近马斯河上的桥梁，以及与卢森堡交界的铁路和桥梁，公开表示抵抗。

当时德国驻比使馆的外交官就说："比利时人真是一帮可怜的笨蛋，他们干吗不避开压路机呢？我们并不想伤害他们，但是他们如果挡路，那就要被碾成粉末，这帮傻帽儿！"

8月4日上午8点，第一波土灰色的浪涛就冲过了比利时边境，这是德国派来攻打比利时列日要塞的先遣部队，一共3个骑兵师，6个步兵旅，各步兵旅都配备了大炮。德国人在日落之前到达了马斯河畔的要塞，这里后来成为欧洲一系列废墟中的第一个废墟。

德国人入侵1小时后，阿尔贝国王身穿军装，骑马去了国会，坐在马车上跟随他的，是他的王后和3个孩子。一路上，家家户户悬挂着国旗，手拿鲜花，向国王欢呼，素不相识的人互相握手。每个人的感情都非常强烈，充满着对同胞的爱和对敌人的恨。国王在国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回顾创建独立比利时的1830年国会会议，向议员们问道："先生们，你们是否矢志维护我们先辈留下的神圣礼物，使它不受侵犯？"议员们群情激愤，起立高呼："是的！是的！是的！"

出席会议的美国大使记下了这个场面，他特别注意到，国王年仅12岁的继承人身穿海军军服，也在聆听父王的演讲。美国大使在日记里说，等到年长日久之后，这位12岁的男孩还会想起这个令人激动的场面吗？令人遗憾的是，1940年的时候，当年的男孩已经登基做了比利时国王，面对更加强大的德国再次入侵，他无奈地选择了投降。

国王的演讲结束后，比利时人同仇敌忾，齐声高呼："打倒德国佬！处死杀人犯！比利时独立万岁！"

没有带上大杀器

按照德国人的时间表，必须要在法国充分动员之前通过比利时。要想通过比利时，就必须首先攻克列日要塞。

列日要塞雄踞在马斯河左岸高达150米的陡坡上，这一带的河道宽约200米，是天然的护城河。列日要塞是一座驰名欧洲的固若金汤的城池，就像一座城堡的吊闸，守卫着从德国进入比利时的大门。整个要塞共有大炮400门，其中口径最大的是210毫米榴弹炮。这些大炮全都被安放在钢制的堡垒当中，而且都能降到地下。每座大型的堡垒有两个连的炮兵和一个连的步兵共400名士兵驻守。

战争爆发后，阿尔贝国王亲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他任命63岁的陆军大学校长勒芒将军担任第三师师长兼列日要塞指挥官，国王要求他“坚守托付给你的阵地，死战到底”。

德军右翼一共3个集团军计34个师，另有一支3个骑兵师组成的骑兵军，一起向比利时扑了过来。这3个集团军分别由克鲁克、比洛和豪森将军指挥，三位将军都68岁，前两个是普法战争时的沙场老将。

德军进攻列日要塞的是从第二集团军中抽调出的6个旅，他们组成了马斯河军团，由埃姆米希将军指挥。如果比利时人不抵抗，那么这支部队就会在主力集结之际完成占领列日要塞的任务。

战前，威廉二世曾经对一个英国将军伸出一只手，把它翻过来，说他将这样通过比利时，意为易如反掌。德国人认为，比利时人说不惜一战就是梦话，顶多进行象征性抵抗，很快就会屈服。

因此，德军没有把作为撒手锏的两种巨炮送到前线，一种是由斯科达兵工厂制造的305毫米臼炮，另一种是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420毫米臼炮。德国人认为杀鸡焉用牛刀，就没把这俩大杀器带上。

德军也玩儿人海战术

8月4日，德军越过边境开进比利时。行军的时候，一点儿都不紧张，德军士兵纵情高唱《德国至上》《国王胜利万岁》，仿佛是去游行，而不是去战斗。

埃姆米希将军指挥的各旅德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进攻列日，当他们到达马斯河的时候，发现桥梁已被破坏，就准备架浮桥过河。这时，比利时军队开火了。德军万万没想到比利时人居然会来真的，德军人数达6万，而比军只有2.5万人，在真枪实弹的对射中，德军开始了第一批死伤。但德军毕竟人数上占优，再加上装备和训练上的优势，还是强渡了马斯河。但是，德国人在一战中遭受的当头一棒也从此开始。

随着德军向列日要塞发动进攻，比利时人的反击越来越激烈，德国士兵的苦恼也就越来越深。德国人原来认为比利时人就是“巧克力士兵”，根本不堪一击，没想到抵抗这么坚决。他们原想在24小时之内通过比利时，现在才认识到，在列日要塞的战斗肯定是残酷的。

8月5日，德军步兵开始攻击列日的堡垒，先用野战炮连续轰击，然后是步兵冲击。但是德军没带重炮，轻炮对于坚固的要塞没有什么威胁，而比利时人从要塞中发射出的炮弹却杀伤了大量德军士兵。德军士兵不惜伤亡，一拨又一拨地投入战斗，玩儿的也是人海战术。

一名比利时军官写道：“他们并不试图展开队形，而是一排排地几乎是肩并肩地冲过来，直到中弹倒地。倒下去的伤亡人员堆成一堵可怕的街垒，快要遮住我们的枪口，为我们带来麻烦。街垒越来越高，我们实在不知道究竟是隔着它射击好，还是走出去用双手开拓一些通道。可是你相信吗？这堵用尸体和伤员堆成的墙垛帮助了德国人，使他们越爬

越近，终于爬上了碉堡前的斜坡。但是他们最多只能走到一半，因为我们的机枪和步枪把他们击退了。当然，我们也有损失，但是和敌人的大量伤亡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由此可见，列日之战爆发后的第二天，各交战国不计伤亡、把士兵的生命视如草芥的情况就出现了。

为荣誉而战的战士

8月5日夜间，德军各旅再次集结，准备发动一次新攻势。

当时，德国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鲁登道夫少将随军观战，他突然发现所在部队第14旅士兵情绪低落，神情沮丧。鲁登道夫立刻去查明原因，原来旅长战死了。鲁登道夫当机立断，接管了该旅的指挥权，并且立即组织进攻。

6日下午2点，德军突破了堡垒圈，进抵马斯河右岸制高点，在那里，可以遥望对岸的列日城及其堡垒。

德国派出使者前去劝降，告诉勒芒将军，如果不让德军通过，“齐柏林”飞艇将毁掉列日。勒芒将军拒绝了德国人的劝降。德国的飞艇对城市进行了轰炸，投下了13颗炸弹，炸死了9名市民，这是20世纪对和平居民进行的第一次轰炸。

轰炸之后，德国人再去劝降，还是无功而返。鲁登道夫一看勒芒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就派出一支36名官兵组成的分遣队，穿上英军制服，开车到勒芒所在的司令部，准备干掉他。没想到勒芒将军的副官看出情况不对，大喊：“他们不是英国人，是德国佬！”于是，比利时人集中火力把这支小分队全部歼灭了。

德军在列日要塞受挫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协约国。法国政府把拿破仑创立的最高勋章——荣誉军团一级勋章，授予了列日市，并且把军功勋章授予阿尔贝国王。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宣称，比利时是在保卫欧洲的独立，是为荣誉而战的战士。英国《泰晤士报》说，比利时人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流芳百世。但是，当各种荣誉纷至沓来的同时，德国的巨炮也在向列日推进。

自从8月5日炮战开始以来，德国炮兵便不占上风。德军装备数量最多的105毫米榴弹炮几乎不能对列日堡垒造成任何损害，而重炮连的150毫米榴弹炮也无法奏效，因为它们根本就砸不穿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堡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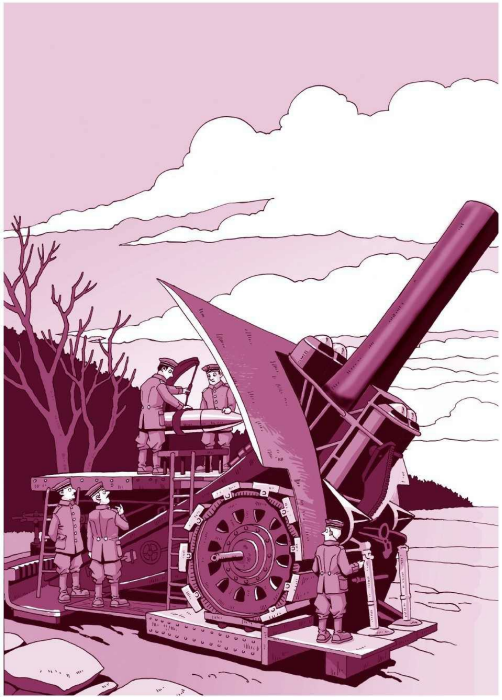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比利时军队凭借开战前对周边地形的精密测量，用要塞炮不断攻击德军。德国人虽然出动飞机修正弹着点，但是连续被摧毁的依旧是德国人的火炮。每到晚上，在炮兵未能压制堡垒火力的情况下，德军发起步兵冲锋，在守军火炮和机枪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出现了伏尸如山的场面。

可怕的“歌利亚”

就在此时，德军第二集团军紧急调拨而来的4个210毫米重榴弹炮营开抵战场。这种榴弹炮最大射程9.4公里，穿甲威力远远大于150毫米榴弹炮。

8月8日上午，210毫米重榴弹炮第一次实施炮击，炮弹朝着巴洪堡如雨般倾泻，几小时后，巴洪堡的多个炮塔失去作用。210毫米重榴弹炮接着又蹂躏了巴洪堡几个小时，巴洪堡终于顶不住了。虽然巴洪堡最大口径的炮塔仍能使用，阵亡者也只有22人，但是剩下的人已经在夏日

高温下被有毒气体呛得无法作战，巴洪堡指挥官只好宣布投降，成为列日12堡中第一个投降的堡垒。



德国人手中的大杀器——420毫米重型臼炮

8月10日，德国人手中更厉害的一种大杀器，被英法媒体称为“歌利亚”（圣经中的巨人）的305毫米重型攻城臼炮到了。这种炮是从奥匈帝国借来的。奥匈哥们儿一共装备了24门，德军借走了8门，专门用于攻打列日要塞。

305毫米巨炮运到前线后，首先对伊夫格聂堡进行炮击，305毫米重炮可以射出384公斤重的穿甲弹，击穿2米厚的混凝土墙体，将里面的人员和装备毁伤殆尽，爆炸威力也足以影响周围100米内的建筑，杀伤周围400米内的人员。夜色中，这种重炮的轰击，使得列日周围的夜空呈现出可怕的暗红色，其间夹杂着爆炸所产生的惨绿色。

到了8月11日下午，列日要塞的伊夫格聂堡失陷了，但是，这场攻防战中真正令人胆寒的巨炮还没出场。

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8月12日，在马斯河军团展开攻击一周之后，令人瞠目结舌的巨炮抵达了前线，这就是克虏伯[7]军工技术的集大成者——两门420毫米重型臼炮。这是当时德军可以拿得出手的最大口径重炮，它的昵称是“丰满的贝莎”。

一直到8月9日，贝莎才配备完毕。巨炮长7米，重达42吨，每颗炮弹有1吨重，威力极其巨大。为了将它运到前线，需要200多名炮兵辅助，先要用火车运到铁路线尽头，再铺设专门的公路，然后用36匹健马拖拉到列日附近的德军阵地。沿途的比利时百姓看到这个怪家伙，一个个目瞪口呆，异常惊愕，知道大难临头了。

“丰满的贝莎”到达阵地后，耗时6个小时才装配完毕。列日要塞的末日真要到来了。

8月12日下午，两门“丰满的贝莎”开始发射，炮弹击中要塞之后，爆炸形成的尘土、碎片、硝烟，升入了300多米的高空。炮击持续24小时之后，又有3座堡垒被德军占领。

到8月16日，列日要塞12座堡垒中已有11座失守，只有勒芒将军所在的堡垒还在坚持，直到“丰满的贝莎”把它炸毁。德国人攻进堡垒之后，发现勒芒将军被压在一大片碎石下面，看起来已经气绝身亡。一名满脸污垢的副官守在边上，对德国人说：“请对将军尊重一些，他已经死了。”其实，勒芒只是被震昏了过去，苏醒过来后，他被送到了埃姆

米希将军面前，交出指挥刀说：“我是在昏迷中被俘的。请你务必在战报中说明这一点。”埃姆米希将军说：“你的指挥刀并没有玷污军人的荣誉。”并把刀还给了勒芒，说：“你留着它吧。”一战时的军人还是很有骑士风度的。勒芒将军从此过上了战俘的生活，他写信给国王说：“我当时是乐于牺牲自己生命的，可是死神不要我。”

勒芒的两个对手——埃姆米希和鲁登道夫的脖颈上则挂上了十字功勋章，这是德国最高等级的军事勋章，以它的俗称“蓝色马克斯”而闻名。鲁登道夫将军指挥的德军第14旅占领了列日城，这一年他49岁，列日成为他光辉的起点。

严厉无情的报复

列日要塞被攻克后，德军右翼的全部兵力投入行动，开始横越比利时。列日虽然丢了，但是推迟了德军的推进，为协约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虽然德军大举进入了比利时，但是比利时军队迫使德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作战。另外，比利时人炸毁桥梁、铁路，迫使德军不得不抽出兵力来保护后勤运输线。

德军认为，必须袭击比利时老百姓，作为严厉无情的报复。于是，德国军队所到之处焚毁村庄、打死平民的事儿非常多。一直到现在，比利时很多城镇的公墓里，还有墓碑上面刻着“1914年被德军杀害”的碑文。

德国人这么做，完全不顾道义准则和战争惯例，希望以此吓住比利时，实现速战速决的目的。针对即将与法国的战斗，威廉二世公开

说："一切都应该被淹没在火焰和血泊中，必须把男女老幼都杀死，一栋房子、一棵树都不能留下，这是唯一能使退化了的法国民族感到畏惧的恐怖手段。运用这种手段，战争不到两个月就会结束，假如我以人道主义为怀，战争会延续好几年。"事实却是，德军抛弃了人道主义，战争仍然延续了好几年。

8月20日，德军攻占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比利时人民更加愤怒，反抗更加激烈。8月25日，德国人火烧了列日与布鲁塞尔之间的小城卢万，它有一座美轮美奂的中世纪图书馆，里面珍藏着许多价值连城的古代手稿，全被德军付之一炬。卢万城建于1426年，那时柏林还只是一片木棚。现在，卢万被德国人化为灰烬。

一位德国军官对来到卢万的美国外交官说："我们一定要把它毁掉，绝不会有一块儿砖石还砌在另一块儿砖石上，你们听着，一块儿也不会。我们要教导比利时人尊重德国，人们将世世代代在这里看到我们干了什么！"

今天的德国人看了这段话，一定会无比郁闷。

03. 老冤家再次交手

红裤子就是法兰西

德军通过比利时之后，开始进攻法国，法国军队奋起迎战。

其实法国在一战初期的战略战术，跟德国几乎完全一样，也是主动进攻。法国人的战略方案是1913年4月制订的"17号计划"，这个计划说到底就是一个词：进攻。计划一开头就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我全军

将士奋勇前进，齐心协力，对德军发动攻击。

法国总参谋部认为，德国人在右翼投入的兵力过强，在左翼和中路的兵力就会相应削弱，法国可以在这一带取得突破。所以，法军在兵力部署上减少了右翼的防守兵力，增强中路和左翼，想在这两个方向进行突破。法军的作战目标首先是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然后是占领德国本土。德军重心放到了右翼，法军重心放到了中路和左翼。法国人认为，这就跟赛马似的，我的下驷对你的上驷，我的上驷对你的中驷，我的中驷对你的下驷，再不济也是平手。你就算占了我的地盘，我也可以占领你的地盘，双方谁也不吃亏！

但是，相比计划周密、思维缜密的德国人，法国人显然算错了。法兰西民族被复仇的欲望冲昏了头脑，无论是战略计划，还是军事准备，都非常不合实际。

当法军开往前线的时候，可以看到什么景象呢？穿戴还停留在1830年的沙场老将，骑马走在队伍的前面；骑兵团的士兵身披着闪光耀眼的护胸铁甲，头盔上垂下长长的黑色马尾，一水儿拿破仑战争时的装束；大炮都是75毫米口径的野战炮，缺乏重炮。

法国步兵的穿戴同样停留在1830年，蓝色军上装搭配红军帽、红军裤。1830年步枪子弹的射程只有200步，军队都在近距离交战，不用隐蔽。而到一战时期，鲜艳的服装是给人家提供显著的标靶。

法国陆军部长原本打算让法国兵跟其他国家的军队一样，穿戴别这么鲜艳，把军服改成蓝灰或者青灰色，但是遭到了陆军狂热的反对，陆军的捍卫者们宣布：“取消一切鲜明的色彩，放弃一切使士兵生机勃勃的服装，是违背法国人的爱美观念和军队职能的。”法国前任陆军部长

在议会上大声疾呼：“绝对不行，红裤子就是法兰西，法兰西就是红裤子。”

上前线打仗还爱美？穿红裤子你挨一枪都找不着伤口在哪儿。

超级自信的统帅

可以看出，法国人的观念非常陈旧。

当时法军的总司令“迟钝将军”霞飞[8]，年近六旬，出任总司令之前是后方勤务总监，工程兵军官出身。除了为人稳重沉着、不动感情之外，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什么事儿都充满信心。他的副官曾经问他，战争是否会爆发。霞飞说：“我认为这不成问题，我一向认为战争是要来的，我要指挥战争，我要取得胜利！无论干什么都恪尽职守，这一次也会如此，就像我以前干的那样。”

战争一爆发，法军就在边界展开了5个集团军，对付德军部署在西线的70个师，实力是相当的。

法军在德军右翼攻击当面部署的是郎勒扎克指挥的第五集团军。郎勒扎克将军认为，如果德军在马斯河西岸大举南下，他的防区暴露的侧翼将面临危险，于是向霞飞写信通报了自己的忧虑。与此同时，法军第三集团军司令吕夫将军，也表达了对德军长驱直入穿过比利时的忧虑。

霞飞却以莫名其妙的自信认为，郎勒扎克的信不合时宜，而对吕夫将军，霞飞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你错了。”霞飞说总司令只要发布命令，不必进行解释，将军们只需要执行而不必思考，各集团军司令收到命令后，应该执行命令，这才是职责所在。

对于霞飞来讲，大军鏖战，最关键的是执行作战命令的决心和激情，胜利并非来自于最理想的计划，而是来自最坚定的意志和信心。

8月6日至10日，英国远征军准备渡过海峡，协同法军作战。这支军队拥有3万匹战马，315门野战炮和125挺机枪，总共8万人。英军军官们的指挥刀都是刚刚磨过的，闪闪发亮，他们奉命在动员前三天把指挥刀送去打磨，但是这些刀在一战的战场上，除了检阅时行甩刀礼致敬外，根本没有用处。

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是陆军元帅弗伦奇，手下两个军，一个军长是黑格爵士，另一个军长是格里尔森爵士。两个军长跟他们的指挥官互相看不起，矛盾重重。

可惜了天才计划

8月15日，在西线战场上，调集军队和前哨战阶段结束。

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发动了攻势，第一、第二集团军分别穿越了洛林地区的两条天然通道，猛烈进攻。德军在洛林地区的守军是第六、第七集团军，他们的任务是把尽可能多的法军牵制在这条战线上，使他们无法支援右翼。

按照施里芬计划，德国第六、第七集团军的统帅、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要先行退却，把法军引入口袋，拉长法军交通线，把他们咬住，这时候，德军的右翼就会打响决战。王储的任务就是诱敌深入，关门打狗，让这个战区的敌人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使敌人全体遭受战略上的失败。所以在法国人进攻的头几天，德军按照计划徐徐后退，蓝衣红裤的法国士兵从公路上汹汹而来，开进了曾经属于他们的国土。

眼看着霞飞指挥的法军就钻进了施里芬布置的口袋阵。可是，就在施里芬计划要如期实现的时候出了问题。从法军在洛林发动进攻开始，小毛奇执行施里芬计划的决心就开始动摇。他曾经指望着法军会调集左翼的主力来迎击德军的右翼，但是法国人没有这么做，而是集结主力向洛林地区大举进攻。所以小毛奇就考虑，要不要调整整个战略部署。

实际上，这个时候双方就是比谁的动作快，因为都有空子钻。小毛奇这时候产生了动摇，他怕德军的右翼占领了巴黎，法军却突破左翼占领了柏林。再加上前线将领鲁普雷希特王储感到很不是滋味，兄弟部队都在昂首阔步地前进，只有自己一退再退。他认为，要完成牵制更多法军的任务，最好的办法是进攻，并且跟小毛奇在电话里激烈争论了三天。

最后，德军总参谋部派了一位少校到前线了解情况。鲁普雷希特告诉这位钦差："要么让我进攻，要么就下一道明确的命令禁止进攻。"他直接给副总参谋长打电话，问我发动进攻到底行还是不行。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会束缚你们的手脚，不准你们进攻，但你必须担当起责任，本着良知做出你的决定。"鲁普雷希特回答："早就决定了，我们进攻啦！"副总参谋长说："好吧，愿上帝保佑你！"

于是，施里芬诱敌深入的口袋战略被放弃，第六、第七集团军后队改前队准备反攻。

这真是可惜了天才的施里芬计划！施里芬爵帅要是泉下有知，估计要被气得活过来。

令人发疯的进攻

几乎与此同时，霞飞将军也发布了第13号命令，指示第三、第四集团军准备进攻阿登山区，第五集团军向桑布尔河北面进攻。

从1914年8月18日到24日，德法双方在边境一共打了4场战役，分别是洛林会战、阿登会战、桑布尔河会战和蒙斯会战。

8月20日上午，法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向德军严阵以待的洛林防线发动进攻，结果被打得焦头烂额、头破血流。这场战役充分证明，对配有重炮、铁丝网和机枪的防御阵地发动进攻，就跟送死差不多。

这时候的机枪和重炮的杀伤力，不知道是拿破仑时代的多少倍，但是法军的进攻方式跟拿破仑时代一样，完全靠士兵的血肉之躯，平时刻苦训练瞄准射击这些科目，在战场上根本没用。在德军机枪和重炮的打击下，法军伤亡惨重，两个集团军被迫撤退。日暮时分，只见战场上尸横遍野，战死的士兵一排排、一行行，四肢伸开，脸面朝地，惨不忍睹。

连集团军司令的儿子都战死沙场了。司令官知道自己的儿子战死后，沉默了片刻，对部下说："先生们，我们还要继续下去。"这句话，后来成了法国一句鼓舞人心的口号。

8月22日，法军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各个战场上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法军在进攻前，枪上装上了刺刀，无数的旗帜随风飘扬，军乐队演奏着慷慨激昂的《马赛曲》，戴着白手套的军官们，在乐队20步之前，踩着音节整齐快速地前进，声势很是浩大。

一位英国军官对亲眼看到的情景，做过这样的记载："当法国步兵前进时，他们前卫队的步伐是整齐的，队形也是整齐的，甚至在德军枪炮下倒下去时，也是整齐的。他们倒下之后，就再也无法爬起来。他们

很勇敢，并不退缩，一直前进着。前卫队的军官们带领大家前进，他们丝毫不害怕敌人的枪炮，昂首阔步，其勇敢沉着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前卫队一小队一小队倒下去，又一小队一小队跟上去，不停地倒下去，又不停地前进，但截止到现在，后续部队倒下去的位置，从没有超过第一个倒下位置45米的。对于红裤子兵的这种战法，我深为遗憾，而对于他们的奋勇精神，我敬佩到了极点。”

战斗一开始，法军第三殖民地师打了6个小时就全军覆没，师长阵亡。战场上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成千上万的死人还是站着的，靠在由成批的尸体垒成的拱扶垛上。

一个法国士兵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双方炮弹你来我往，看起来就像死神到处喷火。战场上尸横遍野，有法国兵，也有德国兵。我们部队的那些军官，上阵时还戴着白羽毛装饰的圆筒军帽和白手套，因为戴白手套阵亡被认为是漂亮的。炮击连续不断，但只要一停，我们就能听到森林里伤员的一片哀号，每天总有一些人发疯。”

打开法国的大门

到8月23日，法军败局已定，但是他们仍然鼓足勇气，挥舞军刀呐喊着前进，向敌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但是血肉之躯注定不是机枪大炮的对手，法国第三、第四集团军也被迫撤退了。在此期间，在桑布尔河畔的第五集团军奉命渡河进攻，霞飞要求英国人配合这次行动，渡过蒙斯运河。

进攻的时候，法国人既没有挖掘战壕，也没有架设铁丝网或者修筑别的防御设施，就用自己的肉体向敌人猛冲，军号嘹亮，战旗飘扬，法

国人打得十分壮烈，但是损失惨重。德国人的机枪威力巨大，一位法军军官这样描述：“那些自前方打来的机关枪，不知道有多少，声音连在一起，听起来像是鬼哭狼嚎，让人头皮发麻。夜里一串串弹丸，拖着一条条白色的尾巴在空中掠过。我老有这样的感觉，每一发子弹都是冲着我来的。”

由于损失惨重，法军第五集团军也被迫撤退。与此同时，英军和德军在蒙斯运河展开了争夺战。这是英国士兵自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首次和欧洲的敌人作战，也是滑铁卢战役以来在西欧的第一仗。英军累计投入两个师共3.5万人，打了9个小时，伤亡1600人，把德国的克鲁克集团军拖住了一天。

整个法德边界战役中，法军投入70个师，伤亡14万。但边界已被德军突破，法国的大门被打开了。

普恩加莱总统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既要后撤也要进攻，过去两个星期的梦幻结束了，现在，法国的未来取决于它的抵抗能力。”

04. 马恩河畔的奇迹

不敢相信的好事儿

1914年8月边界之战后，法国第四、第五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撤至马恩河以南，在巴黎至凡尔登一线布防。9月2日，德军克鲁克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已挺进到距巴黎仅有15英里的地方。

霞飞指挥的法军主力，在边界之战中损失近30万，却没有阻止德军

前进的步伐。巴黎人心惶惶，法国政府紧急迁往波尔多。

然而，克鲁克并没有立即向巴黎前进，而是向东旋转，以配合比洛指挥的德国第二集团军围歼法第五集团军。这样一来，德军旋转战线上的侧翼就要从巴黎附近经过，并且还要横越法第六集团军的前方。

“迟钝将军”霞飞一向反应迟钝，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他还是命令部队继续后撤。但是巴黎卫戍司令、老将加利埃尼[9]看到了机会，他兴奋地说：“他们把侧翼送上门来了！德国人怎么这样蠢！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

加利埃尼立即命令毛努里指挥的法国第六集团军准备攻击德军右翼。他又打电话给霞飞，请他批准攻击行动，但霞飞没有表态。加利埃尼又驱车驶往英军司令部，希望赢得他们的支持，但英国人也表示对这个计划不感兴趣。

9月3日晚，克鲁克抵达马恩河，而他追击的法国第五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已经渡过了马恩河。这两支部队仓皇撤退、指挥混乱，虽然一再接到炸毁桥梁的命令，但都没有来得及执行。克鲁克占领了桥头堡之后，不顾柏林最高统帅部要他与比洛的第二集团军齐头并进的命令，准备于次日清晨渡河，继续追歼手下败将。

这一天，克鲁克集团军虽然行进了近30英里，但已经累垮了他的士兵，也把他的给养车队和重炮队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史上第一支摩托化纵队

9月4日，加利埃尼终于抓住了对战争进程影响重大的战机。

上午9时，在未取得霞飞同意的情况下，加利埃尼擅自向毛努里发布命令，让他先做好战斗准备。然后，加利埃尼再次给霞飞打电话，请霞飞下达攻击的正式命令，但霞飞还是那么迟钝，对这个请求不置可否。

听完加利埃尼的请求后，霞飞看着作战地图陷入沉思。霞飞有一项本领，他可以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整日地思考，而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议论。

下午，加利埃尼再一次打来电话，“迟钝将军”霞飞终于批准了加利埃尼的请求。霞飞命令毛努里的第六集团军从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并下令法军其他部队停止后撤，于9月6日开始发动全面反攻。

9月5日，当克鲁克集团军经过巴黎东面时，甚至可以望见埃菲尔铁塔。但德军士兵们不知道，这是他们在一战中离巴黎最近的一次。

与此同时，克鲁克集团军后方侧翼受到了法国第六集团军的袭击。克鲁克立即命令负责掩护德国第二集团军右翼的第三和第九军，回头对付法军。这样一来，克鲁克的第一集团军和德国第二集团军之间，出现了一个宽达20英里的缺口。克鲁克之所以敢冒这个险，是因为这个缺口当面的英军已经撤退了。

此时，对德军来说，取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法军主力部队和英军突破这一缺口之前，击败法军的两翼，即毛努里的第六集团军和福煦的第九集团军。

毛努里的部队在克鲁克的进攻下，很快就顶不住了。毛努里请求加利埃尼从巴黎城内火速派兵增援。

于是，加利埃尼命令巴黎警察局征集出租车，将1个师的兵力紧急输送到战场。

战争史上第一支摩托化纵队诞生了！巴黎城内，大喇叭开始广播，所有出租车司机放下乘客，到市政厅门口集合，拉上军人上前线。巴黎出租车司机们听到后，马上停车，对乘客说，先生请您下车，我要去参加战争了。倍儿自豪。乘客给双倍车钱，祝你好运！

2000辆出租车把1个师的法军送到了前线，使毛努里最终没有被克鲁克打垮。

去法国阵地抢罐头

9月6日凌晨，法军发起全线反攻。

法国第六集团军继续与德国第一集团军激战；法国第五集团军也掉过头来，变撤退为进攻，与法国第六集团军一起进攻德国第一集团军；法国第四和第九集团军则截住德国第三、第四集团军，使德国第一、第二集团军陷于孤立。

9月8日，战事进行到了关键时刻，弗伦奇率领英军3个军悄悄地钻进了德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将这两个集团军隔开。德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面临着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于是，比洛在9月9日下令德国第二集团军撤退。克鲁克的第一集团军虽然暂时击败了毛努里，但此时也处在孤立无援的不利局面，不得不向后撤退。到了9月11日，德军在西线的几个集团军都后撤了。至此，马恩河会战以法军的胜利宣告结束。

这场战役中，交战双方先后投入了150万兵力，伤亡人数将近50万。其中，法军损失25万人，英军损失1.3万人，德军损失22万人。

在马恩河会战中，法军和英国远征军粉碎了德军速战速决的计划，保住了法国首都巴黎。这场会战的意义非常重大，施里芬计划彻底泡汤，德国人丧失了首先迅速击败法国再回头对付俄国的唯一机会。从此，西线战场进入了相持阶段，德国人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两线作战，胜利的机会已经十分渺茫。

在战争爆发的一个月内，德军快速穿越比利时领土向法国挺进。那时候，整个德国甚至几乎全世界，都深信巴黎即将被占领，德军很快就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然而，协约国却出人意料地在马恩河畔转败为胜，因而被称为“马恩河畔的奇迹”。

马恩河战役结束后，德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彻底落空，于是开始挖掘战壕。法军针锋相对，也开始挖战壕。双方比赛着挖越来越长的战壕，向着海边延伸而去，西线暂时安静下来。德法两军的士兵相距不远，互相“问候”都听得清清楚楚，就这样对峙着。

1914年的圣诞节很快到来了，双方宣布停火24小时，让在战壕里冻得瑟瑟发抖的士兵们过个节，喘口气。这一天，打了几个月的士兵们暂时不用担心敌人的炮弹会落在自己头上，他们终于有时间可以思念远方的亲人和逝去的战友。

有些地段的德法两军士兵们还举行了联欢会，啃着味同嚼蜡的压缩饼干的德国兵发现，法国兵竟然吃得这么好，自己这边平常只有军官们才能享用的高级香肠、黄油和果酱，法国兵居然随便吃，味道更香的肉罐头更是堆积如山。

12月26日，双方恢复了战斗。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去法国阵地抢罐头，成了很多德国兵进攻的动力。

第三讲　纷纷动手来群殴（**1914—1915**年的东线）

我们的队伍开拔了，所有的姑娘哭泣了……

——一战时东线小曲

01. 东普鲁士战役

给俄军洗脑

在德法两军激战的同时，东线的战斗也激烈展开，德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两线作战，开始了。

这一方面归功于俄军敢于仓促出战的勇气，另一方面是边界的现状决定的。当时，波兰已经不复存在，俄国同德国和奥匈帝国直接接壤，有一条1100英里长的边界。波兰的大部分领土并入了俄国，由此形成一块250英里宽的突出部，这个突出部在西部和西北部与德国毗连，南部则与奥匈帝国邻接。俄国西部边界距离德国首都柏林只有180英里，北面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德国霍亨索伦王朝的龙兴之地——东普鲁士。这块80英里宽的德国领土，位置过于偏东，正好夹在俄国突出部与波罗的海之间，很容易被俄军切断与德国内地的联系。

按照德国人的预计，俄国从宣战动员到完成集结出击东线需要6到8周的时间，所以德军在东线的兵力不足。事实证明，德国人这次失算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帮助俄国制订作战计划的是法国人，法国人制订的计划当然是兵贵神速了！

早在1911年，法军总参谋长就前往俄国去给俄军总参谋部洗脑，灌输必须主动进攻的思想。当时，急于从日俄战争的耻辱中走出来的俄国军官也非常赞赏主动进攻的建议，沙皇甚至公开说："我们会对准德国的心脏进行打击，我们两国的共同目标就是柏林。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不感兴趣！"

战争初期，德国在西线的进攻引起了法国人的恐惧。1914年8月5日，德国对法国宣战的第3天，法国大使就觐见俄国沙皇，言辞恳切地说："请求陛下命令军队立即采取攻势，否则法军有遭覆没的危险。"沙皇回答说，俄国非常感谢法国信守协约，一定会支持法国来表明他们对协约的忠诚。

其实，还是老百姓那句话：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短。在此之前，法国给俄国提供的贷款高达1000多亿金法郎。法国把钱借给俄国，就是自找亏吃。"十月革命"后，列宁同志大手一挥，不认账了，法国血本无归。

但在当时，沙皇非常开心地向法国大使保证："我们原来的目标，就是歼灭德国军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打开通往柏林的道路。"

俄国是个纸老虎

对俄国沙皇的话，法国大使是相信的。

因为在他去冬宫[10]的路上，曾看到一个团的俄国哥萨克骑兵正在开赴前线。俄国团长看到了法国大使，非常激动，邀请大使检阅部队，大使虽然很着急，但盛情难却，就同意了。检阅的时候，团长率领全团士兵振臂高呼："我们要消灭那些卑鄙的德国鬼子，要把德皇威廉流放到

圣赫勒拿岛（就是当年流放拿破仑的那个地方）去！”检阅结束后，团长挥舞着马刀，率领部队疾驰而去。这一幕让法国大使信心倍增，他觉得我们有这么强大的一个盟友，一定能够打败德国。

俄国陆军的数量确实非常惊人，常备兵力有140万，稍加征召就能达到310万，还有200多万后备役人员，总数可达650万。特别是哥萨克骑兵身强力壮、残忍凶悍，被称为“恐怖的压路机”。

在法国人看来，一旦俄国的敌人被这个“压路机”压过去，没有谁能够顶得住。别忘了法国人崇拜的拿破仑，就是因为进攻俄国而失败的，这给法国人的印象太深了。

不但法国人看好俄国，就连英国人也是如此。一战爆发的时候，英国外相跟法国总统讲：“俄国的资源非常富足，就算咱们不去支援俄国，时间一长，德国人也要山穷水尽。”不论拼人，还是拼劲儿，你都拼不过它。只要一提起俄国，英法就胆儿肥，德国人则寝食难安。

但实际上，俄国是欧洲最落后、最野蛮、最残暴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个欧洲的宪兵、亚洲民族的恶魔，表面很可怕，其实完全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它有一个愚不可及的政体，集怯懦、盲目、狡诈、愚蠢为一身。沙皇尼古拉二世无才无德，唯皇后之命是从，而皇后又对活跃在宫廷中的淫僧和骗子拉斯普京（这个人的故事，我们放到后面再讲）言听计从。路边社传言，皇后还跟那个骗子有染。

此时的俄国，就像一座破房子，已经摇摇欲坠，只要谁在门框上踢一脚，整座房子就会轰然倒塌。至于俄国军队，就更不值一提，军官的晋升完全靠行贿和出身，除了有后台，还得有钱才行。军官们最精通什么呢？既不是马上比武，也不是图上作业，而是桌上耍牌，你给长官行

贿，不能公开送，得通过打牌输钱的方式。

陆军大臣是废物

当时，俄国的陆军大臣苏克霍姆利诺夫迷上了一位省长年仅23岁的夫人，便千方百计将这个尤物弄到手，从此不务正业，全部精力都用来跟小夫人尽享鱼水之欢。

这个荒淫无道的老家伙，非常善于谄媚逢迎，很得沙皇器重，被认为是军事家。但是这厮对现代战争一窍不通，他认为打仗就是靠马刀、旗杆矛和白刃，一听到火力这两字就烦，当然他最不能听的还是现代战争这四个字。他说："战争过去是这样的，将来还是这样的，能有什么变化，所有的新玩意儿都是歪门邪道，都是一帮专家用来骗钱的。拿我来说，25年来我就没有看过一本军事手册！"

在1908年到1914年之间担任俄国陆军大臣的就是这样一个废物，俄国的军备情况可想而知。战争爆发的时候，不少俄国军官依然把苏沃洛夫那句"子弹是懦夫，刺刀才是好汉"奉为经典，而对"战争胜负取决于双方火力较量"的学说嗤之以鼻。

俄国人不肯花费力气去兴建工厂，生产炮弹、步枪和子弹。一战爆发后，俄军的步枪缺口每年在300万支左右，甚至不惜支付重金，向日本买三八式步枪。这种枪并不先进，而且到最后枪没交付，黄金却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俄军军官可随便体罚士兵，军队中等级森严。当官的天天山珍海味加伏特加，当兵的嚼着黑列巴（黑面包）就凉水。上了战场，当官的得时时提防从背后射来的仇恨的子弹。

俄军的训练更是浮云，本来就不多的经费经层层盘剥后所剩无几，许多俄军士兵到退役的时候还没放过枪。

俄军的装备水平也落后于德军，主要是火炮较少，尤其是缺乏重炮。

当然俄军也不是没有优势，日俄战争给俄军带来了宝贵经验，而德军自从普法战争之后就没怎么打过仗。

对于俄军的这些积弊，英法并不关心，甚至俄国能不能打赢，英法也不关心。它们只希望在法国遭到德国进攻时，俄国像一个大炮弹，一下子扔过去，一声巨响，俄罗斯哪怕粉身碎骨，德国至少也得缺胳膊断腿，能牵制住德国的部分兵力，有这么个效果就行。

总司令哭了

当然，俄国沙皇看不到这些，他还妄想在战争中捞取好处呢。

战争爆发后，沙皇任命尼古拉大公为俄军总司令，此人是沙皇的堂叔，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风度翩翩、仪表堂堂，是当时最受俄国愤青钦佩的人。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的才能和功勋，而是因为他憎恨德国人的态度。在俄国愤青心目中，他是皇族宗室中真正的爱国者，唯一的男子汉。相比那个来自德国的皇后，他是专门跟“德国帮”和宫廷里的奸邪小人做斗争的俄罗斯捍卫者，他被众望所归地任命为俄军总司令。

可惜，此人虚有其表。他得知自己被任命为总司令后，竟然哭了很久，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完成大侄子交给的任务，手下能干的人寥若晨星。他的参谋长雅努什克维奇44岁，陆军大臣说他仍是个娃娃。雅努什克维奇跟尼古拉二世一起在禁卫军中服役过，算是一块扛过枪的弟

兄，才得以迅速提升。

尽管俄军问题多多，尼古拉大公还是向法国大使保证，为了遵守动员令下达第15天就开始行动的诺言，他将不待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准备先行出动2个集团军向东普鲁士大举进攻。

比起庞大的俄军，驻守东普鲁士的德军确实不足，主力是第八集团军，一共4个半军和1个骑兵师，再加上柯尼斯堡的卫戍部队，人数相当于俄国的一个集团军。

德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普里特维茨上将是威廉二世的宫廷宠臣，已经66岁高龄。这个人的好吃习惯要比他的军事才能出名得多，因此得到“胖家伙”的绰号。普里特维茨的高位，是他经常在饭桌上给皇帝讲荤段子得到的奖赏，他没有动脑筋搞军事的兴趣。总参谋长小毛奇认为他不胜任，许多年来一直想撤换他，但是因为他的荤段子深得皇帝欢心，撤换不了了之。

只要是君主专制独裁，都会出现用庸才、奴才而不用人才的现象。这样的人，在民主国家可能一天也混不下去，因为你讨好总统和总理没用，总统和总理没准儿几天就下台了，你总不能给全体国民讲荤段子吧？

提前到了**2012**

当俄国哥萨克骑兵粗野的喊叫声传遍东普鲁士时，德国人感到无比震惊。他们本来想集中主力搞定西线，没想到这帮野蛮人这么快就来了。

1914年8月12日拂晓，俄军第一集团军在莱宁坎普将军率领下进入

东普鲁士。8月19日，萨姆索诺夫将军率领的第二集团军也开拔了。

俄军在进军中遇到了不少麻烦：食物、弹药和其他补给物资都没有充分准备；俄国的边境地带多是被森林和灌木丛隔断的半荒地，未硬化的道路下大雨时就成了一摊烂泥；俄国铁路网不发达，几乎没有延伸到边境的支线；俄国铁路的轨距与德国不同，由铁路运输的物资要经过国境必须“倒车”……这一切都使俄军的后勤军官以为提前到了2012。

随俄军同行的英国武官曾经向国内报告说：“俄军出发的时候就缺乏粮食补给，行军纪律坏到了极点，部队神经也极为紧张，看到飞机就开枪，甚至还射击自己的汽车。高级军官对敌人的行动几乎毫无所知，各军长知道的情报最多只限于邻近目标，对第一集团军的任务一点儿都不了解。”

更糟糕的是，莱宁坎普和萨姆索诺夫之间根本没有合作可言，两位集团军司令的关系极为恶劣，他们连话都不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两人早年有过节。

日俄战争期间，萨姆索诺夫的部队曾在一处煤矿遭到日军攻击，莱宁坎普的骑兵师近在咫尺却一再对要他增援的命令置若罔闻。后来两人在沈阳火车站的月台上相遇时，先是破口大骂，继而挥拳对打，直到萨姆索诺夫把莱宁坎普打倒在地。

要命的是，这一情景被一个德国军事观察员看到，此人正是现任德国第八集团军作战处长的霍夫曼上校。他对日俄战争期间俄军暴露出的问题，看得一清二楚，而俄军中却没有这样的人物。

按照俄军大本营的作战计划，第一集团军从北方切断德军与柯尼斯堡的联系，第二集团军切断德军与维斯瓦河的联系，把德国第八集团军

包围在东普鲁士突出部加以歼灭，进而直取柏林。

由于俄军的机动性不如德军，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毫无成功的可能。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俄军的素质实在太差，指挥和参谋人员极度缺乏效率，战争准备也很不充分，至于威名远播的哥萨克骑兵，实际上就是一群土匪。

只会讲荤段子的司令

但是不管怎么说，哥萨克大军算是攻入了东普鲁士。这是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德国领土上第一次出现俄国军队。

8月18日，双方发生了第一次交战，由于德军本来就不打算在边界纠缠，莱宁坎普击退了德国第一军，开始深入东普鲁士境内。8月20日，德军在古姆宾年对俄国第一集团军发动进攻。起初德军打得颇为顺手，但俄军发起了强大反击。先是德国第一军被击退，接着第十七军也遭到痛击。德国第十七军伤亡8000多人，俄军还俘虏了1000人，缴获了12门火炮。与此同时，德国第二十军与俄国第四军进行了小规模战斗，得知主战场失利后也撤退了，但是莱宁坎普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停在原地休整。

这时候，只会讲荤段子的普里特维茨接到俄军进攻得手的消息，大感震惊。他当即下令，要求全军向维斯瓦河上游退却。当时，德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格留尼特少将和作战处处长霍夫曼上校，正在集团军司令部办公室外面谈话。霍夫曼是一流的俄国通，他本来被派往西线当团长，因为他精通俄国事务，才被调到第八集团军服务。时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的是瓦德西伯爵，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但这不是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而是他的侄子小瓦德西。他跟小毛奇一样，都是前任参谋长

的侄子，属于“官二代”，也是一样的庸才。

普里特维茨走出办公室，喊这些人进来开会。他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看到司令官满脸焦急地说：“先生们，我想你们一定也知道了从前线来的新消息，我军应该摆脱战斗，并向维斯瓦河后方撤退。”格留尼特和霍夫曼立刻表示反对，认为先要稳住形势，然后专门对付萨姆索诺夫。但是普里特维茨不为所动，毅然告诉他们，做决定的人，应该是他而不是他们。普里特维茨说完就离开了办公室，留下格留尼特和霍夫曼跟瓦德西伯爵辩论。少将和上校终于说服了伯爵，采取了比较勇敢的措施，要下力气顶住俄国人的进攻。

普里特维茨回到办公室后，居然对这个建议表示支持，但是支不支持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免职令已经下来了，他跟瓦德西双双被解职。兴登堡[11]接替普里特维茨任司令，鲁登道夫接替瓦德西任参谋长。

珠联璧合的一对统帅

鲁登道夫原为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曾在列日有出色表现。他在得知升迁的消息后，接到了小毛奇的一封电报：“你或许能够挽救东线的形势。我不知道哪一个人曾得到我这样的完全信赖。皇帝也完全信任你。当然，你无须对东线已经发生的情况负责。”

鲁登道夫此人野心勃勃，锋芒逼人，需要挑选一位善于同他相处的人担当主将，以便让他放手去干。这样，德军大本营便选中了秉性随和、善于处事的兴登堡。

兴登堡时年68岁，是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老将。他的上司毛奇和施里芬对他都十分赏识，以至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他已经在

1912年退役，两年多没穿军装了，现在再次入伍，他找出当年普鲁士将军的蓝色军礼服，穿上去了前线，而当时德军的制服已经是土灰色了。

到东普鲁士之前，德皇威廉二世和小毛奇接见了鲁登道夫，给他简单介绍了情况。从单独召见鲁登道夫可以看出，他才是第八集团军的实际负责人，但由于他不是贵族出身，姓名里没有“VON”（冯），所以不能担当主帅。

1914年8月23日凌晨，被后世吹捧为“珠联璧合的一对统帅”第一次在汉诺威车站相见了。鲁登道夫在车上向兴登堡汇报了第八集团军的情况和已发出的一些指示。兴登堡耐心听了15分钟，说了一句“我也没有更好的主意，我看就这么办吧”，然后就去睡觉了。

兴登堡从一开始就完全适应自己所担当的角色。兴登堡曾坦率地讲，他的主要任务是：“使我的参谋长的聪明才智、几乎超人的精力和从不懈怠的干劲儿得到充分发挥，必要时为他创造条件。”

他们上任的几天内，鲁登道夫就调整了军事部署，对俄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消灭萨姆索诺夫的第二集团军。德军主力南下，只留下第一骑兵师拖住俄国第一集团军。

1914年8月23日凌晨，被后世吹捧为“珠联璧合的一对统帅”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第一次在汉诺威车站相见了

骑1师白天大摇大摆地前进，扬起大片烟尘，晚上悄悄溜回出发地，第二天再重演一遍。要说俄军也有飞机和大批骑兵进行侦察，德军玩当年张飞糊弄曹操的这套把戏真是弱爆了，不知道鲁登道夫是不是读过《三国演义》？而莱宁坎普更是傻缺儿，居然真的上当了。直到后来俄第二集团军与南下的德军发生激战，莱宁坎普才发现当面之敌不过是虚张声势。

为了诱敌深入，陷敌于绝境，鲁登道夫指挥德军佯败而退。俄军果然中计，萨姆索诺夫误认为这种撤退是德军的全线退却，下令穷追，弄得部队非常疲劳。据德军截获的电讯，俄军有一个军在12天中，已经在深没脚踝的泥土“道路”上跋涉了150多英里。

鲁登道夫反击的时候到了。

一雪祖先的耻辱

德军通过发达的铁路迅速调动部队从两翼合围。

萨姆索诺夫发现被围后也顾不得面子了，多次发电给老冤家莱宁坎普请求“拉兄弟一把”，但莱宁坎普根本不理他。萨姆索诺夫只好求助于上司西北方面军司令吉林斯基，吉林斯基立即电令莱宁坎普驰援。莱宁坎普左推右拖，就是不肯立即行动。

从8月26至30日，经过5昼夜的鏖战，俄国第二集团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全军覆没，指挥官萨姆索诺夫在绝望中自杀。俄军阵亡和被俘者达12万之多，德军损失仅1万人，这就是坦能堡大捷。

坦能堡是战地的一个小村庄，也是一个古战场。1410年条顿骑士团在此败于波兰-立陶宛联军。这一次，德军一雪当年祖先的耻辱，于是决定以坦能堡命名这次战役。

坦能堡大捷，显示了鲁登道夫的非凡才能，他和兴登堡声威大震。

坦能堡之战两周后，德军又在东线取得了马祖尔湖战役的胜利，重创了俄国第一集团军。莱宁坎普丢下部队先行逃回国内，不久就和上司吉林斯基一起被沙皇炒鱿鱼了。从此，俄军被逐出东普鲁士并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在整个战役中，俄军损失约25万人，德军损失约为俄军的十分之一。

德军在东线取得的战果，跟西线形成了鲜明对比。9月14日，德国媒体以整版的篇幅宣传“坦能堡的胜利者”。兴登堡一夜之间成了赫赫有名的“天才统帅”，全国掀起了“兴登堡热”：柏林率先修建了兴登堡纪念碑，许多街道广场都以兴登堡命名，许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头衔，市

场上出现了种种以兴登堡命名的商品。

兴登堡被德皇授予元帅军衔，并由他统率东线全部军队，而鲁登道夫仅获大将军衔。

对于这个突然时来运转的“天才统帅”，了解内情的人当然会表示不满。后来晋升为少将的霍夫曼就曾愤愤不平地在日记中写道：“真正有能耐的人是否也会碰巧当上元帅？”在后来兴登堡调去最高统帅部后，霍夫曼以假装敬畏的语气对来战地访问的人说：“这里是战斗前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斗后元帅睡觉的地方。老实说，这儿也是战斗期间元帅睡觉的地方。”

02. 德军的东攻西守

准备一举打瘫俄国

马恩河战役结束后，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朝见威廉二世，他跟皇上说：“陛下，我们输掉了战争。”

于是，这家伙卷铺盖走人了，换上陆军大臣法尔肯海因[12]将军继任总参谋长。到1914年圣诞节，威廉二世开始冷静地全面分析战争形势，感觉前途颇为黯淡。

8月份，德军士兵吹着胜利的军号出发时，他曾向士兵们许诺，树叶飘落的季节，你们就可以回家了，甚至可以回来收麦子。也就是说，他认为战争一两个月就能结束。

但是眼瞅仗已经打到年底了，还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战争陷入了对德奥同盟非常不利的局面，就是持久战。德奥同盟国的人力仅及协约

国的一半，协约国占有广阔的殖民地，英国可以动员印度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当兵参战；法国可以动员非洲人和越南人当兵；而德国只能用德国人。德国海外殖民地很少，经营时间短，没什么大用。随着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时间有利于敌，不利于我。

德国人认为，要想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进攻赢得战争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先打倒一个敌人。

应该先打倒谁呢？打到英国肯定是没戏的，德国陆军即便天下无敌也不能游过英吉利海峡；法国虽然遭遇小挫，但是仍跟德国苦苦缠斗不休；现在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先击败俄国。

1914年东线战役的经验使德国认为，德军数量在1:2的劣势之下都可以击败俄军。而现在，东线俄军阵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被德国的东普鲁士和奥匈的东加里西亚包围着，如果德奥联军南北夹击，就可以切断俄军补给线，一举击溃俄军。

因此，德国人将战略调整为东攻西守，在西线采取守势，而在东线采取攻势。如果对俄国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英法两国可能见风转舵，对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这两个中立国也会产生震慑作用，使它们不至于投靠协约国，特别是还可以稳住心理已产生动摇的盟友奥匈帝国。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东线战场已经树立了威名，他们力主在东线发动猛烈攻势，一举打瘫俄国。这样的话，就又该他们老哥俩表演了。

总参谋长的私心

但是，德军总参谋长法尔肯海因觉得过于冒险。

如果在东线发动一场巨大的钳形攻势，至少要从西线抽调20万兵力。法尔肯海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时西线德军是190万，协约国军是280万，如果再抽调，西线就要崩溃了。

法尔肯海因还觉得在东线南北相距400公里的钳形攻势很难奏效。他并不知道，当时俄国人的情况已经糟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训练中的部队10个人才配1支枪，补充兵员都是徒手上的前线，在德军炮火射程之内，耐心地等待着拿起阵亡战友留下的步枪。这跟二战初期的苏军非常相似。

1914年底，俄军总参谋长就在报告中说，许多士兵只想逃亡回家，他们光着脚连鞋都没有。冰天雪地光着脚怎么打仗？俄国炮兵无弹可射，步兵成了敌人任意猎杀的目标。

1915年6月，俄军南线总司令在报告中说，他的部下有15万都是徒手的，俄军炮兵每门炮只准发射4颗炮弹。总参谋长向陆军部长说，即使没装引信的炮弹也可以送往前线，聊胜于无。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宁缺毋滥，俄军现在就是宁滥毋缺，炮弹就算不装引线不会爆炸，也可以发射，给自己人壮壮胆。

俄军极端糟糕的战备状况，法尔肯海因并不知道，所以他认为鲁登道夫毕其功于东线，过于冒险。另外，他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他对鲁登道夫和兴登堡这老哥俩的战功羡慕嫉妒恨。

兴登堡在鲁登道夫的辅佐下屡战屡胜，已经升为陆军元帅了。那时的元帅比二战时更值钱，兴登堡晋升为元帅，在德国人心目中成了民族英雄。

法尔肯海因担心，如果发动这么一场攻势，又变成了兴登堡和鲁登

道夫表演的舞台，要是再打赢了，兴登堡势必接任总参谋长，自己还怎么玩儿？

所以，他为了一己之私，公然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破坏了鲁登道夫的计划。甚至为了不让兴登堡再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企图拆散这对“黄金搭档”，兴登堡面见威廉二世才阻止了他的阴谋。

人是唯一过剩的东西

对同盟国来说，形势是紧迫的。德国人虽然可以继续撑下去，可奥匈帝国眼看就招架不住了。

1915年3月22日，经过194天的围攻，奥匈帝国著名的普塞密士要塞连同守军11万人，向俄军投降，奥匈帝国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影响，有全面崩溃的可能。如果奥匈帝国崩溃了，那么俄军通往布达佩斯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

在威廉二世指示下，法尔肯海因不得不救援奥匈帝国。他从西线调回了14个师，准备在东线的南端反攻俄国。

于是，德奥组成联军，但是联军的总司令不是兴登堡，而是另外一位名将——骑兵上将马肯森[13]。马肯森上将外表英俊，温文尔雅，但是对战略不精。万幸的是，希克特上校奉命出任他的参谋长。一战结束后，希克特是重建德国陆军的第一功臣，还到中国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后来被纳粹党暗杀。希克特是一位头脑冷静、意志坚强的参谋人才，是德国参谋本部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之一，就像鲁登道夫和霍夫曼一样。

1915年5月，德奥联军以18个师和2000余门大炮，分兵两路进攻俄

军。德军计划向俄军中央部分实施突破。5月2日，开始攻击，到5月14日，俄军全线后撤80公里。德军的进攻大体成功，归功于参谋部的有效组织，各部队在行动上能密切协调。

相比之下，奥匈军队就是出来打酱油的，一方面是他们素质差；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德国人的骄横态度颇为反感，影响了跟德国人的合作。

双方交战8个多月，德军攻占了华沙等大片领土，俄军损失170多万人。由于军需不足，德军在东线才停止进攻。要不是俄军士兵吃苦耐劳，不怕牺牲，俄国在1915年就崩溃了。

当时，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虽然一直在打败仗，但是他能苦撑到底，使俄军没有完全崩溃，也算功不可没。可是，总得有人为这场败仗负责吧？所以在1915年8月21日，他被沙皇解职，由沙皇亲自指挥东线的战争。

1915年的东线，俄军损失超过200万人，其中约一半成了俘虏。德奥两军的损失也超过100万人。法尔肯海因却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战役已经成功地使俄国受到了巨大损失，德国完全达到了战略目的。为了彰显自己的英明，更为了抗衡兴登堡，他建议把马肯森上将晋升为元帅。

实际上，法尔肯海因的见解完全错误，俄国战争潜力非常巨大。到了第二年，俄军不仅卷土重来，而且还把罗马尼亚拖入了自己的阵营。沙皇已经征召了1300万人入伍，还有同样多的人在营房外面等待。

当一位英国使节对俄军遭受的重大损失表示哀悼时，俄国陆军大臣却说：“不要因此而感到难过，人是我们唯一过剩的东西。”

03. 招呼兄弟一起上

土耳其也会演戏

一战爆发后，位于亚欧两洲交汇处的土耳其，成为交战双方竞相拉拢的对象。

土耳其在经济上很大程度依赖协约国，但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倾向于和德国结盟。大战爆发后，德土双方就于1914年8月2日秘密签订了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如果俄国干涉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冲突，土耳其有义务对俄国宣战，而且土耳其军队交由德国指挥。密约签订后，为了赢得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土耳其对外公开发表了中立宣言。青年土耳其党的一位领袖私下说："我们宣布中立，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一旦动员完成，即可参战。"为了迷惑协约国，土耳其还假装同俄国进行反德军事同盟的谈判。

1914年8月10日，德国海军的"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里斯劳"号巡洋舰躲开了英国海军的追捕，驶进土耳其领海。之后这两艘德国军舰升起了土耳其国旗，归入土耳其海军建制。德国海军上将祖雄摇身一变，成了土耳其的海军总司令。

到了9月，土耳其陆军也开始被德国人染指了，土耳其参战已成定局。10月29日，在德国人的指挥下，土耳其海军进入黑海，突然炮击俄国在黑海沿岸的要塞。这时候，土耳其人还假惺惺地给俄国道歉，俄国提出和平的先决条件是赶走德国军官，这当然是不可能的。1914年11月2日，俄国对土耳其宣战。随后，英法两国也分别对土耳其宣战。

土耳其参战最大的影响是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使英法两国想从南

面接济俄国的希望完全断绝。俄国人剩下的只有北极方向的出海口，那里经常封冻，利用价值非常有限。

不过，土耳其参战是大脑严重缺氧的结果。当时，土耳其人口3600万，半数是想要闹独立的阿拉伯人，除了没有完工的巴格达铁路之外，全国几乎没有任何铁路，交通极为恶劣，桥梁载重不足，把一颗重炮弹从安卡拉运到俄土边界，用骆驼要走35天。开战的时候，土耳其陆军全部兵力一共36个师，后来又编了70个师的新军，但是装备和训练都很恶劣。

但土耳其人毕竟曾经创立过骁勇善战的奥斯曼帝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实力不足，土耳其第三集团军仍向高加索地区进军，号称19万人，实际上只有不到7万人。

这场进攻被俄军轻松击败。尽管如此，俄国仍然深感威胁，要求英国采取行动，迫使土耳其退出高加索战场。

俄国人的这个要求，使大英帝国在1915年进行了一场有史以来成本最高的战役。

丘吉尔的创意

马恩河战役后，协约国和同盟国在西线陷入了僵持。为打破僵局，也为了支援俄国，英法两国没有选择正面突破，而是采取“外围战略”。

土耳其参战后，英国立刻采取行动，兼并塞浦路斯，收埃及为保护国，炮击达达尼尔的要塞，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1914年11月，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提出凭借英国海军的实力打开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直取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把土耳其逐出战

争。这一方面可以减轻俄国在高加索战线的压力；另一方面，英国得到伊斯坦布尔控制的金角海，便可直通黑海，支援血战的俄国军队；还可以开辟南线，攻打奥匈帝国。这个设想在战略上相当有创意，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

1915年2月19日，英法联军62艘战舰以及大量辅助船只投入战斗，由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卡登上将负责指挥。3月18日，联军16艘军舰强行闯入狭窄的海峡通道，炮轰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军队纷纷丢弃阵地向内陆退却，英国突击部队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率先冲上海岸。

此时，德国军事顾问赞德尔斯已洞悉协约国的加里波利登陆战，火速调集军队增援战区。土耳其军队掘壕坚守，依据半岛复杂的地形建立了强大的防御体系，又在该地集结炮兵部队。

就在英法军队准备扩大战果时，隐蔽在阵地中的土耳其士兵一起开火，把正在攀登悬崖的英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联军的首轮登陆行动宣告失败，卡登上将也负伤回国。

为夺回海滩，英军决心用陆军占领加里波利。英国集结了一支近8万人的远征军，主力由在埃及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组成，即澳新军团。有“诗人将军”之称的陆军上将汉密尔顿负责指挥这支军队。

4月25日夜，在掩护舰队实施炮火准备后，协约国军队开始了登陆行动。由于澳新军团的士兵大多没有接受过夜间登陆的训练，再加上对半岛的地形一无所知，错误地登陆在一个无名小湾。同一天，英军和印度部队在海丽丝岬遭到土耳其军队的猛烈打击。登陆部队虽然建立了滩头阵地，却根本无法有效展开。

土耳其军队在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国父”、陆军上校凯末尔指挥下，猛烈攻击登陆部队。经过一夜混战，双方死伤惨重，已登陆的1.6万名澳新军团士兵在土耳其军队的炮火压制下，困在临时掩体内动弹不得。接下来的几天，双方陷入僵持。

皇家海军的一曲悲歌

5月1日，土耳其军队大举反攻。战斗中，英国战列舰“霍莱伊特”号、“胜利”号和驱逐舰“威严”号相继沉没，迫使英军撤离大批舰只。这样一来，登陆部队便失去了海军的火力掩护。

19日，土耳其军队对整个澳新军团的阵地发起反攻。土耳其士兵甚至不惜发动自杀式冲锋。澳新军团被困在一条从海滩到前沿不过400米的单薄阵地上。随着夏季的来临，阵地上尸体遍地，带来痢疾、腹泻和肠热等疾病，澳新军团的非战斗减员持续增加。

面对这样的局面，协约国还是不想放弃，又调配了3个师的英军前往半岛。与此同时，赞德尔斯也在拼命集结土耳其军队，准备迎击新一轮的进攻。

8月6日，英军在澳新军团登陆场西北面的苏弗拉湾登陆，但部队上岸后未能及时扩大登陆场，宝贵的战机被错过了。赞德尔斯紧急从其他防线抽调近2万军队增援苏弗拉湾，凯末尔也亲自指挥军队成功遏制了登陆部队前进的步伐，战事陷入了僵局。

9月，汉密尔顿被解除指挥权，由门罗将军接替，但协约国军队的伤亡仍然与日俱增。

到了初冬时节，天气寒冷，严重的冻伤迅速在部队中蔓延，超过

16000人冻伤，甚至有人冻死。11月23日，英国不得不下令分阶段撤退。这次一战中最大的登陆战宣告彻底失败。

9万协约国军秘密撤离加里波利，土耳其人居然完全没有发觉。在整个战役中，协约国军的撤退是最成功的行动，伤亡不到10人。

战后，一名英国历史学家分析："这是一个正确、大胆而有远见的计划，却在执行过程中被一系列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错误给断送了。"

这场战役造成了协约国军队近40万人的伤亡，葬送了13万士兵的生命。同时葬送的，还有牛人丘吉尔一帆风顺的仕途。他在这场战役失利之初，就被免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被排挤在政治圈之外。

与世仇结盟

在南线的巴尔干战场，保加利亚是个重要国家。它与土耳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希腊接壤，位置十分重要。同时，保加利亚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都是主力。因此，保加利亚倒向哪一方，对巴尔干战局影响重大。

1914年，俄国曾经想联合保加利亚重建巴尔干同盟，因为保加利亚也属于斯拉夫民族，跟俄国的感情非常接近，保加利亚的皇帝也称沙皇。保加利亚也愿意接近协约国，但是把归还被希腊和塞尔维亚夺去的马其顿和色雷斯作为参加协约国的先决条件。对此，塞尔维亚坚决反对："情愿将整个塞尔维亚留给奥地利人，也不会把马其顿一小块儿土地让给保加利亚。"

于是，保加利亚加入协约国的谈判就崩了。这样一来，同盟国便处

于有利地位。保加利亚在经济上依赖德奥，获得过德奥的大量贷款，重工业也控制在德奥手中，政治上亲德奥的倾向也十分强烈。保加利亚与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的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国家矛盾尖锐。所以，保加利亚统治集团就准备跟德奥缔结军事协定。

大战开始后，保加利亚由于准备不足，表面上宣布中立，跟协约国进行谈判，实际上与同盟国保持密切联系。1915年6月起，保加利亚和同盟国在索菲亚谈判，德国人力促两个老冤家——土耳其与保加利亚言归于好。德国外交官许诺将马其顿、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外加土耳其的一些边境地区划给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终于加入了同盟国阵营。

在保加利亚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站到俄国人的对立面，与世仇土耳其结为盟友。1915年10月14日，保加利亚正式对协约国宣战。

见风使舵的意大利

意大利原是德奥的同盟国，也号称是列强之一，拥有同法国不相上下的人力。但是，意大利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量贫民背井离乡，逃往国外谋生，因此有“穷光蛋帝国主义”之称。

即便如此，意大利也和其他列强一样，积极谋求对外扩张。由于实力不足，意大利的扩张企图只能利用大国争霸来实现，哪边风硬，就往哪边倒，是典型的见风使舵。

1912年的意土战争后，意大利脱离三国同盟的倾向就很明显。一战爆发后，意大利借口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事先没跟它商量，便宣布中立。实际上，意大利是想以参战为条件，向双方讨价还价，获得更多的好处。

在发布中立宣言的同时，意大利外交大臣就秘密告知德国大使，如果得到足够的报酬，意大利将准备“考虑援助的方法”。说白了就是要东西，要多少呢？300万支步枪，10000门大炮，5000个火车头。

威廉二世一看，气得把清单扔到地上。我要把这些东西给你，我们德国人得拿棒子去打仗。你不来拉倒，有你一个不多，没你一个不少。

第二天，意大利驻俄大使对俄外交大臣说，意大利很难“从德奥方面获得所期望的东西”，因而“可以与协约国谈判”，共同对付奥匈帝国。

就这样，意大利一面向同盟国敲诈勒索，一面又同协约国勾勾搭搭。在英国的协调下，俄国做了让步，同意将达尔马提亚大部土地让给意大利。由于意大利希望获得的领土大多属于德奥集团或中立国，而与协约国不存在直接冲突，所以，协约国答应给意大利的土地比德国许诺的多一倍，特别是英国还答应给意大利贷款5亿英镑作为参战费用。至此，协约国几乎满足了意大利的全部要求。

1915年4月26日，意大利终于同协约国签订了伦敦秘密条约。几天之后，意大利正式退出德、奥、意三国同盟，于5月23日向奥匈帝国宣战，次日宣布与德国断交，在背后捅了同盟国一刀。

对于意大利的这种龌龊行为，德国和奥匈帝国自然恨得咬牙切齿。

战场上见吧，意大利！

第四讲　空前惨烈大屠杀（凡尔登会战，索姆河战役）

士兵比任何人都渴望和平，因为正是他们必须忍受和忍耐战争带来的最大伤痛。

——麦克阿瑟

01. 凡尔登绞肉机

只有法国算盘儿菜

在1915年，由于德军在西线没能打开局面，所以大战的重心转移到东线战场。但是，德奥联军在东线的几次进攻，虽然推进了很远，无奈俄国幅员辽阔、气候寒冷，未能迫使沙皇单独求和。到1916年，大战的重心再度回到西线。

这时候，虽然协约国在加里波利战役和中东战场消耗掉了一些兵力，但是英国征召新军了，军火供应量激增。1915年底，英国驻法国的军队增加到38个师。英军原来都是志愿兵，这时开始大量征召义务兵报效国家。陆军元帅基钦纳的肖像被印在海报上，贴满英国的大街小巷，元帅目光深邃，手指前方，肖像下面一行文字——你的国家现在需要你！如此一来，英军人数激增，但跟志愿兵相比，义务兵大多缺乏训练。

大战的前两年，英法之间因为长期隔阂，协调不够。1915年12月，

为了协同作战，协约国在法国召开军事会议，首次正式商讨如何使联军的行动取得一致。法国、英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的军事代表齐聚霞飞将军的总部，经过激烈讨论，这些国家一致决定，在1916年要选择一个时机同时发动全面进攻。当时，英国新军需要时间训练，俄国军队装备奇缺。于是，大家决定1916年3月再次开会，商定总攻的时间，在此期间，抓紧积蓄力量。

然而，德国获取了这个情报，知道了协约国准备在东、西、南三线同时发动总攻的消息。面对日益增加的压力，德国不能坐以待毙。德军总参谋长法尔肯海因想先下手为强，计划发动他期盼已久的西线攻势。

在1915年圣诞节期间，法尔肯海因悟出了一个道理，英国才是协约国的支柱。他曾这么讲过，英国攻打荷兰、西班牙、法国的战争史现在正在重演，只要英国抱有一丝胜利的希望，德国就别想逃过这个敌人。

法尔肯海因看得很清楚，打蛇打七寸，必须先打英国。

但是，当时德国能够用来打英国的，除了潜艇之外没别的东西，海军并没有取得优势，对英国陆军也无可奈何。英国陆军的防区在法军侧翼，不适合德军发动大规模攻击。

所以，法尔肯海因认为："我们虽然对当前的大敌苦恼不堪，但是我们也知道，对于英国来讲，它擅长的并不是陆战，它在欧洲作战就是玩儿杂耍，真正的武器是与法国、俄国、意大利军队联合作战，那我们可就够受的了。"因此，还是得先在西线发动决定性进攻。

俄国已经被打瘫，意大利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有法国还能算盘儿菜，法国正是英国手中的一把"利剑"。

攻敌所必救

法尔肯海因认为法国在军事上已经到了力量的顶点，只要在法国的要害之处给予强有力的一击，就会使法军崩溃。如果法国人民认识到，他们已经没有希望胜利，那么突破的日子就到了，英国手中最厉害的武器就被打掉了。

法尔肯海因进一步阐明，没必要进行全方位突破，应该给法军弄一个伤口，这个伤口的血一放，法军指挥官必然要把所有人员都投进来止血，让他们把血流干就可以了。最后，他选的地儿就是法国东北部边境小镇——凡尔登。

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第一，凡尔登距离德国的铁路太近，威胁德军主要运输线。第二，凡尔登是法国战线东翼的支点，是巴黎的东北入口，距离巴黎只有210公里，有“巴黎锁钥”之称。拿下凡尔登，不仅会破坏法军的防御体系，还能给法军士气以沉重打击。第三，凡尔登对德国有着重要意义。德国人特别强调日耳曼精神，凡尔登曾经是古代日耳曼部落向西攻打高卢的必经之地。当年查理曼帝国几乎统一整个欧洲，查理曼大帝死后，公元843年，他的3个孙子就在凡尔登把帝国三分，形成德、法、意三国后来的雏形。凡尔登的地位类似于圣城。德国人特别有尼伯龙根史诗[14]情结，包括他们前几年拍的电影《查理曼大帝的密码》都能清晰地反映这种情结。德国皇帝之所以挑选小毛奇做参谋长，也是出于这种情结，他得代表这个姓，代表德国的胜利。甚至德军在一战时的总司令部，也跟普法战争的总司令部地点完全一样，在科布伦茨市的一家旅馆。在那里，他们指挥普法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因此他们还选那个地儿，换地儿不吉利。

在这种情况下，法尔肯海因决定，以猛烈火力进攻凡尔登，攻敌所

必救，德军持续进行系统的有限攻势，吸引法军全部精锐过来，然后把法军轰成炮灰。而且德军的每一次攻势都配有短暂且密集的炮兵支援，以减少自身伤亡。

在进攻部署上，法尔肯海因为了讨皇帝的欢心，任命威廉皇太子指挥第五集团军，担任主攻任务。

威廉皇太子当时只有30来岁，长得一副瘦弱样，一看就是病秧子，他智力平庸，才能低下，仅仅因为是皇太子才手握重兵。在民主国家和君主立宪制国家，这种事儿是不可想象的。他之所以从军，只是为了增加一点儿好看的履历，以资炫耀，不然将来登基坐殿，怎么当大元帅统御三军啊？有了从军的履历，就可以说我以前指挥过军队，要不然最高功勋章也不好意思往脖子上挂啊！他曾经做过德军的骑兵团长，还在总参谋部瞎混了一年。有了这点儿经历，他就自认为可以统领大军了。

新式武器很生猛

为了进攻凡尔登，德军从1915年冬就开始准备，抽调了西线战场装备最好、久经沙场的10个师，一共27万人。

法尔肯海因还从俄国前线、巴尔干半岛和克虏伯兵工厂搜集了多达1400门火炮，运到凡尔登前线，其中重炮600多门，包括420毫米榴弹炮。另外，摆了542个掷雷器，能够发射装有45公斤高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榴霰弹，杀伤力非常大。

法尔肯海因打算以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炮击，彻底摧毁法军的防御体系，有效杀伤法军的有生力量。德国总参谋部在一份报告中预言：“单是火炮就可以夺取地面，实施进攻的步兵只是巩固和占领。进

攻和迅速夺取凡尔登的决策是基于重炮和特大火炮已被证明的威力。”

德军参战的步兵、炮兵的集中与展开，包括工程作业，都是隐蔽进行的。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德国集中了850门火炮，平均1公里的突破正面就有62门火炮和15门迫击炮。

此外，还有168架飞机参加作战。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德军比敌军多3倍，火炮多3倍以上。

德国威廉皇太子在巡视进攻准备的时候，得意扬扬地宣称：“集中如此数量的火炮用于进攻，这在战争史上还是首次。”

除此之外，德国人还投入新式进攻兵器——火焰喷射器。在巡视了炮兵部队后，威廉皇太子对副官说：“咱们去工兵部队瞅瞅，看看那个会喷火的玩意儿到底威力如何？”喷火连的连长亲自为皇太子殿下演示，连长趴到一具火焰喷射器前，右手食指扣动扳机，“呼”的一声，一束烈焰射向几十米外的步兵掩体。那处掩体被燃起的烈焰覆盖，火焰燃烧大约15分钟，黑色浓烟直冲天空。掩体里放了一头猪，这时候已经彻底变成烤全猪了。

看到这一幕，威廉皇太子激动得直跺脚说：“太好了，我要用这玩意儿，让法国人体会一下地狱火的滋味。”

总司令不相信情报

德国人磨刀霍霍，准备在凡尔登大干一场。这时，法国人在忙什么呢？

大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拿破仑时代的许多著名要塞抵挡不住猛烈

的炮火而迅速失陷，这个严酷事实动摇了军事家们对要塞堡垒的信心。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脱离野战部队防守的要塞，无法达到坚守的目的，大量的炮兵和火炮固定部署在要塞里面，会使要塞失去机动性，无法发挥更大作用。

因此，法军总司令部在1915年8月就决定，停止强化凡尔登的要塞，拆除要塞的火炮，连同守备部队一起加强到其他野战部队。法军总司令部发出指示，要求各集团军以原有要塞为基础，建立筑垒地域。这种筑垒地域由战壕、掩体、障碍物、铁丝网等野战工事构成。其实以筑垒地域跟要塞相结合，确实是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防御体系，是一种进步，问题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在凡尔登大战爆发前，要塞在拆，但是新的筑垒地域还没有建起来，凡尔登大部分炮台和机枪被拆了，拆掉的1000多门火炮交给西线的其他野战部队，还从要塞中运走了10万多发炮弹，炮台和筑垒只留下了少量警卫部队，这就使要塞在整个防御体中的作用大大降低了。

法军对德军大规模的战役准备并非毫无察觉，因为天气不好，德军的战役发起时间一再推迟。法军的情报部门早就把侦察到的德军动向报给了总司令霞飞，就连俄国的情报也判断出德军的进攻重点是凡尔登。可是霞飞就是不信，他认为德军将会进攻，但地点将放在香槟。

到1916年2月中旬，法军不但获悉德军展开地域的情况，而且掌握了其兵力部署和炮兵位置，但是霞飞还是顽固地坚信，德国人的进攻地点不在凡尔登。但是为了防范万一，在大战爆发前，他还是向凡尔登派了一些增援部队，一共10万人、270门火炮。

不会有任何活物

1916年2月21日早晨，天气奇寒，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

天蒙蒙亮的时候，在前沿阵地的散兵壕和遮蔽部里苦熬了一宿的法国士兵钻出掩体，一个年轻的法国兵冲着对面阵地大喊："德国佬，昨晚睡得怎么样啊？"但是没人理他，这个法国兵生气地骂道："这帮臭猪，就知道睡觉，当心老子拿刺刀扎你们屁股。"

这个法国兵虽然年轻，但是他在这儿驻守的时间很长，生活很枯燥，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兵常常跟对面的德国兵对骂取乐，双方士兵只能这样打发无聊的日子。一般情况下，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法国兵一开骂，德国兵肯定回嘴。但是这一次，法国兵骂完之后，德国兵却没回嘴。法国兵急了，你怎么不按游戏规则玩儿啊，更加一个劲儿地破口大骂，甭管是法语还是德语，只要他会的脏话，如滔滔江水一般向对方阵地砸去，把德国人的女性长辈问候了一个遍。

终于，法国人得到了回答，但不是他熟悉的德国脏话，而是德国人铺天盖地的弹雨！

早上8点12分开始，突然间地动山摇，德国人的炮群一齐开火，上千门大炮以每分钟2000发的速度把各种炮弹砸向法军在凡尔登的筑垒地域。炮火之猛烈，有史以来前所未见。

法国士兵被突如其来的炮火吓得目瞪口呆，抱头鼠窜。很多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残肢断体，连同冻土石块被抛向空中。侥幸未死的法国兵也被炮弹爆炸时的巨大轰鸣震得耳鼻流血，龟缩在地上不敢抬头。

到下午4点45分，德军向法军的防区倾泻了200万发炮弹，法军的地面阵地荡然无存，连附近的森林都被烧焦，一些山头被削平，整个凡尔登地区炸得跟月球表面没什么区别了。

德国人的想法就是在步兵发起攻击之前，用最猛烈的炮火摧毁前进中的一切障碍，从气势上压倒法国人，让他们丧失斗志。

德国人对敌军战区内所有的单个目标、集群目标、掩体、战壕，甚至道路、村庄、指挥所、炮兵阵地、炮台，以及凡尔登城，都在地图上做了标注，进行了大面积炮击。别说法国士兵，就连担任战区指挥官的贝当将军，事隔多年之后，回忆起那令人恐怖的一幕仍然心有余悸："浓密的硝烟弥漫在整个战区，炮弹呼啸着在凡尔登上空穿梭如织，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跟我军士兵的哀号啼叫声此起彼伏混杂在一起，如同地狱中发出来的声音。碎石焦土呼啸着从空中急泻而下，弹坑布满了防御地区，令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浓烟与尘土滚动着，一拨接着一拨在空中弥漫，防区内散落着冒着青烟、扭曲变形、带有暗红色的炮弹碎片和血淋淋的残肢断体。森林一片片地燃起大火，大火向四处蔓延吞噬着一切。"

在德军步兵从战壕里爬出来之前，德军参谋部的军官信心十足地跟士兵们说："兄弟们上，那里不会有任何活物留下来。"

不死于阵前就死于军法

下午2点多，德国步兵在主要突击方向15公里的正面上，展开了6个半师，向法军阵地发起突击。

但是德国人估计错了，德军士兵在他们认为空无一人的阵地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法军的机枪顽强地扫射不止，法军士兵奇迹般地从地下钻出来向德军射击。法军被摧毁的只是地表工事，地下工事并没有被摧毁。在骤然打击面前，法国人表现出了高卢人倔强的性格和大无畏的精神，他们组织敢死队，拼命抵御德军的疯狂进攻。

德军推进十分缓慢，开战当天仅仅是利用炮火准备的效果，占领了法军的第一道阵地。到2月23日夜，德军只前进了3公里，抓获3000名法军俘虏。但是，经过德军的第一轮打击，法军的抵抗力迅速下降。很多法国士兵是从非洲招来的，这些非洲士兵长期生活在热带地区，没有经历过凡尔登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再加上德军的猛烈炮火和凶猛进攻，这些法军殖民地士兵不是被冻死在阵地上，就是扔掉武器掉头逃跑。

到24日，德军加大进攻力度，法军几乎要全线崩溃。霞飞大为震惊，他派参谋长到凡尔登下达死命令："在目前情况下，下令退却的任何指挥官将受到军事法庭审判。"霞飞命令前线指挥官要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将敌人拦住。法军还派出督战队，把从前沿阵地败逃下来的士兵就地正法，让你不死于阵前就死于军法，迫使法军奋力抵抗。

但是，德国人改变战术，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法军第二道防线还是被突破了。法军内部大为惊慌，有些部队甚至还未遭到德军攻击，就主动放弃阵地。

在这危急关头，霞飞再一次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和沉着的性格。虽然战前他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但是在关键时刻，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投入了更多的兵力，稳住了法军阵地。

缺点就是太勇敢

在参加凡尔登会战的德军中，有一个最精锐的步兵团队——第三集团军第二十四团。

从拿破仑时代起，该团就是一支锐不可当的铁军，拿破仑曾说过，普鲁士人都是炮弹做的，他把这个团称为"铁24"，可想而知它的威力。

该团的士兵个个都是兵王，第三集团军司令评价：“我的这个团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们太勇敢！”

铁24团团长叫法里克，是个行伍出身的大老粗，但是，他对带兵打仗很有一套。这次凡尔登血战自然少不了铁24团，该团负责向凡尔登杜奥蒙炮台附近发起进攻。杜奥蒙炮台被认为是法国最坚固的要塞之一，几乎与凡尔登要塞齐名。杜奥蒙外围第一道墙上写有这样的标语：杜奥蒙固若金汤，进来不易，出去更难。进来后要想活着出去更难，如果不信，可以试试。

大战爆发后，杜奥蒙守军大概有几百人。1916年2月25日，德军开始向杜奥蒙要塞发动猛烈进攻。德军士兵尝试了一下后，才知道刀是铁打的了，发现杜奥蒙要塞果然名不虚传。整个要塞掩蔽在巨石之下，巨石的厚度是2.4米，不但枪打不透，当时最大口径的火炮对它也无可奈何。

当时，铁24团的兵力布置是2营在右，3营在左，1营在3营之后。战斗打响之后不久，法里克团长发现铁24团没有得到任何支援，下令部队后撤。

但是在2营左前方，有一队由康兹士官指挥的志愿兵。康兹是一个军事素质很高的军人，在进攻杜奥蒙炮台时，左腿负伤了。法军的机枪向他不断扫射，但是细心的康兹士官发现，射击都来自要塞边的战壕，杜奥蒙炮台似乎非常安静。

康兹一向是轻伤不下火线，经过一阵思考后，他一瘸一拐地率领部下来到要塞炮台下的缓斜坡处，这一举动竟然没有遭到法军射击。与此同时，要塞内的巨炮发出的一颗颗炮弹，飞过他们的头顶，向远处的目

标轰击。在他们右翼的友军正遭到法军机枪的封锁，被困在杜奥蒙附近的一个村庄中，形势极为不利。

康兹决心找一条小路通往要塞之内，他带着弟兄们绕了半天找到了要塞的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之后，康兹发现还有一个巨大的天然障碍，是一条深水沟，水深10米，人要掉进去必死无疑。康兹伏在一块巨石后面，瞭望杜奥蒙炮台，他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杜奥蒙炮台的炮口以及数不尽的机枪射孔。

康兹发现这条深水沟的左方是一段铁路支线，那有一道铁门，门是锁着的。尽管十分冒险，但经过侦察之后，康兹认为取道那座铁门是最理想的进攻路线。

康兹决定冒险潜入杜奥蒙要塞。

相同点是不怕死

康兹让两名手下弄开铁锁，打开铁门。康兹胆大心细，手中紧握着手枪，率领弟兄们进入了要塞。

最先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4名法军炮手。看到康兹的时候，法国人惊呆了，在法国人还没弄清情况想出应对之策时，康兹和他的战友已经把炮口的方向调个儿了。这是一门155毫米口径的要塞巨炮，也是杜奥蒙要塞中最大的一门炮，在过去的日子里，它杀死了无数德军，是德军指挥官最头疼的东西。

就在他们转动巨炮的时候，那4个法国人不见了。康兹想，那些法国人一定是通风报信去了，不久就会有数不清的法国兵来抓他们。但是，好半天都没有法国兵出现。这时候康兹士官发现，他的同伴大都失

踪了，除了紧跟他的两位，其余的人都不知去向。康兹觉得这些手下要么跌入陷阱，要么已被法国人俘获了。康兹带着仅剩的两个手下，开始在要塞内部乱窜，看看在哪儿能找到自己的部下，在哪儿能消灭敌人。

歪打正着，他们发现了一名没带武器的法国兵，这个法国兵看到德国人出现在面前吓得目瞪口呆。康兹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连说带比画，告诉他我不会杀你，让那个法国兵带他到有法国军官的地方去。这个法国兵真听话，就把康兹带到了军官的房间，那里面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一大篮子鸡蛋、酒和各种食物。康兹往那儿一坐，大吃一顿，开战以后，他们天天啃过期面包，很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就在康兹和他的两个手下在法军军官的房间里大吃大喝的时候，3个铁24团的军官也不约而同地潜入了杜奥蒙炮台。这3位是雷克特中尉、汉普特上尉和布兰兹上尉。他们3人走的并不是一条路线，彼此没有联系，唯一的相同点是，他们跟康兹一样，不怕死。

3位军官各带着人手潜入杜奥蒙要塞，先后在堡垒内会师。他们又活捉了3名法国士兵，审问后得知，整个要塞中，只有不过60个法国兵。雷克特大为惊讶。因为根据情报，法军守卫杜奥蒙外围的至少有25000人，要塞内也有4000人。最后3个德国军官，加上康兹士官，组成一支防御部队，里应外合，让外面的德军顺着留下的记号，迅速占领了堡垒。

就这样，铁24团的几名军官，带着几百名士兵，就占领了这么重要的一座要塞。

谁先进入杜奥蒙

由于法军各种各样的失误，使得闻名于世的杜奥蒙炮台，被德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

占领杜奥蒙的消息是布兰兹最先送出的，德军参谋人员做了这样的记录：铁24团第七、第八两连官兵，像旋风一样，旋转在杜奥蒙之内，汉普特上尉、布兰兹上尉，有勇有谋，指挥有方，领导得法，出神入化……

康兹胆大心细，手中紧握着手枪，率领弟兄们进入要塞内一座敞开的大门

捷报一层层报上去，几十分钟后，就送到了皇太子威廉的办公桌上。攻占杜奥蒙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德国，连学校的孩子们都聚集在街头欢蹦乱跳。为了庆祝这一胜利，德国工厂放假3天，全国报纸大登特登，欢呼“铁24”取得的胜利，颂扬德军官兵的勇敢。

不过，荣誉有时候并不公平，几名军官为谁先进入杜奥蒙发生了争执。结果是，康兹仅被晋升为排长；雷克特更命苦，仅获赠皇太子签名玉照一张；汉普特和布兰兹则荣获了德国的最高勋章，特别是最先送出消息的布兰兹，一下子红了起来，他家乡的一个村庄，以他的名字命名。铁24团的大兵们也很有收获，受到了德国姑娘们的热烈追求，两周之内，有近300人举行了结婚典礼。

杜奥蒙要塞失守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人立刻认识到事态严重，他们认为杜奥蒙陷落，凡尔登若再失守，巴黎的大门就敞开了，整个欧洲会受到威胁。特别是英国人对法军的战斗力产生了严重怀疑，被视为固若金汤的要塞，竟然在前后4小时，被德军兵不血刃地占领，看来法国兵都是酒囊饭袋，打仗不是跟师娘学的就是跟师妹学的。

杜奥蒙的沦陷在法国引起了与德国截然不同的反应，法国老百姓义愤填膺，最高当局如同心口挨了一记重锤，全国上下怀着一个目的——要尽快把杜奥蒙夺回来。

2月25日，法军任命贝当担任凡尔登前线指挥官。法国总统表示：决不允许德军在杜奥蒙盘踞下去，要尽快夺回来。法国人集中了5个师抵达凡尔登地区，准备夺回杜奥蒙要塞。

不扔炸弹扔传单

德军为了在凡尔登速战速决，除了投入步兵和炮兵之外，还有空军配合，展开攻心战。

当时的飞机数量不多，真正让它投弹，也没什么可怕的，飞机的炸弹杀伤力也小。德军出动的飞机不投炸弹，而是丢下大批传单。德军深

知攻心为上的道理，在传单上，清一色的都是动摇法军意志的话。比如，一条标语写的是："朋友们，坚固的杜奥蒙都失守了，你们一条土壕还能藏得住吗？"另一条标语是："欢迎你们过来，保证以礼相待，别做笨蛋，鸡蛋碰不过石头，家人等着你们全胳膊全腿地回去。"还有一条标语说："纸弹是不伤人的，炸弹才会，朋友们！现在丢给你们的不是炸弹，以后我们会丢。"

紧张而惶恐的空气，像一阵狂风，扫过凡尔登。一时之间，法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2月25日这天，凡尔登的混乱和恐怖达到了最高潮。一位法国将军说："那是有史以来，凡尔登最黑暗的一天。"

贝当到任之后，调集大量火炮和人员增援凡尔登。贝当将军激励将士说："自2月22日以来，德国皇太子率领军队全力攻击我凡尔登阵地，炮火凶猛前所未有，消耗的弹药军需十分惊人，德国已将其后方精锐之师移至前线，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以步兵再次投入突袭。这一次攻击是过去一年来敌寇苦心经营的最后的孤注一掷。现在东线因英俄两军投入力量日益增加，德军的处境困难。西线之敌，经诸要塞的拼争，虽锐气尚存，但已屡遭挫折。现在的战斗，必将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德国孤注一掷，但败端已现。今天，全体法国人民都注视着我们，我们肩负着守卫国土的重任，全体国民都期待着我们能够担此重任，我们决不能让国人失望！"

法军兵力的迅速补充是德军始料未及的。德军虽然为攻占凡尔登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进展日渐缓慢，法国士兵死战不退，德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德军选择在2月攻击，这个季节气候寒冷，战区的天气变化异常。德法两军战壕相距很近，每到天明，地面

一解冻，步兵构筑的掩体和土墙随之消解，地面泥泞难以跋涉。

在这样的气候下，作为进攻一方的德军步兵死伤更惨重。

怎样整治胆小鬼

而皇太子威廉一味督促士兵进攻，不知道充足补给和体恤士兵的重要。他自己打仗时仍然有野鸭、沙拉、水果、啤酒、咖啡和雪茄享用，而冒死向法军阵地冲锋的士兵们，却很少吃到黄油，每天只能吃卷菜汤、土豆、辣根和黑面包。

德军士气逐渐低落，疲惫不堪，尽管军官们严厉督战，但士兵们的作战意志已大不如前。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并不是每个德国人都英勇善战。有的德国士兵，在恐惧之下，得了遗尿症。德国军官毫无怜悯之心，把他们当成胆小鬼。怎么整治这种人呢？军官把他们编到一起，支钢丝床，让他们睡上下铺，上铺把木板拆掉。这样一晚上下来，睡在下铺的兄弟只有接尿的份儿。为体现公平，两人还得轮流睡上铺。遗尿症士兵被整得实在受不了了，趁长官不注意，其中一人，偷偷打起地铺睡。

这时，法军设在马斯河西岸的炮兵从侧翼进行轰击，使德军陷入欲进不能、苦战难熬的境地。

到2月28日，德军的进攻基本上被阻止了。一位英国战地记者写道："德国俘虏当中很多人都表示不愿意再打了，认为战事延长对德军很不利，况且战线上黄油没得吃，肉食也很罕见，食用油更是一概没有。这种情形在各部队的情况中大体相同，所以士兵们的作战意志已经衰竭。"

到3月初，法军总司令霞飞向凡尔登守军发来贺电，称赞他们坚守阵地的功绩。英国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黑格[15]也致电霞飞："英军十分钦佩法国勇士在这次大战中的无畏表现。贵军虽然死伤严重，但是气势旺盛，对此我军深为赞叹。特致电阁下，以赞美凡尔登守军的英雄气概，凡尔登能有这样不屈服的军人守卫，德军就算倾举国之力，也必是徒劳。"英国人大概忘了，他们几天前还在咒骂法国兵是酒囊饭袋呢。看来只要自己努力，多衰的名誉也能挽回！

从3月5日起，德军把进攻的正面转移到了马斯河西岸，但是法尔肯海因又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搞清法军部署的变化情况。在这一方向上，法军早已严阵以待，贝当刚刚把一支生力军部署在这里，早就等着德军进攻了。这一地区的据点，成了两国军队反复争夺的对象，炮兵成了战场的主角，每次冲击和反冲击，炮兵都要进行猛烈而密集的炮火准备。

一位随军记者写下当时战斗的惨烈："地面呈现出月球表面的形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炮弹坑，有的弹坑特别巨大。树林变成了一片枯木朽枝混乱的堆积场。到处可见炮火犁过的泥土上暴露着人和马的尸体……"

一发影响战局的炮弹

法军士兵在指挥官的激励下，顽强顶住了德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官兵们几夜不合眼，在饥饿与寒冷中仍然奋勇战斗。一位英国战地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距离杜奥蒙炮台7公里的战地医院，我跟一位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兵谈了几句，这位伤兵的右腿已经被截肢了。我本来想安慰他，没想到他跟我讲，作为军人，在祖国遭受这样的灾难时，就应该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现在我失去的不过是一条腿，在前线

你只要看看那些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战友同伴，他们已经长眠在山丘河谷中，心里怎能不难过？我丢了一条腿又算什么呢？”

一些轻伤员被送到医院，等到绷带缠好后立即返回前线，同战友们一起投入战斗。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上士从后方跑到前线，年轻的少将惊讶地问他来做什么，这位老兵回答说：“我儿子已经战死在敌人的枪口下，我要为他报仇！”

在1916年那段艰苦的日子里，马斯河两岸的据点，在进攻、反攻、摧毁、围困、强击、破坏、占领、再占领中，变成了法国人家喻户晓的地名。在此期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帮了法国的大忙。

在一次炮兵对射中，法军的一发炮弹无意中击中了德军隐蔽在森林里的一座弹药库。有人说法军这是试射，随便开了一炮，还有人说是走火，但德军45万发大口径炮弹却被引爆了。原来德国人为了省事，给炮弹都装了引信，方便直接填进炮膛就打。这一下，德军的火力由于弹药短缺受到了很大影响。命苦不能怨政府，点儿背不能怪社会啊！简直就是德军命里该着，这是一发影响战局的炮弹。

到4月初，经过70余天激战，德军总共才前进了六七公里，而且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他们在兵力上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

事实证明，德国人企图用快速攻击夺取凡尔登的计划破产了。但是法尔肯海因无视这个事实，如同输红了眼的赌徒，下令用逐步进攻的方法继续打下去。他说：“为了我们的威望，必须拿下凡尔登。”

可就在此时，协约国军队发起反攻了。

02. 喋血索姆河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有些战史专家认为，凡尔登是被索姆河战役拯救的。

1916年7月，就在法德两军在凡尔登城下浴血厮杀的时候，巴黎西北的索姆河两岸又燃起战火。英法联军向德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场战斗持续了四个月，惨烈程度甚于凡尔登。

在索姆河发动大规模攻势，原本是协约国预定的1916年战略计划的一部分。1915年12月，法军总司令霞飞和英国远征军司令黑格碰面，当时霞飞就问黑格："我有意在索姆河地区发动进攻，不知阁下意下如何？"

黑格站在作战地图前面，紧盯着索姆河地区，很久都未开口。黑格当然也希望发动一场进攻，尽快结束战争，但是他反对以索姆河地区作为战场，一个重要原因是兵力不足。1915年以前，英国还实行志愿兵役制，并且已有40万人丧生。为了填补缺额，每星期需要5000名志愿投军的新兵，但他们缺乏训练。并且，黑格还认为，这里不是一个理想的战场。

但是面对霞飞的请求，黑格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他问："您认为我们在这里能够取得突破吗？"

霞飞非常有把握地说："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看不出有任何结果，只有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进展，才能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我反复考虑过了，你我联合在索姆河两岸同时发起攻击，必定能够迅速击退德军，取得战争的决定胜利。"

黑格经过一番沉思，说："好吧，那就这么决定吧。"黑格这个人意

志坚定，而且又比较执着，不轻易做出决定，一旦拿定主意却百折不回。在霞飞的鼓动游说下，他改变了初衷，坚信在索姆河地区发动进攻能够取得胜利。

到1916年2月初，英法联军的进攻计划已经初步拟定，但是霞飞和黑格这老哥俩没想到，德军也有类似企图，而且动作更快，抢先在凡尔登发起了进攻，使法军无力发起索姆河战役。

1916年5月，霞飞再次约见黑格，请求黑格让英军担负起索姆河战役的主攻任务，并且希望英军能够尽快发动进攻。索姆河战役的目的是突破德军阵地，以便转入运动战，同时减轻凡尔登方向法军的压力。

黑格认为以英军现有的兵力很难提前发动进攻，起码要到8月15日。霞飞一听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说："如果真是这样，法国就完蛋了！"黑格看到霞飞气急败坏，也认为如果法国完蛋了，在法国的英军乃至整个英国，处境将岌岌可危。英法两国现在是唇亡齿寒，荣辱与共。黑格认为可以考虑把进攻时间提前，但是不能立即进攻，需要时间准备。霞飞几乎喊了起来："拜托您赶紧的吧！越快越好！"

钢铁熔炉中的七天七夜

于是，霞飞和黑格调整了原先的计划，最后确定，英军方面由第三、第四集团军参战，一共25个步兵师；法军方面第六集团军参战，共有14个步兵师。

战役的主要突击力量由法军改为英军第四集团军，将在索姆河战役中唱主角的是英国远征军及其附属的加拿大远征军。

非常可惜的是，霞飞和黑格把反攻地点选在了索姆河，就跟德国总

参谋长法尔肯海因把凡尔登选为突破点一样，没有充分估计到敌方防御的强度，最终使索姆河战役也变成一场无法达到目的的空前惨烈的消耗战。

英法军队为了保证战役顺利成功，在突破地带对德军形成绝对优势，步兵是德军的3.6倍，炮兵是1.7倍，航空兵接近2倍。英法军队从后方到前线铺设了250公里长的铁路，还有500公里的窄轨铁路，修建了6个机场，集中了840万发炮弹，3500门火炮和300多架飞机。每公里突破正面上，布置的兵力平均达到1个步兵师，火炮将近90门。

1916年6月24日，英法军隐蔽的炮兵群对德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炮击。炮击持续一周，协约国共发射了比大战头11个月全英国制造的炮弹还要多的炮弹，一共打出150万发，有人形容这是“钢铁熔炉中的七天七夜”。

6月30日晚上，炮击达到最后阶段，也达到最高潮，甚至连准备投入进攻的英法士兵都爬出战壕，观看这战争史上的奇景。炮击已经把德军阵地上的铁丝网炸得七零八落，大部分掩体不复存在，战壕和第一阵地的交通壕被夷为平地。德国第二集团军的观察和通信系统被摧毁，许多炮兵失去了战斗力。法尔肯海因也承认，在德国第二集团军阵地内，地面的障碍物几乎全部消失，大部分掩体被夷为平地，只有极少数特别牢固的工事经受住了猛烈的炮击。

7月1日，经受了一周炮击的德军阵地死一般的寂静，这是大战开始前的平静。早上7点半，英军阵地上响起了刺耳的军号声，担任主攻的10万名英军士兵爬出战壕，平端步枪，开始向德军阵地前进。英军大部分都是新兵蛋子，刚刚从国内调到前线，作战毫无经验，而且训练和装备不足。但是英军士兵一个个天真乐观，认为打仗是很好玩的事儿，只

要他们爬出战壕向前进攻，就可以一口气冲到柏林。

步兵发起进攻前，英法联军的炮兵又开始猛烈的炮火掩护，德军阵地被弹雨覆盖。英军士兵在开阔地上排成整齐的队列，迈着整齐的步伐，缓慢地向前推进，携带着死亡的气息向德军压过去。但是德军已经在地下战壕中用潜望镜发现了英法联军的动静，士兵们全部蹲在坑道口，准备冲进表面阵地。英法联军的炮火向后一延伸，德军立即从地下工事中倾巢而出，把机枪搬上了阵地。

在双方战壕里等待冲锋的，有很多二战时期名扬四海的大人物。英军战壕里有蒙哥马利少校，德军战壕里有希特勒下士。希特勒声称："在即将开始的地面战斗中，我毫不羞愧地承认，我被战斗热情所陶醉，并且承认，我跪了下来，衷心地感谢上苍，允许我荣幸地活在这样的时刻。"

恐怖的"死神收割机"

英军士兵离德军的阵地越来越近了，他们排成长长的横队，每个人背着200发子弹、2颗炸弹，很多士兵还要带着野战电话设备、铁锹等，每人负重30公斤，前进得十分缓慢。

在军官的率领下，英军士兵分成几个拨次实施攻击，每个拨次的士兵都是肩并肩排成整齐的队列，斜举着步枪向德军阵地前进。按照霞飞和黑格的推断，德军在大炮的猛烈轰炸下，应该是伤亡惨重，毫无还手之力，就像德国的威廉皇太子判断凡尔登守军的情况一样。

当英军逼进德军正面战壕的时候，德军的步枪和机枪开始齐射，猛烈而密集的子弹像一把锋利的镰刀，顷刻间就把英军像割草一样成群地

放倒。紧接着，德军的炮弹又落在了英军头上。黑格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不断传来的部队伤亡报告，大叫着说："这不可能！"在他看来，德军阵地已经被夷为平地，各个山头已经变成一片焦土，怎么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反击力量呢？他恼羞成怒，向主攻部队下达命令："继续进攻，一定要拿下对面的阵地！"

英军重新开始炮击，德军就溜进了坑道。英军炮火一延伸，德军又钻出来架起机枪猛烈扫射。

现代的机关枪是从19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由英裔美国人马克沁发明。到1914年，几乎所有的军队都配备了机关枪，而且机关枪的装配数量随着战争的推进而增加。一挺重机枪每分钟可以发射400到600发子弹，由于可以固定在战壕中对进攻者开火，因此非常适合防御。在索姆河前线德军战壕里，配备的是马克沁08式重机枪，这种机枪让英军吃足了苦头。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战马》中，架在德军阵地上的就是这种重机枪。

英军发动进攻的第一天，就有6万人伤亡，其中90%是倒在马克沁08式重机枪的枪口下。英军历史上，从来没有在一天之内有如此惊人的损失，这是英军战争史上最糟糕的一天。

这场战役，让马克沁08式重机枪一战成名，它把两军战壕间的地带变为屠宰场。从此，它有了骇人听闻的"死神收割机"和"战场屠夫"的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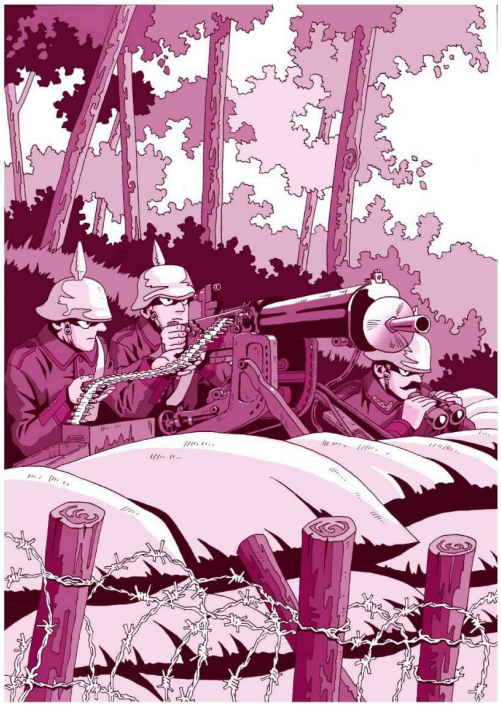
德国人最怕消耗战

面对英军的疯狂进攻，德军阵地也几次发生动摇。

打到最激烈的时候，德军机枪的冷却水用光了，可英军还在进攻。德军士兵急中生智，迅速传递盒子，每个人都往里面撒尿，这样就又有“水”了，泼在机枪上能管点儿用。德军士兵一边闻着蒸发的尿味，一边继续射击，阵地居然守住了。

英军士兵负荷过重，行动不便，简直成了德军练习射击的标靶。经过不断厮杀，在索姆河以北的主要方向上，英国第四集团军的两个军占领了德军防御前沿第一阵地，但是其余三个军和第三集团军的一个军被击退了。

在索姆河以南的方向上，法军取得了一些进展。法军异常猛烈的炮火压倒了对方，步兵趁机发动突然进攻，在德军士兵还没从掩蔽部爬出来之前，法军士兵就到达了德军阵地前沿。仅仅两个小时，法军就占领了德军第一阵地及其支撑点。



恐怖的“死神收割机”——德国MG08式马克沁重机枪

英法联军在索姆河发起进攻的同时，俄国也在东线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此时，德军统帅部意识到，英法军队在索姆河的攻击规模是空前的，绝不仅仅是牵制凡尔登方向的德军，如果掉以轻心，可能造成整个战线的崩溃。于是，德军不得不从凡尔登前线抽调兵力，一部分调到俄国前线，一部分调到索姆河，总计有2个步兵师、52个重炮连和9个轻炮连。这样一来，德军在凡尔登就不能发动任何攻势了。德军攻占凡尔登，并在此歼灭法军主力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西线战场陷入胶着状态。

英法军队的统帅霞飞和黑格，也认识到德军阵地难以突破，他们索性做出决定，就在凡尔登和索姆河打一场大规模的消耗战，看看德国人能拿出多少兵员、弹药和我们较量。

德国人是最怕消耗战的，时间是德国最大的敌人，战争拖得越久，对德国就越不利。1916年8月底，恼怒的威廉二世撤掉了法尔肯海因的职务，由兴登堡接任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出任军需总监，直接指挥凡尔登战役。

但是，这个任命来得太晚了，鲁登道夫除了让德国士兵用身躯去填无底洞，也拿不出别的办法。在毫无意义的消耗战中，唯一的亮点就是疲惫不堪的德国士兵，看到了一只只“钢铁怪物”出现在他们面前。

英军的秘密武器

这种“钢铁怪物”的诞生，源于1914年英国的斯文顿上校在一起意外中发现，如果在拖拉机上装上火炮或机枪，它不就无敌了吗！他提出制造一种能够在遍布铁丝网的战场上开辟道路、翻越壕沟并能摧毁和压制机枪火力的装甲车，来打破西线的僵局。

当时，英国陆军对此毫无兴趣，而海军大臣丘吉尔却如获至宝，下令组建“陆地战舰委员会”，亲自领导“陆地战舰”的研制工作。

1915年2月，英国政府采纳了斯文顿的建议，利用汽车、拖拉机、枪炮制造和冶金技术，于同年9月制成样车。它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大盒子，装着过顶履带，后面两个很大的转向轮，如果被打坏了就没法转向，只能直着开。这个怪物重达18.3吨，装甲厚度为6毫米，配有1挺马克沁机枪和几挺刘易斯机枪，最大时速3.2公里，越壕1.2米，能通过0.3米高的障碍物。

丘吉尔为了不让德国人察觉这样新式武器，于是便以“水柜”（tank）这一海军术语给它命名，音译过来就是“坦克”。

当时，丘吉尔认为不宜过早使用坦克，因为它还不够完善，技术装备差，又非常笨重。坦克内需要8个乘员，其中半数负责驾驶，谁要进去谁就倒霉了，由于噪音极大，乘员之间根本无法交流，更要命的是，里面烟雾弥漫，温度高达70摄氏度。坦克与外界联系则依靠信鸽，原始之极。所以，丘吉尔的意见有道理，不宜过早暴露这件秘密武器。

但是，索姆河战役的重大伤亡，已经让黑格承受了巨大压力，他得知这一秘密武器后，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急于把坦克运来，试试身手，打破僵局。

1916年9月15日，英军在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坦克。英国一共制造了49辆坦克，运到法国坏了17辆；开到阵地后，又有5辆陷入泥沼不能动弹；另有9辆机件损坏无法参战；到最后，配合步兵进攻、实际冲击德军阵地的仅有18辆坦克。

不过，初次参战的坦克，还是显示了惊人的威力。这一天，英军出

动21个步兵师，在坦克支援下，5小时内向前推进了4到5公里，这个战果以往要耗费几千吨炮弹，牺牲几万人的性命才能取得。

那些忧伤的灵魂

第一次看到坦克时，德国人确实吓得够呛，这个不怕刺刀捅，不怕手榴弹炸，也不怕机枪扫射，还能喷火的玩意儿，是什么东西？

伴随着坦克嘎嘎的履带声，德军四散而逃。有一辆坦克未放一枪就攻占了一个村庄；另一辆坦克夺取了一条战壕，俘虏了300多名德国兵。一位参加过这次进攻的英军士兵说："我们就像在游猎，只不过手中端着的是用于杀人的步枪。坦克替我们扫平道路，我们要做的只是不时地端起枪来，瞄准那些惊慌失措的德国佬，把他们一个个地撂倒。"

但是，由于坦克的技术与装备尚未完善，加上战线宽广，英军仍然没有实现打开突破口的作战目标。战术层面的成功，并未能带来作战的胜利。虽然英军后来又使用了两次坦克，却收效不大，反而让德军开始学习如何对付这个庞然大物。

进入秋季后，气候开始恶化。由于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双方的士兵都泡在沼泽里，索姆河的战斗渐渐平息，到了11月完全停止。英法两国的作战计划宣告失败。

索姆河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超过200万人，伤亡人数约130万。不论是双方所投入的兵力、兵器，还是伤亡人数，索姆河战役都是一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创造了战争史上的纪录。

在凡尔登方面，1916年10月24日，法军发起大规模反攻，于11月初，收复杜奥蒙要塞。12月15日到18日，法军再次发动反攻，基本收复

了被德军攻占的阵地，凡尔登战役至此结束。在凡尔登10个月的交战中，双方共投入约200万兵力，发射了4000万发炮弹，伤亡人数近百万，使凡尔登成了骇人听闻的“绞肉机”和“人间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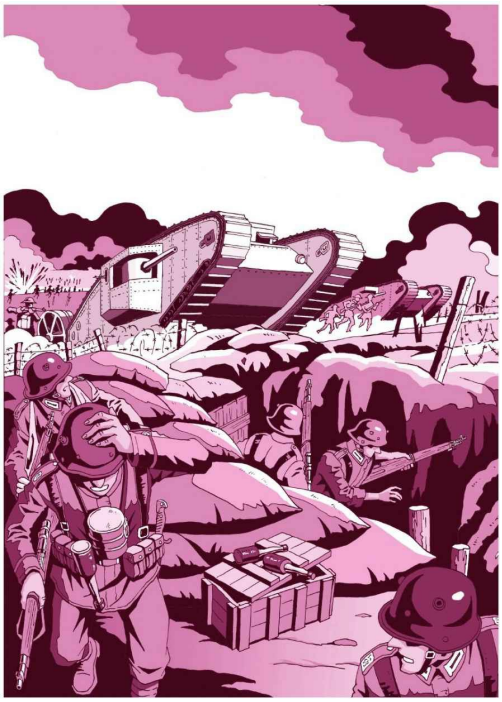
凡尔登会战和索姆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具决定性的战役。这两场战役之后，大战的主动权逐渐转移到了协约国手中。

03. 小兄弟能有多大用

俄军也会使巧劲

凡尔登会战爆发后，面对德军的强大攻势，法军险些崩盘。

为减轻凡尔登的军事压力，法国紧急呼吁俄国在东线展开一场对德攻势，吸引德军调拨更多兵力应付东线。为此，俄国名将、西南方面军司令勃鲁希洛夫将军向俄国最高司令部呈递计划，提议在西南部的加里西亚向奥匈军队实施一次大规模攻势，主要目的是减轻英法联军和意军的压力，并尽可能彻底击败奥匈帝国。



1916年9月15日，英军在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坦克

此前的东线，俄国西方面军指挥官埃弗特将军一直奉行保守防御战略，他作为皇室的坚定支持者，反对勃鲁希洛夫采取攻势。对此，尼古拉二世权衡再三，还是下达指令，批准了勃鲁希洛夫的计划。

随着凡尔登战况吃紧，俄军仓促展开了部署。勃鲁希洛夫动员了4个集团军，共40个步兵师和15个骑兵师，57.3万人，1770门大炮，其中重炮168门。他要面对的是奥匈帝国三道防线上的39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师。

开战之前，俄军暗地里潜行至奥匈防线外90米以内，一些地方甚至前近到70米，人高马大的俄军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算是超水平发挥。勃鲁希洛夫准备沿着480公里长的战线发动一次奇袭。

1916年6月4日，俄军的大规模攻势正式开始，短小而精确的火炮弹

雨砸向奥匈整条防线。这种简洁的轰炸，与惯用的全天候持久性炮击不同，那种炮击往往给对手留下充足的整备时间，使其能撤出前方堑壕，而精准轰炸可以将战场破坏得令对方寸步难移，就像滴灌和大水漫灌相比，效果截然不同。

俄军的炮击造成奥匈防线崩坏，勃鲁希洛夫的部队乘机大幅推进。接着，勃鲁希洛夫使用小分队专门攻击奥匈防线的薄弱环节，逐个击破，并炸开缺口，使后面的俄军主力轻而易举地实施突破。这种战术，克服了人海战术的缺点，为以后战争的渗透战术，奠定了基础。

6月8日，俄国西南方面军夺取了卢茨克。奥匈司令费迪南大公的部队，仅在俄军进城前夕仓皇撤出，足见俄军推进速度之快。至奥匈全面撤军的这一阶段，俄军抓了近20万俘虏。

此时勃鲁希洛夫的大军显得进展过快，他明确指出，这次战役能否扩大战果，取决于埃弗特将军何时率西方面军展开策应攻击。很可惜，埃弗特早就与勃鲁希洛夫不和，故意延误了战机，给了德军最高指挥部调派援兵、支援东线的宝贵时间。

胜利压垮俄罗斯

在卢茨克沦陷的那天，同盟国举行了军事会议，德军总参谋长法尔肯海因成功说服奥匈帝国把意大利战线的军队调往加里西亚对付俄军。在东线，德军总司令兴登堡则利用国内完善的铁路网将德军援兵运往前线。

直到7月18日，埃弗特将军才展开一次松散的攻势，但在7月24日就被德军策动的反击遏止。

7月28日，勃鲁希洛夫继续推进，在缺乏补给的条件下，他的大军仍于9月20日进抵喀尔巴阡山脉。此时，俄军也到了疲惫的极限，不得不停止攻势。此后，俄军向近东推进，协助罗马尼亚作战，这是奥匈帝国与德国始料未及的。

勃鲁希洛夫的这次攻势，达到了预期目标，使德国不得不把西线的军队调往东线，而且击败了奥匈军队，令奥匈军队损失近150万人。此后，奥匈大军再也不能在此处发动进攻，只能依靠德军来维持其军事存在。另外，这次战役的成功，令罗马尼亚信心大增，倒向协约国一方参加了战争。

不过，俄国虽然胜利，损失也是巨大的，俄军的伤亡总数竟达50万之多，另有5.8万人当了逃兵。

这场战役，代表了俄军战斗能力的最高水平。勃鲁希洛夫是一战中最出色的俄国将军，也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到苏俄建立之前，最具影响力的俄军名将！他制订计划时极其严谨，发动进攻时极其迅猛，所以，这场战役以他的名字载入史册，被称为“勃鲁希洛夫攻势”。勃鲁希洛夫开创的“一点为主，多点同时突破”的新战法也对后世影响极大。

勃鲁希洛夫自己评价这场战役时说：“西南方面军的进攻已超过1916年春季对它所寄予的一切希望，方面军完成了它所担负的任务：拯救意大利免于覆灭；改善了英法军队的态势；使罗马尼亚站到协约国一边；并打乱德奥这一年的全部计划和意图。”

1916年，俄军在东线打出了威风，给自己画了一个惊叹号，也画了一个句号。在此之后，由于国内日益恶化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军队伤亡惨重而未能采取任何安抚措施，俄军战斗力开始下降，这么优异的表现

再也没有了。

或许，正是伴随这场胜利的惨重伤亡，彻底压垮了俄罗斯帝国。

罗马尼亚摊上事儿了

1916年8月27日，当罗马尼亚对德奥宣战的消息传来，正在打扑克的威廉二世惊慌失措，西线还在大战，德国又多了一个敌人！前几天，法尔肯海因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罗马尼亚近期不会参战，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罗马尼亚本是同盟国的一员，1883年就与德奥意三国签订了同盟条约。但是，罗马尼亚与匈牙利有领土争端，而匈牙利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终于使这一盟约名存实亡。

一战爆发前，为了拉拢罗马尼亚，德国和奥地利施加压力，要求匈牙利向罗马尼亚让步，被匈牙利拒绝。于是，协约国抛出了诱饵，只要罗马尼亚站到自己这边，就把那块地送给罗马尼亚。不过，罗马尼亚没有马上上套。开战后，罗马尼亚表面保持中立，实则待机而动。

1915年俄国战败，向罗马尼亚求援，罗马尼亚不管。1916年，德军在凡尔登会战受挫，俄军又在东线进展顺利，罗马尼亚见胜负天平已露端倪，才改变立场。当年8月17日，罗马尼亚与协约国签署了条约，承担对奥匈帝国作战的任务。威廉二世知道这事儿，都是10天以后了。

不过，谁要以为罗马尼亚得了便宜，那就大错特错了。它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罗马尼亚的国王也出自德国霍亨索伦王室，威廉二世愤怒地宣布将罗马尼亚国王从家谱中除名，其严重性相当于开除党籍。此外，恼羞成怒的德奥军队很快就占领了罗马尼亚大片领土，包括

首都布加勒斯特。这时候，协约国却根本无力救援罗马尼亚。

这告诉我们，小国要想在大国之间火中取栗，是很难做到的，切勿模仿。

像意大利一样去战斗

意大利加入协约国后，对它的参战，同盟国表示毫无压力。

因为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早已人尽皆知。意大利宣战后，慢吞吞地开始备战，直到1915年6月下旬，才开始向奥匈帝国发动攻势。意奥两国的边界长350公里，其中300公里都是险恶的山地，奥匈守军可以居高临下，控制隘口。意军认为这些地区不适合人类作战，只有伊松佐河下游平原地区，有一个进攻通道，但也是山林密布，障碍重重。

在1915年内，意大利一共发动了四次伊松佐河攻势，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单调无效、损失惨重。

为了突破奥匈防线，并妄想挺进维也纳，意军总司令卡多纳将军调集了87.5万人，这些部队虽然人多，但是弹药、大炮和运输工具等现代化装备极为缺乏，更为缺乏的是意大利军人的斗志。

1915年6月23日，意大利第二、第三集团军，共20万人、200门大炮，发动了第一次伊松佐河攻势。

由于奥匈守军在两国宣布交战后已开始加固防线，伊松佐河沿岸的防御工事在意军进攻前几个月就升级了。所以，意军的第一次攻势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接着，第二次攻势由于意军弹药奇缺，搬上战场的大批野战炮没能发挥作用，再次虎头蛇尾地结束。两次伊松佐河攻势，奥地

利军队损失4.5万人，但意大利赔上了6万人。

意大利是一个地地道道、实实在在、如假包换的伪列强。其实奥地利也是伪列强，但是比意大利强多了。到了第三次攻势开始的时候，意军的大炮数量达到1200门，可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炮虽多，却没有足够的炮弹，只能摆在前线当玩具。到第三次攻势结束，意军还是无法染指奥匈帝国的土地。第四次攻势，由于同样原因，意军损失18万人，却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到了1915年12月，四次伊松佐河攻势全部结束，意军所能赢得的不过是少数几个据点，而在奥匈军队的地图上，战线完全没有变化。

意大利参战的半年中，对协约国唯一的贡献仅仅是牵制了奥匈帝国10个师的兵力，这对同盟国来说毫无影响。对意大利而言，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一无所获，却白白损耗了25万意大利棒小伙子。

第五讲　决战七海风波恶（一战海战史）

这个世界上会冒险的人，都是那些心中有弱点的人。

——《海贼王》

01. 一艘战舰换回一个帝国

挑战海上霸主

一战是欧洲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要想争夺世界霸权就得控制海洋，英德海军军备竞赛也是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德国挑战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让英国人无法容忍。

德国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特别是钢和煤炭的产量都超过了英国，在一战爆发前，从一个只有陆军的“独臂大侠”，迅速变成了两手都硬的陆海军强国，它的海军迅速由一支海岸警卫队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强的海上力量。

到1914年8月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拥有战列舰也就是无畏舰21艘，德国15艘；战列巡洋舰英国有9艘，德国5艘；另外英国有前无畏舰40艘，德国22艘。虽然德国海军的整体实力还比不上英国，但是德国的战列舰总数已经是美国、法国、奥地利三国之和了，当时拥有战列巡洋舰的国家也只有英国和德国。别的列强，比如美、法、意、奥、俄等国都没有战列巡洋舰。

所以，德国人觉得自己在海上可以跟英国人拼一拼了，挑战英国的

海上霸权。但是对于德国海军来讲，最不利的因素就是国土的地理位置，德国领土位于欧洲内陆，港口多在波罗的海。而英国是岛国，凭借地理优势，英国舰队可以把德国舰队封锁在北海之内。德国海军要想从海军变成“洋军”，必须经过英国人控制的各个海峡。

但是，一战爆发后，德国最早的海上行动，不是在北海展开的，而是在地中海。这跟两艘先悬挂德意志帝国海军旗、后悬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海军旗的军舰有关。

传奇的“戈本”号

有这样一艘军舰，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服务于德意志和奥斯曼土耳其两个帝国，在这两个帝国都只能去博物馆和历史书上寻觅“芳踪”的时候，它依然在坚强地服役。这就是“戈本”号战列巡洋舰！

在“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呱呱坠地的年代，战列巡洋舰因兼具战列舰的强火力与巡洋舰的高速度，作为二者的混血儿成为各国海军军备竞赛的焦点。“戈本”号是德国海军的新锐战舰，满载排水量25399吨，配有10门280毫米主炮，12门150毫米副炮，航速25.5节，舰员1150人，是一艘令人生畏的艨艟巨舰。它装备的100毫米以上的重炮多达34门，一分钟内可以向23公里半径的目标倾泻半吨以上的炮弹！

1912年，“戈本”号正式服役，成为德国海军的主力战舰之一。“戈本”号服役期间，欧洲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1914年夏，德皇威廉二世为了秀一秀自己的二头肌，鼓舞一下在地中海的不成器的小兄弟意大利，派遣“戈本”号和轻巡洋舰“布里斯劳”号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成为德国在地中海仅有的海上力量。

“布里斯劳”号船小炮弱，排水量只有4750吨，370名乘员，12门102毫米炮，这个编队当然以“戈本”号为核心，由祖雄海军中将担任编队司令。

1914年8月1日，“戈本”号收到绝密电令：“德意志帝国已经对俄国宣战，并即将对法国宣战。”早在进入地中海之前，祖雄就接到命令，德国随时有可能和法国干起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祖雄分舰队的任务就是立即攻击法属北非的军事设施，然后西撤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德国公海舰队会合。按照这一作战方案，“戈本”号和“布里斯劳”号立即开往北非，炮击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军基地。

就在“戈本”号和“布里斯劳”号在北非大打出手时，祖雄将军又接到命令，放弃西归，前往意大利加煤，随后向东，开往亲德的土耳其帝国，忽悠依然保持中立的土耳其加入德国阵营。

在地中海上躲猫猫

这时，形势对“戈本”号非常不利，它的主机和高压锅炉发生了故障，而德国的潜在对手英国，早就派出了一支舰队来追击祖雄，指挥官是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米尔内海军上将。他奉命咬住这两艘德国战舰，并在英国对德国宣战的第一时间送它们去见龙王爷。

米尔内的主力战舰是两艘战列巡洋舰——20200吨的“不挠”号和22400吨的“不屈”号，各装有8门305毫米主炮，另外还有若干巡洋舰和驱逐舰作为辅助，明显比祖雄分舰队强大很多。

于是，一场地中海上的躲猫猫开始了。虽然“戈本”号的锅炉出了问题，但英军更是关键时刻掉链子，结果“戈本”号抢先一步到达意大利的

港口墨西拿。德国人抢修好了主机，并装填了足够开到土耳其的煤。

此时，英国依然是中立国，不能直接攻击德国军舰。米尔内决定把战舰摆在公海上，等待政府的开战命令并防备“戈本”号离开港口。

面对严峻局势，祖雄决定杀出一条血路，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开往土耳其，逃出生天。当然，如果能够不与英国战舰硬碰硬最好。祖雄已经发现，虽然英国战舰理论上比“戈本”号速度更快，但英国人准备不足，战斗中一旦“飙车”，还是他的“戈本”号更快。“戈本”号的设计航速是25.5节，实际可以跑出28节！

1914年8月5日深夜，祖雄下令战舰出发，突破英军封锁直奔土耳其。就在祖雄舰队出动时，英国对德宣战。再晚一步，祖雄就跑不了了。

为了捉拿“戈本”号归案，英国至少出动了10艘战舰在墨西拿港外布下了口袋阵。幸运的是，英国人想当然地认为祖雄会向西突围返回德国，因此把主力摆在了西边，东边只安排了一艘巡洋舰。

突围当晚，在东边的英军巡洋舰很快发现了“戈本”号和“布里斯劳”号，舰长大吃一惊，狂喊“卖糕的”之余，发疯般的向米尔内报警：“德国佬改航向东，改航向东！”

几乎在同时，德国人也发现了英国巡洋舰，但祖雄并不想跟它一般见识，没有下令开炮。大英帝国称霸海洋300年，还真不是盖的，皇家海军官兵真是有种，这艘英军巡洋舰一面报警，一面不顾实力悬殊，疯狂追赶。

到了第二天早上，“戈本”号终于进入了它的射程，双方一场炮战，

德国人无心恋战，英舰又距离太远，双方都无一命中，搞了一场互鸣礼炮。

与此同时，另外四艘英国巡洋舰也拼命追赶了上来，但是这四艘巡洋舰加上原来那艘，总吨位也比不上一艘“戈本”号。更要命的是，“戈本”号的火炮射程更远，英国巡洋舰跟在后面只有挨打的份儿，根本无法还手。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8月10日，祖雄舰队经过一路长跑终于驶入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海域。在土耳其人的热烈欢迎中，“戈本”号和“布里斯劳”号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入伊斯坦布尔港口。这是土耳其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宏伟、如此先进的大型战舰。

祖雄舰队前往土耳其并不是为了逃命，他还负有艰巨的政治任务——促使土耳其加入同盟国一方参战。这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早已是明日黄花，行将就木，被称为“西亚病夫”，它在中东、北非的领土纷纷丧失，强大的沙俄从北方不断蚕食土耳其的领土。

一战烽烟四起，土耳其面临着重大抉择：是参加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呢，还是参加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土耳其人对英国那是相当崇拜，除了英国的强大，也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曾经为土耳其两肋插刀，所以土耳其也想参加协约国，但是俄国人不接受这个老冤家，让土耳其人觉得很受伤。

德国人可没俄国人那么短视，德国为了拉拢土耳其加入同盟国使出了浑身解数。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祖雄的两艘战舰，就是德国为拉拢

土耳其下的血本。祖雄率领舰队驶进伊斯坦布尔后，便和德国驻土耳其公使一起觐见土耳其苏丹，慷慨地表示德国政府愿意将这两艘最新、最好的战舰送给土耳其。这一下挠着土耳其苏丹的痒痒肉了。

一战爆发前夕，土耳其曾经向英国订购了一艘22000吨的战列舰。为了得到这艘战舰，土耳其饱受英国人的欺侮。英国人怕这艘战舰战斗力太强，故意把舱室设计得大而无当，不但防御力差，连航速也比英国的战列舰慢了不少。这已经让土耳其人十分不爽，更令人发指的是，好不容易熬到1914年战舰建成，土耳其人员上舰接收的那天，英国人却借口欧洲局势紧张，把军舰给“征用”了，摇身一变成了英国皇家海军的“爱尔兰”号战列舰，而这个时候土耳其已经付清了订购这艘军舰的全部款项！见过欺负人的，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英国人的骄狂无理令土耳其政府出离愤怒。而现在德国人却主动送来两艘如此牛气的战舰，这样的朋友上哪儿找去！

世间事经不起对比，英国和德国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简直是云泥之别。面对祖雄送上门来的两艘军舰，土耳其苏丹终于把持不住，同意加入德国一方参加大战。

一战中，英国皇家海军的“爱尔兰”号毫无建树，而因为它抛掉的土耳其，却让协约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英国人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早晚要为自己的颟顸和傲慢埋单。

德国人其实很精明

祖雄率领的两艘军舰归入土耳其海军战斗序列之后，“戈本”号被改名为“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布里斯劳”号被改名为“米蒂里”号。塞利姆苏丹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开国君主，而“亚沃士”在土耳其语中就

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意思。

实际上，这两艘军舰只是换了个标签而已，两舰的主要舰员，依然是原来的德国水兵，指挥官也仍然是祖雄将军。祖雄还被任命为土耳其海军总司令，土耳其海军的原有舰只也奉命听从他的调遣。

看德国人这买卖做的，简直精明到家了！赠舰就是一个套，诱惑土耳其钻了进来，德国啥也没赔，反而大赚。只是由于土耳其原有舰只多半年久失修，一战中最活跃的土耳其舰只，还是祖雄带来的这两艘德国战舰。

祖雄的顶头上司是土耳其海军大臣，由于钦佩祖雄的为人和能力，海军大臣授予祖雄全权来组织作战。土耳其的主要假想敌是俄国，祖雄据此为土耳其海军制定了作战方案，并彻底修好了“塞利姆苏丹”号（原“戈本”号）的锅炉，在土耳其正式宣布参战前完成了舰队在马尔马拉海、黑海的一系列试航和演习，这里将是“塞利姆苏丹”号在战争中最重要的舞台。

1914年10月29日，祖雄率领“塞利姆苏丹”号突然袭击了俄国在黑海的港口塞瓦斯托波尔，打响了土耳其在一战中的第一炮。俄军猝不及防，一艘布雷舰被击沉，一艘驱逐舰遭重创，露天堆放的弹药堆也被击中，引发了大爆炸，损失惨重。俄军炮台仓皇开炮还击，一发大口径炮弹击中了“塞利姆苏丹”号的烟囱，却无法穿透战列巡洋舰的装甲板，命中的炮弹等于是给“塞利姆苏丹”号挠了挠痒痒。

俄国渡轮“艾达”号此时恰好开向塞瓦斯托波尔，点儿背不能怪社会，成了“塞利姆苏丹”号的俘虏。当天夜里，“米蒂里”号（原“布里斯劳”号）在刻赤海峡的入口处布放水雷，这些水雷后来又击沉两艘俄国

渡轮。

以德国军舰为主力的土耳其海军，初战告捷。

不把俄国舰队当盘菜

10月30日，遭到袭击的俄国宣布和土耳其进入战争状态，英法随即响应。

11月15日，俄国安德烈中将率领黑海舰队主力南下，攻击土耳其各港口。黑海舰队虽然有6艘万吨以上的战列舰，但全都是前无畏舰，装备陈旧，航速平均比“塞利姆苏丹”号低了10节，因此双方的综合实力难分伯仲。祖雄将军命令土耳其海军寻机与黑海舰队决战。

17日凌晨，黑海舰队炮击土耳其最重要的煤炭港口特拉布宗后返航。当天下午，祖雄中将下令“塞利姆苏丹”号和“米蒂里”号出发迎敌。

按照得到的情报，俄军舰队包括5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面对如此庞大的敌人，祖雄敢于主动出击，除了“塞利姆苏丹”号远比任何一艘俄国战舰先进以外，确实不把俄国舰队当盘菜。俄国黑海舰队普遍存在士气低落、训练不足、官僚无能等问题，因此尽管双方数量对比是一比五，但祖雄并不认为自己会落下风。

18日上午11点50分，在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索契角海面，俄军前队的巡洋舰“阿尔马兹”号率先发现了对手，并向舰队报警。

12点10分，土耳其海军的“米蒂里”号也看到了“阿尔马兹”号，急忙通知“塞利姆苏丹”号上的祖雄中将。双方的偏将都知趣地闪在一旁，让主帅一较高下。

祖雄对“塞利姆苏丹”号上的将士进行了非常风趣的临战动员：“大家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我们终于有机会检验这些家伙有多糟糕啦！”几分钟后，“塞利姆苏丹”号从雾中浮现，正在俄国战舰的右前方。安德烈下令各舰转舵，与“塞利姆苏丹”号成90度夹角，抢占海战当中最有利的T字阵形的那一横。

但人算不如天算，海面上的雾霭断断续续，从俄军旗舰“埃弗斯塔菲”号上可以看到“塞利姆苏丹”号，而从担任火力指挥舰的“扎拉图斯特”号上，却看不到对手！随着双方的距离缩短到了7700码，俄军用肉眼也可以看到“塞利姆苏丹”号在紧急转向，以便把侧舷转过来发挥最大火力。

谁也没占到便宜

12点20分，“埃弗斯塔菲”号首先开火。

俄国人的射击准确而凶悍，第一次齐射就有一发炮弹击中“塞利姆苏丹”号中部，当即撕开了“塞利姆苏丹”号的装甲带，在炮廊内部爆炸。

之前一心要教训一下俄国人的祖雄开始忧心忡忡，他没有料到俄国人的火力如此凶狠。祖雄一面指挥还击，一面开始琢磨单挑五艘俄国战列舰是不是太二了。祖雄不知道的是，俄国舰队从一开战就陷入了混乱，真正和“塞利姆苏丹”号交手的，只有旗舰“埃弗斯塔菲”号。

“塞利姆苏丹”号的各项技术指标远比对手先进，炮击也更为准确和有效。它的第一次齐射也击中了“埃弗斯塔菲”号，一发炮弹打穿了俄军旗舰的2号烟囱，另一发打掉了军舰上的电台。

这时，两艘战舰已经逼近到了6800码，双方展开了一场近距离的“海上肉搏战”。“塞利姆苏丹”号在15分钟里挨了十多发炮弹，主装甲带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舰上燃起了大火。而“埃弗斯塔菲”号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一连被4发280毫米大口径炮弹击中，转眼间已有近百人死伤，军舰开始在海上打转，眼看就招架不住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却见“塞利姆苏丹”号忽然掉头向浓雾中开走了。莫名其妙的俄国人先是发呆，然后整个舰队爆发出震耳欲聋的“乌拉”声，为这一次的死里逃生而欢呼。

祖雄撤退，主要是怕这条宝贵的战列巡洋舰有什么闪失。他本以为衰朽的俄国海军不堪一击，想凭借自己马快刀沉，拦住俄国舰队的去路，帮助俄国的老爷舰早点儿退役。不料俄国人居然士气高昂，敢打硬仗。祖雄只有这么一艘宝贝军舰，禁不起折腾，不能硬碰硬，于是只好放弃这场战斗。

索契角海战，从战术上来说算是打了个平手，谁也没占到便宜。俄军虽然伤亡较重，但他们把“塞利姆苏丹”号给赶走了。这场战斗让双方都对对手的战斗力产生了敬畏，不再寻思一口吃掉对方。

此后，黑海方面的战斗基本趋于平静，土耳其控制南岸，俄国控制北岸，形成了对峙局面。

熬过两次世界大战

战争中的平衡，是交战双方都难以忍受的。为了控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俄国的盟友英法联合出手了。

1915年2月，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开始。英法联军调动了大批重型战

舰，试图用军舰上的巨炮炸平炮台，在土耳其的阵地上轰出一条路来。令傲慢的英国人想不到的是，土耳其人不但不肯屈服，相反视死如归，顽强抵抗，勇猛地开炮反击。战斗之惨烈令英法军队大为吃惊，最点儿背的一天，联军被击沉三艘战列舰，重伤两艘。

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初期，“塞利姆苏丹”号一直在后方修复，没有出动。1915年5月10日清晨，俄军旗舰“埃弗斯塔菲”号像往常一样完成了炮击任务之后返航，忽然发现前方一道庞大的黑影从晨雾中像幽灵一样闪现出来，紧接着一颗颗重磅炮弹就在自己周围炸起了巨大水柱。

俄国水兵大惊失色，参加过索契角海战的水兵立马就认出了对手——正是老冤家“塞利姆苏丹”号！这厮不敢跟强大的英法海军硬碰硬，柿子拣软的捏，又来找俺们黑海舰队的晦气了。“埃弗斯塔菲”号上的官兵一面胡乱还击，一面转舵掉头就跑。

德国人的偷袭时机恰到好处，但是整整20分钟，竟然没有一发炮弹直接命中俄舰。落在后面的两艘俄舰匆忙赶来拔刀相助，准备群殴“塞利姆苏丹”号。好汉难敌四手，猛虎也怕群狼，眼见老毛子占了上风，本钱少的祖雄只能下令撤退。

不过祖雄的战略目的达到了，俄国人经过这一次，知道这个可怕的老冤家还健在，就再也不敢到土耳其海岸晃悠了。但是祖雄对于南线的英法舰队，一直敬而远之，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蚍蜉撼大树那是傻缺儿！英法海军的总吨位是自己的30倍，而且还有飞机、潜艇相助，在他们面前横刀立马，那就是找死！

在英法联军登陆的加里波利战役中，“塞利姆苏丹”号只和英国超无畏级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隔着海峡对轰了一番。双方隔空过招，炮

弹无一命中，就是表个态度，双方都紧张得手里能攥出血来。最后，英法联军无奈地从加里波利撤离，但是留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监视达达尼尔海峡。

土耳其人实在太稀罕这艘宝贝疙瘩了，在整个1916年和1917年，“塞利姆苏丹”号基本上都在闭关修炼。到了1917年年底，祖雄将军离开土耳其回了德国。

1918年11月21日，祖雄作为德国海军参谋长，指挥德国舰队的74艘战舰开入斯卡帕湾基地向英军投降。到了第二年6月，随着一声“彩虹”的暗语，这些德国战舰上的官兵同时动手，凿沉了自己心爱的军舰。辉煌的德国公海舰队自此灰飞烟灭，幸存的唯一一条战列巡洋舰，就是在土耳其海军中的这条“塞利姆苏丹”号。

1966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塞利姆苏丹”号正式退役。土耳其方面接洽西德，提出将“塞利姆苏丹”号赠送给德国。对于这个慷慨举动，西德非常感激，然而苏联却坚决反对。北极熊不能忘记当年“塞利姆苏丹”号给黑海舰队带来的耻辱，也无法原谅这艘老掉牙的军舰依然在达达尼尔海峡横刀立马。西德只好宣布放弃，最后由一家造船公司购买了“塞利姆苏丹”号。1976年2月，“塞利姆苏丹”号被拆成废钢出售。世界上的最后一艘战列巡洋舰寿终正寝了。

02. 斯佩舰队的光荣与灭亡

太平洋上的德国舰队

“与英国海军在七海之上做英勇的斗争，发扬德意志精神，将光荣延续到底，为了国家的利益、日耳曼的尊严，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热

血！”这是德国海军中将斯佩伯爵的豪言壮语。斯佩伯爵也是一战中德国海军的代表人物。

为与英国争霸海洋，1898年，德国人在中国青岛强占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接着，又从西班牙人手里买下了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大部。后来德国又把它的很多殖民地岛屿发展成了海军加煤站。

大战之初，德国海军将主力舰队龟缩在威廉港和基尔港基地，以威胁英国本土。而在世界各大洋，仅有八艘德国军舰在活动，其中就有斯佩中将率领的由四艘战舰组成的东亚分舰队。这四艘战舰是“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装甲巡洋舰，“埃姆登”号和“纽伦堡”号轻巡洋舰。

斯佩中将参加过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在德国海军中以勇敢多谋著称。他的舰队本来以中国青岛和大洋洲的加罗林群岛为基地，由于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意在抢夺德国在中国青岛及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基地，斯佩舰队只好一路向南美西海岸进发。途中，斯佩派“埃姆登”号到印度洋打游击，而在复活节岛收编了“莱比锡”号和“德雷斯顿”号轻巡洋舰。此时，斯佩舰队的实力已可以与任何一支英国皇家海军分舰队交战。

为了保护本土并监视德国公海舰队，英国皇家海军将大部分战舰部署在北海—多佛尔—直布罗陀一线，在大洋上只有几支巡洋舰分舰队对付德国军舰。其中，海军少将克拉多克率领的舰队负责搜索德国巡洋舰“德雷斯顿”号和“卡尔斯鲁厄”号。

克拉多克从加勒比海一路追踪南下，当得知“德雷斯顿”号已窜入太平洋时，他意识到可能将与斯佩舰队一战。但英国海军部对此反应迟

钝，只派来了一艘老爷舰——前无畏级战列舰“卡诺帕斯”号作为援兵。除了故障多、航速低之外，让克拉多克尤为失望的是，这艘老爷舰上的后备役官兵素质很低，炮手们居然都没开过炮。

克拉多克担心德舰骚扰智利沿海的英国海上运输线，所以他不顾实力不济的状况，于10月21日撇下老态龙钟的“卡诺帕斯”号，率领旗舰“好望角”号和“蒙默斯”号装甲巡洋舰、“格拉斯哥”号轻巡洋舰、“奥特朗托”号辅助巡洋舰，穿过麦哲伦海峡，沿智利沿海北上。

一场殊死的海上较量，即将拉开帷幕。

勇猛中将**PK**无畏少将

10月29日，英舰中速度较快的“格拉斯哥”号截获了一艘德国军舰与补给船之间的电报，克拉多克认为这艘军舰正是从大西洋逃出来的德舰“德雷斯顿”号，并断定它正在单独活动，他立即命令“格拉斯哥”号与舰队会合后一起向北开进。

11月1日下午4点20分，四艘英舰正以30公里的间隙呈扇形向北搜索前进，靠前的“格拉斯哥”号在右舷前方发现一缕烟迹。舰长判断这就是“德雷斯顿”号（实际是“莱比锡”号），并立即向旗舰报告。克拉多克大喜过望，群殴一艘轻巡洋舰他还是很有把握的！

但20分钟后，传来一个晴天霹雳：至少有两艘装甲巡洋舰与轻巡洋舰在一起。克拉多克在心中掂量了一番，发现自己的战舰在实力上不占优势，但克拉多克不愿担上临阵脱逃的罪名，更担心一旦错过这次机会想再找到斯佩就如大海捞针。因为英国皇家海军能在全球进行快速部署，所以只要能大大削弱敌舰的战斗力，即使牺牲自己，后续赶到的舰

队也能轻易歼灭遭到削弱的敌人。这种战法在英国皇家海军中颇为流行，许多英国海军将士都是抱着这种信念向强大的敌人挑战。这一次，克拉多克将军决心一战！

英舰先靠近德舰，再收拢扇形编队，一齐向旗舰“好望角”号集中，结成纵队，由“好望角”号领军，然后转向与德舰航线平行前进。

在此之前，德舰“莱比锡”号也发现了“格拉斯哥”号。没想到会在此时此地遇上一支英国舰队，斯佩也吃惊不小，但他的位置较为有利，而且已列好战斗纵队，由前向后分别是“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诺”号、“莱比锡”号和“德雷斯顿”号，“纽伦堡”号则位于50多公里外的北方，正从补给站匆匆归队。

晚上6点18分，克拉多克将航速提至17节，并向远在天边的“卡诺帕斯”号发电：“我将攻击敌舰。”晚上6点55分，太阳落入海面，余晖将英舰的身影清晰地映在地平线上，而德舰却隐没在渐浓的夜幕中。

克拉多克一不做二不休，率队向德舰方向疾驶，以期迅速缩短双方距离展开近战。

首战完胜皇家海军

双方相距11300米时，斯佩下令向英舰开火，5分钟后英舰还击。

强劲的东南风从德舰编队方向吹来，使海浪扑向英舰的炮口，炮手被飞溅的浪花遮住了视线，英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毫无还手之力的窘境。

整个战斗成了一边倒的局面。德舰的第一次齐射就击中了英

舰，“沙恩霍斯特”号的第三次齐射就将“好望角”号的前炮塔打掉了。到晚上7点45分，四处中弹的“好望角”号燃起熊熊大火。晚上7点50分，“好望角”号发生大爆炸，火焰蹿至600米高。几分钟后，这艘不走运的旗舰带着克拉多克海军少将与900多名官兵沉入海底，无一幸免。

“格奈森诺”号的第三次齐射也将“蒙默斯”号的前炮塔顶部削去，并引发大火，舰只右舷倾斜，全部火炮均被打哑。晚上8点15分，“蒙默斯”号转向180度向偏北方向缓缓驶去，它被打晕了，完全搞错了方向，因为北面是三艘德国轻巡洋舰。晚上8点58分，最北面一直还未参战的“纽伦堡”号发现了垂死的“蒙默斯”号，立即冲上来一通狂轰。“蒙默斯”号很快沉没，全舰近700名官兵葬身海底。

海战开始时，“格拉斯哥”号与“莱比锡”号一对一决斗，而“德雷斯顿”号正在痛击“奥特朗托”号。班轮改装的辅助巡洋舰“奥特朗托”号明显顶不住，很快脱离编队向西南方向撤退。“格拉斯哥”号被迫与两艘德国轻巡洋舰激战，也逐渐不支，不久便被接连击中，识时务的舰长命令“格拉斯哥”号全速逃跑。

斯佩深知穷寇莫追的道理，率领自己的战舰喜气洋洋地返回中立国智利的港口加煤补给。这场战斗中，“沙恩霍斯特”号被击中2次，无人伤亡，“格奈森诺”号被击中4次，3人负伤，其余舰只毫发无损。

这意味着大洋上唯一的一支德国舰队，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霸主地位，首战取得了完胜！

报了一箭之仇

克拉多克舰队的失败，使英国这头海上雄狮顿时惊醒。

英国海军部立刻做出反应，向斯佩舰队可能藏身的各个水域派出强大的增援兵力。11月11日，英国皇家海军派出专克巡洋舰的战列巡洋舰“无敌”号和“不屈”号，在海军中将斯特迪的指挥下秘密出发，于12月7日到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斯坦利港，与原本就驻泊在这里的五艘军舰会合，组成了一个新舰队。

无巧不成书，就在斯特迪舰队到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第二天，斯佩舰队也一路奔波来到了这片海域。斯佩并不知道英国人已经调来了战列巡洋舰，他计划进攻斯坦利港，夺取港内的存煤并摧毁英国人在岛上的军用设施。虽然舰长们无一赞同这个计划，但斯佩主意已定，执意实施。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

斯佩舰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闯进了斯坦利港的“陷阱”。

12月8日上午，斯佩舰队中担任侦察任务的“格奈森诺”号装甲巡洋舰和“纽伦堡”号轻巡洋舰，观测到斯坦利港内有很多桅杆，接着又发现了两根巨型三角桅塔——这是英国战列巡洋舰的典型标志。得知这一消息的斯佩方知斯坦利港内卧虎藏龙，连忙下令舰队火速撤退。

其实斯特迪一大早就收到了斯佩舰队正向斯坦利港接近的消息，他同斯佩一样感到意外。斯特迪将军复仇心切，下令立即升火出港迎战。11点，匆匆逃跑的斯佩收到了最令他担心的报告：他的舰队已被英国战列巡洋舰追上了。

12点45分，双方在相距14400米的距离开始了战斗。船坚炮利的“无敌”号和“不屈”号，立即射出了令人恐怖的巨弹，暴风骤雨般砸向德舰。13时20分，遭受英舰第一次打击的德军舰队乱了阵脚。斯佩眼看要彻底完蛋，慌忙令他的巡洋舰化整为零，各自逃命。

为减少己方损失，斯特迪命令跟随战列巡洋舰作战的“卡那封”号装甲巡洋舰拉开距离，亲自率领“无敌”和“不屈”号战列巡洋舰，与斯佩的主力“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对垒，而“肯特”号、“康沃尔”号和“格拉斯哥”号已奉命前去追击“纽伦堡”号和“莱比锡”号。

斯特迪的这一调整使德国人在射程、火力和航速上完全处于劣势。很快，“沙恩霍斯特”号首尾中弹多发，被打得千疮百孔，水线以下遭到严重破坏，大火弥漫了整个舰体。下午3点30分，“沙恩霍斯特”号的第三个烟囱被炸飞，火炮也被打哑了，突然向左边倾侧，直到来个底朝天。下午4点17分，残破不堪的“沙恩霍斯特”号带着斯佩和他两个儿子在内的700多名舰员一同沉入海底。

斯佩舰队的另一艘装甲巡洋舰“格奈森诺”号，企图与“沙恩霍斯特”号携手顽抗，但是英国战列巡洋舰的重型炮弹还是穿透了它的甲板。很快，“格奈森诺”号的两个锅炉舱大量进水，到晚上6点沉入了海底。

与此同时，德军另外两艘巡洋舰“纽伦堡”号和“莱比锡”号，在英军的追杀下无路可逃，双双被击沉。斯佩舰队的五艘军舰中，唯有“德雷斯顿”号逃脱了追击，躲过了一劫。

1915年3月，幸免于难的“德雷斯顿”号在智利领海被英国巡洋舰撞见，短暂交火后重创自沉。此前的“埃姆登”号也于1914年11月9日被澳大利亚轻巡洋舰攻击而无奈弃舰。斯佩伯爵分舰队至此全军覆没。

马尔维纳斯群岛海战后，英德海军之间的远海战争告一段落，直到后来搞无限制潜艇战为止，德国人再也不能在大洋上跟英国人玩游击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和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这场海战中，战列巡洋舰将其火力和速度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战列巡洋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在之后的海战中，英德双方均将战列巡洋舰当尖兵使用。

03. 名将过招多格滩

布下陷阱欢迎你

一战爆发后，英德双方在北海的伏击和反伏击战一直在持续。

1914年12月，德国战列巡洋舰炮击了英国本土约克郡的海岸。第二年1月，为了寻找报复的机会，英国皇家海军中将贝蒂[16]指挥的战列巡洋舰在多格滩等水域转了一圈。面对英军舰队的出击，德国公海舰队也派出了希佩尔[17]舰队起航迎敌。

希佩尔舰队的主力是三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装甲巡洋舰，他的任务是对多格滩一带进行侦察，并截击在这一海域的英国军舰。

然而，德国人却不知道英国人已经取得了战场上的秘密优势。1914年8月，俄国在芬兰湾击沉了德国的一艘轻巡洋舰，俄国潜水员在德国军舰残骸里，意外发现了一份德国海军的密码本和旗语手册。俄国人把这个无价宝交给了英国人，使英国人轻而易举地破译了德国海军的密码。德国人却不知道这一点，没有对密码做大的改动，所以英国海军几乎总能预先知道德国舰队的行动。这一次，英国人也事先截获和破译了希佩尔舰队出航的命令。

于是，1月23日下午，也就是在希佩尔驶离军港后15分钟，贝蒂也率领着以五艘战列巡洋舰为主力的舰队前往目的地。24日上午，贝蒂舰

队抢先进入了截击位置，布下了口袋阵，等着希佩尔钻进来。

英德海军的两位名将，将在多格滩进行一场生死较量。

到手的猎物飞走了

贝蒂布好口袋阵的几分钟后，希佩尔舰队按计划从东南方向驶来。

经验丰富的希佩尔，一眼就认出了英国战列巡洋舰标志性的三角桅塔，大为吃惊，当机立断，命令舰队迅速掉头返回基地。德国舰队最前面的是希佩尔的旗舰“赛德利茨”号，最后面的是速度较慢的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号。

怎么能让到手的猎物飞走？英国人马上开始追击。英国战列巡洋舰利用速度优势，追得越来越近了。快9点时，贝蒂的旗舰“雄狮”号击中了德舰最后的“布吕歇尔”号。“布吕歇尔”号被击中后，很快开始起火侧倾并掉队了。

为了拉一把掉队的小兄弟，希佩尔命令正在撤退的德国战列巡洋舰集中向“雄狮”号开火。希佩尔这一招非常狠，打蛇打七寸，如果打沉了“雄狮”号，贝蒂舰队就会群龙无首，实力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很可能还会陷入混乱。

德国人的炮弹又准又狠，“雄狮”号连续中了好几炮，速度慢了下来，也开始侧倾，被迫撤出了战斗，由“新西兰”号接替指挥英国舰队。

狭路相逢勇者胜，面对希佩尔的猛烈反击，贝蒂也豁了出去，决心不惜代价，吃掉希佩尔舰队，向舰队发出信号：“攻击敌后部。”贝蒂说的“后部”是现在排在德军舰队最后的一艘战列巡洋舰。

但是，在“新西兰”号上接替指挥的穆尔少将却以为贝蒂指的是原先在德军后部的“布吕歇尔”号。缺心眼儿的穆尔立即执行了命令，带领整个舰队用暴风雨般的炮弹轰击“布吕歇尔”号。

希佩尔看出“布吕歇尔”号已经没救了，趁着英国舰队集中攻击“布吕歇尔”号的时机，率领其他军舰成功逃走了。

眼睁睁看着到手的猎物飞走的贝蒂，彻底发狂了，他后来说：“那天的失望使我不堪回首。每个人都以为那是一场胜利，而实际上却是一场惨败。我原是打定主意要打沉德军全部四艘战舰的！我们原是能够击沉四艘的！”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火气一点儿也不比贝蒂中将小。由于德国公海舰队没有在多格滩海战中支援希佩尔舰队，威廉二世立即解除了英格诺尔公海舰队司令官的职务，让海军上将波尔接替。

多格滩海战后，英国主力舰队继续像一条恶犬一样蹲在斯卡帕湾，死死盯住德国公海舰队，使其成了名副其实的“存在舰队”。

04. 英德激战日德兰

不成功，便成仁

1916年1月，舍尔海军上将代替波尔出任德国公海舰队司令。

面对实力强大的英国主力舰队，这位“粗暴好斗”的老水兵认为，摆在德国公海舰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困在港内无所作为，二是不成功，便成仁，冒险血拼英国主力舰队。但如何用实力较弱的德国海军拼掉强敌呢？经过一番冥思苦想，舍尔脑海里浮现出来了一个大胆的计

划：首先以少数战列舰和巡洋舰袭击英国海岸，诱使部分英国分舰队追击，然后集中德国公海舰队主力聚歼英国分舰队，继而在决战中击败英国主力舰队。

为实现这一计划，舍尔用了四个月时间，派出战列巡洋舰、潜艇和“齐柏林”飞艇，多次袭击英国东海岸，并实施布雷和侦察行动。

5月31日凌晨，德国海军希佩尔中将率领5艘战列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和30艘驱逐舰组成的“诱饵舰队”，驶出了威廉港。根据舍尔的作战计划，这支“诱饵舰队”将沿丹麦西海岸北驶，直趋斯卡格拉克海峡。这样，海峡两边的英国间谍就会把希佩尔舰队的经过位置报告给英国海军。航行中，希佩尔还让各舰不停地向基地发电报，以诱使英国人上钩。

在希佩尔出发两小时后，舍尔亲自率领公海舰队主力也悄悄地离开了威廉港。主力舰队由21艘战列舰、6艘轻巡洋舰和31艘驱逐舰组成，隐蔽在“诱饵舰队”之后50海里处，随时准备聚歼上钩之敌。另外，一支由16艘大型潜艇、6艘小型潜艇以及10艘“齐柏林”飞艇组成的侦察部队，已预先在英国海域和北海海域展开行动，严密监视英国海军的动向。

与希佩尔率领的“诱饵舰队”的大张旗鼓相反，舍尔率领的主力舰队保持了严格的无线电静默。同时，威廉港的无线电台仍继续使用舍尔旗舰的呼号同外界联络，造成舍尔海军上将及公海舰队主力仍在港内的假象。

舍尔的计划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英国人已经知道了他的计划。

谁是谁的诱饵

自从英国人破译了德国海军的密码之后，便掌握了德国海军的行动。

5月30日下午，一份来自伦敦的绝密情报，送到了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队司令杰利科上将的手上："德国公海舰队将于明日出航。"

知晓德国海军的计划之后，杰利科将计就计，连夜制订出了一个与德国人几乎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贝蒂海军中将率领前卫舰队于31日下午到达挪威以东日德兰半岛附近海域，希望能碰到德国舰队；稍后，杰利科则亲率主力舰队到达贝蒂舰队西北方向60海里处。贝蒂与德国海军干上之后，只准败、不许胜，将德军引向英军主力舰队所在的伏击地，这样杰利科指挥的主力舰队就会出其不意地杀出，重创德国舰队。

德国公海舰队，看起来在劫难逃了。

5月30日晚，贝蒂率领由4艘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14艘轻巡洋舰和27艘驱逐舰组成的前卫舰队按时从罗赛思港出发。而在斯卡帕湾，杰利科亲率由24艘战列舰、4艘战列巡洋舰、20艘巡洋舰和50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也悄悄出动了。

几小时后，设伏在罗赛思港外的德国潜艇向公海舰队发回了"敌人舰队出航"的电报。而德国的"诱饵舰队"也早在英国人的监视之下。几乎倾巢而出的两支舰队都认为自己的"诱饵战术"获得了成功，上钩的是对方，兴冲冲地奔赴战场。

5月31日下午2点20分，希佩尔舰队和贝蒂舰队在日德兰海域遭遇了。一场有265艘各型战舰（英舰149艘，德舰116艘）和10多万海军官

兵参加的日德兰大海战，正式拉开了战幕。

希佩尔在他的旗舰“吕佐夫”号上收到发现敌舰的报告后，当即下令所属各舰转向东南，尽量将贝蒂舰队引向德国公海舰队主力所在的方位。贝蒂见希佩尔要溜，便猛追了过去。

到下午3点45分，日德兰海面上英德海军的两支前卫舰队成平行的航行状态，由于贝蒂舰队的速度稍快一些，离希佩尔舰队越来越近。与此同时，双方的主帅也在率队杀奔战场，杰利科距此约20海里，舍尔距此约40海里。但在希佩尔的引诱下，贝蒂舰队不断向舍尔所在的海域接近。

希佩尔不知道在贝蒂舰队之外，还有一支由杰利科率领的规模更为庞大的英国主力舰队，正向这里杀来。下午3点48分，希佩尔下令向贝蒂舰队开火，随着德舰射出的第一批炮弹，双方的正印先锋兵对兵将对将，捉对儿厮杀在一处。

财大气粗就是牛

由于德国人采用了先进的全舰统一方位射击指挥系统，炮弹命中率远远高于英舰。另外，德军的穿甲弹技术指标也优于英军。因此，两军开战之后，德舰的第一次齐射就命中了贝蒂舰队。

贝蒂的旗舰“雄狮”号，真是点儿背到家了，在多格滩海战中就被打残，现在又接连被击中。很快，一枚穿甲弹洞穿了“雄狮”号的中部炮塔，并在塔内爆炸，引燃了火药袋。千钧一发之际，双腿已被炸断的炮塔指挥官哈维少校挣扎着下令向弹药舱注水，才使“雄狮”号免遭沉没的厄运。战后，以身殉国的哈维少校被追授英国最高奖章——维多利亚十

字勋章。

继“雄狮”号中弹之后，英军战列巡洋舰“不屈”号被德军2枚穿甲弹击中，发生了惊人的大爆炸，不久就连同舰上的1017名官兵见海龙王去了。

接连得手后，希佩尔下令集中火力狂轰英军战列巡洋舰“玛丽皇后”号。很快，这艘2.6万吨的战舰连中数弹，爆炸后一折两段，迅速沉没，全舰1275人仅有数人生还。

短短几十分钟内，贝蒂舰队的战列巡洋舰2沉1伤，而德军只损失了2艘小型驱逐舰。双方的力量对比迅速发生逆转，贝蒂舰队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贝蒂舰队掉队的4艘战列舰赶到，巨炮怒吼，弹如雨下，总算救了贝蒂一命。

在英军战列舰大口径火炮的轰击下，希佩尔舰队有些顶不住了，只好向东边打边撤。贝蒂损失了3艘战舰，正想找机会翻本呢，哪能就这么让希佩尔溜走，于是紧追不舍。直到发现迎面而来的德国主力舰队时，贝蒂才发觉上当，急忙下令后队改前队，仓皇北撤，同时向杰利科发电呼救。

舍尔眼看上钩的贝蒂要跑，下令舰队全线追击。希佩尔越战越勇，率领他的舰队冲在最前面。但德国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钓上的“鱼”，也是他人布下的“诱饵”。

下午6点左右，杰利科率领的英国主力舰队杀入了战场。眼看恶战在即，他立即命令舰队变换战斗队形，争夺海战中“T”字一横的有利阵位。24艘英国战列舰很快排成一条15000码长的队列，浩浩荡荡地向东南方向的德国舰队猛扑过去。贝蒂舰队也迅速掉转航向，继续跟希佩尔

舰队死磕。

20分钟后，希佩尔的旗舰“吕佐夫”号被英舰密集的炮火击中；而英国的2艘老式装甲舰也被德舰击中，一炸一沉。晚上6点33分，英国第三战列巡洋舰中队的旗舰“无敌”号又被德舰击中，当即炸成两段沉入了海底。

但对于财大气粗的英国舰队来说，这些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他们仍然在数量上占优。最关键的是，杰利科成功运用“T”字头战术，抢占了“T”字一横的海战有利阵位，充分发挥了战舰的火力。而德国战舰则成了“T”字的一竖，前面的战舰挡住了后面的，不利于发挥火力。

更加不利的是，提前转向的贝蒂舰队，已经开始插入德国舰队的后方，切断了德国舰队返回基地的航路。

英国人运气贼好

此时，舍尔才发现，他所面对的是整个英国主力舰队。舍尔没有犹豫，果断命令舰队转向，撤出战斗。

由于东南方向通往德国基地的航路被贝蒂舰队切断，舍尔舰队只得向西南方向行驶。舍尔见杰利科没有追击，判断杰利科一定是把他的主力舰队部署到自己返航的航路上去了，这比追击更可怕。舍尔决定趁英国舰队变换队形时杀回去，打破英军封锁，杀出一条血路，返回基地。一番琢磨之后，舍尔再次下达了全舰转向的命令，他要杀杰利科一个回马枪。

晚上7点，舍尔舰队出现在杰利科舰队的左侧。不幸的是，由于时间计算出现误差，舍尔舰队没有冲向杰利科舰队的尾部，而是直接撞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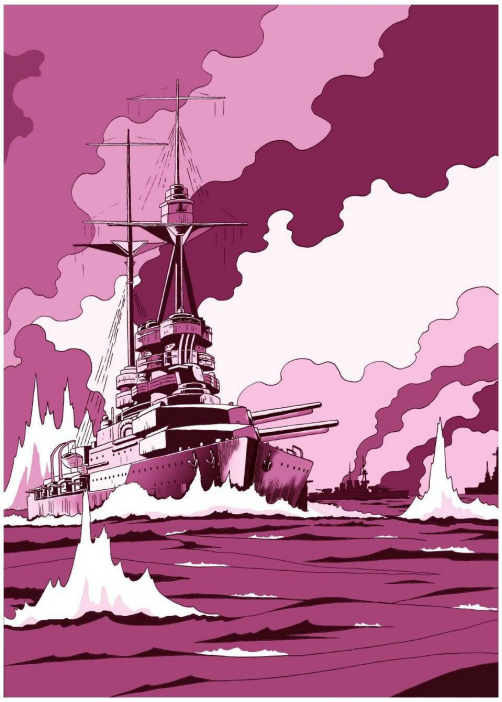
了杰利科舰队的中央！这样一来，战场上又一次形成了对英国舰队有利的“T”字形作战阵位。更糟糕的是，舍尔舰队处于背向日落的方向，其轮廓清晰可见，而杰利科舰队却隐没在烟雾之中。

想不到运气这么好，可把英国佬高兴坏了。英国战列舰在8000码的近距离开火，德舰看不到英舰，只能看到远方炮口处的闪光。舍尔舰队又一次陷入危机，舍尔立即下令施放烟幕和鱼雷，并命令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做“敢死突击”，掩护主力舰队撤退。

在希佩尔舰队的掩护下，舍尔舰队又一次脱离险境。当最后一批德军战舰摆脱英国战舰时，屡建战功的希佩尔的旗舰“吕佐夫”号已经被打成漏勺了，无法继续航行，希佩尔只好弃舰，在另一艘战列巡洋舰“毛奇”号上升起了指挥旗。

晚上8点，天色黑了下来，杰利科担心受到德军鱼雷和水雷的攻击，没有实施追击，他打算先把舍尔舰队挡在“回家”的航线之外，待天明之后再一举歼灭。舍尔同样明白，如果他的舰队不能在夜间突破杰利科的封锁线，那么天亮之后就更没机会了。经过缜密的分析，舍尔决定转向东南，趁夜从杰利科舰队的尾部冲杀过去，然后返回基地。为此，舍尔几乎派出了所有驱逐舰去拦截杰利科舰队，以掩护主力突围。

在这危急关头，德国驱逐舰只得拼死一搏，如狼群一般从不同方向袭击杰利科舰队。德军的这种打法，给英军造成了混乱和判断失误，杰利科摸不清德国主力舰队究竟会从哪个方向突破。



日德兰大海战是战列舰时代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舰队决战。在这次海战中，英军共损失3艘战列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

晚上11点30分，德国主力舰队和英军担任后卫的驱逐舰遭遇，演出了日德兰大海战的最后一幕。双方借助照明弹、探照灯和舰艇中弹的火光，进行着一场乱战。

乱战中，英国战列巡洋舰“黑太子”号傻兮兮地以为迎面驶来的几个黑大个儿是自家兄弟，便发出联络信号，结果招来4艘德国战列舰的一顿暴揍，“黑太子”当即变成了“死太子”。德国老式战列舰“波梅恩”号、轻巡洋舰“弗劳恩洛布”号和“罗斯托克”号，也被英国驱逐舰发射的鱼雷击沉，还有1艘轻巡洋舰“埃利宾”号同己方的战列舰“波森”号意外相撞而沉没。

6月1日凌晨3点，德国主力舰队终于撕开了英军的封锁线，向合恩礁水域一路狂奔。

谁才是胜利者

合恩礁水域是出入德国公海舰队的基地威廉港的必经之路。一战爆发后，为了阻止英国舰队的海上袭击，德国海军在此布下了无数水雷。水雷阵非常复杂，犹如迷宫。开战以来，许多企图偷袭威廉港的英国军舰都是有来无回，葬身雷区。只有德国海军高级将领才知道通过雷区的唯一一条狭窄水道。

3点30分，舍尔校对了罗盘方位，找准了水道的入口，指挥他的舰队一艘紧跟一艘安然通过了雷区，向威廉港驶去。雷区外，尾随而来的英国舰队只能鸣炮为德国舰队“送行”，却不敢越雷池半步。凌晨4点15分，眼看着舍尔舰队已经安全通过了合恩礁水道，郁闷的杰利科只好带着他的舰队返回斯卡帕湾海军基地。

这场一战中规模最大的海战，正式落幕了。

日德兰海战结束后，英德双方都宣称自己是海战的胜利者，这让如何评价日德兰海战成了一战史上的一大公案。这场海战中，英军共损失3艘战列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总吨位11.5万吨，伤亡6945人；德军共损失了1艘老式战列舰、1艘战列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总吨位6.1万吨，伤亡3058人。英德双方损失比例差不多是2:1。从战术上来说，可以说德国人是这场海战的胜利者，他们勇敢地向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发起了挑战，希佩尔舰队重创了贝蒂舰队，舍尔以准确的判断和优秀的指挥成功摆脱了实力占优的杰利科的追击。但是从战略上来说，德国海军依然没能打破英军的海上封锁，没能冲出大洋，海上霸主依然是英国皇家海军。美国《纽约时报》的一句评论很经典：“德国舰队攻击了它的牢狱看守，但是仍然被关在牢中。”

日德兰大海战是战列舰时代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场舰队决战。在这场海战中，大炮巨舰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让海军强国们开始了认真的反思，并着手研发争夺制海权的新力量，探索海军的新战法。日后出现的潜艇破袭战和航母海空决战，就是这一探索的产物。

05. 第一艘航空母舰

勉强同意带它玩儿

相信很多人不知道，日德兰大海战爆发前夕，英国还有一艘航空母舰热切盼望参战，这就是“坎帕尼亚”号。

“坎帕尼亚”号是由一艘老式邮船改装成的水上飞机母舰，排水量2万吨，航速21节，可搭载12架水上飞机。按杰利科海军上将的要求，改装后的“坎帕尼亚”号，飞行甲板长度达到61米，飞机能直接在甲板上弹射起飞，使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坎帕尼亚”的成功改装，对英国海军乃至世界海战史来讲，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使英国海军有了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而且开创了用民用商船改装航空母舰的先河，并成为英国海军的传统。

“坎帕尼亚”号改装完毕后，加入了英国海军的主力舰队。杰利科为日德兰海战集结了150艘战舰，“坎帕尼亚”号也是其中一员。

1916年5月30日，杰利科率领着这支强大的舰队出发寻歼德国公海舰队。出发后，杰利科才想起他的编队中还有一艘航空母舰——“坎帕尼亚”号，其实他对这个新生兵种并不怎么感兴趣，这玩意儿到底能派上多大用场，他心里没底。他觉得，就凭舰上那几架破飞机去攻击皮糙

肉厚的艨艟巨舰，等于是开玩笑！只是由于“坎帕尼亚”号官兵们的强烈要求，他也想用这个“新玩意儿”壮壮舰队的声势，才勉强同意带它玩儿的。

杰利科压根儿想不到，此时“坎帕尼亚”号还待在斯卡帕湾的锚地里！

错过了巅峰对决

“坎帕尼亚”号作为一艘刚刚服役的战舰，能参加旨在歼灭德国公海舰队的海上决战，舰长施万和那些年轻气盛的水兵都兴奋无比，他们早已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5月30日黄昏，施万舰长精气神十足地站立在指挥台上，等待着出击的命令。然而，他等了好几个小时，出发的命令还是没来。原来杰利科把他给忘了！整个舰队已经在晚上9点出发。

施万知道情况后十分生气，但发火不能解决问题，为了能参加这场大战，他决定冒险一试，不顾单舰航行会遭到德国潜艇攻击的危险，命令“坎帕尼亚”号立即出发，火速追赶主力舰队。同时，施万命令无线电值班人员不停地向主力舰队呼叫。

到了5月31日凌晨2点，“坎帕尼亚”终于与杰利科取得了联系，这时，“坎帕尼亚”号距离主力舰队只有4个小时的航程了。直到这个时候，杰利科才想起来，出发之前自己忘记给“坎帕尼亚”号下达出航命令了。杰利科考虑到“坎帕尼亚”号处于单舰航行状态，并且附近德国潜艇出没频繁，为防不测，他不顾施万的反对，命令“坎帕尼亚”号立即返航。

接到这一命令之后，施万气得七窍生烟，愤怒地给杰利科拍去了一份电报，电文很是简短：“你是个白痴！”

虽然可以讥讽上司，但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施万舰长最后不得不执行了杰利科的命令。于是，在大决战前夕，“坎帕尼亚”号航空母舰载着12架飞机离战场越来越远，错过了这一巅峰对决。

日德兰海战之后，不少军事专家分析：“‘坎帕尼亚’号要是按计划出发，它的飞机在海战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坎帕尼亚’号将会给舰队司令发出至关重要的关于敌舰队位置和航向的情报。但是，在战斗的紧要关头，杰利科没有得到这种情报，致使舍尔得以逃出英军重围。”

06. 可怕的水下杀手

德国海军的“撒手锏”

德国潜艇不只是在二战中大显神威，在一战中，它们就创造过一个又一个惊人神话。

英国皇家海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正是依靠它，英国才铸就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德国公海舰队十分清楚，尽管德国通过努力，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海军大国，但是要与海上霸主英国抗衡，自己还显得嫩了点儿。

怎样才能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呢？威廉二世和他的心腹爱将、海军元帅提尔皮茨[18]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一种秘密武器，那就是在水下来无影去无踪的潜艇。

一战时期，由于探测潜艇和反潜的技术还不先进，因此，潜艇如同

水中蛟龙，几乎到了可以为所欲为的程度。于是，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命令兵工厂秘密加快潜艇的生产速度。到战争爆发时，德国已经拥有了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潜艇部队。这支可怕的水下杀手部队，成为德国海军的“撒手锏”。

与德国对潜艇部队的重视不同，潜艇在英国遭到了冷遇。19世纪后期，随着马汉“海权论”思想的兴起，“巨舰大炮”思想压倒了一切，海上巨无霸战列舰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潜艇和其他舰种一样只能作为战列舰的陪衬。虽然一战时英国也拥有不少潜艇，但大多只用于侦察和巡逻，甚至成了寻求刺激的贵妇人和小姐们到海底兜风猎奇的游艇。而一些英国海军将领也认为，用潜艇袭击军舰是可耻的，不够绅士。

一战爆发后，当德国水面舰艇部队被英国皇家海军封锁在基地的时候，提尔皮茨只好亮出了他的底牌，使出了水下杀手——潜艇部队。随着提尔皮茨一声令下，大批德国潜艇倾巢出动，杀向正在自鸣得意的英国海军。

1914年9月22日拂晓，三艘英国巡洋舰成一路纵队昂首西行，“阿布基尔”号一马当先，“霍格”号和“克雷西”号紧随其后，三舰彼此间隔两海里，航速10节，在广阔的海面上执行巡逻任务。英国海军部指示，遇到德国舰船，一律格杀勿论。

与此同时，德国的U-9号潜艇也正在海面上游弋，伺机歼敌。8点刚过，U-9发现西方的海面上，隐现出一个黑点，艇长韦迪根立即命令潜艇紧急下潜，用潜望镜死死盯着黑点。U-9号的潜望镜上，黑点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晰，渐渐看清是一艘迎面而来的英国巡洋舰。

令韦迪根兴奋的是，在第一艘巡洋舰后面，还紧跟着两艘舰只。这

三艘舰只正是英国的“阿布基尔”号、“霍格”号和“克雷西”号巡洋舰。一战时潜艇的航速远远低于水面舰艇，潜艇的攻击战术只能是埋伏在目标必经航线附近进行截杀，一旦被目标甩掉，想要赶上那是痴心妄想。

大海茫茫，航线有无数条，像这样守株待兔式的作战，一般是空手而归。今天却有“三条大鱼”送上门来，韦迪根兴奋到了极点，指挥U-9号潜艇悄悄向英国巡洋舰逼近。

U-9号上演**“**帽子戏法**”**

目标终于进入了潜艇的最佳攻击距离，韦迪根不慌不忙地发射了第一枚鱼雷。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了鱼雷的爆炸声，“阿布基尔”号稀里糊涂地成了韦迪根刀下的第一个冤死鬼，舰船急剧下沉，舰长只好下令弃船，同时向后面的两艘巡洋舰发出求援信号。

海面上波光粼粼，平静如常，“霍格”号舰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立即下令以最大航速前去救援。此时，U-9已经进入攻击阵位，等“霍格”号靠近后，同时发射了两枚鱼雷。只听到“轰”“轰”两声巨响，“霍格”号救人不成，反误了卿卿性命。

此时，第三艘英国巡洋舰“克雷西”号也开足马力狂奔而来，亲眼目睹了“霍格”号重蹈覆辙。难道两艘军舰会在同一地点触雷？“克雷西”号舰长产生了疑问，下令全员戒备，搜索敌人潜艇。可是等了好一会儿，没有发现潜艇的蛛丝马迹。

这时，被击中的两艘巡洋舰已经等不了了，“阿布基尔”号已沉下海面，“霍格”号也已即将沉没，海面上到处都是拼命挣扎的英国水兵。面对这样的惨状，“克雷西”号舰长认为救人要紧，下令舰上人员一边密切

观察水面情况，一边迅速赶往出事地点搭救幸存者。

在一旁紧紧盯着猎物的U-9号潜艇，敏锐地抓住了出击的机会，向“克雷西”号发射了两枚鱼雷。但就在鱼雷跃出发射管的同时，“克雷西”号上的英国水兵也发现了U-9号潜艇，立即向U-9号潜艇发射了数十发炮弹，但无一命中。

“克雷西”号却没这么幸运，被U-9号发射的两枚鱼雷先后击中。郁闷的“克雷西”号救人不成，又搭上了无数性命。在短短一个小时内，U-9号潜艇接连击沉英军三艘万吨级巡洋舰，大获全胜。

U-9号潜艇的战绩令人惊叹，一时间，德国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在大肆宣扬U-9号的丰功伟绩。没有最牛，只有更牛。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海军的另一艘潜艇U-21创造了令世人更加惊叹的奇迹！

孤胆英雄**U-21**

几乎就在U-9号击沉“阿布基尔”号等三艘巡洋舰的同时，U-21号在艇长赫森的指挥下也将英国的一艘轻巡洋舰“探路”号送入了海底。稍后，U-21号又将一艘由英国向法国运送武器的运输舰“孔雀”号击沉。没过多久，U-21号又击沉了一艘英国运煤船。

这些，仅仅是U-21号的开胃菜。到了1915年，赫森指挥U-21号闯进了被英军视为内湖的爱尔兰海。这里，海面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水下密布英军的反潜水雷。U-21号到这里“觅食”，无异于虎口拔牙。然而，就在英国人的眼皮子底下，U-21号居然击沉了三艘英国舰船，甚至在一天夜里驶近英国海岸，炮击了附近的一个机场！

当时的许多人，包括德国人，都在怀疑赫森是不是神经有问题，竟

然拿自己的脑袋去冒险。于是，U-21号和它的艇长赫森一起多了个绰号——“海上疯子”。其实，这次冒险对于赫森来说，也不过是小菜一碟，更牛的事儿还在后面呢。

当时协约国的军舰对土耳其实施了猛烈轰击，土耳其政府请求德国老大拉兄弟一把。作为同盟国的老大，为小弟出头，德国当然义不容辞，决定派潜艇前往地中海。没几天，U-21号就受命驶出了威廉港，只身穿过协约国的层层封锁，偷渡直布罗陀海峡，航行4000余海里，抵达了亚得里亚海域。

一天晚上，U-21号乘着夜色悄悄摸进了协约国在希腊的海军锚地。这时，协约国的军官们做梦都想不到德国潜艇已经来到了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第二天清晨，赫森将潜望镜悄悄伸出了水面。不看不知道，一看乐得跳！赫森发现锚地里密密麻麻排着几十艘各型舰船，真是老天有眼，扬名立万的时候到了！

一番精心谋划之后，赫森首先选中了英国战列舰“凯旋”号。随着赫森一声令下，一枚鱼雷跃出发射管，欢快地直奔“凯旋”号而去。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凯旋”号巨大的身躯重重地摔向水面，激起了一股冲天浪柱，几分钟后，就沉入了海底。

“凯旋”号战列舰的爆炸沉没，引起了锚地的一阵骚动，大批巡逻艇和驱逐舰立即封锁了锚地的出口，准备关门捉贼。其实，锚地的指挥官是多虑了，U-21号根本就没打算跑，发射鱼雷之后，胸有成竹的赫森马上命令潜艇迅速下潜，向“凯旋”号方向驶去，他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到了晚上，锚地的戒备放松下来，U-21号又悄悄地浮了上来。锚地

这么多“美味”，赫森是专挑大家伙下手，这次选择的是另一艘战列舰“尊严”号。U-21号发射鱼雷后，不一会儿，随着一声轰天巨响，“尊严”号战列舰又悲剧了。

赫森这次是见好就收，乘着锚地陷入混乱，指挥U-21号悄悄地溜出了锚地，得胜还朝。

一战时，海上巨无霸战列舰是当之无愧的海军主力。赫森和他的U-21号万里奔袭，单枪匹马闯进戒备森严的锚地，两天之内击沉两艘战列舰，创造了潜艇史上的新纪录。

在一战中，赫森和他的U-21号一共击沉了协约国近10万吨的船只，成为战果最丰的德国潜艇艇长之一。而在一战结束后，法国人则悬赏2万马克要赫森的脑袋，可见赫森在敌人心目中是何等重要。

德国潜艇在一战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整个战争期间，德国350余艘潜艇，共击沉协约国和中立国船只约6000艘，其中战斗舰艇197艘，运输船5800多艘，总吨位约1800万吨。为了对付德国潜艇，协约国动用了900多艘驱逐舰和大型护卫舰，这极大地牵制了协约国的海上力量。

在一战中，潜艇写下了人类海战史上的新篇章。从此，潜艇成为海军重要的主战兵种之一。

07. “海鹰”号传奇

另类贵族的疯狂建议

卢克纳尔伯爵1881年出生在德国的德累斯顿，他是德国著名贵族卢

克纳尔家族的长子，尼古拉斯·冯·卢克纳尔元帅的曾孙。他们家族世代盛产骁勇善战的骑兵将领，卢克纳尔却是一位传奇的海军将领。

卢克纳尔本人相貌堂堂，是德国贵族中的另类，他从小富于反叛精神，胆大心细，独出心裁。13岁时，他孤身一人离家出走，想去美国看看西部传奇人物——野牛比尔。他以一名不要报酬的船舱服务员身份，混入了在德国汉堡至澳大利亚间航行的俄国货船“尼俄伯”号。抵达澳大利亚后，卢克纳尔开始了七年尝试各种职业的生活。他用假名当过灯塔看守员，甚至还混到墨西哥军队里当过兵；他曾在智利被指控偷了几头猪而坐了几天牢，甚至因缺钱被牙买加的一家医院赶出；他还当过铁道工人甚至农民。这说明他天生就是个冒险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魔术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着迷于他的魔术。

卢克纳尔20岁时，进入了一所德国海军训练学校。1908年，他加入了在汉堡至南美洲航线上的轮船“佩特罗波利斯”号。1912年2月，德国海军召回他，让他在“黑豹”号上服役。

在日德兰海战中，卢克纳尔是战列舰“威廉皇太子”号上的一名炮手。日德兰海战后，德国海军继续龟缩在基地不敢出来。忍受不了这种状态的卢克纳尔少校，当面向威廉二世提出：“陛下，给我一条帆船让我出海一战吧，我会把英国佬打得灵魂出窍！”

假如这是在中世纪，这样敢于挑战强敌的军官固然有些鲁莽，但至少会获得勇敢的美名。现在，时光已经到了20世纪，连德国海军的巨舰大炮都在日德兰海战中被英国人打得在家装孙子，何况这位少校居然提出用帆船和英国人交战！那个年头，对于大多数水手来说，只有两个地方有帆船，一是博物馆，二是老水手讲的故事里。

因此，从这个建议来看，卢克纳尔少校应该是疯了。然而，威廉二世却认真听着这位少校的“疯话”，皇帝相信他没疯，他太了解这个人了。

卢克纳尔少校继续向皇帝解释：“我的长官认为我是在发疯，既然我们自己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那英国人更想不到我们会这样干，我认为我可以用古老的帆船给英国佬一个教训。”

出人意料，皇帝居然同意了这个疯狂的建议。

找来一件老古董

有了皇帝的支持，卢克纳尔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了——用一条古老的风帆战舰充当水面袭击舰，在英国佬的后腰上狠狠捅上几刀。这个离奇而浪漫的计划让他干劲儿倍增。

首先，要完成这个计划得找一条合适的船。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化进程迅速，没有保留多少古老的风帆战舰，风帆游艇倒是不少，可惜吨位太小，不适合出海作战，勉强找到的几艘大型帆船又都带着鲜明的德国范儿。

这时，前几天还把他当疯子的德国海军部来帮忙了，他们忽然想起1915年德国潜艇曾经俘获过一艘英国三桅大帆船，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给卢克纳尔用正合适。这艘英国帆船名叫“巴哈马通行证”号，载重1571吨，在1888年下水，算是老古董了。卢克纳尔可把这件老古董当成了宝贝疙瘩，因为这是一艘血统纯正的英国帆船，是最理想的伪装！他立刻收下这条船，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海鹰”号。

“海鹰”号配备了两门107毫米炮和数挺机枪，精心隐藏了两台500马

力的辅助蒸汽引擎，工艺极其精巧。一位被俘的意大利船长回忆：“那艘帆船的船长很客气地请我到他的船上做客，我们走进他的船长室，在桌子前坐下。就在这时，整个桌子忽然落下，原来这桌子下面是一个电动的升降台！等我明白过来，周围已经有20把枪指着我的脑袋，而那位风度潇洒的船长则脱去制服，露出了德国海军的军装，宣布我和我的船成了他的俘虏……”把饭桌变成可以升降的笼子，既体现了卢克纳尔超群的想象力，又体现了德国人热衷机械的特点。

当时，德国的出海口已经被英国海军封锁，“海鹰”号要出港不能硬闯，只能智取。卢克纳尔把“海鹰”号装扮成了一条挪威船，但伪造航海日志太危险了。于是，卢克纳尔在德国特工的帮助下，到丹麦的哥本哈根溜上了一条很像“海鹰”号的挪威帆船，从船长室偷来了一套完整的航海日志。

1916年12月21日，“海鹰”号伪装成挪威商船“伊尔马”号，堂而皇之地出港了。为避免被英国人识破，船上的6名军官和57名船员，包括卢克纳尔本人，经过突击学习，都能熟练地说挪威话。

于是，“海鹰”号成功突破了英国的海上封锁，开始了传奇的航海历程。

大西洋上的骑士

1917年1月9日，“海鹰”号遇到了一艘英国运输船“皇家加蒂斯”号，它向“皇家加蒂斯”号发出了一个请求校准时间的信号，并在“皇家加蒂斯”号做出回应前升起了德国海军军旗，但“皇家加蒂斯”号的船长并未发现对方易帜。于是“海鹰”号向“皇家加蒂斯”号发炮警告。

令卢克纳尔不爽的是，面对炮击，“皇家加蒂斯”号却摆出一副爱谁谁的姿态，既没有停船，也没有加速逃跑，依然大大咧咧开了过来，船上的水手各忙各的，接着发信号通知“海鹰”号现在是格林尼治时间几点几分。

郁闷的卢克纳尔只得第二次发炮警告，这次的炮弹直接打在了“皇家加蒂斯”号的船头前方。英国人终于有了反应，但不是停船投降，而是船只左右摇摆，像跳舞一样走起“之”字形的反潜航线来。莫名其妙的卢克纳尔只得再次连发两炮，一发打在“皇家加蒂斯”号船尾后方，一发超越桅顶。按照国际公法，拦截敌国商船，四发警告射击之后如果对方还要逃逸，就可以击沉了！

英国人这次醒悟过来了，乖乖地挂起了白旗，停船投降。“皇家加蒂斯”号成了“海鹰”号的第一个战利品。卢克纳尔很有骑士精神，请所有英国船员转到“海鹰”号上来，然后派一个小分队登上“皇家加蒂斯”号，把它炸沉。

这时，卢克纳尔请来“皇家加蒂斯”号的船长问：我开炮你怎么不停船啊？真打着你算谁的？原来，“海鹰”号的伪装太逼真了，以至于它虽然亮出德国海军水面袭击舰的身份，但英国船长根本就没注意到。“海鹰”号第一次开炮，他的理解是对方在放礼炮；“海鹰”号第二次开炮，因为炮弹在他前面爆炸，英国船长总算明白过来这不是礼节性问候，但是他还没意识到“海鹰”号是敌人，以为是挪威人发现了德国潜艇，提醒他注意呢；直到“海鹰”号又连放两炮，英国船长这才如梦方醒，发现对方的桅杆上升起了德国海军旗，大炮正对着自己的驾驶室呢！

卢克纳尔继续向南航行，1月21日抵达了中大西洋，在这里发现了一艘法国三桅帆船“查尔斯伯爵”号。“查尔斯伯爵”号一眼瞧见“海

鹰”号，高兴得不得了，没想到啊，海上还有像我老人家一样高寿的帆船啊！就主动靠上了“海鹰”号——结果被轻易捕获。卢克纳尔从这艘帆船的航海日志上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这艘船遇上的大量航船及其目的地。

1月24日，“海鹰”号与加拿大籍帆船“佩西”号遭遇。“佩西”号船长的新婚妻子是挪威人，小两口正是新婚燕尔、如胶似漆，所以船长夫人陪老公一块儿出海。与“海鹰”号相逢的时候，船长夫人看到丈夫三次升降挪威国旗致敬而对方没有一点儿反应，不禁勃然大怒，准备乘小艇过去教训不懂礼貌的同胞，结果成了“海鹰”号上第一个女俘虏。卢克纳尔命令将“佩西”号上的所有船员带上“海鹰”号，还给“佩西”号船长和夫人开了一个单间，然后下令击沉“佩西”号。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海鹰”号袭击的战术越来越娴熟，连续成功地袭击了近10艘船只。

被使假枪的警察俘虏

这时候，卢克纳尔遇到了麻烦——抓了将近300名俘虏，“海鹰”号上的食物和安全压力很大。

因此，3月20日，“海鹰”号在捕获法国四桅帆船“康布伦”号后，卢克纳尔让他的俘虏登上“康布伦”号，将他们全部释放，并指派他俘虏的“船长俱乐部”里资格最老的穆兰船长指挥“康布伦”号，还给“康布伦”号提供了充足的淡水及食物。卢克纳尔的骑士精神，感动了他的所有俘虏，这些俘虏最后和卢克纳尔依依惜别。

直到这些俘虏到岸后，英国皇家海军才发现了“海鹰”号，于是派出

辅助巡洋舰“奥特朗托”号和装甲巡洋舰“兰开斯特”号、“奥贝塔”号抓捕“海鹰”号。

但在这个时候，“海鹰”号已经被一场剧烈的暴风吹到了大西洋的南端。4月18日，“海鹰”号进入太平洋，沿智利海岸线北上。6月14日，“海鹰”号在圣诞岛东部海域从美国船“约翰逊”号得知了美国参战的消息，于是，“约翰逊”号成为了德国的第一个美国战利品。

此后，“海鹰”号开始重点袭击美国商船。第二天，它就击沉了“斯拉德”号，7月8日又击沉了“马尼拉”号。

此时，“海鹰”号需要靠岸进行一番整修，并补充淡水。于是，卢克纳尔将“海鹰”号开进了莫皮拉环礁。由于船体过大，“海鹰”号无法直接驶进莫皮拉环礁，只能停泊在环礁的外面。

8月24日，危险向“海鹰”号悄悄袭来。一场海啸把“海鹰”号抛到了珊瑚礁上，帆船搁浅了，“海鹰”号上的船员和46名俘虏被困在莫皮拉环礁。

面临这样的困境，一向富有想象力的卢克纳尔毫不畏惧，决定与5名船员乘坐一艘只有10米长的小船出海。他乐观地认为依靠这艘小船可以捕获一艘大船，然后回来接他的船员和俘虏，之后继续袭击敌船。

离开莫皮拉环礁三天后，他们抵达了库克群岛的艾涂岛，假扮成了一群为打赌而横跨太平洋的美籍荷兰船员。岛上的新西兰官员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补给，他们最后抵达了斐济的瓦凯雅岛。在这里，一名疑心的居民叫来了一队警察，警察们用假枪逼卢克纳尔上岸。

卢克纳尔不希望流血，也不知道这些警察其实只有手铐，便向警察

投降了，然后被关押到了一座战俘营。

真是一物降一物，卢克纳尔的“海鹰”号一直在伪装，没想到碰上了比他还能装的。

空前绝后的战绩

这时候，一艘法国小型贸易船“鹿特斯”号在莫皮拉环礁附近的暗礁抛锚。“海鹰”号的克宁上尉从收音机中听到了船长被捕的消息，于是率领一队人占领了“鹿特斯”号。

法国的船员与其他俘虏都被留在了岛上，所有剩下的德国人都上了这艘改名为“福耳图那”号的船，并向南美航行。不幸的是，他们没走多远，“福耳图那”号后来又在复活节岛触礁，船员们只好弃船奔向陆地，被智利人拘捕了。

到了这个时候，卢克纳尔仍然不相信他的战斗已经结束。1917年12月13日，卢克纳尔与一群战俘抢走了战俘营指挥官的私人摩托快艇“珍珠”号，驶向科罗曼德半岛。靠着快艇上的一挺机关枪，他们又抢夺了一艘平底驳船“莫阿”号，然后驶向有更大船只停靠的岛屿克马德克群岛。但在这时，追捕船“艾里斯”号算中了他们的意图，在12月21日将他们捕获。

从“海鹰”号离开德国的那一天算起，到卢克纳尔再次被捕，刚好是一年时间。剩下的日子，卢克纳尔在新西兰的战俘营中度过。直到1919年，他被遣送回德国。

一战后的卢克纳尔，成了一名周游世界的旅行家。后来希特勒掌权，德国走向二战，希特勒想利用卢克纳尔的传奇经历宣传战争，却被

这位老船长拒绝。卢克纳尔高尚的人格，让他无法接受纳粹的理念。当盟军的轰炸机开始轰炸德国本土的时候，卢克纳尔利用在盟军中的“老朋友”——他当年的俘虏有的已身居高位——使盟军承诺不轰炸他的故乡哈勒尔。卢克纳尔的这种行为，被纳粹认定是“里通外国”，最后卢克纳尔只好选择了流亡。

二战结束后，卢克纳尔返回故乡。这时，他发现盟军以逐渐被人忘却的骑士精神恪守了对他的诺言：他看到的是一座完好无损的哈勒尔城。哈勒尔的居民在街道两旁排成队伍，热烈欢迎他们的英雄和恩人回家。1966年，耄耋之年的卢克纳尔在故乡安然辞世。

这位对“海上幽灵”的外号自鸣得意的老船长，晚年最为欣慰的就是在战功赫赫的征途中，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船员的伤亡。“海鹰”号在8个月的征战中，先后击沉了14艘敌船，俘虏了462人，却只有1人在作战中死亡，而他的部下则无一伤亡。

在战争日益残酷、伤亡日益重大的时代，这样的战绩可谓空前绝后！

第六讲　鹰击长空竞风流（一战空战史）

你不可以说文明没有前进，在每场战争中都是如此，他们总以新的方法杀人。

——威尔·罗杰士

01. 最早的空中武器

热气球升天

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类自相残杀的本领越来越高。

可以说，一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立体战争。此前的战争是平面的，战场基本在陆地和海上，人们想象中的“天兵天将”“海底蛟龙”还未曾出现。一战爆发后，战争开始向天空和海洋发展。海下的战争已经介绍过了，主要是德国的U艇，这里来讲一战中的空战。

提起空战，大家首先想到的武器就是飞机。但是，一战时最早出现在空中战场上的武器还真不是飞机，而是传统航空器——热气球。

18世纪末，法国的造纸商蒙戈菲尔兄弟，受碎纸屑在炉火中不断升腾的启发，造出了热气球。1783年9月19日，这哥俩在巴黎凡尔赛宫前，为路易十六国王、王后、大臣及13万巴黎市民进行热气球升空表演。这是一个圆周为30多米的气球，用糊纸的布制成，布的接缝用扣子扣住。兄弟俩用稻草和木材在气球下面点火，气球慢慢升了起来，飞行了1.5英里。据说，坐这个气球的第一批乘客是一只公鸡、一只山羊还

有一只鸭子。

光是“鸡犬升天”就不行了，得有人上去才够刺激！同年11月21日，这哥俩又在巴黎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载人空中飞行，时长25分钟。热气球飞越半个巴黎之后，安全着陆。

热气球能干啥呢？只能坐在上边看风景当然不行，它的军事价值马上被人发现。据说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热气球就投入到了作战当中。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期间，热气球更是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普法战争中，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围得水泄不通，法国政府只能靠热气球跟法国南部的军队保持联系。

打热气球是一门技术活儿

热气球是最早投入战争的航空器。一战初期，热气球仍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保护脆弱的据点免遭敌方飞机攻击。在战争中，伦敦东北部一排排系在地面上的热气球，在空中拉起一道绳索栅栏，如果德国飞机不长眼，冲了进来，那就会像冲进绞索一样。

热气球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侦察敌情。在侦察机出现之前，热气球起着侦察兵的作用。在无线电诞生以前，热气球下面吊着柳条篮子，篮子里面有侦察兵用旗语和地面部队联系，或者把写有信息的纸条绑在铁块上扔下来。

热气球还可以用于帮炮兵校正弹着点，因为炮弹不长眼睛，怎么知道弹着点是否准确？就靠热气球升空后，侦察兵用望远镜观测炮弹的弹着点。

热气球升空后在天上飘着，是不是很容易被干掉啊？还真不那么容

易。为什么呢？因为热气球升空后，位置在己方阵地一侧，不像侦察机需要深入敌方阵地。一战时的高射炮很原始，根本打不着。如果派飞机去打，一个是风险太大，人家地面炮火猛烈，很可能就把飞机给打下来了；再一个，热气球不是金属的，子弹打中后很容易滑开，没有杀伤力。除非飞机靠得很近，但如果飞得太近，气球被打着，由于惯性，飞机来不及避让，一不留神就会冲进气球的钢索，导致机毁人亡。所以，一战时的飞行员都很怵打热气球，这真是一门技术活儿，各国军队都把打中热气球和击落敌机作为同等战功对待，就说明这事儿很有难度。

直到1917年，一战进入第四个年头，这种空中侦察方式仍很流行。甚至二战期间日军还在用热气球侦察。

但是，随着侦察机和航拍技术的出现，热气球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02. 空中惊现巨无霸

飞艇是个什么玩意儿

在热气球之后闪亮登场的是大名鼎鼎的“齐柏林”飞艇，它以设计者的名字命名。20世纪60年代，英国有一支非常有名的重金属乐队也以此命名，这支乐队是硬摇滚的鼻祖。“齐柏林”飞艇则是硬式飞艇的代名词。

这款飞艇的设计者是德国人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此人热爱飞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在北方联邦军队服役时，就曾乘坐热气球升入空中。1891年，他开始研制飞艇。1900年7月20日，首架“齐柏林”飞艇在康斯坦湖上漂浮的一个飞机棚里制造完成，并进行首飞。这款飞艇

通过内部骨架来维持其外形和刚性。飞艇上有一个用金属丝缠着的铝壳，铝壳外面裹着装有16个氢气囊的棉布，两台16马力的发动机使飞艇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2公里。

当时，巨型飞艇的用途涵盖了民用和军事两个领域。一战爆发前，“齐柏林”飞艇在民用方面相当活跃，承担大西洋两岸重要的商业飞行。德国齐柏林公司建造的飞艇，称得上是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奇迹之作。飞艇线条优美，尺寸巨大，大马力航空发动机特有的“嗡嗡”声，推动着一艘艘德国飞艇划破天空。人们第一眼看到“齐柏林”飞艇，就像中了魔咒一样，倾倒于它的雄伟奇妙。当时的热气球，只能搭载一两个人，“齐柏林”飞艇则可轻而易举地搭载数吨货物。

这样好的飞行器，自然又被各国将领们看重，改进后投入战场，担任空中侦察和轰炸任务。

一战爆发时，德国陆军和海军都建立起了自己的航空部队，其规模世界第一。这支空中力量分别执行陆上侦察及海上搜索、救援任务。德国航空部队的重点就放在“齐柏林”飞艇上。他们指望用庞大的飞艇进行战术、战略侦察。

然而，德国人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齐柏林”飞艇极易遭受损失，为了获得有价值的情报，飞艇必须下降到可能被炮火击中的高度，而且飞艇中储存的是易燃气体，一旦被炮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

“齐柏林”到英国串门

德国指挥官们不管那么多，一战刚刚爆发，飞艇就君临战场。

1914年8月5日夜，“齐柏林”飞艇轰炸了比利时列日要塞；8月26

日，“齐柏林”飞艇对安特卫普实施一周的轰炸；8月30日，空袭巴黎。

1915年1月19日，“齐柏林”飞艇第一次从1500米高空空袭英国本土。德国人企图从空中摧毁英国的工业基地，打击英国士气。这种对己方军事手段过于自负的思想，在德军参谋部官僚的脑海中盛行。就像同时代的“无敌大炮”和“不沉战舰”，德国军方天真地以为，“齐柏林”飞艇是一门终极必杀器，飞艇一出，谁与争锋！无坚不摧，诸国降伏！

当然，以一战爆发时还幼稚得可怜的飞机，确实没有力量去阻止飞艇的光临。能够在夜间作战的飞机几乎没有，而一般的飞机就算发现了飞艇，唯一能做的也不过是在它粗厚的外皮上戳两个小洞。当时唯一能够阻止这些庞然大物去英国串门的，只有北海上空变幻无常的天气。

德军飞艇通常在傍晚从本土的库克斯港、科隆和杜塞尔多夫等基地出动，华灯初上的时候到达英国上空。英国城市的路灯和房屋里透出的光亮是它们最好的路标。飞艇扔下炸弹之后，掉头东飞，于黎明前返回德国。

1915年5月31日，德军LZ-38号飞艇在林纳茨上尉的指挥下首次空袭伦敦，炸死7人，炸伤31人。6月7日凌晨，LZ-37号飞艇在法国加莱附近被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用6公斤的小型炸弹击落。10月20日，德国陆海军又有11艘飞艇去轰炸伦敦，其中3艘毁于风暴。

虽然“齐柏林”飞艇只能搭载微型炸弹，但给英国带来了沉重打击，使英国在人员、财产和装备上损失惨重。更关键的是，对英国人心理、士气的打击。英国过去的敌人，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都没有在伦敦上空出现过。“齐柏林”飞艇空袭伦敦，使英国人意识到英吉利海峡不再是隔开外界的天堑，英国不再是世外桃源，无敌的皇家海军也有对付不了

的东西。

德国“齐柏林”飞艇轰炸伦敦

所以，德国人在战斗机已经广泛使用的情况下，仍然大力发展使英国恐惧的“齐柏林”飞艇。

飞行棺材很郁闷

1916年1月31日，德国海军9艘“齐柏林”飞艇，受司令斯特拉泽之命去袭击英国。

可惜的是，斯特拉泽地理学得不好，他下的命令是袭击英国中部和南部，而且指明目标是利物浦，可利物浦在西北边。这哥们儿不知道怎么当的司令，打仗之前也不看一眼地图。德国人天性服从，什么都没问，飞艇群就带着自相矛盾的命令开始了倒霉的航行。

飞艇出发之后就遇到了浓雾，他们穿过的英国海岸根本不是要去的地方。但是，9艘飞艇还是有8艘安全返回了，这帮艇员宣称：袭击了很多英国大城市。其实，他们把炸弹全扔到农村、牧场里去了，没炸到一个指定的城市。但不管怎样，就算没炸到英国人，好歹赔本赚吆喝，让英国人也听够了响儿。

但是，一艘倒霉的L-19号飞艇完全不知去向。L-19号的指挥官叫勒维，他的飞艇沿着英国海岸线航行，由于航行时高度过低，以至于大部分时间都能被地面的人看到。勒维给基地发电报说，我正在轰炸英国的重要城市利物浦，然后是谢菲尔德。实际上，勒维早已经晕了，已经走丢了，到后来燃料用尽，不得不寻求迫降。

此前，勒维给基地发的电报是，我现在位于德国水域内一个岛屿的上空。实际上，这位艇长跟他们的司令官一样是个地理盲，他实际上不是在德国水域内，而是在荷兰水域内。荷兰是中立国，一看领空出现了一艘飞艇，立即向飞艇开火，飞艇被打得跟筛子似的，很快就坠毁了。德国派了一艘驱逐舰去寻找L-19号，但等德国驱逐舰来到飞艇指出的地方一看，海面上只漂着L-19号的燃料箱，没看到载人舱和气囊。

L-19号最后的结局让人哭笑不得。当时，一艘在荷兰海域非法捕鱼的英国拖网渔船，看到失事的L-19号飞艇在远处漂着，也看到这些艇上的人员在飞艇顶端避难。飞艇不是一打就炸，而是漏气，然后掉下来的。

当时，艇长勒维还活着，他请求拖网渔船的船长带他到岸上去，但遭到了船长的拒绝。船长不傻，我就一个人带着几个伙计，你们15个人，还带着枪，我去救你们，到时候你们会把我俘虏了，带到德国去，你当我傻啊？但是渔船船长告诉勒维，如果我发现英国的巡逻船，会告

诉英国船，让它通知德国人来救你。但是船长没能见到英国船，所以倒霉的L-19号最终走向了毁灭。

在这之后，德国飞艇袭击伦敦就越来越得不偿失了。到1916年4月，德国又派出12艘“齐柏林”飞艇空袭伦敦，结果只有一艘到达伦敦郊区，仅击伤了一个人。随着英国防御力量的不断加强，特别是地面炮火和战斗机的配合，使“齐柏林”飞艇变成了飞行棺材。9月2日，英国飞行员罗宾森中尉击落了第一艘“齐柏林”飞艇，他因此获得英国最高荣誉勋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在英国人的打击下，德军飞艇开始走向衰落。但是德军飞艇司令官斯特拉泽拒绝相信飞艇的悲惨命运，仍然顽固地派飞艇去袭击英国。于是，更多的飞艇被英军战斗机打成了一团燃烧的火把。当“齐柏林”飞艇在英国上空化为灰烬的时候，英国人在地面上欢呼跳跃，民众斗志昂扬，就像他们亲眼目睹英国打败了德国一样。

到了1916年，“齐柏林”飞艇在军事上终于大势已去，逐渐退出了空中战场。一战的空战舞台，归根到底还是属于新生的航空力量——飞机。

03. 早期空战很搞笑

飞机能干什么事儿

1903年12月17日，美国自行车技工莱特兄弟完成了世界上的首次飞行，之后很快人们就把这个新玩意儿运用到了战争中。

1911年，墨西哥内战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遇，其中一名飞行员发

现对方是敌人，随即拔出手枪，向敌机连开几枪，对方也举枪还击。这两个飞行员可能未曾想到，他们在空中的手枪对射，居然被人们称为“唤醒太空的第一声枪响”。

同年11月11日，意大利的一架飞机在土耳其军队头顶上甩下一颗比橘子大一点儿的炸弹，这便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空袭。从此，广阔无垠的天空便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重要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飞机问世只有11年。飞机的性能虽然有了很大改进，但还是存在许多缺点。飞机的载重量、飞行速度、航程都还很小，飞机的操作、安全性能也较差，天气往往对飞行有着决定性影响。尤其重要的是，飞机的作用也仅仅局限于侦察和搜索，许多军队指挥官还看不出飞机在未来战争中能派上什么大用场。

比如世界上最早创立空军的英国。1914年，大多数英军高级指挥官都有骑兵思维，认为飞机不如战马重要，他们觉得飞机能干的事儿，战马都能干；飞机不能干的事儿，战马也能干。

1911年，英军少将塞科斯说：“帝国总参谋长尼科尔森将军的观点是，飞机是几个怪人狂热鼓吹的玩意儿，无用而昂贵。”

当时有人建议进行侦察飞行，后来担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黑格将军不干，他跟年轻军官们讲：“我希望你们这些绅士，没有一个人傻到认为飞机能完成空中侦察，侦察用骑兵就好了。”

当时的高级将领们甚至认为，一个人坐在飞机上，如果时速超过40英里，人就会看不清地面上的任何东西，所以，飞机根本无法用于侦察。

由于飞机是一种新生武器，高级军官大多对此持怀疑态度，中低级军官又没有决定权，因此，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将担任航空勤务的低级军官提升至相当高的指挥岗位。可是这样做，又引出了许多新矛盾。

尽管这些低级军官了解飞机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也有一定实践经验，但他们既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指挥训练，也缺乏理直气壮地同其他兵种指挥官打交道的权威。航空部队的一些高级军官本身也对自己的作用缺乏理解和远见。另外，航空兵本身还是一个级别较低的兵种，新上任的指挥官也不愿意用手枪和手榴弹等威力不大的东西去承担风险。于是，那些富于想象力、充满激情与积极性的飞行军官的工作热情便受到了严重打击。

有一句话对这时的飞机来说很恰当——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将飞机用于实战的努力，仍在缓慢地进行。德国和法国已经开始尝试在飞机上安装机枪，英国和美国也有人私下进行类似的试验。

空中战斗靠创意

到一战爆发的时候，尽管飞机还十分幼稚，但是已经在实战中显示出了非凡的作用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飞机在战争中起到了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一战爆发后的第二个星期，就意外发生了一场空中战斗。当时，谁也没把飞机当回事儿，甚至都没觉得这就是空战。

1914年8月25日，英国皇家飞行队的凯利中尉率领三架侦察机，准备侦察敌方阵地的时候，发现德国一架“鸽”式侦察机正在对法国的航线

进行侦察，于是就率领自己手下的三架飞机包抄了过去。虽然双方的飞机上都没有任何武器，但是德国飞行员还是感到惊慌失措，最后匆匆降落弃机而逃。三架英国飞机也紧跟着降落，经过搜索之后，没找到德国佬，就一把火把德国飞机点燃了，然后得意扬扬地飞走了。这就是一战中的第一个空军战绩。

第一个从空中夺走敌人性命的飞行员是俄国的尼斯杰洛夫，当然，他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哥们儿很有创意，他在飞机的尾部装了一把锋利的刀子和一条带重锤的铁链，如果遇见敌人的飞艇，他就用刀子剖开飞艇脆弱的表皮，让它泄气坠毁。如果遇到的是飞机，他就用带重锤的铁链缠住敌机的螺旋桨，让敌机坠毁。

1914年9月8日，尼斯杰洛夫跟一架奥匈帝国的飞机在空中相遇。非常不巧的是，当他用钢索缠住敌机，想把敌机搞下来的时候，自己的飞机也跟敌机紧紧缠在了一起，双双同归于尽。1947年，在他战死的地方，苏联人给他立了一个碑，上面写着“著名俄国飞行员、特技飞行创始人尼斯杰洛夫上尉在此英勇献身，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空中筋斗和在空战中采用撞机技术的人”。

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武器，只能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据说，还有飞行员用渔网兜住敌机的螺旋桨。

把机枪搬上了飞机

1914年9月3日，法国的一架侦察机发现，德军没有立即向巴黎前进，而是向东旋转，从而将他们的右翼暴露于外。这一情报使法军发现了德军的破绽，法军抓住战机，发动了规模巨大的马恩河战役，阻止了德军的进攻，扭转了整个战局。

一战的首场空战是在法德之间进行的。开战之初，法国飞行员安德烈驾驶一架双翼飞机飞往比利时列日一带执行侦察任务。与此同时，德国飞行员汉斯也正驾驶飞机前往马恩河沿岸执行侦察任务。两机在空中迎面相遇，汉斯按照飞行员的规矩绅士般地向对方挥手致意，但安德烈不吃这一套，反而嘲笑地向他伸出小指头，这一侮辱性的动作令汉斯怒火中烧。

汉斯立刻掉转机头向安德烈扑去，安德烈也不甘示弱，驾驶战机往回盘旋，并再次向汉斯晃动一个小指头。这真是岂有此理！汉斯拔枪射击，安德烈也举枪还击，两人在空中斗在了一起。然而，两人的子弹全都打空了，谁也没法子将对方置于死地，很快便兴味索然。于是，两人干脆挥手告别，各干各的活儿去了。一战的第一场空战便这样草草收场。

但是，这两个人在空中的这番斗气，却让军事家们茅塞顿开。汉斯回营后一通诉苦，令德国人大为激动，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架武装战斗机由此诞生了。

其实，法国人也想出了应对之策。1914年10月5日，法军飞行员弗朗茨和观察员凯诺中士驾驶一架飞机在己方阵地上空巡逻。这种飞机结构紧凑，有两个座位，采用推进式发动机。观察员位于靴形短舱的前部，操纵一挺7.62毫米口径、能活动的刘易斯式轻机枪。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航空机枪之一，是美国人刘易斯上校于20世纪初设计的一种轻型气冷式机枪。

凯诺中士把这挺机枪架在机头上摆弄着，怀疑它是否真的有效，很想找个机会试一试。正当他手痒难耐之际，一架倒霉的德国阿维亚蒂克双座侦察机闯入了他的视野。弗朗茨驾机冲了过去，德机并未急着逃

跑，飞行员没看到那挺可怕的机枪。当两机距离接近时，机枪突然吐出火舌，惊慌失措的德机一会儿工夫就被击中坠毁。

这是战争史上第一次把机枪用于空战，空中追逐与歼击的时代到了。

生命比面子重要

一战开始的前两年，法国的战斗机上，装的都是本国制造的哈乞开斯机枪。这种机枪的性能不错，但供弹方法有问题。哈乞开斯机枪用的是弹夹供弹，也就是20多发子弹的一个大弹夹。要想让机枪持续射击，就要在上一个弹夹打光之前，把下一个弹夹从枪身右侧的装填口插进去。

这个方法在陆军使用时不成问题，有供弹手在旁边专门伺候着，可飞行员不干了。飞行员要一边操纵飞机格斗，一边还得自助式装填子弹，而且一个弹夹只有20多发子弹，一场空战下来，光装填子弹就足够忙死飞行员了。这是打仗啊，还是拿我们开涮啊？

于是飞行员向上级抗议，上级发下话来：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法国人是很爱面子的，哈乞开斯机枪再怎么说也是国货，不用它的话，就只能在英国的维克斯机枪和刘易斯机枪之间做选择。官僚们尝试用爱国主义热情打动飞行员，让飞行员们支持国货。可飞行员一点儿也不傻，压根儿不吃这一套，打仗是要命的事儿，什么面子里子通通靠边站。再让我们用哈乞开斯，爷们儿就不飞了！

官司打到巴黎，一看飞行员们要闹罢工，上级只好妥协，最终还是飞行员取得了胜利。此后的法国战斗机上，都改装英国的维克斯机枪和

刘易斯机枪。

刘易斯机枪虽然是为步兵设计的，但命中注定要在空中大展宏图。因为世界上第一种装到飞机上的机枪就是刘易斯机枪，而世界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机枪对地扫射试验，也是用刘易斯机枪完成的。英国加以改进的刘易斯机枪，射速提高到了700发/分，而且使用装弹量高达97发的大型弹盘，这就在空战中大大解放了飞行员。

刘易斯机枪一般作为飞机的自卫武器，装备在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的后座。在这些位置上，体积小、重量轻、火力猛的刘易斯机枪是非常理想的武器。

性能出色的刘易斯机枪很快风靡了各参战国，二战初期，很多国家的轰炸机和侦察机还在使用刘易斯机枪。

飞行编队诞生了

随着空军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国飞机开始编队飞行了。

德国航空兵的基本作战单位是飞行小队，每小队由6架飞机组成，整个航空兵编成41个小队。其中34个小队被分配给集团军和军一级的指挥官使用，其余7个编成独立中队，由陆军航空督察处单独指挥。

规模仅次于德国航空兵的是法国航空兵。法国航空兵的基本作战单位是飞行中队，编制因飞机种类而异，不同的飞机有不同的编法。双座机飞行中队由6架飞机组成，单座机飞行中队由10架飞机组成。

而英国航空兵的基本作战单位是中队，每个中队由3个小队组成，每小队有4架飞机。在中队之上是联队和旅。到了一战爆发的时候，英

国航空兵共有飞机56架。然而，英国飞机的种类极为复杂，这56架飞机，居然有近10种型号。而且，英国人从来就没想过把相同型号的飞机编在一起，而是经常把快速单座飞机与五花八门的低速飞机混合编组，这极大影响了飞机性能的有效发挥。更严重的是，英国飞机的生产规模过小，必须进口法国生产的飞机来满足其需要。这意味着，英国皇家飞行队在战时将不得不受制于法国飞机的生产能力。而法国只会在满足了自身需求后，才会补充和加强英国的空中力量。直到1916年，英国的飞机制造业才开始基本满足皇家飞行队不断增长的需求。

像飞机制造这样的尖端工业，还是要控制在自己手里才行。

玩命的事业

一战时，飞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以今天的眼光看，那时的飞机都是没人敢碰的危险品，还要开着它去战斗，简直不可思议。

比如，协约国早期使用的战斗机，机关枪安放在上机翼的顶部，这就非常危险。1915年5月10日，英国斯特兰奇上校驾驶着他的战斗机同一架德国战斗机交战。斯特兰奇用的刘易斯机枪打完了一匣子弹，他不得不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手向上伸到机翼，然后试图装弹药，但因为螺旋桨交叉，弹匣打不开。他努力处理机枪的时候，把操纵杆保持在两个膝盖之间，突然间飞机被风吹举起来，斯特兰奇因为没有抓牢操纵杆，居然被抛出了飞机！当时可是在1000多米的高空，眼瞅着就要命丧黄泉，幸亏这哥们儿臂力超好，用他的指尖紧紧抓住刘易斯机枪。飞机很快来了个底朝天，斯特兰奇就悬挂在飞机下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紧紧抓住机枪，努力引体向上，竟然回到了驾驶舱，并操纵飞机翻转了过来。

当飞机翻转、斯特兰奇被抛出座舱的瞬间，德国飞行员认为他必死无疑，于是就飞走了。结果斯特兰奇居然没死，驾驶着飞机回到了基地，真是一个奇迹。

但是，大多数飞行员就没有斯特兰奇那么幸运了。一战期间飞行员的训练水平总体较低，而且被军官们看作无关紧要的消耗品。英国皇家飞行队的飞行员没有降落伞，损失一架飞机就意味着要死一名飞行员。

当时飞行员的死亡，很少是因为敌人的攻击，不少人是在坠落的飞机中烧死，或者由于飞机座位离燃料箱太近，飞行员为躲避不可避免的燃烧，从高空跳下，活活摔死。

德国空军使用了降落伞，有意思的是，德国空军的降落伞是英国人设计的，而英国自己的飞行员却没有使用降落伞的机会。一战时德国二号王牌飞行员乌迪特（二战时成为德国空军上将），曾经使用降落伞逃生，还专门向英国人表示了感谢。

04. 科技就是战斗力

飞机中的战斗机

一战开始时，飞往敌方阵地上空进行空中侦察是当时飞机的主要任务。为了阻止对方飞机的侦察，一种可以将敌机驱逐出己方阵地上空的作战飞机应运而生，当时称为驱逐机，后来发展成为战斗机。

驱逐机的飞行性能和作战能力都有显著提高，可执行近距支援、空中格斗等更为复杂的空中作战任务。

早期可执行驱逐任务的是一种推进式螺旋桨飞机，在机身前部装有

机枪，螺旋桨在后面不影响机枪射击。这种安装了武器的飞机，不仅可以执行空中侦察任务，而且可以驱逐敌机。由于它一举两得，一经问世便开始生产，陆续投入前线。这种飞机采用推进式设计，前后有两个座位，驾驶员在后座，观察员兼射击手在前座，配备一两挺机枪。不过采用推进式设计的飞机，虽然便于安装武器和进行射击，但机动性差，往往对付不了较为灵活的侦察机。

此时，法国的飞机设计师索尔尼埃和一名叫加洛斯的飞行员经过共同研究，提出在桨叶后面安装钢制楔形偏导板，以挡开子弹。1915年4月1日，加洛斯驾驶着一架装有这种偏导板的飞机，与4架德国“信天翁”侦察机相遇，加洛斯开枪击落了一架德机。到4月18日，加洛斯共击落了4架敌机，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位王牌飞行员。

事实证明，在桨叶后安装偏导板有一定保护作用。加洛斯驾驶的索尔尼埃L型飞机被认为是航空史上第一种可有效进行空战的飞机，从此一个新的机种——驱逐机诞生了。

德国人一向很擅长学习。德国飞机设计师福克及其同伴对索尔尼埃L型飞机上的偏导板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研究，受到启发，发明了射击同步协调器，在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福克飞机，有多种型号，都采用正常布局的中单翼，机动性较好，机枪装在机头上部，易于瞄准射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名的战斗机。

一时间，德国人完全控制了天空，被协约国称为“福克灾难”。

不进步就要挨打

在战争年代，各参战国都承受着空前的压力，打赢了好说，要是打

输了，什么都没了。所以，人类斗智斗勇的水平往往在战争中登峰造极，科学技术的进步也非常迅速。你不进步就要挨打，就要流血，就要战败，不进步不行啊。

为了对抗福克飞机，英法两国想了许多办法。到1917年，英国和法国先后推出了几种性能良好的战斗机，陆续投入实战，使协约国的空中力量得到加强，逐渐恢复了空中主动权，直到一战结束。

“骆驼”F.1型飞机是英国研制的著名战斗机。机头采用了金属整流罩，不仅可以起保护作用，而且有利于减小阻力。机头上方并列装有两挺机枪，火力较强。“骆驼”式战斗机机动灵活，近距离格斗性能尤其突出。德国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里希特霍芬，就是被这种飞机击落毙命的。据统计，从1917年7月到1918年一战结束，“骆驼”式战斗机共击落敌机1294架。

为与“骆驼”式战斗机争锋，德国又研制出了福克Dr.1三翼机。这种飞机在1917年春试飞成功，同年末投入战场。这种三翼机使用了上中下三层机翼，之间由两根支柱连接，三个机翼的翼展从上到下依次递减。机头装一台110马力的活塞发动机，最大速度可达165公里/小时，机载武器为两挺机枪。这种三翼机看起来似乎比较笨重，实际上非常灵活，转弯和爬升性能都很出色，与“骆驼”战斗机堪称棋逢对手。德国王牌飞行员里希特霍芬后来驾驶的就是这种飞机，福克Dr.1也因此而闻名于世。

在一战期间，战斗机从诞生到发展，成为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飞机的问世，使过去以海、陆为主的平面战争发展成包括天空的立体战争。飞机也从只能“登高望远”的侦察机，发展成可以进行格斗攻击的战斗机。

到1918年，飞机上的武器也由石头、手枪、手榴弹、渔网、铁锤发展成机枪和炸弹。个别机种甚至开始试装威力更大的航空机炮，全金属的单翼飞机也开始试飞。格斗、护航和支援地面部队的空战理论和战术已初步形成，制空权的争夺对于获取战争胜利举足轻重。

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再质疑飞机，问飞机能干点儿什么事儿了。

弱国造出重型轰炸机

在一战中，飞机的种类除了侦察机和战斗机之外，也发展出了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

为了执行远程轰炸任务，首先出现了轻型轰炸机。轻型轰炸机一般来讲都是单引擎的双座双翼机。虽然轻型轰炸机在轰炸敌方目标方面很有优势，但还算不上功能全面的军用飞机，没法承担侦察任务，而且由于飞行速度慢，武装程度低，执行任务的时候还需要战斗机护航。

比如英国1912年研制的DE2型飞机，飞行员的防身武器只有步枪或者手枪，而且只能采用手抛投掷炸弹，攻击能力十分有限。飞机要飞得很低，飞行员才能把炸弹扔下去，要不然炸弹在半空中就爆炸了，炸不着敌人，反而炸到了自己。就是这么落后的一款飞机，还一直使用到了1915年，那时英国人才使用能够承载155公斤炸弹、配备了机关枪的飞机取代它。

法国轻型轰炸机发展的道路跟英国很相似，他们制造的轻型轰炸机也只能带100公斤炸弹。相反，德国更喜欢用战斗机执行轻型轰炸机的任务，或者干脆把精力用来发展对地攻击机和多功能飞机，所以德国的

轻型轰炸机产量并不高。

除了轻型轰炸机之外，重型轰炸机也在一战前诞生。令人惊讶的是，重型轰炸机居然是被一战中的“飞机弱国”俄国和意大利研制出来的。1913年，俄国人西科尔斯基——此公大名鼎鼎，后来的直升飞机也是他发明的——设计出了世界上最早的4引擎飞机。这种飞机被俄国军方订购后，改良成了一款军用双翼飞机，有6名机组成员，配备2挺机关枪，还可携带535公斤炸弹。这是一战爆发时，世界上最厉害的重型轰炸机。

1915年2月，俄军开始用这种轰炸机在波兰东部执行轰炸任务，然后把打击范围扩大到奥匈帝国和德国境内。俄军73架轰炸机在一战期间出动400架次，其中只有1架在击落3架敌机后被袭坠毁，2架因机械故障退役，损失很低，战绩卓越。俄国也因此成了世界上最早采用战略轰炸的国家。

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很弱，航空兵更弱。但是这么弱的意大利航空兵却拥有远程轰炸机。意大利之所以选择远程轰炸机，是因为意大利的主要作战区，以山区为主（就是阿尔卑斯山区），普通轰炸机很难在山区顺利执行战略轰炸任务，而远程轰炸机却可以飞到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地区参加战斗。所以，意大利研发了4款3引擎的双翼战略轰炸机，总产量达到750架。

后来，德国和英国也发展了重型轰炸机，德国的重型轰炸机也是4引擎的，配7名机组成员，3挺机关枪，可携带18枚炸弹。

从天上来打你

一战当中，空中和地面部队的近距离协作，成为进攻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陆空一体战。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在战场上经常被用来执行跟地面密切配合的支援行动，也就是对地攻击任务。

1917年11月20日进行的康布雷战役中，英军派出1000余架飞机参战。这些飞机以低空盘旋的噪音来掩盖坦克开进的隆隆声，以对地轰炸和机枪扫射来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还轰炸了德军的炮兵和指挥部。经过10个小时的激战，英军突破了德军防线，俘敌8000余人，缴获火炮100余门。11月30日，德军也在100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实施反击，收复了失地，俘敌9000余人，缴获坦克100辆、火炮148门。

这次战役是战争史上首次坦克、飞机、步兵、炮兵的协同作战，为协同作战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航空兵的低空强击战术也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发展。

这时候的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承担了大部分对地攻击任务，但是轻型轰炸机在降到中等高度的时候，向下投掷炸弹，准确性不高。而战斗机在投弹的同时，用机关枪对地扫射难度也很大，加上俯冲的飞机完全暴露在敌军地面火力之下，所以飞行员非常讨厌干这种玩命的差事，不如在天上打仗浪漫。这时候，就需要有专门的对地攻击机出现。

在这一时期，德国人在飞机配合陆军作战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专门生产了有装甲的J级飞机和轻型CL级飞机用于攻击地面目标。德国的J级“容克”式飞机是现代强击机的雏形，它的机身全部用铝合金制造，飞机腹部装有下射机枪，座舱周围装有5毫米厚的钢板。飞机携带集束手榴弹和手抛轻型炸弹，可有效地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德国还在《阵地战中的进攻》细则中明确了航空兵在诸兵种协同作

战中的具体战术。1918年3月21日，德国航空兵在皮卡迪进攻战斗中实施了这一细则，侦察机首先起飞，进行战场监视和情报收集，使指挥部随时掌握突击进程；由战斗机掌握制空权；强击机随即投入战斗，对敌步兵和炮兵实施猛烈扫射。第二天，德军步兵在30架强击机的支援下，粉碎了英军的抵抗。第三天，德国强击机有效阻止了英军援军的开进，并袭击了撤退的英军部队和辎重队。

德国的G型飞机，是专门研发的对地攻击机。这种飞机也是两名飞行员，可带3到5挺机关枪，主要靠机关枪对地扫射。德国人把这东西弄出来之后，协约国也针锋相对地生产出了对地攻击机，比如法国人造的对地攻击机，也是2名飞行员、3挺机枪。

强击机可以用机枪对地扫射来杀伤敌方战壕中的士兵。到了这时候，你就是躲在深深的战壕里也不安全了，敌人可以从天上来打你。

从飞机诞生到一战爆发，只有短短十几年，但很快各个航空兵种就齐全了，是陆海空三军中进步最快的。

05. 长天烽火逞英豪

天空中的王牌

虽然空战战术由单打独斗发展到了编队作战，但是一战中飞行员个人的勇敢和智慧，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场空战的胜负，而且也间接影响到制空权的争夺。

那时候，空战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就好比冷兵器时代，骑士的个人技术对战斗的胜利影响非常大一样。一战时的空战主

要是以单机格斗的方式进行的，战斗情况受飞行员尤其是王牌飞行员的影响很大。

一战时，法国在空战中共击落敌机2049架，在1918年法国飞行员的总人数是1500人，但这2049架中的45%，即908架是被52名王牌飞行员击落的。协约国当时参战的飞行员一共有几千人，在空战中击落了3138架德国飞机，而这当中的65%，也就是2023架是被105名王牌飞行员击落的。可见王牌飞行员在空战中的作用。一战中涌现出的王牌飞行员，以德、英、法三国最为著名。

在一战期间，法国最早使用“王牌”一词。当罗兰·加洛斯在16天内先后击落了5架敌机后，法国报纸称他为“王牌”，他成为世界上第一名王牌飞行员。在一战之前的法国，“王牌”就是一个流行词，通常用来形容运动明星，比如足球明星或自行车明星。后来，人们也用“王牌”来形容战绩傲人的杰出军人。

德国在一战中，击落5架敌机的飞行员被称为王牌，10架就是双料王牌，德国一共有160名飞行员成为双料或超级王牌。超级王牌就是击落敌机在30架以上，当时德国有29名超级王牌飞行员。

1914年至1916年间，英国并没有集中记录空战战绩。事实上，一直到战争结束，英国飞行员的战绩也只是在中队级别进行记录。尽管有一些飞行员因为媒体报道而出名，但一战中的英国空军个人数据是没有公开官方记录的。不过，当飞行员取得击落5架敌机的战绩时，他将自动获得一枚军功十字勋章。

到一战结束的时候，战果在7架或7架以上的王牌飞行员，法国有111人；英国有194人；美国参战比较晚，但也涌现出一批王牌飞行员，

击落6架敌机以上者72人。

在一战中，个人战果在30架或30架以上的超级王牌飞行员，德国有33名，英国有26名，法国有3名（法国的王牌飞行员虽然多，但战果基本都在10架左右），比利时1名，意大利1名，奥匈帝国3名。

可以说，英德两国是一战中实力最强的空军大国。

命大的第一，命苦的第二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诞生王牌飞行员的地方。法国空军在一战中表现不俗，它的头号王牌飞行员保罗·丰克上尉，战果高达75架，成为协约国第一王牌。

丰克在战前就已经学会了飞行，开战之后被招到空军，1915年被分配到部队中参与侦察和轰炸活动，1917年3月才击落了第一架德机，4月份才改飞战斗机。头号王牌这么迟改飞战斗机很少见，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在这之后，他的战果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1918年5月9日和9月26日这两天，丰克都创造了每天击落6架敌机的纪录。丰克具有高超的空战技术，能够使用最少的弹药击落敌机，而且自己一次也没被敌人击落，座机只受到仅有的几次枪击。丰克不像一战时德国头号王牌飞行员里希特霍芬（外号“红男爵”），最后把自己也搭进去了。丰克在战后成为闻名遐迩的特技飞行员，后来还当选法国下议院议员，1937年担任法军战斗机部队总监，直到二战前夕才引退。

法国第二号王牌飞行员是居内梅上尉。虽然他的战果比丰克少，但在法国民众当中威望很高。一战爆发时，他刚刚加入空军，体检时反复4次才勉强通过，他的身体非常孱弱。1915年7月，他击落第一架敌机。

从1916年开始，战果飞速上升。

居内梅生性孤僻，身体孱弱，击落了53架敌机，在空战中也被7次击落，却7次重返天空。法国最高军事当局认识到，这样一位民族英雄，是老百姓心中的偶像，作为一面鼓舞士气的旗帜，不能让他牺牲，三番五次想让居内梅离开前线，要求他不要再飞了，但都被居内梅拒绝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跳进座舱奔赴战场。

孔老夫子有句话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1917年9月，居内梅阵亡，年仅23岁。

给巴黎扔沙子

德国飞行员殷麦曼，在一战中击落敌机15架。因为他作战的地点多在法国北部的里尔上空，所以有了一个外号——“里尔之鹰”。

击落敌机15架的纪录，在德国空军中根本排不上号。真正让殷麦曼闻名于世的原因，是他发明了著名的“半筋斗翻转”机动动作，史称“殷麦曼翻转”，使空战真正成为一种全方位机动作战。直到现在，这个动作还在飞机训练和特技表演中使用。

殷麦曼年轻时就喜欢冒险，羡慕军人的生活。后来，他进入萨克森士官学校，并在一战前毕业，分到铁道兵团中当见习军官。为了学习技术，他放弃了当军官的机会。后来他又迷上了飞行，通过考试，成了一名飞行员。

一战初期，殷麦曼多次驾机外出侦察，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他很快就厌倦了平淡无趣的日子。

这天，殷麦曼想玩点儿新鲜的。他驾驶着一架单翼飞机穿过战线抵达巴黎上空，然后压低机头，降低高度，看准一处人群密集的地方，操起机舱里放着的一堆鼓囊囊的布袋，一个接一个扔下去。很快，一个个黑点嗖嗖地飞向地面，吓得地面上的人群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布袋啪啪地掉在地上，却没有爆炸。过了好一会儿，胆大的人捡来布袋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都是沙子！

看着巴黎人惊慌失措的样子，殷麦曼咧开嘴露出了一脸坏笑。接着，他又把一捆传单扔了下去，这些传单都是德国勒令法国政府投降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向地面飘去，殷麦曼这才得意地扬长而去。

殷麦曼的这次行动，是巴黎这座世界名城最早遭到的飞机“空袭”之一。

“空中骑士**”**殷麦曼

随着交战双方的空中活动日渐增多，空中的小打小闹也开始演变成大规模的残酷厮杀。

殷麦曼头脑冷静，特别注意总结战斗经验，总结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战术，创造了“俯冲攻击”的偷袭战术，并借此击落了一架敌机。可是，敌人也不傻，每次在他俯冲攻击时，常被别的敌机咬住，处境非常被动。

在当时的空战中，飞行员通常是左右盘旋做水平机动，再过渡到向上跃升，抢占高度优势。殷麦曼发现这种方法非常呆板，他认为飞机必须做到，也有潜力做到更灵活、更机敏。

1915年秋，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在法国北部德占区上空，殷麦曼

驾驶一架单翼战斗机在做飞行练习，地面的机场上有一大群德国官兵引颈眺望。殷麦曼平飞一阵后改为向下俯冲，速度加快，好似在做攻击动作。飞机越来越快，高度也越来越低。突然，飞机抬起机头，大角度爬升，几乎达到垂直状态。地面上的人正看得目瞪口呆时，殷麦曼又做了一个横滚，恢复到了平飞状态，但位置已高出了一大截。

于是，一个全新的空战动作产生了，与以往机动动作不同的是，它是垂直机动，不但可以摆脱尾追的敌机，还可以重新获得高度，抄到敌人尾后，反守为攻。德国人将这个动作命名为“殷麦曼翻转”，下令在全军推广。

几乎与此同时，德国根据法国王牌加洛斯的座机，推出了新式的“福克”战斗机。驾驶新式战斗机，殷麦曼如虎添翼，在1915年底，他很快打下了7架敌机，成为德国首批王牌飞行员。

殷麦曼还同他的战友、另一位优秀飞行员波尔克搭档，组成了飞行史上的第一对双机。他们默契配合，共同努力，在空战中逐渐形成了一架主攻、一架主防的新战术。战史专家评价说：“空战史上的真正作战，是从波尔克和殷麦曼开始的。”

1916年6月15日，殷麦曼击落的敌机数量已达15架。两天后，他再次出征，在空战中，正当他追击一架英国战斗机时，另一架藏在云中的英国战斗机尾随而下，一个点射就将他击落了。

虽然击落了殷麦曼，但英国航空队并不高兴，他们本想活捉他，并利用其才能为自己服务。殷麦曼坠机身亡后，英国皇家飞行队专门做了花圈，写了挽联，由王牌飞行员葛利楚驾机飞到德军战线上空用降落伞投下，以表示对这位杰出的“空中骑士”的敬意和哀悼。

殷麦曼阵亡后，德国第162轰炸机联队决定以殷麦曼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二战中，德国第二俯冲轰炸机联队也以殷麦曼的名字命名。

“福克”战斗机与“纽波尔特”战斗机在空中战斗

世界第一王牌

德国飞行员里希特霍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击落敌机80架，位居德国飞行员之首，也是一战中世界王牌飞行员的第一位。

1892年5月2日，里希特霍芬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贵族家庭，排行老大，后来继承了男爵爵位。在德语中，“里希特霍芬”是“公正廉明”的意思，这个姓氏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赐给他的家族的。

在崇尚斯巴达主义的德意志帝国教育制度下，里希特霍芬11岁就进入少年军校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推荐到皇家陆军学院深造。里希特霍芬

头脑清晰、文化成绩优秀，靠成绩获得了奖学金。他在军校里显示出卓越的马术天赋，因而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支精锐部队——第一枪骑兵团，并在第二年晋升为少尉。

里希特霍芬不走运的是，到了20世纪初，骑兵部队已经明显落伍。马克沁重机枪的发明使骑兵失去了以往叱咤风云的优势，堑壕战、阵地战逐渐成为地面战斗的主流。

一战爆发后，里希特霍芬希望在新兴的航空领域做出一番事业。于是，他进入航空战斗群。与当时很多飞行新手一样，里希特霍芬将波尔克视为英雄和偶像。在波尔克影响下，他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飞行员。

1916年4月24日，里希特霍芬作为战斗机飞行员首次击落敌机。悲摧的是，这架飞机掉在协约国控制区，战果不被承认。9月1日，里希特霍芬应波尔克的邀请来到西部最前线。他服役于第二狩猎中队，主要飞“信天翁”双翼战斗机。虽然里希特霍芬因后来那架福克Dr.1三翼机而闻名于世，但实际上，他的大部分飞行时间和作战成绩都是在双翼机上取得的。

终于，里希特霍芬在9月17日再次击落敌机，这是他第一个得到官方承认的战果。里希特霍芬还没来得及高兴几天，人生的悲剧就随之而来，他的导师兼伯乐波尔克在一次近距离缠斗中与友机相撞导致身亡。

里希特霍芬化悲痛为力量，将波尔克教给他的战术充分运用到了战斗中。11月23日，里希特霍芬击落了英国王牌飞行员郝克少校，这已经是他个人第11个战果。

恐怖的“红男爵”

1917年是协约国空军非常不幸的一年。

1月4日，里希特霍芬的战绩上升至16架，这在当时还活着的德军王牌飞行员中已经是No.1了。1月12日，里希特霍芬获得威廉二世亲自授予的“功勋勋章”（就是通常所说的“蓝色马克斯”），这是当时德国的最高勋章。

在成为第11狩猎中队的指挥官后，里希特霍芬将自己战机的一部分涂成了血红色，他认为这样可使地面上的友军便于识别，防止误伤。此外，他选择血红色，也是为了纪念以同一颜色为标志的第一枪骑兵团。从此，里希特霍芬被德国公众称为红色飞行员，而在英国的宣传中，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红男爵”。

里希特霍芬的做法引领了一股潮流，他的队员们也争相将自己的飞机部分涂成血红色，以显示团结一致的精神。在后来的战斗中，第十一狩猎中队的战绩异常出色。这导致在战争后期，许多英军飞行员都以打下“红男爵”作为奋斗的目标。

1月24日，里希特霍芬的“信天翁”双翼机的下部机翼在日常飞行中自行折断，这种飞机经常出这样的故障。里希特霍芬大为恼火，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抗议信投寄到了柏林。

著名飞机设计师福克拿到这封信后，一字一句地认真阅读了全文，老爷子立即赶到前线查看损坏的飞机，还顺便察看了英军的索普维茨三翼机。回国后，福克针对信中提出的问题和双翼机的情况，改进设计出了著名的福克Dr.1三翼机。可以说，这里也有里希特霍芬一半功劳。

整个4月，天空都是属于德军飞机的。里希特霍芬在29日一天之内击落了4架敌机，这是他个人单日的最佳战绩。英国人称1917年4月

为“血腥四月”，他们在这个月损失了912名飞行员和侦察员，其间有21架飞机是被里希特霍芬击落的，从此“红男爵”名震天下。

里希特霍芬的战绩仍在激增。在取得第41个战果后，里希特霍芬奉命调离前线，他的胞弟，同样是一名王牌飞行员的小里希特霍芬接过了狩猎中队的指挥权。

6月24日，里希特霍芬任新成立的第一联队指挥官。

战争是残酷的，运气不会总是向着里希特霍芬。7月，里希特霍芬被对手击落，虽然他成功迫降，但是头部中弹，留下了头痛的后遗症。伤病在身的里希特霍芬，还是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空战的胜利。这种非凡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德国人的士气。

空战神话的终结

这个时候，德军上层考虑到“红男爵”的宣传价值而有意对里希特霍芬进行保护，起初是劝他退出前线，可这根本行不通。于是上层硬性规定除非情况危急，否则联队长不准升空作战。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里希特霍芬总是寻找各种借口驾机作战。

即便如此，里希特霍芬还是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了管理和应酬上，不过没多久他就烦了，最后“红男爵”还是恢复了全天战斗的习惯。而上层也意识到无法阻止他，就放手让他去作战，毕竟在这一行他是老大。这跟在二战中我们讲过的德军王牌鲁德尔几乎一模一样。

1918年4月21日，里希特霍芬追逐着英国飞行员威尔弗莱德·梅驾驶的“骆驼”战斗机深入英军控制区。这时距离战争结束只有寥寥几个月，德军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协约国飞机，“红男爵”也感觉到原先那种猎

杀敌机的兴奋荡然无存，剩下的更多是不安和焦躁。里希特霍芬亲笔写道：“协约国飞机越来越难对付，除非跟踪追击到敌军阵地，否则很难打下它们。”这一次他又追赶着敌机进入了危险区域。其实，英国飞行员梅是个地道的菜鸟，就差在飞机上贴个“新手上路，请多关照”的标签了，他飞不高而且晃晃悠悠，但这反而使得里希特霍芬难以捕捉到他。梅在战后也承认：“这救了我的命。”

一战空战王牌“红男爵”里希特霍芬与他的座驾

在英军阵地上空，里希特霍芬紧紧盯住这架飞行路线奇怪的敌机，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他的后方打来，斜穿他的身体从胸部飞出。这颗子弹究竟是谁射出的，战后争议颇多，一直没有定论，很多人认为是地面上的澳大利亚枪手干的，也有人认为是赶来援救梅的加拿大飞行员打中了里希特霍芬。

不管怎样，“红男爵”再也无法操控他的爱机，他坠落在公路旁边的

田野上。事后有很多协约国士兵赶来争夺他飞机的红色残片留作纪念。而双方飞行员听到这一消息时，不约而同地表示不敢相信“红男爵”已经阵亡，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神话。

英国人为“红男爵”举行了登峰造极的隆重葬礼。为对应里希特霍芬的军衔，6名协约国上尉抬着这位伟大对手的灵柩在一位神职人员的引导下缓缓前进。当灵柩进入墓穴后，两旁士兵朝天鸣枪表示最高的敬意！然后，一位协约国飞行员驾机升空，将布满鲜花的墓地的照片和讣告一起空投到德军阵地上。

战后，里希特霍芬的遗体从战区运回了国内。“红男爵”，这位空战神话的缔造者，一战第一空中王牌永远地安息了。他在索姆河上空阵亡时，年仅25岁。

拿命换来的军衔

一战中，美国排名第一的王牌飞行员是里肯巴克。

里肯巴克从小就对引擎很感兴趣，16岁时，他获得了一份改变人生的工作：为赛车手弗拉耶打工。弗拉耶很喜欢这个瘦瘦的倔小子，他参加大赛的时候，总是带上里肯巴克当机修工。在赛车行业干了6年后，里肯巴克也成了一名赛车手，比赛中以作风勇猛著称，并在1914年创下了时速134公里的世界纪录。

两年后，里肯巴克第一次坐飞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参赛。他从小患有恐高症，但奇怪的是，坐在老式飞机的副驾驶席上，他竟然一点儿也不害怕。

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时，27岁的里肯巴克放弃每年4万美元的高

薪（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自愿入伍，他渴望成为一名飞行员。问题在于他既没有大学文凭，也错过了学习飞行的最佳年龄。

鉴于里肯巴克是一位有名的赛车手，美国航空部队破格接纳了他，让他以飞行员的身份来到欧洲。在这里，里肯巴克一边为米切尔上校当司机，一边缠着上校帮他把年龄改小两岁以便参加飞行训练。里肯巴克确实很有天赋，经过短短17天的突击训练，就顺利结业，被分配到驻法国的第九十四空军中队，成为一名正式飞行员。

当时的美军飞行员大都是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一开始，他们并不认可里肯巴克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乡巴佬。被战友们孤立的里肯巴克也不苦恼，他把时间花在摆弄飞机引擎和苦练飞行技术上。很快，里肯巴克就掌握了一套独创的空战技术，并于1918年4月29日取得第一个空战战果。

里肯巴克的常用战术是尽量接近目标，近到有撞机危险的距离再开火，这种不要命的战术使他经历过机枪卡壳和子弹擦耳飞过的危险。还有一次，他控制失去整个上翼的飞机紧急迫降。不过里肯巴克的勇敢，也赢得了战友的尊敬，他在取得6个空战战果后，成了第九十四中队的王牌飞行员，不到半年后升任中队长。

就在升职的当天，里肯巴克自愿承担一次单机巡逻任务，他在途中发现了7架德国战斗机。面对敌众我寡的情况，里肯巴克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勇敢地闯入对方编队，击落其中2架后方才全身而退。这场遭遇战使里肯巴克获得了法国的英勇十字勋章和美国的荣誉勋章，媒体开始把他称作“王牌中的王牌”。里肯巴克并不喜欢这个荣誉称号，在他之前，已有3名美国飞行员被称为“王牌中的王牌”，但他们的归宿只有一个——阵亡。

整个一战期间，里肯巴克共执行过134次任务，赢得26次空战胜利，这个乡下小子成了美国的英雄。

里肯巴克退役时已经获得少校军衔，但他常说："请叫我里肯巴克上尉，因为这个军衔是我在战场上拿命换来的。"

中国空战第一人

许多军事爱好者都知道，第一个击落日军飞机的是"中国空军军魂"高志航。而军事航空史学者马航福先生的文章表明，朱斌侯才是中国空战第一人。他在一战欧洲战场作为法国外籍兵团的一员参加了空战，并击落了敌机。

朱斌侯13岁中学毕业后，去法国留学。后来，他非常向往能在天空驾驶飞机，就在法国学习飞行。

一战爆发后，刚从航空学校毕业的朱斌侯参加了法国志愿军，被编入外籍兵团，成为该团的一名飞行员，他当时登记的名字是艾蒂尼。

1916年2月，朱斌侯被调到N37中队接受空战训练，训练结束时晋升为中士。7月10日，朱斌侯驾驶"纽波尔特"战斗机与德军飞机进行空战，在空战中他击落一架德军"福克"战斗机。朱斌侯成为中国第一位参加空战并取得战果的飞行员。为此，他由中士晋升为上士。不久，在一次空战中，他又击伤了一架敌机。

8月24日，他的一位战友在空中被三架德军飞机围攻，朱斌侯冲入敌机群，打乱了敌机编队，经过一番缠斗，不仅解救了战友，还迫使一架德军飞机迫降。9月12日的空战中，朱斌侯勇敢机智地将德军第三航空队指挥官梅冷蒂击落。不久的空战中，他又迫使一架德机迫降。他还

击落过一个德军侦察气球。由于朱斌侯屡建战功，被法军司令部通报表扬，晋升为少尉军官。

1917年2月间，朱斌侯执行对德军阵地的侦察任务，返航时遭6架德军飞机围攻。他以高超的飞行技术与德机周旋，最后突出重围，在飞机两翼被击伤、操纵几乎失灵的情况下，迫降成功。

朱斌侯在法国志愿军中做飞行员共有一年零一个月，在空战中击落敌机2架，迫降敌机2架，击伤敌机1架，击落气球1个。法军指挥部对他的评价是“在军事飞行队中屡建战功”。一战结束后，朱斌侯从欧洲回国。

后来朱斌侯在杭州笕桥组建的航空教练所任所长。后来浙江航空队解散，朱斌侯只好回到上海老家。从此，航空界再无朱斌侯的消息。

一战中各国王牌飞行员名单

德国

第一名，阿尔布雷希特·冯·里希特霍芬上尉，战果80架

第二名，恩斯特·伍迪特中尉，战果62架

第三名，埃里希·雷本哈特中尉，战果53架

英国

第一名，威廉·A. 毕晓普少校，战果72架

第二名，爱德华·C. 曼诺克少校，战果61架

第三名，莱蒙·柯利晓少校，战果60架

法国

第一名，鲁内·保罗·丰克上尉，战果75架

第二名，乔治·居内梅上尉，战果53～54架

第三名，夏尔·南杰塞中尉，战果45架

俄国

第一名，亚历山大·A. 卡萨科夫上尉，战果18架

第二名，帕尔·佛·达尔盖夫上尉，战果15架

第三名，A. P. 谢韦斯基海军少校，战果13架

美国

第一名，爱德华·V. 里肯巴克上尉，战果26架

第二名，威廉·C. 兰巴特上尉，战果21架

第三名，佛莱迪里克·W. 齐莱特上尉，战果20架

第七讲　互有攻守破僵局（1917—1918年最后的决战）

只要活下去，一定会有很多令你高兴的事情发生。

——《火影忍者》

01. 与和平擦肩而过

打不赢，就坐下来谈谈

一战打到1916年底，已经两年多了。交战双方虽然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谁都没有获得决定性优势。

如果从表面上看，同盟国集团的收成还好一点儿，比利时、法国北部、波兰、波罗的海沿岸以及白俄罗斯部分地区，都被德奥占领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也被德奥集团打败了。协约国方面取得的胜利不多，掰着手指头一算，也就是马恩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的胜利，再有就是俄国对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胜利。

虽然表面上看是同盟国占优，但是协约国的胜利是战略性的。协约国粉碎了德国速战速决的“施里芬计划”（其实也有小毛奇的功劳），迫使德国人打他们最不愿意打的持久战，协约国可以利用自身雄厚的战争潜力把对手拖垮。但是，到什么时候对手才能垮？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双方相持了这么久，基本还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局面，平分秋色。

另一方面，交战双方面临的问题都很严重。打了两年多，两千万人

伤亡，无数城市、村庄毁于战火，经济萧条，补给困难，加剧了欧洲各国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激化了各国内部的种种矛盾，老百姓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面对这种局面，各国上层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开明人士认为，旷日持久的战争令人绝望，谁都赢不了，而战争拖下去，给统治者带来的危害非常大。

于是，原来斗得你死我活的两大集团，这时开始了和平试探，想用和谈来达到武力没能达到的目的，在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最早开始谋求单独或全面媾和的是德国。

早在1915年，德国就想跟俄国单独和谈，减轻压力，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德国首相先是通过丹麦国王，派人向俄国试探。后来，又通过俄国皇后的一名侍女向沙皇尼古拉二世转交了三封信，表示愿意与俄国签订和约。

尼古拉二世接到德国来信，真是喜出望外。为什么呢？一来，在协约国内部，沙俄跟英国一直就不对付，旧怨新仇结了不少；二来，俄法两国相距遥远，运输不便，俄国为了报法国的恩，投入到了战争中，损失非常巨大，却得不到及时补充。俄国打到后期，连妇女和孩子都送上了战场。

对于战胜德国，尼古拉二世已经没有一点儿信心，他早就想与德国结盟。所以，威廉二世频繁向尼古拉二世送秋波，正中尼古拉二世的下怀。但俄国毕竟是协约国成员，白纸黑字签了约的，不能公开破坏协约，只好用秘密谈判的方式接触。

是战是和很纠结

从1916年2月起，沙皇开始任命亲德的大臣担任首相，使宫廷中亲德派占了上风。1916年下半年，沙皇政府已经嗅到了一些革命的气息，想尽快结束战争。另一方面，英俄两国在伊斯坦布尔和波斯问题上的矛盾没法调和，沙俄想联合德国掠夺亚洲。

同时，德国在日德兰海战中没能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也越来越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所以，德国政府竭力玩弄外交手腕，希望赶紧跟俄国单独媾和，摆脱困境。

不过，德俄两国君主虽然有进行和谈的意愿，但是统治集团内部向来很少是一个人说了算。德国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主战派，就是以兴登堡、鲁登道夫为代表的军人集团，他们代表着容克贵族地主的利益。他们坚决主张动员一切尚存的力量，采取极端措施，把战争打下去，直到彻底打败敌人为止，反对同俄国媾和。

1916年11月5日，德国和奥匈帝国发表了关于建立“独立”波兰国家的宣言。这个波兰的版图，包括德国从俄国手中夺来的几个省份，其目的是把这块土地用合法的形式固定在德奥控制之下。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此坚决反对，宣布德奥的宣言无效。这件事促使俄国国内政局发生了变化，主战派的力量得到加强，亲德主和派失势，俄国的亲德力量受到打击，德俄谈判顿时中断。

俄国打到后期，连妇女和孩子都送上了战场

这时候，英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人主张对德媾和，希望美国总统威尔逊出面调解。保守党领袖甚至提出一个秘密报告，想竭力说服政府尽快跟德国议和，但被国会否决了。在这之后，英国的主战派首领劳合·乔治[19]上台，加强了英国的主战派力量。

在法国，不仅有人主张同奥匈帝国进行和谈，分化同盟国，还发生了被称为“破坏运动”的亲德事件，要求跟德国单独媾和，避免过分加强英国的地位。但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国金融财团，主张继续对德作战，直到战胜德国。“老虎总理”克里孟梭上台后，把主和派压下去，主战派仍然占据上风。

虽然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和平攻势让人眼花缭乱，喧闹一时，但是和平之神终于没能垂青欧洲大地。归根结底，两大集团都缺乏和谈诚意，都有掠夺和分赃的心思，和平的条件最终无法谈妥，双方的和平攻势在

热闹一阵之后便偃旗息鼓。

各国主战派纷纷得势，主和派被一脚踢开，战争只得继续打下去。

02. 南线的一对活宝

穷光蛋帝国主义

一战当中，同盟国和协约国成员都被称为列强，但实际上，列强当中有两个伪列强，就是意大利和奥匈帝国。

这俩可算是难兄难弟，它们的情况在交战国中是最差劲的。意大利不用说了，大家都熟悉，外号是“穷光蛋帝国主义”。奥匈帝国也是半斤八两，开战之前，德国武官视察奥匈军队的战备情况，给皇帝拍电报说：“陛下，我们是在跟僵尸结盟。”

开战后，奥匈帝国举国上下弥漫着阿Q精神，连酒瓶子和巧克力的标签上都写着“愿上帝惩罚英国”，牙刷上则印有“依靠（德奥）共同的力量”的字样。说白了，既想靠上帝，又想靠德国，就是不想靠自己。奥地利所有的部队中都有一批奸细，他们专靠告发平时与自己同睡草垫、行军中和自己分吃面包的伙伴为生！

所以，没人愿意为这个国家打仗，逃避兵役不但不可耻，反而成了人人向往的事儿，为此不惜自残。有的人花5个克朗（奥匈帝国货币）找人给自己的腿上或者手上注射煤油，造成血管中毒。这么一来至少能躺上俩月，要是经常往伤口上吐唾沫，还可以躺半年。但是出现水肿后的煤油臭味很容易露出马脚，奥匈的军医个个都心狠手辣，后来就发展成注射乙醚掺汽油，但也还是不保险，医生直接给你灌肠！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可以想见，这是什么情况。

一个是穷光蛋，一个是僵尸，谁也别说谁了。两国在南线打得不亦乐乎，热热闹闹，但是它们的军队由于不断进攻，流血过度，虚弱无力，就像陷在泥沼之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病猫发威了

到1917年4月，意军总司令卡多纳向法国求援。

为此，法军拟定了一个英法两国援助意大利的计划，要求意大利继续进攻，分散敌人的兵力和注意力。意大利虽然同意发动进攻，响应法军的西线攻势，但实际上，等到它发起攻势的时候，法军的西线攻势早已结束。意大利人的进攻对于协约国的战事已经毫无意义。这次进攻就是所谓的第十次伊松佐河会战，经过17天苦战，意大利人基本没有任何收获。

于是，意军总司令卡多纳决定调集52个师的兵力和5000门大炮，来做一次超级努力，对奥匈军队发起致命一击，就是第十一次伊松佐河会战。战役初期，意大利军队取得了一定战果，但是由于炮兵和补给跟不上，攻势被迫中止。意大利这只病猫一发威，另一只病猫奥匈帝国就认为它是猛虎了，奥匈感到压力山大，向德国求援。

从1915年6月到1917年9月，意大利人共打了11次伊松佐河会战，死伤100多万人，但是除了给奥匈军队造成差不多同样的损失外，毫无收获可言。

这样的战争根本不叫战争，只不过是互相屠杀而已。尤其是意大利人精神脆弱，对战争的苦难没有充分认识，他们以为打仗就像演一场歌

剧、吃一碗冰激凌那么简单，没想到打仗那么残酷。两年多的苦战，百万人的牺牲，使意大利人深感惊惧，再加上国内反战分子的反抗，意军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其实，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消耗战中，精神重于物质，士气有时候比物质更重要，因为双方水平大抵相当。我是伪列强，你也是伪列强，这时候就看谁坚信自己是真列强了。

不幸的是，开战以来，意大利政府既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凝聚民心，也没有对新闻进行管制，一直放任自流。社会党的报纸天天发表反战言论，这些报纸还被送往前线，让前线的士兵看。奥匈的军队都省得印传单了，直接把意大利报纸投掷到意军战壕当中，作为攻心战的武器。此外，意大利国内生活费用高涨，粮食缺乏也使民众严重不满。

这样一来，意大利军队的士气可想而知。

请老大来帮忙

意大利政府做得更二的事儿是什么呢？

有一个地方的工人，1917年发生了暴动，怎么惩罚呢？政府把暴动组织者送到前线当兵。这些人到了军队里，部队的士气还能好吗？反战分子到了前线之后就煽动其他士兵反战，于是在意大利军队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反战分子。意军跟奥军拉锯战的地方是阿尔卑斯山区，部队都是分散成单独的小股，没有一个集团军堆在一块儿打的，而是以营甚至以连为单位，因此士兵们很容易受到反战分子的鼓动，意大利军队的士气一落万丈。

好在奥匈帝国的情形，比意大利也强不了多少。奥匈的野战军号称350万，另有国内军50万，加一块儿就是400万，但其中能打仗的也就是

七八十万，剩下的全是老弱残兵，只能在后方擦车烧饭，或者给长官擦皮鞋叠被子。另外，在意大利战场上，奥匈军队的数量处于1:2的劣势，跟意军对峙的奥军，明显力不从心，要求德国提供12个师的兵力，发动一场大规模反攻。但是鲁登道夫回答，顶多给奥地利人提供7个师。

1917年10月24日凌晨，德奥联军向意大利发动了猛攻，意军望风而逃，象征性地比画了一下就撒开腿开溜了。当时，意大利国王正在意军设在前线的总部中，在德奥联军冲到总部前几个小时才逃走，差点儿做了俘虏。这场战役，意军阵亡1万，负伤3万，被俘却将近30万，另外还有40万部队成了散兵游勇，军装一扔就成了土匪，开始持械抢劫，老百姓好几个星期饱受荼毒。

意大利军队是典型的御敌无方，扰民有术。这场会战称为卡普里托会战，假如不是英法两国立即派来11个师的援兵，意大利战线可能就永远不能再稳定下来了。

当然，德奥联军发动这样猛烈的攻势，取得重大战果后，也已是强弩之末，虽然兵锋距离威尼斯不足10公里，但是攻势只得停顿下来。

03. 徒劳的春季攻势

“迟钝将军”回家了

1916年12月3日，法国开战以来久掌军权的“迟钝将军”霞飞去职，为索姆河战役的惨重伤亡承担责任，由尼维尔继任法军总司令。

尼维尔曾在法国驻越南、阿尔及利亚和中国的殖民军中服役，1913

年还是上校，一战中通过马恩河战役晋升为上将，升迁速度可以说是火箭一般。

为了打破西线僵局，尼维尔计划展开春季攻势，向兰斯和苏瓦松之间的德军阵地发起进攻；与此同时，英军出动3个军，在1个法国军的配合下，在索姆河老战场的北面发起进攻。英军只要突破德军防线，向东移动，就能跟尼维尔的法军会合，一旦两军会合，他们就能合力把德国威廉皇太子的集团军连根拔起，一举摆平。

1917年4月，攻势展开，尼维尔一共投入3个集团军，共53个师、120万人，其中27个师用于大规模机动作战，一旦打开突破口，这些部队就冲上去扩大战果。

德军为了应付尼维尔的进攻，在法军主要突破方向上部署了21个师，另有27个师做反击力量。德军的指挥官威廉皇太子和他的参谋们都非常熟悉尼维尔在凡尔登的进攻路数，他们有一个冬天的时间来适应尼维尔的战术。另外，德军还控制着制高点。

法军派出了120辆坦克参战，结果毫无战果。德军运用了新的战术，第一天就有52辆法军坦克被炸成碎片，另有28辆被炸坏，剩下的坦克不是掉进德国人的壕沟，就是陷在沼泽里。而且这次进攻时的天气对德国人非常有利，法军发动进攻的前夜，就开始下雨，然后变成雨夹雪，在当时的季节，天气应该转暖了，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出现的天气。

法国士兵拒绝上前线

法军以英雄般的气概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在很多地方，法军的进攻

毫无成效。

一名法军坦克指挥官描述了自己看到的进攻："一场暴风雪横扫我们的阵地，第一批伤员从前线下来了……他们说敌人的阵地很坚固，敌军拼命抵抗。有一个营，确实抵达了山顶，这也许是我们见过的最勇敢的行动，但这个营的士兵大批阵亡，也没能够挡住德军的反攻。一个胳膊吊着、额头缠着带血绷带的伤员坐车驶过我们旁边的时候，大声喊道，德国兵仍然把守着森林，我们用手榴弹袭击他们。一个没了钢盔的中尉，穿着破烂的军装，胸部受伤，缓缓向我们走来说，你们坦克应该跟着我们，我们看到完好无损的铁丝网，如果情况不是那样，我们就能向前走远了，不必在铁丝网前面厮杀。我们走不动了，一名拿步枪当拐杖的下士叫道，有太多吼叫的机关枪，我们没办法对付。德国兵知道我们要在此地发动攻击，他们的战壕布满了兵。"

法军能在前线推进多远，是由德军的防御体系决定的。到了中午时分，德军的后备部队和轻型火炮向前移动。遭受猛烈打击的法军处于疲惫之中，又一次遭受打击，不得不后撤到出发点。第一天战斗结束的时候，法军平均向前推进了500米。

而按照尼维尔的预计，第一天法军应该能前进10公里。索姆河战役的悲惨局面，又一次出现了。第二天，尼维尔继续发动进攻，继续被德军粉碎。尼维尔发现他的前线部队处于崩溃的边缘，士气和弹药都处于危险的低点。士兵们高喊：和平，结束战争，让那些应该对战争负责的人去死吧！军官们感到震惊、无奈、窘迫。很多士兵成天酗酒，拒绝上前线。

但尼维尔仍要求继续进攻。5月3日，在凡尔登战役中幸存的法军第二殖民师，拒绝了进攻的命令。士兵们不仅喝醉了，还将武器丢弃，军

官既没有要惩罚整个师的意思，也没有迅速采取严厉措施来规范士兵的行为，结果造成了哗变。哗变在法军中迅速蔓延。

总司令打败了自己

当时的巴黎，出现了大量谣言。于是，总统普恩加莱命令停止进攻，这样的做法等于羞辱了法军总司令。

尼维尔谴责第六集团军司令进攻失败，撤了他的职，因为他的部队最早开始哗变。尼维尔还谴责手下另一个集团军司令米歇勒，米歇勒一开始就认为尼维尔的进攻毫无希望，拒不服从命令，总是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尼维尔的指责，米歇勒愤怒地以蔑视的口吻回击："我从来没有停止警告你，竟敢让我对失败担责任，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这叫懦弱！"

法军的进攻被迫停止了。在这次进攻中，法军伤亡27万人，德军伤亡16.3万人。最终，法军呼吁士兵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回到壕沟进行防守。而士兵们则表示，回去可以，但不愿再参加进攻行动。

这次进攻，没有打败德国威廉皇太子，却打败了法国总司令尼维尔。5月15日，尼维尔被撤职，建议中止大规模进攻的贝当将军继任法军总司令。

这一攻势的失败，成为法军战略的转折点，法军从此不再发动大规模攻势，以避免伤亡。贝当一面惩治带头哗变的士兵，一面安抚广大官兵，保证不再发动新的进攻，只专注于防守，并给他们改善伙食，提供更多给养。法国的军心才逐渐恢复。

在这场得不偿失的春季攻势中，唯一值得骄傲的是英军没有哗变。

英军发起进攻的前三天，战果令人兴奋，俘虏了14000德国兵，缴获了180门大炮，平均每天前进了好几公里，这在当时深陷堑壕战的西线，算是重大进展了。黑格一直坚持进攻到5月中旬，这时英军的伤亡已达每天4000人，黑格甚至还想把骑兵送上战场。如果英国骑兵真的上了战场，德军的大炮、机关枪就可以大肆屠杀英国骑兵和战马，幸亏黑格最终没有这么做。

当英军进攻结束时，累计伤亡15万，德军伤亡18万，基本上属于杀人一万、自损九千的自杀式进攻。

04. “老虎总理”克里孟梭

从来都是反政府

在协约国中，法国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而且，法国又是个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在长期残酷的战争中，要想使全体国民凝聚成一股力量并不容易，政治家们互不买账，政坛几次动摇。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撑住危局，把法国带向最后的胜利，他就是克里孟梭。

克里孟梭是法国政治圈和新闻圈的杰出人物，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喜欢制造麻烦，具有破坏性，人们恨他、怕他，但又崇拜他。从一战爆发以来，法国政府已经换了四届，这四届政府都把他排除在外，但他代表一股社会力量。

克里孟梭年轻时就是一个非凡的人。他的父亲是乡下医生，因为批评拿破仑三世的帝国被投入了监狱。克里孟梭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个

激进的共和党人、反君主主义者，一个怀疑、蔑视整个法国政治制度的人。他修完医学课程后，去了美国，正好赶上美国内战。他在美国待了四年，靠教书为生，为一家法语报纸当记者，并与一个19岁的美国姑娘结婚，新娘就是他的学生。克里孟梭一生就结过这么一次婚，有三个孩子。但是结婚七年后，两人感情破裂，就离婚了。

回国后，克里孟梭留在了巴黎。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惨败，拿破仑三世被俘，克里孟梭作为左翼政治家的一号人物，被任命为蒙马特尔市长，后来当了议员，创建了一份激进刊物，为这份刊物写作，为工人争取权利，提倡政教分离等。

克里孟梭很早就提出，要做好战争准备，他把法国丢失阿尔萨斯和洛林看作不能容忍的耻辱。他认为，法德重新开战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恢复世界正常秩序的必经之路。他说："一个人只有故意假装瞎子，才看不出德国的野心。欧洲每天都在德国的欲望中战栗，德国已经把摧毁法国当作它的既定国策。"所以他坚决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硬态度。

到1917年，克里孟梭已经76岁，但是仍然像火山一样充满了能量。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进行两个半小时的阅读和写作，锻炼半小时，然后去办公室，一战期间他一直是法国参议员。由于他知道法国对待战争的方式和各种幕后交易，他就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大肆批评法国政府，结果报纸被勒令停业。

后来，克里孟梭推出一份替代报纸，改了个名，穿了个马甲继续出版，但很快又被禁止发行。在这之后，他再办的报纸老实了一些，但依旧充满批评精神。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提出尖锐的质疑，他说："讲真话是危险，不讲真话也是危险，我的内心痛苦地平衡这两者。"

克里孟梭的文章嘲笑历任法国政府，也嘲笑将军们，他只欣赏两位将军——福煦和贝当。但法国大兵喜欢他的报纸，他的报纸在军队中每期能卖10万份。

最坚定的主战派

克里孟梭攻击政敌时，言语刻薄，手腕强硬，所以被送了一个绰号“老虎”，让法国政界认为他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人。

总统普恩加莱在大战开始时就说过：“只要战争还有胜利的希望，他就会在所有的事情上乱搅和。总有一天，我会说，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失败了，你一个人去挽回所有的事情吧。”

普恩加莱这句话，很可能是一战中最有预言性的话。事实上，尽管克里孟梭跟这么多人结仇，尽管这么多人恨他，但是谁都无法质疑他的爱国之心，没法否认他的能力，没法抹杀他对德国的恨，也没法不敬佩他打算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战争的决心。既然你永远是反对派，干脆你上台执政吧。

1917年11月，克里孟梭当上了总理，来从头收拾旧山河。他的政府维持了三年多，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在他之前的政府有的只维持了几个月。他的内阁成员都是一些有能力但没名气的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权力基础来挑战他的权威。他亲自担任战争部长，以直白的方式告诉那些将军，军事上只有他才有最后发言权。

比较有意思的是，克里孟梭上台后，查禁了那些反政府的出版物。这对他是一种讽刺，也证明了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人。他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监狱，他拥抱银行家、制造商、资本家——那些他

一生都在辱骂的人。他做的决定非常简单，无论什么事儿，如果有助于战争胜利就做；无论什么事儿，如果使战争胜利变得困难，那就不干；跟战争无关的事儿，肯定不是一件重要的事儿。当有人质疑他的计划时，克里孟梭就说："国内政策？我得打仗！外交政策？我得打仗！"

克里孟梭上台之后，把反复动荡的法国政局稳住了。克里孟梭代表主战派，组成的内阁比较坚强，他以不屈不挠的勇气把法国人团结在一起。如果不是克里孟梭，法国可能就崩溃了，这也意味着，一战究竟谁胜谁负就很难说了。

05. 西线最后的决战

生活成了一场悲剧

到1917年底，大战的第四个冬天到了。

沙皇俄国战前被称为欧洲最有前途的国家，此时已陷入崩溃之中。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老婆、孩子都被关进监狱，克伦斯基的民主政府也消失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接管了这个庞大的国家。俄国的老百姓陷入贫困中，既缺乏食物，又缺乏安全，大多数人厌恶战争，不愿意再打仗了。

英国和法国虽然能够从美国获得各种有用的资源而不会陷入物质匮乏的痛苦，但是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也开始厌倦战争。人民感到疲惫，政府为打胜仗不计代价地压榨人民。

德国深受经济封锁的折磨，打破经济封锁的希望也不大，似乎要步俄国革命的后尘。

奥匈帝国的情况比德国还严重，百姓生活极度困难，营养不良症四处蔓延，即将来临的冬天很可能没有取暖，没有照明，也没有足够的食物，人们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然后自己饿死。

生活成了一场悲剧，人们开始反对战争，反对那些还想打仗的人。可是，将军们仍然在制订进攻计划。

进入1918年，德国当局认为，各条战线上的形势对同盟国有利，协约国军1917年在西线发动的进攻战役，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同盟国仍然占着法国、俄国、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大片领土，以及几乎整个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黑山。

德国已跟苏俄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结束了东线战争。德国面临的主要战线，已从两条减少到了一条。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在摆脱了俄国这个主要敌人后，情况也大为改观。

德军大本营企图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孤注一掷，赶在美军主力到达欧洲战场之前，彻底击溃英法军队。

美国青年上战场

1918年1月，德国陆军元帅兴登堡上奏威廉二世："为了使我国在世界上拥有必需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我们应当打垮西欧强国。"

2月，军需总监鲁登道夫向威廉二世汇报了他的战略计划："在西线实施决定性突击……这里将有一场可怕的斗争，从一个地方开始，扩展到其他地段，需要很多时间，十分艰苦，然而将以胜利告终。"鲁登道夫认为，只有在决定性时刻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乃至一兵一卒全部送到西线，才能赢得胜利。

在这一战略的支配下，从1918年3月至7月，德军倾其全力发动了五次攻势。第一次攻势从3月21日至4月4日，主要目标是亚眠，这次战役又称第二次索姆河战役。德军的作战意图是想在亚眠地区截断英法联军，把英军赶往海边，把法军赶往巴黎。但是德军攻至距离亚眠还有20公里的时候，就因军需供应不足，无力进攻。经过半个月的战斗，德军突破了英军防线，前进了60多公里，但没能实现作战意图。

第二次攻势，德军从伊普尔附近向英军发动进攻。4月底，法国援军赶到，在英法联军的猛烈反击下，德军只得停止前进。这次战役中，德军虽然前进了15到20公里，抓获了许多俘虏，但损失了14万人，还是没能实现战略目的。

第三次攻势，德军集中进攻提埃里堡和巴黎方向的法军。当时的优势仍然在德军一边，德军在西线有204个师，英法只有180个师，德军首先打败了法军，俘虏6万，并趁势冲破缺口，重渡马恩河。但这个时候，法军得到了新生力量——数万美国棒小伙子的支援，挡住了德军前进的步伐。德军损失了13万人，虽然到达了离巴黎仅60公里的地方，可是没能给法军以歼灭性打击。

第四和第五两次攻势，同样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五次连续的攻势，德军虽然几次突破了英法联军的防线，给敌人以重创，但这些局部胜利并没有什么战略意义。相反，德军损失惨重，死伤、被俘、失踪100万人，也是得不偿失。

协约国虽然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士气不振，但美国的参战使协约国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军事装备和弹药，特别是有了100多万生龙活虎的棒小伙子，协约国的实力迅速得到补充，力量大大加强。

大家一起来投毒

在德军的五次攻势中，并没有像英法联军那样大量使用坦克，但是德国人大规模使用了另一样大杀器——毒气。

德国人从1915年就开始使用毒气，但那个时候的毒气技术比较落后，取得的战果也不是很明显。德国人最初使用的毒气是氯气，可以用面具或其他简易的手段来防护。最初使用的攻击技术也有很多缺陷，就是靠毒气罐来放毒气。毒气形成的气团会受到风向和风速的影响，毒气罐很笨重，运输和装置都很困难，也只能装在表面阵地，装好之后，可能要等几个星期才能用，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的危险，对友军的杀伤可能与对敌人的杀伤是一样的。

德国人后来发明了毒气炮弹，有效克服了上述缺点，基本上不受风力影响，发射也不需要特殊训练。美中不足的是，用炮弹作为容器，载气量太小，必须要发明威力更大的新玩意儿才行。

于是，德国人又发明了光气和芥子气。特别厉害的是芥子气，它是一种持久性气体，会在皮肤上产生严重的水泡，而且恢复得异常缓慢。芥子气的持久性强，只要极少的分量就会给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芥子气的危害遍及全身，沾到皮肤，则皮开肉绽；沾到眼睛，则双目失明。电影《战马》里边的艾尔伯特就是被德军的毒气伤到了眼睛。后来侵华日军也曾在东北大量制造和储存芥子气，杀伤我大量军民。战败之前，日军将大量芥子气仓促埋在地下。前些年，在东北地区的建筑工地，还挖出过日军埋藏的芥子气，造成不少人双目失明或视力受损。有一名工人，出于好奇，喝了一口，当场死亡。

1917年7月，德国人首次在西线使用芥子气，六个星期内就使英军

负伤者达2万人以上。在1918年的五次攻势中，德军大规模使用毒气突破了英军阵地，美军也因德军的毒气而损失惨重。

此后，英法两国也开始大规模生产毒气，你有我有全都有，大家一起来投毒。

德军最黑暗的日子

1918年3月26日，协约国成立了联军统一指挥部，由法国陆军元帅福煦出任联军总司令。

在顶住了德军的五次攻势后，从7月18日起，联军展开反攻，攻击方向是德军阵线上的三个突出地带。以法军为主力的四个集团军，率先对马恩河发起进攻。8月8日，以英军为主力的联军发起了对亚眠突出地带的进攻，英军以坦克为先导发起突然袭击，驻守该地的德军七个师全军覆没，这对德军的打击很大。鲁登道夫后来回忆这一天的惨败时，沮丧地说："8月8日是这次大战史上，德军最黑暗的日子。"

到9月3日，德军被迫撤至兴登堡防线，亚眠突出带回到了协约国手中。圣米耶尔突出带虽然对德军有重要战略意义，但由于马恩河和亚眠突出带的失守，德军兵力严重不足，在联军发动进攻之前，德军主动从这里撤出。

9月26日，协约国军向德军发起总攻，战斗首先由美法联军在南翼马斯河—阿登森林地区打响，接着英军在西部开火，比利时国王阿尔贝统率的比军在北边配合英法联军发动攻势，在战线中段的法军也发起了牵制性进攻。

协约国军在不同日期从各段战线分别发起全面进攻，目的就是要分

散德军兵力，从而使德军陷入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中。

到1918年9月28日，在联军的攻击下，兴登堡防线全面崩溃，比利时开始收复国土。至此，德军败局已定。

第八讲　战火燃遍三大洲（欧洲之外的战场）

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同胞。

——弗朗索瓦·费奈隆

01. 阿拉伯的劳伦斯

战火燃遍全世界

一战既然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当然不仅仅在欧洲，否则，拿破仑战争就可以说是世界大战了。在亚洲和非洲，同盟国和协约国照样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特别是在中东、远东及东非。这些地区的战斗，完全暴露了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意图。

为了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岛屿，1914年8月底，新西兰远征军攻占了西萨摩亚；9月，澳大利亚军队占领了新几内亚岛；同时，澳大利亚海军清除了太平洋岛屿上的几处重要的德国无线电站；11月，日军攻占了德军占领的中国青岛。这样一来，德国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丧失殆尽。当时，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是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土，英国凭借强大的海上优势，派它们去执行任务，在远东地区很快占据了上风。

到了1915年，为了彻底击垮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协约国把目光投向亚洲，除了远征达达尼尔海峡，最重要的亚洲战场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当然，协约国在这里发动进攻，不像远征达达尼尔，意欲直捣黄

龙，给土耳其致命一击。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在外界看来，只是为了提高英国的士气，给土耳其一点儿颜色看看。由于目的不够纯粹，这场战役往往被人忽视。

波斯湾附近盛产石油，当时，军舰、飞机、汽车已经广泛用于战争，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海湾地区的油田是英国的石油命脉，当英国与土耳其帝国拔刀相向的时候，为了有效保卫这些油田，英军认为有必要占领波斯湾附近的巴士拉地区，掌控进出通道。

不如一起玩儿阴的

1914年11月，巴士拉被英军攻占。到1915年春，土耳其军队赶来增援，发动反击，被英军击退了。

当时，为了扩大战果，英军派了汤森德指挥的一个师，沿底格里斯河向北推进，还有其他部队沿幼发拉底河推进。美索不达米亚是一片两河冲击形成的平原，两条孕育了西亚文明的大河是这个地方唯一的交通要道。当时，这里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交通状况十分落后。占领两河流域，就控制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英军一直向北推进，连败土耳其军队，逼近了巴格达。此时，正是英国军队四处失利的时候，得知自家儿郎即将占领一个敌国控制下的大城市，全国跟打了鸡血一般，非常激动，迫切希望汤森德取得更大胜利，于是命令汤森德继续向巴格达推进。但好景不长，土耳其的援军到了，汤森德将军的部队被土耳其军队赶回了出发地。

更没想到的是，1915年12月8日，汤森德的部队居然在库特地区被土耳其军队围困。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到1916年4月，汤

森德被迫开城投降。大英帝国的军人向他们非常看不起的土耳其人投降了。当然，汤森德的这次投降，在英军的败仗史上其实不值一提。英军打的败仗，前后多了去了。汤森德的一个师，在装备缺乏、运输不便的情况下，深入敌人心脏地带，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还是打出了英国军人的威风。

在汤森德的部队向土耳其人投降后，英国人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局势就有点儿绝望了。英国政府图谋此地的一腔热血，被冷冰冰的事实浇了个透心凉。

英国总参谋部认为，增兵美索不达米亚会削弱西线战场的兵力。连英国政府都放任不管美索不达米亚了。没想到，新任英军司令摩德将军足智多谋，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把守势转为攻势，整编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恢复了交通线。于是，英国政府重拾占领美索不达米亚的信心，准备再次向巴格达进军。

在两河流域的西面，1915年初，土耳其军队曾进军埃及，但被英国人打跑了。从此以后，英国就在埃及留下了一支大军。即便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前线急需增援的危急时刻，都没调动驻埃及的英军。整个1916年，驻埃及的英军几乎无所事事。这支部队有25万人，与之对峙的土耳其人只有几千。土耳其人就煽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制造骚乱，让埃及出乱子。英国人一看，你土耳其人可以煽动阿拉伯人制造骚乱，给我玩儿阴的，我也可以这么搞你。一个人玩儿多没劲啊，不如一起玩儿阴的。

于是，英国人开始想方设法拉拢阿拉伯盟友，重点拉拢对象是被称为“麦加的守护者”的哈希姆家族的族长侯赛因·伊本·阿里。他的两个儿子——费萨尔和阿卜杜拉后来分别成为现代伊拉克和约旦的国王。

英国人是怎样拉拢“麦加守护者”的呢？这离不开一战史上的传奇人物、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劳伦斯上尉。

探险差点儿被打死

这位以“阿拉伯的劳伦斯”闻名的英国人，据说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满打满算折合1.65米，在白种人里几乎就是一个侏儒。但是，见过他照片的人都说，蓝色的眼睛和坚毅的下巴为他增添了几分刚毅的男子汉气概。再加上他面部表情镇定自若，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他沉默寡言，更令人觉得高深莫测。

1888年，劳伦斯出生在英国的威尔士，年轻时酷爱阅读历史书和中世纪伟大骑士的传记，对骑士精神和英雄事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成为他日后人生的终极目标。19岁时，劳伦斯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学习现代史。劳伦斯特别喜欢探察欧洲的古堡，几乎走遍了英法两国的所有古堡。

1909年6月，劳伦斯带着一台照相机和一支毛瑟枪，来到了中东，徒步考察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境内的众多十字军古堡遗迹。为了这次考察，他自学了阿拉伯语，沿着骑士传记中提到的地名，兴致勃勃地转了一个大圈。

在叙利亚的时候，他的照相机被偷走了，他还遭到当地人的抢劫，甚至被暴揍了一顿，差点儿被人打死，打他的人以为他死了，才把他撇下。万幸的是，他受的都是皮肉伤。但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他的这次考古之行被迫中断了。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为了筹措回国的路费，他在贝鲁特码头上当了几天装煤工人，直到收到家里的汇款，才得以回国。

有意思的是，虽然劳伦斯遭到了阿拉伯人的洗劫，但一直称赞阿拉伯人的热情好客。这次旅行，显示出劳伦斯在观察和吸收阿拉伯文化方面的过人之处。他接受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吃他们的面包和奶酪，日出时和他们一起欣赏太阳从沙漠中升起，用他们的大水罐洗手洗脚，在他们的村落间漫步，观察他们的风俗，接受他们的盛情款待。

劳伦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现在的生活习惯，方方面面已经像一个阿拉伯人了，讲话常常不自觉地从英语变成了法语或者阿拉伯语。我再恢复成英国人的话，在生活上一定会碰到很大困难。"

考察归来的劳伦斯，把在中东的考察记录、草图和照片都写进了毕业论文，以一等优异成绩从牛津大学毕业。

1911年，他又以考古工作者的身份重返中东，参加由大英博物馆发起的在土耳其境内的考古活动。有一次，一名德国工程师下班后用马鞭抽打了一名阿拉伯工人。劳伦斯非常愤怒，跑过去威胁说，要当着全村人的面，鞭打那个德国人，迫使他公开道歉。从劳伦斯跟德国工程师的冲突可以看出，劳伦斯一直对阿拉伯人有好感。

一战爆发后，因为劳伦斯会讲阿拉伯语，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还了解土耳其帝国，所以被英国招入军队，派到在开罗的陆军情报部阿拉伯局工作。

在开罗期间，劳伦斯表现得十分孤傲，看不起那帮外行同事。作为一个中下级军官，这种行为在等级森严的英国军队里是很放肆的，但是他得到了上司的赏识。特别是常驻开罗的英国中东事务大臣，觉得劳伦斯虽然缺乏军事经验，但他对土耳其帝国和阿拉伯民族及其首领的精辟分析，对英国在中近东的战略很有意义。

20年没看过报纸

这时候，昔日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日薄西山，除了编织地毯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工业，被称为“西亚病夫”。

1908年，土耳其帝国内部发生了一场革命，青年土耳其党军官发动政变，建立了新政府，政治上主张西式的君主立宪，扶植穆罕默德五世成为新苏丹。新苏丹是个半痴呆，他最骄傲的事情就是20年内从没看过报纸。

为了重振土耳其帝国的雄风，青年土耳其党提倡泛突厥主义，解散了一切非土耳其人的政治组织，取消了阿拉伯代表在帝国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他们妄图由奥斯曼土耳其来统一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阿尔泰山，从地中海延伸至太平洋的大突厥帝国。

青年土耳其党的政策使在其统治下的阿拉伯民族跟它迅速分道扬镳。叙利亚知识分子组成了青年阿拉伯协会。土耳其帝国其他阿拉伯省份的酋长和显贵则纷纷成立反抗土耳其的军事组织，准备用暴力推翻土耳其统治，建立完全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这种反抗，在土耳其帝国南部的汉志地区（今属沙特阿拉伯）最为活跃，汉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就是“麦加的守护者”——侯赛因·伊本·阿里。他所在的哈希姆家族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在麦加和汉志地区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声望。侯赛因和土耳其人貌合神离，暗地里秘密活动，试图使汉志独立，并统一阿拉伯地区，恢复大阿拉伯帝国。

1916年6月5日，以哈希姆家族所在部落为核心的1500名阿拉伯战

士，在麦地那起义，宣布阿拉伯国家独立，并很快收复圣城麦加，赶走了土耳其驻汉志的总督。在那里，侯赛因向全世界穆斯林发布宣言，谴责土耳其迫害、屠杀阿拉伯人，背叛伊斯兰教精神，宣布阿拉伯脱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自己成为“阿拉伯之王”。

收复麦加之后，阿拉伯军队攻占了许多城市，俘虏了很多土耳其人，起义部队也发展到七万之众。但是，由于阿拉伯军队缺乏给养、金钱和人力，起义指挥者也得不到任何情报，再加上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如同一帮乌合之众。以麦地那为基地的土耳其军队开始发动反击，阿拉伯起义面临夭折。

这种情况下，英国向汉志地区的阿拉伯人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劳伦斯就是顾问团的一名重要成员。从此，他以“阿拉伯的劳伦斯”之名，改变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进程。

历史性的会面

劳伦斯到达阿拉伯地区后，见到了哈希姆家族的核心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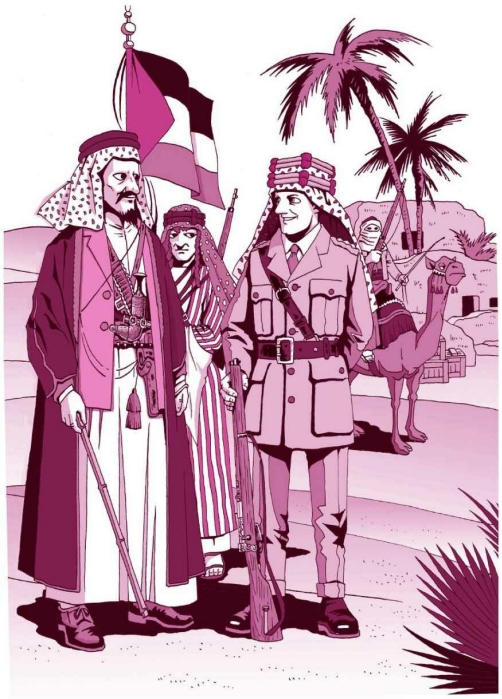
劳伦斯暗地里观察这几个人。侯赛因年老而野心勃勃，其长子阿里诚信公正但容易犹豫不决，次子阿卜杜拉聪敏过人但缺乏雄才大略，幼子赛义德缺乏热情，对阿拉伯起义过于冷漠。

劳伦斯愿意接近阿拉伯人，理解他们争取独立的动机，也很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更了解阿拉伯地区的现状。当时，阿拉伯还是个地理概念。劳伦斯知道，单凭西方世界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理想，并不能驱使那些来自各个游牧部落的骑手英勇奋战。阿拉伯人对部落的效忠，远远高过对虚幻的“民族独立”或“阿拉伯国家”的追求。阿拉伯起义需要很现实

的东西：一位具有超强能力和无穷魅力的领袖。在劳伦斯看来，侯赛因的四个儿子中，只有三子费萨尔具备这种素质。

第一次和费萨尔会面时，劳伦斯一眼就看出，这正是他来到阿拉伯要找的人。这两个人不知道，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阿拉伯的历史将从此改变。

费萨尔看上去很高，像根杆子似的，他的眼睑有些下垂，黑胡子和大白脸活像一副面具。两人互相打量了一下对方。费萨尔问道："你喜欢我的这个地方吗？"劳伦斯回答："很不错，不过距离大马士革远了些。"这句话在当时有讥讽的嫌疑，费萨尔的部队刚刚吃了败仗，随从们对劳伦斯的眼神变得严厉起来。但费萨尔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抬头笑着说："赞美真主，土耳其人离我们更近了。"这两人的对话特别像佛教的机锋，交谈者心领神会，旁人听了却十分好奇。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阿拉伯的历史将从此改变

就这样，劳伦斯成了费萨尔的挚友和军事顾问，还兼任中东英军总司令驻阿拉伯部队的联络官，负责对阿拉伯起义部队的军事援助工作。这时候，英国人每个月向阿拉伯部队提供六万英镑的现金和武器。

刚刚到达汉志的劳伦斯，身穿黄色卡其布军装，到达汉志后不久，就戴上了阿拉伯头巾。后来在费萨尔的建议下，劳伦斯又换上更适合沙漠气候的阿拉伯长袍，从外表看，像是一个地道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打游击

到1916年11月，英国人从埃及运来了4架飞机和22门大炮。

对此，劳伦斯并不满意，说这些炮大多是古董，型号竟多达14种。但是阿拉伯起义者很高兴，过去他们非常害怕土耳其的大炮，因为大炮是骑兵的天敌，所以一直要求英军提供大炮。而英国人害怕阿拉伯人拥有大炮，日后强大起来难以控制，对此要求一直置之不理，这次拗不过阿拉伯人的请求和劳伦斯敲边鼓，就送来了这些可以进军事博物馆的古董。但这些文物还是让牧民出身的阿拉伯战士个个眉飞色舞，士气大增。

另外，为了鼓舞起义部队的士气，英国人还从埃及运来大量钞票。不过，阿拉伯人只接受金币，第一次运来的英镑，竟然被阿拉伯人用来点火和擦屁股了。当然，英国人也给阿拉伯战士运来了大量来复枪及弹药。劳伦斯说，这些老爷枪是布尔战争用过的遗物，跟那22门古董炮倒是绝配。不管怎样，这些枪还是比马刀和长矛管用多了。

劳伦斯率领阿拉伯战士向土耳其人发动了进攻，在进攻中，劳伦斯看到了阿拉伯骑兵的弱点。他们在攻击战中很勇敢，但不擅长阵地战，

阿拉伯起义要坚持下去，必须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劳伦斯向费萨尔提议，阿拉伯部队不适合攻城战，暂时不要和麦地那地区强大的土耳其军队决战。而且，阿拉伯部队不适合在阵地上固守，即便攻下了一处阵地也要尽快放弃。阿拉伯军队的长处在于机动性、吃苦耐劳、熟悉地形、勇往直前，他们只有在分散作战中，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所以，阿拉伯人应该利用高度机动性，不断袭击敌人的纵深地带，绕开敌军主力，把战线扩大到最大范围，用主要兵力瞄准敌人侧翼的汉志铁路，发展一支小规模、高机动、装备精良的部队，在汉志铁路的各个地段分散出击。一句话，就是开展游击战。

费萨尔接受了劳伦斯的建议。英国人派来了一艘运兵船，把费萨尔的部队转移到汉志北方重镇瓦季。在英国海军炮舰的支持下，费萨尔的部队轻易占领了全城。经过这次战略大转移，刚刚成长起来的阿拉伯部队度过了危险期，在西阿拉伯地区再无对手。

一个人玩转战争

这时候，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发动了猛烈攻势，突破了土耳其人在库特的阵地，消灭了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土耳其军队，迅速向北推进。

1917年3月，英军攻占了巴格达。当阿拉伯军队攻陷瓦季之后，派驻土耳其帝国的德国军事顾问看出阿拉伯半岛驻军有被歼灭的危险，于是下令麦地那守军立刻放弃该地，把全部枪炮给养装上火车，沿汉志铁路向北撤退到巴勒斯坦境内，在那里建立兵站，准备抵御西线英军从埃及发动的进攻。

如果让麦地那和汉志地区的2.5万土耳其军队转移，在阿拉伯人看来，这是名誉上的重大损失；对英军来讲，如果放任土耳其军队战略转

移，即将展开的巴勒斯坦战役会遭受更大损失。劳伦斯建议立即破坏汉志铁路，使汉志地区的土耳其军队失去机动性，取消北撤的计划，龟缩在麦地那城中被动防御，直到一战结束。这大大减轻了日后英国人发动巴勒斯坦战役的压力。

阿拉伯起义的声势越来越大，汉志地区其他持观望态度的阿拉伯酋长也带领部下不断投奔费萨尔。费萨尔的实力越来越强，决定攻占土耳其帝国在红海沿岸控制的仅存港口亚喀巴。1917年5月，劳伦斯一马当先，带领一小队战士开始了挺进沙漠的漫长征程。

劳伦斯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600公里的沙漠旅程："我们走过了单调的、闪闪发光的平坦地带，盐碱和沙子结成硬壳，平滑如镜，把阳光反射在脸上。我们在灼热的日光直射下行军，地面的反光刺痛了我们的视网膜，使人感觉到一阵阵眩晕。经过热风、沙尘暴和流沙的折磨，我们的脸红肿发炎……"

劳伦斯这伙人每人携带45磅面粉，还带着两万英镑金币和一些炸药，作为送给沿途酋长们的礼物。途中，他们只以粗面包和死骆驼为食，偶尔可以打到一两只沙漠羚羊。劳伦斯还用炸药烹饪过稀有的阿拉伯鸵鸟蛋，权当美餐。

在旅途中，劳伦斯穿着一身阿拉伯长袍，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阿拉伯语，用"阿拉伯独立"或者"亚喀巴的金库"来劝说沿途的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统治。劳伦斯对症下药，遇到想闹独立的就鼓吹独立，遇到想要钱的就拿金库诱惑。

虽然劳伦斯的阿拉伯语是半吊子水平，但是他的演说收到了显著效果。他出发的时候只带了40多人，到了亚喀巴城下时，已有500多名战

士了。这时，土耳其人已成惊弓之鸟。劳伦斯率领的阿拉伯人没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亚喀巴沿途的多个据点。

7月5日，劳伦斯先派一个土耳其俘虏，打着白旗跟亚喀巴守军联系，要求土耳其守军投降。守将很礼貌地答复：如果两天内得不到援助，他们就投降。劳伦斯急中生智，给土耳其俘虏一英镑金币做贿赂，亲自带着他再次来到土军阵前，由那个战俘亲口向守军描述亚喀巴城外劳伦斯“不断增长的队伍”“不断运来的给养”；还有就是阿拉伯战士对不投降的土军是如何残酷（这倒是没夸张），劳伦斯又是如何越来越难以控制战士们的嗜血渴望。

土耳其俘虏的描述起了很大作用。当天下午，亚喀巴的700名守军向劳伦斯投降。这时候，劳伦斯已经在沙漠里度过整整4个月，骑着骆驼跋涉了2300公里。实际上，劳伦斯只有500人，已经弹尽粮绝。

攻占亚喀巴之后，劳伦斯返回埃及，向英军中东司令部汇报战况，争取更多的金钱和物资补给。

只有自己靠得住

劳伦斯攻占亚喀巴，化解了埃及西奈地区英军遭受的所有危险。

此前，英国人决定向埃及的西奈沙漠进攻。先是经过一番苦战得手，后来进攻加沙遭到惨败。英军攻击加沙失败后，司令官默里被撤职，接替他的是艾伦比将军。艾伦比接掌英军后，花费三个月时间准备秋季攻势，他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直到英军发动攻势前最后一刻，土军才恍然大悟。加沙地区的土耳其军队很快就被切成两段，艾伦比下令英军向耶路撒冷挺进，在土军来不及阻拦的情况下，突破重要关隘，

于12月9日占领了耶路撒冷。

英军虽然没有把土耳其军队一口吞掉，但是劳伦斯跟阿拉伯军队的侧击逐渐使土耳其军队陷入瘫痪。此时，土耳其军队给养不足，士气涣散，许多阿拉伯士兵开小差，加入了协约国部队。在英军发动巴勒斯坦战役期间，劳伦斯又组织部队搞袭击。阿拉伯的骆驼骑兵控制着沙漠，对土耳其人发动短促而猛烈的袭击后，就向沙漠地带逃去，搞得土耳其人一点儿脾气都没有。

在这些袭击中，劳伦斯和阿拉伯酋长们带领着英勇善战的阿拉伯战士，同他们一起冲锋陷阵。由于劳伦斯不属于任何阿拉伯部落，还成为阿拉伯人发生冲突时的仲裁官。可见阿拉伯人对他有多信任。

1918年3月，在鲁登道夫的指挥下，德国军队在欧洲西线向协约国发起了最后的进攻。艾伦比手下的军队被调往欧洲，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同时命令劳伦斯继续骚扰敌后。6月开始，劳伦斯率领阿拉伯部队向大马士革发动了进攻。

9月30日，劳伦斯随同阿拉伯部队攻入了历史上阿拉伯王国重要的首都——大马士革。此时，土耳其军队完全瓦解，节节败退，叙利亚全境都被阿拉伯人占领了。

到10月29日，土耳其宣布投降，土耳其人在阿拉伯地区40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阿拉伯的劳伦斯，建立了辉煌的功绩！

必须指出的是，劳伦斯反复向费萨尔灌输一个观念：阿拉伯人的国家，是要靠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而不是别人施舍来的。战后英法背信弃义，阿拉伯人要实现建国之梦，依然要靠自己努力。

02. 战火烧到非洲去

大英帝国的一场灾难

一战期间，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也有战斗。为啥要跑那地界去打仗呢？因为那儿有德国殖民地。哪儿有利益争夺，哪儿就会有战斗。

德属东非包括现今的卢旺达、布隆迪、坦噶尼喀以及莫桑比克北部等地区，总面积大约99.5万平方公里，几乎是今天德国面积的三倍。

1885年，德国在这个区域设立了殖民地政府。一战爆发后，英国、比利时、葡萄牙都派军队前来进攻，但是直到1918年德国投降时，协约国军队都无法占领全境。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一位出色的德军统帅、极品牛人福尔贝克。

福尔贝克出生于一个古老而著名的普鲁士军事世家，他的祖先在七年战争和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都有着上佳表现，他老爹还是普鲁士陆军上将。1899年，福尔贝克毕业于军事学院，成为炮兵军官，随后在总参谋部任职。1900年，他前往中国，参加了八国联军。1904年到1908年，德国镇压非洲土著人起义期间，他曾在德属西南非（今纳米比亚）任职，了解那里进行丛林战的困难和当地部队的作战能力。

1914年2月，已经是中校的福尔贝克被任命为德属东非的殖民部队司令官，下辖12个营，约4000人，大部分装备都很陈旧。这支部队包括几百名德国军官和预备军官以及少数欧洲志愿者，大多数是由非洲土著组成的“阿斯卡里”部队。

福尔贝克到任后，对这些土著士兵按照普鲁士的标准严格训练，与

德国士兵一视同仁。这种平等的精神，在战争中赢得了回报。他欣慰地看到，土著士兵在战斗中拥有和德国人一样的战斗力。而且，福尔贝克在指挥中，对于黑人和白人没有任何偏见。后来，福尔贝克在回忆录中怀着极大的骄傲写到，这些土著士兵的自信，随着每次对英军的作战胜利而不断增长。

一战爆发后，由于德国的殖民地离本土都很遥远，被强大的英国海军隔开，只有少量德国卫戍部队防御。英国人预计，孤立的德国殖民地将被轻而易举地夺过来，以最低代价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但德属东非战役，最后被证明是大英帝国的一场灾难。

一边倒的战役

福尔贝克并没有因为兵力弱小就采取消极态度，而是在1914年8月英德两国开战之后，主动攻击英国在肯尼亚的铁路，开始了自己的战争。

9月，福尔贝克又发动进攻，试图夺取蒙巴萨。尽管有“柯尼斯堡”号巡洋舰的火力支援，但没有成功。

11月3日，一支数量庞大的英军为了占领德属东非，在坦噶湾登陆，这支英军的数量是德军的八倍。就是从这一刻起，福尔贝克向世人展示了过人的军事天才。他将自己的部队后撤了一段距离，将敌军引入内陆的交叉火力网，并对其施以沉重打击，迫使英军返回坦噶湾，撤回到登陆船上，赶紧开溜。

在英军撤离海湾的时候，英军船只成了德军机枪和火炮的靶子，遭到重创，死伤4000多人。而德军仅仅损失了15名德国士兵和45名土著士

兵。此外，福尔贝克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弹药，这是一场完全一边倒的战役。英国政府为了掩盖这场羞辱，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随后的18个月里，英军采取守势。但是福尔贝克并不想让英国人平安度日，他对临近的英国殖民地肯尼亚和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发动突袭，摧毁了当地沿铁路及运输线建立的要塞，还摧毁了20列火车及一长段铁路。

当英国海军在拉斐济河迫使“柯尼斯堡”号自沉之后，福尔贝克将舰上人员编入了自己的部队。他还设法打捞起军舰上的大部分火炮，为它们制造由马匹拖曳的炮架，编入他的炮兵部队。

1916年3月，英军名将、游击战专家史末资，带领一支45000人的军队从南非出发，对福尔贝克发动大规模攻击。由于无法和占10:1这样绝对优势的英军正面交锋，福尔贝克率部缓慢向南撤退。当英军穿越复杂地形时，福尔贝克就转头向英国人发动诡计多端的袭击。史末资行动迟缓，完全被福尔贝克牵着鼻子走。加上气候恶劣、地形复杂以及热带病，福尔贝克的每次袭击都迫使英军停顿数周乃至数月，史末资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次进攻。

虽然史末资遭到了挫败，但他对福尔贝克的勇气和智慧表示了钦佩和尊敬。

把英军打得团团转

到了1917年，协约国军加大了对福尔贝克的攻击力度。英国人从肯尼亚和罗得西亚、比利时人从刚果、葡萄牙人从莫桑比克分别发动进攻。由于弹药、食物和衣服等给养严重不足，福尔贝克决定放弃伤员和

俘虏，以展开完全的游击战。土著士兵指导德国人如何在非洲土地上生存，如何制作衣服、药品，如何获得足够的食物。

10月15日到18日，福尔贝克率部猛烈阻击拥有4倍于己优势兵力的英军比维斯部，使英军伤亡1500人，而自己仅伤亡100人。

尽管如此，武器和弹药的匮乏仍然给福尔贝克的军队带来极大困难。到1917年12月，他几乎要被英军逐出德属东非。这时，福尔贝克了解到，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边界处的要塞群拥有充足的给养。于是，他发动了一系列令人万分惊讶的攻击，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这些要塞，成功夺取了4000人部队需要的所有军需品。

随后，福尔贝克转入反攻，率部于1918年7月1日挺进到沿海的克利马内地区，于9月末返回德属东非。接着，他侵入罗得里亚要塞群，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将要塞一一攻陷。11月13日，他夺取了卡萨马（今赞比亚）。

正当福尔贝克准备对英军指挥中心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时，他从一个英国战俘那里得知，停战协议已经在两天前生效。福尔贝克此时拥有至少还能维持两到三年的作战物资，手下还有3000名士兵，而且敌军难以对他发起有效攻击，但他还是遵守了停战协议。

11月23日，福尔贝克率领3000名弟兄正式向英军投降。此时的德属东非军，除了福尔贝克佩带的鲁格手枪，全军的武器都是从战争中夺来的“万国造”。

投降后，福尔贝克仍留在非洲，安排德军士兵和战俘的遣返工作。1919年1月，他返回德国。抵达德国后，福尔贝克才得知自己已晋升为少将，并成为民族英雄。

普鲁士战术和纪律的结合，加上土著士兵对当地的熟悉，使福尔贝克的部队成为军事史上最出色的游击队之一。虽然他有时冷淡，不易接近，但是他的部队对他绝对忠诚。多年之后，他访问非洲，数百名“阿斯卡里”老战士列队欢迎他。

在这场战争中，福尔贝克指挥的兵力从来没有超过12000人。但是，他成功地击败了130名将军指挥的累计30万人的协约国军，造成对方6万人伤亡。

不过，福尔贝克个人的胜利并不能挽救国家的失败。德国投降后，国际联盟于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将德属非洲殖民地分别交给比利时、葡萄牙、英国托管，结束了德国在东非34年的殖民统治。

03. 趁火打劫抢青岛

日本站队很精明

说起一战时的亚非战场，就不能不提日本。

欧洲列强全面宣战之后，一向精明的日本也开始站队，最终日本人把宝押在了协约国这边。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趁德国陷入欧战无力东顾之际，派海军封锁胶州湾，想抢夺德国占领的中国青岛。

日军任命神尾光臣[20]中将为司令，调动了以第18师团为主力的陆军5万人，配备数百门攻城重炮、山炮、野炮和数架飞机，从陆路进攻青岛。日本海军出动了第二舰队60余艘军舰，由舰队司令加藤正吉中将指挥，从海上攻击驻青岛德军。日本还派出了第一、第三舰队，前往南中

国海警戒，并攻占德国在太平洋岛屿的殖民地。

面对日军的进攻，德国总督瓦尔得克一面驱使数万中国劳工修筑临时炮台，挖掘壕沟工事，运送物资，积极备战；一面紧急召集在华预备役人员到青岛参战，并将在北京、天津、武汉、上海、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驻守的德军调往青岛。

到战争爆发时，青岛德军总兵力已达4.5万人。而协约国最急于歼灭的德国远东舰队的6艘巡洋舰，早在日军合围青岛前就悄然离港，突破日军封锁，摆脱掉日、英、法、俄等国数十艘军舰的围追堵截，分别进入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破袭战。留在青岛港内的仅有几艘小型驱逐舰和一艘老式奥地利巡洋舰。德军将各艘老式军舰的舰炮拆下安装在临时炮台上当作陆战火炮使用，并在前海航道布设水雷，以防止日本军舰进攻。

9月2日，日军主力在山东龙口强行登陆，侵占胶济铁路沿线城镇，向青岛进逼。9月18日，日军一部又在崂山仰口湾登陆，击退德军警戒部队后，与南下日军会合。几天后，一支2000人的英军也在崂山仰口湾登陆，加入进攻青岛的行列。

9月26日，日、英联军向青岛外围发动进攻，占领了德军外围阵地，随后向德军堡垒线发起全面攻击。其中，浮山攻坚战最为激烈。

日军在崂山仰口湾登陆，进攻青岛德军

占领德军警戒所

浮山位于青岛市区东面，是一座天然屏障。德军的侦察小队就在海拔330米的浮山顶上，日军先头部队的每次行动，都在德军侦察小队的严密监视中。日军指挥部对德军的这支侦察小队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占领浮山成为日军进攻的第一要务。

日军决定在9月28日前后攻占浮山，进攻军队在凌晨出发，首先攻击浮山东北侧的102高地。凌晨5点，天色见亮，德军集中火力射击日军主力，日军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5点20分，日军中队长腿部中弹倒地，但仍然在大声命令部队冲锋。他的喊声又引来了德军的无数枪弹，很快被打死（真是个二货）。

5点30分许，天色大亮。当日军小队攀爬到距德军阵地只有15米的

地方时，日军在近乎垂直的山崖上发起冲锋，德军士兵依然在猛烈阻击。许多日军士兵被击中后滚落山崖，不被打死也得摔死。日军伤亡陡增，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代价。日军感到正面强攻不行，应从侧面或背后迂回包抄。

5时40分，两名日军从山背坡爬上来，向德军战壕内投掷手榴弹，很快被德军击毙。日军还不死心，以大部队正面的猛攻吸引德军的注意力，同时派出众多士兵爬上高大突起的巨石，来到德军阵地的上面，从德军头顶上向下射击。

5时50分，日军派出敢死队带着日本军旗冒死爬上山崖，同时集中了几名优等射手封锁山崖方向的德军。日军利用巨石作掩护，慢慢地接近山顶。另一支日军小队为配合作战，也从高地的西北侧包抄过来。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上午10时，日军的大股部队集中于山脚下约700米处，不断向山上的德军射击。

德军遭到日军三面攻击，终于顶不住了，上午11时30分，在山顶上竖起了白旗，向日军投降了。

孤军奋战顶不住

浮山失守后，德军指挥部非常不满，没想到这个天然的德军警戒所，安排了一个步兵排都没守住。

9月28日，经过激烈的战斗，日军逐步占领了德军第一道防线。接着，日本炮火猛轰德军各炮台。德军毫不示弱，各炮台一齐开炮，炮战十分激烈。双方飞机也加入了战斗，除侦察和轰炸对方炮兵阵地外，还进行了空中格斗，这是亚洲战争史上的首次空战。由于德军防守严密，

加上连日大雨，日军的攻击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战斗进入胶着状态。

10月31日，是日本大正天皇[21]的生日，日本称为“天长节”。当日，日军向青岛德军发起总攻。在海军重炮联队的配合下，日本陆军向德军各堡垒群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烈冲锋。德军依托坚固的堡垒拼死抵抗，各炮台也向日军猛烈回击，战斗十分激烈。在11月1日一天，日军就向德军阵地倾泻了1600吨炮弹，德军还击的炮弹数量也与之相当。但青岛德军是孤军奋战，经过多日激战，弹药逐渐减少，炮台和堡垒的损坏也日渐严重，火力逐渐减弱。

11月7日凌晨，趁德军连日奋战、极度疲惫的机会，日军组织突击队偷袭德军中央堡垒。经过激烈肉搏战，中央堡垒陷落。德军连忙集中全部炮火轰击中央堡垒，组织军队反攻，企图夺回中央堡垒，但没有成功。日军趁势前后夹击，相继夺下了德军的各个堡垒和炮台。到了早上6点，德军最后一道防线全线崩溃。

7点时分，德军悬挂白旗投降。这场战役中，德军战死数百人，被俘4000余人，日军死亡1000余人。德军在投降前夕，将炮台上的火炮自行炸毁，把军舰自沉海中。

日德青岛争夺战以日本的胜利告终。在这场战役中，日本占领了梦寐以求的青岛，也在协约国中有了新的地位，在日后的巴黎和会上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而德国损失了在远东的全部陆海军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战场。

亚洲上空的第一场空战

在日德青岛争夺战期间，爆发了亚洲上空的第一场空战。不幸的

是，这个亚洲上空，就是中国上空，由日德两国的空军展开搏斗。

青岛争夺战之前，日本陆军准备参战的飞机一共16架，都是从法国买来的。当时，日本陆军的飞行员只有14人、空中侦察员12人；日本海军的飞机主要是水上飞机，一共12架，飞行员11人。

青岛战役打响后，日本陆军就组成了直属航空队，装备了四架飞机，这些小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侦察，也可以带两枚小型炸弹，还能安装机枪。还有一架双翼侦察机，一只高空气球。日本海军航空队也组织了四架水上飞机，七名飞行员，前来青岛参战。

当时，德国在青岛只有两架飞机，都是侦察机，飞机上没有安装机枪，可以带小型炸弹，执行一些侦察和轰炸任务。德国在青岛的航空兵一共只有两名飞行员、一名机械官、两名士兵。

1914年10月13日，日本航空队的阪本中尉和内藤中尉驾驶两架双翼飞机，自机场升空巡逻。当时，德军一架单翼无武装的侦察机，飞到了日军阵地上空进行侦察。日军发现这架德国侦察机后，立即起飞了两架双翼飞机拦截，同时命令阪本和内藤驾驶飞机去支援，务必迫降或击落德机。日军还从水上飞机母舰上起飞了一架双翼水上飞机，从南边夹击。这等于是五架日本飞机夹击一架德国单翼侦察机，占据了绝对优势。

日德飞机迅速接近，双方驾驶员都能看清楚对方了。当时，日本飞机分成上下两层包围圈，不断围着德机转圈，企图迫降德机。而德机在众多日机包围中，左冲右突，就是不肯投降。日本飞机一看没辙了，就用刘易斯机枪向德国飞机扫射。日本飞行员个个都是“神枪手”，子弹射向德机，居然无一命中。

处在包围圈中的德机，虽然是无武装双座侦察机，但是机体非常灵活，盘旋半径小。德国飞机一下把机头俯下，好像要从下面逃走，日机见状降低高度，准备追德国飞机，结果德机瞅准日机的空当，突然一抬头，跃升至3000米高空，躲入了云层。尽管巨大的气流吹得德国飞机左右摇晃，但是德机仍然挣扎着飞走了。

日本飞机的性能和飞行员的驾驶技术都比德国人差远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架德机逃走。这次空战，日军在兵力、武器都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迫降德国飞机，却没成功。

单机冲出包围圈

过了一个星期，10月21日，日本人又发现阵地上空飞来一架德机，两架日机立刻起飞迎战，还从海上起飞了一架水上飞机助战。当时，德国飞行员没有发现日机包抄过来，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三架日机一同向德机压过来，数次在德机周围盘旋，用机关枪向德机扫射了三次。

德国飞行员在强敌面前英勇无畏，顽强抵抗，使用俗称“盒子炮”的毛瑟手枪，向日机射击。激战中，日本的“神枪手”们用机枪打德国飞机，又是一弹没中。而德国飞行员用手枪打日机，却把一架日机的左机翼给打坏了。那会儿机翼是木头的，靠张线连在机身上，张线被打断，日机只好退出战斗。“三英战吕布”都战不过，何况还少了一“英”，日本飞行员只好狼狈逃走。

这次空战，地面上的中国老百姓也目睹了激战的场面，对单架德机不惧众多日机纠缠包围，机智摆脱，伸出了大拇指，啧啧称奇。小日本又现了一回眼。

这两次空战的德机飞行员都是布鲁肖中尉。青岛守军被迫投降的前一天，布鲁肖中尉带着德国的机密文件，驾驶飞机冲出日机的拦阻包围，只身飞往中国南京，准备去那儿的德国领事馆。但是途中因燃油耗尽，被迫在海州（今连云港）降落。

后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布鲁肖中尉平安到达南京，辗转回国，受到了威廉二世的亲切接见，并且荣获皇家勇士勋章。第二年，布鲁肖全家移居美国，得以善终。

去欧洲试水

一战期间，日本的手就已经伸得很长了。

陆军进攻中国青岛的同时，海军派出了数艘舰艇，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殖民地。日本海军还展开大规模巡航，组织了四支舰队前往各个海域，配合英国皇家海军，保护海运线并搜寻斯佩舰队。

1915年2月15日，驻扎在新加坡的1000多名印度士兵暴动，正在南中国海巡航的两艘日本巡洋舰派出陆战队，在新加坡登陆，协助英国当局镇压了这场暴动。当时的英国人不会想到，过了二十多年，日本陆战队就把新加坡占领了，这场镇压可以看作演习。

随着欧洲战火的扩大，协约国再三要求日本派陆军赴欧洲参战，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日本人还算明智，以日本那种装备水平的陆军，到了欧洲战场也就是给人当炮灰。

协约国还请求日本海军派舰队到地中海执行护航任务，也被拒绝了。后来，英法跟日本达成了秘密协定，答应在战争胜利后，日本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并且把德属南洋诸岛并入日本。日本见有好

处，这才同意派舰队赴欧参战。为什么巴黎和会上欧洲列强把中国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根源就在这里。

于是，日本组成了三支特混舰队，协助英国海军护航，打击德国潜艇和袭击舰。其中第二特混舰队被派往地中海，指挥官是佐藤海军少将，率领一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后来又增派了四艘驱逐舰。日本护航舰队1917年4月抵达马耳他岛，并以这个岛为基地，担任法国、意大利、埃及和巴尔干半岛之间海上动脉的护航任务。

日本护航舰队的主要对手是地中海沿岸同盟国港口的31艘德国潜艇、14艘奥地利潜艇和3艘土耳其潜艇。当时日本军舰还没有装备声呐，完全靠肉眼发现目标，但是这些军舰上搭载了新型的反潜武器——深水炸弹。战争虽然漫长而激烈，但日本人打得还算比较出色。到战争结束时，第二特混舰队一共执行了348次护航任务，护卫船只788艘，搭救人员7075名，跟同盟国潜艇交战了36次，最大的损失是1艘驱逐舰被鱼雷重创。

在这次远征中，78名日本海军官兵阵亡，其中73人至今仍然安葬在马耳他岛上的战争公墓里。一战结束后，为了表彰日本人的突出贡献，日本从德国得到了7艘潜艇作为战利品。获得这样珍贵的“礼物”，日本的潜艇技术突飞猛进，也算是一大收获。

此外，一战后期，日本海军还编成第一特混舰队，负责在南中国海、苏禄海、印度尼西亚海域和印度洋进行岛礁作战。第一特混舰队的部分兵力以开普敦为基地，协助英国海军好望角分舰队作战。

无论是否出于日本的本意，经过一战的海外作战行动，日本海军已经从沿岸海军向远洋海军转变了。

04. 把美国人给惹来了

击沉“卢西塔尼亚”号

萨拉热窝事件是一战的导火线，但是，斐迪南大公被刺身亡，对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在一个没听说过的地方被刺杀的事件，根本没什么重要意义。

一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星期，美国一再宣布不卷入这场战争，大多数美国民众非常支持政府的中立政策。美国报纸报道的欧洲战况，多数美国人是抱着事不关己、看热闹、扯闲篇的态度读来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美国人跟欧洲人之间毕竟有密切联系。当时，每9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出生在欧洲，也就是移民一代。美国人口中有600万来自中东欧，420万来自西北欧，150万来自南欧。另有1800万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他们的父母出生在国外，也就是移民二代。

因此，一战爆发之初，美国政府曾一度非常担心欧洲交战各国要求曾作为其国民的美国人效忠他们，从而引发美国动乱，所以美国政府更是申明严守中立。

1915年5月7日，英国“卢西塔尼亚”号豪华客轮从美国纽约出发，航行在大西洋上，目的地是英国的利物浦。这艘客轮上有1257名旅客，其中有159名美国人，有168名儿童。

当时，德国已经命令它的潜艇和水面舰艇在公海上攻击英国商船和客轮。当“卢西塔尼亚”号航行到爱尔兰附近水域时，接到了英国海军总部的警告，说德国潜艇正在爱尔兰海岸以南海域活动。过去一周内，已经有23艘商船在这片海域被击沉。现在，“卢西塔尼亚”号成了这片海域

上唯一的船只。船长很紧张，计划中护航的巡逻队也没来。

当“卢西塔尼亚”号在这片危险海域孤独航行的时候，它正被德国U-20号潜艇严密监视着。德国海军规定，为了防止英国客轮上携带食品和军火，德国潜艇可以攻击英国的客轮。事实上，“卢西塔尼亚”号客轮确实载有4200箱子弹和其他弹药。当然，德国潜艇击沉它的时候并不知情，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U-20号潜艇仍然发射了鱼雷。

于是，“卢西塔尼亚”号这艘和“泰坦尼克”号客轮一起被世人称为“永不沉没之船”的豪华客轮，仅仅18分钟便完全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之下。不同的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是因为撞到冰山，而“卢西塔尼亚”号是被德军击沉的。

“德国佬**”**成了骂人话

“卢西塔尼亚”号上的逃生场面非常混乱，48只救生艇中只有6只完好无损地被降下，其余救生艇由于索具放松时失去平衡，全部随客轮沉入海底。

因此，“卢西塔尼亚”号的伤亡令人震惊，1257名旅客中，1201人死亡；159名美国乘客中，有124人丧生。

在恐怖的逃生场景中，发生了一幕可歌可泣的壮举。当时，一个叫范德比尔特的37岁的大款，一面指示他的贴身男仆寻找能找到的所有孩子，一面亲自引导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船。他把自己的那只救生船给了一位妇女，然后，跟其他四个老爷们儿一起，手拉手，眼望着前方，不时地给其他人鼓气说：“死有什么可怕！”

在“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袭事件发生后不到23小时，美国总统威尔

逊就收到了美国驻英国大使佩奇的电报。佩奇在电报中直言不讳地陈述了英国对于“卢西塔尼亚”号客轮事件的感受，他报告说：“英国方面流露出来的官方感觉是，美国必须对同盟国宣战，否则将失去欧洲的尊重。”

但是，当时威尔逊总统对佩奇的电报很不感冒，甚至随手烧掉了。佩奇希望回国向总统详细禀报他本人以及英国政府的意见，威尔逊总统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这两位有40年交情的老哥们儿的友谊从此出现了裂痕。美国的驻外大使一般都是为总统选举立下赫赫战功的哥们儿，在总统当选后外放的“美差”，尤其是驻英大使，那得是总统的铁哥们儿才能担任。这次因为外交政策的互不认同，这对有40年交情的铁哥们儿掰了。

直到一年以后，佩奇才见到威尔逊总统。此时，德国人为纪念成功击沉“卢西塔尼亚”号做了一枚纪念章。佩奇给总统留下一封信，在信中，他指出当时特别想单独见到总统，并把这枚侮辱美国的纪念章也放在信里，但威尔逊总统仍不为所动。有意思的是，当1917年4月，威尔逊总统请求国会同意向德国宣战的时候，他向国会提供的证据恰恰是佩奇一年半前交给他的报告。

“卢西塔尼亚”号客轮事件对许多美国人的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民众开始关注德国人对无辜平民犯下的暴行，美国媒体开始把德国人描绘成凶恶、残暴、没人性的野蛮人，“德国佬”成了一句骂人话。

谁也不听美国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同情协约国，他们也有分歧。许多爱尔兰裔的美国人——这些人在美国还很有地位，当年就是因为不能忍受英

国对爱尔兰的长期压迫而移民美国，他们很乐意看到英国人倒霉。而很多德裔美国人则纷纷捐款，支援祖籍国的战争事业。

1916年3月24日，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苏塞克斯”号客轮，又有一些美国公民罹难。此时，美国人的愤怒达到了顶点，柏林和华盛顿之间的矛盾也升级到了顶点。在美国国会支持下，威尔逊总统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最后通牒。美国威胁说，德国如果不收敛挑衅行为，美国将断绝与它的外交关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德方承担。

当时德国在欧洲两线作战，非常吃力，不愿得罪美国这个世界头号的工业强国。5月4日，德国表示妥协说，他们承诺将严格遵守国际法准则，不再未经警告就击沉经过战区的商船和客轮，德国的这一保证史称“苏塞克斯承诺”。但是，德国军方认为无限制潜艇战比美国卷入这场战争更重要，没过多久就违反了诺言。

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威尔逊总统立即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到这时候，威尔逊已经认识到战争不会主动结束，他一直呼吁欧洲各国停战，做出了好几次努力，还亲自去过欧洲，结果谁也不听他的。这使他逐渐意识到，只有美国帮助某一方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才能有和平，美国才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发挥重要作用。

那到底帮助哪一方赢得胜利呢？这是用脚指头也能想明白的事儿。从血缘上讲，最早的美国人是英国移民的后代；另外，美国跟协约国的商业贸易很密切，到1917年1月，协约国欠美国的债务已达20亿美元，如果协约国战败，这笔钱就打水漂了。威尔逊总统确信，如果必须有一方失败，那么这个失败者必须是同盟国。

当威尔逊总统宣布跟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后，对德宣战只是一个时机问题。因为不断有协约国船只被德国击沉，这些被击沉的协约国船只上有很多美国公民，现在只需要一枚鱼雷就能使美国卷入战争。

正义比和平更加珍贵

此时，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英国情报部门截获了德国外交大臣齐默尔曼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的绝密电报。

这封电报敦促墨西哥当局，如果美国加入协约国，墨西哥应立即向美国宣战。在这份电报中，德国承诺向墨西哥提供大量财政援助，并在胜利后把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等所谓“墨西哥丧失的领土”归还给墨西哥。

这份电报真假难辨。当时，墨西哥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根本没有成建制的部队，向美国宣战无异于天方夜谭。威尔逊总统原本认为这份情报不过是个骗局，但是，“齐默尔曼电报”被美国各大报纸登载，激起了美国民众最强烈的反德情绪，使美国国会中反对参战的议员人数骤减。再加上3月16日，德国潜艇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击沉了三艘美国商船，所以美国人必须对德宣战了。

许多美国民众已经自发上街游行，举的标语上写着：杀死德国皇帝！打到柏林去！打倒德国佬！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义愤填膺地说：“毫无疑问，美国必须开战，穷凶极恶的德国人已经向我们宣战。”

1917年4月2日夜，华盛顿国会大厦灯火通明，情绪激动的威尔逊总统强烈要求国会授权他向同盟国宣战。许多议员西服的翻领上别着美国国旗徽章，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列席了听证会。曾是南北战争老兵的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怀特在聆听总统演讲时，甚至忍不住失声痛哭。

威尔逊总统在演讲中提出："有一个选择我们不能做，也没有能力做。我们不会选择屈服之路，不会使国家和人民最神圣的权力遭到忽视和践踏。"他提出"正义比和平更加珍贵"这个概念。威尔逊还说："世界必须给民主营造安全。"这句话充分表明了美国介入战争的正当性。

1917年4月6日凌晨，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对德宣战的决议案；众议院以373票赞成、50票反对，同意对德宣战。从此，美国加入了协约国集团。

拉法耶特，我们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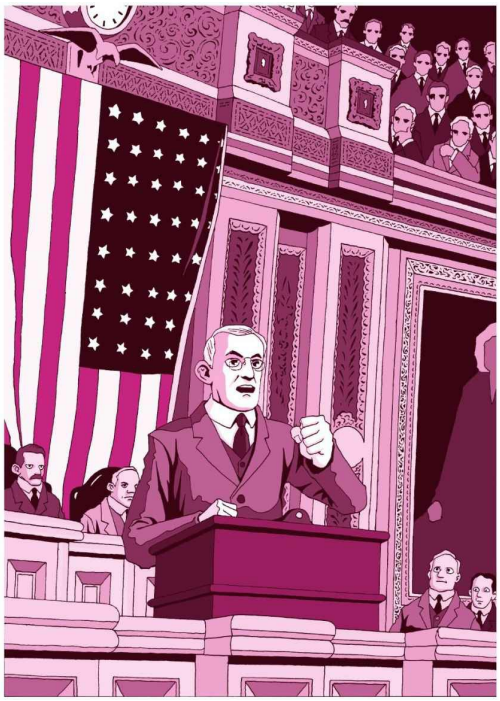
协约国集团得知美国参战的消息后欢欣鼓舞，无不举国振奋。

谁都知道美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如果它向同盟国宣战，协约国就会得到美国提供的大量物资和贷款；强大的美国海军将提供直接援助；一支人数多得难以想象的美国陆军将开赴法国参战。当时，协约国特别希望美国能够派遣数以十万计的军队到西线参战，实际上，美国根本就没做好应对如此大规模战争的准备。

1917年4月，美国对同盟国宣战的时候，陆军不足20万，在世界各国陆军中排名第17位，甚至还不如当时中国的陆军人数多。这支军队的规模比阿尔贝国王领导的比利时军队多不了多少。老兵们在领养老金退役之前基本都在睡觉和玩乐，部队装备的火器几乎都是过时的老式步枪。航空兵一共只有55架飞机，其中51架是面临淘汰的破旧飞机。当威尔逊总统向军方询问美国能够向法国派遣多少部队时，得到的回答是24000人，而且只能保证一天的弹药供应。

尽管没有做好战争准备，1917年6月28日，第一批美军参战部队仍然抵达了法国，对于在三年消耗战中拖得筋疲力尽的法国人来说，这些美国棒小伙子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无限希望。1917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巴黎为进入该市的美军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仪式中，一名叫斯坦顿的美军上校吐出了长期激励法国人和美国人的一句话："拉法耶特，我们来了！"拉法耶特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帮助过美国的法国将军。

第一批赴法参战的美军，被称为美国驻欧远征军的核心力量。潘兴将军被任命为美国驻欧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26岁时，以全年级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他在美国骑兵部队服役期间，参加了发生在美国西部地区的最后几场印第安战争。那个时代，美国军队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军官的晋升极其缓慢，已经三十五六岁的潘兴还是一名中尉军官，深感升迁无望，曾经考虑离开部队当一名律师。但是，他的好哥们儿、后来担任过美国副总统的道斯极力说服他再干上几年，潘兴才在部队中忍耐了下来，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辉煌时刻。



1917年4月2日，情绪激动的威尔逊总统强烈要求国会授权他向同盟国宣战

在威尔逊总统眼里，潘兴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没有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官应有的睿智，但是潘兴坚韧不拔，情绪稳定，极具耐心，可以凝聚军心、稳定士气。临危受命的潘兴果然没有辜负总统的重托，凭着对事业的执着和坚韧不拔的品质，白手起家，很快组织起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远征军。

更了不起的是，潘兴以其坚定的意志，顶住了来自其他协约国政府及将军的压力。

给美国人一个“惊喜”

英国和法国对于建立一支独立的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的美国远征军根本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美国军队填充他们日渐薄弱的防线，说白了就是

想用美国人当炮灰。

但是，潘兴断然拒绝了英法提出的无理要求，他对协约国将军对自己军队的巨大伤亡所表露出来的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深感震憾。在协约国将军眼里，伤亡只不过是一些数字。而潘兴作为一名久经战火考验、忠于职守的老兵，绝不能容忍自己的部队被这么一群根本不懂战略战术的二百五将军指挥，去打毫无意义的消耗战。

所以，潘兴保持了美国远征军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在他认为部队已经进行了全面训练之前，并不打算让军队参加任何作战行动。以至于协约国政府和军事指挥部门一再向美国施压，要求撤换这位不听招呼的将军，但是威尔逊总统十分固执地信任这位远征军司令。

潘兴将军从法军中借调了一些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兵，作为美国兵的教官。这些法军教官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日思夜想、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盼来的美军，竟然如此缺乏训练。一开始，他们非常失望，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对这帮美国兵接受新的训练科目和战术的速度，以及在训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感到由衷的满意。

直到1917年10月，潘兴才开始派遣美军到法军前线参战。经过再三比较，潘兴选择了图勒城周围的防线作为美军首次参战的战场。1914年以后，这里除了零星的炮击、放冷枪和偷袭之外，没有发生过任何真正的战斗。

但是，德军事先得到了情报，决定给美国人一点儿颜色看看。11月2日子夜时分，德国老兵为了向美国新兵表示“欢迎”，给美国人一个“惊喜”，发起了一次精心准备的突袭。德军小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剪断了美军阵地前的铁丝网，迅速插入美军阵地，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屠杀任务

后，扬长而去。这次行动中，德军杀死了3名美军士兵，抓了11名俘虏。马尔霍尔下士成为美军在一战中第一位被俘的士兵。

很明显，德军发起这次突袭的目的，就是要羞辱美军并动摇他们的士气，但是美军被激怒了。

一份良好的答卷

之后，德国最高当局决定，在潘兴彻底把美国远征军打造成一支独立作战的力量之前，在西线发动一场大规模闪电战，将协约国军队彻底打垮。

1918年5月27日，德军在法国的苏瓦松和兰斯之间的山区向法军发动进攻，成功突破了法军防线。不到八天时间，德军向前推进了近60公里，比协约国军队过去三年推进的距离之和还要多，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抓获了65000名俘虏。

自从1914年马恩河战役以来，协约国的形势从来没有这样严峻过。德军打到了马恩河畔，距巴黎不到60公里。巴黎充满了恐慌，法国又准备迁都了。

5月30日，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委托法军总司令贝当拜访潘兴，请他向法军危急的防线派遣美军支援。当时的50万驻欧美军中，只有四个师准备就绪，其中两个师已经被派往前线。潘兴考虑再三，同意把美国陆军第二师和第三师借给贝当将军。

美军第二师隶属法国第六集团军指挥，集团军司令对于把一段防线交给一支毫无作战经验的部队感到不安，问他们能不能够挡住作风顽强、训练有素的德国军队。美军第二师参谋长布朗上校愤怒地回

答："这些人是美国的正规部队，在过去的150年中，他们从来没有被打败过。"

美军抵达前线之后，发现法国军队正在不断后撤。当最后一支法军分队从美军第二师下辖的海军陆战旅防守的阵地旁撤退的时候，他们的指挥官走到一位美军陆战队连长面前说，他们已经接到了全部撤退的命令。美军陆战队上尉威廉姆斯咆哮如雷："撤退？该死的！我们刚到这儿。"

就在法军撤退后不久，在美军右侧的树林里，德军的机关枪开始疯狂地扫射起来，两股德军步兵呈扇形展开，向美军阵地发起攻击。美军第二师第六陆战团团长特林上校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如果说德军的前进在我看来很漂亮的话，那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更是如此……陆战队员们阻止了他们前进，他们被击退，且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后撤，但我们的火力丝毫没有减弱，将他们推向死亡。"尽管这只是一场小规模战斗，但美国海军陆战队顶住了德军的进攻。

6月6日，法国第六集团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当时美军第二师陆战旅受命控制贝洛树林。德军在这片树林里精心部署了200挺机关枪，将这片树林布置成了修罗的屠场。但是美军坚守阵地，打退了德军一系列反扑。其中，最后一次反扑是霍夫曼军士一人击退的。他发现12名带着机枪的德军士兵从灌木丛中爬向己方阵地，勇敢的霍夫曼大吼一声，冲下坡去，同德国兵展开白刃战，格杀了两名德国兵，其他德国兵发现不妙，转身逃之夭夭。霍夫曼受了重伤，但是被救活，并荣获了国会荣誉勋章，他是美国第二师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战斗结束后，人们在一名阵亡德军士兵的遗体上发现了一封没来得及寄出的写给父亲的家书。这名阵亡士兵描述了德国兵眼里的恐怖战

争，信中写道：“美国兵都是残酷狠毒的恶魔，但凡能够移动的东西，都在他们的杀戮之列。”这种战场上的残酷，使德国人把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称为“凶残的狗”，这个绰号沿用至今。

贝洛树林作为德国人和美国人首次较量的见证永载史册。美国大兵凤凰涅槃，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以前打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这次才有了像样的对手。在跟欧洲军事强国的首次较量中，美国兵交了一份良好的答卷。

像铁人一样战斗

7月15日，德军对协约国再次发动进攻，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打响。

美军最著名的作战行动发生在马恩河南岸地区，德军向美军第三师发起了凶猛异常的攻击，据守阵地的美国人顽强抵抗。在一个阵地上，美军第三师38步兵团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攻击，尽管形势危急，但是38团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击退了德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并且给德军造成了三倍于己的重大伤亡。

在战斗中，38团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有一名战士阵亡时，一手拿着步枪，一手拿着手枪，在他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12具德军士兵的尸体。第38团在马恩河畔坚如磐石般的英勇战斗，使它赢得“马恩磐石”的称号。

在跟美国第三师相邻的地方，美第28宾夕法尼亚国民警卫师面对德军的凶猛进攻寸土不让，有四个连被德军重重包围，弹药打光了，就与冲上来的德军展开肉搏战。这些英勇无畏的宾夕法尼亚人，赢得了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将军的高度评价：“他们就像铁人一样战斗。”

到了9月份，潘兴将军统率百万美国远征军独立作战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于是，他试图发动一场自始至终完全由美国人参加的进攻。

9月12日，美法联军投入50万兵力、各类火炮3000余门、坦克267辆、飞机1500架，对据守在圣米耶尔突出部的德军发动了猛烈进攻。由于进攻突然，许多德军据点被美军包围，加上德军有意撤出，抵抗十分微弱。一名美军军士长拿着一把没装子弹的手枪就俘虏了300多名德国兵。第二天，美军两翼部队对圣米耶尔形成钳形包围。此时德军主力已经撤离，美军很快肃清残敌，在战斗中俘敌15000人，缴获了大量装备。

这一天恰恰是潘兴将军58岁的生日，他说，这是他最快乐的一个生日。

史上最坚强的信鸽

在圣米耶尔地区肃清德军残敌之后，美军将参加协约国全线的进攻作战。美军新组建的第一集团军将在凡尔登以北的阿尔贡地区与德军作战。参加进攻作战开始阶段战斗的9个美军师中，只有2个师具有实战经验。每位美军士兵要背负200磅弹药、2罐腌牛肉、6盒压缩饼干和1升容量的水壶。

许多新兵的水壶里盛的是酒，而不是水。他们身边没有老兵提醒，在激烈的战斗中饮酒不仅使他们翻胃般地难受，而且会增加他们的干渴，所以后来那些本来应该忙于战斗的美国兵却忙于呕吐。

9月26日，在2700门火炮进行3小时的猛烈轰炸后，美军正式发起进攻。尽管美军占有8倍于敌军的数量优势，但是美军在推进1公里后，遭

到德军顽强抵抗而不能前进。9月底，美军只得暂停进攻。

激战当中，美军第77师308团1营被德军的火力阻隔，困在了幽深的山谷中，坚守四天后，部队减员严重。由于不能派步兵进入山谷救援身处绝境的1营，77师指挥官决定对包围该营的德军阵地实行猛烈轰炸。但是美军炮兵只知道1营的大概位置，他们的炮弹几乎全部落在了1营的阵地上。

1营营长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放飞了最后一只信鸽。这只信鸽的名字叫“亲爱的朋友”，信鸽本能地飞向77师阵地。在飞行途中，一颗子弹穿透了“亲爱的朋友”的头部，它的左眼破裂，眼珠子流了出来。后来，灼热的弹片击中它的胸部，致使它的胸骨折断，第三块弹片削掉了它的左腿下部。然而，这只史上最坚强的信鸽仍然奇迹般地坚持飞行，几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飞到了美军阵地。幸运的是，绑在信鸽左腿上部的信仍然完好无损。信中写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停止炮击。”

10月8日，这个营仅剩194名幸存者。在友邻部队的支援下，他们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离开了山谷。

陆军中士约克

同一天，在阿尔贡森林的另一个地方，一个名叫约克的美国陆军中士，在不到15分钟时间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战斗英雄。这一天，约克中士随一支16人的侦察分队，去侦察一个长满灌木丛的德军机枪火力点。侦察分队摸到德军阵地后面，在一片小空地上，神兵天将般地出现在德军营长和一群士兵面前。这帮德军以为这支侦察分队只是美军大部队的一部分，就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然而，另一个高地上的德军发现这只是一小股美军，就向他们开火，6名美军士兵中弹身亡，3名负伤，包括分队的指挥官。被俘的德国士兵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剩余的7名美军士兵躲避在树后。德军从两个方向射击，形成交叉火力网。美军侦察小分队立即还击，很快击毙了几名德军。身为中士的约克负责指挥小分队，他一面命令其他人员看守德军俘虏，一面独自爬着去进攻另外的德军机枪火力点。

约克从小生长在美国田纳西山脉，喜欢在山林中狩猎，成了一个百发百中的神射手。现在，精湛的射击表演开始了。约克不慌不忙地用步枪一个个地击毙第一个机枪火力点的德军。另一群德国兵端着刺刀从侧面向他冲来，他掏出科尔特手枪，有意先打死最后一名德军士兵，以便其他德国兵继续向前冲。就这样，他一枪一个，打死了向他冲来的全部德国兵。不到15分钟时间，约克用17发子弹击毙了17名德军，随后他和小分队押着德军俘虏返回美军阵地，一名被俘的德军少校还命令其他德军向约克小分队缴械投降。

最后，约克率领小分队带着3名伤员、132名德军俘虏，安全返回了阵地。约克获得了美国国会勋章，战争结束后，他的英雄事迹被拍成电影《陆军中士约克》。

实际上，约克不久前还是一名拒服兵役者。他信仰宗教，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邪恶的，而且说过，与人战斗实际上就是反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当他被强征入伍时，他进行了“多次祈祷并有了良心发现”，才到了军营。但是，战争改变了他。

10月10日，美军从阿尔贡地区赶走了最后一名德国兵。此时，协约国军已经突破了德军的主要防线。德国人认识到他们将输掉这场战争，德国的外交家们开始放下身段，寻求和平了。

第九讲　铸成大错悔已迟（德、奥、俄、土四大帝国的终结）

我们不是被打垮的，因为我们作为士兵更优秀，更有经验；我们无非是被许多倍的优势所压垮、所击退了。

——《西线无战事》

01. 沙皇俄国的末日

淫僧拉斯普京

一战结束时，那些让千百万人走进坟墓的君主，最终也把自己给玩废了。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四大帝国从此灰飞烟灭。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为什么呢？他们是自掘坟墓。

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非常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王朝走向崩溃的最后时光，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淫僧——拉斯普京。

拉斯普京于1869年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西岸的一户农家。他爹早年好赌，后携家移居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村庄。拉斯普京原来叫格里高利，年轻时就是个无赖，还做过偷马贼，被同村人称为“拉斯普京”。拉斯普京的意思是“淫逸放荡”，他是拿外号当名字。

拉斯普京后来混入东正教，俨然以“先知”和“神人”自居，出入大户人家，骗取钱财。他学会了高超的催眠术，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炯炯

有神，当死死盯着人看时会泛出道道蓝光，再加上巧舌如簧、低沉洪亮的嗓音，总令人感到恐惧，昏昏欲睡。

拉斯普京的这种催眠术对女性尤其见效。据说，他睡遍了俄罗斯宫廷所有的贵族少女，如果跟处女发生关系，拉斯普京就会收藏她的一缕头发。1977年，当地政府拆除拉斯普京住过的房子时，在花园里发现了许多装有女人头发的箱子。

拉斯普京30多岁时，担任神父一职，以散播预言和施展巫医医术为绝活。有一次，拉斯普京准确预言了俄罗斯某地3月的干旱，从而名声大噪。

1905年，拉斯普京又机缘巧合地来到了首都圣彼得堡。这一年，俄国爆发了革命，沙皇被迫决定召开国家杜马。当俄罗斯人民同盟（又称黑色百人团）去各地拉选票时，发现了拉斯普京。他们认为这人是个雄辩家，可以很好地为本党说话，于是便把他带到了首都。

在圣彼得堡，拉斯普京利用他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占卜和咒术，轻松地笼络了一批骄奢愚昧的贵族，在整个上流社会风靡一时。不久，拉斯普京又瞎猫碰上死耗子，治好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叔养的狗，使他的名声传入了宫内。

尼古拉二世的皇后亚历山德拉笃信神秘主义，喜好招待“神僧”“圣童”“先知”“预言家”“救世主”这类人物，并经常举行降灵仪式。令这对夫妇悲伤的是，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因患有血友病，面临生命危险。

每每阿列克谢犯病时，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就在此时，拉斯普京出现了。

把俄国搞得鸡飞狗跳

1907年，皇太子阿列克谢再次犯病。焦急万分的皇后说服了尼古拉二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召拉斯普京入宫，看他能否拯救爱子。

令人惊奇的是，对这位病情严重的皇太子，就连宫廷御医都无计可施。拉斯普京进来后，仅给皇太子喝了一小包药粉，又进行了一番祈祷，然后坐在皇太子身边给他讲了些故事。接着，奇迹发生了，通过几天静养，皇太子居然康复了！

就这样，整个沙皇俄国未来的命运似乎都掌控在了一个出身不明的巫师手中，原因就是他与皇太子的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要拉斯普京留在宫里，皇太子就健康活泼，当他不在的时候，太子就会日渐消瘦。1915年，拉斯普京与沙皇一度交恶，被赶出皇宫。结果皇太子突然流鼻血，当皇后求助于拉斯普京时，他故意迟了两天，没想到太子的病情迅速恶化。当拉斯普京一出现，太子就奇迹般地好了。

从此，拉斯普京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让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完全屈服了，凡事都要让他三分。

但对于俄国而言，灾难开始了。在取得沙皇夫妇的绝对信任后，拉斯普京的本来面目逐渐暴露出来。由于拉斯普京有了“沙皇神灯掌灯官”的宫廷头衔，可以自由进出内宫，于是他经常对沙皇夫妇施加影响，从而使自己成为俄国最炙手可热的人物，甚至公然干预朝政。

到1916年时，拉斯普京的权力已达到顶峰，尤其是一战爆发后的1915年，沙皇御驾亲征，离开了京城。国家的权力落到皇后手里，实际上掌握在了拉斯普京的手中。

这一时期，俄国的内政被拉斯普京搞得鸡飞狗跳。1914年至1916年短短两年时间，俄国大臣会议主席（首相）换了四个，内务大臣换了六个，陆军大臣换了四个，外交大臣换了三个，司法大臣换了四个。据说，拉斯普京任命官员毫无原则，全凭一时兴趣。他让年近八旬的哥罗梅金当大臣会议主席，仅仅是因为他爱吃哥罗梅金老婆做的土豆。另外，许多官员和贵族因为得罪了拉斯普京而被罢免。

惊人的预言能力

俄国国内本来就矛盾尖锐，又在战场上屡吃败仗，像拉斯普京这样的恶魔，无疑将使国家迅速走向崩溃。

正如一名贵族后来回忆的："拉斯普京是个两面派。在皇族面前，他露出谦卑的长老面孔，皇后看着他便不由自主地相信他就是上帝附体。但是在国民面前，他便现出了狰狞的一面、那个酒色秃驴污秽的一面。民众看到沙皇居然重用了这样的人，感到十分气愤，而皇宫上下对此不解，并觉得受到了伤害。他们为什么这么生气？难道一个圣人为不幸的皇太子祈祷有什么不对的吗？要知道，那孩子稍不注意就会没命的呀。沙皇和皇后被刺痛并激怒了，怎么会爆发如此强烈的民愤呢？这个人除了好事什么也没做啊。就这样，死神的传令兵来到了统治者和人民之间，而且由于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了解这人的二元性，所以双方也无法互相理解，于是沙皇和人民便同时把对方推到了深渊的边缘。"

诚如所言，当沙皇夫妇沉溺于对拉斯普京的信任中时，不但是平民，甚至那些对王朝忠心耿耿的贵族也愤怒了，这对沙俄帝国来说绝对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拉斯普京在社会上声名狼藉，但皇后就是不肯承认他邪恶的一

面。这个女人天真地说："圣人总是被人诽谤，人们恨他是因为我们爱他。"她无论如何都不相信那个她完全信任的人、那个治好了她儿子血友病的人是个骗子，也没料到他引起的公愤最终会随着革命的爆发达到顶点。

与此同时，不少官员认为民愤将继续扩大，于是纷纷请求皇后把拉斯普京赶走，却被皇后拒绝了。即便是在外面风传拉斯普京是她情人的时候，她也仍然拒绝赶走他。当皇后的姐姐伊丽莎白试图介入此事的时候，同样受到了皇后的冷遇。伊丽莎白临走的时候，伤感地说："看来我就不该来。"而皇后只是冷冷地回答："没错。"

拉斯普京之所以能够得到沙皇夫妇的绝对信任，除了他能治愈皇太子的血友病外，还因为他神秘的预言能力。而这些能力，皇后就曾亲眼见过。那还是拉斯普京刚进宫不久，虽然治好了皇太子的病，人们对他还不十分信服。有一天，拉斯普京突然紧张地对皇后说："皇后妈妈，千万别让孩子们进儿童室，我看见了。"几天以后，儿童室果然有一盏巨大的吊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摔得粉碎。事后皇后感激不已，但后来有人披露，这其实是拉斯普京的一个圈套，他事先已把儿童室内水晶吊灯的链子锯开了口子。

1912年10月的一天，患血友病的皇太子阿列克谢陪同父皇在波兰一个小镇打猎时突然发病，发高烧，且流血不止。御医感到无能为力，让沙皇夫妇做最坏的准备。据记载，当时皇室的确已经开始为皇太子准备后事了。就在这时，万里之外的拉斯普京来电说，上帝已看到了皇后的眼泪，皇太子一定能活下来。就当人们将信将疑时，奇迹果然发生了：皇太子的体温开始下降，流血慢慢止住了。

另外，拉斯普京还曾预言，皇太子在13岁生日之后，身体就会好

转，事实的确证明他是对的。

除掉这个祸害

在看到拉斯普京具有如此惊人的预言能力后，就连沙皇也开始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他。

特别是在一战的战场上，无论是作战方针，还是军事调动，拉斯普京几乎无不插足。沙皇每遇难题必先咨询“我们的朋友”拉斯普京，就连前线是否发动进攻，什么时候发动进攻，也要看拉斯普京的预言行事。但这些“预言”，在历史学家看来都是拉斯普京的胡言乱语。

在拉斯普京种种预言的摆布下，沙皇继续将俄国引向灾难，因为这位“国师”的一些预言完全是瞎指挥。有一次，拉斯普京宣称自己做了个梦，他得到了神的启示，俄军应在里加附近发动进攻。当沙皇真的下令发动进攻时，却被德军打得大败。还有一次战役中，本来沙皇的军队明显占了上风，拉斯普京却怂恿皇后向前线发了一封电报，要求皇帝宣布停战，原因只是他做了一个“不幸的梦”。对此，就连尼古拉二世也开始不满，说自己“就好像穿了一条无形的裤子一样”。

随着俄国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拉斯普京已预感到局势开始对自己不利。1916年12月的一天，在前线的尼古拉二世突然收到拉斯普京写来的一封信。这位巫师居然在信中说，自己将在1917年元月前被杀害，但是他又警告沙皇，如果自己是被民众所杀，皇帝尚可存活几年；如果是被贵族所杀，罗曼诺夫王朝将在他死后三个月之内崩溃，沙皇一家人将无法活过两年。看到这封信后，沙皇惊恐万分。这次，拉斯普京一语成谶，果然被人干掉了。

谋杀拉斯普京的主角是尤苏波夫亲王，他出身于俄国最富有的家族，老妈是鞑靼贵族的后裔，老爹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市市长。尤苏波夫于1914年娶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外甥女伊琳娜为妻，他的丈母娘是尼古拉二世的妹妹，他是地地道道的皇亲国戚。

参与谋杀的除了尤苏波夫，还有尼古拉二世的堂弟德米特里大公，还有虽然没有贵族身份，但有杜马和黑色百人团支持的普利什凯维奇。预谋杀死拉斯普京的三人都是君主主义者，他们是为维护罗曼诺夫王朝、捍卫沙皇统治，而决心除掉拉斯普京这个祸害的。

杀死淫僧不容易

1916年12月29日，尤苏波夫亲王、德米特里大公、普利什凯维奇加上尤苏波夫的密友苏霍金大尉和一名医生，在圣彼得堡的尤苏波夫宫设下圈套。

尤苏波夫以美貌的妻子伊琳娜为诱饵，将好色的拉斯普京诱骗出来，给他吃了八块掺有氰化钾的蛋糕，喝了一瓶掺有氰化钾的葡萄酒。这些毒药的剂量足以毒死几匹马或者一头大象，但拉斯普京居然毫无反应。于是尤苏波夫向拉斯普京开了一枪，打穿了他的胸部。

大家都认为拉斯普京肯定挂了，正要处理尸体时，拉斯普京突然苏醒过来，掐住尤苏波夫的喉咙，说："明天我就把你绞死！"随后挣脱众人，往门外的庭院里跑。普利什凯维奇追出屋外，向拉斯普京连开三枪，最后一枪打中了他的脑袋。

密谋者将他拖进屋内，拉斯普京再度苏醒过来。尤苏波夫只好用哑铃猛敲他的太阳穴，将他再度击昏。最后，拉斯普京被扔入河中的一个

冰窟窿里，尸体于次日被人发现。法医验尸结果表明，拉斯普京是溺水而死的，肺部全是积水。如果丢入河中的是一具尸体，肺中是不可能有这么多水的，拉斯普京在冰面下居然还活了八分钟。为了弄死他，真是费了一龙二虎九牛之力啊！

拉斯普京的尸体经过防腐处理后被运到皇村[22]，亚历山德拉皇后在那里为他修建了地下墓穴，并计划在墓穴上建一座修道院。二月革命后，这个淫僧的尸体被进驻皇村的士兵扒了出来，运到圣彼得堡游街示众，然后挫骨扬灰。

尤苏波夫亲王和德米特里大公因为暗杀拉斯普京被软禁，随后被发配到了外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两人因祸得福，不但躲过了俄国革命，而且赢得了布尔什维克的尊敬，没有像其他贵族一样被整肃。值得一提的是，拉斯普京曾预言说，杀死他的人将活不长久，但尤苏波夫一直活到了1967年。

找死，还是等死

有了拉斯普京这样的淫僧惑乱宫廷，统治俄罗斯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寿终正寝，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不过，从军事上来看，大战打到1917年的时候，俄国还是能坚持的。虽然勃鲁西洛夫攻势代价很高，但那是俄军在一战期间最光彩夺目的胜利，特别是为俄军将领树立了胜利的信心。丘吉尔认为，只要俄国能从1917年开始，保持战线完整无损，俄国就将成为战争的最后胜利者。冬天到来后，俄军有几个月的时间休整；奥匈帝国已被打得稀里哗啦，差不多变成浮云了；英法开始向俄国提供大量武器援助；德国由于两线作战，兵力不足，也不像从前那么可怕了。

因此，在霞飞将军提出1917年要在多个战场展开进攻的时候，俄军将领毫不犹豫地表示，要投入70个师的兵力进攻，这些部队将装备数以万计的大炮和机关枪。如果协约国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猛烈进攻，战争很可能在1917年就结束了。

尽管一战的形势对俄国有利，但俄国国内陷入了混乱。1916年底至1917年初这个冬天，俄国的雪下得非常深，温度特别低，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冰窖。有一千多列火车的蒸汽车头因水被冻结而炸裂了，俄国的铁路本来就是一场灾难，这时候更是变成了地狱。整体状况虽然基本上可控，但是食品和燃料难以运进大城市，运输速度慢得就跟水龙头里没水了往外滴的感觉一样。

圣彼得堡不仅是俄国的首都，也是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但是首都跟内陆的距离太远，所以这座大城市遇到的问题特别严重。由于缺少能源，很多工厂停工了，工人们没事做，无事就要生非，既冷又饿，既惊恐又愤怒。面包房虽然有面，但是没有燃料加热烤炉，烘烤不出面包来。妇女们排几个小时的队也领不到配额食品，只好去抢。驻扎在圣彼得堡的数万士兵，好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这些新兵对前途深感迷茫，一些煽动者向他们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呼吁进行革命，从而结束战争。特别是俄军此前的惨重伤亡，加重了士兵的阴影。俄国士兵曾经跟英国记者说，德国人有机枪、大炮、毒气，我们有胸膛和天灵盖，我们只能靠肉身往上顶。

绝大部分俄国人要求改革，沙皇政府如果接受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沙皇专制统治就要终结；但如果不改革，沙皇政府就会被暴力推翻。也就是说，改革可能是找死，但死得会好看一点儿；不改革是等死，死法就很难说了。不幸的是，沙皇政府选择了等死。

山雨欲来风满楼

英国的威尔逊将军在那段时间访问了俄国，他向国内报告说：“无论是军官、商人、妇女，每个人都想着弄死他们。”这个“他们”，指的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

俄国的民主社会党人克伦斯基，面对俄国杜马谈及废止沙皇时说：“如果其他办法行不通，就应该用恐怖主义的方法。”杜马成员一起欢呼，并答应为他提供庇护。报纸在报道他的讲话时做了删节，但他的言论很快就传遍了首都，大家为他高声喝彩。到了这个时候，俄国革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1917年2月23日，杜马主席在结束了跟沙皇的会晤之后说，他认为他们俩之间没有再进行沟通的必要，革命马上就要来了。尼古拉二世躲了起来，不做回应。民政机关判断一场起义即将爆发，已经开始给警察派发机关枪。

沙皇尼古拉二世这时候既疲倦又孤独，不愿听任何人的意见。他很可能意识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听天由命了。整个冬天，他都住在圣彼得堡附近的皇村。除了皇后之外，所有接近他的人都乞求他任命一个新内阁，但是他没有行动。

对沙皇有影响力的皇后，劝他采取残忍的手段。当他离开皇宫去军队总部的时候，皇后给他写信说：“你要坚强，俄国人民需要你坚强，每次遇到困难，你总表现出爱和宽容，现在你要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力量，这其实也是他们正在要求的。最近，许多人告诉我，俄国需要皮鞭。”但是，沙皇对皇后的诉求也无动于衷，接近他的人都说他变得疏远、超然，对现实漠不关心，总是耐心地听别人不断重复的诉求，神情

茫然地微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

拉斯普京死后，皇帝和皇后都信任大臣普罗托波夫。他是一个典型的笨蛋，之所以得到信任，是因为他会操办降神会，帮助皇后跟已故的拉斯普京取得联系。他把操办降神会看得比自己内阁大臣的职责、比向城市提供给养还重要。

1917年3月7日，尼古拉二世突然宣布第二天要去杜马，并且声明要任命一个新内阁。这一举动使有理智的政府官员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到了晚上，沙皇又宣布必须立刻去军队总部，不去杜马了，把早上说出的话收回了。

几个小时之内，沙皇离开了首都。离开的原因，据人分析有这么几种：第一，可能由于他媳妇的坚决要求。亚历山德拉皇后认为，如果尼古拉顺从杜马的意愿，那他就是一个软弱的笨蛋。第二，也可能他是为躲避皇后的不断骚扰。这时候，东线的战事处在休眠期，他去军队总部其实无事可做，也许就是喝喝小酒、跳跳舞，就干这个。

结果沙皇一走，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

皇帝进不了首都

其实，在沙皇走的前一天，街上的示威游行已变成了骚乱和抢劫。

哥萨克骑兵被派到街上恢复秩序，沙皇习惯派骑兵控制不守规矩的群众。这次派去的骑兵都是年轻的新兵，军训只完成了一半，他们的兄长即使没有战死，也是滞留在东线战场上。这些哥萨克士兵没有像往常那样拿鞭子抽打人群，而是加入妇女组成的人群中，向她们表示不会有危险。

到了星期五，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骚乱更加严重。一些在首都活动的极左组织领导人，在遭受了几年的残忍镇压后，此时胆子大了，呼吁进行大罢工。到星期六，抗议人群和哥萨克士兵都出动了。哥萨克士兵接到命令，向抗议人群开火，但是他们把枪口对准了警察。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具有震动性的历史时刻，哥萨克士兵对沙皇体制的忠诚结束了。

俄国内阁处在极端的惶恐之中，内阁成员们给沙皇发电报请求辞职，并且要求沙皇返回圣彼得堡，组织新政府。结果沙皇回了一封跟这事儿风马牛不相及的电报，搞笑到什么程度呢？沙皇说："在此与德国和奥地利开战的困难时期，我命令发生在首都的骚乱明天结束。"他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这时候，沙皇还认为自己一言九鼎，命令"骚乱结束"。到了"明天"，也就是星期日，沙皇给他新任的首相一份圣旨，要求解散杜马。首相把沙皇的圣旨交给了议员们，议员们立刻投票，表示不予理睬，议员们实际上成了革命者。

到了星期一，好几万士兵加入抗议活动当中，很多士兵开了小差，还有的士兵跟平民一起发动了骚乱。首都的武器库受到攻击，武器遭到了抢掠，数千支步枪流散到城市四处，流入革命者手中。秘密警察的法院和办公室被焚毁，监狱被攻破，犯人获得了自由，有的逃跑，有的加入了革命阵营。

3月13日，沙皇终于离开军队总部，乘火车返回圣彼得堡，路程长达800公里。他的速度很慢，原因是给开往前线的部队和军需品让路，这个举动本意善良，实则愚蠢。沙皇离首都越近，发现混乱越严重，前方报告说暴力事件频发，不能继续前进。

皇帝的专列在离首都还很远的地方被迫停了下来，停在一个乡下小镇。皇帝居然进不了自己的首都，与随行人员躲在一个小火车站里。

退位的闹剧

这时候，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包括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大公——给沙皇发来电报，要求他交出皇位。

沙皇对这一切安之若素，已经麻木了。点儿背不能怪社会，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他现在只关心老婆孩子的安危，而他们此时已经变成了囚犯。驻守在圣彼得堡皇村的四万禁卫军也起义了，沙皇的五个孩子这时都得了麻疹，这种病在1917年可不是一个小病。皇后亚历山德拉无法与沙皇取得联系，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但很快，她恢复了理智，把全部精力投入照顾女儿们和12岁的儿子身上，安排饭食，让两个仍然效忠的哥萨克士兵住在温暖的地下室。与革命前的疯狂不同，皇后此时展现出平和的力量，可惜为时已晚，她只能努力帮助家庭度过最后的时光。

到3月15日，俄国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杜马推出的政府，由36岁的司法部长克伦斯基担任领导；另一个是效忠布尔什维克，由士兵和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政府。这两个政府竟然在同一栋建筑中运作，尽管是竞争关系，但两个政府有一个共识——沙皇必须退位。

沙皇的内阁成员并没有与杜马作对，而是可怜兮兮地要求被逮捕，以确保生命安全。几个来自圣彼得堡的代表前去会见尼古拉二世。一开始，沙皇同意在退位诏书上签字，后来又反悔了。代表们要求他把皇位传给儿子，尼古拉二世坚决不同意。他知道儿子有血友病，可能活不了几年，到时候，陌生人就会来接掌皇位。

最后，沙皇决定把位子传给弟弟。这位御弟是罗曼诺夫家族公认的败家子，他曾与一个离过两次婚、育有一子的平民妇女结婚。御弟听说自己要继任沙皇，第一个反应是退位，他怕成为革命的牺牲品。接着，他又声称有意在未来恢复皇位，条件是必须有一个民选的议会。简直是闹笑话，哪有这种好事儿。

至此，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宣告结束了。

用专列送回列宁

罗曼诺夫王朝虽然结束了，但杜马的临时政府宣布将大战进行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前任沙皇尼古拉二世这时表现得极为大度，表示毫无保留地支持临时政府，他在给军队的告别书中说："无论是谁，如果他现在梦想和平，或者乞求获得和平，他就是祖国的叛徒。"

世界各国很快知道了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崩溃的消息，伦敦和巴黎都非常高兴，美国政府里那些渴望参战的人同样也非常高兴。英国、法国一开始就感到与独裁的帝俄建立同盟令人尴尬，因为英法希望把这场战争定义成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斗争，跟俄国同盟，使得解释这场战争的性质变得非常复杂。现在，俄国显然将要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比原先的沙俄更愿意参加大战，协约国内部变得更纯洁了。

俄国国内，有些人认为帝制的终结是场悲剧，但更多的人欢呼雀跃。事情发展得太快了，这是奇迹中的奇迹！一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欢乐和焦虑使我无法工作，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这是新俄国的黎明，真是令人快活！……警察被抓起来了，他们的武器被没收。上

帝，请让世界永远如此！”

但是，没有人想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用自己的专列，把流亡在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送回了俄国。列宁回国后，立刻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

布列斯特和约

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掌权之后，立即向协约国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在和平建议被协约国拒绝后，俄国便与德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

1917年12月3日，布列斯特谈判开始。德国提出了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30亿卢布的苛刻条件。

这么苛刻的条件，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内部严重的分歧。列宁主张接受德国的条件，尽快签订和约，斯大林等六名中央委员支持列宁；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委员则反对签订和约，主张继续进行世界大战；托洛茨基则主张停战，复员军队，但不与德国签约，即不战也不和。

1918年1月2日，苏俄政府召开中央和地方负责人会议。会议上，赞成布哈林主张的有32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的有16人，赞成列宁主张的人数最少，只有15人。

1月24日，苏俄政府召开中央会议，重新表决关于对德签约的问题，列宁的主张仍然没有获得通过。1月30日，布列斯特谈判恢复。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临行前与列宁约定：如果德国下了最后通牒，就让步签约。不出意料，德国果然

向苏俄下了最后通牒。托洛茨基向列宁电报询问对策，列宁立即复电：接受德国条件，立即签约。但是托洛茨基没有接受列宁的建议，而是发表了拒绝签约的声明，率团离开布列斯特。结果，德国开始对苏俄大举进攻。

2月18日，苏俄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会上，列宁的主张又以6:7的票数被否决。随后，中央委员会又连夜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转而支持列宁，会议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列宁的提案。苏俄政府连夜通知德国方面，同意签约。

但是，德国在接到通知后没有立即停止进攻，而是于2月23日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苏俄中央委员会又召开有15名委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中，列宁力排众议，但大多数委员仍然不赞成他的主张。

郁闷的列宁最后提出，如果这种空谈继续下去，他就要辞职，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布哈林对此表示无所谓。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的意见，但为了防止列宁辞职和党的分裂，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4票弃权。结果，列宁的主张以7票赞成、4票弃权、4票反对获得通过。

2月24日，苏俄政府重新派出谈判代表团与德国进行谈判。3月3日，《布列斯特和约》正式签订。按照和约，苏俄须割让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部分地区共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德国，赔款60亿马克。苏俄付出丧权辱国的巨大代价，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保住了自己的政权。

几个月后，德国在西线战败，于1918年11月11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苏俄政府立即于11月12日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02. 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想杀就杀，杀得疯狂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沦亡，许多人归咎于经济的崩溃。实际上，造成这种结局的是统治者本身。

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历任统治者，都是半疯或者半傻。为什么呢？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害怕王位被王朝内部的阴谋者篡夺，因而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习俗，他们建起了一栋没有窗户的建筑，称为“囚笼”。苏丹的后裔从少年起就被禁闭在其中，直到死去或者被杀死。他们中只能有一个人活着出来，这个人在没有学过任何知识的情况下，便被推上苏丹的王座。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几个世纪以来，一些极度无知和无能的人统治着庞大的土耳其帝国。他们中许多人曾被禁闭数十年，然而，一旦被释放，他们在死之前就能自由自在地做任何想做的事儿，无论多邪恶都能做。当然，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杀人，新君主的兄弟们会被杀得一个不剩，包括成年人、少年和婴儿。他们杀人可以用任何借口，或者根本不需要借口，想杀就杀，杀得疯狂。

从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到一战爆发的三个半世纪里，只有一位苏丹展示出了奥斯曼帝国君主应有的力量，这就是17世纪在位的穆拉德四世。穆拉德四世在10岁的时候成为苏丹，由于年龄太小才没被放进“囚笼”。他曾带兵攻入波斯，镇压了那里的起义。但是他比其他苏丹更加残酷，更像神经病，仅仅一年内，他就处决了25万臣民，很多人还是被他亲手杀死的，他宣布自己有权每天杀死10个无辜的人。他有时站在宫殿的墙上，随意射杀过路人。晚上，他微服私访伊斯坦布尔的

客栈，一旦发现有谁抽烟，当场处决。甭管他走到哪里，刽子手总是跟着，腰带上布满钉子和手钻，提着能打断手脚的木棍，揣着装有能使人眼睛失明的粉末的小罐。

这样的人统治奥斯曼帝国，能把这个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结束奴役之路

这种惨无人道的统治持续了数百年，直到一战前夕，奥斯曼帝国才告别纯粹的君主专制。

1908年，奥斯曼帝国内部发生了一场革命。青年土耳其党军官建立了新政府，复行1876年宪法，恢复议会，扶植穆罕默德五世成为新苏丹，建立了君主立宪制。

一战初期，奥斯曼帝国也取得过几场胜利，如加里波利之战，但更多的是遭到挫败，如在高加索战役中败于俄国。同时，战争爆发后，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变得更加严重。不幸的是，土耳其政府不但未能调和各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反而制造民族分裂，酿成惨祸。

1915年，土耳其内政部长塔拉特对帝国内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的忠诚表示怀疑，指责亚美尼亚人勾结入侵的俄国军队，下令逮捕亚美尼亚人的领袖，大规模驱逐和屠杀亚美尼亚人，强行将数千人带到叙利亚沙漠的营地。事件演变成了种族灭绝，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估计有150万亚美尼亚人因饥饿、缺水、暴晒、盗贼掠夺而死亡，被称为亚美尼亚大屠杀。

奥斯曼帝国很快吃到了民族分裂的苦头。1916年的阿拉伯起义，使

帝国在中东战场的形势逆转，土耳其军队伤亡惨重。1917年俄国革命后，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外高加索的大片领土。到1918年，土耳其军队在英军和阿拉伯军队的攻击下，节节败退，丧失了全部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这时，土耳其军队失去了战斗力，士兵自动放弃阵地，拒绝作战。形势的急转直下和国内民众高涨的反战情绪，使土耳其政府无力再战。

1918年10月30日，在一艘英国巡洋舰上，土耳其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退出战争。此后，协约国便开始侵占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希腊自西面登陆向内陆挺进，法国和亚美尼亚分别自南、东两面进入小亚细亚。1920年8月10日，协约国与土耳其签订了《色佛尔条约》。条约使土耳其的领土急剧缩减，昔日地跨三大洲的大帝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这时，土耳其的一战英雄凯末尔站了出来，大呼："不独立，毋宁死！"着手把全国各地的爱国组织统一起来，成立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独立战争。凯末尔对内废除苏丹制，对外与入侵土耳其的希腊、法国、亚美尼亚军队作战。

1922年，土耳其独立战争获得胜利，协约国同意废除《色佛尔条约》，并于瑞士洛桑重开谈判。1923年7月24日，土耳其政府与协约国签订《洛桑和约》，收回伊斯坦布尔周围大片土地，稳固了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领土。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1924年3月3日，土耳其的哈里发制被废除，昔日的统治者奥斯曼皇室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03. 永别了，奥匈帝国

断断续续的谈判

自从1916年冬天，茜茜公主的老公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死后，奥匈帝国的政治形势就大为恶化。

奥匈帝国之前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已经在两年前死于萨拉热窝，因此由弗兰茨的侄孙卡尔继位。卡尔皇帝是一位无能的好人，即位以来就一直想要和平。皇帝和他的外交大臣都感觉到奥匈帝国撑不下去了，于是就跟协约国秘密接触，想提前媾和，结束战争。

卡尔皇帝有一位亲戚，是法国波旁王室的后裔，在比利时担任炮兵军官。卡尔就和这位亲戚联系，让他给法国总统带信。在信中，卡尔表示支持法国对德国的一切要求，也就是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法国总统回信说，需要更多的德国领土。并且还威胁奥匈说，100万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即将来到欧洲作战，但是法国愿意网开一面，与奥匈帝国单独议和；奥匈帝国可以获得德国的巴伐利亚和西里西亚，但是必须把南提罗尔和达尔马提亚交给意大利，因为意大利也是协约国一个战壕里的兄弟。

对德国的土地，卡尔皇帝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你们爱怎么分就怎么分，但是他不愿意割让奥匈帝国的领土，同时他认为跟协约国单独媾和有点儿对老大德国太不够意思。这个谈判就断断续续，没有实质性进展。

1917年德奥联军发起的卡普里托会战，算是奥匈帝国陆军的最后一次光荣胜利。之后，卡尔皇帝再度提出了谈判的问题，法奥两国的代表

在瑞士秘密接触。法国人非常精明，对于奥匈极尽利诱之能事，只要奥匈退出战争，并把某些不重要的领土割给意大利，那么巴伐利亚王国以及第一次瓜分之前的整个波兰，都将并入奥匈帝国，西里西亚也将再度属于奥匈，甚至罗马尼亚都有可能。这样的话，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大帝国，领土将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法国代表非常幽默地向巴黎当局报告说："用波兰诱惑他们，用巴伐利亚吸引他们，用西里西亚骇倒他们。"

卡尔皇帝并不傻，看明白了协约国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诱使他对德国开战，因为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在德国手里，要想得到就得对德开战，跟德国他是不敢打的。所以他问，包括德奥两国在内的和平条件是什么？巴黎回答说："德国应该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还有萨尔地区，以及之前波兰的领土，希望卡尔把这些条件转告柏林。"

卡尔知道，如果把这些条件转告德国，一定会惹得威廉二世勃然大怒，还会暴露自己秘密谈判的动机，于是这次谈判又黄了。

我们只好自杀

到这个时候，奥匈帝国内部虽然情况恶劣，但是只要还有使战争获得有利结果的可能，国内的斯拉夫民族仍然不愿意脱离这个帝国。

早在1915年，一些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的领袖就拒绝了协约国对他们的诱惑，他们所希望的只是在奥匈帝国之内获得民族自治。奥匈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人宁愿接受维也纳贵族的统治，也不愿意接受"贝尔格莱德文盲"塞尔维亚人的统治。

而且，到1917年年底为止，美国总统威尔逊还说，他无意削弱奥匈

帝国。但是，当德国的威望和实力在西线日渐衰弱的时候，所有的乘客都急于逃离哈布斯堡王朝这艘即将沉没的破船。

到1918年秋天，卡尔皇帝决定对国内少数民族做出一切让步。如果他能在一年前采取这种政策，也许还能保住皇位。但是他的一切改革都必须获得匈牙利人的同意，因为奥匈是一个二元帝国，奥皇决定给其人民以自治，匈牙利首相提醒他，奥皇在宣言上必须声明所有这些自由都不适用于匈牙利，否则他会切断对奥地利的粮食供应。奥皇的宣言实际上就是奥匈帝国的讣告，奥匈最后一位外交大臣说："因为要预防任人杀害我们，结果我们只好自杀。"

当奥匈帝国的首相要求各民族领袖来开会，共同商讨如何实施自治的时候，没有一个民族领袖前来，大家都不要奥匈帝国了，根本就不买他的账。当奥匈帝国呼吁各交战国在海牙举行一次和平会议的时候，威尔逊总统拖延了两个星期才答复，并且指出，哈布斯堡王朝谋求建立一个联邦的观念不行了。威尔逊的这种言论，替奥匈帝国内的一切民族吹响了解放的号角，奥匈帝国开始分裂。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奥匈帝国几乎耗干了自己的财富。在前线战斗的部队每个星期还能吃到200克肉，所以很多人从后方跑到前线，目的就是为了吃肉。得了疟疾的人，如果唯一的衬衫已经洗过、正在晒干，就只好光着身子在寒风中颤抖。奥匈帝国到了最后阶段，只有最前线的人才有制服，其他人就逮着什么穿什么了。

在这种形势下，奥匈帝国还企图发动新的攻势来扭转战场上的颓势。前总参谋长康拉德元帅主张向意大利再次发动进攻。1918年6月15日凌晨，后来被称为派夫河会战的攻势开始了。当奥地利军队开始进攻的时候，很多士兵逃往敌军战线，并顺便向敌人提供情报。攻击几乎立

刻就受到意大利军队的阻击，到第四天就完全停止了。到第五天，一向脆弱的意大利军队居然开始反攻。两个伪列强在南线打得热火朝天，一直被奥地利人欺负的意大利总算逮着机会了，玩命地打。打到7月6日，奥军的攻势完全失败，白白损失了15万人。

有人认为，这场战役也能算得上是有世界意义的会战之一，因为这不仅是1918年协约国军的第一次大胜，而且也是意大利军队的首胜，非常值得纪念。

维也纳曲终人散

德国派驻奥地利统帅部的联络官克拉蒙将军说："6月会战对奥国国内情况以及全盘局势都产生了严重后果。不仅是失败本身，而且还有奥军所受到的惨重损失，在匈牙利国会中已经引起一片谴责声。他们要求撤回匈牙利的军队，不让他们再受那些毫无良心的奥军将领的指挥。而奥国人民也公开指责奥皇夫妇通敌卖国。"这一切替奥匈帝国敲响了丧钟。

奥军战败之后，意大利人看出战争可能快结束了，于是急于继续反攻，制造胜利，以便多捞好处。意军集中全部兵力孤注一掷，共出动了9个集团军、57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7700门火炮，还有英国、法国、美国、捷克的联军部队在内，阵容可谓空前庞大。奥地利军队虽然有52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6000门火炮，但早已士气低落，成了乌合之众，150万人当中只有35万是战斗部队。

意大利军队于1918年10月24日发起攻击，当然了，是由精锐的英国军队替他们打头阵。这次会战由于众寡悬殊，胜负早已注定。虽然奥地利军队仍然在拼死抵抗，但是其他民族的部队不愿意再跟日耳曼人同生

共死，奥国的瓦解就在眼前。于是军人逃亡，战线崩溃，意军如入无人之境，会战自动结束。

当奥匈总参谋长向政府报告这些情况时，财政部长拿出他的表来，看了一眼，然后说："现在已经12点半了，咱们赶紧去吃饭，饭后就必须立即求和。"

10月29日，韦布将军率领的奥匈代表团越过前线，跟意大利人去谈判休战条件。意方首席代表是巴多里奥，也就是二战时墨索里尼之后的意大利政府首脑。由于卡尔皇帝在休战条件上出现反复，巴多里奥怀疑奥匈帝国是在玩弄诡计，就拍着桌子咆哮："谈判已经破裂，战争继续进行！"这种蛮横态度让奥地利人很害怕，只好同意了停战条件。

11月3日下午5点，奥匈代表团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巴多里奥为了表示他的"大方"，宣布休战在22小时之后生效，同时命令快速部队去拦截正在撤退中的奥军。意军不顾奥地利人的抗议，把凡是被他们追上的人员都变成了战俘，这样又抓了42.7万名"战俘"，赢得了意大利有史以来第一次"伟大"的胜利！

而在奥匈内部，这时早已混乱不堪，布达佩斯、布拉格等地纷纷成立了独立政府。奥皇卡尔束手无策，他用颤抖的声音打电话禁止使用武力对付臣民，实际上，他也没有武力可用了。

1918年11月10日黄昏，维也纳皇宫乐队最后一次演奏帝国国歌。此时夕阳西下，秋风萧瑟，面容憔悴的奥匈帝国末代皇帝卡尔立正静听。一曲终了，统治奥地利长达600多年的哈布斯堡王朝宣告结束。

两天后，奥皇卡尔宣布退位，奥地利变成了一个共和国。

04. 再见，德意志帝国

体面停战是幻想

1918年，协约国军队在西线发起总攻的同时，也在巴尔干战场开始反攻。

同盟国的重要成员保加利亚于9月29日宣布投降，与协约国军队签订停战协定，退出了战争。保加利亚、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相继投降，使得同盟国集团土崩瓦解，德国陷入了四面楚歌、空前孤立的困境。

此时，德军在战场上也极为不利。从1918年8月8日到9月8日，短短一个月内，德军就损失了15万人、大炮2000多门、机枪13000多挺。军事上的失败，使德国政府和军方陷入穷途末路的境地。9月底，德国元帅兴登堡在枢密院会议上声明："德军已经不能继续抵抗了"，要求结束战争。10月3日，他又在一封信中要求停止战斗。

德皇威廉二世不甘心失去手中的权力，宣布改组内阁，由马克斯亲王担任德意志第二帝国第八任首相，并且把一份停战建议交给美国总统威尔逊，愿意以威尔逊提出的"14点纲领"为基础，开始和谈，并签订停战协定。同时，德国也向英法两国发出了停战照会。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协约国内部在对德国战与和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有人主张直逼莱茵河，彻底肢解德国。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

威尔逊总统认为：只要德国人真正投降，就结束战争。10月8日，

威尔逊正式答复马克斯亲王，表示美国准备考虑和谈，但只有在同盟国撤出比利时和法国，并且保证不再采取敌对行动后才能这么做。威尔逊还说，美国只和一个负责的、合法的文官政府谈判，而不和德国的军事首脑们谈判。

10月12日，马克斯亲王向威尔逊保证：他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接受“14点纲领”，并提议成立一个混合委员会监督撤出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作。两天后，威尔逊拒绝了成立混合委员会的建议，并明确表明：他同意的停战，只能是保证美国和协约国军队目前绝对优势地位的停战。

威尔逊的这个照会在德国政界引起了一场大地震，打破了德国军方体面停战的幻想。德国军队的两位最高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致电马克斯亲王，要求实现体面的和平，否则，就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子弹。但是，当时德国军民的士气已经低落得无法恢复，最后文官政府占了上风。

10月20日，马克斯亲王通知威尔逊：德国接受他的条件。

条件有点儿太苛刻

1918年10月1日，德国西线统帅鲁登道夫跟高级军官们说，最高统帅部和德国军队已经完了，战争无法取胜，彻底的失败即将到来。连鲁登道夫这个一贯的主战派都说德国已经完了，可见情况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但是德军最高统帅部仍企图铤而走险，命令海军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这时，公海舰队的司令官是曾指挥过日德兰大海战的舍尔上将，他给舰队的口号是：要么辉煌地胜利，要么光荣地沉没！仗打到这个地

步，毫无疑问，这次出征肯定是光荣地沉没，不可能辉煌地胜利。于是，德国海军的水兵拒绝这种自杀行为。11月3日，基尔港的水兵起义，起义遍及了整个舰队。革命之火由北向南遍及全国。

11月6日，德国的战时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和谈问题。会议决定派遣外交大臣埃尔茨贝格尔率领代表团前往法国，与协约国谈判。如果协约国不同意，则打着白旗请求投降。

11月7日，天色已晚，德国谈判代表团的汽车插着白旗越过前沿阵地，于次日清晨，到达巴黎东北部贡比涅森林里的雷东德车站，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元帅的列车停到那里。

德国代表团一到，姿态高傲的福煦未与他们握手就问："先生们，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埃尔茨贝格尔回答："我们想听听您的停战建议。"福煦耸耸肩，摊开双手说："喔，我们没有提过任何停战建议，我们很愿意继续打下去。"德国代表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说："可是我们需要您提的条件，我们无法继续打下去了。"福煦说："呵，这么说，你们是来求和的？这可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于是，福煦代表联军提出了停战条件，实际上是一份迫使德国投降的条件，要求德国代表72小时内给予答复。

停战条件规定：第一，德军在签订停战协定后15天内退出一切占领区；第二，德军交出5000门大炮、25000挺机枪、1700架飞机、5000辆铁路机车、5000辆卡车；第三，所有协约国战俘立即遣返，而德军战俘则在和约签订后开始归还；第四，交出一切德国潜艇；第五，交出德国海军的16艘主力舰、8艘巡洋舰、50艘驱逐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条件。

总而言之，协约国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

首相罢免皇帝

一名德军骑兵立即出发，越过战线，向国内汇报情况。

当他到达德军统帅部的时候，德军统帅部已经对任何条件都不再有还价的资格了。因为后方已经发生了大革命，前方只有五天的补给，德国南面的门户已经洞开，兴登堡元帅已经彻底失宠。当时，德军副总参谋长格仑勒将军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签订停战协定，要么就眼睁睁地看着部队由于缺乏粮食、弹药而分别向协约国军投降。当一个军的补给官向第一集团军军部要求补充炮弹时，后者说扔石头吧，我们已经没有炮弹了。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准备接受投降。

11月9日上午，兴登堡跟格仑勒一同去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兴登堡首先开口说，他实在说不出他所应该说的话，所以他必须辞职。威廉二世立即打断了他，命令格仑勒报告。在过去24小时内，格仑勒将军已经放弃了一切平息国内动乱的可能。革命分子切断了前线军队的补给线，部队天天都盼着休战，休战之后部队会保持良好的秩序返回德国。但是，格仑勒断言他们不会再拥护皇帝了。

听了这些话，威廉二世非常不痛快。这时候威廉皇太子来了，这位太子爷一跳下车就高喊说："那批水兵还没枪决吗？"可见他对形势简直无知到了极点。皇太子的参谋长夏伦堡伯爵质问格仑勒将军，军人必须遵守他们对军旗的宣誓。格仑勒摇了摇头，回答："宣誓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当时陆军统帅部把50位团长招来，询问他们的部下是否会追随德皇

去讨伐革命者。只有一个人说是，少数人不回答，大多数人都认为部下不会服从命令。很明显，陆军不会拥护德皇进行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首相马克斯亲王主动宣布，威廉二世已经同时放弃其作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地位，并且通知在前线统帅部的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得知首相宣布他退位的消息后，勃然大怒，高喊着说："可耻！可耻！岂有此理！一位巴登的亲王竟然推翻普鲁士的国王！"他不承认现实，一份电报又一份电报打到柏林，表示强烈的抗议。但是，这些电报已经不是当年呼风唤雨、地动山摇的圣旨了。

兴登堡元帅向德皇报告说，情况变得更坏，部队已经不再支持陛下，也不再有任何效忠的部队。他害怕德皇会被叛军劫持送往柏林，然后再移交给敌人，他建议威廉二世立刻前往荷兰避难。

一场游戏一场梦

看到大势已去，第二天，也就是11月10日，威廉二世在黑暗中乘坐专车驶往荷兰。有500年辉煌历史的霍亨索伦王朝，步沙俄罗曼诺夫王朝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后尘，烟消云散了。

在旅途中，威廉二世没有开口说一句话。越过国境之后，他改乘私人汽车，去一位荷兰伯爵的别墅中寻求庇护。一直等到汽车越过吊桥驶入别墅后，威廉二世才开口说话，他向出来欢迎的主人说："现在我必须喝一杯好的、热的、浓的英国茶，完全是英国的味道。"

就在威廉二世流亡到荷兰的同时，马克斯亲王向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23]移交政权。两个人完成交接，马克斯亲王要出门的时候，转身

说："艾伯特先生，我把德意志帝国交给你来保管。"艾伯特回答："我已经为这个帝国丧失了两个儿子！"

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的新政府，建议代表团对福煦提出的苛刻条件提出异议，如果遭到拒绝就在条约上签字。不出所料，德国代表提出的异议，立即遭到了协约国方面的拒绝。1918年11月11日凌晨5点，两名德国代表在福煦的列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协定几乎完全同意了协约国提出的苛刻条件。

停战协定签订后，一位德国代表起身慷慨陈词，他说话的时候，英法两国代表都看着其他地方。那位代表最后说："一个7000万人的民族受到苦难，但它不会死亡！"福煦淡淡地说："很好。"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贡比涅森林鸣放礼炮101响，标志着四年零三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席卷欧、亚、非三大洲，波及人口达到15亿。交战双方动员的兵力共计7400万人，共有880多万人阵亡，另有2100万人受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一次兵劫。

第十讲　历史是个死循环（一战之后，苏波战争）

只有死人才能看到战争的结束。

——柏拉图

01. 追寻祖先的荣光

历经苦难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战争还在继续。

一战摧垮了德意志、俄罗斯、奥匈和土耳其四大帝国，在俄、德、奥三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系列民族国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俄罗斯、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瓜分，消失了百余年的波兰得以复国。

一战后期，德奥同盟发现，俄国巨大的人口优势构成了极大威胁。德国军需总监鲁登道夫认为，要想在人力上缩小同俄国的差距，就必须寻求波兰的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1916年11月5日，德皇威廉二世同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发表了联合公告，准许波兰人民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他们还为“独立”的波兰王国指定了国王。12月底，在德奥占领的波兰领土上，成立了波兰临时国务会议，后来的波兰民族英雄毕苏斯基，被任命为波兰临时国务会议的军政部长。

毕苏斯基，1867年出生在今天的立陶宛，父母都是立陶宛人。毕苏斯基家族在立陶宛和波兰国家事务中，世代发挥着重要作用，称得上是名门望族。

大家可能奇怪，一个立陶宛人怎么会成为波兰的民族英雄呢？事情是这个样子的，1385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因通婚而联合，波兰历史上最光荣的时代，正是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时代。这个时期，波兰首次实现了统一，领土面积将近100万平方公里，是响当当的欧洲大国。今天的欧洲，除了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之外，面积大的要算乌克兰、法国、西班牙，但这三国的面积也只是超过50万平方公里，上百万的还真没有。

毕苏斯基虽然是立陶宛人，但是，他心中的祖国就是历史上曾经强大，被俄、普、奥瓜分消失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毕苏斯基是个极其热诚的爱国者，拥有巨大的勇气和人格魅力，在军事政治思想上非常富有创新意识。他强烈反对俄国，希望复兴波兰的光荣与伟大。为了实现波兰的独立，他加入过反对俄国统治的波兰社会党，并在沙皇的监狱里被关了很多年。他也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他始终是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效忠的对象就是祖国波兰。

毕苏斯基被德奥占领下的波兰政府任命为军政部长后，意识到德国人对波兰有所图谋，拒绝跟德国人合作，很快就被囚禁了。1917年，德奥同盟面临崩溃，建立独立的波兰成为可能，毕苏斯基获释后返回了华沙。

毕苏斯基众望所归，一呼百应，是受到军民共同尊敬的显赫人物。当时波兰的摄政会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他。毕苏斯基成为波兰第二共和国的首位国家元首，新的独立的波兰共和国成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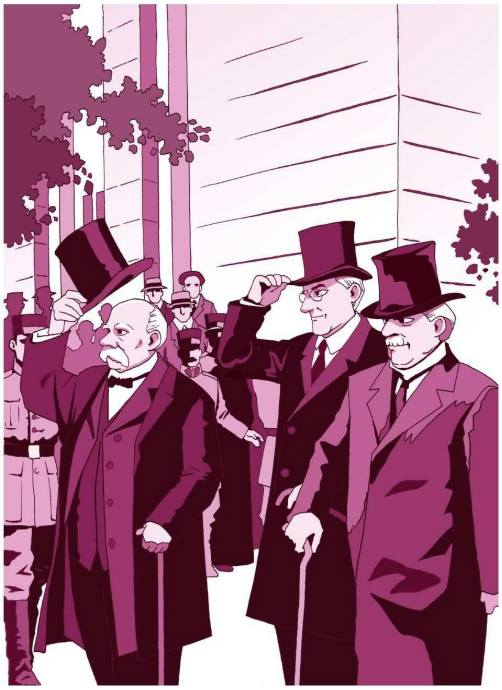
地盘大了好处多

1919年，在处理一战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上，通过决议承认波兰共和国，波兰的独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但没有想到的是，波兰在独立后第二年，就受到了严峻考验，遭到了老冤家俄国的进攻。这一次呼啸而来的俄国人跟历史上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他们的野蛮和残忍，不同的是他们披上了红色的外衣。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俄国政权。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利用革命的激情改造了俄国，还梦想改造全世界。苏俄政权的对外政策极具攻击性，既有革命的理想主义，也有东正教想拯救异教徒的救世情怀。

历史上，沙皇俄国就是极富侵略性的国家，它的对外扩张来自于一种对自身安全的病态恐惧，只有地盘越扩越大，它才会有安全感。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和一战中，俄国都是仗着人多地盘大，逃脱了覆亡的命运，避免被强大的对手击垮。所以，俄国人更坚信地盘大了好处多。



巴黎和会，实际上由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美国总统威尔逊三巨头说了算

列宁的对外政策，除了对传统外交政策的继承外，还有对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担忧。列宁认为，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各自家里闹革命，才能使苏维埃俄国获得真正的安全。他宣称："世界帝国主义与胜利的苏维埃革命是不能和平共存的。"

一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经济崩溃，使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广泛流行，成为很时髦的东西，甭管懂不懂，大家都在谈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很有信心，坚信自己输出革命的理论能够变成现实。他认为只要在欧洲国家点起革命之火，俄罗斯就可以毫不费力地重夺在一战中失去的土地，甚至占领整个欧洲。布尔什维克党的二把手、号称"红军之父"的托洛茨基，也认为能否占领紧邻俄国的中东欧国家，是苏俄政权

能否巩固的关键。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都是靠沙皇专制统治维持着它的庞大版图。二月革命发生后，沙皇政府被推翻，各民族纷纷寻求独立，十月革命的成功更是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乌克兰宣布独立，成立了共和国。效忠沙皇的俄国将军们则在各地起兵，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步兵中将邓尼金统率自卫军，与之遥相呼应，苏俄迅速陷入内战。

布尔什维克最惨的时候，只能控制全俄不到10%的领土，连莫斯科都差点儿被攻克。

把老祖宗的土地收回来

巴黎和会时，协约国集团普遍认为苏俄红色政权很危险，把苏俄政权视为洪水猛兽，积极参与苏俄内战，想借此把布尔什维克赶下台。

此时，列宁和托洛茨基四处招兵买马，各种出身、各种信仰的人都被拉入红军，用来反击国内外的一切敌人。

特别有意思的是，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布琼尼就是这时加入红军的。他原来是一名土匪头目，骑术非常高超，带着一帮兄弟四处打家劫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托洛茨基想收编他，就派人给他送来一辆装甲汽车和一个党员证。布琼尼征询兄弟们的意见，一个家伙说："这辆汽车还行，党员证有个毛用，烧掉算了。"布琼尼觉得"党证反正也不吃粮食"，就留下了。谁也想不到，布琼尼日后成为苏联元帅，掌握全苏的骑兵，深得斯大林信任。

在苏俄内战中，涌现出了一批天才将领，最有名的就是图哈切夫斯基。他出身贵族，艺术修养极好，法语说得像母语一样流利。由于家境败落，便加入军队，担任禁卫军中尉，他身穿的礼服白色肩章上缀有沙皇的花体签名。他性格坚毅，从不抱怨困难，更不发牢骚。许多年后，在“大清洗”中有了不祥之兆时，他才对身边的亲人说起：“我小时候是怎么请求给我买一把小提琴的呀，可爸爸由于始终没钱一直不能买。我大概可以成为一名职业小提琴手……”但是，历史决定了他跟小提琴没有发生关系。

一战爆发后，图哈切夫斯基担任连长，在波兰华沙附近被德军俘虏，关进了战俘营。他的难友回忆：“图哈切夫斯基在监狱里表现出了极大的毁灭欲，按他的看法，一切毁灭都是好的。图哈切夫斯基曾说，一旦马克思主义输入俄国，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必然爆发，我们会陷入一场大混乱，必须等到所有文明都化为灰烬，我们才能脱离这场混乱。而我喜欢战神，我决定追随马克思主义。”

后来，图哈切夫斯基越狱逃回了俄国。列宁号召俄国战俘返回俄罗斯后站到人民一边的讲演，传进了他的耳朵，图哈切夫斯基便加入了红军。因为他是正规军出身，在当时的红军中，具有过人的军事才能，很是拉风。1920年，图哈切夫斯基已升任红军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当时他只有27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激情，加上丰富的作战经验，使他在用兵打仗时更加娴熟。

在苏俄内战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刚刚复国的波兰看到了机会。毕苏斯基认为，尽管波兰复国了，但是1772年被掠夺的土地还在俄国人的统治之下。虽然苏俄在1918年8月颁布法令，宣布废除沙俄政府签订的关于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但是，正像他们答应废除掠夺中国土地的条约一样，俄国人的话算不算数，只有上帝才知道。

所以，毕苏斯基想趁俄国人陷于内战的良机，把老祖宗的土地收回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使毕苏斯基夺回前人失去的土地。

因此，恢复原来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疆域，成为毕苏斯基奋斗的梦想，也成为他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都是乌合之众

1919年12月，协约国最高会议决定，波兰东界应该止于布格河。毕苏斯基感到这是对波兰的侮辱，他决定在没有大国的支持下自由行动。

1919年岁末起，毕苏斯基和俄国人谈了几次，想收回1772年丧失的国土，他的要求遭到了俄国人的坚决拒绝。虽然苏俄宣布废除沙皇俄国掠夺领土的条约，但是苏维埃政权绝不可能放弃俄国人已经霸占的地盘，更何况世界革命还没输出，红色政权怎么能割让领土呢？

如此一来，双方都不让步，谈判只能破裂，一场决定欧洲命运的战争即将打响。

战争爆发时，苏波双方的军队都是一帮乌合之众。1918年11月，毕苏斯基刚刚掌权的时候，波军只有24个步兵营、3个骑兵中队、5个炮兵连。三个月后，增长到100个步兵营、70个骑兵中队和80个炮兵连，总兵力11万人。如此迅速的扩充，军人素质和武器装备情况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波兰长期被俄、普、奥三国占领，缺乏独立的军工生产体系，一切军用物资都需要英法援助，特别是战马，这一点对以后的战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波军除了毕苏斯基和少数军官外，大多数军官缺乏基本的指挥素质和军事才能，而且对历史上三次瓜分他们祖国的俄国人有一种天生的恐

惧感。战前，波军的一个团长对他的朋友说：“招惹俄国人是危险的，我们可能连华沙都保不住。”

其实，跟波兰相比，苏俄的情况是半斤八两。托洛茨基组建了一支红军，保证了足够的兵源，但是无法保证部队士气和战斗力。图哈切夫斯基曾评价沙俄军队说：“俄国陆军是一群乌合之众，但这也正是他们的优点。”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红军。红军是一群由农民临时组成的乌合之众，素质低下，革命使他们对沙皇的信仰破灭，但是没有建立起新的士气激励机制。当然，红军给每位军事长官都配了政委。

1920年4月25日，波兰军队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猛烈进攻。在毕苏斯基眼里，一战爆发后，不断损兵折将的俄军简直就是纸糊的、泥塑的废物，现在这支红军更是一群不可救药的乌合之众。

波军果然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一路高歌猛进。5月7日，仅仅十多天时间，千年古城基辅就被波军拿下了。

02. 俄军反击波兰

俄军打仗有秘诀

居然让波兰人欺负到头上来了，这还了得？苏俄军队立即调兵遣将，准备反击。

此时，苏波战线由普里皮亚季河和同名的大沼泽一分为二，两军都由此分成了左右两部分。波军主力在南方，也就是右翼，由第二、第三、第六集团军组成；在北方，也就是左翼，只有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兵力12万。苏军正好相反，主力在河北，是由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西

方面军，下辖第三、第四、第十五、第十六集团军；河南是叶戈罗夫指挥的西南方面军，下辖第十四、第十六集团军一部，还有赫赫有名的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指挥的第一骑兵军，总共18万人。苏联1935年首次授衔的五名元帅，这里就有四个，阵容不是一般地强大。缺席的是布柳赫尔，他在远东，没赶上这场战役。

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俄军打仗的秘诀就是一个字：拖。以空间换取时间。从查理十二世[24]到拿破仑再到后来的希特勒，所有敢进攻俄国的强大敌人都毁在“拖”字上，现在这个魔咒又降临到了毕苏斯基头上。和毕苏斯基相比，红军的前敌总指挥加米涅夫是科班出身，毕业于沙俄的军事学院，当过步兵军参谋长，革命后当过工农红军参谋长，比毕苏斯基老辣得多。

波军占领基辅之后，加米涅夫下令攻击波军最弱的左翼。毕苏斯基刚刚进入基辅，凳子还没有坐热，未等全军集中，图哈切夫斯基的重拳就打过来了。俄军由第十五集团军担任主攻，图哈切夫斯基的意图是先发制人，把波军主力从右翼吸引过来。

尽管波兰借助乌克兰的军队阻止了这次攻势（乌克兰人对俄国人怀有刻骨仇恨，在战斗中打得相当顽强），但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行动仍然使毕苏斯基大为震惊，不得不停止攻势，极不情愿地从西南方向调集军队，救援左翼。

其实，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一击是虚招，当毕苏斯基救援左翼的部队还在星夜兼程赶往目的地的时候，真正的杀招已经逼近了波军右翼部队。布琼尼带领近2万名哥萨克骑兵、48门火炮、8辆装甲汽车，潜行300公里，攻击波军右翼，几乎合围了波兰第三集团军。哥萨克骑兵极其凶猛，波军缺少战马，无法抵抗，只能杀出一条血路，向西突围逃

跑。

毕苏斯基离开了梦寐以求的乌克兰大地，黯然神伤。

红旗插遍欧洲

波兰第三集团军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战场主动权已转入俄国人之手。

更可怕的是，尽管波兰军队避免了拿破仑大军的命运，主力未失，但在首都华沙，毕苏斯基的后院已经起火了。这要归功于捷尔任斯基，有意思的是，他是波兰犹太人，跟毕苏斯基还是校友，但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捷尔任斯基安排了很多间谍深入波军后方，动摇波兰人的抵抗意志。在华沙城内，经常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小广告，上面写着："世界革命万岁！""波兰兄弟团结起来，推翻毕苏斯基政府！""你在为谁而战？"之类的文字。据卫兵回忆，甚至总统府的墙上也出现了这种小广告。在华沙城的咖啡馆、酒吧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操着西部口音，留着大胡子，像俄国人一样画十字的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波军前线失利的情况，就跟他们亲眼所见一样。各种版本的流言开始在波兰传播，内容大都是说波兰第三集团军被全歼了，司令带着人逃跑了。毕苏斯基当时坦言："恐慌现象已经开始发生，政权开始动摇。越是后方，心理上越是如此。"

所以，波兰人当务之急是要救出脆弱的左翼部队，因为右翼的失败已经使毕苏斯基感到了危险。幸亏图哈切夫斯基没有立即追击，他需要时间休整军队，补充给养，等待援军。整个6月，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

停止前进，收编了10万内战的逃亡者。

苏俄红军没有立即发动进攻，除了等待援军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图哈切夫斯基甚至列宁都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狂热之中。他们坚信波兰的情况大大有利于欧洲革命的发生，只要红军大军一到，波兰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会揭竿而起，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不只是波兰，按照苏俄情报部门的推断：德国正等待着起义的信号，英国正处于革命前夜，意大利工人正在占领工厂，只要红军大军一到，红旗就会插遍整个欧洲！

拿破仑复活了

从7月4日到23日，在集结了大量兵力和完成物资准备后，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第三、第四、第十五、第十六集团军对波兰军队发动猛烈进攻。这次，红军势如破竹，步兵、炮兵、骑兵跟少量装甲兵配合，迅猛进攻，大胆穿插，先后占领基辅、明斯克等重镇，摧垮了波军几乎所有的防线，给波兰第一、第四集团军以歼灭性打击。

毕苏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在运动中创造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形象，就像乌云伴随着暴风雨即将来临那样。在他面前，国家在颤抖、在动摇，士兵们惊恐不安。"看起来，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挡住苏俄红军进攻的脚步，波兰的完全崩溃恐怕就在眼前。

这次战役中，红军强悍的战斗力和图哈切夫斯基机敏果决的指挥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整个欧洲都惊恐地注视着图哈切夫斯基的攻势，他三个星期前进了300公里。这位年仅27岁的红军方面军司令，高喊"拿下欧洲"的口号，指挥红军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波兰进军。人们

惊呼："拿破仑复活了！"

7月23日，波兰首都华沙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布格河被图哈切夫斯基突破，华沙已经毫无防备地躺在红军战士的面前。红军总司令部命令图哈切夫斯基在8月12日占领华沙。

这时，红军西南方面军也没闲着，他们持续给波兰第三集团军施加压力，从沼泽地的南部进攻。苏俄第一骑兵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据当年在波军服役的美军志愿飞行员回忆："从飞机上俯瞰第一骑兵军部队，每行八人八骑，哥萨克头戴圆筒帽，身披大衣，肩上挎着步枪，队伍浩浩荡荡，望不到尽头。"

苏俄著名作家巴别尔写过一本叫《红色骑兵军》的奇书。当时，他以记者身份跟随第一骑兵军参加了这场战争，经历了这一欧洲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大规模骑兵会战。据他回忆，哥萨克组成的红军部队没有摆脱嗜血的本性，一路上烧杀抢掠，犯下无数罪行。特别是第一骑兵军，继承了沙皇俄国反犹太的传统。在巴别尔的日记中，处处可见红色骑兵军对犹太人的屠杀。有一次，在波兰小镇，当入侵的红色骑兵们准备召集会议、宣传革命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哥萨克揪住一个犹太老人，把他的脑袋夹在腋下，抽出匕首，利索地割断了老人的脖子，身上没溅上一滴血。这位红军战士泰然自若地走开，敲了敲一扇紧闭的窗户说："要是有兴趣，出来收尸吧。这个自由可以有。"

已把绝望写在脸上

8月1日，布列斯特也被红军占领。波兰面临的处境非常危险。苏俄的两个方面军都已绕过了沼泽，可以直接协同打击波兰军队，而波军这时尚未完成回撤布防。

幸亏红军的两个方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之间有矛盾，影响了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相互配合。而这时候，克里米亚的白卫军将领弗兰格尔开始威胁西南方面军后方，拖住了叶戈罗夫的后腿，迫使图哈切夫斯基抽出兵力，加以支援，这对日后的战局有极大影响。

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图哈切夫斯基忽然发现他的后勤补给系统近乎解体。苏俄红军的补给方式近乎野蛮，跟历史上的野蛮游牧民族一样，完全采取就地取食的办法，到处抢粮充饥。第一骑兵军的记者巴别尔记述：只要一跟女房东提要吃东西，她就想上吊。俄国人的野蛮凶残，使他们根本无法从占领区获得急需的粮食。这样，图哈切夫斯基只有继续向西占领华沙，他的部队才能吃上饱饭。

然而，战场形势大好，掩盖了这一切。这时的克里姆林宫正处在欢喜之中，令人惊叹的战绩使得全世界对无产阶级红军刮目相看。在政治上，全欧洲的工人都联合起来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的工人罢工，拒绝军火经过他们的国家运往波兰；英国工党宣布大不列颠工人绝不参加波兰挑起的战争；法国社会党人宣称：不给波兰反动政府一个人、一分钱和一颗子弹，还高呼："俄罗斯革命万岁！工人国际万岁！"除了匈牙利，没有人愿意支援波兰。

在全世界人民看来，苏俄红军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波兰城内可以听到近郊的炮声，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逃亡一空，英法两国的外交使团已经分批撤离，无法逃走也无处可逃的妇女儿童们在哀号。还未从上一次惨败中恢复过来的波兰士兵紧张地加固工事，但是大多数人已把绝望写在脸上。

列宁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波兰变成了苏维埃国家，华沙工人得到他们所期盼、欢迎的苏俄的帮助，《凡尔赛和约》就会瓦解，由战胜国

建立起来的整个国际体系就会垮台。”

苏俄甚至建立了由捷尔任斯基领导的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波兰人民为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

03. 挡住苏俄红潮

要跟俄国死磕到底

经过300公里的长途跋涉，红军早已疲惫不堪，缺枪少炮。士兵缺乏口粮，更没有肉吃，许多人衣服破烂，没有鞋子。

而波兰方面，英、法、美给波兰提供了大量援助，除了武器装备，还有大批生力军正从西方源源不断赶来。美国提供了1.1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和粮食。法国除了提供武器装备，还派遣了以魏刚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前来助阵，代表团里，一名年轻军官外号叫“两米”，就是戴高乐[25]，后来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

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引起图哈切夫斯基的警惕。他对部下讲：“向西去吧！波兰的尸体躺在地上，让革命蔓延到全世界！进军华沙，然后在波兰的遗体上进攻柏林！”

8月初，在英法的斡旋下，苏波双方举行了谈判。列宁和托洛茨基提出了苛刻条件，其中有一条，要求波兰陆军减少到六万人，以城市工人组成的武装民兵为支援，由俄国、波兰、挪威三国劳工组织共同管理，这实际上剥夺了波兰拥有独立常备军的权利。

毕苏斯基拒绝了俄国人的方案，他深知国家独立自主的价值，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下决心要跟俄国死磕到底。也许是为了配合谈

判，等待华沙工人起义，8月初，红军停在了布格河，暂停攻势。

波军分成两大集团，守卫着300多公里的战线。第一、第二、第四、第五集团军，以华沙为中心，构成波军北面集团，总数约11万；第六、第七集团军和一些乌克兰、罗马尼亚军队，构成波军南面集团，将近5万人；连接两大集团的是波兰第三集团军，2.5万人。

红军的部署与战前差别不大，西方面军在北线威胁华沙，西南方面军在南线，图哈切夫斯基比叶戈罗夫更靠前。华沙的城防情况较好，桥头阵地上挖掘了战壕，架设了铁丝网，有43个重炮连负责火力支援，北、西、南三面的外围据点与华沙互为犄角，形成拱卫之势。

看到阵地坚固，毕苏斯基的心情才稍微放松。

上帝保佑波兰

当时，毕苏斯基面对的战场形势足以令任何一个指挥官绝望。

法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魏刚将军建议毕苏斯基采取堑壕战，这是个纯粹的防御计划，已经被一战证明是行不通的，没有任何一场战斗是靠挖战壕打赢的。毕苏斯基虽然没上过一天军校，但他是在战争中学会打仗的。他敏锐地察觉到，纯粹的防御计划不可能带来胜利，只不过是苟延残喘，只有进攻才能获得一线生机。

毕苏斯基把自己关在贝尔维德宫，对着地图苦思冥想，要找出一个拯救波兰的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毕苏斯基对着地图沉思的时候，智慧的火花闪现，他发现华沙南方是苏俄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敌军兵力薄弱，只有一个集团军，如果在这里集中兵力发动反攻，肯定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于是，毕苏斯基打算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苏俄红军摆出的是一个哑铃阵势，两头粗，中间细，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就是哑铃的两端。如果让反攻兵力从中间插入，打击红军最脆弱的中间部分，并且实施战略包抄，就可以迂回到图哈切夫斯基的主力第十六集团军后方。红军的后勤补给体系早已崩溃，如果被包围，军队士气必然低落，无法面对后路被切断的情况。一旦第十六集团军被击退，华沙附近的波军主力就可以加入反攻，彻底扭转战局。

其实，图哈切夫斯基并非不清楚两个方面军之间存在软肋，但他认为，波军已成惊弓之鸟，败局已定，出现一点儿纰漏不算什么，这就是所谓的骄兵必败。而且一向靠前指挥的图哈切夫斯基，这时远在300多公里之外的司令部里。

8月6日，毕苏斯基制订了反攻计划，由波兰第一、第二、第五集团军坚守华沙三四天，第三、第四集团军向南进攻苏俄第十六集团军侧翼，尽量扩大战果。毕苏斯基的最过人之处，就是在防御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还敢用有限的兵力进攻，这从技术角度讲非常冒险。

更让毕苏斯基意想不到的是，南线波军在撤退过程中经历了残酷的战斗，一位携带侧翼进攻命令的军官阵亡，进攻计划落入红军之手。但是，上帝保佑波兰，无论是红军总参谋部，还是图哈切夫斯基，都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甚至认为这是深陷困境的波军虚张声势的诡计，完全没有重视这份情报。

除了几个亲信参谋和幕僚之外，毕苏斯基没有把他的计划告诉更多的人，他必须考虑部下在大败之后的承受能力。虽然这个计划在有限的小圈子内仍然遭到了强烈反对，但是毕苏斯基心意已决，他派自己最得力的将军防守华沙，同时开始秘密调兵遣将。

在毕苏斯基最需要的时候，协约国的援助物资终于冲破了各国工人的阻挠，运抵华沙前线。

波兰农民觉悟低

8月8日，红军前锋距华沙仅有10公里。但长途奔袭已使苏俄红军严重减员，西方面军总兵力不足4.5万人，最后的预备队也已经用上，一些团的人数仅相当于连，官兵极度疲劳，粮弹两缺。在进攻中，苏波两军的不少作战地段，战斗已处于相持状态。

8月16日，波兰军队发起了全线反击，以骑兵为主力的波军第三、第四集团军强行突破60到80公里，突然出现在红军第十六集团军后方。正在进攻的红军第十六集团军猝不及防，迅速溃退，第三、第十五集团军的侧后随之暴露。

与此同时，驻守华沙的波军第一、第二、第五集团军全力出击，终于收到了效果。红军的溃退形成了雪崩效应，第三、第四、第十五、第十六集团军先后遭到惨重打击。直到8月18日，图哈切夫斯基才收到报告，立即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但是命令已经不可能执行了，波军对红军各部队的分割包围已经形成。红军第十六集团军最先丧失战斗力，第三、第十五集团军依次瓦解。

后来的红军中将托多尔斯基参加了这场战斗，他对红军的崩溃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到8月20日夜，他跟战友们还不知道友邻部队已被击溃，还在热烈谈论着发起总攻的时间，拿攻入华沙后的场景开玩笑，说要把华沙天主教堂的巨额财富还给波兰劳动人民，如何回应波兰工人兄

弟的热烈欢迎……聊着聊着，哥儿几个进入了梦乡。

8月21日凌晨，托多尔斯基还没睡醒，就听到华沙方向传来炮声。凶悍的大胡子连长开始呵斥，说左翼的浑蛋们被波兰人击溃了，现在必须扔掉一切辎重，迅速后撤。他们一开始还不相信，但一看见前面败退下来的士兵，也就撒丫子开跑。一路上，情况极其混乱，在波兰的土地上，到处可见被打败的红军士兵，用俄语骂着波兰人和自己的上司。

在路口，常常可以看见俄国大车挡路，发生了严重堵塞。几支部队的指挥官互相对骂，甚至大打出手。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哥萨克骑兵扬鞭而至，向他的首长报告波兰军队的动向。刚刚脸红脖子粗的苏俄军人立马恢复“革命友谊”，交通堵塞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再慢一点儿，波兰人就会追上来，把他们收拾干净。

每当溃逃的红军经过波兰村庄，总看到一些波兰农民远远地站在村口，拿着各种各样的农具，警惕地望着他们。托多尔斯基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个脑袋被打破的红军士兵，缠着白纱布靠在石头上。这个士兵说，他跟队伍走散了，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向波兰人要水，还没开口，就被一个波兰农民拿棍子打了。托多尔斯基在日记里描写：“最使我难过的，不是我们被波兰统治者的军队击败，而是波兰农民的觉悟竟然如此之低，他们的脑筋竟然被民族主义填满，向阶级兄弟们舞枪弄棒。”

世界已被改变

在几支红军中，最惨的是第四集团军，因为深入前线，无法全身而退，只得和相对完整的第三骑兵军一起进入德国境内。当然，德国人毫

不留情地缴了他们的武器。

8月25日，毕苏斯基下令停止追击。红军损失共计15万人，其中6.6万人被俘，3万多人被德国人解除武装。波军缴获大炮231门、机关枪1032挺，还有1万车弹药和其他补给。波军在七八月间的损失是5万人。

华沙会战，毕苏斯基凭借坚强意志和军事天才，以及波兰人民面临外敌入侵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众志成城坚决抵抗的战斗意志，用弱小单薄的身躯，挡住了苏俄红潮的进攻，拯救了华沙，也拯救了波兰。列宁认为能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征服波兰，却忘了俄国三次瓜分波兰及其亡国灭种的同化政策给波兰民族带来的国仇家恨。

战争虽然告一段落，但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创伤，仍历历在目

波兰人挡住了俄国挺进中东欧的步伐，也挡住了汹涌澎湃的苏俄红潮。

一战结束了，尽管波兰挡住了苏俄红潮，但整个世界已被改变，再也无法复原，而且战争仍在继续，许多人认为《凡尔赛合约》不过是20年休战。整整一代欧洲年轻人奔赴战场，那些活下来的人躲过了炮弹，但还是被战争毁掉了。

他们中出现了“迷茫的一代”，战争爆发时，他们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政府“拯救世界”的口号下，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他们亲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幻想的那种英雄事业。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种种苦难，从此开始寻找新的生活意义，却又陷入空虚和迷茫，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战争虽然告一段落，但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创伤，仍历历在目。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一战》完，敬请关注“袁腾飞讲战争”系列后续作品）

[1]拿破仑三世（1808—1873），全名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儿，1848—1851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52—1870任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普法战争中，拿破仑三世被普鲁士军队俘虏，后被释放回国，于1873年病逝。

[2]德皇威廉一世（1797—1888），出生于普鲁士王室，少年时从军参加反拿破仑战争。1861年即位为普鲁士国王。在任时，他改革军制，任用贤臣，先后发动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一统德国，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

[3]爱德华七世（1841—1910），是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的长子，1901年即位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年轻时很少处理国务，但他喜欢交际，在维多利亚女王逝世之前，他就已经促进了英国、法国、俄国三国协约的初步形成。

[4]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俄国沙皇，是俄罗斯帝国历史上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齐名的皇帝。在任期间，他做出了一些历史性的贡献，1861年下诏废除了农奴制，还主持制订了多项政治改革计划。1881年3月1日，被刺客投掷的炸弹炸断双腿，当日医治无效逝世。

[5]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嫡系传人，1848年即位为奥地利皇帝。1867年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建立了奥匈帝国。1879年他领导奥匈帝国与德意志帝国结盟。1914年把奥地利和德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6]乔治五世（1865—1936），英王爱德华七世的次子，曾作为海军学员在军舰服役，1910年即位后被称为“水手国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乔治五世为了安抚民心，舍弃了自己的德国姓氏，将英国王室改称“温莎”。

[7]克虏伯：克虏伯家族企业创立于1811年，起初是个小小的铁匠铺，后来创造出了“罐钢”，又用这种性能极好的钢造出了优良的后膛钢炮。克虏伯公司生产的闻名世界的“克虏伯大炮”，曾帮助德军先后战胜了奥地利和法国。此后，克虏伯家族成为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柱石，受到国家最高当局的垂青。

[8]霞飞（1852—1931），1870年普法战争时入伍。中法战争期间，霞飞曾驻守台湾，获荣誉十字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出任法军总司令。霞飞性格稳重，虽略显迟钝，却极其坚韧，被称为“迟钝将军”。

[9]加利埃尼（1849—1916）毕业于著名的圣西尔军校，参加过普法战争，在色当战役中受伤被俘。后长期在非洲进行殖民活动。一战爆发后，已经退役的加利埃尼被紧急召回，协助参与巴黎防务，后担任巴黎卫戍司令。

[10]冬宫，坐落在圣彼得堡宫殿广场上，最早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私人博物馆，后来成为俄国沙皇的皇宫，十月革命后辟为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部分。冬宫是18世纪中叶俄国巴洛克式建筑的杰出典范，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起被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

[11]兴登堡（1847—1934），生于东普鲁士的贵族家庭，曾参加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1903年晋升为上将。一战爆发后，在东线坦能堡会战中击败俄军，晋升为陆军元帅。1925年起担任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总统任期内，政治不稳定，经济萧条，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使之上台掌权。

[12]法尔肯海因（1861—1922），生于东普鲁士，1890年毕业于柏林军事学院。曾到中国，在清朝军队中做军事顾问，后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13年起，出任德国陆军大臣，参与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小毛奇之后继任德军总参谋长。

[13]马肯森（1849—1945），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骑兵军官。1869年，马肯森获准作为志愿兵加入“死亡轻骑兵”部队，并参加了随后爆发的普法战争，晋升为少尉。一战爆发后，马肯森先后参与了坦能堡战役、第一次马祖尔湖之战、罗斯之战、塞尔维亚之战、罗马尼亚之战等几乎所有东线重要战役，是德军在东线最为优秀的指挥官之一。

[14]尼伯龙根史诗，又称《尼伯龙根之歌》，风格雄浑，感情饱满，是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古代英雄史诗，有32种手抄本，已翻译成多种文字。

[15]道格拉斯·黑格（1861—1928），生于英国爱丁堡，1884年进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910年晋升为中将。一战爆发后，黑格指挥英国远征军中的第一军，并于1915年2月升任第一集团军司令，于12月取代约翰·弗伦奇担任英国远征军司令，被称为“西线的屠夫”。1916年晋升为陆军元帅，1919年被封为第一任黑格伯爵。

[16]贝蒂（1871—1936），生于英国爱尔兰的一个小村落，13岁时作为海军军官候补

生登上“大不列颠”号训练舰，进入了英国皇家海军。贝蒂在军中一直表现出色，不断获得晋升。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在天津的作战中表现突出，晋升为海军上校。一战爆发后，贝蒂表现活跃，是一战中英国皇家海军最耀眼的将星。

[17]希佩尔（1863—1932），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1881年成为德国海军的一名候补军官，1912年晋升为海军少将，并领导着德国公海舰队的侦察分舰队。一战中，希佩尔表现出色，于1918年8月接替舍尔出任公海舰队司令。德国战败后退役。

[18]提尔皮茨（1849—1930），德国公海舰队之父，一战时唯一的德国海军元帅。生于勃兰登堡，16岁时加入普鲁士海军，后来进入基尔海军学校。他是威廉二世“世界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主张把中国青岛建成德国海军的东方基地，主张建设一支强大的舰队来建立世界霸权。1897年被任命为德国海军大臣，着手扩建海军。1911年晋升为海军元帅。一战爆发后，主战无限制潜艇战。于1916年3月辞职。

[19]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1890年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一战期间任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等职。1916年12月7日出任首相，对内增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对外力主打败德国。1919年，出席并操纵巴黎和会，是巴黎和会“三巨头”之一。

[20]神尾光臣（1855—1927），1882年被派遣至中国，后来任驻清国公使馆少佐武官，积极从事间谍活动。中日甲午战争时，神尾光臣窃取到李鸿章拟订的作战计划，是三大日本间谍之一。1914年8月，被任命为“青岛攻城军”司令官，攻占德国殖民地中国青岛，后任青岛守备军司令官、东京卫戍总督。

[21]大正天皇（1879—1926），本名嘉仁，日本第123代天皇。他是明治天皇睦仁唯一活到成年的儿子，昭和天皇裕仁之父。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后，以皇太子身份继位。由于他患有脑病，精神状态非常糟，不符合强大帝国的形象，于1921年被迫引退，由皇太子裕仁摄政。后于1926年去世。

[22]皇村，指俄罗斯圣彼得堡下辖的普希金市，旧称皇村，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以南25公里。皇村原为瑞典贵族庄园，1708年后成为历任沙皇的夏宫，1728年被称为“皇村”。二月革命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就是从皇村出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

[23]艾伯特（1871—1925），生于海德堡，189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为

国会议员，1916年被选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后任社会民主党主席。1918年德国革命爆发后，接替马克斯亲王任首相。1919年2月11日，就任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任期间接受《凡尔赛和约》。

[24]查理十二世（1682—1718），瑞典发萨王朝的第10代国王。查理十二世于1697年即位时，瑞典处在极盛时期，他多次率军出征，屡获大胜。1707年秋，他在波兰东部集结10万大军，准备东征俄国，并于次年1月渡过维斯瓦河，开始向俄国腹地进军。俄皇彼得一世进行战略防御，采取坚壁清野政策，瑞典军队进攻受挫，最后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此后，瑞典丧失了在东北欧的霸主地位。

[25]戴高乐（1890—1970），生于法国北部边境城市里尔。身高1.95米，生性好斗，向往成为一名军人。1909年考入圣西尔军校。毕业后，在步兵团任少尉军官。一战初期，在战斗中多次负伤，1916年3月负伤昏死后被德国俘虏，直到德国战败投降后才重获自由。后应募去波兰同苏俄红军作战。在二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在战后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担任首任总统。

THE LION OF GETTYSBURG

Compilation of General Chamberlain's Civil War Memoirs, Speeches and Letters

刘显闻◎译著

葛底斯堡的雄狮

美国南北战争传奇将军张伯伦回忆录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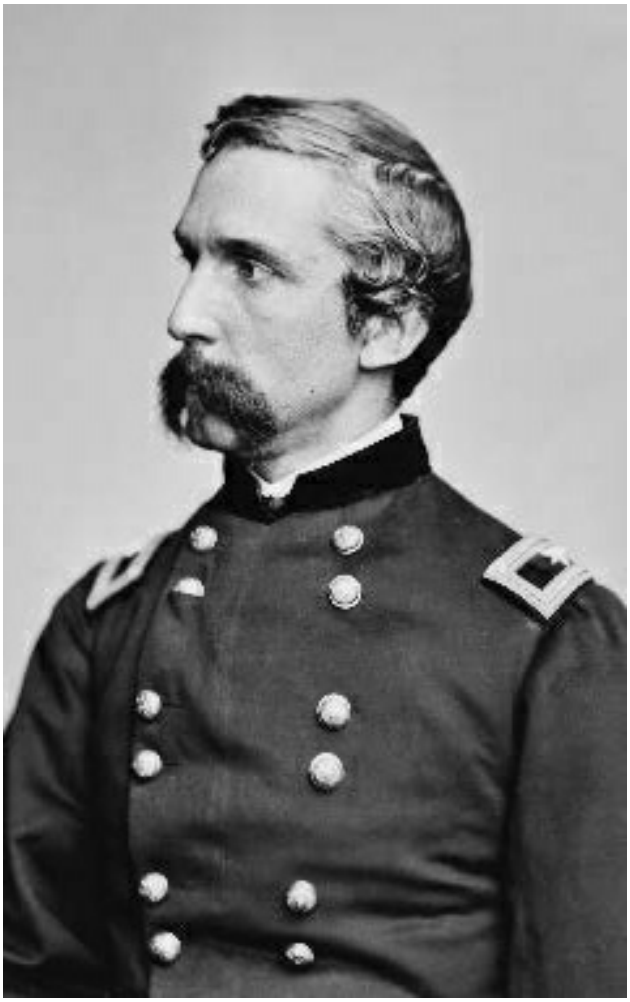
书名：葛底斯堡的雄狮：美国南北战争传奇将军张伯伦回忆录
译著：刘显闻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6-01
ISBN：9787220088667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乔舒亚·张伯伦小传（代序）
前言
第一部 内战回忆录
第一章 我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的故事
第二章 葛底斯堡血与火的考验
第三章 张伯伦上校关于葛底斯堡战役的报告
第四章 向地狱堡冲锋
第五章 阿波马托克斯
第六章 波托马克军团大阅兵
第二部 战后演讲及私人书信
第一章 给妻子弗朗西斯·张伯伦的信
第二章 给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的信
第三章 在葛底斯堡缅因纪念碑落成典礼上的演讲
第四章 在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仪式上的演讲
附录
一、张伯伦生平大事记
二、林肯总统葛底斯堡演说
三、李将军的告别演讲
四、张伯伦将军获得荣誉勋章的颁奖词
五、悼词
扩展阅读
后记



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1828-1914），美国内战联邦军少将，美国国会荣誉勋章获得者，战后任缅因州州长、鲍登大学校长等职。

To George E. Starkey[1],

an American WW II veteran

I am so proud to call you my friend.

But I could hear the blare of a loud horn

So loud it would have made each thunder faint.[2]

---

[1]乔治·斯塔基（George E. Starkey），生于1921年12月16日，卒于2011年1月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太平洋战区服役，为军医。退伍后，在家乡伊利诺伊州春田市（Springfield，Illinois）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直到1981年退休。本书作者在2007年12月拜访林肯总统墓的时候，有幸结识了这位谦和热情、为国尽忠、为家尽责、为爱尽力的典型的美国老人，并成为忘年交。

[2]然而，我听到了一声震天的号角声响；这巨大的响声让霹雳和雷电的轰隆声都变得鸦雀无声。选自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翻译的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十一章。这段诗歌描述的是中世纪法兰西最著名的骑士罗兰（Roland）在临死前吹响号角，向查理大帝（Charlemagne）求援的故事。在此借用作为本书引语，寓意作为法国后裔的张伯伦将军的事迹、思想和精神也如同罗兰的号角声一样，永远响彻在历史上空，警惕和激励着后人。

乔舒亚·张伯伦小传（代序）

战斗英雄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一生充满传奇。他的人生不仅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对我们而言更是一种深刻的教育，那就是通过艰苦的努力和不懈的坚持能取得成功。1828年，他出生在缅因州一个偏远的小镇，家境中等。在其青年时代，他一直和口吃进行着斗争；讲话结巴造成他神经焦虑，影响了他整个性格形成时期乃至一生。

这些人生早期的挫折尽管可能会让他产生羞涩和自闭，但是这些并没有阻碍他取得人生的目标。为了能够通过鲍登大学的入学考试，张伯伦必须学习德语。于是，他把自己锁在自家的阁楼上，刻苦研习，直到他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为止。在他后来当鲍登大学校长的时候，张伯伦已经掌握了七种不同的语言，并成为修辞学的教授。

在张伯伦毕业的时候，他应邀发表了公开演讲，在听众中有一些鲍登大学杰出的校友，包括大文豪纳撒尼尔·霍桑、亨利·朗费罗和即将成为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皮尔斯。演讲主题也定义了他的人生——通过艰苦的努力和不懈的坚持来战胜困难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虽然张伯伦接受教育的目的是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和大学教授，但在内战爆发后，他坚定响应了国家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尽管缺乏军事

经验和训练，张伯伦却依然成为我们国家伟大的英雄之一。他率领他的团在三年多的时间中，浴血奋战，战功显赫。张伯伦的上级指挥官对他的作战能力和指挥才干赞赏有加，多次提拔他。内战结束，张伯伦已经成为一名少将，指挥一个整编师的部队。

战争期间，张伯伦胯下的战马多次中弹，在率领士兵冲锋陷阵的时候，他自己也多次负伤。尤其是在彼得斯堡战役中，在向一个敌人牢固盘踞并构筑有壕沟的堡垒冲锋的时候，张伯伦选择徒步率领战士们进攻。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鼓舞士气，但同样成为敌人非常容易射中的靶子。结果在半途，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子弹横穿过他的臀部，张伯伦为此严重受伤，命悬一线。

几位军医在止血失败后，最终决定放弃对张伯伦的抢救，因为这样只能增加他不必要的痛苦。得知张伯伦受重伤之后，联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立即提拔他为准将，准备让他在去世时军阶高一些。关于他即将去世的消息传遍了全国，甚至他本人也给妻子写了永别信，但张伯伦却奇迹般活了下来。伤愈几个月后，他又重新回到士兵中间。

1865年4月，当邦联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的时候，格兰特将军指派张伯伦作为督军，主持投降仪式。在仪式上，战败的邦联军被迫放下了他们的军旗和武器。

内战过后，张伯伦回到家乡。不久，他所在的党派提名他为缅因州州长候选人。缅因州的人民是如此爱戴张伯伦，使得张伯伦以截至当时为止缅因州历史上最多的票数差额当选。这是人民对张伯伦为国家服务的一种感谢的表达，在之后的三次州长选举中，缅因州的人民继续表达着这种感谢之情。

在州长任期结束后，张伯伦回到鲍登大学担任了长达十三年的校长。在这期间，他将大学的课程现代化，筹集资金，扩建校园并改善设施。他为鲍登大学留下了影响深远的遗产。

在负致命伤之后的五十年中，他饱受创伤折磨；军旅生涯中感染的疟疾多次复发，让他痛不欲生。可以说，张伯伦与病痛折磨斗争了半个世纪。这就是他为国效命做出的牺牲。

在晚年，张伯伦得到了美国同胞的认可，美国政府向他颁发了国家能够给予公民的最高军事表彰——荣誉勋章。

从他还是小镇上的青年开始，张伯伦就没有让任何困难和挫折吓倒击败过，他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取得了成功。张伯伦为家里的亲人，为社区的邻居，为他所在的缅因州，为我们这个联邦共和国，贡献了精彩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伟业，就在于他的正直、坚忍和决心。

得知刘显闻先生将张伯伦精彩的人生故事和他闪亮的榜样魅力介绍给中国读者，我深感高兴；为此作序，我也深感荣幸。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从张伯伦这位具有独特人生经历和卓越成就的人物身上，得到启发，受到激励。

托马·德雅尔丹（Thomas A. Desjardin）

美国内战史研究专家，张伯伦将军研究权威

前言

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Joshua Lawrence Chamberlain），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2010年阅读米夏埃尔·夏拉的《屠夫天使》[1]的时候。在这部获得1975年美国普利策虚构小说类大奖的历史小说中，张伯伦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屠夫天使》对当时还是上校的张伯伦，在1863年7月2日即葛底斯堡战役[2]中第二天，坚守小圆顶山[3]阵地的战斗作了详尽的描述。

当时我的第一联想，就是我军的开国大将徐海东。少年的我就酷爱阅读中外军事史。直到现在，我都还清晰记得，徐海东大将在一次反围剿战役中，在弹药即将打完之际，也像张伯伦上校一样，亮出大刀，面对凶狠的敌人，从山坡上冲下去，发动了令敌人胆战心惊的反冲锋，而且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徐海东将军在冲向敌人，冲向看似注定死亡之前，专门脱下了所有衣服，只穿条裤衩。他将当时非常稀缺的衣物留给了战友。

徐海东大将真不愧是我军历史上的真英雄啊！真正的军人，令人敬佩的军人精神、军人气魄，军魂是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时间、没有地域、没有阵营之分的。

后来，我又看了根据《屠夫天使》改编的，由CNN创始人特德·特纳于1993年私人投资拍摄的史诗巨片《葛底斯堡战役》。我再一次被张伯伦的勇敢精神和他独特的学者气质打动。

于是，我开始在维基百科阅读一些有关他的简单介绍，并从亚马逊图书网站上购买了一些关于他的书籍，包括他的回忆录。在对张伯伦将军的生平事迹有了初步了解后，我的第一感受是，北方有这样不怕死，甚至敢于去死的士兵和将军，他们取得最后的胜利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是在被张伯伦将军的英雄事迹，尤其是他在彼得斯堡战役[4]中受到致命伤却奇迹般生还，仍然坚持战斗的英雄事迹打动后的本能反应。

随着对美国内战历史的继续研究，包括对张伯伦将军本人回忆录、演讲和书信等的学习，我才发现上述感受的粗略和片面。战败的南方将士同样充满了高贵的勇敢精神。没有人敢说或者有任何理由说北方比南方，胜利者比战败者更勇敢，更男子汉。美国内战没有胆小鬼，没有懦夫。

南方的失败，从现实的角度考量，正如李将军在告别演讲中所阐述的那样，南方是败在了北方所拥有的势不可当的、远远超过南方的兵源和经济资源上，而不是败在战场上。当然从更高层面上来思考，南方的失败是命运的安排。假设南方胜利，那么美国将会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历史发展也将彻底改变。

越是学习张伯伦将军，我越是佩服他，仰慕他，从心底里热爱他。明年，他就去世100年了。他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外国人，但这些一点都不妨碍我对他发自内心的敬佩和热爱。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称北美殖民地的有些人为“Rebels”，也

就是“造反者”，他们造了英王乔治三世的反，从英联邦独立出来，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但在北美殖民地，这些造反者，却自称为“Patriots”，也就是“爱国者”。这些爱国者之所以能够成功，能够让美国独立于世界列强之列，是因为他们具有其他造反者或者爱国者一样的为了理想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

造反也好，革命也罢，就需要有人流血牺牲。当然张伯伦将军身上的勇敢精神即使在美国爱国者中也是罕见的。他在内战开始之初，已经是美国缅因州最高学府鲍登大学[5]著名的现代语言学教授。他有自己喜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贤惠的妻子和心爱的孩子。但1861年4月12日美国内战的爆发点燃了涌动在张伯伦教授血管深处那股男人血性和骑士情怀。张伯伦毅然投笔从戎，在三年多的军旅生涯中，多次负伤，其中有两次为致命伤。在1864年6月18日的彼得斯堡战役中，一枚榴弹击穿了他的屁股，将大腿根部的股动脉撕裂，战地军医已经放弃对他的抢救。但最终张伯伦将军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这不能不说是上帝的特别恩典。

在这之后，张伯伦将军完全有理由荣誉退役，但他没有。他一直坚持到内战结束，以一种誓死的决心去捍卫一个神圣的理想，这也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人人生而平等”[6]。

在1863年1月1日，林肯总统签发《解放黑人奴隶宣言》[7]之前，可以说，南北双方是为了《美国1789年宪法》[8]而战，是为了永不可分的联邦而战；那么在这之后，美国内战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南北双方不仅仅为了宪法和联邦而战，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独立宣言》[9]而战，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个天赋人权而战。

正是为了实现这种高贵的理想，张伯伦将军战斗到了最后。他参加内战之初还是中校，在结束时已晋升为少将。这种提拔速度在内战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功绩和勇敢感动了北方总司令格兰特将军（Ulysses Grant）。格兰特将军授予了张伯伦将军主持南方军队正式投降仪式这样崇高的荣誉。

格兰特将军（1822-1885），美国内战联邦军后期总司令。战后任美国第18任总统。卸任后，访问过中国，是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总统。

除了勇敢精神之外，张伯伦将军感动我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宽容精神。这也是美国内战的特别之处。在国家法律制定者、领导者这个层面上，胜利者不骄傲，战败者不被妖魔化，军事结果不被政治化。美国内战，祸起萧墙，同室操戈。这种宽容精神不但没有被惨烈的战争扭曲，相反从林肯总统，这样的国家领导者，到张

伯伦将军，这样的军队将领，都对战败的南方，无论是将士还是平民，都抱有更加浓烈的手足之情、更加真挚的兄弟之爱。

从林肯总统的第二任就职演说，到张伯伦将军的回忆录、演说和军事报告，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浓浓的宽容精神。当然这种宽容精神更体现在张伯伦将军在南方军正式投降仪式上发起的向这些战败者致以军礼，这个宽宏大度的行为上。在当时，这个行为饱受一些北方鹰派政客的指责和为难。一些受到蛊惑的北方民众也表现出对张伯伦将军的误解甚至怨恨。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人民无论是在国家领导人层面还是在普通百姓中都逐渐认识到了张伯伦将军这一高尚行为所蕴含的伟大精神和博大胸怀。这也是为什么张伯伦将军，这位在美国内战中军衔和级别都比较低的将军，现在却在美国受到如此爱戴和研究的原因之一。

林肯总统和张伯伦将军，不再从狭隘的少数人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整个民族的未来考虑，甚至从整个人类的命运来看待、反思这场惨烈的内战。

因为奴隶制，这个美国宪法最大的污点或者说美国人民从北美殖民地的祖先身上继承下来的罪孽，美国内战付出了六十多万青年的生命，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美国参加的战争的阵亡将士数量的总和。这些无辜生命的鲜血洗涤了祖先的罪孽。这或许是整个美利坚民族无法逃脱的宿命，但却也是上帝给予美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宝贵机会。

美国在以林肯总统、格兰特将军、张伯伦将军为代表的宽容派的不断努力下，抓住这次血祭的机会，最终为美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正是因为张伯伦将军对美国内战的杰出贡献，1893年8月11日，美

国国会授予了张伯伦将军荣誉勋章[10]，理由是“在坚守小圆顶山阵地中抗击敌人数次凶狠进攻的战斗和在率部占领大圆顶山阵地并成功向敌人突击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无畏的英雄行为，以及令人难以想象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荣誉勋章是美国国会能够授予军人的最高国家奖赏。美国从1776年建国以来，先后有几百万人穿上军装，但截至2013年4月底，只有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获此殊荣。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这位受到美国人民爱戴的美国内战著名将军的名字、事迹和精神在中国还鲜为人知。我觉得我们有义务，也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将这个代表伟大的名字传播到中国，这个名字就是：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

刘显闻2013年3月6日

---

[1]Michael Shaara's The Killer Angels

[2]The Battle of Gettysburg

[3]Little Round Top

[4]The Battle of Petersburg

[5]Bowdoin College

[6]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7]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8]1789 Constitution

[9]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0]Medal of Honor

第一部

内战回忆录

第一章

我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的故事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The Battle of Fredericksburg），是1862年12月11日至15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小镇，由李将军率领的弗吉尼亚北部联军和北方由伯恩赛德将军率领的波托马克军团之间展开的一场阵地战。

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小镇的街道，在镇外的拉帕汉诺克河边和马耶高地，南北双方都进行了血腥的激战。

由于北方军迟迟未能搭建渡过拉帕汉诺克河的浮桥而贻误了战机，更由于北方军中的高级将领未严格执行甚至是擅自篡改波托马克军团新任总司令伯恩赛德将军的命令，南方军最后取得了该战役的胜利。但其胜利的主要原因还是李将军高超娴熟的指挥才能，集中兵力，打其要害的正确战术，以及由朗斯特里特将军（General Longstreet）率领守卫马耶高地的部队，利用制高点的优势，充分发挥了架设在其上的火炮的优势，以少胜多，成功抵御了由萨姆纳将军和胡克将军率领的北方军多次凶猛的进攻，同时由著名的外号为“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率领的南方军在初败不利的局面下，顽强奋起，最后成功击退了由富兰克林将军率领的北方军的进攻。在北方军各条进攻战线均遭受重大伤亡和挫折后，12月

15日，伯恩赛德将军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是张伯伦投笔从戎后，正式参加的第一场实战。他当时是胡克将军率领的第五军第一师第三旅所辖缅因州第二十志愿兵步兵团的中校副团长，团长为埃姆斯上校。

朗斯特里特将军（1821-1904），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被誉为李将军的左右手，长期指挥弗吉尼亚北部联军的第一军，号称李将军防守的“铁砧”。朗斯特里特将军和联邦军的格兰特将军同为西点军校校友，关系密切。战后，担任过新奥尔良海关检查员，美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大使等职。南方所谓的“失败事业”运动将葛底斯堡战役的失败归咎于朗斯特里特将军。对此，美国现代历史学家存有较大争议。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油画）

在对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回忆中，透过张伯伦将军对战场和战争栩栩如生、文采飞扬的描绘，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那些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在士兵心中激起的恐怖；我们还仿佛亲眼看到那些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散落在地上的士兵的肢体，甚至有些还在蠕动；我们还真切地听到那些绝望的、垂死的士兵的呼喊、求救和祈祷。

作为在战斗一线的指挥官，张伯伦将军描述的在寒冷的夜晚用战友的尸体作为取暖的铺盖，甚至用尸体作为阻挡敌人炮弹的掩体，这些只有残酷战争的亲历者才知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带给我们这些绝大多数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人的不仅仅是胆战心惊，还有对战争的残酷性的更新和更深的认识和思考。

本章主要译自1912年12月纽约出版的《世界》杂志中，张伯伦将军撰写的《我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故事》一文。

麦克莱伦将军（1826-1885），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军，一手组建了联邦军在东部战场的主力部队波托马克军团，并任总司令。1862年发动夺取里士满的半岛军事行动，以失败结束。安提塔姆战役后，被林肯总统解除军职。麦克莱伦将军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加了1864年美国总统大选，但被林肯总统击败。战后，退出政坛。

1862年12月，波托马克军团并不在其最佳状态。惨烈的安提塔姆战役[1]之后，麦克莱伦将军（General McClellan）主要考虑的是招募新军，补充严重减员的部队，而对败将李将军的追赶行动则进展缓慢。在我们离开战场之前，林肯总统亲临那令人心碎、让人怜悯的战场，看望那些英勇的战士们，正是这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造就了这个死气沉沉的战场，同时也让他们成为不朽的烈士。在参观我们第五军军部的过程中，我们得以从林肯总统那粗犷的面容、深邃忧郁的双眼中看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伟大精神。士兵们对林肯总统所表现出的支持和爱戴是如此强烈。为了迎接林肯总统并振作士气，伤痕累累的军队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林肯总统是个骑马的好手，这是他在阅兵仪式上的一大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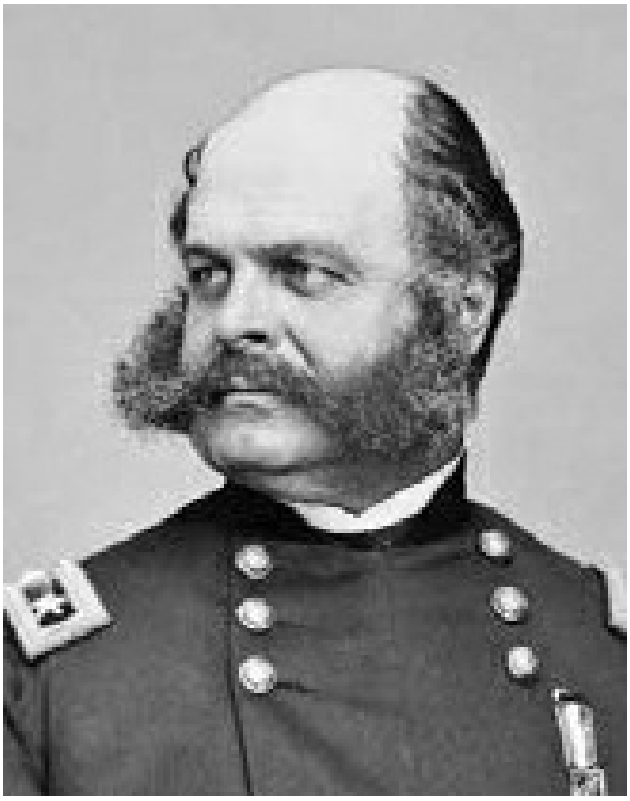
势。检阅中，他用那双诚挚的眼睛细细打量着兵营的一切。当林肯总统和麦克莱伦将军的检阅队伍经过我们队列的时候，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排骑着骏马的军官。林肯总统拉了拉缰绳，放慢脚步，示意麦克莱伦将军关注我的马。我胯下那匹有白色斑纹的战马昂首挺立，神色骄傲，常常让我引人注目。

或者是对麦克莱伦将军优柔寡断忍无可忍，或者是其他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促使林肯总统最终解除了麦克莱伦将军波托马克军团总司令一职，由伯恩赛德将军（General Burnside）接替；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导致菲茨·约翰·波特将军（General Fitz John Porter）被解除了第五军军长的职务，并由胡克将军（General Hooker）接替。不论这种调动是否合理，固有格局的打破都让人们心头一紧。但是令人惊叹的是这些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敬意，这种敬意使得他们并没有抱怨，也没有丧失忠诚，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一切，却将痛苦深深埋藏在心里。伯恩赛德将军接任总司令后，情况并没有出现好转，他曾谦虚然而直率地暗示过自己能力有限，难以胜任总司令这个岗位。人们，尤其是高级将领们倾向于相信他说的话，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统帅变更后，整个波托马克军团也进行了整编，被分成三个纵队，右翼纵队为第二军和第九军，由萨姆纳将军（General Sumner）指挥；中央纵队为第三军和第五军，由胡克将军指挥，左翼纵队为第一军和第六军，由富兰克林将军（General Franklin）指挥。

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军方高层在作战计划上的严重分歧。伯恩赛德将军倾向于放弃对李将军的追赶，把军队主力集中到库尔佩珀附近，然后对彼得斯堡和里士满进行猛攻。哈勒克将军（General Halleck），作为整个联邦军的首席将军[2]，并不同意上述战略，理由是这样将给李将

军反攻首都华盛顿的机会。总统也不同意伯恩赛德将军的战略。后来伯恩赛德将军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蹚过弗雷德里克斯堡上游的拉帕汉诺克河，并占领城市周边的战略高地，然后把波托马克河从阿维亚溪到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铁路作为自己的补给线。但哈勒克将军仍然反对该战略，总统也只不过勉强同意。但是令哈勒克将军和总统大为吃惊的是，伯恩赛德将军并没有在拉帕汉诺克河上游渡河，而是在河的北岸直接向下进军，直扑弗雷德里克斯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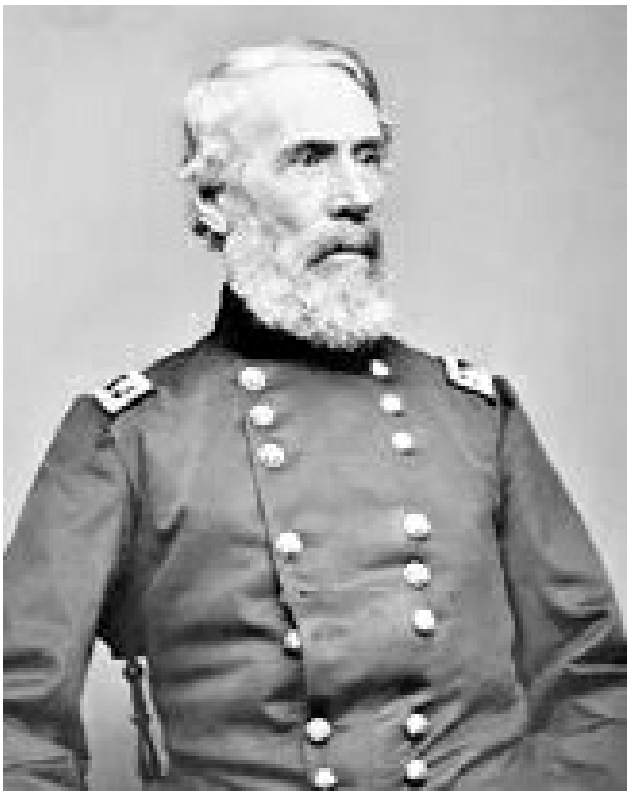


伯恩赛德将军（1824-1881），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军，曾一度指挥整个波托马克军团。战后成为成功的实业家，并当选罗德岛在美国国会的参议员，同时也是美国全国枪支协会的首任主席。

胡克将军（1814-1879），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一度任波托马克军团总司令，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被李将军彻底击败。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战役前，解除了胡克将军波托马克军团总司令一职，由米德将军接任。

波特将军（1822-1901），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1862年8月，联邦军在第二次公牛河战役中遭到惨败，为此波特将军成为替罪羊，被军事法庭宣判有罪并解除军职。战后，经过特别委员的调查，证明波特将军无罪。

后来美国总统阿瑟解除了对波特将军的处罚，美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恢复了波特将军的职务。



>萨姆纳将军（1797-1863），美国内战联邦著名将领，是为数不多的诞生在18世纪末的将军。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哈勒克将军（1815-1872），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在内战初期一度指挥整个西线战场的所有部队，后被调到华盛顿任整个联邦部队的首席将军。哈勒克将军是一流的军事管理和后勤补给专家，但非一流的战地指挥官和战略专家。

伯恩赛德将军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跨过拉帕汉诺克河。这项行动需要搭设浮桥，而这一需求被迅速反馈到了华盛顿。果然，这让华盛顿当局非常不快，直接进攻弗雷德里克斯堡并没有在被批准的战略计划中，同时提供跨河的浮桥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这种等待给了李将军（General Lee）充足的时间，使他得以用一贯的敏捷和技巧来应对我们的正面进攻。李将军似乎对伯恩赛德将军的部署和计划了如指掌，南方军队迅速占领了弗雷德里克斯堡周围的战略高地和树木繁茂的山坡，并大量部署步兵、修筑低矮防护墙和散兵壕作为掩护。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地面情况为李将军的炮兵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作战环

境，可以说是全面覆盖、命中率极高的一块宝地。李将军利用这些优势排兵布阵，力图对我方的任何进攻实施正面的和侧面的火力反击。他的炮兵总司令对正在进行巡查的朗斯特里特将军说道："我们的炮火设置密集，就像是一把细齿梳子，可以覆盖整个战场，连只鸡都逃不出去。"他的其他炮火则对准了我们铺设浮桥的位置。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背后的主峰脚下，李将军最优秀的一支部队守卫着一堵齐胸高的防护石墙。正是在这堵石墙前面，历史留下了可怕而悲惨的记忆。

11月25日，搭设浮桥所需要的船只最终运抵。搭设浮桥需要娴熟的技巧和冷静的头脑。但是从对岸散兵壕射来的炮弹和上方狙击手射来的子弹使得我们这些勇敢的工程师们备受干扰，心神不宁，一身好手艺发挥不出来，最终不得不放弃架桥。随后，我们离河岸最近的炮兵连向敌人的防守工事和敌人开始了狂轰滥炸。在这种猛烈的炮火下，敌人的部分军事建筑着火了，腾空而起的浓烟和硝烟为战场中这个令人紧张不堪、骚动不安的场景平添了一个粗野恐怖的背景。正是在这种骚动、混乱和隐蔽下，密歇根州第七团和马萨诸塞州第十九团的一些勇士发起了正面冲锋。他们驾驶放弃浮桥工程后留下的船只向河对岸冲去，毫无畏惧，势不可挡。霍华德将军（General Howard）的师部不久也跨过了河并在对岸镇上占领了一处据点。

这次炮击中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这些年来，这段回忆并没有褪色，依然鲜活。我当时在靠河岸上游的炮兵连观察交火情况，我想那应该属于本杰明的第二常规军。突然萨姆纳将军的一个参谋快马而至，俯下身子，手指着河对岸轻声对我说："长官，你看见对岸那些房子上方绿地中的白色木杆了吗？"

"我看到了，先生。"我回答说。

“那是华盛顿母亲的坟墓，”参谋说，“千万别往那儿打。”

“不会的，放心！”我答道，仿佛那些枪炮自己长了眼睛。我顺着参谋手指的方向，注视着那个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屹立的白色木杆，想到了很多事情。

第二天早上，浮桥的铺设并没有遭遇来自对岸的阻挠；大概是李将军对于其枪炮颇为自信。在右翼纵队萨姆纳将军的阵地前架设了两座浮桥；一座是为我们架设的，位于胡克将军的前线，其实这一座浮桥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的主力部队并没有计划从这里过河；另一座位于富兰克林将军的前线，在沿河两英里或更远的下方。李将军采用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部署，对此我们必须用炮弹覆盖他的整个前线，以提高胜算；因此我们在拉帕汉诺克河的北岸部署了多达149门大炮。

霍华德将军（1830-1909），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缅因州人。霍华德将军在1862年6月1日的美丽橡树岭

战役中，右臂严重负伤，后被截肢。战后创建霍华德大学，致力于不分种族的平等教育。1893年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荣誉勋章。

现在我们终于了解了整个作战计划。萨姆纳将军将发起进攻，力图在对岸小镇的中上部占领一个阵地；富兰克林将军在下游一二英里处发起主攻，然后绕向李将军的右翼，并在那里与之形成阵地对攻。为了支持富兰克林将军的主攻，第三军的两个师被派去增援，这样他的有效兵力就达到了六万人。剩下的大部队则在胡克将军的指挥下沿河向北岸挺进，到达中间的浮桥附近，随时准备跨过浮桥参战，或者当左方或右方有需要时，立即奔赴前去支援。

于是我们就成了后备部队。或许有人会想不用参加这场惨烈的战斗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至少目前有人这么想。但我想借此机会说明的是，在一场大战部署中，“作为后备军”并不是一种特别关照。通常情况下，后备时间并不会太长；同时后备军还需要承受异常的压力和紧张。等待参战的命令、旁观兄弟部队在战斗、意志坚决地想投入战斗而不得不焦急烦躁地等待和旁观、内心因具有男子汉气概的脉搏猛烈跳动和同志友情的感染而激动不已、拥有支援的力量但却被禁止参加战斗，这一切都让每个宽厚仁慈的灵魂疲惫不堪。在战争，这个戏剧化的舞台上存在一种勇敢冲动的情愫——如果最坏的时刻即将来临，就让我们去迎接它吧！首先投入战斗，当你的精神还激奋，力量还充沛的时候挥出拳头，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将得到增援或“解脱”。这比痛苦等待的后备军好得多。可怜的后备军只能等待，直到生死攸关的恐怖灾难发出召唤，他们才能冲向战场，要么夺回失去的阵地，要么痛苦地死去。或者当战斗结束，后备军跟在凯旋的队伍后面通过胜利的战场去迎接欢呼，在此刻，后备军中那些具有男子汉气概、浑身上下充满力量的战士心中自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自己责任没有尽到，心中有愧一般。

我所属的师属于第五军，由格里芬将军（General Griffin）指挥，集结在正对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莱西庄园附近。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第二军和第九军，为了冲向弗雷德里克斯堡后面那些硝烟升起的山峰正在猛烈进攻。开始时，整个军队井然有序、齐步向前，军旗高高飘扬，引导着队伍。登山途中，炮火连天，在猛烈的阻击下，队伍渐渐散开，没了队形。然而我军并没有开枪还击——这样做只会让情况更糟糕——但是士兵们已经拔出了闪亮的刺刀，准备在最后阶段，横扫敌营，一举攻下敌人的石头阵。好极了！就在我们的部队到达死亡石墙下前方的最后一个山坡时，突然火光四起，整个部队迅速沦陷，就像是被吞没在大地中，鲜艳发光、生机勃勃的军旗在阴暗的硝烟中被湮灭。无比崇高的男子汉气概和拼尽一切的努力在遭遇潮水般猛烈阻挡后，只剩一副副在地上痛苦扭动的身躯。敌人的攻势渐渐减弱，整个战场被绝望笼罩，血流成河，勇士们多身首异处。我们的其他部队也进行了多次英勇尝试，不顾一切拼死尝试，遭到的结果却是一样，整个山坡尸横遍野。

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目睹了五次英勇就义式的冲锋。泪水从我们这些坚毅男人的脸颊上淌下。我们在等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在期盼，期盼我们这些后备军能够被召唤投入同样光荣哪怕没有结果的冲锋。我们更加强烈地期盼能够听到富兰克林将军的炮火声。战斗陷入一种进退维谷、悬而未决的尴尬，一些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开始激烈抗议："上帝啊！富兰克林到哪里去了？那些能够迅速解决战斗的六万人到哪里去了？"

下方的树林深处曾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和哀号声。但是过了没多久，这一切都消散殆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祥的寂静，这让我们心情沮丧。收到消息，米德将军（General Meade）率领的师独自突破了李将军右翼顽强而牢固的防线。但由于缺乏增援，又被反击回来了。此

后，吉本将军（General Gibbon）率领的师发起了英勇进攻，但很快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之后，就没有再进行同样的尝试了，即使尝试，也只是徒劳而已。

现在后备军终于等到了投入战斗的召唤。伯恩赛德将军对左翼大军感到绝望并目睹了右翼英雄般勇敢的进攻，他再也无法继续目睹右翼部队巨大的无谓牺牲，遂下令第五军格里芬部实施冲锋。我们师的第一旅和第二旅开始默默离开，奔赴战场，他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我们怀着极大的期盼在等待，没有任何恐惧。当男人心中的同志之情和对国家责任感被唤醒后，是容不下半点恐惧的。我们热切地期盼能够尽最大的力量来赢得并结束战斗。

格里芬将军（1825-1867），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在内战后期任第五军军长，是张伯伦将军的直接上司。战后负责指挥第五军事管理区。

米德将军（1815-1872），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军。出任波托马克联军总司令期间，赢得了葛底斯堡战役。在战后重建时期，出任位于亚特兰大市的第三军事管理区的负责人。

旅部军官们平日里交谈并不多，但随着战事紧迫，死亡线上的生存压力让彼此间的信任与日俱增，关系愈加密切；整个战场只有一种声音在回荡，那就是“责任感”。整个队伍也是一片沉静；即使有声音，那也只是在讲述写信的对象而已。格里芬将军用他那敏锐却充满惆怅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我们非常担心他的嘴里会说出不需要你们第三旅的话来。终于，令人激动、鼓舞人心的军号吹响了，“第三旅，上前线！”

我们第三旅向位于附近的中间浮桥冲去。敌人的炮手对炮击范围非常熟悉，炮弹纷飞，炮声四起，硝烟滚滚。呼啸而来的实心炮擦着狭窄的浮桥飞过，值得庆幸的是，炮弹并没有在我们中间炸开花，却着实让我们头顶的空气异常紧张，一种难以征服和克制的本能让我们想退缩，

虽然我们都知道为时已晚。在炮弹的威慑下，拥挤的队伍拐来拐去，浮桥不停左右摇晃，以致战马不得不后退，士兵几乎难以保持平衡。过桥后，我们在对面小镇的下部街道集结，士兵们被命令放下背包，留给军需官保管，之后便开始前进。其中两个团由于炮火喧嚣和人声嘈杂没有听到最后前进的军号声，滞后出发而没有赶上我们，这样我们团成了整个旅的右翼力量。路上听说我们师的另外两个旅被派去增援第九军斯特吉斯将军（General Sturgis）的师。上级要求我们勇往直前，于是在接下来这场没有意义的冲锋里，我们满怀忧虑目睹了兄弟部队的溃败惨状。很快，路上众多的栅栏让我们不得不从马上下来。敌人的炮火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尸体四分五裂、肢体横飞，小镇的大街上、居民住宅的门庭前和花园后，一片血肉模糊。我们的士兵不断倒下，被忠诚无畏的军医和医院护工救起。这些战地医疗工作者们勇气可嘉，令人敬畏。

不久，我们的队伍行至一片开阔地。透过昏暗的浓烟，我们立即发现在正对我军右翼的敌营中一个炮排正在调整炮口，准备向我们开炮。很快，他们开炮了。“上帝保佑我们！上校请负责右翼，我必须冲在最前面。”我们勇敢的团长埃姆斯上校镇静地对我说道，然后冲向了前方，冲向了那硝烟弥漫的战场。

为了实现下一步的战斗目标，我们艰难地穿过那铺满战友躯体的战场，奋勇向前。这些躯体有的已经僵硬发冷；有的毫无声息，任由灵魂渐渐抽离那将死的躯壳；有的因为极度痛苦而发出撕心裂肺却完全徒劳的惨叫；有的则因为精疲力竭，或因为绝望的指挥官的最后命令而匍匐在地，一动不动。那些胸膛紧紧贴在地上还活着的士兵极力劝说我们不要向前冲锋，“没用的，兄弟们，我们试过了。没有人能活着到达石墙，那里只留给死了的人。”

我们仍顽强地奋勇向前，竭力爬上一个又一个山坡。战友们的鲜血已经令山坡湿滑，多次无效的冲锋更是让山坡的土壤变得泥泞不堪。终于，我们登上了最后一座山坡，就在那堵居高临下、令无数进攻受阻的石墙前。在那里，尽管我们处于各种不利的地势，我们仍然和敌人进行了猛烈互射，直到夕阳落山，透出鲜血般的红色。太阳西沉后，一切都黯淡下来，最后四周漆黑一片。我们团从这个最靠石墙的绝望山坡稍稍后撤了一小段，退到隐蔽处后，一切陷入无边的沉默和寂寥之中，我们沉沉地睡去了。也许需要睡觉是人类的一个弱点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北风凛冽、刺骨，席卷了整个荒凉的山坡。那些因为战斗而热血沸腾、情绪高涨的士兵们敏锐地感受到了可怕的严寒。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没有外套也没有毛毯，因为冲锋之前他们的背包都被丢在了小镇上。他们只得在山坡上四处寻找，从死去的战友身上借些衣服穿。骑马的军官们也都缺少御寒的外衣，战马也是一样，它们也只单单用马鞍缠绕着马背和马肚，其他部位完全裸露在外。于是我们加入了一场古怪离奇的寻找。人性的内在需求强迫我们去寻找一些奇怪的御寒工具。对于我而言，最好是在遍地的尸体中找出两具放在身体两侧，然后从脚印无数、血流成河的草地上找来另外一具横放在上面做枕头，再翻下他的衣摆盖在脸上，以抵挡住这刺骨的寒风以及战场上到处飘散的、深沉的哀怨和呻吟。和寒风相比，这更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这是一个痛彻心扉的时刻。午夜时分，我终于无法忍受，从可怕的野外营地中爬了起来，并唤起副官作为同伴，四处寻找那些被忽略的受难者，看看能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深沉的声音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山坡右边和后部，在那里史无前例的激战让勇敢的灵魂鏖战了太久。我们走过那片满目疮痍的战场，那原本死寂、一体的单调逐渐化作许多不同的声音，我们仿佛听见含混不清

的痛苦呻吟、对家人的亲切呼唤、对一滴水的乞求、对宽慰的渴望、愿上帝赐予力量的祈祷、对生命的渴求和因不忍痛苦而宁愿快速死去的无奈。

我们尽了我们的微薄之力去帮助那些正在受难的兄弟们，但是在这个无边的战场上，我们的帮助显得多么微小。我们最好的帮助就是去寻找战死士兵身上的水壶，然后给那些即将死去的战士喂上几口水；或者去安抚那些被炮火炸断腿的士兵，调整他们肢体的位置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或者用我们之前从军医那里学到的有限救生技术，当然也是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技术，去压紧和包扎那些被炸断的动脉，为奄奄一息的生命带去生的希望。这真是一个进行最后告别的地方和时刻。许多将要死去的战士向还活着的战友留下了遗言，托他们带给远方的家人，让那些亲爱的家人不至于从自己阵亡的战场上得不到只言片语作为宽慰。即将逝去的灵魂也得到了应有的敬意和安慰，他们的价值将不会被遗忘。

面对和我们有手足之情的战友们的呼救，我们显得多么的无能为力，这让我们感到心力交瘁。当我们最终透过薄暮看到救护车似幽灵般从远处缓缓驶来时，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救护车不时停下来去搜救那些可爱的战士们。救援人员蹲下身子，用半掩提灯或借助火柴的蓝色微光来判断战士们是否还活着。灯光下，一张张勇敢平静的面庞再次显现，令人心痛。

一番观察方位、打望形势后我们重新回到了石墙前的阵地。这里一样到处躺着受伤的士兵，他们正接受着照料，有意思的是他们并没有抱怨和发牢骚。他们像传统的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一样，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但却能迅速说出自己的信仰，同时对于各种敏感的事物保持沉默，不轻易暴露自己的观点和感情。这是一种值得崇敬的神秘习惯。

在这样一个充满恐惧、苦难和肉体折磨的战场上，这些融入血液的习惯必然会让我们隐藏自己的抱怨和牢骚。当最可怕的灾难降临到战友身上，当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的勇士们对战友表现出一种无微不至的温柔和关切，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确信我对这些仁慈宽厚的灵魂保持了应有的尊敬和礼貌，同时我也确信，当我从那些坚毅、强大的勇士身上看到这份温柔和亲切后，我充满感激地回想起《圣经》中那句教诲：去传递慈妇之爱吧！[3]

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些怪异的床榻身边！对于匍匐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战士们而言，用死人作为被盖这个奇特诡异的要求仍然是非常普遍和急迫的。曾经，一只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将挡在我脸上的死人衣摆掀起来，我看到一双野蛮、盗尸者般的眼睛正打量着我，想知道我是否还活着。

整晚，寒风都在狂啸。狂风击过之处，房屋或屹立不动，或像被人类发明的机器所折断或者打碎一样。黑暗中一个令人沮丧的声音不断扰乱着我的心绪，那是我右方一栋废弃砖房的松动百叶窗被晚风吹得不停摇摆的声音。房屋凄楚荒凉，但一些胆大绝望的伤兵们仍然选择了勇敢进入。百叶窗的窗帘在窗框和墙体之间摇曳，发出诡异的节律，拨动我的心弦，唤醒我心灵深处的感官，就如同被那首永恒老歌《楼上的旧钟》[4]的主旋律深深震撼一样，“从不——永远，永远——从不！”

时至今日，独自回忆往事时，一切仍历历在目，我仿佛还能够听到从那些弥漫着痛苦的战场上飘来让人心情黯淡的声音。

清晨一阵尖锐刺耳的射击声将我唤醒，当我从那个奇特但却也能休息的枕头上抬起头来的时候，一本非常破旧的小开本《新约》从尸体外衣的胸包中滑落下来，上面写着这本书主人的名字和家乡。我毫不迟疑

地将这本书放进了我的口袋，并下定决心要把它寄回它主人位于萨斯奎汉纳的美丽河谷的家，并以此作为信物让他的家人和朋友知道这本《新约》的主人曾经信守诺言，为国杀敌，战死疆场。祈求上帝的慈悲和怜悯能够让这个愿望得到实现，能够让这个勇士饱受丧子之痛折磨的伟大母亲作为国家恩人被永远怀念。

很快，一阵风暴般密集的子弹从我们的前方和侧翼袭来，势要将我们位于最外侧山峰间的山谷中的简陋藏身处完全击垮打烂。敌人还嫌这不够，又派上了炮兵，那如阵雨般落下的炮弹穿过我们拥挤的人群，横扫狂泻。我们不得不完全平躺在地上，只有小心翼翼地扭动身体，才能够将子弹上膛并对敌人前方的隐蔽战线进行还击。过了不久，我们看到大概有两三百名敌军从那堵死亡石墙的右侧慢慢爬出来，绕到我们的左翼靠近山谷沟岸的位置，完成了对我们的包抄，利用有利地形，开始向我们的侧翼开火。

当时的形势异常危急，困难重重。我们用那些战死士兵的身体堆筑了一道低矮防护墙，以掩护我们暴露的左翼。在这堵尸墙背后，我们度过了一整个白天。一旦有人站起来，就立即被飞来的炮火击倒。我目睹有人用手和前臂撑着将头伸出了尸墙，结果是一颗子弹正中他的前额，当场毙命。

我们在尸墙下匍匐了一整天。当密集的子弹射入这座由尸体铸成的救命堡垒时，总能听到令人忧郁、让人悲伤的声音。没有救援部队敢来接近我们，我们也不奢望会有增援的部队。我们不时看到有参谋试着过来传递命令，但由于担心胯下的战马在到达我们后面的山峰时就被击中而无奈止步。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独自去面对未知的险境。

12月的寒夜又降临了，午夜我们得到命令全部撤回弗雷德里克斯

堡，并在小镇上休整。我们的伤员被带回浮桥边的掩蔽所进行治疗。那一刻，尽管我们的身体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我们战死的兄弟们仍然躺在那里。我们没有能力在撤退时将他们一起带走。但也不能任他们横尸荒野，于是决定将他们埋在这片因他们的壮烈牺牲而变得伟大的土地上。我们从遍地的刺刀和枪炮碎片中拣出一些，挖出很多浅浅的坟墓，用破栅栏或枪托做成低矮的墓头板，在小心呵护的火柴微光下刻出每个墓主的名字和家乡。

撤回途中，我们不得不穿越一片满目疮痍的战场：到处尸肉横飞，被卸下的炮弹随处可见，炮架被炸得粉碎或被打翻在地，弹药箱四处散落，将死和已死的战马依然套着马具，各种军用装备被狂风卷得到处都是。这些死人般的恐怖景象，在这个昏暗的夜晚，对于脆弱的神经而言并不是件好事。我们行军至小镇上，在萨姆纳将军首先占领的地方，在石板路上宿营。那一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天亮之前才勉强睡了一会儿。各种部队挤在小镇的街道上，既没有接到任何军事指令也没有进行适当的军事部署。结果邦联军队开始向他们自己的小镇发动炮击。深夜时分，从战俘口中传出消息说绰号为“石墙”的杰克逊将军（General Stonewall Jackson）正率部从右面下来，向我们这群挤作一团的部队逼近，想要将我们就地击垮，或者把我们赶进拉帕汉诺克河。毫无疑问，这位“石墙”将军完全有能力这么做。但是我们后来了解到李将军并不赞成这个建议。他对这个进攻计划并不十分坚定。李将军认为我们可能还将会像昨天一样，由石墙前的开阔地带向山顶的石墙发起进攻。我们这边还收到消息说伯恩赛德将军准备孤注一掷，他下令再次向昨天给我们带来毁灭性伤亡的石墙发起冲锋。传说他将亲自率领他的第九军冲在最前头。但我们后来了解到林肯总统发电报制止了这个疯狂行动。

这个悲惨不幸的午夜刚刚过去，我们旅的三个团就被召集起来去执

行一项特殊任务，尽管我们不知道任务是什么，到哪里执行。但可以肯定的是任务非常特殊。从各种部队军官和士兵的坚定神情与动作来看，我们意识到军队高层正在筹划一些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部署。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们将开赴战场的最前线，并在那里设置一条哨兵警戒线，以掩护我们的中央阵地，协助他们发起重要军事行动。埃姆斯上校指挥我们这条线，命令由我负责该团，坚守这条警戒线。埃姆斯上校在离开前用他低沉的声音发出了最后的命令："不管困难有多大都要死守住这片阵地，直到最后。"一个奇怪的疑问从脑海闪过，这最后是什么的最后？没有任何词典可以提供这个"最后"的定义和解释。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个最后就是指无穷尽的以后。

杰克逊将军（1824-1863），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和朗斯特里特将军一起被誉为李将军的左右手。杰克逊将军号称"石墙"，进攻异常凶猛，被称作李将军"进攻的铁锤"。杰克逊将军率领部队，多次以少胜多，击溃

联邦军。1863年5月2日，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取得胜利后，不幸被自己部队误伤，击中左臂，后被截肢。因并发症不治，于第二天去世。美国南方很多人认为如果杰克逊将军不意外身亡的话，南方将赢得内战胜利。

于是我们开始了行动，默默地、坚定地、专注地。我们在后面的地上摸到一些在薄暮时分被匆忙丢弃的铁锹和铲子。兵士们接到命令就地挖坑作为藏身之所，每两人一组或单独作业，建造一个肘形的土方工事。在第二天清晨的战斗中，这样的工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坚守一段时间。我们距离敌人的散兵坑非常近，以至于能够听到对方的一些谈话。从这些谈话中我们发现他们也同我们一样焦急忧虑。我们自己的交流只能是低声耳语。夜色如同沥青般漆黑，伸手难辨五指。为了弄清楚我们的阵线是否处于适当方位，我不得不靠直觉和谨慎来辨别方位。当听到砾石碰撞发出的清脆声音表明似乎略微偏离了修筑标准时，我顺着声音走过去，用一种隐秘的口吻对着看不见的挖坑者说，“把土往那边甩，兄弟，那边才是危险的地方。”

“天啊！”一个充满自信的声音回答到，“你难道认为我还不知道敌人在哪边吗？他们就在正对着我们的方向。”

我被他指责并教育了一番，但是我必须维持作为上级的尊严，我回答他说：“那就按照你的方式继续挖吧！但是必须保持十分的警惕和警觉。”

于是他遵照我的建议“继续工作”，而我则悄悄退后，去继续我那未完成的监视和警戒工作。坑挖好了，我们躲在里面也相当隐蔽。一切准备就绪，静等黎明来临。突然从左后方传来一阵奇怪的嘈杂声，一个喘着粗气的声音问道：“你们这个部队的指挥官是谁？”

我向他表明了身份后，这个急促的声音吼道：“让你的部队尽快离

开这里，有多快走多快。他们整个军队都过河了。”

毫无疑问，对面充满敌意的整个哨兵营都听到了这个消息。这是个危急的时刻，必须马上表态并采取行动。

“大家都别动！”我命令说，“你，还有他，兄弟们将这个惊慌奔逃的人抓住。这是敌人的一个诡计，我们不要上当。等明天早上再将他交还给他们。”

我言辞坚决，没有丝毫犹豫，铿锵有力，足以让附近那些深陷黑暗的诧异的敌人听到。我的士兵们理解了这话的要义。他们相信我的判断和谨慎，都没有移动，继续牢牢地待在原地。我转身走向报信者，严厉指责他的鲁莽，并给他分析了当前的危险局势。我对他说话时还是礼貌性地保持了适度的温和。但在那个危急的时候，我对此还是有些生气和恼火。这个参谋解释说经过长途跋涉，他的判断力已消失殆尽，对此我能够理解，并让他报告了其他消息，同时对于他的过错，我将不会上报。

我找到埃姆斯上校共同设计了一份撤退方案：我们先保持目前的对峙状态，假装热情投入同时加倍小心，然后再以一种新的队列方式进行撤退：编号为偶数的士兵继续他们的挖坑工作并弄出极大的响动，而编号为奇数的士兵则悄悄后撤，由每个连的副连长指挥。这样，半团的部队在后撤一百码左右后，面朝敌人呈战斗队列停下，就地等待，直到另外半团部队以相同方式撤退并超过他们一百码左右后，再次后撤。如此反复，直到整个团的部队都安全撤到后方为止。事实证明这一战术是明智的。敌人在经过短暂的困惑和迟疑后从战壕中爬出来，在自认为安全的距离范围内紧贴我们前行。当在黑暗中行军且身边还有同样前行的警惕极高的敌人时，人性的共同点让我们双方都多少有些紧张。

就这样我们穿行在满目疮痍的战场上，我们疲惫不堪，弯腰驼背，把枪拖在身后艰难前行。那是一个雾蒙蒙的夜晚，不时还有阵雨倾下。就在我们到达第一个后撤目的地时，原本密集的云层突然四散开来，诡秘而残损的月光透过云层缝隙洒下来，明晃晃地照在我们的枪管上，也将我们的行踪暴露在了一直尾随其后的敌人眼皮底下。一两颗子弹迅速呼啸而来。“全都趴下！”指挥官迅速命令道，几乎就在同时，一阵来自敌人的扫射飞过我们头顶，与我们擦身而过。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云层聚拢的那一刻。

从这样遍地伤员的山坡后撤的确让人感到沮丧。山坡上的草坪被撕裂翻起，到处躺满尸体和带着各种惨状即将孤独死去的战士，满地都是在撤退时被随意扔掉的步枪，还有的步枪被已经死亡的士兵紧紧抓在手里。军官丢下的军刀，士兵扔下的刺刀、弹药带以及其他军需用品四处可见，要在这样一个山坡上穿行而不跌倒几乎是很难的。当一缕恐怖的月光落照在那些苍白的脸上，这些死人的脸显得越发僵硬和荒凉，睁开的双眼呆视着，什么也看不见但却又写满恐怖，这些可怕的景象让我们不寒而栗，一阵颤抖滚过身体。

我们在破晓时分到达了浮桥桥头，发现浮桥的桥面铺着大量草垫。这样预计我们在晚上穿过浮桥的时候，浮桥将不会发出响声，紧紧尾随我们的敌人也就无法从声音来辨别我们的方位。我们整理行装，并带上了自己部队里之前没有离开的伤员。其他部队的伤员有一部分还留在河边，让人怜悯、令人痛心。尽管从军属关系上来说，他们不属于我们，但是从战场上更为伟大的兄弟感情上讲，我们都是一家人。正是在这样一种高尚责任感的驱使下，我们团的胸怀宽广的赫森医生（Doctor Hersom）向指挥官请命，要求留下来照顾这些不能够随部队一起后撤的伤员。要知道留下来可能会被敌人俘虏并在可怕的监狱里痛苦度日。尽

管很悲伤，但我们仍骄傲地留下了赫森医生去完成他人道、仁慈和崇高的使命。

最后我们跨过了浮桥，这座三天前我们才经过的浮桥。尽管当初渡河时我们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我们却坚定不移，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们将跨入耻辱。现在当我们重新跨过浮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因战败而遭受谴责。在等待架桥船只运抵的时候，我们部队的一些人会经常骑马沿着河岸巡视，将对岸的邦联军队尽收眼底。他们透过望远镜仔细研究了敌人的工事和部署后，得出了一个自然的也是常识性的结论：那就是以后我们将决不会再被引诱而向李将军为我们准备好的并希望我们进入的陷阱发起进攻。

经过浮桥，我们回到对岸，沿着河岸继续行军。回头看看弗雷德里克斯堡外，那些绿油油的山坡上躺满了身穿蓝色军服的我方阵亡士兵。当我们军团在凄凉阴沉的路边休整时，天空下起了同样令人倍感凄凉的小雨。胡克将军骑着战马从我们身旁缓缓经过。在那恐怖惨烈的三天中，我们都没有看到过他。事实上，他并不需要参与我们的任务。我们猜想他和我们军的指挥官巴特菲尔德将军（General Butterfield）在另外的地方控制和监督部队。

胡克将军看到我正靠在路边的一棵树下避雨，给我一个友好的问候："上校，你们的运气还不坏，尽管这很艰难。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从那里出来了。"

"将军，的确那是运气，那里没有太多人为的计划，全凭的是运气。"

"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你们团投入战斗。"这是将军非常

干净利落的回答。

“那就是造成麻烦的原因，将军，您应该把我们投入战斗。我们被击败的原因就是兵力布置太分散了，太零碎了，就如同被用烤面包叉一样分开了，没有集中兵力。”

这就是我们全部坦率的对话。对于我的不合时宜和军衔的评论，胡克将军并没有指责我。

然而，胡克将军的这席话引导出了一个关于战败原因的更宽和更广的推论。它揭示出或许就是这场巨大灾难的主要原因，那就是作为中央军的指挥官并没有“把他们的人，全部集中地投入战斗”。中央军的部队被更高级别的军令调遣，部队被拆散，被派去增援其他部队，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意外遭遇中或者是没有预计到的战事发展中，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充当了“希望但又被抛弃”的角色。其实这场巨大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富兰克林将军和他的六万名士兵本应该向李将军的右翼全力发起猛攻，然而他只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并且是一次一个师，在进攻开始非常顺利的时候，他也没有利用这种优势，倾巢出动。当富兰克林将军的部队已经败下阵来的时候，指望萨姆纳将军能够夺下小镇后面那些居高临下的令人畏惧的高地也是非常粗莽和草率的。这些高地被李将军部队娴熟卓越的防守和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打造得坚不可破，难以逾越。其实我们的前线阵地也是可以守住的，即使遇到那么大的危险，同时萨姆纳将军的部队在胡克将军的中央军主力部队的增援下，应该集中兵力强攻李将军的左翼，然后尽最大的努力绕过城外高地防守严密的前线阵地的堡垒，对敌人进行侧翼包围。

战役的进行并没有按照伯恩赛德将军的意图和部署，他的战略计划被那些不服从他的指挥官们的不信任肢解、破坏。但这并不能够免除他

的责任。总司令的职责要求他能够控制下属表现出来的勉强的情绪和不和谐的因素，并设法让那些不服从的下级和反对者们顺从和听命于自己威严的意图和战略。

伯恩赛德将军试图采取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统帅的方式进行辩护和澄清，但这为时已晚。他准备下令从部队中免去一些高级将领，但是对于下级将军则涉及较少，他甚至倾向于将这些擅自改变他制订的战略计划并对这场惨败负有责任的将军送到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但是林肯总统再次对伯恩赛德将军上述常识性的建议进行了干预，免职和移交军事法庭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没有过多久，在他自己的要求下，伯恩赛德将军被解除了波托马克军团总司令一职。他非常大度地回到了他的“老九军”，在军长的职务上继续为国尽忠。

---

[1]安提塔姆战役（The Battle of Antietam）：在美国南方，被称为夏普斯堡战役（the Battle of Sharpsburg），该役于1862年9月17日（周三）在马里兰州的夏普斯堡小镇和附近的安提塔姆河（Antietam Creek）之间展开。这是美国内战开始后，南北双方主力第一次在北方土地上的正面决战，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在战役的首日战斗中死亡、受伤和失踪人数最多的一天，共计二万二千多人。

[2]General-in-Chief

[3]Passing the Love of Women

[4]Old Clock on the Stairs

第二章

葛底斯堡血与火的考验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这样评价葛底斯堡战役的重要性，他说：“此役后，伟大的美国内战基本上宣告结束了。从整体上讲，美国内战应该被认为是在人类到目前为止有记录的历史中，所有重要的战争中最高贵和最难以避免的一场战争。”[1]

1863年7月1日到7月3日，李将军率领的弗吉尼亚北部联军主力和米德将军率领的波多马克联军主力，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小镇意外相逢，并展开了生死决战。这三天的战斗成为美国内战的转折点。战败的李将军尽管率领残兵退回到了弗吉尼亚州，但从此后再无力组织北伐。尽管美国内战的炮火在此后继续肆掠着南方的土地长达近两年之久，但北方胜利的曙光已经确定无疑地从葛底斯堡小镇上空久久无法散去的浓浓硝烟中冉冉升起。

九万北方军占据地形上的优势，采取守势。七万南方军凭借兵力和士气上的优势，全力出击。战斗是惨烈的，顽强的，双方都没有懦夫，没有逃避。无论是地势上的劣势，还是数量上的劣势，都没有阻碍南北双方这些勇士们，高昂头颅，举起滑膛枪，顺着军旗指引的方向，冲锋、前进，哪怕前面是死亡的深渊，是毁灭的悬崖，他们都义无反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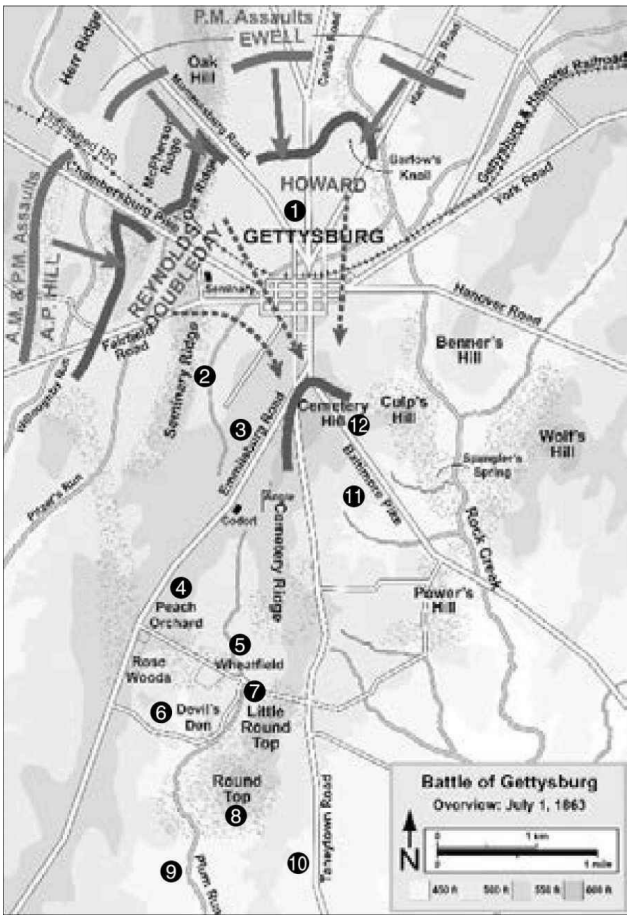
悲壮激情，大义凛然。对于这些血战厮杀的勇士们，无论是身穿灰色制服的南方敌人，还是身穿蓝色制服的北方兄弟，这些既是杀手又是天使的战士，张伯伦上校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这样描述道：

在他们的眼中，有一股男子汉的光芒在闪烁，就像我妈妈常说的一样，这是上帝的光芒。它代表了所有和全部。这些战士，这些杀手，这些天使，这些真正的男人！男人是上帝多么伟大的一件杰作啊！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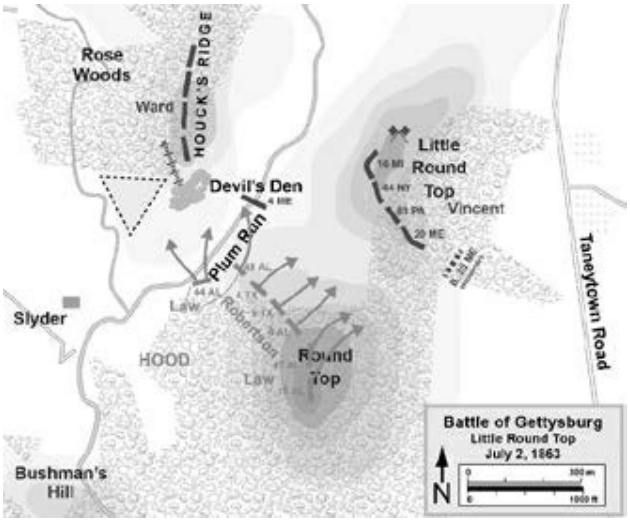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仅仅从战争的胜负，或者一方的利益来看待葛底斯堡战役，那么我们将不免堕入狭隘的泥潭和本位主义的怪圈。

在这场战役中，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弹药打完后，面对数量上两倍于己的敌人，敢于亮剑，敢于刺刀上膛，发动反冲锋，并最终赢得了对整个战役至关重要的小圆顶山（Little Round Top）战斗的张伯伦上校，他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没有任何骄慢和高傲，只有卑微和谦逊，他从北南双方的角度，从整个美利坚民族和国家前途和未来的角度，甚至从人类共同命运和救赎的角度，来观察、来审视、来反思这场惨烈的战斗，所以他说：

“这些葛底斯堡的山峦啊！你们举起了如此绚丽的勇敢，同时也饮下无数高贵心灵的鲜血！这些山峰将一些巨大的秘密隐藏在心底深处，直到《圣经》记载的世界末日来临。在那一天，神意将得到彰显，罪恶将得到报应；在那一天，这些山峰、山坡、山谷都将重新燃起火焰，绽放出让它们转变成崇高和伟岸的光芒。这些山峦也是这个升华，完美和救赎过程和力量的一部分。这一点就是在这里倒下的勇士们（当然包括战败的南方将士们）作为上帝的孩子们的最好的表现和明证。”



1葛底斯堡2神学院山脊3埃米茨堡大道5小麦田地6魔鬼山坳7小圆顶山4桃树果园8大圆顶山10托尼敦大道11巴尔的摩大道12公墓山冈9李子小河1863年7月1日，葛底斯堡战役第一天示意图。南方军在希尔将军和尤厄尔将军的率领下，将北方军霍华德将军和雷诺兹率领的部队成功赶出了葛底斯堡小镇，取得了首日的胜利。北方军退守公墓山冈。傍晚，汉考克将军率领的北方军主力赶到。南方军在首日战斗中唯一的失败就是没有抢占位于公墓山冈末端的小圆顶山。



1863年7月2日，葛底斯堡战役第二天，小圆顶山战斗示意图。在小圆顶山从南朝北依次布防的是：由文森特上校和张伯伦上校率领的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宾夕法尼亚州第八十三步兵团、纽约州第四十四步兵团、密歇根州第十六步兵团。而进攻方则是南方军由胡德将军率领的师，从南朝北分别为阿拉巴马州第十五步兵团、第四十七步兵团和第四步兵团，以及得克萨斯州第五和第四步兵团。

本章翻译、编撰自1913年6月纽约出版的著名杂志《赫斯特》所载文章《葛底斯堡血与火的考验》。[3]

黄昏时分，我们部队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汉诺威，在那里停顿下来。那已经是1863年7月1日的傍晚了。一整天，我们从马里兰州向北一直在搜寻李将军的部队，在各条道路上推进，热切地、急迫地但也是小心翼翼地希望碰上他的部队。我们不时与李将军派出的小股伏击部队和侧翼包抄部队相遇，并发生了初次的交火。而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我们整个军队呈扇形伸展开来，护卫着华盛顿。然而比华盛顿作为联邦国会所在地更加处于危险境地的是一个有关政治和国际的重要问题，那就是法国和英国对南部邦联[4]作为独立和主权国家的承认和接受。从内战一开始，北方联邦就坚决反对这种对国家具有致命打击的承认和接受。其实李将军并不需要在战场上赢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才能够带来这种承认和接受，他只需要在北方联邦境内夺取并占领一个重要战略要地就完全能够做到这点。

一整天，我们不断看到李将军的骑兵小分队，即使我们经过偏远的田野向我们营地前进的时候也不例外。血红的太阳光斜斜地、软软地照射到下午刚刚发生过骑兵战斗所留下来的阴冷凄凉的残留物上。战斗的幸存者早已经随风而去，或逃亡或追赶。

疲惫而饥饿的我们将武器按照宿营的要求和次序堆放，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武器边夜宿一晚。我们就像是傻乎乎的疯癫女人一样蹦蹦跳跳地奔向我们稀奇古怪的晚餐的两个主要内容——水和栅栏圈养的秧

鸡，扬基志愿兵们具有找到这种短翅长足趾的野鸡的本领。而这种天赋的本领属于感官上的直觉。在北方一些古老的神学学校里，我们大多数的农民亲戚都倾向于把这种本领看作是那些最为彻底堕落的食人部落喜欢的。

一些装载和运送食物的马车开过来了。我们在马车的后面简短集合后，车上的食物得到了公正的分配。一次性燃烧的炭火几乎还没有将煮咖啡用的长柄勺底烧黑，刺刀的长柄也几乎还没有将坚硬的面包捶打开来，突然所有的晚餐准备都被从部队左边飘过来的关于前方部队遇到灾难性失败的传闻打断，而停下来了。雷诺兹将军（General Reynolds），我们第五军的指挥官阵亡了。前方剩下的部队，如果在明天天亮前得不到增援的话，将无法守住现在的山坡。这些谣传，就如同在夜晚猫头鹰的鸣叫，尽管我们对此并没有全信，但是这些谣传还是加重了我们本已沉重的心情。

突然，让人惊觉的军号声响起。从看不到的军部传来急促的号令声："将军，马上急行军，一刻也不能够耽搁。"

传令的参谋从军部向各师、各旅、各团和各个炮兵连奔去，军令就如同鹰一样迅速而坚定地飞过，而不再像之前的猫头鹰那样零散和模糊。军令说："向葛底斯堡进军，急行军十六英里。"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我们这样，我们并不知道。在路上是否会遇到抵抗，我们也不知道。没有晚餐，没有休息，不管疼痛的双脚，不管疲惫的手臂，我们只知道急行军，只在乎葛底斯堡。

雷诺兹将军（1820-1863），美国内战联邦著名将领，在葛底斯堡战役第一天，即1863年7月1日，不幸中弹身亡。他是整个葛底斯堡战役中阵亡的最高军衔的将军，准将。

很快，我们整个第五军都处于急行军的状态和队列，我们不再渴望休息和配给的军粮，甚至脚下的土地，我们也似乎将它忘记。我们只有一个念头：争当第一个到达葛底斯堡大路的人。老兵们如钢铁般坚硬的脸庞现在却变成了孩子似的兴奋激动。他们坚持开始进军的时候把军旗展开，迎风飘扬。这样就可以让黑夜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群人赶过来救赎白天。

所有的东西，即使是最常见的，在黑夜神奇的魔力笼罩下都在扩大，都变得神秘。在一个道路的转弯处，一个参谋以一种权威的口吻向每个经过的上校宣布，麦克莱伦将军已经重新指挥波托马克军团了，并且他就在我们行军道路的前面。听到这个消息后，一阵狂热的欢呼声从拥挤的行军队列中隆隆而起，直入云层低垂的夜空，地面在士兵们加速

步伐的践踏下似乎也开始摇晃震动。现在从大路旁黑暗的角落飘过来一个传闻，我们不敢十分肯定这个传闻的真实性。这个传闻说，一个在日落时分还在华盛顿的威严身躯正在朝葛底斯堡的山坡疾马而去。任何人都不要嘲笑我！我自己对于这个传闻是半信半疑的。我们周围确实有另一个世界的神秘力量在运动。

大小圆顶山全景图

在行军途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前所未遇的欢迎和问候。我们在一个自由的州，在一群友好的人民中间。一路上，大量宾夕法尼亚州的公民们走出来，以一种敬畏的心情，向我们这些大多来自其他州的士兵和军官，致以发自内心的欢迎和问候。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行军大路被这里一群那里一伙聚集在简朴而庄重的自家花园中，身着美丽服饰的女孩子们手持火把、旗子和鲜花照亮。这些天真快乐的女孩子们唱着令人兴奋的歌曲，其含义和效果绝不仅仅是客观的赞扬，而都是真诚的发自她们内心的祝愿。这些不是善歌缪斯女神[5]的姐妹的女孩子们，挥舞着白色的手帕以示欢迎。这些挥舞着的白色手帕形成的涟漪迅速在道路上传播开去。勇敢年轻的参谋以为这是一个希望会谈的召唤，就快速赶上前去，大胆的但却温柔的，压低音量，在这个夏日的夜晚，和这些姑娘交谈开来。他们的会面和交流让人联想到在战场上商议交换战俘或者讨论无条件投降的情景。另外一些人，尽管不像这些姑娘般大胆，但是还是不能够压抑住自己内心渴望帮助我们的极大冲动和愿望。他们将自己默默的奉献和祝福注入了为我们准备的放在屋前的水杯中。这杯水让我

们铭记起《圣经》中的记载，上帝的恩准和祝福是如此的伟大和神奇，他片刻之间就将加利利的迦南小村中的一杯苦涩的白水变成了甜美的葡萄酒。[6]

在黎明前，我们抓紧时间在路边睡了一个小时。我们在早上7点到达了葛底斯堡以东的高地，正对着前一天战斗失败的那片土地。过了一会儿，我们向左继续前进，跨过岩石小河[7]，沿着巴尔的摩大道[8]向上来到一片开阔的田地。从这里几乎可以俯瞰整个葛底斯堡小镇。在我们前面和左边是第十一军和第一军的部队，在我们右边那个居高临下的高地上牢固地驻扎着我们的第十二军。在接到就地休整命令后，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马上恢复昨天傍晚被唐突打断的晚餐，紧接着我们直接就在地面上摊开自己的身体，将自己的脑袋平放在泥土上，拉伸二十四小时来没有休息过的双脚，以这样战场上特有的方式来弥补昨晚失去的睡眠。

我们都知道在这里将有一场大仗，一场意义非常重大的、一场双方都会孤注一掷、殊死拼杀的战斗将要开始。然而当前压在我们心头的却是一种大战前惯有的巨大的平静。一种对战斗如何开始的不确定、对有关战斗重大问题的看似缺乏周详战略计划和安排，这些问题都困扰着我们。我们意识到其他部队也都正在赶到葛底斯堡小镇来，正在我们的周围集结。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或者判断哪些部队将发起进攻或者承担防守任务，或者战斗将在哪里打响。整个上午我们都没有接到过其他的命令，除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声音告诉我们振作精神，准备参加在我们右边发起的进攻。但是至于这边的进攻是由我们发起还是由敌人开始，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进行猜测。

我们团位于公墓山冈[9]，这个山冈处于一个伸展开去的山脊[10]所形

成的突出角状物的顶端。在这个山脊的右边向下回伸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是一片高耸的树林。这片树林的山坡顶就是卡尔普山冈[11]，在公墓山冈所在山脊上的墓地向南，整个山脊向下匍匐延伸到两英里左右的远处，在那里山坡突然向上翘起，崎岖不平的山坡向上大概升高了五百英尺，形成一个布满岩石的小山，这就是小圆顶山[12]。这个小圆顶山实际上是一个南北走向的山脊，一个陡峭的、崎岖的类似哨所状的小山。而在整个山脊的南段的末端就是另一个哨所状的小山，较小圆顶山高出一百五十英尺，名字叫大圆顶山。从这些地标在整个地区地形的位置来看，无论是远处的还是近处的，尤其是朝西边和北边，从军事的角度来观察，这两个小山冈和两个山顶都是战略要地，扼守住了就能够控制下面的整个山谷和平地。这将是一个打大仗的好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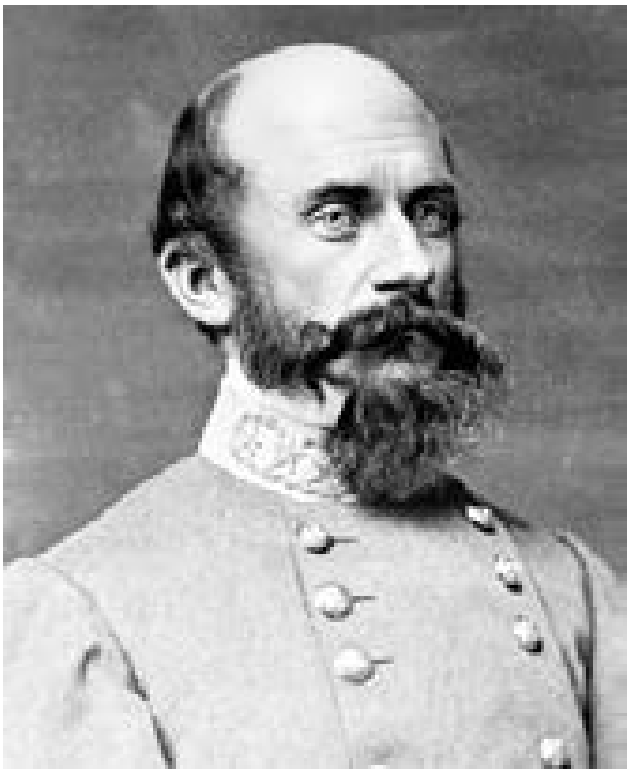
在这个像鸟嘴一般向上突起的山脊的两翼有两条大道在葛底斯堡镇上交会，一条是巴尔的摩大道，另外一条是托尼敦大道，位于公墓山脊上的小圆顶山居高临下，恰好扼住了这两条大道的咽喉。托尼敦大道是打开直接通向首都华盛顿的门户。如果发生我们惨败的悲剧，这也将是我们后撤的唯一的生路。汉考克将军（General Hancock）的第二军就驻扎在小圆顶山的山脊上，从公墓山冈上的墓地朝南部署。在这一线上，西克尔斯将军（General Sickles）的第三军也在布防，形成了我们的左翼。我们团受命固守在小圆顶山的北面山坡。从这种布阵显示，我们将采取防守的战略。这种选择加深了我们对波托马克军团新任总司令米德将军指挥才能的信心。

在我们占领的公墓山脊朝西的正对面约有一英里的地方，是另一个山脊，从葛底斯堡小镇的北上方开始沿东北朝西南走向一直延伸到大圆顶山的对面。这就是所谓的神学院山脊[13]。它得名于山脊北面山坡上的路德教神学院[14]。在公墓山脊和神学院山脊之间是另外一条大道，

即埃米茨堡大道[15]。这条大道穿过公墓山冈的山脚进入葛底斯堡小镇。这样上面提到的三条大道都在镇上交会了。

在神学院山脊上的山冈，南部邦联的军队渐次展开阵地。从钱伯斯堡，朗斯特里特将军率领的部队正沿着埃米茨堡大道朝这边急行军过来。守卫葛底斯堡小镇的是尤厄尔将军（General Ewell）率领的邦联军，在围绕着卡尔普小山冈的前面和东面，由邦联军的厄尔利将军（General Early）的师严密布防。我们充满好奇地观察到，他们的进攻将从北面和东面，也即是从约克镇和汉诺威方面展开。而李将军也将快速率领主力部队，从之前他发动向联邦北部进军并冀图占领一些北方城市，进而从背后威胁波托马克军团的方向上向葛底斯堡赶过来。

汉考克将军（1824-1886），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是葛底斯堡战役中联邦军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功勋卓著，受到国会嘉奖，并深受士兵喜爱。1880年，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惜败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加菲尔德。



尤厄尔将军（1817-1872），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尤厄尔将军在1862年8月29日第二次公牛河战役中，左腿中弹，并被截肢。在葛底斯堡战役第一天，他率领的部队成功将联邦军从小镇上击退。但由于没有执行李将军“相机夺取公墓山脊”的作战命令，而让邦联军在第二天的战斗中陷于被动。为此，饱受指责。但现在历史学家对此也存在争议。

西克尔斯将军（1819-1914），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军，在葛底斯堡战役第二天，其右腿中弹，后被截肢。战后出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获得美国国会荣誉勋章。

厄尔利将军（1816-1894），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1864年7月曾率部越过银泉，遥指华盛顿，后被谢里登击溃。1869年回弗吉尼亚执律师业。

我们得到的命令和自己的期望让我们密切而焦急地注视着我们的右边。这是昨天战斗结束的地方，也将是今天新的战斗的起点。但是所有的一切都还不确定。我们被告之米德将军正在和他的军级指挥官们紧急磋商发起战斗的最佳点位和最佳区域。但是这个战前的军事研讨会被中断，位于大圆顶山和小圆顶山前面的树林里和乱石中，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炮击声，就在这个我们最不可能预计到的地方，敌人将进攻的计划展示给了我们。紧随这震天的炮声，一阵滑膛枪射击开始了。

鼓舞人心的军号声吹响了。“到左边去，以最快的速度！”我们整个第五军都朝左边全速行军。我们旅位于我们军的最左边，也处于领头的位置。我们全速奔跑，冲向战斗，毫不理会粗糙不平的地面、长有荆棘

的篱笆、石头的围栏，以及泥泞的沼泽地。在炮弹的轰炸下，大地在战抖，天空被炮弹爆炸后的火光照耀得通红。当我们越接近战场，越能够感觉到喧嚣和嘈杂。

希尔将军（1825-1865），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军，中将军衔，1865年4月2日，在彼得斯堡战役中不幸阵亡。

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第三军并没有如我们想的一样出现在第二军和大圆顶山、小圆顶山所在的山脊之间，而是向前突出了一英里左右，驻守在几乎靠近埃米茨堡大道的地方。[16]

胡德将军（1831-1879），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他率领的得克萨斯旅以骁勇无畏、勇敢进攻著称。在葛底斯堡战役中，他的左臂严重负伤，虽未截肢，但彻底残废。战后在路易斯安那州从事棉花生意和保险业。

沃伦将军（1830-1882），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敏锐地察觉出小圆顶山的重要战略意义，为最后的胜利立下了特殊功勋。

拼命开始了。我们旅绕到山脊后面，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山坡下面，右边的桃树果园[17]。就在这个桃树果园，我们的部队被从神学院山脊赶过来的希尔将军（General Hill）部队和已经快速赶到埃米茨堡大道的朗斯特里特将军的部队夹击、阻挡。

战斗的毁灭性是令人震惊和可怕的。我们旅下到位于桃树果园后面的靠近山坡的小麦田[18]。在这片小麦田中，我们英雄般的士兵们生气勃勃地屹立着，宛如金色谷粒，尽管受到来自树林中如同死神般野蛮的收割机的蹂躏和践踏，依然不倒。

在这里，我们停下来寻找适合的作战地形和方位。我们偷偷瞟了一

眼位于大圆顶山、小圆顶山所在的山坡前面靠左的地面上作战的第三军。在这块被称为魔鬼山坳[19]的地方，双方厮杀得是如此惨烈和恐怖。我们看到邦联的胡德将军（General Hood）率部正在向我们的侧翼猛烈袭来。我们停下来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我们的警觉是敏锐的。我看到我们第五军的第一旅和第二旅正在向位于桃树果园和小麦田之间的战火咆哮的树林中奔去。

片刻过后，一个来自沃伦将军（General Warren）的参谋急匆匆地找到我们第五军的军长赛克斯将军（General Sykes），请求他至少派遣一个旅，在敌人一波高过一波的进攻浪潮将小圆顶山淹没之前占领小圆顶山，这里每个地方都需要增援。我们英勇且能独挡一面的旅长文森特（Colonel Strong Vincent），一听到占领小圆顶山的请求后，也没有等待更高级别领导的指令，就自动承担起这项危险的责任，并命令我们调转头，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奔向小圆顶山。他自己更是一马当先，跑在队伍的最前头，提前到达以观测最佳的布兵位置。我们立即向后和向右快跑过去，穿过在李子小河[20]上面的一座简陋的圆木桥，经过一条凹凸不平的农田小道后，来到了小圆顶山所在山坡的山脚。

我们现在了解到，作为我们整个军团兵工总监的沃伦将军是受米德将军的派遣前来查看右翼的进展情况。他一眼就看出了小圆顶山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但令他吃惊的是，我们居然没有派兵驻守这个战略要地。在这里只有一小股的信号兵在认真地观察魔鬼山坳前面埃米兹堡大道区域敌军的运动。为了检验他的推测，沃伦将军让我们位于山坡下面的炮兵向前方不远处的魔鬼山坳附近一大片树林连续不断的发射了炮弹。炮弹飕飕作响，飞过我们头顶，斜阳下滑膛枪杆和刺刀熠熠发光。真相查明，我们的幻想就此结束。就在炮弹飞入树林后的一分钟，敌人冲了出来向我们第三军的左翼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们对魔鬼山坳的突然冲击

迅速将这个地方变成了沸腾的大锅，使得一大股的邦联军队跨过魔鬼山坳，向大圆顶山、小圆顶山的山脚横扫过来。

赛克斯将军（1822-1880），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张伯伦上校所属的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就属于赛克斯将军指挥的第五军第一师第三旅。

文森特上校（1837-1863），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上校。在1863年7月2日的战斗中，文森特上校不幸被击中大腿和腹股沟，5天后去世。

如果不是沃伦将军恳请我们飞夺小圆顶山，邦联军队本来是可以很快占领这些高地的。

我们认真检查了这个崎岖不平的小圆顶山。这里将是今天战斗的试金石。这个小圆顶山拥有一张粗糙不平而令人生畏的脸庞，参差不齐的山缘让这张脸显得皱纹丛生，巨大的石块就如同是满脸粗硬的胡须，即使是山顶的平地上也铺满了各种大小的石头及其碎片，就如同古时巨人们的战场或者游戏场。到处蔓延的大树似乎和岩石在为了抢占同一个立足点而扭打成一团。一些树皮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菌类，树干则光秃秃地向上攀升，阴森凄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奇怪而严肃的地方，看上去荒凉贫瘠，凄冷无助。但是很快这里将被我们宝贵的鲜血和抛洒的热

泪充满、铭记。

当我们登上小圆顶山斜坡的时候，已经越过李子小河的朗斯特里特将军的炮兵将我们一览无余。他们调转炮口，向我们全力开火，妄图将我们全部从高地上彻底消灭以使他们那些身穿灰色军服的、正在向这里进攻的士兵能够夺取这些高地，无论他们是用脚还是用手。

炮弹在我们头顶爆炸，将山顶大树的树梢炸裂，断裂的树枝落下来发出嘶嘶的响声。这些树枝夹杂着石块从天空滚落，更增加了恐怖的气氛。炮弹越来越接近我们的头顶，爆炸形成的气流将周围的空气压缩，爆炸的火焰将我们的呼吸压迫，让我们呼吸困难，仿佛吸气和呼气都需要从胸底用力一样。

在这样一个危险和残酷的时刻，我们家的三兄弟骑马并肩向前，一枚炮弹从我们的脸前飞过，这个情况让我内心非常焦虑。“兄弟们，”我对他们说道，“我讨厌这样。下一个这样的炮弹就有可能让我们的妈妈非常难受。汤姆，你到后面去，看看是否都已跟上；约翰，你到前面去，找一个地方救伤员。”汤姆作为G连的最年轻的中尉，当时正在团部做我的副官。约翰，这个比汤姆稍微大点的弟弟是受基督教委员会的派遣来到战场的，而这次派遣是我帮他申请的。我们团没有外科军医，老的那个已经阵亡了，新的军医还没有派来。因此我敦促他去战地医院，在医院主管贝克领导下，和医院中的弗伦奇牧师以及其他救护队的兄弟们一起工作。

当我们快到小圆顶山山峰的时候，敌人的炮弹如雨点一般射过来，像耙子一样在山顶上滚爆，我们不得不让兄弟们全部趴下以免我们的脑袋被炸飞。头上掉落着炸裂的树梢、岩石和弹片，而脚下是巨大卵石、用于猎捕野兽的陷阱，以及裂缝。这些让这里简直就成了李子小河旁边

那个恐怖的魔鬼山坳的翻版。

当我达到小圆顶山朝南面山峦的时候，发现文森特已经到了这里。他非常冷静和泰然，他用一种令人敬畏的口吻，这口吻仿佛是从记载着永恒法律的文献石板上翻译出来的一样说道："我把你放在这里！这里是整个联邦军队的最左端。你明白吗？你必须守住阵线，不论伤亡多大！"我明白文森特话的含义，非常明白。但是对于他所指的无论伤亡多大，这点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去认识、去理解。

我们刚赶过来就得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命令："右边的部队排成纵列。"这样当到达前线的时候，我们左右两边都可以面朝敌人，当我们团的每个人一旦进入战线就可以马上朝敌人开火。这是一个非常迟钝不灵活的队列布置方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是必要的。当知道我们的左边不会再有其他部队支援，我派出了我们团一个非常有战斗力、斗志非常顽强的连队到那个方向上去。这个连队的连长就是意志坚定和头脑灵活的莫里尔上尉（Captain Morrill）。我指示他沿山坡下的山谷一线在团队的左边和前面布阵，并将部队放在团部和大圆顶山山脚的东边之间，保持给团部提供支援的距离，以便根据战斗需要快速调动。

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一共有三百五十八名装备精良的现役士兵，其中有二十八名军官。他们都是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兵，更重要的是他们头脑灵活，身体强壮，意志顽强。

在这里，我必须向你们提供一个比较重要的旁注，目的是让你们能够更加恰当地对我们团的这些战士的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和判断。在三百五十八名士兵中有一百二十名是来自缅因州第二步兵团新招募的战士，招募他们的军官在招募他们的时候让这些战士们相信一旦他们所在团的任务结束，那么他们将得到解散。当初这些热血沸

腾的应征者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们签署的是一份长达“三年战争期”的参军协议。当他们所在的团任务被解除后，留在战场上的他们拒绝继续履行任何军事义务。因此他们被作为军事哗变分子被隔离关押在了一个用作监狱的营地，等候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部队五月末的调动不允许他们享受这种半兵半民待遇。国防部直接命令我，把这些哗变士兵编入我的团队，并让他们尽快履行士兵的责任。这个命令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我们团应征入伍。然而过了不多久，他们还是被宾夕法尼亚州第一百一十八步兵团押解到了我这里，并带给我口令，把他们编入我们团，“让他们尽快履行责任。他们若敢拒绝，就立即枪毙他们。”这就是我们军长亲自下达的命令。

作为团长，我认为，赋予了我相机处置的权力。因此我将他们编入了我们团的花名册，并将他们按照小组分配到每个连。这样可以瓦解这些抱团哗变士兵们的所谓的“团队精神”。然后，我将他们又集合起来，将现在急迫的局势向他们做了通报，并告诉他们，在我们的团里不要抱有被作为平民客人款待的想法，按照美利坚联邦政府的授权，我已经将你们作为士兵编入了我们团正式的花名册，我将按照一个士兵应该得到的待遇来对待你们，你们遵守纪律和命令，那么将不会失去任何权利。但是如果你们固执地坚持所谓的应该被免责、被遣散的权利的话，我将让你们知道那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让人感到高兴的是，除了一两名士兵外，其余的人都非常勇敢地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责任岗位上。就在我以后会证明的一样，在这天的战斗中他们将成为我们团最好的士兵之一。

现在形势非常紧迫。我解除了对这一百二十名战士的囚禁状态，同时遣散了监控他们的宪兵守卫，然后将这些战士送回到他们新的连队中。除了鼓手和医院的护理之外，其余的人都到他们各自的队列中，就

连并没有作战任务的厨师和后勤人员，也都自发要求到前线去参战。我知道另外一些人，他们因为昨天白天和晚上的急行军身体非常虚弱或者是脚部受伤，他们本来获得了解散的许可，但是现在，当战斗打响后，他们拖着一瘸一拐的身体和还在流血的腿，也走到了战斗的第一线，在那里，他们不但发现了正在英勇作战的团里其他战士，同时也发现了团部对他们的参战是如此迫切的需要和衷心的信任。

他们迅速进入各自的阵地。对于这些新加入战斗的之前还被视为哗变的士兵，这些英雄般的战士难道会离开他们的阵地吗？当天下午，在连队例行点名的时候，当这些战士的名字被叫到之后，他们发自内心的共同回答是："在，永远在。"

从我们团的阵地上看过去，大圆顶山就在我们上前方炮弹射程内。对此，我们警觉地意识到，如果敌人在那里站住脚跟，将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即使对于炮兵而言，那里的地形似乎是难以实现防卫和覆盖的。从李子小河的山谷连续不断发射的猛烈炮火依然轰击着小圆顶山的山峰，令人高兴的是，目前还没有射击到我们的阵地上。如果他们控制那座山，这些火炮将进行更准确和更具杀伤力的纵射。

我们旅的其他团在我们的右边一线排开，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州第八十三步兵团、纽约州第四十四步兵团和密歇根州第十六步兵团。我正在观察和思考在这里即将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战况，突然赖斯上校（Colonel Rice）来到我们阵地。赖斯上校认为，应该利用这几分钟派人到我团阵地右边，去找个更能够清楚观察的位置，查看一下在李子小河山谷方面的动态，以及我们阵地前方敌人主攻的方向。

的确，这种观察具有警示作用。敌人已经绕到了我们第三军的左边，现在魔鬼山坳简直就是一个冒着浓烟的火山口，李子小河山谷则是

一个飞速旋转的大旋涡。一股敌人已经冲到了我们位于小麦田的炮兵阵地前，而进行侧翼进攻的敌人已经前压到大圆顶山和小圆顶山的山脚，整个敌人的攻势就如同狂暴的浪潮，汹涌地朝我们滚压过来。

不用说，这是一个刺激的、令人恐怖的场景：这里，一串串的炮弹倾斜在密集的队列，把人和马掀得如同水浪将杂草抛在一边；那里，来复枪近距离射击，人被震得摇摇晃晃，被射断的手背抛向空中，滑膛枪随着死神到来掉落，战士用最后一点力气抽搐着身子，如同镰刀割草一样倒下，而另外一些战士则以男子汉特有的骄傲自信，镇定自若重新集结；这边，一群战士跪在他们喜爱的已经阵亡的军官旁边，这些阵亡的军官曾经昂扬的精神似乎激怒了凶猛的战马，这些马鞍上已经空荡荡的烈马径直冲向了敌军；那边，我们一个敢于挑战一切敌人、藐视一切困难的团被敌人冲垮，战士们或被杀死，或被俘虏。双方的幸存者蹲伏在岩石后面猛烈交叉射击。已经很难辨清谁是胜利者，谁是战败者。敌人如潮涌如飞沫向我们扑来；到处是死亡，到处都疯狂。

多么神勇的赖斯上校啊！能够看到这个场面，对于我们很起作用，能够把这个场面看穿，当然益处更大。我们相互对视了一下，没说一句话，我们重新回到了我们各自的阵地。

不到十分钟，小圆顶山上空炮火的雷鸣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却戛然而止。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十分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猛攻的敌军已经横扫我们第三军的侧翼，到达了小圆顶山的山脚，处在他们自己炮火轰炸的范围内。他们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就在那些岩石之后。我们虽然看不到他们，但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来了。约莫一分钟，滑膛枪发出了隆隆的射击声，射向了我们旅中部靠右暴露出来的位置。

我们迅速还击，击退了他们首次进攻，紧跟着他们又发起了一波接

一波的猛攻。很快敌人就越来越靠近我们了，虽然还有一段距离。胡德下属的两个旅，得克萨斯旅和阿拉巴马旅，负责这次主攻。阿拉巴马州第四步兵团攻到了我们的右边，而阿拉巴马州第四十七步兵团紧跟其后，呈梯形编队前进，逐渐靠近我们。很快，这个团的七个连队就到了我们的阵前。我们使用了我们所有的能够抵抗的手段。我的注意力迅速高度集中，一会儿关注这里，一会儿关注那里。在浓烈的硝烟中，尼科尔斯中尉，这个头脑非常聪明的小伙子，急匆匆跑到我面前，告诉我在他防守的前方有异常情况，也就是在和我们交火的敌人的背后有异动。

我一下子攀上他的连队所在阵地中的巨大岩石，迅速看清了他所说的异常情况：密密麻麻的身穿灰色军服的邦联军队正在位于大圆顶山和小圆顶山之间的一个平坦的山谷中急速推进。意图夺取我们的左翼。我相信这个判断没有错。如果他们能够在我们的正面，通过异常猛烈的攻击来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同时让他们的部队绕过我们的侧翼，那么其结果将对我们和整个联邦军的防御非常糟糕。这些侧翼进攻的敌人有多少，我们不清楚。我们根本来不及派人侦察。如果一股强大的敌人能够从侧翼包抄到我们后面，那么我们旅将被卡住，就如同被一个强力大剪刀卡住一般，然后我们旅将轻易被切掉，被剪碎。非常容易预见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不能够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得到的是死守住阵地的命令，现在看来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了。

我们的正面必须顶住，我们后面也决不允许敌人包抄。我们必须迅速冷静地作调整。我将团里的上尉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我的战术：以最猛力的射击保持住我们正面火力，不需要特别考虑立即产生的效果，同时，一旦这些上尉们找到机会就开始向我们左边移动部队，队形要成一行，列队的士兵要靠拢。作为团长的我和护卫团旗的部队前进到我们阵地的最左边并将军旗插在那里，在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卵石作为标记、掩

护和支撑；在那里，把我们全部到达的部队沿着向左的直角方向，在弯曲处布置阵线，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团的两个正面。要尽快完成这个移动和部署。但是在这样一个密集的炮火射击下，要完成这种兵力部署是非常困难的，既需要冷静，也需要热情。我们团的军官和士兵都具有这些非常优秀的素质和品格。对于他们在这个生死悬于一线的危机中所完成的壮举，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们的崇拜和尊敬。

作为目前局势的一个重要元素，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我们右边正在发生的战事上。沃伦将军看到我们已经在小圆顶山和敌人开始短兵相接的战斗。他的目光越过小圆顶山朝下观察。他发现邦联的胡德将军所属的两个旅正在突破我们第三军的左翼，并径直朝小圆顶山席卷过来。庚即，沃伦将军带着增援的部队飞一般朝这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上赶过来。

他带来了纽约州第一百四十步兵团，该团属于我们第二师下属的威德旅，他们本来正赶往西克尔斯将军处增援，现在沃伦将军命令他们立即奔向我们的阵地。威德旅紧跟着沃伦将军，而艾尔斯的整个师则没有过来。沃伦将军的队伍仍然牢牢地控制住小圆顶山以北山脊上的一片榛树丛林，并把黑兹利特上校率领的第五常备军的D炮兵连，安置在那里。他派黑兹利特上校爬上这些高地进行仔细侦察，判断我们的部队是否有能力控制住这片战略要地。

就在这个期间，邦联的得克萨斯州第四和第五步兵团朝我们旅的右翼进行了凶猛的进攻。我们在这个方向上的密歇根州第十六步兵团已经快招架不住，打着趔趄，开始后退。之后，混乱和骚动开始了。

文森特感觉到，除非众神帮忙，否则所有完蛋。他拔出军刀，他的脸庞涨得通红，仿佛火在燃烧，他拼命冲向已经被敌人攻破的连队阵

线，不顾一切将剩下的士兵一个个重新集合起来。完全是凭借他个人卓越的人品和号召力，文森特恢复了在这里一部分的阵线，并鼓舞了剩下的士兵。“一寸阵地也不要放弃，兄弟们，不然我们全都完蛋。”他吼叫着。他的吼声招来了对方密集的子弹，他坚毅的脸庞瞬间被打烂，文森特的灵魂也乘着火焰马车升上了天国。

就在这个极度危险和痛苦的时刻，纽约州第一百四十步兵团终于赶到了，为首的就是英勇的奥罗克上校（Colonel O'Rorke），他们还来不及排阵，来不及给滑膛枪装上子弹，就冲入了战斗。正是优秀的纽约州第一百四十步兵团，仿佛是受到了上帝的安排，我们称之为上帝的调遣，在这个对我们整个旅的命运具有生死存亡意义的关键时刻，拯救了我们所有人。但是代价是高昂的，杰出的奥罗克上校被流弹击中身亡，与他一起倒下的还有很多他的忠诚而勇敢的军官和一百名无畏的士兵。

为了给这场黑暗而惨烈的战斗舞台增加更多的悲剧色彩，就在这个舞台的正中，不屈不挠的黑兹利特上校试图在山顶靠前的位置，把他能够发射十磅重炮弹的帕罗特火炮架到更好发挥作用的地方。他不得不跳下他的战马，用双手和手推杆将这些帕罗特火炮推上陡峭的山崖，从那里，他将向下面和远处的敌人射出死亡之炮。

战斗的喧嚣已经咆哮到了我们旅的左翼，这更坚定了我们战斗的决心。此时，敌人左翼包抄的队伍与正面进攻的队伍一道，向我们发起了大约一小时不停息的狂攻。我们的两条正面战线，在敌人的攻击下，现在已经分不清楚界限了。滑膛枪相互的射击已经让位给了刀剑的砍杀和刺戳、短兵相接的扭打和格斗。战斗队形如在旋涡中一会儿前，一会儿后。有时候，我甚至发现在我的周围，敌人比自己人还要多。伴随着急剧的力量，我们的阵线被冲开、被吞噬，旋即被堵住、被关闭。一对对

强壮结实、坚定无畏的兄弟从我们的身边冲向被敌人打开的缺口，然后就消失在猛烈的碰撞中。在我们四周，各种奇怪的、混杂的声音在咆哮，在吼叫：有藐视的叫喊声，有集合队伍的喊声，有绝望的叫声；在这些喧闹淹没下的还有哀求的低语声、被压住的抱怨声、急促的祈祷声、断断续续的安息日的歌声、对爱人名字的轻轻呼喊声。地面上到处都是被炸裂和撕碎的尸体，活着的人跌跌撞撞、东倒西歪、战栗摇摆，死灰色的脸庞上那些奇怪的僵硬的双眼呆望着天空。这些惨状简直无法言表，甚至做梦都想不到。

每个英勇的战士在如此危急的时候如何能够挺住、能够坚持住，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对此我不清楚。但是男子汉的气概和壮举应该得到尊敬和铭记。我们团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在开战不久就被击中头部，恐怖的伤口让他应声倒下。我见此情景，认为如果能够得到及时治疗或许还可以挽救他的生命。因此，我派人将他抬到我们简陋的战地医院，至少他可以在那里平静地死去。不到半个小时，在我们发起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反击中，我发现一个仿佛刚从死人堆中爬起的幽灵，狂奔在滚滚的硝烟中。这个鬼魂一般令人畏惧的战士头上只有一块沾满鲜血的绑带缠绕。他狂啸着，向着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奋勇前进，毫无畏惧即将来临的死亡。这个即将成为不朽的英雄就是那个优秀的年轻人。不管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岸边，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将一眼就认出这个高贵的灵魂。

我无法忘记另一个值得敬仰的男子汉壮举。在敌人向我们阵地发起首攻的地方，尽管被冲得支离破碎，但我们仍然还在顽强抵抗，此处的争夺异常激烈。就在这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穿过浓烟中突然散开的一个裂缝，看到了我们团的军旗孤傲地迎风屹立着。第一眼，我以为这是幻觉。但是随着浓烟飘散，军旗的外廓和样子越发清晰。双方交叉射击

的火力如刀般锋利和尖锐，将军旗中央几乎全部打掉；军旗下面有两名护卫还在坚守，还在战斗。位于这幅壮烈场景中央的就是护卫团旗的士官安德鲁·托兹尔中士。他将军旗插到地上，把旗杆紧紧地捆在他的肘部。因此，他能够将军旗笔直地竖起来。他从身边倒下的战友那里抓起滑膛枪和弹药筒，仿佛歌中传唱的骑士，保卫着他神圣的责任。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画面，传递出的意义更加令人激动。必须保住军旗，还要拯救这两位孤军奋战的护旗士兵。刚开始，我派人到我们右边的宾夕法尼亚州第八十三步兵团去请求增援十二名战士到这里来，然而他们的确派不出一个人来。于是，我把我们团部的副官、我的亲弟弟汤姆召集过来并派遣他前去，并告诉他不管以何种方式，也要堵住这个缺口。如果他不能够从相邻的连队中抽调战士增加攻击的话，就将进攻突出的部队撤回来，把部队收缩到中央的位置，以守为攻。

双方倾泻在那里的弹火是如此的炽烈和密集，我一度认为汤姆能够活着到达那里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汤姆出发后，我立即派遣托马斯中士作为他的一个特殊的后勤兵紧跟其后，保护他；如果他牺牲了，托马斯中士就执行同样的命令。非常奇怪的是敌人并没有抓住这个宝贵的时机和我们这个软肋。或许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已经显现出来的致命的软肋，也或许是这样一个护卫军旗的崇高伟大的壮举让他们产生了敬畏和崇拜，而从这个原本可以突破的进攻中撤了回去。

当这场血腥疯狂的战斗，从那些奇特的人性本能和在那种危急和残酷的情势下根本无法看到的理性之中，开始平息安静下来；当难分难解的战斗边缘被逐渐分开后，我们那条弱小破碎的防线却还依然坚持着，尽管到处都是缺口，就如同锯齿一般，然而依然如钢刀般锋利和尖锐。这把用地狱的烈焰回火的钢刀就像是传说中古哥特人那具有魔力的宝刀。经过惨烈的战斗，我们依然屹立在这条作为信任和责任分配给我们

的战线上，我们守住了这片阵地，“无论伤亡有多大”。

然而这是一份令人悲伤的惊喜。当我们誓死守卫阵地的时候，仿佛我们团就是一个整体，没有人离开过。但是现在，当战斗的硝烟完全消散开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阵地的正前方，已经阵亡和受伤的兄弟们，到处散落着，在他们中间还躺着数量更多的同样已经阵亡和受伤的敌人。从我们的阵地到山坡下面的矮灌木林躺满了我们的兄弟和敌人。被打退的敌人，目前在这片矮灌木林中重新集结，准备向我们发起新的进攻。我们不能坐等他们进攻了。敌人已经知道我们兵力不足、没有增援这两大致命弱点。然而他们还在集结更多的部队。现在已没有任何的战术可言了。可以求助的就只有人性最深处、最原初的本能。

“难道让我们的弟兄们就在敌人的脚下，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死去吗？”这些令人伤心欲绝的话，从一个战士的心里到另一个战士的心里，自然蹦发出来，撞击着紧抱成团依然坚守着阵地的顽强的战士，并将他们重新唤醒到即将开始的正面战场上来。这些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话立显功效，比任何军官的命令和军号都要强。这些内心无比真挚的战士们，之前还被似乎势不可当的敌人冲击得踉踉跄跄、跌跌撞撞，而现在他们又将重新振作起来，去迎接一场无把握的挑战：他们将要冲下布满尸体的山坡，冲到正在重新集结和休整的敌人面前，把他们从我们倒下的战士弟兄身上分开，然后把他们抛开、扔开，就如同为自己的幼仔复仇的老虎一般。这些如下山猛虎般勇猛的战士将不会停下来，直到将战场上最远地方的和最边缘角落的敌人扫清。他们通过对爱，勇敢者对勇敢者的爱，救赎了这些阵亡的兄弟们。

接下来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休息，相反却是思考和行动。首先，要将那些受伤的战士们救回来，把他们带到有掩护的

草坪上抢救或者让他们安静地死去；对于那些已经阵亡的战士们，我们决不能在即将到来的冲锋中，让我们的双脚践踏这些勇敢的战士，玷污这些高贵的身躯。对于那些躺在山坡上受伤的敌人，我们也同样抱有人类共同的、高贵的怜悯之心。现在这些敌人，仅仅是受伤的兄弟，和我们其他的伤员一样，是血脉相通的兄弟，我们将他们和我们自己人一样地对待处理。军鼓手如同战场上的小天使一般，冲向所有的伤员，营救他们，救护他们。

利用这段平静的时间，我把目光转向这个凄凉得让人悲伤的战场，看看是否能为那些还活着的官兵或伤员做点什么。一个体形强壮面孔刚毅的战士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让我永远铭记。他是一个曾经参加了安提塔姆战役和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中士。他由于在冬季军营中，拒绝为一个仗势欺人、蛮横无理的后勤军需官干卑贱的粗活，而被没有仔细调查就草率决定的司令官降了级。这种降级对他而言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使他的高贵的精神痛苦不堪。但是他具有良好教养的自傲决不允许他将公正的要求变成某些人的恩赐和怜悯。现在他躺在战场上，四肢摊开，躺在不久前他冒死坚守的阵地前的一片开阔地，脸朝着天空，在他的胸膛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弹孔。他松开这个弹孔周围的衣服，以缓解他困难的呼吸。汩汩的鲜血向外涌出，在他身旁流了好大一滩血。我冲到了他的身边，弯下腰。他面露喜色，嘴唇微动。我抢先说道："好小子！你受苦了！你马上会受到照料。"他低声耳语着："告诉我的妈妈，我没有像一个懦夫一样死去。"

这就是一个由家庭的教育和感化培养出来的具有大无畏男子汉精神的人。这就是在他临死的时候，和他生命的鲜血一起涌出的最后的祈祷和祈求。我明白他的想法，我回答道："你将以中士身份死去。因为你在葛底斯堡战役中的忠诚和勇敢，我提拔你为中士。"这是他临死前最

渴望得到的，其余的话都属多余。

我将他的尸体从战场上移开，但是他勇敢的精神和高贵的灵魂却留在了这片战场上。不用多言的是，那场战斗结束后，一张任命状早做好了，并按照他被告知的理由，提拔乔治·华盛顿·巴克（George Washington Buck）为陆军中士。这张任命状更将痛失爱子却为此无限骄傲的巴克母亲的名字写在了我们这个国家恩人的名册上。

短暂的平静和沉寂很快就散去了。在我们阵地左边，那浓密灌木丛的边缘，很难对付的阿拉巴马州第十五步兵团正朝着我们气势汹汹而来。在之前的战斗中，该团被我们击退过，我们还以为已经把他们打散。现在他们却以坚实的、有序的队列再次向我们发起冲锋。即使现在，他们的数量仍然是我们数量的两倍。没有猛冲，没有叫喊，没有炫耀，但却有坚定不移的目标和决心。我们以我们最有力的方式朝阿拉巴马州第十五步兵团射击。他们庚即进行了还击。战斗又打响了。

阿拉巴马州第四十七步兵团已经在我们右边集结完毕。现在我们是左右受敌，被炮火包围。非常清楚，如果下一次汹涌澎湃的进攻浪潮袭来，我们将被彻底淹没和征服。或许在其他的地方结果会不一样，但是我们眼前明摆着的事情就是有力的证据：敌人的数量远远多于我们，他们充满自信的目光正在四处寻找我们软弱的迹象。我仿佛已经看到那些勇猛的进行侧翼包抄的敌人从他们的右边朝我们猛冲过来，像一只匍匐的野猫一样，一跃而起，在战火硝烟的掩护下，迅速窜到了我们的左边。他们为我们而来，并发誓要将我们一网打尽。我仿佛看到了我们脆弱的防线迅速被攻破，敌人完成了对我们左翼的包抄，并很快就占领了小圆顶山，接着敌人的步兵、炮兵不断涌向整个小圆顶山上并在上面布置了他们的阵地，威胁着我们沿着公墓山脊的整个防线，很快大圆顶山

也被攻陷，我们的整个防线再无任何险要可守。这一天的胜利将属于敌人。

现在，我们的还击变得开始稀疏，开始放慢。我们最后几组炮弹和子弹已经射出。我之前要求增援的弹药并没有给我们送来。我注视着兄弟们的脸，一张接一张，当他们射出他们最后的子弹后，都满怀焦虑和担心凝望着我。一分钟过后，他们又掉转目光，正视着前线。在他们的前方，横亘着的是死亡。但如果他们退到后方，那么他们的死亡又能够拯救些什么呢？我的思绪开始飞速旋转。我正在思考实施“孤注一掷计划”的各种可能因素，并和斯皮尔上尉沟通，面对侧翼潮水般的敌军，我们将在哪个地方发起第一次反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插曲，用它那人性般的温柔在眼前这个看似劫数难逃的乌云中点亮了一片光辉。勇敢而热心的梅尔彻中尉（Lieutenant Melcher）属于我们团的一个非裔连队。这个连队的上尉连长和另外一半的战士都已经倒下了。梅尔彻中尉走到我的面前，问我他是否可以接管连队并带上兄弟冲向阵地的前方，在敌人靠近之前，将一两名受伤后还躺在那里的兄弟救回来。在这个时候，冲上去将是非常危险的行动，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我们决不能够让我们的阵线出现裂缝。但是我对他的这种英勇而人道的要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我瞟了他一眼，他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回答道：“我批准你，先生，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快去快回，我很快要发动冲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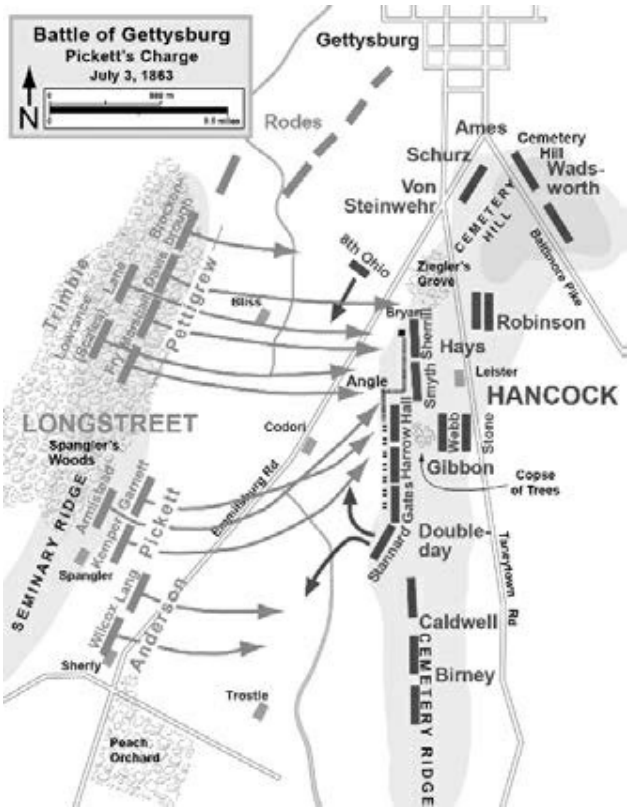
现在一分钟也不能够再耽误了。最后五分钟的坚守后，团里最后一次点名号吹响。现在的形势是如此的危急，除了采取进攻之外已没有任何的生路。我走到军旗前面，兄弟们都转向了我。一个词已经足够，“刺……刀……！”这个词像火一样燃烧并迅速掠过队伍。兄弟们不约而同吞下了这团烈焰，并吐出一声震天的呐喊。没有人知道，这声呐喊是来自地狱的深渊还是晨星的歌唱。“冲锋”的命令现在已显得多余。

在天空中飘扬着对上帝的赞美和崇敬的祈祷声响彻云霄，在这祈祷声中，没有一个凡人可以听到这声“冲锋”的命令了，同时也没有人愿意等待去听到这个命令。上刺刀时发出了钢铁碰撞的、刺耳的声音。这些声音正在叙述着它们自己的故事。军旗在我们正面升起，整个阵线开始了启动之前的蠕动，部队左翼首先旋动，朝敌人所在的岩石堆，径直地冲了过去，将我们阵线原来的半月形防守曲线变成了一个进攻的镰刀形；怒发冲冠的射手们从山顶上俯冲下来，朝着敌人密集的地方冲过去，冲向敌军五百人的正面战场。多么伟大的二百名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的勇士啊！

1863年7月3日，葛底斯堡战役第三天，皮克特冲锋遗址。

我们对敌人发动的反冲锋是这场战斗中伟大的转折，胜利的车轮开始在我们这边转动。我们的左翼部队首先动手。敌人前进的部队被阻挡更被惊呆了。他们面对如下山猛虎般神勇的我们，不知所措，慌忙在树林和巨石中间寻找躲藏的地方。我们疯狂的刺刀戳刺着每个空隙，压迫着敌人不得不开始后撤。莫里尔和他的连队，还有那些在大圆顶山抵御着、阻挡着敌人进攻的神枪手们，现在也都冲了下来，扑向敌人正在撤退的左翼，将这个刚开始的撤退变成了完全的溃败。一些敌人逃到了大圆顶山的峭壁边，但是大多数敌人逃到了平坦的山谷，朝着他们在李子小河旁的主力方向逃去，妄图在我们反击路线的中央重新集结部队。在

李子小河旁，他们的阵地坚守得十分顽固。



1863年7月3日，葛底斯堡战役第三天，皮克特冲锋示意图。左边灰色为进攻的南方军，从南向北依次为：理查德·安德森将军率领的师；皮克特将军率领的师，冲锋主力，下辖肯珀将军、加尼特将军和阿米斯特德将军率领的部队；佩蒂格鲁将军率领的师，其中包括特林布尔将军的部队。右边黑色为防守的北方军，主要是汉考克将军率领的部队，其中包括吉本将军的部队。

在第一波冲锋中，我碰巧和一个敌军的指挥官正面相遇。他也是非常勇猛，一只手提着刀，另一只手握着大号的海军用左轮手枪。他朝我开了一枪，差一点射中我的脸。但当他看到一把锋利的马刀刀尖已经快碰到他的咽喉，他将武器交到了我的手上，投降做了俘虏。我接受了他投降的请求，但是却无法给予他更进一步的关注。我将他交给我身旁一个勇敢的中士看管，并把这位指挥官的佩刀交给了这名中士。我把那把已经装上子弹的手枪带在身边，我想很快它就能够派上用场，之后发生的事证明了这点。

敌人的队列已经破裂，很多人在我们还没有到达之前就已经慌忙撤退了，一些人将他们的滑膛枪扔在地上，有些枪还装着子弹；一些人双膝跪在地上，高高举起他们的双手，拼命地叫喊着："我们投降。不要杀我们！"仿佛，我们想杀死他们一样！我们只杀死那些还在抵抗的敌人。但这些还敢于抵抗的敌人也是非常勇敢的战士，本来是可以和我们成为朋友的，如果他们为和平和善意而来的话，我们本不想杀死他们。在击溃阿拉巴马州第十五步兵团的防线后，紧接着我们的队伍向右继续冲锋，向敌人的第二道阵线，由阿拉巴马州第四十七步兵团组成的防线猛冲过去。尽管敌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并没有组织起一个像样的抵抗就投降了。我经过他们团的一个中校身边的时候，他们团的巴尔杰上校向我做了自我介绍并投降做了俘虏。巴尔杰上校告诉我这名中校受伤很严重。我立即让军医给他提供力所能及的治疗。

我们的部队就像是一扇厚实的大门，沿着门上的合页转动。我们继续向右边反攻，直到将敌人第二道阵线的敌人全部肃清。我们抓获的俘虏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就连我们自己看守这些俘虏都显得人手不够了。我们将一部分俘虏押回到我们防线的后方，结果在途中很多战俘就乘机逃到了大圆顶山去了。在下到山谷口的半途上，我碰到了阿拉巴马州第四步兵团的鲍威尔，一位谦和而威严的上校。我迅速派人将严重受伤的鲍威尔上校送到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州第八十三步兵团，让他在那里接受比在我们这里更好的治疗。

当我率领斗志昂扬的团队向右横扫过敌人的、由阿拉巴马州第四步兵团组成的第三道防线后，我们实际上已经到了我们旅所辖的纽约州第四十四步兵团阵地正对面的位置。我觉得对于我们团来讲，这已经冲得太远了。我估计再向右就是得克萨斯旅集合和盘踞的阵地了。我们眼前大多数逃跑的敌人并没有冒险跑过我们旅守卫的阵地，而是选择了在我

们左边的大圆顶山上的岩石中寻找躲避的地方。面对着这么多的著名胡德师的经验丰富的老兵，尽管受到挫折，但他们远远没有被击败，躲在我们身后，攻得太远对我们团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敌人，无论是对我们左翼还是右翼来一个突然的猛冲，就能不但将我们团的队伍切断，还能切中我们团的后部，并占领那个至关重要的高地——小圆顶山，这个我们受命坚守的战略要地。但在此刻要让我们团的战士们停下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他们正处在他们英雄壮举的巨大动能的惯性支配下，他们无所畏惧，他们敢于向任何目标和地方冲击。他们以为他们正在“向里士满进军的大路上”。我不得不用道理说服他们接受眼前的局势，耐心劝说这些还要继续冲锋的战士，最后他们终于停止了反击冲锋，带着冲天的豪气掉头向小圆顶山——那个让他们献身的山顶——回撤。

胜利的回报不是没有令人难过的收获和负担。太多的伤员需要归集，需要给予照顾。对于生擒的战俘，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负担。我们手里将近有四百名战俘，我们团平均每个人要负责两名俘虏。

不久，暮色渐浓，我们开始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或许从白天的失败中，敌人的愤怒将给予他们更大的勇气在夜晚发动报复性进攻。但是敌人的进攻并没有发动。不知是我们反攻冰冷的钢刀让他们胆寒，还是那些冒烟的枪口仍在虎虎生威，我们无法明了。广阔的寂静笼罩在敌人的阵地上。我们筋疲力尽的战士们终于被告之可以休息了，他们马上就地休息起来。

1863年7月3日，葛底斯堡战役第三天，皮克特冲锋。（油画，瑟瑞·瑟斯楚普作）

一些人就像失去知觉一般倒在地上；一些人双眼直瞪着夜空上的繁星，仿佛在通过这些点点星光向远方的亲人发去无线电报；一些人像梦游一般在战场上到处游走，寻找着水来清洗白天战斗时遗留在他们咽喉里的硝石烟灰；另外一些非常勇敢的人则四处寻找外科医生，他们在搜寻一些弹药纸的碎片来包扎他们还没有恶化的伤口，或者来到那些安置我们伤员的、能够给予伤员庇护的隐蔽处，来进行这种他们可以自己提供的必要救助。在这些躺满伤员的隐蔽处，救护的人从那些即将死去的勇敢者的嘴唇中带走了他们永远的遗言。这些最后的话语将被带到那些必须更加勇敢才能够接受的人们那里。

第二天早晨9点钟，我们团撤了下来，和我们换防的是第一旅。我们没有被派遣到其他阵地而是到了可以暂时休息的地方。我们作为汉考克将军的预备队待在联邦军中央阵线偏左的位置。而在当天下午，我们的位置正好就是邦联军发动著名的皮克特冲锋（ Pickett's Charge）所瞄准的地方。

对于这天取得的胜利，的确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本来我们取胜的几率是非常微小的。假如我们没有用尽弹药，我们将继续和敌人采取滑膛枪对射的战斗，这种“你射击，我还击”的作战方式很快就会将我们

彻底消耗掉。由于敌人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最终我们将被击败。假如阿拉巴马州第十五步兵团不去理睬我们这种反常的看似毫无胜算甚至是可笑的刺刀反冲锋，而是继续攻击，我相信他们将踏着我们的尸体走向最后的胜利。假如，再次假如，再有一个团的敌人增派到我们的侧翼，我想我们将被敌人四面包围、吞没，被碾压得粉碎。我们的胜利实际上是一个心理战斗的成功。从军事学科的角度看，反冲锋的计划的确是一个奇迹。那些英勇的阿拉巴马战士，在其他任何一个部队中也难以找出更加勇敢和更加优秀的战士，他们实际上是惊奇和意外的受害者，是他们自己快速和易变的想象力的受害者。

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的阵地上，回到了我们的队伍中。7月4日，我们对到处铺满伤员和尸体，惨状恐怖得难以忍受的战场进行了侦察和巡视。我们团向前推进，远到威洛比小河[21]附近，在那里没有发现敌人，我们返回了自己的阵地。我们被告知就地休息，准备好第二天从战场上离开。

然而在我们再次来到大圆顶山和小圆顶山的山坡和山峰向我们死难的弟兄们告别之前，我们是既不会离开也不会休息的。在山坡和山峰上，我们找到了还躺在那里的兄弟们，他们依然安息在我们为他们搭建的可以提供简易遮挡的草坪上，四周是天鹅绒般的苔藓，低矮的雪松掩映着这片草坪，平静而凄美。

我骑马攀上山坡上的这块草地，将马的缰绳扔到马脖子上，然后从马背上翻身下来，弯身来到这些死难的兄弟们身边，向他们致以一个战士最后的道别。他们静躺在那里，紧紧地挨着，甚至连手肘都在一起。在他们勇敢坚毅和因为被太阳曝晒而呈古铜色的脸庞上刻着他们最后的表现、话语和希望：男子汉一样勇敢的决心、英雄一样的自我奉献、神

意一样的和解与和谐。一些年轻的战士，在死神的低声絮语下，脸上还泛露出对他们心爱妈妈的思念。

我们在一块巨大岩石向阳的地方，挖了一个非常宽的坟墓，将这些死难的兄弟们掩埋。这块巨大的岩石，以及每天照耀在这块岩石上的太阳，将是他们坟墓永远的见证者。装载火药的木箱被拆开，制成了一个个简陋的墓碑木板。在被满眼泪水模糊了的无数双眼注视下，我们在每个木板上简单地刻上了阵亡战士的名字和籍贯。

我再次走到这片山顶。这片就在不久之前还整整一天被咆哮的战火洗礼的山顶，现在已经变得如此的寂静。硝烟散却，这块山顶已经被战士的生命和鲜血变成了一块传扬着永恒美名，缀在小圆顶山上的一顶雕满纹章的、华贵的花冠；我再次来到这些乱石堆旁，在这里就如同在生命的祭坛旁，文森特和奥罗克，还有威德和黑兹利特，这些我们团主要的指挥官们都倒下了。在远处，我的那些年轻的兄弟们在冲向山峰的时候同样倒下了，再也没有爬起来过。比林斯，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射出的勇敢就是死神也无法熄灭的光彩；肯德尔，娃娃一般俊美的脸庞，他根本不在乎如闪电般射向他的子弹，他骄傲的生命之血瞬间洒满了岩石；埃斯蒂斯、斯蒂尔还有诺伊斯、巴克，这些英勇无畏的勇士们屹立在个人利益之上，他们在见到上帝的时候，心地是如此的纯洁和高尚；在远处，那些崎岖不平的大圆顶山的山坡被沥青一般的黑暗和死亡一般的寂静笼罩，在那里我们迅疾冲锋的林斯科特被悄无声息射来的子弹阻挡，最后倒在了黎明晨星升起之前。

我还想到了其他倒下的勇士们，他们都具有一个高贵的心灵，尤其是那些部队的指挥官们，即使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依然勇敢地屹立在战场上，坦然面对任何结局。这些勇士曾经被寄予莫大的信任。今天再

次证明了他们纯真的心灵没有辜负这种信任。我没有忘记其他的同志们，无论他们的名字是否写在光荣和美誉的名册上，还是他们的遗骸被掩埋在其他战场的墓地而在小圆顶山上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我相信上帝，不会永远让他们默默无闻，至少我将不会忘记这些英雄的名字。

我一个人坐在这片著名山顶的地上，直到前面的山坡在太阳完全落下后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黑暗匍匐在这些山坡上，将我随同这些山坡一同掩埋在这无边漆黑的夜晚之中，从任何角度都再看不到我们。

然而在我们身边涌升出来的是多么光辉闪耀的同伴啊！多么坚定顽强的战士啊！多么英勇伟大的灵魂啊！他们的光辉将照亮这黑夜，如同在白天一样的明亮。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英雄的名字还不为其他人所知晓和熟悉，我对这些倒下的勇士表示十分的难过。这些年轻的勇士从芸芸众生中站立起来，最后他们的血肉之躯又倒在了这凡间的尘土中，他们如骑士舞动长矛的双手和热情勇敢的心灵将使得他们的名字，在其他地方和其他土地上，在英雄的史诗中传扬。

他们自己不知道的是，这些年轻勇士令人难忘的脸庞将在他们各自的家乡成为珍贵的、忠诚的象征。无论是生存还是死亡，这些倒下的勇士的面容将成为激励后代为国尽忠的标志。

皮克特冲锋的最远端，即所谓的邦联高水位线。

1863年7月2日，伟大的一天，他们崇高的行动，身体上的、心灵上的、精神上的、灵魂上的，将使他们永载史册。

默默无闻的你们，就在此安息吧！大地本身就是你们的保管箱。除了你们的身体之外，大地还将你们其他的东西一同珍藏。大地上壮美的自然景观，秀美的山川，雄奇的海洋，余晖满霞的天空，繁星点点的夜晚，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声音和味道，大自然的这些美景将同你们一道，相映生辉，相得益彰。这就是大地和你们在感情上的共鸣，在习性上的相通。如若不然，在大地的另一面呈现给我们的将是苦难和折磨。整个宇宙、自然和人类，都处于痛苦的嬗变中，他们满怀热切希望，等待着一种更崇高、更伟大、更神秘的力量将他们升华，将他们完美，将他们救赎。其实这种力量就蕴藏在他们自身和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共鸣和改变之中。

这些葛底斯堡的山峦啊！你们举起了如此绚丽的勇敢，同时也饮下无数高贵心灵的鲜血！这些山峰将一些巨大的秘密隐藏在心底深处，直到圣经记载的世界末日来临。在那一天，神意将得到彰显，罪恶将得到报应；在那一天，这些山峰、山坡、山谷都将重新燃起火焰，绽放出让它们转变成崇高和伟大的光芒。这些山峦也是这个升华，这个完美、这个救赎的过程和力量的一部分。这一点就是在这里倒下的勇士们作为上帝的孩子们的最好的表现和明证。

邦联准将阿米斯特德在1863年7月3日皮克特冲锋中受伤处。

阿米斯特德将军（1817-1863），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在葛底斯堡战役第三天参加皮克特冲锋，率部一度冲破了联邦军防守阵地。不幸中弹被俘，并于两天后去世。阿米斯特德将军和联邦军的汉考克将军是西点军校的同窗和挚友。

加尼特将军（1817-1863），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在葛底斯堡战役皮克特冲锋中，不幸被击中头部，当场身亡。

斯图尔特将军（1833-1864），美国内战邦联著名将军，骑兵总司令，具有传奇色彩，率领骑兵执行侦察任务的大师，被誉为李将军最为信任的耳朵和眼睛。在1864年3月11日的黄色小酒馆战斗中，不幸中弹身亡，年仅31岁。传说李将军对斯图尔特将军的去世悲痛不已。

特林布尔将军（1802-1888），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同时也是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在葛底斯堡战役第一天战斗后，提醒尤厄尔将军占领大圆顶山和小圆顶山，但建议未被采纳。特林布尔将军参加了第三天的皮克特冲锋，左脚中弹，但已经61岁的老将军依然顽强地走回了邦联阵地。后左腿被截肢。战后继续从事工程建筑工作。

---

[1]Thus ended the great American Civil War，which must upon the whole be considered the noblest and lest avoidable of all the great mass conflicts of which till then there was record. Winston Churchill.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2]What a piece of work is man. How infinite in faculties，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 In action，how like an angel. Hamlet，Prince of Denmark，Act II，Scene 2.

[3]"Through Blood and Fire at Gettysburg. " Hearst's Magazine, New York, June 1913.

[4]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CSA

[5]Goddess Muse：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艺术、诗歌、音乐的女神。

[6]来自《新约·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第一节至第十一节。

[7]Rock Creek

[8]Baltimore Pike

[9]Cemetery Hill

[10]Cemetery Ridge：公墓山脊。

[11]Culp's Hill

[12]小圆顶山和大圆顶山为两个连接的小山丘，南北走向，位于葛底斯堡小镇以南约2英里，夹在西面的埃米茨堡大道（Emmitsburg Road）和东面的托尼敦大道（Taneytown Road）之间。在小圆顶山和埃米茨堡大道之间有一条李子小河（Plum Run）横亘在中间，在李子小河和埃米茨堡大道之间就是著名的魔鬼山坳（Devil's Den）。据其他资料显示，小圆顶山海拔高度为650英尺，约合198米，相对于李子小河而言约高150英尺，约合46米，而位于小圆顶山以南的大圆顶山约高出其130英尺，约合40米。小圆顶山和大圆顶山的山坡均较为陡峭，巨型岩石和卵石块铺满山坡，少树木。

[13]Seminary Ridge

[14]Lutheran Seminary

[15]Emmitsburg Road

[16]西克尔斯将军擅自而鲁莽地将第三军阵线突前，而非按照既定计划部署在公墓山脊，使得部队暴露在邦联军的炮火范围内，造成了极大的伤亡。他战后为此饱受指责。

[17]Peach Orchard

[18]Wheat-Field

[19]Devil's Den

[20]Plum Run

[21]Willoughby's Run

第三章

张伯伦上校关于葛底斯堡战役的报告

这篇收录在1880出版的《内战联邦和邦联军官正式官方报告集》中的关于葛底斯堡战役中小圆顶山战斗的军事报告，是张伯伦在战斗结束后第4天，即7月6日撰写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他率领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参加葛底斯堡战役的经过，特别是对7月2日，自己在弹尽粮绝之际，在没有任何上级指令的情况下，发起刺刀冲锋，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进行了准确和生动的描述，是研究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张伯伦上校在这一天战斗中所取得的重大战略意义和功绩，最终在1893年为其赢得了美国国会能够授予军人的最高奖赏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

7月3日，张伯伦所率部队被从一线战场上撤下来进行休整，同一天李将军发动了著名的、更为悲壮的皮克特冲锋。在付出重大伤亡仍然不能够攻破联邦军防线后，李将军率领弗吉尼亚北部联军在3日晚上，连夜撤离了葛底斯堡，跨过波托马克河，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弗吉尼亚州。疲惫不堪、心有余悸的由米德将军率领的联邦军未能够乘胜追击，失去了宝贵的战机。美国内战中具有转折意义的葛底斯堡战役就此结束。从此，受到重创的南方邦联军再也无力组织北伐。而北部联邦军则在其后

被林肯总统任命为总司令的格兰特将军的率领下，从北面和西面同时挺进南方，将战火烧到了邦联首都里士满的城下，南方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

按照旅部上校指挥官的要求，我很荣幸地呈递一份较为详细的关于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于7月2日至3日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战斗经过的报告。

作为负责前方部队挺进的后卫部队，我们团受到了敌人骑兵不断逼近的骚扰，在行军的前一天，我命令部队在日落之前必须到达宾夕法尼亚州汉诺威市。但士兵们早已疲惫不堪，没有时间按照计划扎营露宿。士兵们的口粮还没有来得及发放，炊事兵还正在准备晚餐，关于那天同敌军在葛底斯堡附近正面开战的传言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很快，立即前往葛底斯堡的命令传达下来了。

我所带领的士兵们个个斗志昂扬、精神焕发地出发了。道路旁群众的喝彩和欢迎，点燃了他们的热情。仅在行军途中短暂休息了一两个小时后，黎明前，在7月2日的早晨7点左右，我们团到达了葛底斯堡东南方向的高地。

我们团起初同我师的其余部队聚集在道路右侧。后来我们被迫向左方移动了数次。虽然我们希望立即投入战斗，并且坚守住我们的阵地，但是在开战前，我们的士兵仍然抓紧时间进行休息，并且尽可能地食用他们的口粮。

接近下午4时，在我们阵地左前方一段距离的某个地方，一道震耳欲聋的炮击轰鸣声骤然响起，这标志着我师向这个方向的进攻，一场快速的突袭战斗已经开始。在经过一块凹地的开口地段后，我们旅的炮兵

连准备就位。我们团到达一片树林的边缘，在远处，步枪正在激烈互射。当我们团准备冲锋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来自旅长文森特上校的命令，要求我团立即以加倍速度向左方前行，我们横过李子小河行进在一条农场小路上，目标是夺取一座崎岖不平的、充满巨型岩石和卵石的、突出的山坡：花岗岩马刺[1]或者叫做小圆顶山。

在我们攀爬山坡的时候，敌军炮兵发射的炮弹包围了我们的队列，炮弹的碎片在岩石和树顶上不断爆炸，这使得我们不能够在山顶灵活行动。有一两颗炮弹在我们的队列中爆炸。当我们在小圆顶山的南坡经过的时候，文森特给我指我团即将占取的阵地范围，并告知我，这个阵地位于整个联邦防守阵线的最左方。敌军为了夺取小圆顶山，必将拼死猛攻，这里将会有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在等着我们。他还告诉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守住那块土地。"这是我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着手加强我们团防守的右翼，我将一些部队派到阵地的右翼并组成了一字形的防守阵型，同时向他们下达了竭尽全力守住在这块崎岖不平、多岩石和卵石的、散乱地长着树木的小圆山顶的命令。

我们团的阵地与位于我们西南方向比小圆山顶略高的另一个山峰相对应。这块高地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糖条山"[2]或者是大圆顶山。在大圆顶山与我们的位置中间穿插了一条地势较为平缓、被稀疏的树林覆盖的山谷。我们团防守的队列布置完毕后，我就立刻派遣莫里尔上尉指挥的B连，从我们阵地的左翼扩散并穿过这个山谷，形成一股按照特定方向前行的散兵，并随时听从指令以避免敌军对我军暴露的侧翼和后方进行突袭。

射向我们团阵地的炮火持续猛烈。此后，一群来势凶猛的敌军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从我们旅阵地中心的前方逐渐向右方攻击过来。我们

的部队受到了猛烈的撞击，防线摇摇欲坠，残缺不全。很快，战火从我们团守护的右方逐渐向阵地的整个前方蔓延。近距离的、更加凶猛的短兵相接已经不可避免。

在这期间，一名来自我们团阵地中心的指挥官告诉我，敌军正在他的前方朝右移动，试图绕过我们阵地的侧翼。我迅速攀爬上一块巨大的岩石，我能够看到一群数目庞大的敌军正在顺着他们行进队列的侧方及后方移动，并且正在试图穿越山谷，朝大圆顶山的山脚，朝着我们阵地的左前方和侧翼而来。

如此近距离的行军不允许前方有任何变故。我立刻率领我们团队一部分部队向我们阵地的左方延伸，在大圆顶山的山脚附近布置了防守阵地，这样同我们团队右翼形成了一个呈直角的防守阵型，使我们团的防守范围扩大至两倍。

我们团的一些连队因为自然地理环境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庇护条件而形成单独的作战队列。我们团的军官和士兵们都充分理解了我的作战意图，尽管敌人猛烈的炮火使得这些作战意图难以执行，但他们还是尽力去执行。

我们团的右翼部队和敌人的交火异常激烈，但是英勇的战士们不给敌人任何机会去夺取甚至怀疑我们的优势地位。但是很快我们失去了先机。敌军侧翼进攻的欲望和势头非常强烈，因为他们预计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将不会有较强的防守兵力。他们妄图对我们进行侧翼包围。这个意图非常明显。

我们近距离向敌军发起了顽强猛烈的还击。敌军很快就因为我们如此突然而又有效的还击而被迫从山坡上的岩石和低矮的树林中后撤。然

而，短暂后撤后，敌军中突然发出令人胆战的吼叫声，他们又迅速地朝我们阵地冲了过来。敌军在我们团威力极大的炮火射击下，迫不得已，在离我们阵地约十二码的地方停了下来，并寻找一些临时的掩体。

过了不久，敌军再次向我们团的阵地前方发起全面的攻击。在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后，形势变得严峻。敌军数支突前的部队在几处地点突破了我们的防守阵线。当时短兵相接，异常凶猛，却旗鼓相当，难分伯仲。我们的防守阵地就如同受到汹涌波涛的拍打一样，一会儿朝前滚动，一会儿向后退却。我们的士兵和敌人的部队，时而在突破点的前方厮杀，时而在突破点的后方扭打。由于我们的顽强和占有地形上的优势，我们最终堵住了被敌军攻破的防守阵线，恢复了控制权并将敌军驱赶到了山坡下。

我们趁着战斗的间歇，转移我们的伤员（当时，敌军也在做同样的事）。我们从战场上受伤致残的战友的子弹盒里搜集弹药，甚至还找到后来我们发现比不能有效射击的恩菲尔德式步枪还要好用的滑膛枪。简陋的避难所散布在山坡上稀疏的岩石和卵石中间的土地上。

在我们团阵地的右翼，伍德沃德上尉指挥着宾夕法尼亚州第八十三步兵团，英勇地继续战斗，他的指挥聪明谨慎，他的合作对于我们团而言是非常急需的和有效的。因此，我们团阵地的右翼牢固不破，没有因为暴露而受到侧方攻击。

敌军看上去像是集结了他们所有的兵力，投入他们的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尽可能将我们单薄的阵线摆出一个有利的形状。一股强大的敌军从山谷中矮灌木丛中现身，据我判断，敌军在右方有两股进攻的队列，呈梯形状朝我军凶猛地冲过来，朝我们猛烈地开火。第一股队列来势汹汹，仿佛要清除他们面前所有的东西。我们竭尽所能，用我们所剩

不多的子弹迎接这些凶狠的敌人。

情形看上去似乎非常危险。我们难以抵挡住敌人即将发起的像这样凶猛的第二波冲锋。我们损失惨重，我们团左翼阵地的一半被攻破。我团三分之一的士兵，或是壮烈牺牲或是严重受伤。在这个时候，我的担心和焦虑，随着我们团后方步枪的射击声而骤然增加。

在远处，在小圆顶山的北坡，敌人有一支部队明显地在朝我们团阵地的后部移动。敌人的子弹将从那里向我们的左面和后方射击。我担心很快敌军就会将整个小圆顶山从前面、左面和后面团团包围。现在只有一个看似绝望的机会留给我们。我们的子弹即将耗尽。我的士兵们在做他们最后的射击，并且做好准备将他们的步枪作为木棒，来和即将到来的敌人拼杀。

敌人的这股势不可当的进攻将使我们没有还手之力。在被击倒之前，我们必须反攻。在那危急关头，我下令拔出刺刀。仅仅说出“刺刀”，这个词就已经足够。它就像烈火一样，从一个士兵传到另一个士兵，然后聚集成整个团队的一声惊天巨吼，向朝我们扑过来的，已经不到三十码距离的敌军迎面而去。刺刀反冲锋的效果十分惊人，冲在前面的许多敌军士兵纷纷抛下武器投降。一名敌军军官用一只手抡起手枪朝我的头部开枪，但没有击中，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手却把佩剑交给我，向我投降。

我们团阵地的右翼牢牢地坚守住，我们反冲锋的部队不断向我们阵地的左方横扫过去，这样我们防守和反击的阵型就成了一个“直角的转动的车轮”。敌军第二波进攻的部队被迫全线溃退，我们反击的部队冲下山坡，英勇的他们甚至不放过山坡上一棵树，许多敌军士兵被俘。我们英勇的战士们，继续追赶敌人，继续冲锋，直至我们将山谷的敌人全

部清除，直到我们的部队已经冲到了我们旅所在阵地的正前方。

同时，莫里尔上尉和他的散兵们（从我的左翼出发），外加十二个至十五个狙击手们，在他指挥下朝着敌军如猛虎下山般扑了上去。得益于莫里尔上尉的高超指挥和身先士卒，他们的子弹精准射出，大批正在恐慌逃窜的敌人应声倒地。这大大加强了我们团刺刀反冲锋的效果。

此时，我们已经将敌人完全从小圆顶山的山坡和前面的山谷赶出去，同时还不止于此，敌人甚至已经被驱赶到了大圆顶山西边的斜坡。考虑到如果我们继续进攻，将敌军赶得太远的话，我们团就有可能在刚刚夺取的地盘上暴露给一伙突然也反转过来的敌人面前，从而使我们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我成功地将团队保持了良好的行军队列和秩序，并恢复到了我们发起刺刀反冲锋时的状态。如果不是我努力阻止了这些现在已经是毫无畏惧、英勇冲锋的士兵，他们肯定是要一直冲下去，直奔南部邦联的老巢里士满。

四百多名战俘，包括多名敌军的前线指挥官都被押送到我们团阵地的后方。这些人主要来自阿拉巴马州第四十七步兵团以及一些来自得克萨斯州第四团和第五团。此外，一百五十名敌人在我们团阵地的前方阵亡或受伤。

傍晚，赖斯上校告诉了我文森特上校牺牲的消息。现在我们旅的指挥权已经转交给了他。他还告诉我费希尔上校已经奉命率领一个旅的兵力前来增援我们。这些部队集结在我们团队后方。赖斯上校告诉我费希尔上校率领的旅将要向敌人发起冲锋，并夺取大圆顶山的西坡，在那里，在之前发起进攻的敌人只是暂时被击退了。我完全理解了赖斯上校的战略。然而由于某些原因耽误太久，最后赖斯上校的这一意图并没有得到执行。

我们十分担心，如果敌军能够在他们当时的位置上稳住阵脚并加强兵力的话，他们就有极大可能在第二天白天或者更早的时候，重新向我们发起进攻。赖斯上校随后指令我向大圆顶山移动部队，并夺下山顶。

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们团两百多名战士都将刺刀拔出，向着大圆顶山，从各个方向井然有序，踩着仿佛受到了巨大挤压而变得像锯齿状的、凸凹不平的地面前进。我们没有等待子弹的补给。我们相信在夜色的掩盖下，我们的行动不会暴露。

我们听说一些小股敌人纷纷在我们来到之前就撤退了。在靠近大圆顶山山顶的地方，我们的部队遇到霰弹射击，导致英勇的林斯科特中尉中弹。他后来因此致命伤而牺牲。我们在黑暗中继续沉默地前进，同时押解着二十五名战俘，其中就有南部邦联的劳将军麾下的一名军事参谋，就是他在战斗中下令对我们进行扫射。

到达山顶后，我立即派人侦察周围的情况。我将士兵们部署在岩石丛中，因而占据有力的地形。我派人去通知赖斯上校，要求增加弹药和武器补给，并请求派部队对我们的右翼进行支援。我们的右翼距离敌人很近，敌人的行动和说话声都能够让我们明显地听到。

费希尔上校派来支援我们的部队在前来的路上，意外地被我方误伤，并很快引发了一系列的混乱。他们发现了上山的一条林间小路。然而这条林间小路却将他们带到了我们的右翼，接近了敌军的阵地。当听到有人靠近的时候，我判断这些部队肯定是来自敌军，因此我作出了向他们射击的决定。当我发现误射之后，混乱之中试图将他们整编入我们的右翼阵地。这个时候，敌军敏锐地察觉到了我们在自相残杀，并利用这个机会向我们展开攻击。这使我的努力付之东流，同时也伤害了这些援军的信心，他们选择了后撤，以至于那晚我没有再见到他们。

这种孤立无援的情景多少让我不安，我派人到宾夕法尼亚州第八十三步兵团去求援，纽约州第四步兵团也紧随其后快速赶过来。看到增援部队如此快速地赶过来，我派遣一支实力较强的警戒队负责警戒执勤，并且每隔半个小时向我汇报前方的动向。这样最终可以使我的士兵们在他们的武器旁暂时安睡片刻。

在午夜的某一时刻，来自费希尔上校率领的旅的两个团越过我们阵地的左翼，来到大圆顶山的山顶并在附近布置防卫。由于敌军的进攻威胁并没有来自他们那个方向，所以我也就没有去联系他们。

我们团有三百八十六支枪，事实上只有三百五十八支枪。我们勇敢战斗，每一个能够拿得动滑膛枪的士兵，甚至伤员和军乐手都被安排到了前线，有些还是因为伤病和腿脚不便而不能跟上正常行军速度的士兵，他们都尽全力找到了他们所属的连队，并在战斗中顽强坚守他们的阵地。这毕竟是一场残酷的战斗，一场有关生死存亡的战斗。我们所看守的战俘中有些人在将来是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制裁。作为指挥官，我有责任去战斗，而这些战俘作为军人，也有责任去战斗。我们阵营不同，但作为军人的责任都是一样的。就凭这一点，我将会为他们在军事法庭上提出适当的减刑申请。

截至目前，我可以确定我们团损失一百三十六名士兵，其中三十人阵亡，其余负伤，且大多为致命伤。

我们悲痛地哀悼比林斯上尉、肯德尔中尉和林斯科特中尉的阵亡，他们都是能征善战的士兵和纯洁高尚的男子汉。

在这样惨烈和英勇的战斗中，还有很多英雄事迹和令人尊敬的高贵人物值得官方报道。但是，在如此情形下，我无法对他们一一详述。我

要说，我们团如钢铁般的决心、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英勇无畏的坚强使我们最终经受住了敌人多次猛烈的进攻，我很高兴我们对小圆顶山阵地的成功防守能够为当天整个联邦阵线抵挡住邦联军队看似势不可当的进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相信历史将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和荣耀。

大概在7月3日中午，我们团被要求撤退下来，并在我旅的右翼，在一片树林边缘的前方，靠近战场中心的左方，我们团在那里集结，准备去增援其他部队。而正是在那里，在当天下午遭受到了敌人最为猛烈的进攻。

在7月4日，我们派人到前方阵地侦察，以确定敌军的行动。侦察兵回来报告，敌人已经撤退了，而且至少已撤退到了威洛比小河以西。于是我们返回小圆顶山。在那里，我们为阵亡后却还被遗留在战场上的士兵举行简朴的葬礼。我们将弹药箱木板立在每座坟墓的坟头，并将士兵的名字刻在上面。我们同样将7月2日在我们阵地前战死的五十名敌军士兵也一起埋葬。之后，我们就开始照顾起我们团的伤员。我负责将他们分别送去小圆顶山邻近的村民家中休养。

在5日的清晨，我们团踏上了去埃米茨堡的大路。

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

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上校团长

1863年7月6日于葛底斯堡战场

（埃米茨堡附近）

[1]Granite Spur

[2]Sugar Loaf

第四章

向地狱堡[1]冲锋

彼得斯堡（Petersburg）位于南部邦联（The Confederate of States of America : CSA）首都里士满（Richmond）以南不到25英里。彼得斯堡也是美国南部多条铁路交会的一个枢纽。如果北方军控制了彼得斯堡，就将掐住通过里士满的物资运输咽喉，迫使其不战而降。

1864年6月15-18日，由北方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率领的联邦军在彼得斯堡外围和由皮埃尔·古斯塔夫·图坦特·博雷加德（P.G.T. Beauregard）将军率领的南方守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尽管进攻的北方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双方兵力对比高达4:1，但由于北方各军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和协调，尤其是在6月15日，北方的威廉·史密斯将军（General William Smith）的犹豫不决、一再拖延而贻误了最宝贵的胜利机会。然而另一方面重要的原因还是南方军凭借在彼得斯堡外围修筑的、坚固的防守工事，这些长达十多英里的战壕、胸墙和众多的炮火编织的交叉火力网，对北方军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和阻碍。

博雷加德将军（1818-1893），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是邦联军中第一位被提升为将军军衔的将领，通常简称P.G.T. 博雷加德将军。战后在路易斯安娜从事博彩业，在前邦联将军中是少有的成功商人。

南北双方打得都非常勇敢和顽强，但北方军队伤亡人数远远大于南方，并且远远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在6月18日，弗吉尼亚北部联军总司令李将军终于明白了格兰特将军夺取彼得斯堡的战略意图，而将主力部队派来救援。这样南北方双方在彼得斯堡就形成了胶着状态，并开始了长达十月之久的彼得斯堡围城战役（The Siege of Petersburg），并一直持续到1865年4月结束美国内战的阿波马托克斯战役（The Battle of Appomattox）。

张伯伦将军率领的旅所在的第五军是在最后一天才被投入彼得斯堡战役的。从张伯伦战后这篇详尽的、栩栩如生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战前的那种奇特的焦虑，那种誓死的决心，在战斗中为了避

免无谓的牺牲而抗命的勇气，在战马倒地后徒步冲锋的壮观。特别是张伯伦对他受伤过程的描写，百年后读来，仍然让人感到心痛、震惊和感动、敬畏，就如文中所讲的一样：

我直直地躺在地上，四肢僵硬虚弱，无法动弹，从我屁股和大腿根流出的鲜血，在我的身体下边，已经成了一个鲜血池。

张伯伦在彼得斯堡战役中受到的枪伤被战地军医认定为致命伤，并放弃了对他的治疗。为了安慰等待死亡的张伯伦，格兰特将军战地荣誉提拔他为准将。这是美国内战中绝无仅有的一次。

然而张伯伦忠诚的朋友，同样来自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的军医肖（A. O. Shaw）没有绝望，他用高超的医术最终拯救了张伯伦的性命，把已经来临的死神又送了回去。

本章编译自德雅尔丹先生（Mr. Thomas Desjardin）提供的由张伯伦将军亲自撰写的未经过编辑删减的版本（The Charge at Fort Hell）。

本章内容是张伯伦将军对他在彼得斯堡战役中严重负伤经历的精彩描述。这个描述从未出版过，应该是写给《赫斯特》杂志，作为《葛底斯堡血与火的考验》和《我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的故事》之后的第三篇。可能是张伯伦将军不满杂志社对上述两篇文章所作的修改，本文就从未提交出版了。

我们蹚过詹姆斯河[2]向彼得斯堡前线急行军，可是我们浪费了一整天时间，因此，最后我们失去了目标，这次严峻的、强加给这些男人们的行军——他们愉快地完成了是出于忠诚和诚心。我的部队曾是辉煌的，尽管（特别是我）在拉帕汉诺克火车站战斗中遭遇到不幸，而失去

了老部队。在那里，我们第三旅在突遇强敌的猛攻后，在一望无际的天空下，在光秃秃的潮湿地面上，顶着雪暴，露营一晚。从乔治敦神学院医院回来后，我发现我的部队已经处于第六军巴特利特将军（General Bartlett）的指挥下了。然而，对第一旅的补员弥补了我的损失。它是由从老一军的五个团、查普曼·比德尔和罗伊·斯通率领的旅的残部、道布尔迪的旧师，以及新加入我们旅的具有辉煌历史的宾夕法尼亚州第一百八十七团和从未参加过实战的六个团组成。实际上，这五个团的老兵在葛底斯堡战役的惨烈厮杀中经历千辛万苦。说实话，他们中的一些老兵认为他们团被撤并是剥夺了他们的荣誉。因为他们认为，所有都失去了，连这点都没有保留，或者认为要继续坚守直到所有的光环褪色。无论如何，当我在冷港战役（Battle of Cold Harbor）前接收他们时，我发现他们情绪低落，非常沮丧。我着手恢复他们的精神面貌和纪律秩序，并向他们保证，在我们进行第一场战斗后，我会恢复他们的尊严。

在6月17日的晚上，他们都躺在彼得斯堡城外修筑的工事外的战场——二千五百个或三千个男人，他们都在期待猛烈的进攻；他们都在期待第二天早晨对敌人的防御工事发动猛攻。敌军的这些防御工事固若金汤，敌人坚毅顽强且人员配备充足。

当天晚上，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似乎自己要重病一场。我走下来，穿过沉默不语的或已经睡觉的士兵的行列，或把毛毯给他们盖好，或答复他们中的一些失去理智的人一个又一个喃喃梦语。我思索着在他们前面究竟是什么在等待他们，思索着我能为他们做一些普通人不能做的事情。

我走进自己的营帐，顿时陷入一种非常陌生的情绪和心情中。一层阴影笼罩了我，她黑色的双翼折叠，好像将我包裹在她的怀抱中。一个

声音仿佛在对我说："你不会再到这里了。这是你最后一次。"

我没有将事情朝坏的方面臆测的习惯。加起来，我和我的部队在枪林弹雨中已经连续度过了二十七个日日夜夜。但我们从来没有从巨大的危险中解放出来，安稳地过上哪怕是平安的两个小时。但是我身上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不是轻松，不是举重若轻，而是心定气闲，随时准备迎接命运的挑战。这就意味着：面对命运的安排，决不临阵脱逃。

但在那天一晚，不祥的预感压抑着我的内心，难以忍受。我决定走出帐篷，到附近去找一些知心朋友，一吐心事。我记得在这些知心朋友中就有特威切尔，他过去是我的缅因州第七炮兵连的上尉，后来我提拔他为上校，最后他又调到了格里芬将军帐下。我祝福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和他们告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它当成普通的互致问候和告别。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突然性的告别。在残酷的战争中，命运的安排常常太突然，以致我们往往不能进行正常告别。我认为，当天晚上的显得有些异样和不安的我，并没有在他们心中留下太多的印象。黑漆漆的夜幕笼罩下，一切都仿佛显得正常。

我对格里芬将军说："我衷心感谢您，将军，因为您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今晚我无法一一列举。但我非常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以前没有机会向您表白。今晚我一定要向您说出来，谢谢您，我的将军！"

他抬起头对我说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表示恭维的时间。现在，我们有其他的事情要考虑。你已经精疲力竭了，你最好回去休息吧。我们明天早晨必须醒得很早。"

"将军，这是我跟您的最后一个晚上。您必须给我时间，让我感谢您。我希望您能够知道我对您的爱戴。"

“你是什么意思？”他脱口而出，也许他不情愿让我看出他被感动了。

“我明天就会倒下，将军，这是我的永别。”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他问道。

“黑暗天使[3]已经对我讲了。”我回答道。

“你已经失去了镇静，你的神经绷得太紧了。”

“没有。将军，我心静如水，您会看到这一点。您不会因我而感到丢脸。”

“我的上帝啊，”他叫道，“你全错了。我现在就告诉你，明天我不会让你做事。沃伦将军和我已经把明天的事情说好了，都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全部作战任务，明天你不会被投入战斗。你只作为预备队，待在那儿。”

“遵命，将军。当所有人都牺牲后或者必须用其他牺牲来保存部队实力的时候，预备队就会投入战斗。明天，还是让我打头阵吧！”

“不要说了。趁早打消这种错误的感觉吧。我们不能没有你和你的部队。明天的战斗，我不会让你们暴露在战场上的。”

“这些不是您能够决定的，将军。命运之神已经抛出了骰子。命运已经作出了决定。”

“哦！快去睡觉吧，如果有什么需要谈的，我们明天早晨再谈吧。”

“那就晚安，将军。”

伴随第二天清晨降临的是敌人近在咫尺的炮弹。当敌人知道我们准备进攻他们防线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发射了霰弹。战场上各条战线的部队都开始动了起来，激动不安，逐渐变得疯狂，开始还没有计划，逐渐就各就各位，战斗终于打响了。

不久，我们的大炮发怒了，呼啸着发出炮弹，来回击那些骚扰我们的家伙。敌我双方的火焰猛烈地射击和回击着。敌人现在企图冲过来，抢夺我们的大炮。

格里芬将军骑马赶来，说道：“我们希望你们守在这里，保护这些大炮，敌人正试图抢走它们。”

“请放心，将军。他们决不会抢走我们的大炮。”这是我的保证。然后，格里芬将军骑马而去。我率领部队来到这些大炮后面，我命令利用地形优势来掩护我的士兵。

然而连续的炮弹呼啸而过，发出刺耳的尖叫；爆炸的炮弹撕裂了我们前面的土地。士兵和大地都在战抖。我不得不在我的阵地前，在我的士兵前，骑马来回奔跑，给他们信心，为他们鼓劲。许多士兵已经倒在地上，却没有机会还击。这使人痛苦难忍。我深知，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来改变这个被动挨打的局面。但很快这些非常手段也使我自己胆战心惊。

这时格里芬将军和沃伦将军骑马朝我走来，格里芬说：“太糟糕了，我尽力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敌人的这些大炮必须拿掉，沃伦将军问你能否办到？”

“这是沃伦将军的命令吗？”我问道，“对此我也有想法，我希望知道命令的内容。”

“我们确实没有命令。如果可能这样做，我们只是希望。但是要冲过敌人炮兵前面开阔地的斜坡确实很艰难。”

“这正是我计划要做的，将军。你愿意让我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吗？我想我能清除这些炮兵——也许还能摧毁他们。”

“好吧，我很遗憾。无论如何，你不会认为我强人所难吧？”格里芬将军回答道。

“我在努力思索解决这个艰难问题的办法。但我很清楚，这个问题并不是您给我们制造的，将军。”

说完后，我骑马来到我的高级上校参谋身边，命令他将旅部带到我们阵地的左侧，不是朝着敌人方向，而是在与其阵地平行的阵线上移动，并避开敌人火力和视线，在敌人大炮的右侧翼方向占领一片树林，然后等待我。

然后我转过身，勒住马，一头冲向敌军的大炮。我看到了在我们和敌军大炮之间，有一些东西不对劲，一些我不明白的东西，然而，在敌人的大炮前面，这些东西看起来像是步兵的散兵壕。我期望能看清那些东西是什么，但是没有其他方法能让我做到这一点。我不能让我英勇的士兵冲向前去，或许他们会被歼灭在那儿。

当我正全速狂奔，毫不顾忌地骑马冲向敌人的阵地，察看究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有一匹同样全速狂奔的战马，这匹如同古代善于骑射

的鞑靼人的战马，超越了我，冲到我的侧面。

“上帝啊！你究竟要干吗？”格里芬将军严厉地对我吼叫。

“我去察看那儿诡异的地势。”这是我对吼叫的答复，我丝毫没减速。

“那么好吧，我和你一起去。”格里芬将军大声喊道。与此同时，叛军已经看到我们这两个奇怪的大使，开始在我们头上，甚至在我们面前开炮了。我们意识到，双方军队的人都正在惊讶地望着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这种看似和马戏团中骑马一样滑稽的行为，这种看似自投死路的飞奔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那儿，你看将军，那正是我担忧的。我不会把我的人送到那里去的。”那是一个很深的铁路切口，泥土堆积高到男人的胸部，那里正好处在敌人大炮射击的范围内。敌人的炮弹将削平山峰，像收割机收割庄稼一样砍掉我们的士兵。

对前方的地形有了足够的观察后，我和格里芬将军又像闪电一样掉转马头，我们带着微笑，笑意只有我们自己明白。他朝他的阵地奔去，那是和其他旅部一起构筑的进攻阵线的中心，而我则朝树林飞去。

我们沿着蜿蜒的小道进入树林，然后形成两个队列，两个团在我的左边作为侧翼力量支持着我。然后，我向我们旅的所有战地指挥官传达了我的作战计划。我们要悄无声息地穿过这片树林。如遇紧急情况，就开枪齐射或向叛军侧翼突然袭击，在他们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势如破竹地打败他们。第二个队列跟在第一个队列后面，约一百码的距离，直到最后融入或代替第一个队列。

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时刻，指挥官必须身先士卒，并且行动果敢和灵活多变。我们全体官兵，将我们的旗帜高高举起，我们辉煌的队伍朝着敌人的大炮，英勇前进。

一会儿，一阵密集猛烈的炮弹向我们射来，顿时我们的队伍惨不忍睹。我胯下的战马也被击中，一颗子弹从它身上穿过，它沉重地倒在了我的下面；所有的指挥官都倒下，受伤或被摔下了马；我们绣有红色马耳他十字架的军旗和我们的旅旗也都倒下了。

敌人纵射而来的炮弹落在我们左边，撕裂了我们前后、左右及四周的土地。敌人大炮不停地颤动和吼叫，不停地向我们射来致命的恐怖的榴弹。

然而，我们的部队异常顽强勇猛，顶着敌人的炮火，我们冲入了敌人大炮前面的壕坑，在这里得到了暂时的掩护，然后我们跳出壕沟，冲下山坡，最后占领了敌人的大炮阵地，夺走了他们的大炮。

但是我仍然感到一丝羞愧，因为我们的部队还是遇到了大麻烦。从敌军阵地的侧翼纵射过来的火力非常猛烈，迫使我们不得不匍匐在我们占领的山峰下面的山坡上，我们只能原地待命，守住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通过对形势的深思和研究，我觉得我们能够使用大炮来发挥它们的优势。我送别格里芬将军和沃伦将军离开，并陪他们走了一英里。我应该考虑使用一些大炮，同时派遣先遣队在山顶最高峰的下面土地上整理出一块平坦的地方，当大炮运到时，架在这里，好发挥它们的优势和威力。

不久，比奇洛带领的马萨诸塞州第九团赶到我们阵地增援来了，同时还有哈特率领的纽约州第十五团以及其他部队。巴恩斯率领的绰号为“水貂”的纽约州第一团，穿过铁路切口，向我们旅阵地右前方的冰屋（Ice House）开火。我们帮助他们把大炮架在我们弄平的地上，炮口放在草丛中，紧贴泥土。没人会知道我们在这片伪装的草丛中藏有大炮。

我们旅快速的冲锋已经把其他部队甩得老远了。我不想给敌人任何研究我们部队部署的机会，这样他们就不会侦察到我们藏在山顶上的大炮。我把两个最好的团，第一百五十团和第二十五团，部署在我们暴露给敌人的左侧，以加强警卫，而我自己，则来回于各个阵地之间，忙于指挥部队加固阵地，静待战事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军官过来，他经过艰难的行程而显得异常兴奋。他给我发出命令：“将军命令（他没有说是米德将军，还是格兰特将军。他不是我以前见到过的军官），希望你进攻，并占领你前面的阵地。”

“将军知道我在哪儿吗？”我问道。“让我告诉你吧！我前面的阵地是敌人的内部工事，是整个彼得斯堡防御的主要工事。将军的意思是要我独自进攻吗？”

“我只是传达命令，”他说，“这就是我全部要说的。”

“很好，上校，你是上校，你不是吗？”

“是的，长官，我是上校。”

“你能把我写的纸条带给将军吗？”

“当然，如果你愿意，我想可能有机会。”

“好的。”我说。

接着我拿出战地日记本，这样写道：

“我已经接到让我的部队向位于我的阵地前方，也就是敌人的主要防御阵地发起进攻的命令。发出这个命令的将军可能不清楚我们阵地的情况。从我写这张纸条的地方，我能数到在敌人的正面防御工事背后有十门或二十门大炮。这些大炮的布置很显然将给我们发起冲锋的部队形成一个密集的交叉火力网，同时在这张死亡的炮弹火力网之后敌人有不少于五千名步兵在等待着我们。敌人很容易沿着斜坡席卷而下；而我们从目前的位置冲到斜坡，至少有三百码的距离。此外一个敌人的大碉堡[4]就在我的左边，从那里面射出的炮火完全能够覆盖我面前的整个斜坡。没有支援，进攻这个碉堡，将是对士兵们的屠杀。充分意识到我肩负的责任和对经验丰富的士兵们生命的尊重，迫使我请求推迟进攻，直到将军知晓这里的情况。在我看来，如果必须进攻，应该至少将整个波托马克军团都派上，才会成功。”

这个仓促写下的纸条刚一发出去，我就开始反思我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性格：未被要求就对进攻的命令大谈意见。我只是一个旅的指挥官，我并没有指挥整个波托马克军团。我有什么理由和权力来奢谈对整个军团的安排？我最后一句话更是多此一举，我将为此受到责备。

一个军官可以发表任何意见，然而当进攻的命令下达后，以一种拒绝进攻的方式提出意见，这是不能原谅的，尤其是他的拒绝执行军令还涉及波托马克军团，还狂妄地提出只有整个军团一起上才是进攻的唯一恰当方式，这更是不能原谅的错误。

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傻瓜呢？对此，我自己无法理解。可能是昨晚黑暗天使的话一直压抑着我的理智，昨晚那种盘旋在我心头的不祥预感，再次告诉我，我在战场的最后一天很快就要降临了。

我的思绪开始混乱起来，我预计很快自己就要被拘留，并被押解到后方，去面临最严厉的军事指控。我开始思考我的抗命将会给总统带来的恶劣影响，我只有通过皮特·费森登、亨利·威尔逊、查尔斯·萨姆纳和洛特·莫里尔，这些老战友和老朋友的关系和请求才能够确保我在判刑前获得特赦。

我把我们旅的上校们都叫来了，告诉他们，预计一会儿自己就会被带走。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将如何被带走。我给他们讲了我对战局的总体思路以及接到最后命令时，发起进攻的最好方法。不用说，我情绪低落、羞愧难当、无精打采。

约一个半小时候后，我看见同一个上校从山峰的斜坡后面过来。我已经准备好交出我的佩剑。我是个可怜的东西，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肩上的重任已经超越了我的能力所及。但我还必须表现出坚定不移和毫无怨言。刚刚取得一点战绩，我认为我值得表彰，现在却被别人看见：解除武装、灰头土脸、龟缩在后，甚至就像没有尊严的羊羔被牵到屠宰场，更像狗一样一脚被踹出体面的公司。

当那个上校接近我的时候，我陷入无尽的沮丧深渊。

“是的，先生，我准备好了。”这是我，在他来到我面前并向我行立正礼后的第一句话。

“将军说：你关于进攻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全军将一齐攻击。”

我突然感到我在飞翔，无论生命和死亡，都毫无畏惧。

但是意想不到的转机恰到好处地抵消了我鲁莽冲动造成的困境和尴尬。“从现在你们所处的地形看，你们已经推进到了你们能够推进的位置。你们部队将担任进攻的先锋。将军希望知道你准备发起进攻的确切时间。”

“就在现在！”我贪婪地、激动地回答。我很高兴地吞下任何药，哪怕是毒药，作为对我刚才犯下的那个愚蠢的罪恶的惩罚。

“哦，不，”他回答道，“现在就发起进攻的话，那就没有时间把命令传给军团的其他指挥官了。但是我们想一个小时完成，如果所有传令官同时行动的话。”

“很好，先生，你们需要多久时间？”

“也许一个小时，”他回答道。

我拿出手表，与他对表。

“我将在3点准时发起进攻，”是我的最后一句话。

现在，再没有沮丧，只有振奋，从内心不断涌出的振奋。

与此同时，炮兵部队已经上来，进入我为他们准备好的阵地。这一切非常适合。当开始行动时，大炮的炮口将放在山顶的低矮草丛上面。这些草丛将对发射后向后反冲的大炮给予保护。我沿着大炮的后部察看，告诫指挥官向敌人工事里的射击要事先倾斜一些，略低于我们的水平线，以便尽可能打掉敌人的炮耳。

当敌人从工事中出来，暴露在我们的射程中，这就为发射霰弹提供了最佳时机。我主要担忧的是，我们在前线工事的士兵，也刚好处在敌人大炮的射程内，我的士兵可能会被在他们头上爆炸而掉落的弹壳或者碎片所伤。我也给我的上校们下达了特别命令，尤其是对可能接替我的两位资深上校。我没有向他们隐瞒我准备以身殉国的决心，因为我已决定带头冲锋。我拿着我的手表，当分针走到3点正时，我下令军号手吹起冲锋的号角。

我勇敢的士兵们一跃而起，顶着头上的枪林弹雨，冲向前方，冲过斜坡，滑膛枪在肩，刺刀上枪。因为我下了命令：决不在敌人工事面前开火，这会从我们冲锋的主要目的，即越过敌人工事中分散士兵的注意力。因为我已下决心：我冲锋在前，指挥官全部从被击毙的战马上下来，徒步冲锋，冒着枪林弹雨，抢先占领山顶的最高峰。我带了一个军旗护卫兵跟着我，他也步行。

面对我们突然发起的疯狂进攻，面对如潮水般涌出的士兵们，在片刻惊慌后，敌人将人类所能发明的全部炮弹向我们射击过来。处在炮火中的士兵完全被各种子弹包围，开始是实心弹、榴弹，后来又是霰弹，敌人根据射击的目标，从二百码到四百码，不断将各种炮弹射过来。我最担心的是霰弹会给我的士兵造成极大的麻烦。

现在敌人咆哮的炮火从未集中倾斜在如此狭小的空间；我们左边，是从马洪堡（Fort Mahone）中射出的重型火力。我想一旦我们占领了马洪堡，我们进行纵向射击的大炮就有了很大的范围。敌人对马洪堡垒的作用非常清楚，所以他们拼命抵抗着我们更加顽强的进攻。

在前线，我用三个团的兵力组成了两条进攻线：第一百八十七团被放在了第二条战线，这是个“新”团，但士兵满员且英勇无敌；其他两个

团的神枪手作为特别纵队被安排在部队的左边，他们将采用各种必要的手段，保卫着我们部队进攻时暴露的侧翼。这样的方式对我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部署，因为敌人可能在我们第一条进攻的战线上制造一个可怕的灾难。然而我的理由是：只有经验丰富的士兵才应该尝试用刺刀冲上前去。我部署在纵队左边的两个英勇的团，尽管他们数量很少，但对于所有敌人，即使是恶魔般凶狠的敌人，在他们面前也要祈求宽恕。他们保护着我们的进攻部队的侧翼。加强对没有防护的侧翼的警戒和保护是必要的，特别是我猜想敌人可能要发起的偷袭，他们早就窥视着冲过来，俘虏我们的炮兵部队。而我们的炮兵部队是没有机会逃出的，除了通过围绕在我们部队左边的缺口。他们的位置全部暴露在敌人反冲锋中，非常危险，除非得到特别的和强大的保护。

我不能说有任何惊奇的地方，我已经完全清楚在我迈出这一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因此我告诉我的指挥官，把我的命令传达下去。

出于某种原因，我现在感觉到不能对军部承诺给我的并且是我急切期盼的“增援部队”抱有任何奢望。我的上述感觉得到了证实。我们现在的部队就是发起进攻的所有部队。

所以，我现在对我的部署心存疑虑。我们进攻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前面的阵地。我们发起进攻时，我们将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啊！从马洪堡射出的夺命炮弹将会向我们倾盆而来，除非有奇迹发生，有其他部队赶来增援，或者我们的炮火能够压制住敌人的炮火，否则这里将变成我们的坟墓。但我马上停止了自己的上述胡思乱想，这些想法不应该是我，一个旅级指挥官应该考虑的，那是整个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官才有资格去考虑的。

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我的护旗手就被击毙。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看

一眼这个可怜的家伙。我从他死亡的手中接过军旗，继续前进。我的军官们相继被子弹击中，或者阵亡，或者重伤，一些轻伤的还在冲锋，或者被派到更加危险的点位上，尤其是我的左边。我们进攻的前方，厚厚的土地被敌人的炮弹掀翻起来，碎土被抛向空中，飞向我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敌人冲向山边。从左边马洪堡里射出的炮弹，在我们前面爆炸，巨大的冲击力把地上的草皮和石头炸飞炸裂，飞向我们的行列。碎石就像被龙卷风卷起一样扑向冲锋的我们。整个战场就如同沸腾的大海一般。

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已经冲到了士兵们都轻易无法通过的一块湿地边缘。这当然难不倒我的士兵。我向左半转过脸去，叫道："向左靠，向左靠。"

在这个犹如地狱深渊一样恐怖的战场上，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听到一个字。我尽我所能高举旗帜，红色的马耳他十字架军旗，一只手挥舞着军旗，另外一只手握着佩剑，指向左方，继续喊叫并发出信号："向左，向左。"

在子弹的嘶嘶声、炮弹的轰鸣声中，在令人迷失视线、四处飞溅的泥土中，我如此地站立着，挥舞着军旗和佩剑，向我的士兵们发出进攻的指令和信号。突然我感到背后的皮肤一阵灼热，我背后的脊骨似乎被砍了一刀。

一颗十二磅重的炮弹或霰弹在我的右边爆炸，正好对着我的脸，爆炸的巨大响声冲击着我的鼓膜，让我暂时失聪。我意识到我的背部被射中了，大概在背部的腰下面。

此时我全部所想的不是伤痛，是我被击中的部位和方式。这简直是

对我的羞辱，一种比死更让我难受的羞辱。被射中背部，而敌人却在面前！我的中弹比拒绝进攻还要糟糕。我迷失了自己，是死还是生，我不在意，但我希望最好死去！

我没有倒下。这很奇怪，虽然打击很沉重，但是我还是支撑着，站着，继续挥舞着我手中的指挥官的象征，我振作起精神，我告诉自己，决不能倒下。我不得已把军旗和佩剑都插到了地上，并让军旗垂直向上。此时的我，并不需要过多的英雄主义来支撑，但我需要我的士兵继续保持刚才的冲劲和勇敢，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受伤了，更不能让军旗倒下。

我继续保持笔直的姿势站立着，扶着军旗和佩剑，为了消除掉因为中弹而表现出来的尽管是短暂的懦弱，我将身子转了过来，这样我的背就朝向了敌人。我面朝着我那些正在冲锋的士兵们，鼓励他们勇往直前。其实我是想向我的士兵们表示，我被击中背部是情有可原的。

我清晰地记得并将永远记得我的士兵冲过我面前时候的表情，这些亲爱的、勇敢的小伙子们，他们冲锋时的队列就如同拴在一起的铁锁链一样坚固，他们从我的左边冲过，穿过了敌人设置的障碍物。

不到一分钟，我突然看见我们冲锋的第二个队列也从我面前经过了，这些我引以为豪的、勇敢的新近组成的团队，也冲入了可怕的战争考验之中。

我摸了摸佩剑，感觉上面有股热血在流动。我第一次低下头，我看到鲜血正从我右臀部喷薄而出，鲜血已经流满了我的长筒靴，并开始向外溢出了，一股鲜血已经溢到了我的两边有宽松布袋的军裤上。

从这些流出的鲜血判断我并没有被射中背部！想到这里，我感到一生都没有这样高兴过。我首先想到了我的母亲，我那血管里流淌着胡格诺派教徒[5]血液的母亲，她的儿子没有被射中背部，她应该多么高兴啊！

我发现我是被一颗小型的弹头击中的，伤口非常清楚，子弹横穿我的髋关节，从左边射入，从右边射出，刚好击中髋关节的连接处。

因为失血过多，我几乎要休克了。我逐渐支撑不住了，我开始曲膝跪倒，我用右肘靠地，艰难地支撑着。我的一个军官芬克少校跑上前来。他看见我的枪伤和汩汩流出的鲜血，悲痛不已，难以自持，跌倒在我身边。他恳求我让他去找医生，或把我抬到医生那里去。但我知道任何一种方式现在都不可能并且毫无用处。

“不，”我说，“亲爱的伙伴，在战场上，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在我被击中时，我看见敌人的队列正在移动，企图抢占山顶最高峰的大炮。你赶快跑去告诉宾夕法尼亚州第一百五十团，无论如何要让他们保护好这些枪炮，不能被敌人夺去。”

比奇洛上尉也来到了我的身边，我告诉他们马上准备霰弹炮筒，朝他们前方的敌人开炮。但一定要注意照顾好我们的士兵，不要误射了他们。我还叮嘱他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暴露给敌人的左翼。

奥斯本·琼斯少校也赶到了我的身边。他是我们军队的监察官。“告诉欧文上校，现在由他来指挥我的旅。”我对他说道，“我看到我们部队的攻势已经被敌人阻止。快把士兵们带到不会被毁灭的地方，不要让他们暴露在敌人的火炮下，要么继续冲锋要么赶快躲闪！”

我不愿意让奥斯本·琼斯少校把我弄走。我看得出，如果我被从战场上弄走，代价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进攻失败了，敌人必将进行反攻，敌人将从他们的壕沟和工事中跳出来，向我们发起猛烈的反冲锋，我们的左翼将受到致命重创。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而这些正是我当时主要在思考的问题。

现在，我直直地躺在地上，四肢僵硬虚弱，无法动弹。从我屁股和大腿根流出的鲜血，在我的身体下边已经成了一个鲜血池，我的身体就漂浮在这血池中。这些鲜血比任何一本教科书所允许的成年男性能够流出的血还要多。

我并没有太多的痛苦。这是一个让人知觉麻木的重击，我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像锁爪。我躺在那里，仰视着天空，思索着。我感觉到我的身体正在下沉，龙卷风就在我的头顶和四周狂啸着，撕裂着我周围和上面的空气。在低空中，有沉闷的、嘶哑的、微弱的呼喊声；上面嘶嘶声、飞溅声、雷电撞击的声音，交织在天地之间。

我想我的血已经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可能是黑人的也可能是白人的田地给彻底弄湿了。这块田原本是种卷心菜的，现在被我的血污染了，什么也种不了。

我躺在那儿一个小时，也许有吧。我不敢肯定。但我意识到一些人正站在我面前，他们在低声地争论如何处置我。于是我对着他们讲话。他们听后，立即兴奋起来。他们说，他们是派来送我离开战场的。我强调他们这样做没有好处，我不值得这样做。他们回答说，他们得到了明确的命令。我告诉他们，我会发出让他们回去的命令。“请原谅，”他们说，“现在你不再指挥部队了。”他们的话使我兴奋起来。我的反应似乎在告诉他们并再次证明抢救我并将我撤离战场是毫无价值的。我告诉他

们，如果不想被射中，我们需要爬上前面那个斜坡。他们把我抬起，放上担架，出发。但是当我们离开不到二十码的距离，从我们左边的马洪堡中射来的炮火，正好击中他们刚才抬我的地方，炸出了一个很大的坑，足以容得下我们全部。被炸飞的泥土、沙砾和冲击波扑向我们。接下来，敌人步枪射出的子弹击中了抬我的一个人的手臂，另外一个人马上替换了他的位置。他们抬着我，转向敌人炮弹射击的右边，他们想方设法躲过炮弹，把我抬到斜坡上，在敌人炮弹射击范围之外，把我放下来。

比奇洛上尉精心看护着我，给了我他力所能及的照料。这对他而言是一种责任的解脱，但对我而言却毫无用处，因为我当时已经只不过是一具浮在血池中、正在僵硬和冷却的肉体罢了。

一会儿后，一辆救护车飞奔来到山脚下，我被抬了上去。救护车疾驰穿过崎岖的战场，来到松树林，我们师部简陋的野战医院在此。那里的大多数外科医生已经被派到军部去了，我认识他们并热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心灵高贵的人。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我放在一张临时从谷物仓库卸下的窗户或门上，然后检查我的伤口。我记得有人用一支滑膛枪的推弹杆在我身上来回移动，搜寻子弹的方位。对于外科医生的探测器而言，这支推弹杆似乎太宽大了。他们起初并没有注意到在我左髋关节下面的一块皮肤里，藏着他们一直在找寻的子弹。后来他们发现了子弹的位置，很快子弹就被取出了，并用绷带包扎好伤口。一些柔软的衣服被铺在地上，我被轻轻地放在垫在上面的一堆松树枝上。几位来自我们部队和南部邦联的重伤军官围在我周围。在我右边，是高尚的马萨诸塞州第三十二团的普雷斯科特上校（Colonel Prescott），他的脚挨着我的脚，一颗子弹还在他

胸前；在我的左边，躺着一个长相英俊的、年轻的南部邦联军官，他伤势很重，痛苦不堪。整个狭小的空间塞满了类似的重伤员。

我感觉眼前的人影越来越多，一群外科医生站在不远的地方，不时看看我，正在急切地讨论什么。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你来做。""不，我不能。"于是，我对其中的一个医生点头示意让他来我身边，我对他说："我全都知道了。你们尽力了。这是致命伤，我知道这一点，并为此作了准备。我受伤时间很长了。""是的，你可能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不能不将实情告诉你。你应该活不过明天早晨了。"

"我知道，所以你帮不了我了。不过，你可以救救可怜的普雷斯科特，看看他吧。我们不会放弃你的，亲爱的普雷斯科特。"我转身说道——用十分微弱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恳求，"看看那个躺在我左边的可怜家伙吧，这个叛军军官，他受尽了痛苦的折磨，你们也要尽全力救救他。他远离自己的家乡。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了。"

我从战地指令本得到一张纸，用铅笔给我年轻的妻子写一封短信。我告诉她整个事情的经过，我双手合拢祈求上帝保佑她和我们的两个小孩子，但却没有机会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了。

血红色的夕阳照耀着大地，闪耀得让人不敢直视那一抹晚霞。粗犷而清澈的天空中，厚厚的云层似乎被流放一样，在夕阳面前被逐渐褪去，像我自己一样。

格里芬将军带着巴特利特将军朝我走来，我想还有沃伦将军和其他一些第五军的军官吧。格里芬不知说什么。的确，对于未来或者现在都没有什么话可说，即使对过去，也没有什么话有用。

我想可能还是我先说话吧。看起来很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我却以轻松的方式开始："好了，将军，您看我很好，终于，我躺在这里了。您也来了，我知道您会来的。现在该我汇报战果了，我已经占领了那座山峰。"

"你会好起来的，"他说，"尽管所有这些，你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格里芬回答道。

"是的，但我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说，"我说。

"你知道吗？"他急切地说道，"格兰特已经提拔了你！他已经同意了！他将签署正式的书面命令，提拔你为准将。"

"他签署了吗？但是现在提拔对我的康复并没有实际的帮助。但对我的精神的确有好处。谢谢将军，我谢谢您和你们所有的人对我的仁慈和善意。"

他们提到我的提拔和其方式。他们并不知道，在我看来，由于我的刚才的抗命，几乎被革职，被解除指挥权。对此，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继续说了一些非常关切的话，对我也大加赞赏。

最后格里芬走上前来，拉着我的手说："现在咬紧牙关，我们都会支持你的。米德知道这件事了，一切都没事。"

"是的，将军。晚安，晚安。"

但在闪亮的暮色中，他的手擦着眼睛，他的肩膀在战抖，起伏相当明显。我渐渐暗淡的眼睛看到了这些。然后，我收回了我的手，放在胸前。

一阵恍惚昏迷后，撕心裂肺的疼痛突然降临。我做梦也没想到疼痛会是这个样子，它让人痛不欲生，但却又死不下去。

我的思绪和怜悯又飘回到了刚才我被抬出战场时，我看到被击中正躺在地上的无助的士兵们身上，我陷入痛苦的昏迷中。然后，透过薄雾，我抬起头来，看见亲爱的、忠诚的肖医生（Doctor Shaw），他是我们团[6]的外科医生。当时他正在一英里外的战场工作，是我弟弟汤姆把他带来的。他和好心的汤森医生都坐在我身旁，试图用一些仪器，阻止可能结束我生命的严重的鲜血外渗。所有其他人已经放弃了对我的抢救，我自己也是。但是我这两位忠诚的朋友没有放弃，他们俯下身，继续抢救我，他们在我的身体中看似徒劳地寻找被撕裂的、堵塞的和扭曲的致命的血管。

他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但仍然坚持着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手术。一个能干的外科医生正在协助肖医生对我的抢救，他对肖医生说："一切都没有用了，医生，他没有救了，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所有可能的抢救，这样继续下去只能折磨他，让我们离开他吧，不要再折磨他了。""再来一次，医生，让我再试一次，我就放弃。"肖医生说完后，弯下身继续抢救。

突然奇迹出现，肖医生终于准确地找到了那根失落的血管线脉。手术很快成功完成。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汤姆都站在我面前，像兄长一样守护着我，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人：他手握忠诚的长矛，犹如在荒野的狼群中，看护躺在摇篮里受伤的小狼仔的卫士一般。

午夜后，我感觉到有人在摸我的胡子，想找到我的嘴巴。他战抖地手握大铁勺子，正沿着他不确定的路线在前行。我睁开眼睛，"长矛"[7]就跪在我身边，他的红色胡子在燃烧的篝火照耀下闪烁发光，这使他看

起来更像一个传说中欧洲中世纪的领主。他在他认为是我嘴巴的地方把勺子转过去，但结果却实际离我的嘴巴还有约一英寸的距离。他喂给我的粥全都流到我的脖子和胸口外边，滴到了地上。

“现在，请再给我一些，”我可怜巴巴地喃喃说道，带有一份窃喜。您，如果相信我，我这是在开玩笑。

汤姆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我想，他的眼泪是流进了盛有粥的黑锡瓢里，他带笑的眼泪和黑锡瓢里的东西混搅在一起，这粥的味道真是好极了。

有的时候，剧烈的疼痛反而会让我更加耐心地等待。但是，躺在我周围的这些人的痛苦，特别是在我周围的、这些可怜的、远离家乡的南方人，他们的痛苦却真正让我有些失去忍耐力，感同身受，情难自禁。

当第二天黎明到来的时候，我们亲爱的、勇敢的普雷斯科特已经死了，而我却活了下来。格里芬知道后，非常激动。米德专门派了一个担架和八个士兵，把我抬到十六英里外的市点小镇（City Point），然后用轮船运到安纳波利斯。这被认为是唯一可以救我的途径。

如果我能住进海边的帐篷，接受高超医术的治疗和精心的照料，周围有着优美整洁的环境，那么对于暂时脱离死亡威胁的我来说可能还有一次康复的机会。朋友齐聚一堂，来和我告别，给我“孤注一掷”的远行打气鼓劲。

当天阳光灼人，天气炙热，抬我的人不多。我能够感觉到米德对我体贴入微的关心。尽管抬我离开的命令是来自米德，但可能是格里芬来具体下达的命令。失血过多使我虚脱，人们试图遮挡我的脸，以免被炽

热的阳光直射，他们用湿润的布盖住我的脸，以缓解我神志不清的昏迷。但是，这一天对他们来说也非常艰难——扛着令人疲倦的担架，行军十六英里。我真希望我能够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我将终身感谢他们。

在市点小镇，我被转移到蒸汽轮上——我的担架被放在主甲板上。有人告诉我，船上有六百名受重伤的军人。甲板上的空气中漂浮的味道对这个说法给予了证实，我自己也能够感觉到。尽管拥挤的甲板上躺满了很多命悬一线的病人，他们都急需条件更好的休息和治疗。但是对于政府给予我们这些严重受伤、身体几乎破碎的病人现有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还是心存感激。

当时路途遥远，早晚都很炎热和沉闷。主管外科医生们强打起精神来完成对于他而言太过沉重的任务，他来来去去、前前后后地忙碌。我们这些仍然躺在甲板上的病人们，都因为缺乏很好的照料而痛苦不堪。

我们个个都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有的身体已经破裂、有的已经残废、有的伤口撕裂、有的四肢僵硬，凝固的血污和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这些令人看了头昏眼花，我有一种茫然与异样的感觉，好像刚才还是蓬勃健康的身躯突然坠落到呼吸困难的躯壳中。

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很明显，其他人也不知道。但是，我却比较幸运。汤姆·摩西医生，他是我在鲍登大学的同学，当时他正负责蒸汽船上层甲板的工作。当他得知我在下层甲板上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来到我身边。实际上，他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身边，给予我最好的照顾。

在第二个夜晚之后的某个时间，我被从蒸汽船上抬到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码头上。在那儿放了很久，才轮到我。然后我被抬到一个两

边裸露的、沉闷的帐篷里。在那儿，我独自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把我的这种沉闷而单调的等待打破的第一个动静是帐篷的晃动。随后一个和蔼可亲的脸探了进来。接着，一名具有圣女般神圣脸庞的妇女来到我面前，她问道："你是谁？"

如果她问"这是什么东西？"可能才是正确的。因为，我猜想她从没有见过像我这样怪异可怕的生物出现在她的生命中。我穿着靴，身体被鲜血浸泡后，伤口处血肉模糊；因为躺在杂草和乱石飞溅的地上，我的头发和胡须上都沾有鲜血和泥土；我脸色苍白，恐怖似死亡，虚弱如白水——这就是当时自己可怜的写照。

但是从那刻起，一位波士顿女孩玛丽·克拉克把白衣天使能够给予人类的所有关心和温柔，毫无保留地全部给我了。

她请求范德基夫特医生对我的病情倍加留意和关照。范德基夫特医生专门增派了韦尔什·汤米护士来照看我。于是，我拥有了整个法国军队和美国军队所能掌握的全部外科治疗技术和护理能力。我得到的所有护理可以说都是由具有圣女气质和品德的护士们完成的。我是何其幸运啊！

两个月来，我一直在鬼门关艰难挣扎，我经受的痛苦无以言表。在这两个月中，我遭受到间歇性的全身肌肉痉挛、肢体瘫痪、如死亡一般冰冷的阵发性颤抖、伤口在烈日下犹如被皮鞭抽打一样刺痛灼热、多次近乎绝望的外科抢救手术、几次手术失败后濒临死亡，等待尸体防腐员来处理我"遗体"的恐慌。通过这些折磨，我对遭受的那种不能用语言准确描述的痛苦有了准确的体会。

我所遭受的这些折磨和痛苦都被我最亲爱的、同样也在这两个月的

时间中经过了折磨和痛苦的妻子看在眼中。她被安排住在我隔壁的帐篷里。她和我一起，终于熬过了这个充满死亡阴影的山谷[8]。五个月后，我又重返前线，与我的战友们在一起了！

---

[1]地狱堡为彼得斯堡南方军防守阵地中著名的堡垒。

[2]The James River

[3]The Dark Angel

[4]即地狱堡。

[5]Huguenot，法国基督教新教徒，在美国殖民时代，很多来自法国的基督教新教徒来到北美定居，其中张伯伦将军的家乡缅因州就是由胡格诺派教徒建立的。

[6]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

[7]即张伯伦将军的弟弟，汤姆·张伯伦。

[8]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From Psalm 23

第五章

阿波马托克斯[1]

从1864年6月开始的对彼得斯堡的围攻一直持续到1865年的4月。困守在里士满和彼得斯堡之间的李将军，在经过格兰特将军率领的联邦军1864年整个冬天不间断的压缩、堵截和紧逼后，逐渐感觉到由南部铁路线运送的战略物资日益受到拦截而匮乏。面对敌人数量上的优势和被动困守的局面，李将军决定在1865年4月从彼得斯堡向西南方向突围，沿铁路线到达林奇堡[2]后，再向南进入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与约瑟夫·约翰斯顿将军（General Joseph Johnston）率领的部队会合，夹击威廉·谢尔曼将军（General Willaim Sherman）率领的联邦军后，再北上与格兰特将军决战。

格兰特将军似乎掌握了李将军的这一战略调整，并于1865年3月底发动了阿波马托克斯战役，目的是在弗吉尼亚境内截住妄图南下的李将军。4月2日，格兰特将军下达了对彼得斯堡的全面进攻，邦联军队的防守终于全面被攻破，负责守卫的邦联军中将安布罗斯·鲍威尔·希尔将军（General Ambrose Powell Hill，一般简称A. P. Hill）在试图重整混乱的队伍时也被联邦军击毙。4月2日晚上，李将军下达了从彼得斯堡和里士满撤离的命令。第二天，联邦军占领了里士满，这是从1861年美国内战

开始以来，北方军发动的所有战役都希望取得的战略目标。

谢尔曼将军（1820-1891），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位居格兰特将军麾下的“五虎将”之首。他率领的部队在南方执行所谓的“焦土战略”，彻底摧毁了南方抵抗的物质基础和心理防线。1864年9月2日，他成功攻占南方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并发起“向大海进军战役”。1865年4月9日，李将军向格兰特将军投降后，邦联军的最后主力，由约瑟夫·约翰斯顿率领的八万人的田纳西部队，于4月26日，正式向谢尔曼将军投降，美国内战实际结束。战后，谢尔曼将军从事铁路投资和保险业。

已经跨过阿波马托克斯河（The Appomattox River）的李将军率部继续向西南撤离。由于原定从里士满撤离后，沿里士满-丹维尔铁路线[3]运送食品和武器的列车被联邦军拦截和烧毁，李将军数万军队面临着缺医少药、弹尽粮绝的危险。4月6日，在塞勒小河战斗[4]中，邦联军的近万人部队，约占李将军指挥的弗吉尼亚北部联军兵力的四分之一，被联邦军从其主力部队中拦截、包围，被迫投降。塞勒小河战斗敲响了李将军三天后投降的丧钟。4月9日，已经到达林奇堡-彼得斯堡铁路线[5]

上的阿波马托克斯火车站的李将军期盼的从北卡罗来纳州运送的战略物资和增援部队并没有如期到来，而此时的他已经处于联邦军的东、西、南三面包围之中。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下午3点，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县法院大楼[6]正式接受了格兰特将军在三天前提出的投降条件，弗吉尼亚北部联军正式放下了武器。

谢里登将军（1831-1888），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骑兵总司令，号称格兰特将军麾下的“五虎将”之一。谢里登将军率领的骑兵于1865年4月在阿波马托克斯将李将军合围，并最终迫使其投降。战后被派到美国西部指挥和印第安人作战。谢里登将军对保护美国著名的黄石公园起到了关键作用。

已经从彼得斯堡战役的致命伤中奇迹般康复的张伯伦将军再次回到了他钟爱的第五军，并参加了阿波马托克斯战役最后阶段的战斗。他指挥的旅部所在的第五军由查尔斯·格里芬将军率领。第五军和安德鲁·汉弗莱斯将军（General Andrew Humphreys）率领的第二军、菲利普·谢里

登将军（General Phillip Sheridan）率领的骑兵部队在阿波马托克斯火车站将李将军的部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并最终迫使其投降。

4月12日，受格兰特将军的指派，张伯伦将军主持了正式的投降仪式。在投降仪式上，张伯伦将军命令胜利的北方将士向投降的南方将士致以正式的军礼。张伯伦将军这一具有宽厚仁慈的行为给惨烈而伟大的美国内战画上一个完美和宽容的句号，更让他永载史册。

在张伯伦将军的本篇回忆录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投降的南方将士细腻而充满感情的描述，读后让人不禁泪湿衣衫。

……（南方投降士兵）他们收起了刺刀，将滑膛枪堆成一排，然后，经过一番犹豫，把枪膛里的弹药取出来，放到地上。最后，他们非常不情愿地，显然是极度痛苦地，轻轻收起了他们的军旗，这些被五年来的战火撕裂、破损，沾满血污，却振奋人心的军旗；他们将这些军旗放到地上。一些士兵难以忍受这种悲伤的折磨，发疯似的冲出了队列，冲到军旗边，跪倒在地上，抓住军旗，发疯似的亲吻起来，他们的滚滚热泪顺着脸颊滴到了这些静静地躺在地上的军旗上，天空中，只有联邦军的旗帜在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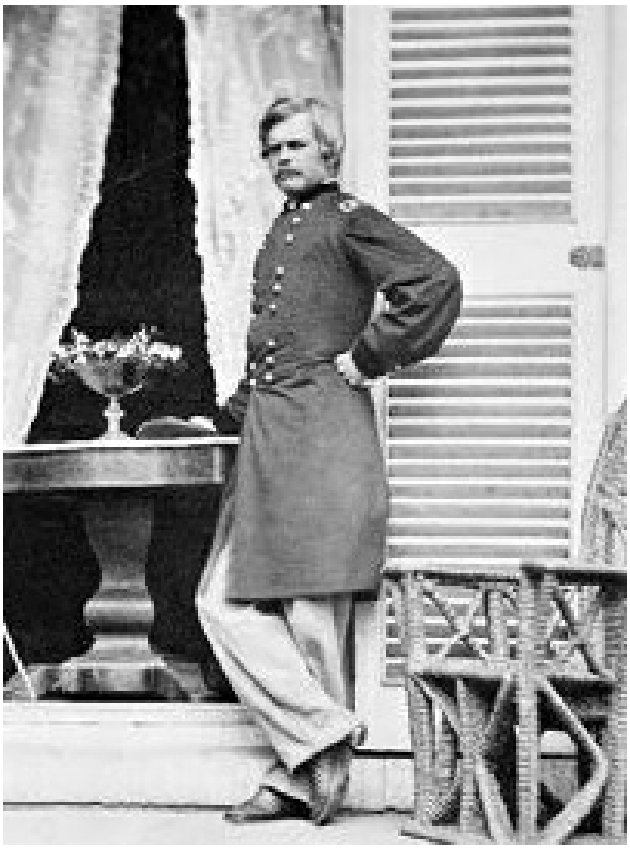
1865年4月9日，弗吉尼亚北部联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法院大楼投降。下面，我将要讲述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投降时候的种种情况。

你们会发现这不是对战事的逐一还原，我也不想强调参战双方的优缺点。事实上我想要讲述的仅仅是我的个人经历——我的见闻、感受和想法而已，包括这一重大战役的圆满成功在我内心深处激荡起的种种情感以及我对战争的一些反思。

首先，请允许我对事态做一番简要介绍，以便你们能对这最后战役的紧张局势和我军的坚忍不拔精神有所了解。当时邦联军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以致一些长期固守的据点出现松懈。李将军的通信被切断；在战壕作战的部队溃不成军，右翼军被席卷；邦联军队和军官们纷纷撤离里士满和彼得斯堡，让这两个重要据点落到了我们手里；千疮百孔的邦联军队全线溃败，准确地说，他们正拼命逃窜——或逃往丹维尔与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斯顿会师，或逃往林奇堡休整集结，伺机发动新一轮可能为期不短的拼死抵抗。米德将军正率领波托马克军团的第二军和第六军紧逼李将军的后方；与此同时，谢里登将军指挥其三个骑兵师和我们师所属的由格里芬将军指挥的第五军，正飞速向前、全力行军，以期成功包围李将军并挫败其作战计划。自始至终，我们的所有作战力量都在寻求与李将军进行最后一战，或是逼其投降。

4月8日，第五军抵达南部铁路的普罗斯佩克特火车站（Prospect Station），几乎追上了李将军溃军的先头部队。与此同时，米德将军正率领其两个军的力量逼近纽士多（New Store）的李将军部队的后方，就在我们以北十英里，中间是阿波马托克斯河。中午时分，詹姆斯军团（The Army of James）的奥德将军（General Ord）与我们顺利会师，带来了吉本将军麾下第二十四军的两个师和第二十五军的一支黑人部队，由伯尼率领的师；奥德将军凭借其资历成为会师部队的指挥官。我们没人熟悉奥德将军，但他对谢里登将军和格里芬将军，甚至是我们这些下级军官的那种简朴与友好的方式使他受到欢迎。

我们继续向前推进——骑兵打头阵。



奥德将军（1818-1883），美国内战联邦著名将领。格兰特将军麾下的一员骁将。战后在墨西哥任铁路工程师时不幸染上黄热病去世。

当天，第五军的行进异常艰难，尤其是到了下午和晚上，奥德将军的詹姆斯军团疲惫不堪，后方行动迟缓，行军多次受阻。这样走走停停、屡次中断的前进速度几乎恼得我们战士们心生叛意。为了赶上打头阵的骑兵，一整天我们都在急速行军。然而，现在行军却不停被打断，事态的确糟糕。我们并不知道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已经下令第五军连夜行军，不得停顿；其实对此，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在如此走走停停、艰难行军二十九英里后，在夜晚最黑暗的时刻，人本能地停止了前进。困顿不堪的战士们如昏厥般倒在了路边，或左或右，也不管地上是否有水。军官们也纷纷从马上滑了下来，松了松马的肚带，将一只胳膊套在缰绳里，便沉沉睡去了。马儿们站着，低垂着头，下方躺着它们的主人。所有人都陷入了梦乡——关于过去或未来，没人知道什么是可能的或命中

注定的。

当一名骑兵飞奔而来、一路积水四溅时，几乎整个部队都还在酣眠，不愿从梦乡醒来。只见他风尘仆仆从马上跳下来，从夹克中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指挥官身边站岗的哨兵，尽管疲惫不堪，但却依然警惕。他轻轻拍了拍指挥官[7]的肩膀说道："军令，长官！"指挥官抬起一只手，划了根火柴，睁开刺痛泛泪的双眼读着这简短、令人吃惊的纸条。这是谢里登将军送来的。我记得上面是说："我已经跨过阿波马托克斯火车站，击退了敌人，缴获了他们三列火车。如果你能带你的步兵师今晚就赶到这里，那么明早我们将会取得巨大的战果。"

啊，不能再睡了！令人惊醒的军号吹出"将军""出发！"的音符；大伙儿收到命令：要简单吃点东西，说好的给养要到中午才能送到，但到那时我们该在哪里呢？不管是什么，几乎没有人吃。与此同时，差不多一只脚都伸进马镫的指挥官从一名黑人男童手里接过装在锡盘里的难以名状的食物和装在长柄勺里的所谓咖啡——全都一样黑，就像四周漆黑的夜色。食物很快被吞咽一空，指挥官上马向纵队前方骑去，他要去下达"前进"的命令。从地上艰难爬起来的战士们，各种感觉向他们交集袭来，他们战抖着，但他们体内有些东西却并非如此！现在"出发"的命令响起，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最后一次响起；随即这群睡眠不足、没吃晚餐、没吃早餐、双脚酸痛、骨节僵硬、感觉迟钝的战士出发了，但个个却涨红了脸，意气风发奔赴前线。

太阳升起时，我们已经到达了阿波马托克斯火车站。谢里登将军却已离开其缴获的火车。一名参谋留了下来，让我们右转九十度到阿波马托克斯河，去截住李将军溃军的退路。耳边传来马拉炮尖锐的呼啸声，不时还有更重型野战炮的还击声；渐渐靠近，我们听见骑兵卡宾枪的噼

啪射击声，明显还有步兵滑膛枪低沉的隆隆声。一切顺利，如我们预期。谢里登将军正向敌人前线发起正面冲锋，他的光荣的骑兵独自牵制着邦联最引以为傲的部队的残余力量。决定性的时刻终于来临！

现在大家都不觉得苦，也不觉得得困：所有人都朝前线冲去；朝军旗冲去，奋不顾身投入这个意义重大的最后一战。波托马克军团和詹姆斯军团的将士们共同作战，兵力规模和纵队数都翻了一番，相继出现在公路或旁边的地里。其间有一幕深深打动了我，令我永生难忘——伯尼率领的黑人士兵与我们并肩作战，为了拯救这个白人的国家而奋勇冲锋。

我负责指挥两个旅，分别是我自己的旅和格雷戈里将军（General Gregory）指挥的旅，就排在这急行军的队伍中间。突然一名骑兵参谋从右侧树林向我们这支急行军的队伍冲了过来。高声致敬后，他大声说道："谢里登将军希望您前去支援。叛军的步兵逼得他够呛，我们不停后退。军情紧急，你不要等待从正规渠道下达的军令，立即行动！"

立即行动！在参谋的引导下，我们旅的步兵以骑兵的速度离开队伍并飞快穿过树林。谢里登将军的军旗在这旷野边缘的炮火硝烟中若隐若现。这面军旗看起来有些怪异：叉尾形，红白相间，两条色带上分别有一颗星，颜色对比明显，就像一双眼睛透过炮击的烟云严厉地怒视着你。这面军旗仿佛就是战场上的精神中心，就是部队力量凝聚的象征。军旗下面，谢里登将军端坐在他的那匹令人生畏的战马里恩齐背上，这匹英雄的战马曾扭转过谢南多厄战役[8]的战局。谢里登将军和里恩齐都被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阴暗之中，让人望而生畏，他们都仿佛蕴藏着神秘未知的力量。

我们前方是德温斯（Colonel Devins）率领的骑兵师，他们正英勇

抗击着著名的“石墙”杰克逊将军的旧部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进攻，敌人拼命想要杀出一条血路。

我骑马径直向谢里登将军而去。他只朝我暗暗一笑，比了个冲的手势。我立即冲向双方作战的战场，经过他身旁，经过他的枪炮、骑兵，向震颤的顶峰冲去！一时间，呈现在我眼前的是辉煌壮观的一幕：军队的所有兵种都上了——骑兵、炮兵和步兵；突然场景转换，从多支部队脱离出来的骑兵在军号声的召集下精准、敏捷地集结到了一起，就像暴风云一般从我们右侧迅速扫过，直扑敌人左翼，以期实现决定性的包围。

我们加入了战斗，格雷戈里在我们左侧紧随。这是我们筑起的一道牢固前线，坚不可摧。天色渐浓，短短几分钟，我们进攻的浪潮如滔天巨浪，从高空向敌人扑下去。敌人显得如此不堪一击，迅速开始后撤。事实上，“石墙”的旧部几乎没有展现出其过去惯有的勇气。当他们看到熟悉的老对手谢里登将军的军旗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惊呆了，完全没有想到我们的骑兵会追上他们，更没想到我们会穿过他们急行军的部队，把他们包围。

他们曾希望在我们的步兵赶到前突破我们的骑兵。然而这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现在他们去不了丹维尔和林奇堡了；就在他们后方五英里处，波托马克军团的第二军和第六军正步步紧逼。结束了！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撤退，但依然遵照惯例坚守着前线。走到半山坡时，他们进行了一番抵抗，后边正好有他们认为的吉兆——一堵石墙。我让炮兵对他们进行了小规模的炮击，借此将他们逼上身后的山顶，同时指挥部队紧随其后，猛追猛打。对于占领山顶，我已是迫不及待了。我的这种紧迫可能显得有些激动。当我们有些过头时，格里芬将军亲自前来对我进行

了一番质问，以他特有的方式指出了我的许多弱点；指责我将一棵开花的桃树看成了叛军的军旗，还向那里聚集的人群投下了数枚炸弹。我向他道了歉——我有些目光短浅，没经历过远距离炮击战斗。至于那些桃树，“如果不是那些弹坑令我们没有食欲”的话，我倒是愿意去弄些来尝尝。

现在奥德将军也来了，带来了一条明确的命令：“不要把你的部队暴露在山顶上。敌人已经把枪炮纷纷对准了那个地方，你们一踏上去，他们就会进行扫射。”奥德将军离开时，我从他脸上看到一副不容置疑的神情。然而孤军驻此，已经沸腾的年轻热血与谨慎小心正进行着较量。我们在山坡下的位置并不好，我不想因听命他人而将自己陷于劣势。上山顶会好得多，至少可以知道山那边情况如何。于是我想起了格兰特将军曾说过的“如果能够进攻，就一定要进攻”的战术；想起了谢里登将军，他在随其骑兵离开时，曾拍了拍双手，对我说的话：“现在就去击碎他们，我告诉你，击碎他们！”

于是遵照他们的命令，我们冲上山顶。一枚炮弹呼啸而来，贴着我们前方飞过，随后敌人的炮击停止了。

我们做到了。我们“把自己暴露在了敌人的视野里”。但在我们暴露自己的同时，也有些东西暴露在了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眼前突然呈现出一幅壮观的场景，正好对应了动荡岁月的故事节奏。就在阿波马托克斯法院大楼周围，如钢铁般坚固的警戒线内，就在阿波马托克斯山谷中，驻扎着一支历史上闻名遐迩的著名部队，那是他们的剩余力量，那是我们的老对手——和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一直相伴的弗吉尼亚北部联军——李将军的部队！

山势陡峭，地面起伏不平，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竞技场，从此峰

到彼峰，绵延约一英里。在我们眼前的多处山坡上，黑压压的步兵群瞬间就位；成群的炮兵，或快速列队，或如被机械控制般整齐地转向营地；成群的骑兵，或少或多，缓慢移动着，慢到仅仅是没有停下来而已；是攻是守，都没有明显的行动迹象，甚至军令也如此。

阿波马托克斯就位于山谷中——那就是我们为困敌划定的死亡线，总长一百英里；这里只有一条蹚过都几乎不会湿鞋的小溪，路口也不需要架桥。现在已经被踩成泥潭的边缘地带上拥挤着一群难以形容的人：疲惫不堪却奋力赶往前线的战士；情绪低落的公民和外来居民，有白人、黑人等各色人种，这些人跟在李将军的部队后面或者在其前方飞奔逃离，这些人被我们那些不友好的北方扬基佬们丑化为魔鬼和同性恋；还有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动物；形形色色的汽车，或有名或无名——或公用或私用，四轮、两轮、一轮，种类繁多——去往四面八方，一片拥挤，混乱不堪。

这一切，我们在树木林立的山顶上都尽收眼底。面对这帮无助的人群，如果一个人动了开火的念头，那阿波马托克斯山谷将很快血流成河，恐怖满地。但这惨状让所有人都本能地停下了脚步。我们似乎在做梦，人类的悲剧让我们感到困惑。但我们那十二磅轻型拿破仑炮在我们背后咔咔作响，正在送往炮兵连阵地的途中；我们看见右侧橡树林中骑兵的刀锋和炮筒壳。不祥之兆正逐步笼罩着这群注定失败的敌人。

就这样满怀虔诚的喜悦，我们热情激昂，可能就跟中世纪十字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东征路途后，第一次看到位于以色列的圣城耶路撒冷一样，情绪亢奋，心里一半是赞颂，一半是祈祷。我们冲向了这最后的战场。在山谷边缘的阿波马托克斯小镇外，敌人一门孤立的野战炮发出了一声充满愤怒却奄奄一息的抵抗炮声。我们沿着一道小山坡冲下去，穿

过一小片沼泽地，蹚过一条明亮湍急的小溪。我们已经冲进了阿波马托克斯县。两军对峙间的狭窄街道上到处都有射击和响动，像是在交战；但死的人不多，甚至少有人受伤。灰心丧气的敌人不慌不忙；我们则更加从容不迫。这是一场混战，双方都激烈但不猛烈，紧张但不急迫。

我的一名年轻勤务兵无法自控，恳求我允许他冲锋。随即他猛地冲了出去，煞有介事地挥舞着军刀——他的这种姿态让人忍俊不禁；很快他回来了，怀里抱着四把军刀，在他看来这仿佛是了不起的战绩，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们继续推进——按照作战战术的要求——这样的辛苦作战还需要或预计会持续多久，对此我有些困惑，但我不能沉湎于这种软弱的情绪中。

我们师的右翼部队，处于“无掩护”和无援军的情况，但他们正向着敌人的正面冲锋。这些右翼部队已经暴露在远处小溪对面敌人的侧翼攻击下，对此，我从远处已经察觉到了。我继续在远处观察，我看到我们曾解围的骑兵正集结成多支中队准备奔赴前线，我急切地希望他们能将我们从敌人的侧翼袭击中解救出来。我看得专注，目光落在了一位骑兵身上，只见他骑着马从队伍中出来，很快有人加入和他一起穿过骑兵前线，朝我们走来。他们就在一英里开外，我好奇地注视着他们，直到他们逐渐靠近并消失在起伏不平的路面和小树林中。

突然，就在我们前线不远处，一位年轻军官的身影闯入了我的视线，他衣着讲究，骑马而来——毫无疑问这是一名邦联参谋，似乎我的前线部队正在给他指我的位置。现在，我看见了他手举白旗，严肃认真，就像晨雾中的幽灵一般从我的脑海闪过。他继续向我走来——身穿灰色军装，略显神秘，敏感的我开始浮想联翩，我甚至因这面白旗的材

料而发笑——想知道在我们两军的队伍里，从哪里可以找到一条这么白的毛巾。但这条毛巾却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这条简单平常的家用品向我飘荡过来，永远无法涤净干净的暗红色溪流却在毛巾下方涌动。

这名信使渐渐靠近我，他翻身下马，优雅敬礼后，带着难以抑制的感情说道："长官，我是将军戈登（Geneal Gordon）派来的。李将军要求我们双方能够休战，直到他得到格兰特将军关于邦联军投降的建议和要求。"

终于等到这句话了！这就是我们长久以来英勇奋战、热切渴望却总是被抢走的，对我们避而不见、离而远之的梦想啊！现在它就这样嗖地向我们奔来，我的所有感官无不为之振奋。

"投降"？这两天格兰特将军和李将军在我们背后传递消息时我们是一无所知。"投降"？等了一会儿我才从兴奋中缓过来，答道："先生，这超出了我的权限，我必须请示上级。李将军是对的，他已经做到了极致。"说这话时，我强作镇静，以掩饰激昂的心绪和涌动的思绪。我让他等一下，并把这事报告给了我所在的第五军军长格里芬将军。对于这种快速的变化，我有些困惑。

现在，我在之前远远观察过的两支骑兵队伍，正浩浩荡荡地从我们右边过来。我又看见一面被牢牢高举的白旗径直移向我军的一小队人马前。他们上方是我们高扬的军旗——绣在白底上的红色马耳他十字架。这面军旗很早以来就一直激励着我们的部队。

我发现带头的是我军一位骑兵参谋——事实上我认识他，他是卡斯特将军的参谋惠特克上校；旁边那个几乎赶不上他的是一名邦联参谋。没有下马、也没有敬礼，这名骑兵参谋大声说道："这是无条件投降！

结束了！”随后他匆忙介绍了同伴的身份并补充说道：

“我刚从戈登和朗斯特里特那里来。戈登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让你们的步兵停下来吧，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我现在要去谢里登将军那里报告。”

说完他带着白旗迅速离开了，把朗斯特里特将军的副官留了下来。

我现在对我的职责感到疑惑。休战白旗虽然来了，但没有上级命令我无权采取停火行动。多个区域还在交火，白旗经过时，会稍稍平静。但我并没有步步紧逼。就在那时，从小镇边射来的最后一颗炮弹击中了我军前线一名年轻勇士的胸膛——那是纽约州第一百八十五团的克拉克中尉（Lieutenant Clark）——他即使不是在本次战役——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中最后一个牺牲者，也是波托马克军团的最后一个牺牲者。人遭到快速攻击——这在战场上并不少见；但这种快速攻击却是发生在休战后，眼看就能与国同庆，现在却战死沙场，多么残酷的命运啊。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克拉克中尉的牺牲都令人悲恸。

很快正式命令下来了，要求我们停火、停止前进。现在需要停火的并不多；但是“停止前进”，从什么时间、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要让这些战士们停止前进的脚步太难了。在这些血雨腥风的岁月里，他们的所言、所思、所动都围绕着“前进”。他们已经看到了休战白旗，都能明白其意义，都能猜到结局会如何。但是惯性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不顾命令，仍继续冲锋，继续前进——前进到底；向一个新起点冲锋；向国家的重生前进！

下达停止前进的军令时，方式也是充满了人情味。上尉越是喊“停止前进！叛军打算投降”，这些战士们越是想冲过去，看看究竟。他们

继续向敌人的阵地前进，到那里寻找他们真正的乐趣！后来事态终于有了转机，我们成功地让战士们停下了前进的脚步，但却无法阻止他们手舞足蹈。

他们拼命爬高，翻上围栏、爬上干草堆、攀上烟囱，离脚下的地面越远越好，将破旧的军帽高高抛起。令人尊敬的格雷戈里老将军疾驰而来，对这一反常态的现象想问个究竟。“只是因为，李将军需要时间来研究格兰特将军投降的建议和条款。”我带着舞台般的庄重回答道。“荣耀归于上帝！”严肃勇敢的老将军呼喊道，并冲向我，想要抓住我的双手，他的冲力太大，都快把我俩从马上摔下来了；他的动作太快，我还来不及放低手里的剑。“是的，世界得和平，人民享安乐，”我回答道，怀着对上帝的感恩和对人类的祈祷。

“你们的双脚做到了，我的战士们。”头发灰白却依然骁勇刚强的奥德将军一边呼喊，一边将帽子拿在手里向我们飞驰而来，他慷慨大度地原谅了我们之前违抗军令、在那个可疑的山顶轻率将自己部队“暴露”给敌军炮火的事情。确实如此，他们的双脚做到了——如格兰特将军所承认的那样，我们步兵用双腿“追上李将军的骑兵”，在李将军的部队倾其所能全力作战时，对他们实现了包抄围攻，迫使其接受了全面停战。但在“做到”的背后也有太多痛苦；贵格公路、白橡树山脊、五岔路口、法姆维尔、高桥和水手溪战场上的鲜血依然鲜红；我们颇为庄重地将敌人的投降看做是对我们新任指挥官奥德将军的赞赏。最后，我们终于让“整个队伍停下来，归于平静”。

我们和敌人已经达成的停战，有效期到下午1点。现在已经是上午10点了。由于这里没人有权对投降条件发表意见，我们双方将举行一次会议来商议和决定——说得更准确些，进行一次谈话。双方各派六名或

八名军官到阿波马托克斯县法院大楼附近的两军之间的空地上碰头，等待李将军对格兰特将军投降建议和条件的答复。大家利用这次不同寻常的机会热切交谈，对许多事情和疑问进行了交流。

对于这样一个庄重的场合，刚见面的寒暄并非想象中那般戏剧化。“噢，比利老伙计，你还好吗？”一位忠诚的西点军校毕业生对交战四年多的老朋友问道。“不好，不好，查理，告诉你吧，非常不好；你有威士忌吗？”对方回答说。此情此景既不诗情画意，也不理想主义，但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事实上，尽管人们强烈需要这场会议能够多一些诗意和理想主义的情节，但事实却有违人愿。“需求创造自身的供给”，这句可疑的格言并没有得到证据支持，更多经济现象却表明物以稀为贵。

似乎每个人都默许或者接受停战，所以都表现得颇为愉快，但谢里登将军除外。他不希望停战且对此直言不讳。他的这种禀性并没有因大环境的改变而变得温和些，就在来开停战会议的路上，他还遭到了部分邦联军的攻击。他支持无条件投降且认为我们应该重击敌人，自主处理所有问题，而根本不需要询问他们的意见。他强烈暗示一些思想活跃、自由行动的叛军骑兵可能会利用停战间隙逃走。但所有邦联军官，包括戈登将军、威尔科克斯将军、赫思将军和鲁尼·李将军，以及所有其他人都向谢里登将军保证他们是真心求和，诚心停战，决心投降，这场战争对他们而言已经结束了。

但我们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射击声——滑膛枪和炮击的声音——就发生在我们外边的林奇堡大路上，那里正是谢里登将军向格雷格将军传达命令的地方，这个命令就是要求阻止在停火空隙发生的一切恶意行为。一听到这些枪炮声，戈登将军一下子就从坐在围栏的木桩上站

起来，表情震惊、愤怒，郑重表明其对停战的完全诚意，并表示他已经下达了停战的命令，然后他以探询的、充满复杂感情的眼光匆匆扫了谢里登将军一眼。“哦，不要紧，”谢里登将军说道，“我知道，让他们打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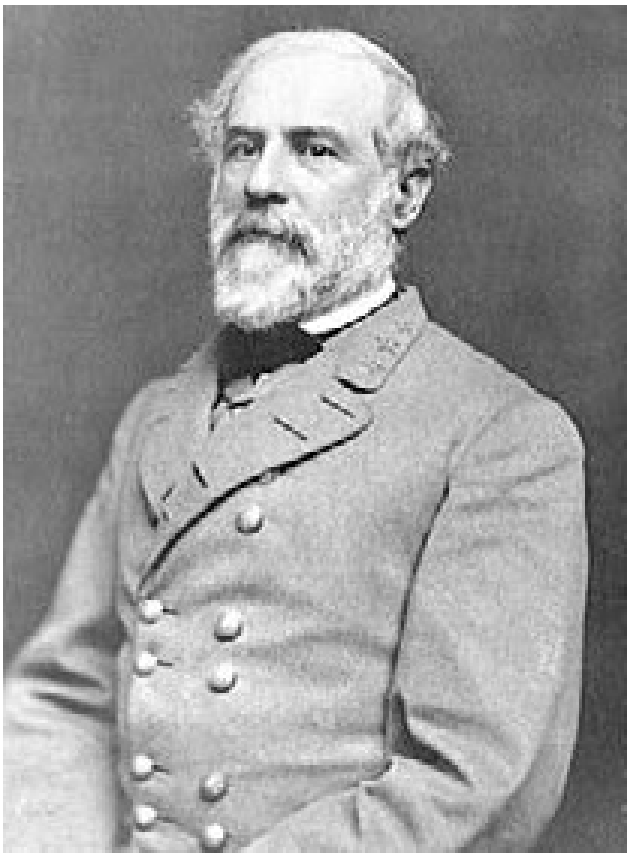
鲁尼·李将军（1837-1891），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李将军的次子，邦联著名骑兵将军。战后经营家族农场，并被选为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

这短短一句话，如果照字面理解应该是表示谴责。但谢里登将军语带玄机的言语中传递出了他对部下品格和行动的高度满意——在现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更是如此。

下午1点钟到了，李将军没有答复。我们和这些邦联军官们只能握手告别，然后拿起武器，准备继续战斗。正当我转身离去时，格里芬将军低声对我说道：“十分钟以后，准备发动进攻或者迎接敌人的进攻

吧！”我们和敌人之间的关系陡然转换，这让我感觉怪异。敌人距离我部队休整的地方非常近。战士们已经架起了武器，准备就位。这似乎不像重新开战，更像是一场蓄意谋杀。但军令仅仅是让我们“准备”，我们也只是准备而已。我们的军队占据了有利地势——我的前沿部队在马路对面；我们则屹立不动，耐心等待。我跨上马背，看着眼前的景象，思考着即将发生的事情和尚未解决的问题；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周围似乎有种无形的强大力量——就像古代历史所讲能够带来超然启示的天外来客。我心绪难以平静，我转过身；就在身后，就在我们部队阵线前沿的两队人马之间，我看到一个身影，他威风凛凛、傲然马上、衣着讲究、举止威严、面容高贵，深沉的忧伤终究被更强大的力量掩盖。他不是别人，正是罗伯特·李将军！这是我第一次在我军阵前见到他。我骑在马背上，原地不动，怀着某种敬畏和钦佩之情注视着他。他身边只带了一名参谋，他是按照和格兰特将军的约定，前来参加商议投降细节的会议，这场将决定许多重大问题的历史性会议。

不久，另一条路上出现了另外一个身影——朴素、谦逊、简朴，看着眼熟；但与威风凛凛却难掩忧伤的李将军一样透着一股大义凛然的气势。那是格兰特将军。他也只带了一个助手——谢里登将军的一个参谋。只见他耷拉的帽子已经没了帽绳；他穿着普通士兵的上衣，没扣扣子，但上面有四颗星；溅满泥浆的高筒靴，裤脚塞在里面；没有佩剑，习惯拿剑的手深深插在口袋里；他骑在马背上，透着一股天生大将的轻松和自信；他不在意周围的一切，镇定而深邃。他看起来比我印象中的他更显伟大——他仿佛身处另外一个世界。难怪我完全忘了向他敬礼，这种场面以后怕是难得一见。



李将军（1807-1870），美国内战邦联最著名将军，弗吉尼亚北部联军统帅。战后被剥夺公民权，直到1975年8月5日，福特总统签署美国国会特别议案，才恢复李将军的公民权。

美国内战中联邦军后期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和邦联军主要军队的总司令李将军。尽管是战场上的对手，但相互充满敬意。尤其是格兰特将军对投降的李将军给予了最大的宽容和支持，体现出中世纪崇高的骑士精神。

他骑着马向法院大楼而去，去与李将军会面。这两个伟大人物将有重大的事情向我们宣布！事实上，李将军和格兰特将军都不再局限于个人的束缚、不再考量对方的力量与才智、不再权衡各自部队大胆拼死战斗的胜算。作为上帝手中的工具，他们将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记录上帝的命令。

不久，最终的消息传来。参谋们飞奔相告，高喊“李将军投降了！”[9]那些在阿波马托克斯小镇外的泉水旁和田野中的战士们，尽管筋疲力尽、饥肠辘辘，但体内依然有股强大的力量让他们呼喊狂吼，声震长天，仿佛大地和海洋都在同他们一起欢歌。我们的战士们尽完各自的职责后，便睡去了，他们太需要睡个好觉了；但在敌人的军营里，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似乎好得难以独享，他们仰望星空，与满天的繁星倾诉着解脱后的轻松、迷茫和悲苦。

另外需要讲述的是，那天晚上他们终于吃到晚饭了——这是件新奇的事。我们将一些口粮分给老对手，现在他们就在我们身旁，我们仿佛难兄难弟一般。事实上，那晚朗斯特里特将军来到我们的营地，他那尚武刚毅的军人脸上出现了罕见的婆娑泪眼，并从嘴里艰难地挤出一句话来："先生们，我必须坦白说，我们在那边饿得要死。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能给我们点吃的吗？"我们都是男人；尽管知道这样做会让自己吃苦头，但我们还是表现得像个男人。许多天来我们也物资匮乏并且这种情况还得持续好几天。但那天晚上，我们将在安德森维尔和贝勒岛战役中敌人给我们带来的重创抛到了一边，将自己的食物分给了正在挨饿的敌人；我们也没有想过我们这样做有多高尚，因为有部分食物正是谢里登将军前晚从他们的补给火车里缴获来的。

最后，我们中间凡是可以睡的人都睡去了，他们太疲惫了。剩下的人，都彻夜难眠。就这样，1865年4月9日，恰逢棕枝主日[10]，在一个当时鲜为人知、现在却盛名不朽的弗吉尼亚州的小村庄里一切都结束了。与那些古典、诗意的城市相比，这片卑微的土地最终决定了我们双方和这个国家无比重大的命运。虽然这个结束会让一些人感到痛苦和不满。但全世界所有的仁慈之心都会因这个消息而激动不已。我知道，对于我们，对于那夜带着各种永不为人知的回忆入睡的战士们，这个消息就像是在古老的棕枝主日，欣喜鼓舞的人群看见了亲切和蔼的耶稣基督，骑着毛驴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他们举起双手，挥舞着手中的棕榈枝，向着他们的主，他们的王，高呼"天堂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11]

那晚深夜，我被召唤至总部，格里芬将军告诉我，格兰特将军决定由我负责主持李将军部队正式交出武器和军旗的受降仪式。格里芬将军还告诉我，邦联军苦苦哀求希望我们允许他们将武器就地堆放，待他们

离开后我们再去取；但格兰特将军认为这样做是对参战的各方，包括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不够尊重；在允许士兵保留所有私有物品并允许军官保留随身武器的情况下，他坚持要求投降军队列队出营，当着联邦军队的面，放下所有邦联的标志并宣誓永远放弃对联邦的有组织的敌对行为。格里芬将军同时意味深长地告诉我，格兰特将军希望受降仪式尽可能简单，不允许做任何羞辱南方士兵和军官的事。

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荣耀，想要与人分享。我们想到了第二军和第六军，他们就在三英里开外，正在返回伯克维尔途中。我们强烈希望他们能来参加这最后的受降仪式，可能他们才是这场胜利的最大功臣。但授予我们第五军，这个殊荣，绝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整个高尚的波托马克军团的卓越表现和伟大的功绩；这是对所有人的深情颂扬和纪念，不论骑兵、步兵还是炮兵，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不论是此刻欢喜激昂的幸存者，还是长眠在安提塔姆战役和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中那些红土浅壕内的牺牲者。

11日早上，我师奉命去与詹姆斯军团二十四军的特纳部换班，他们就在法院大楼附近，已经收下了一些投降军队的武器，尤其是他们前线炮兵的武器。同时麦肯齐将军的骑兵收到了鲁尼·李将军上缴的象征投降的随身佩刀。

11日中午，詹姆斯军团的这些部队开始向林奇堡出发，前去查实和打探，这个仍然可疑的位置。李将军和格兰特将军都离开了——李将军去里士满看望生命垂危的妻子，而格兰特将军去了华盛顿，再次见到了尚且活着的林肯总统，并面呈李将军投降的细节。在我们这里，假释书也准备好了；一切就绪，只等最后一步——解散弗吉尼亚北部联军。

4月12日清晨，我奉命整队，准备参加日出后举行的投降仪式。那

是一个寒冷灰暗的早晨，令人压抑，但内心的喜悦却让我们感觉温暖。对过去的回忆被持续唤醒，对未来的思索不断涌出。我们沿着主道整队，从溪流直峭的岸边到左边的法院大楼附近——面朝最后一道战线，从同样伟大的敌人处接过剩下的武器和军旗。我军因他们而建，多番交战，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也是幸存者——从马萨诸塞州、缅因州、密歇根州、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到纽约州——有老兵和重回战场的退伍军人；我们被撕碎、被砍倒，被合并，我们的师被打成旅，我们的团按照出生地的归属州进行整合；我们这支小小的部队——是盖恩斯磨坊战役和莫尔文山战役中波特将军的旧部，是剩下的精英，我们身怀着逝去战友的灵魂；我们是同属一州的老乡们，又因同样流血杀敌而更为亲密无间。

那些面朝我们的人——谢天谢地——现在也跟我们一样。

我们专注地看着对面山坡上忙碌的人群，那是他们最后一次拔营，只见他们拆下各自的小帐篷，如同宝贝一样仔细叠好，然后缓慢整队，就像是要去执行非常不乐意的任务一样。现在他们开始移动了，黑压压的部队组成灰色方阵向前行进。他们朝我们走来，采用了一贯的摆臂式便步行军，身边军旗摆动。先头部队举着象征光荣的邦联国旗——旗身大部分为白色，靠旗杆的上部是红底蓝十字形，十字里布满星星，他们的军旗正是这个有星星的红底蓝十字旗——后面则跟着一片旗海，部队稀稀拉拉，整个队伍看上去头顶着一片红色的云彩。而在我们队伍的右侧，我们的一小队骑兵骑在马上，头顶上是我们的军旗，底色为白色，上面绣有红色的马耳他十字架。就在不久前，我们的军旗曾勇敢地穿过多处战场，那些血流成河的战场甚至比这面军旗都要红，现在这面带有神秘色彩的军旗主宰了一切。

我已经下达了命令；当邦联投降的部队中每个师来到我们队伍正面时，我方军号响起，随即我们整个队伍从右到左、一个团接一个团依次行士兵礼——从“立正持枪”到古老“持枪礼”——为行军礼。

戈登将军骑马走在队伍前头，情绪低落，垂头丧气。他听到了我们队列中移动武器的声音，他抬起头来，他领会到了这声音背后的意思，然后庄重地转过身去，拉了拉缰绳，让胯下的战马和自己都振奋起来，他将佩剑的剑尖直指军靴的前方，毕恭毕敬地还以正式的军礼；向后面朝自己的部队，戈登将军下令他后面的相继而过的部队都采用同样的士兵礼和行军礼向我们回礼。这是光荣对光荣的回礼[12]。

戈登将军（1832-1904），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军。1873年出任佐治亚州国会参议员，是首位在大赦后重返美国国会的南方邦联将军。

我们这边不再有军号声，不再有隆隆的鼓声；没有欢呼声，没有讲话声，没有虚荣的私语，按令再次站起来的人也没丝毫移动；有的只是充满敬畏的寂静和屏气凝神，似乎经过我们面前的是一群死人。

南方投降士兵，他们收起了刺刀，将滑膛枪堆成一排，然后，经过一番犹豫后，把枪膛里的弹药取出来，放到地上。最后，他们非常不情愿地，显然是极度痛苦地，轻轻收起了他们的军旗，这些被五年来的战火撕裂破损、沾满血污却振奋人心的军旗，他们将这些军旗放到地上。一些士兵难以忍受这悲伤的折磨，发疯似的冲出了队列，冲到军旗边，跪倒在地上，抓住军旗，发疯似的亲吻起来，他们的滚滚热泪顺着脸颊滴到了这些静静地躺在地上的军旗上，天空中，只有联邦军的旗帜在飘扬。

邦联投降的部队鱼贯而来。现在走来的部队曾经参加过安提塔姆、布卢迪巷、森肯路、玉米地和伯恩赛德桥战役；这些部队中有“石墙”杰克逊将军在到达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第二晚，恳求李将军让他率领的部队，正是这些部队摧毁了黑暗中慌乱蜷缩在街上的波托马克军团的两个军；还有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13]中横扫第十一军的部队；还有在葛底斯堡战役的卡尔普小山冈和公墓小山冈顶山脚下留下了六千多具战友尸体的部队；还有在恐怖可怕的怀尔德内斯战役[14]的幸存者、在斯波特西尔法尼亚战役[15]中血布卢迪角战斗的幸存者、在冷港战役中“屠宰场”战斗的幸存者以及贝塞斯达教堂战役中旋涡行动的幸存者。

现在走来的是科布将军的佐治亚兵团，他们正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马耶高地[16]守卫石墙的部队。在紧靠那面石墙的前方，我们尚且活着的人不得不把死去战友的尸体堆成防护胸墙，以求保命。

现在走来的是戈登将军的佐治亚军和霍克将军（General Hoke）的

北卡罗来纳军，正是他们的部队在彼得斯堡发生恐怖的矿井爆炸时，屹立在矿井前方，进行抢救，正是他们冒死夺回了在冒烟的弹坑中和拥挤在幽森的矿井中成堆的尸体——我们死的人比他们多。

现在走来的是麦高恩、亨顿和斯凯尔斯将军的部队，正是他们在白橡树公路战役[17]中突破了我们第五军的防线，但却在3月31日那个绝望的夜晚，被我们师的曾经遭到三次摧毁性打击的旅拼死逼退了。

现在走来的是安德森将军的第四军——只剩下了布什罗德·约翰逊的师。这是两周前贵格公路激烈交战后幸存的部队，对手是怀斯兵团，打得太过猛烈，自己也损伤惨重。

现在走来的是兰塞姆将军的北卡罗来纳军的光荣幸存者。就在十天前，我们曾在五岔路口战役[18]中横扫他们，五天后，他们通过了水手溪的险峻狭窄的通道。现在是该师剩下的少量幸存者。

现在走来的是希尔将军的旧部——领头的是赫思将军，因为希尔在前面走得太远了，一时回不来：1862年正是他们让我们的师在安提塔姆战役的谢泼兹敦滩战斗中遭受到致命重击。希尔报告说波托马克军团蓝尸遍野[19]；正是他们打响了葛底斯堡战役首日苦战的第一枪。我们与之鏖战的罗宾逊旅损失一千一百八十五人、铁旅牺牲了一千一百五十三人，当然赫思旅也损失了二千八百五十人。然而这些曾经让我们部队付出惨痛代价的英勇的士兵现在望着我们的神情却是和过去那么的不同。

现在走来的是我们在北安娜最后一次见过的马洪师的残部吗？人员稀少，疲惫不堪，但他们明亮的眼神中却充满了对过去勇征疆场的一幕幕刻骨铭心历史的回忆。

终于一支悲壮伟大的部队出现了——朗斯特里特将军和他的部队。在经历了弗吉尼亚河岸边的疯狂扫射与战火硝烟后，我们该怎样问候这些我们最顽固的敌人呢？我们是否该想想盖恩斯磨坊战役和莫尔文山战役的硝烟？或是马里兰州的安提塔姆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的战火呢？——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不可磨灭的回忆。克肖将军率领的部队余部在这里，却只剩下不到百分之四十的士兵了。他们曾参加过安提塔姆战役，曾在葛底斯堡战役的桃树果园战斗中，与巴克斯代尔旅和塞姆斯旅并肩作战。他们席卷了我们英勇的第三军的右翼，横扫马萨诸塞州的光荣炮兵连。在战火硝烟散去后，我们看到身穿蓝色军服的士兵的尸体到处横亘在被炸得坑坑洼洼的地上，还有被击毙的战马也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被炸翻的大炮和弹药箱，宛如火舌直指长天，恐怖可怕。

随后在怀尔德内斯战役和斯波特西尔法尼亚战役，克肖将军再次勇猛作战，深受赞誉。此后尽管损失不小，但保住了自己部队的名声。然而他们最终难逃水手溪战役一劫，包括克肖将军和尤厄尔将军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投降了。他们放下了武器，也放下了种种希望。他们确实放下了一切，除了铮铮铁骨、不屈不挠的男子汉气概。

我怀着异常奇特的情感注视着这一张张脸。1864年6月18日，在彼得斯堡战役中，在里弗斯突出阵地的疯狂战斗中，就是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我几乎战死！我们能活到今天，简直是个奇迹——对于我们站在这里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个奇迹。

现在走来的是英勇的胡德师的余部，他们肌肉发达、强劲有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我们曾亲眼见过他们鱼贯穿过魔鬼山坳和李子小河谷；再次从左侧击退了我们顽强的第三军，然后妄图爬上小圆顶山的岩

石阵地；然而在小圆顶山，他们遭遇了我们部队同样勇猛顽强的抵抗。这改变了李将军的整个作战计划，也可能改写了整个葛底斯堡战役的故事。

啊，这是皮克特将军的师吗？——就只剩下这么一小队人了。在葛底斯堡战役可怕的最后一天，面对水平互射和枪林弹雨，正是皮克特将军的师挺胸而上，发起了著名的皮克特冲锋。然而最终留下的只是遍地尸首。在那场惨烈徒劳、令人同情的冲锋后，我们对他们的尸体进行了安葬。坟墓森森，足有两百多米长。

在五岔路口战役的防护胸墙工事前可怕的旋风式的射击中，我们部队和皮克特将军再次较量；现在，我们又见面了，他们如此瘦弱，如此苍白，死气沉沉——似乎不再知道痛苦或欢乐为何物。

我们禁不住想要跪下——所有人一起跪下——祈求上帝的怜悯，宽恕我们所有人！

就这样南方投降部队一个师接着一个师从我们面前走过，持续了一整天。我们的货车趁间隙将他们交出的武器运走。若发现弹药没用了，就在街上将弹药箱清空。与此同时，我们的战士们一直停留在原地。

皮克特将军（1825-1875），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军。1863年7月3日，葛底斯堡战役第三天，发起了著名的皮克特冲锋，损失惨重，整个师几乎被全歼。战后从事保险代理工作。

当夜幕降临一切结束的时候，我们点燃了长长地散放在地上的弹药箱；红色的火焰顿时腾空，缭绕在尘世的黑暗中，为我们的永久分别增添了几分奇异的色彩。

然后，在交出所有敌对标志或杀伤性武器后，他们退出了营地，并发誓永远不会再举起武器反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军旗，除非联邦军旗的所有者将他们从这种庄严誓言中解放出来。随后，他们的队伍解散了——将他们凝结成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的纽带终究被一股比火焰更强大的力量熔化了——最后他们终于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去任何地方；他们可以回家了。然而他们的家乡很可能已经在战火中被吞噬，在战争中被掠夺了。

两万七千人参加了宣誓；他们共放下一万七千套武器，还有一百面战旗。但是有些师、旅、团——或者他们的余部——可以交出的武器却很少；在溃逃的疲惫中，在内心绝望时，他们很多人都已经把武器扔在了路边和河边，不愿意再带着这些武器走向彻底的失败和灾难。

许多光秃秃的旗杆堆在那里，上面的军旗已经被激动的士兵扯了下来，撕碎了分到每个即将离开的战士们手中。这些分到战士们手中的军旗，或是一颗模糊或皱缩的星星，或是被战火硝烟熏染过的蓝色十字架，或是被牺牲者的鲜血浸润的土地染成深色的碎片。这些军旗都将被作为男子汉气概经受住无情战火考验后的明证而被世代珍藏，并作为传家之宝，流传给这些投降者的子孙后代们，并庇护着他们。

不要因此而过度责备他们，也不要因为我们没有责备他们而责备我们。虽然，我们认为毁坏军旗是一种致命错误，是对军旗更深含义和人民生活的最深层法则的一种错误理解，是对部队中精神聚集和力量号召的标志的一种视而不见。但他们英勇战斗，按照他们被教育的方式，他们忠于他们所理解的理想和理念，并为了他们的事业全力拼搏。

对于我们而言，他们也是饱受战争命运之苦的战友。我们无法直视那些英勇的古铜色面孔和被撕裂的军旗。这些面孔和军旗，我们在太多的战场上见过。正是在那些战场上，光荣的男子汉气概让他脚下的土地生辉；我们也无法再去思考个人的憎恶和自私的报复。

是哪些人误导了这些英勇的战士们？我们不知道，但不是我们。是我们把他们从邪路上拉了回来，拉到了我们原来的大家庭中。

是哪些人挑起了这场惨烈的战争？我们不知道，但不是我们。这是我们从祖先的罪孽中继承下来的诅咒的残余。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作为祭品，将这种罪孽和诅咒荡涤干净。

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一种更强大意志的支配，都共同为一个更加崇高的目的而贡献着自己。这个力量和意志往往通过人类的幻想产生影响，人类在理想的指引下穿过风暴，最终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

我们战士们饱含泪光，他们坚定的目光深情地穿过堆放在地上的武器和军旗，凝视着投降者同样饱含泪水的双眼；我们战士们饱经风霜的双手穿过曾经让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分裂甚至毁灭的战场，和投降者同样饱经风霜的双手紧紧相握。上帝啊，请宽恕我们吧，让我们的双眼永远注视着对方，让我们的双手永远紧握在一起，不再分离，永为一体。

我们的胜利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荣耀是因为我们的胜利是为了整个国家、是为了所有人，我们眼前这些战败的人和我们自己的福祉。我们的喜悦是一种深沉悠远、无以言表的满足感——就像是得到了某种悄无声息的、隐秘的神灵所给予的赞许，我们就如同《旧约》中的“民族天使”——引领大众，目光远大，心怀怜悯；经历所有人类的可怕冲突和惨烈的磨难考验之后，仍然傲然倔立；不故意犯错，也不轻易指责他人；改错恕罪，变其为良善；确保对人类纯粹目标与高尚事业的不变继承；最谦卑的服务，不惧代价最沉重的牺牲，为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对殉道牺牲，目不斜视，欣然拥抱，即使这种殉道被有所误导。

---

[1]Appomattox

[2]Lynchburg Virginia

[3]The Richmond-Danville Railroad

[4]The Battle of Sayler's Creek

[5]Lynchburg-Petersburg Railroad

[6]Appomattox Court House

[7]这里的指挥官即张伯伦将军本人，在这里作为第三人称来描述。

[8]The Battle of Shenandoah

[9]Lee Surrenders.

[10]棕枝主日（Palm Sunday），是复活日前的主日，标志着圣周的开始。耶稣基督于此日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受到民众手持棕榈树枝如君王般的欢迎。因此，各派教会对此日的庆祝，往往以耶稣基督的荣耀为主题，多以棕榈枝装饰教堂。

[11]Peace in Heaven，Glory in the Highest!

[12]Honor answering Honor

[13]The Battle of Chancellorsville

[14]The Battle of Wilderness

[15]The Battle of Spotsylvania

[16]Marye's Heights

[17]The Battle of White Oak Road

[18]The Battle of Five Forks

[19]北方联邦军的制服为蓝色。

第六章

波托马克军团大阅兵

1865年4月15日，林肯总统被刺杀身亡后，联邦首都华盛顿弥漫着沮丧、痛苦和迷茫。5月10日，接替林肯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President Andrew Johnson）正式宣布美国内战结束。为了庆祝历时四年艰苦卓绝而取得的内战胜利，也为了驱散还笼罩在华盛顿上空的悲观气氛，约翰逊总统下令于5月23日至24日，在华盛顿举行联邦军盛大的阅兵仪式。联邦军三大主力军团，东部战区[1]的波托马克军团和威廉·谢尔曼将军率领的佐治亚军团（The Army of Georgia）、西部战区[2]的田纳西州军团（The Army of Tennessee），约15万部队参加了为期两天的阅兵仪式。从国会山（The Capitol Hill）出发，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一直到白宫（Whitehouse），三大军团下属的军、师、旅、团以及步兵、骑兵、炮兵甚至后勤补给部队，进行了每天长达6小时的受阅，所过之处，群情激动。人民载歌载舞，欢迎这些战争英雄，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与和平。

张伯伦将军所在的第五军也参加了这次胜利大阅兵。从张伯伦将军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胜利的喜悦、英雄的骄傲感充盈着他的心胸，对其他兄弟部队，尤其是对那些传奇式的将军和旅团的崇敬和爱慕

之情也溢于言表，但同时更隐藏着对即将离别的惆怅和怀恋。正如张伯伦将军所说的那样：

让我们再次从相互的触摸中获取力量吧！

我们都是这场残酷战争的幸存者，我们是最棒的，我们也是为了最棒的而战斗。

今天之后，我们将远离，远离这些我们熟悉的由战火铸炼所成的友谊和亲密。

饱经战争折磨的我们已经老去。而今天，我们，这些身心都已经老去的人，却变得像年轻人一样欢呼雀跃，一样兴高采烈。

那些已经逝去的年轻战友，我们无限怀念他们，他们没有能够看到今天的荣耀，尽管今天之后，这种荣耀也将不再。

来吧！让我们再次紧紧握住兄弟们的手，再次凝视着兄弟们的双眼。

不用多讲一句话！谁又能够说得出哪些东西真正的离去，哪些东西又真正的幸存下来呢？

这些离去的，这些幸存的，都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留给永恒的历史去叙说！

这些破旧的手稿已经伴随我很久，字迹都有些模糊了。我将通过它们向你们讲述我最后一次看到波托马克军团的故事——军团退出重大行动的历史舞台、走进光荣梦想的一幕。

从构成上来说这不是一篇散文——它有军事、历史或艺术描写。我只想紧紧抓住从我眼前经过的场景而已。但这依旧是事实——事实的一个方面。整个阅兵式有很多面、规模宏大，需要借助上千人的记录和回忆才能加以较为准确的描述。需要申明的是我无法保证用同样的笔墨对整个阅兵场景面面俱到、逐一呈现。某些点，毫无疑问，肯定会被着重描写，将其情呈于纸上，但这并不表示我将其他隐去。在如此快速、密集的行进队伍中，如果我只写了那些熟悉、有名的指挥官，这并不是因为我忘记了军队中其他军衔的将士，所有人都因为其崇高的贡献而名垂史册。

对于万千“滑膛枪战士”们所铸造的荣誉和勋绩，我的理解和感激与其他人是一样的。但我没有忘记这种军事效率主要受到了严格军令、严厉军纪和权威者的表率和责任的影响；他们的成功和名气主要归功于上级“管理和组织”他们的方式。一个指挥部往往就是一个指挥官的化身。当滑膛枪战士们对他们指挥官的指挥能力的信任产生怀疑时，战争就会爆发危机。也有这样的辉煌时刻，当一个指挥官突然出现在前线，战士们会情绪激昂、士气高涨，从而创造出超人般的战绩。将从我们面前走过的正是这样一群人。

这就是波托马克军团。在经过多年的悲壮征战、付出高昂代价获得崇高荣誉后，他们又聚集到了波托马克河畔，那个他们出发并因此得名的地方；现在这支军团名字依旧、阵型依旧、精神依旧，但实质却发生了深刻变化，诉说着其难以言表的兴衰荣辱的变迁；这支军团在战火的考验中保持了自己坚定的信仰，为了正义的战争而英勇作战，现在他们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他们准备接受祝福，等待解散并与亲密无间的战友道别。

我们在阿灵顿高地[3]安营扎寨，正对首都华盛顿。到现在，这里只有两支部队——第二军和第五军。第六军被从阿波马托克斯派到丹维尔，去守护邦联军队投降的武器和其他物资，并守卫在前线直到南部邦联正式地、彻底地投降。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些任务。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已经出发，正朝着这里，他们最后的目的地前来。

在阿灵顿高地驻扎的队伍里，所有分遣队也被招入其中。我的师离开阿波马托克斯时只是五千人，现在聚集在这里的人数已经翻了一番。部队全员集结——所有活着的人都来了——准备再一次共同行军，最后一次相望，漫长的永别。

在过去那些危急与荣耀的日子里站在我们身边的部队，现在又和我们聚到了一起：骑兵军、第九军和第十九军的一个师。由于第九军的指挥官伯恩赛德将军位高权重，在军衔上仅次于格兰特将军，虽然近来经常和我们在一起，但一直未并入我军。1864年5月24日，伯恩赛德将军非常大度地放弃了他的军衔，随后他的部队成为我们第五军的重要力量，与我们齐心并肩，在黑暗的岁月里浴血奋战。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受降后几天，伯恩赛德将军才从伯克维尔换班后赶过来。对于这些老战友，米德将军慷慨大方地给予了象征荣誉与地位的位置。谢尔曼的大军才来不久，就驻扎在下面不远处的河畔。

这是多么壮观的场景啊！这是一群英勇坚定的勇士，正是他们挺过了难以言说的苦战、痛苦与牺牲，最终将叛军摧毁。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又聚到一起，将他们的武器、军旗和历史交给这个从分裂的灾难深远中被解救出来的，经过战火和鲜血的洗礼后获得重生的国家。

我们阅兵进场顺序如下：波托马克军团司令部、骑兵、宪兵司令的

一个旅[4]、工兵旅、第九军及第十九军的一个师、我们第五军、第二军的步兵和炮兵部队以及救护部队，这些医护人员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2日下午，第九军穿过波托马克河抵达国会山东面的营地。工兵旅、宪兵纠察队和护卫队行至长桥附近的营地，以便早上3点半出发前往其位于国会山前面的集合地，这样，这些部队就可以跟在早上9点前需要赶到那里的骑兵后面。

23日早上4点，第五军开始出发，他们穿过长桥、运河桥和马里兰大道到达第一街东[5]。然后，我们移动部队，改变目前“左侧在前”的队形，以便出发的时候，形成阅兵式所需的“右侧在前”的队形。第二军，在早上7点离开营地，跟在第五军后面到达国会山附近，做好阅兵准备。

队伍将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前行。队形以连为基础组成密集方阵，团、旅和师之间缩小间隔，紧凑排列。每个连的正面都是二十人的队列，以便连队的总数与团队的总编号一致。部分团有十二或十五个连。为了参加这场盛大的阅兵仪式，现在很多部队又聚到了一起。

每个旅后面会跟六辆救护车，分成两排，每排三辆。炮兵旅将与所属军一起参与阅兵。步兵采用“便步行军”与右肩托枪[6]姿势，到达国务院大楼后改为“变节奏行军”和步枪上肩[7]姿势，这种行军步伐和方式后来被称为“举枪式”[8]。

由于阅兵台位于总统府前方，（到那里后）队伍还以“左侧为基准”的列队。总统当然是阅兵式最适合的首席检阅官，但还同时安排了内阁成员、外交使团、州长和其他社会名流、政府高官在阅兵台上参与

阅兵和观礼。部队行礼时，将连续低声敲打战鼓并轻轻垂下军旗，但只有骑在马上的军官才能够行正式的军礼。按照阅兵式的惯例，军乐队不会出现在阅兵台面前。为保持相对距离，我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避免拥挤、混乱耽误行进的队伍。

在我所指挥的部队里，我们明显感觉到军官和战士们，尤其是在如此隆重的场合，对于如何展现他们最好的风貌，普遍表现得没有信心；新制服、新肩带、新肩章、新鞍巾和其他明艳饰品几乎把我们这些最刚毅顽强的老兵打扮成了另一些人。这些老兵对于观众的新命令并非无动于衷，他们即将去接受或许比战争更严酷的考验——阅兵。

我有些犹豫不决，但不得不承认在我师的军官和战士们中存在着一种对华丽服饰的反感。在这种反感中可能存在一种对罪恶的虚荣心的不屑和藐视的骄傲。我们知道很多纨绔子弟就是借锦衣华饰来展现其个人价值，但真正的个人价值应该是在战斗的考验中展现出来的。我们不能假扮抬高自己——我们为自己的谦卑感到骄傲。也许我们认为那种打扮与我们自认的价值和可能具有的名誉不符；所以我们决定什么都不做，就以我们平常的样子参加阅兵式，让观众从我们的衣着来评判我们，让我们的朴实和质朴掷地有声，让我们简朴的衣着来娓娓述说我们自己的故事。

战士们出发了，去参加这场阅兵式，去接受国家和人民的最后检阅；他们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和佩物都擦得干净明亮，这些都是日常装束。军官们没有佩戴无用的饰品，骑手或马也是一样；朴素的马鞍并没有铺上任何东西，下面垫着叠起来的灰色军毯；采用轻型无眼罩式缰绳，马勒和马嚼子绳也都是简易式；军服——肩章、皮带、枪套、筒靴以及马刺都极其简朴——没有彩带、没有肩饰；轻装上阵，就像在战场

上一样，但一切都干净、整洁。在当前的情况下，毫无疑问这会让我们看起来有些显眼；但我们认为应该保持朴素的品质，即便是在战友面前。

那天早上，天空晴朗明亮，如我们在其他非阅兵式场合中经常迎接的天气一样。9点钟，队伍的前端开始移动。走在最前面的是米德将军，我们第五军的老军长，最高指挥官，一贯的骑士风度，面色庄重，这可能是他在思考某些严肃问题的征兆吧。和他一同骑马而来的是他的参谋长，具有骑士精神的“安迪·韦布”；韦布是我们过去的老朋友，我们第五军的监察官。此后再见到他，就是在皮克特冲锋中，他和他那威严的旅视死如归、英勇作战——现在他已经当上了第五军参谋长；严厉老道的亨特，炮兵总长，他说话如同其发射的炮弹一样掷地有声、铿锵有力，从安提塔姆到阿波马托克斯，他的雷霆扫射震人心魄、惊天动地；副官长塞思·威廉斯，如其家乡缅因州的岩石般坚定忠贞，处事冷静，在整个波托马克军团历史中，威廉斯将军平息了许多动乱，化解了很多由于战役和指挥官变更所引起的混乱。跟在这些第五军高级将领身后的全是我们众所周知的英勇随从。

现在走来的是骑兵：幸存者和骑兵中的佼佼者乔·胡克将军。在1862年和1863年的苦难冬天里，这些骑兵被解除了服役，成为勤务兵和宪兵纠察队的一员，分散在总部和管理松散的城市里。后来他们被整编成了一支军队，成为自波斯洪水时代、匈奴王阿提拉[9]、帖木儿[10]之后最为骁勇善战的马上力量；这些骑兵所采用的策略在现代欧洲的战略中前所未闻；这群粗狂的骑兵、攻击兵、侦察兵，规模巨大，他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切断通信，横扫躲在战壕中的敌人。斯通曼、普莱曾顿、威尔逊、基尔帕特里克、卡斯特，哎呀，还有达尔格伦！这些骑兵中的英雄都来了！

决战中，我们坚固的前线部队开始进行反击的时候，这些骑兵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就像是在布兰迪火车站的正面冲锋和在奥尔代战斗一样，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这些骑兵冲锋在前并拼命控制住了战局，直到我们光荣的第一军冲上前去将战事推向高潮，直到约翰·布福德将军和约翰·雷诺兹将军握手会师！经过1864年的苦战后，他们的神勇表现让他们声名远扬。最后在1865年，经过滚滚炮弹和林立的刺刀战后，他们横扫五岔路口的防护胸墙；后来又席卷了水手溪和高桥，最终在阿波马托克斯健步如飞，包围了李将军急行军的队伍，成功牵制住了“石墙”杰克逊将军的旧部，以及戈登将军麾下的希尔将军和安德森将军的部队；在我们的步兵追上他们之前，这支骑兵一直孤军奋战，最终逼迫敌人来到前线，交出白旗投降，从而结束了一切！这群斗士，他们坚定、神速、威严、棒极了——骑兵，骑士精神，万岁！

谢里登将军不在这里，他到里奥格兰德河去了，准备以监察员和起草人的身份向法兰西帝国皇帝阐述国务卿苏厄德的外交声明，即法国军队不能将一个奥地利人扶植为墨西哥共和国的皇帝。我们熟悉的克鲁克将军也不在这里，他宁愿去其他地方“征战”，或者忙其他事情而无暇参加阅兵。

布福德将军（1826-1863），美国内战联邦军著名将领，骑兵司令。正是布福德将军在葛底斯堡战役第一天，成功选择易守难攻的公墓山脊作为联邦军的防守阵地，为联邦军最后赢得战役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不幸染上重症伤寒而去世。

威廉姆·苏厄德（1801-1872），在美国内战之前，担任过纽约州州长、国会参议员等职。美国内战时期，担任林肯总统内阁成员，任国务卿，在美国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67年，在担任约翰逊总统国务卿期间，从俄国购买了阿拉斯加州。

下面走来的部队领头的是英勇的梅里特，这十分符合他的身份。率领师队的是卡斯特、戴维斯和德温——几个声名远扬并将永留英雄榜的名字。走在后面的人我们也认识，他们是：吉布斯、韦尔斯、彭宁顿、密歇根的斯塔格、纽约的菲茨休和康涅狄格的布雷顿·艾夫斯。锐气勇猛的基尔帕特里克离得很远。伟大的格雷格将军不见踪影，同样未出席的还有沉着冷静的史密斯、“不屈不挠”的普林·西利和他的缅因州第一骑兵团；他们被派去了葛底斯堡，去完成那附近最后的和平工作。

现在，骑马而来的是勇猛的宪兵司令乔治·梅西，他来自马萨诸塞州第二十团，他在战斗中失去了右臂，只剩下一只空荡荡的袖子，横在胸前，被扣子固定着。

接下来是宾夕法尼亚州第二骑兵团和马萨诸塞州第一团的刚勇余部，这让我们想起有萨金特和“山姆”张伯伦[11]的日子。美国步兵第三团和第十团也来了，一副饱经苦难的模样。

现在昂首而来、目光坚定的队伍是通信兵；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正是他们发出信号，命令我们去拯救大圆顶山和小圆顶山；正是他们揭露了敌人在怀尔德内斯战役到奇克哈默尼战役中布置的密集的迷魂阵，揭露了敌人在战争旋涡中隐藏的偷袭运动和准备工作；正是他们通过高高的观察台监视着阿波马托克斯河岸边潜伏的动乱情况。现在你们发出的信号想要给我们送来什么样的消息呢？

现在工兵队来了，我们的眼前呈现出他们那巨大笨重、奇形怪状的浮船，我们的脑海里浮现出盛大的一幕：当这些庞大的单驼峰船队沿着公路艰难前行，像庞然大物一样从半掩蔽的河湾坡上滑下来，驶向它们那充满危险的急切呼唤时——我们不是没有嘲笑过它们吧？所有弗吉尼亚州的河水都见识过它们的庞大体积和重量吧？它们一次又一次横跨漆黑的拉帕汉诺克河——我们不是没有见过吧？——这并不是嘲笑——如同在1862年12月一样，萨姆纳将军和霍华德将军将它们从弗雷德里克斯堡对面的无掩蔽河岸放下水，让它们朝李将军部队的正面驶去——但这是徒劳的反抗——想要在死亡之河上架起一座通往地狱之门的桥！那天晚些时候，我们拥挤着走过在下游一英里处一座匆忙铺设的浮桥，左摇右晃，敌人架设在马耶高地的炮兵连用耙子似的炮弹向我们密集扫射。我们踏着浮桥，冒死过河，然后冲上血流成河的湿滑山坡向着死亡石墙冲去，难道不是这样吗？第二天的午夜，我们在黑暗和大雨中再次绝望地穿过剩下的最后一座浮桥。桥面泥泞不堪，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秘密通行计划。浮桥被踩得松松垮垮，随时准备在我们到达死亡河边后，马上断开被河水冲走，这一幕我们应该没有忘记吧？还有在1863年掩护钱瑟

勒斯维尔撤退的后卫队的时候，当他们在漆黑的夜里顶着暴雨在湍急的河流中寻找浮桥时，却发现猛涨的滚滚洪水已经把浮桥冲到了离岸边有二十英尺的地方；凭借男子汉的刚毅或魔鬼般的本能，工兵们找到了浮桥，结果发现它已经是半个废品了，桥板和桥轨的绳索已经被先前通过的部队踩松了；成堆的厚桥板挤在一起，空隙有一码宽，波涛汹涌，令人眼花缭乱，夜色漆黑，只有嗅觉灵敏的战马可以闻出那距离有多宽，然后跳过去，后面跟着一群深信不疑的“战友”！这些浮桥和船只仿佛就是“伟大的诺亚方舟”[12]，它们漂流在荒芜绝望的水面上，将战士们送往被战争吞噬蹂躏的土地！

最后，在詹姆斯河宽阔的水面上，工兵们细丝般的浮桥若隐若现，在沉重的踩踏下左右晃动，马儿都几乎站不稳，但却仍旧驮着我们走向了彼得斯堡战役阴暗痛苦的考验，开始了结束战争的漫长时期。

去年夏天一个明媚的早上，在拉皮丹河的伊利浅滩和日尔曼纳浅滩，那些从工兵们精心铺设的桥面上走过的勇敢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在哪里？那座桥又通往哪个岸边呢？不，今天我们不能嘲笑这些笨拙的浮船！现在上帝要让他们的躯体得到安息！

现在走来的是久经考验的老牌劲旅，第九军，他们一度由伯恩赛德将军和雷诺将军（General Reno）指挥，现在属于堪称佼佼者的帕克将军（General Parke）麾下；下属师由威尔科克斯将军、新罕布什尔的格里芬将军和柯廷指挥——波特因严重受伤，尚未归队；哈特兰夫特因在其他地方高就已离队——现场还有他们军下属的师、旅的指挥官：麦可劳夫林将军、哈里曼上校、埃利上校、卡鲁思上校、泰特斯上校、麦卡尔蒙上校和马修斯上校。这些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远征军。罗诺克和新伯恩的部队曾及时赶到增援，解了我军在马纳萨斯战役与尚蒂伊战役中

的燃眉之急。后来，在南山战役和安提塔姆战役中，他们又再次出手相助。在西部立下大功后，他们又与我们一道参加了1864年的苦战，在彼得斯堡战役中漫长的、看似无休止的长期拉锯战中坚守阵地，并穿过令人可怕的“弹坑”；最后他们英勇地攻向敌人的侧翼并加入在南部对敌人的紧追行动——我们中的部分人也参加了，直到全部结束，敌人投降。

所以他们也属于我们第五军——这些第九军的人。当他们在拥挤的大道上被喧嚣的问候淹没时，我们骄傲的心对他们满怀期待。高贵之士！当他们走过我们师候阅队列的前方时，我看着他们，思绪纷飞。我们师资历较老的士兵都真切地记得，当时我们被派去支援伯恩赛德桥边的第九军，波特将军的纽约州第五十一团和哈特兰夫特将军的宾夕法尼亚州第五十一团挑起刺刀，英勇战斗，赢得了胜利。在安提塔姆战役中，伯恩赛德将军下令让我们一个师穿过至关重要的高地去接替整支军队。而那些高地正是伯恩赛德将军期待进行激战的地方。那些岁月真是对人生充满生死考验啊！这支队伍就剩下这么点人了！今天参加阅兵式的，就拿我记得的两个团来说，纽约州第五十一团，只有一百二十人；宾夕法尼亚州第五十一团，只有四十人了！

在行进的部队中，还有马萨诸塞州第三十六团的余部。他们在1862年曾与我们缅因州第二十团一起被送往遥远的战场，当时命运未卜。现在我们终于又聚到了一起。优良的装备和高深的气场曾让我们自感生涩和卑微。这些我们都还记得，但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得到补偿了！他们中有亨利·伯雷奇少校，只见他傲然马上，是所在旅的副官长助理——这表明他将在缅因州忠勇军团获得会员和地位！

现在走来的是我们缅因州第三十一团，由英勇的丹尼尔·怀特领导；缅因州第三十二团并入其中，这是经过温特沃思和约翰·马歇尔·布

朗短暂领导后剩下的部队。这两人都毕业于鲍登大学，其中一人还是第二十团的第一副官。现在一如往昔，健步前来的是缅因州第七炮兵连；特威切尔走在前面，他是我在鲍登大学读书期间结识的朋友；对于他们而言，这真是完美的退场，我上次见到这种画面是1864年的彼得斯堡战役中，战士们不屈不挠地坚守着里弗斯突出阵地上方山坡的要塞。夜幕降临，一切笼罩在漆黑的夜色中，我面前咫尺不见。

接下来是第十九军的德怀特师，又是一群英勇可爱、闻名遐迩的战友：缅因州第一团的一个营的老战士，由乔治·布朗上尉领导；坚毅的乔治·比尔和我在鲍登大学的同学，机智敏捷的吉姆·费森登所指挥的旅；坚定的缅因州第十五团，曾在海湾征战许久，由忠贞坚定的艾萨克·戴尔、默里和弗兰克·德鲁领导；英勇的奈将军和他的第二十九团一起走来，经过红河战役和谢南多厄战役，他们已成为一群经验丰富的老兵；忠诚的汤姆·哈伯德和他的第三十团，这曾经是弗兰克·费森登的部队，塞思·戈登医生曾救过弗兰克·费森登的命；现在他们中有三分之一属于老的第十三团——这些人也参加过红河、萨宾路口、大伊克尔战役，并在之后冲向了弗吉尼亚州的山谷；他们经验丰富、浪漫，具有古罗马人的遗风！

现在走来的是第五军。信号声响起，那个上马的是谁？你看到了吗？那是查尔斯·格里芬将军。只见他一跃而上，嗖地坐到了马背上，神情轻松，背直挺着，身材修长，下巴前伸，眼睛端视前方，好一幅以天空为背景的画啊！我们对他非常熟悉，他目光敏锐、言谈深刻、内心真诚，方方面面都干净利落。旁边是他的一帮参谋，领头的是心灵纯洁的福雷德·洛克。

我们的军号声响起，我们的马儿们都能听懂。参谋聚在一起——走

在前面的是斯皮尔上校、福勒少校和我勇敢的弟弟汤姆·张伯伦。第一师的军旗，那面经过战火洗礼的、在白底上绣着红色马耳他十字架的军旗高高飘扬；年轻的护旗兵的双手在坚定信念的感染下剧烈颤动，这比在被风暴席卷过的战场上抖得还猛。现在他们出发了——所有人——一万颗心紧紧地连在一起。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进宽阔的阅兵舞台。在那里装饰着明艳的五彩鲜花、花环、缎带和旗帜，并用较深色调点缀。高处与远处的窗户、阳台和房顶上满是身穿华丽衣裳的人，面色泛红，眼神真挚。现在这欢乐的宾夕法尼亚大道看起来像是翻腾的海洋。我们通过时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温暖的红海海水包围的以色列子民。

欢呼的人群中传来的低语细声、闪电般的噼啪声和雷鸣般的问候声在我们周围和上空响起。我们的队伍所到之处都是涌动的欢迎声。挤在街上的人们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几乎需要派宪兵纠察队来帮助开路，我们才能够继续前进。

一个女孩向我们走来，其身穿如其灵魂般纯洁的白色衣裳，温和而坚定，眼神炯炯，直盯目标。她上前递给我一个由罕见的鲜花编织的花环，编法紧凑，适合当海盗的徽章或胜利者的头冠。我该用哪只手去接呢？我右手持剑，左手驭马。场面的宏大、喧嚣和壮观让马儿受了刺激，我需要勒住它。胯下这匹战马曾三次被击中，它也是敌人大投降的见证者。但现在这幕，对它而言是不同寻常的——它还从未跟一个女人靠得这么近——这让它心生异样。马儿是否在想——这是温柔的死亡天使吗？——死亡天使又像往常一样来召唤我们了？每当她把花环伸到我手边时，马儿就会毫不犹豫地从地上腾起，——但此时天堂不是就在我们身边吗？我设法让马儿在她身旁低下前蹄，我的剑尖几乎快戳到她的脚，我深深地弯下身子，几乎快要碰到她的脸颊。飘到我唇边是花环的呼吸还是她的呼吸呢？马儿颤动着。问题似乎有了答案，如果我能相信

它的话，但是它却不相信我。为了怕马儿伤到姑娘，出于基督徒将他人的利益放到自己利益之前的美德，我决定将这个危险的差事交给我身后一名英勇年轻的助手。我必须补充一句，我有好一会儿没有再看见这名英勇年轻的助手。所有的一切都快速从眼前闪过，但其影响却并非如此短暂。从那以后我的马总会避开形似姑娘的激动眼眸，去寻找柔和的目光——我想是为了主人的安宁与安全吧！

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一路人声鼎沸、人潮涌动。格里芬将军周围一片纷乱，他身后很远的地方还在翻滚着无边的欢呼声。我在财政部附近的高处回头看了一眼这壮观的场面：宽阔的大道上挤满了人，绵延超过一英里，从一面墙到另一面墙，从门窗到屋顶都是密集的人群，人心澎湃。身着深色制服的部队在拥挤中艰难通过，他们的武器和军旗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这是一支经受住了战争和人性考验的部队，这是一支拥有男子汉气概和力量的部队，这是一支戴上荣耀桂冠的部队。现在他们正在骄傲地走来，走向的却是他们最后的解散！

我们行至宾夕法尼亚大道转角处的时候，我们的军号声响起："准备接受检阅！"乐队奏响了有节奏的进行曲，队伍也跟着换成了"变节奏行军"步伐，对齐并调整间距；从正面看来，队伍整齐，列队完美；队伍向左看齐，走向前方的检阅台侧，并按照礼仪采用"举枪"姿势。

目前，一切顺利、庄重、有序。我们就要接受最后的检阅了，终点就在不远处；离终点越来越近，遥远的一幕浮现在我们眼前；全世界多年的想法——深沉、安静、胜过喜悦！

还需要以这种严谨、"变节奏行军"的步调继续走上一段，我们走进公共机关区和更高级的住宅区，迎接我们的是更加盛装打扮的人群和更为有序的致敬。啊！坐在阳台窗户边的女人们瞪大眼睛，挥舞着手帕，

突然弯下身子，抖动着把脸凑近人群中她们看中的人，希望亲吻这些她们喜欢的战士。当她们的脸凑上去的时候，那些让她们心动的战士已经走远了，不在原地了。

大地在战火和爆炸中战抖，人们情不可遏，彼此毁灭，我看见你们中的一些人——有你和像你一样的人——天堂比战场更为宽大——正在炮火和硝烟中寻找一张张无名的逝去的脸庞；你们弯下身子去抢救那个已经破损的按照上帝的形象绘就的身躯；你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和教导，熟练地为奄奄一息的伤者包扎已经破裂的、鲜血正在朝外滚动的动脉；你们用温柔的手指按在上面，直到伤者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为止；你们倾听行将死亡的战士的遗言；你们对他们送上马上就要和他们一起离开的祝福和祈祷；你们为马上就要投入上帝怀抱的人送上一杯水——就如同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在经过耶路撒冷城那些狭隘的、令人心碎的悲痛街道的时候，善良的信徒给我们的主，送上一杯水一样。

在我灵魂深处，我看见你们日夜忠诚地守护在我的行军床边，陪伴着我，熬过病痛发作时产生的精神错乱——你们坚定、冷静、亲切，爱意恒久。现在我们从彼此眼前迅速走过；但我十分清楚经过这场伟大的阅兵式之后，你们应该在那里。你们应该在天堂！

现在我们来到了检阅台的正对面。总统阁下和他的内阁成员、外交使节、将军、州长、法官和高级官员，有联邦级的，也有州一级的，现在大家都聚到了这里。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林肯总统那双深邃、悲悯的眼睛，经过如此多艰难险阻的考验后，我们多希望他能来检阅我们啊！我们心里有些空荡荡的——即便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时刻。简单、朴素，甚至可以说是衣着破旧的我师的将士们终于上场了。总统和整个庞大的检阅团都站了起来，总统走到检阅台的最前方向我们致以了

亲切的问候和慷慨的赞美。我骑马向前，轻拉缰绳，微动马刺，以使马儿那骄傲的头和它在战争中受伤的脖子能抬起来，迎接这隆重的致敬。我骑马经过检阅台后，应总统的邀请，我下马并登上了检阅台。几句寒暄后，我走到前排并加入了他们。四周满是窃窃的惊叹声："这是波特的旧部！""这是第五军！""这就是五岔路口战役和阿波马托克斯战役的那帮人！"当整个军队通过时，台上的几乎所有人都站起来。当每个旅的指挥官经过时，当每面被撕裂的染血的军旗低垂着飘过时，他们都全体起立，向我们英雄的将士们致敬。虽然在我们上场前，整个部队行军已经持续走了三个多小时，但检阅台上的贵宾并未减少。

当我的师通过检阅台的时候，我眼无旁物，我只看到他们，我甚至能够看穿他们。这些都是我的人，那些跟在后面的战士们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和我非常亲近的人。他们属于我，我也属于他们，我们紧紧地团聚在一起，这种团聚是什么生命也无法创造的，即使是死亡也无法将我们分开。

受阅部队浩浩荡荡，数量众多，让检阅台上的贵宾们目不暇接。这是一场多么伟大的，具有多么深远意义的，却又近在咫尺，可以触摸到的阅兵式啊！如同复活节的早晨一样，给予我们新生的希望！

我们师的旅，今天由军中老将皮尔逊将军、格雷戈里将军和埃德蒙兹上校负责指挥。首先是第三旅，他们由波特将军在约克敦的旧部以及参加了盖恩斯磨坊战役和莫尔文山战役的莫雷尔的部队改编而来，身上还透着旧部的那种精神。这些人曾与我们，在安提塔姆、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在钱瑟勒斯维尔、在葛底斯堡并肩战斗过。缅因州第二十团的将士们，有三分之一永远留在了大圆顶山和小圆顶山上，还有三分之一在怀尔德内斯、斯波特西尔法尼亚、北安娜、冷港和奇克哈默尼战役中丧

生；今天队伍中还有高尚的第二和第一神枪手部队的幸存者。除此之外，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第一百一十八团。在1862年的谢泼兹敦滩，这两支年轻的团队一起穿过脚下湍急的洪水，不顾头顶残暴的死神，受尽艰难险阻的考验。此后，两支队伍并肩作战。但宾夕法尼亚州的老兵更多，赫赫有名的第八十三团和第九十一团、战绩辉煌的第一百五十五义勇兵团，还有坚定的第六十二团的身影。

他们走过后，第二十一骑兵团到了。一同前来的还有始终走在前面的密歇根州第一团和第十六团、目光锐利的第一和第二神枪手部队，以及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参加小麦田战斗后的第四团的光荣余部。

现在走过来的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经历过痛苦考验的马萨诸塞州第三十二团，他们精神坚定，队伍整齐，第十八团的精锐力量也编入其中。过去一幕幕的战斗真是振奋人心。从约克河到奇克哈默尼河，从拉皮丹河到阿波马托克斯河，正是这些名字和编号的部队打开了通向弗吉尼亚州的大门。

现在走来的是格雷戈里将军麾下的纽约旅，第一百八十七团、第一百八十八团和第一百八十九团——别看编号较新，但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第十二团、第十三团、第十四团、第十七团、第二十五团和第四十四团依次上前，这些都是值得被当代人铭记的部队。

这个师还有一个旅，在最后的战斗考验中，他们的表现首屈一指。这就是辉煌的纽约州第一百八十五团，英勇无畏、思路清晰的斯奈珀依然是他们的头；勇猛的宾夕法尼亚州第一百九十八团，所辖十四个连，它的多位英勇的战地指挥官已经阵亡，包括勇敢的老将西克尔，他摔下马时手臂被炸得稀烂；才华横溢的年轻副官麦克尤恩，也中弹身亡——部队在贵格公路战役的大调动中，我曾与他们近在咫尺；格伦少校担任

指挥后，在率领由我下令发起的一场冲锋时被砍倒。他英勇无畏，死时手里还拿着军旗。今天领头的约翰·斯坦顿上尉，不久就被提拔为少校。他们参加了1864年的战斗，在黑暗残酷的、流满鲜血的战场上，他们很快就变成了经验丰富的老兵并获得了荣誉。在最后的战役中，一开战他们就袭击敌人右翼并取得辉煌胜利；在五岔路口的旋风式扫射中，他们是最重要的力量；在阿波马托克斯，他们是第一支收到象征投降和战争结束的休战白旗的步兵。这些旅都已经分别纳入了我的指挥。现在他们都是我的人了，就像我也属于他们一样。

第一师就这样从我的面前走了过去——也带走了我的部分灵魂。

现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另外一支队伍，顿时掌声四起，一浪高过一浪。那是艾尔斯将军，天生的军人，自制力强、刚毅善良——是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从葛底斯堡战役开始，他一路打来，还有什么兴衰变迁、荣辱沉浮没见过！曾经有三个卓越的旅在白色马耳他十字军旗的指引下冲上了大圆顶山和小圆顶山。他们意志坚定、纪律严明、力量强大，但现在却只剩下两个团了；纽约州第一百四十团和第一百四十六团，两个团的上校都已阵亡，他们高居英雄榜首位：奥罗克上校在葛底斯堡战役中阵亡，詹金斯上校在怀尔德内斯战役中阵亡。从1862年起一直在我们身边的正规军去了哪里？——那十个秉性刚毅的团曾冲下小圆顶山北部突出的山坡，向敌人发动猛烈冲锋，他们冲入山脚滚滚硝烟的混战中。他们回来的时候，幸存者不到一半。他们与艾尔斯将军一样——精神和行动都一样勇敢和忠诚。多年以后，在国防部沃伦法庭重新审查五岔路口战役的时候，有人突然问起他们："当时，你们的正规军都到哪里了？"他们的嘴唇强烈战抖，答道："长官，都埋在了葛底斯堡！"随即一片沉静，沉静中多了些其他东西。在从五岔路口战役中幸存下来的将士们，有一千五百多人后来在怀尔德内斯战役、斯波特西尔

法尼亚战役，以及在这两场战役的其他嗜血的战场中相继阵亡。为他们的牺牲深感骄傲也深表同情的联邦政府将他们残破的尸体都送去了在纽约市海港附近的岛屿上修建的和平堡阵亡将士纪念园中，以纪念其光荣。

老牌第一军的两个旅取代了他们，他们也在那里经历了血雨腥风的长期洗礼啊；其中一个是三次获得荣誉嘉奖的马里兰旅，下设第一团、第四团、第七团和第八团；在他们最近的一次行动中，我看见他们旅的两个指挥官在短时间内接连中枪；另一个是英勇的特拉华州旅，虽然规模较小，但却以忠诚著称，被载入这个国家最辉煌的历史。勇敢的丹尼森和格温将军今天率领着这两个旅；两位将军今天都谦逊地享受着今天的荣耀，就如同他们勇敢地忍受着他们的伤痛一样。

现在走来的是第一旅；来自纽约州的第五团、第一百四十团、第一百四十六团和第十五炮兵团，他们都勇猛敢拼，同等荣耀。他们的头儿是果敢刚毅的弗雷德·温思罗普，他在五岔路口战役敌人的炮火扫射下不幸阵亡；随后由格里姆肖和艾尔斯亲自指挥，在那个伟大的日子里取得了无上的荣誉。今天领头的是战功赫赫的乔·海斯将军，他骑马翩翩而来，显然还未从重伤中恢复过来。在1864年，那些持续了整个夏天的战斗中，第五军各旅的指挥官们过得非常艰难，各团的上校指挥官们也是一样。

那些取代正规军位置的人就这样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走进了不朽的历史。噢！善良的人们微笑着，鼓着掌，将鲜花抛向胜利的英雄同时还挥舞着手帕。这些会让你产生和他们一样的疑问，你也想要知道——你在那个绣有白色十字架的军旗下看到的，现在也正走在漫漫长路上的是什么样的队伍？

现在过来的是第三师，还有克劳福德将军，他因萨姆特堡一役而声名远扬；对于这名高大的绅士、一丝不苟的军人，我们都很熟悉。带领他的旅的是一批优秀的指挥官，包括勇敢无畏的莫罗，他来自“铁旅”，曾在葛底斯堡、怀尔德内斯和彼得斯堡战役中负伤；坚决果断的巴克斯特和英勇无畏的迪克·库尔特，这些都是负过伤的老军人。他们的军旗上绣有蓝十字架——他们的蓝色并不是指蔚蓝色的天空，而是直压头顶的滚滚硝烟。昔日曾带给这个师荣耀的人们——参加过半岛战役、安提塔姆战役和葛底斯堡战役的宾夕法尼亚后备军，现在走来了，他们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战功赫赫——现在也只剩下少量的队伍了，但却如夕阳余晖般金灿、耀眼。

现在走来的队伍浩浩荡荡，甚为壮观，是敬爱的老牌第一军的最后一部分人；在葛底斯堡，他们英勇作战，激情澎湃的他们曾三次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可谓如烈士般令人崇敬；随后他们并入第五军，被获准保留原军旗，这是何等的殊荣。在1864年的血腥战斗中，他们打到就剩一个师；最后当他们四散的团队被编入其他旅后，他们的传统精神依然闪亮——到今天依旧耀眼！但是他们中，我曾经指挥的那六个优秀的团，现在安在啊？当时，这六个团占领了形如其名的位于敌人防守山顶上的“地狱堡”（Fort Hell）。6月18日晚，他们从那里发起了一场坚决、孤注一掷的冲锋，穿过“诅咒堡”（Fort Damnation）的火龙，冲进了里弗斯突出阵地前激战的泥泞大坑。

在游行的队伍里，我只看见他们中的两个团，华纳上校率领的宾夕法尼亚州第一百二十一团和沃伦上校率领的宾夕法尼亚州第一百四十二团——疲惫、瘦削、了无生气。我情不自禁违反了这个庄重场合的礼节，我在他们转向阅兵仪式的首席检阅官——总统阁下——之前，就向他们行了礼，在之前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在之后我也没有请求任何

人的宽恕。

英勇的斯莫尔率领缅因州第十六团过来了。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一天激战中，正是他们在英雄的蒂尔登带领下坚守住了阵地，他们军纪严明，就像斯巴达人一样，绝对忠诚，为荣誉而战；后来，他们遭遇了刺杀、砍杀、扫射、击溃与被俘；当可怕的夜晚降临时，只有四名军官和三十八名战士参加了战斗结束后的例行点名，所有人都缄默不语，他们悲悼在当天的战斗中阵亡的战友们。和他们走在一起的是纽约州第九十四团，由阿德里安·鲁特上校率领，大家同生共死、荣辱与共。

现在经过的是梅雷迪思率领的“铁旅”的余部，卢修斯·费尔柴尔德、亨利·莫罗、鲁弗斯·道斯和塞缪尔·威廉斯都是他们的人；印第安纳州第十九团，密歇根州第二十四团，威斯康星州第二团、第六团和第七团也都隶属铁旅。正是他们在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一天，在布福德和雷诺兹领导下冲上前线，在威洛比小河的那场猛烈进攻中，面对敌人压倒性的优势，他们顽强顶住了，为此牺牲了一千一百五十三名无比刚毅的战士；密歇根州第二十四团的牺牲最大——三百六十五人——到了晚上，参加早上部队例行点名的每一百个战士中就有八十一人丧生。

这是今天让众人瞩目的一支部队。威斯康星州第七团领头的是马背上镇定自若的霍伦·理查森。在霍伦高尚的军旅生涯中，在夕阳西下的五岔路口战役的血腥战场上，正是霍伦从燃烧的防护胸墙中跳出来救了沃伦将军一命，但他自己却遭受了致命一击。

现在走来的部队，他们的服装和动作都有些单调，但却充满了谦逊和满足——温赖特将军率领的炮兵。我可以从一百门炮声里分辨出这些炮的声音：第五正规军的D炮兵连，他们的大炮可以发射十磅重的炮弹，曾被黑兹利特送上小圆顶山的崎岖山顶；俄亥俄州第一团的L炮兵

连，他们驻扎在小圆顶山的西坡上，并将炮弹射向敌人以示藐视和不屑。我没有看见马萨诸塞州第三团的马丁，他曾凭借钢铁般的意志艰难穿过大圆顶山、小圆顶山和魔鬼山洼之间的峡谷。但是第四正规军的B炮兵连在这里，在贵格公路的混乱中正是他们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在阵地中心的筑有碉堡的山丘上。马萨诸塞州第五团也在这里。从第五军的右翼经葛底斯堡死亡山谷到北安娜的一路上，他们的勇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就在北安娜，就在我们的散兵线上，菲利普斯架起炮架，向那些躲满了杀害我军战士的狙击兵的营巢发动了成功的炮击。马萨诸塞州第九团的比奇洛在哪里？大部队穿过桃树果园前，比奇洛一直坚守在无掩护的前线，他决不退后，他只在大炮发射后坐的时候，才稍稍后退。他用尽了各种回击方式，从炮弹、子母弹、榴霰弹、手枪到军刀直到他的大炮、炮车、战马、战士。整个团都差点全部消耗掉。一年后在地狱堡的冲锋中，他又与明克指挥的纽约州第一团和哈特指挥的第十五团前来支援；就在那里，警惕性极高的比奇洛派遣他的勇士们穿过嘶叫的榴霰弹、纵射的炮弹，被炮弹炸得泥土、泥炭、鹅卵石都四处乱飞的战场将我几乎走到生命尽头的无用躯体抬了回来。

周围和远处的人群欢呼着；我耳朵听到的声音可比你们的大！

整个队伍经过时，我一直与那些真挚诚恳的军医们交换眼神，他们被我们铭记，但我们给他们的爱和荣誉却从来不够；我也与忠诚的随军牧师、医院和救护车班组的医护人员深情相望。这些人，我们不应该将其遗忘。这些军医、随军牧师和医护人员对于发生在战场后方的那些未被记录的事情比我们知道得要多得多。

在走来的队伍中，我还发现一些双眼闪光的年轻军官们正在朝检阅台这边观望。在多事之秋的风云变幻中，他们曾是我在战场上的家人。

有时候，他们的表情颇为神秘，似乎是在狡黠地提醒我对他们在军营里进行的有益训练：他们需要参加清晨的例行点名，以“熟悉战友”；一些大学生被叫去用刀鞘在沙里画图，以阐述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关于“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等”[13]的命题；一些非鲍登大学、阿默斯特大学、耶鲁或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则被安排去进行射击，他们需要用手枪在空中把发霉的压缩饼干打烂；另外一些大学生则被安排去进行马术训练，骑马并在马上用军刀刺向军粮库拴马桩上“有罪”猪肉做成的“土耳其人头”；或是以善于骑射的古代鞑靼人的速度骑马飞驰并捡起地上的手绢。另外一些大学生的一些自发和秘密的训练可以说是恶作剧。有一次他们认为有必要教一个新来的军需官骑马，但却灵敏地往他的鞍褥下面塞了几颗干松果子。

你们又准备故技重施，我看出来了，你们这群假正经的“伪君子”，你们这套把戏还是对付你们自己人更管用！哈哈！你们这群天真浪漫的年轻人！

第五军都走完了吗？或者说他们会走完吗？就只剩我一个人，还是依然跟你们大家在一起？

你们是十三名年轻的上校军官，我们组成一个朝气蓬勃、英勇无畏的团体，你们是我在军事法庭和1862年冬令营军校的同事：文森特，隶属宾夕法尼亚州第八十三团，在小圆顶山上随火焰马车升上天国；奥罗克，隶属纽约州第一百四十团，他冲向那场光荣防卫战斗的前线，瞬间就葬身在了一片相对宁静的高地上；杰福兹，隶属密歇根州第四团，当从小麦田战场上抢回丢失的军旗时，却惨遭多把刺刀刺穿；赖斯，隶属纽约州第四十四团，用鲜血染红了遭到疯狂扫射的斯波特西尔法尼亚山顶——他热切的灵魂被带去了遥远的地方，而非他死时所想的——“让

我的脸，面朝敌人！”；韦尔奇，隶属密歇根州第十六团，是他第一个站在皮布尔斯农场的壁垒上高喊“小伙子，爬上来，翻过去！”因为他的勇敢精神，后来上级下达了相同的命令；普雷斯科特，隶属马萨诸塞州第三十二团，在经历6月18日彼得斯堡死战后，他和我一起脚挨脚躺在战地医院中，阴暗的松树似乎在低奏出午夜的安魂曲——我充满不祥预感，呼唤他一定要活下来——但那诡异的松风的曲子吹响的结果却与我祈求的相反；温思罗普，隶属第十二正规军，在五岔路口战役前，刚吃过我在圆木桩上摆的家庭似的午宴，不到半小时就在旋风式冲锋的最前线中弹身亡了。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了；——剩下还有瓦尼，隶属缅因州第二团，因在监狱里遭到虐待而憔悴不堪，从弗雷德里克斯堡被暴风式扫射的山坡后撤的时候，头部严重受伤，被迫退役；海斯，隶属马萨诸塞州第十八团，在怀尔德内斯战役的混战中被砍倒；格温，隶属宾夕法尼亚州第一百一十八团，也在那场战役中严重受伤；赫林与格温同一个团，在达布尼磨坊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韦布，本来是第五军的参谋，此后得到提拔，当他的旅正向斯波特西尔法尼亚战役中猛烈的战斗风暴赶去的时候，他抬头朝他们的队伍注视的时候，不幸被子弹击中；洛克，第五军的副官长，当他在劳雷尔山战火熊熊的山顶发号施令时，一颗子弹恰好射穿了他的嘴！

你们这十三人中有七人在战争结束前中弹身亡，牺牲时都是所在部队的指挥官；剩下的每个人也都在激战中严重受伤；我是你们中最后一个幸存者，今天，我会和你们在一起，天上地下，永不分离。

“举杯痛饮！”[14]我的双眸穿过幻想的裂缝，我仿佛又看到了你们，“我亲爱的十三上校团，我们再成一体，永不分离！”

请原谅我，台上的绅士们！请原谅我，旧世界的大臣们和新世界的

主人们。我有点儿迷乱，把这幻想成了我的阅兵式！

场上又响起涌动的掌声，为走近的队伍欢呼。他们是谁？又是从什么时候起，对这支远近闻名的队伍的欢呼变成了一片满怀崇敬的低语声？那是萨姆纳将军和汉考克将军的老牌第二军，现在由同样赢得光荣且赞誉的汉弗莱斯将军领导。汉弗莱斯将军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军人，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士兵，既高贵又谦逊。他骑着一匹雪白的战马，身后跟着的久经考验的参谋们也都骑着马。才华横溢的弗兰克·沃克是这群参谋的头儿，尤其擅长完成艰巨的任务，还有“乔·史密斯”（Joe Smith），军需司务长，曾因本职工作以外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荣誉勋章。现在走来的人马非常显眼，色彩和组成让人眼前一亮，性格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们的头上是第二军的徽章，三叶草，这是象征和平的标志，但对敌人来说却意味着三头的狼牙棒。在我们部队的徽章中，三叶草广受爱戴，就像是爱尔兰人热爱三叶草、英格兰人热爱玫瑰、苏格兰人热爱蓟草花一样。

现在走来的是理查森、考德威尔、巴洛和迈尔斯的第一师。但今天领头的并不是迈尔斯，因为他刚被派到门罗要塞看守杰夫·戴维斯（Jeff Davis）[15]一帮人去了。安迪·约翰逊（Andy Johnson）[16]宣称，他“想往那儿派个人，负责看守犯人，以免逃跑”。所以在这个令人骄傲的日子领头的是来自新泽西的拉姆齐。第一师的旅分别由麦克杜格尔、弗雷泽、纽金特和马尔霍兰领导，由此，你会发现即便是我们的战场上并不缺少三叶草、玫瑰花和蓟草花。从安提塔姆战役的森肯路、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石墙、葛底斯堡战役的小麦田、斯波特西尔法尼亚战役的布卢迪角、法姆维尔战役的旋涡战到沿阿波马托克斯河的追赶行动，我们都曾见到过他们的身影。阿波马托克斯河的追赶行动将李将军逼到死角，并最终答应了格兰特将军最先提出的投降建议和条件。我们对他们

十分了解，这周围的人群似乎也如此。

杰夫·戴维斯（1808-1889），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总统。

这些都过去了，或者准确地说并没有过去，依然和我们在一起；同时我们的心里满满都是第二师的坚定部队——这是敏锐的巴洛所率领的师，塞奇维克、霍华德和吉本也曾带领过这支队伍。他们让人想起安提塔姆战役中，发生在敦刻尔教堂的可怕冲锋，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马耶高地上更加不堪回首的一幕，以及葛底斯堡战役的最后时刻对皮克特冲锋和佩蒂格鲁拼死进攻的顽强阻击。同样浮现脑海的还有怀尔德内斯战役中战火纷飞的迷魂阵、斯波特西尔法尼亚战役中的死亡爆炸和危机四伏的冷港；还有水手溪和法姆维尔战役中的辉煌战斗，以及所

有最终取得胜利的光辉行动。这里有“科克伦军”的余部，他们经验丰富，他们被编入新成立的旅部，在斯波特西尔法尼亚战役中，当他们准备冲向那恐怖浓烈的战火硝烟的时候，随军牧师就站在这群勇士面前，这些勇士不得不暂停一会儿，低着头，和随军牧师一起祈求上帝的庇护和赐福。

曾参加怀尔德内斯战役的韦布旅今天由奥姆斯特德指挥；第二旅由来自纽约的资深上校麦基弗指挥；第三旅由特拉华州的伍德尔上校指挥。这个旅对“战斗的伤亡人数”这个无趣的词有着深刻的理解。这里有安提塔姆战役的福伦奇旧师余部、葛底斯堡战役的海斯余部、斯波特西尔法尼亚战役的卡罗尔旅余部和冷港战役的史密斯余部。海斯不幸在怀尔德内斯战役中阵亡，卡罗尔在斯波特西尔法尼亚战役中严重受伤，史密斯在法姆维尔战役中战死。欧文的部队现在也并入这个旅了。这些部队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军队历史博物馆了。

现在经过的是优秀的缅因州第十九团，由坚定的斯波尔丁领导，英勇的希斯曾一度担任其指挥官。从皮克特冲锋中那死亡无处不在的侧翼，经过“格兰特战役”的所有可怕战斗，再到阿波马托克斯大胜利的最后之战，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出类拔萃。现在他们队伍里，还有老斯巴达第四团经过魔鬼山坳战斗后的幸存者，就在那里，邦联的朗斯特里特将军的部队知道了他们的厉害。

不朽的新罕布什尔州第五团通过时，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所有幸存者。在葛底斯堡战役中，他们因为在第三军的坚固防线上作战而闻名。果敢刚毅的旅长克罗斯上校就阵亡于此。新罕布什尔州第五团总共有二百九十五人在这场战斗中阵亡，这个伤亡记录在所有悲壮的荣耀中都是极其沉重的。

现在经过的部队人人泰然自若、轮廓分明，似乎身属异境，俨然已成为全场注目的焦点，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明尼苏达州第一团。因为一些正当理由有时也被称缅因州第一团；葛底斯堡战役后更加深入人心，当时面对压倒性多数敌人的进攻，他们展开了拼死的反冲锋，伤亡惨重，每一百人就有八十三人阵亡！从布尔河到阿波马托克斯河，虽然队伍人数在不断缩小，但其旅长却从来没有换过人。今天一位谦逊的幸存者，豪斯多夫上校骄傲地率领着明尼苏达第一团做最后一次行军。难怪当他们通过时，潮涌般的致敬声中夹杂着一丝奇怪的声响。你说不清他们从哪个世界来或者他们要到哪个世界去。

我们深深呼吸着，内心深深悸动——我们的心属于他们——就像是在回答遥远地方某个“集合”命令的鼓声一样。

现在走来的这个师透着老军人的骄傲，让远方的观众都开始准备欢呼迎接。这是一支颇懂灵魂轮回的师：灵魂会附着于不同的身体，顶着不同的名字生存；他们还了解人性的考验、受苦与牺牲的命运，但他们最了解的莫过于始终忠诚、永远向前的不朽精神。这是莫特的师，虽然4月6日他才在哈彻河战役中严重受伤，但今天，他仍然亲自上阵领导。这是历经胡克、卡尼以及后来我们高尚的贝尼和西克尔斯第三军领导后的所有余部。今天，他们依然戴着令人骄傲的“卡尼臂章”——红色菱形图案。贝尼的师也已经和莫特师合并了；这些旅现在的指挥官是勇武的德特洛布里安和两名优秀的军人：来自密歇根州的皮尔斯和来自新泽西州的麦卡利斯特。他们师的军旗现在同时采用了第二军和第三军的标志——菱形和三叶草。

在他们上空远远浮现出海市蜃楼般的一幕，那是他们在半岛战役，然后是在布里斯托战役、马纳萨斯战役和尚蒂伊战役，还有钱瑟勒斯维

尔战役和葛底斯堡战役中，他们从李子小河谷到可怕的桃树果园的猛烈的前线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坚强本质。正是在从李子小河谷到桃树果园战场的前线，当我们从硝烟滚滚的小圆顶山看下去时，身穿贴有闪亮饰面军服的威猛刚强的战士们，正密密麻麻地挤在穿着蓝色制服的战友身边并肩作战，大地也因此而闪耀着红色。这之后，在为了迎接最后战役所做的部队合并中，他们又带着之前的声誉、精神和忠诚并入了第二军——第二军由此成为整个军团最强大的一支力量——为第二军的名声又增添了一抹英勇的绚烂。

现在走来的是重型炮兵团，他们总是在战况紧急时，被突然调去执行意料之外的陌生任务。在斯波特西尔法尼亚战役中，他们在战斗旋涡最激烈的地方作战，他们严格执行军令，是当时战场上损失最大的部队：单单一次行动，马萨诸塞州第一团就损失了三百名将士，缅因州第一团损失四百八十一名将士。1864年6月18日，在彼得斯堡战役中，在一场贸然发起的冲锋中，缅因州第一团就因那场徒劳的进攻而损失了六百三十二名将士。骄傲地骑在马背上指挥他们的是拉塞尔·谢泼德——今天他离开旅长的职位来领导他们。这些幸存者的出现让人内心深处情绪激昂，与那些烈士们一样，他们也怀有同样甘于奉献的忠诚，应该得到同样的荣誉。

现在经过的是内心崇高、顽强勇敢的缅因州第十七团，从葛底斯堡小麦田中激烈的混战到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中逼迫李将军交出停战白旗，一路都有他们的身影。今天霍华德著名的老牌第三团也加入其中，可谓增光添彩、劲头更足。从坚毅的罗伯茨、英勇的查利·梅里尔、敏锐的韦斯特到坚定的威廉·霍布森，他们的一些印记依然可见；但近来担任指挥的是查利·马托克斯，这是一个拥有男孩般纯洁心灵的男子汉、军人。他们中有三人是我的大学同学。在那些已经远去不再的大学

岁月中，我们一起探寻今生应当怎样度过。在后来各自的人生岁月中，我们分别用自己的生活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刚刚走过的是炮兵，他们的枪炮我们都很熟悉；但一些更为熟悉和亲切的部队，我们却没有再看到：霍尔率领的缅因州第二团，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一天，他们在骑兵前线作战，连撤退时也跟冲锋时一样勇猛，直到后来，日落的军号响起他们才知道让撤退；史蒂文斯率领的缅因州第五团，在那个充满悲剧的日子里，他们拼死血战，在那座赫赫有名的山上给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所谓的“老虎队”修建了一座坟；是他们怒吼着穿过了1864年战斗的所有黑暗，捍卫了先辈们创下的所有荣誉。我们所知的他们剩下的大部分人都去了“后备军”。

盛大的游行队伍都过去了，这一天也结束了。但我们仍在原地徘徊，久久不愿离开。我们也不愿去多想，今天之后，这些战士、战马、军旗都不会再如此威武、如此壮烈、如此快乐地重聚一起了。匆匆一晃，这些战士、这些战马、这些军旗都已经掠过，飞向了前方，就像昔日一样；他们再一次跨过长桥和摇摆的浮桥，进入弗吉尼亚州，到达波托马克河岸边，他们屹立着、跳跃着、飘扬着，就如同五年前出发一样，目光闪亮、意志顽强、信仰坚定。他们过去的出发是为了现在的回家。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带着胜利骄傲地回家了，在至高宝座上端坐的仁慈上帝的满意注视下，回家。

---

[1]East Theatre

[2]West Theatre

[3]即现在的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rement）。

[4]Provost marshal's Brigade

[5]First Street，East

[6]Route step and Right shoulder arms

[7]Cadenced step and the shoulder arms

[8]Carry

[9]The Huns of Attila

[10]Tamerlane

[11]Samuel Chamberlain，Joshua Chamberlain的弟弟。

[12]Great Noah Ark

[13]Pons Asinorum

[14]Waes Hael

[15]邦联的总统。

[16]即联邦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

第二部

战后演讲及私人书信

第一章

给妻子弗朗西斯·张伯伦的信

这封信是张伯伦将军在林肯总统于1865年4月14日被刺杀，并于第二天去世后，写给妻子弗朗西斯·卡罗琳·张伯伦（Frances Caroline Chamberlain）的信。弗朗西斯·卡罗琳·张伯伦原姓亚当斯（Adams），是缅因州不伦瑞克市[1]乔治·亚当斯牧师[2]的养女，也是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远房侄女。她于1825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比张伯伦大三岁。他的父亲是阿舒尔·亚当斯（Ashur Adams），时年已经48岁，她的母亲是阿梅莉亚（Amelia），时年也已经39岁。她是阿舒尔·亚当斯和阿梅莉亚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并且和自己的最大的姐姐相差八岁。后来由于没有披露的原因，弗朗西斯·卡罗琳·亚当斯被父亲送到了生活在缅因州不伦瑞克市的侄儿乔治·亚当斯牧师家中养育。1848年，当张伯伦还在鲍登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每周都要去教堂参加亚当斯牧师主持的礼拜。在礼拜中，他和弗朗西斯·卡罗琳一见钟情，并于1855年12月喜结连理。他们婚后一共生育五个孩子，只有一儿一女存活下来，其余均因病夭折。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为铁血男儿的张伯伦将军温情脉脉的另一面，他对妻子的浓浓爱意从字里行间喷薄而出。同时这封

信对林肯总统去世后，弥漫在北方军队中的恐慌心理也作了深刻描述。

第五军第一师第三旅总部

贝克维尔

1865年4月19日

我最亲爱的妻子，给您一个温柔的晨吻，吻在您大大的棕色眼睛上，吻在您桃红色的脸上，吻在您天鹅绒般柔软的唇上。

我三周前才给您去了封信，然而这三周就如同三个月甚至三年一样的漫长，太多太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三周前，我参加了一场战斗，那是阿波马托克斯战役的首场战斗，也是最激烈、最凶猛的一场战斗。我们旅有超过四百名战士牺牲和受伤。我自己也两处受伤，能够逃脱死亡，真是一个奇迹。我现在要对我最爱的妻子说的是，如果我们相逢的话，我将有太多太多的话告诉您，在这三周里，我参加了太多太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和仪式。

我要告诉您，在这场最后战役中，我不仅打响了第一枪，最后一枪也是我打响的。令我永生难忘的是，我有幸参加了讨论李将军投降的高级军事会议。同时，我也没有错过最有趣的一场仪式。我碰巧有幸被指派作为指挥官正式接受伟大的弗吉尼亚北部联军的投降。我现在指挥的旅，主要由“老五军”的老战士们组成，现在有九个团，约七千人，大多数由老五军的第一师和第二师的将士组成。毫无疑问，我们旅是整个波托马克军团最伟大的旅。对于这场投降仪式，我真是难以对您描述，您想想，我们的战士曾经和敌人在多次战斗中拼死搏杀，现在却要接受他们的投降，接受他们的武器和军旗。这些令人敬畏的敌人中有著名

的“石墙”杰克逊将军的老队伍、有朗斯特里特将军和希尔将军的部队，共计两万七千多人，他们的武器被放到地上，堆成一排，他们的军旗被从旗杆上取下，放到地上，七十三面军旗啊！就默默地躺在我们队列的前面。我还有很多关于这场仪式的故事要告诉您，这些我永生难忘的故事。

从这天之后，我们的队伍所到之处，皆受到凯旋般的欢迎。然而，我亲爱的范妮，就在我们沉浸在胜利之中，在这个欢乐的时刻，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日子里，当我们的星条旗还高高飘扬在闪烁着繁星的苍穹的时候，突然星条旗陨落到了旗杆中间，“一股黑暗逆冲天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的心充满了和解、慈悲和原谅的精神，竟然被一个刺客的手刺倒在地。

文字不可能描述我们部队的将士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感受和心情。

我真希望您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为总统举行的悼念仪式。战场上军旗低垂，哀怨的曲调飘散在空中，令人心碎，将士们忧郁悲伤的脸庞，还有随军牧师那句震撼人心的话：“把施洗者约翰的头放到盘子上，给我他的头。”[3]您真应该在这里，亲爱的妻子。我想念你们每个人。随军牧师是一位爱尔兰后裔，在他的心中，勇敢的古凯尔特人灵魂[4]在燃烧。对林肯总统的悼念仪式是我根据我的职责下令举行的，当天我们旅所有的军事活动都被暂停。我将要花一生的时间来告诉您，我必须对您讲的这些事情。

这个时刻是非常糟糕的，但是我依然坚定地相信上帝，他终究会对善进行奖赏。我们早上7点开拔，去营地休整一段时间，到时再详谈。

上帝保佑您，我最爱的妻子，我感谢您的来信，对此我非常高兴。

我也收到很多朋友的祝贺信。请向姨妈转达我对她的爱，包括对所有人的爱，特别是对您的父亲，我爱他。我随信顺带十美金，请交给海伦。最后，我最爱的甜心，您给我们的这个孩子取的什么名字？[5]

一个长长的、甜蜜的晚安吻……

您的唯一

---

[1]Brunswick，Maine

[2]Minister George Adams

[3]Give me here the head of John the Baptist in a charger. Mark 6:14-29

[4]Celtic Soul

[5]Fanny named the child Gertrude Loraine. However，the child lived for less than a year.

第二章

给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的信

1875年，张伯伦将军时任鲍登大学的院长。这封信是他邀请著名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来学院参加著名的鲍登大学1825级毕业生50周年纪念活动。1825级毕业生中除了朗费罗之外，还有《红字》（The Scarlet Letter）的作者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由于霍桑在1864年已经去世，所以朗费罗是1825级还健在的最为知名的毕业生。

誉满美国的朗费罗时年已经68岁，他讴歌美国独立战争之初民族英雄保罗·列维尔的诗歌，《保罗·列维尔的午夜狂奔》（Paul Revere's Ride），脍炙人口，世代被美国人民传诵。同时作为欧洲中世纪最伟大诗人但丁（Dante）和《神曲》（The Divine Comedy）的爱好者和崇拜者，朗费罗耗费巨大精力，第一次在美国翻译和出版了英文版的《神曲·地狱篇》（The Inferno）。

编著者有幸在2012年阅读了朗费罗翻译的《地狱篇》这个英文版，深深被雄浑大气的文字和深邃博大的思想震撼和激励。同样，作为精通包括意大利文在内的欧洲多门语言的张伯伦将军，也是但丁和《神曲》的爱好者之一。

1904年3月，缅因州班戈市出版的《班戈市商业日报》刊登了张伯伦将军的回忆录——《我在彼得斯堡和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中的回忆》[1]专门引用了但丁《地狱》开篇那段不朽的文字来表达他在1864年参加彼得斯堡战役时的心情。

Nel Mezzo del camin di nostra vita，

Mi retrovai per una selva oscura

Che la diritta via era smaritta

Midway the path of life，I found myself in a gloomy wood，

Where the right way out was perplexed.[2]

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自己身处一片阴暗的树林中，

离开这里的道路已经迷失，我充满疑惑。

从这封饱含真挚情谊和对朗费罗充满崇拜之情的书信中，我们感受到张伯伦将军作为军人、政治家、大学校长、演说家之外的学者情怀和人文气质。

缅因州不伦瑞克市

1875年3月22日

我亲爱的朗费罗先生：

我非常开心听到您和您的同学将要重返老鲍登大学的消息。我们将

尽量不使您的这次访问有丝毫的不舒适。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恳请您将我的住宅作为您这次访问的活动基地。您将拥有您希望的自由和安静。此外，我向您转达张伯伦女士对您的敬意和问候，她同时请求您能够允许您的一位女儿陪伴您前来，这对我们而言是莫大的荣幸。我现在的住宅，我猜想，是您曾经在这里住过的房屋之一。我尽力将它恢复到了您当年在不伦瑞克市居住时的样子。如果您能够在今年的毕业生典礼之后，还能够多住几天的话，我将为您举行一个令人愉快的私人聚会，并带您去城外的卡斯科海湾和附近的小岛上逛逛。我应该为这次我们的海上时光准备一艘新的帆船，我想您一定会喜欢这次海上旅行的。

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和问候

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

---

[1]Reminiscences of Petersburg and Appomattox

[2]英文为张伯伦将军翻译。

第三章

在葛底斯堡缅因纪念碑落成典礼上的演讲

1889年10月3日，已经61岁的张伯伦将军受邀重新回到葛底斯堡小镇，参加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举行的缅因州纪念碑[1]落成典礼。

张伯伦将军在傍晚的纪念活动上，发表了热情动人的演讲，在演讲中张伯伦将军对美国内战的原因和意义、对美国政治结构，尤其是州权和联邦宪法之间的特殊关系给予了深刻阐述和分析，对以身殉职的林肯总统在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发表的伟大演讲进行了细腻的诠释，他说：

林肯总统讲到“我们在这里，立下坚定的决心，我们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绝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亡”的时候，他所言的人民并不是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而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按照上帝的旨意虔诚生活、辛勤工作的大多数人……林肯总统所说的政府也不是由暴民和暴力统治的政府，就如同一个世纪之前的法国一样，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样推翻一个独裁统治但却不动摇社会和人性的善良根基；这个政府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今天那些使用爆炸手段在人民之中制造恐慌和混乱的毫无

责任感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所倡导的政府。林肯总统所指的政府是：一个人民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享受自由的，通过议会和议员而行使人民主权的，尊重社会上少数特殊团体的，能够抑制自身无常变化和贪婪欲望的……向着共同繁荣和稳定的同一目标而奋勇前行的政府。

可以说张伯伦将军的这篇著名演讲是对美国精神、美国理想、美国制度的完美诠释。

在它的历史中，今天，缅因州以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过去，它也曾出现在这里，或以权力，或以尊严，或以荣誉；谦虚谨慎也许是人类在进行奖赏和升华的法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品质，几个世纪以来，在其他场合，缅因州的价值常常被吸收进另一个声望更加崇高的名字中，缅因州心甘情愿地成为它的一员，并珍爱它胜过自己，同时它也因缅因州的加入而更加伟大、更加有价值，这个名字就是美利坚合众国。二百多年来，从我们国家历史开始之时直到现在，在每一次人民英雄般的斗争中，缅因州都将自己州具有最好体魄、精神和智慧的儿女献给了合众国，都将自己的热血抛洒给了合众国。

今天，它站在这里，准备继续为国服务，这是一种能够带来多种承认和褒奖的服务；它卑微地将自己约束在神秘的牺牲和受难的法律中，将善良从邪恶中拯救出来；它弯下腰，充满悲伤地面对着尘土飞扬的土地，而从这片由将士们鲜血浸润的土地中又将回赠给它“无价的珠宝”作为奖赏；它非常骄傲，它将自己最好的部分奉献给了国家，同时它失去的东西也因为是为了国家的福祉而成为不朽，而被国家和人民铭记；它举起双手，伸向空中，充满正义和优雅，它呼唤着在葛底斯堡公墓中所有纪念碑都能够发出雄辩的、具有说服力的声音，那是配得上它的巨大奉献和伟大奖赏的声音。它站在这里，充满自豪感。荣誉名册开始点

名，当点到它的名字的时候，它坚定地回答道："到！"

联邦军队的组织结构和联邦本身的结构是互为配对、相互应对的。在联邦军队的组织结构的终端和分隔单元中，呈现的是每个州的个人力量和政治权威。但是这些个人力量和政治权威被这个组织按照另一种顺序进行混合，进行合并；为了唯一的目标，为了共同的福祉，在联合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又被冠以另外的、更加崇高的名字。

原因多种多样，但都非常合理。来自几个不同州的团和炮兵连的部队，可能是绝大多数，接受了不同的任务指派，并被分配到了不同的旅、师、军，甚至在整个军团的范围内来进行分配这些部队。在这些原因中，有一些是相当令人伤感的，比如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分配可以使得在战争中，某些重大灾难造成的伤亡不会过于集中到某个州的某一地区域的家庭。但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样分配后，我们的思虑就不会再集中到各个州自身上，而是集中到这个所有州的联合体上，这个联合体就是我们具有唯一性的联邦，美国人民在这个联邦中生活，迁徙，生息繁衍。我们的心脏，为了唯一的、崇高的理想而一起跳动；我们的眼睛，全部盯着那面代表联邦的古老的旗帜；而我们的灵魂，也同时看到了这面旗帜，这面光荣的旗帜，象征着权力、和平和祝福的旗帜，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飘扬。

现在，我们早已取得了胜利，我们的事业也得到了证明和肯定。美国人民的生存和权威，这个伟大的事实已经得到了庄严的验证和证明；崇高的道德力量被召唤起来，将我们的身体和思想一起作为我们事业的象征和为之实现的工具而神圣。在过去，为我们的崇高事业而奋斗的几个州，在今天，又以自己州的名义，站到了一起；同时，他们也为了各自州的崇高权利，来检验和确认他们州所派出的代表们的行为，这些州

的代表们在这片纪念园中竖立的纪念碑将是他们州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作出伟大功绩的印证和对新生的誓言。

今天，我们站在这个令人敬畏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中，个人所需的品质是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成长、锤炼才最终形成，并被在那一天[2]中发生的伟大战争考验、决定。今天我们被一些当天的见证者包围，在这些见证者中，不但有曾在那天参加过战斗的军人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参加过那次战役的范围更广的人们，包括葛底斯堡小镇的居民，来自北方的和南方的人们，正是为了他们的福祉，我们才义无反顾地投入那场残酷的战争。

我们的思念、思绪和思考都层层涌出，在我们面前冉冉升起，就像在一个环形剧场，一环套着一环，一列挨着一列，州，联邦，人民，它们就是唯一性的整体。让我们从这个竞技台，凝视它们，这些实体的和精神的观众。

从某个方面讲，问题似乎像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政府的问题。每个州都有一个炫耀的借口，它们手握决定这个州生死存亡的“死刑执行权”，每个州对此并没有从其反复无常的变化中给予一个合理的证明；那就是每个州有权违反联邦宪法[3]的神圣约定，每个州有权从永不分离的联邦中脱离出来，为了各州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各自狭隘的独立主权；这样就给予我们政体中的一些成员以机会，这些政客们就可以凭着他们各自的意愿和一时冲动的念头来摧毁我们伟大民族的身体，来瓦解我们伟大民族的灵魂。

上述这些政治问题就不得不用武器的仲裁才能解决。我们取得的胜利，是一种大政治对小政治的胜利，我们人民良好的理智、崇高的道德觉悟和郑重坚定的决心，最终让我们赢得了胜利，并将那些错误进行了

修正。

在上述问题中，这里存在一个混淆了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短语，实际上，这个短语也歪曲并且篡改了历史。这个短语就是所谓的“国家之间的战争”[4]。除了我们的联邦，这里不存在任何国家。即使这个国家[5]解体，也不会分裂出所谓的国家。即使它们[6]成功地用壕沟固守了自己的这种态度，最终它们也会回到联邦的领土中。

事实上，试图从联邦中脱离出去的一些州，即使从它们的权力状态和历史来看，它们从来既不是国家也不是殖民地，它们的土地被联邦政府的中央财政出资购买，并由于联邦政府的仁慈和慷慨，才被接受为我们联邦的成员州。

在“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个短语之下，隐含着一个错误的假设：我们的联邦只是一个国家之间的契约联合体。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联邦中的任何一个州也都无权仅凭自己的狭隘意愿或者一时冲动的念头，就背弃联邦。我们假设这种理论成立，那些对联邦条约保持真心的州，那些对联邦成立和存在的目标保持忠诚的州，就有权力使用武力来抵抗那些反叛州所挑起的战争，并迫使这些反叛者们重新回归到他们对于联邦的责任和效忠的誓言中。我们国家的法律应该给予忠诚的州以相应的权利和补偿。

但是，这个假设不是我们的理论，也不是我们的辩护理由。我们高举着旗帜，冲向战场，这些旗帜并不属于某些特定的州，无论这些州有多少，也无论它们如何忠诚，这些旗帜更不是象征着对叛乱州的敌视。这些是联邦的旗帜，人民的旗帜。这些旗帜用来证明我们拥有的权利，并鼓励我们勇担重任，去阻止任何州进行分裂活动，不论这些州数量有多少，也不论这些州假以什么样的借口。这些旗帜都鼓励我们，决不允

许它们对我们这个共同的联邦进行破坏和分裂。

我们联邦，我们的国家，既属于南方，也属于北方。试图使联邦解体和分离的这些人也都属于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更大的生命，它超越了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的人们的生命，然而，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的利益都相互交织在一起。

由于真实的物质世界的影响，他们不断遭受着从自己精神上的理想世界被拉回到现实中的痛苦，受尽折磨。这就是人类所谓两重天性的危险。圣保罗曾说过："我看到另外一种法律，存在于我身体中的另外一种法律，和存在于我心灵中的法律相对抗，相敌视。"

在这里，我承认从上述问题的本质中产生了一种固有的混淆，南北双方都宣称为了相同的目标而战斗，这些目标就是"自治政府"、"自由"，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来定义自由甚至宪法权利的话。

然而，一个简单但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人类的生活在许多范围内同时运行着。在一个范围内，人们进行相同的感知、思考、观察和行动；而在另一个范围内，人们则进行着不同的活动。人们的性格、所受教育、习惯，有时会给运行的结果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里，我们联邦中的一些成员仅仅在各自州的范围来考虑他们的利益。而另外一些成员则在国家的范围来限制他们的利益，那么这些成员心中对所有人的权利就有着更深的理解。

事实上，我们的政治生命和我们个人的生命都有着两个范围、层面和含义。这源于我们的人民既是他们所属州的人民，同时也是或者说更

是联邦的人民。我们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同时生活在州和联邦之中。

在我们这个复杂的民族大家庭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人们的相识度和共同性占主流。然而，恰恰是对于一些大是大非问题的微小差别和异议就会成为双方争执的导火索，并导致一场重大运动和事件变化的中心问题。

不！我们的内战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只是我们的人民在不同范围、不同层面和不同含义上的战争。

我们中没有人会否认，那些向我们如此珍视又如此重要的联邦生命发起战争的人们，和我们一样同样具有男子汉的气概和最诚挚的动机。但是恰恰是这些，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最好的美德极有可能出现在最坏的事业中。

如果把关于破坏和分裂联邦的问题提给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广大南方人民，我不相信他们会作出同意的决定。但是在错误的步调中，那些南方的领导者们非常了解如何利用植根于每个美国人心灵中的天性；他们扭曲和操纵州政府；他们使得个人的阴谋看上去完全是各州自愿的行动，也似乎是为了本州的利益而行动；他们求助于各州人民对于本地政府自治这个原则的忠诚和感情；他们用军队响亮的、令人激动的起床号声，撩动那些具有骑士精神同时也容易受到不良影响的人们的心弦。

有些时候，盲目的行动比理智的分析更符合人类的本性，冲动的投入战斗比艰难的做正确的行为更加容易。但是如果人们跟随这些表象的信息，往往会铸成大错。

人民被虚构的谎言所欺骗；被那些政治历史和公共法律的所谓权威灌输的错误事实和信条误导；人民被错误引导的情感激怒，他们迷失在奇怪的相互矛盾的道路上，但是他们却以为自己立刻就成了民主制度的捍卫者和贵族优越性的代言人。

他们没有看到那种表面平静但内在却不停激荡翻滚的生命；他们没有看到对分歧更有力的解决方案；他们更没有看到同类同性物质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这种强大的凝聚力通过相互吸引达到的平衡和异类异性之间的吸收融合而得到加强。这比简单地将同类同性物质混合在一起要产生出更大的力量。

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背后那些充满神意的事实，这些神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意志，并构建了历史的内在结构和更深层次的法律基础，这些结构和法律充满了我们人类急需的理想，而我们的国家正是在这些结构、法律和理想中成长起来的。

我们的内战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以某些州的名义发动的，目的是破坏我们联邦，这个永不分割的政治实体。这些州利用他们过去作为联邦成员的地位，假以一些看似公义的政府自治的理论，妄图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并使之有效运转。他们的错误行为均源自他们错误的理论：我们的内战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北方政客的战争目的就是为了征服南方的人民；如果北方胜利，无异于南方国家的自杀身亡。

我们的敌人，从他们的立场出发，抓住机会声称他们是在抵抗侵略者；他们是在为保护自己的土地和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在为了他们的家庭和其他所有他们珍爱的人而战斗。我们非常理解这种情感所能够激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即使这种情感被滥用，被操纵。

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同样宝贵。它是我们家乡和权利的守护者，给予我们每个家庭施舍和帮助的施赈官，州就像是一个圆环。

在这个圆环中，所有物理上的相识性、利益的一致性和情感的共同性，把我们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所以，一旦我们自己的州遭到攻击，无论这种攻击发生在什么地方，或者想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都会勇敢去保卫她，为她去战斗，就像我们南方的兄弟们所做的那样，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人民。

但是，这样的攻击却并不存在。我们并不攻击任何州，相反，我们拯救这些州。我们攻击的是我们国家共同的敌人，我们要推翻的是这些敌人在我们土地上进行毁灭的工具和标志。在战斗中，或许我们并没有比南方的兄弟们更出色，我们也没有展现出比他们更优秀的个人品质。

但是，我们战斗的事业更加崇高，我们的思想更加广阔。我们同样是为了与生俱来的权利，为了我们的故土，为了我们的家园，为了我们圣洁的生命而战；为了所有那些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它们的东西，这些事物覆盖了我们的土地，并且在遥远的未来岁月中将会来到我们身边。这些思想就是我们的力量，她高尚无私，激励着我们超越狭隘的自我。

心中怀有并坚持自己的理想是一件非常伟大而且有感染力的事。在遥远的、崇高的真理之光的照耀下行动，将近在咫尺的利益和短暂的快乐放到一边。紧紧抓住那些对自我完善有益处的东西，同时为了更远大的目标、更高尚的理想、更无私的利益而行动、努力、奋斗。

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生活的人民是道德的人格化，他具有个性，肩负使命，有责任，有职责，有权利，有权威。而联邦就是我们人民精神

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体化组织。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对她的存在负有责任。我们为了她而服务，而奉献自我。

我们的人格具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属于自我实体范畴的，另一种是属于精神范畴的。一种身份被划定了范围，受到了限制；而另一种身份则超出了物理学上无边轨迹的限制；一种身份就在我们附近，我们可以感知其存在，因而也受到我们的珍视；另一种身份则很遥远，很崇高，因而也很伟大。

我们同时生活在这两种身份中，但大多数时候生活在最伟大的身份中。人类能够达到她最完全的发展状态，并不是在隔离的和狭隘的有限空间和限制中取得的。人类这种最完全的成长只有通过在最大范围中，由人们之间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来取得。在这个过程中，将激发和调动人类所有男子汉的品质；找到一个舞台或时机来将人类所有的美德表现出来，经受考验和得到升华。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和人类的自我凝聚力和自我引导的法则相一致的最宽广的组织。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组织所发散出来的和反馈回去的影响力，我们个人和整个人类的完善才有可能取得。

一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不仅能够抵抗外来的侵略，而且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民。对于每个真诚的心灵来说，国家不但是个人发展的机遇更是灵感的源泉。在这个国家丰富的资源和多样的内涵中，心胸开阔的友谊和充满友好的竞争在这个氛围中得到鼓励和成长。与此同时，人道主义精神和关怀被放大，照射到每一个角落。每个人将自己最好的东西奉献给所有人，所有人的最好的东西也回报给每个人。所以一个国家的力量和伟大将每个生命的范围和深度延展和提升，并且让每个家庭都得到祝福。因此，在涉及等级、权利和责任的问题上，国家必须超然屹

立，超然于个体和一些特殊团体的私自利益。

让我们思考得更深入一些。在我们的天性中，有一种神奇的法则：在成员资格和共同参与的问题上，成员的精神范畴总是和其实体范畴达到相当的一致性。

整体的伟大渗透进了每个个体中，整体的权力似乎变成了每个个体的权力，整体的个性也体现在了每个个体的个性之中。包括人类宽广和遥远利益在内的崇高事业给予每个个体极大的激励，让他们能够完成在过去他们梦想都无法完成的事情，当然仅凭他们单独也是无法完成这些事情的。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些超越于个体的范畴，意识到自己属于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组织，这个组织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上拓宽我们的心灵范围，将之突破理想的局限，因此培养我们崇高和伟大的品质。

我觉得，正是像上述我所讲的这些东西标注了我们事业的崇高动机，使得我们变得更加强大以面对这场残酷的战争，直到我们取得胜利的目标，同时也让我们的胜利充满了宽宏大量的精神，没有一丝个人的复仇情节。

我们在灵魂深处思考的就是《独立宣言》中宣告了：人人生而平等，拥有与生俱来的并且是不可转让的权利，以确保了政府是为人民的目的而创建。当我们的思想得到升华，我们的心脏为之搏动的时候，幸福、自由、生命——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到神圣的祭坛上，奉献给上帝，祈求他的庇护和祝福，或者任由他在狂怒中予以毁灭。

我们被命运召唤过来，我们看见我们的国家肩负着人民殷切的希望

和信任，正在不断前进。我们相信她拥有灿烂的前途和实现崇高目标和远大理想的意志和力量；在为了伟大事业而奋斗的道路上，她永不停息；她不断向上，创造历史，奔向上帝。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他把自己奉献给了并且自己也属于一个不会死亡的事业，这是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东西。

这里有一些理性，它们并不固定在事物的外在形式中，而是对这些事物的形成起到影响。这就是灵魂的理性思考：为什么我们要为联邦而战斗？

这里有一种精神战胜了对联邦神圣意义的否定和妄图对联邦进行瓦解的黑暗势力。这种精神恢复了南方人民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正常生活，并把他们在联邦大家庭中应有的权益归还给他们；这种精神让我们古老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北美大陆的四大河流[7]之间的所有人民和所有土地上，这面古老的旗帜讲述的是同一种生活，同一种形体，同一种自由，同一种法律。我们现在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家乡还依然如昔。我们互相凝视着，我们轻柔地交谈着，我们在充满神圣思想和回忆的氛围中重聚——就像今天一样，天空晴朗明净，高挂天空的太阳照耀着我们，也照射在这片曾经被战争阴云笼罩的、被隆隆炮火覆盖的战场上，在那伟大的三天战斗[8]中，我们许许多多的兄弟们都埋葬在这片战场上。今天，我们在这里树立这些纪念碑[9]，是为了庆祝在这里阵亡并埋葬的兄弟们获得的复活和重生；是为了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让人们能够纪念那些英雄的名字；是为了对各州表示敬意和嘉奖，因为这些州培养出了具有男子汉品质和忠诚精神的英雄们，使得这些州能够在距离它非常遥远的地方和事物中得到怀念和奖励。

但是也有其他理由，其他更有决定意义的、更加真实的理由。这些

理由体现在更加积极和更加正面的外在形式中，那就是知识和理解力。我曾说过，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大家都知道，当我说到这个政治问题的时候，我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党派问题，即某些特定人群通过他们的政策来控制我们的政府；同样当我说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时候，这不意味着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我并不认为政治和道德必然完全相异和排斥，在一些时候，它们又必须相互维持和共存。诚然从一方面讲，政治与形式、方法、步骤相关，因此政治能够根据经济和战术策略的考量来行动。然而，这些政治上的形式、方法、步骤必须和一些重要的、具有建设性的原则一致，或者至少不相互异化。而这些原则和采取行动的最终原因和最初动机又需要一致。

我相信，政治是有关人类组成元素和权力的一种结构化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够促使人类正确地生活，并且确保人类生活的最高贵目的能够在人性中获得。这是一个包含着更高层面的领域，在这个层面中的认知不仅仅关于权利，还关系到公正，关系到人类的价值，关系到一种与道德和宗教相联的高贵品质。因此，政治的范畴包含了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层面，也是在人类世俗生活的所有实际伦理道德中含义最广的一个领域。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实际的具有正效应的公共法律，它是理智、伦理和人类自我完善等方面的首要基础。我们过去面临的问题，就如我们相信的那样，就是如何保证宪法责任[10]的实现，我们自愿郑重宣誓：慎重履行这种宪法责任并以此作为人民心灵和道德中最深刻信念的表达。如果我们是正确的，那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并拥有权力的人民就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如果我们是错误的，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人民；只有一片混乱和无序，充溢着发出刺耳声音的元素和相互仇视的利益对立。然而在这片混乱和无序之后，有一股力量正在凝集。我们

的忠诚正在经受着考验。这是一个非常实际而又能够带来正面和积极意义的问题。对于忠诚的考验相当尖锐和猛烈。但是我们对此的回答必须是具有决定性的最终回答。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当然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论是精力、财富还是鲜血和泪水，我们代价都是巨大的。人民让他们成了宪法的阐述者。他们作出的决定已经被清晰地、被符合宪法和其他法律的立法成果接受，并且得到了在这块土地上最高司法机构[11]的确认；而且我们热切地相信，受到居于至高处上帝的祝福和恩赐，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有关这个民族精神的法律将高于他成员的法律。

但是，伴随着伟大的胜利而来的是巨大的责任。来自战败方的重新反攻的危险和来自胜利方对于权力掌控的贪婪的危险可能不会很多。在我们的心中必须对有一个问题具有非常明确的态度，那就是我们的胜利不能让我们对地方政府自治原则[12]产生敌意和仇视。我们的胜利是为了所有的人民，我们的胜利是对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价值观的完全认可和高度褒奖，这种政治体制的价值观承认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务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并一直奉行政府自治原则。战败者“失去的事业”中并未包括其自由和地方政府自治权力的丧失，相反，他们失去的只是奴隶制度和他们州自以为是的最高主权，而这种最高主权在联邦的宪法体系下是并不存在的。

我们必须拯救我们的联邦。在激烈和尖锐的斗争中，由于临时的需要，我们被迫把联邦政府的权力延伸到最大，以使我们尽快恢复联邦政府的权威。这种战争时期特殊的政策和法律并不能够代替和平时期指导人民正常生活和成长的法律和政策。

临时性的需要是一些人觊觎权力和特权的危险借口，尤其当对这种

需要的判断又被权力的觊觎者们伪装成看似合理的理由，这种危险性更大。在和平时期，有关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和道德精神方面的法律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处于自由状态的对世界拥有极大改造能力的人民生活也获得了不断的改善和提高，在这个时候，对于政府的权力，我们更需要严加看管，甚至是以一种嫉妒和怀疑的心态去监督政府行使它的权力，防止它滥用权力，对于政府的机构和代表，我们必须使其和人民的愿望、利益和思想保持一致。

我们通过战争证明了国家的权威，这意味着，从最终的分析来看，美国国会才是政府权力唯一的法官，它也是人民自我意志唯一的教育者。这是一种巨大的人民信任。上帝将这种在人类之前的历史中并没有行使过的人民信任授予了我们政府，不是为了让政府的权力为所欲为，也不是为了让政府以权力去强迫多数人的意志，更不是为了满足某个特定群体或者党派的利益，而是在对人性和历史进行更广、更深、更高的观察后，在对宪法责任和人民的最高信任有了深刻体会和清晰理解的基础上，为了所有人的福祉而行使这种人民的信任。

为了这个目的，每个州在我们整个政治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职责和职能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在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与此相同的特点，在其他土地上的国家对这个特点也很难理解。为了限制和监督政府，我们将政府分成了三个部门[13]——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英国也有类似的三权分立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在实际中并没有阻止英国在其下议院的操纵下逐步地、但却是肯定地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现在英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非三权分立的国家了。而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非常好地处理了中央政府即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和决定。可惜英国并没有在三权分

立、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和谐共生、平衡发展这条治国之路上坚持走下去。然而德意志帝国却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坚持前进，造就了今天如此强大的国家；相反，与此背道而驰，使得曾经伟大的法兰西共和国倒退了一百年。[14]

单凭地方自治政府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人民。但是如果没有地方自治政府在我们以代议制[15]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无论是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是各州的人民都不可能团结聚集到一起的。毕竟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力量都集中在地方上。对互惠互利的服务和共同前途和命运有了深入的意识和透彻的理解之后，每个地方才能够把各自拥有的资源、人才、能力和创造力融合汇集到一起，真正将我们紧密的团结成具有唯一性的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即在我们所讲的上帝神意的注定和安排下，每个地方的传统习惯、感情因素、需要、愿望和志向都对整个国家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成为国家性格的一个部分。这样，每个地方的人民就能够在整个国家的机构、法律和政策中，不但感觉到自我的存在而且还感觉到自我生命和价值的延伸和扩大；他们的自由得到了保障；他们的思想和利益在国家中有了代表；从联邦政府和整个国家的层面上发散出来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对每个地方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得他们自愿团结成一体，没有任何力量、冲动和诱惑能够带走他们对联邦和国家的忠诚，爱国和作为相互伙伴的自豪。

每个州在它的职能范围内拥有最高的权威，联邦政府不能强加干预；三权分立的每个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协作，但又不侵犯其他部门的权利，这些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极其重要。但这些还不足够。对我们利益和福祉最有力的保护措施却是每个人在有关国家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的事物中的参与。这些保护措施并不是在行政部门和秩序中对地方政府

的职能和中央政府的职责进行截然的分离，而是在州和联邦之间进行的权利和义务的有机融合和互惠渗透。

构成政府中每个组织的政治单元的既不是单独的个人，也不是州，而是每个州的人民——每个人的行动代表的不是他个人的能力，而是政治能力；他们行使的也不是他孤立隔离的、通常理解意义上的、虚构的、无法真实感知的“自然权利”；他们行使的是他们所属的州的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威和公民权，这些权利旨在增进共同生活的福祉。

我们的自治政府并不是以实玛利人[16]意志的集合体，而是能够体现参与政治生活的各州人民意志的组织，我们人民拥有高度的责任感，信念成熟而坚定，他们在各自的州内管理和调节着民事秩序，使之井然有序，为民造福，并不辜负整个国家的信任。

联邦政府对每个州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和职责职能予以承认和尊重，而不强加干预和侵犯，这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的自由；因此，各州的人民从自己了解的、信任的、有担当的人群中选举出他们的代表，再由这些代表来制定和执行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各州的人民手中掌握着这样的权力，他们通过各州的政府机构来行使这些权力，他们要求由他们选举出来的各级众议员、参议员、行政首长（包括州长和总统）能够将他们的意志、利益和诉求清晰表达出来，并通过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予以实现。因此，人民最为珍视的自由才得以保护。这些人民选举出来的议员和行政官员必须具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那条错误的理念：法律关照的不是少数人，法律只为大多数人服务。他们不能够仅仅代表那些因为一些原因而短暂结合在一起的所谓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要代表的是包括各式各样的人群和人民的良心、道德和心灵，即使这些人群和人民并非主流，甚至遭到歧视和排

挤，因为这些人群和人民投出的选票，同样发出了上帝的声音。

我们牺牲殉道的总统[17]当时站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出席葛底斯堡国家公墓揭幕式[18]的时候，他发表了不朽的葛底斯堡演讲[19]。林肯总统讲到“我们在这里，立下坚定的决心，我们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决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亡”的时候，他所言的人民并不是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而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按照上帝的旨意虔诚生活、辛勤工作的大多数人……林肯总统所说的政府也不是由暴民和暴力统治的政府，就如同一个世纪之前的法国一样，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样推翻一个独裁统治但却不动摇社会和人性的善良根基；这个政府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今天那些使用爆炸手段在人民之中制造恐慌和混乱的毫无责任感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所倡导的政府。

林肯总统所指的政府是：一个人民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享受自由的，通过议会和议员而行使人民主权的，尊重社会上少数特殊团体的、能够抑制自身无常变化和贪婪欲望的，在每个方面都保证良心和道德存在的，被一种伟大信念所指引、向着共同繁荣和稳定的同一目标而奋勇前行的政府。

在由所有人民组成的政治人格化的组织中，我们自己的州都是这个组织中的一部分。正如二十六年前，来自不同州的英雄们屹立在葛底斯堡战役的田野、公路、山坡、山冈和山峰上，他们是人民最伟大的保护者，无论他们是战斗在那场伟大战役的第一天、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无论他们当时处在右边的阵地，突然被两股敌人包围，被像巨大的剪刀刀锋掐住，然后被剪断，还是他们位于左面的阵地，被敌人一阵难以平息的进攻旋风击退，还是他们位于阵地的中央，被绝望、痛苦和恐惧猛烈撞击着，他们都是人民最伟大的保护者。

不管我们的阵地在哪里，来自缅因州战士们的枪声就会在哪里打响，缅因州的旗帜就会在哪里飘扬。当漫长的、激烈、残酷的战斗结束后，在战争中赢得了光荣的战士们，他们之中的很多也牺牲在这里，并被埋在了他们倒下的土地中。一个伟大的名字：缅因州，将在葛底斯堡的山峦和河岸间久久回荡，从骑兵麦田到野狼山冈、从卡尔普小山冈到神学院山脊、从公墓小山冈到桃树果园、从小麦田到魔鬼山坳、从小圆顶山的山峰到大圆顶山的悬崖，缅因州，这个用高贵者的鲜血铸就的名字将永远响彻在葛底斯堡的上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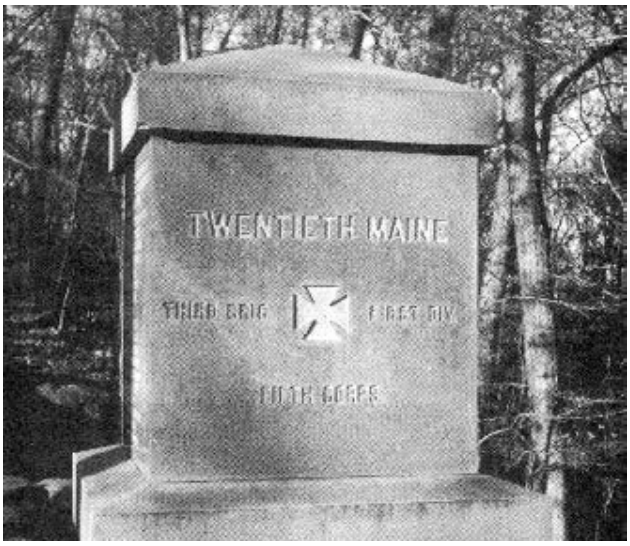
现在，你们把英雄们的遗体埋葬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中。在他们的墓碑上，你们刻上了他们的名字，并用饱含着各州悲伤和哀悼的花环将这些烈士的坟墓环绕。你们把他们安葬在这片土地上，这片他们至死都在保卫的土地上。在这里，他们将永远保留下来；他们其实不是被安葬在这里，他们在这里获得了新生，他们的身体融入了这片土地，这片因为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而变成了光荣、伟大和神圣的土地。

风霜雪雨所引起的化学变化，在生死循环的四季轮回中覆盖在这些墓地上的泥土，这些都不能够将烈士们已经深深流入并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的生命之血和这片因此而变得神圣的土地分割开来。

今后，太阳滚滚升起，这片山林将被晨光照射得光辉灿烂；傍晚时分，太阳依依不舍告别白天的徘徊，天边的晚霞变成略带奇怪的深红色——这些美丽迷人的晚霞将天空和大地映照得绚烂无比，但它们既不属于天空，也不属于大地，这些似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晚霞只属于长眠在天地之间的这些勇士。

但是，这些纪念碑并不是仅仅为了纪念这些逝者。死亡，是每个人都要予以神圣而庄严接受的属于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命的核心意

义在于为他人服务。这些事实、这些真理，正是这些纪念碑所要缅怀和纪念的。在这些纪念碑的中央，矗立着缅因州高贵伟大的男子汉气概，坚定顽强，在为民服务的高贵事业中，它毫无胆怯，勇往直前，直到最深、直到最高。



缅因州（志愿兵）第二十步兵团纪念碑，位于小圆顶山西坡，其正面刻有第五军第一师第三旅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的番号，正中刻有第五军的徽章——马耳他十字架。

那些在这里倒下的人；那些在之前已经倒下或者在将来要倒下的人；那些还在徘徊，尽管犹豫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但终究要跟随这些人脚步的人；所有这些人集合成一个伟大的团队，这个团队中每个人都光辉灿烂；他们的前额上都永远铭刻着在缅因州盾形徽章顶端闪闪发光的那颗北极星；星光灿烂的他们就像银河中的星系一般，光彩夺目。

在伟大的行为中包含着一些东西，在伟大的战场中保留着一些东西。外在的形式不断地改变和飞逝，但是伟大的灵魂却始终停留在那里，不会消亡，并按照灵魂看到的理想之地，将这块土地神圣化。

那些来自遥远的地方的、虔诚恭敬的男人和女人，那些并不认识我们同时我们也不认识的后代，他们热切地希望了解是哪些人，为了他们

的幸福而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而成就了这么大的伟业。他们来到这片不朽的战场上，来思考，来梦想。看啊！烈士们的光影将他们紧紧包裹在怀中，并将梦想的力量注入他们的灵魂。

这就是为民服务回报给我们的伟大奖赏。在别人的生命中，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延续和延伸。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神秘、最伟大之处：将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奉献给一个如此高贵的事业，这样我们将死而复生，并因此永恒。

---

[1]Maine Memorial

[2]张伯伦将军所指的那一天，即1863年7月2日，是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二天。在这天，张伯伦上校率领的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经受住了严峻的生死考验。

[3]1889年，恰逢美国1789年联邦宪法诞生100周年纪念。

[4]原文为“The war between the States”。在这里，我将State翻译为“国家”，而不是“州”，是想突出这些州拥有类似于国家主权的概念。

[5]这里的国家指的是联邦。

[6]张伯伦将军所指的“它们”，就是脱离联邦发动叛乱的南方邦联州。

[7]从东向西，分别为康涅狄格河、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科罗拉多河。

[8]1863年7月1-3日的葛底斯堡战役。

[9]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中，树立了包括缅因州在内的参加过这场战役的很多北方其他州的纪念碑，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纪念碑。

[10]Co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11]即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12]The Principle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13]The Separation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of Government—Legislative，Executive and Judicial

[14]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德国完胜，正式标志着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德意志民族崛起成为一等强国。

[15]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System

[16]以实玛利人：源自《圣经》，喻被社会遗弃，不被理解和爱戴的少数人。

[17]指林肯总统。林肯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位殉职的总统。

[18]1863年11月19日，林肯总统参加了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的揭幕仪式。

[19]该演讲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著名、最为简练的政治演讲，全文不到二百六十个单词，被刻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林肯总统纪念堂的右墙上。

第四章

在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仪式上的演讲

（1909年2月12日，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市）

1865年4月14日晚，林肯总统被约翰·威尔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在首都华盛顿的福特剧院（Ford Theatre）刺杀。林肯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殉职（Martyred President）的总统，也是第二位在任职时去世的总统。

四十四年后的1909年2月12日，美国迎来了林肯总统诞辰百年的日子。在这天，美国全国各地，包括曾经误解和仇恨林肯总统的美国南方都举行了浓重的纪念仪式，来缅怀这位伟大总统。四十四年后，美国内战的硝烟已经消散，战场上激昂的厮杀声、惨烈的呼喊声、绝望的祈求声都已经逐渐远去。美国用六十万无辜青年的生命和鲜血洗涤了奴隶制的罪孽，从内战的血祭中获得了新生，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中，快速崛起。在20世纪初，成为与欧洲传统强国并驾齐驱的新兴强国。四十四年后，美国人民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林肯总统的伟大，正是林肯总统拯救了已经分裂的联邦，也正是林肯总统将1776年《独立宣言》

所宣示的“人人生而平等”，这个美国的立国之魂真正带到了美国。为此，林肯总统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为代价。所以，在历次美国最伟大总统的排名调查中，只有林肯总统曾经超越过美国国父华盛顿排名第一，并且林肯总统一直排名在伟大总统的前三位之中。

作为著名的演讲家，张伯伦将军在战后经常受邀，发表了很多对美国内战、美国精神、美国思想有着精辟论述和深刻反思的演讲。1909年2月12日，他受邀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自由厅（Liberty Hall）发表了纪念林肯总统诞辰一百年的演讲。

当时已经八十一岁高龄的张伯伦老将军白发苍苍，满身伤痕，满身勋章，但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依然传递着坚强和勇敢、同情和宽容。

张伯伦将军在美国内战中作为前线指挥官并没有机会和林肯总统接触。但在1862年12月，林肯总统视察军营的时候，他远远地目睹过林肯总统的伟岸和崇高。同时张伯伦在彼得斯堡战役中严重负伤后，被格兰特将军战地荣誉提升为准将，也得到了林肯总统的批准。可以说，张伯伦将军对于林肯总统，尽管没有正式的接触，但却充满了私人的感情。

在这篇演讲中，张伯伦说道：

晚年的张伯伦将军，一身戎装，满身勋章。虽满身伤痕，却依然目光坚定，意志顽强。

（林肯总统）他的宽厚仁慈深深打动了同样具有骑士精神的南方同胞的心弦。现在，所有南方人民都向林肯总统致以深深的敬意……当代的敌视逐渐褪去，偏见和误解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而消散……地平线在扩大，影像逐渐清晰。每一片土地，年复一年，甚至经过无数个世纪后，当人民感受到他的恩泽的同时，也终于认识了这位伟大的施恩者……所以，我们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去，来确认和讴歌亚伯拉罕·林肯的历史地位。

的确，正如1865年4月15日，当林肯总统停止呼吸的时候，守候在他身边的美国国防部长（Secretary of War）爱德华·斯坦顿（Edward Stanton）说的一样："现在他属于了历史，他成为了不朽。"（Now he

belongs to the Ages.）

毫无疑问，美国人民会永远纪念、感谢、研究和效仿伟大的林肯总统，正如美国国家广场上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中林肯坐像背面墙上镌刻的铭文所昭示的一样：

在这个圣殿中

就像在人民的心中，

为了人民，他拯救了联邦，

对亚伯拉罕·林肯的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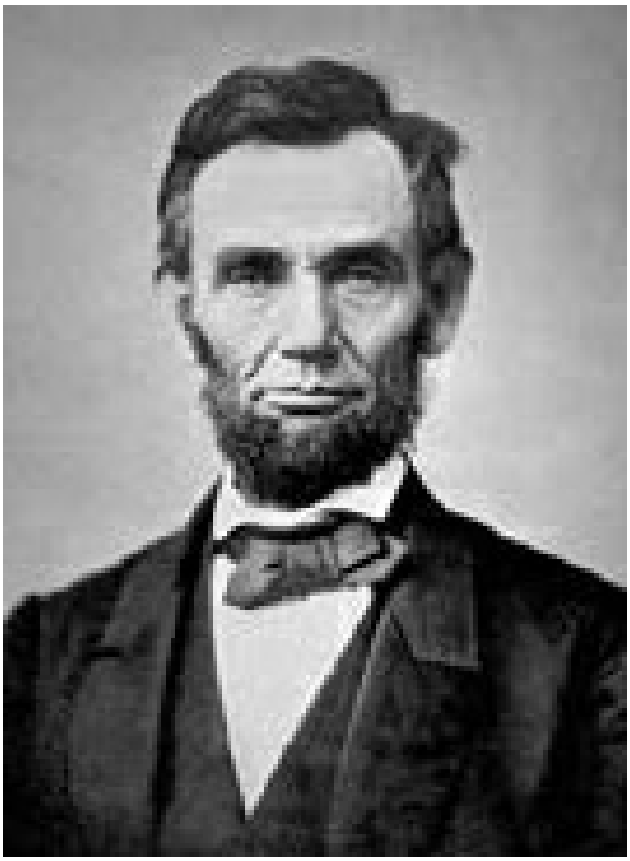
永远被奉为神圣。[1]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伟人往往诞生于危难时刻，即所谓乱世出英雄。纵观天下历史，之所以称为伟人，是因为这种伟大可谓凤毛麟角。这种伟大既不是指他们有什么强烈的自我意识，也不是指他们比别人更多拥有什么，而是指用超凡的行动力来处理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达到更高的境界——权力为民众所有、所用、所享。这是一种宽宏大气的展现。在大多人的潜意识中认同在困境中抓住机会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并为自己服务是一种伟大；统治者和征服者之所以被称为伟大是因为他们能奴役和支配数量庞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或者主宰世间芸芸众生的生死存亡。

但是真正的伟大不在于自身的成就，而在于一种愿意为了人类的进步而进行自己最大努力的一种人生态度。这种为人类造福而舍弃小我的行为堪称真正的高贵和伟大。

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不是自我主义者，而是拯救者。拯救弱者，挽回错误，扭转危机。他们将痛苦和牺牲留给自己，他们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和平与安宁，更是人类对自身认知的升华。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为人类寻找真理的伟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最能让人们记住和推崇的是这些典型的英雄人物及他们的伟业。

当人们盲目地、过激地希望将追求的力量和真理变为现实时，反而会导致一些危机的产生。这时常常就会出现一些有智慧的领袖，他们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为了实现更高目标而约束自我的克己精神。他们往往就能够领导着人们走出这样的危机。林肯总统从一开始就在塑造这些基本的力量和精神，但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按照它们在世界中应有的位置来塑造。历史上因为缺少像林肯总统这样的人，人类人权的进程多次停滞——这是伟大努力的浪费和无谓的牺牲，使得良好时机与人类擦肩而过。



亚伯拉罕·林肯（1809年2月9日至1865年4月15日），美国第16任总统。

曾经有很多巨大的危险和严重的纷争降临在我们的国家，这些危险和纷争不能用语言和比喻来描述。自然灾害以及由于人们的不满所造成的破坏和灾难不仅仅导致有限物资的严重损失，还导致不计其数的精神伤害；更有危机企图将这个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四分五裂地疯狂颠覆。这样的危机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和严重的。当人们的愤怒难以控制，当制约各方势力的契约土崩瓦解，那些曾经保护着世界整体性和秩序性的力量变得矛盾冲突、针锋相对的时候，一个平衡的格局就被破坏。这样的危机超越了法律的能够调节的矛盾和关系的范围，超越了利益的冲突和原则的抵触，它将导致人类与人类之间的战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

从历史来看，人类并不是随时都充满智慧。神圣公约、公民代表大

会与达成的妥协和解都时常失败。相互不和谐，彼此充满憎恨被不合适地夸大了。在这些负面情绪影响下，记忆中的友谊纽带、爱国情怀和宗教信仰都慢慢消失了。试想由一群最有智慧的人，法律、医学和神学专家以及十二使徒来推选一个领袖并决定这个领袖需要拥有什么样的品性，他们也可能无法完成这个推选或者他们根本就找不出这样的人。

因此，可以说在危机时刻出现的他[2]是上帝的神意。这样的一个神秘到来的拯救者，他既是仆人也是主人，他是法律的跟随者也是领导者。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很快挑起人们期望的重担。亚伯拉罕·林肯从一个贫穷的无名小卒，走过了连自己都不能够完全理解的一条人生道路，然后悄然到达了权力的中心。

他并不是传统的世袭贵族，也不是经过同时代朋友的推荐，而是受到命运的驱使。他的到来是因为他被选中，他被选中是因为他是唯一的选择。至高无上的选择者告诉他："你要坚强勇敢，你要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起前进，并带领他们来到我曾经给他们的祖先许诺的这片土地，同时你要让他们世代继承这片土地。"[3]

他挑起了这副很多人都无法负担的重担，因为他已经很强大。弱小的人不可能受到这样的召唤。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拯救者，成熟冷静，有勇气和敏锐的直觉，他带着一颗感化所有人的心。他的理智和正直来自他所拥有的潜在的伟大力量。他还有一种宽宏的气度，比起自己的需要，他将其他人的利益置于首位。他拥有更大责任心，勇于担当。这些所有品性组成了他的智慧、善心和毅力。他用敏锐的眼光审视所有的情况，既能够深入系统地思考，又能抓住细节同时把握大局。他不仅仅能看到人类的本质，更能看到人们的潜质。坚毅和强大的意志力让他能够从容应对来自各方的危

险，同时坚守自己的立场，不轻易屈服于他人，更能经受住诱惑。他愿意去解决问题，忍受痛苦，他的耐心令人感叹。

他有着执着的信念去完成他的使命。他希望改变现有的政策，使国家的发展重回正轨。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始终坚信自己制定的蓝图。尽管经历了很多失败和困难，他始终牢记自己的誓言，坚持不懈地沿着这个蓝图和这条道路前进。这样的坚毅和他的智慧及敏锐的洞察力相得益彰，这造就了林肯总统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伟人。或许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伟人更加出色。

林肯总统并非军旅出身，对于军事方面的经验和经历都很欠缺。但这些并不妨碍作为优秀律师的林肯总统快速学习和掌握军事技能，并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战略家。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涉及陆地和海洋的暴乱中，不能将他看成是和平年代的行政统帅，而应该视为在战时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代表，他是陆军和海军的最高统帅。他的第二个称号：可以掌握战争力量的总统。

林肯面对的局势是史无前例的，无论是在规模、复杂程度，还是影响方面。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要战胜战场上的敌对武装力量，镇压暴乱，重新找回美利坚合众国联邦的权威和荣耀，同时又要保护所有美国人民。

但这些问题都互相牵制着，并没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相互交错的利益关系，仇恨和令人困惑的动机使得这些问题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解决，更加难以保障美国的统一和人民的自由。

当时很多局势的发展是当时的力量无法控制的，也是连最有远见的人都无法预测的。需要考虑的不仅有战场上的胜负，还有这场战争的影

响，人民将来的生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国家之间的利益，还有最重要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问题。

林肯总统既是战场上的统帅，又是政治上的领袖。但他在战争艺术和行政管理上的经验和经历都有欠缺，所以他有大量的知识需要学习。他确实也愿意去学习。但这种事情也不能操之过急。在一些问题上，他主要靠着自己的信仰、内心的追求和目标来作出决断。他并不需要为这样的决断感到担心和害怕。尽管可能有杀手埋伏在他前往办公地点的路途中，尽管可能有人策划扰乱选举的计票和结果，但他都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去面对首都的这些困境和威胁。

有人认为林肯选择内阁成员的方式新奇，带有一定危险性。但这正展示出他的爱国情怀和独立自主的勇气。他没有寻找和他有着相同认知并能形成一个固定团体的人。相反他邀请对立面的竞争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加入内阁。这些人甚至包括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名流。人们从不期望能够在一个由苏厄德、蔡斯、卡梅伦、韦尔斯、贝茨、布莱尔、史密斯和后来的斯坦顿所组成的内阁中轻易达成一致。不用怀疑，这些人最开始并不看好林肯总统。但是最后，林肯总统改变了他们所有人的看法，也让他们产生了敬畏。他坚持走了下去。

林肯总统在军事方面遇到了更多的困难。那些在政治上受到欢迎的理论，在军事上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效果。这当然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经过很多次尝试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不幸的是人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找到林肯总统这样一个拥有军人头脑、眼光和体格的政治领袖来领导他们。

在这些与他一同作战的将军中存在着一种冗余、不和谐的氛围。林肯总统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必须改变这样的现状。他是一个负责任的

指挥官，同时他更是一个建议者。尽管有些人允诺互相帮助，出谋划策，但他们并没有从中获益。在直面交流中，林肯总统犀利的反驳常常带有一丝贴切但出人意料的幽默和风趣。这样的反驳常常一语点醒梦中人，同时又能引发其他人的大笑。这样既尊重了所有人，又达到了设计的效果。这样永远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当然，在人们欣赏林肯总统的同时，林肯总统的周围也聚集了一帮虎视眈眈的对手和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他需要处理好与内阁、国会、各委员会、外交家和形形色色的大众人士的关系，更令他担心的还有战场上的敌人。

激动且不动脑子的人们将战场的缓慢进展归咎于他。同时，社会上流人士和众多报纸向他施压，希望他早日能够解放那些奴隶。“攻入里士满”的呼声直接促使了游行活动并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隐藏在首都的叛徒，在明处和暗处的敌人和莽撞的评论家更使得当时的困境雪上加霜。每当人们想到林肯总统曾面对这些艰难的处境，就会不禁感叹他伟人般执着追求的毅力，同时也为他带有悲剧色彩的去世而感到惋惜。

但是他注定会成为伟人，这就是他的命运。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内战时期困扰着总统的一些日益显著的矛盾以及复杂的外界形势。最初，这次叛乱可以看作是一次国内的暴动。本应当用各种法律和协议来处理这样一个事件。但是现实中的法律和协议效力却不尽如人意。法律作为一种策略手段，随着事态的严重程度而发生变化。当整个叛乱越演越烈，社会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总统就有必要改变他的策略并且证明这些策略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派出大量的武装巡洋舰攻击和掠夺商业船只，这是美国南部邦联做

出的第一个类似于战争的行为。这些行为是由那些受到南部邦联政府授权的“海盗”来执行的。我们不会认为这些“海盗”是叛乱中的一员，因为他们只是在公海上进行着这样的勾当。我们也不会将他们与真正的海盗相提并论，毕竟他们还只是内部的敌人。他们并不符合国际法中对海盗的定义——“全人类的公敌”。所以，我们不能绞死那些已经被拘捕的“海盗”船员，而只能将他们作为战俘进行交换。

在我们眼中，这些叛乱武装力量也不是一群简单的暴民。他们的装备、目的和所呈现出来的形式已经让我们不得不用战争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次的叛乱。我们也希望用战争法来对待这样一群人。我们决不会承认南部邦联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一个合法的党派而存在。

与此同时，总统先生对南部的港口进行了封锁。这是国际上更加通行的做法，也更为人所知。这次的叛乱不仅规模空前巨大，它也在我们国家的陆地和海洋上同时对我们公共法律和人权进行着冲击。这直接导致了我们不得不用战时法律来约束我们强大的对手。但是战时法律理应用于交战双方，一般是互相敌对的两国之间，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之间。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也使总统先生感到为难。

当事态发展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其他国家的利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他国家的参与和干涉带来了更多的痛苦经历。我现在希望各位试图去理解这些外国所施加的压力和导致的困难。这也是林肯总统一生中最艰难和最痛苦的一段生活。林肯总统需要面对一些在历史上和民族上与我们接近的国家和政府的不友好的举动和干预，虽然这些国家从根本上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

英国和法国政府并没有遵循国家关系中的通常做法。他们抓住最早的机会宣布他们中立，并且试图让这些叛乱分子的武装斗争合法化。他

们忽略了这些人作为叛乱分子的身份，公然试图承认南部邦联。尽管我们的政府不断告知在这样的一次国内事务中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英国政府依然尝试着进行这样的活动。

这些来自英国和法国，以及后来一些国家的认可让南部邦联的巡洋舰有了更多在公海和外国港口活动的权利。这也使得南部邦联在当时的世界有了一定的地位。

让我们用一个经典例子来展现林肯总统过人的智慧和意志力。当海军威尔克斯上尉从一艘公海上的英国蒸汽船上扣押了南部邦联派往英国和法国的外交人员曼森和斯莱德尔先生[4]，并将他们送往波士顿关押。海军部长亲自祝贺了威尔克斯上尉，众议院同时也带来了国会的感谢。但这样的行为使得英国和法国政府十分不满。拉塞尔勋爵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道歉，并且立即释放曼森和斯莱德尔。他还要求将威尔克斯上尉从海军中开除。同时，英国方面还集结了在加拿大的军队向我们政府施压。面对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局面，林肯总统的处理方法既消除了英国政府的不满，又保全了国家的颜面。

在多年的内战中，英国一直允许南部邦联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建造和停泊军舰，并希望借我国内战的机会从中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英国政府无视我国多次的抗议和游行。直到战争结束，我们就由此而造成的损失与英国政府进行过商讨。国际仲裁委员会责令英国政府赔偿最低限额——一千五百万美元。试想如果当时英国做出了相反的举动，我们可能就需要为这场战争的损失自行承担责任了。但英国政府或许会对发生在它的附属地上叛乱军队的军舰在公海上调查英国本国的贸易船只而感到惊讶和震怒。

但是，英国和法国最多就是在保持中立态度上表现出犹豫和敷衍。

它们并不真诚地期望一个好的结局。他们只是非常急切地找到一个借口来承认南部邦联的独立性。

我们都十分相信葛底斯堡战役在内战中是注定会发生的。这场不朽的战役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假如当时李将军的军队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那么英国和法国一定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来承认南部邦联的独立。英国和法国给予南部邦联这样的认可和帮助将会使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你可能会相信这种理念：超人般的快速行军和惨烈伟大的战斗使葛底斯堡战役充满了不朽的荣誉。它带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归属感。这场战役升华了一般战争的意义。我们的军队不仅在陆地上与敌人进行战斗，同时也在精神层面上和对手较量，和邪恶力量在斗争。

在另一方面，法兰西皇帝[5]攻占墨西哥也给林肯总统带来了一些忧虑。在众多令人烦恼的方案中，法兰西皇帝派遣法国军队进入墨西哥并建立帝制，同时选举一位奥地利大公为墨西哥皇帝。这可能是我国和法国关系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除了对美国直接的影响外，在美国的南部边境建立这样一个有敌意的君主制邻国，法兰西皇帝有他长远的考虑，即妄图重新获得《路易斯安那购买协议》[6]中出卖给我国的土地和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内下游各州的重新控制。法兰西皇帝在他以法国名义给南部邦联的建议中严重高估了自己。他放弃得克萨斯州的建议激怒了南部邦联并使他失去了主动权。尽管林肯总统不断告诫他，但他仍然让自己的军队在墨西哥作战，并让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作为墨西哥地傀儡皇帝。

有些人可能会记得在波托马克军团被解散之际，一些部队被神秘地保留了下来。这个由退伍军人组成的部队主要目的是秘密地跟随谢里登将军前往墨西哥并协助法兰西皇帝将军队撤出墨西哥。不过由于谢里登将军的个人侦察和国务卿苏厄德的强硬外交手段，使我们并没有能够前

往墨西哥。当法国军队随法兰西皇帝离开墨西哥后，给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和可怜的卡洛塔留下了一个恐惧的命运。

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法兰西皇帝用武力途径强行获得了在路易斯安那的立足之地，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或者是双方，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够拿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这关系到美国在大西洋一半的贸易量。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林肯总统使用战时法律处理这样一个国内叛乱时所感到的尴尬。当他不得不调遣军队参与作战，无形中就将一些军用法令代替了民事部门的职能。在道义上讲，战争和法律是相冲突的。但是在某些场合下，他们的确又是相辅相成的。战争是用来捍卫法律的，而法律又用来约束战争中一些特定行为。一次武装叛乱其实可以被称作一次战争，因为它所带来的后果与战争旗鼓相当。我们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战争时期的军队最基本的职能之一就是帮助这些民事部门继续履行其职责。军队中有很严明的纪律，这些纪律用来约束军队的各方面行为，同时这些纪律又是民事部门制定的。例如戒严令，作为一个被用在平民百姓上的纪律，完全是凭指挥官的意志。所以战争时期很多必要的行为在和平时期都是不合法的。但是在战时却被人们认可和接受，因为这些行为符合战时的需要和生活的法则。

我想我不应该一一列举战时法令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战时法令明确指出这些叛乱的州和社会团体将不享有任何权利。这样的做法并不是站在这些叛乱者的出发点上制定的，而是从自由州、仍然选择留在联邦的蓄奴州，甚至从人性的角度来进行考虑的。

很多战时法令所带来的特权都为人们所熟知，比如因为特殊情况或者出于怜悯的停战、战俘的互相交换以及双方共同保证医院和民用住宅

的安全（豁免权）等等。但是当人们考虑这些法令更广义的效力时，上述的特权都带有一些相应的、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样的战时法令给予人们权力去摧毁敌人的各种设施，没收敌人的财产，去雇佣或者释放地方的奴隶以及追捕敌人，同时生活在被占领地区的人们将会失去一些基本的生活权利和政治权力。

这样的结果已经足够唤起人们的一些良知。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内动荡和动乱中，当这些叛乱之徒企图取得独立而被他们的同胞拒绝和否定的时候，怎样来实施这样的战时法令，并说服无法在两派之间达成一个共识的人们，在没有共同秩序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对智慧和策略的极度考验。毕竟将这样的一个战时法令强加在自己的同胞公民身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现实中其他与战争、与和平无关的问题也困扰着林肯总统。他需要决定一些史无前例的事。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需要将之与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结合考量。而他自己也有着对宪法的独到理解。他曾鼓励和催促国会和最高法院就这些问题在战后进行数年的探讨。

但他并没有将这些当作他的政绩。当经历了多年的、艰难的、令人沮丧的政治生涯后，林肯在1864年的总统选举前写下了一句自嘲的话：我认为我没有控制住种种事件，我承认反而是这些事件控制了我。[7]或许我们能够对此有更好的理解。这些事件编织成一张网，将林肯总统包裹在其中。我们知道面对来自各方势力施加压力的烦心，我们知道林肯总统坚毅地指明了我们的方向，我们也知道这条路让我们取得了完美的胜利。在我们眼中，林肯总统就置身于这些旋涡中心，淡定从容地面对每一事件，同时尽力推动这些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

他感到被自己的责任所蕴含的权力支撑着，就如同是古罗马的执政

官一样，“警惕着，绝不让共和国受到任何的伤害和危险”。拯救人民就是最高的法律。[8]这就是他的工作，就是他所要努力去达到的最终目标。当然宪法是赋予了总统这个职责，尽管没有明确写出来。

我们可以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9]作为一个例子。我清楚地记得军队中的大部分高级军官虽然不敢讲出来，但在心里并不赞成这样的一个宣言。他们认为林肯总统没有这样的权力来宣读它，更没有这样的力量来执行它。而他们没有理解到宪法和战时法令在这其中的影响。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更专业的学习来了解宪法和战时法令等知识。确实，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生活中的习惯性思维和想法大都只适用于和平年代，我们还没有把战争因素考虑进来。

所以，我们的国会在叛乱爆发之前竭力阻止矛盾冲突升级为战争，并试图保全这个联邦。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联邦政府和自由州都没有权力立法或者干涉联邦中蓄奴州的奴隶问题[10]。这项决议更像是在胁迫下达成的，而非从宪法中衍生出来的。国会议员们并没有意识到战争所能带来的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力量和影响。

林肯总统也经历了一个逐渐领悟的过程。他在就职典礼上公开表示他没有打算干涉蓄奴州的奴隶问题。他说，“我相信自己没有那样的权力，同时也没有那样的愿望”。那时的他是从一个和平年代的角度来考量这个问题的。他在大规模的战争中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危害。但他还是犹豫是否要使用这样的事实来支持自己。正如他后来讲道：“我的目的是拯救联邦。如果废除奴隶制能够拯救联邦，我就会废除奴隶制。如果必须保留奴隶制才能够拯救联邦，我也会继续保留。”[11]

当战争时期总统的权力逐渐突显出来后，这些权力显然超乎林肯总

统之前的想象。在高等法院，他像是与上帝达成了盟约，如果在安提塔姆战役发生任何恶劣的事件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存亡，他将直接在爆发叛乱的南方各州废除奴隶制。其实这样的想法并不新鲜。战时法令给予领导人权力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来阻断敌人所能得到的帮助。林肯总统手下两位将军在他们的军事管辖区也宣布给予所有奴隶以自由。但林肯总统却在第一时间训斥了他们，并要求他们收回发出的上述宣言。这样的行动，这样勇敢的、这样触及本质的、这样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行动不是一个下属应该做的。林肯总统保持了作为领导者的权力。作为陆海军总司令的他更希望保留这样的行动，直到最后时刻。

这不是因为理由不充分，也不是因为害怕做出表率。林肯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等待人们充分认识到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和巨大的代价。而后到这个时候，废除奴隶制就会被更多的人认为是一种妥协，一种让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所必须走出的一步。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奴隶制是发动战争的原因，而是因为战争的发动在于保护这样的一个制度，并且已经威胁到了人们的生活和生命以及永不分割的联邦的存在。因此，他定下奴隶将被释放的条件和时间。所以当这个时间到来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布就显得理所应当。于是有了这样的结局：

“我真诚地相信这个举动是一个正义的举动，合于宪法的规定，根据军事的需要。我祈求人类的慎重判断和万能上帝的恩典。”

我们发现这个《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是建立在公正和永恒的公义法律、政治权利、宪法的保障以及军事需要上的，目的是为了拯救联邦和人民，求得人类的认同和上帝的恩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林肯总统站在这些奴隶的立场发出这样的宣言，为了他们的自由而发出这样的宣言。这就像是上帝的意志

在林肯总统的世界中体现出来。

这是战时法令的产物，也是对那些奴隶主的申诉。林肯总统用宪法赋予他的权力捍卫了人民的权利，同时也发现了不仅仅是军事纪律，绝对权力以及戒严法令都是宪法蕴含的一部分，也是这片陆地至高无上法律的一部分。如果那些南部邦联的领导们不盲目自大地贸然发动这场战争，并预见到这样的后果，他们一定会感到犹豫以至于在这之后的任何人，如果企图挑战针对国家所信奉的基本真理并在付诸行动前，他们都必须三思而后行。

这是一个林肯总统上台时就存在的国内矛盾，一个广泛而严重的矛盾。林肯总统及时处理了这个问题，从而拯救了联邦和它的人民，不仅仅我们自己觉得这种拯救是值得的，整个世界也是这样认为的。

林肯总统十分同情年轻的士兵，他总是很温和对待他们以及他们的母亲。他用一些较为严厉的处罚来代替死刑。他这种人性关怀和善良的同情心逐渐对一些军队纪律产生了影响。林肯总统在战争时期积累的所有人生经验和教训都体现在了非常著名的《第100号通令》[12]。这个通令于1863年在军队中发布。这是在对过去战争条令进行讨论和修改后，更新的通令。它认同严格训练和严肃纪律的重要性，但同时它比以前的条令更加人性化。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样的法令，在今天被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一字不差地借用。它也是今天文明世界中国际法的一部分。

美国在当今整个世界上的地位并不是由它的舰队和军队建立起来的，而是由于它自信地追求自由、真理和荣誉。它的理想和目标就是和平与自由。它就是整个人类的希望。这也正是美国在当今文明社会能够站出来帮助那些被压迫的人，为战乱的国家带来和平的原因。试问谁能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林肯在其中扮演了怎么重要的角色？我们无人能

够准确评价他的丰功伟绩。

在军队，林肯总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我们常常有机会能够在战地军营中看到他。有时他前来参加战地指挥官的军事会议。这样他就能够亲身体会到战场和战士们的感受，而不是通过一些正式或非正式报告的形式。他也时常会参加一些内阁会议或是国会讨论会，或是接见其他国家的部长并接受他们一些建议。

在一场大战或者是灾难之后，我们一定能够看到林肯总统的身影。他一边缓缓地走过营地，一边左右巡视着。他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人，身材和外貌并不普通。由于多年来艰难寻求真理，他看起来很坚毅，但也很热情。一双深沉的眼睛仿佛能够看穿一切。这是一种内在气质的展现。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如同音乐般，他用词十分恰当准确。

我很少看到有画像或者雕塑能够入神地展现林肯总统。这群漫画家们出于不同的目的或者根据更高的指示，塑造了一些很不准确的形象。不幸的是，这样的形象却持续了很长时间。林肯总统人格中最为伟大的品格是无法通过雕塑或者画像这样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

有时人们会认为林肯总统行为中的严肃和适度是一种笨拙。但这些是来自他的一种内敛的尊严。那种带着高高礼帽、身高接近七英尺的形象主要是被用来放在马背上出现在游行典礼中，以此让人们敬畏他的那种气概。在与熟识的人交往过程中，他显得很绅士，也很友善。他总能用一些幽默的语言融入其他人。面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他所提出的贴切类比和故事总是一语中的，常常就结束了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辩。虽然有时他的观点会与一些有冒险精神的人提出的观点相对，但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调皮，从而缓解了这样一个针锋相对的局面。

我们非常清楚，尽管他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在缓解和处理压力方面很出色。他总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这让我们感到很欣慰。他从来都希望看到整个军队像一个整体而不是一盘散沙。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东西，拥有了一股新的力量，超越了每个组成整体的单独个体的力量总和。于是在军队进行了严格训练后，军方受命组织一个完整的阅兵式。林肯总统缓慢地骑马穿行在队伍之间，审视着他能看到的一切。他仔细查看每一匹战马，因为能够通过战马来窥见一些主人的风采和品性。我们可以看到他疲惫的神色，感受到他肩上所承担的重担。他肩负着拯救联邦的重任。但我们都知道他已经尽了他的全力。他看到了我们的勇气、坚定、忠诚、信仰和不断的牺牲，我们也看到了林肯总统为此所做出的巨大牺牲。我们从心里深切地同情他，并表达出我们最大的怜悯和遗憾。

有一天我们收到了邀请，但却不是林肯总统的任命邀请。那一天是让我们感到惋惜、遗憾和悲痛的一天。那时李将军的叛军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所有的军事行动和艰苦付出也得到了胜利的回报。那个让我们烦恼已久的、顽固的南方邦联已经瓦解，那些曾让我们伤亡惨重的军队如今也向我们投降了，那些曾经给予士兵们勇气的军旗也被永远卷收起来并封存，那些为了自我生存与敌人进行战斗的士兵也回到家乡并重新在废弃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

我们离开阿波马托克斯大约两天。就在我们还在心中对刚刚到来的胜利感到愉悦和骄傲的时候，一个满身泥浆和斑点、气喘吁吁的信使给我递上电报。

没有任何时候能够比此时更让人感到黑暗与悲伤。“总统被刺杀身亡。首都处在深深的危险阴谋之中！”

此时怎能让人们知道这个消息！试问有谁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怒火和复仇的冲动。人们是会摧毁剩余南部邦联的残余部队和象征，或是冲入华盛顿向那些阴谋筹划者复仇？在这之后，我们在前行和露营中都有大量的卫兵保护着，防止发生更多的意外。

两天之后，从国防部传来命令，当葬礼在首都举行时，我们必须停止前进。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他最后离去前见到他呢？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参加他的葬礼呢？

于是，退伍军人召集了一次集会来缅怀他们的总统。很多从阿波马托克斯匆忙赶来的退伍军人回忆着当年的英雄事迹和对总统难以抑制和永不磨灭的爱。他们集合在一片开阔的广场上。每一个团前面都摆放着略微破烂的军旗，而部队则整齐地排列在后面。指挥官的剑柄都被黑纱缠绕着，指挥官则站在一个平台上。代表师团荣誉的U形纹章盾牌也被悬挂在平台上。师级指挥官[13]主持了这次集会，而随军牧师则站在他的旁边。枪鸣声不断冲击着我们悲伤的心灵，让我们不断回忆着过去的故事。在德国民谣哀怨的曲调下，著名的《俄罗斯赞歌》[14]响起，营地上的数门加农炮齐发，射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

“令一切胆战和敬畏的上帝，您巍然下令，

雷声就是您的号角，闪电就是您的宝剑！”[15]

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声音随着哀愁的韵律仿佛让我们坦然接受了生或死所带来的一切。

在指挥官简短的讲话之后，随军牧师用他那煽情雄辩的演讲营造出了一个虽然严肃悲伤，但却庄重朴实，更值得纪念同时又让人记忆犹新

的追悼会。

这些久经沙场，即使面对死亡都不畏惧的将士现在却泪流满面，情不自禁，整个营地被一片痛哭声淹没。最后指挥官不得不阻止了这个充满激情的演讲家，因为这些参加追悼会的将士都难以忍受当时的痛苦和无限怀念的折磨。我希望在此重复一遍，没有人能忍受这样巨大悲痛的折磨。

他的悼词扣人心弦，他引用《新约·马克福音书》有关施洗者约翰就义的故事，说道："根据她母亲的指令，她说，'把施洗约翰的头给我，放到这盘子上。'"[16]

在这之后，他就转到林肯总统。他说，林肯总统廉洁公正，追求真理，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对美国人民的爱和美国人民对他的爱，那种同甘共苦的兄弟情义，那种慈父对爱子的疼爱之情，将他与美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卑鄙肮脏的小人却在他传播怜悯、为民行善的时候袭击了他。这个导致袭击的仇恨不仅仅伤害了林肯总统个人的性命，也伤害到了每个美国人，因为他们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你们怎么能忍受这样的亵渎？"随军牧师哭着说道，"你们应该将这些人永远赶出这片土地，放逐他们，让他们经历永久不息的燃烧！"将士们的脸色时而因为激动而泛红，时而又惨白，同时他们的身体在战抖。我看到他们神情严肃，带着极大的愤怒，潜意识下，他们习惯性地抓住了各自的滑膛枪，但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让我感到手足无措，担心这些愤怒的火焰将要燃烧起来，导致一些意外。我抓住牧师的手，他带着有些惊讶停下了他的演讲。"伊根神父，你绝对不能够停下来。但你需要将他们的情绪引向好的方向。""我会的。"他小声说道。然后，他举起手臂，伸到空中，然后猛然又将双手从空中画下，仿

佛试图将面前这群战抖的将士号召到自己的身边。他继续讲道："但是这样更好！带着光荣去死，比耻辱活着要好。在全国人们敬爱的泪水中被埋葬，比罪恶地行走在国家的鲜血中要好。林肯伟大的死比戴维斯[17]苟且的活要好过千倍！"

紧接着，他又拿出了刚才的热情，煽情地发表了一段演讲。最后在勇于献身于追求自由和真理的誓言后，他结束了演讲。将士们都受益匪浅，他们变成了更优秀的士兵，更加优秀的人。

这就是我们对林肯的悼念、颂扬和神化[18]。尽管他已经离开我们，不能再看到俗世的一切，我们仍然敬仰他和他取得的不朽功绩。他将高贵地活在我们心中。他生前虽然没有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但他死后会与其他伟人相伴，就如同：

"那高高耸立的山峰一般，卓然而立，

它从山谷中拔然而起，穿过暴风雨的洗礼，

在山腰处，滚滚的密云环绕着它，

然而，灿烂的阳光却依然照射它的头顶，

那充满光辉和荣耀的山顶。"[19]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气度也已经感染了许多崇尚骑士精神的南方人。今天，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我们一起敬仰，怀念他。因为林肯总统，使这个可能分裂的国家得以重新走上正轨。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代的仇视已经散

去。歧视和误解被更多的宽容替代。人们也变得更加的坦诚和互信。当然，我们也意识到将来还会有很多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我们的形象得以提升，我们的视野得以开阔。在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甚至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后，我们都将铭记是谁带领我们走到了今天的繁荣和稳固的生活中。

为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福祉，我们从林肯总统第二任就职演说中，从他不朽的葛底斯堡演讲中，听到了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对国家永恒不变的忠诚、是为了人民的荣耀和幸福而牺牲奉献的精神以及他对国家的卓越超群的远见和计划。但历史不应该仅仅记住林肯总统的这些丰功伟绩——拯救人们于水深火热的巨大灾难之中，勇于肩负起总统职责蕴含的巨大权力所带来的巨大责任，拯救分裂的联邦，这个国家和人民还将永远铭记林肯总统的其他历史所未能记载的伟大勋绩和崇高品格。

“不对任何人怀有恶意，对所有人都抱有慈爱，按照上帝给予我们指引的正确方向而前进[20]”，林肯总统在其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发出的上述神圣誓言和其蕴含的伟大目的，越来越被当今世界作为行动的指南。未来的世界将继续弘扬林肯总统所树立的崇高的榜样，那就是尊重人民赋予的权力、克己自省、为人民的福祉和个人尊严而善用权力。林肯总统给世界各国树立的榜样，实际上就是对人类永恒不变追求的努力和显示，这种追求就是人类向上帝的回归和皈依。

因此，我们必须朝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亚伯拉罕·林肯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

---

[1]IN THIS TEMPLE AS IN THE HEART OF THE PEOPLE FOR WHOM HE SAVED THE UNION THE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 IS INSHRINED FOREVER

[2]林肯总统。

[3]语出《旧约·乔舒亚》第一章第六节。

[4]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詹姆士·曼森被派往英国，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斯莱德尔被派到法国。

[5]指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一世的侄儿，俗称拿破仑三世，1852-1870年在位。

[6]Louisiana Purchase 1804

[7]I claim not to have controlled events; but confess that events have controlled me.

[8]Salus Populi，Suprema Lex: The Salvation of the People is Supreme Law!

[9]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10]Neith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or the free states had any right to legislate upon or interfere with slavery in any of the slave-holding states of the union.

[11]My purpose is to save this Union. I will save it without slavery，if I can; with slavery，if I must.

[12]General Order Number 100

[13]即张伯伦将军本人。

[14]Russian Hymn

[15]God the All-terrible ; Thou who ordainest Thunder Thy clarion，and lightning Thy sword!

[16]The Gospel of Mark 6:14-29 “And she，being instructed of her mother，said: Give me here the head of John the Baptist in a charger!”

[17]Jefferson Davi，南部邦联总统。

[18]Apotheosis

[19]As some tall cliff that lifts its awful for，Swells from the vale，and midway leaves the storm;Though round its breast the rolling clouds are spread，Eternal sunshine settles on its head.

[20]With malice toward none，with charity for all; following the right as God gives us to see the right.

附录

一、张伯伦生平大事记

1828年9月8日，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Joshua Lawrence Chamberlain）出生在缅因州布鲁尔市（Brewer，Maine）。

1848年，张伯伦进入鲍登大学（Bowdoin College）学习。

1851年，在缅因州不伦瑞克市（Brunswick，Maine）的公理会教堂（Congregational Church）参加礼拜的时候，与唱诗班的弗朗西斯·卡罗琳·亚当斯（Frances Caroline Adams）相遇，并一见钟情。

1855年12月7日，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与弗朗西斯·卡罗琳·亚当斯结婚。

1856年10月，张伯伦第一个孩子（女儿）格蕾丝·杜比（Grace Dupee）出生。

1857年11月，张伯伦第二个孩子（儿子）出生，但因为早产而夭折。

1859年11月，张伯伦第三个孩子（儿子）哈罗德·威利斯（Harold Wyllys）出生，张伯伦从鲍登大学毕业。

1860年5月，张伯伦第四个孩子（女儿）出生，但不幸于4个月后因病夭折。

1862年8月，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20th Maine Infantry Regiment）成立，张伯伦任中校指挥官。

9月，安提塔姆战役（Battle of Antietam）。

12月，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Battle of Fredericksburg）。

1863年5月，钱瑟勒斯维尔战役（Battle of Chancellorsville）。

7月1-3日，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sburg）。

1864年6月18日，彼得斯堡战役（Battle of Petersburg）。

1865年1月，张伯伦的第五个孩子（女儿）出生，但不幸于7个月后夭折。

3月，贵格公路战役（Battle of Quaker Road）、白橡树公路战役（Battle of White Oak Road）。

4月9日，李将军（General Lee）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向格兰特将军（General Grant）投降，美国内战结束。

4月12日，张伯伦将军主持弗吉尼亚北部联军投降仪式。

1866年9月，张伯伦当选缅因州州长，并联任四届。

1876年，张伯伦重返鲍登大学任校长。

1878年，张伯伦被时任美国总统海斯（Hayes）任命为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的美国委员会委员。

1883年，张伯伦辞去鲍登大学校长一职。

1893年，张伯伦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能够给予军人的最高国家奖赏——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

1900年，张伯伦被美国总统麦金利任命为缅因州波特港海关的检查员，并终身任职。

1904年，张伯伦受邀访问埃及和意大利。

1905年，张伯伦的妻子弗朗西斯·卡罗琳·张伯伦病逝。

1914年2月24日，张伯伦在不伦瑞克市的家中病逝，终年85岁。

二、林肯总统葛底斯堡演说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conceived in liberty，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or any nation so conceived and so dedicated，can long endure. 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field of that war. 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e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e nation might live. It is al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 But in a larger sense we cannot dedicate，we cannot consecrate，we cannot hallow this ground. The brave men，living and dead，who struggled here，have consecrated it far above our poor power to add or detract. 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nor long remember，what we say here，but it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ey did here. It is for us，the living，rather to be dedicated here to the un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who fought here have thus far so nobly advanced.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that this nation，under God，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三、李将军的告别演讲

After four years of arduous service marked by unsurpassed courage and fortitude，the Army of Northern Virginia has been compelled to yield to overwhelming numbers and resources.

I need not tell the brave survivors of so many hard fought battles，who have remained steadfast to the last，that I have consented to this result from no distrust of them; but feeling that valor and devotion could accomplish nothing that could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that must have attended the continuance of the contest，I determined to avoid the useless sacrifice of those whose past services have endeared them to their countrymen.

By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officers and men can return to their homes and remain until exchanged. You will take with you the satisfaction that proceeds from a consciousness of duty faithfully performed; and I earnestly pray that a Merciful God will extend to you His blessings and protection.

With an unceasing admiration of your constancy and devotion to your Country，and a grateful remembrance of your kind and generous consideration for myself，I bid you all an affectionate farewell.

四、张伯伦将军获得荣誉勋章的颁奖词

Medal of Honor Citation

CHAMBERLAIN，JOSHUA L.

Rank and organization: Colonel，20th Maine Infantry.

Place and date: At Gettysburg，Pa.，2 July 1863.

Entered service at: Brunswick，Maine.

Born: 8 September 1828，Brewer Maine.

Date of issue: 11 August 1893.

Citation: Daring heroism and great tenacity in holding his position on the Little Round Top against repeated assaults，and carrying the advance position on the Great Round Top.

荣誉勋章获得者：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

军衔和所属部队：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上校。

获奖战斗地点和时间：1863年7月2日，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小镇。

首次服役地点：缅因州不伦瑞克市。

出生日期及地点：1828年9月8日，缅因州布鲁尔市。

本勋章颁发时间：1893年8月11日。

颁奖词：在坚守小圆顶山阵地中抗击敌人数次凶狠进攻的战斗，和在率部占领大圆顶山阵地并成功向敌人突击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无畏的英雄行为，以及令人难以想象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五、悼词

美利坚忠勇兵团军事骑士团[1]缅因州分部

——波特兰市 1914年5月6日

以下悼词仅为缅怀

我们生死与共、患难同体的兄弟

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

美国陆军少将

（以下悼词）由5月6日缅因州分部理事会正式通过

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流泪，或者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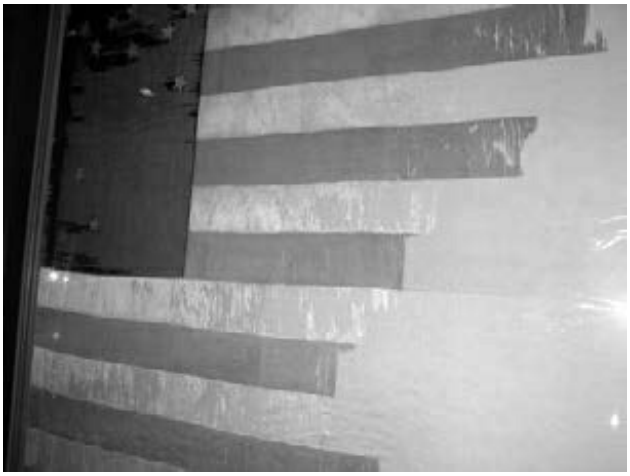
或者让你捶胸顿足；这里更没有衰弱，没有蔑视，

没有贬低或者指责；这里只有尊严、公正，

和一切让我们对一个如此高贵的人的死亡感到平静与安详的悲悯和敬畏。

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我们缅因州分部的注册会员，和我们生死与共、患难同体的骑士兄弟，于1914年2月24日，周二，在缅因州波特兰市逝世。

他生于缅因州布鲁尔市，1828年9月8日，他是乔舒亚·张伯伦和萨拉·杜比·张伯伦的儿子。经过在布鲁尔市公立学校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张伯伦进入了在埃尔斯沃思的一所军事学校学习，为他以后可能进入西点军校做准备。1848年，他进入鲍登大学学习并于1852年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张伯伦母亲的一再坚持下，他转到班戈市神学进修学院进行了三年的神学学习，为他以后可能从事传教工作做准备。1855年，张伯伦在鲍登大学发表的名为“法律和自由”的硕士论文演讲深深打动了学院的教授们，以至于他们邀请张伯伦留校成为一名逻辑学和自然神学的指导老师。一年之后，他被选聘为修辞学和演讲学的教授。1861年，他被选聘为现代语言学的首席教授。



现存唯一的一面由张伯伦率领的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在战争中使用过的第五军军[2]

在张伯伦向美利坚忠勇兵团军事骑士团宾夕法尼亚州分部申请成为会员的申请书中，他对自己的军旅生涯作了如下简短的陈述：

1862年8月8日，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中校团长；

1863年6月13日，晋升为上校；

1863年7月3日，因为提拔被免去现职；

1864年6月18日，任美国志愿军团[3]准将；

1865年3月29日，因为在弗吉尼亚州贵格公路战役中显著的英勇表现和卓越的功绩而被擢升为美国志愿军团的荣誉少将，因在葛底斯堡战役坚守小圆顶山和大圆顶山而被国会授予荣誉勋章；

张伯伦在1865年11月1日被授予会员资格，等级：1级，会员号：62，1866年6月6日，其会员资格转移到缅因州，拥有注册会员的资格。

内战开始后，张伯伦教授多次向鲍登大学提出请求，希望学校解除他的教学职位，以便他为国效力。但是直到1862年8月，他才得到这个机会，而且学校给出的同意他离开的理由却是“短暂的出访欧洲”。

张伯伦并没有去欧洲，而是投笔从戎，毅然接受缅因州州长沃什伯恩的邀请和指派，加入新近成立的缅因州志愿军第二十步兵团，任中校团长。尽管当时来自鲍登大学阻止他离开学校、进入兵营的压力还很大，但是张伯伦却义无反顾，迅速地接受了任命，于8月8日，来到兵营，履行团长的职责，直到8月底，其职责被阿德尔伯特·埃姆斯上校接替为止。缅因州志愿军第二十步兵团立即被派往前线，并被编入巴特菲尔德将军指挥的外号为“轻骑旅”的部队，该部隶属波托马克军团第五军。

在当时那个危急的时刻和险恶的前景下，张伯伦加入为国服役的行

列，对于他个人和我们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及时和迫切需要的。

当时的张伯伦既充满激情又异常冷静。他判断沉着，有着极强的统率能力。经过青年时代的训练和历练，他已经具有了独立和自主的男子汉气质。

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埃姆斯上校马不停蹄，率领缅因州志愿军第二十步兵团，按照要求来到最接近前线的位置。张伯伦成了埃姆斯上校最得力的副手。在埃姆斯上校严格的管束和训练下，在他和张伯伦卓越的领导下，由一群最棒的北方佬所组成的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迅速成为一支在战场上完全可以信赖和倚重的英勇无畏的部队。

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所在的第五军在整个波托马克军团中历来被认为是一支无足轻重的军队。这部分源自第五军大多由民兵组成，同时相比其他军队来说，总是离军团总部最近，被认为不能够独当一面。

无论是第五军还是军团其他军的高级将领，凡是和张伯伦上校有过接触的，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社交场合，无不自然而然地喜欢上张伯伦，无不被他响应国家的号召投笔从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感动，被他身上那股自然流露出来的学者气质征服，同时张伯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个性和他身上展现出来的军人素质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迅速被派往了马里兰战役的前线。然而作为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所属的第五军在安提塔姆战役中并没有投入战斗，而是作为预备军，占据了一个“观察和等待”的位置，远远地嗅到了战火的味道。

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第一次和敌人正面接触是在9月20日，在谢泼

兹敦浅滩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10月12日，张伯伦带领一支侦察部队来到南部山脉的山口。他亲身参加在12月13日打响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在该战役中他的右脸轻微受伤。埃姆斯上校当时执行其他的任务，张伯伦暂时代理指挥第二十步兵团。他率部占领位于弗雷德里克斯堡后面山峰的有利位置，掩护连夜撤退的军团主力。在当年冬天，第二十步兵团所有参加的战斗中，张伯伦均在其中。第二十步兵团并没有参加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原因是由于士兵中天花流行，第二十步兵团被暂时与主力部队隔离。在张伯伦上校强烈要求之下，第二十步兵团被分派保护电报通信线路。

1863年5月20日，张伯伦正式被任命为第二十步兵团的上校团长。在同一天，第二十步兵团接收了一百二十名原缅因州志愿军第二步兵团的战士。这些战士签订的兵募书的期限原本只有两年，并已经到期。在张伯伦动人的劝说下，他们自愿加入第二十步兵团，为即将开始的葛底斯堡战役增加了新鲜的活力。

在1863年7月2日葛底斯堡战役中，张伯伦上校取得了在其军旅生涯中最引人注目和光辉灿烂的功勋，这个功勋也为他赢得了广为人知的称号："小圆顶山的英雄"[4]。

小圆顶山，这个阵地位于我们整个联邦防守阵线的最左端，是一块布满巨大乱石的山丘，在葛底斯堡战役第一天并没有被敌人占领。当军团总司令米德将军的兵工总监沃伦将军发现了这一现实的时候，一股南方敌人正在明显地向小圆顶山进军并准备占领这个制高点。如果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将极大地削弱我们整个的防线，沃伦将军紧急调动他能够指挥的部队，抢在南方敌人之前，占领了小圆顶山并布防。在这些部队中就有第二十步兵团所属的文森特旅。第二十步兵团被安排在了整

个文森特旅防线的最左边，几乎就在第二十步兵团刚刚进入自己阵地的时候，南方胡德将军部劳旅就开始进攻了。南方叛军来势凶猛，似乎铁了心要夺取小圆顶山这个阵地。而他们遭遇到了来自北方守军同样坚定的决心，誓死捍卫这个制高点。进攻的南方叛军和防守的北方联军的交火线只相隔几码的距离，在一些地方，双方甚至进行了赤手搏斗。

位于小圆顶山上的沃伦将军的铜像。

张伯伦上校发现一股敌军正在朝自己防线的左边移动，试图包抄到自己的后方。他迅速调整了第二十步兵团的防线，将防线的左翼继续向左边延伸，填补缺口。敌人对张伯伦团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猛烈的进攻。但是在第二十步兵团同样坚定和顽强的抵抗下，敌人不得不在张伯伦团看似单薄实则牢固的防线前一次又一次溃退。最后，在敌人的持续进攻下，第二十步兵团的弹药即将耗尽，形势变得异常危险。于是张伯伦下

达了冲锋的命令。

“小松树撞上了大棕榈树”[5]，取得了意外的成功。

敌人被赶下了山坡，第二十步兵团的莫里尔上尉和他率领的连队位于冲锋的最左端，他们作为散兵队形，在一堵石墙后面隐藏起来，和其他一些加入他们阵营的神枪手一起，将愤怒的子弹一起向正在逃窜的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倾泻出去，使得那些没有投降的正在后撤的敌人的阵型大乱，溃不成军。正因为此，就一点不奇怪，南方的朗斯特里特将军在给李将军的战报中，这样写道：“胡德将军被北方军队铁钳似的牢牢夹住，毫无进展。”

而张伯伦却因此得到了来自上级指挥官私人的和官方的感谢。张伯伦和他的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在小圆顶山所取得的战绩从来没有被任何军事学院的学者或者研究战史的历史学家忽略，他们都给予了极高的但实际上一点不过分的赞誉。

在7月2日傍晚，在战场硝烟逐渐散去后，张伯伦受命去占领大圆顶山，他非常专业和熟练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葛底斯堡战役后，张伯伦将军，按照格里芬将军的命令，被任命为第五军第二师第三旅的指挥官，并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很长时间，尽管其间有一些将级军官试图取代张伯伦。他参加了接下来的库尔佩珀战役和森特维尔战役，在拉帕汉诺克车站战役中，他胯下的战马被击毙。

1863年11月，一场严重的疟疾发烧后，张伯伦的身体极度虚弱，以致他不得不到华盛顿去接受治疗。当他身体恢复到能够履行职责时，他被军部分配去一场重要的军事法庭审判中服务。他强烈要求奔赴前线的

各种努力一直都没有成功，直到怀尔德内斯战役结束。他重新指挥第三旅，并在重新回到兵营之后的半小时内就受命率领第三旅所有的七个团，向位于斯波特西尔法尼亚法院大楼前的阵地发起攻击。然而进攻被推迟了，直到当天傍晚，进攻的命令才被成功执行。

1864年6月1日，第一军的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两个旅的部队被整编为一个新的旅，张伯伦被沃伦将军任命为该旅的指挥官。在6月18日的彼得斯堡战役中，张伯伦率领部队向一个坚固的敌人据点发起猛攻。这个据点发射的密集的炮弹在张伯伦进攻部队的前方爆炸。很多战士被击中当场毙命，张伯伦的战马被一颗榴弹击中。然而，张伯伦仍然英勇地将进攻不断推向前进。当徒步指挥的张伯伦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并射穿了他的屁股，将他的股动脉撕裂，相邻的股骨也被击碎。他被抬出战场，并被转移到安纳波利斯医院。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中，张伯伦躺在床上，命悬一线。

当张伯伦将军被带到战地医院的时候，负责外科手术的军医宣布他已经毫无治愈的可能。然而，和张伯伦将军患难与共的好兄弟，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的外科军医肖，在经过一天令人疲惫不堪的工作后，连夜骑马穿过荒野和森林找到张伯伦将军，陪伴将军，照顾将军，并完成了一个他认为必需的外科手术。手术取得了成功。将军脱离了似乎已经降临的死亡威胁。所以，张伯伦身边的凡是对此知晓的朋友都一致承认肖医生的精湛医术和对张伯伦将军的忠诚拯救了将军的生命。

在张伯伦将军生命垂危的时刻，肖医生依然守候着他的老领导，就如同很多年前一样，肖医生表现出来的是对将军坚定不移的忠诚。只不过，已经是耄耋老人的肖医生再也无力主持手术，再也不能亲手把将军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了。

在安纳波利斯的医院中治疗了五个月后，张伯伦将军刚刚可以骑马并步行几百码距离的时候，他又被任命重新指挥他的第三旅。

在张伯伦被抬离彼得斯堡战场的时候，他确信他将得到晋升。在他到达安纳波利斯医院的时候，他收到了如下电报：

来自格兰特将军总部

1864年6月20日

给缅因州志愿军第二十步兵团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上校

第三十九号特别军令：

缅因州志愿军第二十步兵团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上校，鉴于你在战场上功勋卓著，特别是你在本月18日，在彼得斯堡战场上率领你的旅向敌人发起英勇进攻并在本次战斗中严重负伤，根据国防部授予我的权力，我特此任命你为联邦志愿军准将[6]，该任命从1864年6月18日起生效。上述任命已经得到总统批准。

尤利西斯·格兰特

中将

这是在内战中唯一一次在战地晋升准将。在1864年6月18日战斗中所受的严重枪伤使得张伯伦将军余生都痛苦不堪，其阵发性的发作经常使得将军瘫痪，不能够做任何工作。

在张伯伦完全有理由从前线退下来的情况下，将军重新执掌指挥

权，并迅速投入韦尔登铁路战役中。然而，由于战事艰难，加上恶劣气候的影响，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一个月后，军部指挥官不得不让他到北方去接受治疗。当基本健康得到保证后，张伯伦拒绝了民间许多非常有诱惑力的职务邀请，一个月后，在外科医生的护理下，张伯伦将军离开病房，偷偷溜走。经过一段艰苦的旅行，他重新来到了前线，并被任命为才从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部队中组建的新旅指挥官。

1865年3月29日，波托马克军团和弗吉尼亚北部联军的最后决战开始了。部队首发进攻的荣誉给予了张伯伦将军。张伯伦率领他的旅和一个炮兵营，向数量远远超过自己部队的敌人阵地发起了持续而顽强的进攻。在这场战斗中，张伯伦所在旅骑着战马的每个指挥官不是被击毙就是负伤，他自己的胸部和手臂也中弹，他的战马再次被击倒。最终，张伯伦将军率部冲破了敌人的防线，打开了通向博伊顿大道的门。因为此战的功绩，张伯伦被林肯总统名誉晋升为少将[7]。

战斗的第二天，在张伯伦将军已经负伤的情况下，他仍然被召到军部受命指挥整个战线的最左端，抵抗来自敌人的猛烈进攻。他不但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还英勇地、娴熟地对敌人的阵地发起了反冲锋，不但击退了敌人，还俘虏了很多敌人，同时在白橡树大道上建立了一个立足点。

在第二天的五岔路口战役中，张伯伦指挥两个旅的兵力，位于联邦阵线的最右端。现在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再次由他指挥，并重新返回到葛底斯堡战役时的荣耀中。在这天的严酷战斗中，张伯伦指挥的部队尽管是全师人数最少的旅，却擒获了敌人的一千零五十名战士、十九名军官，缴获了五面军旗。这占全师俘获数量的一半。

菲茨休·李将军（1835-1905），美国内战邦联军著名将领，骑兵将军，李将军的侄儿。战后出任弗吉尼亚州第40任州长，并担任美国驻哈瓦那总领事。

在接下来向南部铁路挺进的战斗中，张伯伦依然指挥着先遣部队。他将南方军菲茨休·李率领的师赶过了铁路线，并俘获了一节列车，同时将敌军击溃。在接下来对南方军队的围追中，他俘获了大量的俘虏和战略物资。他连夜进军，率部抵达了阿波马托克斯县法院楼，以帮助在那里被南方步兵牢牢钳制住的北方骑兵。他在谢里登将军的注视下，重整队形，和其他位于他的阵线左边的部队一起对敌军发起了进攻，并将他们赶出了阿波马托克斯县城，直到休战的旗帜来到宣告了南北两军敌对状态的结束。

在1865年4月12日，张伯伦将军受命率领临时由他指挥的师部接收南方李将军部队正式投降的武器和军旗。

莫里斯·沙夫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邦联的日落》一书中，以生动的、场景再现似的语言对这一历史时刻进行了描述，这一描述非常适合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事件以及他的具有骑士精神的主角，北方的张伯伦将军和南方的戈登将军，下面是我们引用的该书的文字：

“我相信，”莫里斯·沙夫将军说道，“选择张伯伦代表波托马克军团是天意，就张伯伦执行任务的方式来看，代表了世界上一种最为真实的精神，这种最为真实的精神就是：在人类行为中具有的高贵的理想，即男子汉的气魄和慈悲怜悯的胸怀，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的关切和战场上具有宽宏大量的勇敢，以及敢于共同承担和分享同自己一样具有荣誉感、虽败犹荣的敌人所遭受到的苦难和悲哀。

“张伯伦率领部队朝西呈一列阵线排开，持枪立正，庄严肃穆，等待投降的南方军。南部邦联的部队已经在拆卸他们久经风雨的已经是破难不堪的军用帐篷，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拿起他们的滑膛枪，最后一次排列队形。不一会儿，张伯伦的队伍中大家相互传话：‘他们来了。’

“是的，南部邦联投降的部队来了，戈登将军骑马走在部队的最前头，在戈登将军的身后跟随着的是南方将士。曾经，当胜利的喜悦和欢笑出现在他们脸上的时候，他们的声音无数次像盘旋在高空突然俯冲下来的老鹰发出的吼叫声一样，令人胆寒；但此刻，戈登将军和他的士兵都哑口无言。他们走到了张伯伦队列的右边，戈登将军已经和张伯伦的部队并肩而行。他低垂着双眼，他在想，这些和他几英尺远的持枪站立的身穿蓝色军服的北方将士，一定幸灾乐祸地注视着自己和这场充满耻辱的壮观的投降典礼。在戈登将军通过北方将士阵列的时候，他的悲伤沉重地压在心头，无以释怀。现在他来到了几乎和张伯伦面对面的位置，张伯伦也是骑在马上，绣有马耳他十字架的旗帜、印有第五军徽章

的旗帜，还有美利坚联邦的星条旗都在他身后飘扬。突然一声嘹亮的军号吹响，一时间整个联邦军的阵营从右到左，都行起了正式的军礼。

“张伯伦将军曾经说过：‘戈登听到了联邦军武器移动发出的声音，他抬起了头，向上望了望，他明白了这些声音和这个军礼所代表的意义。戈登庄重地转了转身，让自己和战马显得精神振奋起来，他将自己佩剑的剑尖朝下，指向马刺，同时向我们部队还以同样庄严的军礼。我们这方，没有嘹亮军号，没有滚滚军鼓，没有欢呼声、私语声和虚荣的夸耀声，也没有任何一个将士发出移动的声音，我们这里只有令人敬畏的寂静，让人屏住呼吸，就仿佛一群死人在我们面前通过一样。’

“张伯伦的这个行动充满了骑士精神，这种自然的、宽宏大量的精神深厚而宽广，他赋予了战争结束一缕永恒的光辉，就如同在经历了一整天的雨水洗刷后，在傍晚时分，阴霾的天空终于出现了一丝灿烂的余晖。这种宽宏大量的精神来自内心，也深入内心。

“当张伯伦将军生命最后的鼓声不得不敲响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亲耳倾听，这生命最后的鼓声在缅因州花岗石海岸、在长满森林的岛屿、在洒满月光的海湾上回荡传递，从波特兰市到东海港市，伴随着大海潮汐声的退去和隐没，这生命最后的鼓声依然在缅因州长满铁杉树、云杉树和松树的荒野中回响，庄重而骄傲地回响，只为缅因州心爱的儿子乔舒亚·劳伦斯·张伯伦。

“选择张伯伦主持南方军受降仪式，这绝不仅仅是巧合。同样在这场最后的庄严仪式上，张伯伦命令自己著名的军队向他们同样顽强勇敢的老对手致以正式的军礼，这也绝不仅仅是巧合。

“巧合，纯属巧合，这是属于人类。对上帝而言，没有巧合。无论

何时，人类在这个世界孕育伟大功绩的田野上耕作的时候，总是为具有创造力的心灵生长出营养食物而播下了种子。张伯伦通过这个谦和而又威严的行动为这个仪式增添了多么光荣的温柔和亲切啊。

“张伯伦的这个向投降军队致以军礼的行动，南北军人同样勇敢无畏的精神，李将军伟大的人格魅力和悲剧性的命运，格兰特将军宽宏大量的气度，以及张伯伦将军的骑士精神，将美国内战中的这一历史性事件上升到一个为了所有人的崇高而神圣的高度。

“我坚信上帝对美国内战这个形成新纪元的战争的结束，绝没有安排得死气沉沉、枯燥无味；上帝充满了仁慈，四年来，上帝从他高高的宝座上，关切地注视着南北双方这些充满斗志、意气风发的战士，出于对他们所有人的爱，上帝让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战争的结束也同样充满了永恒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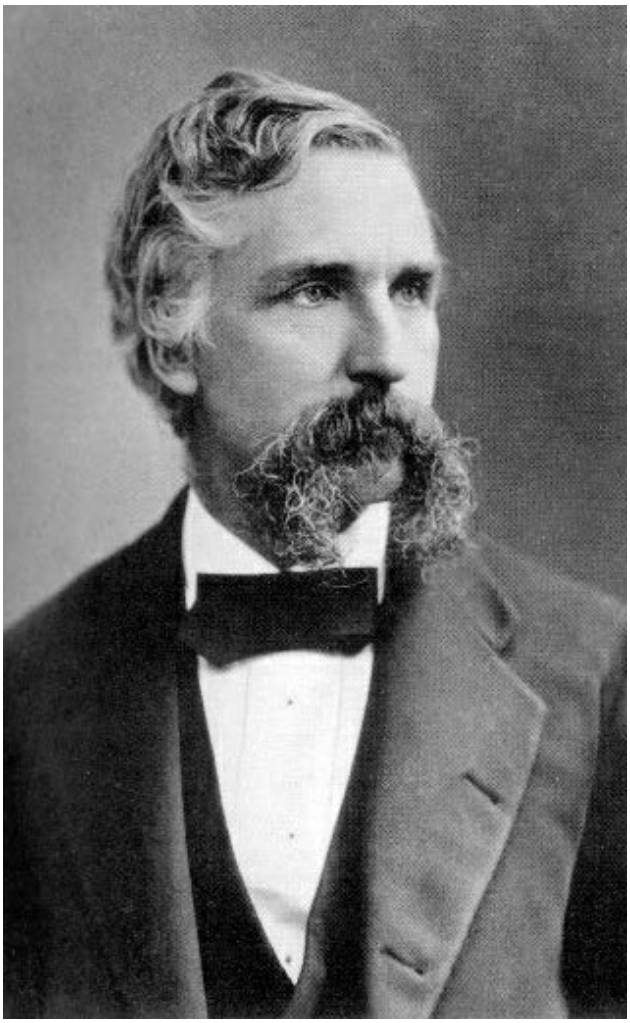
在南方军投降后，张伯伦被任命为一个师的指挥官，并率领该师长期驻扎在南部铁路线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地。他率领该师参加了进入南部邦联首府里士满的盛大入城仪式，并参加了北方军在华盛顿举行的伟大的胜利检阅仪式。北方部队在战后被整编，张伯伦被指派到了其他指挥官的位置上，他在前线的军事行动也就此结束了。

1865年8月24日，张伯伦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再次接受外科手术并进行彻底的疗养，这对于饱受严重战争伤痛困扰和折磨，已经重病缠身摇摇欲坠的身体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次年，即1866年的1月，张伯伦再次被军部指派新的任务。作为张伯伦所属第五军的军长，格里芬将军向陆军总部打了一个特殊的报告，要求把张伯伦准将擢升为满衔的少将[8]，原因是张伯伦在白橡树公路战役、五岔路口战役以及阿波马托克斯法院楼战役中英勇无畏的表现和卓越的战绩，格里芬将军这样说道：

“张伯伦的勇敢和效率正如评价他的人品和精神一样，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级的。在4月9日最后的战斗中，他将敌人快速击退后，李将军正式的投降声明才得以发表。”

格里芬将军的推荐信得到了米德将军和格兰特将军的欣然同意。推荐信送到了华盛顿，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对于张伯伦将军提升为满衔少将的推荐必须得到满足。

由于本悼词篇幅的限制，只能对张伯伦将军辉煌的军事生涯予以粗略的描述。如果需要较为详尽描述的话，那将是一本厚书。很多关于张伯伦将军军事生涯的信息都散落在其他来源和渠道，比如官方的正式报告、内战亲历者的回忆录和书信、新闻报道以及将军本人的演讲。



1866年9月，张伯伦当选为缅因州州长。

张伯伦将军的上级对他的评价都无不证明了，张伯伦是一名伟大的士兵，也是一名伟大的领导者，这些高级军官的评论充满了赞扬，从来没有对他的指责和批评。

1866年，张伯伦成为缅因州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并以领先三万多票当选。在接下来的三届中，张伯伦都连任缅因州州长。对这位士兵州长的尊敬和崇拜并没有受到党派的限制。他四年的州长任期是缅因州历史上公认的好时光。他给缅因州的启示都蕴藏在那些执政时期留下的公文中。从这些公文呼出的气息中，饱含着张伯伦将军对缅因州的忠诚、

骄傲和热爱，以及对整个州和所有州民的福祉的焦虑、关切和思考。在他作为州长的职责和其他被人民号召而从事的公务中，他都秉承了一贯的竭尽全力、优雅、慈悲和尊严，并在履职过程中，都展现了他对世界的大爱精神和对人民的宽广胸怀。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声望和名誉与他作为一名伟大的士兵一样，同样值得颂扬和效仿。

1871年，鲍登大学再次召回了张伯伦，这个已经离开大学相当长时间的现代语言学教授，并选举他为大学校长。张伯伦在大学校长这个职位上一待就是十二年。张伯伦的学术造诣和成就，以及他高超和高效的行政管理能力和业绩为鲍登大学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但是我们却非常困难去衡量他对于那些在他的持续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的巨大价值，因为张伯伦是一位在如此众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最高成就的人。张伯伦是学生们灵感和激励的重要来源，同时张伯伦本身就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一本在很多方面、在很多层次上都阐述得非常透彻的教材，而这正是很多学者梦寐以求的。

1876年在费城举行的庆祝美国建国一百周年的世纪博览会中，张伯伦被任命代表缅因州参加“缅因州日”活动，并发表了充满深远启发性、具有宝贵价值的演讲。该演讲后来被编撰为书出版。1878年，他又被任命为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纪博览会的美国委员之一，并在其履职后又发表了同样精彩和有趣的报告。

张伯伦将军在1876年被任命为缅因州民兵的少将指挥官，并在1880年发生的骚乱中，为缅因州平息这次风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平息这场骚乱中的亲自参与、睿智和谨慎的建议，毫无疑问在关键时刻避免了更大灾难，甚至可能是缅因州内部流血的冲突的发生。

在从鲍登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他投身于商业企业，并在佛

罗里达州待了一段时间。1890年，他被美国总统麦金利[9]任命为缅因州波特兰港口的海关检查员，并一直被委任，在余生中都保有这一职位。

1893年8月11日，美国国会授予了张伯伦将军荣誉勋章，理由是其“在坚守小圆顶山阵地中抗击敌人数次凶狠进攻的战斗，和在率部占领大圆顶山阵地并成功向敌人突击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无畏的英雄行为，以及令人难以想象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张伯伦非常热情和积极参加各类士兵组织和协会。他多次参加曾经在他的指挥下作战的来自各个州的会员和老战士的聚会。他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小圆顶山上的演讲被广大地区的数以千计的人们诵读。他是“共和国伟大军队”协会的早期会员，并担任了一届缅因州分部的指挥官。当波托马克军协会于1869年在纽约市成立的时候，他被选为了该协会的演讲者，并在成立仪式上，面对众多的听众，包括很多前高级军官，发表了雄辩的、令人难以忘记的演说，激起了所有听众的深深共鸣和热烈欢呼！

从外形上看，张伯伦将军中等身材，他的身体比例近乎完美的协调，身体的每个部分衔接得非常好，他既不偏瘦也不发胖，总是挺直腰杆，优美雅致。他那整洁的头发、留着胡须的古典样式的脸庞渗透着高贵的气质，他那股强烈的骑士精神，让人倾慕、爱戴。他讲话的声音令人愉悦，强劲有力，带有回音，当演讲的时候，他的声音总是带有振奋的颤音，让听众不知不觉为之激动。

在缅因州图书馆中有一座张伯伦的半身大理石雕像。这是他当州长的时候，由他的很多朋友出资，请一位来自缅因州的名叫杰克逊的雕刻家为他专门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定制的。这座张伯伦的半身大理石雕像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和将军本人具有非常完美的相似度。杰克逊说，当

这件半身大理石雕像在他的雕塑工作室展览的时候，得到了参观者最高的敬意。

忠诚的道格拉斯爵士，为了实现他向钟爱的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许下的诺言：将伟大国王的心脏送往圣地，埋葬在圣墓教堂，在一群英勇无畏的苏格兰骑士的陪伴下，登上了到圣城耶路撒冷朝圣的航程。

在西班牙的一个港口，道格拉斯爵士听到了摩尔人的铜鼓声和基督教徒喇叭声的碰撞，他得知西班牙的基督教徒正在和穆斯林摩尔人交战。道格拉斯爵士和他的骑士们，迅速从他们的帆船上上岸，向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奉献了自己的苏格兰长矛。

摩尔人步步紧逼，将西班牙阵线紧紧压迫，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道格拉斯爵士脚蹬马刺，昂首屹立在马背，他高高举起装有伟大苏格兰国王布鲁斯心脏的银匣子，然后猛然将银匣子抛向了摩尔人，并大声高喊：

“去吧，勇敢无畏的心，

就如同你在过去熟悉的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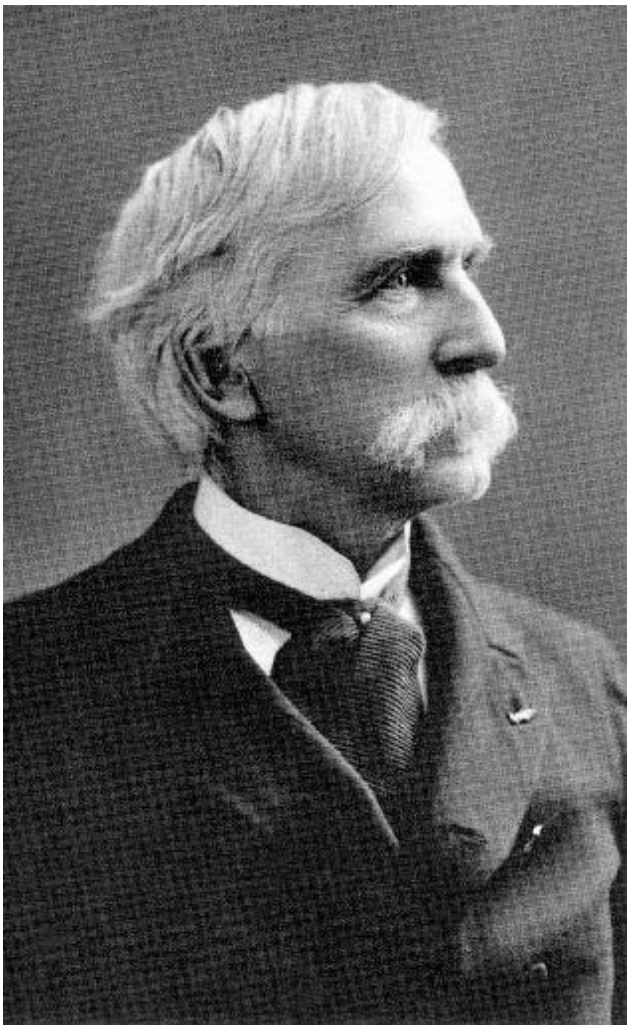
你从来都是冲锋在前。”

紧接着，

“西班牙人的长矛和刀剑，

呼啸着，在空中发出颤颤的叫声，飞向了摩尔人。”

所以，在未来，无论是武器的较量还是信念的斗争，张伯伦的心脏都会冲锋在前，并在他后面的跟随者胸中激起新的热忱。当然这场较量或者争夺的原因和目的必须是正义和真实的，否则张伯伦的心脏将不能成为胜利的护身符。



1914年，张伯伦去世，享年85岁。

张伯伦将军于1855年12月7日，在缅因州不伦瑞克市和弗朗西丝·卡罗琳·亚当斯这位谦和雅致、学识渊博的妇女喜结连理。张伯伦夫人于1905年10月18日去世。他们的孩子有女儿格蕾丝·杜比，她是波士顿律师哈罗德·艾伦的妻子；儿子哈罗德·威利斯·张伯伦，他也是本骑士团的

兄弟之一，现在是一位律师，居住在缅因州波特兰市。

本骑士团向张伯伦将军的女儿、儿子、孙子、孙女表达我们最诚挚的慰问。我们向他们保证他们杰出的父亲和祖父将永远被本骑士团的兄弟们崇敬，他的名字和声望对于他深爱的同胞们永远都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

[1]美利坚忠勇兵团军事骑士团（The Military Order of the Loyal L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MOLLUS or Loyal Legion），简称忠勇兵团、忠勇骑士团或骑士团，是美国内战结束后成立的一个爱国军事组织，其成员主要为参加过美国内战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退役或现役军官和部分士兵。该组织成立的目的主要有：继续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联邦的永不分割，加强军人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同志情谊，照顾阵亡或者去世的成员的遗孀和未成年的孩子等。忠勇兵团在成立之初，在美国北方各州均有分部，后来在南方各州也逐渐有了分部。在最兴盛的时候，忠勇骑士团在全美拥有八千名成员，美国内战中北方的几乎所有著名将军都是该组织的成员，包括格兰特将军、谢尔曼将军、谢里登将军、伯恩赛德将军、米德将军、张伯伦将军等。进入20世纪后，参加过美国内战的军人逐渐去世，但该忠勇骑士团并没有随之消亡，其成员资格被成员的后代继承下来，该组织现在仍然在美国存在。每年林肯总统的生日（2月12日），该组织均会向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敬献花篮，以表悼念和哀思。

[2]现存唯一的一面由张伯伦率领的缅因州第二十步兵团在战争中使用过的第五军军旗，徽章是马耳他十字架。

[3]The United States Volunteers（U.S.V.），有别于美国的常备军或者翻译为正规军，即The United States Regular（U.S.R.）。

[4]Hero of Little Round Top

[5]Pine swung against the Palm：谚语，意为成功的可能性较小。

[6]Brigadier General of The U.S.V.

[7]Brevetted Major General

[8]Full Rank of Major General

[9]President McKinley

扩展阅读

图书[1]

1.*The Killer Angels* by Michael Shaara

2.*Gods and Generals* by Jeff Shaara

3.*The Passing of the Armies* by Joshua Lawrence Chamberlain

4.*Stand Firm Ye Boys From Maine: The 20th Maine and the Gettysburg* by Thomas Desjardin

5.*These Honored Dead: How the story of Gettysburg shaped American Memory* by Thomas Desjardin

6.*Joshua Lawrence Chamberlain* by Thomas Desjardin

7.*Joshua Lawrence Chamberlain: A Life in Letter* by Thomas Desjardin

8.*Battle Cry for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cPherson

9.*Crossroads of Freedom* by James McPherson

10.*Bayonet! Forward: my civil war reminiscences of Joshua Lawrence Chamberlain* by Stan Clark

电影

1.Gettysburg （1993）

2.Gods and Generals（2003）

3.The Civil War （1990 TV Series PBS） by Ken Burns

网络链接

1.http://en.wikipedia.org/wiki/Joshua_Chamberlain

2.http://learn.bowdoin.edu/joshua-lawrence-chamberlain/

3.http://www.joshua.lurker00.com/

4.http://pejepscothistorical.org/

5.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Gettysburg

6.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dericksburg_Campaign

7.http://en.wikipedia.org/wiki/Siege_of_Petersburg

8.http://en.wikipedia.org/wiki/Appomattox_Campaign

9.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Appomattox_Court_House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Strong_Vincent

---

[1]下列图书均可在 www.amazon.com 购买。

后记

早在2011年底我就有翻译张伯伦将军回忆录、演讲和书信的念头，并试着翻译了两章。到现在，我都清晰地记得，我在父亲位于成都芙蓉古城房子的三楼阁楼中，寒冷的冬天，独自一个人翻译的情景。

翻译是艰苦的工作。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却经常被张伯伦将军的文字感动。正是这种感动激励着我，这个非英文专业的业余美国历史爱好者，人生第一次进行翻译，而且是翻译这么难的作品。

在这本书的翻译、策划、校对、设计、出版的过程中，我还有很多的感动，还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和帮助。

首先我应该感谢的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总领事何孟德先生（Peter Haymond）。作为张伯伦将军的崇拜者之一，何孟德先生一直对我的这本书给予关注和支持。他还专门发给我一篇张伯伦上校在1863年7月6日，也就是葛底斯堡战役结束才三天撰写的军事报告。我也专门收录作为本书第一部的第三章。对此，我向何孟德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如果没有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前任政治和经济领事高大伟先生

（David Cowhig）的鼎力相助，我想这本书是不可能面世的。虽然高大伟先生现在已经被调到美国驻马拉维大使馆任职，但他却一直关心着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作为张伯伦将军的校友，高大伟先生在本书整个出版过程中都给予了我很多非常好的建议和帮助。我对他送上我最深的谢意。

德雅尔丹先生（Thomas Desjardin）是美国缅因州政府环境保护部的历史学家，也是目前美国研究张伯伦将军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德雅尔丹先生出版了多本研究美国内战和张伯伦将军的专著，同时他还担任了1993年史诗巨片《葛底斯堡战役》中张伯伦上校的扮演者杰夫·丹尼尔斯（Jeff Daniels）的历史顾问。他获知我准备在中国第一次翻译和出版张伯伦将军的内战回忆录、演讲和书信集，非常高兴，并热情地作序并给予很多帮助。他推荐给我的《向地狱堡冲锋》一文，对了解张伯伦将军在1864年6月18日的彼得斯堡战役中受伤经过非常重要，我也将其收录作为本书第一部的第四章。尽管我和德雅尔丹先生素未谋面，但对于他的无私帮助，我表示由衷的感激。

能够有缘结识德雅尔丹先生，都是因为缅因州首席历史学家谢特尔沃思（Mr. Earle G. Shettleworth，Jr.）的推荐，在此，我也向他表达我衷心的谢意。

张伯伦将军不但是缅因州著名学府鲍登大学（Bowdoin College）的优秀毕业生、著名现代语言学教授，更是在美国内战后在该校担任了长达十三年的校长。在本书的编辑和出版过程中，我也得到了鲍登大学特殊文献部张伯伦数字资料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不但解决了我在策划本书时最关心的版权问题，还给我提供了张伯伦将军两封私人书信，我也一并收入本书。在此，向文献部的施滕霍芬先生（Mr. Marieke

Van Der Steenhoven）和林内尔小姐（Miss Kelsey Linnell），送上我诚挚的谢意。

我在美国的好朋友、优雅聪慧的威尔逊小姐（Miss Elta Wilson）也在本书的策划、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的建议和关心。我永远铭记2006年10月，您陪伴我在加州洛杉矶市橙县度过的美好而难忘的六天假期。谢谢您，埃尔塔。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屈恩小姐（Miss Erika Kuenne）也对本书贡献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和帮助。在此，我也对她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作为本书出版的统筹者，我独自翻译了第一部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二部的第一章、第二章及悼词部分；第一部的第五章、第六章由四川语言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宪超先生推荐的李杨小姐初译，第一部的第三章，第二部的第三、四章由成都新东方语言学校施洋老师推荐的欧阳阳、程洁、雷馨老师初译，第一部的第四章由我的朋友、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建国先生初译。我对上述章节都进行了详细的校对和改译。对此，我向上述老师和朋友，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每一章的内容，我专门撰写了导读，希望能够为读者了解美国内战、了解张伯伦将军的个人生活，提供一些有用的背景材料。

在本书的正文之后，我专门为对英文感兴趣的读者，收录了两篇在美国内战历史中，或许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文献——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和李将军的《告别演说》；同时根据有关材料，我还制作了张伯伦将军的生平大事，以便中国读者对其一生有一个简明扼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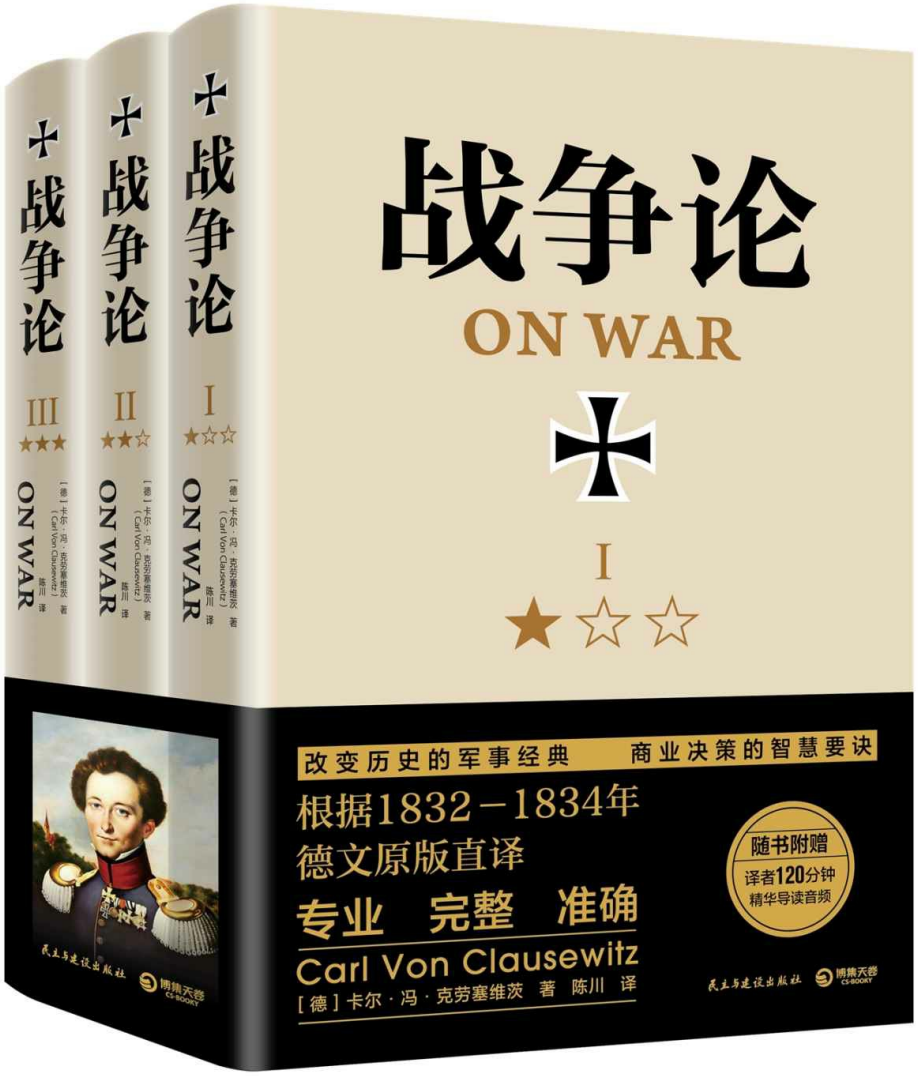
的了解；同时对那些有精力和志向，渴望对张伯伦将军和美国内战作更为深入了解的读者朋友，我还专门提供了扩展阅读材料，希望对他们能够起到引导和启发。

本书能够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青睐和认可，我感到非常高兴。对于向四川人民出版社推荐我和我这本书的朋友，四川民族出版社李河副社长、四川省经济信息委员会蒋春瑜和邓文先生，我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我更要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黄立新社长，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我还要特别向我的朋友周向红（Rita）和汪梅表示最深的谢意，感谢你们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对本书的慷慨解囊，鼎力相助。

刘显闻

2013年4月17日


战争论
ON WAR
I
★☆☆
改变历史的军事经典
商业决策的智慧要诀
根据1832－1834年
德文原版直译
专业 完整 准确
Carl Von Clausewitz
[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著 陈川 译
随书附赠
译者120分钟
精华导读音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版权信息

书名：战争论：全三册
作者：【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译者：陈川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5-01
ISBN：9787513934763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战争论：Ⅰ
译者前言
首版前言
说明
作者前言
第一篇　关于战争的本性
第一章　战争是什么？
第二章　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第三章　军事天赋
第四章　战争中的危险
第五章　战争中的劳顿
第六章　战争中的情报
第七章　战争中的阻力
第八章　第一篇的结束语
第二篇　关于战争理论
第一章　军事艺术的区分
第二章　关于战争理论
第三章　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
第四章　习惯做法
第五章　评论
第六章　关于史例
第三篇　战略概论
第一章　战略
第二章　战略要素
第三章　精神要素
第四章　主要的精神力量
第五章　军队的尚武精神
第六章　勇敢
第七章　坚定

第八章　数量优势
第九章　出敌不意
第十章　诡诈
第十一章　空间上的兵力集中
第十二章　时间上的兵力集中
第十三章　战略预备队
第十四章　兵力的合理使用
第十五章　几何要素
第十六章　军事行动中的停顿
第十七章　现代战争的特点
第十八章　紧张与平静
第四篇　战斗
第一章　概要
第二章　现代会战的特点
第三章　战斗概论
第四章　战斗概论（续）
第五章　战斗的意义
第六章　战斗的持续时间
第七章　战斗胜负的决出
第八章　战斗是否需经双方同意
第九章　主力会战
第十章　主力会战（续一）
第十一章　主力会战（续二）
第十二章　利用胜利的战略手段
第十三章　会战失败后的退却
第十四章　夜战
战争论：II
第五篇　军队
第一章　概要
第二章　战区、军团、战局
第三章　兵力对比
第四章　各兵种的比例
第五章　部队的战斗序列
第六章　部队的一般部署
第七章　前卫部队和前哨部队
第八章　前出部队的行动方式
第九章　野营

第十章　行军
第十一章　行军（续一）
第十二章　行军（续二）
第十三章　舍营
第十四章　给养
第十五章　行动基地
第十六章　交通线
第十七章　地形和地貌
第十八章　制高
第六篇　防御
第一章　进攻和防御
第二章　进攻和防御在战术上的关系
第三章　进攻和防御在战略上的关系
第四章　进攻的向心性和防御的离心性
第五章　战略防御的特点
第六章　防御手段的范畴
第七章　进攻和防御的相互作用
第八章　抵抗的方式
第九章　防御会战
第十章　要塞
第十一章　要塞（续）
第十二章　防御阵地
第十三章　坚固阵地和设防营垒
第十四章　翼侧阵地
第十五章　山地防御
第十六章　山地防御（续一）
第十七章　山地防御（续二）
第十八章　江河防御
第十九章　江河防御（续）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林地防御
第二十二章　哨所线
第二十三章　国土的锁钥
第二十四章　翼侧行动
第二十五章　向本国腹地退却
第二十六章　民众武装
第二十七章　战区防御

第二十八章　战区防御（续一）
第二十九章　战区防御（续二）——逐步抵抗
第三十章　战区防御（续三）——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
战争论：III
前言
第七篇　进攻（草稿）
第一章　从与防御的关系看进攻
第二章　战略进攻的本性
第三章　战略进攻的目标
第四章　进攻力量的削弱
第五章　进攻的顶点
第六章　消灭敌军
第七章　进攻会战
第八章　过河
第九章　对防御阵地的进攻
第十章　对设防营垒的进攻
第十一章　对山地的进攻
第十二章　对哨所线的进攻
第十三章　机动
第十四章　对沼泽地、泛滥地和林地的进攻
第十五章　对一个战区的寻求决战的进攻
第十六章　对一个战区的不求决战的进攻
第十七章　对要塞的进攻
第十八章　对运输队的进攻
第十九章　对舍营敌军的进攻
第二十章　牵制性进攻
第二十一章　入侵
附录　关于胜利的顶点
第八篇　战争计划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第三章
第四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规定——打垮敌人
第五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规定（续）　——有限的目标
第六章
第七章　目标有限的进攻战
第八章　目标有限的防御战

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
附录1　作者在1810年、1811年和1812年为王储殿下讲授军事课的材料
附录2　关于军队的有机划分
附录3　战术或战斗学授课计划
附录4　战术或战斗学概论

战争论： I

Carl Von Clausewitz

HINTERLASSENE WERKE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Erster Band

Vom Kriege

Erster Teil

Erste Aufl age

Ferd.Dümmler’s Verlagsbuchhandlung,Berlin,1832

本卷据费迪南德·迪姆勒出版社1832年版译出

★ 译者前言 ★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是普鲁士少将、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他12岁参军，13岁参加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1792—1797），此后一生中又参加了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1806—1807）、1812年俄法战争，以及1815年反法战争。其间，克劳塞维茨历经普鲁士军校首届学员（1801—1804）、亲王副官（1804—1806）、法国战俘（1807—1809）、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参与者、普鲁士王子的基础军事课教员（1809—1812）等多个角色的变换，但不变的是他的勤于阅读和思考。他阅读了大量政治、军事、历史、逻辑和哲学方面的书籍，在法国战俘营期间对法国革命的影响进行分析，对普鲁士在耶拿会战中大败的原因进行反思，撰写了《关于1806年10月战事的书信集》（后于18A23年底又撰写了《处于最大灾难中的普鲁士》，再次进行反思）。在参与1815年反法联盟战争后，克劳塞维茨先是任军参谋长（1815—1818），后任普鲁士军事学院院长（1818—1830）。在任院长期间，他有更多时间对涉及战争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思考，着手尝试运用辩证法原理分析战争中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对军事与政治、战争与媾和、进攻与防御、战略与战术、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常备军战争与人民战争等诸多概念和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1831年11月16日，克劳塞维茨突发急症去世，留下大量笔记和手稿，后由其夫人玛丽·冯·克劳塞维茨（1779—1836）整理，于1832—1834年出版。

克劳塞维茨曾表示："我的抱负是要写一部不是两三年后被人遗忘的，而是对军事感兴趣的人会不时翻阅的书。"[1]但是他的著作起初并未受到重视，直到若干年后，经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元帅推荐，其著作才为更多人所熟知，而且其读者早已不仅是对军事感兴趣的人。

星移物换，时代变迁，但是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中揭示出来的战争中的那些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象、那些可以被视为真理的法则是不变的，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以作者的一段话来举例说明其中的这样一些法则（克劳塞维茨称其为"毫不困难就可以弄清楚的语句"）的话，那么这段话是："防御虽带有消极目的，却是比进攻更有力的作战形式，进攻虽带有积极目的，却是较防御更弱的作战形式；大的胜利一

并决定小的胜利；针对某些重点所取得的胜利能产生战略效果；佯动是弱于真正进攻的一种力量运用，因此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采用；胜利不仅体现在占领战场，还体现在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毁对方的军队，而这种摧毁大多只有在赢得会战后的追击中才能实现；经过战斗赢得的胜利，其战果才总是最大的，因此对于从某一战线和方向转到另一战线和方向，只能视为一个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只有在具有全面优势或者在交通线和退却线方面较对手占优势时，才有权利进行迂回；只有具备前一条中的同样条件时，才能占领翼侧阵地；任何进攻在前进过程中都会受到削弱。”[2]有一种观点认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也没什么了不起，依据是德国人输掉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持这一观点的人恰恰没有认识到，正是当时的决策者没有遵循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无非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3]，而是认为政治对军事的决定作用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停止了，在战争期间应该是军人说了算，才是德国人输掉战争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德国人遵循了克劳塞维茨的论断就一定能赢得两次世界大战，因为战争还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以及民心向背等问题。

可以说，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很多理论和观点为军事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后世的很多政治、军事、战略家、统帅和普通读者也从中汲取了营养。时至今日，他的不少理论和观点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具有重要意义，需要人们反思是否遵循或者注意到了他的这些理论和观点。例如克劳塞维茨指出，“只要敌国政府及其盟友还没有被迫签订和约，或者敌国人民还没有屈服，我们就不能认为战争（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活动）已经结束”[4]，“人们总是将和约的签订视为战争目的已经达到，战争这个活计也就算是结束了”[5]。又比如克劳塞维茨指出：“贪图安逸会使一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热衷于交际的民族堕落下去。一个民族，只有其民族性格和战争历练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下相互帮衬，才有望在政治世界中拥有牢固的一席之地。”[6]警世醒言般的类似观点在书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仔细研读和思考。当然，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和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和认知水平的局限，有一些在学术上还有争议，其意义不在于也不可能对所有涉及战争和战略战术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而在于提示和提醒人们，当面临瞬息万变的情况需要做出决策时能够迅速地、下意识地想到他的这些理论和观点。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那样：“理论无法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公式，无法通过在两侧堆砌原则而把人们限制在一条狭窄的、必走的小路上；理论应该使人们快速了解大量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然后放手让人们进入更高级的行动领域，以便人们根据其天赋的大小运用所有集中起来的

力量采取行动，并清楚地、唯一地意识到真正的和正确的事物。”[7]

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克劳塞维茨也认为：“拿战争与某种艺术相比，不如拿它与贸易相比，贸易也是人类利益和活动的一种冲突。距战争近得多的是政治，人们也可将政治视为一种规模更大的贸易。”[8]由于军事与经济活动在人员指挥与管理、形势的判断与决策等方面存在不少共性，因此作者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除了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产生诸多影响外，也在经济、商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成为一些世界知名大学或商学院的教学内容。相信广大读者，包括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战略等感兴趣的各界朋友，会从克劳塞维茨的这部经典著作中汲取所需要的营养，做出自己的思考，收获自己的心得。

笔者十岁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学习德语，1987年自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毕业，之后从事军事外交工作，2017年退役。有读者可能会问，目前能够见到的《战争论》的中文版本已经不下七八种，为什么我还要来凑这个“热闹”呢？这主要是因为，对照《战争论》的原文和现有中文译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译文不够准确，而且有的涉及重要的概念和论断。例如原著中那句著名的论断“战争无非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其中“手段”一词，作者用的是复数，而中文译本一般将此句译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以另一个手段的延续”。这两种译法的差别还是不小的，有可能引起读者对作者原意的误解，甚至会令人误解作者认为发起战争的门槛并不高。又比如现有中文译本大多将Methodismus译作“方法主义”，而中文里并无“方法主义”这一概念，从而让读者很难理解，不明就里，而如果稍加查考，就会了解到作者以该词是表示习惯做法之意。类似的望文生义、词不达意现象还是不少的。究其原因，一是有的译者本人并不掌握德文，大多译自德文以外语种的版本，导致原文经过多次翻译转换后失准。例如，有的译者将出版原著的迪姆勒出版社误译为“迪姆勒费尔拉格出版社”，这显然是由于译者不清楚Verlag已经就是“出版社”的意思了。二是有的译者并不具备相应的军事知识。很难想象一位不清楚“翼侧”（Flanke）和“侧翼”（Flügel）区别，不清楚“主力会战”（Hauptschlacht）“会战”（Schlacht）“小规模会战”（Treffen）“战斗”（Gefecht）区别的译者会译好这部军事专著。此外，据了解，目前能见到的《战争论》中文译本似乎还没有直接从首版原著翻译过来的，而据不少读者反映，希望能看到未经后人修饰的首版原著的中文译本。好在现在可以很方便地阅读到近200年前的原著首版版本，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著名的克劳塞维茨研究网站Clausewitz.com中查阅到。

出于以上考虑，译者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在近期完成了《战争论》的翻译和校对，依据的版本是该书1832—1834年的德文首版，并承蒙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此外，在出版方的建议下，笔者尝试为全书和各卷分别撰写制作了音频导读，虽然听起来有些枯燥，但也许多少能有助于读者以阅读之外的方式了解作者的观点。

在翻译和反复校对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了家人和朋友们的帮助。首先要感谢家人尤其是我夫人的付出，除承担了大量我本应更多分担的家务和枯燥的文字录入以外，她还指出了原始译文中不少欠流畅和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实际上起到了第一读者的作用；感谢友人曹永娟女士和米伦费尔德先生不厌其烦地为我在语言、历史名词等方面答疑解惑；感谢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编辑们反复校阅，起到了质检员的作用。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尽管努力争取不出错，以便为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用于了解和研读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的译本，但肯定还是会出现错误，在此先向读者致歉并恳请批评指正。

陈川

2020年元月于北京

注释：

[1]见本书第一卷首版前言，第3页。

[2]见本书第一卷说明，第4页。

[3]见本书第一卷说明，第1页。

[4]见本书第一卷，第23页。

[5]同上。

[6]见本书第一卷，第154页。

[7]见本书第三卷，第75—76页。

[8]见本书第一卷，第94页。

★ 首版前言 ★

人们有理由感到惊讶，这样一部军事著作的前言竟出自一位女性之手。虽然对我的朋友们来说，这是无须解释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向那些不认识我的人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样做的原因，以免他们认为我不自量力。

眼前这部我现在为之撰写前言的著作几乎让我挚爱的丈夫（可惜他过早地离开了我和祖国）耗尽他生命中最后12年的全部精力。完成这一著作是他最殷切的愿望，但是他并无意一定要在他有生之年让它面世。当我劝他改变这个想法时，他一半是开玩笑，但一半也许是预感到自己的早逝而经常这样回答说："应该由你来编纂出版。"尽管当时我很少认真地考虑过它的含意，但是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这句话常常使我潸然泪下。也正是这句话让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有义务在我亲爱的丈夫的遗著前面写几句话。即使人们对于我这样做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还是会体谅那种促使我克服羞怯心理来写这篇前言的情感的。这种羞怯心理常常使一位女子即使是出面做这样一些次要的事情也会感到十分为难。

当然在撰写本前言时，我丝毫也不应有自视为一部远在我眼界之外的著作的真正编者的想法。我只想作为一位曾经参与其中的伴随者，在它面世时伴其左右。我应该是有权利以这种身份出现的，因为我在这一著作的形成过程中确实有幸担任过类似的角色[1]。凡是了解我们的幸福婚姻并且知道我们彼此分享一切（不仅同甘共苦，而且分享日常生活中的每件琐事和趣事）的人都会明白，假如我不知详情，那么我亲爱的丈夫是不会如此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的。因此没有人比我更能见证他在从事此项工作时是抱着多么大的热忱，献给了它多少爱，以及寄予了它多少希望。我还见证了这项工作成形的方式和时刻。其丰富和聪颖的精神世界自少年时代起就让他感知到对光明和真理的渴望。尽管他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但是他的思考主要还是集中于对国家安危极为重要的军事科学，其职业也要求他投身于这门科学。沙恩霍斯特[2]首先将他引上正确的道路[3]，后来他于1810年担任普通军事学校[4]的教官，并同时荣幸地为王储殿下[5]讲授基础军事课，这两件事对他来说又是新的动力，促使他把自己的研究和努力集中到这一方向上来，并把他自己感觉解开

了的疑惑写下来。1812年他在结束王储殿下课业时所写的一篇文章[6]，已经包含了他后续著作的胚芽，但是直到1816年，他才又在科布伦茨[7]开始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在这期间十分重要的四年战争[8]中的丰富经验使他的思考趋于成熟，结成了这些果实。起初，他把自己的观点记录在简短的、相互之间只有松散联系的文章中。从其手稿中发现的下面这篇没有标明日期的文章看来也是出自这一较早时期：

> 我认为，这里写下的文字已经触及构成所谓战略的主要问题。尽管我还只是把它们视为素材，但我已经相当有把握将其融合成一个整体。
>
> 这些素材是在没有写作计划的情况下写成的。起初我只想用十分简短、准确和透彻的语句写下我自己思考并弄懂了的那些东西，并未虑及针对这些思考要点的研究方法和严谨联系。当时孟德斯鸠[9]研究其问题[10]的方法隐约浮现在我的脑际。我认为，这种简短的、提纲式的篇章（起初我只想把它们称为“颗粒”）凭借它们自己已经确立了的观点，以及继续钻研它们可能得出的观点，均可极大地吸引才华横溢的人们。因此当时浮现在我眼前的是那些才华横溢、对战争已经有所了解的读者。不过我那追求充分论述和系统化的天性最终占了上风。有一段时间，我说服自己，从自己针对个别问题所写的文章中（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搞清有关问题，变得有把握）抽出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说将智慧集中于较小的范围进行研究。但是后来，我的天性完全支配了我，开始尽自己所能加以论述，之后也就自然考虑到那些对军事还不是很熟悉的读者。
>
> 我越是继续此项工作，越是沉醉于研究，也就越注重系统化，于是就陆续形成了一些章节。
>
> 我最后的打算是，对全部内容再过一遍，对早期文章中的一些论据加以充实，对后来文章中的一些分析也许再进行提炼，归纳出结论，从而使这些文章成为一个比较像样的整体，形成一部小的八开本书[11]。即使是在成书的过程中，我也要避免写那些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包括那些不言而喻的、已经谈论过千百遍的，以及已经广为大家所接受的东西，因为我的抱负是要写一部不是两三年后被人遗忘的，而是对军事感兴趣的人会不时翻阅的书。

他在科布伦茨公务繁忙，只能利用零星时间从事这项个人写作，直

到1818年他被任命为位于柏林[12]的军事学院院长，才又有闲暇进一步扩展其著作，并用近代战争[13]史来充实其内容。根据这所军事学院当时的制度，研究工作不归院长负责[14]，而是由一个专门的研究部领导，因此他对担任院长职务并不十分满意，但是由于可以有充裕的空闲时间，他还是接受了这项新的任务。虽然他没有任何狭隘的虚荣心，没有任何躁动不安的个人野心，但是他想要成为真正有用的人，要让上帝赐予他的才能发挥作用。在他到当时为止忙碌的生命中，他没有得到过能满足这种要求的岗位。对于今后获得这样一个岗位，他也不抱多大的希望。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研究，他生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著作将来能够有益于世人。尽管如此，他内心越来越坚定地打算在他去世之后再出版这部著作。这大概就是最好的证明，证明他追求伟大而深远影响的努力是真诚和崇高的，没有掺杂任何要求得到赞赏的虚荣意图和任何自私的考虑。

他就这样继续勤勉地写作，直到1830年春被调到炮兵部门任职。这之后，他的工作就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开始变得非常忙碌，以致至少在初期不得不完全放弃写作。他整理了他的手稿，分别包封起来，给它们贴上标签，十分痛苦地和这项他如此热爱的工作告别。同年8月，他被调往布雷斯劳[15]，担任炮兵第二监察部[16]监察长，12月又调回柏林，担任格奈泽瑙[17]伯爵元帅的参谋长（在格奈泽瑙任总司令期间）。1831年3月，他陪同其尊敬的统帅前往波森[18]。在遭受最悲痛的损失[19]后，他11月从波森回到布雷斯劳，希望能继续从事写作，并争取在当年冬天完成这一工作。然而上帝另有安排。他11月7日回到布雷斯劳，16日就与世长辞了。由他亲手包封的文稿，是人们在他去世以后才打开的！

现在这部遗著就在这里，就是在随后各卷要告诉大家的内容，而且完全是原样，没有增减一个字。尽管如此，在出版该书时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资料要整理和商讨。我谨向在这方面给予我帮助的多位挚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尤其要感谢厄策尔[20]少校先生，他任劳任怨地承担了付印前的校对工作，并且为这部著作中的历史部分[21]制作了附图。在这里，我也要提及我亲爱的弟弟[22]。他在不幸的时刻是我的支柱，并且在很多方面为这部遗著的出版做出了努力。例如他在细心通读和整理这部遗著时，发现了我亲爱的丈夫开始修改本书的文稿（我丈夫在**1827**年写成的、列在本前言后面的《说明》中提到，修改本书是他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并把它放入应属的第一篇（因为其内容仅涉及第一篇）。

我还要向其他很多朋友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我提出的建议，以及向我表达的哀悼之情和友好之谊。尽管我无法一一列出他们所有人，但是他们一定会接受我由衷的感激之情。我越是坚信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不仅是为了我，而且还是为了上帝从他们手中过早掠走的朋友，我的这一感激之情就越是强烈。

我在这样一位丈夫身边度过了非常幸福的21年。现在尽管我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是由于我拥有对往事的珍贵记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拥有我亲爱的丈夫留给我的朋友们的关切和友谊，并且令人振奋地感受到其罕见的价值已经得到如此普遍和光荣的认可，因此我依旧感到非常幸福。

一对高贵的贵族伉俪[23]出于对我的信任，召我到他们身边任职。这一信任对我又是一个新的安慰，为此我要感谢上帝，因为这一信任为我带来了一份光荣的工作。我愉快地投身于这份工作。愿上帝赐福于这一工作，希望目前由我侍奉的尊贵的小王子[24]将来能够阅读本书，并受到本书的鼓舞而付诸可与其荣耀祖先比肩的行动！

1832年6月30日书于波茨坦[25]附近的大理石宫[26]
玛丽·冯·克劳塞维茨[27]
布吕尔世袭伯爵[28]、威廉王妃[29]殿下侍从长

注释：

[1]《战争论》手稿中有些段落是作者夫人的笔迹，可能是为作者抄写的内容。——译者注

[2]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普鲁士将军，普鲁士总参谋部体制的奠基人。曾创办普鲁士军事学院，后任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等职。著有《炮兵研究指南》《军事回忆录》《军官手册》等。——译者注

[3]1801年，克劳塞维茨被派往普鲁士步兵和炮兵青年军官学校接受三年培训，在此期间与时任校长沙恩霍斯特中校相识，并深受其影响。——译者注

[4]普通军事学校（die Allgemeine Kriegsschule），即普鲁士军事学院，由沙恩霍斯特于1810年10月15日在柏林创办。——译者注

[5]即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1770—1840）的长子，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

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Ⅳ.，1795—1861），1840—1861年期间为普鲁士国王。——译者注

[6]这篇文章收录在本书第三卷的附录中。——译者注

[7]科布伦茨（Koblenz），今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北部一城市，位于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交汇处。——译者注

[8]指1812—1815年期间拿破仑对俄战争以及反法联盟对法战争。——译者注

[9]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男爵，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著有《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等。——译者注

[10]指孟德斯鸠经过27年研究，于1748年11月出版《论法的精神》。——译者注

[11]原文如此（ein kleiner Oktavband）。——译者注

[12]柏林（Berlin），今德国首都。历史上曾是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和普鲁士的首都。——译者注

[13]近代战争（neuere Kriege），指法国革命以后的历次战争。——译者注

[14]当时普鲁士军事学院院长主要负责学院日常行政管理和纪律惩戒。——译者注

[15]布雷斯劳（Breslau），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首府弗罗茨瓦夫（Wroc aw），18、19世纪西里西亚的首府和军事重镇。位于奥得河畔。——译者注

[16]1820年4月，普军炮兵部队分为三个监察部，各辖三个炮兵旅。其中第二监察部下辖第1、第5和第6炮兵旅，分别位于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和西里西亚。——译者注

[17]格奈泽瑙（August Wilhelm Anton Graf Gneisenau，1760—1831），伯爵，普鲁士元帅。1806年耶拿会战大败后，与沙恩霍斯特等一起致力于军事制度改革，是普鲁士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创建者之一，1813—1815年任布吕歇尔元帅的参谋长。——译者注

[18]波森（Posen），即今波兰大波兰省首府波兹南（Poznan），位于瓦特河

畔。——译者注

[19]格奈泽瑙因患霍乱于1831年8月23日在波森逝世。——译者注

[20]厄策尔（Franz August O'Etzel，1784—1850），普鲁士少将。1825—1835年任普鲁士军事学院地形学和地理学教官。1847年晋升少将。——译者注

[21]克劳塞维茨的军事遗著共十卷，本书是其中的前三卷，即战争理论部分，后七卷是历史部分，对一些战例进行了记述和评析。——译者注

[22]即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布吕尔（Friedrich Wilhelm von Brühl，1791—1859），伯爵，普鲁士中将。1828年成为普鲁士元帅格奈泽瑙的女婿。——译者注

[23]指当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770—1840）的次子威廉王子（Wilhelm Friedrich Ludwig von Preussen，1797—1888）及其夫人奥古斯塔。1861年1月2日，威廉王子在其长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逝世后成为普鲁士国王，1871年成为德意志帝国首位皇帝（即威廉一世）。——译者注

[24]即后来的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Ⅲ.，1831—1888），1888年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位仅99天即因喉癌去世。——译者注

[25]波茨坦（Potsdam），今德国勃兰登堡州首府，东北距柏林约30公里。——译者注

[26]大理石宫（das Marmorpalais），位于波茨坦附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命人于1787—1792年兴建。——译者注

[27]玛丽·冯·克劳塞维茨（Marie von Clausewitz，1779—1836），伯爵，萨克森将军阿道夫·冯·布吕尔伯爵之女，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本书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之妻。——译者注

[28]布吕尔系历史上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的著名贵族姓氏。本书编者玛丽出生时即为布吕尔伯爵，其父阿道夫·冯·布吕尔曾任萨克森和普鲁士骑兵司令，祖父海因里希·冯·布吕尔曾任萨克森选帝侯国首相，在七年战争中曾与普鲁士为敌。——译者注

[29]威廉王妃（Prinzessin Wilhelm），即普鲁士威廉王子的夫人奥古斯塔（Augusta von Sachsen Weimar-Eisenach，1811—1890）。——译者注

★ 说明[1] ★

我认为，已经誊写清楚的前六篇还只是一堆相当不成形的文字，完全应该再修改一次。修改时，应注意让人到处都能更清楚地看到两种不同的战争，这样所有思想就会有更清晰的含义、明确的指向和更具体的运用。这两种不同的战争就是以战胜对手为目的的战争（无论是在政治上消灭他，还是仅使他无力抵抗，以便迫使他签订一个符合我们意愿的和约），以及只是要在其国家的边境地区占领一些地方的战争（无论是为了占据这些地方，还是为了在媾和时将其作为有用的交换手段）。当然从一种战争到另一种战争之间必然有一些过渡性的战争样式，但是这两种有着不同努力方向的战争，其完全不同的本性[2]必然贯穿于一切方面，并将其互不相容的部分凸显出来。

除了指出这两种战争实际上存在的区别以外，还应明确且准确地确定以下这一实际上同样不可或缺的观点：战争无非是政治[3]以其他手段[4]的延续。如果我们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就会更多地使考察前后一致，一切问题就会更容易得到解决。虽然这个观点主要在第八篇中才发挥其作用，但在第一篇中就必须对它进行透彻的阐述，而且这一观点在修改前六篇时也应一并发挥作用。对前六篇做这样的修改，会去除书中的一些糟粕，弥补一些漏洞，可以把一些一般性的东西归纳成更明确的思想和形式。

第七篇《进攻》（各章的草稿已经写好）应该被视为第六篇《防御》的对应篇，并且应该根据上述更明确的观点立即进行修改，这样以后就可以不必再修改了，而是可以更多地在修改前六篇时作为一个标准。

第八篇《战争计划》（关于整个战争的准备）已经草拟出多个章节，但它们甚至还不能算作真正的素材，而只是对大量材料的粗略加工。这样做是为了能够在真正写作时再明确重点所在。这些篇章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我想在完成第七篇以后，立即着手修改第八篇。修改时我主要是要贯彻上述两个观点，简化一切内容，但同

时也要使一切更具思想性。我希望在这一篇中能够澄清某些战略家和政治家头脑中的模糊观点，至少要向世人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以及人们在一场战争中到底应该考虑些什么问题。

如果通过修改这第八篇能厘清我的思路，并充分确定战争的大的轮廓线条，那么此后我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这种思路带到前六篇中去，让战争的这些轮廓线条在那里也处处得到体现。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着手修改前六篇。

假如我过早离世，使这项工作中断，那么现有的这些当然就只能叫作一堆不成形的想法了。它们将受到无休止的误解，成为大量不成熟评论的动因，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提笔写下的突发奇想同样很好，足以被他人引用和印刷发表，认为自己写的内容就像二二得四一样是无懈可击的。假如评论者也像我一样花费这么多精力，长年累月地思考这些问题，并且总是把它们与战史进行对比，那么他们在进行评论时自然就会更加慎重了。

尽管本书尚未成形，但我仍然相信，一位不持偏见、渴望真理和追求信念的读者，在阅读前六篇时对那些经过多年思考和对战争潜心研究之后得到的果实不会视而不见，而且或许会从中发现可能在战争理论中引起一场革命的主要思想。

1827年7月10日于柏林

除了上面的《说明》以外，在作者的遗稿中还有下面一篇未完成的文章。这篇文章看来是他在辞世前不久写的。

在我辞世后，人们会发现这些关于大规模战争引导[5]的手稿。像目前这个样子，这些手稿只能视为汇集起来的素材，从中应建立起一个关于大规模战争的理论。对其中大部分内容，我尚不满意，而第六篇只能看作一种尝试，我很想对这一篇进行彻底改写，并另寻论述的方法。

不过人们在这些材料中看到的占据主要地位的主要观点，我认为是关于战争的正确观点。这些观点是我始终面对现实进行多方面思考，以及始终记取战史经验教训和与优秀军人交往所受教益的结果。

第七篇《进攻》谈到的问题是在仓促之中写下来的。在第八篇《战争计划》中，我本想更突出地指出战争中政治和人文方面的不同。

我认为第一篇第一章是唯一已经完成的一章。它至少指出了我在全书处处都要遵循的方向。

建立起有关大规模战争的理论或者所谓的战略，是特别困难的。可以说，只有很少的人对其中的各种问题持有清晰的观点，即了解其中各种事物之间必然的和不间断的联系。在行动中，大多数人根据判断情况时的直觉[6]行事，而这一直觉是随着人们天赋的多少而变化的，有的正确，有的则不那么正确。

所有杰出的统帅就是这样行动的。他们判断时的直觉之所以往往是正确的，部分是由于他们的伟大和天赋。对统帅亲为的行动来说，也永远会是这个样子。对这样的行动来说，这种判断时的直觉也足够了。然而如果不是统帅本人行动，而是他要在讨论中说服别人行动，那就必须有明确的观点，并指出事物的内在联系。由于在这方面的训练还很落后，因此大部分讨论只是一些没有根据的话说来说去，结果不是各说各话、各执己见，就是为了顾及对方而妥协，走上毫无价值的折中之路。

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持有明确的观点并非无益，而且人的思想一般来说都倾向于要求具有明确性，要求找到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

如此富于哲理地建立军事艺术[7]是非常困难的，加之人们在这方面的很多尝试是非常糟糕的，因此大多数人得出结论，认为不可能建立这样的理论，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现有法则无法加以概括的东西。假如不是有很多毫不困难就可以弄清楚的语句的话，我们就会同意这种看法，并放弃建立理论的任何尝试。这些语句包括：防御虽带有消极目的，却是比进攻更有力的作战形式，进攻虽带有积极目的，却是较防御更弱的作战形式；大的胜利一并决定小的胜利；针对某些重点所取得的胜利能产生战略效果；佯动是弱于真正进攻的一种力量运用，因此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采用；胜利不仅体现在占领战场，还体现在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毁对方军队，而这种摧毁大多只有在赢得会战后的追击中才能实现；经过战斗赢得的胜利，其战果才总是最大的，因此对于从某一战线和方向转到另一战线和方向，只能视为一个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只有在具有全面优势

或者在交通线和退却线方面较对手占优势时，才有权利进行迂回；只有具备前一条中的同样条件时，才能占领翼侧阵地；任何进攻在前进过程中都会受到削弱。

注释：

[1]即编者在前言中提及的克劳塞维茨于1827年撰写的文章。——译者注

[2]“本性”（die Natur），意为“本身即有的属性”，此处指战争本身具有的属性，如暴力性、对政治的从属性等。以往有的中文译本将其译为“性质”，易使人误解为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译者注

[3]“政治”一词，作者在此处使用了“Staatspolitik”，也可译为“国家政策”，但由于作者在书中其他涉及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中均使用了“Politik”一词，为保持前后一致，故在此将该词译为“政治”。——译者注

[4]在原作中，“手段”一词，作者用的是复数（Mitteln），似可理解为战争只是政治以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延续的其中一种手段。——译者注

[5]“引导”，原文“Führung”，依不同语境可译为“指挥”“指导”“引导”。——译者注

[6]“判断情况时的直觉”（Takt des Urteils），如果直译的话，也可译为“判断情况时的分寸感”。——译者注

[7]“军事艺术”（die Kriegskunst），如果直译的话，可译为“战争艺术”，但是从作者在第二篇第一章和第三章中所做分析来看，其含义不仅仅局限于战争，故译为“军事艺术”。——译者注

★ 作者前言 ★

科学的概念不仅仅或者不是主要存在于系统和成熟的学科之中，这在今天已经无须争论了。表面上看，读者在本书中是根本找不到体系的。这里没有成熟的学科，只有一些素材。

本书的科学形式表现在致力于研究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它们与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的本性之间的联系。作者在本书中从不回避得出富于哲理的结论，但是当它们犹如一丝细线，不足以引出和说明问题时，作者宁愿扯断它们，而采用实际经验中相应的现象来说明问题。正如某些植物只有枝干不能长得太高才能结出果实一样，在现实的军事艺术园地里也不能让理论的枝叶和花朵长得太高，而是要让它们接近经验，接近它们本来的土壤。

想根据麦粒的化学成分研究出麦穗的形状，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要想知道麦穗的形状，只要去麦田里看一下就可以了。研究与观察、哲学与经验从来就不允许彼此蔑视或排斥，它们是相互为对方做担保的。因此本书的内容是有内在必然性的，它们或者以经验，或者以战争本身的概念为基础，就像拱形屋顶建在立柱上一样，因此本书的内容是不缺乏依据的[1]。

写出一套系统的、饱含思想和内容的战争理论，也许并非不可能，但我们迄今的理论距此还很遥远。现有的理论竭力追求系统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充斥着各种平庸、套话和高谈阔论，更不要说它们还缺乏科学精神。如果有人想生动地体会一下这种理论，那么可以读一下利希滕贝格[2]从一篇消防规程中摘出的一段话：

> 如果一幢房子失火，那么人们必须首先试着去防护该房左边房子的右墙和该幢房子右边房子的左墙。因为如果人们，比如说，要去防护位于左边的房子的左墙，那么这幢房子的右墙位于左墙的右边，由于火也在这面墙和右墙的右边（因为我们已经假设房子位于火的左边），因此这幢房子的右墙比左墙距火更近。在火烧至受到防护的左墙以前，如果不对右墙加以防护，那么这幢房子的右墙就可能烧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未加防护的东西可能烧毁，而且

会在其他也未加防护的东西被烧毁以前烧毁，因此人们必须放弃后者，防护前者。为使人们对事情有深刻印象，必须指出：如果房子位于火的右边，那么就防护左墙；如果房子位于火的左边，那么就防护右墙。

为避免用这样的啰唆语言吓跑有头脑的读者，为避免在精华中掺水而使之失去美味，作者更愿意把他对战争的多年思考，与他相识的智者的交往，以及他的一些经验在其内心唤起和明确了的东西，铸成未掺杂质的金属小颗粒，献给读者。本书表面上联系不是很密切的各章就是这样产生的，但是希望它们并不缺乏内在的联系。也许不久就会出现一位更有智慧的人，呈现给读者的不再是这些零星的颗粒，而是一整块没有瑕疵和杂质的金属。

注释：

[1]很多例子证明，很多军事著作家，特别是那些想要科学地研究战争本身的军事著作家并不是这样做的。在他们的结论中，赞成的和反对的观点是如此相互矛盾，以至于得不出什么像样的结论，还不如两头狮子相互吞食后能剩下两条尾巴。——作者注

[2]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德国18世纪下半叶的启蒙学者、数学家、作家，德国首位实验物理学教授。——译者注

第一篇

关于战争的本性

★第一章★

战争是什么？

1.引言

我们想首先考察战争的各个要素，其次考察其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再就其内在联系考察整体，也就是说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但是我们在此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必要先对整体的本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因为在此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有必要在考察部分时同时考虑到整体。

2.定义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一开始就给战争下一个冗长的政论式的定义，而是打算抓住战争的要素——决斗。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决斗。如果我们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决斗想成一个统一体，那么最好把它想象成两个人在摔跤。每一方都试图通过体力迫使另一方服从自己的意志；其最直接的目的是战胜对手，从而使对方无力再做任何抵抗。

因此战争是迫使对手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暴力以技术和科学的各种发明武装自己，以对付暴力。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并未在实质上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其他精神暴力了）是手段，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为了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因此从概念上讲，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真正目标。这个目标取代了目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把目的作为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而排斥掉了。

3.暴力的最大限度的使用

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多的伤亡就能解除对手的武装或者战胜对手，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不管这种想法是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

因为在像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由仁慈而产生的这些错误恰恰是最糟糕的。由于物质暴力在其全部范围内的使用不以任何方式排斥智慧一同发挥作用，因此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手不这样做时，想必就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他就给对手定下法则，于是双方就趋向极端[1]，这种趋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2]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力量的限制。

人们必须这样来看问题：出于厌恶这一残暴的要素[3]而忽视其本性是无益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与野蛮民族的战争相比，其残酷性和破坏性要小得多，那么其原因在于社会状况不同，既包括交战国内部的，也包括交战国之间的。战争产生于这种社会状况及其各种因素，受到这种社会状况的限制、约束和弱化，但是这些东西并不属于战争本身，对战争来说只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因此人们从来就不能将一种缓和的因素硬搬入战争哲理本身，否则就是不合情理的。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4]本来是由敌对感受和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组成的。我们之所以选择两个要素中的后者作为我们战争定义的标志，是由于它具有普遍性。甚至最野蛮的、近乎出于本能的仇恨感，如果没有敌对意图，也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很多敌对意图根本未伴随着敌对感受，或者至少没有伴随着强烈的敌对感受。在野蛮民族中，归因于情感的意图是主要的；而在文明民族中，归因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不过出现这种区别的原因不在于野蛮和文明自身的本质，而在于其所处的情况和制度等：因此不是在每个情况下都必然有这种区别，而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有这种区别。一句话，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会爆发激烈的冲突。

由此可见，如果人们把文明民族的战争理解为政府之间纯粹的理智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以至于最后不再真的需要众多军事人员参加，而只是需要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将是极为荒谬的。

理论已经开始向这个荒谬的方向发展，但最近几次战争的出现又把它纠正了过来[5]。如果说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它必然也属于情感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由情感引起的，但它毕竟还是与情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关系的多少不取决于文明程度，而是取决于敌对利益重要性的

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

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未摧毁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运用了智慧，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发泄的本能更有效的使用暴力的方法。

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表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中的消灭对手的倾向。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观点：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界限的，于是每一方都给另一方制定法则，就会产生一种相互作用。从概念上讲，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

（第一种相互作用）

4.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

我们说过，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我们现在要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

如果要让对手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置其于比我们带给他的损失更为不利的境地，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不能是暂时的，否则对手就会等待出现较为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对手这一处境的任何变化，都必须使其处境更为不利，至少要使对手有这样的想象。参战的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通过战争行为迫使对手服从我们的意志，我们就必须使之要么确实无力抵抗，要么陷入很可能受到这种情况威胁的境地。由此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者战胜敌人，无论说法如何，必须永远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战争不是一股有生力量对一堆无生命的东西产生作用，它永远是两股有生力量之间的冲撞，因为如果有一方绝对地忍受，那么就不可能进行战争。因此我们上面所谈的战争行为的最后目标，想必是双方都想要达到的。这里又是一种相互作用。只要我没有战胜对手，就不得不担心他战胜我，于是我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对手给我定下法则，就像我给对手定下法则一样。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它导致第二种极端。

（第二种相互作用）

5.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

如果我们要战胜对手，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其抵抗力的大小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这一抵抗力是通过两个不可分开的因素表达出来的，即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

现有手段的多少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是基于数量的（尽管并非完全如此），而意志力的强弱是很难确定的，只能根据动机的强弱做大致估计。假设我们用这种方法大体上估计出对手抵抗力的大小，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决定自己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并且要么加大这种力量，以形成优势；要么在我们力量还不足以形成优势的情况下，尽量增加我们的力量。但是对手也在这样做。这又是一个相互间的升级，从纯概念上讲，又必然会趋向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三种相互作用和第三种极端。

（第三种相互作用）

6.在现实中修正

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绝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活动是在与一个极端的东西打交道，是在与一场力量冲突打交道，而这些力量自行其是，只服从其内在法则，不服从任何其他法则。因此，如果我们要从战争的纯概念中为我们设定的目标和应使用的手段找到一个绝对点，那么我们就会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陷入对极端的追求，这些追求无非是概念的游戏，是由逻辑上吹毛求疵所形成的几乎看不见的脉络所引起的。如果人们坚持追求绝对，对全部困难都以一种法则来应对，严格按照逻辑，坚持任何时候都必须准备对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法则就只是书本中的法则，而不是适用于现实世界的法则。

即使假设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是一个容易做到的绝对的东西，人们还是要承认，人的头脑也很难接受这种逻辑梦幻的支配。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会在某些情况下造成力量的无谓浪费，这想必会与执政艺术的其他原则相抵触；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还会要求人的意志力发挥到与既定目的不相称的程度，从而无法实现，因为人的意志从来就不是通过逻辑上的吹毛求疵来获得力量的。

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入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6]。在抽象领域中，一切都被想象得很乐观，我们不得不设想作战双方不仅在追求完美，而且均已达到完美的程度。在现实中也是这样的吗？假如以下情况成立，那么在现实中才会也是这样：

（1）战争是一个完全孤立的行为，它突然发生，与此前的国家生活没有联系。

（2）战争是由唯一的一次决战或者由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组成的。

（3）战争包含一个自身已经做出了的决策，对战后政治状况的考虑不会在战争结束前反过来对战争产生影响。

7.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

关于上述三点假设中的第（1）点，我们认为，互为对手的每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不是抽象的人；对那个在抵抗力中不依赖外界事物的因素（意志）来说，也不是抽象的。这一意志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它的今天预示着它的明天。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因此双方中的每一方根据对方是怎样的，以及对方正在做什么，就能判断出对方的大部分情况，而不是根据对方（严格地说）应该是怎样的和应该做什么。人及其不完善的组织机构总是达不到尽善尽美这条线的——这一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个弱化的因素。

8.战争不是短促的、唯一的一击

上述第6节三点假设中的第（2）点促使我们做如下考察：

假如战争中的决战是唯一的一次，或者是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那么为决战而进行的一切准备想必会趋向极端，因为一旦错过就无法再补救，而且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作为我们准备依据的顶多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对手的准备情况，其余的一切又都要交给抽象概念了。但是如果决战是由多个逐步采取的行动组成的，那么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自然就可以成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于是现实世界在这里就又取代了抽象概念，从而弱化了对极端的追求。

然而假如用于战争的所有手段同时存在或者可以同时使用，那么每

场战争就只能存在于一次决战或者一系列同时进行的决战，因为一次不利的决战必然使手段减少，所以如果在第一次决战中就已经使用了所有手段，那么其实也就不能再设想有第二次决战了。所有可能后续进行的军事行动，本质上都属于第一次决战，实际上只是它的延续。

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在准备战争时，现实世界就已经取代了纯粹的概念，现实的尺度就已经取代了极端的假设。两位对手仅是出于这个原因就会在相互作用下，不会把力量使用到最大限度，不会一开始就使用全部力量。

这些力量之所以不能全部同时发挥作用，还在于这些力量及其使用的本性。这些力量是：真正的武装力量[7]、国土（连同其上面的居民）和盟友。

国土（连同其上面的居民）除了是所有真正武装力量的源泉以外，本身还构成战争中有效要素的一个有机部分，当然具体只是属于战区[8]或者对战区有显著影响的那部分国土。

人们也许能够让所有可移动的武装力量同时发挥作用，但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要塞、河流、山脉、居民等同时发挥作用，简而言之，就是不可能让整个国土同时发挥作用，除非国土小到战争的第一个行动即将其包括在内。此外，盟友的参与并不取决于交战者的意志，盟友往往较晚才参战或者为恢复失去的均势而增兵，这是国际关系的本性决定的。

这部分不能立即投入行动的抵抗力量，在某些情况下占全部抵抗力量的比例，比人们初看时认为的要大得多；由此即使人们在首次决战中使用了巨大的力量，即在力量平衡受到很大干扰的情况下，这一平衡还是可以恢复的。对上述这两点，以后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时间上集中全部力量是违背战争本性的。但是这一点本身不能成为减少首次决战投入力量的理由，因为在不利条件下进行决战总是没好处的，人们不会有意去承受，而且首次决战的规模越大，即使它不是唯一的一次决战，它对后续决战的影响也就越大。不过由于此后还可能有决战，这使得人们担心在此之前过多使用力量，于是在首次决战时就不会像本来应有的那样集中使用力量。两个对手中的任何一方由于兵力少而未采取的行动，对另一方来说，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减少用兵的客观理由。由于这种相互作用，对极端的追求就又回到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力量。

9.战争的结果从来就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

最后，甚至整个战争总的胜负也不能总是被视为绝对的胜负。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暂时的不幸，认为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这一失败还是可以得到补救的。这种情况想必也会大大弱化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这是显而易见的。

10.现实生活中的盖然性取代了概念的极端性和绝对性

这样一来，整个战争行为就摆脱了严格的被推向极端的力量法则。既然不再担心对方追求极端，自己也不再追求极端，那么自然就交由判断力去确定使用力量的限度，而不必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只能根据现实世界的现象所提供的情况，根据盖然性的法则来确定。如果两个对手不再是纯粹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如果战争不再是一个理想的战争，而是一个有自己特点的行动过程，那么实际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就会为人们确定未知的和需要期待的事情提供依据，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努力。

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手的特点、位置、状态和各种关系，根据盖然性的法则推断出另一方的行动，并据此确定自己的行动。

11.现在政治目的再度显现

我们此前（见第2节）曾排除在考察之外的一个问题，现在自己再度进入考察的范围，即战争的政治目的。到目前为止，极端法则、使对手无力抵抗和战胜对手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政治目的。现在既然这一极端法则的力量已经减弱，这一意图已经降低了它的目标，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然再度显现出来。既然这里的全部考虑是根据特定的人和条件进行的一种盖然性的计算，那么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就必然成为计算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要求对手付出的代价越小，我们就越可以期待对手投入的力量不会挫败我们。而对手投入的力量越少，我们投入的力量也就可以越少。再有就是，我们的政治目的越小，我们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小，就越容易放弃它。出于这一原因，我们投入的力量也就越少。

这样，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就成为一个尺度，既是通过战争行为应达到目标的尺度，也是应投入力量的尺度。但是政治目的本身无法成为这种尺度，而是必须与双方国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尺度，

因为我们要打交道的是实际存在的事物，不是纯粹的概念。同一个政治目的在不同的民族（甚至在同一民族）和不同的时期可以引发完全不同的行动，因此只有当我们认为政治目的能对它应推动的民众产生作用，以至于要考虑民众的本性时，我们才能把它作为一种尺度。民众对一个行动来说是加强的因素还是削弱的因素，由此产生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在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有可能存在很紧张的局面和大量敌对的因素，导致战争的政治动机本身虽然很小，却有可能引发远超出其本性的行动，引发一种真正的爆炸。

上面说的这一点[9]适用于政治目的应在双方国家中动员多少力量，也适用于政治目的应为战争行为设定什么目标。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就可能是战争行为的目标，例如占领某一地区。有时政治目的本身不适合为战争行为规定目标，这时就需要找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等价物，并在媾和时可以代表政治目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前提也总是要考虑到参战国家的特点。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人们要以政治目的的等价物来达到这一政治目的时，这个等价物要比政治目的大得多。民众越是表现得无所谓，民众中以及两国国内和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是不紧张，政治目的作为衡量标准就越要起到主导作用，就越要自己决定。于是就会出现政治目的几乎独自决定的情况。

如果现在战争行为的目标是政治目的的一个等价物，那么一般来说，政治目的就连同这一等价物一起变小，而且这一政治目的越居于主要位置，就越是如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重要性和投入方面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战争（从歼灭战向下直到纯粹的武装监视），而且未出现内在矛盾。但是这又使我们面临另一个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12.以上还没有解释军事行动中为什么会有停顿

不管两个对手的政治要求多么无足轻重，不管他们使用的手段多么少，也不管他们为战争行为所设定的目标多么小，这种行为会有片刻的停顿吗？这是一个深入到事情本质的问题。

完成任何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将其称为行动的持续时间。这一持续时间根据行动者不同的缓急可长可短。

这里我们不关心行动者的缓急问题。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行事。行事慢的人不是因为想多用时间而比较慢，而是出于其天性需要更多的时间，假如他快了，就会把事情办得差一些。因此多用的这一段时

间取决于内在的原因，本来就是行动持续时间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把战争中每个行动多用的时间都计入它的持续时间，那么我们至少在最初不得不认为，在战争行为中，在这种持续时间以外所用的任何时间（每次停顿）看来都是不对的。当然在这里不能忘记，我们谈的不是两个对手中的一个或另一个的进展，而是整个军事行动的进展。

13.只有一个原因能使行动停顿，而且看来它总是只能存在于一方

既然双方已经准备战斗，那么想必是有一个敌对因素促使他们这样做。只要他们处于这种准备战斗的状态，也就是说没有媾和，那么这一敌对因素就必然存在。两个对手中的任何一方只有在唯一的一个条件下才有可能休战，即要等待一个对行动更有利的时机。这样初看上去，这一条件总是只能存在于一方，因为这一条件恰恰因此[10]成为另一方的对立面。如果一方有行动的兴趣，那么另一方想必是有等待的兴趣。

双方力量完全相等时并不能引起停顿，因为这时有积极目的的一方（进攻者）想必会继续前进。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来设想均势：有积极目的（较强动机）的一方，拥有的力量却较少，以至于均势是双方动机与力量平衡的产物，那么我们还是要指出：如果看不出这种均势状态会有任何变化，那么双方就应该媾和；而如果预料这种均势状态会有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只会对其中一方有利，从而必然促使另一方考虑采取行动。我们看到，均势这个概念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出现停顿，问题仍在于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假设两个国家中的一个抱有积极目的，想夺取对手的一个地区作为媾和时的资本，那么它占领这个地区后就达到了其政治目的，行动的需求就没有了，对它而言就可以休战了。如果对手面对这一结果也想停下来，那么它就不得不媾和；如果对手不想媾和，那么它就必须行动。这时人们可以设想对手四周后能为行动准备得更好，因此它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推迟行动。

而从这一时刻起，从逻辑上看，采取行动的责任似乎又到了胜利者一边，以便不让战败者有时间准备行动。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双方对情况都十分了解。

14.军事行动因此可能持续，使一切又激烈起来

假如军事行动的持续性确实存在，那么这会使一切又趋向极端，因为这样一种不间断的行动会激发更多的情感力量，赋予整体更高程度的激情和更多的原始力量，而且行动的持续性还会使行动衔接得更紧密，使行动之间的因果联系更加不受干扰，每个具体行动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从而也就更为危险。

但是我们知道，军事行动很少或者从来没有这种持续性；有大量战争，其中行动往往只占战争所用时间的极小部分，其余都是停顿。而这不可能总是反常现象。军事行动中的停顿想必是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说，行动与停顿并不是自相矛盾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行动与停顿之间并不矛盾，以及为什么会是这样。

15.在这里要运用两极性的一个原理

当我们把一方统帅的利益总是设想成与另一方统帅的利益相对立时，我们就是以一种真正的两极性为前提的。我们准备以后专门用一章来讨论这个原理[11]，但在这里必须就这一原理做如下的说明。

两极性原理只适用于正数与其对立的负数恰好相互排斥的同一事物。在一次会战中，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想取得胜利，这是真正的两极性，因为一方的胜利排斥另一方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它们与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有共同的关系，那么具有两极性的就不是这两个事物，而是它们与其他事物的关系。

16.进攻和防御是形式和长处不同的事物，因此对它们无法运用两极性原理

假如战争的形式只有一种，即进攻对手，就是说没有防御，或者换句话说，进攻只是通过积极的动机而与防御有所区别，即前者抱有积极的动机，后者没有积极的动机，而斗争的形式却始终是相同的，那么在这样的斗争中，一方的每个有利之处就总会是另一方同样大小的不利之处，这样就会存在两极性。

不过军事活动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种形式，正如我们以后要客观论述的那样，它们是非常不同的，长处也是不等的，因此两极性存在于进攻和防御相关联的事物即决战中，但是不存在于进攻和防御本身。如果一方的统帅想要迟些决战，那么另一方的统帅想必愿意早些决战，当然这只是就同一种作战形式而言。如果甲有兴趣，但不是现在，而是四周后

进攻乙，那么乙就会有兴趣，不是四周后，而是现在就受到甲的进攻。这是直接的对立，但不能从中就得出结论称乙有兴趣，现在就进攻甲，因为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事物。

17.两极性的作用往往因防御优于进攻而消失，这就解释了军事行动为何会有停顿

如果防御的形式比进攻的形式更有力（我们以后要说明这一点），那么就要问，较迟决战给一方带来的好处是否与防御给另一方带来的好处同样大。如果不是同样大，那么前者就不能借助其对立面[12]来抵消防御给后者带来的好处，也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影响军事行动的进展。我们看到，双方利害关系的两极性所具有的推动力[13]有可能由于防御和进攻的长处区别而消失，从而变得不起作用。

因此，如果目前时机对一方有利，但他力量太弱，不能缺少防御带来的好处，那么就只好等待较为不利的将来，因为在这不利的将来进行防御，总还是有可能比现在进攻或媾和更有利。由于我们确信防御的优越性很大，而且比人们初看上去想象的大得多（要正确理解），那么这就可以解释战争中出现的大部分停顿的原因，而且不会自相矛盾。主动行动的动机越弱，这些动机就越会被防御和进攻在长处方面的区别吞噬和抵消，军事行动就越会经常停顿，经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18.出现停顿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不完全了解情况

还有另一个原因能使军事行动停顿，这就是对情况不完全了解。每位统帅只能全面了解自己的情况，对对手的情况只能根据不确切的情报进行了解。因此他在判断对手情况时可能产生错误，并基于此认为对手应该采取行动，而实际上是他自己应该采取行动。在了解情况方面的这一缺陷既能使人在不该行动的时候行动，又能使人在不该停顿的时候停顿，因此这一缺陷本身推迟或加快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相同的，然而人们总还是把这一缺陷视为可能使军事行动在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停顿的自然原因之一。如果考虑到，人们总是有更多的倾向和理由去高估而不是低估对手的力量（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那么人们也就会承认：一般来说，对情况不完全了解想必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军事行动停止的可能性，并弱化了军事行动的要素。

出现停顿的可能性为军事行动增加了新的弱化因素，因为停顿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以时间稀释了军事行动，减少了军事行动进程中面临

的危险，增加了恢复均势的手段。产生战争的紧张局势越严峻，战争的能量越大，停顿的时间就越短；战争的要素越弱，停顿的时间就越长。这是因为较强的动机会增加意志力，而我们知道，意志力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因数，是力量的乘积。

19.军事行动中经常出现的停顿使战争更远离绝对性，更成为盖然性的计算

军事行动进行得越慢，停顿的次数越多，停顿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弥补出现的错误，行动方在做假设时也就越大胆，越不趋向极端，越把一切建立在盖然性和推测的基础上。具体情况的本性自身就已经要求人们根据已知的情况进行盖然性的计算。而军事行动的进程比较缓慢，就多少允许有一定的时间进行这种计算。

20.只要再有偶然性，战争就成为赌博了，而战争是最不缺少偶然性的

由此可见，战争的客观本性是多么明显地使战争成为盖然性的计算。现在只需要再有一个要素，就可使战争成为赌博，而战争肯定不缺少这个要素：这就是偶然性。人类再没有像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与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伴随着偶然性的不确定性，以及伴随着不确定性的幸运在战争中占据了很多地方。

21.战争不仅因其客观本性，还因其主观本性而成为赌博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战争的主观本性，也就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那些力量，那么战争对我们来说想必还会更多地以一场赌博的面目出现。军事活动离不开的一个因素是危险，而在危险中最宝贵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是勇气。虽然勇气与聪明的计算能够很好地共处，但它们毕竟是不同类型的东西，属于不同的精神力量。相反，冒险、相信运气、大胆、蛮干等只是勇气的表达，所有这些内心的涌动都在寻找偶然性，因为偶然性是它们的要素。

由此可见，在军事艺术的计算中，所谓数学上的绝对值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一开始就有一场由各种可能性、盖然性、幸运和不幸组成的赌博参与其中，它们像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最接近和类似于纸牌赌博。

22.这一点一般来说最符合人的想法

尽管我们的理智总感觉自己应趋于清晰和明确，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往往受到不确定性的吸引。人的想法不愿与理智一起去走那条哲理研究和逻辑推理组成的狭窄小道，不愿这样几乎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它熟悉的一切似乎都离它而去的环境，而是更愿意和想象力一起留在偶然和幸运的王国；人的想法不愿受到前者贫乏的必然性的束缚，而是更愿意沉浸在后者的各种可能性之中。受到各种可能性的鼓舞，勇气就如虎添翼，于是冒险和危险就成为一种因素，人们投入其中就像一位勇敢的泳者投入激流。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难道可以不去理会人的想法而一味自负地去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吗？如果是这样的理论，那么它对现实生活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理论也应顾及人性，也应让勇气、大胆甚至蛮干有一席之地。军事艺术是与有生命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打交道，因此它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达到绝对和确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的活动余地，而且它在最大和最小战事中的余地同样广阔。如果一方面有了偶然性，那么勇气和自信就必须出现在另一方面，以填补偶然性的空当。勇气和自信有多大，为偶然性准备的空间就可以有多大，因此勇气和自信对战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合乎逻辑的是，理论提出的法则只应是必需的，只应是最宝贵的尚武精神[14]可以以其各种程度和变化在其中自由发挥那些法则。即使是在冒险中也还要有机智和谨慎，只是它们是按照另一种比例来计算的。

23.然而战争毕竟始终是为一个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个严肃的手段——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战争

战争就是这样，指挥战争的统帅就是这样，研究战争的理论就是这样。但是战争不是消磨时间，不是只对冒险和成功感兴趣，不是自由发挥激情的作品，战争是为达到一个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个严肃的手段。战争所有因幸运交替而具有的丰富色彩，它所接纳的全部跌宕起伏的激情、勇气、幻想和兴奋，只是这一手段的诸多特点。

某个群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产生于某个政治状态，而且只能是某个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个政治行为。假如战争像我们从其纯粹概念中推断的那样，是一个完美的、不受干扰的行为，是暴力的一种绝对表达，那么它就会从被政治引发的那一刻起，作为一个完全独立于政治的东西而取代政治，将政治挤走并

只服从战争自己的法则，就像一枚爆炸的地雷，只能在人们预先设置的方向上爆炸，不可能再有其他改变。迄今每当政治与进行战争之间由于缺少协调而引起理论上的分歧时，人们的确就是这样认为的[15]。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个根本错误的观点。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世界的战争不是通过一次爆发就能消除其紧张的极端行为，而是一些力量的活动。这些力量的发展方式和程度不完全相同，它们有时聚集在一起，足以克服惰性和摩擦带来的阻力，而有时又太弱，以至于发挥不出什么作用。因此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暴力的脉动，时缓时急，因而也就时快时慢地消除紧张和消耗力量。换句话说，战争时快时慢地引导人们走向目标，但总是要持续足够的时间，以便人们在其进程中尚能对它施加影响，以便人们能够为它规定一个方向，简短地说，就是以便让战争始终服从居于领导地位的智者的意志。如果我们现在考虑到战争出自一个政治目的，那么很自然地，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的动机在战争领导者那里也应该始终受到首要的和最高的重视。但是政治目的并不因此就是专横的法则制定者，它必须顺从手段的本性，因此往往要做出完全的改变，但是政治目的必须总是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因此政治将贯穿于整个战争行为，并在战争中爆发的各种力量的本性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行为不断地产生影响。

24.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手段[16]的延续

于是我们看到，战争不仅是一个政治行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的工具，是政治交往的一个延续，是以其他手段进行的政治交往[17]。如果说战争还有特殊的地方，那指的只是其诸多手段的本性特殊。军事艺术和统帅可以分别在总的方面和每个具体场合要求政治指向和意图不与这些手段产生矛盾[18]，这一要求确实是不低的。不过，无论这一要求在具体情况下反过来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人们还是只能将其视为对政治意图的修改，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而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25.战争的多样性

战争的动机越是有力和强烈，这些动机越是涉及民族的整个生存问题，战前的局势越是紧张，那么战争就越接近于它的抽象形态，就越是关系到要战胜敌人，战争目标和政治目的就越是趋于一致，战争看上去就越是纯军事的，而较少是政治的[19]。而战争的动机越弱，战前局势越不紧张，则战争要素（暴力）的自然指向[20]与政治规定的路线就越

不一致，于是战争就必然更多地偏离其自然的方向，政治目的与一个理想的战争目标就越不同，战争看上去就更多变成是政治的。

但是为避免读者误解，我们在这里必须说明，我们上面所说的战争的自然趋势指的只是哲理上的、本来就符合逻辑的趋势，绝不是指实际处于冲突中的各种力量的趋势。这些力量包括作战双方的各种情感力量和激情等。虽然这些力量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可能被激发得很高，导致要费力才有可能把它们控制在政治解决的途径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一矛盾的，因为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和激情，就要求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有力的计划。而如果这一计划追求的目的不大，那么参战人员以其情感力量追求的目标也会较低，导致这些参战人员往往更需要激发，而非抑制。

26.一切战争均可视为政治行为

现在我们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即使政治真的在某一种战争中好像完全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战争中又很明确地出现了，人们还是可以断言，这两种战争都是政治的，因为如果人们将政治视为一个拟人化了的国家的头脑，那么在其必须考虑的所有问题中想必也包括对产生前一种战争的各种因素本性的考虑。只有当人们不把政治理解为一个普遍存在的认识，而认为政治是一个传统的概念，是一种避免使用暴力的、谨慎的、狡猾的甚至阴险的计谋，后一种战争才有可能比前一种战争更多地属于政治。

27.这一观点对战史理解和理论基础的影响

我们看到：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想成独立的东西，而是应该把它视为政治的工具。只有坚持这一观点，才有可能不陷入与全部战史的矛盾，才有可能对战史这部巨著有深刻的认识。第二，同样是这一观点，它告诉我们，由于产生战争的动机和因素的本性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因此，政治家和统帅做出的首个最重大和最明确的判断应该是在这方面对他所进行的战争有正确的认识，不要把他进行的战争误认为或使之成为不符合当时情况本性的东西。这是所有战略问题中首要的和涉及面最广的问题，我们将在《战争计划》一篇中进一步考察该问题。

关于什么是战争这一问题，我们就研究到这里。这样我们就确立了

考察战争及其理论所必须依据的主要观点。

28.理论上的结论

因此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因为它的本性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有所变化），而且就其全部现象来看，在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方面，它还是一个奇特的三位一体[21]，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战争要素固有的暴力性，包括仇恨和敌视，这些可看作盲目的本能；二是盖然性和偶然性的游戏，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是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的从属本性，使战争归于纯粹的理智。

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主要与民众有关，第二个主要与统帅及其军队有关，第三个主要与政府有关。在战争中应迸发的激情此前就应该已经存在于民众之中；在偶然性的盖然性王国里，勇气和才干的活动范围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政治目的则只是政府的事。

这三种倾向就像三个不同的立法，深植于战争的本性之中，同时其作用大小又是变化无常的。假如一个理论欲忽视其中的一个倾向，或者要任意确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就会立即陷入与现实的矛盾，以致这个理论不得不被视为已经消亡。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使理论在这三个倾向之间保持悬浮的状态，就像悬浮在三个引力点之间一样。

至于用什么方法才能最好地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我们打算在有关战争理论的那一篇里探讨。无论如何，这里已经对战争的概念加以确定，使其成为我们投射到理论基础建设上的第一道光，它首先照到大量的现象，使我们能够辨别它们。

注释：

[1]“极端”（dasÄusserste），也可以译为“极限”“极致”“最大限度”。作者认为，在概念领域内，一切事物都在追求绝对的顶点，例如抽象的战争就是这样。由于一方使用暴力，另一方就不得不同样使用暴力，于是双方对暴力的使用就会达到最大限度，双方都会为追求最高的目标（战胜对手或使对手无力抵抗）而使用最大的力量。——译者注

[2]“内在的牵制力量”（innewohnende Gegengewichte），指人的胆怯、自私等弱

点。——译者注

[3]指暴力。——译者注

[4]斗争（der Kampf），在本书中大多指武力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是指真正的战斗，并非泛指政治、经济等斗争。——译者注

[5]在18世纪的欧洲军事理论中有一种倾向，认为会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认为演习式的作战比决出胜负的会战更有利。例如英国军事理论家劳埃德认为，如果人们掌握了数学和地形学等方面的知识，就能够运用几何学精确地计算出一切作战行动，从而不必进行真正的会战；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亚当·冯·比洛（Adam Heinrich Dietrich Freiherr von Bülow，1757—1807）则把会战称为“完全绝望中的补救手段”，认为作战对象不应是敌人的军队，而应是敌人的补给线，只要对其构成威胁，就能迫使敌人屈服。18世纪末、19世纪初，普鲁士军队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作者在此对这些错误进行了批评。这里提到的“最近几次战争”指1806—1815年针对拿破仑的战争。——译者注

[6]关于这个问题，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吕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我们不能误入歧途，不能将战争视为一个单纯的暴力和消灭的行为，不能从这一有着逻辑结论的简单概念中得出一系列与现实世界的现象根本不再相符的结论。我们必须回到这样的结论：战争是一个政治行为，其法则不是全部只体现在自身内部。战争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的工具，它自己不活动，而是要由一只手来操纵。这只手就是政治……。做了上述分析后，我无须证明有可能存在着目标更小的战争。这种战争只是一种威胁，是一种武装起来的谈判，或者在结成联盟的情况下，纯粹是一个装装样子的行为。但是如果人们断言这种战争与军事艺术不再有任何关系，则完全不符合哲理。只要军事艺术认为有必要承认可能合理地存在着不以极端、战胜和消灭敌人为目标的战争，那么军事艺术就必须放下身段，去研究政治利益有可能要求出现的所有不同程度的战争。”——编者注（本书中的“编者注”均为克劳塞维茨的夫人所注。——译者注）

[7]“真正的武装力量”（die eigentlichen Streitkräfte），指军队。——译者注

[8]对“战区”（Kriegstheater）这一概念，作者在本书第二卷第五篇第二章中有专门论述。——译者注

[9]指政治目的必须与双方国家联系起来并对民众产生作用，才能成为一种尺度。——译者注

[10]“恰恰因此”一词，作者用了拉丁语“eo ipso”。——译者注

[11]原文如此，疑误。本书并没有专门的章节讨论这个原理，作者只是在本书第一卷第三篇第十六章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译者注

[12]即较早决战。——译者注

[13]指推动军事行动继续进行的力量。——译者注

[14]“尚武精神”（kriegerische Tugenden），也可译为“血性”。其中“kriegerisch”一词有“好战”“骁勇”之意，“Tugend”一词源于拉丁语“virtus”，意为“孔武有力”“男子汉气概”。以往有的中文版本按现代德语的字面词义将该词直译为“武德”，而“武德”意为“习武之人应有的品德”，显然与原意不符。——译者注

[15]指人们当时认为战争自它爆发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于政治的东西。——译者注

[16]在原文中，“手段”一词，作者用的是复数。——译者注

[17]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吕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战争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而是政治以变化了的手段的延续，因此所有大的战略计划的主要轮廓绝大部分是政治属性，而且这些主要轮廓越是包括整个战争和整个国家，其政治属性也就越强。整个战争计划直接产生于两个交战国家的政治状态，以及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战局计划产生于战争计划，甚至如果所有军事行动仅限于一个战区，那么战局计划往往就和战争计划是同一个。然而一个战局的各个部分也渗透着政治因素，很少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例如一场会战）不受政治因素的某些影响。根据这一观点，就谈不上对一次大规模的战略上的整体行动进行纯军事评价，也谈不上这一整体行动的纯军事的计划。这一观点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只要看一下战史就很容易想到的，这大概用不着什么证明。尽管如此，这一观点至今没有确立起来。这表明，人们迄今仍将大的战略计划中纯军事的内容与政治的内容分开，并将政治内容视为不得体的东西。战争无非是政治努力以变化了的手段的延续。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整个战略的基础，并且相信，谁拒绝承认这一观点的必要性，谁就尚未真正看到问题的关键。透过这一基本观点去看整个战史，它就变得让人可以理解，否则其中就会充斥着极为荒唐的东西。”——编者注

[18]关于这一点，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吕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军事艺术面对政治的任务和权利主要是预防政治提出违背战争本性的要求，预防政治在使用这一工具时因不了解其效能而犯错误。”——编者注

[19]关于这一点，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吕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政治越是从大的、涉及整个民族及其生存的利益出发，问题越是涉及对立双方的生死存亡，政治和敌视就越加一致，政治就越是融入到敌视中，战争就会越简单，就越是从暴力和消灭敌人的纯概念出发，就越符合根据这一概念按逻辑提出的要求，战争的所有部分就越有必然的联系。这样的战争看起来完全是非政治的，因此往往被认为是标准的战争。但是显然这样的战争同其他战争一样，也少不了政治因素，只是政治因素与暴力和消灭敌人的概念完全一致，因此人们看不出来罢了。”——编者注

[20]指暴力走向极端的趋向。——译者注

[21]三位一体（Dreifaltigkeit），原为宗教用语，在基督教义中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体合一。——译者注

★ 第二章 ★

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我们在前一章中认识了战争复杂和可变的本性，现在来研究这一本性对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有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首先问，为成为政治目的的合适的工具，整个战争应追求什么目标？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如同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战争特有的因素，战争的目标也是可变的。

如果我们还是先从战争的纯粹概念谈起，那么我们不得不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是在战争领域之外的。既然战争是迫使对手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那么问题的关键想必始终而且只能是战胜对手，就是使对手无力抵抗。战胜对手这一目的虽然是从概念中推断出来的，但是与现实中大量战例的目的非常接近，因此我们打算先考察一下战胜对手这一目的的现实性。

我们以后将在《战争计划》一篇中进一步研究，什么叫作使一个国家无力抵抗，但在这里必须马上区分敌人的军队、国土和意志这三个要素，因为它们作为普遍存在的研究对象包含了其余一切研究对象。

必须消灭敌军，就是说，必须使敌军处于无法再继续作战的状态。顺便说明一下，以后我们所说的“消灭敌军”，指的只是这个意思。

必须占领敌人的国土，因为否则的话，敌人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军队。

但是即使做了以上两点，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被征服，也就是说只要敌国政府及其盟友还没有被迫签订和约，或者敌国人民还没有屈服，我们就不能认为战争（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活动）已经结束，因为在我们完全占领敌人国土的同时，敌人有可能在其国内重燃斗争，或在其盟友的支持下重燃斗争。当然这种情况在媾和以后也是会发生的，但这无非证明不是每场战争本身就能完全决出胜负和解决问题。然而即使是出现这种情况，随着和约的签订，很多原本会在暗中继续燃

烧的火星最终还是熄灭了，紧张的局势得到缓和，因为所有倾向于媾和的人都会完全放弃抵抗的念头，而这样的人在任何民族中和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很多的。因此，无论接下来如何，人们总是将和约的签订视为战争目的已经达到，战争这个活计也就算是结束了。

由于在上述三个对象中，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土，因此自然的顺序是首先消灭敌军，然后占领敌人的国土，通过这两方面的胜利，以及此后我们所处的状态，迫使对手媾和。通常消灭敌军是逐步实现的，之后对敌人国土的占领也同样是逐步实现的。这两者往往相互影响，地区的丧失反过来影响到军队的削弱。但是这个顺序不是绝对必需的，因此也并非总是有这个顺序。有时敌军在受到显著削弱之前就会退向国土的边境，甚至完全退往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占领敌人绝大部分或全部国土。

但是使对手无力抵抗这一抽象战争的目的，这一为达到政治目的（在政治目的中应包括其他一切目的）而采取的最后手段，在现实中绝不是普遍存在的，不是媾和的必要条件，因此不能在理论上以任何方式把它当作一个法则提出来。有无数和约得以缔结，而之前并不能认为双方中的一方已经无力抵抗，有时甚至连均势都还没有被明显打破。不仅如此，如果我们看一下具体情况，就不得不说，在很多具体情况下，尤其是当对手明显更强大的时候，战胜对手就会是一种毫无用处的概念游戏。

从战争概念中推断出来的目的之所以不能普遍适用于现实战争，是因为抽象战争和现实战争不同，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讨论过了。假如战争是纯概念规定的那样，那么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就是荒唐的，就不可能发生战争了；在纯概念中，交战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最多只能到相反的精神力量可以弥补的程度，而在欧洲今天的社会状态下，国与国之间物质力量的差距远大于这种要求。因此如果我们看到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那是因为现实中的战争往往距其最初的概念非常远。

在现实中，除无力继续抵抗以外，还有两种情况可能成为媾和的动机：一是获胜的可能性不大，二是获胜的代价过大。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看到的那样，整个战争不得不摆脱内在必然性的严格法则，依靠盖然性的计算，而且战争根据其产生的条件越是适合依靠盖然性的计算，战争的动机和紧张程度越弱，情况就越是如

此。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盖然性的计算中也可能产生媾和的动机，因此战争并不总是需要一直打到其中一方垮掉。我们可以设想，在战争动机和紧张程度很弱的情况下，一方很微小的、几乎看不出的获胜的可能性就足以促使对方让步。假如一方事先就已经确信这一点，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只去争取这种获胜的可能性，而不会先去寻找和走上彻底战胜敌人这条绕远的路。

对已经和即将消耗的力量的考虑，对决心媾和有着更为普遍的影响。由于战争不是盲目的冲动行为，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因此这一政治目的的价值就必然决定我们为达到这一目的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里所说的代价，不仅是指其规模的大小，而且也指承受代价的时间的长短。因此一旦力量消耗过大，导致政治目的的价值无法再保持与它的平衡，那么就必须放弃这个政治目的，其结果就是媾和。

由此可见，在一方不能使另一方完全无力抵抗的战争中，双方的媾和动机随下一步获胜的可能性和所需力量消耗的大小而起伏。假如双方的媾和动机同样强烈，那么他们的政治分歧就会得到折中的解决；当一方的媾和动机变得更强时，另一方的媾和动机就可以弱一些；当双方的媾和动机合在一起，勉强达到媾和的程度，那么虽然会媾和，但结果自然对媾和动机较弱的一方更有利。

我们在这里有意不谈政治目的的积极本性和消极本性在行动中必然引起的差别。尽管这种差别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以后要谈到此点），但是我们在这里只能做较为宽泛的论述，因为最初的政治意图在战争的过程中可能有很大的改变，最后可能变成与最初完全不同的意图，这正是由于政治意图同时取决于已经取得的和很可能会取得的结果。

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增加获胜的可能性？首先，自然是使用那些能战胜对手的同样方法，即消灭其军队和占领其地区。但是这两种方法在用于加大获胜可能性和用于战胜对手时，不是完全相同的。当我们进攻敌军时，是想在第一次打击之后继续一系列其他打击，直至敌军的一切被摧毁，还是只想赢得一次胜利，以打破对手的安全感，让他感觉到我们的优势而对其前景感到不安，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后者，那么只要消灭足以达到这一目的的敌军就可以了。同样，如果占领地区不是为战胜对手，那么占领其地区就是另一种举措。在以战胜对手为目的的情况下，消灭其军队是真正的有效的行动，占领其地区只是消灭其军队的后果；在敌军被战胜之前占领其地区，始终只能被看作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相反，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战胜

敌军，而且确信敌人并不寻求而是害怕血腥决战，那么占领敌人一处防御薄弱或者根本没有防御的地区本身就是一个好处。如果这一好处大到足以使对手担心战争总的结局，那么也可将这一好处视为通往媾和的一条捷径。

现在我们还要指出一个无须战胜敌军就能加大获胜可能性的特别手段，即那些有直接的政治关系的行动。既然有些行动特别适合于分化对手的盟友或者使其不起作用，适合于为我们争取到新盟友，激起对我们有利的政治活动等，那么就不难理解，这些行动有可能使胜算大增，成为比战胜敌军容易得多的达到目标的捷径。

第二个问题是，加大敌人的力量消耗，也就是使其付出更高代价的手段有哪些？

对手的力量消耗包括其军队的消耗（被我们摧毁）和地区的丧失（被我们占领）。

同样是消灭敌军和占领敌人地区，以增加敌人消耗为目的时的意义与要达到其他目的时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只要进一步考察一下就可以自然得出这一观点。这种意义的差别大多只是很小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受到迷惑，因为在现实中，当动机微弱时，最细小的差别往往会决定使用力量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通过其他途径达到目标是有可能的，这些途径没有内在的自相矛盾之处，不是荒唐，甚至也不是错误。

除上述两种方法以外，还有另外三个特殊的途径能够直接加大对手的力量消耗。第一个途径是入侵，就是攻占敌人的某些地方，但意图不是占据它们，而只是为了在这些地方征收战争税[1]，或者干脆将其夷为平地。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既不是夺取敌人的国土，也不是战胜其军队，而只是完全泛泛地给敌人造成损失。第二个途径是优先针对可加大敌人损失的对象采取行动。我们很容易想到，我们的军队有两种不同用法，其中之一是在要战胜敌人时优先使用军队，另一种是在谈不上和无法谈得上战胜敌人时使用军队，却能带来更多的好处。习惯上，人们会认为第一种更多是军事上的用法，另一种更多是政治上的用法，但是如果人们从最高的视角看问题，那么两者就都是军事上的用法，每种用法只有在适应当时的条件时才是符合目的的。第三个途径是拖垮对手，从属于它的情况范围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途径。我们选择“拖垮”这个字眼，不仅是为了以一个词即可描述这一途径，而且还因为它全面表达出

了这一途径，不像第一眼看上去修辞色彩那么重。在战斗中，“拖垮”这个概念的意思是：通过持久的行动，逐渐耗尽对手的体力和意志。

如果我们想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对手，我们就必须满足于达到尽量小的目的，因为达到较大的目的要比达到较小的目的需要更多的力量，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而我们能为自己设定的最小目的是纯粹的抵抗，即没有积极意图的战斗。在进行这种战斗时，我们的手段能发挥相对最大的作用，取得好结果的把握是最大的。这种消极性能到什么程度呢？显然不能成为绝对的被动，因为纯粹的忍受就不再是作战了；而抵抗是一种行动，通过这一行动应摧毁敌人很多的力量，以至于他不得不放弃其意图。只有这才是我们在每次纯粹抵抗行动中要达到的目的，其中包含着我们意图的消极本性。

毫无疑问，这一消极意图在其具体行动中的效果比积极意图在同一情况下的效果要差（前提是积极意图能够成功实现）。但是这两种意图的区别恰恰在于前者更容易成功，就是说把握更大。消极意图在具体行动中欠缺的效果不得不用时间，也就是通过持久的战斗来弥补。因此，构成纯粹抵抗要素的这一消极意图也是通过持久的战斗战胜对手的自然手段，这就是拖垮敌人。

在整个战争领域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进攻和防御的区别，其根源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是满足于说：从这一消极意图本身可以引申出战斗的一切有利于消极因素的好处，即更有力的战斗形式。胜利大小与获胜把握之间存在的哲学和力学法则就体现在这种意图里。对所有这一切，我们以后还要考察。

如果消极意图（集中一切手段进行纯粹的抵抗）在斗争中带来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大到足以抵消对手不大的优势，那么仅仅是战斗持续的时间就足以使对手的力量消耗逐渐增大，导致他无法再在政治目的和付出代价之间保持平衡，于是不得不放弃这个政治目的。由此可见，这种拖垮对手的方法是弱者抵抗强者时大多会采用的。

弗里德里希大帝[2]在七年战争[3]中，本来是无法战胜奥地利君主国[4]的。假如他试图像卡尔十二世[5]那样行事，必然会一败涂地[6]。但是他天才地运用了节制用兵的明智方法，使联合起来针对他的列强在七年中看到他们的力量消耗远超其当初的想象，只好与他媾和。

由此可见，在战争中达到目标的途径很多，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

通过战胜对手才能达到目标。消灭敌军、夺取敌地区、仅占领敌地区、仅入侵敌地区、直接指向政治关系的行动，以及被动等待敌人进攻都是手段。这些手段中的每一个都可用于挫败敌人的意志，但是哪一个更有效，则要根据具体情况的特点来定。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补充很多目的，作为通往目标的捷径。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根据他人的视角和理解而论证出来的捷径”。在人类交往的领域中有哪个不出现这些超越一切客观因素的个性因素的火花呢？在战争中也许是最不缺少这种火花的，因为战斗人员的个性，以及人在政府中和战场上的个性在战争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在此满足于指出这些个性因素即可，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它们一一分类，那是书呆子的做法。由于有了这些个性因素，我们也许可以说，通往目标的可能途径会一直增加到无穷无尽。

为了不低估这些通往目标的不同捷径的价值，既不认为它们仅是罕见的例外，也不认为它们在作战中造成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人们只需意识到能够引起战争的政治目的的多样性，或者比较一下一场事关政治存亡的毁灭性战争与一场被迫结成的或日渐衰弱的联盟不得不履行义务的战争之间的区别。在这两种战争之间有无数不同程度的战争，并确实存在于现实中。如果人们认为有理由在理论上否定其中的一种，那么人们就会有理由把它们全部否定，从而完全无视现实的世界。

以上我们泛泛地论述了人们在战争中必须追求的目标，现在我们来谈谈手段。

这个手段只有唯一的一个，那就是斗争。无论其形式多么繁多，无论它与拳击中粗暴地发泄仇恨和敌意有多么不同，也无论其中夹杂着多少本身并非斗争的内容，战争中出现的所有行动都必然源于斗争，这一点始终是战争概念中所固有的。

即使是在最为多样和构成部分最多的现实中，也永远是这样。对此有一个很简单的证明：战争中发生的一切都是通过武装力量发生的。而哪里使用了武装力量（武装起来的人们），哪里就必然以斗争这个概念为基础。

也就是说，与武装力量有关的一切，即与武装力量的建立、维持和使用[7]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军事活动。

建立和维持武装力量显然只是手段，使用武装力量则是目的。

战争中的斗争不是个人对个人的斗争，而是一个划分为多个部分的整体。我们可以将这个大的整体中的单位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按主体区分的，一种是按客体区分的[8]。在一支军队中总是把一定数量的军人编成新的单位，这些单位构成更高一级结构的部分。因此这些部分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斗争就构成一个或多或少可以区分的单位。另外，斗争的目的（斗争的对象）也可以构成斗争的一个单位。

我们把每个在战斗中有所区别的单位称为一次战斗。

既然武装力量的使用是以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的，那么武装力量的使用无非是确定和部署一定数量的战斗。

因此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与战斗有关，或直接，或间接。士兵应征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接受训练，他睡觉、吃饭、喝水、行军，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在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时间进行战斗。

既然军事活动的一切线索最后都落在战斗上，那么我们确定了战斗的部署，也就掌握了军事活动的一切线索。军事活动的效果只能从这一部署及其实施中产生，绝不会从其部署和实施以前存在的条件中直接产生。战斗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消灭对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消灭对手的军队，因为这是战斗概念中所固有的。因此消灭敌军始终是达到战斗目的的手段。

这一战斗目的同样可能只是消灭敌军，但这绝不是必然的，它也可能完全是其他的东西。正像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只要战胜对手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唯一手段，只要人们在战争中还有其他可追求的目标，那么不言而喻，这些目标就有可能成为具体军事行动的目的，从而也就成为战斗的目的。

然而即使是那些本来就完全是为了战胜作为从属部分的敌军而进行的战斗，也不需要把消灭这些敌军作为其最直接的目的。

如果人们想到一支大规模部队的结构是多种多样的，在使用这支部队时产生作用的情况是众多的，那么就会明白，这样一支部队所进行的斗争也必然有多种多样的区分、从属和构成关系。对各部分来说，自然可以而且必须有很多目的，这些目的本身不是消灭敌军，它们虽然对消灭敌军能起很大的作用，但只是间接起作用。如果一个步兵营得到委托[9]，要将敌人从某座山、某座桥或其他什么地方赶走，那么通常占领

这些地方是真正的目的，而消灭敌军只是一个手段或者是次要的事情。如果通过一次纯粹的佯动就能驱逐敌人，那么这个步兵营也一样达到了目的。不过占领这座山或桥梁，通常只是为了能在更大程度上消灭敌军。既然在战场上就已经是这样，那么在整个战区就更是这样了，因为在战区不仅是一支军队和另一支军队在对抗，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在对抗。在这里，可能出现的各种关系的数量，以及因此而出现的行动组合方式必然会大量增加，战斗部署的多样性就更大，而且由于目的层层从属，最初的手段距最后的目的也更远了。

因此，出于多种原因，消灭敌军（与我们对峙的军队）可能不是一次战斗的目的，而只是作为一个手段出现。在所有这些场合，问题的关键也不再是消灭敌军了，因为战斗在这里无非是力量的一种较量，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它的结果（它的胜负）才有价值。

但是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通过纯粹的估计就能得出力量较量的结果。在这些情况下，战斗也就不会发生了，力量较弱的一方会立即屈服。

既然战斗的目的并不总是消灭参与其中的敌军，甚至往往未真正发生战斗，仅通过确定要战斗和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有些战局[10]中，大的行动虽然不少，但实际的战斗在其中并未起到明显的作用。

战史中数以百计的战例证明是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至于这些战例中有多少是有理由地采用了这种不流血决胜负的方法，也就是说没有内在的矛盾，以及由此而闻名的战例是否经得起评析，我们在这里不想去谈，因为我们只是想指出这样的战争过程是有可能存在的。

我们在战争中只有一个手段，就是战斗。但是这个手段的运用是多种多样的，使得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采取不同的方法，导致看似与我们的研究结论相矛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从手段的这个唯一性中可以引出一条便于考察的线索。它贯穿于整个军事活动，并将整个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

我们曾把消灭敌军视为人们在战争中可能追求的目的之一，但是没有谈在众多目的中应赋予这一目的多大的重要性。在具体情况下，它的重要性取决于当时的情况，而对于它的普遍价值，我们还没有确定。现

在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来看一下应承认这个目的有多少价值。

战斗是战争中唯一有效的活动。在战斗中，消灭与我们对峙的敌军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使是在战斗实际上并未发生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因为无论如何，胜负是在消灭敌军已经被视为毫无疑问的前提下决出的，因此消灭敌军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是所有战斗行动的最后支点。这些战斗建立在消灭敌军这一基础之上，就如同门拱矗立在拱座上。因此一切行动的前提应该是：如果在行动的基础上确实要进行决战的话，那么决战的结果要对我方有利才行。决战对战争中的所有大小行动来说，就如同现金支付之于汇票贸易，不管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多么少，不管后者变现为前者是多么少见，但这种联系从来都是不可完全或缺的[11]。

既然决战是所有战斗行动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对手通过一次胜利的决战可以使我们这些战斗行动中的任何一个失去作用。对手不仅可以在一次决战是我们所有战斗行动直接基础的情况下做到此点，而且只要一次决战足够重要即可做到此点，因为任何一次重要的决战（消灭敌军）都会反过来影响此前的其他一切战斗，因为这些战斗的结果像液体一样，最终是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的。

因此消灭敌军始终以一种更高、更有效的手段的面目出现，其他一切手段必须为其让路。

当然只有在其余一切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认为消灭敌军具有更大的效果。假如人们要从中得出结论，称盲目的蛮干想必总是比谨慎的机敏更有胜算，那就是犯了一个大的错误。有勇无谋的蛮干将导致自己（而非敌军）的毁灭，因此不可能是我们所主张的。我们说消灭敌军具有更大的效果，不是说消灭敌军作为途径具有更大的效果，而是作为目标具有更大的效果。我们这里只对一个已经达到的目标的效果与另一个已经达到的目标的效果进行对比。

必须着重指出，当我们说消灭敌军时，并不是仅限于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更多地必然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因为两者共同渗透至部队的最小的部分，人们根本不能把它们分开。而正是当我们谈到一次大的歼灭行动（一次大的胜利）对所有其他战斗必然会产生影响时，就更应该看到精神因素是那种最具有水一般流动性的因素（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因此最容易传递到部队的所有部分。消灭敌军相比其他全部手段具有更大的价值，但其对应的是这一手段的宝贵和面临的危

险。人们采用其他手段时，只是为了避免这一手段所面临的危险。

这一手段[12]是宝贵的，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消灭敌军的意图越是强烈，我们自己军队的消耗也就越大。

这一手段面临的危险则在于：正是因为我们试图取得较大的效果，所以在失利时会反过来影响我们，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利。

因此，采用其他方法，在成功时，付出的代价较小；在失败时，面临的危险也较小。但是我们这样说是要具备一个条件的，即双方均采用这些除消灭敌军以外的其他方法，也就是说，敌人也采用其他方法。假如敌人选择了大规模决战的方法，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恰恰因此而违背自己的意愿，将我们的方法也转为这样的方法。这时一切就取决于歼灭行动的结局。很明显，假设其他一切情况仍然相同，我们在这次行动中也必然处于各方面条件不利的境地，因为我们的意图和手段此前已经部分用于其他目的，而敌人却不是这样的。两个互不相属的不同目的是互相排斥的，因此用于其中一个目的的力量不可能同时用于另一个目的。如果交战双方中的一方决心采用大规模决战的方法，只要他有把握另一方不想使用这一方法，而是要追求另外一个目标，那么他就已经有很大的胜算。任何一方只有预计其对手和他一样不试图进行大规模决战时，才能明智地设定一个其他的目标。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意图和手段用于其他目的，指的只是人们在战争中除消灭敌军以外还能设定的积极目的，绝不是指意在耗尽敌人力量而选择的纯粹抵抗。纯粹抵抗缺少积极意图，因此在进行纯粹抵抗时，我们无法引导力量作用于其他事物，而只是用于打消对手的意图。

现在我们有必要考察与消灭敌军相对应的一面，即保存自己的军队。消灭敌军和保存自己的军队这两种努力总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是同一意图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要研究的只是当其中一个或另一个占主要地位时会产生什么影响。致力于消灭敌军具有积极的目的，能导致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的最后目标有可能是战胜对手；致力于保存自己的军队具有消极的目的，能导致打消敌人的意图，也就是说导致纯粹的抵抗，其最后目标无非是延长行动的时间，导致对手在行动中耗尽力量。

具有积极目的的努力会引起歼灭行动，具有消极目的的努力则等待

歼灭行动的到来。

至于这种等待应该和允许到什么程度，则涉及进攻和防御的根源，我们将在研究进攻和防御时做进一步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等待不能成为绝对的忍受，在与等待有关的行动中，消灭在这一行动中与我们正在冲突的敌军，与其他任何对象一样，同样可以是我们的目标。因此，假如人们认为具有消极目的的努力必然导致不以消灭敌军为目的，而是倾向于以不流血的方法决出胜负，那就是在基本概念上犯了一个大错。具有消极目的的努力占主要地位时，它当然会促使人们倾向于以不流血的方法决出胜负，但是这样做总会面临“这一方法并不合适”的危险，因为这完全是由对手的条件，而非我们的条件决定的。因此人们决不能将这一不流血的方法视为迫切希望保存自己军队时的自然手段。如果这一方法不适合当时的情况，那么我们反会因此而彻底毁灭。很多统帅就是因为犯了这个错误而走向毁灭。具有消极目的的努力占主要地位时，其具有的唯一的必要作用是阻止决战，导致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遁入对决定性时刻的等待。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只要情况允许，就在时间上，并且当空间与时间有联系时，也在空间上推迟行动。继续推迟到弊多利少时，就会认为消极意图带来的好处已经用尽，致力于消灭敌军的努力就又原样出现了。这一努力此前只是被对应的力量阻止了，但并未被排斥掉。

在迄今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在战争中，有多种途径通向目标（可以达到政治目的），但战斗是唯一的手段，因此一切要服从以武力决出胜负这个最高法则；只要对手实际上提出了武力决战的要求，我们就决不能回避这一要求；参战的一方如果要采取武力决战以外的其他方法，那么他事先要确定对手不会采取武力决战这一方法，或者确定对手在战争这一最高法庭的诉讼中将输掉他的官司[13]。一句话，在战争中所能追求的所有目的中，消灭敌军永远是超过一切的目的。

至于其他方法在战争中能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将在以后，当然只能是逐步地去了解。在这里，我们满足于泛泛地承认其他方法有可能起到的作用是专注于与概念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指出，必须将以流血的方式解决危机（努力消灭敌军）视为战争的长子。在政治目的小、动机弱、双方力量紧张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一位谨慎的统帅可能在战场上和政府中巧妙地尝试各种途径，避免大的危机和流血的解决方式，利用其对手特有的弱点曲折地走向媾和。如果他的各种假设有充分的根据和成功的把握，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责备他这样做，但我们必须

始终要求他在走这些弯路时，始终有意识地只走有战神相伴的路，始终紧盯对手，以免对手抄起利剑扑向他时，他却只有一把饰品剑应战。

关于什么是战争，目的和手段是如何在其中发生作用的，以及战争在现实中如何或多或少地偏离其原来的严格概念而摆来摆去，却总是像服从一部最高法则一样服从其原来的严格概念等，所有这些结论，我们必须牢记，并且在接下来研究各个问题时必须一再有意识地想到它们，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问题的真正关系和它们的本意，才不会无休止地陷入与现实以及最后与我们自己的巨大矛盾之中。

注释：

[1]战争税（die Kriegssteuer），指政府为进行战争而向本国或敌国居民征收的一种税赋。其中向敌国居民征收的战争税，又称占领税，是占领军“以敌养己”策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译者注

[2]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e，1712—1786），即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国王（1740—1786），著名统帅。在位时推行“开明专制”，实施一系列改革，扩充军备，通过三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63）使普鲁士成为欧洲强国之一，故在世时即被其国人尊称为大帝。著有《致将军们的训词》《我所在的时代》《七年战争史》等。——译者注

[3]七年战争是普鲁士及其盟友英国、汉诺威为一方，奥地利及其盟友俄国、法国、萨克森、瑞典等国为另一方，于1756—1763年为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战争在中欧、葡萄牙、北美、印度、加勒比等地进行，因此也有历史学家将其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普鲁士与奥地利、俄国等国之间主要是争夺中欧霸权地位，英国和法国之间则还争夺在北美和印度的霸权地位。普鲁士从其角度出发也将七年战争称为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普鲁士当时是一个小国，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英国主要是以资金支援普鲁士）。由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合理用兵，采取了消耗战的方法，使对方感到力量消耗过大而被迫签订和约，承认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所有权。——译者注

[4]奥地利君主国（dieösterreichische Monarchie），又称哈布斯堡君主国、哈布斯堡帝国、多瑙君主国等，是史学界的一个非正式称呼，指哈布斯堡家族（自1736年起称哈布斯堡-洛林家族）自中世纪至1918年直接统治的欧洲地区。——译者注

[5]卡尔十二世（Karl Ⅻ.，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在位期间进行了北方战争（1700—1721），对俄、波、丹三国联盟作战。曾战胜丹麦，击败

波兰，但1709年7月被彼得大帝败于波尔塔瓦（Poltawa，今乌克兰中部一城市）。1718年进攻挪威时阵亡。——译者注

[6]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在北方战争（1700—1721）中对俄国、波兰、丹麦三国同盟作战，1700年进攻丹麦，迫使丹麦签订和约，随即于纳尔瓦会战中击溃俄军，后又击溃波兰军队，占领波兰。由于没有慎重考虑本国力量，继而攻入乌克兰并向莫斯科进军，在1709年波尔塔瓦会战中被俄皇彼得一世击败。1718年12月，卡尔十二世在进攻挪威时头部中弹身亡。——译者注

[7]武装力量的建立（die Erzeugung der Streitkräfte），指武装人员的招募、组织和装备等；武装力量的维持（die Erhaltung der Streitkräfte），指给养、武器弹药的补充、伤病员的救护和部队的休整等；武装力量的使用（die Verwendung der Streitkräfte），指将武装人员投入作战。参阅本书第一卷第二篇第一章。——译者注

[8]按主体区分，指按军队本身的单位区分（参阅本书第二卷第五篇第五章）。按客体区分，指按不同的目的区分（按任务区分）。——译者注

[9]“委托”（der Auftrag）是普鲁士军队以及后来的德军指挥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任务”（die Aufgabe）、“命令”（der Befehl）有很大区别。委托与受委托的关系不是上下级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是要求上级在下达命令时充分考虑到下级执行命令的可能性，强调命令的合理性，同时给予下级一定的自主性，不必事事请示上级。现代德军即奉行委托式指挥（die Auftragstaktik），认为其与命令式指挥（die Befehlstaktik）相比，更能激发下级的主观能动性。——译者注

[10]战局（der Feldzug），指交战双方在一个战区的一个时间段内（大体从一年的开春到次年冬季来临时）的军事行动。作者在本书第二卷第五篇第二章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译者注

[11]作者在为撰写《战争论》做准备时曾于1804年写道：“战斗对战略而言，就如同现金之于汇票贸易。一位统帅打赢的多场战斗，给他带来的战果有可能超出这些战斗的简单相加，正如一位商人有一定数额的财产，往往可以让他得到比他能担保的多得多的贷款。但是谁要是根本没有财产，他就无法提出汇票申请；谁要是不懂作战，他就是行动到累死，也不会有丝毫战果。”——编者注

[12]指消灭敌军。——译者注

[13]指敌人输掉战争。——译者注

★第三章★

军事天赋

每项专门活动，要想以一定的造诣来进行的话，就需要在判断力和性情方面拥有专门的禀赋。如果这些禀赋在很大程度上是优秀的，并能通过非凡的成就表现出来，那么这些禀赋所属的才智就被称为天赋。

我们清楚地知道，天赋这个词的含义非常广泛，对它的解释很不一致，要想就其中某些含义来阐明它的本质是很困难的。但是由于我们既未自命为哲学家，又未自诩为语法学家，因此我们可以按常用语的一般词义，把天赋理解为非常擅于进行某种活动的才智力量。

为了更详细地阐明这种说法的理由和进一步了解天赋这一概念的内容，我们想谈一谈这种才智力量的作用和价值。但是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因高超的才能而谓之的天赋，而不谈一般的天赋，因为这一概念没有任何经过衡量的边界。我们应该研究的是精神力量作用于军事活动的每一个共同的努力方向，之后就可以把这一共同的努力方向视为军事天赋的本质。我们之所以说共同的努力方向，是因为其中就有军事天赋，它不是作用于军事活动的一个单独的力量（如勇气），判断力和情感的其他力量同样不可缺少，或者说这些力量的作用力在战争中也是用得上的。军事天赋是各种力量的和谐的结合，其中这种或那种力量可能起主要作用，但是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允许起到阻碍作用。

如果要求每位军人或多或少都拥有军事天赋，那么我们军队的人数就会很少。正因为军事天赋是精神力量的一种特殊指向，所以在要求一个民族具有多方面的精神力量，并进行这方面力量培养的情况下，只会出现极少的军事天才。但是一个民族的活动种类越少，军事活动在这个民族中越占主要地位，军事天才也就必然出现得越多。然而这只能决定军事天赋出现的规模，并不能决定天赋的高度，因为军事天赋的高度取决于一个民族才智发展的总水平。如果我们考察一个野蛮好战的民族，就会发现其个体中的尚武精神比文明民族中的常见得多，因为在野蛮民族中，几乎每位军人都具有尚武精神；而在文明民族中，大多数人打仗只是迫不得已，绝不是出于情愿。但是我们在野蛮民族中从未发现一位真正杰出的统帅，只有极少的人可称为军事天才，因为这要求有高超的

判断力，而野蛮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判断力。不言而喻，文明民族也会有或多或少好战的倾向和发展，越是这样，其军队中具有尚武精神的个体也就越多。由于较普遍的尚武精神与较高的判断力结合在一起，因此最光彩夺目的军事人物总是出自这些文明民族，罗马人[1]和法兰西人就是例证。但在这些民族和所有曾经以作战骁勇而闻名的民族中，其最杰出的统帅总是在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时期才出现。

这一现象就已经能让我们猜到，在较高的军事天赋中，判断力的作用占据了很大的部分。现在我们就来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

战争是存在危险的领域，因此勇气是军人的首要品质。

勇气有两种：一种是针对个人危险的勇气，一种是敢于负责的勇气，无论是在外来力量面前，还是在内心力量（良心）面前。这里只谈第一种。

针对个人危险的勇气又有两种。第一种对危险满不在乎，不管是个人天生这样，还是由于轻视生命，或是出于习惯，但无论如何，这种勇气都可看作一种不变的状态。

第二种是从积极的动机（如荣誉心、爱国心）或任何一种激情中产生的勇气。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情绪活动，是一种情感。

可以理解，上述两种勇气的作用是不同的。第一种勇气更可靠，因为它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永远不会离人而去，第二种勇气则往往带着人们走得更远；坚定更多地属于第一种勇气，勇敢则更多地属于第二种勇气；第一种勇气可以使理智更加清醒，第二种勇气有时可以增强理智，但也经常会使人失去理智。两种勇气结合起来，就是最完美的勇气。

战争是存在身体劳顿和痛苦的领域。为了不被它们压垮，就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管是天生的，还是锻炼出来的），使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在健全的头脑的引导下，就已经是一个有力的作战工具了，而这种素质正是我们在野蛮和半开化的民族中普遍见到的。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战争要求军人具有极强的判断力。战争是存在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处于或多或少的不确定的迷雾中，因

此，在这里首先要求有细致入微和敏锐透彻的判断力，以便通过判断时的直觉来感知出真相。

普通的判断力也许偶尔能辨明这一真相，非凡的勇气也许偶尔能弥补失算，但大多数情况（平均的结果）总是会暴露出判断力的不足。

战争是存在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陌生事物留有如此广阔的天地，因为没有任何活动像战争这样全方位地一直与偶然性接触。偶然性会增加所有情况的不确定性，并干扰战事的进程。

所有情报和假设的不可靠性，以及偶然性的不断介入，使得指挥官在战争中不断发现实际情况与他预期的不同，这就会对他的计划，或者至少对与该计划有关的一些设想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很大，以致不得不明确取消既定的计划，那么通常必须以新的计划来代替它，但这时往往缺少情报，因为在行动过程中，大多要求立即定下决心，不会给人们时间重新了解情况，甚至经常没有充分思考的时间。但更为常见的是：对我们想法的修改和对出现的偶然事件的了解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我们的计划，而只是动摇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对情况的了解增加了，但是不确定性并未因此减少，而是增加了。原因是：我们的这些认识不是一次得来的，而是逐渐得来的，同时我们的决心不断受到其冲击，精神不得不总是处于戒备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一个人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就必须具备两种特性：一是具备在这一加重了的黑暗中[2]仍能发出一些内在微光，引导他走向真相的思维能力；二是具备跟随这一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形象地被称为眼力[3]，后者则是果断。

在战争中，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战斗，而在战斗中，时间和空间是重要的因素，而在以速战速决的骑兵为主的时代就更是这样。因此迅速和准确地定下决心，这个概念最初是在估计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时产生的，因此得到了“眼力”这个只注重正确目测的称谓。很多军事艺术的教官也是以这个受到局限的意义给它下定义的。但是不能否认，一切在行动实施中瞬间做出的准确决定，不久也都被理解为眼力了，例如判明真正的进攻点等。因此“眼力”指的不仅是视力，更多是指洞察力。当然这个词和它所表达的事物一样，更多是用于战术领域，但在战略上也经常需要迅速决策，因此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人们给这个概念剥去其名称带来的过于形象和狭隘的外衣，那么它无非是指一种迅速辨明真相的

能力。普通眼光根本看不到这一真相，或者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能看到。

果断是勇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个行动，当它成为性格特征时，又是精神上的一个习性。但是我们这里讲的不是针对肉体所面临危险的勇气，而是敢于负责任的勇气，就是某种程度上针对精神上面临危险的勇气。这种勇气是从理智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通常称之为智者之勇[4]，但它并不因此就是理智的表现，而是性情的表现。纯粹的理智还不是勇气，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极聪明的人往往并不果断。因此理智必须首先唤起勇气的情感，以便得到其支持和承载，因为在紧急时刻，情感比想法更能支配人。

在这里，我们认为果断的作用是在动机不足时，消除疑虑带来的苦恼和迟疑带来的危险。不是很严谨的用语当然也把纯粹的冒险倾向、大胆、无畏、蛮干等叫作果断，但是只要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动机（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恰当的还是错误的），我们就没有理由评论他是否果断，否则就是越俎代庖，说他有疑虑，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

我们在这里只能谈动机的强弱问题。我们还不至于迂腐到为用语的一点不妥就争论不休，我们的说明只是为消除一些错误的观点。

这种战胜疑虑状态的果断，只能通过判断力产生，具体是通过判断力的一种完全特殊的活动。我们认为，较深的认识和必要的情感简单相加还不能产生果断。有些人虽然有完成最困难任务所需的极敏锐的洞察力，也不缺乏担当的勇气，但是在困难的场合还是做不到当机立断。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认识各自分开，互不施以援手，因此从中没有产生第三种东西——果断。只有通过判断力的活动才能产生果断，这种活动使冒险的必要性成为一种意识，并通过冒险的必要性确立意志。判断力的这种特殊活动以对动摇和迟疑的惧怕来战胜人内心的任何其他惧怕，从而在人类强有力的情感中形成果断。因此，从我们的标准来看，判断力较差的人不可能是果断的。他们在困难的场合可能毫不迟疑地行动，但这是未经深思熟虑的，既然未经深思熟虑就行动，当然也就不会对自己有疑虑。这样的行动偶尔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此还要说：显示出军事天赋存在的，是平均的结果。如果有人对我们这种论断仍感奇怪，因为他认识的一些果断的轻骑兵军官并不是善于深思的人，那么我们必须提醒他，这里所说的是判断力的一种特殊活动，而不是善于冥想的能力。

因此我们认为，果断的存在应归功于判断力的特殊活动，而这种判断力的特殊活动更多属于坚强有力的人，而不是表面光鲜的人。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事例来证明果断的这种由来。例如有些人在职位较低时表现得非常果断，在职位较高时却失去了果断。尽管他们需要定下决心，但是他们又意识到一旦定下错误的决心，就会带来诸多危险。由于他们不熟悉自己面前的事物，于是其判断力就失去了原有的力量。他们越是认识到陷入犹豫不决带来的危险，此前在低级别职位上越是习惯于不假思索地行动，现在就越会变得畏缩不决。

在提到眼力和果断的时候，自然就得谈谈与其相关联的应变能力。在战争这样有意外出现的领域中，应变能力必然会起到大的作用，因为它不是别的，而正是一种能够更有力地处置意外事件的能力。人们钦佩应变能力能够对意外的发问做出恰当的回答，也钦佩它在突然出现危险时能够迅速找到应急的办法。这种回答和办法无须超乎寻常，只要恰当即可，因为经过成熟和冷静思考的应变能力，即使不是什么超乎寻常的（给我们的印象是平淡的），但作为判断力的一个快速活动仍是令人钦佩的。应变能力这个词想必非常确切地表述了判断力所给予帮助的及时和快速。

一个人具有这种可贵的素质，是应更多地归功于其判断力方面的特质，还是应更多地归功于其性情的均衡发展，这要取决于具体情况，但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完全没有。对意外发问的恰当回答更多是聪明头脑的杰作，而在突然遇到危险时拿出恰当的办法则首先以性情的均衡发展为前提。

现在如果我们综观一下战争所处环境的四个组成部分，即危险、劳顿、不确定性和偶然性，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人们要想在这种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有把握地顺利前进，就要在性情和判断力方面拥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发现，战事的讲述者和报道者根据这些力量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把它们称为干劲、坚定、顽强、沉着和刚毅。所有这些英雄本色的表现，都可以看作同一种意志力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但是不管这些表现彼此是多么近似，但它们毕竟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这里把这些精神力量的不同表现至少较为仔细地区别一下，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

首先，为了让我们的观点明确，我们必须指出，给指挥官上述精神力量带来挑战的压力、负担、阻力（不管叫法如何）中，只有极少一部分直接是敌人的活动、敌人的抵抗和敌人的行动。敌人的活动直接影

响到指挥官的首先只是他个人的安危，但并未影响到他作为一名指挥官的活动。如果敌人抵抗的时间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那么指挥官面临危险的时间也就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这个危险因素显然是随着指挥官职位的提高而减小的，对居于统帅地位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他没有任何危险！

其次，敌人的抵抗之所以直接对指挥官产生影响，是由于敌人在较长的抵抗中使该指挥官的手段出现损失，以及他要承担相关的责任。部队受到损失在指挥官心中引起的焦虑，首先就考验和挑战他的意志力。但是我们认为这远不是他不得不承受的最沉重的负担，因为此时他只是要把握住自己，而敌人抵抗所产生的其他一切影响是针对其部下的，并且通过他们反过来影响指挥官本人。

只要一支部队勇气十足，带着乐趣轻松地战斗，那么指挥官就很少有必要在追求其目的时展示自己强大的意志力。但是当情况变得困难时（要完成非凡的任务，是不可能没有困难的），战事就不再像绑在一部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5]上那样自如前行了，而是机器本身开始产生阻力，而克服这种阻力，就需要指挥官有强大的意志力。对这一阻力，人们不一定理解为抗命和抗辩（尽管个别人常常有这种表现），而是部队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逐渐消亡给人带来的总的感受，是看到流血牺牲后引起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情绪。指挥官必须首先克服自己内心的这种情绪，然后与所有其他人的这种情绪做斗争，因为他们的印象、感受、忧虑和意愿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他。一旦个人的力量不断衰减，靠自己的意志再也不能激发和承载这一力量，那么大量人员的全部惰性就会逐渐压在统帅的意志上。统帅必须用自己的胸中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他在这一点上能做到什么程度，就能在什么程度上控制他们，继续做他们的主帅。一旦他做不到这一点，一旦他自己的勇气不再足以重新鼓舞起所有部下的勇气，那么他就会被部下拉入表现出动物本性的低级地带，从而出现临危退缩和荣辱不分的现象。这些就是在斗争中一位指挥官的勇气和精神力量为取得卓越的成就而必须克服的压力。这些压力随部下人数的增多而加大，因此要想承受住这些压力，指挥官的精神力量就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加。

行动的干劲表达的是引发行动的动机的强度。这种动机可能来自头脑中的信念，或者来自性情中的激情。而要展示大的干劲，来自性情中的激情是难以或缺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激烈的战斗中，人们内心充满的所有宏大情感

中，最有力和最持久的就是对荣誉和尊严的渴求。在德语中，人们试图用贪图名誉[6]和虚荣[7]这样的贬义词来贬低这种渴求，未免有失公允。当然，如果人们滥用这种高尚的追求，那么恰恰是在战争中必然会引发最令人愤慨的违背人性的不公正。但是就这些感受的源头来说，它们的确是在人性最高尚的感受之列。

在战争中，它们是真正的生命气息，赋予巨大的躯体[8]以灵魂。其他一切情感（例如爱国心、追求理想的狂热、复仇心，以及各种激情情绪），不管它们有可能变得多么普遍，或者其中有些看上去多么崇高，都不会让对荣誉和尊严的追求可以缺失。这些情感能在总的方面鼓舞和提高整个部队的士气，但不能赋予指挥官比部下更大的雄心，而这种雄心是指挥官要想在其位置上取得卓越成就所必须要具备的。这些情感都不能像荣誉心那样，把具体的军事行动变成指挥官的个人财产，让他像对待自己的田地那样，努力以最佳方式加以利用，辛勤耕耘，细心播种，以期获得丰收。使军队发挥作用和取得胜利的，主要就是从最高一直到最低的各级指挥官的这种努力、活力[9]、竞争热情和进取心。至于现在说到最高统帅，那么我们要问：自古以来，有哪位杰出的统帅没有荣誉心呢？或者，难道这样一位没有荣誉心的统帅是可以想象的吗？

坚定是指意志对一次具体打击的抵抗力，顽强则是指意志对持续打击的抵抗力。

虽然坚定和顽强这两个词的意义十分接近，而且常常相互替代，但是它们在本质上的一个显著不同是不容忽视的。针对一次猛烈冲击所表现出来的坚定可以来自单纯的情感的力量，而顽强则要更多地有判断力的支持，因为随着行动时间的延长，按计划行事的重要性就增加了，顽强的力量有一部分就是来自这种计划性。

现在我们来谈谈沉着或镇定。首先我们要问，应该如何理解它们。

沉着或镇定显然不是指情感表达强烈，不是指激情澎湃（因为这样的话将违背所有的用语习惯），而是指即使在最激动和激情爆发时也能够服从理智的能力。这种能力仅来自理智的力量吗？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有些人虽然具有突出的理智，却不能自制。尽管这个现象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有人会说，这里需要的是理智的一种特殊的、也许是更有力的本性，而不是泛泛的本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即使在情感最冲动的时刻仍服从理智的这种力量，即我们所说的自

制力，在情感中是有其一席之地的。这种说法是更接近真相的。这是一种别样的情感，它使激情四射的各种强烈的情感保持平衡而不会损伤它们。通过这种平衡，理智的支配作用才得到保证。这种平衡力量无非是对人的尊严的感受，是最宝贵的自豪感，是内心最深处的需求，即希望随时随地作为一个有认知和理智的人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说，沉着是即使在最激动时也不失去平衡的一种强烈的性情。

如果我们从性情方面观察一下不同类型的人，就会发现一类不大活跃的人。我们把这类人叫作情感迟钝或情感平淡的人。

第二类是非常活跃的人，但他们的情感从不超过一定的强度。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情感丰富但又平静的人。

第三类是很容易激动的人。他们的情感就像火药燃烧一样迅速和猛烈，但不会持久。

最后，第四类是不为小事所动的人。他们通常不是很快，而是逐渐采取行动，但是其情感非常有力，而且持续时间长很多。这是一种情感强烈、深藏而不外露的人。

这种情感构成上的差异，很可能与活动于人的有机体中的各种身体力量的限度有关，并且来源于我们称之为神经系统的具有两重性的组织。这一组织一方面与物质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精神有联系。在这个晦暗不明的领域，凭我们这点哲学知识是探索不出什么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略微研究一下这几类人在军事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可以期待他们能表现出多大程度的沉着，却是重要的。

情感平淡的人不会轻易失去镇定，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叫作沉着，因为他缺少任何力量。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类人正是因为能够一直保持镇定，所以在战争中才在一定程度上有他有用的一面。他们往往缺乏行动的积极动机，也就是缺乏驱动力，结果就缺乏行动，但是他们也不容易坏事。

第二类人的特点是遇到小事容易被其激发而行动，遇到大事却容易受其压制而消沉。这种类型的人平时活跃，会帮助个别遭遇不幸的人，但在整个民族遭遇灾难时，却只是在一旁唉声叹气，不能奋起行动。这类人在战争中既能行动，也能保持镇定，却成不了什么大事。要成大事，就要一个强有力的、有头脑的人有干成大事的动机。不过有这样的

性情的人很少是强有力和有独立头脑的人。

激动和暴躁的情感本身在现实生活中（也包括在战争中）不是特别有利。这种情感虽然有动力强的优点，但是维持不了多久。如果这种容易激动的情感有发展成为勇气和荣誉心的趋势，那么这种情感在战争中的较低职位上往往非常有用。原因很简单，因为下级军官指挥的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很短，往往只要下一个大胆的决心，振奋一下精神就够了。一次勇猛的冲锋、一阵激情的喊杀声是几分钟的事情，而一场激烈的会战可能需要一整天，一个战局则可能需要一年。

这种人在其情感快速冲动时，就倍加难以保持性情的平衡，因此常常失去理智。对指挥作战来说，这是他们最糟糕的一面。但是如果人们断言好激动的人从不可能是强大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最激动时从不可能保持平衡，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既然他们通常是较为高尚的人，那么在他们的内心中怎么会没有自尊的感受呢！在他们身上极少缺乏这种自尊心，但是没有时间发挥出来，因此他们大多事后深感自愧。如果他们通过教育、自己观察和体验，或早或晚地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方法，能在情绪激动时及时意识到自己内心与之抗衡的力量，那么他们也能成为很沉着的人。

最后，是那一类很少激动而情感深沉的人。这类人的行为方式与前一类人相比，就像炭火与火苗。如果我们把军事行动中的困难形象地比喻为庞然大物，那么这类人最适合用其巨人般的力量把它推开。其情感的作用如同巨大的物体在运动，虽然比较缓慢，却更加势不可挡。

尽管这类人不像前一类人那样容易被其情感左右，不会被其情感拖入事后的自愧，但是如果认为他们不会失去平衡，不会受到盲目冲动的支配，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一旦他们缺少自制这一宝贵的特点，或者当自制力不够强大时，他们也会失去平衡，为盲目的冲动所支配。在野蛮民族的伟大人物身上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在野蛮民族中对理智的培养较少，总容易让冲动占上风。但是即使是在文明民族及其最有教养的阶层中，也充满着这样的现象：有些人为使用暴力的冲动所左右和拖曳着，就如同在中世纪，盗猎者被拴在鹿的身上拖过丛林一样[10]。

因此，我们再重复一遍：性情强大的人不是只会激动的人，而是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刻也能保持平衡的人，尽管内心如暴风骤雨般激动，但他们的见解和信念却像在暴风雨中颠簸的船上的罗盘指针，仍能进行最

精确的活动。

所谓性格强，或者干脆说有性格，指的是能坚持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可能是根据别人或者自己的见解得出的，也可能是某些原则、观点、瞬间灵感或者任何理智思维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见解本身经常改变，那么这一坚定性当然也就无从表现出来了。见解经常改变，不一定是外界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自己思维不断活动的结果。当然，这表明这一思维活动还有其特殊的不稳定性。很明显，如果一个人时刻都在改变其观点，即使改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自己的思考，人们也不能说他有性格。我们只把那些信念非常稳定的人称为有性格的人。他们的信念之所以稳定，或是因为信念根深蒂固（很明确，这本身就不容易改变），或是因为像情感淡漠的人那样缺乏思维活动，于是也就缺少改变信念的基础，或是因为源自思维的一个指导原则，该原则认为要想让意志活动明确无误的话，就应在一定程度上拒绝改变看法。

在战争中，人们在情感方面会有很多强烈的感受，他们了解的情况和得出的见解都不牢靠，因此在战争中比在人类其他的任何活动中，都有更多的原因能使他们离开原来的道路，对自己和别人产生怀疑。

在战争中，人们看到危险和痛苦带来的惨烈景象。这使情感很容易压倒理智的信念，而且在一切现象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要得出深刻而明确的见解是如此困难，导致人们对见解的改变变得更理解和更容易原谅了。在战争中，人们往往只能揣测和感觉出行动所必须依据的真实情况，因此意见分歧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而且大量的感受像洪水一样不断冲击着个人的信念。即使是头脑极为迟钝的人也几乎不会感受不到它们的冲击，因为这些感受过于强烈和生动，而且总是同时针对性情产生作用。

只有那些从一个较高处指导着行动的一般原则和观点才可能是明确而深刻的认识的果实，而对当前具体情况的看法某种程度上是以这些一般原则和观点为依据的。但是要坚持这些早先深思熟虑所得出的结论，不受当前不断产生的看法和现象的影响，正是困难所在。在具体情况和基本原则之间常常有广阔的空间，这一空间并不总是可以用一系列明确的推论连接起来。在这一空间里，一定的自信心是必要的，一定的怀疑也是有好处的。此时能帮到我们的往往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指导原则。这个原则是现成的，不是我们的思维提出来的，却可以支配我们的思维。这个原则就是：在一切犹豫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第一个看法，并且不放弃，直到有清晰的、令人确信的情况迫使我们放弃它。人们

必须坚信，经过验证的原则具有较大的真实性，而在当下的现象很活跃时，不要忘记，这些当下现象的真实性是比较小的。如果我们在犹豫的情况下仍能相信并坚持我们早先的信念，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具备了人们称之为性格的那种坚定性和一贯性。

人们很容易看清，性情的平衡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性格的形成，因此性情丰富的人大多是很有性格的人。

在谈到性格强时，我们会想到它的一个变种——固执。

在具体情况下，往往很难划清性格强与固执之间的界限。相反，确定它们在概念上的区别看来并不难。

固执不是思维上的毛病。我们所说的固执是指拒绝更好的见解。如果把这种拒绝归为思维上的毛病，那就会自相矛盾，因为思维能力就是提出见解的能力。固执是性情上的毛病。这种意志的执拗性，这种对他人意见的敏感性，只能产生于一种特殊的私心。有这种私心的人，其最大乐趣就在于只是用自己的精神活动支配自己和别人。假如固执不是比虚荣心稍好些，那么我们就会把它叫作一种虚荣心了。虚荣心满足于表面，固执则满足于事实。

因此我们说，一旦拒绝他人的见解不是由于有更好的信念，不是由于相信有一个更高的原则，而是出于一种抵触情绪，那么性格强就变成固执了。即使这个定义对我们的实际帮助不大（如同我们已经承认的那样），但是它毕竟可以阻止我们认为固执只是性格强的一个简单的提升。固执虽然与性格强很接近，并与之相邻，但是与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固执对性格强的提升很少，甚至固执的人由于缺少头脑，其性格并不强。

以上我们了解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在战争中应具备哪些由性情和理智共同发挥作用的素质，现在我们来谈谈军事活动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即使不是最重要的，恐怕也可被视为是最强有力的。它只要求有思考能力，而与性情力量无关。这就是战争与地形地貌的关系。

首先，这种关系是始终存在的，以至于人们根本不可能设想我们训练有素的部队的一个军事行动不是在一定的空间里进行的。其次，这种关系具有最具决定性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影响，有时甚至完全改变所有力量的效果。最后，这种关系往往一方面涉及具体地点的最细微的特

点，另一方面又包括最广阔的空间。

这样，战争与地形地貌的关系就使其活动具有显著的特点。我们看到，人类与地形地貌有关的其他活动（例如园艺、农业、房屋建筑、水利工程、采矿、狩猎和林业等），其空间都是很有限的，不久就可以相当准确地探索清楚。而在战争中的指挥官则不得不在一个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空间中行动，指挥官的眼睛无法一览无余地看到这个空间，即使尽最大努力也不是总能够探索清楚，而且空间在不断变换，指挥官也极少能真正了解它。一般来说，虽然对手也面临同样情况，但是，首先，当双方面临共同的困难时，谁能凭借才能和训练有素克服它，谁就会拥有很大的好处；其次，我们这里所说的双方困难相同，只是总的来说是存在的，绝不是针对具体情况而言，因为在具体情况下，交战双方中的一方（防御者）通常对当地地形比另一方熟悉得多。

对这种极为特殊的困难，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思维禀赋来克服。这种禀赋用一个过于狭义的表述来说就是方位感。方位感就是对任何地点迅速形成正确的几何概念，从而每次在该地点都可轻易判明方位的能力。显然这是想象力的一种活动。了解地形时，虽然一方面要靠肉眼，另一方面要靠头脑（头脑用它从科学和经验汲取得到的认识补充肉眼所没有看到的，并把肉眼看到的片段合成整体），但是要使这个整体鲜活地呈现在脑海里，成为一幅画，成为一张在内心绘制的地图，并得以长久地保留，使具体的笔画不会时常模糊不清，则只有我们称之为想象力的这种思维力量能做到。如果一位有天赋的诗人或者画家感觉受到了伤害，因为我们认为他奉若女神的想象力起到了判断方位的作用；如果他耸耸肩说，这样说来岂不是一位机敏的青年猎手也要有出色的想象力，那么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想象力在很窄范围内的运用，只是它十分低微的职能。但是无论这种职能多么小，它毕竟来自这种自然力量，因为如果完全没有想象力，那就很难把物体依其形式上的联系而清晰地想象出来。我们愿意承认，良好的记忆力对这方面帮助很大，但是是否就可以据此认为记忆力是一种独立的思维力量，或者能更好地固定对这些事物的记忆，恰恰是由于想象力呢？我们对此更多的是给不出确切的答案，因为就某些关系来看，对这两种思维力量本来就是难以分开考虑的。

不可否认，日常训练和头脑的认知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著名统帅弗朗索瓦·卢森堡[11]的著名副参谋长[12]皮塞居尔[13]说，当初他在这方面不大相信自己，因为他注意到，每当他要去远处取口令时总是走错

路。

职位越高，这种才能的运用范围自然就越广。如果说，轻骑兵和步兵在侦察时必须善于认路，通常为此只需具备有限的判断力和想象力，那么统帅就必须了解一个省份和一个国家的地理概况，并且不能因此就可以缺少具体的方位感，而是必须在眼前总是鲜活地呈现出道路、河流和山脉的特征。虽然对他而言，各类情报、地图、书籍和回忆录能在总的情况掌握方面提供很多帮助，周围的参谋人员能在细节掌握方面提供很多帮助，但是毫无疑问，如果一位统帅拥有迅速而清晰地判断地形的出色才能，那么这可以使他的整个行动进行得更为轻松和更有把握，使他内心避免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无助感，从而较少依赖别人。

如果把这种能力归功于想象力，那么这也几乎是军事活动要求想象力这位欢闹女神要做的唯一贡献了。除此以外，想象力对军事活动更多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

我们认为，到此为止已经论述了军事行动要求人们具备的才智和情感力量的各种表现。思维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共同起作用的力量处处都需要，因此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尽管军事行动的各种现象是简单的和不怎么复杂的，但是不具备卓越思维能力的人却不会取得卓越的战果。

有了上述的观点，人们就不会再盲从地认为“对敌人一处阵地进行迂回”这一出现过千百次、本身很自然的行动，以及很多类似的行动是高度运用智慧的杰作了。

当然，人们习惯于把朴实能干的军人与习惯沉思、想象力丰富或富有见解的人，以及有各种学历光环的人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也决非没有现实性，但是这并不证明军人的能干只表现在勇气方面，也不证明军人要成为出色的勇士就不需要某种特殊的思维活动和才能。我们不得不反复指出，有些人一旦到达其认知无法再适应的较高职位，他们就失去了这种特殊的思维活动能力，这样的事例是再常见不过了。我们还不得不经常提醒读者，我们所说的卓越的成就指的是那些能给人们在其从事的事务中带来声誉的成就。因此在战争中，每一级指挥官都应具备相应的思维能力、声望和荣誉。

统帅（居于整个战争或一个战区之首的将帅）与他下一个指挥层级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后者要受到具体得多的领导和

监督，因此他们的思维活动范围就要小得多。这就让人通常只看到在最高职位上的人有杰出的思维活动，而认为其下各级人员只要具备一般的思维能力就足够了。是的，人们的确看到，有些长期在军中服务而头发斑白了的、职位仅次于统帅的指挥官，由于多年只从事某一方面的活动而思想贫乏了，人们甚至认为他们已经有些愚钝了，因此在敬佩其勇气的同时又讥笑其头脑简单。我们并不打算为这些勇敢者争取更好的声誉，这样做不会提升其任何作用，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快乐，我们只是想指明事实，提醒人们不要误以为一个有勇无谋之徒在战争中也能取得卓越的战果。

既然我们在最低的职位上就已经要求那些应成为优秀指挥官的人具有卓越的思维能力，而且要求这一能力随职位的提升而提高，那么自然就会从中得出结论：我们对那些在军队中享有声望的、处于二把手位置的指挥官，完全不应认为他们愚钝。与博学的学者、精明的商人、善辩的政客相比，他们看似头脑简单，但是这不应误导我们忽略其思维活动的优秀本性。的确不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的人随着职位的提升，把在职位较低时赢得的声望一并带到了较高职位上，但实际上，他们在这一较高职位上并不配享有这种声望。如果这些人在提升后很少被使用，他们就没有暴露其弱点的危险，那么我们就不能准确地判断他们应有何种声望。由于有这样的人存在，所以我们往往把在某些职位上本可大放光彩的人低估了。

因此，从下到上的指挥官，只有具备特殊的天赋，才能在战争中取得卓越的成就。但是历史上和后世的评论通常只把“真正的天赋”这一称谓加在那些曾在最高职位上，也就是在统帅职位上光芒四射的人物头上。原因是，这种职位对思维能力和精神力量的要求一下子高了很多。

要引导整个战争或者其最大的行动（我们称之为战局）走向灿烂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层次的国内和国际关系有深刻的见解。在这里，作战指挥和政治就合二为一了，统帅也就同时成了政治家。

人们之所以没有赋予卡尔十二世“伟大天才”的称谓，是因为他不懂得让武力的作用服从于更高的见解和智慧，不懂得以此达到灿烂的目标；人们之所以没有赋予亨利四世[14]“伟大天才”的称谓，是因为他没有来得及以他的军事效果影响多国之间关系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在这个更高的领域里一试身手。在这个领域里，一个人的宝贵情感和骑士精神在针对对手时就不会像在平定内乱时那样起作用了。

读者如想进一步了解统帅应迅速掌握和正确判断的内容，可参阅第一章。我们说，统帅要成为政治家，不能只满足于是一位统帅，他一方面要了解所有的国家关系，另一方面又要清楚地知道用自己手中的手段能做什么。

由于这些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其界限是模糊不清的，使得要考虑的因素也是大量的，还由于这些因素大部分只能根据盖然性的法则来估计，因此假如一位统帅不能以到处都能感知真相的洞察力来准确地判断事物，那么他的思考和顾虑就会出现混乱，从中也就根本不可能再形成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15]说得完全正确，即很多摆在统帅面前需要做的决定都可以构成需要牛顿[16]和欧拉[17]计算的数学题了。

这里对较强思维能力所要求的是综合能力和判断力，二者上升成为令人称奇的洞察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能迅速触及和澄清千百个模糊的概念，而思维能力一般的人要费很大力气，甚至要耗尽心血才能弄清这些概念。但是假如具有这种较强思维能力的人（具有这种天才眼力的人）没有我们前面论述过的性情和性格特征的支持，还是不能载入史册的。

纯粹追求真理的动力在人的内心只是极其微弱的，因此在“认识到”与“想要做”之间，在掌握知识与形成能力之间总是有很大区别的。促使人们行动的最强的动力总是来自情感，而最有力的支持力量则来自性情和头脑的合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一合金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果断、坚定、顽强和刚毅。

此外，假如一位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思维和性情活动没有在其活动的总成就中体现出来，而只是人们出于忠诚和信任假设他从事了这种活动，那么这种活动很少会载入史册。

人们所了解的战事的过程通常是很简单的，相互间是大同小异的。仅凭纯粹的记述，没人能了解在这些过程中所克服的困难。只是在一些统帅或其心腹的回忆录中，或在专注于某一事件的历史专门研究中才不时流露出构成整个事件的大量线索中的部分线索。在某一重大行动实施之前的大部分思考和内心斗争，因为涉及政治利益而被故意隐瞒了，或者因为仅被视为建筑物建好后就必须拆掉的脚手架而在无意中被遗忘了。

最后，在我们不是冒昧地对较强的思维能力做进一步规范的情况

下，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语言上固定下来的一般概念，承认思维能力本身是有差别的，然后自问哪种思维能力是一位军事天才最应具备的，那么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和经验都会告诉我们，这种思维能力更多应是检验性的，而非新创立的；更多应是全面的，而非单方面的；更多应是冷静的，而非头脑发热的。在战争中，我们愿意把兄弟和孩子们的平安，以及我们祖国的荣誉和安全托付给具备这种思维能力的人。

注释：

[1]罗马人（Römmer），原指罗马城的居民，此处泛指罗马帝国的居民。——译者注

[2]指战斗中的不确定性由于意外事件而增加。——译者注

[3]“眼力”，原文为法语“coup d’oeil”，在军事上用来表示目测的能力，以及通过观察判断地形、态势优劣的能力。——译者注

[4]“智者之勇”一词，作者用了法语“courage d’esprit”，直译为“精神之勇”。——译者注

[5]指部队。——译者注

[6]“贪图名誉”，原文“Ehrgeiz”。——译者注

[7]“虚荣”，原文“Ruhmsucht”。——译者注

[8]指参战部队。——译者注

[9]“活力”一词，作者用了法语“industrie”。——译者注

[10]在中世纪，欧洲贵族为惩罚闯入自己林苑的盗猎者，往往将其用铁链拴在鹿的身上拖过丛林。——译者注

[11]弗朗索瓦·卢森堡（François Henri de Montmorency-Boutteville Luxembourg，1628—1695），公爵，法国元帅，路易十四世时期的统帅。1672年曾在尼德兰作战。——译者注

[12]副参谋长（der Generalquartiermeister），原意为军需官，最初负责协助主官安排部队食宿，设置参谋部后，其职权扩大，成为主官的主要助手之一。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只是在战局期间设置此职务。——译者注

[13]皮塞居尔（Jacques François de Chastenet de Puységur，1656—1743），侯爵，法国元帅，军事理论家。著有《军事艺术中的原则和规则》（Art de La Guerre,Par principes et par Règles）等。——译者注

[14]亨利四世（Heinrich Ⅳ.，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译者注

[15]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1814），百日王朝皇帝（1815），意大利国王（1805—1814），莱茵邦联保护人（1806—1813）。——译者注

[16]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译者注

[17]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自19岁起即发表论文，一生撰写书籍和论文800余部。曾任彼得堡大学物理和高数教授。晚年失明后，仍以惊人的毅力凭记忆和心算进行研究。——译者注

★ 第四章 ★

战争中的危险

在人们未经历战争危险以前，通常把它想象得不怎么可怕，而是吸引人的。在热情的激励下，大步冲向敌人——谁还在那里去数子弹和阵亡者呢？眼睛闭上少许几个瞬间，扑向冰冷的死神，不知道是我们还是别人能逃脱它，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胜利桂冠近在眼前、荣誉渴望的美果唾手可得之时，这会是困难的吗？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实际中出现的困难应该会更少。但是这些瞬间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是一阵心跳之后就结束了，而像是被时间冲淡了的和不得不享用的苦药水，我们说，这样只是一阵心跳之后就结束的瞬间很少。[1]

我们陪同新兵走上战场。当我们靠近战场时，隆隆的炮声越来越清晰，最终夹杂着的炮弹的呼啸声开始引起新手的注意。炮弹开始在我们前后不远处落下来。我们奔向战场主官及其众多随从所在的高地。在这里，附近落下的炮弹和不断爆炸的榴弹是如此密集，以至于严峻的现实打破了年轻人的幻想。忽然间，一位熟悉的人倒下了。一枚榴弹落入人群，引起一阵骚动，人们开始感到不再平静和专注了，就连最勇敢的人也至少变得有些分神了。现在我们进一步走入会战，走向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师长，会战几乎仍像一部戏剧展现在眼前。在这里，炮弹一枚接着一枚落下，我方火炮的轰鸣加大了人们的心神不定。我们再从师长走向旅长，这位大家公认的勇敢的人正小心翼翼地隐蔽在一座山丘、一幢房屋或一片林地的后面——这充分说明危险越来越大了。霰弹纷纷落在房顶和田野，炮弹到处呼啸着从我们头上和身边飞过，并且已经开始听到枪弹嗖嗖而过的声音。我们再走向部队，走向以无法形容的顽强精神在数小时的火力战中一直坚持的步兵部队。这里的空中到处是嗖嗖而过的子弹，它们以短促而尖厉的声音宣布自己近在咫尺，就在我们的耳边、头上以及心中掠过。此外，看到人们伤残和倒毙而产生的怜悯心，更使我们不安的内心感到悲痛。

如果一位新兵感受不到人的思绪之光在这里是受其他工具驱动的，折射出的光线与凭空臆想时是不同的，那么他就触及不到任何上述不同程度的危险。是的，假如一个人在接触到战争的这些给人最初的印象

时，没有失去当机立断的能力，那么他想必是一个非凡的人。的确，习惯会很快冲淡这些印象。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开始变得对周围的一切比较无所谓了（有的人无所谓多些，有的人无所谓少些），但是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还是不能做到完全泰然处之。由此可见，一个人只具有普通精神力量在这里是不够的，而且需要他担负的责任越大，情况就越是如此。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即使要让部分活动取得在后方看来一般的效果，人们就已经必须具备很多巨大的、泰然处之的、天生的勇气，以及强烈的荣誉心或者久经危险的经历。

战争中的危险是战争中的一种阻力[2]，对它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对于认清真相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一问题。

注释：

[1]指人们在战争中面临死亡威胁往往不只是几个瞬间，而是不得不长时间面对。——译者注

[2]“阻力”（die Friktion），原意为“摩擦”。作者在书中以此比喻使战争进程困难的因素，例如危险、劳顿、偶然性、情况不明等。——译者注

★ 第五章 ★

战争中的劳顿

假如只能让一个人在冻得四肢麻木或酷热难当、饥渴难耐和疲劳不堪的时刻来判断战事，那么尽管我们得到的正确的客观判断会更少，但是这些判断至少在主观上是正确的，就是说这些判断会准确地包含着判断者与判断对象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看到，目睹糟糕情况结局的人，特别是当他还身处其中的时候，对这一结局所做的判断往往是悲观消极的，甚至是言过其实的，我们就已经能够看清这一点了。我们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劳顿产生的影响，以及人们在判断情况时应考虑到劳顿的影响。

人们对在战争中的很多事物是无法规定出一个使用限度的，尤其是体力。在体力未被浪费的前提下，它是一切力量的系数。任何人都无法准确地指出体力能使用到多大程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只有弓箭手强有力的臂膀才能把弓弦拉得更紧一样，人们也只能期待一位意志坚强的人在战争中让军队发挥出更大的力量。一支军队在大败之后一般陷于危险之中，就如同一堵正在倒塌的墙土崩瓦解，只有付出体力上的最大的艰辛才有可能脱险，这是一回事；一支胜利的军队不顾劳顿，仅是在自豪感的鼓舞下就仍能接受统帅随心所欲的指挥，这又是一回事。同样是忍受劳顿，一支军队在前一种情况下顶多能引起同情，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想必会让我们钦佩，因为在胜利之后做到这一点更为困难。

这样，一个有着清澈眼光的人可以看出，劳顿是黑暗之中束缚思维活动和悄悄吞噬内心力量的因素之一。

尽管我们在这里谈的本来只是统帅要求部队以及指挥官要求其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也就是他们勇于和善于要求部队和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但是对统帅和指挥官本人的劳顿问题也不能避而不谈。此前我们对战争认真地分析过这一点，现在对剩下的这一次要问题的重要性也必须加以注意。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特别谈到劳顿，是因为它和危险一样，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因为它没有一定的衡量标准，这使它具备类

似弹性物体的本性。众所周知，弹性物体的阻力是难以计算的。

为避免滥用上述观点，避免过分强调战争中的各种困难条件，大自然给我们的判断力赋予了一位在感知方式上的引路人。正如一个人在受到谩骂和侮辱时，提到他本人的某个弱点并不会带来什么特别的效果，而当他成功地驳斥或出色地反击了谩骂后，提到他的某个弱点也许反倒有效果一样，任何一位统帅和一支军队通过描述危险、困境和劳顿，并不能改善其可耻的失败给他人造成的印象，但当他们取得胜利时，这些危险、困境和劳顿却能无限地增加他们的光彩。就这样，我们的感觉阻止了我们做出公正的判断（我们的判断力本来是倾向于做出公正判断的），而我们的感觉只是一种较高级的判断力而已。

★ 第六章 ★

战争中的情报

我们用情报这个词表示人们掌握的有关敌人和敌国的全部情况，这是自己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只要人们考察一下这一基础的本性、不可靠性和可变性，很快就会感觉到战争这座建筑物是多么危险，是多么容易坍塌，从而把我们埋在它的瓦砾之中。大概所有的书中都写道，人们只应相信可靠的情报，对情报一定要持怀疑的态度，但是这只不过是著书立说的人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时提出的一种聊以自慰的可怜遁词。

人们在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自相矛盾的，更大一部分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可靠的。这里人们能要求军官做到的是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而这只有掌握有关事和人的情况，并进行判断才能做到。在这里，军官必须接受盖然性法则的引导。当我们还没有来到真正的战场，而是在室内拟订最初的计划时，这种辨别情报的困难就已经不小，而在纷乱的战争中，大量情报接踵而来，这种困难就更无限地加大了。如果这些情报互相矛盾，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模棱两可，需要人们分析辨别，那还算是幸运的。对没有经过战争检验的指挥官来说，更糟糕的是，没有偶发的情况能印证他获得的情报，而是一个情报支持、印证和放大另一个情报，就如同人们不断用新的颜色涂到画板上，直到他不得不匆忙做出决定，但是不久却发现这个决定是愚蠢的，之前他所得到的情报就像以往所有那些情报一样，是谎言、夸大和疏忽，等等。简而言之，大多数情报是假的，而且人的胆怯成为谎言和谬误的新的推手。人们通常更倾向于相信坏消息，而非好消息，并倾向于把坏消息做些夸大。以这种方式上报的危险消息尽管像海浪一样很快消失在自己的浪头中，却总是又像海浪一样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重新出现。指挥官必须坚信自己内心更胜一筹，像岩石一样屹立在那里，经得起海浪的冲击。扮演这样的角色并不容易。谁要是天生不乐观，或者没有经过战争历练，判断力没有得到加强，那么他最好遵循这样的规则：强迫自己（就是说违背自己内心的想法）摆脱恐惧，面向希望。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真正的平衡。如果人们正确看待这个构成战争中最大阻力之一的困难[1]，那么事情就会与人们想象的完全不同。感官的感受比再三考虑后得出的观点更加强烈，程度大到指挥官几乎在进行每个比较重要的行

动时，都不得不在实施的最初时刻战胜自己新产生的疑虑。追随外来灵感的普通人因此大多变得不能当机立断。他们认为遇到的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预计的那样乐观，而且由于他们此时仍在追随外来的灵感，就更认为是这样了。即便是草拟计划的人，当他亲眼看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也很容易怀疑自己原来的观点。这时只有坚定的自信心才能让他抵挡住假象的一时冲击。当他被命运推上战争舞台，绘有各种厚重危险形象的前台布景被拆除，眼前豁然开朗以后，其原来的信念才能在战事的发展中得到证实。这就是制订计划与实施计划之间的巨大区别之一。

注释：

[1]指情报大多是不确定和不可靠的。——译者注

★ 第七章 ★

战争中的阻力

只要人们自己没有亲历过战争，那么他们就不理解常说的战争中的各种困难在哪里，以及要求统帅具备的天赋和非凡的精神力量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在这些没有亲历过战争的人看来，战争中的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简单，所有要求必备的各种知识看上去是那么浅显，所有行动看上去是那么平常，以至于让我们感觉，与其相比，即便是最简单的高等数学题也都有一定的科学地位。然而当人们经历过战争，就会理解战争中的一切了。不过，要我们说清引起人们这一变化的原因，指出这一无法看见却又到处在起作用的因素，毕竟是极为困难的。

战争中的一切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情往往是难以做到的。这些困难积累起来，就形成一种阻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会有正确的想象的。我们想象有一位旅行者，他想在傍晚时走完当天旅程的最后两站路。假如他骑着驿马，走在公路上，那么他用四至五个小时就会走完这段路，这并不是什么难事；而假如他抵达第一站后，找不到马或者找不到好马，前面又是山地，路况不佳，天也逐渐黑下来了，那么当他付出很多辛苦，抵达下一站，并且找到了一个简陋的住处，他就已经感到很高兴了。同样，在战争中，受到预先在纸上根本无法考虑到的无数细小情况的影响，一切都变得令人沮丧，人们远远达不到目标。只有强有力的、钢铁般的意志才能克服这种阻力，粉碎各种障碍，当然机器[1]也会一同受到很大的损伤。我们以后还会经常谈到这一结论。一位令人骄傲的将帅的坚定意志在军事艺术的中心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像一座城市在其交通干道汇聚点上高耸的方尖碑。

阻力是相当全面地将实际的战争与纸上的战争区别开来的唯一的概念。军事机器（军队和属于军队的一切）其实是很简单的，因此看上去也是容易操作的。但是人们要考虑到，这部机器的任何部分都不是由一个整块组成的，而是由很多个体的人组成的，而每个人都在各个方向上产生自己的阻力。理论上听起来非常好：营长负责执行上级的命令，而由于营被纪律结成了一个整体，而且营长想必是公认的勤勉的人，那么全营行动起来就应该像木头围绕一个铁轴转动一样，只有很小的阻力，

然而在现实中并非如此。人们能想到的一切夸大和不实，在战争中都会立刻显露出来。一个营毕竟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如果凑巧的话，即便是他们中间最不起眼的人也能造成行动停顿或其他非常之事。战争本身带来的危险和它要求人们付出的劳顿会使阻力大为增加，导致人们必须把危险和劳顿视为产生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

因此，这种可怕的阻力不像在机械中仅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而是处处与偶然性相接触，之后引起一些根本无法预测的现象。这些现象之所以难以预测，正是因为它们大部分属于偶发的事情。例如天气就有这样的偶然性。有时雾会妨碍我们及时发现敌人，妨碍火炮适时射击，以及妨碍我们向指挥官报告情况；有时雨会妨碍一个营抵达，妨碍另一个营按时抵达（因为它也许不得不行军八小时，而非三小时），妨碍骑兵有效出击（因马匹深陷泥淖），等等。

我们举出这几个细节的例子，只是为了说明问题，使读者理解作者的意思，否则这样的困难可以写好几本书。为了避免这样做，但又能使读者对战争中必须与之斗争的大量细小的困难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们本想尽力给出一些生动的画面，但是担心这又会使大家厌倦。但是如果我们再举一两个例子，想必那些早已了解我们的读者还是会原谅我们的。

战争中的行动犹如人在阻力重重的介质中运动。人在水中甚至连行走这样最自然和最简单的动作也无法轻易而准确地做到。在战争中也是如此，人们用一般的力量只能勉强维持一般的水平。因此一位真正的理论家应该像一位游泳教练，教别人在陆地上练习水中所必需的动作，尽管这些动作在没有想到水的人看来是荒诞和夸张的。而那些自己从未下过水的教练，或者那些虽然下过水，但是不懂得从其经验中抽象出普遍真理的教练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只教人人都会的动作——行走。

此外，每场战争都有大量的特殊现象，就好比一片未经航行的、布满暗礁的海面，统帅可以凭智慧感觉到这些暗礁，但是从未亲眼见过它们，而现在却要在漆黑的夜里驾船绕过它们。此时如果再突然刮起一阵逆风，就是说又有某个大的偶然事件向他袭来，那么这就要求他有最高超的技巧、应变能力并付出努力，而在远处的人看来，这一切都自行进展得很顺利。对这些阻力的认知是要求一位优秀的将军具备的、经常受到赞扬的作战经验的主要部分。当然对阻力有着最多想象和最强烈感受的将军不是最好的将军，他们反而是畏首畏尾的将军，在有作战经验的

指挥官中常见这样的人。一位将军必须了解这种阻力，这是为了尽量去克服它，是为了不必期待在行动中出现某个精准的时机（恰恰是由于有这种阻力，所以不可能出现这种精准的时机）。此外，人们不可能在理论上完全了解这种阻力，而且即使人们做到了这一点，也还是缺乏那种人们称之为直觉[2]的判断力的运用。人们在充满多种多样细小问题的领域比在大的决定性的场合更需要这种直觉，因为在后一种场合，人们可以自己思考，也可以和他人商讨。善于交往的人之所以总是能够让自己的言谈举止得体，只是因为他拥有几乎已经成为习惯的判断的直觉。同样，只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才能在大大小小的战事中（可以说在战争的每一次脉动中），总是恰如其分地做出决策和决定。通过这种经验及其运用，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断定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于是他就不会轻易地面临暴露弱点的问题。如果军官在战争中经常暴露出弱点，就会动摇别人对他信赖的基础，而这是极其危险的。

因此，阻力（或者在这里被称为阻力的那些东西）就是使看上去容易的事变得困难的事物。以后我们还会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届时就会逐渐明白，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统帅，除了经验和坚定的意志以外，还要具备其他一些罕见的精神特质。

注释：

[1]指部队。——译者注

[2]“直觉”（die Takt），根据上下文也可译为“分寸感”。——译者注

★ 第八章 ★

第一篇的结束语

我们所说的危险、劳顿、情报和阻力，是聚集在战争氛围中的因素，它们使这种战争氛围成为一种阻碍一切活动的介质。这些因素的阻碍作用又可以被概括在“普遍存在的阻力”这一总概念之下。那么有没有减轻这种阻力的润滑剂呢？只有一种，而且它不是统帅和军队随意就可以得到的，这就是军队的战斗经验[1]。

战斗经验使身体在面临大的劳顿时更加强壮，使内心在面临大的危险时更加坚定，使判断力更不受最初印象的影响。官兵们通过战斗经验获得宝贵的沉着特质，自轻骑兵和步兵向上直到师长，从而使统帅更便于采取行动。

在黑暗的房间里，人的瞳孔会张大，纳入微弱的光线，逐渐能勉强区分物体，最后才能看清楚物体。一位有经验的军人在战争中也是这样。而新兵踏上战场时，则只能犹如进到漆黑一团的黑夜。

没有统帅能将战斗经验给予其部队，而平时训练所能替代的战斗经验是很少的。说很少，是与实战经验相比，而不是与一支平时只注重机械式的技巧训练的军队相比。如果人们在设置平时训练时加入部分上述阻力，使每位指挥官的判断力、周密性甚至果断性能够得到训练，那么这种训练的价值比那些未在实战中了解过这些阻力的人所认为的要大得多。特别重要的是，它能使军人（无论其职位高低）不至于到了战场上才第一次看到那些初次看到会令其惊慌失措的现象。这些现象只要他们在战前见过一次，就已经熟悉一半了。日常训练甚至也涉及体力上的劳顿问题。在这方面必须进行训练，不仅是为了使肉体，更是为了使精神对劳顿习以为常。在战争中，新兵很容易认为超常的劳顿是整个部队指挥出现了严重错误、疏忽和束手无策的结果，从而倍加沮丧。而如果新兵在平时训练中做了这方面的准备，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和平时期获得战斗经验的另一个办法是聘任其他军队有作战经验的军官。这个办法虽然不能普遍采用，却是极为重要的。欧洲到处都处于和平状态的时候是少有的，其他大洲的战争也从未停止过。因此一个

长期处于和平时期的国家应该总是设法从这些战场聘任一些军官（当然只是那些表现优秀的军官），或者派自己的一些军官到这些战场，以便让他们了解战争。

无论这些军官的数量与一支军队的军官数量相比是多么少，他们的影响却能让他人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经验、思维取向和性格养成将对其部下和战友们产生影响。此外，即使无法让他们担任某一范围的最高首长，也仍然可以把他们视为熟悉某一地区情况的人，在面临很多具体情况时就可以征询他们的意见。

注释：

[1]“战斗经验”（die Kriegsgewohnheit），如果直译的话，也可译为“战争习惯”或“习惯于战争”。——译者注

第二篇

关于战争理论

★第一章★

军事艺术的区分

战争就其本义来说是斗争，因为在人们广义上称之为战争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中，唯有斗争是产生效果的要素。斗争是双方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借助于后者进行的一种较量。不言而喻，人们不能排除精神力量，因为正是心灵的状态对物质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斗争的需要促使人们很早就做了一些专门的发明，以便在斗争中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斗争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不管斗争怎样变化，其概念没有因此而改变，它就是构成战争的东西。

这些发明首先是单个战斗人员的武器和装备。武器和装备必须在战斗开始以前就制造好，并为战斗人员所熟悉和掌握。武器和装备是根据斗争的本性准备的，因此是由斗争决定的。但是制造、熟悉和掌握武器装备的活动显然与斗争本身是两回事。前者只是斗争的准备，不是斗争的实施。配备武器和装备本质上不在斗争这个概念内，这是很清楚的，因为赤手空拳的搏斗同样是斗争。

斗争决定需要什么样的武器和装备，武器和装备又会改变斗争的方式，因此两者之间是有相互作用的。

但是斗争本身仍然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活动，而且因为它是在十分独特的因素（危险）之中进行的，所以就更为独特。

因此，如果说哪里有必要区别不同的活动，那么就是这里了。为说明这种区别不同活动的实际重要性，我们只需轻声地提醒读者回忆一下，在某一领域极有才干的人在其他领域却往往是最没用的书呆子。

如果人们把武装起来的和装备好了的军队看作既有的手段，只需了解其最有可能造成的结果即可适当地使用它，那么人们在考察时把其中一种活动与另一种活动区分开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因此，狭义的军事艺术就是在斗争中运用既有手段的艺术，我们称

之为战法[1]最为恰当；广义的军事艺术当然还包括一切为战争而存在的活动，包括军人的征召、武装、装备和训练。

对一种理论的现实意义来说，区分这两种活动[2]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不难看出，如果每个军事艺术都从建立军队开始，并要求这支军队采用它为之规定的战法，那么这种军事艺术就只能用于少数情况，因为现有军队的情况只有此时才恰好与这种军事艺术所规定的军队情况相符。如果我们要拥有一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适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至于完全无用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就必须建立在大多数一般的战斗手段以及它们最有可能造成的结果之上。

因此，战法此时就是斗争的部署和运用。假如这一斗争是一次单个的行动，那就没有理由对它做进一步的区分。不过，如同我们在第一篇第一章[3]里指出的那样，斗争或多或少是由多个自成一体的单个行动组成的。我们将这些自成一体的单个行动称为战斗，它们组成新的单元。现在从中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活动，一是对这些战斗本身进行部署和运用，二是出于战争的目的将这些战斗联系起来。前者被称为战术，后者被称为战略。

现在人们在实际运用中对战术和战略的划分很宽泛。人们即使不清楚这样划分的理由，也相当肯定地自认为知道应将某个具体现象划入战术还是战略范畴。但是既然人们在实际运用中不明就里地遵从这种划分，那么这就表明这种划分想必有其根深蒂固的原因。我们曾探寻这一原因，可以说，正是由于大多数人采用这样的划分，使我们找到了这个原因。相反，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对于个别著作家不是根据事物的本性而是试图随意确定的概念，我们没有必要写出来，并且认为它们在实际运用中是不存在的。

按照我们的划分，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出于战争目的使用战斗的学问。

至于如何进一步确定单个的或者独立的战斗的概念，以及这一单元与什么条件相关，我们只有在更详细地研究战斗时，才能完全说清楚。现在我们只能说明：就空间而言，也就是就同时进行的几场战斗而言，其中一场战斗的范围正是个人命令所能及的范围；就时间而言，也就是就相继进行的几次战斗而言，一次战斗持续的时间应以每次战斗都会出现的危机[4]完全消失为界限。

这里可能出现一些难以确定的情况，就是说，有时若干次战斗也可看成一次战斗，但决不能根据这一点就否定我们这样区分的理由，因为一切现实事物的不同总是通过逐渐的过渡才形成的[5]，我们的这种区分也不例外。因此，在不改变我们观点的情况下，一定会有个别活动既可列入战略范畴，又可列入战术范畴，例如展开非常大、变得类似于一条部署线的阵地，以及某些渡河点的部署，等等。

我们对战术和战略的区分，针对和阐述的只是军队的使用。但是在战争中有很多为军队服务而又不同于军队的活动，它们与战争的关系时近时远。所有这些活动都与军队的维持有关。如同建立和训练先于使用一样，维持军队是使用军队所离不开的，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那么所有这些与维持军队有关的活动总是能被视为斗争的准备，只是这些准备距离斗争非常近，以至让人觉得它们贯穿于整个军事行动，并和军队的使用交替出现。因此人们有理由把这些活动像其他准备活动一样排除在狭义的军事艺术（本来的战法）之外。任何理论的主要任务都是区分不同种类的事物。为完成这一任务，人们必须这样做。谁会把给养和管理的琐碎事务列入本来的战法呢？它们虽然与部队的使用处于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但在本质上与部队的使用是不同的。

我们在第一篇第二章里说过，由于斗争或者战斗被确定为唯一直接有效的活动，因此所有其他活动的线索就都一并包含在战斗中，因为这些线索最后都归结到战斗这里。我们想以此表明，所有其他活动有了战斗才有目的[6]，不过它们是按其特有的法则去试图达到目的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尚存在于战斗之外的活动内容有着十分不同的本性。

其中一部分活动内容在某一方面属于斗争本身，与斗争是一致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为军队的维持而服务；另一部分活动内容则仅仅属于军队的维持，只是由于其结果与斗争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对斗争有一定的影响。

那些在一个方面属于斗争本身的活动内容是行军、野营[7]和舍营[8]，因为这三种活动是部队所处的三种不同的状态，而哪里有部队，哪里就一定有战斗的想法存在。

其他仅属于维持军队的活动内容是给养、病员的护理和武器装备的补充。

行军与部队的使用是完全一致的。战斗中的行军通常被称为“渐变”[9]，虽然还不是真正的使用部队，但与真正使用部队有如此紧密和必然的联系，以至于它构成我们称之为战斗的那种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战斗外的行军无非是实施战略上的规定。该规定指出应在何时、何地、以哪支部队发起战斗，而行军是使该规定得以实施的唯一手段。

因此，在战斗以外的行军是一种战略工具，但并不因此而仅是战略上的一个内容，因为实施行军的部队随时有可能进行战斗，所以行军的实施既要服从战术上的法则，也要服从战略上的法则。如果我们规定一路部队在河或山的这一面行军，那么这就是一个战略上的规定，因为这里面包含的意图是：如果部队在行军过程中有必要进行战斗，那么应尽量与对手在河或山的这一面，而不是在另一面作战。而如果我们规定一路部队不是沿着谷地中的大路，而是在与这条大路并行的山梁上行进，或者为便于行动前集结而分成多路小部队行进，那么这些就是战术上的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关系到我们在即将发生的战斗中要如何使用我们的部队的方式。

行军的内在序列永远与战斗准备有关系，因此具有战术的本性，因为它是对可能发生的战斗的首个临时部署。

由于行军是战略用于部署其有效要素（战斗）的工具，而战斗往往仅以其结果而不是以其实际过程呈现，因此无法避免的是，人们在研究问题时经常用行军这个工具来取代战斗这个有效要素。于是人们常说决定性的行军、巧妙的行军，而实际上指的是行军导致的那些战斗组合。这种概念的替换是如此自然，这种表述的简化是如此符合人们的愿望，以至于我们无法排斥它们，但这终究只是概念的简化，人们务必记住其原来的意思，否则就会误入歧途。

认为战略上的组合行动拥有一种不依赖于战术结果的力量，就是这样一种歧途，有人结合着进行了行军和机动，并且未经战斗就达到了他的目的，于是就得出结论称，有不经战斗也能战胜敌人的手段。这种错误的全部严重后果，我们以后再指出。

尽管人们完全可以将行军视为斗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行军中毕竟已经有一些活动不属于斗争，因此这些活动既不是战术的，也不是战略的活动。所有仅是为方便部队行动而采取的措施就属于这类活动，例如架桥、筑路等。它们只是一些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很接近

于部队的使用，几乎与部队的使用是相同的（例如在敌人眼皮底下架桥），但是它们本身毕竟是与部队的使用所不同类型的活动，关于它们的理论不属于战法的理论。

以我们的理解，与舍营相反，野营是部队的一种集中起来的、做好了战斗准备的部署，是部队的一种静止状态，即休整状态，但它同时也表明，战略上已经确定要在该野营地进行战斗，而野营通过设营的方式已经包含了战斗的基本脉络[10]，是每场防御战斗的起始条件，因此野营是战略和战术的重要部分。

以舍营取代野营，是为了部队能更好地休息。因此它与野营一样，从营地的位置和范围来看是战略问题，从为做好战斗准备而进行的内部部署来看则是战术问题。

除了休整以外，部队野营和舍营一般还有另外的目的，例如保护某一地区，扼守某一阵地，但也很可能仅以休整为目的。我们想起，战略追求的目的有可能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因为所有于己有利的都可能成为战斗的目的，而维持人们作战所用的工具[11]，想必经常会成为某些战略行动的目的。

如果说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仅是服务于部队的维持，那么我们也并未因此而处于一个陌生的领域，我们面临的仍然是部队的使用问题，因为部队在战区任何地方的部署都是这一问题。但是在营垒[12]和舍营地内为了维持部队而引起的不属于使用部队的活动，例如修建茅舍、搭建帐篷以及野营地和舍营地内的给养和保洁勤务等，则既不属于战略，也不属于战术。

甚至是防御工事，虽然其位置的选定和工事的构筑显然是战斗部署的一部分（战术内容），但是就工事的构筑而言，它并不属于战法理论研究的范畴。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必须已经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战斗学是以已经具备这些知识和技能为前提的。

在那些与战斗没有相同之处，仅属于维持军队的活动中，部队的给养与战斗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因为给养是每个人几乎每天都必需的，因此给养完全贯穿于军事行动的战略部分。我们之所以强调是贯穿于军事行动的战略部分，是因为在单个战斗中，给养的影响大到要改变计划的程度是极为少见的（尽管这种情况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因此，出现最多的是战略与对部队给养担忧之间的相互影响。对部队给养的考虑会

与其他因素一并影响一次战局或战争的战略主线的确定，没有什么比这更平常的了。

无论这种对部队给养的考虑是多么经常和多么具有决定性，部队的给养工作毕竟还是一种在本质上与部队的使用不同的活动，它只是以其结果对部队的使用产生影响。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其他管理方面的活动与使用部队的关系就更远了。病员的护理对一支部队的健康来说无论有多么重要，但是它涉及的毕竟只是这支部队的少部分人，而对其余人的使用只有很小的和间接的影响；武器装备的补充只要未成为部队本身持续进行的一个活动，就只需定期进行，在拟制战略计划时，也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会提到它。

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不能产生误解。在个别情况下，这些活动可能确实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战地医院和弹药库的远近，确实有可能是做出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的唯一理由。对于这一点，我们既不想否认，也不想忽视。但是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具体情况的实际因素，而是抽象的理论。我们的论断是，上述那样的影响是罕见的，因此不能使病员护理和武器弹药补充的理论与作战理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不值得把这些理论欲给出的不同的方式方法及其结果一并纳入作战理论，但是部队的给养问题是纳入作战理论的。

现在我们再来明确一下我们通过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属于战争的活动分为两大类：仅为战争做准备的活动，以及战争本身。理论也必须做这样的分类。

战争准备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是为了建立、训练和维持军队。至于人们应该给这些知识和技能起个什么总的称呼，我们先放到一边。但是我们知道，炮兵、加固技术、所谓的基本战术、军队的整个组织和管理，以及所有类似的知识和技能都属于这个范畴。战争理论本身则研究如何使用这些成熟的手段来达到战争的目的。它只需要上述知识和技能的结论，就是说只需了解理论所运用手段的主要特点。

我们把这种理论称为狭义的军事艺术或作战理论，或者称为使用军队的理论。名称虽然不同，但是对我们来说指的都是同一件事。

因此，这种理论把战斗作为真正的斗争来研究，把行军、野营、舍营作为或多或少与斗争一致的状态来研究。但这一理论不把部队的给养

作为属于它的活动来研究，而是像对待其他既有条件一样，只研究其结果。

这种狭义的军事艺术本身又分为战术和战略。前者研究单个战斗的形态，后者研究战斗的运用。两者只是通过战斗才与行军、野营和舍营这几个状态产生联系，因此，这些状态是成为战术问题还是成为战略问题，要看它们是与战斗的形态有关，还是与战斗的意义有关。

一定会有很多读者认为，把战术和战略这样十分接近的两个事物做如此细致的区分是很多余的，因为这种区分对作战本身并无直接的影响。当然如果一个人去寻找理论上的区分在战场上的直接影响，那他想必是个十足的书呆子。

对于任何一个理论，首先要做的就是澄清杂乱的，也许可以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点。人们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一致的理解，才有望清晰而顺利地考察问题，才有把握总是与读者站在同一个立场。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交织，但在本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如果不准确地确定其概念，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它们的内在法则和相互关系。

如果有谁认为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那么或者他根本不应进行理论研究，或者他一定还没有被那些混淆不清和令他人混淆、缺乏可靠根据、得不出任何扎实结论，时而平淡无味、时而荒诞无稽、时而空洞无物的观点弄得头昏脑涨。在有关本来的战法方面，我们之所以还常常听到和读到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有科学研究头脑的人还很少研究这一问题。

注释：

[1]“战法”（die Kriegführung），原意为“die Art und Weise,wie man Krieg führt”，即“作战的方式和方法”，有时也根据上下文译为“战争指导”或“战争引导”。——译者注

[2]指狭义上的和广义上的军事艺术。——译者注

[3]原文如此，疑误。应为第一篇第二章。——译者注

[4]“危机”（die Krise），指军队在战斗中出现秩序混乱、队形松散、体力不支、

精神涣散等情况。——译者注

[5]意思是说，对事物进行分类时，总有一些事物处于既可属于这一类又可属于那一类的中间状态。——译者注

[6]作者认为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一切活动都是为战斗服务的，没有战斗，它们就失去意义，也就没有目的。——译者注

[7]“野营”（Lager），指部队在野外宿营，包括幕营（在帐篷内宿营）、露营（露天宿营）等。在拿破仑战争以前，欧洲各国军队大多在帐篷内宿营。——译者注

[8]“舍营”（Quartier），指部队在房舍内宿营。房舍多为临时征用的民宅。——译者注

[9]“渐变”（die Evolution），指部队在战斗中为转换阵形而做的行进动作。——译者注

[10]“基本脉络”（die Grundlinie），原意为“基本方针”，此处指军队野营时的部署应与一旦发生战斗时的部署相吻合。——译者注

[11]指部队。——译者注

[12]指可供部队长期使用的固定宿营地，一般筑有防御工事（堑壕、胸墙等），需要时可在此进行防御。——译者注

★第二章★

关于战争理论

人们最初认为军事艺术只是为军队做准备

人们以往对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的理解只是那些与物质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称。这些知识和技能包括武器的设计、制造和使用，要塞和工事的构筑，军队的组织及其行动的机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一支可以在战争中使用的军队。在这里人们进行的是一种与物质材料有关的单方面的活动，其实无非是一种从手工业逐渐提高到更精巧的机械技术的活动。这一切与斗争本身并无关系，就如同铸剑匠人的技术与击剑术并无什么关系。至于军队在危险时刻和不断相互作用下的使用，以及精神和勇气在既定方向上的真正的活动等问题，都还未提到。

战争本身首先在攻城术[1]中出现

人们首先是在攻城术中看到一些斗争本身的实施，看到受命运用上述物质的人的活动，但大多只是当人的才智得以在新的物质对象（例如接近壕[2]、堑壕[3]、反接近壕、炮群阵地和掩体等）中迅速体现，并以出现这样的物质对象作为才智活动每一步发展的标志。才智活动在这里只是人们串联起这些物质杰作时所必需的一条纽带。由于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人的才智几乎只表现在这样一些事物中，因此我们对攻城术能谈到这些也就够了。

此后战术也涉及战争理论

此后，战术试图使自己的形成机制中含有总的、考虑到军队特性后所做部署的特征。这一部署特征自然已经能够引导人们走向战场，但此时人们的思维活动并不自由，而是率领着一支受制于队形和战斗序列的部队，如同一部自动机器，只是在口令的推动下像钟表一样行动[4]。

真正的战法只是偶尔匿名出现

人们曾经认为，真正的战法（自由的，就是说适应最个别情况需要

的、对准备好了的手段的使用）不可能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而只能把它交给天赋去处理。随着战争从中世纪的搏斗逐渐向更有规律和更复杂的形态过渡，人们虽然对这一问题有了个别思考，但这些思考大多只是在回忆录和讲述中顺带出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匿名的。

对战争事务的思考引发了对一种理论的需求

当这些思考越来越多，以及对历史[5]的研究越来越具有评论特征时，人们就开始迫切需要有原则和规则作为依据，以便各种观点之争在对战史研究来说很自然的纷争中至少有个目标。这种不围绕任何固定点、不遵循任何明确法则的各种观点所形成的旋涡，想必是人们厌恶的一种现象。

努力提出一种实用的理论[6]

于是人们就开始努力为战法规定原则、规则甚至体系。这样人们在没有适当认识到战法在这方面会遇到无数困难的情况下，就提出了一个实用的目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战法几乎在所有方向上毫无界限地发展，而任何一种体系、任何一座理论大厦在对一组相反概念进行综合时是具有局限本性的。于是在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局限于物质对象

那些理论著作家早就感觉到这方面的困难，认为他们有权利将其制定的原则和理论体系只局限于物质对象和单方面的活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困难。他们要像在有关战争准备的科学中那样，只注重得出十分有把握的和实用的结论，于是就只是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数量优势[7]

数量优势曾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问题。人们从达成胜利的所有因素中将其挑选出来，是因为可以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综合考虑，把数量优势纳入一个数学法则上。至于其余因素，人们认为对双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因此已经相互抵消了，可以不用考虑了。如果人们一时这样做，是为了根据数量优势所处的地位而了解这个因素，那还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人们总是这样做，认为数量优势是唯一的法则，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达成数量优势这一公式是军事艺术的全部奥妙，那么这

就是一种局限了，在面对现实生活考验时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部队的给养[8]

还有人试图在理论研究中把另一个物质因素，即部队的给养系统化。他们认为军队是以一定的组织为前提的，并据此把部队的给养当作宏大战法的主要规则制定者。当然人们以这种方式又会得出一些固定数值，但是这些数值是以大量完全随意的前提为基础的，因此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基地

有位才子[9]曾试图把大量的情况（他甚至认为它们之间有一些精神上的联系）都归纳于基地这个唯一的概念。这些情况包括军队的给养、军队人员和装备的补充、与本国通信联系的安全，以及必要时退却的安全。他先是用基地这一概念替代所有上述各方面的问题，然后用基地的大小（延展宽度）替代基地本身，最后又用军队和这一基地构成的角度替代基地的大小[10]，而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得出一个毫无价值的纯粹几何学的结果。如果人们考虑到，上述的每一次概念替代都会使真理受到损害，都会漏掉上一概念中尚包含的一部分内容，那么就不难看到这一点。基地这个概念确实是战略所需要的，提出这个概念是一个贡献。但是像我们刚描述的那样使用这一概念是完全不允许的，而且必然会导致一些十分片面的结论。这些片面的结论甚至会把这位理论家推向十分荒谬的方向，即过分强调包围形式的作用。

内线

后来，作为对上述错误方向的反应，另一种几何学原则，即所谓的内线原则登上了宝座[11]。虽然这个原则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战斗是战争中唯一有效手段这一真理上，但是由于它具有纯粹的几何学本性，因此仍只是另一种片面的理论而已，永远不可能指导现实。

所有上述理论探索都是应予以摒弃的

所有上述这些理论探索，只有其分析部分可以看作在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而其综合部分，以及它们的规定和规则是完全无用的。

这些理论探索都追求确定的要素，而战争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不得不用可变的要素进行计算。

这些理论探索只考察物质要素，而精神力量和作用是贯穿于整个战争行为的。

这些理论探索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而战争是双方活动的不断的相互作用。

上述理论探索将天才排斥在规则之外

片面考察所形成的这种贫乏的理论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所有这些未解决的问题都曾位于科学的范围以外，这里曾是天才的活动领域，是超越规则的。

那些在贫乏的规则之间爬来爬去的军人是多么可怜啊！这些规则对天才来说是糟糕至极的，天才可以高傲地不去理睬它们，甚至可以嘲笑它们。天才所做的想必恰恰就是最好的规则，而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无非是阐明天才是如何做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做。

那些与精神对立的理论是多么可怜啊！那些理论无法通过对天才的谦卑来消除这一矛盾，而且它们越是对天才谦卑，就越是被嘲笑、被鄙视和被排挤出现实生活。

只要研究精神要素，理论就会遇到困难

任何理论只要触及精神领域，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正如建筑艺术和绘画只要还是在与物质打交道，那么它们对自己就很清楚，对力学结构和光线构图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但是一旦涉及其作品的精神作用，一旦要求其作品引发精神上的感受或者情感，整个法则就会变成含混不清的想法。

医学大多只研究身体的现象，是与动物的机体打交道。而动物的机体是不断变化着的，每时每刻都不完全一样，这给医学带来很大的困难，已经让医生的判断力比他的知识更为重要。如果再加上精神的活动，那么医学面临的困难又要多多少啊！人们又要多么看重为他人解除精神痛苦的医生啊！

在战争中不能排斥精神要素

军事活动从来就不是仅针对物质，而是永远同时针对使物质具有活力的精神力量。把两者分开是完全不可能的。

精神要素只有用引申意义上的眼力才能看到，而每个人的这种眼力是不同的，并且往往在不同的时刻也不同。由于危险是普遍存在的因素，战争中的一切都是在这一因素中进行的，因此影响判断的主要是勇气，即对自己力量的感知。它一定程度上好比人的眼睛，人们得到的概念先要通过它才抵达大脑。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概念想必仅通过经验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客观价值——任何人都知道袭击、侧面和背后进攻对士气的影响；只要对手背过身开始退却，任何人都会判断出此时对手的勇气是比较少的；任何人在追击时都会表现出与被追击时完全不同的胆量；任何人都会根据对手的声望、年龄和经历对他进行判断，并据此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任何人都会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敌我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氛围。精神领域中的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活动已经在经验中得到证实，而且总是反复出现，让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类活动作为真正的要素是起作用的。如果人们要在一个理论中忽视这些要素，那么这个理论大概会成什么样子呢？

当然，经验是这些真理的一个必要的基本来源。任何理论和统帅都不应陷入心理学上的和哲学上的过细推敲之中。

战法理论的主要困难

为清楚地了解战法理论要完成的任务是多么困难，并从中引出这一战法理论所必须具有的特点，我们必须对构成军事活动本性的主要特点做进一步的考察。

第一个特点：精神力量和作用（敌对情感）

这些主要特点中的第一个是精神力量和作用。

斗争最初是敌对情感的表达，但是在我们称之为战争的大规模斗争中，敌对情感往往只是变为敌对意图，通常对个人来说至少没有任何针对个人的敌对情感。尽管如此，进行战争时从来就是有这种敌对的情感活动的。在我们的战争中很少是没有民族仇恨的，个人之间的民族仇恨或多或少地取代了个人之间的敌意。即使是在没有民族仇恨，而且最初没有激愤的地方，斗争本身也会燃起敌对情感。这是因为：某人根据上级的命令对我们使用了暴力，会使我们在针对允许他这样做的上级进行

复仇以前，先对他本人进行复仇。说这是人性也好，兽性也好，事实就是如此。人们在理论上非常习惯于把斗争视为一种抽象的、没有任何情感成分参与的角力，这是理论完全故意犯下的千百个错误之一，因为它们没有看到由此而产生的后果。

除了斗争本性自身含有激发情感力量的因素外，还有其他激发因素，例如虚荣心、统治欲和各种狂热等，它们虽然本质上不属于斗争本性，但是由于与斗争类似，因此很容易和斗争联系在一起。

危险留下的印象（勇气）

斗争会产生危险这一因素。所有军事活动都不得不在这一因素中维持和进行，就如同鸟儿在空中飞翔，鱼儿在水中游动一样。危险对人的性情要么是直接（通过人的本能）产生作用，要么是通过理智产生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会力图躲避危险，如果无法躲避，就会产生畏惧和恐惧。如果没有出现这种作用，那就是勇气克服了这种本能的反应。然而勇气绝不是理智的一个活动，而是和恐惧一样，是一种情感；恐惧是为了维持有形的[12]存在，勇气是为了维持无形的[13]存在。勇气是一种更高尚的本能反应。而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人们不能将勇气当作一种无生命的工具来使用，不能按预先详细规定好的程度让它发挥作用。因此，勇气不是抵消危险作用的单纯的平衡物，而是一个特殊的要素。

危险的影响范围

为正确估计危险对战争中的指挥官的影响，人们就不能将危险的范围仅限于当时肉体面临的危险。危险不仅通过威胁指挥官本人，而且还通过威胁其所有的部下来对指挥官产生影响；危险不仅在它确实存在的那个时刻影响着指挥官，而且在其他一切与这一危险时刻有联系的时刻，通过指挥官对它的想象影响着指挥官；最后，危险不仅直接通过自己影响指挥官，而且间接通过责任感影响指挥官，让他的精神压力增加十倍。在建议或决定进行一次大会战时，考虑到这样一个大的决定性行动本身所具有的危险和责任，谁不在精神上或多或少地感到紧张和不安呢？可以说，战争中的行动（只要它是真正的行动，而非简单的存在）永远不会完全离开危险的范畴。

其他情感力量

我们把这些由敌意和危险激起的情感力量看作战争所特有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伴随人类一生的其他情感力量就与战争没有关系，而是认为它们在战争中往往也起着不小的作用。尽管我们可以说，某些狭隘的冲动在战争这一人类生活的严肃活动中被抑制住了，但这只是对职位较低的指挥官而言。他们不断受到危险和劳顿的折磨，无暇顾及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摒弃了虚伪（因为生死关头是容不得虚伪的），于是就这样养成那种最能体现军人水准的简单性格。而职位较高的人就不同了，因为一个人职位越高，考虑的问题也就不得不越多，于是他关心的范围就广，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冲动（包括好的和坏的）。宽厚与嫉妒，谦虚与傲慢，温和与暴躁，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作为有效力量出现在战争这出大戏中。

特有的才智

除了特有的性情以外，指挥官特有的才智同样有很大的影响。人们对头脑冷静而有力的指挥官的期待，与对一位喜欢幻想、狂热、不成熟的指挥官的期待肯定是不一样的。

而由于每个人的才智水平多种多样，倒是可以因此而出现通往目标的多种多样的途径

通往目标的途径之所以多种多样（我们在第一篇中已经谈过），盖然性和幸运之所以对战事起如此大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每个人的才智水平非常多种多样。其影响主要来自职位较高的人，因为这种影响是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加的。

第二个特点：生动的反应

军事活动的第二个特点是生动的反应，以及从中产生的相互作用。我们在这里不谈计算这种反应是如何的困难，因为前面已经谈过将精神力量作为要素来对待是很困难的，其中就已经包括这种计算上的困难了。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相互作用就其本性来说是与一切计划性相悖的。任何一个针对对手的举措所引起的对手的行动，都有可能是所有军事行动中最不相同的。然而任何理论都不得不以某类现象为依据，从来无法将原本就个别的情况包括在内，这种个别的情况只能处处交由判断力和才能去处理。在军事活动中，根据一般情况所制订的计划常常被意外的个别现象干扰，因此，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此时就要更多地依靠才能，而较少地运用某个理论上的规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三个特点：所有情况的不确定性

最后，战争中所有情况的极大的不确定性是一种特有的困难，因为所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若明若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往往还要加上雾和月光的影响，这让所有有关物体的轮廓变得夸张，样子变得稀奇古怪。由于光线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要靠才能去推测，或者交由幸运去处理。因此，在缺乏客观智慧的情况下，就只好再依靠才能甚至是偶然性的眷顾了。

不可能有一种实用的理论

说到军事活动的这一本性[14]，我们必须指出：试图像围绕一个建筑物建起一套脚手架那样，围绕军事艺术建起一座实用的理论大厦，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外在的依据，是根本不可能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指挥官就会在所有那些只能依靠其才能的场合位于这座理论大厦之外，并与之相矛盾，而且无论这座理论大厦的内容是多么丰富，总是会出现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同样结果：才能和天赋在法则以外活动，理论成为现实的对立面。

有可能建立一种理论的出路（困难不是到处都一样大）

对我们来说，摆脱上述这一困难，有两条出路。

首先，我们对军事活动的本性所做的探讨是一般性的，并不适合任何职位上的活动。一个人的职位越低，就越要求有自我牺牲的勇气，而对其才智和判断力的要求则要少很多，其接触的事物要封闭得多，追求的目的和拥有的手段在数量上有更多的限制，对相关情况的掌握更确切，甚至大部分情况都是他亲眼所见。但是一个人的职位越高，其面临的困难就越大，到了最高统帅的位置，困难达到最大程度，以至他几乎不得不把一切都交给天赋来处理。

即使我们对军事活动进行了上述客观的区分，人们在军事活动中面临的困难也不是到处都相同。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物质世界，人们面临的困难就越少；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过渡到精神世界，成为决定意志的动机，人们面临的困难就越多。因此，通过理论上的法则规定一次战斗的内在部署、组织和实施，比规定如何运用这一战斗更容易。在战斗中，以物质形态出现的相互争夺，虽然精神因素在其中也不可或缺，但毕竟还是以物质为主，而在战斗的效果中，物质的结果成了动

机，人们所要打交道的就只是精神本性了。一句话，战术在理论上遇到的困难比起战略遇到的要少得多。

理论应该是一种思考，而非信条

有可能建立一种理论的第二条出路是这样一个观点，即理论无须一定是实用的信条，也就是说无须一定是行动的规定。如果一个活动绝大部分一再涉及同样的事物，涉及同样的目的和手段，那么即使它们有些小的变化，即使它们的组合方式多种多样，仍然应该可以成为理智思考的对象。而这样的思考正是每个理论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只有这样的思考才配称为理论。这种思考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对我们来说就是对战史）进行这样的思考，就能使人们熟知同一事物。思考越是达到使人们熟知事物的目的，就越是能更多地从一种客观的知识形态过渡到一种主观的能力形态，就越是能在只能依靠才能解决问题的场合也发挥作用，就是说，它将对才能本身产生作用。

如果理论能够研究构成战争的事物，能够将初看上去似乎混成一体的东西区分得更清楚，能够全面地说明手段的特性，能够指出手段很可能产生的作用，能够明确目的的本性，能够处处对战争进行评析式的考察，那么它就完成了其主要任务。这样对那些想从书本中了解战争的人来说，理论就成为他们的引路人，到处都能为他们照亮道路，方便他们前行，培养他们的判断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

如果一位专家将其半生精力用于全面阐述一个晦暗不明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当然要比那些想在短时间内了解这一问题的人深刻得多。理论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不必从头整理材料和进行完整的研究，而是可以利用已经整理和研究好的成果。理论应该培养未来战争中指挥官的才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应该引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伴他们上战场。这正如一位高明的教育工作者会引导和采取措施来帮助一位少年发展才智，而不会一辈子用襟带牵着他走。

如果从理论所进行的思考中能自动形成原则和规则，如果真理能自动凝结成这些晶体[15]，那么理论就不会与这一才智的自然法则相抵触，反而会更加突出这些原则和规则，就像拱门上方最后汇聚形成的那块拱顶石终将突出于拱门一样。但是理论这样做，只是为了符合思维的富于哲理性的法则，是为了明确所有线索的汇合点，而不是为了从中归纳出一个用于战场的代数公式，因为这些原则和规则也主要是为一位思

考者的行动确定基本轮廓，而不是像路标那样立即为他指出具体道路。

有了上述这一观点就有可能建立理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就消失了

有了上述这一观点，人们才有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即有用的、从不与现实矛盾的战法理论。只要人们处理得当，就可以使理论与行动关系密切，以至完全消除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反常现象。这种脱节往往是不合理的理论引起的，它使理论和健全的理智相对立，但同样也常常被那些才智贫乏和愚昧无知的人用来当作他们天生笨拙的借口。

因此，理论必须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本性（战术上的目的和手段）

因此，理论必须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本性。

在战术中，手段是受命进行斗争的、训练有素的军队，目的是胜利。至于如何进一步确定胜利这一概念，我们以后在考察战斗时[16]将更详细地进行阐述。在这里，只要我们把对手退出战场视为胜利的标志就够了。借助于这一胜利，战略就达到了它为战斗规定的目的，这一目的构成了战斗的本来意义。这一意义对胜利的本性当然是有一些影响的。一个以削弱敌军为目的的胜利和一个仅以占领一处阵地为目的的胜利是有所不同的。由此可见，战斗的意义会对战斗的组织和实施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战斗的这些意义也是战术考察的一个对象。

在战术上运用手段时离不开的各种情况

由于有些情况是战斗离不开的，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战斗，因此在使用军队时就必须一并考虑它们。

这些情况就是地形、白昼和天气。

地形

我们更愿意将地形分为地带和地貌两个概念。严格来讲，假如战斗是在完全平坦的荒原上进行的，那么地形对战斗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种情况在草原地带确实会出现，但在文明的欧洲地区就几乎只是臆想了。因此，文明民族间的战斗要不受地形的影响几乎是不可想象

的。

白昼

白昼通过昼夜之别影响战斗，但这种影响的范围当然会超过昼夜的界限，因为每次战斗都持续一定的时间，大规模的战斗甚至持续很多小时。对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来说，从早晨开始还是从下午开始是有重大区别的。当然也有很多战斗不受白昼的影响。总的来说，白昼的影响只是有限的。

天气

天气对战斗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情况更为少见，大多只是通过雾有一定的影响。

战略上的目的和手段

战略最初只将胜利（战术成果）作为手段，最终将实现应直接导致媾和的事项作为目的。战略为达到这些目的而运用手段时，同样离不开或多或少对战略产生影响的情况。

在战略上运用手段时离不开的各种情况

这些情况是地带和地貌（前者同时也扩展至整个战区内的地表和民众）、白昼（同时也包括季节），以及天气（具体指严寒等特殊现象）。

这些情况构成新的手段

战略将上述情况与一次战斗的成果联系在一起，就使这一成果即战斗有了特殊的意义，使战斗成果有了一个特殊的目的[17]。但是只要这个目的不是可以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即只是一个从属的目的，那么人们也可以把它视为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把具有各种不同意义的战斗成果或胜利看作战略上的手段。占领一处阵地就是这样一种作用于地形的战斗成果。然而人们不仅可以把具有特殊目的的单个战斗视为手段，也可以把任何一个更高的、由多个战斗组合而成、有共同目的的战斗单位视为一个手段。一次冬季战局就是这样一种作用于季节的战斗组合。

因此，只有那些可以看作直接导致媾和的事项才是目的。理论就是要研究所有这些目的和手段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本性。

战略只从经验中提取要研究的手段和目的

第一个问题是，战略如何能全部列举出这些手段和目的。如果一项富于哲理性的研究一定要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那么这一研究就会陷入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就会排斥战法及其理论在逻辑上的必然性。于是这一研究就转向经验，将其考察对准战史中已经出现过的那些战斗组合。当然，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适合与战史提供的相同的情况。但是这种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理论陈述的问题要么是从战史中抽象出来的，要么至少是与战史进行过比较的。而且无论如何，这种局限性更多是概念上的局限性，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局限性。

这一途径的一个大的优点在于能使理论保持务实，而不是在苦思冥想、吹毛求疵和空泛幻想中迷失自己。

对手段应分析到什么程度

另一个问题是，理论对手段应分析到什么程度。显然只需考察它们在使用时的特性就够了。各种火器的射程和效果对战术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至于其构造，尽管它决定效果，对战术来说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战法关心的不是用炭粉、硫黄和硝石制成火药，用铜和锡造出火炮，而是现成的武器及其效果。战略需要使用地图，但是对三角测量并不关心；为取得最好的战果，战略不必去研究应如何建设国家，怎样教育和统治民众，而是要接受欧洲各国社会在这些方面的现状，提请注意哪里有非常不同的状态会对战争产生显著的影响。

知识大为简化

这样一来，理论要研究的对象就大为减少了，战法要求具备的知识就很有限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军事活动一般所需要的，以及一支只是有了装备的部队上战场前所必须要有的大量的知识和技能，在它们能在战争中达到其活动的最终目的以前，就被压缩成少数大的结论，就像陆地上的小河在流入大海以前先汇成大河一样。只有那些直接流入战争这个大海的活动，才是指挥这些活动的人所需要了解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杰出的统帅可以迅速成长以及为什么统帅不是学者

事实上，我们的考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得出其他的结论，就会让我们怀疑考察的正确性。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往往有些以前从未接触过军事活动的人在战争中，而且是在较高的职位上，甚至作为统帅，能建立丰功伟业；为什么杰出的统帅从来都不是出自知识渊博的甚至学者型的军官阶层，而大多数是那些大环境不许可他们获得大量知识的人。因此那些认为培养未来的统帅必须从了解所有细节开始，或者认为这样做至少有益的人，总是不无道理地被讥讽为可笑的书呆子。不难证明，了解所有细节对统帅是有害的，因为人的才智是通过传授给他知识和思想培养起来的。只有大的知识和思想能使一位统帅成为杰出的统帅，而细枝末节的知识和思想，如果统帅没有把它们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加以拒绝，就只会使统帅成为狭隘的人。

以往的矛盾

由于人们没有注意到战争中所需的知识是简单的，而总是把这些知识与那些为军事活动服务的大量知识和技能混为一谈，因此，就会陷入与现实世界现象的明显矛盾中。为解决这一矛盾，就只有把一切都推给天才。天才是不需要理论的，而理论也不应是为天才而写的。

因此，人们就否认所有知识的用处，把一切都推给天赋

那些天生爱耍小聪明的人大概觉得，在非凡的天才与学究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他们根本不相信理论，认为作战是人天生的一种能力，作战天赋的多少决定作战水平的高低。这样他们就成了怀疑论者。不可否认，这种人比那些相信错误知识的人更接近真理，可是人们很快看出，这种人的观点只是一种夸大的说法。一个人没有一定数量的观点的积累，就不可能进行理智的活动，而这些观点至少大部分不是他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并构成了他的知识。问题只在于，构成这一知识的应该是哪一类观点。我们认为，军人需要的观点应涉及他在战争中要直接打交道的那些事情。

不同的职位需要不同的知识

在军事活动本身这一领域内，根据指挥官的职位，需要不同的知识。如果指挥官职位较低，那么他需要涉及面较窄和比较具体的知识；

如果指挥官职位较高，那么他需要涉及面较广和概括性更强的知识。假如有的统帅担任骑兵团长，并不一定出色，反之亦然。

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很简单的，但拥有相应的能力却不是很容易

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很简单的，它只涉及很少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已经概括为最后的结论，但拥有相应的能力却不是很容易。我们在第一篇中已经谈过在战争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在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只有通过勇气才能克服的困难。我们认为，即使是真正的理智的活动也只是在较低的职位上是简单和容易的，而随着职位的提高，它的困难就会增大，到了统帅这样的最高职位，理智活动就成为人类最困难的精神活动之一。

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应该有什么特性

统帅既无须是学识渊博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无须是政论家，但是他必须熟悉国家大事，了解和正确认识传统的方针、已经激起的利益要求、存在的问题，以及当权者的性格；统帅无须是细致的人物观察家和敏锐的性格分析家，但是他必须了解部下的性格、思维方式、习惯和特有的优缺点；统帅无须了解如何整备一部马车和如何套紧一门火炮，但是他必须知道如何正确估计一路部队在不同情况下行军所需的时间。

所有这些知识都无法靠科学公式和机械的方法强行得到，只有在对事物进行思考时，在现实生活中运用了正确的判断力，并且有指向这一观点的天分起作用才能得到。

职位较高者在军事活动中所必需的知识之所以与众不同，一是因为人们在思考中（也就是在研究和深思中）只有通过一种特别的天分才能获得它，这种天分的特别之处在于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本能，如同蜜蜂从花里采蜜一样，懂得从生活万象中只汲取精华；二是因为除了思考和研究以外，人们还可以通过生活实践来获得这种知识。具有丰富经验教训的生活实践虽然永远不会培养出牛顿或欧拉那样的人物，但也许能培养出孔戴[18]或弗里德里希那样的人物所具有的较强的计算能力。

因此，人们没有必要为挽救军事活动的学术荣誉而陷入谬误和幼稚的学究气的泥淖。从来没有一位杰出的统帅是才智有限的人，但是常常

有些人在较低职位上表现得很突出，而到了最高职位却由于才智不足而表现平庸。甚至同样处于统帅的位置，由于其职权范围不同，表现也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知识必须成为能力

现在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对战法知识来说比对其他任何知识都更为迫切，那就是战法知识必须完全融入精神领域，几乎完全不再是客观上的事物。在人类除军事活动以外的几乎其他所有活动中，行动者即使只接触过一次有关真理，而且已经遗忘了，可他还是能从满是灰尘的书本中重新找出和运用这一真理，甚至他每天在手头运用的真理，也可能完全是身外之物。当一位建筑师拿起笔，以便通过复杂的计算来确定一个桥台的负荷力时，他所得出的正确结果并不表明他自己的才智有多么高超。首先他必须费力地查找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计算时运用的定律并不是他发明的，在计算时他甚至往往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要运用这些定律，多半只是机械地运用它们。而在战争中从来不是这样。在战争中，人们的头脑不断地做出反应，客观情况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指挥官内心必须装着自己的全部知识，必须能随时随地自主做出必要的决定。因此他的知识必须与精神和实践完全融为一体，转化成为一种真正的能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战争中表现杰出的指挥官们看上去都那么轻松，似乎一切都归功于他们的天赋才能。我们之所以说天赋才能，是为了把这种才能与通过思考和研究教育培养出来的才能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已经明确了战法理论的任务，并指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

我们曾把战法分为战术和战略两个范畴，其中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战略理论无疑有更多的困难，因为战术几乎仅涉及有限的问题，几乎是一个封闭的范畴；而战略涉及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面临的是不确定的多种可能性。

由于要考虑这些目的的主要是统帅，因此，战略中与统帅有关的那一部分尤其要面临这一困难。因此，理论在战略中，尤其是在涉及最重大问题的那些地方，应比在战术中更多地对事物进行纯粹的思考和研究，并满足于协助统帅达成对有关事物的认知。这一认知融入他的整个思想，使他更轻松和更有把握地行动，从不强迫他为了听从一个客观结论的说教而脱离自己的主观思想。

注释：

[1]攻城术又称围攻法，即围攻要塞和城堡的方法。在欧洲很早就出现了攻城术，到17世纪形成了一整套循规蹈矩的方法。攻城时先挖掘与要塞外廓相平行的壕沟（因此称平行壕），攻城炮兵在这里构筑炮台，以压制要塞的炮火。然后向要塞挖掘矩形的接近壕，并挖掘第二道和第三道平行壕，然后挖掘坑道，进行爆破，最后向要塞发起强攻。守备部队为阻止攻城部队向要塞接近，针对接近壕所挖的壕沟则称为反接近壕。——译者注

[2]“接近壕”一词，作者使用了法语“approche”。——译者注

[3]“堑壕”一词，作者使用了法语“tranchée”。——译者注

[4]在18世纪的欧洲军队中盛行线式战术。部队的战斗队形主要是横队，作战时要求全队同时推进，动作整齐划一，不顾敌人的火力，像机械一样行动。因此战斗队形各部分的组成、行列和间隔距离，战斗中队形的变换、步法、步幅和步速，使用武器的动作，以及其他一切行动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即以严格的纪律和机械一样的行动而闻名于欧洲。甚至在百余年后，这种机械规定在军队的使用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译者注

[5]此处指战史。——译者注

[6]“一种实用的理论”，原文“eine positive Lehre”。——译者注

[7]即兵力优势。当时，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亚当·冯·比洛、奥地利军事家卡尔大公，以及瑞士军事理论家若米尼等都强调数量上的优势。比洛认为，应该集中主力去对付主要的对象，并且形成对敌人的优势兵力；卡尔大公认为，军事艺术的目的就在于说明如何在决定性方向上巧妙地集中和运用优势兵力；若米尼认为，在决战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并将其投入会战是战争的基本原则。——译者注

[8]亚当·冯·比洛和维利森（Karl Wilhelm von Willisen，1790—1879，普鲁士中将、军事著作家）等都很强调给养的作用。比洛认为，仓库是给养的来源，好比人的心脏，心脏一出问题，军队就完了；维利森认为，军队是由人和马匹组成的，粮秣和给养是军队作战的基础。——译者注

[9]指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亚当·冯·比洛。代表作《新军事体系的精神》《新军事原理》《新战术》，对19世纪普鲁士、奥地利两国军事思想有较大影响。——译者注

[10]这里指亚当·冯·比洛的理论。比洛在其主要著作《新军事体系的精神》中指出，作战的目标不是敌人的军队，而是敌人的补给线或基地。所谓基地即拥有各种补给仓库的设防地区或要塞。比洛认为，从基地两端向进攻目标引两条直线即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基地底边所对的顶角称为作战角。一般来说，这个角不应小于60度，进攻部队前进的距离不应超过三日行程，只有在建立新的基地之后方可继续前进。克劳塞维茨早在1805年就曾匿名发表文章《评比洛先生的纯粹和应用战略——对其中所含观点的批评》（Bemerkungen über die reine und angewandte Strategie des Herrn von Bülow,oder Kritik der darin enthaltenen Ansichten），批评比洛的这种观点。——译者注

[11]这里是指若米尼强调的内线作战的理论。若米尼认为内线作战总比外线作战优越，因为军队处于内线，既便于集中，又便于实施机动，容易各个击破敌人。——译者注

[12]“有形的”（physisch），也可译为“物质的”或“肉体的”。——译者注

[13]“无形的”（moralisch），也可译为“精神的”或“道义的”。——译者注

[14]指作者上面刚说过的军事活动的第三个特点。——译者注

[15]指总结和归纳出的原则和规则。——译者注

[16]指本卷第四篇第四章。——译者注

[17]参阅本卷第四篇第三章。——译者注

[18]孔戴（Ludwig Ⅱ.von Bourbon，Prinz von Condé，1621—1686），公爵，法国将军、政治家。——译者注

★ 第三章 ★

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

用词尚未统一（能力与知识。以探讨纯粹知识为目的的是科学，以培养能力为目的的是艺术）

人们似乎至今还没有决定，究竟采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还是采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根据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问题是简单的。我们在另一处曾经说过，知识和能力是不同的。两者之间是如此不同，本来是不易混淆的。能力本来不能写在任何书本中，因此艺术也从来不应该是一部书的名字。但是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掌握某种艺术所需要的知识（这些知识有可能是独立的、完整的科学）归结在一起，称为艺术理论，或者直截了当地称为艺术，因此必然会采用这样的区分，把凡是以培养创造能力为目的的都叫作艺术，例如建筑艺术；把凡是以探讨纯粹知识为目的的都叫作科学，例如数学、天文学。在任何艺术理论中都可能包含某几门独立的科学，这是不言而喻和无可置疑的。然而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任何科学也不可能完全不包含艺术，例如在数学中，算术和代数的应用就是一种艺术，不过这还远不是两者之间的界限。这是因为，虽然从人类知识的总和来看，知识和能力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是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的。

将认识从判断中分开是困难的（军事艺术）

所有思维可以说都是艺术。当逻辑学者画出一条横线[1]时，当条件前置句[2]（认识的结果）结束时，当人们开始判断时，艺术便开始起作用。但这还不够：甚至通过才智去认识也是判断，因此也是艺术。最后，通过知觉去认识大概也是如此。总之，一个人只有认识能力而没有判断力，或者只有判断力而没有认识能力，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艺术和知识从来就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艺术和知识这些精致的、可以照亮其他事物的因素越是体现在世界的外部形态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越大。我们再说一遍，以产生和创造为目的的是艺术的领域，以研究和获得知识为目标的是科学的领域。由此可见，使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比使用军

事科学这个术语更恰当。

对这个问题之所以谈了这么多，是因为人们不能缺少这些概念。但是我们认为，战争就其本来的意义来说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人们正是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才走上错误的道路，无意中把战争与其他艺术或者科学等同起来，进行了很多错误的类比推定。

人们早已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宣称战争是一种手艺。但是这种做法是弊多利少的，因为手艺只是一种比较初级的艺术，而且作为这样的艺术还要服从更严格和更狭隘的法则。军事艺术确实有一段时间是带有手艺的精神实质的，那就是佣兵队长时期，但是军事艺术的这种倾向并不是由内在的原因，而是由外在的原因造成的[3]。战史表明，这种倾向在当时是不符合事物本性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战争是人类交往的一种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战争不属于艺术和科学的领域，而是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以流血的方式解决的大的利益的冲突，它只是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冲突不同。拿战争与某种艺术相比，不如拿它与贸易相比，贸易也是人类利益和活动的一种冲突。距战争近得多的是政治，人们也可将政治视为一种规模更大的贸易。此外，政治是战争在其中发育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已经隐约形成，就如同生物的特性在其胚胎中就已形成。

区别

根本的区别在于：战争既不是意志针对一个无生命对象（例如机械的艺术[4]）的活动，也不是意志针对一个有生命的、但毕竟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例如人在理想的艺术[5]中的精神和情感）的活动，而是意志针对一个有生命的、有反应的对象的活动。人们很容易看到，艺术和科学的公式化的思维是很难适用于战争这种活动的，同样也可以理解，如果人们不断地寻找和致力于遵循那些类似于从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所能找出的法则去应用于战争，则必定会导致不断的失误。然而过去人们在确立军事艺术时，仿效的正是机械的艺术。仿效理想的艺术自然也行不通，因为这些理想的艺术本身还非常缺乏法则和规则。而迄今人们试着仿效过的其他艺术又往往是不完善和片面的，它们受到各种主张、感觉和习惯的巨流冲击而淹没。

至于这种在战争中形成和消失的有活力的对象之间的冲突是否始终服从于一般法则，以及这些法则能否成为行动的有用的准绳，我们将在本篇中[6]做一些探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像对任何没有超出我们认识能力的对象一样，对战争这个对象用探讨的精神是能够阐明的，对其内在联系或多或少是可以弄清楚的，而这就已经足以使理论成为名副其实的理论。

注释：

[1]指在形式逻辑中使用三段论法时，写完大前提和小前提后画一条线，然后再写结论。——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从上下文看，似应为结果后置句。——译者注

[3]中世纪晚期至16世纪中叶，意大利一些城市国家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虽然经济发达，但防御能力弱，于是为维护其利益而与佣兵签合同，由其提供保护。佣兵成为一种职业，佣兵的首领称为佣兵队长（Condittiere）。每个佣兵集团的武器装备为佣兵队长所有，给养和薪饷由佣兵队长负责。佣兵队长可以将自己的集团受雇于任何国家甚至个人，因此战争就成为佣兵队长的职业，军事艺术就好像是他的手艺。作者认为这种情况不是战争本身的原因决定的，而是社会状态等外在原因决定的。——译者注

[4]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对判断力的评析》中将艺术分为“机械的艺术”和“美学的艺术”，认为前者只是根据对可能存在的事物的认识而表现该事物，后者则是“令人愉快的、美好的艺术”。——译者注

[5]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认为理想只存在于艺术之中，艺术的任务就是表现绝对的想法。——译者注

[6]指本篇第四章。——译者注

★ 第四章 ★

习惯做法[1]

为了说清楚在战争中起着很大作用的方法和习惯做法的概念，我们必须概略地看一下支配着所有行动的逻辑上的层次（就如同政府机构的层级）。法则是对认识和行动同样适用的最普遍的概念，在其词义中显然有某些主观和专断的东西，但是它恰恰表达出我们和我们之外的事物所必须遵循的东西。作为认识的一个对象，法则是事物及其作用之间的关系；作为意志的一个对象，法则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与命令和禁令具有同等的意义。

原则同样是对行动的一种法则，但是没有法则那样正式的、明确的含义，它只有法则的精神和意思。当现实世界中多种多样的现象无法纳入一项法则的明确形式时，就需要有原则，以便人们在运用判断力时有更多的自由。由于人们在无法运用原则的情况下，必须依靠判断来处理这些情况，因此原则实际上是行动者的依据或指南。

如果原则是客观真理的产物，从而适用于所有的人，那么它就是客观的；如果原则含有主观的因素，只对提出它的人有一定价值，那么它就是主观的，通常称为座右铭。

规则常常被用作法则的意思，但实际上与原则具有同等的意义，因为人们常说“没有无例外的规则”，却不说“没有无例外的法则”。这表明，人们在运用规则时可以有较多的自由。

在另一个意义上，规则被用作手段：从一个单独的、较浅显的特征认识到一个位于深处的真理，以便将符合全部真理的行动法则与这一单独的特征联系起来。所有游戏规则和数学中的简便运算方法就是这类规则。

规章和指示是对行动的规定，通过这一规定可以一并触及大量细小的、更详细指出了途径的情况。这些情况数量太大，而且意义一般，不值得为它们建立普遍的法则。

最后是方法（行为方式），是从很多可能的行为方式中挑选出来的一个反复出现的行为；而当行动是根据方法，而非普遍原则或个别规章决定的，则称为习惯做法。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处理的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情况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关键在于相同的部分至少应尽量多些。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应该适用于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习惯做法不是建立在特定的个别前提之上，而是建立在彼此关联情况的平均盖然性之上，并超出这一平均盖然性，提出一个适用于一般情况的真理。如果人们以同样的形式不断运用这一真理，那么不久就可达到机械般的熟练程度，最后就可以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正确的事情。

从法则的概念与识别现象的关系来看，法则对战法来说是可以或缺的，因为战争中的现象是复杂叠加的，不是很有规律，而有规律的现象又不是那么的复杂叠加，所以法则这个概念并不比简单的真理更有用。凡是用简单的概念和言辞就足以表达清楚的地方，如果用了复杂的、夸张的概念和言辞，那就成了矫揉造作和故弄玄虚。战法理论在涉及行动方面不能使用法则的概念，因为战争中各种现象变化多端，而且多种多样，因此战法理论中的规定没有足够的普遍性，不能称为法则。

但是如果想使战法理论成为实用的信条，那么原则、规则、规章和方法对于战法理论就是不可缺少的概念，因为真理在这些实用的信条中只能以这样的结晶形态出现。

由于战术是理论在战法中最可能成为实用信条的那个部分，因此上述概念[2]在战术中也最常见。非迫不得已，不要以骑兵对尚有完整队形的步兵发起进攻；在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以前，不得使用轻武器；在战斗中要节制用兵，以便将尽可能多的力量留到最后使用——这些都是战术原则。所有这些规定都不是绝对可以用于任何场合的，但是指挥官必须把它们铭记在心，以便在适用于这些规定所含真理的场合，不至于没有运用它们。

如果人们发现一支敌军的野炊时间反常，从而推断出敌人准备出发，如果人们发现敌军在战斗中故意暴露部队，从而推断敌人可能要进行佯攻，那么这种认识真理的方式就是发现常规，因为人们从一个个别的、可视的情况推断出了这一情况所属的意图。

如果说“在战斗中一旦发现敌人开始撤走炮兵，就应该再次猛烈进攻敌人”是一个常规，那么这就表明，我们把敌人开始撤走炮兵这一个

别现象与我方应采取的一个行动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行动针对的是我们根据这一个别现象所猜测出的对手的状态：对手要放弃战斗，已经开始退却，而在这一退却期间，他既不便进行充分的抵抗，又不便完全避开我方（在退却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至于规章和方法，只要训练有素的军队能够把它们作为行动的原则，那么它们就能把为战争而做准备的理论一并带到战法中去。有关队形、训练，以及野战勤务的一切条例都是规章和方法。有关训练的条例以规章为主，有关野战勤务的条例以方法为主。原本的战法与这些规章和方法相联系，将其作为现成的行为方式来采纳，因此这些规章和方法必须作为现成的行为方式出现在战法理论中。

但是对于使用部队时可以自由选择的活动不能有规章（特定的指示）出现，因为规章恰恰排斥自由使用部队。相反，方法作为执行任务的一般办法（如前所述，这种办法是根据平均盖然性制定的），作为实际运用原则和规则的主导，只要它不失去本来面目，不是为绝对的和必要的行动结构（体系）制定的，而是为一般行动形式中最好的形式制定的（这些最好的形式可以取代个人决策，成为捷径和备选），那么这些方法当然就可以出现在战法理论中。

在作战中常常运用各种方法，看来这也是非常重要和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战争中有多少行动是根据纯粹的假设，或者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就会认同这一点了。在战争中之所以有很多行动是根据纯粹的假设，或者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因为敌人阻止我们了解那些会影响我们部署的情况，或者我们没有相应的时间，以至即使我们确实了解了这些情况，也由于它们分布太广和组成过于繁杂而无法根据它们进行我们的所有部署，因此我们总是不得不根据某些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部署。我们还要考虑到，在每个具体情况中需要同时顾及的细小情况有无数个，因此除了进行举一反三式的思维，只根据一般和很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部署以外，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最后我们还要考虑到，越到较低的级别，指挥官的数量就越多，就越不能指望他们拥有真知灼见和具有训练有素的判断力；在无法要求下级指挥官具有除勤务条例和经验以外的见解的情况下，也就不得不迁就他们运用与这些条例和经验相近的习惯做法。这些习惯做法可以成为其判断的一个依据，同时防止他们出现超出常规的、完全错误的观点。在一个要为经验付出高昂代价的领域里[3]，人们尤其担心出现这些错误观点。

我们必须承认，习惯做法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通过反复运用同一个方法在部队指挥上可以达到熟练、准确和可靠，从而减少战争中自然会出现的阻力，使机器[4]更轻快地运转。

因此，军事活动的级别越低，方法就用得越多，就越是不可缺少；而级别越高，方法用得越少，到了最高职位，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因此方法在战术中比在战略中有更大的作用。

从战争的最高任务来看，它不是由无数细小事件构成的（这些细小事件大同小异，对其处理得好坏取决于方法的好坏），而是由各个需要分别处理的、决定性的大事件构成的。战争不是长满禾秆的一片田地，收割时无须考虑每根禾秆的形状，割得好坏只取决于镰刀的好坏，而是一片大树，用斧头砍伐时，必须考虑每棵树的特性和方向。

军事活动中习惯做法的可靠性向上能达到什么程度，当然原本不取决于职位，而是取决于事情。只是因为统帅处理的是范围最广的事情，所以他较少使用习惯做法。统帅如果在战斗序列、前卫部队和前哨的部署上采取一成不变的方法，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不仅会束缚其部下，而且也会束缚他自己。当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的发明，由他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但是只要它们是以部队和武器的一般特性为根据的，它们就可以成为理论的一个研究对象。然而如果人们像用一台机器制造成品那样，总是按照同一个方法来确定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却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

只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即只要对战法还没有理智的思考，那么职位较高的人也不得不经常运用习惯做法，因为部分职位较高的人没有能力通过研究和较高层次的阅历来提高自己。他们在那些不切实际和充满矛盾的理论推断与评论面前无所适从，他们健全的头脑对这些东西是抵触的，于是他们从这些东西中吸收的只是基于经验的一些见解，在那些要求和允许自由地处理问题的情况下，他们也喜欢运用基于经验的方法，也就是模仿最高统帅特有的行为方式，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习惯做法。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将军们总是喜欢采用所谓的斜向战斗序列[5]，法国革命[6]时期的将军们总是喜欢运用绵长战线的包围战法，而拿破仑手下的将领们则总是喜欢集中大量兵力浴血冲杀。从这些办法的反复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认识到这些是被接受了的方法。由此可见，习惯做法有可能在一直接近到最高统帅的广大范围内得到运用。如果有一个得到改善的理论有助于战法研究，以及培养那些力图走上更高

职位者的才智和判断力，那么人们也就不会再在这么高的层级上运用习惯做法，而那些被视为不可缺少的习惯做法，则至少会产自理论本身，而不是产自纯粹的模仿。无论一位杰出的统帅做事多么高明，在他的做事方式中总会有一些主观的东西。如果他有一种特定的风格，那么其中必然含有其很大一部分个性，而这些个性与模仿其风格的将领们的个性并不总是相同的。

然而要在战法中完全摒弃主观的习惯做法或者风格，是既不可能也不正确的。人们更应该把主观的习惯做法视为一场战争总的特性对其各个现象所起影响的一种表现。如果理论不能预见并考虑到这种影响，那就只能听任主观的习惯做法起作用。革命战争[7]有其特殊的做事方法，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有哪种理论能把它的特点包括进去？不好的是，这样一种从个别情况中形成的风格本身容易过时，因为各种情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但风格却保留了下来。这正是理论应该通过明确和理智的评析而加以阻止的。1806年，普鲁士[8]的将军们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斜向战斗序列一道坠入深渊[9]（具体是路易亲王[10]在萨尔费尔德[11]附近，陶恩青[12]在耶拿[13]附近的多恩山[14]上，格拉韦特[15]在卡佩伦多夫[16]前面，布吕歇尔在卡佩伦多夫后面）。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一个陈旧的风格，还因为习惯做法导致当时的才智严重贫乏。这一才智贫乏导致霍恩洛厄[17]指挥的联军全军覆灭，而且是史无前例的、一支联军在战斗中（而非在被追击中）即遭受的全军覆灭。

注释：

[1]“习惯做法”（Methodismus），作者自创的一个词，意为“Ritual”，即“严格的程序”或“习惯做法”。以往有的中译本将该词从字面译为“方法主义”或“认识论”，似不妥。——译者注

[2]指原则、规则、规章和方法。——译者注

[3]指在战争中。——译者注

[4]指部队。——译者注

[5]斜向战斗序列（Schiefe Schlachtordnung）是公元前4世纪出现的一种战术，由古希腊著名统帅艾帕米农达于公元前371年首次运用。该战术强调面对优势之敌时，应避免与之在宽大正面上全面接触，而应加强一翼兵力，形成局部兵力优势，并以这一翼发起进攻，其他兵力则负责牵制敌人，使其无法增援受到进攻的一翼。在以

优势兵力击溃敌一翼后，随即从翼侧包围敌人，彻底击垮敌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将该战术与线式（横队）战术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该战术。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其著作《战争的总原则》（Generalprinzipien des Krieges）中称，3万人能以此战法击败10万人。——译者注

[6]指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结束时间有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是1794年7月雅各宾派统治的结束，另有观点认为是1799年雾月政变）。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震撼了欧洲封建体系。——译者注

[7]革命战争（der Revolutionskrieg），也称法国革命战争，指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法联盟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792—1802）。——译者注

[8]普鲁士（Preussen），指普鲁士王国（1701—1918）。——译者注

[9]指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中的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率法军主力约10万人在耶拿附近击败霍恩洛厄指挥的普鲁士和萨克森联军5.3万人。同日，双方在均不知晓当日耶拿会战的情况下，法军达武元帅率领约2.9万人在奥尔施泰特（Auerstedt，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小镇，西南距耶拿约25公里）附近击败布伦瑞克公爵指挥的普军主力约5万人。在追击中，普军纷纷投降。在两场会战中，法军计伤亡约1.5万人，普军计伤亡和被俘3.3万人。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携全家逃往东普鲁士。拿破仑于当月27日进入柏林。——译者注

[10]路易·费迪南德（Louis Ferdinand von Preussen，1772—1806），普鲁士亲王、将军、作曲家。——译者注

[11]萨尔费尔德（Saalfeld），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城市，位于萨勒河河畔。——译者注

[12]陶恩青（Bogislaw Friedrich Emanuel von Tauentzien，1760—1824），伯爵，普鲁士将军。1806年耶拿会战时任师长，曾指挥霍恩洛厄的前卫部队。——译者注

[13]耶拿（Jena），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城市，位于萨勒河河畔。——译者注

[14]多恩山（der Dornberg），位于耶拿附近，海拔383米，为当地制高点。——译者注

[15]格拉韦特（Julius August Reinhold von Grawert，1746—1821），普鲁士将军。1806年耶拿会战中在霍恩洛厄手下任师长，被法军击败。——译者注

[16]卡佩伦多夫（Kapellendorf），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小镇，东南距耶拿约15公里。——译者注

[17]霍恩洛厄（Friedrich Ludwig zu Hohenlohe-Ingelfingen，1746—1818），侯爵，普鲁士将军。1806年耶拿会战时指挥普鲁士和萨克森联军，失败后向法军投降，1808年释放回国后被革职。——译者注

★ 第五章 ★

评论[1]

理论上的真理[2]总是更多地通过评论，而非通过信条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由于评论是理论上的真理在真实事件上的应用，因此它不仅使理论上的真理接近于实际，而且通过其不断的反复应用，使人们的思维更加习惯于这些真理。因此，我们认为除了确定用什么观点建立理论以外，还有必要确定用什么观点进行评论。

我们把评论式地记述历史事件与简单地记述历史事件区别开来。后者仅仅是罗列事件，顶多是触及与这些事件最近的一些因果关系。

而评论式地记述历史事件，则会出现三种不同的思维活动。

第一种思维活动是对有疑问的事件进行历史考证和确定。这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与理论没有任何共同点。

第二种思维活动是从原因推断影响。这是真正的评论式的研究。这种研究对理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理论中所有需要用经验来确定、支撑或者只是解释的，都只能通过这种途径解决。

第三种思维活动是对运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是包含着赞扬和指责的真正的评论。在这里，理论服务于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服务于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

在上述后两个思维活动的真正的评论中，一切取决于探寻事物的最后因素，也就是要追寻到毫无疑问的真相为止，而不能像常见的那样半途而废，也就是不能止于某个任意的论断或前提。

至于从原因推断影响，它往往面临一个外在的、无法克服的困难，那就是人们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原因。这一现象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任何其他活动中更为常见。战争中的事件很少能让人完全了解真相，而行动的动机就更难以让人了解到了，因为这些动机要么是被当事者故意隐瞒了，要么是由于它们是非常短暂和偶然的，因此有可能没有历史记

载。为此，评论式的记述大多不得不与历史研究合作进行，但是即便如此，原因与影响往往还是非常不吻合的，以至于评论式的记述无法将一些影响视为已知原因的必然结果，因此这里就必然会出现空白。就是说，一些历史事件的结局无法用于教导他人。理论所能要求的只能是将研究一直进行到这种空白处，所有的推论要到此为止。如果人们以为已知的原因足以解释结果，因此对已知的原因错误地予以重视，那才是真正的比出现空白更糟糕的事。

评论式的研究除上述这一外在困难外，还面临一个很大的内在困难，那就是战争中的行动很少是出于单一的原因，而是出于多个共同的原因。而且只是公正和认真地追溯一系列事件的起始点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要指出每个已知原因的作用。这就促使人们对原因的本性做进一步的研究，于是评论式的研究就有可能进入理论的真正领域。

人们进行评论式的考察，即检验手段时，必须弄清行动者所用手段的特有影响是什么，以及这些影响是否符合行动者的意图。

要了解手段的特有影响，就会促使人们研究这些影响的本性，即又进入理论的领域。

我们看到，在评论中一切都取决于要追寻到毫无疑问的真相，不能止于随意的论断，因为这些随意做出的论断对他人无效，他人也可以用或许同样随意提出的论断加以反对，以致出现无休止的争论，使整个研究得不出任何结论，也就达不到教导他人的目的。

我们看到，无论是对原因的探究，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到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到普遍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仅出自当前的个别情况。如果这时有一个可用的理论，那么考察时就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研究。但是在没有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人们就不得不把研究一直延续到最后的因素。如果经常有必要这样做，那么人们习惯上称其为著作家的那个人为研究第100个问题，就不得不追溯到第1000个问题，他就会有无数的事情要做，也就几乎不可能对每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结果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范围，他就止于随意提出的论断，这些论断即使对他来说确实不是随意提出的，但对他人来说仍然是随意提出的，因为它们本身不会自动为他人所理解，而且是未经证实的。

因此，一个可用的理论是评论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合理

理论的支持，评论就不可能总体上达到答疑解惑的程度，也就是说，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明证和无可辩驳[3]的事实。

但是如果人们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进去，留给评论的任务只是将具体情况放到合适的法则之下，那就是一种幻想；反之，假如人们规定评论绝不能触及神圣的理论，那也是可笑的书呆子的做法。建立理论时的分析研究精神也应该引领评论活动，而且这种精神可以并应该经常进入到理论领域，去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那些问题。反之，如果评论成了机械的理论照搬，那就有可能完全达不到评论的目的。理论研究得出的所有积极的结果，所有原则、规则和方法越是成为实用的信条，就越缺乏普遍性和绝对的真理本性。这些东西是供人使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留给后人评判。人们在评论时，绝不允许将这些理论上的结论当作衡量的法则和标准，而只能像当事者那样，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在一般战斗序列中，骑兵不与步兵并列部署，而是部署在步兵的后面，这是战术上已经明确了的，但是如果人们因此而对偏离这一规定的任何部署都加以指责，则是愚蠢的。人们在评论时应该探究偏离这一规定的理由，只有在理由不充分时，才有权引用理论上的定论。又如，理论上已经明确，多路进攻会减少胜算，但是如果不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就认定所有采取多路进攻并且失利的战例都是多路进攻造成的，或者在多路进攻获胜的情况下，就反过来认为“多路进攻会减少胜算”的理论断言是不正确的，那么这两种看法就都是不理智的。两者都是评论的分析精神所不允许的。总之，理论上经过分析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是评论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明确了的，评论自身就不必再重新确定了。理论上之所以予以明确，就是为了评论有现成的东西可用。

评论的任务是研究从原因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研究所用的手段是否与目的相适应。当原因与影响、目的与手段彼此接近时，评论的这一任务就容易完成。

如果一个军团遇袭，并因此而无法有序和合理地运用其力量，那么袭击的效果就是确定无疑的。如果理论上已经明确在会战中进行围攻能获得较大的战果，但胜算较小，那么就要看运用围攻者是否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大的战果。如果是，那么他选择这一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他用这个手段是为了更有把握地获得战果，而这一战果不是以具体情况，而是以以往围攻出现过多次的、能带来较大战果的普遍本性为基础，那么他就是弄错了围攻这一手段的本性，从而犯了一个错误。

在这里，评论式的探究和检验并不困难。只要人们每次局限于最直接的影响和目的，就总是容易的。只要人们撇开与整体的联系，只从这个方面考察事物，那么人们完全可以随意这样做。

但是正如世界上的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属于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的，因此每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的影响必然会一直延展至整个战争行为结束，并使最终结果有所改变（无论改变是多么小）。同样，每个手段必然也会一直影响到最终的目的。

因此，只要现象还有考察的价值，人们就可以跟踪研究一个原因导致的影响。同样，人们不仅可以为下一个目的去检验手段，而且也可以把这一目的本身当作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这样对一连串相互从属的目的进行检验，直至遇到一个无须检验的目的，因为其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大的决定性的举措时，必须一直向上考察到最终的目的，即那个应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

很清楚，在这样的向上考察的过程中，每到新的一站，人们在判断时就会有一个新的立场，以至于同一个手段，从距其最近的立场来看是有利的，但从更高的立场来看却是应该予以抛弃的。

在对一个军事行动做评论式考察时，探究产生现象的原因与根据目的检验手段总是合作进行的，因为只有探究原因才能找到值得检验的对象。

这样上下追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人们探寻的原因距离一个事件越远，人们就越会同时看到更多其他的原因，而且还要补充或排除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的那部分影响，因为一个现象距离原因越远，支配它的各种力量和情况就越多。如果我们找到了一次会战失败的原因，那么当然也就找到了这次失败的会战影响整个战争结局的部分原因，但仅是部分原因，因为根据不同的情况，还会有其他原因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战争的最终结局。

随着立场的升高，人们在检验手段时同样会出现这种多样性，因为目的越高，为达到这些目的而使用的手段的数量也就越大。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同时追求的，因此人们对围绕这个目的所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一切就都有必要一并加以考察。

这样一来，人们有时就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一大的考察范围

内，人们就容易感到迷惑并遇到困难，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很可能发生过，因此不能不加以考察的事情也要做出很多假设。

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4]向位于塔利亚门托河[5]畔的卡尔大公[6]推进，意图是迫使卡尔大公在其所期待的援军从莱茵河[7]河畔调到其身边之前进行决战[8]。如果人们只从距此行动最近的决战来看，那么拿破仑的手段选得很好，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卡尔大公当时的兵力还很少，以至他在塔利亚门托河河畔只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当卡尔大公看到对手过于强大和果断时，就把战场和进入诺里施阿尔卑斯山脉[9]的通道让给了对手。此时拿破仑利用这一幸运的战果能达到什么目的呢？他本人可以向奥地利君主国的心脏推进，还可以减轻莫罗[10]和奥什[11]两个莱茵军团推进的压力，并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拿破仑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人们从更高的立场，即从法国督政府[12]的立场进行评论（督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判断出，六周后才会开启莱茵战局），那么人们只能认为拿破仑翻越诺里施阿尔卑斯山脉是一次夸张的冒失行动，因为如果奥地利人从莱茵河河畔调来强大的预备队并部署在施泰尔马克[13]，卡尔大公就可以用它进攻拿破仑的意大利军团。这样拿破仑不仅会丢掉意大利军团，而且还会输掉整个战局。拿破仑到维拉赫[14]地区后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很乐意与奥地利人签订《莱奥本临时和约》[15]。

如果我们能从更高一层的立场评论，就会知道奥地利人在卡尔大公的军团与维也纳[16]之间是没有预备队的。当时，如果拿破仑的意大利军团继续推进，那么它是能够威胁维也纳的。

假设拿破仑知道奥地利首都面临这一空虚处境，并且知道他在施泰尔马克对卡尔大公占有明确的优势，那么他先期赶往奥地利的心脏就不再是无目的的了。至于他这一行动的价值，则仅取决于奥地利人对保住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因为假如奥地利人很重视保住维也纳，宁愿接受拿破仑给他们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法军就可将威胁维也纳视为最终目标。假如拿破仑出于某种原因知道这一点，那么后人的评论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如果这一点还不确切，那么人们就不得不从一个更高的立场来继续评论，并回答：假如奥地利人让出维也纳，继续向本国辽阔的腹地后退，那么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很明显，如果人们不分析双方的莱茵军团之间很可能发生什么事，就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在法国人占确切优势（13万人对8万人）的情况下，法国人获胜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又会产生的问题是：法国督政府会利用这个胜利达到什么目的

呢？是要追求其优势地位，一直推进至奥地利君主国另一端的国界，就是说要消灭或战胜这个强国呢，还是仅想占领一大片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筹码呢？人们必须探究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以便据此确定督政府会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假设考察的结果是：法军的兵力对彻底战胜奥地利来说还是太少，以致这样的尝试会引起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甚至仅占领奥地利的一大片土地也会导致法国人面临因兵力过少而很可能无法应对的战略局面，那么这一结果必然影响到人们对意大利军团所处局势的判断，从而对它寄予较小的希望。这无疑是拿破仑在完全能够判断出卡尔大公孤军无援的情况下仍有条件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17]的缘故。这些条件除了使奥地利人丧失了一些即使最成功的战局也难以收复的地区以外，没有让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假如法国人没有思考过以下两个问题，那么他们甚至无法指望签订这个于其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因此也就无法把这个和约作为其大胆进军的目的：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是，奥地利人对上述两种结果[18]会做何评估？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地利人最后的获胜可能性尽管都很大，但是两者均意味着要继续战争，奥地利人就会有牺牲，他们是否认为值得付出这些牺牲呢？因为签订一个条件不太苛刻的和约可以避免这些牺牲。第二个要思考的问题是，奥地利政府以其优势到底会不会达到最终获胜的程度，它是否会适度考虑其对手最后的获胜可能性，以及是否会因眼下的兵力失衡而丧失勇气？

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并不是无益的吹毛求疵，而是有切实的重要意义，以至每当人们面对一个需要竭尽全力实施的计划时都要做此思考，而且阻止人们实施此类计划最多的就是这一思考所得出的结论。

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也同样是必要的，因为人们不是与一个抽象的对手作战，而是与一个真实的、必须一直盯住的对手作战。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懂得这一点，就是说他相信自己的威名能够先于自己的利剑使对手胆怯。这种自信促使他在1812年进军莫斯科[19]，可是那次他失算了。他的威名经过多次大的斗争已经有些损耗，而在1797年，他的威名形成不久，人们还未发现如何能抵抗他到极致的秘密。尽管如此，如前所述，假如拿破仑未预感到失败，从而未选择签订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作为出路，那么他的冒险会让他在1797年就得到战败的结果。

到此我们必须结束这个考察了，因为这个考察作为实例已经足以说明，在做评论式考察时，如果人们要追溯到最终目的，也就是人们谈及

的是有必要上升到如此程度的大的决定性举措时，这一考察涉及的范围是广泛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会遇到很多困难。从中也可以看到，除了对事物的理论见解以外，天赋的才能对评论式考察的价值想必也有大的影响，因为要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在事件的无数关联中辨别出重要的关联，主要依靠天赋的才能。

同时，评论式考察也要求天赋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评论式考察不仅是对确已使用手段的检验，而且也是对所有可能使用的手段的检验。这些可能使用的手段是人们在考察时必须先提出的，即先要发现的。如果人们提不出一个更好的手段，就不能指责现有的手段。无论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出这种可能使用的手段的数量是多么的少，也不能否认，列出这些可能使用的手段并非对现有事物的单纯分析，而是一种独立的创造，这种创造是无法规定出来的，而是有赖于丰富的智慧发挥作用。

能够把战法归结为少数切实可行和非常简单的手段，这需要很大的天赋，我们距此还很遥远。有人常常将发明迂回一处阵地的战法视作伟大天才的一步棋，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尽管如此，这种富于创造性的主动行为是有必要存在的，而且是决定评论式考察价值的主要行为之一。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心放弃对曼托瓦[20]的围攻，以便迎击前来解围的武姆泽[21]，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武姆泽被加尔达湖[22]和明乔河[23]隔开的两路部队。这看上去是拿破仑取得辉煌胜利的最可靠的途径。他的确取得了这些胜利，而且当敌人此后几次前去解围时，他用同样的手段取得了更辉煌的胜利[24]。对此人们只听到了交口称赞之声。

如果拿破仑不完全放弃围攻曼托瓦的想法，是无法于7月30日采取上述行动的，而且，他无法保住攻城辎重，而在这一战局中他是无法再搞到第二套攻城辎重的。实际上，拿破仑把对该地的围攻转变成了纯粹的包围。如果拿破仑继续围攻的话，这个要塞很快就会被攻陷，而改为包围后这个要塞又抵抗了六个月，尽管拿破仑在城外开阔战场上取得了诸多胜利。

评论者由于提不出更好的抵御解围的方法，就认为拿破仑未攻下该城是完全无法避免的憾事。在一道围攻环线[25]内抗击前来增援的敌军，这一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批评和轻视，以至它完全淡出了评论者的眼界。在路易十四世[26]年代常常奏效的这一手段，竟无人想到在百

年以后至少是可以一并加以考虑的，这只能说是因为赶时髦的观点在作祟。假如人们将这一手段列为可能使用的手段，那么进一步研究当时的力量对比就可以得出结论，当时拿破仑可以部署在曼托瓦城前围攻环线内的是四万名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是无须惧怕武姆泽率领的前来解围的五万奥军的，因为后者即使只是试着向围攻环线发起一次进攻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进一步证明我们的这一论断，但是认为我们所说的已经足以让这一手段有权利和其他可能的手段一道争取被采用。至于拿破仑本人当时在行动中是否想到了这一手段，我们不想妄加推断，在其回忆录和其他出版的资料中找不到他当时想到这一手段的痕迹。后来的所有评论者都没有想到这一手段，因为它已经完全被遗忘了。重新想起这种手段的功劳并不大，因为人们只需摆脱时髦观点的影响就能做到。但是想到这一手段，以便对它加以考察，并且把它同拿破仑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却是十分必要的。无论这种比较的结果如何，评论者是不能错过这种比较的。

拿破仑在埃托日[27]、尚波贝尔[28]、蒙米赖[29]等地的战斗中击败布吕歇尔[30]军团后，于1814年2月抛开布吕歇尔，把矛头重又指向施瓦岑贝格[31]，并在蒙特罗[32]和莫尔芒[33]打败了他的部队[34]。对此人们十分钦佩，因为拿破仑正是通过这样来回调动其主力，巧妙地利用了联军分兵推进的错误。至于说拿破仑这一出色的四处出击最终未能挽救他，人们认为这至少不是他的过错。迄今还没有人提出问题：假如拿破仑不把矛头由布吕歇尔再次转向施瓦岑贝格，而是继续进攻布吕歇尔，并一直追击他到莱茵河河畔，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确信，在这种情况下，战局会出现根本的转折，联军就不会进军巴黎[35]，而是返回，退过莱茵河。我们不要求人们都同意这一见解，但是只要有人提出了这种选择的可能性，评论者就应一并加以探讨，这是任何专家都不会怀疑的。

在这里提出来的用于比较的手段，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手段本来是更容易让人想到的，但还是被错过了，这是因为人们盲目地追随某一片面的见解，缺乏公正的态度。

由于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手段来代替一个受到指责的手段，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几乎只为评论而评论的形式，即满足于只是提出自认为更好的手段，却没有提出应有的论据。结果是提出来的手段不能令每个人信服，而其他人也这么做，于是就产生了毫无依据的争论。整个军事类著作中都充斥着这些东西。

只要人们建议使用的手段的优点还未明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我们就有必要要求评论者提供论据。所谓论据，就是分别研究两个手段的特点，并与目的进行对比。如果人们能这样以简单的事实来说明事物的成因，那么争论想必就会结束，或者至少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结论，否则争论就会永无休止。

例如，在上例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提出一个更好的手段，而是想证明继续追击布吕歇尔要比转攻施瓦岑贝格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以下简单的事实作为根据：

1．通常沿一个方向继续进攻比来回调遣部队更有利，因为这种来回调遣部队会损失时间，而且在敌军由于损失惨重而士气已经受到削弱的情况下，继续进攻更容易取得新的战果，因此继续追击能够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

2．尽管布吕歇尔的兵力比施瓦岑贝格的少，但由于布吕歇尔具有进取精神，因此是更重要的敌人，是追击的重点。

3．当时布吕歇尔受到的损失等同于一场大败，因此拿破仑对他有很大的优势。假如布吕歇尔受到追击的话，几乎无疑会一直退到莱茵河河畔，因为他在这一线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援军。

4．没有其他可能的结果比布吕歇尔退到莱茵河河畔看上去更可怕，以及以如此巨大的阴影让人产生幻觉了。在施瓦岑贝格这样以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而闻名的将领看来，一旦布吕歇尔退至莱茵河河畔，想必就是一件大事。对于符腾堡王太子[36]在蒙特罗附近，以及维特根施坦[37]伯爵在莫尔芒附近受到的损失，施瓦岑贝格侯爵想必是相当清楚的。相反，一旦布吕歇尔在其自马恩河[38]直到莱茵河这条完全孤立和分开的战线上失败，施瓦岑贝格只能从雪崩般的种种传言中了解布吕歇尔的损失。三月底，拿破仑向维特里[39]方向进军，目的是想看一下一次威胁性的战略迂回会给联军带来什么影响。这一绝望的行动显然是以恐吓原则为基础的，但当时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拿破仑此前在拉昂[40]和阿尔西[41]战败，而布吕歇尔率领十万人已经与施瓦岑贝格会合了[42]。

当然会有人不信服上述理由，但是他们至少不能反驳我们说：“如果拿破仑向莱茵河河畔追击，从而威胁施瓦岑贝格的基地，那么这就等

同于施瓦岑贝格威胁巴黎，即拿破仑的基地。”因为我们通过上述理由就是想证明施瓦岑贝格不会想到向巴黎进军。

前面举过1796年战局中的例子，我们可能会说，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方法是击败奥地利人最可靠的方法，但是即便他的这一方法确实是最可靠的，他由此所达到的目的也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荣誉而已，对曼托瓦的陷落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在我们眼中，我们提出的是用于阻止解围的可靠得多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也像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方法更可靠，而是认为如果采用这个方法，获胜的可能性会更小，那么问题就会回到这一点：在一种情况下，获胜的可能性较大，但这样的胜利几乎无法利用，也就是说胜利很小；在另一种情况下，获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一旦获胜，就会有大得多的战果，从而可以影响双方最终的胜负。如果人们以这种方式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想必会赞成第二种方法，但实际上从表面上看正好相反。拿破仑的意图肯定是大胆的，但是很明显，他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可以事后从经验中对当时情况的本性认识到如此的程度，并判断出结果。

评论者在考察手段时不得不经常引用战史，这是自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比所有富于哲理的真理都更有价值。但是这种历史的论据当然有其自己的条件，对这一点我们将用专门一章[43]加以论述。可惜人们很少满足这些条件，导致对历史的旁征博引大多只是让本已混乱的概念更加混乱。

现在我们还要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评论者在评价某一具体事件时，人们应允许他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事后对有关情况更多的了解，或者说他应这样自律到多大程度，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为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评论者应在何时何地抛开这些事后了解到的东西，以便完全从当事者当时的处境考虑问题。

如果评论者要赞扬或指责当事者，那么他当然应该试着尽量站到当事者的立场上去，就是说，一方面应尽量搜集当事者所知道的所有情况及其行动动机；另一方面又要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或不知道的所有情况，首先要抛开后来的结果。不过这只是一个人们努力追求，但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目标，因为某一事件开始时的具体情况，在评论者眼里和在当事者眼里绝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一些可能当时影响到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未见诸记载。对这些主观动机，人们只能从当事者或者其心腹的回忆录中了解，而在回忆录中对有关情况往往写得很宽泛，而且也许有意不写实情。因此，当

事者当时面临的很多情况肯定是评论者不可能知道的。

另外，要评论者抛开他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情况更困难。如果要评论者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即与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还是容易的，但是要他抛开所有重要的事情就很困难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们先谈谈结果。如果结果不是从偶然情况中产生的，而评论者对结果是了解的，那么他在评论产生结果的原因和过程时，就几乎不可能不受到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评论者是在结果之光的照射下考察这些情况的，而且对其中部分情况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战史中的所有现象对评论者本身来说都是教诲的源泉，因此，评论者用其考察全部事件所得到的认识来考察有关情况是很自然的。虽然他在有些场合想要抛开结果，但毕竟还是不可能完全做得到。

不仅对结果（也就是对以后才出现的情况）要这样处理，而且对当时已经存在的情况（也就是对决定行动的情况）也应这样处理。在大多数情况下，评论者在这方面掌握的材料要比当事者多，只是如果有人认为评论者完全抛开这些多掌握的材料是容易的，那就错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事者要想了解行动前和行动时所发生的情况，不仅要依靠某些情报，还要依靠大量的推测或假设。而那些关于不完全是偶发情况的情报，几乎都是先有假设或推测的。这样一来，在没有确切情报时，就只有用这些来自推测或假设的情况代替。于是人们就不难理解，当后来的评论者（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所有事前和当时的情况）从当事者的位置思考未明情况中哪些可能性更大时，他本不应受自己掌握的更多材料的影响。可是我们断言，要想完全抛开多掌握的材料和要想完全抛开结果一样，同样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因此，当评论者要赞扬或指责某一具体行动时，他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设身处地考虑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评论者在这方面能够达到满足实际要求的程度，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完全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

然而我们既没必要也不期待评论者与当事者完全一致。像所有需要熟练技艺的活动一样，在战争中要求当事者有训练有素的、自然的禀赋，人们称之为造诣。造诣有高有低。高超的造诣轻易就会超越评论者的造诣，哪位评论者敢说自己有弗里德里希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因此，如果评论者要对一个有伟大才能的人进行评论，就应该允许评论者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更多的这一有利条件。因此，评论者在对一

位伟大统帅进行评论时，不能像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用统帅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应根据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及其对战事的准确估计，来鉴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并实际了解统帅凭借其天才眼光就已经能够感觉到的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

对不同造诣的人来说（也包括造诣最低的人），在进行评论时都应站在较高的立场上，以使评论具有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应尽量减少主观，避免把自己有限的才智作为评判的尺度。

评论者站在较高的位置，并根据对问题的全面认识进行褒贬，这本身不会令人反感，但是如果评论者故意突出自己，以那么一种腔调讲话，好像他通过对事件的全面认识所了解到的所有明智做法都是他特有的才干创造出来的，那就会令人反感。尽管评论者的这种欺骗很拙劣，但是由于虚荣心作怪，很容易使他进行这样的欺骗，因此，这一欺骗自然会引起别人的反感。而更常见的是，评论者并无意这样自吹自擂，而是如果他对此没有进行明确的防范，则性急的读者容易误认为他是这样，于是读者就立即抱怨评论者缺乏判断力。

因此，当评论者指出一个像弗里德里希或拿破仑这样的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是说评论者本人就不会犯这些错误（他甚至会承认，假如他处于这些统帅的位置，也许会犯比起他们大得多的错误），而是说他从事物的联系中认识到了这些错误，并认为当事者凭借其洞察力本应察觉到这些错误。

这就是通过事物的联系进行的评判，即也包括通过结果。但是如果评论者完全简单地将结果用于证明一个举措的正确与否，那么结果就对评判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对这种评判，我们可以称之为根据结果进行的评判。初看上去，人们应完全摒弃这种评判，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像1807年拿破仑在弗里德兰会战[44]后迫使亚历山大[45]皇帝媾和，以及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会战[46]和1809年瓦格拉姆会战[47]后迫使弗朗茨皇帝媾和一样，当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问题都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这个首都和此前的胜利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如果拿破仑在莫斯科未能得到和平，那么他除了转身撤军以外别无选择，也就是说他将遭到战略上的大败。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抵达莫斯科曾经做了些什么，以及他当时是否已经错过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媾和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整个退却过程中面临的毁灭

性的要素（出现这些要素的原因也许还是在于整个战局的指挥），但是要取决的问题依然如故[48]，因为不管拿破仑在抵达莫斯科前的战局中获得多少更加辉煌的战果，他还是没有把握，不确定亚历山大皇帝是否会因此而感到恐惧进而媾和。即使拿破仑在退却过程中没有面临这些毁灭性的要素，这一退却也仍是战略上的一场大败。假如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接受了于自己不利的和约，那么1812年战局对拿破仑来说就荣归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姆战局之列了。然而，假如这几次战局没有签订和约的话，也很可能会使拿破仑遭到类似1812年战局的惨败。因此，不管这位世界征服者有能力运用何种力量、技巧和智慧，这一最终决定命运的问题[49]依然如故。人们是否应该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否定1805年、1807年和1809年战局，断言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与拿破仑媾和的结局是违背事物本性的？人们是否应该认为战略上的正义终于在1812年占了上风，击败了拿破仑的盲目幸运？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勉强的观点，是一种武断的判断，想必一半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没有人能够顺着事物之间必然的联系一直看到战败的君主们的决心。

人们更不能说：拿破仑在1812年战局中本应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之所以没有取得这一结果，是某些意外的因素造成的。之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人们不能把亚历山大的顽强视为意外的因素。

最恰当的说法莫过于：拿破仑在1805年、1807年和1809年对其对手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对手的判断是错误的，他在前几次战局中做对了，而在1812年做错了。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结果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战争中一切行动所追求的只是有很大的可能得到的结果，而不是肯定能得到的结果。至于那些在确定性上欠缺的部分，人们就只能把它们交给命运或者幸运了（不管把它们叫作什么）。当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依靠命运或者幸运，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情况而言的，也就是说，在这一具体情况下尽量少依靠命运或者幸运，但不能要求人们总是优先在确定性最大的情况下行动。假如人们是这样认为的，那就是对我们所有理论观点的极大的违背。在有些情况下，最大的冒险就是最大的智慧。

指挥官有时不得不把一件事交给命运去处理，此时他个人的功劳（就是说也包括他的责任）似乎完全消失了。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期待得以实现时，还是会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看到他的期待落空

时，又会感到不快。而我们对指挥官正确与否的判断，不外乎就是我们从纯粹的结果中得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结果中找到的。

但是不能否认，我们在指挥官的期待得以实现时所感到的兴奋，以及其期待落空时所感到的不快，毕竟是建立在一种模糊的情感之上的；在归功于运气的结果与指挥官的天赋之间有一种细微的、对内心来说看不见的联系，而且我们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是存在的。这一观点证明，如果同一位指挥官经常重复胜利和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会上升为一种更明确的情感。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战争中幸运的本性要比赌博中幸运的本性高贵得多。只要一位幸运的统帅在其他方面没有让我们减少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伴随和考察他的经历。

因此，评论者在对人们所有能估计和确信的做过斟酌以后，对于事物之间深层的、隐秘的、没有可见表象的那部分联系，就只能让结局来说明了。评论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局得出的弱势判断，使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同时，另一方面也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

因此，凡是人的智慧所不能探寻出来的东西，就不得不根据结果得出结论。人们不得不根据结果得出的结论主要涉及精神方面的力量和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很难对它们做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与意志本身关系密切，以至它们很容易左右意志。凡是畏惧或者勇气左右了决心的地方，它们之间就不再能结合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此也就一事无成；而假如是智慧和深思熟虑左右了决心的话，则是有可能获得成功的。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评论的工具（评论时使用的语言）做些考察，因为评论用语与战争中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审视的评论无非应是先于行动的思考。因此，我们认为评论用语与战争中的思考必须具有相同的特点，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它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就不能使评论走入现实。

我们在考察战法理论时说过，理论应该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思维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培养过程中起到引导作用，理论的任务不是给指挥官提供实用的信条和体系，仿佛他可以将理论用作思维的工具。如果说在战争中为判断面临的一个情况，从无必要（时间上也不允许）使用辅助线画几何图，如果说真理在此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是间接，而是直接由洞察力发现的，那么在评论式的考察中也应该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凡是人们在确定事物本性过于烦琐时，评论就不得不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事物本性的真理。不过，如果指挥官更多的是将这些真理的精神纳入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不是把它们视为一部外在的、僵硬的法则，那么他们在战争中反而会更加遵循这些理论上的真理。同样，人们在评论中应用这些真理时，也不应该把它们当作一部外在的法则或者一个在运用时根本无须重新分解的代数公式，而总是应该自己审视这些真理，只把对这些真理更准确和更详细的证明留给理论去做。这样，人们在评论时就能避免使用一种高深莫测和晦暗不明的语言，就能够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晰明白的概念。

当然这不是评论者总能完全做到的，但这应该是评论式表述的努力方向。评论者在表述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复杂的词句和概念，不要把各种辅助线组成的结构图表当作自己的万能工具来使用，而是应通过自然和自由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虔诚的努力（如果允许我们这样表达的话）迄今只是在极少量的评论式考察中出现过。在大多数的考察中，评论者更多的是受某种虚荣心的驱使，评论中充斥着华而不实和自我炫耀的想法。

在评论中常见的第一个弊病是把某个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把它们滥用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但是指出这类体系的片面性从来就是不难做到的，而且人们应该这样做，以便一劳永逸地摒弃它们那法官判词式的威严。好在人们在这里只涉及一定的对象，最终有可能成为片面体系的毕竟为数不多，因此它们本身也只是较小的弊病。

第二个大得多的弊病是滥用术语、文言和比喻，它们就像宫廷侍从一样被各种体系拖曳着，像一群松散的泼皮无赖和一支大部队的失去队长的辎重队四处游荡。在评论者中，一些人未能升格进入某个完整体系（要么是因为没有他们喜欢的体系，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完整了解某个体系的程度），但他们想至少不时地从这些体系中抽取一鳞半爪作为指出某位统帅做法有误的根据。大部分评论者如果不把军事理论中的这样一些片段在这里或那里用作根据，就根本无法进行评论。这些片段中最小的就是纯粹的术语和比喻，它们往往不过是评论式记述的点缀和美化。一切属于某个体系的术语和语言一旦脱离这一体系，用作普遍的公理或者比简洁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那么它们就会失去其正确性（如果它们确曾有过正确性的话），这是符合事物的本性的。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的理论书籍和评论书籍不是运用朴实和简单的思考方式（这样作者至少总是知道在说什么，读者至少总是知道在读什么），而是充斥着这些术语。它们构成含义不明的交点，读者和作者从此就相互渐行渐远。而且这些术语往往还是更糟糕的东西，它们常常是毫无实质内容的空话，连作者自己都不再清楚他用这些术语时在想什么，而是安于提出模糊的概念。他若是使用简单的语言，本是不会满足于仅提出这些模糊概念的。

在评论中常见的第三个弊病是滥用史例和炫耀自己的所谓博学。我们已经讲过什么是军事艺术史，而且我们还要在专门的章节中谈我们对史例和战史的看法。如果对一个史实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用于证明相反的观点。如果人们从距今非常遥远的时代或国家，从极为不同的情况中生拉硬拽三四个史实并堆砌在一起，则大多只会引起判断上的分散和混乱，丝毫不会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如果我们对它们认真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大多只是些无用的东西，只是被作者用来显示其博学而已。

用这些晦暗不明、似是而非、杂乱无章、肆意武断的看法能给现实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呢？它们几乎什么好处都带不来，以至于只要理论存在，一旦它用了这样的看法，只会更多地成为实践的对立面，并经常成为能征善战的将帅们的笑柄。

但是假如理论能够以简单的语言对构成战法的问题进行自然的考察，试着去确定能够确定的东西，假如理论能够不提错误的要求，不滥用科学形式和史料粉饰自己，而是紧贴实际，与战场上应通过其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携手前行，那么理论就不会成为实践的对立面和能征善战的将帅们的笑柄。

注释：

[1]“评论”（die Kritik），根据不同场合，有“评论”“批评”“批判”等多种译法。由于作者在本文中明确讲到该表述“包含着赞扬和指责”，故译为“评论”更准确。——译者注

[2]指通过理论研究得出的正确结论。——译者注

[3]“无可辩驳”一词，作者使用了法语“sans réplique”。——译者注

[4]指法国驻意大利军团。——译者注

[5]塔利亚门托河（der Tagliamento），意大利北部一条河流，流入亚得里亚海，长170公里。——译者注

[6]卡尔大公（Erzherzog Karl，1771—1847），奥地利大公、元帅、军事理论家。作品有《由1796年德意志战局论战略原则》《1799年德意志和瑞士战局史》和军事条令等。参加过1796年、1797年、1805年和1809年对法战争。1805—1809年任陆军大臣，致力于奥军改革。——译者注

[7]莱茵河（der Rhein），中欧的一条大河，发源于瑞士格劳宾登州境内阿尔卑斯山区，流入北海。长1238.8公里。——译者注

[8]1797年2月，拿破仑在北意大利攻陷曼托瓦后，奥地利试图挽救北意大利，准备与拿破仑决战。3月，奥军卡尔大公命前卫部队在皮亚韦河地区警戒，主力在塔利亚门托河地区设防，计划自莱茵河河畔开来的援军到达后向法军发起进攻。3月16日，拿破仑击退奥军前卫部队后，向塔利亚门托河河畔的卡尔大公发起进攻。卡尔大公因兵力悬殊，略做抵抗后即退向萨瓦河和德拉瓦河。28日，法军进入奥地利境内，4月7日先头部队到达莱奥本（Leoben，今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州一城市），18日双方签订《莱奥本临时和约》（Vorfrieden von Leoben），同年10月17日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Frieden von Campoformio）。——译者注

[9]诺里施阿尔卑斯山脉（Norische Alpen），阿尔卑斯山脉中部东段的一部分，位于奥地利南部。——译者注

[10]莫罗（Jean-Victor Moreau，1763—1813），法国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将军之一。1796—1797年法奥战争期间在莱茵地区指挥法军。1804年因反对拿破仑，被开除军籍并被流放。1813年赴俄国任亚历山大一世的军事顾问。同年8月在德累斯顿会战中被炸断双腿，9月去世。——译者注

[11]奥什（Louis-Lazare Hoche，1768—1797），法国革命时期少将。——译者注

[12]1795年8月22日，法国国民会议（1792—1795）通过新宪法，规定最高立法机构为上下两院，上院称元老院（250名成员），下院称五百人院；规定最高行政机构为督政府，其五名成员由元老院自五百人院提交的名单中选出。10月12日进行首次选举；26日，国民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31日，首届督政府宣告成立。至1799年11月9日被拿破仑推翻，存在过七届督政府。——译者注

[13]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今奥地利的一个联邦州，历史上曾是边区和大公国。——译者注

[14]维拉赫（Villach），今奥地利克恩滕州一城市，位于克拉根福特盆地西部。——译者注

[15]拿破仑在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中，在北意大利接连对反法联盟取得胜利，于1797年2月2日占领奥地利的重要要塞曼托瓦。3月28日，法军进入奥地利境内。4月7日，马塞纳率领法军先头部队抵达莱奥本，距维也纳仅四日行程。当时奥地利还面临英国不再提供援助、俄国撤走援军的困难。法国方面也面临占领区民众起义（4月17日维罗纳起义）和后方（蒂罗尔）部分面临奥军威胁的问题。于是双方在莱奥本附近一处宫殿内开始谈判，于18日签订《莱奥本临时和约》。10月17日，双方最终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就此结束。——译者注

[16]维也纳（Wien），今奥地利首都，同时也是一个联邦州，位于多瑙河河畔。历史上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首都，也是奥匈帝国的两个首都之一。——译者注

[17]1797年10月17日，法国和奥地利根据此前于4月18日签订的《莱奥本临时和约》，在意大利北部小城马宁镇（Villa Manin）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标志着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1792－1797）结束。根据该和约，奥地利放弃比利时、卢森堡和伦巴第地区，承认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独立，并在秘密附加条款中承认自巴塞尔至安德纳赫的莱茵河河段为法国东部边境，但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及其舰队，与本土连成一片，而且控制一部分亚得里亚海。因此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个和约并未让奥地利付出过大的代价。——译者注

[18]指法国彻底战胜奥地利或仅占据奥地利的大片土地这两个可能出现的结果。——译者注

[19]莫斯科（Moskau），今俄罗斯首都，历史上曾是莫斯科公国和俄国首都，位于俄罗斯平原中部。此处指1812年俄国战局。——译者注

[20]曼托瓦（Mantua），今意大利曼托瓦省省会，位于波河平原，明乔河河畔。——译者注

[21]武姆泽（Dagobert Sigmund von Wurmser，1724—1797），伯爵，奥地利元帅。——译者注

[22]加尔达湖（der Gardasee），意大利最大的湖泊，位于该国北部阿尔卑斯山脉和波河平原之间，面积近370平方公里。——译者注

[23]明乔河（der Mincio），意大利北部波河的一条支流，流经加尔达湖，长194公里。——译者注

[24]1796年4月，法国督政府派拿破仑攻入北意大利，奥军节节败退。至6月，除曼托瓦要塞未被法军攻克外，奥军基本上撤至国境附近。7月5日，法军包围曼托瓦。此时，奥地利任命武姆泽将军接替伯奥流指挥，率5万人准备与曼托瓦守军呼应，夹击法军。武姆泽将部队分为两路，沿加尔达湖东西两岸南进。7月31日，拿破仑决定放弃对曼托瓦的围攻，集中兵力迎击奥军。8月3日，拿破仑在萨洛及其东南地区击退奥军西路部队，并于次日迎向奥军东路部队。当拿破仑北上时，武姆泽已进入曼托瓦，得悉西路军被法军击败后，便离开曼托瓦，渡过明乔河，准备与西路军会合。8月5日，奥军与法军相遇，被击败，向本国方向退却。法军重新围攻曼托瓦。同年9月，武姆泽又前往解围，未果，被围于曼托瓦。同年11月和次年1月，奥地利阿尔温齐将军又两次前往解围，均被拿破仑以同样方法击败。1797年2月2日，曼托瓦被法军攻陷。——译者注

[25]围攻环线（die Zirkumvallationslinie）是围攻部队围绕要围攻的城市或要塞构筑的工事，以防止受围者突围或对围攻者发起进攻。在没有另外设置保护围攻环线（die Kontravallationslinie）的情况下，也可用于抗击受围者的解围或增援部队。——译者注

[26]路易十四世（Ludwig ⅩⅣ.，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在位期间先后进行过四次主要战争：尼德兰战争（1667—1668）、荷兰战争（1672—1678）、奥格斯堡联盟战争（1688—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译者注

[27]埃托日（Etoges），今法国马恩省一小镇。——译者注

[28]尚波贝尔（Champaubert），今法国马恩省一小镇，东距埃托日6公里。——译者注

[29]蒙米赖（Montmirail），今法国马恩省一小城。——译者注

[30]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侯爵，普鲁士元帅。因其积极进攻的指挥风格而有“前进元帅”之称。——译者注

[31]施瓦岑贝格（Karl Philipp Schwarzenberg，1771—1820），侯爵，奥地利元帅，曾任奥地利驻法国大使。在1812年俄法战争中率奥军随拿破仑进攻俄国。为俄法斡旋失败后，受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委托，在1813—1815年的对法战争中担任联军总司令，参加莱比锡大会战并进占巴黎。——译者注

[32]蒙特罗（Montereau），即今法国塞纳-马恩省城市约讷河河畔蒙特罗（Monterau-Fault Yonne）。——译者注

[33]莫尔芒（Mormant），今法国塞纳-马恩省一小城。——译者注

[34]1814年，第六次反法联盟的军队深入到法国境内。2月1日在拉罗提埃击败拿破仑后，施瓦岑贝格率联军主力沿塞纳河，布吕歇尔率领联军一部沿马恩河开赴巴黎。拿破仑得悉联军两路相隔，于是决定首先进攻布吕歇尔，2月10日在尚波贝尔击败其一部，11日在蒙米赖击败其另一部，14日在埃托日击败布吕歇尔亲率的一部，布吕歇尔退回沙隆。拿破仑未追击布吕歇尔，于15—16日连夜赶向塞纳河，进攻施瓦岑贝格，17日在莫尔芒击败维特根施坦（施瓦岑贝格的右翼），18日在蒙特罗击败符腾堡王太子（施瓦岑贝格的前卫部队）。施瓦岑贝格急忙向东退却。——译者注

[35]巴黎（Paris），法国首都，位于巴黎盆地中部、塞纳河河畔。——译者注

[36]即符腾堡王国（1806—1918）第二任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Ⅰ.，1781—1864）。——译者注

[37]维特根施坦（Ludwig Adolf Peter zu Sayn-Wittgenstein，1768—1842），伯爵，俄国元帅。曾参加1793年俄波战争、1806年俄土战争、1812年俄法战争等。1813年任俄普联军司令，后因大格尔申和包岑两次会战失利而辞职。1814年在对法战争中受施瓦岑贝格指挥。同年2月27日在奥布河河畔巴尔进攻法军时负重伤。——译者注

[38]马恩河（die Marne），法国塞纳河的一条支流，长514公里。——译者注

[39]维特里（Vitry），即今法国瓦勒德马恩省城市塞纳河河畔维特里（Vitry-sur-Seine），位于塞纳河西岸，西北距巴黎10公里。——译者注

[40]拉昂（Laon），今法国埃纳省省会，西南距巴黎130公里。——译者注

[41]阿尔西（Arcis），即今法国奥布省的城市奥布河河畔阿尔西（Arcis sur Aube）。——译者注

[42]1814年3月初，布吕歇尔经休整后向拉费尔特推进，准备与弗里德里希·冯·比洛将军会合后进攻巴黎。拿破仑赶去将布吕歇尔赶过安纳河，但在拉昂进攻布吕歇尔时受挫。11日，拿破仑留一部兵力监视布吕歇尔，自率主力东进，20日在阿尔西与施瓦岑贝格遭遇，因实力悬殊而战败。拿破仑于绝望中向维特里前进，试图威胁联军后方。此时布吕歇尔已经回到沙隆，向施瓦岑贝格靠拢。联军决定由施瓦岑贝格和布吕歇尔各率一路主力直取巴黎，由俄国沃东库尔将军率领1万骑兵在后保护。26日，拿破仑在圣迪济埃进攻联军，只见骑兵，不见主力，于是急忙赶往巴黎，但联军已经于31日进入巴黎。——译者注

[43]指本卷第二篇第六章。——译者注

[44]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1806—1807）中的最后一次会战。1807年6月13日，俄普联军中的俄军退至弗里德兰（Friedland，即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普拉夫金斯克，位于加里宁格勒东南43公里）。次日，法军对正在渡河的俄军发起进攻。由于只有一个渡河点，俄军队伍大乱，损失2万人。此次会战后，俄、普两国分别于7月7日和9日与法国签订《蒂尔西特和约》（Frieden von Tilsit），俄国同意与法国结成同盟，承认法国成立的莱茵邦联和华沙公国，参加大陆封锁；普鲁士割让一半的领土和人口，赔款1.2亿法郎，常备军在10年内不得超过4.2万人。——译者注

[45]即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Pawlowitsch，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在位期间曾多次与普鲁士、奥地利结盟，参加对拿破仑的战争。——译者注

[46]1805年法军从莱茵河、美因河沿岸以及意大利进攻奥地利。1805年10月，拿破仑在乌尔姆歼灭奥军一部，11月击退奥俄联军，当月13日进占奥首都维也纳，19日渡过多瑙河，12月2日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即今捷克南部摩拉维亚地区东部小城斯拉夫科夫）击败奥俄联军，迫使奥皇于12月26日签订《普雷斯堡和约》（Frieden von Pressburg），结束第三次反法联盟战争。据此，奥地利割让蒂罗尔、福拉尔贝格边区给巴伐利亚选帝侯国，割让布莱斯高地区给巴登等，承认拿破仑皇帝地位，巴伐利亚和巴登诸侯升格为国王，为一年后莱茵邦联成立和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埋下了伏笔。——译者注

[47]1808年，法军进攻西班牙。1809年初，奥地利乘机向法国发起战争。4月22日双方在雷根斯堡进行会战，5月21—22日在阿斯旁进行会战。7月5—6日，奥军在瓦格拉姆（Wagram，即今奥地利下奥地利州小城德意志-瓦格拉姆）与法军展开会战，奥军大败。11日，奥皇求和。10月14日，奥法签订《美泉宫和约》（Frieden von Schönbrunn），结束第五次反法联盟战争。奥地利割让1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50

万人口，参加大陆封锁，常备军不得超过15万人，赔款8500万法郎。——译者注

[48]指作者前述“当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问题都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这个首都和此前的胜利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译者注

[49]指最终是否能迫使对手媾和。——译者注

★ 第六章 ★

关于史例

史例使一切变得清晰，从而在经验科学中最有证明力，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沙恩霍斯特将军在他的手册[1]中对真正的战争做了最好的阐述。他认为史例在军事艺术中是最为重要的，并且令人钦佩地运用了史例。假如他活过那场战争[2]，那么经他修改后的《炮兵手册》[3]第四卷就会让我们更好地领略他是以怎样的观察和研究精神钻研历史经验教训的。

但是一般的理论著作家很少能这样运用史例，他们运用史例的方式大多不仅未使读者满意，反而妨碍读者理解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尤其应注意正确地运用史例和防止滥用史例，这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军事艺术基础的各种知识无疑都属于经验科学，因为尽管这些知识绝大部分是来自对事物本性的认识，但是毕竟人们大多要通过经验才了解这些事物的本性，而且这些知识的运用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是有变化的，人们从来无法仅根据手段的本性就完全认识其作用。

火药为我们的军事活动提供了巨大能量，其效果就是人们通过纯粹的经验才认识到的，而且就在此时人们还在不断地通过试验对其效果做进一步的研究。一个铁制弹丸由于有了火药可以达到每秒1000普尺[4]的速度，可以在其弹道内杀伤它碰到的任何生物，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无须任何经验。但是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情况会更细微地决定这种效果，其中部分情况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到，而且物理效果并不是我们唯一要注意的，精神效果才是我们要找寻的。而了解和估量精神效果，除了根据经验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在中世纪，当火器刚发明时，由于构造不够完善，其物理效果自然比现在要小得多，但它的精神效果却比现在大得多。人们要想了解一支在危险中久经历练、通过多次胜利的积淀而适应最高要求的军队能够做些什么，就应该见识一下拿破仑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培养和指挥的那些军队在最猛烈和最持久的炮火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性。假如单凭想象，人们是从不会相信这些的。另外，一个众人皆知的经验是：今天在欧洲军队中还有一些部队，几发炮弹就能给

打散，例如鞑靼人[5]、哥萨克人[6]和克罗地亚人[7]的部队。但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包括军事艺术的理论）都没有能力让其提出的真理总是伴有史例为证。一方面是由于这样十分烦琐，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是由于用单个现象的经验也难以论证真理。一旦人们在战争中发现某个手段表现得很有效，那么就会反复使用这个手段，之后由于此行彼效，这种手段就流行一时，于是这个手段就以经验为基础得到广泛的运用，并在理论中拥有一席之地，理论就停留在泛泛地引用经验，以点出这一手段的由来，而不是为了证明这一手段正确。但是如果人们需要引用经验来否定某个常用的手段，确认某个手段不可靠，或者介绍一个新的手段，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人们就必须列举史例来加以证明。

如果人们现在进一步考察史例的运用，就会发现有四个容易区分的着眼点。

第一，用史例可以单纯说明某个观点。在做抽象的考察时，作者的观点很容易被人误解，或者根本不为人们理解。作者担心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可以引用史例来补充说明自己的观点，以保证读者正确理解作者的原意。

第二，用史例可以说明某个观点的运用。因为人们引用史例可以指出那些较小情况是如何处理的，而在泛泛记述当时的想法时不可能把这些较小情况都包括进去。这也正是理论与经验的区别。

上述两种情况是着眼于纯粹的举例，下面两种情况则是着眼于以史为证。

第三，可以用史实证明自己所说的论点。如果人们只是想揭示某种现象或行动的可能性，那么这样引用史实就足够了。

第四，可以从某一史实的详细记述中或若干史实中总结出某种教训。这时史实本身就为这一教训提供了真实的证明。

作为第一种用途时，大多只要简单地提一下事例就够了，因为人们只是使用事例的一个方面。在这里，甚至事例的历史真实性都是次要的事，举一个虚构的例子也未尝不可。不过人们还是应优先举出史实，它比虚构的事例更实际，能使它要说明的观点更接近实际生活本身。

作为第二种用途时，要求更详细地记述事例，不过其真实与否在这

里也是次要的。对此的说明与前一种情形相同。

作为第三种用途时，往往仅指出确凿无疑的事实就够了。如果有人提出论断，称设防阵地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达到其目的，那么只需提一下崩策尔维茨[8]阵地就可以证明这个论断了。

但是如果人们要通过描述某个历史事例来证明某个普遍真理成立，那就必须准确而详细地阐述该历史事例与该论断有关的一切，某种程度上必须小心翼翼地在读者眼前把这一史例再现出来。这一点做得越差，证明力就越弱，就越有必要通过列举大量事例来弥补个别事例所缺少的证明力，因为人们有理由认为，在人们无法就一个事例提供更详细的情况时，可以通过一定数量的事例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如果人们想用经验证明骑兵部署在步兵后面比部署在步兵两侧好，那么仅列举几次骑兵部署在两翼遭到失败的会战和几次骑兵部署在步兵后面获胜的会战是不够的；如果想要用经验证明，在没有决定性优势兵力的情况下，无论在一次会战中还是在战区内（也就是说，无论是战术上还是战略上），兵分多路大范围地去包围对手都是极其危险的，那么只列举里沃利会战[9]或瓦格拉姆会战，或者只列举1796年奥地利人进攻意大利战区[10]或法国人在同一战局中进攻德意志战区[11]的例子是不够的，而是必须通过对当时所有情况和具体事件的详细记述，揭示上述部署形式和进攻形式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糟糕的结局。这样人们也就可以看出，对这些部署和进攻形式应该否定到什么程度，这是必须一并加以明确的，如果一概地加以否定，终究是会损害真理的。

上面我们说过，如果人们无法详细地记述一个事实，可以通过列举若干事例来弥补证明力的不足，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个经常被滥用的危险的办法。有些人不是非常详细地记述一个事实，而是满足于仅简单地触及三四个事例，从而造成一个很有证明力的假象。但是要知道，对有些经常反复出现的事情，即使举出一打事例也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因为人们同样可以轻易地举出一打相反的事例来反驳。如果有人给我们举出一打多路进攻遭到失败的战例，那么我们也可以给他举出一打用同样战法获胜的战例。由此可见，以这种方式举例不会得出任何结论。

如果人们考虑到上述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知道滥用史例的现象是多么容易出现。

如果人们不是从各方面详细地再现一个事件，而只是快速地触及一

下，那么这个事件就好像是一件从过远距离以外看到的物品，人们不再能分清其各部分的位置，从哪个方面看其形状都成了相同的。这样的事例想必对相互最对立的观点都能起到支撑作用。道恩[12]指挥的几次战局对有些人来说是明智谨慎的范例，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犹豫不决、踌躇不前的典型；拿破仑1797年翻越诺里施阿尔卑斯山脉的推进，可以看成最英勇果断的表现，但也可看作真正的鲁莽行为；对拿破仑1812年的战略大失败，可以说成过于勇猛的结果，但也可以说成勇猛不足的结果。所有这些观点都曾出现过，人们大概也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同的观点：这是由于每个人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彼此对立的观点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就是说其中有一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

我们十分感谢杰出的弗基埃尔[13]在他的回忆录中留下了丰富的史例，因为我们由此可以接触到大量免于湮没的史料，还因为他首先通过此举使理论的（抽象的）概念与实际生活有了十分有益的接近，对他所举的史例可以视为对论点的说明和进一步的明确。尽管如此，在当代一位没有成见的读者面前，弗基埃尔还是很难达到他通常所预设的目的：用史例证明理论上的真理。因为尽管他对事件有时记述得比较详细，但还是缺少很多东西，从事件的内在联系中不是必然能得出他的结论。

如果作者只是简单地提及一下历史事件，还会有另一个不足，即部分读者对这些历史事件不够了解，或者不完全记得，从而根本无法从作者的角度去思考作者的想法，导致这些读者对作者要么随声附和，要么根本不信服。

当然，为了用史实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把历史事件展现在读者眼前或者恰如其分地再现是很困难的，因为和读者一样，作者大多也非常缺少这样做所需要的手段、时间和空间。不过我们坚持认为，在涉及确立一个新的或者存疑的见解时，详尽地记述一个事件要比简单地提及十个事件更有教导意义。这种表面触及历史事件的主要弊病不在于著作家想用这种方法证明某些论点，而在于他从未真正了解这些历史事件，在于这样轻率和肤浅地对待历史会产生无数错误的见解和杜撰的理论。而假如一位著作家有担当，能让自己新提出来的和想用历史证明的一切观点都明白无误地来自事物的紧密联系，那么就不会出现这些错误的见解和杜撰的理论了。

如果人们认识到运用史例时的上述困难和提出上述要求的必要性，

那么就也会和我们一样认为现代战史永远是选择史例的最自然的来源地（只要这段战史是大家足够熟悉的和经过研究的）。这不仅是由于较远的历史时期有其当时特有的情况，战法也不同，因此对我们的指导和实际意义都比较小，还由于战史像其他历史一样，很多最初还清楚的细小特征和情节会逐渐湮没在时间中。它也像一幅画作，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失去原来的色彩和生动的形象，会褪色或者变暗，以至最后只有碰巧留下的大块颜色和个别线条，可它们却因此而受到过分的重视。

如果我们要考察目前战法的状态，那么我们要说，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经验教训的战争主要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4]以前的那些至少在武器方面与当今战争很近似的战争，以及那些尽管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毕竟与当今战争还很近似的战争。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5]就已经完全不同了，当时的火器还不是那么完善，骑兵还是主要兵种[16]。年代越久远，战史的内容就越贫乏，记载得就越不详细，用处就越小。因此，古老民族的历史（对战史研究来说）想必用处最小，史料也最少。

然而某些史实的这种不可使用性当然不是绝对的，而是只涉及那些必须了解更详细情况的史实，或者那些受制于战法有所改变的史实。不管我们从史料中对瑞士人针对奥地利人、勃艮第人[17]和法国人的会战过程了解得多么少，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看出，在这些会战中，良好的步兵首次明显表现出比最好的骑兵还要大的优越性[18]。只要泛泛地看一下佣兵队长的时代，我们就可以知道，其整个战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人们所使用的工具。因为在其他任何时代，在战争中使用的军队都不像在这个时代那样带有专门的工具的特征，都不像在这个时代那样与政治和民众生活的其余领域相分离。在第二次布匿战争[19]中，当汉尼拔[20]在意大利还未被击败时，罗马通过在西班牙和非洲发起进攻来打击迦太基[21]，这种奇特的方式可以是一个能带来很多教诲的考察对象，因为对当时有关国家和军队的一般情况（它们是这种间接抵抗产生效果的依据），人们还是足够了解的。

但是事情越是涉及细节和远离最一般的情况，我们就越是不能从遥远的年代寻找范例和经验，因为我们既不能对有关事件做适当的评价，也不能用它们来说明现代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手段。

可遗憾的是，各时代的著作家都很偏爱援引古代战事。我们不想分辨这里有多少虚荣心和欺骗成分，不过我们通常在这里看不到要指导和

说服别人的诚恳愿望和热忱努力，因此，我们只能把这样的援引视为用于遮掩漏洞和错误的装饰品。

如果谁能像弗基埃尔想做的那样，完全用史例教别人作战，那将是莫大的功绩。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谁要这样做，谁就必须自己先有长期的作战经验，那么就会明白，这是一项需要花费毕生精力的事业。

如果有谁受到内在力量的激发，甘愿从事这样的事业，那么他就应像去远方朝圣一样，为这一虔诚的行为备足力量。他应不惜时间，不怕困苦，不畏世俗权贵，并且克服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卑心，像《法国民法典》[22]的表达方式那样讲真话，只讲真话，讲全部真话。

注释：

[1]指沙恩霍斯特所著《野战手册》（Militärisches Taschenbuch zum Gebrauch im Felde），是他任汉诺威军事学校上尉教官时的讲义。书中提出了很多野战行动的规则，并列举了很多史例。——译者注

[2]指第七次反法联盟战争（1813—1815）。沙恩霍斯特于1813年5月2日在大格尔申会战（法国人称之为吕岑会战）中，左膝受枪伤。休战期间，他不顾伤痛，前往维也纳，欲说服奥地利参加反法联盟，结果中途于6月28日在布拉格去世。——译者注

[3]指沙恩霍斯特所著《炮兵手册》（Handbuch der Artillerie），原计划出版四卷，第一卷和第二卷谈炮兵理论和组织架构，第三卷谈炮兵的野战及攻城应用，第四卷谈炮兵的战略作用。但作者生前只完成了前三卷，第四卷是后人对其遗稿进行整理后于1829年出版的。——译者注

[4]1普尺＝0.31385米。——译者注

[5]鞑靼人（Tataren），本来指讲突厥语的民族，13世纪后，欧洲人用它泛指蒙古帝国，以及金帐汗国所属的各个民族。——译者注

[6]哥萨克人（Kosaken），“哥萨克”的突厥语意为“自由自在的人”，原是生活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游牧部落，以骁勇善战和精湛骑术著称。历史上，俄国沙皇通过发给俸禄、分封土地等手段笼络其上层人物，使哥萨克骑兵成为俄国用于扩张的重要力量。现多分布在顿河、捷列克河和库班河流域等地。——译者注

[7]克罗地亚人（Kroaten），属南斯拉夫民族。主要分布在克罗地亚， 其次分布在波黑、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另有部分散居在澳大利亚、奥地利、匈牙利、美国。——译者注

[8]又称崩策尔维茨营垒。崩策尔维茨（Bunzelwitz）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村庄博莱斯瓦维茨（Bolesławice）。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61年夏在该地附近构筑营垒，正面宽8公里，纵深4公里。同年8月20日—9月25日，普军约5万人（也有5.5万人和6万人的说法）进驻该营垒，与俄奥联军16万人（也有13.2万人和15万人的说法）对峙。后者慑于营垒的坚固未敢贸然发起进攻。——译者注

[9]1797年1月，奥地利阿尔温齐元帅分三路沿北意大利的加尔达湖东侧地区南下进攻法军，试图第四次救援1796年被拿破仑围困在曼托瓦的武姆泽部，并将法军赶出波河平原。14日晨，拿破仑在里沃利（Rivoli，即今意大利维罗纳省城市里沃利维罗内泽）附近进攻奥军中路部队。最初，奥军分成六路，试图迂回拿破仑的左翼，造成对拿破仑不利的态势。但奥军各路部队未能协调行动，被迫全线后撤。15日晨，法军转入追击。奥军的解围意图被打破，法军得以占领北意大利。——译者注

[10]1796年，拿破仑占领北意大利，包围曼托瓦。奥地利几次派援军到北意大利，采用分进合击的办法，但均被拿破仑各个击破。——译者注

[11]1796年，法国对奥地利作战时，除拿破仑攻入北意大利外，另由茹尔当和莫罗率两路部队攻入德意志地区。开始进展顺利，后因两路部队相隔过远（达140公里），被奥地利卡尔大公各个击破，被迫退回莱茵河左岸。——译者注

[12]道恩（Leopold Joseph Daun，1705—1766），伯爵，奥地利元帅。参加过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以步步为营、谨慎用兵著称，被弗里德里希二世称为劲敌。——译者注

[13]弗基埃尔（Antoine Manassès de Pas Feuquiè，1648—1711），法国将军。其四卷回忆录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是研究当时战史的重要文献。——译者注

[14]1740年10月20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六世逝世后，由女儿玛丽亚·特蕾西娅继承奥地利大公爵位和所属领地。法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西班牙、撒丁、瑞典等借口不承认特蕾西娅的继承权而结成同盟。英国、荷兰和俄国等则支持奥地利。战争长达八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西里西亚的军事行动是这次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1748年10月18日签订《亚琛和约》（Frieden von Aachen），奥地利将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并放弃在意大利的一些领地。作为交换，特蕾西娅的继承权得到承认。——译者注

[15]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是欧洲封建王朝争夺领地的战争。1700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国王卡尔二世死后绝嗣，按亲属关系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均可继承王位。法国立路易十四世的孙子菲利普为西班牙国王，遭到英国、奥地利和荷兰等国反对，引起战争。最后双方于1713年4月和1714年3月先后签订《乌得勒支和约》（Frieden von Utrecht）和《拉施塔特和约》（Frieden von Rastatt）。菲利普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得到承认，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了直布罗陀，从法国手中夺得了北美的很多属地，奥地利得到了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属地。——译者注

[16]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初期，欧洲主要国家的步兵虽然已经装备燧发枪，但部分仍在使用火绳枪和长矛。当时的火绳枪2—3分钟才能装填一发子弹，而燧发枪每分钟能发射1—2发子弹。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1740—1748）时，长矛已经完全废除，步兵武器完成了向火枪的过渡，以骑兵为主已经过渡到以步兵为主，纵深队形已经过渡到线式（横队）队形。——译者注

[17]勃艮第人（Burgunder），勃艮第历史上是东日耳曼民族的一个部落，后成为独立的王国，大致包括今法国中部的勃艮第大区。——译者注

[18]在中世纪，由骑士组成的骑兵在西欧一直是主要兵种。步兵由于没有甲胄和适当的战斗队形，而且只有剑、矛武器，抵挡不住骑兵的冲杀，故受到轻视而衰落。到14、15世纪，瑞士步兵使用便于白刃格斗的短戟，后来又使用弩、长矛和火器，并且善于利用地形巧妙地对敌人进行机动和包围，屡次击败奥地利和勃艮第的骑兵。衰落了数百年的步兵从此得到复兴。——译者注

[19]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146）是罗马帝国和迦太基（今突尼斯，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人）连同各自盟友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疆土和奴隶的战争，共进行了三次。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主要在海上和西西里岛进行。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以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远征意大利开始。他在特拉西米诺湖会战和坎尼会战中屡败罗马军队。公元前211年左右，罗马统帅西庇阿采取间接抵抗的方法，占据西班牙东南部（当时迦太基的领土），并于公元前204年攻入迦太基本土，汉尼拔被迫从意大利撤回本土救援。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在撒马会战中战败，次年缔结和约，迦太基丧失全部海外领土，交出舰船。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后，迦太基沦为罗马一行省。——译者注

[20]汉尼拔（Hannibal，公元前247—前183），北非古国迦太基（今突尼斯）著名统帅，在军事和外交活动上有卓越表现。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中大败罗马军队。公元前203年回师救援迦太基本土。公元前202年在撒马会战

中被罗马人击败后，逃往叙利亚，自杀身亡。——译者注

[21]迦太基（Karthago），历史上北非（今突尼斯）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发展成为西地中海的强国。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146）后，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译者注

[22]指法国于1804年3月21日颁布的《全体法国国民的民法典》，也称《拿破仑法典》。——译者注

第三篇

战略概论

★ 第一章 ★

战略

战略这个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1]中已经确定了。战略就是为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略本来只与战斗有关，但是战略理论必须同时考察战斗实施者本身即军队，以及与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因为战斗是由军队进行的，而且又首先对军队产生影响。对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了解其可能取得的结果，以及运用战斗时最为重要的精神和情感力量。

战略是为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符合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要把应引向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与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战局的计划，并在这些计划中部署各战斗。由于所有这些大多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而大量其他更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无法事先做好，因此，战略自然也就必须一起到战场上去，以便现地部署具体问题，并在局势的不断要求下对总的计划做修改，因此战略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以往的习惯做法证明，人们并不总是这样看的，至少在总的方面。以往在内阁中有战略，而在军队中没有战略，只有当内阁与军队的关系很密切，以至可以视为军队的大本营时，才允许军中有战略。

在拟制计划时，理论将为战略服务，或者更准确地说，理论将揭示事物本身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并突出其中少数作为原则或规则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一章[2]，其中谈到战争涉及大量重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只有具备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虑到所有这一切。

如果一位君主或者统帅懂得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组织其战争，做得恰如其分，那么这就是其天赋的最好证明。但是这一天赋的作用既不是体现在会立即引人注意的、新发明的行动形式上，也不是体现在整个行动的胜利结局中。我们应该赞赏的是他默默做出的假设是那么

恰如其分，以及整个行动是那么默契协调，而这些是在总的结果中才显示出来的。

一位研究者如果根据总的结果看不到这种协调，就容易在没有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寻找天才。

战略所运用的手段和形式都极为简单，而且由于经常反复运用已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对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来说，如果不时听到评论者装腔作势地强调和谈论战略，他就只会觉得可笑。例如，出现过无数次的迂回行动，一会儿在这里被称赞为最具天赋的表现，一会儿在那里被称赞为最具洞察力的表现，甚至说迂回行动是最渊博知识的表现。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的奇谈怪论吗？

更可笑的是，如果人们再想一想，正是这些评论者按照最庸俗的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与物质打交道，以至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的几个数学关系，以及几个角和几条线上。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恐怕都不能用来给小学生出道数学题。

我们认为，这里要谈的与科学公式和作业题根本无关。物质事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简单的，难的是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不过，即使是精神力量，也只是在战略的最高范畴（战略接近于政治和政治艺术的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战略已经成为政治和政治艺术的地方）才是错综复杂的，精神力量的因素和关系才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精神力量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大于对行动方式的影响。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例如，在战争的具体大小战事中，精神力量的数值就减少了。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容易做到。一旦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应该和可以达到的目的，那么人们就不难找到通往此目的的道路。但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贯彻战争计划，不因一千个原因而动摇一千次，除了要有十分坚强的性格外，还要有非常清醒和坚定的头脑。在成百上千可能优秀的人中，有的以有头脑著称，有的以洞察力见长，有的以果敢或意志坚定而出众，但是也许没有一个能兼具这些素质而成为一位高于平均水平的统帅。

在战略上定下重要的决心，与战术上定下决心相比，要有坚强得多

的意志力。这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是对于了解战争在这方面情况的人来说，这肯定是确切的。在战术上，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官感觉自己像是要被旋涡卷走一样，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与它搏斗，要压住不断升起的种种疑虑，勇敢地冒险前进。而在战略上，一切进行得缓慢得多，对自己和他人的疑虑、异议和看法，乃至不合时宜的懊悔等都给予了比在战术上大得多的空间。在战术上至少有一半事物是人们用肉眼能看到的，而在战略上一切都不得不依靠猜想和揣测，因此，说服力也就较弱。这样的后果是，大多数将领在应该行动时却陷入错误的疑虑之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看一看弗里德里希大帝的1760年战局[3]。这次战局以漂亮的行军和机动闻名，被评论界称赞为战略大师的真正的艺术杰作。那么我们对国王反复对道恩的左翼侧和右翼侧进行迂回，是应该佩服得五体投地吗？我们是应该把这种做法看作深邃智慧的表现吗？不是的。如果自然地和不夸张地对此进行评价，那么我们就不能这样做。我们更应该首先赞赏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智慧，在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个大目标时，他没有做任何力不从心的事，而是采取刚好能够达到目的的行动。我们不仅在这次战局中可以见识统帅的这一智慧，而且在这位杰出的国王所进行的全部三次战争[4]中均能见到。

弗里德里希大帝当时的目的是将西里西亚[5]带入安全的港湾，即要签订一个得到很好担保的和约，以确保对西里西亚的占有。

作为一个小国的首脑（普鲁士的大部分情况与其他国家相似，只是由于一些行政部门先进而较其他国家更优秀），他不可能成为亚历山大[6]，而假如他像卡尔十二世那样行事，就也会像他那样被打碎脑袋[7]。因此，我们在国王的全部战法中可以看到他那种总是保持平衡的、沉着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不缺乏坚定，在紧急时刻能发挥到令人惊讶的地步，而在接下来的时刻又能再度恢复平稳，服从于政治上最微小的事项。无论是虚荣心、荣誉心还是复仇心，都不能使他离开这条轨道，正是这条轨道把他引向斗争的胜利结局。

以上这几句话对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还远无法给予足够的评价，人们只有仔细审视这次斗争的不可思议的结局，并探寻带来这种结局的原因，才会深信，正是国王敏锐的洞察力引导他幸运地从所有暗礁旁通过。

这是这位杰出的统帅让我们钦佩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在1760年战局

和所有其他战局中都有表现，但在1760年战局中更为突出，因为他在任何其他战局中都不像在这次战局中以如此少的损失与如此占优势的敌人保持了均势。

这位伟大统帅让我们钦佩的另一个方面涉及实施时面临的困难。制订向左和向右迂回行军的计划是容易的；总是集中自己有限的兵力，以便在任何地点都能与分散之敌抗衡，以快速的运动使自己的力量得以倍增，同样也是不难想到的。迂回这一发明并不能唤起我们的钦佩。对于这些简单的事情，除了承认它们简单以外，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

但是如果有哪位统帅能尝试仿效弗里德里希大帝，把这些再做一次，就知道其面临的危险了！很多亲历过这一切的著作家在事后很久还说起当时国王设营时面临的危险，甚至说他轻率。我们不怀疑，他当时设营时面临的危险看上去比事后看要大三倍。

同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往往在敌军的火炮射程之内）行军也面临这样的危险。弗里德里希大帝敢于这样设营和行军，是因为他从道恩的行事方式、部署方式以及他的担当大小和性格中找到了根据，因此国王的设营和行军是大胆的，但并不轻率。为了这样看待问题，而不是被那种人们在30年后仍在描绘和谈论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到，需要有国王的大胆、果断和坚定意志。在他当时的处境下，恐怕没有几位统帅会认为这些简单的战略手段是可行的。

国王在实施机动时还面临另外一个困难：在这次战局中，国王的部队不停地在运动。它曾两次（7月初和8月初）在有拉齐[8]追击的情况下尾随着道恩，沿着难以行走的小路从易北河[9]向西里西亚行军[10]。部队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巧妙地组织行军，从而不得不忍受极大的劳顿。尽管有数千辆辎重车随行，甚至妨碍了行军，但是部队的给养仍然极为匮乏。在西里西亚，部队在利格尼茨会战[11]前不得不连续行军八昼夜，而且总是在敌阵地前面。这要求付出极大的劳顿和困苦。

人们难道可以认为国王的这些机动是在部队这部机器中没有强烈阻力的情况下就得以实施的？难道统帅运用其智慧去调遣部队，就像战地测绘兵转动他手中的步天规[12]那样轻而易举？这些可怜的、又饥又渴的弟兄疲惫不堪的样子能不千百次地刺痛指挥官们和这位最高统帅的心吗？难道因此而产生的牢骚和怨言不会传进统帅的耳朵吗？如果不是对统帅的伟大和正确有无比的信任，一个普通人能有勇气追求与统帅相同

的目标吗？这样的劳顿难道不是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士气低落和秩序涣散，简而言之，不是必然要葬送部队的尚武精神吗？这正是我们应该佩服的地方，我们不得不钦佩的正是机动成功的奇迹。但是只有那些有过亲身体验的人才能充分感受到这一切。对那些只从书本和训练场上认识战争的人来说，军事活动所面临的这些阻力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但愿他们能满怀信任地从我们这里接受其自己的经验所无法提供的东西吧！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是想进一步表明我们的观点。现在，在这一章结束时，我们简单说一下，在论述战略时，我们将以我们的方式阐述那些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战略因素的特点（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们的方法是先谈各个部分，然后再谈整体，最后以整个军事活动的联系（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结束。

注[13]：在第二篇较早的一份修改稿中，作者对以下几段文字亲笔标明，“用于第三篇第一章”，但是作者未能实现修改这一章的计划，因此我们将这几段文字全部附录如下：

把部队部署在某一地点，只表明在那里有可能发生战斗，但并不总是真的发生战斗。那么人们现在应该把这种可能性视为现实，视为一个确实发生的事情吗？当然应该。有可能发生的战斗会由于其一旦发生而产生的后果而成为真正的战斗。这种发生战斗的可能性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什么，总是有的。

考虑到后果，必须将可能发生的战斗视为真正的战斗

如果派出一支小部队去封锁逃敌的退路，敌人随后没有继续战斗就投降了，那么正是由于派去的这支小部队准备对敌进行战斗，才使敌人做出了投降决定。

如果我军的一部占领了敌人的一个未设防地区，从而使敌人失去原本可用于补充兵力的大批力量，那么我军之所以能够占有这个地区，只是因为我们派去的部队让敌人看到：如果他要夺回这个地区，我军就要与他战斗。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战斗只是有可能发生，就已经产生了后果，因此这种可能性就成为实际的东西。假设敌人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以优势兵力与我军对峙，迫使我军未经战斗即放弃自己的目的，那么即使我们没

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原准备在这一点上与敌人进行的战斗毕竟还是有效果的，因为它把敌人的兵力吸引过去了。即使整个行动给我们带来了损失，我们也不能说这些部署（这些可能发生的战斗）没有效果。其效果与一次失利战斗的效果相似。

由此可见，消灭敌军和战胜敌人只有通过战斗的效果才能实现，无论战斗是真的进行了，还是仅是挑战，敌人并未应战。

战斗的双重目的

然而战斗的这些效果也是双重的，即直接的和间接的。如果有其他对象出现并成为战斗的目的，而这些对象本身还不能被视为消灭敌军，而是要通过它们消灭敌军，也就是说要通过它们迂回地、但却以更大的力量去消灭敌军，那么这种战斗的效果就是间接的。占领某些地区、城市、要塞、道路、桥梁、物资库等，可能是一次战斗的直接目的，但绝不是最终目的。这些对象始终只能看作为取得更大优势而采取的手段，其目的是最后在敌人无力应战的情况下向其发起战斗。因此，这些对象只能看作中间环节，看作通往有效要素[14]的阶梯，而决不能看作有效要素本身。

例子

当联军于1814年攻占拿破仑的首都时，联军的战争目的达到了。源于巴黎的政治上的分裂起了作用，一道巨大的裂痕使拿破仑这位皇帝的权势崩溃。尽管如此，对这一切，人们必须从以下观点来考察：由于权势的崩溃，拿破仑的战斗力和抵抗能力骤然大幅下降，而联军的优势以同等程度增加，因此，拿破仑当时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了。他的这一不可能性才使联军有可能与法国媾和。假设联军在这一时刻由于外在的情况受到了同样程度的削弱，失去了优势，那么联军占领巴黎的全部效果和重要性也就消失了。

我们探讨上述一系列的概念，是想指出这些概念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概念是对事物自然的和唯一正确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人们就会不断地考虑：在战争和战局中的每一时刻，敌我双方要向对方发起的大小战斗会有怎样的后果？在制订战局计划或者战争计划时，只有这个问题决定那些一开始就必须采取的举措。

如果人们不这样看问题，就会对其他问题做出错误的评价

如果人们不习惯于把战争和战争中的各个战局看成一条由一个引起另一个的多个战斗组成的链条，如果人们认为占领某些地点或者未设防的地区本身就有些许价值，那么人们就容易把这样的占领看作可以顺带唾手可得的好处。如果人们是这样看问题，而不是把这样的占领看作一系列战事中的一个环节，那么人们就不会考虑这样的占领以后是否会带来较大的不利。这种错误在战史中真是屡见不鲜。我们可以说：如同商人不能把一次交易所得的利润安全地搁置在一旁，在战争中也不能把一次行动得到的好处与整个战争的结局分割开；如同商人应以其全部财富采取行动，在战争中也只有最终结局才能决定各次行动的得失。

如果统帅尽其眼力的预见能力所及，始终盯住一系列战斗，那么他就始终是沿着径直的道路前往目标，此时力量的运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响的速度，也就是说意愿和行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响的能量。

注释：

[1]原文如此，疑误。应为第二篇第一章。——译者注

[2]指本卷第一篇第一章《战争是什么》。——译者注

[3]1760年战局是七年战争中第五年的战局，主要包括利格尼茨会战和托尔高会战。在这一年里，弗里德里希二世以自己有限的兵力多次进行机动和行军，与优势之敌周旋，保持了势均力敌的状态，因此，有人将1760年战局称为机动行军战局。——译者注

[4]指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和七年战争（1756—1763）。——译者注

[5]西里西亚（Schlesien），中欧奥得河中、上游流域的地区，面积40,319平方公里。今大部分属波兰，小部分属德国和捷克。——译者注

[6]指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sse，公元前356—前323），即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公元前4世纪，他先后征服古波斯、腓尼基、埃及、印度等地，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译者注

[7]1718年12月11日，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在围攻挪威城市弗雷特里克斯哈尔特（Fredrikshald）时，头部中弹身亡。——译者注

[8]拉齐（Franz Moritz Graf von Lacy，1725—1801），伯爵，爱尔兰裔奥地利元帅。曾参加七年战争和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多次击败普鲁士军队。——译者注

[9]易北河（die Elbe），中欧的一条河流，发源于捷克，大部分流经德国，流入北海，长1165公里。——译者注

[10]指1760年战局中弗里德里希二世为驰援西里西亚而进行的两次行军。第一次在7月初，当时奥地利的道恩抢先进入西里西亚，准备阻击弗里德里希二世，于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突然回头袭击奥地利的拉齐，并围攻德累斯顿。第二次在8月初，道恩接受上次教训，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右前方，几乎是平行行军，并派拉齐尾随普军。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这两次行军都是在随时可能与敌人遭遇的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译者注

[11]176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从萨克森率领约2.4万人第二次开赴西里西亚，被道恩、劳东、拉齐率奥军9万余人阻于利格尼茨（Liegnitz,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莱格尼察市）。8月14日午夜，奥军分多路对普军进行包围，但由于彼此协调不佳，道恩所率主力出现行军路线交叉和迷路等问题，而且未及时发现普军已经离开营垒，最后未能成功救援孤军战斗的劳东，反被弗里德里希二世迂回。普军突围成功，得以与海因里希亲王会合，夺回西里西亚部分土地。——译者注

[12]步天规（das Abstrolabium），一种根据时间、星位、方向、高度角等之间关系对其中要素进行测算的仪器。——译者注

[13]此注为编者所作。——译者注

[14]指消灭敌人军队。——译者注

★第二章★

战略要素

人们可以将战略中引起战斗运用的原因适当地分为几类要素，即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学要素和统计学要素。

由精神特性和作用引起的一切可归为第一类；军队的规模、编成、兵种比例等可归为第二类；行动线[1]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只要其几何特性有计算价值）可归为第三类；制高点、山脉、河流、林地、道路等地形的影响可归为第四类；最后，补给手段等可归为第五类。对这些要素分开考虑是有好处的，可以使概念明确，很快估计出这些不同类别要素的大小价值，因为人们分别考虑这些要素时，某些要素就会自行失去其虚假的重要性。例如，即使人们认为行动基地[2]的价值无非在于行动线的位置，但是人们还是很快就能感到，在行动线这一简单的形式中，行动基地的价值还是很少取决于行动线相互构成的角这一几何要素，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行动线所通过的道路和地形情况。

然而如果人们想根据这些要素来研究战略，那么这将是人们所能拥有的最不幸的想法，因为这些要素在每个军事活动中大多有多重和内在的联系。人们会在最脱离实际的分析中迷失自己，会像在梦魇中一直徒劳地试图自这些抽象的地基向对面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架设拱桥。愿上天保佑，不要有哪个理论家开始做这样的事。我们要遵循现实世界的完整性，不使我们的分析超过读者对我们的想法所能理解的程度。我们欲告知的想法并不是从抽象的研究中得来的，而是来自整个战争现象给我们的印象。

注释：

[1]行动线（Operationslinie），英国军事理论家劳埃德于18世纪下半叶提出的概念，指部队的补给线、交通线，或泛指部队离开行动基地后的运动路线。如果部队的补给或运动依赖唯一一条道路，则沿这条道路形成一条行动线。在有多条道路可选择的情况下，行动线也可以是一条泛指的线。行动线有单双、内外、离心、向心之分。——译者注

[2]行动基地（Operationsbasis），行动线的起点或受到保护的有补充兵员和给养的地域。——译者注

★ 第三章 ★

精神要素

我们必须再来谈谈在第二篇[1]第三章中触及过的精神要素，因为它们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精神要素贯穿于整个战争领域，它们与推动和支配整个力量的意志更早、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仿佛融合成一体，因为意志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要素。遗憾的是，在一切书本知识中很难找到它们，因为它们既不能表达为数字，也不能被分为等级，而只愿被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

军队、统帅和政府的智慧和其他精神特性，作战地区民众的情绪，一次胜利或大败的精神作用，这些本身都是极为不同的，对我们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又可能产生极为不同的影响。

尽管书本中对这些问题少有或者根本没有论述，但它们毕竟与构成战争的其他内容一样，属于军事艺术理论的范畴。我必须再说一遍：如果人们按旧的方式，不考虑所有精神要素而去制定规则和原则，一旦有精神要素出现，就把它们算作例外，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例外做出“科学的”规定，即使之成为规则，或者如果人们呼吁超乎一切规则之上的天才这样做，实际上等于宣告说，规则不仅是为愚蠢之人写的，而且规则本身确实也是愚蠢的，那么这只能是一种可怜的哲学。

即使军事艺术的理论确实只能做到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精神要素，并指出有必要尊重和一并考虑精神要素的全部价值，那它就已经把自己的范围扩大到精神领域了，而且通过确立这些观点，预先对那些在它这位法官面前只想用力量的物质关系做辩护的人做出了判决。

而且出于为其余的所谓规则考虑，理论也不应该把精神要素排斥在它的范围之外，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与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会像合金那样为化学反应所分解。理论在制定每一条涉及物质力量的规则时，都必须考虑精神要素可能占有的部分，否则理论就会被误导为绝对的条文，有时过于小心和局限，有时又过于狂妄和宽泛。甚至最不涉及精神内容的理论也必然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到这个精神帝国，如果不顾及精神的影响，任何问题（例如胜利的作用）都得不到说明。

同样，我们在本篇论述的大部分问题也是既涉及物质的原因和作用，又涉及精神的原因和作用。可以说，物质的原因和作用几乎只是以武器木柄的形象出现，而精神的原因和作用才是贵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武器。

历史最能证明精神要素的价值，最能展示其经常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这是统帅的才智从历史中能够汲取的最宝贵和最纯正的养料。在这里必须指出，与理论阐述、评论式探讨和学术研究相比，各种感受、总体印象以及个别的思想火花更能播下丰富心灵的智慧种子。

我们可以从头至尾地考察战争中最主要的精神现象，并且以一位勤勉讲师那样的细致试着介绍每个精神现象的利弊，但是运用这一方法很容易陷入一般和平庸，在进行分析时很快会忽视实质，不知不觉地去讲述那些众人皆知的东西。因此，我们在这里宁愿比在其他地方更多地采用不全面和不完整的讲述方法，泛泛地使大家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本篇所有论点的精神实质。

注释：

[1]原文如此，疑误。应为第一篇。——译者注

★ 第四章 ★

主要的精神力量

主要的精神力量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尚武精神以及军队的民族精神。没有人能笼统地确定这些主要精神力量中的哪一个价值更大，因为仅是说出一些它们的内容就已经很困难了，对它们进行比较就更困难了。最好的方法是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重视。但是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却总是有些古怪地来回摇摆，时而重视这一方面，时而又重视那一方面。比较妥当的办法是用充分的史实来说明这三个精神力量的显而易见的作用。

的确，近代欧洲各国的军队在技能和训练方面几乎达到了相同水平，作战方法也成为一套几乎是各国军队通用的方法。用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得到了顺乎自然的发展，以至不再可能期待统帅运用什么狭义上的特别的手段（例如像弗里德里希二世那样运用斜向战斗序列）。因此，不容否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军队的民族精神和作战经验有着更大的作用，而长期的和平又可能会改变这种情况。

军队的民族精神（热情、狂热、信仰和见解）在山地战中的表现最为强烈。在这里，自上而下直至每个士兵都是自负其责作战的。仅出于这个原因，山地对于民众武装就是最好的战场。

军人经过训练得到的技能和经过锤炼形成的勇敢精神（它使军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像一块铸铁锻造出来的一样），在开阔的平原上最能发挥其优势。

统帅的才能在一个沟壑纵横、丘陵众多的地形上最能得到发挥。在山地，统帅很难指挥各部队，而要指挥所有的部队又力所不及；在开阔的平原上，指挥过于简单，无法充分展现他的能力。

人们在制订作战草案时，应该考虑到上述这些显而易见的相近关系。

★ 第五章 ★

军队的尚武精神

军队的尚武精神不同于单纯的勇敢，更不同于对战争事业的热情。勇敢固然是尚武精神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普通人的勇敢是一种天赋的品质，而军人作为军队的一部分，其勇敢是可以通过战斗经验和训练培养出来的。因此，军人勇敢的取向与普通人勇敢的取向必然是不同的，它必须摆脱普通勇敢所固有的那种不受控制和随心所欲显示力量的本能，而去服从更高级形式的要求，服从命令、秩序、规则和方法。对事业的热情能给一支军队的尚武精神带来生命力，使尚武精神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但它并不是尚武精神的必然组成部分。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活动（不管它的涉及面是多么广泛，即使一个民族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参与其中，它仍然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它与人一生中从事的其余活动是不同的和分开的。军队的尚武精神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深刻了解战争这一活动的精神和实质；在内心训练、唤起和吸纳那些应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力量[1]；对战争这一活动，时刻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头脑进行思考；通过训练使自己在战争中有把握和自如地行动；全力以赴，从一个普通人转变成一名称职的军人。

因此，不管人们是多么煞费苦心地想把公民在培养成军人的同时培养成一个有个性的人，不管人们是多么想把战争国家化，不管人们是多么想让战争向着与以前的佣兵队长时期相反的方向发展，人们还是永远无法去除战争这种活动的特殊性。既然人们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从事战争的那些人只要还在从事战争，就总是会自视为一个类似手工业同业公会的团体，而从事战争的英才主要是通过这个团体的制度、规章和习惯而被固定住的。实际上也是如此。因此如果人们十分明确地倾向于从最高处考察战争，就会错误地轻视在一支军队中可能和必然或多或少存在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在我们称之为军队的尚武精神中，这种团队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中起作用的各种自然力量的黏合剂。组成尚武精神的各个晶体更容易与团队精神相结合。

一支军队如果在最猛烈的炮火下仍能保持正常的秩序，从不被想象中的危险吓倒，面对真正的危险能够寸土必争；如果它在胜利时感到自

豪，而在失败的困境中也能服从命令，保持对其指挥官的尊重和信赖；如果它在训练中能像运动员锻炼肌肉一样，以困苦和劳顿强化自己的体力，把这些劳顿看作通往胜利的一个手段，而非落在其军旗上的倒霉晦气；如果它通过维护军人荣誉这样唯一的一个简短信条就能想起军人的所有上述责任和品行，那么它就是一支富有尚武精神的军队。

在没有推广这种尚武精神的情况下，人们同样可以像旺代人那样出色地作战[2]，像瑞士人[3]、美国人[4]和西班牙人[5]那样干成大事，甚至可以像欧仁[6]和马尔伯勒[7]那样率领一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常备军取得胜利。因此，人们不能说，没有尚武精神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概念更为明确，不至于成为泛泛的概念，也不至于让人们认为尚武精神就是一切。尚武精神并不是一切。一支军队的尚武精神是一种人们可以设想得到的特定的精神潜力，其影响是可以估计出来的。也就是说，尚武精神如同一件工具，其力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在阐述了尚武精神的特点以后，我们还想谈一谈它有哪些影响，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获得它。

尚武精神与军队各部分的关系就像统帅的天赋与整个军队的关系一样。统帅只能指挥军队整体，不能指挥军队的每个单独的部分。统帅指挥不到的部分，就必须依靠尚武精神。选择统帅应该以他在优秀品质方面的声誉为根据，选择大部队的较高级的指挥官应根据详细考察的结果。指挥官的职位越低，这种考察就可以越少，对个人才能的要求也可以相应降低，但缺少的个人才能必须由尚武精神来代替。一个武装起来准备作战的民族，其自然的品质同样可以起到尚武精神的作用。这些品质包括勇敢、机智、吃苦耐劳和振奋。它们可以代替尚武精神，反之亦然。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尚武精神是常备军所特有的，而且常备军也是最需要尚武精神的。在民众武装和人民战争中，其自然的品质可以代替尚武精神，而且这些品质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较快。

2.常备军针对民众武装作战，比起针对常备军作战更需要有尚武精神，因为针对民众武装作战，常备军的兵力更为分散，各部队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而当部队可以集中使用时，统帅天赋的作用就更大，可以弥补部队尚武精神的不足。一般来说，在战场和其他情况使战争变得复杂以及兵力分散时，部队就更有必要具备尚武精神。

我们从上述两点得到的唯一告诫是：如果军队缺乏尚武精神这一潜力，就应该尝试尽量简单地组织战争，或者加倍注意战争组织的其他方面，而不要指望徒有虚名的常备军去完成只有名副其实的常备军才能完成的事情。

因此，军队的尚武精神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潜力之一。如果缺少这种力量，就应该有其他一种精神潜力（例如，统帅的卓越才能、人民的热情等）来代替它，否则付出的努力就收不到效果。如果我们看一下亚历山大统率的马其顿人[8]，恺撒[9]统率的罗马军团[10]，亚历山大·法尔内塞[11]统率的西班牙步兵，古斯塔夫·阿道夫[12]和卡尔十二世统率的瑞典人[13]，弗里德里希大帝统率的普鲁士人[14]，以及拿破仑统率的法国人，我们就会知道，军队的这一尚武精神对军队纯粹可靠性的提升就好似将矿石提炼成闪闪发光的金属，已经完成了很多壮举。这些统帅的惊人成就及其在最困难处境中的卓越表现，只有依靠这样一支有如此精神潜力的军队才有可能实现。谁要是不愿承认这一点，那么他想必是故意无视一切史实。

这种精神只能从两个来源产生，而且这两个来源只有共同起作用才能产生这种精神。其中一个来源是部队经历的一系列战争和胜利，另一个来源是部队的活动经常达到极限的劳顿和困苦程度。只有在这种活动中，军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一位统帅越是习惯于向他的官兵提出要求，就越是有把握实现这些要求。官兵同样对于克服了劳顿和困苦以及战胜了种种危险而感到骄傲。因此，只有在不断行动和劳顿困苦的土壤中，尚武精神的幼芽才能成长，当然还要有胜利的阳光。一旦尚武精神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它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大败所形成的最大风暴，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抵御和平带来的松懈。因此，只有在战争中和在杰出统帅们的指挥下才能产生这种精神。当然，一支军队即使是在水平一般的统帅的指挥下，并且较长时间地处于和平时期，这种精神至少也可以持续几代人。

一支满是疤痕、经过历练的军队所发扬光大和得到升华的团队精神，是那种单靠勤务条令和操典黏合在一起的常备军的自负和虚荣心所无法比拟的。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严厉的要求和严格的勤务规定可以较长时间地维持一支部队的尚武精神，但它们不会产生尚武精神。因此，尽管这些要求和规定总是有其价值，但是人们不应高估它们。秩序、技能、良好的意志以及一定的自豪感和饱满的情绪是一支和平时期训练出来的军队的特点，是人们必须重视的，但是它们并不能独自发挥作用。

整体只能依靠整体来维持。一块冷却得太快的玻璃，一道裂缝就可以使整体完全破裂。同样，这样的军队即使有世界上最饱满的情绪，一旦受到挫折，就很容易变得胆怯，甚至变得极度恐惧，出现法语所说的“sauve-qui-peut”[15]。这样的军队只有依靠统帅才会有些作为，单靠自己则一事无成。统率这样的军队，在它经过胜利和劳顿的历练，力量逐渐融入沉重的装备以前，一定要加倍谨慎。因此，我们要防止混淆军队的精神与军队的情绪。

注释：

[1]指勇敢等各种情感力量。——译者注

[2]指旺代战争（1793—1796）。法国革命后，旺代（Vendée，今法国西部的一个省，濒临大西洋）民众起初拥护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但对外战争的惨烈、对皇族的残杀以及宗教迫害令不少民众难以接受，尤其在旺代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地区。1793年3月，法国革命后的第四年，共和政府在旺代征召青年远赴边疆打仗，成了旺代战争的导火索。博卡什、莫日和布列塔尼沼泽地区的民众发起大规模暴动，一度蔓延到邻近的下卢瓦尔、曼恩-卢瓦尔等省，并与里昂、马赛等地的暴动相呼应，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中央政府派军队镇压。战争持续三年，直到1796年3月，天主教保王派军队的首领之一沙雷特被处决。此后小规模暴动仍持续多年，直至1800年才基本被镇压下去。——译者注

[3]指中世纪瑞士的农民和山区牧民组织起来的步兵，他们勇敢善战，多次战胜勃艮第和奥地利的贵族骑士。——译者注

[4]指美国独立战争时的美国士兵，虽未受过正规训练，但善于使用散兵队形作战，打败了英国殖民主义者。——译者注

[5]指拿破仑占领下的西班牙人民，曾展开大规模游击战，给法国军队以沉重的打击。——译者注

[6]欧仁（François-Eugène de Savoie-Corignan，1663—1736），萨伏依贵族，亲王，奥地利元帅，著名统帅、政治家、外交家。军事上行动果断，治军严明，重视给养装备等后勤保障。在奥土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屡建战功。——译者注

[7]马尔伯勒（John Churchill Marlborough，1650—1722），公爵，英军统帅，政治家。强调战前准备，积极进攻；用兵机动灵活，出敌不意；惯以步兵正面牵制敌主力，以骑兵突击敌翼侧。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指挥英军多次击败法军。——

译者注

[8]马其顿人（Mazedonier），欧洲巴尔干半岛民族之一，属欧罗巴人种巴尔干类型。使用马其顿语，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译者注

[9]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前44），古罗马著名统帅、政治家。——译者注

[10]罗马军团（Römische Legion），存在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7世纪。由于年代跨度大，其实力、编成、装备、使用等变化很大。一般来说，一个军团由3000—6000名重装步兵和少部分骑兵组成，一般与盟友或占领地提供的大致相同数量的辅助部队共同行动。——译者注

[11]亚历山大·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1545—1592），公爵，意大利著名统帅、外交官，曾在西班牙军中服务，任西班牙驻尼德兰总督。——译者注

[12]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Ⅱ.Adolf，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著名统帅。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曾与丹麦、波兰和俄国作战，在三十年战争中屡败天主教联盟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1632年11月6日，在吕岑会战中阵亡。——译者注

[13]瑞典人（Schweden），北欧民族之一，属欧罗巴人种北欧类型，使用瑞典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译者注

[14]普鲁士人（Preussen），原是居住在波罗的海东南沿岸的一个民族，属波罗的海种族。13世纪，普鲁士人被德意志人的条顿军团征服，之后与德意志移民相互融合。至16世纪，普鲁士人作为独立民族逐渐消失，但习惯上将历史上有关地区（普鲁士公国、王国等）的居民仍称为普鲁士人。——译者注

[15]意为“溃败”。——译者注

★ 第六章 ★

勇敢

我们在《论胜利的把握》一章[1]中谈过，在各种力量的活跃体系中（在这里勇敢与小心谨慎是对立的），勇敢占据怎样的地位和起到怎样的作用，从而指出理论无权以制定法则为借口而限制勇敢发挥作用。

这一在人的内心用以战胜最大危险的可贵的活力，在战争中也应该被视为一个专门的起作用的要素。实际上，假如不是在战争中，那么勇敢还应在人类活动的哪个领域里行使其权利呢？

对军人来说，从辎重兵、鼓手直到统帅，勇敢都是最宝贵的品德，是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真正的钢。

我们大可承认，勇敢在战争中甚至拥有其自己的优先地位。人们在战争中考虑获胜可能性的大小时，除了计算时间、空间和数量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勇敢这一要素带来的一定的好处。这一定的好处指的是，一方的勇敢超过对方时从对方的胆怯中得到的好处，因此，勇敢是一种真正的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这一点甚至在哲学上也是不难证明的。每当勇敢者遇到胆怯者，就必然有更大的获胜的可能性，因为胆怯者已经失去镇定了。勇敢者只有在遇到谨慎者时，才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谨慎者同样可以是勇敢的，至少与勇敢者同样坚强和有力。然而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因为在谨慎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胆怯者。

在一支大部队中大力培养勇敢这种力量，绝不会妨碍其他力量的发挥，因为一支大部队在战斗序列和勤务规章的约束和规定下要服从更高的意志，就是说，是受这支部队以外的人的认识支配的。勇敢在这里只是压缩待发的弹簧。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需要有深思熟虑的头脑来指导勇敢精神，使它不是毫无目的，不是盲目的激情冲撞。因为指挥官的职位越高，涉及自己牺牲的问题就越少，涉及他人生存和全局安危的问题就越多。如同一支大部队受到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勤务规则约束一样，指挥官必须受到深思熟虑的约束。这里一次行动表现出的勇敢，可能很容易造成错

误，尽管如此，这种错误只是一种瑕疵，不一定非要把它与其他错误等同起来。让我们祝福那些常常不合时宜地表现出勇敢精神的部队，这样的部队好比一片茂盛的杂草，但也正是土壤肥沃的证明。人们甚至对于蛮勇（毫无目的的勇敢）也不能低估，因为它其实与勇敢是同一种情感力量，只是未经头脑，而是以一种冲动的方式表现出来了。只有当勇敢拒绝服从理智，藐视一个明显更高的意志时，我们才必须像对待一种危害那样对待它。但这并不是由于勇敢本身，而是由于它拒绝服从，因为在战争中没有什么比服从更重要。

在战争中，在指挥官认识水平相同的情况下，由于畏惧而坏事的情况比由于勇敢而坏事的情况要多千百次。这一点也许只要我们一说，就会得到读者认可。

按理说，部队有了明智的目的就更容易表现出勇敢，因此也就拉低了勇敢本身的价值，但其实情况正相反。

在明确的思想甚或自制力的干预下，一切情感力量就会失去其很大一部分威力。因此，指挥官的军衔越高，勇敢精神就越少，因为即使见解和理解力不一定随指挥官的军衔一起提高，但客观存在的各种因素、情况和顾及仍然从外部对处于不同职位的指挥官们施加大量和强烈的压力，导致他们越是缺乏自己的见解，就越是受到它们的压力。法国有句谚语："在次要位置上大放光芒，到了主要位置却黯然失色。"[2]其所揭示的生活经验之所以在战争中也适用，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历史上被认为平庸甚至优柔寡断的统帅，在军衔较低时几乎个个以大胆和果断著称。

对于那些有必要进行的大胆行动的动机，我们必须有所区分。这种必要性有不同的程度。如果必要性十分迫切，如果指挥官在追求其目标时，为避开危险而又陷入其他同样大的危险，从而不得不采取大胆的行动，那么我们只能称赞他果断，而且这一果断是有其价值的。如果一位年轻人为表现他作为骑手的灵活性而骑马跃过一道深沟，那么他这种行为是大胆的；而如果他是在一群土耳其近卫军[3]官兵的追杀下跃过深沟，那么这就是一个果断的行为。反之，行动的必要性越小，头脑要考虑的情况越多（以便意识到这些情况的存在），必要性对勇敢精神的影响就越小。1756年，弗里德里希大帝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只有先发制人才能免于灭亡，因此他发动战争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肯定是很勇敢的，因为在他当时的处境下，恐怕只有少数人才会下这样的决心。[4]虽然战

略只是统帅们或最高指挥官们活动的领域，但对战略来说，部队其余各级人员的勇敢精神与部队其他的尚武精神一样，并非无关紧要。一支来自勇敢民族而又经常培养勇敢精神的军队，可以做出缺乏这一尚武精神的军队所做不出的事情，为此我们也谈到了军队的勇敢问题。我们本来要说的是统帅的勇敢精神，可是在我们尽我们所知泛泛地描述了勇敢这一尚武精神的特性以后，对统帅的勇敢精神也就没有什么更多要说的了。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思想、理智和认识在活动中就越起主要作用，勇敢这一情感力量就越受到排挤。因此，在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中，勇敢精神是很少见的，但正因为如此，一旦这些人表现出勇敢精神，就更值得称赞。由卓越头脑引导的勇敢是英雄的标志，这种勇敢不是违反事物本性的蛮干，也不是粗暴地破坏盖然性的法则，而是为天才和直觉在决策时迅速和几乎下意识地考虑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持。勇敢赋予智慧和认知力的力量越大，它们就飞得越远，眼界也就越宽阔，结论也就越正确。当然，在这里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较大的目的是和较大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姑且不谈懦弱的人和优柔寡断的人，一个普通人至多只能在远离危险和责任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房间里设想某种活动时，才可以得出那种不需要实际观察即能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是如果危险和责任从各方袭来，他就会失去总揽各种情况的能力，即使他由于别人的帮助，没有失去这种能力，也会失去决断能力，因为别人在这方面是无法帮助他的。

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勇敢精神就无法想象会有杰出的统帅，就是说生来没有这种情感力量的人从来不会成为杰出的统帅。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情感力量是成为杰出统帅的首要条件。至于一个人到了较高的职位后，这种天赋的、经过教育和其余的现实生活继续得到培育和改变的情感力量还能剩下多少，是另外的问题。这种力量剩得越多，天赋的振翅就越有力，飞得就越高。冒险行动变得越来越大，但追求的目标也随之越来越高。不管一个行动是很早就预见到的，是按必要的意图和方向进行的，还是按照出自虚荣心的计划进行的，不管是弗里德里希的行动，还是亚历山大的行动，对评论式考察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亚历山大的行动由于更大胆而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那么，弗里德里希的行动则由于具有更多的内在必要性而更能满足人们思考的需求。

现在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重要的情况。

一支军队之所以能够具有勇敢精神，要么是因为这支军队所来自的

民族有这种精神，要么是因为在勇敢的指挥官们的指挥下，在一场胜利的战争中培育出了这种精神。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一支军队起初是不具备勇敢精神的。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除了战争（具体是依靠勇敢精神进行的战争），几乎没有其他手段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勇敢精神。只有依靠勇敢精神进行的战争才能抵制懦弱和贪图安逸的倾向。贪图安逸会使一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热衷于交际的民族堕落下去。

一个民族，只有其民族性格和战争历练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下相互帮衬，才有望在政治世界中拥有牢固的一席之地。

注释：

[1]原文如此，疑误。本书并没有专门论述该问题的章节。——译者注

[2]此处作者引用了法语“Tel brille au second qui s’éclipse au premier”，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1694—1778）所著史诗《亨利颂》中的一句名言。——译者注

[3]土耳其近卫军（Janitschar），指奥斯曼帝国1329—1826年间的近卫军，属精锐部队，担负国王卫队等职责。——译者注

[4]1756年，奥地利和俄国集结军队，建造仓库，征集马匹，准备于1757年春联合进攻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估计战争不可避免，于是趁奥地利和俄国尚未准备就绪，于8月29日突然先向其盟国萨克森发起进攻。————译者注

★ 第七章 ★

坚定

读者期待听到有关角和线的问题，但在这里看到的却不是这些科学世界的公民，而只是每天走在大街上都能遇到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但是作者还是不打算在探讨的范围之外增加丝毫的数学成分，也不怕读者可能因此而感到诧异。

世界上没有任何场合像在战争中那样，事情与人们所想象的是如此大不相同，近看和远看有如此大的区别。建筑师可以平静地看着建筑物按照他的设计图建造起来，医生虽然要比建筑师面对更多的意外结果和偶然现象，但他对自己手段的作用和用法是很清楚的。然而在战争中，一支大部队的指挥官不断地受到各种冲击，诸如真假情报，由恐惧、疏忽和急躁而引起的错误，由正确或错误的见解、恶意、或真或假的责任感、怠惰或疲惫不堪而引起的抗命行为，以及一些谁也想不到的偶然事件，等等。总之，他处在成千上万感受的包围之中，这些感受绝大多数是令人担忧的，只有极少数是令人鼓舞的。长期的战争经历使他有一种直觉和分寸感，能迅速判断这些具体现象的价值，高涨的勇气和内心的坚强能使他像岩石抵御惊涛骇浪那样抵御住这些令人担忧的感受。谁要是对这些令人担忧的感受做出让步，谁就会一事无成。因此，人们在实现自己的意图时，只要没有最确切的理由否定这一意图，就非常有必要以这种坚定来抵御这些感受。此外，在战争中几乎所有丰功伟绩都是在经历过无限的劳顿、艰辛和困苦之后才取得的。如果说在这里人类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弱点往往准备屈服的话，那么只有一种伟大的意志力才能引导他达到目标，这种意志力就是世代为人们所赞赏的毅力。

★第八章★

数量优势

数量优势在战术上和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制胜要素，因此我们应首先对其普遍性进行考察，为此我们做以下的论述。

战略规定战斗的地点、时间和兵力。它通过确定这三个要素对战斗的结果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只要战术进行了战斗，就会有个结果，可能是胜利或者失败，战略就可以根据战争的目的来运用这一结果。当然战争的目的往往是很遥远的，极少是很近的。一系列其他目的是作为手段而从属于战争目的的。这些目的（它们对较高的目的来说又是手段）实际上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最终目的（整个战争的目标）也几乎在每次战争中都变成了另一个。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会随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而逐步了解，在这里我们不打算逐个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即使这是可能的），因此，我们暂且不谈战斗的运用问题。

由于是战略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决定）战斗，因此，那些战略通过它们对战斗结局产生影响的因素也是不简单的，以至人们通过一次考察无法囊括它们。战略在规定时间、地点和兵力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每种方法对战斗的结局和战果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能逐步地认识它们，即在进一步确定如何运用的因素那里认识它们。

战斗可能根据对它的规定和它从中产生的情况而做出改变，如果我们这样把战斗从所有的改变中剥离出来，如果我们最后不考虑部队的价值大小（因为这是既定的），那么就只剩下战斗的赤裸裸的概念，即一个失去形态的斗争。对这种失去形态的斗争，我们只能从双方的参战人数上加以区别。

就是这个兵力数量对胜利有决定性的影响。仅从那些我们为得出这一结论而不得不形成的大量抽象概念中就可以得出结论：一次战斗中的数量优势只是制胜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说不上是赢得了一切，或者哪怕只是主要的东西；依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的不同，靠数量优势获得的东西也许还是很少的。

但是数量优势有程度上的不同，它可以是一倍，也可以是两倍、三倍等等。每个人都懂得，如果照这样增加上去，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压倒其他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只是它必须足以与其余同时起作用的因素保持平衡。我们从中得出的一个直接结论是：人们必须将尽量多的部队投到决定性地点的战斗。

不管这些投入战斗的部队是否够用，人们从这方面已经做了现有手段所允许做的一切。这是战略上的首个原则。如果这一原则像这里所说的那样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它就既适用于希腊人[1]和波斯人[2]，英格兰人[3]和马拉提人[4]，也适用于法兰西人和德意志人[5]。但是我们的目光要对准欧洲的战争环境，以便在考察时能更好地把握有关问题。

欧洲各国的军队在武器装备、组织编制以及技能方面彼此非常相似，只是偶尔在军队的尚武精神和统帅的才能方面还有些差别。如果我们看一下近代的欧洲战史，就知道已经找不出像马拉松之战[6]那样的战例了。

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洛伊滕[7]附近以大约3万人击败了8万奥地利人[8]，在罗斯巴赫[9]附近以2.5万人打败了联军5万多人[10]，但这些是战胜拥有一倍或一倍以上优势兵力之敌的绝无仅有的战例。我们不能引用卡尔十二世在纳尔瓦会战[11]的战例，因为当时俄国人[12]还几乎不能被视为欧洲人，而且后人对这次会战的主要情况知之甚少。拿破仑曾在德累斯顿[13]附近以12万人对抗22万人[14]，对方的兵力优势尚不到一倍。在科林[15]附近，弗里德里希大帝以3万人对抗5万奥地利人，但是没有成功[16]。拿破仑在绝望的莱比锡会战[17]中以16万人对抗28万人，同样也没有成功，对方的优势还远未到一倍。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如果我们看到，一倍优势的兵力与最杰出的统帅相比，在战争的天平上就已经有如此大的分量，那么我们就不应怀疑，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大小战斗中，无论其他方面的条件如何不利，只要有明显的兵力优势，而且无须超过一倍，就足以取得胜利了。当然人们会想到，有些山口即使以十倍的兵力也不足以攻克，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是战斗了。

因此，我们认为，恰恰在我们欧洲的这种情况下，以及在一切类似的情况下，决定性地点上的兵力大小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也是所有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这取决于部队绝对兵力的大小和兵力运用的技巧。

因此，首要的规则应该是率领一支人数尽可能多的部队上战场。这听起来很像是老生常谈，其实并非如此。

很长时间人们没有把部队的兵力看作重要条件。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在大多数战史中，甚至在记载比较详细的18世纪战史中，人们对部队的兵力要么完全不提，要么只是顺便谈到，从未重视过。滕佩尔霍夫[18]是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一再谈到这个问题，但谈得还是十分肤浅。

甚至马森巴赫[19]在他对普鲁士军队在孚日山脉[20]中的1793年和1794年战局所做的很多评论式考察[21]中，对群山、谷地、道路和仅容单人通过的小道谈了很多，但对双方的兵力却只字未提。

另外一个证明是某些评论家脑子中的一个奇异想法，他们认为一支部队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固定的标准人数，超过这个数量的多余兵力不仅没有用处，反倒是累赘[22]。

最后，我们还有很多没有把全部可用兵力投入会战或战争的例子，因为人们不相信数量上的优势确实重要。

如果人们确信集中显著优势的兵力可以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东西，那么这条明确的信念就必然会反映在战争的准备上，会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争，以便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或至少不让敌人在兵力上占优势。关于以绝对兵力进行战争的问题就谈这些。

绝对兵力的数量是由政府确定的。尽管这种确定已经是真正的军事活动的开始，而且在军事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在战争中指挥这支军队的统帅却无权再干预此事，而是必须把绝对兵力的数量视为一个既定数，即使他没有参与确定这个数量，或者有情况妨碍兵力扩大到足够的程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统帅唯一能做的是，即使无法取得绝对优势，也要通过巧妙地使用军队，在决定性地点上形成相对的优势。

这样，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就似乎成为最重要的了，这就使人们认为战略上的这种计算包括使用军队的几乎全部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杰出的统帅天生长有一个器官，专门进行战略上和战术上的这种计算。

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在任何场合都是最基本的，某种程度上都是战略日常需要的，但并不是最困难的和决定性的。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地阅读战史，就会发现，由于这种计算错误而确实导致重大损失的情况至少在战略上是极为少见的。然而如果将一位果断且积极进取的统帅（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拿破仑）通过快速行军以同一支军队击败多个对手的所有情况，都归因于“对空间和时间的巧妙结合”这一概念，那么我们就会徒劳无益地陷入用词上的纠缠。为了使概念明确和有用，人们必须总是正确地称呼事物。

对其对手的正确判断（例如，在上述例子中，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拿破仑分别对道恩和施瓦岑贝格的判断），敢于在一段时间内仅以少量兵力与对手对峙的冒险精神，进行强行军的毅力，迅速突击的胆识，以及杰出人物临危不惧、超出平时的作为，这些才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与正确比较两个如此简单的事物（例如空间和时间）的能力又有什么相干呢？

但是如果我们要较真的话，即使是跳飞式用兵[23]这一在防御战中经常为杰出统帅所信赖的方法（例如，在罗斯巴赫和蒙米赖胜利后分别乘势取得洛伊滕和蒙特罗胜利），在历史上也只是罕见的现象。

能够取得相对优势（巧妙地将优势兵力集中到一个决定性地点）的原因，一是因为正确地评估和选定了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推进方向；二是因为有决心为了重要的东西而放弃次要的东西（集中兵力，取得局部优势）。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拿破仑做得尤为突出。

至此，我们认为已经把数量优势应有的重要性说清楚了。人们应将数量上的优势视为基本的想法，在任何地方都应首先和尽量争取。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那就完全误解了我们的论述。我们只是想在结论中指出兵力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如果人们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那么对这个原则来说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人们是否应该由于兵力不足而避免战斗，那只有视总的情况才

能决定。

注释：

[1]希腊人（Griechen），今希腊、南塞浦路斯的主体民族，由古希腊人与其他民族混合而成，多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部分属阿尔卑斯类型。——译者注

[2]波斯人（Perser），今伊朗的主体民族，属欧罗巴人种南支。历史上曾与希腊发生战争。——译者注

[3]英格兰人（Engländer），今英国的主体民族，属欧罗巴人种，大多为大西洋-波罗的海类型。——译者注

[4]马拉提人（Marathen），居住在印度中部的一个民族，1763—1778年间曾屡次顽强反抗英国殖民者。——译者注

[5]德意志人（Deutsche），中欧民族之一，系古代日耳曼人的后裔，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混入了不同的民族成分。多属欧罗巴人种北欧类型，部分属阿尔卑斯类型。——译者注

[6]马拉松之战是古希腊对波斯战争（公元前500—前449）中的一次会战。公元前490年，古希腊统帅米尔蒂亚季斯率领步兵1.1万人在雅典东北的马拉松平原，击败拥有10万步兵（也有资料称20万）和1万骑兵的波斯军队。——译者注

[7]洛伊滕（Leuthen），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村庄卢蒂尼亚（Lutynia）。——译者注

[8]1757年12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扩大罗斯巴赫会战胜利的战果，率领普军驰援西里西亚。5日，2.9万名普军在洛伊滕向6.6万名奥军发起进攻。弗里德里希二世佯攻奥军右翼，实际上利用地形将主力转至奥军左翼，将其击溃。最后，普军损失6400人，奥军损失2.2万人（其中1.2万人被俘）。这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用斜向战斗序列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译者注

[9]罗斯巴赫（Rossbach），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城市布劳恩斯贝德拉（Braunsbedra）的一部分。——译者注

[10]1757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普军向西迎击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联军。10月，奥军进入柏林，弗里德里希二世回师救援。当奥军退出柏林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又回到莱比锡迎击联军。11月5日在萨勒河畔的罗斯巴赫进行会战。会战中，联

军企图迂回普军左翼，弗里德里希二世及时掉转了正面，并派骑兵袭击联军，结果联军大败。——译者注

[11]1700年2月，萨克森、波兰联军攻入利夫兰，北方战争（1700—1721）爆发。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很快转入反攻。10月，萨克森和波兰的盟友俄国军队开始围攻当时的瑞典要塞纳尔瓦（Narwa，今爱沙尼亚最东部的城市，位于纳尔瓦河河畔）。11月，卡尔十二世率1万余人前去解围，击败俄军3.5万人。——译者注

[12]俄国人（Russen），祖先为东斯拉夫人罗斯部族，属欧罗巴人种，白海-波罗的海类型。——译者注

[13]德累斯顿（Dresden），今德国萨克森州首府，位于易北河河畔。——译者注

[14]1813年8月，施瓦岑贝格指挥联军主力，趁拿破仑东击布吕歇尔之际，进逼德累斯顿。拿破仑于8月26日赶回德累斯顿，反击联军。27日，法军用正面进攻结合两翼迂回的方法击败联军。——译者注

[15]科林（Kolin），今捷克中部一城市，位于易北河河畔，西距布拉格约60公里。——译者注

[16]1757年春，普鲁士军队突然攻入波希米亚。5月，弗里德里希二世率主力包围布拉格，但久攻未克。6月中，道恩率领奥军前来解围。18日，与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科林附近进行会战。弗里德里希二世战败，退守萨克森。——译者注

[17]又称莱比锡大会战。1813年8月，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瑞典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在当月进行的德累斯顿会战后，法军处于被包围状态，虽然采用了旨在各个击破的战法，但没有达到效果。10月，法军16万人（一说19万人，可能是加上了华沙公国、意大利、那不勒斯和一些莱茵邦联的部队）被28万（一说20.5万）联军包围于莱比锡（Leipzig，今德国萨克森州最大城市）。10月16日，会战开始。最后拿破仑于19日晨开始退向莱茵河，联军取得了对拿破仑的决定性胜利，于次年初进入法国作战，3月底进入巴黎。4月11日，拿破仑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译者注

[18]滕佩尔霍夫（Georg Friedrich von Tempelhoff，1737—1807），普鲁士中将，军事著作家，普鲁士炮兵学院的创办人和首任院长，普军军训总监，参加过七年战争。1783—1801年将英国军事理论家劳埃德著作《七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译成德语出版，并做了大量注释。在数学和音乐领域也

有一定造诣，是普鲁士科学院和艺术院成员。——译者注

[19]马森巴赫（Christian von Massenbach，1758—1827），男爵，普鲁士上校，军事著作家。参加过1792年普奥联军和1793年第一次反法联盟对法战争。——译者注

[20]孚日山脉（die Vogesen），位于法国东北部、莱茵河左岸。南北长约125公里，宽40—70公里。——译者注

[21]1793年第一次反法联盟对法作战时，普鲁士军队主要是在法国的孚日地区作战。普鲁士军官马森巴赫参加过这次战争，后来撰写了不少著作，例如《1793年战局概览》《对1792—1794年反法战局及1795年战局可能结果的考察》《莱茵河、纳瓦河、摩泽尔河之间战区描述及对1793—1794年该战区战事的考察》等。——译者注

[22]我们在此首先想到滕佩尔霍夫和蒙塔朗贝尔。前者在其《七年战争史》第一卷第148页提到这种见解，后者在其关于1759年俄国行动计划的书信中提到这种见解。——作者注

[23]“跳飞”原指法国元帅沃邦于1697年发明的一种火炮射击方法，以少装药、大仰角方式发射炮弹，使之弹着至少两次。此处形容用兵的方法，指用同一支部队先打击一处敌人，再打击另一处敌人。——译者注

★第九章★

出敌不意

从上一章所谈的内容（一般应争取相对优势）就已经可以得出另一个人们同样一般应争取的，这就是出敌不意。出敌不意或多或少是所有行动的基础，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出敌不意成为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从其精神效果来看，还应将它视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在很大程度上，但凡出敌不意取得成功的地方，对手就会因此而出现混乱和失去勇气，而这些会成倍地扩大我方的胜利，在这方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例子。我们这里所说的出敌不意并不是指进攻范畴内的狭义上的袭击，而是努力以各种举措（尤其是以兵力分配）使对手措手不及。这种出敌不意在防御中同样可以采用，而且在战术防御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我们说，出敌不意毫无例外是所有行动的基础，只是根据行动和其他条件的不同本性而在程度上很不相同。

这种程度上的区别由于军队、统帅乃至政府的不同特点就已经存在了。

保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两者以政府和统帅拥有大的魄力和军队能够严肃执行任务为前提，以软弱和松懈是无法达成出敌不意的。然而，尽管这种努力是普遍存在的（绝对必要的），尽管这种努力确实不会毫无效果，但是达到非常成功程度的出敌不意也的确不多，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因此，如果有人认为主要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在战争中有很多收获，那么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想法上，出敌不意带给我们很多期许，但在实施中，出敌不意却多半卡在整个机器[1]遇到的阻力中。

出敌不意更多是在战术范围运用，原因自然是由于战术上涉及的时间较短，空间较小。因此，在战略上，越是接近战术范围的举措，就越有可能实现出敌不意；越是向上接近政治范畴的举措，就越难以实现出

敌不意。

准备战争通常需要数月，在大的部署地点集结部队，多半要求建立物资库和补给站以及大规模行军，而行军方向很快就会被人知道。

因此，一个国家能够出敌不意地向其他国家发起战争，或者能够出敌不意地将大量兵力指向另一个国家，是极少见的。在17、18世纪，战争多围绕着围攻进行，出敌不意地包围一处坚固的要塞是人们经过多种努力要做成的一件事，并且是军事艺术中完全特有的重要一章，而这也罕有成功的例子。

相反，一两天内就可以完成的行动更容易达成出敌不意。因此，比敌人抢先一日行程，从而先敌占领某地区的一处阵地、一个地点或者一条道路，等等，往往并不困难。不过很清楚，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容易达到，但效果也较小。反之，如果出敌不意的难度较大，则其效果也较大。谁要是相信小举措达成的这种出敌不意往往能取得大的战果（例如，赢得一次会战或夺占一个重要物资库），那他就是相信一些大可想象、却未经历史检验的东西，因为一般来说，这种小的出敌不意产生大战果的例子是很少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小规模的出敌不意收到大效果是很困难的。

当然，一个从历史上探寻这些问题的人不应拘泥于历史评论者的某些用于炫耀的观点、说教以及他们自鸣得意的术语，而应正视事实本身。例如，在1761年的西里西亚战局中，就有某一天以出敌不意而闻名，这就是7月22日。当天，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尼斯[2]附近抢到了正开赴诺森[3]的劳东[4]将军的前面。据说，这使奥军和俄军无法在上西里西亚[5]会合，从而为国王赢得了四周时间[6]。但是谁要是仔细阅读一下主要历史记述者们[7]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且不抱偏见地做些思考，他就从不会在7月22日的行军中找到这样的意义，反而看到有关这次行军的流行的推论只是自相矛盾，看到劳东在这以机动著称的时间段里，其很多行动却没有什么动机。在渴望得到真相和确证的今天，人们怎么能让这样一个历史证明大行其道呢？

人们在战局过程中要想利用出敌不意的原则取得大的效果，一般会想到采取一次大的行动、迅速定下决心和强行军，这些应该为取得大效果提供手段。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拿破仑是公认的在这方面造诣最深的统帅，但是从他们的战例中可以看到，即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

些，也并非总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弗里德里希大帝在1760年7月非常突然地从包岑[8]袭击了拉齐，并转向德累斯顿，而他实际上从这整个插曲中一无所获，反而丢掉了格拉茨[9]，使自己的处境显著恶化了[10]。

拿破仑在1813年两次突然从德累斯顿转攻布吕歇尔，但两次都完全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都扑了空，只是浪费了他的时间和兵力，而且使德累斯顿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11]。至于他从上劳西茨[12]突入波希米亚[13]的效果，就更不用说了[14]。

因此，人们在战争中要通过出敌不意取得大的战果，仅依靠指挥官的行动、魄力和果断同样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其他有利条件。但是我们并非要完全否认出敌不意可能取得的战果，只是想指出战果与必要的有利条件是不可分的，而这些条件并不是常有的，指挥官很少能把它们创造出来。

在这方面，这两位统帅也各自提供了鲜活的例子。1814年，当布吕歇尔的部队与主力分开，沿马恩河向下游行进时，拿破仑对他采取了一次著名的行动。长达两天的旨在出敌不意的行军要想取得较大战果是不容易的。布吕歇尔部队的行军长度达到了三日行程，结果被各个击破，受到相当于一次主力会战失败的损失。这完全是出敌不意达成的效果，因为假如布吕歇尔料到拿破仑很快会进攻他，他就会完全以另一种方式组织行军了。拿破仑此次出敌不意所取得的战果与布吕歇尔在组织行军方面的错误是分不开的。当然拿破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因此对他来说，这次成功掺有幸运的偶然性。

1760年的利格尼茨会战也是如此。弗里德里希大帝赢得了这次漂亮的会战，因为他进入一处阵地后不久，当夜就又变换了阵地，这完全出乎劳东的意料，结果劳东损失了70门炮和1万人。尽管当时弗里德里希大帝遵循了来回机动的原则，以避免会战或者至少打乱敌人的计划，但是14日夜间变换阵地并不是出于这一意图，而是因为如国王自己所说，他不喜欢14日的阵地。因此，偶然性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劳东的进攻未碰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夜间变换阵地，未碰到难以通过的地形，那么结果就不是这样了。

在较高和最高的战略范围内也有一些出敌不意获得丰硕战果的例子。对此，我们只要指出以下三个例子就够了：一是大选帝侯[15]与瑞典人作战时，从弗兰肯[16]到波莫瑞[17]，以及从边区[18]到普雷戈尔河[19]

的两次辉煌的进军[20]；二是1757年战局；三是1800年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著名行动[21]。在1800年这个战例中，一支部队投降后交出了整个战区；在1757年战局中，另一支部队几乎要交出其战区并投降[22]。最后，作为一场完全出敌不意的战争的例子，人们还可以举出弗里德里希大帝攻入西里西亚。上述各例中的战果都是非常大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很少见，前提是人们不把这种情况与一个国家由于缺乏行动和毅力而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混为一谈（如1756年的萨克森[23]和1812年的俄国）。

现在还要谈谈涉及出敌不意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就是：谁能左右对方，谁才能做到出敌不意，而只有行动正确的一方才能左右对方。如果我们采取出敌不意行动时采用了错误的举措，那么我们不仅不会取得好的结果，反而也许会受到对手的有力回击，无论如何对手无须对我们的举措特别担心，会从我们的错误中找到趋利避害的手段。进攻比防御包含更多的积极行动，因此出敌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为进攻者所采用，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要谈到的那样，这也不是绝对的。进攻者和防御者也可能同时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此时谁的举措最恰当，谁想必就会占上风。

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的，但现实生活也并非如此严格地遵守这一准则，而且是出自一个简单的原因。出敌不意带来的精神作用，对那些乐于运用它的人来说，往往能使最坏的事情变成好事，并使另一方不能正常地定下决心。特别是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不仅是对方的高级指挥官，而且还指每一位指挥官，因为出敌不意的效果的特点就是使部队的一致性大幅下降，让每个人的个性在这时都很容易表现出来。

在这里，很多都取决于对立双方所处的总的情况。如果其中一方由于在总的精神方面占有优势，已经使对方失去勇气和惊慌失措，那么这一方利用出敌不意就能取得更多的战果，甚至在本该被消灭时也会取得好的结果。

注释：

[1]指部队。——译者

[2]尼斯（Neisse），今波兰奥波莱省城市尼斯（Nysa），位于格拉策尼斯河河畔。——译者注

[3]诺森（Nossen），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小城市，东距德累斯顿31公里。——译者注

[4]劳东（Gideon Ernst Freiherr von Laudon，1717—1790），男爵，奥地利元帅。——译者注

[5]上西里西亚（Oberschlesien），指西里西亚地区的东南部，今大部分属波兰，小部分属捷克。——译者注

[6]在七年战争中，1761年7月，奥地利的劳东将军和俄国的布图尔林元帅意图在上西里西亚会合，之后与弗里德里希二世决战。但弗里德里希二世于7月22日进至尼斯附近，插在俄奥两军之间，使联军不得不放弃在上西里西亚会合的计划，到8月19日才在下西里西亚会合。——译者注

[7]指滕佩尔霍夫、“老兵”、弗里德里希大帝。——作者注

[8]其中作者所说的“老兵”指的是《一位奥地利老兵的自白——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执政时期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微妙的政治-军事关系的考察》（1781—1791，在布雷斯劳出版）一书的匿名作者。——译者注

[9]包岑（Bautzen），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城市，西距德累斯顿约60公里。——译者注

[10]格拉茨（Glatz），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南部城市克沃兹科（Ktodzko)。——译者注

[11]1760年6月，奥地利军队击败在西里西亚的普鲁士军队，并包围格拉茨要塞。7月，弗里德里希二世为救援西里西亚，从萨克森开赴西里西亚，受到道恩所率奥军的阻截，于是在包岑突然回头袭击拉齐所率的奥军，拉齐退入德累斯顿，弗里德里希二世又袭击德累斯顿。两次袭击都没有得到好处。26日，格拉茨要塞被奥军攻陷，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处境反而更为恶化。——译者注

[12]1813年8—9月，拿破仑两次从德累斯顿出发，向东进攻布吕歇尔：8月中旬，布吕歇尔率普军西进，在莱格尼察附近击败法国奈伊元帅，拿破仑于是20日从德累斯顿出发，进攻布吕歇尔，但施瓦岑贝格率联军主力北上，德累斯顿告急，拿破仑只好令麦克唐纳继续追击普军，自己连夜赶回德累斯顿；9月，布吕歇尔第二次进逼包岑，拿破仑再度向东出击。布吕歇尔主动后撤，拿破仑怕联军乘机再攻德累斯顿，只好退回德累斯顿。——译者注

[13]上劳西茨（die Oberlausitz），地区名，指劳西茨地区的中部地区，约67%属今德国萨克森州，3%属勃兰登堡州，30%属波兰。多丘陵。——译者注

[14]波希米亚（Böhmen），历史地域名，包括今捷克中西部地区，面积5.2万余平方公里。——译者注

[15]1813年8月，拿破仑从德累斯顿向东攻击布吕歇尔时，为牵制在波希米亚的施瓦岑贝格指挥的联军，曾派波尼亚托夫斯基将军从上劳西茨地区的齐陶对波希米亚进行佯攻。但是施瓦岑贝格此时已越过埃尔茨山脉，进军德累斯顿，法军的佯攻并未起到作用。——译者注

[16]指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von Brandenburg，1620—1688）。——译者注

[17]弗兰肯（Franken），历史地域名，曾是公国，包括阿尔萨斯以北和科布伦茨以南的莱茵河和美因河流域广大地区。——译者注

[18]波莫瑞（Pommern），历史地域名，包括波罗的海南部沿海广大地区。以奥得河口为界，以西今属德国，称西波莫瑞或前波莫瑞；以东今属波兰，称东波莫瑞或后波莫瑞。——译者注

[19]指勃兰登堡边区（Mark Brandenburg），存在于1157—1815年，包括“老边区”（易北河以西地区，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部分）、核心区“中边区”（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地区，今德国勃兰登堡州的一部分和柏林州的一部分）、“新边区”（奥得河以东地区），以及下劳西茨的部分地区。——译者注

[20]普雷戈尔河（der Pregel），即普列戈利亚河，流经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流入波罗的海，长292公里。——译者注

[21]1674年，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参加神圣罗马帝国对法国的进攻，次年退回弗兰肯，获悉瑞典军队攻入勃兰登堡边区，便迅速赶回，袭击瑞典军队，占领了哈弗尔河上的重要渡河点，将瑞典军队击败。瑞典人于1678年攻入东普鲁士，大选帝侯到达维斯瓦河，追击瑞典军队一直到里加附近。——译者注

[22]1800年5月中旬，拿破仑率领一支新组成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军北意大利，突然出现在梅拉斯指挥的奥军背后。6月14日，双方进行马伦戈会战，奥军失败。梅拉斯与拿破仑达成协议，奥军退至明乔河东岸，交出北意大利战区。——译者注

[23]1757年战局是七年战争（1756—1763）的第二个战局。在该战局中，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利用法奥俄联军步调不一致（法国于春天开始战斗行动，而俄国于夏天才开始行动），以及联军30余万人展开缓慢等弱点，采取迂回、机动、围攻等多种战法，最终在1757年战局中获胜。作者在本书第十卷第三篇第二部分第二章对该战局有详细的记述和评论。——译者注

★第十章★

诡诈

诡诈是以隐藏意图为前提的，因此与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是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语与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因此，它与说服、收买、压服等手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是与欺骗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欺骗同样是隐藏自己的意图。如果诡诈完全得逞，它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它并不是直接的言而无信，因此和一般的所谓欺骗还是有所区别的。使用诡诈的人试图让他要欺骗的人自己在理解上犯错误，最后这些错误形成一个效果，使被欺骗者突然间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因此可以说：如果双关语是在想法和概念上变戏法，那么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

初看上去，战略这个名称来源于诡诈这个词不无道理，而且尽管自希腊时代以来，战争的大的内在联系发生了很多真正的和表面的变化，但战略这个名称还是依然能显示出其原本的诡诈的本质。

如果人们认为把暴力行为（战斗本身）的实施交给战术，而把战略看作巧妙运用战斗的一种艺术，那么除了各种情感力量（总是像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的炽热的荣誉心和不易屈服的坚强意志等）以外，其他禀赋似乎都不能像诡诈那样适于指导和鼓舞战略活动。在上一章，我们谈到要尽量争取出敌不意，其中就已经含有这个意思，因为任何一次出敌不意都是以诡诈（即使程度很小）为基础的。

尽管人们感到非常需要了解战争中双方指挥官在狡猾、机智和计谋方面的较量情况，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在史料中很少记载这方面的情况，而且很少能从大量的关系和情况中把它们整理出来。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与上一章所谈的大致相同。

战略的活动无非是以关系到战斗的举措部署战斗。战略不像生活的其余领域那样关心单纯存在于言辞上的活动，例如谈话、声明等，但使用诡诈的人进行欺骗时，利用的主要就是这些廉价的东西。

在战争中与此类似的活动包括：发布只是用于欺骗的计划和命令，故意向敌人传递假消息，等等。这些活动对战略领域来说，作用通常很小，只有在出现个别的、送上门的机会时才会运用，因此不能视其为指挥官自主进行的活动。

但是要把这样的活动（例如部署战斗）进行到让敌人受骗的程度，就要求花费较多的时间和兵力，而且敌人的数量越多，另一方花费的时间和兵力就越多。而由于人们通常不愿为此付出这些代价，因此，所谓的佯动在战略上极少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将大量兵力较长时间纯粹地用于欺骗是危险的，因为人们这样总是面临枉费心机的危险，而同时在决定性的地点又缺少这些兵力。

指挥官在战争中应该总是觉察到这一平凡的真理，从而失去玩狡猾运动把戏的兴趣。严酷的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大多迫使他直接行动，以至他根本没有玩弄这种把戏的余地。一句话，战略棋盘上的棋子是缺少敏捷性的，而敏捷性是诡诈和狡猾必需的因素。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诡诈在不必付出情感力量代价的情况下（然而往往要付出这些代价）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对统帅来说，正确和准确的眼力是比诡诈更为必要和更为有用的特性。

但是战略领导层可支配的力量越少，这些力量就越容易运用诡诈，以至于对兵力很少的小部队来说（统帅的谨慎和智慧已经不能惠及他们），当一切办法看来都已经无能为力时，诡诈就会成为他们最后的手段。其处境越是无助，越是不得不孤注一掷，诡诈就越能助长他们的胆量。丢掉一切其他打算，不再考虑一切后果，勇敢和诡诈有可能相互促进，使希望的微光集中于一点，成为唯一的一束也许还能引燃火焰的光芒。

★ 第十一章 ★

空间上的兵力集中

最好的战略是：始终数量很多，先是在总的方面，然后是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因此除了努力扩充兵员（这往往不是统帅所能决定的）以外，战略上最高和最简单的法则就是集中兵力。除了为完成一项紧迫的任务而把兵力调离以外，任何部队都不应脱离主力。我们应严格遵守这一法则，并把它看作一位可靠的向导。至于哪些有可能是分兵的理智的原因，我们以后会逐步了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上述原则并非在每场战争中都产生同样的普遍结果。由于目的和手段不同，这些结果是有变化的。

有些人只是按照对习惯做法的模糊感觉就把部队分开和隔开了，但并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却出现过无数次。

如果人们认识到集中全部兵力是一个准则，任何分开和隔开兵力的做法都是必须有原因的，是对这一准则的偏离，那么就不仅可以完全避免这种愚蠢的做法，而且还可以杜绝某些错误的分兵理由。

★ 第十二章 ★

时间上的兵力集中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概念在实际运用时很容易引起一些错觉，因此，有必要把某些概念阐述和明确一下。为此，我们希望读者允许我们再做一简短的分析。

战争是互相对抗的力量的一种碰撞，从中自然得出结论：较多的力量不但可以抵消对方的力量，而且还会拖曳着它继续运动。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不允许力量持续（逐步）发挥作用，而是必须同时使用所有力量用于一次碰撞，这应视为战争的一项基本法则。

战争也确实是这样要求的，但也只是当斗争确实与机械碰撞一样时才这样要求。然而，如果斗争是双方毁灭性力量持续的相互产生影响的过程，那么力量当然就有可能持续发挥作用。在战术上，这种情况主要因为火器是一切战术的主要基础，但也还有其他原因。如果在火力战中以1000人对500人，那么双方损失的大小与双方参战人数的多少有关系。1000人射出的子弹比500人射出的多一倍，但1000人中被击中的也会比500人中被击中的多（因为毕竟要假设1000人在一起的密度大于500人）。如果允许我们假设1000人中被击中的人数是500人中被击中人数的一倍，那么双方的损失就会相同。例如，假如500人中有200人退出战斗，那么1000人中同样有200人退出战斗。假如500人的一方在后面还有500人迄今保留在火力打击范围之外，那么双方此时虽均有800名参战人员，但是其中一方有500人是弹药充足、体力充沛的新锐力量，而另一方的800人却处于相同程度的松散状态，没有足够的弹药，体力也受到削弱。不过仅仅由于1000人比500人多一倍，就假设其损失比500人的一方大一倍，这样的假设当然是不对的。将半数兵力留作预备队的那一方在战斗一开始投入500人，损失200人，相对于1000人损失200人，前者损失更大，这必须被视为前者的一个不利和后者的一个有利之处。同样，在一般情况下必须承认，最初以1000人投入战斗、此时尚余800人的一方接下来很有可能将最初投入500人、此时在一线尚余300人的对手逐出其所在地，并迫使其退却，因此第一眼看上去，这对1000人一方来说可能是有利的。但是接下来他要以由于已经经历过战斗而队形散乱的

800人的部队与敌人作战，而对方至少没有受到显著的削弱，而且有500名新锐力量，这对1000人一方是不利的。至于对1000人一方来说，上述两个对他有利的方面能否抵消另一个对他不利的方面，不再是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所能明确的，而是要根据经验来判断。在这里，凡是有一些战争经验的军官大概都会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优势在拥有新锐力量的一方。

由此可见，在战斗中使用过大的兵力有可能变得不利，因为无论优势兵力在最初时刻可能带给我们多少好处，但也许在下一个时刻我们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这一危险的程度与部队序列混乱、受到瓦解和削弱的程度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与每次战斗都会带来的、胜利的一方也会有的危机程度是一样的。因此，当双方均处于受到削弱的状态时，一支一定数量的相对新锐的力量的出现是决定性的。

当胜利者也面临的这种瓦解作用消失，只保留了每个胜利均能带来的士气方面的优势时，对方的新锐力量就无法再挽回败局了，而且也会被卷入失败的旋涡。一支被击败的部队不可能依靠一支大的预备队就在次日转败为胜。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战术与战略之间一个极为重要区别的根源。

战术上的成果，即在战斗中和在战斗结束前取得的成果，绝大部分还是在那种受到瓦解和削弱的状态下取得的；而战略上的成果，即整体战斗的成果或最终的胜利（无论大小），则已经不是在这种状态下取得的了。只有各部分战斗的成果汇聚成一个独立的整体时，战略上的成果才会出现，而此时危机状态已经不存在，部队重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损失的只是确实被消灭了的那部分部队。

这种区别带来的结果是：在战术上可以持续使用兵力，而在战略上只能同时使用兵力。

如果我方在战术上无法以最初的战果决定一切，如果我方不得不担心下一个时刻会发生什么，那么自然会得出以下结论：为最初的战果，我方只应使用看上去有必要使用的兵力，而把其余兵力保留在火力和白刃战的杀伤范围之外，以便能够以新锐力量对付敌方的新锐力量，或者以这些新锐力量战胜已经受到削弱的敌人。但在战略上就不是这样。一方面，如同我们上面指出过的那样，一旦在战略上取得了成果，就无须

过于担心敌人反击，因为随着这一战略成果的出现，危机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战略力量都一定受到削弱。只有那些在战术上与敌人有过冲突，即参加过部分战斗的力量才会受到敌方削弱，就是说，如果在战术上没有无谓地浪费兵力，那么受到削弱的就只是不可避免被削弱的那部分兵力，而绝不是在战略上与敌有冲突的全部兵力。在整体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那些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参战的部队，仅仅由于其存在就可以与参战的部队一道起到决定性作用。决战结束后，这些部队还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就像没有参战的部队一样，可以用于新的目的。这种用于达成优势的部队对全面胜利做出的贡献有多么大，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人们不难看出，这样的部队甚至能大幅减少我方与敌人有战术冲突的那部分兵力的损失。

因此，如果在战略上，损失没有随着使用兵力的增加而增加，甚至往往因此而减少，如果决战由此自然而然地对我们来说更有把握，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人们使用的兵力从来都不会过多，因此应同时使用现有的可以使用的兵力。

但是我们还要在另一方面彻底论证这句话。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只是斗争本身。斗争固然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但是对于作为这一活动载体而出现的人、时间、空间，也应予以考虑，对其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也应一并加以考察。

战争中的疲惫、劳顿和物资匮乏是一种特殊的起到损害作用的因素。这一因素本质上并不属于斗争，但或多或少与斗争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尤其是与战略有密切的关系。在战术中尽管也有这一因素，也许还非常严重，但由于战术行动持续时间短，因此，人们对劳顿和物资匮乏在战术行动中的影响可以不做太多考虑。但是在战略上，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大，这种影响往往不仅十分明显，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一支胜利的部队因疾病而比因战斗减员多得多的现象是常见的。

如果我们像考察战术上的火力战和白刃战的损害范围那样来考察战略上的损害范围，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设想：受到这种损害的所有部队在战局或其他某个战略阶段结束时都会陷入受到削弱的状态，这使得一支新出现的新锐力量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因此，人们在战略上也可能像在战术上一样，有意用尽量少的兵力来争取开始阶段的成果，以便把新锐力量留在最后使用。

为了对这种在很多实际运用的场合好像很有道理的想法做出准确的

评价，我们必须探讨这一想法的各个具体概念。首先，人们不能把纯粹的援兵与一支新锐的、未经消耗的力量混淆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战局临近结束时，无论是胜利者还是被战胜者，都迫切希望力量有新的增加，在他们看来这应该是决定性的。但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假如一开始就多出这些兵力，也就没必要再增加兵力了。但是假如人们认为一支新开上战场的部队就其士气价值来说比已经在战场上的部队更值得重视，就像一个战术预备队比一支已经在战斗中受到很大损失的部队更值得重视一样，那么这种看法是与所有经验相矛盾的。一个失败的战局会使部队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减少，同样，一个胜利的战局会提高部队在这方面的价值，这些影响总的来看是相互抵消的，之后还有战争历练作为纯粹的利润留了下来。此外，人们在这里应该更多地关注胜利的战局，而非失利的战局，因为失利的战局更有可能让人预料到，而且在这种战局中，兵力已然不足，不可能设想把一部分兵力留待以后使用。

解决这个问题以后，还有一个问题：部队由于劳顿和物资匮乏而受到的损失是否像在战斗中一样，会随着部队规模的加大而增加呢？人们对此的回答必须是否定的。

劳顿绝大部分产生于危险，而军事行动的每个瞬间都或多或少地贯穿着危险。处处应对这些危险，在行动中安全地前行，这是部队大量战术和战略勤务活动的内容。部队人数越少，执行这种勤务的难度就越大；对敌优势越大，执行这种勤务就越容易。对此谁会怀疑呢？因此，在一个战局中，如果敌人比我们少得多，那么比起兵力相等甚或敌人比我们多的情况，我们付出的劳顿也较少。

上面所说的是关于劳顿的问题，而物资匮乏的问题有些不同。物资匮乏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给养品的匮乏和部队住处的匮乏（无论是在舍营地，还是在舒适的营垒中）。在同一地点的部队越多，这两方面的匮乏当然也就越严重。不过这些优势兵力不也正是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手段，去扩展和取得更大的空间，从而取得更多的给养和住宿条件吗？

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推进时，史无前例地把他的部队大量集中在一条大路上，从而造成了同样史无前例的物资匮乏。人们不得不把这归咎于他的那条原则：在决定性的点上应尽量集中最多的兵力。他在这里是否过分强调了这条原则，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如他要避免因此而产生的物资匮乏，他只需以更大的宽度推进。他在俄国不缺少空间，只在极少的情况下会缺少。因此，我们从这

方面找不出任何根据可以证明同时使用优势很大的兵力一定就会导致部队受到更大的削弱。如果有人认为，风雨等恶劣天气和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劳顿也会使人们可以留待以后使用的那部分兵力受到削弱（尽管这部分兵力减轻了整个行动的压力），那么人们首先还是应把一切联系起来做全面的考察，并试问：这支部队受到的削弱和我们通过优势兵力以多种方式能够赢得的力量会一样多吗？

现在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需要加以论述。在部分战斗中，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大致确定为取得预设的某个较大战果需要多少兵力，从而也就能确定会富余多少兵力。但在战略上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战略上要取得的战果没有如此明确的内容，也没有如此近的界限。因此，在战术上可以看作富余的那部分兵力，在战略上必须看作伺机扩大战果的一个手段。利润的百分比是随战果的扩大而增加的，因此，以这种方式使用优势兵力很快就可以取得最谨慎的节制用兵所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1812年，拿破仑凭借其巨大的优势得以推进到莫斯科，并占领了这个首都。假如他还能凭借这一优势完全粉碎俄国的军队，那么他就很有可能在莫斯科缔结一个通过任何其他途径都难以达成的和约。这个例子只是用来说明上述观点，不是用来证明它。如果要证明它，就需要详尽的阐述，而这里不是这样做的地方。

以上全部考察针对的只是逐步用兵的观点，不是针对预备队这个概念本身。这些考察固然已经不断地涉及预备队这个概念，但是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谈到的那样，这一概念还与其他概念有联系。

我们在这里要明确的是：在战术范围，单是实际使用部队的持续时间，就能使部队受到削弱，因此时间是削弱部队的一个因素，但在战略范围基本上不是这样的。在战略范围，虽然时间对军队也起损害的作用，但是这种损害作用部分由于兵力众多而减弱了，部分则通过其他方式得到了补偿，因此，在战略上不能有通过逐步用兵而为了时间本身利用时间的意图。

我们之所以说“为了时间本身”，是因为时间由于它导致的、而又与它本身不同的其他情况而对交战双方中的一方可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必然）有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不是无所谓或无足轻重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将另做研究。

因此，我们试图要阐明的法则是：所有确定用于某一战略目的的现有兵力应该同时用于这一目的，越是把所有兵力集中用于一个行动和一个时刻，这一运用就越完美。

但是在战略范围也因此会有再次发力和持续产生作用的问题，由于持续产生作用（持续展开新的力量）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主要手段，我们就更不能忽视这一作用。这也是另一章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防止读者由于我们根本没有谈到，就不考虑有关问题。

现在我们转而考察一个与迄今论述有密切关系的内容，只有明确了这一内容，整个问题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我们指的是战略预备队。

★ 第十三章 ★

战略预备队

一支预备队有两个容易区分的任务：一是延长和恢复战斗，二是应对意外情况。第一个任务以逐步使用兵力可带来好处为前提，因此不会在战略范围内出现；而把一支部队派往正在被敌人控制的地点，显然应归入第二个任务的范畴，因为人们没有充分预见到要在这里进行抵抗。一支仅是为延长战斗而被留下来的部队，一般只会部署在火力范围以外，受这次战斗的指挥官指挥，那么它当然就是一支战术预备队，而非战略预备队。

但是针对意外情况预留一支力量的需求也可能在战略范围出现，因此也可能会有战略预备队，不过只在有可能出现意外情况的地方。在战术范围，人们大多只是通过肉眼才观察了解到敌人的举措，而任何一处小林地和起伏地形的褶皱处都有可能遮挡住敌人的举措，因此，人们自然总是要或多或少地立足于会发生意外情况而部署预备队，以便在发现敌人的举措后加强整个部署中显得薄弱的环节，并且尽量根据敌人的举措来部署我方的力量。

在战略范围想必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战略行动是直接与战术行动相关联的。在战略上，同样有些部署也只是根据肉眼观察和每日每时获得的不牢靠的情报，以及最后根据战斗的实际结果才能确定。因此，根据情况不确定的程度留有一定兵力备用，是战略指挥的一个重要条件。

众所周知，在防御中，特别是在江河、山地这些特定地形的防御中会不断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战略活动距战术活动越远，这种不确定性就越小；当战略活动接近政治领域时，这种不确定性就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敌人把他的几路部队带向什么地方去进行会战，只能通过肉眼观察去了解；敌人将在什么地方渡过一条河，可以从他渡河前不久暴露出的少量准备举措中了解；至于敌人将从哪个方向入侵我国，通常还在一枪

未发以前，就由所有的报纸预告出来了。人们所采取举措的规模越大，就越难做到出敌不意。时间是如此之长，空间是如此之大，产生行动的因素又是如此众所周知和难以改变，以至人们要么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得知它，要么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出来。

而另一方面，举措越向上涉及全局，战略预备队（假如有的话）的作用也就越小。

我们看到，一次部分战斗的胜负本身没什么意义，所有部分战斗在整体战斗的胜负中才能找到其结局。

但是即使是整体战斗的这一胜负也只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的意义，其大小取决于被击败的敌军在其全部兵力中所占比例和重要性的大小。一支部队在一场小规模会战中的失利可以用大部队最终的胜利来弥补，甚至一支大部队在会战中的失利不仅可以由一支更大部队赢得的会战来抵消，而且还可以转败为胜（例如，1813年在库尔姆的两天会战[1]）。没有人能怀疑这一点。但是同样清楚的是：被击败的那部分敌军越重要，胜利（每个整体战斗的幸运结局）的重要性也就越有独立的意义，敌人通过以后的行动来挽回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至于如何进一步明确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进行考察。对我们来说，在这里提醒读者注意这种对应关系是明确存在的就足够了。

现在我们在上述两点以外再加上第三点：如果说在战术上持续使用兵力总是把主力决战推到整个行动的最后进行，而在战略上同时使用兵力的法则又几乎总是让主力决战（它不必是最后决战）在大规模行动刚开始时就进行，那么我们根据以上这三点结论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战略预备队的任务越广泛，其必要性就越小，带来的好处就越少，带来的危险就越大。

要指出保留战略预备队的想法从哪里开始变得自相矛盾并不困难，这就是主力决战。人们应将全部兵力投入到主力决战中去，而计划把现有部队的任何预备队留在这一决战以后使用的想法是荒谬的。

因此，如果说预备队在战术上不仅是应付敌人在我预料之外部署的手段，而且还是战斗失利时挽回从来不可预见的后果的手段，那么人们在战略上（至少在涉及大的决战时）就必须弃用这一手段。对于某处的失利，在战略上通常只能通过在其他地点得到的好处来挽回，在少数情况下可以通过把兵力从一处调到另一处来挽回，但是在战略上决不应该

或允许有预留兵力应对这种失利的想法。

我们已经宣布，保留一支战略预备队，不让它参加主力决战的想法是荒谬的。其荒谬是如此毫无疑问，以至假如这种想法不是在其他概念的伪装下显得稍好些，从而经常出现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尝试在这两章对它进行如此详细的分析。有人认为这一想法是战略智慧和谨慎小心所收获的果实，有人则否定这一想法，并连带着一概否定任何保留预备队的想法（包括保留战术预备队的想法）。这种想法混乱的情况也转而进入到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想看一下这方面突出的例子，那么可以回忆一下1806年，普鲁士让符腾堡[2]的欧根[3]亲王指挥一支2万人的预备队驻扎在边区，结果这支预备队无法再及时抵达萨勒河[4]，普军的另外2.5万人留在东普鲁士[5]和南普鲁士[6]，人们想把他们作为预备队，以后再投入战场[7]。

看到这些例子，人们也许就不会责备我们是像大战风车那样捕风捉影了[8]。

注释：

[1]萨克森（Sachsen），易北河中游的一个地区，今德国东部萨克森自由州（Freistaat Sachsen），首府为德累斯顿。历史上曾是公国、选帝侯国、王国、大公国。1356—1806年期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选帝侯国。——译者注

[2]1813年8月德累斯顿会战后，法国旺达姆将军率3万人欲从萨克森突入波希米亚。8月29日和30日，被俄、普、奥联军包围于波希米亚的库尔姆村（Kulm，即今捷克小城克鲁梅克）附近，旺达姆本人被俘，部队损失1万余人。此次库尔姆会战基本上抵消了拿破仑在德累斯顿会战中的胜利。——译者注

[3]指符腾堡公国（Herzogtum Württemberg），存在于1482—1806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译者注

[4]欧根（Eugen Friedrich Heinrich von Württemberg，1758—1822），符腾堡公爵。在1806年10月18日的耶拿会战中，其指挥的普鲁士预备队被贝纳多特率领的法军击败。——译者注

[5]萨勒河（die Saale），易北河的一条支流，流经耶拿、哈雷、马格德堡等地，长413公里。——译者注

[6]东普鲁士（Ostpreussen），历史上是普鲁士王国及后来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省（1773—1829），位于波罗的海的东南海岸。——译者注

[7]南普鲁士（Südpreussen），历史上是普鲁士的一个省（1793—1807）。——译者注

[8]1806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国王将符腾堡的欧根亲王指挥的萨克森部队（约2万人）作为预备队留在勃兰登堡边区，并在东普鲁士、南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等地保留30多个步兵营和50多个骑兵连。这些兵力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中要么由于投入过晚而失利，要么根本没有派上用场。——译者注

★ 第十四章 ★

兵力的合理使用

如同我们说过的那样，思索的小路极少能被众多的原则和观点挤压为纯粹的一条线，而总是有一定的余地。在实际生活的一切艺术中也是如此。用横坐标和纵坐标是描不出美丽线条的，用代数公式是做不出圆和椭圆的。因此，指挥官在判断时有时要依靠更敏感的直觉，这种直觉源自天赋的敏锐，并经过深入思考的训练，几乎下意识地就可以察明真相；有时则要把法则简化为突出的要点，形成行动的规则；有时还要把惯用的方法作为行动的依据。

因此，指挥官应始终注意让所有兵力发挥作用，或者换句话说，应随时注意不要让任何一部分兵力无事可做。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就是这样一个简化得来的要点，是有助于思维的一个抓手。谁在没必要部署兵力的地方部署了兵力，谁在受到敌人进攻时还让一部分部队在行军（也就是说，这部分部队没有发挥作用），谁就是不善于合理用兵。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而不用比用而不当更糟糕。一旦要行动，首先就要让所有的部队都行动起来，因为即使是最不恰当的活动毕竟也能牵制和击败一部分敌人，而完全搁置不用的部队在这一时刻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显而易见，这个观点与前三章阐述的原则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真理。我们只不过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考察，把它归纳成一个单独的概念。

★ 第十五章 ★

几何要素

几何要素或部队部署的形状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战争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在筑城术上就可以看到。在筑城术中，几何学几乎支配着从小到大的一切问题。在战术上，几何学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在狭义的战术上，即关于部队运动的理论中，几何学是基础，而在野战筑城术以及在关于阵地和对阵地进攻的理论中，几何学的角和线则像裁决争端的立法者一样居于统治地位。在这里，有些几何要素被用错了，另外一些则只是毫无意义的游戏。尽管如此，恰恰是在每战必求包围对手的现代战术中，几何要素又重新有了大的影响，得到很简单但却反复的运用。现代战术比起要塞战来，一切都更为机动，精神力量、个人特点和偶然性都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几何要素不可能像在要塞战中那样居于统治地位。在战略范围，几何要素的影响就更小了。在这里，兵力部署和国土的形状固然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几何要素不像在筑城术中那样是决定性的，而且很长时间以来都不像在战术中那样重要了。至于这种影响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只有当以后几何要素出现并值得注意时，我们才能逐步予以阐明[1]。在这里我们只想提请读者注意几何要素在战术与战略之间的差别。

在战术范围，时间和空间很快会向其绝对最小值的方向退缩。一支部队如果在侧面和背后受到敌人一支部队的进攻，很快就会陷入根本没有退路的境地。这种处境接近于绝对无法继续战斗，因此这支部队必须摆脱或者防止陷入这种境地。这种在侧面和后面的兵力部署一开始就使得所有致力于让对手陷入这种境地的战斗行动具有大的效果，这一效果主要体现在让对手对后果产生担忧。因此，兵力部署的几何形状是产生上述效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在战略范围，由于地域广、时间长，因此这一切只产生微弱的影响。人们不可能从一个战区射击到另一个战区，实现一个预定的战略迂回往往需要数周或数月时间，而且地域是如此之广，即使采取了最好的举措，要想准确达到目的也只有很小的可能性。

因此在战略范围，这些行动组合（其形成的几何形状）的效果要小

得多，而人们暂且在一个地点上实际取得的效果要大得多。这一长处在受到可能失败的担忧干扰甚或抵消之前，有时间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我们敢于将以下这一点视为一个已经确定了的真理：在战略上更重要的是胜利战斗的次数和规模，而非这些战斗地点相连形成的大的线条形状。

但恰恰是相反的观点成为较新理论偏爱的题目，因为人们认为，这样可以使战略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而由于他们又把战略看作思维的更高功能，故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战争变得更加高贵，用一个新的时髦词来说，就是可使战争更科学。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理论的主要用处就在于揭穿这些奇谈怪论。而由于几何要素是这些怪论惯于开始论述的主要概念，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注释：

[1]作者在此引用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中的故事。故事主角堂吉诃德幻想自己是个骑士，做出诸如大战风车等种种荒唐行径。后人常以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比喻捕风捉影和脱离现实的人。——译者注

★ 第十六章 ★

军事行动中的停顿

如果人们把战争看作一个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人们想必要把交战双方想象成总的来说都是在前进的，但是就某一时刻而言，人们想必几乎同样要想象其中一方是在等待，只有另一方是在前进，因为双方的情况永远不可能完全相同或者永远保持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交替，从而导致当前这个时刻对其中一方比对另一方更有利。假设双方统帅都完全了解这些情况，那么从中就会出现一个其中一方应采取行动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对另一方而言同时就成为一个等待的理由。据此，双方不会同时对前进感兴趣，也不会同时对等待感兴趣。我们在此排除双方同时追求同一个目的，不是出于普遍存在的两极性的理由（因此与第二篇第五章[1]的断言并不矛盾），而是由于对双方统帅而言，在这里确实是同一件事情成了他们下定决心的依据，这就是今后其各自处境改善或恶化的盖然性。

即使人们允许双方在这方面的情况有可能完全相同，或者人们考虑到，由于各自对对方情况了解不够，双方统帅有可能误认为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由于双方的政治目的不同，还是不可能出现双方都在等待（停顿）的情况。从政治上看，双方中的一方必然是进攻者，如果双方都持防御的意图，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了。进攻者抱有积极的目的，防御者抱有纯粹消极的目的；进攻者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达到积极的目的。因此，在双方所处状况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积极的目的会要求进攻者采取行动。

根据这种想法，军事行动中的停顿严格说来是与事物的本性相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就像两个敌对的因素，必然会不停地消灭对方，就像水火永远不会相容，而是相互作用，直到一方完全消失。但是人们对两个长时间僵持在一起、一动不动的摔跤手又如何解释呢？军事行动本应像一座上了发条的钟表不停地运动，但是不管战争的本性是多么野蛮，它毕竟受到人类弱点所组成的链条的束缚。在战争中，人们一方面在寻求和制造危险，但同时又害怕危险。对这一矛盾，没有人会感到奇怪。

如果我们笼统地看一下战史，看到的往往是与不停地奔向目标相反

的现象。在战争中，止步不前和按兵不动非常明显是军队的基本状态，而行动却是例外。这几乎让我们怀疑前面所提观点的正确性。但是如果说战史是通过大量战事说明这一现象的，那么战史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一系列战事又自动说明了我们的观点。革命战争已经充分表明这个观点的现实性，也充分证明了其必然性。在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拿破仑的几次战局中，作战达到了最大限度发挥力量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是暴力的自然规律。因此，战争达到这种程度是有可能的，而如果说达到这一程度是可能的，那么也就是说达到这一程度是必然的。

实际上，假如人们在战争中的目的不是行动，那么人们在理智面前又如何解释在战争中消耗的力量呢？面包师只在要烤面包时才烧热他的炉子；人们只在要乘车时才把马套在车上。如果人们做出战争这样巨大的努力，只是为了让敌人做出类似的努力，而不想从中得到其他其他东西，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呢？

关于这个原则的总的方面，我们就解释这么多，现在来谈谈它在事物本性范围内的、不受具体情况影响的变化情况。

在这里要指出引起变化的三个原因，它们是内在的牵制力量，可以阻止战争这个钟表走得太快或者不停地走下去。

第一个原因是人类本性中的怯懦和犹豫不决。它使行动经常具有停顿的倾向，从而成为一种抑制因素，是精神世界中的一种重力，但不是由引力而是由斥力引起的，即是由害怕危险和担责而引起的。

在战争的烈火中，一般人想必会显得更沉重，因此，要想让他们持续地运动，就必须更强烈和更经常地推动他们。仅是想到战争的目的，极少足以克服这种重力。如果没有一个尚武和富于进取的人统率（他在战争中如鱼得水一样适得其所），或者如果没有来自上级的巨大的责任压力，那么停止不前就会成为常事，前进就会成为例外。

第二个原因是人的认识和判断不完善。这一不完善在战争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突出，因为人们对自己的实时情况几乎无法了解，而对于对手的情况，由于其受到了遮掩，只能根据少量的情报加以猜测。因此，这就常常引起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同一种情况只对一方更为有利，但双方却都认为对自己有利。于是就像我们在第二篇第五章中讲过的那样，每一方都有可能认为等待另一个时刻是明智的做法。

第三个原因是防御更为有力。这一原因就像钟表里的一个掣子轮，不时会使行动完全停下来。甲可能觉得力量太弱而不能进攻乙，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乙有足够的力量进攻甲。防御所拥有的附加的力量，通过进攻不仅会失去，而且还会转给对手，形象地说，就如同a+b和a-b的差等于2b，因此有可能出现双方不仅同时感觉无力进攻，而且确实如此的情况。

于是，即使是忧心忡忡的谨慎和对较大危险的畏惧，在军事艺术中也找到了舒适的立足点，以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并抑制战争所固有的暴烈性。

然而上述三个原因还是难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那些不是重大利益冲突所引起的战争中会有长时间的停顿。在这些战争中，部队有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无所事事中度过的。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一方的要求以及另一方的状态和情绪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所引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论战争的本性和目的那一章中[2]已经谈过了。

这些情况有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至战争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样的战争往往和一种武装中立，或者为有利于谈判而摆出的威胁姿态差不多，或者只是一种使自己处于稍微有利的地位而后相机行事的和缓的尝试，或者尽量少地履行自己不愿履行的同盟义务。

在所有这些场合，利益冲撞不大，敌对因素不强，人们不想对对手采取很多行动，也不怎么担心对手采取行动。简单地说，在没有大的利益催促和驱动下，双方内阁不愿下很多赌注，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温和的战争，真正战争的仇恨思维受到了束缚。

战争越是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战争理论要得出其结论，就越缺乏必要的牢靠依据和基础，得出的必然的结论就越少，得出的偶然的结论就越多。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战争中，才智也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且它在此的表现比在其他战争中也许更为多种多样，其活动范围也许更为广泛，就像赌金币的掷骰子豪赌变成了赌零钱的小赌一样。在这里，作战的时间都花费在装模作样的小行动上，花在半真半假的前哨战，没有任何效果的长时间部署，以及被后人称为可资借鉴的布阵和行军上（之所以被称为可资借鉴，只是因为这些布阵和行军的细小原因已经不为人所知，而一般人又无法想象出这些原因）。恰恰在这里，一些理论家找到

了“真正”军事艺术的所在。他们从以往战争运用的这些虚晃一枪、隔挡、半突刺和四分之一突刺中找到了所有理论的研究目标，认为精神比物质重要。对他们来说，最近几次战争反倒是野蛮的搏斗，没有什么可值得学习的，只能视为向野蛮时代的倒退。这一观点和它论及的对象都是狭隘的。在缺乏巨大力量和激情的地方，小聪明当然就更容易施展它的把戏。但是指挥大规模的军队就如同在惊涛骇浪中掌舵，其本身不就是思维的一种更高级的活动吗？难道上述剑术没有包括和体现在真正的战法中吗？难道前者和后者的关系不像人们在船上的运动与船的运动的关系一样吗？实际上，这种剑术只有在“对手的剑术比我方差”这一不言自明的条件下才能采用。但是我们知道对手能满足这一条件多久吗？法国革命不正是在我们幻想旧式战法稳妥可靠的时候袭击了我们，把我们从沙隆赶到了莫斯科吗[3]？弗里德里希大帝不是也以类似的方式让安于以往战法的奥地利人大吃一惊，并震动了他们的君主国吗？如果一个内阁遇到一个只知内在力量形成的法则而不知其他法则的野蛮对手时，采取似是而非的政策，运用墨守成规的军事艺术，那就真是太可怜了！那样的话，这一内阁在行动和努力上的任何懈怠等于在增加对手的力量；那样的话，这一内阁就很难把击剑架势转变为摔跤架势，对手往往只要轻轻一推，就会让它整个摔倒在地。

从上述所列原因可以得出结论：一次战局中的军事行动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一阵一阵的；在各流血行动之间有一个观望期，双方均处于防御之中；一般来说，抱有较高目的的一方主要采取进攻的原则，从而让它总的来看处于前进的状态，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行动。

注释：

[1]参阅本书第二卷第五篇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应为第一篇第一章。——译者注

[3]指第一篇第一章。——译者注

★ 第十七章 ★

现代战争的特点[1]

人们必须考虑现代战争的特点，这种考虑对一切行动计划，特别是对战略计划有很大的影响。

拿破仑的幸运和果敢推翻了过去人们惯用的一切作战手段，很多一流国家几乎一击即溃。西班牙人通过他们持久的斗争表明，民众武装和起义尽管在个别方面还有弱点和被渗透性，但在总的方面还是能起到作用的。俄国通过其1812年战局告诫人们：第一，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是不可征服的；第二，会战的失利、首都和地区的失守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降低获胜的可能性（过去对所有外交官来说，这种情况会降低获胜的可能性是一个原则，因此一旦遇到，他们就立即准备接受一个临时的不利和约）。1812年的俄国战局反而说明，当对手用于攻势的力量已经枯竭时，防御者在自己国土的纵深处往往是最有力的，然后就可以以巨大的力量转守为攻。此外，普鲁士在1813年表明，通过短时的努力能够以建立民兵[2]的方式，使一支军队的平时兵力增加六倍[3]，而且这些民兵在国外可以像在国内一样使用。上述这些情况均表明，民心和民意在国家力量、军事力量和作战力量所形成的结果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在各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些辅助手段后，人们很难设想他们在未来战争中不使用这些手段，不管是因为危险威胁到他们自己的生存，还是因为一种强烈的荣誉心驱使他们这样做。

显而易见，与以往双方只根据常备军兵力对比进行的战争相比，对双方以全国力量进行的战争要按不同的原则进行组织。以前常备军与国家其余部分的关系就如同它与舰队的关系，陆上力量与国家其余部分的关系就如同它与海上力量的关系，因此，陆上的军事艺术曾采用海上战术的某些做法，现在已经完全不采用了。

注释：

[1]1792年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在反法战争中曾到达法国沙隆附近。此后，反法联军节节败退。1812年，拿破仑率领法军抵达并短暂占领莫斯科。——译者注

[2]参阅本书第三卷第八篇第三章。——译者注

[3]指普鲁士当时根据后备军制度组织起来的部队。——译者注

★ 第十八章 ★

紧张与平静

战争的力学法则

我们在本篇第十六章已经看到，在大多数战局中，停顿和平静的时间比行动的时间要长得多。尽管我们在第十章[1]中又谈到现代战争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但是我们仍可以肯定地说，本来的军事行动还是会被或长或短的间歇打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状态的实质做进一步的考察。

如果军事行动中出现了停顿，就是说双方都不想采取行动，那么就会出现平静，因此也就出现均势。当然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均势，不仅是指军队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均势，还包括一切关系和利益的均势。但是如果双方中有一方抱有新的积极目的，并且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有了行动（即使只是一些准备活动），一旦对手对此进行了抵制，那么双方力量之间就会出现紧张。这种紧张状态将一直持续到决出胜负为止，也就是说，直到要么一方放弃自己的目的，要么另一方做出让步。

在双方决出胜负后（胜负产生的原因总是在于双方多场战斗组合产生的影响），就会出现向这一或另一方向的运动。

如果这个运动由于要克服困难（例如，自己产生的阻力）或者新出现的对抗力量而衰竭下来，则要么是再度出现平静，要么是出现新的紧张和决战，然后出现一个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反方向的运动。

对均势、紧张和运动进行的这种理论上的区分，对实际行动来说，比初看上去更为重要。

在平静和均势的状态下也会有某些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只是偶然的原因引起的，不是能导致重大变化的目的引起的。这种活动也可能包含大的战斗，甚至是主力会战，但是这种活动的本性毕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大多有不同的效果。

在紧张状态下，决战总是具有更大的效果，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意志力和环境的压力在决战中能有更多的表现，另一方面是由于双方对这种大规模行动已经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和组织。紧张状态下的决战犹如密闭很好的地雷爆炸，本身也许就是同样规模的战事，如果是在平静状态中发生，则或多或少类似于露天的火药在燃烧。

此外，不言而喻的是，人们应想到紧张是有不同程度的，因此，从紧张到平静状态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紧张程度，以至最弱的紧张状态与平静状态之间的区别很小。

上述考察中对我们最有益的是以下结论：同样的举措在紧张状态中比在均势状态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更好的效果，而当紧张程度最大时，这一重要性也就最大。

瓦尔米炮战[2]比霍赫基尔希会战[3]更具决定性。

在敌人因无法防御而放弃给我们的地区驻防，与在敌人只是为在更有利条件下发起决战而退出的地区驻防相比，我们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针对敌人正在进行的战略进攻，一处错误的阵地或者仅一次错误的行军都会带来决定性的后果，而在均势状态中，这些问题想必十分突出，才会刺激对手采取些行动。

像我们说过的那样，以往大多数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度过的，或者至少是在程度较轻、停顿较长和作用较小的紧张状态中度过的，以至在这两种状态下发生的战事很少产生大的结果。它们有时只是为了庆祝某位女君主诞辰的即兴之作（例如霍赫基尔希会战）[4]，有时只是为了争取军人的荣誉感（例如库讷斯多夫会战[5]），有时只是为了满足统帅的虚荣心（例如弗赖贝格会战[6]）。

统帅必须清楚地辨识这些状态，针对这些状态要有合理行动的直觉。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1806年战局的经验告诉我们，人们有时距这个要求还很远。当时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一切迹象均表明要进行一场主力决战，统帅本应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个事关重大的主力决战上。在这一紧张状态中，普鲁士的统帅也提出了一些举措，部分举措也已付诸实施（例如前往弗兰肯侦察[7]），但这些举措顶多是一些在均势状态中能引起微弱震动的活动。人们只注意到了采取和采纳这些混乱的、浪费精力的举措和意见，却忘了采取必要的、独自即能挽救局势的举措。

我们所做的这种理论上的区分，对进一步建立我们的理论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对进攻和防御的关系以及这两方面行动的实施所要谈的一切，都与危机状态（各种力量在紧张和运动期间所处的状态）有关，而对均势状态中可能出现的一切活动，我们只视作附加的东西加以处理，因为危机是真正的战争，而均势只是危机的一个反射物[8]。

注释：

[1]1806年普法战争后，普鲁士的军队按条约不得超过4.2万人。1813年战争开始前，普鲁士通过建立后备军将军队实际人数增加到25万人。——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应为上一章，即第十七章。——译者注

[3]1792年7月，普奥联军在布伦瑞克统率下攻入法国。9月20日，迪穆里埃（Charles-François Dumouriez，1739—1823）和克勒曼（François-Étienne-Christophe Kellermann，1735—1820）率法军在瓦尔米村（Valmy，今法国马恩省小镇圣默努尔德以西10公里处一村庄）附近与联军对峙，双方进行炮战。由于法军火炮优于联军，且军官训练有素，最后双方虽未明确分出胜负，但联军还是且战且退，退至莱茵河东岸。——译者注

[4]1758年10月14日夜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霍赫基尔希（Hochkirch，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小镇）受到奥军元帅道恩和劳东的袭击而战败。一般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弗里德里希二世选择营垒不当。——译者注

[5]原文如此，疑误。霍赫基尔希会战于1758年10月14日进行，而奥地利大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特蕾西娅生于1717年5月13日，故此次会战更有可能是为纪念其继位（1740年10月20日）。——译者注

[6]1759年8月12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军在库讷斯多夫（Kunersdorf，即今波兰卢布斯卡省村庄库诺维采）附近对奥俄联军的坚固阵地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夺得联军的左翼阵地。此后他不顾部下的反对和兵力劣势，执意以其著名的斜向战斗序列继续发起进攻，结果伤亡近2万人，损失惨重，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也险些被俘，首都柏林危在旦夕。会战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做了输掉战争和国家灭亡的最坏打算，将军团指挥权交给了芬克将军，并指定弟弟海因里希亲王为全军最高统帅，自己则一度打算自杀。但俄奥联军对后续行动意见不一，没有乘胜扩大战果，而是一连四天按兵不动，随后退往萨克森。弗里德里希四天后收回权力，重振精神，很快将兵力增至3.3万人，并占据有利阵地，成功阻挡联军进军柏林。——译者注

[7]弗赖贝格会战是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斗。1762年8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在萨克森与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周旋，并一时处于劣势，萨克森大部面临失守，但弗里德里希二世让弟弟坚守，以便在今后的和谈中将萨克森作为筹码。10月29日，海因里希亲王在弗赖贝格（Freiberg，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城市，东北距首府德累斯顿30公里）战胜奥军，事后得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褒奖。——译者注

[8]指在耶拿会战前，普鲁士军队派缪夫林上尉在弗兰肯地区进行侦察活动。——译者注

第四篇
战斗

★ 第一章 ★

概要

我们在前一篇考察了那些在战争中起作用的要素，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军事活动本身——战斗。这一活动通过其物质的和精神的效果，时而简单地、时而复杂地体现着整个战争的目的。因此，在这一活动及其效果中，那些在战争中起作用的要素必然又会出现。

战斗的结构是战术属性，为了解战斗的概貌，我们只对它进行一般的考察。在运用中，每个战斗的具体目的使每个战斗具有各自特殊的形态（这些具体目的，我们以后才能谈到）。不过，与战斗的一般形态比较起来，每个战斗的特殊形态大多是不重要的，以至大部分战斗彼此是十分相似的。为避免到处重复记述战斗的一般形态，我们认为在谈具体运用以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战斗的一般形态。

因此在下一章，我们先用一些篇幅介绍一下现代会战在战术进程方面的特点，因为我们对战斗的理解是以现代会战为基础的。

★ 第二章 ★

现代会战的特点

根据我们在战术和战略上所采用的概念，显而易见，如果战术的本性有了变化，必然对战略有影响。如果战术现象在一种情况下具有和在另一种情况下完全不同的特点，那么战略也必然会具有这一特点，否则战略就无法保持一致性和理性。因此，我们在进一步研究战略上如何运用主力会战之前，先说明一下现代主力会战的特点，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人们在一场大会战中一般都做些什么呢？首先是将大部队从容有序地前后左右部署好，然后按一定的比例只展开其中的小部分，让它在一场数小时的火力战中搏斗，不时会被个别小规模的冲锋、白刃格斗和骑兵进攻打断，来回地进行争夺。当这部分兵力以这种方式逐渐地将自己的尚武之火燃烧殆尽，仅剩残渣般的余部时，就被撤回，代之以另一部分。

会战就这样像潮湿的火药慢慢燃烧一样，有节制地进行着。当黑夜来临，就带来了宁静，因为谁也看不见更多，谁也不想盲目地去碰运气，于是人们就要估计一下敌我各自还剩下多少称得上“可使用的”兵力，也就是还有多少兵力没有像烧尽的火山那样完全坍塌；再估计一下地域的得失和背后的安全情况；最后，把这些结果与估计的自己和对手在勇敢和怯懦、聪明和愚蠢等方面的具体印象汇成一个总的印象，根据它来决定是让出战场，还是于次日晨重新开战。

上面的描述并不是现代会战的全貌，只是勾画了现代会战这幅画的基本色调，对进攻者和防御者都是适用的。人们可以在这幅画上添上预设的目的、地形等具体色彩，但不会改变这一基本色调的本质。

然而现代会战具有这些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敌对双方在军事组织和军事艺术方面的水平大体相同，是因为重大民族利益引发的战争要素已被突破，并被引向其自然发展的轨道[1]。在这两个条件下，会战将始终保持这一特点。

在我们接下来要确定兵力、地形等具体系数的价值时，上述关于现

代会战的一般概念在很多地方对我们是有用的。不过，上述描述只是就一般的、大规模的、决定性的战斗，以及类似的战斗而言。小规模战斗的特点也在向这个方向变化，但比大规模战斗变化的程度要小。如果要对这一点加以证明的话，那是属于战术范畴的问题了，但我们以后还是有机会把这一问题说得更清楚。

注释：

[1]反射物（Reflex）。意思是均势只是战争反映到和平时期的一种状态，一旦被打破，就有可能进入到危机甚至战争状态。——译者注

★第三章★

战斗概论

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一切只是军事活动的载体。因此，我们要认真地研究战斗的本性。

战斗就是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消灭或制服对手是目的，在具体战斗中的对手则是与我们对峙的军队。

这就是战斗的简单的概念，我们以后还要回来谈到它，但在我们能够这样做之前，必须先谈一下一系列其他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想象成一个整体，那么就可以最自然地把战争想象成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在野蛮民族的简单关系中，情况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我们的战争实际上是由无数同时或相继发生的大小战斗构成的。军事活动之所以分成这么多的单个行动，是因为在我们这里产生战争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的战争的最后目的（政治目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目的了，而且即使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目的，由于军事行动与很多条件和考虑相联系，以至这一目的不再可能通过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就能达到，而只有通过结成一个整体的很多较大或较小的行动才能达到。每一个这样的具体行动都是整体行动的一部分，因此它有特殊的目的，并通过这一目的与整体联系在一起。

我们以前说过，每个战略行动都可以归结到战斗这个概念，因为战略行动就是运用军队，而运用军队始终是以战斗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在战略范围内可以把所有军事活动都归结到具体的战斗，只研究这些战斗的目的。我们将逐步了解这些特殊的目的，以及它们引起的有关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战斗无论大小，都有其特殊的、从属于整体的目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只应将消灭和制服对手视作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不过，这个结论只是从形式上看是正确的，只是由于涉及了概念之

间的联系才是重要的。我们寻找这一结论，正是为了再摆脱它。

什么是制服对手？这永远只能是消灭其军队，无论是通过让其死伤，还是以其他方式，无论是全部彻底地消灭，还是只到它不愿再继续战斗的程度。因此，只要我们撇开战斗的所有特殊目的，就可以把全部或部分消灭对手看作所有战斗的唯一目的。

现在我们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进行大规模战斗时，那个使战斗有自己的特点而且使它与整体行动相联系的特殊目的，只是战斗一般目的的一个微弱变形，或者只是一个与一般目的相联系的从属目的，它足以重要到使战斗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与战斗的一般目的相比，它始终只是无足轻重的，也就是说，即使这个从属目的达到了，也只是完成了任务中的一个不重要的部分。如果这个断言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会看到，那种认为消灭敌军只是手段，而目的总是别的什么东西的观点，只是从其形式上看是正确的；如果人们忘记正是消灭敌军也包含在战斗的特殊目的中，特殊目的只是消灭敌军的一种微弱变形，那么认为消灭敌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的观点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在最近几次战争发生之前，正是因为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出现了一些完全错误的见解和倾向[1]，以及不完整的理论体系。当时的理论借助于它们，误以为自己越是认为无须使用真正的手段（越不要求消灭敌军），才越是凌驾于平常之上的军事艺术。

当然，假如人们在建立理论时没有运用错误的前提，没有以其他误以为有效的东西取代消灭敌军，那么就不会产生这种不完整的理论体系。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与这些错误的前提做斗争。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消灭敌军的重要性和它真正的价值，不提醒注意那种只会导致形式上真理的歧途，我们就无法研究战斗。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证明消灭敌军在大多数和最重要的情况下是要务呢？我们又怎样才能应对下面这种十分美妙的想法呢？这种想法就是：认为有可能通过一种特别巧妙的部署形状直接消灭敌人的少数兵力，达到间接消灭更多敌人的效果，或者借助一些规模虽小但设计非常巧妙的打击，使敌人的力量瘫痪，并控制敌人的意志到相当的程度，以至这种方法可被视为成功之路的一大捷径。在一地进行的战斗当然有可能比在另一地进行的战斗更有价值；在战略上当然也有巧妙部署战斗的问题，而且战略无非就是这种巧妙部署战术的艺术。对此我们无意否认，但我们断言，直接消灭敌军总是主要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要争得的无非就是

消灭敌军这一原则的头等重要性。

同时必须提请注意，我们现在谈的是战略，不是战术，因此我们谈的不是那些在战术上可能存在的、以较少力量消耗就能消灭很多敌军的手段。我们所理解的直接消灭敌人是战术上的成果，因此我们断言：只有大的战术成果能导致大的战略成果，或者像我们前面已经更明确表述过的那样：战术成果在作战中具有头等重要性。

在我们看来，要证明这个论点是相当简单的，这个证明就是：每个复杂的（巧妙的）行动都需要时间。如果问：是一次简单的进攻还是一次更复杂和更巧妙的进攻能带来较大的效果？只要我们把对手想象成一个被动忍受的对象，就会毫无疑问地选择后者。不过，任何复杂的进攻都要求有更多的准备时间，我们必须在敌人对我们一部分部队进行反击不至于影响整个部队准备进攻效果的前提下，给这种复杂进攻留出足够的准备时间。如果对手在我们准备进攻的过程中决定发起一次比较简单的、短时间内即可实施的进攻，那么敌人就会赢得先机，就会影响我们宏大计划的效果。因此，人们在判断一次复杂进攻的价值时，必须一并考虑到其在准备过程中要冒的所有危险。只有在不担心对手以较短时间准备的进攻来影响我们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复杂的进攻。只要我们担心受到敌人较短时间内即可实施进攻的影响，我们自己就要选择较短时间内即可实施的行动，并顺着这个思路，根据对手的特点、状态以及其他情况尽量采取简单的行动。如果我们抛开抽象概念给我们的模糊印象，沉下去进入现实世界，就会知道，一个行动迅速、勇敢而果断的对手是不会让我们有时间去实施大规模和巧妙的复杂行动的，而恰恰是针对这样的对手，我们才最需要军事艺术。至此，我们认为已经清楚地说明，简单和直接的行动所取得的成果比复杂的行动所取得的成果更重要。

我们并不认为简单的进攻是最好的进攻，而是认为人们迈出的步子不能超出自己的行动能力；对手越是具有尚武精神，这种简单的进攻就越能导致直接的对抗。因此，如果人们远不能在实施复杂计划方面胜过对手，那就应该更多地尝试在反方向上走在他的前面。

如果人们研究一下这两种相反打法的最终基石，就会发现其中一种打法的基础是智慧，另一种打法的基础是勇气。人们在这里很容易认为，出众的智慧加上普通的勇气，会比出众的勇气加上普通的智慧产生更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人们是合乎逻辑地考虑这两个因素，那么就没有权利认为智慧在一个名为危险却正是勇气真正起作用的领域内[2]比勇气更重要。

经过上述这一抽象的考察后，我们要说的只是：根据实际经验只能得出上述这个结论，远不会得出一个其他的结论，而且正是实际经验促使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上述考察。

谁要是不抱偏见地阅读历史，谁就会确信，在所有尚武精神中，作战的干劲总是最能有助于军人获得荣誉和战果。

消灭敌军是我们的原则。至于说人们应如何不仅在整个战争中，而且在具体战斗中均将这一原则当作要务来看待和实施，并让它与产生战争的因素所必然要求的一切形式和条件相适应，我们以后再讲。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只是想为“消灭敌军”这一原则争得其普遍存在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带着这一结果再回到战斗上来。

注释：

[1]指趋向极端。——译者注

[2]指当时出现的“会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的错误见解和倾向。——译者注

★ 第四章 ★

战斗概论（续）

我们在前一章中谈到消灭对手是战斗的目的，并试图通过专门的考察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以及在较大规模的战斗中都是这样的，因为消灭敌军在战争中永远是主要的事情。至于掺在消灭敌军这个目的中的、可能或多或少有些重要性的其他目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论述其总的特点，以后再逐步加以阐明。在这里，我们把战斗与其他目的完全分开，将消灭对手视为每场战斗的完全足够的目的。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灭敌军这一概念呢？消灭敌军就是使敌军损失的人数在比例上大于我方损失的人数。如果我军在数量上比敌人占大的优势，那么当双方损失的绝对数量相同时，对我方来说，损失自然就比对敌方的小，从而可以认为这是对我方有利的。由于我们在此认为战斗只有消灭对手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把那些为消灭更多敌军而只是间接运用的目的排除在外，只能把我们在相互摧毁过程中直接得到的好处视为目的，因为这种好处是一种绝对的好处，将保留在整个战局的账本上，在最后的结算中总是一个纯粹的利润。至于针对我们对手的任何其他形式的胜利，要么是因为追求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谈的其他目的而取得的，要么只是提供了一种暂时的相对的好处，对此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如果我们以巧妙的部署使对手陷于不利的境地，以至他不冒危险就不能继续战斗，于是仅稍做抵抗就退却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把他制服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制服敌人时，双方部队受到的损失在比例上恰好相同，那么这次胜利（如果这样一个结果可以被称为胜利的话）在战局的结算中就没有留下任何好处。因此，仅是制服对手本身（使对手陷入不得不放弃战斗的境地）不是这里要考察的问题，因此也不能将其纳入消灭敌人这一目的的定义。如前所述，这样一来，能纳入这个定义的就只有摧毁过程中直接取得的好处了。这种直接取得的好处不仅包括敌人在战斗过程中的损失，也包括被打败的敌军部队在退却过程中直接受到的损失。

这里有个众所周知的经验，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战斗过程中物质力量

的损失很少有大的区别，经常根本没有区别，甚至有时胜利者的物质力量的损失大于失败者；失败者的最具决定性的损失是在他退却后才出现的（胜利者是不会有这种损失的）。已经惊慌失措的步兵营的少量残部被骑兵冲散，疲惫不堪的士兵倒在地上，损坏了的火炮和弹药车被抛弃，其他的火炮和弹药车在路况糟糕的小径上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前行，从而被敌人的骑兵追上，零星的小股部队夜间迷路，毫无抵抗地落入敌人之手。大多是在已经决出胜负之后，才有这些具体的胜利的表现。这一情况，如果不做如下的解释，就会是矛盾的。

物质力量的损失不是双方在战斗过程中唯一要忍受的损失，双方的精神力量也会受到震撼、挫伤，乃至一蹶不振。要决定战斗是否还能继续，不仅要考虑人员、马匹和火炮的损失情况，还要考虑秩序、勇气、信赖、部队之间的联系和计划等方面的受挫情况。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这些精神力量；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物质力量的损失相等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就只是这些精神力量。

在战斗过程中对双方的物质损失进行对比，本来就是困难的，但对双方精神力量的损失进行对比却是容易的。能说明这种对比的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交战地区的损失；二是敌人预备队的优势。我方预备队与敌人预备队相比，损失的比例越大，就越说明我方为保持均势而使用了更多的兵力，这是对手在精神方面占优势的明证，这也常常使我方统帅感到一定的苦恼，并因此低估自己部队的力量。但主要的是，所有经过长时间作战的部队多少都会像燃烧殆尽的炉渣一样，他们子弹打光了，人数减少了，体力和士气都耗尽了，也许勇气也大受挫折。这样的部队即便抛开人数上的减少不谈，而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也已经和战斗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因此，就像看一把折尺上的数字一样，人们可以通过预备队的消耗情况，了解精神力量的损失情况。

因此，失去交战地区和缺乏新锐预备队，通常是决定退却的两个主因，但我们并不想以此来排斥或者过于轻视其他可能的原因，例如，各部队之间联系不佳和整个行动计划不周等。

每场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和精神力量的血腥的和摧毁性的较量。谁最后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在战斗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决出胜负后，精神力量的损失仍在增加，到整个行动结束时才达到顶点，因此使敌人的精神力量受到损失也成为摧毁敌人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好处的一个手

段，而获得这种好处是战斗的本来目的。部队一旦失去秩序和一致性，单个人的抵抗也徒劳无益，整个部队的勇气受挫，原来面对得失的紧张情绪使人忘记危险，现在这一紧张情绪松弛下来，危险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对勇气的挑战，更像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因此，失败者在敌人胜利的最初时刻受到削弱，锐气受到挫伤，不再适合以危险报复危险。

胜利者必须利用这段时间，以便在摧毁对方物质力量方面获得真正的好处。胜利者在这方面得到的好处，才是他实实在在到手的东西。失败者的精神力量能逐渐恢复，秩序能重新建立，勇气能再度高涨，而胜利者在精神方面取得的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保留下来，甚至往往什么都留不下来。在个别情况下（尽管极少出现），由于激发起失败者的复仇心和更加强烈的敌意，胜利者赢得的精神优势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相反，胜利者在杀伤敌人、俘获敌人和缴获敌人火炮等方面获得的好处却永远不会从进账簿中消失。

会战中的损失主要是伤亡的人员，会战后的损失主要是失去的火炮和被俘的人员。前一种损失对胜败双方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数量不同；后一种损失则不是这样，通常只是失败的一方才有，至少失败一方的这种损失要大得多。

因此，缴获的火炮和俘获的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被看作真正的战利品，同时又被当作衡量胜利的尺度，因为从这些战利品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胜利的规模，甚至从中可以比从其他方面更能看出胜利者精神优势的程度。尤其是如果人们把这些战利品与双方伤亡人数对比着看，因此，缴获的火炮和俘获的人员数量也是产生精神效果的一种新的潜力。

我们曾经说过，在战斗中和战斗的初步后果中受到挫伤的精神力量是可以逐渐恢复的，而且往往不会留下曾被挫伤的痕迹。这是就整体中的小部队而言的，而整体中的大部队却很少能这样；但整体中的大部队毕竟还是有这样的可能的（尽管很少），而对军队所从属的国家和政府来说，却极少或者从没有这样的可能。在国家和政府层面，人们判断双方力量对比时，是从较高的角度出发的，个人偏见较少。人们从敌人所得战利品的规模，以及这些战利品与伤亡人数的对比中，很容易就看出自己虚弱和不足的程度。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精神力量的平衡没有绝对价值而且不一定在最后的战果中表现出来，就轻视它的失衡。精神力量的失衡可能成为举足

轻重的因素，以不可抗拒之势压倒一切，因此让对手的精神力量失衡往往也会成为军事行动的一大目标。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论述。在这里我们还要考察一下涉及精神力量平衡的最初几个对比关系。

一场胜利的精神效果随被击败部队规模的加大而增加，不仅是以相同的比例，而且是以更大的程度增加，就是说，精神效果不仅在规模上增加，而且在强度上也增加。在一个被击败的师中是容易恢复秩序的，只要跟大部队会合，得益于大部队的勇气，其勇气就容易得到恢复，就像个别冻僵的四肢倚在身体的其余部位容易暖和过来一样。一次小规模胜利的精神效果即使还未完全消失，但对对手来说，这些效果毕竟已经部分失去作用了。而如果大部队自己在一次不幸的会战中战败，情况则不是这样了，各部队将会相继崩溃。一处大火发出的热度与多处小火发出的热度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个决定胜利的精神效果大小的对比关系是双方交战力量大小的对比。如果胜利者是以少胜多，那么他不仅得到了双倍的战果，而且还表明他有一种更大的，尤其是更全面的优势，而这想必是战败者害怕再次遇到的。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一优势对战败者的影响实际上是很小的。在行动时，通常对对手的真实兵力了解得很不准确，对自己的实力也判断得不是很真实，导致拥有优势兵力的一方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长时间不完全承认这一兵力对比差异。这样，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开这一点有可能给他带来不利的精神影响[1]。在当时一直为情况不明、虚荣心或谋略所掩盖的这种以少胜多而产生的精神力量，往往是后来才被人们从历史中发现的。对这支以少胜多的军队及其指挥官来说，这当然增加了他们的光彩；但对早已成为过去的战事本身来说，这种精神力量已经无法再起到什么作用了。

既然俘获的人员和缴获的火炮是胜利的主要体现，是胜利的真正结晶，那么组织战斗时就要优先考虑到这一点。以伤亡的形式消灭对手在这里是一个纯粹的手段。

至于这一点对战斗中的部署有什么影响，与战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确定战斗本身就与战略有关系了，具体是通过确保自己背后安全和威胁敌人背后安全这一点。能俘获多少敌人和缴获多少火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战略局势对战术来说过于不利，那么单靠战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被迫两面作战是危险的，而没有保留住退路则是更具威胁的危险。

这两种危险会使部队失去运动和抵抗的能力，对胜负产生影响。而且在战败时，这两种危险会加大战败者的损失，往往会使损失增加到最大程度，也就是说，增加到战败者被消灭的程度。因此，如果一方能使对手的背后受到威胁，就能使对手的失败同时更具可能性和决定性。

于是，人们在整个作战，尤其是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就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本能，即确保自己背后的安全和控制敌人的背后。这种本能是从胜利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胜利的概念，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跟纯粹的杀伤敌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认为努力确保自己背后的安全和控制敌人的背后是战斗的最紧迫的任务，而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任务。在任何一次战斗中，如果只采取单纯的武力进攻，而不采取这两种或者其中一种举措，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最小的部队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退路就扑向对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支小部队会试图去切断敌人的退路。

至于这一本能在复杂的情况下是多么不时地受到阻碍，无法顺利实现，以及在遇到困难时，它又是多么不时地必须服从其他更重要的考虑，在这里就不谈了，否则会让我们离题太远。我们在此只想指出，这一本能是战斗的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

这种本能到处都发生作用，到处都以它天生的重要性施压，于是就成为几乎所有战术机动和战略机动围绕着的中心。

如果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胜利的总的概念，就可以发现它包括三个要素：

1.对手物质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2.对手精神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3.对手公开承认上述两点，方式是他放弃其意图。

交战各方关于人员伤亡的报告向来是不准确的，很少是真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有意的假报，甚至公布的所获战利品的数目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因此如果一方公布的战利品不是很多，那么这一方是否真的获得了胜利还是值得怀疑的。至于精神力量的损失，除了战利品外就根本没有适当的尺度可以衡量了。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一方放弃战斗

是另一方获胜的唯一的确凿证明。放弃战斗就等于承认自己有过错，可视同降下军旗，就等于承认对手在这一具体战斗中是正确的和占优势的。胜利者在这方面给失败者造成的耻辱和羞愧是胜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与失去均势引起的其余一切精神方面的后果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只有胜利的这一部分，对军队以外的公众舆论以及对两个交战国和所有参战国的民众和政府产生影响。

但是退出战场并不等于放弃意图，甚至在顽强和持久的战斗后退出战场也不等于放弃意图。如果前哨部队在顽强抵抗后退却了，恐怕谁也不能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其抵抗意图。甚至在以消灭敌军为意图的战斗中，也不能总是将退出战场视为放弃这一意图，例如，对于事先计划好的退却就不能认为是放弃意图，因为退却者将在退却中寸土必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战斗的特殊目的时要谈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想提醒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放弃意图和退出战场是难以区别的；退出战场在军队内外产生的印象是不容轻视的。

对此前没有什么声誉的统帅和军队来说，即使根据实际情况有必要退却，也常常感到特别为难，因为一系列以退却结束的战斗尽管实际上并非失败，但给人的印象是节节败退，而这种印象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退却者不可能通过表白自己的特别意图，来处处避免造成这种印象，因为要想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他势必要全部公开其计划，而这显然是违背其主要利益的。

为让读者注意到这一胜利概念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只想回忆一下索尔会战[2]。在这次会战中，战利品并不多（数千名俘虏和20门火炮）。当时弗里德里希大帝考虑到整个局势，已经决定向西里西亚退却，但他在会战结束后仍在战场上停留了五天，以此宣告胜利。如他自己所说，他相信借助此次胜利带来的精神上的优势，可以更接近缔结和约。尽管随后他还要赢得两次胜利（在劳西茨[3]的卡托利施-亨内斯多夫战斗[4]，以及凯瑟尔斯多夫会战[5]）才能缔结和约[6]，但不能认为索尔会战在精神方面的效果是零。

如果失败者受到胜利震撼的主要是其精神力量，从而使胜利者的战利品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那么对失败者来说，这一失利的战斗就成为一次大败（并不是每次失利都会成为一次大败）。由于在这种大败的情况下，失败者的精神力量会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瓦解，于是往往会丧失全部抵抗能力，全部行动就只能是避开胜利者，即逃跑。

耶拿会战和“美好姻缘”会战[7]给一方带来的就是大败，而博罗季诺会战[8]不是。

由于大败和一般失败只是程度不同，因此，人们无法指出具体的特点作为它们的分界线（只有书呆子才会这样做）。尽管如此，明确概念作为弄清理论观点的中心环节毕竟是重要的。至于我们无法用一个词来表述与大败相对应的胜利以及与一般的胜利相对应的失利，则是我们在术语上的一个欠缺。

注释：

[1]指战争。——译者注

[2]指兵力占优势的一方一旦被劣势之敌击败而产生的对自己士气的不利影响。——译者注

[3]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中，1745年8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攻入波希米亚，试图迫使奥地利签订和约。奥地利不听英国斡旋，命卡尔亲王攻打弗里德里希二世。当时普军处境非常困难，急需补充给养，但交通线受到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威胁。9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率1.9万名普军从波希米亚撤退。30日，卡尔亲王率3.2万名联军在索尔（Soor，即今捷克小镇哈伊尼茨）附近与普军展开会战。最后联军损失7000余人，普军击退联军，从而确保自己退往西里西亚。——译者注

[4]劳西茨（die Lausitz），地区名，包括今德国勃兰登堡州南部、萨克森州东部和波兰下西里西亚省和卢布斯卡省的部分地区。自北向南分为下劳西茨、上劳西茨和劳西茨山地三个部分。——译者注

[5]1745年11月初，弗里德里希二世获悉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准备进攻柏林，便于11月中旬到西里西亚诱卡尔亲王会战。11月23日，在卡托利施-亨内斯多夫（Katholisch-Hennersdorf，即今波兰小镇卢班的一部分卢班地区亨利科夫）附近击败卡尔亲王的前卫部队（萨克森军队），卡尔亲王随后退向波希米亚。——译者注

[6]1745年11月底，弗里德里希二世从西里西亚向萨克森进军，同时命令德绍侯爵从莱比锡向德累斯顿前进，阻击鲁托夫斯基伯爵率领的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12月15日，德绍侯爵在凯瑟尔斯多夫附近与联军发生会战，联军大败。17日，德累斯顿投降。25日签订《德累斯顿和约》（Frieden von Dresden）。这是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译者注

[7]1745年12月25日，普奥双方签订《德累斯顿和约》，结束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和约重申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布雷斯劳和约》（Frieden von Breslau）内容，承认普鲁士占有西里西亚。——译者注

[8]即滑铁卢会战。“美好姻缘”（Belle Alliance）系当时位于比利时小镇滑铁卢以南5公里处的一家乡间餐馆，因女主人和一位男仆成婚而得名。拿破仑1815年6月17日曾在此设大本营和观察哨。滑铁卢会战是拿破仑的最后一次会战。1815年，英、奥、普、俄等国结成第七次反法联盟。6月16日，拿破仑在利尼会战中击败布吕歇尔后，于18日向英军阵地发起进攻，遇到威灵顿的顽强抵抗，但后者逐渐不支。在此危急时刻，布吕歇尔率领普军突然出现，冲向拿破仑的右翼侧，最后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法军在退却中迅速崩溃，伤亡和被俘3.2万人（被俘人员中包括21名将军），损失200余门火炮。联军还缴获了大量军费现金，以及装有拿破仑佩剑、帽子、勋章的车辆。22日，拿破仑被迫退位，后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译者注

★第五章★

战斗的意义

我们在前一章考察了战斗的绝对形态，也就是把战斗当作整个战争的缩影进行考察。现在我们把战斗作为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来研究它与其他部分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探讨一场战斗可能具有的更确切的意义。

由于战争无非是双方试图消灭对方的行为，那么想象中（也许现实中也是这样）最为自然的似乎就是每一方均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并用这些力量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中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想象肯定有很多真实的地方，而且如果我们坚持这样想象，并因此而把最初的小规模战斗只视为不可避免的损耗，就如同木工活计必出的刨屑，那么这种想象总的来看也是很有益的。但是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

战斗之所以增多，是因为分兵，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各个战斗的进一步的目的要与分兵一并讨论。但是这些目的以及连带它们的大量战斗，一般是可以分为特定类型的。而如果现在就认识这些类型，是有助于阐明我们观点的。

消灭敌军当然是所有战斗的目的，不过其他目的也有可能与这一目的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主要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消灭敌军是要务；另一种是消灭敌军更多是一个手段。除了消灭敌军以外，占有一个地方和占有一个目标也可能是一次战斗的一般任务，就是说要么是这三项任务中的单独一项，要么是多项一起构成一次战斗的一般任务。在多项任务的情况下，通常有一项是主要的。在我们不久要谈到的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主要作战形式中，上述三项任务中的第一项是相同的，其他两项则不相同。如果我们要就此列表的话，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进攻战斗	防御战斗
1.消灭敌军	1.消灭敌军

2.攻占一个地点　2.防守一个地点

3.攻占一个目标　3.防守一个目标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火力侦察和佯动，那么上述任务就似乎未包括所有任务领域，因为上述三项中的任何一项显然都不是火力侦察和佯动的目的。这确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第四种情况的存在。火力侦察是为了使敌人暴露，骚扰是为了拖垮敌人，佯动是为了使敌人不离开某地或者将其引到另一地。所有这些目的只有假借上述三种目的中的一种（通常是第二种）才能间接地达到，因为一方要进行火力侦察，就必须装出真要进攻、打击或者驱逐另一方的样子。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的话，就可以看出，这种假借的目的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只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进攻者的上述三个目的之外再加上第四个目的——误导对手采取错误的举措，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发起一次佯攻战斗。至于说人们只能通过攻势行动达到这个目的，则是由事物本性决定的。

另外，我们必须指出，防守一个地点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允许放弃某地；另一种是相对的，即只需防守一段时间。后一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前哨战和后卫战中。

战斗任务特性的不同，对战斗本身的部署有重要的影响，这应该是很清楚的。比如，只想把敌人的哨兵从其所在地赶走与要全部消灭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又比如，不惜任何代价坚守一个地点与只是阻击敌人一段时间，所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很少考虑到退却，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退却是要务。

但是这些考察都属于战术范畴，在这里只是作为例子说明问题而已。至于在战略上如何看待战斗的不同目的，我们将在涉及这些目的的章节中进行论述，在这里只做几点一般的说明。

首先，这些目的的重要性大致是按上面表中所列的次序依次递减的；其次，这些目的中的第一个在主力会战中总是应该占首要地位；最后，防御战斗的后两个目的其实不会带来任何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这两个目的完全是消极的，只能通过减轻达到积极目的难度而间接地起作用。因此，如果这类战斗变得过于频繁，就说明这一方的战略处境恶化了。

★ 第六章 ★

战斗的持续时间

如果我们不再从战斗本身，而是从它与其余部队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那么战斗的持续时间就有了自己的意义。

战斗的持续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战斗除胜负以外的第二个从属的结果。对胜利者来说，决出战斗胜负从来就是越快越好，迅速获胜说明胜利的潜力较大[1]；而对战败者来说，战斗是持续得越久越好，能将决战推迟到大败时，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成果了。

上述观点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在相对防御的战斗中，运用这一观点才变得重要。

在相对防御的战斗中，全部战果往往只体现在战斗的持续时间上。这就是我们把战斗的持续时间列为战略要素的理由。

战斗的持续时间与战斗的要素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这些要素是：兵力的绝对数量，双方兵力和兵种的比例，以及地形的特点。例如，2万人不会像2000人那样很快地相互消耗掉；抵抗比自己兵力多两三倍的敌人，不可能像抵抗兵力相等的敌人那样久；骑兵战斗比步兵战斗能更快地决出胜负，单纯使用步兵的战斗比有炮兵参加的战斗能更快地决出胜负；在山地和林地中前进的速度不可能像在平原上那样快。所有这一切本身都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见，如果要通过战斗的持续时间达成某一意图，就必须考虑兵力、兵种比例和部署情况。但是我们在专门考察这一问题时，重要的不是得出这一规律，而是尽快把经验在这方面所得出的主要结论与这一规律结合起来。

一个由各兵种组成的8000人至1万人的普通师，即使是面对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敌人，而且是在不怎么有利的地形上，也能抵抗数小时；如果敌人的优势不大或根本不占优势，那么也许能够抵抗半天。一个由3至4个师组成的军的抵抗时间能比一个师的抵抗时间多一倍，而一个8万

至10万人的军团的抵抗时间大约可以延长3至4倍。也就是说，可以让这些大部队在上述时间内单独作战。如果在这一时间内能调来其他部队，而且其发挥的作用能迅速地与已经进行的战斗所取得的结果形成整体效果，那么这就仍然是同一场战斗。

上述数字是我们从经验中得来的，但是我们认为进一步阐明决出胜负和结束战斗的时刻的特点，同样是重要的。

注释：

[1]1812年9月7日，俄法两军在博罗季诺（Borodino，今俄罗斯西部一村庄，东距莫斯科约100公里，位于莫斯科河右岸）附近进行会战。拿破仑率法军约13万人向俄军约12万人发起进攻，激战后占领博罗季诺，但拿破仑未敢将其最后的预备队——近卫军投入战斗，故未能扩大战果。库图佐夫率余部撤离战场，敞开了通向莫斯科的大门。拿破仑于14日进入莫斯科。双方在此次会战中损失惨重：俄军伤亡4.5万人（一说5.2万人，占当时俄军正规军兵力的一半；作者在本书第七卷中给出的数字是3万人），法军伤亡3.5万人（一说2.8万人，其中1792名军官；作者在本书第七卷中给出的数字是2万人），但双方均自称获胜。实际上，此次会战未能决出真正的胜负，但为俄军消耗法军和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译者注

★ 第七章 ★

战斗胜负的决出

尽管在每场战斗中都有对胜负起到主要作用的非常重要的时刻，但任何战斗都不是在某个单独的时刻决出胜负的。一场战斗的失败犹如天平一端的秤盘下降，是逐渐形成的，但是在任何战斗中，都有一个此次战斗的胜负可视为已定的时刻，过了这个时刻再进行的战斗则是一场新的战斗，而非原来那场战斗的继续。对这个时刻有个明确的概念，对于判断一场战斗能否由赶来的援军仍有益地进行下去，是很重要的。

人们往往在无法重建的战斗中无谓地牺牲新的力量，在尚可扭转局势的战斗中却往往错过投入新力量扭转局势的机会。下面两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

1806年，霍恩洛厄侯爵在耶拿附近以3.5万人与拿破仑率领的约6万至7万人进行会战，结果失败了，而且一败涂地，可以说是几乎全军覆灭，这时吕歇尔[1]将军试图以大约1.2万人的兵力重开会战，结果转瞬之间同样遭到了毁灭。

与此相反，在同一天，普军约2.5万人在奥尔施泰特[2]附近与达武[3]率领的法军2.8万人一直战斗到中午，虽然失败了，但是部队并没有溃散，没有比对手遭受更多的损失（对手完全没有骑兵）。但是普军错过机会，没有利用卡尔克罗伊特[4]将军指挥的1.8万人的预备队扭转局势。如果普军当时利用了预备队，那么就不会输掉这次会战了。

每场战斗都是一个整体，各部分战斗的结果在这个整体中汇成一个总的结果，而在这个总结果中就有战斗的胜负。这个结果无须恰好是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说的那种胜利[5]，因为人们往往没有制订取得如此胜利的计划，或者如果敌人过早避开，则人们往往没有机会取得如此胜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在敌人进行了顽强抵抗的战斗中，胜负决出的时刻也往往比主要构成胜利概念的那个成果出现得早。

于是我们要问：通常究竟什么是胜负已经决出的时刻，也就是说，从什么时刻起即使投入一支新的、适量的部队，也无法再扭转一场不利

的战斗？

如果我们绕开本性上本无胜负的佯攻战斗不谈，那么胜负已经决出的时刻就是：

1.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占有一个可移动的目标，那么失去这个目标就是胜负已经决出的时刻。

2.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占有一个地带，那么失去这个地带大多就是胜负已经决出的时刻，但并非总是这样，即只有在这个地带特别易守难攻时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容易进入的地带，那么不管它多么重要，都可以不冒大的危险再重新攻占它。

3.在上述两种情况未决出战斗胜负的所有其他情况下，尤其是在以消灭敌军为主要目的时，当胜利者不再处于松散状态，即不再处于某种无力的状态，另一方逐步使用兵力（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谈过此点）已经带不来什么好处时，就是胜负已经决出的时刻。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战略上是根据这一时刻来划分战斗单位的。

如果推进的一方在战斗中根本没有或者只有小部分部队出现秩序混乱和无力行动的情况，而我方却或多或少已经涣散，那么我们也是无法重建战斗的。如果对手已经恢复了作战能力，我们同样是无法重建战斗的。

因此，我们实际参战的那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预备队的那部分兵力越大（单是它的存在就可以一并决定胜负），对手的一支新锐力量从我们手中夺回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小。那些最善于亲率最适量的兵力作战，并处处充分发挥强大预备队的精神效果的统帅和军队，是最有把握走向胜利的。在近代，人们必须承认，法国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当拿破仑统率他们时。

此外，整个部队的规模越小，其胜利后摆脱战斗危机状态和恢复原有作战能力的时刻就出现得越早。一小队用于警戒的骑兵在临时快速追击敌人后，几分钟就可以恢复原来的序列，危机也不会持续得更长，而整个骑兵团要恢复序列就要用更长的时间；分散成单个散兵线的步兵恢复序列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至于各兵种组成的部队，如果其各部分行进方向不同，而且序列受到了战斗干扰，通常由于相互间不确知位置，序列就开始变得更加混乱，恢复序列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胜利者要把在

战斗中混乱不堪和部分陷入无序状态的部队重新集合起来，再稍加整顿，部署在适当的地点，即重新恢复战场的秩序，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可以说，整个部队的规模越大，恢复序列的时刻就来得越迟。

此外，当胜利者还处于危机状态时，黑夜突然降临也会推迟序列恢复的时刻。最后，如果地形复杂和便于隐蔽，也会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但对这两点我们要指出，黑夜也是一个有效的防护手段，因为人们极少有条件适合从夜间进攻中取得好的结果。像1814年3月10日约克[6]在拉昂附近成功夜袭马尔蒙[7]的例子是不多见的[8]。同样，复杂和便于隐蔽的地形也可成为处于较长危机状态中的胜利者的保护者，使他不至于受到反击。因此，两者（夜间和便于隐蔽的复杂地形）是加大而非减轻失败者恢复战斗的难度。

截至目前，我们认为正遭受损失的一方，其赶来的援军只是单纯地增加兵力，也就是说把它视为一支径直从后方过来的援军，这是常见的情况。但是如果这支援军进攻对手的侧面或背后，情况就会变得完全不同。

对于侧面和背后进攻在战略范畴的效果，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为建立战斗而进行的侧面和背后进攻主要属战术范畴。只是因为我们谈的是战术结果，我们的观点必须深入到战术范畴，所以我们才讨论侧面和背后进攻。

部队向敌人侧面和背后发起进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进攻的效果，但未必总是这样，它同样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进攻的效果。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问题一样，都是由战斗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我们在这里不去深入讨论它。但以下两点对我们当前研究的问题是重要的。

第一，在决出胜负后发起的侧面和背后进攻一般比在决出胜负前发起的侧面和背后进攻更有利于取得战果。人们在建立战斗时，首先要争取的是对自己有利的决战，而不是追求战果有多大。考虑到这一点，人们会认为，一支赶来帮助我们建立战斗的援军如果与我们分开而去进攻对手的侧面和背后，不如直接与我们会合更有利。肯定不乏这样直接会合的情况，不过人们还是要承认，在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具体是由于在此对我们很重要的下述第二点。

第二，一支为建立战斗而赶来的援军一般都带有出敌不意所具有的精神力量。

出敌不意地进攻敌人的侧面和背后，效果总是很大的。正处于胜利之后危机状态的敌人是分散和混乱的，很难针对这种进攻采取反措施。谁都会感觉到，在战斗初期，敌人的兵力是集中的，对侧面和背后进攻总是有防备的，因此这种进攻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在战斗的最后时刻采取这种进攻的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因此，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支从对手侧面或背后过来的援军能产生更大的效果，就好比同样的力在杠杆上作用于力臂较长端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至一支从正面进攻不足以建立战斗的部队，如果进攻敌人侧面或背后，就能把战斗建立起来。精神力量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其效果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这里正是大胆和冒险的用武之地。

在难以确定能否挽回一个不利的战斗时，人们必须注意到上述这一切，必须考虑到上述所有共同起作用的力量。

如果还不能认为战斗已经结束，那么借助于赶来的援军开启的新的战斗就会和此前的战斗汇为一体，即汇成一个共同的结果，此前的不利也就从账单中完全消失了。而如果已经决出胜负，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这时就有两个相互分开的结果。如果赶来的援军力量有限，即本身无法与对手抗衡，那么就很难指望这第二场战斗获得有利的结果；如果这支援军规模很大，以至它可以不考虑前一个战斗的结果就能进行第二场战斗，那么它虽然能够以有利的结果补偿前一个战斗，甚至还有更大的收获，但从来不能使前一个战斗从账单中消失。

在库讷斯多夫会战中，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第一次进攻时占领了俄军阵地的左翼，缴获了70门火炮，在会战结束时又把两者丢掉了，第一次战斗的全部成果就这样从进账中消失了。假如他在第一次战斗后适可而止，将会战的第二部分推迟到次日，那么即使他输掉了会战，第一次战斗所取得的好处也总是可以抵消这个失利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不利的战斗未结束时就已经预见到其不利的结果，并且把它扭转了过来，那么这一不利的结果不仅可以从我们的账单上消失，而且还会成为我们夺取更大胜利的基础。就是说，如果人们仔细设想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就不难看出，在战斗结束之前，各部分战斗的所有结果就都只是人们一时的判断，在总的结果中不仅可能被消除，还有可能向反方向转化。我方部队损失得越多，敌人为此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敌人面临的危机就越和我们一样严峻，我方新锐力量的优

势也就变得越大。如果这时总的结果转而对我们有利，我们从敌人手中重新夺回了战场和战利品，那么敌人以前夺取战场和战利品所耗费的一切力量就成为我们的现实好处，而我们以前的大败成为我们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这时对手在胜利时所取得的最辉煌的、以至让他可以无视为之所失去兵力的战绩就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对这些失去了的兵力的懊悔。胜利的魅力和大败的厄运就是这样改变着有关要素[9]所特有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我们占有明确的优势，能够以更大的胜利来报复敌人的胜利，也最好是赶在一次不利的战斗结束之前去扭转它（如果它有一定重要性的话），而不是发起第二次战斗。

1760年，道恩元帅在利格尼茨附近曾试图援助正在战斗中的劳东将军。但是在劳东失利后，尽管道恩有足够的兵力，却没有尝试于次日进攻普鲁士国王。

由此可见，对于在会战之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应该加以避免。

我们还要研究另一个问题。

既然一次结束了的战斗是一件了结了的事情，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的理由。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必须出于其他因素。但是这个结论与我们必须顾及的一种精神力量是相抵触的，这就是复仇和报复的情感。从最高统帅直到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会缺乏这种情感，因此，没有什么比要挽回损失这种情绪更能激起部队的斗志了。不过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被击败的部队不是整个部队中过于重要的一部分，否则那种复仇情感就会消失并转变成为无能为力的感觉。

为尽快挽回损失，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因此如果其他条件许可，应优先考虑进行第二次战斗。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第二次战斗应该是进攻，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人们在大量从属性的战斗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报复行动的例子，而大的会战通常是很多其他原因决定的，不是由报复这一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吕歇尔在他的两个军在蒙米赖附近被击败三天后，于1814

年2月14日率领第三个军前往该战场。毫无疑问，这是复仇的情感驱使他这样做的。假如他知道在那里还会遭遇到拿破仑本人，那他自然会有充分的理由推迟复仇，但他当时是希望找马尔蒙报仇，结果他那高贵的复仇欲望没有收获到什么好处，反而由于失算而失败。

应共同作战的几个大部队之间应相距多远，这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及其决战的时刻。本来只要这一部署是为了进行同一场战斗，它就是战术部署，不过只有当这几支大部队部署得相距很近，以至它们不可能进行两个分开的战斗时，也就是说它们整个所占的空间在战略上只能视为一个点时，才能把这种部署视为战术部署。然而在战争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人们不得不把那些计划共同作战的部队也分开部署得很远，以至尽管主要意图是将其集结后共同作战，但它们还是有可能分开作战，因此这种部署就是战略部署了。

此类战略部署包括：分为数路大部队和纵队的行军，前卫部队和侧面部队，受命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预备队，集结分散宿营的数个军，等等。人们看到，这类战略部署不断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战略家当中的辅币，而主力会战和与其同样重要的一切则是金币和银币。

注释：

[1]指迅速获胜可使胜利者的损失和疲惫程度较小，可以更好地追击敌人。——译者注

[2]吕歇尔（Ernst Wilhelm Friedrich Philipp von Rüchel，1754—1823），普鲁士将军。1806年耶拿会战时指挥普军右翼。——译者注

[3]奥尔施泰特（Auerstedt），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小镇，西南距耶拿约25公里。——译者注

[4]达武（Louis-Nicolas Davout，1770—1823），法国元帅。由于在1806年奥尔施泰特会战和1809年埃克米尔会战中建立功勋，被拿破仑封为奥尔施泰特公爵和埃克米尔侯爵。1815年出任国防大臣和法军总司令。其作战顽强、纪律严明，被士兵们称为“钢铁元帅”。——译者注

[5]卡尔克罗伊特（Friedrich Adolf Kalckreuth，1737—1818），伯爵，普鲁士元帅。在1806年奥尔施泰特会战中指挥预备队。曾激烈反对普鲁士军事改革。——译者注

[6]指本篇第四章中所说的取得大量战利品的大规模胜利。——译者注

[7]约克（Hans David Ludwig York，1759—1830），伯爵，普鲁士元帅。1812年12月与俄国签订《陶拉盖协议》（Konvention von Tauroggen），反对拿破仑。以后曾参加包岑、莱比锡、蒙米赖、拉昂等会战。——译者注

[8]马尔蒙（August Frédéric Louis Marmont，1774—1852），公爵，法国元帅。——译者注

[9]1814年3月初，拿破仑将布吕歇尔赶过埃纳河，后者退守拉昂。3月9日傍晚，马尔蒙在拉昂附近击败普军约克部，但在夜间受到约克偷袭，马尔蒙败退。当时，布吕歇尔正在患病，双目发炎，无法指挥，因此没有进行猛烈的追击。——译者注

★第八章★

战斗是否需经双方同意

“未经双方同意，战斗就不会发生”，这一观点构成了决斗的全部基础。一些历史著作家的妙论就源于这一观点，误导出很多模糊的和错误的概念。

这些著作家的考察常常围绕着这样一点进行：双方中的一位统帅向另一位统帅发起了会战，而后者未应战。

但战斗是一种有了很大变化的决斗，战斗的基础不仅存在于双方的斗争欲望（同意战斗），还存在于与战斗相联系的目的。这些目的总是属于更大的整体[1]，由于整个战争（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战斗）拥有的政治目的和条件也属于更大的整体[2]，因此这些目的就更是属于更大的整体了。于是战胜对方的纯粹欲望就处于一个完全从属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它已经不能独立存在，只能视为更高的意志得以活动的神经。

“白白地向敌人发起了会战”这一表述，在古代民族中间，以及后来又在常备军出现的初期，比起现代有更多的含意。古代各民族是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开阔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的，这是一切部署的出发点，因此当时的全部军事艺术都体现在部队的部署和组成上，即体现在战斗序列上。

由于当时部队通常驻扎在设防营垒中，因此营垒中的阵地被看作难以侵犯。只有当对手离开其营垒，像进入竞技场一样来到可进入的地带，才有可能进行会战。

如果有人说，汉尼拔白白地向法比尤斯[3]发起了挑战，那么对法比尤斯来说，这句话无非是说这一会战不在其计划之内，这句话本身并不能证明汉尼拔在物质或精神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对汉尼拔来说，这一表述是正确的，因为汉尼拔的确是想要进行会战。

在近代常备军出现初期，进行大的战斗和会战时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就是说，大部队必须借助于一种战斗序列投入战斗，并在这一序列

中得到引导[4]。这样的序列作为一个庞大和笨拙的整体，或多或少需要有平原才能作战，在非常复杂的地形、遮蔽地或山地，就既不适于进攻也不适于防御了。因此，防御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这里找到了一种避免会战的手段。这样的情况虽然越来越少，但还是一直保持到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5]。直到七年战争，人们才开始在难以进入的地形上向对手发起进攻，并逐渐普遍起来。当时对那些利用地形的人来说，地形虽然仍成为一个加强其力量的因素，但已经不再是一个束缚战争自然力量的魔力圈了。

30年来，战争发展得更不受地形束缚了。对真的想通过战斗决出胜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找到和进攻对手。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不能认为他是要战斗。因此“某人发起一场会战，但其对手没有应战”这一表述，在今天无非是说“某人认为战斗的条件还不够有利”。这等于是承认前面所说“发起一场会战”的表述不恰当，他只是努力掩饰不想发起会战的真相。

如果防御者放弃其要塞和与之相关的角色，那么自然他也能在目前无法再拒绝战斗的情况下避开一场战斗，但这一结果对进攻者来说已经是半个胜利，防御者等于承认进攻者暂时占有优势。

因此，现在再也不能用“向对方发起了挑战，但对方没有应战”这种口头上的胜利来美化前进者（进攻者）停止不前的状态了。只要防御者没有退避，就说明他是要进行会战的。如果防御者没有受到进攻，他当然可以说是他发起了会战挑战，实际上大家都清楚这是进攻者停止不前造成的。

从另一方面看，在现代对一个想要并且能够回避战斗的人，是不太好强迫他进行战斗的。由于进攻者往往不满足于从对手回避中得到的好处，而是迫切要求获得一次真正的胜利，因此他有时就会以特别的方法去寻找和运用为数不多的现有手段，迫使即便是这样的对手进行战斗。

迫使这样的对手进行战斗的最主要的手段有两个：第一是包围对手，使之不可能退却，或者使其难以退却，以至宁愿应战；第二是袭击对手。第二个手段在各种运动都不方便的时代是适用的，但是到了近代已经变得没什么效果了。现代军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甚至在敌人眼皮底下也敢于开始退却，只有特别不利的地形才会给退却带来大的困难。

内勒斯海姆会战[6]可以被看作这样一个例子。这次会战是卡尔大公于1796年8月11日在“荒凉的阿尔卜山脉”[7]中对莫罗发起的，意图只是让自己更容易退却。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从未完全理解过这位著名统帅和著作家当时为什么采取这一行动。

罗斯巴赫会战[8]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联军统帅当时确实不应有进攻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意图。

对于索尔会战，普鲁士国王自己说过，他之所以接受会战，是因为他感到在敌人眼前退却有危险，当然国王还举出了接受这次会战的其他理由。

总的说来，除了真正的夜袭以外，这种通过袭击迫使对手战斗的情形变得越来越少见了。而以包围迫使对手战斗的情形，也主要只是发生在个别的军队，例如在马克森会战[9]中的芬克军。

注释：

[1]指兵力。——译者注

[2]指战争。——译者注

[3]指国家政治。——译者注

[4]法比尤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公元前275—前203），古罗马统帅、元老院成员，五次任执政官，两次任独裁官。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曾率罗马军团与汉尼拔作战，避免正面决战，采取拖延、消耗战术，史称“法比尤斯战术”。当时，速决派称其为“拖延者”。——译者注

[5]作者在此指的是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在欧洲盛行的一种被称为“西班牙列阵”（Tercio）的战斗序列。其基本阵形是在持长矛的步兵列阵四周部署火枪手，以抵御持轻火器的敌骑兵。在实际运用时往往组成多个列阵。该序列因组织起来非常复杂，不够灵活，在法国、尼德兰等国军事改革后逐渐被淘汰。——译者注

[6]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1）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的第一阶段，以普鲁士获得此前奥地利所占的西里西亚和格拉茨公爵领地而结束。——译者注

[7]1796年5月底，莱茵地区停战协定到期，卡尔大公正计划进攻阿尔萨斯地区。6月，茹尔当率法军左翼过莱茵河东进，被卡尔大公击退。卡尔大公留一部兵力监视茹尔当，自率主力约3.5万人，溯莱茵河而上，指向莫罗率领的法国中路部队4.5万人。8月11日，卡尔大公在内勒斯海姆（Neresheim，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小城）向莫罗发起进攻。双方在会战中均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均未利用。卡尔大公会战后仍向东退却。卡尔大公在《由1796年德意志战局论战略原则》（Grundsätze der Strategie,erläutert durch die Darstellung des Feldzuges von 1796 in Deutschland）第二卷中对当时决定进攻莫罗进行了自责："……难道只有通过会战才能达到保障退却安全的目的吗？进行一些佯动，争取几日行程的距离，或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牺牲一支较大的后卫部队，本可更有把握地达到目的，尤其是针对莫罗这样一个行动迟缓之敌……甚至从获胜的可能性上看也不应在内勒斯海姆附近发起进攻：对手占有兵力优势和有利阵地，而且部队集中，可奥利人在所有这些方面均处于劣势。"——编者注

[8]"荒凉的阿尔卜山脉"（Rauhe Alp），士瓦本阿尔卜山脉（Schwäbische Alb，位于德国南部，长约200公里）中最高的部分。——译者注

[9]1757年11月5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2.2万人，在萨克森选帝侯国的罗斯巴赫（Rossbach，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城市布劳恩斯贝德拉[Braunsbedra]的一部分）附近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联军计4.1万人进行会战并获全胜。普方伤亡500余人，联军方面伤亡3000余人，并有7000余人被俘。——译者注

★第九章★

主力会战

主力会战胜负的决出

什么是主力会战？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当然这不是为争夺一个次要目的而进行的不重要的斗争，不是一发觉目的难以达到就放弃的纯粹的尝试，而是一场以全力争夺真正胜利的斗争。

即使是在一次主力会战中，也可能有次要目的混在主要目的中。产生主力会战的各种情况不同，主力会战也会有这些情况的某些特点，因为即便是一次主力会战，也是与一个更大的整体有联系的，它只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又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战争的真正的重点。因此总的说来，主力会战区别于其他战斗的特点就是它比其他任何战斗都更多地是为自己而进行的。

这对主力会战决出胜负的样式，以及对主力会战胜利的效果是有影响的，并且决定理论应在何种程度上重视主力会战（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我们把主力会战作为专门的考察对象，而且是在这里，在我们考察可能与它有联系的特殊目的之前。只要主力会战是名副其实的，那些特殊目的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特点。

既然主力会战主要是为它自己而进行的，那么决出其胜负的理由想必就在于它自己。换句话说：只要还有获胜的可能性，就应该在主力会战中寻求胜利，人们不应由于个别情况而放弃主力会战，放弃的唯一理由只有“力量完全不足”这一个。

那么应怎样进一步描述决出胜负的时刻呢？

如果像人们在近代军事艺术中很长一个时期所认为的那样，某种巧妙部署的序列和结合是部队得以发挥勇敢精神去夺取胜利的主要条件，那么这种序列被破坏的时候就是胜负已经决出的时刻。一翼被击败，从其与整体的结合处瓦解开来，也就一并决定了另一翼的命运。如果像在

另外一个时期那样，防御的本质在于部队与其作战所在地的地形及其障碍物的紧密结合，以至部队和阵地是一回事，那么占领这处阵地的一个重要地点就是决定胜负的时刻。人们说“关键阵地丢了”，意思就是说阵地守不住了，会战打不下去了。在上述两种情况中，被击败的部队大致就像乐器上断了的弦，无法再履行其使命了。

无论是前者的几何学原则还是后者的地理学原则，其趋势都是将正在作战的部队置于紧张状态，就像是给一个晶体施压，其结果是不能充分利用现有力量，不能用到最后一个人。这两个原则至少已经失去很多影响，以至于不再起主导作用。现代军队也还是以一定的序列进入战斗，但序列已经不再是决定性的了；现在也仍利用地形障碍加强抵抗力，但地形障碍已经不再是抵抗的唯一依靠了。

我们在本篇第二章中曾试着对现代会战的特点进行了概述。根据我们对此所描述的画面，战斗序列只是为便于使用部队而对它的一个摆放，而会战就是这些部队相互缓慢消耗的过程，最后看谁先将对手耗尽。

因此，与任何其他战斗相比，在主力会战中是否定下放弃战斗的决心，更是要取决于双方余下的新锐预备队的兵力对比情况，因为只有这种预备队还具有全部的精神力量，而那些像被战火这一摧毁因素燃尽后的煤渣一样的部队是无法与预备队相提并论的。正如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的那样，地区的丧失也是衡量精神力量损失的尺度，因此也应一并予以考察，但更多的是作为已经受到损失的标志，而不是损失本身，而新锐预备队的数量始终是双方统帅主要关心的问题。

一场会战的发展趋势通常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只是不怎么明显。这一趋势甚至往往由于会战的部署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如果一位统帅意识不到这一趋势而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开启了会战，那就说明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使这种趋势在部署会战和会战开始时没有确定，会战的过程也更多是均势缓慢变化的过程，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正如我们指出过的那样，这种变化最初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均势在会战过程中的变化，并不是人们受到对会战的不真实描述影响后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来回摆动的。

即使均势可能长时间很少受到破坏，或者甚至在一方失去均势后又恢复了，而且开始让对方失去均势，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战败的统帅早在退却以前就已经觉察到了这一变化。如果人们见到

随便某个情况出乎意料地对整个会战的进程产生了大的影响，那么这大多只是战败者讲述其失利会战时的掩饰。

在这里我们只能求助于公正而富有经验的人的判断，他们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论点，并且在没有亲历过战争的那部分读者面前为我们辩护。如果根据事物的本性来论证会战过程为什么必然是这样的，就会让我们过多地进入到这个问题所属的战术领域，而在这里我们只关注这个问题的结论。

如果我们说，战败的统帅在决心放弃会战以前通常早就觉察到这种不利的结局，那么我们也要允许出现相反的情况，否则我们的论点就会自相矛盾。假如一场会战明确出现失败的趋势，就视同这场会战已经失败，那么也就不必再拿出兵力去扭转败局，因此在会战明确出现失败趋势后，一方应该很快就开始退却了。当然有这样的情况：一方的失败趋势已经非常明确，结果却是另一方失败了。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常见的，而是少见的。然而时运不佳的统帅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这种少见的情况上：只要他还有一点挽回败局的可能性，他就一直指望出现这种情况。他希望通过更大的努力，通过提高余下的精神力量，及通过超越自我，甚至通过幸运的巧合，使自己还能看到扭转败局的时刻。只要勇气和理智在他内心未出现矛盾，他就去推动这种扭转败局的努力。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想多说几句，但此前先要说明哪些是均势变化的迹象。整体战斗的结果是由所有部分战斗的结果总和构成的，而各部分战斗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三个不同方面：

第一，指挥官的内心受到不利的精神上的影响。如果一个师长看到他的各个营是如何失败的，那么这会对他的行为和呈送的报告内容产生影响，而他的报告内容又会影响统帅要采取的举措。因此，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可以补救的失利的部分战斗也会产生不良的印象，这种印象不费多少力量，甚至是不可抗拒地累积到统帅的内心。

第二，我们的部队比对方削弱得快。这种削弱在缓慢而有秩序的现代会战过程中是很容易估计出来的。

第三，地区丧失。

所有这一切对统帅的眼睛来说应起到一个罗盘的作用，据此就能够辨认出其会战的趋势，犹如辨认出一艘船的航向。如果自己损失了全部炮兵，却没有夺得敌人的火炮；如果自己的步兵营被敌人的骑兵冲垮，

而敌人的步兵营却到处组成密不透风的阵营；如果自己战斗序列中的火力线不得不从一个地点退到另一个地点；如果为了攻占某些地点而白白地消耗了力量，进攻中的步兵营每次都被敌人组织很好的雨点般的霰弹打散；如果在炮战中我方针对敌人的炮火开始减弱；如果大批未负伤的官兵随着伤员后撤，导致火线上的步兵营不寻常地迅速减员；甚至如果由于会战计划受到干扰，个别部队被分割和被俘；如果退路开始受到威胁，那么统帅就必须从上述这一切情况中看出他和这次会战所面临的趋势。会战的这种趋势持续得越久，这种趋势变得越确定，挽回败局就越困难，统帅不得不放弃会战的时刻也就越近。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时刻。

我们不止一次说过，双方余下的新锐预备队的兵力对比大多是最后决定胜负的主要根据；统帅如果看到对手在预备队的兵力对比上占有明确的优势，那么他就应下决心退却。现代会战的特点恰恰是，会战过程中出现的所有不利情况和损失都可以通过新锐力量来弥补，因为现代战斗序列的组织方法和部队投入战斗的方式使人们几乎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预备队。一位看上去要战败的统帅只要在预备队上还有优势，就不会放弃会战。然而自他的预备队兵力开始少于敌人预备队的那一刻起，就可视为胜负已经决出了。至于他此时还能做什么，这一方面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取决于他所具有的勇气和毅力的程度，这种勇气和毅力有时也可能变成不明智的固执。统帅怎样才能正确地估计双方预备队的兵力对比，这是实施中的技能问题，绝不是这里要谈的问题。我们这里依据的是他判断后得出的结论。但是即使他得出了这个结论，也还不是他决定退却的真正时刻，因为一个只是逐渐形成的动机并不适合让统帅定下退却的决心，而只是统帅定下退却决心的一个一般的根据，要定下退却决心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动因。这些动因主要有两个，它们经常出现，即退路面临危险和黑夜的到来。

如果随着会战的每一步进程，退路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如果预备队已经受到很大的削弱，以致它们无法再重开局面，那么就只剩下听天由命和通过有秩序的退却自救了。在这种情况下，较长时间的耽搁会使退却成为溃逃和大败，一切化为乌有。

一切战斗通常随着黑夜的到来而结束，因为夜战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会带来好处。由于黑夜较白天更适合退却，因此，凡是认为退却不可避免或者极有可能的人，都倾向于利用黑夜退却。

不言而喻，除上述这两种常见的和最主要的动因以外，退却可能还

有很多其他更小、更具体但又不容忽视的动因，因为会战越是临近均势完全改变的时刻，每一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对这一改变的影响就越敏感。因此，损失一个炮兵阵地，敌人数个骑兵团成功地突入阵地等都能促使人们将已经成熟的退却决心付诸实施。

在结束这个讨论内容的时候，我们还要谈一下，统帅内心要经受得住勇气和理智之间某种形式的斗争。

一方面，统帅身上那种常胜征服者所拥有的骄傲情绪和天生倔强带来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由高贵情感激发出的昂扬的抵抗精神不愿让他退出战场，而是要求他把荣誉留在那里；另一方面，理智又劝告他不要把所有力量用尽，不要孤注一掷，而是要保存有秩序退却所必需的力量。在战争中，不管勇气和顽强的价值应该推到多么高，不管无法下决心以全力争取成为胜利者的获胜希望是多么少，但毕竟有一个点，超出这个点的固执坚持只能被称作一种绝望的愚蠢行为，从而不会得到任何评论者的原谅。在所有会战中最著名的“美好姻缘”会战中，拿破仑动用其最后的力量，用于挽回一场无法再挽回的会战，就如同花掉了身上最后一文钱，最后像乞丐一样逃出了战场，逃出了他的帝国。

★第十章★

主力会战（续一）

胜利的影响

根据不同的立足点，人们可能对一些大规模会战所取得的特大战果感到惊讶，同样也可能对另一些大会战没有取得什么战果而感到惊讶。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一次大胜利的影响的本性。

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区分以下三个事物：一是胜利对战争工具本身，即对双方统帅及其军队的影响；二是胜利对参战国的影响；三是上述两种影响在战争接下来的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真正的作用。

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在战场本身的伤亡、被俘人数和火炮损失方面的差别往往不大。谁要是只考虑这种不大的差别，谁就往往会对它所产生的后果感到完全不可理解。实际上，这一切通常发生得十分自然。

我们在第七章[1]中曾经讲过，一方胜利的规模不仅随另一方被击败部队规模的增加而加大，而且是以更大的程度加大。一场大规模战斗的结局给失败者和胜利者带来的精神影响都比较大。这些影响使物质力量受到更大的损失，而物质力量的损失又反过来影响精神力量，两者就这样相互作用，相互助长，因此，人们应该特别重视这种精神影响。这种精神影响对胜利者和失败者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它销蚀失败者的各种力量，同时增强胜利者的力量和活动。但是这种精神影响主要还是对失败者产生作用，因为它成为失败者遭受新的损失的直接原因。此外，这种影响与危险、劳顿和艰难，总之与一切加大困难的因素（战争就是在这些因素之间运动）有相同的本性，因此与它们一起出现，并由于它们的影响而加大，而对胜利者来说，所有这些因素只是像重物一样影响其勇气的进一步高涨。于是人们看到，失败者从原来均势时水平线下降的程度比胜利者高于该水平线的程度大得多，因此当我们谈到胜利的影响时，主要是指胜利给失败者带来的影响。如果说这种影响在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中比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强烈，那么在主力会战中肯定比在一次从属性的战斗中要强烈得多。主力会战是为它自己，为它决出的胜利而存在的，因此人们在主力会战中应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整个战争计

划及其全部头绪，以及所有遥远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模糊想法所汇聚成的意图就是，在进行主力会战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刻战胜对手。能否夺取到主力会战的胜利——对这个大胆的问题做出回答，是命运攸关的问题。这意味着精神必然会紧张起来，不仅是统帅，而且他的整个部队直到最后的辎重兵都是如此。当然职位越低，紧张的程度就越小，但其重要性也越小。在任何时代，而且从事物的本性来看，主力会战从来不是一次未经准备、意料之外和盲目执行的公务，而是一个伟大的行动。这一行动部分是自动的，部分是根据指挥官的意图从大量的一般活动中脱颖而出的，更能增强所有人的紧张情绪。而人们越是紧张地注视着会战的结局，会战结局的影响想必也就越大。

现代会战中胜利的精神影响比近代战争史初期[2]的会战中的要大得多。既然现代会战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是双方力量的真正搏斗，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而不是具体的部署，更不是偶然性。

人们犯了错误，下次可以改正，可以期待在另一次得到幸运和巧合的更多眷顾，但是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总和通常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因此一次胜利给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总和带来的变化对整个未来都有更重大的意义。在军内外所有参加会战的人中，虽然也许只有极少数人思考过这一区别，但是会战过程本身会使所有身处会战的人都感觉到这种区别。在公开报道中关于会战过程的记述尽管可能被一些个别的牵强附会的情况掩饰了真相，但还是或多或少地告诉世界：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总的情况，而不在于个别情况。

从未身处过一场大规模失败会战的人，很难对它有个活生生的、从而完全真实的想象。对这一次或那一次小损失的抽象想象永远不会构成对一次失败会战的真正概念。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失败会战的情景。

在一次失利的会战中，首先侵袭人的想象力（也可以说人的理智）的是大量人员的损失；其次是地区的丢失（这往往是常见的现象，即使是进攻者，在失利时也会丢失地区）；再次是最初的序列受到破坏，各部分陷入混乱，出现退却的危险（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这种危险会经常出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最后是退却（大多是在夜间开始，或者至少是在整个夜间持续进行）。退却一开始，部队就不得不丢下大量疲惫不堪和失散的士兵，而他们往往正是那些敢于在战场上冲得最远和坚持得最久的勇士。在战场上只是较高级军官才有的被战胜的感觉，此时则会波及各级军官，直至普通士兵。当他们想到很多在这次会战中刚刚

为大家所尊敬的勇敢的战友落入敌人之手的可怕景象，这种被战胜的感觉就更加强烈。同时，每个下属多少都会认为自己的努力之所以徒劳无益，是上级指挥官的过错，因此开始怀疑上级指挥官的能力，于是这种被战胜的感觉就更加强烈。这种被战胜的感觉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单纯的想象，而是对手比我们占优势的明证。对手占优势这一事实可能被某些原因掩盖，以至在会战前不易被发现，但到会战结束时，总会清晰和明确地显露出来。也许人们在会战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但在缺乏更可靠根据的情况下想必会寄希望于巧合、幸运、天意和大胆的冒险。最后当这一切都被证明无济于事时，冷酷的事实却已经无情和紧迫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上述情况还远远不能说是惊慌失措。一支有尚武精神的部队在会战失败后决不会惊慌失措，而其他部队也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会在会战失败后惊慌失措。上述情况在最优秀的军队中也会出现。如果说长期的战争历练和胜利的传统以及对统帅的极大信任有时可以稍许弱化这些情况，但在失败的最初时刻不可能完全没有这些情况。这些情况也不仅仅是由于丢失火炮和人员被俘而引起的，因为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通常是稍后才出现的，而且也不会很快就为大家所知。因此，即使是最缓慢和最均匀的均势变化也会产生这些情况，而且正是这些情况构成了胜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产生的影响。

我们已经说过，战利品的数量会提高这种影响。

被视作战争工具的一支部队在上述状态中会受到多么大的削弱啊！我们说过，一支在这种削弱状态下的部队对作战中遇到的很普通的困难都会感到难以应付，因此很难指望它有能力通过新的努力夺回已经失去的东西！在会战之前，交战双方之间有一种真正的或者想象出来的均势。当这个均势失去后，要想重新赢得它，就必须有外因的帮助。如果缺乏这样的外部支撑点，那么任何新的努力都只会导致出现新的损失。

因此，即使对手的主力取得的是最微小的胜利，也会使均势像天平的秤盘一样不断向对手一边下沉，直到新的外在因素使它发生转折为止。如果附近没有这种新的外在因素，如果获胜的对手是一个不知疲倦、渴望荣誉和追求远大目标的人，那么另一方就必须有一位杰出的统帅和一支久经战争历练和具备高度尚武精神的军队，以便使对手高涨的优势不至于像汹涌的江河一样冲破堤坝，而是通过小规模和多种多样的抵抗使这条江河流得缓慢下来，直到其胜利的力量在河道的终点消失。

现在我们来谈谈对手的胜利对我军以外的民众和政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他们最紧张的希望突然化为泡影，全部自尊心受到打击。这些力量消失后，取而代之的畏惧则以其可怕的张力冲入人们内心出现的真空，最后使他们完全瘫痪。这是主力会战对交战一方的神经进行的闪电般的真正打击。这种影响尽管在这里和在那里会有所不同，但从来不会完全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去积极地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以扭转败局，而是担心自己的努力会徒劳无益，于是在应该迅速行动的时候踌躇不前，或者干脆束手待毙，听任命运摆布一切。

胜利的这种影响在战争过程中能产生什么结果，部分取决于胜利一方统帅的性格和才能，但更多取决于促成胜利的各种情况和胜利带来的各种条件。如果没有统帅的勇气和进取精神，即使是最辉煌的胜利也不会带来大的战果；即使统帅有勇气和进取精神，但如果各种条件严重地制约着这些精神力量，那么它们只会更快地枯竭。假如利用科林会战胜利的不是道恩而是弗里德里希大帝[3]，假如进行洛伊滕会战[4]的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那么其结果将会是多么不同啊！

至于能让大胜利带来大战果的条件，我们在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时可以了解到。之后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胜利的规模与其战果之间，初看上去会不一致。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因为胜利者缺乏干劲。在这里我们只研究主力会战本身，不想离开这个题目，我们只想指出：一次胜利从来就是有上述影响的，而且这些影响随着胜利强度的增加而加大。一次会战越是成为主力会战，也就是说，越是把全部作战力量集中在一次会战中，越是把全部军事力量变成作战力量，越是把全国的力量变成军事力量，胜利的影响也就越大。

然而，难道理论就可以认为胜利的这种影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吗？难道理论不更应努力地去找到有效的手段来消除这种影响吗？对这个问题做肯定的答复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愿上天保佑我们，别像大多数理论家那样由此而误入既赞成又反对的自相矛盾的歧途！

胜利的上述影响当然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一影响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即使我们找到了针对它的方法，它仍然存在，就犹如一枚炮弹，即使它是从东向西发射的，因这一相反方向的运动损失了部分速度，但它仍然是随着地球的自转方向自西向东运动的。

整个战争的进行是以人的弱点为前提的，同时也是针对这一弱点的。

如果说我们以后在另一个场合还要思考主力会战失败后应该怎么办，如果说我们还要研究在最绝望的处境中尚有可能剩下的手段，如果说我们即使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仍相信有可能把失去的一切夺回来，但这指的并不是能使这样一次大败的影响逐渐变成零，因为人们用于挽回败局的力量和手段本来是可以用于积极目的的。这些力量不仅指精神力量，也包括物质力量。

另一个问题是，一次主力会战的失败是否也许会唤起一些否则根本不会出现的力量[5]。这种情况当然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在很多国家的民众中确实已经出现过。但是激起这种强烈的反作用已经不属于军事艺术研究的范围。军事艺术只能是在必须以这种作用为前提的情况下要顾及它。

胜利给胜利者带来的结果可能由于它唤起的失败者的力量所形成的反作用而看似不利。这种情况当然属于极少的例外，但这也让人更有把握地认为，由于战败的民众或国家有不同的特点，同样的胜利所引起的结果是不同的。

注释：

[1]1759年9月，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的普鲁士守军向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投降。弗里德里希二世试图挽回局势，命令芬克中将率领1.5万人佯动至马克森（Maxen，今德国萨克森州米克利茨塔尔的一部分，西北距德累斯顿18公里）附近，威胁奥军主力后面的交通线，以迫使奥军退向波希米亚。11月20日，芬克被3.2万人的优势之敌包围，次日率部投降。——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应为本篇第四章。——译者注

[3]指三十年战争时期。——译者注

[4]参阅第六篇第八章。——译者注

[5]1757年12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挟罗斯巴赫会战胜利的余威，率部驰援西里西亚。5日，在洛伊滕（Leuthen，西里西亚一村庄，位于布雷斯劳附近）向两倍于己的奥军发起进攻。会战中，弗里德里希二世佯攻奥军右翼，实际上利用有利的地形，将主力转向奥军的左翼，击溃奥军，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用斜向战斗序列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译者注

★第十一章★

主力会战（续二）

会战的运用

无论战争在具体情况下是如何进行的，无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进行的战争其结果中有什么是必然的，我们只能从战争的概念出发，以便坚定地确认以下几点：

1.消灭敌军是战争的主要原则，对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来说，是达到目标的主要途径。

2.消灭敌军主要是在战斗中实现的。

3.只有大规模的和具有一般目的的战斗能取得大的战果。

4.如果若干战斗汇成一次大的会战，战果就会变得最大。

5.只有在一次主力会战中，统帅才亲自指挥部队。此时他最相信的是他自己，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

从上述五个事实中得出一个双重法则，它包含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应主要在大规模会战及其战果中寻求消灭敌军；大会战的主要目的必须是消灭敌军。

当然在其他手段中也或多或少有消灭敌军的因素，也有因条件有利，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不同寻常地消灭很多敌军的情况（例如马克森会战）；另一方面，在一次主力会战中，夺取或守住一个哨所[1]有时也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但总的来说，主要的事实是：进行主力会战只是为了消灭敌军，只有通过主力会战才能实现消灭敌军。

因此，人们应该把主力会战视为战争的集中表现，是整个战争或战局的重心。就像阳光在凸透镜的焦点上聚成完整的像并发出极高的热度一样，战争的各种力量和条件在主力会战中汇聚起来，集中产生出最大

的效果。

把军事力量集结成一个大的整体，这是在一切战争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这一行为已经表明一种意图，即不管是进攻者主动地，还是防御者被动地，都想用这个整体进行一场大的战斗。如果这样的大战斗没有发生，那就说明有其他缓和的和抑制的因素影响了最初的敌对动机，削弱、改变或完全阻止了行动。然而即使是在这种双方均不采取行动的状态下（这是很多战争的基本状态），对双方来说，进行主力会战的想法仍是未来行动的着眼点，是他们构建下一步行动时的远焦点。战争越是成为真正的战争，越是成为了结敌对关系和仇恨以及互相制服的手段，一切活动就越集中在浴血的战斗中，主力会战也就越重要。

对一个以大的、积极的目的（深深地侵入到对手的利益中）为目标的人来说，主力会战就是最自然的手段，因此也是最好的手段（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说明）。通常如果谁害怕进行大的决战而绕开主力会战，谁就会自食其果。

积极的目的属于进攻者，因此主力会战也主要是进攻者的手段。尽管我们在这里不能更详细地确定进攻和防御的概念，但还是要指出，即便是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主力会战这唯一有效的手段，以便迟早满足其处境的需要，完成其任务。

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惨烈的途径。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尽管主力会战不等于纯粹的相互杀戮，其作用更多是扼杀敌人的勇气，而非敌人的士兵，但是流血永远是它的代价，而“会战”这个词既表示了会战的名称，又说明了它的特点[2]。统帅中人性的一面会使他在会战面前畏缩。

但是使统帅的精神压力更大的，是他想到要通过唯一的一次战斗决定胜负。在这里，所有行动都集中到空间和时间的一个点上。在这种时刻，我们内心会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仿佛我们的力量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无法展开和活动，仿佛我们只要花时间等待就已经能够赢得很多好处（即使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时间）。这种感觉只是一种错觉，但即使是错觉也是有些影响的。人们在做任何其他大的决定时也会受错觉这一弱点的影响。当一位统帅要在一个点上进行如此重要的主力会战时，正是这一弱点会在他内心变得更大。

因此，各时代都有政府和统帅总是试图在决定性的会战以外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以便要么不通过决定性的会战就达到其目标，要么悄悄地放弃其目标。于是那些历史和理论著作家就费尽心思，从那些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战局和战争中不仅想找到错过的会战决战的替代物，甚至还想找到一种更高超的艺术。这样一来，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有人根据战争中合理用兵的原则，几乎把主力会战视为一种由于错误而成为必然的祸害，视为一种病态的力量宣泄，认为一场正常的、慎重的战争从来就不必导致这种宣泄。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懂得以不流血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资格戴上桂冠，而他们那种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就是专门传授这种艺术的。

现代历史已经摧毁了这种妄想，但是没人能保证这种妄想不会在这里或那里，在较长或较短的时间内又回来，吸引领导者相信这种错误观点（因为它符合人的弱点，易为人们接受）。也许不久以后人们会认为拿破仑的战局和会战是野蛮和近乎愚蠢的，并再次以满意和信任的眼神看待那些过时的、空洞的和花架子式的部署和打法。如果理论能够提醒人们警惕这些东西，那么它就是对那些愿意倾听其忠告的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愿我们成功地向那些在可爱的祖国中对军事问题拥有权威影响的人伸出了手，以便作为这一领域的向导为他们服务，并请他们对有关问题做开诚布公的检验。

不仅是战争的概念，而且经验也告诉我们，只应在一场大会战中寻求决出大的胜负。自古以来，只有大的胜利才能导致大的战果，对进攻者来说必然是这样，对防御者来说或多或少也是这样。即使是拿破仑，假如他害怕流血，那么他也不会取得乌尔姆会战的胜利（这是他以分兵方式取得的唯一的一次胜利[3]），其胜利只会更多地被视为他以往战局胜利的二茬收获。曾试图以决定性的会战这一重要的冒险手段来完成其大业的，不只是大胆的、鲁莽的和无畏的统帅们，而且是所有幸运的统帅们都曾试图这样做。这些统帅对这个范围如此之广的问题所做的回答是令我们满意的。

对那些未经流血而获胜的统帅，我们不感兴趣。如果说血腥的杀戮是可怕的，那么这只应促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促使我们出于人道而逐渐让佩剑变钝，直到不知什么时候蹿出某个人，手执利剑活活地将我们的手臂砍掉。

我们把一次大会战视为一次主力决战，当然不是把它视为一场战争或战局不可或缺的、唯一的一次主力决战。一次大会战决定整个战局胜

负的情况，只有在近代才是常见的，而一次大会战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情况，则是极为少见的例外。

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当然不仅取决于大会战本身的规模（集结到会战中的部队的多少和会战胜利的大小），还取决于交战国双方和各自盟国的很多其他情况。不过由现有部队的主力进行的大规模决战，开启的当然就是主力决战，其规模虽然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预见到的，但不是在所有方面。这样的主力决战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毕竟是首次决战，而且作为首次决战对以后的决战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对一个有意进行的主力会战，根据其不同的情况，人们应或多或少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将其视为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和重点。一位统帅越是以真正的战争和斗争的精神出征，越是具备必须和将要打垮对手的感觉和想法（意识），他就越会把一切都放到首次会战这个秤盘上，希望并力争在首次会战中夺取一切。拿破仑在其所有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在出征时即想要在首次会战中就打垮对手。弗里德里希大帝进行的战争虽然规模较小，面临的危机也有限，但当他率领一支不大的部队从背后进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4]而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时，同样也是有这种想法的。

我们在上面说过，由主力会战决出的胜负的意义，部分取决于主力会战本身，即取决于参加会战的部队的数量和战果的大小。

对于第一点，统帅可以通过增加参战部队来提升会战的重要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主力会战的规模越大，它一并决定的事情也就越多。因此，那些有自信、喜欢大决战的统帅在不错过其他要点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把他绝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到主力会战中去。

至于会战的战果，或者更确切地说，胜利的大小程度，则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

1.进行会战时的战术形态。

2.地形的特点。

3.各兵种比例。

4.兵力对比。

采取正面进攻而没有迂回的会战，很少能像进行了迂回或者迫使对方或多或少改变了正面的会战那样得到大的战果。在沟壑纵横的地形或山地进行会战的战果同样较小，因为进攻的力量在这种地形上到处都受到削弱。

如果失败者的骑兵与胜利者的骑兵相比一样多或者占优势，那么胜利者追击的效果就会降低，从而失去很大一部分胜利成果。

最后，本身可以理解的是，如果利用优势兵力迂回或迫使敌人改变正面，这样取得的胜利比以劣势兵力取得的胜利能带来更大的战果。洛伊滕会战的结果可能会让人们怀疑这个原则的实际正确性，但是请允许我们在这里说句我们一般不爱说的话：凡事有例外。

因此，统帅可以以上述四个因素为手段，赋予会战决定性的特点。他面临的危险固然会随之加大，但是他的全部活动本来就是要服从精神世界中的这个活跃法则[5]的。

这样在战争中，主力会战是最重要的了，因此，战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现在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和用兵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战果。

上述这些虽然很重要，但是人们不能从中就得出结论，认为它们具有很复杂和捉摸不定的本性。恰恰相反，这一切都很简单，并不需要很多综合运用的艺术，但很需要对各种现象的敏锐的判断力，很需要干劲和坚定的一以贯之的信念以及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即我们以后还要时常谈到的英雄特质。统帅在这里不怎么需要书本中能传授的东西，而是需要很多通过书本以外的其他途径（如果能够通过传授学到的话）掌握的东西。

统帅对主力会战的渴望，以及自主而有把握地前往主力会战的运动，应来自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对会战必要性的明确认识，换句话说，应来自天生的勇气和经过丰富阅历磨炼而成就的敏锐洞察力。

大的战例是最好的教师，但是如果理论中的偏见像云一样遮住这些战例，则是件糟糕的事，因为即使是阳光，在云中也会折射和变色。这些偏见有时像瘴气那样形成和传播。粉碎这些偏见是理论的一个迫切任务，因为对人们头脑中错误地产生的东西，也可以用头脑再消除它。

注释：

[1]指失利一方的普通民众。——译者注

[2]作者所用的“哨所”（Posten）概念涵盖范围远大于一般的哨所，不仅指“哨兵或警戒分队所在的处所”，有时也指一处要塞或一座城市。——译者注

[3]德语“会战”（die Schlacht）一词是从“屠杀”（schlachten）这个动词派生出来的。——译者注

[4]第三次反法联盟战争中，法军和奥军为争夺乌尔姆（Ulm，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城市，位于多瑙河河畔）于1805年10月8—20日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和会战的总称。1805年秋，奥军在莱茵河-蒂罗尔一线暂取守势，准备在俄军到达后共同进攻法军。奥军斐迪南大公的参谋长马克率7.2万人到乌尔姆占领阵地。拿破仑率领15万人，没有采取惯用的集中优势兵力、一路进击的战法，而是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敌人，同时分兵数路进行大规模迂回，切断了奥军通往奥地利的退路，于10月17日迫使马克同意率其2.5万余人携60门火炮投降，并于20日正式交出武器。——译者注

[5]帝国军队（die Reichsarmee），指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由帝国议会组建，是帝国执行机构——帝国议会的工具，其任务是捍卫帝国内外的安全，必要时由帝国议会派出。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帝国军队也不复存在。作者在书中提到帝国军队若是1806年以后的，一般是指德意志诸邦的军队。——译者注

★ 第十二章 ★

利用胜利的战略手段

尽最大可能为赢得胜利做准备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是战略默默做出的功劳。战略在这方面几乎得不到什么赞扬，它通过取得的胜利，显示其光彩和荣耀。

会战能有哪些特殊目的，会战是如何影响战争的整个体系的，胜利之路依不同情况的本性能通向何处，以及胜利的顶点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以后才能讨论[1]。但是对所有能想到的情况而言，事实是：不进行追击，任何胜利都不会取得大的效果；无论胜利之路是如何短，胜利者总应进行初步的追击。为了不用处处重复这一点，我们想总的谈一下追击（这是胜利者战胜对手后有必要追加的一个任务）。

对战败的对手的追击是从他放弃战斗、离开其要塞的时刻开始的。此前的一切进退运动都不能算是追击，而是属于会战进程本身。通常在对手放弃战斗、离开其要塞的时刻，对胜利者来说，即使胜利已经无可置疑，但胜利毕竟还很弱小，如果不通过当天的追击加以完善，那么胜利就不会为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事提供多少切实的好处。如前所述，在大多数情况下，体现胜利的那些战利品是通过这种追击才得到的。我们想先来谈谈这种追击。

交战双方在会战前夕的各种活动大多是紧迫的，因此双方通常是在体力消耗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进入会战的。此前长时间的搏斗使双方体力消耗很大，最终筋疲力尽。此外，胜利者在部队分散和队形混乱方面并不比失败者好多少，因此有必要重建秩序，集结走散的人员，为用尽弹药者补充弹药。这一切使胜利者自己也处于危机状态，这是我们讲过的。如果被击败的只是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可能得到敌军其他部队的接应，或者有望得到大部队的增援，那么显而易见，胜利者就很容易面临丧失胜利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考虑到这种危险，就会很快停止追击，或者至少给追击规定一个很大的限度。即使胜利者并不担心失败者会得到大量援军，但胜利者处于上述危机状态，在追击时也会感到自己的冲击力遇到很大的阻力。即使胜利者不必担心胜利会被夺走，但毕竟可能发生不利的战斗，它们可能减少胜利者的既得好处。此外，

人们在生理上的需要和弱点也会对统帅的意志施加全部压力。统帅指挥下的成千上万的官兵都需要休息和恢复体力，都要求暂且避免危险和劳顿。只有少数可以视为例外的人能看到和感受到比眼前更远的东西。只有这少数人还有足够发挥勇气的余地，在完成了必要的任务后还能想到其他战果，这些战果此刻在别人看来不过是美化胜利的奢侈品而已。但是千万官兵的呼声，在统帅周围是会有人反映的，人们的这种切身利益通过各级指挥官会如实地传到统帅那里。统帅本人由于精神和身体的紧张劳顿，其内心活动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削弱。于是出于这种人之常情，人们实际做到的往往比本来可以做到的要少，而且之所以做出些事情，也只是由于最高统帅渴望荣誉，有干劲，也许还有严厉。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有很多统帅在以优势兵力取得了胜利以后，对扩大胜利犹豫不决。胜利后的初步追击，我们认为一般只限于当天，必要时到当天夜间，因为在这个时段以后，追击者自己也需要休整，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中止追击。

这种初步追击有自然形成的不同的程度：

第一种程度的追击是只用骑兵进行的。这种追击其实更多是为惊吓和观察敌人，而不是真正紧追敌人，因为往往很小的地形障碍就会挡住追击者。骑兵虽然能追击受到震撼和削弱的敌军中的零星队伍，但在追击整个敌军时，它始终只是一个辅助兵种，因为敌人可以用新锐的预备队来掩护退却，利用就近的不大的地形障碍就能够结合各兵种进行有效的抵抗。只有追击真正逃窜的和完全瓦解的部队才是这里的一个例外。

第二种程度的追击是以一支大的、由诸兵种组成的前卫部队进行的。其中自然包括绝大部分骑兵。这种追击可以把对手一直挤压到其后卫部队的下一个坚固阵地，或者挤压到其整个部队的下一个部署地。通常败退者没有机会立刻利用这两种阵地，于是胜利者可以继续追击，但行程大多不超过一小时，最多不超过两个小时，否则前卫部队就会担心得不到充分的支援。

第三种，也是程度最强的一种追击，是胜利的部队本身只要力量足够即保持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只要观察到追击者准备进攻或包围，就会离开大部分地形提供给他的可以稍做抵抗的部署地，而他的后卫部队就更不敢进行顽强的抵抗了。

在这三种情况下，即使整个追击行动尚未结束，如果黑夜到来，胜利者通常也会停止追击。对少数情况下的彻夜追击应视为极其猛烈的追

击。

如果人们考虑到，夜间战斗或多或少要取决于偶然性，而且在会战临近尾声时，各部分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会战的正常步骤已经受到严重破坏，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双方统帅都害怕在夜间继续战斗。除非失败者已经完全瓦解，或者胜利者的部队在尚武精神方面具有罕见的优势，有成功的把握，否则在夜战中几乎一切都只能碰运气，而这是任何人，甚至是最莽撞的统帅也不愿做的。因此，通常黑夜会使人们停止追击，即使会战是在天黑前不久才决出胜负的也是如此。黑夜可以直接给失败者一个喘息和收拢部队的机会，如果他想在夜间继续退却，可以先行一步，以摆脱敌人。黑夜过去，失败者的处境会显著好转。很多走散的士兵重新归队，弹药得到补充，整个部队会恢复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还要继续与胜利者作战，那么这个战斗就是一个新的战斗，而非上次战斗的延续。即使这一新的战斗中还远不能让失败者有一个绝对好的结果，但它毕竟是一次新的战斗，而不只是胜利者顺带收获的失败者上次战斗的残局。

因此，在胜利者可以彻夜追击的情况下，即使只是用各兵种组成的大的前卫部队进行追击，也能极大地增加胜利的效果。洛伊滕会战和“美好姻缘”会战就是例证[2]。

这种追击的全部活动其实是一种战术活动，我们谈到它，只是为了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胜利后追击和没有追击所得到的效果是不同的。

在初步追击中将敌人追到他的下一个集结点，这是每个胜利者的权利，几乎不受其后续计划和情况的任何限制。这些后续计划和情况有可能使胜利者投入主力所获胜利的积极成果大为减少，但是不会妨碍对胜利的这一初步利用。即使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至少是极为罕见的，以至理论可以不去考虑它。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战争为人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过去那些规模较小、局限性较大的战争中，有很多方面，尤其是追击受到一种不必要的传统限制。在当时的统帅看来，胜利的概念和荣誉是十分重要的，以至他们在胜利时很少想到原本消灭敌军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消灭敌军不过是战争的众多手段之一，连主要手段都不是，更谈不上是唯一手段了。一旦对手放下剑，他们便乐于把自己的剑也插回鞘中。在他们看来，胜负一旦决出，就可以停止战斗了，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如果继续流血就是无谓的残忍。尽管这种错误的理论不是人们做出全部决定的唯一依

据，但它能使一种观点易于被人接受并有大的分量，即认为所有力量都已经耗尽，于是体力上已经无法继续战斗。如果一位统帅只有一支部队，而且预计这支部队不久会遇到无力完成任务的情况（通常攻势中的每次前进都会导致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他当然要爱惜这支部队，这个他夺取胜利的工具。不过显而易见，这种计算是错误的，因为在追击中，自己部队受到的损失要比对方的损失小得多。这种看法之所以一再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消灭敌军视为要务。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战争中，只有像卡尔十二世、马尔伯勒、欧仁、弗里德里希大帝这样一些真正的英雄人物，才在已经赢得足够胜利的情况下仍进行有力的追击，而其他统帅则通常只是满足于占领战场。到了近代，由于导致战争的因素更多，使作战更加激烈，才打破了这种因循守旧的限制。追击成了胜利者的要务，战利品的数量因此而大幅增加。即使人们在近代会战中看到不追击的情况，但那只是些例外，总是由一些特殊情况造成的。

例如在大格尔申会战[3]和包岑会战[4]中，联军只是由于骑兵占有优势，才避免了彻底的大败；在大贝伦会战和登纳维茨会战中，是由于瑞典王储[5]不愿意而未进行追击[6]；在拉昂会战中，是由于年迈的布吕歇尔身体虚弱而未进行追击。

博罗季诺会战也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我们还要多讲几句，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单单责备一下拿破仑就完事了，还因为这一情况以及很多与它类似的情况（统帅在会战开始前就被局势束缚住了手脚）似乎是极其罕见的。法国一些著名著作家和拿破仑的崇拜者（例如沃东库尔[7]、尚布雷[8]、塞居尔[9]）明确地责备拿破仑，怪他没有把俄军全部逐出战场，没有用他最后的兵力粉碎俄军，否则就可以让这场俄军只是失利的会战变成俄军彻底大败的会战。在此详细地描述双方军队当时的情况，会让我们离题太远，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当拿破仑渡过涅曼河[10]时，他准备接下来打博罗季诺会战的部队有30万人，而到博罗季诺会战时只剩下12万人。他可能担心这些兵力不足以向莫斯科进军，而莫斯科看来是决定一切问题的关键点。拿破仑在取得博罗季诺会战胜利后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可以占领这个首都，因为俄国人看上去极不可能在8天内发起第二次会战。拿破仑是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的。当然，假如拿破仑在进占莫斯科之前把俄军打垮，他缔结和约的把握就会更大，但首个前提是要抵达莫斯科，就是说要率领一支实力雄厚的部队抵达莫斯科，依靠这支部队控制首都，从而在俄国及其政府面前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带到莫斯科的兵力已经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假如拿破仑在博罗季诺会战中为打垮俄军而把自己的部

队一起搞垮了，那他带到莫斯科的兵力就更少了。拿破仑深深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他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未投入全部兵力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情况不能因此就算作“统帅因总的形势而放弃通过初步追击扩大胜利”的例子，因为这里还根本谈不上单纯的追击。当天下午4时，胜负已经决出，但是俄军仍保有绝大部分阵地，而且不打算放弃它。他们准备在拿破仑重新发起进攻时再进行顽强的抵抗，尽管这种抵抗一定会以彻底大败而结束，但会让对手付出很多血的代价。因此，人们应把博罗季诺会战计入包岑会战那样的会战，是没有进行到底的会战。在包岑会战中，是失败者倾向于早些离开战场；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是胜利者倾向于满足得到半个胜利，这不是因为他怀疑最终能否取得胜利，而是因为他的兵力不足以获取全部胜利[11]。

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从我们的考察中，对初步追击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胜利的价值大小主要取决于追击时的猛烈程度；追击是取得胜利的第二个行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比第一个行动更重要；战略在此向战术靠近，以便从它手中接过完成了的工作[12]，其权威的第一个行动[13]就是要求胜利完美。

在极少情况下，即使进行了这种初步的追击，胜利的效果也没有再加大。只有胜利具有快速冲击力，真正的扩大战果之路才会开启。我们曾经说过，扩大战果之路是由其他条件决定的。在这里我们还不准备谈这些条件，但是我们在此不妨谈谈追击的总的特点，以免我们在它可能出现的场合一再重复。

对继续追击，就其程度也可分为三种：单纯的尾随、真正的紧追，以及旨在切断敌人退路的平行行军。

单纯的尾随使敌人得以继续退却，直到他认为可以再度向我们发起战斗，因此，单纯的尾随能够使追击者的既得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且得到失败者所不能带走的一切，例如，伤病员、疲惫不堪的士兵、一些行李和各种车辆等。但是这种单纯的尾随不能像下面两种程度的追击那样使对手进一步瓦解。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尾随敌人到其原来的营垒，以及占领敌人愿意放弃给我们的地区，而是每次都索取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每当敌人的后卫部队要占领阵地时，我们就用做好进攻准备的前卫部队向他发起进攻，那么这就可以促使敌人加速退却，促使敌人瓦解。敌人的瓦解主要

是由敌人在退却中不停地逃跑引起的。对官兵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在疲惫不堪的行军后正想休息时，又听到敌人的炮声。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天天遇到这种情况，就可能导致部队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往往不得不承认对手的意志是无法抗拒的，自己已经无力抵抗，而这种意识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部队的精神力量。如果追击者能以此迫使对手在夜间行军，那么这种紧追不舍的效果就会升至最大。如果胜利者傍晚时将失败者从其事先选定的营垒中又给吓跑了（无论这个营垒是部队本身用的，还是其后卫部队用的），那么失败者就只好要么夜行军，要么至少连夜变换阵地，继续退却。失败者的这两种结果是差不多的，而胜利者却可以安然度过一夜。

在紧追不舍的情况下，追击者行军的部署和阵地的选择还要取决于很多其他的条件，特别是要取决于给养、大的地形障碍、大的市镇等。因此，如果人们以几何图形来展示追击者如何通过摆布退却者迫使其在夜间行军，而自己却可在夜间休息，那就是可笑的、书呆子式的做法。尽管如此，人们在部署追击时向这个方向努力，以便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追击的效果，还是正确和可取的。如果说人们在实施中很少考虑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即使是追击的部队，它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时也比正常情况下的一站一站行军和安排一日作息要困难得多。早晨适时出发，以便中午进入营垒，剩下的白天时间用于筹集军需品，夜间用于休息，这比准确根据敌人的运动来确定自己的运动要轻松得多。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追击者总是在最后一刻才能做出如何运动的决定，有时要在清晨出发，有时要在傍晚出发，一天之中总有多个小时处在敌人眼皮底下，与敌人相互炮战，不断进行零星的战斗，反复部署迂回，简单说就是要采取各种必需的战术举措。这对追击的部队来说，当然是沉重的负担，而在负担已经很多的战争中，人们总是倾向于摆脱那些看上去并非必要的负担。上述这些考察是正确的，它们可以用于整个部队，或者通常用于一支大的前卫部队。由于上述提及的原因，第二种程度的追击，即紧跟退却者的追击是相当少见的，甚至拿破仑在1812年俄国战局中也很少使用这种方法，令人瞩目的原因就是在他达到目的以前，仅是这一战局遇到的诸多困苦就已经让他的部队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相反，法国人在其他战局中由于他们的毅力，在紧追不舍方面表现得还是很出色的。

最后，第三种程度的、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追击是向失败者退却的下一个目的地平行行军。

任何一支失败的部队当然在他后面的或近或远处有他首先渴望达到

的地点，包括：一旦被追击者占领，可能威胁退却者继续退却的地方，例如隘路；退却者先于追敌抵达这些地点，对于这些地点本身非常重要，例如首都、物资库等；或者退却者抵达后能够获得新的抵抗能力的地方，例如坚固的阵地、与友军的会合点等。

如果胜利者此时沿着与失败者平行的道路向这一地点行进，那么显而易见这会让失败者不得不加速退却，使退却变成慌不择路，最后变成溃逃。失败者对此只有三个对付的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扑向追敌，通过出敌不意的进攻赢得成功的可能性。不过从失败者的处境来看，获得这种成功的可能性总的来说不大。要想获得成功，显然要求有一位勇敢和富于进取的统帅和一支虽战败但并未彻底大败的优秀军队。因此，这种办法大概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为失败者所用。

第二个办法是加速退却。但这恰好是胜利者所希望的，而且这很容易使部队过度劳顿，出现大量掉队人员，丢失和损坏火炮和各种车辆，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第三个办法是避开敌人，以便绕过容易被追敌切断退路的地点，在距敌人较远的地方，付出较少的劳顿行军，从而减少因匆忙退却而带来的损失。这最后的办法是三个办法中最糟糕的，因为通常只能将它视为一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又欠下一笔新债，从而导致更为窘迫的局面。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办法还是值得推荐的，有时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然而一般来说，人们采用这个办法事实上大多不是由于确信它可以更有把握地达到目的，而是出于另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理由，即害怕与敌人交手。害怕与敌人交手的统帅是多么可怜啊！无论部队的士气受到多大的打击，无论对自己与敌人遭遇时在士气方面处于劣势的担心是多么正确，胆怯地回避一切与敌人作战的机会只会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假如拿破仑在1813年回避哈瑙会战[14]，改由曼海姆[15]或科布伦茨附近过莱茵河，那么他就不可能把哈瑙会战后尚余的3万至4万人带过莱茵河。失败者恰恰可以通过小心准备和进行的小规模战斗以及由于是防御者而拥有的利用地形方面的优势，而能首先让部队的士气重新振作起来。

在这里，防御者的哪怕是最小的战果所产生的有利效果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对大多数的指挥官来说，要想做这种尝试，首先要克服自己的疑虑；而上述第三个办法即避开敌人，初看上去似乎容易得多，以至人们往往愿意这样做。然而失败者这样避开敌人，通常恰恰最能推

动胜利者达成意图，从而使自己彻底失败。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里指的是整个部队，至于一支被切断退路的部队试图通过绕路重新与其余部队会合，则是另一回事，因为这种情况是不同的，而且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见。这种奔向同一目标的赛跑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追击者要有一支部队径直跟在退却者的后面，收获起所有被遗弃的东西，并且让退却者一直觉得追兵就在后面。布吕歇尔从滑铁卢[16]到巴黎追击法军的行军，在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唯有这一点没有做到。

这样的行军当然也会一并削弱追击者。如果逃敌被他另一支较大规模的部队接应，如果率领它的是一位杰出的统帅，而追击者没有充分做好消灭敌人的准备，那么就不宜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追击。但是如果情况允许，这种手段就能像一部大机器那样发挥作用。在这样的追击下，败军会由于不得不丢下伤员和疲惫不堪者而不成比例地受到损失，部队由于时刻担心失败而士气低落，以致几乎不能设想会进行认真的抵抗；每天都会有数以千计的人未经战斗即成为追兵的俘虏。胜利者在这种充满幸运的时刻不能害怕分兵，这样才能把他和他的部队所能得到的一切都纳入胜利的旋涡，才能切断敌军此前外派小部队的退路，攻占敌军未做防御准备的要塞，以及占领大的城镇，等等。在新的状态[17]出现以前，胜利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他越是敢作敢为，新状态就出现得越迟。

在拿破仑的战争中，不乏通过大的胜利和出色的追击而取得辉煌战果的例子。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耶拿会战、雷根斯堡会战[18]、莱比锡会战和“美好姻缘”会战就够了。

注释：

[1]指面临危险与所获战果之间的关系：要取得较大的战果，就要冒较大的危险，而如果不愿冒较大的风险，则取得的战果往往也较小。——译者注

[2]参阅本书第三卷第七篇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第七篇所附《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译者注

[3]1757年12月5日，普奥两军在洛伊滕附近进行的会战于下午5时左右结束，奥军失败。弗里德里希二世亲率3个近卫步兵营追击，击败奥军后卫部队，扩大了战果。在1815年6月18日的“美好姻缘”会战（滑铁卢会战）中，拿破仑傍晚投入最后一支预备队，但未能扭转败局。普军进攻法军右翼侧和背后，法军被迫退却。弗里德里希·冯·比洛和格奈泽瑙率领普军立即追击，使法军的退却成了毫无秩序的溃退。

——译者注

[4]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国失败后，普鲁士于次年3月27日向法国宣战。5月2日，拿破仑率主力前往莱比锡。俄普联军趁机袭击位于大格尔申（Grossgörschen，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城市吕岑的一部分）附近的法军奈伊元帅。拿破仑急忙率主力返回，与联军反复争夺大、小格尔申等4个村庄。最后，联军向包岑退却。法军由于骑兵较少而未进行追击。——译者注

[5]1813年5月18日，拿破仑从德累斯顿前往包岑。20日，拿破仑命乌迪诺进攻联军左翼，奈伊进攻联军右翼，自己则率主力从正面进攻。21日，联军大败，法军因骑兵不足而未进行追击。——译者注

[6]即贝纳多特（Jean-Baptiste Jules Bernadotte，1763—1844），侯爵，法国元帅，瑞典国王。因他是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的养子，国王去世后，于1810年8月被瑞典国会选为瑞典王储。1813年统率瑞典、俄国和奥地利联军在莱比锡大会战中击败拿破仑。1818年，登基为瑞典国王，即卡尔十四世（1818—1844）。——译者注

[7]1813年8月23日，乌迪诺所率法国和萨克森联军在大贝伦（Grossbeeren，今德国勃兰登堡州一小镇）附近被贝纳多特所率普鲁士、俄国、瑞典联军击败。拿破仑复命奈伊北征。9月6日，在登纳维茨（Dennewitz，今德国勃兰登堡州一小镇）也被贝纳多特击败。在两次会战后，贝纳多特都没有进行追击。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过于谨慎，也有人认为是由于他碍于自己曾是法军将领，故不愿追击拿破仑。——译者注

[8]沃东库尔（Frédéric François Vaudoncourt，1772—1845），法国将军，军事著作家。曾长期跟随拿破仑，著有《1812年法俄战争回忆录》。——译者注

[9]尚布雷（Georges de Chambray，1783—1848），侯爵，法国炮兵将军和军事理论家。著有《远征俄国史》。——译者注

[10]塞居尔（Philippe Paul Ségur，1780—1873），法国将军、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1800—1812年，一位拿破仑随军军官的回忆录》，是研究拿破仑的重要资料。——译者注

[11]涅曼河（die Njemen），今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的一条河流，流入波罗的海，长937公里。——译者注

[12]俄法双方在1812年9月7日的博罗季诺会战中均受到很大损失，俄军损失4.5

万人（一说5.2万人，占当时俄军正规军兵力的一半；作者在本书第七卷中给出的数字是3万人），法军损失3.5万人（一说2.8万人，其中1792名军官；作者在本书第七卷中给出的数字是2万人），双方均自称获胜。实际上，此次会战未能决出真正的胜负，但为俄军消耗法军和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译者注

[13]此处“完成了的工作”指进攻。——译者注

[14]此处“第一个行动”指获胜后的初步追击。——译者注

[15]1813年10月，莱比锡会战后，拿破仑在退却途中在哈瑙受到奥地利、巴伐利亚和俄国联军的阻击。30日，拿破仑率剩下的3.5万余人击败联军，保证了退路的安全。——译者注

[16]曼海姆（Mannheim），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城市，位于内卡河流入莱茵河河口附近。——译者注

[17]滑铁卢（Waterloo），今比利时瓦隆-布拉班特省一小镇，北距首都布鲁塞尔16公里，位于苏瓦涅森林南端。——译者注

[18]指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迟早会出现的均势状态。——译者注

★ 第十三章 ★

会战失败后的退却

在失败的会战中，败军的力量受到破坏，而且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如果败军在新的有利情况出现以前进行第二次会战，将会招致彻底大败，甚至全军覆灭。这是一条军事上的公理。退却就其本性来说，应该进行到双方力量重新平衡为止，无论是由于败军得到了增援，还是由于败军得到了坚固要塞的保护，或者是由于败军利用了大的地形障碍，又或是由于胜利者的兵力过于分散。力量再度平衡出现的迟早，取决于败军所受损失的程度和失败的大小，但更多是取决于追击者的特点。一支败军的处境自会战后竟然没有任何变化，在退却不远处就得以重新部署就绪，这样的例子还少吗？究其原因，要么是因为胜利者士气不振，要么是因为胜利者在会战中所获得的优势不足以进行强有力的追击。

为了利用追击者的这些弱点或错误，为了不在形势所迫的范围以外再多退一步，更主要的是为了将自己的精神力量保持在尽量有利的一个水平，败军就非常有必要缓慢地且战且退，而且只要追击者超出限度地利用其优势，退却者就应立即进行勇敢和大胆的反击。杰出的统帅和久经战争历练的军队在退却时，总是像一只受伤的狮子一样退去。这无疑也是有关退却的最好的理论。

我们确实看到，当人们要摆脱一个危险处境时，往往不是迅速地摆脱危险，而是喜欢玩弄一些无济于事的形式，导致无谓地浪费时间，从而变得危险。有经验的指挥官认为“迅速摆脱危险”这一原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们不应将会战失败后的总的退却与一般的摆脱危险相混淆。谁要是认为在会战失败后的总退却中通过几次急行军就可以摆脱敌人，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站稳脚跟，谁就是大错特错了。在进行总退却时，一开始必须尽量缓慢地退却，一般要以未受敌人摆布为原则。为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与紧追的敌人进行血战，为此做出牺牲是值得的。如果退却者不遵守这一原则，加速自己的退却，不久就会成为溃退。在溃退的情况下，仅是掉队士兵的数量就会比进行后卫战时可能牺牲的人还要多。此外，退却者剩下的最后一点勇气也会因此而丧失得一干二净。

用最优秀的部队组成一支强大的后卫部队，由最勇敢的将军率领，在最重要的时刻得到整个军团的支援，仔细认真地利用地形，每当敌前卫部队冒进和地形对我有利时，就进行强有力的伏击——简而言之，退却者准备和计划进行一系列真正的小规模会战，是贯彻上述原则的手段。

一方在会战时面临的有利条件有多有少，坚持的时间有长有短，因此这一方在会战失败后退却时面临的困难自然也有大有小。从耶拿会战和“美好姻缘”会战中，我们可以看到，竭尽全力抵抗优势对手后在退却时会混乱到什么程度。

不时出现分兵退却的论调[1]，主张分成小股部队退却，甚至做离心状的退却。我们这里要考察的不是那种只是为了便于行动而进行的分兵，在这种情况下，分开的部队依然有可能共同作战，而且始终保持共同作战的意图。除此以外，任何其他分兵的做法都是极其危险的，是违背事物本性的，因此是大错特错的。任何一场失败的会战都是一种削弱和瓦解的因素，这时最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兵力，并在集中的过程中恢复秩序、勇气和信心。退却者在敌人乘胜追击的时刻，以分开的小股部队去骚扰敌人的两侧——这完全是荒谬的想法。如果敌人是一个胆小的书呆子，那么这种办法也许能起到作用和收到效果；如果退却者不能肯定对手有这种弱点，那么他就不应该采用这种办法。如果会战后的战略形势要求退却者向左右派出部队，以保护自己的两侧，那也只能在情形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对这种分兵必须总是视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而且退却者在会战结束的当天也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科林会战和放弃围攻布拉格[2]以后，分三路退却，但他不是主动选择这样做的，而是因为他当时的部队位置和保护萨克森的任务让他只能这样做。拿破仑在布里昂会战[3]后命令马尔蒙向奥布河方向退却，他自己则渡过塞纳河[4]转向特鲁瓦[5]。这次行动之所以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利，只是因为联军没有追击他，且分散了兵力，一部分（布吕歇尔）转向马恩河，另一部分（施瓦岑贝格）则由于担心兵力不足，只是十分缓慢地推进。

注释：

[1]1809年4月，拿破仑率法军进攻南德意志。具体是达武进攻雷根斯堡，马塞纳进攻奥格斯堡，拿破仑率主力居中策应。卡尔大公企图各个击破法军，命令希勒率

一部向兰茨胡特迎击马塞纳，自率主力向雷根斯堡挺进。21日，希勒所率奥军于兰茨胡特被法军击败。22日，拿破仑率主力从兰茨胡特向卡尔大公的背后雷根斯堡迂回，与达武夹击奥军。卡尔大公大败，渡过多瑙河，退向维也纳。——译者注

[2]劳埃德和亚当·冯·比洛。——作者注

[3]布拉格（Prag），今捷克共和国首都，位于伏尔塔瓦河河畔。——译者注

[4]1814年1月29日，拿破仑在布里昂（Brienne-le-Château，今法国奥布省一城市，位于奥布河河畔）击败布吕歇尔率领的俄普联军，但2月1日在附近的拉罗蒂埃会战中负于联军。有的学者认为这两次会战为同一事件，将其统称为布里昂会战。联军在会战胜利后并未追击，反而分兵。很多评论家认为，如果联军当时集中兵力挺进巴黎，那么拿破仑就无法挽回败局。——译者注

[5]塞纳河（die Seine），法国北部一条河流，流经里昂、巴黎等城市，流入英吉利海峡，长777公里。——译者注

★ 第十四章 ★

夜战

夜战是怎样进行的，其过程的特点是什么，这些是战术上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把夜战作为一个特殊的手段来考察。

其实，任何夜间进攻都只是程度较强的袭击。初看上去，夜间进攻似乎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在人们的想象中，防御者受到的进攻是其意料之外的，而进攻者对于所要发生的一切肯定早就做好了准备。防御者和进攻者的处境是多么不同啊！人们把夜战想象成一方面防御者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而另一方面进攻者只要忙着收获果实就行了。因此那些无须指挥任何部队、无须负任何责任的人常常会有夜袭的想法，然而在现实中，夜袭是很少见的。

上述种种想象都是以下述情形为前提的：进攻者了解防御者的举措，因为那些举措是防御者事先采取的和明显的，无法躲过进攻者的火力侦察和分析；相反，进攻者的举措是在进攻之前才采取的，防御者想必是无从了解的。但是实际上防御者对进攻者的举措并非完全无法知道；进攻者对防御者的举措更不是完全能够了解的。如果我们与对手的距离不是近到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就像霍赫基尔希会战前，弗里德里希大帝就在奥地利人眼皮底下），那么我们只能从火力侦察和巡逻得到的情况，以及从俘虏和探子的陈述中了解敌人的部署情况。这样了解到的情况总是很不全面的，从来不是准确可靠的，因为这些情报或多或少总是过时的，敌人的位置可能自情报上报后又有了变化。再有就是，在过去军队采用旧的战术和宿营方法时，要了解对手的位置比现在容易得多。宿营帐篷组成的一条线比茅草屋营垒或露营容易识别得多，部队在展开的、有规律的前线上宿营也比目前经常出现的多路部署的各个师更容易识别。现在我们眼前有可能就是敌人某个分成多路宿营的师，但我们却无法了解到它的任何部署情况。

而防御者的部署情况还远不是进攻者要了解的全部，了解防御者在战斗过程中计划采取的举措同样重要，因为防御者的举措肯定不只是向四外射击。与以往战争相比，防御者的举措让近代战争中的夜袭更加困难，因为在近代战争中，这些在战斗过程中采取的举措比在战斗前采取

的举措要多得多。在我们的战斗中，防御者的部署大多是临时采取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在我们的战争中，防御者比过去更能出敌不意地打击进攻者。

因此除了直接观察以外，进攻者在夜袭时很少或者根本无法了解有关防御者的更多情况。

相反，防御者一方甚至还有一个小的有利条件：他对构成自己阵地的地带比进攻者更熟悉，就好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即使是在黑暗中也比陌生人更容易辨明方向。比起进攻者，防御者更清楚自己部队各部分的位置，可以更容易地抵达那里。

由此可见，在夜战中，进攻者和防御者一样需要好的眼力，因此只有特殊的原因才能让人决定发起夜间进攻。

这些特殊的原因大多与部队的从属部分有关，很少与部队本身有关，因此通常只是在从属的战斗中出现夜袭，在大的会战中很少有夜袭。

如果其他情况有利，我们就可以用大的优势兵力进攻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把它包围起来，或者予以全歼，或者在对其不利的战斗中让它蒙受重大损失。但是我们必须出敌不意地行动，否则这种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敌人的任何一个从属部分都不会自愿投入这样一个不利的战斗，而是会回避这种战斗。然而除了利用十分隐蔽的地形这一少数情况以外，只有在夜间才能达到高度的出敌不意。因此，如果打算利用敌军某一从属部分漏洞百出的部署来实现上述意图，就必须利用夜间。即使战斗本身将在拂晓开始，至少也要在夜间做好预先的战斗部署。对敌军前哨或小部队的小规模夜袭就是这样进行的，其关键在于通过优势兵力和迂回，出敌不意地让敌人卷入一场不利的战斗，以致他不受到大的损失就无法脱身。

受到进攻的部队越大，对它进行这种夜袭的难度就越大，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在内部拥有更多的手段，在援军到来以前，能够利用纵深抵抗较长时间。

由于上述原因，进攻者通常根本不能把敌人整个部队作为夜间进攻的对象，因为即使没有外来的援军，敌人整个部队本身也有足够的手段应对来自多方面的进攻。特别是在现代，任何人对这种普通的进攻形式

都是一开始就有戒备的。多面进攻能否取得战果，通常并不取决于是否出敌不意，而完全取决于其他条件。在这里我们不想研究这些条件，而只是想指出：利用迂回固然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也带来很大的危险；因此除个别情况外，要想成功迂回，就必须具有如同进攻敌军的某一从属部分那样所必需的优势兵力。

但是包围和迂回敌军的一支小部队，特别是在漆黑的夜里，还是比较可行的，因为我们投入的部队无论对敌人这支小部队有多大的优势，毕竟很可能只是自己整个部队的一个从属部分。在这种冒着巨大危险的赌博中，比起用整个部队，人们还是可以用这一部分兵力做赌注的。此外，我们部队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通常都可以支援和接应前去冒险的这支部队，从而可以减少这次行动面临的危险。

但是夜袭之所以只能由较小的部队来实施，不仅是因为它在冒险，而且也因为它在实施上面临很多困难。由于出敌不意是夜袭的本意所在，那么隐蔽行动就是实施夜袭时的基本条件。小部队比大部队更容易隐蔽行动，而对整个部队的几路部队来说就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出于这一原因，这样的夜袭行动在多数情况下也只是针对敌军的单个前哨。至于针对较大的部队，只有当它们没有足够的前哨时，才能对它们进行夜袭。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在霍赫基尔希会战中就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前哨才受到夜袭的。比起从属部分，整个部队本身受到夜袭的情况更少见。

近代战争进行得比以前迅速和有力得多，双方部队的营地经常相距很近，而且没有强大的前哨配系，因为双方总是处于决战前不久的危机状态中。不过在这样的年代，双方的战斗准备都更充分。相反，以往战争中的一个习惯做法是：双方即使除了相互牵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打算，也还是面对面地进入各自的营垒，于是相持时间很长。弗里德里希大帝就经常和奥地利人在近到可以相互炮击的距离上相持数周。

这种更便于夜袭的设营方法在近代战争中已经不用了。现在军队已经不再携带全部给养和宿营必需品，因此通常有必要在敌我之间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如果我们仍想特别关注一下对敌军进行夜袭的问题，那么可以得出结论：现在已经很少能够出现足以促成夜袭的动机了。这些动机包括：

1.敌人特别粗心或者鲁莽，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即使有这种情况，通常会得到敌人士气方面很大优势的弥补。

2.敌军惊慌失措，或者我军中的精神力量极占优势，以至仅此优势就足以代替指挥。

3.要突破敌人优势兵力包围，因为此时一切都取决于出敌不意，而且这个单纯的突出重围的意图可以使兵力更好地集中起来。

4.最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方处于绝望的境地，以至我方只有采取极为冒险的行动才有可能成功。

但是在上述这些情况中总还是要具备一个条件，即敌军就在我们眼前，而且没有前卫部队保护。

此外，大多数的夜间战斗在开始时就要考虑到它是随日出而结束的，接近敌人和发起进攻都必须在暗夜的掩护下进行，因为这样进攻者就能更好地利用给对手造成的混乱。相反，如果只利用暗夜接近敌人，而战斗要在拂晓才开始，那就不能算是夜战了。

战争论： II

Carl Von Clausewitz

HINTERLASSENE WERKE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Zweiter Band

Vom Kriege

Zweiter Teil

Erste Aufl age

Ferd.Dümmler’s Verlagsbuchhandlung,Berlin,1833

本卷据费迪南德·迪姆勒出版社1833年版译出

第五篇
军队

★第一章★
概要

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考察军队：

1.军队的兵力和编成。

2.军队在战斗以外的状态。

3.军队的给养。

4.军队与地形、地貌的总的关系。

也就是说，本篇要研究的只是军队的可被视为战斗的必要条件的几个方面，而不是战斗本身。它们与战斗或多或少有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我们在谈到战斗的运用时还要常常提到它们。但是在谈到它们的本质和特点时，我们必须把每个方面都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

★第二章★

战区、军团、战局

要对这三个表示战争中的空间、数量和时间的不同事物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努力使这些在大多数场合惯用的术语更明确些，以免有时引起完全错误的理解。

一、战区

人们对战区实际上理解为四面有保护，从而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整个战争空间的一部分。这种保护可以是要塞或大的地形障碍，也可以是该部分距战争空间的其余部分明显较远。这样的一个部分不是整体的一个简单的组成部分，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的整体，因此多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其余战场空间发生的变化对这一部分没有直接影响，而只有间接影响。如果人们想要在这里找出一个明确的标志，那么这个标志只可能是：在一个空间里，部队在前进，而在另一个空间里，部队可能在后退；在一个空间里，部队在防御，而在另一个空间里，部队可能在进攻。我们并不是到处都能进行这种区分，做这种区分只是为了指出各战区本来的行动重点。

二、军团

借助战区这个概念，我们很容易说明什么是军团：所谓军团就是在同一战区内的战斗人员。不过这显然没有包括我们使用这个术语的全部含义。1815年，布吕歇尔和威灵顿[1]虽然在同一个战区，但是他们统率的却是两个军团[2]。因此，拥有一位最高指挥官是军团这一概念的另一个标志。其间，这个标志与上述军团的定义有很大的共同点，因为在同一个战区只应有一位最高指挥官，这才是组织得当的表现，而且一个专门战区的指挥官一定要有适度的独立性。

然而仅是部队的绝对人数并不像人们一眼看上去以为的那样可以决定是否使用军团这一名称。在同一个战区内和在共同的最高指挥官指挥下行动的数个军团，之所以用军团这个名称，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兵力，而是因为它们保留了过去的名称（例如1813年的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

团[3]）。此外，人们虽然可以将确定留在一个战区内的大部队分为数个军，但决不能将其分为不同的军团，否则至少是不符合军团这个看上去切合实际的惯用术语的含义。另一方面，假如把每一个在遥远地区单独行动的分遣队都叫作军团，固然是书呆子式的做法，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当人们把法国革命[4]战争时期旺代人的部队[5]称为军团时，尽管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却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到奇怪。因此军团和战区这两个概念通常是互有联系、互为补充的。

三、战局

尽管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一年中所有战区内发生的军事活动叫作战局，但是更普遍和更确切的是将战局理解为一个战区内发生的军事活动。而如果人们简单地以一年为界限来确定战局，就更不妥当了，因为战争已经不再因为部队进驻固定和长时间的越冬营地而自然分成若干年度的战局了。由于一个战区内的军事活动自然地分为若干较大的阶段，因此，如果一方或大或小的失利产生的直接影响消失，即将开始新的冲突，那么就必须一并考虑这些自然形成的阶段，以便把属于某一年（战局）的全部军事活动都划归这个年度。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俄、法两军1813年1月1日在梅梅尔河[6]畔，而认为1812年战局是在该河畔结束的，也不会把法军此后继续退过易北河划归1813年战局，因为这一退却显然只是自莫斯科[7]开始的整个退却的一部分[8]。

以上这几个概念即使确定得不十分准确，也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害处，因为它们不像哲学定义那样可以作为其他定义的某种依据。确定这些概念，只是为了使我们的用语更加清晰和明确。

注释：

[1]特鲁瓦（Troyes），法国东北部一城市，位于巴黎东南，塞纳河河畔。——译者注

[2]威灵顿（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1769—1852），公爵，英军统帅和政治家。曾任英军总司令、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1813年曾在西班牙的维多利亚打败法军，1815年在滑铁卢会战中与普鲁士的布吕歇尔共同击败拿破仑。——译者注

[3]1815年3月，英、俄、普、奥等国结成第七次反法联盟。联军从比利时、中莱茵、下莱茵以及意大利等方向进攻法国。其中威灵顿指挥的英国军团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团均部署在比利时南部地区，后在滑铁卢会战中共同击败拿破仑。

——译者注

[4]在1813年秋季战局中，第六次反法联盟的联军分为三个军团：主力军团，也称波希米亚军团，由联军总司令、奥地利元帅施瓦岑贝格兼任司令，部署在波希米亚；北方军团，由瑞典王储贝纳多特任司令，部署在柏林附近；西里西亚军团，由普鲁士新晋元帅布吕歇尔任司令，部署在西里西亚。1814年联军转入法国境内作战时，仍保留了这些军团的名称。——译者注

[5]指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结束时间有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是1794年7月雅各宾派统治的结束，另有观点认为是1799年雾月政变）。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震撼了欧洲封建体系。——译者注

[6]法国革命战争期间，中央政府与西部保王派势力于1793—1796年进行了旺代战争。法国革命后，旺代（Vendée，法国西部的一个省，濒临大西洋）民众起初拥护革命的原则，但对外战争的惨烈、对王族的残杀，以及宗教迫害令不少民众难以接受，尤其在旺代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地区。1793年3月，法国革命后的第四年，共和政府在旺代征召青年赴边疆打仗，成了旺代战争的导火索。博卡什、莫日和布列塔尼沼泽地区的民众发起大规模暴动，一度蔓延到邻近的下卢瓦尔、马恩-卢瓦尔等省，并与里昂、马赛等地的暴动相呼应，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中央政府派军队镇压。战争持续三年，直到1796年3月，天主教保王派军队的首领之一沙雷特被处决。此后小规模暴动仍持续多年，直至1800年才基本被镇压下去。——译者注

[7]梅梅尔河（die Memel），即涅曼河，在今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长937公里。——译者注

[8]莫斯科（Moskau），今俄罗斯首都，历史上曾是莫斯科公国和俄国首都，位于俄罗斯平原中部。——译者注

★ 第三章 ★

兵力对比

我们在第三篇第八章中已经说过数量优势在战斗中的价值，以及总的占有优势在战略上的价值。人们从中已经可以看出兵力对比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还要再做一些考察。

如果我们不抱任何偏见地研究现代战史，那么就必须承认数量优势越来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现在必须把“在决战中尽可能多地投入兵力”这一原则提到比过去更重要的位置。

军队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在以往的各个时期都曾使军队的物质力量倍增，今后仍将是这样。但是在历史上也有些时期，在军队组织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造就了士气上的显著优势；还有些时期，在军队机动性方面的巨大优势造就了士气上的显著优势；此后新出现的战术体系造就了士气上的显著优势。然后军事艺术陷于追求巧妙地、按照大而全的原则利用地形[1]，而且有的统帅在这方面不时能够从其他统帅那里争得大的好处，但是这种追求本身已经过时，不得不让位于更自然的和更简单的行动方法。如果我们不先入为主地考察最近几次战争的经验，那么就应承认，在这几次战争中，无论是在整个战局，还是在决定性的战斗中，特别是在主力会战中，上述这些现象已经很少见了。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参阅前一篇的第二章。

如今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已经很接近，以至最好的和最差的军队之间在这些方面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了。当然在科学水平方面可能还有显著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大多只是造成一国在更好地组织军队方面是发明者和领先者，而另一些国家则是紧随其后的模仿者。甚至像级别较低的统帅，例如军、师一级的指挥官，在军事活动中也都抱持相当雷同的见解，采用大致相同的方法，以至除了最高统帅的才干（统帅的才干很难与国民和军队的教育程度形成固定的关系，其水平高低完全是偶然的），只有一国军队的实战经验还能造成显著的优势。交战双方在上述各方面越是处于均势，兵力对比就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会战的特点就是上述均势的结果。人们只需客观地读一读博罗季诺会战史，就能了解这一点。在这次会战中，举世无双的法国军队与在组织、训练等方面远落后于它的俄国军队进行较量。在整个会战中，双方没有表现出任何高超的技巧或计谋。这是双方的一次单纯的力量较量。由于双方力量几乎相等[2]，结果无非是胜利的天平缓缓倾向于指挥官毅力更大和军队实战经验更多的一方。我们之所以选择此次会战作为例子，是因为双方在这次会战中的兵力几乎相同，而在其他会战中很少有这种情况。

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会战都是这样，但是大多数会战基本上是这样的。

在一次会战中，如果双方缓慢而有条不紊地进行较量，那么兵力多的一方获胜的把握肯定要大得多。事实上，要想在现代战史中找到一场战胜兵力多一倍的对手的会战是徒劳的，但在过去更常见一些。拿破仑这位近代最杰出的统帅，除1813年德累斯顿会战[3]以外，在历次获胜的主力会战中，他总是集中优势兵力，或者是使自己的兵力至少不明显少于敌人。每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例如在莱比锡会战、布里昂会战、拉昂会战[4]和“美好姻缘”会战中，他就会失败[5]。

不过兵力的绝对数量在战略上大多是一个既定数，是统帅无法再改变的。我们考察的结果并不是说以一支兵力显著少于敌人的军队就不能进行战争了。战争并不总是由政治随意做出的决定，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战争是很少出现的，因此在战争中任何兵力对比都是可能出现的。一个战争理论如果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却不能起作用，那它就是一个奇怪的战争理论。

因此，不管理论是多么希望兵力适当，当它面对最不适当的兵力时，也不能说不允许有这样的兵力运用。在这里是无法确定兵力界限的。

兵力越少，预设的战争目的就应该越小。此外，兵力越少，战争持续的时间也应越短。因此，兵力较小的一方在战争目的和持续时间这两方面是有回旋余地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在作战时，兵力的大小到底会引起哪些变化，我们只能在以后遇到此类问题时再逐步说明，在这里只要说明总的观点就够了。但是为了使这个总的观点更为完整，我们还是想做以下一点补充。

被卷入一场力量失衡的战争中的一方越是缺乏兵力，其在危险挤压下出现的内心紧张，就越要更多地成为其斗争的能量。如果情况相反，这一方没有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而是丧失了勇气，那么任何军事艺术都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能把确定目的时的明智和节制与军队的这种努力结合起来，那么就会出现既有辉煌打击又有谨慎节制的行动。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钦佩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几次战争中的表现的地方。

但是节制和谨慎所能起的作用越小，紧张和努力就必然越重要。如果兵力对比悬殊，无论怎样限定自己的目的也不能保证免于毁灭，或者危险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以致即使最节制地使用兵力也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应该把力量尽量集中到一次殊死的战斗中去。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士气的优势上，因为士气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他会把无比的英勇看作最高的智慧，在必要时还会求助于冒险的诡诈。即使这些努力都不能奏效，在光荣的毁灭中仍有望在未来获得重生。

注释：

[1]1812年10月19日，拿破仑率法军开始从莫斯科退却，12月底退至涅曼河畔，1813年1月渡过维斯拉河，3月退至易北河西岸，至此1812年战局才全部结束。——译者注

[2]18世纪下半期英国军事理论家劳埃德的学说就是一个例子。劳埃德认为：统帅如果熟悉地形，即使使用一支小的军队也可以与超过自己几倍兵力的军队作战；熟悉地形就像学会几何学一样，可以准确地计算作战活动，而且往往不通过战斗就可以解决战争；任何作战如果不与地形条件相适应，就是毫无意义的和可笑的；地形是一本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兵书，无论何人，如果他不会读这本书，那他充其量只能是一名勇敢的士兵，而不可能成为将军。普鲁士的格拉韦特和马森巴赫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着重论述过这些观点。作者曾批评他们的这些观点。——译者注

[3]在这场会战中，俄军投入12.2万人，法军投入12.4万人。——译者注

[4]1813年8月26—27日，拿破仑在德累斯顿（Dresden，今德国萨克森州首府）附近率领12万法军，与施瓦岑贝格所率22万联军展开会战并获胜（联军伤亡3万人，2万人被俘；法军伤亡约1万人，此前投靠反法联盟的原法军将领莫罗在此次会战中阵亡），但由于法军旺达姆将军在库尔姆会战中失利，拿破仑并未实现围歼联军的

意图。——译者注

[5]1814年3月初，拿破仑将布吕歇尔赶过埃纳河，布吕歇尔退守拉昂（Laon，今法国埃纳省首府，西南距巴黎130公里）。9日傍晚，法军马尔蒙部在拉昂附近击败普军约克部，但在夜间受到约克袭击后败退。——译者注

★第四章★

各兵种的比例

我们只谈三个主要兵种：步兵、骑兵和炮兵。

我们在下面所做的分析基本上属于战术范畴。这要请大家原谅，因为要使我们的思想更加明确，就有必要做这样的分析。

战斗是由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毁灭性的火力战和白刃战（或单兵战斗）。后者有可能是进攻，也有可能是防御（进攻和防御在这里作为两个要素被提出来，应该将其理解为完全绝对的进攻和防御）。炮兵显然只通过火力的毁灭性发挥作用，骑兵只通过单个战斗发挥作用，步兵则通过上述两个途径发挥作用。

在进行单兵战斗时，防御的实质是像树扎根一样固守，进攻的实质则是运动。骑兵完全没有前一种特性，但完全具备后一种特性，因此骑兵只适用于进攻；步兵尤其具备固守的特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运动的能力。

从不同兵种所具备的基本战斗性能中可以看出，步兵比其他两个兵种更占优势，而且更全面，因为步兵是唯一具备三种基本战斗性能[1]的兵种。而且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兵种结合起来，在战争中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力量，因为人们通过各兵种的结合，可以根据需要来加强步兵所固有的战斗特性。

在现代战争中，火力的毁灭性原则显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除此以外，同样明显的是应该把一对一的单兵战斗看作构成战斗的真正的独立的基础。因此在战争中，如果整个部队仅仅由炮兵组成，是不可思议的；一支仅仅由骑兵组成的部队虽然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它的作战力量很小；而仅仅由步兵组成一支部队，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其作战力量也较前两种可能性的力量强得多。因此，就单独作战的能力来说，三个兵种的次序应该是步兵、骑兵、炮兵。

然而当一个兵种与另外两个兵种结合使用的时候，每个兵种的重要

性的次序就不是这样了。由于火力比运动起的作用更大，因此一支部队如果完全没有炮兵，其受到的削弱会大于一支完全没有骑兵的部队。

一支仅由步兵和炮兵组成的部队与一支由三个兵种组成的部队作战，虽然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如果有相应数量的步兵代替缺少的骑兵，并在战法上稍做改变，就仍然可以完成自己的战术任务。当然（由于缺少骑兵），它在前哨勤务方面会有相当多的困难，也永远不能畅快地追击溃败的敌人，而且退却时也会更为艰难，但是这些困难本身还不至于使这支部队完全退出战场。相反，这样一支部队在与只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部队作战时，能表现得很好。而后者要抵抗住三个兵种组成的部队是难以想象的。

上面关于每个兵种的重要性的考察，不言而喻，是从所有战争案例中彼此相似的一般情况中抽象出来的，因此不能把这个真理运用于各个战斗的每一个具体情况。一个担任前哨或正在退却的步兵营，也许宁愿配给它一个骑兵连，也不愿带着数门火炮行进；在迅速追击或迂回正在溃逃的敌人时，骑兵和骑炮兵[2]可以完全不需要步兵，等等。

如果我们把这些考察的结果概括起来，那就是：

1.步兵是各兵种中独立作战能力最强的兵种。

2.炮兵是完全没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兵种。

3.几个兵种结合作战时，步兵是最重要的兵种。

4.缺少骑兵的影响最小。

5.三个兵种结合，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

既然三个兵种结合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那么人们自然要问，什么样的比例才是绝对最佳的呢？然而对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回答的。

如果能够比较一下建立和维持每个兵种所要消耗的各种力量，然后再比较一下每个兵种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那么也许可以得出一个表示各兵种最佳比例的完全抽象的结论。然而这不过是个概念游戏。这个比例的第一项就很难确定。虽然其中的一个因素，即财力消耗是不难算出的，但是另一个因素，即人的生命的价值却是谁也无法用数字来表示

的。

此外，三个兵种中的每一个兵种都是以国家的其他力量为基础的，例如步兵是以人口数量为基础的，骑兵是以马匹数量为基础的，炮兵是以现有财力为基础的。这种情况给确定各兵种比例带来了陌生因素。人们只要概略地看看不同民族和不同时期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因素能起主要的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完全没有可用于比较的标准，因此我们不得不用可计算的一个因素，即所需费用来整个代替这个比例的第一项。在这方面，一般来说，人们可以相当精确地指出：根据一般经验，一个有150匹战马的骑兵连，一个800人的步兵营和一个有8门6磅火炮[3]的炮兵连，其装备费和维持费差不多是一样的。

至于各兵种比例的另一项，即每个兵种的作用比另一个兵种的作用大多少，就更难得出准确的数值了。如果这个数值仅仅是由火力决定的，那么也许还有可能把它求出来，但是每个兵种都有自己专门的使命，因此都有各自的活动范围，而且它们的活动范围也不是那么固定的，而是可大可小的，而且活动范围的大小所能引起的仅仅是战法的某些形式上的变化，并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不利之处。

人们也许常常谈到经验在这方面提供的根据，认为从战史中可以找到足够的根据来确定各兵种的比例。但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这只是一种空谈，因为它不是以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为依据的，因此在研究性的考察中可以不去考虑它。

即使现在能够为各兵种最恰当的比例设想出一个肯定的数值，这个数值也是一个无法求出的X，因此这样做只不过是概念游戏而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明，当同一个兵种在数量上较对方占很大优势时，或处于很大劣势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炮兵可以增强火力，是各兵种中最可怕的兵种。部队如果缺乏它，就会显著地削弱自己的威力。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是最不便于运动的兵种，会使部队变得不灵活。此外，炮兵因为不能进行单个战斗，所以经常需要部队保护。如果炮兵过多，导致配属的用于保护它的部队无法处处抗击敌军的进攻，炮兵往往就会落入敌人之手，从而带来一个新的不利（三个兵种中唯有炮兵有这种不利）：炮兵的主要装备——火炮和弹药车可能很快被敌人用来对付我们。

骑兵可以提高部队的运动能力。如果骑兵过少，一切行动就会变慢（徒步），对各种行动就必须更为谨慎地加以组织，从而使战争要素的燃烧速度变慢。这样，胜利的丰硕果实就不能用大镰刀，而只能用小镰刀来收割了。

骑兵过多，固然不能被视为对部队的直接削弱，也不能被视为部队的内部比例失调，但是会增加部队在给养方面的困难，从而使部队受到间接的削弱。要知道，少用1万名过多的骑兵，就可以多用5万名步兵。

因某个兵种过多而产生的上述特点，对狭义的军事艺术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狭义的军事艺术就是教导如何运用现有军队的学问。而且将现有的军队交给一个统帅指挥时，通常各兵种的比例是既定的，统帅个人在这方面无法再发挥多大作用。

因此，如果我们要研究因某个兵种比例过多而使作战特点发生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就是：

炮兵过多必然导致作战带有更多的防御性和被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更多地利用坚固的阵地和大的地段，甚至是山地阵地，以便让地形障碍来防卫和保护大量炮兵，让敌军前来自取灭亡。整个战争将以生硬而又拘谨的小舞步进行。

相反，在炮兵不足时，我们将主要遵循进攻的、积极的和运动的原则。行军和吃苦耐劳成为我们特殊的武器。于是战争变得更多样、更活跃、更曲折，大的军事行动化为很多小的军事行动。

在骑兵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将寻找广阔的平原并乐于采取大规模的运动。我们可以与敌人保持较远的距离，使自己得到较长时间和较为舒适的休息，而不让敌人有这样的条件。由于我们拥有空间，因此敢于进行比较大胆的迂回和比较冒险的运动。只要牵制性进攻和奔袭还是有用的辅助手段，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运用它们。

如果骑兵严重缺乏，则会像炮兵过多那样削弱部队的运动能力，但不会像炮兵过多时能增强部队的火力。在这种情况下，小心和慎重就成了战争的主要特点：应始终接近敌人，以便可以一直监视敌人；避免做快速的，尤其是紧急的运动；处处以集中的兵力缓慢推进；偏重防御和选择复杂的地形，必须进攻时就直捣敌军的重心。上述这些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自然倾向。

以某一兵种为主的作战样式所形成的上述不同的变化很少会变得全面和彻底，因此人们无法仅凭这些变化或以这些变化为主即决定整个行动的方向。采取战略进攻还是防御，在这个战区还是在那个战区，进行主力会战还是采取其他作战手段，这些也许应取决于其他更重要的条件。如果人们认为不是这样，那么至少应该非常担心自己可能把次要问题当成主要问题。即便是这样，如果主要问题已经出于其他原因而定下来了，数量占优的兵种仍会有产生影响的一定空间，因为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具体活动中，人们在进攻时也可能是小心的和慎重的，而在防御时也可能是大胆和富于进取的，等等。

另一方面，战争的天性也能对兵种的比例产生显著的影响。

第一，依靠后备军[4]和国民军[5]进行的人民战争，自然只能组建大量的步兵，因为在这种战争中，装备比人员缺乏，而且装备也只能是一些最必需的东西。因此，人们很容易想到，组建一个炮兵连（8门火炮）的费用不只可以组建一个，而是两三个步兵营。

第二，弱小的一方与强大的一方作战时，如果不能求助于民众武装或与此近似的后备军制度，那么增加炮兵自然就是使其数量较少的军队接近均势的最快捷的手段，因为这样既增加了人员，又提高了其军队最重要的因素，即消灭敌人的因素。兵力少的一方本来就大多受限于一个小的战区，因此炮兵这一兵种更适合兵力少的一方。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七年战争的最后几年就曾采取过这种手段。

第三，骑兵是适合运动和大规模决战的兵种。因此，在战区辽阔、需要广泛机动以及意图进行大的决定性打击时，使骑兵数量超过一般的兵种比例是很重要的。拿破仑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进攻和防御本身对兵种比例并无影响，我们以后讲到军事行动的这两种形式时，才能阐述清楚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只先说明一点，即进攻者和防御者通常都是在一个空间内行动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可能有同样的决定性的意图。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812年战局。

人们通常认为，在中世纪，骑兵相对于步兵要多得多，到今天才陆续减少，但这是一种误解。如果人们仔细看一下中世纪军队的比较详细的资料，那么就会确信，当时骑兵所占的比例从数量上平均来说并不是很大。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构成十字军[6]的大量步兵或者跟随德意志皇

帝[7]远征罗马[8]的大量步兵就够了。但是当时骑兵的重要性大得多。骑兵是一个较强的兵种，由民族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组成，以至其数量虽然始终比步兵少很多，但仍然被视为主要兵种，而步兵却不受重视，几乎无人提及，因此就产生了当时步兵很少的印象。当然，当时在德意志、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国内发生的一些小规模军事冲突中，一支小规模的军队纯粹由骑兵组成的情况比今天常见得多。由于骑兵是主要兵种，因此这并没有什么矛盾。不过如果考虑到普遍性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定，规模大些的军队何时也能照搬上述这种纯粹由骑兵组成的做法。只是当战争中废止了一切依附义务[9]，战争开始由募兵、佣兵和接受军饷的军人来进行，也就是说当战争开始建立在金钱和招募基础上时，即在三十年战争[10]和路易十四世的战争时期，才停止大量使用用处较少的步兵。假如不是火器训练的显著改进使步兵的重要性提高，使步兵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数量上的优势，那么人们也许就又回到完全依靠骑兵的过去了。在三十年战争和路易十四世的战争时期，步兵与骑兵的比例在步兵较少时为1∶1，在步兵较多时为3∶1。

此后，随着火器的不断改进，骑兵越来越失去其以往的重要性。这本身已经够清楚的了，只是火器的这一改进想必不仅是指武器本身和使用武器的技能的改进，而且也是指以这些武器装备起来的那部分部队在使用方面的改进。在莫尔维茨会战[11]中，普鲁士人的射击技能达到了最高的水平[12]，而且至今还没有谁能够超过这个水平。相反，在沟壑纵横的地形上使用步兵和在步兵战中使用火器，是在这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应被视为歼灭行动中的一大进步。

因此我们认为骑兵所占的比例在数量上变化很小，但在重要性上有很大的变化。这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如果说在中世纪军队中步兵的数量很多，那么这并不是步兵与骑兵的内在比例使然，而是因为人们将那些无法编入花费要大很多的骑兵的人都编入了步兵，因此这些步兵纯粹是应急充数的；而骑兵，假如只根据其内在的价值来确定其数量的话，那么肯定是多多益善。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尽管骑兵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但它仍有足够的重要性，得以维持其迄今一直保持着的比例数。

事实上，至少自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骑兵与步兵的比例根本没有什么变化，始终在1∶4、1∶5和1∶6之间摇摆，这是值得人们注意的。这种情况似乎表明，这样的比例正好满足了自然的需求，正是那个人们无法直接探究出来的数值。但是我们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认为骑兵

的数量之所以在那些最著名的战例中那么多，显然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俄国和奥地利就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国家，因为它们的国家制度中还有鞑靼制度的残余。拿破仑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从不嫌兵力多。当他利用征兵制征兵到最大限度以后，就只有以增加辅助兵种[13]兵力的办法来加强其军队，这些辅助兵种更多是以钱而不是以人为基础。此外，不容忽略的是，在拿破仑军事行动规模巨大的情况下，骑兵的价值势必比在一般情况下更大。

弗里德里希大帝以精打细算而著称，以便为他的国家省下每一个新兵。尽量利用外国的力量来保持其军队的规模是他主要致力于做的。如果人们考虑到，当时他的国土本来就很小，再除去普鲁士[14]和威斯特法伦[15]各省[16]，那么人们就会理解，他这样做完全是有原因的。

骑兵除了本来需要的人就比较少以外，通过征募也更容易补充，再加上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战法是以运动优势为基础的，因此直到七年战争末期，虽然他的步兵数量减少了，但骑兵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即便如此，在七年战争结束时，他在战场上的骑兵数量也只勉强达到战地步兵数量的四分之一强。

在刚讲到的时期里，也不乏骑兵数量非常少的军队获胜的战例。最著名的例子是大格尔申会战。如果只计算参战的师，那么拿破仑当时有10万人，其中骑兵5000人，步兵9万人；联军有7万人，其中骑兵2.5万人，步兵4万人。也就是说，拿破仑比联军少2万名骑兵，只多5万名步兵，而按理说他应该多10万名步兵[17]。既然拿破仑以如此优势的步兵取得了会战的胜利，那么人们也许会问，假如当时拿破仑的步兵与联军的步兵兵力对比是14万对4万，那么他是否根本不可能输掉会战。

当然，联军骑兵优势的巨大作用在会战后立即就显现出来了，拿破仑几乎没有收获到胜利后的战利品。因此，赢得会战并不是一切——但是赢得会战不一直是主要的事情吗？

如果我们进行了上述这些考察，那么我们就很难相信骑兵和步兵在过去80年所面对和保持的比例是自然的，是完全从其绝对价值中得出的。相反，我们更多地认为这两个兵种的比例经过多次变动以后，将来还会像目前一样继续变化，而且骑兵的绝对数量最后将会明显地减少。

至于炮兵，自从发明了火炮以后，火炮的数量自然是随着其重量的

减轻和构造的完善而增加的。但是自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以来，炮兵与步兵的比例基本保持在每千人两门或三门火炮。这当然是战局开始时的比例。由于在战局进程中，炮兵的损失不会像步兵那样大，因此在战局结束时，火炮的占比会显著增大，可能达到每千人三门、四门，乃至五门。至于这个比例是否自然，火炮的数量能否在不影响整个战法的情况下继续增加，那就只有交由经验去决定了。

现在我们把整个考察的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1.步兵是主要兵种，其他两个兵种是从属于它的；

2.当骑兵和炮兵不足时，可以在作战指挥上通过更高超的艺术和更积极的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但前提是步兵比对方多得多，而且这些步兵越是精良，就越有可能弥补其他两个兵种的不足；

3.炮兵比骑兵更加不可或缺，因为炮兵是主要的消灭敌人的因素，而且炮兵战斗是与步兵战斗更多地融合在一起的；

4.总之，由于炮兵在消灭敌人的行动中是最强有力的兵种，而骑兵是最弱的兵种，因此人们必须经常考虑：在不至于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炮兵可以多到什么程度，以及骑兵可以少到什么程度。

注释：

[1]拿破仑在德累斯顿会战中以12万人对联军22万人，结果获胜。但在莱比锡会战中以16万对联军28万，在布里昂会战中以4万对13万，在拉昂会战中以5万对12万，在滑铁卢会战中以13万对22万，均以失败告终。——译者注

[2]指火力战、固守和运动。——译者注

[3]骑炮兵是一种骑兵与炮兵相结合的兵种。为了使炮兵与骑兵的推进速度相适应，18世纪中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让其一部分炮兵连的炮手骑马，从而建立了骑炮兵这样一个新兵种。骑炮兵主要用于支援骑兵，就像步炮兵支援步兵一样。这一新兵种兼具骑兵的速度和炮兵的火力，具有强大战斗力，因此后来被英、法、奥等很多国家效仿。在奥地利军队中，骑炮兵不是乘马，而是乘坐特制的车辆。——译者注

[4]在滑膛炮时期和使用线膛炮的初期，欧洲各国火炮的大小是以炮弹的重量区

分的，使用6磅炮弹的火炮称6磅炮。——译者注

[5]后备军（Landwehr）出现在16世纪的欧洲，由正规军以外适合服兵役的男性公民组成。在中世纪的欧洲战争中多用于预备队，尤其用于修筑防御工事和城防。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奥皇于1808年6月9日颁布敕令，成立后备军，作为对常备军的补充，并于1809年和1813—1814年投入作战。普鲁士后备军中的军官和士官大多为正规军的退役军人。1813年3月17日，普鲁士政府颁布由沙恩霍斯特拟定的《后备军组织法》（Verordnung über die Organisation der Landwehr），规定17—40岁未编入正规军的男子一律编入后备军。后备军的军饷和给养由所属省政府发给，如果枪支不足，每人则装备8尺长矛一支、短斧一把，服装为便服，由士兵自备。1859年取消后备军。——译者注

[6]国民军（Landsturm）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奥地利、普鲁士、荷兰、瑞典和瑞士等国出现的一种地方民众武装形式，首次出现在1797年的蒂罗尔。普鲁士在19世纪初的军事改革中，于1813年4月21日颁布《国民军组织法》（Landsturm-Edikt），规定所有未编入正规军和后备军的17—60岁男子一律编成国民军，实际上是国家最后的预备队。国民军用叉子、斧子、镰刀装备自己，当敌人侵入家乡时展开抵抗，主要任务是帮助民众转移，转移或毁掉粮食及其他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必需品，破坏桥梁和渡船，帮助部队抢护伤员，押送俘虏等，此外还应利用一切手段袭扰敌人，削弱敌方力量。——译者注

[7]1096—1291年，西欧大封建主、天主教会和意大利商人为侵占东方国家，垄断地中海的贸易并加强和扩大宗教统治，对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和突尼斯等伊斯兰国家以及拜占庭帝国先后进行了八次远征，史称十字军东征。——译者注

[8]指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的皇帝。——译者注

[9]951年，后来的德意志皇帝奥托一世首次远征罗马，从这时起到1250年止，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的远征达43次。——译者注

[10]依附义务（Lehnsverbindlichkeit），指欧洲中世纪时普通民众对采邑主的，以及采邑主对给予其封地的国王或皇帝的纳税、出兵等义务。——译者注

[11]三十年战争是17世纪上半叶德意志新教（基督教）诸侯同天主教诸侯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进行的内战，后来由于丹麦、瑞典、法国等国加入，演变为欧洲战争。战争从1618年捷克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起义开始，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fälischer Friede）的签订告终，前后历时30年。——译者注

[12]莫尔维茨会战是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的首次会战，也是弗里德里希二世进行的首次会战。1740年12月16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鲁士军队攻入西里西亚。1741年4月，奈佩格率领奥地利军队直逼普军后方，弗里德里希二世回头迎击。双方于4月10日在莫尔维茨（Mollwitz，即今波兰奥波莱省村庄穆瓦约维采）发生激战，普军获胜。——译者注

[13]18世纪欧洲各国使用的步枪非常简陋和笨重，装弹非常复杂，需要高超技巧。最初，火药和裹着浸油丸衣的弹丸要分别装进枪管，每分钟最多只能发射一次。后来，普鲁士步兵在装弹时采用铁通条，大大提高了装弹和射击速度，单兵射击每分钟可达4—5发，小队按口令齐射每分钟可达2—3排子弹，在当时这种水平是其他军队望尘莫及的。——译者注

[14]指骑兵和炮兵。——译者注

[15]指东普鲁士（Ostpreussen），历史上是普鲁士王国及后来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省，位于波罗的海东南海岸。——译者注

[16]威斯特法伦（Westfalen），历史上今德国威悉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地区。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这里分为很多小邦。——译者注

[17]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初期，普鲁士国土的面积约为121,000平方公里，居欧洲第10位；人口约300万，居欧洲第13位；但军队达8.5万人，居欧洲第4位。远离本土的东普鲁士和威斯特法伦地区的面积共约58,000平方公里，几乎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这两个地区在七年战争期间曾分别被俄军和法军占领。——译者注

★ 第五章 ★

部队的战斗序列

战斗序列是使各兵种成为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划分和编组，以及其在整个战局或战争中应保持的标准的部署形式。

因此，战斗序列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个算术要素和一个几何要素，即划分和部署构成的。划分是基于部队固定的平时编制进行的，以某些部分（例如步兵营、骑兵连、骑兵团和炮兵连）为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把它们编组成更大的单位，直至整体。同样，部署是基于部队平时学习和受训的基本战术进行的，这一基本战术应被视为战时也不会再有根本改变的该部队的一个特性，再结合战争中使用部队大致要求的各种条件，总体上规定出部队进行战斗部署时应该遵循的标准。

过去大部队开赴战场时都是这样，甚至有些时期把这种形式看作战斗的最主要的部分。

在17世纪和18世纪，火器的改进使步兵的数量大幅增加，使步兵在作战时向两边拉长为纵深很小的长横队。虽然当时做出战斗序列的计划因此而变得更简单了，但同时实施变得更困难和复杂了。由于当时这样一来，人们除了将骑兵部署在对手射程以外并有骑行空间的两翼，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部署骑兵的方法，因此战斗序列往往使部队成为一个封闭和不可分的整体。如果人们将这样的一支部队从中间截为两段，那么它就会像一条被切断的蚯蚓，两翼虽然还活着，还能活动，但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机能。因此部队受到整体的某种束缚，如果要分开部署其中的某些部分，每次都必须进行小规模的组织和重组。整个部队不得不进行的行军，某种程度上处于无规则状态。如果敌人就在附近，就必须以最高超的技巧组织行军，以便某一列阵或某一翼能够始终与另一列阵或另一翼保持可以忍受的距离而越过种种险阻。这种行军经常要在敌人不注意时悄悄进行，而且只有在敌人也同样受到整体的这种束缚时，才会不受到其惩罚。

因此到了18世纪下半期，人们想出了把骑兵部署在部队后面（而不再是顺着部署在部队两翼）的办法，这样骑兵同样能够很好地保护两

翼，而且除了与敌人的骑兵单独对决外，也许还可用于完成其他任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样，部队在其主要展开的正面上，也即其部署的宽度上，就完全由同一兵种的各部队组成了，人们可以把它们任意分成多个部分，而且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都很相似。于是部队不再是唯一的一块了，而是成了一个由很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从而变得伸屈自如和灵活了。各部分可以毫无困难地从整体中分开，并再回到这一整体中去，而战斗序列保持不变。这样就产生了由各兵种组成的部队，就是说，出现这样的部队有了可能，因为人们很早以前就感到有这种需求。

很自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会战的需求出发的。以前，会战就是整个战争，而且将来会战也永远是战争的主要部分。但是一般来说，战斗序列更多是属于战术而不是战略范畴的。我们通过这一推论，只是想说明战术是如何通过把整体部署成较小的整体而为战略做准备的。

部队的规模越大，分布的空间越广，其各部分交织在一起的行动越是多样，战略的作用也就越大。这样一来，按我们的定义所说的战斗序列势必与战略产生某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战术与战略相互接触的终点上，即部队从一般分布转换为战斗特殊部署的时刻。

现在我们从战略的观点来研究划分、兵种的结合，以及部署这三个问题。

1.划分。在战略上，人们从来不该问一个师或一个军应该有多少兵力，而应问一个军团应该有几个军或几个师。一个划分为三部分的军团是笨拙的，而一个只划分为两部分的军团就更笨拙了，因为此时统帅就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无论是出于基本战术，还是出于较高级战术的理由，在确定大小部队的兵力时，都可能有很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随意性，天知道出自这个随意性的判断是否理智。相反，为有一个独立的整体而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部分，这是一件既清楚又明确的事情，因此这一想法为确定较大部队的数目并进而确定其兵力提供了真正的战略上的理由。至于确定小部队（例如连、营等）的数目及其兵力，则是战术范围的事情。

即使是一个最小的独立存在的整体，如果不把它区分为三个部分，除了中间部分外，使一个部分可以前出，一个部分可以在后行动，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如果把它区分为四个部分，那就更合适了，只

要人们考虑到中间那部分作为主力应该比其他两部分中的每个部分兵力更多，自然就会明白这一点。如果经常需要把整体的一个部分作为前卫部队，三个部分作为主力（右翼、中央和左翼），两个部分作为预备队，一个部分用于向右派出，一个部分用于向左派出，那么人们就可以一直把一个整体分成八个部分。在我们看来，将一个军团分为这样的八个部分是最恰当的。我们并没有书呆子式地重视这些数字和形式，但我们认为这些数字和形式反映出了最常见的和总是反复出现的战略部署，因此是一种合适的划分。

对军团（以及任何一个整体）的指挥官来说，如果他只需向不超三个或者四个人下达命令，当然看上去要方便很多。不过为了得到这种方便，统帅要在两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第一，命令下传的层次越多，其速度、效力和准确性损失得就越多，例如在统帅和师长中间设有军长，就会产生这种情况。第二，统帅的直接下属的影响范围越大，统帅自己原有的权力和影响就越小。一位统帅如果借助于八个师级单位指挥10万人，他的权力比假如这10万人分为三个师要大得多。这里面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一名指挥官往往认为对其部队的所有部分拥有某种所有权，因此如果要从他那里抽调一部分部队，不管时间长短，他几乎每次都反对。凡是有些战争经验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不造成混乱，也不能把一个整体分为过多的部分。自一个军团的大本营指挥八个部分已经不容易了，因此人们大概不能让划分的数目超过十个。而在师一级，由于传达命令的手段少得多，因此划分的数目也应少一些，分为四个，最多五个部分，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认为一个军团分为十个师，一个师分为五个旅还不够，也就是说认为旅的人数过多，那么就要增加军一级指挥部。但是人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一级新的权限，它会使其余各级的权限一下子大为减小。

但是什么才是一个人数过多的旅呢？通常人们把一个旅的人数控制在2000～5000人。一般守住5000人这一上限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人们想象一个旅是一支能由一个人直接，即在他的声音范围内指挥的部队；第二，如果一支步兵部队的兵力超过5000人，就要配备炮兵，而人们往往不愿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样有两个兵种联系在一起的部队自然会成为一支特殊的部队，不易指挥。

我们不打算迷失在这些战术上的细枝末节里，也不打算争论全部三个兵种应该何时，以及以什么样的比例结合在一起，是应该在8000～12,000人的师里，还是应该在2万～3万人的军里实现。不过即使是最坚决反对这一结合的人也不会责怪我们的论断：只有这样的结合才能使一支部队具备独立性，因此对那些在战争中经常受命独立行动的部队来说，至少是非常希望有这种结合的。

一个20万人的军团分为十个师，每个师又分为五个旅，则每个旅为4000人。在这里，我们看不出任何不协调。当然人们也可以把这个军团分为五个军，每个军分为四个师，每个师分为四个旅，从而使每个旅有2500人。但是抽象地来看，我们认为还是第一种划分更好，因为采取第二种划分，除了多一个指挥层级外，分为五个军对一个军团来说太少，使军团不灵活；分为四个师对一个军来说，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一个2500人的旅，兵力太少。采取这种划分，整个军团将有80个旅，而采取第一种划分只有50个旅，更简单。人们放弃第一种划分的所有这些优点，只是为了使统帅要指挥的将领减少一半。显然，兵力较少的军团分为军就更不合适了。

以上是对划分的抽象的看法，在具体情况下可能有理由做出其他决定。首先人们必须承认，如果说对八个或十个集中在平原上的师还是可以指挥的，那么在非常大的山地阵地中，对它们也许就无法指挥了。如果一条大河把一个军团分成两半，那么一个指挥官就无法指挥另一半。简而言之，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局部和具体情况数不胜数，抽象的规则必须服从它们。

但是经验教导我们，这些抽象的规则仍然是最常用的，其受到局部和具体情况排斥的情况比我们也许以为的要少得多。

现在我们把上述考察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并为此而把各个重点罗列出来。

我们所理解的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只是第一次划分出来的部分，即直接部分[1]，因此我们说：

（1）如果一个整体划分出的部分太少，那么整体就不灵活；

（2）如果一个整体的各部分太大，那么最高指挥官的权力就会受到削弱；

（3）每增加一个新的下传命令的层次，就会从两方面削弱命令的效力，一是每经过一个层次，命令的准确性就会受到损失，二是传达命令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尽量增加平行部分的数目和尽量减少上下的层次。而为迎合这一要求，就只有：在军团，便于指挥的部分不超过8～10个；在较小的部队，便于指挥的部分不超过4～6个。

2.兵种的结合。对战略来说，战斗序列中兵种的结合只对于那些按一般序列经常分开部署、有可能不得不独立作战的部分才是重要的。受命分开部署的是第一级序列的部分，而且主要只是这些部分，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因为正如我们将在另一处看到的那样，分开部署大多是由一个整体的概念和需要引起的。

因此严格地说，战略只要求在军的范围内（如果没有军这一级，则要求在师的范围内）一直进行兵种的结合，而对一个较低序列中的各部分，只要求根据需要进行临时的结合。

但是人们也许看到，如果一个军的人数比较多（即3万～4万人），那么它很少不分开部署。因此在兵力这样大的军里，各师就需要有兵种的结合。否则如果需要先从另外一个地点（也许是相当远的地点）匆忙调一部分骑兵来配属给步兵，则必然会延误时间，更不用说会造成混乱了。如果有谁认为这种延误没什么，那么只能说他是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的人。

至于有关三个兵种结合的更具体的问题，例如应该在多大范围内结合，内部应该结合到什么程度，应该按什么比例结合，以及每个兵种应该保留多少预备队等，所有这些都是纯粹的战术内容。

3.部署。一支部队的各部分之间在战斗序列中应该按什么样的空间关系确定部署，同样完全是战术问题，只与当次会战有关。虽然也有一个战略上的部署，不过它几乎仅取决于当时的任务和要求，而其中相宜实用的内容不是一并包括在战斗序列这个词义内的，因此我们将在另一处——《部队的部署》一章[2]中研究。

因此，部队的战斗序列就是对一支准备会战的部队的划分和部署。对各部分的部署应使每个部分从这一大部队中抽调出去后，在运用时既能满足当时的战术要求，又能满足当时的战略要求。如果没有了即时的

需要，那么抽调出去的各部分就要回归原位。这样战斗序列就成为有效的习惯做法[3]的最初环节和主要基础，这一习惯做法在战争中就像钟摆一样调节着机件。对此我们已经在第二篇第四章中讲过了。

注释：

[1]在当时，建立一个骑兵连的费用可以用来建立一个步兵营，因此作者按骑兵和步兵1∶5的比例计算，认为拿破仑少2万名骑兵，按比例应该多出10万名步兵。——译者注

[2]举例说的话，如果一个军团分为若干个师，则直接部分是师；如果一个军团分为若干个军，则直接部分是军。——译者注

[3]指本篇第六章《部队的一般部署》。——译者注

★ 第六章 ★

部队的一般部署[1]

从部队开始集结到战斗决心成熟（战略已经把部队带到了关键地点，战术已经给每个部分规定了位置和任务），中间这段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长的；从一次决定性的惨败到另一次决定性的惨败也是这样。

以往这中间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属于战争。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弗朗索瓦·卢森堡是如何设营和行军的就可以了。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位统帅，是因为他以野营和行军而闻名，可被视为他所在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我们从《佛兰德[2]战争史》[3]中对这位统帅的了解比对当时其他统帅的了解更多些。

当时营地的背面通常紧靠河流、沼泽或者深谷，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一种荒谬的做法。当时营地的正面很少是根据敌人所在的方向决定的，以至于经常出现背向敌方、面向本国的情况。对当时采取这种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人们在选择野营的位置时，主要（甚至仅仅）考虑是否舒适。他们把在营垒中的状态看作军事行动以外的一个状态，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剧院的后台，人们在这里可以无拘无束。至于说人们在设营时总是背面紧靠一道屏障，应视为人们在设营时采取的唯一的安全举措，当然这是就当时的战法而言的。如果在这样一处营地中可能被迫进行战斗，那么这种举措就完全不适用了。人们在当时不必太担心这一点，因为那时的战斗差不多都是在经过双方同意后才开始的，就像决斗要在双方抵达一个约定好的、合适的地点以后才进行一样。在当时，一方面由于部队的骑兵很多（处在其全盛时代末期的骑兵仍然被视为主要兵种，特别是在法国），另一方面由于部队的战斗序列很不灵活，因此部队不是在任何地形上都能够作战，于是部队在复杂的地形上就几乎感觉是受到了一个中立区的保护。由于部队自己很少能够利用复杂的地形，因此宁愿出去迎击前来会战的敌人。我们清楚地知道，正是弗朗索瓦·卢森堡指挥的弗勒吕斯[4]、施泰因凯尔克[5]和内尔温登[6]会战是以另一种观念进行的[7]。但是这一观念当时还只是刚刚在这位伟大统帅的影响下逐渐摆脱以往战法的影响，还没有

反过来影响到设营的方法。军事艺术中的变革总是从某些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开始，并通过这些行动再逐渐扩展到其余行动的。以往人们很少把在营地中的状态看作真正的作战状态。当时当有人离开营垒去观察敌人动静时，人们往往说“他打仗去了”[8]，这句话就证明了当时的这种情况。

当时人们对行军的看法与对设营的看法也没有多少不同。行军时，炮兵为了沿着较为安全和易走的道路行进，完全与大部队分开，两翼的骑兵则为了轮流享受担任右翼的荣誉，经常互换位置。

现在，也就是说主要是自西里西亚战争[9]以来，军队在战斗以外的状态已经与战斗有了极为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产生了最密切的相互作用，以至如果人们不考虑其中一种状态，就不能全面地考虑另一种状态。如果说以往战斗是战局中的真正的武器，战斗以外的状态只是武器的握柄，即前者是钢刀，后者只是镶在钢刀上的木柄，整体是由两个本性不同的部分构成的，那么现在则应该把战斗看作是刀刃，而战斗以外的状态是刀背，整体是一块锻接在一起的金属，已经分辨不出从哪里开始是钢，到哪里为止是铁了。

今天战争中的这种战斗以外的状态，部分是由军队平时的组织和勤务规则决定的，部分是由战时的战术部署和战略部署决定的。军队可能处于的战斗以外的三种状态是：舍营、行军和野营。这三者都是既属于战术范畴，又属于战略范畴的，而且战术和战略在这里往往很接近，看上去是交织在一起的，或者实际上就是如此，以至很多部署既可以看作是战术部署也可以看作是战略部署。

现在，在我们还没有把这三种状态与特殊目的结合研究以前，我们想总的谈谈这三种状态。为此我们必须首先研究部队的一般部署，因为它对野营、舍营以及行军来说是一种更高和更全面的部署。

如果我们一般地考察军队的部署（不考虑特殊目的），那么只能把军队作为一个单位，即作为一个受命共同打击敌人的整体来考虑，因为对“一个单位”这一最简单形式的任何偏离都要有一个特殊目的为前提。这样就产生了一支军队的概念，无论其规模大小。

此外，在还没有任何特殊目的的时候，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持军队和保障军队的安全。使军队在没有特别不利的情况下保持存在，使军队在没有特别不利的情况下能够集中起来打击敌人，这是两个条件。如果把

这两个条件与涉及军队存在和安全的内容进一步结合起来，那就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1.便于取得给养；

2.便于部队住宿；

3.背后安全有保障；

4.前面有开阔地带；

5.阵地本身位于复杂地形上；

6.有战略依托点；

7.合理的分兵。

对上述各点，我们分别说明如下：

前两点要求我们寻找耕作区、大城镇和大路，更多是对军队的一般部署，而非特殊部署[10]。

至于如何理解“背后安全有保障”，我们将在《交通线》一章中论述。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最迫切和最重要的是，部队的部署地应垂直于其附近的主要退却大路。

关于第四点，一个军团平时对一个地带当然无法像它在做出会战的战术部署后那样一览无余。但是前卫部队、小规模的前出部队[11]和暗探等都是战略上的眼睛，对他们来说，在开阔地上进行观察当然要比在复杂地形上容易。

第五点则与第四点正相反。

战略依托点有两点与战术依托点不同：一是它们无须与部队直接相连，二是它们的展开范围必须大得多。原因在于，就事物的本性来说，战略本来就在比战术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活动。如果一个军团部署在距海岸或者一条大河河岸1普里[12]处，那么这个军团在战略上就是以这个海岸或大河为依托的，因为敌人不会有能力利用这个空间进行战略迂回。敌人不会深入这个空间数日或数周，数普里或数日行程。相反，一个湖

岸线长数普里的湖泊在战略上几乎不能被看作是障碍；在战略活动中，向左或向右数普里，很少能起到决定作用。要塞只有在本身和影响范围较大时，才能成为战略依托点。

部队或是根据特殊的目的和需要，或是根据一般的目的和需要而分兵部署。在这里我们只研究后一种情况。

第一个一般的需要是，将前卫部队连同其他观察敌人所需要的小部队前出部署。

第二个一般的需要是，规模很大的军团通常把预备队部署在其后数普里远的地方，从而造成分兵部署。

最后，为保护部队的两翼，通常需要部署专门的部队。

对于这种保护，不能将其理解为抽调部队的一部分去防御两翼所在的空间，以使敌人无法接近这个所谓的薄弱点。这一普遍存在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这样理解，那么谁去防御两翼的两翼呢？两翼本身并不是一支部队的薄弱部分，因为敌军也有两翼，敌军要威胁我军的两翼，也会使其两翼受到同样的威胁。只有当情况变得不同时，当敌军比我们占优势时，当敌军的交通线比我方更有利时（参阅《交通线》一章），我军的两翼才会成为比较薄弱的部分。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谈这种特殊情况，也不谈一支位于两翼的部队受命与其他部队一起确实要防御我们两翼空间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属于一般部署的范畴。

即使两翼不是特别薄弱的部分，但它们毕竟是特别重要的部分，因为两翼一旦被敌人迂回，我们在这里的抵抗就不会像在正面那样简单，要采取的举措就会变得更复杂，要求有更多的时间和准备。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有必要特别注意保护两翼免受敌人的意外行动的打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在两翼部署比单纯观察敌人所需的更多的兵力。部署在两翼的兵力越多，即使他们不进行顽强的抵抗，敌人为击退他们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敌人展开的兵力也就越多，也就越容易暴露其意图。这样我们也就达到了目的：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下一步该做什么。因此人们可以将位于两翼的部队看作是侧面的前卫部队，他们可以迟滞敌人进入我们两翼以外的空间，为我们赢得时间，以便采取对策。

如果这些部队奉命调回主力部队，但不是同时做向后的运动，那么

这些部队自然就不应与主力部署在同一条线上，而是应部署在前出一些的位置，因为部队即使是在不必进行一场激烈战斗的情况下开始退却，毕竟也不会完全退向部署地的侧面。

于是出于这些分兵部署的内在原因，出现了一个依预备队是否与主要部分部署在一起而由四个或五个单独部分构成的自然体系。

正如给养和舍营会影响到部队的部署，给养和舍营也会影响部队的分开部署。给养和舍营的因素与上述分开部署的内在原因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应为满足这一方面的要求而忽视另一方面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支部队分为五个单独部署的部分以后，舍营和给养方面的困难就已经被克服了，不需再为此做大的变动了。

现在我们还要研究一下，这些单独部署的部分相距多远仍能保证相互支援，即还能共同作战。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战斗持续的时间》和《战斗胜负的决出》两章[13]中讲过的内容。由于绝对兵力和相对兵力、兵种和地形等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无法对此做出绝对的规定，而只能做一个最一般的规定，就像得出一个平均数一样。

前卫部队的距离是最容易确定的。由于前卫部队退却时是向主力运动的，因此派出前卫部队的距离最多是其不至于被迫独立作战的一日强行军的行程。但是人们不应向超出大部队安全所需的地方部署前卫部队，因为前卫部队退却时的距离越远，大部队就越不安全。

至于侧面部队的距离，如前所述，一个由8000～1万人组成的普通师一般要持续战斗数小时，乃至半天，才能决出胜负，因此人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将这样的师部署在距大部队数小时行程，即1～2普里的地方。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由3～4个师组成的军，可以部署在距大部队一日行程即3～4普里的地方。

这样，这种基于事物本性的主力部队的一般部署，即把主力部队分为4～5个部分，并按上述距离进行部署，就成了某种习惯做法。只要没有特殊目的更具决定性的要求，往往就按这种习惯做法机械地划分部队。

尽管我们一开始就假设分开部署的每个部分都适于独立作战，而且每个部分的确有可能被迫独立作战，但是绝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分开部署的本来意图就是独立作战。部队之所以必须分开部署，大多是暂时

的，是当时部队的处境要求的。如果敌人已经向我军接近，以便通过一场全面的战斗决定胜负，那么战略部署的阶段即告结束，一切就都要集中到会战的这一时刻上来，分开部署的目的就已经达到和不存在了。如果会战开启，就不能再考虑宿营和给养问题了；在正面和两侧监视敌人，以及通过适当的阻击减缓敌人的运动速度等任务也已经完成。这时一切就都要转向主力会战这一大的整体。是否把分开部署只视为条件，视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而将其目的视为集中力量作战，是判定这种部署价值大小的最好标准。

注释：

[1]“习惯做法”（Methodismus）是作者自创的一个词，意为“Ritual”，即“严格的程序”或“习惯做法”。以往有的中译本从字面理解，将该词译为“方法主义”或“认识论”，似不妥。——译者注

[2]一般部署（die allgemeine Aufstellung），指军队在没有具体的战斗任务之前各部队的部署。作者认为，军队根据特殊目的（有了具体任务）进行的部署，即战斗部署是战术范围的问题。——译者注

[3]佛兰德（Flandern），欧洲西部的一个地区，今分属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译者注

[4]指法国地理和测绘学者博兰（Jean de Beaurain，1696—1771）所著《1690—1694年佛兰德战争史——卢森堡元帅的几个战局》（Feldzüge des Marschalls von Luxemburg oder Militärgeschichte von Flandern 1690—1694），由滕佩尔霍夫译自法语，五卷，1783—1786年在波茨坦出版。——译者注

[5]弗勒吕斯（Fleurus），今比利时埃诺省一小镇，历史上多次成为战场。——译者注

[6]施泰因凯尔克（Steinkerque），即今比利时埃诺省城市斯滕凯尔克（Steenkerque），东北距布鲁塞尔50公里。——译者注

[7]内尔温登（Neerwinden），今比利时佛兰德布拉班特省城市兰登（Landen）的一部分。——译者注

[8]在路易十四世第一次发动对外战争时期（1667—1668），作战以机动为主，会战只能在一定的地形上进行，通常不进攻营垒。而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1688—

1697年，即路易十四世的第三次对外战争）中，战法出现了新的趋势，战争变得更加激烈。这里列举的三次会战是弗朗索瓦·卢森堡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中进行的主要的会战：1690年7月1日，弗朗索瓦·卢森堡在弗勒吕斯率4.5万名法军向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瑞典等国联军的左翼和背后进行迂回，同时在正面发起猛烈进攻，击败联军，随后以优势骑兵进行追击，给联军带来很大损失；1692年8月3日，弗朗索瓦·卢森堡又在施泰因凯尔克战胜由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统率的联军；1693年7月29日，弗朗索瓦·卢森堡在内尔温登再次挫败威廉三世，取得决定性胜利。——译者注

[9]“他打仗去了”这句话，作者用了法语“il va à la guerre”。——译者注

[10]指1740—1763年的三次西里西亚战争，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与英国、汉诺威及数个小侯国为一方，奥地利、法国、俄国和瑞典为另一方。双方主要是为争夺西里西亚省和格拉茨边区。其中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和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是普鲁士参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1756—1763）又称七年战争。——译者注

[11]指部队的战斗部署。——译者注

[12]前出部队（das vorgeschobene Korps），指在部队前方担负警戒、侦察等任务，并可独立作战的部队。——译者注

[13]1普里=7532.48米。——译者注

★ 第七章 ★

前卫部队和前哨部队

前卫部队和前哨部队是两个既属于战术又属于战略的问题。一方面，它们是使战斗具有一定形态和保证实现战术意图的部署；另一方面，它们又往往导致独立的战斗，而且往往部署在距离主力部队较远的地方，因此又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战略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正是由于它们是这样的一种部署，我们才对它们做进一步的考察，作为对前一章的补充。

任何一支没有完全做好战斗准备的部队，为了能在敌人发现自己之前知道和查明敌人正在接近，都需要有一支先头部队，因为目力所及通常比火器的射程远不了多少。假如一个人的目力所及还没有其胳膊伸得远，那他算是个什么人呢？前哨部队犹如大部队的眼睛，人们早就这样说了。但是大部队在这方面的需求并不总是相同的，而是有不同的程度。兵力和展开程度、时间、地点、环境、战争样式，甚至巧合都会影响大部队对前哨部队的需求程度。因此当我们看到战史中关于使用前卫部队和前哨部队的记载都不是简单而明确的，而是杂乱无章的情况时，并不感到奇怪。

我们看到，部队的安全有时被托付给前卫部队的某支明确的部队，有时被托付给由单个前哨组成的长长的前哨线，有时两者并用，有时既不用前者，也不用后者，有时数路前进的部队共同派出一支前卫部队，有时每路部队各有自己的前卫部队。我们想先尝试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清楚的概念定义，然后再看看能否归纳成几条可以实际运用的原则。

如果部队处于运动中，那么一支兵力或多或少的小部队构成其先头部队，即前卫部队，它在部队反方向运动时则成为后卫部队；如果部队在舍营或营垒中，那么由兵力不大的哨所[1]组成的一条线就构成其先头部队，即前哨部队。部队停下时，可以而且必须保护比运动时更大的一个地域，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因此在部队停下时，自然会出现前哨线[2]的概念，在部队运动时自然会出现“一支兵力集中的部队”[3]的概念。

前卫部队和前哨部队的内在兵力各不相同，可以从一个轻骑兵团到一个由各兵种组成的较大的军，也可以从仅仅是向营垒周围派出警戒哨和值班分队[4]到一条由各兵种防守、带有防御工事的坚固防线。因此这种先头部队的行动可以从单纯的观察直到进行抵抗。这种抵抗不仅可使宿营部队赢得做好战斗准备所需的时间，还可使敌人提前暴露其举措和意图，从而显著地提高观察的作用。

因此，部队越是需要时间以完成战斗准备，它的抵抗越需要根据敌人的特殊部署来加以计划和组织，它就越需要一支比较大的前卫部队和前哨部队。

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所有统帅中称得上是行动最机敏的了，而且他几乎只用口令就率领他的部队投入会战，因此他不需要大的前哨部队。我们看到他总是在敌人眼皮底下设营，有时用一个轻骑兵团，有时用一个轻步兵营，或者从宿营地派出警戒哨和值班分队负责部队安全，而不用大的警戒部队。在行军时，数千骑兵（大多是属于第一列阵两翼的骑兵部队[5]）组成前卫部队，行军结束后再回到大部队。用一支固定部队担任前卫部队的情况极为少见。

一支兵力不大的部队要想总是以其全部力量非常迅速地行动，以发挥其训练更有素和指挥更果断的特点，那就必须像弗里德里希大帝针对道恩作战时那样，几乎所有行动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6]进行。如果是部署过于谨慎，前哨体系过于烦琐，则会使这支部队的优势完全失去作用。至于弗里德里希大帝由于判断错误和做得过分而招致其在霍赫基尔希会战[7]中失利，并不能证明这种做法本身不对。相反，由于在全部西里西亚战争中，像霍赫基尔希会战这样的失败，国王只有一次，因此我们恰恰应该从中认识到国王的卓越才能。

但是我们也看到，既不缺乏精锐部队，又不缺乏果断指挥的拿破仑，在前进时几乎每次都要派出强大的前卫部队。有两个原因促使他这样做。

第一个原因是战术有了变化。这时人们已经不再把部队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只用口令指挥它投入会战了，不再像约定一次大决斗那样，以技巧和勇敢去解决问题，而是让部队更多地适应地形和情况的特点，使战斗序列和相应的会战成为一个由多个部分组成的整体。这样一来，就要以复合的计划取代简单的决心，以较长的部署取代口令。为此就需

要时间和情报。

第二个原因是近代军队的规模变大了。弗里德里希率领3万～4万人，而拿破仑则率领10万～20万人投入会战。

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这两个例子，是因为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统帅采取某种有力的方法一定是有其道理的。一般来说，前卫部队和前哨部队的运用在近代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行动。在奥地利人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的前哨系统要强大得多，而且更经常地向前派出一支前卫部队。就当时奥军的处境和情况来说，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最近的几次战争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同做法。甚至法国的一些元帅在率领6万～7万人的部队前进时，我们并未看到他们派出一支前卫部队，例如麦克唐纳[8]在西里西亚，乌迪诺[9]和奈伊[10]在勃兰登堡边区。

至此，我们根据前卫部队和前哨部队的不同兵力，讲述了有关问题。但是这里我们还必须阐明另一个不同点，那就是一支大部队在一定的宽度上前进或后退时，可以为所有并列而行的各路部队配备一个共同的先头部队和殿后部队，或者为每路部队配备一支专门的先头部队和殿后部队。为了在这方面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们必须做如下思考。

如果指定一支专门的部队担任前卫部队，那么它的任务说到底只是确保在中央行进的主力部队的安全。如果主力是沿多条相距较近的道路行进，这支前卫部队自然是控制了这几条道路，因此也就保护了这些道路，那么侧面的几路部队当然就不需要专门的保护了。

但是在距离主力较远的道路上行进的真正独立的部队则必须自己解决其先头部队的问题。甚至位于中央的主力的那些恰好由于道路位置而距中央太远的部队，也会遇到同样问题。于是一支大部队分为几路部队并列前进，就会有几支前卫部队。如果每支前卫部队的兵力比有一支共同的前卫部队的兵力小很多，那么它就更多地属于战术部署，在大部队的战略列表上就根本不会出现前卫部队。而如果中央的主力有一支兵力大很多的部队用作其先头部队，那么这支部队就是作为整个部队的前卫部队出现的，而且在很多方面确实也是这样。

给中央配备比两翼强大得多的先头部队的可能理由有以下三个：

1.在中央行进的通常是一支人数较多的大部队。

2.一支大部队根据其宽度所占领的地段，其中心点显然总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一切行动计划大多是针对中心点制订的，因此战场距中心点通常也比其距两翼近。

3.一支在中央前出的部队，即使不能作为一支真正的先头部队直接保护两翼，但毕竟能间接对两翼的安全做出很大的贡献。也就是说，敌人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在一定距离内从这样一支部队的侧面通过，去对两翼中的一个采取大的行动，因为敌人不得不担心其翼侧和背后会受到进攻。即使中央的前出部队对对手的威胁不足以完全保障两翼部队的安全，但这种威胁还是适合消除两翼部队所担心的很多不利情况。

因此，如果中央的先头部队比两翼的先头部队强大得多，即是由一支专门的前卫部队组成，那么它就不再是简单地完成一支先头部队确保后面部队不受袭击的任务，而是作为一支前出部队在更广泛的战略关系方面发挥作用。

使用这样一支前出部队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这些目的也决定如何使用前出部队）：

1.在我们需要很多时间部署战斗的情况下，派出一支前出部队可以进行更有力的抵抗，迫使敌人在推进时更谨慎，也就是说可以提升一支普通先头部队的行动效果。

2.如果部队的主要部分很庞大，可以把这一行动不便的主要部分部署在稍靠后的地方，把一支灵活的部队留在敌人附近。

3.即使有其他原因迫使我们部队的主要部分远离敌人，但仍有一支部队在敌人附近对其进行观察。

有人认为，一个小的观察哨或者一支小部队同样可以很好地完成这种观察任务。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观察哨或小部队是多么容易被敌人击退，而且与大部队相比，它们的观察手段又是多么有限，那么就会知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了。

4.在追击敌人时，用一支专门的、配属了绝大部分骑兵的前卫部队，比起用整个部队来，可以更快地运动，晚上可以迟一些宿营，早晨可以早一些出发。

5.最后，在退却时可将这支部队用作后卫部队，用于险要地区的防御。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是特别重要的部分。尽管初看上去，这样一支后卫部队总是有两翼被迂回的危险，不过人们不应忘记，即使敌人向我们的两翼推进了一些距离，但如果他真的要威胁我军的中央部分，就必须走完通往中央的那段路程，而后卫部队此时总是可以为中央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并且在退却时可以留在后面。相反，如果中央比两翼退却得快，情况马上就会令人担忧，就会立刻出现被突破的印象，而这个印象本身就已经是很可怕的了。在退却时，人们对集中和团结在一起的需求是最迫切的，对此的感受也是最鲜活的，因此一般规定两翼最后仍回到中央会合。如果给养和道路条件迫使部队以相当大的宽度退却，那么退却通常仍要以在中央的一个集中部署来结束。此外，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敌人通常的确是以主力向我军中央推进的，主要是对我军中央施加压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后卫部队对中央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由此可见，在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时，派出一支专门的前卫部队都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中央的兵力并不比两翼大，那么一般就不应派出这种前卫部队了。例如，1813年麦克唐纳在西里西亚迎击布吕歇尔，以及布吕歇尔开赴易北河时就是这样。当时他们都是三个军，一般分成三路，沿不同的道路并列前进，因此这些部队也没有派出大的前卫部队。

但是这种将大部队部署成三路兵力相同的部队的做法，是不值得推荐的，部分原因在于这种部署就像把整个部队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样，会使整个部队很不灵活，这一点我们在第三篇第五章[11]中已经讲过了。

部署整个部队时，如果分为中央部分和独立的两翼（我们在前一章中曾经说过，只要部队还没有特殊任务，这就是其最自然的部署方式），那么按照最简单的想法，前卫部队应该在中央部分的前面，因此也是在两翼线的前面。但是由于侧面部队对两侧所承担的任务实际上与前卫部队对正面所承担的任务是相似的，因此侧面部队经常与前卫部队位于同一线，有时甚至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把侧面部队部署得比前卫部队更靠前。

至于前卫部队的兵力，对此没有多少要讲的，因为现在人们一般已经不无道理地将整体分成的一个或多个部分用于前卫部队，并给它加强一部分骑兵。因此如果一支部队分为若干军，那么前卫部队就由一个军组成，如果一支部队分为若干师，那么前卫部队就由一个或几个师组成。

不难看出，如果部队分出的部分多一些，那么在这方面也是有利的。

至于前卫部队的前出距离，则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有些情况下，前卫部队距离主要部分超过一日行程；在有些情况下，前卫部队就在主要部分前面很近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前卫部队距离主力1～3普里，这虽然证明部队经常需要这样的距离，但还不能成为一条必须遵循的规则。

我们在上面的考察中根本没有谈到前哨部队，现在我们还要再回来谈谈这个问题。

在一开头我们说过，前哨部队适用于停下来的部队，前卫部队适用于行进中的部队，那是为了追溯这两个概念的起源而暂时把它们分开的；但是很明显，如果我们死板地按这句话来区分它们，那只能是书呆子的做法。

如果一支行进中的部队在傍晚停了下来，以便次日晨继续前进，那么前卫部队当然也要这样做，而且每次都要派出哨兵担任自己和整个部队的警戒，但它并不因此就从一支前卫部队变成一支纯粹的前哨部队。只有先头部队的大部分已经分散成单独的哨所，仅剩下很少或者根本未集中的部队时，也就是说，一条长长的哨所线[12]的概念已经大于一支集中的部队的概念时，才能把担任警戒的部队看作与前卫部队相对应的前哨部队。

部队休息的时间越短，就越少需要完善的保护。在一夜之间，敌人根本没机会弄清我军哪里有保护，哪里没有保护。部队休息的时间越长，对所有接近地的监视和保护就必须越完善。因此当部队停留时间较长时，先头部队通常会逐渐展开，成为一条哨所线。至于先头部队应该完全展开成哨所线，还是应该以集中的部队形式为主，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双方接近的程度；二是地形的特点。

第一是双方接近的程度。如果双方之间的距离比其展开的宽度小得多，那么一般在两军之间不再部署专门的前卫部队，而只能通过部署一系列小规模的哨所来保障其安全。

由于集中的部队较少能直接保护接近地，因此一般来说，它需要较

多的时间和空间以发挥作用。这样，在部队占地很大的情况下（例如在舍营时），要想用一支集中的常备部队对接近地进行警戒，就要求与敌人保持较大的距离，例如部队的冬季舍营地就大多由一条前哨哨所线来保护。

第二是地形的特点。如果哪里有大的地形障碍提供机会，以少量兵力即可组成强大的哨所线，那么人们当然应该利用这种地形障碍。

最后，部队在冬季舍营时，前卫部队也可能因气候严寒而分散成哨所线，因为这样做可使前卫部队本身便于宿营。

在1794—1795年冬季战局[13]中，英荷联军在尼德兰[14]运用得到了加强的前哨线，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当时的防线由多个各兵种组成的旅所设置的独立哨所组成，并得到一支预备队的支援。当时在英荷联军中任职的沙恩霍斯特把这种方法带回东普鲁士，并于1807年在帕萨尔格河[15]畔的普鲁士军队中加以运用[16]。除此以外，近年很少使用这样的警戒方法了，主要是因为战争中的运动增加了。但有时也错过了本可运用这种方法的机会，例如缪拉[17]在塔鲁季诺会战[18]中就是这样。当时，假如他把自己的防线拉长一些，恐怕就不至于在一次前哨战中损失30门左右的火炮了。

不可否认，在适当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还是有很大好处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其他地方还要谈到。

注释：

[1]即本书第一卷第四篇第六章和第七章。——译者注

[2]作者所用的“哨所”（Posten）概念涵盖的范围远大于一般的哨所，不仅指“哨兵或警戒分队所在的处所”，有时也指一处要塞或一座城市。——译者注

[3]指由前哨部队哨所构成的哨所线。——译者注

[4]指前卫部队。——译者注

[5]值班分队（Piketts），尤指担负夜间警戒任务的小部队，在营垒可能受到敌人进攻的情况下，负责快速支援和加强警戒哨，也担负营垒入口警戒以及保持营垒之间联系的任务，多由骑兵组成。——译者注

[6]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斗序列大多是前后两个列阵（Treffen），间距数百至千余米，每个阵内是数列士兵组成的横队，步兵居中，骑兵在两翼。——译者注

[7]此处原文为法语“sous la barbe de l’ennemi”，直译为“在敌人的胡须下”。——译者注

[8]1758年10月14日夜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霍赫基尔希（Hochkirch，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小镇）附近遭到奥军元帅道恩的袭击而战败。这是他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少见的一次失败。会战前，弗里德里希二世认为道恩素以优柔寡断闻名，应该不敢对他发起进攻，于是不顾部下的劝告，在敌营附近设营。——译者注

[9]麦克唐纳（Jacques Etienne Joseph Alexandre Macdonald，1765—1840），公爵，法国元帅。——译者注

[10]乌迪诺（Charles Nicolas Herzog von Reggio Oudinot，1767—1847），公爵，法国元帅。——译者注

[11]奈伊（Michel Ney，1769—1815），公爵，法国元帅。作战骁勇，被拿破仑称为“勇敢者中最勇敢的人”。——译者注

[12]原文如此，疑误。应为本篇第五章。——译者注

[13]对于“哨所线”（Kordon）这一概念，作者在本卷第六篇第二十二章有专门论述。哨所线多沿边境或越冬营地设置，主要起到警戒和防护的作用，需要时也可用于进攻，常被形象地称为“拉长了的要塞”。以往有的中文译文将该词译为“单线式防御”，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在重要地段也可设置多重哨所线（作者就曾以中国长城为例），而且哨所线也不只是用于防御。——译者注

[14]1794—1795年冬季战局包括莱茵和尼德兰两个战区的军事行动，这里指尼德兰战区的军事行动。此前，法国于1793年2月1日向英、荷宣战。1794年11月，法国北方军团在皮舍格吕指挥下挫败英荷联军，占领瓦尔河以南全部奥属尼德兰地区，12月20日进占阿姆斯特丹，次年1月，法军占领荷兰全境。——译者注

[15]“尼德兰”一词意为“低地”，指莱茵河、默兹河、斯海尔德河下游以及北海沿岸的低洼地区，包括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和法国北部的一小部分，面积7万余平方公里。——译者注

[16]帕萨尔格河（die Passarge），即今波兰北部的帕斯文卡河，长145公里。——译者注

[17]沙恩霍斯特早年曾在汉诺威军队任职，1793年在英荷联军中任骑炮兵连连长，1801年转赴普鲁士军队任职，1807年任普鲁士罗斯托克军的参谋长，在埃劳会战中支援俄军。埃劳会战后，法军退至帕萨尔格河左岸休整，与俄普联军隔岸对峙。——译者注

[18]缪拉（Joachim Murat，1767—1815），大公，法国元帅，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拿破仑的妹夫。率领那不勒斯王国1万余人参加1812年战局，并任法军骑兵司令，同年12月5日，在拿破仑因战局失利而先行回国后，代拿破仑指挥法军退却。法军在莱比锡大会战失败后，缪拉转投反法联军，以换取英、奥承认其对那不勒斯的统治。英、奥食言后，缪拉再次投靠拿破仑，后被西西里国王斐迪南一世下令处死。——译者注

★ 第八章 ★

前出部队的行动方式

我们刚刚谈过前卫部队和侧面部队对迫近之敌所产生的作用如何决定着大部队的安全。当这些部队与敌军主力发生冲突时，人们能想象出，它们是很弱的。因此我们需要专门探讨一下，它们如何才能既完成自己的任务，又不必担心由于兵力悬殊而受到严重的损失。

这些前出部队的任务是监视和迟滞敌人。

如果前出的是一支小部队，那么连第一项监视任务也是永远无法完成的，一方面是因为它很容易被敌人击退，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工具——眼睛看不到那么远。

此外，监视的程度也应该更高些。这些前出部队应该了解当面之敌的全部兵力情况，不仅比较清楚地了解其兵力，而且还有其计划。

如果前出部队的规模较大，那么仅是它的存在就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它只要等待敌人做好击退它的准备，就可以了解到有关情况，然后就可以开始后撤了。

但是前出部队还有迟滞敌人前进的任务，为此已然需要进行认真的抵抗。

前出部队如何做到既能等到最后的时刻，又能进行抵抗，而且不至于有受到重大损失的危险呢？主要是由于以下情况：敌人前进时也派出一支前出的前卫部队，并不是立即以整个部队的压倒性力量前进的。即使敌人的前卫部队一开始就比我方的前出部队占优势（敌人自然会这样部署），即使敌军主力距其前卫部队比我军主力距我们的前出部队更近，而且由于敌军主力正在前进，很快就能赶上来全力支援其前卫部队进攻，但我方前出部队仍然能够在与敌前卫部队（双方的兵力差不多）接触的第一阶段赢得一些时间，并有能力对对手前进的情况监视一段时间，而且不至于让自己在退却时有什么危险。

前出部队即使在适于抵抗的阵地上进行一些抵抗，也不至于带来在其他情况下由于兵力悬殊而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利结果。在抵抗优势之敌时，主要的危险永远是抵抗者有可能被敌迂回，受到围攻，从而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但是前出部队在适于抵抗的阵地上进行抵抗时，面临的这种危险往往很小，因为行进中的敌人从来不可能清楚我军主力距我前出部队有多远，因此会顾虑其派出的几路部队会受到两面夹击。结果是，行进中的敌军总是尽量使其各路部队齐头并进，只有在确实查明我方情况以后，才开始小心谨慎地迂回我军的这一翼或那一翼。由于敌军到处这样摸索和小心谨慎地行动，使得我方前出部队有可能在真正的危险到来以前回撤。

至于说允许这样一支前出部队对敌人的正面进攻或者敌人刚开始的迂回抵抗多长时间，则主要取决于当地地形的特点和自己援兵的远近。如果由于缺乏理智，或者由于大部队需要时间而使前出部队付出牺牲，从而使前出部队抵抗的时间超过了自然允许的限度，那么结果总是前出部队受到很大的损失。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就是有大的地形障碍可以利用的时候，通过认真的战斗进行抵抗才有意义。但是前出部队能进行的这种小规模会战的持续时间就其本身来看是很短的，很难为大部队赢得足够的时间。要赢得足够的时间，更多是要通过下列三种方式，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

1.使对手前进时更为谨慎，从而更为缓慢；

2.进行一段时间认真的抵抗；

3.退却本身。

这种退却应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缓慢地进行。如果有地形利于退却部队做出新的部署，则应加以利用，以迫使敌人再次为进攻和迂回做准备，从而为自己再次赢得时间。退却的部队甚至可以在这个新的阵地上接受一次认真的战斗。

人们可以看到，通过战斗进行的抵抗与后撤在内部是融合在一起的；如果战斗持续的时间不够，则应通过反复战斗来赢得时间。

这就是一支前出部队的抵抗方式。其效果首先取决于这支部队的兵

力大小和地形的特点，其次取决于它退却路程的远近，以及它得到的支援和接应的情况。

一支小部队即使兵力比例与一支大部队相同，也无法像这支大部队那样进行长时间的抵抗，因为兵力越大，为完成其活动（不管是什么样的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在山地，仅是单纯的行军就已经缓慢得多，在每个阵地上进行抵抗的时间也更长，也会更安全，而且到处都有机会做出这样的部署。

一支部队前出得越远，其后撤的路程就越长，其通过抵抗所赢得的绝对时间就越多，但是由于这种部队从位置来看，其抵抗能力较弱，得到的支援较少，因此其退却的速度较快（与距离主力较近、退路较短时相比）。

前出部队能得到接应和支援，当然肯定对它能抵抗多久产生影响，因为退却时本应有的小心和谨慎往往用于了抵抗，而这种情况应通过得到接应和支援有所改变。

如果敌人在下午才出现在我前出部队的前面，那么前出部队通过抵抗赢得的时间就与在其他时间段所赢得的时间显著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敌人很少利用夜间继续前进，因此我们通常可以多赢得一个夜间的时间。例如，1815年，齐滕[1]将军率领普鲁士第1军约3万人与拿破仑的12万人对抗，在从沙勒罗瓦[2]到利尼[3]这段还不到2普里的短短的路程上，为普鲁士大部队的集结赢得了2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齐滕将军是在6月15日上午约9时受到进攻的，而利尼会战[4]是16日下午约2时开始的。当然，齐滕将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伤亡和被俘5000～6000人。

根据经验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作为考察这个问题时的依据。

一个得到骑兵加强的10,000～12,000人的师，前出一日行程（3～4普里），在一般地形上能够阻挡敌人的时间（包括该前卫部队退却的时间），大约是单纯穿过退却地区所要求行军时间的一倍半；但是如果这个师仅前出1普里，那么敌人停留的时间可能是单纯行军时间的2～3倍。

以一个前卫师前出4普里为例（一般行军的时间可估计为10小时），从敌人在该师面前出现，到敌人有能力向我军大部队发起进攻，该前卫师大约可阻挡敌人15小时。相反，如果前卫部队距离大部队仅1

普里，那么到敌人可能向我大部队发起进攻要超过3～4小时，而实际上可以估计在6～8小时以后（因为对手为针对我前卫部队而展开最初举措，同样需要3～4小时）。也就是说，这支前卫部队在其最初的部署中抵抗敌人的时间甚至比在一处前出很多的阵地中抵抗的时间更长。

结果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敌人要在击退我军前卫部队的当天就进攻我军大部队是不容易的，在实际经验中大多也的确如此。甚至在第二种情况下，敌人不得不至少在上午就击退我军前卫部队，才有可能在当天还有时间与我军会战。

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黑夜对我军有利，因此可以看到，一支前出较远的前卫部队会赢得很多时间。

关于一支大部队的侧面部队的任务，我们已经讲过了。它们的行动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取决于具体运用时的情况。最简单的是把它们视为部署在大部队侧面的一支前卫部队，应该稍前出些，退却时斜向前往大部队。

这些侧面部队不是在大部队的正前方，不像一支真正的前卫部队那样，可由大部队方便地从两面接应它，因此如果不是敌军在两翼最外端的进攻力量一般会减弱一些，而且我们的侧面部队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有退避空间的话（它们退却时不至于像前卫部队逃跑时那样会直接给主力带来危险），侧面部队就会面临较大的危险。

对前出部队的接应，最喜欢用的和最好的方法是以大量骑兵进行。这就使得人们在前出部队距大部队较远时，往往将骑兵预备队部署在大部队与前出部队之间。

最后的结论就是：前出部队的作用较少是通过它们固有的力量，而更多是通过它们切实的存在发挥出来的，较少是通过它们真正进行战斗，而更多是通过它们可能进行的战斗发挥出来的。前出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阻止敌人的行动，而只能像摆锤减缓和节制钟摆的行动一样，减缓和节制敌人的行动，使我们有能力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动向。

注释：

[1]1812年10月18日，缪拉指挥的2万名法军在距莫斯科西南67公里处的塔鲁季诺村附近与本宁森指挥的3.6万名俄军展开会战，法军损失2000人和38门火炮，缪拉败

退。这次会战的失败促使拿破仑决定早日撤出俄国。——译者注

[2]齐滕（Hans Ernst Karl von Zieten，1770—1848），伯爵，普鲁士元帅。参加过利尼会战和滑铁卢会战。——译者注

[3]沙勒罗瓦（Charleroi），今比利时一城市，位于桑布尔河畔，北距布鲁塞尔约50公里。——译者注

[4]利尼（Ligny），今比利时那慕尔省城市松布雷夫（Sombreffe）的一部分。——译者注

★ 第九章 ★

野营[1]

对军队在战斗以外的三种状态[2]，我们只从战略的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说对这三种状态涉及单个战斗地点、时间和兵力的因素进行考察。至于所有涉及战斗的内在部署和向战斗状态过渡的问题，则属于战术范畴。

我们所说的在野营地内的部署，指的是在舍营以外的各种宿营地内的部署，包括幕营、厂营或者露营。野营部署与受其制约的战斗在战略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战术上未必总是一致，因为人们基于某些原因所选择的野营地并不一定是预计的战场。有关军队部署（军队的各部分应进入的地点）要谈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因此现在只是对野营做一历史的考察。

以往，即从军队的规模再次加大、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战争的各部分相互关联更紧密的那个时候起，直到法国革命为止，部队始终是在帐篷中宿营的。这是当时的正常情况。舒适的季节一到，部队就离开营地，直到冬季来临，才又回到营地。进入越冬营地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被看作是非战争状态，因为部队在越冬营地里，就像停摆的钟表一样不再起作用。部队在进入真正的越冬营地以前，为休整而进行的舍营，以及在窄小空间和短时间内进行的其他宿营，都是过渡和特殊状态。

至于部队这样有规律和自愿地停止活动，在过去和现在是如何尚能与战争的目的和本质协调一致的，由于这里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地方，因此我们以后再谈这一问题。在此我们只是说，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自从法国革命战争[3]以来，很多国家的军队完全不再用帐篷了，因为运送帐篷必须有庞大的辎重队。一方面，人们认为，如果在一支10万人的部队中，能省下运送帐篷的6000匹马，转而增加5000名骑兵或者200门火炮，当然更好；另一方面，在部队大规模迅速运动时，这样庞大的辎重队只能是一种累赘，而且也没多大用处。

但是取消使用帐篷，反过来产生了两个影响，即部队受到更大的损失，地方受到更大的破坏。

不管质量低劣的粗麻布帐篷顶的保护作用是多么小，人们都不能忽视，部队长时间没有帐篷会感到很不适。一天使用或不使用帐篷，差别是微小的，因为帐篷几乎不能抵风御寒，也不能完全防潮。但是如果在一年里有两三百次宿营都不能使用帐篷，那么微小的差别就变成很大的差别。部队由于疾病而减员，就是十分自然的结果。

至于部队如何由于缺少帐篷而加大对地方的破坏，就无须加以说明了。

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取消帐篷想必会由于上述这两个影响而以另一种方式削弱了战争的激烈程度，因为部队不得不更长时间地和更经常地舍营，而且由于缺乏宿营必需品，也许就只好放弃一些本可借助于幕营而进行的部署。

如果不是战争在这同一时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而抵消了这些微小和次要的影响，那么确实可能会出现上述情况。

战争的原始火焰变得如此不可抑制，战争的威力变得如此异乎寻常，以至上述有规律的休整时段[4]消失了，双方都以无法阻挡的力量寻求决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九篇中详细论述[5]。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谈不上部队因缺少帐篷而使部队的运用发生变化。部队厂营或露营，完全不考虑气象、季节和地形因素，而这些本是整个行动的目的和计划所要求考虑的。

至于战争是否在所有时代和所有情况下都会保持这样的威力，我们以后再讲。战争的威力如果没有这样大，不使用帐篷当然会对作战产生一些影响。不过，如果说这种影响大到足以促使军队再进行幕营，那是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战争要素一旦冲破很多限制，那么它只是在某些特定时段和条件下才会回到以前那种狭小的范围中去，但很快又会以其不可抑制的本性再次冲出这个范围。因此军队保留哪些制度和装备，只能根据战争的这一本性来确定。

注释：

[1]1815年6月15日，拿破仑击退齐滕率领的普军的前卫部队之后，进占沙勒罗

瓦，命奈伊元帅继续向北推进，牵制威灵顿指挥的英军，命旺达姆向松布雷夫前进，拿破仑本人率领预备队居后策应。此时，布吕歇尔的三个军部署在圣阿芒、利尼和松布雷夫一线。16日下午，旺达姆率第3军进攻普军右翼，攻陷圣阿芒；热拉尔率第4军进攻利尼，遇到顽强抵抗；格鲁希则攻普军左翼。下午6时半，拿破仑将近卫军投入战斗，最后击败了普军。——译者注

[2]“野营”（Lager），与“舍营”（在屋舍中宿营）相对，指利用帐篷、棚盖宿营（分别称幕营和厂营），或露天宿营（露营）。——译者注

[3]根据作者前文所述，这三种战斗以外的状态是野营、行军、舍营。——译者注

[4]也称革命战争，指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法联盟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792—1802）。——译者注

[5]指进驻越冬营地。在拿破仑战争以前，军队在冬季一般都要进入越冬营地休整。——译者注

★第十章★

行军

行军只是部队从一个部署地点向另一个部署地点的移动，其中包含两个主要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部队的舒适性，以避免无谓地消耗本应有效使用的力量；第二个要求是运动的准确性，以便部队准确无误地抵达目的地。如果让一支10万人的部队成唯一一路，并沿着一条大路不间断地行军，那么这路部队的首尾绝不可能在同一天抵达目的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要么不得不非常缓慢地前行，要么像落下的水柱溅成很多水滴一样，四下散开，加上这路部队很长，会使最后的部分过度劳顿，使全军很快陷入混乱状态。

与这种极端情况相反，一路部队的人数越少，行军就越容易和越准确。于是就产生了分兵的需求，这种分兵行军的需求与分兵部署所引起的那种分兵毫无关系，因此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部队分为若干路行军是根据部队部署的需要进行的，但并不是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是如此。要把一支大的部队集中部署到某一地点，在行军时就有必要分兵。但即使是分兵部署导致分兵行军，在行军过程中也可能有时以满足部署的要求为主，有时以满足行军的要求为主。例如，如果一支部队的部署目的只是休息，而不是在休息中等待战斗，那么行军时满足行军的要求就是主要的，而这些要求主要就是选择路况良好、已经开辟出来的大路。考虑到这些不同情况，人们有时要根据舍营和野营的情况选择道路，有时则根据道路的情况选择舍营和野营的地点。如果人们预期要进行一次会战，问题的关键是要以一支大部队抵达合适的地点，那么必要时就得毫不犹豫地让这支部队通过最难走的小道前往。相反，如果大部队尚在通往战区的途中，那么就应该为各路部队选择最近的大路，并尽量在大路附近寻找舍营和野营地点。

不管是上述两种行军方式中的哪一种，近代军事艺术的一个总的原则是：在可能发生战斗的任何地点，即在真正作战的整个范围内，组织行军时必须使每路部队能够独立作战。为满足这个要求，就要把三个兵种结合起来，就要对整体进行有机的划分，而且要任命合适的总指挥

官。由此可见，主要是行军促使产生了新的战斗序列，并且从新的战斗序列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在18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区中，人们开始把运动视为作战的一个专门要素，开始利用出敌不意的运动来赢得胜利。当时还没有出现有机的战斗序列，因此部队在行军时就不得不进行极为复杂和困难的部署。部队要想在敌人附近实施运动，就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而如果整个部队没有集中在一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只有整个部队集中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1]。翼侧行军[2]时，第二列阵为保持与第一列阵不太远的距离，即不超过1/4普里，必须特别熟悉当地地形，不顾艰辛地越过各种险阻前进，因为人们在1/4普里的距离内很难找到两条开辟好的并行小路。当部队垂直开向敌人时，两翼的骑兵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行军队列中有了炮兵（它需要有步兵保护的单独的大路），就会产生新的困难，因为步兵列阵必须由多条连续的散兵线组成，而炮兵会使本来已经拉得很长的步兵纵队拉得更长，从而打乱纵队内步兵各部分的间隔。人们只要读一读滕佩尔霍夫的译著《七年战争史》中列出的行军部署，就可以了解这些情况，并知道战争因此而受到的种种束缚。

然而近代军事艺术允许部队进行有机的划分，各主要部分可被视为小的整体，在战斗中能发挥大的整体所能发挥的一切作用，唯一的区别是小的整体的活动持续的时间较短。自那以来，各路部队在行军时不必再靠得很近，以达到在战斗开始以前就能够集中的程度，而只要在战斗过程中集中起来就够了。甚至为了进行一次集中兵力的打击行动也不必事先在行军时集中了。

一支部队的人数越少，就越便于运动，就越不需要为避免大部队行动不便而进行分兵（这里指的不是为分兵部署而事先进行分兵）。一支小部队沿一条大路行进时，如果要成数条散兵线前进，会很容易在附近找到数条小路，完全可以满足这支小部队的需要。但是部队的人数越多，就越需要分兵，行军纵队的数目就越多，就越需要有开辟好的小路甚至大路，各路部队的间隔也就越大。这种分兵需求与分兵带来的危险，用算术术语来说就是成反比。分兵越多，各部分就越需要相互支援；分兵越少，各部分独立行动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前一篇涉及该问题的有关论述，并考虑到在耕作区内距主要大路数普里的范围内，总可以找到几条平行的开辟好的小路，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在组织行军时，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困难会使部队的迅速前进、准确抵达

与适当的兵力集中发生矛盾。在山地，虽然平行的大路最少，各条大路之间的联系也最困难，但是每路部队的抵抗能力也大得多。

为使这个问题更加明确，我们想举个具体例子说明一下。

根据经验，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8000人的师连同其炮兵和其他一些车辆行进时所占道路长度相当于1个小时的行程。因此如果两个师沿一条大路前进，第二个师将在第一个师抵达1小时后抵达指定地点。我们在第四篇第六章中已经说过，一个兵力这样大小的师即使对一个优势之敌也应该有能力抵抗数小时。因此甚至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第一个师被迫立即开始战斗），第二个师在1个小时后抵达也不算太晚。而且在欧洲中部的耕作区，在大路1小时左右的行程内，部队大多能够找到可供行军用的小路，而不必像七年战争时期那样常常需要穿越田野行军。

此外，经验告诉我们，对一支由4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预备队组成的部队来说，即使在不好走的小路上行军，其先头部队通常在8小时内也可以行军3普里。如果每个师的行军长度按1小时行程计算，骑兵预备队和炮兵预备队的行军长度也同样按1小时行程计算，那么整个行军时间将是13个小时。这个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近4万人要沿同一条道路行进。当然对这支大部队来说，他们也可以寻找和利用其他小道，从而很容易缩短行军的时间。假如沿一条大路上行进的部队比上述部队还多，那么整个部队就不一定都要在当天抵达目的地，因为现在这样的大部队绝不可能在遭遇敌人后立即进行会战，而是通常要到次日。

我们谈到上述这些具体情况，并不是为了穷尽这类情况，而只是为了把问题阐述得更清楚一些，并根据经验说明：在现在的战争中，组织行军已经不再那么困难了；现在组织最迅速和最准确的行军，已经不像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七年战争中那样需要专门的技巧和精确的地理知识了；现在借助于部队的有机划分，行军几乎可以自动进行，至少不需要拟制大的计划了。以往单凭号令就可以指挥会战，而组织行军却需要制订长长的计划；现在确定会战序列需要制订长长的计划，而组织行军却几乎只凭号令就可以了。

众所周知，行军分为垂直行军和平行行军。平行行军又称翼侧行军，会改变部队各部分的几何位置：并列部署的各部分在行军时就成了前后部署，反之亦然。尽管此时直角内的所有角度都可能成为行军的方向，但毕竟要根据行军的样式来确定行军的序列。

只有在战术上才有可能彻底改变各部分的几何位置，也只有在战术上进行所谓“三人并排行进”[3]时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大部队是不可能做到三人并排行进的，在战略上更不可能这样做。在以往的战斗序列中，只有在两翼的部队和列阵可以变换其几何关系；在近代的战斗序列中通常是第一层级部队，即军、师或旅（视整体的划分而定）可以变换其几何关系。不过我们在前面谈到近代战斗序列时所得出的结论对此也是有影响的。由于现在已经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在战斗开始前把整个部队集中在一起，因此人们更加关心的是使已经集中在一起的各部分自成整体。假如有两个师，其中一个师在另一个师的后面，作为预备队，现在要求这两个师沿两条道路开向敌人，那么没有人会让其中一个师分开沿两条道路行进，而是会毫不迟疑地让两个师各沿着一条道路并列行军，并且让每个师长各自组织预备队以备发生战斗时使用。统一的指挥比部队原来的几何位置关系重要得多。如果两个师在行军中未经战斗就抵达了指定的阵地，那么它们仍然可以恢复原来的位置关系。如果两个并列的师沿两条道路平行行军，那么人们就更不会让每个师后面的列阵或预备队沿后面的道路[4]行进，而是会让每个师沿一条道路行进，也就是说在行军过程中把其中一个师视为另一个师的预备队。如果一支大部队由4个师编成，其中3个师部署在前面，1个师作预备队，并以这样的序列开向敌人，那么人们自然应该给前面的三个师各规定一条道路，而让预备队跟在中间那个师的后面。如果这三条道路之间的距离不合适，部队也可以毫不犹疑地沿两条道路行进，这并不会带来什么明显的不利。

在与平行行军相反时，也是这样。

另一个问题是行军纵队应向右还是应向左开始行军。在平行行军时，这个问题自行就解决了。任何人欲向左面运动时，都不会向右开始行军。部队在向前或向后行军时，其实应该根据道路与未来开进线的位置关系来确定行军序列。在战术上，这在很多情况下也是能够做到的，因为战术上的空间较小，对几何关系更容易一览无余。在战略上，这就完全不可能了。如果我们仍不时看到有人把战术上的东西照搬到战略上去，那么这纯粹是书呆子的做法。由于过去部队在行军时也保持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而且只设想进行一次整体战斗，因此整个行军序列纯粹是个战术问题，尽管如此，当什未林[5]在1757年5月5日从布兰代斯[6]地区出发时，还是无法知道未来的战场是在他的右边还是左边，因此最后不得不进行著名的“四对舞式的行军”[7]。

如果一支按照旧战斗序列的部队成四路开向敌人，那么第一列阵和

第二列阵两翼的骑兵就构成靠外的两路，两个列阵两翼的步兵就构成中间的两路。这样这四路部队就可以整体向右或者向左出发，或者右翼向右、左翼向左出发，或者左翼向右、右翼向左出发。对最后一种情况，人们可称为“出自中央”的出发。尽管所有这些形式应与未来开进战场的队形有关，但实际上恰恰是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关系。弗里德里希大帝进入洛伊滕会战战场时，以每一翼成四路向右出发，从而非常轻松地过渡为成列阵出发（这一做法受到所有历史著作家们的赞叹），因为国王要进攻的恰好是奥军的左翼。假如当时他要迂回奥军的右翼，那么他就不得不像在布拉格附近那样进行一次“四对舞式的行军”了。

如果说这些形式在当时就已经不适应行军的目的了，那么今天看来，这些形式对行军的目的来说纯粹是一种儿戏。人们现在同样不了解未来的战场与行军道路的位置关系，即使由于出发时的次序有误而损失了一些时间，也远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在这方面，新的战斗序列同样起到了好的作用。哪个师应先抵达，哪个旅应先投入战斗，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差别了。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向右和向左出发的作用，只是通过左右交替开始行军，平衡各部队的疲劳程度。这就是大体上仍保持这两种出发次序的唯一的且非常重要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自中央出发”只能偶尔采用，自然就不再是行军的一种固定次序了。而且从战略上来看，一路纵队从中央出发已经是不合理的了，因为这种出发是以有两条道路为前提的。

其实，行军次序更多属于战术范围，较少属于战略范围，因为它只不过是把整体分为若干部分，行军结束后这些部分又重新成为一个整体。但是由于人们在近代军事艺术中已经不再注重各部分必须完全集中在一起，而是愿意各部分在行军过程中相距更远些，并独立行动，这样就更容易出现各部分单独进行的战斗，而且每一个这样的战斗都应被视为整体战斗。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上述这么多的说明。

另外，我们在本篇第二章[8]中已经看到，在没有特殊目的的情况下，三个部分并列部署是最自然的，因此行军时采用三路大的纵队也是最自然的。

现在我们在这里仅还需要指出，一路部队的概念不仅是指沿一条道路行进的一支部队，而且人们在战略上也把在不同日期沿同一条道路行

军的部队称为一路部队，因为人们将大部队分为数路部队的目的主要是缩短行军时间和便于行军，因为小部队总是比大部队行军更快和更方便。如果大部队不是沿不同的道路，而是在不同的日期沿同一条道路行军，也可以达到行军更快和更方便的目的。

注释：

[1]原文如此，疑误。本书并没有第九篇。——译者注

[2]弗里德里希二世时，采用列阵式战术，作战时整个部队往往分成两至三个机械的、完整的战斗队形，依据正面之敌距离不同，分别称作第一列阵或第二列阵，第三列阵往往用作预备队。行军时，每个列阵的部队成纵队，进入战斗前又成横队，而且各列阵的士兵不能打乱原来的相对位置，因此行军部署非常复杂。同时，各部分不能独立作战，要集中在一起才能组成战斗序列。——译者注

[3]翼侧行军（Flankenmarsch），部队改变原垂直行进的方向，向左或向右转向翼侧的行军。请注意与侧面行军（Seitenmarsch，在另一行军队伍侧面的行军）的不同。——译者注

[4]原文“Rottenmarsch”，即每三名士兵一排组成纵队行进。——译者注

[5]指两条道路中距部队较远的那条道路。——译者注

[6]什未林（Kurt Christoph von Schwerin，1684—1757），伯爵，普鲁士元帅。弗里德里希二世最主要的统帅之一。1757年5月6日，在七年战争初期的布拉格会战中阵亡。——译者注

[7]布兰代斯（Brandeis），波希米亚一城市，位于布拉格东北，在伊泽拉河与易北河的汇合处附近。——译者注

[8]“四对舞式的行军”，原文“Kontremarsch”。1757年布拉格会战前，弗里德里希二世与什未林在奥军阵地前会合，因敌阵地在布拉格东面的高地上，难以从正面进攻，于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对奥军右翼进行迂回。这样普军必须向右展开，而什未林是以右翼开始行军的，左翼在后，根据当时对战斗序列的要求，只能向左展开。因此什未林不得不命令部队在行进中，排在纵队尾部的士兵逐个出列，前往排头位置，从而使左翼在前，右翼在后，然后向右展开。由于整个过程形似跳四对舞，非常耗时，故作者在此形象地将此次行军称为“四对舞式的行军”。——译者注

★第十一章★

行军（续一）

对一次行军的行程和走完这一行程所需要的时间，自然应遵照一般的经验来确定。

对于我们现在的军队来说，一般一日行程为3普里，这是早就明确了的；长途行军时，为了在途中有一些必要的休息日进行休整，一日行程甚至要减至2普里。

一个8000人的师，在平坦地形上沿中等路况道路行军时，走完一日行程需要8～10小时，在山地则需要10～12小时。如果数个师编成一路行军纵队，即使不算后面数个师的出发时间，行军时间也要多出数个小时。

由此可见，走完这一行程几乎要占用一整天；士兵负重行军10～12小时的劳顿程度是不能与平常徒步行走3普里相比的（单个人沿着普通的道路步行3普里只要5小时就够了）。

在不是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5普里，最多6普里；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4普里。这些都属于强行军。

一次5普里的行军，中间就已经需要停下来休息数小时了，而一个8000人的师要走完这一行程，即使有状况良好的道路，也不会少于16小时。如果行程为6普里，而且是数个师在一起行军，那么至少需要20个小时。

这里所说的行军是指集中在一起的数个师从一个营垒到另一个营垒的行军，因为这样的行军是战区内常见的形式。如果多个师以一路纵队行军，那么应该让最前面的数个师提前一些集合和出发，它们也会同样提前一些进入目的地的营垒。但是提前的这段时间毕竟从来不能达到一个师走完其行军长度所需要的时间，即不能达到法国人很形象地说的“流过”[1]一个师所需要的时间，因此通过这种行军方法减轻不了多少士兵的劳顿，而且部队数量的增多会使行军时间延长很多。一个师也用

类似的方式让它的各个旅在不同的时间集合和出发，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是可行的，这就是我们把师作为行军单位的原因。

部队分为小部队，在不设集结点的情况下从一个舍营地向另一个舍营地长途行军时，其行程当然可能增加，事实上，仅由于绕道去舍营，其行程就已经增加了。

如果部队每天都要以师，甚至以军为单位集结在一起，而且还要行军去舍营，那么这种行军花费的时间最多。只有在富庶的地区和部队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才建议这样行军，因为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得到较好的给养和舍营地，足以补偿长途行军带来的劳顿。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退却途中为了取得给养，每夜都进行舍营，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其实部队如果野营（露营），同样能够搞到给养，部队就不至于在过度疲惫的情况下在14天内行军大约50普里。

在难走的道路和山地行军时，上述关于时间和行程的一切规定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以至在某一特定情况下，人们难以有把握地估算出一次行军所需要的时间，更不用说做出一般的规定了。因此理论只能提醒人们注意有犯这种估计错误的危险。为避免犯这种错误，必须特别谨慎地进行计算，为无法预料的耽搁多留出一些时间。同时还要考虑到天气和部队状况对行军的影响。

自取消帐篷以及自部队采取就地强征粮秣的给养方式以来，部队的辎重显著减少了。这一情况的最大影响自然首先表现为部队的运动加快了，也就是说部队的每日行程加大了。当然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这样。

战区内的行军很少因为辎重减少而得到加快，众所周知，在行军的目的要求行军速度超过一般标准的所有情况下，人们或者把辎重留在后边，或者让其先行，通常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总是与部队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辎重一般来说对部队的运动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只要辎重不再是部队的一个直接的累赘，不管它在部队运动过程中可能受到多大的损失，人们一般不再去考虑它。因此在七年战争中有几次行军的速度是很快的，就是在今天也很难超过。我们可以用拉齐1760年的行军[2]来证明这一点。他当时是为支援俄国人对柏林的佯攻而进行这次行军的。他从施韦德尼茨[3]出发，穿过劳西茨，抵达柏林，在10天内行军45普里，平均每天4.5普里。一支1.5万人的大部队能够达到这样的行军速度，就是在今天也是很不寻常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由于给养方式的改变，近代军队的运动又有了一个迟缓的因素。部队不得不自己解决一部分给养，这是经常出现的，而这比起从面包供应车上领取现成的面包自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此外，在长途行军时，为了更容易让部队得到休整，不能让大量部队在一个小地方宿营，而是必须让各师分开设营。最后，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一部分部队，具体说就是骑兵，是必须舍营的。所有这一切总的来说会导致行军速度显著减慢。因此我们看到，1806年拿破仑追击普鲁士军队和欲切断其退路时，以及1815年布吕歇尔带着同样的意图追击法军时，在10天之内都只走了约30普里。而弗里德里希大帝自萨克森前往西里西亚，再返回萨克森时，尽管携带着全部辎重，其行军也达到了这一速度。

其间，由于辎重的减少，大小部队在战场上的机动性和便捷性（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两个词表述的话）还是显著增加了。一方面，在骑兵和火炮数量不变的情况下，马匹数量减少了，不必经常担心饲料不够了；另一方面，人们不必总是顾及拖在后面的长长的辎重队了，在阵地中不是那么受困了。

1758年，当弗里德里希大帝放弃围攻奥尔米茨[4]后率领部队行军时，曾带有4000辆辎重车。他把一半军队分散成单独的营和排，以保护这些辎重车。在今天，这样的行军即使碰上最胆小的敌人，也不会再成功。

在长途行军时（例如从塔霍河[5]直至涅曼河），由于辎重减少了，部队当然感到轻快。由于要携带余下的辎重，部队仍只能维持日行军的一般里程，但在紧急情况下毕竟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行军，超出一般的日行军里程。

总之，辎重减少的意义更多在于节省力量，较少在于加快运动。

注释：

[1]原文如此，疑误。应为本篇第五章。——译者注

[2]“流过”一词，作者用了法语“dècollement”。——译者注

[3]1760年秋，托特列宾率俄军经奥得河向普鲁士首都柏林进军。奥地利为支援俄军，派拉齐率1.8万人从西里西亚的施韦德尼茨出发，连续行军，于10月2日抵达

柏林以南7公里的滕佩尔霍夫村，10天行军320多公里。——译者注

[4]施韦德尼茨（Schweidnitz），即今波兰城市斯韦德尼察（Swidnica），东北距布雷斯劳50公里。——译者注

[5]1758年5月1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军从西里西亚攻入摩拉维亚，11日在奥尔米茨（Olmütz，即今捷克城市奥洛穆茨）附近占领阵地，因缺乏攻城辎重，推迟至22日才开始围攻。奥地利统帅道恩为营救在奥尔米茨的奥军，于7月1日突然出现在奥尔米茨附近。此前一天，奥军一部在奥尔米茨东北截获普军大批弹药辎重。弗里德里希二世因后方交通线受到威胁，被迫停止围攻，向波希米亚退却。普军退却时因携带大量辎重，速度极慢，7天只走了60公里，但奥军并未进行追击。——译者注

★第十二章★

行军（续二）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军对部队的损害作用。这种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必须把它当作一个除了战斗以外对部队造成损害的专门因素。

一次适度的行军并不会使军队这一工具受到什么损害，但是连续数次这样的行军就会使军队受到损害，如果是连续数次困难的行军，那么对军队的损害自然就更大。

在战争这个舞台上，缺乏给养和宿营地，道路条件差或破损严重，部队不幸地要一直做好战斗准备，这些都会造成部队力量的过度消耗，从而使人员、牲畜、车辆和被服受到损失。

人们习惯说，长时间的休息并不利于一支部队保持体力，此时的病员人数比采取适当行动时的病员人数更多。当然，如果让士兵挤在狭小营舍的上下铺里，可能而且必然会使他们患病，但是士兵在行军途中的营舍里也是会患病的，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从来不是患这些疾病的原因，因为人们行军时是很容易得到新鲜空气和运动的。

人们只需要考虑一下，一个士兵在野外泥泞的道路上冒雨负重行军时生病，与在营房里生病相比，身体受到的损害和削弱会有什么不同。一个士兵即使是在营垒中生了病，也还是可以很快被送到附近村镇的，不至于完全得不到医治。但如果他在行军中生了病，则先要在路旁无助地躺倒数个小时，然后成为掉队者，拖着病体行走数普里。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小病被耽误成了重病，又有多少重病导致了丧生！请再想一想，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和夏日灼热的阳光下，即使是一次适度的行军也会使士兵感到酷热难当，使他们在极度口渴的折磨下扑向生水而狂饮，从而患病甚至死亡。

我们做这一考察的意图，不是要减少战争中的活动。工具就是为了使用的，而使用就会造成损耗，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我们只是想看到一切都做得恰如其分。我们反对那些理论上的空谈，这些理论宣称，高度的出敌不意、最迅速的运动、毫不停歇的行动不会付出任何代价，

把这些运动描述成丰富的矿藏，称统帅们由于懒惰而未利用它们。这些理论家对待挖掘这些矿藏的态度，就像对待金矿和银矿一样，只看到产品，而不问开采这些矿藏要付出多少劳动。

在战区外长途行军时，尽管行军的条件通常比较好，每天的损失比较小，但是即使是最轻的病号通常也会长时间地落在后边，因为初愈的人不可能赶上不断前进的部队。

在骑兵方面，受鞍伤的马匹和蹶马会不断增多；在车辆方面，会有一部分因损坏而无法前行，出现混乱。因此我们经常看到，一支部队行军100普里或者更远，抵达目的地时已经受到很大的削弱，特别是马匹和车辆。

如果部队必须在战区内，即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长途行军，那么战区行军和长途行军的两种不利情况就会同时出现。在人数较多，而且其他条件不利时，部队的损失就可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现在我们只举几个例子，来证明上述论点。

当拿破仑于1812年6月24日渡过涅曼河时，他准备接下来攻打莫斯科的庞大的中央部队有30.1万人。8月15日，他在斯摩棱斯克[1]附近向其他地方派出了1.35万人，按理说他还应该有28.75万人，而他当时实际只有18.2万人，也就是说已经损失了10.55万人[2]。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只发生过两次著名的战斗，一次是达武与巴格拉季翁[3]之间的战斗，另一次是缪拉与奥斯特曼－托尔斯泰[4]之间的战斗[5]，这样我们对法军在这两次战斗中的损失顶多可以估计为1万人，也就是说法军在52天内径直推进约70普里的情况下，仅因病员和掉队就损失了9.5万人，占了总兵力的1/3。

三周之后，在博罗季诺[6]会战时，法军的损失已经达到14.4万人（包括在战斗中的损失）。又过了8天，在法军抵达莫斯科时，其损失已经达到19.8万人。法军中央部队在当时每天的损失大体是：在第一时段[7]占初始总兵力的1/150，在第二时段占初始总兵力的1/120，在第三时段占初始总兵力的1/19[8]。

拿破仑从渡过涅曼河直到莫斯科的运动当然可以称得上是连续行军，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行军用了82天，只走了约120普里，而

且法军在途中还正式休整了两次：一次在维尔纳[9]附近，约14天，另一次在维捷布斯克[10]附近，约11天。在休整期间，一些掉队的士兵就有时间重新归队。在这14周的推进期间，季节和道路不能算是最坏的，因为当时是夏天，所走的道路大多是沙土路。但是庞大的部队集中在一条道路上，给养不足，而且对手虽在退却，但并不是在溃逃，这些是造成法军行军困难的因素。

关于法军退却，或者更准确些说，关于法军从莫斯科推进到涅曼河的情况，我们就根本不想谈了，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指出，追击法军的俄军从卡卢加[11]地区出发时为12万人，抵达维尔纳时是3万人，而众所周知，俄军在这一时期的战斗伤亡是很少的[12]。

现在我们再从1813年布吕歇尔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战局中举一个例子。这次战局不是以长途行军，而是以多次往返运动著称的。布吕歇尔的约克军于8月16日以约4万人开始这次战局，10月19日抵达莱比锡[13]附近时还有1.2万人。根据最可靠的著作家们的记载，该军在戈尔德贝格[14]、勒文贝格[15]、卡茨巴赫河[16]畔、瓦尔滕堡[17]和默肯[18]（莱比锡）的主要战斗中，大约损失了1.2万人，其余的非战斗减员在八周内达到1.6万人，占总兵力的2/5。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进行一场频繁机动的战争，那就必须做好自身兵力因此将受到大量损失的准备，并据此制订其余的计划，首先要制订好后续的增援计划。

注释：

[1]塔霍河（der Tajo），比利牛斯半岛上最长的河流，横穿西班牙和葡萄牙中部，在里斯本附近流入大西洋，长1007公里。——译者注

[2]斯摩棱斯克（Smolensk），今俄罗斯西部一城市，靠近白俄罗斯边境，位于第聂伯河畔，西北距维捷布斯克130公里。——译者注

[3]所有这些数字都摘自尚布雷（Georges de Chambray，1783—1848，侯爵，法国炮兵将军和军事理论家，著有《远征俄国史》[Histoire de L’Expedition de Russie]）的著作。——作者注

[4]巴格拉季翁（Pyotr Ivanovich Bagration，1765—1812），亲王，俄军统帅。曾多次随著名统帅苏沃洛夫出征。在1812年战局中任西线第二军团司令，在博罗季

诺会战中阵亡。——译者注

[5]奥斯特曼-托尔斯泰（Aleksandr Ivanovič Ostermann-Tolstoi，1770—1857），伯爵，德裔俄国将军，曾参加俄国对波兰和土耳其战争，在1812年战局中任第四军军长。——译者注

[6]这两次战斗发生在1812年战局的初期。1812年7月20日，拿破仑为切断巴格拉季翁军团和巴克莱军团会合的去路，派达武指挥法军前进到莫吉廖夫。23日，达武与巴格拉季翁指挥的俄军进行战斗，俄军退却。25日，缪拉指挥的法军在奥斯特罗夫诺与俄军前卫部队遭遇，激战两日，俄军败退。——译者注

[7]博罗季诺（Borodino），今俄罗斯西部一村庄，东距莫斯科约100公里，位于莫斯科河右岸。——译者注

[8]作者在本书第七卷中将1812年俄国战局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是法军的推进和退却。其中第一部分又分为两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分为两个时段。第一时段从法军推进至维尔纳附近到第一次停顿（6月24日—7月中）；第二时段从第一次停顿结束到第二次停顿（7月中—8月8日）；第三时段从俄军主力试图进攻到莫斯科失守（8月8日—9月15日）；第四时段从法军攻下莫斯科到退却（9月15日—10月23日）。——译者注

[9]详见本书第七卷。——译者注

[10]维尔纳（Wilna），即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译者注

[11]维捷布斯克（Witebsk），今白俄罗斯北部一城市，位于道加瓦河畔。——译者注

[12]卡卢加（Kaluga），今俄罗斯卡卢加州首府，北距博罗季诺150公里，东北距莫斯科约190公里，位于奥卡河畔。——译者注

[13]作者的意思是，在俄军损失的9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追击途中患病或掉队损失的。——译者注

[14]莱比锡（Leipzig），今德国萨克森州最大城市，位于莱比锡盆地中心，白埃尔斯特河、普莱瑟河、帕尔特河交汇处。——译者注

[15]戈尔德贝格（Goldberg），即今波兰城市兹沃托雷亚（Złotoryja），位于卡茨巴赫河畔。——译者注

[16]勒文贝格（Löwenberg），即今波兰希隆斯克地区勒武韦克（Lwówek），位于布布尔河畔。——译者注

[17]卡茨巴赫河（die Katzbach），即今波兰卡什扎瓦河，下西里西亚境内奥得河的一条支流，流经兹沃托雷亚、莱格尼察，长84公里。——译者注

[18]瓦尔滕堡（Wartenburg），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城市肯姆贝格（Kemberg）的一部分，位于易北河畔。——译者注

★ 第十三章 ★

舍营

在近代军事艺术中，舍营又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因为无论是帐篷还是一个完备的运输体系都不能使部队放弃舍营。而厂营和露营，不管改进到何种程度，毕竟不能成为一种常用的宿营方法，如果常用这种方法，部队迟早（这取决于气候变化的情况）要发生疾病，从而过早地消耗力量。在1812年俄国战局中，法军在十分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整整6个月几乎完全没有进行舍营，这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少数战局之一。但是这种可说是狂妄的努力（当然，说这个行动的政治意图是狂妄的更恰当）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有两种情况妨碍部队舍营，即敌人就在附近，以及自己的快速运动。因此只要临近决战，部队就不得不放弃舍营，而且不到本次决战结束，就不能再舍营。

在近年的战争中，也就是在我们过去25年来所看到的全部战局中，战争要素以其全部能量发挥了它的威力。凡是在战争中可能进行的活动和可能发挥的力量，在这些战局中大多都发生了。但是这些战局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很少有达到半年的，大多只需数月就达到了目的，也就是说失败者很快就被迫停战甚至媾和了，或者是胜利者很快就用尽了力量。在这样高度紧张的几个月期间，很少谈得上什么舍营，因为即使是在乘胜追击的过程中，如果不再有什么危险，部队运动速度就会很快，不可能进行这种舒适的舍营。

如果战事的进程由于某种原因不是很激烈，如果双方力量更多是在进行较平稳的较量，那么把部队安顿在屋舍内，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这种对舍营的需求对于作战指挥本身也有一些影响：一方面，部队在舍营时会试图部署兵力较强的前哨系统，以及前出更远和规模更大的前卫部队，以赢得更多的时间和安全；另一方面，部队在舍营时会更多倚重当地的富庶和农作物，而较少倚重战术上的地形优势或者线和点的几何关系。一座有两三万居民的商业城市，一条沿途有很多大村庄和繁华城市的大路，是如此地便于大部队集中部署，而这种集中部署给部队提供的便捷性和活动余地又是如此之大，以至其足以抵得上一

个有更好位置的地点所能带来的好处。

关于舍营部署的形式，我们只做几点说明，因为这一问题大多属于战术范畴。

部队的住宿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部队的主要事务，另一类是作为部队的次要事务。如果部队在战局中仅仅是出于战术和战略上的原因进行部署，并为便于这一部署而要求部队在部署地点附近舍营（特别是经常要求骑兵一同舍营），那么舍营就是次要事务，是用来代替野营的，因此部队必须在能够保证及时抵达部署地点的范围内舍营。如果部队是为了休整而舍营，那么住宿就是部队的主要事务，其他举措（当然也包括部署地点的选择）就必须以这个主要事务为准。

这里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整个舍营区的形状。它通常是一个拉得很长的矩形，等同于把战术上的战斗序列扩大了；部队的集结点设在舍营区的前面；大本营设在它的后面。但恰恰是这三项规定非常妨碍整个部队在敌人到来之前进行可靠的集结，几乎是与之对立的。

舍营区越是接近正方形乃至圆形，部队就越能迅速地集中到一个点即中心点。集结点越靠后，敌人抵达这个点就越迟，留给我军用于集结的时间就越多。设在舍营区后面的一个集结点是绝不会陷入危险的。而反过来，大本营越是前移，我军就越能早一些得到情报，指挥官就越能更好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尽管如此，上面讲的三项规定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也还是多少值得考虑的。

有人主张通过扩大舍营区的宽度来保护可能被敌人用于征用物资的地区。不过，这一理由既非完全正确，又非很重要。这一理由对舍营部队的最外翼来说还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各部队大多在集结点周围舍营，那么对两个部队之间出现的中间地带来说，这个理由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敌军的小部队是不敢进入这个中间地带的。我们之所以说这个理由不是很重要，是因为要防止敌人在我们附近地区征用物资，有比分散部署部队更简单的方法。

把集结点设在舍营区前面的意图是保护舍营区。这与下述理由有密切联系：首先，如果把集结点设在舍营区的后面，那么当部队匆忙拿起武器跑向集结点时，总会在舍营区留下一个很容易落入敌手的尾巴，即掉队的士兵、病员、辎重、物资等等；其次，舍营部队应防备，如果敌人以骑兵绕过其前卫部队，或者干脆突破了前卫部队，那么敌人就会攻

入其分开舍营的团和营。而如果敌人遇到的是一支部署好的部队，那么即使这支部队人数少，最后肯定会被敌人打垮，但它毕竟可以阻挡住敌人，赢得一些时间。

至于大本营的位置，人们认为，怎么保障其安全也不为过。

根据上述不同的考虑，我们认为，舍营区的形状最好是一个接近正方形或圆形的矩形，集结点设在中央，当兵力较大时，大本营设在第一线。

我们在《部队的一般部署》中谈到的关于保护翼侧的一些问题，在舍营时也是适用的，因此主力部队派往左右两侧的部队，如果意图和主力共同作战，那么其舍营时集结点的位置应与主力所在位置平行。

如果我们考虑到，地形的本性一方面通过有利的地段决定着部队自然的部署地点，另一方面通过城镇和村庄的分布情况决定着部队舍营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确定部署地点和舍营位置时，几何形状极少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提请注意几何形状的影响，因为它和所有的一般法则一样，时而突出、时而不怎么突出地贯穿于一般事务。

至于对舍营地的有利位置还有什么要说的，我们可以指出，部队应该选择一个有保护作用的地段，以便在它的后面舍营，同时可派出很多小部队监视敌人；或者在要塞后面舍营，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无法摸清要塞守军的兵力，必然会对要塞更加敬畏和小心。

对于得到加固的冬季舍营地，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中进行论述[1]。

一支常驻部队舍营与一支行军部队舍营的不同在于，为避免多走路，行军部队的舍营很少展开，而是沿着行军道路舍营，只要舍营地的规模不超过一日短行军的舍营要求，并且对迅速集结没有不利影响即可。

在距敌很近的情况下（术语所说的“敌前”），也就是在双方前卫部队之间相距不远的情况下，舍营区的大小和部队集结所需要的时间决定前卫部队和前哨部队的兵力与位置；或者，如果前卫部队和前哨部队的兵力与位置是根据敌情和其他情况决定的，那么舍营区的大小反过来应根据先头部队抵抗能赢得多少时间来决定。

至于应该如何设想前出部队的抵抗，我们在本篇第三章[2]中已经谈过。从前出部队的抵抗时间中，必须减去后传敌情和舍营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才是舍营部队可用于开赴集结点的时间。

最后，为了在这里也把我们的观点概括成为一个符合一般情况的结论，我们想指出，如果舍营区的半径相当于前卫部队的派出距离，而且集结点基本上就在舍营区的中央，那么即使前卫部队不用烽火和信号弹等类似手段，而是用递骑[3]（只有这种方法才是可靠的）后传敌情，其抵抗敌人所赢得的时间中，可以用来后传敌情和舍营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够用的。

因此，当前卫部队前出3普里时，约30平方普里的区域可供舍营。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这样大的面积上大约有1万户人家。一支5万人的大部队，减去前卫部队，平均每户人家大约要容纳4人，是很舒适的。部队的人数如果多一倍，平均每户要容纳9人，也还不是很拥挤。相反，如果前卫部队无法前出1普里以上，那么舍营区的面积就只有4平方普里，这是因为，尽管前卫部队赢得的时间不会随着其前出距离的缩短而同比例减少，大部队在距前卫部队1普里时，仍可指望赢得6小时的时间，但是在距敌如此近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戒备。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一支5万人的部队只有在人口密度很大的地区才能勉强找到住处。

从这里可以看出，大的或者至少比较大的城镇对部队舍营起着怎样的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可以让1万～2万人几乎在同一个地点舍营。

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距敌不是过近，而且派出了适当的前卫部队，那么即使针对敌人一支集结在一起的部队也可以停留在舍营区中。1762年初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布雷斯劳附近，1812年拿破仑在维捷布斯克附近都曾这样做过。不过即使由于我们距集结在一起的敌人有适当的距离，并且已经采取了适当的举措，从而不必担心自己部队集体舍营时的安全，但我们毕竟不能忘记：我们这样一支随时准备紧急集结的部队做不了什么其他事情，没有能力迅速利用可能出现的有利时机，因此我们的行动能力是大打折扣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下述三种情况下，一支大部队才能完全进入舍营区：

1.如果敌人也在舍营；

2.如果部队的状况要求必须舍营；

3.如果部队接下来的任务仅限于防守一处坚固阵地，因此只要求部队能够及时集结在该阵地。

关于舍营部队集结的问题，1815年战局提供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例子。齐滕将军率布吕歇尔的3万人的前卫部队在沙勒罗瓦附近，距军团预定的集结地点松布雷夫[4]只有2普里。该军团大部队最远的舍营区距松布雷夫约8普里，即舍营区的一端过了锡奈[5]，另一端直到列日[6]方向。尽管如此，过了锡奈舍营的部队在利尼会战开始前数小时还是已经集结在了松布雷夫附近，向列日方向舍营的部队（弗里德里希·冯·比洛[7]军）如果不是因为偶发情况和组织得错误百出的通联，本来也是会及时抵达的。

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对其大部队安全的考虑无疑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必须说明的是，当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时，法军舍营的区域也很大；普鲁士军队的错误只是在于，当他们接到情报，知道法军已经开始运动和拿破仑已经抵达军中时，没有立刻改变原来的舍营部署。

但是普鲁士军队在敌军开始进攻前本还是有可能在松布雷夫附近完成集结的，这始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布吕歇尔在14日夜间，即在齐滕将军确实受到敌进攻之前12小时，就接到了敌人推进的情报，并开始集结他的部队。但是当齐滕将军于15日9时已受到敌猛烈进攻时，在锡奈的蒂尔曼[8]将军才接到向那慕尔[9]开进的命令，于是蒂尔曼不得不先以师为单位集结他的军，然后在24小时之内行军6.5普里，抵达松布雷夫。假如弗里德里希·冯·比洛将军能适时接到命令，他也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抵达的。

而拿破仑却未于16日下午2时以前对利尼发起进攻，因为他担心一面要对付威灵顿，另一面要对付布吕歇尔，换句话说，力量不对称使他行动迟缓了。由此可见，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甚至最果断的统帅也难免要谨慎地试探着行动，从而导致行动迟缓。

这里提出的一些思考显然有一部分更多属于战术范围，而非战略范围，但是为了避免论述不清，我们宁愿超出战略范围多讲一些。

注释：

[1]默肯（Möckern），今德国萨克森州首府莱比锡的一个城区，东南距市中心5公里。——译者注

[2]参阅本书第二卷第六篇第十三章。——译者注

[3]原文如此，疑误。应为第八章。——译者注

[4]负责传递命令和敌情的骑兵小分队，一般由1名士官和4—8名士兵组成。——译者注

[5]松布雷夫（Sombreffe），今比利时那慕尔省一城市。——译者注

[6]锡奈（Ciney），今比利时那慕尔省一城市，西北距松布雷夫53公里。——译者注

[7]列日（Lüttich），今比利时列日省省会，西距松布雷夫78公里，西南距锡奈60公里。——译者注

[8]弗里德里希·冯·比洛（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 von Bülow，1755—1816），男爵，普鲁士将军。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亚当·冯·比洛之兄。多次参加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从未打过败仗，有“福将”之称。——译者注

[9]蒂尔曼（Johann Adolf Freiherr von Thielmann，1765—1824），男爵，普鲁士将军。——译者注

★ 第十四章 ★

给养

在近代战争中，给养的重要性比以往大得多，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军队的规模总的来说毕竟比中世纪甚至法国旧制度[1]时的军队规模大得多。尽管历史上偶尔有一些国家的军队在规模上等同或者远超过近代军队，但这毕竟是很少见的、暂时的现象，而自路易十四世以来的近代战史中，各国军队的规模一直都十分庞大。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而且更是近代特有的，这就是我们的战争的内在联系更为紧密，进行战争的军队必须经常处于临战状态。在古代，大多数的战争是由一些单个的、没有联系的军事行动构成的，各次军事行动之间都有停顿。在这些停顿中，战争要么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止，仅在政治上存在；要么双方军队至少相隔很远，以至各自可以只顾从事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不必顾虑对方。

由于各国政府的努力，近代战争，也就是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以来的战争已经变得更有规则、更有内在联系了。战争的目的高于一切，因此要求在给养方面建立能够处处满足战争需要的制度。17世纪和18世纪的战争虽然也有接近完全停战的长时间的休战状态，即有规律地进驻越冬营地，但进驻越冬营地仍旧是从属于战争目标的。当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部队的给养，而是因为季节不好。随着夏季的到来，照例要结束冬季宿营，因此至少在良好的季节中，要求采取不间断的军事行动。

在这方面，也像在其他任何方面一样，从一种状态和行为方式向另一种状态和行为方式过渡，总是逐步实现的。在针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联军为便于取得给养，尚习惯让部队到较远的省份去进驻越冬营地，而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已经不再有这种现象了。

军事行动主要是在各国以雇佣兵取代封臣提供的军队[3]后，才开始有可能变得有规则和有联系。这时封臣所承担的提供军队的义务已转变为税赋，人身服役或者完全取消，代之以募兵制，或者仅存于很少的民众层级，贵族将其入伍视为一种税赋，视为一种人头税（像目前在俄国

和匈牙利还实行的那样）。我们在别处已经说过，不管怎样，这时的军队已经成为政府的一个工具，其开销主要靠国库或政府的财政收入。

随着军队的部署和不断的兵员补充所出现的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然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某些阶层的人为免除兵役已经缴纳了赋税，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再让他们负担军队的给养了，因此政府、国库必须负担军队的给养，在本国内不能让地方负担军队的维持费用。政府必须把军队的给养完全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这样，军队的给养在两方面变得更加困难了，一方面，给养已成为政府的事情；另一方面，军队又总是面临敌人的威胁。

这样，不仅形成了专门从事战争的军队，而且形成了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正在尽可能地趋于完善。

给养所需的粮食，无论是采购来的还是国家的领地提供的，不仅要由远方运来，储存在仓库里，而且还要借助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在部队附近由专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然后再借助部队自己的另一支运输队从面包房取走。我们之所以考察这种制度，不仅是因为它可以说明实行这种制度的战争的特点，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绝不会完全废止，其中的个别部分还会一再出现[4]。

这样，军事组织就趋于减少对国家和民众的依赖。

结果，战争虽然因此而变得更有规则，更有内在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也就是更加从属于政治目的，但它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其威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因为这样一来，部队受到物资库和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在整个活动中很自然地要考虑尽量节约给养。只能吃到可怜的一小块面包的士兵，经常虚弱得像个影子般晃来晃去，在这一挨饿的时刻，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来安慰他们。

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到这样可怜的给养是件无所谓的事，只看到弗里德里希大帝依靠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也成就了很多事，那么他就是没有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的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如果没有这种素质，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尚武精神。但是忍饥挨饿必须是暂时的，只能是迫于环境，不能成为一种可怜的供给体系或对部队必需品抽象和苛刻计算的结果。否则每个士兵的身心一定会不断地受到削弱。我们不能把弗里德里希大帝用他的军队所获得的成就作为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与之对峙的一方采用的也是这种给养制度；另一方

面，假如条件允许他像拿破仑那样供给军队，不知道他能多做多少事情。

人们只是从来不敢把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用到马料的供应上，因为马料的量大，在运输上有更多的困难。一日份饲料比一日份口粮重约10倍，而军中马匹的数量不是人数的1/10，而是仍占到人数的1/4～1/3，在以前更是占到1/3～1/2，也就是说马料要比口粮重3倍、4倍或者5倍。因此人们力图用最直接的方法，即就地自行收割鲜饲料或掠走干饲料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这种方法以另一种方式使作战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方面，统帅在制订行动计划时，由于受到这种方式的限制，就要考虑尽量在敌占区作战；另一方面，由于采用这种方式，部队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其间，在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已经很少采用这种方法了，因为人们发现用这种方法会使部队所在地区受到很大的破坏和消耗，远不如通过供货和征用的方法能更好地满足需要。

当法国革命一下子又把一支民众力量带上战争舞台时，各反法政府的手段就显出不足了。有关国家脱胎于这些有限手段、同时又以这些有限手段为保障的整个战争体系被粉碎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个部分即给养体系，也随着整个战争体系崩溃了。革命的领导者们不怎么关心物资库建设，更不会考虑建立这种像钟表一样复杂的给养体系（这一体系就像钟表的齿轮一样，推动着运输体系中不同的运输队前行）。他们把士兵们送上战场，驱使将军们进行会战，通过征用、劫取和掠夺其所需的东西来供给、加强、鼓舞和刺激军中的一切。

拿破仑进行的和针对拿破仑进行的战争均处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的中间位置。也就是说，在这些战争中，两种方法中的任何手段只要适用就被采用。今后大概仍会如此。

近代军队在取得给养方面，尽量利用当地所能提供的一切，而不考虑它的所有权。方法共有四种：屋主供给、部队强征、定期征用以及仓库供给。这四种方法通常是综合使用的，通常以某一种方法为主，但有时也只采用其中的一种。

1.屋主或村镇供给，这两者是一样的。如果考虑到，一个村镇即便像大城市那样居住的都是消费者，也一定会存有几天的粮食，那么就不难看出，即使是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无须特别准备也能供给几乎与居民人数相等的部队一天，如果部队的人数少很多，就可以供给好几天。这样，在大城市中可以取得令人非常满意的结果，因为一支大部队可以在

一个地点取得给养。然而在较小的城镇甚或农村中，是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因为在这里平均每平方普里有3000～4000居民已经相当稠密了，但只能供给3000～4000名军人，这就要求人数多的部队分散到很广的范围，以至部队很难顾及其他条件。不过在平坦的地区，甚至在小城镇中，战争中极为需要的给养的数量却比大城市多得多。一般来说，一位农民的面包储量平均起来可供其全家食用8～14天，肉类每天都能得到，蔬菜通常可以吃到下季收获期。因此在还没有驻过部队的地方，居民供给相当于自己3～4倍的部队数日是没有困难的，这又是个令人非常满意的结果。由此可见，一路3万人的部队如果不能在较大的城镇宿营，那么它在每平方普里平均2000～3000人口的地方宿营时，大约需要4平方普里的地区，即每边宽2普里。因此，如果一个9万人的军团（其中约7.5万人是战斗人员）分三路并列前进，在有三条道路的情况下，只要有6普里的宽度就够了。

如果随后有多路部队进入这一舍营区，那就需要地方当局采取特别的举措，但这对增加一天或两天的必需品供应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即使驻9万人后又有同样多的部队在第二天抵达，后来的部队也不会有什么困难，而这已经是一支有15万战斗人员的大部队了。

至于马匹的饲料，困难就更少了，因为饲料不需要磨碎和烘焙。在乡下，农民为自己的马匹储存的饲料可以一直用到下季收割期，因此即使部队在厩舍饲养牲畜很少的地方宿营，也不会缺饲料。当然，只是应注意要求村镇，而非屋主提供饲料。此外，在组织行军时人们显然要考虑到地区的特点，不要恰恰让骑兵到商贸、工厂所在地和地区去舍营。

从上述粗浅的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每平方普里约2000～3000居民），一支拥有15万战斗人员的大部队在展开很小且不排除要共同战斗的情况下，通过屋主和村镇供给就可以取得一两天的给养。也就是说，这样一支大部队在连续行军时，即使没有物资库和其他给养准备也是可以维持的。

法国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行动，就是以这个结论为依据的。他们自阿迪杰河[5]推进至多瑙河[6]下游，自莱茵河推进至维斯瓦河[7]，几乎只采用了屋主供给的方法，但在给养上并没有出现什么困难。由于他们的行动是建立在物质和精神优势基础上的，伴随着确定无疑的胜利，至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因优柔寡断和小心谨慎而迟疑不前，因此他们在胜利道路上的运动大多是由不间断行军形成的运动。

如果环境不是很有利，当地居民并不是很多，或者手工业者比农民多，土地贫瘠或者已经多次驻过部队，那么取得给养的结果当然会差一些。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把一路部队的舍营区每边从2普里提高到3普里，舍营区的面积就立刻可以增加1倍以上，即不再是4平方普里，而是9平方普里，而且这种营区的大小在一般情况下仍可保证共同进行战斗，那么就可以知道，即使在不间断运动的不利情况下，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仍然是有可能继续存在的。

但是如果部队要停留多天，而又没有采取其他方法早做准备，那就会发生极大的困难。即便是现在，一支较大的部队如果不采取下列两项举措早做准备，也是无法停留多天的。第一项举措是给部队配属运输队，携带数天（3～4天）最必需的给养——面包或面粉。这样，再加上士兵自己携带的3～4天的口粮，那么8天最必需的给养总是可以得到保障的。第二项举措是设置适当的军需机关，以便任何时刻都能从远方给正在休整的部队运来粮食，以至部队可以随时由屋主供给的方法改用另一种给养方法。

屋主供给这种方法有很多优点，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运输工具，而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做到。当然，这要以部队一般都进行舍营为前提。

2.部队强征。如果一个单独的步兵营要进驻一处营垒，那么它应尽量选在一些村庄附近，这样就可以指定这些村庄为其提供给养。从这一点看，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实质上与前一种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像常见的那样，如果在一个地点设营的部队人数非常多，那么为了供给一个较大的整体（如一个旅或一个师）所需要的给养，除了集体从一些地区强征，然后再分配外，没有别的办法。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用这种方法不可能为较大规模的部队取得必要的给养。在一个地区强征到的粮食比部队在该地区舍营时所能得到的粮食要少得多，因为在舍营时三四十个士兵进入一户农民家，必要时能够把农民家最后一点粮食都弄到手；可如果派一名军官带领几个士兵去强征，他们既没时间，也没办法把一切存粮都搜出来，而且经常缺乏运输工具，因此只能搞到现有粮食中的很少一部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大量部队如此密集地在一个地点野营，那么对整个部队的需要来说，很快能够征到给养品的那些地区就显得太小了。一支3万人的部队，在半径为1普里的范围内，也就是在3～4平方普里的面积内强征给养品会有多少收获呢？即便是这样的强征，他们也很难做到，因为大多数邻近村庄已有零星部队宿营，他们是不会让村民把给养交出来的。最后，这

种方法造成的浪费是最严重的，因为个别的部队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很多东西没有食用就扔掉了，等等。

我们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这种强征的方法解决给养问题，只有在部队不太大时（大体上对一个8000～1万人的师来说），才能收到成效。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强征也只能当作一种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一切直接在敌前行动的部队（例如前卫部队和前哨部队），在向前运动时，通常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在他们要抵达的地点根本不可能事先准备好粮秣，而且他们通常距为其余大部队所征集的粮秣太远。此外，独立行动的小规模袭扰部队也只能采用这种方法。最后，在碰巧没有时间和手段采用其他给养方法的一切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要用这种方法。

部队越是适于采取定期征用给养的方法，时间和环境越是允许采用这种方法，取得给养的结果就越好。但是部队大多没有时间定期征用给养，而部队用强征的方法直接取得给养可以快得多。

3.定期征用。无可争辩，这是筹备给养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一切近代战争的基础。

这种方法与前一种方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定期征收是在地方当局参与下进行的。这时，部队不再是恰好找到存粮后即以暴力强取，而是借助于合理的分派，要民众有序地交出存粮。这种分派只有地方当局能做好。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时间。时间越多，分派范围就越广，压给民众的负担就越轻，征收的效果就越理想，甚至也可以把现金采购作为辅助手段。这样一来，这种定期征用就接近于第四种方法了。在本国内集结部队时，采用这种方法是没有困难的，一般在部队后撤时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相反，部队在进入一个尚未占领的地区时，留给这种征用的时间就很少。前卫部队通常只比大部队先到一天。前卫部队对地方当局提出要求，要求其在这里和那里准备多少份粮秣。由于这些粮秣只能从附近地区，即某地周围数普里的范围内筹集和征收到，因此对人数较多的部队来说，如果自己不携带数天的给养，而只靠在匆忙中征收的粮秣，是远远不够用的。因此，军需机关的任务就是掌管这些粮秣，把它们只分发给那些没有任何粮秣的部队。但是困难是会逐日减少的，因为随着能

够征收到粮秣的距离一天天地扩大，地区的面积也随之扩展，收获也会随之增加。如果可以提供粮秣的地区在第一天只有4平方普里，那么在第二天可能有16平方普里，在第三天可能有36平方普里。也就是说，第二天比第一天增加了12平方普里，第三天又比第二天增加了20平方普里。

当然，这里所谈的只是大致的情况，因为能提供粮秣的地区的扩大受到很多情况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大部队刚刚宿营过的地区不可能像其他地区那样提供很多粮秣。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也应考虑到，能提供粮秣的地区的半径每天有可能扩大2普里以上，也许能扩大3～4普里，有些地方还可能更多。

为了能把分派的粮秣（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确实征收到手，当然需要配属给地方当局的征粮队行使权力，但更重要的是要使全体民众担心承担责任，以及害怕受到惩罚和虐待。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把这一切当作普遍的压力压向全体民众。

我们不可能叙述军需机关和给养制度的复杂的全部细节，我们只关注结果。

这一结论是正常人的理智对一般情况进行考察后得出的，并为法国革命以来历次战争的经验所证实，即使是一支规模较大的部队，如果它自带几天的粮食，采用这种抵达某地后才开始征用的方法无疑是可以解决给养问题的。部队首先在附近地区采用，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征收地区的范围，而且由越来越高的当局负责安排。

除非当地的力量已经枯竭、非常贫困或受到严重破坏，否则这种方法总是可以使用的。部队驻留的时间较长时，对给养的征用要求可以一直提到地方最高当局，它在安排时自然会尽力让负担尽量平均分配，还可以通过收购粮秣来减轻压力；而且即使是交战国的部队，如果它较长时间在我们的国土上，通常也不会那么粗暴和肆无忌惮地把给养的全部负担压在当地民众身上。于是这种征收方法逐渐自行接近于仓库供给的方法，但不会因此就完全变为另一种方法，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也不会有显著的变化。这是因为以下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一是尽管人们可以从较远的地方运来粮秣，对一地进行补充，但是当地政府仍是部队得到给养的真正的源泉；二是如果部队如同在18世纪战争中一样，自行解决给养，地方政府一般与之毫无关系。

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一种征用给养是利用地方的运输体系和地方的面包房。由此，军队运输体系中那一庞大的总是妨碍作战的辎重队就消失了。

尽管现在任何一支大部队仍不能完全没有给养运输体系，但是规模已经小多了，多半只是用来运输当日剩余的、供第二天使用的粮食。即使是在近代，特殊情况（例如1812年俄国战局中的情况）仍会迫使部队使用庞大的辎重队和携带野战面包房。不过首先这是一个例外，因为30万人几乎沿着一条大路推进130普里，而且是在波兰和俄国这样的国家，又是在青黄不接的时期，这是很少有的；其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部队本身采取的一些举措也只能视为辅助手段，而就地征用则始终应被视为全部给养的基础。

自法国革命战争最初的几次战局以来，这种提供给养的体系始终是法国军队解决给养的基本体系，甚至与之对峙的联军也不得不改用这种方法，而且看来将来也很难废除这种给养体系。无论从便于战争发挥威力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保证军队轻便作战的角度来看，任何其他体系都不能像这种体系取得这样的结果。由于不管部队转向哪个方向，在最初的三四周，给养通常是不会遇到困难的，而此后就可以依靠仓库供给，因此可以说，战争通过这种给养方法可以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尽管部队在一个方向上遇到的困难会比在另一个方向上遇到的困难大，这在考虑选择方向时是会起一定作用的，但是这种困难绝不会大到绝对不能选择该方向的程度，对给养问题的考虑绝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在敌国退却。此时，很多对给养不利的条件叠加在一起。部队的退却是连续的，通常不会专门停留下来，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征粮；部队在敌国退却时，面对的情况大多已经非常不利了，部队不得不始终保持集中，通常根本谈不上分开舍营或分为几路纵队；敌国的环境不允许部队只通过分派而没有行政机关支持即能征收到粮食；最后，在这种退却的时刻尤其能够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抗和恶意。所有这一切通常都会把退却中的部队限制在已经建成的交通线和退却线上。当拿破仑1812年准备开始退却时，他确实只能沿着来时的道路退却，就是因为给养问题。假如他沿着任何其他道路退却，其失败会来得更早和更为肯定。因此所有对他在这一点上的责难，甚至是法国著作家们的责难都是极不合理的。

4.仓库供给。这种给养方法，只有当它与17世纪最后30年和18世纪实行过的给养制度一样时，才不同于前一种给养方法。这种制度还会再

次出现吗？

如果人们想到，在尼德兰、莱茵地区[8]、上意大利[9]、西里西亚以及萨克森等地，有关国家以大量的部队在同一地点进行了7年、10年和12年之久的战争，那么人们当然就很难想象还能用什么别的方法筹集给养。在这样长的时间中，哪个地区能够始终是双方军队给养的主要来源而不枯竭，不逐渐失去承担这一任务的能力呢？

但是，这里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是战争决定给养制度，还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呢？我们的回答是：只要战争所依赖的其他条件允许，开始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但当这些条件开始越来越多地抵触时，战争就反过来对给养制度发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决定给养制度。

以就地征粮这种制度为基础的战争，比单纯采用仓库供给制度的战争更有优越性。相比之下，后一种战争好像是另外一种工具了。因此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后一种战争对抗前一种战争。即使一个愚昧无知的国防大臣无视这些关系的普遍的必然性，在战争开始时仍让部队用旧的给养方法，现实情况的威力也会迫使统帅放弃这种方法，就地征用的方法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如果人们再考虑到仓库供给制度需要巨额的开销，则必然会缩小军备的规模，减少军队的人数（因为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是绰绰有余的）。除非交战双方在外交上达成协议（这只能看作是想象的游戏），否则这种给养制度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今后的战争在开始时大概都要采取征用的给养方法。至于某个政府愿意做多少，以便用复杂的给养制度作为这种方法的补充，减轻本国的负担等，我们可以不去探讨，因为政府能做的事情不会太多，在这样的时刻，政府首先考虑的总是最迫切的需要，而复杂的给养制度不再是这种最迫切的需要。

但是如果一场战争取得的成果并未像其本性所应有的那样具有决定性，其运动并未像其本性所应有的那样走得很远，那么征用制度将使部队所在地区的资源枯竭，以至不得不缔结和约，或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减轻地方负担，使部队的给养独立。拿破仑统率的法国人在西班牙时就是后一种情况。但是人们更常见的还是第一种情况。在大多数战争中，国家的力量急剧消耗，以至这些国家不愿进行花费巨大的战争而宁愿媾和，因此这也是促使近代战争缩短时间的一个原因。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想一概否认用旧式给养制度进行战争的可能

性。如果交战双方情况的本性要求采取旧式制度，而且有其他有利的条件，那么这种旧式制度也许会再度出现。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这种给养方式是自然合理的制度，它更多只是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不正常的状态，绝不是从战争的本义中产生出来的。我们更不能因为这种办法比较仁慈一些，就认为它使战争趋向完美，因为战争本身就不是什么仁慈的行为。

无论采用何种供给方法，在富庶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总比在贫瘠和人烟稀少的地区更容易取得给养，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在此提到人口疏密的问题，是因为它与当地现有的存粮有两方面的关系：首先，人口多、粮食消耗大的地方，存粮也一定多；其次，人口多的地方，通常产出也比较多。当然在这方面，以工人居多的地区是例外，特别是位于山谷之中、周围土地十分贫瘠的工人居多的地区更是如此（这种情况还不少）。但是一般情况下，人口稠密的地区总比人烟稀少的地区更容易满足部队的给养需求。住有40万人口的400平方普里的地区，即使土地非常肥沃，也一定不如住有200万人口的400平方普里的地区更容易为10万人的部队提供给养。再加上在人口很多的地方，陆路和水上交通也更发达和便利，运输手段也更丰富，商贸联系也更容易和可靠。一句话，在佛兰德供给一支部队，比在波兰要容易得多。

结果是，拥有四个吮吸器官[10]的战争最喜欢沿交通要道、人口众多的城镇、富饶的河谷或者沿通航的海岸进行。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部队的给养问题对作战的方向和形式，对战区和交通线的选择是有普遍影响的。

至于这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筹备给养的难或易对作战能起多大影响，当然取决于进行战争的方式。如果战争是按其最固有的精神进行的，也就是说，战争要素发挥了它的不可抑制的威力，双方迫切要求和需要进行战斗和决定胜负，那么部队的给养固然重要，但却是从属的问题。如果双方形成均势，双方大部队多年来在同一地区进进出出，那么给养往往就成为主要问题了，统帅成了军需官，指挥作战成了管理辎重车辆。

这样在很多战局中，往往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任何目的也没有达到，无谓地消耗了力量，却把一切都归咎于缺乏给养品。相反，拿破仑习惯说："不要跟我谈给养问题！"[11]

当然，这位统帅在俄国战局中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人们有可能过于忽视给养问题。虽然他的整个战局不仅仅是由于缺乏给养而失败的（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推测），但是他的部队在推进时之所以遭受前所未闻的损失，在退却时又之所以几乎全军覆灭，无疑是他忽视给养的缘故。

尽管人们不能否认拿破仑是一个经常敢于走向疯狂极端的狂热的赌徒，但是还是要说，是他和他以前的革命军统帅们在给养问题上破除了顽固的偏见，并指出给养问题只应被视为一个条件，即决不应被视为目的。

此外，在战争中，缺乏给养与劳顿和危险一样，统帅在这方面可能对部队提出的要求，是没有固定界限的。一位性格强硬的统帅会比一位柔弱而重感情的统帅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且部队的表现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士兵的意志和力量不同（这取决于战斗习性、作战精神、对统帅的信赖和爱戴或者对祖国事业的热忱）。但是以下这一点大可作为一条原则提出来：无论给养的缺乏和困苦有多么严重，永远只应将此视为暂时的状态，这种状态应促使人们给部队提供充足的给养，甚至要提供绰绰有余的给养。如果我们想到，成千上万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背负三四十磅重的行李，不顾天气和道路的好坏，一连数天拖着疲乏不堪的脚步行军，冒着健康和生命的危险，为此却无法以干面包充饥，还有比这更令人感动的事吗？人们即使知道，这在战争中是屡见不鲜的，但实际上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更多地引起意志和力量的衰竭，为什么单凭人们心中的一种理想就能够长久地激发和支持这样不懈的努力。

凡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不得不要求士兵忍受给养极度缺乏的人，无论是出于感情或出于明智，随时都应该想到在有其他机会时给予他们补偿。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谈给养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区别。

防御者在防御行动中可以不断地利用事先为部队所做的给养方面的各种准备。因此防御者应该不会缺乏必需品，在自己国土上这一点特别明显，即使是在敌国国土上也是这样。而进攻者则远离其给养源头，只要他继续前进，甚至在停下来的最初数周内，每天都不得不筹备必要的给养，在这种情况下，很少能不感到缺乏或困难。

这种困难在下述两种情况下会变得特别严重。

第一，进攻者在胜负未分前的推进途中。这时，防御者的给养都在他自己手里，而进攻者却只能把自己的给养放在后面，进攻者必须将其大量部队集中在一起，因此不能占据大的地区，而且只要会战行动一开始，甚至无法让自己的辎重队再跟上来。此时如果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就容易出现部队在决定性的会战开始前几天缺乏给养的情况，这对于部队进入会战可不是件好事。

第二，进攻者在即将抵达胜利的终点时。此时，交通线开始变得过长，特别是当战争在贫瘠、人烟稀少，而且民众或许怀有敌意的国家中进行时就更是如此。从维尔纳到莫斯科的交通线，与从科隆[12]经列日、勒文[13]、布鲁塞尔[14]、蒙斯[15]、瓦朗谢讷[16]、康布雷[17]到巴黎的交通线相比，其区别是多么大啊！在前一条线上，取得每一车粮食都必须动用武力，而在后一条线上只要一份商业合同或一张汇票，就可以得到数百万份日需给养。

这种给养困难的后果往往是，即使是最伟大的胜利，其光芒也会消失，力量耗尽和退却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此后真正大败的各种症候陆续显现。

至于饲料，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在开始时很少会感到缺乏，但在当地的力量枯竭时，首先缺乏的就是饲料，因为饲料的需要量很大，最难从远方调运，而在缺乏粮秣的情况下，马匹比人死得更快。出于这一原因，过多的骑兵和炮兵可能成为一支大部队真正的负担和一个真正削弱力量的因素。

注释：

[1]那慕尔（Namur），今比利时那慕尔省省会，东南距锡奈28公里。——译者注

[2]“法国旧制度”（die alte Welt），指1789年法国革命前的路易十四世统治时期。当时法国陆军人数接近40万，是欧洲规模最大的陆军。——译者注

[3]《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结束后一系列和约的总称，签约双方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的哈布斯堡皇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邦国。双方自1643年7月在威斯特法伦谈判，1648年5月15日至10月24日签订和约。和约条款繁多，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首先，和约保证了胜利者获得大片领土。同时，条约正式承认瑞士脱离

神圣罗马帝国，成为独立国家；正式承认40年前荷兰从西班牙获得的独立。其次，和约确定了德意志的宗教关系，规定路德和卡尔文教与天主教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最后，和约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承认各诸侯国有独立的外交权。总之，该和约削弱了哈布斯堡皇室的统治，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改变了欧洲政治力量对比。法国实力大增，为后来称霸欧洲打下基础；瑞典获得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重要港口，成为北欧强国。此外，该和约创立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对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一些史学家也将1635年的《布拉格和约》和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视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的一部分。——译者注

[4]封臣提供军队是采邑制的主要内容。采邑制是中世纪在西欧实施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大封建主对于提供兵役或执行其他任务的臣属，以封赐土地或金钱等作为恩赏，称作采邑，供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此后，这些封臣又分赐采邑给其下属，从而形成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领主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作为采邑封赏给下属的主要是土地，但也包括伯爵等国家官职和教会职务。采邑制的一些惯例包括：领主担负保护下属土地的责任，下属则有义务效劳，为领主作战，否则收回采邑；采邑享用期以封君或封臣在世时为限，双方任何一方离世，采邑都应交回。采邑制在当时对于提高国家的战斗力很有帮助，而且通过采邑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度。由于得到采邑的封臣都力图把采邑变成自己世袭占有的土地，到了11世纪，采邑制基本上消失。——译者注

[5]仓库供给的给养方式是在17世纪后半叶路易十四时代产生的，当时实行所谓的“五日行程制度”，作战部队一般距仓库不超过五日行程，只有建好新的仓库以后，部队才继续前进。面包房设在部队与仓库之间，距部队两日行程，距仓库三日行程。部队每五日领取一次新鲜面包。据说，到18世纪末欧洲各君主国干涉法国革命时，普鲁士将军布伦瑞克公爵仍坚持实行这种制度。——译者注

[6]阿迪杰河（die Etsch），意大利北部一条河流，流入亚得里亚海，长415公里。——译者注

[7]多瑙河（die Donau），欧洲第二大河，流经今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流入黑海，长2858公里。——译者注

[8]维斯瓦河（die Weichsel），波兰最长的河流，发源于喀尔巴阡山脉，流入波罗的海，长1,047公里。——译者注

[9]“自阿迪杰河推进至多瑙河下游”，指1797年拿破仑从北意大利向奥地利施泰

尔马克的进军；“自莱茵河推进至维斯瓦河”，指1806年普法战争中，拿破仑率法军从莱茵河出发，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中击败普军，并一直追击到维斯瓦河。——译者注

[10]莱茵地区，泛指中莱茵河（由宾根至波恩）和下莱茵河（由波恩至莱茵河三角洲）两岸地区。——译者注

[11]上意大利（Oberitalien），又称北意大利，即亚平宁山脉以北的内陆地区，包括阿尔卑斯山区和波河平原，是意大利物产丰富的地区。——译者注

[12]指部队给养的四种方式。——译者注

[13]作者引用拿破仑的这句话，用的是法语“qu´on ne me parle pas des vivres”。——译者注

[14]科隆（Köln），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城市，位于莱茵河畔。——译者注

[15]勒文（Löwen），今比利时佛兰德布拉班特省省会。——译者注

[16]布鲁塞尔（Brüssel），今比利时王国首都，位于比利时中部斯海尔德河的支流桑纳河畔。——译者注

[17]蒙斯（Mons），今比利时艾诺省省会。——译者注

★ 第十五章 ★

行动基地

如果一支大部队从它组建的有关地点出发行动，无论是进攻敌人及其战区，还是到本国的边境进行部署，它都会保持对这些地点作为力量源泉的必要的依赖性，从而必须保持与这些地方的联系，因为它们是这支大部队存在和延续的条件。这支大部队的人数越多，对这些地点的这种依赖性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大。但是这支大部队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总是与整个国家保持直接的联系，而是只要与正好位于其后方，从而也受到其阵地保护的那部分地区保持联系即可。在这部分地区内，必要时可为存放物资建立专门的设施，并为部队经常性的人员补充采取一些措施。这一地区就是部队及其所有行动的基地，应把它和部队看作一个整体。如果为了更安全而把物资存放在筑有防御工事的地点，那么一处基地的概念就会因此而得到加强，但基地这一概念并不是因此才出现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基地是没有防御工事的。

敌国的一块领土也能构成一支大部队的基地，或至少成为基地的一部分，因为一支大部队进入敌国以后，很多必需品要从占领的地区取得。但这时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支大部队必须确实控制了这个地区，也就是说，要确定这个地区会服从这支大部队的摆布。但是这种服从通常相当有限，不过是用多个小规模的驻军和来回巡逻的小部队维持对当地民众的震慑而已。结果是，就部队的需要而言，在敌国国土上能够取得各种必需品的地区是很有限的，大多是不能满足需要的，于是本国就必须提供大量必需品。因此人们必须考虑将部队背后的那部分本国地区作为基地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人们必须将一支大部队的需要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任何耕作区都能提供的，另一类是只能从部队组建的源头地区运到部队的。第一类主要是给养，第二类主要是各种补充。第一类也可由敌国提供，第二类则通常只能由本国提供，如人员、武器，往往还有弹药。尽管这种区分在个别情况下有例外，但这种例外的情况很少见，是无关紧要的。这种区分总是非常重要的，并再次证明部队与本国的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在敌国还是在本国，给养大多存放在不设防的地方，因为一方

面没有那么多的要塞用于接纳大量的不时在这里或那里需要、而且消耗很快的给养；另一方面给养即使有了损失，也比较容易得到补充。相反，各类补充品，例如武器、弹药和装具不能轻易存放在战区附近不设防的地点，而是宁可从较远的地方运来，但在敌国境内则只应存放在要塞内。这一情况也说明，基地对补充品的重要性大于对给养品的重要性。

这两类必需品在运抵使用地以前，越是集中到大的仓库里，从各方面来的补给品越是汇集到大的储存地，这些储存地就越可以被视为整个国家的代表，基地这个概念指的就越是这些大的储存地。但是人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储存地本身就是基地。

如果补充品和给养品的来源十分丰富，也就是说，如果有些地区广阔而富庶；如果为使这些补充品和给养品更快地发挥作用，已将其集中到几个较大的补给点；如果这些补给点受到某种方式的保护；如果补给点距大部队很近，有良好的道路通达，而且分布在大部队的后面，甚至部分就在大部队的周围，那么这样一方面可以给部队带来更大的生命力，一方面可以给部队的运动带来更大的自由。有人曾想用唯一的一个概念，即行动基地的大小来概括部队的这一有利位置，想以基地与行动目标的位置关系，即基地两端与这个目标（把目标想象为一个点）所形成的角度，来表达给养品和补充品来源地的位置和特点等给一支部队带来的全部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1]。然而很明显，这种几何学上的奥妙不过是一种游戏，因为它是以一系列的概念替换为基础的，而这些替换是以损失真理为代价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支大部队的基地依该部队所处位置分为三个层次：当地的补给物资，在各个地点上建立的物资库，以及这些物资出自的地区。这三个层次就其地点来说是分开的，不能合而为一，更不能用一条代表基地展开宽度的线来表示，因为这条线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随意想出来的，要么是从一个要塞到另一个要塞，要么是从一个省城到另一个省城，要么是沿国境线，等等。而且这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也是无法确定的，因为它们的本性实际上总是或多或少地混合在一起的。有时一些原本只能从远方运来的补充品在部队周围地区就可以获得；而有时甚至连粮食都不得不从远方运来。有时部队附近的一些要塞是大规模的点兵场、港口和商埠，可以容纳整个国家的部队；而有时要塞不过是一个物资匮乏、几乎不能自给的土墙围子。

结果人们从行动基地和行动角的大小所得出的全部结论，以及根据这些结论建立的整个作战理论，只要它们是几何学本性的，则在实际的

战争中从未受到过任何重视，在理论界也只是导致一些错误的研究方向。但是由于这些概念的基础是真实存在的，错的只是研究过程和结论，因此这种见解往往很容易反复出现。

因此我们认为，人们在此必须承认基地对部队行动的影响，不管基地是大是小，以及以什么方式产生影响。但没有一个手段除了提供几个概念外，还能把这一影响简化成有用的规则，而是应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同时考虑我们列举过的几个方面。

如果人们在某一特定地区已经为部队某一特定方向的行动做了补充和给养准备，那么即使是在本国境内，也必须只将该地区视为大部队的基地。由于变换基地总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因此即使是在本国境内，大部队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即变换基地，因此大部队的行动方向也总是或多或少受到限制的。在敌国境内行动时，如果想把本国毗连敌国的全部边疆视为部队的基地，那么一般只有在到处都能够建立各种设施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但是边疆并不是到处都有这样的设施，因此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部队的基地。在1812年战局初期，当俄军在法军的进攻面前退却时，由于俄国幅员辽阔，部队转向任何方向都有辽阔的区域，因此当然可以把整个俄国视为俄军的基地。这种设想并不是幻想，当后来其他俄军大部队从数个方向反击法军时，这一设想也的确成了事实。但是就战局的每一个具体时间段来说，俄军的基地并没有那么辽阔，而是主要位于部队来往运输物资的大路上。俄军由于受到这种限制，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交战三天后不得不继续退却时，除了向莫斯科退却外，无法退向其他方向，无法像人们此前建议的那样突然转向卡卢加，以便把敌人从莫斯科引开。只有早就预做准备，才有可能如此突然地改变方向。

我们说过，部队的规模越大，其依赖基地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大，这是不言而喻的。部队好比是一棵树，从它借以生长的土壤中汲取生命力。如果是棵小树，或者只是一簇灌木，那么要移植它还是很容易的；但是树长得大，移植它就很困难，而且越大越困难。一支小部队也有其生命源泉，但在任何地方都容易生根，而一支人数众多的大部队就不是这样了。因此在谈到基地对行动的影响时，所有设想都必须总是考虑到部队规模所给出的尺度。

此外，就部队眼前的需要来说，给养更为重要，但就较长时间的维持来说，补充则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只能从特定来源获得，而前者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取得，这是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的。这又进一步确定了

基地对行动的影响。

无论这种影响能有多大，人们毕竟不可忘记：这种影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在这段时间内有可能发生很多事情。行动基地的价值很少一开始就对人们选择什么样的行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只是当人们要求做不可能成功的事情时，它就会有决定性的影响了。对这方面可能产生的困难，人们应将其与其他有效的手段列在一起做个对比；在要争取决定性的胜利时，这些阻碍的作用往往就消失殆尽了。

注释：

[1]瓦朗谢讷（Valenciennes），今法国诺尔省一城市，位于斯海尔德河畔。——译者注

★ 第十六章 ★

交通线

从部队所在地到部队给养和补充源主要汇集地点的那些道路，在一般情况下也是部队前往其退却点所选择的道路。因此这些道路有双重意义：首先，它们是交通线，用于不断地补给部队；其次，它们是退却路。

我们在前一章中说过，虽然按照目前的给养方式，部队主要是在当地取得给养，但是仍应将部队及其基地视为一个整体。交通线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构成基地和部队之间的联系，应该被看作是部队的生命线。这些道路沿线布满各种补给品、弹药车、来往的分遣队、驿车和信使、医院和物资库、弹药库、行政机关，它们总的价值对部队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这些生命线既不能长时间中断，也不能过长和难以通行，因为路途过长总会使力量受到一些损失，结果就会使部队处于一种虚弱的状态。

就交通线的第二重意义，也就是作为退却大路来说，交通线实际上形成了部队的战略后方。

这些道路在其两种意义中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它们的长度、数量、位置（它们总的方向和它们在部队附近时的方向）、状况，以及地形上通行的难度、当地民众的情况和情绪，最后还取决于它们有无要塞或地形障碍保护。

然而并不是所有从部队所在地通往其生存和力量源的道路都是其真正的交通线。当然这些道路必要时可以用作交通线，可被视为交通线体系的辅助，但是这一体系只限于那些为此建有专门设施的道路。只有那些设有物资库、医院、兵站和邮局，指定了负责沿线警备的指挥官，派有宪兵队和守备部队的道路，才可被视为真正的交通线。在这个问题上，部队的交通线是在本国境内还是在敌国境内，这之间有一个十分重要但却容易被忽视的区别。部队在本国境内固然也有专门设置的交通线，但它根本不受这些交通线的限制，必要时可以离开这些道路，选用

任何其他现有的道路，因为部队在本国境内到处都像在自己家里，到处都有自己的政府机关，到处都可以得到善意的帮助。即使其他道路不太好，对部队不太适用，但仍然是可以选用它们的，因此如果部队认为被敌人迂回，必须转向时，也不会认为不可能利用这些道路。相反，部队在敌国境内通常只能将自己推进时走过的那些道路视为交通线。在这方面，一些微小的、至少是不起眼的原因可能就会导致极其不同的结果。在敌国境内推进的军队，只能在大部队前进过程中和在大部队的保护下设置一些构成交通线的设施，使当地民众出于害怕军队的心理而产生一种印象，觉得这些设施是不可改变和无法避免的，甚至使他们把这些设施看作是对普遍存在的战争灾难的一种减轻。大部队沿途不时留下小规模的守备部队，以支援和维持整个交通线。相反，如果大部队把它的军需官、兵站指挥官、宪兵、战地邮局，以及其他维持秩序的机构派往大部队没有到过的偏远的道路上去，那么当地民众就会把这些设施和人员看作是原本完全可以摆脱的负担。如果敌国还没有彻底失败，还没有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那么这些派出的官员就会被当作敌人对待，就会头破血流地被赶走。因此要想控制新的道路，首先要有守备部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守备部队的规模要比一般情况下更大，但守备部队仍然面临当地民众反抗的危险。总之，在敌国境内推进的部队没有能使当地民众服从的任何工具，必须首先设置自己的行政机关，具体是通过以武力树立起来的权威，但它无法随时随地做到这一点，也不是没有牺牲和困难的。由此可见，大部队在敌国境内比起在国内更不能通过变更交通线体系来变更基地（在国内必要时还是可能的）；一般来说，大部队在敌国境内运动时会受到更大的限制，更担心被敌人迂回。

即使是选定交通线和沿交通线建立设施，也从来就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作为交通线的道路一般来说不仅要比较宽阔，而且从很多方面的要求来看，道路越宽阔，沿线人口稠密和富裕的城镇越多，可提供保护的要塞越多，就越为合适。此外，作为水路的河流和作为渡河点的桥梁，对交通线的选择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交通线的位置和大部队进攻时选择的道路只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的自由，其具体位置则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

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一支大部队与它的基地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如果我们把得出的结论与敌军和基地之间的联系程度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出，交战双方中哪一方更有可能切断对方的交通线甚至退路，那么用常用的术语来说，谁就更有能力迂回对方。除了精神上或物质上的优势以外，只有交通线比对方优越的一方，才能有效地迂回对方，因为否则

的话，另一方就会以迂回进行报复，从而以最快捷的方式确保自己的安全。

由于道路有双重的意义，因此这样的迂回也可以有双重的目的：一是可以袭扰或切断敌交通线，以削弱和困绝敌军，迫其退却；二是可以切断敌退路。

关于第一个目的，应该指出，在现行给养制度下，如果只是让敌人的交通线暂时中断，则很少会让敌人感到难受。要让敌人难受，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这样做，使敌人遭受一系列零星的损失。在采用复杂的给养制度的时代，成千上万辆面粉车往返运输，一次翼侧行动就可以使对方受到决定性的打击。但是现在即使翼侧行动很成功，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它顶多中断一次运输，使敌人受到一些削弱，但不会迫使敌人退却。

结果是，本来就是在书本中比在现实中更为流行的翼侧行动，现在看上去更不切合实际了。因此人们可以说，只有很长的交通线在情况不利时（特别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受到民众武装袭击时），才会给交通线带来危险。

至于切断退路，人们也不应该夸大退路因受到限制和威胁而出现的被切断的危险，因为最近的作战经验告诉我们，切断一支由大胆的指挥官指挥的优良部队的退路并俘虏他们比突破这支部队更困难。

缩短较长的交通线，以及确保较长交通线安全的手段极少。在部队部署地点附近，以及沿着部队退却路占领一些要塞（如果没有要塞，可对适当地点进行加固），善待当地民众，在古罗马人修建的军用大路上执行严格的军纪，在沿线配备高素质的警察，努力整修道路，这些是仅有的手段。用这些手段可以减少不利，但自然不会完全消除不利。

此外，我们在谈给养问题时所说的关于部队如何优先选定道路的内容，也特别适用于选择交通线。经过最富庶的城镇和通过耕作区最多省份的宽阔道路是最好的交通线。即使部队为利用这些道路要走很多弯路，也值得优先选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道路对进一步确定大部队的部署有影响。

★ 第十七章 ★

地形和地貌

地形和地貌与部队的给养是有关系的，这是一方面。此外，它们与军事行动也有十分密切和从来不可或缺的关系，即它们无论是对战斗过程本身，还是对战斗的准备和运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现在我们根据它们与军事行动的关系，也就是说从法语“地形”[1]这个词的全部词义上来研究这个问题。

地形的作用绝大部分体现在战术领域，仅其结果体现在战略领域。一场山地战斗就其带来的结果来看，与一场平原战斗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只要我们还没有把进攻和防御分开，还没有转而对二者做进一步的考察，就还不能考察地形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影响，而只能谈谈这些组成部分的一般特点。地形和地貌通过其三个特点影响军事行动，即妨碍通行、妨碍视线和对敌方火力的防护。地形和地貌的一切影响都可以归结到这三个特点。

地形的这三重影响无疑会带来一个趋势，使军事行动变得更加多样，更加错综复杂和更需要技巧，因为它们显然是影响军事行动各要素中又增加的三个要素。

在现实中，只有对很小的部队来说，才存在纯粹的、绝对开阔的平原的概念，也就是说才存在对军事行动毫无影响的地形的概念，而且即使是这样的小部队，也只是对它的某一时刻的行动来说才存在这样的地形概念。对较大部队和持续时间较长的行动来说，地形的各个组成部分必然会混合在一起影响到它们。对一整支大部队来说，即使是在某一时刻，例如在会战时，地形不发生影响的情况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地形的这种影响始终存在。当然，根据一地特点的不同，地形的影响或大或小。

如果观察一下大量的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开阔和无障碍的平原以外的地形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表现出其与平原的不同：首先是通过地

貌，也就是通过地势的高低；其次是通过林地、沼泽和湖泊等自然物；最后是由于耕作带来的地形变化。地形在这三个方面与平原不同的程度越大，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就越大。如果我们对所有这三个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那么就会发现有三种地形：山地，很少耕作的林地和沼泽地，以及深度耕作地。在所有这三种地形上，战争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需要技巧。

至于耕作地，当然并非所有类型的耕作地对作战的影响都一样大。对作战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在佛兰德、霍尔施坦因[2]和其他地区所常见的耕作地。在这些地区，土地被很多沟渠、栅栏、围篱以及土堤断开，到处散布着住户和小灌木丛。

平坦和耕作适度的地区最便于作战。不过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而且完全没有把防御者利用地形障碍的情况考虑在内。

这三种地形中的每一种都在通行、监视和对敌火力的防护三方面产生影响，而且是以自己的方式。

林地主要是妨碍视线，山地主要是妨碍通行，深度耕作地则取两者中间。

在一个多林地的地区，大部分地带都不便于运动（因为除了通行困难以外，还完全不能进行监视，不能利用每一个通过的手段），这一方面使行动简单了，但另一方面也给行动造成了同样多的困难，因此在这种地形上，统帅很难在战斗中充分地集结兵力，但也不必像在山地和极其复杂地形中常见的那样过于分兵。换句话说，在这种地形上，分兵是不可避免的，但分散的程度比较小。

在山地，主要是通行受到妨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不是到处都能通行；即使在可以通行的地方，部队的运动也一定比较缓慢，比较费力。因此在山地，各种运动的速度受到很大的限制，整个行动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是山地地形也具有一个其他地形没有的特点，即从某一地点可以瞰制另一地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专门谈论制高，在这里只是指出，正是山地的这种特点促使统帅在山地中很分散地用兵，因为有些地点不仅是由于其自身而重要，而且也由于它们能够对其他地点产生影响而重要。

正如我们在别处所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三种极具特点的地形和地貌

都会起到一个作用，即使最高统帅对战斗结果所起的作用降低，同时使下属军官直至普通士兵的作用提高。不言而喻，分兵程度越高，观察越困难，每个行动者就越要独立行动。在部队层级划分比较多、行动方式比较多样、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智者的影响一般来说虽然是应该增加的，而且最高统帅此时也应该有能力展示其较他人更强的判断力，但是在此我们也要回到此前说过的一点：在战争中，各个成果的总和比这些成果相互联系的形式更有决定意义。因此，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考察一直进行到最大限度，设想一支大部队分散成一条长长的散兵线，每一位士兵都在发起他的小会战，那么这支大部队能否取胜，更多地取决于每位士兵所取得的单个胜利的总和，而不是这些胜利相互联系的形式，因为良好的综合举措只能从积极的结果中产生效果，而不能从消极的结果中产生效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勇气、机敏和士气能决定一切。只有在双方军队的素质相同，或者双方军队的特点不相上下时，双方统帅天分和判断力的高低才又有可能变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样一来的结果是：民族战争和民众武装等（在这里尽管每个士兵在勇敢和机敏方面并不一定占优势，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士气至少总是十分高昂的）在兵力十分分散，即地形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往往拥有优势，但他们也只有在这种地形上才会是这样，因为这类武装通常缺乏一支较大部队集中作战时所不可或缺的一切特点和素养[3]。

军队的属性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也是经过很多层次逐渐变化的，因为在保卫本国的情况下，一支大部队即使完全是一支常备军，也会带上一些民族武装的特点，因此也就更多地适合于分兵作战。

一支军队越是缺乏这些特点和条件，对手在这些方面越是优越，那么这支部队就越害怕分兵，就越要回避复杂地形。不过能否避开复杂地形，很少能够由它自己选择，人们不能像挑选一件货物那样试来试去地挑选战区。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根据其特点，在集中兵力作战上具备优势的部队总是千方百计地尽量按自己的这一战法作战，而违背地形的特性。这时，他们不得不忍受其他方面的不利，例如给养不足和困难，宿营条件差，在战斗中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进攻等。不过，如果他们完全放弃自己本来的长处（集中兵力作战），则会带来大得多的不利。

集中兵力和分散兵力是两种相反的倾向，其程度取决于部队的特点是倾向这一方面还是那一方面。然而即使在最紧要的情况下，适于集中兵力的部队也不能始终集中在一起，适于分散兵力的部队也不能单靠分散行动取得成果。即使是适于集中兵力的法国人，其在西班牙也不得不

分兵，而西班牙人借助民众起义的方式保卫国土时，也曾有必要集中一部分兵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

除去地形地貌与军队的一般特性的关系，尤其是与军队的政治特性[4]的关系外，地形地貌与兵种比例的关系就是最重要的了。

在所有很难通行的地区，无论是山地、林地，还是耕作区，都不便使用大量的骑兵，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密林区不适于使用炮兵，因为这里往往缺乏充分发挥炮兵威力的空间，缺乏可供拖炮通行的道路和缺乏马匹所需的饲料。深度耕作区对炮兵来说，不利的因素要少一些，而山地对于炮兵的不利因素最少。山地和深度耕作区这两种地形虽然针对火力可以提供保护，从而对主要靠火力发挥作用的兵种是不利的，而且这两种地形也使处处畅行无阻的步兵得以让笨重的火炮常常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不过在这两种地区从不缺乏可供大量使用炮兵的空间，而且炮兵在山区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敌军运动较慢，从而加大了炮兵的使用效果。

不可否认，在每一种难以通行的地形上，步兵都比其他兵种拥有明确的优越性，因此在这种地形上，步兵的比例可以显著超出一般的兵种比例。

注释：

[1]康布雷（Cambrai），今法国诺尔省一城市，史上为要塞，位于斯海尔德河畔。——译者注

[2]指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亚当·冯·比洛（Adam Heinrich Dietrich Freiherr von Bülow，1757—1807）的理论，可参阅本书第一卷第二篇第二章《关于战争理论》中的“基地”一节。——译者注

[3]“地形”一词，作者用了法语“Terrain”。——译者注

[4]霍尔施坦因（Holstein），历史上德国北部的一个公国（1474—1864）。——译者注

★ 第十八章 ★

制高

“支配”这个词在军事艺术中有其独特的魅力。地形对部队使用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也许有一半以上实际上是受到“支配”这个因素的影响。军事学识中的一些法宝，诸如控制性阵地、关键位置、战略机动等，究其根源都是欲通过它们而使自己处于支配地位。我们要仔细而又不至于烦琐地考察这个因素，来辨明它的真假虚实。

任何自下而上的发力，都比反向困难。同理，战斗想必也是如此，这有三个明显的原因：第一，任何一处高地都可视为通行的障碍；第二，自上向下射击虽然不会显著地加大射程，但是从各种几何关系来看，明显比反向射击时更容易命中目标；第三，自上向下更便于观察。至于这一切在战斗中如何结合在一起，不是我们这里要谈的问题，我们只是把由于制高而得来的战术上的全部好处归纳为一个，并把它看作是战略上的第一个好处。

但上述有利条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在战略上必然还会再出现一次，因为与在战术上一样，人们在战略上也是要行军和观察的。如果说较高的位置对低处的部队构成了通行上的障碍，那么这就是战略可以从制高中获得的第二个好处，而从中得到的便于观察就是第三个好处。

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支配、制高和控制的力量，这也正是一支在山顶的部队看到敌人在自己下面时产生优越感和安全感的源泉，同时也是在下面的部队感到处于劣势并为自己担忧的源泉。这一给人的总的印象甚至可能比它实际本应有的印象更强烈，因为制高带来的好处比形成这些好处的环境更多地与人的感觉交织在一起，也许超过了实际情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把想象力的作用看作增加制高效果的一个新的因素。

当然，便于运动这一好处并不是绝对的，较高处的部队不是总拥有这一好处，只是当敌人想接近它时，它才拥有这一好处。如果一个大的谷地把双方隔开，那么在高处的一方就没有这一好处了。如果双方想从山地下到平原进行会战（霍恩弗里德贝格会战[1]），那么对较低处的部

队来说，它甚至更拥有这一好处。同样，观察也有其很大的局限：位于部队下方的一片林地，以及部队所处的山脉本身，都很容易妨碍观察。人们按照地图选定瞰制阵地，在现地寻找其有利之处，但往往是徒劳的，甚至找到的反而是不利之处，这种情况不胜枚举。不过这些局限和条件并不能抵消高处的部队在防御和进攻中所具有的优越性。下面我们只想简略地谈谈处于高处的部队在防御和进攻时是以什么方式拥有这种优越性的。

制高在战略上有三个有利方面：战术上更具优势、敌人难以抵近，以及自己便于观察。其中前两个有利方面实际上只是对防御者而言的，因为只有谁停下来，谁才能利用它们，而另一方在其运动中是无法带走并利用它们的。至于第三个有利方面，则是进攻者和防御者都可以利用的。

由此可见，制高对防御者是多么重要。由于显然只有在山地阵地上才能获得制高，因此防御者尤其偏爱山地阵地。至于说这一点由于其他情况的影响而有了变化，我们将在《山地防御》一章中阐述。

在这里有一点要区别清楚，即我们谈的不只是一个点（例如一处阵地）的制高问题，否则战略上的有利方面就几乎只表现为一次有利的会战这样一个战术好处了。如果人们把一片较大的地区（如整个省）想象为一个斜面，就像是常见的分水岭的斜坡一样，人们可以在上面行军数日而始终瞰制前面的地区，那么战略上的有利方面就加大了，因为这时制高不仅有利于单个战斗中的兵力运用，而且有利于多个战斗的综合运用，而防御往往就是由多个战斗组成的。

至于进攻，它同样可以享用防御从制高得到的某些有利方面，因为战略进攻不像战术进攻那样只是一次单独的行动。进攻者的推进进程不像齿轮运转那样连续不断，而是通过多次行军实现的，各次行军之间都有或长或短的停顿，而在每次停顿时，进攻者与他的对手一样是处于防御状态的。

在便于观察方面，无论是在防御中还是在进攻中，制高都能产生一定的有利效果，这种效果也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它体现在便于派出小部队行动这一点上，因为整个部队从这一制高阵地中可以得到的好处，其每个部分也是可以得到的。因此，一支大的或小的派出部队有这种好处时比没有时更有力，而且人们在部署这些部队时，也会比在没有这种控制性阵地时更敢于部署。至于这些派出的小部队能带来什么好

处，我们将在其他地方研究。

如果我方既在制高方面，又在其他地理条件方面比对手有利，而对手除了没有制高外，其运动还由于其他原因而受到限制（例如距一条大河很近），那么其位置带给他的不利条件就有可能变得很严重，以至他会尽快离开。任何一支部队，如果没有占领大河河谷两侧的高地，都不可能扼守住这个河谷。

由此可见，制高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控制，而且这一看法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否认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如果控制性的地区、保护性的阵地、国土的锁钥等名词只是根据地势高低确定的，那么它们大多只是一个空壳，缺少了一个健康的内核。为了给军事行动看上去平凡的外表添些佐料，人们总是倾向于抓住这些理论上的高贵因素，于是这些名词成了那些博学军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成了战略魔法师们手中的魔杖。但是这种空洞的概念游戏和它们与实际经验的种种矛盾未能使作者和读者们相信，他们这样做无异于达那伊得斯往无底桶里注水[2]。人们把条件当成了事物本身，把工具当成了使用工具的手；认为占据这样一个地区和阵地是力量的表现，就像是劈砍或前刺；认为这样一个地区和阵地本身是一个真实的要素。其实占据这样一个地区和阵地只不过是为了戳刺或击打而抬起胳膊，地区和阵地本身无非是一种毫无生机的工具，不过是一种只有在某个客体上才能体现出来的特性，是一个还缺少数值的正号或者负号。而这种戳刺和击打，这个客体，这个数值就是胜利的战斗，只有它才真正算数，人们只有用它才能计算。无论是对书本中的内容进行评判，还是在战场上行动，人们都必须永远记住这一点。

因此，既然只有胜仗的数量和重要性才起决定作用，那么显而易见，首先要考察的还是双方军队及其指挥官的素质对比情况，而地形影响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次要的。

注释：

[1]“素养”，原文“Tugenden”，在此应取其来自“taugen”一词的基本词义，即“能力”“素养”，而不应取其引申词义“品德”或“德行”。以往有的中文版本将此译为“武德”，可能是参考了日文译法。“武德”在中文里意为“习武之人应有的品德”，显然与作者原意不符。——译者注

[2]此处指军队既是民众武装也是常备军的双重特性。——译者注

第六篇
防御

★第一章★

进攻和防御

一、防御的概念

防御的概念是什么？是抵抗一次进攻。防御的特征是什么？是等待这一进攻。这一特征常常使军事行动成为一次防御行动，在战争中仅根据这一特征就能将防御与进攻区别开来。然而由于绝对的防御与战争的概念是完全矛盾的（因为在绝对防御时将只有一方在进行战争），因此在战争中的防御也只能是相对的，防御的这个特征只能用于防御的总概念，而不应扩大到防御的所有部分。在一次局部战斗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的冲锋，那么它就是防御战斗；在一次会战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的进攻，即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的阵地前面，进入我们的火力打击范围，那么它就是防御会战；在一次战局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进入我们的战区，那么它就是防御战局。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等待和抵御的特征均符合防御的总概念，并未因此而与战争的概念相矛盾，因为等待敌人迎着我们的刺刀冲锋，等待敌人向我们的阵地和战区进攻，我们从中是可以得到好处的。但是我方要真正进行战争，就必须还击，于是在防御战争中的这种进攻行动某种程度上是在防御这一大的主题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运用的攻势是在阵地或战区的概念内进行的。因此人们在防御战局中可以有进攻行动，在防御会战中可以用某些师发起进攻。最后，在一个简单的针对敌人冲锋的部署中，甚至也可以在进攻中用子弹迎击敌人。因此，作战的防御形式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多个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

二、防御的好处

防御的目的是什么？是维护现状。维护现状比夺取更容易，因此人们从中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假设使用同样的手段，防御比进攻更容易。为什么维护或保持现状更容易呢？因为进攻者所有未利用的时间，防御者都可以利用。防御者可以坐享其成。凡是进攻者由于估计错误、畏惧或懈怠而没有利用的时机，都会给防御者带来好处。在七年战争中，防御的这个好处不止一次使普鲁士这个国家免遭覆灭。这个在防御的概念和目的中得以体现的防御的好处是符合一切防御的本性的。这一

好处在现实生活的其他领域，特别是在与战争非常近似的法律事务交往中，也已经为“先占者得利”[1]这一拉丁谚语固定下来了。另一个纯粹由战争本性带来的好处是当地地形之利，它是防御者可以优先享用的一个好处。

明确了这些一般概念后，现在我们想转而更多地谈谈防御本身。

在战术范围，凡是我们把主动权留给敌人，等待敌人在我们阵地前出现的战斗，无论规模大小，都是防御战斗。从敌人出现在我们阵地前的这一刻起，我们就可以运用一切进攻的手段，而且不会失去防御的上述两个好处，即等待之利和地形之利。在战略范围，战局先是取代了战斗，战区取代了阵地；之后则是整个战争取代了战局，整个国家取代了战区。在战略范围这两种情况下的防御和战术上的防御是一样的[2]。

防御比进攻容易，这一点我们已经泛泛地谈过了。但是由于防御具有消极的目的——维护现状，进攻具有积极的目的——占领，而占领可以增加进攻者的作战手段，维护现状不能增加防御者的作战手段，因此为了表达确切，人们应该说：作战的防御形式本身比进攻形式更有力。这就是我们要得出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完全符合事物的本性，而且得到了经验的千百次证明，但流行的说法却完全与这个结论相反。这证明肤浅的著作家们能够给概念造成很大的混乱。

既然防御是一种更有力的、但带有消极目的的作战形式，那么人们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因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人们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大到足以追求积极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防御。由于人们借助于防御成为胜利者，通常可以导致出现对自己更有利的兵力对比，因此以防御开始和以攻势结束也就成了战争的自然进程。如果人们不仅认为防御总体上具有被动性，而且认为防御的各个部分均具有被动性，那么这与战争的概念是相矛盾的。同样，如果人们认为防御是最终目的，则也是与战争的概念相矛盾的。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在战争中将其取得的胜利仅用于抵御，根本不想反攻，那么这场战争就是荒谬的，就如同人们在会战中让最绝对的防御（被动性）在一切举措中占主导地位一样，这种会战也是荒谬的。

有人也许会举出很多战例，想证明上述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在这些战例中，防御的目的一直到最后仍是防御性的，并未考虑反攻。他们之所以有可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忘了，我们在这里谈的仅仅是一个总的看法，而且在他们用于反驳这一看法的那些战例中，反攻的可能性尚未

出现。

例如，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大帝至少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三年没有想要发起一次攻势。我们甚至认为，他在这场战争中只是将攻势视为一种较好的防御手段。他的整个处境迫使他这样做。一位统帅只准备做最符合他当时处境的事，这是十分自然的。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把有可能对奥地利进行反攻的想法视为他整个行动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认为反攻的时机只是直到那时尚未出现，那么我们就无法从总体上考察这一防御战例。双方最终缔结和约，表明上述这一总的看法在这一战例中也是具有现实性的。正是国王的防御使奥地利人认识到，仅以他们的力量无法与这位国王的才干相抗衡，认识到他们无论如何还要付出比到那时更大的努力，而且只要他们有丝毫放松，就有可能再丧失领土，也就是说正是国王的防御才促使奥地利人缔结和约的。而且实际上，如果弗里德里希大帝当时不是部分兵力被俄国、瑞典和帝国军队牵制住，他一定会尝试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3]再次战胜奥地利人。对于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

在我们明确了在战争中应如何理解防御这一概念，以及给出了防御的界限以后，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防御是更有力的作战形式这一论点。

对进攻和防御做进一步考察和比较后，这一论点已经十分清晰了。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与之相反的论点是如何自相矛盾，并且与经验相矛盾的。假如说进攻是更有力的作战形式，那么人们就不会再有任何理由去采取防御这种作战形式了，因为防御终究只有消极的目的；假如说进攻是更有力的作战形式，那么每个人想必都要进攻，防御就不存在了。反过来，追求较高的目的是要付出更大代价的，这是十分自然的。谁认为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可以采取进攻这种比较弱的作战形式，谁就可以追求较大的目的；谁要是给自己设定了较小的目的，谁就可以享用防御这种较强作战形式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看看过去的情况，就会发现，大概从来没有听说过，人们在有两个战区的情况下，以一个兵力较少的军团在一个战区进攻，而以一个兵力较多的军团在另一个战区防御。如果说自古以来的情形到处都与此相反，那么这就很好地证明了，即使是那些非常喜欢进攻的统帅，也认为防御更有力。我们在接下来的几章里还要阐明几点问题。

注释：

[1]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的一次著名会战。1745年6月2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军进至施韦德尼茨以北，统率奥地利、萨克森联军的洛林亲王误认为普军向奥得河畔的布雷斯劳运动，因此走出山区，进入霍恩弗里德贝格（Hohenfriedeberg，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村庄多布罗米尔茨[Dobromierz]）东北部平原，企图监视普军的动向。3日午夜，普军突然接近联军，并于4日凌晨2时发起进攻，首先击溃联军左翼的萨克森军，然后以优势的骑兵击败奥军主力。联军遂向霍恩弗里德贝格以南退去。——译者注

[2]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典故。为避免子女们争夺遗产，阿拉伯王埃伊吉普图斯（Aigyptos）向孪生兄弟、利比亚王达那阿斯（Danaos）建议，由自己的50个儿子娶他的50个女儿（均名达那伊得斯）。后者认为其中有诈，于是命女儿们在新婚之夜将其新郎刺死。除大女儿助新郎逃走外，其他49个女儿都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因此被罚在地狱中不停地往无底桶里注水。后比喻无意义的付出。——译者注

[3]“先占者得利”，原文为拉丁语“beati sunt possidentes”，系古罗马律法中的一条原则，规定当两人就一件物品的所有权产生争议时，目前占有者不必证明自己占有该物品的合法性，而另一方主张其权利时，则需证明对方占有该物品的非法性。作者借此比喻防御者占据阵地，相对于进攻者拥有地形熟悉、以逸待劳等有利条件。——译者注

★ 第二章 ★

进攻和防御在战术上的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探讨一下在战斗中导致胜利的因素。

我们在这里不谈部队的优势、勇敢、训练有素或其他特点，因为一般决定它们的东西不包括在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军事艺术的范围之内，而且它们在进攻和防御时将起到相同的作用。即便是对总的数量上的优势，在这里也不能加以考虑，因为部队的数量同样是一个既定的东西，而不是统帅可以任意决定的。上述这些东西对进攻和防御也没有特别的关系。在我们看来，极有利于取得胜利的只有三个因素：出敌不意、地利和多面进攻。出敌不意是通过在某一点部署远出乎敌人意料的兵力来达到效果。这种局部的数量优势与总的数量优势十分不同，它是军事艺术中最重要的有效手段。至于地利如何有助于取得胜利，对此是十分容易理解的，只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地利不仅是指进攻者在前进时遇到的障碍（例如陡峭的谷地、高山峻岭、两岸泥泞的河流、成片的灌木丛等等），而且也指那些给防御者机会，让防御者能隐蔽部署的地形。甚至一个极为普通的地形，我们也可以说，谁熟悉它，谁就能从中得利。多面进攻包括所有战术上的大小迂回，它之所以起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受到火力夹击，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害怕退路被切断。

那么在考虑到上述因素的情况下，进攻和防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我们想起上面所说的导致胜利的三个因素，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是：

进攻者只能利用第一和第三这两个因素的一小部分，而防御者则可以利用这两个因素的大部分，以及第二个因素的全部。

进攻者只拥有以全部部队对敌全部部队进行真正袭击所可能带来的好处，而防御者在战斗中有能力通过强度和样式不一的进攻不断地对进攻者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

进攻者比防御者更容易包围对方的全部部队，并切断其退路，因为防御者已经停下，而进攻者相对于防御者的停止状态仍在运动。进攻者的这种迂回依旧只是针对防御者的整个部队而言。在战斗中以及对部队的各个部分来说，则是防御者比进攻者更容易进行多面进攻，因为如前所述，防御者比进攻者更有能力通过其进攻的样式和强度对敌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

防御者优先享受到地利，这本身是很清楚的。至于防御者能够通过进攻的强度和样式在出敌不意方面占有优势，是因为进攻者不得不沿着大小道路行进，容易被观察到，而防御者可以隐蔽部署，在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之前，进攻者几乎发现不了防御者。自从普遍采用了正确的防御方式以来，对防御者的侦察已经完全过时了，也就是说对防御者已经不大可能进行这样的侦察了。虽然进攻者不时还进行这种侦察，但是能带回去的收获很少。防御者为部署部队可以选择地形，在战前即充分熟悉它，这给防御者带来的好处很大；防御者隐蔽在这种地形中，必然比进攻者更能对对手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但人们现在仍不能摆脱陈旧的观念，似乎接受一次会战就等于已经输了一半。这种旧观念来自20年前流行的防御方式（部分在七年战争中仍流行）。当时人们期望从地形方面获得的好处无非是占有一个难以接近的正面（例如陡峭的山坡等）。当时部队的部署没有纵深，而且翼侧运动不便，从而出现很大一个弱点，以至部队总是从一座山延伸部署到另一座山，导致情况越来越糟。这时如果部队在翼侧找到某种依托，那么一切就都取决于这支像一块绷在刺绣框架上的部队，任何一点都不能被敌人突破。部队所占地形的任何一点都有直接的价值，因此必须对这一地形进行直接防御。这样一来，在会战中就既谈不上运动，也谈不上出敌不意了。这样一种防御与可称之为良好的防御（在近代也确实成为现实）是完全相反的。

实际上，人们之所以轻视防御，往往是因为一个时代有了变化，某种防御方式过时了。我们上面所谈的防御方式也是这种情况，过去有一个时期这种防御方式确实优于进攻。

如果我们看一下近代军事艺术的形成过程，就可以知道，起初（在三十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部队的展开和部署是会战中最主要的事情之一，是会战计划中最占篇幅的内容。这种情况通常对防御者十分有利，因为他已经完成部署和展开。随着部队机动能力的增强，防御者的这个有利条件不复存在，进攻者在一段时间取得了优势。

对此，防御者设法在河流、深谷后面以及山上寻求保护，再次取得明确的优势，直到进攻者变得十分机动和灵活，敢于进入地形复杂的地区并分多路进攻，即能够迂回对手时，防御者才又失去优势。由于进攻者敢于这样行动，防御者就把正面部署得越来越宽，这必然使进攻者想到把兵力集中在数个点上，以突破对方纵深不大的阵地。于是进攻者第三次取得优势，防御者不得不再次改变防御方法。在最近几次战争中，防御者已经在这样做了：防御者将其兵力集结成数支大部队，通常不预先展开，而是尽量隐蔽部署，也就是只做好行动的准备，等进攻者的举措进一步暴露后再采取行动。

这种防御方法并不完全排斥在部分地区进行消极防御，这种消极防御的优点极为明显，因此在一次战局中，人们成百次地运用它。但是这种被动防御目前一般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正是这一点。

如果进攻者再发明某种新的有效的方法（但是现在一切都趋向简单，一切都以事物的内在必然性为依据，恐怕难以期待出现什么新的方法），防御者也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方法，然而地形肯定总是有利于防御的。由于地形和地貌的特点对军事行动的影响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因此一般能确保防御者拥有其天然的优势。

★ 第三章 ★

进攻和防御在战略上的关系

我们首先还是要问：

在战略上能带来成果的因素有哪些？

如前所述，在战略上没有胜利[1]。战略上的成果，一方面是指为战术胜利做好了准备（这一成果越大，战斗中的胜利就越有把握），另一方面是指运用已经取得的战术胜利。战略越是有能力在一场胜利会战后通过各种综合运用使胜利产生大量效果，越是能够从被会战动摇了基础的敌军那里夺取大量战利品，越是能够大手笔地弄到很多那些在会战中本来不得不费尽力量逐个取得的成果，那么战略的成果就越大[2]。那些尤其能够导致或便于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条件，也就是在战略上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下述几个：

1.地利；

2.出敌不意（要么通过进行真正的袭击，要么通过在某些地点出敌意料地部署较多力量）；

3.多面进攻。

（上述三个因素与战术范围的三个因素是相同的。）

4.战区由于拥有要塞和一切有关设施所具有的支援作用；

5.民众的支持；

6.对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利用[3]。

那么在考虑到上述因素的情况下，进攻和防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防御者占有地利，进攻者占有袭击之利，这在战略范围和在战术范围都是一样的。但对于袭击，我们要指出的是，它在战略上是一个远比在战术上有效和重要的手段。在战术范围，人们很少能将一次袭击扩展为大的胜利，相反在战略范围，一次袭击一举结束整个战争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我们还要指出，使用这个手段是以对手犯了严重、确切和罕见的错误为前提的，因此这一手段并不能给进攻的天平一端加上很重的砝码。

通过在某些地点部署优势兵力，造成出敌不意，这又与战术上的情况非常相似。假如防御者将其兵力分开部署在其战区的多个接近点上，那么进攻者显然就有以全部兵力打击防御者某一部分的有利条件。

不过，新的防御艺术在这里也采取了另一种行动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防御原则。如果防御者不用担心对手沿着未设防的大路扑向一处大的物资库（或补给站），或扑向未做好防御准备的要塞或首都；如果防御者不用担心失去退路，因此不必沿着进攻者选定的道路去迎击对手，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分兵，因为如果进攻者在一条道路上发现防御者后转而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防御者仍可在数天后以全部兵力沿着进攻者选择的道路去搜寻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甚至可以确信，他会荣幸地受到进攻者的拜访。而如果进攻者认为有必要分兵前进（因为给养的关系，分兵往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防御者显然就处于有利地位，因为防御者能够以自己的全部兵力打击对手的一部分兵力。

在战略范围，翼侧进攻和背后进攻涉及战区的背后和侧面，其本性有很大程度的改变。

1.火力夹击不存在了，因为人们不可能从战区的一端射击到另一端。

2.一方受到迂回时，其对于失去退路的恐惧要小很多，因为空间在战略范围不像在战术范围那样会被人封锁。

3.在战略范围，由于空间较大，内线（较短的路线）的效果增大，这对抵抗多面进攻极为有利。

4.交通线脆弱是一个新的因素，也就是说交通线一旦被切断，影响就很大。

在战略范围内，由于空间较大，通常只有掌握主动权的一方（进攻者）才能进行包围（多面进攻）；防御者无法像在战术范围那样，在行动过程中对包围者进行反包围，因为他既无相应的纵深，也无法隐蔽部署他的部队。这些当然都是由事物的本性决定的。如果包围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尽管包围是容易的，但对进攻者又有什么帮助呢？因此，假如不是考虑到围攻对交通线的影响，人们在战略范围就根本不会把围攻作为一个致胜的因素。不过这个因素在最初的时刻，即在进攻者和防御者相遇但还在各自阵地对峙时，很少能起到大的作用。只是在一个战局的进程中，当进攻者在敌国逐渐成为防御者时，这一因素的作用才会变大。这时，这个新的防御者的交通线变得脆弱了，原来的防御者作为进攻者能够利用这个弱点了。但是新进攻者所具有的这种优越性总的来说不能算到进攻上，因为它实际上是从防御的较高关系中产生的[4]，谁还看不出这一点呢！

第四个因素，即战区的支援作用自然是在防御者一边。当进攻的部队开启了战局，他们也就离开了自己的战区，并因此而受到削弱，也就是说，他们把要塞和各类仓库留在后方了。他们需要通过的行动区域越大，他们受到的削弱也就越多（因为行军和派出占领军），而防御者的部队则保持着与各方面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享用着自己的要塞提供的支援，不会受到任何削弱，而且距其人员补充和物资补给地更近。

民众的支持作为第五个因素，并不是在每次防御中都能得到的，因为一个防御战局也有可能在敌国进行，但是这一因素终究只是从防御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适用的。此外，这里所说的民众支持主要是（但并不只是）指国民军和民众武装的作用，同时也是指部队遇到的阻力较小，人员补充和物资补给地都比较近，补充和补给比较丰富等。

1812年战局使我们像透过放大镜一样清晰地看到第三个和第四个因素中提到的那些手段的效果：法军渡过涅曼河时有50万人，打博罗季诺会战时只有约13万人，抵达莫斯科时就更少了。

人们可以说，拿破仑这次庞大的试图征服俄国的行动失利所带来的后果是如此之大，以至俄国人即使没有继而进行反攻，也可以长时期确保不再会受到入侵。当然，除瑞典以外，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与俄国的情况相似，但是起作用的因素是相同的，只是起作用的程度不同。

对第四个和第五个因素还需做一点说明：有利于防御的这两个因素

是就最初的防御，即在本国境内进行的防御而言的，当部队在敌国进行防御，而且与进攻行动交织在一起时，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就会被削弱。当我们考虑到这一情况时，就会发现这两个因素大体像上述第三个因素一样，从中又会产生对进攻的一个新的不利因素，因为正如防御不仅仅由抵御要素构成一样，进攻也不是完全由积极要素构成的，甚至每个不能直接导致媾和的进攻最终都不得不以防御结束。

既然在进攻中出现的一切防御因素都由于进攻的本性（防御因素是进攻的一部分）而受到削弱，那就不得不将此视为进攻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不利之处。

这并不是闲来无事的吹毛求疵，相反，一切进攻的主要弱点正是在这里，因此人们在制订每个战略进攻计划时，都必须一开始就特别注意这一点，即特别注意进攻过后的防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战局计划》[5]一篇中详细阐述。

巨大的精神力量不时像真正的酵素一样渗入战争的要素，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统帅能够运用它们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可以想象，防御者和进攻者都有可能拥有这些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在进攻时起的作用尤其显著，例如造成对手混乱和恐惧，但由于它们通常只在决定性打击以后才能呈现出来，因此对决定性打击本身很少能起到决定其方向的作用。

至此，我们认为已经充分论证了防御是比进攻更有力的一种作战形式这一论点，但是还剩下一个迄未谈到的小的因素需要提一下，这就是勇气，即部队中源于意识到自己是进攻者而产生的占有优势的感觉。这种感觉本身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它很快就会被淹没在部队由于胜利或失败、由于指挥官有才或无能而产生的更普遍和更强烈的感觉中。

注释：

[1]指如果防御者在战略上运用进攻手段，其仍不会失去防御的两个好处。——译者注

[2]摩拉维亚（Mähren），历史地域名，位于今捷克共和国东部，约占捷克面积的三分之一。——译者注

[3]根据作者的观点，“胜利”指战斗（会战）的结果，而战斗是战术范围的问题，因此作者认为在战略范围没有“胜利”这一概念。——译者注

[4]参阅本书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二章。——译者注

[5]从亚当·冯·比洛先生那里学到有关战略知识的人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不多不少地恰好全部略去了（亚当·冯·比洛的）战略。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亚当·冯·比洛先生谈的净是次要的事情。一个商店学徒在浏览了全部算术书的目录之后，如果既没有看到比例运算法，也没有看到多倍比例运算法，那么他同样会感到诧异。而亚当·冯·比洛先生的见解连这样实用的规则都不如，因此我们在这里做这个比喻，是出于其他原因。——作者注

★ 第四章 ★

进攻的向心性和防御的离心性

进攻的向心性和防御的离心性这两个概念，这两种在进攻和防御时使用部队的形式，在理论和实践中经常出现，以至不知不觉地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们分别是进攻和防御的固有形式。但是人们只要稍加思索就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因此，我们想尽早考察它们，一劳永逸地得出明确的概念，以便今后在进一步考察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时可以完全撇开它们，以免不停地受到它们所造成的有利或有弊的假象的干扰。因此我们在这里把它们视为纯粹抽象的东西，像提炼酒精似的把概念总结出来。至于这一概念在实际中的作用，则留待以后再做研究。

无论是在战术范围还是在战略范围，人们都可以想象防御者是处于等待状态的，也就是说是处于停止状态的；而进攻者则是运动着的，而且是针对防御者的停止状态进行运动的。人们从中必然会得出结论：只要进攻者在运动，而防御者处于停止状态，那就只有进攻者可以随意进行包围和合围。进攻者这种根据利弊决定是否向心进攻的自由，想必是进攻的普遍优点。不过进攻者只是在战术范围才有这种自由，在战略范围并不总是有这种自由。在战术范围，防御者两翼的依托点几乎从不会有绝对的安全，而在战略范围，当防线从一个海岸径直延伸到另一海岸，或由一个中立区延伸到另一中立区时，两翼的依托点则常常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进攻不可能向心进行，进攻者的选择是受到限制的。而当进攻者不得不向心推进时，这种选择受限的情况就更让他难受。如果俄国和法国进攻德意志，那么他们就只能以合围形式进攻，而不能集中兵力进攻。如果我们可以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向心形式对发挥兵力作用来说是较弱的形式，那么进攻者因在选择方面有较大自由而获得的好处，很有可能被他在没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下被迫采用这种较弱的形式完全抵消掉。

现在我们想进一步考察这两种形式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的作用。

部队从圆周向圆心做向心运动时，兵力在前进中越来越集中，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优点。兵力越来越集中，固然是事实，但所谓的优点并不存在，因为双方的兵力都在集中，因此双方是保持均势的。在分

兵进行离心行动时，也是这样。

但另一个（而且是真正的）优点是：做向心运动的各路部队是在向一个共同的点采取行动，而在做离心运动时不是这样。那么向心运动能产生哪些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别从战术和战略两个方面来谈。

我们不想做过多的分析，仅提出下列几点作为向心运动的有利作用：

1.当所有部队都向某一点推进并接近它时，对这一点的火力效果就可以增加一倍，或至少有所增加。

2.可以对敌人的同一个部分进行多面进攻。

3.可以切断敌人的退路。

切断退路在战略范围也是可能的，不过显然要困难得多，因为空间大，不容易封锁。至于对敌人的同一个部分进行多面进攻，一般来说，敌人的这一部分越小，越是接近部队建制的最低限度（单个士兵），这种进攻就越有效，就越具有决定性。一支大部队可能有理由经得住同时来自多面的打击，而一个师要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比较困难了，一个步兵营只有集结在一起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单人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战略是占用大量人员、空间和时间的领域，战术则相反。由此可见，多面进攻在战略上不可能取得它在战术上的结果。

火力效果根本不是战略范围内的问题，但取而代之的有另外的问题，就是基地受到威胁。当敌人在自己背后或远或近的地方取得胜利时，任何军队都会或多或少感到自己的基地受到威胁。

因此可以肯定，部队在采取向心行动时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对甲产生作用的同时对乙产生作用，而且并未因此而削弱对甲的作用；对乙产生作用时，又同时对甲产生作用。因此部队向心行动的总的作用，不是对甲的作用加上对乙的作用，而是还会更大一些。这一优点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存在的。

那么部队在采取离心行动时，相应地有什么优点呢？显然是部队相距较近和在内线运动这两点。至于这两点以什么方式成了力量的倍增

器，以至对手没有大的兵力优势就不敢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向它发起进攻，对此已经没有必要再展开加以论证了。

尽管防御者的运动开始得比进攻者晚，但他总是可以及时地摆脱停滞的被动状态的束缚。只要防御者开始运动，那么更为集中和处于内线这两个优点比起进攻者的向心形式，对于取得胜利就更具决定性，而且通常也能起更大的作用。而要取得成果，势必先要取得胜利。在考虑切断敌人退路以前，必须先战胜敌人。简而言之，向心形式与离心形式的关系大体上与进攻和防御的关系相类似。向心形式能导致辉煌的成果，离心形式则更有把握取得成果；前者是较弱的形式，但具有更积极的目的；后者是较强的形式，但具有消极的目的。在我们看来，这两种形式由此得到了某种平衡。如果我们现在再说明一点，即防御不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向心使用兵力（因为防御不总是纯粹的防御），那么人们至少不再有理由认为单是向心的运动方式就足以使进攻相对防御拥有普遍的优势。同时这也可以使人们摆脱这一看法每每对判断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以上所说的包括战术和战略方面。现在我们还要强调指出一个只涉及战略的极为重要的一点。内线的好处是随着与之有关空间的扩大而增大的。在数千步或者半普里的距离上，人们赢得的时间自然不会与数日行程甚至20～30普里的距离上赢得的时间相同。在前一种情况下，空间较小，属于战术范围；在后一种情况下，空间较大，属于战略范围。即使人们要在战略范围内达到目的，当然比在战术范围内需要更多的时间，战胜一个军团不可能像战胜一个步兵营那样快，但是在战略范围内这些时间也只能增至某一点，即只能增至一次会战持续的时间，必要时可增至既可避免会战，又不至于带来重大后果的那么几天。此外，人们在这里或那里赢得的先机在战略范围与在战术范围相比，也有更大的差别。在战术范围，在会战中，距离比较小，一方的运动几乎在另一方的视野内进行，处于外线的一方大多可以迅速发觉其对手的运动。在战略范围，距离比较大，一方的运动一天都瞒不过另一方的情况极少，如果只是一部分部队在运动，而且是派遣到较远的地方，那么数周不被敌人发现也是常有的事。如果一方处于最适合利用隐蔽之利的位置，那么隐蔽之利给他带来多么大的好处，是很容易被看清的。

关于兵力的向心方向运动和离心方向行动，以及它们与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我们就考察到这里，以后在谈到进攻和防御时，我们还要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 第五章 ★

战略防御的特点

前面已经谈了防御究竟是什么。防御无非是战争的一种更有力的形式，人们欲借助这种形式赢得胜利，以便在取得优势后转入进攻，也就是转向战争的积极目的。

即使战争的意图只是维持现状，单纯的击退进攻也是与战争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作战无疑不是忍受。当防御者取得很大的优势时，防御就已经完成了它应做的事情。如果防御者不甘某种程度上的消沉，就应该利用这一优势进行反攻。聪明的做法是趁热打铁，利用取得的优势，防备敌人再次进攻。至于应该怎样以及在何时何地反攻，当然取决于很多其他条件，我们将在以后加以阐述。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必须把转入反攻设想为防御的一个趋势，即防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只要是在军事上对通过防御形式所取得的胜利未以某种方式利用，而是听任它像花朵一样凋谢，那就是犯下了一个大错。

迅速而有力地转入进攻（这是闪亮的复仇之剑），是防御的最亮的闪光点。谁要是在防御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或者更确切地说，谁要是没有一开始就把它纳入防御的概念，谁就永远不会理解防御的优越性，就会只想到人们通过进攻摧毁敌人的那些手段，以及通过进攻为自己赢得的那些手段，但是这些手段并不取决于打结的方式，而是取决于解结的方式[1]。此外，如果人们认为进攻总是出敌不意的，因此想象防御无非是迫不得已和混乱的，那就是完全混淆了概念。

征服者进行战争的决心自然比善意的防御者下得早，如果征服者懂得很好地保守其举措的秘密，那么他大概就经常可以或多或少出敌不意地进攻防御者。但这对战争本身来说是件完全陌生的事情，因为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战争与其说是随着征服者出现的，不如说是随着防御者出现的，因为入侵引起了防御，而有了防御才引起了战争。征服者总是自称爱好和平的（正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他非常想在一片宁静之中进入我们的国家。而为了不让征服者这样得逞，我们就不得不要进行战争，也就是说要准备战争。换句话说，正是那些被迫进行防御的弱者，应该总是做好战争的准备，以免受到袭击。这正是军事艺术所要求

做到的。

至于谁先出现在战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取决于抱有进攻意图还是抱有防御意图，而是取决于另外的完全不同的因素。因此进攻和防御意图不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原因，而往往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结果。谁先做好准备，而且突然进攻带来的好处足够大，谁就可以出于这个原因而以进攻方式推进；而准备较迟的一方，就只能通过利用防御的优点来多少弥补一下因自己准备较迟而带来的不利。

对于进攻者能够利用较早做好准备这一点，一般说来应该将其看作进攻的一个优点（这在第三篇中也已经得到肯定），但这个一般的优点并不是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必然出现。

因此，如果我们设想一下防御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防御应该是：尽可能地准备好一切手段，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有一位不是心中无数和提心吊胆地等待敌人，而是主动进取和沉着冷静的统帅，有不怕围攻的要塞，最后还有不怕对手而是让对手害怕的坚强的民众。有了这些条件，面对进攻，防御大概就不会再像某些人模糊想象的那样只是扮演糟糕的角色，而进攻也不会再像某些人模糊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和万无一失了。这些人在谈到进攻时，就只想到勇敢、意志力和运动，而在谈到防御时则只想到软弱无力和丧失行动能力。

注释：

[1]意思是说，这种优越性是在防御转为进攻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不是单纯的进攻造成的。——译者注

★ 第六章 ★

防御手段的范畴

在防御中，除了部队的绝对兵力和质量以外，决定战术和战略结果的还有地利、出敌不意、多面进攻、战区的支援作用、民众的支持、对巨大精神力量的利用等因素。防御者在运用这些因素方面是如何自然地比进攻者更优越，我们在本篇第二、三章里已经谈过了。我们认为，在这里再谈一下防御者尤其喜欢使用的那些手段是有益的，这些手段可以被看作支撑防御这座大厦的不同支柱。

1.后备军。在近代，后备军也被用于在国外进攻敌国，而且不容否认，从一些国家（例如普鲁士）后备军的组织样式来看，几乎应将其视为常备军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仅用于防御。但是也不能忽略，人们在1813年、1814年和1815年非常广泛地使用后备军，是从防御战争开始的；后备军只在极少数地方是像在普鲁士那样组织的，而那些组织不完善的后备军想必更适合用于防御，而不是进攻。此外，在后备军的概念中总是包含着这样一种考虑，即全体民众在战时以他们的体力、财力和精神不同寻常地、或多或少志愿地共同作战。人们在组织后备军时越是远离这种考虑，他们组建起来的队伍就越成为一支换了名称的常备军，就越具有常备军的优点，但也就越缺乏真正后备军的优点。真正后备军的优点就是其力量涵盖范围比常备军广泛得多，受到的约束少得多，更容易因精神和信念的作用而力量大增。后备军的本质就表现在这些方面。人们应通过组织后备军，为全体民众留出共同参战的余地，否则期待后备军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就只能是幻想。

显而易见，后备军的这种本质与防御的概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后备军更适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后备军挫败进攻的那种效果主要体现在防御中。

2.要塞。进攻者能发挥助攻作用的要塞仅限于边境附近，而且帮助不大；防御者的要塞所能发挥的辅助作用则深入国土，能使很多要塞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本身的强度大得多。一个能促使敌军进行真正的围攻，而自己又能顶得住的要塞，比起一个凭借其工事只是使敌人打消占领这一地点的想法，即并未能真正牵制和消灭敌军的要塞，在战争的

天平上自然占更重的分量。

3.民众。尽管战区内单个居民对战争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比一滴水在整个河流中的作用更大，但是即使在根本谈不上是民众暴动的场合，全国民众对战争的总的影响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在本国进行一切活动都更容易，前提是民众服从本国政府。而敌人要让被占地区民众尽的任何义务，无论大小，都只有公然使用暴力强迫才能得逞，而使用暴力就必须动用军队，这将占用敌人大量兵力和增加很多劳顿。防御者却可以得到这一切，即使民众没有像在热情奉献的情况下那样真正出于自愿，但通过公民长期养成的服从性（这种服从性已成为民众的第二天性），以及通过一些不是来自军队的、与军队相距甚远的其他威吓和强制手段，防御者可以得到这一切。而且民众出于真正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任何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在一切不需要流血牺牲的事情上，这种协助总是不会少的。我们只想提出其中一项对作战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情报。这里指的不是个别重大的、需要通过侦察获取的情报，而是指一支大部队在日常勤务中遇到的无数让人心里没底的和细小的情况。与民众的关系使防御者在这方面普遍占有优势。最小的侦察队、每个小哨和哨兵、每位外出执行任务的军官都应向当地民众了解关于敌、友和对手的情报。

如果我们在考察了这些普遍存在的、从不会缺少的情况之后，再研究一下特殊的情况，即民众开始参与斗争，并且发展到这些特殊情况的最高阶段，像在西班牙那样主要通过人民战争进行斗争[1]，那么人们就会懂得，在此已经不单纯是民众的支持增加了，而是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提出：

4.民众武装或国民军是一个独特的防御手段。

5.最后，我们还可以把盟友称为防御者的最后支柱。我们在这里指的当然不是进攻者也有的一般的盟友，而是指那些实质参与维持一个国家生存的盟友。我们只要看一看目前欧洲各国的情况，就会发现各国之间的均势实际上并不存在（顶多是对力量和利益进行系统调节后形成某种均势），因此各国经常并且不无道理地否认均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和民众的大大小小的利益是以最复杂和最可变的方式交汇在一起的。每一个这样的交汇点都是一个起固定作用的结，因为在这个结里，一个趋向对另一个趋向来说就是一种平衡力量；通过所有这些结，显然又组成整体中较大的联系；在每一次出现变化时，都不得不部分地克服这一联系。因此，各国之间总的相互关系更多是有助于维持整体的现

状，而不是引起它的变化，也就是说，维持现状的倾向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认为，对政治均势应做上述这样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凡是多个文明国家有多方面接触的地方，都自然会产生政治均势。

至于要求维持现状的这种整体利益的倾向能起多大作用，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有的变化便于整体发挥这种维持现状的作用，有的变化则使整体难以发挥这种作用。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变化是形成政治均势的力量，由于它们的倾向与共同利益的倾向相同，因此它们也会得到这些利益中的大部分。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这种变化是一种回避，是个别部分在积极活动，是一种真正的病态。在由大大小小很多国家结成的松散整体内出现这种病态，是不足为奇的。在所有生物的排列非常精巧的有机整体内，毕竟也是会出现这种病态的。

因此，如果有人向我们指出，历史上有个别国家能够施加影响，实现只对自己有利的重大变化，而整体并未尝试阻止这种改变，甚至单个国家能够高居于其他国家之上，几乎成了整体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我们的回答是：这绝不证明整体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不存在，而只证明这个倾向的作用在当时不够强大；追求达到某一目标与向这一目标运动是有所不同的，但决不能因此就说这种追求不存在。这个道理我们在天体力学中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说，均势的倾向是保持现状，当然这是以现状中存在着平静状态（均势）为前提的；因为当平静状态已经受到干扰，已经出现了紧张，那么均势当然也可能趋于变化。但是如果我们看事物的本性，这种变化总是只涉及个别少数国家，永远不会涉及大多数国家，因此可以肯定，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其生存权始终得到了所有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和保证；还可以肯定，每一个与整体未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在进行防御时，支持它的国家会比反对它的国家多。

谁嘲笑这些考察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谁就是抛弃了哲学上的真理。这一哲学上的真理让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绕过一切偶然现象，欲从这些相互关系中推论出能够支配每个具体情况的法则，当然也是欠考虑的。不过谁要是不能超越逸事趣闻（一位著名的著作家曾如此表述），而是用这些逸事趣闻堆砌全部历史，处处从最个别的现象和事件最浅显的地方开始研究，而且研究的深度只限于刚好找到原因，从来不去探究深藏着的起支配作用的总的关

系，那么他的见解也就永远无法对一个以上的情况研究有什么价值。在这种人看来，哲学对情况的普遍性的研究，自然是乌托邦式的梦幻了。

假如那种普遍追求平静和维持现状的努力不存在，那么大量文明国家就绝不可能长时期地并存，而是必然会合并成一个国家。如果说现在的欧洲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那么我们只能把这种结果归功于整体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如果说整体的保护并不总是足以维持每一个国家的存在，那么这是这一整体生活中的不规律现象，但是这些不规律现象并没有破坏整体，而是最终被整体克服了。

有些过于干扰均势的变化会被其他国家或多或少公开的反对所阻止或恢复原样。人们只要浏览一下历史，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因此罗列大量这样的事件将是非常多余的。我们在这里只想谈一个事例，因为那些嘲笑政治均势这一想法的人总是提到它，而且在这里谈一个无辜的防御者走向灭亡而没有赢得任何外国支援的事例，看来也是尤其适合的。我们说的是波兰。一个拥有800万人口的国家灭亡了，被另外三个国家瓜分了[2]，而其余国家没有一个拔刀相助。这初看上去似乎足以证明政治均势一般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至少表明政治均势在个别情况下不起作用到何种程度。这样一个规模的国家会灭亡，成为几个最强大国家（俄国和奥地利）的掠夺物，这似乎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如果这样一种情况都不能引起欧洲国家整体利益的任何反应，那么人们就会说，这种整体利益对维护各个国家生存所应起的作用是虚构的。然而我们仍然坚持认为，个别事件无论它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成为否定普遍性的论据；其次，我们认为波兰灭亡一事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难以理解。难道真的可以把波兰看作一个欧洲国家，一个在欧洲各国中具有同等水平的成员吗？不能！它曾是一个鞑靼人的国家，只是不像克里米亚半岛[3]的鞑靼人那样位于黑海[4]之滨，位于欧洲国家的边缘，而是位于欧洲国家之间的维斯瓦河畔。我们这样说既不是蔑视波兰人民，也不是为瓜分这个国家辩解，只是实话实说。百年来，这个国家说到底没再起什么政治作用，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只是引起纷争的祸根。就其状况和结构来说，波兰不可能在其他各国之间长期保持存在；而要根本改变这种鞑靼人的状态，即使波兰人的领袖们有这种愿望，也是一件需要半个或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作。但这些领袖本身的鞑靼人习气很重，很难产生这种改变的愿望。他们漫不经心的政治生活和他们无可比拟的轻举妄动相互助长，就这样踉踉跄跄地坠入深渊。在波兰被瓜分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国人在那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波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对外自成一体的国家的概念根本不复存在。完全可以肯定，即使波兰不被瓜

分，也一定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份。假如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假如波兰是个有防御能力的国家，那么三个强国就不会如此轻易地瓜分它；同时那些最希望波兰保持存在的强国（如法国、瑞典和土耳其）就有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协助维护波兰的存在。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生存完全依靠外国的力量来维护，这自然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瓜分波兰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多次成为话题。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把这个国家看作门禁森严的住宅，而看作一条外国军队经常往来的公路。难道要其他各国来制止这一切吗？难道要其他国家经常拔出剑来维护波兰国界在政治上的神圣不可侵犯吗？这无异于要求其他国家做一件道义上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个时期的波兰从政治上看就像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人们没有能力始终保护这片位于其他国家之间的未设防的草原不受这些国家的侵犯，同样也无法保证这个所谓国家的不可侵犯性。出于所有这些理由，人们对波兰的悄无声息的灭亡，如同对克里米亚鞑靼国[5]的默默无闻的灭亡一样，不应该感到惊讶。无论如何，土耳其人对保持波兰的独立，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有更大的兴趣，但是他们同样认识到，保护一片毫无抵抗能力的草原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再回到讨论的问题上来。我们认为已经证明，防御者一般比进攻者更能指望得到外部的支持；防御者的存在对所有其余国家越是重要，也就是说它的政治、军事状况越是健全和有力，它就越有把握得到外部的支持。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主要供防御者使用的手段，并不是每次防御都能运用的，可能有时缺少这几种，有时缺少那几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些手段都是属于防御的总概念的。

注释：

[1]指本书第三卷第八篇《战争计划》。作者在第七篇的附录《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也论述了这一问题。——译者注

[2]可能是指双方作战手段的多寡并不取决于激化矛盾（打结）的方式（例如进攻），而是取决于解决矛盾（解结）的方式（例如媾和）。——译者注

[3]1808年拿破仑诱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赴法国并加以囚禁，立约瑟夫（拿破仑之兄）为西班牙国王，以防止英军在西班牙登陆为由，派军队继续占领西班牙。西班牙人民群起反对，起义遍及全国。起义军和英国远征军一起对法军作战，最后

赶走了法军。——译者注

[4]波兰在18世纪时成为邻国争夺的对象，分别于1772年、1793年、1795年三次被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瓜分。——译者注

[5]克里米亚半岛（Krim），位于黑海与亚速海之间，面积26,100平方公里。——译者注

★ 第七章 ★

进攻和防御的相互作用

现在我们准备最大限度地对进攻和防御分别加以研究。出于以下理由，我们从防御开始研究。制定防御的规则时，以进攻的规则为基础；建立进攻的规则时，以防御的规则为基础——这虽然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不过要使这一系列概念有一个开端，也就是说，要使这些概念能够成立，就必须在进攻和防御两点之外再有一个第三点。现在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点。

如果我们从哲学角度来考虑战争的发生，那么真正战争的概念不是随着进攻，而是随着防御产生的，因为进攻的绝对目的与其说是斗争，不如说是占有，而防御则是以斗争为直接目的的，因为抵御和斗争显然是一回事。抵御只是针对进攻的，因此必然以对方的进攻为前提；但进攻不是针对抵御的，而是为了别的东西，是为了占有，所以并不一定以对方的抵御为前提。因此，首先将战争要素带入行动，首先从战争的角度考虑对立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法则的是防御者，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这里谈及的不是个别情况，而是理论为了确定其研究方法而设想的普遍的、抽象的情况。

由此我们知道，应在哪里去寻找在进攻与防御相互作用以外的固定点，那就是在防御方面。

如果上述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使防御者对进攻者将要采取的行动还一无所知，他也要有自己行动的基本规定，而且这些基本规定必须包含对战斗手段的部署。相反，只要进攻者不了解其对手的情况，他想必也就没有确定其行动的基本规定（包括战斗手段的运用）。进攻者能做的只是带上这些战斗手段，也就是借助于一支军队去实行占领。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因为创建战斗手段还不等于使用战斗手段。进攻者带上战斗手段，是基于一种完全普遍存在的假设，即他可能要使用这些战斗手段。如果进攻者不是以派遣官员和发表宣言的方式，而是以军队占领别国的土地，那么其实他还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战争行动。而防御者不仅集中了他的战斗手段，而且还按照他进行战斗的意图对战斗手段进行了部署，是防御者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战争概念的行动。

现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不考虑进攻本身之前，如果首先在理论上为防御提出确定其行为时应注意的事项，那么在确定这些事项时应考虑的进攻的本性有可能是什么呢？显然是为占领而进行的推进。人们应将这一推进想象成是战争以外的东西，但这一推进是战争行为最初一批行动的基础。防御要阻止的就是这一推进，因此人们应联系到国土来考虑进攻者的推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有关防御的最初的、最普遍的规定。这些规定一旦确立，进攻者就针对它们采取对策；而针对进攻者运用的手段进行研究后，又产生新的防御原则。这样就出现了相互作用。只要理论认为不断产生的新结果值得注意，它就可以持续研究这种相互作用。

为了使我们今后所有的考察更为清晰和更有根据，上述这一简短的分析是必要的。我们的这一分析不是为战场，也不是为未来的统帅所做，而是为一群迄今过于轻率地对待这些问题的理论家们所做。

★ 第八章 ★

抵抗的方式

防御的概念是抵御，在这种抵御中有等待，而在我们看来，这种等待是防御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防御的主要长处。

由于防御在战争中不能只是忍受，因此等待也不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等待所涉及的对象，就空间来说，或是国土，或是战区，或是阵地；就时间来说，或是战争，或是战局，或是会战。我们非常清楚，这些对象不是固定不变的单位，只分别是某些相互交织的领域的中心。不过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往往不得不满足于对事物只是分类，而不是严格地加以区分，而这些概念经由现实世界中的使用已经十分明确了，以至我们可以方便地根据它们来确立其余的概念。

因此，国土防御只是等待敌人进攻国土，战区防御只是等待敌人进攻战区，阵地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阵地。防御者在这一时刻以后实施的任何积极的（从而或多或少带有进攻样式的）活动，都不会消除防御的概念，因为防御的主要特征和主要长处——等待之利已经出现了。

属于时间范畴的战争、战局和会战等概念与国土、战区和阵地等概念是相对应的，因此与我们考察对象的关系是相同的。

因此，防御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个本性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我们将等待与一定的对象联系到一起，即在行动之前先等待，这样就使两者有可能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但是一次防御行动，特别是一次大的防御行动（例如战局或者整个战争）在时间上不能由两大阶段组成（不能在第一大阶段只是等待，在第二大阶段只是行动），而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种状态交替组成的，以至等待能够像一条长线贯穿于整个防御行动。

我们之所以赋予等待如此大的重要性，只是因为事物的本性要求我们这样做。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把等待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突出出来，但是它在现实世界中一直是行动的主导，尽管这往往是不自觉的。等待是整个战争行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以至战争行动没有等待就几

乎不可能成为战争行动。因此我们以后还将不时回到这一点，会提请读者注意等待在双方力量激烈较量的过程中的作用。

现在我们想谈谈等待这一要素是如何贯穿于防御行动的，以及由此产生了哪些程度不同的防御方式。

为了用较为简单的对象来说明我们的看法，我们打算把国土防御留到《战争计划》一篇去研究，因为在国土防御中，政治关系更为复杂，影响也更大。另外，阵地和会战中的防御行动是一个战术问题，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构成战略活动的起点。因此，最能让我们说明防御情况的是战区防御。

我们说过，等待和行动（行动常常是反攻，也就是还击）是防御的两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没有等待，防御就不成其为防御；没有行动，防御就不成其为战争。这个见解此前已经使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防御无非是一种可以更有把握战胜对手、更有力的战争形式。我们必须彻底坚持这一观点，一方面是因为最后只有它能保护我们不犯错误；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观点越是有活力，越是为人们所掌握，它就越是能强化整个防御行动。

如果有人要把还击这一构成防御的第二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加以区分，只把狭义的抵御（自国土、战区和阵地抵御）看作是必要的部分（这部分行动仅够保障国土、战区和阵地的安全），而把转入真正战略进攻领域的进一步还击的可能性看作是与防御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这种看法是违背我们上述观点的。因此，我们不能把这样一种区分视为一种本质上的区分，而是应坚持主张每个防御均要有报复进攻者的想法，因为无论防御者最初的还击在顺利时能使其对手受到多大损失，进攻与防御的力量对比毕竟还是失衡的。

因此我们说，防御是更容易战胜对手的更有力的战争形式，至于这个胜利能否超过防御的原来的目的，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由于防御是与等待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战胜敌人这一目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即只有在敌人发起进攻后才能存在。不言而喻，如果敌人没有发起进攻，防御者就只能满足于维持已有的东西。维持已有的东西是防御在等待状态中的目的，也是它最直接的目的。同时，防御只有在满足于这一较低的目标时，才能得到它作为更有力的战争形式的那些长处。

如果我们现在设想一支大部队受命防守其战区，那么防御可能以下列方式进行：

1.敌人一旦进入战区，这支大部队即向他们发起进攻（例如莫尔维茨会战、霍恩弗里德贝格会战）。

2.这支大部队在靠近战区边缘的地方占据一处阵地并等待，直到进攻的敌人出现在该阵地前，然后对敌人发起进攻（例如恰斯拉夫会战[1]、索尔会战[2]、罗斯巴赫会战[3]）。防御者在这里显然更为被动，等待的时间更长。在敌人确实发起了进攻的情况下，即使采取这种防御方式与前一种方式相比，赢得的时间很少或者相同，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肯定会发生会战，而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发生会战，因为敌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决心发起进攻，因此等待所带来的好处也就更大。

3.这支大部队在靠近战区边缘的阵地上不仅等待敌人定下会战的决心（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阵地前），而且等待敌人发起真正的进攻（为引用同一位统帅的战例，可以崩策尔维茨营垒为例）。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将进行一次真正的防御会战；然而正如前面我们说过的，这种防御会战还有可能包括部分进攻行动。像第二种情况一样，这里还根本未考虑赢得时间的问题，但是敌人的决心却要受到新的考验。有的进攻者为进攻而推进到前面以后，由于他认为对手的阵地过于坚固，于是在最后时刻，或者在进行第一次进攻尝试时便放弃了进攻。

4.这支大部队退入本国腹地进行抵抗。这一退却的目的是使进攻者受到极大的削弱，或者等待进攻者受到极大的削弱，进攻者要么不得不停止前进，要么至少无法再击破我们在其进攻路程的终点进行的抵抗。

如果防御者能够在退却中留下一个或多个要塞，迫使进攻者不得不对其进行围攻或者包围，那么这种情况就会表现得最为直截了当和清晰明确。很清楚，进攻者的部队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削弱，会给防御者机会，以大的优势在一个地点上对进攻者发起进攻。

即使防御者在退却时没有留下要塞，向本国腹地的退却也能使防御者逐渐取得他所需要的均势或优势（而在战区边缘附近，他是得不到这种均势或优势的），因为在战略进攻中，任何推进都会受到削弱，这种削弱一方面是绝对的[4]，另一方面是必要的分兵造成的。关于分兵，我们在研究进攻时再做详细的阐述。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先提出这个真理，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历次战争充分证明了的事实。

对于这第四种情况，首先应该把可以赢得时间看作一个大的好处。如果进攻者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赢得了要塞很可能陷落之前的时间，这段时间有可能长达数周，在有些情况下有可能长达数月。如果进攻者力量的削弱（其进攻力量趋于枯竭）只是由推进和占领必要的地点造成的（只是路程漫长造成的），那么我们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更多，我们的行动就不会被限定在一定的时刻了。

除了考虑进攻者和防御者在进攻者路程的终点所出现的力量对比变化，我们还要再次考虑到防御者因等待而拥有的加大了的好处。即使进攻者确实没有因推进而被削弱到无法向我们停下来的主力发起进攻的地步，但他此时也许已经缺少发起进攻的决心了，因为在这里发起进攻往往比在战区边缘附近发起进攻需要有更大的决心。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部队已经受到削弱，不再是新锐部队了，同时危险已经增大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统帅来说，占领了抵达的地区，往往就足以使其完全放弃会战的想法，他们要么确实相信没必要再进行会战了，要么是以此为借口而放弃会战。由于进攻者放弃了进攻，防御者自然无法得到像在边境附近那样通过消极等待所能得到的成果，但毕竟可以赢得很多时间。

显而易见，在上述四种情况下，防御者都享有地利。同样十分明显的是，他在行动中还能利用要塞和得到民众的帮助，而且这些因素的作用是随着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递增的，在第四种防御方式中使敌人力量削弱的主要就是这些因素。由于等待带来的好处也是按这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递增的，因此不言而喻，人们应将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递增视为防御的真正的依次增强，而且防御这一作战方式越是与进攻不同，它就越是有力。我们并不担心人们因此而指责我们，说我们认为所有防御中最消极的防御却是最有力的。抵抗行动并未随着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不同而受到削弱，仅仅是推迟和换了地点。如果人们退却到一处坚固和适当的设防阵地中进行更有力的抵抗，如果这一抵抗能使敌人的兵力损失一半，使防御者有可能对敌进行更有效的反击，那么这肯定是合理的。假如道恩没有进入科林附近的有利阵地，他恐怕就不会取得那次会战的胜利；假如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率领不超过1.8万人撤离战场后，道恩能对他进行更猛烈的追击，那么这次胜利就可能成为战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因此我们断言，防御者的优势（或者更确切地说，防御者所能得到的抵抗力量）将会依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而递增，防御者的反击强

度也会随之加大。

但是这些递增的防御力量所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凭空得来的吗？绝不是。得到这些好处的代价也是相应增加的。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战区内等待敌人，那么无论在距战区边缘多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敌军总是要进入这一战区的，这就肯定会给战区带来损失。而如果我们采取进攻，就可以让敌人遭受这种损失。如果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迎向敌人，对其发起进攻，我们的损失就会更大一些；敌人占领的空间越大，接近我们阵地所需要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损失就越大。如果我们想要进行一次防御会战，也就是说等待敌人定下会战决心和选定会战时刻，那么敌人就有可能长期占据他们所占领的地方。这就使我们因敌人下不了决心而赢得的时间又因敌给我造成很大损失而被抵消掉了。如果我们向本国腹地退却，这种损失就更大。

防御者因退却而受到的所有这些损失大多会导致他缺少兵力，这只会间接地（也就是在以后，而不是直接地）影响他的部队，而且往往是如此间接，以至这种影响变得不是很明显。也就是说，防御者会试图以今后的人员补充为代价，进行当前的人员补充，他会像每个过于贫穷的人不得不做的那样：借贷。

如果我们现在要考察这些不同抵抗方式的效果，那么就必须看一看进攻的目的。敌人进攻的目的是占领我们的战区，或者至少占领我们的大部分战区，因为至少是大部分才能理解为整体，而占领数平方普里的一块地方，在战略上通常没有什么独立的重要性，因此只要进攻者还没有占领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只要他由于畏惧我军而根本未向我战区发起进攻，或者还没有来寻找我们的阵地，或者是避开了我们欲发起的会战，那么我们就达到了防御的目的，各种防御举措的效果就是圆满的。当然这种效果仅仅是消极的，不能直接为真正的还击提供力量，但是它能够间接地为真正的还击提供力量，也就是说，这种效果正在为还击做准备，因为进攻者正在损失时间，而任何时间上的损失都是一种不利，必然会以某种方式削弱损失时间的一方。

因此，在采用前三种防御方式时，即当防御在战区边缘进行时，不进行决战就已经是防御的一个成果。

但是在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时，情况不是这样。

如果敌人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必须适时为这些要塞解围，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通过积极行动发起决战。

如果敌人没有围攻我们的任何要塞，而是尾随我们进入国土腹地，也是同样。虽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等到敌人极度削弱的时刻，但是我们最终转入行动这一前提是不变的。敌人此时虽然也许占领了构成其进攻目标的整块地方，不过这只是“借”给他的，紧张仍在持续，决战尚待开始。只要防御者的力量日益增强，进攻者的力量日益削弱，不进行决战就符合防御者的利益；但是只要必然到来的进攻的顶点一出现（即使这个顶点是由于防御者[5]整体损失最后产生的影响才出现的），防御者就应该采取行动和进行决战，此时应认为等待给防御者带来的好处已经完全用尽了。

当然对于这个时刻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标准，因为它取决于很多情况和条件，但我们还是必须指出，临近的冬季通常可以被看作一个非常自然的转折点。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在其占据的地方过冬，那么通常就应该认为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地方。不过只要人们想一想托里什-韦德拉什[6]这个例子[7]就可以知道，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到底什么是决战呢？

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总是把决战想象为会战的形式。当然决战并不一定要采取会战形式，也可以是分兵进行的、导致态势骤变的一系列战斗。这些战斗之所以能导致态势骤变，要么是因为最后确实进行了血战，要么是因为这些战斗一旦进行而很有可能产生的效果就已经足以迫使对手退却。

除上述两种形式外，在战区本身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行决战。根据我们提出的有关战争的观点，得出这个结论是必然的，因为即使一支敌军仅仅是由于缺乏粮食才退却的，那也是因为我们手中的利剑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假如我军根本不存在，敌军一定会设法解决粮食问题。

因此，即使敌人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此前已经在进攻过程中被种种困难弄得疲惫不堪，由于分兵、饥饿和疾病而受到削弱和消耗，但促使他们退却和放弃已经得到的一切的，仍然永远只是他们对我们手中利剑的畏惧。不过这样的决战与在战区边缘进行的决战当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战区边缘进行的决战中，只有我们的部队与敌人的部队对峙，只有我们的部队限制或者摧毁敌人的部队，而当敌军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时，其由于自身的劳顿已经损失了一半，此时我们的部队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即使我军是决定胜负的最终因素，但已不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因为敌军在前进中所受到的损失已为胜负的决出做了准备。这种损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仅是由于我们有可能进行反攻就已经足以促使敌人退却，也就是说可以引起双方态势的骤变。对这种情况，决定胜负的原因实际上只能被归于敌人在前进中的劳顿。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防御者手中的利剑是一并起到决定胜负作用的。对提出务实观点来说，区别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主要作用，是进攻者的途中劳顿，还是防御者手中的利剑，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防御中，根据进攻者是由于防御者的利剑，还是由于进攻者自己的劳顿而崩溃，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也就是说防御者有两种对进攻做出反应的方式。

不言而喻，第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前三种防御方式，第二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第四种防御方式。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向本国腹地做深远的退却时，才能以第二种方式决定胜负；同时，只是因为以这种方式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愿意进行这种会带来大的牺牲的退却。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在战史上的一些战例中，这两个原则是纯粹的和分别出现的，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某个基本概念一样清晰可辨。1745年，当弗里德里希大帝在霍恩弗里德贝格附近向奥地利人发起进攻时，后者正要从西里西亚的山上下来，其力量既不可能由于分兵，也不可能由于劳顿而受到显著的削弱。与这个战例完全不同的是：威灵顿在托里什-韦德拉什的设防阵地上等待，直到马塞纳[8]的部队由于饥寒交迫而不得不自行退却。在这个战例中，防御者的利剑实际上并未参与削弱进攻者。而在另一些战例中，这两种抵抗原则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但其中一种原则肯定是主要的。1812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一著名战局中尽管发生了那么多浴血战斗（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么多浴血战斗，双方也许就已经可以用武力彻底决出胜负了），但仍然没有一个战例能像这个战例更清楚地说明进攻者是怎样由于自己的劳顿而可能走向覆灭的。组成法军中央部队的30万人抵达莫斯科时只剩下不到9万人，由于其派出的分遣队不过约1.3万人，因此法军中央损失了19.7万人，其中战斗减员肯定不超过1/3。

在以所谓拖延而著称的一切战局中，例如在著名的“拖延者”法比尤斯进行的那些战局中，防御者主要是指望对手由于其自身的劳顿而崩溃。

总之，这一抵抗原则在很多战局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是人们没有认真地谈及。我们只有抛开某些历史著作家们杜撰的原因，转而深入研究战事本身，才能找到这个决定很多胜负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充分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概念，清楚地指出了防御的各种方式和这些方式中的两个主要抵抗原则，并且说明了等待这一因素是如何应贯穿于整个防御设想，并与积极行动紧密相连，以至积极行动迟早要出现，之后人们就可以认为等待的好处已经利用殆尽了。

我们认为，至此已经从总的方面分析并研究了防御问题。当然防御中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们可以构成专门的章节，也就是说可以成为专门思考的中心问题，这些也是我们必须探讨的，包括要塞、设防营垒、山地防御、江河防御和翼侧行动等的本质和影响，我们将在以下各章加以论述。但是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超出上述一系列看法的范围，不过是这些看法在具体地形和情况下的进一步运用而已。上述系列看法是我们从防御的概念以及防御与进攻的关系中得出来的。我们把这些简单的概念与实际联系起来，从而可以指出从实际再回到简单看法的方法，也就是指出如何能够脚踏实地，以便让人们在讨论问题时不必去求助那些本身尚飘浮在空中的论据。

战斗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武力抵抗会因这一多样性（尤其是在浴血战斗实际上并未发生，只是由于有可能发生就已经产生效果的情况下）而在形式和特点上有很大的变化，以至人们很容易认为这里一定还能找到另外一个产生效果的因素。在一场简单的会战中浴血击退敌军与根本不会让战事发展到如此程度的战略计谋所产生的效果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以至人们必然会揣测在两者之间还有一种新的力量，就像天文学家由于火星与木星之间空间广大而认为在这一空间还有其他行星存在一样。

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在一处坚固的阵地中，并认为自己无法攻克该阵地；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在一条大河的后面，并认为自己无法渡过此河；甚至如果进攻者在继续推进时担心自己的给养得不到保障，那么能引起这些效果的始终只是防御者手中的利剑。进攻者之所以停止行

动，是由于他害怕在主要战斗中或者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上被防御者的利剑击败，只是他根本不会或者至少不会坦率地说出这一点罢了。

即使人们同意我们的观点，承认甚至是在未经浴血战斗而决出胜负的场合，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些未真正进行而只是威胁要进行的战斗，但他们还是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将这些战斗的战略计谋视为最有效的因素，而不应将这些战斗在战术上的胜负视为最有效的因素，而且他们认为只有考虑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防御手段，才能使战略计谋起到这种突出的作用。我们承认有这种情况，但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一切战略计谋必须以战斗中的战术成果为基础，那么总有可能发生以下令防御者担心的情况：进攻者一定会针对这个基础采取有力措施，首先力求赢得这些战术上的成果，以便随后彻底粉碎防御者的战略计谋，因此决不应把战略计谋视为什么独立的东西，只有人们出于这种或那种理由有把握取得战术成果时，战略计谋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为简单说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只想提一下，一位像拿破仑那样的统帅之所以能不顾一切地冲破其对手的全部战略计谋，去寻求战机，是因为他在这场斗争中几乎从未怀疑过结局将有利于自己。由此可见，只要战略没有竭尽全力在这场战斗中以优势兵力压倒拿破仑，而是致力于玩弄比较精巧的（无力的）计谋，那么它就会像蜘蛛网一样被撕破。但是一位像道恩这样的统帅，就容易被这样的战略计谋所阻止。因此，如果人们认为以普鲁士军队在七年战争中对付道恩及其军队的办法可以对付拿破仑及其军队，那么这是愚蠢的。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非常清楚，一切都取决于战术成果，并且有把握取得战术成果，而在道恩那里并非如此。因此，我们认为指出以下两点是值得赞扬的：任何战略计谋都只能以战术成果为基础；在所有情况下，无论是通过流血的还是不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时，战术成果都是决定胜负的真正的根本原因。只有在人们不用担心胜负时（无论是由于对手的特点或情况，还是由于双方军队在士气和体力上处于均势，甚至是由于我军占有优势），才可以指望从战略计谋本身得到些好处。

在全部战史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战局，其中进攻者没有经过浴血决战就放弃了进攻，可以说是防御者的战略计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有可能让人认为这些战略计谋至少本身就有巨大的力量，认为在进攻者没有明确优势以取得战术成果时，防御者的战略计谋大多可以单独解决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回答说，即使上面所谈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战场，也就是说这些现象更多属于战争本身，但这一观点仍是错误的；大多数进攻之所以没有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战争的较高的、政治

方面的因素。

从中产生战争，因此构成战争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研究战争计划时还要详细阐述。这些总的关系使大多数战争变成了似是而非的东西。在这种战争中，本来的敌意不得不迂回地穿行于诸多冲突关系，以至它成了一个非常微弱的因素。这一点在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即进攻者一方当然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因此如果防御者稍加压力就使这种软弱和忙乱的进攻停了下来，自然是不足为奇的。针对进攻者无力的、为重重顾虑所羁绊的、几乎已不存在的进攻决心，防御者往往做出抵抗的样子就足够了。

因此，防御者之所以能用不流血的方法多次取得成功，不是因为到处都有坚不可摧的阵地，不是因为横贯战区的山脉或宽阔的江河让进攻者害怕，也不是因为防御者能轻易地通过某些战斗瓦解敌人用于进攻的力量，而是因为进攻者意志薄弱，导致他踌躇不前。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考虑上述那些阻止进攻者的因素，但是应该以它们的本来面目认识它们，并且不应该把它们产生的作用归因于我们这里所谈的事物。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如果评论界不从一个修正的角度出发，那么战史中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就很容易成为不断说谎和骗人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众多没有采用流血方式解决而失败了的进攻战局的肤浅形态。

进攻者进入敌国，迫使对手后退一段距离，但对于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顾虑重重；于是他在对手面前停下来，好像已经完成了占领，除了保护已经占领的地方就没有其他任务了，好像寻求会战是对手的事情，好像他每天都可以和对手进行会战，等等。这一切都是统帅对他的部队、宫廷、世人，以及他自己所做的托词。他停下来的真正原因是认为对手过于强大。我们这里所说的进攻者放弃进攻，不是因为他无法扩大战果，不是因为他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始一次新的进攻。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以已经有一次成功的进攻，即真正的占领为前提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进攻者放弃进攻，是他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的就停止不前。

这时进攻者就观望等待，以便利用有利的情况，但通常这种有利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进攻者现在只是计划进攻，这已经证明他在

最近的将来不会比现在有更大的希望，因此这又是一个新的错觉。如果这次行动像常见的那样，与同时进行的其他行动有关联，那么这支部队就会把自己不愿承担的任务推到其他部队身上，以支援不足和协调不够为自己的不作为找理由。它会诉说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并在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寻找理由。进攻者的力量就这样在不作为中消耗殆尽，或者更确切地说，消耗在力量不足的、因此毫无成果的活动之中。防御者赢得了自己主要关心的时间，气候恶劣的季节临近，进攻者返回自己的战区，进驻越冬营地，进攻也就随之结束了。

这一整套虚假现象都被载入了战史，掩盖了进攻者未取得战果的非常简单和真实的原因，即畏惧敌人的武力。如果评析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被很多相互矛盾的原因弄得头昏脑涨，这些原因给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这些原因都是飘浮在半空中的，而人们又没有俯下身去研究真理的真正基础。

这种欺骗不仅是一种恶劣的习惯，而且还是由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那种尤其削弱战争基本威力（进攻）的牵制力量大部分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意图中，人们总是把这些关系和意图隐藏起来，不让世界、本国人民和军队知道，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不让统帅知道。例如没有人能够和愿意承认，他决定停止或放弃行动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坚持到底，或者是怕树起新敌，或者是不愿让自己的盟友变得过于强大，等等。对所有这类事情，人们都长期甚至也许永远保持缄默。但是面对世界，又要对行动的前因后果有所交代，于是统帅就不得不为他自己或者他政府的过错编造一套虚假的理由。在军事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反复出现的这种欺骗手法在理论上已经僵化成一些体系，这些体系当然同样没有什么真理。理论只有像我们力图做到的那样沿着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才能回到事物的本质。

如果人们以这种怀疑的眼光来观察战史，那么那些只存在于说来说去的大量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简单的研究方式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简单的研究方式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只有牢牢地把握这种简单的研究方式，才能够以清晰的眼光了解大量的战事。

现在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各种防御形式的使用问题。

由于这些防御形式越来越有力量，是用越来越大的代价换来的，因此在没有其他条件一同产生作用的情况下，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统帅

选择何种防御方式。他会选择适当的防御方式，既能使他的部队具有所需的抵抗能力，又能使他不过度防御，不带来任何无谓的牺牲。不过我们要看到，统帅在选择这些不同的防御方式时，大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在防御中出现的其他重要因素必然会迫使统帅选择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例如，向本国腹地退却要求有辽阔的国土，或者具有像1810年时的葡萄牙那样的条件，当时有一个盟国（英国）做它的后盾，而另一盟国（西班牙）则以其辽阔的国土较大地削弱了敌人的进攻力量[9]。要塞的位置是更多在边境附近，还是更多在本国腹地，同样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这样的计划，而国家的地理和地形、民众的性格、习俗和信念则起到更大的决定作用。选择进攻会战还是防御会战，应根据对手的计划、双方军队和统帅的特点来决定。最后，是否占有有利的阵地和防线也可以导致采取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总之，列举这些因素已经足以让人感觉到，选择防御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更多是取决于这些因素，而不是取决于单纯的兵力对比。对于这里提到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还要做进一步探讨，因此它们对选择防御方式的影响也要在以后才能更明确地加以阐述。最后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10]那篇里，我们再把这一切总括起来探讨。

但是这种影响大多只在兵力对比不悬殊的情况下才起决定性作用。在兵力对比悬殊以及一般情况下，兵力对比起着主要的作用。战史充分证明，在并没有一套我们在这里阐述的观点的情况下，即在情况不明中只是根据判断情况时的直觉[11]（如同在战争中大多数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根据兵力对比选择了防御方式。同一位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一次发起霍恩弗里德贝格会战，另一次却进驻崩策尔维茨营垒。甚至所有统帅中最喜好进攻会战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兵力悬殊时也不得不先去进驻一处真正的防御阵地；拿破仑以往像一头野猪似的撞向其对手，可是在1813年8月和9月，当兵力对比的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却像笼中困兽一样来回转动，并未不顾一切地继续扑向联军中的某个对手。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吗？在同年10月，当兵力悬殊达到极点时，他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背靠墙角那样，在莱比锡附近，在帕尔特河[12]、埃尔斯特河[13]和普莱瑟河[14]构成的角落里寻求保护和等待敌人[15]。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吗？

我们不能不指出，本章比本篇其他任何一章都更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作战的新原则和新方法，而是研究早已存在的事物的最内在的联系，并弄清其最基本的要素。

注释：

[1]黑海（Schwarzes Meer），欧亚大陆的一个陆间海，位于欧洲、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半岛之间，面积约461,000平方公里。——译者注

[2]克里米亚鞑靼国是14世纪末金帐汗国解体时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建立的汗国，是土耳其和俄国争夺的对象。在第五次俄土战争（1768—1774）以前臣服于土耳其，此后名义上独立，不久便为俄国所吞并。——译者注

[3]又称霍图西茨会战。1742年5月17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的普军与洛林亲王指挥的奥军在恰斯拉夫和霍图西茨之间进行会战，普军获胜。这是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最后一次会战。——译者注

[4]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期间，1745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攻入波希米亚，企图迫使奥地利签订和约。奥地利不听英国斡旋，命令洛林亲王迎击弗里德里希二世。当时，普军处境非常困难，急需补充给养，后方交通线受到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的威胁。9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率1.9万名普军从波希米亚撤退。30日，卡尔亲王率3.2万名联军在索尔（Soor，今捷克小城哈伊尼茨的一部分）附近本想袭击普军，但由于奥军行动迟缓未果。弗里德里希二世成功组织反击，取得胜利，10月6日得以撤到西里西亚。——译者注

[5]1757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军向西迎击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联军。10月，奥军进入柏林，弗里德里希二世回师救援。当奥军退出柏林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又回到莱比锡迎击联军。11月5日在罗斯巴赫（Rossbach，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城市布劳恩斯贝德拉[Braunsbedra]的一部分）进行会战。会战中，联军企图迂回普军左翼，弗里德里希二世及时调转了正面，并派骑兵袭击联军，结果联军大败。——译者注

[6]指这种削弱是进攻者由于推进而不可避免和不得不忍受的。——译者注

[7]本书原文第一版在此并未写明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此后德语不同版本有的加上了“进攻者”，有的加上了“防御者”。现参考德国迪姆勒出版社1980年第19版《战争论》，使用“防御者”。从逻辑上看，使用“防御者”也更恰当。——译者注

[8]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今葡萄牙一城市。1809年，英军统帅威灵顿下令在该市附近构筑约40公里长的同名防御工事。——译者注

[9]1810年，拿破仑派马塞纳率法军攻入葡萄牙，企图将威灵顿率领的英葡联军

逐出葡萄牙。1810年年底到1811年年初的冬季，英葡联军曾退入该防御工事抗击拿破仑。法军屡攻不下，后因粮食缺乏和军中疾病流行，不得不自行退却。——译者注

[10]马塞纳（André Masséna，1758—1817），公爵，法国元帅。1810年在葡萄牙与英葡联军作战时，因给养缺乏，疫病流行，不得不自行退却。——译者注

[11]拿破仑在1806年对英国实行封锁政策，禁止欧洲大陆与其通商。葡萄牙受到英国的支持，拒不执行法国这项政策。拿破仑于1807年占领葡萄牙，1808年进军马德里。1808年英军在葡萄牙登陆，赶走了驻葡法军，西班牙也爆发了反法斗争。拿破仑亲征西班牙，并于1809年再次派兵攻入葡萄牙。1810年，拿破仑专门组建一个军团，由马塞纳率领，在葡萄牙与葡英联军作战，但由于兵力已在西班牙受到削弱，最终没有战胜葡英联军，被迫于1811年退出葡萄牙。——译者注

[12]指本书第三卷第八篇《战争计划》。——译者注

[13]“判断情况时的直觉”，原文“Takt des Urteils”，直译为“判断情况时的分寸感”。——译者注

[14]帕尔特河（die Parthe），今德国境内白埃尔斯特河的一条支流，流经莱比锡。——译者注

[15]埃尔斯特河（die Elster），又称白埃尔斯特河，德国萨勒河的一条支流，流经莱比锡，长245公里。———译者注

★ 第九章 ★

防御会战

我们在前一章中说过，如果防御者在对手一进入战区就寻找和进攻敌人，那么他在防御中就可以进行一次从战术上来看纯粹是进攻的会战；防御者也可以等敌人来到自己的阵地前，然后转入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从战术上看会战仍会成为一次进攻会战，尽管它已经是一次带有某种条件[1]的进攻会战；最后，防御者还可以在自己的阵地上等待对手发起进攻，之后既可以通过局部防御，也可以一部分兵力发起进攻来抵御对手。我们在这里当然可以设想有不同程度和规模的防御，从积极还击的做法下至局部防御的做法。尽管我们在这里无法说这种防御可以到什么程度，以及积极还击和局部防御这两个做法成什么样的比例会最有利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只要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在防御会战中就决不能完全没有进攻，而且我们确信，这一进攻部分就像纯粹的战术进攻会战一样，能够而且必然会带来决定性胜利所拥有的一切效果。

从战略上来看，战场仅仅是一个点。同样，一次会战的时间从战略上看只是一瞬间。在战略上起作用的因素不是会战的过程，而是会战的结束和结果。

假如任何防御会战中都含有的进攻要素真的可以导致彻底的胜利，那么对战略运用来说，进攻会战与防御会战之间其实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们也确信是这样，但是表面上看当然不是这样。为了弄清这一问题，为了阐明我们的观点，从而消除表面上的假象，我们不妨简略地描绘一下我们想象的防御会战。

防御者在一个阵地上等待进攻者，为此选择了适当的地方，并做了准备，也就是说，他仔细了解了这个地方，在几个最重要的地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开辟并平整了交通线，部署了炮兵连，在村落中构筑了防御工事，为自己的部队找好了适于隐蔽部署的场所，等等。如果防御者的阵地正面比较坚固有力，筑有一道或数道平行的壕沟，或者设有其他障碍物，或者有坚固的、可以控制周围地区的制高点，使敌人难以接近，那么在争夺核心阵地以前的各个抵抗阶段，当双方在一些接触点上

消耗兵力时，防御者就可以利用这种阵地正面，以少量兵力杀伤敌人大量兵力。防御者两翼的依托点可以保障他不至于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袭击。防御者为部署部队所选择的隐蔽地形，使进攻者小心翼翼，甚至畏缩不前，使防御者有手段进行若干小规模的成功的进攻，让这场向核心阵地收缩的、后撤的战斗延长时间。于是防御者满意地注视着眼前不断燃烧着的、但并不猛烈的战火。当然，防御者不会认为他在正面上的抵抗力是无穷无尽的，不会相信其翼侧是牢不可破的，也不会指望数个步兵营或者骑兵连的成功进攻会使整个会战局势发生剧变。防御者的阵地是有纵深的，因为战斗序列中的每个部分（从师向下至营）都有用于应对意外和恢复战斗的预备队。此外，防御者把占总兵力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一支大部队部署在远离会战战场的地方，部署在根本不会受到敌方火力杀伤的地方，并尽量部署在进攻者的迂回线以外（进攻者可能对我们阵地的这一翼或那一翼进行包围）。防御者准备用这部分部队保护自己的两翼免遭敌人较深和较大规模的迂回，以及应付意外情况。在会战的最后三分之一阶段，当进攻者的计划已经全部暴露，他的绝大部分兵力已经投入战斗时，防御者就可以用这支大部队扑向进攻者的一支部队，针对它展开较小规模的进攻会战，并使用攻击、袭击、迂回等所有进攻手段。在会战胜负未定的关键时刻，通过这样的施压行动就会引发整个态势的逆转。

这就是我们通常设想的建立在当前战术水平上的防御会战。在这样的会战中，防御者用局部包围来回应进攻者的全面包围（进攻者欲以全面包围来增加其进攻成功的可能性并同时扩大战果），即防御者用自己的部队去包围敌人进行迂回的那部分部队。这种局部包围能达到使敌人的包围不起作用的目的，但不可能发展到类似进攻者那样的全面包围，因此在进行这两种包围时，部队运动的形式往往是不同的：在进攻会战中，包围敌军时，是向敌军的中心点行动；而在防御会战中，则或多或少是从中心点沿半径向四周运动。

在战场范围内和在追击的最初阶段，应认识到包围是比较有效的形式，但这不是因为它的形状，也不是因为一旦成功就能够进行最严密的包围（在会战时就已经能够极大地限制敌军的退却）。而防御者积极的反击行动正是针对这一最严密的包围的。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反击行动即使不足以使防御者获得胜利，却足以使防御者不至于受到最严密的包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防御会战中，这种危险（退却受到极大限制的危险）大多是存在的。如果防御者不能摆脱这一危险，那么进攻者在会战中和在追击的最初阶段所取得的战果就会大幅增加。

但是通常只有在追击的最初阶段，也就是直到天黑以前会出现这种情况；次日包围行动结束，交战双方在这一方面就又处于均势。

当然防御者可能丧失最好的退却路，从而在战略上继续处于不利的态势，但是除了少数例外，进攻者对他的包围本身总是会结束的，因为只是打算在战场范围内进行，不会超出战场很远。如果防御者获得胜利，另一方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被击败的进攻者会被分成几部分，这种情况在最初时刻是有利于退却的，但在次日人们迫切需要将所有部分集中起来。如果防御者取得的胜利十分确切，并且进行有力的追击，那么战败者往往不可能进行这样的集中，其兵力分成几部分的状况会导致极严重的后果，可以逐渐发展到崩溃的地步。假如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中获胜，那么其后果将是联军完全被分割，他们的战略地位就会一落千丈。在德累斯顿附近，拿破仑虽然没有进行真正的防御会战，但是他的进攻却具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几何形式，即由圆心指向圆周[2]。众所周知，联军当时被其分开后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只是普军在卡茨巴赫河畔的胜利才使他们摆脱了这一困境（因为拿破仑得到这一消息后，率领近卫军返回德累斯顿了）。

卡茨巴赫河会战本身也是一个类似的战例[3]：防御者在最后时刻转入进攻，并因此而离心状地采取行动；法军各部队由此受到挤压，四外散开，皮托[4]师在会战后数日落入联军之手，成为联军胜利的一个果实。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进攻者能够利用在本性上与进攻相适应的向心方向行动作为扩大胜利的手段，防御者也同样可以利用在本性上与防御相适应的离心方向行动作为扩大胜利成果的手段。防御者用这种手段取得的战果比他与进攻者成平行部署时，向敌正面垂直行动所取得的战果要多，而且我们认为，这两种手段的价值至少是相同的。

我们在战史上很少看到防御会战取得进攻会战那样大的胜利，但这丝毫不能证明我们关于“防御会战本身同样适合取得大胜利”的看法是错误的。防御会战之所以没有取得进攻会战那样大的胜利，原因在于防御者所处的情况与进攻者相比非常不同。防御者大多是较弱的一方，不仅在兵力上，而且从总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他大多不能或者认为不能让自己的胜利有大的战果，于是只满足于消除危险和挽回军人的荣誉。由于防御者力量较弱且条件不利，他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束缚。但是人们往往认为这种不得不出现的结果是防御者这种角色所带来的结果，

于是对防御形成了一种实在是愚蠢的基本看法，认为防御会战只应立足于抵御，而不应立足于消灭敌人。我们认为这是最有害的谬误之一，认为它完全把形式与事物本身搞混了。我们一定要坚持：采用我们称作防御的这种作战形式，获胜的可能性不仅更大，而且胜利的规模和效果可以和进攻时一样大。只要具备适量的力量和意志，那么不仅在构成战局的所有战斗的总的战果中是这样，而且在单个会战中也是这样。

注释：

[1]普莱瑟河（die Pleisse），白埃尔斯特河的一条支流，流经莱比锡，长90公里。——译者注

[2]1813年秋季战局开始时，反法联盟的军队约为49万，拿破仑的法军为44万，双方兵力相差不大。10月中旬，法军退过易北河，据守莱比锡附近的帕尔特河、普莱瑟河和白埃尔斯特河地区，当时的兵力约为16万人，而联军的兵力有28万（也有资料称莱比锡会战开始的16日当天，法方有19万人，联军有20.5万人，到19日结束时才出现兵力悬殊，联军达到了36.5万人）。——译者注

[3]指防御者要有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条件。——译者注

[4]1813年秋季战局开始时，拿破仑所率法军的主力部署在德累斯顿附近，处于内线，反法联盟的军队分别部署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柏林，处于外线。因此法军从德累斯顿附近发起的出击是由圆心向圆周的运动。——译者注

★第十章★

要塞

在大规模常备军出现的时代之前，要塞（城堡和设防城市）只是为保护当地民众而设置的。贵族在受到各方威胁时，就进入自己的城堡避难，以赢得时间，等待有利的时机；城市则力图凭借其防御设施使自己不至于受到掠过的战争风暴的侵袭。这是要塞最原始和最自然的防御设施的使命，但它并未就此止步。要塞所在的这样一个点与整个国土以及与在国内各处作战的民众是有关系的，这些关系很快使要塞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具有了超出其城墙以外的意义，对占领或保卫国土，对整个斗争胜利或失败的结局都有了影响，并以这种方式甚至成了一个将战争更多地联结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的手段。于是要塞就有了战略意义，这种战略意义有一个时期受到高度重视，以至要塞对战局计划的基本轮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战局计划更多的是以夺取一个或数个要塞为目的，而不是以消灭敌军为目的。后来，人们想到当初使要塞具有这种战略意义的原因，即想到一个设防地点与地区和军队的关系，于是就认为，在确定应设防的地点时，把要塞的使命想象得再全面、细致和抽象也不为过。要塞有了这种抽象的使命以后，它本来的使命就几乎被完全忘掉了，于是人们就产生了在没有城市和居民的地方设置要塞的想法。

另外，仅加固城垣而不建设其他军事设施就可以完全保护一个地点，不让它被席卷全国的战争洪水淹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加固的城垣以前之所以能起到这个作用，部分是由于以前各民族分为一些小的国家，部分是由于当时进攻的间歇特性。在当时，或是由于封臣急于回家[1]，或是由于经常付不出要支付给佣兵队长[2]的钱，进攻几乎像季节那样有一定的、十分有限的持续时间。自从庞大的常备军能够用强大的炮兵像机器一样碾碎各地的抵抗以来，就不再有任何城市和其他小团体愿意以自己的力量做赌注了，因为它们只是使城市推迟数周或数月失守，之后却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而对军队来说，如果把兵力分散到无数的要塞中只是使敌人的前进稍微变缓，最终却只能以屈服于敌人而结束的话，则不是军队的兴趣所在。军队不得不始终在要塞留有足够的兵力，以便与要塞以外的敌人抗衡，除非要塞守军可以指望有一个盟友抵达，为我们的要塞解围并解救我们的军队。因此这种情况又要求人们大

幅减少要塞的数量，使人们从利用要塞直接保护城市居民和财产的想法变为另一种想法：把要塞视为对国土的一种间接保护，使要塞通过其作为战略枢纽的战略意义而起到这种间接的保护作用。

这就是有关要塞的想法的演变过程，不仅是在书本中，也是在实际生活中的演变过程；但是像常见的那样，书本中的演变过程自然会更抽象。

尽管事情必然会这样发展，可上述关于要塞的想法还是发展得太过分了，臆想的和空洞的东西挤掉了自然的和人们急需的东西。当我们列举要塞的使命和条件时，将只考虑这些简单的和人们急需的东西。我们将先谈简单的，再谈复杂的，并在下一章看一看，从中能为确定要塞的位置和数量而得出什么结论。

要塞的效果显然是由两个不同的因素构成的，一个是被动的因素，一个是主动的因素。要塞通过被动的因素保护某地点和该地点内的一切，通过主动的因素对要塞炮火射程以外的周围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主动因素体现在要塞守军能够对接近到一定距离的任何敌人发起进攻。守军的规模越大，可以用于出击的部队规模就越大；出击部队的规模越大，其出击的范围通常就越广。由此可见，与小要塞的主动影响程度相比，大要塞的主动影响程度不仅更强有力，而且影响的范围也更大。但是主动因素本身一定程度上又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要塞本身守军的行动，二是其他不属于守军，但与守军有联系的大小部队可以实施的行动。这些要塞之外的大大小小的部队力量较弱，无法单独对抗敌人，但是有了要塞的保护（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可以退入要塞），他们就能够在要塞周围的地区立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个地区。

一个要塞的守军所能实施的行动总是相当有限的。即使要塞很大，守军兵力多，其能够派出去行动的部队与野战部队相比大多还是比较小的，它们活动范围的直径很少超过两日行程。如果要塞很小，那么派出的部队就会非常小，其活动范围大多限于邻近的一些村庄。然而那些不属于守军的部队由于不必返回要塞，其受到的束缚要小得多；当其他条件有利时，通过这些部队就可以极大地扩展一个要塞主动影响的范围。因此当我们谈到要塞一般所具有的主动影响时，必须特别注意这部分主动因素。

但是即使是最弱小的守军所起的最小的积极效果，对要塞要完成的

一切使命来说，也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因为严格地说，即使是要塞所有活动中最消极的活动（进攻时的防御），如果没有上面所说的积极效果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显而易见，在要塞一般的或者某一时刻所能完成的不同的使命中，有的更多要求发挥消极效果，有的则更多要求发挥积极效果。这些使命有些是简单的，有些是复杂的，在前一种情况下，要塞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要塞的效果则或多或少是间接的。我们准备先谈前者，再谈后者，但是先要说明一点，即一个要塞自然可以同时或至少在不同时刻担负多个或全部使命。

因此我们说，要塞是防御首要的和最大的支柱，具体是通过以下方式：

1.作为有安全保障的仓库。进攻者在进攻期间只需考虑其一两天的给养，而防御者通常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他不能仅从其所在地区获取给养，因为这本来是他欲保全的地方，因此仓库对防御者来说是非常需要的。进攻者在前进时，其各种物资留在后面，这些物资因此不会面临战区内的各种危险，而防御者的物资是在战区内的。如果防御者的各种物资不是存放在设防地点，那么这想必会对野战行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为保护这些物资，部队往往不得不进入非常迫不得已选定的、范围极大的阵地。

一支没有要塞的防御部队就像一个未穿铠甲的人，有无数的部位会被击伤。

2.用以保护富庶的大城市的安全。这一使命与前一项使命非常接近，因为富庶的大城市，特别是商业中心，是部队的天然仓库。作为这样的仓库，其得失对部队有直接的影响。此外，花费一些力量来保护这部分国家财产毕竟总是值得的，因为一方面，从这里可以间接地汲取力量；另一方面，一个重要的地点本身在媾和谈判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要塞的这一使命在近代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它毕竟是最起作用的、最少招致失误的最自然而然的使命之一。如果一个国家不仅在所有富庶的大城市筑有工事，而且在每个人口稠密的地点也筑有工事，由当地的民众和附近的农民来防守这些地方，那么进攻者的战争运行速度就会受到很大的减弱，受到进攻的民众就会以其很大一部分力量投入到战争中去，以至敌方统帅的才智和意志力下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我们提

出这种全国设防的理想，只是为了让要塞的使命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希望人们时刻不要忽视要塞提供直接保护的重要性。此外，这一想法与我们这里的考察并不矛盾，因为在全部城市中必然会有一些城市的设防程度比其他城市更高，被视为武装力量的真正支柱。

要塞在完成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使命时，几乎只需要发挥其被动因素。

3.作为真正的堡垒。要塞可以用来封锁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用来封锁流经要塞的江河。

进攻者要找到一条可以用来迂回要塞的小路，并不像人们通常想的那样容易，因为这种迂回不仅必须在要塞炮火射程以外进行，而且由于守军可能出击，因此还必须在距要塞较远的范围以外进行。

如果地形稍难通行一些，那么即使进攻者稍微离开大路也往往会使其行动迟缓，可能耽误一整天的行程。如果这是一条必须经常使用的大路，这种耽误就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至于利用要塞封锁江河上的航行如何妨碍进攻者的行动，则是不言而喻的。

4.作为战术上的依托点。由于一个不算太小的要塞的火力控制范围通常就已经达到数小时行程，而出击的活动范围无论如何还要更大些，因此永远可以把要塞看作一处阵地某一翼的最好的依托点。一个数普里长的湖泊肯定可以算是极好的依托点，但是一个中等要塞能起到更大的作用。阵地的一翼不必靠近要塞，因为进攻者不会在阵地这一翼与要塞之间行动，否则他将失去退路。

5.作为兵站。如果要塞位于防御者的交通线上（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往来这条路上的一切，要塞就是便利的兵站。交通线受到的威胁往往来自敌方袭扰部队，其影响只是短暂的。一支重要的运输队在这种彗星般的袭扰部队接近时，只要加快前进或迅速返回要塞，就得救了，等危险过去后就可以再次行动。此外，一切来来往往的部队都可以在这里休息一天或数天，由此更会加快余下的行军速度。而休息期间恰恰是部队受到威胁最大的时候。因此一条长30普里的交通线，如果中间有一个要塞，这条交通线在某种程度上就缩短了一半。

6.作为弱小部队或败退部队的避难地。任何一支部队在一个不太小的要塞的炮火保护下，即使没有专门构筑设防营垒，也不至于受到敌人的袭击。当然这样一支部队如果想留驻在这里，就不得不放弃继续退却。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不能继续退却并不会带来大的损失，因为继续退却也许只能以全军覆灭而告终。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要塞可以保障部队停留数日，而且不会让部队因此而失去退却的可能性。特别是对那些早到的战败部队中的轻伤员和溃散的士兵来说，要塞是他们的避难地，他们可以在那里等候自己的部队。

在1806年，假如马格德堡[3]位于普鲁士军队的径直退却线上，假如这一退却线没有在奥尔施泰特[4]附近就已经被切断，那么普军自然就可以在这个大要塞中停留3～4天，从而集结并重新组织起来。即使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马格德堡还是成为霍恩洛厄余部的集结地，这支部队在那里才又重新组织起来[5]。

人们只有通过在战争中的鲜活体验，才能对情况不利时附近一处要塞所起的良好作用有一个正确的概念。要塞中有弹药、枪支、燕麦和面包，使病员有住处，使健康者有安全，使受到惊吓的人恢复镇静。要塞就是荒漠中的旅店。

要塞在完成上述后四项使命时，需要更多地发挥其主动作用，这本身是很清楚的。

7.作为抵挡敌人进攻的真正盾牌。防御者设置在自己前方的要塞就像大冰块一样断开敌人进攻的洪流。敌人不得不包围这些要塞。如果要塞守军作战勇敢，那么敌人为达成包围，大致需要比守军多一倍的兵力。此外，大部分要塞的守军几乎一半可以或者就是由那些如果不用于要塞就根本无法带上战场的人员组成的，例如未经充分训练的后备军、半残军人、武装民众、国民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敌军因包围我要塞而被占用的兵力大概为我军的四倍。

敌军受到这种不成比例的削弱，是受到围攻的要塞通过其抵抗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好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好处。从进攻者突破我们的要塞线的那一刻起，他的一切运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他的退路受到限制，而且总是不得不考虑如何直接保护他所进行的围攻。

因此，要塞在这方面对防御行动起着巨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把这一点看作一处要塞能具有的所有使命中最重要的使命。

尽管如此，我们在战史上很少看到这样使用要塞，特别是很少看到经常这样使用要塞，这是由过去大多数战争的特点所决定的。对这些战争来说，使用这一手段某种程度上过于坚决和强硬了。对这一点，我们以后再做进一步的说明[6]。

要塞的这个使命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要求要塞发挥其进攻力量，至少要塞在这种情况下的效果是来自这种进攻力量的。假如要塞对进攻者来说只是一个无法占领的地点，那么它对于进攻者虽然碍事，但绝不会达到使进攻者感到必须加以围攻的程度。然而由于进攻者不能让6000，8000乃至1万名敌军在他背后任意活动，因此他不得不用适当的兵力去冲击要塞，而且为了不总是要这样冲击要塞，就不得不占领要塞，也就是不得不围攻要塞。从要塞被围攻的那一刻起，要塞主要是通过其被动因素发挥作用。

对于所有上述使命，要塞都是以相当直接和简单的方式完成的。与此相反，对于以下两项使命，要塞发挥作用的方式更为复杂。

8.用以保护延展较大的舍营地。一个中等的要塞可以封锁通向它身后舍营地的接近地，宽度可达3～4普里。这是由于要塞的存在而产生的一个很简单的效果。但是至于说这样一个要塞能够保护一条长15～20普里的舍营线（在战史上经常谈到这一点），如果确有其事，则需要加以探讨，而如果只是幻想，也需要加以指出。

在这里需要考察以下几种情况：

（1）要塞本身可以封锁一条主要道路，并确实可以保护宽3～4普里的地区。

（2）可将要塞视为防御者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前哨，或者它能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当地的情况。由于一个大城镇与周围地区之间的社会关系，防御者还可以通过秘密情报的途径增加这种了解。人们在一个6000、8000到1万人口的城镇，自然比只在一个村庄（一个普通前哨经常利用的舍营地）能更多地了解到周围地区的情况。

（3）一些较小的部队可以依托要塞，得到要塞的保护和保障；他

们不时可以对敌出击，以获取情报，或者在敌途经要塞的情况下，在其背后采取些行动。因此，尽管要塞是固定的，但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起到一支前出部队的作用（见第五篇第八章）。

（4）防御者集结其部队后，正好可以在要塞后面进行部署，以致进攻者无法推进到防御者的这一部署地，否则其背后就会受到防御者要塞的威胁。

当然，任何对一条舍营线的进攻都可被视为带有袭击特点的进攻，或者更确切地说，这里说的进攻就是袭击。袭击与对战区的进攻相比，会在短得多的时间内达到效果，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进攻者在进攻战区时，有必要对不得不经过的要塞进行冲击和控制，那么他在袭击一条舍营线时，就没必要对要塞这样做了，因此要塞也就不会像削弱敌人进攻那样削弱敌人的袭击。这当然是事实。距要塞6～8普里的两翼的舍营地也不会因此而得到要塞的直接保护。不过，这样一种袭击的目的也并不是攻击几个舍营地。至于这样一种袭击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以及袭击者可以期待得到些什么，我们在《进攻》一篇[7]中才能做更详细的说明，但在这里我们就已经可以指出：袭击取得的主要成果不是通过真正袭击几个舍营地得来的，而是通过追赶，迫使敌方一些部队应战得来的（敌方这些部队状态不佳，更多是准备赶往某些地点集合，而不是准备战斗）。但是进攻者的这种推进和追赶必须总是或多或少地指向敌舍营地的中心。而此时一个位于该中心前面的大要塞当然会给进攻者造成很大的困难。

我们认为，如果考虑到上述四个方面的综合效果，那么就可以看出，一个大要塞能以直接的和间接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为一个超出人们最初想象的、延展更大的舍营地提供一些安全保障。我们之所以说“一些安全保障”，是因为要塞所有那些间接的效果并不能阻止敌人前进，只能使敌人在前进时的困难和顾虑更多，从而使其前进的可能性小些，对防御者的危险少些。然而人们对要塞所能要求的，以及要塞在这种情况下所能提供的保护也就是这些了。真正的、直接的安全必须通过部署前哨和正确地安排舍营来获得。

因此，如果人们认为一个大的要塞有能力保护它后面的延展很大的舍营线，并非不现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在实际的战争计划中，尤其是在历史著作中常常遇到空洞的言辞或者虚幻的观点。既然只有多种条件共同起作用，要塞才能产生上述保护作用，而且即使有了这种作用，也只是减少一些危险而已，那么人们就不难看

出，在有些情况下，由于特殊原因，特别是由于对手勇敢，要塞的这种保护作用有可能化为泡影。因此在战争中，人们不能满足于笼统地假设要塞有这种作用，而是必须深入细致地考虑到各种具体情况。

9.用以保护未设防的地区。如果在战争中某个地区根本没有军队驻守，或者没有大部队驻守，多少有受敌袭扰的危险，那么人们就会把位于这个地区的一个较大的要塞看作对该地区的保护，或者，如果愿意的话，把它看作对该地区的安全保障。人们当然可以把要塞看作对这个地区的保障，因为敌人在攻占要塞以前是控制不了这个地区的，这样我们就赢得了时间，可以赶来对这个地区进行防御。但是人们对这种保护当然只能理解为一种非常间接的保护，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保护，因为要塞只能通过它的主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敌人的袭扰。如果人们只靠要塞的守军来发挥这一作用，就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这种要塞的守军大多兵力薄弱，通常只是由步兵组成的，而且还不是精锐的步兵。如果有一些小部队在要塞周围活动，同时与要塞保持联系，把要塞作为它们的支撑和基地，那么要塞发挥保护作用的现实性就会更大些。

10.作为民众武装的中心。在一场人民战争中，给养、武器和弹药不可能有正规的供应，而是由民众尽自己所能在这方面想办法，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去唤醒数以千计的、点点滴滴的、如果没有人民战争就将始终沉睡的抵抗力量，这正是人民战争的本性。不过，如果有一个储存这类物资可供救急的大要塞，就会使整个抵抗更加严密和可靠，更有相互联系和连续性，这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要塞是伤员的避难地，是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是贵重物品的保管库，是较大行动的集结地等，最后是抵抗的中心，使敌军在其围攻期间处于一种容易受到民众武装袭击的状态。

11.用于江河和山地防御。大江大河沿岸的要塞比其他地方的要塞能达成更多的目的，扮演更多的角色。在这里，要塞可以随时保障我军安全渡河，阻止敌军在要塞附近数普里的范围内渡河，控制江河上的运输，收纳一切船只，封锁桥梁和道路，使防御者有可能以间接的方法，即在对岸敌占区进入一处阵地来防守江河。显然，要塞通过这种多方面的作用，大幅减轻了江河防御的难度，应被视为江河防御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上述情况类似，在山地的要塞也是重要的。山地要塞构成路网的枢纽，控制着整个路网，并因此而控制着这些道路所通过的整个地区。

因此，山地要塞应该被看作山地防御体系的真正支柱。

注释：

[1]1813年8月布布尔河战斗后，布吕歇尔为避免与拿破仑会战，向东撤退。拿破仑派麦克唐纳追击。26日，布吕歇尔趁法军渡过卡茨巴赫河后立足未稳，分三路发起进攻，将法军击溃。29日，联军在追击中歼灭了属于法军第5军的皮托师，重新推进至布布尔河。——译者注

[2]皮托（Jacques-Pierre-Louis-Marie-Joseph Puthod，1769—1837），法国少将。——译者注

[3]在中世纪，西欧封建领主将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分给封臣作为采邑，封臣则对领主负一定的义务，主要是提供军队的义务。一旦战事发生，领主即召集封臣的军队作战。这种军队往往以完成某一战事为期限，战事告一段落，封臣的军队就返回家乡。——译者注

[4]中世纪晚期至16世纪中叶，意大利一些城邦国家，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虽然经济发达，但防卫能力弱，它们为维护其利益而与佣兵签合同，由其提供保护。佣兵成为一种职业，佣兵的首领称为佣兵队长（Condittiere）。每个佣兵集团的武器装备为佣兵队长所有，给养和薪饷由佣兵队长负责。佣兵队长可以使自己的集团受雇于任何国家甚至个人。——译者注

[5]马格德堡（Magdeburg），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府，历史上是普鲁士一处要塞，位于易北河畔，东北距柏林130公里。——译者注

[6]奥尔施泰特（Auerstedt），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小镇，北距马格德堡约115公里。——译者注

[7]在1806年耶拿会战开始前，普鲁士军队部署在耶拿和魏玛一带。10月14日，普军霍恩洛厄部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被法军击溃后，绕道经奎德林布克向北方退却，于20日抵达马格德堡，在这里等待和集结溃散的部队。——译者注

★第十一章★

要塞（续）

我们已经谈了要塞的使命，现在谈一谈要塞的位置。这个问题初看上去似乎很复杂，因为要塞的使命很多，而每个使命又因地形不同而可能有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注意避免多余的枝节问题，那么就没必要顾虑这些了。

显然，如果人们在那些可被视为战区的地区内把位于连接两国的大路上的最大、最富庶的城市，尤其是优先把靠近港口、海湾以及大江河沿岸和山地中的城市都构筑成要塞，那么就能同时满足所有那些对要塞提出的要求了。大城市和大路总是在一起的，两者与大的江河和海岸也有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这四者很容易共处，不会产生矛盾。相反，山地很难与之共处，因为大城市很少位于山地。因此，如果某一山地的位置和走向适于作为防线，那就有必要通过一些小堡垒封锁该山地的道路和隘口。这些小堡垒应专门用于此目的，构筑时应尽量少花费用。同时，大的要塞设施应继续用于平原上的大城市。

我们还没有谈到在边境设置要塞的问题，也没有谈到整个要塞线的几何形式，以及要塞位置的其余地理因素，因为我们认为前一章所谈的是要塞最重要的任务，并且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对小国来说，构筑要塞时只考虑这些使命已经足够了。当然就那些幅员更为辽阔的国家来说，有的拥有很多大城市和大路，有的则相反，几乎完全没有大城市和大路；有的非常富有，在既有的很多要塞之外还想构筑新的要塞，有的则相反，非常贫穷，不得不以很少的要塞勉强应付。总之，如果要塞的数目与需要构筑要塞的大城市和大路的数目不是很协调，大城市和大路不是特别多就是特别少，那么选择构筑要塞的地点时，就可以而且需要考虑另外一些依据。我们只是简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余下的主要问题涉及以下几点：

1.当连接两国的主要道路很多，不能沿每一条道路都设置要塞时，应该选择沿哪条大路设置要塞？

2.要塞应该仅仅设置在边境附近，还是应该分布在全国？

3.要塞应该平均分布，还是应成组分布？

4.设置要塞时应考虑当地的哪些地理条件？

就要塞线的几何样式来说，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例如：要塞线应设置成一排，还是多排，也就是说，要塞前后分布时的作用大，还是左右分布时的作用大；应该设置成棋盘状，还是直线式，或者要塞线是否应像工事本身的形状那样有一些凹凸的部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空洞的细枝末节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些不必加以考虑的问题，当人们考虑更重要的问题时，是决不会谈论它们的。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触及这些问题，只是因为在有些书本中不仅谈到它们，而且赋予这些内容贫乏的东西过大的重要性。

说到第一个问题，为了把它讲得更清楚些，我们只想提一下南德意志[1]对法国，即对上莱茵地区[2]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构成南德意志的各个邦国的情况，只把这块土地看作一个整体，从战略上来考虑如何构筑其要塞的问题，那么想必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自莱茵河畔有无数漂亮的大路通往弗兰肯、巴伐利亚[3]和奥地利的腹地。虽然在这些大路上并不缺少比一般城市大得多的城市，例如纽伦堡[4]、维尔茨堡[5]、乌尔姆[6]、奥格斯堡[7]、慕尼黑[8]等，但是如果不打算在所有这些城市中都构筑工事，那就必须有所选择。此外，即使人们根据我们的观点，认为主要应该在最大和最富庶的城市中构筑工事，也还是不得不承认，由于纽伦堡距慕尼黑较远[9]，其战略意义与慕尼黑相比显然也不同，因此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否应该取代纽伦堡，而在慕尼黑地区的一个地点（即使是比较小的地点）设置要塞。

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出决定，也就是说，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请读者参阅我们论述一般防御计划和选择进攻点的那几章。哪里是最自然的进攻点，哪里也就是我们应该优先构筑防御设施的地方。

因此，在敌国通往我国的多条大路中，我们应优先在那条最径直通往我国心脏的道路上构筑要塞，或者在那条由于穿过富饶的地区或靠近通航的河流而最便于敌人行动的道路上构筑要塞，然后我们要确定，敌人或者会遇到这一要塞的阻拦，或者当敌人欲绕过要塞时，要塞会为我们提供一个自然和有利的从翼侧向其采取行动的手段。

维也纳是南德意志的心脏，仅从与法国交战的角度来看（假设瑞士和意大利是中立的），慕尼黑或奥格斯堡作为主要要塞所起的作用显然会比纽伦堡或维尔茨堡更大。如果人们同时再考虑到从瑞士经过蒂罗尔[10]，以及从意大利过来的道路，对这一点就更有感触了，因为慕尼黑或奥格斯堡对这两条道路总可以起到一些作用，而维尔茨堡和纽伦堡对它们来说就像不存在一样。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问题：要塞应该仅仅设置在边境附近，还是应该分布在全国。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对小国来说，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在战略上可以称之为边境的地方，在小国几乎就是整个国土。而国家越大，就越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最自然的回答是：要塞应该设置在边境附近，因为要塞应该用于保卫国家，而只要守住了边境，也就保卫住了国家。这一观点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以下的考察表明，这个观点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凡是主要依靠外援的防御，都尤为重视赢得时间。这种防御不是强有力的还击，而是一种缓慢的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它主要是赢得时间，而不在于削弱敌人。假设其他一切情况相同，敌人攻占分布在全国的、相隔很远的要塞比攻占密集在边境附近一线上的要塞要用更长的时间，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此外，凡是在欲通过使敌人拉长交通线和出现生存困难而战胜敌人的一切场合，也就是说在那些可以优先考虑这种抵抗方式的国家，如果它们仅在边境附近设置防御设施，则与其具备的这种抵抗方式是完全矛盾的。最后，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以下因素，那么就可以看出，人们或多或少总是有在腹地设置要塞的理由。这些因素是：只要条件允许，在首都构筑防御设施是首要的事情；根据我们的原则，各省的首府和商业中心也需要构筑这种防御设施；横贯一国的江河、山脉以及其他地形障碍有利于设置新的防线；有些城市因自然的固定位置，需要构筑防御设施；最后，某些军事设施（例如所有兵工厂）设置在腹地，比在边境附近更好，因为它们很重要，的确值得要塞工事保护。我们认为，即使那些有很多要塞的国家有理由将较多要塞设置在边境附近，但如果它们在腹地完全不设置要塞，就仍是犯了一个大的错误。我们认为，法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如果一个国家在边境地区完全没有大城市，只是在深远的后方才有大城市（例如在南德意志这种情况就特别明显，在士瓦本[11]几乎没有大城市，而在巴伐利亚却有很多大城市），那么是否只应该在边境附近设置要塞就更值得

怀疑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根据一般的论据来一劳永逸地排除这一怀疑。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出结论，就必须让论据符合具体情况，但我们还是请读者注意本章最后的结论。

第三个问题是，要塞更应平均分布，还是更应成组分布。如果人们对各方面的情况都进行了考虑，那么很少会出现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枝节问题，因为由两个、三个或四个要塞组成的要塞群，距一个共同的中心只有数日行程，当然能极大地加强这一中心和在该地的部队的力量，以至只要其他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人们必然会力图组成这样的战略棱堡[12]。

最后一点涉及选择要塞地点时应考虑的其余地理因素。要塞设置在沿海、大江河的两岸和山地，能加倍发挥作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因为这是人们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但还要考虑到其他一些地理因素。

如果一个要塞不能设置在江河畔，那就最好不要把它设置在江河附近，而是设置在距江河10～12普里的地方，因为江河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一切方面都会分割和干扰要塞的作用范围[13]。

在山地就没有这种情形，因为山地不会像江河那样把大小部队的行动限制在个别点上，但是在山地迎向敌人的一面（距敌人较近处）设置要塞是不利的，因为这样的话，自己的援军很难为该要塞解围。而如果把要塞设置在山地背向敌人的一面，则会加大敌人围攻的难度，因为山地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我们请读者注意1758年围攻奥尔米茨的例子[14]。

难以通行的大片林地和沼泽地的情况与江河类似，这是不难理解的。

位于难以通行的地形上的城市是否应该设置要塞，也是一个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由于这种城市以少量的费用就可以构筑工事进行防御，或者与其他城市相比，付出同样多的力量即可成为坚固得多而往往难以被攻克的城市，同时由于要塞的作用更多是被动而非主动产生的，因此人们似乎不必太重视那种认为这种城市容易被封锁的意见。

最后，如果我们回过来再看一下我们提出的有关在全国构筑要塞的非常简单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这一体系是以直接关系到国家根基的重

大而持久的事务和因素为基础的，其中不可能含有任何早晚会过时的有关战争的时髦观点、空想出来的战略妙计，以及只适合眼前的极个别的需要。这些时髦观点和妙计对为使用五百年，甚至一千年而构筑的要塞来说是错误的，会引起无法挽回的后果。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西里西亚的希尔博贝格[15]要塞构筑在苏台德山脉[16]的一个山脊上，在情况完全变化后，几乎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和作用；而假如布雷斯劳是一个坚固的要塞并且能保持这样，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针对法国人，还是针对俄国人、波兰人和奥地利人，它都能保持其原来的意义和作用。

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些考察并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完全从头构筑要塞的那种情况提出的，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些考察就没有用处了，因为从头构筑要塞的情况基本没有出现过。我们的这些考察在设置每个具体要塞时可能是有用的。

注释：

[1]作者在本篇第二十八章和第三十章中谈及类似的问题。——译者注

[2]参阅本书第三卷第七篇第十九章。——译者注

[3]南德意志（Süddeutschland），一般指今德国包括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黑森州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南的部分、萨尔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在内的地域。——译者注

[4]上莱茵地区（der Oberrhein），指巴塞尔和宾根之间的莱茵河中游两岸地区，大致包括今法国阿尔萨斯大区，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以及瑞士北部部分地区。——译者注

[5]巴伐利亚（Bayern），今德国东南部的一个州，历史上曾是德意志的公国、选帝侯国和王国。——译者注

[6]纽伦堡（Nürnberg），今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位于佩格尼茨河畔。——译者注

[7]维尔茨堡（Würzburg），今德国巴伐利亚州西北部一城市，位于美因河畔。——译者注

[8]乌尔姆（Ulm），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城市，位于多瑙河左岸。——译者注

[9]奥格斯堡（Augsburg），今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位于莱希河畔。——译者注

[10]慕尼黑（München），今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译者注

[11]两者相距约170公里。慕尼黑位于从法国直接通往维也纳的道路上，而纽伦堡则位于另一条绕道较远的道路上。——译者注

[12]蒂罗尔（Tirol），历史上欧洲中部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个地区，包括今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译者注

[13]士瓦本（Schwaben），历史上曾是德意志的一个公国（911—1268），包括符腾堡、黑森、巴伐利亚西部和巴登的一部分，后主要指德国境内说士瓦本方言的地区。——译者注

[14]“棱堡”，原文为法语“Redan”，指要塞、堡垒等工事突出的部位，以便于观察和防御，有V字等形状。——译者注

[15]菲利普斯堡就是要塞位置选择不当的一个典型，它就像一个白痴把鼻子紧紧贴在墙上。——作者注

[16]奥尔米茨是18世纪奥地利的一个要塞，位于苏台德山脉南面，即背向普鲁士一面。普军想要围攻奥尔米茨，必须经过苏台德山脉，交通线易被切断。1758年5月22日，普军围攻奥尔米茨要塞。6月30日，奥地利统帅道恩派出袭扰部队在普军通过苏台德山脉的交通线上截获大批辎重，迫使普军停止围攻，退向波希米亚。——译者注

★ 第十二章 ★

防御阵地

任何一个我们利用地形作为一种防护手段而在其中接受会战的阵地都是一处防御阵地。至于我们当时的行动是以防守为主还是以进攻为主，是没有区别的。从我们关于防御的总的看法中就已经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人们可以进一步把一支迎向对手的部队在对手挑战而被迫应战时所处的任何阵地，也叫作防御阵地。实际上，大多数会战都是这样发生的。在整个中世纪，就没有其他的会战。在战争中，大多数阵地都是这类阵地，但我们这里要谈的不是这类阵地。对于这样的阵地，我们只要指出阵地的概念与行军途中的宿营地不同就够了。一个专门被称作防御阵地的阵地与这类阵地相比，想必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在一处普通阵地上进行决战时，时间的概念显然是主要的：双方部队相向运动，以期相遇，而地点是次要的，人们只要求它合适就行了。但是在选择真正的防御阵地时，地点的概念却是主要的，因为决战只应在这一地点进行，或者更准确地说，决战应主要利用这一地点进行。这里说的只是这一阵地。

地点在此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部署到这一地点上的部队将对整个防御起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个地点的地形可以作为保护和加强这支部队力量的手段。简而言之，前者是战略方面的意义，后者是战术方面的意义。

如果我们要说得确切，那么防御阵地这个术语只是源于地点在战术方面的意义，因为地点在战略方面的意义（部署在该地点的部队通过其存在影响到国家的防御）也适合一处带有进攻性质的阵地。

上述两个意义中的第一个意义，即一个阵地在战略上的作用，以后在研究战区防御时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我们在这里只想谈现在可以谈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两个近似的、经常被混淆的概念，即对阵地的迂回和从阵地的侧面通过。

对阵地的迂回是指绕过阵地的正面，要么是为了从侧面甚至从背后进攻这一阵地，要么是为了切断这一阵地的退却和交通线。

前一种情况，即从侧面和背后发起进攻，是有战术特性的行动。当今部队的机动性很强，一切战斗计划都或多或少地准备进行迂回和包围打击，每个阵地都应对此有所准备。一个名副其实的坚固阵地不仅应该有牢固的正面，而且当侧面和背后受到威胁时，至少还能在那里组织对己有利的战斗。这样阵地就不会因迂回所具有的旨在从侧面或背后进攻它的意图而失去作用，在这个阵地上进行的会战成败才是阵地的意义所在。阵地应给防御者带来它通常所能提供的好处。

如果阵地受到进攻者旨在威胁其退却和交通线的迂回，那么这就是战略问题了，这时的问题在于阵地能坚持多久，以及阵地在退却和交通线方面是否优于对手，而这两点都取决于阵地的位置，也就是说主要取决于双方交通线与阵地的关系。任何好的阵地都应该保障防御的部队在阵地里占有优势。无论如何，阵地不应因受到迂回而失去作用，而是应该让忙于对付阵地的对手至少失去一些进攻的锐气。

但是如果进攻者不理睬在防御阵地中等待他的敌军，而是以主力沿另一条道路推进，去追求其目的，那么这就是从阵地侧面通过。如果进攻者能够不受惩罚地这样做，那么当他真的这样做了以后，就随时可迫使防御者放弃这个阵地，也就是说使这个阵地失去作用。

仅就“从阵地侧面通过”的字面意义来看，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能从侧面通过的阵地，像彼列科普地峡[1]那样的情况由于极为少见，因此几乎可以不予考虑。进攻者不能从阵地侧面通过，一定是由于他会因此而陷入不利。至于这些不利究竟是什么，我们在第二十七章[2]将有更好的机会予以阐明。这些不利有大有小，但无论如何它们补偿了阵地未能发挥的战术效果，与阵地一道构成防御阵地的目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防御阵地在战略上的两个特点：

1.敌人无法从其侧面通过；

2.在争夺交通线的斗争中使防御者处于有利地位；

（现在我们还要补充另外两个战略上的特点）

3.交通线与阵地的位置关系对防御者的战斗进程也应该产生有利的作用；

4.地形的一般影响应该对防御者有利。

双方交通线与阵地的位置关系不仅对进攻者能否从阵地侧面通过，以及能否切断阵地上的给养供应有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会战的整个进程。防御者的斜向退却线在会战中便于进攻者进行战术迂回，同时妨碍防御者自己的战术运动。但这种斜向部署并不总是战术上的过失，而往往是错误选择战略地点的结果。例如，如果道路在阵地附近改变方向，那么斜向部署就是根本不可避免的（1812年的博罗季诺会战）。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不改变其垂直部署，就已经处于可以迂回防御者的方向上。

此外，如果进攻者有很多退路，而防御者只有一条退路，那么进攻者就会享有大得多的战术自由所带来的好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防御者即使用尽了一切巧妙的战术，也无法消除战略错误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至于最后的第四点，地形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对防御者十分不利，以至即使精心地选择了并且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战术手段，也不能消除这一不利情况。在这方面，应该注意的最主要的情况是：

1.防御者首先必须争取有利条件，使自己能够清楚地观察对手，并能够在自己阵地所处地带内迅速扑向对手。只有在那些地形通过障碍与这两个条件结合的地方，地形才对防御者特别有利。

所有受到制高点制约的地点，所有或者大多数山地阵地（这一问题在有关山地战的那几章中还要专门论述），所有侧面依托山地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山地虽然增加了进攻者从阵地侧面通过的难度，但却便于他迂回），所有前面不远处有山地的阵地，以及所有不符合上述地形要求的地点对防御者都是不利的。

在与上述不利情况相反的情况中，我们只想提出阵地背后有山地这一情况。这种情况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以至一般来说可以把它看作对防御阵地最有利的情况之一。

2.地形应该多少与部队的特点和编成相适应。一支很占优势的骑兵

部队当然应该去寻找开阔地，而一支缺少骑兵和炮兵，但经过战争历练、熟悉地形和勇敢的步兵部队，则最好去利用非常难以通过的复杂地形。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论述一处防御阵地所在的地形对部队的战术意义，而只谈防御阵地所在地形的总的影响，因为只有这种影响才是具有战略分量的一个因素。

毫无疑问，部队完全为了等待敌人进攻而进入的阵地，应该为这支部队提供非常有利的地形条件，以至这些条件可以被看作部队的力量倍增器。在大自然提供了很多，但仍未能满足我们愿望的地方，就要由筑垒术来帮忙。用这种方法往往可以使阵地的某些部分变得坚不可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使整个阵地变得坚不可摧。显然，在整个阵地变得坚不可摧的情况下，防御举措的整个性质就起了变化。这时我们寻找的不再是在有利条件下进行会战和通过这种会战取得战局的成果，而是不经过会战就取得成果。如果我们让部队在坚不可摧的阵地上固守，就等于断然拒绝会战，迫使对手采用其他决出胜负的方法。

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种情况完全区别开来。我们将在以坚固阵地为题的下一章中探讨后一种情况。

我们这里所谈的防御阵地，应是一个对防御者更为有利的战场。而要使防御阵地成为一个战场，防御者的有利条件就不宜过多。这样一处防御阵地究竟应该加强到什么程度呢？显然，我们对手进攻的决心越大，阵地的坚固程度也要越大，这一点取决于对具体情况的判断。对抗拿破仑这类人物与对抗道恩或施瓦岑贝格这类人物相比，可以而且必须退到更坚固的防御工事后面。

如果阵地的某些部分是坚不可摧的（例如正面），那么就应该把这些部分视为阵地全部力量的一个因素，因为在这些地点省下来的兵力可以用到其他地点。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敌人由于无法突破这些坚不可摧的部分，就会完全改变其进攻形式，这时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敌人改变进攻形式对我们是否有利。

例如，如果我们在一条大河后面很近的地方部署部队，以至可以把这条大河看作对我们正面的加强（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实际上这一部署不过是使这条河成为我们右翼侧或左翼侧的依托点，因为敌人自然不得不在右方或左方更远的地方渡河，之后变换正面，向我们发起进

攻。因此这时的主要问题是，这种做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利弊。

我们认为，防御阵地的坚固程度越隐蔽，我们通过战斗组合达到出敌不意效果的机会越多，防御阵地就越接近其理想状态。正如人们顾及自己的部队，要设法向对手隐瞒其真正的兵力和真正的动向一样，人们同样应该力求向对手隐瞒自己想从地形方面获得哪些好处。当然，这只能做到一定程度，而且也许需要一些特别的、迄今还较少运用的办法。

任何一个位于大要塞（不论它在哪个方向）附近的阵地都可以使部队在运动和运用方面较敌人占大的优势。适当地使用野战工事可以弥补某些地点天然坚固程度的不足，可以使我们随心所欲地预先确定战斗的大体轮廓，这些就是人为加强阵地的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些方法与善于选择地形障碍结合起来，增加敌军的行动难度，但又不至于让其不能动，如果我们尽量利用环境带来的一切好处（例如我们熟悉战场而敌人不熟悉，我们能够比敌人更好地隐蔽自己的各种举措，以及在战斗过程中能够比敌人更好地运用出敌不意的手段），那么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就能使地形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决定性的影响，使敌人由于这种影响而失败，却不知道其失败的真正原因。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防御阵地。我们认为这是防御战的最大优点之一。

如果不考虑特殊情况，人们可以认为中等耕作程度的起伏地可以提供大部分这样的阵地。

注释：

[1]希尔博贝格（Silberberg），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村庄斯雷布诺戈拉（Srebrna Góra）。三次西里西亚战争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65年下令在该地附近构筑要塞，1778年建成。——译者注

[2]苏台德山脉（die Sudeten），位于欧洲中部，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之间，连接埃尔茨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长310公里，宽30～50公里。最高峰斯涅日卡山，海拔1603米。——译者注

★ 第十三章 ★

坚固阵地和设防营垒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过，如果一个阵地经天然条件和人为的加强，坚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那么它就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有利的战场的意义，从而具有了专门的意义。我们准备在本章中考察这种阵地的特点，并且由于它具有近似要塞的本性而把它称为坚固阵地。

这种阵地单靠防御工事是不容易有突出的表现的，除非作为要塞附近的设防营垒，而单靠天然障碍就更不容易有突出的表现了。这种阵地是天然条件和人工加强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们常常被称为设防营垒或设防阵地。实际上任何一个或多或少筑有工事的阵地都可以称作设防阵地，这样的阵地与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阵地的本性是完全不同的。

构筑一处坚固阵地的意图是使其中的部队坚不可摧，从而要么确实直接保护一个地区，要么只是保护部署在这一地区的部队，以便之后用这部分部队以另外的方式间接地保护国土。以往战争中的防线（尤其是法国边境一带的防线）要起到的作用是前一种，而向四周都形成正面的营垒和在要塞附近设置的设防营垒要起到的作用是后一种。

如果阵地的正面由于工事和阻止敌人接近的障碍物而坚固到敌人无法进攻的程度，那么敌人就会被迫迂回，以便从侧面或背后发起进攻。为了使敌人不容易进行这种迂回，人们为这些防线寻找从侧面支撑它们的依托点。莱茵河和孚日山脉就是这样从侧面对阿尔萨斯[1]的防线提供支撑。这种防线的正面越长，就越容易防止敌人迂回，因为任何迂回对迂回者说来总是有些危险的，而且部队迂回时越是不得不偏离它原来的行动方向，这种危险就越大。如果防线有一个可以做到坚不可摧的宽大正面和良好的依托点，就有可能直接保护一个较大地区，使之免受敌人的入侵。以往的防御设施至少是出于这种想法构筑的。以右翼依托莱茵河，以左翼依托孚日山脉的阿尔萨斯防线，以及以右翼依托斯海尔德河[2]和图尔奈[3]要塞，以左翼依托大海的15普里长的佛兰德防线，都是为起到这个作用而构筑的。

但是人们在没有这样宽大而坚固的正面和良好的依托点作为手段的

情况下，如果还要借助一支有良好防御工事的部队来防守一个地区，那么这支部队就必须使自己和阵地的四面都成为正面，从而保护自己免遭敌人的迂回。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受到保护的不是这个地区，因为这样一处阵地在战略上只是一个点。受到保护的只是这支部队，而这支部队因此有可能守住这个地区，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固守。这样的营垒是无法再被迂回的，也就是说，它不会作为比较薄弱的部分在侧面和背后再受到进攻，因为它处处都是正面，处处都同样坚固。但是敌人有可能从这种营垒的侧面通过，而且比从设防防线侧面通过容易得多，因为营垒的正面没有延展。

要塞附近的设防营垒其实起着坚固阵地的第二种作用，因为它们的使命是保护集结在其中的部队；而它们在战略上的进一步作用，也就是它们对这支受到保护的部队的运用所起的作用，与其他设防营垒是有些不同的。

谈过这三种不同的防御手段的产生情况，我们想考察一下它们的价值，并且用坚固防线、坚固阵地，以及要塞附近的设防营垒这三个名称来区别它们。

一、坚固防线。坚固防线是哨所线战争[4]的最不利的方式。这种防线对进攻者的阻碍，只有在强大火力的保护下，才有价值，而它本身根本毫无价值。而这种火力保护部队能达到的延展程度相对于国土的延展程度总是很小的，因此这种防线肯定是很短的，只能保护很少的国土，或者说，部队将无力确实防守所有的地点。于是人们或许就想到，不去占领这些防线上所有的点，而只是对它们加以监视，需要时则借助于部署好的预备队进行防御（就像防守一条中等江河那样）。不过这种做法是违背防线这一手段的本性的。假如天然的地形障碍大到足以采用这种“监视+防御”的方式，那么防御工事就毫无用处和毫无危险了，因为这种防御方式不是为扼守某地，而防御工事本来只是为了扼守某地而设置的。如果人们把防御工事本身看作阻止敌人接近的主要障碍，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一处未加防守的防御工事在阻止敌人接近方面的作用是多么小。试问，当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发起进攻时，如果没有敌方的火力杀伤他们，一条12或15普尺深的壕沟和一道10～12普尺高的城垣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因此结论是：这种防线如果较短，从而相对来说有较多的部队防守，就会受到迂回；而如果它延展较大，并且没有相应的兵力来防守，就很容易被敌人从正面攻占。

由于这种防线使部队局限于局部防御而失去任何机动性，因此用它

来对抗敢作敢为的敌人是很不合适的。如果说尽管如此这种防线在近代战争中还是存在了很长时间，那只是因为战争要素受到了削弱，表面上的困难往往像真正的困难一样起了作用。此外，这种防线在大多数战局中只是在次一级防御上用于对付敌人的袭扰部队。如果说这些防线用于这些情况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假如把用于这些防线防御的部队用在其他地点，能够做多少更有用的事情啊！在最近的战争中，根本没有人再采用这种防线，连这种防线的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至于说这种防线是否会再度出现，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坚固阵地。奉命在一个地区进行防御的部队在该地固守多久，该地区的防御就存在多久（对这一问题，我们在第二十七章[5]中将更详细地论述）。当这支部队离开和放弃这个地区时，防御才终止。

如果一支部队奉命在一块国土上固守，而该国土受到优势很大的对手的进攻，那么一个办法就是将这支部队部署在坚不可摧的阵地中，以保护其免受打击。

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那样，这种阵地不得不把四面都加固成正面，因此在兵力不是很大（否则就不符合这里所假设的整个情况了），采用通常宽度的战术部署的情况下，这种阵地就只能防守很小的地区。这个地区在战斗的整个过程中会面临很多不利因素，即使尽可能利用防御工事来加强，也难以想象进行成功的抵抗。因此这种四周都是正面的营垒，每一面都必须有相应的较大的宽度，而且每一面还都应该是坚不可摧的。尽管宽度很大，每一面还要求具有这样的坚固程度，这是筑垒术所做不到的。因此，人们应利用地形障碍使对手完全无法接近营垒的某些部分，并难以接近其他部分，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因此，为了能够运用这一防御手段，必须有一处满足这一要求的阵地。在没有这种阵地的地方，人们只靠构筑防御工事是达不到目的的。

上述考察关系到战术上的结果，只是为了适度地确定坚固阵地这一战略手段的存在。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提出皮尔纳[6]、崩策尔维茨、科尔贝格[7]、托里什-韦德拉什和德里萨[8]这些营垒作为例子。现在我们来谈谈坚固阵地在战略上的特点和作用。

这种阵地应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当然是部署在这一营垒中的部队的给养在一定时间内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在需要营垒发挥作用的期间能保障部队的给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阵地背后通向某一港口（例如科尔贝格和托里什－韦德拉什营垒），或者与一处要塞有紧密的联系

（例如崩策尔维茨和皮尔纳营垒），或者在营垒内部或距营垒很近的地方有大量储备（例如德里萨营垒）。

只有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下，营垒的给养才能得到相当充分的保障，而在第二、三种情况下，只能得到有限的保障，因此营垒中的部队仅是在给养方面就经常面临缺乏的危险。由此可以知道，保障给养这一条件将很多本来适于做营垒的险要地点都排除在外了，从而使适于构筑这种阵地的地点变得稀少了。

为了了解这种阵地的作用，以及它带来的好处和危险，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进攻者针对这种阵地会采取什么行动。

1.进攻者可以从坚固阵地的侧面通过，继续他的行动，同时以一定数量的部队监视这个阵地。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两种情况：设防阵地是由主力部队占据的，还是只由一支次要部队占据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进攻者只有在除防御者的主力以外还有其他可取得的、决定性的进攻目标时（例如攻占一处要塞、首都等），从坚固阵地侧面通过才有一些意义。而且即使进攻者有这样的进攻目标，也只有在其基地的坚固程度和交通线的位置让他不必担心其战略翼侧受到威胁时，才能去追求。

虽然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得出结论说，对防御者的主力来说，坚固阵地是可靠的，并且能发挥作用，但是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要么这个阵地对进攻者的战略翼侧能产生确切的影响，以至防御者事先有把握将进攻者牵制在对自己无害的地点上；要么是根本不存在防御者担心的、进攻者可取得的目标。如果存在着这样的目标，同时又不能对敌人的战略翼侧造成足够的威胁，那么防御者的主力要么根本不能占据这样的阵地，要么只能佯做占据，对进攻者进行试探，看他是否认为这个阵地重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始终是有危险的，即一旦进攻者并不认为这个阵地重要，防御者想驰援受到威胁的地点就来不及了。

如果占据坚固阵地的只是次要部队，那么进攻者就肯定会有其他的进攻目标了，因为这一目标有可能就是防御者的主力。在这种情况下，阵地的意义就仅限于有可能对敌人的战略翼侧产生作用，而且取决于能否起到这种作用。

2.如果进攻者不敢从阵地侧面通过，他就有可能包围这一阵地，迫使阵地上的守军因绝粮而投降。但是进攻者要进行这种包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防御者的阵地没有行动自如的后方；第二，进攻者的兵力足以进行这种包围。如果进攻者具备这两个条件，那么他的部队虽然一段时间被这一坚固营垒牵制住了，但是防御者为得到这一好处也付出了代价——占用了防御的兵力。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防御者只有具备下列条件，才能以主力占据坚固阵地：

（1）具有十分安全的后方（例如托里什-韦德拉什营垒）。

（2）预料敌人的优势不足以把我们真正地包围在营垒中。如果敌人在优势不足的情况下仍要这样做，那么我们就能够成功地冲出营垒，并各个击破敌人。

（3）可以期待援军解围。1756年萨克森人在皮尔纳附近的营垒就是这样[9]。1755年布拉格会战[10]以后发生的情况其实也是这样，当时的布拉格只能被看作是个设防营垒，假如卡尔[11]亲王不知道摩拉维亚军团能够解救他，他就不会让敌人把自己包围在这个营垒中。

因此，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之一时，才允许以主力占据一处坚固阵地。但人们还是要承认，后两个条件对防御者来说已经近乎于一个大的危险了。

但是，如果占据坚固阵地的是一支为整体利益必要时可以牺牲的次要部队，那么就无须考虑这三个条件了，此时需要考虑的只是通过这种牺牲能否避开确实比这更严重的灾祸。这种情况可能是很少见的，但并非不可设想。皮尔纳的设防营垒就阻止了弗里德里希大帝于1756年对波希米亚发起进攻。当时奥地利人几无准备，以至于波希米亚这一王国的失陷似乎是肯定无疑的了。如果它失陷了，损失的人员也许会超过在皮尔纳营垒投降的1.7万名盟军人员。

3.如果进攻者不可能像第1和第2两项中所说的那样去行动，也就是说防御者具备我们上面所列出的条件，那么进攻者能做的自然只有在防御者的阵地前面停下来，就像一条狗停在一群鸡前面一样，顶多派出一

些部队，尽量扩大所占范围，满足于取得这种没有决定意义的小的好处，而把真正的事关占有这一地区的胜负留待将来决出。这时，防御阵地就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

三、要塞附近的设防营垒。如前所述，如果要塞附近设防营垒的使命不是保护一个地区，而是保护一支部队免受敌人的进攻，那么这种营垒就属于设防阵地。要塞附近设防营垒与其他设防营垒的不同之处，实际上只在于前者与要塞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因此自然具有大得多的力量。

这些营垒还具备下列一些特点：

1.这些营垒可以担负其他特殊使命，使敌人完全不可能或者很难对要塞进行围攻。如果要塞是一个无法被封锁的港口，那么其附近设防营垒中的部队为了这一目的而受到大的损失是值得的。如果要塞不是一个难以封锁的港口，那么它可能很快就会由于粮秣耗尽而投降，故不值得牺牲大量兵力去保卫它。

2.要塞附近的这些设防营垒可供开阔地上的小部队使用。4000～5000人在要塞城垣的保护下可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而在开阔地上，他们即使是在世界上最坚固的营垒中，也仍然会被消灭。

3.这些营垒可以用于集结那些内部结构还不够紧密、没有要塞城垣的保护、尚不能接敌的部队，进行战前准备，例如新兵、后备军、国民军等。

对要塞附近的设防营垒，如果无法派兵去驻守，就会或多或少有损于要塞，这是个严重的不足。如果没有这个不足，这种营垒可以说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有利、非常值得推荐的手段。然而，总是要求要塞保有足够的守军，以便分出一定兵力准备驻守设防营垒，也是太过强人所难。

因此我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只是在海岸要塞附近才建议构筑这种营垒，在所有其他场合构筑这种营垒则弊多利少。

最后，如果我们再归纳一下我们的看法，那就是：

1.国土越小，可用于避开的空间越小，就越需要坚固阵地和设防阵

地；

2.越是有把握得到帮助和解围（来自其他国家的军队、气候恶劣的季节、民众暴动或进攻者缺乏给养和物资等），坚固阵地和设防阵地面临的危险就越小；

3.敌人可用于突击的基本力量越弱，坚固阵地和设防阵地的作用就越大。

注释：

[1]彼列科普地峡（Landenge von Perekop），连接陆地与克里米亚半岛的狭长通道，宽5～8公里。——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应为本篇第二十八章。——译者注

[3]阿尔萨斯（Elsass），今法国东北部一个大区，被莱茵河分为上、下莱茵省，与德国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巴登-符腾堡州，以及瑞士的巴塞尔州相邻。——译者注

[4]斯海尔德河（die Schelde），又称埃斯科河，流经法国东北部、比利时和荷兰西南部，长360公里。——译者注

[5]图尔奈（Tournai），今比利时埃诺省一城市，位于斯海尔德河畔。——译者注

[6]借助一道或多道由一系列哨所构成的哨所线进行防御，是18世纪末欧洲常见的一种防御形式。当时作战部队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寻找和占据合适的哨所阵地，避免进行大的歼灭战。哨所线有纵深小、占用兵力多、易被各个击破等弱点。请参阅作者在本卷第六篇第二十二章和第三卷第七篇第十二章的有关论述。——译者注

[7]原文如此，疑误。应为本篇第二十八章。——译者注

[8]皮尔纳（Pirna），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城市，位于易北河畔，西北距德累斯顿20公里。——译者注

[9]科尔贝格（Kolberg），即今波兰港口城市科沃布热格（Kołobrzeg），位于波罗的海岸边。——译者注

[10]德里萨（Drissa），即今白俄罗斯城市维尔什尼亚温斯克（Werchnjadswinsk），位于道加瓦河与德里萨河交汇处附近。——译者注

[11]1756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进攻萨克森，企图进而占领波希米亚。萨克森军队在皮尔纳附近构筑坚固阵地进行防御，等待奥地利军队前来支援。直到奥地利的援军被普军击败后，皮尔纳的守军才于10月中旬投降。但弗里德里希二世也由于冬季临近而未能达到占领波希米亚的目的。——译者注

★ 第十四章 ★

翼侧阵地

我们像编纂词典一样把翼侧阵地单列一章，只是为了使读者更容易在本书中找到这个在一般军事术语中很突出的概念，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凡是在敌人从其侧面通过后仍应固守的阵地都是翼侧阵地，因为自敌人从侧面通过的那一刻起，该阵地除了威胁敌人的战略翼侧外，就没有其他作用了。因此所有的坚固阵地必然同时是翼侧阵地，因为它们是坚不可摧的，也就是说对手只能从它们侧面通过，因此这种阵地的价值只在于威胁对手的战略翼侧。至于坚固阵地本来的正面应该如何设置，是应像科尔贝格营垒那样平行于敌人的战略翼侧，还是应像崩策尔维茨和德里萨营垒那样垂直于敌人的战略翼侧，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处坚固阵地必须在所有方向上都是正面。

但是，即使我们的阵地不是坚不可摧的，只要阵地的位置在保障退却线和交通线方面能使我们占有重要的优势，我们仍然可以在敌人从阵地侧面通过后固守这一阵地，以至我们不仅能有效地进攻推进之敌的战略翼侧，而且会使进攻者担心其退路，并且无力彻底切断我们的退路。假如敌人能够彻底切断我们的退路，那么我们就会面临在无退路情况下作战的危险，因为我们的阵地不是坚固阵地，即不是坚不可摧的阵地。

1806年的一个战例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如果部署在萨勒河右岸的普鲁士军队正面朝向萨勒河，并且在这个阵地上静候情况的发展，那么当拿破仑经霍夫[1]前进时，这个阵地就完全可以成为翼侧阵地。

假如当时双方在物质和士气方面不是如此悬殊，假如指挥法军的只是道恩式的人物，那么普军的阵地就会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从这个阵地侧面通过，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拿破仑也承认这一点，因此他决心进攻这个阵地。至于切断这一阵地的退路，即便是拿破仑也未能完全做到。即使双方在物质和士气方面的差别不大，法军要切断普军退路也与从其阵地侧面通过一样，是不可行的，因为普军左翼一旦被攻克所面临的危险比法军左翼一旦被攻克所面临的危险要小得多。即使双方在物质

和士气方面差别很大，假如指挥果敢而镇定，普军仍有大的获胜希望。其实没有什么能阻止布伦瑞克公爵[2]在13日做适当的准备，以便在14日拂晓率领8万人与拿破仑在耶拿和多恩堡[3]附近渡过萨勒河的6万人对峙。即使普军的这一兵力优势和法军背靠萨勒河陡峭河谷的处境还是不足以使普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人们还是要说，这种对峙局面本身对普军是十分有利的。如果普军不能利用这种有利的局面而赢得决战的胜利，那么就根本不应考虑在这一地区进行决战，而应继续退却，以便在退却中加强自己和削弱敌人。

可见在萨勒河畔的普军阵地虽然是可以被攻破的，但对经霍夫而来的那条大路来说，这一阵地还是可以被视为翼侧阵地的。只是像任何可以被攻破的阵地一样，它并不具备翼侧阵地的所有特性，因为只有当敌人不敢进攻它时，它才成为翼侧阵地。

有些阵地在进攻者从其侧面通过时固守不住，因此防御者就想从这些阵地出发，从侧面对进攻者发起进攻。如果人们仅仅因为这一进攻是从侧面发起的，就要把这些阵地叫作翼侧阵地，那就更不符合翼侧阵地的明确概念了，因为这样的侧面进攻与阵地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这种进攻至少主要不是以翼侧阵地的特性（可以威胁进攻者的战略翼侧）为依据的。

无论如何，从以上可以看出，关于翼侧阵地的特性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谈了。在这里我们只需简单地谈谈翼侧阵地这一防御举措的特点。

关于真正的坚固阵地，我们完全不必再谈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谈得相当清楚了。

一处并非坚不可摧的翼侧阵地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工具，但自然也是一种危险的工具，正是由于它并非坚不可摧。如果进攻者被翼侧阵地牵制住了，那么防御者使用少量兵力就产生了大的效果，就像骑手用小指按压反应灵敏的衔铁长柄。然而如果这一翼侧阵地的效果太小，进攻者没有被牵制住，那么防御者就会或多或少失去退路，要么不得不试着急忙绕道逃命，即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寻找脱身之计，要么面临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危险。针对一个大胆、士气上占优势并且正在寻求真正决战的对手，防御者采取这一手段是极为冒险和不合适的，就像上面所举的1806年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但是针对一个谨小慎微的对手和在双方只是相互监视的战争中，这一手段却是有才干的防御者可以采用的

最好的手段之一。费迪南德[4]公爵利用威悉河[5]左岸阵地防守该河，以及著名的施莫特塞芬[6]和兰德斯胡特[7]阵地的利用，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不过1760年富凯[8]军在兰德斯胡特的惨败[9]同时也说明错用这种手段所面临的危险。

注释：

[1]1757年，普军攻入波希米亚，5月初在布拉格附近大败奥军。奥地利统帅卡尔亲王被迫退守布拉格，等待道恩所率的摩拉维亚军团前来解围。6月18日，道恩在科林击败弗里德里希二世，迫使普军放弃布拉格，撤出波希米亚。——译者注

[2]卡尔（Karl Alexander von Lothringen，1712—1780），奥地利元帅，奥皇弗朗茨一世之弟，曾任奥属尼德兰总督，多次参加针对土耳其、法国、普鲁士等国的战争。——译者注

[3]霍夫（Hof），今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位于萨勒河畔。——译者注

[4]即卡尔·威廉·费迪南德（Karl Wilhelm Ferdinand，1735—1806），布伦瑞克-吕讷堡公爵，普鲁士元帅。1787年曾占领尼德兰，1792年率奥普联军进攻法国。1806年在耶拿会战中任普军总司令，被拿破仑击败，双目受伤后阵亡。——译者注

[5]多恩堡（Dornburg），今德国图林根州城市多恩堡-坎姆堡（Dornburg-Camburg）的一部分，位于耶拿以北的萨勒河西岸。——译者注

[6]即卡尔·威廉·费迪南德。——译者注

[7]威悉河（die Weser），今德国中部的一条河流，长452公里。——译者注

[8]施莫特塞芬（Schmottseiffen），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村庄普瓦夫纳戈尔纳（Pławna Górna），位于布布尔河畔。1759年7月10日，普军在此占领坚固阵地，阻挡奥军前往奥得河与俄军会合。——译者注

[9]兰德斯胡特（Landeshut），即今波兰西南部城市卡缅纳古拉（Kamienna Góra），位于布布尔河东岸。——译者注

★ 第十五章 ★

山地防御

山地对作战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对于理论非常重要。由于这种影响是一个减缓军事行动的因素，因此它首先对防御有利。我们在这里研究这种影响，但并不局限于山地防御的较窄的概念。由于我们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在某些方面所得出的结论与通常的观点是相反的，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方面做深入的分析。

首先，我们要考察这一问题的战术属性，以便能找到与之相联的战略节点。

一路大的部队沿山地小路行军会遇到数不清的困难，而一个小哨所，如果正面有陡峭的山体保护，左右有深谷做依托，却能获得非常强大的力量。毫无疑问，正是这两种情况使人们一向认为山地防御能产生很大的效果和力量，认为只是在某些时期由于武器和战术特点的限制，大部队才未能在山地进行防御。

一路部队蛇行前进，费力地穿过狭长深谷，攀登上山，然后蜗牛般翻过山头继续前行，炮兵和辎重兵边走边骂，抽打着筋疲力尽的骡马通过崎岖不平的山路，每损坏一辆车，都要费尽力气才能清掉。清障期间，后面的一切都会被堵住去路，导致怨声载道，骂声不绝于耳。这时人人都会想：这里只要出现200个敌人，就一切都完了。因此历史著作家们在谈到隘路时，总是把它描绘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样子。但是每个熟悉战争的人都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这种穿过山地的行军与山地进攻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共同之处，因此从这种山地行军的困难推论出山地进攻会有更大的困难，是错误的。

一个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很自然会得出这种结论，甚至某个时期的军事艺术几乎也同样自然地陷入这种错误。当时山地作战对有战争经验的人来说就像对新手一样，几乎同样是一种新现象。在三十年战争以前，由于战斗序列具有纵深大、骑兵多、火器不完善以及其他种种特点，因此利用险要地形障碍的做法还很不普遍，几乎不可能进行正式的山地防御（至少是用正规部队进行的山地防御）。大约到了战斗序列展开较

大，步兵及其火器占了主要地位时，人们才想到利用群山和谷地。百年以后，也就是到18世纪中叶，山地防御的思想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上面提到的第二种情况，即一个小哨所部署在难以接近的山地某处，能够由此获得大的抵抗能力，这更容易让人得出山地防御力量强大的结论。有人甚至认为，似乎只要把这种哨所的兵力增加若干倍，就可以使一个步兵营起到一支大部队的作用，使一座山起到一道山脉的作用。

毫无疑问，一个小哨所如果在山地选择了有利的部署地，就可以获得不同寻常的力量。一支小部队在平原上被数个骑兵连追击，这时如果它能迅速逃掉，不被击溃和被俘，就已经是万幸了。而这支小部队在山地却能以一种从战术上来看可以说是狂妄的姿态出现在一支大部队的眼前，迫使后者郑重其事地采取正规的进攻或迂回等行动，从而得到军事上的荣耀。至于这支小部队应该如何利用通行障碍、两翼依托点，以及在退却途中找到的新阵地来赢得这种抵抗能力，那是战术应该阐明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通过经验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以往人们有以下想法是很自然的，即如果把很多这种强有力的哨所并列部署，必然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几乎坚不可摧的正面，从而使问题的关键只在于确保自己不被迂回。为此，正面必须向左右延展，直到找到能满足整个防御要求的依托点，或者直到人们认为延展的程度本身足以保证不会被迂回。一个多山的国家尤其容易吸引人们这样做，因为它能提供很多这样的哨所部署地，这些地点似乎一处胜似一处，以至人们竟不知应该延展到何处才算是个头。于是人们在一定的宽度上用小部队占据和防守山地的所有入口，认为用10个或者15个单独的哨所占据一处宽约10普里的地域，就终于可以不必担心受到可恶的迂回了。由于这些单独的哨所之间是难以通过的地形，使这些哨所看似紧密相连，而行军纵队在山地无法离开道路行进，因此人们就认为这是在敌人面前构筑了一道铜墙铁壁。此外，防御者还保留数个步兵营、数个骑炮兵连和十几个骑兵连作为预备队，以防进攻者奇迹般地突破阵地的某一点。

这种看法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但谁也不能肯定说，我们已经完全摒弃了这种错误看法。

自中世纪以来，军队人数日益增加，战术也随之发展，同样有助于人们在军事行动中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利用山地。

山地防御的主要特点是极为确切的被动性，因此部队在具有今天的机动性以前，倾向于山地防御是相当自然的。部队的规模日益加大，为避免对手的火力打击，人们开始将部队部署成长而稀疏的横队，这种横队的相互联系非常复杂，机动非常困难，往往不可能机动。部署这样的横队就像安装一台复杂的机器，常常要花费半天工夫，占去会战的一半时间，几乎构成现在会战计划的全部内容。这种部署一旦完成，就很难再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做出改变。从而出现的情况是：进攻者比防御者较晚进入战斗状态，因此可以根据防御者的阵地情况进行部署；而防御者却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于是进攻者取得了总的优势，而防御者除了寻求地形障碍的保护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当然对寻求保护来说，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山地那样到处都可以找到有效的地形障碍，因此人们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把部队与一处险要的地形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二者共做一事：部队防守山地，山地保护部队。这样一来，被动防御借助于山地大幅增强了力量，这种做法本身还没有什么害处，只是防御者失去了更多的活动自由，但防御者本来也不知道特意去利用这种自由。

当敌对双方较量时，暴露的侧面（其中一方的弱点）总是会招致对方的打击。如果防御者一动不动像钉子一样守在本身坚固和无法攻克的哨所中，那么进攻者就可以大胆地进行迂回，因为他对自己的侧面就不必再有任何顾虑。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所谓的迂回包抄不久就会被提到进攻者的日程上来。为了应对迂回，防御者的阵地越来越向两侧延展，于是正面相应地被削弱了，而这时进攻者突然采取相反的方法：不是对防御者展开的阵地进行迂回，而是集中兵力进攻一点，进而突破整个防线。现代战争中的山地防御大体上就处于这样的节点。

于是进攻又取得了完全的优势，这是借助于日益提高的机动性而取得的。防御也只能求助于这种机动性，但是山地就其本性来看是与机动性相反的，因此整个山地防御遭到了一次大败（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些迷信山地防御的部队在革命战争中就曾多次遭受类似的大败。

但是为了不把好的连同坏的一概否定，为了不至于人云亦云地得出一些在实际生活中已千百次被活生生的现实否定了的论断，我们必须根据各种具体情况来分别研究山地防御的各种作用。

这里首先需要加以解决并有助于弄清其他一切问题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打算利用山地防御进行的抵抗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这种

抵抗只是持续一段时间，还是坚持到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为止。对相对抵抗来说，山地是再合适不过了，它能极大地增强抵抗的力量；对绝对防御来说，情况则相反，山地通常完全是不合适的，只在少数特殊情况下才是合适的。

在山地，任何运动都更缓慢、更困难，因此耗费的时间也更多。如果运动是在危险的条件下进行的，那么人员的损失也会更多，而时间和人员的损耗量是衡量抵抗强度的标准，因此只要仅是进攻者在运动，防御者就一直拥有明确的优势，而一旦防御者也必须运动，他就会立刻失去这种优势。相对抵抗比起那种导致决定胜负的抵抗允许有大得多的被动性，而且允许这种被动性达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说一直持续到战斗结束为止，而在绝对抵抗中这是决不能允许的。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也就是说，从战术上看是合理的。由此可见，山地这一因素就像大密度的介质一样，给运动带来困难，会削弱一切积极活动，是完全适合相对抵抗的。

我们已经说过，一个小哨所在山地凭借地形可以获得非常强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对这一战术结论并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证明，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点补充，那就是在这里必须区分这个哨所小部队是相对地小还是绝对地小。如果一支随便什么规模的部队把它的一部分单独地部署在阵地上，那么这部分部队就可能受到全部敌军，也就是说受到一支优势之敌的进攻。与这种优势兵力相比，防御者的这支部队的确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部署该部队的目的通常就不能是绝对抵抗，而只能是相对抵抗。这支小部队与它自己一方的全部兵力以及与敌方的全部兵力相比，兵力越小，部署它的目的就越只能是相对抵抗。

但是即使是一支绝对的小部队（当面之敌不比自己多，因此可以设想进行绝对抵抗和追求真正胜利的小部队），其在山地的处境也比一支大部队要优越得多，从险要地形中获得的好处也要大得多。我们以后还要再说明。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一个小哨所在山地具有很大的力量。不言而喻，在相对抵抗起决定作用的一切场合，这种小哨所会带来决定性的好处。但是如果一支大部队在山地进行绝对抵抗，是不是能同样带来决定性的好处呢？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先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若干个这样的哨所组成的正面防线，其力量是否像人们迄今所想象的那样等同于各哨所力量之和呢？

肯定没有，因为以这样的结论，人们会犯以下两个错误：

首先，人们经常会把难以通行的地方与无法通行的地方混为一谈。在辎重队、炮兵和骑兵无法行军的地方，步兵大多还是可以通过的，炮兵大概也是能通过的，因为战斗中的运动虽然非常紧张，但是距离短，故不能以行军的标准来衡量。由此可见，认为哨所之间能有可靠联系的想法无疑是一种幻想，因为这些哨所的翼侧是不安全的。

其次，人们会认为，一排正面十分坚固的小哨所，其翼侧同样坚固，因为一处深谷、一道悬崖等对一个小哨所来说是非常好的依托点。但这些险要地形为什么能发挥这样的效果呢？不是因为它们能让敌人无法迂回，而是因为它们能使敌人在迂回中受到与直接进攻哨所差不多的时间和兵力损耗。由于这种哨所的正面是坚不可摧的，敌人就会（而且只得）不顾地形的困难，对哨所进行迂回，而要实施这样的迂回，大概需要半天时间，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有人员伤亡。如果这样的哨所此时要依靠援军，或者打算只进行一段时间的抵抗，或者自己的力量足以与敌人的力量相抗衡，那么哨所两翼的依托就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哨所不仅正面是坚固的，而且两翼也是坚固的。但是如果人们说的是一排哨所，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它们是正面展开的山地阵地，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就都不存在了。敌人可以优势很大的兵力攻其一点，而防御者从后方可得到的援军数量极为有限，而且还要进行绝对的抵抗。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哨所两翼的依托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进攻者把他的打击指向这一弱点。他以集中的，也就是优势很大的兵力进攻正面的一点，这时进攻者激起的抵抗就这一点说来是非常激烈的，但就整个防线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进攻者克服了这一抵抗之后，就突破了整个防线，就达到了他的目的。

从以上可以得出结论：相对抵抗一般来说在山地比在平原地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如果这种抵抗是由小哨所进行的，那么它的相对力量是最大的，但是这种相对力量并不是随兵力的增加而增加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般的大规模战斗的本来目的，也就是谈谈赢得积极的胜利这一问题，赢得这种胜利也应该是山地防御的目的。如果用整个部队或者主力进行山地防御，那么山地防御自然变为山地防御会战。这时，会战（也就是运用全部兵力去消灭敌军）就成了战斗的形式，赢得胜利就成为战斗的目的。在会战中出现的山地防御是从属于会战的，

它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了手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山地地形对赢得胜利这一目的有什么影响呢？

防御会战的特点是在正面进行消极的反应，在后方加速进行积极的反应[1]，但山地地形对这两种反应来说却是一个致命因素。这是由下面两个情况造成的：第一，山地没有供部队从后向前各方向快速行军的道路，甚至战术袭击也会由于地形起伏而受到削弱；第二，视线受到限制，不利于观察地形和敌方的运动情况。因此，山地地形给进攻者提供的好处与在正面给防御者提供的好处是一样的，这就会妨碍抵抗中更好的另一半[2]出现。另外，还有第三个情况，就是防御者的退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尽管山地地形有利于防御者在正面受到压力时退却，尽管山地能让欲迂回防御者的敌人损失大量时间，但这些毕竟只是防御者在相对抵抗时才能得到的好处，而在决定性会战即坚持抵抗到底的情况下，防御者是得不到这些好处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两翼的纵队占领那些威胁甚或封锁防御者退路的地点，其所需的时间也会更多些，但一旦敌人占领这些地点，防御者就没什么补救的办法了。防御者从后面发起的任何攻势都无法再把敌人从威胁防御者退路的这些地点赶走；防御者即使投入全部力量在绝望中发起进攻，也无力突破敌人的封锁。如果有人说这里有矛盾，认为进攻者在山地拥有的那些有利条件也必然对突围者有利，那就是没有看到这两种情况的差别。进攻者派去封锁通路的部队没有绝对防御的任务，他们抵抗数小时很可能就够了，因此其处境与哨所小部队是一样的。而他们的对手此时已不再拥有各种战斗手段，而是陷入混乱，缺乏弹药，等等。总之，防御者的胜利希望很小，这种失败的危险使防御者最担心出现这种情况，而这种担心反过来在整个会战中都会有影响，会削弱每位战斗人员的士气。此时，防御者对翼侧会产生一种病态的敏感，进攻者派到防御者后方树木茂密的山坡上的每一小股部队，都会成为进攻者取得胜利的新的杠杆。

假如防御者在山地防御中将整个部队集中部署在广阔的台地上，那么上述不利条件的绝大部分就会消失，而有利条件会保留下来。人们也许想象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正面坚固，翼侧很难接近，而阵地内部和后方又有最充分的运动自由，这样一处阵地可算是最坚固的阵地之一了。不过这几乎只是一个幻想，因为尽管大多数山地沿其山脊行进比翻越其山坡更容易，但是山地的大多数台地对集中部署的大部队来说不是太小，就是名不副实。它们更多是地质学意义上的台地，而非几何学意义上的台地。

此外，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小部队来说，山地防御阵地的那些不利因素会减少，原因是小部队占据的空间较小、所需的退路较少，等等。单独的一座山不是山区，没有山区的那些不利条件。部队越小，就越可以将它的部署局限在一些单个的山脊和山上，而没有必要把它束缚在密林覆盖的陡峭山谷的罗网里，这个罗网是上述一切不利因素的根源。

注释：

[1]富凯（Heinrich August de la Motte Fouqué，1698—1774），男爵，普鲁士将军。1760年6月23日在兰德斯胡特附近被奥地利劳东元帅所率优势兵力击败并被俘。——译者注

[2]1760年6月，普鲁士富凯将军率领1.2万人进入下西里西亚的兰德斯胡特附近阵地，试图凭借丘陵地带中的坚固阵地使奥军不敢贸然进攻，从而阻止奥军通过里森山脉进入西里西亚。23日凌晨2时，富凯受到奥地利劳东元帅所率2.8万人的进攻，伤亡2000人，被俘8000人，富凯本人负伤后也被俘，损失火炮68门，奥军伤亡3000人。——译者注

★ 第十六章 ★

山地防御（续一）

现在我们转而看一下前一章所谈的战术上的结论在战略上的运用。

我们要分别谈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山地作为战场。对这第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还必须分别谈谈：

1.山地作为主力会战的战场。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指出，山地地形在决定性的会战中对防御者来说是多么不利，从而对进攻者来说又是多么有利。这种看法与通常的看法恰恰相反。当然人们要知道，持通常看法的人把很多事情都搞乱了，他们很少把极不相同的事情区别开来，看到从属的小部队在山地具有非常强大的抵抗力，便认为一切山地防御都是非常有力的。当有人认为防御中的主要行动（防御会战）在山地不是这样强有力时，他们就会感到惊讶。而另一方面，他们总是把防御者在山地会战中的失败归咎于哨所线防御，而未认识到这是相关事物的本性使然。我们不怕提出与一般人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还要指出，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有一位著作家抱有与我们相同的观点。这位著作家对我们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值得尊敬的，这就是卡尔大公。他是在论述1796年和1797年战局的著作[1]中提到这种见解的。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著作家、评论家，更是一位优秀的统帅。

如果一个兵力较少的防御者，费尽千辛万苦集中了他所有的部队，欲在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中让进攻者感受到自己的爱国之情、战斗激情和沉着机智，并且受到人们焦急和殷切的关注，却把部队部署在迷障重重的山地，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受到特殊地形的束缚，处于一种可能受到优势之敌千百次袭击的险境之中，那么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处境是十分令人遗憾的。这时他只能向着一个方面发挥他的才智，那就是尽量利用各种地形障碍，从而使他近乎采取有害的哨所线防御，而这本是他应该竭力避免的。因此在进行一场决定性会战的情况下，我们远不认为山地是

防御者的一处避难所，而是更愿意建议统帅们尽量避开山地。

当然，有时人们的确不可能完全避开山地。这样山地会战必然与平原会战有明显不同的特点：阵地要宽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平原上的2～3倍，部队的抵抗要被动得多，还击会无力得多。这是山地地形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防御者还是不应把这种会战中的防御转变为山地防御。这种会战中的防御的主要特点只应是在山地集中部署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部队置于一位统帅的指挥下，进行一场战斗，并保持充足的预备队，以便让会战决出的结果更多一些，而不是单纯的抵御，不只是在敌人面前举起盾牌。这一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这种防御很容易变成单纯的山地防御，以至经常出现而不足为奇。但这是极为危险的，以至理论要不厌其烦地反复对此发出警告。

关于主力在山地进行决定性会战的问题就谈这些。

2.山地作为从属型战斗的战场。

与上面所谈的情况相反，山地对从属和次要的战斗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在这种战斗中不会进行绝对抵抗，也不会带来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我们只要把进行这种抵抗的目的列举出来，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了：

（1）单纯赢得时间。这一目的是极为常见的，每当我们为了解敌情而设置防御线时，就有这个目的。此外，凡是等待援军的场合，也都有这个目的。

（2）抵御敌方的单纯佯动或小的次要行动。如果一个地区有山地保护，山地又有部队防守，那么无论这种防御多么薄弱，总是足以阻止敌人的袭扰和其他为掠夺该地区而进行的小规模行动。假如没有山地，如此薄弱的防线是无济于事的。

（3）展示自己[2]。在人们对山地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之前，还有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总会有对手害怕山地，在山地面前驻足，不敢行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使用主力进行山地防御。在投入兵力和运动不多的战争中，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样做永远有个条件，那就是既不打算在这一山地阵地中接受主力会战，也不能被迫进行这样的会战。

（4）一般来说，山地适于用来部署那些不准备进行主要战斗的部队，因为各部队在山地中的战斗力比较强，只是整个部队在山地中的战斗力比较弱。此外，部队在山地不大容易受到袭击，不大容易被迫进行决定性的战斗。

（5）最后，山地是真正适合民众武装活动的地方。但是民众武装必须总是得到小股正规军的支援。如果附近有大部队，反而可能对民众武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支援民众武装通常不能成为派大部队进入山地的理由。

关于山地作为从属战斗的战场问题就谈这些。

二、占据山地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如前所述，兵力不大的哨所守军在山地很容易确保较大地区的安全，而在便于通行的地区则无法守住较大地区，会不断遇到危险，这是因为如果对手占领了山地，那么另一方在山地的每一次前行都比在平原慢得多，也就是说无法跟上对手。因此，对同样大小的一处山地和其他地区来说，谁占有山地会重要得多。一个开阔地区，被谁所占有可能每天都有变化，我方战斗力强的部队只要推进，就可以迫使敌军把我们需要的地区让给我们，而在山地就不是这样。在山地，敌人的兵力即使少得多，也有可能进行出色的抵抗，因此如果我们需要山区中的一个地段，就总是要为此采取专门计划的行动，而这往往要耗费很多兵力和时间。因此，即使山地不是主要军事行动的发生地，我们也不能像在便于通行的地区那样认为山地的得失是取决于主要军事行动的，不能把夺取和占有山地视为我们推进过程中自然会产生的结果。

由此可见，山地具有大得多的自主性，对山地的占有更为确切，较少会发生变化。如果再看到山地就其特性而言，可以使人们从山地边缘很好地俯视开阔地，而山地本身却始终像隐藏在漆黑的夜里一样，那么人们就可以理解，任何一片山地对没有占据它、却位于它附近的一方来说，永远可以被看作一个无法封堵的、产生不利影响的源泉和敌人隐蔽其力量的场所。如果山地不仅为对手所占有，而且还是在其领土上，那么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小股鲁莽的游击队员如果受到追击，可以进入山地躲避，然后平安无事地从另一地点突然冲出；规模很大的几路部队可以在山地中隐蔽前行。我们的军队如果不想陷入受到山地影响的地区，不想卷入一场失衡的战斗，不想受到敌人的进攻和突击而无法还击，就不得不始终与山地保持相当的距离。

每一处山地对一定距离内的较低地区就是以上述方式产生影响的。至于这种影响是很快发生作用，例如在一次会战中（1796年莱茵河畔的马尔什会战[3]），还是过一段时间才对交通线发生作用，这要取决于它们的空间位置关系；至于这种影响能否被在山谷或平原发生的决定性的行动一起克服和消除，则取决于双方兵力的对比情况。

1805年和1809年，拿破仑没怎么考虑蒂罗尔就向维也纳前进了；但是莫罗在1796年不得不离开士瓦本，主要是因为他未控制地势较高的地区，从而不得不投入很多兵力监视该地区。在双方势均力敌而形成拉锯的战局中，我们应该摆脱敌人占领的山地对我们的持续不利影响，因此应该设法占领并守住这一山地中涉及我们进攻主要路线方向上的部分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山地通常成为敌我双方小规模战斗的主要战场，但是人们应该避免高估山地对附近地区的影响，不应在任何情况下都把这种山地看作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不应把占领山地看作主要的事情。当一切取决于胜利时，胜利是主要的事情。而赢得胜利后，胜利者就可以根据主要需求来安排其余的一切了。

三、山地作为战略屏障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必须分别谈谈山地作为屏障的两个影响。

一是对决定性会战的影响。人们可以把山脉看成一条河流，是一道带有一定通路的屏障。这一屏障把前进中的敌军隔开，把他们限制在几条小路上，使我们能够用集中部署在山后的大部队袭击敌军的某个部分。这样，这一屏障就给了我们取得战斗胜利的机会。进攻者在穿过山地前进时，即使他想排除其他所有顾虑，也无法保持一路纵队，因为他要避免陷入在只有一条退路的情况下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极大危险。因此，这种山地防御是以敌军分兵前进这个十分重要的情况为前提的。但是由于山地和山地出口的概念是很不确切的，因此在采用这种山地防御手段时，一切取决于地形本身的情况，只能认为这种手段是有可能被采用的一种手段，而且还应该记住，采用这种手段时还有两个不利之处：第一，敌人在受到进攻时，可以很快在山地中找到保护；第二，敌人占有较高的地势，这对防御者来说虽不是决定性的不利因素，但毕竟是不利的。

除了1796年针对阿尔温齐[4]的会战以外，我们还未曾见过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会战。但是拿破仑在1800年翻越阿尔卑斯山脉[5]的行动[6]清楚地表明，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当时梅拉斯[7]本应而且能够在拿

破仑的各路部队集中起来之前就以全部力量进攻他的。

二是当山地穿过敌交通线时对该交通线的影响。在山地，撇开设置在通路上的工事和民众武装的影响不提，仅是糟糕的山路在恶劣的季节就能使一支部队陷于绝望，它们把部队弄得筋疲力尽，往往迫使其退却。如果再有小股部队频繁袭扰，甚至出现人民战争，那么敌军就不得不派出大量部队，最后不得不在山中部署固定的哨所守军，从而陷入进攻战中所能有的最不利的境地。

四、山地对部队给养的影响。这个问题很简单，本身很容易理解。当进攻者不得不停留在山地中，或者至少把山地留在自己背后时，山地在给养方面造成的困难对防御者来说有极大的好处。

由于上述对山地防御的考察也折射出山地进攻的一些情况，因此它们实际上是对整个山地战的考察。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变山地为平原，变平原为山地，以及不能因为战区的选定是由很多其他因素决定的，似乎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便认为这些考察不正确或不切实际。如果是较大范围内的行动，我们就会发现，选择战区的余地并不那么小。如果涉及的是主力的部署和效果，而且是在决定性会战的时刻，那么部队向前或向后多走数日行程，就可以离开山地，进入平原，果断地在平原上集中主力就可以使附近的山地不起作用。

现在我们还想把上面分别论述的各点归纳成一个明确的看法。

我们断言并认为已经证明：无论是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山地一般来说对防御不利。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防御是指决定性的，其成功与否涉及国土的得失。山地阻挡了防御者的视线，妨碍其向各方向的运动；山地迫使防御者陷于被动，不得不分兵把守每一条通路，这样一来，这种防御总是或多或少地变成哨所线战争，因此人们应该尽量使主力避开山地，把主力部署在山地的侧面，或部署在山前或山后。

另外，我们认为，对完成从属目的和扮演次要角色的部队来说，山地是一种加强力量的因素。当我们说，山地对弱者（那些无法再寻求绝对决战的部队）来说是真正的避难地，这与我们上面的论点并不矛盾。次要角色可以从山地得到好处，这再次说明不应把主力用于山地。

但是所有这些考察都很难改变人们的印象。不仅没有战争经验的人，而且那些运用过拙劣战法的人，在具体情况下还是会强烈地感到山

地就像是一种高密度、强黏性的介质，会给进攻者的一切运动带来困难，以至他们很难不认为我们的见解是最为奇怪的谬论。但是在做过全面考察后，人们就会以18世纪独特的军事艺术史实取代上述印象。例如，他们决不会相信，奥地利在保卫它的各邦时，针对意大利方向并不比针对莱茵河方向容易。相反，法国军队在一位精力充沛、无所顾忌的统帅指挥下作战20年之久，其统帅对这一战法带来的胜利总是记忆犹新，以后还会长期在山地战和其他战斗中，由于熟练的判断力而有出众的表现[8]。

这样说来，好像开阔地比山地更能保护一个国家：西班牙如果没有它的比利牛斯山脉[9]会更强大，伦巴第地区[10]如果没有阿尔卑斯山脉会更难接近，而平原国家（例如北德意志[11]）比山地国家（例如匈牙利）更难征服。针对这些错误推论，我们最后想做一点说明。

我们并未断言，没有比利牛斯山脉的西班牙会比有比利牛斯山脉的西班牙强大，而是认为，如果一支西班牙军队感到自己足够强大，能够进行决定性的会战，那么较好的做法是集中部署在埃布罗河[12]后边，而非分兵把守比利牛斯山脉的15个隘口，但是比利牛斯山脉还远未因此就失去它对战争的影响。我们的这种看法对意大利军队也同样是适合的。假如意大利军队是分散部署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脉，就不会有决战的选择权，而被任何一个果敢的对手击败。假如它部署在都灵平原上，就会像任何其他军队一样有获胜的机会。但是人们不会因此就认为对进攻者来说，通过像阿尔卑斯山脉这样巨大的山体，并把它留在身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此外，在平原进行主力会战并不排斥以次要部队在山地进行短暂的防御，在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这样的大型山地进行这种防御是很值得建议的。最后，我们远不认为征服一个平原国家比征服一个多山国家容易，[13]除非通过一次胜利就可以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征服者在对多山国家取得这一胜利后就进入防御状态，这时山地正如过去对原来的防御者不利一样，对征服者也必然同样不利和更为不利。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此前防御者的外来援军纷纷抵达，民众都拿起了武器，那么山地将增强所有这些抵抗的力量。

人们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就像透过折光镜看物体一样，当拿着物体向一定方向移动时，物体的影像会越来越清晰，但不能随意地移动下去，而是只能到焦点，一旦超过焦点，就适得其反了。

如果山地中的防御比较弱，那么这可能促使进攻者优先考虑把山地

作为他的行进方向。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给养和行路的困难，不确定对手是否恰恰准备在山地接受主力会战，以及对手是否会把主力部署在山地，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进攻者可能有的前述好处。

注释：

[1]作者所说的“消极的反应”指防御者抵御敌人的进攻，“积极的反应”指防御者为转入反攻而积极做准备。——译者注

[2]指反攻。——译者注

[3]指卡尔大公撰写的《由1796年德意志战局论战略原则》（Grundsätze der Strategie,erläutert durch die Darstellung des Feldzuges von 1796 in Deutschland）（三卷，1814年维也纳出版）。——译者注

[4]指故意展示自己的力量，以震慑敌人。——译者注

[5]1796年7月9日，莫罗率领的法军和卡尔大公率领的奥军在南德意志黑林山脉附近的马尔什（Malsch，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小镇）进行会战。当时一部分法军从山上对低处的奥军左翼进行迂回，奥军被迫后撤。——译者注

[6]阿尔温齐（Joseph Freiherr von Berberek Alvinzi，1735—1810），男爵，奥地利元帅。曾于1796年11月和1797年1月两次率奥军试图为曼托瓦解围，均被拿破仑击败。——译者注

[7]阿尔卑斯山脉（die Alpen），欧洲最大的山脉，长1100余公里，宽100～250公里。——译者注

[8]1799年，北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重新被奥地利军队占领，法军仅占领热那亚一地，并被奥军包围。次年5月，拿破仑率法军经瑞士分三路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从背后袭击奥军。奥地利的梅拉斯将军没有在法军开出山地之前各个击破敌人，使法军得以集中后在马伦戈附近大败奥军。——译者注

[9]梅拉斯（Michael von Melas，1729—1806），男爵，希腊裔奥地利元帅。曾参加七年战争，多次在意大利与法军作战。1800年6月14日在马伦戈会战中被拿破仑击败。——译者注

[10]作者可能是想说明在山地进行防御并不比在其他地区防御容易，即如果奥地利抵抗法国的进攻，在针对意大利的方向上（山地地形）进行防御，并不比在针对

莱茵河的方向上（平原地形）进行防御容易。而法军在拿破仑的统率下，有多年战争的经验和胜利带来的信心，将来仍会在各种战斗中有出色的表现。——译者注

[11]比利牛斯山脉（Pyrénées），位于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长430公里。——译者注

[12]伦巴第地区（die Lombardei），历史上指意大利整个西北部地区，包括皮埃蒙特、热那亚和今天瑞士的提契诺州，远大于今天的意大利伦巴第大区。——译者注

[13]北德意志（Norddeutschland），指北德平原上讲低地德语的地区，主要包括今德国沿北海和波罗的海的一些联邦州。——译者注

★ 第十七章 ★

山地防御（续二）

我们在第十五章论述了山地战斗的特性，在第十六章论述了山地战斗在战略上的可能运用。在这些论述中曾屡次遇到真正的山地防御这一概念，但没有停下来论述这种防御举措的形态和部署。我们在此想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些问题。

山脉往往呈条状或带状延伸于地表，使河水在它左右两侧分流而下，从而成为整个水系的分水岭。整个山脉的这种形态在其各部分反复出现，各支脉或山脊从主脉分出，之后又成为较小水系的分水岭。基于这一情况，人们十分自然地想象山地防御的主要形态是一个长度大于宽度、像一道大屏障似的障碍。尽管地质学家对于山脉的形成及其构成的规律至今尚无任何定论，但无论如何，水流总是最直接和最确切地展示出山脉的体系（无论是水流通过冲刷过程参与影响山脉的形成，还是水流是山脉的产物），因此人们在考虑山地防御时，以水流做引导也是很自然的。人们不仅可以把水流看作用于了解总体起伏情况（地表总的断面情况）的天然水平仪，而且还可以把那些由水流形成的谷地看作最容易通往山顶的道路，因为无论如何，水流的冲刷是在致力于将高低不平的山坡变成一些平缓而有规律的弯路。这样一来，人们对山地防御的设想大概是这样的：如果山脉大体是与防御正面平行的，就可以将山脉看作一道大的障碍，类似一道墙，仅有谷地可供出入。这时真正的防御应在这道墙的脊部，即在山上台地的边缘进行，并且横穿各主要谷地。假如山地的主脉更多是垂直于防御正面，那么就应在主脉的一个主要支脉上进行防御，具体是在与主要谷地平行向上、一直延伸到主脉的山脊（这里可以看作防线的终点）上进行防御。

我们在这里谈及按地质结构进行的公式化的山地防御，是因为这种公式化在军事理论界确实风靡一时，并且在所谓地形学中把河水冲刷过程的规律与战法混为一谈。

但是在这种见解中有如此多的错误假设和不准确的概念替换，使这种见解在现实中没剩下什么有用的东西，无法作为制定系统理论的根据。

实际上，山脉的主山脊都难以通行，不适合宿营，因此不能在上面部署大部队；次要山脊往往也是这样，经常不是太短，就是太不规则；而台地并不是所有山脊上都有，即使有，也大多狭窄，不适合宿营。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甚至那种主山脊延续较长、两面大体上是斜坡或者至少是阶梯状山坡的山脉也是很少见的。主山脊蜿蜒曲折，分支众多，大的支脉呈曲线伸入原野，往往恰恰在其终点又高高耸起，形成高出主山脊的高地；山前余脉与这些高地相连，形成与山脉体系不相称的大的深谷。此外，在多条山脉交汇处，或者在多条山脉外延的起点，根本不存在狭长的条状或带状山脉，而是被放射状分布的水流和山脉替代。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人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来观察山地，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山地按地质结构系统地部署部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就会认识到坚持以这种想法作为部署部队的基本思想是多么不切实际。但是关于山地的进一步运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山地战的战术现象，那么就会看到其中有两个要素：一是对陡坡的防御，二是对狭窄谷地的防御。谷地防御经常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发挥较大的抵抗效果，但这种防御不便与在主山脊上部署力量结合进行，因为这经常要求占领谷地本身，而且往往是要占领谷地出山的部分，而非占领谷地在山中的起点，因为谷地出山的部分更深。此外，即使在山脊本身根本无法部署部队，这种谷地防御仍为山地防御提供了一个手段；山体越高，越难以通行，谷地防御所起的作用通常也就越大。

从所有这些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人们应该完全抛弃那种必须沿一条与某一地质线相重合、多少有些规律的线进行防御的想法，而只应把山地看作高低不平和有某些障碍的地面，对这种地面的各个部分，只要情况许可，应尽量尝试加以利用；即使某一地区的地质线对防御者清楚了解山体的形态是不可缺少的，但它们在防御举措中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无论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还是在七年战争中，或是在革命战争中，我们均未发现部队部署在整个山系，并按山系的主要轮廓组织防御的情况。我们从未见到部队部署在主山脊上，而总是部署在山坡上：有时高些，有时低些，有时在主山脊的这一面，有时在另一面；有时与主山脊平行，有时与它垂直，有时与它斜交；有时顺着水流，有时逆着水流；在一些较高的山地，例如在阿尔卑斯山脉，部队甚至常常是

沿着一道谷地部署；在一些较低的山地，例如在苏台德山脉，则会看到一种极为特别的情况，即部队常常部署在自己一方的半山腰，也就是说面对着主山脊部署（例如1762年弗里德里希大帝为保护对施韦德尼茨的围攻而设置的阵地就是这样，他的营垒正面就是面对欧累峰[1]）。

七年战争中著名的施莫特塞芬阵地和兰德斯胡特阵地就是设置在一般的山谷里的，福拉尔贝格[2]境内的费尔德基希[3]阵地的情况也是这样。在1799年和1800年战局中，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的一些主要哨所始终都是部署在山谷里的，这些哨所不仅横跨山谷以对其进行封锁，而且还沿整个狭长的山谷分布，同时各山脊要么根本无人占领，要么只部署少量哨所。

较高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脊既不便通行，又不宜歇宿，以至不可能用大量部队去占领。如果人们为控制山地而一定要派部队去那里，那么只有把部队部署在山谷里。初看起来，这样做似乎是荒谬的，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论观点，人们会说，山谷处于山脊的控制之下。不过实际情况并没那么糟糕，在山脊上只有很少的小路和小径可供通行，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只有步兵可以通行，因为所有的车道都分布在山谷里，因此敌人只能用步兵登上山脊的个别点。但是在这样的山地里，双方军队相隔的距离太大，远远超出步枪的有效火力范围，因此实际上把部队部署在山谷里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危险。当然这种山谷防御也有另一种大的危险，即有可能被切断退路。虽然敌人只能用步兵缓慢而非常费力地从几个点下到山谷，也就是说他无法进行袭击，但是由于从山脊通往山谷的小径的出口处没有部队防守，因此敌人可以陆续将优势兵力调下山，然后展开，进而突破防御者单薄的、从这一刻起非常无力的防线。在该防线上，部队除了一道不深的山间河流的多石河床以外，找不到其他任何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山谷防御线上的很多部队就无法撤出，因为防御者在找到撤出山区的出口以前，在山谷只能分批后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奥地利人在瑞士几乎每次都有1/3或1/2的部队被俘。

现在还要谈一谈进行这种防御[4]时，通常可以分兵到何种程度。

任何一个这样的防御部署，都是以主力在最主要的山间通道上占领的阵地为中心的，这个阵地大致位于整个防线的中央。其他部队从这一阵地向左右派出，去占领最重要的入口，于是整个防御部署就由大致位于一条线上的3个、4个、5个、6个乃至更多的哨所组成。这一防线能够或不得不延展的长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两三日的行程，即6～8普里就

非常合适，当然也有延长到20普里和30普里的。

在相距1小时或2～3小时行程的各个哨所之间很可能还有一些人们后来才注意到的次要的通道。这里可能有一些适于部署两三个步兵营的哨位，非常适于联系各主要哨所，这些地方也要派兵占领。当然人们不难设想，兵力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下去，一直划分到单个步兵连和骑兵连，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也是屡见不鲜的。总之，兵力的划分是没有通用限度的。另外，各哨所的兵力大小应视整个部队兵力的大小而定，因此对各主要哨所可能或应该保持多少兵力的问题，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们只想提出以下几项根据经验和事物的本性所得出的原则，作为兵力部署的依据：

1.山越高，越难通行，兵力划分的程度就可以越大，而且也必须大，因为一个地区的安全越是较少能通过机动战斗来保障，就越必须依靠直接的保护。对阿尔卑斯山脉的防御与对孚日山脉或者里森山脉[5]的防御相比，兵力划分的程度就必须大得多，因此更接近于哨所线防御。

2.凡是进行山地防御的地方，兵力上均是这样划分的：主要哨所大多只有一个列阵的步兵，在第二列阵中有数个骑兵连；只有部署在中央的主力才在第二列阵中有数个步兵营。

3.在正面延展很大的情况下，人们已经觉得处处兵力薄弱，因此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留有战略预备队，以增援受到进攻的点，因此受到进攻的哨所的援军，大多是从防线上未受到进攻的哨所中抽调的。

4.即使兵力划分的程度尚小，各哨所的兵力尚多，这些哨所进行的主要抵抗也总是局部的防御。某一哨所一旦被敌人完全占领，就不能再指望增援部队帮上什么忙了。

根据上面的论述，从山地防御中可以期待得到什么，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运用这一手段，防线的延展和兵力的划分能够和允许达到什么程度，理论只能把这一切留给统帅去解决。理论只要告诉统帅这个手段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它在两军交战时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就够了。

一位在展开过大的山地阵地中被彻底打败的统帅，应该送交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注释：

[1]埃布罗河（der Ebro），西班牙东北部的主要河流，长约925公里。——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从上下文的逻辑来看似应为“我们远不认为征服一个多山国家比征服一个平原国家容易”。——译者注

[3]欧累峰（Hohe Eule），波兰西南部苏台德山脉中的欧伦山脉（Eulengebirge）的最高峰，海拔1015米。——译者注

[4]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今奥地利最西面的联邦州，与德国、瑞士、列支敦士登接壤。面积2600余平方公里。——译者注

[5]费尔德基希（Feldkirch），今奥地利西部福拉尔贝格州一城市，靠近瑞士边境。在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1799—1802）期间，奥军曾在此构筑阵地，与法军作战。——译者注

★ 第十八章 ★

江河防御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大的江河和山地一样，同属战略屏障。但是江河与山地有两点不同，第一点表现在对它们的相对防御上，第二点表现在对它们的绝对防御上。

和山地一样，江河能增强相对抵抗的力量，但是江河的表现如同坚硬却易碎的材料制成的工具，特点是要么经得住任何打击，毫不弯曲，要么失去作用，防御完全瓦解。如果江河很大，而且其他条件对防御者有利，那么进攻者要想渡河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任何一条江河的防御，如果有一点被突破，那么整个江河防御就告一段落，不像在山地还能进行后续的抵抗，除非江河本身流过山地。

从战斗的角度来看，江河的另一特点是，相比山地，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使那些为进行决定性会战而采取的部署非常有利，在一般情况下也比在山地有利。

江河和山地又有共同的地方，两者都是危险的、诱人的东西，常常误导人们采取错误的举措，陷于危险的境地。我们在深入考察江河防御时将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结论。

尽管战史上有效江河防御的例子相当少，证明江河并不是多么有力的屏障（当时人们认为，一个绝对的防御体系应利用地形提供的所有加强手段），但是江河总体上对战斗和国土防御的有利作用还是不容否认的。

为系统地了解事物的全貌，我们先把考察江河防御时的不同着眼点列举出来。

首先，我们必须把江河防御的战略作用与未加防御的江河对国土防御的影响加以区别。

其次，江河防御本身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意义：

1.以主力进行的绝对抵抗；

2.纯粹的假抵抗；

3.以次要部分（例如前哨、掩护部队、次要部队等）进行的相对抵抗。

最后，我们必须就江河防御的形态把它区分为三个主要的程度或类型：

1.直接防御，即阻止敌人渡河；

2.比较间接的防御，即只把江河及其谷地作为进行更有利会战的手段；

3.完全直接的防御[1]，即在江河的敌方领土一边固守一处坚不可摧的阵地。

我们就按这三个程度对江河防御进行考察。我们准备先分别了解这三个程度与第一种，也即最重要的江河防御的关系，然后再谈谈它们与其他两种江河防御的关系。现在我们首先研究直接防御，即阻止敌人渡河的防御。

只有大的江河，即水量大的江河，才能谈得上用于这种防御。

空间、时间和兵力的组合必须被视为这种防御理论的要素。这种组合使江河防御变得相当复杂，以至很难得出一个固定的论点。经过更仔细的思考以后，任何人都会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敌人架桥所需的时间，可以确定防御江河的各部队相隔的距离；用防线的整个长度除以这个距离，就得出所需部队的数量；用整个部队的人数除以这个数量，就得出各支部队的兵力。如果把各支防御部队的兵力与敌人在架桥期间能够利用其他手段渡河的兵力比较一下，就可以判断出是否能够进行一次成功的抵抗，因为只有当防御者在敌人架好桥梁以前有可能以较大的优势兵力，也就是以多出敌军1倍左右的兵力进攻已渡河的敌军时，才能认为敌军不可能强渡。现举例说明如下：

如果敌人架桥需要24小时，在这段时间内能够用其他手段渡河的部

队不超过2万人，而防御者能够在约12小时内以2万人出现在任何地点，那么敌人就不可能强渡，因为进攻者将其2万人大致渡过一半时，防御者就能够赶到。由于防御者在12小时内（已经算上通报情况和传达命令所需时间）可以行军4普里，故如果防御24普里的河段，每隔8普里需要2万人，共需要6万人。假如防御者有这样的兵力，即使敌人试图同时在两处地点渡河，防御者也足以向任何一地调去2万人；假如敌人只在一处渡河，防御者甚至可以调去4万人。

在这里有三个决定性的因素：

1.江河的宽度。

2.渡河手段。这两个因素不仅决定架桥所需的时间，而且也决定架桥期间能够渡河的部队数量。

3.防御者的兵力。对敌军本身的兵力，这时尚可不加考虑。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个点可以使敌人，甚至使任何优势之敌都不可能强行渡河。

这就是直接的江河防御的简单理论（直接的江河防御就是欲阻止敌人完成架桥和渡河本身），但这里尚未考虑渡河一方可能采取的佯动的效果。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种防御的详情和必要的举措。

首先，如果抛开地理上的一切具体情况不谈，那么需要指出的只是，防御者根据前述理论所确定的各个部队应该紧靠江河各自集中部署。部队之所以要紧靠江河，是因为任何远离江河的部署都会加大路程，既无必要，也无好处。由于江河的水量可以保障部队不至于受到敌军大的威胁，因此没必要像设置国土防御线那样，把部队留作预备队。其次，江河沿岸的道路通常比从后面到江河任何一点的横向路更便于通行。最后，比起纯粹的哨所链，通过这样的部署无疑能对江河进行更好的观察，主要是因为指挥官都在江河附近。这样部署的各部队必须各自集中，否则的话，整个计算就不同了。凡是知道集中部队要消耗多少时间的人都会明白，防御的最大效果恰恰就是来自这种集中的部署。

利用各个哨所让敌人甚至连漕渡也无法进行，这初看上去当然非常吸引人，但是除了在少数例外的、特别便于渡河的地点以外，采取这种举措是极为不利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自对岸以优势火力就可以击退这种哨所守军，即使不考虑这一点，这样做通常也是白白浪费力量，

也就是说，这种哨所除了让敌人另选渡河点以外，达不到任何其他目的。因此，如果防御者没有强大到可以把河流当作要塞沟壕来对待和防守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任何规则了），那么这种真正的岸边防御就必然导致偏离目标。除了这些一般部署的原则以外，人们还应该考虑到：第一，江河的具体特点；第二，清除渡河工具；第三，沿岸要塞的影响。

如果将江河视为一条防线，那么其左右两端都要有依托点（例如大海或中立区），或者有其他条件，使敌人无法从防线两端以外渡河。由于这样的依托点和条件只有在江河防线很长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从中可以看到，江河防御总是不得不在很长的距离内展开，因此在现实中，人们不可能把大量部队部署在相对短的河段上，而我们必须总是依据现实情况部署部队。我们所说的相对短的河段，是指河段的长度比部队在没有江河的情况下一般展开的长度稍大。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而且任何直接的江河防御总是一种哨所线防御（至少就其延展程度来说是这样），因此根本不适合以集中部署时自然会采用的那些方法对付迂回。因此，直接的江河防御（不管它在其他情况下有多么好的结局），只要可能受到敌人的迂回，就总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行动。

就整条江河来说，不言而喻，不是所有地点都同样程度上适于渡河。对于选择渡河地点，我们虽然可以总体上提出更详细的要求，但并不能明确做出规定，因为即使是当地一些极细的特点也往往比书本着重强调的东西更具决定性。而且做这种规定也是完全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只要观察一下江河，从当地民众那里了解些情况，就几乎可以直观地知道哪里适于渡河了，没必要去回想书本上的东西。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渡河要求，我们可以指出，通往江河的道路、流入江河的支流、江河沿岸的大城镇，特别是江河中的洲岛等对渡河都很有利。与此相反，书本上往往认为作用很大的河岸的制高点、渡河点附近的弯曲河道等却很少有什么作用。原因在于这两点的作用是以绝对的河岸防御这一狭隘概念为基础的，而对于大的江河，人们基本上不可能进行绝对的河岸防御。

凡是使江河上某些地点更便于渡河的情况，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对江河防御者的部署产生影响，并少许改变一般的几何法则。但是过于偏离这种法则和过分依靠某些地点给渡河一方造成的困难，是不可取的。因为敌人恰恰会选择那些天然条件不利于渡河的地点渡河，如果他确信在那里与我们遭遇的可能性最小的话。

以尽可能多的兵力占领江河中的洲岛，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推荐的举措，因为敌人对洲岛的认真进攻会最确切地暴露出他的渡河点。

由于靠近江河部署的各部队必须根据情况需要向上游和下游方向行进，因此在缺少一条与江河平行的大路的情况下，就近整修与江河平行的小路或在短距离内修筑全新的小路都属于重要的防御准备工作。

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清除渡河工具。在江河本身清除渡河工具就已经很不容易，至少需要较长的时间，而要在流入敌方江河的支流上清除渡河工具，困难大多更是无法克服的，因为这些支流通常已经被敌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要塞封锁这些支流的河口很重要。

敌人携带的渡河工具，即浮桥舟，在大江河上渡河时很少够用。因此，很多都取决于能否从江河本身、各支流和岸边的城镇中找到渡河工具，以及在江河附近是否有林地，以用于建造船只和木筏。在这些方面，有时情况对敌人非常不利，以致几乎不可能渡河。

最后，防御者位于江河两岸或者敌岸的要塞，不仅是阻止敌人从要塞左右附近的各个地点渡河的盾牌，而且是封锁各支流和迅速收纳渡河工具的手段。

关于水量丰沛的江河的直接防御，我们就谈这些。如果再有陡峭的深谷或者沼泽较多的河岸，那么它们虽然会增加渡河的困难和提高防御的效果，但是无法替代水量丰沛的江河，因为它们不能构成绝对断绝的地形，而绝对断绝的地形是直接防御的必要条件。

如果要问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在战局的战略计划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人们必须承认这种防御绝不可能导致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意图仅仅是阻止敌人渡河，击退最先渡河的较多敌军；另一方面是因为江河妨碍防御者通过一次有力的出击将已取得的好处扩大为决定性的胜利。

不过这种江河防御常常能够赢得很多时间，而这对防御者来说通常是很重要的。进攻者为了筹集渡河工具，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如果进攻者几次尝试渡河都未成功，那么防御者就能赢得更多的时间。如果敌人因为不能渡河而完全改变了前进方向，那么防御者也许还会得到其他一些好处。最后，在进攻者不是认真推进的一切场合，江河就会使他停止运动，这时江河就成了保卫国土的永久屏障。

因此，当江河水量大和条件有利时，对江河的直接防御可以被看作是大部队对大部队的一个非常好的防御手段，能够产生现在人们很少重视的那种结果（之所以很少重视，是因为人们只注意了那些由于力量不足而失败的江河防御）。如果在上述前提条件下（这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这样的江河上还是容易找到的），人们能够用6万人在24普里长的地段上对拥有显著优势兵力的敌人进行一次有效的防御，那么当然可以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结果。

我们在上面提到了针对显著优势兵力的防御，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这个问题。根据我们已经提出的理论，只要企图渡河的兵力不小于进行江河防御的兵力，那么一切就都取决于渡河工具，而不取决于企图渡河的兵力。这种说法看上去很奇怪，但却是事实。当然人们不应该忘记，大多数江河防御，或更实际地说，一切江河防御，都没有绝对的支撑点，即都可能受到敌人的迂回，而如果敌人有兵力优势，就很方便进行这种迂回。

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即使被敌人突破了，也不同于一次失利的会战，很少能导致防御者彻底大败，因为他投入战斗的只是一部分部队，而对手只能通过一道桥梁慢慢过河，会受到阻碍，虽然战胜了防御部队，却无法立即扩大战果。如果人们看到这些，就更不会轻视这种防御手段了。

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来说，问题都在于处理得是否恰到好处。人们在进行江河防御时，对各种情况判断得正确与否，其结果将不大相同。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情况会使事情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在这里极为明智和有效的举措在那里却可能变成有害的举动。正确地判断各种情况，不认为江河只是简单的江河而已，这在江河防御中也许比在其他场合更难做到，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提防因错误理解和运用江河防御而带来的危险。但是做了这样的分析以后，我们也不能不直率地指出，有些人的叫嚷是根本不值得重视的，他们根据模糊的感觉和含混的看法，把一切都寄希望于进攻和运动，把轻骑兵在头顶上挥舞马刀向前狂奔看作战争的全部景象。

指挥官即使能够长时间地保持这种看法和感觉，也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显赫一时的独裁官韦德尔[2]在1759年齐利晓会战[3]中的表现就够了）。而最糟糕的是这种看法和感觉很少能够持久，当牵涉面很广的重大而复杂的情况纷纷向指挥官袭来

时，这种看法和感觉就会在最后一瞬间在他身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因此我们认为，当防御者满足于阻止敌渡河这一不大的目的时，如果部队人数多，而且条件有利，那么进行直接的江河防御能够取得好的结果，但对较小的部队来说，就不是这样。如果说6万人在一定长度的河段上能够阻止10万和10万人以上的敌军渡河，那么1万人在同样长的河段上将无力阻挡1万人渡河。如果5000人不怕与如此优势之敌在同一河岸上相遇，那么1万人同样会无力阻挡这5000人渡河。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渡河工具没有发生变化。

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谈到佯渡，因为在江河的直接防御中很少考虑如何对付佯渡。一方面是因为这种防御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把部队集中在一点，而在于各部队各自防守一个河段；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具备了上述渡河的前提条件，进行佯渡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进攻者的渡河工具本来就很少，也就是说，现有的工具还不足以保障渡河的需要，那么进攻者就不可能，而且也不会愿意把很大一部分渡河工具用于佯渡。无论如何，进攻者在真正渡河点上可以漕渡的兵力会由于佯渡而减少，这样防御者就能够重新赢得因敌情不明而可能耽误的时间。

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一般来说仅适用于在欧洲主要江河的中下游进行。

第二种江河防御（比较间接的江河防御）适用于较小的江河，在有深谷时，甚至适用于很小的江河。这种防御要求防御者在距江河较远的地方部署部队，部队到江河的距离应使防御者在敌军同时在多个地点渡河时，能够分别迎击敌军，或者当敌在某一点渡过河，受限于一座桥梁和一条道路时，能够在江河附近迎击他。进攻者背后紧紧卡在一条大的江河或深谷旁，并被限制在唯一一条退却用的小路上，是一种极为不利的会战处境。防御者在所有中等江河和深谷的防御中均应利用进攻者的这种不利处境。

在进行直接的江河防御时，我们认为最有利的部署是把一个军团分为几支大部队紧靠江河部署，其前提是敌人不可能突然大批渡河，否则防御者的部队就有被分割和各个击破的危险。如果防御者进行江河防御的条件并不够有利，如果敌人已经拥有绰绰有余的漕渡工具，如果江河中有很多岛屿甚至浅滩，如果江河不够宽，如果防御者兵力过小等，那么防御者就不能进行直接的江河防御。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的部队为相互间更好地联系，就必须向后离开江河一段距离。此时防御者唯一可

以采取的办法是，在敌渡河时尽快向这一渡河点集中兵力，在敌人还未占领更多的地域和渡口时向其发起进攻。防御者此时应通过前哨链对河流或河谷进行监视，并做些抵抗，而军团大部队则分为多支部队部署在距江河一定距离（通常是数小时行程）的适当地点。

进攻者在这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过江河与其谷地形成的狭窄水道。也就是说这里不仅取决于水量，而且取决于狭窄水道的整个情况，而通常一处深陡的谷地比一段较宽的江河所起的作用大得多。一支大部队通过一条较长的狭窄水道时所遇到的困难，在现实中比纯粹考虑到的要大得多。通过这条水道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通过时，敌人有可能控制周围的高地，这一危险会令人非常不安。通过后的首批部队如果前行得太远，就会过早与敌遭遇，有被优势之敌击败的危险；而如果首批部队停在渡河点附近，就要在极为不利的处境下作战。因此进攻者只有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和在指挥上有很大把握时，才能通过这样一处地形到对岸去与敌人较量，否则就是一个冒险的行动。

当然，这样一条防线不可能延展到对一条大江河的直接防御那样长，因为防御者欲集中全部兵力作战，而且即使进攻者渡河很困难，但毕竟无法与渡一条大的江河相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进行迂回会更容易。不过这一迂回会使进攻者偏离其自然的行进方向（因为我们自然会假设河谷大体上垂直于进攻者原来自然的方向），而且变窄的退却线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消失的，以至进攻者即使没有恰好在危急关头遭遇防御者，而且通过迂回赢得了更多一些的活动余地，也不如防御者有利。

我们在谈江河时，不仅谈它们的水量，而且几乎更多地注意到了其深陡的谷地，因此必须事先说明，不能把这里所说的谷地理解为山谷，否则有关山地的论述在这里也要适用了。众所周知，有很多平原地区，在那里甚至极小的河流也有陡峭的深谷。此外，布有沼泽的河岸和其他妨碍接近河流的障碍也属于这种情况。

因此在这些条件下，把一支用于防御的大部队部署在较大江河或者较深河谷的后面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态势。这种样式的江河防御可算是最好的战略举措之一。

这种防御样式的弱点，即防御者容易犯错误的地方是部队展开过大。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会很自然地将兵力从一个渡河点一直部署到另一个渡河点，却忽略了本应切断的真正的点；而如果防御者不能集中

整个部队作战，就收不到这种防御的效果，结果是：即使部队不是抵御到底，但一场失利的战斗、一次必要的退却，以及一些混乱和损失就会使部队近乎彻底大败。

防御者在上述条件下不应把防线拉得过长，并且无论如何要在敌人渡河的当晚把自己的兵力集结起来，对这两点我们说得很多了，因此无须再讨论那些取决于很多当地条件的时间、兵力和空间之间的关系了。

在这些情况下发生的会战必然有其特点，即来自防御者方面的行动肯定非常激烈。进攻者以几个佯渡地点可以使防御者一时弄不清情况，通常让防御者到了最紧急的时刻才出现在真正的渡河地点。防御者在态势方面固有的有利之处在于当面之敌处境不利。如果敌军的其他部队从其他渡河点过来，包围防御者，那么防御者就无法像在防御会战中那样，从后面对这部分敌军通过有力的突击进行打击，否则就会失去其有利的态势。因此，防御者必须在这部分敌军没有威胁到他的时候，先解决正面的问题，就是说，他必须尽量迅速而有力地进攻当面之敌，通过让正面之敌大败来解决全部问题。

但是，这种江河防御的目的从来不能是抵御一支优势过大的大部队（而这在大江河的直接防御中必要时还是可以设想的），因为防御者实际上通常要对付的已经是敌这支大部队中的绝大部分，即使这是在对防御者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人们还是容易看出，此时已经必须考虑兵力对比了。

大部队在中等江河和深谷进行的防御就是这样。在河谷边缘进行较多的抵抗会造成阵地分散的不利情况，对大部队来说，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确切的胜利。而如果防御者仅仅是为加强一道次要的防线，这道防线只需进行短时间的抵抗并有望得到援军，那么防御者当然就可以在河谷边缘，甚至在河岸进行直接防御。尽管防御者在这里不能期望得到山地阵地那样类似的有利条件，但是抵抗的时间毕竟总是会比在一般地形上长。只有一种情况会使这种兵力运用变得非常危险，甚至是不可能，即如果河道非常蜿蜒曲折（深谷中的河流往往是这样）。人们只要看一看德意志境内的摩泽尔河[4]的河道就能明白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前出到河流转弯处的部队在退却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消灭。

大的江河同样可以给大部队提供在中等江河上适用的防御手段，而且条件有利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当防御者要争取彻底的胜利时，总

是要运用这个手段（例如阿斯旁会战[5]）。

至于部队为了使江河或深谷成为阻止敌人接近的战术障碍，即在战术上加强正面，而紧靠江河或深谷部署，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考察是战术范围的事情，不过我们要指出，从结果来看，这说到底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果陡谷很深，那么阵地正面就因此而变得绝对不会被攻破。这样一来，进攻者从这种阵地侧面通过并不比从任何其他阵地侧面通过而有更多的麻烦，因此防御者这样部署实际上几乎是在给进攻者让路，这显然本不是这样部署的意图。只有当地形对进攻者的交通线十分不利，他一旦离开自己的道路就会招致极为不利的后果时，防御者这样部署部队才可能是有利的。

采用第二种防御时，进攻者的佯渡会给防御者带来更大的危险，因为进攻者更容易实施佯渡，而防御者的任务却是要把全部部队集结在真正的渡河点。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在时间方面并不十分紧迫，因为在进攻者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和占领几个渡河点以前，对防御者有利的条件一直是存在的。此外，进攻者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佯攻的效果也没有对哨所线防御进行佯攻的效果那么好，因为防御者在哨所线防御中必须保持所有地点都不被攻破，因此在如何使用预备队的问题上更为困难，需要判明哪个地点会首先被敌人攻破，而在这里只要弄清敌主力在哪里就可以了。

关于在大小江河上进行的上述两种防御，我们总体上还必须指出：如果这两种防御是在退却时的紧急和混乱中部署的，没有准备，没有清除渡河工具，没有对当地地形的确切了解，那么当然就得不到上面所设想的结果了。由于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指望具备上述有利条件，因此为进行江河防御而把兵力分散在延展的阵地上是极为愚蠢的做法。

总之，正如在战争中凡是在意识不明确和意志不坚定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都会失败一样，如果由于没有勇气在一场面对面的野战中与对手进行会战而选择了江河防御，指望利用宽河深谷挡住对手，那么江河防御肯定也不会取得好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统帅和部队谈不上对自己的处境有真正的信心，往往是忧心忡忡的，而且担忧的事情通常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一场面对面的野战不会像决斗那样以双方情况完全相同为前提。一个防御者如果在野战中不善于利用防御的特点、迅速的行军、熟悉的地形以及自如的运动争取到好处，那么他就无可救药了。江河和河谷对这样的防御者是最无能为力的了。

第三种防御是通过在敌岸占领一个坚固的阵地进行的。这种防御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是因为河流穿过敌人的交通线，从而使敌人的交通线有依赖一座或数座桥梁的危险。显而易见，这里指的只能是水量大的江河，因为只有大江河才能造成这种情况。相反，一条谷深水少的江河一般都有很多渡口，根本不会产生上述危险。

这种阵地必须非常坚固，几乎无法被攻破，否则就会迎合敌人的希望，并使防御者失去有利的条件。如果阵地坚固到敌人不敢进攻的程度，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敌人甚至会被束缚在防御者所在的河岸上。假如他渡河，就会失去其交通线，当然他渡过河后也会威胁到防御者的交通线。这时，如同双方相互从侧面通过的所有场合，一切都取决于谁的交通线在数量、位置和其他方面得到的保障更多；谁在这种情况下在其他方面会失去得更多，也就是谁会被对手轻易战胜；最后，取决于谁在自己的军队中保有更多的制胜力量，以便在最紧急的情况下可以依靠这一力量。江河在此的作用无非是加大双方在交通线方面所面临的危险，因为双方的交通线都被限制在桥梁上。通常情况下，防御者的渡河点和各种仓库由于受到要塞的保护，比进攻者的更安全。如果这一点能够确定，那么防御者当然是可以设想进行这种防御的。在其他条件不适于进行直接的江河防御时，也可以用这种防御来代替直接防御。这样，虽然江河没有受到部队的防守，部队也没有受到江河的保护，但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守卫了国土，而这正是防御者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必须承认，这种没有决定性打击的防御就像正负电荷仅简单接触时产生的电压一样，只适于阻挡力量较小的冲击。如果对方统帅是一个谨小慎微、犹豫不决、任何东西都不会促使他猛烈前进的人，那么即使他拥有极大的兵力优势，防御者还是可以采取这种防御。同样，如果双方此前已形成均势，彼此试图争夺的仅仅是小的利益，防御者也可以采取这种防御。但是如果防御者要对付的是一个莽撞者带领的优势兵力，那么采取这种防御就有走向灭亡的危险。

另外，这种防御方法看起来是既大胆又科学，可以称得上高雅的防御方法。但是高雅的一般容易流于华而不实，而在战争中不像在社交中可以允许华而不实的作风存在，因此采用这种高雅方法的实例是很少见的。不过，从这第三种防御发展出一种辅助前两种防御的特别手段，即通过控制桥梁和桥头堡，总是以渡口威胁敌人。

这三种江河防御中的任何一种防御，除了可以旨在以主力进行绝对

抵抗外，还可以旨在进行假抵抗。

防御者固然可以采取很多其他举措，而且说到底可以以任何一处与行军宿营地有所不同的阵地来造成这种不想真正进行的抵抗假象，不过对一条大江河的假防御确实能起到欺骗作用，因为人们为此多少要采取复杂的举措，其效果通常较其他所有场合更大和更持久。对进攻者来说，在防御者眼皮底下渡河总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往往要考虑很久，或者要推迟到更为有利的时间进行。

因此防御者在进行这种假防御时，要求主力大体上像真防御那样分布和部署在河边。但是由于假防御这种意图本身说明当时的情况不利于进行真防御，因此如果部队真的进行了哪怕只是适度的抵抗，也会由于不得不多少拉长的防线和分散的部署而很容易面临损失惨重的危险。从本来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不彻底的举措。可见在进行假防御时，一切行动的目的必须是使部队确实能在遥远后方（往往相距数日行程）的某一地点集中，因此在进行假防御时，其抵抗只能以不妨碍这一集中为限度。

为了清楚地说明我们的看法，同时指出这种假防御可能具有的重要性，我们想提一下1813年战局末期的情况。当时，拿破仑率领约4万～5万人退过了莱茵河。联军按照自己前进的方向可以在曼海姆至奈梅亨[6]的区域内轻而易举地渡河，因此拿破仑要以上述兵力防守这一河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只能考虑大致在法国的马斯河[7]沿岸进行首次认真的抵抗，因为他在那里可以得到一定的增援。假如拿破仑立刻退到马斯河，联军就会紧追到那里；假如拿破仑让部队渡过莱茵河后入营休整，那么很快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因为联军即使谨慎到极为胆小的程度，也会派遣一些哥萨克骑兵[8]和其他轻装部队渡河，而当他们看到渡河如此顺利，一定还会派其他部队接着渡河，因此法军有必要准备在莱茵河进行认真的防御。由于可以预见，一旦联军真的渡河，法军这个防御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因此人们可将这次防御视为一次纯粹的佯动。在进行这一佯动时，法军根本不会冒任何危险，因为他们的集结点在摩泽尔河上游。只是麦克唐纳犯了错误：众所周知，他率2万人在奈梅亨附近，一直等到一月月中真的被温岑格罗德[9]军（该军抵达较迟）逐走，从而妨碍了他在布里昂会战以前与拿破仑会合。法军在莱茵河畔的这一假防御使联军的前进运动停了下来，并使其下决心把渡河推迟到援军抵达后进行，也就是说推迟了六周之久。对拿破仑来说，这六周时间想必是极为宝贵的。假如没有法军这次在莱茵河畔的假防御，联军就会挟莱比锡

大会战胜利的余威直驱巴黎，而法国人根本不可能在首都的这一边进行一场会战。

采取第二种江河防御，即利用中等江河进行防御时，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欺骗，只是效果一般说来要差得多，因为这里仅是试图渡河，所做的准备工作远没有真正渡河时的复杂，所以这种戏法很快会被戳穿。

采取第三种江河防御时，估计假防御的效果还要更差些，不会超过临时进入某一阵地后进行防御的效果。

最后，前两种江河防御非常适于在为某一次要目的而部署的前哨线或其他防线（哨所线）上采用，也非常适用于仅仅为进行监视而部署的次要部队。这两种江河防御相比没有江河的场合可以给上述防线和部队带来更多的力量和把握。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只是进行相对的抵抗，而河流这种地形自然会显著地加强相对抵抗的力量。在这里人们不仅应该想到抵抗在战斗本身中可以持续相对很长的时间，而且应该想到敌人在针对这一抵抗的每次行动之前都会有很多顾虑。在没有紧迫动机的情况下，这些顾虑往往会使其99%的行动不能付诸实施。

注释：

[1]作者在这里应该是泛泛地指山地防御。——译者注

[2]里森山脉（das Riesengebirge），即克尔科诺谢山脉，是苏台德山脉最高的部分，位于今波兰和捷克边境地带。——译者注

[3]原文如此，疑误。似应为“完全间接的防御”，因为作者曾在本篇第十章中把这种方法称为“间接”的方法（“……使防御者有可能以间接的方法，即在对岸敌占区进入一处阵地来防守江河”）；从递进的逻辑关系来看也应为“完全间接的防御”，因为作者在上面第1点中已经指出过“直接防御”。——译者注

[4]韦德尔（Carl Heinrich von Wedel，1712—1782），普鲁士中将，普鲁士首任国防大臣。——译者注

[5]又称凯伊会战。在1759年战局中，弗里德里希二世采取守势。为阻止奥地利和俄国军队会合，弗里德里希二世提拔年轻的中将韦德尔接替多纳任东战区司令官，并赋予他罗马独裁官式的权力，以便指挥资历较深的将军作战。1759年7月23日，韦德尔率2.74万名普军在齐利晓（Züllichau，即今波兰城市苏莱胡夫

[Sulechów]）附近的凯伊村与5万余名俄军遭遇。韦德尔由于地形侦察不足、骑兵与步兵的部署过近、炮兵数量少，以及事先没有准备进行防御会战而失利，损失6800人，被迫退却。——译者注

[6]摩泽尔河（die Mosel），莱茵河的一条支流，流经法国、卢森堡和德国，长544公里。——译者注

[7]1809年，拿破仑率法军攻入奥地利，在雷根斯堡附近击败卡尔大公后，于5月13日攻克维也纳。卡尔大公在维也纳附近与拿破仑相隔多瑙河对峙。21日中午，法军渡过多瑙河的部队达4万人，在阿斯旁（Aspern，今维也纳城区的一部分，位于多瑙河左岸）与埃斯灵（Essling，今维也纳城区的一部分，距离阿斯旁半小时行程）之间占领阵地。卡尔大公见时机已到，率奥军向法军发起进攻，经激烈战斗，大败法军。次日，法军在损失2万余人后，被迫退回多瑙河畔的洛鲍滩涂（die Lobau，多瑙河流经维也纳形成的滩涂地，面积22平方公里）。——译者注

[8]奈梅亨（Nymwegen），今荷兰海尔德兰省一城市，位于瓦尔河左岸，靠近德、荷边境。——译者注

[9]马斯河（die Maas），莱茵河第二大支流，发源于法国东部的朗格勒高原，流经法、比、荷，长约874公里。——译者注

★ 第十九章 ★

江河防御（续）

我们现在还要谈谈本身并未设防的江河在国土防御中所起的作用。

每一条大的江河连同其主流的和支流的河谷，构成一个很大的地形障碍，因此总的来说对防御有利，其特有的影响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进一步说明。

首先，我们必须分清这条大的江河与国境（总的战略正面）是平行的，还是倾斜的或垂直的。如果是平行的，我们还必须分清江河是在我军（作为防御者）的前面，还是在进攻者的前面，并弄清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军与江河之间的距离。

如果在一支进行防御的大部队后面不远处（但不少于平常的一日行程）有一条大河，而且在这条河畔有足够数量的安全的渡河点，那么防御者的处境无疑比在没有这条大河时有利得多。这是因为，虽然防御者要顾及各渡河点而在行动上失去了一些自由，但是由于战略后方（主要是交通线）安全了，因此获得的好处更多。不言而喻，我们这里设想的是在本国境内进行的防御，因为在敌国，即使敌军主力在我们前面，但我们作为防御者总还是或多或少地担心在自己背后的江河的另一岸出现敌人。这时，由于江河对道路通行有限制作用，它对防御者处境的影响更多是有害的，而不是有利的。江河在防御部队背后越远，对部队的好处就越少，到了一定距离，它的影响就完全是零。

如果进攻的部队不得不渡过江河前进，那么江河对它的运动只会起到不利的影响，因为江河把部队的交通线限制在个别渡河点上了。1760年，海因里希亲王[1]在布雷斯劳附近的奥得河[2]右岸迎击俄军时，显然是以他背后一日行程远的奥得河为依托的。相反，俄军在切尔尼舍夫[3]的指挥下渡过奥得河后，处境却非常不利，因为他只有一座桥梁，面临失去退路的危险。

如果一条江河或多或少地垂直穿过战区，那么由此带来的好处就又在防御者一边。首先，由于有江河做依托，以及可以利用下沉的横贯河

谷，防御者通常可以占据很多有利的阵地来加强正面（例如易北河在七年战争中对普鲁士人所起的作用）；其次，进攻者要么不得不对江河两岸中的一岸不管不问，要么不得不分兵，而分兵对防御者是有利的，因为防御者将比进攻者占据更多的安全的渡河点。人们只要纵览一下七年战争就会看到，尽管普鲁士在整个七年战争中对奥得河和易北河本身并未进行过真正的防御，而且这两条河的走向与敌人的正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多是相倾斜或垂直的，很少是平行的，但是这两条河对弗里德里希大帝防守他的战区（西里西亚、萨克森和勃兰登堡边区）是非常有利的，并顺理成章地对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占领这些地区构成了很大障碍。

一般来说，江河只有与战区垂直，并且可以作为运输通道时，才对进攻者有利，原因是进攻者的交通线较长，在运输各种必需品方面困难更大，因此水运可以极大减少运输困难的做法想必主要是给他带来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防御者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即自本国边境起可以利用要塞封锁江河，但是江河流入本国边境前的河段给进攻者带来的好处却不会因此而消失。不过，有些从军事上其他角度来看宽度不算小的江河，却并不能通航；有的江河不是四季都可通航；船只在有些江河上逆流航行时非常缓慢，往往十分困难；有些大江河曲折很多，往往使路程增加一倍以上；现在两个国家之间的主要交通线大多是公路。最后，大部分必需品现在通常是在最近的省份筹集，而不是像商人那样习惯于从远方运来。如果人们考虑到上述这一切，就会清楚地看出，水运对部队给养所起的作用根本不像书本习惯上所描绘的那样大，因此它对战事进程的影响很小并不确定。

注释：

[1]哥萨克骑兵（Kosaken），“哥萨克”的突厥语意为“自由自在的人”，原是生活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游牧部落，以骁勇善战和精湛骑术著称。历史上，俄国沙皇通过发给俸禄、分封土地等手段笼络其上层人物，使哥萨克骑兵成为俄国用于扩张的重要力量。现多分布在顿河、捷列克河和库班河流域等地。——译者注

[2]温岑格罗德（Ferdinand Freiherr von Wintzingerode，1770—1818），男爵，俄国骑兵将军。——译者注

[3]海因里希亲王（Prinz Friedrich Heinrich Ludwig von Preussen，1726—1802），普鲁士亲王，将军，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最小的弟弟。14岁时即成为轻步兵团上校团长，曾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三次西里西亚战争。——译者注

第二十章

一、沼泽地防御

像北德意志的布尔坦沼泽地[1]那样的大片沼泽地是很少见的，因此不值得对这样的沼泽地进行论述。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洼地和泥泞的小河河岸却是常见的，而且它们往往会构成很大的、可以用来进行防御的地段，事实上人们也是常常这样利用这些地段的。

沼泽地防御的举措虽然与江河防御的举措相当一致，但是毕竟还有几个特点应该特别注意。沼泽地的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特点是，除了堤道以外，步兵在沼泽地中根本无路可走，通过它比渡过任何一条江河都困难得多。这是因为：首先，筑一道堤坝不像架一座桥梁那样快；其次，没有临时的通过沼泽地的手段，无法把保护筑堤的部队先运到沼泽对面去。在江河上，可以用部分船只把前卫部队先运到对岸，再开始架桥，但在沼泽地没有相应的辅助手段。即使只是步兵要通过沼泽地，其最简便的方法也是要铺设木板，但是如果沼泽地有一定的宽度，那么铺设木板这一工作所需的时间比第一批船只渡河的时间要多得多。如果沼泽地中间还有一条没有桥梁就过不了的河，那么把首批部队运过去的任务就更困难，因为在只有木板的情况下，单个人也许可以通过，但架桥所必需的沉重器材无法运过去。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沼泽地的第二个特点是，人们通过后不能像毁坏渡口那样彻底地破坏沼泽地上的通路。人们可以断开桥梁，或者将其破坏到根本无法再利用的程度，但对堤坝充其量只能将其挖开，而这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沼泽地中间有一条小河，固然可以拆掉小河上的桥梁，但整个通路并不会因此而像大河的桥梁被破坏后受到那样大的影响。因此，要想使沼泽地对自己有利，就必须用相当多的兵力占领现有的所有堤坝，并且进行认真的防守。

于是在沼泽地防御中，人们一方面不得不进行局部的防御；另一方面，由于堤坝以外的其他地点难以通行，又减轻了这种防御的难度。上述两个特点使沼泽地防御必然比江河防御更局限在一个地点，从而更为被动。

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人们在沼泽地防御中投入的兵力相对要比直接的江河防御多一些。换句话说，人们无法设置较长的防线，特别是在耕作发达的欧洲。在这里，即使是在对防御最有利的情况下，通道的数目通常也还是很多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沼泽地不如大江河有利。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局部防御都有一些极为棘手和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这种沼泽地和洼地通常都很宽，欧洲最大的江河也无法与之相比，因此防守通路的哨所绝对没有被对面火力消灭的危险，而哨所本身的火力效果却由于这样一条非常狭长的堤坝提高了很多，而且通过这样一条1/4普里或1/2普里长的隘路比通过一座桥梁要耽搁更多的时间，那么人们就不能不承认，在其通路并不太多的情况下，这种洼地和沼泽地是世界上可能有的最坚固的防线之一。

正如我们在论述江河防御时曾谈到的那样，人们应利用难以通过的地形进行间接防御，于己有利地开始一次主力会战，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沼泽地。

但是由于通过沼泽地需要很多时间，而且困难很大，采取在敌岸占领阵地的第三种江河防御的方法在这里就过于冒险了。

有些沼泽地、草地、带树丛的泥沼地，除堤坝以外还有其他能通行的地方，在这些地带进行防御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敌人只要发现一个能通行的地点，就可以突破防线，而若防御者进行真正的抵抗，常常会给己方带来重大的损失。

二、泛滥地防御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谈泛滥地。无论作为防御手段，还是作为自然现象，泛滥地无疑都与大的沼泽地最接近。

当然，这种泛滥地是很少见的。荷兰[2]也许是欧洲唯一值得我们研究的有这种现象的国家。而正是这个国家由于奇特的1672年[3]和1787年战局[4]，以及它与德、法两国密切相关的位置，使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一些考察。

荷兰的泛滥地与普通泥泞的和通行困难的洼地有以下不同特点：

1.土地本身是干燥的，或是干燥的草地，或是耕地。

2.很多深浅和宽窄不一的小的灌溉和排水渠在这片土地上纵横交错，使这些泛滥地一片一片地平行排列。

3.这里到处都有用于排灌和航行、周围筑有大堤的较大运河，这些运河没有桥梁是无法通过的。

4.整个泛滥地的地面显著地低于海平面，因此也低于运河的水面。

由此可见，借助于挖开堤坝和开关水闸就可以淹没土地，这时只有较高堤坝上的一些道路还是干燥的，其他道路或者完全淹没在水中，或者至少被水浸泡得松软到无法利用的程度。如果泛滥地水深只有3～4普尺，那么必要时在短距离内还可以涉水，但是当上述第2点所说的那些小排灌渠也淹没在水中，无法被看见，那么它们就会妨碍涉水。只有当这些沟渠都朝着一个方向，人们可以在它们之间行进而不必跨越它们时，泛滥地才不会成为通行的绝对障碍。不难理解，这种情况常常只能出现在很短的距离内，也就是说只能用于十分特殊的战术需要。

根据上述特点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进攻者只能沿有限的几条通道行进，这些通道都在相当狭窄的堤坝上，而且左右两侧通常有水渠，使其成为一条很长的让进攻者面临危险的隘路。

2.这种堤坝上的任何防御设施可以很容易地加强到难以逾越的程度。

3.由于防御者如此地受限制（涉及各个点时也是如此），只能进行最被动的防御，从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被动抵抗上。

4.这里的防御并不是像一道保卫国土的屏障那样的一条单独的防线，而是到处可以利用同样的通行障碍保护自己的翼侧，也可以不断地设置新的防御阵地。第一道防线的某一段失守后，可以这种方式用新的一段来替代。可以说，这里的各种防御部署组合就像是棋盘上的情况，是无穷无尽的。

5.但是一个国家只有在耕作发达和人口稠密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这

样的整个状况，因此通道和封锁通道的阵地的数量自然比其他战略部署中的要多得多，从中又可以得出结论：这种防线不应过长。

荷兰最主要的防线自须德海[5]畔的纳尔登[6]起，绝大部分经费赫特河[7]彼岸，直到瓦尔河[8]畔的霍林赫姆[9]，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沿着比斯博什[10]，长约8普里。1672年和1787年，荷兰人曾用25,000～3万人防守这条防线。如果守军确实能够进行不屈不挠的抵抗，那么肯定会收到很大的效果，至少对防线后面的荷兰省来说是这样。

1672年，这条防线确实抵挡过两位著名统帅（起初是孔戴，后来是弗朗索瓦·卢森堡）指挥的有显著优势的军队。他们本可以率领4万～5万人进攻这条防线，但是他们按兵不动，想等待冬季，结果当年的冬季并不十分寒冷。与此相反，1787年荷兰人在这第一道防线上的抵抗丝毫没起作用，甚至在须德海与哈勒姆湖[11]之间短得多的防线上进行的更强一些的抵抗也在一天内就被粉碎了。这是由于布伦瑞克公爵采取了巧妙的、适合当地情况的战术，尽管真正向这条防线推进的普鲁士军队的兵力并不比防御者的兵力多多少，甚至根本不多。

两次防御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最高指挥的不同。1672年，荷兰人在没有备战的情况下受到路易十四世的袭击。众所周知，荷兰步兵平时的战斗精神不是很强，当时绝大多数要塞装备很差，守军很少，而且都是雇佣兵，要塞指挥官不是一些毫无忠诚可言的外国人，就是一些指挥能力差的本国人。因此荷兰军队原来从勃兰登堡手里占领的莱茵河沿岸要塞，以及他们自己在这一防线以东所有的要塞（除格罗宁根[12]以外），大都未经真正防御即很快落入法国人之手。当时，15万法军的主要行动就是占领大量要塞。

但是1672年8月，德·维特兄弟[13]被谋杀，奥兰治公爵[14]执政[15]，在防御举措方面有了统一的指挥，还有时间完成上述防线的建设，各种举措相互配合得非常好，以至蒂雷纳[16]和路易十四世率领两支部队离开后，指挥驻荷兰法军的孔戴和弗朗索瓦·卢森堡都不敢对这条防线上的哨所采取行动。

1787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成为进攻者真正敌人和进行主要抵抗的，不是七省联合组成的共和国，而只是荷兰一省。这次进攻者谈不上攻占所有的要塞（这在1672年是主要的事情），荷兰的防御也一开始就仅限于前述防线。进攻者也不是15万人，而只有2.5万人，担任指挥的

不是相邻大国的有权势的国王，而是遥远的、在某些方面受到约束的国君[17]派遣的一位统帅[18]。虽然包括荷兰省在内的荷兰全体国民分裂成两派，但是共和派在荷兰省占绝对优势，而且当时民众的情绪确实十分激昂。在这种情况下，1787年的抵抗至少应该取得和1672年抵抗同样的结果。但是防御者在1787年有一个重要的不利情况，那就是没有统一的指挥，这和1672年相比是一个很大的不同。1672年时，指挥全权交给了英明而坚强的威廉·冯·奥兰治公爵[19]，1787年时却交给了一个所谓的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虽然由四位坚强的人物组成，却没有能力使全部行动一致，未能赢得民众信任，因此整个委员会的工作显得不完善和软弱无力。

我们用这么多时间谈这个问题，为的是进一步明确这一防御举措的概念，同时指出，由于整个指挥在统一性和连贯性上的不同，其产生的效果也有极大的差别。

尽管这种防线的组织和抵抗方法属于战术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就1787年战局来说明一下这种抵抗方法，因为它已经比较接近于战略。我们认为，尽管各个哨所的防御就其属性来说必然是被动的，但是当对手像1787年那样不占显著优势时，防御者从防线的某一点进行还击并非不可能，而且并不一定没有好的结果。尽管这种出击只能在堤坝上进行，不会有很大的运动自由和特别大的冲击力，但是进攻者毕竟不能占领所有其未在上面推进的堤坝和道路，因此熟悉国土情况并占据坚固阵地的防御者还是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对推进中的进攻纵队进行真正的翼侧进攻，或者切断它们与储备物资之间的通道。如果人们考虑到进攻者本身的处境极为被动，具体是他比其他一切场合更依赖于交通线，那么就会很好地理解，防御者的任何一次出击即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作为一种佯动就已经能产生大的效果。如果荷兰军队实施一次这样的佯动（例如自乌得勒支[20]出击），那么我们非常怀疑，小心谨慎的布伦瑞克公爵是否还敢接近阿姆斯特丹[21]。

注释：

[1]奥得河（die Oder），欧洲中部的主要河流之一，源于捷克，流经波兰的西里西亚地区和今德波边境，流入波罗的海，长898公里。——译者注

[2]切尔尼舍夫（Sachar Grigorjewitsch Tschernyschew，1722—1784），伯爵，俄国元帅。七年战争期间指挥2万俄奥联军攻打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并进占柏

林。彼得三世继位后，于1762年5月命切尔尼舍夫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结盟。后任俄国防大臣（1763—1774）。——译者注

[3]布尔坦沼泽地（das Bourtanger Moor），位于德国和荷兰边境地带，埃姆斯河以西，曾是西欧最大的沼泽地，现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译者注

[4]荷兰（Holland），尼德兰的一个省，因其经济和政治地位重要，所以自16世纪也将尼德兰称为荷兰。——译者注

[5]17世纪后半期，荷兰成为海外贸易强国，竭力抵制法国的扩张政策，法、荷矛盾十分尖锐。1672年5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率领法军攻入荷兰，六周内占领半数省份。7月，荷兰总督和陆海军司令奥兰治·威廉三世下令打开阿姆斯特丹水闸，形成洪泛区，使法军的行动受阻。——译者注

[6]1780—1784年，荷兰因海战失败，丧失大批海外殖民地。奥兰治家族的反对派起而反对威廉五世。1786年，议会决定废止奥兰治家族的总督世袭权利。1787年9月12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派布伦瑞克公爵率军队攻入荷兰，10月初占领阿姆斯特丹，奥兰治·威廉五世复位。——译者注

[7]须德海（der Zuidersee），即艾瑟尔湖，位于荷兰西北部。原为深入内陆约100公里的海湾，1932年修筑拦海大坝后成为内湖。——译者注

[8]纳尔登（Naarden），今荷兰北荷兰省小镇霍伊泽梅伦（Gooise Meren）的一部分，邻近的霍伊湖原为须德海的一部分。——译者注

[9]费赫特河（die Vecht），又称乌得勒支费赫特河，荷兰西部一条河流，流入古伊湖，长40公里。——译者注

[10]瓦尔河（die Waal），荷兰境内莱茵河下游的一条支流，流经奈梅亨等城市。——译者注

[11]霍林赫姆（Gorinchem），今荷兰南荷兰省东南部一城市，位于瓦尔河下游北岸。——译者注

[12]比斯博什（Biesbosch），今荷兰一自然保护区，面积90平方公里，其中97%位于北布拉班特省，3%位于南荷兰省。——译者注

[13]哈勒姆湖（Haarlemer Meer），原荷兰西部的一个湖泊，位于哈勒姆、莱顿与阿姆斯特丹之间。1840—1853年湖水被排干后成为耕地。——译者注

[14]格罗宁根（Groningen），今荷兰北部格罗宁根省省会。——译者注

[15]即科内利斯·德·维特（Cornelis de Witt，1623—1672）和约翰·德·维特（Johan de Witt，1625—1672），荷兰贵族党的领袖，1660年荷兰总督威廉二世去世后，二人掌握政权，后于1672年政变时被杀。——译者注

[16]即威廉三世（Wilhem Ⅲ.von Oranien-Nassau，1650—1702），奥兰治-拿骚公爵，荷兰总督威廉二世之子。1672年7月被选为荷兰总督和陆海军司令。1689—1702年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国王。——译者注

[17]16世纪，尼德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反对西班牙的统治。1578年1月23日，尼德兰北方七省（荷兰、泽兰、乌得勒支、弗里斯兰、海尔德兰、上艾瑟尔、德伦特、格罗宁根）成立乌得勒支同盟，1581年成立联省共和国，因荷兰省最大，经济最发达，而且是政治中心，故又称荷兰共和国。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为三级会议，常设行政机构为国务会议。三级会议由各省教士、贵族和资产阶级代表组成。国务会议首脑为总督，由奥兰治家族世袭。1650年，总督威廉二世去世，政权为最高国务秘书约翰·德·维特掌握。1672年，法国路易十四世进攻荷兰，约翰·德·维特因准备割地求和而被推翻，奥兰治·威廉三世成为总督。约翰·德·维特之兄因涉嫌谋杀威廉三世被囚，约翰·德·维特企图放其出狱，后二人皆被杀死。——译者注

[18]蒂雷纳（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 Turenne，1611—1675），子爵，法国元帅。以谨慎用兵和重视部队后勤补给著称。1672年曾率法军进攻荷兰。——译者注

[19]指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译者注

[20]指布伦瑞克公爵。——译者注

[21]即威廉三世（Wilhem Ⅲ.von Oranien-Nassau，1650—1702）。——译者注

★ 第二十一章 ★

林地防御

首先，我们必须把茂密的、难以通行的野生林与大面积的人造林区别开。人造林一方面非常稀疏，另一方面又有无数道路纵横其间。

防御时，人们应该在人造林的前面建立防线，或者尽可能避开它。防御者比进攻者更需要开阔的视野，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通常是较弱的一方；另一方面，防御位置的天然有利条件使他可以晚于进攻者展开自己的计划。如果防御者在一片林地的后面建立防线，那就会让自己像盲人一样与健全人作战。如果他在林地中间设防，那么双方就都成了盲人，但这种双方利害相同的情况是违背防御者本来的要求的。

因此，防御者除了在这种林地的前面设防，从而借助林地来隐蔽自己后方的一切，并保护和方便退却外，林地给防御者的战斗带不来任何其他好处。

这里谈的只是平原上的林地，因为一个地方如果具有明显的山地特点，那么在那里对战术和战略举措起很大影响的就是山地的特点了，而关于山地特点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但是难以通行的林地（只能从一定的道路上才能通过的林地），无疑会提供类似间接防御的优越性，使防御者像借助山地那样，利用林地开始一场有利的会战。这时防御者的部队可以在林地后面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部署，等到敌人从林中隘路出来时立即向其发起袭击。从效果来看，这种林地更接近于山地，而不是江河，因为林地中的道路虽然很长，通行非常困难，但从退却的角度来看，林地却是利多弊少的。

即使林地再难通行，对林地的直接防御也仍然是一种冒险行为，甚至对最轻装的前哨部队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丛林仅仅是想象中的障碍，任何林地的通行难度都不会大到让小部队无法从上百个地点通过，这些小部队对一条防线来说，就像渗透堤坝的头几滴水，很快就可以让整个堤坝溃决。

任何类型的大片林地对民众武装的影响都是极为重要的：大片林地无疑是民众武装活动的正确场所。因此，如果战略防御计划能够让敌人的交通线通过大片林地，那么就等于给防御这部机器加装了一个有力的杠杆。

★ 第二十二章 ★

哨所线

凡是用一系列彼此联系的哨所来直接保护某一地区的防御部署都可以被称为哨所线。我们之所以说“直接”，是因为一支大部队的多支部队并列部署时，即使不构成一道哨所线，也有可能保护广大地区免受敌入侵，而这种保护不是直接的，是通过一系列部署和运动的效果实现的。

一条计划直接保护一大片地区的防线必定很长，这么长的防线显然只有很小的抵抗能力。即使在这条防线上部署最多的兵力，如果对方的兵力与防御的兵力差不多，那么这条防线的抵抗力也还是很小的。因此，部署哨所线的意图只能是抵御较弱的进攻，包括战斗意志力较弱或进攻兵力较少的进攻。

中国的长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修筑的，它是为抵御鞑靼人的袭扰而修筑的屏障。与亚洲和土耳其接壤的欧洲各国的所有防线和边防设施都具有这样的意义。在这种场合下运用哨所线，既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目的的。当然通过这种哨所线并不能阻止每一次袭扰，但是它毕竟能增加袭扰的难度，从而减少袭扰的次数。在亚洲各民族几乎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哨所线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近代战争中欧洲各国之间也曾出现过的防线（例如法军在莱茵地区和在尼德兰的防线），其作用与哨所线的上述作用最为接近。建立这些防线的目的，说到底只是抵御敌人为征收战争税和以敌养己而发起的进攻。这些防线只应用于抵御敌人的小规模行动，因此只宜使用次要的力量。但是，当敌军以主力前来进攻这一防线时，防御者当然也就不得不以主力防守这一防线，而由此体现出的防御举措并不是最好的。由于有这种不利，以及在一场短暂的战争中防止敌袭扰是非常次要的目的，而为此设置这种防线很浪费兵力，因此这种防线在今天被视为一种有害的举措。战争的威力越大，这一手段就越没用，就越危险。

最后，所有保护一支军队的舍营地，有一定抵抗能力，延展很大的前哨线，也可被视为真正的哨所线。

前哨线的这种抵抗针对的主要是袭扰，以及其他小规模的、对个别舍营地的行动。如果地形有利，这种抵抗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足够的威力。而针对推进中的敌军主力，前哨线就只能进行相对的抵抗，即旨在赢得时间的抵抗。而且这样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很多，因此不能将赢得时间视为设置前哨哨所线的目的。敌军本身的集结和推进绝不可能保密到防御者通过前哨报告才得知的程度。如果防御者处于这样的境地，也就太可怜了。

即使在这种场合，哨所线也只能用于抵御较弱力量的进攻。在这方面，哨所线像在其他两种情况下一样，并没有任何自相矛盾之处。

但是本应用于保卫国土的主力部队面对敌军主力分散成一长列哨所，也就是分散成一道哨所线，看上去是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我们有必要详细地探讨伴随和引发这种部署出现的情况。

任何山地阵地，即使占据它的意图是集中兵力进行会战，都可以而且必须有比平原阵地更宽的正面。之所以说山地阵地的正面可以更宽，是因为地形条件使抵抗能力大幅提高了；之所以说这种阵地的正面必须更宽，是因为防御者需要有一个更宽的供退却时使用的基地（如同我们在山地防御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但是如果无望很快进行会战，如果敌人很可能与我们长时间对峙，只要不出现对他有利的时机，他就不采取行动（这是大多数战争中常见的状态），那么防御者自然可以不局限于占据最必需的地区，而是在确保部队安全的前提下向左右尽可能地多控制一些地区，从而得到一些好处（对这一点，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说明）。在便于通行的开阔地区，人们通过运动可以比在山地更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在开阔地区很少有必要通过扩大阵地正面和分兵来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这样做也危险得多，因为分散后的每个部分只有较小的抵抗能力。

但是在山地要想占据任何一个地区，更多是要依靠局部防御；在山地，防御者不可能很快地赶到受威胁的地点；在山地，如果敌人先于防御者抵达某地，那么防御者即使有一些兵力优势，也很难再把敌人赶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山地总是愿意采用这种尽管不是真正的哨所线，但多个哨所形成一列，毕竟近乎哨所线的部署。当然这种分散成很多哨所的部署距哨所线还有一大步，但是统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跨过这一步，因为他们是一步一步被牵着走的：起初他们分兵的目的是保护和占据某个地区，后来是为部队本身的安全。每个哨所的指挥官都希望占领其哨所左右两侧的接近地，以便对自己有利。这样一来，整个部队就

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分散了兵力。

因此，如果出现一场以主力进行的哨所线战争的话，不能将其视为为阻止敌军每一次进攻而有意选择的作战形式，而是应将其视为防御者由于追求另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目标而陷入的一种状态，这一目标就是针对一个无意采取大行动的敌人，守住和保护某一地区。陷入这种状态总是一种错误，而诱使统帅陆续设立一个个哨所的理由，与一支主力部队应达到的目的相比是无足轻重的。不过我们的上述观点至少说明，统帅有可能犯盲目设置哨所线的错误。人们往往忽视这是统帅的错误（错估对手和自己处境）造成的，而认为这只是错误百出的防御方法造成的。但是每当采用这种方法取得有利的结果，或者至少没有遭受损失时，人们又默认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尽管海因里希亲王在七年战争的几次战局里部署了占用兵力最多和最令人费解的正面极宽的哨所阵地，以至这几次战局比任何其他战局更称得上是哨所线战局，但是由于国王[1]称这几次战局是无懈可击的，于是人们也就这样称赞它们。人们当然完全可以为亲王的这些阵地辩解，说亲王是了解其对手的，知道不必担心对手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况且他如此部署的目的始终是占据尽可能大的一片地区，因此只要情况许可，他就会最大限度地去这样做。而假如亲王在这样一张由哨所阵地组成的蜘蛛网中遭到一次失败，受到重大的损失，那么人们又会说：这并不是因为亲王遵循了错误百出的战法，而是因为他的具体举措和运用场合不当。

我们以上述方式努力说明在战区的主力部队中为何会出现所谓的哨所线战法，以及这种战法如何才能是理智和有利的，也就是说不再是荒谬的。同时，我们还想指出，统帅或他们的参谋部有时确实可能忽略了哨所线战法的本来意义，把它的相对价值看成是普遍存在的了，相信它真的适于阻止敌人的任何进攻。这就不是举措不当，而是把举措完全理解错了。我们承认，1793年和1794年，奥普联军在孚日山脉防御中看来就做过这种不折不扣的蠢事[2]。

注释：

[1]乌得勒支（Utrecht），今荷兰中部乌得勒支省省会。——译者注

[2]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今荷兰首都和重要港口。——译者注

★ 第二十三章 ★

国土的锁钥

在军事艺术中，没有一个理论概念在评析时能起到我们这里要研究的这个概念那样的重要作用。这个概念是人们记述会战和战局时最爱炫耀的东西，是做出一切论断时最常用的根据，是评析者用来夸耀自己博学的徒具科学形式的、不完整的论据之一。但是这个概念既没有确定，也从未有人清楚地说明过。

我们想尽力把这个概念阐述清楚，并且看一看它对实际行动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才研究这个概念，是因为对与它首先有关的山地防御和江河防御，以及坚固阵地和设防阵地等概念，我们必须先于它阐述清楚。

在这个古老的军事比喻词[1]后面隐藏着的概念是不明确的和混乱的，它有时指国土上最不设防的地区，有时又指国土上最坚固的地区。

如果有一个地区，不占领它，人们就不敢进入敌国，那么该地区当然有理由被称为国土的锁钥。不过这一简单但内容不很丰富的概念没有让理论家们感到满足，于是他们把它的含义扩大了，把国土的锁钥这一概念想象为决定是否能占有整个国土的地点。

如果俄国人想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那么他们首先必须控制彼列科普[2]及其防线，这并不是为了取得入口（因为拉齐[3]在1737年和1738年曾两度绕过这些防线[4]），而是为了更有把握地占据克里米亚半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但是人们在这里通过锁钥这个概念也说明不了多少问题。然而如果人们可以说：谁占有了朗格勒[5]地区，谁就占有或者控制了直到巴黎的法国国土，也就是说，是否占领直到巴黎的法国国土完全取决于是否占有朗格勒地区，那么这显然完全是重要得多的另一件事了。按照前一种思维方式，如果不占领我们称为锁钥的地点，就无法设想占领一个国家，这是只要有普通常识就可以理解的。而按照第二种思维方式，如果我们占有了一个地点，但并未由此而占领了整个国家，

那么我们事先就不应去占领这个欲称之为锁钥的地点，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普通常识已不足以理解这种看法，而是需要秘密科学的魔法了。在大约50年前，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教义确实在一些书本里出现过，到18世纪末发展到了顶点。虽然拿破仑引领下的战争史以压倒性的力量明确而坚定地扫除了对这种看法的迷信，但是我们看到，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教义仍然在一些书本中顽固地存在着。

如果抛开我们所理解的关键点的概念，那么很明显，任何国家总有一些特别重要的点，有很多道路汇合到那里，在那里便于调集给养，从那里便于向各个方向运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点就可以满足一些需要，得到一些好处。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样一个点的重要性，从而把它称作国土的锁钥，那么似乎只有书呆子才会对此加以反对，我们认为用这个词比喻这样的点是很合适的，是很令人满意的。然而，如果有人想把这朵纯粹的语言修辞上的小花变成一粒种子，欲让它发展成像一棵大树那样有众多枝干的系统的理论，那么理智健全的人就不得不追溯一下这种表述的真正价值了。

统帅们在谈论他们的军事行动时，在他们的记述中使用“国土的锁钥”这一概念是实用的，但其含义自然是很不确切的。如果人们要把这一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理论，想必会过渡到一个更明确的，但同时也更片面的概念。人们从所有与这个概念有关的内容中选择了“较高地带”这一内容。

如果人们沿着一条穿过山脊的道路抵达了最高点，然后开始下行，那真是要谢天谢地。对单个行人尚且如此，对一支大部队来说更是如此。这时，一切困难似乎都已经被克服，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的确是这样。下行是件容易的事，这时人们会觉得比任何企图阻挡自己的人都占优势，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前面的整个地区，可以先用目视控制整个地区。因此一条通过山岭的道路的最高点经常被看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的确是这样，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因此统帅们在记述历史时常常把这样的地点称为关键点，当然他们又是从少许变化了的意义上，而且大多是从狭隘的角度这样称呼的。有一种错误的理论就是主要以这种看法为基础的（劳埃德[6]也许可以说是这种理论的创始人），它把下行至欲进入国家的多条道路的多个起始高点看作这个国家的关键点，看作控制这个国家的点。这种看法很自然地与一个与它相近的概念（系统的山地防御）融为一体，使问题变得更加玄虚，因为又掺进一些山地防御中起很重要作用的战术要素，很快就离开山地

道路的最高点这个概念，而干脆把整个山系的最高点（分水点）看作国家的“锁钥”。

由于在那个时期，即18世纪的下半叶，恰好正流行着一种比较明确的看法，认为地球表面是冲刷形成的，于是这一地质学理论体系中的自然科学就向战史伸出了援手，使现实真理的每个堤坝都溃决了，当时的各种论断都飘浮在与地质学类比的虚幻理论体系中。因此，人们在18世纪末听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读到）的，除了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源头有多么重要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当然，这种胡闹大多只是出现在书本里，而书本上的知识能够进入现实世界的永远只是小部分，而且理论越荒谬，进入现实世界的就越少，但是我们谈到的这种理论对德意志并非没有产生过有害于行动的影响，因此我们并不是无的放矢。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提请注意两个事件。一是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山脉的两次重要战局。这两次战局都受了格拉韦特和马森巴赫[7]书本的影响，因此学究气很重[8]。二是1814年战局，当时一支20万人的大部队盲目地遵循这种理论，通过瑞士开赴朗格勒[9]。

一个地区的较高点即使是所有河流的发源地，大多也不过是一个高的点而已。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人们所写的有关这种高地对战事影响的所有内容，由于夸大和错误地使用了这个本身正确的概念，从而完全成为荒诞无稽的东西。一座山即使是莱茵河、多瑙河以及德意志所有六大河流共同的发源地，除了在它上面设置一个三角标记外，不会有更多的军事价值。要在这座山上设置烽火信号已经是不大适宜，部署一支骑哨部队就更不合适了，而要部署一支大部队，则更是件根本行不通的事。

因此，在所谓的关键地区（不同支脉的共同的发端地和河流的最高发源地）寻找一个国家的关键阵地，纯粹是纸上的空谈，与大自然本身是相违背的。大自然并未像迄今所谓的地形学所说的那样，让山脊和谷地自上而下便于通行，而是随意地向四外散布山峰和沟壑，而且极高的群山环绕极低水位湖泊的情况并不少见。人们只要看一看战史就会知道，某一地区地质学上的最高点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很小的，而其他地形条件和部队的其他要求比它重要得多，以至人们构筑的阵地防线往往在最高点的侧面通过而没有必要去依托这个最高点。

我们之所以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谈这个错误的观点，是因为有一个十分妄自尊大的理论体系是与之相关联的，现在我们离开这一错误观点，

再回到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如果一定要在战略范围内找到一个与关键阵地这个名词相符合的独立概念，那么它只能是不加以占领就不敢进入敌国的地区。但是如果人们想用这个名词来称呼任何一个便于进入敌国的入口，或者这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便于接近的中心点，那么它就失去了原来的含义，也就失去了原来的价值，等于是在描述某种程度上到处都能找到的东西。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只是让人高兴的华丽辞藻。

我们所说的关键阵地当然是很少的。多数情况下，打开一个国家门户最好的钥匙就是消灭敌军；只有具备特别有利的条件时，地形的概念才可能比军队的概念更重要。我们认为，这种特别有利的条件包括下列两种情况：第一，部署在这个地点的部队借助地形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战术抵抗；第二，这种阵地可以在敌人有效威胁我方交通线以前，有效地威胁敌交通线。

注释：

[1]指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2]1793年10月10日，上莱茵地区的奥普联军由奥地利的武姆泽指挥，在孚日山脉中的魏森堡一带击退法军，之后自莱茵河左岸的德鲁森海姆至魏森堡，构筑了37个哨所，形成长达50公里的哨所线，以保护其越冬营地。12月底，法军反攻，在这条哨所线上突破一点后，导致整个哨所线瓦解，联军被迫放弃刚攻占不久的地区，退守莱茵河右岸。——译者注

[3]指人们经常将“国土的关键地区”比喻成“锁钥”。——译者注

[4]彼列科普（Perekop），位于彼列科普地峡上的一个城市。俄土战争（1736—1739）期间，俄国元帅拉齐为控制克里米亚半岛曾占领该城。——译者注

[5]拉齐（Peter von Lacy，1678—1751），伯爵，爱尔兰裔俄国元帅。早年在爱尔兰军队任职，后在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军中任职。一生参加过31个战局、18场会战和18次围攻战。是七年战争期间奥地利元帅拉齐（Franz von Lacy，1725—1801）之父。——译者注

[6]1737年7月，俄军统帅拉齐率一支约4万人的部队由亚速海和顿河攻入克里米亚半岛；1738年7月，拉齐渡过锡瓦什湖后，沿阿拉巴特沙嘴进入克里米亚半岛。

——译者注

[7]朗格勒（Langres），今法国上马恩省南部一小城，位于朗格勒高原上。该高原是法国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如塞纳河、马恩河、奥布河等。——译者注

[8]劳埃德（Henry Humphrey Evans Lloyd，1720？—1783），英国军事理论家。七年战争期间曾先后在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军队任职，七年战争结束后到俄军任职，晋升将军。著有《七年战争史》《军事回忆录》等。——译者注

[9]马森巴赫（Christian von Massenbach，1758—1827），男爵，普鲁士上校，军事著作家。——译者注

★ 第二十四章 ★

翼侧行动

我们也许不用特别说明：在这里谈的是战略翼侧，也就是战区的侧面。至于会战中从侧面发起的进攻（战术上的翼侧行动），则与这里谈的问题毫无关系。甚至当战略上的翼侧行动在它的最后阶段与战术上的翼侧行动合二为一时，我们还是可以把二者明显地区分开，因为它们其中的一个从来就不是另一个的必然结果。

这种翼侧行动以及与之有关的翼侧阵地也是人们在理论上用以炫耀的东西，但是在战争中很少起到作用。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手段本身不能产生效果或者是被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敌对双方通常都竭力防止受到这种威胁。无法预防对方翼侧行动的情况是很少的。然而就在这无法预防对方翼侧行动的很少的情况下，这个手段往往能表现出巨大的效果。由于这种手段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以及它在战争中常让人产生顾虑，因此在理论上对这种手段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是很重要的。尽管战略范围的翼侧行动不仅可以用于防御，而且同样可以用于进攻，但是它毕竟与防御更接近，因此它是一种防御手段。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提出一个简单的原则，然后在考察时从不忽略它，这就是：受命在敌背后和侧面行动的部队不能在敌人的前面对其采取行动；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如果认为开赴敌后本身就已经有什么价值，那就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开赴敌后这种行动本身还什么都不是，只有当它与其他情况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根据这些情况的不同成为有利的或不利的行动。现在我们就主要来探讨一下这些情况。

首先，我们必须把针对战略翼侧的行动区别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对交通线采取的行动，另一种是对退却线采取的行动（也可能同时对交通线采取行动）。

当道恩1758年派出袭扰部队去拦截前往围攻奥尔米茨的普鲁士运输队时，显然是无意阻止国王[1]向西里西亚退却，而是希望由此促使国王向那里退却，而且他会乐于为国王让路[2]。

在1812年战局中，俄军主力在9、10两个月派出的所有袭扰部队只有中断敌交通线的意图，并没有阻止敌退却的意图，而契恰戈夫[3]指挥摩尔达维亚军团向别列津纳河[4]推进，以及维特根施坦将军奉命向道加瓦河[5]畔的法军发起进攻，则显然都是为了阻止敌退却。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只是为了把有关观点说清楚。

对交通线采取行动就是袭击敌运输队、小股的后续部队、信使、个别来往的人员以及小型仓库等，也就是以敌军维持战斗力和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作为袭击的目标。这些行动应以这种方式削弱敌军，从而迫使敌军退却。

对敌人退却线采取行动的目的在于切断敌军的退路，因此只有当对手确实决定退却时，这种行动才能够达到目的。当然这种行动如果使敌人感到面临危险，也能促使敌退却。因此，对敌退却线进行佯动也可以获得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那样的效果。不过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行动不能单靠迂回和兵力部署的几何形状产生效果。只有具备了相关的条件，这些行动才能产生效果。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条件，我们把这两种翼侧行动完全分开来研究。首先研究对交通线的行动。

在这里首先提出两个主要条件。要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

第一个主要条件是：对敌交通线的行动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抽出这些兵力对自己的正面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主要条件是：敌人已经处于其进攻路程的末端，已经没有能力再利用对我军的新的胜利，或者说，如果我军退避，敌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追击。

我们暂且把后一个主要条件放一放（这一条件绝不像初看上去那样少见），先研究与第一个主要条件有关的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第一，敌交通线有一定的长度，无法再仅由几支精良的哨所守军保护它；第二，从位置上看，敌交通线暴露在我军的威胁之下。

敌交通线暴露的情况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他的交通线的走向不是垂直于其部署的正面，另一种是他的交通线在我们的领土上通过。如果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那么其暴露的程度就更大。对这两种情况，人们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有人会认为，如果进攻者要保护的是一条40或50普里长的交通线，那么在这条交通线末端的部队与交通线的位置是斜向还是垂直，就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部队展开的宽度对这条交通线说来几乎只是一个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进攻者的交通线垂直于其部队的情况下，防御者即使兵力占显著优势，其从大部队派出的袭扰部队也难切断进攻者的交通线。只要人们想到进攻者难以对某一地区进行绝对的保护，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能出现这种防御者难以切断进攻者交通线的情况，而会认为对进攻者来说，要在其背后（其后面的地区）抵御优势之敌所能够派出的全部小股部队，一定是很困难的。当然如果人们在战争中能像面对白纸黑字那样洞察一切就好了！那样的话，进攻者负责保护交通线的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像盲人一样，不知道袭扰部队将在哪些地点出现，而袭扰部队却能看见一切。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战争中的一切情报既不可靠又不完整，而且敌对双方都是不断地在暗中摸索，那么就会知道，绕过敌军两翼到敌人背后去的袭扰部队就像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里与很多人打架一样，时间久了就一定会走向毁灭。因此，当敌军的阵地垂直于其交通线时，对这一阵地进行迂回的部队（在敌军附近而与自己的大部队完全分开的部队）时间久了也一定会走向毁灭。这样，防御者不仅有损失很多兵力的危险，而且大部队本身也很快会失去锋芒。进行迂回的小股部队中只要有一个遭到不幸，其余的就会丧失勇气和信心，于是人们看到的不是勇敢的袭击和大胆的戏弄敌人，而只是不断逃窜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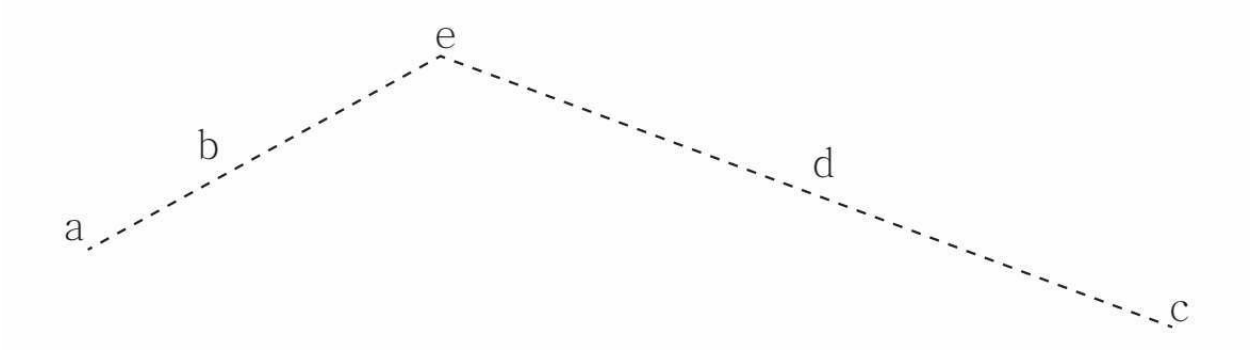
由于对手有上述困难，因此，如果部队的部署正面垂直于其交通线，部队就能够保护距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线。根据部队兵力的大小，这段距离可达2～3日行程。这段交通线也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因为它距敌军也最近。

相反，如果部队的部署明显地与其交通线相倾斜，那么距部队最近的这一段交通线就无法得到安全保障。即使对手施加最小的压力，进行一次威胁最小的进攻尝试，也会立即击中它的要害。

如果部队的部署正面无法垂直于交通线，那么此时是什么因素决定部署正面的设置呢？是对手的正面。但是人们同样可以设想，对手的正面又是根据我军的正面决定的。于是这里出现了一种相互作用，我们必

须探寻这种相互作用的起点。

我们设想进攻者的交通线为ab，防御者的交通线为cd，并设想ab对cd的位置使两线之间形成一个较大的角度，那么很明显，防御者若在两线的交点e处部署部队，那么进攻者从b出发，凭纯粹的几何关系就能迫使防御者采取面向自己的正面，从而使防御者暴露其交通线。



而如果防御者在交点的这一边（例如大致在d点）部署部队，情况就会相反。这时，进攻者就不得不将正面朝向防御者，前提是进攻者的行动线[6]受到地理条件的更多限制，无法随意改变其位置（例如改成ad方向）。由此可见，防御者在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占了有利的先机，因为他只需在两线交点的这边进入阵地。不过我们再次考察这个几何要素，远非由于过分重视它，而只是为了把问题完全弄清楚。我们更确信，当地的尤其是那些具体的情况对防御者的部署起着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要笼统地说明双方中的哪一方会更多地暴露其交通线，是根本办不到的。

如果双方交通线的方向是相同的，那么斜对其交通线部署的一方当然会迫使另一方也这样，但在几何要素上是得不到任何更多好处的，因为双方得到的利弊是相同的。

因此我们在接下来的考察中只以单方面暴露交通线的情况作为根据。

一条交通线的第二个不利因素是，如果它在敌国国土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国的民众已经拿起武器，就不得不认为敌人已经沿我们整个交通线部署了部队，如此一来，交通线暴露到什么程度也就很清楚了。敌方的这些民众力量本身虽然很薄弱，既不集中，也没有强大的实力，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在我方漫长的交通线上，敌方这些民众力量

一个挨一个，与他们接触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这一点是无须进一步分析的。此外，即使敌国的民众没有拿起武器，而且这个国家没有后备军和其他军事组织等有利条件，甚至民众非常缺乏尚武精神，但仅是他们与敌国政府的臣属关系，就会对另一方的交通线非常不利。敌军一支小的袭扰部队很容易与民众取得联系，他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人，能获得各种情报，并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这些有利条件对小股部队的小规模行动是有决定性价值的，而且这些支持无须特别费力就可以传递到任何一支这样的小部队。同时，在一定的距离内总会有要塞、江河、山地或其他庇护地，只要我们没有正式占领这些地方并在那里部署守军，这些地方就永远是属于对手的。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其他有利于防御者的条件同时存在时，进攻者的交通线即使垂直于其部署正面，防御者还是有可能对其交通线采取行动，因为防御者的袭扰部队无须每次行动后总是返回大部队，而是只要躲入本国就能得到足够的保护。

由此可知，一支部队的交通线在面临下列三种主要情况时可能被敌方相对小的兵力切断：

1.交通线较长；

2.交通线斜对部队正面；

3.交通线通过敌国国土。

最后，要想使敌交通线中断后产生效果，还需要有第四个条件，就是要使敌交通线中断一段时间。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请参阅第五篇第十五章里叙述过的有关内容。

但是，这四个条件仅仅是概括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与这四个条件相关的还有很多当地的和具体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比几个主要条件本身更重要，所起的作用也更大。为了使人们能够注意这些具体条件中最主要的，我们仅列举道路的状况，道路经过地区的特点，可以用作道路保护手段的江河、山脉和沼泽地，季节和气候，个别运输队的重要性（例如运送攻城辎重的运输队），轻装部队的数量，等等。

因此，一位统帅能否有效地威胁其对手的交通线，取决于所有上述这些条件。把所有这些条件对双方的影响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双方

交通线状况的优劣。双方统帅中哪一位能在交通线方面胜过对方，就取决于这种状况对比的结果。

在这里论述起来极为烦琐的问题，在具体情况下往往一眼就可以决定。当然，要做到这样还需要有娴熟的判断力。有些进行评论的著作家认为，无须说明什么具体理由，仅用迂回和翼侧行动这些词汇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为了知道如何反驳他们这种常见的愚蠢看法，我们必须考虑到以上阐述的所有问题。

现在我们来谈谈战略翼侧行动所需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如果敌军停止继续推进不是由于我军抵抗，而是由于任何一个其他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军也就不必再担心派出较多部队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因为即使敌军真的想通过进攻来对我们派出较多部队进行惩罚，我们只要避开它就可以了。1812年俄军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要形成这种情况，并不一定要有1812年战局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在前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波希米亚或摩拉维亚的边境每次都遇到这种情况[7]。在统帅们及其部队遇到的复杂情况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使他们不能继续前进，其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由于我方在这种情况下用于翼侧行动的兵力可以大些，因此有关翼侧行动的其他条件就不需要特别有利，甚至我方交通线与敌方交通线的状况对比也不一定要对我方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从我们的继续退却中得不到特别的好处，不易对我们进行报复，而是更多地要考虑对其自己的退却进行直接的保护。

因此，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因为人们认为会战过于冒险），而是想通过一种手段取得虽不如一次胜利那样成功和辉煌但危险较小的效果时，这种情况是非常合适的。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由于进入一个翼侧阵地而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大的危险，而且进入一个翼侧阵地每次都可以迫使对手斜对其交通线进行部署，因此上述列举切断敌交通线四个条件中的这个条件是不难具备的。其他有利情况越是共同起作用，翼侧行动这一手段就越能取得成功；而其他有利情况越少，就越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准确的行动。

这里是实施战略机动的真正场所。七年战争期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

森，以及在1760年和1762年战局中多次出现过这种战略机动。这种战略机动之所以在原始威力偏弱的战争中频繁出现，当然并非都是由于某一统帅已经处于其进攻路程末端，而是由于他缺乏果敢、勇气和进取精神，以及怕担责任，这些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阻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

如果我们把上述考察归纳为一个总的结论，那就是：翼侧行动在以下情况是最有效的：

1.在防御中；

2.在战局临近结束时；

3.特别是在向国土腹地退却时；

4.与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针对交通线实施这一翼侧行动，我们只简单地说几句。

这些行动应由精干的小部队来实施。它们可以分成若干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进攻敌小规模的守备部队、运输队以及来往的小部队。它们可以鼓舞国民军的士气，并与之会合后进行个别的行动。这些小部队主要是数量要多，而战斗力不一定要有多强。组织这些小部队时应注意做到几支小部队集中后，有可能进行较大规模的行动，同时要求各小队指挥官不能自负和专断，否则他们将成为行动的障碍。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谈针对退却线的行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一开始提出的那个原则：应在敌背后行动的部队不能用于敌前；对在敌背后或侧面采取的行动本身不能视为力量的倍增，而只能视为力量的使用方式有可能增加；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增加了，但出现危险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只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就都有一种以自身安全为代价追求效果的趋势。从侧面采取的行动就是如此，无论是集中兵力采取的，还是分兵从几面包围敌人。

但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

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在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包含着更大的成果和更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因此，一位统帅必须有种种有利条件做根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种抵抗时，我们必须把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区别开。第一种是统帅意图用整个部队从背后进攻对手，这种进攻要么是从为此而占据的侧面阵地发起，要么是通过正式迂回敌人发起；第二种是统帅把自己的兵力分为两个部分，采取包围的部署，以一部分威胁敌军的背后，以另一部分威胁敌军正面。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效果的提高是相同的。要么是确实切断敌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大部分兵力；要么是迫使敌军为防止出现这种危险而大幅后退。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增加的危险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敌人，那么此时的危险在于自己的背后暴露了，因此，这时一切都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就像在类似情况下，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时，一切取决于双方交通线的对比情况一样。

如果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那么他无论是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受到的限制当然都比进攻者小，因此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不过，这一总的情况对比还不足以作为能够有效采取行动的依据，只有具体场合的总的对比才起决定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只有：宽阔的地区自然比狭小的地区能提供更多有利条件；独立国家比依赖外援的弱国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后者的部队首先不得不盯住与援军会合的地点不放；最后，在战局临近结束，进攻者的冲击力已经衰竭的时候，情况对防御者最为有利。所有这些大体上又与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1812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竭时，俄国人在莫斯科通往卡卢加的道路上进入的翼侧阵地就非常有利[8]。而假如俄国人不够明智，未在最后时刻改变其计划，而是在战局开始时进入德里萨营垒，那么他们就会陷入十分糟糕的境地。

另一种抵抗方式（借助于分兵进行迂回和切断敌退路）带来的危险

是：防御者的部队分开，而对手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在一起，有能力以优势兵力对我各部队发起进攻。因此，防御者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才能让部队不得不处于这种无法消除的不利境地：

1.兵力最初就是分开的，如果不愿耗费大量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就只得采用这种行动方式；

2.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拥有大的优势，可以采用有决定作用的抵抗方式；

3.对手已经到了其进攻路程的终点，缺乏冲击力。

1757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呈向心状攻入波希米亚。虽然他的意图不是把正面进攻与背面战略进攻结合起来（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对此我们将在其他地方做更多的说明），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在攻入波希米亚之前不能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集中兵力，因为这样就无法做到出敌不意，从而失去出敌不意带来的所有好处。

联军在进行1813年战局第二阶段的部署时[9]，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已经可以考虑以主力进攻拿破仑的右翼（他在易北河畔的部队），从而把战区从奥得河移到易北河。至于说联军在德累斯顿附近打得如此糟糕，并不能归咎于这一总的部署，而是应归咎于更具体的战略和战术部署。当时联军在德累斯顿附近集中了22万人，对付拿破仑的13万人，这个兵力对比应该是非常理想的，至少莱比锡会战的兵力对比（285∶157）只比它稍好。当然，拿破仑采用了独特的一条线的防御方式，过于平均地分配了兵力（在西里西亚以7万人对联军9万人，在勃兰登堡边区以7万人对联军11万人），不过如果他不完全放弃西里西亚，要在易北河地区集中一支能与联军主力决战的部队，无论如何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联军还可以让弗雷德[10]指挥的部队推进到美因河[11]，以此尝试一下能否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茨[12]的道路。

1812年，俄国人终于可以让他们的摩尔达维亚军团开赴沃伦尼亚[13]和立陶宛[14]，以便此后在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15]，因为莫斯科肯定会成为法军进攻的顶点，这是无疑的。在这个战局中，俄军对莫斯科以东的领土丝毫不必担心，因此俄军主力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太弱。

源于富尔[16]将军的最初的防御计划就曾包括相同形式的兵力部

署。根据这个计划，巴克莱[17]指挥的部队应进驻德里萨营垒，巴格拉季翁指挥的部队则应在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但是在战局初期和后期的情况是多么不同啊！在战局初期，法国人是俄国人的三倍，而在战局后期，俄国人明显比法国人多；在战局初期，拿破仑的主力是一支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足以超出德里萨80普里的突击力量，而在战局后期，它却无力再超出莫斯科一日行程；在战局初期，法军到涅曼河畔的退却线不超过30普里，而在战局后期却长达112普里。同样是防御者针对敌军退却的行动，在战局后期表现得如此成功，而如果是在战局初期，就会是最鲁莽的愚蠢行为。

由于对敌退却线的行动（如果它不仅仅是佯动的话）就是从敌后面发起正式的进攻，因此对此还可以再谈一些问题，但是放在《进攻》一篇里更合适。我们就到此为止，说明这种抵抗应在哪些条件下进行就可以了。

但是当人们谈到对退却线的行动时，通常考虑更多的是通过佯动而不是真的行动来促使敌人退却。如果每个有效的佯动都必须以真正行动的完全可行性为基础（初看上去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佯动的所有条件与真正行动的条件就毫无差别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佯动》一章里将看到，佯动是与其他一些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请参阅那一章[18]。

注释：

[1]克劳塞维茨在《大难中的普鲁士》（Preussen in seiner grossen Katastrophe）一书中曾写道："马森巴赫非常重视地形知识，也就是说非常重视战术-战略和地质学的结合。1793—1794年战局就是由这些糟糕的材料构成的。"克劳塞维茨在该书另一处写道："格拉韦特是地形学大家，很早就从事地形学的研究，因此他特别推崇在18世纪中叶盛行的新作战方法（这种作战方法特别强调军队对地形的依赖关系）就不足为奇了。军队防御山地，山地保护军队。特别是在普鲁士军队中，当时形成了一种运用地形的高人一头的见解，把一个科学原则运用到这个战法中，从而使这种战法博得了很高的声誉。很多有地位的人都受到这个见解的影响。从此，地区和空间这一要素在作战中占有了极重要的地位，以至人们往往只谈阵地、道路、翼侧、背面和交通线等，而从不提军队的数量了。"——编者注

[2]1814年，反法联盟欲在战场上以较小代价向拿破仑施压，迫其做出政治让步，因此联军尽量避免会战，欲通过翼侧行动达到目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联军

分三路向法国进军。其中，施瓦岑贝格率领的主力取道上莱茵地区，经瑞士向朗格勒和特鲁瓦推进。——译者注

[3]指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4]1758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围攻奥尔米茨要塞时，奥地利统帅道恩于6月30日派出部队袭扰普军交通线，截获普军的大批辎重。道恩这一行动的目的并不是切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退路，而是欲迫使他放弃围攻并退回西里西亚。——译者注

[5]契恰戈夫（Pavel Vasilievich Chichagov，1767—1849），俄国海军上将。在1812年俄法战争中任俄军摩尔达维亚军团司令。——译者注

[6]别列津纳河（die Berezina），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长613公里。——译者注

[7]道加瓦河（die Düna），也称西德维纳河，流经今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在里加湾注入波罗的海，长1020公里。——译者注

[8]行动线（Operationslinie）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劳埃德于18世纪下半叶提出的概念，常指部队的补给线、交通线，或泛指部队离开行动基地后的运动路线。如果部队的补给或运动依赖唯一一条道路，则沿这条道路形成一条行动线。在有多条道路可选择的情况下，行动线也可是一条泛指的线。行动线有单双、内外、离心、向心之分。——译者注

[9]1744年8月15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鲁士军队攻入波希米亚，9月16日攻克布拉格，随后继续南进，但这里土地贫瘠，居民为天主教徒，反对信仰新教的普军，匈牙利轻骑兵又不断袭扰，普军被迫退却。1741年秋，普鲁士军队攻入摩拉维亚，于12月26日占领奥尔米茨，1742年初继续深入，其轻骑兵甚至抵达维也纳附近，但由于给养困难，不断受到匈牙利轻骑兵的袭击，萨克森军队又有叛离迹象，只得退出摩拉维亚。——译者注

[10]1812年10月18日，拿破仑开始从莫斯科撤退。最初准备取道南方的富饶地区，以便就地取得给养，因此向卡卢加方向退却。当时俄军主力部署在莫斯科通往卡卢加的大路以东（其阵地正面与法军退却方向平行，故称翼侧阵地）。24日，法军在小雅罗斯拉维茨被俄军击退，拿破仑只得仍沿进入俄国时的旧路退却。——译者注

[11]1813年战局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4月战局开始至6月4日签订临时停战

协定，包括吕岑会战和包岑会战，战史上称为春季战局；第二阶段自8月14日起至1813年年底，包括德累斯顿会战、莱比锡会战等，战史上称为秋季战局。这里指联军的秋季战局计划。——译者注

[12]弗雷德（Karl Philipp von Wrede，1767—1838），侯爵，巴伐利亚元帅。1813年曾率巴伐利亚军队参加反法联盟对拿破仑的战争。——译者注

[13]美因河（der Main），莱茵河右岸一条支流，在美因茨流入莱茵河，长524公里。——译者注

[14]美因茨（Mainz），今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首府，位于莱茵河左岸，美因河流入莱茵河河口附近。——译者注

[15]沃伦尼亚（Wolhynien），历史地区名，包括今乌克兰西北部约6.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译者注

[16]立陶宛（Litauen），今北欧一国家，面临波罗的海。历史上曾为侯国、王国。——译者注

[17]1812年7月，俄国与土耳其签订和约后，俄国海军上将契恰戈夫率领摩尔达维亚军团（3.5万人），奉命开赴乌克兰西北部的沃伦尼亚地区，与托尔马索夫指挥的部队会合。这支部队在9月击退拿破仑的右翼（奥地利施瓦岑贝格元帅指挥的军团），之后向博里索夫方向推进，于11月占领明斯克，从而威胁拿破仑的退路。——译者注

[18]富尔（Karl Ludwig August Friedrich von Phull，1757—1826），男爵，普鲁士将军。最初在普鲁士军队任职，曾任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参谋长。在普军1806年耶拿会战大败后到俄军任职，曾受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委托，拟制针对1812年拿破仑进攻的“以退为进”战略计划。——译者注

★ 第二十五章 ★

向本国腹地退却

我们把主动向本国腹地的退却看作一种特殊的间接抵抗方式。采用这种抵抗方式时，防御者更多是使敌人通过他自己的劳顿走向毁灭，而非通过手中的剑。因此，防御者在向本国腹地退却时，或者根本不准备进行主力会战，或者把主力会战推迟到敌军已经大幅削弱以后再进行。

所有在进攻中前进的部队都会受到这种前进的削弱。对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篇中进行更详细的考察，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先推定这一结论。我们之所以能够先推定这一结论，是因为战史上每一个前进路程较长的战局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防御者没有战败，而是率领未受挫折的新锐部队在进攻者面前主动退却，并且通过不断的、适当的抵抗使进攻者每前进一步都付出血的代价，使进攻者的前进成为一种断续的推进，而不是单纯的追击，那么进攻者所受到的这种前进中的削弱就会增大。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防御者是在一次会战失败后退却的，那么他受到的损失要比事先主动退却大得多。因为即使他在会战失败后退却时有能力每天都对追击者进行抵抗（就是我们期待他在主动退却时能进行的那种抵抗），也至少要受到主动退却时同样大的损失，还要再加上在会战中受到的损失。但是这种假设与实际情况是多么不符啊！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如果它在会战失败后被迫退向本国腹地，也会在退却时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如果敌人像我们谈到的那些情况中所假设的那样占有显著的优势，并且像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总是经常出现的那样进行猛烈的追击，那么防御者的退却就极有可能演变为真正的溃逃，其结果通常是全军覆灭。

所谓均匀的、每天进行的抵抗，就是退却者每次只抵抗到战斗的均势勉强得以维持。在这种均势中，退却者及时放弃双方正在争夺的地方，并确保自己不会大败。这样的战斗可以使进攻者的人员损失至少与防御者的人员损失相等，因为防御者在退却中虽然无法避免人员不时被俘的损失，但另一方在交火中的损失会更大，因为他不得不经常针对防

御者的有利地形作战。防御者在退却中固然要完全损失自己的重伤员，但进攻者同样也要暂时丢下他的重伤员，因为他们通常要在医院里住上几个月。

因此，敌对双方在这种不断摩擦中的损失程度大体上是相同的。

而在追击一支败军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退却者由于在会战中受到了损失，秩序被打乱，勇气受到挫折，对能否成功退却产生忧虑，因此很难进行上述抵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抵抗。至于追击者，他在前一种情况下十分谨慎，前进时甚至像盲人一样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周围的一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以胜利者的坚定步伐、幸运者的大胆以及神化英雄般的自信冲锋陷阵，而且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就越是可以加速事物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因为这里正是各种精神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在这里精神力量不受物质世界中有限的数字和尺度的束缚，会不断地增加和扩大。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双方军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抵达可被视为进攻者征程的终点时，双方的对比情况将会是多么不同。

上面所说的只是双方试图摧毁对方时的结果。此外还要加上进攻者在其他方面受到的削弱（关于这一点，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请参阅第七篇）。而另一方面，退却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得到后来赶到的援兵，这些援兵可能是通过外援得到的，也可能是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补充的。

最后，在给养手段方面，退却者和前进者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前者往往绰绰有余，而后者的给养手段却少得难以维持生存。

退却者可以在他要去的所有地方储备物资，而追击者的一切却不得不从后方运来。只要追击者在前进，即使交通线很短，这种运输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会面临缺乏物资的问题。

退却者首先使用当地能提供的一切，而且大多把它们消耗殆尽，只留下一无所有的村庄和城市，被收割和践踏一空的田野，被汲空了的水井，以及混浊的小溪。

前进的部队往往从第一天起就要为获得最急需的物资而奔波。这时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储备物资，即使有时得到某处的储备物资，

也纯粹出于偶然，或者是由对手不可原谅的过失造成的。

毫无疑问，在幅员辽阔和交战双方兵力不太悬殊的情况下，防御者采用这种主动退却的方法可以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兵力对比，使自己比在边境附近决战更有把握获得胜利。这样不仅获胜的可能性会因兵力对比的变化而增大，而且胜利的成果也会因态势的变化而增大。对进攻者来说，在边境附近的一次会战中失败与在敌国腹地的一次会战中失败是多么不同啊！而且进攻者在抵达进攻路程的终点时还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他在会战中取得了胜利，也仍可能促使他退却，因为他在这时既没有足够的进攻力量来完善和利用胜利，也无法补充损失的兵力。

因此，防御者是在进攻者开始进攻时与他决战，还是在其进攻结束时与他决战，有着巨大的差别。

除了上述几大优点以外，这种防御方式有两个缺点：第一是随着敌人的推进，国土会受到损失；第二是主力退却会在士气上给人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保持国土不受损失绝不能作为整个防御的目的，缔结一个有利的和约才是目的。防御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有把握地缔结这个和约，为此不能过于看重眼前的牺牲。不过，即使损失的国土没有决定战争胜负，也要加以考虑，因为国土的损失毕竟是涉及防御者利益的一个内容。

这种国土的损失不会直接影响到防御者的部队，而只是或多或少间接地产生影响，可退却本身却能直接增加防御者的部队的力量。因此，要衡量这两方面的利弊是困难的，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没有相互接近的共同点。我们只能说：如果防御者必须放弃的是一个富饶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和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那么损失就会大些。如果在那里准备好的或准备好一半的战斗手段也随之丧失，那么就应该看作最大的损失。

第二个缺点是对士气的不利影响。统帅有时不得不无视这种影响，依旧实施自己的计划并顶住那些目光短浅和胆小怕事者所引发的压力，但是这种对士气的影响毕竟不会因此就是可以被轻视的幻觉。它不是一种只对某一点产生影响的力量，而是一种以闪电般的速度侵入本国人心的力量，会削弱本国民众及其军队的本应有效的行动。向本国腹地退却有时虽然也能很快为民众和军队所理解，甚至能够加强他们的信赖和期

待，但这是非常少见的。通常民众和军队连退却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分辨不清；至于采取这个计划是由于明智地预见到今后肯定能得到好处，还是由于惧怕敌人的武力，就更分不清了。看到被放弃地区的命运，民众就会产生同情和愤懑情绪，军队就容易丧失对指挥官的信赖，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信心，而在退却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后卫战斗会一再增加部队的这种忧虑。人们不能低估退却的这些后果。如果一个民族坦然应战，以便让进攻者不遇到这个民族的保护神，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就无法越过这个民族的边境，那么仅就这样做本身来看当然更合理、更简单、更高尚，也更符合民族的气节。

这就是这种防御的优缺点，现在谈谈这种防御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有利于这种防御的一些因素。

有利于这种防御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条件是国土辽阔，或者至少是退却线较长，因为仅是几天的行军当然不会显著地削弱敌人。1812年，拿破仑的中央部队在维捷布斯克附近时有25万人，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时有18.2万人，在博罗季诺附近时才减至约13万人，也就是说开始时与俄国中央部队的兵力是相同的。博罗季诺距国境90普里，但是俄国人在莫斯科附近才开始确切地占有优势[1]。这个确切的优势明确地引起局势的骤变，以至法军在小雅罗斯拉韦茨会战[2]的胜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势。

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俄国这样辽阔的国土，只有极少的国家可能有100普里长的退却线，但是像1812年法军出动如此大规模的兵力也是不多见的，像这次战局开始时双方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就更少见了。当时法军兵力超过俄军一倍以上，而且还明显占有士气方面的优势。因此，俄军在这次战局中经过100普里才得到的结果，在其他情况下，也许经过50或者30普里就可以得到了。

有利于这种防御的因素是：

1.一个农作物不多的地区；

2.忠诚而尚武的民众；

3.气候恶劣的季节。

这一切都会使敌军在维持方面更加困难，迫使其组织庞大的运输

队，派出很多的部队，执行繁重的勤务，引起各种疾病，同时便于防御者进行翼侧行动。

最后，我们还要谈谈影响这种防御的部队的绝对人数问题。

无论双方的兵力对比如何，一支小部队的力量一般来说要比一支大部队的力量先衰竭，因此其进攻路程不可能像一支大部队的那样长，其战区范围也不可能像一支大部队的那样大，这是很自然的。因此部队的绝对人数和这支部队能够占领的地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不可能用数字表示，而且在其他情况的影响下总会发生变化，但我们只要说明在这些事物本质的最深处有这种关系就够了。率领50万人可以向莫斯科进军，而即使兵力对比对自己很有利，率领5万人也是不能向莫斯科进军的。

现在我们假设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部队的绝对人数与地区大小的比例是一样的，那么不容置疑的是，敌人的数量越多，它由于我们的退却而受到的削弱也就越大。

1.部队的规模越大，其给养和住宿就越困难。因为即使部队占有的地区与部队本身的规模以同样的比例增大，部队也绝不可能完全在这个地区取得给养，而一切需要从后方运来的物资都会受到较大的损失；部队可以用来宿营的也绝不是整个地区，而只是这个地区的很小一部分，这部分地区不会随部队人数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

2.部队的规模越大，推进的速度就越慢，走完进攻路程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推进中每天损失的总数也就越大。

当3000人追击2000人时，在一般的地形条件下不会允许退却者以每程1、2或3普里的距离轻松地退却，也不会允许他们不时停下来休息数天。要想追上、进攻他们并把他们逐走，只要数小时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双方军队的人数各增加100倍，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前一种情况下用数小时就可以取得的效果，现在也许需要一整天，甚至两天。这时每一方都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点，因此部队的各种运动和行动都变得更为复杂，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这时进攻者的处境更为不利，他在给养方面的困难比退却者大，不得不比退却者展开得更宽，因此总是面临在某一地点受到退却者优势兵力进攻的危险。俄国人在维捷布斯克附近就曾试图发起这样的进攻。

3.部队的规模越大，每个人在日常战略和战术勤务中的体力消耗就越大。一支10万人的部队每天要出发和列队进入战场，一会儿停下，一会儿继续行军，一会儿战斗，一会儿要做饭或者领取食物，而且在收到各方面所需的情报以前，这10万人不能进入营垒宿营。这10万人为这些次要勤务花费的时间通常比5万人所需的时间多1倍，但是对两者来说，一昼夜都是只有24小时。部队由于人数不同，走完一日行程所需时间和劳顿是多么不同，我们在前一篇第九章[3]中已经谈过。当然，退却者和追击者都要忍受这些劳顿，但是后者要忍受的劳顿明显大得多，这是因为：

（1）追击者的人数较多（我们假设追击者兵力占优势）。

（2）防御者以不断放弃土地的代价换取了保持主动的权利，使敌人总是受他支配。防御者可以预先做好计划，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计划不会被破坏，而追击者只能根据防御者的部署情况制订计划，只有通过事先侦察才能知道防御者的部署情况。

为使人们不至于认为我们的论述与第四篇第十二章相矛盾，我们必须提醒一句，这里所说的退却者此前是没有遭受过大败的，连一次会战都未败过。

退却者牵着敌人鼻子走的这个优先权对赢得时间和力量以及争取某些次要利益来说，与没有这个特权是有区别的，时间一长，这种区别就会变得重要。

（3）退却者一方面尽力使自己容易退却，如派人整修道路和桥梁，选择最舒适的宿营地点，等等。另一方面，他又竭力使追击者难以前进，如派人破坏桥梁，使那些本来就不好的道路在自己通过后变得更加难以通行，还可以占据最好的宿营地和水源地，使敌人不能利用，等等。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人民战争也是一种特别有利于这种防御的因素。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在这里就不做进一步分析了。

至此，我们谈了向本国腹地主动退却的各种优点，谈到了它要求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现在我们还想概略地谈谈它的实施。

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退却的方向。

退却应该退向本国腹地，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退向一个敌军两侧为我们国土的地点。这时敌人处于我们地区的威胁之下，而我们不至于有被迫离开本国领土主要部分的危险。如果我们选择的退却线距离国境太近，就有可能面临这种危险。假如1812年俄国人不是向东而是向南退却，就会面临这种危险。

这一条件是这种退却举措的目的所要求的。至于防御者退往国内的哪个地点最好，选择这个地点时应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直接保护首都或另一个重要地点的意图，或符合诱敌离开通往该地方向的意图，则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假如俄军在1812年的退却是预先考虑好的，即完全是按计划进行的，那么他们当然应该从斯摩棱斯克朝卡卢加方向退却。这样的话，莫斯科很可能就免遭法军蹂躏，然而俄军是在退出莫斯科后才选择了这条路线。

法军在博罗季诺会战前约有13万人。假如俄军在从斯摩棱斯克通往卡卢加的半路上接受会战，那么法军在那里的兵力没有任何理由会比博罗季诺多。在这种情况下，法军又能够从这支部队中抽出多少兵力派往莫斯科呢？显然很少。而这么少的兵力，人们是不会把他们派到50普里（从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距离）以外的像莫斯科这样的一座大城市去的。

拿破仑经过数次战斗后，到斯摩棱斯克附近时约有16万人。假设他当时认为，在进行主力会战之前可以冒险向莫斯科派遣一支部队，为此抽出4万人，而只留下12万人与俄军主力对峙，那么这12万人到会战时可能就只剩9万人左右，也就是说比在博罗季诺附近时少4万人。这样，俄军在博罗季诺就会拥有3万人的优势。如果以博罗季诺会战的实际过程作为衡量的标准，当然可以认为，俄军凭这个优势将成为胜利者。无论如何，这个计算的结果表明，对俄军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对比相对于后来在博罗季诺会战时的兵力对比要有利得多。但是俄军的退却并不是按照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进行的，他们之所以退得这么远，是因为每当他们想接受会战时，总感到自己的兵力尚不足。当时他们的一切给养和援兵对准的都是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大路，在斯摩棱斯克时没人会想到放弃这条道路。此外，在俄国人眼中，即使在斯摩棱斯克与卡卢加之间取得一次胜利，也无法抵消因未保护莫斯科而让它有可能被占

领所犯下的过错。

1813年[4]，假如拿破仑显著地偏向侧面，大体上在勃艮第运河[5]后面进行部署，在巴黎只留下数千人和人数众多的国民卫队[6]，那么他就会更有把握不让巴黎受到进攻。因为这样一来，联军在知道拿破仑率领10万人在欧塞尔[7]附近的情况下，就绝不会有勇气向巴黎派去一支5万～6万人的部队。反过来，假如联军处在拿破仑的位置，对手是拿破仑，那么恐怕谁也不会建议联军离开通往自己首都的道路。要是拿破仑拥有当时联军那样的优势，他会毫不迟疑地扑向首都。虽然情况相同，但是由于士气状态不同，结果就会如此不同。

我们还想指出，在向侧面进行这样的退却时，首都或者欲通过这一退却避免战祸的其他地点无论如何都要具备一定的抵抗能力，以免随便被一支部队占领和劫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因为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还要谈及。

但是我们还要考察一下这种退却方向的另一个特点，即突然转向。俄国人在抵达莫斯科附近以前保持一个方向退却，之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会将其引到弗拉基米尔[8]的方向，改为先向梁赞[9]方面继续退却，然后转赴卡卢加方向。假如俄军必须继续退却的话，那么他们当然有可能沿着这个将把他们引到基辅[10]的新方向继续退却，也就是说又接近敌国边境了。至于法国人，即使他们此时仍明显比俄国人占优势，但毕竟无法维持这条经莫斯科转个大弯的交通线，这本身是十分明显的，否则他们不仅要放弃莫斯科，而且极有可能还要放弃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说必须让出此前费力占领的一些地方，而只能满足于占有别列津纳河以西战区。

当然，这时俄军也有可能陷入不利的态势，有可能处于与本国的主要部分分开的境地，这与他们在战局一开始就退向基辅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是相同的。但实际上俄军几乎不会陷入这种不利的境地，因为只有法军不是绕道莫斯科而是直接抵达基辅，俄军的处境才有可能不利。

退却线突然转向，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是非常可取的，这显然会带来下列巨大好处：

1.变换退却线方向使对手无法保持旧的交通线，而要建立新的交通线总是件困难的事情，而且对手只能逐步改变其方向，即很有可能不得

不一再寻找新的交通线。

2.双方以这种方式又接近了国境，进攻者不能再通过其位置来保护已占领的地区，而极有可能不得不放弃它们。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那里两支军队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捉人游戏[11]。

如果其他条件有利，在较小面积的国土上变换退却方向也是有可能的，但这只能根据具体情况的各种因素而定。

诱敌深入的方向一经确定，我们的主力当然就应该向这个方向退却，否则敌人就不会派其主力前往这个方向。即使敌主力前往这个方向，我们也无力把上述一切条件强加于敌，而只能面临两个问题：是应该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该以大部分兵力避向侧面，也就是进行离心方向的退却。

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说，这种离心方向的退却是不可取的，理由如下：

1.防御者这样退却时，兵力将更为分散，而本来防御者把兵力集中在一点恰恰是进攻者最感棘手的事情。

2.防御者这样退却时，对手占有内线之利，其兵力比防御者集中，因此有可能在某些地点上占优势。当然，如果防御者暂时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进攻者的这种优势就不那么可怕，但是这种不断退避总是要以能威胁对手而自己不至于被赶走为前提的，而防御者在做离心方向退却时有可能被对手赶走。此外，主动向本国腹地退却的一个条件是主力能够逐渐取得可以进行决战的优势，而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就不大可能有把握做到这一点。

3.对兵力较少的一方来说，本来就不宜对敌采取向心状的行动。

4.这样的兵力部署会使敌人的部分弱点完全消失。

远距离进攻的主要弱点是交通线过长和战略翼侧暴露。如果防御者采取了离心方向的退却，迫使进攻者分出一部分兵力前往侧面构成正面，那么这部分兵力（本来只应用于对付与它对峙的防御者的部队）此时就附带着完成了其他任务——保护了进攻者的一部分交通线。

因此，仅就退却的战略效果来看，采取离心方向是不利的。但是如果防御者这样做是为了以后威胁敌人的退却线，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读者回顾一下前一章的论述。

只有一个目的可以促使防御者进行离心方向的退却，这就是为保障某些地区的安全，否则这些地区就会被敌人占领。

根据进攻者兵力的集结地点和前进方向，以及双方各个地区、要塞等的位置关系，防御者在多数情况下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见到进攻者在其前进路线的两侧将占领哪些地区。如果防御者把兵力部署在敌人多半不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兵力浪费。至于防御者在进攻者多半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部署一部分兵力是否能够阻止进攻者占领这些地区，是比较难以预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准确的判断。

俄国人在1812年退却时曾把托尔马索夫[12]指挥的3万人留在沃伦尼亚，准备用来对付可能入侵这个地区的奥军。这个地区面积大，地形上有些障碍，有可能进攻这个地区的敌军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所有这一切使俄军有理由期待在靠近边境的这个地区占上风，或至少可以在边境附近固守。这样固守会给以后带来非常重要的好处，对于这些好处我们在这里不想多谈。此外，即使当时俄国人想把这些部队及时调到主力那边去，实际上也几乎是做不到的。这一切有力地促使俄国人把这支部队留在了沃伦尼亚，让其独立作战。与此相反，如果根据富尔将军起草的战局计划，仅让巴克莱的部队（8万人）退向德里萨，而把巴格拉季翁的部队（4万人）留在法国人的右翼，以便之后从背后进攻他们，那么人们一眼便可看出，巴格拉季翁不可能在立陶宛南部固守。换句话说，这支部队不可能在法国人背后多得到一块更近的地区，而是会被压倒性优势的法军消灭。

防御者本身致力于尽量少把领土留给进攻者，这是很自然的，但这始终是一个非常次要的目的。我们能够限制敌人使用的战区越小，或者更确切地说，越狭窄，它的进攻就越困难，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一切要有一个条件做基础，这就是防御者开始这样做时有获胜的可能性，而且不至于因派出部队去限制敌人而使自己的主力受到太大的削弱，因为防御者应优先在双方主力部队之间寻求最后决战，敌军主力处于困境是敌军决心退却的首要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大敌军在退却过程中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损失。

因此，向本国腹地的退却通常应该由未被打败和未被分开的部队实施，而且应该径直在敌军主力的前面尽可能缓慢地实施，同时通过不断的抵抗迫使对手经常处于准备战斗的状态，迫使对手忙于采取大量的战术和战略上的预防举措而消耗其力量。

如果双方在这种状态下抵达了进攻一方进攻路程的终点，那么防御者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在这条前进路线的斜前方进行部署，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对敌后方采取行动。

1812年的俄国战局展示了所有这些现象，并且像放大镜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些现象的效果。虽然这次退却不是一次主动的退却，但还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假如俄军以现在对这种退却结果的认知，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再进行一次这样的退却，那么他们对1812年绝大部分在无意中做的事，现在就会主动并有计划地去做了。然而如果认为在国土不如俄国辽阔的地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实例，那恐怕也是不正确的。

在任何场合，无论防御者在采取这种抵抗方式时遇到了什么情况，只要进攻者的战略进攻未经决战，而是仅因其部队在维持方面的困难即受到挫败，只要入侵者被迫退却（不管其退却时的损失是大还是小），这种抵抗方式的主要要求和主要效果就已经达到了。弗里德里希大帝1742年的摩拉维亚战局、1744年的波希米亚战局，法军1743年的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战局，布伦瑞克公爵1792年的法国战局[13]，以及马塞纳1810—1811年的葡萄牙冬季战局都是这类情况，只是范围和规模小得多。此外，这种防御方式仅部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也常出现，也就是说，不是全部结果，但至少是部分结果应归功于我们这里所确定的原则。不过我们不详细谈这些作用了，因为谈的话就必须说明各种情况，就会离题太远。

在俄国和上述其他战局中，在进攻路程的终点都没有进行决定胜负的会战，局势就发生了骤变。即使是在不可能期待有这样效果的地方，这种抵抗方式也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这种抵抗方式可以形成有可能获胜的兵力对比，而这个胜利像首次撞击一个物体一样，能促使敌人退却，并使这一退却带来的损失不断加大，就如同按照落体定律，一个重物越坠越快一样。

注释：

[1]巴克莱（Michael Andreas Barclay de Tolly，1761—1818），侯爵，俄国元帅。1810—1813年任俄国陆军大臣。参加过1788—1789年对土、1790年对瑞典、1794年对波兰以及1806年对法战争。1812年俄法战争中任第1军团司令，代俄军总司令。1813年率俄军参加莱比锡大会战。1814年率俄军进占巴黎。——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本书并没有《佯动》一章。——译者注

[3]莫斯科西距博罗季诺125公里。——译者注

[4]1812年10月18日，拿破仑撤出莫斯科，向卡卢加方向行进。24日，法军主力约10万人与俄军主力逾10万人在小雅罗斯拉韦茨（Maloyaroslavets，今俄罗斯卡卢加州一城市，东北距莫斯科120公里，位于卢沙河畔）附近展开激战，导致该地八次易手。法军最后虽攻占该地，但无法扭转战略上的退却态势。——译者注

[5]原文如此，疑误。应为本书第五篇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译者注

[6]原文如此，疑误。应为1814年。——译者注

[7]勃艮第运河（Kanal de Bourgogne），法国东部的一条运河，连接塞纳河支流约讷河和罗讷河上游的索恩河，从而连接起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河流和运河。始建于1775年，1834年完工，长243公里。——译者注

[8]一种准军事组织。根据组织形式不同，可由志愿者、预备役或义务兵组成。历史上较为著名的有1789年法国革命期间成立的国民卫队和1903年成立的美国国民卫队。也有一些国家的国民卫队是军队的一部分，但仅用于对内行动。——译者注

[9]欧塞尔（Auxerre），今法国约讷省首府，位于约讷河西岸，西北距巴黎150公里。——译者注

[10]弗拉基米尔（Vladimir），今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首府，西距莫斯科190公里，位于克利亚济马河北岸。——译者注

[11]梁赞（Rjasan），今俄罗斯梁赞州首府，西北距莫斯科200公里，位于奥卡河畔。——译者注

[12]基辅（Kiew），今乌克兰首都，东北距卡卢加约600公里，位于第聂伯河畔。——译者注

[13]流行于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地区的一种儿童游戏，捉到对方后轻拍其肩膀示意

其离场。——译者注

★ 第二十六章 ★

民众武装

人民战争在文明的欧洲是19世纪的一个现象。对于这种战争，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有些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因为他们把人民战争看作一种革命的手段，是一种宣称合法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对外部敌人固然危险，但对国内的社会秩序同样危险；有些则出于军事上的理由，认为人民战争取得的结果与投入的力量不相符。第一种看法与我们这里要谈的问题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仅仅把人民战争看作斗争手段，即只是从它与敌人的关系角度来考察。但是关于第二种看法，我们不能不指出，对人民战争，总的来说应该将其看作战争要素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破了过去人为限制的结果，看作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整个发酵过程的扩展和加强。如果我们从过去局限很大的军事制度出发看问题，那么就可以看到征召制度、利用征召制度和普遍兵役制使军队员额大幅增加，以及后备军的使用，都是同一类事物，现在国民军的征召或民众武装也是这类事物。既然前面几种新的手段都是打破限制后的一种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且它们让先采用这些手段的人极大地增强了力量，以至其对手也不得不采用这些手段，那么就人民战争来说，情况也会是这样。一般来说，善于运用人民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会比那些轻视人民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只能是这一对战争要素的新的增强手段对人类究竟是有益还是无益。这个问题，恐怕只有解答了战争本身对人类究竟有无益处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答。我们把这两个问题都留给哲学家们。也许人们认为，如果把人民战争所耗费的各种力量用在其他战斗手段上，可能会更有成效，但是人们不用多加研究就会确信，这些力量绝大部分是不可调用的，也不会随意让他人使用。这些力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精神要素甚至只有通过人民战争才能体现出来。于是我们不再问一个全体人民手执武器进行的抵抗会让他们付出什么代价，而是要问这种抵抗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它必须具备哪些条件，以及如何运用人民战争。

一个如此分散的抵抗不适于对敌人进行时间上和空间上集中的大规模打击，这是从事物的本性中得出的结论。这种抵抗的效果像蒸发过程的物理特性一样，取决于面积的大小。面积越大，民众武装与敌军的接

触越多，也就是敌军越分散，民众武装的作用就越大。民众武装就像暗中燃烧着的火焰，不断破坏着敌军的根基。由于民众武装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取得成果，因此在这两个要素[1]如此相互碰撞和作用期间就会出现一种紧张状态。如果人民战争在个别地点被扼杀，在其他地点慢慢停止，那么这种紧张状态就会渐渐消失；如果这种遍地燃烧的熊熊烈火击倒了敌军，迫使它为避免自己全军覆灭而退出这个国家，那么这种紧张状态就会导致敌军进入一种危机。要想单靠人民战争造成这种危机，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是：要么被攻占的国家面积非常大（除俄国以外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要么入侵军队的人数与被入侵国家的面积不成比例（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人们不想陷入空想，那么就必须将人民战争与正规军战争联系起来考虑，并通过一个总的计划将二者统一起来。

人民战争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单独产生效果：

1.战争在本国腹地进行；

2.战争不是由唯一的一次失败决出胜负；

3.战区占据很大一部分国土；

4.民族的性格有利于采取这种举措；

5.国土或者是多山脉，或者是多林地、沼泽，或者是有持续利用土地的特点，总之地形非常复杂，不易通行。

人口的多少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人民战争中最不缺少的就是人。民众的贫富也不直接起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至少不应该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不容否认，贫穷的、习惯于吃苦耐劳的民众阶层往往也表现得更尚武和更有力量。

像德意志很多地区民众居住分散的特点非常有利于人民战争发挥作用。这种地区因这一特点而变得更零散，更隐蔽，道路尽管更多了，但路况更不好，部队住宿会遇到无穷的困难，尤其是人民战争总体上所具有的特点在这里会小规模地反复出现。这一特点就是：抵抗的因素到处都有，但是又处处让敌军捉摸不定。如果民众是集中在一些村庄里居住的，那么敌军就会占领那些反抗最激烈的村庄，或者也许会为惩罚民众而把这些村庄抢光、烧光，但是这种方法对威斯特法伦的农民大概是行

不通的。

国民军和武装的小股民众不能也不应被用于对抗敌军的主力，甚至不能和不应被用于抗击较大规模的部队，他们不应去粉碎敌军的核心，而只应在表面和边缘去蚕食敌军。他们应该在进攻者没有派大部队前往的战区两侧地区起来反抗，以便让这些地区完全摆脱敌人的影响。这些在战区两侧聚集起来的民众武装应像乌云一般，当敌人前进时，即成群跟在他们后面移动。在敌人还根本没有出现的地方，民众不会缺少武装起来反抗敌人的勇气，相邻的大批民众会陆续追随这个榜样，燃起反抗之火。这样反抗的火焰就会以燎原之势蔓延，最后烧到进攻者的基地，烧到他的交通线，蚕食他的生命线。即使人们不把人民战争夸张地想象成是万能的，不认为人民战争是敌人单靠军队几乎无法对付的以及我方取之不尽和不可战胜的东西（就像人们几乎无法对付风或雨），总之即使人们的判断不是以那些吹嘘人民战争的言论为基础的，但是人们毕竟要承认，人们无法像驱逐一队士兵那样赶走眼前的武装农民。一队士兵像一群家畜那样相依在一起，通常是笔直地向前跑，而武装的农民无须什么巧妙的计划就会四向散开。这样一来，敌军的每一支小部队在山地、林地或者任何其他地形很复杂的地区行军就都非常危险，因为行进中随时可能发生战斗。一路正在行军的部队即使很久没有发现敌国民众，但那些很早被其先头部队逐走的农民还是有可能随时出现在这路部队的队尾。至于破坏道路和封锁隘路，正规军的前哨部队或袭扰部队所使用的手段与发动起来的农民所使用的手段相比，大致就像自动机器的笨拙动作与人的灵巧动作相比。敌人除了派出很多小部队护送其运输队，以及驻守兵站、隘口、桥梁等地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国民军的行动。国民军最初尝试行动的规模是有限的，敌人派出的小部队也是兵力不多的，因为他们害怕过于分散兵力。人民战争的火焰往往就是在与这些小部队的斗争中真正燃烧起来。在一些地方，民众武装依靠数量上的优势战胜了敌军的这些小部队，他们的勇气增加了，斗志更激昂了，这种斗争的强度也更大了，直到应该决定结局的顶点来临。

按我们对人民战争的理解，人民战争应像云雾一样，在任何地方都不要汇聚成一个反抗的核心，否则敌人就会用适当的力量打击这个核心，粉碎它并俘虏大量人员。然后民众的勇气就会低落下来，大家会认为大局已定，继续努力是徒劳的，于是便放下手中的武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云雾还是有必要在某些地点汇聚成较密的云团，形成将来从中能够放出强烈闪电的令人生畏的乌云。如前所述，这些地点主要是在敌人战区的两翼。在这里，民众武装应会合成更大的、更有组织的整体，

并配以少量正规军，以至于他们已经拥有正规军的样子，有能力敢于参与较大的行动。从这些地点起，越向敌后，国民军行动的强度越应减少，因为他们在那里会面临最大的打击。那些更密集的民众武装的任务是袭击敌人留下的较大的守备部队。此外，他们还要使敌人产生恐惧和忧虑，增加整个民众武装给他人的士气高涨的印象。没有这些较密集的民众武装，民众武装的整体影响就会乏力，整个局势就不足以使敌人感到不安。

统帅要想这样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整个民众武装，最简便的方法是派一些正规军的小部队去支援国民军。如果没有正规军的一些部队去进行这种鼓舞人心的支援，那么民众大多会缺乏拿起武器的信心和动力。受命执行这种支援任务的小部队人数越多，对民众的吸引力就越大，民众斗争就会像倾泻而下的雪崩，规模会越来越大。不过支援民众武装的做法也要有其限度，因为一方面，为达到这个次要目的而把整个部队分开，在某种程度上并入国民军，从而形成一条长长的、处处薄弱的防线是有害的（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军和国民军都会被彻底打垮）；另一方面，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的正规军如果太多，通常会减弱人民战争的力量和效果，原因一是如果正规军太多，会把过多的敌军吸引到这个地区，二是民众此时会依赖自己的正规军，三是大量部队的存在会在宿营、运输、粮秣供应等方面过多增加民众的负担。

防止敌人对付人民战争过于有效的另一个手段（同时也是运用人民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很少或者根本不把这一大的战略防御手段用于战术防御。一场国民军战斗的特点也是所有较差部队的战斗特点，就是进攻初期非常猛烈而有力，但是不够沉着，难以持久。此外，对一支国民军武装来说，被战胜和被击退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对此已有准备，但是他们不能承受伤亡和被俘者众多的打击，这样的大败会使人民战争的火焰很快熄灭。而这两个特点与战术防御的本质是完全相反的。防御战斗要求进行持续的、缓慢的、计划周全的行动和果敢的冒险。如果人们仅想尝试一下，随后很快放弃，那么这在防御中永远不会带来战果。因此，如果要用国民军承担某一地段的防御，就决不能让他们进行决定性的主要防御战斗，否则即使情况有利，他们也会全军覆灭。由此可见，民众武装只要有可能的话，可以而且应该防守山地的入口、沼泽地中的堤坝，以及江河的渡口。但是当这些地点被突破时，民众武装不应汇聚在一处狭小的最后的避难所（一处正规的防御阵地）而被敌人封锁，最好是分散开，以出敌不意的攻击继续进行防御——无论民众多么勇敢，民风多么尚武，无论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多么强烈，地形

对他们多么有利，不可否认的是，人民战争在过于危险的气氛中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如果人们想让人民战争的燃料在某个地方燃起熊熊烈火，就应在距离危险较远的地方进行，因为那里既通风又不会被一次大的打击扑灭。

上述考察更多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感受，而不是客观的分析，因为人民战争出现得还很少，而那些长时间目睹过这种战争的人对它的论述又太少。经过上述考察，我们还要说明一点，战略防御计划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途径将民众武装的共同作用纳入进来，要么把民众武装作为会战失败后的最后一个补救手段，要么将其作为决定性会战前的一个自然的辅助手段。后一种情况是以向本国腹地退却和间接还击方式为前提的，我们在本篇第八章和第二十四章已经谈过。因此我们在这里只简单地谈谈会战失败后征召国民军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认为其命运（也就是其整个存亡）取决于一次会战（即便它是最具决定性的会战）。一个国家战败后，通过征召自己新的力量和利用敌人在任何长时间进攻中都自然会受到的削弱，就有可能导致形势的转变，或者它还可能得到外援。一次会战的失败距亡国总还是有段时间的。就像溺水者抓稻草是本能一样，当民众看到自己被冲到深渊的边上，他们会试图穷尽一切办法自救，这是符合精神世界的自然规律的。

不管一个国家与敌人相比是多么弱小，也不应该省去这些最后的努力，否则人们就不得不说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灵魂。这些努力并不排除签订一个代价很大的和约的可能性，从而避免自己彻底灭亡，而这种意图本身不排除利用媾和采取新的防御举措。这些举措既不会增加媾和的难度，也不会使和约内容对自己更不利，而是会使媾和更容易，使和约内容对自己更有利。如果我们期待那些对我国继续存在感兴趣的国家帮助我们，那么就更有必要采取这些举措。因此，如果一个政府在主力会战失败后只想着让人民迅速上到和平之床去酣睡，并且被严重的失望情绪压倒，从而失去发动一切力量的勇气和愿望，那么无论如何它都是出于软弱而犯下了不能坚持到底的大错，并且表明这个政府是不配获得胜利的，而且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赢得胜利。

因此，无论一个国家遭受的失败是多么确切，还是应该利用部队向本国腹地的退却来带动要塞和民众武装发挥作用。在这方面，如果主战区的两翼受到山地或其他非常险要的地带的限制，那么这就非常有利于发挥这种作用，因为这些山地和险要地带像棱堡一样突出出来，进攻者

不得不经受防御者从这里发起的战略翼侧打击。

如果进攻者正在对多地进行围攻，如果他为建立自己的交通线而到处留下大规模的守备部队，甚或为使自己能够有更大的行动空间和维持相邻地区的秩序而派出了多支部队，如果有生的和无生的战斗手段的种种损失已经使进攻者受到削弱，那么防御者这时就应重新投入战斗，通过恰当的打击来撼动处于困境中的进攻者。

注释：

[1]托尔马索夫（Alexander Petrovich Tormasov，1752—1819），伯爵，俄国骑兵将军。1812年任俄西线第3军团（预备军团）司令，1814—1818年任莫斯科城防司令。——译者注

★ 第二十七章 ★

战区防御

我们以上已经探讨了那些最重要的防御手段，也许可以到此为止了。至于这些手段如何与整个防御计划结合，可以放到最后一篇[1]讨论战争计划时再谈。这是因为不仅每一个从属于战争计划的进攻和防御计划都要以战争计划为基础，并根据战争计划来确定其主要轮廓，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战争计划本身无非就是在最主要的战区实施进攻和防御的计划。尽管与任何地方比较起来，在战争中，部分更取决于整体，更渗透着整体的特点，更是因整体的特点而出现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从战争的整体开始研究，而是不得不先把各个问题当成彼此分开的部分来研究，以便更清楚地认识它们。如果不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我们就会被大量不确切的概念制服，特别是战争中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经常会使我们的概念混乱。因此我们想先向整体再接近一步，也就是说，我们想专门考察一下战区防御，寻找贯穿前述问题的主线。

根据我们的看法，防御无非是斗争的更有力的形式。保存自己的军队，消灭敌军，一句话，胜利是这一斗争的目标，当然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保全本国和打垮敌国是战争的最终目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缔结自己想要的和约是最终目的，因为双方的这一冲突在和约中得以平衡并以一个共同的结果（该和约）而告终。

从战争的角度来看，敌国是什么呢？首先是它的军队，其次是它的国土。当然还有很多在具体情况下可能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其他事物，其中主要是外部的和内部的政治关系，它们有时比其他一切事物更具决定作用。即使敌国的军队和国土并非国家本身，而且也没有包括国家可能与战争有关的一切方面，但是军队和国土永远是主要的，就其重要性来说往往大幅超过其他所有方面。军队应保卫本国的国土，占领敌国的国土，国土则使军队不断得到给养和补充。两者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它们都是重要的，但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还是有区别的：如果军队被消灭了，也就是说被打垮了，不能继续抵抗了，国土自然也就丧失了，但是反过来，国土被占领了，军队不一定被消灭，因为可能是军队

主动地让出部分国土的，以便之后更容易地夺回它们。的确，不仅军队被彻底打垮会决定国土的命运，军队每次受到较大的削弱也会导致国土损失。相反，每次国土的较大损失并不一定导致军队受到较大的削弱（当然，时间久了也会导致军队受到较大的削弱，但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这段时间内不会总是这样）。

由此可见，保存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军总是比占有国土更重要，也就是说，统帅应该首先努力做到的是保存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军；只有用这一手段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时，占有国土才可以作为目的而居于首位。

假如敌人的全部兵力集中成一支部队，假如整个战争由一场战斗组成，那么能否占有国土就取决于这场战斗的结局；能否消灭敌军、征服敌国和保全本国就取决于这场战斗，某种程度上与这场战斗的结局是一回事。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会首先促使防御者偏离这种最简单的作战形式而去分兵？回答是：他集中兵力有可能取得的胜利对他来说还不够。每个胜利都有它的影响范围。如果这一影响范围涵盖了整个敌国，即涵盖了全部敌军和敌国领土，也就是说，它们的所有部分都被我们压向敌人核心力量的同一运动卷走，那么这样的胜利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时我们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分兵。但是如果我们的胜利对敌军的某些部分和双方国土的某些部分不再有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这些部分。由于我们不能像集结部队一样把国土集中到一个点上，因此我们为保卫这部分国土就不得不分兵。

只有在领土形状近似圆形的小国家里，才有可能和很有可能对部队进行这样的集中，以至于一切都取决于这支部队的胜利。在敌国有大片领土与我们接壤，或者甚至几个环绕我们的国家结成同盟反对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的军队实际上完全不可能进行这样的集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要分兵，从而也就出现不同的战区。

一次胜利的影响范围自然取决于这次胜利的大小，而胜利的大小取决于被战胜部队的人数，因此对敌人集中兵力最多的那个部分进行打击并成功时，其影响最广；我们用于这一打击的兵力越多，就越有把握取得这一成功。这一系列自然形成的概念使我们联想到力学上重心的特点和作用。通过这一画面，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确定这些概念。

正如物体的重心总是位于质量聚集最多的地方，针对物体重心的打击是最有效的，而最有力的打击又总是由力量的重心发出的，在战争中

也是如此。作战的每一方（无论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还是多个国家的联盟）的军队都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通过这种一致性，军队之间有了联系；而有联系的地方就有与重心类似的东西。因此在这些军队中有某些重点，这些重点的运动和方向决定着其他的点，这些重点就是军队最集中的地方。而正如在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针对各部分联系的重心的作用是有其尺度和界限的一样，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在物质世界和战争中，一次打击的力量很容易大于抵抗所能承受的力量，从而出现扑空和浪费力量的问题。

在一面旗帜下根据一位统帅的个人命令进入会战的部队，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支延展50或100普里，甚或基地完全朝着不同方向的联军部队之间的联系是多么不同啊！前者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最紧密的，最容易形成一致；后者之间的联系距一致性很远，往往只是在共同的政治意图中还有一致性，而且也只是不充分和不完美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大多很松弛，往往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打击有力；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担心任何的过分集中兵力确实是一种不利，因为过分集中兵力会造成兵力浪费，而兵力浪费又会使其他点上兵力不足。

因此，识别敌军中的这种重心[2]和判定它的影响范围是战略判断的一项主要活动。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经常考虑双方军队中一个部分的进退对其余部分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绝不是认为在此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我们只是以各个时期和统帅们沿用的方法为基础提出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应更清楚地说明这些方法与事物本质之间的联系。

至于有关敌军重心的这一概念是如何在整个战争计划中起作用的，我们将在最后一篇里考察，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属于战争计划的范畴。我们现在先借用一下这个概念，只是为避免我们在列举一系列观点时出现遗漏。我们从上述考察中看到，分兵究竟是什么决定的。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利益：一个是占有国土，它要求分兵；另一个是打击敌军的重心，它又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兵力。

这样就出现了战区或各部队的行动区域。它们对国土和上面的部队进行区域划定，以至该区域内主力发起的每次决战都直接地涉及整体，并使整体随主力运动的方向而动。我们之所以说“直接地”，是因为一个

战区的胜负自然也会对相邻战区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在我们的定义中只触及某些概念的中心点，我们不想也无法为这些概念划出明确的界限。尽管这又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但我们还是必须明确地再次提醒。

因此我们认为，一个战区（无论其范围大小）和该战区内的部队（无论其规模大小）是一个可以归结为一个重心的单位；胜负就应该在这个重心上决出；防御者在这一战区成为胜利者，从广义上说就是成功的战区防御。

注释：

[1]1792年7月28日，布伦瑞克公爵率普奥联军主力自科布伦茨沿摩泽尔河攻入法国，9月2日占领凡尔登要塞，20日抵达瓦尔米。军队此时已非常疲惫，地形又不利，法军则斗志激昂。经炮战后，联军只得退回科布伦茨。——译者注

[2]指民众武装和敌军。——译者注

★ 第二十八章 ★

战区防御（续一）

防御是由两个不同的要素组成的，即决战和等待。本章要讨论的就是这两个要素的结合。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虽然等待状态不是已经结束了的防御，但它毕竟是防御向其目标进发所经过的一个区域。只要一支部队没有离开交由它负责的地段，进攻所引起的双方的紧张状态就一直持续。只有决出了胜负，才会带来平静；只有当进攻者或防御者离开战区，才能认为胜负已经决出（不管是怎样的一种胜负）。

只要一支部队在它所在的地区坚守，这一地区的防御就还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区防御与在其中的这一地区进行防御是一回事。敌人是否一时攻占了这个战区内或多或少的土地，在此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些只是“借”给敌人的。

我们想通过上述观点来确定等待状态与整个防御的正确关系，但是只有在确实应进行一场决战以及双方都认为决战不可避免时，这种观点才是正确的，因为双方军队的重心和这些重心所在的战区只有通过这一决战才是有效的东西。决战的想法一旦消失，重心也就失去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军队也就失去了作用。这时构成整个战区概念的第二个要素——占有国土，就成为目的而直接跃居首位。换句话说，双方在一场战争中越是不寻求决定性的打击，战争越是一种纯粹的相互监视，那么占有国土就越变得重要，防御者就越追求直接保护所有地区，进攻者就越追求在推进中扩大占领的地区。

毋庸讳言，绝大部分战争和战局与其说是接近于生死存亡的斗争（至少有一方力求决战的斗争），还不如说是更接近于纯粹的监视状态。只有19世纪的战争才在极大程度上具有前一种特点，以至人们在这些战争中可以运用根据这种特点建立起来的理论。但是由于很难设想未来所有的战争都具有这种特点，而更可预计的是，未来多数战争将再次倾向于具有相互监视的特点，因此一个理论要想对现实有用，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为此我们将首先考察由决战意图贯穿和指导的整个军事行

动，即发生真正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绝对的战争的情况，然后在另一章[1]再考察由于多少接近于监视状态而产生了变化的战争。

在第一种情况下（是防御者不得不等待进攻者发起决战，还是防御者自己寻求决战，在此对防御者来说是一样的），战区防御的实质在于防御者以一种随时可以发起有利决战的方式在该战区坚守。这一胜负可能是通过一次会战决出，可能是通过一系列其他大规模的战斗决出，但也可能是通过双方军队的部署所形成的纯粹的态势（可能发生的战斗）决出。

即使假设会战不像我们认为的、以前借很多机会已经指出的那样是最主要、最常用，以及最有效的决定胜负的手段，但它毕竟是决定胜负的手段之一，足以要求只要情况允许就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战区中的一次主力会战是重心对重心的打击；我们在自己重心上能够集中的兵力越多，取得的效果就越有把握和越大。因此任何部分使用兵力的做法，如果不是为特别的目的（这个目的要么即使是通过一次获胜的会战也是达不到的，要么是会战胜利本身的一个条件），都是不可取的。

然而不仅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是一个基本条件，一个使部队能在足够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会战的部署和位置也是一个基本条件。

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了解到防御有不同的层次，它们与上述基本条件是完全可以类比的，因此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把这些基本条件与它们联系起来并不困难。但是有一点初看上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由于它是防御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就更有必要加以阐明，这就是如何击中敌人的重心。

如果防御者及时得知敌人将沿哪些大路推进，在哪条大路上肯定能遇上敌军的核心，那么他就可以沿这条大路去迎击敌人。这种情况成为一种常见的情况，因为即使由于防御者在采取一般举措、设置坚固要塞和大的武器库以及确定军队的平时员额等方面先于进攻者，从而成为进攻者行动的依据，但是在行动真正开始时，相对于正在进入战场的进攻者来说，防御者已经拥有其特有的后发制人的优势。

要想以一支较大的部队进入敌国，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储备食品和武器装备等。这些准备工作持续的时间足以让防御者有时间采取对策。同时人们应该看到，防御者所需要的时间比进攻者所需要

的少，因为在任何国家人们平时为防御所做的准备都多于为进攻所做的准备。

不过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但是防御者在个别情况下仍有可能不清楚敌人推进的主要路线。如果防御是以那些费时的举措（例如构筑一处坚固阵地等）为基础的，那么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此外，即使防御者确实是位于进攻者的前进线上，但是只要他没有对进攻者发起一次攻势会战，那么进攻者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其原来的方向就可以绕过防御者所占据的阵地，因为在欧洲有人定居的地方，阵地左右不可能没有道路通过。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显然不能在阵地上等待他的对手，至少不能指望在那里进行会战。

但是在我们讨论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采取哪些手段之前，必须先考察一下这种情况的本质及其出现的可能性。

在每个国家，同样在每个战区（我们现在就是只谈战区），当然都有一些对进攻来说特别容易奏效的目标和地点。我们认为，在谈论进攻时更明确和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最为合适。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如果说最有利于进攻的目标和地点是进攻者决定其进攻方向的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反过来也会影响防御者，在防御者丝毫不了解敌人意图的情况下，这个理由应该引导他行动。假如进攻者不选定这个最有利的方向，那么他就将放弃他本可以得到的一部分好处。我们看到，如果防御者在这个方向上，那么进攻者采取避开他和从他侧面通过的手段不是无偿的，而是要付出代价的。由此可见，一是一方面防御者错过其对手行进方向的危险以及另一方面进攻者从其对手侧面通过的能力，都不像初看上去那样大，因为进攻者选定这一个或那一个方向时，其明确的、大多起决定作用的理由早已存在；二是防御者及其固定在某地的设施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错过敌军的核心。换句话说，如果防御者的部署得当，那么通常可以确信，对手会来找他。

但是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因此就否认防御者连同其部署可能在某次遇不到进攻者。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防御者此时应该怎么办，防御者的位置本来应带来的好处还剩下多少？

我们自问，如果进攻者从防御者的侧面通过，那么防御者还能采取哪些手段呢？这些手段是：

1.防御者一开始就把兵力分为两部分，以便用一部分兵力有把握地

击中对手，然后用其余部分赶去增援。

2.防御者集中兵力占领一处阵地，在对手从侧面通过的情况下，迅速向侧面前出。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已经无法再准确地实现这种侧向前出，而是不得不后退一些，进入新的阵地。

3.防御者集中兵力从侧面进攻对手。

4.防御者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

5.防御者采取与对手同样的方法，从其侧面通过，去反攻对手的战区。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列出最后一种手段，是因为人们可以设想这一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效果，不过实际上这一手段与防御的意图（选择防御的理由）是矛盾的，因此只能把它视为对手犯了大错或具体情况的其他特点而导致防御者采取的一个反常手段。

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有一个前提，即我们的交通线比敌人的优越。当然这也是一个良好的防御阵地的基本条件之一。尽管这种行动应该总是给防御者带来某个好处，但是在单纯对战区进行防御时，这种行动很少适合发展成为作为战局目的的决战。

单独一个战区的面积通常不会大到使进攻者的交通线很敏感的程度，而且即使进攻者的交通线很敏感，防御者也很难通过对其交通线采取行动而阻止他实施打击，因为进攻者实施打击通常只需很短的时间，而防御者的这一手段要产生效果是缓慢的。

由此可见，在针对一个力求决战的对手时，以及在我们自己也热切希望进行这一决战时，这种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防御者还可以利用的其余三个手段都致力于进行一场直接的决战，致力于以重心击中重心，因此它们与防御的任务更相符。但是我们现在一开始就要指出，在不完全否定前两个手段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应优先考虑第三个手段，认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真正的抵抗手段。

如果兵分两路部署，那么人们就有卷入一场哨所战争的危险。如果针对的是一个坚定的对手，那么这种哨所战争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只能

是一种大规模的相对抵抗，而不会是防御者想要的一个决战。即使防御者判断正确，懂得避开这条歧路，但由于暂时分兵进行抵抗，总还是会明显削弱自己打击的力量，而且人们永远没有把握，不知首先前出迎敌的那些部队是否会受到过大的损失。不仅如此，这些部队的抵抗通常以退向赶来的主力部队结束，而这往往给部队带来战斗失败和举措不当的印象，从而以这种方式显著地削弱部队的士气。

第二个手段是以在一处阵地上集中的兵力，到对手企图避开我方阵地前往的地方去设伏。防御者运用这种手段时，面临因抵达太迟而陷入两种举措均半途而废的危险。此外，一场防御会战要求统帅沉着冷静、深思熟虑并了解甚至熟悉地形，而这一切在紧急前出时是做不到的。最后，可构成一个有利的防御会战战场的阵地毕竟太少，不是在任何道路和道路上的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的。

相反，第三个手段即从侧面攻击进攻者，和他打一场改变了正面的会战，是极为有利的。

首先，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总是会暴露他的交通线（在这里是退却线），而防御者就其总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就我们要求他的部署所具备的战略特点来看，在这种情况下是处于有利地位的。

其次（这是主要的一点），每一个想从防御者的侧面通过的进攻者都会在两个完全对立的意图之间不知所措。最初他是想前进的，以便抵达进攻目标的所在地，而由于时刻有可能受到来自侧面的攻击，他又需要随时组织向侧面的打击，而且是集中兵力的打击。这两个意图是矛盾的，会使内部关系极为混乱，使进攻者很难采取万全之策，以致他在战略上几乎处于最不利的境地。假如进攻者确切地知道将在何时何地受到攻击，那么他可以巧妙和灵活地为此采取一切对策。但是在他不清楚何时何地会受到攻击而又必须前进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会战，他就几乎不可避免地处于紧急和肯定不利的境地。

如果说对防御者来说有发起一次进攻会战的有利时机，那么首先就应在上述情况下期待这个时机出现。如果人们再考虑到，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了解和选择地形的有利条件，可以准备和开启其行动，那么人们就不会怀疑，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对其对手占有确切的战略上的优势。

因此我们认为，防御者可以在一个位置良好的阵地上集中兵力，沉

着地等待对手从侧面通过；如果进攻者没有前来进攻防御者的阵地，如果情况不适合对进攻者的交通线采取行动，那么对防御者来说，从侧面攻击进攻者就是决战的一个优越手段。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部分是因为防御者们很少有勇气在这样的阵地中坚持，而是要么分兵，要么通过横向和对角方向行军急忙前出到进攻者的前面；部分是因为进攻者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敢从防御者的侧面通过，其行动通常因此而陷入停顿。

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被迫进行一场进攻会战；防御者想必就会缺少等待、坚固的阵地和良好的防御工事等带来的其他好处；在一般情况下，前进中的进攻者的不利处境并不能完全抵偿防御者缺少了的上述好处，因为进攻者正是为了避开防御者的这些有利条件才陷入这种处境。不过进攻者的这种处境总会给防御者带来某些补偿，因此理论在这里不能像某些历史评论家在提出一个残缺理论时常做的那样一下子抹杀掉一个重要因素的作用，认为利弊相互抵消了。

人们不要认为我们在这里是玩弄逻辑。相反，我们越是务实地考察这个问题，就越认为，这是一种涵盖、贯穿和调整整个防御事务的思想。

防御者只有下决心，一旦对手从他侧面通过即以全部兵力攻击他，才有把握避开防御很容易导致的两种绝境，即分兵部署和紧急前出。在这两种绝境中，防御者将为进攻者所左右，不得不求助于最紧急和最危险的举措。这种防御体系只要碰到一个果断的、渴望胜利和决战的对手，就会被粉碎。但是如果防御者为进行共同的打击而在正确的地点把他的兵力集结起来，如果他决心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用这支部队从侧面攻击对手，那么他就是做对了，就可以得到防御在他的处境下能为其提供的一切好处。这时，准备良好、沉着、稳妥、一致和简单就成了他行动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与这里探讨的概念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大的历史事件，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人错误地引用这个例子。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图林根[2]等待拿破仑率领的法军时，部署在法军可能用于进军的两条大路之间，一条经爱尔福特[3]、莱比锡至柏林，一条经霍夫、莱比锡至柏林。普军原来的意图是径直翻越图林根森林山脉[4]，开到弗兰肯地区。在放弃了这一意图后，他们不清楚法国人会沿两条大

路中的哪一条过来，于是就选择了这个位于两条大路中间的阵地。作为这种中间位置的阵地，它本应导致普军采取紧急前出的举措。

在法军经爱尔福特过来的情况下，普军也正是这样考虑的，因为通往爱尔福特的小路是完全可以通行的。相反，向通往霍夫的大路上前出是不可想象的，部分原因是普军距这条大路有2～3天的行程，另一部分原因是中间有很深的萨勒河谷，而且布伦瑞克公爵从未有过向那里前出的意图，没有为此做任何准备。相反，霍恩洛厄侯爵或者说马森巴赫上校始终有这样的意图，后者曾力图使公爵接受这一想法。至于从萨勒河左岸的部署转为一次针对推进中的拿破仑的进攻会战，也就是转为上述的侧面攻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如果说萨勒河会妨碍普军在最后时刻仍给敌人设伏，那么在敌人已经占领萨勒河对岸（至少是一部分）时，这条河就更会妨碍普军转为进攻。于是布伦瑞克公爵决定（如果还能把这个人数众多的大本营在着实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这种决定称之为个人决定的话），在萨勒河的后面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无论这一等待的结果如何，普军肯定会面临以下三种情形之一：

1.如果敌人渡过萨勒河寻找普军，普军可以对敌人发起进攻；

2.如果敌人让萨勒河挡住，普军可以对其交通线采取行动；

3.如果普军认为可行和有利，可以通过一次快速的翼侧行军在莱比锡附近即前出到敌人前面。

在第一种情况下，普军由于有巨大的萨勒河谷而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占很大优势；在第二种情况下，普军在纯战略上同样占有大的优势，因为敌人在普军和中立的波希米亚之间只有一个很狭窄的基地，而普军的基地非常宽阔；甚至在第三种情况下，由于有萨勒河的保护，普军仍不会处于不利的境地。尽管普军大本营处于混乱和情况不明之中，但大本营确实讨论过所有这三种情况。但是如果说一个想法在混乱和犹豫不决的状态中尚可存在，那么实施这个想法则想必会在这个混乱造成的旋涡中一败涂地，这当然是没什么可奇怪的。

在前两种情况下，萨勒河左岸的阵地可被视为真正的翼侧阵地。作为翼侧阵地，它无疑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用一支对自己的任务没多大把握的部队占据一个翼侧阵地来对抗一个优势很大的敌人，来对抗拿破仑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措。

布伦瑞克公爵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于10月13日选择了上述最后一种举措，但是已经太晚了。拿破仑已经开始渡萨勒河，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5]已经不可避免。犹豫不决的公爵此时处境尴尬：如果前出的话，此时离开自己所在地区为时已晚，而要发起一次有利的会战又为时过早。尽管如此，普军的阵地仍表现出了强有力的属性，以至公爵能够在奥尔施泰特附近消灭对手的右翼部队，同时霍恩洛厄侯爵能够通过一次惨烈的退却战斗脱离险境。但是普军在奥尔施泰特附近未敢坚持夺取本来有把握得到的胜利，而是以为在耶拿附近可以获得完全不可能得到的胜利。

无论如何，拿破仑感觉到了普军在萨勒河畔阵地的战略意义，他未敢从它侧面通过，而是决定在敌人眼皮底下渡过萨勒河。

我们相信，通过以上所述已经充分说明了采取决定性行动时防御与进攻的关系，并且已经根据防御计划各项内容的地位和相互联系指出了其相互关系。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研究具体的部署，因为这将使我们陷入无穷无尽的具体情况。如果统帅为自己提出了一个确切的目标，那么他就会处理，看一下如何让各种地理的、统计的和政治的以及敌我军队物质和人员的因素适应这一目标，并看一下它们在实施方式上对这一方或另一方有什么制约。

但是为了在这里更确切地联系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认识的防御不断加强的问题，并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一问题，我们想在这里指出与此有关的一般情况。

1.防御者以一次攻势会战迎敌的理由可能有以下几个：

（1）如果防御者知道进攻者将以非常分散的兵力推进，也就是说即使防御者兵力很少，仍有获胜的希望。

但是实际上进攻者是不大可能这样分散推进的，因此防御者只有已经知道敌人分散推进，攻势会战的计划才是有利的。没有充分的根据，只凭单纯的假设就指望出现这种情况，并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上面，通常会使防御者陷入一种不利的境地。后来的情况将不像防御者期待的那样，他将不得不放弃攻势会战，可又没做防御会战的准备，于是只好不情愿地开始退却，并几乎把一切交由偶然性去支配。

在1759年的战局中，多纳[6]率领的部队对俄国人进行的防御差不多

就是这种情况。这次防御以韦德尔将军指挥的齐利晓会战的失败而告终。

制订计划的人过于喜欢使用这一手段，因为他能很快地制订出计划，却没有多问一下这一手段所依据的种种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理由的。

（2）如果防御者本来就有足够的兵力进行会战。

（3）如果对手非常笨拙和犹豫不决，从而促使防御者发起攻势会战。

在这种情况下，出敌不意的效果有可能比一个良好阵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地利更有价值。以这种方式让精神力量参与战斗，是一个良好战法的最原本的实质。但是理论必须经常大声地指出：提出这些假设必须有客观的理由。没有这些具体的理由，只是一味地谈论出敌不意，谈论一次不寻常进攻的优越性，并在此基础上制订计划、考察和评析，那完全是一种不能被允许的、毫无根据的做法。

（4）如果防御者的素质特别适于进攻。

如果弗里德里希大帝认为他的军队是一支灵活、勇敢、可靠、惯于服从、行动准确、充满自豪感并受此鼓舞的军队，而且熟练掌握了斜向进攻方式，认为这支军队在他坚定而大胆的手中与防御相比更是一个适于进攻的工具，那么他的这种看法无疑不是空洞的或错误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队的这一切特点是其对手们所没有的，他正是在这方面明确地占有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来说，利用这些特点比求助于堡垒和地形障碍更有价值。但是这样一种优势是极少见的，一支训练有素、惯于进行大规模运动的军队只是这种优势的一个部分。即使弗里德里希大帝断言，普鲁士军队特别善于进攻，而且后来有些人不断地这样附和，我们也不应该对这种提法给予过多的认同。在战争中，人们在进攻时大多感到比防御时更容易和更有勇气，这是所有部队都有的一种感觉，恐怕没有一支军队的统帅和指挥官不是这样称赞他们的军队。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应轻易地被一种表面上的优越感迷惑，而忽略了实际的有利条件。

兵种的比例，具体说骑兵多而火炮少，也可能成为发起进攻会战的一个非常自然和重要的理由。

我们还可以列举以下几个理由：

（5）如果防御者根本找不到良好的阵地。

（6）如果防御者急需决战。

（7）最后，上述几个或全部理由共同产生作用。

2.防御者在一个地区等待对手，然后在该地区向对手发起进攻（例如1759年的明登会战[7]）。这样做的最自然的理由是：

（1）双方的兵力对比对防御者并非过于不利，防御者不必去寻找一处坚固和得到加强的阵地。

（2）有特别适于等待对手的地形。至于这一地形的特点则属战术问题，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地形的特点主要是要便于我方通行而不便于敌方通行。

3.为在其中确实等待敌人进攻，防御者应在以下情况进入一处阵地：

（1）如果双方兵力对比失衡，防御者兵力很少，不得不在地形障碍中和防御工事后寻求保护。

（2）如果地形为防御者提供了一处这样良好的阵地。

当防御者自己不寻求决战，而是满足于一种消极的结果，并且能够指望对手迟疑和犹豫不决，最后无法实施其计划时，以上第2种和第3种抵抗方式就更值得防御者注意。

4.一处坚不可摧的设防营垒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达到目的：

（1）如果该营垒位于一处非常优越的战略地点。

这样一处阵地的特点是，其中的守军根本无法被战胜，因此敌人不得不尝试采取其他手段，也就是说，敌人要么不考虑攻占该阵地，继续追求其目的，要么包围和以绝粮迫使该阵地投降。如果敌人无力做到这两点，那么该阵地的战略优越性想必很大。

（2）如果防御者可以期待得到外援。

在皮尔纳附近阵地中的萨克森军队当时就是这种情况。不管人们因此战不幸的结局[8]而针对该举措说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假如1.7万名萨克森人采用了其他方法，也还是永远不会让4万普鲁士人失去作用。如果说奥地利军队在罗布西茨[9]附近没有更好地利用由此而得到的优势，那只能说明奥军的整个作战指挥和组织很差。毫无疑问，假如萨克森人没有进入皮尔纳营垒，而是前往波希米亚，那么弗里德里希大帝就会在这次战局中把奥地利人和萨克森人赶过布拉格，并占领这个地方。谁不愿承认待援的这个好处，而总是只想到萨克森全军被俘，谁就是根本不懂得像上述那样权衡利弊，而没有权衡利弊就不会得到可靠的结果。

但是由于上述两种情况很少见，因此利用设防营垒是一个必须深思熟虑后再采取的举措，而且是一个很少能被运用得当的举措。如果有人希望通过这样一处营垒而使敌人望而生畏，进而使其全部行动瘫痪，那是过于危险的，也就是说，他将面临不得不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危险。如果说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崩策尔维茨附近利用这种营垒达到了他的目的，那么人们应该佩服他正确地判断了对手，当然同时也应比在其他场合更多地考虑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最后的关头会找到率领残部夺路而出的办法，因为他身为国王无须再向他人负责。

5.如果防御者在边境附近有一个或多个要塞，那么出现的主要问题是：防御者是应该在要塞前面，还是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防御者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的动机是：

（1）敌人占有优势，这迫使我们先削弱其力量，再同其战斗；

（2）这些要塞就在边境附近，在它们后面进行决战可使防御者只牺牲不得不牺牲的国土；

（3）这些要塞具有防御能力。

要塞的主要任务之一无疑（或者应该）是打掉敌军大部队推进的势头，并大幅削弱我们准备与之决战的那部分敌军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很少看到有人这样利用要塞，那是因为双方中的一方很少寻求决战，而我们这里谈的只是决战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当防御者在边境附近有一个或几个要塞时，应该把这些要塞留在自己的前面，并在要塞后面进行

决战，这是一个既简单又重要的原则。我们承认，在要塞后面进行会战与在要塞前面进行会战相比，即使失败时战术上的结果相同，在前一种情况下丧失的土地会稍多一些。不过之所以出现这个区别，与其说是根据事实材料得出来的，不如说是想象力造成的。我们自己也会回想到，在要塞前面进行会战，防御者可以选择一处良好的阵地，而在要塞后面进行会战，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不得不变成进攻会战，否则在敌人围攻要塞的情况下，要塞有失守的危险。但是如果防御者在要塞后面进行决定性会战，那么他面对的敌人此前已经被要塞削弱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如果防御者有多个要塞，敌人甚至会被削弱一半。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微小的差别与防御者取得的上述好处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因此我们认为，在决战不可避免（不管是对手寻求决战，还是我们自己的统帅寻求决战），而我们还没有相当的把握战胜敌人，或者地形条件并未一定要求我们在前面较远的地方进行会战的情况下，一个位于附近的、有抵抗能力的要塞想必会强有力地促使我们从一开始就退向要塞后面，在那里借助要塞进行决战。如果我们此时在距该要塞很近的地方进入阵地，以至进攻者不先把我们赶走就无法围攻或包围该要塞，那么我们就会迫使进攻者来进攻我们的阵地。因此在我们看来，在一个大的要塞后面不远处选择一处良好的阵地，是危险处境下的一个最简单和最有效的防御举措。

当然，如果要塞距边境很远，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因为如果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上述举措，就会让出其很大一部分战区。我们知道，防御者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做这样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举措更接近于向本国腹地退却。

另一个条件是要塞的抵抗能力。众所周知，有些设防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不能接敌的，因为它们经不住大部队的猛烈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阵地至少应位于这些城市后面很近的地方，以便守军能够得到支援。

6.最后，只有在下列情况下，防御者向本国腹地退却才是一个自然的举措：

（1）如果防御者与对手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力量对比让防御者无法在边境或者边境附近进行成功的抵抗；

（2）如果防御者的主要任务是赢得时间；

（3）如果国土的情况有利于防御者向腹地退却。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十五章已经谈过。

至此，我们在这一章讨论了由于这一方或那一方寻求决战而使决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的战区防御。但是我们当然必须提醒一下，在战争中情况不会这么简单。如果有人想把我们理论上的原则和分析运用到实际战争中去，那么他还必须注意第三十章的内容，必须想到统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决战和不决战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根据实际情况，有时更接近这一倾向，有时更接近另一倾向。

注释：

[1]指本书第三卷第八篇《战争计划》。——译者注

[2]“重心”一词，作者用了拉丁语“Centra gravitates”。——译者注

[3]指本篇第三十章。——译者注

[4]图林根（Thüringen），历史上德国中部一地区，大致包括今图林根州。——译者注

[5]爱尔福特（Erfurt），今德国图林根州首府，位于图林根盆地南部、格拉河畔。——译者注

[6]图林根森林山脉（Thüringer Wald），位于德国中部图林根地区，因树木茂密而得名。长约150公里，宽约35公里。——译者注

[7]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率法军主力约10万人在耶拿（Jena，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城市，位于萨勒河左岸）附近击败霍恩洛厄指挥的普鲁士和萨克森联军5.3万人。同日，双方在均不知晓当日耶拿会战的情况下，法军达武元帅率领约2.9万人在奥尔施泰特（Auerstedt，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小镇，西南距耶拿约25公里）附近击败布伦瑞克公爵指挥的普军主力约5万人。在追击中，普军纷纷投降。在这两场会战中，法军伤亡约1.5万人，普军伤亡和被俘3.3万人。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偕全家逃往东普鲁士。拿破仑于当月27日进入柏林。——译者注

[8]多纳（Christof Ⅱ von Dohna-Schlodien，1702—1762），伯爵，普鲁士中将。曾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译者注

[9]1759年8月1日，英国、普鲁士、布伦瑞克-吕讷堡、黑森-卡塞尔联军与法

国、萨克森联军在明登（Minden，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城市）城前进行会战。前者获胜，阻止了法国人占领汉诺威选帝侯国。——译者注

★ 第二十九章 ★

战区防御（续二）——逐步抵抗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曾指出过，在战略上逐步抵抗不符合事物的本性，应该同时使用现有的所有力量。

对所有可运动的战斗力量来说，这无须做进一步说明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战区本身连同其要塞、地形障碍甚至其面积也视为战斗力量，那么这一力量是不能运动的，我们只能逐步利用这种战斗力量，或者我们必须一开始就退得很远，以至那些应该发挥作用的部分都位于我们的前面，这样战区就能发挥它在削弱敌军方面的一切作用。敌人就不得不包围我们的要塞，不得不通过其驻防部队和哨所守军保障占领区的安全，就不得不长途行军，不得不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所有必需品，等等。不管进攻者是在决战前还是在决战后前进，上述所有这些对他的影响都会出现，只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还会更大些。由此可见，如果防御者一开始就计划推迟决战，他就拥有了一个手段，可以让所有那些不可移动的战斗力量一起发挥作用。

从另一方面看，防御者推迟决战严格来说并不会对进攻者的胜利影响范围产生任何影响，这是很清楚的。关于胜利的这一影响范围，我们在研究进攻时将做进一步的考察[1]，但在这里就想指出，胜利的影响范围是到进攻者的优势（双方精神和物质力量对比的产物）消失时为止的。而进攻者这一优势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占领战区要消耗兵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战斗中的伤亡损失。无论这些战斗是在战争开始时发生的，还是在结束时发生的，也无论这些战斗是在战区的前部进行的，还是在战区的后部进行的，进攻者上述两部分的损失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例如，我们认为假如1812年拿破仑在维尔纳附近取得对俄国人的胜利，那么与后来在博罗季诺取得的胜利相比，其影响范围是没有区别的（假设这两次胜利的规模是相同的）；法军即使是在莫斯科附近取得胜利，也不会让拿破仑走得更远；莫斯科无论如何是这一胜利影响范围的界限。当然进攻者（出于其他原因）在边境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可能会给他带来大得多的胜利成果，然后也许有更大的影响范围，这也是没有片刻怀疑的。因此在这方面，防御者推迟决战也是不受影响的。

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谈到的那种可被视为最大限度的推迟决战，我们称之为向本国腹地的退却，它是一种专门的抵抗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主要意图是使进攻者自己消耗力量，而不是防御者用会战这把剑消灭他。但是只有当这种意图占主导地位时，推迟决战才能被看作一种专门的抵抗方式，因为否则的话，很明显人们就会认为这种抵抗有很多不同的程度，并且把这些不同的程度与所有防御手段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不把战区在削弱敌军方面或多或少一起发挥作用视为一种专门的抵抗方式，而只是视为根据情况和条件的需要，对固定的抵抗手段的一种混合使用。

如果防御者认为在他决战时不需要这些固定的战斗力量，或者认为利用它们时在其他方面的相关代价过大，那么对他来说这些力量就可以留待以后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防御者不可能等到的新的增援力量。防御者凭借这些力量就可以相同的可运动的战斗力量在第一次决战后再进行第二次决战，也许还能再进行第三次决战，也就是说，以这种方式有可能逐步地使用力量。

如果防御者在边境上输掉了一场会战，但并没有成为一场大败，那么人们很容易想到，他在最近的要塞后面就已经有能力进行第二次会战。是的，如果防御者要对付的是一个不怎么坚定的对手，那么一处较大的地形障碍也许就足以让对手停下来。

由此可见，正确的战略在利用战区时像利用其他手段一样，就是要经济地使用力量。使用的力量越少越好，但是必须使用足够的力量。当然在这里也与做生意一样，问题不在于纯粹的精打细算，而在于其他方面。

为了避免出现大的误解，我们必须指出，这里考察的不是人们在会战失败后还能采取或试图采取何种抵抗举措，而只是考察防御者预期可以从第二次抵抗中得到多少成果，就是防御者在其计划中可以对成果做多高的估计。在这里，防御者必须注意的几乎只有一点，那就是对手的情况，具体是对手的性格特点及其拥有的各种因素。一个性格软弱、缺乏自信、荣誉心不强或者受到种种因素束缚的对手在他顺利的情况下会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一般的好处，当防御者敢于向他发起新的决战时，他就会畏缩不前。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就可以将其战区的各种抵抗手段陆续用于新的决战行动中（尽管这些决战行动本身很弱），在这些决战行动中防御者总是有望扭转局势。

但是谁都会感觉到，我们现在已经是在要考察无决战战局的路上了，这种战局更是逐步使用力量的领域，我们想在下一章中更多地论述它。

注释：

[1]萨克森军队最后不得不于1756年10月16日向普军投降。位于萨克森军队阵地前的普军由37个步兵营和携有28门重炮的26个骑兵中队组成。——译者注

★ 第三十章 ★

战区防御（续三）——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

能否产生和以什么方式会产生双方都不是进攻者的战争（双方都没有什么积极的意图），对此我们将在最后一篇进行详细的考察。在这里我们无须一定要研究这一矛盾，因为对一个单独的战区来说，我们从双方各自与整体的关系中就已经能够找到这种双方均防御的理由。

但是，不仅在这种不求决战的战局中没有必须决战的焦点，而且在战史上还有大量战局，其中并不缺少一位进攻者，即其中一方并不乏积极意图，但这种意图很弱，以至于进攻者不再是不惜任何代价追求自己的目标，不是一定会促成决战，而只是试图得到当时处境所能提供的好处。在这里，进攻者要么根本不追求任何明确的、自己定下的目标，只是收获时间的推移带给他的好处，要么他虽然有一个目标，但只在情况有利时才去追求它。

这样的进攻已经离开了向着目标前进的严格逻辑上的必然性，几乎像一个流浪汉在战局中游荡，左顾右盼地试图捡到廉价的果实。这样的进攻与防御本身没有多大区别，进行防御的统帅也可以摘取这样的果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准备在《进攻》篇中对这种进攻做进一步的哲学的考察，在这里只提出一个结论：在这种战局中，无论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都不求决战，因此决战就不再像拱门上的冠石那样是一切弧线的终点，就不再是所有战略行动都归向的终点。

只要我们读一下各个时代和国家的战史，就会知道这种战局不是一般地占多数，而是如此之多，以至其他类型的战局反而成了例外。即使今后这种情况应该有变化，但毕竟可以肯定，还是会有很多这样的战局，因此我们在研究战区防御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战局。我们将尝试指出这种战局的最显著的特点。战争的真实情况大多处于两个不同方向之间，有时接近这个方向，有时接近那个方向，因此我们只能从这些特点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由于其反作用所引起的变化来看这些特点的实际作用。我们在本篇第三章[1]里说过，等待是防御优于进攻的最大长处之

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少能做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中则是最难做到的。由于人的认识不完善，由于人们害怕结局不利，由于有诸多影响行动进程的偶然事件，因此总有很多当时情况允许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没有实施。与人类任何其他行动相比，在战争中，人的认识更不完善，出现灾难性结果的危险更大，偶然事件更多，因此战争中的贻误数量（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想必也会多得多。这正是防御坐等其成、获得果实的好地方。如果我们把国土面积在作战中独有的重要性与这一经验结合起来，那么就产生了“先占者得利”这条原则。该原则在和平时期的斗争（诉讼）中也是一条神圣的原则。这个原则在这里代替了决战（在以打垮对方为目的的所有战争中，决战构成了整个行动的焦点）。这个原则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不是引发很多行动，而是给不行动以及所有那些符合不行动利益的行动提供了依据和理由。在无法寻求和期待决战的地方，人们也就没有理由放弃什么，因为只有为了换取决战时的有利条件，人们才有可能放弃某些东西。结果是防御者总是想要保住即保护所有的或者尽可能多的东西，而进攻者则想在不进行决战的情况下攻占尽可能多的地方，也就是尽量扩大他所占的地盘。我们在这里只谈前者。

凡是防御者没有派驻部队的地方，就都有可能为进攻者所占有，此后等待就对进攻者有利了。于是防御者就致力于到处直接保护国土，并只考虑对手是否会对自己担负保护任务的部队发起进攻。

在我们进一步指出防御的特点以前，我们必须先谈谈《进攻》篇中所说的进攻者在不求决战时通常追求的目的。这些目的是：

1.在不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情况下，攻占对方大片国土。

2.在上述同样情况下，夺取一处重要的仓库。

3.夺取一处未受到保护的要塞。虽然围攻要塞是一种常常要付出很大努力的、规模多少有些大的行动，但它是一种不会带来任何灾难性后果的行动。进攻者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这一行动而不至于受到大的实际损失。

4.最后，进行一次意义不大的胜利的战斗。进行这种战斗无须冒大的风险，但也不会得到大的好处。这种战斗不是作为整个战略纽带上影响重大的节点来进行的，而是为战斗本身进行的，是为获取战利品和赢得军人荣誉而进行的。为这样一个目的，进攻者自然不会不惜代价地去

发起战斗，而是要么等待偶然出现的机会，要么通过巧妙的行动来促成这种机会。

针对进攻者的上述四个目的，防御者应努力采取以下举措：

1.将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以保护要塞；

2.扩大防御正面，以保护国土；

3.在正面宽度不足以保护国土的地方，通过侧面行军，迅速赶到敌人前面设伏；

4.在努力采取上述三个举措时，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

很清楚，防御者前三个努力的意图是把主动权推给对手，自己则充分利用等待的好处。这种意图是如此符合事物的本性，以至假如人们一概地否定它，是很愚蠢的。决战的可能性越小，这种意图就会越强。尽管在行动的表面，以及在一些不起决定作用的小规模行动中还经常有可能出现相当活跃的活动，但是上述意图在这种战局中永远构成最深的基础实质。无论是汉尼拔，还是法比尤斯，无论是弗里德里希大帝，还是道恩，只要他们既不寻求决战，又不等待决战，那么他们就都是在奉行这一原则。第四项努力是为其他三个努力纠偏的，是它们不可缺少的条件[2]。

我们现在想对上述这些问题做些更详细的考察。

防御者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以保护要塞不受敌进攻，这初看上去有些不合理，似乎是一个多余的举动，因为构筑要塞的目的本来是让它抵抗敌人的进攻，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的举措出现过无数次。战法就是这样，最普通的事情往往看上去是最难理解的。可是谁又会有勇气根据这种看似的矛盾而把那些无数次出现过的举措都说成是错误呢？这种举措总是反复出现，证明它一定有一个深远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无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人在精神上的惰性[3]。

如果我们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那么如果敌人不先打败我们的部队，就无法进攻要塞。然而一次会战就是一次决战，如果敌人不寻求决战，那么他就不会发起会战，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使用会战这把剑就保有了我们的要塞。因此，在所有我们估计对手不一定寻求决战的情况

下，我们应该先看一下对手是否决心发起决战，因为对手极有可能不发起决战。如果敌人与我们的估计相反，是准备向我们发起进攻的，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这一刻还有退到要塞后面这一手段。如果我们考虑到还有这一手段，那么我们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的危险就更少了。这样一来，我们不付任何代价即可维持现状的巨大可能性甚至不会面临丝毫的危险。

如果我们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后面，那么我们就给进攻者送去了一个正合其意的目标。如果要塞不是很大，进攻者即使准备非常不足，也是会顺利或不顺利地去围攻它的。为了不让敌人的围攻以攻占而结束，我们就要前去解围。这样一来，积极的行动和主动权就到了我们一边，而对手在围攻要塞时可被视为向其目标前进，现在却最多是个占有者。经验告诉我们，事情总是这样转变的，这也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我们已经说过，围攻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从来不敢发起一场会战的最软弱、最不果断、最懒惰的统帅只要能够接近要塞，就会毫无顾虑地前去围攻，即使他只有野战炮，因为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可以放弃这个行动而不会受到实际的损失。除了事态的这种变化外，大多数要塞多少会面临被强攻或以某个不常见的方式被攻占的危险，因此防御者在考虑各种可能性时绝不可忽略这一情况。

权衡这两种情况下的利弊后，防御者当然会认为，在较好的条件下打仗得到好处，不如极可能根本无须打仗就得到好处。因此在我们看来，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这种习惯做法是很自然和简单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用格洛高[4]要塞抵抗俄国人，用施韦德尼茨、尼斯和德累斯顿等要塞抵抗奥地利人时，几乎总是遵循这个习惯做法。贝沃恩公爵[5]在布雷斯劳附近采取这一举措却失败了。假如当时他把部队部署在布雷斯劳后面，就不会受到进攻。但是当时国王不在布雷斯劳附近，故奥地利军队占有优势，而一旦国王靠近布雷斯劳，奥地利人将面临失去这一优势的危险，这也使得进行布雷斯劳会战[6]的时刻肯定不是一个可以预计不进行决战的时刻，因此普鲁士军队在布雷斯劳的阵地看来不是很合适。假如不是贝沃恩公爵担心奥军炮击布雷斯劳这个存有军需品的地方（一旦受到炮击，他就会受到国王的严厉责备，因为后者在此情况下绝不会公道地考虑问题），他肯定倾向于把部队部署在布雷斯劳的后面。对于公爵试图通过进入布雷斯劳前面的一处设防阵地以保住要塞，人们最终是不应加以责备的，因为卡尔·冯·洛林[7]亲王当时已满足于攻占施韦德尼茨，又受到国王[8]进攻的威胁，是很可能停止前进的。因此，对贝沃恩公爵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对会战本身不要太认真，而是应该在奥军开

始进攻时穿过布雷斯劳后撤，这样公爵就可以得到等待所带来的全部好处，而不必付出大的代价[9]。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已经为防御者在要塞前面部署找到了一个较高层次的和有力的理由，并为这种部署做了辩护的话，那么我们仍要指出，还有一个次要的、但更直接的理由，不过仅有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它不是很有力。这个理由就是部队习惯利用最近的要塞作为物资存放地。这种做法是如此方便，又有一些好处，以至于一位将军不会轻易决定从远处的要塞运来必需品或者把必需品放置在未设防的地点。而如果要塞成了部队的物资存放地，那么在很多情况下把部队部署在要塞前面就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较直接的理由很容易被那些不爱问更多理由的人高估，它既不足以解释出现过的所有情况，也不足以重要到在与其相关的事物中起决定作用。

不必冒险打一场会战就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是所有不求大规模决战的进攻者的自然目标，以至防御者把阻止敌人实现这一意图当成了自己全部努力的一个主要内容。于是我们看到，在有很多要塞的战区内，几乎一切运动都是围绕着这些要塞进行的——进攻者试图出敌不意地接近一处要塞，并因此而运用一些计谋，防御者则总是试图通过有准备的运动尽快地设伏，以阻止敌人接近要塞。从路易十四到萨克森元帅[10]的几乎所有尼德兰战局[11]中都贯穿着这种特点。

关于保护要塞就谈这么多。

通过扩大部队部署的正面以保护国土，这一手段只有与较大的地形障碍结合在一起才是可以设想的。人们采用这一手段时不得不设立的大小哨所只有依靠坚固的阵地才会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由于很少能找到足够的天然障碍，于是就要加上筑垒术。不过人们应该认识到，通过这种方法在一个点上得以进行的抵抗永远只能被视为一种相对的抵抗（参阅《战斗的意义》那一章），而不能视为绝对的抵抗。尽管这样的哨所也有可能不被击破，也就是说在个别情况下能够得到一个绝对的结果，不过由于哨所数量多，每个哨所与整体相比都是软弱无力的，有可能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而失守，因此假如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各个哨所的抵抗，是不明智的。防御者在如此扩大的正面上只是有望相对地延长抵抗时间，而无望获得真正的胜利。但是就这种防御的总的目的和总的任务来说，单独的哨所能起到这种作用也就足够了。在不用担心发生大的

决战和不必为战胜对方整体而不停前进的战局中，争夺哨所的战斗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即使这些战斗以防御者失去哨所而结束，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除了夺得该哨所和一些战利品外，很少能得到其他好处。这个胜利对整个防御不会有进一步的影响，不会破坏防御者的基础，不会导致众多建筑物跟着一起倒塌。对防御者来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即整个防御体系因个别哨所丢失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仍然有时间集中自己的部队，用全部兵力向进攻者表示要决战，而按照我们的假设，进攻者是不求决战的，因此通常在防御者集中兵力以后，进攻者就不再继续前进了，行动也就结束了。防御者损失了一些国土、人员和火炮，而这也是能让进攻者满足的结果。

另外，如果防御者努力做到其失败的可能性（或更准确地说是概率）很小，而进攻者胆怯或谨慎地（这两种形容用哪个都行）停在防御者哨所的前面，不想碰得头破血流，那么我们说，防御者就可以冒一下这种一旦失败将面临的风险。在这个考察中，只是不要忘记，我们假设的是一个不愿冒险做任何大事的进攻者。对这样的进攻者来说，一个中等大小但很坚固的哨所就可以让他停止前进，因为即使进攻者肯定可以攻破这个哨所，他也会考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以及与他在这一胜利后，以他的处境所能采取的行动相比，这个代价是否过大。

上述情况表明，对防御者来说，将部队部署在宽大正面上很多相邻的哨所中，可以让他进行有力的相对抵抗，从整个战局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取得一个满意的结果的。读者在这里会想到战史中的一些例子，为使读者立即找准地方，我们想指出，这种宽大正面的阵地在战局的后半期最常见，因为这时防御者对进攻者及其这一年的意图和情况才有真正的了解，而进攻者自带的原本不多的进取精神此时已经消失。

在这种扩大正面部署，从而保护国土、储备品和要塞的防御中，所有大的地形障碍，例如大小河流、山脉、林地和沼泽等，当然都应起到大的作用，并拥有头等的重要性。关于这些地形障碍的运用，可以参阅我们前面的论述。由于地形要素拥有这样的头等重要性，因此尤其要求参谋部具备有关知识和从事有关的活动，这些是习惯上被视为参谋部最应具备的能力。由于参谋部一般说来是军队中书写量和印刷量最大的那个部分，因此历史上战局中有关地形运用的部分就被记载得更多些，同时也就产生了一个相当自然的倾向：把运用地形的问题系统化，并把历史上对个案的解决方法作为以后解决其他问题的方法。但是这是一种徒劳的，因此也是错误的努力。即使是在这种更多是被动的和更局限于当

地情况的战争类型中，每个情况也是与众不同的，对其必须区别对待。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最优秀的、理智的回忆录，也只是适合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问题，但是不能成为规定。这些回忆录实际上又成了战史，其内容只是这些战争所特有的一个方面。

无论参谋部的活动（我们在此按通常的观点将这种活动描述为参谋部所特有的）是多么有必要和值得重视，我们还是要提醒注意从这一观点中产生的经常有损于整体的强行决定行为。参谋部中最强势的一些人的重要性常使他们对其他人，首先是对统帅本人起到某种泛泛的支配作用，并从中产生一种趋于片面的思维习惯。最后统帅就只看到群山和山口，本来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自由选择的举措成了肤浅的模仿，成了第二天性。

1793年和1794年，当时普鲁士军队参谋部的灵魂、著名的山地和山口攻防专家格拉韦特上校就曾使两位特点迥异的统帅（布伦瑞克公爵和默伦多夫[12]将军）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战法。

沿一个险要地带建起的防线有可能导致出现哨所线战争，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确实要以这种方式直接保护战区的整个正面，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防线必然会导致出现哨所线战争，因为与大多数战区的正面相比，受命进行防御的部队的自然的战术正面很小。不过由于进攻者受当时条件及其准备程度的限制，只能沿一定的主要方向和道路行动，如果过多地偏离它们，即使面对最消极的防御者，也会导致出现过多的不便和不利，因此对防御者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保护在主要方向左右一定普里或数日行程大小的区域就够了。防御者只要在主要道路和接近地设置哨所，在它们之间的地区设置监视哨就可以实现这种保护。结果自然是进攻者可以一路部队从两个哨所之间通过，并从多个方向对其中一个哨所进行有计划的进攻，于是这些哨所在建立时为此做了些防备，或者有翼侧依托，或者构成翼侧防御（所谓钩形防御），或者得到后方预备队或邻近哨所一些部队的支援。这样一来，哨所的数量还可以进一步减少。通常结果是，一支进行这种防御的部队分为4或5个主要哨所。

为保护距离过远但又多少受到威胁的主要接近地，可以指定一些专门的防御中心，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大战区内的小战区。在七年战争期间，奥地利人的主力在下西里西亚[13]山区大多就是这样占据4～5个哨所，同时一支小的、相对独立的部队在上西里西亚拥有一个类似防御

中心的防御体系。

这样一处防御体系越是远离直接的保护，就越要借助运动和积极的防御，甚至是攻势手段。某些部队可以被看作预备队，此外一个哨所也应派出能抽出的兵力赶去支援另一个哨所。这一支援可以或者确实是从后面赶去增援和恢复消极的抵抗，或者是从侧面进攻敌人，或者是干脆威胁敌人的退路。如果进攻者不是以进攻，而只是以一个位置威胁一个哨所的侧面，具体是试图对该哨所的交通线采取行动，那么防御者就可以要么真正进攻对方为此而前出的部队，要么试图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以进行报复。

由此可见，不管这种防御的主要基础是多么具有消极的本性，也还是要接纳一些积极的手段，以便在复杂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加以应对。人们通常认为那些运用积极甚至攻势手段最多的防御是更好的防御，不过这种防御一方面非常依赖地形的特性、部队的素质，甚至是统帅的天赋；另一方面，人们容易对这种防御中的运动和其余的积极辅助手段有过多期待，从而容易过多地放弃利用一处险要的地形障碍进行局部防御。至此我们认为，关于扩大防御线正面的问题已经进行了足够多的探讨，现在我们要谈谈第三种辅助手段，即通过快速的侧面运动设伏。

这种手段一定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国土防御的手段之一。原因如下：首先，即使防御者的阵地正面很宽，也往往不能占据本国所有受到威胁的门户；其次，在很多情况下，防御者不得不准备以自己的主力前去支援那些敌主力要进攻的哨所，否则这些哨所很容易被攻破；最后，一位不愿让自己的部队固定在一处正面宽大的阵地上做消极抵抗的统帅，想必更愿意通过经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的快速运动来达到其保护国土的目的。统帅留出的空隙越大，就越需要高超的运动技巧，以便及时前出到这些地点。

防御者这种努力的自然结果是到处寻找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后可以带来很多好处的阵地，也就是防御者的部队（或者只是一部分部队）一旦进入阵地后可使对手打消进攻的念头。由于这些阵地总是反复出现，而且一切都围绕着如何及时抵达这些阵地，因此这些阵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整个战法的中心，所以人们也把这种战法称为哨所战争。

正如在没有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扩大部署正面和相对抵抗并无真正的危险一样，这种通过侧面行军设伏也没有大规模决战时会面临的危

险。但是如果防御者是在最后关头才想起急忙前出到一处阵地，而对手坚决果断，能够和愿意做大事，也就是说不怕投入相当大的力量，那么防御者就走上了彻底大败的道路，因为这样紧急和慌张地进入一处阵地，经不住敌人以全部力量进行的不顾一切的冲击。当然如果对手不是用整个拳头，而只是用手指头进攻防御者的工事，如果对手无法利用可能得到的大的战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无法利用旨在取得大战果的初始行动），如果他只想以小的代价得到一般的好处，那么防御者用这种抵抗方式对付他还是能够成功的。

一个自然的结果是：通过侧面行军设伏这一手段一般也是在战局的后半期更多地使用，很少在战局开启时使用。

在这里，参谋部又有机会把它在地形方面的知识变成一套关于阵地和通往阵地道路的选择与准备的、相互关联的举措体系。

最后将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力图抵达某一地点，另一方则力图阻止对方抵达这个地点，因此双方就经常面临不得不在对手眼皮底下实施运动的情况，于是就不得不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谨慎和准确地组织这些运动。以往主力部队没有区分为独立的师，行军时也总是被视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这种谨慎和准确的要求会带来更多的不便，因此需要很多战术技巧。当然正是在这些时候，一个列阵中个别的旅要不时地赶到前面，以确保某些地点的安全，也就是说要独立承担任务，即使其余部队没有上来，也要准备接敌。但是这在当时和一个长期内是反常现象，当时的行军次序安排一般总是着眼于将整个部队按原有次序带到目的地，尽可能避免上述临时支援行动。现在主力的各部分又分成很多单独的部队，只要其他部队相距足够近，这些单独的部队就可以与整个敌军开始、继续和结束战斗。现在即使是在对手眼皮底下进行这样的侧面行军，也没有太大的困难。以前不得不通过机械的行军次序安排达到的目的，现在通过提前派出个别的师、加快其他师的行军速度以及更自由地运用整个部队就可以达到。

防御者利用上述受到考察的手段应阻止进攻者夺取一处要塞，阻止他占领一个较大的地区或物资库。如果防御者借助上述手段到处向进攻者发起战斗，以至后者在这些战斗中要么胜算很小，在失利的情况下面临过大的受到反击的危险，要么对其目的和所处情况来说需要消耗过多的力量，那么进攻者的行动就会被阻止。

如果防御者通过自己的技巧和组织达到了这个目的，而进攻者看到

的到处都是防御者采取了明智的举措，已经让他无望实现哪怕是一个一般的愿望，那么进攻者为遵循攻势原则，往往就会在满足纯粹的军人荣誉方面寻找出路。赢得任何一次大的战斗，都会让部队看上去已经占有优势，可以满足统帅、宫廷、军队和民众的虚荣心，某种程度上也就满足了人们对每次进攻都抱有的期待。

于是进攻者的最后希望就是进行一场有些重要性但仅是为胜利和战利品而战的有利战斗。但愿人们不要认为我们这样说是自相矛盾，因为我们在这里仍未离开我们自己的假设：防御者的良好举措打消了进攻者借助一场胜利的战斗达到除了满足虚荣心以外任何其他目的的希望。进攻者要实现这个希望，是有两个条件的，即战斗中的各种情况有利，以及战斗的胜利确实能导致实现除了满足虚荣心以外的其他目的中的一个。

第一个条件在没有第二个条件的情况下也很有可能存在。如果进攻者只是着眼于得到战场上的荣誉，而不是还要通过战斗得到其他好处，那么防御者单独的部队和哨所就会更经常地面临陷入不利战斗的危险。

如果我们完全置身于道恩的处境和他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只要他想得到的只是当天的战利品，那么他无须改变自己谨小慎微的性格就会敢于袭击霍赫基尔希[14]，而取得一个后续影响丰富的胜利（这一胜利本可迫使国王[15]让德累斯顿和尼斯各自为战），完全是他不愿介入的另一项任务[16]。

不要认为我们区别这两种胜利是吹毛求疵甚或根本毫无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战争的最深刻的特点之一。对战略来说，一场战斗的意义就是这场战斗的灵魂。我们只能尽可能多地反复强调，在战略上，一切主要的东西都产生于双方的最终意图，即产生于全部思维活动的终点，因此会战与会战之间会有很大的战略区别，以至于人们根本不能再把它们视为同一个手段。

尽管进攻者取得这样的胜利几乎不能被视为对防御的一个根本的影响，但即使是这一有利之处，防御者还是不愿让给对手的，尤其是人们永远都不知道还会再加上什么偶然因素，因此防御者在用兵时必须经常注意对手所有大部队和哨所的情况。当然，这里大部分问题取决于这些部队指挥官们的智慧，但是如果统帅方面部署的任务不当，也会使这些部队卷入无法避免的灾难。在此有谁会忘记兰德斯胡特附近富凯军和马

克森[17]附近芬克[18]军的例子呢？

在这两个战例中，弗里德里希大帝都过分相信自己一贯想法的作用。他不会相信富凯在兰德斯胡特阵地中真的能以1万人击败3万人，而是相信兰德斯胡特阵地仍会像以往一样坚固，犹如一张有效的汇票能得到对方的认可。他也不会相信芬克能顶住从四面八方拥来的敌人的优势兵力，而是相信普军对道恩的翼侧进行佯动后，后者一定会放弃萨克森的一般阵地，转而进入波希米亚更有利的阵地[19]。他前后对劳东和道恩的判断都错了，这就是其举措的失误所在。

对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个别举措，人们大可指责他过于骄傲、鲁莽和固执，但即使是不过于骄傲、鲁莽和固执的统帅也会有上述失误。撇开这些失误不谈，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20]上总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部队指挥官们的洞察力、努力程度、勇气和坚定性不可能总是符合统帅的期待，因此统帅不能把所有问题都交由下属指挥官去做判断，而是不得不给他们做出某些规定，从而使他们的行动受到约束，而这样就不容易符合当时的情况。这是一种完全无法避免的苦恼。没有深入到部队最后环节的强制性的和权威的意志，就不可能指挥好部队。谁要是随着习惯总是相信和期待部下能做得最好，那么这就已经说明他完全没有能力指挥好部队。

因此统帅必须总是密切关注每支部队和每个哨所的情况，以便不会出乎意料地眼看着他们陷入一场灾难。

防御者的上述所有这四种努力都是为了维持现状。这些努力越是顺利和成功，战争在同一地点就会拖得越久；而战争在一个地点上停留得越久，给养就越重要。

从战争一开始，或者至少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需要用仓库供给来取代征用和提供，用固定的运输队（这种运输队要么由农民的车辆，要么由属于军队自己的车辆组成）来取代每次征用农民的车辆。总之，这就很接近于正规的仓库供给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养》[21]一章里已经阐述过了。

但是对这种战法产生大影响的并不是给养，因为给养就其任务和特点而言已经局限于很狭小的空间了，虽然也许会影响到任务的部署，甚至会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任务的部署，但是这些影响不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特点。相反，相互针对对方交通线的行动具有大得多的重要性，原因一

是在这种战局中缺少较大和较有力的手段，因此统帅只能采取这类较弱的手段；二是在这种战局中不缺少必要的时间，可以等待手段产生效果。因此，确保自己交通线的安全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切断防御者的交通线虽然不会是敌进攻的一个目的，但是却能成为迫使防御者退却，从而令其交出其他目标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所有保护战区本身的举措当然肯定也有保护交通线的作用。也就是说，对交通线的安全保护已经部分包含在这些举措之中。我们只想指出：对交通线的安全保护是部署时应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用小部队或者相当规模的部队护送单个的运输队，是保护交通线安全的一个特别的手段，一是因为即使阵地正面延展到最大，也不总是足以保护交通线的安全；二是因为在统帅欲避免扩大部署的地方，尤其需要这样的保护。因此，我们在滕佩尔霍夫的译著《七年战争史》中看到很多弗里德里希大帝让单独的步兵团或骑兵团，甚至有时让整个旅护送其面包和面粉车辆的例子。在奥地利人方面，我们从未看到过有关记载，原因一是他们没有如此详细记载战史的人，二是他们占据的阵地总是正面延展得很长。

上面我们谈到了防御者基本上不含任何进攻因素的四种手段，它们构成不着眼于决战的防御的基础。现在我们还要谈几种攻势手段，防御者可以将它们或多或少地与上述四种手段并用，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上述四种手段的调料。这些攻势手段主要是：

1.对敌交通线采取行动，同时也可考虑针对敌物资存放地采取行动；

2.进入敌占区进行牵制和袭扰行动；

3.在有利的条件下，进攻敌军部队和哨所，甚至进攻敌主力部队，或者只是以这些进攻相威胁。

上述第一个手段在所有这样的战局中始终是有效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是悄无声息的，并未采取实际行动。防御者的每一处有影响的阵地都能使进攻者担心其交通线的安全，从而发挥该阵地的绝大部分的作用。我们在上面讲述防御时已经谈过，在这样的战争中，给养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这对进攻者来说也是一样的。因此进攻者在做战略上的思考和部署时，很大程度上要考虑到来自敌阵地的可能的攻势影响。关于这

一点，我们在讨论进攻时还要谈到。

防御者不仅通过选择阵地对敌交通线施加一般的影响（如同力学中的压力一样，有一种看不见的影响），而且确实也以部分兵力向敌交通线做进攻性的推进，这同样属于这种防御的范畴。但是要想让这种行动带来好处，防御者必然要考虑进攻者的交通线位置、地形特性或军队特点是否有利于他采取这种行动。

进入敌区袭扰（目的是报复或为取得好处而掠夺）本不能被视为防御手段，它们更多是真正的进攻手段，但是通常与本来的牵制行动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而牵制行动的意图是削弱与我们对峙的敌军，因此可被视为一个真正的防御手段。但是由于牵制行动同样也可在进攻时使用，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进攻，因此我们认为在下一篇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更合适。我们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把一个战区的防御者所能运用的小规模的攻势手段悉数列举出来，并且只是要指出一点，即这些小规模的攻势手段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可以大到使整个战争具有进攻的姿态，从而使防御者得到攻势带来的荣誉。1759年战局开始前，弗里德里希大帝对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采取的行动就是这样的[22]。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这一战局本身显然是一次纯粹的防御，但是这些进入敌区的出击给了它攻势的特性，这一特性也许由于其在士气方面的作用而具有特别的价值。

当进攻者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从而在个别地方暴露出大的弱点时，防御者应想到把进攻敌军部队或主力作为整个防御的必要补充。整个行动就在这种不事声张的条件下实施，不过防御者在这里也可像对对手的交通线施加影响时一样，向攻势的领域更进一步，与其对手一样，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战斗作为其用兵的一个特别内容。要想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些成果，防御者要么必须在兵力上显著地超过其对手（一般来说这是违背防御特性的，但毕竟是有可能做到的），要么必须具备相关的方法和才能，使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通过行动和运动来弥补由于部队集中而在其他方面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七年战争中的道恩是前一种情况，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几乎总是看到道恩只是在弗里德里希大帝过于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才发起攻势，在霍赫基尔希、马克森和兰德斯胡特就是这样。相反，我们看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几乎不停地在运动，试图以自己的主力给道恩的某支部队造成些损失。由于道恩拥有优势兵力，而且罕见地小心谨慎，因此弗里德里希大帝很少成功，至少成果从来不大。然而人们不能因此

就认为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努力是毫无效果的。在这种努力中更多的是包含着一种很有效的抵抗，因为对手为避开不利的打击，不得不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这样敌人本可用于进攻的那些力量就被抵消掉了。对此人们只需回想一下1760年的西里西亚战局，当时道恩和俄国人正是由于十分担心不时受到普鲁士国王的进攻并被制服，才无法前进一步。谈到这里，我们认为，对构成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和最主要的手段（整个行动的依据）的所有内容都已经谈到了。我们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主要是为了让读者了解整个战略行动之间关联的全貌，至于使这些内容生动起来的具体举措，例如阵地、行军等，我们此前已经比较详细地考察过了。

如果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整个问题，想必会注意到，在进攻的要素如此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如此小，积极的动机如此缺乏，而内部的牵制力量如此多的时候（就像我们这里所设想的那样），进攻与防御之间的本质区别想必就会逐渐消失。当然在战局开始时，由于其中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的是进攻的形式。不过很有可能而且经常出现的是，进入另一方战区的这一方很快将其所有力量用于在敌人的国土上保卫本国。于是双方就相互对峙，实际上是相互监视。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不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许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为自己赢得到实际的好处。这样一来，有可能出现原来的防御者反而在获取好处方面超过其对手的情况，弗里德里希大帝就是这样。

进攻者越是更多地放弃作为一位前进者的地位，防御者越是较少受到进攻者的威胁，越是较少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进攻与防御之间就越容易出现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双方行动的目的都是从对手那里夺取一些好处，并保护好自己不受任何损害，也就是说双方都着眼于进行一种真正的战略机动。所有那些双方力量对比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都或多或少具有这一特点。

关于战略机动，我们将在下一篇中用专门的一章[23]进行研究。不过，由于这种双方力量均衡的赌博在理论上常常受到不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在防御中受到这种不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研究防御时对它做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把这种机动称为双方力量的均衡的赌博。凡是没有整体运动的地方，就会出现均势；凡是没有大目的推动的地方，就不会有整体的运动。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双方的兵力多么悬殊，都可以认为他们处于均势。此时从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产生了采取较小行动、实现较

小目的的个别动机。这些较小行动和目的之所以能够展开，是因为它们不再面临大决战和大危险的压力。也就是说，双方把赌一次大输赢的资本换成了小的筹码，把整个行动分解成了很多较小的行动。随着这些争取较少好处的较小行动的进行，双方统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运用技巧的斗争。由于在战争中永远不可能完全没有偶然和幸运，因此这种斗争永远是一种赌博。不过这里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与一切都集中于唯一一次大行动相比，在这种机动中，偶然性对胜负所起的作用是否小了？思考和理智所起的作用是否大了？我们对后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整体分成的部分越多，对时间（包括具体时刻）和空间（包括具体地点）的考虑越经常，计算的领域显然就越大，也就是说思考和理智就越起到支配作用。思考和理智所起的作用会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一部分，但不是一定能全部抵消它，因此我们不是一定要对前一个问题也做肯定的答复。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思考和理智不是统帅的唯一的才智力量。在取决于唯一一次大决战的场合，勇气、力量、果断、沉着等素质更为重要，而在双方力量均衡的赌博中，这些素质所起的作用就会小一些，在这里精于计算的突出重要性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范围，而且也削弱了上述这些素质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决战时，这些闪亮的素质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偶然性的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计算和才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顾及的地方。因此我们看到，这里是多种力量的一个冲突，人们不能因此就断言偶然性在大决战中比在双方力量均衡的赌博的总结局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在这种力量赌博中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用技巧的斗争，那么这指的只是在计算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整个军事造诣。

正是战略机动在这一面的特点让人们给整个战略机动赋予了上述那种不应有的重要性。首先，人们把这种技巧与统帅的整个才智价值搞混了，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决战的时刻，统帅在精神方面的其他素质有可能控制住当时情况的冲击。如果说这种控制更多是源于巨大的感受，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精神上的那些灵感，即未经长时间的思索，但它仍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位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纯粹的智力活动，智力活动在其中也不是最重要的活动。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每一次无果活动的出现想必是由于一方甚至双方统帅运用了这种技巧。而实际上，产生这种无果活动的一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总是在于总的情况，是战争使这些总的情况成为这种赌博。

由于文明国家之间的大多数战争的目的更多是一种相互监视，而不

是打垮对方，因此大多数战局想必自然带有战略机动的特点。对这些战局中的那些不是著名统帅指挥的战局，人们不会注意它们；而如果战局中有一位著名的、引人注目的统帅，甚或是两位这样的统帅对峙（例如蒂雷纳和蒙泰库科利[24]），那么人们就会出于这些统帅的名望而把这整个机动艺术打上“杰出”的最后印记。接下来，人们就把这种赌博视为军事艺术的巅峰，视为在军事艺术上有高度修养的表现，继而把它视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源泉。

这一观点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的理论界相当普遍。法国革命战争一下子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战争现象的世界，这些现象最初有些粗糙和任其自然，后来在拿破仑指挥的战争中汇聚成为一个好的方法，带来了让所有人惊叹的成就。这时人们就抛弃了旧的模式，认为这一切都是新发现和伟大思想的结果，当然也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人们认为根本不再需要旧方法了，而且也绝不会再经历旧方法了。但是正如在各种观点发生如此大的变革时总会产生不同的派别一样，在这里，旧观点也有其骑士护卫者。这些护卫者把较新的现象视为粗野的暴力冲击，视为军事艺术的普遍没落，并且认为正是那种均衡的、无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应该成为培养军事人才要达到的目标。最后这一观点是如此缺乏逻辑和哲理，以至于人们只能称之为概念的极度混乱。但是持相反观点，认为旧方法不会再出现也是欠考虑的。在军事艺术领域内出现的较新现象中，极少能归因于新的发明或思想方向，大部分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结果。即使是这些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由于它们正处于不确定的社会变化过程之中，所以也不应把它们当作标准。因此毫无疑问，以往战争因素中的大部分因素还会重新出现。这里不是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地方，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双方力量均衡的赌博在整个战法中的位置，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借以说明它总是双方受到限制的处境的产物，是显著缓和了的战争要素的产物。在这种赌博中，某一方的统帅可能表现得比另一方的统帅更高明，因此如果他在兵力上能够和对方抗衡，就能获得一些好处，或者如果他的兵力少于对方，那么他这种在才干方面的优势就能让他与对方保持均势。但是如果认为统帅就此表现出了最高的荣誉和伟大，则是违背事物本性的。相反，这种战局往往是一个可靠的标志，表明要么双方统帅都没有大的军事才能，要么有才能的那位统帅受制于条件，不敢进行大的决战。而只要有这种情况出现，那里就永远不会是军人获得最高荣誉的领域。

上面我们谈了战略机动的总的特点。现在我们还要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个特殊影响，即战略机动常常使部队离开大路和城镇，把其引

向偏僻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当一时出现、很快又消失的小利益成为确定任务的依据时，国家的大的方针框架对作战的影响就会变弱。因此我们看到，部队往往开到从战争大而简单的需要来看从不应该去的地点，因此战争过程中具体情况的变换和可变性在这里比在有大决战的战争中还要大很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个战局。尽管总的态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个战局都不同，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在这几个战局中，同一个举措没有出现过两次，而来自联军方面的进攻要素却比此前战争中的大多数战局都强烈得多。

我们在本章《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25]中，只是指出了行动应有的几个努力方向，以及它们的内在联系、关系和特点。至于其中的具体举措，我们在此前就已经了解得比较详细了。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不同的努力方向能否提出涵盖整体的原则、规则和方法？我们的回答是，如果以历史为依据，那么我们并不能从反复出现的形式中找到这些东西。对具有如此多样和可变本性的整体来说，除依靠经验以外，我们认为几乎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论法则。有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不仅简单得多，而且也更合乎自然，其内在矛盾更少，更客观，更受内在必然性法则的支配：因此理智可以给这种战争规定形式和法则。而在不求决战的战争中，我们感到要做到这一点就困难得多。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主要原则（亚当·冯·比洛[26]的基地宽度原则和若米尼[27]的内线阵地原则），如果人们把它们运用到战区防御上，它们在实践中也从未表现出是有力和有效的原则。但是作为单纯的形状，这两个主要原则恰恰应该在这里表现得最有效，因为行动时间越长、所占空间越大，形状就越会变得有效，越会比其他影响结果的因素有分量。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它们无非是事物的个别方面，尤其是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好处。手段和当时情况的特点想必就已经具有大的、打破所有泛泛原则的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道恩元帅的特点是善于做出宽大正面的部署和慎重选择阵地，那么普鲁士国王的特点则是集中主力，总是紧靠对手，随时准备行动。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仅源于各自军队的特点，而且也源于他们各自的条件。随时行动对一位国王来说，比每一位要对上负责的统帅更容易做到。在这里我们还要再次强调，评析者没有权利认为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风格和方法有高低之分，并把其中一个置于其他之下。这些风格和方法都是平等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来评判它们的使用价值。

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由于军队、国家和各种情况的特点而可能产生的不同的风格。至于说它们的影响，我们此前已经笼统地谈过了。

因此我们承认，在本章中无法提出原则、规则或方法，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相反，几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人们都会碰到特殊情况，它们经常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惊讶的，但是从这个角度研究历史仍然是有益的。即使是在没有体系、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通过熟练的判断和长期经验形成的直觉才能找到这一真理。如果说历史在此没有给出任何公式，但它像在其他所有场合一样，在此提供了训练判断的机会。

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涵盖整体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想以一个专门原则的形式重复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切问题的自然前提，并把它更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前面所列出的一切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它们都是在双方某种程度上没有能力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运用的手段。在这个领域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法则在起支配作用，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的世界。统帅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决不能自以为安全，尽管身处狭窄圈子，却误以为身处什么绝对的圈子并在其中活动。统帅决不能认为他在这里使用的手段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不要在自己已经担心这些手段不适用时仍然使用它们。

在我们这里所在的立足点上，几乎不可能出现上述这种错误，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不是这样，因为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对比不是那么强烈。

我们不得不再次提醒读者注意，为使我们的观点清晰、明确和有力，我们只是把完全对立的，即每种方式中最极端的对立面作为考察的对象，但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大多处于中间位置，其受这一极端对立面支配的程度仅取决于其与这一对立面接近的程度。[28]

因此，问题的关键总的来说是统帅首先要判明对手是否有兴趣和能力通过采取较大和较具决定性的举措来超过自己。只要统帅有这样的担心，就必须放弃用于避免小损失的小举措，就只有采取手段，通过自愿的牺牲使自己有一个较好的处境，从而应对一次较大的决战。换句话说，对统帅的第一个要求是正确地判断情况，并根据这个判断采取行动。

为了通过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更多地让读者了解这些观点的准确性，我们想快速地谈一些在我们看来误判情况的实例，也就是说，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以对手行动不够坚决为前提而采取举措的。我们从

1757年战局的开启谈起，当时奥地利人所在的位置证明他们没有料到弗里德里希大帝会发起如此有力的攻势。甚至当卡尔·冯·洛林公爵已经陷入率其部队投降的危险时，皮科洛米尼[29]指挥的军队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这也说明，奥地利人对情况完全不了解。

1758年，法国人不仅完全被《采文修道院协定》[30]的影响迷惑（这一事实不属于我们在这里要谈的范围），而且两个月后，他们对其对手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也完全判断错了，结果让他们损失了自威悉河直至莱茵河的土地。至于1759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在马克森附近，以及1760年在兰德斯胡特附近，由于不相信其对手会采取那么坚决的举措而对敌情完全误判，我们已经谈过了。

在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比1792年在判断敌情方面所犯的更大的错误了[31]。反法联军以为用少量的辅助部队就可以使法国内战有决定性的发展，结果却受到由于政治狂热而彻底改变了的法国人民的巨大压力。我们之所以把这个错误称为大的错误，是因为事后的结果表明这个错误很大，而不是因为当时容易避免犯这个错误。在作战本身不能否认的是，此后几年联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1794年战局[32]。联军方面完全未认识到在这次战局本身敌人进攻的有力特性，因此使用了扩大阵地正面和战略机动这种狭隘的方法对付敌进攻，而且我们从普奥之间政治上的不一致和愚蠢地放弃比利时和尼德兰也可以看出，联军各国政府对汹涌而来的洪流的威力是多么知之甚少。1796年，在蒙特诺特[33]、洛迪[34]等地进行的个别抵抗行动足以证明，奥地利人在“对付拿破仑的关键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是多么知之甚少。

1800年，梅拉斯惨败，这并不是法军袭击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他对这一袭击的可能后果估计错了。

1805年的乌尔姆是联军那张学究气十足但极为薄弱的松散战略关系网的最后一个结扣，它足以挡住道恩或拉齐那样的统帅，但无法挡住拿破仑这样的革命皇帝。

1806年，普鲁士人处于犹豫不决和混乱之中，这是陈旧、狭隘和无用的观点和举措与一些清醒的认识和对当时局势重大意义的正确感觉相混合的结果。假如普鲁士人对其处境有清楚的认识和充分的评估，那他们怎么会把3万人留在普鲁士，并准备在威斯特法伦另开一个战区呢？怎么会决定通过发起小规模攻势（就像让吕歇尔[35]军和魏玛[36]军所做

的那样）以取得某个成果呢？又怎么会在讨论局势的最后时刻居然还在谈论仓库面临的危险和某个地段的损失呢？

甚至在1812这个所有战局中最著名的战局，开始时也不乏由于误判情况而导致的错误行动。在维尔纳的大本营里有一些著名的人物坚持在边境打一场会战，以便做到只要敌人踏上俄国领土就让其受到惩罚。这些人很清楚，这次边境附近的会战有可能，甚至一定会失败，因为尽管他们不知道前来进攻8万俄军的是30万法军，但他们毕竟知道敌人肯定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对这一会战的价值估计不当。他们认为，即使这一会战失败了，也不过是与其他败仗一样的败仗。而实际上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在边境上进行这一主要决战，会带来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其他后果。甚至依托德里萨营垒也是一个完全误判对手而采取的举措。假如俄军在其中停留，那么想必他们会被四面切断退路从而完全陷于孤立，然后法军就不乏手段迫使俄军投降。该营垒的构筑者并未想到要对付力量和意志如此强大的敌人。

然而即使是拿破仑有时也会做出错误的估计。1813年停战以后，他认为派几个军就可以对付联军的次要部队、布吕歇尔，以及瑞典王储[37]。他认为自己的这几个军虽然不足以进行真正的抵抗，但是可以促使对方像在过去的战争中常见的那样谨慎小心而不敢贸然行动。他没有充分估计到深仇大恨和迫在眉睫的危险会让布吕歇尔和弗里德里希·冯·比洛做出怎样的反应。

拿破仑对年迈的布吕歇尔[38]的进取精神根本没有估计足。在莱比锡附近，从拿破仑手中夺走胜利的正是布吕歇尔的进取精神；在拉昂附近，布吕歇尔本可全歼拿破仑，只是因为出现了完全在拿破仑估计之外的情况，才未成功[39]；最后在滑铁卢附近，拿破仑像受到致命的雷击一样，由于判断失误而受到了惩罚[40]。

注释：

[1]罗布西茨（Lobositz），即今捷克城市洛沃西采（Lovosice），位于易北河左岸，南距布拉格约70公里。七年战争期间，1756年10月1日，奥军试图前往皮尔纳营垒营救萨克森军队，在此受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阻击，并被击败。——译者注

[2]作者在本书第一卷第四篇第十章中曾专门谈过这个问题。——译者注

[3]原文如此，疑误。应为本篇第八章。——译者注

[4]“不可缺少的条件”，作者使用了拉丁语“Conditio sine qua non”。——译者注

[5]可能是指作者此前提及的人的认识不完善，害怕出现不利结局等。——译者注

[6]格洛高（Glogau），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城市格沃古夫（Glogów），位于奥得河畔，东南距布雷斯劳100公里。——译者注

[7]即奥古斯特·威廉（Wilhelm August Herzog von Bevern，1715—1781），公爵，普鲁士将军，参加过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和三次西里西亚战争。——译者注

[8]1757年11月22日，卡尔亲王率奥军在布雷斯劳附近与贝沃恩公爵率领的普军进行会战，前者获胜。——译者注

[9]卡尔·冯·洛林（Karl Alexander von Lothringen，1712—1780），公爵，奥地利元帅，奥皇弗朗茨一世之弟，曾任奥属尼德兰总督，多次参加对土、法、普等国的战争。——译者注

[10]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11]布雷斯劳守军于1757年11月25日向奥军投降，贝沃恩公爵本人在此前一天被俘。——译者注

[12]即赫尔曼·莫里茨（Hermann Moritz Graf von Sachsen，1696—1750），库尔兰公爵、萨克森伯爵，德意志统帅和军事理论家，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一世的私生子。曾在法军任职，是法国七大元帅之一。——译者注

[13]指1667—1668年及1672—1678年路易十四世，以及1746—1747年萨克森元帅在尼德兰进行的战争。——译者注

[14]默伦多夫（Wichard Joachim Heinrich von Möllendorff，1724—1816），普鲁士元帅。曾参加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七年战争和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译者注

[15]下西里西亚（Niederschlesien），指西里西亚地区的西北部，今大部分属波兰，小部分属德国。——译者注

[16]霍赫基尔希（Hochkirch），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城市，西距包岑10公里。1758年10月14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此受到奥军袭击。——译者注

[17]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18]指道恩在袭击霍赫基尔希后，未能乘胜追击普军，以扩大战果。——译者注

[19]马克森（Maxen），今德国萨克森州城市米克利茨塔尔（Müglitztal）的一部分，西北距德累斯顿18公里。——译者注

[20]芬克（Friedrich August von Finck，1718—1766），普鲁士中将。——译者注

[21]1759年9月，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的普鲁士守军向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投降。弗里德里希二世试图挽回局势，命令芬克中将率领1.5万人佯动至马克森附近，威胁奥军主力后面的交通线，以迫使奥军退向波希米亚。11月20日，芬克被3.2万人的优势之敌包围，次日率部投降。——译者注

[22]指防御者要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译者注

[23]指本书第二卷第五篇第十四章。——译者注

[24]1759年，普军处于守势，但仍不时对奥、俄军队采取牵制和袭扰行动。2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派沃贝尔斯诺夫将军（Moritz Franz Kasimir von Wobersnow，1708—1759，普鲁士少将）前往波兰破坏俄军的仓库，4月派海因里希亲王自德累斯顿出发攻入波希米亚，5月前往图林根进行袭扰，此后又深入弗兰肯，焚毁敌军用物资，掠夺粮仓和征收战争税。——译者注

[25]指本书第三卷第七篇第十三章。——译者注

[26]蒙泰库科利（Raimondo Montecuccoli，1609—1680），公爵，奥地利元帅，神圣罗马帝国将军，17世纪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外交家和政治家。1664年，曾战胜进攻维也纳途中的土耳其军队。1672—1675年曾率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与蒂雷纳率领的法军作战。——译者注

[27]原文如此，疑误。本章实际题目是《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译者注

[28]亚当·冯·比洛（Adam Heinrich Dietrich Freiherr von Bülow，1757—1807），男爵，普鲁士军事理论家，普鲁士将军弗里德里希·冯·比洛（Friedrich Wilhelm Frreiherr von Bülow，1755—1816）之弟。主要著作有《新军事体系的精神》《新军事原理》《新战术》，对19世纪普鲁士、奥地利两国军事思想有较大影响。——译者注

[29]若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1779—1869），男爵，将军，军事理论家。生于瑞士，先后在法国、瑞士、俄国军队任职，著有《战争艺术概论》等30余部军事理论著作。——译者注

[30]根据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上面的观点是把完全不求决战的战局同纯粹求决战的战局做对比而提出的，但是实际上战局大多处于这两者之间，因此上述观点对实际战局适用到什么程度，要看实际战局与完全不求决战的战局或纯粹求决战的战局接近到什么程度。——译者注

[31]皮科洛米尼（Ottavio Enea Joseph Fürst Piccolomini d´Aragona，1698—1757），侯爵，奥地利将军。——译者注

[32]1757年9月8日，法国埃斯特雷元帅与英国、黑森、汉诺威联军司令康伯兰公爵在下萨克森的采文（Zeven，今德国下萨克森州一城市）修道院签订协定（Konvention von Kloster Zeven），规定汉诺威军队除在少数城市中留驻守备部队外，一律撤至易北河右岸，法国则保留全部占领区。但英国政府不承认该协定，召回康伯兰公爵，普鲁士的费迪南德将军接任联军司令。1758年2月18日，联军袭击法军的冬营。4月，法军被迫退回莱茵河左岸。——译者注

[33]法国革命成功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792年共同出兵法国。当时普奥当局认为法国革命军队是乌合之众，没有什么抵抗力。不料革命后的法国市民和农民政治热情高涨，踊跃参军，联军无法取胜。结果联军在9月20日瓦尔米炮战中失利，被迫退出法国。——译者注

[34]1794年是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的第三年。法国革命政府进行一系列军事改革，如实行征兵制度，改组旧军队，淘汰旧军官，废除陈规旧法，采用新编制、新战术、新的补给方法等，在这一年的战斗中表现出显著的效果。但反法联盟各国政府和联军将领完全没有认识到法国革命军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以及新的战法所具有的威力，而是仍采用旧的战法，在军事上屡遭失败。——译者注

[35]蒙特诺特（Montenotte），即今意大利萨沃纳省小镇卡伊罗蒙特诺特（Cairo Montenotte）。1796年4月12日，法军与奥地利-撒丁联军在该地附近进行会战，法军获胜。——译者注

[36]洛迪（Lodi），今意大利洛迪省省会，位于阿达河畔，西北距米兰约30公里。1796年5月10日，法军与奥军在该地的阿达河大桥附近展开激开，法军获胜。——译者注

[37]吕歇尔（Ernst Wilhelm Friedrich Philipp von Rüchel，1754—1823），普鲁士将军。——译者注

[38]指当时的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1741—1815），公爵是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 von Sachsen-Weimar-Eisenach，1757—1828）。——译者注

[39]即贝纳多特。——译者注

[40]布吕歇尔当年已是71岁高龄。——译者注

战争论：III

Carl Von Clausewitz

HINTERLASSENE WERKE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Dritter Band

Vom Kriege

Dritter Teil

Erste Aufl age

Ferd.Dümmler’s Verlagsbuchhandlung,Berlin,1834

本卷据费迪南德·迪姆勒出版社1834年版译出

前言

我曾经冒昧地对本书的读者说过几句话[1]。据我所知，我的这一大胆行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现在请读者允许我在第三卷的前面再说几句话，主要是为本卷的延期出版做些解释和道歉。

本卷包括《战争论》这部书的第七篇和第八篇。这两篇可惜都是未完成稿，只是粗略的草稿和试作。我们不打算把它们搁置起来不与读者见面，因为即使它们处于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也还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通过它们至少可以看出作者想要走的路。但是这两篇需要仔细的校阅。承蒙厄策尔[2]少校先生的好意，他承担了这项工作，但由于他公务繁忙，这一工作中断了很久，因此让已经完稿的第四卷先于第三卷出版似乎更合适一些，因为第四卷的内容是1796年战局[3]，也是作者开始研究的本来的战史部分，而且很多方面的人士已经表示希望能尽快地看到遗著的这一部分。

我们曾希望此后第三卷能与第五卷同时出版，但这一点还是没有做到。我们两次中断了遗著的自然顺序，这是必须请求读者原谅的。

本卷除了《战争论》中未完成的两篇外，还附录了数篇文章。这几篇文章虽然不是《战争论》的一部分，但与《战争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希望它们能够受到读者的欢迎。

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是作者1810年、1811年和1812年为有幸给王储殿下[4]授课而撰写的，其中第一部分是作者向王储的保育官冯·高迪[5]将军先生提交的授课计划，第二部分是作者在结束这门课程时所撰写的全部内容概览。我在第一卷的前言中已经说过，在这篇文章中有《战争论》全书的胚芽，仅此一点大概就足以引起大多数读者的特别兴趣。承蒙王储殿下恩惠，允许发表这篇文章，在此我要再次向殿下表达我最恭顺的感激之情。

玛丽·冯·克劳塞维茨

1833年12月5日于柏林

注释：

[1]当时布吕歇尔身患眼疾，无法指挥，因此没有进行猛烈的追击。——译者注

[2]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会战中，拿破仑因未考虑到布吕歇尔会驰援英军而大败。——译者注

[3]指本书第一卷首版前言。——译者注

[4]厄策尔（Franz August O′Etzel，1784—1850），普鲁士少将。1825—1835年任普鲁士军事学院地形学和地理学教官。1847年晋升少将。——译者注

[5]战局（der Feldzug），指交战双方在一个战区的一个时间段内（大体从一年的开春到次年冬季来临时）的军事行动。作者在本书第二卷第五篇第二章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译者注

第七篇

进攻（草稿）

★第一章★

从与防御的关系看进攻

如果两个概念构成了真正的逻辑上的对立，也就是说其中一个概念成了另一个的补足部分，那么实际上从其中一个概念就可以得出另一个概念。即使我们有限的才智不能一眼就看清这两个概念，不能仅根据它们的对立就从其中一个完整的概念得出另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是其中一个概念无论如何会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另一个概念，而且足以使我们了解另一个概念的很多部分。因此，我们认为《防御》一篇前几章中触及进攻的各点就已经足以让我们了解进攻的这些点，但并不是在进攻的所有问题上都是这样。思想体系是永远不会枯竭的，因此当概念的对立不是像在《防御》一篇前几章中那样直接存在于概念的根基时，我们自然就不能从《防御》一篇所论述的内容中直接推论出对进攻所要论述的内容。换一个立足点，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事物，因此，对于从较远的立足点已经概略考察过的事物，自然应该再从这一较近的立足点加以考察。这将是对思想体系的一个补充。在这样做时，对进攻的论述往往又有助于我们对防御有新的认识，因此我们在研究进攻时大多会遇到我们在研究防御时探讨过的相同问题。但是我们不打算按照大多数工兵教科书的做法，在谈论进攻时回避或者否定我们在研究防御时所找到的所有积极的价值，我们也不打算证明针对每个防御手段总会有某个不可或缺的进攻手段，因为这是违背事物本性的。防御有其强项和弱项，即使它的强项不是不可战胜的，但战胜它们是要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的。从任何立足点都必须看到这一点是真实存在的，否则就会自相矛盾。此外，我们也不打算详尽探讨攻防手段的相互作用；每个防御手段都会引起一个进攻手段，但后者往往距我们如此之近，以至我们不必为了解它而现从防御的立足点转到进攻的立足点；其中一个手段自然会产生于另一个手段。我们的意图是，在探讨进攻的每个问题时，指出那些进攻所特有的、不是直接产生于防御的情况。这种论述方式想必会让我们在本篇撰写一些在《防御》篇中没有对应内容的章节。

★ 第二章 ★

战略进攻的本性

我们看到，战争中的防御（即也包括战略防御）根本不是绝对的等待和抵御，也就是说，防御不是完全的忍受，而是一种相对的忍受，因此贯穿着或多或少的攻势因素。同样，进攻也不是单一的整体，而是不断地与防御混合在一起。然而两者的区别在于：没有反击的防御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反击是防御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进攻就不是这样，突击或进攻行动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本身并不需要防御，但是进攻受制于时间和空间，不得不把防御作为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这是因为：第一，进攻不可能连续不断地一直进行到最后结束，而是要求有停顿，在进攻者自己停止进攻的这段平静时间，防御状态就自动出现了；第二，进攻部队身后的、其生存所必需的空间不是总能通过进攻本身受到保护，而是必须加以特别的保护。

因此，战争中的进攻行动（特别是战略上的）是进攻与防御的不断交替和结合，但是此时不能把防御视为对进攻的有效准备和提升，也就是说不能把它视为一个有作为的因素，而只能把它视为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是部队遇到的纯粹困难[1]所引起的阻力，是进攻的原罪[2]，是进攻的致命伤。我们之所以说防御是一种阻力，是因为如果防御不能为进攻做些什么，那么仅是它造成的时间损失就肯定会减少进攻的效果。但是在任何进攻中都包含着的防御部分是不是也可能对进攻产生实际的不利影响呢？既然人们说，进攻是较弱的作战形式，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那么似乎可以从中得出结论：防御对进攻不会产生实际的不利影响，因为只要人们还有足够的力量用于较弱的作战形式，那么这些力量想必更足以用于较强的作战形式了。一般来说，也就是从主要方面来看，这是正确的，我们将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进行更详细的探讨，看看进一步的规定；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战略防御之所以具有优越性，部分原因恰恰在于如果在进攻本身中不掺入防御，那么进攻是无法存在的，而且它掺入的是一种很弱的防御；进攻不得不处处拖带着的防御内容是防御中最糟糕的因素；靠这些因素是无法保证整个进攻部队的安全的。这样人们就理解了为什么防御的这些因素实际上会成为削弱进攻的一个因素。在进攻中出现防御薄弱的时刻，正是防御中的攻势因素

应该采取行动和积极介入的时刻。在一天战斗之后通常随之而来的12小时的休息时间里，防御者和进攻者的处境是多么不同啊！防御者是在他选定的、非常熟悉的、准备好了的阵地中，而进攻者是像盲人一样摸索着进入一处行营。或者在较长休息期间，攻防双方有可能要求重新筹备给养或等待援兵等，此时防御者是在其要塞和储备物资附近，而进攻者却像是树枝上的鸟儿孤立无援。但是每次进攻都必然以防御结束；至于这一防御会有什么特征，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如果敌军已经被消灭，那么当时的情况可能很有利；但如果敌军没有被消灭，那么当时的情况也可能很困难。尽管这一防御已经不再是进攻本身的一部分，但是它的特点必然反过来影响到进攻，并一同决定进攻的价值。

上述这一考察的结论是：每次进攻时，人们必须考虑到进攻中必然会出现的防御，以便清楚地认识到进攻面临的不利之处，并对此有所准备。

相反，从另一方面来看，进攻本身完全是始终如一的，而防御是有很多阶段[3]的，也就是说越要穷尽“等待”这一因素给防御带来的好处，防御的阶段就越多，于是就出现了彼此极为不同的防御形态，这一点我们在《抵抗的方式》[4]一章中已经谈过了。

由于进攻只有一个行动的因素，进攻中的防御只是一个缀于其上的无生命的重物，因此在进攻中不应出现在防御时才出现的不同阶段。当然进攻在威力、突击速度和力量上有巨大的区别，但这一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不是方式上的。人们当然可以设想，进攻者为了更顺利地达到目标，有时也选择防御的方式，例如，部署在一处有利阵地中，等待敌人的进攻，但这种情况极为少见，以至我们在对概念和事物进行分类时无须考虑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向来是从实际出发的。因此，在进攻时没有抵抗方式所提供的那种升级现象。最后，进攻手段的内容通常只有军队。除了军队外，人们当然也要把进攻者在敌人战区[5]附近、对进攻有显著影响的要塞计入进去。但是要塞对进攻的这种影响随着进攻者的推进会变得越来越弱，而且可以理解，在进攻时自己的要塞从不会起到在防御时那样的重要作用（防御时要塞往往成为主要的手段）。至于民众的支持，只有在居民对进攻者的好感多于对其自己的军队时，进攻者才会得到它。最后，进攻者也可能有同盟者，但只是特殊的或偶然的情况使然，而非出于进攻的本性[6]。因此，如果说我们在防御时可以将要塞、民众抗争和同盟者纳入抵抗手段的范围，那么在进攻时就不能这样做。防御时能运用这些手段是防御的本性使然，而在进攻时很少能运用

这些手段，即使能运用，也大多是出于偶然。

注释：

[1]即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Ⅳ.，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1770—1840）的长子。——译者注

[2]冯·高迪（Friedrich Wilhelm Leopold Freiherr von Gaudi，1765—1823），男爵，普鲁士中将。1809年4月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任命为王储的保育官。——译者注

[3]原文“die blosse Schwere der Masse”，指部队在进攻时因遇到疲劳、补给、待援等困难而不得不停顿，从而转为防御状态。——译者注

[4]原罪（Erbsünde），宗教用语，指按基督教的说法，人天生即有的罪恶。本句的意思是说防御是进攻本身所固有的不利因素。——译者注

[5]阶段（Stufen），原义为“台阶”，也可译为“层次”“程序”。——译者注

[6]指本书第二卷第六篇第八章。——译者注

★ 第三章 ★

战略进攻的目标

战胜敌人是战争的目标，消灭敌军是手段。无论是在进攻中还是在防御中都是如此。防御通过消灭敌军导致进攻，进攻导致征服一个国家；因此，征服一个国家是进攻的目标，但是征服一国不必是占领其全部国土，而是可以限于占领一部分国土、一个省份、一个地区、一个要塞，等等。所有这些在媾和时都有可能作为政治筹码，从而拥有一个充分的价值，进攻者要么可以保有它们，要么可以用它们交换其他东西。

因此，战略进攻的目标可以从占领全部国土起向下有无数个层次，直到占领一个最不重要的地方。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了，进攻停止了，就会出现防御，因此，人们可以把战略进攻想象成一个有一定界限的单位。但是如果我们务实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根据实际现象研究一下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在现实中，进攻活动（进攻的意图和举措）往往不知不觉地以防御为终点，正如防御计划以进攻为终点一样。统帅很少或者至少不是总能够预先准确地规定要占领什么，而是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进攻常常把统帅带到比他预想的更远的地方，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他的进攻往往又获得了新的力量，但是人们不能把休整前后的行动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动。有时统帅停止进攻的时间比他预想的早，但他并未放弃进攻计划，并未转入真正的防御。

因此人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成功的防御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进攻，那么反过来，成功的进攻也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防御。如果人们想正确地运用我们对进攻所做的一般论述，就必须注意这些层次变化。

★ 第四章 ★

进攻力量的削弱

进攻力量的削弱是战略上的一个主要问题。进攻者在具体情况下能否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决定他能否正确地判断应该做什么。

绝对力量之所以会削弱，是由于：

1.进攻者要达到占领敌人国土的进攻目标，这种削弱大多在第一次决战后出现，但进攻并不随着第一次决战的结束而停止；

2.进攻的部队需要派出力量占领自己身后的地区，以保障自己交通线的安全和维持生存；

3.进攻者在战斗中的损失和疾病减员；

4.进攻者远离补充来源地；

5.进攻者需要派出力量围攻、包围敌人要塞；

6.进攻者在努力程度上逐渐懈怠；

7.盟友退出。

但是在这些削弱进攻力量的因素对面，也有一些可以加强进攻力量的因素。很明显，只有把这些不同的因素加以对比，才能得出总的结论。例如，进攻力量的削弱可能部分或全部为防御力量的削弱所抵消，甚至小于防御力量的削弱。不过后一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人们不应总是将双方在战场上的全部部队进行比较，而是应该对双方在最前面的或者在决定性地点对峙的部队进行比较。例如，法军在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的情况，联军在法国的情况，法军在西班牙的情况。

★ 第五章 ★

进攻的顶点

进攻者在进攻中取得的战果是既有优势的结果，正确理解的话，就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相加形成优势的结果。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指出，进攻的力量会逐渐衰竭。在这一过程中，进攻者的优势有可能增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优势会减弱。进攻者像买东西一样购得一些在媾和谈判时应起到些作用的好处，但这些是他不得不以其部队为代价才得到的，是犹如付出现款才购得的。如果进攻者能够把自己日益减弱的优势一直保持到媾和为止，那么其目的就达到了。有的战略进攻能够直接导致媾和，但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使进攻者到达其力量刚好能够保持防御和等待媾和的一个点。在这个点的另一边，等待进攻者的可能是局势的骤变，进攻者可能受到反击。这种反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突击的力量大得多。我们把这个点称为进攻的顶点。由于进攻的目的是占有敌人的国土，于是从中得出结论，推进应一直持续到优势用尽为止，这就推动进攻者趋向目标，也容易使他超过目标。如果人们考虑到，在比较双方力量时需要考虑特别多的因素，那么就不难理解，在某些情况下，确定交战双方谁占优势是多么困难，一切往往取决于非常不可靠的想象力。

也就是说，一切都取决于能否以一种细致入微的直觉[1]来觉察出进攻的顶点。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看似的矛盾——既然防御比进攻有力，那么人们应该认为进攻从来不会走得太远，因为只要进攻这一较弱的作战形式还足够强，那么人们肯定认为防御这一较强的作战形式会更强[2]。

注释：

[1]对“战区”（Kriegstheater）这一概念，作者在本书第二卷第五篇第二章中有专门论述。——译者注

[2]意思是说，进攻者不是一定有同盟者。——译者注

★ 第六章 ★

消灭敌军

消灭敌军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呢？应付出什么代价呢？对此可能有下列不同的看法：

1.只消灭那些为达到进攻目标而必须消灭的敌军；

2.或者只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消灭敌军；

3.上述第2点的前提是在进攻时，保存自己的军队成为要务；

4.从第3点又可引申出一点，就是进攻者只在时机有利时为消灭敌军而采取一些行动。在进攻对象一方[1]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一点在第三章中已经谈过了。

摧毁敌军的唯一手段是战斗，当然是通过两个方式：1.直接的方式；2.间接的方式，通过多个战斗的组合。因此，如果说会战是主要的手段，那就是说它并不是唯一的手段。攻占一座要塞、一块国土，这本身已经是对敌军的一种破坏，而且还能够导致对敌军更大的破坏，也就是说它也可能成为间接破坏敌军的一个手段。

占领一个未设防的地区，除了具有直接达到某个目的的价值外，还可以被看作是对敌军的一种破坏。把敌人诱出他所占领的地区，与我们占领一个未设防地区差不多，因此只能把它与占领未设防的地区同样看待，而不能把它视作一个真正的战斗成果。这些手段大多被高估了，实际上它们很少具有一次会战的价值，而且在采用这些手段时总是要担心人们忽略这些手段会使他们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但是由于采用这些手段时付出的代价小，因此它们很有诱惑力。

人们处处都只应把这些手段看作是较小的赌注，它们也只能带来较小的利润，适合在条件受限和动机较弱的场合使用。在这种场合，它们显然比无目的的会战要好，因为没有目的的会战即使获胜，人们也无法充分利用其成果。

注释：

[1]原文“Takt des Urteils”，直译为“判断时的分寸感”。——译者注

★第七章★

进攻会战

我们对防御会战所谈的内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进攻会战。

为使读者认清防御的本质，我们在研究防御会战时只考察了防御特性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会战。但是这样的防御会战是很少的，大多数的防御会战是半遭遇战[1]，此时防御的特点已经所剩无几。但是进攻会战的情况不是这样，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其特点，而且由于防御者此时未处于其真正的防御状态，进攻会战就可以更大胆地保持其特点。因此，即使是在特性不很明显的防御会战中，以及在真正的遭遇战中，各方在会战特点上总还是有些区别的。进攻会战的主要特点是包围或迂回，同时发起会战。

实施包围的战斗本身显然有大的好处，这是一个战术上的问题。进攻者不能因为防御者拥有对抗包围的手段就放弃这些好处，因为只要防御者的这一手段过于依赖防御的其余条件，防御者就无法使用这一手段。防御者为对包围者进行有利的反包围，就必须位于一处经过挑选和构筑良好的阵地中。更为重要的是，并不是防御能提供的所有好处都确实能得到运用；大多数防御只是一种可怜的应急，防御者大多处于一种非常窘迫和危险的境地，边等待出现最糟糕的情况，边在半路上迎向进攻者，于是利用包围甚至转换正面进行会战，本来是交通线位置有利时即应采取的手段，却往往成为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占优势时采取的手段。马伦戈会战[2]、奥斯特利茨会战[3]、耶拿会战[4]就是这样。在马伦戈会战中，进攻者的基地与防御者的基地相比尽管不占优势，但由于距离边境近，大多规模很大，因此进攻者已经可以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至于侧面进攻，即转换正面进行的会战则比包围更有效。有人认为在进行战略包围时，一开始就应该像布拉格会战[5]那样，与侧面进攻结合进行，这一看法是错误的；战略包围与侧面进攻很少有共同之处，结合起来进行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论述战区进攻时还会进一步说明。如果说在防御会战中，防御者的统帅需要尽量推迟决出胜负和赢得时间（因为一场在日落时仍未决出胜负的防御会战通常就是防御者的一次胜利会战），那么在进攻会战中，进攻者的统帅则需要加

快决出胜负。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进攻者操之过急，就会面临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会导致兵力浪费。进攻会战的一个特点是进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对手的情况没有把握，实际上是摸索着进入陌生的环境（例如奥斯特利茨会战、瓦格拉姆会战[6]、霍恩林登会战[7]、耶拿会战、卡茨巴赫会战[8]）。进攻会战越是这种情况，进攻者就越是应集中兵力，就越是应多迂回，少包围。胜利的主要果实要在追击中才能得到，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篇第十二章中已经说过。按照事物的本性，追击在进攻会战中较防御会战而言更是整个行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注释：

[1]在原手稿中，此处后面有一句话："根据第三篇（观点）对该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具体是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在一个标有"几篇作为素材的研究性文章"的纸袋中，有一篇以"关于胜利的顶点"为标题的文章，看似是对本章（这里只是份草稿）的修改。现将该文章附印在第七篇结束处。——编者注

[2]即防御者。——译者注

[3]"遭遇战"一词，作者用了法语"rencontres"。——译者注

[4]拿破仑于1800年5月17—20日自北向南翻越大圣伯纳德山口，进入意大利，之后于6月14日在马伦戈（Marengo,今意大利亚历山德里亚省首府亚历山德里亚的一部分，位于博尔米达河畔）附近率领28,000人打败梅拉斯率领的3万奥军，取得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译者注

[5]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即今捷克南部摩拉维亚地区东部小城斯拉夫科夫[Slavkov]）击败俄奥联军，迫使奥皇于当月26日签订《普雷斯堡和约》（Frieden von Pressburg），结束第三次反法联盟战争。——译者注

[6]又称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率法军主力约10万人在耶拿（Jena，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城市，位于萨勒河左岸）附近击败霍恩洛厄指挥的普鲁士和萨克森联军5.3万人。同日，双方在均不知晓当日耶拿会战的情况下，法军达武元帅率领约2.9万人在奥尔施泰特（Auerstedt，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小镇，西南距耶拿约25公里）附近击败布伦瑞克公爵指挥的普军主力约5万人。在追击中，普军纷纷投降。在这两场会战中，法军伤亡约1.5万人，普军伤亡和被俘3.3万人。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偕全家逃往东普鲁士。拿破仑于当月27日进入柏林。——译者注

[7]1757年4月，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鲁士军队分四路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攻入波

希米亚，向布拉格（Prag，今捷克共和国首都，位于伏尔塔瓦河畔）实施战略包围。奥地利卡尔亲王仓促集结部队，在布拉格东部利用地形构筑阵地。5月6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奥军右翼发起进攻，并迂回到奥军背后，奥军撤至布拉格城内，被普军包围。——译者注

[8]1809年7月5—6日，拿破仑率法军在维也纳附近的瓦格拉姆（Wagram，即今奥地利下奥地利州小城德意志-瓦格拉姆）战胜卡尔大公率领的奥军。11日，奥皇求和。同年10月，奥地利被迫签订《美泉宫和约》（Frieden von Schönbrunn），第五次反法联盟战争结束。——译者注

★ 第八章 ★

过河

1.进攻方向线被一条较大的河流切断，这对进攻者来说总是件很不舒服的事情，因为过河后其退路大多会受限于一座桥梁。如果他不想紧靠这条河流停留，那么他接下来的所有行动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进攻者还考虑向对岸之敌发起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或者他预计敌人可能向自己发起一次决定性的战斗，那么他就会面临大的危险。因此，一位统帅如果没有很大的精神和物质优势，是不会让自己处于这种境地的。

2.由于进攻者面临这种单纯以过河为目的的过河后的困难，防御者也就有可能确实对江河进行防御。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假设防御者不把这种江河防御看作是唯一的应急手段，而是很好地组织这种防御，以至即使江河防御本身失利，还有可能在江河附近进行抵抗，那么进攻者就不仅要考虑对手通过江河防御对他进行的抵抗，而且还要考虑上面第1点中所说的江河给防御者所提供的全部好处。我们看到，这两个要考虑到的问题使统帅们在进攻时对一条设防江河总是有很多的敬畏之心。

3.我们在前一篇看到，在一定条件下，真正的江河防御确实可以取得好的战果，而且如果我们看一下以往的经验，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取得这些战果的次数其实比理论所预言的还要多得多，因为人们在理论上毕竟只考虑到了实际摆在那里的困难，而在实施中，在进攻者看来，通常一切都比实际的更困难些，因此也就成为其行动的一个巨大障碍。即使我们现在谈的是一次不求大规模决战、并非全力以赴的进攻，我们也可以说，进攻者在实施中遇到的一些小的、在理论上根本无法计算出来的障碍和偶然事件对他仍是不利的，因为他是行动者，会首先与这些障碍和偶然事件发生冲突。人们只要想一想伦巴第[1]那些本身并不大的河流却常常能够被成功守住，就会明白这一点了。如果说在战史上相反也有一些江河防御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是因为人们有时要求这一手段发挥完全被夸大了的效果，这一效果完全不是基于这一手段的战术本性，而是基于这一手段在历史上为人所知并被过分夸大了的效果。

4.只有当防御者犯了错误，将其整个希望寄托于江河防御，使其处

于一种一旦防御被突破就面临大的困境和某种灾难的境地时，江河防御才能被视为一个对进攻者有利的抵抗形式，因为突破一道江河防御当然比赢得一次通常的会战更容易。

5.从迄今所述内容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进攻者不寻求大规模决战，那么江河防御会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如果进攻者兵力占优势或干劲十足，准备进行大规模决战，那么如果防御者错用了这个手段，就可能为进攻者带来实际的价值。

6.无法被迂回的江河防御是极少的，无论是就整个防线而言，还是特别就某个地点而言。因此，对兵力占优势和立足于大规模打击的进攻者来说，他总是有办法在一个地点佯动，而在另一个地点过河，然后以优势兵力和不顾一切的推进（由于兵力占优势，使不顾一切的推进成为可能）来抵消战斗初期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因此，以超过敌人的火力和勇敢来驱逐敌人的一支主要的哨所[2]守军，对一条设防的江河进行一次真正的战术强渡，是极少或者根本不会出现的。“强渡”这一表述永远只能用在战略上，表示进攻者在规定的河段内一个少量设防或者根本没有设防的地方不顾所有不利条件过河。这些不利条件是防御者认为进攻者在过河时应该面临的。进攻者所能采取的最糟糕的做法是在相距较远、无法共同实施打击的多个地点真正过河，因为防御者是不得已分兵的，而进攻者这样是主动分兵，从而放弃了其天然的兵力集中的优势。1814年，贝勒加德[3]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输掉了明乔河会战[4]。在这次会战中，双方军队凑巧同时在不同的地点过河，而奥地利人的分兵程度比法国人的大。

7.如果防御者与进攻者在河的同一边，那么不言而喻，进攻者从战略上战胜防御者的手段有两个：一是无视防御者而在某个地点过河，即在过河这一手段上超过防御者；二是通过一场会战。在采取第一个手段时，基地和交通线的情况应该是首先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人们经常看到，专门为此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比总的情况能更多地起到决定性作用。谁懂得选择更好的哨所阵地，谁组织得更好，谁的部下能更好地服从，谁行军更快等，谁就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与总的不利条件抗争。至于第二个手段，前提是进攻者拥有进行一场会战的手段、条件和决心。而当进攻者拥有这些前提条件时，防御者一般不敢轻易进行这样的江河防御。

8.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尽管渡过一条河流本身很少有大的困难，但

在所有不求大规模决战的场合，进攻者出于对渡河一旦失利的后果和后续情况的担心，当然还是容易停下来的，以至他要么让防御者留在河的这一边，要么在必要时渡河，但是之后紧靠河流停下来。双方长时间隔河对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在大规模决战的场合，一条河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对象，它总是会削弱和妨碍攻势。在这种情况下，对进攻者最有利的是防御者误把江河视为一道战术上的屏障，没有进行真正的江河防御，而只是把江河防御作为自己抵抗的主要行动，以至进攻者得到轻易进行决定性打击的有利条件。当然这一打击绝不会立即导致对手彻底大败，但是这一打击会体现在每一个对进攻者有利的战斗中，这些战斗会使对手总的处境变得非常恶劣。1796年奥地利人在下莱茵地区[5]就是这样[6]。

注释：

[1]1800年6月，法国的莫罗将军率莱茵军团向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联军发起进攻，在伊萨河与莱茵河之间占领阵地。7月，双方停战。11月，谈判破裂，拿破仑宣布28日结束停战。12月3日，奥地利约翰大公准备向霍恩林登（Hohenlinden，今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小城，西距慕尼黑34公里）法军阵地发起进攻，但在发起进攻之前遭到法军右翼两个师从翼侧的袭击，结果败退。——译者注

[2]1813年8月的布布尔河之战后，布吕歇尔东撤，以避免与拿破仑会战。拿破仑派麦克唐纳追击。26日，法军渡过卡茨巴赫河（die Katzbach，即卡什扎瓦河，奥得河的一条支流，长84公里）。布吕歇尔乘法军立足未稳，分三路发起进攻，将法军击溃。29日，联军在追击中歼灭法军第5军的皮托师，重新推进至布布尔河。——译者注

[3]伦巴第（die Lombardei），历史上指意大利整个西北地区，包括皮埃蒙特、热那亚和瑞士的提契诺州，面积远大于今意大利伦巴第大区。——译者注

[4]作者所用的“哨所”（Posten）概念涵盖的范围远大于一般的哨所，不仅指“哨兵或警戒分队所在的处所”，有时也指一处要塞或一座城市。——译者注

[5]贝勒加德（Heinrich Joseph Johann Graf von Bellegarde，1757—1845），伯爵，奥地利元帅、政治家。先后在萨克森和奥地利军中任职。曾任奥地利宫廷军事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6]1814年2月，奥地利的贝勒加德伯爵追击欧仁指挥的法军。在过明乔河（der

Mincio，意大利北部波河的一条支流，长194公里）时，与回过头来过河的法军遭遇。双方激战后，奥军退至明乔河东岸，法军重回西岸。在这次激战中，奥军兵力本来占优势，但由于分三路过河，兵力过于分散，没有取得胜利。——译者注

★ 第九章 ★

对防御阵地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经足够详细地讨论了防御阵地能在多大程度上迫使进攻者要么向它进攻，要么停止前进。只有起到这种作用的防御阵地才是有用的，才适合全部或部分消耗掉敌人的进攻力量，或者使它不起作用。从这种情况来看，进攻者对防御阵地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手段能抵消防御者的这一有利条件。但并不是所有防御阵地都是这样。如果进攻者发现不用进攻防御阵地也可以追求其目标，那么进攻防御阵地就是他的一个错误。如果他发现不进攻防御阵地就无法追求其目标，那么他应该自问，能否通过威胁防御者的翼侧而将其引出阵地。只有当这一手段无效时，进攻者才应决定进攻一处良好的阵地。此时进攻者从侧面进攻阵地，通常困难会少一些。至于应该选择哪个侧面，则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位置和方向，即取决于能否威胁敌人的退路和保障自己的退路。威胁敌人退路和保障自己退路之间可能无法兼顾，此时自然应首先考虑威胁敌退路，因为此举本身是攻势属性，也就是说是与进攻相适应的，而保障自己的退路是守势属性。但是对一处良好阵地中的顽强之敌发起进攻是件糟糕的事，这是肯定的，在此应该将其视为一个主要的事实。当然不乏这种会战，而且不乏这种会战获胜的例子，例如托尔高会战[1]、瓦格拉姆会战（我们不以德累斯顿会战为例，因为对这场会战中的对手，我们还不能称其为顽强的对手）。但是总的来说，这种防御阵地受到进攻的危险是很小的。如果我们再看到，在无数的事例中，即使是最果敢的统帅对良好的防御阵地也是敬而远之，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

但是人们不能把我们这里所谈的会战与常见的会战混为一谈。大多数的会战是真正的遭遇战[2]，在这种会战中，虽然其中一方是停住的，但他是停在一处没有准备的阵地中。

注释：

[1]下莱茵地区（der Niedrrhein），指莱茵河下游两岸地区，大致包括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部及其与荷兰接壤的地区。——译者注

[2]1796年战局初期，奥军驻德意志战区的下莱茵军团右翼在科布伦茨以北采取守势。法军茹尔当的左翼部队渡过莱茵河和希克河（die Sieg，莱茵河右岸一条支流，长155公里），向东进攻，迫使奥军退至拉恩河（die Lahn，莱茵河右岸的一条支流，长245公里）后面进行防御。——译者注

★ 第十章 ★

对设防营垒的进攻

十分轻蔑地谈论防御工事及其作用，曾经风行一时。法国边境像哨所线[1]一样的防线屡屡被突破，冯·贝沃恩[2]公爵在布雷斯劳的设防营垒中输掉会战，以及托尔高会战等很多战例导致人们轻视工事及其作用。而弗里德里希大帝通过运动和攻势手段取得的胜利，更加重了人们对一切防御、一切阵地战斗，特别是一切防御工事的轻视。如果数千人受命防御长很多普里的国土，或者防御工事不过是颠倒过来的交通壕，那么它们当然是毫无价值的。如果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就会出现危险的缺口。但是如果人们像常见的空谈家那样，把这种对防御的轻视扩大到对构筑工事这一观念本身的轻视（滕佩尔霍夫就是这样做的），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甚至是十分荒谬的吗？假如防御工事不适于加强防御者的力量，那它们还有什么用呢？不是这样的！不仅是理智的思考，而且还有无数的经验表明，对一处构筑良好、有足够兵力且防守严密的防御工事，必须视为一个一般来说坚不可摧的点，进攻者也是这样看的。如果说单个防御工事就已经能有这样的效果，那么人们就不应怀疑，对进攻者来说，进攻一处设防营垒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设防营垒的兵力较少，这是设防营垒的本性决定的，但是守军利用有利的地形障碍和有力的防御工事仍可抗击优势之敌。弗里德里希大帝尽管可以用两倍于皮尔纳营垒守敌的兵力进攻该营垒，但是他认为进攻该营垒是不可取的。后来不时有人坚称当时弗里德里希大帝本来是可以攻破皮尔纳营垒的，这一说法的唯一根据是当时的萨克森部队状况很糟糕，但是这当然丝毫不能证明防御工事没有效果。同时，那些事后认为该营垒不仅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很容易就被攻克的人在当时是否会定下进攻该营垒的决心也是个问题。

我们认为，进攻一处设防营垒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攻势手段。只有当工事是在匆忙中构筑，尚未完工，用以加强工事的、位于其接近地中的障碍物还很少的时候，或者像常见的那样，整个营垒只是初具规模，仅完成一半的时候，进攻营垒才是可取的，甚至还是轻易战胜对手的一个

途径。

注释：

[1]七年战争的最后一场大规模会战。在1760年战局最后阶段，奥军统帅道恩率主力在托尔高（Torgau，今德国萨克森州北部一城市，位于易北河畔）西北高地利用地形构筑坚固阵地。11月3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军前后夹击奥军阵地。激战后，奥军于夜间退回托尔高，次日继续退向德累斯顿。——译者注

[2]“遭遇战”一词，作者用了法语“rencontres”。——译者

★ 第十一章 ★

对山地的进攻

从第六篇第五章及其以后的几章[1]中，我们已经足以了解山地在总的战略关系中的角色，无论是在防御时，还是在进攻时。我们在这几章中也试着阐述了山地作为真正的防线所扮演的角色，并且从中已经得出了结论，知道了进攻方面会如何看待山地的这一作用。因此，对山地这一重要内容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多少要说的了。当时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就一场次要战斗或一场主力会战而言，对山地防御的看法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在进行次要战斗时，只能把对山地的进攻看作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此时所有因素都对进攻者不利；但是在进行主力会战时，山地对进攻者是有利的。

因此，如果进攻者拥有发起会战的兵力和决心，就应该在山地与对手作战，而且一定能从中得到好处。

但是我们在此也不得不再谈一下这个问题。上述结论很难得到他人的认同，因为这个结论不仅与个人印象有矛盾，而且初看上去还与一切战争经验相抵触。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看到，一支正在推进、准备进攻的部队不管是否寻求一次主力会战，都会把敌人没有占领位于他和自己之间的山地视为一件莫大的幸事，于是总是急急忙忙地先敌去占领这一山地，而没有认识到这一行动与进攻者的利益本是矛盾的。在我们看来，进攻者这样做也是可以的，但是人们要在这里更仔细地区分不同的情况。

一支迎向敌人、准备发起一次主力会战的部队，当它要翻越一处未被占领的山地时，自然会担心敌人在最后的时刻恰好封锁那些它想利用的隘口；假如防御者封锁了这些隘口，进攻者就不再拥有防御者在占据一处普通的山地阵地时通常为进攻者提供的那些好处。此时防御者已经不再是展开过大，不再是无法确定进攻者要走哪条道路，而进攻者却不再能针对敌人的部署来选择自己的道路了。因此在这种山地会战中，进攻者不再具备我们在第六篇中所说的一切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有可能位于一处坚不可摧的阵地中。这样一来，防御者就有可能拥有利用山地进行主力会战的手段。这当然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人

们考虑到防御者在最后一刻进入并欲扼守一处良好山地阵地时将会遇到的种种困难（特别是当他事先完全没有占领这个阵地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防御手段是完全靠不住的，也就是说，进攻者所担心的那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尽管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但是担心这种情况发生却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战争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担心是很自然的，但又是相当多余的。

进攻者此时担心的另一件事情是防御者以一支前卫部队或一条前哨链进行临时性的山地防御。这个手段也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才符合防御者的利益，但是进攻者很难估计此举在多大程度上对防御者有利或不利，于是就会担心遇到最糟糕的情况。

此外，我们上述的这一点见解并不排除一处阵地由于地形的山地特点而完全成为坚不可摧阵地的可能性；在山地以外也有这样坚不可摧的阵地，例如，皮尔纳、施莫特塞芬、迈森[2]、费尔德基希；正因为这些阵地不在山地，其作用就更大。人们当然也可以设想在山地本身找到这样坚不可摧的阵地（例如，在高高的台地上）。在这种阵地上，防御者可以摆脱山地阵地常见的不利条件，但是这样的阵地毕竟是极为少见的，而我们只能考察大多数的情况。

我们正是在战史中看到山地是多么不适于进行决定性的防御会战，因为杰出的统帅们要进行这种会战时总是宁愿在平原上部署部队。在整个战史上，除了在革命战争[3]中，没有其他在山地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战例。在革命战争中，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应用理论和推论导致了人们在本应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地方运用了山地阵地。1793年和1794年在孚日山脉，以及1795年、1796年和1797年在意大利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指责梅拉斯在1800年没有占领阿尔卑斯山脉的通道[4]，但这是欠考虑的批评，可以说是根据表面现象进行的幼稚的批评。假如拿破仑是在梅拉斯的位置，恐怕也不会去占领这些通道。

一次山地进攻的部署绝大部分是战术属性，我们认为在此只需对山地进攻的一般情况，即那些与战略关系最密切并且与其交汇的部分做以下说明：

1.由于部队在山地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一有紧急情况要求分兵即可离开道路，由一路变成两路或三路行进，而是大多只能拥塞在长长的隘路上，因此部队一般应该一开始即沿多条道路推进，或者更准确地

说，应该在一个较宽的正面上推进。

2.针对防御者展开很宽的山地防御，进攻者当然应该集中兵力。在这里，进攻者包围整个敌军是不可想象的。进攻者要想取得大的胜利，就应更多地采取突破敌防线和挤压敌两翼部队的方法，而不是采取大范围切割敌军的方法。沿敌人的主要退路快速和不停顿地推进，应是进攻者此时自然的追求。

3.但是如果进攻者要对山地中兵力较为集中的敌人发起进攻，那么迂回就是进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正面突击会遇到防御者最有力的抵抗。但是迂回必须更多以真正切断防御者退路为目的，而不是以战术上的侧面或背后进攻为目的，因为即使是从背后发起进攻，如果防御者不缺少兵力，那么借助山地阵地仍能够进行顽强的抵抗；只有让敌人担心失去退路，进攻者才有望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战果。这种对失去退路的担心在山地中产生得更早，效果也更大，因为人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用手中的剑杀出一条血路的。但是进攻者单纯的佯动在此不是一个充分的手段，它最多是把敌人引出阵地，但不会带来任何特别的成果，因此进攻者必须以确实切断敌人退路为目的。

注释：

[1]对于“哨所线”（Kordon）这一概念，作者在本书第二卷第六篇第二十二章中有专门论述。哨所线多沿边境或越冬营地设置，主要起到警戒和防护的作用，需要时也可用于进攻，常被形象地称为“拉长了的要塞”。以往有的中文译者将该词译为“单线式防御”，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在重要地段也可设置多重哨所线（作者就曾以中国长城为例），而且哨所线既可用于防御，也可用于进攻。——译者注

[2]冯·贝沃恩（Wilhelm August Herzog von Bevern，1715—1781），公爵，普鲁士将军。参加过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和三次西里西亚战争。1757年任驻西里西亚普军司令。——译者注

[3]指本书第二卷第六篇第十五、十六、十七章。——译者注

[4]迈森（Meissen），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城市，位于德累斯顿西北，易北河左岸。——译者注

★ 第十二章 ★

对哨所线的进攻

如果在哨所线的攻防中包含着一次主力决战，那么哨所线就会让进攻者得到真正的好处，因为哨所线的正面过宽，比直接的江河或山地防御更不符合一次决定性会战的要求。1712年欧仁的德南[1]哨所线就可以算是这种情况[2]，那一次他的损失与一次会战失败的损失完全一样。假如当时欧仁集中部署兵力，那么维拉尔[3]恐怕就很难赢得这一胜利了。如果进攻者不具备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所需要的手段，那么即使是哨所线，只要扼守它们的是敌军主力，进攻者也要对它敬而远之。例如，即使是维拉尔，1703年时也没敢进攻路德维希·冯·巴登-巴登[4]扼守的施托尔霍芬[5]哨所线[6]。但是如果哨所线只是由一支次要部队占据着，那么自然一切就取决于进攻者能用于进攻的兵力的大小。此时进攻者遇到的抵抗大多不激烈，胜利成果的价值当然也就比较小。

围攻者的围攻环线[7]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将在《对战区的进攻》[8]这一章进行论述。

所有哨所线式的部署（例如得到加强的前哨线等）总是有易被突破的特点。但是如果突破者不是为了继续推进并从中求得决战，那么突破这些部署就只能给他带来较小的成果，这样的成果在多数情况下不值得人们为其付出努力。

注释：

[1]革命战争（Revolutionskrieg），也称法国革命战争，指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法联盟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792—1802）。——译者注

[2]1800年5月，拿破仑率法军分五路从大圣伯纳德、小圣伯纳德、辛普朗、圣哥达、塞尼等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北意大利。当时奥地利的梅拉斯将军没有派兵防守这些山口。——译者注

[3]德南（Denain），今法国诺尔省一城市，位于斯海尔德河畔。——译者注

[4]1712年7月，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期间，欧仁亲王率领奥地利、英国、荷兰联军围攻法国北部的朗德勒西等要塞，并为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和基地（马尔希延要塞），从德南到索曼建起一条长6公里的防线，由阿尔比马尔将军率荷军防守。24日，法军将联军大部分兵力吸引到朗德勒西，由维拉尔元帅率领一支部队袭击德南，攻破了这条防线。——译者注

[5]维拉尔（Claude Louis Hectorde Villars，1653—1734），公爵，法国元帅，曾参加路易十四对外进行的历次战争。1712年曾率法军攻破德南防线。——译者注

[6]路德维希·冯·巴登-巴登（Ludwig Wilhelm von Baden-Baden，1655—1707），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元帅，曾参加第五次奥土战争（1683—1699）。——译者注

[7]施托尔霍芬（Stollhofen），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小镇莱茵明斯特（Rheinmünster）的一部分。——译者注

[8]又称比尔—施托尔霍芬线（die Bühl-Stollhofener Linie）。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边区伯爵路德维希·威廉·冯·巴登-巴登针对法军在莱茵河畔新建的路易斯堡要塞，于1701年自莱茵河至黑林山脉建立起一条长10公里的哨所线。1703年4月，法军元帅维拉尔试图以炮轰和迂回突破该线，但由于边区伯爵率主力24,000人防守，未能成功。——译者注

★ 第十三章 ★

机动

1.我们在第六篇第三十章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尽管防御者和进攻者都可以采取机动，但是机动的进攻本性总是多少大于其防御本性，因此我们想在这里进一步探讨机动的特点。

2.机动与大规模战斗强攻并不对立，而是与直接从进攻手段衍生出来的进攻对立，即使只是针对敌交通线和退路的一次行动，或者一次牵制性的进攻，等等。

3.如果我们把握住机动这个词的习惯用法，那么就可以知道，机动的概念中包含着一种通过诱使敌人犯错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不采取行动，也就是由均势产生的效果。机动好比下棋时的头几步棋，是双方在力量均衡时的一种赌博，以便形成一个通往成功的幸运机会，然后将这一机会作为对对手的优势而加以利用。

4.实施机动的其他考虑（应将其部分视为行动的目标，部分视为行动的根据）主要是：

（1）试图切断或限制对手的给养供应；

（2）与己方的其他部队会合；

（3）威胁对手与其国土腹地或与其他军团和军的联系；

（4）威胁对手的退路；

（5）以优势兵力进攻对手的个别地点。

上述这五个考虑有可能体现在具体情况下的最小的细节中，从而使这些细节成为一定时间内一切都围着它转的东西。这时，一座桥梁、一条道路、一个工事往往扮演主要的角色。它们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们与上述五个考虑中的一个有关。对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容易阐明的。

（6）一次成功的机动给进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给积极行动的一方（当然也可能是防御者）带来的结果是得到一小块地方、一座仓库等。

（7）在战略机动中有两组对立的概念，它们看上去像是不同的机动，人们可能用它们推导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但是这四个概念其实都是（而且必须被看作是）事物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第一组对立的概念是包围和在内线上活动，第二组对立的概念是保持兵力集中和将兵力分散成多个哨所。

（8）对于第一组对立的概念，人们决不能说其中的一个总的来说有资格优先于另一个而被人们运用。部分原因是如果人们致力于其中一种行动方式，那么自然会导致另一种行动方式成为其自然的平衡物和真正的药剂；部分原因是包围与进攻本性相同，留在内线与防御本性相同，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包围能给进攻者带来更多好处，在内线活动能给防御者带来更多好处。哪种形式最适合，就应优先用哪种形式。

（9）对于另一组对立的概念同样不能说其中一个优于另一个。兵力较多的一方可以把兵力分散扩展到多个哨所，这样可以在很多方面为自己创造战略生存和行动的方便条件，还可以保全其部队的力量。兵力较少的一方则不得不更多地保持兵力集中，力求通过运动来弥补由于兵力较少而可能带来的损失。较大的机动性是以较强的行军能力为前提的，因此，兵力较少的一方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这就是最后的结论。如果我们总是能够保持前后观点一致，想必自然会处处遇到这个结论，因此，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这一结论视为检验我们论证的逻辑性的试金石。1759年和1760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对道恩的战局，1761年他对劳东的战局，以及1673年和1675年蒙泰库科利对蒂雷纳的战局[1]始终被认为是兵力较少的一方最巧妙地利用这种机动方式的典范。我们的见解主要是根据这些战局得出的。

（10）正如不应滥用上述两组四个对立的概念而得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一样，我们也要提醒不应赋予其他一般条件（例如基地、地形等）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重要性和决定性的影响。追求的好处越小，地点和时机上的细节就越重要，泛泛的和粗线条的东西就越不重要，它们一定程度上在小的算计中是没有位置的。1675年，蒂雷纳背后紧靠莱茵河，把兵力部署在宽3普里的正面上，而退却时要用的桥位于其右翼的最外侧[2]。如果用一般的观点来考察，还有比这更荒谬的部署吗？但是他的

举措达到了目的，因此这些举措被认为有高度的技巧和智慧并非没有道理。人们只有更多地注意细节并根据它们在具体场合想必拥有的价值来评价它们，才会理解这种成功和技巧。

（11）因此我们深信，对机动来说，没有任何类型的规则可供遵循；没有任何方法和一般原则可以决定这一行动的价值；在最具体和最微小的情况下，从容的活动、准确、有序、服从和镇定可以让人找到手段，去获得可被感知到的好处；在这场竞技中能否取得胜利，主要取决于上述这些特性。

注释：

[1]围攻环线（die Zirkumvallationslinie）是围攻部队围绕要围攻的城市或要塞构筑的工事，以防止受围者突围或对围攻者发起进攻。在没有另外设置保护围攻环线（die Kontravallationslinie）的情况下，也可用于抗击受围者的解围或增援部队。——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本书并无《对战区的进攻》一章，涉及对战区发起进攻的专述只有本篇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译者注

★ 第十四章 ★

对沼泽地、泛滥地和林地的进攻

沼泽地，也就是无法直接通过只有少数堤坝路从中穿过的草地，会给战术进攻带来特殊的困难，正如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沼泽地很宽，无法靠火炮将敌人从对岸赶走，也无法设计出自己跨越沼泽地的方法。战略上的后果就是人们试图避免向沼泽地发起进攻，而是绕过它。如果被开垦的程度很高（就像在有些低洼地带那样），以至形成无数通道，那么防御者的抵抗虽然仍相对较强，但是对进行一场绝对的决战来说就比较弱了，也就是说完全不适合了。相反如果低洼地由于泛滥而水位升高（像在荷兰那样），那么抵抗就可以增强到绝对抵抗，从而使任何进攻都不会成功。荷兰在1672年的情况表明，当时法军在攻克和占领位于泛滥线以外的所有要塞后毕竟还有5万人（先由孔戴，后由弗朗索瓦·卢森堡指挥），却未能攻克这条泛滥线，尽管防守这条线的也许只有2万人。如果说布伦瑞克公爵指挥的普鲁士人针对荷兰人的1787年战局是与此完全相反的结果（普军以几乎势均力敌的兵力和很小的损失攻克了这些泛滥线），那么人们应从防御者由于政见不一而分裂的状况和指挥不一致中去找原因。但是最明确的是，这次战局的成功（就是穿过最后一道泛滥线，一直推进到阿姆斯特丹城下）是以一个极小的事实为基础的，以至人们不能根据这个战例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极小的事实就是哈勒姆湖没有设防，公爵正是借助这个湖绕过了防线，从背后抵达了阿姆斯特尔芬[1]哨所。假如荷兰人在这个湖上有几艘舰船，公爵就绝不可能抵达阿姆斯特丹城下，因为他当时已经无计可施[2]了。至于这样的话会对媾和有什么影响，与我们这里要谈的内容无关，但是这样一来普军肯定不会突破最后一道泛滥线。

冬季当然是泄洪这一防御手段的天敌，1794年和1795年法国人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只有严寒的冬天才是这样。

我们同样把难以通行的林地算作加强防御的一个有力手段。如果林地的纵深不大，那么进攻者可以沿彼此邻近的几条道路穿过它，抵达更有利的地区，因为防御者在单个地点的战术力量不会大，林地从不像江河或沼泽地那样被想成是绝对无法通过的。但是如果像在俄国和波兰那

样，一大片地区几乎到处都是林地，进攻者的力量很难走出去，那么他的处境当然就会非常困难。我们只要想一想，进攻者在给养上要与多少困难做斗争；在昏暗的森林中，进攻者面对到处都有可能出现的对手，要感受到自己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是多么不容易，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这肯定是进攻者有可能陷入的最糟糕的处境之一。

注释：

[1]在荷兰战争（1672—1678）期间，1673年，德意志的蒙泰库科利进行机动，渡过莱茵河，占领波恩，顺利与奥兰治公爵的荷兰军队会合，形成兵力上的优势，迫使蒂雷纳退出荷兰。1675年，蒙泰库科利为占领斯特拉斯堡，与蒂雷纳相互机动达四个月。7月27日，蒂雷纳在萨斯巴赫会战中阵亡，法军暂时退出阿尔萨斯。——译者注

[2]1675年6月初，法国元帅蒂雷纳在奥滕海姆附近渡过莱茵河，进至奥芬堡附近。为阻止蒙泰库科利，蒂雷纳将右翼延伸至奥滕海姆附近的莱茵河畔。这时蒂雷纳只有一座桥梁可作退路，而且位于其右翼的最外侧。——译者注

★ 第十五章 ★

对一个战区的寻求决战的进攻

有关这个题目的大部分问题在第六篇已经谈过了。只要反过来看，对那里的论述就是对进攻的应有的说明。

一个独立战区的概念与防御的关系总是比它与进攻的关系更密切。对进攻的一些要点（进攻的对象、胜利的影响范围），我们已经在本篇探讨过了，而关于进攻本性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到《战争计划》一篇才能予以阐明。尽管如此，还是有几点需要在这里就加以说明。我们打算还是从意图大规模决战的战局谈起。

1.进攻的最直接的目标是一次胜利。对于防御者因其防御地位的本性而拥有的各种好处，进攻者只能通过兵力优势来抵消，必要时要以由于自己是进攻者和前进者而给部队带来的微弱的优越感来抵消。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这种优越感的作用估计过高，其实这种优越感持续不了多久，经不住实际困难的考验。可以理解的是，我们此处的前提是防御者与进攻者一样行事无误和恰当。我们之所以做这一说明，是想消除人们对袭击和出敌不意的含混想法。人们通常认为袭击和出敌不意是进攻取得胜利的丰富源泉。其实如果没有特别的和具体的条件，袭击和出敌不意是无法实现的。关于真正的战略上的袭击，我们在其他地方[1]已经说过了。如果进攻者缺少物质优势，那么就应具备士气优势，以弥补进攻这一作战形式的劣势。如果进攻者在士气上也没有优势，那么进攻就没有了动力，就不会成功。

2.如同谨慎是防御者真正的保护神一样，大胆和自信是进攻者的保护神。这并不是说两者可以缺少对方的特点，而是说谨慎与防御有更密切的关系，大胆、自信与进攻有更密切的关系。这些特点之所以是必要的，只是因为军事行动不是数学演算，而是一种在黑暗或者最多是昏暗的领域中进行的活动。在这里，人们不得不信赖那些最适合带领他们达到目标的指挥官。防御者在士气方面表现得越无力，进攻者就越要大胆。

3.要想取得胜利，就要让敌人的主力与自己的主力作战。进攻者对

这一点的疑问比防御者少，因为进攻者是寻找通常已经停在阵地中的防御者。不过我们在《防御》一篇中曾断言，如果防御者已经做出了错误的部署，那么进攻者就不应去寻找防御者，因为进攻者可以确信，防御者会来找他，这样他就有了有利条件，即在防御者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与之作战。这时一切都取决于进攻者是否选择了最重要的道路和方向。我们在讨论防御时搁置了这一点，并且让读者参阅本章，因此，我们想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做必要的说明。

4.至于什么是可以进攻的较近的目标（胜利的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这些目标在受到进攻的战区内，并在很可能出现的胜利的影响范围内，那么通往这些目标的道路就是进攻者突击的自然方向。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进攻的目标通常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有其意义，因此对胜利总是要和进攻目标联系在一起考虑；因此对进攻者来说，重要的不仅是抵达进攻目标，而且是要成为胜利者，因此他突击的方向不应指向目标本身，而应指向敌军前往这一目标所要走的那条道路。那条道路就是我们最先要进攻的对象。进攻者如果在敌军抵达进攻目标之前向它发起进攻，切断敌军与这个目标之间的联系，并在这一处境下打败敌军，就可以取得大得多的胜利。例如，假设敌人的首都是进攻的主要目标，而防御者没有把兵力部署在首都与进攻者之间，那么进攻者直取首都就是不正确的。更好的办法是将前进方向指向敌军和首都之间的交通线，并在那里寻求胜利，一旦取得这一胜利，敌人的首都也就唾手可得了。

如果在进攻的胜利影响范围内没有大的目标，那么敌军与最近的大目标之间的交通线就是具有特别重要性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进攻者都要自问：如果我在会战中有幸获胜，我应利用这一胜利做什么？回答是：这一胜利可以让他取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突击的自然方向。如果防御者是部署在这个方向上的，那么进攻者这样做就是正确的，要做的无非就是去那里寻找他。假如防御者的阵地太坚固，那么进攻者就应尝试从其阵地侧面通过，也就是说要化拙成巧；如果防御者在这个方向上，但没有在对进攻者来说合适的位置上，那么进攻者仍应选择这一方向，一旦前进到与防御者的平行位置，而防御者没有侧向前出，进攻者就应转向敌军与进攻目标之间的交通线，以便在那里寻找敌人；假如敌军完全停了下来，那么进攻者就应回身转向他们，以便从背后对其发起进攻。

在进攻者可选择的通向目标的所有道路中，大的通商要道永远是最

好和最自然的。如果这些道路有过大的弯曲段，进攻者自然应放弃这些路段，另选较直的道路（即使是较小的道路），因为退却路过于弯曲总是很让进攻者担心的。

5.进攻者在寻求大规模决战时绝没有分兵的理由。如果他还是这样做了，那么大多数情况下要视为进攻者由于概念不清而犯的错误。进攻者各路部队前进时的整个宽度只要能保证同时发起进攻就行了。如果防御者自己分了兵，那么这对进攻者来说更多是带来了好处，当然进攻者此时也可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佯动，这些佯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战略佯攻[2]，目的是确保这些好处，为此而进行分兵就是有理由的。

如果进攻者总归是有必要分成多路部队，则应对此加以利用，组织战术进攻中的包围，因为包围这一形式对进攻来说是自然的，若无紧急情况不应错过。但是这种包围应保持战术本性，因为在大规模战斗时，如果进攻者进行战略包围，完全是浪费力量。只有当进攻者十分强大，以至可视为稳操胜券时，人们才能原谅他的战略包围行动。

6.但是进攻也需要谨慎，因为进攻者也有要保护的背后和交通线。进攻者应该尽量通过其前进的方式进行这种保护，也就是说进攻者的背后和交通线恰恰应由进攻部队本身来保护。如果进攻者不得不特别指派一部分部队来完成这个任务，即要从进攻部队中分出兵力，那么这自然会削弱突击本身的力量。由于一个规模较大的军团通常至少以一日行程的宽度前进，因此如果交通线和退却线偏离行军正面的垂直线不是太多的话，军团的正面大多就可以保护它们了。

进攻者在这方面面临的危险程度，主要是依对手的位置和特点而定。在一切都面临大规模决战氛围压力的情况下，防御者一般没有多少余力对进攻者的背后和交通线（退却线）采取行动；因此进攻者一般不必对此过于担心。但是如果进攻者已经停止了前进，其本身逐渐越来越多地转入防御状态，那么保护后方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越来越成为一个主要问题。由于进攻者的后方就事物的本性来说比防御者的后方薄弱，因此防御者早在转入真正的进攻以前，甚至当他自己还在不断地放弃国土时，就已经可以开始对进攻者的交通线采取行动了。

注释：

[1]阿姆斯特尔芬（Amstelveen），今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南部一城区。——译者注

[2]“无计可施”一词，作者用了法语“au bout de son latin”。——译者注

★ 第十六章 ★

对一个战区的不求决战的进攻

1.即使进攻者的意志和力量不足以进行一场大的决战，但他针对某个小目标发起战略进攻的特定意图还是可能存在的。如果这一进攻成功，那么随着这个小目标的到手，整个局势就会出现平静和均势；如果进攻者在进攻中遇到一些困难，那么总的前进在得到这个小目标以前就会停止。这时取而代之的是寻机发起攻势或战略机动。这就是大多数战局的特点。

2.构成这种攻势目标的进攻对象是：

（1）一个地区。占领一个地区可以得到的好处是：便于得到给养；必要时也可以征收战争税；有利于保护本国的一个地区；在媾和时可作为交换物。有时军队荣誉这一概念也与占领一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在路易十四世统治时期，法军统帅们的战局中就不断出现这种情况。占领一个地区后，能或不能守住是有很大区别的。通常只有当这个地区与自己的战区相邻，构成自己战区的一个自然补充部分时，占领者才有可能守住它。只有这样的地区才能在媾和时作为交换物，对其他地区则通常只是在一个战局期间加以占领，冬天时就要离开。

（2）一个重要仓库。如果一个仓库不重要，那么它大概也就不会被看作一次决定整个战局的攻势的目标。占领仓库本身虽然使防御者失去仓库，使进攻者得到仓库，但是进攻者从中得到的主要好处在于防御者因此而被迫后退一段距离，放弃一个他原本可以保有的地区。因此，夺取仓库其实更多是手段，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把夺取仓库当作目的提出来，只因为它是行动最近的和明确的目标。

（3）一个要塞。我们将用专门的一章来讨论夺取要塞的问题，读者可以参阅那一章[1]。根据那一章阐述的理由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无法以完全打垮对手或者占领其国土的一个重要部分为目的的进攻战争和战局中，要塞总是最主要和最理想的进攻目标。从而也就容易解释，为什么在要塞众多的尼德兰，一切考虑总是围绕着占领这个或那个要塞进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根本不是要逐步占领整个

省份，而是把每个要塞看作本身似乎具有某种价值的单独的要素。进攻者在对要塞采取行动时，关注更多的似乎是方便与否以及是否容易，而非要塞的价值。

然而围攻一个并非完全不重要的要塞，始终是一个大的行动，因为它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在并不总是关系到全局的战争中，对花费大量资金是必须慎重考虑的，因此这样的围攻在这里已经是一次战略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了。要塞越是不重要，或者围攻者越是不认真，围攻的准备越是差，一切越只是计划顺带[2]着进行，那么这个战略目标就越会变小，就越适合以很小的兵力和意图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战局增添荣誉，整个行动往往降为纯粹的装模作样，因为作为进攻者的一方毕竟是想做些什么。

（4）为得到战利品，或者只为军队的荣誉，有时仅仅是出于统帅的虚荣心而进行一次有利的战斗、小规模的会战，甚或一次会战。只有那些对战史完全无知的人才怀疑这种情况会出现。在路易十四世时代法国人进行的战局中，大多数的攻势会战都是这种类型。但是更有必要的是指出这些东西并非没有客观重要性，它们不是单纯满足虚荣心的游戏，而是对媾和有十分确切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们能使进攻者相当直接地达到目标。军队的荣誉、军队和统帅的士气优势在起作用时，是肉眼看不见的，却始终贯穿于整个军事行动。

这样一次战斗要达到目标，当然要有两个前提：第一，胜利的希望相当大；第二，即使战斗失利，受到的损失也不会太大。当然人们对这种在有限条件下为有限目标而进行的会战与那种纯粹由于精神上的软弱而没有利用胜利的会战是不能混淆的。

3.上述进攻对象除了第（4）项以外，都可以不经过大的战斗就得到，而且进攻者通常寻求不经过大的战斗即得到这些对象。进攻者不经过决定性的战斗而得到对象的手段，都是针对防御者在其战区内的利益的，包括：威胁防御者的交通线（无论是与给养有联系的部分，例如仓库、富庶的省份、水路等，还是与其他部队和重要地点有联系的部分，例如桥梁、隘口等）；占领敌人无法将我们从中赶走的以及位置于敌不利的坚固阵地；占领重要城市、富饶的地带和可能诱发当地民众造反的不安定地区；威胁敌人弱小的盟友；等等。如果进攻者确实切断了防御者的上述交通线（而且采取的方式是防御者不付出大的代价就无法恢复），如果进攻者准备占领上述那些地点，那么就会迫使防御者在更后面或侧面进入另一处阵地，以保护其上述目标并放弃一些较小的目标。

这样防御者就让出了一个地带，一座仓库、一处要塞就失去保护了，就会导致前者被攻占，后者被围攻。这时有可能发生较大或较小的战斗，但是这些战斗不是进攻者所寻求的，也不应把它们当作目的，而只应当作一件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此战斗的规模和重要性都不会超过一定的程度。

4.对进攻者的交通线采取行动，是防御者的一种还击方式。在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只有当进攻者的行动线很长时才应采取，相反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则更多是符合事物本性的。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进攻者交通线很长的情况虽然很少，但是此时对防御者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要给进攻者造成多大损失，仅是袭扰和减少进攻者的给养往往就已经能起到作用了。如果进攻者的交通线不长，那么防御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换用延长与敌人战斗时间的办法。因此，保护战略翼侧成为进攻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进攻者与防御者之间发生了旨在保护自己翼侧和威胁对方翼侧的斗争，那么进攻者就必须用自己的兵力优势来弥补自己固有的不利。如果进攻者还有足够的能力和决心敢于对敌人的一支部队或者主力本身进行一次大的进攻，那么通过让对手面临这种危险就能让进攻者自己受到最好的保护。

5.最后我们还要想到，在这种战争中，进攻者比其对手还有一个大的有利条件，即进攻者比防御者更能根据对方的意图和能力更准确地判断对方。预估进攻者会有多大的进取精神和胆量，比预估防御者是否准备采取些大行动要困难得多。实际上，选择防御这种作战形式通常就已经证明人们不想采取什么积极行动；此外，大规模还击的准备与一般的防御准备之间的差别，比抱有大企图的进攻准备与抱有小企图的进攻准备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最后，防御者不得不较早地采取其举措，而进攻者则有据此再行动的后手优势。

注释：

[1]指本书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译者注

[2]“佯攻”一词，作者用了法语“fausses attaques”。——译者注

★ 第十七章 ★

对要塞的进攻

关于对要塞的进攻，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能从筑垒作业方面来加以研究，而是准备从三个方面研究：第一，与进攻要塞有关的战略目的；第二，如何从诸多要塞中选择要进攻的要塞；第三，保护围攻的方式。

使敌人失去一处要塞会削弱其防御能力，如果该要塞构成敌人防御的一个重要部分，则更是如此；进攻者占领要塞，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便利，例如，可以把它用作仓库和补给站，用它保护周围的地区和舍营地等；当进攻者最后要转入防御时，要塞就会成为这种防御的最强大的支柱。要塞在战争进程中与战区的所有这些关系，我们在《防御》一篇中论述要塞时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对那些论述内容反过来看，就是对要塞进攻的应有说明。

攻占要塞的问题在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局中与在其他战局中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前一种战局中，对攻占要塞总应看作是一个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此时人们还要在其他地方进行决战，可是对一些要塞又不能不围攻，因此只好在决战之前对它们进行围攻。只有当决战已经完全结束，危机和力量的紧张状态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也就是说，当平静的状态已经出现时，攻占要塞才能起到巩固已占地区的作用。这时攻占要塞虽然还需要艰辛努力和耗费力量，但大多不会面临什么危险。进攻者在危机中围攻一处要塞，会极大地增大这一危机，对进攻者是不利的；很明显，没有什么行动能像围攻要塞那样如此严重地削弱进攻者的力量，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行动能像围攻要塞那样肯定会使进攻者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优势。但在有的情况下，进攻者只要想继续前进，就只能攻占某个要塞，此时则应将围攻要塞视为对进攻的一个有力推进；围攻前决出的胜负越少，危机就越大。关于这方面有待研究的问题，我们将在《战争计划》一篇中探讨。

在目标有限的战局中，攻占要塞通常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攻占要塞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小规模攻占行动，与其他攻占行动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攻占要塞是一个有明确限定的小行动，不需要花费较大的力量，因此不必担心一旦失败会使战事倒退。

2.要塞在媾和时可以作为很好的交换物。

3.围攻要塞是对进攻的一个有力推进，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它不像进攻中的其他推进行动那样会使力量不断受到削弱。

4.围攻是一种不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行动。

由于攻占要塞具有上述优点，因此攻占敌人的一个或多个要塞通常就成为那些无法设定更大目标的战略进攻的一个内容。

在难以决定围攻哪个要塞时，做出选择的根据是：

1.要围攻的这个要塞在攻占后应便于守住，这样在媾和时就可以把它作为高价值的交换物。

2.攻占手段的多少。手段少时只能围攻小的要塞，确实攻占一个小要塞，比在一个大要塞前失利好。

3.要塞的坚固程度。要塞的坚固程度与要塞的重要性显然并不总是成正比。如果放着一个不是很坚固的要塞不去攻占，却把力量浪费在一个非常坚固但不重要的要塞上，那么这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4.要塞装备和守军的强弱多寡。如果要塞守军少、装备差，那么攻占这个要塞自然就更容易；但是在此必须指出，守军和装备的强弱多寡必须同时计入一同决定要塞重要性的那些因素，因为守军和装备直接是敌人作战力量的一部分，不能与筑城工事同等看待。因此，攻占一个有众多守军的要塞有可能比攻占一个工事特别坚固的要塞更值得付出代价。

5.运输攻城辎重的难易。大多数围攻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缺乏攻城辎重，而缺乏攻城辎重大多是由于运输困难。1712年欧仁围攻朗德勒西[1]和1758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围攻奥尔米茨[2]失利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6.保护围攻的难易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保护围攻有两个根本不同的方法：一是通过围攻部队的防御工事

（设置一条围攻环线）；二是通过一条所谓的监视线。第一个方法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尽管有一个重要理由仍明显支持它的存在。这个重要理由就是，以这种方式保护围攻，进攻者的大部队就不会再因分兵而受到削弱了（这种削弱对围攻者肯定是很不利的），但是进攻者的大部队还是会以其他方式受到很明显的削弱：

（1）进攻者环绕要塞的位置通常要求部队相对于自己的实力部署得过于展开。

（2）要塞守军（还应把他们的实力计入前来解围的部队）除了最初与我军对峙的部队以外，一般不再分兵，在这种情况下可把它看作位于我方营垒中间的一支敌军，但是它受到要塞城垣的保护，不会受到损伤，或者至少是不可制服的，其行动效果从而得到很大的提高。

（3）对一道围攻环线的防御只能是最绝对的防御，因为正面向外的环形部署是所有部署形式中最弱和最不利的，最不便进行有利的出击，因此围攻环线内的部队只能在其工事中拼死抵抗。容易理解的是，这种防御占用兵力对防御力量造成的削弱可能比使用一支监视部队造成的削弱大得多（组建一支监视部队也许会使大部队减少三分之一的兵力）。如果我们再看到，自弗里德里希大帝以来，人们普遍偏好实施所谓攻势（其实人们并非总是处于攻势）、运动和机动，而不喜欢防御工事，那么我们就不会为围攻环线完全不再时髦而感到奇怪了。不过，在围攻环线的防御中，战术抵抗能力的削弱绝不是其唯一的缺点。我们在提出这个缺点的同时之所以立即列举了一些对围攻环线的偏见，是因为这些偏见与这个缺点关系十分密切。一道围攻环线实际上只能保护整个战区中被它围起来的那个地区，其余所有地区，如果没有专门派出分遣队保护，就等于或多或少地让给了敌人，而如果派兵保护又要分兵，这正是人们要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围攻者对围攻所必需的运输已经总是担心和感到困难了，如果攻城部队的规模比较大，对攻城辎重的需求量比较大，而敌人在城外的兵力又很多，那么用围攻环线来保护运输就只有在尼德兰那样的条件下才是可以设想的，即由靠得很近的要塞和要塞之间设置的战线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来保护战区的其余部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交通线的长度。在路易十四世时代以前，人们还没有将部署一支部队与战区的概念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中，部队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来到正好附近没有敌军的某个要塞前，就停下来对其进行围攻，直到带来的围攻辎重用尽，或者前来解围的敌军靠近。围攻环线在当时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将来大概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又用到围攻环线，也就是说在与上述情况类似时才有可能用到。如果城外的敌人很少，如果战区的概念与围攻本身的概念相比几乎消失，那么进攻者在围攻时保持其力量集中就成为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些力量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赢得围攻的能量。

路易十四世时期，在康布雷和瓦朗谢讷附近的围攻环线没起到什么作用，前者由孔戴防守，被蒂雷纳突破；后者由蒂雷纳防守，被孔戴突破[3]。但是人们也不能忽视，在非常多的其他战例中，解围部队对围攻环线是敬而远之的，甚至当被围攻者迫切需要解围，而且其统帅是非常敢作敢为的人物时也是如此。例如1708年，维拉尔就没敢进攻里尔[4]城前围攻环线内的联军[5]。弗里德里希大帝1758年在奥尔米茨以及1760年在德累斯顿附近尽管没有设置真正的围攻环线，但部署了一个与围攻环线基本一致的防御体系，具体说是以同一支部队进行围攻和保护围攻。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奥尔米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奥地利的部队距离那里较远，但当他在多姆施塔特尔[6]附近损失了运输队以后，他对这种做法后悔了；1760年他在德累斯顿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轻视帝国军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急于占领德累斯顿。

最后，围攻环线的一个缺点是：围攻者在失利的情况下很难保住攻城用的火炮。而如果双方的决战是在距被围攻地点一日或数日行程的地方进行的，那么一旦失败，围攻者还可以在解围之敌抵达前撤围，即使运输量庞大，也大致能赢得一日行程的时间。

在部署监视部队时，优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应将其部署在距被围攻要塞多远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决定这个距离的是地形条件或是攻城部队要与之保持联系的其他军团和军的位置。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监视部队距离要围攻的要塞较远，可更好地保护围攻，而距离较近时（不超过数普里），更便于监视部队和围攻部队之间的相互支援。

注释：

[1]指本篇第十七章。——译者注

[2]“顺带”一词，作者用了法语“en passant”。——译者注

[3]朗德勒西（Landrecies），今法国诺尔省一城市，位于桑布尔河畔。——译者注

[4]奥尔米茨（Olmütz），即今捷克东部城市奥洛穆茨（Olumouc）。——译者注

[5]孔戴和蒂雷纳都是法国的统帅。1649年起，以孔戴为首的贵族集团与当时的首相马扎林发生冲突。孔戴率部队反抗政府，政府派蒂雷纳讨伐。1655—1657年，双方在法国北部作战，互相围攻，互有胜负，最后孔戴被击败，逃往西班牙。此后孔戴又率西班牙军队同法国政府军作战。1659年，法、西缔结和约，孔戴恢复名誉，返回巴黎。路易十四世亲政后，孔戴又被重用。——译者注

[6]里尔（Lille），今法国诺尔省一城市，靠近比利时。——译者注

★ 第十八章 ★

对运输队的进攻

对一支运输队的进攻和防御是一个战术问题；假如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先要证明对运输队的进攻和防御是可行的（而这只有根据战略上的理由和因素才能做到），我们在此对这一问题本来是根本没必要谈的。对这个问题可谈的很少，若不是可将对运输队的进攻和防御合在一起谈，而且对运输队的进攻更重要的话，我们在讨论防御时就已经可以谈到这个问题了。

一个有300～400辆车的中等规模运输队（不管车上装载的是什么）长半普里，一个大的运输队长数普里。人们怎么能够设想以通常指定护送的少量部队能保护这么长的运输队呢？除这个困难外，运送这么大量的物资，行动不便，前进缓慢，而且总要担心发生混乱；最后，关键是要对运输队的每个部分进行局部保护，因为一旦它的某个部分被敌人追赶上了，整个运输队就会立刻堵塞在路上，陷入混乱。如果人们考虑到上述种种困难，自然就会问：怎么可能对这样一支运输队进行保护呢？这样一支运输队怎么可能进行防御呢？或者换言之：为什么不是所有受到进攻的运输队都被制服了呢？为什么不是所有本应受到保护的（也就是敌人可以接近的）运输队都受到了进攻呢？很明显，所有战术上提出来的办法（例如滕佩尔霍夫建议的通过不断地让运输队行进和停顿以缩短队伍长度的极不实用的办法，或者沙恩霍斯特提出的比这好很多的把运输队分成几路以缩短队伍长度的办法），对克服运输队过长这一根本缺点来说，帮助都不大。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大部分运输队由于其拥有的战略条件就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安全保障，远优于其他暴露在敌进攻面前的部队，这一普遍存在的安全保障也使运输队拥有的较少防御手段能够发挥大得多的作用。这一战略条件就是：运输队总是或多或少地在自己军队的后面，或者至少是远离敌军。结果是，敌人只能派出小部队去进攻它们，而且这些小部队还必须有大的预备队保护，以防其翼侧和背后因受到赶来的敌人的其他部队的进攻而损失掉。如果人们再考虑到，正是由于运输车辆十分笨重，进攻者很难把它们弄走，大多只能满足于砍断挽具、牵走马

匹、炸毁弹药车等，整个运输队虽然会因此而受阻和陷于混乱，但不会真正失去，那么就会更多地认识到，这样一支运输队的安全更多是依靠这些普遍存在的条件来保障的，而不是依靠其护送部队的抵抗。如果再加上护送部队的抵抗（他们通过果敢地扑向敌人虽然不能直接保护运输队，但是能干扰敌人的进攻步骤），那么对运输队的进攻最后看来并非容易和万无一失，而是相当困难和结果难料的。

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敌军或者敌军的一支部队可能报复对其运输队发起进攻的对手，用事后的一场大败来惩罚其行动。人们在很多情况下，正是由于有这种顾虑才未敢进攻运输队，但是大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以至认为运输队之所以未受到进攻，是因为有部队保护，并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兵力少得可怜的护送部队会如此令人生畏。人们只要想一想1758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围攻奥尔米茨后穿过波希米亚的著名的退却，就会明白我们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时，普军有一半兵力分成多支小队，保护一支由4000辆车组成的辎重队。是什么阻止了道恩去进攻这支辎重队呢？是因为他害怕弗里德里希大帝用另一半部队扑向他，将他卷入一场他不希望发生的会战。是什么阻止了劳东在齐施博维茨[1]更早和更大胆地进攻一直在他侧面的普军运输队呢？是因为他害怕受到惩罚。劳东的部队距其主力10普里，而且其与主力的联系已经完全被普军切断，因此劳东认为，如果丝毫没有受到道恩牵制的国王[2]用大部分兵力对付他，他就有大败的危险。

只有当一支部队的战略处境使它不得不反常地从侧面甚至从前方运送物资时，这些运输队才确实面临大的危险，从而成为对手的一个有利的进攻目标（如果对手的处境允许他为此派遣部队的话）。同样在1758年战局中，奥地利军队在多姆施塔特尔成功地抢夺了普军运输队，说明这种行动能够取得十分完美的战果。通往尼斯的大路在普军的左侧，国王[3]的兵力用于围攻奥尔米茨和组建针对道恩的部队，以至奥军的分遣队根本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可以从容地进攻普军的运输队。

1712年，当欧仁围攻朗德勒西时，他从布尚[4]经德南，也就是自其战略部署的前面运输围攻所需物资。为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十分困难的护送，他采取了哪些手段以及他陷入了哪些困难（这些困难导致战事发生于其不利的骤变），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对运输队的进攻无论从战术上看是多么容易，但是出于战略上的原因是难以做到的，只有在敌人的交通线十

分暴露的特殊情况下，才有望取得大的战果。

注释：

[1]1708年8月14日，欧仁亲王率奥地利、英国和荷兰联军围攻里尔。马尔伯勒率一支监视部队在围攻环线上保护围攻部队的安全。维拉尔率领法军赶来解围，沿围攻环线运动，意图寻找弱点进攻，但联军工事坚固，维拉尔不敢贸然进攻，结果里尔的守军投降。——译者注

[2]多姆施塔特尔（Domstadtl），即今捷克小镇比斯特日采河畔多马索夫（Domašov nad Bystřicí），西南距奥尔米茨约20公里。1758年6月30日，奥军在该地附近攻击普军的补给运输队，迫使弗里德里希二世放弃围攻奥尔米茨。——译者注

[3]齐施博维茨（Zischbowitz），今捷克奥尔米茨附近一村庄。——译者注

[4]指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 第十九章 ★

对舍营敌军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没有谈这个问题，因为不能把一条舍营线看作是一个防御手段，而只能将其视为部队所处的一种状态，而且是战备程度很低的一种状态。关于这种战备状态，我们就不再谈什么了，因为我们在第五篇第十三章中已经谈过了。

但是我们在此讨论进攻时，应该把舍营敌军看作是一个特殊的进攻目标，因为一来这种进攻是一种很特殊的进攻方式，二来对这种进攻可以看作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战略手段。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不是对敌人单个舍营地或者分驻在数个村落中的一支小部队的袭击（因为为此而进行的部署完全是战术属性的），而是对较大舍营地中一支大部队的进攻，以至进攻目标不再是袭击单个舍营地本身，而是阻止敌军集结。

对一支舍营敌军的进攻就是对一支没有集结的军队进行袭击。这种袭击如果使敌军未能抵达预定的集结地，而是迫使它在后方较远的地方另选一个集结地，那么就可被视为成功。敌军集结地后移的距离，在危机状态下很少在一日行程以内，而是通常可达数日行程，因此由此造成的地段损失并不小，这是进攻者所得到的第一个好处。

这一旨在对整个敌军进行的袭击，当然开始时可以同时是对数个单独舍营地的袭击，但自然不是对所有或很多舍营地的袭击，因为仅后者就需要以进攻部队扩大正面和分散兵力为前提，而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因此，进攻者只应袭击敌人的那些位于数路进攻部队前进方向最前面的舍营地。即便如此，进攻者对多个单独舍营地的袭击很少能全部取得成功，因为一支大部队的接近是很难不被人察觉的。但是对这种进攻方法是绝不可忽视的，我们把由此而产生的战果算作这种袭击的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好处是能迫使敌人进行局部战斗，并有可能让他受到大的损失。一支较大的部队不是以营为单位在主要集结地集结起来的，而是通常先集结为旅或师甚或军，而这些大部队是无法极其迅速地赶往集结地的，当进攻者的几路部队接近他们时，他们就不得不分别应战。如果进

攻者的几路部队兵力不是很大，那么应战者有可能获胜，但是即使是获胜，他们也损失了时间，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应战者总的趋势是要在后方再找集结地，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很好地利用这次胜利，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应战者的这些部队也可能被打败，而且由于他们没有时间组织有力的抵抗，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因此人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进攻者能够很好地计划并实施一次袭击，那么他就可以通过这些局部战斗得到大量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将成为总战果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最后，第四个好处（也是整个行动的结果）是使敌军在一定时间内出现混乱和沮丧，从而让敌人很难使用终于集结起来的部队，并且通常会迫使遇袭者放弃更多土地，转而进行另一个行动。

以上就是对敌人舍营地进行一次成功袭击所能取得的特有战果，也就是通过一次袭击使对手无法不受损失地在预定地点集结其部队。不过，成功是有很多程度的，因此战果有时很大，有时几乎不值一提。而且这种袭击即使很成功，取得的战果很大，但毕竟很少能取得一次主力会战获胜时的成就和效果。这部分是由于这种袭击成功后得到的战利品很少像主力会战获胜后得到的那么多，部分是由于这种袭击成功后对士气的影响不会像主力会战获胜后那样被人看重。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总的结论，以免对这种袭击有过高的期待。一些人认为它拥有最大的攻势效果，但是正如上述详细考察和战史告诉我们的那样，情况绝非如此。

1643年洛林公爵[1]在图特林根[2]附近对兰曹[3]将军指挥的法军舍营地所采取的行动，是最耀眼的袭击之一[4]。法军有16,000人，损失了指挥官和7000名士兵。这是一次彻底的大败，原因是法军未设任何前哨。

1645年，蒂雷纳在梅尔根特海姆[5]（法国人称之为马林塔尔）附近遇袭[6]。就其结果而言，当然也应该看作是一次大败，因为蒂雷纳的8000人中损失了3000人，但这主要是由于蒂雷纳被误导，用集结起来的部队进行了一次不合时宜的抵抗，因此人们不能经常指望这种袭击取得与1643年洛林公爵类似的战果。1645年梅尔根特海姆之战的战果与其说是袭击本身带来的，不如说是遇袭者对一次小规模会战考虑不周造成的，因为蒂雷纳本可避开战斗，在其他地方与他在较远地方舍营的部队会合。

第三个著名的袭击是1674年蒂雷纳对大选帝侯[7]、帝国将军布农维尔[8]和洛林公爵指挥的在阿尔萨斯的联军进行的[9]。蒂雷纳的战利品很少，联军的损失不超过2000～3000人，这对于一支5万人的部队来说不是决定性的。但是联军认为不能再在阿尔萨斯继续抵抗，于是退过莱茵河。这个战略结果正是蒂雷纳所需要的，但是人们不应从袭击本身去寻找原因。蒂雷纳更多是袭击了对手的计划，而非对手的部队。此外，联军统帅们有分歧以及部队靠近莱茵河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其余原因。总之，这次袭击值得更仔细地加以研究，因为人们通常把它理解错了。

1741年，奈佩格[10]袭击舍营地中的国王[11]，但是全部成果仅是使国王不得不用他没有完全会合在一起的兵力并且以相反的正面向他发起莫尔维茨会战[12]。

1745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劳西茨袭击舍营地中的洛林公爵[13]。由于他对最大的舍营地之一（亨内斯多夫[14]）进行了真正的袭击，因此赢得了主要战果，奥军损失了2000人。总的战果是迫使洛林公爵穿过上劳西茨返回波希米亚，当然弗里德里希大帝未能阻止他沿易北河左岸又返回萨克森，以致假如没有凯瑟尔斯多夫会战的话，弗里德里希大帝就不会取得大的战果。

1758年，斐迪南公爵[15]袭击法国人的舍营地，其直接结果是法军损失了数千人，不得不部署在阿勒尔河[16]后面。而这次袭击对士气的影响可能更深远一些，也许影响到法军后来让出整个威斯特法伦[17]。

如果我们要从上述不同的战例中得出一个关于这种进攻效果的结论，那么只有前两个例子可以与胜利的会战同等看待。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部队的规模都不大，而且当时作战时一般不设前哨，这十分有利于袭击获得成功。其他四个战例虽然都应该算作完全成功的行动，但是就其战果而言，显然不能与胜利的会战相提并论。在这些战例中，只是由于对手的意志和性格软弱，袭击者才取得了总的战果，而在1741年的那个战例中，由于遇袭者的意志和性格并不软弱，所以袭击者并未取得总的战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曾计划以这种方式袭击在弗兰肯的法国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次袭击完全可以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当时拿破仑不在军中，法军的舍营地拉得很长。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普军有很大的决心和很快的速度，就有望让法军多少受到损失，并把他们赶过莱

茵河。但普军当时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些了。假如普军有更多的打算，例如渡过莱茵河，以追求更多好处，或者力求得到大的士气优势，以至法军在这一战局中不敢再出现在莱茵河右岸，那么这些打算是完全没有充分理由的。

1812年8月初，当拿破仑让其部队在维捷布斯克一带做停顿时，俄国人曾想自斯摩棱斯克去袭击法军的舍营地。但是在实施时，俄军失去了这样做的勇气。这对俄军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法军统帅所率的中央部队兵力不仅比俄军的中央部队兵力多一倍以上，而且这位法军统帅是有史以来最果断的统帅；让法军损失一些普里的空间根本决定不了什么，而且俄军在附近根本没有合适的地带让他们为扩大战果而推进到该地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这些战果的安全；法军进行的这个战局也不是一个行将结束的战局，而是一位进攻者欲彻底打垮其对手的第一步计划。因此，袭击法军舍营地可能让俄军得到的小利与俄军的任务相比是极不相称的。这些小利不可能弥补俄军与法军在兵力和态势上的差距。但是俄军的这个企图表明，有关袭击这一手段的模糊观念是如何有可能误导人们完全错误地运用它。

以上我们把进攻舍营敌军作为战略手段进行了阐述。这一手段的本性就在于，其实施不仅是战术的，而且部分又是属于战略的。这种进攻一般在较宽正面上进行，实施进攻的部队在会合以前即可投入作战，而且大多也会成功地投入作战，以至整个进攻行动是由若干战斗组成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还要简单地谈谈如何最自然地组织这种进攻。

组织这种进攻的第一个要求：对敌舍营地正面的进攻要有一定的宽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袭击多个舍营地，并切断其他舍营地的退路，从而至少使敌人陷入预期的混乱。至于几路进攻部队的数目和间距，则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第二个要求：各路部队的进攻必须向心状地指向一个预定的会合地点，因为对手或多或少是以一次会合而结束的，进攻者也应该这样。这个会合地点应该尽量就是敌人的连接点，或者是在敌军的退却线上，当然最好是在某一地形障碍切断了敌人退却线的地方。

第三个要求：各路部队在与敌军相遇时，必须坚决、勇敢、大胆地对敌军发起进攻，因为这时总的态势对进攻者有利的，这里正是冒险的用武之地。结论是：各路部队的指挥官在这方面必须拥有大的自由和指挥权限。

第四个要求：针对先于自己部署的敌军，战术进攻计划应该总是立足于迂回，因为只有分隔和切断敌军才有望带来主要战果。

第五个要求：各路部队应由各兵种组成，而且骑兵不可过少，甚至如果把整个骑兵预备队分配给各路部队，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人们认为骑兵作为预备队在这一行动中能起主要作用，那将是一个大的误解。遇到的第一个防御极佳的村庄、极小的一座桥梁、最不起眼的一片丛林，都会挡住骑兵预备队的行动。

第六个要求：尽管一次袭击的本性在于进攻者不能让自己的前卫部队前进得过远，但这只适用于在接近敌人时。如果战斗确实已经在敌人的舍营线内打响，也就是说，进攻者已经得到了期望从真正的袭击中得到的东西，那么各路部队就应该让各兵种的前卫部队尽可能远地前出，因为这些前卫部队可以通过其较快速的运动大幅增加敌人的混乱。只有这样，进攻者才能在这里或那里截获敌人仓促退出舍营地时通常落在后边的行李辎重、炮兵、差遣人员和掉队人员。这些前卫部队应该成为迂回和切断敌退路的主要手段。

第七个要求：最后必须规定一旦部队失利时的退路和集结地点。

注释：

[1]指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2]布尚（Bouchain），历史上法国北部的一个要塞，位于斯海尔德河畔。——译者注

[3]又称卡尔四世（Karl Ⅳ.，1604—1675），名义上为洛林公爵（1625—1675），但由于法军的几次占领，实际担任公爵的时间分别是1625—1634年，1641年，以及1659—1670年。——译者注

[4]图特林根（Tuttlingen），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南部一城市，位于多瑙河畔。——译者注

[5]兰曹（Josias Rantzau，1609—1650），伯爵，法国元帅。三十年战争期间曾在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军中任职，1635年转入法军任职。——译者注

[6]三十年战争期间，洛林公爵于1643年11月24日袭击图特林根附近的法军，法军统帅兰曹负伤被俘，图特林根的守军于次日投降。——译者注

[7]梅尔根特海姆（Mergentheim），即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东北部城市巴特梅尔根特海姆（Bad Mergentheim），位于陶伯河畔。——译者注

[8]在三十年战争中，梅西伯爵率领巴伐利亚军队于1645年5月5日在梅尔根特海姆附近击败蒂雷纳指挥的法军。法军有四位将军、100名其他军官以及2600名骑兵和步兵被俘。——译者注

[9]指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von Brandenburg，1620—1688）。——译者注

[10]布农维尔（Alexander Ⅱ.Hyppolite von Bournonville，1620—1693），公爵，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元帅。三十年战争期间曾在多国军队中任职。——译者注

[11]1674年，神圣罗马帝国向法国宣战，蒂雷纳率法军转战于阿尔萨斯，于12月29日袭击米尔豪森附近的帝国军队和勃兰登堡军队，迫使联军退出阿尔萨斯。——译者注

[12]奈佩格（Wilhelm Reinhard Graf von Neipperg，1684—1774），伯爵，奥地利元帅。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任西里西亚战区奥军司令。——译者注

[13]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14]1740年秋冬，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鲁士军队攻入西里西亚。1741年4月，奥军统帅奈佩格进抵格拉策尼斯河畔的尼斯，切断了普军与布雷斯劳和柏林的联系。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得不急忙集结分散在各地的部队，于10日在莫尔维茨（Mollwitz，即今波兰村庄穆瓦约维采）向奥军发起会战，最后奥军失败。——译者注

[15]指卡尔·冯·洛林（Karl Alexander von Lothringen，1712—1780），奥地利元帅、奥属尼德兰总督，奥皇弗朗茨一世之弟，曾参加奥土战争，以及对法国、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战争。——译者注

[16]亨内斯多夫（Hennersdorf），又称卡托利施-亨内斯多夫（Katholisch-Hennersdorf），即今波兰小镇卢班的一部分卢班地区亨利科夫（Henryków Lubański）。1745年11月23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普军在此战胜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中的萨克森军队。——译者注

[17]即布伦瑞克公爵。——译者注

★ 第二十章 ★

牵制性进攻

对“牵制性进攻”的语言上的理解是，为了将敌人的兵力调离主要地点而对其所在地区发起的进攻。只有当这是进攻者的主要意图，而不是借机进攻和攻占敌人所在地区时，这一行动才是特殊的行动，否则它仍是一次普通的进攻。

当然牵制性进攻毕竟还是要有一个进攻目标的，因为只有这个目标的价值才有可能促使敌人向那里派出部队；此外，在行动没有起到牵制作用的情况下，攻占这个目标也是对为此所动用力量的一个补偿。

要塞、重要仓库、富庶和大型城市（特别是首都），征收各种税赋以及得到敌国不满臣民的支持，都可以是牵制性进攻的目标。

牵制性进攻有可能是有利的，对此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它肯定不总是有利的，甚至经常是有害的。对牵制性进攻的主要要求是：将敌人从主要战区吸引走的兵力应多于我方用于牵制性进攻的兵力。如果牵制性进攻吸引的敌人兵力仅与自己投入的兵力相等，那么它就没有起到真正牵制性进攻的作用，行动就成了一次从属进攻。甚至对一次由于情况有利、有望以少量兵力取得特别大的战果（例如轻易地占领一处重要的要塞）而部署的从属进攻，也不一定再称之为牵制性进攻。如果一个国家在抵抗另一个国家时受到第三国的进攻，人们当然习惯上也把这来自第三国的进攻称为牵制性进攻，但是这种进攻与一般进攻的区别只是方向不同，因此没有理由给它起一个特别的名称，因为在理论中，人们用专门的名称只应表示专门的事物。

很明显，要想以少量的兵力吸引敌人较多的兵力，必须具备特别的条件，以便让敌人有这样做的动机。因此，随便派出一支部队前往一个迄今未到过的地点，还不足以达到一次牵制性进攻的目的。

如果进攻者派遣一支1000人的小部队前往主要战区以外的敌方某一地区去征收税赋等，那么当然可以预见，如果防御者也向那里派出1000人，那么他是无法阻止进攻者的这一行动的。防御者要确保这一地区不

受袭扰，就不得不派去更多的兵力。但是人们要问，防御者是否可以不去保护这一地区，而是同样派出一支这样的分遣队前往进攻者相应的地区，从而取得平衡呢？如果进攻者想从这种行动中得到好处，就必须事先确定在防御者的地区可以比防御者在他的地区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可以对防御者的地区造成更大的威胁。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一次投入兵力很少的牵制性进攻就肯定能牵制比自己多的敌人兵力。相反，投入牵制性进攻的兵力越多，从中获得的好处就越少，这是牵制性进攻的本性使然，因为防御者的5万人在保卫一个中等地区时，不仅能够成功地针对5万人进行防御，而且也能针对更多些的敌人进行成功的防御。因此，如果牵制性进攻的规模较大，那么它能否得到好处是很值得怀疑的。牵制性进攻的规模越大，只要进攻者还是想从中得到些好处，那么就越要求其他条件更确切地有利于牵制性进攻。

这些对牵制性进攻有利的条件可能是：

1.在不削弱主要进攻的情况下，进攻者拥有可用于牵制性进攻的部队；

2.防御者的多个地点非常重要，并会受到牵制性进攻的威胁；

3.防御者的臣民们对其政府不满；

4.受到这种进攻的是一个可以提供较多战争物资的富饶地区。

如果人们要采取一次符合上述条件、有望成功的牵制性进攻行动，就会发现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要点：每次牵制性进攻都会给本无战争的地区带来战争，从而总是多少会唤起敌方原本沉寂的作战力量。如果对手拥有民兵和全民武装的手段，而且已经做好战争准备，那么牵制性进攻造成的这种结果就更能让人感受到。如果一个地区突然受到敌人一支部队的威胁并且事先未做任何防御准备，那么这一地区内的所有力量就会围绕在能干的官员们周围，所有人就会提供和利用可能的非常手段抵御这场灾难，这是完全符合事物本性的，也是为经验充分证明了的。这样一来，在这里就产生了新的抵抗力量，而且是那种接近于人民战争并且很容易唤起人民战争的抵抗力量。

每次采取牵制性进攻时都必须注意这一点，以免自掘坟墓。

英军1799年对荷兰北部的行动[1]和1809年对瓦尔赫伦岛[2]的行动

[3]，作为牵制性进攻来看，只是由于这些部队除此以外派不上其他用场，才勉强可以说是正确的。然而毫无疑问，英国人的这些行动增加了法国人的抵抗总量。假如英国人在法国本土登陆，也会引起这种后果。以登陆行动威胁法国海岸，当然能给进攻者带来很大好处，因为这毕竟能牵制法军的大量部队去防守海岸。但如果真的用一支大部队登陆，那么只有当登陆者能指望得到一个反对本国政府的地区的支持时，才是可行的。

战争中进行一次大规模决战的可能性越小，牵制性进攻就越是可行，当然从中可能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小。牵制性进攻只是一个让过于停滞不前的大部队运动起来的手段。

牵制性进攻的实施

1.牵制性进攻有可能包括真正的进攻，因此伴随实施的特点就是勇敢和快速。

2.但是牵制性进攻的意图也可以更多是虚张声势，此时它同时是佯动。至于此时应运用哪些特别手段，只有熟悉有关情况和人的特点的智者才能提出。此时必须让兵力非常分散，这是事物的本性所在。

3.如果实施牵制性进攻的兵力较多，而且退路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点上，那么部署一支可支援各路进攻部队的预备队就是实施牵制性进攻的一个重要条件。

注释：

[1]阿勒尔河（die Aller），德国威悉河右岸的一条支流，长260公里。——译者注

[2]威斯特法伦（Westfalen），历史上今德国威悉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地区。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分为很多小邦。1757年冬，法军在汉诺威选帝侯国境内进入越冬营垒。1758年2月，普鲁士斐迪南公爵袭击法军营垒，法军退过阿勒尔河，由于担心退路被切断，在3月底继而退过莱茵河，放弃了全部威斯特法伦。——译者注

[3]在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中，约克率领英俄联军35,000人于1799年8月在荷兰北部登陆，初战告捷，但于9月18日在贝尔根（Bergen，今荷兰北荷兰省一小镇，濒临北海）败于法军，最后从海路撤退。——译者注

★ 第二十一章 ★

入侵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所能谈的几乎只限于解词。我们发现近代的著作家们经常使用这个词，甚至自负地认为用它可以表示某个特别的东西——法国人就不停地使用“入侵战争”[1]一词。法国人用这个词来表示每个深入敌国腹地的进攻，并想把这种进攻作为稳扎稳打进攻（仅在边境附近蚕食敌人）的对立面，但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用词混乱。一次进攻是应该只在边境附近进行，还是应该深入敌国；是应该首先致力于夺取要塞，还是应该首先寻找和不停地追击敌大部队的核心，这不是一个语言表述方式能决定的，而是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对此至少在理论上不会有其他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深入敌国推进可能比在边境附近的行动更有步骤，甚至更为谨慎，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深入敌国推进无非恰恰是一次有力进攻的幸运结果，因此与进攻没有什么区别。

注释：

[1]瓦尔赫伦岛（Walcheren），今荷兰泽兰省的一个半岛，在1871年筑坝以前为一岛屿。——译者注

附录

关于胜利的顶点[1]

胜利者不是在每场战争中都能彻底打垮对手，经常而且大多都会出现一个胜利的顶点，这是为大量经验充分证明了的。由于这个问题对战争理论特别重要，并且几乎是所有战局计划的依据，同时由于这个问题从表面上来看就像一束阳光能反射出奇光异彩，似乎有很多的矛盾，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更仔细地加以研究并探讨其内在的原因。

胜利通常已经产生于所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所形成的优势。毫无疑问，胜利能增加这种优势，否则人们就不会追求和以大的代价换取胜利了。胜利本身毫无疑问能增加这种优势，胜利的后续影响也会增加这种优势，不过胜利的后续影响不会把这一优势增加到最极致，而只是大多能增加到某一点。这一点在胜利过后可能很快就能达到，有时甚至会如此之快，以至一次胜利会战的全部后续影响可能仅限于增加了士气上的优势。我们要研究的就是这之间的联系。

在军事行动的进程中，军队不断遇到增加和减少其力量的因素，因此关键在于拥有力量优势。由于对每个减少一方力量的因素都应视为增加另一方力量的因素，因此双方在前进和退却时，无疑都会遇到由增加力量因素和减少力量因素组成的这两股洪流。

我们只要研究在其中一种情况下引起这种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同时说明了在另一种情况下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

一方在推进时，导致其力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是：

1.敌军受到的人员损失，因为其人员损失通常比我们的大。

2.敌人在仓库、补给站、桥梁等非有生作战力量方面受到的损失，而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损失。

3.从我们踏上敌人国土的那一刻起，敌人就开始丧失国土，因此也就丧失补充新的作战力量的源泉。

4.而对我们来说则是得到了部分这些源泉，换句话说，得到了以敌养己之利。

5.敌人的各部分之间失去了内在联系，无法正常活动。

6.对手的盟友弃之而去，其他盟友则转向我们。

7.最后，对手丧失了勇气，有的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一方在推进时，导致其力量削弱的原因是：

1.我们被迫围困、冲击或监视敌人的要塞；或者敌人在我们获胜前虽也采取了这些行动，但在退却时已将这些部队调回大部队。

2.从我们踏上敌人所在地区的那一刻起，战区的本性就改变了，成了有敌意的地方；我们必须占领它，因为只有我们占领它，它才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它毕竟会处处给我军这整部机器带来困难，而这些困难必然会削弱这部机器的运行效果。

3.我们日益远离自己的作战力量源泉，而对手日益接近其作战力量源泉。这使我们无法及时补充已经消耗的力量。

4.受到我们威胁的国家面临危险，引起其他强国保护它。

5.最后，对手由于面临的危险大，会更加努力，而胜利的一方由于已经获胜，其努力程度会降低。

所有这些好处和不利有可能并存，在某种程度上犹如两个路人相遇后继续按相反的方向各走各的路。只是最后一次相遇是真正的对立，无法擦肩而过，是互相排斥的。仅这一点就已经表明，胜利的效果可能非常不同，它们可能把对手压制下去，或者也可能促使对手投入更大的力量。

我们想试着对上述各点做些说明。

1.敌军在一次大败后的损失可能在最初时刻最大，然后日益减少，直到与我方的损失形成一个平衡点，但是敌人的损失也可能与日俱增，这取决于不同的处境和条件。人们只能泛泛地说，素质较好的军队会更常出现前一种情况，素质较差的军队会更常出现后一种情况；除了军队

的素质以外，政府的素质在这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在战争中区分上述两种情况是很重要的，以便不会在真正应该开始行动的时候却停止不前（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

2.敌人在非有生作战力量方面的损失同样可能有增减，这取决于其物资储存地的位置和状况。不过这个问题就其重要性来说，在今天已经不再能与其他问题相提并论了。

3.第三个好处必然会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增加，但是一般来说，只有当部队已经深入敌国，也就是说已经占领了敌人1/4～1/3的国土时，才应考虑这一好处。此外，这时还要考虑这些地区涉及战争方面的内在价值。

同样，第四个好处也会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增加。

但是对上述这两个好处要指出，其对正在作战的部队的影响很少能迅速让人感觉到，而是比较缓慢和间接地产生作用，因此不应为得到这两个好处而把弓拉得过紧，也就是说，不应让自己陷于任何过于危险的境地。

至于第五个好处，也是只有当部队已经前进较多距离，同时敌国国土的形状给我们机会将其中一些地区与其主要部分分开时，才应考虑。这时，这些地区就像被捆紧的四肢一样，通常不久就会失去生机。

第六个和第七个好处至少很有可能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增加。对此，我们下面还要加以说明。

现在我们转而谈谈力量削弱的原因：

1.对敌人要塞的围困、冲击和包围，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增加。仅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进攻者的力量削弱，对部队一时的兵力数量就有极大的影响，以至在这方面的力量削弱很容易就抵消掉所有的好处。当然，现在进攻者已经开始用很少的兵力冲击要塞，甚至只是用更少的兵力监视它们；敌人也不得不派守军防守这些要塞。尽管如此，要塞仍是一个重要的保障安全的要素。要塞守军通常半数是由此前未参战的力量组成；在防御者交通线沿线的要塞前，进攻者往往不得不留下比守军多一倍的兵力；进攻者只是要正式围攻或者通过绝粮迫使一个大要塞投降，就需要动用一个小的军团。

2.进攻者在敌国内建立一个战区的必要性必然会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加大。由此而引起的力量削弱即使对部队一时的兵力数量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但对部队的长期状况还是会产生比第一个原因更大的影响。

在敌国国土上，只有我们占领的那部分国土才可以被看作是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在这些战区，我们要么是在城外留下小部队，要么是在最重要的城市或兵站等地不时留下守军。不管我们留下的守军是多么少，这毕竟较大地削弱了我们的作战力量，但这还是最次要的。

每个军团都有战略翼侧（其交通线两侧的地方）；由于敌人的军团也有战略翼侧，因此我们感觉不到翼侧的弱点，但是只有在本国时才是这样；一旦进入敌国，我们就会感觉到翼侧的弱点，因为在交通线很长而又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即使敌人对我翼侧采取最小的行动，他也有望得到一些战果，而在敌人的国土上，我们到处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行动。

我们推进得越远，战略翼侧就越长，由此产生的危险也就越大，因为不仅这种翼侧很难得到保护，而且敌人采取行动的干劲也正是由于我方交通线很长和没有安全保障才被激发出来。我方一旦退却，如果失去交通线，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令人担忧的。

所有这一切都使正在前进的部队每前进一步都会增加一份新的负担，以致这支部队如果刚开始前进时没有非常大的优势，就会逐渐感到其计划越来越受阻，其突击力越来越弱，最后感到其处境不安和令人担心。

3.部队与来源地（自身不断削弱的部队必须从这里不断得到补充）的距离随着部队前进而加大。一支出征的军队就像是煤油灯发出的光亮，滋养它的灯油越少，距我们视线的焦点越远，光亮就越小，直到完全熄灭。

当然，被占领地区的财富可以大幅减少这个难题，但不可能完全消除，一是因为总有大量东西必须自本国补充，例如兵员；二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敌国提供的不如本国提供的迅速和可靠；三是因为临时产生的需求无法像在本国那样很快得到满足；四是因为各种误解和错误无法像在本国那样可以及早地被发现和得到纠正。

如果一国君主不亲自率领他的军队（这在最近的战争中已经成为一

种风气），那么他就远离了军队，于是来回请示所带来的时间损失也是一个新出现的很大的不利，因为一位统帅的权限再大，也无法独自决定其广阔活动范围内的所有事项。

4.政治关系的变化。如果胜利引起的这些变化变得对胜利者不利，那么胜利者越是前进，其面临的不利变化就越多；同样，如果这些变化对胜利者有利，那么胜利者越是前进，其面临的有利变化也就越多。在这里，一切取决于现有的政治联系、利害关系、习惯做法、前进方向，取决于君主、大臣、宠臣和情人，等等。人们一般只能说，一个有较小盟友的大国被战胜后，这些盟友通常很快会与它脱离关系，然后胜利者在这方面将随着每次战斗获胜而变得更强；但是如果战败的国家比较小，并且其生存受到了威胁，则会有很多国家做它的保护者，此前曾经帮助胜利者撼动这个小国的其他国家，如果认为胜利者这样做太过分，则会反悔。

5.引起敌人更激烈的抵抗。敌人有时会由于惊恐和懵乱而放下手中的武器，有时又会受控于爆发的情绪，而争先恐后地拿起武器，以至在第一次大败后，其抵抗反而比之前激烈得多。从人民和政府的特点、国土的自然情况以及国家的政治联系中，人们可以推测出很可能出现的情况。仅是后面这第4点和第5点就会使人们在战争中的不同场合制订出非常不同的计划。有的人由于胆怯和所谓按部就班的行事风格而失去最好的时机，有的人则行动鲁莽，好似一个人扑通一下跳入没顶的水中，之后却狼狈不堪和惊恐万状，就像我们见过的刚被别人从水里拉上来那样。

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胜利者在危险过去以后，在为巩固胜利而正需要做出新的努力时，往往会出现懈怠。如果我们总的看一下这些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因素，无疑会得出结论：在一般情况下，对胜利的利用和在进攻战争中的前进会使进攻开始时拥有的或者通过胜利取得的优势受到削弱。

这里我们必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此时是什么驱使胜利者继续追求胜利，继续在攻势中前进呢？这还能真的叫作利用胜利吗？在已得到的优势还根本未减少之前就停止行动不是更好吗？

对这些问题当然应该这样回答：拥有兵力优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或是打垮敌人，或是至少夺取敌人的部分国土，以便让自己处于有利地位，这样做虽然对部队一时的状况没有什么好处，但毕竟对

推动战争和媾和有利。即使我们要彻底打垮对手，也必须想到，也许前进的每一步都会削弱我们的优势，但是从中不是必然就得出“我方优势在对手失败之前肯定消失”的结论。对手有可能在我方优势消失之前失败。如果我们利用最后极小的优势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没有运用这点优势就是一个错误。

人们在战争中拥有的或者赢得的优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必须运用这一手段去达到目的。但是人们必须了解优势能够达到的那个点，以便不超过这个点，否则收获到的就不是新的好处，而是耻辱。

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对此我们无须列举特别的战例加以说明；这方面的大量现象更多是要求我们探寻其内在的原因。只是自拿破仑出现后，我们才看到文明国家之间那种优势可以一直保持到对手失败的战局。在拿破仑出现以前，每次战局都是以胜利的军队试图赢得一个能与对手保持平衡的点而结束的。一旦赢得这个点，胜利的活动就停止了，或者为达到这一平衡点，有时甚至还要退却。胜利的这一顶点接下来还会在所有那些无法以打垮对手为战争目标的战争中出现，而且总会有大多数战争是这样。因此，由进攻到防御的转折点是各战局计划的自然目标。

如果进攻者的行动超出了这个目标，那么这不仅是对力量的一种无效运用，不再能带来战果，而且还是对力量的一种有害运用，会引起敌人的反击，而且根据一般的经验，这些反击往往能达到超出寻常的效果。进攻者的行动超过顶点的现象是如此普遍，看上去是如此理所当然和容易为人们内心理解，以至我们可以不必详细地论述其原因。无论如何，进攻者在刚占领的地区缺少有关设施和组织，加上其受到的较大损失与期待得到的新战果之间在内心形成的强烈反差，是进攻者的行动超过顶点的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经常高涨到自负程度的情绪，另一方面是消沉沮丧，精神力量通常在这里不寻常地、活跃地交织在一起。进攻者在退却时的损失会由于这一原因而加大。如果他得以逃脱，只是不得不把夺到的东西归还，而没有丧失自己的国土，通常就已经要谢天谢地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排除一个似乎会出现的矛盾。

有人可能会认为，只要进攻者还在继续前进，只要他还有优势，那么由于其在胜利之路的终点上出现的防御是比进攻更有力的作战形式，因此进攻者此时突然变成弱者的危险应该是更小了。但是这种危险确实

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看一看历史，就不得不承认，最大的局势骤变的危险往往是在进攻变弱和转入防御的时刻出现的。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其中的原因。

我们认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的优越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1.可利用地形；

2.拥有准备好的战区；

3.有民众的支持；

4.拥有等待之利。

清楚的是，这些因素并不总是以相同的程度存在，也不总是产生相同程度的效果，因此一次防御与另一次防御也不总是相同的，防御相对于进攻也不总是具有相同的优越性。特别是在进攻力量衰竭后出现的防御，由于其战区一般位于前出很远的攻势三角形[2]的顶点，因此就更是这样。在这种防御中，只有上述四个优越性中的第一个，即“可利用地形”没有变化，第二个优越性大多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第三个优越性变成了反面，第四个优越性已经受到很大的削弱。现在我们只对第四个优越性解释几句。

有时多个战局会在一种臆想的均势中毫无结果地拖下去，因为本应采取行动的一方缺乏必要的决心，而另一方认为可从中得到等待之利。如果有一个攻势行动干扰了这一均势，损害了敌人的利益，促使他要采取行动，那么敌人继续无所事事和犹豫不决的可能性就大为减少了。在占领区组织防御和在本国内组织防御相比，前者的特点是面临更多的挑战。这种防御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进攻的因素，从而削弱了它的防御本性。道恩可以让弗里德里希二世[3]相安无事地停留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但假如是在波希米亚，就不会允许他这样了。

因此很清楚，对交织于一次攻势行动的防御来说，其所有要素都已经受到削弱，因此已经不再具备它原有的对进攻的优越性了。

正如没有一个防御战局纯粹是由防御因素组成的一样，也没有一个进攻战局纯粹是由进攻因素组成的，因为除了每个战局短暂的间隙（这时双方军队都处于防御状态），每一次无法导致媾和的进攻都不得不以

防御结束。

防御本身以这种方式削弱了进攻。我们把进攻因此而进入的防御更多看作是进攻的最主要的不利。我们这样说并不是闲来无事地钻牛角尖。

这样也就解释了在进攻和防御作战形式的力量中原来存在的差别为何会逐渐减少。我们现在还要指出，这种差别为何有可能完全消失，并在短时间内转向相反的因素。

如果允许我们借用自然界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更简短地说明问题。

在物质世界，任何一个力要发挥作用都需要时间。一个缓慢和陆续运用即足以挡住一个运动物体的力，如果时间不足，就会反被那个运动物体克服。物质世界的这一法则对我们精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来说，是一个恰当的说明。一旦我们的思维已经被引到某个方向，那么不是一个自身充分的理由就能改变或中止这种思维的。要改变或中止它，需要时间、平静和对意识的持续作用。在战争中也是如此。一旦人们内心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或是继续向目标前进，或是回头转向一处避风港），那么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们很难完全感受到那些要求他们停止前进或者鼓励他们行动的理由，而且由于他们的行动正在继续，于是他们在运动的洪流中会不知不觉地超过均势的界限，超过顶点线。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进攻者已经筋疲力尽，但是在精神力量的支撑下（在进攻中尤其会有这种精神力量），对他们来说，继续前进反而比停下来更容易，就像驮着重物上山的马匹一样。至此，我们认为已经并未自相矛盾地说明了进攻者为什么会超出胜利的顶点，而如果他在这一点停下并转入防御，他本还是可以取得成果，即保持均势的。因此在拟订战局计划时，无论对进攻者来说，还是对防御者来说，正确地确定这个顶点是很重要的。对进攻者来说，这可以使他不采取超出其能力的行动，不背债务；对防御者来说，这可以使他认识到并利用进攻者一旦超过顶点而对进攻者不利的情况。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统帅在确定胜利的顶点时应该考虑的所有有关问题。我们回忆起，他必须了解很多其他的远近情况，才能从其中最重要的情况中估计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猜出）行动的方向和价值，也就是说要猜出敌军在我第一次打击后是会成为一个更坚固的核心，呈现出越来越紧密的团结，还是会像博洛尼亚瓶[4]那样一旦伤及表

面即化为碎片；要猜出封锁和切断敌国内个别补给来源地和交通线会引起多大的削弱和瘫痪；要猜出对手在受到打击后，是会由于火辣的伤痛而无力地瘫软下去，还是会像一头受伤后的公牛反而狂怒起来；要猜出其他强国对此是会恐惧还是会愤怒，政治联系是会解体还是会建立起来，以及哪些政治联系会解体或建立起来。如果说统帅应像射手击中其目标一样，以他的判断力猜中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很多情况，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这种智力活动是不简单的。千百条歧路会使人的判断迷失方向；即使问题众多以及复杂多面没有难住统帅，但是危险和责任也会使他举棋不定。

于是就会出现以下情况：大多数统帅宁愿停在远离目标的地方，而不愿距目标太近；而具有出色勇敢和高度进取精神的统帅往往又错误地超出了目标，从而未达成其目的；只有那些以较少手段采取较大行动的人幸运地达到了目的。

注释：

[1]1809年，在第五次反法联盟战争期间，英军一支部队于7月30日在荷兰的瓦尔赫伦岛登陆，以减轻盟国奥地利的压力并摧毁拿破仑在安特卫普的舰队基地。英军虽一度占领全岛，但由于军中暴发疫病，于12月撤离该岛。——译者注

[2]“入侵战争”一词，作者用了法语“guerre d´invasion”。——译者注

[3]可参阅本篇第四章和第五章。——编者注

[4]指发起攻势的部队与其出发基地的两端形成的三角形。——译者注

第八篇

战争计划

★第一章★

引言

我们在关于战争本性和目的一章[1]中，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了战争总的概念，并指出了战争与它周围事物之间的关系，以便我们以一个正确的基本概念开始研究战争。当时我们概略地提到了研究战争时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准备以后再详细地加以研究。我们当时得出了“打垮敌人（消灭其军队）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这一结论，之后就停了下来。由于得出了这一结论，使得我们在随后的一章[2]中可以指出，军事行动运用的手段只有战斗。我们认为，这样一来，就先有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

此后我们对军事行动中除了战斗以外最值得关注的关系和形式分别进行了探讨，以便一方面根据事物的本性，一方面根据战史所提供的经验更确切地指出它们的价值，把它们从那些通常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明确和模棱两可的概念中区分出来，并且在探讨过程中仍处处注意让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消灭敌人）作为主要的内容。现在我们再回到战争这个整体，准备探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因此不得不再次联系到我们在第一篇中谈过的观点。

以下几章将论述总体问题，包括战略的最本质的、涵盖面最广和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无胆怯地进入了战略领域的最深处，所有其余线索都交汇于此。

实际上，有这种胆怯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人们看到，军事行动好像极为简单：人们听到和读到，最杰出的统帅们恰恰是以最简单和最朴实的语言表述它们；在他们的口中，控制和运转这部由千万个部件组成的笨重机器，就像是在谈论他们一个人的行动，以至战争的整个庞大的行动被简化为某种决斗；人们听到和读到，统帅们的行动动机有时是几个简单的想法，有时是某种情感的迸发；人们看到，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是轻松的、有把握的，甚至可以说是草率的。可是另一方面人们看到，战争中需要理智探究的情况很多，各个战事的时空延展距离很长，而且往往是不确定的，此外我们还面临

无数个行动组合的可能性需要去选择。如果这时我们考虑到，理论的责任就是系统地（清晰和完整地）解释这些事物，并且总是以充分的理由指出行动的必然性，那么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极大的不安，担心被拖到死板的书呆子的泥潭里去，在令人费解的概念的低矮空间里爬来爬去，而永远不会在轻松统揽全局方面达到杰出统帅的水平。如果这就是理论研究的结果，那就和不研究一样了，或者说，不研究可能反而更好些。这样的研究会使理论低估才能的作用，并让理论很快被人们忘掉。相反，上面所说的统帅的轻松统揽能力、简单的思维方式以及将整个军事行动拟人化的做法，才真正是一次杰出作战指挥的灵魂，以至只有采取这种了不起的方式，自由的思维才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人们要支配战事而不是受战事支配，那么这种自由的思维就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有些惴惴不安地继续前行；只有沿着一开始就规定好的道路，我们才能继续前行。理论应该清晰地阐明大量事物，使人们易于理解它们；理论应该铲除错误见解到处催生出的杂草，应该指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要的事情从不重要的事情中剥离出来。当有关观点自然而然地凝结成一个我们称之为原则的真理结晶时，当它们自然而然地遵守一条形成了规则的底线时，理论就应该把它们指出来。

理论在事物的基本概念之间来回探索。人们从中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人们在心中被唤起多道光束，这就是理论带给人们的收益；理论无法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公式，无法通过在两侧堆砌原则而把人们限制在一条狭窄的、必走的小路上；理论应该使人们快速了解大量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然后放手让人们进入更高级的行动领域，以便人们根据其天赋的大小运用所有集中起来的力量采取行动，并清楚地、唯一地意识到真正的和正确的事物。这种意识是在上述所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脱颖而出的，看上去与其说是思考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感觉的产物[3]。

注释：

[1]即弗里德里希大帝。——译者注

[2]1716年，阿斯马迪以急速冷却法最早制成一种高约8厘米的玻璃瓶，由于博洛尼亚人巴尔比最先记述了它，故称为博洛尼亚瓶。其特点是瓶身有裂纹，瓶底较厚，瓶底能经受较大外力冲击，但如果向瓶内投下一粒小石子则会引起整个瓶体破碎。——译者注

[3]作者在本书第一卷中的第一篇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分别论述了战争的本性和目

的。——译者注

★ 第二章 ★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战争计划是对整个战争行动的概述，使其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的一致的行动。在这个最终目的中，一切特殊目的都得到平衡。如果人们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人们就不能开启战争，或者说就应该明智地不开启战争。人们通过这个主要考虑[1]规定了战争中一切行动的方向，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并且向下一直影响到行动的最小环节。

我们在第一章中说过，打垮对手是战争行动的自然的目标，而且即使人们坚持对这一概念的严格的哲学定义，从根本上讲也不会有另外一个目标。

由于打垮对手这一想法必然是交战双方都有的，因此从中本应得出结论：在双方中的一方确实被打垮以前，在战争行动中不会有停顿，不会提前出现平静。

在论述《战争行动中的停顿》[2]一章中，我们指出，纯粹的敌对因素是如何作用于这一因素的体现者——人，以及构成战争的一切情况的，还指出敌对因素是如何由于战争机器的内在原因而出现停顿和受到削弱的。

但是这一变化[3]还远不足以让我们将战争的原始概念调整为我们几乎到处可见的战争的具体形态。大多数战争好像只是相互发怒，此时每一方都拿起武器，以保护自己和让对方惧怕，并间或打击对方一下。因此，在这些战争中相遇的不是两个相互摧毁的因素，而是尚彼此分开的敌对因素所形成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往往在个别的小冲突中得到释放。

那么阻止这些敌对因素全面爆发的绝缘体是什么呢？为什么人们对战争充满哲理的想象没有得到实际的印证呢？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事务中触及的大量事物、力量和关系。由于这些事物、力量和关系纠缠在

一起，因此人们不可能像在简单的一条线上那样根据几个推论就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一结论卡在这些纠缠在一起的事物、力量和关系中，而人们习惯于在大事小情上更多地根据个别主导的观点和感觉行事，而不是根据严格的逻辑结论，因此在这里几乎意识不到自己情况不明以及行动不坚决和不彻底。

即使筹划战争的人一刻没忘其目标，确实考虑到了所有这些情况，国内的其他所有有关人士也未必恰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就会产生阻力，就需要有一种力量来克服人们的惰性，而这种力量大多是不足的。

这种不彻底存在于交战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或存在于双方，使战争成为一个与其概念完全不相符的事物，成为一个半真半假、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假如不是人们看到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具有绝对完整形态的真正的战争，那么就会怀疑我们关于战争具有绝对本质的观点的现实意义。在法国革命开始后不久，毫无忌惮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带到了这一点上[4]。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不停地进行着，直到对手倒下；而还击也几乎同样不停地进行着。这一现象把我们带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和所有严格的推论，这难道不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吗？

我们是否应该停在战争的原始概念及其推论，而不管战争离开原始概念多么远，对所有战争都根据这个原始概念及其推论进行判断呢？是否应该从战争的原始概念和推论中推导出对理论的一切要求呢？

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确定战争是只应像其原始概念规定的那样，还是可以有另外的样子，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战争计划提出任何合理的看法。

如果我们认为战争只能是前一个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会在各方面更接近逻辑的必然性，就会更是一个清晰和确定的事情。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对自亚历山大和罗马人的一些战局以来的一切战争（除了拿破仑进行的战争）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全部否定掉，但是恐怕不能这样做，否则会为自己的狂妄而感到羞愧。而且糟糕的是，我们不得不说，在今后十年内也许又会出现与我们的理论不相符的那类战争。这一有关战争绝对本质的理论尽管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是面对具体情况的威力却是非常无力的。因此我们必须清楚，不能用战争的纯概念

去构思战争该是什么样的，而是应该让所有掺杂于和作用于战争的奇异之物都有一席之地，包括各部分的所有自然的阻力和摩擦，以及人的行事不彻底、认识不清晰和气馁。战争和人们赋予它的形态是从一时先行出现的想法、感觉和各种关系中产生的，我们必须持这种看法。如果我们要全部讲真话，那么就必须承认，即使是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拿破仑进行的战争）也是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不得不像上面这样看问题，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战争并不是从它所触及的无数关系的最终调整中产生的，也不是从这一调整过程中逐渐具备其形态的，而是产生于这些关系中个别正在起着主导作用的那些关系，那么我们自然就会得出结论：战争是以可能性、盖然性、幸运和不幸运的赌博为基础的。在这种赌博中，严格的逻辑推论往往根本不起作用，往往不过是思维活动的一个十分无用和累赘的工具。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战争有可能是一个有时特别像战争、有时又不大像战争的东西。

理论必须承认上述这一切，但是理论的责任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置于首要的地位，并且把它用作普遍起作用的基准点，以便让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些东西的人习惯于永远记住它，把它视为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担忧的原本尺度，以便在他们可以或必须的场合使战争接近于这种绝对形态。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我们思维和行动基础的一个主要观点[5]，即使最直接的做出决定的原因来自与战争完全不同的其他领域，这个主要观点也会赋予战争一定的基调和特点，就如同一位画家能够通过底色赋予其画作这种或那种色调一样。

理论现在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最近的几次战争。假如没有这些摆脱了束缚因素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了起到告诫作用的战例，那么即使理论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今后没有人会相信目前大家所经历的事情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

假如普鲁士预料到一旦失败，其所遇到的还击是如此之大，以至欧洲原有的均势不复存在，那它还敢在1798年[6]以7万人攻入法国吗？

假如普鲁士权衡到，开第一枪将是引爆弹药库的火星，会使自身毁灭的话，它还会在1806年以10万人对法国开战[7]吗？

注释：

[1]指本书第一篇第二章。——译者注

[2]原著的原文不同版本中有“感觉的产物”和“危险的产物”两种写法，可能是由于原文字迹不清，有的出版者认为作者用的是“感觉”（Gefühl）一词，有的出版者认为作者用的是“危险”（Gefahr）一词。个人认为，从上下文看，译为“感觉”更符合逻辑。——译者注

[3]指战争计划。——译者注

[4]指本书第一卷第三篇第十六章。——译者注

[5]指理论上战争不应出现停顿，而实际上会出现停顿。——译者注

[6]指让战争体现出了其绝对本质。——译者注

[7]指致力于追求战争的绝对形态。——译者注

第三章

一、战争的内在联系

人们对战争形态的看法不同，有的认为它具有绝对的形态，有的认为它具有或多或少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形态，因此对战争的结果也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由于必然的原因而发生的，一切都是迅速地交织在一起的，不会出现任何（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无实质的和中性的空隙。在这一绝对形态中，由于战争内含的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1]，由于严格来讲战争中相继进行的系列战斗的相互联系[2]，由于每次胜利后出现的顶点（超过它就是损失和大败的领域）[3]，总之由于战争具有上述这些自然的关系，因此我说战争只有一个结果，这就是最终结果。在取得最终结果以前，没有决出任何胜负，没有赢得任何东西，也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人们在这里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一切都取决于最终结果。在这一观点中，战争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结果）只有与整体联系起来才有价值。1812年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和半个俄国，但对他来说，这一占领只有给他带来想要的和约才有价值。这一占领只是其战局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还缺少一个部分，即消灭俄国的军队。假如拿破仑在取得其他成果时想到并实现消灭俄国军队，那么媾和就会像这类事情自然发展的那样十分有把握。由于拿破仑此前忽视了计划的这第二个部分，就再也无法实现这个部分了，而且这样一来，整个第一部分变得对他非但无用，反而有害了。

对战争中的各个结果之间有联系的这一看法，可以视为一个极端的看法。与这一看法对应的是另一个极端的看法，即认为战争是由各个单独存在的结果构成的，这些结果就像赌博中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接下来的输赢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这里关键只是这些结果的总和，而且人们可以把每个结果像筹码一样积攒起来。

第一个看法的正确性源自事物的本性；第二个看法的正确性，我们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无须满足什么困难的条件即能获得小的一般好处的情况是很多的。战争的要素越和缓，这种情况出现得就越多。但是正如第一个看法在一场战争中完全正确的情况很少一样，第二个看法到处都

适用、而第一个看法全然被漠视的战争也很少。

如果我们遵循上述两个看法中的第一个，那么就应该认识到，对每次战争必须从一开始就把它看作一个整体，统帅在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必须已经有了目标，所有的行动都应指向它。

如果我们赞同第二个看法，那么就可以为次要好处本身而去追求它们，将后续的情况交给后续的战事。

上述两个看法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会带来结果的，因此理论对它们都要加以考虑。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的区别在于：理论要求人们把第一个看法当作到处都应以它为基础的基本观点，而把第二个看法仅当作是对第一个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个修正。

弗里德里希大帝在1742年、1744年、1757年和1758年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向奥地利发起新的攻势时[4]，很清楚这一攻势不可能像他对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攻势那样导致一次新的长期的占领，因此他当时之所以发起这一攻势，是因为他并不想通过这一攻势打垮奥地利，而是想达到一个次要目的，即赢得时间和力量。他可以追求这个次要目的，而不必担心冒存亡之危[5]。然而尽管普鲁士在1806年，奥地利在1805年和1809年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比上述例子还要小得多（将法国人赶过莱茵河），但是只要它们没有考虑到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事情（这些事情无论是在胜利还是在失败的情况下都很有可能从行动的第一步就出现，直到媾和），它们就不可能理智地达到目标。无论是确定在不必冒险的情况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扩大胜利，还是确定如何以及在何处能阻止敌人扩大胜利，考虑这些事情都是十分必要的。

仔细研究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情况有何不同。在18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还只是政府的事情，民众只是作为盲目的工具参加战争。到了19世纪初，交战双方的民众已经是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了。以往与弗里德里希大帝对峙的那些统帅是受他人之托而行动的，正因为如此，小心谨慎就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特征，而现在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的对手[6]简直可以说就是战神本身。

战争的这些不同情况难道不应引起完全不同的思考吗？这些不同的情况难道不应在1805年、1806年和1809年促使人们注意到在短期内就有可能，甚至非常有可能发生极端的不幸，从而做出完全不同的努力和计划，而不是仅以占领几个要塞和一个不大的地区为目标吗？

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备战时已经完全感觉到政治氛围中正在聚积力量，它们可能面临一场暴风雨，但是它们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和计划。它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对有关情况还没有从历史中如此清晰地总结出来。正是1805年、1806年和1809年战局以及后来的战局，使我们从中较容易地抽象总结出了具有破坏力的近代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我们在研究一场战争时，首先要根据政治要素和关系体现出来的盖然性把握这一战争的特点和大的轮廓。根据这一盖然性，战争的特点越是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越是更多地包括交战国的民众并将他们更多地卷入战争，那么战事之间的联系就越清晰，就越有必要在未考虑好最后一步时不要迈出第一步。

二、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投入力量的多少

我们给对手施加的压力应该有多大，取决于我们的和对手的政治要求的大小。假如双方都了解对方的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投入力量的尺度就会是相同的。不过，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总是这样公开的，这就可能是双方所用手段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交战国的位置和情况不同，这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原因。

交战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也很少相同，这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个要考虑的问题使人们无法准确地计算出将遇到多大的抵抗，因此也就无法确定应该使用什么手段，以及可以设定什么目标。

由于如果在战争中投入力量不足的话，不但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而且还有可能受到实际的损失，因此这就促使双方力图在力量投入方面胜过对方，从而产生了一种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有可能使人们在投入力量方面设定一个极端的目标（如果对这样一个极端目标是可以确定的话）。然而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不考虑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会失去与目的的所有联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一意图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会由于自己内在情况的制约而无法实现。于是进行战争的人又回到折中的道路上来，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直接管用的原则采取行动，即使用刚好足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以及提出刚好足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目标。为使该原则得以实

现，他必须放弃取得任何成果的绝对必要性，不去考虑那些遥远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逻辑学和数学的领域而成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也就是成为一种通过判断情况时的直觉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事物和关系的能力。这一直觉无疑或多或少就是下意识地对所有因素和关系进行比较，从而比通过严格的推论更快地排除那些关系不密切和不重要的因素和关系，更快地找出最密切和最重要的因素和关系。

因此，为了解为战争要运用多少手段，我们就必须考虑敌我双方为战争设定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各种力量和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民众的特点、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以及战争可能给这些联系带来的影响。不难理解，权衡这些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多种多样事物的利弊是一项大的任务，只有真正的天才的眼力才能从中迅速地找出正确的东西，仅靠呆板的思考是无法驾驭这一复杂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对：仅靠呆板思考的话，上述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代数难题，在它面前即使是一位牛顿式的人物也会被吓退。

如果说复杂和大量的各种情况以及难以正确把握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人们在战争中得到有利结果的难度，那么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权衡这些复杂事物的利弊拥有无比和巨大的重要性，因此即使这些事物并未加大完成上述任务的复杂程度和难度，但它们毕竟加大了人们一旦完成这一任务所立下的功劳。普通人的思维的自由和活力不会由于危险和责任而提高，而是受到压制；但对少有的伟人来说，危险和责任无疑会使他们的判断更为迅速和准确。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只有了解了所有关系的全貌（包括一时非常具体的特点），才能对一场临近的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可以追求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做出判断；这一判断像在军事活动中的任何判断一样，从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而是根据君主、政治家和统帅们的思维和性情特点做出的（不管这些特点是否集于一人）。

如果我们考察各国脱胎于其时代和环境的总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具有普遍性了，更适合进行抽象的研究。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快速地浏览一

下历史。

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国[7]、中世纪的采邑主[8]和商业城市[9]、18世纪的国王们，以及19世纪的君主和民众，他们都是以各自的方式进行战争，使用的手段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同。

鞑靼部族总是在寻找新的居住地。他们全族外出，携妻带子，因此人数众多，是其他任何军队都比不上的。他们的目标是打垮或赶走对手。假如他们再有较高的文明程度，那么用这些手段很快就可以打垮面前的一切。

古代共和国（除了罗马共和国）的版图都很小，其军队的规模更小，因为它们将大众——底层平民排除于军队之外[10]。这些共和国数量众多，相距又近，以至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根据一条完全普遍存在的自然法则，小的单独存在的部分总是处于这种均势状态）总会遇到障碍，无法采取大的行动。因此它们的战争局限于对平原地区进行劫掠和占领个别城市，以便在这些地方确保后续的一定影响。

只有罗马共和国是个例外，但只是在它的后期。为争取战利品和同盟，它长期用小规模的军队同邻国进行小规模的战斗。它逐渐变大，更多是通过结盟，而不是通过真正的征服。在结盟过程中，邻近的民族逐渐与它融为一体。

在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领土扩展到整个下意大利[11]以后，它才开始进行真正的征服活动。迦太基灭亡了，西班牙和高卢[12]被征服了，希腊屈服了。罗马的统治还扩展到亚洲和埃及。在这个时期，它没有耗费太大的力量就拥有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因为它有充裕的财力。这样一来，它就与古老的共和国不同了，与以往的自己也不同了，而是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

同样，亚历山大的战争就其方式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用一支人数虽少但内部组织完备的军队推翻了亚洲国家的腐朽建筑。他一鼓作气、毫无忌惮地进入辽阔的亚洲，一直推进到印度。一个共和国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位国王才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这样的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本人就是自己的佣兵队长[13]。

中世纪大大小小的君主国用臣属提供的军队进行他们的战争。在这

个时期，所有行动都限制在一个短时期内；凡是在这个短时期内无法完成的事情，就只能看作是无法实施的事情。臣属提供的军队本身是封闭的臣属关系的产物，维系这种臣属关系的纽带一半是法定的义务，一半是自愿的结盟，整体上其实是一个邦联[14]。其武器和战术以体力强者占上风的原则和个人的战斗为基础，因此不大适用于较大规模的军队。总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这个时期，国家的结构是如此松散，每个国民是如此不受约束。所有这些以最确切的方式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特点。这一时期的战争进行得相对迅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停留，战争的目的大多只是惩罚敌人，而不是打垮敌人；人们只是掠夺敌人的牲畜，烧毁敌人的城堡，然后又返回本国。

大的商业城市和小的共和国使用雇佣兵进行战争。这是一种昂贵的、规模受到很大限制的作战力量。从他们的战斗力来看，其价值就更小；至于发挥最大的能量和努力，也根本谈不上，以至他们在作战时大多只是装装样子。一句话：仇恨和敌意不再推动国家直接采取行动，而是成了国家的一个交易品；战争中的危险大部分消失了，战争的本性完全改变了。人们根据战争的本性为战争确定的一切对这种战争已经不适用了。

采邑制逐渐演变成对某块领土的统治，国家的结构变得更密切了，人身义务转变为实物义务，大部分义务逐渐被金钱支付代替，雇佣军代替了臣属提供的军队。佣兵队长制度是其间的过渡，因此在一段时期是较大国家的工具。但是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短期雇佣兵变成了常备雇佣兵，各国的军队演变成靠国库供养的常备军。

由于军队是缓慢地向常备军这个目标发展的，自然就导致出现这三种类型的军队交织并存的现象。在亨利四世时代，臣属提供的军队、佣兵队长制度和常备军就是同时存在的[15]。佣兵队长制度一直延续到三十年战争，其个别残迹甚至进入到18世纪。

正如这些不同时期的军队各具特点一样，欧洲国家的其他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当时的欧洲实际上分为多个小国，其中有些是内部动荡的共和国，有些是政府权力极为有限的、不稳定的小君主国。一个这样的国家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而只是一个力量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聚合体。因此人们也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国家想象成是一位根据简单的逻辑法则行事的智者。

人们应从这个观点出发考察中世纪的对外政策和战争。我们只需回

想一下，德意志的皇帝们在半个世纪期间不断地前往意大利进行远征[16]，但从未彻底征服过该国，甚至都没有过这样的意图。将此视为一个总是反复出现的错误，视为一个源于时代的错误观点，是容易的。但是更为理智的是将此视为上百个重大原因的结果。我们必要时虽然也可以设身处地去设想这些原因，但毕竟不能像与它们处于冲突之中的当事者那样生动地去体会它们。只要脱胎于这种混乱的大国需要时间使自己凝聚成一个整体并发展起来，那么它们的力量和努力就只能主要用在这上面[17]；因此这些大国较少发动针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发动这样战争的国家一般带有不成熟的国家联合体的印记。

英国人针对法国的战争[18]是最早出现的此类战争，但毕竟法国当时还不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君主国，人们只能把它看作多个公国和伯爵领地组成的一个聚合体；英国当时尽管更多地以一个统一体的面目出现，但毕竟是用臣属的军队作战的，而且国内动荡不安。

法国在路易十一世[19]治下向内部统一迈了最大一步，此后在卡尔八世[20]治下它作为征服力量出现在意大利，最后在路易十四世治下，法国的国家和常备军发展到最高程度。

西班牙在“天主教国王”斐迪南[21]治下开始统一，通过众多偶然的联姻，在卡尔五世[22]治下突然出现一个由西班牙、勃艮第[23]、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庞大的西班牙君主国[24]。这个大块头用金钱弥补它在一致性和国家的内部聚合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首先与法国的常备军交战。卡尔五世退位后，这个庞大的西班牙大块头分裂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部分[25]。后者由于得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而增强了力量，以一个大的强国[26]面目出现，把德意志邦联[27]像小船一样拖在它后面随意摆布。

我们在18世纪看到的常备军在17世纪末（路易十四世时代）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这种军队是在征募和金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时各国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统一国家，各国政府将其臣民的各项义务转变为纳税，从而将其全部力量集中表现在其金库上。由于文化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日益健全，这一国家力量与以前的比较起来变得非常强大。法国可以用数十万人的常备军出征，其余强国也可以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部队。

各国的其他情况也与以前不同了。欧洲分成了十余个王国和数个共

和国。人们可以想象其中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不必像以前涉及十倍于此的其他国家。政治关系仍然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但对它们毕竟是可以看清楚的，并且有时是可以根据盖然性予以确定的。

几乎各国都成了内部关系十分简单的君主国，各阶层的权利和影响逐渐消失，政府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对外代表国家。因此当时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一个有力的工具和一个独立的意志已经能够赋予战争一个符合其概念的形态。

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式的人物：古斯塔夫·阿道夫[28]、卡尔十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大帝。他们试图借助于数量适中和组织完备的军队把自己的小国家建成强大的君主国，并横扫面前的一切。假如他们只与亚洲的帝国作战，那么就其作用来说，他们与亚历山大就更近似了。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于冒险这一点来看，人们可以把他们视为拿破仑的先驱者。

不过战争在一方面赢得的力量和结果，在另一方面又失去了。

军队是靠国库维持的，而君主几乎把国库视为他的私人金库，或至少把国库看作是一个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的东西。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除了一些贸易品，大多只触及国库或政府的利益而不触及人民的利益，至少这是人们对这些概念的普遍理解。于是政府自视为巨大财产的拥有者和管理者，不断地努力增加财富，可是它的臣民们在这一财富的增加过程中却不能有特别的利益。在鞑靼人出征时，是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人民中的很多人（如果人们将人民这一概念限定于真正的国民的话）参加战争；但在18世纪的这种状态下，人民对战争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而只是通过其总的素养或缺点对战争尚有间接的影响。

这样由于政府脱离了人民并自视为国家，战争也就在同样程度上成为纯粹是政府的一件事了，即政府借助于国库的金钱以及本国和邻国的无业游民进行战争。结果是各国政府所能使用的手段有了相当明确的限度，具体是手段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有了限度，而且交战双方彼此都了解对方的这种限度，这就夺走了战争的最危险的一面：努力走向极端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难以估计到的可能性。

人们大体上知道其对手有多少金钱、财富和信贷，也知道对手的军队规模。由于在战争爆发时大规模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行的，于是人们

就可以了解敌人最多会有多大力量，就可以对自己不至于全部覆灭有相当的把握；在感到自己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就会选择一个适当的目标。既然不会受到最极端的打击，人们也就不再需要冒险采取最极端的行动。必然性不再驱使人们采取最极端的行动，只有勇气和抱负能驱使人们这样做，但是勇气和抱负在国家关系中会遇到巨大的阻力。甚至国王自己担任统帅时也不得不谨慎地使用军队这一战争工具。如果军队被粉碎了，国王不可能很快就筹建起新的军队，而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他没有任何其他战争工具。这就强烈要求他在采取任何行动时都特别谨慎。只有在人们看来出现了确切的有利时机时，人们才使用战争这一昂贵的手段。创造这一确切的有利时机，是统帅的一种艺术。在这一有利时机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无事可做，没有行动的理由，一切力量即所有的动机就像是静止了。进攻者最初的动机也就窒息于谨慎和踌躇之中。

这样的战争实质上已经变成一种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稍加强化的外交，是一种更有力的谈判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会战和围攻成了外交照会的主要内容。即使是好胜心最强的人，其目标也只是使自己处于一个适中的有利地位，以便在缔结和约时加以利用。

我们说过，战争之所以有这种受到限制和挤压的形态，是因为它的基础狭窄。但是像古斯塔夫·阿道夫、卡尔十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同样出色的军队，却也未能从众多一般现象中脱颖而出，而是不得不满足于取得一般水平的战果，其原因在于欧洲的政治均势。以往欧洲有很多小国，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相距近，接触多，有亲戚关系和个人熟络，这些可以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坐大。而现在国家变大了，其中心相距远了，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坐大这一点是由更大规模的外交来做的。政治利益、吸引力和排斥力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至于如果没有所有政府参与，在欧洲就不会燃起战火。

因此，一位新的亚历山大式的人物除了要手执一把利剑，还要手持一支好笔。即便如此，他在征服其他国家方面也还是鲜有进展。

尽管路易十四世意图改变欧洲的均势，而且他在17世纪末已经强大到不在乎对其普遍存在的敌意的程度，但他仍是以既有方式进行战争，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君主的军队，但就其本性来说，与其他君主们的军队是一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一些古老民族，甚至在中世纪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人们有理由将此视为无益的野蛮行径，这种行为容易受到报复，而且它对敌国臣民的打击甚于对敌国政府的打击，因此没有什么效果，只是用于使有关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越来越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和它的要塞，以及一些建成的阵地构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国内其他方面的战争因素就慢慢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为这一趋势而高兴，认为这是智慧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尽管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智慧的进步绝不会导致自相矛盾，绝不会导致二二得五（正如我们以前说过，而且以后还要说的那样），但是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当然还是有好的作用，只是不可否认，这一变化更让战争成了只是政府的事情，更让人民的利益异化了。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大多在于控制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一个国家如果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就是阻止敌人实现这个计划；各战局计划则是攻占敌人的这个或那个要塞，或阻止敌人攻占自己的要塞；只是为此要不可避免地进行会战时，才寻求和进行会战。谁要是在会战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只是出于求胜心切而寻求会战，谁就会被认为是位鲁莽的统帅。通常一个战局只进行一次围攻，多的话进行两次围攻也就结束了，进驻越冬营地被认为是必然的休战时期。在冬季宿营期间，一方不能利用另一方的不利状态而采取行动，双方的接触几乎完全中断，因此我说冬季宿营成了一个战局中本应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界限。

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主动行动的一方明显是兵力较少的一方，那么也不会发生会战和围攻，于是一个战局的全部活动就仅围绕着保有某些阵地和仓库以及定期袭扰某些地区来进行。

只要战争普遍都是这样进行的，只要战争的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总是这样直接和显而易见，那么就不会有人在其中发现什么矛盾之处，而是认为一切都处于最好的状态。从18世纪开始涉足军事艺术领域的评论针对的是战争的个别问题，没有太关心其开始和结束，于是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伟人和完美，甚至连道恩元帅也可以被视为伟大的统帅，其主要功绩在于让弗里德里希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让玛丽亚·特蕾西娅[29]完全未达到目的[30]。在那时，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即健全和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人们拥有优势，就应利用优势达到一些积极的目的，或者认为使用过多的技巧反而打不好仗。

当法国革命爆发时，出现的就是上述这种情况。奥地利和普鲁士试

图运用其外交上的军事艺术解决问题，但不久就表明这种军事艺术已经不够了。当时人们按照常见的方式看待事物，把希望寄托在规模不大的军队上，但是在1793年出现了一支人们此前无法想象的军队：战争突然又成了人民的事情，具体来说是成了全部自视为国民的3000万法国人民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去深究当时与这种伟大现象同时出现的其他详细情况，只想明确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不是一个政府和一支军队，而是全体人民连同其固有的重要性来到了战争的天平上。这时所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做出的努力就不再有一定的界限了，所能用来进行战争的能量也就不再有任何能阻止它的力量了，因此给对手带来的危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说整个革命战争在让人充分感到其威力和完全认清它之前就过去了，如果说法国革命的将领们未能不可阻挡地前进到最后的目标，未能摧毁欧洲的众多君主国，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还不时有机会能够成功地进行抵抗，挡住对方胜利的洪流，那么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确实只在于法国人在技术上的不完善，这是他们应予以改进的地方。这种不完善起初表现在普通士兵身上，后来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在督政府[31]时期表现在政府自己身上。

当这一切在拿破仑的手中得到完善以后，这支基于全体人民力量的军队就满怀信心和把握地去横扫欧洲，以至只要有旧式的军队与其对峙，法军就毫不犹豫地与之开战。好在反抗拿破仑的力量还是及时地醒过来了：在西班牙，战争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政府于1809年首先做出不寻常的努力，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这些努力接近了预定目标，超出了该国以前所有被认为可做的事情；在俄国，人们在1812年以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例子为样板，这个帝国由于幅员辽阔，虽较迟进行战争准备但仍产生效果，并且在另一方面还扩大了这种效果。成果是显著的：在德意志，普鲁士率先奋起行动，使战争成为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只有1806年时的一半、根本没有金钱和贷款的情况下，投入的兵力比1806年时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余各邦先后仿效了普鲁士的例子。奥地利所做的努力尽管比1809年时的小，但是也出动了不同寻常的兵力。这样一来，如果把参战的和损失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和俄国在1813年和1814年两个战局中针对法国投入了约100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反法力量在作战指挥方面的魄力也今非昔比了，虽然只是部分达到法军的水平，而且在其他方面仍有胆怯畏缩的主要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这两次战局已经不是按照旧的风格，而是按照新的风

格进行了。在八个月内，战区从奥得河转到塞纳河，高傲的巴黎不得不首次低下它的头，令人畏惧的拿破仑被捆缚着倒在地上[32]。

自拿破仑以来，战争先是在交战双方中的一方，然后在交战双方中的另一方又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本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争已经非常接近其真正的本性和绝对完善的形态。战争中可使用的手段已经没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各国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由于手段增多，可能取得的成果范围扩大，以及人们的情感迸发强烈，于是作战指挥的魄力得到大幅的提高，打垮对手成为战争行动的目标。人们认为只有当对手无力地瘫倒在地时，才可以停止行动并就各自的目的进行沟通。

于是战争要素就从一切传统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爆发出其全部自然的力量。原因在于各国人民参与了这一大的国家事务。而各国人民之所以参与，一方面是由于法国革命给各国的内部关系带来了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人民受到了法国人的威胁。

那么上述情况是否会永远不变呢？欧洲未来的所有战争是否都将是倾国家全力，从而只是为涉及各国人民的利益而进行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渐脱离人民，单独进行战争呢？对此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做出这样一种断定。不过人们对我们下面这样的说法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当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某种可能性时，才会存在限制，而一旦这些限制被打破，就很难再被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发生大的利害冲突时，双方的敌对关系就得用我们现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对历史的概述就到此为止。我们做这种概述，并不是想匆忙地为每个时代总结出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各个时代有其自己的战争、限制条件和偏见。因此，即使人们早晚会不再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但每个时代还是会保留其自己的战争理论。由此可见，在评价每个时代的战事时，必须考虑其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细节上纠缠，而是去洞察总的关系、设身处地去了解每个时代特点的人，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当时的统帅们。

但是这种根据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条件而采取的战法，想必还是带有某些较为普遍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带有某些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是理论必须首先加以研究的。

在距我们最近的时代，战争已经达到了其绝对暴力的程度，有最多的普遍适用性和必要性。然而就像战争一旦突破限制就无法再被完全束缚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全都具有这种伟大的特性。因此，面对其本性已经由于外来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如果人们运用这种只研究绝对战争的理论，那么它就会把这些情况排斥在外，或者把这些情况当作错误而加以指责。这不可能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应该是关于现实关系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关于理想状态中的战争的学说。因此理论在审视、区别和整理事物的时候，总是要考虑从中有可能产生战争的关系的多样性；理论在给出战争的大致轮廓时，应该让时代特点和当时的要求在其中有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目标和使用的手段应根据其处境的具体情况而定，但同时又要具有时代和一般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本性中必然得出的普遍的结论。

注释：

[1]原文如此，疑误。普鲁士并未于1798年入侵过法国，似应为1792年。——译者注

[2]指普鲁士最终在1806年耶拿会战中大败。——译者注

[3]见第一篇第一章。——编者注

[4]见第一篇第二章。——编者注

[5]见第七篇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编者注

[6]指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和七年战争（1756—1763）中，弗里德里希二世进攻奥军的行动。——译者注

[7]假如弗里德里希大帝赢得了科林会战，并在布拉格让奥地利的主力连同其两位最高统帅做了俘虏，那么这将是对奥地利的一个沉重打击，以至他可以考虑开赴维也纳，动摇奥地利君主国，并由此直接迫使对方媾和。这对当时来说将是前所未闻的胜利，将与现代战争的结果非常相似，而且仅是由于小大卫战胜了大戈利亚，其战果就一定会更令人称奇和辉煌。这一结果在弗里德里希大帝赢得科林会战后极有可能出现。这与上述已经做出的论断并不矛盾，因为上述论断只涉及普鲁士国王原来的攻势目的，而包围和俘获敌人主力是所有计划以外的事，是普鲁士国王此前

未考虑过的，至少奥军在布拉格一带笨拙的部署使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以前，他并未考虑过。——作者注

[8]指1805年、1806年和1809年战争中的拿破仑。——译者注

[9]此处指古罗马和古希腊。——译者注

[10]采邑制是中世纪在西欧实施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大封建主对于提供兵役或执行其他任务的臣属，以封赐土地或金钱等作为恩赏，称作采邑，供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此后，这些封臣又分赐采邑给其下属，从而形成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领主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作为采邑封赏给下属的主要是土地，但也包括伯爵等国家官职和教会职务。采邑制的一些惯例包括：领主担负保护下属土地的责任，下属则有义务效劳，为领主作战，否则收回采邑；采邑享用期以领主或者封臣的在世时间为限，双方任何一方离世，都应交回采邑。采邑制在当时对于提高国家的战斗力很有帮助，而且通过采邑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度。由于得到采邑的封臣都力图把采邑变成自己世袭占有的土地，到了11世纪，采邑制基本上消失。——译者注

[11]10—11世纪，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商业的逐渐活跃，在西欧开始出现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这些城市是在教会或世俗封建主的领地上产生的，受到封建主的束缚和管辖，遭受严重的剥削。11—12世纪，这些城市为了摆脱领主的统治和取得自治，曾进行不同方式的斗争。12世纪，在法国、英国和德意志已有不少城市获得独立和自治，它们设立自己的高等法院，铸造货币，建立军队。——译者注

[12]在欧洲，古代各奴隶制共和国的自由民常按农田收入的多少划分为数个等级，享受不同的政治权利。例如古代雅典共和国的自由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和第二等级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利，允许服兵役；第三等级享受的权利较小，构成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重步兵；第四等级人数最多，但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权利，包括不允许服兵役，只是在后期才用他们组成轻步兵。——译者注

[13]下意大利（Unteritalien），又称南意大利，指意大利南部地区，历史上是双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所在地。——译者注

[14]高卢（Gallien），古代罗马人将凯尔特人居住的区域称为高卢，大致包括今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西部的部分地区。——译者注

[15]中世纪晚期至16世纪中叶，意大利一些城邦国家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虽然经济发达，但防卫能力弱，于是为维护其利益而与佣兵签合同，由后者提

供保护。佣兵成为一种职业，佣兵的首领称为佣兵队长（Condottiere）。每个佣兵集团的武器装备为佣兵队长所有，给养和薪饷由佣兵队长负责。佣兵队长可以将自己的集团受雇于任何国家甚至个人。——译者注

[16]邦联（Konf deration），多个平等、独立的主权国家结成的一致对外的联盟，例如德意志邦联（1815—1866）。——译者注

[17]亨利四世在位期间，法国已经建立了常备军（最初建立于1445年），但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有的还在使用雇佣军（例如意大利的一些城邦），有的则还是由臣属提供军队（如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译者注

[18]10—13世纪，德意志的封建主为了掠夺意大利的城市，对意大利进行了多次远征。后来，尽管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逐渐衰落，内部封建割据加剧，但这种远征一直持续到16世纪。——译者注

[19]指这些大国只能先致力于形成统一的国家，并发展壮大自己。——译者注

[20]可能是指百年战争（1337—1453）。百年战争是英国、勃艮第同法国、苏格兰进行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116年。——译者注

[21]路易十一世（Ludwig Ⅺ.，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译者注

[22]卡尔八世（Karl Ⅷ.，1470—1498），法国国王（1483—1498），路易十一之子。——译者注

[23]斐迪南（Ferdinand Ⅱ.，1452—1516），阿拉贡、西西里、撒丁国王，历史上以残酷对待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著称，1492年曾下令将所有非天主教民众逐出伊比利亚半岛，故别称“天主教国王”。——译者注

[24]卡尔五世（Karl Ⅴ.，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西班牙国王（1516—1556）。——译者注

[25]勃艮第（Burgund），历史上东日耳曼民族的一个部落，后成为独立的王国（534—843），大致包括今法国中部的勃艮第大区。——译者注

[26]15世纪，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上有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重要国家。1469年，阿拉贡王子斐迪南（1452—1516）与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联姻。1474年，伊莎贝拉即位，成为卡斯蒂利亚女王；1479年，斐迪南即位，成为阿拉贡国王。两

国合并后形成统一的西班牙王国。1516年，斐迪南死后无嗣，哈布斯堡家族马克西米利安的外孙卡尔（1500—1558）继承西班牙王位，称卡尔一世（1516—1556）。卡尔从母亲方面继承了西班牙王位和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撒丁等领地，以及在美洲的殖民地，从外祖父方面继承了奥地利皇位和所谓“勃艮第遗产”（包括尼德兰、卢森堡和弗朗什孔泰等地区）。1519年，卡尔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称卡尔五世。后来他又在意大利战争中打败法国，夺取了米兰和其他地区，组成了疆土辽阔的西班牙君主国。——译者注

[2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西班牙国王卡尔一世）于1521年将德意志领地交给弟弟斐迪南（1503—1564）统治，1556年又将帝位让与斐迪南（称斐迪南一世）；将西班牙王位让与自己的儿子菲利普（即位后称菲利普二世）。于是原来的西班牙分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个国家。——译者注

[28]卡尔五世的弟弟斐迪南之妻安娜是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的妹妹。1526年路易二世死后无嗣，斐迪南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1526年10月22日）、匈牙利国王（1526年12月16日）。1556年，卡尔五世将神圣罗马帝国帝位让与斐迪南。于是奥地利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成员中最大的一个国家。——译者注

[29]1815年6月8日，维也纳会议宣布成立德意志邦联，成员包括奥地利、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共35个邦国和4个自由市。1866年德意志战争结束后签署《布拉格和约》（Prager Frieden），该邦联解散。——译者注

[30]古斯塔夫二世（Gustav Ⅱ.Adolf，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著名统帅。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曾与丹麦、波兰和俄国作战，在三十年战争中屡败天主教联盟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注重进攻，强调机动性，善于灵活运用炮兵。——译者注

[31]玛丽亚·特蕾西娅（Maria Theresia，1717—1780），奥地利大公，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卡尔六世（1685—1740）之女，匈牙利女王、波希米亚女王。——译者注

[32]作者在此显然是在讥讽道恩。道恩在七年战争中担任奥军统帅，屡战屡败，使普鲁士得以长期占有西里西亚。——译者注

★ 第四章 ★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规定——打垮敌人

战争的目标就其概念来说，永远应该是打垮敌人，这是我们的论述所依据的基本观点。

那么什么是打垮敌人呢？为打垮敌人，并不总是要占领敌人的全部国土。假如联军在1792年攻占了巴黎，那么针对革命党的战争非常可能在当时就结束了[1]，根本不需要先击败它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尚不能看作是唯一的战争潜力。相反，1814年只要拿破仑还在统率着一支较大规模的军队，那么即使联军攻克了巴黎，也不会达到所有的目的。但是由于拿破仑的军队在当时已经绝大部分被消灭了，因此联军在1814年和1815年只要占领了巴黎，也就决定了一切。假如1812年拿破仑在占领莫斯科之前或之后能够彻底消灭在通往卡卢加大路上的12万俄军（就像他在1805年消灭奥地利军队和1806年消灭普鲁士军队那样），那么尽管还有大片俄国国土没有被占领，但是他对俄国首都的占领就已经极有可能导致媾和。1805年，决定一切的是奥斯特利茨会战。在这次会战以前，虽然拿破仑占领了维也纳以及奥地利三分之二的领土，但这并未能迫使对方签订和约。从另一方面看，在这次会战之后，即使整个匈牙利的领土得以保持完整，也不足以阻止缔结和约。使俄军大败是拿破仑在缔结和约前要完成的最后一击，而亚历山大皇帝在附近并没有其他部队，因此缔结和约就是拿破仑取得这一会战胜利后的必然结果。假如俄军已经在多瑙地区与奥地利人会合，并一同遭到大败，那么拿破仑很可能根本不需要占领维也纳，而是在林茨[2]就可以签订和约了。

也有一些占领了敌国全部国土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例如1807年在普鲁士就是这样。当时法军在埃劳[3]对普鲁士的友军俄军取得的胜利是有争议的，不够确切[4]，而拿破仑在弗里德兰[5]取得的胜利[6]是确切无疑的，于是就像一年前他在奥斯特利茨所取得的胜利一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看到，在这里战果也不是由一般的原因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一些如果评论者当时不在现场就纵览不到的具体原因，以及很多

从未有人提及的士气方面的原因，甚至是一些在历史中只被当作趣闻逸事加以记述的最细小的情节和偶然事件。理论在这里能指出的只是：重要的是要密切注意两国的主要情况。这些情况会形成一个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即力量和运动的中心。集中所有力量进行的打击都必须指向对手的这个重心。

小的总是取决于大的，不重要的总是取决于重要的，偶然的总是取决于本质的。我们必须遵循这一点来进行考察。

亚历山大、古斯塔夫·阿道夫、卡尔十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重心在于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被内部的众多派别弄得意见不一的国家，其重心大多是首都；依靠强国的小国，其重心是这些盟友的军队；在盟友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个人以及民众的态度。打击应该针对这些重心。如果对手因重心受到打击而失去平衡，那么就不应让他有时间恢复平衡，而应一直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打击。换句话说，胜利者应该总是全力打击敌人的重心，而不是以整体打击敌人的部分。人们不应以优势的兵力舒服稳妥地占领敌人的一个地区，不应选择有把握地占领一个小的地区，而不去争取大的战果。人们应该不断地寻找敌人力量的核心，针对它投入全部力量，以求获得全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对手打垮在地。

不管我们要打击的对手的重心是什么，战胜和摧毁敌军始终都是最可靠的第一步，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重要的一步。

因此我们认为，从大量的经验来看，打垮对手主要可以采取下列办法：

1.如果敌军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敌人的主要潜力，那么就应粉碎这支军队。

2.如果敌人的首都不仅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而且是各政治团体和党派的所在地，那么就应占领敌人的首都。

3.如果对手的最主要的盟友比对手还强大，那么就应有效地打击这个盟友。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把战争中的对手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的。

在研究最一般的问题时，是允许这样设想的。可是当我们指出打垮对手在于粉碎他集中在重心上的抵抗力以后，就必须抛开这一设想，而去探讨另一种情况，即与我们作战的对手不止一个的情况。

如果两个或多个国家联合起来针对第三国，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只是一场战争。不过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体的一致程度是不同的。

问题是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是都有其各自的利益以及追求这一利益的独自的力量呢？还是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是主要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力量只是依附于这个国家的利益和力量？越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就越可以把不同的对手视为唯一的对手，就越可以把我们的主要行动简化为一次主要打击。只要这种做法可行，那么它就是取得战果的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只要我们有能力通过战胜一个对手而战胜其余对手，那么打垮这个对手就必须是战争的目标，因为一旦我们击中这个对手，也就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上述观点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把多个重心减至一个是现实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不成立时，人们当然只能把这样的战争看作是两个或更多的战争，而且各有其自己的目标。由于这种情况是以多个敌人各自独立行动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以它们占很大优势为前提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打垮对手了。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谈谈打垮敌人这个目标何时才是可能的和可取的。

首先，我们的军队必须足以：

1.使我们对敌军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2.经受得起必要的兵力消耗，以便让我们把胜利扩大到敌人无法再恢复均势的程度。

其次，我们的政治处境必须能保证这样一次胜利不至于唤起当即能迫使我们放弃第一个对手的敌人参战。

1806年，法国彻底打垮了普鲁士，尽管这样一来它招致俄国的全部兵力为敌，但是它有能力在普鲁士抵抗俄国。

1808年，法国在西班牙也同样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只是对英国而言，而不是对奥地利而言。1809年，法军在西班牙不得不大幅削减自己的力量，而且假如不是它对奥地利占有过大的物质上的和士气上的优势，恐怕它就不得不完全放弃西班牙了[7]。

因此，人们对上述像三级审判一样的因素都必须仔细地加以考虑，以免在最后一级审判时输掉在前两级审判中已经获胜的诉讼，从而被判承担诉讼费。

在考虑力量以及它们所能发挥的作用时，人们常常有一个想法，即按力学上的类比法将时间视作力量的一个因素，认为以一半的努力，也就是用一半的力量在两年内应该可以完成以全部力量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它却时隐时现，不时成为制订战争计划的依据。

军事行动像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一样，需要一定的时间。毫无疑问，人们不可能在八天内从维尔纳步行到莫斯科。但是像力学上时间和力量之间的那种相互影响在军事行动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时间是交战双方都需要的，问题在于双方中的哪一方就其处境来看可以首先指望从时间中得到特别的好处。显然，如果抵消双方各自处境的特点，那么处于劣势的一方可以首先指望得到这些好处。提出这一观点当然不是根据力学的法则，而是首先根据心理学的法则。忌妒、猜忌、忧虑，或许还有间或出现的宽容心都是失利者的天然说客，它们一方面会给失利者唤来朋友，另一方面会削弱和瓦解胜利者的同盟关系。因此，时间对被征服者比对征服者更有利些。其次，人们应该考虑到（正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利用最初的胜利是需要消耗很多力量的，而且这种力量消耗不是一次就完结了的，而是持续的，就如同要维持一个大家庭一样。国家的力量虽然可以使我们占领敌人的地区，但并不总是足以支付占领敌人地区所多出来的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投入力量会越来越困难，最后投入的力量可能不足，于是时间本身就可能使情况发生剧变。

1812年拿破仑从俄国人和波兰人那里掠得的金钱和其他财富，能给他带来一支为占据莫斯科而必须派往那里的数十万人的军队吗？

但是如果占领的地区十分重要，在这些地区中有一些地点对未被占领的地区很重要，以至占领这些地点以后，对方的灾难会像恶性肿瘤一样自动地蔓延开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占领者即使不再采取任何其他行动，也可能是得大于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占领者得不到外来的支援，那么时间就会完成占领者已经开始了的行动，尚未被占领的地方也许会自然陷落。可见时间也可能成为占领者的力量中的一个因素。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下述场合才会发生，那就是失利者已经不可能再进行反攻，局势不可能发生有利于他的逆转，也就是说其力量中的这个时间因素对占领者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因为占领者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事情，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简而言之，对手已经被打垮了。

我们通过上面的论证是要说明，占领完成得越快越好。如果我们完成占领的时间超过了这一行动所绝对必需的时间，那么这不会使占领变得更容易，而是会使占领变得更困难。如果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同样正确的是：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完成某一占领，就应该一鼓作气地完成这一占领，而不应该有停顿。当然这里所说的停顿不是指集结兵力和采取这种或那种措施所需的短暂的平静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述观点指出速战速决是进攻战的一个根本特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已经从源头上打破了那种反对不停顿的、持续不断的占领的见解，即打破了那种认为缓慢的、所谓步步为营的占领更有把握和更为谨慎的见解。不过甚至对迄今一直赞同我们的人来说，我们的论断也有可能像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断，与人的第一印象有矛盾，而且我们的论断与书本中出现过千百次的根深蒂固的陈旧偏见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认为最好对那些与我们对立的所谓根据做进一步的探讨。

到达较近的目标当然比到达较远的目标更容易，但是如果较近的目标不符合我们的意图，那么我们还不能认为停顿一下、有一个停歇点就能够让我们更容易地走完下一半路程，而是应该继续前行。一个小的跳跃当然比一个大的跳跃要容易些，但是一个想跳过一条宽沟的人不会因此而先跳一半，因为这样他只会掉进沟里。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什么是所谓步步为营的进攻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概念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1.攻占进攻中遇到的敌人的要塞；

2.储备必要的物资；

3.对重要地点如仓库、桥梁、阵地等进行加固；

4.部队在冬季进行休整以及在其他时间进入营舍休整；

5.等待次年的人员补充。

人们为达到这些目的，就把进攻进程正式地划分为阶段，确定运动中的停歇点。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获得新的基地和新的力量，就好像自己的国家能跟在自己军队的后边一样，就好像军队能随着每一次新战局的开始都可以获得新的活力一样。

所有这些令人钦佩的目的也许使进攻战更便于进行，但是不能使进攻战有更多获胜的把握。这些做法大多不过是用来掩饰统帅矛盾心情或政府缺乏决心的借口。对它们，我们想按相反顺序予以驳斥。

1.不是一方，而是双方都在等待新的力量，而且人们完全可以说，对手更期待得到补充。此外，一个国家在一年内能组建的部队与在两年内能组建的部队，从数量上看是差不多的，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因为一个国家在第二年实际能增加的力量与总数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2.在我们休整时，对手在同一时间也在休整。

3.对城市和阵地进行加固，不是军队的事情，因此不是停止不前的理由。

4.从部队目前采取的给养方式来看，部队在停止时比在前进时更需要仓库。只要前进顺利，总是可以占有敌人的物资，可以解决贫瘠地区给养不足的问题。

5.攻占敌人的要塞不能被视为进攻的停顿，它其实是猛烈的进攻。因此，攻占要塞引起的表面上的停顿实际上不是进攻力量的停止和减弱，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不是一回事。但是对某个要塞是进行真正的围攻好，还是仅进行包围，甚至仅进行监视好，是一个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才能决定的问题。我们对此只能泛泛地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即如果进攻者仅留下部分部队包围要塞，而大部队继续前进，是否会面临过大的危险。如果进攻者这样做不会面临过大的危险，而且还有展开力量的空间，那么最好是把正式的围攻推迟到整个进攻行动的最后。进攻者不应热衷于尽快确保已夺得的东西的安全，因

为这样他会错过更重要的东西。

进攻者如果继续前进，从表面上看，自然面临很快失去已获战果的危险。对此我们认为：在进攻战中任何划分阶段、设立停歇点和中间站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当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应该把它们看作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它们不会使进攻者更有把握取得战果，而是相反。如果我们严格地遵循普遍真理，那么就必须承认，从中间站出发（在我们力量弱时不得不寻找这样的中间站），通常是不可能向目标做第二次冲击的；如果这第二次冲击是有可能进行的，那么这就说明本无设立中间站的必要；如果一个目标对我们的力量来说一开始就是过远的，那么它始终就是过远的。

我们说，普遍真理就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谈到它，只是想借以消除那种认为时间本身对进攻者最有利的想法。但是由于政治关系在前后两个年份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时常会发生与这种普遍真理相背离的情况。

以上所谈的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已经丢掉了我们的一般观点，而只注意进攻战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那些能够确立以彻底打垮其对手为目标的人当然是不会轻易采取仅以保有已占有的东西为直接目标的防御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坚持的看法是：没有任何积极因素的防御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我们要一再重申：任何防御一旦享尽了防御的好处，就应根据自己的力量寻求转入进攻。因此，防御者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该把打垮敌人列为目标。这一目标可以是防御者转入的进攻的目标，也可以是防御的本来目标（不管这一目标是大还是小）。我们还要指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作战的一方尽管抱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但在开始时却更愿采用防御的形式。1812年战局可以证明这种看法并非没有现实意义。亚历山大皇帝也许没有想到他进行的战争能像以后发生的那样完全打垮对手。但是假如他像我们一样做了上述分析，就有可能萌生这样的想法，从而十分自然地坚持认为俄国人应以防御的形式开始进行战争。

注释：

[1]1795年8月22日，法国国民会议（1792—1795）通过新宪法，规定最高立法机构为上下两院，上院称元老院（250名成员），下院称五百人院；规定最高行政机构为督政府，其5名成员由元老院自五百人院提交的名单中选出。10月12日进行首次选举；26日，国民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31日，第一届督政府宣告成立。至1799年

11月9日被拿破仑推翻，存在过七届督政府。——译者注

[2]1813年8月，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瑞典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10月，联军在莱比锡大会战中取得了对拿破仑的决定性胜利，于次年初进入法国作战，3月底进入巴黎。4月11日，拿破仑退位，之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die Elba，今意大利的一个岛屿，位于地中海，面积224平方公里）。——译者注

[3]1792年，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反对法国。7月，普鲁士的布伦瑞克公爵率领普奥联军攻入法国，曾抵达沙隆附近。9月，法军在瓦尔米炮战中获胜，普奥联军退至莱茵河东岸。——译者注

[4]林茨（Linz），今奥地利上奥州首府，位于多瑙河畔，东距维也纳150公里。——译者注

[5]埃劳（Eylau），即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Bagrationowsk）。——译者注

[6]1807年战局是普鲁士同法国1806年战局的继续，但普军得到了俄军的支援。当时普鲁士已几乎失去全部领土。在法军的进攻下，普军退至柯尼斯贝格，俄军退至埃劳。2月，法军与俄普联军在埃劳激战，法军损失较俄军大，但俄军于夜间突然撤退。次日，拿破仑占领战场并宣告胜利。克劳塞维茨认为法军这个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译者注

[7]弗里德兰（Friedland），即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城市普拉夫金斯克（Prawdinsk）。——译者注

★第五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规定（续）——有限的目标

我们在前一章中说过，如果打垮敌人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把它看作是军事行动本来的绝对目标。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如果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还有什么其他的目标。

实现打垮敌人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在物质上或士气上占有大的优势，或者具有卓越的进取精神，即勇于冒险的精神。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军事行动的目标只能有两种：要么是夺取敌国的某一小部分或稍大一部分国土；要么是保住本国的国土，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后一种目标通常是防御战的目标。

至于何时应确定前一种目标或后一种目标，我们上面对后一种目标说的那句话对我们是有启示的。等待更有利的时机是假设我们可以期待未来会提供这样的时机，因此只有在具有这种前景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动机等待，即进行防御战。相反，如果未来不会给我们而是会给敌人带来更好的前景，那么我们就只能采取进攻战，也就是说，应该利用当前的时机。

第三种情况也许是最常见的情况，即双方均不能期待未来会带来什么肯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双方都无法从未来中得到任何行动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处于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动机的一方）显然应该采取进攻战，因为他为这个目的做了战争准备，而没有足够理由失去的所有时间正是他的时间。

我们在这里决定采取进攻战或防御战所依据的理由与作战双方的兵力对比没有任何关系。有些人认为，在做这一决定时，把兵力对比作为主要根据似乎合理得多。然而我们认为，这样做恰恰会偏离正确的道路。对我们这一简单推论的逻辑正确性，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现在我们想看一下，这种推论在更具体的情况下是否是荒谬的。

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个小国与一些非常占优势的力量陷入了利益冲突，而且这个小国已经预见到其处境将逐年恶化。如果它无法避免战争，难道它不应该利用其处境还不太坏的这段时间吗？因此它必须进攻，但并不是因为进攻本身能给它带来好处（相反，进攻更有可能加大它在兵力上的差距），而是因为它需要在困难时期到来以前彻底解决问题，或者至少暂时争取到一些好处，以便以后利用。这一观点不会是荒谬的。假如这个小国完全有把握，知道对手们会向它发起进攻，那么它就可以而且应该针对它们进行防御，以便争取得到它的第一个战果，这样它就不会面临损失时间的危险。

其次，我们设想一个小国和一个较大的国家交战，而未来的情况对它们下何决心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这个小国从政治上看是进攻的一方，我们也应要求它向其目标开进。

既然这个小国敢于向一个较强的国家提出积极的目的，如果对手拒绝它的话，它就必须行动，即向对手发起进攻。等待是荒谬的，除非这个小国在即将行动时改变了它的政治决心。这种情况是常见的，这在不小的程度上使战争具有某种特点。对此，即使是哲学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有限目标的考察使我们接触到带有有限目标的进攻战，并使我们接触到防御战。我们想用专门的章节来考察这两种战争[1]，但是在此之前还必须先谈谈另一方面的问题。

迄今我们只是从内在的原因来研究战争目标的变化。至于政治意图的本性，我们仅从政治意图是否追求积极的东西这个角度进行了考察。政治意图中的所有其他事物其实与战争本身关系不大，不过我们在第一篇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里已经承认，政治目的的本性、我方或敌方的要求的大小，以及我方的整个政治状况实际上对作战起着最具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还想在下一章里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注释：

[1]即弗里德兰会战。1807年6月14日，拿破仑指挥8万法军，在当时东普鲁士的弗里德兰打败俄国本宁森将军指挥的俄普联军6万人，是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作者认为法军此次会战胜利是真正的胜利，对7月签订《蒂尔西特和约》（Frieden von Tilsit）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译者注

★ 第六章 ★

一、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人们永远不会看到一个国家在参与另一个国家的事务时，会像处理其本国事务那样认真。它会派出一支兵力不大的援军，如果这支援军失利了，它也会认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尽到了义务，并寻求尽可能廉价的脱身之计。

欧洲政治中的一个惯例是，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必然与另一个国家同仇敌忾、利害一致，它们只是在并未考虑战争的对象和对手使用多少力量的情况下，彼此预先约定派出一定兵力的、通常兵力很有限的部队。在履行这种同盟义务时，盟友并不认为自己与对手已经处于必须以宣战开始和以媾和结束的真正的战争之中，而且同盟这个概念也从来不是十分明确的，在运用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假如盟友把此前答应提供的这1万、2万或3万人的援军完全交给正在作战的国家，以至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可以把这支援军看作是雇来的部队，那么事情就会有某种内在联系了，战争理论在这方面也就不致完全陷入窘境了。不过事实上远非如此。援军通常都有自己的统帅，他只听命于本国宫廷，而宫廷给他规定的目标总是和宫廷的意图一样摇摆不定。

甚至当两个国家的确在针对第三国进行战争时，也并不总是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都必然会把第三国看作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常常会像做生意那样行事。每个国家根据它要冒的风险和可期得到的好处而投入3万至4万人作为股金，行动时则注意除了这些股金外，不能再有任何损失。

不仅一个国家为一些与己无关的事去支援另一个国家时是这样，甚至当两个国家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支援也是按上述方式进行的，而且还要有外交上的保证。同盟者通常也只提供条约中规定的少量支援，而将其余的军事力量用于追求通过结盟可能会达到的自己的特殊政治目的。

这种考察同盟战争的方式曾十分普遍，只是到了现代，当极端的危险驱使某些国家（例如那些反抗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自然的道路时，当不受限制的暴力让某些国家（例如那些追随拿破仑的国家）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时，人们才不得不采取自然的方式考察同盟战争。过去那种考察方式是不彻底和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从根本上讲是两个无法划分程度的概念。但是这种考察方式并非出于纯粹的、理性可对其佯作不知的外交习惯，而是深深地源于人类固有的局限性和弱点。

最后，即使在一个国家单独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政治动机对战争的进行也有强烈的影响。

如果我们只要求敌人做出不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会满足于通过战争赢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并认为通过不大的努力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对手大体上也会做同样的考虑。一旦这一方或另一方感到自己的估计有些错了，发现自己不像原来希望的那样比敌人稍强，而是比敌人弱，那么此时他通常就会感到缺少财力和其他各种手段，缺少可激起更多干劲的足够的精神动因，于是他就尽量应付，希望未来发生对他有利的事件（虽然他根本无权抱这种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像一个久病的患者无力地勉强拖延着。

这样一来，战争的相互作用、超过对方的雄心、战争的暴烈和不可阻挡都消失在微弱动机引起的停滞状态中。双方都在大幅缩小了的、带有某种安全保障的范围内活动。

如果我们允许（而且也必须允许）政治目的对战争具有这一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不再有什么界限了。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也存在着内容纯粹是威胁对手和支持谈判的战争。

如果战争理论要成为而且一直成为一种哲学的思考，那么它显然会在此陷入窘境。在这样的战争理论中，似乎找不到战争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东西，因此有失去一切论据的危险。但是不久就显示出一条自然的出路：军事行动中的缓和因素越多（或者更确切地说，行动的动机越弱），行动就越转为一种痛苦，发生的战事就越少，就越少需要指导原则，于是整个军事艺术就变为纯粹的小心谨慎，主要是小心飘摇的均势突然发生于己不利的变化，小心不彻底的战争变成真正的战争。

二、战争是政治的一个工具

到目前为止，当战争的本性与个人的和社会团体的其他利益对立时，我们不得不有时从这一方面，有时从另一方面进行探讨，以免忽视这两个对立因素中的任何一个。这种对立源于人的本身，是哲学思考所无法解决的。现在我们想寻找这些矛盾因素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部分相互抵消而形成的统一体。假如不是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分别考察不同的因素，我们本来在一开始就可以谈这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这样一个概念：战争只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因此战争绝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

人们当然知道，战争只有通过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才能引起，但是通常人们是这样想象的：战争一旦爆发，这一政治交往即停止，开始出现一个只受战争自身法则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

相反，我们坚持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以其他手段[1]的继续。我们之所以说“以其他手段”，为的是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没有因战争本身而停止，没有因战争而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政治交往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在本质上继续存在着；战事发展和联系的主线只是政治交往的贯穿战争直到媾和的线条。难道还有其他可设想的吗？难道伴随着宣战的外交照会，不同人民之间和不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就停止了吗？难道战争不过是他们表达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方式吗？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没有自己的逻辑。

因此决不能把战争与政治交往分开。如果离开政治交往来考察战争，就会割断构成它们之间关系的一切线索，只会出现一个毫无意义和目的的东西。

甚至当战争是彻底的战争，完全是敌意因素的恣意发泄时，人们也必须这样看问题，因为所有作为战争基础和决定战争主要方向的因素（如同我们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列举的：自己的力量、对手的力量、双方的盟友、双方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其本性不都是政治的吗？不都是与整个政治交往密切相关，以至于不可分的吗？同时，现实战争并不像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一贯的、趋向极端的努力，而是一个内部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不可能服从其本身的法则，而是不得不被视为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些，就更要像上面那样看问题了。

政治在运用战争这一手段时，总是不管那些产生于战争本性的严密的结论，很少考虑最终的可能性，而只是以最直接的盖然性为依据。如

果在整个交往中因此而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定性，那么它就变成了一种赌博，每个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就都想在这场赌博中以机智和敏锐的眼力超过对手。

这样一来，政治就使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成了一个单纯的工具，使要用双手和全身力气举起做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成了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成了练习用的钝头剑，政治可以用这把剑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和防刺。

这样一来，“战争能将天生胆怯者卷入”的这一矛盾现象就有了解释，如果这可以算作一个解释的话。

既然战争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具有政治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是宏伟而有力，而且可以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因此当我们这样看待战争时，不但没有必要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而且还应该经常在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战争。

只有这样看待战争，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看待战争，人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视为同一类事物；只有这样看待战争，人们才能在做判断时有一个正确和准确的立场和观点，而这一立场和观点是我们在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应该依据的。

当然，政治因素不是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细节，部署骑兵哨和巡逻哨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为依据的。但是政治因素对制订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订会战计划，是有更确切的影响的。

因此，我们并未急于在一开始就提出这个观点。在考察个别问题时，这个观点对我们用处不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在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它是不可缺少的。

一般来说，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对大量的现象有一致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一致，才能使我们不至于陷入矛盾。

因此，既然制订战争计划时不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观察事物的立场，不能忽而以军人的视角，忽而以行政官员的视角，忽而以政治家的视角

等，那么人们就要问：其他一切都要服从的是否必然是政治呢？

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能够集中、平衡内政和个人的一切利益以及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对其他国家而言，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纯粹的代言人。至于政治会有错误的方向，会优先为执政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不是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艺术都不会被视为政治的导师。我们在这里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因此现在的问题仅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政治观点是否必须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设这样的军事观点是可以想象的），即政治观点完全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或者政治观点是否必须仍然是主导的，而军事观点必须从属于它。

只有假如战争是由纯粹的敌意引起的殊死斗争，才可以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完全消失。然而正如我们上面说过的，战争实际上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将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是工具，而不是相反。因此只可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让我们想想现实战争的本性，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讲过的，即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的盖然性来认识每场战争[2]，而且时常——现在我们大可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各部分不容被分离的、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单独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产生于这一整体的概念。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同时也是战争主线的出发点）只能是政治观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制订的战争计划就会像一个铸件那样完整，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就会更容易和自然，它的说服力就更强，制订它的动机就更令人满意，人们对有关历史也就更容易理解。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与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至少不再是事物的必然了，因此即使出现了这种冲突，也可认为只是认识不完善的缘故。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了后者无法达到的要求，那么政治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要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自然的、完全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如果政治正确地判断了战事的进程，那么确定哪些战事和战事的哪个方向是符合战争目标的，就完全而且只能是

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如果到了它的最高境界，就成了政治，当然此时的政治不是书写外交照会的政治，而是发起会战的政治。

根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的战事或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被允许的，甚至是有害的。像有些政府那样，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向军人咨询，让他们从纯军事的观点来进行判断，是荒谬的。而更荒谬的是，有些理论家要求把现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根据这些手段制订一个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一般的经验也告诫我们，尽管今天的军务部门已经非常多样，也有一定水平，但战争的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政府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机械地表述的话）只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是完全符合事物本性的。如果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的了解，就无法制订出战争所必需的主要计划。当人们说政治对战争指导的有害影响时（人们经常这样说），说的实际上完全不是他们要说的意思，他们应该指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的这种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政治与其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意来说只会对战争产生有利的影响。当这种影响与目标不一致时，其原因只能在错误的政治中去寻找。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举措中得到与它们的本性不符的错误的效果时，政治才会连同它的决定对战争产生有害的影响。正像一个人使用未完全掌握的语言，虽然想法正确，却有时说了错话一样，政治也常常会做出不符合其本意的部署。

这种情况不断地发生，让人们感到政治交往的领导人也应对军务有一定的了解。

然而我们在继续论述以前，必须防止一种很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远非认为，当君主本人不出任首相时，一位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一位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甚或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人因此就可以成为杰出的首相。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务应是首相的主要素质。伟大而杰出的头脑和坚定的性格，这些才应是他的主要素质。至于对军务的了解，是大可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予以弥补的。贝勒艾尔兄弟[3]和舒瓦瑟尔[4]公爵都曾是优秀的军人，但他们对法国军事和政治行动的参谋是最糟糕的。

要让一次战争完全符合政治意图，而政治又完全与战争手段相适应，那么在政治家和军人无法集于一人的情况下，就只有一个好的办法，即让最高统帅成为内阁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主要行动的决策。但是只有当内阁即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不必费很多时间就能决定各种事务时，这才是可能的。

1809年，奥地利皇帝就是这样做的，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反法联盟的各国君主们也是这样做的，而且证明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行的。

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够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5]于1793年、1794年和1795年从巴黎领导战争事务的做法是应完全予以摒弃的，因为恐怖主义的做法只是供法国这样的革命政府使用的。

现在我们想以对历史的考察结束本章的论述。

上世纪[6]90年代，在欧洲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革。由于这些变革的出现，一些最优秀的军队看到自己的部分军事艺术失去了作用，同时一些军队在战争中取得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于是人们自然将此都归咎于军事艺术的失算。军事艺术过去一直被习惯做法局限在众多概念的狭窄范围里，现在在这个范围以外，但又符合事物本性的可能性使军事艺术受到了意外打击，这是十分明显的。

那些视野开阔的观察家们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数个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不彻底的东西，常常降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花招。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只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偶然发生的和可以避免的，却是错误的。

另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用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国各自不同的政策所产生的一时影响来解释。

然而军事艺术感受到的真正的意外打击，果真是来自军事领域而不是政治本身吗？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就是，这种不幸究竟是产生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很明显，法国革命之所以对外产生巨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法国人采用了新的作战手段和观点，不如说是由于执政和管理艺术以及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有了彻底的改变。至于其他政府未能正

确地认识到这一切，欲以惯用的手段去同新兴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抗衡，这些都是政治犯下的错误。

假如人们以对战争纯军事的理解，是否能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的。因为即使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如果他仅仅根据敌对因素的本性就想推论出一切结果，并由此对未来的可能性做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也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正确地评价在法国觉醒的力量和在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它才能预见到那些即将呈现出战争大轮廓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手段的必要范围和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

因此人们可以说，法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长达20年的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有关政府的错误政治使然。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在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表现为在战争中出现的现象与政治期望出现的完全相反。但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政治家当时可以相信的军事艺术是当时现实世界的、属于当时政治的军事艺术，是被政治到那时一直作为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这样的军事艺术，我认为自然是犯了与当时的政治同样的错误，因此它不可能纠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本身在其本质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出现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改变。改变后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从而使作战具有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力量。

因此，军事艺术的真正变化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军事艺术的这些变化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开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一个工具；战争必然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衡量有关事物；因此，战争指导就其主要轮廓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未因此就停止按照其自己的法则思考问题。

注释：

[1]1808年2月9日，法军入侵西班牙，3月23日，占领首都马德里。5月5日，拿破仑强迫西班牙刚退位国王的斐迪南七世和即位国王卡洛斯四世均放弃王位，10日立约瑟夫（拿破仑之兄）为西班牙国王。23日，西班牙人民开始全国范围的起义。8月1日，英国派遣约13,000名远征军登陆葡萄牙，之后进入西班牙，支援起义军。5日，拿破仑命令驻德意志的一半法军赶赴西班牙增兵，击退英军。1809年3月2日，奥地利向法国宣战，但在4月的雷根斯堡会战和7月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均失败，不得不于10月14日与法国签订《美泉宫和约》，结束第五次反法联盟战争。作者认为，在这次战局中，法军如果不是对奥地利在物质和士气方面占优势，就不得不完全放弃西班牙。——译者注

[2]见本篇第七章和第八章。——译者注

[3]“手段”一词，作者用的是复数。——译者注

[4]这句话在本篇第三章中的表述与这里略有不同。两处均按原文直译。——译者注

[5]即奥古斯特·贝勒艾尔（Louis-Charles-Auguste Fouquet de Belle-Isle，1684—1761）和阿尔芒·贝勒艾尔（Louis-Charles-Armand Fouquet de Belle-Isle，1693—1746）兄弟。前者为法国元帅、政治家，1757年任法国国防大臣；后者为法国中将、外交官。——译者注

[6]舒瓦瑟尔（Étienne-François de Choiseul，1719—1785），公爵，法国将军、政治家。参加过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曾任法国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译者注

★ 第七章 ★

目标有限的进攻战

进攻者即使不能以打垮对手为目标，但仍然可以有一个直接的积极的目标，这一积极的目标只能是占领敌人的部分国土。

占领敌人部分国土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削弱敌人的国力，从而也削弱其军队，同时可以增强我们的国力和军队；可以把战争的负担部分转嫁给敌人；此外，在签订和约时可以把占有敌人的地区看作是一个现金盈利，因为我们要么可以继续占有这些地区，要么可以用它们换取其他好处。

这种占领敌人国土的观点是很自然的。假如不是进攻之后必然出现的防御状态常常引起进攻者不安的话，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我们已经详细地说明了这样的攻势会以何种方式削弱部队，而且在这样的攻势之后可能出现一个令人担心有危险后果的状态。

我军由于占领敌人的地区而受到的削弱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所占领地区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区越是相当于我国国土的一个补充，被我国国土包围或者与我国国土相毗连，越是位于我军主力行动的方向上，则我军受到削弱的程度就越小。在七年战争中，萨克森是普鲁士战区的一个自然的补充，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队占领这个地区后，不仅没有使自己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因为萨克森距西里西亚比距边区近，而且同时又保护着边区。

甚至1740年和1741年弗里德里希大帝一度占领西里西亚[1]时，他的军队也没有受到削弱，因为西里西亚就其形状、位置及其边界的特点来看，只要奥地利人没有控制萨克森，那么西里西亚对奥地利人来说就只是一个窄小的突出部，而且这个接敌的窄小地带还位于双方主要打击必经的方向上。

相反，如果占领的地区伸入到敌国的其他地区中间，位置离心，地形不利，那么部队就会受到显著的削弱，以至敌人不仅更容易取得会战的胜利，而且甚至可以不必进行会战即取胜。

每当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试图进入普罗旺斯[2]时，总是不得不未经会战即撤离该地区[3]。法国人在1744年未打一场败仗即得以逃离波希米亚[4]，这真是要感谢上帝。弗里德里希大帝于1757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取得辉煌的战果，而在1758年用同一支部队却未能守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5]。总之，部队仅由于占领地区而受到削弱，进而未能守住所占地区的例子是常见的，因此我们没必要再举其他例子了。

因此，我们是否应该把占领敌人地区作为目标，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承诺守住这个地区，或者为了对这一地区进行一时的占领（入侵、牵制），是否足以值得投入力量，特别是是否担心一旦受到猛烈的还击会使我们完全失去均势。至于在每个具体场合，在这个问题上应考虑哪些事项，我们在探讨顶点的文章中已经谈过了。

只有一点我们还要补充说明。

这样的攻势并不总是适用于抵偿我们在其他地方受到的损失。在我们忙于占领敌人的部分地区时，敌人可能在其他地点对我们做同样的事。如果我们的行动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话，敌人就不会因此而被迫放弃他的行动。因此，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必须考虑周全：我们在一方面受到的损失是否会超过我们在另一方面得到的好处。

即使假设两个地区的价值完全相同，敌人占领我们一个地区使我们受到的损失也总是大于我们占领敌人一个地区所获得的好处，因为占领敌人的地区会使我们的很多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烧尽的火焰[6]而起不到作用。不过由于对手也是这样，因此这一点本不应是更多考虑维持自己地区和较少考虑占领敌人地区的理由，但事实上却正是应该这样做的理由。维持自己的地区总是更现实，只有当报复敌人能够带来显著的，即大得多的好处时，它才能消除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自己国家遭受到的痛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只有一个有限目标的战略进攻与针对敌国重心的战略进攻相比，要对其他未受到其直接保护的地点进行更多的防御，因此绝不可能在时间和地点上把兵力集中到像进攻敌国

重心所要求的那种程度。为了至少能在时间上集中使用兵力，就有必要在所有多少适于这样做的地点同时进攻。这样一来，这种进攻的另一个“由于对个别地点进行防御而部署少量兵力即可”的好处就没有了。因此，在这种有限目标的进攻战中，一切就更没有轻重之分；整个军事行动就无法再汇成一个主要行动，无法根据主要想法引导该行动；整个军事行动就更加分散，各处的阻力增大，偶然性也就更大。

这是事物的自然趋势。统帅受到这种趋势的牵制，作用越来越小。统帅越是自信，越是拥有内在的辅助手段和外部的力量，他就越会试图摆脱这种趋势，以便让某一点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即便为此要冒更大的危险。

注释：

[1]卡诺（Lazare Nicolas Marguerite Carnot，1753—1823），伯爵，法国军官、数学家、政治家。1795年9月26日成为法国督政府成员，因反对1797年果月18日政变而逃往瑞士，1799年雾月18日政变后回国，历任拿破仑的国防大臣和内务大臣。——译者注

[2]指18世纪。——译者注

[3]西里西亚在当时本属奥地利，是奥地利国土伸向东北的一个狭窄的突出部分，西邻萨克森，北邻普鲁士，东邻波兰，与波希米亚之间隔有苏台德山脉。普鲁士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后，根据《布雷斯劳和约》（Frieden von Breslau）占有了西里西亚。——译者注

[4]普罗旺斯（die Provence），地区名称，位于法国东南部地中海岸，在罗讷河谷与意大利之间。——译者注

[5]普罗旺斯是法国东南部的濒海地区，与意大利北部接壤，阿尔卑斯山脉是其天然屏障。奥地利军队曾多次从意大利北部侵入普罗旺斯，但由于退路易被切断，每次都被迫退出。例如1792年，奥地利和皮埃蒙特联军曾占领普罗旺斯地区的尼斯和阿尔卑斯山口。10月1日，法国革命军的一个师渡过瓦尔河后，奥地利和皮埃蒙特联军只好退到萨欧尔热附近。又如1800年5月，梅拉斯指挥的奥军将法军赶过瓦尔河，攻入普罗旺斯，但由于拿破仑率另一支法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奥军不得不退出普罗旺斯。——译者注

[6]原文如此，疑误。1744年法军并没有进入波希米亚，这里的1744年可能是

1742年之误。在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中，法军于1741年11月进入波希米亚，占领布拉格。1742年夏，普鲁士单方面与奥地利签订《布雷斯劳和约》，退出战争。法军鉴于自己远离本国孤军作战，危险极大，于是在当年年底前从波希米亚退至莱茵河西岸。——译者注

★ 第八章 ★

目标有限的防御战

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那样，防御战争的最终目标绝不能是绝对消极的。即便是最弱的防御者，也应该拥有一个可以影响和威胁对手的目标。

虽然人们可以说，这个目标就是拖垮对手，因为对手追求的是积极的目标，因此他的每个失利的行动即使除了损失投入的兵力以外没有其他后果，也已经是一种后退了，但是防御者受到的损失不是无谓的，因为他的目标是据守，而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这样一来，人们会说，防御者的积极目标就是单纯的据守。假如人们能够说，进攻者经过一定次数徒劳的尝试后必然会疲惫不堪和放弃进攻，那么这种观点就是成立的，不过这里恰恰缺少进攻者疲惫不堪和放弃进攻的必然性。如果我们看一下双方力量的实际消耗情况，就可以知道，从总的对比来看，防御者处于劣势。进攻是受到了削弱，但只是可能出现转折点；在根本不再有可能出现转折点的情况下，防御者受到的削弱当然要比进攻者大。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是较弱的一方，即使双方损失相等，防御者的损失也相对比进攻者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的一部分国土和补给基地通常会被对方占领。

由此可见，认为进攻者会放弃进攻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就只剩下一个观点，即如果进攻者一再进攻，而防御者除抵御进攻外不采取任何其他行动，那么防御者就无法避免对方进攻迟早成功的危险。

因此，即使在现实中不时真的由于较强者力量枯竭，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较强者疲惫不堪而导致媾和，那也是战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的不彻底性造成的，在理论上不能把它视为任何防御的总的和最终的目标。防御只能从“等待”这一概念中找到它的目标（等待本来就是防御固有的特征）。“等待”这一概念含有期待情况发生变化和期待处境得以改善之意，而在这一处境根本无法通过内在的手段（通过抵抗本身）得到改善时，就只能期待通过外力实现。这种来自外力的改善无非是指其他的政治关系，要么是防御者有了新的盟友，要么是原来针对他的同盟瓦解了。

因此，等待就是防御者因兵力少而无法考虑进行任何大的还击时的目标。不过根据我们给防御规定的概念，并不是每次防御都如此。按照我们的观点，防御是战争的一个更有力的形式，正因为它有这种优势，如果人们要进行较有力的还击，也可以运用防御。

人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因为它们对防御有不同的影响。

在第一种情况下，防御者试图尽量长时间地占有并完整地保有自己的国土，因为他这样可以赢得最多的时间，而赢得时间是他达到目标的唯一途径。此时防御者还不能把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实现的，以及让他有机会在媾和时实现自己意图的积极目标列入战争计划。防御者在战略上处于这种被动状态，在某些地点可能得到的好处仅是抵御住敌人的进攻；他在这些地点上取得的优势，不得不被转用到其他地点，因为通常此时各处的情况都是捉襟见肘的；如果他没有机会这样做，那么他往往就只能得到些小的好处，即得到一段喘息的时间。

第二种情况是：如果防御者不是太弱，那么他在不改变防御目标和实质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一些小规模的攻势行动，例如入侵、牵制、进攻个别要塞等，但这时的目的是获得暂时的好处，用以补偿以后的损失，而不是永久地占有。

在第二种情况下，在防御中已经含有积极的意图，也带有更多积极的特点，而且条件允许进行的还击越猛烈，防御具有的积极特点就越多。换句话说，防御越是主动采取的，以便将来有把握地进行首次还击，那么就越是允许防御者更大胆地给对手设下圈套。最大胆的、一旦成功效果最大的圈套就是防御者向本国腹地退却，这同时也是与上述防御方法区别最大的一个手段。

人们只要回忆一下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七年战争中，以及俄国在1812年时的不同处境，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当七年战争开始时，弗里德里希由于已经完成战争准备而占有某种优势，为他夺取萨克森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萨克森是他战区的一个极其自然的补充部分，以至对萨克森的占领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还加强了他的军队。

在1757年战局开启时，弗里德里希试图继续进行战略进攻。在俄国

人和法国人尚未抵达西里西亚、勃兰登堡边区和萨克森战区以前，他是有可能进行战略进攻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他被迫在战局的其他时段进行防御，不得不再次撤出波希米亚，并从敌人手中夺回自己的战区。当时，他是用同一支军队先转攻奥地利人之后才成功夺回自己的战区的[1]。而他能得到这一好处，只能感谢防御。

1758年，当他的敌人已经缩小对他的包围，而且兵力对比已经开始对他非常不利时，他还试图在摩拉维亚发起一次小规模攻势。他想在对手真正准备好之前攻占奥尔米茨，但他不是希望保住这个地方，更不是希望从那里继续推进，而是想利用这个地方作为对付奥地利人的一个外围工事，作为一道反接近壕[2]。这样奥地利人就不得不把本战局的其他时段，甚至第二个战局都用于收复这个地方。弗里德里希的这次进攻也失败了，于是他放弃了发起任何真正攻势的想法，因为他感到攻势只能加大兵力对比的差距。在他各地区的中间（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收缩兵力部署；利用较短的战线，以便向受到威胁的地点突然增兵；在会战不可避免时进行会战；在有机会时，进行小规模的入侵，除此以外就静候，为有利时机积蓄力量——这就是他此时大致的战争计划。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他的目标越来越消极了。由于他看到，即使胜利了，也要付出过多的代价，于是他就试图以较小的代价来应付局势。对他来说，这时的主要问题只在于赢得时间，在于保住他仍占有的地盘。他越来越珍惜地盘，不惜转而进行真正的哨所线防御。海因里希亲王在萨克森的阵地和国王本人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阵地都是哨所线防御。我们从弗里德里希大帝致达尔让[3]侯爵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盼望进入越冬营地的迫切心情，以及当他没有明显损失，得以重新进入越冬营地时是多么高兴。

我们认为，谁要是在这方面指责弗里德里希，认为他如此行动表明他的勇气减弱了，谁就是做了一个十分轻率的判断。

现在在我们看来，崩策尔维茨设防营垒、海因里希亲王在萨克森以及国王在西里西亚山区的哨所线部署已经不再是人们可以寄予最后希望的举措，因为一个像拿破仑那样的人很快就会把这种战术蜘蛛网冲破。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是由于时代改变了；战争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它是由不同于以往的力量进行的；当时有效的哨所线阵地现在已经不再有效了；此外还要考虑到对手的特点。针对帝国军队、道恩和布图尔林[4]，即使使用弗里德里希本人不屑一顾的手段，可能就已经是最高的智慧了。

结果也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弗里德里希在静候中达到了目的，避开了那些可能让他的力量碰得粉碎的困难。

1812年战局开始时，俄国人对法国人的兵力对比比起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七年战争中与敌人的兵力对比还要不利得多。不过俄国人有望在战局进程中大幅增强自己的力量。对拿破仑来说，整个欧洲都是他暗中的敌人，在西班牙的一场消耗战弄得他手忙脚乱，他的力量已经发挥到最大限度，而幅员辽阔的俄国可使俄军通过上百普里的退却把敌军削弱到极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如果法国的行动不成功（在亚历山大[5]皇帝不媾和或者他的臣民不造反的情况下，法国的行动怎么可能成功呢？），那么人们就不仅要考虑到俄国会进行猛烈的还击，而且还要考虑到这种还击可能导致其对手的毁灭。即使是有最高超的智慧的人恐怕也提不出比俄国人无意中遵循的更好的战争计划。

当时俄国人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计划，甚至也许会认为这样的计划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现在把它作为正确的计划提出来。如果我们想从历史中学到东西，那么我们就要将确实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看作是将来也可能发生的事情。任何一个对这样的事情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承认，在法军进军莫斯科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大的战事并不是偶然的。假如俄国人有可能勉强在边境进行防御，那么法国军力虽然仍很有可能受到削弱，对俄国有利的局势转变虽然仍很有可能出现，但这种转变出现得肯定不会那么强有力和那么具有决定性。俄国用牺牲和危险换来了这个巨大的好处。当然这种牺牲和危险对其他任何国家来说太大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见，人们永远只有通过积极的、以决战为目标，而不是以单纯的等待为目标的举措，才能取得大的积极的成果。简单说就是，人们在防御中也只有下大的赌注才能获得大的好处。

注释：

[1]摩拉维亚（Mähren），历史地域名，位于今捷克共和国东部，面积约占捷克总面积的三分之一。1757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萨克森的罗斯巴赫会战和西里西亚的洛伊滕会战中均取得胜利，但在1758年率领同一支部队在摩拉维亚围攻奥尔米茨时失败，一直退到西里西亚。——译者注

[2]“烧尽的火焰”一词，作者用了法语“feux froids”，直译为“冷却下来的火焰”，比喻进攻者在占领地区不得不留下守备部队等力量，从而使这些力量无法在战争中

直接发挥作用。——译者注

[3]原著有些版本为："……用同一支军队先进攻法国人，后进攻奥地利人才夺回自己的战区的。"这可能是编者根据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做了修改。——译者注

[4]"反接近壕"一词，作者用了法语"contre-approche"。——译者注

[5]达尔让（Jean Baptiste de Boyer，Marquis d'Argens，1703—1771），侯爵，法国作家、哲学家。曾在普鲁士宫廷供职，任弗里德里希二世侍从官、柏林科学院历史系主任。——译者注

★ 第九章 ★

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

在我们较详细地论述了战争可能具有的不同目标以后，现在想看一下与这些目标相对应的三种不同程度的整个战争的部署。根据我们迄今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论述，有两个主要原则贯穿于整个战争计划，并且是其余一切的准绳。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数个重心，如果可能就归结为一个重心；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数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就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尽量把所有的次要行动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是尽量集中力量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行动，也就是说，只要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绕远的路。

能否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一个重心，取决于下列条件：

第一，取决于敌军的政治关系。如果敌军是一个君主的军队，那么找到它的重心大多没有什么困难；如果敌军是结成同盟的国家的军队，其中一国的军队在行动时只是履行同盟的义务，没有它自己的好处，那么找到其重心的困难也不会很大；如果敌军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国的军队，那么能否找到其重心，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第二，取决于敌人不同军队所在战区的位置。

如果所有敌军是在一个战区内，那么它们实际上组成了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就不必考虑其他问题了；如果敌军是在一个战区内，但分属不同的国家，那么它们的一致性就不再是绝对的，但各部队之间毕竟还有足够的联系，通过坚决打击一支部队，还是会一起影响到其他部队；如果敌军部署在毗邻的、没有大的天然障碍相隔的战区，那么其中一个战区仍会对另一个战区产生明确的影响；如果战区之间相距很远，中间还有中立地区、大的山脉等，那么一个战区对另一个战区是否会产生影

响，就很难说了，也就是说不大可能产生影响了；如果各战区位于交战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至对这些战区的行动是在离心方向上进行的，那么各战区之间就几乎没什么联系了。

假如俄国和法国同时对普鲁士发起战争，那么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等于是两场不同的战争，它们之间的一致顶多在谈判时能显现出来。

相反，人们应将七年战争中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参战部队视为一支军队。如果其中一支军队受到打击，另一支军队则必然同时受到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两个战区对弗里德里希大帝来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另一方面是因为萨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独立性。

1813年，拿破仑虽然要与很多敌人作战，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敌人几乎都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敌军所在的战区之间联系密切，相互影响很大。假如拿破仑能够集中兵力在某处击败敌军主力，那么就会由此一并决定所有敌军的命运[1]。假如他打败联军在波希米亚的主力军团，经布拉格向维也纳推进，那么布吕歇尔就无论如何不会继续留在萨克森，因为他会奉命前往波希米亚，去援救主力军团，而瑞典王储[2]甚至不会继续留在勃兰登堡边区。

相反，如果奥地利在莱茵地区和意大利同时针对法国作战，那么它就很难通过在其中一个战区的胜利推进一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这一方面是因为瑞士以其群山把两个战区完全隔开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两个战区中的道路走向是离心状的。相反，法国更容易通过在一个战区内的决定性的胜利一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因为法军对两个战区的方向都呈向心状，均指向奥地利君主国的重心维也纳。而且我们可以说，自意大利出发更容易决定莱茵战区的命运，而不是相反，因为从意大利出发进行的打击更多是击中奥地利军队的中央，而从莱茵地区出发进行的打击更多是击中奥地利军队的翼侧。

从这里可以看出，有关敌军分开和相互联系的概念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因此人们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能看清其中一个战区的战事对另一个战区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根据这一点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能将敌军的不同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

次要行动只有在可以带来不寻常的好处的情况下，才可以作为例外，不运用“将全部力量指向敌军重心”这个原则。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一个前提，即我们有明确的兵力优势，使我们的主要地点在我们进

行次要行动时不至于有过多的危险。

当1814年弗里德里希·冯·比洛将军开往荷兰时，人们可以预料到他3万人的部队不仅能够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还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原来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的部队参战[3]。

因此人们在拟订战争计划时应遵循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军的重心，并尽可能把这些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应遵循的第二个观点是把计划针对这一重心的兵力集中用于一次主要行动。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与我们上述观点相反的理由，作为分兵的根据。这些理由是：

1.各国军队最初的部署位置，即正在进攻中的各国的位置不适合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推进不会面临太大的危险，那么分兵推进是有道理的，因为浪费很多时间去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使首次打击失去锐气和速度，这是违背我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在所有人们有望一定程度上出敌不意的场合，均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然而一个更应注意的情况是：如果发起进攻的几个盟国不是沿一条线前后面对受到进攻的国家，而是并行地面对。如果普鲁士和奥地利发起对法国的战争，假如两国的军队欲从一个地点出发推进，则是一种非常别扭和浪费时间与力量的做法，因为要直捣法国的心脏，普鲁士人自然应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利人自然应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军先会合，再出发，就会在时间和力量上有所损失，因此在具体情况下要考虑是否有必要付出这样的损失。

2.分兵推进可以取得更多的战果。

由于我们这里说的是针对一个重心分兵推进，因此这是以向心推进为前提的。至于在平行线上或离心线上的分兵推进则属于次要行动的范畴，而对此我们已经讲过了。

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状进攻都容易取得更大的战果，因为如果向心状进攻成功了，其结果就不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

是或多或少地切断了敌军的退路，从而取得更大的战果。但是由于要分兵和战区更大，向心状进攻也是更冒险的一种进攻。在这一点上，向心状进攻的情况如同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一样——较弱的形式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战果。

因此，问题在于进攻者是否觉得自己强大到可以去追求这个大的目标。

弗里德里希大帝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出发，以两路部队进行的。他这样做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第一，他的部队在冬季就是这样部署的，如果把这两路部队先集中到一个地点再进攻，就会失去出敌不意的效果；第二，通过这种向心状推进，可使奥地利人的两个战区[4]中的每一个都受到来自翼侧和背后的威胁。这时弗里德里希大帝面临的危险是：他两个军团中的一个可能被优势之敌击败。如果奥地利人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他们要么只能在中央接受会战，要么面临在这一面或那一面完全失去退路的危险，从而遭到惨败。这正是这种向心状推进有可能给国王带来的超出预期的战果。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会战，但是其部队所在的布拉格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围攻的影响。由于奥地利人完全是被动应付，普军的这一围攻有时间充分发挥作用，结果奥地利人输掉了会战，而且是一次真正的灾难，因为2/3的军队连同主官被包围在布拉格，这不能不说是场灾难。

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战局一开始即获得这一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状进攻的大胆行动。如果弗里德里希认为自己的行动准确，他的将领们干劲十足，他的部队占有士气上的优势，而奥地利人行动迟缓，因此认为这些足以让他的计划获得成功，那么谁又能责备他这样行动呢？但是人们在考虑问题时不能忽视这些士气因素，不能把胜利完全归功于进攻的简单几何形式。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拿破仑的同样辉煌的1796年战局，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在意大利进行了向心状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位法国将领[5]在1796年所拥有的手段也是奥军统帅在1757年所具备的（除了士气上的），而且后者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像拿破仑在1796年时少于对手。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担心分兵进行的向心状进攻使对手有可能借助于内线而摆脱其兵力较少的不利处境，那么我们就不宜这样做。如果由于部队的位置而不得不这样做，那就只能把这种进攻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如果我们根据这种观点来考察联军1814年制订的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我们就不会同意这个计划。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6]附近的一个地点，正是在针对法兰西君主国重心的最自然和最径直的方向上。但是联军把自己的这些军队分开了，以便以一个军团从美因茨攻入法国，以另一个军团穿过瑞士攻入法国。由于敌人的兵力很少，以至无法想象他对边境进行防御，因此即使联军这种向心状推进能够成功，全部好处也只是以其中一个军团占领洛林[7]和阿尔萨斯，以另一个军团占领弗朗什孔泰[8]。

联军为这点小小的好处，值得向瑞士进军吗？我们很清楚，决定这一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同样糟糕的理由，但在此只谈我们正在研究的因素。

另一方面，拿破仑是一位善于对向心状进攻进行防御的人（其1796年的杰出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对手在数量上大幅超过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士气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虽然他抵达位于沙隆[9]的自己的部队时已经太迟，对其对手也过于轻视，但毕竟只差一点就在联军两个军团会合前打败他们。尽管如此，拿破仑在布里昂[10]附近遇到联军这两个军团时，它们已经削弱了很多：布吕歇尔手下只有原6.5万人中的2.7万人，主力军团的原20万人只还有10万人。联军给了对手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而且联军刚一分兵就后悔了，感到没有比重新会合更迫切的事情了[11]。

根据以上考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状进攻本身是能够带来较大战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部队原本就是分开部署的情况下采用。为向心状进攻而让部队离开路程最短和行军最便利的方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做法。

3.战区扩大可以是分兵推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个进攻的军团从一个地点推进并且成功地攻入敌国腹地时，尽管它能控制的区域并不仅仅局限于它途经的道路，而是会向两侧扩展一些，但是能扩展多少，取决于敌国的紧密度和凝聚力（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形象比喻的话）。如果敌国的内部联系松散，民众软弱，缺乏战争历练，那么胜利进军的部队不用做很多就能在自己后面占领一个广阔的地区，但是如果敌国的民众既勇敢又忠诚，那么前进的部队在其后面所能控制的地区就会多少成为一个狭长的三角形。

进攻者为避免出现这种不利情况，就有必要在推进时安排出一定的宽度。

如果敌军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进攻者就只能在未与敌军接触时保持这个宽度。距敌军的部署地点越近，这一宽度就越要收窄，这本身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如果敌人自己是部署在一定宽度上的，那么进攻的部队均匀分兵本身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或多个但彼此毗邻的战区。显然这属于“主要行动一并决定次要地点命运”这一观点所说的情况。

但是人们总是能够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如果主要地点对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够大而出现危险时，人们能冒这个危险吗？战区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道不值得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像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不可能穷尽各种行动方式，但是我们坚持认为，除少数例外情况，在主要地点的决战会一并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因此，除明显的矛盾以外，在其他情况下都应根据这个原则组织行动。

当拿破仑攻入俄国时，他有理由相信，通过击败俄军主力就会让道加瓦河上游的俄军部队败退。他起初只命令乌迪诺军去对付这部分俄军，不过维特根施坦转入了进攻，拿破仑被迫把第6军也派往那里了[12]。

与此相反，为对付巴格拉季翁，拿破仑一开始就派出了一部分部队，但是巴格拉季翁受到巴克莱所率中央部队退却的影响而一并退却，于是拿破仑得以把这部分部队重新调回到身边[13]。假如维特根施坦不是必须保护第二首都[14]的话，他也会随巴克莱的退却而退却。

1805年和1809年，拿破仑在乌尔姆附近和雷根斯堡[15]附近的胜利一并决定了意大利和蒂罗尔的命运[16]，尽管意大利是一个相当偏远和独立的战区。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17]决定了在威斯特法伦、黑森[18]和沿通往法兰克福大路的一切针对他的行动的命运[19]。

能影响到次要部分抵抗的情况很多，其中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如果防御者在一个幅员辽阔而且力量相对多的国家（例如俄国）可以长时间迟滞进攻者在主要地点上的决定性打击，那么在次要地点进行抵抗的防御者就不必把所有力量都匆忙集中到主要地点。

第二种情况：如果一个次要地点由于有很多要塞而拥有不寻常的独立性，例如1806年的西里西亚。但是拿破仑非常轻视这个地点，尽管他在进军华沙时不得不一开始就把这个地点放在身后，但他只派了弟弟热罗姆[20]率2万人前往该地。

如果有的战例表明，对主要地点的打击很有可能不会撼动次要地点，或者确实没有撼动次要地点，那是因为敌人在这些次要地点部署了较多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就不得不把这些次要地点视为无法避开的难题，派其他更适当的兵力去对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一开始就完全放弃自己的交通线。

谨慎的人可能还会更进一步，他们可能要求向主要地点的推进与向次要地点的推进完全同步。如果敌人不肯从次要地点退却，这些谨慎的人就会要求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这个原则与我们“尽量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个主要行动”的原则虽然并不完全矛盾，不过这两者的指导精神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按这个原则行动，运动就会减缓，进攻力量就会减弱，偶然因素就会增加，以致这一原则与以打垮对手为目标的攻势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假如敌在次要地点上的部队能够离心状退却，那么进攻者的困难就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攻的一致性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反对将“是否发起主要进攻，要视次要地点的情况而定”作为一项原则。我们坚持认为，一个以打垮对手为目标的进攻，如果没有胆量像一支箭那样射向敌国的心脏，那么它就无法达到目标。

4.最后，易于取得给养是分兵推进的第四个理由。

以一个小的军团通过一个富庶地区，当然要比以一个大军团通过一

个贫瘠地区舒服得多。但是如果措施得当，而且部队惯于吃苦，以一个大军团通过贫瘠地区并非不可能。因此“以小军团通过富庶地区”的想法绝不能让我们的决心受到影响，以致陷入分兵推进的大的危险之中。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承认分兵（由此将一个主要行动分为几个行动）的上述理由是有其道理的。如果在清楚地意识到目的和慎重地权衡了利弊的情况下，根据上述理由中的一个进行了分兵，那是无可指责的。

但是如果像常见的那样，计划是由一个学究气十足的参谋部仅按惯例制订的；如果不同的战区像下棋时先摆好棋子再走子那样，先以部队占据后再行动；如果这些行动为一些幻想出来的奇思妙想所左右，以各种复杂的线和几何关系接近目标；如果部队今天分兵只是为了两周后再冒极大的危险会合，以显示这些部队的全部艺术，那么这种为故意陷入极大混乱而离开径直、简单道路的做法，是我们所憎恶的。最高统帅对战争的指导越是无力，越是较少将战争视为以巨大力量武装起来的个人的简单行动（就像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样），整个计划越是参谋部这个脱离实际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十几个一知半解的人臆想出来的，那么上面说的愚蠢行为就越容易出现。

现在我们还要研究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即尽量使从属行动保持从属地位。

由于人们力求把整个战争行为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并且力求尽量通过一个大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就使交战国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失去了部分独立性，那里的行动就成了从属行动。假如人们能够把一切行动完全归结为唯一的一次行动，那么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完全失去了作用。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因此重要的是，要限制这些发生接触的次要地点的数量，以免它们占用过多本应用于主要行动的力量。

首先，我们认为，即使不可能把敌人的全部抵抗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就是说，即使像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不得不同时进行两场几乎完全不同的战争，战争计划仍然必须体现出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始终把其中的一场战争视为主要的，应该首先针对它部署兵力和行动。

根据这个观点，只在这个主要方向上采取进攻，而在另一个方向上保持防御态势是明智的做法。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同时在另一个方向上采取进攻才是正确的。

其次，我们应尝试以尽量少的兵力在这些次要地点上进行防御，尝试利用这种抵抗形式所提供的一切有利之处。

如果对手的来自不同国家的部队虽然出现在不同的战区，但从总的重心来看，这些部队会一并受到打击，那么我们的这个观点就更适合这些战区。

根据我们这个观点，在次要战区就不能再对那个应给予主要打击的敌人进行防御了。这一主要打击是由主要进攻本身和根据其他考虑而采取的次要进攻构成的，并使未受到它们直接保护的各地点的防御成为多余。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主力决战，一切损失都会在主力决战中得到补偿。如果兵力足以去理智地寻找这样主力决战的机会，那么“主力决战可能失败”就不能再是“无论如何要在其他地点避免损失”的理由，因为这样做恰恰会使失败的可能性大增，而且会使我们的行动自相矛盾。

甚至在整个进攻的各个环节上，次要行动也应该服从于主要行动。但是由于这个战区和另一个战区应分别派哪些兵力去进攻共同的重心大多取决于另外一些原因，因此我们在这里指的只能是，必须力求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越是能够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就会越简单，受偶然性的影响也就越少。

第二个原则涉及部队的快速使用。

任何无谓的时间消耗，任何无谓的绕路，都是浪费力量，因此是战略所憎恶的。而更重要的是要记住，一般来说，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就是开战时的出敌不意。突然和势不可当是进攻的最有力的翅膀，在以打垮对手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理论要求通过考察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径，而不是要求考察对向左还是向右、向这里还是向那里行动进行无休止的讨论。

如果回忆一下我们在《战略进攻的目标》一章中关于国家心脏的内容[21]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关于时间影响的内容，那么我们相信，不做进一步的说明就可以明白，“快速使用部队”这个原则确实具有我们所要求的那种影响。

拿破仑向来就是这样行动的。他总是最喜欢通过最近的大路直取敌军或敌国首都。

那么我们把一切归结于它并且要求迅速而直接完成的那个主要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什么叫打垮敌人，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从总的方面尽可能地做了论述，已经没必要再重复了。不管打垮敌人最后在具体情况下取决于什么，走向打垮敌人的开端总是一样的，即消灭敌军，也就是说要对敌军取得一个大的胜利，并且粉碎敌军。试图夺取这一胜利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说试图夺取这一胜利的地点距我们的边境越近，这一胜利就越容易取得；夺取这一胜利的时间越晚，也就是说夺取这一胜利的地点越是在敌国腹地，这一胜利就越具有决定性。在这里与在所有地方一样，取得胜利越容易，成果就越小；反之，成果就越大。

如果我们对敌军还不是很占优势，以致没有获胜的把握，那么我们就应尽量去寻找他们（敌军主力）。我们之所以说“尽量”，是因为如果这一寻找敌军主力的行动让我们走了大的弯路，走错了方向，浪费了时间，那么这一行动就容易成为一个错误。如果敌军主力不在我们行进的路上，而我们又不能去寻找它（因为对我们不利），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以后会找到它，因为它会不失时机地向我们扑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刚才说的，我们将在较为不利的情况下作战，这种不利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如果我们仍能赢得这次会战，那么这次会战就更具决定性。

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获胜的情况下，如果敌军的主力已经在我们行进的前方路上，而我们却故意从其侧面通过，则会犯下一个错误，至少认为这样从其侧面通过能让我们此后更容易获胜是错误的。

相反，从上述结论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当我军占有非常明确的优势时，为以后能发起一次更具决定性的会战，我们可以故意从敌军主力的侧面通过。

我们以上谈及的是彻底的胜利，也就是使敌人遭到惨败，而不仅仅是赢得一场会战。而要取得这种胜利，就要进行全面进攻或发起变换了正面的会战，因为这两种打法往往能使结局具有决定性。因此，以此为目标进行准备是战争计划的重要内容，包括准备必要的部队数量，以及为他们规定好行动方向。关于这些，我们在《战局计划》一章[22]中还要详细论述。

虽然直接对敌人正面发起会战也有可能使敌人遭到惨败，而且战史

上也不乏这样的战例，不过，随着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灵活敏捷程度日益接近，这种情况变得少见了，而且会越来越少。像在布林海姆[23]附近一个村子里即俘获27个步兵营的事，不再可能发生了。

一旦获得大的胜利，进攻者就不应考虑休息或喘口气，不应思前想后和查实确认等，而只应考虑追击，考虑在必要的地方发起新的进攻，考虑占领敌国的首都，考虑进攻敌人的援军或者敌国可作为依靠的任何目标。

当胜利的洪流把我们带到敌人的要塞旁，是否应该围攻这些要塞，取决于我们兵力的大小。如果我们在兵力方面占有大的优势，那么就应尽早控制这些要塞，否则就会损失时间。如果我们对先头部队下一步能否获胜没有把握，那么就只能用尽量少的兵力来对付这些要塞，就无法彻底围攻这些要塞。如果为了围攻要塞而迫使我们不能继续进攻，那么自这一刻起，进攻一般就达到了它的顶点。因此，我们要求主力迅速、不停歇地前进和追击。我们已经否定了“在主要地点上的这种前进应该取决于次要地点上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主力迅速前进和追击的结果是在其背后只有一个狭长的地带。

不管这个地带可以叫作什么，它构成了我们的战区。这样的情况会如何削弱先头部队的突击力，会给进攻者带来哪些危险，我们在前面指出过。这种困难，这种内在的牵制力量会不会达到一个点而阻止部队继续前进呢？当然是会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开始就想避免身后出现狭长的战区，并为此而降低进攻速度，那是错误的。现在我们还要说，只要统帅还没有打垮其对手，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达到这个目标，那么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他这样做，面临的危险也许加大，但战果也会加大。当统帅到了不敢继续前进，认为应该考虑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扩展的时候，那么这极有可能就是他进攻的顶点。于是进攻者飞翔的力量到头了，如果这时他还没有打垮对手，那么就极有可能无法再打垮对手了。

如果统帅为了步步为营地组织进攻而去占领要塞、山口、地区，那么这些行动虽然还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但已经只是一种相对的前进，不再是绝对的前进了。此时敌人不再是在逃跑途中，而是也许在准备新的抵抗，因此此时已经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进攻者还在稳步前进，但是防御者也在行动，而且每天都比进攻者多一点进步。总之，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那个结论：在一次必要的停顿以后，通常就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前进了。

因此理论要求的只是：只要还想打垮敌人，就要不停顿地向着敌人前进。如果统帅感觉这样做太危险而放弃这个目标，那么他停止前进和向两侧扩展就是正确的。理论指责的只是：如果他停止前进只是为了更巧妙地打垮对手。

我们不会愚蠢到宣称没有一个逐步打垮国家的例子。首先，我们提出的这个原则并不是毫无例外的绝对真理，它只是以很可能出现的一般结果为依据的；其次，一个国家的灭亡是逐渐发生的，有个历史过程，还是一下子就是敌人首次战局的目标，对这两种情况必须加以区别。我们在这里谈的只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力量才处于紧张状态，一方不是打垮对方的重心，就是面临被对方重心打垮的危险。如果人们在第一年得到些一般的好处，第二年在这基础上又得到些一般的好处，就这样逐渐地、缓慢地向目标前进，那么人们虽不会面临严重的危险，但取而代之的是要在很多地点面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战果到另一个战果之间的每一个空隙都会给敌人以新的希望。前一个战果对后一个战果只有很小的影响或者往往没有影响，甚至还有不利的影响，因为敌人会得到恢复，甚至会由于受到刺激而进行更大的抵抗，或者会得到新的外援。而如果一切行动是一鼓作气进行的，那么昨天的战果就能导致今天的战果，胜利之火就会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如果说有些国家确实在逐渐打击下被征服了（也就是说时间这一防御者本来的保护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要说，进攻者逐渐打击、征服一个国家的企图完全落空的例子要多得多。人们只要回想一下七年战争的结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试图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结果完全没有达到。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根本不能认同“在推进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相应的战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与推进保持平衡”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推进所产生的不利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我们在前面无望再获胜时，才应注意这种不利。

拿破仑1812年的例子远未让我们惊慌地背离这个论断，反而让我们更坚信这一论断。

拿破仑的这次战局之所以失败，不是像一般舆论所说的那样因为他推进得太快、太远，而是因为争取胜利的唯一手段受挫了。俄罗斯帝国不是一个能正式被征服（即保持占领）的国家，至少用现在欧洲国家的军队是征服不了的，用拿破仑为此而统率的50万人也是征服不了的。像

俄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只有利用其自身的弱点和内部分裂所造成的影响，才能使它屈服。而为了击中这些政治上存在的薄弱之处，进攻者就有必要撼动这个国家，直至其心脏。拿破仑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突进抵达莫斯科，才有望撼动俄国政府的勇气及其民众的忠诚和坚定。他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这是他在这次战局中能提出的唯一理智的目标。

拿破仑率其主力向俄军主力发起进攻，后者在他面前仓皇退过德里萨营垒，直到斯摩棱斯克附近才停下来。他迫使巴格拉季翁受主力拖累一并退却，打败了巴格拉季翁及其主力，占领了莫斯科。拿破仑在这里的做法与他一向的做法是相同的。他只是采用了这种打法才成了欧洲的统治者，而且也只有采用这种打法，他才能够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因此，那些赞扬拿破仑在过去历次战局中是最伟大统帅的人，不应指责他在这次战局中的做法。

根据结果来评论一件事是允许的，因为结果是对一件事的最好评析（参阅第二篇第五章），但是之后人们对这一仅根据结果做出的评论不必再以人类的智慧去加以证明。寻找一次战局失败的原因，与对这次战局进行评析还不是一回事。人们只有证明了这些失败的原因本不应被忽视，才是真正进行了评析，才可以指责这位统帅。

我们认为，谁要是仅仅由于1812年战局中出现了巨大反弹就认为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是荒唐的，而假如拿破仑这次战局取得胜利的结果，就又认为这次战局是其各种战法组合最卓越的行动，那么这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评判能力的人。

假如拿破仑像大多数评析者所乐见的那样在立陶宛停下来，以便先确保各要塞的安全（实际上那里除了完全位于法军侧面的里加[24]以外，几乎没有要塞，因为博布鲁伊斯克[25]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小地方），那么他就会不得不在冬天转入可悲的防御。这时，同样这些人又会首先叫起来：这已经不再是以往的那个拿破仑了！这个惯于通过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会战那样的胜利，在敌国的最后几道城墙下确认其占领的人，怎能未经一次主力会战就进入防御呢？他怎能犹豫不决，没有去占领敌国的首都（人去城空、已经准备弃守的莫斯科）呢？这样一来，莫斯科这个抵抗核心就能存在下去，新的抵抗力量就能围绕着它集结起来。他有前所未闻的良机，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像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者像弗里德里希大帝袭击近处小小的西里西亚一样，可他没有利用这个良机，在胜利的途中停了下来，难道是凶神绊住了他

的双脚吗？——这些人恐怕会做出上述这样的评论，因为大多数评析者的评判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认为，拿破仑的1812年战局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俄国政府保持了稳定，人民保持了忠诚和坚定。也就是说，是因为这次战局不可能成功。也许进行这次战局本身就是拿破仑的一个错误，至少结局表明他的很多考虑是自己欺骗自己。但我们认为，即使是应试图成功进行这一战局，那么恐怕基本上也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拿破仑在战区东部没有像他在西部不得不做的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很大的防御战争，而是试图采用唯一的一个手段达到目的：用一次大胆的打击迫使惊慌失措的对手媾和。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赌博中下的赌注，是实现大的希望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他的军队由于他的过错而受到了过大的损失，那么这一过错不在于推进得太远（因为这是他的目的，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于战局开始得太迟，在于他浪费人力的战术，在于他对军队的给养和退路考虑不周，最后还在于他离开莫斯科晚了一些。

至于俄军得以在别列津纳河设伏，正式阻止拿破仑退却，并不是一个有力的反驳我们的论据。理由如下：第一，这恰好表明，要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是多么困难——被切断退路的敌军在能想到的最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还是打开了一条路。俄军这一整个行动虽有助于加大拿破仑的失败，但并非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只是由于很少见的当地地形特点，俄军才得以在如此程度上切断法军的退路。假如没有横亘在大路前面的别列津纳河畔的沼泽地，以及沼泽地周围难以通行的茂密林地，俄军要切断法军退路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第三，为防止退路被切断，进攻者只有让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前进，而对这种办法我们以前就驳斥过了，因为一旦人们采用这种办法在中间推进，在左右留下部队保护两侧，那么某一侧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迫使先头部队立即往回赶。这样一来，进攻大概也就带不来多少好处。

我们决不能说拿破仑忽略了对其侧面的保护。为对付维特根施坦，他留下了一支兵力占优势的部队；在里加城前，他留下了一支兵力适当的围攻部队（这一举措甚至是多余的）；在南方，他有施瓦岑贝格率领的5万人，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几乎与契恰戈夫的兵力相当。此外，拿破仑在背后的中心地点还有维克托[26]率领的3万人。甚至在11月，即在俄军已经得到加强，法军已经大为削弱的关键时刻，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军背后，俄军的优势仍不是很大。维特根施坦、契恰戈夫

和萨肯[27]共有11万人，而施瓦岑贝格、雷尼尔[28]、维克托、乌迪诺和圣西尔[29]实际上还有8万人。即使是最谨慎的将军，恐怕在前进时也不会比拿破仑派出更多的兵力去保护自己的翼侧。

拿破仑1812年过涅曼河进攻俄国时，兵力是60万人。假如他带回法国的不是与施瓦岑贝格、雷尼尔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涅曼河的5万人，而是25万人（如果拿破仑没有犯我们在上面指责他的那些错误，这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次战局虽仍是一次失败的战局，但理论就不能对此有任何非难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过半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如果说这个损失特别引人注意，那也只是因为损失的绝对数量过大。

关于主要行动及其必要的发展趋势，以及它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危险，就谈这么多。至于次要行动，我们首先要指出：所有次要行动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目标不应该妨碍每个部分的行动。假设联军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30]和荷兰出发进攻法国，目标是在巴黎会师，如果计划每个军团在会师以前都尽量保全自己而不冒任何危险，那么我们称这样的计划是有害的计划。执行这样的计划，三个军团的行动必然会相互牵制，每个部分在前进时都会迟缓、犹豫和畏缩。较好的办法是给每个军团分配一定的任务，当这些不同的行动自然地成为一个整体时再统一行动。

这种为了行军数天后再会合的分兵几乎在所有战争中都出现，但实际上毫无意义。如果分兵，就必须知道为什么要分兵，这个“为什么”必须有充分的理由，不能像跳一圈四对舞[31]那样仅仅是为了以后再会合到一起。

如果军队从不同的战区发起进攻，则应该给每支部队下达各自的任务，任务的内容应使各部队不遗余力地发挥出其突击力。这时的问题在于各部队均应发挥出其突击力，而不在于各部队去争得相应的好处。

如果敌人的防御与我们预想的不同，造成我们其中一支部队任务过重，遭到了失败，那么这支部队的失败不应该也不允许影响到其他部队的行动，否则一开始我们就会失去整体胜利的可能性。只有在多数部队或者主要部分已经失败的情况下，才允许这支部队的失败对其他部队产生影响（而且也必然会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计划也就失败了。

对本来担任防御，但防御成功后可以转入进攻的大小部队来说，如

果它们不能把多余的兵力转用于主要的攻势地点（这主要取决于战区的地理位置），那么这条规则也适用这些部队。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进攻的几何形状和一致性会有什么变化呢？与一个被击败部队相邻的各部队的翼侧和背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这正是我们应主要加以批驳的问题。这种把一个大规模进攻与一个几何学上的四边形粘在一起的做法，是陷入了错误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经指出，战略中的几何因素不像战术中的几何因素那么有效。我们在这里只想重复一下结论：进攻者尤其要重视各个地点上切实的结果，而不必重视在进攻中由于各地结果不同而逐渐形成的几何形状。

在战略的广阔范围内，有关各部分几何位置的考虑和决定自然是最高统帅应该做的，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无权过问他的友邻部队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而是只应按照指示无条件地努力达成自己的目标，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件确定的事。如果确实由此引起了严重的不协调，那么自上而下总还是有办法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的。因此，这种分兵行动的主要弊端是可以消除的，包括：介入战事进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很多担心和假设；每个偶然事件不仅影响到与它直接有关的部分，而且同时会影响到整体；次一级指挥官的个人弱点和个人仇恨情绪有过大的表现余地。

我们认为，只有当人们还没有充分和认真地研究战史，没有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物区分开，没有估计到人的弱点的全部影响时，才会认为我们上述这个观点是荒谬的。

一切有经验的人都承认，在多路进攻时，通过准确地对各路部队进行协调来取得胜利，在战术范围就已经很困难了，那么在分兵程度大得多的战略范围内，这样做就更困难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如果说所有部分保持协调一致是取得战果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对这种分兵进行的战略进攻就应该予以彻底否定。但是一方面，我们不能任意地彻底否定这样的进攻，因为一些我们根本无法控制的情况可能迫使我们采取这样的进攻；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战术上，所有部分也没有必要在作战过程中的每个时刻都保持协调一致，至于在战略上，正如上面所说，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因此在战略范围，人们更应忽略各部分保持协调一致的问题，更应坚持给各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务。

我们还要接着这一点做个重要的补充，这涉及如何正确地分配角色。

1793年和1794年，奥地利的主力在尼德兰，普鲁士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奥军自维也纳开赴孔代[32]和瓦朗谢讷，与自柏林开赴兰道[33]的普军交叉而过。奥地利人虽然要在尼德兰对其比利时各省进行防御，但是如果他们在法属佛兰德占领一些地方的话，也是很方便的，不过他们对此没有多大兴趣。考尼茨[34]侯爵去世后，奥地利大臣图古特[35]为更好地集中力量而力排众议，完全放弃了尼德兰。的确，奥地利人到佛兰德比到阿尔萨斯几乎还要再远一倍，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都要依靠现金维持的时代，这不是件小事。不过图古特大臣显然还抱有另一个意图，他想通过让尼德兰面临危险来迫使那些对保卫尼德兰和下莱茵地区有兴趣的国家（荷兰、英国和普鲁士）做出更大的努力。他失算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上当的。不管怎么说，此事的发展过程始终展示出了政治利益对战争进程产生的影响。

普鲁士在阿尔萨斯地区既没有什么要防御的，也没有什么要夺取的。1792年，普军穿过洛林向香槟地区[36]的进军[37]是在骑士精神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当形势对这次进军不利时，普鲁士对继续作战的兴趣也就只剩下一半了。假如普军是在尼德兰，那么他们就与荷兰有了直接联系（他们几乎可以把荷兰视为自己的国土，因为他们曾于1787年征服过荷兰），就可以保护下莱茵地区，也就保护了荷兰这一普鲁士君主国距战区最近的部分。此外，普鲁士由于得到英国的援助，其与英国的同盟关系也是比较牢固的，在这些情况下，其同盟关系不会轻易地恶化为盟友之间的算计（当时人们认为普鲁士政府是利用盟友关系耍了计谋）。

假如当时奥地利人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普鲁士人的全部兵力在尼德兰，奥地利人在尼德兰只留下一支小规模的部队，那么奥普联军就会收到好得多的效果。

1814年，假如人们让巴克莱将军（而非敢作敢为的布吕歇尔）统率西里西亚军团，让布吕歇尔留在主力军团，接受施瓦岑贝格的指挥，那么联军的这一战局也许会彻底失败。

在七年战争中，假如敢作敢为的劳东所在的战区不是普鲁士君主国最牢固的西里西亚地区，而是帝国军队所在的地区，那么整个战争的情

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38]。为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主要不同点，对下列情况进行考察：

第一种情况是，我们与其他国家共同作战，而这些国家不仅是我们的盟友，而且有各自的利益。

第二种情况是，盟国的军队前来是为了支援我们。

第三种情况是，只谈将领们的个人特点。

对前两种情况，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应像1813年和1814年那样把不同国家部队完全混编，以至具体一路部队是由不同国家部队组成的？还是应尽量将各国部队分开，以便每支部队能更独立地行动？

显然第一种做法最有利，但前提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友好关系和共同的利益，而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在各国部队混编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很难追逐各自的利益，指挥官们各自自私的想法所起的有害影响就只能表现在次一级指挥官们的身上，即只表现在战术范围，而且即使是在战术范围，这种自私的想法也不像在各国部队完全分开时那样可以不受惩罚地、自由地表现出来。而在各国部队完全分开时，这种有害影响就会转而进入战略范围，能够在决定性的步骤中起作用。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要采取第一种做法，政府方面必须具有罕见的奉献精神。1813年，紧迫的形势促使各国政府向这个方向努力。当时派出部队最多并对局势好转贡献最大的俄国皇帝并未出于虚荣心要求俄军独立作战，而是把他们交给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指挥官，对此是应该大加赞扬的。

如果各国部队不能这样混编在一起，那么他们完全分开自然比半分半合要好。最糟糕的是不同国家的两个独立的指挥官同在一个战区。例如在七年战争中，俄国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就经常是这样。在各国部队完全分开的情况下，要完成的任务也就更多地被分担了，于是各国部队就受到各自任务的压力，在形势的压力下就会采取更多的行动。而如果各国部队联系较多，或者甚至就在同一个战区内，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而且一国部队的不良企图会一并阻挠另一国部队的行动。

在前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下，各国部队完全分开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每个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通常已经为本国部队规定了不同的目标；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来支援的部队可能没有自己的目标，此时受援国的部队通常只能完全从属于前来支援的部队（如果前来支援部队的

兵力在某种程度上适合这样做的话）。奥地利人在1815年战局末期以及普鲁士人在1807年战局中就是这样做的[39]。

至于将领们的个人特点，就转而涉及每个人了。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总的看法，即不要任命最小心和最谨慎的那些人来担任从属部队的指挥官（通常很容易做出这样的任命），而是要让最敢作敢为的那些人来担任，因为我们曾经指出，在部队分开行动时要想取得战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莫过于每个部分都积极行动，以充分发挥各自的力量。只有这样，在某一地点可能犯的错误才会被在其他地点的敏捷行动抵消。只有指挥官行动迅速和敢作敢为，受到其内在欲望和内心驱动前进时，人们才有把握看到各部分充分行动起来。仅是客观和冷静地考虑是否有必要采取行动，很难使军队充分行动起来。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在使用部队和统帅时，只要情况允许，就应该根据其特点和地形情况规定其任务。

常备军、训练有素的部队、数量众多的骑兵、谨慎而理解力强的年长指挥官，应该用于开阔地带；民兵、民众武装、临时组织起来的底层民众、敢作敢为的年轻指挥官，应该用于林地、山地和山口；前来支援的部队应该用于他们喜欢去的富庶地区。

迄今我们从总的方面谈了战争计划，在本章中又专门谈了以打垮对手为目标的战争计划。在所有这些论述中，我们的意图是突出战争计划的目标，并指出为达到目标而准备手段和方法时应遵循的指导原则。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论述使读者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样的战争中应该追求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我们想强调必然的和普遍的东西，同时给特殊的和偶然的东西留下余地，但是我们想去除那些任意的、无根据的、不严肃的、幻想的或诡辩的东西。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就认为已经完成了任务。

谁要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谈到迂回江河、利用控制点控制山地、避开坚固阵地和国土的锁钥等问题而感到非常奇怪，谁就是没有理解我们，而且在我们看来，他还没有从大的方面理解战争。

我们在前几篇中已经总的勾勒出这些问题的特点，并且指出其作用往往比其“名声”小得多。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中，它们就更不能，也不应起大的作用了，也就是说不应对整个战争计划产生大的影响。

关于最高指挥权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篇的最后用专门的一章加以论述[40]。

现在我们以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一章。

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邦联、尼德兰和英国决定对法国开战，而俄国保持中立的话（这是150年来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它们是有能力进行一场以打垮对手为目标的进攻战争的，因为无论法国多么幅员辽阔和强有力，毕竟还是有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况：它的大半国土被敌军淹没，首都被占领，外援不足（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给予它有效的支援），西班牙离得太远，所处位置也极为不利，意大利各邦目前又太腐朽，没有力量。

对法作战的上述国家即使不算其在欧洲以外的领地也有7,500万以上的人口，而法国只有3,000万人口。这些国家如果对法国进行一场认真的战争，可以毫不夸张地提供以下军队员额：

奥地利	25万人
普鲁士	20万人
其他德意志各邦	15万人
尼德兰	7.5万人
英国	5万人
	计72.5万人

如果这些军队确实能够投入作战，那么就极有可能远远超过法国能与之对峙的兵力，因为法国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从未有过类似规模的军队。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法军还要分兵用于要塞守备、建立补给站以及海岸线警戒等，那么我们就不会怀疑联军在主要战区很可能占据大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正是打垮敌人这一目的的主要基础。

法兰西帝国的重心在于其军队和巴黎。联军的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几次主力会战中战胜法军，占领巴黎，并将法军余部赶过卢瓦尔河[41]。法兰西君主国的心脏地带位于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在那里，从

边境到首都只有30普里。联盟中的部分国家即英国、尼德兰、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各邦在那里都有其自然的部署地点，有的国家就位于这个地带附近，有的就在这个地带的背后。奥地利和南德意志只有从上莱茵地区出发才便于对法作战。因此，联军最自然的进攻指向是特鲁瓦和巴黎，或者是奥尔良[42]。从尼德兰和上莱茵地区发起的这两路进攻是非常直接、自然、简捷而有力的，都指向敌军重心。全部敌军应是分布在这两个地点[43]的。

只有两点考虑与这个计划的简单性有矛盾。

奥地利人不会全部离开意大利，他们无论如何要对那里的局势保持控制，因此奥地利人不会同意通过对法国心脏的进攻来间接保护意大利。鉴于意大利的政治状况，对奥地利的这个次要意图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把从意大利进攻法国南部这个已经尝试过多次的陈旧想法与奥地利的次要意图联系起来，并因此而向意大利派去大量部队（而意大利在首个战局中仅为防止出现极端的不利是不需要这么多兵力的），那么此举将是一个十分确切的错误。如果人们不想违背“计划统一、兵力集中”这个主要考虑，那么在意大利就只应保留在首个战局中为防止出现极端不利所需的少量兵力，而不应从主要行动中抽出更多的兵力。欲在罗讷河[44]畔征服法国，就像是要用刺刀尖举起一杆步枪，是不可能做到的。对于进攻法国南部，即使作为次要行动也应该加以反对，因为这种进攻只会激起新的力量来反对我们。对遥远地区的每一次进攻，都会把本应沉寂的利害关系和活动搅动起来。只有实际情况表明留在意大利仅为保障该地安全的兵力过多，即无所事事的时候，从那里进攻法国南部才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再重复一遍：留在意大利的部队应该少到情况允许的最低程度，只要保障奥地利人不至于在一次战局中丧失整个意大利就足够了。在我们这个例子中，这个兵力可以假设为5万人。

另一个考虑是法国是一个滨海的国家。由于英国在海上占上风，法国的整个大西洋沿岸很容易受到威胁，因此它或多或少要派兵防守。不管派去的防守力量是多么少，法国要防守的边境长度毕竟会因此而增加两倍，为此肯定要从战区的法军中抽调一些兵力。英国人可调用2万或3万人的部队登陆，用以威胁法国。这些兵力也许会牵制两倍或三倍的法军，而且人们在此不仅要考虑到法军所需的部队，还要考虑到舰队和海岸炮台所需的经费和火炮等。我们假设英国为此投入2.5万人。

这样，我们的战争计划简单说应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在尼德兰集结：

普鲁士人	20万人
尼德兰人	7.5万人
英国人	2.5万人
北德意志各邦部队	5万人
	计35万人

其中约5万人用于占据边境要塞，其余30万人向巴黎推进，对法军发起主力会战。

第二，20万奥地利人和10万南德意志各邦部队集结于上莱茵地区，以便与从尼德兰出发的军团同时推进，具体是向塞纳河上游地区，进而向卢瓦尔河方向推进，同样对法军发起主力会战。上述这两个方向上的进攻也许会在卢瓦尔河畔合二为一。

这样，主要的内容就已经确定了。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主要与消除错误观念有关：

第一，统帅们应努力寻求进行计划中的主力会战，在拥有兵力优势和能够带来决定性胜利的有利条件下发起主力会战。为了这个目的，统帅们应该不惜一切，而在要塞围攻、包围、守备等方面应该尽量少用兵力。如果统帅们像施瓦岑贝格在1814年所做的那样，一踏进敌国就呈离心状散向四方，就会失去一切。联军在1814年之所以没有在头两周内真的失去一切，只是多亏当时的法国软弱无力。进攻应该像一支用力射出的箭，而不应像一个膨胀到破裂的肥皂泡。

第二，联军应该把瑞士的安全交由其自己的力量去处理。如果瑞士保持中立，那么联军在上莱茵地区就有了一个良好的依托点；如果瑞士受到法国的进攻，那么它可以自卫，瑞士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适于自卫的。最愚蠢不过的想法就是认为瑞士既然是欧洲地势最高的国家，那么它在地理上就能对战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实，这样的影响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很受限制的条件下才会出现，而瑞士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

件。法国人在本国的心脏地带受到进攻的同时，不可能从瑞士向意大利或士瓦本发起有力的攻势，因此人们根本不能将瑞士的高海拔位置看作是决定性的情况。战略上拥有制高点所带来的好处首先主要是对防御重要，而对进攻来说，剩下的重要性可能表现在某次突击中。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是没有想明白这一问题。如果将来在当权者和统帅主持的会议上出现一位学识渊博的参谋，忧心忡忡地抖搂出这番聪明话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先声明，他的这番话是毫无价值的胡说。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会议上能出现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一位有健全思维能力的人去堵住这位参谋的嘴。

第三，对这两路进攻部队之间的地区，我们可以不管。当60万人集结在距巴黎30～40普里的地方，准备向法国的心脏发起进攻时，难道还要去考虑保护中莱茵地区，包括柏林、德累斯顿、维也纳和慕尼黑吗？考虑这个问题是违背常识的。联军应该保护交通线吗？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但是之后人们可能从这里做逻辑上的推论，认为保护交通线必须用和进攻一样强大的兵力，并赋予它和进攻一样的重要性，从而不是根据各国地理位置的要求分两路推进，而是不必要地分三路推进，然后这三路也许会变成五路甚至七路，同时相关的陈词滥调就又出现了。

我们所说的两路进攻，每路都有自己的目标。用于两路进攻的兵力极可能显著地超过敌人的兵力。如果每路进攻都十分有力，那么它们只会相互产生有利的影响。如果敌人的兵力分布得很不均衡，我们两路进攻中的一路失利了，那么人们有理由期待另一路进攻的胜利自然地弥补这一失利，这是两路进攻之间真正的内在联系。这两路进攻相距较远，不可能每天就战况相互联系，它们也不需要这种联系，因此直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径直的联系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同时，本国心脏正在受到进攻的敌人也不可能用很大兵力来切断这种联系。更让人担心的是得到袭扰部队支援的居民会切断这种联系，以至敌人不消耗正规部队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为对付这种情况，只要从特里尔[45]向兰斯[46]方向派出一支以骑兵为主的1万～1.5万人部队就足够了。这支部队足以击败任何小股部队，并与大部队齐头并进。它不必包围或监视要塞，而只需从要塞之间通过；它不必占领任何牢固的基地，遇到优势之敌，避向任何方向即可；它也不会大败，即使大败，对整体来说也不是大败。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支部队很可能足以构成两路进攻的中间点。

第四，两个次要行动（奥军在意大利的行动和英军登陆部队的行

动）有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实现其目的。只要不是无所事事，那么从大局来看，他们就已经达到了目的。无论如何，前述两路大规模进攻中的任何一路都绝对不能以任何方式依赖这两个次要行动。

我们坚信，如果法国再想采取傲慢态度，像过去的150年里那样压制欧洲，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每次都打败和惩罚法国。只有过了巴黎，到达卢瓦尔河畔，我们才能从法国那里获得欧洲安宁所必需的条件。只有这样，3000万人对7500万人的人口自然比例关系才能迅速地呈现出来，而不会像150年来那样，各国军队从敦刻尔克[47]到热那亚[48]虽然像一条带子那样围住法国，但各国追求着四五十个不同的狭隘目的，没有一个足以克服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联军中产生并反复出现的惰性、阻力和外来影响。

读者自然会注意到，德意志邦联军队目前的部署与这里要求的部署很不相符。在这一邦联中，德意志各邦构成了德意志力量的核心，而普鲁士和奥地利却被这个核心削弱，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分量。但是一个邦联国家在战争中是一个很脆弱的核心，在那里不可能想象会有什么一致性、能量以及对统帅的理智选用、威信、责任心，等等。

奥地利和普鲁士是德意志帝国[49]突击力量的两个自然的中心，它们构成真正的打击力量，是锋利的刀刃，它们是君主国家，惯于征战，有各自明确的利益。它们是独立的强国，领先于其他国家。德意志的军事建设应该以这些自然的线条轮廓为基础，而不应以有关统一的错误主张为基础。在目前情况下，统一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而谁要是因追求不可能的事而错失可能的事，谁就是一个蠢人。

注释：

[1]布图尔林（Alexander Borissowitsch Buturlin，1694—1767），伯爵，俄国元帅。1720年任彼得大帝副官。在1760—1761年俄普战争中任俄军司令。——译者注

[2]指亚历山大一世（Pawlowitsch Alexander Ⅰ.，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在位期间曾多次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神圣联盟”，参加对拿破仑的战争。——译者注

[3]1813年8月，反法联盟同拿破仑的和谈破裂，战争再起。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瑞典等国的军队分为三个军团，即波希米亚军团（主力，由奥地利的施瓦岑贝格指挥）、西里西亚军团（由普鲁士的布吕歇尔指挥）和北方军团（由瑞典的贝纳

多特指挥），试图以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拿破仑率法军在易北河中游德累斯顿地区试图从内线各个击破联军。——译者注

[4]指贝纳多特（Jean-Baptiste Jules Bernadotte，1763—1844），侯爵，法国元帅，瑞典国王。因他是瑞典国王查理十三的养子，国王去世后，贝纳多特于1810年8月被瑞典国会选为瑞典王储。1813年统率瑞典、俄国和奥地利联军在莱比锡大会战中击败拿破仑。1818年，登基为瑞典国王，即查理十四世（1818—1844）。——译者注

[5]在1814年战局中，按联军的行动计划，弗里德里希·冯·比洛军从汉诺威出发，经荷兰、比利时向法国北部进军，然后并入西里西亚军团。这一行动不仅帮助了奥兰治公爵回国复位，以及帮助了英军登陆，而且还牵制了迈松（Nicolas Joseph Maison，1770—1840，侯爵，法国元帅、国防大臣）率领的法军。——译者注

[6]指波希米亚和奥地利本身。——译者注

[7]指拿破仑。——译者注

[8]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今德国黑森州一城市。——译者注

[9]洛林（Lothringen），位于法国东北部，历史上曾为公国（843—1766），面积23,547平方公里。——译者注

[10]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历史地域名，包括今法国东部索恩河上游和靠近瑞士边境的广大地区。历史上曾是法国的一个省（1678—1790）。——译者注

[11]沙隆（Chalons），即今法国东北部城市马恩河畔沙隆（Chalons-sur-Marne）。——译者注

[12]布里昂（Brienne-le-Château），今法国奥布省一城市，位于奥布河畔。拿破仑少年时期曾在此上过五年军校（1779—1784）。——译者注

[13]1814年战局初，布吕歇尔率领西里西亚军团过莱茵河后，将约克军留在摩泽尔河地区，只带27,000人开赴布里昂，准备与施瓦岑贝格率领的主力军团（波希米亚军团）会合。1月29日，布吕歇尔在布里昂附近与拿破仑率领的4万法军会战，战败后退向特兰。此时，联军波希米亚军团的11万人抵达奥布河畔巴尔，布吕歇尔得以用绝对优势的兵力于2月1日在布里昂附近的拉罗提埃大败法军，但是在会战胜利后并未追击法军，反而分兵。很多评论家认为，如果联军当时集中兵力开赴巴黎，

那么拿破仑就无法挽回败局。——译者注

[14]1812年战局初，巴克莱率俄军第1军团从德里萨向维捷布斯克撤退时，把维特根施坦留在德里萨一带保护通往彼得堡的道路。拿破仑派乌迪诺率第2军渡过道加瓦河，开往波洛茨克和谢别日，保护主力的翼侧。在克利亚斯蒂策附近，乌迪诺被维特根施坦击败，于是拿破仑派圣西尔率领第6军去支援乌迪诺。——译者注

[15]1812年战局初期，拿破仑率法军主力直逼维尔纳，俄军第1军团退向德里萨，继而退向斯摩棱斯克。法军达武部奉命向明斯克推进，企图切断俄国第2军团的退路，但俄军第2军团在第1军团撤退后已经退却。当俄军的这两个军团在斯摩棱斯克会合后，拿破仑即将达武调回主力。——译者注

[16]指彼得堡（Petersburg），即今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东岸、涅瓦河口。1703年由俄皇彼得大帝兴建，历史上曾长期为俄国首都。——译者注

[17]雷根斯堡（Regensburg），今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位于多瑙河畔。——译者注

[18]1805年，拿破仑在乌尔姆会战中获胜，打乱了奥军的行动计划，迫使卡尔大公率领在北意大利的奥军退却。1809年的雷根斯堡会战后，拿破仑派勒费弗尔将军率领第7军进入蒂罗尔。在蒂罗尔的奥军本想阻止法军前进，但由于奥军主力败退，不得不退出蒂罗尔。——译者注

[19]指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中的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

[20]黑森（Hessen），今德国中部的一个联邦州，历史上曾是多个侯国、公国、边区的所在地。——译者注

[21]1806年，普鲁士在勃兰登堡边区保留了一支3万人的战略预备队，准备在必要时在威斯特法伦另辟战场。黑森选帝侯在战前与普鲁士有协定：若普鲁士获胜，黑森将与普鲁士共同反法；若法国获胜，黑森则严守中立。耶拿会战前夕，普军派魏玛公爵出图林根山区，准备开赴弗兰肯，袭扰法军后方。由于普军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中失败，这些计划均未能实现。——译者注

[22]热罗姆·波拿巴（Jérôme Bonaparte，1784—1860），拿破仑最小的弟弟，威斯特法伦王国国王（1808—1813）。——译者注

[23]原文如此，疑误。《战略进攻的目标》是第七篇第三章，但作者在该章中并

未谈到这个问题。——译者注

[24]原文如此，疑误。本书并没有这一章。——译者注

[25]布林海姆（Blenheim），布林德海姆（Blindheim）的英语称谓，今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小镇，位于多瑙河畔。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荷联军于1704年8月13日在此重创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迫使其27个步兵营和4个骑兵团投降。——译者注

[26]里加（Riga），今拉脱维亚首都，位于道加瓦河畔。——译者注

[27]博布鲁伊斯克（Bobrujsk），今白俄罗斯中部一城市，位于别列津纳河畔。——译者注

[28]维克托（Claude Victor-Perrin，1764-1841），公爵，法国元帅。——译者注

[29]萨肯（Fabian Gottlieb Fürst von Osten-Sacken，1752—1837），侯爵，俄国元帅。在1812年战局中率预备军团在白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一带活动。——译者注

[30]雷尼尔（Jean Louis Ebenezer von Reynier，1771—1814），伯爵，法军将军。在1812年战局中指挥法军第7军团（大多由萨克森人组成）。——译者注

[31]圣西尔（Laurent marquis de Gouvion Saint-Cyr，1764—1830），侯爵，法国元帅和军事理论家。在1812年对俄战争中指挥第6军团。1815年和1817—1819年两次任法国国防大臣。——译者注

[32]中莱茵地区（der Mittelrhein），指今德国宾根与波恩之间的莱茵河两岸地区。——译者注

[33]拿破仑一世时期在巴黎出现的一种交谊舞。——译者注

[34]孔代（Condé），即今法国诺尔省城市埃斯科河畔孔代（Condé-sur-l'Escaut）。——译者注

[35]兰道（Landau），今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南部一城市。——译者注

[36]考尼茨（Wenzel Anton Kaunitz，1711—1794），侯爵，奥地利首相。主张联合法、俄，反对普鲁士，但未成功。因奥皇弗朗茨二世即位后与普鲁士结成反法

联盟，于1792年离职。——译者注

[37]图古特（Johann Amadeus Franz de Paula Freiherr von Thugut，1736—1818），男爵，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奥地利外交大臣（1793—1801），推行反普、反法的外交政策，积极推动英、俄、奥结成反法联盟。——译者注

[38]香槟地区（die Champagne），历史上法国一地区名，今香槟-阿登大区的一部分。——译者注

[39]指1792年奥普联军进攻法国。——译者注

[40]在七年战争中，奥地利的劳东将军主要在西里西亚作战。作者认为，假如奥地利将劳东部署到帝国军队所在的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地区作战，其获得的战果会大得多。——译者注

[41]“1815年战局”有可能是“1805年战局”之误，因为在1815年战局中，反法联军之间并没有支援和被支援的关系。1805年战局中的奥地利和1807年战局中的普鲁士都受到俄军的支援，而且在战局末期都主要依靠援军进行战争。奥地利在1805年奥斯特利茨会战失败后，以及俄普联军在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失败后，都与法国签订了和约，俄军即退出战场。——译者注

[42]原文如此，疑误。本篇并没有这一章。——译者注

[43]卢瓦尔河（die Loire），法国流入大西洋的最大河流，长1,004公里。——译者注

[44]奥尔良（Orl ans），今法国卢瓦尔省一城市，位于卢瓦尔河畔，东北距巴黎120公里。——译者注

[45]原文如此。从上文理解，仅指巴黎和特鲁瓦或巴黎和奥尔良。——译者注

[46]罗讷河（die Rhone），法国第二大河，发源于瑞士南部，流经法国东南部，长812公里。——译者注

[47]特里尔（Trier），今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西部一城市，位于摩泽尔河畔。——译者注

[48]兰斯（Reims），今法国东北部马恩省一城市，位于马恩河与韦勒河之间，西南距巴黎约130公里。——译者注

[49]敦刻尔克（Dunkerque），今法国诺尔省一海港城市，位于北海沿岸，东距法国和比利时边境10公里。——译者注

附录1

作者在1810年、1811年和1812年为王储[1]殿下讲授军事课的材料

一、呈高迪将军审阅的授课计划

我认为，王储殿下从我这里得到的军事艺术方面的知识只应是基础知识，应能够帮助殿下理解近代战史。基于这一观点，我认为重要的是为王储清晰地讲授战争的概念，而且讲授的内容不能太详尽，不能要求殿下付出太多的精力。

要想完全掌握一门科学，必须在一个时期内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主要用在这门科学上，而这对王储来说似乎为时尚早。

基于这些考虑，我选择了以下授课方法。我觉得这种方法最适合一个青年人的自然的思考过程。

授课时，我将尽最大努力做到：首先，把内容讲得让王储能够理解，否则即使是这位最好学的学生也很快就会感到无聊，注意力分散，并对课程心生厌恶。其次，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给王储讲授错误的概念，否则就会给以后更详细的讲授或者其自学带来诸多困难。

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我将始终努力把授课内容与人的自然理解力密切地结合起来，并且注意摆脱所谓科学的系统性和学校的教学方式。

现在我将仓促拟订的授课计划呈送阁下审阅，如有不合尊意之处，恳请予以订正。

要想理解战史，除了必须具备有关兵器和兵种的基础知识外，主要还要掌握一些所谓应用战术（或称高等战术）和战略的概念。实际上，战术（或称战斗学）是主要的课程，这一方面是因为战斗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要讲授的内容都是战术内容。战略（或称为实现战局目的而综合运用各个战斗的学问）更多的是自然形成的、成熟的判断力的一种活动；但是人们至少必须清楚地说明在战略中出现的一些内容，并且指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这种概略的讲授中，在讲授战术防御时讲授野战筑垒术，在讲授战略期间或之后讲授永备筑垒术，是最恰当的。

战术本身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其中一种是在不了解整体的战略关联时也可以理解的，例如各种较小规模部队（从步兵连、骑兵连直到由各兵种的旅）在各种地形上的部署和战斗方式；另一种是与战略概念有联系的，例如整个军和军团在战斗中的行动、前哨、小规模战争等，因为在这里出现了位置、会战、行军等概念，而如果不了解整个战局的关联，就无法理解它们。

因此，我将把这两种内容分开讲授，先对战争概念做个非常浅显的描述，然后再讲战术（或较小规模部队在战斗中的行动），在讲到整个军和军团的纯粹的部署（战斗序列）时停下，以便回过来再对战局做一个概述，进一步指出有关事物的关联，然后再讲战术的其他内容。

最后，通过再次介绍一个战局的过程，开始讲解战略，以便从这个新的角度来考察各个问题。

由此得出下面的授课顺序：

武器

火药、滑膛枪、线膛枪、火炮及其附件。

炮兵

关于平射装药和曲射装药的概念。

火炮的操作。

一个炮兵连的编成。

火炮和弹药的费用。

火炮的效应——射程——命中率。

其他兵种

骑兵，轻骑兵、重骑兵。

步兵、轻步兵、重步兵。

编队——任务——特点。

应用战术或高等战术

关于战争、战斗的一般概念。

小部队的部署和战斗方式。

在各种地形上的步兵连（有炮兵时和无炮兵时）。

在各种地形上的骑兵连（有炮兵时和无炮兵时）。

步兵连和骑兵连的共同行动。

步兵连和骑兵连在各种地形上的共同行动。

一个由若干个旅组成的军的战斗序列。

一个由若干个军组成的军团的战斗序列。

（上述最后两点与地形无关，因为否则就会出现位置的概念。）

关于一个战局的较详细的叙述。

战局开始时军团的编成。

军团在行军和占领阵地时需要采取的警戒措施，例如前哨、巡逻、侦察——分遣队——小规模军事活动。

军团选择的阵地应该使军团能够在阵地上进行自卫。

战术防御——防御工事。

从在这样的阵地向敌人发起进攻——战斗中的行动——会战——退却——追击。

行军——江河防御——过河——扼守要地——舍营。

战略

从战略的角度对一次战局和整个一次战争的概述。

决定战争成果的是什么。

行动计划。

行动线——给养制度。

进攻战。

防御战。

阵地——扼守要地——会战——行军——江河防御和渡河。

舍营。

冬季宿营。

山地战。

战争理论，等等。

永备筑垒术和围攻战，不在战略之前讲，就在最后讲。

二、最重要的作战原则

（为王储殿下授课的补充内容）

这些原则虽然是我较长时间思考和不断研究战史的结果，但只是仓促写出来的，在形式上经不起严格的评析。此外，我只是从大量问题中突出了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在这里简短扼要是很重要的。因此，这些原则无法使殿下获得完整的教益，更多的是促使殿下自己思考，并为这种思考提供一个主要的思路。

（一）作战的一般原则

1.战争理论主要是研究怎样能够在决定性的地点得到在物质力量和

有利条件方面的优势，即使理论无法做到这一点，也要教导人们考虑到士气要素：考虑到敌人很可能犯的错误，考虑到一次大胆行动给人的印象等，当然也要考虑到我们自己悲观失望的情况。所有这一切绝不是在军事艺术及其理论范围之外的，因为军事艺术理论无非是对人们在战争中的各种可能处境所做的一种理智的思考。人们必须最经常地考虑所有这些处境中最危险的处境，并对它们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这样人们就会根据理智的理由做出英勇的决定，此后任何冷漠的仔细推敲者都无法动摇这种决定。

谁要是对殿下就上述内容做出其他的解释，谁就是一个书呆子，其见解只会对您有害处。未来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在会战的混乱中，殿下将清晰地感觉到，在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在枯燥无意义的数字抛弃我们的时候，只有上述这种见解才能帮助我们摆脱困境。

2.当然人们在战争中无论是指望得到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优势，总是力求使自己拥有获胜的可能性，不过这一点并不是总能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没有什么更好可做的，就要不时为加大这一获胜的可能性而采取些行动。如果此时丧失信心，那么我们就是恰恰在看上去一切正合谋反对我们的时候，在最需要理智思考的时候，却停止了理智的思考。

因此，即使人们获胜的可能性不大，也不应因此就认为采取行动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理智的；如果我们没有比采取行动更好的办法，那么在我们拥有手段虽然不多但已经尽量安排好一切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就总是理智的。

在战争中，沉着和坚定总是最先受到考验，在上述情况下是很难保持住的，而如果没有它们，人们即使有最灿烂的才智也会一事无成。为了在上述情况下保持沉着和坚定，人们必须树立光荣牺牲的观念，并不断地培育和习惯这一观念。殿下，请您相信，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坚定的决心，那么即使他是在最幸运的战争中，也干不成什么大事，更不用说在最不幸运的战争中了。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首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肯定是这一观念在支配着他的行动。在那个令人瞩目的12月5日，他之所以在洛伊滕[2]附近向奥地利人发起进攻，正是由于他树立了这一观念，而不是由于他算出来用斜向战斗序列极有可能击败奥地利人。[3]

3.当殿下在某个情况下要选择采取何种行动和何种举措时，您总是可以在最大胆的和最谨慎的之间选择。有些人认为，理论总是建议人们选择最谨慎的行动和举措，这是错误的。如果理论提出什么建议的话，它也是会建议人们选择最具决定性的，即最大胆的行动和举措，这才是符合战争本性的，但是理论在此也会放手让统帅根据他自己的勇气、进取精神和自信心的大小进行选择，因此就请殿下根据这种内心力量的大小进行选择吧！但是请您不要忘记，任何统帅如果没有勇敢精神是不会成为伟大统帅的。

（二）战术或战斗学

战争是由很多单个战斗的组合构成的。尽管这一组合会有明智或不明智之分，而且战争的结局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但首先战斗本身毕竟比组合更重要，因为只有胜利的战斗的组合才能给出好的结果，因此战争中最重要的永远是在战斗中战胜对手的艺术。殿下应尽量把注意力和思考运用到这个问题上来。下列原则，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1.一般原则

（1）防御的一般原则

①防御时应尽量长时间地让部队保持隐蔽。由于防御者除了自己进攻的时刻以外，随时都可能受到进攻，也就是说，他是处于防御状态的，因此他必须始终尽量隐蔽部署。

②不要立即把所有部队都投入战斗，否则指挥战斗时的一切智慧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只有手中有可调用的部队，才有可能扭转战斗局势。

③很少或者甚至根本无须考虑正面部队兵力的多寡，因为正面兵力多寡本身是无关紧要的，限制阵地纵深（前后部署的部队的数量）的是正面的宽度。部署在后面的部队是可以调遣的，既可用于在原来的战斗地点恢复战斗，也可用于邻近的其他地点。这一条是从上述第②条中得出的。

④由于敌人在进攻我部分正面时通常同时进行包抄和包围，因此我方部署在后面的部队适合对付敌人的这种行动，从而替代我方所缺的对地形障碍的依托。相比把这些部队部署在防线上延长正面，它们更适合在后面完成上述任务，因为如果把它们部署在正面，敌人可以很容易地

迂回它们。这一条也是对上述第②条的进一步说明。

⑤如果人们有很多可以留用的部队，那么只需要把其中的一部分部署在前线的正后方，其他部队则可部署在侧后方。

部队从侧后方阵地上可以对迂回我各路部队的敌翼侧部队发起进攻。

⑥一个主要原则是：决不要采取完全被动的防御，而是要从正面或侧面进攻敌人，即使是在敌人正进攻我们的时候也要这样做。防御者在一定的战线上进行防御，仅是为诱使敌展开兵力进攻这段防线，然后用自己保留的其他部队转入进攻。正如殿下有一次非常正确地讲过的那样，筑垒术对防御者所起的作用，不应该是让他可以像躲在城墙后面那样更安全地进行防御，而是应该让他可以更有效地进攻敌人。这正是人们对所有被动防御要说的话。防御始终只是一种我们在预先选定的、部署好部队的，并已经做好各种准备的地带对敌进行有利进攻的手段。

⑦这种防御中的进攻，可以在敌人确实向我们发起进攻时进行，也可以在他正开向我们时进行。我们还可以在敌发起进攻时后撤部队，诱敌进入一个对他来说陌生的地段，然后再从四面扑向他。纵深部署（只把2/3或1/2甚至更少的兵力部署在正面，把其余兵力尽量隐蔽部署在正后方或侧后方）对上述所有部署方式都是非常适用的，因此这种部署方式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⑧假如我有两个师，那么比起并列部署，我更愿意将其前后部署；假如我有三个师，那么我会至少保留一个师；有四个师时，很可能保留两个师；有五个师时，至少保留两个师，在某些情况下也许会保留三个师；等等。

⑨在被动防御的地点，我们必须利用筑垒术，但要在那些非常坚固的、完全自成一体的工事中进行防御。

⑩在制订战斗计划时，必须选择一个大的目的，即进攻敌一路大部队，并彻底战胜它。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小的目的，而敌人却在追求一个大的目的，那我们显然就吃亏了。在赌博时要用银币压倒铜钱。

⑪如果防御者在自己的防御计划中预设了一个大的目的（例如消灭敌人的一路部队等），那么就必须以最大的干劲竭尽全力地争取达到这

一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进攻者会在另外一个地点追求他的目的；当我们进攻他的右翼部队时，他会试图用他的左翼部队来赢得决定性的好处。如果我们先敌松懈下来，争取实现意图的干劲小于敌人，那么敌人就会完全达到其目的，夺得全部好处，而我们只能得到一半好处。这样敌人就占了优势，胜利就会是他的，而我们就不得不放弃刚得到的那一半好处。殿下如果仔细读一读雷根斯堡会战[4]和瓦格拉姆会战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道理既正确又重要。

在这两次会战中，拿破仑皇帝都是以他的右翼部队发起进攻，并试图以左翼部队进行防御。卡尔大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前者在做这一切时非常果断，倾尽全力，而后者犹豫不决，总是半途而废。卡尔大公赢得胜利的部队得到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好处，而拿破仑皇帝在相同时间段的对面地点上赢得的却是决定性的好处。

⑫请您允许我把上述最后两个原则再概括一下。这两个原则结合在一起得出的结论在今天的军事艺术中应该被视为全部制胜因素中的首要因素，即“以干劲和坚持不懈去追求一个大的、决定性的目的”。

⑬如果这样做没有成功，那么行动者面临的危险就会因此而增大，这是实情。但是以目的为代价换取更多谨慎不是艺术，因为换来的是一种错误的谨慎，是违背战争本性的，正如我在一般原则中已经讲过的那样。在战争中，为达到大的目的，人们必须敢于做大事。如果人们在战争中敢于采取行动，同时不是出于懒惰、怠慢和轻率而放弃寻找和运用那些手段，而且不会削弱我们追求实现目的，那么这就是正确的谨慎。拿破仑皇帝的谨慎就是如此，他在追求大的目的时还从未出于谨慎而畏缩不前和半途而废。

殿下只要回忆一下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获胜的防御会战就会发现，其中最漂亮的都是符合这里所提原则的精神的，因为这些原则正是从战史研究中得出来的。

在明登会战[5]中，斐迪南公爵突然出现在一处敌人未预料到的战场，并转入进攻，同时在托滕豪森[6]附近的工事后面进行被动防御。

在罗斯巴赫会战[7]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敌人未预料到的地点和时刻扑向敌人。

在利格尼茨会战[8]中，奥地利人白天曾查明普鲁士国王[9]在一个阵

地上，夜间却在另一个阵地上遭遇到了国王。国王用全部兵力扑向敌人的一路部队，并在其他敌军赶到之前击败了这路部队。

在霍恩林登会战中，莫罗在正面部署了五个师，在后方和侧后方保留了四个师。他对敌人进行了迂回，并在敌右路部队发起进攻之前，先对它发起了进攻。

在雷根斯堡会战中，达武元帅进行被动防御，同时拿破仑以右翼部队对敌第5军和第6军发起进攻，并彻底击败了它们。

在瓦格拉姆会战中，奥地利人本来是防御者，但是由于他们次日以绝大部分兵力对拿破仑皇帝发起了进攻，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拿破仑视为防御者。拿破仑以其右翼部队对奥军左翼部队发起进攻，迂回并击败了奥军左翼部队；同时他不顾自己在多瑙河畔兵力十分薄弱的左翼部队（只有一个师），利用强大的预备队（纵深部署）使奥军右翼部队的胜利没有对他在鲁斯巴赫河[10]畔的胜利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用这些预备队夺回了阿德克拉[11]。

上面列举的会战并不是每一个都清晰地体现了所有前述原则，但是这些会战都是积极的防御。

弗里德里希二世指挥下的普鲁士军队的机动性对他来说是取得胜利的一个手段，而我们现在不能再寄希望于这种手段了，因为其他国家的军队至少已经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机动性。另外，在那个时代，迂回还不是很普遍，因此纵深较大的部署不是很有必要。

（2）进攻的一般原则

①应力求以大优势兵力进攻敌阵地的一点，即敌军的一个部分（一个师，一个军），同时使敌军的其余部分处于不安状态（牵制它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兵力相等或较少的情况下在战斗中占有优势，即有获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兵力很少，那么就只能用很少的兵力在其他地点牵制敌人，以便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弗里德里希二世之所以能取得洛伊滕会战的胜利，无疑只是因为他把为数不多的部队部署到了一个不大的地方，而在这一地点上，其兵力与敌人相比是非常集中的。

②主攻应该指向敌人的一翼，方法是从正面和侧面进攻这一翼，或

者完全对这一翼进行迂回，从背后发起进攻。只有在取得胜利的同时将敌人从其退却线上赶走，才能取得大的战果。

③即使兵力很多，进攻者也只应选择一点作为主攻方向，以便在这一点上集中更多的兵力，因为要正式包围一个军团，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或者说要有巨大的物质优势或精神优势才行。进攻者也可以从敌翼侧的一点将敌人从其退却线上赶走，这就已经可以带来大的战果。

④有把握地（非常可能地）获得胜利，也就是有把握地把敌人逐出战场才是要事。会战计划必须围绕这一点来制订，因为通过有力的追击很容易使已经取得的、但不确切的胜利成为决定性的胜利。

⑤主力部队在进攻敌翼侧时应该力求对其进行向心状的进攻，也就是说要让其部队四面受敌。即使假设敌人在这里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向各方向作战，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更容易失去勇气，受到更多的损失，陷入混乱，等等。总之，我们这样做就有望更快地击败敌人。

⑥这样包围敌人时，要求进攻者在正面比防御者展开更多的兵力。

如果a、b、c各部队要向敌军的部队e发起向心状进攻，那么这几支部队自然要相邻部署（如图1）。但是我们在正面展开的兵力决不要大到未保留大的预备队的程度，否则就是我们最大的错误，而且如果对手对迂回已有所准备，那么这一错误将导致我们大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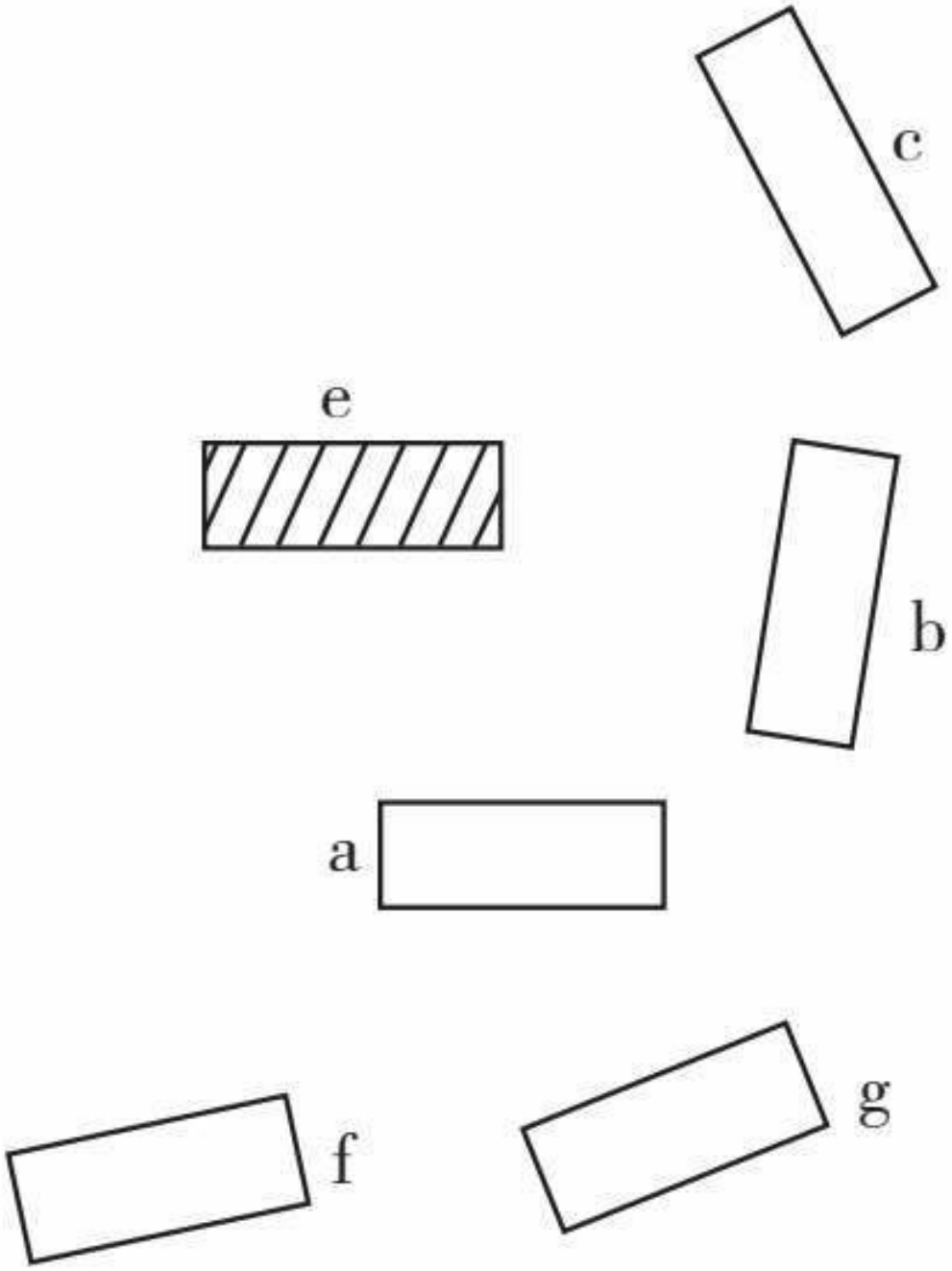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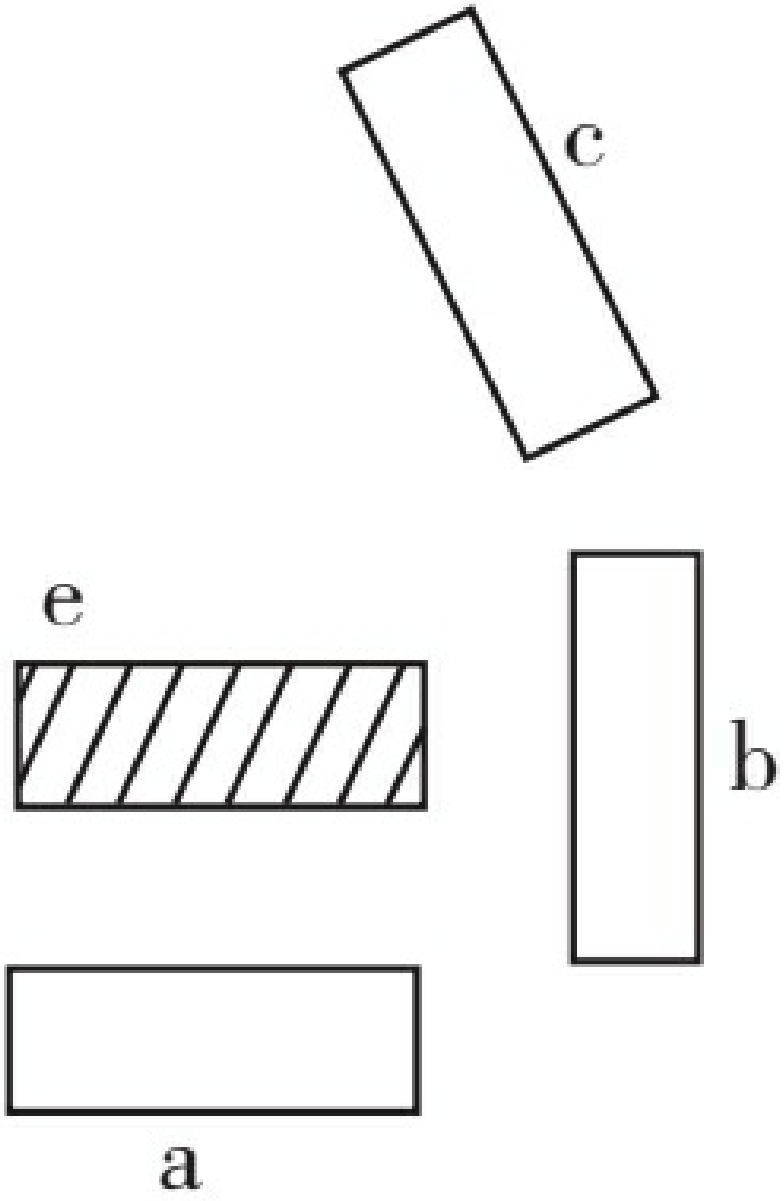


图1

如果a、b、c各部队进攻敌军部队e，那么f、g部队就是保留的预备队（如图2）。有了这个纵深部署，进攻者就有能力在进攻地点不断组织新的进攻，而且当进攻者的部队在另一翼被击败时，不至于被迫立即

放弃在此的战斗，因为他拥有一些可以迎敌的力量。法国人在瓦格拉姆会战中就是这样。当时法军左翼在多瑙地区与奥军右翼对峙，兵力非常少，而且已被彻底击败。即使是法军在阿德克拉附近的中央部队，兵力也不是很多，在会战首日即被奥军击退。但是这一切都未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法国皇帝[12]以其右翼从正面和侧面进攻奥军的左翼，并在这一翼采取了纵深部署，以至他可以用一路强大的骑兵和骑炮兵将奥地利人挤向阿德克拉。在那里，他虽未击败奥军，但毕竟把他们挡住了。

⑦在进攻中，如同在防御中一样，也必须选择敌军的一个部分作为进攻对象，并要求这一部分的大败能给我们带来决定性的好处。

⑧在进攻中，如同在防御中一样，在目的尚未达到，或者手段尚未用尽之前，决不应该松弛下来。如果防御者也是积极行动的，在其他地点向我们发起进攻，那么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只能在干劲和胆量方面超过他。如果他是被动的，我们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⑨应该完全避免将部队部署成很长的相互关联的战线，这种部署只能导致现在已经不再适用的平行进攻[13]。

各师虽然都是按照上级的规定行动的，即是经过协调的，但它们是各自遂行进攻的。现在一个师（8000人～1万人）不再编成一个列阵，而是编成两个或者三个，甚或四个列阵，因此已经不再可能有很长的、相互关联的战线了。

⑩不应试图通过从一个地点指挥正在进攻的各个师和军，不应致力于使其在相距较远甚至被敌人分开时仍保持联系和采取准确的一致行动。这是过于强调共同行动的错误的和拙劣的方式。这种方式会受制于千百次的偶然情况，不可能取得什么大的战果，却肯定会被一个有力的对手击败。

正确的方式是给每个军或师的指挥官规定其行军的主要方向，指出目标是敌人，目的是战胜敌人。

这样，每位指挥官接到的命令就是：在发现敌人时，向敌发起进攻，并且要以全部力量。不能让他对结果负责，因为这会让他犹豫不决，他要负责的是他的部队应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地投入战斗。

⑪一支组织得很好的独立的部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数小时）抵抗

极优势之敌的进攻，不会转瞬之间就被消灭。即使它的确过早地与敌人发生了战斗，而且假设它被打败了，但它的战斗对整体来说并非徒劳无益。敌人为对付这一支部队展开并被占用了兵力，从而为我其他部队发起进攻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应该如何为此组织一支部队，我们以后再谈。

因此，各部队之间协调行动的可靠办法是，让每支部队有一定的独立性，各自寻找敌人，并不惜一切代价地进攻敌人。

⑫进攻战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出敌不意。进攻越是能以袭击的方式进行，进攻者就越是能取得胜利。防御者可以通过隐蔽其举措和部队部署而做到出敌不意，而进攻者只有通过让防御者未预料到的接敌才能做到出敌不意。

但是这种现象在近代战争中是很少见的。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现在人们有了更好的警戒措施；另一方面在于战争进行得很快，以至行动中很少出现能使一方松懈下来从而给另一方突然袭击机会的长时间的停顿。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总是有可能实施真正的夜袭（例如在霍赫基尔希附近）以外，只有先向敌侧面或后方行军，然后再突然向敌人接近，才有可能造成出敌不意。此外，如果我们距敌较远，能够付出非凡的辛劳，通过迅速的行动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也能做到出敌不意。

⑬真正的袭击（例如在霍赫基尔希附近的夜袭）是一支很小的部队还能采取些行动的最好手段，但是对不像防御者那样熟悉地形的进攻者来说，这种进攻会受制于很多偶然情况。人们对地形和敌人的部署了解得越不确切，遇到的偶然情况就越多，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只能把这种进攻看作是绝望中的手段。

⑭在进行夜袭时，一切部署都应比在白天更简单，更集中。

2.部队的使用原则

（1）既然人们不能缺少火器（假如可以缺少它们，为什么还要携带它们呢？），那就应该用它们开启战斗。至于骑兵，则应该在我步兵和炮兵已经大量杀伤敌人之后再使用。由此得出以下结论：

①应该把骑兵部署在步兵的后面。

②不要轻易地以骑兵开启战斗。只有在敌人陷于混乱、仓促退却，使我们有了胜利希望的情况下，才应大胆地以骑兵冲向敌人。

（2）炮兵的火力要比步兵有效得多。一个有8门6磅炮的炮兵连所占据的正面还不到一个步兵营正面的1/3，兵力不到一个步兵营的1/8，但其火力效果肯定是一个步兵营的2～3倍。然而炮兵的弱点是不像步兵那样便于机动。一般来说，即使最轻便的骑炮兵也是如此，因为它不像步兵可以用于任何地形。因此人们一开始就应该把炮兵集中在最重要的地点，因为它不像步兵那样可以在战斗过程中再向这些地点集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有20～30门火炮的较大的炮兵连对其所在地点的战斗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根据上述及其他一些明显的特点，可以得出关于使用各兵种的以下规则：

①用炮兵开启战斗，而且一开始就使用绝大部分炮兵；只有在部队规模较大时，才把骑炮兵和步炮兵编入预备队；战斗开始时，人们需要在一个地点上集中较多的炮兵；一个较大炮兵连的20～30门火炮可以防御主要地点，或者轰击我们要进攻的敌人的那部分阵地。

②随后开始使用轻步兵[14]（不管是普通步兵，还是狙击步兵或使用燧发枪的步兵），主要是为了不一开始就投入过多的力量，而是先试探一下当面情况（因为很少能一览无余地看清），观察一下战斗的变化情况，等等。

如果进攻者能以这些轻步兵组成的火力线[15]与敌人保持均势，情况又不紧迫，那么就不应急于使用其余力量，而是应尽量以这场战斗拖垮敌人。

③如果敌人投入战斗的部队很多，以致我们的火力线不得不后撤，或者我们不能再坚持下去，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整个步兵线调上去，在距敌100～200步的地方展开，并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对敌射击或发起进攻。

④以上两点就是步兵的主要任务。但是如果我们的部署纵深大，以至还有一路步兵线可作为预备队，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控制这

个地点的战斗。这第二路步兵线应该尽量成纵队部署，用于决战。

⑤在战斗中，骑兵应部署在正战斗部队后面不至于受到大损失的近后方，也就是在敌霰弹和滑膛枪射程以外。但是它必须准备随时投入战斗，以便能够迅速地扩大战斗中呈现出的每个战果。

（4）如果人们或多或少地仔细遵守了上述这些规则，那么就是注意到了以下这个原则（对于该原则的重要性，我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不要图侥幸地把全部兵力一次投入战斗。

如果把全部兵力一次投入战斗，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主导战斗的一切手段。应该用少量兵力尽量把对手拖垮，应将具有决定作用的较多兵力保存到最后决定性的时刻再使用。这些具有决定作用的兵力一旦投入战斗，就必须最大胆地使用他们。

（5）必须为整个战局或整个战争确定一个战斗序列，即部队在战斗前和战斗中的部署样式。在没有时间进行专门的部署时，这个战斗序列是可以替代专门部署的，因此确定这一战斗序列时应优先考虑防御的需要。这种战斗序列会使军队的作战样式成为某种程式，而这种程式是很有必要和有效的，因为大部分下级将领和较小部队的指挥官都不具备专门的战术知识（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战争大概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天赋。

由此就产生了某种习惯做法[16]，在缺少军事艺术的地方代替军事艺术。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在法国军队中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

（6）根据以上我所讲的各兵种使用原则，一个旅的战斗序列大致应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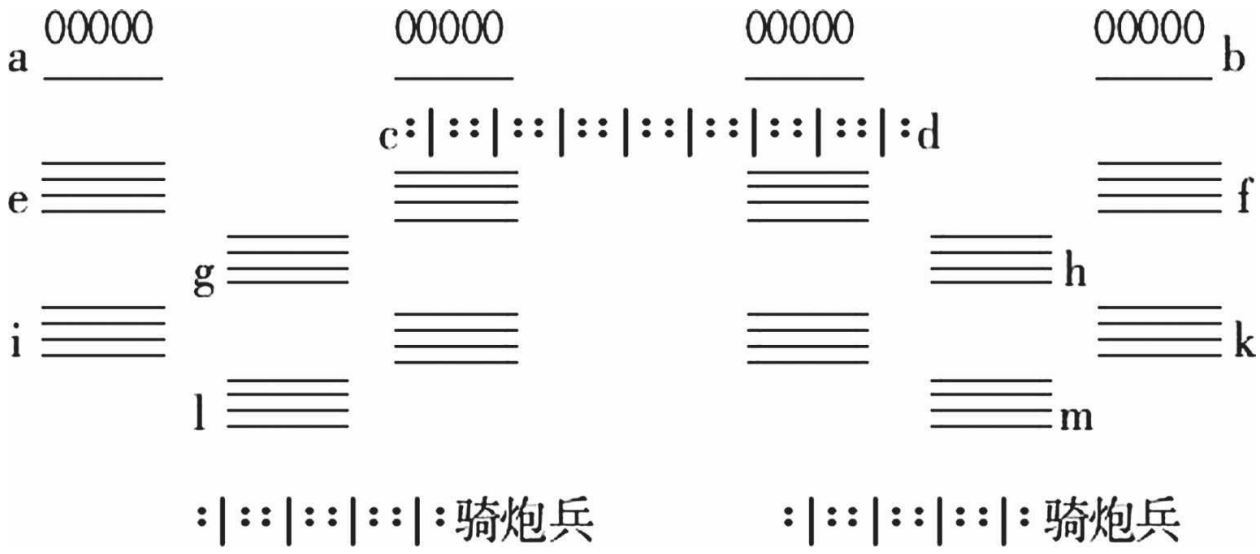


图3

ab是开启战斗的轻步兵线，在复杂地形，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作前卫部队；然后是炮兵cd，部署在有利的地点，在进入阵地以前要留在第一步兵线的后面；ef是第一步兵线，其任务是向敌开进和开火，如图3所示是四个步兵营；g、h是两个骑兵团；ik是第二步兵线，是预备队，留在决定战斗胜负时使用；l、m是第二步兵线的骑兵。

同样根据上述这些原则，一个大的军也是类似的部署。只要遵循了上述原则，至于战斗序列是否恰好就是这样还是稍有不同，是无关紧要的。例如，在一般部署时，也可将骑兵g、h一起部署在l、m构成的线上，只在个别情况下，例如当这个位置距前方太远时，才把它们调到前面去。

（7）军团是由若干这样有自己的将军和参谋部的独立的军组成的。根据战斗的一般原则，它们左右相邻或前后部署。在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如果骑兵不是很少，则应组成一个专门的骑兵预备队，这个预备队当然应该部署在后面，其任务是：

①当敌人从战场上退却时，对其进行追击，并进攻其掩护退却的骑兵。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击败敌骑兵，而敌步兵又创造不出什么英勇的奇迹，那么我们就会取得大的战果。较小的骑兵部队在此不会达到这一目的。

②即使敌人是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退却的，或者是在会战失败的次

日退却的，也应该更迅速地追击他。骑兵比步兵行进快，而且更能令退却中的敌军望而生畏。在战争中，追击是击败敌人以外最重要的事。

③如果要对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迂回，并且由于绕道而需要使用行进较快的兵种，那么就要用骑兵预备队来完成。

为使这支骑兵预备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多的独立性，应该给它配属较多的骑炮兵，因为只有把几个兵种联系起来使用才能产生较大的力量。

（8）部队的战斗序列是针对战斗的；战斗序列就是部队开进战场时的部署。

行军的序列基本上是这样的：

每支独立的部队（旅或师，不管它叫什么）都有自己的前卫部队和后卫部队，形成自己的纵队，但是这并不妨碍多支部队沿一条道路先后行军，即在某种程度上总地组成一路纵队。

②部队按照一般的战斗序列行军。正如它在停止前进时根据一般战斗序列形成的并列和前后次序一样，行军时也按此次序。

③各部队自己内部的行军序列应始终保持不变：轻步兵（配属1个骑兵团）担任前卫、后卫部队，其次是步兵，然后是炮兵，最后是其余骑兵。

无论是向敌行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序列本身就是自然的战斗序列），还是与敌平行行军（在这种情况下想必要把本来的前后部署改为并列部署行军），都应保持这种行军序列。如果人们是开进战场，那么人们肯定有时间把骑兵和第二列阵从左边或右边调上去。

3.利用地形的原则

（1）在作战时，地形（地貌、地区）能提供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妨碍敌人通行，使他要么不可能向这个地点推进，要么迫使他减缓行军速度，只能保持纵队行进，等等。

第二个是使我军能隐蔽部署部队。

这两个好处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后者比前者更重要。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人们更经常地享受到第二个好处，因为即使是在最简单的地形上，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或多或少地隐蔽部署。

以前人们只知道利用第一个好处，很少利用第二个好处。现在由于各国军队都具备了机动性，人们已经较少能利用第一个好处了，正因为如此，势必应更多地利用第二个好处。对第一个好处只有在防御时才能利用，而对第二个好处在进攻和防御时都可以利用。

（2）地形作为妨碍通行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①作为翼侧的依托；②作为正面的加强。

（3）要想让翼侧可以依托某地形，就要求该地形完全无法通过，例如一条大河、一个湖泊、一片无法通过的沼泽等。但是这些地形很少见，因此完全可靠的翼侧依托是很少有的，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少，因为现在部队的运动更多，不再长时间地停留在一处阵地上，因此也就不得不使用战区内更多的阵地。

如果通行障碍不是完全无法通过，那么它实际上就不是翼侧的依托点，而只是一个加强力量的点。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得不部署在障碍的后面，于是对这些部队来说，它又成为一个通行障碍。

用这种方式来保障翼侧的安全虽然仍是有利的，因为这样人们在这个地点上就可以少用些兵力，但是必须防止出现两种情况：第一，完全依靠翼侧的这种坚固性，在后面不留强大的预备队；第二，自己的两翼被这些障碍环绕。由于这些障碍不能彻底保障翼侧的安全，因此不排除在翼侧发生战斗的可能性，而这些障碍会导致极为不利的防御，因为这些障碍让防御者自己很难从一翼出击，进行积极的防御。这样，人们就只得采用所有形式中最不利的形式，即以向后延伸的两个翼侧ad和cb进行防御（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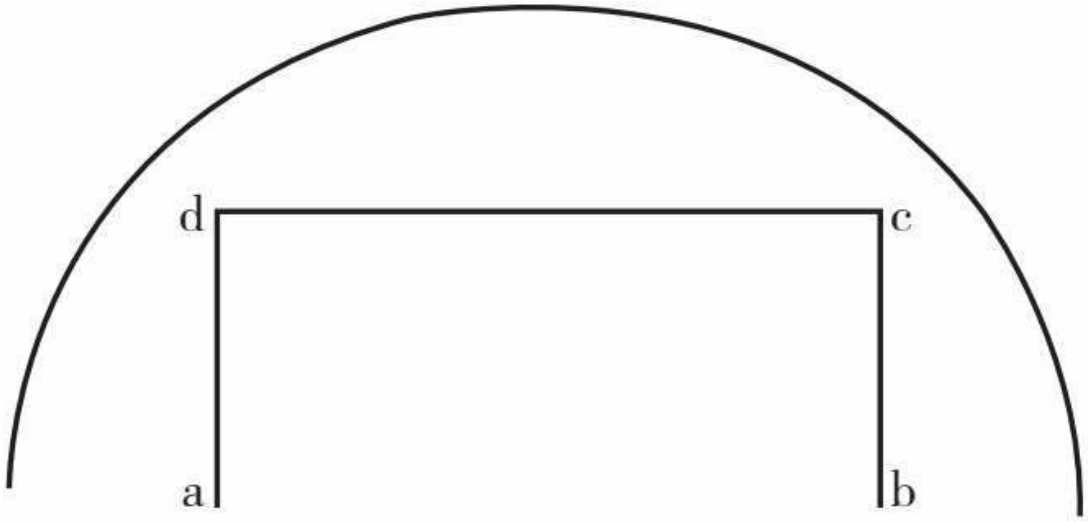


图4

（4）上面的考察又归结到纵深部署了。翼侧的依托越不可靠，就越需要在自己后面留有部队，以便对敌人的迂回部队进行迂回。

（5）所有人们无法从正面通过的地形，所有小的地点，所有由于有众多灌木丛和壕沟而建起的田地的树篱和围墙，所有泥泞的草地，以及所有要费些力气才能登上的山岭，都属于那种虽然能够通过但只有付出辛苦才能缓慢通过的地形障碍。在战斗中，这些障碍能够增强部署在其后的部队的力量。至于森林，只有生长得杂乱茂密，而且地面泥泞时，才算是这种障碍。一片普通的高高的森林与平原一样易于通过。但是林地便于敌人隐蔽这一点却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己方把部队部署在林地里，那么双方都面临这种不利；而如果把部队部署在林地的后面或侧面，则是很危险的，因此是一个大的错误：只有通过林地仅限于几条小路时，才允许这样做。为阻止敌人通过而设置的障碍物所起的作用不大，因此它们很容易被清除掉。

（6）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应尝试在一个翼侧利用这些地形障碍，以便用少数兵力在这里进行相对有力的抵抗，同时在另一翼侧实施既定的进攻。非常恰当的做法是，把工事与这些地形障碍结合起来使用，因为一旦敌人通过了障碍物，那么兵力不大的部队可以借助工事，用火力保证自己不至于受到过于占优势的攻击，不至于过快地被击退。

（7）正面的每个通行障碍对防御者来说，都有很大的价值。

人们只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去占领山岭，并在上面部署部队，而非出于其他考虑，因为位于更高处对武器火力的发挥往往根本没有影响，大多没有重要影响。如果我们位于高处，敌人要接近我们就不得不费力攀登，只能缓慢前进，他的序列就会混乱，到我们面前时就已经筋疲力尽。在双方勇气和兵力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些优势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全力奔跑着进行快速进攻，在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推进中的士兵往往会因此而忘却危险，而站在原地的士兵见状却会失去镇静，因此将最前面的步兵和炮兵部署在山上，总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山很陡，或者山坡起伏不平，以致人们不能对它上面的目标进行有效的射击（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那么人们就没必要把第一线作战人员部署在山的边缘，最多用普通步兵占领山的边缘即可，整线作战人员则部署到对上行到山上并正重新集结的敌人能进行最有效火力打击的地方。

所有其他的通行障碍，例如小河、溪流、隘路等，都可以用来打乱敌人的正面部署；敌人通过这些障碍后，不得不重整队伍，其行动就会因此而受阻，因此应该用最有效的火力控制这些障碍。如果炮兵多，那么最有效的火力就是霰弹（射程400～600步）；如果这个地点的炮兵少，那么最有效的火力就是燧发枪（射程150～200步）。

（8）因此可以得出一条法则：应以最有效的火力控制所有可加强我军正面的通行障碍。但重要的是要指出一点：决不能仅依靠这种火力进行整个抵抗，而必须总是将较多的兵力（1/3～1/2）部署成多路纵队，随时准备上刺刀冲锋。如果兵力太少，那么只需把火力线（步兵和炮兵）部署到能以火力控制障碍的近处，其余部队则应成纵队尽量隐蔽地部署在其后600～800步处。

（9）另一种利用正面前通行障碍的方式是把部队部署在这些障碍后面稍远处，使这些障碍正好在炮兵的有效火力控制之下（1000～2000步），当敌人的纵队通过时，就从各个方向攻击他们。

（斐迪南公爵在明登会战中用过类似的方法。）

这样，地形障碍就有助于实现积极防御的意图，积极防御（关于这种防御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就可以在正面进行。

（10）在迄今的论述中，主要是把地形障碍看作与较大阵地有关联的线。现在还有必要对单独的地点做一些说明。

对单个孤立地点一般只能利用工事或有力的地形障碍进行防御。这里不谈工事。应孤立扼守的地形障碍只能是：

①孤立的陡峭高地。

在这里，工事同样不可缺少，因为敌人在这里往往能够从多少都比较宽的正面对防御者发起进攻，而防御者最后往往在后面被攻克，因为他几乎不可能总是强大到在各个方向都能构成正面。

②隘路。

隘路指的是敌人只能从一个地点通过的狭窄的路段。桥梁、堤坝、陡峭的峡谷等都是。

对所有这些隘路要指出的是，有些隘路是进攻者根本无法绕开的，例如大河上的桥梁，此时防御者为尽可能有效地以火力控制渡河点，可以大胆地把全部兵力部署在这里；有些隘路不能绝对保证敌人无法绕开，例如小河上的桥梁和大部分的山中隘路，这样防御者就有必要保留较多的兵力（1/3～1/2）以进行围攻。

③集镇、村庄、小城市，等等。

如果部队非常勇敢，作战情绪高昂，那么利用房屋进行防御就有可能以寡敌众（这在其他场合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防御者对单个士兵的能力没有把握，那么最好还是只用步兵占领房屋、院子等，用火炮封锁入口，把绝大部分部队（1/2～3/4）分成数路各自独立的部队隐蔽部署在该地点内或者其后，以便扑向攻入该地的敌人。

（11）在进行大规模行动时，这些孤立的地点有时可以作为前哨（这时大多不打算进行绝对的防御，而是单纯地迟滞敌人），有时就是那些在军团的行动计划中起重要作用的地点。为赢得时间，以展开既定的积极防御的举措，防御者往往有必要坚守一个偏远的地点。而如果这个地点偏远，那么它自然也就是孤立的了。

（12）关于孤立的地点，还有必要说明两点。第一，在这些地点后

面必须备有部队，以接应可能被击退的分遣队。第二，即使地形障碍是很有力的，把这样一种防御纳入其行动计划的人也决不能对此抱过多希望。相反，奉命进行这种防御的人必须定下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要达到目的的决心。这里需要有一种坚决果断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只能源自抱负和激情，因此必须派遣不乏这些宝贵精神力量的人去防守这些孤立的地点。

（13）至于利用地形作为保护我军部署和开赴战场的手段，就无须做进一步说明了。

不要把部队部署在要防御的山上（迄今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而是应将其部署在山后；不要将部队部署在林地前面，而是应将其部署在林中或后面，而且只有当我们仍能观察到林地或树丛情况时，才允许这样部署；要使部队保持纵队，以便更容易进行隐蔽部署；要利用村庄、小丛林，以及各种起伏的地形，以便将部队隐蔽在其后；在开赴战场时，要选择最为复杂的地形；等等。

在耕作区，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很容易地被人观察到，因此如果防御者巧妙地利用障碍，就应该可以隐蔽部署他的大部分部队。而进攻者要隐蔽他的行军则比较困难，因为他只能沿道路前进。

如果要利用地形隐蔽部署部队，就必须使这一举措与预定的目的和行动计划相一致，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不要完全打乱战斗序列，但小改变是允许的。

（14）如果我们把以上关于地形的论述概括一下，那么对防御者来说，也就是对选择阵地来说，可以得出以下最重要的几点结论：

①一个或两个翼侧要有依托。

②在正面和翼侧要有开阔的视野。

③在正面要有妨碍通行的障碍。

④对部队要隐蔽部署。

⑤在部队背后要有复杂的地形，因为在我方失利的情况下，该地形可以增加敌追击的难度；但不要在背后太近的地方有隘路（例如在弗里

德兰会战时），因为这会引起己方行动的停滞和混乱。

（15）如果有人认为，在战争中进入的每处阵地都会具有全部这些有利条件，那就是书呆子的见解。不是所有的阵地都同等重要。在里面受到进攻的可能性越大的阵地，就越重要。只是在最重要的阵地上，人们才试图得到所有这些有利条件；而在其他阵地上的有利条件则可以多些或少些。

（16）进攻者对地形应考虑的主要归纳为两点：一是不要选择过于困难的地形作为进攻点；二是要尽量通过最不容易被敌人观察到的地区开赴战场。

（17）我想用一个原则来结束关于利用地形的论述，这个原则对于防御是极为重要的，应将其视为整个防御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容，即：

决不要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有利的地形上，因此决不要受到一处有利地形的迷惑而进行被动防御。

因为如果地形确实非常有利，以至进攻者不可能驱逐我们，那么进攻者就会绕过它（这永远是可能的），这样一来，即使是最有利的地形也是多余的了，我们就会被迫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进行会战，就好像我们此前根本没有打算利用那处非常有利的地形一样。而如果地形不是这么有利，如果进攻者仍有可能在这种地形上发起进攻，那么这个地形带来的好处绝不会抵消被动防御的不利之处。因此一切地形障碍只应用于局部防御，以便用少量兵力进行相对有力的抵抗，为发起攻势赢得时间。人们通过这一攻势，试图在其他地点取得真正的胜利。

（三）战略

战略为达到战局和战争的目的而把组成战争的各个战斗联系起来。

如果人们懂得如何战斗，如何取胜，那么需要说明的问题也就不多了，因为把胜利的战果联系起来是容易的，只要有熟练的判断力就可以做到，而不像指挥战斗那样需要专门的知识。

因此，我们可以把战略上为数不多的、主要是以国家和军队的状况为基础的原则简要地归纳为几点。

1.一般原则

（1）作战有三个主要目的：

①战胜并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

②夺取敌军有生力量以外的作战力量和其他来源。

③赢得舆论。

（2）为达到第一个目的，就要把主要行动总是指向敌军的主力，或者指向敌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只有先打败敌人的这部分部队，才能有效地追求其他两个目的。

（3）为夺取敌有生力量以外的力量，应该把自己的行动指向这些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例如首都、仓库、大的要塞等。在通往这些地方的路上，人们将遇到敌军的主力或敌军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4）通过大的胜利和占领首都，人们会赢得舆论。

（5）为达到上述各目的，必须遵循的第一个原则是：尽最大的努力，动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力量。在这方面显露出的任何懈怠都会让我们无法达到目标。即使获胜的可能性本身相当大，如果不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完全有把握获胜，那也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种努力绝不会产生不利的结果。假设国家的负担因此而加重了，也不会从中产生不利，因为这种负担会因此而消除得更快。

这些努力产生的士气影响具有无限的价值；取得的战果会让每个人确信这些努力是使民族迅速振兴的最好手段。

（6）第二个原则是：在计划进行主要打击的地点尽量多地集中兵力。为了在这个主要地点有更大的获胜把握，宁愿在其他地点遭受不利，因为在主要地点的胜利会抵消其他一切不利。

（7）第三个原则是：不损失时间。如果我们从推迟行动中不能得到特别大的好处，那么尽可能地快速行动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行动迅速，就能把敌人的很多举措遏制在萌芽状态，就能首先赢得舆论。

出敌不意在战略上起的作用比在战术上重要得多，是制胜的最有效

的因素。法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古斯塔夫·阿道夫、恺撒、汉尼拔、亚历山大都是由于行动迅速而赢得极大声誉。

（8）最后是第四个原则：要以最大的干劲来利用我们所取得的战果。

只有对败军进行追击，才能带来胜利的果实。

（9）这些原则中的首个原则是其他三个原则的基础。如果人们遵循了首个原则，那么在遵循其他三个原则时就可以采取最大胆的行动，而不会孤注一掷。首个原则为在我们后面不断形成新的力量提供了手段，而以新的力量可以使任何不利的情况重新好转。

那种可称之为“聪明的谨慎”就表现在这里，而不是表现在小心翼翼的前进上。

（10）在现代，小国家是无法进行征服他国的战争的。但是对防御战争来说，即使是小国家也有无数的手段。因此我坚信，谁能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以便总是可以将新的大部队投入战斗，谁能利用一切想到的手段进行准备，谁能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主要的地点，谁能在做了这些之后坚决而有力地追求一个大的目的，谁就是做了战略指导在大的方面所能做的一切。如果他在战斗中并不是完全不利，而其对手的努力和毅力不如他，那么他获胜的可能性必然会更大。

（11）在遵循这些原则时，最终很少取决于行动的形式。不过我还是想用很少几句话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说明一下。

在战术上，人们总是试图包围敌人，即包围我们主要要进攻的那部分敌人，这一方面是因为部队的向心状行动比平行状行动能带来更多好处，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切断敌人的退路。

如果我们把前面关于敌人和阵地的论述运用到敌人的战区（从而也是运用到敌人的给养）上来，那么受命对敌进行包围的各路部队或军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相距很远，以致不能同时参加一场战斗，而对手可以处于这些部队或军团的中央，并可以逐个转向他们，以便用同一支部队对他们各个击破。弗里德里希二世进行的战局，特别是1757年和1758年的战局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

由于此时战斗是主要的、决定性的事，因此采取向心状行动的一方如果没有决定性的兵力优势，就会由于进行多场会战而失去包围原本能带来的所有好处，因为针对敌人给养采取的行动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有效果，而会战胜利的效果产生得很快。

因此在战略上，位于敌人之间的一方比包围他的一方处境更有利，特别是在双方兵力相等，甚至前者比后者兵力少时。

若米尼上校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亚当·冯·比洛先生用很多虚构的“真理”论证了相反的观点，其原因仅在于他认为针对敌人给养的行动很快就会产生效果，同时他十分轻率地完全否认会战必然会产生的效果。

战略迂回和战略包围用于切断敌人的退路，当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由于人们必要时通过战术迂回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只有当自己占有很大优势（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以至在主要地点上有足够的兵力，不会因派出迂回部队而受到影响时，才建议进行战略迂回。

法国皇帝尽管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往往（几乎是始终）占有优势，但是他从未进行过战略迂回。

弗里德里希二世只是在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进行过唯一一次战略迂回。不错，他用这一方法迫使奥地利人直到布拉格附近才发起第一次会战，然而尽管他占领了直至布拉格的波希米亚地区，却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占领对他又有什么用呢？后来的科林会战[17]迫使他又放弃了这些地方。这就证明，会战决定一切。他在布拉格附近显然面临在什未林到来之前即受到奥军全部兵力进攻的危险，而假如他此前率全部兵力穿萨克森而行，就不会面临这种危险，与奥军的第一次会战也许就在艾格尔河畔布丁[18]进行了，而这次会战也会与布拉格会战一样是决定性的。普鲁士军队冬季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位置无疑是他们呈向心状进入波希米亚的原因。重要的是要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决定是否采取战略迂回时，更应考虑上述有关原因，而不应从部署的形状可能带来的好处出发考虑问题，因为行动的便捷性能加快行动的速度，军队这部庞大机器的阻力本来就已经很大了，人们除非迫不得已，不应再去加大这些阻力。

（12）如果人们能遵循我们刚阐明的“在主要地点上尽量集中兵力”这一原则，那么自然就会放弃战略包围的想法，部队的部署也就自

然形成了。因此我可以说，这一部署的形状是没什么价值的。但是如果敌人在一个贫瘠的地区十分费力地设置了很多仓库，他的行动完全依赖这些仓库，那么对敌翼侧的战略行动就可以取得与会战相似的大的战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建议不要以主力去迎向敌人主力，而是以主力直捣敌人的基地。不过这需要有两个条件：

①敌人距其基地很远，以至他因我们对其基地的行动而被迫进行远距离的退却。

②在敌主力的行进方向上，我方能够利用天然的和人为的障碍，以少量部队加大敌人前进的难度，以至他在此无法以占领我们的土地来补偿其基地的损失。

（13）给养是部队作战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对行动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只允许大部队集中到一定程度，并在选择行动线方面与其他因素一道决定战区有关情况。

（14）只要所在地区的条件允许，部队的给养就应以就地征用的办法解决。

在现代战争样式中，军队作战的区域比过去大得多。

组成若干独立行动的部队，就有可能就地征用给养，就可以避免按照老办法把部队（7万～10万人）集中在一个地点所带来的不利，因为一支按照现代编制组织起来的独立的部队，对两三倍于己的优势之敌也可以抵抗一段时间，然后其他部队就会赶过来支援。即使这支部队真的被击败了，它所进行的战斗也不是徒劳无益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另一处已经做了说明。

因此，现在各个师和军都是互相分开的，并列或先后进入战场。如果它们同属一个军团，那么它们的间距只要能保证它们参加同一次会战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在没有仓库的情况下，部队也有可能得到即刻的给养保障。部队本身的组织，包括其参谋部和供给机关使给养问题变得容易解决了。

（15）在没有比给养更重要的原因（例如敌主力的位置）时，人们

应该选择在最富庶的地区行动，因为给养的便利有助于迅速行动。比给养更重要的只能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敌主力的阵地位置，以及我们要攻占的首都和要塞的位置。其他一切原因，例如部队部署时的有利形状（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通常是无关紧要的。

（16）尽管有了这种新的给养方式，人们还是远不能没有任何仓库。即使当地有足够的物资，一位睿智的统帅为防备意外，为在单个地点能够集中更多的兵力，也会在后方设置一些仓库。这种谨慎属于那种无损于目的的谨慎。

2.防御

（1）防御战争在政治上就是人们为维护其独立而进行的战争；在战略上就是在已经为抗击敌人做好准备的战区内与敌人作战的战局。不管在这个战区内的会战是以攻势进行的还是以守势进行的，都不会改变防御战争的含义。

（2）如果敌人在兵力上占优势，那么人们就主要选择采取战略守势。作为战区主要设施的要塞和设防营垒自然能够为防御者提供很好的有利条件。此外，熟悉地形和拥有完善的地图也应该被看作是有利条件。有了这些有利条件，一支较小的军队，或者一支基于一个较小国家和较少后援力量源泉的军队比没有这些辅助条件会更有能力抵抗对手。

此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可能促使人们选择防御战争。

①如果我们战区周围的地区在给养方面使行动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避免这种不利，而敌人却不得不忍受这种不利。例如现在（1812年）俄军的情况就是这样[19]。

②如果敌人在作战方面占优势。在一个我们了解的、做好了准备的、各种条件都对我们有利的战区作战是比较容易的，不会犯太多错误。在我们的部队和将领因作战能力差而选择防御战争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愿意把战术防御与战略防御结合起来，也就是在我们准备好了的阵地上进行会战，这同样是因为可以少犯错误。

（3）与在进攻战争中一样，在防御战争中也必须追求一个大的目的。这个目的只能是消灭敌军。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通过一次会战，也可以通过让敌人的给养出现极大的困难，使敌人沮丧，不得不退却，

而他在退却中必定会受到大的损失。威灵顿的1810年和1811年战局[20]就是这样的例子。

因此，防御战争并不是无所事事地等待事情的发生；只有从等待中能够得到明显的、决定性的好处时，才可以等待。进攻者集结新的兵力，准备进行大规模战斗时出现的那种犹如暴风雨前的平静，对防御者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假如奥地利人在阿斯旁会战[21]后像法国皇帝那样把兵力增加三倍（当然这是他们能够做到的），那么直到瓦格拉姆会战前的一段平静时间对他们来说就是有益处的，但是只有在这一假设条件下才是这样。由于他们没有这样做，因此他们就失去了这段时间。当时如果奥地利人利用拿破仑的不利处境去收获阿斯旁会战的果实，本是更聪明的做法。

（4）要塞的任务是通过让敌军围攻来牵制其一大部分兵力，因此防御者必须利用这个时机打击敌军的其余部分。由此可见，防御者应该在自己要塞的后面，而不是在其前面进行会战，但是不能无所作为地坐视要塞被攻占。但泽[22]被围攻时，本宁森[23]就是坐视其被攻占[24]。

（5）大的江河，也就是架桥非常困难的江河，例如自维也纳起的多瑙河下游河段和下莱茵河[25]，都是天然的防线。但是防御者不应为绝对阻止敌人渡河而沿江河均匀地部署兵力（这是危险的），而是应该对江河进行监视，在敌人渡过江河的地点，在其尚未把全部兵力集结起来，还被限制在靠近江河的一个窄小地带的时候，从各方面进攻他们。阿斯旁会战就提供了这样的范例。在瓦格拉姆会战中，奥地利人毫无必要地给渡过河的法国人留出了过多地方，以至法军渡河原本面临的不利消失了。

（6）山地是可以用来构成良好防线的第二种地形障碍。一种方法是把防线设置在山地的后面，只用轻装部队占领山地，以便某种程度上把山地视为敌人必须过的一条河流，一旦敌人的几路部队从山口中出来，就用全部兵力进攻其中一路部队；另一种方法是将部队部署在山地中。在后一种情况下，防御者只应以小部队对各山口进行防御，而把较大部分部队（1/3～1/2）留作预备队，以便以优势兵力对突入我方阵地的一路部队进行攻击。因此防御者不要为绝对阻止敌各路部队突入其阵地而把这支大的预备队分散开，而是应从一开始就决定用它进攻其认为最强的那路部队。如果防御者用这种方法击败了正在进攻的一支大部

队，那么已经突入其阵地的其他几路部队就会自行退却。

大多数山地的形状是：在群山的中央或多或少有一些高的平地（台地），山地面向平地的一面有很多陡峭的山谷穿过，这些山谷就形成通道。因此防御者在山中可以找到迅速向左右运动的地方，而进攻者的各路部队则被陡峭的、不便通行的山脊隔开。只有在这样的山地，才能进行良好的防御。如果整个山地内部荒凉，不便通行，以致防御者的部队不得不分散部署，缺少互相联系，那么防御者以主力在这种山地进行防御就是危险的举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有利条件都为进攻者所有，他可以用大的优势兵力进攻各个点。任何山口和某个地点都不会坚固到进攻者以优势兵力在一天内无法攻克的程度。

（7）关于山地战，我们必须总的指出，在山地战中，一切都取决于部下和各级指挥官的机智，但更多取决于士兵的精神状态。这里不要求有大的机动能力，但是要求有勇于作战的精神和对事业的热忱，因为在这里每个人多少都要独自行动。因此民众武装特别适合山地战，他们虽然缺少勇于作战的精神，但具备对事业的极大热忱。

（8）最后，关于战略守势，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守势本身比攻势有力，因此战略守可以应用于夺取最初的大的战果。如果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但随后未能立即缔结和约，那么进一步的战果就只能通过攻势取得了。谁要是总停留于守势，谁就会总是陷入消耗自己的力量的不利境地。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都只能支撑一时。如果一个国家受到对手进攻而总是不还击，那么最后它极可能衰弱和失败。人们以守势开始，是为了能够更有把握地以攻势结束。

3.进攻

（1）战略进攻直接追求战争的目的，直接以摧毁敌军为目标，而战略防御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试图间接地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在战略的一般原则中已经包含了进攻的原则。只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说明。

（2）第一个问题是部队和武器的不断补充。这个问题对防御者来说，由于他靠近补充来源地，相对更容易。进攻者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较大的国家，但他多少不得不从远方把其军队调上来，因此在这方面就有困难。为了不缺少兵员和武器，他必须在需要使用它们以前很早就采取措施，征召新兵和运输武器。在他的行动线的各条道路上必须不断有开赴战场的士兵和前送的必需品；在这些道路上必须建立兵站来

加以运输。

（3）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占有极大优势时，进攻者也必须考虑到有可能出现大的不利情况，因此必须在行动线上设置一些自己一旦失败可以前往的地点，例如带有设防营垒的要塞或者单纯的设防营垒。

大的江河是把追敌阻挡一段时间的最好手段，因此必须确保这些大江河的渡口（由一系列坚固多面堡环绕的桥头堡）的安全。

为据守这些地点，为据守最重要的城市和要塞，进攻者不得不根据敌人的袭扰情况和当地居民的敌对程度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部队。这些守备部队与前来增援的部队一起组成新的部队，在前方部队取得胜利战果时，这些新的部队就可以跟随前进；在前方部队失利时，则可以部署在经过加固的地点，保障退却的安全。

法国皇帝在其部队的后面一直是非常谨慎地采取这些措施的，因此他进行的最大胆的行动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冒险。

（四）关于既定原则在战争中的运用

军事艺术的各项原则本身是极其简单的，很容易被理解力健全的人理解。即使这些原则在战术上比在战略上更需要专门的知识作为基础，这种知识包括的范围也是很小的，几乎无法在复杂多样和内在联系方面与其他科学相比，因此这里根本不要求有渊博和高深的学问，甚至不要求有很高的理解力。如果说除了训练有素的判断力以外，还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那么可以断言，那就是狡诈或机智。长期以来，有人坚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只是出于对军事艺术的错误崇拜，出于撰写军事艺术的著作家们的虚荣心。只要我们毫无偏见地思考一下，就会认识到这一点，而且经验也让我们对这一点更加确信无疑。在革命战争期间，就有很多人以事实证明自己是机智的统帅，而且往往是一流的统帅，但他们并没有接受过军事教育。至少孔戴、瓦伦斯坦[26]、苏沃洛夫[27]以及其他很多人很让人怀疑是受过军事教育的。

指挥作战本身是很困难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困难不在于要求有专门的学识或大的天赋才能理解真正的作战原则；每个头脑清楚、没有成见、对军事不是一窍不通的人都能理解这些原则；甚至在地图或纸上运用这些原则，也不是什么难事，拟订一份好的行动计划也还不是什么

伟大的杰作。指挥作战的全部困难在于：

在实施中始终遵循既定的原则。

提请殿下注意到这一困难，是最后这段论述的目的。我认为，使殿下对此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是我要通过这篇文章达到的所有目的中最主要的。

整个作战如同一部带有莫大阻力的复杂机器的运转，以至在纸上很容易就制订出来的计划，在实施时只有付出大的努力才能实现。

这样，统帅的自由意志和行动时的一些考虑，时刻都会遇到阻力，于是一方面要求统帅有独特的精神力量和理解力去克服这种阻力，另一方面一些好的想法还是会由于这种阻力而无法实现，因此即使统帅在指挥作战时以更复杂的方法能获得更大的效果，他还是应该采用更简单、更易行的方法。

要把产生这种阻力的原因一一列举出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

1.我们对敌人状况和举措的了解总是比制订计划时设想的少得多。因此当我们要实施定下的决心时，会有无数的疑虑，怀疑自己的设想一旦有很多错误会造成危险。人在实施大的行动时容易产生的畏惧心理就会支配我们，而从这种畏惧到犹豫不决，从犹豫不决到不彻底的行动，只有很小的、不引人注意的一步。

2.我们不仅对敌人的兵力不确定，而且传闻（通过前哨、间谍或者偶然从敌人处得到的一切情报）往往会夸大敌军的兵力。很多人天生就是胆怯的，因此通常会夸大危险，于是所有这些影响就会促使统帅对他面前的敌人的兵力做出错误的估计。这是犹豫不决的另一个根源。

这种对敌人的兵力不确定的程度，是人们怎么想象都不为过的，因此一开始就要对此有准备，这是很重要的。

即使人们事先已经冷静地思考过一切，即使人们已经毫无偏见地寻找并找到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人们也不应立即就准备放弃先前的看法，而是应该对新收到的情报进行仔细的分析，对多个情报进行比较，并派人搜集新的情报，等等。如此一来，错误的情报往往当场被否定，

最初得到的情报经常得到证实。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就可以得到确切的情况，并据此定下决心。如果缺少确切的情况，那么人们应该懂得，在战争中凡事总是要冒险的；战争的本性根本不允许人们总是看清前进的方向；可能的事情尽管不是马上就能感性地让人看到，但毕竟是可能实现的；在其他举措理智的情况下，即使出现一个错误也不会立即毁灭。

3.我们不仅不能确切地了解敌人每时每刻的情况，而且也不能确切地了解自己军队每时每刻的情况。自己的军队也很少能够集中到随时都可以让统帅清楚地看到各部分情况的程度。如果我们此时有所胆怯，就会产生新的疑虑。我们就会等待下去，不可避免地造成整个行动的停滞。

因此我们必须对自己总的举措有信心，相信它们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要信任自己的下级将领。我们必须选择信得过的人担任下级将领，其他任何考虑都是次要的。如果我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并且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失利情况，即做好了准备，以至在实施中即使遇到不利也不会立即毁灭，那么我们就要像穿过黑夜那样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勇敢地前进。

4.如果统帅要部队付出艰辛的努力进行战争，那么下级将领，甚至部队（特别是战争历练较少的部队）往往会遇到在他们看来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会觉得行军路程太远，太劳顿，给养无法维持。如果我们听信所有这些困难（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是这样称呼它们的），那么很快就会完全屈从于它们，就不会采取有力的行动，而是软弱地无所作为。

要抵制住这一切，就要求信赖自己的见解和信念，这在当时看来往往是固执，但实际上是我们称之为坚定的那种理解力和性格的有力表现。

5.人们设想的战争中的一切行动，从不像一个本人没有留意观察过战争、未习惯于战争的人所想象的那样精确。

一路部队的行军时间往往会延误很多小时，却说不出停滞的原因；往往会出现无法预计到的障碍；往往设想率领部队抵达某一地点，却不得不在距该地点数小时行程的地方停下来；我们布设的小哨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比预期的小得多，而敌人的小哨所发挥的作用却大得多；一个地区的人力、物力往往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等等。

对所有这些阻力，不付出很艰辛的努力是无法克服的，而统帅只有通过近乎冷酷的严格，才能使部队付出艰辛的努力。只有这样，只有确信部下总是会尽力去做，他才能有把握认为这些小困难不会对行动产生大的影响，他才不会距离可能达到的目标过远。

6.可以肯定，一支军队在战争中所处的状况绝不会像那位在室内跟进其行动的人所设想的那样。如果他对这支军队有好感，就会把它估计得比实际情况要强和要好1/3～1/2。统帅在最初制订行动计划时处于这种情况，后来出乎意料地看到其兵力逐渐减少，骑兵和炮兵变得毫无用处等，这是相当自然的。甚至在战局开始时，在观察者和统帅看来可能和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实施中往往会变得困难和无法做到。如果统帅此时在炽烈的荣誉心驱使下仍能大胆而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目的，那么他就会达到目的，而一个平庸的人就会把军队的这种状况当作放弃既定目标的充分理由。

马塞纳在热那亚和葡萄牙的行动就是大胆而坚定追求自己目的的例子。在热那亚，他的坚强性格（可以说是他的冷酷）驱使部下付出十分艰辛的努力，因此获得了成功[28]；在葡萄牙，他至少比任何一个处于同样情况下的人都撤退得晚得多[29]。

在大多数情况下，敌军也处于类似的状态。瓦伦斯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纽伦堡附近[30]，法国皇帝和本宁森在埃劳会战后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看不到敌人的状况，但能看到自己的状况，因此自己的状况较敌人的状况对一般人的影响更大，因为对一般人来说，感性的印象总是比理性的语言更强烈。

7.部队的给养，无论是通过仓库供给还是就地征收解决，总是有很多困难的，以至它在统帅选择举措时是一个很具决定性的因素。部队的给养问题往往与最有效的行动相矛盾，迫使部队在本应追求胜利和辉煌战果的时候去筹集给养。整个机器尤其因给养而变得笨重，其运转效果远落后于宏大计划设定的速度。

一位严酷地要求其部队付出最艰辛的努力和忍受最极端困苦的将领，一支在长期战争中惯于做出这些牺牲的军队，他们会领先对手多少啊！他们会不顾这些障碍比对手快多少去追求其目标啊！同样是好的计划，但结果是多么不同啊！

8.总的来说，对所有上述情况，我们应该时刻注意以下这一点。

在实施中得到的直观的印象比此前通过深思熟虑所形成的观点更鲜活，但是直观的印象只是事物的初步表象。我们知道，这种表象很少与事物的本质完全一致，因此人们会面临注重直观印象而轻视此前的深思熟虑的危险。

这种最初的表象通常使人变得胆怯和过于谨慎，这是人的胆怯天性决定的，而胆怯的人看一切问题都是片面的。

因此我们应该警惕这一点，应该对自己此前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有充分的信心，使自己有力量去克服那些让人动摇的一时印象。

由此可见，能否克服在实施中遇到的这种困难，关键在于自己的信念是否牢固和坚定，因此研究战史才如此重要，因为通过研究战史可以使人在某种程度上仿佛身临其境，好似亲历事件的进程。从理论课中能学到的原则只适于帮助我们研究战史，提醒我们注意战史中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殿下应该抱着这样一种意图去熟悉这些原则，即在阅读战史时检验这些原则，并且看一下这些原则在哪些地方是与战争进程相符的，在哪些地方是为战争进程所修正甚至推翻的。

但是在缺乏亲身经历的情况下，研究战史只适于让人对我在此称为“整个机器的阻力”的概念有一个形象的想象。

当然人们不应满足于得出的主要结论，更不应一味遵循历史著作家们的论断，而是应该尽可能地研究细节。这是因为历史著作家很少以记述最真实的情况为目的，他们通常要美化本国军队的行为，或者要证明事件与虚构的规则是一致的。他们不是写历史，而是造历史。为研究历史的细节，人们并不需要读很多历史。详尽地了解数场战斗比泛泛地了解很多战局更有益处。因此，多读一些杂志上刊载的有关报告和日记比阅读真正的史书更有益处。沙恩霍斯特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关于1794年梅嫩保卫战[31]的叙述，就是这种报告的无与伦比的范例。这一叙述，特别是关于出击和突围的描述，给殿下提供了一个应该如何撰写战史的标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次战斗像这次战斗让我确信：在战争中，直到最后时刻都不应对成功有所怀疑；好的原则不可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永远有规律地发挥作用，在人们认为这些原则已经完全不起作用的最不利的

场合，它们往往又出人意料地发挥出作用。

一定有某种大的情感会激发统帅的巨大力量。这种情感可以是恺撒的虚荣心，可以是汉尼拔的对敌仇恨，也可以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宁愿光荣战败的豪迈。

殿下，请您敞开胸襟，来接纳这种情感吧！在制订计划时，您要大胆而有计谋，在实施时要坚决而顽强，要抱定宁愿光荣战败的决心。这样命运就会在您年轻的头上加上光荣的桂冠，它是君主的饰品，它的光芒将把您的形象镌刻到子孙万代的心中。

注释：

[1]热那亚（Genua），今意大利热那亚省省会，位于热那亚湾内。——译者注

[2]此处的德意志帝国指的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而非历史上的德意志帝国（1871—1945）。——译者注

[3]即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1770—1840）的长子，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Ⅳ.，1795—1861），1840—1861年期间为普鲁士国王。——译者注

[4]洛伊滕（Leuthen），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村庄卢蒂尼亚（Lutynia），位于该省首府布雷斯劳附近。——译者注

[5]指洛伊滕会战。

[6]指1809年4月19—23日，法国和奥地利之间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统称雷根斯堡会战。

[7]1759年7月，法国和萨克森联军占领普鲁士城市明登（Minden，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东北部一城市，位于威悉河畔）。斐迪南公爵率英国、普鲁士、布伦瑞克-吕讷堡、黑森-卡塞尔联军在明登附近的托滕豪森和库滕豪森一线占领阵地。8月1日，法国-萨克森联军的右翼部队炮击斐迪南公爵在托滕豪森附近的左翼，但中央和左翼被斐迪南公爵击败。次日，明登守军投降。——译者注

[8]托滕豪森（Todtenhausen），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东北部城市明登的一个市区。作者在原作中给出的地点是坦豪森（Tannhausen，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小镇），应为笔误。——译者注

[9]1757年11月5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2.2万人，在萨克森选帝侯国的罗斯巴赫（Rossbach，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城市布劳恩斯贝德拉[Braunsbedra]的一部分）附近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联军计4.1万人进行会战并获全胜。普方伤亡500余人，联军方面伤亡3000余人，并有7000余人被俘。——译者注

[10]1760年8月15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1.6万人，在下西里西亚的利格尼茨（Liegnitz，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城市莱格尼察，位于卡茨巴赫河左岸）附近与劳东率领的奥军3.2万人进行会战，并战胜对方。普方伤亡3300余人，奥军伤亡3800余人，并有4700余人被俘。——译者注

[11]指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12]鲁斯巴赫河（der Russbach），多瑙河的一条支流，流经今奥地利瓦格拉姆等地，长约71公里。——译者注

[13]阿德克拉（Aderklaa），今奥地利下奥州一小镇，位于维也纳与瓦格拉姆之间。——译者注

[14]指拿破仑。——译者注

[15]平行进攻（Parallelangriff），与敌军正面完全对峙的正面进攻。——译者注

[16]轻步兵（leichte Infanterie），18世纪时，在步兵列阵前部署的携带轻型装备、便于机动的步兵，目的是在会战正式开始前对敌阵进行不规律的点射，以扰乱敌部署。——译者注

[17]火力线（die Feuerlinie），处于交火中的散兵或成建制的部队组成的、在战术上距敌人最近的战线。——译者注

[18]“习惯做法”，德语为“Methodismus”，是作者创的一个词，意为“Ritual”，即“严格的程序”或“习惯做法”。有的中译本将该词译为“方法主义”或“认识论”，似不妥。——译者注

[19]1757年5月6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赢得布拉格会战后，率5万普军包围了布拉格，欲围困该城，迫其投降。奥军元帅道恩率6万人前来解围，在布拉格以东60公里的科林（Kolin，波希米亚中部一城市，位于易北河畔）附近与32,000名普军进行会战并战胜普军。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得不放弃包围布拉格，退回萨克森。——译者注

[20]艾格尔河畔布丁（Budin an der Eger），即今捷克城市奥赫热河畔布德讷（Budyně nad Ohří），东南距布拉格50公里。——译者注

[21]在1812年战局中，处于守势的俄军在给养方面较法军占优势。——译者注

[22]1810年，拿破仑命马塞纳率法军攻入葡萄牙，试图将威灵顿率领的英葡联军逐出葡萄牙。英葡联军退入托里什—韦德拉什营垒进行防御，法军屡攻不下，因粮食缺乏和疾病流行，不得不于1811年3月退往西班牙。——译者注

[23]第五次反法联盟战争期间，1809年5月21—22日，拿破仑所率法军与卡尔大公所率奥军在阿斯旁（Aspern，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城区的一部分）和埃斯灵（Essling，今维也纳城区的一部分）一带进行会战，法军战败。卡尔大公满足于打破拿破仑不可战胜的神话，未追击法军。——译者注

[24]但泽（Danzig），即今波兰城市格但斯克（Gdańsk）。——译者注

[25]本宁森（Levin August Theophil von Bennigsen，1745—1826），伯爵，俄国将军。出生于布伦瑞克，曾在汉诺威选帝侯国军队任职。——译者注

[26]1807年2月8日，俄普联军取得埃劳会战胜利后未乘胜追击法军，而是进入海尔斯贝格防御，导致法军于3月19日开始围攻但泽。5月中旬，部分英军和俄军部队试图从海上解围未果，本宁森则根本未去解围，结果但泽守军于25日向法军投降。——译者注

[27]下莱茵河（der Niederrhein），指莱茵河由波恩至莱茵河三角洲的河段，位于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境内。——译者注

[28]瓦伦斯坦（Albrecht Wenzel Eusebius von Wallenstein，1583—1634），波希米亚贵族，公爵。三十年战争期间曾两次出任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统帅。——译者注

[29]苏沃洛夫（Alexander Vasilyevich Suvorov，1730—1800），俄国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战略家、统帅，俄国军事学术的奠基人之一。指挥过60余次会战和战斗，战功显赫。代表作《苏兹达尔团条令》《制胜的科学》。——译者注

[30]1800年，马塞纳奉命在北意大利对梅拉斯将军指挥的奥军进行牵制，以等待拿破仑率主力越过阿尔卑斯山脉。4月4日，梅拉斯以优势兵力向马塞纳发起进攻；16日，马塞纳退入热那亚，在前有奥军攻城、后有英国舰队炮轰的情况下坚守月余，后虽因弹尽粮绝于6月4日投降，但为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赢得了时间，为法军在马伦戈会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31]1810年，马塞纳远征葡萄牙，至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进攻受挫。虽然给养缺乏，疾病流行，但他一直坚持到次年3月才退往西班牙。——译者注

附录2

关于军队的有机划分

（可作为对第二卷第五篇第五章的说明）

当人们看到实际出现的部队的无数队形，就应该已经能推断出，对一支部队因基本战术而形成的不同部分进行划分并确定兵力大小的理由并非十分严格，而是允许有很大的余地。但是我们无须多加思考即可确信，根据这些理由是无法做出比较精确的规定的。至于在这方面通常提出的一些看法，例如，如果一位骑兵军官提出，一个骑兵团的兵力越多越好，否则它就没有能力采取什么行动，是不值得认真予以考虑的。与基本战术有关的小部队（步兵连、骑兵连、步兵营和骑兵团）的情况就已经如此，而规模较大部队的情况就更复杂得多。基本战术在这里已经根本不够用了，要高等战术（或称之为部署战斗的学问）与战略一起才能解决。现在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些较大的部队：旅、师、军和军团。

首先，我们用一点时间谈谈这个问题的哲理。究竟为什么要把大量人员有序地分为多个部分呢？这显然是因为一个人只能直接指挥一定数量的人。一位统帅不可能把5万名士兵中的每一个都部署和控制在适当的位置，并且指示他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假如这是可能的，那显然是最好不过了，因为这样一来，无数的下级指挥官中就不会有哪位再给统帅的命令加上些什么（至少这将是反常现象），但部队分为多个层级会使每个人在执行上级命令时或多或少地削弱其原有的力量，减少上级原有想法的准确性。此外，如果部队有多个层级，那么一个命令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传达到受命者。由此可见，部队的层层划分形成一个传达命令的阶梯，是一件避免不了的苦恼事。我们的哲理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开始从战术和战略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大的或小的独立整体来与敌人对抗的完全独立的部队有三个主要部分。如果没有这三个部分，这支部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是这支部队前出的部分a，一个是这支部队为应对意外情况而保留的部分c，以及在这两部分之间的主力部分b：

a

b

c

如果在对较大的整体进行划分时要着眼于各部分的独立性，如果要使固定的划分与经常的需要相适应（这一点当然应该是统帅的意图），那么这个整体就从不应该少于三个部分。但是不难看出，即使是这三个部分也还不能构成很自然的序列，因为谁也不会愿意让他前出的和保留的部分与主力部分的兵力一样多，因此设想主力部分至少由两个部分组成，也就是整体由四个部分组成，按abcd的顺序，会更自然：

a

b c

d

但是这显然还不是最自然的序列。尽管现在采取了纵深部署，但在战术和战略上使用部队的方式仍然是横线式的，因此就自然需要有右翼、左翼和中央。这样分为五个部分可以说是最自然的了，形式是abcde：

a

b c d

e

这种部署已经允许把主力的一个部分（在紧急情况下甚至是两个部分）派向右面或左面。如果有人与我一样主张保留强大的预备队，那么他也许认为保留的部分与整体相比兵力太少，因此再增加一个部分，使预备队的兵力占总兵力的1/3。于是整个划分的顺序是abcdef：

a

b c d

e f

如果是一支兵力很大的部队，是一个较大的军团，那么我们从战略上必须指出，这个军团几乎经常需要向左右派出部队，因此还可以增加两个部分，于是就形成下列abcdefgh的战略形状：

a

b c d e f

g h

由此可见，人们在划分一个整体时，不应少于三个部分，同时不应超过八个部分。不过这似乎是很不确定的，因为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一个军团分为军、师和旅三个层级，每个层级有三个同级部队单位（3×3×3），计27个旅，或者把一个军团分为可以允许的18个因数的任何一个可能的结果，那么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组合。

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重要问题。

我们没有谈到步兵营和骑兵团的兵力问题，因为我们想把它留到谈论基本战术时再论述。根据以上所述应该只会得出结论说，我们希望一个旅不少于三个步兵营。当然我们也必须坚持这一点，而且也看不到其中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但是要限定一个旅可以有的最多兵力却比较困难。旅通常被视为尚可以和应该由一个人直接（在他的口令范围内）指挥的部队。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点，那么一个旅自然不能超过4000～5000人，即根据步兵营不同的兵力，可以由6～8个营组成。但是我们在此必须同时把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新的因素纳入这一研究中来，这就是各兵种的结合。现在欧洲国家一致认为，在军团以下的部队就应该进行这种结合，只是有些人主张只在军一级，即2万～3万人的部队进行这种结合，有些人则主张在师一级，即8000～12,000人的部队就已经应该进行这种结合。我们暂且不想参与这个争论，只想指出一点（大概不会有人反对这一点）：一支部队之所以能够独立行动，主要是三个兵种相结合的缘故，因此对那些在战争中经常要独立作战的部队来说，至少是非常希望有这种结合的。

不过我们不仅要考虑三个兵种的结合，而且也要考虑到两个兵种，即炮兵和步兵的结合。虽然近代炮兵在骑兵先例的鼓舞下，几乎也要独立起来，单独组成一个小规模的炮兵军团，但是按照一般的习惯，炮兵和步兵的结合很早就已经出现了。迄今炮兵不得不同意分配到旅里去，

因此炮兵和步兵的这种结合以另一种方式构成了旅的概念。问题仅在于，人们首先要确定将一个炮兵连经常与之结合在一起的步兵部队的兵力应该有多大。

确定这个问题比人们初看上去认为的要容易得多，因为能为每千人带到战场上去的火炮数目很少是我们能随意决定的，而是由其他一些原因（部分原因和我们的关系很小）决定的。有关一个炮兵连应该有多少门火炮的规定，比任何其他类似的规定都有更充分的战术依据，因此人们不问这部分步兵（例如一个旅）应该有多少门火炮，而是问应该有多少步兵与一个炮兵连编在一起。例如，如果在军团一级每千人有三门火炮，并且其中一门留在炮兵预备队，那么可以分配给部队的就是两门火炮，于是一个有8门火炮的炮兵连就可配属4000名步兵。由于这里所讲的比例也是最常用的比例，这就表明，我们在这里大体上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关于确定一个旅的人数，我们就不想多谈了。根据上述，一个旅由3000～5000人组成。部队的划分尽管一方面因此而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又因军团的兵力是一个既定数而已经受到限制，但总还是可以进行很多种组合的。严格地让部队遵循“划分的部分应该尽量少”的原则，为时尚早；我们还有一些一般性的问题需要考虑，而且也应该允许具体情况有特殊考虑的权利。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较大的部队应比小部队有更多的部分，因为它们必须更灵活一些（上面已经提到），而如果将小部队分成太多的部分，则不便于指挥。

如果人们以两个主要部分组成一个军团，而每个部分有其专门的指挥官[1]，那么这就等于说人们要取消军团指挥官。每个了解这方面问题的人，无须进一步解释都会明白这一点。把军团分为三个部分也好不了很多，因为不把这三个部分再加以划分，就不可能进行灵活的运动和形成合适的战斗序列，而继续划分很快就会引起这些部分的指挥官不满。

部分的数目越多，最高指挥官的权力就越大，整个部队的灵活性也越大，这是人们把部队分成尽可能多的部分的一个原因。由于人们在较大的大本营中（例如军团的大本营）比一个军或一个师的较小的参谋部有更多的传达命令的手段，因此根据普遍存在的理由，划分一个军团最好不要少于八个部分。如果其他情况允许，可以把划分的数目增至九或十。而如果超过十个部分，要想总是十分迅速而完整地传达命令就会有困难，因为我们不应忘记，在这里不单纯是传达命令的问题（否则一个军团拥有的师的数量就可以与一个连的人数一样多了），而是还有与命

令相关的大量的部署和检查问题，对六个或八个师进行这些工作当然要比对12个或15个师更容易。

相反，如果一个师的绝对兵力少，即假设它是一个军的一部分，那么它总是可以分成比说过的标准数目更少的部分：分为四个部分是非常恰当的，必要时可分为三个部分，而分为六个和八个部分恐怕就有困难，因为这个师迅速传达命令的手段较少。

对我们提出的标准数目的这一修正给了我们一个结论：一个军团不应少于五个部分，最多可以划分为十个部分；一个师不应超过五个部分，可以少到四个部分。在这两者之间是军，至于一个军的兵力应该有多少，以及到底应不应该有军存在，则取决于军团和师的数量关系结果。

如果把20万人分为十个师，一个师分为五个旅，那么一个旅就有4000人。就是说，把这样一支军队划分成几个师也就足够了。

人们当然也可以把这支军队分为五个军，每个军再分为四个师，每个师分为四个旅，这样每个旅就有2500人。

我认为第一种分法更好，因为第一，在指挥层级上少一个层次，因此命令抵达较快；第二，一个军团分为五个部分太少，不够灵活；一个军分为四个部分也是这个问题，而且一个2500人的旅太小。采取后一种划分方法，一个军团就有80个旅，而采取第一种划分方法只有50个旅，更为简便。然而人们为了直接指挥五位而不是十位将领，就放弃了第一种划分方法的这些优点。

一般性的考察就到此为止。但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如何划分部队是无比重要的。

在平原上指挥十个师是容易的，而在复杂的山地阵地中就有可能变得完全无法指挥。

如果一条大的江河把一个军团分开，那么在河的另一岸就需要派一位专门的指挥官。一般规则遇到这些实际情况是无能为力的。要指出的是，随着这些实际情况的出现，有些划分方法在其他情况下会引起的不利绝大部分会消失。当然这里也会出现滥加划分的情况，例如为满足某种不成熟的虚荣心，以及出于个人考虑而进行不恰当的划分。但是经验

告诉我们，不管具体情况的需求到了何种程度，对部队的划分通常仍是要根据一般的理由进行。

注释：

[1]三十年战争期间，瓦伦斯坦率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于1632年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作战。7月3日，瑞典军队在纽伦堡西南占领一处坚固阵地，瓦伦斯坦军队构筑营垒与之对峙两个月。此后阿道夫数次向帝国军队发起进攻，但均未成功，最后放弃阵地，退往巴伐利亚。——译者注

附录3

战术或战斗学授课计划

一、引言　战略和战术概念界限的确定

二、战斗的一般理论（战斗——舍营——野营——行军）

1.战斗的本性。战斗中的有效要素。仇恨和敌视——变化——其他情感力量——理解力和才能。

2.对战斗的进一步规定——独立的战斗——部分战斗——部分战斗是怎样产生的。

3.战斗的目的：胜利——胜利的程度、色彩和分量。

4.胜利的原因，即敌人退却的原因。

5.根据兵种划分战斗——白刃战——火力战。

6.战斗的不同行动。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

7.根据积极或消极原因划分战斗。进攻和防御。

8.战斗计划。战斗的战略目的——战斗的目标——手段——战斗方式的确定——时间的确定——空间的确定——相互作用——指挥。

此外，第一部分的授课提纲应该根据上述划分来制订。

三、不结合具体情况的特定部队的战斗

（队形——战斗序列——基本战术）

（一）各兵种

1. 步兵
2. 炮兵
3. 骑兵

各自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进攻和防御时的队形和基本战术

（二）进攻和防御时的兵种结合

1.兵种结合的理论

（1）步兵与炮兵的结合

（2）步兵与骑兵的结合

（3）骑兵与炮兵的结合

（4）三个兵种的结合

2.由三个兵种组成的某些部队

（1）旅
（2）师
（3）军
（4）军团

其战斗序列——阵地——运动——战斗

四、结合地形地貌进行战斗

1.关于地形对战斗的总的影响

（1）在防御时的影响

（2）在进攻时的影响

此外，如果这里的考察不符合逻辑，那么这是因为出于实际的考虑。对地形应该尽早加以考察，但是如果人们没有一开始就从进攻或防御这两种形式中的一种来设想战斗，那么就不可能考察地形，因此要把地形和战斗融合起来进行考察。

2.防御的一般理论

3.进攻的一般理论

4.特定部队的防御战斗

（1）一支小部队的防御战斗

（2）旅防御战斗

（3）师防御战斗

（4）军防御战斗

（5）军团防御战斗

5.特定部队的进攻战斗

（1）一支小部队的进攻战斗

（2）旅进攻战斗

（3）师进攻战斗

（4）军进攻战斗

（5）军团进攻战斗

五、有特定目的的战斗

（一）防御

1.安全举措

（1）哨兵

（2）巡逻哨

（3）用于支援的小部队[1]

（4）小哨所

（5）前哨线

（6）联络哨

（7）前卫部队

（8）后卫部队

（9）前出部队

（10）行军时的侧面保护部队

（11）联络分遣队

（12）监视分遣队

（13）侦察

2.保护

（1）对单独哨所的保护

（2）对车队的保护

（3）对征集粮草的保护

3.不同目的的部署

（1）在山地

（2）在河岸

（3）在沼泽地旁

（4）在林地中

4.不同目的的会战。消灭敌军——占领一地区——单纯士气上的影响——军队的荣誉

（1）无准备的防御会战

（2）在有准备的阵地上的防御会战

（3）在有防御工事的阵地上的防御会战

5.退却

（1）在敌人面前一次退却（撤退）

①在一次战斗前

②在战斗过程中

③在一次战斗后

（2）战略退却（保持战术部署的多个相继实施的退却）

（二）进攻

1.根据防御的目标划分和论述的进攻

2.根据进攻本身的目标划分和论述的进攻

（1）袭击

（2）突破

六、关于野营和舍营

七、关于行军

注释：

[1]在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期间，反法联军于1794年4月自尼德兰进入法国北部，包围了朗德勒西要塞。为了解围，皮舍格吕率法军分三路进攻联军右翼。梅嫩（Menen，即今比利时西佛兰德省城市梅宁）是联军右翼的一个重要据点，由布伦瑞克-吕讷堡选帝侯国的哈默施泰因少将率2500人防守。26日，莫罗率2万法军包围梅嫩。29日夜间，守军成功突围，损失很小。当时沙恩霍斯特任哈默施泰因的参谋长。——译者注

附录4

战术或战斗学概论

一、战斗的一般理论

战斗的目的

1.战斗的目的是什么？

（1）消灭敌军。

（2）占有某个目标。

（3）单纯为了军队荣誉而争取胜利。

（4）同时抱有以上两个或全部三个目的。

胜利的理论

2.所有上述四个目的只有通过胜利才能达到。

3.胜利就是敌人退出战场。

4.敌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退出战场：

（1）如果他损失过大，因此害怕对方的优势，或者他感到要达到目的会付出过大的代价。

（2）如果他的序列已经受到很大的干扰，即整个部队的作用已经受到很大的破坏。

（3）如果他已经陷入地形带来的不利，担心继续战斗会受到过多的损失（这里也包括阵地的损失）。

（4）如果其部队的部署形状非常不利。

（5）如果他受到小规模甚或大规模的袭击，即没有时间部署和展开适当的举措。

（6）如果他察觉到对手在数量上对自己的优势过大。

（7）如果他察觉到对手在精神力量方面对自己的优势过大。

5.在上述所有情况下，统帅都有可能放弃战斗，因为他认为没有局势好转的希望，担心局势每况愈下。

6.假如上述原因中一个都没有就退却，那么退却就是没有理由的，也就是说统帅或指挥官不能定下这样的决心。

7.但是退却可能违背统帅或指挥官的意志而实际发生：

（1）如果部队由于缺乏勇气或参战的意愿而逃避战斗。

（2）如果部队由于惊慌失措而溃退。

8.在这些情况下，部队有可能违背指挥官的意志而承认对手胜利。甚至当上述第4条第（1）～（6）项提到的各种情况产生对我们有利的结果时，部队也有可能承认对手胜利。

9.这种情况在小部队中可能而且想必会经常出现，因为小部队的整个行动持续时间短，几乎不会给指挥官留有定下决心的时间。

10.

（1）但是在大部队中，这种情况只会部分发生，基本上不会在整体中发生。不过如果有多个部分都让对手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那么就会使整体面临在第4条第（1）～（5）项中所述的情况，并出现一种不利的结果，由此促使统帅定下退却的决心。

（2）在大部队中，第4条第（1）（2）（3）（4）项所说的不利情况，并不是以各个不利之和的形式呈现给统帅，因为统帅从不会看得这样全面。当这些不利集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形成一个可观的数量，出现在部队主力或者一个重要部分时，这些不利才呈现出来。统帅就是要根据整个行动中的这种主要情况来下定决心。

11.最后，与战斗无关的外部原因（例如一些导致取消战斗目的或者显著改变战略关系的消息）也能促使统帅放弃战斗，即下定退却的决心。这可以说是战斗的一种中断，不属于这里论述的范围，因为它不是战术行为，而是战略行为。

12.放弃战斗就是承认对手目前占有优势（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就是在意志上屈服。胜利的第一个精神上的力量就表现在这里。

13.由于只有离开战场才能放弃战斗，因此退出战场就是承认对手目前占有优势的标志，就是降下军旗。

14.但是胜利的特征还没有决定胜利的大小、重要性和辉煌。这三点往往同时发生，但绝不是相同的。

15.胜利的大小取决于战胜敌军和战利品数量的多少（缴获的火炮、俘虏、夺得的辎重、敌人的伤亡）。因此对一支小部队不可能取得大的胜利。

16.胜利的重要性取决于要达到的目的的重要性。占领一处重要的阵地可以使一个本身不重要的胜利变得重要。

17.胜利的辉煌表现在以较少的部队取得较多的战利品。

18.因此，胜利有不同的样式，尤其是有很多层次。严格来说，任何一场战斗都不会没有胜负，即都是有胜利的，但是语言上的习惯和事物的本性却让人们只把那些付出巨大努力后取得的战斗结果视为胜利。

19.如果敌人只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查明我方的真正意图，一旦查明意图后就让步了，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这称为我们的胜利。如果他采取了更多的行动，那么这就表明他想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而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了战斗，我们就可以认为他已经被战胜。

20.由于只有双方中的一方或双方把交战的部队后撤一些，才能放弃一场战斗，因此严格来说，“双方均保住了战场”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不过，如果人们按事物的本性和语言上的习惯仅把战场理解为主力部队所在的阵地（因为只有当主力部队退却时，胜利的最初结果才出现），那么当然就有完全未决出胜负的会战了。

战斗是达到胜利的手段

21.战斗是达到胜利的手段。由于在第4条第（1）～（7）项中所指出的各种情况是胜利的前提条件，因此战斗也就以达到这些条件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

22.现在我们必须从战斗的各个方面来认识战斗。

什么是单个战斗

23.从物质角度看，每场战斗都可以分成与战斗人数一样多的单个战斗，但是单个人只有单独地（独立地）战斗时，才是一个专门的要素。

24.战斗的单位从单个的战斗人员起，随着指挥层级的上升，成为新的单位。

25.这些单位通过战斗的目的和计划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是密切到各部分没有一定独立性的程度。等级越高，这种独立性就越大。至于各部分的这种独立性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将在后面论述（见第97条和第98条）。

26.因此每个整体战斗是自上而下由各级单位（直到最后一个独立行动的单位）的大量单个战斗组成的。

27.但是一个整体战斗也可以是由陆续进行的单个战斗组成的。

28.我们把所有单个战斗称为部分战斗，把所有部分战斗称为整体战斗；不过我们把整体战斗的概念与个指挥这一条件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只有由一个意志指挥的战斗才可以算作一个战斗（在部署哨所线时，这种界限是根本无法确定的）。

29.这里所说的战斗理论既适用于整体战斗，也适用于部分战斗。

战斗的原理

30.每个斗争都是仇恨的表达，这种仇恨本能地转为斗争。

31.这种攻击和消灭敌人的本能是战争的真正要素。

32.即使是在最野蛮的人身上，这种仇恨的冲动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本能，而是还有思考和理智，无意图的本能从而变成有意图的行动。

33.情感力量就以这种方式服从于理智。

34.但是人们决不能认为情感力量已经完全被排除了，不能以纯粹的理智的意图来取代情感力量，因为即使情感力量真的完全消失在理智的意图之中，在斗争过程中还是会重新迸发出来。

35.由于我们现在的战争不是个人对个人表达仇恨，因此战斗看似不包含任何真正的仇恨，似乎纯粹是理智的行为。

36.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双方绝不会缺少集体的仇恨，这一集体仇恨在个人身上或多或少会产生作用，以至于个人也会仇恨和敌视对方中的个人；另一方面，在斗争过程中也会在个人身上或多或少燃起真正的仇恨。

37.在没有敌意的地方，对荣誉的渴望、虚荣心、自私和团队精神[1]与其他情感力量一起代替仇恨起作用。

38.因此在战斗中，仅是指挥官的意志，仅是既定的目的，很少或者绝不会成为战斗者行动的唯一动机，而总是有很大一部分情感力量在起作用。

39.由于斗争是在危险的领域中进行的，而所有情感力量在这个领域中更为重要，因此情感力量的这种动机作用就更大。

40.但是即使是指导斗争的智慧也绝不可能是纯粹的理智的力量，因此斗争绝不是单纯的可计算的对象。

（1）因为斗争是有生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的相互冲撞，人们对这些力量只能做一般的估计，无法做精确的计算；

（2）因为参与斗争的情感力量可能使斗争成为某种激情的活动，并由此而成为一种需要较高判断力的活动。

41.因此与理智的计算相反，斗争有可能是运用才能和天赋的活动。

42.人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力量和天赋应该被视作独特的精神力量。这些力量彼此很不同，伸缩性也很大，不断地超出理智计算的范围而产生作用。

43.军事艺术的任务就是在理论上和实施中考虑到这些力量的作用。

44.越是能充分地利用这些力量，斗争就越有力，战果就越丰富。

45.军事艺术的一切发明，例如武器、组织机构、熟练的战术和在战斗中使用部队的原则等，对自然的本能是一种限制，旨在间接地使这种本能力量得到更有效的使用，但是情感力量是不受这种支配的，如果人们过于要把它们变成工具，就会夺走其活力和力量，因此不论是在理论的规定中，还是在其常见的习惯做法上，都应处处给情感力量留下一定的活动余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理论上有高瞻远瞩的立足点和见解，在实施中有杰出的判断力。

两种战斗样式　白刃战和火力战

46.在人类的才智所发明的所有武器中，那些使战斗者相距最近的、最近似粗鲁搏斗的武器是最适合发泄本能的最自然的武器。比起梭镖、矛、投掷器，匕首和战斧更属于这类武器。

47.从远处就已经能打击敌人的武器更多的是理智的工具；它们使情感力量和本来的斗争本能几乎完全不起作用，而且这些武器的有效距离越大，情况就越是这样。在使用投掷器时，人们还可以想象投掷者在投掷时会有某种冲天的愤怒情绪，而在用线膛枪射击时，这种情绪就会少一些了，在用火炮射击时就更少了。

48.尽管在此也有一些武器处于上述两类武器的过渡阶段，但还是能看到所有近代武器分为两大类，即劈刺武器和射击武器，前者导致白刃战，后者导致远距离战斗。

49.因此产生了两种战斗样式：白刃战和火力战。

50.两者都以消灭对手为目的。

51.在白刃战中，消灭对手是毫无疑问的目的；在火力战中，消灭

对手只是或多或少的可能的目的。由于有这个区别，这两种战斗形式的意义就很不同了。

52.因为在白刃战中消灭对手是毫无疑问的目的，所以有利条件或勇气稍占优势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处于不利境地或勇气较差的人就会试图逃走，以摆脱危险。

53.在所有多人进行的白刃战中，这种情况通常有规律地很早就会出现，以至这种战斗本来应有的歼灭力大为减弱，使其主要效果更多地表现为驱逐敌人，而非消灭敌人。

54.因此，如果人们看一下白刃战在现实世界中的实际效果，那么人们就必须把驱逐敌人，而不是把消灭敌人当作它的目的。消灭敌人成了手段。

55.正如白刃战的本来目的是消灭敌人一样，火力战的本来目的是驱逐敌人，而消灭敌人只是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人们对敌射击是为了把他赶走，避免进行自己感到无法胜任的白刃战。

56.但是火力战带来的危险不是一个完全不可避免的危险，而是一个或多或少有可能出现的危险。对单个人的感性印象来说，这种危险不是很大，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和累积效果（这种效果不会造成感性上的印象，即不会造成直接有效的印象），才会变得大起来，因此双方中的一方不是一定面临要逃避这种危险的情况。由此可见，驱逐某一方不是立刻就能做到的，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57.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通常在火力战结束时，就必须用白刃战来驱逐敌人。

58.火力战的歼灭力随着战斗的持续而增长，而白刃战的歼灭力由于迅速决出胜负而消失。

59.这样一来，火力战的一般目的就不再是驱逐敌人，而是使所用的手段直接产生效果，即消灭敌人，在集体战斗中就是摧毁或削弱敌军。

60.如果白刃战的目的是驱逐敌军，火力战的目的是摧毁敌军，那么就应该把白刃战视为决战的真正工具，把火力战视为准备决战的真正

工具。

61.但是白刃战和火力战仍保留了对方要素的某些作用。白刃战不是没有摧毁力的，火力战不是没有驱逐力的。

62.白刃战的摧毁力在大多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常常等于零；假如不是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白刃战可以俘虏敌人，从而使白刃战的摧毁力又有很大提高的话，白刃战的摧毁力几乎不会引人注意。

63.但是必须指出，俘虏敌人大多在火力战已经产生效果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64.因此，在今天的兵种比例下，没有火力战的白刃战恐怕只有微不足道的歼灭力。

65.火力战的歼灭力可以由于战斗的持续而增加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达到撼动或摧毁敌人勇气的程度。

66.结果是，消灭敌军的绝大部分作用是火力战起到的。

67.通过火力战削弱敌人的结果是：

（1）要么敌人主动退却；

（2）要么为接下来的白刃战做好了准备。

68.通过驱逐敌人这一在白刃战时欲达到的目的，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胜利，因为把敌人逐出战场就是胜利。如果敌人的整个军队规模很小，那么这个胜利就有可能囊括整个敌军，并决定结局。

69.如果白刃战只是在整体的各部分之间进行的，或者整个战斗是由多个陆续进行的白刃战组成的，那么对单个的白刃战的成果就只能视为部分战斗中的一次胜利。

70.假如这个部分是整体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整体有可能因此而一起失败，也就是部分的胜利直接导致了对整体的胜利。

71.但是即使白刃战的结果不是一个对整体的胜利，那么它仍会带来以下好处中的一种：

（1）夺占敌人的地区。

（2）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

（3）破坏对手的序列。

（4）破坏敌人的物质力量。

72.因此对部分战斗来说，应该把火力战看作是破坏行动，把白刃战看作是决战行动。至于对整体战斗来说应该如何看待它们，我们以后再考察。

两种战斗形式与进攻和防御的关系

73.另外，战斗是由进攻和防御组成的。

74.进攻是积极的意图，防御是消极的意图。进攻是要驱逐敌人，防御只是要据守。

75.但是据守不是单纯的坚持，因此不是忍受，而是取决于能否进行积极的还击。这种还击就是消灭敌进攻部队。因此只能把防御的目的视为消极的，不能把防御的手段视为消极的。

76.由于在防御中守住阵地的结果自然是对手不得不退让，因此尽管防御的目的是消极的，但是对防御者来说，对手退却（退让）也是胜利的标志。

77.由于白刃战与进攻有相同的目的，因此白刃战原本是进攻的要素。

78.但是由于白刃战自身拥有的歼灭因素很弱，因此仅仅采用白刃战的进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不能被视为一个战斗者，无论如何这是很不相称的战斗。

79.只有在小部队中，或者在单一的骑兵中，白刃战才有可能构成整个进攻。部队越大，参战的炮兵和步兵越多，仅是白刃战就越不够。

80.因此进攻也要根据需要运用火力战。

81.在火力战中，就双方与这一战斗样式的关系而言，可将双方视为相同。火力战对白刃战所占的比例越大，进攻与防御的原有差别就越小。进攻者最后不得不进行白刃战的尚存的不利情况，不得不通过白刃战特有的有利条件和兵力优势来弥补。

82.火力战是防御者的自然因素。

83.如果防御者通过火力战已经取得了有利的结果（进攻者退却了），那他就不需要进行白刃战了。

84.如果防御者没有得到有利的结果，而且进攻者转入白刃战，那么防御者也必须运用白刃战。

85.当白刃战的好处比火力战更大时，防御者决不能排斥白刃战。

两种战斗形式中的有利条件

86.现在我们必须对两种战斗的本性做总的进一步考察，以便了解那些能在这两种战斗中形成优势的因素。

87.火力战

（1）在武器使用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于部队的组织和素质）。

（2）作为固定部署，在编组和基本战术方面的优势。

在战斗中使用训练有素的军队时，无法考虑有关因素，因为它们是这些军队已经具备了的，但是人们可以而且必须把它们视为最广义的战斗学的研究对象。

（3）数量。

（4）在第（2）项中未包括的部署形式。

（5）地形。

88.由于我们只谈训练有素的军队的使用，因此上面第（1）和第（2）两项不属于这里要论述的内容。我们在实际考察时，某种程度上只能把它们视为既有条件。

89.

（1）数量上的优势。

如果两支数量不等的步兵和炮兵部队在同样大的空间内平行相对部署，那么假如所有的射击都是以单个人为目标的精确射击，那么命中的数量与射击的人数将是相同的。假如是向一个整靶射击，即目标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个步兵营、一条线等，那么命中的情况也是相同的。对战争中，甚至散兵战斗中的射击，大多数确实是可以这样看待的。然而这个靶子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实体靶，而是由人和他们之间的空隙组成的。空隙是随着同一空间内的战斗者的增加而减少的。因此，两支数量不等的部队之间的火力战的效果，取决于射击者的人数和受到射击的敌军的人数。换句话说，数量优势在火力战中不起决定性作用，因为一方利用大量射击所赢得的好处，会由于对方射击命中率更高而被抵消。

假设我方50人与敌一个500人的步兵营在同样大的区域内对峙。如果50发子弹中有30发中靶，即命中对方所在的正方形区域，那么敌500发子弹中就有300发命中我50人所在的区域。但是由于500人的密度是50人密度的10倍，因此我方的命中率是对方命中率的10倍，从而我方50发子弹命中的人数恰好与敌方500发子弹命中我方的人数一样。

尽管这个结论不会完全符合实际，而且数量上的优势总会带来小的好处，但是可以肯定，这个结论基本上是对的，即一方在火力战中取得的效果还远不能与数量优势完全成正比，而是几乎不受数量优势的影响。

这个结论极为重要，因为它构成了在准备决战的破坏行动中节约用兵的基础，而节约用兵可以被看作是取得胜利的最可靠的手段之一。

（2）我们不认为这个结论会导致一种荒谬的想法，比如认为，假设两个人（这是能够占据一个在这里想象为靶子的较长区域的最少人数）的间距与2000人的间距一样大，那么这两个人的射击效果与2000人的射击效果会是一样的。假如那2000人总是径直向前方射击，那么情况当然是这样，但是如果人数较少一方的人数是如此少，以至人数较多一方可以把他的火力集中地对准每个人，那么想必自然会出现极为不同的效果，因为此前我们做的单纯以整个区域为靶子射击的假设已经不存在了。同样，一道由过少兵力组成的火力线根本不可能迫使对手接受火力战，而是立刻会被对手赶走。由此可见，人们不能把上述结论延展得过

多。尽管如此，这个结论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已经上百次地看到一道火力线与拥有双倍兵力的敌火力线相抗衡。不难看出，这对节约用兵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3）因此可以说，双方中的每一方都能够加强或减弱对方的（总的）火力效果，这取决于他是否把更多的战斗者投到火力线上去。

90.部署的形式可以是：

（1）正面正对、宽度相同。这样的部署形式对双方来说利弊相同。

（2）正面正对、宽度较大。这样的部署形式是有利的，但是不难理解，由于射程的原因，很难做出这种部署。

（3）包围式的。由于此时的射击效果加倍，而且展开自然较大，因此这种部署形式是有利的。

与（2）和（3）相反的部署形式自然是不利的。

91.地形在火力战中起到以下有利作用：

（1）防护（像一道胸墙）。

（2）隐蔽，即妨碍敌人瞄准。

（3）妨碍敌通行，从而将敌置于我火力打击之下，长时间阻止其前进，但也会更多地妨碍自己射击。

92.在白刃战中起作用的有利条件，就是那些在火力战中起作用的有利条件。

93.第87条中的（1）（2）项不属于这里要考察的。但是应该指出，在白刃战中武器使用方面的优势不可能产生火力战中那样大的差别。相反，勇气在白刃战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由于大部分的白刃战是由骑兵进行的，因此第87条第（2）项中所谈到的问题就变得尤其重要。

94.数量在白刃战中的决定性比在火力战中大得多；它几乎是主要

问题。

95.部署的形式在白刃战中的决定性同样比在火力战中大得多，具体是在正面相对时，宽度小反而更有利。

96.地形

（1）作为通行的障碍。这是地形在白刃战中起的主要作用。

（2）利于隐蔽。隐蔽自己有利于出敌不意，而出敌不意在白刃战中是特别重要的。

战斗的分解

97.我们在第23条中已经看到，每个战斗都是一个分成很多部分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部分的独立性是不同的，越是向下，独立性就越小。现在我们就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98.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在每个战斗中可以用口令指挥的部队（例如一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骑兵团等，如果这些大量人员确实是集结在一起的话）看作是一个部分。

99.当口令指挥不到时，则用命令（不管是口述的还是书面的）取代。

100.口令是无法分出层次的，它已经是实施的一部分，但是命令是有层次的，从接近于口令的最确切的内容直到最一般的内容，它不是实施本身，而只是一个委托。

101.所有受口令指挥的部分都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而如果命令取代了口令，那么各部分就开始有一定的独立性，因为命令具有一般的特性，如果它有不足的地方，指挥官就必须根据自己的意志对它加以补充。

102.假如人们对战斗中同时和先后出现的部分和事件能够准确地预先确定和判断，也就是说假如在制订战斗计划时能够像安装一台无生命的机器那样一直考虑到最细微的部分，那么命令就不会有这种不确切性了。

103.但是战斗者始终是一群人或单个人，绝不可能成为无意志的机器，而且他们战斗的地方很少或者绝不会是一块对战斗毫无影响的完美和空旷的平地，因此完全不可能事先计算出所有活动。

104.计划的这种不足随着战斗的持续和参战人数的增加而加大。一方面，一支小部队的白刃战几乎完全可以事先就列入其计划；相反在火力战中，即使是小部队的火力战也会由于它持续的时间长和发生的偶然事件多，而无法像对白刃战那样计划得那么具体。另一方面，对大部队（例如一个有2000或3000匹战马的骑兵师）的白刃战，最初的计划也不可能把一切都规定好，因此单个指挥官经常需要根据自己的意志对计划进行补充。至于一次大会战，除了开始阶段，计划只能规定出主要的轮廓。

105.由于计划（部署）的这种不足是随着战斗所用时间和空间的加大而增加的，因此通常要给较大部队留出比较小部队更多的余地；部队的级别越低，对它的命令就越要具体，直到可以用口令指挥的部队。

106.此外，部队的各部分因所处的情况不同，其独立性也有所不同。同一支部队，其独立性必然会由于空间、时间、地形特点、任务本性的不同而减小或加大。

107.整体战斗除了这样有计划地分为独立的部分战斗以外，在下述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计划外的分解：

（1）准备进行的分解比计划中的更细。

（2）在根本不应分解，而是应用口令指挥的地方出现了分解。

108.这种分解是由无法预计到的情况引起的。

109.结果是同属整体的各部分取得的战果不同（因为各部分可能处于不同的情况）。

110.这样一来，个别部分就需要进行一种在整体的计划中没有的改变，这主要是由于：

（1）这些部分要避开地形、数量和部署方面的不利。

（2）这些部分在这些方面得到了它们想利用的有利条件。

111.结果是一场火力战不时无意地，不时或多或少有意地转变为一场白刃战；或者反过来，后者转变为前者。

112.部队接下来的任务是要使这些变化符合整体的计划，其方法是：

（1）在出现不利情况时，通过某种方式对这些变化进行补救。

（2）在出现有利情况时，只要不会有逆转的危险，就应尽量利用这些变化。

113.因此是整体战斗有意和无意地分解为或多或少独立的部分战斗，使整体战斗中交替出现各种战斗形式（白刃战和火力战，进攻和防御）。

114.现在在这方面还有必要对整体进行一下考察。

战斗是由两种行动即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组成的

115.

（1）根据第36条[2]所述，对局部战斗来说，从带有摧毁因素的火力战和带有驱逐因素的白刃战中产生出两种不同的行动：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

（2）部队规模越小，这两种行动就越简单，由一个火力战和一个白刃战组成。

116.部队规模越大，就越不得不一同采取这两个行动，以至破坏行动由一系列同时和先后进行的火力战组成，决战行动也同样由多个白刃战组成。

117.战斗分解不仅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而且作战的兵力越多，战斗分解的层次也越多，于是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在时间上相隔得就更远了。

破坏行动

118.敌整体越大，在肉体上消灭敌人就越重要，因为这样一来：

（1）指挥官的影响就越小，而这种影响在白刃战中比在火力战中重要得多。

（2）士气上的差别就越小。在双方大的部队中，例如在整个军团中只有民族的不同，而在小部队中就会有各部队和各个人的不同，最后还会发生特殊的偶然情况，而这些不同和情况在大部队中是相互抵消了的。

（3）部署的纵深就越大，也就是说用来恢复战斗的预备队就越多（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因此单个战斗的数量就会增加，整体战斗的持续时间也就增加，在驱逐敌人方面总是起很大决定作用的最初时刻的影响就会减少。

119.从上面这一条得出的结论是：敌整体越大，就越需要从肉体上消灭敌人，以准备决战。

120.这种准备表现在双方作战的人数减少，而兵力对比变得对我方有利。

121.如果我们在士气或物质上占优势，那么做到双方作战人数减少就够了；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占优势，那么就要求兵力对比变得对我方有利。

122.摧毁敌军表现在：

（1）使敌军失去战斗力，包括敌军的伤亡人员和俘虏。

（2）使敌军在体力和士气上筋疲力尽。

123.如果一支部队在数小时的火力战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例如损失了1/4或1/3的兵力，那么剩下的部分暂且就几乎只能被视为燃尽的煤渣，因为：

（1）这些人员在体力上已经筋疲力尽。

（2）他们的弹药已经打光。

（3）枪管已经被火药残渣堵住。

（4）很多并未负伤的人与伤员一起离开了战场。

（5）余下的人会觉得他们已经尽了这一天的义务，一旦被调离险境，就不愿再回去。

（6）原有的勇气已经削弱，战斗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

（7）原有的组织和序列已经部分受到破坏。

124.上述第（5）（6）两项结果出现的多少，要根据战斗成败而定。一支夺占了一个地区或者成功地守住了让他守住的地区的部队，与一支被击退的部队相比，可以更早地重新投入战斗。

125.

（1）第123条中有两个结果需要加以考察。

第一个结果是兵力的节省。这个结果是由于在火力战中使用的兵力比对手少而产生的，因为在火力战中不仅由于部分人员失去战斗力，而且也由于所有参战人员的体力受到削弱，而使部队受到影响，于是在火力战中使用兵力较少的一方，自然受到的削弱也较少。

如果500人能够在战斗中与1000人抗衡，假设双方损失都是200人，那么前者剩下的300名士兵都是疲惫不堪的，而后者剩下的800名士兵中有300名是疲惫不堪的，有500人则是新锐力量。

（2）第二个结果是对手被削弱即敌军被摧毁的范围远超敌军伤亡和被俘的人数。敌军伤亡和被俘的数量也许只是整个兵力的1/6，剩下的还应该有5/6，但是在这5/6中，实际上只有完全未受损的预备队和那些虽然参加了战斗但损失很小的部队可以被看作仍能使用的部队，其余的（也许4/6）只能被视为废人[3]。

126.这种减少有效兵力是破坏行动的首要意图，因为决战只能以较少的兵力进行。

127.构成决战的一个障碍的并不是部队的绝对数量（尽管部队的这一绝对数量也是起了一些作用的；50人对50人可以立即进行决战，而5

万人对5万人就不可能了），而是相对数量。如果整体的5/6兵力已经在破坏行动中互相较量过了，那么即使双方仍然完全保持着均势，双方的统帅还是更接近于下定最后的决心。这时只要一个相对较小的推动就可以引起决战。事实就是这样，剩下的1/6兵力可能是一个3万人的军团里的5000人，或者是一个15万人的军团里的25,000人。

128.双方在破坏行动中的主要目的是为决战行动创造优势。

129.这种优势可以通过从肉体上消灭敌军得到，也可以通过第4条中所列举的其他条件来得到。

130.因此在破坏行动中，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是一种很自然的追求。

131.现在较大部队的战斗总是分成多个或多或少独立的局部战斗（第23条），因此如果我们想利用在破坏行动中得到的好处，那么这些局部战斗往往就必须包括一个破坏行动和一个决战行动。

132.通过这样巧妙而成功地间或运用白刃战，主要可以得到挫败敌人勇气、破坏敌人序列以及夺占敌人地区等好处。

133.这样做甚至还可以大幅增加对敌军肉体上的摧毁，因为人们只有通过白刃战才能俘虏敌人。

因此，如果我方的炮火已经使敌人的一个步兵营受到了重创，如果我们上刺刀的进攻已经把这个营从其有利阵地上赶了出去，并且派出了两三个骑兵连去追击逃敌，那么人们就会懂得这个局部胜利将如何为我们的总体态势带来各种大的好处。当然这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支获胜的部队不至于因此而陷入困境，因为假如我们的步兵营和骑兵连在行动中落入优势之敌的手中，那么这就说明这一局部决战是不合时宜的。

134.对这些局部胜利的利用，由下级指挥官就可以决定，因此如果一个军团拥有经验丰富的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炮兵连长等，那么这个军团在利用局部胜利方面就有大的优势。

135.于是双方统帅在破坏行动中就已经在力求创造对决战有利的条件，至少借此准备决战。

136.在这里，所有条件中最重要的始终是缴获火炮和占领地区。

137.如果敌人正在防守一处坚固的阵地，那么占领地区的重要性就增加了。

138.于是双方的破坏行动，特别是进攻者的破坏行动已经就是在小心翼翼地向着目标前进了。

139.由于兵力数量在火力战中不起决定性的作用（第53条[4]），因此人们自然就力求以尽量少的兵力进行火力战。

140.由于火力战在破坏行动中居主要地位，因此人们在破坏行动中也力求最大限度地节约兵力。

141.由于兵力数量在白刃战中非常重要，因此在破坏行动中，各局部战斗的决战往往不得不依靠优势兵力。

142.但是一般来说，节约兵力这一原则在这里也应该起主要作用。通常只有那些不需要很大优势兵力自然就能进行的决战才是合适的。

143.不合时宜地追求决战的后果是：

（1）如果这一决战是根据节约兵力的原则进行的，就会陷入优势之敌的包围。

（2）或者，如果使用了足够的兵力，就会过早地使自己疲惫不堪。

144.发起决战是否合适？这一问题在整个破坏行动中往往会反复出现。对破坏行动结束时进行的主力决战来说，这个问题也会出现。

145.因此，破坏行动在一些地点有转为决战行动的自然趋势，因为在破坏行动过程中得到的每个好处只有通过决战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146.在破坏行动中使用的手段越有效，或者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的优势越大，整体的这种自然趋势就越大。

147.但是如果在破坏行动中取得的战果不多或者是消极的，或者如果对手占优势，那么这种趋势在个别地点也有可能极为少见和非常微

弱，以致对整体来说，这种趋势根本不存在。

148.对部分和整体来说，这种自然的趋势都有可能导致不合时宜的决战，但它远不会因此就是件坏事，而更多是破坏行动的一个完全有必要存在的特性，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趋势就会耽误很多事情。

149.每个地点的指挥官和为总体负责的统帅必须判断现有的时机对决战是否有利，也就是说要判断这个时机是否会引起敌人的还击，从而导致消极的结果。

150.就决战的准备来说（或者更确切地说，就一次战斗本身的准备来说），战斗指挥的任务就是部署一个火力战（从广义来说，就是部署一次破坏行动），并使它持续合适的时间，也就是说，当人们认为破坏行动已经充分到了起作用时再进行决战。

151.但是这种判断不是根据钟表上的时间得出的，也不是从单纯的时间关系中得出的，而是从已经发生的情况中，从已经赢得优势的标志中得出的。

152.如果破坏行动一直有好的战果，已经开始追求决战本身，那么对指挥官来说，更重要的是判断自己何时何地应让破坏行动转入决战。

153.如果破坏行动中的转入决战的趋势很弱，那么这已经就是一个不可能取得胜利的相当可靠的标志。

154.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和统帅大多不会发起决战，而是接到对方决战的挑战。

155.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发起决战，那么进行这一决战一定是为了执行严格的命令。指挥官在发布这一命令的同时，必须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鼓舞士气和持续影响部下。

决战行动

156.决战是促使一方统帅定下退却决心的事件。

157.我们在第4条中已经列举了退却的原因。这些原因可以是逐渐形成的，小的不利在破坏行动中就已经一个个地累积起来，因此统帅在没有真正决定性事件的情况下也会定下退却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就

不会发生一个专门的决战行动了。

158.但是在此前一切尚勉强保持均势的情况下，一个单独的、十分不利的事件也能引发，即突然引发退却的决心。

159.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应该把对手引起这一事件的那个行动视为已经发起的决战。

160.但最常见的情况是，决战的时机在歼灭行动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而战败者退却的决心是在一个特殊事件的最后推动下确定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认为决战已经进行过了。

161.如果决战已经进行过了，那么它必然是一个积极的行动。

（1）它可能是一次进攻。

（2）但也可能只是一直隐蔽着的新的预备队的一次推进。

162.对小部队来说，一次进攻中的白刃战往往就足以形成决战。

163.对较大的部队来说，借助于单纯的白刃战发起进攻也还是足以形成决战的，但是可能要进行多次白刃战进攻。

164.如果部队规模更大，那么就还要进行火力战，例如大的骑兵部队在进攻时，要有骑炮兵参加。

165.对各兵种组成的大部队来说，决战绝不会只是一次白刃战，而是有必要成为一次新的火力战。

166.但是这一火力战应具有进攻本身的特点，即以较密集的人员投入这一火力战，因此是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很集中的行动，是在短时间内为真正的进攻做准备。

167.如果决战不再是由一次白刃战组成，而是由一系列同时和逐步进行的白刃战和火力战组成，那么决战就成为整体战斗中的一个专门行动，就像第115条及其以后两条中已经总的说过的那样。

168.在这个专门行动中，白刃战将处于主导地位。

169.这时在个别地点虽然也可能出现防御，但是进攻将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与白刃战居于主导地位的程度相当。

170.一场会战临近结束时，对退路的考虑越来越重要，因此针对这一退路的行动就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手段。

171.因此只要情况许可，一开始制订会战计划时就应考虑到这一点。

172.会战或战斗的进展越是符合计划的这种设想，对敌退路采取行动这一手段也就越成形。

173.另一个导致胜利的重要手段是打乱敌人的序列。部队进入战斗时的人为结构在双方长时间较量的破坏行动中会受到很大的破坏。如果这种撼动和削弱到了一定程度，那么一方集中兵力快速攻入另一方的行动线，就有可能使对手产生极大的混乱，使他不可能取得胜利，而只能占用其全部力量，以保全各部分和恢复整体的必要联系。

174.根据上述内容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说在准备行动中最大程度地节约兵力是主要的，那么在决战行动中以优势兵力去战胜敌人就必须是主要的。

175.正如在准备行动中耐心、坚定和冷静是主要的一样，在决战行动中，大胆和激昂就应该是主要的。

176.双方统帅中通常只有一方统帅发起决战，另一方统帅是应战。

177.如果一切还处于均势，那么发起决战的一方可能是：

（1）进攻者。

（2）防御者。

178.由于进攻者抱有积极的目的，因此他发起决战是最自然的，这种情况也是最常见的。

179.而如果均势已经受到显著破坏，那么发起决战的可能是：

（1）处于有利地位的统帅。

（2）处于不利地位的统帅。

180.显然前一种情况是比较自然的。如果这位统帅同时是进攻者，那就更自然了，因此决战大多是由这样的统帅发起的。

181.而如果是防御者处于有利地位，那么他发起决战也是自然的，以至逐渐形成的兵力对比比最初的进攻和防御的意图更具决定性。

182.一个已经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但仍发起决战的进攻者，是把决战看作实现其最初意图的最后尝试。如果处于有利地位的防御者让他有时间这样做，那么进行这种最后尝试当然是符合进攻者积极意图的本性的。

183.

（1）一个已经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但仍然要发起决战的防御者，其所做的完全违背事物的本性，应该被视为一个出于绝望的行动。

（2）决战行动中的战果是根据上述情况而定的，因此通常只有根据自然的情况发起决战的一方才能取得决战的战果。

184.在一切还处于均势的场合，通常是发起决战的一方能够取得胜利，因为发起会战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在会战已经成熟到可以发起决战的时刻（双方兵力已经相互消耗殆尽的时刻），比在会战开始时具有大得多的作用。

185.接到决战挑战的统帅可能因此而很快决定退却，避免后续的战斗，或者他也可能继续战斗。

186.如果他继续战斗，那么这个战斗只能是：

（1）作为退却的开始，通过战斗赢得准备退却的时间。

（2）作为一次真正的战斗，还有望在这一战斗中取得胜利。

187.如果接受决战的统帅处境非常有利，那么他也可以在决战时保持防御。

188.

（1）但是如果发起决战一方的处境是自然的（有利的），那么接受决战的统帅也必须或多或少转入一种积极的防御，也就是以进攻对付进攻，这部分是因为防御的自然优势（阵地、有序的序列、出敌不意）在战斗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消耗，最后已经所剩无几，部分是因为进攻这一积极因素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正如我们在第184条所说的那样）。

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在时间上的区分

（2）前面提出的“每个战斗分为两个单独行动”的见解，初看上去包含很多矛盾。

189.之所以会有这些矛盾，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战斗有习惯的错误看法，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过于呆板地看重被分开的事物的概念。

190.人们把进攻与防御之间的对立想象得太大了，过于认为这两种活动是截然相反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实施中并不存在这种对立的场合，而人们仍认为这种对立是存在的。

191.结果是人们想象进攻者始终都是均匀地、不间断地力求前进，而把前进运动的减弱总是只想象成完全被迫产生的，是直接由抵抗引起的。

192.按照这种观点，每次进攻只有以最猛烈的冲锋开始才是最自然的。

193.即使人们有这样的观点，但还是习惯于炮兵要有一个准备行动，因为否则的话，炮兵绝大部分就会无所事事，这是太显而易见了。

194.但是除炮兵外，人们认为那种单纯的力求前进是如此合乎自然，以至人们将一枪不发的进攻视为一种理想的前进。

甚至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措恩多夫会战[5]以前也一直将进攻中使用火力视为是不合适的。

195.即使后来人们的这种观点有所改变，但是现在仍有很多人认为进攻者应尽早控制一个阵地的最重要的那些点。

196.即使是那些仍十分重视火力的人，也认为应立即发起进攻，在距离很近的地方进行一些步兵营齐射，然后就上刺刀冲上去。

197.但是只要看一看战史，看一看我们的武器就会知道，在进攻时绝对排斥火力是荒谬的。

198.对战斗有了更多了解，特别是亲历过战斗以后，人们就会知道，一支部队交过一次火后，很少能再用它进行一次有力的冲锋，因此第196条提及的那种重视火力的做法没什么价值。

199.最后，在战史上有大量因轻率推进而损失惨重，不得不又放弃所得好处的例子，因此第195条中主张的原则也是不成立的。

200.因此我们断言，在这里谈到的所有关于进攻单纯本性（如果人们允许我们这样表述的话）的见解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一本性只适用于极少数非常特殊的情况。

201.既然在较大规模的战斗中一开始就进行白刃战和决战是不符合事物本性的，那么战斗自然就分为决战的火力准备和决战，也就是分成我们前面研究过的两个行动。

202.我们已经承认，在很小的战斗中（例如骑兵小部队进行的战斗）可能没有这种区分。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如果部队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是否最后也没有这种区分。不是说是否会停止使用火力（假如是这样，这个问题本身就自相矛盾了），而是说两个行动之间明显的区分是否会消失，以至人们无法再把它们视为两个分开的行动。

203.人们也许会说，一个步兵营在冲锋之前应该先射击；由于一个行动必须在另一个行动之前进行，因此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行动。但这仅对步兵营来说是这样的，对更大的部队就不是这样了，例如旅。旅并没有为所有步兵营规定要有火力准备阶段和决战阶段。旅从一开始就力求实现上级给它规定的目标，而把划分阶段的事交给各营。

204.这样，统一的规定当然就没有了，谁还会看不到这一点呢？当一个营在另一个营旁边很近的地方战斗时，其中一个营的胜败必然影响到另一个营。在我们的燧发枪射击效果不大，要产生射击效果就需要持续很长时间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必然更大和更具决定性。出于这个原因，即使是在旅里，也还是应该在时间上对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做出某

种笼统的划分。

205.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为决战而喜欢使用新锐部队，至少是使用那些未在破坏行动中使用过的部队，可这些部队是要从预备队中抽调的，而预备队就其本性来说应用于共同行动，不能事先一营一营地分配出去。

206.正如对战斗笼统划分阶段的需要从各营转到旅一样，这种需要也会由旅转到师，由师再转到规模更大的部队。

207.由于整体越大，整体的各部分（各第一层级部队）就越有独立性，整体的一致性对各部分的限制也就越少，于是整体越大，在一次部分战斗中就越有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更多的决战行动。

208.因此，一个较大部分进行的多个决战不会像一个较小部分进行的决战那样汇聚成一个唯一的整体决战，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更多的划分。尽管如此，决战准备和决战这两种不同活动的显著区别在开始和结束时仍是非常明显的。

209.各部分可能变得很大，彼此分开的距离可能变得很大，以至它们在战斗中的活动尽管仍来自统帅的意志（战斗的独立性就是受此限制的），但是这种指挥只限于对战斗做出最初的规定，或者最多是对整个战斗过程做出两三点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个部分几乎就要完全自己组织战斗了。

210.一个部分根据其情况所进行的决战规模越大，这些决战就越能一起决定整体的决战。人们可以这样想象部分的情况：在它们进行的决战中已经包含了整体的决战，已经不再有必要为整体而专门采取决战行动了。

211.举例。一个旅在一次大会战（参加会战的第一层级部队是军）中有可能一开始领受攻占一个村庄的任务。该旅为此要自行采取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占领这个村庄可能对整体的决战多少有些影响，但是如果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体的决战，或者甚至它本身就已经构成整体的决战，则是不符合事物本性的，因为一个旅在会战的开始阶段只是整体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相反，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即使该旅完全占领了这个村庄，这仍是破坏行动的一部分，只是为了削弱和动摇敌军。

相反，如果我们设想一个较大的军（其兵力大致占整个兵力的1/3，甚或1/2）奉命占领敌阵地的某个重要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很容易变得十分重要，以至它能够决定整体的胜负，如果这个军达到了目的，就无须再进行其他决战了。现在可以想象，由于距离和地形的原因，在会战过程中也许只能给这个军下达很少的指示，因此一开始就必须把决战准备和决战的任务一并交给它。这样一来，共同的决战行动就可能完全没有了，而是分解为几个大部队的独立的决战行动。

212.这种情形在大的会战中是常见的，因此假如人们呆板地把战斗划分为两部分，则会与这种会战进程相矛盾。

213.我们确定和重视战斗活动中的这种区别，完全不是为了要人们重视经常区别和划分这两种活动，并把这作为一个务实的原则，而只是想把本质上不同的事物在概念上也加以区分，并且指出，这种内在的区别自然也决定着战斗的形式。

214.战斗的形式上的划分在规模很小的战斗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在很小的战斗中，简单的火力战和白刃战相互对峙很明显；而进行战斗的部队规模越大，这种划分就越不明显，因为在这里，产生两种行动的两种战斗形式在这两种行动中又交织起来了；但是这两种行动本身的规模更大了，占用的时间更多了，因此在时间上相隔得更远了。

215.一旦决战已经交由第一层级部队进行，也可以不为整体做这种划分。然而即便如此，大体上还是会出现这种划分的痕迹，因为人们不管是认为各部队有必要同时进行决战，还是认为各部队有必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决战，总是力图从时间上把这些不同部队的决战联系起来。

216.因此对整体来说，这两种行动的区别也绝不会完全消失，而对整体来说消失了的那部分区别在第一层级部队中又会重新出现。

217.对我们的观点应该做上述这样的理解，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观点一方面不缺少现实性；另一方面使一场战斗（不管这个战斗是大是小，是部分战斗还是整体战斗）的指挥官注意我们的观点，让两个行动各得其所，以免过早行动或者贻误战机。

218.如果没有给破坏要素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如果仓促地做出决定，那么就会过早地行动。其后果是决战失败，这种后果要么根本无法抵消，要么成为一种严重的不利。

219.如果由于缺乏勇气或者认识错误而没有进行本已成熟的决战，那就是贻误战机。其后果无论如何都是兵力的浪费，也可能是一个很实际的不利，因为决战的成熟不完全仅取决于破坏持续的时间，而且也取决于其他条件，也就是取决于时机是否有利。

战斗计划的定义

220.

（1）战斗计划使战斗有可能一致起来；每一个共同进行的行动都需要这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无非就是战斗的目的。各部分为了以最好的方式达到目的所必需的规定就是根据战斗目的做出的，因此计划就是确定目的，并根据这一目的做出有关规定。

（2）我们在这里把计划理解为给战斗做出的一切规定，不管这些规定是在战斗前、战斗开始时，还是在战斗过程中做出的，也就是理解为智慧对物质的整个作用。

（3）有些规定必须而且是可以事先做出的，有些规定是要当场做出的。这两种规定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区别。

（4）前一种规定是本来意义上的计划，后一种规定可被称为指挥。

221.由于这些当场的规定大多是根据敌对双方的相互作用做出的，因此只有当我们研究到这种相互作用时，才能确定和进一步考察这种区别。

222.计划的一部分已经固定地体现在军队的编队中，因此大量部队可以归并为少数几支部队。

223.这种编队在部分战斗中比在整体战斗中更为重要。在部分战斗中，编队往往构成整个计划，部队越小，就越是如此。在一场大的会战中，一个步兵营除了根据条例和训练的规定做出部署外，不会做很多其他的部署；但是对一个师来说，这些就不够了，就更有必要做出适合各部队的规定。

224.而在整体战斗中，即使是最小的部队，编队也很少等于全部计

划，相反为了自在地进行适合各部队的部署，计划往往要改变原来的编队。一个骑兵连在对敌一处小哨所进行袭击时，往往要像大的军团那样分为多路部队。

战斗计划的目标

225.战斗的目的使计划一致起来。我们可以把战斗目的视为计划的目标，也就是一切行动应遵循的方向。

226.战斗的目的是胜利，也就是第4条所列举的决定胜利的各种情况。

227.第4条所列举的各种情况在战斗中只有通过消灭敌军才能达到，因此消灭敌军对所有情况来说都是手段。

228.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消灭敌军本身就是主要目的。

229.在消灭敌军本身就是主要目的的情况下，计划就应该立足于尽量多地消灭敌军。

230.如果第1条所列举的其他三个目的比消灭敌军更重要，那么消灭敌军就作为手段而居于次要地位。这时就不要求尽量多地消灭敌军，而只要求充分地消灭敌军，此后就可以选择最近的道路前往目标。

231.

（1）在有些情况下，完全不采用消灭敌军这一手段也能够达成第4条第（3）至第（7）项所说的使敌人退却的前提条件，这就是通过机动，而非战斗制服敌人。然而这不是胜利，因此这种方法只有当人们追求的不是胜利，而是其他目的时才可以使用。

（2）当人们追求的是胜利以外的其他目的时，使用军队虽然仍以战斗的概念（消灭敌军的概念）为前提，但是这个战斗只是可能发生，而不是很可能发生。因为当人们的意图不是消灭敌军，而是其他事物时，其前提是实现这些意图会产生效果，而且不会引起激烈的抵抗。如果人们不能设这样的前提，那么人们也就不能选择这些事物作为其意图；如果人们所设的前提有误，那么计划就是一个错误的计划。

232.从上面第231条可以得出结论：在所有以大量消灭敌军作为胜

利条件的场合，消灭敌军也必须是计划的主要事项。

233.由于只是当机动不成功时才进行战斗，因此机动本身不是战斗，整体战斗的法则也就不适用于机动，在机动中起作用的特殊因素也不能帮助战斗理论确立任何法则。

234.当然在实施中往往会出现两者混杂在一起的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在理论上把本质不同的事物区分开；如果人们知道了每个部分的特性，那么以后就可以再把它们结合起来。

235.因此，消灭敌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意图，第4条第（2）项至第（6）项所说的情况都只是由此才出现的，之后它们自然作为独立因素与消灭敌军这一意图产生相互作用。

236.对在这些情况中总是反复出现的（不是特殊情况所引起的）结果，也只能视为消灭敌军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237.因此，如果说要对战斗计划做一些完全具有普遍性的规定，那么其内容只能涉及如何最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军队去消灭敌军。

战果大小与获胜把握之间的关系

238.由于人们在战争中（从而也是在战斗中）必须与不能确切加以计算的精神力量和作用打交道，因此对所用手段的结果始终是很不确定的。

239.军事行动所接触到的大量的偶然事件使这一结果的不确定性更大了。

240.凡是有不确定性的场合，冒险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241.就一般的意义来说，冒险就是在不可能性大于可能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就最宽泛的意义来说，冒险则是以没有把握的事物为前提采取行动。在这里，我们应该从后一种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

242.假如在出现的各种情况中，在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之间有一条线，那么人们就有可能设想它是冒险的界线，从而认为不应超出这条界线去冒险（狭义的冒险）。

243.不过，首先，这样的一条线只是一种幻想；其次，斗争不仅是需要思考的一种行动，而且也是需要激情和勇气的一种行动。人们不能排除这些东西。如果人们过于限制它们，就会使自己的力量失去最有力的要素，从而陷入始终不利的境地：因为我们经常不可避免地停留在冒险这条线的后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通过偶尔超出这一界线的办法来弥补。

244.人们把条件设置得越有利（越是想冒险），那么人们以同样手段可以期待得到的战果就越大，即人们事先设定的目的就越大。

245.人们越冒险，获胜的把握即确定性就越小。

246.因此在使用同样手段的情况下，战果的大小与获得战果的确定性成反比。

247.现在会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对这两个对立要素中的某个要素应该重视到什么程度？

248.对此人们无法做出任何一般的规定，这更多的是整个战争中最具特殊性的问题。首先，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在有些情况下，有必要做最大的冒险；其次，敢作敢为的精神和勇气是某种纯主观的东西，是不能预先加以规定的。人们可以要求一位指挥官以专业知识对其手段和面临的情况做出判断，并且要求他不要高估其作用；如果他做到了以专业知识判断其手段和面临的情况，那么至于他要借助其勇气，利用这些手段和情况做什么，就应该留给他自己去决定。

战果大小与代价之间的关系

249.有关要消灭敌军的第二个问题涉及人们愿意为此付出的代价。

250.当我们抱有消灭敌军的意图时，当然通常都会考虑消灭的敌军人数要超过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牺牲的人数，但是这个条件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当敌人占很大的兵力优势时），即使是我们以更大的牺牲换来的，能使敌人兵力减少对我们就是一个好处。

251.然而，即使我们的意图肯定是使消灭的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牺牲的兵力，有关这一牺牲的大小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胜利的大小当然是随着牺牲的大小而增减的。

252.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方军队对我们的价值，即取决于具体情况。人们应该根据这些具体情况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既不能说尽可能地爱惜自己的军队是法则，也不能说毫无顾忌地消耗自己的军队是法则。

对各部分的战斗方式的规定

253.战斗计划规定各部分应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行战斗，也就是说，计划规定战斗的时间、空间和方式。

254.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一般情况（从纯概念中产生的情况）是可以与具体条件下产生的情况区别开的。

255.人们应找出特别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发挥有利条件的作用，消除不利条件的作用，因此战斗计划就必然由于具体情况不同而千差万别。

256.然而一般情况也会给出某些结论。即使这些结论为数不多，而且形式很简单，但由于它们关系事物的真正本质，是做出其他决定时的基础，因此它们就更为重要。

进攻和防御

257.涉及战斗的方式只有两种区别，这两种区别到处都会出现，因此是普遍存在的：第一种区别源于积极的或消极的意图，从而产生了进攻和防御；第二种区别源于武器本性的不同，从而产生了火力战和白刃战。

258.假如严格来看，那么防御就是单纯的抵御进攻，因此它应有的武器只是盾牌。

259.但是假如真是这样，防御就成了一个纯粹的被动行动，一种绝对的忍受。然而作战不是忍受，因此防御绝不能以持续被动的概念为基础。

260.仔细考察的话，即使是武器中最被动的武器——火，也还是具有某些积极因素和主动因素的，而且防御和进攻一样是使用同样武器的，也同样运用火力战和白刃战这两种战斗形式。

261.因此，人们必须把防御视为一种斗争，就像看待进攻一样。

262.这一斗争只能是为胜利而进行的，胜利既是进攻的目的，也是防御的目的。

263.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把防御者的胜利想象成什么消极的东西。如果防御者的胜利在个别情况下是消极的，那么这是具体条件造成的。不允许将这种消极性纳入防御的概念，否则这种消极性就必然反过来影响到斗争的整个概念，使概念出现矛盾，或者在严格的前后一致的情况下，又得出应绝对忍受的荒谬结论。

264.然而进攻和防御之间毕竟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这也是唯一的原则性的区别，即进攻者想要并发起行动（战斗），而防御者是在等待行动。

265.这个原则性的区别贯穿于整个战争，因此也贯穿于整个战斗领域，进攻和防御之间的一切区别都源于这个原则性的区别。

266.想要行动的一方必然是想以此来达到某个目的，这个目的必然是积极的，因为抱着什么都不发生的意图是不会引起行动的，因此进攻者必然抱有一个积极的意图。

267.这种积极意图不可能是胜利，因为胜利只是手段。甚至当人们完全为自己，纯粹为军队荣誉或者为以胜利的精神力量对政治谈判产生影响而追求胜利时，目的也始终是实现这种影响，而不是胜利本身。

268.要取得胜利的意图对防御者和进攻者来说都是必然会有的，但是这个意图的来源在双方是不同的：在进攻者方面，这个意图源自胜利所要达到的目的；在防御者方面，则纯粹源自战斗这一事实。进攻者欲取得胜利的意图是自上而下确定的；防御者欲取得胜利的意图则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谁作战，谁就只能是为胜利而战。

269.那么防御者为什么要作战呢？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应战呢？因为他不允许进攻者实现积极的意图，也就是说，他想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是防御者最直接和最必需的意图。至于防御者在此之后要达到的，都不是必需的。

270.因此，防御者的必需的意图，或者更确切地说，防御者意图中

的必需部分是消极的。

271.

（1）任何存在防御者这一消极性的地方，也就是说，任何时间和地点，只要防御者希望不发生任何事情，而是保持现状，那么他就必然会不采取行动，而是等待，直到对手行动。但是从对手采取行动的那一刻起，防御者就无法再通过单纯的等待和不行动来实现他的意图了；这时他也会像对手一样行动起来，于是进攻者和防御者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

（2）如果人们首先把这一点仅用于整体战斗，那么进攻与防御之间的全部区别就在于防御者等待进攻者行动，但是战斗进程本身不再受这种区别的限制。

272.但是人们也可以把防御的这一原则用于部分战斗；整体的各部队（部分）也可能希望不发生任何变化，可能因此而决定等待。

273.不仅防御者的各部队（部分）可能等待，而且进攻者的各部队（部分）也可能进行这种等待。双方也确实都有这种情况出现。

274.防御者进行等待的情况比进攻者要多一些，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这一点只有考察了与防御原则有关的具体情况后才能阐述清楚。

275.在一次整体战斗中，人们越是想把防御原则贯彻到最小的部队，越是想把这个原则普遍推广到所有部队，整个抵抗就越被动，防御就越接近于绝对忍受的那条线，而我们认为绝对忍受是荒谬的。

276.至于在这个方向上，等待的好处何时对防御者来说已经消失，也就是说，等待的效果何时消失，何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饱和点，我们以后才能做进一步的考察。

277.现在我们从上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进攻或防御的意图不仅对战斗的开始会起到一些决定作用，而且也会贯穿于整个战斗过程，从而确实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战斗方式。

278.因此，战斗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对整个战斗做出规定，明确它应该是进攻战斗还是防御战斗。

279.对那些执行与整体不同任务的部分，战斗计划也必须规定它们的战斗应该是进攻战斗还是防御战斗。

280.如果我们现在尚不考虑所有可能决定选择进攻还是防御的具体情况，那我们就只能得出一条法则，即要阻止决战的一方应进行防御，而寻求决战的一方应采取进攻。

281.我们马上就要把这个原则与另一条原则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进一步认识这个原则。

火力战和白刃战

282.此外，战斗计划必须明确选择何种战斗形式（火力战和白刃战）。战斗形式的不同缘于武器的不同。

283.不过这两种形式与其说是战斗的分支，不如说是战斗的原始组成部分。它们是由武器决定的，相互从属，共同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战斗力。

284.单个战斗者可以很好地使用多种武器，各兵种的内在联系已经成为一种需求，这些均证明上述这一见解是真理。当然这种真理只是一种近似的、囊括大多数情况的真理，而不是绝对的真理。

285.但是把这两个形式分开，只使用其中的一种而不使用另一种，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常见的。

286.针对这两种战斗形式的相互从属，以及它们之间自然形成的序列，一场战斗的计划没有什么可规定的，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总的由概念、队形和日常训练确定了，因此它们像队形一样属于战斗计划中固定不变的部分。

287.关于分开使用这两种形式的一般法则是，分开使用这两种形式仅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做法，即是一种较弱的行动方式。人们有可能使用这种较弱行动方式的一切场合，都属于具体情况的范围。例如当人们要袭击敌人，却没有进行火力战的时间，或者预计自己的部队在勇气方面占很大优势时，就需要单纯运用白刃战，这显然是个别现象。

时间和空间的规定

288.对时间和空间的规定，首先对两者共同要指出的是，就整体战斗而言，只对防御做出空间规定，只对进攻做出时间规定。

289.但是就部分战斗而言，无论是进攻战斗计划还是防御战斗计划，都必须对时间和空间做出规定。

时间

290.战斗计划中对部分战斗的时间规定，初看上去好像只触及部分战斗的几个点，但是进一步考察后就完全不是这样了，而是以一个极具决定性的重要考虑从一端到另一端贯穿于部分战斗，这一考虑就是尽可能逐步用兵。

逐步用兵

291.众多单独的力量要共同发挥作用，同时就是一个基本条件。在战争中，特别是在战斗中也是如此。由于军队的数量是军队行动结果的一个因素，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同时使用一切兵力（在时间上高度集中兵力）的一方，就能战胜未同时使用一切兵力的敌人，而且首先是战胜敌人已经使用的那部分部队。由于战胜了敌人的这部分部队，胜利者的精神力量必然有所增加，战败者的精神力量必然有所下降，因此即使双方的物质力量损失相等，也可以得出结论，这个部分胜利可使胜利者的整体力量超过战败者的整体力量，因此也就有助于胜利者取得整体战斗的胜利。

292.但是上面的结论是以两个不存在的条件为前提的：一是同时使用的军队的数量没有最大限度，二是同一支军队的使用（只要它还有余力）没有限度。

293.关于第一点，空间就已经限制战斗者的数量了，因为凡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就不得不被视为多余的。这样一来，所有应同时发挥作用的战斗者的部署纵深和正面宽度就受到限制，战斗者的数量也随之受到限制。

294.但是限制战斗者的数量是火力战的本性，而且是一个重要得多的限制。我们在第89条第（3）项中已经看到，在火力战中，在一定界限内使用较多的兵力只会起到加强火力战中双方的即总的效果的作用。由于对一方来说，当这种加强已经不能带来好处时，数量对这一方就不

起作用了，因此这时数量就容易达到最大限度。

295.这种最大限度是完全由具体情况，由地形、部队的士气情况和火力战的进一步的目的决定的。在这里只说明有这种最大限度就够了。

296.因此，可以同时使用的军队数量有一个最大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兵力的浪费。

297.同样，同一支军队的使用也有其限度。我们已经看到（第123条），在火力战中使用的兵力会逐渐变成不能使用的兵力。在白刃战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变差的现象。如果说军队在白刃战中物质力量的损耗比在火力战中的损耗小，那么当军队在白刃战中失利时，其精神力量的损耗却大得多。

298.由于部队的所有余下部分一经投入使用也会经历这种情况变差，因此一个新的要素就进入到战斗中，即新锐兵力比使用过的兵力具有的内在优势。

299.但是这里还需要考察另一个问题，就是使用过的部队状况暂时变差，即部队处于引起每次战斗的危机之中。

300.白刃战实际上没有什么持续时间。在一个骑兵团向另一个骑兵团猛冲的一瞬间，胜负就已经决定了，真正挥刀劈砍的几秒钟在时间上是不值一提的；在步兵和大部队中，情况也没有多大不同。但是问题并未因此而完全解决。在决战中释放出的危机状态尚未随着决战的结束而完全过去，放开马缰、对战败的骑兵团进行追击的胜利的骑兵团，与以封闭的序列在战场上固守的骑兵团是不同的；它的精神力量当然是提高了，但是它的体力，以及它良好的序列所产生的力量通常已经受到很大的削弱。只是由于对手的精神力量受到了削弱并且同样处于混乱状态，才使胜利者保持着优势。如果这时来了另外一个对手，其精神力量还未受到削弱，序列也还完整，那么毫无疑问，在双方部队素质相同的情况下，这个后来的对手将击败此前的胜利者。

301.在火力战中也有这样的危机，以致由于其火力猛烈而刚刚获胜和击退对手的一方，在这个时刻处于秩序和力量受到显著削弱的状态。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到陷入混乱的一切又恢复到正常状态为止。

302.我们在这里关于小部队所谈的一切，也适用于较大的部队。

303.在较小的部队中，危机本身会更大，因为危机会更均衡地贯穿整个部队，但是危机在较小部队中持续的时间较短。

304.整体的，特别是整个军团的危机最小，但是持续的时间也最长。在较大的军团中，危机往往持续多个小时。

305.只要胜利者的战斗危机还在持续，如果战败者能调来合适数量的新锐部队，就可以从胜利者的危机中找到恢复战斗（扭转局势）的手段。

306.因此，以这第二种方式逐步使用兵力，作为一个有效的要素开始为人们使用。

307.既然在一系列先后进行的战斗中逐步使用兵力是有可能的，既然同时使用兵力是有限度的，那么自然就可以得出结论：同时使用时无法发挥作用的兵力在逐步使用时有可能变得可以发挥作用。

308.通过这一系列先后进行的部分战斗，整体战斗持续的时间就延长了很多。

309.整体战斗持续时间的这一延长，给人们逐步使用兵力带来了一个新的理由，因为持续时间延长给计算增加了一个新的要素，即预料外的战事。

310.即使逐步用兵是可能的，但我们不了解对手是怎样使用其兵力的，因为我们能判断的只是对手同时使用的兵力，而无法判断其他用兵情况，我们对此只能进行一般的准备。

311.但是仅是行动的持续也会使纯粹的偶然性增加，而根据事物的本性，这种偶然性在战争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大得多。

312.因此，这种预料外的战事要求我们有个总的考虑。这一考虑无非是保留适当的兵力，即真正的预备队。

部署的纵深

313.所有应逐步进行的战斗，根据其产生的原因，都要求有新锐兵力。这些新锐兵力可以尚是完全新锐的（未使用过的），或者是已经使用过，但经过休整或多或少从削弱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兵力。不难看出，

新锐兵力的新锐程度是很不同的。

314.无论是使用完全新锐的兵力，还是使用重新恢复过来的兵力，前提条件都是暂时不让其参战，即部署在敌火力杀伤范围以外。

315.部署在火力杀伤范围以外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因为火力杀伤范围不是骤然截止的，而是逐渐消失，直到最后完全截止的。

316.燧发枪和霰弹的射程是明显不同的。

317.保留一支部队的位置越远，它在投入使用时表现得就越新锐。

318.曾在燧发枪和霰弹枪有效射程内的部队，不能再视为新锐部队。

319.对于保留一定兵力，我们有三个理由：

（1）替换或增援已经疲惫不堪的兵力，特别是在火力战中。

（2）利用胜利者获胜后随即所处的危机状态。

（3）针对预料外的战事。

320.所有保留的兵力都属于这个范围，不管它是哪个兵种，不管它叫第二列阵还是叫预备队，也不管它是属于一个部分还是属于整体。

同时用兵和逐步用兵的对立性

321.由于同时用兵和逐步用兵是互相对立的，而且各有各的好处，因此应该把它们视为两极。统帅在下决心时应权衡这两极的利弊，并使这一决心在用兵方式上达到平衡点，前提是这一决心正确地估计了双方的力量。

322.现在的问题是要了解这一对立性的法则，即这两种用兵方式的好处和条件，从而也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323.同时用兵在以下情况可以忍受对方增兵：

（1）当双方正面相同时，而且是

①在火力战中。

②在白刃战中。

（2）当正面较大时，即进行包围时。

324.只有同时发挥作用的兵力才能被视为同时使用的兵力，因此在正面相同时，部队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使用兵力也就受到限制。例如三列队伍在火力战中勉强还可以同时发挥作用，而六列队伍就不可能了。

325.我们已经指出（第89条），两条兵力不等的火力线可以保持均势；一方减少兵力（如果不超过一定限度）只会削弱双方的行动效果。

326.火力战的破坏力越弱，想得到应有效果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因此希望尽可能减弱火力战总的破坏力（双方火力的总和）的，是主要想赢得时间的一方（通常是防御者）。

327.此外，兵力明显较少的一方也是这样，因为在双方损失相等的情况下，他的损失相对总是更大。

328.相反的条件将引起相反的利害关系。

329.在没有特别兴趣加快行动的情况下，双方都想用尽量少的兵力，也就是像我们在第89条第（2）项中已经说过的那样，只使用不至于少到使对手立即转入白刃战的兵力。

330.这样一来，在火力战中，同时用兵由于缺少好处而受到了限制，于是双方就转为逐步使用预留的兵力。

331.在白刃战中首先是数量上的优势起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人们尤其愿意同时用兵，而非逐步用兵，以致逐步用兵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白刃战这个概念之外，只有在出现一些次要情况时，逐步用兵才又成为可能。

332.因此白刃战是一种决战，而且是一种几乎没有什么持续时间的决战，这是排斥逐步用兵的。

333.但是我们已经说过，白刃战的危机状态是非常有利于逐步用兵

的。

334.此外，如果多个单独的白刃战是一个较大整体的部分战斗，那么这些白刃战的胜负就不是绝对的，因此在使用兵力时，必须一开始就一并考虑到以后可能发生的战斗。

335.这同样促使人们在白刃战中也不同时使用过多的兵力，而只是使用有把握获胜所必需的兵力。

336.在白刃战中，如果出现了使行动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例如敌人的士气高涨、地形险要等），则有必要使用较多的兵力。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普遍的法则。

337.但是对一般的理论来说，指出以下一点仍然是重要的：白刃战中的兵力浪费从不像在火力战中那样不利，因为部队在白刃战中只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刻才不能使用，而非持续不能使用。

338.因此在白刃战中同时用兵的前提条件是：兵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足以取得胜利；逐步用兵以任何方式均无法弥补兵力的不足，因为在白刃战中不像在火力战中那样，成果可以一个个地累积起来；但是如果已经达到兵力足以取得胜利的程度，那么同时使用更多的兵力就会是一种浪费。

339.以上我们考察了在火力战和白刃战中如何通过加大兵力密度来使用大量兵力，现在我们要研究一下在一个较大的正面，即在包围形式中如何使用大量兵力。

340.通过扩大正面使双方同时将大量兵力投入战斗，有以下两种方式是可以想象的：

（1）一方通过较大的正面迫使对手也延伸其正面。此举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对敌人的优势，但是可以使双方同时将更多的兵力投入战斗。

（2）通过包围敌人的正面。

341.这种使双方同时投入较多兵力的行动只在少数情况下有可能对双方中的一方有利，而且一方对于敌人是否同样延伸其正面，是没有把

握的。

342.如果敌人不延伸其正面，那么我们正面的一部分，即一部分部队要么无事可做，要么我们不得不利用正面过剩的部分去包围敌人。

343.能够促使敌人同样延伸其正面的唯一因素，是他对我们这种包围的恐惧。

344.不过要想包围敌人的话，显然更好的办法是一开始就做这样的准备，应该只从这个角度出发考虑扩大正面。

345.在使用兵力时采取包围形式有一个特点：它不仅能够增加双方同时使用的兵力总数，而且还可以使我方比对手投入更多的兵力。

346.例如，如果一个正面宽180步的步兵营不得不向四面对抗一个欲包围自己的敌人，而敌人位于该营的步枪有效射程（150步）之外，那么敌人就有够8个步兵营用的空间来对这个步兵营发起行动。

347.由于包围形式具有上述特点，因此它也属于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考察它的其他特点，即它的其他好处和弊端。

348.包围形式的第二个好处是，只要子弹的命中率能够增加一倍，那么集中火力的效果就更好。

349.第三个好处是能够切断敌人的退路。

350.被包围的兵力越大，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包围的正面越大，包围的这三个好处就越小；被包围的兵力越少，这三个好处就越大。

351.关于第一个好处（第345条），不管部队的兵力是多还是少（如果部队是由同一兵种组成的），射程是不变的，包围线与被包围线之间的差值也是不变的[6]，因此正面长度越大，这个差值的价值就越小。

352.在相距150步时，8个步兵营能包围1个步兵营；而包围10个步兵营，只要20个步兵营就够了，也就是说不需要8倍的兵力，而是只需要两倍的兵力。

353.但是很少或者根本不会出现完全的包围形式，即不会出现一个

满圆的包围形式，而只会出现部分的、通常在180度以内的包围。如果我们设想被包围的兵力是一个大的军团，那就很容易看到，上述的第一个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将是多么小。

354.至于第二个好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

355.被包围的正面越大，第三个好处必然越显著地减少，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在这里还要考虑到其他因素）。

356.但是包围形式也有一个特别的不利之处，即包围时兵力分散在较大的空间，因此其作用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受到削弱。

357.一是包围者用于通过一定空间的时间不能用于战斗；二是包围者所有不是恰好垂直于敌人正面的运动，都要比被包围者通过更大的空间，因为被包围者或多或少是在较小的圆半径上运动，而包围者是在较大的圆周上运动，这就会产生很大的区别。

358.由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被包围者更容易在不同地点使用自己的兵力。

359.对包围者而言，其整体的一致性也会由于传递情报和命令需要通过更大的空间而受到削弱。

360.包围的这两种不利之处随着正面的延伸而增加。兵力只有两三个步兵营时，这些不利之处还不明显；但如果是大军团，这些不利之处就很大了。

361.由于半径与圆周之间的差值是不变的，因此正面越大，二者的绝对差值也就越大，而这里的主要问题正是这种绝对差值。

362.此外，很小的部队很少或完全没有侧面运动，而部队规模越大，侧面运动就越多。

363.最后，对传递命令而言，只要是在人们可以一览无余的空间内，包围者和被包围者在这方面就没有任何差别。

364.既然在正面小时，包围的好处很大，坏处很小，而随着正面的加大，好处就减少，坏处就增加，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应该有一个利弊的平衡点。

365.一旦超过这个点，延伸正面就不能再给逐步用兵带来好处，而是会出现不利之处。

366.因此，要想使逐步用兵的好处与采取较大正面的好处（第341条）取得平衡，就不能超过这个点。

367.为了找到这个平衡点，我们必须更确切地考察包围形式的好处。为此，最简单的是采取以下方法。

368.为避免被包围的前两个不利的影响，必须有一个有一定宽度的正面。

369.至于火力的向心（双倍）效果，一定的正面长度就可以使之完全消失，具体是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如果部队后弯的距离大于敌人的射程，敌人就无法实现向心火力的效果。

370.但是人们在每个阵地的后面也需要为预备队、指挥机关等在前线后面的部分留有一个敌人射击不到的空间。假如它们三面受到射击，那么它们就不能完成其任务了。

371.由于这些预备队和指挥机关在较大规模部队中，其自身的规模也较大，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整体越大，在前线后面射击不到的空间也就必须越大，为此正面也就必须随着部队规模的增大而增大。

372.然而，一支较大部队的后面需要较大的空间，不仅是因为预备队等需要更多的地方，而且还是为增加（提高）部队的安全性。原因一是流弹对较大部队和辎重队的影响要比对两三个步兵营的影响大得多；二是大部队战斗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那些在前线后面并未真正参战的部队所受的损失因此也大得多。

373.因此，如果人们要为必要的正面长度确定某个数值，那么这个数值必须随着部队规模的增大而增大。

374.包围形式的另一个好处（因同时行动而形成的兵力优势）也不会为正面长度规定一个确切的数值。我们在此只能得出一个主要的结论：这个好处将随正面长度的增加而减小。

375.但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必须指出，较多的兵力同时发

挥作用主要是与燧发枪射击有关；对火炮来说，只要它能单独发挥作用，那么即使被包围者在较小的圆周上像对手在较大圆周上那样部署同样多的火炮，也绝不会缺少空间，因为人们的火炮绝不可能多到可以构成一条相互关联的线。

376.由于对手的火炮部署得不是那么密集，其被击中的可能性较少，因此他总还是能够得到空间较大所带来的好处，对此人们没有异议，因为人们不可能针对对手把自己的炮兵连以单炮为单位平均部署在广大的区域。

377.在单纯的炮兵战斗或者以炮兵为主要兵种的战斗中，较大的包围正面带来的好处当然是存在的，而且由于射程较大（双方正面相距很大），这种好处是很大的，例如在包围单个的多面堡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对以其他兵种为主、炮兵只占次要地位的部队来说，这种好处就不存在了，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被包围者此时也不缺少空间。

378.因此，在较大的正面上同时使用较多兵力带来的好处，主要是表现在步兵进行的火力战中。这时双方正面的差值是燧发枪射程的三倍（如果包围达到180度），即约600步。这对长600步的正面来说是延伸了一倍，因此非常明显；但是对长3000步的正面来说，只是它的1/5，就不能再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好处了。

379.因此我们可以说，一旦燧发枪射程所产生的差别消失，正面长度就能在同时用兵方面形成显著的优势。

380.从以上关于包围的两个好处所做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小部队很难为自己营造出适当的正面长度，这是如此千真万确，以至于小部队大多不得不放弃其队形原有的序列，更多地展开（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一个独立行动的步兵营极少以它通常的部署正面长度（150～200步）应战，而是分成连，连又分成散兵线，用一部分兵力作为预备队，用其余的兵力占据比它原本应占据的大两倍、三倍或四倍的空间。

381.但是部队越大，就越容易得到必要的正面长度，因为这一正面长度虽然随着部队兵力的增大而增大（第373条），但不是等比例增大的。

382.因此，大部队无须放弃其队形序列，可以保留更多的部队。

383.这就导致人们把较大的部队连同其保留的部队也编成固定的序列，就像通常的战斗序列那样编成两个列阵；通常后面还有一个骑兵组成的第三列阵，此外还有一个占总兵力1/8～1/6的预备队。

384.我们看到，在很大的部队中（10万、15万～20万人的军团），预备队变得越来越大（占总兵力的1/4～1/3），这证明兵力越来越超出正面的需要。

385.我们现在在这里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通过提及经验，让人们更加注意到我们的论述是正确的。

386.关于包围的前两个好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第三个好处，则情况不同。

387.包围的前两个好处通过增强我们的力量，有助于我们有把握地取得胜利，第三个好处则只是在正面很窄的情况下能起到这种作用。

388.第三个好处通过给敌正面作战部队造成退路被切断的印象（这种印象对士兵总是有很大的影响），来削弱他们的勇气。

389.但是只有在退路被切断的危险近在咫尺和显而易见，以至危险的印象压倒了纪律和命令的一切约束，将士兵们不由分说地卷走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390.在距离较远，士兵们仅仅由于背后的枪炮声而间接地感到退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时，也可能产生不安的情绪，但是如果士气不是已经很糟糕，那么这种不安情绪就还不会妨碍他们服从指挥官的命令。

391.在这种情况下，对包围者所拥有的切断对方退路的这一好处，不应再视为增加获胜把握（获胜可能性）的一个好处，而应视为一个可以扩大已获胜利的好处。

392.在这一点上，包围的第三个好处也受反比例原则的支配，即敌正面较窄时，这个好处最大，随着正面的加大，这个好处就逐渐减少。这是显而易见的。

393.但是这并不妨碍较大的部队像小部队那样需要较大的正面，因

为退却绝不会在阵地的整个宽度上进行，而是沿个别道路进行，所以大部队退却时比小部队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一较长的时间就要求有较宽的正面，以便让包围了这个正面的敌人不能很快地抵达退却一方要通过的地点。

394.既然（根据第391条）包围的第三个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正面不太窄时）只对胜利的规模而不对获胜的把握产生作用，那么由此可见，这个好处随着战斗者的情况和意图的不同而有完全不同的价值。

395.当获胜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时，必须首先设法增大这一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过多考虑主要涉及胜利大小的好处。

396.假如这个好处与获胜的可能性根本是背道而驰的（第365条），那么这个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变为切实的坏处。

397.在这种情况下，逐步用兵带来的好处会比较大正面带来的好处更早地保持双方的平衡。

398.由此可见，同时用兵和逐步用兵这两极之间，以及延展和纵深这两极之间的平衡点，不仅因部队的大小而异，而且也因双方的情况和意图不同而异。

399.兵力较少和谨慎的一方想必更愿意逐步用兵，兵力较多和大胆的一方想必更愿意同时用兵。

400.不管是由于统帅的性格，还是出于必要性，进攻的一方一般兵力较多或者比较大胆，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401.因此战斗的包围形式（要求我们和对手同时使用最多兵力的形式）对进攻者来说是自然和适用的。

402.而被包围的形式（寻求最大限度地逐步用兵，从而有被包围危险的形式）则是防御者的自然形式。

403.在包围形式中蕴含着迅速决战的倾向，在被包围形式中蕴含着赢得时间的倾向，而这两个倾向与这两个战斗形式的目的是一致的。

404.但是在防御的本性中，还有另一个促使防御者寻求纵深部署的理由。

405.防御的最重要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利用地形地貌，而局部防御是利用这种地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406.于是有人认为，这会导致尽量延伸正面，以尽量利用这种好处（这种片面的观点确实可以被看作吸引统帅占据延伸了的阵地的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407.不过迄今我们对延伸正面的目的始终是这样设想的：要么是为迫使敌人同样延伸正面，要么为超过敌人正面，即包围敌人的正面。

408.只要人们把双方设想为同样积极的，也就是还没有从进攻和防御的角度去考虑他们，那么为包围而运用较大的正面也就没什么困难。

409.但是只要局部防御与正面战斗或多或少地联系在一起（在防御时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就无法运用超出对手的那部分正面；这种局部防御根本不能，或者很难与超过敌人正面统一起来。

410.为正确估计这一困难，人们必须总是想到实际情况，那就是地表的天然遮蔽物使敌人的举措很难一览无余，因此一场佯攻战斗很容易迷惑奉命进行局部防御的部队，从而使它无所作为。

411.由此可见，在防御中，如果防御者的正面大于进攻者展开兵力所必需的正面，则应视为一个非常明确的不利之处。

412.进攻者的正面需要有多大，我们以后再谈。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如果进攻者占据的正面过小，那么防御者要想惩罚进攻者，并不需要一开始就用更大的正面，而是可以采取积极包围的反措施。

413.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防御者为了不在任何情况下陷入正面太大的不利境地，就要在允许的情况下采用最小的正面，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保留更多的兵力，而这些兵力决不会像正面过大时的部队那样无事可做。

414.只要防御者满足于最小的正面，并寻求最大的纵深，也就是遵循其战斗形式的自然倾向，那么进攻者就应遵循相反的倾向：尽量延伸正面，也就是尽量对对手进行大的包围。

415.但是这是一种倾向，不是法则，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包围

的好处是随着正面的延伸而减少的，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能在某些点上享有逐步用兵的好处。进攻者和防御者都受这一法则的支配。

416.这里必须对两种不同的正面延伸加以区别：一种是由防御者的部署产生的，另一种是由进攻者超出对手的部署产生的。

417.如果上述第一种正面即防御者的正面已经延伸得很长，以至进攻者超出防御者的部署的一切好处都已消失或者变得无力，那么进攻者就应停止这样做，并在此后通过其他途径去寻求好处，这一点我们很快就要谈到。

418.但是如果防御者的正面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以至进攻者有理由通过包抄和包围对手来寻求得到好处，那么就必须重新确定这一包围的界限。

419.确定这个界限，就是要看这个包围是否会有第356条至第365条所列举的过度包围所带来的不利。

420.如果不顾敌人正面延伸过大仍试图包围敌人，就会出现上述不利；如果过度包围体现在对敌人的窄小正面进行过大的包围，那么这些不利就会更多，这是显而易见的。

421.如果进攻者面临这些不利，那么防御者由于其正面窄小而得到的逐步用兵的好处想必就更有意义。

422.从表面上看，采用窄小正面和纵深部署的防御者因此而不能单方面享有逐步用兵的好处，因为如果进攻者采用同样窄小的正面，而且不包围防御者，那么双方就在同样程度上享有逐步用兵的好处。可是如果进攻者包围防御者，那么防御者就必须处处对进攻者形成正面，也就是不得不在同样大的正面上进行战斗（在这里不考虑两个向心圆在大小方面的少许差别）。不过这里有四个问题需要考察。

423.第一，即使进攻者同样缩短其正面，防御者也还是享有由宽正面速决战斗转为集中的持久战斗所带来的好处，因为战斗持久就是防御者的利益所在。

424.第二，防御者被对手包围时，并不总是被迫在平行的正面上与包围自己的各部分敌军作战，而是可以进攻这些部队的翼侧和背后，而

双方所处的几何位置关系恰好为此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不过这已经是逐步用兵了，因为这种用兵并不一定要求像使用先前的兵力那样来使用后来的兵力，也根本不要求后来的兵力取代先前的兵力，对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详细说明。假如防御者没有预留兵力，那么他是不可能这样对包围者进行包围的。

425.第三，如果防御者正面窄小，并预留很多兵力，使进攻者有可能进行过度的包围（第420条），那么防御者正好可以借助预留兵力从中获利。

426.最后第四点，防御者由于正面狭小并预留很多兵力，就不会由于正面某些部分未受到进攻而犯浪费兵力这一反方向上的错误。这应该被看作是防御者的一个好处。

427.这些就是纵深部署（逐步用兵）的好处。这些好处不仅能使防御者在某一特定的点上与延伸正面的好处保持平衡，而且对进攻者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些好处促使进攻者不要超过包围的一定的界限，但是它们不能消除进攻者将正面延伸到这个界限的倾向。

428.而如果防御者的正面延伸得过大，这种倾向就会受到削弱，或者完全消失。

429.虽然防御者在这些情况下由于缺少预留的大部队而无法惩罚在宽大正面上包围自己的进攻者，但是包围带给进攻者的好处恰恰因此[7]而变少了。

430.因此，如果进攻者不是由于自己的状况而一定要十分重视切断敌退路的话，那么此时他就不会再去追求包围带来的好处。于是进攻者包围的倾向就减弱了。

431.如果防御者占据的正面很大，以至进攻者可以让这个正面上的一大部分兵力无事可做，那么进攻者包围的倾向就完全消失了，因为让防御者的一大部分兵力无事可做，对进攻者来说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好处。

432.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就可以根本不再在扩大正面和包围中追求自己的好处，而是通过相反的方法，即通过集中兵力进攻一点来追求好处。显而易见，这与纵深部署具有同等意义。

433.进攻者允许将其正面缩小到何种程度，取决于：

（1）进攻者的部队规模。

（2）防御者正面的大小。

（3）防御者反攻的准备程度。

434.如果进攻者的部队较小，那么他就无法让防御者正面上的部分兵力无事可做，并从中渔利，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一览无余，空间也很小，防御者的部分部队可以立即去其他地方发挥作用。

435.从中恰恰因此[8]可以得出结论，即使进攻者的部队规模大、正面宽，防御者受到进攻的正面也不可太小，否则至少会由此部分出现上述提及的不利之处。

436.但是一般来说，如果防御者正面过宽或者消极被动，使进攻者从而有理由通过集中兵力来追求好处，那么进攻者就可以比防御者更多地缩小自己的正面，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因为防御者针对包围并未做好积极的反击准备。

437.防御者的正面越大，进攻者就越是可以让防御者更多的部队无事可做。

438.同样，防御者局部防御的意图表现得越强烈，进攻者就越是可以让防御者更多的部队无事可做。

439.最后，一般来说，进攻者的部队规模越大，他就越是可以让防御者更多的部队无事可做。

440.如果所有这些有利条件（进攻者的部队规模大、对手的正面过宽并在多处进行局部防御）结合在一起，进攻者就能通过集中兵力得到最多的好处。

441.这个问题要在论述有关空间的规定时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

442.我们已经（在第291条及其以后数条中）说明了逐步用兵的好处。我们在此只是还要再提醒一点，就是促使人们追求这种好处的原因不仅在于可使用新锐部队恢复同一个战斗，而且也在于可以后使用兵

力。

443.在这种后使用兵力中有一个主要的好处，这一点将在下面说明。

444.通过以上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部队大小、兵力对比、态势和意图，以及大胆和谨慎程度是不同的，同时用兵和逐步用兵之间的平衡点的位置也就不同。

445.地形和地貌对这个平衡点的位置也有很大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这里不谈对地形和地貌的各种利用，只是触及一下。

446.由于关系如此之多，情况如此复杂，因此我们无法确定绝对的标准数值，但是想必还是会有某种统一的依据可以作为这些复杂和可变关系的固定点。

447.这样的依据有两个，即两个方向上各有一个。第一个依据是，可将一定的纵深视为同时用兵所需的纵深。于是只能将为扩大正面而采取较小的纵深视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这一依据决定必要的纵深。第二个依据是预备队的安全，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这一依据决定必要的宽度。

448.上面提到的必要的纵深是所有常见队形的基础，以后我们在论述各兵种的具体序列时[9]，才能确定这个结论。

449.但是在利用这个结论使我们的一般考察得出一个最终结论以前，我们还必须阐述一下对空间的规定，因为它同样对此有影响。

对空间的规定

450.对空间的规定回答整体和部分应在何处战斗的问题。

451.对整体的战斗地点的规定是一个战略上的规定，与我们这里要谈的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在这里只谈论战斗的构思，因此必须以双方相互靠近为前提，也就是说战斗的一般地点不是敌军所在的地方（在进攻时），就是我们可以等待敌军的地方（在防御时）。

452.至于对整体的各部分的空间规定，其中包含着双方军队在战斗

中应该采取的几何形状。

453.在这里我们不谈在常用编队中包含的形式，以后再考察它们。

454.整体的几何形状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直线的形状，另一种是向心圆的形状。所有其他形状都可以归纳为这两个形状中的一种。

455.双方确实要作战的部队，其基线必然是平行的。因此如果一个军团垂直地开向另一个军团的基线，那么它在战前要么必须完全改变正面，与后者平行部署，要么至少必须以一部分部队这样做。而如果后者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自己变换其没有敌人部队对之变换正面的那部分部队的正面。这样，就形成了向心圆或多边形的部署。

456.显然人们可将直线形状视为对双方利弊相等，因为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

457.但是人们不能说直线形状只出自垂直和平行进攻（初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如果防御者平行地抵御斜向进攻，也能形成直线形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其他条件当然不总是相同的，因为新阵地往往欠佳，往往没有全部筑成，等等。我们在这里之所以预先推定这一点，只是为了防止混淆概念。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双方利弊相同的只是部署的形式。

458.至于向心圆（或多边形，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总是一样的）部署形式的特点，我们在上面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那就是包围和被包围形式。在这方面，我们没什么要说的了。

459.假如我军不得不到处与敌军对峙，那么由于众多基线拥有不同的几何形状，似乎就要没完没了地对各部分规定空间，而这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每次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应该与敌军的所有部分作战吗？如果不应该，那么应该与敌军的哪些部分作战呢？

460.如果我们可以不与敌军的一部分作战，那么我们不管是同时用兵还是逐步用兵，都能更有力地打击敌军的其他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全部兵力打击敌军的一个部分。

461.这样我们就能在那些需要大部队的地点要么比敌军占优势，要么至少比双方总的兵力对比数值大。

462.在可以不和其他地点的敌军作战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把上述与敌军作战的地点视为一个整体。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在空间上集中更多的兵力来人为地增加自己的力量。

463.不言而喻，这一手段是一切战斗计划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最常用的手段。

464.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以确定敌军那些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视为一个整体的部分。

465.我们在第4条中指出了促使一位战斗者退却的几个动机。产生这些动机的事实显然要么与整个军队有关，要么至少与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有关。这个部分比其余所有部分更为重要，能够一并决定其余部分的命运。

466.对小部队来说，这些事实与其整个部队有关，这是不难想象的；但对大部队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大部队中，第4条第（4）（6）（7）项列举的动机虽然也与整个部队有关，但是其余各项（尤其是损失一项）始终只与某些部分有关，因为在较大的部队中，各部分极少受到同样的损失。

467.其状况成为退却原因的那些部分自然是整体的重要部分。为简便起见，我们把这样的部分称为战败的部分。

468.这些战败的部分可能位置相邻，也可能或多或少地均匀分布在整个部队。

469.想象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比另一种影响更大，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一个军团的一个军被彻底击败，而其余所有各军完好无损，那么比起这个军的损失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军团，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更糟，在某种情况下则可能更好。

470.第二种情况是以均匀使用与敌对峙的兵力为前提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不均匀（在一个或一些地点更加集中地）使用兵力的效果，因此我们只研究第一种情况。

471.如果战败的部分是相邻的，那么人们可以把它们一起视为一个整体。如果我们谈到受到进攻的或者被战胜的部分或地点，就应该做这

样的理解。

472.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敌支配并拖拽其整体前行的这个部分应该具备什么特点，那么也就确定了我们真正进行战斗的力量应该指向敌整体的哪个部分。

473.如果撇开地形的各种影响不谈，那么就只需根据敌军的位置和数量确定要进攻的部分。我们想首先研究敌军的数量问题。

474.有两种情况要加以区分。第一种情况是，我们集中兵力针对敌军的一个部分，根本不以任何兵力与其余敌军对峙；第二种情况是，我们仅以较少的兵力与其余敌军对峙，以牵制他们。这两种情况显然都是兵力在空间上的集中。

475.我们在第一种情况下必须要打击的那部分敌军应该有多大，显然与我们的正面可以小到什么程度这一问题同样重要。而这个问题，我们在第433条及其以后几段内容中已经论述过了。

476.为进一步了解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打击的那部分敌军应该有多大的问题，首先要设想对手是与我们一样积极主动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以整体的一个较大部分击败敌军整体的一个较小部分，那么敌军针对我们也会这样做。

477.因此，如果我们要取得对我们有利的总的结果，就必须做到我们击败的敌军那部分兵力在其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大于我军所付出的那部分兵力在我们整体中所占的比例。

478.例如，如果我们打算用3/4的兵力进行主要战斗，用1/4的兵力牵制未受进攻的敌军，那么我们要认真打击的那部分敌军的兵力应该占其总兵力的1/4以上，即约1/3。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互有胜负，那么我们用3/4的兵力打败了敌军1/3的兵力，而敌人用其2/3的兵力打败了我们1/4的兵力，这显然对我们有利。

479.假如我们对敌人非常占优势，以至我们3/4的兵力就足以让我们对敌军1/2的兵力赢得可靠的胜利，那么总的结果对我们就会更具决定性。

480.我们在数量上越占优势，我们认真打击的那部分敌军就可以越

大，我们取得的成果也就越大；我们的兵力越少，我们认真进攻的那部分敌军就应该越小，这是符合兵力少的一方必须更集中其力量这一自然法则的。

481.但是不言而喻，这里是要有一个前提的，即敌人击败我们较少部分所需要的时间，与我军战胜敌军较少部分所需要的时间大致相同。假如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双方所需要的时间有很大差别，那么敌人就会把他用来进攻我军较少部分的那部分部队又用于进攻我军主力。

482.然而双方兵力相差越大，通常取得胜利也就越快。从中可以得出结论，我们不能随意减少我们准备牺牲的那部分兵力，而是必须使这部分兵力与它应牵制的敌方兵力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因此兵力少的一方集中兵力是有限度的。

483.但是第476条所设的前提在实际中是极为少见的。通常防御者的一部分兵力用于局部，而这部分兵力没有能力像需要的那样迅速对进攻者实施报复。这样进攻者在集中兵力时还可以稍稍超出上述的比例。例如，如果进攻者用其2/3的兵力击败了敌军1/3的兵力，那么他就仍有一些可能性，赢得有利的总结果，因为他余下的1/3兵力不大可能像防御者的部分兵力那样在时间上陷入同样程度的窘境。

484.但是如果有人想把这个推断引申，得出结论说，如果防御者对进攻者兵力较少的部分根本未采取任何积极行动（这种情形是很常见的），则进攻者必然会因此而取得胜利，那么这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受到进攻者之所以未在进攻者兵力较少的部分寻求补偿，主要是由于他还有办法把他未受到进攻的一部分兵力用于针对进攻者的主力的战斗，从而使进攻者获得的胜利变得勉强。

485.受到我们进攻的敌军的部分越小，这种情况就越有可能出现，这一方面是由于空间小，另一方面尤其是由于对小部队取得的胜利在士气上的影响要小得多；对敌人一小部分的胜利不容易使敌人失去头脑和勇气，他还会运用恢复战斗的现有手段。

486.只有当敌人这两点都做不到，也就是说既不能通过对我军兵力较少部分的实际胜利得到补偿，也不能用未受到进攻的富余兵力与我军的主要进攻对峙时，或者当敌人由于犹疑不决而未能做到这一点时，进攻者才能指望即使以一支兵力相对说来很少的部队也能通过集中兵力的办法战胜敌人。

487.但是理论不能只是描述防御者处于不利的境地，说他无法适当地报复敌人集中兵力的做法，而且还必须指出，无论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双方中的一方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488.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在一个地点上过多地集中兵力，以便在这个地点上取得兵力优势的同时，总是希望以此一并实现出敌不意，使对手既无时间把同样多的兵力调到这个地点上来，又无法准备报复行动。人们认为，这种出敌不意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实施者有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原因，那就是他早于对手定下了决心，即采取了主动。

489.而采取主动所带来的这个好处也还是有它相反的一面的，这一点下面会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是指出，这个好处不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产生效果的绝对的好处。

490.但是，即使撇开出敌不意成功的原因（采取主动）不谈，并且不考虑其他任何客观原因，以至出敌不意成功无非是一种侥幸，人们在理论上也不能对此有所非难，因为战争是一种赌博，不可能排除冒险。因此在缺少其他一切动机的情况下，应允许幸运地集中一部分兵力，以期达到出敌不意。

491.如果这一方或那一方成功地做到了出敌不意，不管成功的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对另一方来说，某种程度上就几乎不再可能通过报复来弥补其损失。

492.以上我们论述了要打击的部分或地点的大小问题，现在谈谈要打击的部分或地点的位置问题。

493.如果撇开一切地形和其他具体情况，那么我们只能对两翼、翼侧、背后和中央作为各有特点的位置加以区分。

494.之所以区分两翼，是因为人们可以在那里包围敌军。

495.之所以区分翼侧，是因为人们可以有望在一处敌人没有准备的地段打击敌人，并使他难以退却。

496.之所以区分背后，原因同翼侧，只是这里更注重使敌人难以退却或者完全切断其退路。

497.但是我们出现在敌翼侧和背后，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能够迫使敌人在那里针对我们部署部队。如果我们出现在敌翼侧和背后，却没有把握能产生这种效果，那么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因为我们的部队在没有敌人可打击时就是无事可做，而假如是我们的主力遇到这种情况，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不会达到目的了。

498.对手这样放弃翼侧和背后的情况虽然极为少见，但是毕竟还是有的，而且当对手通过进攻性的反击行动可以补偿损失时，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瓦格拉姆会战、霍恩林登会战、奥斯特利茨会战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499.我们所理解的中央无非是正面的非两翼的部分，其特点是，占据它可分割敌军各部分，这一行动通常被称作突破。

500.突破显然与包围相对。两者在胜利的情况下都能对敌军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但方式不同，具体是：

（1）包围通过削弱对手的勇气而对其士气产生影响，为加大胜利把握做出贡献。

（2）中央突破通过使我方的兵力更加集中，为加大胜利的把握做出贡献。这两点我们已经谈过了。

（3）如果包围是以很大的优势兵力实施并成功，那么就可能直接导致消灭敌军。如果包围导致了胜利，那么其最初几天的成果无论如何都比突破所取得的成果大。

（4）突破只能间接导致消灭敌军，难以在当天就表现出大的效果，更多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在战略上表现出它的效果。

501.但是通过集中我们的主力针对一点突破敌军，是以敌人正面过宽为前提的，因为以我们较少的兵力去牵制敌人的其余兵力要困难得多，原因是在我军主攻附近的敌军很容易用来抗击我军的主攻。在我军进攻敌军中央时，两面都有这样的敌军，而进攻其一翼时，仅在一面有这样的敌军。

502.结果是，这样的中央进攻有以下危险：受到敌人集中兵力后的反击，从而使我军陷入一种非常不利的战斗形式。

503.因此人们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来选择进攻的地点。正面的宽度、退却线的状况和位置、敌人部队的价值和统帅的特点，最后还有地形，这些在选择进攻地点时都会起决定性作用。我们以后才能进一步考察这些问题。

504.我们已经考察过将主力集中于一点进行真正战斗的问题，当然这一集中也可以在多个地点进行，在两个，甚至三个地点进行，这仍是集中力量进攻敌军的一个部分。只是这一做法的力量将随着进攻地点数目的增加而减弱。

505.到现在为止，我们只关注了这种集中兵力的客观好处，即为主要地点带来一个于己更有利的兵力对比。但是指挥官或统帅也就有了一个主观理由，即将其兵力的主要部分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506.尽管统帅的意志及其智慧在一次会战中引领着整体，但是这种意志和这种智慧毕竟只能以很弱的程度贯彻到下面部队，而且部队距统帅越远，就越是这种情况。这时下级指挥官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增加了，而这是以削弱统帅意志为代价的。

507.指挥官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保有最大的权限不仅是自然的，而且只要没有反常现象，也是非常有利的。

相互作用

508.至此，根据军队的本性，关于在战斗中使用军队所能阐明的一般问题，我们都已经论述过了。

509.只有一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考察，这就是双方计划和行动的相互作用。

510.由于一次战斗的真正计划只能对行动中可预见的事项做出规定，因此它大多局限于以下三个事项：

（1）战斗的大致轮廓。

（2）战斗准备。

（3）战斗初始的具体行动。

511.因此，只有战斗的初始确实可以完全由计划确定，而战斗的过程则要通过新的、根据具体情况发出的指示和命令来确定，也就是要通过指挥来确定。

512.人们在制订计划时所遵循的原则，显然最好在指挥时也能同样遵循，因为其目的和手段都是相同的。如果人们无法处处都做到这一点，那么只将此视为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可。

513.但是不可否认，进行指挥与制订计划的本性是完全不同的。计划是在没有危险、从容不迫的情况下制订出来的，而指挥始终是在紧迫的情况下进行的；计划总是从较高的立足点出发，以比较开阔的视野来决定问题的，而指挥则是为最近的和最具体的情况所左右，而且经常是为其所裹挟。我们想以后再谈计划和指挥这两种智力活动在特点上的区别，这里先不谈它们，只满足于把它们作为不同阶段的活动区分开来。

514.如果人们设想双方都不知道对手的部署情况，那么每一方就只能根据理论的一般原则进行其部署。这些原则的一大部分存在于军队的编队和所谓的基本战术，而基本战术自然只是以一般情况为根据的。

515.而只根据一般情况进行的部署，显然无法具有根据具体情况部署的效果。

516.因此如果晚于敌人、针对敌人的部署进行部署，想必是一个很大的有利之处，就如同玩牌时的后手之利。

517.当人们部署一场战斗时，极少能不考虑或者说从来不能不考虑具体的情况。第一个具体情况就是地形，对它的了解从来就不能缺少。

518.更了解地形的是防御者，因为只有他准确和事先知道战斗将在哪个地方发生，从而有时间对这个地方进行适当的探究。有关阵地的全部理论（只要它属于战术范围），其根源就在这里。

519.进攻者在战斗开始前也会了解地形，但只是不完整的，因为防御者占据着这个地方，不允许他进行详细的探究。进攻者从远处大致了解到一些地形情况，以进一步确定其战斗计划。

520.如果防御者不仅想单纯地运用对地形的了解，而且还想以其他方式利用地形，想利用地形进行局部防御，那么从中就或多或少呈现出

防御者使用其部队的明确的、具体的方法。这样进攻者就可以了解这一使用方法，并在制订其计划时考虑到这一点。

521.这里出现的是对手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522.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节点可以看作是双方结束制订计划的时刻，接下来发生的则开始属于指挥的范畴了。

523.在战斗中，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防御者，如果双方是相向开进的，那么队形、战斗序列和基本战术作为固定部署，根据地形稍做调整后，就可以代替真正的战斗计划。

524.这种情况在整体的兵力较小时很常见，在整体的兵力较大时很少见。

525.但是如果行动分为进攻和防御，那么从两者的相互作用来看，进攻者在第522条所说的那个节点上显然处于有利的地位。进攻者虽然先采取了行动，但是防御者由于要做防御准备，从而不得不暴露出其行动的大部分意图。

526.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迄今在理论上把进攻视为一种主要是有利的战斗形式。

527.把进攻视为更有利的，或者表达得更确切些，视为更有力的战斗形式，将得出荒谬的结论，就像我们接下来要指出的那样。迄今人们忽视了这一点。

528.这个结论的错误在于人们高估了第525条指出的进攻者的有利地位。从进攻与防御的相互作用来看，这一有利地位是重要的，但是相互作用并不是一切。防御者利用地形作为一种辅助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的力量倍增，这个好处在很多情况下有更大的意义，而且只要部署得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更大的意义。

529.但是如果防御者错误地利用了地形（阵地正面过宽），采取了错误的防御方法（满足于纯粹被动），当然就会使进攻者在制订计划和采取举措时有后手之利这一好处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以至进攻者可以把他在实践中取得的、超出其自然限度的全部效果几乎完全归功于这一点。

530.但是才智的作用并不是在有了真正的计划之后就停止了，我们必须跟踪了解相互作用贯穿指挥领域的变化情况。

531.指挥所在的领域就是战斗的过程或持续时间。对兵力的逐步使用越多，战斗持续的时间就越长。

532.因此，要想对指挥抱有很多期待，就必须有大纵深的部署。

533.首先产生的问题是：是更多地依靠计划好呢，还是更多地依靠指挥好呢？

534.假如人们故意无视某个既有情况，而且当这一情况对预定的行动有某种价值时，仍不一并考虑该价值，那么这显然是荒谬的。但是这无非是说，计划应该在现有情况的基础上尽量详细地规定行动，只有当计划不足以这样做时，才是指挥领域开始起作用的时候。因此，指挥只是计划的一个代理，可以视为一个避免不了的苦恼。

535.但是要明白，我们这里说的只是有根据的计划。一切有针对具体情况倾向的规定都不能以随意的假设为根据，而必须以实际情况为根据。

536.因此在没有出现实际情况时，计划也必须停止做出具体规定，因为对某事不做具体规定，也就是说根据一般原则处理某事，显然比以不符合后来实际情况的方式做出规定要好。

537.任何对战斗过程做过多详细规定的计划，必然是错误百出和糟糕有害的，因为细节不仅取决于一般的根据，而且还取决于事先无法知道的具体情况。

538.如果人们考虑到，具体情况（偶然的和其他的情况）的影响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增加而增加的，那么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范围非常广泛和复杂的运动很少能够成功，而且往往是糟糕有害的，其原因就在于此。

539.一切非常复杂的、玩弄技巧的战斗计划的危害性的根源就在这里。这些计划（往往无意识地）都是以大量琐碎的、大部分不符合实际的假设为根据的。

540.因此，与其过度扩展计划内容，不如更多地交给指挥来处理。

541.但是这样做是以纵深部署（大规模的预备队）为前提的（根据第532条）。

542.我们已经看到（第525条），从进攻与防御的相互作用方面来看，进攻者的计划规定的内容更多。

543.防御者则由于地形的原因有大量的理由事先对其战斗进程做出规定，也就是说，他的计划可以深入到战斗中去。

544.如果我们坚持这个观点，那么就会说，防御者的计划比进攻者的计划有力得多，而进攻者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指挥。

545.但是防御者的这种优越只是假象，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不应忘记，根据地形进行的部署只是一些准备，这些准备是以假设而不是以对手的实际举措为根据的。

546.只是因为这些假设通常非常有可能是正确的，而且只有在这些假设是正确的情况下，它们以及根据它们进行的部署才是有价值的。

547.防御者在做出假设和根据假设做出部署时所必须具备的这个条件自然使防御者的部署受到很大的限制，并迫使防御者谨慎地进行部署和制订计划。

548.如果防御者的部署和计划做得过分，那么进攻者就有可能避开它们。这样一来，防御者的力量立刻就成了无用的力量，就是说造成了力量浪费。

549.阵地延伸过大以及过多运用局部防御都属于这种过分的情形。

550.正是这两个错误往往反映出防御者由于过分增加计划内容而产生的坏处，以及进攻者由于计划自然得当而得到的好处。

551.防御者只有具备从所有角度来看都非常强有力的阵地，其计划的内容才能比进攻者的计划内容更多。

552.但是如果防御者的阵地不是很好，或者根本没有阵地，或者防御者没有时间在其中做适当的准备，那么防御者就只能在进攻者之后制

订计划和做出规定，并且更多地依靠指挥。

553.这个结论又表明，防御者应首先寻求逐步用兵。

554.但是我们以往看到，只有大部队才能得到短小正面带来的好处，因此我们现在不得不说，防御者要想避免由于地形因素而过分增加计划内容，从而有害地分散力量，就更应寻求辅助力量源泉的支援，而这一源泉是存在于指挥部署中的，即大规模预备队。

555.从中显然可以得出结论：部队规模越大，防御就越比进攻有利。

556.因此，战斗的持续时间，即大规模的预备队和尽量逐步使用预备队是指挥的第一个条件。不管指挥官的造诣如何，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必然会带来指挥上的优势，因为即使是最高超的艺术，如果没有手段也无法发挥作用。一个技巧不是很熟练但尚有更多手段的人，在战斗过程中将占有优势，这是很容易想象到的。

557.此外，还有第二个客观条件一般来说能使指挥占优势，而这种优势完全为防御者所有。这就是熟悉地形。在情况紧急、无法全面了解就要迅速定下决心的那些场合，熟悉地形能带来哪些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558.计划做出的规定更多涉及层级较高的部队，指挥做出的规定更多涉及层级较低的部队，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因此，指挥做出的每个具体规定的意义较小，但是这些规定的数量自然是大很多，这样一来，计划和指挥之间在重要性上的差别也就部分地得到了平衡。

559.此外，指挥是相互作用的真正领域。在指挥中，相互作用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因为双方是当面对峙，所以双方的绝大部分规定要么是根据相互作用做出的，要么是根据相互作用修改的。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

560.既然已经指明防御者尤其应注意为指挥而节约兵力（第553条），既然一般来说他在指挥领域使用兵力是有利的（第557条），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防御者不仅可以通过他在指挥的相互作用方面所占的优势弥补在计划的相互作用方面的劣势，而且还可以在双方总的相互作用方面占得优势。

561.不管在具体情况下双方在这方面的关系如何，双方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都努力让对方先采取措施，以便针锋相对地采取自己的措施。

562.这种努力就是近代大部队保留较以往规模大很多的预备队的真正想法。

563.我们毫不怀疑，对所有大部队来说，除了地形以外，预备队这一手段是防御的最佳有效力量。

指挥的特性

564.我们说过，战斗计划做出的规定与战斗指挥做出的规定在特性上是不同的，原因在于这两种才智发挥作用时的情况是不同的。

565.这种情况的不同表现在三个方面：掌握实际情况不足的程度、缺少时间的程度以及面临危险的程度。

566.有些事物，当人们全面了解局势和大的内在联系时会成为主要的事物，而当人们缺乏这种全面了解时，可能就不再是主要事物了，其他一些事物即距眼前更近的事物自然就变得特别重要。

567.因此，如果说战斗计划更多是一张几何图，那么战斗指挥就更多是一张直观图；前者更多是一个平面图，后者更多是一幅透视图。至于应该如何补救这个缺陷，我们以后会谈到。

568.此外，缺少时间除了对了解不全面有影响外，也会对考虑问题产生影响。一个反复比较、权衡、评析式的判断可能不如纯粹的直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判断操作）有效。这也是我们必须看到的。

569.如果一个人直接感觉到面临大的危险，那么这对自己和他人纯粹的理智判断会产生干扰，这是人的天性。

570.因此，如果理智的判断在任何方式上都受到限制和削弱，那么它可以求助于谁呢？——只有求助于勇气。

571.这里显然要求有一种双重勇气：第一重是不畏个人安危的勇气，第二重是考虑到不确定的因素并准备行动的勇气。

572.对第二重勇气，人们通常称之为有智之勇（courage d

´esprit），对第一重勇气还没有一个符合对偶法的名称，原因是对第二重勇气的叫法本身并不正确。

573.如果问勇气在其最初的意义中要求人们做到什么，那就是要求人们在危险中做出自我牺牲。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来考察，因为一切勇气最后的基础都是这一点。

574.这种自我牺牲的情感可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源头。第一个源头是对危险满不在乎，不管是天生如此，还是出于对生命无所谓，或是由于已经习惯危险；第二个源头是积极的动机：荣誉心、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各种激情。

575.只有出自第一个源头的勇气才可被视为真正的、天生的或者已经成为本性的勇气，其特点是已经与人成为一体，因此永远不会缺少。

576.出自积极情感的勇气则不是这样。这些情感与危险带来的感受对峙能否产生勇气，自然取决于两者的对比情况。这些情感在一些情况下比单纯的对危险满不在乎所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在其他情况下又小得多。后一种情况让人在判断时更为清醒冷静，导致坚定；前一种情况让人在判断时更敢作敢为，导致大胆。

577.如果对危险满不在乎与这样的激情结合起来，那就会产生最完美的个人勇气。

578.以上考察的这种勇气完全是主观的东西，只与个人牺牲有关，因此可以称之为个人勇气。

579.对本人牺牲不在意的人，对由于其职位而受其意志支配的其他人的牺牲自然也不会在意。他把这些人视为一种可以用平静的心情进行处置的物品，就像对待他自己一样。

580.同样，一个由于某种积极的情感而被拽入危险的人，要么也会给其他人灌输这种情感，要么会认为自己有权利要求其他人服从他的这种情感。

581.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勇气拥有了一个客观的影响范围。它不再只是影响到一个人自己的牺牲，而且影响到其所属部队的使用。

582.如果勇气能将危险带来的所有过于强烈的感受从人们的内心排除出去，那么它就对理智的活动产生了影响。这时理智的活动就成了自由的活动，因为它们已经不再处于忧虑的压力之下。

583.但是此前不存在的理解力当然不会由于上述这一点就产生，更不会产生洞察力。

584.因此，在缺少理解力和洞察力的情况下，勇气往往导致非常错误的步骤。

585.人们称作有智之勇的勇气则有完全不同的来源。它源自确信有必要冒险，或者确信有一个更高的见解，这一见解认为冒险并不像其余事物那样危险。

586.没有个人勇气的人也可能产生这种信念，但是只有当这种信念反过来影响到人的情感，激发和提高情感的更高尚的力量时，这种信念才成为勇气，也就是说才成为一种力量，使人在危急关头保持镇静和平衡。因此，有智之勇的表述不完全正确，因为这种勇气从不会从理智本身产生出来。至于思想能够产生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在思考能力的持续作用下能够得到提升，则是任何人根据经验都知道的。

587.一方面，个人勇气支撑并由此提高了理解力；另一方面，对理解力的确信又激发和鼓舞了情感力量。这样二者就相互接近，并且有可能汇聚在一起，也就是说有可能在指挥中产生相同的结果。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很少见的。通常在勇气支配下进行的行动都带有一些勇气根源中的特性。

588.在大的个人勇气与大的理解力结合起来的地方，指挥当然一定是最完美的。

589.由于内心确信而产生的勇气主要涉及那种相信不确定的事物和好运而进行的冒险，较少涉及个人的危险，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因为这种个人的危险不容易成为大的理解力活动的一个内容。

590.因此我们看到，在战斗指挥中（即在紧急和危险关头），情感力量在支持理解力，而理解力必然激发情感力量。

591.在不了解全面情况，没有充裕时间，而且各种现象纷至沓来的

情况下，要想通过判断定下恰当的决心，就要求有这种得到了升华的内心状态。人们可以把这种内心状态称作军事天赋。

592.如果人们考察一个由很多大小部队进行的战斗，以及由这一战斗派生出的诸多行动，那么就会注意到，出于个人牺牲精神的勇气在下级部队中是主要的，也就是更多是支配小部队，而另一种勇气则更多是支配大部队。

593.越是在下级部队，行动就越简单，简单的理解力就越是能满足需要，但个人面临的危险就越大，因此就越需要有个人的勇气。

594.一个人的级别越高，其个人的行动就越重要，造成的后果就越多，因为他决定的事项或多或少与整体有根本的联系，因此要求有更广阔的视野。

595.职位较高者虽然总是有更广阔的视野，比职位较低者能更好地了解各种大的关联，但是在一场战斗中需要掌握的全面情况恰恰主要是职位较高者所不掌握的，而且主要也是在具体战斗中不得不依靠好运和纯粹的判断情况时的直觉来处理很多事情。

596.战斗越是发展，指挥的这种特点就越明显，因为战斗状况距我们最初完全了解的状况越来越远。

597.战斗持续的时间越长，偶发事件（也就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事件）也就越多，一切也就越偏离其常规，这里和那里也就显得越发混乱和纷杂。

598.战斗越是发展，做出的决定就越来越多地堆积在一起，其间隔越来越小，用于思考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

599.于是层级较高的部队也逐渐（特别是在个别地点和个别时刻）陷入个人勇气比深思熟虑更重要和几乎决定一切的境地。

600.这样一来，在每次战斗中，各种战术组合就越来越不起作用，最后就几乎只有勇气还在独自战斗和发挥作用。

601.由此可见，能够克服指挥中的困难的是勇气和为勇气所提升的智慧。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因此就要去问，勇气和智慧在多大程度上能

或者不能克服这些困难（因为对手的情况与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错误和失策一般会为对手的错误和失策所抵消），而是关键在于在勇气和智慧方面（尤其是在勇气方面）不要次于对手。

602.但是还有一点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判断情况时的直觉。这除了源自天生的才干以外，主要是来自训练，训练能使人熟悉各种现象，使发现真理（正确地判断）几乎成为一个习惯。战争经验的主要价值以及战争经验能给予军队的大的优势就在这里。

603.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在战斗指挥中，各种情况总是让人认为距眼前较近的事物比较高或远处的事物更重要。要弥补这个在观察事物方面的错误，只能是行动者在对自己决策是否正确没有把握时，努力使其行动成为决定性的行动。只要他确实致力于得到由此可能取得的成果，他就能做到这一点。人们永远应该从一个高的立足点引导一个整体，但是如果不能得到这种高的立足点，那么通过上述方式，从一个从属的立足点出发，也能够把整体一并拖拽到既定的方向上去。

我们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一位师长在一次大规模会战的混乱中无法了解整体的关联性，没有把握是否应该再发起一次进攻，那么如果他决定进攻，就要不仅力求将进攻进行到底，还要力求取得一个可以弥补其他地点在这期间有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的战果，这样才能使自己和整体稳定下来。

604.这样的一种行动就是人们在狭义上称之为果断的行动。我们在此提出的这个观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控制住“大概其”的观点）使人果断。果断可以防止半途而废，是人们指挥一场大规模战斗时的最卓越的素质。

注释：

[1]指挥官的总人数是划分的真正根据。如果一位元帅统率10万人，将其中5万人交给专门一位将军指挥，同时元帅将另外5万人分为五个师亲自指挥（这种情况是常见的），那么整个部队实际上不是分成两个部分，而是立即分成了六个部分，只是其中一个部分的兵力是其他各部分的五倍而已。——作者注

[2]原文为法语“soutenir”，指隐蔽部署在步兵线后面不远处的单独的小部队，其任务是跟随所属的作战部队，随时为其提供支援。——译者注

[3]“团队精神”一词，作者用了法语“esprit de corps”。——译者注

[4]原文如此，疑误。应为第72条。——译者注

[5]“废人”一词，作者使用了拉丁语“caput mortuum”。——译者注

[6]原文如此，疑误。应为第89条。——译者注

[7]在七年战争期间，1758年8月25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军主力36,800人与弗尔莫率领的俄军44,300人，在措恩多夫村（Zorndorf，即今波兰西波莫瑞省村庄萨尔比诺沃，[Sarbinowo]）附近展开会战，结果普军获胜。——译者注

[8]可参阅第378条。——译者注

[9]“恰恰因此”一词，作者使用了拉丁语“eo ipso”。——译者注

The

战争哀歌

[越] 保宁 著　夏露 译

阿坚觉得自己不是活着，而是被困在这人世间。

Sorrow of war

关于逝去的青春，关于美和伤痛！

现代世界十大小说，英文版再版七次！

《追风筝的人》与《朗读者》这两部小说，无论是作家个人的写作技巧，还是对战争灾难与命运的生命体验，都不及《战争哀歌》来得更为丰富和直切。

阎连科 诚挚推荐！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战争哀歌
作者：【越】保宁
译者：夏露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4-01
ISBN：9787540490881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中文版自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译后记

中文版自序

我第一次出国的目的地就是中国，那是1959年夏天。那会儿我父亲正在北京大学讲授越南语，我和我妹妹随母亲一起去看望他。由于时隔60年，加上那时我才7岁，所以我记不大清楚一些细节了，但童年时这段经历一直萦绕在我心里。从广西凭祥到北京的路上，除了夜晚进入梦乡之外，我的眼睛几乎就没有离开过火车的车窗。中国的万千风景和悠久历史随着奔驰的列车在眼前掠过，就像一幅幅画，一首首诗。

经过三天三夜的旅行，我们到了北京火车站，由于我所熟悉的河内那时还很小，城市设施简陋，所以北京火车站的雄伟和美丽使我非常惊讶。我父亲说，北京火车站是刚刚建成的，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准备的十大工程之一。在北京的一个月，我父亲带着我们去参观了这十大工程：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等。当然我们也到了天安门广场，进了故宫。我们不需要导游，因为我父亲熟悉北京城，而且他的汉语讲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我父亲生于1920年，从他出生到上大学，越南都处于法国统治之下（1884—1945），他本应该精通的是法语而不是汉语。但由于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儒士，他们都是在阮朝科举制度下考中的科举，因此他们教我父亲学习汉语。不过，我曾祖父和祖父只能读懂汉文，可以与中国人进行笔谈，但是不会讲汉语，我父亲却可以讲。因此，1958年，我父亲受北京大学邀请，来中国讲授越南语。

与今天相比，当时包括教授和大学生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都非常艰苦，但是，北京大学依然给予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授优待，给予他们最高的生活标准。教授们住的房子位于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宽敞，设施齐全。外籍教授的工资也很高，因此很多人把全家都接过来一起

住。星期天的时候，学校会派车送教授及其家人去参观北京以及北京以外的地方。那时候，我去过颐和园、钓鱼台和万里长城的起点山海关。

1964年，我父亲回到越南后想教我学习法语和汉语，可是我学习外语的能力太差，加上1964年之后越南卷入了战争炮火之中，我读完中学，17岁便入伍参加了抗美战争。从1969年到1975年，我最好的青春都是在战场前线度过的。不过，由于父亲藏书量很大，而且种类丰富，我识字不久就有机会阅读翻译成越南语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司马迁的《史记》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以及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作品，我都读过不少。我父亲特别仰慕这些伟大的作家，因此，他买了他们全部的作品，其中包括1949年以前印行的一些作品。

由于战争和时局的剧烈变动，我父亲没有机会重返中国。当然，他非常怀念中国，特别是北京，他怀念那里的同事和学生。他有不少学生到越南来担任越南战争的经济和军事专家，也有不少学生到中国驻越南的大使馆工作。他们经常到我家看望我父亲。1998年，我父亲收到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个会议邀请，但那时他已经得了重病，无法成行。第二年父亲便去世了。

今天，《战争哀歌》经夏露博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尽管我不懂中文，但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就像我自己也继承了我的家族从曾祖父到祖父再到我父亲以来的汉学传统。

我父亲生前非常喜欢唐诗，他的书柜里收藏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崔颢、张继等诗人的诗集。我记得《战争哀歌》在越南出版时，我父亲倒了一杯葡萄酒来祝贺我，喝酒时还朗诵了王翰的《凉州词》给我听：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他先用汉语朗诵，又用汉越音读给我听。至今，那动听的诗歌似乎还在耳边回响。

第一章

战后，第一个旱季迟迟不肯光顾B-3前线的北翼后方根据地。10月过去了，接着11月也过去了，这里却仿佛还在雨季里。波谷河在雨季积蓄的河水还在不停地向两岸溢出，一点消退的迹象都没有。

天气晴雨不定。白天阳光灿烂，夜晚却总下雨。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雨雾中，山冈朦胧起来。树木是潮湿的，丛林是寂静的，只有水汽不分昼夜地蒸腾。白雾茫茫犹如大海，却又透着树叶的绿光，飘荡着腐烂的气息。

现在已经进入12月了，丛林里的道路却还像雨季里一般泥泞不堪，寸步难行。和平之后，这里被抛荒了，草木愈加茂盛，渐渐覆盖了地表，令人辨不清道路。

在这种天气条件和路况下开车，其中的艰辛非笔墨所能形容。从沙泰河东边的鳄鱼湖盆地穿过67县，再前往位于波谷河西岸的圣价坡的那个三岔路口，这一段路总共不到50公里，却让一辆马力十足的吉尔牌苏式军用卡车艰难跋涉了一整天。直到薄暮时分，才抵达当年被阿坚他们称为“招魂林”的那片丛林的入口处。那里荆棘密布，旁边有一条较宽的溪流，溪边堆积着朽木，汽车就在那里停下。

当晚，司机在驾驶室睡下，阿坚则在车厢里挂上一个吊床，躺了上去。

半夜，又下起了雨。这回是毛毛细雨，轻柔如雾，悄悄坠落，几乎没有声响。卡车上的防水雨布破旧不堪，简直是千疮百孔。雨水就顺着破洞一点点地渗漏下来，缓缓地滴落在车厢板上的尼龙袋上，而袋子里

装的是阵亡将士的骸骨。

浓重的湿气，像无形的手慢慢伸向吊床，捕获每一处空隙。绵长的细雨，令人忧伤，又如时间的长河在缓缓流淌，让人坠入半梦半醒之间。风，带着潮湿的味道，似乎在发出长长的叹息。

朦胧的湿气中，沉沉的暗夜里，躺在吊床上的阿坚陷入了如梦似幻的境地。他觉得卡车仿佛突然离开了原地，缓缓地发动起来，开始无声地行进。没有发动机，也没有司机，汽车自动带着他在崎岖的丛林道路上梦游。

河水在低吟，丛林在轻叹，听起来是那么遥远虚无，像是从某个时代传来的回声，又像是远古时金黄的落叶坠入绿草丛中的声音。

这一片招魂林，阿坚熟得不能再熟了。正是在这里，在1969年的旱季之末，他所在的27独立营被敌人围困，惨遭不幸。在那恐怖的战斗中，他们营几乎全军覆没，只有10个人幸存下来，他是其中一个。

那年旱季，每天烈日炎炎，狂风四起。敌人往丛林里洒下浓浓的汽油，刹那间绿色的丛林化为一片火海，烈火迅速蔓延，仿佛地狱之火般恐怖，将士们不得不逃离工事，头顶却又不时有擦着树梢飞过的敌机朝他们扫射。他们被火海和枪林弹雨弄得晕头转向，部队一下子被打得七零八落。营长好几次想重新聚拢整合，无奈部队却一次又一次被分开。一时间，鲜血四处飞溅。最后，将士们纷纷倒在了火海里。至今，丛林中那些梭形的空地上都还没有长出草木，好像它们还惊魂未定，不敢冒头。也难怪，那上面还堆积着许多身首不全的尸体，在炎热的天气里，仿佛还在呼呼地冒着热气。

“宁死不投降……兄弟们，宁死不投降啊！”营长的话犹在耳边。

当时营长面色苍白，一边大声吼叫着，一边举起手枪，在阿坚面前朝脑袋开枪自杀了。

目睹那一幕的阿坚，惊得瞠目结舌，想大声叫喊却又不能喊出声。

接着，美国佬冲了过来，用机关枪朝两边扫射。密集的子弹像无数的黄蜂扑面而来，阿坚惊恐万分。他把枪放低，侧身卧倒，慢慢地滚下山坡，直滚到干涸的小溪中央。他的身上一直在流血，滚到哪里，哪里就沾染鲜血。

后来接连几天，乌鸦遮天蔽日。

美军撤走以后，大雨倾盆，淹没了地表，将战场刹那间化为沼泽。地面的积水被鲜血染成了棕红色，残缺的尸身与丛林中野兽的尸体一同漂浮起来，混杂在那些被大炮轰断的大大小小的树枝中。

当积水退去，灼热的阳光再度照射在厚厚的泥土上时，尸体开始散发出腐臭的气味。

阿坚沿着小溪挪动着自己的身体，嘴里和伤口都还在不停地流血。血是那样的冰冷和黏稠，仿佛是从尸体上流出来的似的。毒蛇和蜈蚣爬满了他全身，死神似乎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提起27独立营。

那片他们惨遭失败的阵地，亡灵不时显现，阴魂在丛林里游荡，在溪边漂浮，就是不肯归天。

后来，这片雾霭沉沉的无名丛林就得名“招魂林”，这名字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人们说，亡灵有时候会在纪念日聚集起来，重新组成营队，集合点名。溪水流淌的声音，山里呼呼的风声，仿佛就是荒野的孤魂在向人间倾吐心事。

阿坚听说这片丛林里有一种特别的鸟儿，它们的叫声如泣如诉，但只有夜行的人才能听到。不过，人们只闻鸟鸣，不见鸟影，因为那些鸟儿从不飞出来，只是藏在林子里一味地哀鸣。丛林里还有一种红竹笋，

红得像血，乍一看像正汩汩冒血的骨头，很可怕。这竹笋只在招魂林里生长，西原地区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一品种。此外，丛林里的萤火虫也大得出奇，有人看见某些萤火虫的光晕像钢盔那么大，甚至更大。

招魂林的夜晚尤其吓人。每当夜幕降临，这里的草木就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低吟，仿佛在与风声合奏鬼魂曲。而那鬼魂曲千变万化，在丛林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版本，而且夜夜不同。听了那些鬼魂曲，你简直要疑心创造恐怖的战争传奇的，是这绵延的山峰，是这招魂林，而绝不是人类自身。

胆小的人，是无法适应这片丛林里的生活的，他们一定会被吓得发疯，甚至会被吓死。

正是这个原因，1974年雨季，当部队决定在这片丛林藏身时，阿坚他们侦察排特意设了供桌，秘密组织祭拜27独立营的将士。从那天起，供桌上就昼夜不熄地燃着香。

人们相信招魂林里也飘荡着当地老百姓的亡魂。就在离眼下军用卡车停靠点的不远处，曾有小径通往一个村庄，据传，村里曾流行麻风病。

很久以前，当阿坚他们第3团抵达村庄附近时，村里已经荒无人烟，恶疾和严重的饥荒已经吞噬了全村人的生命。战士们走进那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到村民们活着时的悲苦，想象到村里尸体横陈的可怕景象。一想到那些，就仿佛闻到了尸体的臭味，觉得阵阵恶心。为防止细菌感染，他们用汽油放火烧了村庄。即便如此，大伙儿依然感到害怕，不敢再次靠近那个村庄。唉，又是鬼魂，又是传染病的，谁不怕呢？

一天，1营的小盛子壮起胆摸到村里，猎杀了一只猿猴。他找了三个人帮忙，才把它拖到了侦察排的营房。当他们宰杀那只猿猴，扒光它厚厚的一层毛之后，那东西看起来就像一个肥胖的女人。它浑身呈灰白色，双眼圆睁，仿佛死死地盯着大伙儿。阿坚他们全都吓得失魂落魄，

丢下锅碗瓢盆，鬼哭狼嚎地跑开了。

团里没人肯相信这事，但这的确是有过的。

阿坚把那个像人的猿猴埋了，认真地给它培过墓。可是他们团好像依然因此遭了报应。猎杀猿猴后不久，小盛子就死了，接着全排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最后只有阿坚活了下来。

这回忆中的一切，仿佛发生在一个久远的时代，其实，不过就是去年以前的事情。

那年雨季，在向南方挺进攻打邦美蜀时，阿坚所在的部队差不多在招魂林驻守了两个月。如今，丛林的景色依然如故，连树木的数量都没多没少。当年侦察排搭建的临时营房——“草庵”，也在小溪旁边，距离现在他们的卡车停靠的地方不过步行10分钟的路程。那条往日时常走过的小径，阿坚也还能从草丛中辨认出痕迹来。

溪流经过山脚时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条小溪。说不定在那个三岔路口，他们的草庵还在，盖在屋顶的尖尖的芦苇也沾满了水汽吧。那时，草庵还曾经作为后方根据地安置前线收兵回来的人。草庵也是政治教育的基地。政治思想灌输不断，早上是政治教育，下午是政治教育，晚上还是政治教育。“我们胜利，敌人失败；北方丰收；这世界分成了三大阵营。”这类教育没完没了，所幸对侦察员没有这么严格。他们比较受优待，不必总是参加学习。所以，在返回战场之前，他们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也能好好享受生活，可以去打猎、布陷阱，甚至打扑克牌。而且，他们几乎每晚都玩牌。在这之前，阿坚还从未疯狂玩过牌。

士兵们通常是一吃完晚饭就开始打牌。潮湿而炎热的空气中，飘荡着一股熏蚊子的刺鼻的浓烟味，同时混杂着破烂的红色扑克牌上赌鬼们的汗腥味，委实令人觉得乌烟瘴气。他们总爱用几包闻着很怪的同胞牌香烟下注，要是输红了眼，就用老挝烟、打火石或魔玫瑰，又或者用干粮和照片做赌注。照片上是各式各样的女孩：西方女孩、越南女孩，丑

的、美的，甚至是某人的女友。这些全部可以用来做赌注。当所有赌注用完，实在是没什么可拿来赌的了，就刮灯上的烟灰，或在对方脸上画胡须以示惩罚。赌博的场面欢乐而鼓噪，有参战的，也有观战的。他们有时甚至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地赌。那段时间，大家仿佛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恣意妄为，无忧无虑。

由于整天下雨，几乎没有战事发生。侦察排的13名战士，当时还一个都不少，包括小盛子，他死前也在那里快活了一个多月。那时阿乾还没当逃兵，阿永、阿盛、阿渠、阿莹以及“大象”阿造也都还好端端地活着。

如今，除了那副缺角的、脏脏的，似乎还留着死人指印的破烂扑克牌之外，阿坚手里没有任何侦察排的纪念物了。

“九！十！J！”

“小王！大王！老A！”

这些纸牌现在偶尔还出现在他的梦里，梦中他总是一个人玩牌，总是大喊着：“红桃！方块！黑桃！”

他记得牌友们当时还把行军歌改为打油诗：

条条道路通死神，
玩命打，玩命打，
打牌多么好玩呀！
活一天就痛快一天呀！
可别轻易当枪靶子呀！

可后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带离了人生的牌桌。阿坚记得，那副扑克牌最后一次使用的时候，整个侦察排只剩四个人，那是阿慈、阿清、阿云和他自己。

那天，天刚蒙蒙亮，距离他们攻破西贡的那场鏖战仅有半个小时。当时美军和南越伪军正凭借蔓草堆积的荒野中的古芝防守线，启动大炮和机关枪进行火力反击。在战壕和防空洞里的北越士兵则打算在床上多赖几分钟，享受着最后的睡眠，团里四个要带头冲锋的侦察兵倒先在牌桌上“冲锋”起来。

“慢慢玩吧。”阿坚提议，“老天爷看我们这一局还没打完，说不定让我们四个活过这场战斗，过后我们就还可以接着玩。”

“你真是鬼机灵。”阿清咧开嘴笑了，“不过，老天爷又不傻，你怎么骗得了老天爷？也许牌打到一半，阎王爷就会把我们统统抓去，让我们到黄泉下去较量。”

“何必把四个人都抓去？”阿慈说，“单单把我跟这副扑克牌抓去就行啦，我可以自个儿玩牌，要不就用牌给看守油锅的小鬼算命。哈！那肯定很好玩！”

晨雾仿佛突然间就蒸发了，一枚枚信号弹照亮了长空。步兵们闹哄哄地起床了。坦克发动起来往前冲击，车上的炮身摇摇晃晃的，沉重的履带碾压在地上，迎着清晨的凉风前行。

“哼，算了吧！”阿坚把牌一甩，恼怒地说道，“我想打慢一点，是觉得没准儿那样会带来好运，而你们几个真不可思议，竟然个个都想输掉这一局！”

“哇！”瘦猴子阿云一拍大腿，开心地说，“他妈的，老子以前怎么没发现扑克牌这么好玩啊。老子要苦练牌技，勇攀高峰！要是老子死了，你们哥儿几个千万要在老子的棺材里放一副纸牌啊！”

“我们总共只有一副牌，阿云你这小子竟想独吞，真自私！”阿清喊了一句，不过他的声音淹没在远处传来的几十人的吼叫声里了。

在那之后大约半个小时，阿云就被活活烧死在T-54坦克车上，那是他们部队打头阵的一辆坦克。阿云的血肉之躯瞬间化为灰烬，根本用不

着墓穴了。而阿清则牺牲在棉花桥上，也是被烧死在T-54坦克车上，跟他一起殒命的还有一组坦克司机，那辆坦克俨然成了他们的钢铁棺材。

开战前还在热火朝天打牌的四个侦察兵，一转眼，朋辈成新鬼，只剩下阿慈和阿坚了。

而后来攻打新山一机场5号门时，阿慈也牺牲了，那是1975年4月29日深夜，是长达十多年的越南战争中的最后一场战役，距离4月30日清晨的总胜利只有几个小时。

牺牲前，阿慈把那副纸牌从包里掏出来，交给阿坚，对他说："我肯定活不过这场战斗了，所以，你拿着牌吧。如果幸存下来，就用这副牌跟你的未来赌一把，……一对二、一对三、一对四……这牌上附着我们侦察排的灵魂，我们会保佑你百战百胜，好运连连的。"

呼呼的风从招魂林深处吹来，在寂静的山坡上幽幽地掠过，那声音听起来是那么孤单，那么漂泊不定。

今夜，是谁在为谁招魂呢？

山还是山，丛林还是丛林，溪水和河流也还依旧，不曾有任何改变。毕竟才过去了一年，时间并不太长。

一年的光阴，按道理是可以安排在人生之书的同一个章节的。可就是这一年，把生活变成了两个世界。一年前，在打仗，而现在，已经和平了，这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时代。

阿坚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那年8月末，溪流两岸的丛林里，魔玫瑰在雨中盛开，吐出洁白的花瓣，香气馥郁。到了夜晚，花香更为浓郁，更为甜蜜，仿佛渗透到大家的睡梦里，牵动着快乐迷人的美梦。清晨醒来的时候，花香变淡许多，却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一种既爱又怕的神秘情愫。一开始大家

都不知道花香来自何方，直到过了好久，战士们才弄清楚令他们夜夜沉入美梦的是魔玫瑰的香味。

这种魔鬼似的花，阿坚在玉灵山西侧的山谷中见过，也曾在柬埔寨境内丛林深处的塔惹见过，但是都没有这里的繁盛，不如这里的香气浓郁。小的魔玫瑰花瓣类似蔷薇，但略小一些，花期长一些，其藤萝通常在溪边生长。当地有一种鱼，因为长期食用魔玫瑰的茎叶，鱼肉十分鲜美，很容易让人上瘾，但是人如果吃多了这种鱼会致命。此类鱼产生的毒素可能超过专门吃马钱子的鱼。有人说，魔玫瑰长得最茂盛的地方，往往带有浓厚的死亡气息，不少人会因此丧命。也就是说，魔玫瑰是一种嗜血的植物，这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它闻起来是那么甜。

后来，阿坚所在的侦察排无所事事的时候还曾把魔玫瑰晒干，把根和叶子剁碎混在土烟丝里，抽起来那感觉妙不可言，只要吸上几口就感觉飘飘然，仿佛要飘入云端一般。

战士们都有抽魔玫瑰烟的独特秘方，他们靠它来逃避残酷的现实世界。魔玫瑰烟有奇特的作用，会让他们把现实与幻觉糅合在一起，那感觉就像在调一杯鸡尾酒，亦真亦幻，令人沉醉。抽魔玫瑰烟时，战士们会暂时忘却眼前的军旅生活，忘却饥饿痛苦，忘却死亡，甚至把未来也忘得一干二净。阿坚抽这种烟时，常常陷入清醒时内心无法感受的神话般的美梦里。抽着那烟，他觉得空气分外清新，天空异常高远，阳光和白云就像年少时代的梦境般纯美无瑕。而美丽的天空似乎映射出他心中的河内，他仿佛看到夏日午后的西湖，看到湖边火红的凤尾花树，甚至能听到黄昏时湖边周遭响起的蝉鸣声，能感受到湖上微风荡漾，轻柔的波浪亲吻船舷的情景。朦胧中，他似乎觉得阿芳与他一起待在船上，她的头发随风飞舞，面庞是那么年轻美丽，神色无忧无虑。

他的战友们沉醉于魔玫瑰时，也都会产生各种幻觉。比如阿慈，每次喝用魔玫瑰根泡的酒或抽魔玫瑰烟的时候，就仿佛中了毒似的，进入一种格外消沉的状态。不可思议的是，白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听他讲幻觉

里的场景时，都会跟他一起感动得泪流满面。而阿永呢，总是梦见女人，他经常绘声绘色地给大家描述他在幻梦中跟女人疯狂做爱的情形，尤其是那些令他觉得趣味横生、快乐无比却又让女人羞涩的高难度动作。“大象”阿造呢，在魔玫瑰的刺激下，总是特别惦记食物，他可不光想吃饱，还常常幻想出在一张长长的餐桌上摆满各种精美诱人的菜肴的情形。

由魔玫瑰带来的麻痹作用，从他们侦察排开始，蔓延到整个团。后来政委不得不下令严禁服用魔玫瑰。遍布招魂林的魔玫瑰很快被斩草除根。

在赌博和享受魔玫瑰烟的那段时间，各种谣言也四处散播。

谣言的内容与当时魔玫瑰引起的幻觉有些关联，都是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有人说，他们看见了很多长着翅膀和双乳的长毛怪兽，以及超长尾巴的蜥蜴，甚至闻到了它们的血腥味，听到过它们在升天隘脚下漆黑的山洞里大声咆哮或吟唱。还有人说，他们亲眼见到一些无头的美国黑人大兵，高举着马灯从林边走过。

下雨的清晨，有时候他们会突然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唤声。大家怀疑那哀鸣声是猿人在呼朋引伴，那是传说中仅存于越南西原地区的最后一批猿人。

这些怪事，自然都被归结为大难临头的前兆，大家认为必将有一场劫难，到时候将血流成河，惨烈程度可能要超过戊申那年。而这厄运正一步一步向我们这个阵地上的每一个人靠近。

相信神秘事物或是谙熟紫微垣的人都偷偷地给自己的战友算命。整个团，各营都有供桌祭祀战友的亡灵。在呛人流泪的烟火中，士兵们都低头祈祷：

……生苦，死亦苦，

这就是我们军人共同的宿命，
……祈祷亡魂保佑兄弟们。
让我们能在战斗中取胜，
为成仁的兄弟们雪耻。

天总在下雨，日复一日。战事似乎要被这雨季里连绵无边的雨海淹没掉了。不过，你若留心倾听森林上空雨滴掉落的声音，凝望雨季里阴暗灰沉的天空，你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两个字——战争。

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到处都是沉重的雨雾。山峰是灰暗的，树林也是灰暗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仿佛充满饥荒和痛苦。整个西原地区，从北翼的高山到中翼、南翼的宽阔草原，都笼罩在无边的沉寂中，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零星的枪声。

对B-3前线的步兵来说，1973年签署《巴黎协定》之后的日子实在是漫长难熬。连续几个月撤退、反攻、冲出一条血路，之后又接着反攻。战役一场接一场，没完没了，令人绝望。

在雨中能听到从100公里外传来的加农炮开火的回声，这就是该死的旱季的前兆。昆诺战役、芒登战役，接着是芒布战役，9月，我军开始攻打昆嵩镇的防守线，炮火声震天动地，仿佛要把北翼的每一寸土地都撬开运走。

那是1974年，第3团埋伏在招魂林里，士兵们都提心吊胆地等候命令行军迎战，心情都在生死之间强烈摇摆。灶火旁回响着起起落落的吉他声，士兵们在唱歌，悲怆的歌词使得战场的夜晚显得格外寒冷：

死亡的气息充满天涯，
士兵们无尽的坟墓啊，
就像起伏的波浪在翻滚。
战争无休无止，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

今天或明天，都是一样。

告诉我宿命吧，告诉我，我何时会死……

一天下午，快到傍晚的时候，阿乾当了逃兵。那是一个潮湿的、百无聊赖的秋日午后，阿坚正在溪边钓鱼。那场雨下得不算大，是没完没了的细雨，阴阴的，令人愁肠百结。流水倒是湍急而喧闹，好像要冲垮两边的溪堤。

在阿坚坐着钓鱼的地方，光秃秃的树根附近，有一个静悄悄的漩涡，只露着被湍急的河流深深吸进去的无底的缺口。阿坚缩在蓑衣里，抱着膝盖，呆呆地望着旋转的水流，什么都不想，也什么都不愿意想。

那时已经没有魔玫瑰了，他满腹心事无所寄托，只能漫无目的地神游。每天，他都在溪边木然地坐上几个钟头，让溪水带着他的痛苦一起流向远方。

那年的秋天是那么令人懊恼，雨季拖得漫长，粮食供应不足，士兵们的配给被大幅削减。饥饿的折磨，痢疾的蔓延，让士兵们纷纷得了贫血症。他们的脸色像青苔一般难看，衣服也都穿破了，有的露出身上的脓疮，这些令他们看起来毫无侦察兵的神采，反而像麻风病人一般。这种令人崩溃的境地，让士兵们充满了厌世的情绪，感觉生不如死。有时候，阿坚强打起精神，逼着自己去思考。他努力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可是无论他怎么极力去抓住回忆，似乎都是徒劳。他从童年到参军之后的全部生活，好像已然与此时决裂，留给他的只是大段的空白。

阿坚刚入伍的时候被人取过一个“愁神”的绰号，而此刻他那愁容满面的样子，用“愁神”二字形容才更恰当。“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身处雨季里的招魂林，他打不起精神来，总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对周围的人，周围的一切，他都很冷漠。他仿佛在暗暗地跟自己永别，在等待死亡来临，即使他明白死是一件最平常的事情，毫无意

义。他用一种伤感而又不屑的姿态在迎接死亡，上个星期与山那边的敌军探子短兵相接时，阿坚实际上已经差点与死神见面，可命运的安排往往出人意料。

当时双方军队迅速散开阵势，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树丛后面的掩蔽处，然后朝对方胡乱开火。只有阿坚一个人从容地继续往前走，敌军不断从他头顶的树后射击，他却迎面而上，一副轻蔑而又威风的样子。树丛后有一名伪军士兵不断扫射，子弹在阿坚耳边呼呼而过。敌人AK步枪里的30颗子弹一下子打光了，可居然没有一颗射中阿坚。他既不反击，也不开枪，即使是在距离那个敌人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他也依然不开火。似乎他想给那个敌人幸存的机会，让对方有充足的时间装填子弹，甚至是有充足的时间瞄准射击。可正是阿坚这极度厌世的态度，使那敌人惊慌失措，手颤抖起来，最后连枪都掉到地上了。

“废物！”阿坚愤愤地啐了他一口，用AK步枪瞄准射击，那家伙一下子从树丛后弹了出来，倒在地上。

“妈呀，啊，啊……”那垂死的家伙失声叫了起来。

阿坚打了一个激灵，继续向前冲，完全不顾子弹像雨点般从树丛里飞射过来，他咬紧牙关，站着朝那个血流如注、痛不欲生的家伙狠狠地开了几枪，结束了他的性命。鲜血喷得他的裤子上到处都是。他继续往前走，在草地上留下了血红的足迹。接着，他慢慢向那几个躲在丛林里的探子开枪射击，结果夹在腋下的机关枪不小心走火，划破了上衣。可他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也没有露出凶恶的样子，只是隐隐地感到疲劳。

没料到这天中午，有人把阿坚叫到团里的干部人事处，告诉他，已将他列入长期学习的名册里，预备派他去北方的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现在只等师长那里的命令下来。

“这场战争还要打下去，没有人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干

部人事处处长声音有些沙哑，面带愁苦，“就像是在歉收的年份，即使挨饿也要保证留下一些好谷子待来年耕种，我们要保住种子军官，否则就会被统统消灭了……等你们集训完回来，我们现有的这些指挥官很可能就一个都不剩了。我们团乃至整个战争就靠你们了。”

阿坚一言不发地听着。这事要是搁在几年前，他可能会得意忘形，为这份幸运雀跃不已。但是现在，他觉得受够了。他一点都不想去集训，一点都不想成为这无休止的战争里的什么种子军官。他只求安稳，只想静静地等待死亡，跟战场上的虫子和蚂蚁一样安静地死去。只有跟那些来自农村的普通士兵一起生活，只有跟他们在一起他才愿意战死沙场。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凌然不可侵犯的战斗力，他们有着朴素的人生观，他们为人温和，而又充满情义。而且，很显然，这些友善单纯的战士，也同样准备承受灾难性的结局，虽然他们从来都不主张打仗……

有人从后面走了上来，但是阿坚没有回头看。那个人走到阿坚身旁，悄悄地坐了下来。溪流对岸竹林的长影倒映在水中，黄昏就要来临了，短暂的雨季白昼很快要结束了。

“钓鱼啊？”那人开腔了。

“嗯。”阿坚淡淡地应了一声，顺着来人的声音望过去。原来是阿乾，他是甲二班的班长，人长得瘦小，家乡在咕咚桥，人称咕咚桥乾。

“你用的什么鱼饵？”

“蚯蚓和唾沫。”阿坚有气无力地回答他，接着又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不是说你在发烧吗，干吗出来淋雨？”

“一条都还没钓到吗？”

“哦，钓翁之意不在鱼，消磨时光罢了。”阿坚喃喃自语。真是见鬼，他心想。阿乾显然是准备来跟自己谈心的。他厌倦了听人袒露那些骇人听闻的心思，因为最近的日子实在是痛苦不堪。要是全团的人都来找他倾诉，他肯定是要一头撞进瀑布里去的。

“北方也在下大雨。”阿乾继续跟他聊着，声音里充满悲伤，“收音机里说的，说雨从来没有这么大过。我老家又被洪水淹没了。”

阿坚嘟噜了一声。雨下得更大了，气温越来越低，天色也几乎完全暗下来。

“听说你很快要到北方去了，是吗？”阿乾问。

“嗯。”阿坚答道，依然拉着脸，“那又如何？”

“没什么。问问罢了。祝贺你啊！”

“祝贺什么啊？”阿坚勉为其难地笑了一下，迸出这么一句。

“不，阿坚，不要以为我是在忌妒你，我是真心祝贺你。你不喜欢我，但是，难道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的心吗？在我们兄弟里，不管是谁，能活下去，能去北方，都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你只管去，去了再说，管他呢，免得死在即将来临的旱季里。老天给你的，你就接着，你承受得已经太多了。何况你出身书香门第，本来就不应该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又何况，说实在的，谁都不想死，不是吗？”

“人人都会死，这才是真的。不要逃避，也不要把责任转移到别人身上。我其实哪里都不想去，你不必祝贺我。”

“我可跟你不同，我一直希望有这么个机会。说实在的，我一直梦想去参加这个军官培训。难道不可以吗？我比你小几岁，也读过高中，还立过战功。我严于律己，恪尽职守，从不违纪，这你都是知道的。我努力完成任务，从不跟上级讨价还价，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也不搞女人，连粗话都不讲，可到头来全是一场空。说实在的，我不忌妒你，我只是有点难过。我真的好想活下去，我从来都没有好好活过。如果可以去北方生活一个星期，我愿意随时放弃一切。”

“要是这样的话，我跟人事处去说换人。”阿坚嘲讽道，“别在这里叫苦连天了，回营房躺着去吧！”

“不，阿坚，你别这么说好吗？我是在跟你讲真话，没有其他的意思，我要自救，只是这么想罢了。我不怕死，但是无止境的杀戮让我觉得自己早就一点一点地走向死亡了。最近，每天夜晚我都梦见自己死了，我的灵魂从躯体上游离出去，变成吸血鬼，到处去吸人血。你还记得1972年的波莱古那一战吗？还记得那里遍地尸体的情形吗？鲜血从肚子里、从大腿上流出来……我告诫自己不要用刀和刺刀杀人，但是手已经习惯了。想想我小时候，我还差点考进那里的一所学校呢。”

阿坚狐疑地看着阿乾。在部队里，偶尔也会碰到几个像他这样思想反叛的。他们思绪混乱，说话颠三倒四，残酷的战争严重摧残了他们的身心。但奇怪的是，一起并肩战斗这么多年，阿坚从未发现阿乾竟然是一个富有哲理的人，之前总觉得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特别适应战壕里地狱般的生活。

“既然来到B-3前线了，还老大呼小叫干吗？！你太容易伤感流泪，这实在不像话呀，阿乾。你如果总是这个样子，肯定是要离开侦察排的。”

“我常扪心自问，”阿乾继续倾吐苦水，“我到这里来到底是为了什么？！老母亲在家无依无靠，日夜因为思念儿子而伤心哭泣……入伍的时候，我们村被洪水淹没了，我费了好大劲才把我妈扶上河堤。我妈一直求我想办法逃跑，不要让征兵的人找到我。可是，怎么可能逃走啊！我哥已经上战场了，按道理我可以像独子那样免于当兵的，可是我们乡里不肯。多少混账白痴在从容地享受战争的好处，却狠心让农家子弟抛弃风餐露宿的老母亲到战场上送死。所以，阿坚啊，你说说看……”说到这里，阿乾哇地哭出声来，他把脸深深地埋在膝盖上，肩膀不断地抽搐着，瘦削的背部早就湿透了。

阿坚收起鱼竿，站起来，皱着眉头看了看阿乾，说：“我看你是受敌军传单的毒害太深了吧。你这倒霉的家伙，要是有人把你讲的这些汇报给上级，你就完蛋了。莫非你这家伙是想开溜？”

阿乾没抬头，只是低声嘟囔，那声音几乎要被雨声和河水声吞没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怎么办呢？我真的打算逃跑……你是好人，你理解我，我找你只是想通过你跟兄弟们说几句告别的话。”

“你疯了吧，阿乾！第一，你没资格这么做；第二，你是不可能逃脱的！你会被抓回来，然后等着你的是军事审判，你会吃枪子儿的，那样更倒霉。听我说，你先静下心来，我会守口如瓶，绝不告诉任何人。”

“我已经把背包藏到林子里了。”

“我不会让你走的。回营房去，尽量再撑一些日子吧，这场战争迟早是要结束的。”

“不，我要逃。不管这战争是赢还是输，是早打完还是晚打完，都与我无关，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你就让我走吧！”阿乾叫起来，“我的生命在一点点地消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要再看我妈一眼，再看我的村子一眼……你不会阻拦我的，是不是？你怎么可以阻拦我呢？”

“你一定要听我的，阿乾！你这么逃走等于自杀，而且要蒙受耻辱。”

“自杀？说真的，我已经杀了太多人了，现在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没什么下不了手的。至于耻辱什么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阿乾慢慢地站起来，站到阿坚面前，直直地盯着阿坚看，“自从我当兵参战以来，这么久了，说实在的，我从没感到这个游戏有什么荣耀的。但是因为心里还残存着希望，所以我还一直忍受着。回到老家更可怕，我知道的，不会有人让我活下去的。但是，最近几个晚上我都梦见我妈在叫我。也许是我哥已经死了，我妈伤心生病卧床了。我不能再拖下去了，因为这次军官培训选的是你……我一定要回老家。只希望看在同为一个团的战友分儿上，你能理解我，体谅我。如果你们几个侦察排的战友不追我，不会有任何人能把我抓回来。尤其是你，阿坚，你让我走，我才

能走得了……我对不住弟兄们了……我的老家你是知道的，河南省（越南一个省份）平陆县……以后说不定有机会……”

夜色中，阿乾伸出冰冷而瘦弱的手紧紧握住阿坚的手腕。过了好久，阿坚轻轻拨开阿乾，转身一声不吭地走了，留下阿乾一个人站在河边。快回到营房的时候，阿坚好像乍然醒悟过来，停住脚，抛下鱼竿转身往回跑。

“阿乾，阿乾啊！”阿坚一边大声地呼喊，一边仔细倾听是否有人回答。后来他大声吼叫起来：“阿乾，阿乾啊，你等等我啊！”

可是回应他的只有溪水的低吟。

夜色中，雨下得越来越大。由于能见度低，空气压抑得令人窒息。阿坚忍不住号啕大哭。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可是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那一阵子，全团都弥漫着一种开小差的氛围，逃跑的风气在不少连队都很盛行，无法遏制，抓也抓不完。但是上头专门指示抓捕阿乾，因为担心他逃到敌方去会泄露全团的行军秘密。

经过多日翻山越岭的地毯式搜索，营里的士兵在陶窝找到了阿乾。他并没有走多远，那里距离侦察排的营房不过就是步行两个小时的路程而已，离他的老家平陆县十万八千里呢……

9月底，也就是整个营打算撤离招魂林的时候，大伙儿纷纷收到了家信，那是整个雨季期间收到的第一批家信。而侦察排仅有一封，是阿乾的母亲寄来的。信中写道：

儿子啊，收到你的信，整个鹅村的人都跟我一样感到幸运，妈妈我赶紧回信给你，希望军队邮递员能快快地递送到我儿手中，让你明白若不是收到你的信，妈妈早就死了。儿啊，自从收到你哥哥的死讯，村里给他开了追悼会，办了效忠祖国的证书之后，我的宝贝儿子啊，妈妈日

夜都在稻田里耕种，日夜祈求佛祖，祈求列祖列宗，求你死去的爸爸和哥哥保佑你跟你的战友在战火中一切平安……

阿坚捧着那封信一读再读，手渐渐颤抖，不知不觉中热泪盈眶。

阿乾已经死了。士兵们找到的只是他的尸体。他那瘦小的尸体已经长满脓疮，黏糊糊的，就像是被河水冲刷到芦苇滩头的死青蛙。脸已经被乌鸦啄食过了，嘴上沾满泥巴和烂树叶，看起来实在是惨不忍睹。

“真他妈臭！他妈的这个逃兵真是活该！”那个亲手埋了阿乾的卫兵回来跟侦察排的人这么说，“他的两只眼睛空空的，就像壕沟一样。看着太恐怖了。”那家伙说着，啐了一口。

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提起阿乾，也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是被杀死的还是在水中精疲力竭而死的？又或者是自杀的？没有人在意给他定什么罪。他曾经伴随大家那么久，现在突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有阿坚无法把他从内心深处抹去。每夜他都仿佛听见阿乾回到吊床上低语，重复那天傍晚在河边跟他的谈话。而那种低语又渐渐转成抽泣声，转成喊叫声，就像是掉入河流中快要被淹死的人被水哽在喉咙里发出的声音。

“我的灵魂从躯体上游离出去，变成吸血鬼。”阿坚一想起阿乾说的话就不寒而栗。每次跪在连队为烈士们设的供桌前，他都低声为阿乾招魂，呼唤这个痛苦的兄弟，这个在耻辱中离开人间、无人怀念、无人理解的战友。

这几个月，阿坚跟随收尸队的弟兄们走遍了北翼地区，重新回到往日大大小小的战场上。他们找到无数被部队遗忘已久的弟兄的尸体，那些尸体都被埋在大片丛林覆盖的热土里。人死一般高，不再有什么荣耀或耻辱之分，也没有谁该死谁该活之说。那些尸体，有的还能想办法辨认出活着时的姓名，有的则了无痕迹，被时间冲刷殆尽；有的留下几根

骨头，有的则完全融化到泥土里去了，收尸队的弟兄们用铁锹挖几下之后，仿佛能感受到从那些幽暗的墓穴底下弥漫上来的死者最后的呼吸。

随着时间的推移，死者的气息渗透到了阿坚的心中，融入他的潜意识，成为他心中的一道道阴影。一想到那些逝去的人，阿坚就忍不住回忆起那痛苦的战争生涯，无数亲切的面孔就立刻浮现在他眼前，长久挥散不去。

今夜，实在是很奇怪，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奇幻的一个夜晚。一直深埋在心底的往事与正在进行的发掘烈士尸体的工作交织在一起，令他觉得面前仿佛出现了一条绵长无尽的时间隧道，而过去正从遥远的一端回荡到眼前，使他时而热血澎湃，时而悲痛万分，时而平静无比。

天快亮的时候，他颤抖着醒来，半梦半醒之间，他仿佛听到一阵锥心刺骨的哀鸣，听起来是那么痛苦，那么恐怖。声音似乎是从山谷那边传来的，在山间回荡，久久不散。他想爬起来，但又立刻缩紧身子安静地躺在吊床上，闭上眼睛，极力让内心追随那声呼唤而去……

那哀鸣声就像去年雨季，也是在这个招魂林，在这小溪边的那场最后的战斗中听到的那样。哀鸣声从盆地的另外一个山谷传来，回响到这边。有人说，那是山里的鬼怪在叫，但是阿坚，阿坚知道那是爱情的呼唤。

那时，对，正是在这个地方，在令人愁肠百结的雨季里，三号农场侦察排度过了一段奇妙而迷人的爱的岁月。那些癫狂的、隐秘的、独一无二的爱恋，是怎么开始的，又是从谁开始的，是怎么将那些人卷入其中的，阿坚几乎完全不知情。可悲的是，他跟那几个人整天生活在一起，却被他们的情爱生活远远排除在外。

阿坚记得，他们的队伍在山脚下的小溪边的三岔路口扎营，一夜、两夜、三夜……直觉让他感到有什么不平常的事情正在分队中发生。实际上不是直觉，是他曾经听到过，而且在一晃之中瞥见过的事情。

那个夜晚也没什么特别，就是一个下着大雨的八月夜，他跑到漆黑的森林里站了一会儿，就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那时发烧已经三天了，疲倦不堪却整夜无法入睡。就在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一阵不安，披上雨衣，抓起枪走出营房巡视。森林里泥泞不堪，湿滑难行。他身子缩在蓑衣里，垂着枪，摸索着往前走。

快走到1班的营房时，他站住了。

他听到了笑声，很清晰的笑声，那笑声很爽朗。营队里有谁能笑得这么开心呢？而且还是模仿女人的声音在笑，听起来像魔鬼似的。他不禁靠上营房的门，向里窥探。那时候赌局早就散了，里面一团漆黑，但是没有打鼾的声音，一切寂静得让人生疑。

他忍不住冲着里面喊道："谁在屋里笑？"

"怎么啦，阿坚？"是阿清的声音，声音里有莫大的警惕，他随后又说，"哪有人笑啊？莫非是老天在笑？"

"明明就是有人在笑，别给我贫嘴，小猴子！"阿坚呵斥道，"老子还没烧糊涂到听不到声音，阿清。"

"那排长你进来看嘛，查查是谁在笑。"

他妈的，难道招魂林里真的有鬼？阿坚皱着眉头走了。然而，当时听到的明明就是笑声，那么清晰，那么逼真。那笑声就是女孩子的笑声，不是鬼，不是梦呓。

蓦地，他身上一紧，停住脚步。在那一秒钟之间，他的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

当时空中一道闪电划过，借着那亮光，他清清楚楚地看见溪水边芦苇丛中，一个女孩一闪而过。

阿坚记得她当时的样子：一丝不挂，皮肤闪耀着光泽，像波光粼粼的溪水，头发长长地垂下来，一直垂到腰间，垂到大腿。

“谁？站住！”阿坚大声吼道。他趋身向前，手指放在扳机上：“口令，五！”没有回答。雨下得很大，脚步声被盖住了。正好这时雷声停止，闪电也消失了。

“站住！不然老子开枪了！”阿坚发疯似的吼叫着，“五！”

“是我啊，我是小盛子啊，坚哥。”

“什么？”阿坚愣住了，“怎么是你，小盛子？”

“轮到我站岗了嘛，发生什么事情了？”的确是小盛子的声音。

“你他妈刚跟谁一起来的？”阿坚呆呆地问。

“没有啊。哪有谁啊？”

“你刚才什么也没看见？！”

“没有啊……怎么啦？你干吗这样？”

阿坚骂了一句，他咬着牙，像是在嘲笑别人。

天空又划过一道闪电。雨还在下，溪水在滚滚流淌，树木低垂着。森林静默地立着，小盛子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短裤，佝偻着湿答答的身子站在阿坚面前。

“真烦，烦透了！”阿坚咕哝了一句，“搞不好又要遭什么殃了！”

他慢慢挪回营房，一屁股跌进吊床里。凭着第六感，他觉得有某种难以预测的灾祸正在向他们排靠近，这种感觉压迫着他的心脏。不，他没有看错，没有听错，但是，他看到的那个女的到底是鬼还是人？

第二天早上，小盛子和阿清都没有提前晚的事情，其他人更是完全不觉得有任何异常似的，但阿坚明显感觉到他们中间隐藏着某种秘密。他不生气，只是难过，头一次觉得自己被战友们隔离了。

他什么也没有说，绝口不提战友们的秘密。在后来的检查会议上他也一次都没有提及那件事情。但那种违反纪律的事情肯定会重演，阿坚

相信这一点。只是被他发现之后，女人的身影再没有出现在排里，而是侦察兵们自己摸到她们的住处去，然后回来——半夜回来。

夜半时分，吊床上总会悄悄滑下几个人影，蹑手蹑脚地走出营房，互相串通好，一起消失在倾盆大雨下的黑暗的山林。每夜都是如此，他们离开吊床，进进出出。

直到有一天，阿坚也醒来了。但他还是静静地躺着，假装睡着。他听到他们在低声交谈，然后是泥泞里的脚步声……岗哨里的说话声……某人摔了一跤，还有极力压低的笑声。

某些夜晚，有人从他旁边的营房出去，有人从他所在的营房出去，甚至从他身旁的吊床上下去。有的夜晚暴雨倾盆，有的夜晚干爽无雨，但是夜夜都有人悄悄地出入。那些大雨滂沱的夜晚，实在是苦了溜出去约会的人，他们回来时多半不停地哈气取暖，一身泥泞地在寒风中发抖。

那时，阿坚总会醒来，然后长时间无法入睡，但他依然静静地躺着，听着那些蹑手蹑脚的人的呼吸声，直到他们中最后一个人平安归来，他才放心地长舒一口气。

可是当他跟其他人提及呼喊声时，却被告知那是山里的魔鬼发出的，他感到一种难言的忧伤和凄凉，因为他知道那不是魔鬼的声音，而是战士们和女孩们发自内心的呼唤，他们显然是通过那呼唤隔着山峰传递告别和约定的信息。

当然，阿坚知道他们侦察分队并非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行动，但是他也清楚那些夜晚的常客显然不止三个人。他们时常步行经过那条险要的山路，到对面的山峰间幽暗而荒芜的盆地里与那几个女孩子幽会。阿坚知道，在67县已经被弃置多年的营房，在那些瀑布边，其实有三个女孩还活着，她们每夜都在等待，等待那些人的脚步。

作为一个指挥官，既然深深了解这些情况，理当阻止这种无视纪律

的行为，就像人们常说的，要规范、重整，重新定下纪律和道德作风，要直接把那些陷入迷途的队员拽出来，要……但是，他的内心，作为一个战士的真实内心，无法允许他那么做。他的内心要让他对此事保持沉默，逼着自己去理解他们。

侦察队除了他和阿乾，其余的都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哪有什么办法阻止陷入原始的熊熊爱火中的年轻人？而且，就连阿坚他自己，到了夜晚，当他入睡的时候，也会做那些热烈的、甜蜜的美梦。尤其是在某些雨夜，故乡河内的那个貌若天仙的女孩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从深深的迷雾中浮现出来，萦绕在他的梦境里。那个瞬间，他会浑身颤抖，充满欲望，想要跟那个彩虹般轻盈美丽的女孩一起来一场销魂的肌肤之亲。

“咱们两个，难道一直到死都要保持贞洁吗？”阿芳的声音回荡在他耳边，令他的心隐隐作痛。

那年他们才17岁。他当时真是混沌未开啊，假如是现在……“唉，还是赶快想想别的，想想其他的吧。”他的心悲鸣起来。

当听见从山那边传来的脚步声时，他就那样一声不吭地听着，直到天亮。在他的营房里，除了魔玫瑰的香味隐约可闻，还有一种奇特的柔柔的香味蔓延，不像是真的香味，不是男人的味道，更不是任何一位士兵的味道。是某种暧昧的味道，缠绕在头发上，衣襟上，飘散在风中。

这些幻梦敲醒了他的灵魂。原来他也有过年轻的时候，这是现在的自己无法想象的。那时，充满人性和仁爱，还没有被战争的残酷和暴力摧毁。那时他还充满了各种欲望，也会沉迷，会兴致勃勃，会茫然失措，也曾为爱情而悲伤痛苦，争风吃醋，也曾受到那么多朋友的喜爱。

呜呼！战争是一个没有家园，充满流浪、痛苦和巨大漂泊感的世界；是没有真正的男人，也没有真正的女人的无情世界！这是多么令人痛苦和恐怖的人类世界！他完全没有机会去摆脱心灵所受的戕害，他的年轻战友却要脱离，要挣脱日常的束缚去享受那最后残存的人间情谊。

因为，也许明天一切都不存在了。

现在，那些曾经投入疯狂的、犯罪般的热恋中的年轻战士以及他们爱过的女孩，都已经死了。想起过去的事情，阿坚既痛苦又悲伤，既郁闷又孤单，还充满了怀疑和担忧，内心日日因惊惶而纠结不已。也许因为那时在打仗，是非常时期，所以有些事情被看得很严重，被认为是巨大的危险，是生命中的重大议题。一些平常小事，例如日常的喜悦和痛苦，在战争时期都可能是违背常理的，要在局势和缓一些的时候才行。

现在，闭上眼睛，阿坚静静地回忆过去的自己，就好像是前天中午的事情。他正站在那里，在雨中，在小小的营区的院子里，在山那边潮湿的盆地里。衣服和裤子上都是水，头发和脸也都是湿漉漉的，机关枪扛在肩上似乎要掉下来。大雨倾盆而来，雨点打在屋顶和仓库顶上，升腾起水雾。尽管雨下得很大，但是在中午，能见度还是高的。山谷里云雾缭绕，一点阳光都看不见。

“赫比！”阿坚来不及阻拦，在他身后，小盛子已经开腔大声呼喊。

刹那间，那些跟阿坚一起抵达那里的侦察兵从散落在营房各处的角落里站起来，同声呼唤三个女孩的名字。

“赫比！阿云！阿香！”

没有任何回应。

在农庄和山脚之间，在悬崖边飞流直下的瀑布上，白色的水花溅起巨大的水柱，隆隆作响且直冒泡，听起来就像是永不停歇的雷声。

风声、雨声、瀑布声使寂静的氛围增添了一丝平安的感觉……在屋子里，在那三间精巧漂亮的房间里，充满着森林的幽香，家具原封不动，还那么整齐……三套藤编的桌椅、花瓶、暖瓶和一本读了一半的书……铺着凉席的木床、枕头、被子、梳妆镜、梳子等等。

在房子外面，晾晒的衣服还是湿乎乎的。院子里还有筛子、谷子、

大米、玉米和木薯等。还有晒干的竹笋、木耳、香菇、蜂蜜，各种味道扑面而来。灶旁还摆着饭盘，就像是刚刚摆好的，上面还有一个纱网罩，下面是三个碗和三双筷子，还有一碟白煮苋菜、盐巴和干鱼。大饭锅还在炉子上，灶里的灰还是热的。

厨房外面还有一个园子，种着花生、茄子、苋菜，还有黄精、香蕉和扶桑。门外的山坡下有一条溪流，一条小石板路伸向那里，一座竹桥连着房子和外面的溪流。远远地，在森林后面还能隐约看见山谷中有两个标志性的孤立的山峰。

尽管雨水连连，日夜不停，房子里的女主人还是一直都在取用河水。院子里的井水清澈见底，井上有盖子，井边还有一条防止河水灌入的排水沟。在紧靠河边的竹林里有一个浴室，从井边通往浴室的小路上铺满了碎石子，上面一根草都没有。

一开始只有阿坚一人下到河里。他站在井边，向竹林中望去。浴室的门还开着，阿坚立刻坐下来，赶紧把枪从肩膀上取下。“有人！”他猛然感觉到……

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那一切至今还历历在目。浴室的门不是开着，而是铰链没有拴上，垂向地面。角落里有两个装着半桶水的塑料桶，一个水瓢，一双塑料拖鞋，还有肥皂。一件女式军衣，一条绣花浴巾还挂在绳子上。还有一件沾了泥土的衣服搁在浴室的墙角，旁边还有一件绿色的帆布雨衣。

阿坚还看见一块光滑的石头上有一件穿旧了的白色胸罩，在模糊的光线下看起来有点像一朵奇特的大花，有着光润而柔软的花瓣，其中一个花瓣上有一丝血迹，上面清楚地显露出胶鞋的鞋跟踩上去的花纹。

阿坚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忽然感到一阵眩晕，好像有人用鞭子在抽打着他的心。他眼前似乎浮现出当时的画面：几个蹑手蹑脚的绿色魔鬼悄悄地来到丛林尽头，他们蹚过小河，找到了这几间房子，然后出其不

意地破门而入……而那三个女孩，一个在卧室，一个在厨房，另外一个在洗澡，她们根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没有喊叫，更没有开枪。

“敌探！敌探！肯定是他们干的，坚哥！”小盛子走到阿坚旁边小声说道，语调悲恸，声音颤抖。

身后的竹林飒飒地拍打着竹墙，发出让人胆战的声音。阿坚叹了一口气，紧紧地闭上双唇。

“今天早上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没有，什么都没听到。”

可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这些年轻战友今早又是如何预感到山这边的不祥信息的呢？之前完全没任何危险的征兆啊。昨晚他们还在这里跟那些女孩共度良宵，享受片刻的欢娱。那时是1974年，已经不是1968年或是1969年，这场战争最惨烈的黑暗时期了。从这里到达前线要走一整天，然而今天早上，排上的小情人们就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他们说服阿坚去察看一下，阿坚承认他们的预感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是敌探？”

“仓库后面有鞋印，还有苍蝇牌烟头。”

“你们今天怎么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也没什么，就是不自觉地感到躁得慌。”

“你们到现在还不肯告诉我实情？真是我的好战友啊。你们今天谁来看过她们？”

“是有的，但是没有看到人，人影都没有。”

“人影在这里！”阿坚说着，指向浴室。

小盛子从阿坚前面走过去，慢慢地双膝跪下，他的AK步枪从肩膀上掉下来。

“这是赫比的，是赫比的胸罩啊！”小盛子喃喃地说道，两只手颤抖着把那件丝绸胸罩捧起来蒙在脸上。

“阿妹呀，赫比呀，他们把你抓到哪里去了？阿妹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突然间成了这样……现在可怎么办啊？阿妹呀，阿妹呀！”小盛子抽泣着，哽咽着，绝望地祈祷着。

后来，许多年以后，阿坚人到中年，成了一个作家，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之中，创作了许多有关战争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在把所有有关战争的士兵生涯都收入文稿中之后，某一天他意外地看了一出哑剧。由于正沉浸在回忆当中，当他看到哑剧里一个艺术家将身体往前折曲，因绝望而蜷缩身子时，不知道有什么神奇的魔力，他骤然想起当年小盛子也是这样蹲着无助地掉泪，为赫比默默祈祷的。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内心悲喜交加。他想要把那些记忆压抑住，他原以为那种深刻的记忆这些年因时间的剥蚀已淡化甚至消失了，可是它们反而异常生动起来。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爱情故事，阿坚想着，现在明白了，这正好可以作为他下一部短篇小说的题材……

他想起来，那天直到夜色降临他们才寻觅到这些敌军探子的藏身之处。他们当时就想到那些家伙肯定不是在那三个女孩住的农舍将她们杀害的，准是把她们拉到了盆地中央的丛林深处。

雨仿佛已经把所有的印迹冲刷掉了。

完全是偶然，他们在那座独立峰的山坡下碰到了杀害姑娘们的敌军，一共是7个。其中3个被他们就地用枪解决了，剩下4个被活捉。小盛子在那场战斗中牺牲了，他被子弹射中了心脏，都没来得及叫一声，就倒地死了。

“在哪儿，她们在哪儿，那三个姑娘？”阿坚极其温和地问道。

那四个俘虏已经筋疲力尽，根本用不着捆绑。他们衣衫褴褛，全身沾满泥浆和血水，已经失去了挣扎的能力。他们一言不发地直直立着，

或蹭着脚，对阿坚的问题漠不关心。

“够了，她们在哪里？如果她们还活着，说不定你们还能留下狗命。”

四个俘虏中块头最大的那个，左眼被子弹打瞎了，血水混着雨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用那只完好的右眼看了看阿坚，不屑地笑了，露出一口白牙：“那三个小姑娘，报告长官，我们拿她们去祭了河神……那几个小女孩啊，哭天抢地的，跟疯子似的……”

阿坚的侦察兵战士们唰地一下都上了刺刀。他赶紧拦住：“别！且慢！说不定这几个家伙也打算像那几个女孩一样哭天抢地地死呢，他们肯定不愿意死得这么快。”

“去你妈的，想杀就杀吧！”他们之中另外一个咆哮起来，“把我的肉吃了，快杀了我！看我的手，上面都是你们那几个小姑娘的血！”

“闭嘴！”阿坚轻声说，“放心好了，我会满足你的。不过，我要问你，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跟踪我们这些主力军，是吧？可你们为什么要攻击她们？为什么要那么残忍地杀害她们？你们为什么如此仇恨她们？”

阿坚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时间，而且用如此轻柔的语调跟这几个俘虏谈话，听起来仿佛只是在责备他们。他让这四个俘虏挖了一个大坑，他们挖得很快，而且兴致勃勃，好像跟谁有约在先似的。

“不必挖那么深，一会儿让你们躺着，又不是叫你们站着，担心什么呀。”阿坚劝道，“关键是要挖得宽大一些，到时候不要把手脚伸到外面就行。还有，动作快点，天要黑了。”

四人一人一把锹，是那种特别行动队用的多功能锹，可以折叠，很锋利。四人全都是健康、肌肉结实的男人，他们用力地挖，挖出来的土都堆到一边。那个坑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开始有泛红的水渗进来。

“行了，挖得很漂亮。上来！”阿坚下令，接着跟他们解释道，“叫你们上来是要让你们先埋好你们同伙那三具尸体，否则谁肯动手埋他们，总不能让他们烂臭在林子里吧。”

那几个家伙请求去净手，抽根烟。阿坚同意了。

“坚哥，我看你是不想动手了，你干脆把他们放了，最好还给他们每人发一块糖，还捆他们干什么呀？”

“什么放不放的？”阿坚摆摆手，“我只是受不了这四个浑蛋，他们必须像狗一样地死去。”

那四个家伙到河边仔细地洗干净手脚，把军服上沾着的泥巴和血液也洗干净了。“长官，请您抽根烟。”最年轻的那个俘虏彬彬有礼地把苍蝇牌香烟双手递到阿坚面前说道。他长着一张圆脸，白白净净，说话带着甜甜的北方口音。

“给我抽？”阿坚拨开他的手，“你还是一会儿到地下请你的战友们抽吧。”

那个伪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耸了耸肩，恳求地看着阿坚，然后低声说：“长官，刚才那个说话很浑的家伙是我们的指挥官。对，就是那个中尉。”

“是吗？哦，这有什么关系，管他中尉还是中将，到地下就跟普通士兵平级了，就不再是你的什么指挥官了，担心什么？”

“求长官放了我。”这个伪军喃喃地说，“我没有强奸那几个女孩，也没有用刺刀往她们身上刺，一刀都没有，我甚至连碰都没碰她们。我发誓我没干，我可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

“你用不着跟我说。退回原地！”

那个伪军在阿坚面前跪下，双颊滚下了泪水：“求您可怜可怜我吧，长官！我还这么年轻，我还有老母亲。我就快要结婚了，我们真的

很相爱啊，长官，求求您了！”

他颤抖着从胸前的衣兜里摸出一张彩色照片，举起来，放到阿坚的手中。阿坚拿着照片看了一眼，那是一个身穿黑色泳装的少女，烫着披肩鬈发，站在蓝色的大海边，她开心地笑着，一手拿着冰激凌，另一只手挥舞着。女孩身材匀称而美妙，真让人百看不厌。阿坚把照片上的雨滴抹掉，然后把它还给了那个伪军。

阿坚赞叹道：“很漂亮，照得不错。收好，可别打湿了。”

那个伪军喘息着，张大嘴巴，眼睛冒出光彩，说道：“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活下来，是不是？你让我活下来，是吧？上帝啊……”

“滚回坑边去！”阿坚吼道，“狗东西！点上烟，赶紧抽了，不然时间到了。你们几个也一样，动作快点！”

那个伪军坐到他们刚挖好的坑里，跟那三个人一道，躺在泥巴上，身体和四肢都交叠在一起。环绕着他们的是青色的香烟烟雾，那么浓，那么缓缓地在雨中飘散。四周是被小山包围得严严实实的盆地，夜色也渐渐从山坡上笼罩下来，河流则在沉闷地低吟。

“现在都听好了，”阿坚举起AK步枪，“给我排成一列！”

四张苍白的脸仰了起来，露出恐惧和紧张的神色。

“站起来，排成一列！”阿坚若无其事地重复了一遍，把大拇指摁在机枪保险上，“怎么样？”

“长官啊，让我们把烟抽完吧，长官！”刚才那个带北方口音的俘虏恳求道。

“站起来！”阿坚又吼了一次。

“就让他们抽完吧，坚哥！”一个侦察兵慌忙在阿坚耳边用干涩的声音说。

那四个即将被处决的人站了起来，彼此靠得很近，仿佛过于接近死亡反而让他们不再害怕。他们脸上的表情变得僵硬，心里充满着某种仇恨，但全都紧咬牙关，默默地忍耐。阿坚觉得自己快疯了，但是一种冷酷无情的超强意志使他无比清醒。

“你们想死，老子满足你们。老子会把死神喊到你们每个人面前！你们会看着自己的鲜血一滴一滴地流尽。”他说道，又吼叫了一番，然后冷笑起来。

忽然，那个北方口音的俘虏开始哭号，他冲到阿坚面前跪下，脸贴着阿坚的脚，呜咽着、抽泣着、恳求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情愿第一个死？”阿坚用枪口指着那人的额头。

“老天爷啊，小的求求您，小的求求各位大爷，让小的活下去，做牛做马都行，让我活下去，大爷，求您了，大爷啊！”那家伙苦苦地乞求着，声声哀鸣似乎要刻进阿坚的脑海。

阿坚用枪托重重地在那家伙头上敲了一记，使他往后退了退。这一记使他恢复了神志，也止住了哭泣，原本跪在地上的他，慢慢站了起来。他警觉地看了阿坚一眼，接着环视其他人，手还在伤口上摸来摸去，前额上的那道口子开始不断地流血，一直滴到鼻梁上。

“我甘愿用自己的身体来填墓穴，不麻烦你们，但我要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你们的指挥官。你们党的政策，是严惩逃跑者，宽待来归者。你们没有权利杀我，没有权利！我求求你们了！”

身后有个人碰了碰阿坚的肩膀，用颤抖的声音说：“阿坚，要不暂时放过他们，把他们带回去交给上级处置……”

阿坚转过头。他突然怒火中烧，压抑着的脾气爆发出来。

“闭嘴！”他咆哮起来，接着粗暴地用枪杆子堵住阿慈的嘴，“你同情他们，就他妈跟他们站到一起去，老子连你也一起杀了。连同你，懂

吗？！”

“阿坚！阿坚！你干吗这么吓人呀！”卡车司机厚重的手摇着吊床上阿坚的肩膀，“醒醒，快醒醒吧！”

阿坚睁开眼睛，他感到极度疲倦，梦里带来的痛苦回忆让他两边的太阳穴很难受。过了好久他才起身缓缓从吊床上爬下，从卡车后面跳到地上来。

见阿坚起得那么慢，卡车司机长叹一口气，说道：“都怪你睡在后面，跟50来具骸骨睡在一起，一定是做噩梦了吧，是不是？”

“嗯，累死了，太可怕了。真是倒霉，自从进了收尸队，我每晚都会做噩梦，可是刚才这个梦最荒唐。”

“这个招魂林很离奇，表面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可是地下不知躺着多少人呢。可以说，这个B-3前线到处都是鬼魂。我从1973年就开始当收尸队驾驶员，已经习惯那些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了。每天晚上他们都会摇醒我，要我陪他们聊天。真是恐怖至极！各种各样的鬼，有老兵，有新兵，有第10师来的，有从第2师来的，有省里的武装队的，有320机动兵，有559营的。偶尔还会有长发女鬼，偶尔还会掺杂进来几个南越伪军。”

“遇到过熟人吗？”

“怎么没有？同一个单位的，还有我的同乡，有一回还遇到过1965年牺牲的堂哥呢。”

“那你跟他们讲过话吗？”

“当然要讲话啊，还叔叔伯伯地叫着呢。不过，都是按照阴间的方式讲话啦！是那种不出声的，不用语言的交谈，很难描绘，等你什么时候梦见，你就明白了。”

“不错呀！”

“不错个鬼呀！难受死了，伤心死了，真是冤死了。在深深的坟墓下，人哪里还是人。互相看着，互相明白，却什么都不能为对方做。”

“假如有办法让他们知道胜利了，不知道对他们是不是一个安慰？”

“老天，即使能说也别说这个。在阴间，人们根本不记得战争是什么东西，砍头杀人那是活人的事。”

“可是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和平了，和平岁月难道不是那些死人复活的大好时机吗？”

“哼，和平！他妈的，和平不过是一棵在兄弟们的鲜血和尸骨上长出来的树。那些躺在丛林战场上的人，他们才最应该活着！”

“你这话真可怕！好人到处都有嘛，而且好人还会生养后代。还有很多幸存者试着去过体面的生活，活得像个样子。不然的话，打仗就不值得了，和平也没什么意义了。”

“这样啊，嗯，当然应该怀抱希望的。但是谁知道咱们的下一代长大了是否足够聪明，而且，谁知道他们会以怎样的方式长大啊！我只知道很多好人被杀了，幸存下来的那一小部分全都在自讨苦吃。看看我们城市里的混乱场面，真让人灰心，南方北方都是任人唯亲。再看看这些坟墓里的兄弟的骸骨，觉得真是丢脸啊。”

“但是，和平总归是好事吧？”

“这种和平……哼，我看就像人们把以前戴着的面具卸掉了，真实的面孔暴露出来吓死人。多少人流血牺牲……”

“他妈的，究竟是为什么啊，阿山？”

“这他妈有什么好奇怪的呀。经过那场战争的战士啊，幸存下来就只能活在梦想破灭的痛苦中了。老兄呀，咱们的时代结束了。说实在的，这场看起来威风凛凛的胜仗之后，像你们这种战士，是无法变成正常人的了。就连说话的声音，你们都再也无法用正常的声音像正常人那

样讲话了。”

“你说得太有哲理了，可听着真让人伤心。”

“谁让我是阿山啊，我也曾是一名战士。我说话会带一点哲理，你难道从来不这样，你难道不为自己的幸运而得意吗？昨天那些死人都跟你讲了些什么？”

往丛林外行进的道路上，收尸队的卡车缓慢笨重地移动着。道路十分泥泞，到处都坑坑洼洼的。卡车全程都保持在一挡，引擎声音很大，好像车子随时要爆炸似的。阿坚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景色，试着平复沉重的思绪。

雨停了，但是空气依然沉闷，天空还是灰沉沉的。招魂林渐渐被甩在后面，森林、小溪边的山脉也渐渐被抛在身后。但奇怪的是，好像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在后面一直尾随着他，凝视着他。难道是今早那些浸透鲜血的梦魇又集合在一起要闯进他的脑海？

“阿坚啊，”为了盖过卡车的轰鸣声，阿山大声吼着说，“运完这批骨骸，你准备干吗？”

“不知道，还要办很多退伍手续呢。”

“那阿坚你回去准备干吗？”

“我打算先把高中读完，也就是补习，然后考大学。至于什么职业，我除了会打机关枪可是啥也不会呀。”

“阿山你呢？继续开车？”

卡车爬到了一段比较干爽的山路上，阿山终于能加速了。他说：“退伍后我就不想再开车了，我想背着琴唱歌，做一个卖唱艺人，一边唱，一边讲故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兄弟姐妹们！请听我讲述悲伤的故事！’然后，我就把有关我们那个时代的恐怖故事唱给大家听。”

“真有点改良剧的意思呢。”阿坚说道，“照我说，也许，最好劝大家忘了战争的那一切。”

“可是，怎么能忘得了呢？永远不可能忘记任何一段的，永远忘不了的。”

“当然了。”阿坚思索着，“要忘掉实在很难，什么时候我的内心才能渐渐平静下来，我的思绪才能从战争回忆的桎梏中松绑？”无论是温馨还是悲伤的回忆，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那些伤痕，依然还在，也许10年、20年之后还会令人心痛，永远令人心痛。可能从此他的一辈子就是这样了，暗无天日，充满痛苦，远离幸福。

或许在这半梦半醒之间，他未来的人生就像在悬崖边上的崎岖小路上行走，要越过许多艰难险阻。但是不管怎样，他在这世上还只活了28年而已。就把这段岁月当作一个秘密吧，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其他人的错。他知道自己还能活着，从此他的生活就属于自己了。他还知道，迎接他的，不只是他自己的新生活，更是一个新的时代。

第二章

我的心仍停留在过去的岁月，我是无法改变过去的，仿佛它就是我目前的生活。直觉总是让我感到往昔依然隐藏在某处，挥之不去。每天深夜，在睡梦中，我都隐约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从遥远的过去传来，在城市里石头子儿铺成的人行道上留下回音。

有时候只需闭上眼睛，我就会陷入往事，完全游离于现实之外。我其实极力要翻掉过去那一页，可是，记忆是那么鲜明，那么深刻，那么悲伤，那么痛苦，它们与我如影随形，总是在不经意间轻易地把我俘虏，将我带回昔日的战争现场。过去的点点滴滴，即使是一些当时看起来很寻常、很零乱、很无趣的小事，如今似乎随时都会被记忆唤醒，日复一日，徒增伤感和无奈，使我如同生病一般难受。

不久以前，我又一次梦回招魂林。我清晰地看见了那条溪流，那泥泞的小路，那块空地，以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丛林入口。远远地，在西南方向，玉博瑞的四座苍翠山峰高耸入云。在这静默的山水中，我的梦境如同一本大书被逐页翻开。我仿佛重新回到了侦察排的那段岁月。那时的每一天，每一段记忆，每一个人，都清晰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一展现出来。最后的一个场景是在溪边，是即将撤离西原主战场北翼的那个下午，我们一起在小盛子的坟前集合。

“小盛子啊，你好好地在这里安息吧。我们要走了，要去另外一个战场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那个午后回响，当时我代表全营在同小盛子的魂灵告别，“在这地底深处，亲爱的战友，听听弟兄们跟你告别的话语吧。永别了，亲爱的战友！你要当我们的见证人，要保佑我们完成跟敌人作战的任务。要好好地听着弟兄们的枪声如何为你报仇雪恨，我们未来一定会扭转乾坤的……”

那晚，因了这些梦，我整夜泪眼蒙眬。一幕幕往事令我难过、伤心、呼吸不畅。

哦，我的岁月，我的时代，我年轻时的光阴！

还有一个夜晚，我梦见了招魂林，梦见了阿和。她是北方人，故乡在海后，她是在被黑暗笼罩的1968年牺牲的，她当时还那么年轻，那么漂亮。

那夜是我头一次梦见阿和，在梦中听到她的声音。梦里迷雾重重，我只是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她，心里对她充满爱意，充满深切的思念，甚至有种肌肤之亲的感觉。那种感觉，在她活着的时候我未曾有过。与她并肩战斗的那会儿，情况危急，当时我惊慌害怕，被屈辱和无助感裹挟，甚至有一种被击败的绝望。

那一整夜我一直梦见自己在1968年的战争苦海里飘荡。醒来时，窗外已经天亮了，我还记得在醒来前一刻的梦中景象，那情景真让人惨不忍睹，伤心绝望：阿和跌倒在草地上，美国佬从她身后蜂拥而上，围了过来。那帮家伙脱光了衣服，露出像猿猴般长长的汗毛。他们伸手去抓她，沉沉地压到她身上，咻咻地喘着粗气。

当我从可怕的梦魇中惊醒时，心还在怦怦直跳，紧张得就像在走钢丝；头上还冒着冷汗，身体冰凉；喉咙因吼叫过而隐隐作痛，双唇流血不止；睡袍的扣子被扯掉了，胸前还留着深深的抓痕。

自打战场上归来，重新回到河内生活后，我一直无法摆脱过去，总是轻易地陷入回忆的泥沼，难以自拔。日复一日，漫漫长夜之后还是漫漫长夜。这种情形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有时候，大白天在繁华的闹市里，我都会突然迷失在幻梦中。一旦闻到街上的某种臭味，我就会想起腐烂的尸体，就仿佛又走到了那个被称为“炒人肉”的山坡。1972年腊月底，我军曾在那里浴血奋战。一场鏖

战之后，山坡上堆满了数不清的断肢残体。

有时候在人行道上走着，我忽然感受到浓厚的死亡气息，会下意识地用手捏住鼻子。从我身边经过的人，一定以为我是个疯子。

偶尔半夜醒来，听到电扇转动的声音，我会误以为是直升机的螺旋桨在头顶嗡嗡作响，整个人会防卫性地蜷缩成一团，屏住呼吸以躲避“敌机”的强风和怒吼。

有一回，我观看一部美国战争片，心情激动得难以遏制，尤其是看到美国大兵吼叫着投身到格斗场面中的那一幕时，我竟情不自禁地想要加入电视屏幕里的混战，加入那场血与火的较量里，加入那狂野的战斗中去。那一刻，我麻木不仁、嗜杀成性，如同野兽一般凶残。我似乎沉浸在一种用枪和刺刀近身肉搏的野蛮快感中，心怦怦乱跳起来。瞪着楼梯口阴暗的角落，我仿佛看见身首不全的鬼魂，看见他们用手捂着血流如注的伤口。

我就像在乘着一叶小舟逆流而上，航向过去的岁月。然而人生已经完全变了，我早已失去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因为眼前并没有什么新生活，没有什么新时代，更没有一线看到未来美好前程的希望。反倒是过去那些惨烈的战斗经历给我安慰，成为我逃避无情现实的强大精神支柱。给我信心，让我燃起生活欲望的，不是对未来的幻想，而是回忆所产生的力量。然而，即便如此，我也清楚，回忆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从前的生活已经荡然无存，往日的一切早已被无情地磨灭。我不得不清楚地意识到，那些给我带来幸运的福星已经一去不复返，它们曾经那么闪亮，但顷刻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战后最初的光辉岁月，也随着后来命运的安排逐渐消失了。

逝去的人永远逝去了，幸存的人还得继续活下去。我们曾经满怀激情地要挽救时局，要去书写历史的新篇章；我们也曾经以为自己肩负上天赋予的神圣职责，要去扭转命运。可是，很不幸，战争虽然以胜利告终，但我们的理想并没有立刻变成现实。此时此刻，身处冷漠无情甚至

粗暴不堪的环境，这样的生活与战争经历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无情的日子循环往复，没有尽头。现在我已人到中年。回想刚刚参军时我才17岁，10年战斗生涯后就27岁了；之后收尸队1年，等我彻底退伍回来已经28岁了。接着29岁、30岁……而过了这个冬天，我就要满40岁了。

年轻时的我曾经以为40岁是那么遥远，甚至都不能相信自己会活到这个岁数。如今，生活就像一阵风暴，裹挟着爱情和伤痛，从海角天涯呼呼地吹过来，吹过城市，吹过乡村，也吹老了我的人生。

阿坚把笔放下，伸手关了台灯，轻轻拉了一下椅子，站起来，静静地走到窗边。房间里很冷，他却感到胸闷，难受得要窒息，就像夏日暴雨即将来临时的感觉。强烈的挫败感击中了他，他觉得手中的那支笔不听指挥，写出来的东西与他想在作品中表达的意境越来越远。

每天夜晚，坐到书桌前，摊开稿子，阿坚总是努力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他极力跳出固定的思维模式，极力想处理好每一章、每一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及其时机，极力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完成。作品中的人物大致上要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会遇到什么情况，等等，他都事先思来想去，做好了安排。可是，真正下笔，却常常偏离原来的设想，打乱他所有的程序和脉络。当回过头来阅读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时，他感到那么陌生，甚至惶恐不安，因为他发现自己在前一页肯定的人物，在下一页又被否定，作品中的人物也常常自相矛盾，这让他很是纠结。可是，越是感到不安，他就越容易陷入令他不安的泥潭里。

无数个夜晚，坐在书桌前，他沉湎于思考，力图将那些思路付于笔端。他辛辛苦苦地写，时常为那些字句绞尽脑汁。可是，到了最后，他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表达什么思想，又或者说，那些思想完全是模糊的，还游离于文稿之外，游离于他的灵魂之外，还埋在他的心灵深处，尚未揭示分毫。似乎他的心里还隐藏着许多秘密，他仿佛具有某种与生

俱来的精神力量，可是那些东西从来没有表达出来，永远在某处潜藏着。

他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简直是对理想之作的背叛，是一种毁灭性的破坏。为了那些文字，他曾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可是，读起它们却让他痛苦万分、遗憾连连，他觉得自己总是在原地踏步，总也无法完美地呈现内心的想法。只好划去、擦掉，接着再划去、再擦掉，然后又继续埋头创作。一字一句，他是那么小心地写着，就好像一个刚上学的孩童在练习拼写一样。但无论如何，他不能接受自己完全没有写作才能的事实。虽然他为此绝望过，但是从未彻底绝望。他写着、憧憬着，又接着写、接着憧憬，同时充满紧张和焦虑，内心常常泛起阵阵波澜。

他兀自感慨，又沉浸写作，不停地写。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自己在渐渐老去。那些奇奇怪怪的回忆猛烈刺激着他，强烈的挫败感压迫着他，令他难以解脱。然而，他依然坚持创作，竭力抓住灵感，让它们呈现到自己的艺术作品中。

尽管如此，从他开始写长篇小说那天起，他的心就像游走在悬崖边上一样紧张。他把写作当作自己的天职，对这份天职，他既充满希望和信心，又每每怀疑自己的能力。他没有勇气走近真正的自己。尽管写了一页又一页，一章又一章，但他暗暗地感到好像不是自己在写，而是他的敌人在写，在用一种对立的东西不停地违背他本人对于文学和人生的最坚定的原则，颠覆他的信念。

每天，他都情不自禁地陷入危险的、悖谬的创作怪圈，难以自拔。在小说的头一章，他就完全脱离了传统的写作，叙述的空间和时间都进入了一个不合理的轨道中。小说布局混乱，人物的生活也被他突然随兴改写。他抒写的有关战争的每一章都有随意的成分，就像那场战争是别人都不了解的，是专属他一个人的。

他把写作当作一场战斗，而且总是以一种半疯狂的状态投入这场战斗中。这是孤独的、非现实的，又充满痛苦、碰撞、迷惘的战斗。不

过，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停止写作。他感到即使有10个人来攻击他，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也无法阻止他的这项工作。之前他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基本比较顺利，可眼下手里这部长篇小说极其难写，不得不延宕下去，仿佛这是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场拉锯战。现在，他被这项写作逼到了生活的悬崖边，除了迎接挑战，已无路可逃，也没有任何魔法可以拯救他。

其实，他之所以要投入写作中，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原因。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伴随着他，那想法越来越根深蒂固，渗透到了他的骨髓。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完全是无法言说的、神奇的、高贵的天命所赐。这天命一直悄悄植根于他的生活中。他的童年，他的青春岁月，他的军旅生涯，大概全都是天命安排的。他40年人生中的痛苦和幸福，也都是命中注定。战争中，他之所以多次侥幸地活下来，也一定是老天暗藏了某种玄机。天命的光辉，曾多次在他的生活里出现，不过，它们总是那么突然，那么短暂，他还来不及明白，来不及留存，它们就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这暗中保护他的隐秘力量，多次显现在他的军旅生涯里，但他都浑然不知。他第一次感受到它，是刚刚和平时在收尸队的那段时光。他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带给他信心、生活的勇气以及爱情的力量，敦促他超越眼前的黑暗生活。在那以前，他从不明白，也未能感受到天命的力量，只是隐隐地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有某种东西隐藏着。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成熟，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他有责任去展现这种天命，要抓住它，呼唤它，把它变成文字。

5年前的夏天，在一次自由旅行中，阿坚偶然路过雅南镇，也完全是机缘巧合，他从那个镇拐进了梦坡。

梦坡是一个很小的村子。20年前，他所在的新兵营曾经在那里驻扎过3个月，进行训练和休养，等待上长B前线。

那里的一切与20年前一模一样，所有景物都仿佛逃过了时间的筛选。松树坡、桃金娘坡、竹叶草坡和狗尾巴草坡。还有那些树林，光光的白檀树，稀疏的村舍，一坡一户，景象一如从前，令人忧伤。

阿坚顺着一条岔路走入梦坡的羊肠小道，路上蔓草丛生。事先并没有打招呼，他沿着那条小路直接去找干妈的茅草房。那里曾经是他和另外两个战友的温暖的小巢，他们一起在干妈家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茅草房还在那里，几乎跟以前一模一样——土墙、茅草屋顶、一个小小的院子和长满荒草的后园。后园草丛旁边还有一口水井，清澈见底、泠泠作响。只是，干妈已经过世。现在住在那里的是干妈的小女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阿兰。她认出了阿坚，而且立刻想起他以前那著名的绰号“愁神”，可阿坚甚至不记得这里曾有一个小姑娘。

“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3岁，你们几个哥哥啊，我当时还喊叔叔呢。山里的女孩都是又丑又害羞又胆小的。”她说道。

但是现在，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苗条标致的少妇，一双忧伤的大眼睛摄人心魂。

他告诉她，从前“三三组”的另外两个人——阿光和阿雄已经长眠于战场，阿兰的眼里立刻噙满了热泪。

“那段日子真是太残酷了，”她说，“而且那么长，那么长，不知卷走了多少人的性命。那个时候好多新兵都曾驻扎在我家，视我妈为亲妈，视我为亲妹。我的两个哥哥、我的同学、我的爱人后来也都参军了，可是他们都再也没有回来，到现在为止，只有你回来了。”

阿兰带阿坚去山坡上的坟头祭拜了她母亲。由于那天下午下过一场大雨，梦坡上的绿草变得湿漉漉的，反射着阳光，亮晶晶的。坡下有一条河流，河流顺着山谷蜿蜒曲折地流淌着，从山坡的草地上可以隐约看到河面上的粼粼波光。阿坚在干妈的坟前紧缩着身子低头默哀了好久，还极力在脑海里搜索着老人的音容笑貌。

“要是那个时候来通知阵亡信息的人不那么急，来得晚一些，来得不要那么勤，也许我妈还能活到现在。不幸的是，刚刚和平的时候，官方太着急把所有的噩耗一起送完，太可恶了。一天之内，上午和下午他们分别把我两个哥哥的阵亡证书送到了家里。我妈实在是被吓晕了，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三天三夜昏迷不醒，后来就走了。坚哥啊，你知道吗？我妈临死前，一句话都没有说啊！”

在干妈的坟边还有一座小小的坟墓，那是阿兰儿子的。她给阿坚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语调平静，没有哭泣。

“我儿子生下来将近8斤重，可是只活了两天。他姓农，叫阿越。我丈夫是岱依族，他老家在遥远的河江省。他当兵驻扎在这里，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结婚了，都没来得及跟上级指挥官报告。他走了半年之后，我曾经收到他的信，可并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他班里的一个战友写的。信中说他已经牺牲在老挝边境了。我的小越在妈妈肚子里就失去了父亲，可能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不想活下去的吧。唉，这就是我的人生啊，坚哥。我的身体一年一年地垮下去，但我还是生活在这里，跟这房子、这山坡生活在一起，不关心其他人，也没有谁关心我。而且也奇怪，自从那次我家来过部队以后，梦坡就再也没有什么军人来过了。然后就和平了，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还是如此。”

那天，阿坚留在她家里过夜。夏天的夜晚那么短暂。屋外，山林里整夜回荡着杜鹃的叫声，山坡下则是河流的低吟声。

第二天，阿坚走得很早。阿兰送他走过山坡，他们并肩行走，默默无语。太阳渐渐升起来，雾气渐渐消散。一夜之间，阿兰仿佛变瘦了，眼眶黑黑的。

“我曾经想去外面谋生，离开这里，到南方去干活。”阿兰说道，语调中充满忧伤，“但我不忍心离开。我妈和儿子还躺在这里的山坡上。而且，唉，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等，一直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在等谁。我不应该这么等待着生活，你说是不是呢？”

阿坚说不出话来，眼睛也转望到别处。他不明白阿兰为什么一眼就认出了他，他觉得现在的自己跟年轻时相比，样貌变化很大。莫非阿兰曾经暗恋他？可那时她还那么小，恐怕她都没意识到什么是初恋吧。阿坚勉强笑了一下，心头一紧。快到大路上时，他停下来，轻轻握起阿兰的一只手，把它举起来，然后低下头，压住她的嘴唇，慢慢地吻起她来，吻了好久好久。

“你留下来，好好地生活，不要伤心啊，亲爱的妹妹。你也不要把我想得太坏。”

阿兰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衣襟，吻上他已经有了白发的头顶。

“不要为我担心。你生活的路还很宽广，你走吧，要好好活着！而我，我要养育我收养的儿子，会平安地生活的。假如能跟你一起……哦，不，即使那样，除了伤心也还是伤心。我还是把你当作我的大哥，就当作我们一起回到了从前亲人们还在的时光。比如，就让我说句不太吉利的话吧，假如突然有一天，你遇到什么不幸，感到走投无路，那么请你记住：无论如何，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人，在这梦坡，在这个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等你。日后你若愿意，这里将永远是你的归宿和港湾。”

阿坚抱住阿兰，把她紧紧地拥到胸前，说：“好了，我要走了，否则就晚了。你要想着我呀，不要把我忘了，不要忘记我这个突如其来的人啊，阿妹！”

路旁茂盛的青草已经沐浴在阳光里了，阿坚低头走着，影子越来越长。夏日的天空高远而湛蓝，却又令人惆怅。他回头一看，发现阿兰还静静地站在那里凝望着他离开的方向。但是，他再次回头的时候，阿兰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山坡后面了。

几年后的一个傍晚，也是夏天，阿坚跟创作组的几个记者同事一起搭乘吉普车从边境回河内，路过北江省时，他看见那里也是高高低低的

山丘，也有盆地和小河，有稀疏的森林。车里同事们都渐渐地睡着了，只有阿坚和司机醒着。阵阵凉风吹过，路两边是纵横交错的小溪，空气中散发着泥土的气息。一切是那么宁静，若不是远处炊烟袅袅，那里就好像是一片被遗忘的土地。

突然间，忧伤袭上了阿坚的心头。对，正是在这里。“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人……”那令人惆怅而无望的誓言天天都在他的耳边响起，令他觉得这一生已经要结束了，已经失去人生最后的希望了。这一生，他遇到过多少可爱的人，有过多么美好的感情，但是都不曾给他留下什么，不曾这么让他念念不忘。可是，最近几年他都不曾回望过去，没有时间，也没有需求，各种琐事已经埋没了那些回忆，现在想起来已经太晚了。他闭上眼睛，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缓慢无声地跳动，让他一点点地沉沦；不过，他倒也不是完全绝望。

很奇怪，那天下午，又勾起了他对梦坡的回忆，回忆起那遥远的山坡上莫名的初恋，这似乎让他清醒地意识到了一直在催促他的天命。它用一种热切的、忧愁的方式在催促他。

“你生活的路还很宽广，你走吧，要好好活着！”

对，要写下有关战争的一切，写下自己心中最激动、最感人的事情，写下那些有关爱情的往事，那些忧伤的往事。可是，如何才能把那些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传达出来，统一安排在时间的链条上？尽管战争从来不是这样的，阿坚思考着。战争啊战争！

但是为什么他还要选择写战争题材而且非写不可呢？战争中，他自己的以及其他无数人的生活都实在可怕，甚至可以说，那样的日子根本就算不上生活，更谈不上美感。直到现在，他还不敢走进电影院看带有瞄准射击场面的影片。不仅如此，有关战争的文章——当然是指别人写的——他也极力回避。事实上，他非常害怕有关战争的故事。但是，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亲历过战场，他的生命里有过炮火连连的场面，有过发生在旱季雨季的战斗，有过敌我双方在战场上的厮杀。

他根本没法写别的题材。即使采用其他题材，他也都是一心想着怎么从不同角度去描写战争。他偶尔产生了一个新思路，打算写出来，手中的笔却不听使唤。就像他开始写眼下这第一部长篇小说时，他想把故事情节都安排成战后的，这样第一章就可以写那些为阵亡的战士收尸的人，写那些即将解甲归田回家过上正常日子的士兵。可是，手中的笔却以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令他写下无数有关死亡的回忆，一张张稿纸无声地唤起所有的往事，点燃了记忆中痛苦的火焰，把他一步步带入战争年代的丛林。

其实，他也可以写很多看似与战争毫无关联的题材，和大家一样，现在他看待生活并不是只有唯一一个角度。

例如可以写写童年，战前那充满无尽欢乐和痛苦的童年，他脑海里还有很多尚未褪色的影像呢。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写下一些令人感慨的篇章。比如可以这么写："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那时父母还在世……"诸如此类。或者干脆写写父亲的生活，写写有关胡伯伯那一辈的故事。难道不可以吗？他们那一代人是那么伟大，又是那么悲惨。他们充满了无穷的抱负和理想，又有着高尚的品质和崇高的精神！而如今，这些精神都被阿坚他们这一代永远地埋没了。

每次回想童年，想起父亲，阿坚都感到悔恨，他感觉他没有尽到儿子的本分，没有好好爱戴和尊敬父亲。他对父亲的经历和生活可以说知之甚少。他已经不记得发生在家里的不幸，不知道父母为什么离婚，不知道父母经历过怎样的痛苦。对于母亲，他知道得更少……可奇怪的是，他对继父有深刻的记忆。继父在战前是一位诗人，阿坚只在红河边的展门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见过他一次，仅仅一次而已。那个时候继父已经老了，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

那时正是冬天，阿坚刚满17岁，父亲刚去世不久，母亲则已经去世5年多了。入伍之前，阿坚去向继父辞行。

那次见面让他永生难忘。继父的房子是灰色的，十分破旧。房后园子里的几棵木麻黄在冬日的寒风里摇曳，透着一股凄凉的味道。继父的生活很清贫。客厅的供桌上积满了灰尘，母亲的照片放在一个破碎的相框里。他的卧床也很破旧，吱呀作响。书桌上零乱地堆着书本和杯子等物品。

目睹继父独自一人勉强度日的景象，他不免伤感，但是继父本人极力保持着一种与萧索的环境格格不入的绅士风度。他头发花白，背有些驼，能够明显地看出他因病而消瘦不少。他两手有些颤抖，眼睛也看不清了，衣服有些破旧，但很整洁。他亲切地接待了阿坚，显得十分高兴，但又很得体。他泡了茶给阿坚喝，递烟给他抽，用一种略带忧伤的眼神看着他，而后又用很柔和的语气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要当兵去了吧？我不是不让你去，我已经老了，而你还年轻，我是拦不住你的，只是希望你明白我的心。上天赋予我们生命，是要我们活，而不是去死；是要我们体验生命的过程，而不是轻易放弃生命。我不是劝你把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只是希望你不要用死去证明什么，要警惕那些愿望。更重要的是，孩子，你的母亲、父亲和我都只有你这一个后代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在世上好好地活下去，你一定要活着回家。你的生命还很长，还有很多的幸福和乐趣等着你。这些你自己不去体验，又有谁能代替你呢？”

这番话让阿坚觉得有些突兀，他不能表示赞同，却因此对继父充满了信任。尽管不能完全明白继父的意思，他却很自然地跟继父亲近起来。他感到继父身上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智慧，还饱含浪漫与热情。他的表达方式是传统的，让阿坚感到一种梦幻般的温馨和甜蜜，他的话语富有敏感性，又饱含诗意，让人着迷。突然间，他明白了母亲为什么离开父亲，跟随了这位富有深情、心地善良的男人。

整整一个下午，他都陪着继父，在那个母亲生活过且在那里辞世的房间里。那个冬日的下午，似乎成了他对母亲唯一的记忆，尽管他并没

有在那里看见母亲。那天，继父还给他读了几句年轻时写下的情诗，然后随手取下挂在墙上的吉他，弹唱起一首文高的歌，继父说那是他母亲生前喜欢的。歌曲的节奏很慢，忧伤的曲调唤起了他对几位逝去亲人的追忆，也似乎预示着后来的不幸；但同时又提醒他不要失去希望，不应该长久地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要哀怨，因为哀怨无济于事，就只管活下去，活下去吧。

阿坚参军后，在雅南镇新兵连，他曾给继父写信，但是没有回音。10年后他活着回来寻找继父，人们却说他已经去世多年。继父的房子也没有人记得是什么时候被拆掉的了。

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曾在他生命中出现过的人都无影无踪了。那些亲人或陌生人，已经死去的或还在世的，他们真实的或模糊的故事，都交织在一起，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有一次，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陌生男人到编辑部找阿坚，让阿坚以他们夫妇为原型创作一部小说。

“你只需虚构我和我妻子的名字，其他经历都不变……对，这真是一段让人感动而又悲惨的经历啊！”他这样说道。

其实，他的故事平淡无奇，写出来简直是浪费时间，但是那些经历可能都是真的，尤其是他的真心实在难得。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想在他们结婚30周年之际为妻子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而他可怜的妻子现在已经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

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无论何时何地，为替他人完成某种心愿而创作，都是应该的吧？创作难道不就应该这样吗？拨开寻常现象的迷雾，揭示出事物的复杂内涵，描绘出细腻而深刻的东西，这不正是艺术创作的广阔天地与无限可能吗？

还有，何不写写这栋楼呢？这楼上楼下的居民，他们的日常生活就

是绝好的小说题材啊！如果把他们的生活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描绘出他们的不同性格，揭示出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那实在算是一首复杂的奏鸣曲呢。

这栋楼有太多的住户，显得拥挤而嘈杂。居民们的故事层出不穷，有些令人发笑，有些则令人感到难过。

炎热的夏夜，如果碰巧又停电，大伙儿常常会到院子里乘凉，直到深夜才回去。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一起聊家长里短。

由于三层楼共用一根水管，很多人在排着队眼巴巴地等候水一滴一滴地落下的时候，也会聊一些八卦。所以，但凡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坚都能很轻易地知情，很多故事他都是从那些八卦中了解到的。

比如，住在一楼的一个老太太，她二十几岁就遭遇了丧夫之痛，她的亡夫是个老师，叫阿水，大家就叫她阿水家的。丈夫死后，她没有再嫁，而是独自将孩子抚养长大。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她很快就要退休了，也快有外孙了；可是，她突然无缘无故地喜欢上了街头卖书的老思头。两位老人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这事如何隐瞒，想要隐瞒爱情这种感情，简直就是自讨苦吃啊！

还有，住在三楼的阿强，每次喝酒之后都会发酒疯、打老婆，有一回竟失手打到他老妈身上，把亲妈给打死了。

住在二楼的阿赞，那个退伍兵，从前是军需处的大尉呢。现在过着穷苦不堪的日子，每次吃饭的时候家里都摩擦不断。他被这种又穷又乱的生活吓怕了，几度自杀。一次是上吊，还有一次是喝杀虫剂，但都被人及时发现，救了过来。

这位前大尉的生活够惨的了吧，可如果与莲大娘的境况相比，他还算不错的。莲大娘双目失明，是一个孤寡老人，她有过两个儿子，但都成了烈士。最不幸的是，她最后竟然被自己的侄子和侄媳妇骗走了房子，还被他们送到了邹葵精神病院。她的那个侄子呢，不仅有钱，而且

十分聪明能干，为人看起来慷慨大方。他毕业于财经大学，会两门外语，经常出国。每次下班回家他都胡吃海塞，吃得特别饱，吃完饭就懒洋洋地坐在窗边休息，还时不时打哈欠。他老婆在法院工作，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总是把嘴唇抿得紧紧的，从来没见过她和别人打招呼。

住在这楼里的人们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三楼平医生夫妇的儿子阿宝，原本在火炉监狱关押多年，今年年初被特赦之后，却很快得到了楼里邻居们的谅解，甚至喜爱。阿宝虽然坐了差不多20年的牢，但看上去并不像一个邪恶的人。相反，在监狱度过青春岁月的他，看起来十分平静，如同一个虔心修行的人。出狱后没多久，这个以前的危险分子让大家都感到了意外：他的言行举止处处体现出他心地仁厚、真诚待人、单纯而天真的一面。只有一点，阿宝很忧愁，双眼透着忧伤，敦厚的笑容里充满了难言的愁苦。人们看到他的那种笑容，都会很自然地跟着惆怅不已。

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条大河，那么这条大河流经这栋居民楼的长度也许只是一小截而已，但是这一小截形成落差，变成飞瀑，呈现出千姿百态。

世间多少事，多少不同的人生！

孩子们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生，长大，成人，然后老去。过一年，就又离死亡近了一步。一代接一代，就像一波一波的浪潮一样。

去年夏末，河内著名的理发师俞老爷子过世了，享年97岁。这是经历了战前、战中和战后的几个时期的最后一位老人。在阿坚还小的时候，他就老了，但他一直活到了去年。玉皇大帝和阎王爷怎么不让他加把劲再活3年，活满100岁啊。临终时，他的喉咙沙哑，呼吸虚弱，几乎不能讲话，只是在阿坚来探望他的时候，他才用力地说出几句：“还有好多事我都没有来得及说……但是，你们这些作家，应该努力为我写一个剧本，剧本名就叫《河内的理发师》吧，到时候，我可要去看公演啊！”

老人开始做理发师的时候，河内不少人还留着老祖宗的古老发型，就是后脑勺有一缕头发垂下来的那种。老爷子曾自豪地说："我美化过13000个人的头呢，它们之前都是毛糙不堪的，经我打理后，都变得漂漂亮亮的、香喷喷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把一块块璞石雕琢成了美玉。"

战前，老人的孙子、曾孙都跟他住在一起，一大家子四世同堂，热闹非凡。尽管没有一个晚辈继承他理发的行当，但是子孙们似乎都得了"理发师综合征"，都像老人一样善良、大方，都天性乐观，爱说笑，而且都很勤快，大家庭里处处洋溢着欢乐和幸福。

在阿坚的童年记忆里，俞老爷子的理发功夫就很了得，他手中的剪刀总是利落地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就像在演奏优美的音乐。他也记得老人家讲的好多故事，记得他偶尔用法语唱几句高亢的《马赛曲》。

对阿坚而言，在他生活里不断传来回响的，并不是战争期间各种不同的战役，而是战前平凡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是那些被后来暴风雨般的战事涤荡殆尽的平静生活，想起来是那么遥远，又那么令人伤感。

像俞老爷子，战前，他家人丁兴旺、充满欢乐；到了战后，家里就只剩他老人家一个男性了。再如勋伯，那个电车司机，他的三个儿子都战死沙场了。阿坚的同学阿生，在战争中伤了脊柱，半身不遂，生不如死……战争的车轮把往日的平静生活都碾碎了，却又深深地镌刻在了阿坚的记忆里，让他久久不能忘怀。比较而言，对炮火连天的战争以及战争期间发生的各种政变，他反而记得不是那么清楚。

跟他同住一栋楼的，还有不少同龄的伙伴。可他们都已一去不返了，只有那栋楼还留在那里。然而，逝去者仍影响着活着的人的生活，阿坚对他们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例如阿幸，那个曾经住在楼梯附近的小房间里的女人，如今，她人去楼未空，房子的主人换成了阿实他们一家。不知为何，现在这栋楼里很少有人记得阿幸，更没有人知道她何时离开，为何离开。

阿幸比阿坚大，具体大多少，他也不清楚。他只记得在他还是一个小屁孩的时候，街上的男人们就对阿幸想入非非了。他们为阿幸争风吃醋，为了能够接近阿幸的房门，偶数号的住户还跟奇数号的住户大打出手。每次看到她温婉妖娆、婀娜多姿地走过，男人们就呆呆地站着，痴痴地盯着，好像一眨眼她就会像火苗一样消失。

街上的女人们对她却是又恨又怕。

“妓女！”“妖精！”她们总在背后这样骂她。

不过，在阿坚的眼里，阿幸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邻居。别人对她的那种厌恶和迷恋，在他看来实在不可理喻。

“姐姐好！”每次见到阿幸，阿坚都会礼貌地问好。

“你好，小家伙，你真乖呀！”阿幸回他话的时候，就差伸手摸摸他的脑袋了。

到了春节的时候，阿幸还会给阿坚送上压岁钱，就像给其他邻居的孩子一样。她在送上那些沙沙作响的钞票时，总会说一些祝福的话语，比如：“祝你学习进步！今年长高了不少啊！但是小心，只是肌肉发达的人，头脑会很笨的哟。”

但是后来，阿幸改变了对他的称呼。那年阿坚17岁，上十年级。战争临近，尽管河内还不是战区，但经常会有疏散、进防空洞、听到警报就要穿上深色衣服等情况发生。

一天中午，阿坚从学校回来，刚坐下来吃饭，就看到阿幸推开半扇门，把头探进来说：“喂，小家伙，今天下午下楼给我帮帮忙吧！我想在床底下挖一个单人防空洞，晚上听到警报的时候可以直接待在防空洞里，不必跑到马路上去。行吗？”

“好的，我一会儿就下来！”

那是阿坚第一次走进一个年轻的单身女人房间。房间很小，装饰简

单朴素但看上去很漂亮，很有女人味。阿坚想劝她不要打破这房子里和谐的布置，可是站在她的房间里，看着那张单人床，他竟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他撬开了床底下的几块瓷砖，用铁锹戳穿了墙壁，然后用十字铁镐挖掘。石头、砖块一点点地被挖了出来，堆得越来越高。

阿幸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餐招待他，还请他喝了啤酒。吃完饭，阿坚觉得既紧张又尴尬，语无伦次，词不达意，只好赶紧又接着挖。正挖着，突然停电了，他们点上煤油灯继续干活。阿坚挖，阿幸则负责运石头，把它们倒到院子外面的角落。两个人一言不发地干了很久。

“姐，我看差不多了。”阿坚说，接着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已经挖到我胸口这么高了，大概要超过你的下巴了，没必要再挖深了。”

“嗯，好的！但是让我下去先试试看吧。恐怕还得再让你帮我弄几个台阶方便上下呢。”

阿坚平常没觉得阿幸比他矮，但当他们一起站在那个坑中时，才发现她只到他的下巴那里。

她的身材那么纤细，在昏暗模糊的房间里看起来就像隐藏在他的身形之中。而她也没料到阿坚现在如此高大魁梧。

她的脚刚接触到坑底时不禁打了一个激灵，一丝惶恐使得她想缩成一团迅速返回坑口。但是这个坑太深，而且由于坑内过于狭窄，他们贴得太近，阿幸的颤抖就像一股电流一样顷刻间传到了阿坚身上。阿坚全身怔了一下，感到一阵酥麻，身体僵硬起来，呼吸也变得急促，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这是第一次他不仅靠眼睛，而且靠全部感官感受到自己身旁有一个女人，感受到她双肩上、薄薄的衣服下以及双乳上的皮肤和汗珠的气息。

阿坚愣住了，心绪混乱，浑身因眩晕而发抖，他抓住阿幸，搂着她，疯狂地吻她的脖子和肩膀。阿幸在黑暗中挣扎着，用手摁在阿坚的胸膛上反抗他，竭力推开他。他笨拙地把她的双肩摁住，压在石墙上。

她的纽扣崩裂了，裙子也被撕破了。就在那一刻，忽然好像有一根鞭子抽打在了阿坚的腰上，他清醒过来，立刻放开了阿幸，迅速地钻出了坑道，准备跑开。慌乱中他碰翻了油灯，火光熄灭了。

“阿坚？”阿幸轻轻地呼唤着，她很惶恐，“你往哪儿跑？……干吗这样？拉我上去呀！”

阿坚颤抖着俯下身把她拉了上来，刚刚被撕破的裙子此刻又破了一些。阿幸把手搭在阿坚的脖子上，气喘吁吁地说：“你先回家待一会儿，然后再下来。我要……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阿坚回家洗了澡，换了衣服，却不敢再下去了。但是他睡不着，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黎明时，他忍不住光着脚走出了房间，蹑手蹑脚地下楼，又蹑手蹑脚地来到阿幸的房门前。

他把脸贴在木门上，静静地站着，一颗心咚咚直跳，不敢敲门。但……忽然他听见屋内有轻轻的脚步声，之后好像门上的搭钩被轻轻地挪动了。阿坚屏住呼吸，感觉阿幸的身子也正轻轻地贴近门的这边。他浑身发抖，紧张地握紧了拳头。几秒钟，然后几分钟过去了，门内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蓦地，阿坚放开握成拳头的手，后退一步，一溜烟跑上了楼，冲进房内，扑倒在床上。

从那以后，阿坚尽量避免和阿幸碰面。如果不巧狭路相逢，他总是低头嗫嚅道：“姐……”就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了。而阿幸通常带些爱怜地看着他，轻声回答：“你好啊，小弟！”她好像总想接着再跟他讲点什么，但是看到他那个狼狈样，就始终没有说出口。不知道她当时到底想跟他说什么，难道是难以启齿的秘密？

不久之后，阿坚参军了，而阿幸早在那之前就加入了青年敢死队，被派往第4军区了。等阿坚从战场上归来，阿幸的屋子早已换了主人。物是人非，他们那天在瓷砖下所挖的坑道，估计也了无痕迹了吧。

回忆起年少时的这段经历，一阵伤感袭上了心头。“你先回家待一

会儿，然后再下来。我要……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这句话还在他耳边回响，可如今她在哪里呢？多年来，在他的心里，其实一直深藏着一份对她的深切的感恩之情，但同时也有一份永久的遗憾，一种巨大的失落之痛。虽然如此，阿坚却从来没有想过写一点有关这件事情的回忆性文字。

在他的一生中，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回忆、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缘分无法忘怀，他觉得在自己有生之年是不可能把它们都写成小说的。实际上，不论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他也绝不会写，就让它们成为永远的回忆吧。

阿坚长叹一声，把脸贴在冰冷的窗玻璃上，默默凝视着黑夜。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的窗前有一棵橄仁树，树上伸展开来的湿漉漉的枝叶遮住了他那褐色的玻璃窗。

楼下，正淅淅沥沥下着雨，零星的街灯在雨幕中晃动，灯光十分暗淡。在街道的尽头有一个湖，湖水溢出路面，荡漾开来又退回去。他把目光转移到路中央，只见在灯光照耀不到的地方，黑漆漆的树丛在风雨中飘摇，就像一些黑影在房屋上空出现。整条街上，几乎没有一户人家亮着灯，没有一辆车驶过，甚至连一个步行的人影也没有。

凌晨时分，城市静谧到了极点，仿佛能听得见天上流云的声音，他觉得自己似乎离开了真实之境，离开了眼前的世界，畅游在那浩瀚无尽的银河里。他生活的这个城市瞬息万变，但他认为最有特点、最有味道的时刻便是这午夜时分雨中的河内，就是此时的河内：大街小巷如此空旷，近似荒芜，一切又这么潮湿，这么凌乱，这么冰冷，这么令人惆怅。

以前在战场上，睡在丛林里的时候，伴随掉落在层层树叶上的雨声，阿坚总是梦见冬天里暗无星光、彻夜风吹雨打、树叶飘零的故乡河内。那时他不明白为什么总是会梦见这种场景。此刻站在窗前，静静凝视着雨幕和午夜的街道，阿坚似乎有了答案。

眼前的景象令他不知不觉又回忆起丛林里的夜晚。城市里高低错落的房屋在暗夜里既像那无边的丛林，又像深深的海洋，给他带来莫名的哀伤。深夜里街上微弱的喧闹声，伴随着他对过去的回忆，像一波一波的浪潮拍打着他的心岸。

阿坚想起，那年春天，河内的天气不同寻常。白天天气晴朗，大地空旷，温暖得好像是四五月份的天气。冬天里掉得光秃秃的树枝已经长出了嫩绿的新叶，不再有一丝萧条的景象。公园里百花盛开，迁徙过冬的鸟儿们返回故地，在屋檐下筑巢。其实，时令尚未到，在正常的年份，春天还要等很久才能来到。那年春天怪怪的，白天阳光普照，傍晚天空又变得灰蒙蒙的，寒风穿过街巷，细雨开始飘落，忧伤又涌上心头。

阿芳初冬就离开了，没有给他写信，也没有任何音信传来，似乎是想向他证明她永不归来的决心。她的房门紧锁着，寂静无人，给人一种再也不会打开的感觉。自从战后重逢以来，阿芳第一次如此决绝地离开他，如此突然，如此狠心，令他万般痛苦。

他瘦了。照镜子时，他吓了一跳：头发凌乱不堪，胡子拉碴，眼睛深陷，颧骨凸起，脸上增添了一道又一道的皱纹，整个人就是一副衰颓相。就连嗓音也变了，听起来那么低沉，那么忧伤。眼里流露出的是心灰意冷的神情。他怔怔地看着什么，眼神仿佛很专注。其实什么也没看，心里一片空虚和迷惘。到底是为什么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原因把自己的生活弄成了这副模样？

阿芳走后，阿坚好像厌倦了学习，他退了学，不再到教室去听课，默默地结束了自己本来很顺利的大学生活。他不想再碰书本，不再阅读报纸和杂志，也懒得理会什么人生道理，只是放任自己随意地活下去。

他对生活漫不经心，对周遭的一切都无动于衷。他仿佛把自己装进了一个套子，不愿出门与人交流玩耍，也不渴望和谁聊天谈心。虽然老是缺钱用，但他还是不停地喝酒，烟也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

他非常怕冷，可是他开始喜欢上在寒冷的深夜游荡。他睡眠很少，因为一旦睡着，就总是做噩梦，醒来后会觉得心里像是被灌了铅一样沉重。偶尔他也在梦里看见阿芳一闪而过，但更多的是梦见那些疯狂的事情，那些从孤单和多愁的感情中衍生出来的令人害怕的事情。有时候噩梦就像是毒药一般令人惊恐。原以为那些不知何时开始纠缠他的战争阴影早就消失了，然而，数不清的记忆却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互相效尤，又全都复苏了。

阿坚的精神一天比一天颓废，头脑昏昏沉沉，脑海鬼影幢幢。在寒冷的春夜，那些熟悉的孤魂还会小声地和他说话，还会发出长长的呻吟和叹息。满身枪伤，毫无血色的死神弯下身子，好像要把自己的影子照进阿坚的梦里。

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阿坚在梦中惊醒时，发现自己不是睡在床上，而是躺在了地板上，满脸泪水。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何时滚下来的。整个人因为寒冷，因为害怕，因为凝滞在心中不可名状的痛苦而瑟瑟发抖。窗外寒风呼啸，雨点不停地拍打着屋顶，屋里湿冷的空气凝结起来。阿坚习惯性地伸手去开电灯，但那种时候好像连电灯都没有力气明亮起来。

他虽然已经竭尽全力，努力去忘却阿芳，但仍然无法忘记她。更加糟糕的是，他始终暗暗地期盼着她能回来。当然，他也知道，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永恒，一切都会过去，包括爱情，包括像他这样的中年男子内心的痛苦。他也深知自己所经受的苦楚折磨，其实无异于生活的天空中一缕轻薄的烟云，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然而，即便如此，他依旧无法抑制他的痛苦。

人们说，那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阿坚从酒馆出来时把一个叫“绿咖啡”的妓女带回了家。那个妓女是禅光湖和七亩湖一带最有名的狐狸精之一。但奇怪的是，听说后来他们待了一整晚，却没有做爱，只是一起喝酒，在融洽的气氛里一直待到沉醉。

说到他们的相遇，也颇为传奇。那个夜晚冷得就像大寒一样。阿坚经过禅光湖的时候，看见在湖边木棉树的阴影下，一对男女在撕扯扭打。男的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利刃尖刀，刀尖闪着寒光。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让阿坚迅速地跑过去，朝那个男的猛踹，一脚把那个家伙踹到了水沟里。接着，他拦下一辆三轮车，拉着那个女孩跳进车里，催促老车夫加快速度，在警察到来之前迅速消失在了街头。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敢把我带到家里来？”阿坚打开屋里的灯时，那女孩笑着说，语气中带着一种吓唬的意味。

她最多19岁，身材小巧，衣着单薄，却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不过，她脸色苍白，毫无生气，很明显是饿了。

“你刚才出手打他，下手也太狠了。要是被抓，至少要被罚几千块，虽然你打的是小偷。今天晚上就给你免费吧……”

话还没说完，她忽然愣住了，她认出了阿坚！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刹那间，她肩膀蜷缩起来，身子开始发抖，脸色更加苍白。当然，这也许跟她此刻太饿、太冷有关。

阿坚在碗柜翻寻了半天，只找到半锅冷饭和一点猪油。他烧起锅，炒了饭。吃完后，女孩喝了些茶，又吸了支烟，静静地走到床边，慢慢地脱衣服，一边脱一边蜷缩着身体，还强颜欢笑，像是有些惊慌。当女孩弯下身子从头上褪去内衣时，她青白色的瘦弱的脊背布满了鸡皮疙瘩，脊椎上的每一个骨节都突了出来，清晰可数。女孩羞涩地瞥了阿坚一眼，勉强而又畏怯地笑着。她钻进温暖的棉被里，舒舒服服地躺下，很快就沉沉睡去。

睁眼醒来时，她惊讶地发现阿坚仍然坐在桌子边抽着烟。

“给我一支！”

阿坚点了支烟递给那女孩，然后在床边坐下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两个人都沉默着，那沉默里仿佛蕴含着哀伤。

阿坚想不起她叫什么名字，而她好像也忘了阿坚叫什么。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说什么都觉得会把耻辱、痛苦和亵渎深深地刻进彼此的心里。然而，一种共同的记忆却渐渐涌现出来。那是关于阿永的，他是这个女孩的哥哥，也是阿坚在侦察排时的战友。不过，他早已长眠在马德惹的山坡下了。

阿坚还记得战后的某个夏日午后，他拿着阿永的一些遗物来到这个女孩的家里探望。她家在靠近城市边缘的小村落，坐落在一片水塘和滩涂之间。村庄周围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竹丛，村里到处是脏兮兮的狗，四处乱窜。蚊虫老鼠遍地都是，周围飘来阵阵难闻的恶臭。

这个村子里的人，有一半靠乞讨为生，另一半则以捡垃圾、收破烂或是倒卖赃物为生。阿永家的房子也跟村中大多数房子一样，又脏又乱，阴暗潮湿，破败不堪。

这女孩当时刚刚15岁，哭哭啼啼地把阿永干瘪的背包中的东西拿出来，递给双目失明的母亲，让她摸一摸儿子的遗物。包里有一套破旧的军服，一顶普通的帽子，一把小折刀，一只铁碗，一把开裂的竹笛，还有一个小本子。

阿坚告辞的时候，阿永的母亲用她那干枯的双手颤抖着抚摸他的脸，像是安慰他似的说："天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孩子？万事万物老天都自有定数吧，别人家的儿子都回来了，而我家的儿啊，却再也回不来了。"

"我妈就在那年去世了。从那以后我离开了家，不再干捡垃圾的行当。现在那里已经没有垃圾村，只剩下一个垃圾场了。"

女孩开始说话，阿坚也开始说话。讲的都是一些令人痛苦得要窒息的往事。过了好久，天开始亮了，女孩好像才想起什么，掀开被子，拉拉阿坚的手，脸上露出虚弱的笑容。

人生啊人生！这就是人生！

“不！”阿坚说道，“请别这样……”

“但是……你曾经为我打过架。”

阿坚摇摇头。

那天，阿坚把自己所有的现钱都给了她，同时还送给她一份前一天买回来的彩票，一共5张。女孩接受了馈赠，嘻嘻地笑了起来。

阿坚送她走了一段路。走到禅光湖的时候，女孩停住脚步，说道：“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要走了。这辈子再也不会骂你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你这人真逗。”

“好吧。”阿坚轻轻握住她的手说道，“你走吧。”

阿坚还想多说两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阿永是不必再提了。女孩抽出手，转身离开了。

阿坚望着她远去的背影，那么干瘦，那么苍老，那么无助，又那么普通。那些年，等待哥哥的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阿坚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能做些什么。学文化、事业有成、加官晋爵，这所有的一切，从战场上归来以后，在他看来，都突然间变成了泡沫，就连暂时维持生计的工作也没多考虑。虽然还活着，但是他的精神早已在人生和命运面前乖乖地投降了。

但那个春天，到处充满了狂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热情。战争又来临了，可能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转折，带来突如其来的变化。几个自以为很了解阿坚的人都劝他再次入伍。他们说：“在越南，军事是长久的事业，军人都很抢手。”

街上、电车上、公共汽车上、商铺前、机关里，甚至是理发店、茶水摊和酒馆里，所有人都沉迷于有关枪炮弹药的时事消息。就连在西湖边拥抱在一起的情侣也不免对边界争端说上几句。

每天夜晚，火车不断运送士兵穿过城市。坦克、大炮等许多军用物

资堆满了火车车厢的地板，黑色的车厢里塞满了军人。从各个车厢门传来熟悉的军人的汗味，充满了年轻人承受着战火、饥饿、寒冷和风霜雨雪的艰辛味道。

“这种情景好像是回到了15年前刚开始抗击美国的时候。”城里一些衣着华贵的市民这么说，“当然，比起之前，我们更加英勇和强大，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或许真是这样的。阿坚也不知道，他有些犹豫。如果非开战不可，那么就肯定是到了非武力不能解决的地步，但是不管怎样，现在似乎还没到那一步。越南不像别人谣传的是那种穷兵黩武的国家。好战的，只不过是几个四肢短小、大腹便便的知识分子和政客罢了。对普通百姓而言，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带来的伤痛，已经是千年难以平复的了。

话虽这么说，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对阿坚而言，他永生永世只有过去的那一场战争，就是跟美军打的那一场。那场战争一直像巨石一样沉重地压在他心头，萦绕着他，成了他生活里一切幸福、痛苦、快乐、悲伤、爱恋、怨恨的源泉。

对他来说，越南战争是他经历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战争。那场艰苦而神圣的抗美救国战争将在他心中永存。然而，即便如此，阿坚依然感到那一切更像一段秘史。他清楚地知道，他此生的使命就是有朝一日能把那秘史公布于众。他深谙那段秘史，虽然这对于他目前的生活于事无补，毫无意义。

那年春天，看到国家又一次滑向战争的边缘，阿坚的心情起起伏伏，仿佛在经受沧海桑田的变化。仿佛有某种无比重大、无比重要的事情，沉沉地压向他。那是他没来得及完全了解的，甚至都不知道如何称呼的东西。那种感觉像是爱情，像是福音，又像是真理，令他获得新生。

正是在那个战争来临的春天，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开始写第一篇

小说。

阿坚记得，那天晚上，他去看望了住在一楼的阿生。阿生是他和阿芳的同班同学，那时已经奄奄一息，在医院医治了很久，都不见好转，现在是被送回家等死。死期已到，可是死神似乎拖泥带水的，要最后折磨一下阿生。阿坚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两天了。

阿生比阿坚入伍晚，但由于负了伤，退伍比阿坚还早。刚退伍回家的时候，他看起来并不像残废军人，没有任何萎靡不振。他甚至还打算结婚。

但是渐渐地，麻痹症拖垮了他，先是左腿，后来是右腿，最后半身都瘫痪了。阿坚刚从战场上回老家的时候，阿生还可以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路，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的病情就继续恶化，最后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医生们都很惊讶他竟然可以在脊柱受伤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活过来，而且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死，简直不可思议。“没救了。”医生们说。医生们越是想帮他缓解病情，他的情况却越糟，越受折磨，照料他的亲人们也陷入了窘迫之中。这种不幸的状况持续了4年之久。

阿生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他的大哥也成家了。他们的房间在一楼走廊尽头，低矮、阴暗、潮湿，窗户直接对着厕所。阿坚推门进来，屋子里很暗。阿生的嫂子——一个瘦小的妇人和两个小孩坐在屋子中间，忙着给糖果厂制作纸盒，他们谁都没有抬头。

“阿生怎么样了？”阿坚轻声问道。

“老样子，还有一口气。”阿生的嫂子不耐烦地回答，“来看他的人都佩服他这样能撑。”

说完，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打了个激灵。

阿生躺在靠近角落的竹榻上。阿坚走到他身边，一股臭气让他立刻感到了恶心。被子和席子都很脏。阿生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头皮黝黑，

像竹棍一样干枯。干瘦的鼻梁像刀片一样挺着。嘴唇和脸庞都模糊不清，只隐约看见两排牙和两个眼窝，都分不清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

阿坚低下头来，问道："阿生，你还能认出我吗？"

"竟然还能认出来。"他嫂子转过来说道，"可怎么不说话呢？也是，哪里还有力气说话哟。"

"他还吃点喝点什么吗？"

"能，可是很快会都吐出来。都这个样子了，还一直撑着，真是遭罪！"

阿坚坐在竹榻边的一张椅子上。他不知道说什么，就干坐着，大约坐了15到20分钟。

他仔细盯着看，才发现阿生的被子随着呼吸的节奏在上下起伏。房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有阿生嫂子的喃喃自语声。阿生哥哥阿训那时躺在阁楼上打着鼾，头歪向阿生这边。

阿生，我们十年级甲班的苦命诗人啊，你真是太可怜了！

夏天的时候，有一次阿坚到医院里看望阿生。那时他已无痊愈的希望，但还能动弹，也能坐在轮椅上，头脑也还清醒。与许多患了绝症、必死无疑的人不同，阿生并没有因自己无药可救而自怨自艾。他不呻吟，也不怨天尤人，也从不想方设法向他人倾诉自己的不幸。他不想让看望他的人难过，泛青的脸上总是尽量表现出一副阳光灿烂的样子。

阿坚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努力地微笑，表现出很温和平静的样子，虽然他说话的声音很虚弱。他和阿坚谈天说地，还主动把阿坚带回上学时的几段往事中，其中有关于同学和老师的，也有关于他自己的。当阿坚跟他讲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时而点头，时而挑眉，露出或惊诧或陶醉或好奇或充满自信的表情，有时候他还用审视的态度说道："这样啊？真是绝了……太有趣了……嗯，她就是那样，真是可爱……啊，

我记起来了，哎呀，那件事才是真有趣啊……”

阿坚推着轮椅，把阿生带到医院的花园里，欣赏夜幕降临时的风景。夏日的黄昏十分安静，空气清新。花园里如茵的绿草映照在晚霞里，一切是那么富有诗意。阿坚在一棵菩提树下停下轮椅。

“‘夕阳斜分黄昏，荒园女贞双叶含愁……’呃，这才是诗啊！”阿生微微一笑，两眼稍稍眯起，“我曾经渴望成为一名诗人。参军后，我就暗暗下定决心要成为像黎英春那样的人，要像他的诗歌写的那样，‘铸一座世纪丰碑’，梦想就应该是这样的。还有啊，实话跟你说，我曾经给阿芳写过一大堆情诗，我一直都怕你知道了把我痛打一顿呢。”

说完那些，他俩都沉默了一会儿。无须多言，他们默默无语却心意相通。这两个年少时的好友，在战场上拼杀多年之后，现在虽然又坐在一起，却生活在两种不同的境遇中。他们一起陷入了沉思，陷入前尘往事里。

阿坚把阿生送回病房，扶他上床后，跟他道别。他抱住阿生，轻轻地吻了他那瘦削的面庞。

“常来看我啊，阿坚。”阿生说道。

“常来啊。”阿生又说了一句，声音哽咽了，仿佛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忧伤和悲切，“我真受不了了，真希望赶快死了算了，死了就脱离苦海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我这个样子，就好像被战争夺去了自由一般。这样活着，跟奴隶有什么两样？”

而今，在阿生的病榻边，看着垂死的好友，阿坚悲从中来，不禁掩面抽泣。离开那个半似坟墓一样的房间时，他还无法控制情绪，像逃走一般，都没来得及跟阿生的嫂子打一声招呼。到了家，他连棉衣都没脱，就仰面躺到床上，把鞋子胡乱地踢到席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眼泪无声地落下来。他感到浑身燥热，心中异常痛苦。

现在去哪儿呢？现在还能做什么呢？

他不停地咳嗽着、呻吟着，心中满是歉意，这让他很费解，让他不安。说起来，战争之后，他曾经有过幸福的感觉，至少回家那天他有过幸福的感觉。1976年秋末，他乘坐的火车在穿越（纵贯越南南北）铁路上奔驰了三天三夜，那三个昼夜可以称得上他戎马生涯当中最后的一丝快乐。

尽管如此，回忆起来，心中却是阵阵作痛。在那趟“统一”号列车上，都是回家的伤残士兵。架子上堆着又厚又紧的背包，横在车厢里的吊床则把火车变成了临时客栈。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没有迎接胜利队伍的喇叭声，没有鼓号乐队，也没有凯歌。这些都还可以勉强忍受，但是人们前前后后表现出来的不敬着实让人气愤。

火车站的景象就像黄昏的闹市一般嘈杂不堪。当局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行李，把每个行囊和背包都翻开。那情形就好像南部有座财宝山，解放后被抢占一空，而抢夺它的正是他们这些当兵的。

每到一个站，火车刚停下，扬声器里就传来声嘶力竭的声音，唯恐那些受伤的、生病的、残疾的军人听不见似的。而播放的内容就是教育他们不要苟且偷安，要抵御糖衣炮弹的袭击，要防止堕落的南方思想的侵袭，不可居功自傲，等等。

我们这些“功臣”倒是懂得相互安慰，懂得把一切痛苦的事情都看作玩笑，看作打趣，看作笑话。等到铁路两边出现了亲爱的红河景色，所有人都像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之中。长久以来深藏在内心的梦想与愿望，全都蜂拥而出，大家都幻想从此永远地生活在和平之中。

在火车上的最后一天，阿坚和一个叫阿贤的女兵度过了一段相当亲密的时光。阿贤来自南定的龙市附近，却操着浓重的河仙口音，她是1966年上前线的，在第9战区服役，也是在那里负了伤，现在腿脚不

便。

那天晚上，他把阿贤抱到自己的吊床里共度良宵。火车的颠簸让吊床一直都摇摇晃晃的。附近的士兵不断起哄瞎闹，调笑他们。他们视若无睹地搂在一起，舒舒服服地睡觉，还互相说着情话。偶尔醒来，便抱得更紧，相互亲吻，在热情的拥抱中享受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光，享受他们青春岁月的最后几公里。当火车停靠在南定站，阿坚把阿贤扶下车。他也不想继续待在车上，准备把阿贤送回家。阿贤笑着把话岔开："算了！到此为止吧，让这一切都结束吧。纠缠在一起干吗呢？你也要回家的，要照看家里的房子，想想以后要靠什么谋生。回去看看，说不定还有谁在等着你呢。"

"可是，还能见面吗？"

"和平时期的事情还无法预知。会不会再打仗，还要不要再参军，这都还说不好呢。唉，以后还会不会想念对方，也只能随缘了。"

阿贤转身独自走了，她走出火车站的时候，步履异常艰难。她走动的时候，把重心都放在两根拐杖上，软绵绵的身子一瘸一拐地挪动着，看起来还有一丝轻盈和优雅。快走出拥挤的站台时，她又回头努力地寻找，想最后看一眼阿坚。她的双眼是那么清澈明亮，却又充满哀愁和悲切。她伸出一只手摇晃了一下，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然后果断转身，消失在人海里。

从那一站起到河内，火车里好像一直都十分欢快，嘹亮的汽笛声仿佛不断地向人们宣告着："幸福！""幸福！"车厢之间的连接处那轰隆隆的声音似乎也在提醒着："幸福！""幸福！"

离河内越来越近，阿坚也越来越激动，身体开始发热，心怦怦直跳。双眼因噙满了泪水，渐渐变得模糊。他曾无数次设想归乡的行程，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能美梦成真。

当他从草市火车站出来时，天已经黑了。穿过寂静的街道，他走进

了老家门前的院子。楼房里没有一丝亮光，完全隐没在昏暗的夜色中。家家户户都进入了梦乡，唯有楼道口的那扇门不知为何没有关，好像在迎接他的归来。家里早就没人了，当然不会有人等他，绝对不会的……不过，他走上楼梯时心头忽然一紧，预感到有什么意外的事情要来临。

在暗黄的灯光下，他小心翼翼地穿过走廊，摸到家门口。看到那扇熟悉的棕色房门，摸着门上挂着的刻有父亲名字的小铜牌，他感到一阵眩晕，身子一晃，几乎都站不稳了，双手也越发地颤抖起来，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

突然有开门的声音，从隔壁屋里走出来一个女子，她身材高挑，穿着鲜艳的睡衣，轻轻地迈向走廊。冷不丁，她看见了阿坚，差点失声叫起来。

看到她，阿坚也开始颤抖，沉睡多年的情感好像一瞬间被唤醒了，凝聚在这一刻。刚要跨出门槛的女子倒向阿坚，使他身子向后倾斜了一下。女子用她的双手轻轻地、温柔地搂住了他的脖子，叫了一声："阿坚！"

"阿……芳！"他喃喃自语，接着抱着她吻起来。这是他们阔别10年之后的一吻。这一吻深深攫住了彼此的心，仿佛永远都不会再有如此甜蜜的亲吻，令他们永生难忘。

阿芳用她的脸轻轻地摩挲着阿坚的嘴唇，然后静静地埋在他胸前的粗布军装上。

"阿芳啊……嗯，"阿坚轻声说道，"整整10年过去了，我还以为你已经不在人间了。"

"嗯……我们真是心意相通……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正在这时，不知为何，阿坚感到怀中阿芳柔弱的身躯闪过一丝惊慌，使他从无边的幸福中感到了某种异样和惶恐。他好像听见有什么人

正悄无声息地在后面观察着他和阿芳相逢的一举一动，不禁咬紧了牙关。

为了缓解紧张，阿芳解开睡衣上的第一颗纽扣，取下胸前项链上那个形如十字架的坠子，原来这就是阿坚家的钥匙。

阿坚的眼睛虽然有些模糊，但他还是用钥匙开了锁，打开了房门。屋子里尘封多年的气息此刻一下子喷涌而出，如同从前美好的一切都向他围拢过来。猛地，他抓起阿芳的手，用力把她往房间里拉。与此同时，他从阿芳房间的门缝瞥见一个人影。阿芳顿时面色苍白，目光低垂。她跟在阿坚身后，但只走了一步。一刹那间，阿坚察觉到阿芳在向门槛后面打手势。

他放开了阿芳，弯腰拿起门槛外的背包，独自走进房屋，紧紧地关上了门。天哪！怎么会这样！和平、幸福、胜利的灿烂光芒、凯旋时祥和的气氛、对未来的信心、美好的理想……这一切似乎都化为了泡影。

我真是太可怜、太天真了！

日后每次回想起战后新生活的这第一个夜晚，他的心都隐隐作痛，又无处可诉。

阿坚站起来，在房间里不断地走来走去。他想不到，神圣的战争回报给他的却是巨大的损失，从此以后他要不断承受那些损失。

战争过后，他生命里的一切似乎都荡然无存，只留下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梦。他和所有人都不在一个频道上了。时间越长，阿坚越觉得自己不是活着，而是被困在这人世间。

他又跌坐到椅子上，心中无限怅惘，脑海里不断闪现出此起彼伏的形象。

不！怎么会这样？战争结束后我的命运怎能这样？！命运呀，你为什么不事先给我一些暗示？！对，归来的第一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就是

命运的暗示吧？就算他和阿芳想反抗命运，可又能怎么样呢？

那天晚上，阿芳又回到了他身边。那个跟她同居并准备跟她结婚的男人当即离开了。就是眼盲的人，也知道阿坚和阿芳是怎么回事吧？

回想起那段时光，真是要多黑暗有多黑暗。他天天沉湎于酒精，千百次地求自己冷静下来，但是，一想到战后他们两人在一起共同度过的时光，他就止不住悲伤。他的生活被十年战火毁坏后，又被爱情的利爪撕得粉碎。

他跟阿芳两个人的新生活很快令彼此心碎，同居生活不久就结束了。

在酒馆的一次冲突中，阿坚把阿芳其中的一个旧情人打成了重伤。在公安局里，大家都骂他是一条疯狗。回家见到阿芳时，他哑口无言，只有泪眼双流。

“我们还没有摆脱回忆的纠缠，我们误认为这是可以跨越的小小沙粒，”阿芳离开时说道，“可我们面对的不是沙粒而是高山。那一次我应该死掉……这样至少对你来说我仍然是美好纯洁的。现在我人在你这里，却变成了你生命中的黑夜，成了你的万丈深渊，是不是？”

他一言不发，没有阻止阿芳再度走出他的生活，他认为没有必要。然而，短时间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很容易，但要一直保持这种态度就太难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过去了，他越来越焦虑，片刻不得安宁。他没法继续去大学里听课了，在家也是坐立不安。一有高跟鞋上楼梯的声音，他的心就会紧张得仿佛要停止跳动。

他常常站在窗边直愣愣地看着街道。有时候走在街上，他也时不时紧张地扭头看身后。无数个夜晚，绝望涌上心头，泪水横流，他不得不把头埋在枕头里，近乎窒息……他知道，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阿芳回来，就是看着她，一起经历痛苦……

潮湿的房间里好像越来越冷。风刮过房门，桌子上，一杯泡好的茶

已经凉了，却还一口都没有喝过。旁边还有几本书、一叠纸、笔、墨水盒、烟灰缸，花瓶里插着的玫瑰已经凋谢。

不过，正是在那个春夜，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重新沿着过去的情感道路去生活、去探索，再经历一次过往的战争生活。当然，他还没有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天命，他当时只认为这是一种解脱的方式。

“叙述那些被埋没的人的故事，抒写他们已经褪色的爱情，点亮人们曾经的梦想，这仿佛是我的救赎之路。”阿坚心想。

但是时至今日，阿坚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当他站在窗前看着凄迷的冷雨，看着灰暗的天空，他又开始深深地思念阿芳。看着雨水顺着东北风飘落，他仿佛又突然置身北翼的雨季，又看见了玉博瑞的山坡和招魂林，侦察排里战友们的面孔也一一浮现。接着，时间退回到更久以前，停留在他们27营溃败的那场恐怖的恶战中。

这是为什么？也许永远没有答案。

他只觉得房间里的气氛很诡异，就好像被拖回过去的战场，好像上百发落在招魂林中的炮弹引起的冲击波正冲向房间，飞机俯冲的轰鸣声也时时传来，使墙壁产生巨大的震动。阿坚吓得往后退了一步，他失魂落魄，意识模糊，头脑昏沉地踱着步，突然灵光一闪，踉跄地栽坐到桌子前，机械地拿起笔。这次不是写信，而是开始写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他那间屋子简直不像人住的，屋子里家具十分简陋，一张床歪歪斜斜的，上面堆着破旧的寝具。墙壁四处掉灰，地板很破，而且落满灰尘，还堆着一摞报纸和杂志，横七竖八地散落着酒瓶。柜子里蟑螂爬进爬出。我们的作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带着稍纵即逝的灵感全神贯注地写着他人生中头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用他特别的方式唤醒战死在招魂林里的战士，重温那激烈的战况，回顾他所在的侦察排的悲惨命运。

他的手写酸了，开始颤抖，心像被撕裂了，肺在烟雾中要窒息，口

干舌燥，说不出话，但他依旧埋头写着。他身旁回响着叫喊声和痛苦的呻吟声，耳边是接连不断的炮弹声和直升机投下的炸弹声。他笔下的人物相继倒下，当他写到为大部队撤退留守断后的主角死去，并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搭在防御工事的边上时，河内的春风已经吹到了他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

阿坚精疲力竭，又觉得天旋地转一般难受。

他走出房间，拖着步子晃晃悠悠地走在人行道上，像一个流浪的孤魂在太阳下行走。夜晚，炽热的感觉已经渐渐消退，但他的心好像再也无法平静了。那感觉好像是受伤失血过多，昏迷之后，刚刚在战场上醒来一样。

他眼前的世界完全变了，几乎就在这一夜之间，那奇幻的、飞速的却又漫长的一夜。而现在，他心中铭记着的，自孩提时代就十分熟悉的清雅的阮攸路、安静的禅光湖，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他也认不出自己的灵魂了。早晨的天空和从东北方飘来的白云明亮得就像染上了特别的颜色。灰色的屋脊在阳光下闪耀得像刚从水中捞出来一样。那一整个星期天，阿坚就像一个傻子似的在街上晃荡。悲喜交加的心情就像黎明掺杂了黄昏，映照着他的思绪。这些年来心中的焦虑、痛楚和辛酸悲苦，已经变得寻常、平淡。

“这些生活，”阿坚想，“它们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相信，自己已经复活，但不是活在当下，而是退回到过去的生活里。每天都在回溯，在一幕幕回放中不断复活。他好像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新生活，那正是过去的生活，是在战争的悲苦中逝去的年少时光。

傍晚，他来到公园，沿着两旁种满花草的碎石路走着。穿过水潭边的树丛，他在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地方发现了一张空着的石椅，便在那儿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倾听风掠过湖面的声音。

他感到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孤寂和忧愁，以至于完全体会不到冷风

在吹。眼前水天迷蒙，那些生与死、幸福与哀伤、回忆与梦想也好像都变得遥不可及。

早春浓郁的香气随着湖波荡漾开来，阿坚还沉浸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仿佛这与他无关。他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些神秘的东西，那是某一段生活、某处风景、某个画面或某个人的样子，当然，都是很久以前的。紧接着，另一段生活、另一些往事又悄然浮现在眼前，与前面的思绪叠加在一起。

他忆起那个旱季的正午，阳光那么温暖，稀疏的树林里鲜花怒放。又忆起雨季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跋涉到沙泰河边的丛林挖竹笋和野菜的情形。还有河边、芦苇荡里以及荒芜的农舍里，曾经带给他们许多安慰的几个不知名的女子。早春的下午，尽管阳光普照，却还略显冷寂。往事在他的心中堆积如山，一切是那么遥远、那么宁静，却又那么热烈、那么深刻。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任由无边的记忆带他飞向那永恒的过往。

第三章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也好像是几年过去了。阿坚日日夜夜勤于笔耕，长篇小说的稿子渐渐厚起来，某天终于写到了结尾处。可是，与此同时，他日益感到书稿永远是一个半成品。

小说的后面几章与前面章节有部分重叠，有些故事框架和情节前面虽然写了，可后面又没接着写，没有结局。一切都好像是这部小说在沿着自己的走向行进，非阿坚所能操控。作品犹如河水，它自己构筑了它流淌的时间，决定了它的走向和最终停留的港湾。而阿坚仿佛只是奉命写作，他要努力地、勤勉地、静静地将自己的命运与作品中的人物交织在一起，在回忆或想象的文字洪流中载浮载沉。也就是说，他仿佛十分被动，对自己写就的章节都不甚了解。小说的脉络如何，如何行文，他好像完全受制于某种神秘逻辑。

从阿坚开始写长篇小说的那个晚上起，记忆的火炬就将他带入了深深的迷宫。他在无数弯道里千回百转，最终又回到过去的原始丛林中，回到沙泰河、升天隘、招魂林和鳄鱼湖等地方。这些地名就像阴间的山水一般模糊。接着小说中又出现了侦察排的战斗生活，战友之间深厚的感情以及那混合着青春快乐的战争痛苦。最后，小说又进入一段收尸队在战后上香的情节，他们在西原地区行进，漫长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战士们的坟墓。死去的人又在他的稿纸上鲜活了起来。

可以说，阿坚的小说里弥漫着原始丛林的恐怖气氛。丛林里昏暗无比，死尸遍布，鬼影重重，充满瘴气。有时，他写到遗物和腐烂的残骸从树底下被捞出来时，会联想到丛林里流传的士兵们的生活故事。正是这些早已不在人间的战士激活了他的小说，为他的小说构筑了主要框架，形成了小说的基调、句子的节奏乃至每个字的生命。

从小说的开头就可以看出，里面没有几个人物能像阿坚一样活到胜利的时刻。战争一开始，他们便不得不采用激烈的行动反抗死亡，但是很快就被湮没在令人惊惶的战场上。

当时的景象太过残忍，令人忍不住祈求上苍别再让任何人经历这种惨剧。那些战士仿佛一直在被死神窥视，被阎王爷追赶，然后在一瞬间便被推入死亡。他们有的是一个一个被杀害，有的是成批被杀，有的是当场被子弹击中倒在地上毙命，有的是受伤失血过多而死，有的是慢慢被折磨而死，有的表面活着却整天陷入可怕的梦魇。

当代的作家，也许很少有人像阿坚这样见证过如此多的死亡和尸体。他的书中充满了死尸的景象。他目睹一队年轻的美国大兵肩并肩躺在放置了手榴弹的坑道里，他们的身上没有一处伤痕，好像是精疲力竭，无法突围，陷入了永久的沉睡中。还有，科棱地区的丛林里那一堆士兵尸体，他们衣着还那么整齐，如果不是成群的苍蝇和蛆虫在他们身上横行，并发出阵阵恶臭的话，他们简直就像是躺在那里晒太阳。

读过阿坚小说的人都能描述出在B-52轰炸机连续扫射一晚之后的那个黎明，无数断手断脚像雨点一样从天空中掉下来，落在沙泰河边。还有，炒人肉坡，经过三天血战之后，几乎变成了一座用尸体堆积而成的城堡。某个踩到地雷的士兵像是插上了翅膀一般飞上树梢。

总之，阿坚笔下描绘的各种各样的逼真死法，旁人恐怕很难企及。他就像是一个从地底下、从梦中走出来的战士在高声向我们诉说生死，诉说离世的瞬间，甚至诉说死后的生活。在小说里，死者的灵魂常对活着的人说："请你们相信我，死亡不是进入恐怖的地狱，而是另一种生活，一种别样的生活。死亡让我们得到了真正的安宁、超脱和自由。"

对阿坚而言，死去的人自然比活人模糊和遥远。他们是那么孤单、那么平和，又如幻影一般奇妙。有时候，战死沙场的将士们的魂灵的出现，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阿坚从来没有听过那种声音，但是收尸队的其他弟兄都说曾听到逝者弹琴和歌唱。他们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升天隘。每当夜幕降临，在那铺满落叶的原始丛林的最深处，就会传来神秘的低吟："光荣的岁月啊，无尽的苦痛……"其间甚至还有吉他的声音若隐若现。这无名的歌曲，词曲都很简单，却又很神秘，每个人听到的版本略有不同，但是大家都说自己听到过，因为它每夜都会出现。连续几个晚上听了这诡异的歌声之后，他们根据那歌声定位，找到了逝者骸骨所在的地方。他的尸骨被一辆坦克碾得粉碎，只剩下他亲手做的那把吉他还完好无损。

不管你信不信，这故事还有后续。人们说，当他们捧起粉碎的骨灰，拿起那把吉他准备给他入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丛林深处响起的那首悲壮歌曲。葬礼过后，那音乐声就平息了，再也没有人听到过。那首歌一定从这片丛林永远消失了吧。

这个故事当然是一个传说，但它提醒着人们：许许多多的无名坟冢和尸骨都与种种传说紧密相关，而版本各异的传说共同构成了一个传奇故事的宝库。这宝库是关于抗美士兵们神圣而又充满苦痛的事业的。这事业，会被载入永恒的史册，同时也将不断地被遗忘。

阿坚记起来，有一天，他们小分队在沙泰河边的莫莱盆地开启了一座坟墓。那座坟墓凸起在河边的高地上，那是一个好地方，即使在洪涝成灾的雨季也不会被淹没。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棺材的里里外外并没有洒过什么药水，逝者的尸体却像活人一样。尸体装在一个尼龙袋子里，像是美军用作裹尸布的那种厚厚的袋子，不同的是，这个袋子很透明。从外面看，那死去的战士好像还在呼吸，像闭着眼睛在沉睡。他的面容年轻俊朗，看上去有一种沉默的庄重感。他的皮肤是温热的，那身苏州军服[(1)]也像新的一样光洁平整。但就在他们眼前，只一会儿的工夫，尼龙袋好像就膨胀起来，变成了一团白色，看起来像一大团烟雾般朦胧。接着金光一闪，仿佛无形中有某种东西超脱了。白色很快就消散开，尼龙袋瘪了下去，露

出了一具完整的焦黄的尸骨。

阿坚和兄弟们都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静静地站了好久才缓过神来。接着大家不约而同地跪下来，双手合十，朝着那位士兵魂归的方向祈祷。此时，在苍茫的天空中，风卷着云彩朝北翼方向飘去。一群黑色的大雁从海那边飞过来，排着整整齐齐的“V”字形。它们有节奏地挥动双翅，怡然地飞过那一片崇山峻岭。

“如果不能核实他们的身份，那么恐怕咱们有生之年都不会轻松。”师里收尸队的队长总念叨着这句话，就像是给队里的弟兄们传达某种信念。他是一位资深的行政助理，整个军旅生涯都是在办理衾殓和掩埋死尸等任务中度过的。

不过，队长的这句话对他们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因为虽然阿坚和几乎所有收尸队的弟兄都活过了战争，可是他们的心始终都在被无边的凄凉所笼罩。想起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士兵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就忍不住号啕大哭。

一天，24团的那个叫阿判的海防籍侦察兵跟阿坚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唉，我到现在都不清楚他的名字，就连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或是中部人也都不清楚，只知道他属于南越那边的第六特种军。因为没听他说过话，只听到他的呻吟，呻吟声哪有什么口音呢。那是1969年的雨季末旱季初，雨季来临会是什么样子就不必说了，你也是知道的。当时我们双方军队在升天隘附近进行了一场血战。战斗还没有分出胜负，双方士兵就都已经伤痕累累，疲惫不堪。可是美军不顾战场中有自己的盟友，竟然从山顶向下用大炮猛烈地轰炸了两个小时。等到炮火减弱了一些，那帮魔鬼又开始疯狂地投放炸弹。我冲进了155防空洞，躲开了那些发光的炸弹，之后就听见炸弹在周围爆炸的声音。那时我可真是处在生死攸关的境地。可就在这个时候，他转过身来，像是一捆木头似的将我扑倒在身下。我因为极度害怕，迅速抽出刀疯狂地往他胸前猛刺了两

下，又在他腹部刺了一刀，接着刺向他的脖子。他大声地哀号着，拼命挣扎，眼珠子瞪得大大的。那时我才晓得，他在被我攻击之前就已经受了重伤。他被他们自己的炸弹炸掉了一只脚，身上血流不止，嘴边也满是鲜血，双手捂着露在外面的冒着热气的肠子，整个人簌簌地颤抖着。我一时不知所措，异常惊恐地望着他，心如刀绞。我帮他把肠子塞回肚子里去，又把自己的衣服撕开来给他包扎。可他的身上尽是些严重的伤口，血并没有止住多少。这种情况要是换作其他人，没他那么壮硕如牛的话，早就死了，他却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大，眼泪哗哗地往外流。我打心底里害怕，更有一种深切的同情。所以等到轰炸停下来，不再有射击声，只有越来越密集的雨点时，我扶着他的肩膀对他说：‘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去找一些棉纱绷带，很快就回来。’他停止了呻吟和喘息，眨了眨眼睛望向我，他的脸上被雨水打湿了，还混合着眼泪和血。我钻出了防空洞。丛林已经被夷为平地，敌我双方都已经撤离了。我四处寻觅了很久，才找到了一个装满棉纱绷带的急救包，然后立刻回去找他……但是，我真是太傻了！”

阿判开始埋怨自己，不住地摇头。冷静了一会儿之后，开始带着埋怨自己的口吻说：“我太傻了，不是吗？夜晚已经来临了，天又下着大雨，丛林已经被全部毁坏了，到处都是被炸倒的横七竖八的树木，地上有几百上千个类似的炮坑，到底哪一个是我跟那个伪军一起躲过的呢？雨越下越大，雨水从山上不停往下灌，形成无数条河流。山里天黑得特别快，我越发辨不清方向。‘伪军！那个伪军啊，你在哪里？’我发疯似的叫喊着，奔跑着，慌慌张张地寻找着。突然我一脚踩空，滑倒了，跌到一个坑洞里，我发现雨水已经没过了膝盖，也就是说，如果是坐着，那就已经淹没了胸部。天空中还阴雨连绵，想到他的处境，我的心像被锥刺般疼痛。那一整夜，我跌跌撞撞地一个洞接一个洞不断地摸索寻找。可是次次扑空，我筋疲力尽，心力交瘁。天亮之后，雨势稍歇，呈现在我眼前的景象让我一下子心凉了半截。所有的弹坑炮坑都满满地充斥着血水。我惊慌失措，快速奔了过去，那个时候我可能真是发疯了。

脑子里想象着他慢慢被折磨死去的情形，那跟深陷泥淖的人有什么分别！水由齐腰漫上了双肩，然后没到了脖子，触碰到了他的下巴，他的嘴唇，之后是人中，再之后贴近了鼻孔……他就开始呛水。最后的时刻他极其渴望我会出现……但居然……他最后肯定就是这样死在某一个坑洞中了。如今很多年过去了，一看到下大雨的情景，我的内心就会像被锥刺般痛苦。我就会想起那个伪军，想起我的愚笨和残忍。我当时要是痛快杀了他可能还好一些，真没想到因为我的缘故，他要那样屈辱而痛苦地死去。”

不知道过了这么多年平静安宁的生活之后，现在，阿判的内心是已经平复，还是依然充满着愧疚？那个在注满雨水的坑洞里死去的伪军是否还一直让他内心纠结痛苦呢？阿坚常常这么追问，就像是在扪心自问。

在一个战士的内心深处，战争的痛苦竟然和恋爱中的痛苦那么相似，又像是某种对故乡的思念，像是夜晚在茫茫大海上漂流的船只的孤独。

那是一种忧愁，一种思念，一种淡淡的痛心，它能够将人带回过去的光阴里。

战争的痛苦无法指定具体是哪个地点、哪个事件或哪个人造成的。一旦要把这痛苦锁定在某个点的话，那就不再是普通的悲伤了，而会成为内心的一种撕裂般的疼痛。要避免这种痛苦，就要特别注意不能把焦点放在死人身上。

但是无论如何，在阿坚的有生之年，他是无法忘记他的第一个班长阿广了。那是1966年的旱季，在东沙泰战役中，阿坚当时还是一名新兵，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整整三天三夜，他跟随着阿广一起与敌军空降兵激战。阿广带着他，帮着他，也掩护着他。无论是站着、躺着、翻滚着，还是射击、冲锋、奔跑的时候，阿坚都一直紧紧跟着阿广。可是当全连横穿一片通向300号高地的树林以靠近正从直升机上空降的美国

大兵时，突然，一颗106式炸弹在阿广脚下爆炸，他被炸飞，之后重重地摔了下来。阿坚跑到他倒下的地方，跪在他身旁，看到他肚破肠流的样子，惊慌失措得不知道该如何包扎。更可怕的是，阿广的骨头似乎都断了，胸膜向内凹陷，双手摇摇晃晃的，两条腿已经变成青紫色。

可能是因为太痛了，阿广只昏迷过去一小会儿就很快醒过来了。阿广的老家在芒街，渔民出身的他极其健壮，人长得高大魁梧，又朴实热心。他在战场上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平常他总是默默忍受苦痛，这时候他却尖叫起来："别碰我！不要！别给我包扎！不！不要啊！"

阿坚还是想方设法要为阿广的双腿包扎。

"停！停下！老天！"阿广抽泣着，鲜血从他的嘴里汩汩流出，接着又昏迷了过去。半晌，他微微动了动头，睁开了眼睛。

"阿坚，阿坚！开枪，杀了我吧！"阿广哭泣着，吼着，"开枪！"

"阿坚，我命令你立刻杀了我！天哪！你快开枪，冲着我，开枪！你妈的，开枪啊，老天爷！"

森林里的战斗依然激烈。砰！砰！砰！此起彼伏的枪声与烟雾围绕在林间，似乎要将森林翻转一遍。阿坚浑身发抖但还是竭力照料阿广。他小心翼翼地包扎着，希望班长能暂时晕过去，那样他至少能忘却痛苦。阿坚能体会到他那剧痛的折磨，但死神似乎一定要让阿广醒着，生生承受煎熬。

紧接着，敌人又在他们身旁投下炸弹，瞬间击碎了树枝，扬起尘土，把他们两人埋在了泥土下面。

过了很久，阿坚才从土里挖出阿广。他还活着，还有知觉，嘴里都是血，也还有呼吸，可是他一呼吸，嘴里就冒血沫。阿广眼睛圆睁着，就像想闭闭不上一样。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有什么话要说。

阿坚俯下身子，听他说道："你可怜可怜我吧！不要拖延了，我好

难受，骨头都散了，还有肠子……也断了。”他的声音微弱得跟蚂蚁似的，那痛苦的神情让阿坚毛骨悚然，痛心不已。“让我死吧……一枪而已……一切就都结束了。”

阿坚惊恐万分。忽然，阿广集中余力，伸出胳膊抽出阿坚腰间的枪。

“哈！”阿广高呼着，如同得胜一样，欣喜若狂地大笑起来，声音粗哑恐怖，“哈哈！快退后！阿坚，给我退得远远的！哈哈！”

阿坚跳了起来，后退，后退，眼睛盯着枪口，随后他转过身去，撒开腿就跑，跑过那些被炸得七零八落、冒着焦烟的树丛。“哈哈哈！”狂乱的笑声间夹杂着抽泣声，从他身后不断传来，“哈哈哈！”

9年以后，收尸队有一个人说，他曾经在某天晚上听到了从沙泰河岸边的300号高地传来的笑声，那笑声很癫狂，他觉得像是妖怪。他激动地讲给大家听，围在他身边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

“我猜这就是那些当地人所说的鬼神或是魔鬼的笑声吧，总之绝对不可能是人发出的声音。那笑声很狂乱、很恐怖，在300号高地回荡。笑声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足以让我浑身发冷。我试着去寻找那笑声的源头，看到在森林中间有一根长长的肠子围着一只动物。太他妈吓人了！然后我发现一间茅草屋，一阵风吹来，还闻到了焦煳味和烤木薯的味道。我猜那里可能有人，可是在晦暗的光线下，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毛茸茸的身影，说他是人吧，又觉得更像一只动物。他胡子和头发都很长，赤身裸体地坐在一棵枯倒的树上，直直地望向我藏身的树丛。我还看到他手中握着一枚手榴弹，吓得我匍匐着后退，不料碰到树枝，让那妖怪注意到了。他站起来，仔细看了看，然后走了过来。我跳起来撒腿就跑。突然间，那恐怖的笑声又响起来，紧紧追随着我。”

“是野人吧？”一个人问道。

“野人怎么会有武器呢？又怎么会住茅草屋呢？又不是哪个村落留

下的遗迹，除了我们自己部队耕种的那块山地外，没有坡地的痕迹。不过最重要的是，人的笑声不可能是那个样子的。”

“说不定是阿松呢？阿坚，你觉得呢？”

“哪个阿松？”阿坚问道。

“还能是哪个阿松，疯子阿松呗，你忘了，那个卫兵团的。他疯了以后，1971年，咱们团回营地的路上，快走到90号公路的丁字路口的时候，他就躲到森林里去了，离这里特别近。”

“啊，阿松……想起来了。差点忘了，那家伙发起疯来就狂笑，听起来让人冒冷汗。”

有人说，树林中有些诡异的溪流，喝了里面的水就会生病，甚至发疯。但是阿松变成疯子是因为弹片打进了脑子，团里的医生是这样说的。阿坚想起他们团曾遭轰炸，死伤惨重。唯有阿松毫发未损，只是不停地喊头疼。医生给他开了感冒药，但是并无好转，反而更疼了。

一天晚上，全团被阿松的笑声吵得难以入眠，大家全体出动搜捕他，想送他去医治。别看阿松是个疯子，躲藏的能耐可不小。偶尔从树丛中传来他的笑声，像是在嘲笑大家，可笑声中充满忧愁，让人无比伤感。搜索追捕了一个月后，毫无结果，他藏进了森林深处，完全没了踪影。人们说，弹片在人脑里不会静止不动，而是游离其中，在大脑的沟沟壑壑间来回穿插，让人癫狂。

然而，现在谈起300号高地脚下的魔鬼的笑声，阿坚很难再想起阿松，他想到的是阿广。9年前也是在同样的地方，那份苦痛深入心田，生根发芽，哀思久驻，悲情不散。

总的来说，现在阿坚已经开始相信鬼影魂魄之说，相信深山丛林处传来的奇怪笑声是真的。

当阿坚和另外一些人快到茅草屋时，那个鬼影发出了笑声，惊悚的

笑声像是一种警告，让一行人止步不前。

“你是谁？”阿坚大声问。

“出来吧，我们是你的战友。我们已经找了你很久，找遍了丛林。”

他们对着那茅草屋喊话，可是没有任何回音。周围林木参差，林间空地上则野草丛生，一片荒芜景象。只有山间的河水声传来，汩汩不断，犹如祈愿声。

“我们想告诉你，已经打完仗了，和平了。”阿坚轻声说道。之后，他能感觉到那个孤魂野鬼的眼睛透过茅草墙壁扫过人群，最后落到了自己身上。

“让我们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吧。”阿坚又说了一句。

话音刚落，传来了一阵可怕的笑声，令人毛骨悚然。

那是在笑，还是在哭泣吼叫，或者是失去理智后的呼号？那笑声绵长不断，听起来狂野不羁，又牵扯着大伙儿的心，好像并不只是笑声，粗哑之中还有微微颤抖。

他们就这样一直等待着，不知过去了多久，直到这笑声减弱了几分，阿坚才镇定地走到茅草屋边。

茅屋嘎吱嘎吱作响，阿坚他们都看不清里面有什么。屋中有些东西从后门跑掉了，他们——也就是说不止有一个黑影，蹿出去飞跑，消失在齐人高的草丛中，在草上留下了一线痕迹。黑影所经之处，惊鸿嘶鸣。

“那边！”一人脱口而出。

在一片草木交接的空地上，瞬间出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鬼影，不可言状，充满神秘，在阳光下一掠而过，又黑又长的头发凌乱地飞舞着。还有一个鬼影，但是由于它伏地而跑，只露出如鳝鱼一般黑漆漆的后背。

现实和幻觉交织在一起，像深绿色的林间交汇的两股流水。

在寂寥无人的森林，阿坚依稀有些怅惘，他停在房门外的一个箱子前，里面存着少许稻米、食盐和药物。但是，他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觉得很不解，箱子还留在那里，恐怕没有人碰过。

“他们怀疑是陷阱，”有个人说，“他们害怕，所以不敢碰我们给的东西。”

“‘他们’？也就是说是人了？”

透过门上的小孔，大家看向屋内。睡觉的地方放着一些美国佬用的那种草垫。三个大石块在墙角垒成了一个灶台，四周散落着木薯皮和玉米芯。空气中弥漫着呛鼻的烟味，微微夹杂着人住过的气味。

“这个……”阿坚近乎虔诚地从草垫上捡起一把用飞机上的铝片做成的梳子，梳子的齿缝间夹着几丝又长又软的头发。

“看来不是鬼，也不是野人。”

“那是谁？”一个人悄声问道，“是伪军还是逃到山林里的我方军人？”

无人应答。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全组都尽力寻找他们。但那两个疯子好像凭借树林的掩护，神秘地隐藏了起来。虽然有时似乎能听到随风飘来的笑声，但始终无法判断他们的方向。有人怀疑他们是一男一女，是一对野鸳鸯。

一次，搜寻组有个人说他看见了那个女的，看见她傍晚时分在河边洗澡。他走近时，女人爆发出一阵笑声，依然是那种可怕的笑声，然后就消失了，也不知道是躲进了河边的树丛中还是跳进了河水里。

“看来只剩她一个人了，男的可能已经离开了跑远了。但是，也许她不仅仅是一个人，我猜她怀孕了。”

阿坚觉得这是那位老兄想象出来的，他肯定认为加上一个小孩，那么这对苦命鸳鸯的故事就不那么骇人，听起来就不那么匪夷所思，就有了一些温馨色彩，就能看到希望的曙光了。那位老兄一定是这么想的，所以他补充道："精神病不会传给婴儿，孩子会长大，人们会找到他，或者她会找到其他人。"

"希望如此啊，"另一个人说，"总待在这深山老林里真不是办法，总得有一个出路啊。唉，类似的事情恐怕还有不少呢，有的比这更惨。"

"嗯，对，就像那些亡魂，他们更惨，他们也应该能找到救赎的方式。"阿坚想道。

他突然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完全沉沦了，总沉浸在耻辱、怨恨和愚昧中。他不能永远这样，必须有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但是那条道路在哪里？他已经找到了吗？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发生在西贡，而不是在西原。那是4月30日的傍晚。

虽然小说还没写完就被阿坚搁在一边，书中的战争已经混杂着或真实或想象的事件，成了散落的碎片，但是，真实的战争终究是以胜利结束了。

天上下着雨。是的，在取得全面胜利、振奋人心的那天午后，酷热难耐的西贡下起雨来。大约半小时后，雨过天晴，太阳驱散了乌云，在薄雾中出现。南越的特种部队尽管还固守新山一机场，但失败是难免的，何况他们还被切断了和主力部队的联系。

阿坚拖着脚步从主跑道边回到候机大厅，寻找他的部队。整个侦察排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远远地，市中心依然传来疯狂的枪声，机场里却是一片死寂，不过，战斗的余烟还在。一场雨后，空气沉静下来，烟雾迷蒙。整个机场

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士兵。士兵们的第一件事就是美美地睡上一觉。

阿坚踉跄着跨过一具浸透雨水的敌军尸体，拖着身子上了台阶，走上了铺着黑漆砖像磨漆画一样的站台。桌子上、吧台上、售票口、长凳上、窗台上、沙发上，到处都是睡梦中的士兵，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像一个特别的合唱团发出来的，这让阿坚的眼皮又沉了一些。他坐在海关检查室的门槛旁点了一支烟，可还没抽两口，他就躺倒在地板上睡着了，烟杆也从手中落下。不过，他刚睡没多久，就被喧闹声、火焰的热气和食物的香味唤醒了，他双手撑地，缓缓地坐起来。旁边是一伙坦克兵，他们正用坐垫和上了漆的木地板当柴火做饭，火烧得噼啪响，一口大锅里熬着香气四溢的食物。

“哎哟，鼻子真灵！”其中一个瞥了一眼阿坚，“也是，太诱人了，是吧？起来吃吧，这个很好吃的，伪军叫它方便面什么的。”

“妈的，都什么时候了？赶快吃完，还要去找东西。他妈的，不快一点去搞些古董的话，就等着跟这帮步兵一样受穷吧！哦，对了，不好意思，步兵同志，你知道行李室在哪儿吗？”

“知道！”

“太好了，吃完带我们去吧。我们的车空了好一阵了，一点战利品都没抢到。看那边，天啊，看那个人，他睡在尸体旁边，还是具女尸，这样也能睡着，不觉得臭吗？”

阿坚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探头向后一看，没错，他身边一具尸体。一具惨白的女人尸体，胸部挺起，双腿像剪刀一样分开，头发垂下遮住了半边脸，几乎横挡在海关检查室的门口。女子还很年轻，眼睛微微张开，身下没有血。

“刚刚太困了，没有注意到。”阿坚说。

“把她拖远一点，不要那么碍眼。”

“算了，就要吃东西了，动手碰她干吗。别管她，就要和平了还去碰尸体，会倒霉一辈子的。”

“那为什么她光着身子？”

“不知道。中午我们的坦克车进攻的时候压死的几个伞兵就躺在这院子里，我那时看见她就是这样躺着了，真奇怪啊。那几个伞兵立马就臭了，而这个女人却还像没死一样，也许是她干净，要久一点才会烂吧。”

“闭嘴，你这家伙，吃饭说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干吗，太恶心了。”

猛然传来倒地声，然后是脚步声。

一个长得像护法神一样五大三粗的男人，头戴钢盔，从海关检查室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他看起来像高射炮兵，手里还提着两瓶啤酒。他只顾抬头走，不料跨过门槛时被尸体绊了一下，身子一斜倒了下去。啤酒瓶也哐当一声落下来，摔得粉碎，黄色的啤酒流了一地。

战士们都笑了，阿坚撇了撇嘴。这个士兵觉得很丢脸，摸着尸体爬了起来。他恼羞成怒，横眉怒目地瞪着嘲笑自己的人，然后唾了一口唾沫，气冲冲地朝挡着自己路的东西踢去，一边踢一边吼道：“你妈的，臭娘儿们，你在这儿挺着胸让他们看啊？你算计你大爷我啊！你他妈祖宗八辈都丢死人了！谁喜欢看你我管不着，但是现在我要收拾你！”

骂到这里，那个“志飘[(2)]他爹”抓住死尸的一条腿，噌噌地拖走了。

见此情景，那些正吃着饭、谈笑风生的人都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愣在那里。

那个混蛋一点也不怜香惜玉地将姑娘的尸体拉下三级台阶，尸体的头发垂下来，脑袋像一只球一样砰砰地在地上弹跳着。

“天啊！”有人忍不住抽泣。

那个狗娘养的粗鲁地将可怜的尸体拖在布满雨水的水泥地上，然后

叉开双腿一扭腰，用惯性将尸体使劲扔了出去。那苍白的尸体被高高抛起，在阳光下转了一圈，然后扑通一声掉在了几具还没人清理的伞兵尸体旁。腰刚撞到地上，那具女尸好像活过来似的，忽然坐起来，双手举起，张开嘴好像要大叫，然后歪倒在一旁，头垂了下去。

那个畜生大摇大摆地走开了，还像英雄一样抬了抬手。几个坦克兵起身跑到院子里去，阿坚不知所措，也匆忙跟着他们跑过去。

“畜生！”头上绑着绷带的坦克队队长骂了一声，气急败坏地将肩上的AK步枪摘下要打死那家伙。

阿坚冲过去，把他的枪托往上推。正好子弹打出枪膛，斜斜地射向空中，热烫的弹壳溅到了阿坚脸上。

当时，庆祝胜利的枪声在机场上空此起彼伏。官兵们走来走去，熙熙攘攘。有的人向他跑来，有的人往后跑，拆卸声、敲打声不断，嘈杂不堪，像集市一样乱哄哄的。因此，没有人注意到刚才发生的事情，就连那个戴钢盔的家伙也不知道死神刚刚光临过。

“干吗，就因为这个，你就想杀了他？”阿坚愕然。

那个人一言不发地把阿坚的手从枪托上打掉，瞪了他一眼，目光透着凶狠，就像看着仇人似的。

为什么这样呢？阿坚觉得奇怪，想不明白，只是对他说道：“那个人绝对不是个普通老百姓，可能是个通信兵或者空军什么的。”

“你闭嘴！”

“你说什么？！”

“你瞎说什么，给我闭嘴！”

阿坚瞪大眼睛握紧了拳头，怒气冲冲地想打人。

“算了，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今天是胜利的日子，咱们都是

坦克兵兄弟嘛。”

“现在就先放下过去的恩怨吧，大家一起动手把这个放尸体的地方清理干净，让它看起来舒服些，这才是当务之急，何必为了一个祸害在这儿歇斯底里的。”

“是呀，把他们清理干净吧，怎么说他们也是人哪，用门帘给他们入殓吧。”

“我们给那姑娘穿上衣服，啊，那边箱子里有一堆女人的衣服，我去拿来。你们谁会盘头就帮她把头发盘上吧。”

阿坚压住火气留下来跟他们一起收拾，快到晚上才收拾完。所有的尸体都入殓了，并且扛到飞机跑道上排成一排，等着车子来运走。他们帮那个姑娘穿上了漂亮衣服，把她的头发盘起来了，还有人帮她把脸洗了。

“这就行啦！他妈的，永别啦！”一个炮兵严肃地骂道，每个人都摘下了帽子致敬。

“你原谅我吧，”那个头上绑了绷带，刚才还气势汹汹地对待阿坚的坦克兵，过来道歉了，还跟他解释说，“我们坦克兵其实都怕尸体，看见尸体就要发晕。有时候在战场上坦克链条夹住了一些人体碎片，就一定要到河边冲洗一遍外壳，以免发臭。可刚才那个混蛋那样虐待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实在是让我看不下去。杀他是为人类除害，不过要不是你，我已经犯下命案，成杀人犯了。怎么说都和平了嘛，让他吃子弹的确没道理。你也是，难道我们已经这么铁石心肠了吗？在一具尸体旁吃喝拉撒睡都像是没事人一样，还要争辩那个浑蛋是士兵还是百姓……”

“行了，你别说了。”

“不，我说的是真心话。下午那个畜生已经提醒我们：要当心并且重新审视人性。”

阿坚皱了皱眉，转身走了。

人性！多奇怪的东西！

他想起了阿莹的死。他已死了一个多月了，就在他们团攻打邦美蜀警察司的时候。

人性！他妈的人性！

文职警察们抵抗的力度不输战士，交火近一个小时，他们才攻入主楼。

“看见白衣服的就杀，黄衣服的就放过！”战士们互相传着话，也不知道这话是谁说出来的。

大家扣扳机扣得手都累了，但穿着白衣服的人仍然像乱了巢的鹳一样从房间里拥出。

阿坚和阿莹清理了中间的房间，便上三楼打头阵。他们一起跳了上去，沿着走廊，每个房间放了一枚小炸弹。那些南越警察用手枪回击，坚持不投降。

阿坚记得在三楼的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三个穿着白色军服的身影冲出来，像闪电一般直冲到通往四楼的楼梯的角落。

“是女的！不要开枪！”阿莹喊道，但阿坚的AK步枪仍然砰砰砰响了三声，然后才停下来。

阿坚机械地大喊：“投降就饶命，反抗就杀！”

那三个女人在铺着绿地毯的走廊上跪下了。其中两个人已经中弹，当场死亡，几股暗红的血像从喷嘴里喷出来一样，第三个女的跌坐在墙角。

阿坚和阿莹一个箭步冲上去。空气中的火药味和血腥味依然压不过香水味，那个姑娘的鬈发垂在脸上，好像在用双手遮着脸，她朱红色的

双唇撇了撇。

整栋楼里充斥着震耳欲聋的枪声、炸弹声、呼喊声、跑步声。阿坚闪到楼梯口，阿莹则快速地对缓缓站起来的姑娘说："下到院子里去，把双手举起来就没人打你了。"然后迅速提起那装满了石榴形手榴弹的袋子，紧紧地跟上阿坚。

其实，阿坚并没有听见手枪声，因为四周都是机关枪的声音；他也没有听见阿莹中弹后的叫声，什么也没听见。阿坚之所以没死，也许是因为那个女人手中的P-38手枪没有子弹了，或者是突然卡弹了。

他躲到外墙边上，打算告诉阿莹别忙着冲上楼梯，要先用子弹压住上面，但……

阿莹中枪了，是那个女人开的枪，她是要偷袭阿坚和阿莹的，是阿莹用他的腰挡住了所有的子弹。

阿莹倒下之后，那女人依然用双手握着枪，屈膝瞄准阿坚的脸。

两人相距大概只有三米，这个距离，阿坚是必死无疑了。

她枪口冲着阿坚，扣动了扳机，不料枪并没有发出声响。然后阿坚开枪了，他走得很近才开枪，面对面，复仇式地扫射。恐怖的是，当她被差不多半个弹夹的子弹打到飞出去的时候，仍然用手撑着地板，仰起头，好像要坐起来。阿坚接着又开枪，不是一发，而是又差不多半个弹夹。六七毫米的弹头蹭在她身躯下用雕花装饰的大理石地板上，她身上的白色衣服也被染红了。

阿坚垂手在四具尸体旁颓然坐下，干呕起来。十年激战，从当新兵开始到现在，他还是第一次这样……

人性？人情？阿坚苦笑了。

他把装满白兰地的酒杯扔到墙上。整个晚上他都在航空港里游荡，看士兵拿着酒杯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搞得一片狼藉。这是一场盛大的聚

会，却缺少欢乐，更确切地说，是毫无欢乐。

桌子被推倒、砸坏，裂成几块，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钱被抛得乱飞，到处都是，陶瓷杯、玻璃杯被摔得粉碎。

士兵们用那破碎的杯子盛着酒精浇灌着他们痛苦的心灵。冲锋枪、手枪被争相抛起来，打碎了许多彩灯。大家都在酒精中放纵自己，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很多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人大叫起来，然后放声大哭，全身抽搐。和平来得措手不及，天摇地动，扭曲了人的心灵，让人感到茫然和迷失，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

阿坚坐在法国航空公司的一家小店里，楼道一角出现了售货员的面孔，他静静地喝着酒，一杯接着一杯，打着嗝，脸上却毫无苦色。

有人喝得气势汹汹，有人边喝边咒骂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喝得歪歪倒倒了，还不顾一切地喝个不停。

这是一个寒意袭人的夜晚，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整个航空港，从外面到室内，隆隆的枪声不绝于耳，绿色、红色、黄色、紫色的信号弹和照明弹把天空点缀得色彩纷呈。

这一切就像是一场地震，像是一场惊天动地的闹剧。不知为何，阿坚觉得脊背发凉，觉得这漫长的30年是一个特别的时代，是一个由无数生命及其山崩地裂般的经历构成的时代。

天色渐渐破晓，气氛依旧是喧闹的，阿坚却深深地感到，和平中的令人恐惧的宁静与黑暗里的喧嚣背道而驰，寂寞忽然涌上了他的心头，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

从那以后，每当听到人们谈论电影中4月30日西贡解放的欢乐场景，他总是不禁产生一种忧伤，甚至夹杂着某种厌恶。他自己也常常在银幕上看到有关解放日的画面：欢乐的场面，彩色的旗帜，熙熙攘攘生

机勃勃的人群和部队，他们欢呼，充满幸福……跟电影里的人一样，阿坚也亲历过战胜场面，但阿坚他们那帮士兵没有感到兴奋、愉悦和无尽的快乐，这是为什么呢？看到镜头中的景象，他为什么感到内心一阵苦闷，像是还没有走出战壕一般？

在那场聚会上，他一直在喝酒，喝到了天亮都没感觉，只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头才开始晕晕乎乎，眼前的镜子像是化作了烟雾，地板也歪歪斜斜，摇摇晃晃。

酒精的刺激让他产生了幻觉，突然间，他愣住了，仿佛看见前一天在海关检查室门口的裸体女尸，盖在身上的门帘布滑落了，那天晚上他们给她穿戴的衣物也脱落了，她赤身裸体地朝他飘过来。

那女尸胸口煞白，头发散落，双眼爬满了蚂蚁，歪斜的嘴唇露出惨淡的笑容，看起来很吓人。在这冰冷的幻觉里，阿坚却并不感到害怕和惊慌；相反，他感到一种惋惜，心被抓得紧紧的。这是一个被屈辱下葬的女人，一个被战争轻视和戕害的女人。

不能忘记，不能忘记战争中发生的一切，不能忘记我们共同的命运，不能忘记经历过战争的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

阿坚的心就像是被鞭子抽了一下，灼痛不已，他甚至想去拥抱那具无名女尸，他热切地安慰着那个亡魂，语调里充满悲伤。

说出来可能没有人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那场战争给阿坚带来的委屈和阴影渐渐变成了思念，仿佛新山一机场的那具女尸不是死尸，而是他曾经遇到过的一个女人，而且是他在有生之年仅有一面之缘的女人，他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刻遇见她，他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天她留给他的印象，因为他曾经为她伤心，又觉得她是那么亲近。

后来，我们在阿坚家阁楼上的年轻哑女的房间里，看到了堆积如山的手稿。那一页页的稿子，呈现着阿坚过去生活的画面，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清晰的，有些是明亮的，也有些是黑暗的。他描述的时空跨

度很大，描写的人物跨越各个年龄段，他们混在几个不同的时代里，穿插在不同的事件里。生者与死者的界限是模糊的，和平与战争的界限也是模糊的。

在阿坚的小说里，战争没有枪声，也没有结束。他的人物，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依然在一个独特的世界里活着。尤其是那些亡灵，那些不被人所知的情感，似乎都在这里得到了庇护。

“很明显，这是一种半是批判半是怜惜的文章。”

“能这么批判，也正是因为这些事是真的。假如那个哑女能说话，她一定随时可以证明——这是作者在极度痛苦中写下的最乱的篇章，作者太沉湎于痛苦了。”

当然，没有任何人知道哑女会怎么想，她也没有想过用任何方式表露出来。她严守着手稿主人的一切，包括她曾经耳闻目睹的事情，包括那沉甸甸的手稿。

她搬到这座房子里已经几年了。这个三层楼房的顶层破破烂烂的，很多年都没人住，成了老鼠蟑螂的住所。修理工说，这是专门留给她的。

她一个人住在顶层。听人们说，这一层经常闹鬼，但她并不害怕，因为她的身影也像是游魂，形影孤单。她一个人孤零零的，早出晚归，轻手轻脚，少有动静。尽管年纪很轻，但是因为寡言少语，就像是跟外界没有什么接触似的，没有人知道她的来历。

在她与阿坚有所交往之前，她曾经几次在狭窄的楼梯上碰到过他，阿坚轻轻咧开嘴，点头跟她打招呼，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还算是和和气气的态度。要是阿坚有所戒备，就会从喉咙里发出模糊的问候声，或者垂一下眼皮算作打招呼，连看都不看，甚至不屑于让让路。

阿坚个子高高的，肩膀很宽，但是人很瘦，皮肤不好，喉结很粗大，脸型斜看直看都不好看，脸上过早地长满了皱纹，满脸倦容，还有

些忧郁。

她隐约知道他已年届不惑却还单身，他曾经的恋人是他儿时的同学，曾住在他隔壁，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她也听说阿坚是位作家。

“我们的那个街坊是个作家啊！”她常常听邻居这样说，但是，她不知道人们这样说是因为自豪还是开玩笑，或者可怜他，她以为作家这个名号是个坏名声。她又听街上的几个老兵叫他“愁神”，所以她以为“愁神”是笔名。

这意味着……不知哪儿来的感觉，可能是她早就对阿坚有了看法和认识，同时她也隐约觉得阿坚在注意她。至于为什么，她也说不上，但是阿坚肯定留意过自己，也可能是阿坚像所有人一样，对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充满了好奇。

后来，一个夏天的晚上，他上了楼，敲她的房门，一声又一声。这时已经很晚了，她闻到有酒味，有些迟疑，但还是开了门，她生性谨慎，但是对世间的东西好像都不怕，也就是说，她常常坦然地接受一切。

“我……”阿坚语无伦次地说着，不知道是想打招呼还是想为自己的唐突进行解释，不过她已经打开门，闪到一边，露出了请他进来的好意。

阿坚摇摇晃晃地进去，碰翻了一把靠椅。

“没关系。”他一边说着，一边一屁股坐到了她的床上。

她把椅子扶起来，让他坐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

“啊，好的，对不起。”他吞吞吐吐地说，站起来，走过去，说，“你别害怕。”

阿坚的脸因为醉酒而变了形，嘴唇颤抖着，眼睛呆滞，但是看起来又是那么温良，那么容易接近。她倒了一杯水给他，他一口喝干，好像

清醒了许多，变得温柔了一些，然后身子坐直，眼睛慢慢环视着她那窄小的简陋得有些空旷的房间。

“这里……”阿坚开口说，极力不打磕巴，“夏天炎热，冬天又冷，风大，我清楚。以前这里是我爸爸的画室，他是画家……嗯，这里发生过很多事情……你知道吗？”

她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她微笑着，带着一种信任的神色坐到了他旁边的椅子上。

“他们说这间屋子里有很多鬼，其实不是那样的，那些画中的人物，在我爸爸去世之前已经给他们举行了解封仪式，让他们脱离了画布。我爸爸把那些画作都烧了，为它们举行了野蛮而疯狂的祭奠仪式，他乱烧一通，一幅画都没有留下。”

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手指摁了摁额头，极力回忆着什么，然后又说：“我爸去世以后，我离开过这里10年。回来后，我想：要不要收拾一下这间屋子？但是，我有点害怕，不是害怕鬼，鬼我已经碰到得够多了，我害怕看见夜晚我父亲坐在那里烧光画作的情形，我很害怕会从头想起来，想起开头，就会想起一切。”

尽管什么都不了解，但看着阿坚映在墙上的身影，她很自然地在头脑里描绘出20年前那个老人坐在火堆边烧着自己画作的情景。

“接着你来了，你不害怕，你是谁？”阿坚的舌头打结，仿佛思维有些颠倒，“除非是弄错了，我想起你是谁了，我……一是想让你换房间，我上来，你下去住；二是，咱们很熟悉了。想起来了，总之……”

她模模糊糊地明白了。此时，他可能是喝醉了，把她和另外一个人弄混了，但是她不能开口讲话，是无法纠正别人的。阿坚把那双像矿工的手一样粗糙的大手重重地放到她的手上，握住她，用略带蛮横的口吻说道：“我正在写的小说里面有你，你明白吗？你要帮我想起来，现在我需要从头想起来，把一切都想起来，要从上面这个阁楼开始想起

来。”

她任由他一味地说着，她知道喝醉酒的人需要自由的环境和氛围，她还任凭他拉着她的手，紧攥着，抚摸着，直到摩擦得生疼，变得红肿起来。阿坚说累了，头低垂在桌面上沉沉睡去，她也早已疲惫不堪，折腾了很久才把手从阿坚的手中抽出来。

接着，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她都没有再见过阿坚，虽然每晚他的房间都会有灯光亮起来。

后来有一次，她在大门外碰到了他，当时的阿坚就像是刚刚远行归来，消瘦了很多，也沧桑了很多，不言不语。她微笑着，先和他点头打了招呼，阿坚望着她，却露出愕然与陌生的神情，含含糊糊地不知应答了什么。很显然，阿坚似乎已经忘记了她。他迟疑地走回家去，只留下她安静地站在原地，她感到内心一阵刺痛。

然而，有一天晚上，她的房门外又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门外的阿坚又是一身酒气，又像一个酒鬼似的。她呢，就再一次容忍他坐下来，像以前那样陪他聊天，听他讲故事，任由自己的手被他攥着，却还是完全无法理解眼前这个人的古怪语言。这之后，阿坚便又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再后来，又是某个晚上……就这样反反复复。很显然，阿坚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才会想到她，只有在他醉到疯疯癫癫的时候，他才会需要她。每一次他登上楼梯，都像是在随着自己脑海中模糊的印象摸索着，接下来就是在她面前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一串串故事，那都是他过去生活的印记，听起来很恐怖，又模糊不清。在他趴到桌上沉沉睡去之前，就一直都坐着独白，面色凝重，声音沙哑。

最开始她对他的故事反应有些迟钝，很难理解，时间久了，她也开始明白，他一夜夜讲述的那些冗长的故事正是他手里在写的小说内容。出于一种对新生事物怪异而又贪婪的心理需求，阿坚需要她坐在那里，

倾听他的想法和小说的段落。出于男人固有的自私习惯，出于一个民间作家特有的自私，更出于一个醉酒者的混沌无知，阿坚只顾着自己，几乎不会考虑到她的想法和感受，甚至一直都忽略她的声音，仿佛她是一张不会说话的稿纸。

有时候她很痛苦，充满怨恨，她想大声喊叫，想赶走他，但似乎又沉迷于那些梦呓，沉默着接受并陷入其中。

在她眼里，阿坚就像一棵树，而她就是缠绕着那棵树的藤条。她需要那样的夜晚，需要他喝醉，望着他酒醉后疯疯癫癫的样子，静静地坐在他的身旁，任他抚摸着她的双手，听他痴痴地讲述着，描绘着。这些，阿坚是不知道的，准确地说，是毫不知情。然而，阿坚酒醉之后的胡言乱语就像是迷魂药，又像是温柔的勾魂术，使她一天天被引诱，沦陷了进去。

很自然地，邻居开始对他们的关系窃窃私语起来。

“这两人的感情可真逗啊！”

“他真是一点也不傻，那女的虽然哑，稍有些残缺，但总归也是出落得像模像样，俊俏可爱。”

“他们俩一个哑一个疯，是怎么交流的啊？”

“他们会不会结婚啊？”

街巷里的女人们都议论纷纷，男人们也都当笑话看，但哑女并不生他们的气。她只是有些害羞，因为她觉得如果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就好了。

对阿坚来说，哑女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阿坚常常会把她误认为某个其他的人，有时候觉得她是张三，有时候觉得她是李四，甚至有时候把她当作某个死去的人或某个鬼魂。他完全不知道事情的关键在于她是一个女人。

而她，对阿坚醉酒后去找她的目的非常清楚，他之所以在那样的夜晚来阁楼，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喝了酒，更是因为他沉迷于对某个女人的感情里。

直到现在，哑女的心中还是会偶尔涌现出那种惊慌失措而又羞愧难当的感觉。这感觉的出现要追溯到某一晚，当时的她，因为没能控制住自己，吻了阿坚。

那天晚上，是阿坚唯一一次在几乎没有喝醉的情况下来看望她，只是那么朦朦胧胧的一小会儿，他静静地坐着，有些不自在。

似乎那天晚上他想要她也说说话，他非常慎重地问她，可不可以用笔来交谈，她摇了摇头，她想就以这样的方式吧。阿坚说，他已经快要把那部长篇小说写完了，他还告诉她，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些手稿，这是阿坚第一次向她吐露他对这件事情的想法。他说的话简洁明了，条理清晰，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还说，他可能会去很远的地方，他会想念她，也会想念这间屋子。

“是啊，这间屋子留有我父亲的印记，也发生了很多事情……”阿坚说道。

不知不觉中，阿坚开始讲述童年时代的故事，讲述那些或忧伤或喜悦的遥远记忆，她渐渐明白了所有的事情。随着他讲述的声音，她自然地放松地望向窗外，望向那布满星辰的苍穹，静静地聆听着风轻抚过树丛的声音，还有那从远处传来的火车鸣笛声……

然而，在这春日温润的夜里，在这舒畅自在的感觉中，还是有一些奇怪的情愫存在，要不然，她怎么会情不自禁地放纵起来呢？她突然间打断了他说话，把身子扑向他，用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双唇紧紧地贴向他的唇边，热烈地吻起他来，然后把他扶到床边躺下。阿坚低声嘟囔着什么，挣扎着推了她一下，把她推倒在地板上，她的脸微微闪躲着，身体因为害怕和那不顾一切的兴奋而颤抖，等待着阿坚对她进行一顿批

评，或是继续做那最为疯狂的事情。

可是，阿坚却立刻从床上爬起来，双眼完全黯淡了，他缓缓地走出房间，在黑暗中摸着走下楼梯。

她感到羞愧和怨恨，但很快被忧伤的情绪压了下去，她跟在他后面，直到看着他走进他在二楼的房间，关上了门。阿坚这个样子让她想起自己小时候见到的一个场景：一个患有梦游症的邻居，一步步陷入梦的深渊时，骤然被他人唤醒。

从那之后，阿坚就再也没有来过哑女的房间，她常常惶恐不安，既忧愁，又失落，她知道他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了远方。她想，或许他已经戒了酒，再也不会喝醉了吧。

一天夜里停电了，她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来到他的房门口，他还没有睡，油灯的光线透过门缝晕染了出来。她知道他的房门从不上锁，便鼓起全部的勇气，扭动了一下门把，偷偷地把门打开了一半，酒的味道，烟的味道，还混合着油灯的味道，让她差点窒息，她仿佛听到了呻吟声，但她不敢走进去。阿坚坐在书桌前，在油灯下埋头写作，他低着头，很是沉醉，肯定没有看到哑女正望着他的目光，也没有听到门被打开时的吱呀声。他那样专注，仿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的视线从面前的纸张上挪开。她脱口而出一声长叹，但他还是没有听到，她就那样在这扇半开的门边站了很久，直到夜幕散去，天色渐渐发白。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一晃已经几个月，阿坚的那部小说似乎还是没有写完，他就像是被囚禁在了那本书中，他当然已经完全忘记了她。

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接着到了冬天……她还是会趁着夜里没有灯光的时候，透过那狭小的门缝看他，暗暗地，怀着爱慕和敬仰，在夜晚光线的渲染中，望着似乎正在做秘密工作的他，或是他疯疯癫癫的举动。他的头发和胡子都长长了，面容消瘦，夜间的每一个时刻，他都好像在逐渐变得衰老。

也有一次，她走进房间，关上了门。那是暮冬的一个夜晚，天一黑就停电了，半夜突然又来电了，有人走上楼梯，走廊突然亮了，她飞快地闪进他的房间，把门关上，背靠门板，不断地喘气，心怦怦直跳。房间里寂静安宁，但阿坚并没有睡着，那盏美国产的灯已经没油了，灯芯烧得通红，像刚刚煅烧过的钢。阿坚不在桌边，而是跪在墙角的火炉旁，炉火时小时大，一会儿旺盛，一会儿又衰减下去，一会儿又烧起来，如此往复。她听到了撕纸的声音，她安静地走到阿坚身旁，跪了下来，一摞纸堆在两人之间，阿坚没有看她，不知道身旁有人，他从本子中扯下一张纸，撕成两半，每次往炉中添半张纸。

这件事情和过去阿坚所做的一切一样，在她看来都是神秘的，她不想也不必知道原因，不过，这让她想起了阿坚父亲焚画的事情。

“我爸爸把那些画作都烧了，为它们举行了野蛮而疯狂的祭奠仪式，……”某晚，阿坚这样说过的。

现在，她好像听到了吱吱的声音，像是来自火中的呼号。阿坚的手伸向那摞纸，准备再扯一张，她抑制住内心的害怕，握住了他的手，阿坚不觉一惊，瞬间抬起头来，深深吸了一口气，闪烁的眼神在惊讶之余还有一丝凶狠。

炉子里的纸很快烧完了，火立刻灭了，炉中的灰烬从炉口处四散飞落，在昏暗冷清的房间里扬得到处都是。

那天晚上，阿坚表现得比她还安静，后来却用一种狂暴、惨烈、强硬的方式占有了她，也把他那隐秘的孤单像刀样猛烈地刺进了她的心。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见过他。

第二天早晨她才知道他已经走了。门忽地被吹开，又沉沉地关上，冷风吹过走廊，地板上的纸张飘在四周，几个空瓶不时滚动。她把纸收起来捆成一摞，收拾好房间，锁上了门，抱着那堆稿纸上了阁楼。她扫了一眼纸上的内容，但是什么也看不懂，纸上没有页码，纸张皱巴巴

的，参差杂乱，字迹歪歪斜斜，像是森林里各不相同的大大小小的树木。

阿坚走后杳无音信，没人问她，她也无法向别人打探，渐渐地，她都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等某个人。

日复一日，月月如此，一晃几年时光，那堆手稿上布满了尘土，像是古老的资料，这也许就是它们的命运，无法避免……

然而，这些事都是后来才发生的，在距今还很遥远的一个冬日。现在说的，还只是过去的事。阿坚，正如他一贯的样子，每晚如同风中蜡烛一般形单影只，伫立在凝固的空气中，在令人窒息的状态里，在无人理解的痛苦与醉梦中。

现在阿坚只能在晚上写作，因为只有在夜色里，他才能真正开始思考，才能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仿佛只有借着绵绵醉意，他才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也只有在黑夜里，他的记忆才会闪亮起来，才能文思泉涌，把记忆与诗意化为文字，并融到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去。

尽管阿坚总是那么疯疯癫癫，显得那么怪异和愁苦，又像鬼魂一般捉摸不定，但邻居对他房里彻夜不熄的灯光渐渐习以为常。专门在半夜行窃的小偷以及站在禅光湖附近的角落里等待接客的“仙女”都觉得阿坚那扇四季灯光不灭的窗户格外温暖，都亲切地称那扇窗户是“Ha Le[(3)]灯塔”，阿坚当然就是“灯塔看守人”了。

“喂，老兄，你可真能守夜，昨晚又写了不少吧？”人们常这样跟他打招呼，他则微笑作答。通宵写作的日子里，天亮的时候，他常打开窗户迎接晨曦和凉风，这时楼下人行道上偶尔会走来一位“美人儿”，冲他吹口哨，甚至跟他开玩笑。

深夜里，当周遭万物一片漆黑，阿坚才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黑夜正好与他内心的阴影相吻合。

现在，彻夜与明月相伴，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除非喝得酩酊

大醉，他很少在凌晨两点以前睡觉，黑夜对阿坚来说弥足珍贵。他睡眠很差，白天睡吧，觉得天气干燥，无比难受；而夜里累了睡过去的话，就噩梦连连，好似火烧一般炙烤着他的五脏六腑，醒来更是难过。

有时他想，也许只有死去才能真正安宁。小时候听到过这样一句话：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而嗜睡贪梦，就等于把人生又减掉一半。眼看时光飞逝，所剩无几，他并不惧怕死亡，他担心的是手里未完成的任务，这让他感到痛苦和沉重。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他熬夜到东方破晓，突然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仿佛他已经真切地来到了死亡面前。这种感觉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他不知道等他真正撒手人寰的时候，是否还会记得这些。但是，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在死去，虽然只是很短的一瞬，但真的是临死的感觉！

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他的脑中闪过一丝虚幻的、难以捕捉的东西，然后一切就瞬间凝固了，变得冷峻而尖锐，似乎那就是理智，一种化石般凝固的理智，它在不经意间像斧头一样劈开他的意识。踌躇片刻后，他内心深处的生命力逐渐倾泻出来，缓慢而又安静，体内的真气如同瓶底渗出的墨水一般缓缓流逝。

他埋在桌上迷迷糊糊地写字，突然，笔从他手中滑出，滚落到桌上。他晕了过去，但是这种状态并非昏迷不醒，也不像被炮弹所伤或高烧昏厥那样沉沉睡去，更不像人走神那样。它超越了这一切，是一种阿坚从未有过的体验，是一切状态之上的状态，一切规律之中的规律，那是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就是死亡，阿坚知道。

有一条河，他从来没有见过，现在他的人生就化成了这样一条河。他仿佛看到自己的生命就像高坡下的一条河流，而他正站在高坡上俯瞰自己正在流逝、消亡的生命之河。在流逝的河水中，浮现出他的一生，那么朦胧，那么清晰，又那么深刻而完整地再现了他生命里的每一个阶段和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那些人的相貌和命运，只有他清楚，生命之河里的每一滴水都是由他生活中的一桩桩事情和一个个回忆组成，并最

终汇聚成一条没有姓名、没有时间的长河。

阿坚看见战前那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下午，柚子学校的操场上的几排树被砍掉了，地上也被挖出几道深深的壕沟。

校长头戴消防员用的钢盔，豪迈地向大家宣称："在这场战争中被消灭的将是美国，而不是我们，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他还大声疾呼："你们年轻人正是革命的天使，你们将解救人类！"他指着那群手里拿着木棍、木枪、铁铲、锄头的十年级学生中一个面色红润的阳光男孩说："我们生在这里，死也要死在这里！"

"前进！"有人带头唱了起来。

不过，阿坚和阿芳都没有参加那次大会。他们俩躲到八角楼后面，偷偷溜到西湖边上的树林里。远方，古渔路上映着灿烂的晚霞，两旁火红的凤凰树上蝉鸣喧闹不止。

"别担心！"阿芳说。

她跪在树丛后面飞快地脱了外衣，里面的黑色泳装露了出来。

原来逃出来之前她就穿好了那套黑色的泳衣。现在的女孩子很少穿那种款式的泳装了，但那真是极其漂亮的，非常性感，尤其是她那柔嫩的肌肤在光滑的黑色泳衣对比下，更显得雪白如玉，吹弹可破。

阿坚本来就已经很紧张了，这下子更是喘不过气来，不敢直视女友美丽的胴体。

"别担心。"阿芳笑着说道，她好像为胆敢翘掉劳动课和学校大会，并且在学校里就穿好泳衣而兴奋不已。

"把那些战争啊英雄啊统统抛到脑后去，管他是老英雄还是小英雄，咱们就尽情游泳吧，游到水晶宫去都行，游到咱俩游不动，淹死为止。哈哈！"

哦，那真是一个美好、温暖而又甜蜜的四月天，在淡蓝的湖水中，两人曾有几次短暂地紧紧靠在一起，令阿坚兴奋得天旋地转，水藻在清澈的绿波中漂浮，鱼儿也欢快地穿梭其中。

阿芳将脸埋入水下，她吐气形成的一串串水泡升向水面，湿漉漉的头发随着水流摇曳，修长的双腿在轻轻摆动，一切都是那么诱人，完美得令他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

这时，他们听到了学校操场上传来的合唱声。

“管他呢！”阿芳大声喊着，兴奋地笑着。

夕阳的余晖把湖水染成了深红色，他们俩一起畅游着，像两道波浪一样从岸边游向远处的湖心。

生命的河流静谧地流淌，但也在迅速地漂向远方，开始了一段绵长的、辉煌的旅程。那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那一场战争！

阿坚的眼前浮现出清化省火车站的景象，由于遭到敌人轰炸，火车站里火光满天，所有能烧的或不能烧的几乎都在瞬间被点燃了。

这时一辆客运列车倾倒了，乘客们不管男女老幼，一下子拥向站台，接着抱头鼠窜，有些人的衣服在滋滋地燃烧。头顶上的飞机还在发疯似的吼叫，那声音渐渐靠近，在火光中投下炮弹，然后又渐渐远去。那是阿坚头一回看到杀人，看到那么野蛮的场景，看到鲜血喷涌而出。

老天哪，就是从那时起，阿坚他们那一代人就满腔热情地，甚至是凶残地投入战争中去了。

战争不但让自己洒下鲜血，也令其他人流血。整碗的血，整条河的血，猛然汇聚起来，聚集到玉博瑞山脚下的战场里。双方将士展开了一场肉搏，拼刺刀，用枪托对抗，搏斗中不少人像苍蝇般乱跑。阿坚看见自己正举着手枪射向一个敌人，子弹十分密集，就像炸弹砸在了敌人的嘴里，又朝他的脸、左眼、颧骨、下巴开火，只听见他“啊！啊！

啊……！”大声惨叫，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哀鸣。

啊，这就是阿坚经历的时代，当时他们是如此疯狂，又是如此痛苦。那正是那场战争最激烈、最恐怖的戊申年，接着是1972年旱季的战斗，再之后就是《巴黎协定》的签订。

经历了战争的西原地区，满目疮痍，漫天飞扬着红色的尘土。在残酷的战争过后，牙莫、德耽、沙泰、玉蕊婼、玉博奔、朱坳松等战场，都凝聚着流血的记忆，诉说着战争的爱恨情仇。人们在这里不停地诉说，也充满了欢笑、呼号和谩骂，大家拼命地喝酒，也放声大哭。在清晨，在傍晚，在长夜，阿坚的心里漫溢着无尽的战争痛苦。他看到从前的那个叫宫赫热的村子，现在变得荒无人烟、破败不堪，遍地都是枪管和死尸，草原上解放区的那个叫延炳村的村子，一星期之后被炮弹炸得只剩下炮灰和尸体，还有阿坚他们营行军经过的那个位于德波西河边的村子，现在只有鬼魂像雾气一样在上空升腾。

拨开记忆的迷雾，阿坚猛然清楚地看到自己和“大象”阿造一起战斗的奇怪场景，他们两人跪在重机枪后，向伪军45团的一群残余部队进行射击，那帮家伙正在逃离邦美蜀附近的福安地区。

重机枪像疯子一样，疯狂地把一梭闪亮的子弹吞进肚子里，然后朝着奔跑过来的黑压压的人群扫射。敌军的鲜血像无数的啤酒泡沫一样咕咚咕咚地往外冒，他们发出哇哇的惨叫声。机枪因为后坐力而剧烈地摇晃起来，逐渐冷却的机枪管正冒着白烟。阿坚想要停止射击，但是死神紧握住他的手不放，穿着灰色制服的一群士兵被坦克追赶着朝他这边跑过来，阿坚一下子就把他们集体射杀了。那不是枪毙而是屠杀，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死尸。

“要不别打了？”阿造挂着一梭子弹站起来，摇着阿坚的肩膀，像是在哀求一样，“好了，不要再开枪了。哎呀，老天啊，住手吧……”

重机枪没有再吃进子弹，它吐出最后一颗子弹后沉默下来。疯狂的

死亡在瞬间转变成游戏：一群伪军倒下了，他们俩却跪下，举起双手，两支枪也倒在一边，不再威胁任何人的生命。阿造慢慢蹲下来，双手抱着胸，就像要托住心脏，他目光呆滞，似乎充满了惊愕，身体左侧上方露出了致命的伤口，鲜血像红色的花朵一般迅速绽放在他的腰间。

阿坚看到了一切，整个战斗生涯都在他眼前浮现出来，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细节。有些事件逐一呈现，有些则是同时显现，既像是飞速掠过又像是缓缓淌过，使人痛苦得如同在举行葬礼。

此刻，生命之河一再拐弯，曲折复曲折，阿坚看到他自己正站在河岸边，河水清晰地呈现出今天的景象，他似乎听到自己的灵魂正在发出长长的叹息。是时候了，他闭上眼睛，预备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离去，他慢慢将身子倾斜，然后倒下，在他最后感觉死神快要捉住他时，对岸突然传来一声长长的呼唤，呼唤着他的名字。

“阿坚……阿坚……”那声音温柔又哀伤，在他身边四处飘荡。

他忽然睁开眼睛，在惊醒之前，他又瞅了对岸一眼，但也只来得及看到一片翻滚着波浪的无边的紫色草原，还有霜雾，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

阿坚故意拧了自己一把，但是没用，因为他已经完全醒了。

“谁在叫我呢？”那声音听起来无比熟悉，但又想不起来是谁。

也许靠着这个呼唤声，阿坚才没有死，才走出了死亡的边缘。不过那声呼唤，以及河对岸茫茫无边又虚幻得像一个冷冷清清的天堂一样的景象到底意味着什么，恐怕只有等阿坚死后才能明白了。或许是生活中那些遗憾的回声，或者是生活中未能实现，还处于半途之中的事情的显现。

生命就是这样，它实在太宽厚、太绵长、太丰富、太生动了。不过到最后，它还是造成一种缺憾，让人在濒死时仍然感觉有一种东西在内心萦绕着，像是一笔债或者是一个还没完成的任务。对阿坚来说，那笔

债正是老天蕴藏在阿坚的生活里的，那是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令人惋惜和遗憾的一段隐秘的历史。

假如可以不需要睡眠，假如在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例行公事，假如可以将自己的余生全部投入唯一的事业——写作当中去，让它将过去的回忆定格，记录下那些一直纠缠着自己但很快会被时间淹没的事情，那么，即使到了自己生命终结的那一天，当他再次回到那个河岸上的高坡，跳下河水，走向死亡，融入等待自己的无数熟悉的灵魂中时，他将会感到多么轻松，多么坦然。

这意味着，阿坚现在最后的人生征途被限定在夜晚了。他书桌上的灯从傍晚就开始亮起来，不到天亮绝不熄灭，仿佛是墙上的影子一样，阿坚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其实他也就只是一个影子，是一个已经耗尽实际生存能力却又凭借着那强大而持久记忆的能力，倔强活下来的影子。把自己囚禁在如此沉重而漫长的黑夜里，并非谁都可以承受。

对阿坚而言，熬夜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不努力抓住灵感，他的灵感就会消失；另一方面，熬夜似乎是他的另一项才能。这种熬夜自焚式的写作方式好像是他天生就有的，是他与生俱来的梦游症和幻想症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这可能是遗传自他父亲，他父亲一辈子都生活在幻想和梦境中。

父亲并非每天都梦游，但也不是偶尔才梦游，在梦游的那些晚上，父亲常常悄悄地爬下床，好像变得失去了重量，轻飘飘的，只剩下了灵魂。他兀自在一片寂静中慢慢地行走，紧闭着眼睛，两手自然下垂。有时在房间里，有时在院子中，有时沿着走廊上下楼梯，四处游荡，要是哪天公寓大门没关，他就会慢慢地溜到大街上。

那时候的河内，人们心地善良，会为迷路的老人让路。没有人惊扰他的梦游，甚至连小孩子都不会故意逗他，他们只有担心他掉进禅光湖时才会去阻拦他。阿坚母亲却无法忍受他父亲惯常的梦游，好像她把这看作一种耻辱，看作她男人的人生颓废没落无药可救的证据。

“一个愚蠢的家族。”阿坚想起母亲时常这么感叹，这么总结性地来一句。

当然，那时候阿坚还太小，所以他对于母亲的记忆很少，但他依然能猜想，母亲抛弃他们父子，可能正是由于父亲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令她感到了绝望。

至于母亲离开的导火索是什么，具体是哪一年离开的，阿坚却记不清楚了，但想起来会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他那时候懵懵懂懂的，对于母亲的离开，毫无感觉。

在童年平淡而凄凉的岁月里的某一天，母亲离开了，就这么简单。母亲的身影只模糊地留在几张照片里。但几张照片并不能帮助阿坚回想起关于母亲的任何事情。照片底部的字迹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泛黄，对照片中母亲年轻时的样子，阿坚毫无印象。他对母亲的感情好像完全被时间吞噬，不知去向，只让他为自己心灵的残缺而感到自卑。

更可怕的是，阿坚还有另一种明显的残缺，他天生就有一种恶毒、狠心和冷漠，有一种不幸与卑劣的空虚，缺乏良知，等他长大后就变成分裂型人格，甚至连母亲离开时自己有无伤心，后来有无想念她，他都记不起来了。至于母亲是如何和自己分开的，是如何安慰哄骗自己的，他就更想不起来了。

“老公啊，我是一个党员，我是一个新知识分子，我不笨，也不比别人差，这一点你要给我记着啊！”

你瞧！母亲离开前回答父亲某个问题时，说的这句像谜语一样的话，他却记着。还有这句听着也有点别扭的话：“现在，你已经是少先队员了，日后入了团，你就成了真正的男人，你要慢慢地坚强起来，孩子！”瞧！这样的话，他倒怎么也忘不了。而母亲的无数叮咛以及温柔的举止，他却完全没有印象了。

直到17岁那年，他快要入伍时，才想起要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母亲，

那时，母亲已经去世5年多了。

而父亲，好像从来都不当着阿坚的面提及母亲的事情，显然他是在逃避，逃避自己的痛苦。那些年里，父亲用极大的忍耐力支撑着父子两人平淡的生活，只不过他开始爱喝酒了，梦游的频率更高了。

后来，阿坚上了高中，长大了，很懂事了，然而，他依旧很难理解父亲的内心。他发现父亲辞了职，不再去博物馆工作，也不再像往年一样带着画夹，骑着自行车到处去写生。

父亲把公寓楼房的阁楼当作画室，好像把自己完全囚禁在了里面。他在上面默默地画画，偶尔也自言自语，在他那潮湿又脏乱的房间里，蝙蝠像在山洞中一样飞来飞去。

阿坚听别人私下议论说他父亲受了批判，被打倒了，他是一个令人警惕的对时局不满的人，是一个右派分子，又愚昧又荒诞。

阿坚每次去父亲的画室，心里都五味杂陈，既充满辛酸，又感到忧伤，还夹杂着烦闷不安的情绪。父亲画中的人物就像在模糊的灯影下死盯着他，画室里散发着浓重的酒精味，满屋飘着淡青色的烟雾。父亲蜷缩着的身子陷在一张扶手椅里，他面前是用黑布遮盖的画夹。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用沙哑的声音问道："谁呀？"

"是我，给您送饭来了，您快吃吧。"

"嗯。"父亲应了一声，又垂下了头，隔了一会儿，才又跟阿坚说上几句话，可是阿坚总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就把饭菜搁到竹床上走了。就这样，阿坚每天给父亲送两顿粗茶淡饭。

他们父子的生活很拮据，由于没有收入来源，只好变卖家中的东西，渐渐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卖光了，最后连母亲留下的一些嫁妆也不得不拿去卖掉。已经很久没有人买父亲的画了，他也很久没有参加过画展，他已然被美术界遗忘了。

“等着瞧！我一定会画出杰作的！”有几次他喝得烂醉的时候，曾经这么大声发誓。

可是，由于观点和立场的局限，由于他的画风与所谓劳动人民的审美观点日渐疏离，他的作品简直变成了对魔鬼的刻画。阿坚曾经在一本美术杂志上看到过有人这么批评他父亲。

“难道非得放下艺术的永恒性，加进那些庸俗的东西不可吗？非得确定山水的阶级成分吗？他们这样教训我，那么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有一回，阿坚看到父亲一边愤怒地抽打画架上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一边咆哮。

后来，在父亲的眼中，仿佛整个世界都改天换地，变了颜色。他画中的人物常常神情忧郁，脸总是很长，而且总是阴沉的样子，肢体总是扭曲的，看起来令人感到沮丧和绝望。不仅如此，画面的颜色也很诡异。父亲生命最后一段时期的创作中，不管是油画、水彩画还是绢画，不管是画人、画马还是画牛，画雨景或晴日，画晨光初微或日薄西山，画城市还是乡村，画森林还是河流，画天空还是海洋，他一律涂抹成深浅不同的黄色，除了黄色，还是黄色。画里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都好像集体无意识地漫游在一条超现实的黄色河流里，一步一步沦陷下去，远离尘世，而那支队伍的最后，正是他自己苍凉的身影。

父亲是在春天去世的。阳光明媚的春天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反而使他异常沉重。他预言那个春天不同寻常，会带他快速离开人间，他曾略带感伤地对阿坚说：“唉，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每年春天来临都憧憬着未来，觉得自己的人生还会有无数这样美好的春天，还能享受无尽的幸福，未来的日子会充满阳光，充满艺术的灵感。”

父亲的预言准得教人难过。父亲被救护车带走的那天，阿坚还在教室里听课，医院方面派人到学校通知了他。他赶到那里时，父亲刚好醒过来，跟他交代了一些事情，没人阻拦父亲，因为他们知道，那将是他最后的话，是他的遗言。

父亲的手仿佛已经没有了脉搏，摸上去有一种冰冷的感觉，但他的精神状况还不错。父亲说话的声音很虚弱，但每个字听起来都很清晰，只是说话时的神情令人感到他内心深处充满迷惘、忧伤和痛苦。唉，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挨过那困苦的一生的。

遗言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不过是痛苦的呻吟和梦呓："你妈妈和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孩子，现在只剩下你了。从今以后，你就是一个人了，你要好好活下去，新时代很快来临，那将会是辉煌的时代，不会再发生巨大的不幸事件。但是悲伤不会消失，悲伤还会延续，悲伤是会代代相传的。爸爸给你留下的只有悲伤，除了悲伤，还是悲伤。"

就连那些画，父亲也没有留下一幅，他用毕生心血一笔一笔画出来视若珍宝的作品，全都被他亲手付之一炬了。就在那个他认为死神要来召唤他的夜晚，他一幅接一幅地焚烧，直到所有的作品化为灰烬。这事过了很久，阿坚才知道。当时，坐在父亲的病床边，听着父亲的遗言，他的眼睛湿润了，却依然完全不能明了父亲的心思，父亲那些痛入骨髓的经历实在是超出了不谙世事、思想单纯的他的理解能力。

多年以后，在度过人生的花样年华，经历种种失去之痛以后，阿坚才渐渐对父亲的临终遗言有所感悟，体会到其中的苦涩，才慢慢明白父亲在弥留之际的遗言的深切用意。

回想起过去的岁月，想到父亲被痛苦逼到绝境的情景，他就深感对父亲的爱来得太迟，尤其是自己还曾对父亲暗暗地心怀不满，曾狠狠地瞪过他，甚至曾经觉得父亲让他丢脸。一想到那些，他就无比悔恨。

但是一切都晚了，他再也没有机会去体会父子亲情，没有机会在父亲面前表达对他的景仰和尊敬，没法让父亲感受到儿子的理解和温情了。

如今天上人间，阴阳永隔，唯一能做的只是在父亲的坟茔上培一抔土，敬放花圈，燃上香了。

他听到人们不断对他说着两个字——“可怜”！

在父亲的坟墓前，他是那样孤独，那样痛苦，恍若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凄清暗淡，他再也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

那是1965年的春天，一个寒冷的春天。枝头上残存的枯叶在寒风中吹落，掉在地上四处翻飞。

多年以后，他听到这样一首小调：

他还是一个婴儿时就没了母亲，
童年时代又没了父亲。
这个孩子啊，他不是孤儿，
他和城市一道成长，
经历战争的洗礼。
这个孩子啊，他不是孤儿。

阿坚不记得何时听过这首歌，但直到现在，歌声仍隐隐约约出现在他的梦里，把他带回那个凄惨的春天。

父亲去世的前夜，正是河内第一次在深夜播报空袭警报。

河内大剧院屋顶上的播音器以及草市火车站的一排汽车上的警笛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尽管市民们提前就得到通知说这只是演习，但全城还是陷入了恐慌。大家在这新时代雄壮而可怕的呼喊声中惊惶不已，吓得心脏都似乎要停止跳动。紧接着，就听到哐哐的推门声，下楼梯的脚步声。

这时，喇叭里传来更紧急的催促：“同胞们注意！同胞们注意！敌机即将来袭！”

整座城市的灯光一下子全部熄灭了，巡逻车在市中心飞驰而过。

阿坚逆着人流向前走，摸黑进了大楼，爬到阁楼上父亲的画室。天

很黑，空气中满是呛人的灰尘，还混合着淡淡的酒香和颜料味，几只蝙蝠在房间里飞来飞去。

“爸爸？”阿坚轻轻地喊了一声。

黑夜里，阁楼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死寂，其实，整个城市都一样，仿佛都静静地屏住了呼吸。阿坚不顾禁止开灯的命令，点燃了一支蜡烛。他环顾画室，突然，整个人都僵住了。怎么回事，那些画作都去哪儿了？画架上画了一半的画呢？还有挂在墙上的、放在角落里的那些画卷，都去哪里了？难道是被一阵妖风吹跑了？

结束了！不需要再怀疑什么，一切都结束了，只剩下一座坟墓。眼前的这个阁楼，见证过父亲的一生，他的身影，他生活的痕迹，他存在的证据，都曾经留在这里。但是现在，所有的一切因为他的死都被抹得干干净净，完全变了，过去的一切都变成了虚无。他告别了这个世界，在梦游中悄然与这个世界永别了，他带走了所有的画作，只把儿子留在了这个世界上。

阿坚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就好像来这里只为给自己的人生找寻某种意义，阿坚悄悄地推开门，走到阳台外面。

他看见在东边的天际，随着报平安的警笛声，夜幕逐渐被揭开，徐徐退下。云海之间蓦然出现了一片光亮，那是无边黑夜中的一轮明月。阿坚低下头，不经意间，滚烫的泪水止不住地掉下来，未来还有很多个春天，来日方长。那个春天，他才刚满17岁，却是多么沉重的一段岁月，那是1965年的寒冷的春天。

阿坚父亲的焚画事件，阿芳比任何人都了解。

“那是一场狂热、野蛮、混乱的祭奠。”后来阿芳跟他说起这件事情时是这样描述的，这种描述深深地刻进了阿坚的心里。她说，那是一种自我了断，是一种忏悔，是火光中的决裂，同时又充满了悲伤、寂寞。只有阿芳目睹了这一切，整栋楼的住户，包括阿坚都没有察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应该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就同阿坚的父亲暗自产生了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情感。那份情感不完全是父女情或叔侄情，也不是忘年交；那份情感朦朦胧胧的，就像黄昏时的夕阳；那份情感是无形的，却让人感到沉甸甸的，而且似乎充满某种暗示。

阿坚的父亲性格怪异，面色灰暗，时常在夜晚梦游，也经常无意识地脱口而出一些奇谈怪论。他的怪癖，几乎无人能接受，然而年幼的阿芳却能理解，那些怪癖仿佛与她灵魂里的某种东西很吻合。阿坚的父亲则很疼爱这个小姑娘，那是一种无言的充满忧伤的疼爱。

他们一大一小常常会并肩坐在一起，有时候一连坐上几个小时，一句话也不说。小姑娘平时活泼开朗，却常常一言不发地观看阿坚父亲画画，静静地听他自言自语，她对阿坚父亲的一切都入迷得像失了魂一样。不过，等到她长大，特别是阿坚父亲决定隐居到阁楼上以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尽管如此，她还是除了阿坚之外，唯一去阁楼看过他的画室的人。虽然阿坚父亲依然很少跟她讲话，但是很明显，每次阿芳来探望时，他整个人都会开心起来。她看着他干活，一遍又一遍地看他的作品，还给他买酒买烟，那些东西他都没有让阿坚买过。

偶尔还能听到他喃喃地说："你长得真美啊！"

接着还会感叹道："你有美丽非凡的姿色，可惜红颜薄命，美貌可能会让你堕落，让你飘零。唉，搞不好你将来要受苦，而且不是一般的苦。"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阿芳才16岁，听起来有点像是在吓唬她，所以她有些害怕，也有些气恼。

他答应阿芳，等她满17岁的时候为她画一幅肖像。她生怕他到时候会把她画成他画里女人们的长脸，把她的头发画得像一簇海藻，把她的皮肤画成柠檬色。可是，在阿芳还差3个月满17岁的时候，阿坚的父亲去世了。

在他感觉到死神之手在召唤他的傍晚，他让阿芳去阳台的一角生火，然后帮他把屋子里的画都搬出来烧。阿芳知道他并不是喝醉酒了，也不是疯了，而是瞬间明白自己快要死了，就是说，他要先自行了断，再告别尘世。但是她并没喊阿坚来，而且谁都没有喊，也许只有她能理解阿坚父亲的心思，也似乎完全同意他的做法，只能毁灭死亡，别无其他选择。

火生起来了，他开始往火堆里扔第一幅画。阿芳突然觉得浑身发抖，她被这场景吓得灵魂出窍，一时间不知所措。然而，只过了那么一会儿，她就被吸引到这庄严而又诡异的氛围里，那简直跟祭神仪式一样。这仪式很奇幻，很神秘，像噩梦一样超现实，又像邪教一样狂热，她的心被熊熊燃烧的火焰所透出的那份美丽中的绝望所刺痛，那火光中分明折射出殉道者的痛苦、疯狂和幸福。没错，是幸福，那是一种天翻地覆般的极致的幸福。看着那些被焚烧的画作，阿芳只觉得一阵阵眩晕袭来，那天晚上的情景后来一直萦绕在她脑海，令她终生都难以释怀。

当然，除了画家自己之外，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毁掉所有的作品，也没人知道他为何会选择阿芳，而不是自己的儿子来见证此事，阿芳当时也不明白。但是，等她回头审视她和阿坚的人生，审视他们的爱情时，顿然觉得那夜的情景就像是一个预言，一个先兆，准确无误地预示了她和阿坚后来的命运，尽管表面上看不出他们将会有怎样的结局。

给阿坚父亲送葬那天，她原本打算把那天傍晚发生的事情告诉阿坚的，但当时她自己还沉浸在哀伤中，她不想再增添阿坚的哀痛，最终没有启齿。过了好几个月，她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那是阿坚准备离开河内上前线去参战的前夜，也就是他们一头栽入战船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大概是阿坚和阿芳永生难忘的时刻之一。仿佛一夜之间，他们告别了温馨、阳光、平静的青春岁月，从那以后，命运出现了拐点，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一脚踏上了战争的列车。自父亲去世以后，阿坚就好像突然长大了，长高了，也变得孤独起来。

阿芳跟他青梅竹马，他们从小是邻居，两人同岁，天天一起上学。他们同在柚子学校上学，是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同桌。战争爆发那年，他们都是17岁，阿芳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在柚子学校里就像一道美丽的闪电，人见人爱。

柚子学校是一所有悠久传统的学校，不过跟其他很多学校一样，高中学生之间谈恋爱的现象比比皆是，校方一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视为严重的事情。但是阿坚和阿芳两人实在是有点与众不同，他们走得很近，而且更特别的是，两人好像除了彼此之外，都没有什么别的朋友，好像没有谁能够介入他们两人之间。

一种在他们那个年龄段有点危险的感情在两人之间萌生，那是一种稚嫩的爱情，却又好像经过了血与火、罪与罚的洗礼，饱含爱恨情仇。老师们对他们的密切关系一开始只是有些担心，后来渐渐变成了不满。其实，对于学生太过引人注目的早恋，每个学校的老师都会产生不好的印象，即便是朱文安学校[(4)]也是如此。他们的行为最后惹怒了团支部。

当时全国爱国热情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全社会都在提倡“三准备”“三承担”，还提出“三晚”：晚恋爱，晚……可他们竟公然要与这些背道而驰。实际上，要是他们两人听话些，懂事些，可能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但是偏偏阿芳不光美貌惊人，而且性格外向，不服管教，还常常无法控制情绪，阿坚则沉默寡言，顽固而倔强。

“老师，我们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怎么会影响别人啊？我们之间的同学情难道不是我们的私事吗？”那时同老师争辩，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两人形影不离，无时无刻不腻在一起，好像只要分开一会儿，两人就会失去彼此似的。甚至在夜晚，两人还会通过敲击墙壁来传情达意。当然，该来的结局也要来了。

就在4月的那个下午，蝉鸣不止，美丽的凤尾花在怒放，他们实在

无法抑制内心的激情，只能任凭感情驱使。那天下午大家都在操场上挖地道，阿芳竟然找了个时机把游泳衣穿上了，挖完地道后，在等校方发起劳动竞赛的时候，她暗示阿坚逃课，溜到湖边去。

“别担心！”她笑着说道，“让那些英雄大声地发表豪言壮语去吧！我刚做了一件极好看的新泳衣！咱们去游泳吧！”

两个人游到离湖岸很远的地方，游回来时，天已经黑了。阿芳筋疲力尽，四肢酸软，必须靠在阿坚身上才能避免沉下去，阿坚呢，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强壮，那就是17岁的青春啊。快到岸边时，他抱起阿芳，她身上还不停地落下带着体温的水滴。他抱着她在岸边的草坪上坐下，疲惫的她一下子就瘫软在草坪上，只有一只细嫩的小手还被阿坚握在手心。草坪上十分凉爽，当时是夏天，可是不知为何天黑得那么快，不大一会儿，繁星洒满了夜空，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阿妹我好累啊。”阿芳轻声说道，轻轻地捅了一下阿坚。这是她第一次对阿坚自称阿妹。后来，他们躲在绿色灌木丛后换上了干衣服，又手握手躺在松软的草坪上，湖面上吹来凉爽的风，令他们流连忘返。

西边的天际还没有彻底暗下来，还有一丝红色的光线像一条长长的影子一样垂下来。但那一丝红线后来似乎并没有下降，反而越升越高。“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有可能是照明弹。”“要是这样的话，应该会有警报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听不到警报声，也看不见星星，只有那寂静的黑夜。”

如今，20多年过去了，湖边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汪湖水却未曾改变，还是那样浩渺，那样平静，那样悠然，那样令人沉醉。清晨还会有霜雾，黄昏时还会有夕阳洒下余晖，从湖面上也还能眺望远处的山峦。

阿坚后来再也没有重走那条从校园的院子出来的道路，而是绕过八角楼，再来到灌木丛和草坪的小径。很多时候，他只是远远地从湖边的

青年路上眺望一下学校，湖面就像阿芳那闪亮的眸子一样在凝视他，带着青春时期的某种奇妙而又惆怅的表情，带着已经过去了的、走远了的爱情。

很多时候，他在下午来到湖边，呆呆地坐在那里，直到天空只剩下最后一抹晚霞。而那晚霞就好像是20年前，在湖边在树林后，在学校一角的那道晚霞的回光返照。

黑夜来临，一片寂静，夜色中一切都变得寒冷起来。该回去了，阿坚暗自想着，然后松开手坐起来。不知为什么，他感到一阵辛酸和遗憾，感觉离开那里回学校有一种自己无法承受的沉重。阿芳仿佛洞悉阿坚的心思，轻声说道："不用担心，反正学校的大门已经关了，等看门的大爷睡下了咱们翻墙进去。"

"阿芳你不累吗？"阿坚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像跑调一样，"你不冷啊？"

"累啊，冷啊。"阿芳一边回答，一边微微地起身，双手搂住阿坚的脖子，让他躺下。

倏地，一种火辣辣的感觉让阿坚浑身发麻，发起抖来，继而发软，但紧接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遏抑的力量充满了他的全身。他不由自主地紧紧抱住阿芳那绵软、清香、温热、真诚、盲目而又充满激情的身体。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那么做，这一切太突然，就像是一声惊雷，超越了所有的痛楚，又像心底骤然发出的一声呼唤，这不是因为初吻，而是刚才在湖边被启发的那种肌肤之亲。不过，这一切持续的时间不长，一种罪恶感很快涌上来，敲打着他，提醒他不能那么做，他立刻挣脱她的怀抱，停住正在阿芳身上抚摸的手，腾地一下直起身来。他猝然松手令阿芳陷入了沉默，狂乱的激情被害怕和羞愧浇灭了。她闪到一旁，迅速捡起衬衫遮在胸前，然后轻轻地坐了起来。湖面上水波荡漾，沉静地冲刷着岸边的水草，远远地，从高射炮队驻扎的那一对对竹排上传来打更的声

音。他们二人之间纯洁的保护神，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风似乎也在发出长长的叹息，悄悄地吹散一切。两个人就像刚从水底浮上来，各自在寻找方向。阿坚把手伸出来，颤抖着抓住阿芳的手腕，像要留住她。

“你害怕了吧？”阿芳走近一步，说道，“是不是害怕了？我也一样。但我刚发现害怕反而让我更坚定了。”

“我……”阿坚结结巴巴地嘟囔，“我什么都不怕，只是觉得不应该那样做，我马上要走了，要上战场打仗去了。阿芳，咱们两个人永远都在对方的心中就行了，你说是不是？”

“嗯，好了。”阿芳长叹一声，“我最害怕的是，再也不会有像此刻一样的夜晚了。”

“我会回来的！”阿坚强调道。

“可你什么时候回来呢？1000年以后？你也不想想，到那时，你已经不一样了，我也不一样了，河内也会不一样了，西湖也不一样了，那怎么办？”

“我不这么想，当然风景会变化，但是心是不会变的。”

接下来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了一会儿。

“我能看到将来，”阿芳说，“那就是破坏和毁灭。”

“有可能，但是我们可以重建啊！”

“你太天真了！你爸就跟你很不一样，你爸！”

“对，我跟我爸很不一样，但是……”

“我想问你一句话，你可不要生气，你是不是不爱你爸？”

阿坚只是瞪着她看。

“你跟你爸聊过天吗？”

“当然聊过啊，你这话问得真奇怪，我跟他话很多的。”

“那你爸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为什么不想活下去？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画作全部毁掉？”

“这倒没有，他跟我聊的是其他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毁掉作品，我还真不明白。”

“啊，是啊。阿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可是，我知道，是你爸亲口讲给我听的，我跟你爸比你跟他还亲近。熊熊大火焚烧了所有的画作，也带走了你的父亲，甚至也带走了我的人生，因为透过那火光，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什么？你都在胡说些什么呀？你疯了！阿芳，你有胆量就给我把话说清楚点！”

阿坚不明白，阿芳为什么这么激动，变得离他那么遥远和陌生，就像今晚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以及这西湖的湖水都已经远去。她那份激动似乎跟他将要奔赴战场，即将与她天各一方无关。

阿芳忽然说出一番阿坚无法理解的话语：“自从你爸去世之后，我才真正爱上你，也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会如此爱你。”阿芳说得那样小声，就好像是自言自语，或者更准确地说，像是另外一个人对着她在自言自语。“我是一个落伍的、不合群的女孩，而你是一个顺应潮流的人。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要相爱，要这么不顾一切，不顾咱们两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你知道吗？”

“好了，咱们回家吧，咱们……”阿坚有点害怕了，“我们说点别的吧，你怎么落伍？咱们之间有什么差异？”

“我现在知道了，”阿芳仍旧用那缥缈的声音低声说道，“如果你爸跟我们是同龄人，如果他是你的话，那么我就会爱上你爸，而不是

你。”

阿坚吓了一跳，但是阿芳不让他插话，她把手指竖放在他的嘴唇上，然后接着说：“你不像你爸，越来越不像，你对战争是那么痴迷，想起战争就坐立不安，你不爱我，不爱你爸，也不珍惜我对你的感情。你只顾着想：我要去打仗，我是一个忠诚的人，我是纯洁的，我不想玷污你，等等。你有没有一点新意啊！”

阿坚听得有点难过，又有点烦闷，他完全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他觉得阿芳的话像巫师的咒语一样不可思议，又像是吃了毒蘑菇的人的胡言乱语。

“你很喜欢和我爸聊天？要知道，我爸的某些观点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而且是错误的。很多时候，他根本意识不到现在这场战争的崇高价值所在，他总是抱着旧时代的标准来评价今天的事情，我们生活在当下，为什么还要受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束缚呢？”

“不会再有今天这样的夜晚了，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了，你走你的路，我也要走我的路。”

“可是阿芳，你要去哪里？还有三个星期就考试了，你要上大学啊！而我去参军，还会回来的啊。”

“你真是奇怪。”阿芳长叹一口气，“战争、和平、上大学、去部队，难道这有多大的差别吗？况且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又是坏的生活？17岁自愿参军的就比17岁上大学的要高尚吗？既然这样，那我也不稀罕去上大学了。”

“那你去哪儿？”

“去看看战场是什么样子。”

“恐怕你只会感到害怕吧。”

“可能会死吧。”阿芳如同说梦话一般，“到那时就能睡着了，睡一

个长觉。但是如果战争只意味着死亡不断，你为什么还那么兴致勃勃呢，这点令我很好奇。要不我去看看？你还真是笨。”

“你要干什么？”阿坚愕然问道。

她突然笑了起来，然后又探身抱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头按在自己的胸前，抚摸着他的头发，温柔地对他说：“以后再也不会有像今晚一样的时光了。你想要把生命献给那项事业的话，那我就决定要挥霍我的人生，让它毁于这离乱之世。你能想象咱们还能在同一个地方见面吗？今年你我都是17岁，谁知道我们将来是否还能重逢，活到什么时候，又在什么时候死去，是否还能相爱，是否还会想念对方？”她捧起阿坚的面庞，亲吻着他的双眼、双唇，然后又把他那已经涨红的脸贴在胸口。

“我爱你！就像爱你父亲一样，我就像是你的姐姐，你的母亲，从孩提时代到现在，我一直爱着你，从现在起，从今晚起，我就是你的新娘了，我要跟着你，要把你送到战场上，要看看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除非有不可抗拒的因素把我们分开，否则我绝不离开你。今晚我们单独在一起，是因为你很快就要步入你那英雄的战斗生涯了。现在，你只需要拥有我，其他什么都不要想，也不要害怕，特别是不要为我担心。你只要记得，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妻子。不要害怕，你的阿芳没有疯，起码现在还没有疯。”

阿坚浑身颤抖起来，夏夜十分凉爽，他的额头和后背却布满汗水。他是那么爱她，可又充满着担心，他紧贴着她的腰，感到十分虚弱，头脑一阵眩晕，爱情，令人崇拜、令人臣服的东西，他不害怕，但是他不能，他不敢。

阿芳轻轻地躺下，然后拉着阿坚也躺下。

草坪十分凉爽，上面还有一点露珠，泥土上还残留着傍晚留下的热气。阿坚把头枕在阿芳的手上，紧紧地压在她身上，就像一个小孩子。

阿芳确实没疯，而且，她就像一个年轻的姐姐，年轻的母亲。她把

手伸入阿坚的头发里轻轻地抚摸着，同时悄声给他讲有关他父亲的故事。那时阿芳的头发留得很长，柔柔地覆盖在阿坚身上，带着她的体温，散发出奇异的芳香。

阿坚从她头发的缝隙里望过去，看到下弦月已经升上来了。那一轮淡淡的弯月从湖面上空的一朵云边露了出来，然后又很快被遮住，他仿佛看见阁楼上像鬼火一般跳动的火光。他也似乎看到了父亲和阿芳在一起的样子，看到了父亲画中金黄的树叶和稻秆，以及从画面上解脱出来的幽魂。阿芳的语调柔和均匀，就像是母亲在蚊帐里讲神话故事时半睡半醒的语调。

阿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解开了阿芳的衣扣，一对雪白的乳房弹了出来。月亮在湖面和草滩上洒下一缕皎洁的光。阿芳平静地躺着，没有转身，也许是已经熟睡了吧。不知不觉中，他的嘴紧紧地吸上阿芳的乳头，比小孩子还熟练。起初是轻轻地吸吮，就像刚出生时被喂奶一样，接着他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渴望，用尽全部力量深深地吸起来，他口中甜甜的滋味，就好像阿芳的甜蜜梦乡传递到了他身上，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一丝淡淡的忧伤袭来。

第二天上午他们才回到学校，那是最后一天上课，全体十年级都开始放假准备复习考试，阿坚拿到紧急征兵令，5月初就启程了。

那晚已经变成遥远的过去，但是，不管岁月如何转变，那个夜晚都令阿坚永生难忘。在他内心深处，长存一轮云边的弦月，一汪夜色下的湖水，只需稍微想想过去的日子，那些回忆就会涌上心头，他也常常会梦见那晚的场景。尤其后来，在前线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在心中充满着不幸和痛苦的日子，他总会怀念起阿芳温暖的肉体和处女的香乳，他觉得正是那些给了他无比强大的力量，带给他莫大的幸运，使他最终从残酷的战斗中幸存下来。

不过，比较而言，他现在对阿芳的思念简直到了过去无法企及的地

步。即使在那些年的战争岁月里，身处西原，远离阿芳，他对她的思念都远远比不上现在。大约当时太年轻，有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使他能免于绵延不断的回忆的纠缠。那时候一躺下就能睡着，脑子里想的都是现实，是当下的事情，是丛林出口处，某个弯路后，对面山路旁，或者山坡背面的正在等待自己的事情。每当他脑子里浮现出阿芳的样子，对她陷入深深的思念，通常都是在他身体异常虚弱，难以支撑下去以至绝望的时候。这时也通常是他在战场上受伤，或是染了疾病，或是悲哀得不能自拔的时候。

阿坚想起他在B-3前线当兵的10年里，曾经有三次陷入对阿芳的无可名状的深深思念中。第一次好像是在穿越老挝的行军险途中，那也是他第一次感染疟疾。还有一次是1969年受伤，躺在第八医疗队的时候。当时他受了重伤，伤口散发着腐臭，感觉就像是在等死。在他处于半昏迷状态时，一度守护他的那个哑巴女护士跟阿芳颇有几分相像，让他陷入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思念中，那份思念是那么强烈，完全超出了他意志力能控制的范围，简直就像发烧一样。

当闲居在招魂林的三号农场侦察排每天玩牌享受魔玫瑰的时候，当发现自己的战友和对面深山老林中的三个女孩陷入那种渺茫而令人非议的凄惨爱情的时候，他每晚都会梦到阿芳。也正是因为思念阿芳，怀念自己的爱情，阿坚没有阻止战友和那些女孩之间的荒唐感情，同时也提醒自己不要参与他们的行为。每天晚上，几个侦察兵背着阿坚悄悄地离开营房，翻山越岭去跟情人约会的时候，阿坚似乎都在梦里跟阿芳模糊的身影一起尾随着他们，加入他们不幸的欢乐里。那是何等令人着迷的恩爱，却又痛苦地预示着巨大灾祸的来临。之后，他们抓到了杀害那三个女孩的敌军探子，他决定亲手杀死他们，让他们看着自己的墓穴死去。

然而到了最后一刻，当他举起枪来，手指正要扣上扳机的时候，却又放了他们。那并非因为他们的祈求，也不是因为战友的惊恐，而是因

为突然他想起了阿芳的话："你要杀很多人吗？""你要变成凶残的人吗？"

简直难以置信，在那样一个完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他想起了阿芳，想起了她说的话。他立刻收回成命，饶了那几个家伙。那绝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宽宏大量，完全不是他的作风，以至于后来他都不敢谈起，不敢告诉别人真实的原因，后来与阿芳重逢，他也没有提及此事。

但是，在阿坚在第八医疗队疗伤的漫长的日子里，他真的以为陪在他身边的人是阿芳，他确信那不是梦里的阿芳，也不是思念中的阿芳，而正是阿芳本人。当然，他的那种感觉完全是受伤引起的精神错乱，尽管是那么逼真。

在1969年雨季开始的时候，他所在的27营被敌人包围在招魂林的那块空地，几乎全军覆没。他在丛林里爬了一天一夜，身上到处沾满泥巴，衣服都爬破了，破洞连破洞，几乎一丝不挂了。后来，另外几个脱险的战友在森林边发现了昏迷的他，抬着他向日落的方向撤退，当他因剧痛和绝望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第八医疗队。

第八医疗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也不断被围追，被攻击，所以也不断撤退，不断转移。最后，医生、护士和伤员们不得不拖着瘫软的身子互相搀扶着，暂时躲进一个靠近绵山的昏暗丛林里，大家都非常疲惫，狼狈不堪。当然，医疗队撤退时的景象和感觉，阿坚本人并没有印象，因为在他被送往211医院接受治疗前的两个月里，他都迷迷糊糊地躺在一个昏暗而潮湿的山洞里。

当时他身负重伤，腐肉的恶臭从他的胸膜、肩膀，还有两腿间可怕的伤口处散发出来，连蚊子都被熏得飞出洞去。阿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间或醒来一会儿，好像只是为了确认一下自己即将死去的事实，又好像是为了积攒一点力量继续昏迷。但每次他醒来，都会模模糊糊地看到"阿芳"和自己一起待在洞里，他忍不住呼喊她的名字，她却不回答，只微笑着俯下身子亲一亲自己满是汗水的额头。

对于“阿芳”的出现，他从来没有多想，也不曾焦虑地自问，他把“阿芳”的出现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幸福，就像是对待雨的声音，树林的声音，以及回响在大地上的枪炮声一样，他表现得坦然。女护士非常消瘦，双手也因辛劳变得干枯粗糙。可是，当她抚摸着阿坚眼角的疤痕时，虽然是在昏暗潮湿的洞里，阿坚仍然看到了那个女孩棕色瞳仁中的光芒。

“阿芳？”他咬紧牙齿，转动身体，把头扭向了一边喊了一声，还痛苦地喘着气。护士轻轻地给他换掉纱布，清洗伤口，用夹子把腐肉上的蛆虫清理干净，然后又替他盖好那床破被子，放下帘子。阿坚紧皱的脸微微舒展开了一些，好像是要在自己昏迷前尽力对那个女孩微笑。

后来，他在211医院明亮干爽的竹屋里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醒来的次数和时间更多更长，只是“阿芳”再也没来看望过他。当阿坚身体恢复，被转往收容所等待出院时，他开始向曾经在第八医疗队待过的伤员打听“阿芳”的消息，但他们谁都不知道那里有一个来自河内叫作“阿芳”的女护士。

“你弄混了！”一个被锯掉双腿的伤员告诉阿坚，“我和你一起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像你昏迷得那样厉害，所以我清楚。在那个医疗队里，除了主任医师和三个男护士外，只有一个女护士，你把那个女护士当成阿芳了。但她没法纠正你，因为她是个哑巴。她好像是岘港人，她变成哑巴据说是因为受过伤，她是一个瘦小、漂亮又贤惠的女孩，对了，棕色的眼睛！你当时昏迷成那样还能够辨认她眼睛的颜色，真行啊！不过，唉，那个女孩肯定已经牺牲了。你还不知道吗？包括你我在内的重伤员刚刚被转移后大约一两个小时，那个地方就被B-52轰炸机给轰炸了，听说留在里面的人全都牺牲了，轰炸刚结束，敌人就进行了扫荡。”

“你知道那个女护士的名字吗？”

“好像叫阿莲，还是阿柳什么的，不太清楚啊。那个时候大家都不

怎么喊名字，都是称呼同志，或是叫阿妹。真是可怜啊，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孩竟然成了哑巴。”

这件事阿坚也没有跟阿芳讲过。总而言之，两人都尽量对十年战争期间的事情避而不谈。然而，很多时候，一看到阿芳，阿坚的眼前就随时会浮现出战争时期的种种经历，就会回忆起那些痛苦，一场接一场的战斗，回忆起当兵时自己正当的或卑劣的行为。有些人物和事件虽然都与阿芳无关，却都会因为她而产生联想，甚至有时候阿坚会乍然听到过去的某一种声音，或是看到过去的某个影子，在他感到不可思议又无法完全想起那是什么的时候，本能地觉得那一定是阿芳的说笑声、歌唱声，是她的面容和目光，是她伸手梳理头发的神情，是她回首观望的姿势，是她走路时婀娜多姿的样子。

他今年已经40岁了，可是曾经的爱情和深深的痴迷依然从遥远的过去回荡到现在，像火焰一样一直在他心中燃烧。梦想依然像一朵鲜花，不断地散发着希望的芬芳，也散发着无知的气息，飞扬着一些荒诞的花粉，而阿芳已经跟他诀别了，在刚过去的初冬的一个晚上，她跟他见了最后一面就彻底离开了，走的时候连屋里的灯都没来得及关。

在那之前的几天，阿芳那间一直充满欢笑的屋子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仿佛是初冬的风把秋季的一切都席卷而去了。长久以来络绎不绝的客人像变法术一样一下全变没了。当然，这其实是阿芳自己决定要为她整个秋季的欢乐日子画上句号，她那间刚刚还充满欢乐的屋子，突然间变得空寂无人。

阿坚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好像每年都是这样，每当她玩得闹翻了天之后，她就会突然安静下来，就像是准备出家修行一样。不过，这个时候的阿坚并不觉得特别高兴，也不会特别开心，相反，当阿芳陷入这种状况，他的心情甚至比夜夜忍受她和情人们在隔壁吵吵闹闹时还要沉重。

老天啊，城市里的生活怎么会乏味无聊到这种地步。这种肮脏破碎

的欢乐，比缺衣少食的贫困生活还要可怕。

那个飘雨的冬夜，男人们站在阿芳紧紧反锁的房门前，一个接一个地使劲敲门，最后都不得不失望地离开。阿芳把自己禁锢在房间里，可以想象她一个人面对四壁时的那种绝望、厌倦和内心的折磨。

这时阿坚觉得心如刀绞，他猛地想起那天正是阿芳的生日，也想起他已经很久没去看阿芳了，没跟她见面，也没跟她说话。他们之间几乎形同陌路，漠不关心，但是，只有他知道，尽管她表面上在享受快乐，但实际上已经厌倦了那些。

他赶紧上街去买了一束玫瑰，准备约阿芳去吃顿便饭。看到他们那条街停电后，他特别高兴，因为这样阿芳就更不愿意窝在家里了。他按照阿芳留给自己的特别暗号敲了敲门，但等了好一会儿才听见里面钥匙转动的声音。门打开之后，一股混合着香烟、香水和阿芳的体香的味道扑面而来，阿坚走了进去，昏暗的房间里，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

可是阿芳家居然有客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伯伯好。”阿坚向他问候，和他握手，那是一只很清秀的手，像是被雕刻过一样，纤瘦、温暖，手指修长，显得十分高雅，以至于他觉得那只手不像眼前这个老男人的手，倒像是另外某个人的手。

老男人长相平庸，满脸皱纹，面无血色，眼睛很小且暗淡无光，嘴唇干裂，头发花白，胡子拉碴，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阿坚看了觉得有些不爽。老男人嘴里嘀咕了几声，轻轻点了点头，连忙把手从阿坚那里抽了回来。

“谢谢你，阿坚。”阿芳接过花，弯腰说道，“我都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只有你，一直都对我这么好。哦，我来介绍一下吧，这是阿富，他是一个画家，这位是阿坚。”

阿坚静静地站着，阿芳坐了下去，蜷缩在扶手椅子里，背对着油灯摇曳的微弱光芒，隐藏在黑暗中，桌子上放着她的吉他。

“对了，阿坚，很抱歉我不能像以前那样过生日了，实际上我也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原谅我，阿坚。”

“你怎么这样呢？”客人发话了，声音仿佛是从胸中发出的，十分低沉，“如果是惯例，已经约定了又怎么能不履行呢？”

“不，不是这样的，你不要放在心上，阿富。”

阿坚向阿芳望去，但她并没往他这边看。阿坚点了点头，向他们两人告别，然后转身离开，关上身后的门，他回到自己房里，低头点上灯。

“这可怎么办？”阿坚看着一摞手稿，自己问自己。

他思绪万千，禁不住哽咽了几下，一种熟悉的悲伤和无力感又刺痛了他的心，浸入骨髓。即使这样，他又能做些什么呢？谁又能逃避自我呢？阿坚站在桌旁，呆呆地望向窗外的雨夜。

雨密密麻麻地斜落下来，在冰冷的玻璃上滑过，颤抖一般地画出透明的轨迹。阿坚感到一阵惊慌，他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头，试图倾听隔壁的谈话声。

背后的门突然开了，是阿芳，她轻轻地走进来，走到阿坚身边。

“阿坚！”阿芳轻声叫道，她站到他身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你真可怜。”阿芳说道，弯下腰在他额头上温柔地一吻。

“那就别发愁了！”阿坚抬起头说出了这辈子最愚蠢的一句话，“我们不应该忧愁了，我们应该快乐！”

“我必须来见你，你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要经历的一切。我现在要为我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了，我已经堕落了，有时我感觉自己就像畜生一样。”

“但是……”

“但是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不可能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我葬送了自己的生活，不是吗？在享乐中，在对你的残忍中葬送了它。”

“每个人都有残忍的时刻，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我的人生也就这样了，一切都完了。可是生活还要继续，我们还要继续活着，你也一样啊，阿芳！”阿坚激动地叫起来，抓住阿芳的手，“为什么我们不能摒弃过去，我们应该一起生活，只要在一起就够了！”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怎么能忍受得了？”

“我可以，你也知道，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阿坚啊，按理说我们应该已经幸福地在一起生活了，但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我也不知道，我不能这样和你生活了，我们应该分开，请你理解我。”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没有了，分开是唯一的办法。你别这样看我。”

阿坚低下了头。

“我只是偶然碰见他的，一个星期之前。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我才决定的，因为我也不能决定什么。”

“那是为什么？”阿坚突然提高了音量。

“因为这是我离开你的唯一办法，因为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哪里在一起了？你在你的房间里，有你的工作和生活，我什么都没有。这不是你跟一个老男人走的理由！如果走也是我走，你别做傻事了。当然，除非你爱那个男人。”

“老男人？你看看我多大了，你以为我还是17岁吗？”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阿坚说道，好像想要打断阿芳的话。

“今晚，一会儿就走。我想说，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真是简单，轻巧，就像合上一本书一样，一本破书，对吗？”

“请别这样说！阿坚，我也很痛苦啊。”

他们站在一起，他不自觉地抱住了她，她颤抖起来，他们亲吻对方，过了一会儿，她推开了他，但是他们忍不住再一次亲吻起来。

“行了，不要这样了。”阿芳叫起来。

她走到门口，阿坚默默地跟在后面。阿芳突然转过身，背靠门，盯着阿坚说：“阿坚！我也不知道我以后会生活得怎样，但是我们肯定很难再见面了，请你原谅我。”

“你爱他，对吗？”

“阿坚！我……我除了你谁都不爱的……你，你还能爱我吗？”

“当然！”阿坚答道。

他还爱她，而且将一直爱她。他觉得他这一生只有两段爱情：一次是战争前，他和阿芳之间的；另一次是在战争后，虽然跟上次很不一样，但也还是他和阿芳之间的。

半夜，阿芳和阿富一起走了。阿坚一直呆呆地站在窗前，他清楚地听到两人的脚步声，钥匙锁门的声音，拖行李的声音。接着阿芳走到他的门前，好像往门缝里塞了什么。最后他听见阿芳小声说：“阿坚，我走了。”

他们一起走了。阿芳的高跟鞋轻轻地发出声响，她未婚夫的脚步有些拖沓，走路时脚底在地板上蹭，楼梯被蹭得吱吱作响。阿坚走到门边，取下那封信，那是一封很简短的信，语气冷冰冰的，像是一份电报：“阿坚，我走了，永别了！这样对你好，对我也好。我只求你忘了我，此外别无所求。祝你成功！”

阿坚走到走廊上，他拉起衣领走下楼梯，来到了大街上，她还在，她永远都还在，他这么想着。

(1) 越南抗美时期，应越方要求，中国援助了不少军服，主要是苏州等地生产的布料。——译者注

(2) 志飘，越南作家南高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被誉为越南的“阿Q”，但实际上他比阿Q有反抗精神，一度成为横行乡里的愣头青。——译者注

(3) 这里的Ha Le是法国人对越南首都河内的一个著名的湖泊——禅光湖的叫法。——译者注

(4) 朱文安学校，即前文的柚子学校。朱文安（1292—1370），字灵泽，是越南陈朝（1225—1400）时著名的儒学家、教育家、医学家。朱文安学校是以朱文安的姓名命名的学校，现今它是河内的顶尖中学。——译者注

第四章

阿坚最近总在内心发誓：我一定要写作！

夜深人静，被巨大的悲痛和强烈的绝望包围的时候，他常常走到大街上，边走边想：我一定要写作！

今夜也是如此。

我一定要写！从此以后，我的生活里就只有写作！

写过去的经历是痛苦的，但是一定要写！哪怕写作像用头撞墙那么痛苦，我也要写！

一定要写！哪怕像拿起手术刀解剖自己，像剥离心瓣一样痛苦，我也要写！

一定要写！哪怕是把自己彻头彻尾由里向外翻转般痛苦，我也要写！

写作是唯一的生存方式，一定要写！要通过写作扫除心魔，让我长久以来饱受折磨的灵魂得到救赎，不再继续漂荡在伤痛和耻辱之中。

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在阿坚的心里油然而生。

当头脑不清醒或是缺乏写作灵感的时候，他就会走出去，走到深夜的大街小巷去。他喜欢黑夜中的河内，尤其是那些停电的夜晚，城市完全被黑暗吞没，整个城市漆黑一片，如旷野一样荒芜。

如果再碰上一阵凄风冷雨，给深夜的城市增添几分愁苦氛围的话，阿坚就会觉得自己跟这个城市格外相通，感觉自己被理解了，个人的悲伤似乎就能减轻很多。

特别是在静谧的小巷中摸索前行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心扉好像突然被揭开了甜蜜的一角，开始面对广阔无垠的天空。那些杂乱的思绪则像接受了大街小巷里清风的吹拂，令心帆高高扬起。

一定要写作！写作是为了忘却，也是为了铭记。写作是拯救，是救赎，是一种承担，更是一种信念！

不仅要写亲人，也要写街道上熙熙攘攘，无意间见证了彼此生活的陌生人。要描绘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灵魂，甚至完全相反的灵魂，要描写各异的建筑，温馨的家庭以及生养自己的城市。

在深夜的雨幕下，在楼阁的屋檐下，甚至是大街小巷的角落中，一盏盏斑驳的路灯下，隐藏着多少人的命运和他们独特的人生啊！

深夜的街道上，人们行走的脚步声就像是宁静的乐曲，又像是思维漫步的声音。

一辆三轮车经过，无声地溅起水花，一对情侣在交通亭里拥吻，某条小巷里隐约传来鸡鸣声。接着，突然来电了，原本漆黑的马路，一下子亮了起来。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仿佛是被风吹亮一样。榄仁树上的叶子落下，发出沙沙的声响，被雨水淋湿的酸果叶呼呼地在人行道上随风追逐。

阿坚感觉自己像行走在一段雄壮乐曲的节奏中，黑夜中的大街小巷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活着，敦促他抓紧写作，不要去追逐贪婪的生活，不要去幻想过小市民的生活。

某天夜半时分，阿坚独自在街头的一家店铺里驻足欣赏玻璃柜里的丝绸制品，丝绸颜色各异，但每一样都显得异常柔美、纯洁和雅致。他看得那么入迷，可似乎又有一些漫不经心。

“叔叔您买点什么吧？”听到那清新的问候声，阿坚看到柜台后面一张清秀又略带粉饰的面孔，那是年轻的女店主，“我们女人，不管多大年纪，都很喜欢这种丝绸礼物呢。”

阿坚尴尬地笑了笑，因为那一刻他才发现这里是女性用品专柜，真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如此漂亮，如此精致。他当时的表情，让别人看来，肯定以为他是乡下来的。

女店主娇憨地笑了笑："真漂亮，不是吗？就好比清晨的天空呢，是不是？"

在人行道上，在小雨中的黑夜里，阿坚快步走着，过了很久，他的眼前还不时浮现出那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时代女性漂亮的丝质内衣。他很自然地想起西德惹地区的高棉女孩，那时她们把吊带衫穿在短衫外面当作装饰。

他也回忆起他们行军经过广平省的某个地方时，每个人的背包里都装有这类漂亮的"零件"，各种款式应有尽有，年轻的女敢死队战士们喜欢极了。当然，打仗时的姑娘们的装备肯定比现在的姑娘差远了。

哎呀，就像1973年那会儿，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阿坚他们营误领了女兵服，短上衣，裤子旁边是开衩的，更奇怪的是，每个人都附加了一套"锁链零件"，士兵戏称那是"加减服"。那些东西和槟榔皮一样硬，刚好能遮住胸部，颜色深绿浅绿都有，就像是一只只巨大的金龟子。

部队里常有这些好笑的事情，但也常有让人恐惧的事情发生。生活总是这样，即使是十分细小的事情里也总是附带着痛苦。生活中总也不乏难忘却令人没有勇气诉说的事情。

阿坚过了马路，在一家饭店门口的路灯下，他看到一个乞丐蜷缩着身子站在那里，手插到腋下，不断向行人点头作揖，用低沉而又自信的声音在说："同志啊，请关心一下他人的处境吧！请体恤一下遭受水灾的难民吧，同志！"

"他妈的，一个要饭的态度还这么强硬？他妈的，不是老子们跟侵略者打上一仗，你他妈连饭都要不成！"一个衣着体面、穿短大衣的男

人搂着一个穿羽绒服的美女从饭馆里出来，趾高气扬地说道，“喂，低声下气点，老子才给钱！”

穿着羽绒服的女人扑哧一声大笑起来，就好像被人挠到了痒处。

“说来也真好笑，等什么时候我要在书里写写这样的场景。”阿坚很自然地想到，或许将来还可以把这个高高在上的男子和那个乞丐写成老朋友，甚至是战友，或者是其他密切的关系。

阿坚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想到这件事。他所有的思绪都混乱起来，没有任何条理，思想和情绪交织在一起，好像是要模糊那纠缠折磨他内心的忧伤主题。尽管如此，他也知道正是这断断续续的、没头没尾的、前后矛盾的思绪在帮助他脱离内心的痛楚。

在夜色中的大街小巷穿行，令他觉得就像走在奇异的迷宫里。在这些大街小巷所遇到的人和事，表面看来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什么意义，汇集在一起却非同一般。正如单个的阿拉伯数字，一旦串联在一起，就可以组成一个无穷大的数。无数个夜晚，他走在大街小巷里偶然“捡到”的“数字”，总是引诱着他继续整夜不停地在街上闲逛。

渐渐地，这种闲逛似乎变得必不可少，一天不去，他就觉得黑夜里的生活杂乱无序，甚至令人厌倦。他有时候会毫无目的地跟着前面的某个人走，随他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直到那人消失在某个房子的门口，他还会通过那人的背影极力想象他的相貌和生活方式。他努力将自己融入他们的生活中，尽管觉得那些人的生活与他是格格不入的。

他回忆起1972年，他常常和侦察兵小A以及“牛头”阿胜，这些被称为“圣地小子”的人在丛林里碰面。他们绑上吊床，躺在一起，整夜恣意谈论街头巷尾的各种事情，还会出一些琐碎的问题考考彼此。比如，某条街在哪儿？哪条街上只有一座孤零零的简陋的房子？哪条街上的房屋最多？哪条街最短？哪条街最古老？那条街为什么被称作“追街”？河内哪家饭馆专门做烤蛙？哪个咖啡馆最好？等等。这些问题，最后总是阿

坚取胜。就连三代在草市街靠开三轮车谋生的阿胜，也不得不承认阿坚比自己更熟悉河内。

可以说，没有哪一位河内籍的士兵比阿坚更了解这个城市了，阿坚能够分毫不差地描述出那些古街的细枝末节。比如，河内有大大小小多少湖泊？钦天路有多少条巷子？哪条街上的女孩最漂亮？太平洋电影院常在哪几个晚上放电影，用什么方法能够买到票？等等。

不过，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阿坚对这些街巷的认识并不是从小累积的，而是在战争中了解到的。事实上，当兵之前，他还只是一个在读的高中生，很少在街上闲逛。当兵之后，他才真正对河内的街道了如指掌。因为他曾在几个不同的营房待过，结交过很多河内籍的士兵，正是长期到处转战的军旅生涯以及深山丛林中的黑暗岁月，让他对生他养他的故乡有了深厚的感情。

可是，现在他对河内的迷恋之情已经淡化了许多，他觉得这座城市越来越陌生了。这么多年过去，这座城市自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正改变的是他自己的生活，由此他才感到心中和眼中的河内已经截然不同，也许他主要凭着记忆来维持与街巷的联系。今天在他周围发生变化的生活，似乎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维持他内心对永不消逝的过往的记忆。

退伍回家后，走在街上，走在人群里，阿坚常常感到军队里那种融洽的氛围、心灵的感应在如今的人与人之间已经不复存在了。

孤独感常常如影相形地紧随着他，这种孤独并非只有阿坚才有，而是弥漫在整个社会。

战后许多人的命运似乎都是相似的，贫困、单调的生活与深切的孤独感交织在一起，在他们的内心形成了翻滚的江河。

喜悦、悲伤、幸福、痛苦这类的情绪在减少、淡化，变得乏味，丧失意义，但偶尔似乎又猛然在黑夜里亮光一闪，犹如商店门前那一闪一

闪的微弱灯光。

行走在大街小巷，他原本是想去追寻记忆中的过去的愿望，最后却落了空，陷入深深的忧伤里。

他常常觉得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在黑夜中渐渐消失，真实的河内与他在丛林里多次午夜梦回的故乡已经格格不入。

所以，当他走在街头，常常会冒出一个念头："离开这座城市！必须离开这里！"午夜的浓黑中，风也似乎在头顶呼啸着："离开吧！离开吧！"

不知不觉中，他回忆起5月夕阳下寂静的梦坡，那个有人在等待他的小村子。想起那里，过去宁静而美妙的一切如同就在眼前，仿佛就能感受到从树林里、从阿兰家的果园后面吹过来的微风，能看到在那无垠的苍穹里闪亮的金星。

雅南镇的美啊，仿佛勾起他内心深处某个角落里的渴望，但这渴望很快又会因为绝望而熄灭。

或许，即便在他的一生走向尽头的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正在他曾建功立业的地方等着他。

之后他又想到了那年春天，B-3前线全军从潘朗沿海的陡峭山路登上悦目岭，经过多尼姆水电站，又经过了丹阳、德重，再下颐陵，进入14号国道，沿路到了禄宁，之后又急忙返回，打到西贡西部，结束了战争。

那是他步兵生涯成千上万次行军中唯一一次乘着机动车呼呼地穿过无尽的草原。当黎明降临在草原上，战士们醒来时，发现汽车表面因沾满风霜而变成白色，他们互相打听前一天晚上穿过了一些什么地方，现在正在哪儿……他们也为一路上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那情那景，依旧何等清晰，又是多么幸福，多么令人陶醉啊！

可如今，它们已经变成遥远的过去。

一定要离开这里！要离开！要到远方去！

阿坚拐进了还剑湖附近的一个黑暗角落，一家名叫“de la Hiên”的咖啡馆，这是一家位于巷尾的隐秘夜店。

每次在深夜里漫无目的地游荡，他都会顺便来到这里。

这里留下了他很多回忆。这家店不像其他一些店里爱播放嘈杂的音乐，也不像禅光湖附近的店里总是男女诗人扎堆吟诗作赋。

“哈啰！你是步兵吧？”长着一个酒糟鼻子的胖老板笑逐颜开地跟阿坚打招呼。

他端给阿坚一杯咖啡，一盘中国瓜子和半瓶酒，然后认真地问他：“你们军人喜欢陪酒女郎吗？”

“不。不过，最近你这里也添了这道‘菜’了？”

“嘿，嘿，紧跟潮流嘛。”

咖啡馆里拥挤不堪，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烟雾。阿坚兀自懒洋洋地坐着品尝咖啡，什么都懒得想。别的桌子上的人都在抽烟、玩纸牌。

远处，湖面上仿佛有一颗朦胧的星星时隐时现，十分梦幻。不过，那也许只是栖旭桥头的一盏路灯罢了。

战争刚结束那会儿，老板瘦得像烟袋杆。他也是退伍军人，曾是一个中士，他从老挝回来时，晦暗的脸色就像是患过疟疾。那时人们称他开的这间咖啡馆是老兵俱乐部。

客人清一色是退伍回家“还剑”[(1)]的军人，大部分都还没有找到工作，新生活还没有安定下来。正像人们说的，他们大都还没有还过魂儿来。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大家都知道了这家店，都来这里聚会。

很快，他们离开丛林鬼门关后所领的军饷都一点点流进了店老板的口袋里。

早先，这里是快乐至极的。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大声讨论他们各自在重新开创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艰难困苦。

那些事情现在说起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在当时却都是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而且从战士的口里讲述出来，着实让听众们感到又辛酸又好笑。大家听得垂头丧气的时候，只好借酒消愁。

当然，这里也有不少给大家带来希望的小道消息，例如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工作啊，怎样通过行贿搞定户籍问题啊，如何办理伤残补助啊，怎么申请进入大学读书啊，还有怎么申请返回之前的企业，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有人尽心尽力地指导和解答。

总的来说，这里虽然充满萎靡消沉的气息，但曾经是老兵们见面寒暄、消愁解闷的一个好去处。

此刻阿坚坐的地方是从前“笨阿旺”的专座。

阿旺是一名老装甲兵，家就住在火车站后面。他曾经大声炫耀：“老子以前开着坦克在东部风光过整整4年！”

阿坚在这个咖啡馆遇到过无数难以从战争泥潭中自拔的退伍军人，他们时常被惊恐的战争记忆所缠绕，丧失了继续生活的热情和勇气，日渐衰颓。阿旺可能是阿坚遇到的第一个这样的人。

刚被朋友带到这个咖啡馆的时候，阿旺喝酒不多，也不闹，反而畏畏缩缩的；由于块头太大，还显得笨手笨脚。

第一次见面时，阿旺坐在阿坚旁边跟他搭讪：“我想托你们帮忙找一个汽车司机的工作呢。”

接着他有些夸耀地说：“什么车都没问题，不管是货车、大客车，还是小轿车，甚至压路机都行，只要是能让我手握方向盘，开车在大地

上奔跑就好啦！我不喝酒，过来和你们坐坐就好。”

后来阿旺很久都没有光顾那里，等他再次出现在咖啡馆门口时，大家都惊呆了：眼前的阿旺胡子拉碴，眼睛布满血丝，走路摇摇晃晃的，嘴唇微张，脸上是茫然的惨笑。

“战友们啊！我再也不能驾车了，现在是酒在驾驭我了。”从那以后，阿旺就似乎变成了咖啡馆的一块固定风景，每次都坐在专属于他的角落，永远是一杯酒加上几盘下酒菜，自斟自饮。偶尔来了兴致，他会大声吼上一段军歌或是在先前的军人生涯里学会的某一首下流歌曲。

“跟我干一杯，步兵哥！”有时阿旺会怪声怪气地冲阿坚喊，“不喜欢我啊？还是怕我没钱？别担心，干了吧！没有我们这些人，你们怎么可能像那些将军夸耀的，是他妈的什么‘世界一流的步兵’？干杯，让他妈的战争滚得远远的！”

唉，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从前那么英勇的一个战士会变成现在这样，把自己折腾得就像一扎破布一般。据说他患上了“晕马路综合征”。不过，实际情况更糟：阿旺连摇晃都受不了了。

“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开车还好，”阿旺说，“但是开到平稳的、软乎乎的路面上，我就作呕，好像马上要吐出来，会晕得抓不住方向盘。晚上回家都睡不着，睡下了就会做噩梦，在梦里大喊大叫，就像受人宰割一样，所以我只能喝酒。喝了酒还怎么能开车呢？而且，我开车还有一个毛病，特别厌恶行人和自行车。看到有人在车前面闲逛我就没了耐性，要极力克制自己才能避免冲过去轧死他们。你们都见过坦克从人身上碾过去吧？坦克那么重，可是依然会被人体硌得震动一下。坐在车里，握着方向盘，对这种感觉更加敏感，你会知道车正在从人的身上碾过，而不是轧过土堆、树根或是砖块。碾在人身上，感觉就像是把一个充满水的袋子突然碾破。天哪！”

阿旺说着说着，突然呻吟起来，露出痛苦的神色。“这些景象在晚

上睡觉时一直缠着我。你们不会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追击敌军18师，路过春禄的时候，坦克的履带上沾满了人肉和毛发，成群的蛆在上面蠕动，充满恶臭。车开到哪儿苍蝇就跟到哪儿。唉，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失眠，再也没有香甜的美梦了。”

阿旺就这么一天天地喝下去，直到病倒后才没再来。其他人估计也跟他差不多。俱乐部渐渐散了，大家的命运都很悲惨。此刻坐在咖啡馆阴暗角落的也基本上都是老兵，可是再也无法辨认出他们过去的痕迹了。就像阿坚自己，他又何尝还是原来的那个他，就连店老板也变了。

阿坚把面前的那杯酒一饮而下。这时一个姑娘走了过来，经过阿坚的桌子，她看见阿坚在看她，她头发蓬松，身穿一件大衣，衣服口袋上到处是拉链，看起来鼓鼓囊囊的，身上还有一股中国的香水味。

“请走开吧。”阿坚说道。

“你不喜欢我啊？”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别的地方坐下？”

“哪儿还有别的地方啊？”

那女的扑哧一笑。她牙齿缺了一块，牙龈还黑乎乎的，不笑的时候倒还勉强看得过眼，那样子看上去怎么都像未成年人。

“真冷，”姑娘叹了口气，“你一个人喝酒啊？老天，你就请我喝这种毒药啊。”

“小孩子喝酒不好。”

“你才是小孩子呢！”

姑娘把手放到阿坚的大腿上。“啊！”她叫了一声，把手收回来，轻声笑了。阿坚微微张开嘴。

“唉，你这个人真是不解风情。我可不是傻瓜，我是有文化的人。

你要知道，现在陪你喝酒的人是一名女大学生哟！你别笑，我没喝醉。唉，你这个人哪，算了，干了这杯酒吧！”

阿坚这一生喝酒无数，但只有极少的几次醉得厉害。一次是在胜利前夕的4月30日的夜晚，在新山一机场的法国航空公司的酒吧里；另一次是10年前，就在这个咖啡馆。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店主肯定还记得，当时店主还没有现在这么胖。眼前的这个姑娘那时大约还是一个站在红云店里等着吃冰激凌的小女孩吧。对，就是那个漆黑的夜晚，他跟一个人打架，把对方给打伤了。

噢，不，实际上那天他并没有喝醉。那时候，他根本不怎么喝酒，他到这个店里总是喝咖啡，偶尔才和战友们喝上几杯。人家喊他喝，他才喝一点。跟别的退伍军人比，他要幸运得多。他有房子，考上了大学，是大学生，而且就快要毕业了，快要结婚了。未婚妻是一个绝色美女，他们在战前就相爱，他打仗十年，她等了十年，一直等他从战场上归来，一直到现在。

当然，这是别人议论他的一些话，他从不去纠正旁人的说法，也从不把阿芳带到这里。不过，咖啡馆的一些常客去过阿坚家，阿坚也曾向他们介绍过阿芳。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不幸的夜晚。一场冲突之后，警察拘留了阿坚，理由是老兵手痒，打架斗殴。但事实上，跟手痒没有半点关系。那件事情的发生说起来很偶然，却带有这个没落的时代的必然性。

从那以后，阿坚就开始了一种地狱般的生活，是普通生活的地狱，是看起来太平安乐的时代的地狱，也是爱情的地狱。

从那以后，他跟阿芳之间的爱情，充满了怪异的成分，充满了伤害，让他的心日益枯竭，令他身不由己地陷入越来越深的痛苦之中，整个人似乎变成了汪洋大海中一条飘摇不定的小船。

那天，他一直在咖啡馆里坐到半夜，品尝着第二杯咖啡。其他的客人差不多都走了，只有喝得醉醺醺的笨阿旺还坐在那里哀伤地哼着小曲。店老板在柜台里算着账，阿坚坐在吧台旁边的一个座位上，离阿旺远远的，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

这时，一帮家伙就开着车来了，他们把车停下，却并不上锁，可能就是顺路过来喝杯咖啡的。他们有三四个人，阿坚也没看太清。

这帮人衣着考究，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凶恶之人，乍一看甚至像是轻音乐磁带上的歌手。但他们确实是一些不好惹的家伙，是一群衣着体面的恶棍，放荡而危险，他们看上去跟阿坚同龄，都是30岁左右。

他们那种人一般都会带着武器，不是枪就是刀。然而即使不用武器，他们也像野兽一般凶残。阿坚清楚这一点。不过，这次他们好像只是来喝咖啡，谈点什么事情。

阿旺继续在那儿哀怨地哼着，令那帮人感到厌烦。本来，他们觉得不爽，完全可以向店主反映，也可以直接请阿旺别唱了。

可是，坐得离阿坚最近的一个穿黑色皮夹克的家伙却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废物，还他妈的充满了对战争的自豪感。他妈的胜利里充斥着蛮横无理！全是一帮茹毛饮血的东西，一帮没有进化好的土包子！废物！"

"喂，照我看来，你才是废物呢。"阿坚用一种很温和的语调不紧不慢地说。

那个黑皮夹克马上站了起来。阿坚看着他，此人长着一张大饼脸，脑袋像萝卜。听了阿坚的话，他也盯着阿坚看了一下，脸上飞快地闪过一丝诧异，又有一种忍不住想笑的神色。他吹了一声口哨，眯起眼睛。

咖啡馆老板急忙出来劝阻。黑皮夹克的同伴也过来拉他坐下，他们无意在此斗殴。

但坐了一会儿，那黑皮夹克突然起身，走了过来，拉了一把阿坚桌边的椅子，坐到阿坚对面说："你说我是垃圾、废物，那就尽管这样认为好了！而你呢？很可能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我很荣幸上个星期六在八月电影院见过你。朋友啊，你回忆一下看看，在进入电影院的时候，你身边的美人是否有过片刻的慌乱？那就是因为她发现我看见了你们俩。你可能不是垃圾，但是那天与你并肩的仙女啊，让我说实话吧，实在是个人渣！"

阿坚抿了一口咖啡，弹了弹烟灰，内心告诫自己要克制，但是他明显感觉到心跳加快，嘴里又干又苦。

"如果你觉得我在胡说八道，那么明天8点整，我把那个美人先前的姘头叫过来，让他一五一十地把详情告诉你。你无故羞辱我，我不跟你计较，因我自觉还是个正派、善良的人。不瞒你说，我不仅当过兵，而且还曾是个军官。那边那个阿旺我也毫不陌生。怎么样，就明天早上8点？至于那女的，我跟你说吧，那种眼神迷人的女人，都是轻佻、堕落的妓女，不管她们看起来有多可爱。所以你的那个阿芳，其实就是一个烂婊子。"

还没等黑夹克说完，阿坚就把整杯滚烫的咖啡泼到了他脸上。那人却动都没动。整个咖啡店里的人，除了睡着打呼噜的阿旺，都惊呆了。

"老子在洗手间等你！"阿坚说道，"用不着等到明天了，你这狗娘养的东西！"

"行。"这个穿黑衣的人擦了擦脸上的咖啡，站了起来，"我叫阿兴，你回去跟阿芳说我的名字，她肯定记得我，我还教过她现代声乐。"

听到这里，阿坚不等他去洗手间把脸弄干净，就直接在店里打了起来。没人敢过来劝架，甚至连他那几个同伙也不敢上前。阿坚发疯似的用椅子朝他劈头盖脸地砸过去，把他打得满身是血，又将他拖到外面的

人行道上，把他的头摁到旁边的水沟里。警察来的时候，阿坚正准备去揍他的同伙呢。那时，他真是完全丧失了理智。

第二天早上，阿坚被释放出来。警察也不想当恶人，他们见过太多的退伍军人了。阿坚刚回到家，阿芳就来了。她已经知道了一切。阿坚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真是奇怪，你怎么这么快就清楚此事了？"

阿芳竭力保持坦然地说："阿兴的朋友刚来过我家了。"

后来有两三年，阿坚都不敢光顾那家咖啡店。当他再次出现，店主依然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而且显得格外高兴。他说拜读了阿坚登在报纸上的小说，还说退伍军人里有像阿坚这样事业有成、有名望的人，实在令人开心。

唉，那是一个怎样的夜晚啊。栖旭桥头的灯就要熄了，雨依然下得很大。陪酒女郎已经睡着了。阿坚站起来，付完钱走了出去。他看了一眼手表，发现表已经停了。他猜天可能快要亮了，因为已经传来了电车的声音。

在麻行街和桃行街之间，驶来了一辆电车，车轮碾过地面，车身摇摇晃晃，还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就像车里装满了碎铁块。随着一声铃响，电车停靠在了湖边的车站。

车顶上的电线还摩擦出了几星火花。驾驶室里有一只发黄的电灯，从远处看，那灯就如同嵌在司机的腹部似的。走近了看，电车实在破旧不堪，还散发着浓烈的铁锈味。早上有些清冷，司机穿着棉衣。其实，司机就是阿坚他们那栋楼里的勋伯。

勋伯的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候上班很早，天还没亮就出门，有时候吃完午饭才下楼去上班，手里拿着一个饭盒，里面装着晚饭。他个子不高，又格外瘦，看起来就像一根细长的竹竿。他喉结突起，肩很窄，背有点驼，走路总是低着头，就像怕踩到了自己的影子。勋伯有三个儿

子，但都死在了战场上。其中，老二阿全牺牲的时候阿坚就在旁边，但是勋伯并不清楚这件事。勋伯的老婆听到三个儿子都牺牲的消息之后，就一病不起瘫痪在床了。

这些年，这对可怜的夫妻每天对着空荡荡的屋子相顾无言，日子过得很凄惨。勋伯还天天去开电车。间或，他也会和阿坚闲聊。有一回他跟阿坚说："要是阿全还活着，阿芳现在就是我们两老的儿媳妇了，你们还小的时候，阿全就认准了这件事，小孩子真是可爱啊。"勋伯很感慨。

以前，小区里的孩子偶尔会坐上勋伯的电车出去玩。那时候电车还很新潮，很漂亮，不像现在这么破旧。一群小孩就挤在驾驶室看他开车。勋伯偶尔还让孩子们拉拉手刹、摁摁车铃什么的。

阿坚坐着电车在大街小巷里穿行。不知不觉，车开出了城，郊外的道路杂草丛生，到处都是垃圾，电车减了速，缓缓驶过那片脏乱的地方。

坐在电车里，阿坚又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那年，阿坚、阿芳、阿全，还有阿生，都在一个班、一个组里念书，都是好朋友，彼此十分亲近。有一天晚上他们坐着勋伯的车出了城，勋伯半路上停下车，坐到路边的小店里去喝水，跟服务员闲聊。

那是在纸桥站附近，天很黑，四周静谧，只有此起彼伏的蝉鸣和蛙鸣。路边还有一辆废弃的电车，别的孩子都跑出去捉迷藏了。阿芳拉着阿坚往那辆空荡荡的废车跑过去。

他们两人都颤抖起来，仿佛预感会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阿芳飞快地跳上台阶，猛地把阿坚拉上去，两人一下子陷入漆黑的车厢里。阿坚觉得浑身发冷，禁不住颤抖起来，呼吸变得急促，心怦怦直跳。这时，阿芳突然用手搂住他的脖子，开始亲吻他的脸、嘴和眼睛，少年人的亲吻疯狂至极，那真是充满孩子气的热情啊，那年他们才13岁。

“你们刚才去哪里了？”等他们回到勋伯的电车，阿全把他们俩堵在车厢门口问道。

“当然是跑去玩捉迷藏啊，不然去哪里？”阿芳轻松地回答。

“你撒谎！”阿全眼睛瞪得大大的，声音断裂又阻塞似的说，“你们干的事，老子都看见了，老子知道了，老子……”

“别想歪了，阿全。”阿芳急忙小声嘟哝着，“不过就是玩玩过家家扮演夫妻的游戏罢了，你要是想玩的话就不要告密。”

“夫妻怎么可能有三个人？”

“真笨，这还要问。灶公灶婆的故事不就是一妻二夫吗？”

返回市区的时候，阿芳拉着阿坚悄悄地坐进车厢。阿全依然站在他爸的驾驶室里。他们突然听到勋伯问道：“怎么回事？刚刚你们是不是打架了？”

“没有啊。”阿全带着哭腔答道。

“那你为什么要哭？”

阿坚害怕地朝阿芳看。小姑娘没看他，只是看得出她也有些害怕，脸都白了。但她还是小声地安慰他道：“管他呢，别怕。”然后像一个大人一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想到这里，阿坚打了一个寒战。他莫名其妙地又想起了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往事从遥远的地方走来，刺入他的心胸，令他痛苦地扭紧了脸。

他低下头，用力摁住两边的太阳穴，想要用手阻隔回忆的潮流，不再让它把自己卷走。

他觉得如果不及时停止回忆，他马上就会想起那个血染的早晨，想起阿全的死，就在新山一机场的5号门，就是1975年4月30日早晨，战争

结束前的最后一场战役里。

他们俩是在百多禄陵墓附近偶然碰到的。当时阿坚是步兵侦察兵，趴在最前列的一辆T-54坦克车上。阿全在他们后面那辆坦克上，他是狙击手，手持K-63机关枪。

他们在匆忙中对望了一眼，大约过了15分钟，才兴奋地大声喊出对方的名字。

他们对着敌人进行一番射击之后，敌人的反坦克飞弹也炸过来，可是没有炸中最前列的那辆阿坚藏身的坦克，却正中后面阿全他们那辆，把他们整组人都炸成了碎片。

越不愿意想起的事情，真的就越难以忘记。

痛苦仿佛如影随形，紧紧抓住他不放，从童年开始，经过战争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来没有离开。

也许人就是为了受苦才来到这个世界。因为有痛苦，人们才要活着，才要去谋求幸福，企盼爱情，追求艺术，要尽情享受，要竭力忍耐，直到生命的尽头。

天快亮的时候，阿坚回家了，回到了那所阮攸路尽头的房子。

雨还在下，他望着雨幕中阿芳的窗户，淡红的窗格上映着垂落下来的严严实实的帘子。他知道屋里已经空无一人，那里已经没有他的阿芳了。她已经匆匆离开，那么仓促，那么轻易地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

“阿芳，我爱你……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他用手扶着墙，脱口而出这句话，这是一句他不知道暗暗地讲过多少遍的话。

他泪眼蒙眬，呼吸不畅，心痛不已。人们说，能哭出来的话心里会好受一些。可是他哭也哭过了，颓废酸楚，执迷痴傻，又有什么用呢？

无数个夜晚，他站在窗边，听到隔壁阿芳屋中传来的阵阵笑声，就妒火中烧，备受折磨。他常常问自己，要不要闯进去，揍那些男人一

顿，把她的琴摔掉。

可是，就算喝得烂醉，就算去打架，也不顶事，一切还会回到原点。旧日的创伤难以抚平，它们时时闪现，锥心刺骨，一次又一次，永不停息地撞击着他的内心，令他难以释怀。

现在，虽然阿芳已经远离了他，但她依然是他精神世界的全部。而他，也只剩下精神世界了。

无数的夜晚，他沉醉不醒，陷入无尽的梦幻之中。就算睡觉时有女人在身旁，闭上眼睛想到的仍是阿芳，想念她白皙的身体，她皮肤所发出的诱人香味，甜如熟果的双唇，还有晚上缠绵过后，她瘫软无力却依然销魂的姿态。

他也算阅人无数了，但是那种对成熟女人的味道和肉体的渴望，仅限于阿芳一人。

平常的日子，他的情欲就像在沉沉昏睡中，让他以为自己的身体再也不会那么炽热了。但是，每当午夜梦回之际，他的脑海里闪现阿芳的身影，所有的欲望又如同添柴加薪后的火焰一般重新燃烧起来。他在作品中醉心塑造的女性人物，说到底都只是寄托着他对阿芳的梦。

在梦里，他意识交错，层层叠叠地回忆起在那遥远而苍茫的青年时期对阿芳产生的无尽的迷恋、思念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痛苦，所以，在睡梦中他总是难以平静。

虽然只是梦，但是梦中对心爱姑娘的那份矢志不渝的眷恋以及对战争的回忆让他在现实生活中保持着爱的火焰，带给他强大的生命力，带给他诗一样的情怀，使他没有沉湎于战后悲惨的个人命运里。

不过，梦里的事情依然不过是梦罢了。一旦醒来，快乐仿佛就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又变回那个怪异孤僻的家伙，那个丧失了大好时机，一事无成的中年汉子。

假如事先有人告知他战后的命运，“我们怎么会分开？！”这是他们这些年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假如我们一直是朋友……”

当然，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无法挽回。真要假设的话，应该说：“假如没有相伴长大，假如没有学生时代相互倾慕的深情，假如没有共度童年时光，共有一群朋友……”

是的，当时如能及时关闭那些闸门，年轻时不着边际的想法就不会肆意蔓延甚至陷入深沟险壑。假如在入伍那天他没有再见到阿芳，他就会一口气到南方，阿芳则会升入大学，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了。

1965年，阿坚所在的36新兵营在雅南训练3个月后，得到命令立即奔赴B区，而不是按照惯例那样留出10天准备，因而他们没有时间整顿。作为补偿，士兵坐火车而不是步行前往荣市。

那时，美国总统约翰逊暂时停止了对北越的连续轰炸，我军乘机前进。从安世开始，我们的部队行如疾风。到达文典站后还要等3个小时军列才来。整个B区有十来个河内籍的熟面孔。

营长考虑了很久才决定优待城里和清池地区的人，让他们回家自由活动，但是在4点到6点半之间必须上火车，否则视为逃兵。大家觉得这个安排实在是太好了，禁不住大声欢呼起来。

阿坚和几个战友一起扒在货车车尾，跑到了大路上，这车经过火车站时没有减速，他们跳下路边时还崴了脚，一瘸一拐地走了好久。

当时阿坚归心似箭的心情实在无法用笔墨来描述。然而，更难以言表的是，他走进院子，看到灰尘满院时的那份失望。

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木制的窗户紧闭，了无人迹，只有褪色的房屋，落寞地望着他的到来。

从前，院子里每天下午都有小孩嬉戏，有女人们在水管处洗洗涮涮。此时，一切都是那么空旷，那么寂寥。只有零碎的几块抹布耷拉在

水管上和高低杠上，好像特意用一种悲伤的姿态来迎接他。

偌大的河内只有零星几户人家还在留守。其余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深锁着，有的门上还有留言。这些公开的留言，有丈夫留给妻子的，也有父母叮嘱子女的。

阿坚那三个月都没有收到阿芳的信。他走到阿芳家门前，想看看是否有她的留言。但是没有只言片语，那扇绿漆大门被一把巨大的铜锁锁着，寂静地立在那里。他的房间也被阿芳锁起来了。

在整个三层，不见一个人影。走廊里一片灰暗，布满灰尘和蜘蛛网，满眼的寂寥。

他想给阿芳写点什么，可找不到纸笔。他只好朝楼下走去，楼梯走起来吱吱呀呀地响。等他走到一楼，黄昏的浅色晚霞已经消散，天就要黑了。

“哎，我说那是谁呢？”突然冒出一个男人洪亮的声音，“你好啊，我们的战士！”

原来是阿生的哥哥阿训，他在安阜做电工。

他们握手寒暄起来。阿坚解释说，时间太紧，都没法去看望他们。阿训说，阿生已经上大学了。

阿坚还问了其他人的情况。他说都还平安，只是开始疏散了，很多家庭都四处逃散了。

“你说他们敢不敢轰炸河内？”阿训问阿坚。

但阿坚没有注意到阿训在问什么，因为他还沉浸在对阿芳的思念中，沉浸在自己跟阿芳的那段渺茫的爱情里，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他的兴趣。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阿训刚才的问话。

他默然地跟阿训告了别，没有托他捎什么话给谁，也没有告诉阿训自己要去B区。他径自走了，不再回头。蓦然间他听到阿训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传来。

“喂，”他走到阿坚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怎么这么不高兴？阿坚，我差点忘了你和阿芳的关系了，你是因为没看到她才难过吧？”

“是的，实在是难过，算了，请你帮我……”

“哎呀，不用求我，你自己去火车站那边看看。她在我们家阿生之前就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是因为她妈妈阿德大娘去世了……哎呀，你什么都不知道吗？老人家得的是脑出血。”他接着说道，“我一个小时前看到她背着背包，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同学离开家的……你到火车站那边看看去吧。”

“你确定她是去火车站了？”

“肯定是。你说背着包能去哪儿呢？她只跟我说了一句：‘你帮我看着点家啊，我要去上学了。’”

“哪个学校呢？坐哪趟火车？搞不好是坐班车？”

“唉，我也不知道，没问。现在问谁去啊，阿全、阿生都去上学了。如果她坐汽车还好，如果是火车……算了，你干脆就去草市火车站找找吧，阿坚，说不定能幸运地碰到她呢，来，我骑车捎你一程。”

“不用了，谢谢。”阿坚大声说，“再见，多谢你，再见！”

跟阿训告别后，阿坚撒腿就往火车站赶，在人山人海中拼命挤到了月台上。可是一列列火车开过来，又开走，依然不见阿芳的影子。

时间过得飞快，已经过了5点，离他要上火车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多小时了。

火车站里混乱不堪，就像一个市场，又像经历了一次地震后的情

形。车厢好像要被人塞爆了，每节车厢都有上百号人摩肩接踵地紧挨着，几乎都快脸贴着脸了。车厢顶上还趴着人，还有的人坐在垫子上。升降门已经打不开了，大家都争相从窗户进出，月台上被人和行李塞得水泄不通。

唉，阿芳究竟来车站没有呢？她到底是坐哪趟车呢？她的火车是去太原方向，还是老街方向，又或者是沿着5号国道方向前行？

其实，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下，即使知道是哪趟车，甚至知道是哪个车厢，要在这拥挤的人潮中，看到阿芳的一根手指头都很困难。

他在人海里苦苦寻觅，一声声地呼唤着阿芳的名字，可是徒劳无功。真是令人灰心丧气，他觉得自己就像被抛弃在滚滚人流之中。

停在1号轨上的开往太原方向的火车马上就要开车了。他茫然地沿着它朝后面走去，经过一个又一个车厢。绿色火车看起来就像一条大蟒蛇，而密密麻麻的人群就像数不清的蚂蚁趴在上面。汹涌的人潮似乎要把火车揪住，不让它开动。吵闹声此起彼伏，甚至盖过了火车的鸣笛声。

突然有人撞了阿坚一下。接着一个女人跑过来，她手里的扁担差点划到阿坚的脸。阿坚走到车厢的墙壁边。

“快，快点！火车开了，快！把背包扔上来，快！”一个男子从车厢里露出头来，他好像看了阿坚一眼，不，他其实是在朝另外一个地方大喊，“天啦，阿芳，好位置都被占了！阿芳，你还在看谁呢？”

听到男子的话，阿坚不禁左顾右盼地寻找，忽然，他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阿芳！”

他的心刺痛起来。仿佛嘈杂的站台只剩下了一个人，正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

“阿芳！”他喃喃地重复道。

火车像是被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徐徐开动。

阿芳仍然直直地站在那里，惊喜地瞪大了眼睛。

风吹动着她的长发，几缕发丝飘散下来，盖在她的脸上。

那个年轻男子从车窗上猛冲下来，抓住阿芳的手腕喊道："你疯啦！"

阿芳愣愣地站着，接着后退几步，甩开他的手，脸色苍白起来，但她仍然微笑着快速说道："我再待几天，你先上车！记得帮我去拿自行车！哦，算了。"

年轻男子愣了几秒钟，身子晃动了几下，不高兴地撇了撇嘴，脸上也闪现出疯狂的神色。

阿坚以为他要朝自己冲过来，没想到那男子却伸手抓住了最后一节车厢的扶手，跟着行进的列车紧跑了几步，然后像荡秋千一样跳进了车厢。

等火车消失在视野中，阿芳才走过来，轻轻将手放在阿坚的肩上，柔声说："我们出去吧，真是幸运，要是再晚一会儿就见不到你了。"

阿坚的心迅速奇迹般地平静下来，刚才那突然的悸动好像立刻消失了。

阿芳为他误了一趟火车，错过了一个真心实意的朋友，他却马上要将她一个人留在这车站里。

阿坚不知所措地笑了，笑容有些苍白。阿芳又问了些什么，但是他没听见。他接过阿芳的背包，两人牵着手穿过人群。

"我们赶快回家先吃点东西再说吧，今晚不会因为警报而停电吧。"阿芳兴奋地说，"你穿军装真好看，不过好像有点土气，不知道为什么……"

“阿芳，真是命啊！我的意思是……”阿坚想解释，可是舌头像打了结，无法让他找到合适的表达，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

此刻，他才充分领会到这次分离意味着什么，他就要奔赴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之外的南部，准备跟阿芳真的分开了。

一想到这里，他的心就好像被刺了一刀一样难过。他头一次深切地感到，在这苍茫的人世间自己是多么无助，个人是多么卑微，他们两人的感情又是那么漂泊无依。

想到这里，他开始哽咽，说不出话来。但是，阿芳似乎什么都明白。

“这样吧，我们回去，到你父亲和母亲的牌位前上炷香。别担心，阿坚，别管那么多了。6点半是来不及了，但火车7点才开呢，我们坐三轮车回去吧。”

“算了吧，我跑过去还更快呢，谁要坐三轮车啊。”

“那我呢？你总不能让我也跑着回去吧？”

“不是……但……”

阿芳叫了一辆三轮车，很快谈好了价钱。她要求20分钟内到达，每快1分钟就加两毛钱。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上车呀。我看到军官们都只能在车厢顶坐呢！”

刚走到街上就听到空袭警报响了。

阿坚很着急，他可以跑出去，但现在不行。他忧心如焚，而此时跟阿芳在一起的时光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仿佛一不注意，世界就会变了样。

那个骑三轮车的车夫慌慌张张扔下车去找防空洞了，阿坚却仍然让

阿芳跟他一起坐在车上。

街道上一片漆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那么漫长，又那么飞快。

“阿坚，今晚就先回家吧……”阿芳小声说，“怎么说都耽误了，而且还有一会儿才会解除警报呢。回去吧，啊。”

阿坚默默地摇了摇头，长叹一声。

阿芳坐直身子，从阿坚怀里挣脱出来，轻声说：“如果你已经决定了，那还等什么呢，只能暂时借一下这辆车，马上出发呀！”

“但……”

“你别管了，赶快骑着走吧。就算是给那个胆小如鼠的三轮车夫的一个教训，而且，宣传画上不是说了吗，一切为前线服务！”

阿坚扑哧笑了。当然，她是对的。他跳上车坐稳，慢慢骑了起来。他们才出了鱼尾路，警报就解除了。

阿芳当时一定在想象那个三轮车主人懊恼的表情，所以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此刻，阿坚回忆起在三轮车上的那段时光还真开心，虽然实际上这与其他有关他俩的往事一样，本质上都是令人悲伤的。

那天晚上，他们最后匆匆赶回文典站时还是迟到了，在他们抵达之前几分钟，火车开走了，36营已经奔赴战场。

当时火车站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寂寥无人。阿坚掉队了，一时吓得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向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询问那趟火车的行程，得到的回答是：“那趟火车可能会在同文站或府里站停靠。具体行程不清楚，就算清楚也不会告诉我们，大伙儿说这是一辆军车，军事秘密是不能泄露的。”

“太好了。现在是一比一了。”阿芳开玩笑说，因为他们都是由于对方而错过了各自的一趟火车。

不过，看到阿坚失神的样子，她又轻声安慰道：“别急着失望啊。咱们可以拦一辆车去沿途各站，追上那辆火车。战争年代嘛，有的是办法，别着急。现在先去找点东西填肚子，我饿死了，你看起来也很疲惫。”

后来才知道，就在他们俩站在文典火车站说话时，战争已经爆发。

新兵36营，也就是阿坚所在的营，那天从文典火车站出发后不久，在前往文斋站的路上遭遇敌军炸弹袭击，伤亡惨重，营长也死了。

火车上剩下的部队改为步行行军。可是，当他们走到巨南站的时候又遭到B-52轰炸机的轰炸。原本他们计划朝着南方的腹地前行，可是死伤令队伍变了形，最后只好分散到9号线阵地作为补充力量了。几十人分散到火线上就像几滴水落入沙漠，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直到和平以后，乘坐“统一”号列车返回北方时，阿坚才得知36营的悲惨遭遇。那是在火车上碰巧遇到阿辉后，阿辉告诉他的。

阿辉是当年新兵营的副营长。他们已经10年不见，没想到在火车上被分到同一节车厢了。

10年不见，而且阿辉的脸上到处是伤疤，双眼也在战争中炸瞎了。可是，很奇怪，阿坚竟然立刻认出了他，喊出了他的名字。

阿辉却早已忘了阿坚。毕竟已经过去10年了。

这不堪的10年，简直比人的一生都还要漫长。

“祸兮福之所倚，阿坚啊。”一阵寒暄之后，阿辉说，“要不是那天晚上在文典耽搁，你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你知道吗，36营除了我之外全都死在文斋了，就在第一波炸弹袭击之后。我侥幸活命是因为我恰巧在另外一节车厢。当时那辆车昼夜不停地奔驰，大家以为美国佬要在两

天之后才返回攻打。可是谁想到他们那个时候会投下炸弹呢？那个时候就算你当逃兵也没人知道。说不定人家已经把你列入阵亡名单了呢，阿坚啊。对了，你滞留了，那后来呢？”

阿坚给他讲述了那段历程。

那天晚上，阿坚和阿芳两个人坐在路边小饭馆，阿坚甚至想：算了，今晚我跟她一起回家，回去算了。怎么可能靠一辆汽车追上火车呢，哪有这么碰巧的事情？但这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阿芳也说一起回家好了，但最后他还是摇头否定了。

他站在路边挥手拦车，可是没有任何车愿意捎他。他拦了好久，手都挥酸了，也没拦到一辆车，只是身上徒增了一些灰尘和烟雾而已。

“让我来拦。”阿芳原本一直静静地坐在路边那个茅草顶的饭馆里，看到阿坚徒劳无获，她走到阿坚身边说，“我来拦，一定能拦到车，战争时期是妇女优先的。这么着吧，只要有车过来我就挥手，不管它是往南方还是北方，只要是头一个停下来的，不管是什么车我们都上去，好不好？”

“可是……”

“总是可是可是的，你害怕跟我一起回河内呀？真是的，说到底，你怕什么呀？又不是你的错，错在美国佬，错在我，行了吧？”

远远地，一束形如斗笠的灯光照进了黑暗中，一辆高高的货车开过来，放慢了车速。他们本来以为它不会停，可是它缓缓地停在路边，车轮冒出一股焦臭味。

“是南下的车吗？”

“去哪里？去兜风啊！”一个声音从黑暗的驾驶室呵斥过来。

“去前线。兜什么风呀！”阿芳大声叫喊着，也像是在训斥，接着又换成温柔的口吻说，“让我们搭您的便车去府里吧。”

“我的车不去府里，只到同文，去不去？”

“也行！”

“绕到那边的门口去，快点上！”

阿芳牵着阿坚的手绕过车头，到了驾驶室的右侧。司机开了车门，懒懒地站出来，热情地握住阿芳的手：“车太高，台阶也坏了。我拉你上来吧。”

阿坚一惊，不知说什么好，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阿芳就已经上了驾驶室。

“可是，阿芳啊！”

“上来！别总是可是可是的了！上来吧！”

司机轻轻吹了一声口哨，开始拉闸，汽车启动了。

阿坚猛地蹬了一下驾驶室的门，跟着上了车。然后就呆坐着，一言不发。

“谢谢你，你真是太好了！”阿芳对那个司机说。

“哦，又来小资产阶级那套客气。”

“真话嘛。”

“哦，那就好。喂，你真的要上前线？”

“我想是的。”

“可惜了。”

“为什么这么说呀？”

“啊，这么说吧。如果你真的是要去那里，你就明白了。但是为什么只到同文呢？同文，就算是府里，距离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的前线也还远着呢。”

“哦，不是，我们是去追一辆火车，上了火车才是真的要去前线。不知道你的车能否跑在火车前面呢？火车7点离开的文典。”

“可以。我会在你的那辆火车之前到达同文的。”

“火车会不会在同文站停靠啊？”

“肯定会啊，你怕它跑了呀？你的那个斗笠一挥，很值钱呢。他们肯定都会为你停下来的。”他调笑道。

“您可真会开玩笑啊。这可是在战争途中呢，您要是上了战场也还会这么谈笑风生吗？”

“当然啦。我跟他们都是政府部门的司机嘛，肯定比坐在你旁边的小哥强。我们不会像资产阶级青年们那样吹牛的，你很快会发现我说的没错。战争时期啊，前线很欢乐的，很愉快，也很浪漫。”

司机把驾驶室里的小灯都关了，所以车内一片漆黑，还很闷热，发动机的声音嘈杂不堪。

那司机开车的速度飞快，只见黑夜的影子在公路上滚滚向后。

阿坚都不明白自己在想什么，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好像很快乐。他暗自感到庆幸，不是因为快要赶上部队，而是因为阿芳还在他身边。至于其他的事情，管他呢。

然而，他的心又收紧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担忧折磨着他的心。

在那漆黑的道路上，司机也不清楚路况。他紧张地握着方向盘飞快地行驶，不再吹口哨，也无心再勾引阿芳，只是偶尔冒出几句粗话，骂骂咧咧，也不知道在骂什么。

在阿坚内心深处，担忧越来越深重。似乎为了他，阿芳正把自己引向一种难以预测的危险之中。然而，她却一副坦然的样子，在汽车里程表的模糊的绿色光亮下，她的面容仿佛是一个正在睡梦中或陷入思考问题中的人。

由于一路颠簸，阿芳坐不稳，身子总在两个男人之间倾斜晃荡。有时候她忽然把头靠向阿坚的肩膀，然后又被甩向司机的肩膀，显得那么疲惫不堪。

夜幕仿佛突然变得更深重了。月亮从云层里冒出来，在挡风玻璃外洒下皎洁晶莹的月光。

“这样就来得及了！”司机突然说道，“快看！那边是你们的那列火车，太幸运了！我们会比他们早几分钟到达同文站！”

阿坚顺着司机的下巴往左边看去。

朦胧的月光下，起伏的原野里，铁轨有如一道堤坝，上面的一列火车像一条长蛇在向前爬行。车头喷出的火光像一群红色的萤火虫，在夜色里散发着光亮。

“他妈的，看来是暴露了。”司机说道，“这太明显了，都不需要照明弹，敌军飞行员就算是瞎子也能发现了。这列车上的人真是不要命，坐火车上前线打美国佬迟早是个死。”

阿芳笑笑，手轻轻绕过阿坚的手臂，握住他的手。他们十指紧扣，握在了一起。

汽车慢慢减速靠在路边，停车，但没有熄火。

司机说：“到了，你们下车走过去吧。记得沿着铁轨进车站，别从车站大门走。啊，还有，你的斗笠可拦不住车站那帮人，两个小时后回到这里来等我，我会把你送回河内。现在你们先过去。”

阿坚谢过司机，还和他握了握手，之后提起自己的背包跳下车。他又回身扶阿芳下车，用了快一分钟阿芳才下来。

“两个小时，记住啊，记住啊！”司机歇斯底里的叫声盖过了引擎声，听起来十分绝望，“老天爷啊，你细皮嫩肉的，可千万别盲目地撞到天堂去了，你难道不觉得可惜吗？两个小时后，记住啊，老天爷

啊！”

载阿坚他们来的那辆车恋恋不舍地发动起来，换挡开走了。

远处传来了火车长长的汽笛声，铁轨仿佛也开始晃动起来。

阿芳拉着阿坚的手走进车站广场，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影，天上的那轮明月这时也被云遮盖起来。

阿坚的脚受伤了，一瘸一拐地走着，心里充满了无奈，又一阵阵发紧，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就要分别，彼此再也无法相见了吗？

他用力抱住阿芳，亲吻着她的脸、唇和肩，心里充满了痛苦和绝望，热泪止不住地奔涌。

一阵雷鸣般的隆隆声传来，列车的黑影笼罩过来，影子盖住了车站。火车头喷着水汽，在一片热气腾腾的烟雾中停了下来。

“那我……我……唉，要不我……要不，我……”阿芳也泣不成声。

她的声音被火车的轰鸣声音盖住了。火车完全停了下来，阿坚松开阿芳。

他们沿着火车慢慢地走，经过一节又一节车厢。

他们听不见车上人们说话的声音，车轮和铁轨的摩擦声以及火车喷出的热气响声太大了。

车上的货物很高，很多车厢里装着一门门大炮。最后一节列车有车棚但是门被锁上了，通过上面的缝隙看进去，里面没有人。

“这原来是列货车？”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一个铁路工人提着一盏风灯走了过来，阿坚慌忙跑过去拉住那人的手，哆哆嗦嗦地问道：“大哥……那趟军列……这不是那趟运兵的军列吗？……就是从河内到……那趟……”

那人举起风灯照了照阿坚的脸，恶狠狠地说道：“你急什么呀，你

疯了吗？你是想进监狱还是想吃枪子儿啊？快给我滚开，不然我叫警察了。”

那人说完就走开了。阿芳拉住阿坚的手轻轻地说道：“让我来试一试。”然后加快脚步赶上提灯的那个人。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

“阿坚啊，我们真是不走运。那人说那趟军列20分钟前就离开这里了……这是列货车。这趟车也开往荣市，只是落在36营那列军车的后面了。”

阿坚长叹一声，紧紧抓住阿芳的手，好像要晕倒的样子。列车的汽笛声又响了起来，开始缓缓启动，司机加足车头的马力牵引整列火车。

“要不就坐这趟车吧，”阿芳说道，“反正都是去荣市那边，只是比前面那趟车慢20分钟而已。就这样吧，阿坚，我们看看哪节车厢没有锁门，我们就坐进去。阿坚啊，如果实在没地方坐，我们坐在装货的车皮上也行啊。走了算了，别担心。到了荣市你就可以见到战友们了！”

最后，他们两个人在列车中部找到了一节没锁门的车厢，里面一团漆黑。

“就上这节车厢吧。”阿芳小声说道，去推车门。车门的滑槽被泥土堵塞了，很难滑动。

“喂，你是谁呀，别推门了，挤进来就可以了。”门后一个沙哑的声音骂道，“你别把我们害得都要下车，要上就快点上来，把手给我！”

“不用，你让开。”阿芳回答道，然后把门推开爬了上去。

“啊，怎么是个女的？”那个声音沙哑的人吃了一惊。

“我就是个女的，怎么样？你快让开，还有一个人要上来！”阿芳呵斥道。

列车两头都响起汽笛声，车厢里又热了起来。火车的气阀呼呼地喷出热气。阿坚愣了一下，然后急急忙忙跳上列车。

“车就要开了，阿芳你快下去吧。”阿坚一边在黑暗中摸索，一边说道。

“你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个地方吗？”阿芳轻轻拉住阿坚的手，手指冰凉得发抖，“让我再陪你一段路吧？”

“不，不行！”阿坚有些生气，“阿芳，你别开玩笑了！”

阿芳用力抓着阿坚的手，摇了摇，说道：“别生气，我没开玩笑。”

火车开动了，阿芳由于害怕，一下子倒向阿坚怀里。车门哐当一声关上了。车厢里一片黑暗，只听得到呼吸的声音。阿坚迷迷糊糊的，有些不知所措。车厢的连接处还不断碰撞发出声响。火车头呼呼地喷着水汽，不断加速向前行驶。

“那边角落里还有位置吗？”

那个沙哑的嗓音又开腔了：“放心，你们俩只管先抱着睡一觉吧。约翰逊总统休假去啦，今晚不会来打搅的。”

阿坚和阿芳顺着箱子，顺着成堆的货物，沿着中间的小缝隙，钻进了车厢靠里面的角落。黑暗中，两人感觉到有人的手或脚在往回缩。他们越往里爬，呼噜声、咒骂声就越来越清晰。

“往里靠，往里靠，”一个声音轻轻说道，“给这姑娘让个位置吧，各位。”

阿坚扶阿芳坐下。阿芳捧着阿坚的脸吻了一下以示安慰，仿佛在跟他说：“现在火车正在飞驰，而阿芳仍在阿坚身边，荣市马上就到了。”

阿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神志不清了。破旧的车厢很高，底下的三对车轮正在飞快地旋转。车厢门和车厢壁在不断地晃动，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火车驶过铁轨连接处时，车厢的地板还会被顶起来。风透过车厢壁的缝隙吹进来，令人感到丝丝寒冷。

他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慢慢能分辨出阿芳的肩膀、头发、细长

的脖子和苗条的身材。他把头靠在阿芳肩上，透过她薄薄的衣服亲吻她。

她则把手插进他的头发里，轻轻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和你一起走？"

阿坚泪如泉涌，爱、感恩、担忧，以及一种超越他承受能力的巨大幸福令他感到很沉重。

他脚下的车厢底部有一道裂缝，透过它可以看到飞转的火车轮轴以及下面的铁轨和枕木。车厢壁上也有很大的缝隙，风把外面刺鼻难闻的热气灌进来，使得车厢里的空气混杂着煤屑味、泥土味和燃烧的烟味。

一切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说起来，我们今晚能在一起也真是神奇，却又是别无选择的，你说对吗，阿坚？"

车轮在铁轨上不停地滚动着，路边的树木在窗前飞掠而过。每隔一段时间，火车就会路过一些小站，然后又消失在黑暗中。有些车站非常小，小到只有铁轨边上一盏信号灯证明它的存在。偶尔过桥的时候火车会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隆声。在这漆黑的夜晚，他们正向爆发战事的红河三角洲前进。阿坚的心里忽然冒出些疯狂的想法。那一刻他想：罢了，把一切都扔到一边去吧，去他的部队，去他的战争！就这样一直跟阿芳依偎在一起，永不分离！

---

(1) "还剑"涉及越南传说。相传15世纪初，黎朝太祖黎利在蓝山起义之前偶然得到神龟所献的宝剑，后来他凭借那把宝剑打败敌军，建立了黎朝，做了皇帝。10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见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话音刚落，黎太祖腰部的宝剑就突然摇动，掉入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潜去。黎太祖与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就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表达对金龟的尊敬，绿水湖从此更名为还剑湖。后来，湖上建了一座小塔，称为龟塔。还剑湖现位于河内市中心，是河内的一个著名景点，也是河内的象征之一。——译者注

第五章

这段在火车上的经历，阿坚隔了起码10年才重新想起，这时距离阿芳再次离开他已经很久了。

那天，她毅然斩断情丝离开他，但走的时候忘了关灯。阿坚依然经常熬夜写作，因此，阿芳屋里的电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每晚都与他屋里的灯光相依相伴。

阿芳房间的那盏灯通宵达旦地亮着，灯光穿过门缝，就像投射过来某种忧愁，萦绕在阿坚心头。

无数个夜晚，阿坚从外面回来，看到阿芳屋里的那缕灯光，总会心跳加速。尤其是在喝得微醉的夜晚，他常常会踉踉跄跄地走到她门前，不停地敲门，一直敲到发疯。

因为心中充满沉重如铁的痛苦，他常常出去买醉，性格也越来越怪异。所谓借酒浇愁愁更愁，痛苦依然日复一日地加重，锥心刺骨，令他眩晕，令他觉得灵魂出窍，充满一种诡异的气氛。

自从阿芳离开，他生活里的一切都变得多余。他变得麻木，失去了对生活的感觉，唯有记忆让他知道自己是活着的。痛苦和思念成了阿坚幻想的源泉，时常将他拉进想象世界里那最深邃最幽暗的角落。

阿芳离开后，他夜夜失眠，陷入幻觉中，这些幻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重现他的人生，令他难以入睡。

过去那些不同阶段的生活会突然一起涌现在他的脑海里，记忆中的事情相互交错穿插，生成一种新的模式，就好像他的过去也变得完全不同了。

他的灵魂沉浸在痛苦中，好像也变了形。

现在他似乎又跟阿芳重新相恋了，是一种新的爱情，完全不同于过往，但这爱情依然与自己的过去纠缠不清。那是记忆天空下的另一场战争，另一场狂风暴雨，而且已经很久了……是一种亲切却又遥远的、令人伤感的记忆。

那时，他和阿芳才16岁，刚念完九年级。

他记得那是1964年的8月，对，是8月初，朱文安学校校团委组织团员们到荼山野营，阿芳和阿坚这种非团员学生也可以参加。

野营的头几天天气不好，海里浪大，整日下雨。一天下午，乌云倏地散去，天气转晴。

大家兴奋地拥出酒店，到外面的沙滩上支起帐篷。花花绿绿的帐篷远远看去就像一个个彩色蘑菇。

晚上，大家燃起篝火联欢，很是欢乐。篝火越来越旺，把沙滩都照亮了。

啤酒、葡萄酒，风琴、吉他，学生们开始唱起歌来，先是独唱，之后是合唱："茫茫大海，波涛轻抚船舷……"

大家尽情地唱着，谈话声和歌唱声回荡在辽阔的大海边，构成美妙的和声。

夜色愈来愈深，同学们都去睡觉了，有的钻进了帐篷，有的干脆睡在了沙滩上。

阿芳整晚都没有唱歌，只给大家伴奏，她也不和别人讲话，看上去好像很不安的样子。

"你怎么这么不开心？"阿坚问道，"是有什么事吗？"

"大海有点诡异，令人害怕啊，你感觉到了吗？"

海风送来阵阵凉意，海浪也格外轻柔，泛着雪白的浪花。晶莹的月光照耀在波浪上，头顶的星光看起来也是一片祥和。阿坚看不出有什么怪异的地方，他往火堆里又丢了一些干柴，阿芳轻轻地拨着吉他，却并不唱歌。

接着，他们听见附近传来了缓缓的脚步声，几个黑影伴随着手电的灯光停在木麻黄树下。一个人靠了过来，走进篝火淡红的光圈里。“你们怎么还不把火弄灭？”那人压着嗓子说道。

“弄灭？为什么啊？”阿坚不解地望着那个水兵答道，“这是我们野营的篝火！”

那个肩挎步枪的水兵，脸庞十分粗糙。听了阿坚的话，不加任何解释，只是生硬地命令道：“赶快用沙子扑灭它！”

“为什么啊？”

“别问为什么。刚天黑的时候就传令让你们灭火，全都当耳旁风啊？海滩上的所有灯火全都要熄灭。这是命令，快执行，别问那么多。不让点就是不让点，这是军令！”

“那，禁止唱歌吗？”阿芳问了一句。

水兵看了看阿芳，脸色柔和起来，他放下枪，坐在火堆边。

“那倒不会，谁会禁止别人唱歌呢，再怎么说也不能没有歌声。你想为我们唱一曲吗？”

巡查小组里又有两个人走了过来，坐在火堆旁，看着阿芳。

“啊，我只是问问罢了，我没说要唱啊。”阿芳不情愿地转过身子，笑着摇头。

“唱吧！”一个水兵说道，嗓音里透出忧愁，“就当是告别曲，告别我们，告别大海。明天……实不相瞒，要打仗了！要跟美国人打。”

“是吗？肯定吗？还早着呢，还远着呢。别怕，你给我们唱首歌吧。”

“好的。”阿芳颤抖地小声说了一句，脸都吓白了。

阿芳端端正正地坐着，把吉他轻轻地抱在怀里，纤细的手指慢慢地抚在琴弦上，然后深呼吸了一下，好像要让自己镇静下来，又像是在心中酝酿感情。

她长叹了一口气，掀开披在肩上的围巾，仰起头放声唱了起来。她的歌声犹如一支箭，立刻射进了听众的内心。

阿坚感到周身的血液在沸腾，泪水夺眶而出。歌声起初很低沉忧伤，接着渐渐上扬，声音不断变高，最后飞扬起来，就像狂风在吹一样。

“这个世界上，从此将刮起冷酷无情的风……”阿芳唱道。

歌词和曲调都有些悲伤，有一种幻灭的伤痛，很切合眼下的时局，又仿佛是一种预言。她仿佛在缓缓地吐露着他们那一代年轻人的心声，诉说着他们注定陷入战争的宿命。

她的歌声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那三个水兵中最严肃的一个都不禁动容，眼泪从他那对紧锁的眉头下涌出。

战争！战争！1965年8月5日凌晨4点，即将天亮时的大海仿佛在怒吼着这讯息。长长的弧形沙滩上，大浪迭起，隆隆作响。

突然，两团火从天空的一角斜穿过来，迅速分散成两股明亮的火弧，瞬间坠落。

睡在沙滩上的人，睡在帐篷里的人全都起来了，围聚在已近消残的火堆旁。大家似乎都屏住了呼吸，静悄悄的。直到阿芳的歌声终止，他们都还是一动不动。

阿芳放下吉他，站起来，走开了，消失在黑夜中。阿坚悄悄地跟在

她后边，穿过一排木麻黄树。脚下的沙粒又湿又冷，萤火虫的绿色荧光一闪一闪的。

阿芳停下来，靠在一棵树上，双手伸向阿坚。尽管夜色下什么也看不见，但是阿坚头一次感到自己要陷入一种令人沉沦的感情中了。

“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好吗，阿坚？就是死，我们也死在一起吧。”阿芳在阿坚的耳边祈求道。

那个晚上，夜空中好像时不时有流星划过，如同银河里的星星在渐渐坠落。天快亮时，一阵暴风雨席卷而来，大海上浪涛滚滚。

“怎么会死呢？‘战争’这个词才是真的活着的意思嘛。”

“真的是活着啊……也许是吧。我只怕我们没法活下来，来不及相爱……来不及做什么，一切就已失去了！”

他们两人手挽着手，顺着那排木麻黄树跑着，返回扎营的地方。

海上的风暴很快朝他们袭来，帐篷被掀翻了，沙子漫天飞舞，几床被子也被风卷走了，支帐篷的绳子被扯断了，拴绳子的木桩也被完全拔起来。大雨倾泻在灰色的海面。

这就是恐怖战争的开始，紧随着暴风雨袭来。

现在，20多年过去了。很难想象当年的情景了。如今，我们的国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阿坚自己，也已判若两人。

岁月仿佛只漏掉了阿芳，她还是阿坚的那个她，棕色的眼睛依然闪亮，妩媚动人。岁月流转，人事变迁，她却依然如故，不曾有丝毫改变。

虽然这些年她的确犯了不少错，做了不少无法见光的事情，弄得声名狼藉，但是，即便如此，对阿坚来说，她依旧仿佛永远处在时间轮回之外，永远纯洁，永远年轻。

阿坚是在1965年的夏天志愿入伍的，同年秋天收到召集令。没多久他就奔向那被称作“长B”的南方战场，但他不是一个人去的，而是和阿芳一起，一起走完了初恋的最后一程。

当时他们搭乘的那列货车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停靠在府里，而是微微向东，沿着海岸全速行驶，就像是在不确定的漫漫长路上迷失了方向一样飞驰。

府里，接着是南定、宁平，火车都呼啸而过，没有在这些北方车站停留，只在路过时响起绵长而忧伤的汽笛声。

“这样更好吧？”阿芳似乎非常开心，她抱着阿坚的肩膀低声说道，“我们走得越远，我就觉得越茫然，也觉得越来越好，就让我们看看枪林弹雨是怎样的吧。”

“可是……我上战场后你怎么回去呢？”阿坚磕磕巴巴地说。

“唉，我根本就不想去任何地方，我就跟着你，陪着你，谁会阻止我们呢！”

现在回忆起来，那趟不要命的行程就像是虚构出来的战争故事，但其实真实得不能再真实。那近乎荒诞的冒险旅程，开启了他日后沉重的戎马生涯。

那晚，火车在夜色中疾驰，所有车站，无论大站小站都不停。只有一两次，在空荡荡的稻田边逗留了几分钟。

不少人趁机拼命挤进车厢，空间变得更加拥挤不堪。他们主要是部队里的，有的是伤员，有的是掉队的。也有普通老百姓，有商人，甚至还有沿途的小偷和强盗。

火车车厢里混乱得简直就像集市一样。有些人在车厢里抽烟，烟味与拥挤的人的气息混杂在一起，实在令人难受。阿坚和阿芳所在的那个温馨角落也被挤得愈来愈狭窄。

火车因速度过快，颠簸不堪，摇摆不定。

“同交站，啊，还没到啊……”蓦地一个悲惨的声音大呼起来。晚风也透过车厢在吼叫。

“我们距离杀人不眨眼的战场还很远吧？”阿芳轻声笑着，凑在阿坚的耳边说。

“怎么，你也睡不着啊？”

“想睡，可是睡不着啊。”

“努力睡吧，明天……”

“万一没有明天了怎么办？”

“别那样说……闭上眼，从一开始数数……”

也许，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灾难就会来临，但是眼前的黑夜还在继续。火车仍然无休止地前进着。破旧车轮的声响一路上都很均匀。

“嗯，那一起数吧。要不还是算了……我们一起做个梦吧，阿坚啊。——梦什么呢？”

“梦什么，”阿坚小声说，“那还用问……咱们到那边躺着去吧，没人会看到……”

那个夜晚也许是他一生中睡得最美好、最安心的一个夜晚。多年以后，那一夜的浪漫缠绵都还会在阿坚的潜意识里苏醒。

在战后回家乘坐的“统一”号列车上，阿坚遇到一个叫阿贤的退伍女兵，她在战争中伤了腿。

当时车厢里挤满了退伍兵，阿坚似乎怎么也睡不着。最后一个晚上他跟阿贤睡在同一张吊床上。阿贤是南定人，眼神哀怨而甜美。她当时也睡不着，于是他们俩低声聊天，直到天快亮时才睡去。

他想起当兵的头一天，他跟阿芳一起坐火车路过南定，而在他退伍

的前一天，则是与从南定来的阿贤路过当时经过的地方。

走过这漫漫长路就像是眨眼间的事，在静默中，阿坚忽然想起了过往的一切。

火车在晨曦中经过清化省后，阿坚把身子从阿贤的怀抱中抽出来，站起来，眼睛望向窗外。田野、堆垛、薄雾、竹林、椰林、池沼、山坡、河滩……全都在秋日清晨的天空下一闪而逝。

在火车车轮单调得令人忧愁的咔嚓咔嚓声里，他一时间好像又回到10年前，回到17岁时跟阿芳在往南的火车上依偎私语的夜晚。

那天晚上，整个车厢混乱不堪，仿佛随时处于灾难边缘。阿坚和阿芳两人则完全是一副豁出命去相爱的样子。他们两人紧紧地搂着，两张脸紧紧地贴在一起，沉醉在盲目的爱恋中，极尽缠绵。

在阿坚的臂弯中，阿芳是那么娇媚，又是那么温柔可亲，她时而轻轻地挣扎，时而乖巧地迎合；身子时而蜷曲，时而伸直，享受着激情带来的愉悦。那一刻，他们仿佛舒舒服服地躺在头等列车的软卧里。阿坚觉得燥热难耐，很想再进一步贴紧她，想要插入她的身体里，但是忽然，他内心升起一点点不安，令他出鞘一半的剑又犹犹豫豫地收回去了。

“来呀，阿坚，你怕什么？来吧，亲爱的……”

现在他回忆起当时阿芳在他耳边呢喃的话语，那么遥远，就像黑幕中点点闪烁的尘埃，却又如此清晰。

“阿坚啊，咱们两个，难道一直到死都要保持贞洁吗？既然我们相爱，还顾忌什么呀！”

阿坚把脸贴到阿芳身上，觉得自己犹如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梦境。这些美梦绵长而幽远，亦真亦幻，好似二人身临其境。

阿坚喃喃自语：“战争，我的爱情！”

一声奇怪的汽笛声从上面传下来，接着是引擎在空中震动的声音。“敌机！炸弹！”有人叫着，与此同时，炸弹在黑夜的空中开始引爆。

“糟糕，兄弟们啊！”

“啊！啊！”

一时间，喊叫声四起。火车行驶的节奏被打破了，夜色中温柔的天幕被撕得粉碎。天还没亮，火车还在飞速行驶，但整辆车都乱了起来。

火车开始颠簸，变得很恐怖。车厢开始倾斜，歪倒。阿坚感到头晕，马上爬了起来。在这令人恐惧的氛围里，他觉得自己的神经都不正常了，一时难以反应过来。

“警报！”只听见有人用绝望的声音在大喊，“停车！停车！！”

飞机在上空盘旋，发动机的声音慢慢迫近。阿坚被挤到一个角落，又被推到车厢门附近。车厢里混乱不堪，人们拼命往门口挤，有人撞到了他，接着又一个人撞了他，他感到无边的恐惧。

最后，车厢门轰地一下打开了，列车制动装置收紧，却还是无法停下。人们互相推搡，大声叫着，扑通扑通地跳下车，疯狂地拥向车外那一团漆黑的地方。似乎整个大地都在震动。

“阿芳！”

阿坚突然想到了阿芳。他紧紧抓住车门旁的一块木板，让自己稳定下来。

“阿芳！”他再一次呼喊她的名字，可他的声音被飞机的轰鸣声和火车车轮摩擦发出的尖锐噪声盖过了。

后来火车像是咬紧牙关，非常努力地停了下来。

因为没有找到阿芳，阿坚十分惊恐。头顶敌机的轰鸣也令人丧胆，

他觉得自己好像被劈成了两半。

“阿坚！阿坚！”他听见另一个车厢的角落有人在哭着喊他，但那声音又倏地终止，就像被人为地掐断。

他有点不确定到底是不是阿芳在叫，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在叫自己。他竭力四处寻觅，但是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

敌机再度俯冲投弹，顷刻之间，天空中忽然像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瓶塞，然后一股令人恐惧的白色瀑布从天空倾泻而下，爆发出一阵阵的巨响。

阿坚吓得又退回了车厢。火光瞬间照亮了车厢，在一片惨白的光亮中，车厢里的人就像白色幕布上的鬼影和野兽一般不堪。

接着，阿坚看到了一副难以令人置信的景象：阿芳跟一个彪形大汉扭打在一起。那男人把她压在地上，她披头散发，绝望地挣扎。衣服被掀开了，嘴巴被一双粗壮的大手蛮横地捂住。她的双眼瞪得大大的。

可怜的阿坚啊，早就被敌机的轰鸣声吓得六神无主，此刻见到这样的情景，更是充满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一时没搞清楚那个彪形大汉骑在阿芳身上那粗暴的场景意味着什么。他没有时间仔细想，只觉得有些不正常。

“无耻！下流！”他张大嘴巴想喊叫，却喊不出声来。

一道闪电划过，他的视线一片模糊。惊慌之中，阿坚松开了抓紧门沿的手，他被抛出了车门，背部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整个身子都飞了起来，他的胸口撞到了一个硬物，疼痛难忍，晕了过去。可是，阿芳，阿芳怎么办！潜意识里他还在不断地叫喊着阿芳，竭力想清醒过来。

他醒来的时候，胸口还像被火烧一样剧痛，嘴角流着血，掺杂着一股咸咸的味道。他挣扎着爬向车厢，可是无法控制身体，再一次滑倒。一阵恶心袭来，他的视线也模糊了。

列车在黎明的晨光下死一般寂静，没有人拉起号角。

阿坚再次跌跌撞撞地站起来，舔了舔嘴唇。他挣扎着推开车厢门，准备爬上去。但是，好像阿芳不在里面，也不在下一节车厢，下下节也没有。他急急忙忙地一节一节地找，实在无法确定到底哪个是自己和阿芳的车厢。

突然，一阵嘈杂声里，列车被拉动，车轮转起。两头都有牵引动力，列车迅速开动。

阿坚跳上了火车头的扶梯，他怕不这样做就会被留在荒郊野外了。几个穿着工作服，全身沾满油渍的技工充满同情地看着阿坚，一言不发。他们的脸上同样沾满油渍，眼睛显得灰白，眉毛涂上了一层厚厚的黑色。

一个年轻壮实的技工铲了一铲子煤放入炉内，又把煤扔到火烧得最旺的地方。最年长的工人拉响了汽笛，火车发出一声振聋发聩的长鸣，一股腾腾的白汽涌了出来。

阿坚有些头晕，眼前的一切都抖动起来，飞快地旋转着。他觉得那么虚弱无力，心中又有一种此生从未有过的浸入骨髓的痛。他的面容仿佛经历了重创，麻木不堪，整个人几乎就要倒下了。

那位年轻的工人赶紧放下铲子，扶住了阿坚，让他坐在地上。他脱下手套，轻轻地擦拭着阿坚的下巴。在那个沾满煤灰的粗布手套上，阿坚看到了自己的血。

“勇敢些，孩子！”年长的工人对阿坚说，“这不过是小儿科，不算什么吃亏失败，跟真正的战斗相比，这不过是和风细雨罢了！“

当早晨在一片白雾中来临，阿坚也在剧烈的疼痛中醒来。他立刻想起在车厢中看到的事情，猜想在那节车厢中可能正在发生的事情。

后来他回想起来，战争的第一个伤痕，并不是他流在手套上的鲜

血。

战争跟他从前想象的不一样。

他从军之后第一次感到的伤痛，不是他自己身体的疼痛，而是阿芳被暴力从他身边抢走的一瞬间，那令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浸满了鲜血，充满了失败和痛苦。

后来与枪为伴的10年里，阿坚总是冲锋在前，和战友一步一步走完了伟大而又充满波折的千里抗战征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那样的过程中，他曾无数次舍弃青春时光的享受，将生命置于残酷无情的战场；但是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胜利的喜悦，他的心就像死去了一般沉寂，再也无法抬头直面人生。

其实，阿坚在战争中比在和平时幸运，因为在充满流血与牺牲的战斗中，他侥幸逃过一切劫难，活了下来，而且总是与优秀的战友为伍，不断地成长。

不过，伴随着战场上的幸运，他一次次失去了亲近的朋友、兄弟和战友。他们有的在他眼前死去，有的死在他怀里。有不少人是为救他一命而死，也有很多人因他的错误而牺牲。

无数个夜晚，他盯着窗外的暗夜，有一种错觉，仿佛他看到了阴间，看到了一个个死去的战友，他们是那么优秀，他们比任何幸存的人都应该活下来。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内心的战争法则：牺牲自己，让战友活下来。

1975年4月30日的早上，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刻，他和先遣小分队一起进攻百多禄陵墓岗哨的时候，他曾有片刻的踌躇。就是这片刻的踌躇，葬送了阿慈的性命。侦察排的战友，在攻打西贡之前大都牺牲了，只有阿慈跟他一起战斗到了西贡。可是，就在胜利前夕，阿慈也牺牲了。

在岗哨拱形门口响起M-79冲锋枪枪声之前，他们已经仔仔细细地

清理过每个角落了，确定不可能还有枪手藏匿，但是枪声的确是从里面传出来的。阿坚放慢进攻的步伐，俯下身子倾听，小心地移动，但是在他身后半步的阿慈突然出现在他前面。他上前关门掩护阿坚，让阿坚幸运地躲过了敌人的榴弹，他自己则在一声惨叫后牺牲了，临死前他还催促阿坚快跑，鲜血都溅到了阿坚脸上。

阿坚也想起在邦美蜀警察署三楼阵亡的战友，跟这情形也差不多。那次是阿莹为他挡了子弹。当时朝他们疯狂射击的是一个女人，他们疏忽了，把她当作了普通妇女，留了她一命，没料到她反而开枪朝他们射击。

还有一次在凤凰岭上，阿坚的侦察小组突击敌军指挥所未遂，阿渠开枪阻击敌军，掩护阿坚和另外两个战友逃走。在这次不走运的侦察中，阿渠当场牺牲。随后，阿坚又失去了两位亲密战友——大个子阿盛和阿心。

阿坚还记得，那天因为被敌人一路追赶，他们必须绕着圈子逃跑，到了庆阳方向才下山。三个人精疲力竭，在丛林里地势比较低的地方稍事休息。阿心还把自己的衣服撕了一块下来，为阿盛包扎头上的伤口。阿坚靠在土墙上坐着，把头垂在两腿之间休息。他解下肩上的步枪，把它放在旁边的石头上。庆阳山岭上的敌军和我军正相互开炮。四周响起炮弹爆炸的声音和机关枪的声音，空中也冒着滚滚的战火，只有那片森林是双方交战之外的无人地带，显得格外宁静。

“我们排只剩下三个人了吗？”阿坚低声说道。

“别难过，阿坚！”阿心说，“你看我们多走运……这样有惊无险，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多亏了阿慈，要不是他，我们都不可能逃出来。”

他们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头顶的森林降下一团黑影，呼的一声落在河流里。阿坚惊讶地望过去，吓了一大跳：难道是一个伞兵？

天哪，正是伞兵！

阿坚正要去拿AK步枪的时候，三发子弹打在他手掌边，扬起阵阵尘土。敌人双腿叉站在河边，看着他们狂笑。阿坚哆哆嗦嗦地站起来，眼睛一直注视着那把瞄准自己胸口的AR-15的黑色枪口。阿心和阿盛也慢慢地站了起来，举起了双手。三把AK步枪凌乱地摆在他们脚下。

那个伞兵留着长发，个子很高，看起来很年轻，他的两只袖子卷着，肩章底下塞着贝雷帽，军服上沾满了红色的泥土。他狂笑着，动了动枪口，手指扣上扳机。阿坚愣在一旁，不吭声，只等着子弹穿过他的胸膛，打碎他的脊骨，鲜血四溅。想到这些，他的胸口猛烈地颤动起来，脖子也因哽咽而收缩，头在痛苦中摇动。

“别开枪！我……我们投降！”阿心呻吟着。

伪军突然笑了起来。他用手比画着：“过来！快点！你们这三个蠢货！”

他们三人立即推搡着走过去，显出一副十分害怕、十分顺从的样子。

“快给我过来！”伪军咆哮道。

“马上，马上啊！不要开枪！”阿心惊慌地说道，然后插到阿坚身前。

当他们靠近河边时，阿心突然冲了上去，用力抱住敌人的腿，使劲拽着。然后用一连串迅速的动作抢过敌人的扳机，朝空中开了一枪。接着，他和敌人撕扯着掉进了河里。

“跑！阿盛，阿坚！快跑啊！”

听着阿心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他们本该合力杀敌，夺取敌人的武器，可当时阿坚已经跳到了河岸上，而且他突然看到一帮穿迷彩的敌人正从树林里冲出来。阿坚和背后的大个子阿盛只得立即顺着河岸逃走。

五六把机枪在他们身后扫射。阿坚趴下，匍匐前进。子弹擦过他的脚后跟，从他的耳边和头顶飞过。

“喂！”阿盛大叫一声，跳起来露出头。他那一声喊叫把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那群拿着枪的敌人追着他，朝着他的方向射击。

阿坚只顾低头匍匐前进，脑袋因吸入了过多的土而缺氧，身子还在打转，都不知道敌人已经转移了方向。他连滚带爬地跑，直到全身瘫软，跪在地上跑不动为止。当他爬回阵地，肉体上的疼痛和精神上的折磨让他的内心犹如经历了狂风暴雨，既因失去亲爱的战友而阵阵悲哀，又因死里逃生而庆幸不已。

不过，这些都还不是他最深刻的战争记忆。在他有关战争的记忆中，最悲惨、最痛心、最危急的是关于阿和的故事。

那是戊申年，当时正值新春攻势撤退，那是一段充满不幸的、无比痛苦的时期。那些日子，阿坚他们都感觉走到了穷途末路，插翅难飞了。撤退的路上，他们捂着头上的伤口，相互搀扶，拖着脚步穿过树林，向西面逃跑。在进入旱季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阿坚的部队两次被包围，又两次拼命杀出了血路，队伍被打散成了几个小队，只得一边撤退，一边战斗。阿坚和营里另外三个战士组成一个小组，渡过波谷河，然后穿过被B-52飞机轰炸过的黑山岗，向着日落的方向逃命。穿过玉博瑞山脚下的树林时，他们遇到了一支朝着沙泰河边向柬埔寨方向前进的队伍，这支队伍约20人，用担架抬着伤员。既然碰到了就只好加入他们，虽然实际上阿坚心里是一点也不情愿的。这队人马力量太薄弱了，弹尽粮绝，精疲力竭。他们有一个交通员，却是一个女的，而且她不是当地人，并不熟悉当地山区状况，她是从北方来的。美军也在那附近巡查，在树林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碰到他们，或者发现他们走过的痕迹。

那里靠近水源，当时正处于旱季，仅有的几个清水源头格外珍贵，自然也是敌人最好的埋伏地点。他们每次走进干枯的芦苇丛寻找水源，

都有落入敌人埋伏圈的可能。头顶上，敌人的直升机还在空中巡视，炮弹乱飞，地面上又四处都是敌人的巡哨。阿坚他们遭到几次偷袭后，伤员增加了不少，相应地，抬伤员的人日渐减少。现在是平均三个人抬两个伤员，所以，他们行军也就格外艰难，走了很久都没有听到沙泰河的水声，依然在玉博瑞的山坡下蜿蜒前行。阿坚怀疑走错路了，然而阿和，那个北方来的女交通员，斩钉截铁地说他们没有迷路。在没有地图，也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除了仰仗她之外，别无他法，所以大家都盲目地跟着她走。

到了第三天早上，人们绝望了：他们并没有到达设想中的柬埔寨边境的沙泰河岸，反而到了一片无法穿越的潭水边。

“天哪，咱们死定了。”阿和脱口而出，“这是鳄鱼湖啊。”

阿坚站在湖边的草滩上，看着直冒恶臭泡泡的湖水，只见脏脏的泥水时不时漾上湖边的芦苇丛。水面上还有几只鳄鱼瞪着令人恐怖的双眼。

“才知道是鳄鱼湖啊？你是故意把我们带到这个臭水滩送命的吧？”阿坚板起脸，声音沙哑而粗暴。

“我错了！”阿和低下头，小声说道。

“这不是错误，这是犯罪！”阿坚压低了声音，残酷无情地批评道，“要不是因为子弹珍贵，我现在就毙了你，你信不信？……”

阿和抬起头，一双大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嘴唇开始颤抖：“我会赎罪的，我会将功补过的……我会找到路的……”

“你想让伤员兄弟们蹚泥潭？”

“不，不是这样的。鳄鱼湖距沙泰河很近的……同志，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很快找到路的……现在我们先撤回刚才经过的山沟。给我点时间去探探怎么去河边，然后我们再行军。”

L-19敌机在森林上空低飞盘旋，在湖对岸投下炸弹，听起来就像一声声悲鸣。大地开始颤抖，水波从对岸震荡过来，像悲伤的面容上泛起了皱纹。

“同志们，我错了，我会将功补过的。”阿和焦急地又说了一遍，“我现在就去探路，但我们要先把伤员送到山沟里隐藏起来。”

阿坚这时已经对阿和不抱任何信心，也不愿听她指挥，但别无他法，也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伤员们以及抬伤员的几十个人都精疲力竭了。连续多日穿越森林，他们看起来都已面如死灰，累得不成人形。他们离开湖边，撤退到石块密布的山沟里，那里还有一片干枯的竹林。中午，烈日炎炎，竹林里闷热难耐。那里听不见大炮声，也没有直升机的轰鸣声，只有不知从哪儿传来的零星的机枪声和对面什么东西在燃烧的噼啪声，以及伤员们因为疼痛和饥渴而发出的呻吟声。这份难得的安静不可思议，甚至令人害怕。闷热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好像要让人窒息一般。

阿坚觉得又闷又渴，暴脾气也上来了，他呵斥阿和道：“不管是远还是近，今晚之前你必须找到去沙泰河边的路，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

“明白。我现在就去。”

阿坚取下肩上的AK步枪，放到一个蜷缩在地上的士兵怀里，然后对阿和说：“你的AK步枪也留给弟兄们，万一美军来了还可以抵抗一阵。子弹快用完了，我用这个手榴弹就够了，你拿着这把手枪，还有4发子弹。”

说完，他从鼓鼓囊囊的裤兜里掏出一把K-59手枪递给阿和：“尽量别开枪！我们的任务是找路，不是开枪射击，明白吗？”

阿和放下AK步枪，接过手枪。她看着阿坚，疑惑地说：“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别去，你要保存体力。”

“不，我跟你一起去。”

“你不相信我？我保证找得到路，别担心。”

“我不信任你，”阿坚皱了皱眉，“眼见为实。这关系到伤员的生命，咱们就算付出一切代价也要找到去河边的路。”

“我明白了！”阿和难过地叹了一口气，低下了头。

两人返回鳄鱼湖边的树林中去探路。

当一块人头形状的石头出现在眼前时，阿和连忙低声说：“对了，就是这个方向！”阿和指着一片深黑色的树林。这片森林十分寂静，就像一群不声不响的石像。

“你确定？”阿坚怀疑道。

她点点头，果断地说：“记住这块人头形状的石头，我们现在离目标很近了。”

他们朝西北方向走，发现了一条已经干涸的河，很快就闻到、听到沙泰河的水汽和水声了。身边的树木绿多了，空气好像也凉爽了。这时阿和充满了自信，坚信不会再走错路了。她带着阿坚在或明或暗或干燥或潮湿的各种地形中穿行，走过大大小小的水坑，穿过空气中弥漫着腐坏气息的沼泽，也经过鲜花遍地、芳草茵茵、芬芳四溢的丛林。虽然由于草地上覆盖着腐烂物，并没有清晰的路径，但是他们越来越清晰地听见了沙泰河潺潺的水流声。最后，他们两人穿过一片抛荒的木薯地，在一道坡前停了下来，坡下就是碧绿的河水。

“沙泰河！”阿和看着阿坚说道。

不远的谷地深处，沙泰河在森林树冠的遮盖下隐隐约约露出来，河面上因为阳光的照耀而闪闪发光。河水发出低沉厚重的声音。那声音比树木发出的沙沙声还要低沉，不过，突然一下子又响亮起来。

“我们不用再往底下走了，路线已经很清楚了，赶快回去把大家都

带到这里来吧。我估计我们天黑之前可以走到河边。”

“嗯。不过，先歇歇脚吧。”

“嗯，我也觉得好累。”

他们相互挨着，坐在坡顶上。他们下方不远处就是沙泰河。这时，阿坚才仔仔细细打量了一下阿和，他想表扬她，想要就先前对她说的过分的话道个歉，却不知怎么开口。

“你抽烟吗？”她打破僵局问道。

“哪儿有烟抽啊？”

“我有一支。你没注意刚才我在外面捡东西吗？是一个沙龙烟盒，不过只剩一根烟了。”

她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那根烟，擦了根火柴，把烟点着，深吸了几口，然后递给阿坚。

“等于说，美国鬼子离这里不远了。”阿坚沉吟地吐了一口烟，看着烟盒。

“也不一定。我们也有很多沙龙烟啊。不过，我们确实应该带上一把AK步枪。”

“嗯，不过，我担心我们走了之后，万一美国佬靠近伤员们，他们没法逃跑，如果有枪，还能抵挡一下。所以，他们比我们更需要枪，毕竟子弹不多了。咱们要格外小心躲避敌人，避免交火。咱们的任务就是悄悄地把部队带到河对岸去，明白吗？”

阿和点了点头，向他伸手要烟抽。他直接把烟放到了她的双唇中间。

“你抽烟啊？”

“不，平时不抽的。只想和你一块儿抽着高兴一下。不知道为什

么，我好紧张啊。”

“你当兵多久了？”

“我是1966年南下到B战区的，当兵两年了。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原地区，所以对这个地方不是很熟。这次伤亡最惨重了，真是太糟糕了。你说，战争是不是还要打很久啊？”

“我觉得战争才刚刚开始呢，现在到处都一样，都很惨。”

直升机的声音传过来了，还隐约听见远处大炮沉闷的响声。

“你一定要记住路线啊！”阿和忽然焦急地说。

“嗯，不过，你不是记得更牢吗？”

“是。可是万一我再犯错，你把我杀了怎么办？”

“啊？你在说什么呢！那不过是气头上说的话。”

“不，我知道是自己的错，我是认真的。我的老家在海后，我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对丛林里的道路老是容易搞混，所以到了岔口的时候你提醒我一声啊。那会儿你离开湖边的时候，我害怕极了，我不敢承认我忘了路。幸亏碰到了那块人头形状的石头我才想起来，才安心找到了路线。”

“你去B战区的时候多大啊？”

“18岁。当兵两年，不长，所以还没适应。”

“谁适应得了这种生活呢？”阿坚长叹一声，把烟扔到地上，然后说道，“在这儿等我。我一个人回去把大家接过来。你就在这儿休息休息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会很艰苦的。”

“不要，哪能这样呢？我是带队的，那是我的责任。而且一个人坐在这里，我会很害怕的。我想和你一起回去。”

“那就一起回去吧。”阿坚轻轻地说道，把手搭到她的肩膀上。

后来，她慢慢将头靠在了阿坚的肩膀上。他们那样甜蜜地依偎了好一会儿，直到一架敌机飞过来的呼呼声惊动了他们的恬静。阿坚把阿和扶起来，他们赶紧往回走。这时太阳已经隐遁在山峰背后，夕阳染红了山坡。阳光下，他们的影子越拉越长。天快黑了，他们在沉默中焦急地赶路，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气氛，黄昏的树林是那样寂静，只能听见他们踩在草地上的沙沙声。

阵阵晚风吹过，传来些许枯树枝断裂的声音。一条响尾蛇在他们眼前摇摆了一下就不见了踪影。他们原路返回，刚刚经过人头形状的石头，转弯，就闻到了从鳄鱼湖刮来的风中浓重的土腥味。大约再走10分钟，他们就能回到伤员们藏身的那片竹林了。然而，当他们快走到竹林边时，发现有异常的动静，鸟儿显然是受到了惊扰，从林子里飞了出来，有的落到林外的空地上，有的飞上天空消失了。等他们靠近密密麻麻的竹林时，阿坚愣住了，喉咙中发出一声闷响，他脸色苍白地拉着阿和蹲下。

是美国鬼子！

距离他们只有几步之遥，就隔着一片树林。敌人还没有发现他们，显然敌人也是刚走入这片林子。不过他们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的，和他俩来的方向只差一个很小的角度。要是他俩再晚那么一点点，就会和美国鬼子的排头兵遇上。实际上，阿坚最先看见的是一条军犬。那条军犬从林子里蹿出来，然后像一尊雕像一样站在阿坚的左边，只隔了一片草丛。

那条军犬很大，跟一头小牛一样，毛是灰色的，两肋旁边还有斑点。它用鼻子在地上不停地嗅着，很快站在了阿坚面前。跟在军犬身后的尖兵是个黑人，穿着防弹衣，头上戴着配有伪装网的头盔，脚蹬作战靴，手上的皮带被军犬拉得直直的。跟在他身后的，也是一个黑人，光着膀子，强壮的肩膀上挎着几条子弹带。接着的第三个人，头发金黄，也差不多是光着膀子，身材高大，像大象一样健壮，手上握着冲锋枪。

第四个人……阿坚隐隐约约地看到敌人的影子在林子后面闪现，看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他们排成稀稀拉拉的一列在行进，个个人高马大，行进速度很快，但是脚步很轻，几乎没有任何声响，样子像恶狼一般凶残和野蛮。

大军犬在阿坚藏身的树丛前撕咬着什么。军犬训练员走过去用枪杆挑起了那东西。阿坚整个人缩成一团，瞪着眼，认出是M-16枪口上的一条绷带。他摩挲着手榴弹，心中却忐忑不安。他曾想，只要军犬探查不到他跟阿和的气息，只要美军士兵们不对这附近进行搜查，他们就能安全逃出。但他没料到美军士兵会根据一条绷带追踪过来，那是他们从鳄鱼湖转移到那条干涸的小河的路上不慎留下的。他甚至没有发觉，阿和悄悄地匍匐到了远离他的地方。

几个美军士兵在竹丛中高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叫骂。驯犬师拉了拉皮带，军犬便把鼻子移向地面追踪，然后朝着它听觉捕捉到的目标跑去。阿坚浅浅呼吸了几下。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一声枪响。枪声极短，但划破了午后树林中的平静。军犬痛苦地大叫一声，美军士兵们反应极快，纷纷卧倒。驯犬师放开了军犬的皮带。等到第二次K-59的枪声响起，阿坚才意识到是阿和开枪了。他惊得失魂落魄。军犬或许是中弹了，被激怒了，凶狠得像头老虎，吼叫着向发出枪声的地方横冲过去。阿和在距离阿坚十来步的斜坡后探出了身子。太阳正在落山，阳光穿过树林，残阳如血。阿和背对着太阳站在那里，挺着她玲珑的身躯，不偏不倚地朝着军犬开火。来自鳄鱼湖背面的晚霞映照着她丰满的古铜色肌肤，她就像是一座雕像一样。她的长发披在肩上，短裤下的双腿上满是被荆棘刮破的伤痕。军犬向她冲上去，高高地跳起往前扑。阿和狠狠地朝它胸口开了两枪，那军犬一下子向后跌去，直挺挺地躺倒了。阿和把打光了子弹的枪朝美军士兵藏身的方向扔过去，然后转身离开林子，向空地冲去。美军士兵并没有开枪，而是紧紧地跟着她跑。他们从阿坚藏身的地方跑过去了，有个美军差点踩到他的手。这帮美军有十来个人，大部分是黑人。他们身体强壮，行动迅捷，如风一般迅疾地冲过去，离

阿和越来越近。阿和将他们带离了阿坚的藏身之地，同时也让他们偏离了那条通向干涸的小河的路线。

阿坚沿着树丛爬到了竹林口，哆哆嗦嗦地站起来，单脚跪地，向林间空地望去。只见那长满青苔的人头形状的石头旁，那被踩得稀巴烂的菩提树下，一团恐怖的黑影压在阿和身上，那黑影身上满是汗水，还能听见他气喘吁吁的声音。他身后站着一排美军士兵，全都跃跃欲试，等着轮到自己，显然他们的侦察工作要以强暴结束。阿坚听不到阿和的叫声，但他觉得她一定在喊叫。

他眼前一阵晕眩，下意识地把手榴弹拔了扣。他的手冰凉，手指颤抖，整个身子也都开始颤抖，头晕乎乎的好像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他和他们相距也就30尺，他完全有力气将手榴弹扔向那群混蛋。他真想把这群野蛮的家伙千刀万剐，想让那些该死的大猩猩马上从地球上消失。那个足以令他们消失的手榴弹此刻正被他紧紧地握在手心，但他不能那么做。万一他不能摆脱这些人，那些伤员怎么办？他强忍着，连呼吸都忍着，就那么一直跪着，隐藏在竹林边的树丛中。天色已经黄昏，雾气开始浮动，成群的蚊子在林间飞舞。阿坚静静地查看了手榴弹扣，然后徐徐匍匐，在一层层笼罩着树林的阴影的掩蔽下悄悄回到了伤兵藏身的那片竹林。

他立刻组织伤员运输团，或牵着或抬着伤员们转移。虽然天色很黑了，但是靠着那块标志性的人头形大石，阿坚选定了方向，带领队伍沿着下午阿和跟他找到的小路来到沙泰河边并安全地渡了河。因为后来没有再碰到敌人，阿坚那天就没用上那颗手榴弹。那天夜里，阿坚将那颗手榴弹紧紧握在手中，握了一整夜，把它的铁皮都焐热了。

没有人向阿坚问起过阿和，他也不说，就如同遗忘了一样。也许，战场上的这种牺牲再普通不过了，不必追问。一个人倒下了，为的是其他人能继续活下去，这在战争时期实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多年以后，由于参加了收尸队，阿坚才有机会重返鳄鱼湖地区。很自然地，他想起

了阿和，想要去找找那条林间小道。但那片林间空地不知为何已经消失了，唯一的证据，那块人头形的大石头，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风化了。眼前只有茂密的树木，树下有厚厚的一层腐败落叶。林中传来清脆的鸟叫声，呼呼的风声以及水流的淙淙之声，弥漫着翘枝花和象鼻花的香味。过去的一切就像完全坠入了一个隐秘而模糊的地方，再也无法找寻。

阿坚坐在黄昏的林边，闭上眼睛，让思绪回到那遥远而隐蔽的地方。他发现了这些年自己一直逃避的东西，仿佛先前那颗已经拔了扣却没敢扔出去的手榴弹，依然被他握在手心，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不过，当看到阿和被轮奸时他心中的害怕、痛苦、愤怒以及内心剧烈的挣扎，他已经忘记了。现在他心中剩下的只有痛苦，无止境的痛苦，死里逃生的痛苦，战争的痛苦。

在这场战争中，如果不是因为有阿和那样舍己为人的人，如果没有那些高举祖国旗帜为祖国献身的人，没有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崇高精神，那么对阿坚来说，那就只是一场有着凶恶利爪的惨无人道的恐怖战争，就只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一段可怕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么多可爱的战友保护他、拯救他、为他牺牲，他早就死了，即使不被杀死，也可能因不断杀人的心理重负而自杀。1975年以后，一切平息下来，杀戮已经逝去，风静树止。我们胜利了，是正义的胜利，这的确是一种巨大的安慰。

但果真如此吗？

每当他细心思量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认真观察眼前的和平生活，就觉得有无边的痛苦、酸涩和忧伤袭上心头。在战争中，一个烈士的倒下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活下来，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真的。但是对活下来的人来说，眼前的景象却自相矛盾。最优秀、最可爱的人死了，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活在这世上，可是他们都倒下了。他们的身体被碾碎，被血淋淋的战争机器蹂躏、折磨，在黑漆漆的夜里，他们被虐待、被凌辱、被杀害。当他们被埋葬、被毁尸灭迹之后，我们却留下来平静

地生活，这教人情何以堪。损失可以弥补，破坏的东西可以重建，伤口也会愈合，但是战争给人带来的心灵深处的伤疤是永远无法忘记的。战争的苦痛将会越来越深入人心，无论何时都无法消散。

早在那一年去扫墓的路上，去上香的途中，穿过纵横交错的茂密树林中那些被遗忘的脚印时，在跟阿和一起穿过鳄鱼湖，跟侦察排的战友们一起穿过招魂林时，阿坚便开始了之后有关战争的长期思索与感悟。阿坚一步一步地走着，每走一步，每过一天，过去的事情都以一种宁静而忧伤的方式重现。悲伤的阳光照进了过去，那阳光对阿坚的人生来说，是唤醒他的阳光，是拯救他灵魂的阳光。

只有深深地沉浸在大量的回忆之中，在那永远都无法消散的战争带来的苦痛之中，阿坚才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完整的。这存在感让他拥有了一项使命，那就是：他要成为记录逝去的人们的一支笔，要忠实地抒写他们过去的生活，记录那段难忘的时光。

过去的岁月在渐渐远去。如今继续这样漂泊不定地活着，越来越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好像没必要再活下去了。阿芳已经走了，这一次，他是永远地失去了她。他实在不清楚从今往后，在没有她的日子里，他要怎样活下去。似乎只有眼下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的手稿，是他最后活下去的唯一寄托。然而，纵使手稿尚未完成，却也有过时的那一天。可能用不了多久，可能他隔壁阿芳屋里那盏忘记关掉的灯耗尽能量之后，所有的一切，连同这些稿纸，也都将随之模糊乃至消失吧。不过，现在既然还活着，那就必须得活着，明天还要继续，日复一日。当还生活在这儿的时候，就应当也必须一直活下去。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每天他都在挑灯夜战，借着酒劲不停地写，稿子也渐渐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每天早上，阿坚都会喝掉剩下的半杯酒，一扫整晚的昏昏沉沉。之后他便会离开写字台，走到街上，到禅光湖边上的一家咖啡馆去。早晨的阳光很灿烂，湖面上微波荡漾。阿坚喝着咖啡，点燃一支烟，买一份日报来读。对阿坚来说，哪份报纸都差不多，所以他总是随便买一份，

然后一页一页地翻看。报纸上的一行行字让他觉得昏昏沉沉的，插图也很难看。路上车来人往，扬起缕缕灰尘。随着太阳威力的增强，咖啡馆里的人也渐渐地多起来，人们有的吸着烟读报，有的用勺子快速地搅拌着咖啡，有的坐着聊天，谈笑风生。生活里充满了故事，但人们还是异常穷困。阿坚再次思忖夜里刚刚写过的句子，不禁耸耸肩膀笑了，自己都觉得很奇怪。20世纪已经结束了，在人们的内心里，过去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不会再提了。既然这样，自己干吗还要抓着不放，还想要挽救什么，有什么意义呢？活着就只想着活着吧，这样就好了，大家都是这样，随大溜吧。阿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报纸撂在了一边。这时，一个看着略有些眼熟的人对着阿坚摆了摆手打招呼，阿坚点头回应。

“写作进展如何呀？”那人问道。

“烦死了！别提了。”阿坚说完便匆忙离开了。

“那是住在我们街巷的一个作家。”他听见一个坐在角落里的男人对另一个人说。

阿坚走在人行道上，经过一个在路上坐着卖毒蛇的男人。他看了看那些蛇，蛇身很长，但看起来很呆。它们直挺挺地躺着，没有不安，也没有挣扎，一副厌世的样子。路旁有一群孩子围着一个老盲人，老人在卖五颜六色的气球。还有几个乞丐躺在湖边的石凳上。树上的黄叶凋零飘落，城市里拥挤不堪，看着令人忧伤。他本想去编辑部，可后来还是回家去了。走上楼梯，进到屋里，插上门闩。他坐到桌边，翻开手稿，却又立即合上。他点燃了一支烟，望向窗外。现在要做些什么呢？能去哪儿呢？他想要闭上眼睛小憩一会儿，但一闭上眼睛就会想到阿芳，内心便又开始一阵刺痛。他不想这样，假如有谁可以帮他缓解这样的情绪就好了。可是好长一段时间里，战友们已经散落四方，信件往来也渐渐少了。长久以来，除了隐居在屋顶阁楼的哑女之外，阿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可以倾诉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即使是哑女，他也只是在酩酊大醉的晚上，头脑已经完全发木的情况下，才会上楼找她倾诉……

他的思绪在不知不觉中跳跃着，时不时想起某件久远的往事，然后就沉浸到沉甸甸的回忆里。回忆除了带来痛苦之外，实在毫无益处，但他就是抑制不住。

有时候，他正在稿子上叙述某件事的时候，笔尖会突然像着了魔似的开始写一些他并不知道的事情。等他意识到，他不得不用笔划掉再写，或者有时候就干脆留下那些文字，撒手不管。

蓦地，阿坚想到了一件事。那是在得苏地区参加72战役时受伤的情形。无端地就想起了那件事。一开始他觉得这个伤有点可笑，但似乎留下了着实严重的后果。现如今想起来更可笑的是，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伤情到底是怎样的。在军队医院治疗的时候，有一个工兵小子的病情和阿坚几乎一模一样。但令阿坚惊讶的是，那个工兵总是露出十分痛苦的神情，不断地大声哭喊着、咒骂着，哀叹命运的不公。

“我不觉得这个伤跟其他的伤相比有什么特别痛苦的啊，”阿坚对他说，“为什么你这么难受呢？”

那人骂他是蠢材，还说与其那个部位受伤还不如瞎了的好。

现在，阿坚特别想知道那个工兵小子后来怎么样了，想知道那个小子和包括他在内的那些人是否已经顺利地成家。这事想起来还真是好玩，不是吗？直到占领西贡之后，人们检举阿坚营里的士兵半夜里偷跑出营房去跟新山一、新山二机场的女人们鬼混，他才明白当时他跟那个工兵小子所受的“伤”其实是性病，才有点后悔。实际上，大家觉得他不可能有犯罪的条件。总之，真是笑死人了。

他躺回床上，头枕在双手上，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如果是那样，他不应该回河内，不应该见阿芳。假如那样，他早就认命了，不会像现在这样终日惴惴不安，也不会写作，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

过去的这几年，从战争结束、与阿芳重逢以来，他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希望自己彻底与过去告别。那份忧愁将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新工

作的到来和生活中新的转变而渐渐退去。

每年一到春天，他的心中就有一丝希望蠢蠢欲动，似乎伴着春天，他的青春也回来了。当然不是要回到年轻时的身体，而是回到年轻时的心理状态。他期待自己的健康与热情重新储满，还能有正常的性生活，再度点燃爱情和生活。

可现在，他不再有这种感觉了，他不再回望过去。这不是什么新的思考，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感悟。走在时间之水匆匆流过的人生旷野上，从前设想的美丽的未来已经退却在身后，消失在一片黯淡的光景之中了。

当然，这样的感悟也不完全是出于绝望。幸福总在身后，一年年越发遥远。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今天，他要走出平常的生活，转身回到往日，张开双臂，快步走向已经逝去的岁月。他将回到过去美好的某一天，在遥远的时空中回归，回到命运引领自己走过的道路。

那些已经错过的时机一去不复返了。

战争结束之后，不少战友选择留在南方，或者去西原地区，到波谷河、沙泰河、雅穆河岸边或塞里坡脚下盖一所房子，过上一种山水田园的简单自由的生活。总之，他们是要与从前北方的生活一刀两断。

现在，他后悔没有像他们那样做。

“在B-3前线当兵多年，青春挥洒在这里，双手沾满鲜血，现在和平了，应该重归自然，与劳动人民亲近，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祥和，才能化解内心的痛苦。”当时有人曾经这样劝过他，具体是谁，他已经不记得了，好像是团里的政委呢。

唉，一句话怎会轻易改变一个人呢。

在梦一般的战争岁月里，阿坚偶尔还会记起B-3前线战士们生活和劳动的场景。旱季里在山上开荒种植，雨季里在稻田拔草。雨季时还经

常到森林里挖竹笋、采蘑菇。旱季则结网捕鱼，布陷阱捉猎物，或是背着竹篓去采摘。由于当时经常进行生产劳动，他们都很健壮，双手也变得粗糙。但是一米一饭，一块木薯，流的每一滴汗，都充满了生活的乐趣。

现在，这些乐趣都消失了，无影无踪了。

过去匆匆掠过的那些地方，现在却常常浮现在眼前，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岁月的象征。

他想起西原地区那广袤的草原，从玩目山南下丹阳到德重，再顺着20号公路直通颐京，那一望无际的地方留下了当年行军的美好时光。他的耳边又回响起第10师“加速！加速前进！”的口令。

除此之外，也是在这里，在南部高原的苍穹下，在战争结束前夕，他心中第一次燃起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他开始羡慕劳动人民安宁、朴素、温暖的生活，那是与战争的暴力、杀戮和破坏形成鲜明对比的生活。也许他的记忆并不准确，但这份向往一直萦绕在他心头，让他没有完全丧失乐观。

一天下午，他和侦察排的战友一起坐在一辆载有重机枪的军车上，汽车离开20号公路，行驶在红色的土地上，无边无际的咖啡林绵延至远方。

远处，有一座漂亮的房子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他们停下车，准备去讨口水喝，休息片刻。

那是一座很小的高脚木楼，用原木和木板搭成，屋顶尖而高，是公共活动房的样式。房子很宽敞，里面的布置简洁美观。院中拖拉机、发动机，还有灌溉咖啡树的管道都正在工作，但是噪声并不大。房前屋后种着花，房后还有一片果园。房子里只有三个人，一对年轻的夫妻和他们六七岁的孩子，他们是从北部搬来的。起初看到阿坚他们走进来，背着武器，身穿皱巴巴的军服，还沾满泥土和汗水，那家人有点紧张，但

并未显露出惊慌失措、惧怕万分的样子。主人和他妻子的态度恰到好处，他们热情周到又不失沉稳自重。他们还善意地留阿坚他们吃饭，而阿坚他们婉拒的时候也没强求。女主人给他们泡了咖啡，男主人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喝。他谦虚有礼，学识丰富，又真诚坦率。他说："说实话，我们连南边的游击队都没见过，更不用说你们北越的战士了，但你们是好人，我们不怕。我们靠种咖啡、甘蔗和果树生活，南方北方谁输谁赢我们不关心。你们也是人，也都渴望和平安稳的生活，都想有个家。靠天靠地，靠庄稼、靠两只手，靠着自己挣来的钱，有了这些谁还管时局呢，是不是啊？"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人插嘴，在当时，说这么诚实的话是相当冒险的。还好，他们之中没有人觉得这是统战思想，也没对那家人进行宣传教育。跟男主人的谈话着实让人感到放松，聊天的内容也只围绕生产劳作、家庭幸福、风土人情，没有人提起政治和战争。等女主人奉上咖啡，气氛就更加温馨和融洽了。她温和友善地看着他们，男主人则自信坦然地说着话。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在漂亮的屋子里喝着新鲜的咖啡，墙边散发着新锯下的松木的香气，窗外传来树林里轻风吹过的沙沙声，他们坐的椅子虽然是用废弃的弹壳和荆棘编成，却令人感到非常舒适。那是一种远离政治的生活，是心满意足的安闲的生活，是自由自在的家庭生活。在那间屋子里，他们俨然是一家人，可屋外是无尽的战争。想到这些，阿坚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甜蜜的痛苦。

夜里离开那户人家，坐上车时，大家都默默无语，最后是阿云，这个曾经在大学里读过计划经济专业的大学生打破了沉寂。"你们看，这才是生活！多么平静、多么幸福的生活啊！我现在一想到上大学时的老师和他们那些宏伟的理论就觉得可怕。倘若我们打了胜仗，和平之后，按照那些老家伙的理论搞经济，怕是得毁掉这里的一切呢。我实在不敢想象到时候这对夫妇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他们肯定不得不服从新时代的

政治命令吧？”

“嗯，他们是要吃苦头的。我怀疑等我们打了胜仗回来，他们要遭遇某种区别对待。”

“那是肯定的。除非你来这里当生产队队长。”

“要是和平之后他们反而受苦的话，那可真叫人难过啊。我多么希望我老家的人以后能像他们一样生活啊。木珠的风景跟这里差不多，但穷得可怕啊。”

阿坚太疲劳了，坐在那里没有吭声，但是他想了很多。后来好几次去南方出差，他都想去故地重游，但一次都没有成行。而阿云、阿慈、阿清，他们这些曾经跟他一起探访过那家人的战友，已经全都牺牲了。

其实，在打仗的时候偶尔经过那么一次的地方，当时的印象都不太深，可是后来它们深深地镌刻在了阿坚的回忆中，而且似乎越来越深刻，甚至渗透到了他的灵魂里。当然，不可避免地，他又想起了阿芳。思维不再那么跳跃，而是开始在温和的记忆之河上飘荡。他感觉舒服了许多，闭上眼睛沉浸到回忆里。但是，突然有什么东西像刀一样剜着他的心。他猛地站起来，点燃香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又要失眠了。

他的房间跟隔壁阿芳的房间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方形，面积都是20多平方米，地板上都有像国际象棋似的红白相间的瓷砖，墙角和炉子也都是用蓝色瓷砖做的，都有一个临街的窗户。两个房间里的家具也都差不多。但最相似的可能是两个房间的气氛，寂寞、贫困和失落。当然，那是在阿芳的母亲还活着的时候。现在，她房间里的家具已经完全变了。

阿坚阔别10年后从南方回来，第一次去她房间探望的时候，最吃惊的就是那架黑色的钢琴不见了踪影，那是一架古老的钢琴，是她母亲的宝物，以前就放在窗下。

“我把它卖了。那琴太占地儿了，况且，我一个歌伎，哪还用得上

钢琴啊。”

那架钢琴是她父亲的遗物。她父亲是钢琴艺术家，在首都解放前就去世了。她母亲是音乐教师，在阿芳16岁的时候退休，开始全身心地培养她练琴。与老天赐给的宝贵女儿完全不同的是，阿芳母亲身材瘦小，面庞消瘦，慈祥的脸上饱含忧愁，说话的声音很微弱，总像是在喃喃自语。

“我最大的愿望是引领阿芳像她父亲一样走向高雅艺术，希望她学习古典音乐和钢琴。我很怕吉他，怕她迷恋的那些流行歌曲。阿坚啊，你帮我劝劝她，让她别去参加聚会，别上联欢性质的舞台。”

可能由于爱好音乐，尤其是从小得到母亲的教导，阿芳的钢琴弹得很好，但她越大越懒于练习。

“钢琴太庄重、太高雅、太笨重了，我们身处大动乱时代，要轻松简单明快一些才能跟上潮流。”阿芳曾这么宣称。

阿坚也同意她的说法。因为他并不擅长古典音乐，所以他更喜欢听阿芳唱歌，她的嗓子实在是太美妙了。

她母亲却不那么想。有一次，他听到她老人家低声叹息：“阿芳的性格跟她爸爸一样，都是完美主义者，不管做什么都要尽善尽美。她就像一个圣人，或者一个仙女。可追求完美是无止境的。她的这种完美主义是天生的，是遗传的，不是后天养成的。她骨子里纯洁高雅，我觉得她应该潜心学习古典音乐，如果不学古琴，等她沾染世俗的一些东西后会崩溃的。我清楚这一点。我很怕她一头栽进那些世俗的东西里，那样，她天生的纯洁和完美主义就会变成一把利刃把她给彻底毁了。你懂吗？绘画、诗歌和流行歌曲虽然都美好，但那些并不适合阿芳。对她来说，唯一能在未来多灾多难的生活里保护她的就是古典音乐。我真的很担心她，但是她听不进去我的一字一句，倒是很听你爸爸的话。我很尊敬你的父亲，可我很怕她会被你爸爸那些可怕的画作迷住。你懂我的意

思吗？”

当时阿坚不过十六七岁，怎么可能懂呢？他完全不明白阿芳的母亲在说什么。但是多年以后，他无数次回想起阿芳母亲说过的这些话。思来想去，才明白她妈妈的很多预感都是对的。不过，即使当时他和阿芳能够理解那些话，生活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因为接着就爆发了战争。都打仗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大概就是命中注定的吧，这种生活机遇也被错过了，他们错过了这崇高完美的精神生活的机遇。他们原本生活在艺术世家，先天具有那样的禀赋。虽然那种极具人文价值的艺术一度遭遇冷落，但是一旦错过，何尝不是一种遗憾。

在战后最初重逢的那些日子里，表面上是欢乐的，实际上却充满不和谐的因子。

阿坚偶尔顺着阿芳，去剧院观看一些有阿芳出演的歌剧，尽管他并不喜欢那些演出。夜晚去看那种演出，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难言的酷刑。丝绒幕布拉开后的头几分钟，他就羞愧得不知道眼睛该朝哪儿看，他实在为阿芳他们那群演员感到难为情，也替编剧、导演、乐师、舞台设计的美工、化妆师以及观众感到难为情。他实在无法欣赏那些毫无才华的粗浅表演，那些俗气的、赤裸裸的表演，简直是对战后精神生活的一种残害。不过，这种难为情比起看那些轻音乐的舞台剧来说，程度还要轻一些。

节目开始之后，他总是伺机悄悄溜到外面去。夜色中，他独自坐在剧院旁边的椅子上，感觉比在剧院里要轻松畅快许多。他通常一直坐到演出结束。随着阵阵脚步声和谈笑声，人们纷纷走出剧院，边走边谈论那些粗俗的表演。听到这些，他为阿芳而痛惜，心里无比难受。

战争结束后，人们可以重建家园，可以恢复从前的生活，但是精神财产，那些崇高的东西一旦受到破坏，出现断层，就很难再恢复原貌

了。

他想起很久以前的一天，那是他入伍的前一天。那天夜晚，他去向阿芳的母亲辞行。老人家正生着病，静静地坐在太师椅里，面容苍白，几乎没有跟他说什么，只是无声地流泪。

深夜，阿坚预备告辞，跪下去亲吻阿芳母亲那双瘦削的手，而她吻了吻他的前额，轻轻地捋了捋他的头发，跟阿芳说："你替我为阿坚弹一首告别曲吧。"

虽然面有难色，阿芳还是听话地坐在钢琴前，把头抬起来，看着阿坚问："你喜欢哪一首呢？"

"我呀？就弹一首伯母和阿芳你喜欢的吧。"阿坚不知所措地回答，然后看着手抄乐谱旁边的半身铜像，补充说道，"好像阿芳喜欢莫扎特，我也喜欢。"

"哦，不会是《生在此死亦在此》吧？"阿芳轻轻地笑了，"还是《泸江长歌》？"

"也不错，阿芳，文高作曲的嘛。"阿芳的母亲说道，"不过，你还是弹莫扎特或《月光曲》更好些，更适合送人上战场。"

阿芳木然地开始弹奏，琴声起初有点游离，而且显得死气沉沉。当她全身心投入演奏之后，就好像突然迸发出了灵感，弹得好极了。她忘我地弹奏着，脸颊渐渐变得绯红，一小缕头发从额头上散落下来都浑然不知。

阿坚起初还因为自己不懂音乐有点难为情，可是，阿芳妙手弹奏出来的梦幻般的音乐深深吸引了他，让他听呆了。曲子进入第三乐章的尾声时，阿芳摁在琴弦上的双手突然将欢快的曲调转成深沉的悲伤。那悲伤好像是来自弹琴人的内心，而不是曲子原有的乐章。阿坚禁不住热泪盈眶，伸手捂住眼睛以掩藏他流淌的眼泪。这是一份伟大的感情，他的心里充满一种至高无上、无边无际的爱恋，那是一种对阿芳彻底的仰慕

和臣服。

“正是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阿坚想道，他极力地想描绘出阿芳低头的面容，她忘情弹奏的样子简直就像仙女一样美，“我在少年时期就预感到自己之所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在那个地方长大，然后参军，无论死活，一切都是有缘由的。那就是为了爱，就是要爱她，这爱会永久持续，但这也是一种痛苦。”

可是现在，那一切都到哪里去了呢？几乎从那一刻起，无情的风就一直吹向他们的世界。多年以后，他只能独自沮丧地坐在桌边写作。从早上开始，他就一直坐在桌边，很快到了中午，又到了晚上，一天就那么过去了。在静悄悄的房间里，他独自一人，在一摞稿子里写那些熟悉而亲切的英雄，那些已经牺牲的英雄，他们仿佛是从遥远的洪荒时代来到他的书稿里。写他们的故事时，阿坚暗自垂泪。他的心是那么沉重，那么痛苦。不过，眼泪和忧伤对他来说又常常是一种无声的安慰，一直是这样，总是这样。

阿坚又想起了20多年前的那个清晨，他猜想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阿芳身上，在那节他不知道的车厢里。他希望自己忘记那件事情，毕竟时间过去太久了。

老天啊，为什么要做如此的安排，为什么要让他和阿芳在草市火车站碰见，又是什么力量驱使她产生了要送他一程的念头？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或许这就是命运。

是的，这是他已经很久不去想却又从未忘记的事情。

那天夜晚，在遭遇空袭警报之后，火车不得不停下来，可是很快又豁出命去似的开动了。它疯狂地穿过咸龙桥的时候天已经发白了。早上不知道又接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命令，火车在清化车站停下来，避让逆行而来的列车。

火车的鸣笛声刺耳地响起，同时还有车厢里发疯似的叫骂声，吵醒

了昏睡在角落里的阿坚。他腾地一下起身，来不及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跑到车头的门边，跳了下去。火车站破破烂烂的，月台上有一些弹坑，在早晨的阳光下看起来很恐怖。四周一片死寂，看不见一个活物的影子。

阿坚跳上一节车厢去找阿芳，匆忙地在车厢中间穿行。这些简陋的黑乎乎的车厢，每一节都差不多，都静静地关着门。

车门打开，有几个人从上面跳下来，分不清他们是士兵还是老百姓，衣衫褴褛，头发也十分蓬乱，边走边打哈欠，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夹杂着酒气。他们进了车站，消失在那破破烂烂的物品堆里。不知为何，直觉告诉阿坚，这几个刚刚下来的人，就是那天夜晚跟阿坚和阿芳同一个车厢的人。

他赶快把门打开冲了进去。车厢里还有点黑，晨光从铁栅栏的缝隙里照射到地板上。那节车厢那天晚上遭受了太多轰炸，车壁和车厢顶都被炸开了几个洞。好多麻包被炸开了，大米撒得满地都是。

阿坚一眼看见阿芳靠在一堆装大米的麻包上坐着，她的两条腿蜷缩着，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头发披散在肩膀上。

“阿芳。我说，那边的那位是阿芳吧？”阿坚的声音怯怯的，有一点不自信，他轻轻地呼唤着。等他走近，他的膝盖就像瘫软了一样，突然跪了下去。

阿芳抬起头来。她双颊惨白，似乎消瘦了很多，看起来是那么陌生，仿佛从来没有见过他似的。她的胸衣被扯坏了，脖子上还留有很多擦破的伤痕。

“阿芳！我是阿坚啊，是我呀！”他咧开嘴笑了，异常高兴，跪下去，一把抓住阿芳的肩膀，“你认不出我了，难道认不出我了？我身上到处是炭灰，我在车头，我不得不趴在车头嘛，阿芳你明白吗？为了不被甩下去。实在是幸运啊，你……这是怎么啦？”

阿芳紧咬着双唇，任凭双肩被阿坚紧紧抓住，一声不吭，毫无表情

地凝视着他，那种茫然和陌生仿佛要阻止阿坚继续问，也阻隔了他的感情。阿坚很惊慌，他摇着阿芳的肩膀："你别害怕，会回去的。我送你出去，别担心。不过，你没事吧？你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了？"

阿芳摇了摇头，又低下头去。

阿坚用手把阿芳的衣襟合拢起来，想给她扣上扣子，可是扣子都被扯掉了，一粒都不剩。胸罩露了出来，一根肩带还长长地垂了下来。在惊恐和颤抖中，阿坚帮她拉紧衣服，扣住，又为她遮挡身子。

阿芳的胸部冰凉，沾了很多汗水。那时阿坚才17岁，在这样的年龄，他哪里懂得什么人生，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明白。他只是觉得伤心，一种莫名的痛苦袭来，眼泪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流淌到脸颊上，咸咸的。他的喉咙不知为何好像也被堵塞了，嘴颤抖着，好久才说出一句："我们下去吧，离开这个地方。你能站起来吗？我们下去吧？"

"好的。"阿芳轻轻说道，她抓住阿坚的手，慢慢地站起来，踉踉跄跄的好像无法立直。

"哎哟。"阿坚吓了一跳，伸手抓住阿芳的肩膀。

阿芳是什么时候受伤的呢？她右腿上的绸裤也被扯坏了，露出了大腿，还留有从大腿流到膝盖上的血痕。

阿芳并拢双腿往下看，原来血流了那么多，湿乎乎的，一直流到小腿上，流到脚跟上。

"坐下，你先坐下。"阿坚又慌忙说道，"你受伤了为什么不说啊，你不知道吗？痛不痛啊？"

阿芳摇了摇头。

"坐下，我把衣服撕下来给你包上。"

"不要！"阿芳轻轻地叫着，就像一声叹息，她推开阿坚，"不用包扎，没什么事情，没有受伤。"

“可是……”阿坚慌忙放开了阿芳，怔怔地看着她。

她颤抖着走向门边，下身还流着血，可能她真的不觉得痛，只是眼里有一种麻木和惊慌。她的样子是那么憔悴，而且衣衫褴褛，头发像是被风吹乱了，皮肤上到处是擦破的伤痕。这难道不是受伤了吗？

阿芳突然停下来，站住了，阿坚急忙上前搀扶着她。一个男人爬上车厢，他宽阔的腰身把车厢开着的门缝给堵上了。车厢外面已经阳光灿烂。沉重的声音回响起来，火车的鸣笛也响了起来。火车往回开了！阿坚想。

“下去干吗？想在这里下去呀？”刚出现的男人凶巴巴地站在阿芳面前大声说道，他说话带南方口音，十分粗鲁。

“火车就要开了！你袒胸露腿的还想在这里下车，成何体统？真是不知羞耻！回去，坐下！我买了水和吃的，还给你买了一条裤子。那几个家伙去哪里了？这个家伙又是谁？”他一口气说着，声音很大，眼睛死死地盯着阿芳，像是要把她吃掉似的。

“好。”阿芳的声音细细的。憔悴、无力、惊慌、害怕令她低下头，显露出一种从未有过的顺从。阿坚很惊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喂，你这小子是谁？稀里糊涂地在这里干吗？”那个家伙傲慢地说道，“不知道这列火车是运载军需品的？”

火车避开进站的路线，轰隆隆地开到了旁边的线路上，地面都开始转动起来。

“关你什么事！我们是朋友！”阿坚大叫起来，年轻的声音急促、无力却又慌乱，“你让开，让我们下去，火车到站了。下去，阿芳，快点下去。”

那个家伙用力把阿坚从阿芳身边推开了。

“这算怎么回事？”他大模大样地把手放到阿芳肩膀上，粗大的手掌

摁住阿芳，说，“你真的准备下去？这个脏兮兮的家伙真的是你的朋友？”

阿芳没有看阿坚，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男人脱口而出。

那个家伙三十来岁，方脸，下巴也是方的，额头很低，鼻子大而扁，下颌很硬，嘴角露出凶相，双眼咄咄逼人。他身穿一件像海军服那样的蓝色条纹上衣，绷得紧紧的，肩膀和前胸都显露出结实的肌肉。这是一个身体健壮得异常可怕的人，神色里充满了傲慢，一看就是一个残暴的家伙。

“这样啊，我还以为你会跟我一起到荣市站去呢。”

“真讨厌！”他耸了耸肩，声音像是叹息，“我这样你不喜欢啊？是我救了你，不是吗？我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呢，不能这样吧，朋友们？”

阿坚走到他身边，结结巴巴地祈求道：“好了，您让我们下去吧，不然就错过火车了，火车要开始跑了。”

四周开始震动，地面猛然转动起来，倏忽传来几声巨响。不知道是谁在车下大喊一声：“不是火车在跑。”那个家伙说道：“是高射炮在射击，是飞机，咱们死到临头了。”

“阿芳，快点下去吧。”阿坚抓住阿芳的手腕，拉着她朝门边跑。他呼吸紧张，下巴在颤抖，胸口也在颤抖。敌机在头顶攻击，地对空武器在反击。车厢外，人们都在拼命奔跑。

“不要慌，”那个男人大声说道，神色很平静，很果断，“那是在攻打咸龙。阿妹你就在这里，跟我在一起，吃得饱睡得稳，别管其他的！至于你这小子，你害怕就下去。下去！”

阿坚浑身颤抖。飞机的声音像是贴着河面在横飞，炸弹炸裂的声音传到了车厢，虽然并没有炸中车站，但近得就像在眼前。阿坚抓住阿芳

的手，惶恐地催促道："赶快下去吧，阿芳！快下去吧，老天啊！"

但是那个男子有力的大手依然像螺丝一样紧紧地扣在阿芳的肩膀上。他对阿坚说："都跟你说了，你害怕就滚下去，别要什么面子。打仗了，该死就会死的，害怕有什么用，阿妹你说是不是？你就跟我在一起，别走，可怜可怜我吧。"

又一阵敌机飞过。阿坚颤抖着，大声咆哮起来："放开，把她放开，你这没教养的东西！"

阿坚冲过去，极力把那个家伙的手从阿芳肩膀上掰开。那家伙虎起脸，猛地推了阿坚的前胸一把，把阿坚一下子推飞了，跌倒在地板上。阿芳吓了一跳，抬起头来茫然地看着阿坚，又看着那个穿条纹上衣的家伙。她似乎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敌机的声音和炸弹的声音已经传来了。她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

阿坚的眼里噙满了泪，他咬紧牙关，头很疼，脑子像是绷住了。那一刻，他也没留意到什么飞机的轰鸣声了。但此时穿条纹衫的那个家伙突然侧耳倾听，他走到车门边，伸出头去，大声叫起来："他妈的！搞不好咱们要留在这个车站了，必须下去了。"

阿坚缩起双腿，用手撑在地板上想站起来，可是他浑身颤抖不已，又无比难过，觉得那么无助，那么疲惫。他用手使劲戳了戳地板，碰到一块冰凉的东西。穿条纹衫的家伙拽着阿芳走到门边，但是她停下来，朝阿坚看了一眼。防空炮像鼓点一样密集，机枪像鞭子一样抽下来。气氛变得很诡异。

那个家伙放开阿芳，走到阿坚面前，说："抓紧时间，干什么吃的，让她下去。"他抓起阿坚的肩膀，阿坚耸了一下肩，推开他，颤抖着，极力稳住身子。

"摔疼了吧？对不起啊！我玩玩就给你，我也不想霸占她，她是属于你的嘛。可是你这么骂我，太不够意思了。乖乖地起来吧，我送你们

去防空洞。快点！真磨蹭！你肯定是资产阶级的小崽子吧？”

阿坚站起来，把刚才地板上那根铁棒藏在身后，等他站定，立刻朝那个条纹衫抡了过去。

“啊！你别胡来！”条纹衫还没说完，就一下子跌坐到了地板上，惊惶地用手捂着脸大声哀号起来。不过，他的惨叫声被一架俯冲过来的飞机声盖过。

阿坚又举起铁棒朝条纹衫的手臂猛地敲下去，一边敲，一边骂道：“人渣！”

阿芳见此情景，不顾一切地冲过来，抓住阿坚的手腕，想拦住他。可是，不小心也挨了一下，她失声叫了一声。阿坚见是她，惊讶得目瞪口呆，铁棒掉到了地上。

他高兴地抓住阿芳的肩膀，把她拉近，然后扯着嗓子对那个畜生喊道：“混账东西！我看你还敢不敢把阿芳拉到门边上去！”

那条纹衫的两只手都挨了铁棒，疼痛难忍，他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愤怒的神色就像要把阿坚吃掉，不过，他受伤之后已经有气无力了。阿坚振作精神走过去，用两个膝盖去撞击他的胸膛，又朝他的脸部撞去。那人立刻血流满身，如同肥皂一样滑了下去，再也无法动弹了。

阿芳跪在地板上，像看疯子一样看着阿坚。只见他慢慢地站起来，把两只流血的手插入裤兜，踉踉跄跄地走过来。

“别碰我。”他靠近她时，她喊了一声，因为声音很低，更像是在呻吟。她嘴唇很脏，神情木然，就像是一只落入陷阱的野兽，正静静地等待着布设陷阱的人来收拾。

“站起来，下去，咱们离开这里吧。”阿坚坦然地说，双手把车厢门推开。他看了看天空，确定那里没有飞机，低头拉起阿芳：“站起来。”他强迫她站起来，把她推向门边。

“下去！”阿坚说道，他弯腰抱起她，把她放到车外，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火车站很大，由于没有什么人，显得格外空旷。车站广场是用砖和石块铺成的，因为遭到轰炸而一片狼藉。天空中尘土飞扬，乍一看就像白色的雾。阿坚拉着阿芳的手，跑向弯弯曲曲的道路，朝着车站大门跑去。

“卧倒！”他们还没跑多远，就看见一架喷气式飞机朝火车站俯冲而下。他把阿芳推倒在地上，自己也紧贴着她趴下，整个人都吓呆了。“死定了，这次死定了，完蛋了！”

仿佛没有爆炸声，只看见一道黑烟笼罩在车站上空。接着，飞机像被打破了的镜子，碎片纷纷落下。周围安静了片刻之后，又是一阵轰炸，随后又安静了下来。爆炸的气流拍击在他们脸上。冲击波好几次把阿坚的肩膀掀起来又压下去。他紧紧握住阿芳的手，他们冰冷发抖的手指密实地扣在一起。

突然，阿芳挣脱他的手，滚了一圈，逆向跑回火车，当时正好处于轰炸间歇期，她有足够的时间安全逃走。阿坚急忙追了过去。风在耳边呼呼地吹，他隐约感到车轮在慢慢转动，火车头开始冒出白色的青烟，缓慢地行进起来。对面铁轨上那列他们刚乘坐过的火车已经在一片火光中焚毁，只剩下一团冒烟的灰烬。

“阿芳？”阿坚失声大叫，伸手去抓阿芳的衣领。

她转过头来，眼中满是痛苦，脸上是一种无言的、痛苦的、呐喊的表情，令阿坚非常惊慌，非常害怕。

火车开始全速行进。

就在这时，四架高射炮又开始密集地射击。

阿坚知道是敌机回来了，虽然没有听到轰炸声，但是他感到头脑被某种刺耳的声音强烈地冲击着。

阿芳再次挣脱阿坚的手，疯狂地跑。阿坚大声地叫着，冲向她，阿芳急跑着摔倒了，跌倒在地，阿坚躺倒在她旁边。

炸弹一个接一个地爆炸，遮蔽了天空，眼前一片黑暗。他们身后落下一连串炸弹，一个落在他们正前方，还有一个正中目标，打到火车头上。爆炸的威力无比巨大，火车头被炸裂了，煤炭和铁片四处乱飞，水汽形成的热浪像雨点一样倾盆而下。另外一架敌机又破空而来，集中火力对着火车发射炮弹，红色的炮弹垂直砸向所有的车厢。整列火车，从中间到两头，都开始燃烧起来。火舌从车厢里喷射出来，蔓延到车顶。地面摇晃起来，一抖一抖的。

这次必死无疑了。阿坚紧紧抱住阿芳，她却挣扎着，扭动着要离开他，两人就像在进行一场摔跤。他们其实都陷入了恐惧中，像两头野兽般猛烈地扭打着。爆炸的热气不断冲入肺部，刺鼻的气味不断袭来。

阿坚仿佛疯了一般，嘴唇紧紧地贴在阿芳的后颈窝上，十个手指青筋暴露，嵌入了她的皮肤里，仿佛要牢牢抓住他们两人的命运。他又仿佛觉得自己不再是自己，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冷冰冰的、没有知觉的人，一个垂死挣扎的人。不料，一片火光又在火车上亮起来，火车被烧成了两半，散开了。火车头跟后面几节正在燃烧的车厢断裂了，高速向前倾斜下去。

爆炸过程中，阿坚在想：那个条纹衫的尸体在哪节车厢，他是葬身火海了，还是被扯成碎片了呢？在敌机的轰鸣声与爆炸声里，在烟雾与火光的交织下，什么都无法看清，也没有时间去看，没有人会去顾及他人的生命。这真是压抑到了极点，令人惊恐到要窒息。

那一刻，头顶没有太阳，人似乎也无法呼吸。等最后一颗炮弹爆炸过后，一切才平息下来。天空突然间也好像关闭了那灼热的阀门，冷却下来，四周一下子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摇摇摆摆中，阿坚扶起阿芳，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一股力量，背

起阿芳踉踉跄跄地逃离了那片火烫的地方。之后阿坚放下她，两人紧紧搀扶着寻找离开车站的道路。他们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想先出去再说，至于接着去哪里还来不及考虑。

车站周围也是一片火海。能烧的都被烧得精光，到处一片狼藉。浓烟四处飘散，就像是在荒原蔓延，落入那些呼救声中，印在潮流般的身影里。阿坚隐隐约约地看见几个奔跑的身影。他觉得自己的心坚硬得像化石一样，一路上到处是尸体，他都没有叫喊一声。

他们来到了一间被损毁的房子前，他正想让阿芳坐到台阶上休息一会儿时，看到了一辆倒在路边的自行车。他走过去把车扶正了一看，那是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虽然有点旧，但令人惊讶的是，车子的性能还很好。前后车胎都还有气，链条、车把手都完好无损，车闸、铃铛是全的，横梁靠近龙头的地方还缠着一个挎包。

阿坚推测自行车的主人可能就躺在那堆尸体里。那些一丝不挂的尸体都被烧焦了，估计衣服都被炸没了，或是被烧成了灰烬。阿坚不声不响地坐上自行车，摁了几下铃，从容地骑起来。

阿芳在旁边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在她身边停下来的时候，她也没有任何反抗，熟练地坐上后座，就像学生时代他们一起骑车上学时那样。

道路两旁的房子，有的被火烧了，有的被震塌了。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被炸断的树木和电线杆。阿坚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些东西。路面上时不时冒出一个大弹坑，他不得不时常下来推车，但依然让阿芳坐在车上。

他突然想起就在十几个小时前，他还骑着三轮车带着阿芳，从容地在西湖边的鱼尾路上前行。现在看来，那可真是一场踏进战争大殿前的戏剧般的入场式啊！

又一次空袭警报，更多的美军飞机盘旋在他们上空。他能听见远处的回声。不过，现在他们在郊区的乡村路上，已经远离火车站了。

看来，敌机又要在咸龙桥投放炸弹。

听到空袭警报，阿坚吓得双腿发软。他发现路边有一个“A”字形防空洞，就把车子放在路边，搂着阿芳的腰，扶着她一起走过去，坐到洞口边。

路上依然有人不顾危险地行走，也有人在这个“A”字形洞口停留。炸弹在空中爆炸后落到地面，距离他们有点远，但是脚下的大地还是有所震动。

此时已近中午，太阳升得很高了，阳光很刺眼。走在路上的人们好像对蓝天上的威胁毫不在意，对阿坚和阿芳的出现也抱着同样冷淡的态度。那种死里逃生的沧桑感只有他们两人自己清楚。当然，如果放到其他环境里，他们这一对特殊的情侣很可能会吸引不少眼球。可是，这里的灾难如此深重，人们的好奇心和同情心都早已饱和，像大地一样平静了。

过了一会儿，有个老人拄着拐杖，背着一个蒲草编织袋走过来，站在洞口伸手向他们要饭。阿坚摇了摇头。老人并没有马上离开，反而说起他家就在火车站附近，但是现在毁了，房子被烧了，亲人和邻居们都死光了。他现在无家可归，也没有钱和粮食，他搞不懂老天爷为什么还要他这把老骨头活下去。现在他准备去松林那边投奔一个同乡，但还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走到那个地方，也不知道那个同乡是否活着。“唉，我们都会死光的。”他感慨地说。

阿坚和阿芳两人静静地听着，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老人就那样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兀自不停地说。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一边走，一边还不停地嘟囔着什么。

阿坚和阿芳一动不动地坐在防空洞里，也不言语，阿坚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们对前面不远处的战事毫不关心，对从城里扶老携幼，肩挑背扛着家当跑过来的人也无动于衷。因为周围满是这种悲惨的景象。他

们两个好像决定彼此间不讲话了，连眼神也不再交会，也忘了饥渴，虽然其实他们口渴难耐，肚子也早饿扁了。

在后来的岁月里，阿坚也体验过几次类似的时刻。在战场几天几夜，他和身边的人都像无限接近死亡一般，不再害怕，没有热情，没有悲喜，对周遭的一切都不再关心，也不抱什么希望。情感完全麻木了，陷入了一种痴傻迷糊的状态，分不清聪明或愚笨、勇敢或怯懦、士兵或军官、敌人或朋友、活着或死亡、幸福或痛苦，觉得似乎什么都一个样，没有任何意义。

过了一会儿，发生了一件相当不同寻常的事。一个小眼睛的矮个子中年男人背着一个包扎着双腿的胖妇人来到他们面前。胖女人的头歪向一边，在男人肩膀上沉沉地睡着。那男人先是高兴地发现了那辆倒在路边的自行车，接着才看见阿坚和阿芳呆呆地坐在那里。他问车子是不是他们两个的，能不能卖，他想买。阿芳坐着默默地看着他，阿坚也是。

那男人轻轻把车子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把背上的女人挪到后座上。那女人醒了，轻轻地呻吟，用手紧紧地抓住男人的大腿根。车子突然歪倒了，矮个子男人赶紧把车子推到洞边，对那个女人喃喃地说着什么。

男人把车龙头那里的挎包解下来放到阿芳旁边，然后在衣兜里摸了好久，掏出几张折了两折的钞票放到挎包上，接着又用义安口音慌忙说了几句话，估计是感谢或告别之类的话，而后就一只手扶着老婆，一只手扶着自行车龙头，歪歪扭扭地骑走了。

眼前发生的这戏剧性的一切，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不过，那时阿坚的脑子还晕乎乎的，无论事情多么奇特，都勾不起他的兴趣。

“看来他是买了那辆车。”阿坚懒洋洋地想着，又想到真正的自行车主人的尸体都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是躺在旁边那堆尸体里还是已经被清走了，都不能确定。

敌人还在继续投放炸弹，令人毛骨悚然。敌机还在远方的天空中呼啸，高射炮也继续在这炎热的白天隆隆地扫射，真是令人窒息的日子啊。

阿坚坦然地把那几张钱放进了衣兜，拿起挎包，打开来看。里面有一个水瓶，一个印有“BA70”字样的干粮包，一个手电筒，一个小本子，还有一把伞和一支K-59手枪。阿芳也飞快地瞟了一眼。

阿坚说：“咱们吃点东西吧，这里还有水呢。”

阿芳漫不经心地答道：“好，吃吧，随便。”

阿坚打开水壶的盖子，闻了闻，看了看，然后交给阿芳，接着他又把干粮包打开。里面有绿茶、砂糖，还有褐色的咸饼干，闻起来香香的，非常好吃。

阿芳坐在那里，坦然地有滋有味地吃起来。这让阿坚觉得很意外，也突然很伤心。他本以为经历了刚刚过去的生死劫难，她可能不太有胃口，而且这些东西还是从沾满鲜血的死尸堆里弄出来的。也许不必考虑这些食物的来源，也不要在乎阿芳的态度，他不正希望阿芳能借着这些食物和水，恢复意识，恢复元气吗？

不过，看着阿芳的举止，看她仰着脖子咕咚咕咚地喝水，用手掰着干粮大吃特吃的样子，他总觉得阿芳除了饥饿、干渴、疲劳、痛苦之外，还被一股不同寻常的力量所操控着。但具体是什么，他说不上来，只感到惊惶、伤感以及一种无法承受的痛苦。他自己吃得很慢，几乎什么都没吃，一直在用一种研究的神色端详阿芳的吃相。

这时他才发现她伤得有多严重。他自己的衣服已经是又脏又破，不堪入目了。可是，跟他相比，阿芳简直是衣不蔽体。她的衣服被撕扯得破破烂烂的，在风中一片片地飞起来，露出她白皙的肌肤，上面还有带血的伤口。她的脸被煤烟熏黑了，嘴唇红肿，目光呆滞。她换了一个姿势坐，她原来坐过的草地上留下了一摊血，而且还有少量的血从她的大

腿经过膝盖流下来。

阿坚突然想起了什么，这些血不是其他的伤，而是在火车上那骚乱的几个钟头里造成的。

她突然把剩下一半的干粮放下，开始搓手上的面包屑。见此情景，阿坚对她说："阿芳，把那些吃完吧。吃了就有力气，回河内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呢，吃了才有力气。"

阿芳摇了摇头，眼睛朝下看。他本想让她把腿上的血擦擦，因为不忍看着它那样流，但他忍住没说。

他们两个人之间，仿佛有什么已经失去了，改变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十分沉重的，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就像他们之间青梅竹马的爱情，此刻也无法言说，只能用一种让彼此安静的东西来表达。不过，总这么化石一般地坐下去也不行。最后阿坚忍不住开腔了，他轻轻地说："我们现在走到前面的村子里去吧。你需要找个地方躺一躺，恢复一下体力，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回家。"

阿芳什么也没说，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中午的天空湛蓝清澈，一片祥和。前边路旁一片稀疏的草丛尽头有一片树林，大约是一个果园。果林中依稀可见几间低矮的茅草屋。

阿坚提议："我们走吧，没多远。阿芳，你能走吗？"

阿芳点了点头，依然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阿坚伸手解开自己的衣服，说："阿芳，你暂时穿上我的衣服吧，怎么着也……"

她抬起头来，双眼无声地看了阿坚一眼，轻轻地但语带严厉地说："'怎么着也'什么？怎么着啊？看着很恶心是吧？不！干吗穿你的衣服呀？反正再恶心也不过如此了，你就少为我操心了。你的任务就是赶上部队，至于我去哪儿，你就甭管了！"

阿坚的手垂了下来，不再脱衣服，尴尬地为自己辩解道："不是那样的，你误会我了。我们要是不相互照顾，那还有谁来照顾我们呢？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忘了吧。照我说……"

阿芳生气地打断了他："你如果要埋葬一段记忆，那就什么也别提，也指望别人不要提起它。"

她听起来那么冷漠，果断，无可辩驳。他还从来没有听她这样对他讲过话，只觉得内心一阵刺痛。忍了一会儿，他沉重地站起身来，顺从地答道："嗯，好吧。"然后把手伸给阿芳："咱们走吧！"

"好。"阿芳长叹了一声，抓住阿坚的手，弯着腰站了起来。

他们牵手走着，正午的阳光直射下来，将他们的影子都收拢到脚下。他们那衣衫褴褛又面无表情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午间出来晒太阳的两个孤魂。路上的行人都不免朝他们看，尤其对阿芳。像她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浑身却又脏又破，而且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实在是令人感到奇怪，也令人无比失望，无限感伤。

"瞧瞧他们！那两人还真是很般配的一对呢，是吧？"有人大声说道。

他们过了马路，穿过一片空地，来到了果园。果园其实已经荒芜了，连太阳都只是有气无力地照耀着。地面上满是弹坑，热风吹在身上，让人更加觉得无精打采。这里可能已经没有人住了。之前看到的那几间茅草屋，阿坚原本以为是一个小村庄，没料到是一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学。估计那小学已经被废弃很久了，潮湿的操场上长满了荒草，还有不少交通战壕，战壕旁还堆着一人来高的泥土。

阿坚和阿芳顺着交通壕走进一间教室，里面残存着一些破破烂烂的桌椅，东倒西歪地堆积在一起。讲台上积满了灰尘，黑板已经掉到了地上。教室中央还有一堆炭灰和一些用桌子腿劈成的木棍，屋顶的茅草已经烂了，所以，教室内外看起来一样亮堂。这破败的景象让阿坚心口一

缩。不管怎样，学校的教室对阿坚来说还是很亲切的。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怎么有人可以这么破坏教室啊！实在是太过分了，那些人难道不懂得尊重生活吗？"

"可能是有部队经过这里吧，军人就是会搞破坏嘛。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嘛。士兵嘛，在战争中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践踏的！"阿芳说着，这种话后来她经常说。

不过，当时阿坚沮丧到没有注意到她话里的尖酸刻薄。他当时只是脸色一沉，很想张口骂人，但忍住了。他注意到，尽管阿芳说得这么轻松自然，但态度十分冷淡，眼神空洞。这令他彷徨，他不禁担心她生病了或是精神出了问题。他决定不再往前去找什么民居了，而是赶快整理好一个地方让阿芳躺下休息。这里很安静，很自在，不用跟人打招呼，不必顾及烦琐的礼节，还有现成的防空洞。他挑选了几把结实又干净的椅子，静静地把它们拼成一张床。

"躺下来，阿芳，你闭上眼休息一下吧。"

阿芳轻轻地坐到椅子上，靠着阿坚，说："你也睡吧。还有吊床呢，为什么不支起来呢？"

"不要。"阿坚轻轻地说，"那是别人的，搞不好是死人的呢。"

"死人的？那也没什么，有什么可怕的？"

"算了。"阿坚皱了皱眉，挥挥手，"可别这么说。"

"要是不支吊床，你睡哪儿呢？只能跟我躺在一起了，你不害怕吗？"

阿坚机械地摇了摇头，说："嗯，就这样吧。"

阿芳叹了一口气，转身枕着胳膊侧身躺下，给阿坚留了位子。但阿坚还是坐着，一副很颓唐的样子。

"要是这附近有水就好了。"阿芳拉着阿坚的手喃喃自语地说，"我

应该先洗个澡，是不是？”

“可能也有，我去看看。你先睡吧。”

“不，别走。算了吧，我只是说说罢了。我是想说，如果这是我们分手之前最后一次躺在一起睡觉，那我应该弄得好看一些。唉，实际上，即便是洗了澡，就是把我这身皮肉都换了，也是不干不净的了。人生就是这样，一切都是天注定的，不是吗？”

“你在说什么呢？真奇怪，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干吗要说‘分手’，又说什么‘最后一次’呀？”

“唉，我是说也许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了，但也许不是这样吧，希望不是这样。”

“哪能说得那么绝对，要自己给自己打气。”阿坚说道，“这又不是在家里，这是战场，是战争时期，我们要满怀信心。”

“那你放心去打你的仗吧。我这一趟，起初就是为你上战场送行的，不是吗？”

“起初？那么之后呢？”

“老天，之后？阿坚啊，你还用问吗？算了，提它干吗。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下一步要发生什么，谁能预言呢？”

“阿芳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讲？！”阿坚痛苦地叫喊道，“把你害到这种地步，我很痛苦。但这完全是偶然的，无法掌控，无法遏制。咱们都没想到会遭遇空袭，不管怎样，我们已经逃出来，来到这里了，现在好多了。我一定想办法把你送回河内。一切都会回归正常，都会像从前一样的。为什么要这么悲观？到底为什么呀？何苦自己折磨自己呢？”

“像从前一样？你的意思是，太阳会从西边出来？算了，阿坚，我们别再像小孩子一样了。尽管我们真的还只是两个孩子，但我们再也回不到纯洁无邪的少年时代了。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不，咱们都不是孩子了。阿芳，你自己不是说过你是我的老婆吗，你记得吗？我们不再是小孩子了，没什么可以阻挡我们。阿芳，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算了，睡吧。我好困，别再胡思乱想了。咱们都没有错，谁都没错。咱们从童年到现在一直都这么纯洁，这么相爱。我爱你，你也爱我。一切那么美好，充满梦想和希望。我妈妈也是这么认为的，你爸爸也是这么认为的。多么美好的人生啊。我是你的妻子，难道不是吗？但是，那是从前，现在命运改变了，我们要面对新的未来，新的人生，尽管这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是不可抗拒的被动选择。把过去的一切忘了吧，也别为未来担忧，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干吗要担忧呢？更用不着折磨，用不着痛苦，干吗要那样？听我的，睡吧，不要再想了，还想那些干什么呢。你已经成这样了，而我也失去了很多。”

阿芳把手从阿坚手里抽出来，还没说完那番半睡半醒的呓语，就倒头睡着了。阿坚怔怔地看着阿芳。

“你已经成这样了，而我也失去了很多。”阿芳承认了那个夜晚的事情，仿佛在真理面前低下了头。阿坚不禁咬紧了牙关，他是那么无助，又是那么愤怒，仿佛在阿芳灵魂中有什么东西驾驭着他。他想，可能之前他们一直匍匐在所谓崭新的生活面前，但现在阿芳已经回过神来了，她已经平静下来，掌握好了平衡。她已经坦然地埋葬了昨夜的痛苦，放弃了所有的纯洁和美好。这是否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

阿坚想着，他觉得自己要失去阿芳了，无法跟她的命运抗争了。他眼前的阿芳似乎已经截然不同，她变化这么大，就好像一下子站到了阿坚的对立面，就像白色一下子变成了黑色。在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之后，难道只有说完那一番莫名其妙的话，她才可以睡得这么香甜？她在他眼前的样子是这么令人心痛：衣衫褴褛，身上血迹斑斑，身体那么丰满，皮肤那么白皙，神态那么温柔。她侧躺着，给他留了位置，可阿坚一直没有躺下，身边空着，她渐渐觉得冷，两个膝盖蜷缩起来，几乎要贴到

胸膛了。那姿势，就像熟睡的婴儿。大概此时已没有什么值得她伤心的了，她完全不再忧伤，她彻底放松了，彻底摆脱了恐惧吧。

阿坚这么想着，踌躇了一会儿，他把手伸到阿芳的胳膊下面，轻轻地帮她脱下了她那破烂的丝绸上衣，把它叠起来，然后给她擦脸、擦脖子和身体。又帮她把裤子脱下来，把她大腿上的血擦干净。然后喘着粗气，颤抖着把自己的衣服给她穿上。最后他支起吊床躺下了。

他原本以为自己肯定无法入睡，可是竟然很快就睡得不省人事了。他睡得太沉了，醒来时已经是下午。

可是，阿芳不见了。他中午给她穿上的衣服，此时却搭在他的胸前。长裤和挎包在他的腋窝下。他坐了起来，空气中有一股香烟味，地上还有几个烟头。他吃了一惊，奇怪的是，当时他卷成一团放在“床”尾的阿芳的破衣服现在堆在地上。

他穿上外套，从挎包里拿出手枪插入衣兜，悄悄地走出了教室。他抬头看了看太阳，感觉差不多是下午4点了。他在四周仔细地寻找阿芳，但没有出声喊她。他注意到另外几间教室里有一些士兵，里面横七竖八地支起了不少吊床，他们有的在睡觉，有的围坐在一起打牌。阿坚顺着中午走过的路来到那片空地，朝早上待过的防空洞前的那条石子路望去。可是路上空无一人，根本没有阿芳的影子。

唉，这一觉睡得太长了，他头脑僵硬，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都不知道哪里去了。他甚至感受不到内心的担心，只是懒洋洋地走着，找着，走进了学校周围的树林。他没料到学校的院子那么大，就像一片稀疏的森林。树下很凉爽，四周很寂静，只听见树叶间风吹过的沙沙声，鸟儿不停的叫唤声，以及他自己的脚步声。操场上还有两辆伪装成古树的载重车。不知为何，走过那两辆车的时候，阿坚的心怦怦直跳，他张口呼唤阿芳。但是，没有任何回音。他又接着往深处走了一段，停了下来。院子的前面是一个水潭，想必潭水很深，因为看起来十分清澈。水潭的另一边是一条柏油马路，可能就是1号公路。

阿坚对着那微波荡漾的水潭出神地望了好久。他捧起水来洗了洗脸，就转身回学校了。

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飞快地跑回教室去查看。然而，迎接他的还是失望，教室里依然空无一人，只有一堆蚊子。那几把椅子，那堆破烂的衣服，血迹和那吊床，还在。算了，也就这样吧。阿芳走了，这也许最好不过了，阿坚这么想着。现在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市区去，去赶上他的部队。他一屁股坐进吊床里，但又立刻跳起来，带着一种侥幸的想法，他跑到隔壁的教室。吊床、手枪、背包、挎包，显然他们不是士兵就是军官。他们有的躺着，有的在打牌。阿坚踌躇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向他们打听阿芳。

一个坐在地上尼龙布上的胡子拉碴、满脸麻点的人，出了牌，意味深长地抬头看了阿坚一眼后大声地说："你女朋友啊？这样啊，是一个很正点的女的吧？文雅点说就是很漂亮，是吧？脖子细细长长的，皮肤白嫩，脸蛋不赖……是吧？走路的样子挺骚的，很养眼，你说的是她吗？"

"报告首长，是的，就是她。您在哪里看到她的？"

"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在潭边洗澡，真不错。"

"是吗？"阿坚吓了一跳，"在水潭里吗？"

"是啊，就在水潭里。干吗吓成这样？她没有淹死。我看见她洗完澡就走了，好长时间了，那会儿还是中午。你一直没看见她？"

"找那个骚货干吗！"一个人从吊床上下来，那人看起来很俗气，样子就像摔跤选手，他怪腔怪调地说，"那骚货刚才还在驾驶室鬼混呢，你不知道？！"

"这……可是……"

"可是，可是什么呀？！你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被娇生惯养坏

了！别忘了你现在也是一个军人，把过去的什么儿女情长都收起来吧，啊？”

“是。”阿坚结结巴巴地说，“嗯，可是……”

“又‘可是’！”那身材魁梧的家伙站起来，“不过，你是什么兵种啊，真奇怪。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时间儿女情长。你是咸龙的高射炮兵还是一个逃兵？”

“唉，干吗要跟他散布谣言啊，阿福。”那个麻脸赶紧制止道，又转向阿坚，“你呀，既然当兵了，就要坚强点啊！没他说的那么悬乎，那个女孩可能是在那帮司机手里。那帮家伙把车藏在水潭那边，两辆第八公司的GA重型车，就在那棵树下。”

“那棵树下呀。”阿坚怯怯地小声说道，“可是刚才我经过那里，没看见人啊。”

“如果他们在车厢里玩她，你能看见什么啊？”那个粗俗的家伙坏笑起来，“那骚货胆子也够大的，肯定是城里人，是不是？”

“可是，我喊了，没人回答。可能不是那样的。”

“没人回答啊。”那个叫阿福的五大三粗的家伙接着粗鄙地说，“我要是你，我就走进去看。那女的长得倒是好看，不过，这种妓女送给我，我也不要。”

没等他说完，阿坚一拳朝他的嘴巴和下巴打过去，又从裤兜里掏出K-59手枪来。牌场的气氛一下子僵住了。

阿坚装上子弹，平静地举起枪来，丝毫没有颤抖，径直将枪口对准阿福的胸口。“你又愚蠢又下流，首长！”阿坚对他说，然后把枪口朝下，转身走了出去，众人一阵沉默。没有人追他，也没有人生气。赌徒继续他们的牌桌游戏，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阿坚摇摇晃晃地走到操场上。他垂着头径直走，不看方向，不看

路，不管前面是什么，好像他的头插入了阴影里。那棵树下的两辆苏联嘎斯卡车映入他的眼帘时，阿坚惊慌地站住了。他没料到又来到了这里，他根本不想到这个地方来。他什么也不想看，也不需要看。可是，他的两条腿就是不听使唤地往前走。尽管他意识到了奇耻大辱，行动上却不由自主。他悄悄地往驾驶室和车厢看。

第一辆车里一个人也没有，后面的一辆车里也是鬼影都没一个。他握着上了子弹的手枪悄悄地走过去，一股混着酒精味、饭味、烟味、汗味的味道扑鼻而来，车厢里打嗝声、打鼾声以及醉醺醺的梦话此起彼伏。三四个穿着短裤背心的男人挤着躺在车厢里睡得正酣，他们的腿相互交叠着。阿芳不在里面。阿坚跳下来，用最快的速度跑开，干呕得肠子都快翻出来了。不知道是剩饭的气味令他作呕，还是恐惧使他恶心。他跌跌撞撞地跑着，只想尽快逃离那辆车。头上飞机还在嗡嗡地叫着，看样子高射炮又要进行射击了。院子里的鸟儿都飞散了。

阿坚在潭水边停下来，站在一片高过人头的树丛里。此刻夕阳西下，红霞灿烂，可是天空又出现了敌机，黑压压地排山倒海一般冲过来。他们疯狂地扫射，同时还轰隆隆地投下一枚枚炸弹。飞机飞行的高度大约是3000尺，看起来就像一只张开的巨大手掌。阿坚很清楚这铺天盖地的炸弹会四处炸开，带来无法想象的毁灭力量，于是他卧倒在了地上。

就在那一刻，在垂直落下的炸弹的火光里，在潭水都颤抖着的黄昏中，他看见了阿芳，她在淋浴。她就在他左边不到10米远的地方，在一块乌黑发亮的石头旁，露出一张紧贴着岸边的湿漉漉的脸，那正是他的阿芳。

她一丝不挂地在洗澡。尽管她是跪着朝着潭水在洗，但她白皙的皮肤依然能看得清清楚楚，她身后是低矮的草丛和稀疏的矮树。阿芳抬头看着飞机，看着像雨点一样的炮弹炸裂，露出火光和浓浓的烟雾，之后又升腾起来，但她似乎毫无惧怕和惊慌，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然后继续

从从容容地洗澡。她屈下双膝，用一只钢盔舀水，浇到肩膀上，脖子上，又挺起身子，浇到胸前。

阿坚咬住双唇以免叫出声来，他默默地看着阿芳。她洗得那么从容，那么毫无顾忌。她直直地站在那里，湿漉漉的裸体真是绝美。最后她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朝那黄莺兀地飞走的方向看了看，然后轻轻地像是跳舞一般转过身子，婉转地走上岸。她朝四周看了看，脸上没有露出一丝难过的神色，毫不在乎是否有人窥视。她从草地上拾起一条深绿色的棉毛巾，仔细地擦干身子。她的双臂那么美丽，两个肩膀浑圆，两只优雅的乳房高高挺起；腰身则光滑而平坦，小腹紧致，两条大腿之间的黑毛就像一块丝绒；长长的双腿像雕塑一样美，又像浓浓的牛奶一样温润。

阿坚在那浓密的树丛后，目不转睛地盯着阿芳看，眼光随着她的每一个举止流转。他看着她扭动着屁股穿上薄薄的内裤，扣上胸罩，又穿上一件很好看的外套。阿坚咬紧了牙。看来他以为降临在他们两人身上的灾祸，对阿芳来说，仿佛不是灾祸；相反，她似乎认为那是新的生活要素，她随时准备接受，准备适应，甚至颇为满意。阿坚甚至想，阿芳身上的那份带有完美主义倾向的纯洁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这种丧失不是由于外在环境的破坏，恰恰是她自己造成的，而且毫无遗憾。她用一种坦然的态度接受了新生活，就像刚才在潭水里那样赤裸裸，那样炫耀她的耻辱一样。实在是不可救药！他的阿芳，从一个美丽的、深情的、内心阳光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

他的内心充满了一种陌生的伤痛，这个女人用一种残忍的方式埋葬了她自己和阿坚内心残存的希望。她正在走出她从前的生活、她的过去、她的故乡，而且义无反顾。阿坚的心非常沉痛，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从容地穿上衣服，摇曳多姿地离开，直到她的身影完全消失。失望和痛苦充满了他的内心，他知道他们两个人从此再也不会见面了，因为他已经决定离开她。这或许都是他的错，或许将来有一天，她会原谅他

把她拖进那辆让她遭到轮奸的列车，眼睁睁地看着他打破那个大汉的头，或许以后她会宽恕他的，因为她的本性就是健忘的，阿坚知道。但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原谅阿芳了。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脑子里一片空白。在他的面前，潭水的对岸，炸弹冒出的白烟正在升起，好像水雾在向空中蒸发，四处飘散。整个晚上没有一丝风，那么寂静，那么无力。他一整天都保持可怕的沉默，内心一直隐隐作痛。他缓缓地举起手枪，先看看枪口，接着慢慢举到头边，手指放在扳机上，茫然地望着眼前无边无际的夜色。为什么人们总是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实际上并非如此啊。可是为什么他的身体遭遇致命的打击时都没有颤抖，现在想跟自己决裂时却会颤抖？他自己问自己。他并不害怕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把手枪移到鼻子下面，手指放到扳机上，闭上眼睛，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突然，他仿佛听见远方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那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阿……坚……”声音绵长而又忧伤，在水面上懊恼地萦回，“阿坚……坚……”

阿坚猛然握紧枪，然后又把它放到草地上。

阿芳跑到潭水边，与他擦身而过，然后渐渐远去。阿坚用脚把枪踢进水里，那把手枪像鱼儿在水面上翻腾了一下就没入了水里。四周的草木零乱，散发出浓浓的湿气，水雾与夜色一起升起来。

“阿坚……！”阿芳一声声呼唤着他，他不得不在那树丛里多坐了好久。

直到阿芳的声音完全消失之后，他才起身悄悄地走了。

他没有再回到那所学校。夜色下，潮湿的气息使潭水显得更加宽阔，院子更加阴森。阿坚摸到了一条经过院子的近路上，很快通过那条石子路回到了市区。那天中午，他们两人从车站跑到这里，在这条路上走过，但现在只有他独自低头迈步，飞奔着离开。回到市区之后，他猛

然听到不知从哪个方向传来阿芳那热切却又柔弱的呼唤声。那声声呼唤在深夜里也不断回响。

当天晚上，阿坚到省队报到了。

第二天，他跟一些被收容的士兵一起行军到侬贡，进入了战区。从那以后，他跟阿芳失去了联络，直到战后重逢。

不过，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他在多博拉河边时，收到过一封信，当时他跟侦察班的战友们在一起，正享受着《巴黎协定》签订后平安得像在天堂一般的日子。那封信不是从北方寄来的，而是从第五战区的第二师寄来的。

那封信的开头是这么说的：

我是阿奇，人称蜂窝奇，现在是珍先生的侦察助理。当时在昆嵩镇的两个大尉，你们连的侦察班都曾经来配合帮助过我们。今年刚刚过去的事情你肯定还记得，但恐怕你是一点都不记得我了。这也是自然的。可我只要一见到你，就能马上认出你来，我也知道只要我一提起那件事情，你就会立刻明白我是谁。但是几次在战场上碰见你，我都没跟你打招呼，一方面是战事吃紧，大家就像疯了一般；另一方面是觉得难为情。因为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跟你在战场上提陈年往事，我担心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据我现在观察，你已经走出了过去，成了一名沙场老将，有足够坚强的意志来抵抗一切了，况且现在也已经和平了，过去的一切也都恢复了平静。所以，我一回到平原地区，就决定马上给你写这封信。是这样的，阿坚啊，你还记得在清化镇附近那个废弃的学校吗？在跟你发生争执之后……

信中接着写道：

我们都觉得很不安。那时，虽然我们都是军官了，但我们还是那么

年轻无知，根本不懂得为人处世。这些年，我一直感到悔恨，但同时又劝慰自己，因为你当时亮了枪，我们害怕了，才打消了跟你解释的念头。你走后没多久，那个女孩来问我们是否看见过你。我们又胡乱解释了一下，让她更加着急了。可能到了半夜，她还在寻找你，喊你的名字，直到嗓子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我才劝她回教室，因为显然你已经走了。你的行为是对还是错，很难判断，但是我们的错误实在是太严重了。因为事实跟我们刺激你的那些话相反，阿坚啊，你女朋友什么都没有做，她美丽又纯洁，还深深地爱着你。我们第二天又在那个学校住了一天，走的时候她还待在那里，她固执地要在那里等你。我们要载她去松林，可以想办法帮她找一辆回河内的军车，我们可以帮忙找一个最可靠的司机。但是她拒绝了。她说她要继续往南走。我问她如果还找不到怎么办，她说那也认了，尽管她看起来很忧伤。可惜我们不能够继续逗留，第二天晚上就要上路了。她依然留在空无一人的学校里。你看，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件事情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因此经过了战火纷飞的7年，我依然能认出你。也是因为这个，我给你写这封信。如果在读这封信之前你已经见到那个女孩子了，那就真是太好了。如果还没有见到的话，希望这封信对你有所帮助。战争已经过去，遇到故知的希望也会大一些。你一定要去找那个女孩，阿坚啊，只要你还活着。人生在世，很多事情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时候不了解，等到明白了的时候却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然而，了解了总比不了解好一些。

战友的信温暖了阿坚的心，抚慰和鼓励了他，给他带来一种奇异的希望，那其实也是生活中不能丧失的信念。一切他原以为丧失的东西，依然还在那里。

越经历战争，越能见证毁灭的力量吗？那种把一切变成灰烬的强大力量？但阿坚越发相信，战争其实不能完全毁灭任何东西。

一切都还在那里，都还是原样。那些丑恶的不用说，那些美好的也都依然还在。他自己也没有变化，尽管很显然他已经完全成了另外一个

人。他相信他的阿芳也是这样。总而言之，一切人，一切被战争改变的人，他们依然永远跟过去的他们是一样的。

无论战争有多么恐怖，多么残暴，多么耻辱，多么充满成见，多么泯灭人性，无论岁月怎样流转，时空如何变幻，他的阿芳永远青春永驻，她永远那么美，没有任何人可以企及。她就像刚刚沐浴过春雨的绿草一样清新，又像盛开的鲜花一般迷人。她那么美，那么迷人，美到让人心痛。那是一种被损害的美，一种临危的美，一种缺陷美。

多年以后，一个绝望的夜晚，他梦见自己的人生变成了一条河流，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漂向死亡，但是到了最后，垂死的那一刹那，他突然听到多年前阿芳在黄昏中苦苦呼唤他的声音，那声音立刻唤醒了他。初恋的呼唤声仿佛让他迈入幸福的人生，看到了光明的未来，那是他一度放弃的东西，但它们并没有消失，依然还在那里，在过去的道路上静候着他。

过去40年的人生里，充满回忆。回忆，无数的回忆依然在呼唤他，催促他踏上征程。过往的一切是无尽的，过往的一切永远忠诚，它关乎同学情、兄弟情、同志情，总之，关乎不灭的人之常情。

他永远无法忘记过去，那些灿烂时光犹如火把在熊熊燃烧。战争时期第一枚炸弹爆炸的时刻，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冒险，都曾令他心痛，但是那从孩提时代就萌发的爱情，也像灿烂的火光一样，一直照耀着他。

第六章

当我们街区的作家离开这个街区的时候，他谁都没有告诉。老实说，也没有人留意这个。他一向就爱玩失踪，有时候是一个星期，有时候是一个月，这次也许是一年，也许永不归来。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不会给任何人造成困扰。人活在世上，如果懂得让自己自由，总会遇到好运，我们的生活也就不会是千篇一律的，而是有万种道路可以选择，就像空中的风，有无数的方向。

他那天离开的时候，没关房门。天亮以后，窗帘被东北风刮得飞舞起来，蒙蒙细雨夹着轻尘飘进了房间，洒落在简陋的家具上。炉子里的炭灰被吹了起来，一些文件和纸张从供桌上、书架上四处飞散，掉得满地都是。

哑女醒来后发现阿坚已经不在了。她静静地收拾了那间破破烂烂、乱七八糟的屋子，把散落在地的纸张统统都捡起来，叠放到那堆稿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后来，她把那座沉重的纸山搬到了自己住的阁楼上。

她对阿坚的行为感到费解。他为什么要离开，他去哪里了，她不知道。她不能说话，自然也不能向别人打听他。她只能默默地用辛勤劳作来舒缓心中的苦闷和忧愁。她已经忘了他在离开前就有焚毁手稿的行为，她小心地把那些沾满尘土的稿子好好地保持着原样。

人家都以为她被神仙附体，成了物品的守护神。只有我觉得她是在默默等待阿坚——那个作家邻居的归来，就像一个忠诚的读者，对待搁在床边枕头下的作品会有一种特殊的偏爱。

若果真如此，那么这部没有问世的作品，我想，它至少也得到了某

种肯定，或者换句话说，它受到了它独一无二的读者的欣赏。

后来，我偶然从哑女的阁楼那里得到了这珍藏的手稿。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答应她那无言的要求，耐心地、仔细地读完每一页上的每一个字。当然，我也努力这样做了，那是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我想了解阿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街上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怪胎，难以理喻。大家说，他被鬼魂迷住了，得了战争后遗症。也有人说，他是活在人间的一个长毛鬼，活着就是为了忏悔，为了埋葬他的委屈以及他半生犯下的种种过错。他在精神上是雌雄同体的，不少女人喜欢他，愿意帮助他。他还是这附近街区的最后一个小资产阶级，满脑子叛逆思想，好走极端；可他又是一个胆小鬼，办事优柔寡断。大体如此吧，一句话说不清楚。

然而，在大家口径一致的情况下，我还是常常被他的分裂型人格特征所吸引，所以，我要尝试去阅读他的手稿，尽管读起来是那么费劲。

起初，我也努力想按照一般小说的发展脉络把稿子重新编排一下，但一切都是徒劳。这稿子根本就没有脉络可寻，每一页都像第一页，又都像最后一页。我想，即使原稿有页码，即使稿子齐全，即使被作者烧掉、丢掉或被蚂蚁蛀蚀的那些内容都还在，我也依然无法想象这个手稿是在什么状态下创作的。我不想说它是在癫狂状态的产物。

不过，小说的情节基本连贯，有些地方还很吸引人。尤其是看到昔日战场上的那些地名时，我特别有感触，那些地方我们曾经那么熟悉，但现在早已被人遗忘，无人提及了。

作者用十分简洁的语言描述了近距离战斗的场景，军旅生涯的点点滴滴，还有战友们的音容笑貌等，有的地方虽只是一带而过，却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感到十分真切，犹如身临其境。故事的脉络随时在变，有些事件彼此串联，又彼此分离。作品从头到尾没有统一的线索，完全是一块块意象的拼接，颇似蒙太奇手法。当然，你也可以说这

是一部结构不严谨、脉络不清晰、概括性不强且存在明显思维短板的作品，作者心有余而力不足。

例如，明明都是写侦察排，前一页形容他们骁勇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可到了下一页又把他们描述成全世界最瘫软无力、最弱不禁风、最无精打采的人。甚至还把其中一些人写成鬼魂，悲伤地出没在丛林、黑暗的角落和噩梦里。战士们最后全都死了，只是死法各不相同。可是，接着，你又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在街头游荡，在战后过着惨淡的小市民生活。

最终，作品里的人物同作者本人一样，都陷入了深深的迷惘。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们都再也无法回到遥远的过去？战前，他们都曾经有过那么快乐的日子，那么诗意的童年，还有青梅竹马的女朋友，有梦幻般纯洁的理想和信念。说起来真是令人感到悲哀，他们曾经是最好的恋人，却又注定永远孤独。他们不仅失去了年轻时候的伴侣，还失去了爱的能力，还要继续在阴影下一天天老去。

尽管作品以“我”的口吻来叙述，但实际上作者可能把自己化身为其中的诸多人物，不过，他到底更像谁呢？是某个侦察兵还是某个鬼魂？又或是埋在丛林深处的骨骸？他是那个来自良好的家庭，后来被战争断送了学习机会的人呢，还是那种曾经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却又充满偏见的人？我实在弄不清楚。

我只是明白了为什么他不想办法出版自己的手稿，明白了为什么他托付给一个哑女来保管，那完全是因为哑女绝对可以为他保守秘密，他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在手稿里表现出来的那些混乱的思绪也将沉入历史的废墟。他不在乎那些，因为他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他写那些东西只是因为他非写不可，他要借着纸来思考。

慢慢地，我开始用一种随意的、简单的方式来阅读那摞厚厚的手稿，我不管页码顺序，不管它看起来是否连贯。我一页页地看着，有的纸上就是一封信，有的是从笔记本里掉出来的一页日记，还有的是准备

给报纸和杂志投稿的草稿。我把它们合并起来，然后一页接一页地读下去。我发现其中还有几张照片，几首诗，几张手抄的乐谱，几张简历，还有勋章证书、伤残证以及一副不太完整的、破破烂烂且脏兮兮的扑克牌。

这种随意的阅读方式有助于我了解作者。我现在觉得，眼前这部作品出现了另一种全新的样貌，展现出作者生活的真实而非虚构的一面。

我重新按照自己偶然得到的顺序将它们编排了，只抽去了其中一些字迹模糊，或字迹潦草而无法阅读的部分，以及重复书写的部分，还有那些涉及他人隐私的书信和他摘抄的很隐晦的故事。

在新的文稿中，我并没有增添一个字，我只是像一个玩魔方的人将它们进行翻转和编排。但是，当我抄完之后重新阅读，我惊讶地发现，里面的故事其实体现出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状态，好像从这种文字和结构的巧合中，我和作者的思想不期而遇，变得很亲近，令我甚至疑心自己在战争中就认识他。

是的，我一定见过他。尽管他跟以前反差巨大，但我还是认出了他。他瘦高个儿，皮肤黝黑、干燥，长得不帅，脸上有火药烧伤后留下的斑点，还有一个深及骨头的伤痕。他沉默寡言，看人的眼神有点粗野。

我们曾经在战争征途中见过面。我们一起拖着身子逃离血腥的战场，一起走过泥泞的道路，肩上扛着半自动步枪，背上还有行囊，有时候还光着脚丫。我跟他一样，跟一切越美战争中的战士一样，曾经生死同命，分担所有的胜利与失败，分享幸福与痛苦，承受得与失。

但是我们都被战争毁掉了，只是各自被毁的方式不同。

在共同的战争背景下，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场自己的战争，内心深处都有自己对人性、对战争年代的独特看法。当然，在战争过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不尽相同。可以说，我们相似的地方恰恰在于：我们

都经历了沉重的战争，但又有各自不同的命运。

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战争之痛。那是一种崇高的痛苦，甚至比幸福还要崇高，超越折磨本身。正因为这种痛苦，我们逃过了战争的劫数，逃过了无尽的杀戮。我们经历过扛枪战斗的困苦，经历过那些暴行，又重新回到各自的生活道路上，可能不会有欢乐，甚至会犯很多错。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期待最美好的生活，因为这是和平时期的生活。我想，这一定是这部小说的作者最想表达的观点吧。

然而，跟我比起来，战争的痛苦在他身上要深重得多。那痛苦令他在当下的生活里感受不到片刻的轻松。他的人生只能不断地回首过去，不断地向从前追溯。

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悲观自闭，是一种无望的精神生活。尽管如此，我相信他在不断回忆过去时，也曾引发出一些快乐。他的精神并没有完全被记忆侵蚀，他的心灵永远生活在情感的春天，尽管那些情感时常深埋心底，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改变了它当初的模样。他一遍又一遍地回顾爱情、友情、同志情，那些珍贵的情谊啊，曾经陪我们走过战争中的千辛万苦。我甚至有点忌妒他的灵感，忌妒他在回忆过去时的乐观了。因为这样，他就永远生活在那些虽然痛苦却又辉煌的日子里，永远生活在那些充满不幸却又充满人情的日子里。那些日子让我们清楚自己为何而生、为何而战，清楚我们必须承受痛苦、付出牺牲，那就是我们年轻、纯洁、诚挚的岁月。

译后记

2月的洛杉矶，温暖如春。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坐在寓所，望着窗外的花园和泳池，竟然有些梦回越南的感觉。因为眼前的三角梅和棕榈树都令我想起热带的越南，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几个春节，特别是2015年春节期间在河内见到保宁先生的情景。

多年从事越南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加上本身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使我有幸结识了不少越南作家、诗人。但是，对保宁先生本人及其作品，我是相见恨晚的。我从大约2007年开始接触他享誉世界的代表作《战争哀歌》（此时距离这部小说初版近20年，距离我初次接触越南文学近15年），他的文学语言和创作风格都完全不同于我从前读过的其他越南作品，一经阅读就忍不住想译介。得益于北京大学教师对讲课材料选择的相对自由，我很快把这部小说带入了我所教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文学课堂。

2012年年初我就已经翻译完成了初稿，并指导了几个学生以此为题材的毕业论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译稿一直压在箱底，我也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见到作家本人。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2015年冬天，在越南文学院著名文学评论家范春原先生的安排下，我见到了保宁先生。令我惊诧的是，他竟然跟北京大学有很深的渊源，20世纪60年代，他身为语言学家的父亲被邀请来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担任外籍专家，他随父亲来到北京大学，并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长久以来，他对中国、对北京有着一份非常特殊的感情。他曾对我说："这些年他凭借《战争哀歌》去过不少国家，但最想去的是中国。"

《战争哀歌》出版不久就在美国有了英译本，至今已经有20多个不同语言的译本。国外对这部小说不吝赞美之词，我最同意英国《独立

报》的话："这部小说完全可以与本世纪（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战争小说《西线无战事》媲美，甚至要超越《西线无战事》，因为与《西线无战事》不同，这是一部超越战争的小说，是一部关于创作，关于逝去的青春，也关于美和伤痛的爱情小说。"所以，这绝不仅仅是一部有关越战的小说，它所涉及的情感超越战争，超越时空，适用于任何正在经历或走过动荡不安的青春的人，我想这是它作为一部经典名著的特征之一。

其实《战争哀歌》初版的小说名是《爱情的不幸》，1993年译介到美国时被更名为The Sorrow of War，一出版就大受欢迎，以至越南的出版社再版《爱情的不幸》时，读者竟然不知道它就是《战争哀歌》，所以越南的出版社也就索性使用了《战争哀歌》这一书名。但本质上这是一部爱情小说或者说心理小说。小说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战争本身的描写，更多的是对战争的反思，对青春的回忆。1996年，中国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了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战争哀歌》，取名为《青春的悲怆》。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当时出版社和译者本人大概都不清楚这是越南小说，将作者的名字译为鲍宁，而且直接在封底说明这是一部美国小说。

有关小说整体艺术的讨论，我想就由读者来进行。我只想说，《战争哀歌》的语言艺术十分高超，充分地体现了越南语的复杂性、优美性以及强大的表现力。可是，对外国人来说，要读懂和翻译这样的语言都是艰难的，尤其是开头部分，读起来如同小说中写的雨季里的丛林道路一般难以逾越。作为女性，且是远离战争的女性，阅读和下决心翻译一本战争方面的外国小说并非易事。我在翻译的过程中，虽然尽量忠实于原著，但有些地方因考虑中文的语言表达习惯而有所增减，尤其是对段落的处理，很多地方我进行了拆开重组，将大量的长段落拆分成简短的段落。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曾想学习日文译者的方法，把每一章加上主题性的标题，甚至都列好了那些标题，但我最后放弃了。我并无翻译长篇小说的经验，一切都是在摸索中进行。虽然竭力追求完美，但不足

之处一定在所难免。

我要感谢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所属社会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文学系的青年教师阮秋贤在2009年夏天赠送我《战争哀歌》的原著，使我下决心阅读和翻译此书；感谢北京大学2009级、2012级、2015级越南语专业本科生（我们专业是3年招一届学生）以及2015年以来越南语研究生同学和几位来旁听的云南民族大学越南语专业的研究生。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中国乃至世界经典文学都遭受了忽视。他们依然那么兴趣盎然地跟我一起阅读、讨论这部不曾进入中国普通人视野的越南小说。

感谢青年作家刘丽朵、颜牧对译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越南河内师范大学文学系讲师阮氏明商，她不仅经常回答我在翻译中提出的疑问，还把我的初稿推荐给著名作家阎连科（明商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攻读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其间，她翻译出版了阎连科的《坚硬如水》，2015年，这部译著还获得了越南“河内作协奖”）。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阎连科老师在2015年大病初愈之际撰文评论《战争哀歌》，并将其纳入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班必读的外国名著书目。我还要感谢美国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的孙来臣教授和他的研究生Tiffany Chen（陈予贤）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认真细致地阅读译稿且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也要感谢洛阳外国语学院的越南语专家孙衍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林明华教授在百忙之中对译稿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青年作家郑小驴，他读完我的译稿之后立刻将其推荐到他所在的海南《天涯》杂志，2015年，《天涯》第6期率先刊登了《战争哀歌》的第一部分和阎连科先生写的评论《东方战争文学的标高》。感谢作家远人在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中刊发《战争哀歌》的部分内容。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博集天卷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将《战争哀歌》列入出版计划，感谢编辑王远哲先生对译稿进行呕心沥血的编辑。《战争哀歌》中文版出版，是中越文学交流的幸事，也是译者的荣幸。

夏露

美国洛杉矶，2019年2月17日

CHRISTY LEFTERI

悲伤没有尽头，爱亦没有尽头。

THE BEEKEEPER OF ALEPPO

阿勒颇养蜂人

〔英〕克里丝蒂·莱夫特里 著

王国平 王宏宇 译

2020年
阿斯彭语言文学奖

《星期日泰晤士报》
畅销书

我们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意外、
毫无意义的暴力
以及失去最亲爱的人的伤痛。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阿勒颇养蜂人
作者：【英】克里丝蒂·莱夫特里
译者：王国平 王宏宇问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1-01
ISBN：9787540498146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版权信息
● 1
● 青铜
● 2
● 阿勒颇
● 3
● 夜晚
● 4
● 伊斯坦布尔
● 5
● 海
● 6
● 火
● 7
● 波涛
● 8
● 日出
● 9
● 歌声
● 10
● 黎明
● 11
● 希望
● 12
● 钥匙
● 13
● 离开
● 14
● 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父亲和S

-1-

我不敢看妻子的眼睛。那双眼睛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别人也休想透过它们了解她的心思。你瞧，那双眼睛就好像石头，玄武石，海石。你看看她，看她坐在床沿，睡衣丢在地上，手指盘着穆罕默德的弹子，等我为她穿衣打扮。我磨磨蹭蹭地穿上衬衫和裤子，因为我真的不愿替她穿衣。你看她腹部颜色如沙漠蜂蜜一般的赘肉，深色的褶缝，胸口一条条灰白的细纹和指尖的小伤口。坑坑洼洼的伤口里曾经沾着红黄蓝的油彩。她曾经的笑声那么爽朗，闻声如见其人。我盯着她，觉得她仿佛变了一个人。

“我做了一夜零零碎碎的梦。”她说，“乱糟糟地填满了一屋子。”她的眼睛稍稍偏向我的左边。我觉得恶心。

“那做什么解释？”

“断断续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我也说不好我是梦是醒。梦一夜不断，好像屋子里的蜜蜂，满屋子都是嗡嗡飞舞的蜜蜂。我喘不上气。我醒来后想，行行好，千万别让我挨饿了。”

我盯着她的脸，不知从何说起。她面无表情。我不想告诉她我只梦见了凶杀，做的始终是同一个梦；梦中只有我和那个男人，我握着棒球棍，手鲜血淋漓；我的梦里没有别人，他躺在地上，头顶是枝丫交错的树，他嘀咕着，但我什么也听不清。

“我疼。”她说。

“哪里疼？”

“眼底，疼得钻心。”

我跪在她面前，盯着她的眼睛。她眼中的空洞茫然让我慌了神。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电筒照了照那双眼睛。可她的瞳孔却毫无反

应。

“你看得见吗？”我问。

“看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色调或颜色的变化呢？”

“只有黑茫茫的一片。”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退后一步。我们来这里后，她的情况每况愈下，她的灵魂仿佛在消散枯竭。

“你能带我去看医生吗？”她问，“我疼得受不了了。”

“当然能。”我说，“马上就去。”

“什么时候？”

“一拿到证件就去。”

幸好阿芙拉看不见这地方。她喜欢海鸥，拼命地拍打翅膀、振翅高飞的海鸥。阿勒颇[1]远离大海。她在海边长大，准爱看这些鸟儿和海滨，而我生在城市和沙漠交接的阿勒颇东郊。

新婚过后，她随我来到阿勒颇。阿芙拉想念大海，只要见到水，她便将它付诸笔端。叙利亚贫瘠的高原遍布绿洲与汇入沼泽、小湖的小溪和河流。萨米出生前，我们常常逐水而游，她用油彩记录沿途的风景。我真想再见一见那幅画和画中的凯科河。她画笔下的河犹如公园里肆虐、湍急的雨水。阿芙拉常常这样，在风景中看真相。那幅画和画中不起眼的小河将一幕幕挣扎求生的往事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条河敌不过叙利亚干涸的草原，只好作罢，消失在阿勒颇以南三十来公里的莽莽沼泽中。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潮湿的四壁，房顶的电线，门外的告示牌——如果她看得见，我不知道她如何应付这一切。门外的告示牌上写道我们人太多，这个孤岛承载不了我们的分量。幸好她看不见。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如果我能给她一把钥匙，打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我希望她

失而复明。但那必须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旭日初升，朝晖洒满古城家家户户的墙壁；墙壁外，有密如蜂巢的房屋、宅院、公寓、旅馆，狭窄的小巷和露天集市；集市上挂着一条条第一缕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项链；向沙漠望去，远处的天边金光闪闪，红彤彤的。

萨米也在那里，他手里捏着零钱，脚穿那双磨破的球鞋，笑嘻嘻地沿着小巷跑去商店买牛奶。我尽量不去想萨米，但穆罕默德呢？我还指望他能发现压在那罐能多益巧克力酱下的信和钱呢。我常常梦想着：一天早晨，门外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看见他站在门口，我问："你是怎么来的，穆罕默德？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我昨天在公共卫生间那面蒙了一层水汽的镜子中见过一个少年。他穿一件黑色T恤。我转身，却发现原来是那个摩洛哥人，他坐在马桶上撒尿。"你应该把门锁上。"他操着一口家乡口音的阿拉伯语嗔怪道。

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但我知道他的家在塔扎[2]郊外里夫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他昨晚告诉我，他可能要被送往亚尔斯伍德的一个移民事务中心。社工认为那里才有大家需要的机会。今天下午轮到我去见她。摩洛哥人说她非常漂亮，像在拉巴特一家旅馆和他共度过良宵的一个巴黎来的舞女。那是他娶妻生子以前的风流韵事。他问起我在叙利亚的生活，我对他说了我在阿勒颇的蜂房。

每到傍晚时分，老板娘都会为我们端来奶茶。摩洛哥人年事已高，也许八十岁了，甚或九十。他的相貌和体味无不让人联想到皮革。他在看《怎样做一名英国人》，时不时地暗自发笑。他腿上放着手机，每看完一页，他都要低头看一眼，可惜无人来电、来信息。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人，也想不通他怎么来的这里，更想不通他何苦要在垂暮之年踏上这段路程，因为他像一个快要入土的人。他看不惯非穆斯林男人站着撒尿。

这栋临海而建的破败的客栈住了我们十来个人，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都在等。英国也许愿意收留我们，也许会打发我们走，可我们无处可去。何去何从，信得过谁，还是再次举起大棒杀一个人。这都是往事。大家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那条河。

我从衣橱的衣架上取下阿芙拉的长袍。她听见了，起身抬起胳膊。她现在苍老了许多，但动作灵活，好像活成了一个孩子。为了照相，掩饰阿拉伯人的特征，她的头发染成了沙子的颜色和质地。我将她的头发

绾成髻，裹上头巾，用发夹固定。像往常一样，她指引我的手指。

社工要到下午一点才过来，会面都是在厨房进行。她希望了解我们如何到的这里，找到遣送我们的理由。但我心里有数，只要我说得滴水不漏，只要能让她相信我没杀过人，我们就能留下来，因为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来自人间地狱。那位摩洛哥人就不那么走运了，他还有许多事项有待证明。他靠玻璃门坐在客厅里，双手捧着一块青铜壳怀表，就好像托着一枚种蛋。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怀表，等着。不知他等什么。他抬头，看见站在眼前的我，说："表坏了，你知道。随时停摆。"他捻着表链，迎着阳光轻轻地晃动，这块不走时的怀表……

注释：

[1]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省首府，有近4000年历史。——译者注。全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特此说明，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2]摩洛哥城市。

青铜

……和山下的城市恍若一色。我们住在山上一座有两间卧室的平房。从客厅可以俯瞰杂乱无章的房屋、漂亮的圆顶和尖塔，也可以窥见远处的阿勒颇卫城。

春日里，坐在阳台上，怡然自得，闻着微风送来沙漠泥土的气息，看红日西垂大地。到了夏天，我们手摇一柄扇子，头上搭一块湿毛巾，脚泡在一盆凉水里，因为家里热得像火炉。

到了七月，大地干涸，然而我们家的花园里杏树和扁桃树成荫，郁金香、蝴蝶花和豹纹蝴蝶花遍开。河水断流的日子，我常常下山去蓄水池取水浇花浇树，让花园充满生机。到了八月，天气热得尸体都扛不住，恨不得爬起来。我眼睁睁看着花草枯萎，化作泥土，融入大地。每逢天气凉爽的日子，我们都会出去散步，看苍鹰划过天空，飞向茫茫大漠。

我在花园里养了四箱蜜蜂，摞成一摞，其余的都放在阿勒颇东郊的养蜂场。我离不开蜜蜂。一早醒来，不等太阳升起，祷告时间报告人呼唤大家祈祷，我便驱车三十英里[1]赶到养蜂场。这时候，旭日东升，阳光洒满大地，嗡嗡叫的蜜蜂唱响一支欢歌。

蜜蜂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混乱喧嚣的世界里一方小小的乐园。工蜂为了找食，不辞辛苦，愿意去最远的地方，从柠檬花、苜蓿花、黑种草籽、大茴香子、桉树、棉花、荆棘和石楠丛中采集花蜜。我照料它们，呵护它们，防着害虫、老鼠和病害侵扰蜂房。我建新蜂房，分蜂群，培育蜂后——我从一个蜂群移出蜂蛹，观察哺育蜂用蜂王浆喂养它们。

到了收获季节，我检查蜂箱，看蜜蜂产了多少蜜，然后将蜂房放进分离机。蜂蜜装满小桶，我撇去浮渣，收获下面金色的蜂蜜。保护蜜蜂，养出健康、健壮的蜜蜂是我的职责，而它们的职责是酿蜜，为养育我们的大地传花授粉。

领我入养蜂这一行的是我的表兄穆斯塔法。他祖父和父亲两代人都在外黎巴嫩山脉以西绿草如茵的山谷中养蜂。穆斯塔法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天才。他发愤读书，成了大马士革大学的一位教授，专注研究蜂蜜的成分。他常年来往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所以他希望我去管理养蜂场。他教会了我观察蜜蜂的习性，管理蜜蜂的技能。本地蜜蜂脾气暴，爱攻击人，他教会了我了解蜜蜂的脾气。

每逢大学放暑假的几个月，穆斯塔法都要来阿勒颇，和我一起全职侍弄蜜蜂。我们俩辛苦工作，日子久了，我们的思维、饮食无不像蜜蜂！我们吃兑了蜂蜜的花粉解暑，以此度过炎炎夏日。

刚从事这一行时，我才二十出头，蜂箱当时是糊了一层泥的草木。后来，我们用木箱取代栓皮栎树干和红陶蜂房，蜂群不久便过了五百！一年至少产十吨蜂蜜。无数的蜜蜂让我觉得自己活着。一离开它们，就如一场盛大宴会曲终人散。几年后，穆斯塔法在新城区开了一爿小店，除了蜂蜜，还卖蜂蜜类化妆品，香味甜美的面霜、香皂和美发产品，其原材料都来自我们的蜜蜂。他为女儿开了这爿店。尽管她当时年纪还小，但她认定，等她长大了，要和爸爸一样学农学。所以穆斯塔法为这爿店取名“阿雅的乐园”，答应她只要努力学习，这爿店到时候就归她。她喜欢进店闻闻香皂，往手上抹一层雪花膏。她聪明伶俐，是一个早慧的小姑娘，记得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人，世界应该像这个芬芳扑鼻的小店。”

穆斯塔法不喜欢过安逸、清净的生活。他喜欢多学多做。我从没在别人身上见过这种品质。无论我们生意做到多大，甚至招徕了欧洲、亚洲和海湾国家的大客户的日子，照料蜜蜂的依然是我，他信赖的人依然是我。他说我有大多数人缺乏的敏感，我懂蜜蜂的语言和特性。他没看走眼。我听得懂蜜蜂的语言，我和它们说话，好像它们是一个有血有肉、通人性的整体。因为，你是知道的，蜜蜂齐心协力，一起工作。即使到了夏末，工蜂杀死雄蜂以便保存食物资源，它们依然始终如一地工作。它们以舞蹈互相交流。我用了好些年才了解它们，了解之后，我眼中、耳中的世界随即呈现出另一番模样。

寒来暑往，沙漠渐渐扩张，气候日渐恶劣，河流渐渐干涸，农民苦苦求生，唯独蜜蜂耐旱。“你瞧瞧这些小勇士。”每逢阿芙拉胳膊上挽着一个小包袱，带萨米来养蜂场，她都会这样说。“瞧瞧它们依然忙碌，而其他的一切已经枯萎！”阿芙拉害怕沙尘暴和干旱，所以见天儿祈雨。沙尘暴来临，从我们家阳台可见小城上空的天转成紫色，云层深处

随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呼啸，阿芙拉便忙不迭地关上门，闩上窗户和百叶窗。

***

每逢星期六，我们都要去穆斯塔法家小聚。达哈卜和穆斯塔法一起做饭，每一样食材、每一样调料，穆斯塔法都不厌其烦地用天平称，好像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都会坏了整道菜的口味。达哈卜身材高挑，差不多和丈夫一样高，她常常站在一旁摇头，就好像她每次对付菲拉斯和阿雅。“快些，”她会说，“你别磨磨叽叽的！照这样下去，这顿饭下个星期六都未必吃得上。”他一边做饭一边哼着小曲，每隔二十来分钟便放下手中的勺，到院子里那棵花团锦簇的树下叼着烟斗，抽一支烟。

我也过去陪他。然而每到这时候，他都一声不吭，眼睛在厨房热得发亮，心思却在别处。

穆斯塔法先我一步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脸上的一条条皱纹无不写着他的担忧。

他们家住在公寓的一楼，院子被三面相邻的大楼环绕，所以一向凉爽，不见阳光。只语片言、音乐和电视机轻轻的低语从楼上的阳台滚落而下。院子里的葡萄藤挂满了沉甸甸的硕果，一架茉莉爬满了一面墙，另一面靠墙的架子上摆满了空瓶、空罐和一片片蜜蜂窝。

一张安放在柠檬树下的金属圆桌占据了大半个院子，沿院墙放着一溜儿喂鸟器，开了一小块供穆斯塔法种草药的小菜地。由于阳光不足，药材多半长势不好。我看表兄用拇指和食指捻了一朵柠檬花，送到鼻下。

周末傍晚安静的时光，他思绪万千，陷入沉思。他脑子从来不休息，一直在想事情。“你想过换一种生活的日子吗？”一个这样的傍晚，他问我。

“此话怎讲？”

“我有时候不敢想另一种日子。如果我在别处的一间办公室工作是怎样一种生活？如果你听从了你父亲的话，最后进了他的布店，又是怎样一番情景？我们应该知足，感谢上苍。”

我没搭腔。虽然我很可能顺理成章地过上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但穆斯塔法不可能坐办公室。不会，不知他哪儿来的担忧，好像他担心一失尽失，仿佛将来的自己对着他耳朵低语。

最叫穆斯塔法恼火的是，儿子一刻不离电脑，不愿搭把手。“菲拉斯！”穆斯塔法在返回厨房的路上喊道，“你再不起来，屁股都粘在椅子上了！”菲拉斯穿着T恤和短裤，偏偏不离客厅的那张柳条椅。菲拉斯十二岁，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留一头长发，对父亲的话，常常一笑置之。那一刻，他就好像一条萨路基猎狗，沙漠中常见的那种猎狗。

阿雅仅比弟弟年长一岁，她牵着萨米的小手，过来摆餐桌。萨米当时才三岁，像个小大人一样屁颠屁颠地跑腿。她塞给他一个空盘或空杯让他端着，让他觉得自己派上了用处。阿雅留一头和她妈妈一样长的金发，她只要一弯腰，萨米就会扯她的发卷，咯咯咯地笑着看它弹回去。随后，我们大家都动手，连菲拉斯都被穆斯塔法拽着细细的胳膊，从椅子上拽起来帮忙。我们将热气腾腾的盘碟、色彩鲜艳的色拉、浇汁和面包端上院子里的餐桌。我们吃的一般是红扁豆和茴香甘薯汤、牛肉串和绿皮南瓜汁、洋蓟心塞肉、炖青豆、撒上碎小麦粒的西芹色拉、松子菠菜和石榴等。饭毕，上的是果仁蜜馅点心、浇了糖浆的油炸面球，以及阿芙拉提前做好的用罐封存的杏子蜜饯。菲拉斯手机依旧不离手，穆斯塔法从他手中夺过手机，放进一只空蜜罐。不过，他从不对儿子动真格，那是父子俩的一种默契，即使两个人起了争执。

“你什么时候还我？”菲拉斯问。

“等到沙漠下大雪的那一天。”

可咖啡刚端上桌，手机便出了蜜罐，回到了菲拉斯的手里。“菲拉斯，下回我放的可不是空罐了！”

做饭、吃饭是穆斯塔法最开心的事。天色向晚，太阳落山，夜来香花香袭人，特别是闷热的夜晚，他常常拉着脸，我知道他在想心事。寂静、漆黑的夜色中，仿佛又听到了今后的种种传闻。

“怎么了，穆斯塔法？”我问。一天傍晚，达哈卜和阿芙拉撤走碗碟，放进洗碗机。被达哈卜爽朗的笑声惊起的鸟儿掠过大楼，钻进了夜空。“你最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政局日趋恶化。”他说。我知道他说得没错，可我们俩都避而不谈这个话题。他碾灭了香烟，抬手用手背揉了揉眼睛。

“情况不太妙。大家都有数，不是吗？可我们却尽量和从前一样过日子。”他往嘴里塞了一个炸面球，好像为了证明此言非虚。现在时值六月下旬，三月因大马士革示威爆发内战，骚乱和暴乱席卷叙利亚。听到这里，我垂下眼，他也许看出了我脸上的担忧，等我抬头看去，他笑了。

“以后再说吧。我们先为阿雅设计几个配方吧？我有一个主意——薰衣草配桉树蜜！”一想到香皂新产品，他眼睛顿时来了精神，喊阿雅把笔记本电脑拿出来，父女俩一道计算准确的成分。阿雅当时才十四岁，穆斯塔法却执意要做她的老师。阿雅陪萨米玩得正欢——这孩子真喜欢她！他寸步不愿离开阿雅，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盯着她不放。那双眼睛遗传了他妈妈，青灰色，也就是新生婴儿眼睛转褐色之前的颜色，只不过他的眼睛没转，也没变得更蓝。萨米拽着阿雅的裙摆，寸步不离地跟着阿雅。她常常抱起他，高高地举起，带他看喂鸟器中啄食的小鸟，翻墙或匆匆爬过水泥天井的蜥蜴和昆虫。

每一种配方，穆斯塔法和阿雅都要仔细斟酌色泽、酸碱度和每一种蜂蜜的矿物质。用他的话说，要配出效果最佳的配方。父女俩随后计算糖的浓度、细度、吸湿性、防腐性能。我在一旁提建议，他们常常报以亲切的一笑，虚心采纳。像蜜蜂那样工作，是穆斯塔法的主意。他出点子和智慧，我负责实施。

这样的傍晚，杏花和夜来香飘香，菲拉斯寸步不离电脑，阿雅搂着咬着她头发的萨米坐在一旁，厨房传来阿芙拉和达哈卜开心的笑声。这样的夜晚，我们依然其乐融融。生活尚且正常，我们忘了心中的疑问，或者说至少将其深藏心底，憧憬着未来。

政局刚出现动荡，达哈卜和阿雅就远走他乡。穆斯塔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她们先走，不要管他。随着他的担忧得到印证，他立刻着手安排，但他要待些时日照看、处理蜜蜂。我当时觉得他太草率了。母亲去世时，他尚未成年——我认识他时，母亲的去世便在他心头挥之不去——这使得他平生过分宠爱女人。结果达哈卜和阿雅是第一批离开的乡邻，侥幸逃脱战乱。穆斯塔法在英国有一位朋友，是几年前因工作搬去的社会学教授。他打电话催穆斯塔法前往英国，他深信局势将会恶化。穆斯塔法给足了妻子和女儿此行的盘缠，自己和菲拉斯留在叙利亚。

“我舍不得蜜蜂，努里。”一天夜里，他抬起大手抹了一把脸和胡子，好像要抹去近来挂在脸上的忧郁，“蜜蜂就好像我们的家人。”

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之前，穆斯塔法经常晚上带菲拉斯到我们家小聚，两家人坐在阳台上，俯瞰下方的城市，听远处隆隆的炮声，看冲天的硝烟。后来局势恶化，我们开始讨论两家人一起走。在昏暗的傍晚，我们围着我那台内照明地球仪，他手指着达哈卜和阿雅走的路线。对她们来说，尚且容易。穆斯塔法皮夹里保存了厚厚一摞各路蛇头[2]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们翻遍了各种书籍，检查积蓄，计算逃亡需要的费用。当然，这种事说不准，蛇头漫天要价，但我们早做了安排，穆斯塔法喜欢早做计划、列明行程。

这让我们安心。但我知道，这无非是纸上谈兵罢了。穆斯塔法仍然丢不下蜜蜂。

夏末的一个夜晚，一伙暴徒捣毁了蜂房，临走又放了一把火。等我们一早赶到养蜂场，蜂房已化作灰烬，蜜蜂死于非命，养蜂场成了一片焦土。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寂静，深沉、无边的寂静。田野上空少了遮天蔽日的蜜蜂，眼前是死气沉沉的阳光和天空。那一刻，我站在田边，阳光斜着掠过被捣毁的蜂房，我心里空落落的，每一次呼吸，空虚都仿佛渗透了我的肺腑。穆斯塔法闭着眼睛，盘腿坐在地中间。我在地上到处找死里逃生的蜜蜂，将它们踩死，因为失去了蜂群，它们无处栖身。大部分蜂房被捣毁，为数不多的几个残骸上的编号依稀可辨：十二、二十一、一百二十一——蜂群的祖辈、母辈和子辈。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是我亲手分的蜂群。三代蜜蜂如今荡然无存。我回到家，将萨米送上床，掖好被子，坐在床头看着他入睡，随后走上阳台，看向阴沉的天空和下方夜幕笼罩的城市。

凯科河绕山脚而过。我上次见这条河，河里漂满了垃圾。大冬天的，捞出了许多具男人和孩子的尸体，都是被缚住手，被一枪爆头。那个冬日，我在布斯坦卡瑟区南郊见他们捞出尸体，跟他们去了一所破旧的学校，尸体被摆在院子里。校舍阴暗，一个沙桶里点了一支蜡烛。一名中年妇女跪在一个装满水的桶边，她说要擦洗死者的脸，方便他们的母亲、姐妹或妻子前来认尸。如果我是那些被抛下河的尸体之一，阿芙拉一定会翻山越岭来找我。她会潜到河底，不过那得在他们害她双目失明之前。

阿芙拉在战前和战后判若两人。她以前总是捅娄子，就说烤面包

吧，她常常弄得到处都是面粉，连萨米也不例外，成了一个面粉人。她画画也不消停，要是萨米也跟着一起画，更加惨不忍睹。娘儿俩举着蘸透油彩的刷子，在家里乱舞一气。即使说话，她也毫无章法，东一句西一句，发现不对，匆忙改口，又抛出另一个话题。她常常话说一半就没了下文。她笑起来，声音震得房子都在晃。

可只要她一发愁，我的世界就仿佛布满了阴云。我身不由己。她比我强势。她哭起来像个孩子，笑声好像银铃，她的微笑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美的微笑。斗起嘴来，她能一连说几小时不住嘴。阿芙拉爱憎分明，她爱这个世界，把它当作一朵玫瑰。我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她笔下的作品令人叫绝，她描绘叙利亚乡村、城市的画作得过各种奖项。每逢星期天，我们一早赶到集市，在卖香料和茶叶的哈米德家对面支一个画摊。这一块露天市场有顶棚，光线昏暗，空气混浊，弥漫着小豆蔻、桂皮、八角等各种香味。虽然光线昏暗，她笔下的风景却不呆板僵硬。画中的风景呼之欲出，天空流云飞鸟，河水潺潺。

你没见过她和来画摊的顾客打交道的那副派头，顾客主要是从欧洲或亚洲来的生意人。每逢这种时候，她都将萨米抱在膝头，坐在那儿看顾客凑近一幅画。如果戴眼镜的话，他们常常推推眼镜，再退后几步，退得远远的，常常撞到哈米德家的顾客，然后一动不动地伫立许久。顾客常问的一句话是："您就是阿芙拉？"她答道："对呀，我就是阿芙拉。"这句话足矣。画作成交。

她心中装着整个世界，顾客看得出。那一刻，他们盯着画作，又转眼盯着她，随即明白了她的为人、她的心、她的心思。阿芙拉的心灵仿佛她笔下广阔、神秘的原野、沙漠、天空和河流。始终有许多东西有待了解、领悟。就我所知，这还不够，我需要了解、领悟的太多。叙利亚一句谚语说得好：你认识的人中，还有一个人你不了解。堂兄易卜拉欣的长子婚礼那天，我在大马士革黛玛玫瑰宾馆和她一见钟情。她头戴绸缎头巾，一袭黄色的长裙。她的眼睛不是海水的湛蓝，也不是天空的碧蓝，而是凯科河水的墨蓝，泛着一圈圈褐绿的涟漪。

我记得两年后，在我们婚礼的那个晚上，她要我摘下她的头巾。我轻轻地，一个一个地取下发夹，解开头巾，第一次看见她一头长长的黑发，黑得仿佛沙漠上空不见繁星的夜空。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她的笑。她笑起来，就好像我们可以永生不死。

蜜蜂死了，穆斯塔法对阿勒颇了无牵挂。正要动身的时候，菲拉斯却不辞而别，我们只好等他。这段时间穆斯塔法心事重重，基本上不说话。他心乱如麻，不时没头没脑地提一句菲拉斯的下落。“说不定他去找朋友了，努里。”要不就是：“他也许舍不得离开阿勒颇——他藏起来，也许是想留住我们吧。”有一次，又说：“他也许死了，努里。我儿子也许不在人世了。”

我们收拾好行李，下定了决心，可过了不知道多少个日夜，还是得不到菲拉斯一星半点的消息。于是，穆斯塔法去了设在一栋废弃建筑中的停尸所，帮忙登记详细情况和死因——枪杀、流弹或爆炸。我难得见他守在一处，足不出户。他拿一根铅笔头和一本厚厚的黑封皮台账，不分昼夜地登记死者的细节。如果发现身份证，他的差事就容易得多；其余时候，他记录显著的特征，比如发色和眼睛的颜色，鼻子的形状，左颊有颗痣。这份差事，穆斯塔法一直做到我从那条河带回他儿子尸体的那个冬日。我请两个人开车帮我把尸体送到停尸所。穆斯塔法一看见菲拉斯，立刻要我们把他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合上儿子的眼睛，捧着他的手，默默地站了许久许久。我站在门口，目送那两个人出门，发动引擎，开车离去。随后归于平静，静得出奇，阳光从那孩子躺的桌子上方的窗户穿窗而入，照着捧着他的手的穆斯塔法。周围鸦雀无声，听不见一声炮弹、一只鸟叫或呼吸声。

穆斯塔法离开桌子，戴上眼镜，拿小刀一下一下地仔细削着铅笔头，然后又坐回桌子前，翻开那本黑封皮台账写道：

姓名：我帅气的儿子；

死因：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这是穆斯塔法最后一次记录死者的姓名。

一个星期后，萨米丧生。

-2-

社工自称露西·菲舍尔，是为我们提供援助的，我一口流利的英语给她留下了好感。我介绍了我在叙利亚的工作，蜜蜂和蜂群，但我看得出，她没认真听。她心无旁骛地翻看面前的文件。

阿芙拉连脸都没转向她。如果你不知道她失明的话，还以为她看着窗外。今天隐约有些阳光，映着她的虹膜，仿佛两汪碧水。她扣着的双手放在餐桌上，嘴唇紧闭。她懂一点英语，日常的交流不成问题，但除了我，她从不愿开口。我听她唯一用英语交谈过的人是安吉丽姬。安吉丽姬胸口溢奶。不知她是否离开了那片树林。

“膳宿还好吧，易卜拉欣先生和太太？”露西·菲舍尔戴着银框眼镜的蓝色大眼睛看着文件，仿佛上面有她问题的答案。我伸着脖子去看摩洛哥人说的内容。

她抬头看着我，她的脸顿时让人倍感亲切。

“比起别的地方，”我说，“我觉得这里非常干净安全。”我没告诉她别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肯定也不会说我们房间里的老鼠和蟑螂。我怕让人家觉得我们不识好歹。

她不多问，但说一位移民官员很快就要接见我们。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以软糯、清晰的嗓音要我放心，一旦他们收到证明我们要求避难的文件，阿芙拉就能去医院看眼睛。她瞥了一眼阿芙拉，我注意到露西·菲舍尔一样扣着双手，放在身前。我觉得有一种我说不出的蹊跷。她随后递给我一叠文件，是内政部寄来的包裹：有关避难申请的信息、避难资格、甄别说明、面试步骤和注意事项。我大致浏览了一遍，她看着我，耐心地等着。

要以难民身份留在英国，你必须在你自己的国家内无处安身，因为你担心在那里遭到迫害。

“无处安身？”我问，“你们不是要遣送我们回国内的另一个地方吧？”

她皱着眉头，扯着一缕发绺儿，抿着嘴唇，好像吃了辣。

“你们现在要做的，”她说，“是把你们的经历说得清楚明白。你们考虑考虑要对移民官员说的话吧。务必要清楚明白，有条有理，简单明了。”

“你们不会把我们遣送到土耳其或希腊吧？您说的迫害怎么解释？”我忍不住提高了嗓门，胳膊抽搐。我揉着紧绷、粗而鲜红的刀疤，想起了刀口。露西·菲舍尔的脸模糊了，我的手不住地哆嗦。我解开领口，竭力想稳住哆嗦的手。

“这地方天气热不热？”我没话找话。

她说了一句，我没听清，只看见她的嘴唇在动。她站了起来，阿芙拉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局促不安地扭动着。一阵流水声，仿佛一条奔腾的河流。可我看见的是一点火星，仿佛锋利的刀口。露西·菲舍尔拧上水龙头，走向我，将杯子放在我的手上，把我当孩子一样，托着我的手送到我的嘴边。我喝了水，一饮而尽。她坐了下来。我看清了她，她好像吓坏了。阿芙拉将手搁在我的腿上。

天空绽开了一道道裂缝，下起了雨，大雨如注。不亚于雨水和海水肆虐的莱罗斯岛[3]。我发现她在说话，雨中听见她的嗓音，我听到了敌人这个字眼，她盯着我，皱着眉头，白皙的脸颊绯红。

“你刚才是说？”我说。

“我说我们过来，是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们。”

“我好像听到了敌人这个字眼。”我说。

她挺起胸，噘着嘴，又瞥了一眼阿芙拉，脸上和眼睛中突然出现一丝愠怒。我明白了摩洛哥人说的话。不过她气恼的不是我，她没有看我。

“我是说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她的声音充满了歉意，她不该说这

话。这个字眼脱口而出，她做不了主，从她扯着发绺儿的窘态我就看得出。这句话在房间里回荡，经久不息，即使她收拾好文件，即使她和阿芙拉搭话。阿芙拉对她轻轻地点了点头，感谢她的到来。

“祝你顺利，易卜拉欣先生。”她说着，起身出门。

我真想知道什么人和我作对。

过后，我出门进了铺了水泥地的花园，在树下的椅子上坐下来。我想起嗡嗡的蜜蜂，那声音令人安心、悠闲。我仿佛闻到了蜂蜜、柠檬花、大茴香子，突然，呛人的粉尘味取而代之。

我听到了蜜蜂叫。不是养蜂场成千上万只蜜蜂飞舞的嗡嗡声，而是一个孤单的嗡嗡声。原来是我脚边的地上歇着一只蜜蜂。我凑近去看，发现它没翅膀。我伸出手，它爬上我的手指，慢慢地爬上我的手掌——原来是一只土蜂，胖胖的，毛茸茸的，仿佛披了一身软软的毛；身上有黄黑相间的宽条纹，身下掖着一条长长的口器。它翻上我的手背，我带它进了客厅，在扶手椅上坐下，看它伏在我的掌心，准备休息。客厅里摆着老板娘端来的奶茶。这里今晚好不忙碌。大多数女人已经就寝，还没休息的一个女人说一口波斯语，小声对身边的一名男子说着什么。看她随意包着头发的头巾，我猜她可能是阿富汗人。

摩洛哥人吧嗒吧嗒地喝着茶，好像那是琼浆玉露，每喝一口，都要咂一咂嘴。他时不时翻看一下手机，然后合上书，好像那是孩子的小脑袋，用手掌轻轻地拍着。

“你手上是什么呀？”他问。

我伸过手让他看那只蜜蜂。“它没翅膀，”我说，“可能感染了翅膀致畸病毒。”

“对了，”他说，“摩洛哥有一条蜂蜜街。世界各地的人都赶来品尝我们的蜂蜜。阿加迪尔[4]有瀑布、山、漫山遍野的花，吸引了八方来客和蜜蜂。我想知道这些英国的蜜蜂是什么样。”他欠身凑过来要看个清楚，他举起手，好像当它是一只小狗，要用手指拍拍它，可随后又改变了主意。“它蜇人吗？”他问。

“蜇人的。”

他的手又放回了腿上。“你捉它做什么？”

“我也没什么用，我会放它回去。它这样活不长——它没翅膀，是被蜂群撵出蜂巢的。”

他望着玻璃门外的院子。这是一方铺了水泥地的院子，中间镶有石板，还种了一棵樱桃树。

我起身走过去，脸贴着玻璃。这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太阳西沉，黑漆漆的、高大的樱桃树伫立在晚霞染红的天空下。

“现在是大晴天，”我说，“但不出多久就要下雨了，蜜蜂下雨不出来。下雨的时候，蜜蜂从来不出巢，这里十有八九要下雨。”

“英国的蜜蜂可能不一样。”他说。我转身看去，发现他在笑。我讨厌他拿我寻开心。

一个男人在楼下的浴室上厕所。尿撒在便池里，响如瀑布。

“不成体统的外国人。”摩洛哥人说着，起身去上床。“没见过人站着小便的。要坐下来！”

我推门进了院子，将蜜蜂放在紧挨篱笆的一朵石楠花上。

客厅一角放着一台联网的电脑。我在电脑桌前坐下来，想看看穆斯塔法有没有给我发邮件。他先我一步离开叙利亚，途中一直互通电子邮件。他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等我。他的文字令我动容，至今难忘。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就有新生活和希望。我来英国是因为穆斯塔法。因为他，我和阿芙拉才不远万里来到联合王国。可我现在只能呆呆地看着我映在屏幕上的脸。我不愿穆斯塔法知道我的窘迫。我们终于到了同一个国家，可要是相见，他见到的会是一个落魄的人。他怕是认不出我了。我别过脸，不去看屏幕。

我等到人都散去，等到说外国话、一副陌生做派的住户都出了屋子，唯有远处隐约传来车声。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黄蜜蜂飞来飞去的蜂箱，蜜蜂飞离蜂箱，飞上天空，外出找花采蜜。我竭力想象那边的原野、公路、路灯和大海。

花园里的感应灯突然亮了。从我坐的那把朝门的扶手椅，可以看见

一个小黑影飞快地穿过天井，看模样是一只狐狸。我起身追过去看个究竟，灯却灭了。我脸贴着玻璃，那身影比狐狸大，直立着。它走向前，灯又亮了。原来是一个背对着我的男孩。他从篱笆缝看向对面的天井。我使劲地敲着玻璃，他却不转身。我在门帘后的一个钉子上找到了钥匙。我走上前，男孩转过身，好像等着我一样，一双乌黑的眼睛好像要探寻世间一切问题的答案。

“穆罕默德。”我小声说，生怕吓跑了他。

“努里叔叔，”他说，“你看那个园子——满眼是绿。”

他闪在一旁，让我看个清楚。天黑漆漆的，我看不见一片绿叶和小草，眼前只有婆娑的灌木和树影。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问。可他不搭话。我还是小心为妙，便说：“进屋吧。”他盘腿坐在水泥地上，又扒着篱笆上的洞看去。我挨着他坐了下来。

“这里是海滨。”他说。

“我知道。”

“我不喜欢大海。”他说。

“我知道，我记着呢。”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白白的，散发着柠檬的清香，可这里没有柠檬。

“那是什么？”我问。

“花。”

“你哪儿采的？”我摊开手掌，他将花放在我的掌心，说是从柠檬树上摘的，在……

注释：

[1]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1.6千米。

[2]专门组织非法偷渡，从中谋财的人。

[3]在今爱琴海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中，近土耳其西南海岸，属希腊。

[4]摩洛哥西南部大西洋港口。

阿勒颇

……已沦为废墟，可阿芙拉不愿走。阿勒颇现在人走一空，连穆斯塔法都迫不及待地要走。阿芙拉却不然。那条河是去穆斯塔法家的必经之路，我经常逛下山去看他。路不远，可沿途埋伏着狙击手，我必须小心谨慎。鸟儿照例在欢唱。鸟儿的歌喉从来不变，穆斯塔法多少年前就说过。炮声一停歇，鸟儿就飞出来，站在残桩断树、弹坑口、铁丝网和残垣断壁上欢唱。唱着歌高高飞上炮火、硝烟不染的天空。

还没到穆斯塔法家，我就远远听见轻轻的乐曲。他的家被炮弹炸得几近废墟。他经常坐在床上，一台旧录音机放着磁带，他叼着烟嘴，偶尔吸一口，头顶烟雾缭绕，一只呼噜呼噜叫的猫挨着他趴在床上。可我今天去，穆斯塔法不在家。猫蜷着尾巴，卧在他原来坐的地方。床头柜上放着我们开业那年的一张合影。我们眯着眼睛对着太阳，穆斯塔法少说比我高一英尺[1]，我们身后是养蜂场。我们周围蜜蜂飞舞，可惜照片中看不见。照片下压着一封信。

亲爱的努里：

> 我常常以为，只要我不停歇，一直走下去，就能找到些许光明，可我知道，即使走到世界尽头，依然会是一片漆黑。这种黑不同于夜晚，夜晚尚且有点点星光或皎洁的明月，这种黑暗渗透到了我的心里，无关外面的世界。
>
> 我儿子躺在那张桌子上的画面如今刻进了我的脑海，无论如何都不能忘却。每次一闭上眼睛，我都能看见他。
>
> 感谢你每天过来陪我到园子里小坐。要是能采几朵花，放在他的坟头该有多好。我脑海中时常浮现出他坐在桌前吃拉赫马。另一只手擤完鼻涕，在短裤上蹭蹭。我叫他别学他老爸，他却说：“你是我爸呀！”说完哈哈大笑。那开怀的笑声，仿佛回荡在我的耳畔。笑声在旷野回荡，随鸟儿消失在远方。这也许就是他的灵魂，现在自由了。真主保佑我长寿，可如果死了好，那就让我死了吧。

昨天我去河边散步，亲眼看见四个兵让一群孩子排成一排，蒙上眼睛，一个一个枪毙，然后将尸体抛下河。我远远地看着这一幕，想象菲拉斯也在他们中间，他内心的恐惧。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但除了枪响，什么都看不见。但愿他是第一个死的。我没承想竟然有这种愿望。我也闭上眼睛听，两声枪响之间，尸体砰然倒地。我听见一个孩子号啕大哭，他在喊爸爸。别的孩子却一声不吭，应该是吓得发不出声。一群人中少不了一个胆识过人的人。喊出来，吐出积压在你心头的郁闷也需要勇气。他随后被歇了声。我手上提了一杆步枪，是上个星期在街头捡的，装了三颗子弹。我有三发子弹，对方是四个人。我等到他们放松警惕，等到他们坐在河边，脚泡在刚才扔尸体的水里抽烟。

我的枪法很准，一枪爆头，一枪打中肚子，第三枪正中心窝。第四个家伙站着举起手，等发现我一颗子弹也不剩，他便去摸枪，我拔腿就跑。他看见了我的脸，肯定会来找我。我只好今晚就走。我一定要去找达哈卜和阿雅。我不该等这么久才走，可我不愿一个人走，把你们丢在人间地狱。

我来不及和你道别。但你一定要说服阿芙拉离开这地方。你为人厚道，心肠太软；和蜜蜂相处，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品德，但现在不行。我要想办法去英国，去和我的妻子、女儿团聚。走吧，努里，这里不再是家园。阿勒颇犹如一具亲人的尸体，失去了生命和灵魂，只剩下腐烂的血肉。

我记得你第一次到我父亲山里的养蜂场，你站在那里，没戴防护罩，蜜蜂环绕，你手捂着眼睛，告诉我："穆斯塔法，这才是我想来的地方。"尽管你知道你父亲不赞成。请你记住，努里，记住你当时的优点。带上阿芙拉来找我。

穆斯塔法

我坐在床沿，放声痛哭，像个孩子泣不成声。从那天起，那张照片和信一直揣在我的口袋里，不离身。可阿芙拉不愿走，我只好每天出门去废墟中找食物，给她带一件小礼物。我找到了许多零碎的物品，破了的或完好的生活用品：一只童鞋、一只狗项圈、一部手机、一只手套、一把钥匙。找到一把无门可开的钥匙，着实耐人寻味。你不妨这样想，连陌生人都来找一只穿不上、戴不了的鞋或手套。

礼物令人伤怀、压抑。但我都给了她，放在她的膝头，等着她迟迟不出现的反应。我不愿放弃。礼物可以让她暂时忘却心头的伤痛。我每天出门找一样新礼物。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件最好的礼物：一个石榴。

“你看见什么了？”她问站在门口的我。

她坐在萨米睡的行军床的床沿，背靠墙，对着窗户。她戴着黑头巾，白皙严肃的脸和灰色的大眼睛，让我想起了一只猫。她面无表情，我只能凭她的语气，她的动作——狠狠地掐皮肤，掐到出血——来猜她的心思，她心中的苦楚。

屋里一股热面包香，弥漫着居家过日子的味道。我欲言又止，她侧耳对着我，微微偏着脑袋。

看来她又做面包了。“你做胡卜兹[2]了？”我问。

“我是给萨米做的。”她说，“没你的份儿。你看见什么来着？”

“阿芙拉……”

“我又不傻，我还没到神志不清的地步。我不过想给他做几块面包罢了。你没事吧？你别忘了，我脑袋比你灵光。你看见什么了？”

“我们每次非得这样吗？”

我盯着她紧扣的手指。

“唔……院落，”我说，“就好像躯壳，阿芙拉。躯壳，如果你看得见，你会忍不住想哭。”

“你昨天就说过了。”

“还有零售店，现在都空荡荡的。水果还在阿德南当初放的篓子里——石榴、无花果、香蕉和苹果。现在统统烂了，苍蝇，成千上万只苍蝇在热浪中飞舞。我翻了一遍，找到一个好的。我给你带了回来。”我走过去，将石榴放在她的腿上。她拿起石榴，用手指摩挲着石榴的皮，转过来，按在自己的掌心。

“谢谢你。”她说，面无表情。我原来希望石榴能感动她，打动她的

心。之后她花了几小时剥皮、取子。她将石榴一剖两半，挤出核，随后拿一把木勺敲打，将玻璃碗装得满满的。她会笑着说她得了一千枚宝石。我盼她笑，可这是一个无聊的愿望，自私自利的愿望。现在什么都提不起她的兴致。还不如盼这场战争早日结束。可我不能没有一个盼头，如果她笑了，如果老天开眼，她笑了，我无异于在沙漠中找到水。

“求你告诉我，”她不依不饶，“你看到什么了？”

“我不都说过了。”

“没有的事，你说了你昨天见到的。今天见到的还没说呢，你今天见到有人死了。”

“你不过胡思乱想罢了，都怪你看不见。”我不该说这话。话一出口，我连忙赔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她的脸却毫无反应。

“你进门时的呼吸瞒不过我。”她说。

“我怎么呼吸了？”

“像条狗。”

“我可是够平静的。”

“像暴风雨一样平静。”

“得，出零售店后，”我说，“我绕了一段路，想看看阿克拉姆还在不在。我上了去大马士革的那条大路，刚过银行，就在那辆红色载货卡车每逢星期一停的拐弯处……”

她点了点头。她脑海里这下看见了。她不愿放过每一个细节。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她需要小细节，好看得真切，好自称亲眼所见。她又点了点头，催我快说。

“我跟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兵，无意中听他们拿什么打赌。说是要拿什么练靶子。他们讲好了赌注，我才明白他们说的原来是一个在路边玩的八岁孩子。老实说，我不知道他在那儿干什么。他妈妈为什么放得下心……”

“他穿什么衣服？”她问，“那个八岁的小男孩，他穿什么衣服？”

“一件红上衣，一条蓝短裤——牛仔短裤。”

“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

“我没看见他的眼睛，可能是棕色的。”

“那孩子我认识吗？”

“可能认识吧，”我说，“我反正不认识。”

“他玩什么？”

“一个玩具卡车。”

“什么颜色？”

“黄色。”

她拖延着那不可避免的一幕，让孩子多活片刻。我不愿打扰她，她默默地坐了许久，希望孩子躲过一劫，大难不死。也许她在回想那颜色，孩子的一举一动，将这一切留在心中。

“你说。”她终于说。

“等我明白过来，为时已晚。”我说，“一个家伙答应打赌，一枪打中了他的脑袋。街上的行人拔腿就跑，大街上顿时人去一空。”

“你呢？”

“我动弹不得。孩子躺在街头。我动弹不得。”

“你不要命啦。”

“那一枪没有当场要那孩子的命。他妈妈就在同一条街的家里，她哭得撕心裂肺，要过去抱孩子，可那两个兵对着大街一个劲儿地开枪，嚷嚷。大伙儿喊道：‘你不能靠近你的孩子！你不能靠近你的孩子！’”

我捧着嘴，失声痛哭。我捂住眼睛。我希望我能忘记，忘记眼前的一幕。我希望把这一幕统统忘却。

随后，我觉得有人搂住了我，面包的香味笼罩了我。

* * *

黑暗中落下一枚炮弹，天空一闪。我帮阿芙拉脱衣就寝。她现在张开手掌，扶着墙，蹚着地板，摸索着在家里走动。她能做面包，可到了晚上，她希望我替她脱衣服。她希望我叠好衣服，放在她以往放的床头那把椅子上。她就像一个孩子，胳膊高举过头，让我脱下她的长袍。我解下她的头巾，任她的头发散落肩头。她随后坐在床头，等我为她宽衣解带。那晚静悄悄的，没有轰隆的炮弹，房间里洒满月光，祥和，安宁。

这间房里有一个大弹坑，对面的一堵墙和一部分天花板塌了，留下一个看得见花园和天空的大洞。月光照着垂在天棚上的茉莉，隐约能看到后面的无花果树和低垂的木秋千。秋千是我为萨米搭的。夜晚空寂，了无生气。战争接连不断。家家户户人去楼空，或者成了亡者的坟冢。昏暗的月光下可见阿芙拉亮晶晶的眼睛。我想抱住她，亲吻她胸口柔嫩的肌肤，陷在她的怀里。那一刻，就一刻，我忘乎所以。她转身对着我，好像看得见我，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喂，只要是我们所爱的，都会被夺走。”

我们躺在床上，外面飘来烟熏火燎的煳味。她虽然和我面对面，却不愿碰我。萨米死后，我们还没温存过。可有时候，她让我握住她的手，任我的手指扣着她的手掌。

“我们非走不可，阿芙拉。”我说。

“我早说过了，不行。”

“不走的话……”

“不走的话，我们小命不保。”她替我说。

“千真万确。”

“千真万确。”她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

“你等着一枚炮弹落在我们头上。你日盼夜盼的事，到头来总是落空。”

“那我就不盼，我丢不下他。”

我正要说：“可他早走了，萨米死了，他不在这里。他不在这个人间地狱陪着我们，他去了别处。留在这里不见得离他更近。”她会说：“我知道呀，我又不傻。”

我们干脆不出声。我手指划着她的掌心，她却等着一枚炮弹落到我们头上。我夜里一觉醒来，伸手去摸她，知道她还在，我们还活着，才放心。夜色中，我想起狗在原来种玫瑰的田里啃人的尸体，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仿佛一个人被拖着坠入死亡的深渊。我手按着她双乳间的胸口，摸着她的心口，又睡了过去。

祷告时间报告人早晨对着空荡荡的宅子喊人祈祷。我要赶在断粮之前出去找些面粉和鸡蛋。我在灰烬中迈不动脚。灰烬太厚，我仿佛蹚着积雪。到处可见焚毁的小轿车，阳台垂下的一排排肮脏的衣物，街头低垂的电线，被炸毁的商店，一栋栋房顶被掀翻的公寓楼，人行道上成堆成堆的垃圾，无不散发着尸臭和烧橡胶的臭味。远处腾起冲天的浓烟。我口干舌燥，攥着的拳头直哆嗦，在面目全非的街头进退两难。城外的大地，村子化为灰烬，人们仿佛决堤的河水，夺路而逃；女人们惶惶不安，生怕被无法无天的民兵糟蹋。身边一丛盛开的大马士革玫瑰，我闭上眼睛，嗅着玫瑰花香，一时可以佯装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

我抬起头，发现自己到了一处关卡。两名端着机枪的军人拦住了我的去路。其中一个戴着格子头巾，另外一个从一辆卡车的后备厢抽出一杆枪，抵住我的胸口。

“拿着。”那人说。

我试着模仿妻子的面孔。我不愿表露任何情感。他们不会因此吃了我。那人拿枪狠狠地捅了一下我的胸口，我没站稳，失足跌坐在地上。

他把枪往地上一扔。我抬头望着低头盯着我的两个人，戴格子头巾的兵端枪指着我的胸口。我慌了神，匍匐在地，乞求饶命。

“行行好。”我说，“我不是不愿意。承蒙你抬举，接过那把枪，我很荣幸，无比荣幸，可我妻子身体不好，身患重病，需要我照顾。”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认为他们不会理会。他们凭什么要理会？每分钟都有孩子死亡。他们凭什么在乎我生病的妻子？

“我壮实着呢，”我说，“而且聪明。我愿意为你们效犬马之劳。请宽限我几天时间。我就这一点请求。”

另一个人拍了拍格子头巾的肩膀，他放下了枪。

“下回再让我们瞧见你，”另一个人说，“你要么接枪跟我们走，要么找人为你收尸。”

我打定主意，径直回家。一路上，我总觉得身后跟着一个人，我吃不准是有人跟踪还是心理作祟：脑袋里始终有一个披着斗篷的人，仿佛儿时的梦魇，在我身后废墟的上空盘旋。我回头，却空无一人。

回到家，看到阿芙拉背靠着墙，面对窗户坐在行军床上，手里拿着那个石榴，翻来覆去地摩挲石榴皮。我一进门，她就竖起耳朵，不等她开口，我找出一个包，满屋子翻出行李，塞了进去。

“出什么事了？”她睁着看不见的眼睛问。

“我们这就走。”

“不行。”

“不走的话，我就没命了。”我进厨房，打开水龙头，将几个塑料水瓶灌满水。我又为我们俩各多收拾了一套衣服。随后从床下找出护照和积蓄——阿芙拉不知情，这笔钱是我和穆斯塔法在生意倒闭前攒下的，我个人账户还存了一些，但愿临走前还能取出来。她在另一间屋里发牢骚，坚决不答应。我带上萨米的护照，我不能把它丢在这里。然后提着包回到客厅。

“我被军队拦下了，他们拿枪抵着我的胸口。”我说。

“你撒谎，为什么以前从没有过？”

“也许以前这一带还有年轻人，他们注意不到我，也用不着。现在

留下来的人都蠢头蠢脑。”

“我不走。”

“他们不会饶了我的。”

“顺其自然。”

“我请他们宽限我几天照顾你，他们答应了。如果再让他们瞧见，我还是不跟他们走的话，他们不会放过我，还说要我自己找人收尸。”

听到最后一句话，她顿时睁大眼睛，大惊失色，露出真正的惶恐。一想到失去我，也许想到我的尸体，她如梦方醒，站起身，沿着过道一路摸过去。我屏住呼吸跟着她。随后，她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我晓之以理，她却躺在那儿，好像一只死猫，穿着黑长袍，戴着黑头巾，板着那张我现在厌弃的毫无表情的脸。

我坐在萨米的床上，出神地望着窗外，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铁灰色的天空，不见一只飞鸟。我在床上坐了一天，坐到傍晚，坐到夜色吞没了我。我记得工蜂远道去找新花源和花蜜，然后回来告诉其他蜜蜂。蜜蜂抖抖身子，在蜂巢对面舞动触角——按太阳的方位告诉其他蜜蜂花源的方向。我希望有人为我引路，告诉我该怎么办，为我指路。我现在觉得自己无依无靠。

午夜前，我躺在阿芙拉身边。她一动不动。我的枕头下压着那张照片和那封信。半夜醒来，我发现她面对我，轻轻地呼唤我的名字。

“什么？”我问。

“你听。”

房前传来脚步声和男人的声音，随后是一声笑，一声低沉的笑。

“他们要干什么？”她问。

我翻身下床，轻手轻脚地走到她那一侧，抓住她的手，扶她起来，搀着她来到后门，进了院子。她乖乖地、毫不犹豫地跟着我。我拿脚探地，找到铁皮屋顶板，将它推开，扶她坐在洞口。我先爬进去，再扶她下来，然后拖过屋顶板盖上。

我们的脚泡在几英寸[3]深的水里，水里到处是在这里安家的蜥蜴和昆虫。这是我去年挖的藏身地洞。阿芙拉搂着我，脸埋在我的脖颈里。我们就这样坐在黑暗中，坐在这个为我们俩挖的墓穴里，两眼一抹黑。她的呼吸是万籁俱静中唯一的声音。她说得也许没错。我们也许就应该这样离开人世，不用人为我们收尸。有个活物贴着我的左耳窸窸窣窣地活动。我们头顶，有东西被挪动、打碎、折断。那几个人想必进了门。我感觉她贴着我的身子在哆嗦。

“你知道吗，阿芙拉？”

“什么？”

“我想放屁。”

沉默片刻，她开始大笑。她对着我的脖颈大笑，不出声地笑。她笑得浑身发颤。我搂紧她，觉得她的笑是世上仅存的最美妙的事物。但我一时说不好她是笑，还是哭，她笑到泪水打湿了我的脖颈。过了一会儿，她呼吸轻柔舒缓，沉沉地睡了过去——仿佛这个漆黑的洞是她唯一觉得安全、放心的地方。在这里，内心的阴霾与周围的黑暗相融。

我忽然懂得了失明的含义。随后思绪万千，恍然如梦，战前的一幕幕生活历历在目。阿芙拉一袭绿裙，牵着萨米的小手。萨米刚学会走路，蹒跚地走在她身边，指着划过湛蓝色天空的一架飞机。我们出门远足。那是一个夏天，她领着几位姐妹，一袭黄裙的奥拉，粉装的赛纳赫。赛纳赫说起话来手舞足蹈，那是她一贯的做派。她一开口，另外两位姐妹异口同声地说：“不行！”我陪着一位男人，我的叔父。我仿佛看见了他的拐杖，听到拐杖嗒嗒嗒地敲着水泥路面。他跟我谈工作：他在大马士革老城开了一家咖啡馆，现在想要退休，颐养天年，可他儿子不愿子承父业，这个懒惰、忘恩负义的小子；儿子后来娶了个贪图钱财的女人，千金散尽，她却禀性难移……这时候，阿芙拉将萨米抱在膝头，回眸一笑，阳光照着她的眼睛，灵动如水。这一幕渐渐淡去。他们如今身在何处？

我在黑暗中眨了眨眼睛。伸手不见五指。阿芙拉在睡梦中叹了一口气。我自问要不要拧断她的脖子，让她脱离苦海，给她想要的安宁。萨米就埋在这个天井里。她愿意陪着他，不必丢下他。她的自虐到此为止。

“努里。”她喊了一声。

“嗯？”

“我爱你。”

我没吭声。她的话融入了黑暗，我任由它沉入泥土，沉入苦难的大地。

“他们要杀我们？”她问。声音里隐约透着惶恐。

“你怕了。”

“不怕。我们现在和死亡近在咫尺。”

脚步声近了，越来越响。“我早说了，”一个人说，“我叫你别放他走。”

我大气不敢出，紧紧地搂住她，生怕她动。我甚至想捂住她的嘴。我怕她说话，怕她喊出声。是死是活，全在她一念之间。上方，是窸窸窣窣的脚步和含混不清的话。过了一会儿，脚步终于远去。阿芙拉松了一口气，我这才松开她，她还有求生的本能。

我断定那几个人走远，已经是早上的事情了，已经一连几小时毫无动静，阳光从铁皮屋顶板边缘漏了进来，照亮了泥泞的洞壁。我推开屋顶板，看见了一尘不染的、广阔的天幕：湛蓝欲滴。阿芙拉醒了，但她一声不吭，沉浸在她黑暗的世界。

进了家门，我恨不得自己也是个瞎子。客厅一片狼藉，四壁被涂得不堪入目。决一死战。

“努里？”

我不吭声。

“努里……他们怎么着了？”

我望着双目不明的她恍若一个魅影，笔直、一动不动地站在一片狼藉中。

我一声不吭，她上前一步，跪倒在地，在地上摸着。她捡起一个被打碎的摆件：一只水晶的鸟儿，一边展开的翅膀上用金字镌刻着“真主的九十九个尊名”。这是她祖母送给她的陪嫁。

她拿在手上，像摸那个石榴一样，颠来倒去地摸它的纹理、字迹。然后轻声地，仿佛找回了多年前孩子时的声音，背诵镌刻在上面的文字：

“立法者、征服者、全知者、全视者、全听者、赐予生命者、赐死者……”

“阿芙拉！”我说。

她放下摆件，欠起身，用手指摸着身前的地。她捡起一个玩具车。萨米死后几个星期，我将玩具全放进了壁橱。玩具车碎了，碎片撒了一地，我目不忍睹。地上还有一罐巧克力，萨米最喜欢的零食，从阿芙拉跟前滚开，停在椅子脚下。巧克力现在想必生了霉，可我将它和让我留作念想的东西一股脑儿地放在壁橱里。发现手里拿的是玩具车，阿芙拉立刻放了下来，扭过头，好像要看着我的眼睛。

“你走也好，不走也好，”我说，“我反正要走。”

我撇下她，去找我们的包裹。我在卧室找到了包裹，包裹好好的。我搭在肩头，回到客厅，发现她站在客厅中间。她摊开的掌心上放着五彩的乐高组件：萨米搭的一间房子的残骸。他说，那是我们到伦敦的家；他答应，那是一个我们要去的好地方。

“那里没有炮弹，”他说，“房子也不会像这里一样容易倒塌。”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乐高房子，还是真房子，想到萨米生在一切都毫无保证的乱世，我不禁悲从中来。真实的家园轰然倒塌，沦为废墟。萨米的世界仿佛海市蜃楼，他却憧憬着一个周围建筑不会倒塌的地方。我按原样小心翼翼地将萨米搭的乐高房子放进壁橱。我甚至惦记着拆开，粘上胶水，重新组装，方便长久保存。

“努里，”阿芙拉打破了沉默，“我忙完了。你行行好，带我离开这个地方吧。”

她站在那里，扫了一眼这间屋子，好像她能看得见。

-3-

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仰面躺在天井里。下过雨，我的衣服湿了。这块水泥地上种了一棵树，树根撑裂了地面，顶着我的背。我发现我手中攥着几朵花。我睁眼看去，一个人低头看着我，挡住了太阳。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老头儿？”摩洛哥人笑呵呵地低头盯着我。他转而用阿拉伯语说：“你睡在天井里呢，老头儿？”他向我伸出手，就这个年纪的老人来说，他出奇地健壮，稳稳当当地将我拉了起来。

“老透？”我迷迷糊糊地说。

“老——头儿。”他说着，扑哧一声笑了。“那家商店的老板说老——头儿，老人家的意思。”

我跟着他进门，进了暖烘烘的屋子。他说阿芙拉一直在找我。“她哭哭啼啼。”他说。我是不信的。我在厨房见到她，她已经穿戴整齐，和露西·菲舍尔那天过来的时候一样，端坐在桌前。我没看出她哭过，自从逃离阿勒颇，我没见她或听她哭过。她手指捻着穆罕默德的弹子。我以前试着从她手里夺走，可她不肯放手。

“你可以自己穿衣服了？”我说。但看她脸色阴沉，我立马后悔说了这句话。

“你跑哪里去了？”她问，“我几乎一宿没睡，不知道你跑哪里去了。”

“我在楼下睡着了。”

“哈齐姆说你睡在天井里！”

我浑身一紧。

“他是个好人。”她说，“他答应帮我找你，嘱咐我不要担心。”

我打定主意，出去走走。我还是第一次出门。我人地生疏，林立的店铺虽破败却不失傲气——走起比萨、辣得欢、波兰餐厅、印度帕维尔、织姬。路的尽头是一间便利店，不知谁将阿拉伯音乐放得震天响。我一路寻向海边。这一带的海滩没有沙滩，只有卵石和沙砾，但靠海边的滨海大道有一个供孩子玩耍的大沙坑。一名红衫红短裤的男孩在垒沙堡。天气并不热，可大伙儿觉得热，男孩妈妈给他换上了短衫短裤。孩子铲起沙子，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蓝色的小桶，装满后，用锹柄一丝不苟地摊平。

孩子们举着冰激凌和他们脑袋大小的冰棍撒欢儿。垒沙堡的孩子垒了一座城市，又用塑料纸、瓶盖和糖纸装饰他垒的房屋。他用一只丢弃的袜子和一根棉花糖棍做了一面旗帜。然后，在沙堡中间插上一个茶杯。

孩子站起身，退后一步欣赏自己的杰作。这一幕令人难忘，他用茶杯围着沙堡建了一圈房屋，一个水瓶当作玻璃幕墙的摩天大厦。他一准注意到我看得出神，扭头瞥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然后盯着我。他纯真，专注，与战前的孩子无异。我一时觉得他有话要对我说，可一名女孩抱着一个球，怂恿他过去玩。他犹豫不决，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杰作，又看了我一眼，才撇下沙堡，跑了过去。

我在邻近沙坑的海滨大道坐了许久，看太阳慢慢西移。下午时分，孩子们走了，这地方也安静了，天空乌云密布。我从背包里掏出申请避难的文件。

> 要以难民身份留在英国，你必须在你自己的国家内无处安身，因为你担心在那里遭到迫害。

一道闪电划破长空。雨大滴大滴地落在我手中的那张纸上。

英国。

无处安身。

迫害。

大雨如注。我收起文件，塞进背包，起身向山上的客栈走去。

阿芙拉靠客厅的双开门而坐，几位房客在客厅里徘徊，电视开得震天响。摩洛哥人扬起眉毛。“好啊，老头儿？”他现在能说几句完整的英语了，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

“还好，老头儿。”我说着，挤出了一丝笑容。这让他放心。他拍着膝盖，开怀大笑。我又坐回电脑桌前，出神地盯着我映在电脑屏幕上的脸。我摸了摸键盘，却不敢查看电子邮件。眼睛不住地看向玻璃门。只要起风，揿亮电灯，我都盼着天井里出现穆罕默德的身影。

我推门进院子去找那只蜜蜂，最后发现它翻过了树下的断枝和落英。我一伸出手，它立刻爬上我的手指，爬上我的掌心，收起腿，蜷伏在我的掌心。我带它进了门。

老板娘为我们端来了茶，以及撒着黄郁金根粉的肯尼亚甜点。在我听来，她说的是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她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妇人，小巧玲珑，好像执意要做一个洋娃娃。她穿的那双鞋，木头的大鞋跟直到瘦削的腿根。她绕客厅走了一圈，分发甜点和茶水。她让我想起了一只小象。

摩洛哥人说她是一个会计，在南伦敦一家事务所兼职，其余时间打理这家客栈。宗教会议拨款请她收留我们。她擦洗墙壁、地板，恨不得要洗净我们一路的风尘。从她的气质可见，她的经历并不简单。客厅一角放着一个红木柜。清漆的柜面光亮如水，柜子里摆满了一个个酒杯。她每天都要擦一遍一尘不染的玻璃杯。她站在柜前，拿一块像是从一件男士条纹衬衫上撕下来的抹布——我注意到抹布上还有一枚纽扣。她擦不尽墙上的绿霉、厨房厚如我老皮的油脂，可我看得出，她以照顾我们为荣。她叫得全我们的名字，即使客人来了又走。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本事。她和阿富汗女人聊过，打听她从哪儿买的那条用金线手工织的头巾。

“蜜蜂还活着！”摩洛哥人说。

我看着他，微微一笑。“它是一位战士，”我说，“昨晚下了一夜的雨。如果它不会飞，怕是活不了，至少活不长吧。”

我带蜜蜂出了门，将它放在一朵花上，然后回房伺候阿芙拉就寝。我帮她宽衣解带，挨着她躺了下来。

“穆斯塔法在哪里呀？”她问，“你有他的消息吗？”

“好久没有了。”我说。

“你查看电子邮件了吗？他说不定也在到处找你呢？他知道我们来了吗？”

外面传来一声奇怪的响声，空中一声低沉的呼啸。“你听见了吗？”我问。

“雨打窗户吧。”她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呼啸，一声呼啸，拉得很长，好像要起沙尘暴了。”

“这地方可没沙尘暴，”她说，“只有下雨和不下雨。”

“那你听不见？”

她托着腮，神色凝重。她正要开口，我笑着拦住了她。“今天冷，却是一个大晴天！英国的天气好像疯子！你明天出去吗？我们去海边走走。”

“不去。”她说，“我不能出去。在这个世界，我不愿出门。”

“你现在自由了呀，你可以出去，用不着担心。”

她不搭话。

“今天一个小男孩在海边垒了一座令人叫绝的沙堡，一整座城市，有房屋，还有一栋摩天大楼！”

“真气派。”她说。

曾几何时，她什么都想知道，迫不及待地打听我看到的景象。可她现在提不起兴趣。

“我们必须联系穆斯塔法。”她说。

* * *

夜色令我心烦，妻子的体味令我心烦，那夹杂着玫瑰花香和汗味的体味。她上床前抹了香水。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玻璃瓶，抹了抹手腕和脖颈。房客们还在楼下的客厅谈天，各种语言混杂，令人匪夷所思。不知谁哈哈大笑，楼梯上传来咚咚的脚步声。楼板吱嘎作响，我听得出是摩洛哥人。我听得出他的脚步声，那种犹犹豫豫的步态，乍一听似乎很随意，却有一种特有的节奏。他路过我们的房间，那一刻，我听见一枚弹子滚过木楼板。我听得出那声音。我一跃而起，打开电灯，发现穆罕默德的弹子滚向地毯，我捡起来，在灯下端详横贯弹子的红色脉络。

“怎么啦？”阿芙拉问。

“只是那枚弹子，没什么，你睡吧。”

“搁我床头的梳妆台上吧。”她说。

我依言放下弹子，上了床，这回我背对着她。她手扶着我的背，掌心贴着我的脊梁骨，仿佛在感知我的呼吸。在黑暗中，我睁着眼，因为我怕……

注释：

[1]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30.48厘米。

[2]阿拉伯语音译。一种圆形口袋状面食，由小麦面粉和水发酵后烤制而成。

[3]1英寸=2.54厘米。

夜晚

……降临，我们在法拉杰门，在老城里。我们在一棵酸橙树下等一辆丰田车。一同在等的还有一具男尸。丰田是一辆皮卡，没大灯，金属的栅栏车厢，是平素运牛和羊这类牲口的那种车。尸体的一只胳膊搭着脑袋，仰面躺在车后厢。他二十五六岁吧，穿一件黑工作服和一条黑牛仔裤。我没告诉阿芙拉车厢里还有一具尸体。

蛇头嘱咐我们在这里等。

一道白光突然照亮了尸体的脸。一闪一灭——那只搭在脑袋上的手里攥着一部手机。他的眼睛是褐色的，眉毛很浓，左脸颊上有一道旧伤疤。一条闪亮的银项链刻着他的名字：阿巴斯。

“这地方真漂亮。”她说，“我知道我们到哪儿了。”

这条街曾经葡萄架遮阴，小巷尽头是一段台阶，拾级而上，可到一所学校门口的台地。

“我们快到钟楼了吧。”她说，“转过那边的街角，有一家铺子卖玫瑰味的冰激凌，我带萨米去过，还记得吗？”

* * *

鳞次栉比的楼房后，法拉杰门钟楼的时针闪着绿莹莹的光。十一点五十五分，还有五分钟。我无助地站在那儿，看着她，她的表情因回忆而有了生气。她又笑又哭，一点一点地恢复了活力。她仿佛从一道裂缝一闪而过，不见了。现在和我脸贴脸站在那里，我好像看到了愿望，决心抓住一个幻想，一线生的愿望，阿拉伯的未来。阿芙拉上了年纪，也许会嫌弃这一幕。我突然觉得怕她。手机不闪了。周围又陷入黑暗。

我隐约看见远处圆锥形土丘上火山口模样的阿勒颇卫城。

起风了，风送来阵阵玫瑰花香。

“你闻到玫瑰花香了吗？”我问。

“我抹了香水。”她说。

她手摸进口袋，掏出一个玻璃瓶托在掌心。这是结婚那年我为她定做的。我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家玫瑰花香精提炼厂，我亲手挑的玫瑰。

她嘀嘀咕咕说个不休。她希望来年春天，玫瑰花开时节回来。她要穿一条黄裙子，洒上香水，和我并肩散步。我们从家出发，穿城去山上的集市。到时候，我们徜徉在老集市撑开雨篷的小巷，小巷两边的摊子摆满了各色香料、香皂、茶叶、金银铜器、柠檬干、蜂蜜和香草，我要亲手为她挑一条真丝头巾。

我突然觉得想吐。我告诉过她，集市如今空空荡荡，几条小巷被炸弹夷为平地，原来商贾、游客如织的小巷，如今只剩下大兵、老鼠和猫在游荡。除了一处出售咖啡给大兵的咖啡馆，摊位冷冷清清。阿勒颇卫城如今成了军营，盘踞着大兵，围了一圈坦克。

麦地那集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市场之一，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在那里埃及、欧洲、中国等地的商贾云集。阿芙拉说起阿勒颇，仿佛那是故事中的仙境。她仿佛忘却了一切，战争前的岁月，暴动，沙尘暴，干旱，忘却了我们是如何挣扎着生存的。

尸体手中的手机又亮了，不知谁有话要对他说。酸橙树枝头栖着一只戴胜鸟，眼睛乌黑闪亮。鸟儿展开翅膀，手机的灯光照亮了它黑白相间的羽毛。我不忍看那灯光，跪下身，从他僵硬的手指中剥下手机，塞进我的背包。

钟敲响了十二点。远处隐约传来引擎声。阿芙拉挺直身子，惊恐万状。一辆丰田皮卡关了车灯，上了弯道，车轮掀起一阵灰尘。司机下了车。他秃顶，粗眉大眼，留着胡子，穿黑T恤、军裤、军靴，腰上挂着腰包，里面别了一把手枪，俨然一副政府军打扮。他理了头，又修了胡子，这是障眼法，以防被阿萨德[1]的沙比哈民兵捉住。

他站在那里，久久地打量着我。阿芙拉在灰烬中挪着脚。那人没有看她。

“你们叫我阿里吧。”他终于说，然后又一笑，堆出满脸的皱纹。他

的笑容让我觉得不自在，这种笑让我想起了另一种笑：萨米的奶奶从集市带回来的一个上发条的小丑。阿里的笑容突然一收，眼睛在黑暗中扫了一圈。

“怎么了？”我问。

“我听说是三个人。”

我指了指地上的那具尸体。

“太不巧了。”阿里的声音中透着出乎意料的伤感，他勾着脑袋，低头久久地盯着那具尸体，然后跪下身，从尸体手指上摘下金婚戒，利落地套在自己手上。他叹了口气，抬头盯着钟楼，又看了看天空。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今晚天气晴朗，满天星星。还有四小时才日出，要想凌晨四点越过边界，就必须在凌晨三点前赶到阿尔玛纳斯。”

“要走多久的路？”阿芙拉问。

阿里才看见她似的，打量了她一眼，然后眼睛盯着我答道：“不到两小时。你们不要坐前排，到后面去。”

皮卡后车厢站着一头奶牛，车厢内遍地是牛粪。我扶阿芙拉上了车，司机嘱咐我们蹲下去，免得被人看见。如果被看见了，狙击手打的就不是奶牛了。奶牛呆呆地盯着我们。司机发动引擎，丰田车尽量悄无声息地穿过一片废墟的大街，翻过满地的瓦砾。

“手机响了。”阿芙拉说。

“你说什么？”

“我感觉它在我腿上震动，就在你的包里。谁打来的？”

“不是我的手机。”我说，“我的手机关了。”

“那是谁的手机？”

我从背包掏出手机，五十五个未接来电。手机铃又响了。

祖吉特·阿巴斯：阿巴斯的妻子。

“谁呀？”阿芙拉问，“你接呀。”

“把你的头巾给我用用。”我说。

阿芙拉从头上解下头巾递给我。我用头巾裹住脑袋，然后才接电话。

“阿巴斯！”

“我不是阿巴斯。”

“你在哪里，阿巴斯？”

“哦，对不起，我不是阿巴斯。”

“他人呢？能请他接个电话吗？他被捕了吗？被他们捉去了？”

“阿巴斯不在这里。”

“可我跟他说得好好的，电话就断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不久前，大约一小时吧。请你让他接我电话。”

这时候，皮卡停了，关掉了引擎，脚步声由远而近。司机扯下我的头巾，往后面一扔，我觉得眉心一凉。

“你糊涂了？”阿里说，“你们不想活了？”他拿枪顶了顶我的额头，怒目圆睁。阿巴斯的妻子在手机上一遍遍地喊着：“阿巴斯，阿巴斯，阿巴斯……”

“把手机给我！”蛇头说。我只好把手机递给他。车这才出发。

我们直奔阿勒颇以西二十公里外的乌鲁姆库布拉镇。我们迂回穿过老城的废墟。城西一带被政府军占领，叛军盘踞城东。目睹这一切的小河在两军对垒的无人地带穿城而过。谁要是在政府军一侧往凯科河扔东

西，最终会漂到叛军一侧。我们来到城边缘，路过一幅巴沙尔·阿萨德硕大的广告牌，即使在夜色中，也能看见他钻石一般闪亮的蓝眼睛。海报原封不动，纤尘不染。

车上了双车道，眼前豁然开朗，路两旁是黑色的旷野，桑树和橄榄树的蓝影在月光下摇曳。叛军和叙利亚政府军在死城一带交战，那数百座早已废弃的古镇散落在阿勒颇郊外的四野。在这片蓝色的废墟上，我努力忘却我熟悉的一切，我听到的一切。我想象它未染炮火和硝烟，就好像巴沙尔·阿萨德的蓝眼睛。事已至此，无力回天。十字军城堡、清真寺、教堂、镶嵌工艺、古市场、房屋、家园、心上人、丈夫、妻子、儿女。儿子，我想起了萨米的眼睛，一关灯就变得晶莹闪亮的眼睛。

阿芙拉一声不吭。她披散着头发，那颜色仿佛天空。我看她坐在那儿掐自己，白皙的脸显得越发苍白。我闭上眼睛。再睁眼，发现我们到了乌鲁姆库布拉镇，眼前是被炮弹炸成骨架的卡车。司机绕路过来，说要等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

这地方空荡荡的，不见人烟，认不出从前的模样。阿里情绪激动。“我们必须在日出前赶到，”他说，“否则休想成功。”

黑洞洞的两栋楼中间闪出一名骑自行车的汉子。

“你们别出声，让我来。”阿里吩咐，“现在什么人都有。他说不定是个奸细。”

等那人走近，我发现他面如死灰。这个人不可能是奸细，但阿里不敢掉以轻心。

“请问你们有没有水？”那汉子问。

“没问题，朋友。”阿里说，“我们有水。”他从副驾驶取出一瓶水，递给那汉子。他好像一百年没喝过水似的，一饮而尽。

“我们还有些吃的。”阿里从一只口袋里掏出一个西红柿。

男子伸出手，摊开手掌，仿佛要接过一块黄金。他随后站在原地，掌心托着西红柿，一动不动地一一打量我们。“请问你们要去哪里？”他问。

“我们去探望姑妈。”阿里说，“她得了重病。”

他指着前方，告诉我们要走的路，随后一言不发地将西红柿装进自行车的车篓，跨上车，掉过车头。但他没有骑走，在路上绕了一个大圈子，折了回来。

“对不起，”男子说，“我忘了，我有要事相告。”他抹了一把脸，抹去了脸上的一部分灰尘，脸颊上的指痕中露出白皙的皮肤。

“我喝了你们的水，拿了你们的西红柿，如果一声不吭就走，我算不得一个好人。不知你们是死是活，我心里也不踏实。如果你们走我刚才说的那条路，不出五公里就有一座水塔，塔顶上藏着一名狙击手。他会看见你们。我劝你们不要走这条路。”他指着一条通往乡间小路的土路，详细解释从什么地方可以折回原来的路。

阿里不愿再等那对母子，我们决定信这个汉子一回，绕道，右拐上来往宰尔代纳和马拉特·米斯林两个镇的那条乡间小路。

“我们到什么地方了？”车在乡间小路飞奔，阿芙拉问我，“你看到什么了？”

“绵延几英里的葡萄和橄榄树，朦朦胧胧的，但很漂亮。”

“还是原来的样子？”

“好像从未经历过战火。”

她点了点头。我想象着没有战争，我们当真是去探望生病的姑妈；等我们到家，大街小巷和乡亲一如既往。在一个完整的世界与阿芙拉相守，这才是我盼望的生活。

皮卡在乡间小路悄无声息地颠簸，我强撑着不敢闭眼。在未经战火的星辰下，在未染硝烟的葡萄藤间，我闻到了夜来香和远处飘来的淡淡玫瑰香。我脑海中浮现出一片浩瀚的玫瑰田，月光下的红玫瑰在朦胧的田野里闪烁、摇曳。黎明时分，工人过来，将厚厚的花瓣装进竹筐。随后我看见相邻田中的养蜂场，蜂巢里是一排排蜂房，而蜂房上是无数个紧密排列的精巧的金黄六角形。工蜂嗡嗡地在蜂房顶和蜂箱两侧的洞进进出出，从腺体吐出蜂蜡，嚼碎，垒出一排又一排对称的、直径五毫米

的正六边形，宛如层层叠叠的水晶。蜂王在王笼中，几只随从蜂相伴左右，蜂王的气味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蜂群。嗡嗡声，悦耳轻柔的嗡嗡声，永不停歇，蜜蜂绕着我飞舞，掠过我的脸，被我的头发粘住，挣扎着抽开身，向远处飞去。

我随后想起了穆斯塔法，他每次西装笔挺地从大学来养蜂场，都要带一扁瓶咖啡、一背包书和资料。他脱下西装，换上防护罩，陪我检查蜂巢。蜂蜜的浓度、气味、口味，伸手指蘸一蘸，尝一口。“努里！”他喊道，“努里！我觉得我们的蜜蜂产的是世界上最好的蜂蜜！”过后，等到太阳落山，我们暂搁蜜蜂，穿过熙熙攘攘的大街，穿城回家。萨米趴在窗口，一副犯了错误的模样，苦着小脸等我。阿芙拉推开大门。

“努里，努里，努里。”

我睁开眼睛。“怎么了？”

阿芙拉的脸凑近我。“你哭了。”她说，“我听见你哭了。”她用双手揩去我的泪水，然后盯着我的眼睛，好像能看见似的。那一刻，我也看着她，看懂了她，那个我失去的女人。她陪在我身边，她胸怀坦荡，心若无尘。这一刻，我不再害怕旅途的坎坷，前方山高水远。可她的眼睛转瞬又失去了生气和光泽，她离开我，坐了回去。我知道我不能强求她陪着我，也想不出能挽回她的话。我只能顺其自然，等她回来。

我们绕过马拉特·米斯林，然后重返那条双车道。车翻过一座山，穿过哈兰纳布什镇和卡法纳比之间的山谷，终于到了阿尔玛纳斯。前方是土耳其边界的大型探照灯，掠过的灯光将平原照得如同白昼。

阿尔玛纳斯和土叙边界隔一条阿斯河，这条河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司机开到树林下的暗处停下来，领我们上了一条林中小道。阿芙拉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还时不时地绊一跤，我只好揽住她的腰，提着她。可夜色中我眼前一片模糊，小动物在树枝和树叶中蹿来跳去，不远处传来说话声。出了树林，我看见河堤上站着三四十个人，仿佛鬼影。一名男子将一个小女孩放进一个大炖锅里——我们通常用来做粉蒸羊肉的那种锅。锅上拴了一根长绳，方便对岸的人将锅拉过河。男子扶小姑娘在炖锅里坐好，而她放声大哭，搂住他的脖子不肯松。

“别这样，上去。”男子说，“你和这些好心人先走，我到对岸接你。”

“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走？”她说。

“我答应你到对岸接你。别哭了，别叫人家听见了。”可小姑娘偏不听。他一把将她推了进去，狠狠地扇了她一记耳光。她手捂着脸，目瞪口呆地坐了回去。对岸的人收线，锅被拉走了，越来越远。等她出了视线，男子跌坐在地上，失魂落魄地抽泣。我知道父女俩从此天各一方。这时候，我回头望去。我不应该转身离开那群人，回望夜色下我要抛别的故土。我看见林中的空地，我来时的那条路。

-4-

客栈又住进了新房客。他削肩驼背，佝偻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就好像T恤下长了一对翅膀。他和摩洛哥人搭上了话，两个人费力地用一种双方都不熟悉的语言交谈。摩洛哥人好像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叫迪奥曼德，科特迪瓦[2]人。他说话的时候，时不时瞟我一眼，可我并没有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

蜜蜂还活着。我去天井，发现它伏在我当初放下它的那朵花上。我哄它爬上我的手，带它进了客厅。它现在沿着我的胳膊往上爬。大多数时候，我眼睛不离天井的门，我盯着玻璃门上迪奥曼德的影子和门后斑驳的树影。

“我那会儿在加蓬[3]打工。”迪奥曼德说，“听人说利比亚好，机会多。我朋友说那里乱，但现在安全了，所以我打定主意，去找一份好工作。我花了一万五千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4]，坐了八天车，才走出沙漠。可刚出沙漠，我就被逮捕了，被投进了监狱。”他说话的时候胳膊肘支着膝盖，只要一动，肩胛骨就高高地耸起，我还以为他要展翅高飞。他又高又瘦，高高曲起膝盖，人好像折成了两叠。

“我们饿着肚子走了三天，”他接着说，“那么多人，只有一点面包和水。我们还挨打，老是挨打。我不清楚他们的身份，后来他们索要两千非洲法郎，才肯放我。我打电话给家人，可始终不见钱汇过来。”

他挪了挪身子，修长、乌黑的手指扶着膝盖。我回头看了他一眼，看了一眼他粗大的指节和暴突的眼睛。小伙子皮包骨头，仿佛被鸟啄尽了身上的肉，恍若一具尸体或一栋被炸毁的大楼。他和我四目相遇，对望了片刻，随后抬头看着房顶裸露的灯泡。

“喂，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老头儿？”摩洛哥人说，他懒得听他啰唆。

“三个月后，叛军民兵冲进监狱，放了人质，我才重见天日。我辗

转到了的黎波里[5]，找到了朋友，寻了一份差事。”

“天可怜见！”摩洛哥人说。

“可新雇主一分钱都不给我。我找他讨薪水，他反而扬言要杀了我。我想回加蓬，可苦于回家无门，这才上了一艘横渡地中海的偷渡船。”

摩洛哥人在扶手椅上欠了欠身，顺着小伙子的目光看向屋顶的灯泡。

“你辗转到了这里。你怎么来的？”

“说来话长。”迪奥曼德说。可他不愿多说，他好像生气了。也许注意到了这一点，摩洛哥人敲了敲小伙子的膝盖，换了个话题，告诉他这地方人奇怪的风俗。

“运动鞋搭西装，谁这样搭来着？而且他们穿睡衣出门！你说说！”

“这是运动服。”迪奥曼德指着自己的衣服说。

老人家晚上一般穿睡衣睡裤，可到了白天，他一身蓝灰色西装，规规矩矩地打上领带。

我等他们各自回房，才踱出客厅门，进了天井，将蜜蜂放回那朵花上。街上的车声平缓，微风轻拂，掀动树叶。感应灯的传感器没发现我。夜色宜人，一轮满月高悬天空，这时候，我觉得我身后有人，一回头，发现穆罕默德坐在地上玩弹子。他将弹子沿着水泥地上的裂缝滚。他脚边是一条一点一点爬向水坑的蚯蚓。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努里叔叔，”他说，“我赢了这条蚯蚓！它叫哈比卜。你想对哈比卜问个好吗？”

他拾起蚯蚓，高高地举给我看。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问。

“我来找钥匙，我想出去。”

“什么钥匙？”我问。

“我觉得在那棵树上。挂在那儿，可我不知道是哪一把。”

我转过身，只见树上挂着一百多枚金钥匙，在微风中旋转，在月光下闪烁。

“你能给我摘下来吗，努里叔叔？”他说，“我够不着，哈比卜累坏了。”

我盯着悬在他指间的哈比卜。

“行。”我说，“可你怎么知道你要的是哪一把？”

“你全摘下来，我一把一把地试，试到能开的那一把不就行了吗？”

我去厨房找了一个搅拌钵。穆罕默德坐在地上，耐心地等我回来。我开始从树上摘钥匙——天井有一架梯子，我搬来够那把挂得高高的钥匙。钥匙很快装到了钵口，我看了又看，确定树上一把钥匙不剩。我端着钵，转过身，却发现穆罕默德不见了。蚯蚓一点一点地爬进水坑。

我端着钵进了门，上楼回到卧室，我将钵放在阿芙拉一侧的床头柜上，挨着那枚弹子。我轻手轻脚，生怕吵醒了她。我挨着她躺在床上。她面向我，闭着眼睛，脸颊枕着双手，看得出她睡得很沉，因为她的呼吸舒缓、深沉。我毫无睡意，翻身向另一边，对着黑暗出神，思绪把我带回……

注释：

[1]即巴沙尔·阿萨德（1965—），叙利亚总统，2000年7月就任。

[2]西非几内亚湾沿岸国家。

[3]中非国家。

[4]简称“非洲法郎”，是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统一货币。科特迪瓦是八个成员国之一。

[5]利比亚首都。

伊斯坦布尔

……我遇到穆罕默德。

阿斯河对岸拦了一道铁丝网，网上破了一个两米见方的口子，如同张开的大口。大家将行李扔过铁丝网，从口子里把婴儿递过去。天黑沉沉的，蛇头嘱咐我们趴下，手脚并用地爬过尘土飞扬和欧洲厥丛生的平原。

一进入土耳其，我们徒步穿越连片的小麦田和大麦田，那种感觉，好像走了一百英里之遥。阿芙拉扶着我的胳膊，天热难耐，她却不住地哆嗦。走了将近半小时，远远看见一个孩子背对着太阳奔上大路。他向什么人挥了挥手，然后折下大路，向几座房屋跑去。

我们来到一座村子。低矮的平房、露台和敞开的百叶窗，村民纷纷向窗外张望，还有人走出家门，站在路边，好像看巡回马戏团一样好奇地瞪着大眼睛。村口摆了一条放着塑料杯和一壶壶水的长桌。我们停下来喝水，村妇拿来毛毯，将面包、樱桃和小袋装的坚果分发给我们，然后退到一旁，目送我们离开。我事后才明白，我误以为的好奇其实是担忧——换位思考，如果是我眼睁睁地看着几百个深受战乱之苦的人奔向未卜的前程。

我们又走了至少一小时，风越刮越猛，吹得我们走不动路。我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污水味，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开阔的旷野，到处是帐篷和裹着毛毯睡在垃圾中的人。

我在几棵树下找了一块空地。这里有一种久违的平静。在叙利亚，寂静隐含着危险，随时可能会被一发炮弹、炮火或大兵笨重的脚步震碎。远处的叙利亚方向，大地隆隆作响。

山里吹来的风捎来了雪的味道，白雪皑皑的贾巴尔·艾尔-谢赫山历历在目。许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雪，叙黎两国以贾巴尔·艾尔-谢赫山的分水岭为界，叙利亚在左，黎巴嫩在右，站在山巅，可以遥望远方的

大海。我们将一个甜瓜浸在河里，甜瓜被冻得裂开了，母亲吃着冰镇绿水果。我们去世界之巅做什么？

我旁边的一个人说："好不容易处出了感情，他们却走了，又是一个人了。"那人面容憔悴，头发乱蓬蓬的，满脸污垢，他裤子上满是污渍和尿渍。夜色中传来野兽的嚎叫，我闻到了尸臭。那人给了我一瓶水，嘱咐我把它坐在屁股下，等焐热了再喝。夜来了又去，太阳升起。一觉醒来，地上放着食品和一条新毛毯。不知谁送来硬面包、香蕉和奶酪。阿芙拉吃过饭，头枕着我的肩膀又沉沉睡去。

"你是哪里人？"那人问。

"阿勒颇。你呢？"

"叙利亚北部。"他不说具体的地址。

他从烟盒里掏出最后一支香烟，点上火，慢悠悠地抽着，望向对面的荒地。他当年也许是一位壮实的汉子，如今却瘦得皮包骨头。

"请问你贵姓？"我问。

"我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他说着，任烟头落在地上。他语气平静，说完这一句，不再多话。但又似乎若有所思。"有人……"犹豫了许久，他最后说，"有人来这里已经有一个月了。你最好背着相关部门找一个蛇头。我手上还有点钱。"他瞥了我一眼，眼巴巴地等我的下文。

"你有办法？"我问。

"我向许多人打听过，有一趟去邻镇的公交车，我们可以在那里找一个蛇头。我见人去过，没回来。我希望有个伴儿。"

我一答应陪他去，他就告诉我，他叫埃利亚斯。

那天余下的时间，埃利亚斯身负使命。他找了不少人，又借我那部电量所剩无几的手机打了几个电话。到了下午，他已经谈妥，我们三个人去邻镇见一个蛇头，从那里去伊斯坦布尔[1]。想到这事轻松搞定，着实不可思议。那里有一个有组织的团伙，专门为我们这种有幸出得起钱的人服务。

第二天，我们步行去汽车站，坐公共汽车去邻镇。在那里见到了蛇头，一个五短身材、患气喘病的男人，一双眼睛苍蝇似的到处乱瞟。他开车送我们去伊斯坦布尔。到了伊斯坦布尔，埃利亚斯寸步不离我们。高耸、明亮、新旧交错的建筑簇拥马尔马拉海和黑海交汇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我都忘了大楼还能耸立，还有一个安然无恙的世界，不像阿勒颇那样沦为废墟。

晚上，我们在蛇头租的公寓里打地铺。公寓有两间卧室，女人住一间，男人住另一间。我住的卧室的墙上挂着原主人的全家福，相片被太阳晒得褪了色，不知他们姓甚名谁，现在何方。从海上吹来的风有了寒意。风捎着狗叫声和车声呼啸着钻进木门和窗缝，但这里总归比无遮无拦的野地暖和，至少有卫生间，有遮风避雨的屋顶。

每天一早，鸟儿刚放开歌喉，大伙儿便翻身而起，跪地祈祷。除了等待，我们别无办法。蛇头每次从藏身处回来，都要向我们通报天气和海况。我们不能顶着这么大的风冒险渡海。他一走，大伙儿便聊开了，说谁谁没去成希腊，一大家子，男人、女人和孩子，全都葬身海底。这些话题，我一般不参与，我默默地听着，等大家恢复安静。阿芙拉坐在靠窗的一张柳条椅上，脑袋偏向左边或右边，不放过每一句话。

我向她走过去，她告诉我："努里，我不想走。"

"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为什么不能？"

"如果待在这里，我们就要住一辈子难民营。那难道是你想要的生活？"

"我别无所求。"

"我们的生活将陷入困境。我怎么工作？"

她不吭声。

"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没有理由要放弃。"

她嘀咕了一句。

“穆斯塔法等着我们。你不想见达哈卜了？你不希望有个安身之所，不用担惊受怕？这种日子，我过够了。”

“我怕水。”她终于说出了实话。

“没有你不怕的。”

“你瞎说。”

这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小男孩，七八岁的年纪，盘腿坐在地上，拿一个弹子在地砖上滚来滚去。他有些怪怪的，拒人于千里之外，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好像孤身一人。

过了一会儿，我出门上了露台，那孩子跟着我。挨着我站了片刻，脚不停地挪来挪去，擤擤鼻涕，在牛仔裤屁股上蹭蹭。

“我们会掉到海里吗？”他仰起小脑袋，睁着和萨米一样的大眼睛问我。

“不会。”

“和那些人一样？”

“不会。”

“风会把船掀翻吗？船会沉到海里吗？”

“不会。就算翻了，我们还有救生衣。不用担心。”

“真主——保佑——他会救我们吗？”

“会。真主会救我们的。”

“我叫穆罕默德。”小男孩说。

我伸出手，他像个小男子汉，接过我的手握了握。

“很高兴认识你，穆罕默德。我叫努里。”

孩子又仰着小脑袋盯着我，这次眼睛睁得更大，充满了恐惧。“可那群男孩被砍头的时候，真主为什么不救他们？”

“谁砍了他们的脑袋呀？”

“他们排成一排，等待着。他们没穿黑衣服，所以才被砍了脑袋。我爸爸说那是因为他们不穿黑衣服。我穿了黑衣服，你瞧！”

他扯着自己污渍斑斑的黑T恤。

“你都说些什么呀？”

“我爸爸后来给了我一把钥匙，告诉我去找一栋房子，房子在什么地方。他嘱咐我进去之后锁上门。我到了那里，却发现房子没有门。”他从屁股口袋掏出一把钥匙，拿给我看，好像盼着找到它能打开的那扇门。随后他又将钥匙揣进了口袋。

“真主愿意到海里救我们吗？到了海里，他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愿意，他愿意护送我们渡海。”

穆罕默德的肩膀放松了。他又挨着我站了好一阵。我看着他的黑牛仔裤、黑T恤、肮脏的指甲和黑眼睛。日子久了，我才发现没人理会穆罕默德。在阳台上一番交谈后，他经常瞅我一眼，看我在什么地方。也许我让他觉得安心。

来这里的第三天，我出去散步。一条水泥路通往一片树林深处，沿小路走去，树林尽头是高大的楼宇。天高云淡，天气和叙利亚无异，也许稍微冷些。因为污染，天雾蒙蒙的，尤其是早晨，水面、街头飘浮着灰色的浓雾，雾不如冬天的霜清爽、干净，充斥着城市的尘嚣和人情冷暖。

第四天，埃利亚斯决定和我一道出去散会儿步。除了偶尔聊几句天气，他难得开口。每天聊的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些微不足道的变化，比如“今早的雾浓些”，要不就是“今晚的风大了”。他总是说些一眼就能看见的事，天气成了我们的头等大事，我们等着风浪平息，继续我们的旅程。

走着走着，我注意到了别的东西，比如猫，看到猫，我又想起了阿

勒颇。它们懒洋洋地醒来，整天伏在暗处等吃的。还有街头冷不丁蹿出的流浪狗，邋里邋遢，一身受伤、生病或事故留下的新伤旧痕。它们一色的浅褐色，偶尔有一两只深褐色的猫，看不出分别。狗徘徊在餐馆后的胡同、小巷，等着人施舍一盘残羹冷炙，或者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穿梭。晚上，伊斯坦布尔的野狗常常呼朋唤友，在城里撒欢。到了早晨，它们则蜷缩在塔克西姆广场咖啡馆前的桌椅下。它们只是躺下来打个盹，恢复忙活了一夜消耗的体力。街头的行人行色匆匆，大部分人对它们视而不见。狗却不然，它们睁着半月形的眼睛，脑袋枕着爪子，看孩子们在车流中穿梭，敲车窗，卖力地将瓶装水推销给来往的司机。

我经常看见一家人徘徊、穿梭在街头。有的光着脚，走累了就在人行道席地而坐，休息片刻；还有的难民在集市摆摊，兜售手机充电器、救生衣和香烟等必需品，攒去下一站的路费。

我时常忘了我是其中一员。我就像一条流浪狗，每天坐在同一张长凳上，看黄色的出租车绕过开满了虞美人的转盘。我贪婪地嗅着烧烤店和烤肉铺里烤肉扦子在柴火里发出的香味，刚出炉的或由每天沿街兜售的小贩推着的面包圈喷香扑鼻。玻璃展示柜里陈列着生汉堡，一身传统服装的女人在沿街店铺的橱窗里现做法式薄煎饼。我观察难民小孩如何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技巧。这些小生意人，幸运人。如果见到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集市上的小摊，与贫民区和犹太人区一路之隔的伊斯迪卡尔沿街的餐馆和路灯，萨米的小脑袋里会冒出什么念头？他会拽着我的手跑进巧克力店吗？阿芙拉最爱逛的是时装店、书店和糕点铺。

到了蛇头的公寓，阿芙拉又不愿外出了。每次散步回来，我都要和她聊土耳其的建筑、街头的汽车、喧嚣的大街、食品和流浪狗。如果带了零钱，我会为她带一个芝麻面包圈。她爱吃，尤其是热乎乎的面包圈，她将面包圈一掰两半，分一半给我。阿芙拉从来不愿一个人吃独食——那是她一贯的风格。我没提街头的孩子，不希望她脑海中浮现出他们，为他们所累，害她深陷心中逃不脱的坑道，不能自拔。

每到晚上，流浪狗纷纷走上街头的时候，阿芙拉便心绪不宁。她和另外几个女人住在隔壁，每晚她都要在手腕和脖颈抹上玫瑰香水，就好像一会儿要出门。我不得不和另外十个大男人共处一间卧室。我想念阿芙拉。这些年来，头一回我不能陪在她身边。我想念她轻柔、均匀的呼吸。我想念她手捂着我的胸口，摸我的心跳。我惦记我的妻子，夜夜失眠。我知道，到了晚上，她偶尔会忘了自己不在阿勒颇。她心里产生错觉，推门来到走廊。我听出她走在地砖上的脚步声，连忙起来赶到过道

去迎她。过道一边是一排长窗，天花板吊得高高的。

“努里，是你吗？我睡不着。你也醒着？”

“我醒了。”

“我睡不着，想出来走走。”

“天太晚了，再说不安全。我明天陪你去。”

“我想去看看卡米德和他凉在晾衣绳上的大裤衩。”

卡米德是阿芙拉的叔祖父，和我们住一条街，他家门口是一片旱地，挂着一架铁秋千和滑梯。傍晚，阿芙拉经常带萨米去荡秋千，拿卡米德的大裤衩打趣。

我双手捧着她的脸，吻她的一个眼皮，然后再吻另一个眼皮。私底下我希望我能吻杀她，吻得她长眠不醒。她的心思吓坏了我。她看得见的、想得起的，都藏在她的眼底。

过了几天，我出门去找工作。街头推销救生衣和香烟的难民太多，大家都没有执照或许可证，都属于非法打工。我没费多少力气便找到了一份洗车的工作。埃利亚斯过来给我搭手。我们一道工作，擦去车身上城市的烟尘和灰尘。我们偶尔从鞋盒或手套盒顺手拿点顾客不会注意或不太在乎的小东西——成包的口香糖、喝过的瓶装水、零钱。埃利亚斯从烟灰缸收走烟蒂。洗车店老板是一位六十岁的土耳其人，一天抽三包烟，对我们却吝啬得很。我们来伊斯坦布尔已经三个星期，天气依然没有好转，一点外快和打发时间的差事，对我们不是坏事。

一天下午，洗车收工后，我沿塔克西姆广场逛到一家网吧。我的手机坏了，我想看看穆斯塔法是不是想办法联系我。我心里有数，只要他活着，活得好好的，他一准会给我发邮件。我不会看错。进了邮箱，我看见他发来三封电子邮件。

* * *

亲爱的努里：

盼你能收到我写给你的这封信。我每天都惦记你和阿芙拉。不

辞而别，我实属无奈，也觉得过意不去。如果我不走，他们会找到我，置于我死地。愿得到你的理解和原谅为盼。

我每天都纳闷我们怎么生在这个世界，生活何以如此残酷。大多数时间，我都不愿苟活。我深为这个念头所苦，我独自一人承受煎熬。我深知，这里的人无不深陷于自己的苦楚之中，不能自拔——一位男人抓着膝盖，哼着小曲，彻夜晃个不停，努里。他哼的那首摇篮曲让我黯然神伤。我想问他当初为谁唱的这支曲子，抑或为他唱这支曲子的是谁。可我不敢听他的回答，于是我不断地递香烟给他，我只能这么办，因为他只有抽烟的时候才能消停几分钟。我要是能失忆该有多好，我希望我能忘却最近几年我了解和看到的这个世界和一切。幸免于难的孩子们，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们如何在这样一个世界生活？

旅途并非一帆风顺。我取道土耳其、希腊，之后越过边界，进入马其顿，可那里的情况日益复杂——我被捕，被驱逐出境，被送上一辆去保加利亚的火车，如今身在一个设在树林里的难民营。我是借在这里结识的一个小伙子的手机发的这封邮件。这里到处都是大帐篷，睡的是一张挨一张的双层床。我觉得只要起一阵风，就能把帐篷和床一股脑儿掀翻。难民营附近有一个火车站。来往车站的都是老式火车，大家争相跳上车，指望乘车去塞尔维亚。我迄今不曾想过跳上一列这样的火车。

送饭的推车刚来，我们等着打饭，沙丁鱼和面包。这是我们每天的伙食。如果能有幸逃出这里，我这辈子不会再碰沙丁鱼。

盼复。祈祷你们平安。

表兄 穆斯塔法

2015年11月22日

* * *

亲爱的努里：

我现在在塞尔维亚一个难民营，它紧邻一家工厂。这是一个地处铁路尽头的工业区。我现在到了铁路的尽头。但愿这不是一个坏

兆头，但愿我不会止步于此。我从保加利亚登上一列火车，火车开了一天一夜，将我带到紧邻一座村庄、四周围了铁丝网的一个难民营。我出不去——难民营有看守，难民按序离开。车站没有月台。长途汽车开来，我看见人们爬一架梯子上去，他们离开了难民营。难民营有一位失语的姑娘——她想必十七八岁吧，她母亲每天为她祈祷，希望她能开口说话。姑娘张开嘴，却发不出声。我不知道禁锢在她心里说不出来的话是什么。她和那天在河边哭着要爸爸的男孩截然相反。可谁知道这位姑娘经历了什么苦难，目睹了什么惨剧？

这里太安静，可安静中充斥着喧嚣和愤怒。我刻意回想蜜蜂的叫声。我闭上眼睛，刻意寻找一丝启发，想象那片田野和蜂房。随后我记起的却是火，我想起了菲拉斯和萨米。你我的儿子去了蜜蜂去的地方，努里，那里鲜花盛开、蜜蜂飞舞。在那里，有真主为我们保佑他们平安，等此生走到尽头，我们再父子团聚。

我累了，努里。我过够了这种日子，我想念我的妻子、女儿。她们母女俩在等着我，我不敢说我能不能见到她们。母女俩在英国安好，等着获准避难。如果能通过，我去了也不必太费周折。

我必须前行，如果你在读这封信，那我劝你不要气馁。钱能省则省——蛇头千方百计地搜刮你，但请你记住，前方的路还很长，你必须学会讨价还价。人不像蜜蜂，人并不互相协作，没有真正的大义感——我如今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一个星期没吃沙丁鱼了。我们在这里吃的是奶酪和面包，隔三岔五还加一根香蕉。

穆斯塔法

2015年12月29日

最后一封邮件是用英语写的：

亲爱的努里：

我在临近德国边境的一座奥地利军营待了一天。奥地利相关部门的人员审查了我们，取了指纹，然后将我们送到了德国一家山区

青年旅社。这里的冬天异常寒冷——我们住在山巅的一栋老屋里，头顶是流云，四周是白雪。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了外黎巴嫩山脉，想起了我的父亲和祖父，想起了跟他们在养蜂场了解蜜蜂的日子。但这座山阳光明媚，可以俯瞰大海。绵延的山峦静谧、白雪皑皑，不知起于何处，止于何方。

我想去法国。一位好心的看守答应用他的手机帮我发一封电子邮件，为我写了这封信。我又给我妻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她还在等着我，为我祈祷。我为她祈祷，也为你和阿芙拉祈祷。未收到你的回复，但我不愿胡思乱想。

你的好友 穆斯塔法

2016年1月20日

我呆坐了片刻，猜想他离开德国之后的情况。现在是二月初，他是否到了法国？是不是活着，是否安好？我回想我第一次去山中的养蜂场，是的，那里阳光明媚，放眼望去，山下的湖水波光粼粼。穆斯塔法陪我参观，他当时还年轻，年近三十吧，我不过十八岁。他穿着短裤和人字拖，全然不将蜜蜂放在眼里。

“你不怕吗？”我战战兢兢，东躲西让。

“我懂它们呀。”他答道，“我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发怒。”

“你怎么知道的？”

“它们释放味道和香蕉一样的信息素。”

“香蕉味？！”

他点了点头，对我的反应非常满意。“别的蜜蜂闻到了，就知道它要进攻了。”

“它们要是被惹火了的话，你怎么办？”

“我静静站好，一动也不动，佯装自己是一棵树。”

他随后站好，仿佛一尊高大的雕像。他手遮着眼睛，笑了。我学他

一动不动地站好，屏住呼吸看几百只蜜蜂围着我飞舞，或者说感觉有几千只蜜蜂绕着我嗡嗡飞舞，围着我编织一条看不见的网，将我团团包住。可一只蜜蜂也不落到我身上。

“你瞧，”他压着嗓子说，“你瞧，你要放松一点，自然一点，这样就没事了。”

亲爱的穆斯塔法：

自从你一月发了最后一封信，至今杳无音讯，不知你是否到了法国。我唯愿你此刻已身在英国，和你的妻女团聚。我记得第一次去山里参观蜂房，此情此景，依然历历在目。我们当年太年轻，不知今后的日子，可就算当年知道，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我们怕是吓得活不下去，吓得战战兢兢，不知何去何从。我真希望重返当年，我站在那里，蜜蜂绕着我飞舞，我争分夺秒地学习，它们不是我的敌人。

我现在在伊斯坦布尔。我、阿芙拉和另外二十个人待在蛇头租的公寓里，等着去希腊，可现在风太大。这里有一个小男孩，和萨米一般年纪。他孤身一人，我不知道他的家人出了什么变故。我不敢往下想。他信任我，我现在照顾他。

我知道前方的路很长。有时候我觉得再也迈不动一步，可我心中怀着一个到英国和你们相聚的梦，是这个信念支撑我前行。我手里有钱和护照。看到有些人一无所有，我觉得庆幸。盼复。

努里

2016年2月1日

我当晚回到蛇头的公寓，将找到的东西都送给了穆罕默德：几包口香糖、几枚硬币、一把铅笔刀、一支钢笔、一枚钥匙扣、一根胶棒和一幅地图。

穆罕默德最喜欢的是地图。他将地图铺在地上，小手指指着地图上的公路和山峦。他从阳台的花盆里找来小石头，拿钢笔在石头上画人脸。他画了一家人——父亲、母亲、奶奶、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推着他们划过地图，就好像他们走在路上。晚上，我发现他趴在地图上睡

着了，我抱起他，扛在肩头上，带他回卧室。我轻轻地将他放在毛毯上。穆罕默德一动不动，沉浸在自己的梦中。

“我们就要走了。”第二天晚上，我对埃利亚斯说。他站在阳台上，仿佛一尊古老的雕像。他新开了一盒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里，点上火，盯着远处的树林。他现在吃得好，干得多，身上有了肉，不难看出这位汉子原来的体质。

“蛇头说还要等两天。”

埃利亚斯陷入了沉思，抽完了一支烟，又点上一支，才说道：“我不想走了，我就待在这里。”

“你不是已经付了蛇头钱吗？你待在什么地方？”

“看吧。你不用为我操心。我不想走了——我已经走得太远，我没力气了。”他眼中尽是伤感，笑意却非同以往。他脸上有了生气，由内而外透着活力。我们默默地在阳台上站了许久，听猎猎的晚风、车声和狗叫。

-5-

阿芙拉一早醒来，问我为什么闻到了花香。

“可能是你抹的香水吧。”我说。

“可我闻到的不是玫瑰呀，淡淡的香味，好像鲜花。”她手伸向床头柜，我这才想起那钵钥匙。她手摸到那只钵后坐了起来，将它放在膝头，欠过身子，深吸一口气，然后将手抄进钵里。我这才发现钵里装的不是钥匙，而是几捧白花。

“你为我采的吗？”她问。

“是的。”

“你又送了我一件礼物！”朝阳照亮了她的眼睛。我不愿见到这一幕，我不愿见她这样，却说不出所以然来。我翻身下床，拉严窗帘，看帘影掠过她的脸。“你有一阵子不给我带礼物了。”她说着，将花捧向脸，嗅着花香，一抹微笑仿佛淡淡的花香，浮上她的嘴角。

“谢谢你。”她说，“你在什么地方采的？”

“花园里有一棵树。”

“花园大吗？”

“不大，是一座小花园，和天井无异，大部分是水泥地面，但种了这棵树。”

“我以为这辈子你都不会再给我带礼物了呢。”

她将钵放回床头柜，又摸了摸，发现弹子还在，这才放心。我扶她去卫生间，看她坐在马桶上刷牙，然后帮她穿衣打扮。我从衣架上取下长袍，套进她的胳膊，长袍罩住她的身子，遮住她隆起的小腹，剖腹产

留下的疤痕——一道横贯下腹的永恒的微笑，遮住她大腿纤细的绒毛。我闻着她的体味——玫瑰花和汗味。伤疤和小腹周围皮肤的皱褶始终提醒我，她怀过我们的孩子，将他带到人世，可我不愿碰她。我替她绾上头发，裹上头巾，按她的指引别上发夹。我小心谨慎，不敢贸然推开她的手指。那抹笑意依然流连在她的嘴角，我不愿坏了她的兴致。我不敢相信我的一件礼物竟然有让她笑的魅力，即使这份礼物太轻，微不足道。那些日子，我盼着自己能打动她，让她的眼睛恢复生气，如今我却不愿有这种本事，因为这无异于她爱我，一直希望我也爱她。我配不上她，不配她原谅。

那天傍晚，我们和露西·菲舍尔又见了一面，我们重回原来的一幕，分坐在餐桌的两边。阿芙拉依旧别过脸，双手互扣着放在桌上，对着窗外出神。

露西·菲舍尔今天心情好像不错。她带来了证明我们申请避难的文书。她办事干净利落，在活页文件夹上打钩，飞快地做笔记。

“幸好不必为你们找翻译。”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心不在焉地说。她今天披散着头发，一头柔顺的秀发让我想到了羽毛，不像阿芙拉的头发，又粗又厚，乌黑如焦炭。

我喜欢露西·菲舍尔的聪慧、恬静。她办事井井有条，并且以此为傲。如果事与愿违，她脸颊绯红，显得越发妩媚。不知道她是否清楚这一点。此刻，她镇定自若，脸色平静，仿佛一位播音员，语气平静自如。我想起她那天的反应，猜想她见过多少人，亲手遣返了多少人，人家问过她多少问题，将她看作惊涛骇浪中的一艘救生艇，眼巴巴地指望着她。

“你们要遣返那位摩洛哥人吗？”我问。

“你问的是哪一位？”她说。

“那位老头儿。”

“哈齐姆？”她说。

“对。”

“不瞒你说，这是机密。我无权谈论任何委托人的情况。你的也不行。”她冲我嫣然一笑，合上文件夹，然后说：“所以你要做的是拿这封信去医生办公室，这上面有地址。”她指着地址。“你没问题。”她说，“到了那里，你可以为你妻子预约，也可以为你自己预约一个时间。你最好做一个简单的体检。”她瞥了一眼阿芙拉，我看得出我妻子的不安。

“我们什么时候面试？”我说这话是希望将她的目光引向我。

“一确定避难面试的时间，我就联系你。我劝你现在就着手准备。想想你的经历，你如何来的英国，一路上的遭遇。你会被问各种问题，你要有所准备，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这些问题从感情上难以回答。”

我不吭声。

“你想过吗？”

“想过，”我说，“当然想过，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我再一次发现她真性情的一面，而不只是一个照本宣科的播音员。

她抬手用手背揉了揉眼睛，和年轻女孩家家一样，揉花了脸上的妆容。“他们无非是抓住一件事不放罢了，”她说，“如果你说得前言不搭后语，格外如此。”

我点了点头，觉得有些担心，但她好像没注意到我的担心。她看了一眼手表，告诉我们会见结束了。我和阿芙拉起身离开。

她下一位见的是迪奥曼德。我们让他进门，他进去坐了下来，T恤下戳着折起来的翅膀。他比我健谈得多。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热情地打了个招呼，随即侃侃介绍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一路上的遭遇。露西·菲舍尔还没开口问，他就叽里咕噜说个没完。即使到了走廊的尽头，我还能听见他的声音，仿佛脱缰的野马，一个劲儿地东拉西扯。

阿芙拉说她累了，于是我扶她回卧室。她坐在床沿，和在阿勒颇的家中一样，面对着窗户。我看了她一会儿，想安慰她几句，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便又下楼去了。

摩洛哥人不在客厅。我估摸他白天出门去各家店铺转悠，跟人家搭

句话，学几个新单词，沿途观察、了解一些新鲜事物。客厅里坐着几个人，戴手工头巾的阿富汗妇女拿一根蓝线不知编什么东西。大伙儿无所事事，只能坐在客厅看电视。电视上一个长着金鱼眼的政客侃侃而谈。

> 我们无法对任何人采取安检，这无异于无条件敞开国门……炸弹袭击杜塞尔多夫[2]的阴谋已经败露，对，一桩与巴黎或布鲁塞尔手法一脉相承、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大规模袭击阴谋。这些家伙全都谎称难民进入德国。

我面红耳燥，换了一个台。

> 这家伙承认六次出轨！都是在休假时间！你们想要他滚蛋吗？！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收看《杰里米·凯尔秀》，我是艾希礼。

我关了电视，客厅顿时陷入了沉默。似乎无人在意。

我信步走向电脑桌，坐了下来。我想起那场大火之前阿勒颇的养蜂场，如云的蜜蜂嗡嗡地哼着自己的歌，在大地上飞舞、盘旋。我恍若看见穆斯塔法从蜂房里取出一片蜂巢，仔细看看，手指蘸一蘸蜂蜜，放进嘴里尝一尝。那是我们地处沙漠边缘、荒郊野外的一方乐园。

我盯着我在黑屏幕中的脸，琢磨如何下笔——穆斯塔法，我觉得不好。我梦已碎。

老板娘走进来，拿一把金黄色的掸帚打扫客厅。她踮起穿松糕鞋的脚尖和消瘦的大象腿去够墙角的蛛网，我起身从她手中接过掸帚。那天下午，我打扫了客厅的四壁、桌子、橱柜，以及楼上所有敞着门的房间，无意中窥探了其他房客的生活。有人整理了床铺；有人却不管不顾，房间里乱七八糟；有的床头柜上摆着小摆件，梳妆台上放着过去生活留下来的珍贵纪念、照片，照片没有相框，就靠在梳妆台上。这些东西，我一概不碰。

摩洛哥人的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衣物、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梳妆台上放着一瓶剃须膏，连剃须刀片都排得规规矩矩。一张黑白照片中一个女人站在花园里。照片褪了色，边角已经发白，一枚小小的金婚戒紧挨着这张照片。另一张照片上是同一个女人，是几年后拍的，同样的眼睛和笑容。她坐在一张柳条椅上，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旁边站着一个蹒

跚学步的孩子。又一张照片是全家福，光面相纸，拍于多年后：一名男子、一名妇女和两个少年。最后一张是一个女人站在海滨，身后是大海。我翻过照片，上面写了一行阿拉伯文字：

爸爸，我最喜欢的地方。我爱你，X。

我下了楼，觉得楼下前所未有地沉闷，决定出去走走。我走向那家便利店，走在街上，远远就听见阿拉伯音乐。尽管我不熟悉播放的歌曲，但它仿佛带我回到了家乡。我走进小店，置身这种音乐的调子和节奏、母语的氛围，我觉得踏实。

“早上好！”店主用英语打了一声招呼。他口音纯正，站得笔直，好像在捍卫自己的领地。店主是一位中年人，脸刮得干干净净。他调小音量，眼睛跟着我。我盯着《泰晤士报》《每日电讯》《卫报》《每日邮报》这几份陌生的报纸出神。

“今天是个好天气。”他说。

我正要用阿拉伯语回答，可又不愿和这个汉子多谈。我不希望他问我从什么地方来，一路上受的波折。

“是的。”我最后说。他笑了。

我注意到杂志的下方，货架的最后一层放着一本速写本和一些彩色铅笔。我口袋里有零钱，于是为阿芙拉买了下来。男子乜着眼睛看了我几眼，张嘴说了几句。店铺后一个女人喊他，我趁机告辞。

向晚时分，摩洛哥人回来了，一进门就喊我的名字。

“努里！努里·易卜拉欣先生！快来，我送你一件礼物！”

我走出客厅，见他站在过道里，乐呵呵地捧着一个放着五棵植物的木盘。

“这是什么？”我问。

“我攒了几个钱，到街头找小贩为那只蜜蜂买了这个！”他将托盘塞进我的怀里，推着我穿过客厅，走向露台门。他捡起一个翻倒在天井角落里的塑料桌，用手揩去桌面上的污垢和枯叶。

“行，”他说，“就搁这儿吧！”然后站在一旁赏花——草木樨、蓟和蒲公英。“小贩教我挑花，告诉我蜜蜂喜欢的花。”他回厨房端来一浅碟水，将花盆排成一排，这样一来，蜜蜂不用飞就能从一盆花爬到另一盆，他将浅碟放进托盘。

“我估计它会口渴。”他说。

我呆立了许久。只见他瞪大眼睛看着我，等我将蜜蜂安顿在它的新家，见我热情不高，他眼中掠过一丝失望。阳光明媚，站在树下对着几盆花，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亲。那天我告诉他，我不愿接管家族生意，对卖布不感兴趣，他脸上的表情我至今记得。我希望和穆斯塔法侍弄蜜蜂；我希望回归自然，在野外工作；我希望感受脚下的大地、洒在脸上的阳光，听蜜蜂嗡嗡地吟唱。

我看着在那间黑洞洞的小铺子里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看着他那终年累月与剪刀、针线、皮尺打交道的肿胀的指节，周围印在绸缎、亚麻布上五彩缤纷的世界、沙漠、河流和森林。“这块料子做窗帘，你好像看到了夕阳下色彩斑斓的哈马德？”这是他对顾客说的，而对我，他却说：“拉上窗帘，努里！拉上窗帘，别让太阳晒到布料。”我还记得我告诉他，我不愿在小黑窟窿里过一辈子的时候，他的眼神。

“你不喜欢？”摩洛哥人问。他双眉紧锁，换了一副表情。

“我喜欢。”我说，“谢谢你。”

我将手伸向蜜蜂，它爬上我的手指，然后我将它放在它的新家。它审视着花朵，从一个花盆爬向另一个花盆。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我问摩洛哥人，“你在英国做什么？”

他挺了挺肩膀，退后一步看着木箱。“我们进去吧，你明天再过来看它吧。”

进了客厅，他往扶手椅上一坐，翻开书。“这里的人把排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对我说，语气中透着一贯的笑意。

“请问你的家人在哪里？”我说，“你送我的花，让我想起了叙利亚，我问你为什么来英国，你却不理我。”

他合上书，盯着我的眼睛。

“登上那艘开往西班牙的船，我就知道不管我还剩几年活头，我死也够本儿了。可我的孩子们想走，他们希望寻求更好的生活。我不想一个人在国内了此残生。他们怀揣着梦想，年轻人还有梦想。他们申请不到签证，国内的生活越来越过不下去——出了问题，太多……于是他们转而偷渡，这很危险。我们想一起走，可我儿子和女儿被带进一家收留孩子的青年旅社。他们也在等，我女儿……我女儿……”他不说了，我看见那双小眼睛，埋在皱纹里的小眼睛炯炯有神。我觉得他是那么陌生。我没再多问。

迪奥曼德在楼上自己的卧室。露西·菲舍尔走后，他上楼关上门，再没出来。等摩洛哥人和其他人都各自回房，我才推门走进天井。我走近感应器，灯亮了，只见蜜蜂翻过蒲公英，爬进它的新家。

这时候，树上的花吸引了我的注意。树上开着成千上万的碎花。我转过身，盼着能见到躲在天井幽暗角落里的穆罕默德。我跪下来，扒着篱笆向缝外望去，想看看灌木和树的绿叶。随后背倚着树，闭上眼睛，伸腿坐着。除了街上来往的车，周围静悄悄的。我紧紧地闭上眼睛，竖起耳朵，我听到了涛声。滚滚而来的涛声仿佛深吸了一口气，又退了回去。海水涌到了我的身边，犹如一头黑乎乎的怪物舔着我的脚。我仰面躺下，我的身体和思绪被带走了……

注释：

[1]土耳其城市。

[2]德国城市。

海

……阴沉而汹涌。黑衫黑裤的穆罕默德站在岸边，头顶是夜空，背后是漆黑的海水，几乎看不见。他背对着我，浪舔着我的脚，他的手滑入我的手。阿芙拉就在不远处，面向陆地，而不是大海。一辆大巴横穿土耳其大陆，开了三小时将我们送到这里。大家都抱着救生衣和仅有的行李。蛇头的房子里只有二十个人，车上的旅客却激增到四十。蛇头将临时担任小艇艇长的男子拉到一旁。

昨晚出发的船倾覆，船上的人悉数落海。只有四人获救，打捞到八具尸体。我周围的人谈论的无不是这类话题。

“至少比从利比亚横渡地中海去意大利强。那真是世上最要命的一条海路！”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妇女告诉一位男子，“有的尸体都被冲到了西班牙海滨。”

穆罕默德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唉，”他说，“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

“对，你是说过，可——”

“这么说，这是真的喽。我们可能会掉进海里？”

“我们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真主保佑我们呀。”

“他为什么不保佑别人？他格外关照我们吗？”

这孩子问倒我了。我低头看着他。

“对。”

他扬起眉毛。天刮起了大风，掀起阵阵海浪。

“天就像一头怪兽。”穆罕默德说。

“你别多想。”

“明摆着的事，我怎么能不想呢？这不成了你捏着一只腿脚蠕动的蟑螂伸到我跟前，却叫我不要多想？”

“那好，你爱想尽管想，想到你尿裤子。”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就当自己上了一艘大轮船好了。”

“可我们上的不是大轮船呀，我们要上的是一条橡皮艇。如果掉到海里，渔夫用网把我们打捞上来，他们以为打了一条大鱼，到时候还不得吓死。”

阿芙拉背对着我们，听我们一问一答，却不插话。

我们至少等了一小时，等得坐卧不安。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待在陆地上了。”穆罕默德说，“要是能吃个冰激凌就好了，来支香烟也行。”

“一支香烟？你才七岁吧。”

“我知道我几岁。我爸嘱咐我这辈子别抽烟，因为香烟要人命。我琢磨着等我到了七十岁抽一支尝尝。可既然我们今晚就没命了，现在也许正是时候。如果你今晚就要死了，你想吃什么？”

“你今晚死不了，别多想。”

“你说嘛，你最想吃什么？”

“我最想喝骆驼尿。”

“为什么？”

“因为养头发呀！”

穆罕默德哈哈大笑。

我注意到不远处一个妇女盯着我，她的目光掠向我，随即又移开，随后又掠向穆罕默德的位置。她是一个少妇，三十出头的样子，一头和阿芙拉一样乌黑的长发，被风吹散在脸上。她抬手撩起头发，又盯着我。

“你没事吧？”我说。

“我？”她反问道。

我点了点头，她又瞥了一眼穆罕默德，向我走了一步。“因为……”她支支吾吾，“因为我失去了我的儿子。因为……我知道，我知道其中的滋味，心里空落落的，就好像茫茫大海。”

随后她转过身，不再说话。海面吹来的风和她那话的回声渗入我的肌肤，令我黯然神伤。

那个艇长奉命上了小艇，蛇头指向大海，拿手机为他讲解注意事项。大家明白出发的时间快到了，纷纷走向海边，穿上橙色的救生衣。我手忙脚乱地为穆罕默德整好救生衣的带子，然后为阿芙拉套上救生衣。

蛇头招手喊我们过去，大家走向海边，慢吞吞地，一个一个地爬上颠簸的小船。穆罕默德挨着我，安安稳稳地坐着，阿芙拉依然一言不发，一个字不说，但我看得出她的担忧。她的心如此刻阴沉的天空，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忐忑。

蛇头叮嘱我们关掉手机和手电筒。到公海之前，一定不能弄出响动，不能有任何灯光。

“什么时候到公海，”一名男子说，“我们怎么知道。”

“海水会发生变化，变得你不认识。”蛇头说。

“此话怎讲？”

“海水会变色，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变得你不认识。”

手机只能艇长开，用作GPS。蛇头叮嘱他跟导航走，如果手机出了故障，就看远处的灯光，跟灯光走。

艇长随后发动引擎，驾驶小艇带着我们一头扎入茫茫夜色。橡皮艇在浪花间吱嘎作响。

“天气没那么坏。”一个孩子说，“压根儿不坏！”小姑娘说这话时扬扬得意，好像我们刚闯过了鬼门关。

“嘘！”她母亲小声斥道，“少说话！人家叫我们别出声！”

一名男子开始背诵《古兰经》的一个章节。小艇驶入大海深处，其他人纷纷跟着背诵，分不清诵经声和风浪声。

我将一只手伸进水里，感觉得到小艇正在前进，海水充满了活力，奔流不息。我们离陆地越远，海水也就越冷。我将另一只手搭在阿芙拉的胳膊上，她毫无反应。她噘着的嘴唇仿佛一只紧闭的海贝。

穆罕默德的牙齿咯咯打战。“我们还没掉下去呢。”他说。

我忍不住笑了。“没呢。”我说，“目前还没掉下去。”

他睁大的眼睛，充满了真正的惊恐。看来他一直对我的盲目乐观深信不疑。

“别担心，”我说，“我们掉不下去。大伙儿在祈祷呢，真主听得见。”

“那他为什么听不见别人的祈祷？”

“我们已经打通了关系呀。”

“我知道了，因为他格外关照我们。我的脚湿了。”

“我的脚也湿了。”

“我的脚冷得慌。”

“我也冷。”

穆罕默德瞥了一眼对面的阿芙拉。“你太太的脚冷吗？”

“应该冷。”

“她为什么不吭声呀？”

穆罕默德盯着她，打量着她的脸、她的头巾、她的衣服、她的手、她的腿、她的脚。我跟着他的目光，不知他的心思，不知他在琢磨什么，不知他的母亲在何处。

“船要开多久呀？”

“六小时。”

“已经开多久了？”

“六分钟了。”

“不对！不止六分钟！”

“那你何必要问？”

“十六分钟！”

“好，你说十六分钟就十六分钟。”

“还剩五小时四十四分钟。我数着。”

“你请便。”

他开始数了起来。数了五分钟，他的小脑袋就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

我一只手扶着阿芙拉的胳膊，一只手插进水里。我望向茫茫夜色，这片茫茫的大海和天空，天连水尾水连天。这难道就是阿芙拉每天看到

的？这混沌的世界。

一个女孩哭了出来。“别哭了！”妈妈说，“别哭了！他叫我们不要出声！”

“可我们到公海了呀！”女孩嚷道，“我现在可以哭了！”

听到这话，母亲笑了，发自内心地笑了，女孩也破涕为笑。母亲好不容易缓过气，说：“哪里的话，我们还没到公海呢。”

“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数呀。”

“行。等到了那地方，你要告诉我。”

“好让你哭个够？”

“对呀，我要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女孩说。

“为什么呀？”

“因为我吓坏了。”

“你睡吧。”母亲说。

小艇随后陷入了沉默。听不见祷告，听不见吟唱，听不见人交头接耳。

我也许也睡着了，因为眼前浮现出一幕幕画面：

散落一地、五彩缤纷的乐高组件

黑花蓝底的瓷砖

一袭黄裙的阿芙拉

萨米在客厅用乐高组件搭房子

田野里正午阳光下的养蜂场

被焚毁的蜂房和遍地的蜜蜂尸体

坐在地当中的穆斯塔法

河面上的浮尸

躺在停尸室台子上的菲拉斯

捧着他的手的穆斯塔法

集市上将萨米抱在膝头的阿芙拉

萨米的眼睛

然后是一片黑暗

我被这些没来由的场景惊醒了。

大浪滔天。

一名男人喊道："把水舀出去！积水太多了！"

闪烁的手电筒、往外捧水的手、哭喊的孩子。穆罕默德睁大眼睛，帮忙往外捧水。男人们纷纷跳进大海，小船立刻又浮了起来。

"努里！"阿芙拉说，"你在船上吗？"

"别担心。"我说，"我们在船上。"

"你待在船上，别下去。"

穆罕默德双手不停地捧水，船上的人也都跟着往外捧。那个小女孩哭了起来，她大声喊海里的男人，喊他们上船。

小艇里的水不停地涨，又有几个男人跳下小艇。除了穆罕默德，所有的孩子号啕大哭。手电光掠过的间隙，我看见他严肃、坚定的脸。

紧跟着一片漆黑，手电再次亮起的时候，他不见了。穆罕默德不在船上。我仔细看海面，目之所及，都是黑色的浪，我不假思索地跳进大海。水冰冷刺骨，但浪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大，我游了开去，手电光掠过海面，我到处寻找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我焦急地喊，“穆罕默德！”却听不到回音。

船上传来阿芙拉的喊声。她也在喊，可我听不清她的话。我在漆黑的海面上寻找，却无法看见黑衣黑裤、黑头发的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我喊道，“穆罕默德！”

手电光掠过男人们的脸。我一头扎进不祥的沉默，即使开着手电，眼前也一片模糊。我憋了一口气，在水下摸索，希望能摸到什么，哪怕一条胳膊或一条腿。憋到我肺里没了空气，憋到我受不了死亡的痛苦，我才浮出水面，对着夜色和风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正要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下，猛一抬头，看到一个男人托着穆罕默德，将他托进小船。女人们接过不停咳嗽、语无伦次的孩子，将他揽在怀里，然后纷纷解下各自的头巾，为他裹上。

我们现在到了公海深处。蛇头说得没错，海面的确变了，罕见的大浪，陌生的节奏。大伙儿随后挥舞手中的手电筒，盼着海岸警卫队看见，希望我们紧邻希腊，有人愿意救我们。夜色中的灯光仿佛祈祷，因为看不见有人来的迹象。水里的人上不了船——船里灌了很深的水。我感觉身体失去了知觉。我睁不开眼睛，希望头枕着奔腾的浪花沉沉睡去。

“努里！”恍惚中，我听有人喊我。“努里！”

我看见天空中的星辰和阿芙拉的脸。

“努里，努里，来了一艘船！”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努里叔叔，有一艘大船来了！”

穆罕默德低头盯着我，拽着我。我的救生衣漏了气，失去了浮力，

但我不停地踢着腿，挣扎着浮在水面，保持我的血液循环。

远处一盏亮闪闪的灯渐渐靠近我们。

-6-

我在天井的水泥地上醒来，发现摩洛哥人盯着我，随后向我伸出手。

“喂，你不要紧吧？”他将我拉起来，用英语问我。然后用阿拉伯语告诉我，阿芙拉在房间等我，她好像比上次更加不安。我上了楼，发现她坐在床上，背对着门，膝头放着那钵花。

“你去哪里了？”不等我开口，她问道。

“我在楼下打了个盹。”

“又在天井里？”

我不吭声。

“你不愿睡我身边？”

这句话，我只当没听见。我拿出速写本和彩色铅笔，放在她的膝头，又捉起她的手放在上面，让她摸一摸。

“又给我买礼物了？”她问。

“不记得你在雅典做的事了？”我说。她微微一笑，却将速写本和彩色铅笔往地上一丢。

“你已经穿戴好了，我要去散一会儿步。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我等了一会儿，她站那里不说话，我看得出她无意回答。我独自下楼，出了大门，走上街头。我来到昨天那个孩子垒的沙堡。沙堡已经坍塌成了一堆，沙堆上镶嵌着一块块五彩斑斓的碎片。我捡起一块透明的粉红色塑料片，也许是一块碎茶杯吧，向大海扔去。浪花瞬间吞没了碎片。

一位老妇人坐在我身后的一张帆布躺椅上看书。她戴着太阳帽，头顶撑一把遮阳伞，脚边放一瓶防晒霜。天不知不觉地阴了下来，怕是要下雨了。

不少人在遛狗，一名值班人员在捡垃圾。晴天的结果。战后余殃却另当别论。这地方安静、祥和，给人以日子还在继续的感觉。乐曲隐隐约约地从码头左边的马戏场远远传来。

太阳拨开云层，海面顿时波光粼粼。

“劳驾！”一个声音在我身后说。我转身看见老太太皱着眉头，她皮革一样的棕色皮肤，好像在叙利亚尘土飞扬的平原晒过日光浴。

“请讲！”我说。

“请让一让，你挡住我了！谢了。”我还没动，她就先谢我。英国人的规矩真不好适应——我理解摩洛哥人的狼狈。排队显然是这里的一桩大事。商店里的人排成一列。你最好排队，别挤到前面去，这种行为往往讨人嫌！这是上周那位妇女在乐购[1]告诉我的。可我不喜欢英国人排队的习惯、他们的秩序，不喜欢英国人整洁小巧的天井、精致小巧的前廊和他们在夜间随着电视闪烁的飘窗。这些无不让我想到他们从未经历过战争，想到家乡无人敢在客厅或阳台看电视，被摧毁的一切又浮现在脑海中。

我打听了去全科医师诊所的路，诊所地处一座背街的山坡，一条小路通往海滨。诊所里尽是得了感冒的孩子。一位母亲托着一张面巾纸，叫儿子擤鼻涕。另外几个孩子在屋角的一块垫子上玩玩具。大人看杂志，或盯着屏幕，等着叫号看病。

我走向服务台。我前面排了五个人。地上横着一条黄线：请在黄线外排队等候。

排我前面的女人递给接待员一瓶尿样。接待员推了推碎发卷中的红框眼镜，查看了尿样，往电脑里输入几行字，将那瓶尿样封入一个玻璃纸袋，喊道：“下一位！”

我花了将近十五分钟才排到号，我将准备好的避难申请文书放在桌上，她放下眼镜，架在鼻梁上，仔细看了一遍。

“你挂不了号。”她说。

“为什么？”

“因为避难申请文书没写地址。”

“看病为什么还要地址啊？”

“为了给你登记，我们要看地址。”

“我可以告诉你。”

“地址要在文书上注明。请你把准确的文件准备齐全再来。”

“可我太太要看病呀。”

“不好意思，先生。”她说，“这是我们的规定。”

“可英国国民保健署的指导准则明明规定，一家诊所不得因患者提供不了身份证或地址而将其拒之门外。”

“不好意思，先生，”她说着，将眼镜推进发卷，嘴抿成了一条线，“这是我们的规定。”

排我后面的女人委婉地咂了一下嘴。前台充满歉意地将文件推向我。我呆立在前台，盯着文件，那一刻，我不禁悲从中来。这不过是一张薄薄的纸。这不过是诊所的一张前台。可大伙儿的闲聊声，人在我身边走动的声音，前台后几间小诊室里响起的电话铃声，孩子们的欢笑声……在我耳中，无异于一枚撕裂天空的炸弹，玻璃震颤……

“你不要紧吧，先生？”

我抬头望去，只见眼前一闪，随即听见哗啦一声。我慌忙捂住耳朵，跪在地上。我觉得一只手拍着我的背，随后递过来一杯水。

“真不好意思，先生。”见我站起身，喝完水，前台说，“我也是没办法。能不能请你准备齐文件再来？”

我沿原路返回客栈，一条岔路通向海边，路两边是清一色鳞次栉比

的褐色砖房。

阿芙拉又上了床，手里捧着几朵花。我跪在她面前，盯着她的眼睛。

“我想你陪我躺一会儿。”她说。她的言外之意却是：“我爱你，请你搂着我。”她脸上是我很多年前就熟悉的表情，它使我的伤感仿佛脉搏，可以触摸，它让我害怕，我怕命运和机会，伤痛和伤害，怕不期而至的伤痛，怕生活中不知怎么就突然失去了一切。尽管刚过中午，我挨着她躺在床上，任她搂住我，手掌按着我的胸口。可我不愿碰她。她想抓住我的手，我挪开了。我的手属于另一段时光，那时候，爱我的妻子是非常率真、简单的事。

我一觉醒来，天已黑了，黑夜在搏动。我做了一个梦，可这回梦到的不是凶杀；我脑海中，闪现出走廊、楼梯，远处是纵横的小路，清晨的天空红似……

注释：

[1]英国连锁超市。

火

……闪烁，在拂晓的海滨。我们如同被冲上岸的浮木，被丢弃在法尔马科尼西[1]这个弹丸小岛的军事基地。我们浑身湿透，瑟瑟发抖，太阳刚出。穆罕默德还裹着女人们的头巾，小脸冻得乌青发紫，不知为什么，他现在抓住阿芙拉的手不放。虽然两个人不说话，一个字不说。大家站在海边，身后是大海和跃出海面迎接他们的太阳。一名男子收集大家穿的救生衣，生了一堆大火。我们围着火堆烤火。

“我掉进海里啦。”穆罕默德说着，伸手够我的手。

“我知道。”

“我死了一小会儿。”

“幸免于难。”

“可我死了一小会儿呀。”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见了妈妈。她在水里抓住我的手，拉我，使劲儿地拉我，她叮嘱我不要睡觉，一旦睡着，就永远睡过去了，不会再醒过来，没法玩儿了。所以我觉得我死了一小会儿，可她叮嘱我不能死。”

我不知道他母亲的遭遇，我也不愿问。非政府组织显然准备另派一艘船来接我们，将我们送往另一个小岛，这段时间，我们只能在海边等。海边有一个大集装箱，但挤满了人，听说他们昨晚早我们一步从土耳其远道来的这里。他们原打算去另一个岛，可惜发动机坏了，船漂到了法尔马科尼西。海岸警卫队发现了他们，将他们带到了这里。几名汉子和孩子过来与我们搭话，围着火堆烤火。

“努里叔叔！”穆罕默德说着，嘴一咧，露出了一个豁牙，“这里叫

饼干岛！从集装箱过来的那个女孩告诉我的！”

早晨天气阴冷，海鸥和鹈鹕掠过海面。在这片安稳的小岛，沐浴着火和阳光的温暖，大家纷纷睡去。穆罕默德仰面而卧，却睡不着。他盯着广阔的蓝天，眯着眼睛对着刺眼的阳光。他拿着小弹子，在手指间转来转去。阿芙拉坐在我另一边，脑袋挨着我的肩膀，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好像生怕我悄悄撇下她而去。她紧紧地抓住我，睡着了也不肯松手。我记得萨米小的时候，也是小嘴含着阿芙拉的乳头，一只小手攥着她的头巾。我们从出生那天起爱一个人，依恋一个人，就好像依恋生活，着实令人称奇。

“努里叔叔？”穆罕默德喊了我一声。

“你说。”

“你能给我讲个故事吗？我好睡觉。以前睡不着，妈妈便给我讲故事。”

我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给我讲的故事，那时我睡在一间铺蓝色瓷砖的小屋。我记得她头埋在书里，右手摇一把红扇，吃着考尔乌什考，她最爱的一种阿勒颇甜点心。

“你快说呀，努里叔叔！”穆罕默德催道，“你要不快说，我都快睡着了，听不到故事了！”

我突然被这个孩子惹急了。我希望沉浸在自己的记忆中，听母亲亲切地细语，看灯光下挥动的扇子。

“如果你睡得着，为什么还要听故事？”

“我能睡得香呀。”

“那好。”我说，“话说一位贤明的哈里发[2]差手下——具体多少我不记得了——去人迹罕至的茫茫大漠寻找神秘的青铜之城。他们一路历经艰险，耗时两年零几个月。我记得官吏带了一千峰骆驼和两千名骑兵。”

“很多了！可他们要一千峰骆驼干什么呀？”

“谁说不是呢，可故事是这么说的。他们走过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经过废墟，穿过一片热浪滚滚、没有水和声音的沙漠。”

“怎么会没声音呢？”

“没有就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小鸟、风，也听不见人说话？”

“什么都没有！”

穆罕默德一骨碌坐了起来，反而来了精神。我也许不该说这个故事。

“你快讲呀！”

“好。”我接着讲道，“有一天，他们来到一片辽阔的平原。天边隐约浮现一座高大、黑黑的建筑，烟雾冲天。他们走近再看，原来是一座城堡，黑砖建的城堡，还有一扇大铁门。”

“哇！”穆罕默德好奇地瞪大眼睛，连声惊叹。

“你现在不瞌睡了？”

“不瞌睡了。”他说着，摇着我的手，催我快讲。

“好。城堡后面就是黄铜之城，由高耸入云的城墙保护着。城里有金碧辉煌的清真寺、穹顶和尖塔、高塔和集市。你能想象得出吗？”

“能。真漂亮！”

“非常漂亮，闪亮的铜、珍珠、宝石和黄弹子。可惜……可惜……”

“可惜什么呀？”

“可惜是一座空城。静悄悄的，听不见动静。店铺、街上看不见一个人……空荡荡的。这地方死气沉沉。生命好像无用的灰尘。这里什么都种不出，什么都改变不了。”

“为什么呢？”

“你听我说呀。城堡中央是一座穹顶高耸入云的大亭子。他们走向一张桌面刻着字的长桌。桌上写着：‘一千位瞎了右眼的国王、一千位瞎了左眼的国王和一千位双目失明的国王在这张桌子上吃过饭，他们都离开人世，被埋进墓穴和地下宫殿。’凡是统治这座城堡的国王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缘故瞎了眼睛，所以留下一座富丽堂皇却没有人烟的空城。”

我观察穆罕默德的脸，看见他眼底闪过的念头。一阵犹豫，他好像屏住了呼吸，接着长舒一口气。

“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

“对，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你说的是真事吗？”

“真的，你说呢？”

“和我们家乡一样？”

“对呀，就好像我的家乡。”

穆罕默德躺了回去，翻身对着熊熊的火，闭上了眼睛。

看见袅袅飘入晨空的烟，穆斯塔法在收获的季节熏蜂群的一幕浮现在我的眼前。到了割蜂蜜的日子，我们熏烟保护自己不被蜜蜂蜇。蜜蜂互相闻不到信息素，也就不会为了自卫蜇人了。

我们在罐头盒里填上木屑和刨花，点火，等火着了后，再吹灭明火，盖一层木屑。明火是万万不行的，火势一旺，就成了火焰喷射器，会烧了蜜蜂的翅膀。

当时分了许多蜂群，单靠我们俩远远管不过来，所以雇了工人，帮忙建新蜂房，培育蜂后，检查蜂群里的害虫，外加割蜜。穆斯塔法待的那块地儿，我们也雇了工人熏蜂群，烟雾从罐头盒袅袅飘入蓝天，明媚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穆斯塔法为大伙儿做午餐——一般是小扁豆或碾碎的小麦粒配色拉、面食和卤蛋，最后一道是蜂蜜巴拉迪软干酪。养蜂

场有一间带厨房的小屋，屋外搭了一个凉棚，里面有风扇，可以解暑纳凉。累了一早上，我们一起吃饭，穆斯塔法坐在木桌的桌首，将食物塞进嘴里，又拿起面包蘸番茄酱。对我们共同取得的成绩，他非常自豪，自豪且感恩。可我心里免不了纳闷，这种感恩是否出于担忧，莫名的担忧，担忧将来的灾难。

穆斯塔法五岁丧母。他母亲生产时和未出世的弟弟离开了人世。我觉得他一辈子过得战战兢兢，生怕大难临头，所以，他总是像一个孩子，喜忧参半地看待一切。“努里。”他常常抹一把下巴上的番茄酱，对我说，“你瞧瞧我们俩一手创造的！是不是了不起！是不是太了不起了！”说这话时，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我后来才明白，是童年挥之不去的阴霾。

-7-

我一早起床上卫生间，只见迪奥曼德房门大开，他正捡散落一地的文件。未收拾的铺上放着翻开的《古兰经》。他将一叠文件放进抽屉，拉开窗帘，阳光倾泻进屋子，他在床沿坐了下来。他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手拿一件T恤，弓着背。

他想着心事，没注意到站在门口的我。他略微转向窗户，我看见原本是肩胛骨位置的后背皮肤凸出一个奇怪的畸形。他就像刚破壳而出的小鸡，一对白色的小翅膀紧绷、结实，犹如攥紧的拳头。我好一阵才回过神。他连忙套上T恤。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转向我。

“努里——你是叫这个名字吧？”他突然开口，吓了我一跳。“我见过露西·菲舍尔了，”他说，“她是一位非常亲切和蔼的女士。她可能为我担心吧。我请她不要担心，‘菲舍尔太太，别担心！这个国家有的是机会。我能找得到工作！我朋友说了，要想过安稳日子，那就来英国。’可她好像比先前更担心了，这下倒让我发愁了。”

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我爸去世那阵子，我们过了一段苦日子，找不到工作，钱也没几个，两个妹妹吃不饱，我母亲对我说：‘迪奥曼德，我去找点钱，你出去，你到外面闯一闯，找到门路再回头帮衬我们！’”

他往下弓了弓背，肩胛骨凸得更高了，他长长的手指扶着膝盖，要撑着站起来。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她为我做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一道菜：柯吉诺[3]。”他舔着手指，转了转眼珠，“我有好几个月没吃了，那晚她专门为我做了一顿。”

我盯着他的背。他弯腰去理地上的一双拖鞋，T恤下的肩胛骨上下蠕动。他套上袜子穿上拖鞋，样子好像很吃痛。

“你的背怎么了？”我问。

“我从小脊柱弯曲，直不起腰！”他说。

我一定是用奇怪的眼神盯着他看，因为他盯着我，犹豫了一阵。他个头太高，即使站起来，弓着背，我俩四目也能平视。我注意到他生着一双老态龙钟的眼睛。

“去楼下喝一杯奶茶吧？”他说，“我非常喜欢喝。”

“好。”我说，我嗓子发干发哑，“我们楼下见。”

我反锁上卫生间的门，省得摩洛哥人又进来。我洗脸，洗手，一直洗到胳膊肘，我揩头擦脚，一直擦到脚踝。我出了一身汗，始终忘不了那对肩胛骨，静不下心来祈祷。我站在垫子上刚说了一句“伟大的真主安拉”，就一眼瞥见水池上方镜子中我的脸，我手扶在耳边，愣住了。我好像变了一个人，却又说不出哪里变了。是啊，原来光滑的脸上起了深深的皱纹，连眼睛都变了，变得又大又黑，好像穆罕默德的眼睛，时刻战战兢兢。可并非那么回事，是发生了别的变化，令人费解的变化。

门把手咔咔几声响。“老头儿！”

我不吭声，任水哗哗地流淌，浴室内雾气腾腾，我希望看到穆罕默德，可他不在。

我不紧不慢地为阿芙拉穿衣、梳洗打扮。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她站在那儿，时而闭上眼睛，任我为她套上裙子，为她裹上头巾。她这回没牵着我的手为她别上发夹，她一声不吭，只见镜子中的她闭着眼睛，我纳闷她为什么不睁开眼睛，反正又看不见。可我不好问她。她攥着那枚弹子，攥得指节发白，随后往床上一躺，伸手去够对面床头柜上的速写本，放在胸口，默默地躺着，呼吸舒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来到楼下，摩洛哥人和迪奥曼德不在客厅。老板娘说他们出去晒太阳了。她又在打扫屋子。她浓妆艳抹，又长又黑的睫毛粗得失真，嘴上的唇膏猩红，仿佛刚流的鲜血。可无论她擦得多亮，无论怎么洗，都洗却不了途中担惊受怕、历经千难万险的沮丧和仆仆风尘。不知道她如何来的英国。她一口标准的英国腔，应该是这里出生的，我知道她有

一大家子人，因为每到晚上，她在隔壁的家总是热热闹闹，孩子和亲戚进进出出。她一身漂白粉和调料味，好像不是在洗涮，就是在做饭。

我拨通了露西·菲舍尔的电话，对她说了全科诊所的遭遇，她连忙赔礼，说明天带新文件过来。露西·菲舍尔说话不亢不卑、有条不紊，亏她说得出照顾我们。她的疏忽虽然很小，但让我觉得她不过是一介凡人，并非无所不能。我不由得担心起来。

阿芙拉坐在沙发上听电视。除了见露西·菲舍尔的几面，这是她头一回答应壮着胆子走出卧室，谨小慎微地走入这个世界。我陪她坐了片刻，可最终还是不知不觉地走出客厅，进了抹了水泥地的天井，从篱笆缝望老板娘的园子。穆罕默德说得不错！园子里满眼是碧绿的灌木、树木和花，一只吊篮和一个喂鸟器，一地孩子的玩具——一辆蓝色的小单车和一个沙盒，一方小池塘，一个举着海螺的水景小天使，可惜不出水。相比老板娘的园子，天井光秃秃、灰土土的，那只蜜蜂却卧在一朵花蕊上睡得正香。看着木盘，我发现养蜂场、蜂房和野蜂巢其实大同小异。过去我的职责是，揭开隔板，查看蜂巢，确保蜂群和花蜜的产出相符。我必须了解它们的去向和庄稼地，然后制订计划、方案，管理蜂群，实现我的目标，因为我们不仅生产蜂蜜，还生产花粉、蜂胶和蜂王浆。

“你应该把床搬出来。”我一转身，发现摩洛哥人笑容满面地站在那里。“多好的天气，”他抬头看着天说，“听说这个国家阴雨绵绵。”

晚上，摩洛哥人和迪奥曼德常常在客厅玩英语拼字游戏。那场面着实惨不忍睹，可我不置一词，也懒得纠正他们的拼写错误，不久，其他房客也纷纷参与进去。阿富汗女人争强好胜，每次赢了都要大声鼓掌。我现在才知道经常和她说话的男子原来是她的弟弟，年纪比她小了不少，喷了一头发胶，留着稀稀落落的几根山羊胡。姐弟俩都很聪明。我坐这里听他们聊天，听他们说过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甚至一点点希腊语。

我盯着迪奥曼德的背，误以为肩胛骨的一对翅膀，在T恤下扇动，他的手时不时地摸摸脊椎，也许是一个改不了的习惯吧。他病痛缠身，可始终一副乐呵呵的模样。他和摩洛哥人为了“耗子”一词的拼写争得不可开交。摩洛哥人觉得其中有一个“w”，迪奥曼德狠狠地拍了一下脑门。

我合上眼睛，千万个嗓音汇集一处；睁开眼，听到的却是蜜蜂，成千上万只蜜蜂和原先一样工作。外面传来一阵骚动。屋里现在安静了，我听见弹子在地板上滚动。穆罕默德坐在地上。

“努里叔叔！”听我走动，他说，“你睡了好久呀。”

墙上的时钟指向凌晨三点。

“你找到钥匙了吗？”他问。

“树上没有钥匙，都是花。”

“你走错了地方啦，”他说，“不是那棵树——它在对面的园子里，那座绿园子。你找到一棵小树，那把钥匙就挂在上面。我从篱笆缝里都看到了。”

“你要那把钥匙干什么？”我说。

“我想出去。”他只说了这一句，“你能去帮我摘下来吗？”

我打开天井的门，蜜蜂嗡嗡的叫声扑面而来。空气混浊沉闷，却不见一只蜜蜂。夜色空寂。穆罕默德跟我进了天井。

“你听见了吗？”我说，“从什么方向来的？”

“你只要在隔壁的园子里找，努里叔叔，就能找到那把钥匙了。”

我向篱笆缝外看去，可对面黑漆漆的，树都看不见，何况钥匙。

“你要翻篱笆过去。”他抬高嗓门说。源源不断的嗡嗡声从大气层的最深处传来，仿佛波涛或记忆。我搬来梯子，翻进老板娘的园子。我突然置身于婆娑的树影和花影之中，模糊的影子在微风中沙沙作响。那辆小单车靠在墙上，我辨认出沙盒的轮廓和周围的步道。穆罕默德隔着篱笆指点我，要我左拐，我终于看到了他说的一小丛灌木，树上真的挂着一把钥匙。钥匙在月下闪烁。钥匙被树叶缠住了，我只好使劲将它揪下来，然后搬过单车，靠着篱笆，搭脚翻过去。

我翻进天井，穆罕默德却不见了。我关上天井的门，将喧闹挡在门外，上楼爬上床。阿芙拉脸颊枕着双手睡着了。她呼吸舒缓、深沉。我

仰面躺在床上，手攥着钥匙贴在胸口。嗡嗡声渐渐远去。我好像听到了……

注释：

[1]希腊岛屿，位于爱琴海东部，由南爱琴大区管辖。2015年和2016年，法尔马科尼西岛附近海域发生多起难民船沉没事故。2016年1月22日，法新社报道，希腊海岸警卫队表示，当地时间22日，三艘载有难民的船只在法尔马科尼西岛和卡洛利姆诺斯岛附近海域沉没，44人遇难，数十人失踪。遇难者中，有8名儿童。

[2]阿拉伯语音译，意为“继承者”“代理者”，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元首。

[3]阿拉伯语音译。以鸡肉和蔬菜为原料，装入陶罐内用文火慢炖的一道香辣杂烩，是一道传统的科特迪瓦美食。

波涛

……平静了，傍晚时分。火灭了，我们登上一艘去莱罗斯岛的海轮。

“这是我第二次坐船，”穆罕默德说，“第一次蛮怕人的，你说呢？”

“有一点点。”我立刻想到了萨米。萨米乘过一次船，那是我们带他去看望他的外祖父，外黎巴嫩山脉北坡脚下的一座海滨小镇。他怕水，哭哭啼啼，我将他搂在怀里，指着水里的游鱼哄他。他盯着水面下色彩斑斓的银鱼，眼含着泪水，脸上却挂着笑。他一贯怕水，哪怕洗头，他都不愿意耳朵或眼睛沾水。他就是一个沙漠里的旱鸭子，只见过干涸的小溪或灌溉池里的水。他和穆罕默德年纪相仿——如果萨米还在人世，两个小家伙一准能交上朋友。穆罕默德肯定会关照萨米，因为萨米是一个敏感、胆小的孩子，萨米会给穆罕默德讲故事。他最爱讲故事了！

“妈妈要在这里就好了。”穆罕默德说。我搂着他的肩膀，看他扑闪着眼睛，目光追逐着海里的游鱼。阿芙拉坐在我们后面的一张椅子上。一位非政府组织的义工送了她一根白拐杖，可她不喜欢，搁在脚边的地上。

我们上岸时，志愿者已经早早地等着了。看得出，这里设置了办事处。许多人已经通过了，非政府组织准备充分。我们被带离码头，上了一座小山，来到刚抵达人员的登记中心：一顶大帐篷。帐篷里人满为患：难民、戴蓝色反光墨镜的军人和警察。据我观察，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阿富汗、部分阿拉伯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穿制服的男子板着脸将我们分成几拨：单身女性、无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持护照的单身男性、无护照的单身男性、妻子和女儿。我们三个人幸好待在一起，被领去排一条长队，领到了几个面包卷和奶酪。等着甄别身份的人惶惶不安、心神不定。只有拿到身份证明，在欧盟国家才能算一个人。而某些国家的人往往拿不到身份证明——除了一张遣返的机票。

排了几小时的队，终于轮到了我们。穆罕默德已经在帐篷另一头的

一张长凳上睡着了，我和阿芙拉入座，对面的一名男子翻看桌上的笔记。阿芙拉手里还拿着面包卷。男子盯着她，往前凑了凑，他的肚子大得足以放下一只盘子。帐篷里很冷，他的额头却渗出大颗大颗的汗珠，他眼睛下的黑晕仿佛裂开的大嘴。男子从头上放下墨镜，架在鼻梁上。

“你们从哪里来？”他问。

“叙利亚。”我说。

“你们有没有护照？”

“有。”

我从帆布背包里掏出三本护照，翻开摊在桌上。他举起太阳镜，仔细查看护照。

“叙利亚什么地方？”

“阿勒颇。”

“这是你儿子？”他指着萨米的照片问。

“是的。”

“他几岁了？”

“七岁。”

“他在哪里？”

“在长凳上睡着了。一路长途跋涉，他累坏了。”

男子点了点头，站起身，我一时以为他要过去找穆罕默德对照片，其实他朝帐篷对面的一排复印机走去。过了一会儿，他走回来，嘴里喷着一股浓烈的烟味，问我们要指纹。随后我们被转到验证、打印的摊位。

“需要萨米录指纹吗？”我问。

“不用，如果他不满十岁，就用不着。我可以看一看你的手机吗？”

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没电了。

“请问你的密码？”男子说。我写给了他，他又走向方才的复印机。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我们有儿子？”阿芙拉问。

“那样说方便，省得他们问许多问题。”

她不再说话，我看她使劲挠着手腕，以至于留下一道道红色的挠痕，她显然魂不守舍。男子过了许久才回来，他喘着粗气，满嘴的烟味和咖啡味。

“请问你在叙利亚从事什么职业？”他说着，入了座，裤腰上堆着一圈大肚腩。

“我是养蜂人。”

“请问您呢，易卜拉欣太太？”他盯着阿芙拉。

“我是画家。”她说。

“手机里的画，都是您的作品？”

阿芙拉点了点头。

他又往椅背上一靠。他戴着墨镜，我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可他好像盯着阿芙拉。我可以从每一块镜片上看见她的影子。帐篷里人声鼎沸，这里却陷入了沉默。

“您的画很不一般。”他说。随后凑过身，大肚子顶着桌子，将桌子推向我们。

“她怎么了？”他问我。他的语气中有着掩饰不住的好奇。我想象得出，他在收集恐怖故事——生灵惨遭涂炭的真人真事。他的眼镜现在转向了我。

“一枚炸弹。”我说。

那双戴着眼镜的眼睛又转向阿芙拉。

“你们希望去哪里？”

“联合王国。”她答道。

“哈！”

“我们有朋友在英国。”我不理会他的冷笑。

“大多数人比较现实。”他说着，将护照和手机递给我，并且解释，我们只能在岛上等，相关部门发了许可证才能去雅典。

我们和另外两三家人出了帐篷，被领去紧邻港区的一个难民营。穆罕默德紧紧地拉住我的手，问我要去哪里。

难民营围了一圈铁丝网，铁丝网外是一座破败的村落，白水泥路、护栏网、白石子，一排排供有身份证件的人居住的方盒子。这是一个身份认证的帝国。

石子原本是为了吸收水分，可路浸透了水，也许是早前的雨水吧。小屋之间的小巷、胡同横七竖八地牵满晾衣服的绳子，小屋进门处放着一台燃气取暖器，取暖器顶上摆满了烤的鞋袜和帽子。越过小屋向大海对面望去，隐约可见土耳其的海岸线，回头望去，是海岛上黑压压的群山。

我、阿芙拉、穆罕默德，以及另外几家人站在门口。我觉得怅然若失，仿佛凄风冷雨夜，我孤身一人在茫茫大海漂泊，无依无靠。很久以来，我头一回觉得安心、踏实，这一刻，天空那么广阔，上升的薄暮托住未曾发觉的黑暗。我出神地盯着燃气取暖器里橙黄的火，觉得脚下是实实在在的石子。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我听不懂的喊声，紧跟着是一声拖着腔的哭喊——空旷的大地深处传来的绝望的呼喊，吓得小鸟振翅蹿上橙色的天空。

小屋都住满了人，用毯子和床单隔开，以便多安排几个人。我们住进这样一间小屋，并且被告知可以去登记中心旁边的老收容所领食品。收容所晚上九点关门，所以要想吃饭，就得趁早。穆罕默德左摇右晃，好像还在船上，一逮着机会就赖在地上不肯起来。我为他盖上一条毛

毯。

“努里叔叔，”他眼睛强撑着睁开一条缝，“我明天能吃巧克力吗？”

“只要我能找得到。”

“能抹的那种。我想吃巧克力抹面包。”

“我想办法给你找。”

天色已晚，有了凉意。我和阿芙拉也躺了下来，我把手掌放在她的胸口，摸她的心跳，感受她呼吸的节奏。“努里。”我们刚躺下，她喊了一声。

“怎么了？”

“你还好吧？”

“你怎么问这种话？”

“我觉得你有心事。”

她紧贴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绷紧了身子。

“大家都不好。”我说。

“那……”她支支吾吾。

“那什么？”

她叹了口气。“那孩子……”

“我们累坏了。”我说，“睡吧，明天再说。”

她又叹了口气，然后合上了眼睛。

她倒头便睡，我学她舒缓地呼吸，希望暂时抛开一切，可她话中有话，好像她清楚我还不知道的事。我毫无睡意。她未说出口的话撕开了一道缝隙，缝隙闪现恍如梦境的一幅幅画面——穆罕默德的黑眼睛，萨

米那双遗传了阿芙拉眼睛颜色的眼睛。迷迷糊糊中，我听见一声响，好像门吱呀一声开了。门那边有个男孩的身影。“我们会掉进海里吗？”恍惚中我听到。“浪会把我们卷走吗？房子不会像这样倒塌吧？”萨米的声音。穆罕默德的声音。

我的大脑随后坠入黑暗和沉寂。我转身背对阿芙拉，盯着床单隔帘上的图案。我难以入眠，听隔帘另一边一个小姑娘和父亲嘀嘀咕咕、小声地对话。父女的声音渐高，她显然非常伤心。

“她什么时候来呀？”小女孩问。

“等你睡着了，她就会来抚摸你的头发。和以前一样，你还记得吗？”

“可我想看看她。”

“你看不见她，可你能感觉到她呀。你会觉得她就在你身边，我保证。”我听得出男人的声音带着哭腔。

“可那些人带走她的时候……”

“我们不说这个好不好？”

小姑娘忍不住哭出了声。“可她被带走的时候哭了。那帮男人干吗要带走她呀？他们带她去哪里了呀？她为什么要哭呀？”

“我们不说这个好不好？睡吧。”

“你说他们会送她回来的。我想回家去找她，我要回家。”

“我们回不去了。”

“永远回不去了吗？”

父亲不吭声。

随后外面传来一声嚷嚷，一个男人的嗓音，接着砰的一声闷响。打人的声音？有人被打了？我想起来看看什么情况，可我不敢，我害怕。小屋外响起一阵脚步，有人在跑，然后又归于平静，隐约的涛声最后吸

引了我，将我带离现在的思绪，来到茫茫的公海。

鸟儿的歌声唤醒了我。门外有人说话，有脚步声，我注意到穆罕默德不在小屋，阿芙拉还没睡醒。

我出门去找他，一路上看见壮着胆子走出小屋晒太阳的人，还有人在横穿小路的绳子上晾衣服。孩子们跳过水坑，或者像打排球一样，用小拳头将气球顶过铁丝网，一边拍，一边笑。哪里都不见穆罕默德。

我注意到一位腰带上别着枪的军人。我走向老收容所，我听说这里提供伙食，还有一个儿童活动中心。小岛的氛围隐隐让人不安，建了一半、如今倒塌的房子，空荡荡的店铺，仿佛住户突然匆匆出走，任它坍塌、瓦解。无人居住的房屋上黑洞洞的窗户仿佛人的眼睛。铰链上挂着掉下来的窗扇。老收容所如同噩梦中的地方。门厅的铸铁栅栏后是一个冷冷清清的大壁炉，梯口盘旋而上，通向回荡着人声的其他楼层。

“请问你需要什么？”一个声音在我身后问。

我转身，原来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脸颊晒得黑黑的，一只耳朵戴了十几枚银耳环，鼻子上还有一枚。她微微一笑，神情疲惫，眼袋的皮肤发紫，嘴唇皴裂。

“听说这儿开了小店，我想为我太太买几样东西。”

“三楼，往左拐。”她说。

我犹豫了一下。“我在找儿子。”我扭头看了一眼，以为穆罕默德会从我身后突然跑出来。

“请问他的相貌特征。”姑娘说着，打了一个哈欠。她眼中泛起泪花。“对不起，”她说，“我没睡好。昨晚出了乱子。”

“乱子？”

她甩了甩脑袋，忍住了一个哈欠。“收容所人满为患，有人来太久了，难免……”她没说下去。“请问你儿子长什么样？”

“我儿子？”

“你刚才不是说找儿子来着？”

“他七岁，黑头发，黑眼睛。”

“这里大多数男孩都是这个样子。”

“可他们的头发是棕色的，眼睛也是棕色的。我儿子的眼睛是黑色的，黑得像夜晚，你不可能不多看一眼。”

她若有所思，然后从裤后袋掏出手机，打开看了一眼。亮起的屏幕照亮了她的脸。

“你住什么地方？”她问。

“靠港区的小屋。”

“你幸好不是住在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

“你太太要买衣服吗？楼上开了一家时装店，我带你去。”门厅热闹了起来，世界各地的人进进出出。我耳畔响起各种口音的阿拉伯语，夹杂着陌生的语言韵律和腔调。

“你英语说得真好。”上楼的路上，她说。

“父亲从小教我。我在叙利亚做生意。”

“什么生意呀？”

“养蜜蜂。我养蜜蜂，销售蜂蜜。”

我看着她的拖鞋啪啪地打着她的脚跟。

“这个岛原来是一个麻风病隔离区。”她说，“这个收容所就好像一座纳粹集中营。无名无姓的人戴上镣铐，被关押着，被遗弃的孩子成天被拴在床上。”

楼上迎面走来一位警察，她突然不说了。这地方太暗，警察没戴墨

镜，他冲她点了点头，热情地一笑。

“二楼和四楼是军营。”他一走出视线，她接着说，“到了晚上，他们在天井生一大堆火做饭，否则只能吃面包卷和奶酪，有时候有一根香蕉。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经常从自家菜园带蔬菜，做一顿炖菜。这一层开了两家时装店，一家专卖妇女儿童用品，一家卖男士用品。你也许想为你儿子买几件吧。今天进了不少货，你来得早，真是赶巧了。”

她领我进了女士时装店，将我往那儿一撂。我进门的途中，就听过道里一个男人对她说：“你不是不知道规矩。你只要问他们缺什么，不必和他们多话。”

我在过道徘徊了几秒，希望听到她的回答。我以为她会赔不是，可我听到的是一阵低沉放肆的大笑。她有一种这里没有的自信。随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进了时装店。铺子的四壁潮湿、发霉，阳光从一扇上了栅栏的长窗穿窗而入，照亮了一个货架。一个女人背着手随时准备招徕客人。

“您好！”她说，“请问您想买什么？”

“我想为我太太和儿子买几身衣服。”

她问了他们的身材和衣服尺寸，推着横杆上的衣架，最后抽出几套合身的衣服。

我揣着三支牙刷、两片剃刀、一块香皂，抱着一包衣服和内衣，外加为穆罕默德买的一双鞋出了这家店。我猜得出，他盼着和这里的小伙伴到处撒野。他也许早晨听见他们玩，跑过去凑热闹了吧？有几个说不定去海边迎接新来的了？回港区的路上是一溜儿的店铺，沃达丰[1]、西部联盟电报公司，一家糕点铺，一家咖啡馆和一家书报亭——外面挂着一色阿拉伯文的招牌：SIM卡、Wi-Fi连接、手机充电。

我信步走进一家咖啡馆。这种地方挤满了喝茶、喝水、喝咖啡、暂时逃避难民营片刻的难民。客人们说着库尔德语和波斯语。我前面的一名男子和一个孩子说的是叙利亚口音的阿拉伯语。一名女招待手拿一本记事本出了里间的厨房，问我点什么。她身后跟着一位年长的女人，端着满满一盘水杯。她叫着客人的名字，将饮料放在桌上，和客人寒暄几句。三种语言，她都会几句。

我点了一杯咖啡，被告知是免费的。我挑了一张桌子坐下。咖啡端上来，我一口一口地细品。我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和素不相识的人同处一室，安安静静地喝一杯咖啡，不用担心炸弹和狙击手。远离喧嚣，我才想起萨米。品一杯咖啡都觉得是罪过。

“你一个人来的吧？”

我抬起头，年长的女人冲我一笑。

“你会说英语吗？”她问。

“会。不，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还带了妻子和儿子。我在找我儿子。他大概这么高，黑头发，黑眼睛。”

“男孩子都长这个样！”

“请问什么地方有巧克力卖？”

她为我详细介绍了这条路尽头的一家便利店。我注意到有人点了饭菜。难民为这地方带来了生意，到了三月，这里将人去一空，几乎是一座荒岛。

出了咖啡馆，我直奔小巷尽头的便利店，买了一罐能多益巧克力酱和一块刚出炉的面包。小家伙一准喜欢！我迫不及待地想看他眼中的欣喜。

我找了一家网吧，想看看穆斯塔法有没有回我的邮件。我紧张不安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我内心又不希望看，因为倘若他不回邮件，我恐怕坚持不下去。当看到一溜儿等着我的邮件，我兴奋不已。

***

亲爱的努里：

> 我今天和穆斯塔法通了电话，他辗转到了法国，现在还无法查收电子邮件，他嘱咐我代他查收和回复邮件。他希望能收到你的一封邮件，他为此日思夜盼。我都不知道如何形容收到你邮件时的喜悦。我和穆斯塔法都非常担心。他不愿往坏处想，可想必你也知道，这其实勉为其难。

下次通电话，我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他怕是要高兴坏了。我和阿雅现在英国，眼下住在约克郡的一处合租屋，等着看能否给予我们避难。

我很高兴你们终于到了伊斯坦布尔，努里，希望你们平安抵达希腊，走得更远。

祝好

达哈卜

2016年2月4日

* * *

亲爱的努里：

我终于到英国和妻女团聚了。途经法国的艰辛，我不愿在此多说，等你们到了英国，我一定详谈。我坚信你终将和我们重聚。我们等着你。来这里之前，我心神不宁，夜不成寐。你就像我的亲兄弟，努里。缺了你和阿芙拉，我们一家就不完整。

达哈卜非常伤心，努里，她是为了阿雅强打精神。自从我到了这里，她终日关灯躺在床上，抱着菲拉斯的照片不放。她时而放声痛哭，可大多数时间一声不吭。她不愿提起他。她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幸好现在有我陪伴在她的身边。

从你的上一封邮件获悉你到了伊斯坦布尔。但愿你现在到了希腊。我听说马其顿[2]关闭了边界，所以恐怕你不能和我当初一样取道马其顿了，但你一定要坚持。但愿下次收到你的来信时，你离我们更近了。

我无数次悔不该留下来，悔不该不和妻女远走阿勒颇，因为那时候儿子还在。这个想法让我生不如死。我们回不到过去了，改变不了当初做的决定。不是我害死了儿子，我要记住这几句话，如果忘了，我将深陷悲观，难以自拔。

获悉你到英国的那一天，将一扫我心头的阴霾。

穆斯塔法

2016年2月28日

我坐在网吧，一遍遍地读着电子邮件。你就像我的亲兄弟，努里。我恍如回到穆斯塔法父亲在大山深处的家。周围松树、杉树环绕，屋内阴暗凉爽，旧红木的家具、手工地毯，房屋最里头一扇窗下的螺形托脚桌案上摆着他已故母亲和妻子的牌位。桌上有一些照片，他母亲少女时期的，长成年轻妇女的；照片中的她身材高挑，眼波流动，楚楚动人。还有几张结婚照和她怀抱穆斯塔法的照片，另外几张是她怀第二胎时照的。可惜的是，后来难产，大人和小孩都没保住。穆斯塔法在祖父和父亲的关爱与呵护下长大成人，这地方缺少女人的柔情，没有一同嬉戏的兄弟姐妹，他只能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听蜜蜂嗡嗡飞舞，闻香甜的蜂蜜。

他将蜜蜂当作兄弟姐妹。他观察蜜蜂，了解它们交流的方式；他追着蜜蜂进入深山，探寻它们路程的尽头；他坐在树荫下，看它们在桉树、棉花和迷迭香花丛中采蜜授粉。

穆斯塔法的祖父是一个硬汉，有一双和穆斯塔法一样的大手，一双犀利的眼睛和一副好脾气——他鼓励穆斯塔法勤学多问，探索自然。他喜欢我去做客，把我们当小孩子，乐滋滋地为我们切西红柿和黄瓜，我好像是他们家不可或缺的一环。他给软面包抹上黄油和刚从蜂房割来的蜂蜜，然后陪我们小坐，为我们讲他童年的往事，或者他贤惠的儿媳妇。

“她是个贤惠的女人。”他常说，“对我嘘寒问暖，从来不嫌弃我唠叨。”即使过了这么些年，每每提起儿媳妇，他还用长满老人斑的手抹眼睛。坐在那间凉爽的客厅，我们好像被他母亲永不凋谢的笑包围着，这笑吞噬我们，在我们周围穿梭，有几分像蜜蜂甜甜的声音。

他越说越起劲儿：“好，你们俩现在成才了。去，教努里怎么制蜂蜜，送他些蜂王浆尝尝——他在城里待久了，需要蜂王浆补补。”

穆斯塔法带我去蜜蜂唱歌的地方。

“我们将来共创大业，”他说，“只有取长补短，才能成就大事。”

* * *

亲爱的穆斯塔法：

在我心中，你就是我的兄长。我记得每次去山里姨夫那里做客，我记得姨母的照片，还有你祖父……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如果不是遇上你，我的人生会截然不同。用你当初的话说，我们共创大业。可这场战争毁了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一切，使得我们失去了家，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我们的儿子。这样的日子，我不知何去何从。我担心我心已死。支撑我走下去的唯一一个盼头，是见到你、达哈卜和阿雅。

获悉你终于和妻女团聚，我非常高兴。你们一家人团聚的消息驱散了我心头的阴霾。

我和阿芙拉已经到了莱罗斯岛，但愿不久能去雅典。如果马其顿关闭边界，那我就另想办法。别担心，穆斯塔法，我不会气馁，一定要和你们重聚。

努里

2016年3月3日

我返回难民营，见到闪亮的铁皮、白色的沙砾、水泥地和一排排方盒子一般的集装箱，还有四周围了一圈的铁丝网。阿芙拉拿棍子当武器，站在小屋的门口。

“你这是干什么？”我问。

“你去哪儿了？”

“去买了点东西。”

“闹腾死了，吵死了。我撵他们走。”

“谁呀？”我说。

“一帮孩子。”

“那孩子回来了吗？”

“你问谁呀？”

“穆罕默德。”

“没人回来。”她说。

我放下包，告诉她我要再出去一趟，买些吃的做晚餐。我这回找遍了大街小巷，还是不见穆罕默德的踪影。我循着孩子的笑声找遍了每一处角落、旷野和树下。我回到收容所，查看了每一间房，连儿童中心、母婴室和祈祷室都不放过。我沿这条路走向下一个海滨，上了一处沙滩踩满孩子脚印的僻静的海滩。这时海滩已人走一空，太阳西垂。我在夕阳下伫立了良久，呼吸新鲜空气，任橘红色的夕阳抚摸着我的脸。

我睁开眼，见到了最奇怪的东西：绳子上晒着三四十条章鱼，章鱼在落日背景下的轮廓令人恍若梦中。我以为自己睡着了，揉了揉眼睛，可章鱼还挂在那里，垂下的触手形状怪异，就好像留着长髯的人脸。我摸了摸富有弹性的肉，又闻了闻，看看是否新鲜，然后取了一条。我捧在手上，仿佛捧着一个孩子。返回小屋的路上，我去一家糖果店买了一个打火机，顺路又捡了些树枝。

回到难民营，我发现阿芙拉席地而坐，手指捻着什么东西。原来是穆罕默德那枚清澈透明、红纹理的弹子。

我正要问穆罕默德的情况，却发现她突然拉下脸，眼睛也不再空洞无神，它们恢复了生气，充满哀伤。

“你怎么了？”我说，“你眼睛忧郁哀怨。”

“我吗？”

“是啊。”我说。

“我刚发现我的铂金手镯丢了——还记得吗，就是我妈妈送给我的那一只？”

“记得，”我说，“我记得。”

“还刻着小星星。”

“记得的。”

“我记得临走时戴上的。准是在小船上丢的，现在已沉入大海了。”

我搂着她，靠着她坐下。她头埋在我的肩上，像出走阿勒颇前一天我们躲在花园的地洞里那样。这回她没哭。我能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息吹着我的脖子，睫毛扑扇着。我搂了她许久，搂到小屋暗下来，只能看见煤气炉的火光。四周是阵阵喧嚣：大人喊，孩子跑，林子里吹来猎猎的海风。不知穆罕默德是玩得忘了回来，还是在回来的路上。

我出门去烤章鱼。我将捡来的树枝丢在地上，生了一堆火，用一根树枝串起章鱼放在火上烤。章鱼比我原以为的难烤，尽管挂起来晒之前已经焯过水。

等章鱼烤软，凉了，我撕碎，端进小屋给阿芙拉。她一扫而光，还舔了舔手指，谢我做的美食，问我哪里找来的这种好东西。

“不会是你亲手从海里抓的吧？”

“不是！”我哈哈大笑。

“可你又不可能买——章鱼太贵了！”

“我捡的。”我说。

“什么？你走路，不管闲事，就能捡到一只章鱼？”

“对呀！”我说。她发出会心的笑，连眼睛都笑了。

我望着门口，心急如焚地等着穆罕默德。

阿芙拉头枕着毛毯，合上眼睛，一声不吭。我挨着她躺下来。过了一会儿，我隐约听见有人开门、关门、锁门。隔帘另一边的孩子在哭，她父亲小声地安慰她：“不会的，拿枪的人不会杀我们。你一点儿都不用担心！不会的，他们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可他们也许会朝我们开枪呀。”

那汉子笑了。“不会的，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你就闭上眼睛吧，闭上眼睛想想开心事。”

“比如我落在家里的单车？”

“对，那就好。你就想你的单车好了。”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不久，女孩又说话了，这回她的声音柔和、平静了许多。

“爸爸。”她说。

“怎么了？”

“我感觉到了。”

“感觉到什么了呀？”

“我觉得妈妈在抚摸我的头发。”

父女俩都不出声了，可我体会得出那汉子默默下坠的心。远处的人在逗乐子，有说有笑。今晚没人嚷嚷。

我盯着放在地上的章鱼、能多益和面包，万一穆罕默德晚上回来，他能看得见，知道是为他留的。可现在难民营关门上锁，我被关在里面，穆罕默德被关在外面。我爬起来，摸黑穿过网格一样的格子间，来到难民营的围墙，找到了入口。门口站着两名端着枪的大兵。

“你有何贵干？”一名大兵问。

“我想出去一趟。”

“现在天色不早了。你可以明天一早去。”

“这么说我被关在里面了？我成了一名犯人？”

他眼睛盯着我，不吭声。

“我要找我儿子！”

“你可以明早去找。”

“可我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

“你以为他能跑多远？这不过是个弹丸小岛罢了！”

“我怕他一个人害怕。”

大兵不答应，并打发我走。我只好回小屋，可黑灯瞎火的，每一个角落都差不多，找回小屋并不容易。我忘了数格子，找不到回去的路。莫非穆罕默德也碰到了这种情况？他壮着胆子跑出去，忘了数格子，所以找不到回来的路了？也许有好心人收留了他。我决定躺在一栋小屋的门口，这里靠近燃气炉，暖和一些。

早晨，雨点敲打铁皮屋顶的声音吵醒了我。我被淋成了落汤鸡，我爬起来，想方设法找路回去。我一眼认出了晾在绳子上的粉红色褥单。大雨倾盆。章鱼上落了一层飞进来的苍蝇。

阿芙拉已经醒了。她仰面躺着，对着房顶出神，仿佛在数天上的星星。她手指和穆罕默德一样，捻着弹子。

“你去什么地方了？”她问我。

“我出去了一趟，迷路了。”

“昨晚我睡不着。天下雨了，我心中看见、听到的都是雨。”

我抬手掸了掸章鱼，苍蝇一哄而散，互相绕着圈，在我们这一块小屋盘旋，然后磁铁一般又纷纷落向那块章鱼。

“你饿了吧？”我问。

“你是希望我和苍蝇分那块章鱼吗？”

“哪里的话。”我笑了，“我们还有面包和巧克力酱。”

我从纸袋里掏出面包，掰成几瓣，留了一些给穆罕默德。我打开能多益，琢磨不用刀如何抹巧克力酱。阿芙拉说我们不如拿面包蘸巧克力酱。

中午时分，雨终于住了，我又出门去找穆罕默德。一开始我围着难民营转，穿过住人的集装箱，穿梭于一排排院落、通道，钻过晾晒的衣服，一路喊着穆罕默德的名字。这一带的地浸透了水，连门口的鞋子都积了满满的水。白沙石原本只能吸收一定的量，可这场雨仿佛端起大海倒下来一样。铁丝网等一切好像镀上了一层银，银光闪闪的水银，使得这里更像一座监狱。太阳出来了，倒映着斑斓的阳光。

我来到老收容所。一名少年头戴耳机，靠着墙、闭着眼睛坐在台阶上。我将他推醒，向他打听穆罕默德的下落。他眼睛睁开一条缝，脑袋一个劲儿地摇。孩子们在楼上玩耍，隐约传来阵阵欢笑，我循声沿走廊去四楼的难民营，找遍了每一个房间。房间用毛毯隔成一个个隔间，鞋子排得整整齐齐。隔间偶尔露出一个人的脑袋、腿或胳膊。我喊了一声“穆罕默德！”。一个公鸭嗓的老人答道：“来了！”随后又说：“干什么？我在这儿！你来接我了？”

我进了走廊，还听见他嘀嘀咕咕。孩子们在最靠里的一间，里面摆满了玩具、棋盘游戏和气球。几位非政府组织的义工和几个小孩子跪在地上。一位义工怀抱一名婴儿，看见我，她迎了上来。

“这是儿童中心。”她一字一顿地说。

“明白。”我说，“我是来找我儿子的。”

“他叫什么名字？”

“穆罕默德。”

“几岁了？”

“七岁。”

“请问他有什么相貌特征？”

“黑头发、黑眼睛。不是棕色，黑得像夜空。”

我看得出，她搜肠刮肚地想了一阵，随后摇了摇头。“你别担心——孩子总是这样，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出来了。等他出来，你把这个送给他。”她腾出一只手，从一只塑料箱里翻出一盒彩色铅笔和一本记事本。我谢过她，转身出了门，奔向走廊下楼的路上。我看见了这些人的

魂，不久前他们还被堵上嘴、绑在床上。我听到回声，不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而是别的声音，超乎你的想象，人不再是人。

我快速走去，下楼出了门，沐浴着银色的阳光来到码头。咖啡馆内人头攒动，我找了张桌子，为手机充上电，点了一杯咖啡。仔细看店里的两个女人，我发现她们是一对母女。她们为客人端上茶水和咖啡，操着有限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与难民交谈几句。那对父子也在，撇下大胡子不说，儿子俨然是父亲的缩小版。我往椅背上一靠，闭目养神，听身边的人谈天，听远处海面传来的雷鸣。

我在咖啡馆一直等到下午，始终不见穆罕默德的踪影。四点钟光景，我去了登记中心，想看看相关部门是否审核了证件，发放了入境许可。到了那里，只见几百个人围着一个手足无措的家伙，他站在一张矮凳上，举着卡片叫名字。幸好他没喊到我们的名字，因为我不愿撇下穆罕默德。

第二天也是这样过去的——太阳晒干了雨水，暖风徐徐。黑夜仿佛被洗刷殆尽，难民源源不断地登上这座小岛，被浪冲上这座小岛，离开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地方意外地一派祥和。喧嚣也许汇集一处，仿佛咚咚的雨点声、涛声，或嘤嘤嗡嗡围着章鱼的苍蝇声。远离难民营的泥土清新芬芳，树木开始开花挂果。

我还是不知穆罕默德的下落。

第二天傍晚，我灰心了。我拆开彩色铅笔。

“那是什么呀？”阿芙拉听见了，侧过耳朵问，“你拆什么呀？”

“铅笔。”

“是彩笔吗？”

“嗯。”

“有纸吗？”

“有，有一本记事本。”

“能给我吗？”

我将彩笔在她面前排好，牵着她的手摸向铅笔。然后翻开记事本，放在她的膝头。

“谢谢！”她说。

我仰面躺下，出神地盯着小屋的屋顶，墙角缠在一起的蜘蛛、昆虫和蛛网。隔帘对面和小巷传来低语，铅笔沙沙地划过纸张。

不知不觉几小时过去了，天也黑了，阿芙拉终于说：“这幅画是为你画的。”

这幅画与她以往的作品截然不同——一块开满鲜花的地，地头耸立着一株参天大树。

“你是怎么画的？”我说。

“我摸得出纸上的笔痕。”

我又盯着那幅画。画的色彩不着边际——蓝色的树、红色的天空。线条断断续续，花和叶错了位，尽管如此，却美得令人神往，无法形容，恍若梦境，画中俨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

第二天下午，登记中心喊到了我的名字。我拿到了赴雅典的证件和许可：努里·易卜拉欣、阿芙拉·易卜拉欣和萨米·易卜拉欣。萨米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印在我手中的张纸上，盯着它，我五味杂陈。萨米，萨米·易卜拉欣，他仿佛还在我们身边。

我没告诉阿芙拉我们拿到了出境手续，我甚至没去旅行社买船票。这些天，阿芙拉日夜心绪不宁。

“我总是做噩梦。”她说，“梦见我死了，身上落了一层苍蝇。我动不了，不能撵它们走！”

“你别担心。”我说，“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座小岛了。”

“我不喜欢这地方。”她说，“这地方到处是幽灵。”

“什么样的幽灵？”

“我说不好。”她说，“反正不是人。”

她说得不错。我知道我们必须走，可我舍不得穆罕默德。这孩子如果回来，不知我们的下落该如何是好？他快要回来了，肯定快回来了，我有数。用警察的话说，这不过是座小岛，他跑不远。

第二天夜里又下起了雨，阿芙拉发高烧了。她的额头滚烫，手脚却和海水一样冰凉。我拿湿布——我那件浸透了水的T恤，轻敷她的额头和胸口。

“他在玩呢。”她说。

“谁呀？”

“萨米，我听得见他。你嘱咐他要小心。”

“他不在这儿。”我说。

“他迷路了。”她说。

“谁呀？”

“萨米。家没了，他找不到家了。”

我不知从何说起。我抱着她的手搓着，暖着她的手，看着她美丽的脸庞。看得出她吓坏了。

“我要离开这里。”她说。

“快了。”

“什么时候走？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我们要拿证件呀。”

第二天她烧得更厉害了。她浑身打寒战，说腰酸腿痛。

“你喊他回来吃晚饭。”她说。我为她裹上一条毛毯。

“我这就去。”

“他在外面玩一天了。”

“我这就去喊他。”我说。我找了几个柠檬泡水，为她解热镇痛。一天天过去了，阿芙拉的病情每况愈下。我觉得她心灰意冷。我知道我们必须离开此地，于是我告诉她，我们拿到了签证。我又等了几天，等她身子骨结实了，能自己下地了，能到外面感受晒在脸上的阳光了，我才买了两张船票。我写了一张便条。

穆罕默德：

我等了你一个月。我不清楚你发生了什么事，你在哪里，回来后能不能看到这张便条。我每天都在找你，我恳求真主保护你、保佑你。你拿上这笔钱和这张签证。你一定要用萨米这个名字（这是我儿子的名字），去旅行社（就在“七扇门咖啡馆”隔壁）买一张去雅典的船票。别错过了船，因为没钱再买一张船票。你只有一次机会，所以一定要准时。

这将是你第三次乘船！到了雅典，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我们。这是我的手机号码：0928——。切记手机不一定打得通。我的全名叫努里·易卜拉欣。我准备从雅典去英国。如果到雅典找不到我们，切记要继续找。想办法去英国。如果碰到好心人，你就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但愿他能帮你找到我。

我盼着早日见到你。另外，你务必格外小心，一定要吃好，不能气馁。一个人有时候很容易气馁。如果还要过河渡海，你千万别怕。我每天为你祈祷。

努里叔叔

我叠好信，和钱一起塞进信封，放在小屋墙角的地上，再压上那罐能多益巧克力酱。

* * *

这是一艘大型汽渡船，船身上漆着黄星，甲板下停满了卡车和小汽车。大伙儿在码头和非政府组织的义工依依不舍地告别。汽渡船晚上九

点起航开往雅典，行程将近八小时。船上有供妇女和老人坐的椅子。天气温暖，海面风平浪静。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在东张西望，希望找到穆罕默德。可乘客很快上了船，离泊汽笛清晰嘹亮地响起。汽渡船随后缓缓驶出港，驶入公海，将影影绰绰的小岛远远抛在身后。阿芙拉大口大口地呼吸海上的空气。黑夜从海面和天空进入我的脑海，我恍若迷了路：眼前的天空、大海和世界显得格外广阔。我闭上眼睛，为穆罕默德——这个不属于我的迷路的孩子，祈祷。

-8-

我一觉醒来，发现阿芙拉的手搁在我的胸口。我觉得她的手指扣着我的手，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想起了穆罕默德和我在老板娘家花园里找到的钥匙。我拿开手，发现手中拿的却是一朵菊花。

“你又为我带了一件礼物？”她说。声音中带着疑问。

“是的。”我说。

她手指摸着花瓣和花梗。

“什么颜色的？”她问。

“橙色。”

“我喜欢橙色……我以为你在楼下过夜呢。你睡着了，哈齐姆扶我上的楼——他不愿叫醒你。”

她声音中透着绝望，好像有许多话想问，却又问不出口。我受不了她身上的玫瑰花香。

“你喜欢就好。”我说着，拿开她搁在我胸口的手，任那朵花落在床上。

过后，我祈祷，为阿芙拉梳洗打扮。露西·菲舍尔来了。她今天行色匆匆，提着两只背包，好像要出远门。她还带了一位妇女，我估计是一位翻译；她皮肤黝黑，矮墩墩的，提一只老式的手包。

我们在厨房坐了十分钟。她将清楚写明客栈地址的新文书给我，并且告知我避难申请面试的日期和时间。

“你有五天时间，”她说，“好好准备吧。”

“跟参加考试似的。”说完，我忍不住笑了。她却一本正经地板着脸，说阿芙拉和迪奥曼德届时要各配一名翻译，到时候也会给我配一位。

“迪奥曼德和我们同一天面试吗？”我问。

“是的，你们不妨一同去。地点就在伦敦城南。”她说着，打开一张地图，指出地点，又翻开一张列车运行图，对我详细说明了注意事项。可我心不在焉。我想对她说说迪奥曼德受伤的胳膊，想对她说说穆罕默德和那些钥匙，可又担心她的反应。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窗外。白色的飞机划过天空，多得数不清。隆隆声过后，紧跟着一声长啸，仿佛天崩地裂。我冲到窗口，炸弹纷纷落地，飞机在天空盘旋。阳光太刺眼，我遮住眼睛。声音震耳欲聋，我连忙捂住了耳朵。

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

“易卜拉欣先生，你怎么了？”我听见有人喊我。

我扭头看去，发现露西·菲舍尔站在我身后。

“你不要紧吧？”

“飞机！”我说。

“飞机？”

我指着天空中白色的飞机。

短暂的停顿。然后我听见露西·菲舍尔长舒一口气。“你瞧，易卜拉欣先生，你仔细瞧瞧，那是鸟儿呀。”

我定睛细看，果然是海鸥。露西·菲舍尔说得不错。天空不见盘旋的飞机，只有海鸥，天边一架客机冲云破雾。

“你看见了吗？”她问。

我点了点头。她扶我坐下。

露西·菲舍尔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她稍做停顿，喝了一口水，

然后立刻言归正传。她希望将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她手中的铅笔笔尖沿着铁路线画下去。我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平静了许多。她说了我以前闻所未闻的地名，随后又查看了另一份地图，我脑海中浮现出沿途的道路、房屋、小街小巷、公园和人。我想象远离海滨，深入这个国家的生活。

* * *

那天傍晚，我们都待在客厅。摩洛哥人帮迪奥曼德准备避难申请面试。两个人分坐餐桌的对面，迪奥曼德面前放着做笔记的一张纸和一支笔。

“请你说说你离开你们国家的原因。”摩洛哥人说。迪奥曼德打开了话匣子，还是原来对我们说的那一番话，但这回增加了细节。他说了他母亲和姐妹的名字，介绍了他在加蓬的工作经历，一家人的财务状况，然后说到他们国家的历史和政治，说到被法国殖民，一九六〇年独立，内乱和内战不断，贫困加剧。他说科特迪瓦曾经是一个繁荣稳定的国家，第一任总统去世后，经济、政治、生活每况愈下。他说个没完，摩洛哥人不得不打断他，我才不用听他聒噪。

“迪奥曼德，我觉得他们只想听你的经历。”

“这就是我的经历呀！”迪奥曼德一口咬定，“我要是不说出来，他们怎么知道？”

“你说的情况，他们可能都了解。”

“不一定。要是不了解的话，他们怎么明白我为什么要到这地方来？”

“你就说你的经历，你离开的原因。”

“我这不是在说嘛！”迪奥曼德不高兴了。我看得出他腰杆挺直了许多。生气竟然有矫正脊柱的功效。

摩洛哥人摇了摇头。“动肝火于你的情况无益。”他说，“你必须讲你的经历，讲你原来的生活。讲你、你母亲和姐妹原来过的日子。只需要讲这些，迪奥曼德！这不是上历史课！”

两个人又模拟了一遍面试。阿芙拉坐在扶手椅上，膝头放着记事本和彩色铅笔，手指盘着弹子。我看着弹子的脉络在灯光下扭曲、闪烁，他们的声音渐渐退为背景。我游离于他们的对话，想到了蜜蜂。夏日的天空下，蜜蜂飞出蜂房，振翅高飞去找花草树木。我仿佛听见它们嗡嗡地歌唱，闻到了清香的蜂蜜，看到了月光下金黄的蜂房。我正要合上眼睛，却看见阿芙拉翻开记事本，手指摩挲着白纸，从笔盒中取出一支紫色的铅笔。

弹子滚过地板的声音惊醒了我。我知道穆罕默德来了。我花了一点时间睁开眼睛，看见他盘腿坐在地上，旁边放着一把钥匙。

“你找到钥匙了，穆罕默德？”我问他。

“原来是你翻篱笆的时候把它给丢了。”他爬起来，站在我身边。他今天换了一套衣服，一件红色T恤和一条工装短裤，好像有心事。他扭头看向敞开的客厅门和走廊。

“你这样要受凉的。”我说。

他撂下我走开了。我起身跟了上去。我们上了楼，沿着过道，走过每一间卧室和浴室，最后来到走廊尽头一扇以前从未见过的门。

“你带我到这里来做什么呀？”我问他。他将那把钥匙递给我。

我将钥匙插进锁眼，打开门。一道强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等眼睛适应了光线，我才发现我身在可以俯瞰阿勒颇的山巅。一轮满月低悬在天边，映照着五光十色的沙漠。一轮血色的满月。

我看见远处的城市，废墟和山顶，喷泉和阳台，原野东边的养蜂场、灌木和野花。蜜蜂这时候静悄悄的，唯有保育蜂在月光下忙碌不停。蜜蜂见到人才变得轻率鲁莽。空气中飘着热烘烘的泥土的芳香，温暖宜人。左边有一条小路，拾级而下，可以进城。我沿小路来到河边。潺潺的河水穿过城市公园，又奔腾着流经山涧。皓月当空，河水波光粼粼。

前方一个穿红衣的人一闪而过。我循声进了小巷。天色已晚，华灯初上，集市摊位上高高堆着金黄金黄的果仁蜜馅点心。家家咖啡馆外支着桌子，每张桌上摆着菜谱、玻璃杯、餐具和一朵插在长颈花瓶里的

花。商店橱窗陈列着鞋子、仿冒的名牌手包、地毯、箱子、咖啡罐、香水和皮革等琳琅满目的商品。街尽头一个摊位摆满了精美的头巾，蓝色、赭色和绿色，仿佛灯光下袅袅升起的烟。

我头顶的拱门门头的匾额上书“博物馆”几个字。拱门下，是我父亲的老铺子。铺子关门上锁，我脸贴着玻璃。店堂后高高地堆着一卷卷五颜六色的丝绸和亚麻布。店堂前放着抽斗和他放剪刀、针、锤子的罐子。

小巷的尽头闪过一道紫光。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穆罕默德，他拐过街角。我喊他，叫他等等我，别见我就跑。我问他去什么地方，可他不放慢脚步，我连赶几步，追了上去。来到小巷尽头，眼前豁然开朗，原来到了河边。皓月当空，穆罕默德不知去向。于是，我靠着水边坐下来，等待……

注释：

[1]英国电信运营商。

[2]巴尔干半岛中部国家。

日出

……照亮了比雷埃夫斯港[1]，成群结队的海鸥在天空盘旋。我们在雅典下船，被带往一个靠港口的水泥庭院。院子里是挤挤挨挨的帐篷，上空是塔吊。没有帐篷的人裹着毛毯，席地而坐。鸟儿在他们中间的垃圾堆里觅食，到处充斥着一股浓烈的馊泔水味。

我们在一座长方形建筑的背阴处，墙上有大片涂鸦，画着一座简陋的海港、滔天的白浪和一艘张帆的古船。画中港湾的岩石上画着一架吊车，吊车下是古时候的人。萨米肯定会喜欢这幅画，会将画中人编进他的故事。这艘船也许是一台时光穿梭机，抑或了解萨米的脾性，吊车这台时光机拎着人的领子，将他们丢进另一个时空。

但愿我不必离开这里，但愿我是画中人，在港湾的礁石上坐一辈子，看一辈子大海。

我和阿芙拉在一块铺了毛毯的地上找了一个空处。我对面的一个女人身上吊着三个孩子：一个吊在胸前，一个用布袋兜着背在背上，怀里还抱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她生了一双杏眼，头上松松地裹着一块头巾。这三个孩子中没有双胞胎，或者说，都不是她的孩子。她说话了，对男孩说了几句波斯语。男孩摇了摇头，鼻子紧贴着她的袖口。一旁的女孩脸上有一道烧痕。我注意到她缺了三根手指。她和我四目相遇，我别过脸，看着阿芙拉。她默默地坐着，沉浸在自己那黑暗的世界里。

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光，我脑袋顿时一片空白。

等眼睛适应了，我看见一个圆圆的、黑洞一样的东西指着我。是一杆枪。一杆枪？一口气憋在嗓子眼，我努力吸气，眼前一片模糊，只觉得脖子和脸燥热，手指发麻。原来是一台照相机。

“你不要紧吧？”我听见一名男子问。他放下照相机，显得有些尴尬，似乎想不到自己拍的是一个真人。他别过眼睛，连忙赔礼道歉，然后走了。

来人检查了我们的身份证件。当晚我们坐上大巴，被送去雅典市中心一座位于商业区的破败建筑。这里原来是一所学校，站在落地长窗前可俯瞰院子。天井里人头攒动，或坐在舞台上，或坐在椅子上，或站在晾衣绳下。非政府组织的义工穿梭其间。一个梳一头脏辫的白人男子迎了上来，将我们领进大楼，上了两段楼梯，来到一间废弃的教室。阿芙拉一步不敢疏忽，慢吞吞地爬楼梯。

“能和你说英语真是太好了。”男子说，“我一直在学阿拉伯语，也学一点点波斯语，但都太难了。”他摇了摇头，留神盯着阿芙拉。“楼下的教室是举办活动用的。你妻子会说英语吗？”

“不怎么会。”

“她爬楼梯不要紧吧？”

“没关系。”我说，“我们什么苦没吃过。”

“你们算走运的。如果早来两个月，怕是要在大冬天里露宿街头几个星期。军方转移了不少人，还搭起了这些帐篷。埃利尼科，在老机场还有一座大的，公园……”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声音低了下去。我觉得他是不愿多说。

他领我们进了一间教室。做介绍时，他伸出胳膊，摊开手指，略带一丝讽刺。教室里支了三顶床单做的帐篷。我已经喜欢上了他。他眼睛炯炯有神，和又怕又烦的莱罗斯岛人截然不同。

“对了，我叫尼尔。”他晃了一下胸牌，“你们挑一顶帐篷，稍后院子里有晚饭。进来后，请看下右边墙上的作息时间表——下午有一些课程是专为孩子开设的。你的孩子呢？”最后一句话仿佛几枚炸弹，猝不及防地击中我。

“我的孩子？”

尼尔笑着点了点头：“这里只接收家庭……我觉得……你的出境卡……这所学校只接收带孩子的家庭。”

“我的孩子丢了。”我说。

尼尔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眉头紧锁，踌躇了片刻，随后低头看

着地面，鼓起腮帮，吐了一口气，说："听着，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你们今晚可以留在这儿，明天再想办法。这样你太太能好好休息一下。"说完，他将我们留在这所废弃学校的旧教室里。几分钟后，他领来另一家人，一位丈夫、一位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我不愿看到这些孩子，一男一女，牵着父母的手。我不愿搭理他们，所以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起身问候。我转身扶阿芙拉钻进一顶帐篷，放下包，我们默默地在毛毯上面对面躺下。入睡前，阿芙拉问我："努里，你明天能多给我买几张纸和笔吗？"

"当然能。"

那一家子很快安顿下来，教室陷入温馨的安静，我险些以为我住的是一间大饭店。楼上隐约传来吱嘎声和其他客人的吵闹声，我不由得想起父母在阿勒颇的老宅，想起小时候我要听到房门外母亲令人安心的脚步声才敢睡去。看见母亲从门缝往里张望的眼睛，看见灯光从门缝透进黑洞洞的卧室，我才觉得踏实，才会迷迷糊糊地睡去。每天早上，母亲都要去父亲的布店打下手，下午手摇着她祖母传给她的那柄红扇，看几小时的报纸。缎子的扇面，画着一棵樱桃树和一只鸟，写着我母亲认为是宿命的两个汉字。她说这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缘分是促成两段人生产生交集的一种神秘力量。

这让我想起我是如何遇到穆斯塔法的。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姨母，去世后，我们两家至少十五年互不来往，不通音信。穆斯塔法的父亲一个人住在山里，我父母是城里人，在竞争激烈的集市讨生活，做八方买卖。送我外曾祖母这把红扇的是一位中国老人，这位北京来的布料商亲手裁剪，绘制扇面。有一天，父亲要我去一趟街上，买些水果回来。我绕道河边，在一棵树下坐下休息。我待够了牢笼一般的布店，父亲迫不及待地希望我尽快学会招徕顾客，说好英语。所以，即使铺子闲下来，我也要抱一本英语语法书。用我父亲的话说，那样才有长进。

时值八月中旬，我热得浑身乏力，恍若身在沙漠深处。坐在河边，乘着酸橙树的阴凉，无异于片刻消遣。我刚坐了十五分钟，一位年轻人向我走来。他长我十来岁，皮肤黝黑，好像一个顶着太阳卖苦力的工人。

"请问去这家店怎么走？"他指着手中的一张纸问。纸上草草地画了一条路和一家铺子，一个箭头指着一行字：阿勒颇蜂蜜。

“阿勒颇蜂蜜店？”我说。

他点了点头，随即又飞快地甩了甩头，一种我如今再熟悉不过的面部痉挛。

“不对吗？”我糊涂了。

“对。”他说着，笑了，又甩了甩头。

“我们同路，你跟我走吧，我给你带路。”我们在路上聊开了。他立刻为我介绍了大山里的养蜂场，他祖父差他进城采购几种蜂蜜的样品。他说他最近申请了大马士革大学，想学习农学，他希望进一步研究蜂蜜的成分。我介绍了我父亲的铺子，三言两语就完了，我不如他健谈，再说我对卖布没多少兴趣。我为他介绍了一路上经过的店铺，又带他去蜂蜜店的门口，这才道别分手。

一个星期后，他带了一大罐蜂蜜登我父亲的店门找我。他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以经常来阿勒颇，他希望当面向我道谢，感谢那天我为他带路。我母亲看见他抱着一罐蜂蜜站在铺子的门廊下，失手掉了长柄煎锅。她起身走过去，盯着他看了好一阵，然后开始抽泣。

“穆斯塔法，”她说，“是你吗？我上回见到你，你才几岁来着？你当时还小。可这张脸没变！”事后她说，她仿佛见到了投胎转世的姐姐。河边的偶遇和过后的一罐蜂蜜开启了我们俩的友谊。缘分，这个我一辈子都理解不了的神秘力量，将我表兄带进我的人生，引着他找到坐在河畔、对将来的职业心灰意冷的我，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母亲眼底闪烁着两个红彤彤的字，缘分。

这段记忆我在心里默默地过了三遍，就像倒回、重放一盘录影带，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去。

半夜，我被一个刺耳的声音惊醒，空中一声尖啸，一枚炸弹撕裂了黑夜。我一骨碌坐起来，浑身大汗淋漓，脑袋突突直跳，周围的黑暗在跳动。透过床单，我隐约看见窗户的轮廓，月光流进窗户。我看见阿芙拉月光下朦朦胧胧的脸，才慢慢想起我身在何处。我伸手握住她的手，没有炸弹，这里不是阿勒颇。我们在雅典，在一所老学校，我们没有性命之忧。我脑袋慢慢不跳了，尖叫声却仍在继续。尖叫声戛然而止后，又传来别的声音，在其他楼层的屋子里回荡。大人走投无路时的抽泣

声，地板嘎吱作响声，脚步声、窃窃私语声和大笑声。笑声好像来自外面，楼下的院子——一个女人的笑声。

我钻出帐篷，出了教室，来到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一位妇女在窗前踱来踱去，她的拖鞋啪嗒啪嗒地打着大理石地面，眼睛盯着地。她就好像一个机动玩具，身体停下，突然一抽，又动了起来。我走向她，犹豫了好一阵，才抓住她的胳膊，希望安慰她，问她要不要帮助。她抬头瞥了我一眼，我发现她还没醒过来。她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眼中泛着点点泪光，却当我为无物。“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

我不吭声。我知道千万不能叫醒一个梦游的人，免得她受惊吓而死。我只能任她在梦魇中徘徊。

刺耳放肆的笑声吵醒了好梦。楼上的一间教室里有人鼾声如雷，一个孩子在另一间教室大哭。我循着笑声来到楼下的院子，竟然发现许多人毫无睡意。此刻想必已是凌晨两点。我首先看到一群人坐在一堵攀岩墙下一角的木椅上，他们拿一个纸袋传来传去，从里面吸着什么东西。

其中一个女孩瞥了我一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总觉得她不对劲儿，瞳孔放大，整个眼睛都是黑的，看不见眼白。两名男子席地而坐，背靠着墙抽烟。主席台想必原本是舞台，两个孩子在唯一的一盏泛光灯下踢球。院子的入口处，三个男人争得面红耳赤。他们操一口口音怪异的阿拉伯语，皮肤黝黑。其中一个推了另一个人的肩膀，第三个人走过来，将他们分开，大着嗓门说了几句；随后拔开门闩，推开厚重的大门，推着两个人走了出去。

门重新关上。待院子里回荡的金属声平息下来，院子里就只剩我一个人。面前的两扇门板上画了一个巨大的蓝心，蓝心两端各有一只红色的翅膀。心是平的，上面有一座小岛、一棵棕榈树，一轮金黄的太阳从岛上升起。在老学校淡绿色四壁的背景下，心仿佛在闪烁的泛光灯下搏动。

身后又传来一阵笑声。我转身离开那颗心，循声望去，只见大笑的女人坐在院子尽头晾衣绳下唯一的一张沙滩椅上。

她是一名年轻的黑人妇女，头发梳成玉米垄，并绾成一个高高的马尾辫。我走过去，注意到她的白上衣被乳汁渗透了。她注意到我的视线，下意识地抬手护住胸口。

“是因为她被人带走了吗？”她说的是英语。

“谁被人带走了？”

她起初不吭声，眼睛左顾右盼。

“我不住这里。我偶尔晚上过来看看，心里觉得踏实。”

我盘腿坐在她旁边。她转向我，给我看她的胳膊。胳膊上有数十个圆形的小伤口。

“这是我的血。”她说，“他们下的毒。”

“谁下的毒？”

“我待在屋子里，后来他想杀我。他抓住我的脑袋，往地上撞。我喘不上气。后来我停止了呼吸，就没恢复过。我现在没气了，是一具尸体。”

可她的眼中充满了生气。

“我最想去德国，丹麦也行。”她接着说，“我要离开这地方，可惜不容易，因为马其顿关闭了边界。雅典是中心，是去世界各地的跳板。我却困在这里不能脱身。”她心乱如麻，眉头紧锁，“人在这地方，心会渐渐死去，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我开始觉得有点儿恶心，悔不该走近这个胸口溢奶、血中毒的女人。

踢足球的孩子现在已经散去，这里显得越发冷清，泛光灯照着空荡荡的舞台。两个汉子还在抽烟，刚坐在椅子上的孩子一哄而散。只剩下两个男孩，都在玩手机，脸被照亮了。

“他们嘱咐我多喝水，为了我的血好，可我已是一个死人。”她掐着自己的皮肤，“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你知道，生肉？死定了的。我要成为别人的口中餐。”她又掐着胳膊，给我看胳膊上的伤疤。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幸好她不笑了，至少暂停了片刻。周围很快陷入死寂。

“你住什么地方？”我问。

“公园，可我经常过来，这里安全，风也小。在公园，我们高高在上，都快和神做邻居了。”

“你的英语咋说得这么好？”

“我母亲教的。”

“你是哪里人？”

她没有回答，突然站起身，说：“我该走了，我现在该走了。”我看着她拔开门闩，推开门，撕破了那颗蓝色的心。门一关上，院子顿时安静了许多。两个孩子已经走了，只剩下那两个靠着墙抽烟的汉子。透过教室窗传来孩子的哭声，一个婴儿和一个大些的孩子。

我回到楼上。走廊上梦游的女人不见了，周遭一片寂静，我整个人舒缓不少。

我一觉醒来，眼前是白得刺眼的床单，外面传来机器声，听人用阿拉伯语、希腊语或波斯语，抑或一句话夹杂着三种语言嚷嚷。阿芙拉睡得正香。

我来到楼下，天井里堆满了一筐筐发黑的香蕉和一箱箱啤酒。两名男子抱着一袋袋土豆，第三个人捧着贴了剃须刀、牙刷、记事本、钢笔的盒子。大门敞开，那颗破碎的心外是两辆车身印着慈善机构标志的白色货车。我走进儿童区，一位妇女在摆玩具、棋盘游戏、记事本和彩笔。

“打扰一下。”我说。

“请讲！”女人操着一口口音截然不同的英语。

“请问能不能给我些纸和彩笔？”

“这些真的是给孩子们准备的。”她说。

“我儿子就在楼上。他身体不舒服，他喜欢画画。”

女人翻遍口袋，掏出一本记事本和一盒铅笔。她把它们递给我，虽然有点不情愿，但还是笑了。

“等他好些了，希望他能过来。”她说。

阿芙拉睡得正酣。我将彩笔和记事本塞在她的手下，好让她一醒来就能摸着。随后我在她身边坐下，呆呆地看着被太阳照得雪白的帐篷壁，一时间大脑一片空白。然后，脑海中浮现出一幕幕往事。我左边是凯科河，右边是一条阴暗的大街，街头伫立着一棵酸橙树；往前走是驰名世界的男爵酒店，再往前是位于老城贾勒姆区的阿勒颇大清真寺，夕阳将穹顶染成了橙色；过了那条路就是阿勒颇卫城的城墙，如今到处都是残垣断壁；麦地那集市，一道拱门破了；邻近西面的那条街上有法拉杰门钟楼，废弃的庭院，阳台，尖塔。微风穿窗而入，轻拂床单，这一幕幕渐渐淡去。我揉了揉眼睛，转向阿芙拉。她准是在梦中受到了惊吓——她烦躁不安，呼吸急促，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清她说什么。我伸手抚摸她的头发，她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闭上了嘴巴。

一小时后，她醒来，却不睁开眼睛。她挪了挪，手摸摸记事本，又摸摸铅笔。

“努里？”她喊道。

“在。”

“这是你为我买的吗？”

“是的。”

她脸上掠过一抹微笑。

她翻身坐起来，将纸和笔放在腿上，闭着眼，用手指理了理头发，她皮肤白皙。她睁开铁灰色的眼睛，一对瞳孔小得仿佛要将阳光挡在眼睛外。

“我应该画什么？”她问我。

“你爱画什么就画什么。”

“你说，我是为你画的。”

“从我们家看到的景色。”

我看着她打草稿，手指摸着笔迹，沿着每一条线，仿佛那是路。她对着纸扑闪着眼睛，然后移开，眨几眨，仿佛光太近，晃到了她的眼睛。

“你看得见吗，阿芙拉？”

“看不见。”她说，“别出声，我在思考。”

我看着画显出轮廓，显出一个个穹顶，平的房顶。她在草稿的显著位置添上了攀缘阳台栏杆而上的花和叶。随后她将天空抹上了紫、褐和绿色——她不知道自己使用的颜色，好像只晓得天空要用三种色彩。我看她指尖循着风景的线条，生怕色彩出了格，画进了建筑。

“真有你的。”我说。

“瞧你说的。”她眼中含笑，“漂亮吗？”

“太美了。”

不晓得为什么，听我说这话，她搁下了画笔。画面的右侧没上色彩。说来也怪，这让我想到战争打响前苍白破败的大街小巷。一切被岁月洗净了颜色，犹如枯萎的花朵。她将画递给我。

“还没画完呢。”我说。

“嗯。”她将画推给我。随后头枕着手，默默地躺了下去。我许久没动。我躺在那里，盯着那幅画。不知过了多久，尼尔的脑袋伸进门，四下看了一圈，告诉我们该走了。

-9-

我被各种物品包围，好像是外套，扔了一地的鞋子，墙角一只被压扁的暖水瓶。我头顶有一个锅炉，难怪这地方暖和。摩洛哥人站在我左边走廊的尽头，呆呆地看着我。他走过来，默默地向我伸出手。他一声不吭，但表情严肃，他领着我进了卧室。阿芙拉不在卧室，床已经铺好，衣架上的头巾也不见了。我睡的那一侧床头柜上放着一幅漂亮的速写，画的是养蜂场——朝阳下辽阔的田野向远处延伸，点缀着蜂房。她甚至去厨房以及大家用餐的帐篷里作画。色彩用错了，线条很粗糙，断断续续的，可画面灵动，栩栩如生，蜜蜂仿佛在我耳畔嗡嗡飞舞。那边的田野盛开着一朵朵黑玫瑰，玫瑰的色彩溢进了天空。

摩洛哥人扶我在床上坐下，解开我的鞋带，帮我脱下鞋，然后抬起我的两条腿。我抓住那幅画，贴在胸口。

“阿芙拉在哪里？”我问。

“别担心，她在楼下。没事，有法丽达陪着她。”

“法丽达是谁呀？”我问。

“就是那个阿富汗女人。”

他走出去，很快端来一玻璃杯水，将杯子送到我的嘴边。我一饮而尽。随后他调整好我脑袋下的枕头，拉上窗帘，嘱咐我闭目养神，然后关上门，留下我一个人待在黑暗中。

我想起了胡同、小巷、奔跑的脚步和穆罕默德的红色T恤。我浑身乏力，腿和胳膊僵硬，眼睛火辣辣的，我闭上了眼睛。

我一觉醒来，卧室内漆黑一片。门外传来一阵阵笑声，仿佛穿透黑夜的铃声。我直奔楼下的客厅，几位房客在玩多米诺骨牌。阿芙拉也上了场，她附身对着餐桌，面前一溜儿摆了六只骨牌，她集中精神、手指

支撑着地挨着前面的一块放下第七块。大家围着餐桌、屏住呼吸观看。她放下牌，甩了甩手，笑了。“看，我成功了！我成功了！你们看！”

几个星期来，我第一次听她和别人说话；也是数月来，她的声音第一次有了生气，有了欢笑。

摩洛哥人发现我站在门口。

“老头儿！”他说的是英语，眼睛一亮，“进来坐，玩一把。我为你沏茶。”他推过来一张椅子，推着我的肩膀坐下，随后出门进了厨房。

其他房客抬头瞥了我一眼，点个头，或问声好，注意力又回到阿芙拉和多米诺骨牌上。她挺了挺腰杆，手微微发抖，只见她将头稍稍偏向我，那张骨牌摆得与前一张太近，骨牌一下全部翻倒。

大家哈哈大笑，有的喝彩，有的惋惜。阿富汗女人收起骨牌，推向她。她是玩牌好手。等摩洛哥人端茶回来，她已经排了十五张，她为紧挨着自己而坐的阿芙拉数牌。

我喝完喷香扑鼻的茶水，然后打电话给全科诊所，告知他们我拿到了更正的资料，希望约一个时间，给阿芙拉看眼睛。

夜幕降临，我务必要陪阿芙拉就寝。我跟她上楼，忍住不去看走廊尽头的门。迪奥曼德的房间又大门洞开，他背对着我们看向窗外，T恤下支棱着的肩的轮廓清晰可见。他好像知道我盯着他，转身面向我。

“晚安。”他笑着说，我看见他手中拿着一张照片。他翻过来给我看。“这是我妈妈，这几位是我姐姐。”她们都是生着一口大牙、爱笑的女人。

进了客房，我帮阿芙拉脱下衣服，挨着她躺下。

“今天过得开心吗？”我说。

“你要是在，就更开心了。”

“我知道。”

我好像听见一个孩子在用阿拉伯语喊着什么。听声音好像是从别的

房间传来的，可我知道这里没孩子，除非刚来了住户。可听声音，又好像来自楼下的花园。

“你做什么呀？”阿芙拉问。我靠窗看向楼下黑漆漆的天井。

“你没听见吗？”我问。

“不就是电视嘛，”她说，“楼下有人在看电视呢。”

“不是。不知谁用阿拉伯语喊。”

“喊什么呀？”

“快来呀！快过来呀！”

我脸贴着窗户。天井空荡荡的，除了那棵樱桃树、几个垃圾桶和那架梯子，院子里别无他人。

“过来躺下吧。”阿芙拉劝我，“躺下来，闭上眼睛，别胡思乱想。”

我依言挨着她躺下，感受她的体温，嗅着她如玫瑰的淡淡的体香。我闭上眼睛，不去看她和夜色。可我又听到了喊声，一个孩子的喊声，是穆罕默德的声音，我知道。他开始唱一首摇篮曲，我听得出。这让我想起了萨米。我捂住耳朵，却挡不住……

注释：

[1]希腊港口。

歌声

……蟋蟀吟唱着，欢迎我们来到阿瑞斯公园。去雅典市中心的大街两旁是一色的锻花栏杆。

我又忍不住想起穆罕默德。我恍若听见他在喊我，可我知道那不过是城市的喧嚣。尼尔在前面带路，也许出于愧疚吧，他硬要帮我提大包小包。他一个肩膀背着我的包，另一边肩背着阿芙拉的包。离开学校前，尼尔把我们的旧包一股脑儿扔了，送给我们俩一人一只帆布背包和保暖毛毯。

“这地方是为了纪念一八二一年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起义建的！”尼尔回头大声告诉我们。沿途我们经过几间大门敞开的木屋，他却一直向林中走去。不久，蕨树和棕榈树下出现一个个帐篷组建的小村落，人们摊开手脚躺在毯子上。这地方肮脏不堪，即使是露天，也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腐臭和尿臊味。尼尔继续往前。越往里走，公园的小路越是坑坑洼洼的车辙和丛生的野草。不少人在遛狗，退休的老人坐在长凳上谈天。再往里走，可见瘾君子准备好了注射毒品的针筒。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另一处帐篷聚集地，尼尔在两棵棕榈树间的两块毛毯之间为我们找了一块空地。对面是一座古代武士的雕像，雕像的底座上坐着一个骨瘦如柴的汉子。他的眼睛让我想起昨晚在那所学校的孩子。

天色已晚，尼尔走后，夜色笼罩了我们。我开始觉得这地方不对劲。首先，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犹如群狼，拉帮结派地聚集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从他们眼睛中能看出狡黠的狼性。

晚上很冷。阿芙拉瑟瑟发抖，但她一声不吭，这地方吓坏了她。我把拿得出的毯子都裹在她身上。我们没帐篷，只有一把抵御北风的大伞。旁边的一堆篝火驱除了些许寒气，但不足以让人安心入睡。

周围有人走动，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几个孩子在树林中的一块空地

上踢足球，男孩和女孩踢得泥浆飞溅。其他孩子在打牌，或在帐篷外闲聊。一群少年围一张毛毯而坐，他们轮流讲故事，讲他们从小记得的故事。现在一个女孩在讲，其他人盘腿坐在毯子上专心致志地听，他们眼中映着渐渐熄灭的篝火。

我正看着，一名非政府组织的义工走过来。他是一个金发的小个子男人，一只手提着一只白色塑料袋。女孩不说了，大家转身看向他，随即发出一阵欢呼，然后互相交头接耳。义工放下袋子，少年们眼巴巴地等着他掏出一罐罐可口可乐，一个个抢着接过去。人手一罐，大家立刻打开，对着咝咝噗噗的可乐开心地哈哈大笑。

然后一饮而尽。

“这是我三年来喝的第一口可乐！”其中一个说。

我知道伊斯兰国禁了可口可乐，因为它是一个美国的跨国品牌。

“比我记忆中的好喝！”另一个说。

义工见我看着他们，从袋子里掏出最后一罐，走了过来。他比我以为的年轻，有一头金色的短发和黑色的小眼睛。他笑容可掬地将那罐可乐递给我，也带来了快乐和欢笑。

“令人叫绝，是吗？”他说。

“谢谢。”我打开易拉罐，抿了一小口，品味着可乐的香甜。然后将可乐递给裹着毛毯，还在不住哆嗦的阿芙拉。她喝了一大口。

“哇，可口可乐吗？”她问。她的脸顿时有了血色。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分享那罐可乐，听少年们讲故事。

午夜过后，阿芙拉终于睡去，身子不再哆嗦。我注意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附近转悠，眼睛不离那群男孩和女孩。其中一个扶着拐杖，即使在黑灯瞎火的晚上，也能看清他裸露的残腿。坐在雕像底座上的那个骨瘦如柴的汉子在弹吉他。一首优美、伤感、轻柔如摇篮曲的曲子。

“你也被送到这里来了？”

我抬头望去，眼前站着的是昨晚那个黑人妇女。她肩上裹了一条毛

毯，手拿一块面包。

“你们早上一定要去领食品。”她说，“教堂有人送食品过来，很快就会被领完。他们也带药品过来。”

她在地上铺一块毛毯，在我旁边坐下来。她戴一块祖母绿的头巾。

这地方仿佛神明睁开了眼睛，凭空起了一阵横扫难民营的大风，卷起的树叶和尘土从我们眼前呼啦啦而过。静待风平息，她可能已经习惯了突如其来、短暂的恶劣天气。随后她将手伸进小布袋，掏出一盒爽身粉，将香粉撒在手掌上，往脸和手上抹。这一抹有着神奇的效果，她看起来苍老了些，脸颊上的生气和光泽不见了。她始终看着我。

“这地方的人偷孩子。”她说，“拐骗孩子。”

月光下，一双双男人的眼睛在树叶间闪烁。

“拐骗孩子干什么？”

“卖他们的器官，或者组织卖淫。”她漫不经心地说，好像见惯了这种事，无动于衷。我懒得听这个女人聒噪，更不愿看见树林里影影绰绰的人影。我又注意到她白色上衣上刚渗出的斑斑乳渍。

“我的脑袋坏了。”她拍着额头说，然后又掐手臂内侧的皮肤，“我是个死人。我的内脏发黑。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她的一双黑眼睛映着火光，眼白微微泛黄。她的五官丰满、健康、柔和、透明，尽在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我不想知道，恨不得远远地躲着她。我脑袋里的东西太多了，容不下别的。我忍不住去看她上衣的奶渍，左边的更严重，就好像她的心在滴血，我忍住不去看。

“你走不了，你难道不知道？”她说。

我没理她。我现在想起了穆罕默德。看见林子里的人，我脑海中又闪现出新问题。是不是谁把他带走了？他是被人拐骗，还是趁他睡熟被人掳走了？

“边境关闭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接着说，“人纷纷进来，却难得见人离开，我回不去。我是一个死人，我想离开这地方，我想找份工

作，可没人愿意要我。”

一棵树下，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和一个小姑娘搭上了话。她十一二岁，可看她的站姿不止这个年纪。她靠在树上的方式，明显让人觉得是在进行某种让人无法相信的行为。

“你知道奥德修斯[1]为什么要踏上旅程吗？”女人说着，推了我一把，我真不想她出声。我转身白了她一眼，回过头，那男人和小姑娘已不见了。我觉得有点恶心。

“从伊萨卡到卡吕普索，天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在找什么？”

她凑向我。只要我不看她，她就推我的腿。她有一点激动。

“不好说。”我对她说。

“找他的家。”她说。随后她沉默了良久，也许发现我真的不愿多话。她双手放在两腿之间坐着，双眼圆睁，谨小慎微，一副凶巴巴的样子。我越是不去想她，当没有她，越是做不到。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

“安吉丽姬。”

“这是一个希腊名。”

“对，是‘天使’的意思。”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这个问题好像打乱了她的心绪。她收起毯子，裹在肩膀上，走进夜色，一路从地上捡着什么。

我挨着阿芙拉躺下来，却毫无睡意。林子深处传来古怪的叫声，也许是狐狸，也许是猫，也许是人。那人还坐在雕像的底座上。借着快熄灭的火光，我注意到他胳膊上的挠痕，仿佛是被动物刚挠出的鲜红的伤痕。

我思绪纷乱，紧紧地闭上眼睛。我什么都不想看，什么都不想知

道。

早晨有人祈祷，阿瑞斯公园很快成了一个游乐场。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撑开了一把翠绿的大伞，我恍若见到了昨晚裹着绿头巾坐在这里的安吉丽姬。难民营里不乏本地居民，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提着一袋袋食品发给难民。

我注意到一个年轻的母亲，她头上随意地搭着一块天蓝色的头巾，怀抱一个小不点的婴儿坐在毯子上，婴儿也许才几个星期——伸出毛毯的手和腿好像细细的嫩树枝。她抱在怀里、不住地颠着的好像一个死婴。她虽然心知肚明，身体却不承认。一位上了年纪的希腊老太太跪在一旁，拿奶瓶帮这位母亲喂孩子奶。孩子不肯喝，老太太只好作罢，随即又倒了一大杯炼乳，装满一纸碟巧克力饼干递给这位母亲，催她吃饼干，喝牛奶。只要她一停下，老太太就立即端着牛奶和饼干送到她的嘴边。

“都喝了[2]，都吃了。”老太太希腊语和英语都用上了。年轻的妈妈好像听懂了其中一种语言，一饮而尽，伸过杯子再要一杯。老太太又为她倒了一杯，等她喝完，牵过她的手，捧在手上，拿婴儿湿巾揩干净，抹上护手霜。这位妈妈一双忧伤的眼睛，蔚蓝如大海，深邃。

“玛莎真漂亮。”老太太说着，吻了一下婴儿的额头。

玛莎！原来是个女孩。我注意到女人间的无拘无束，三言两语交流的默契。她们认识——老太太此前也许来过许多趟。

“没奶吗[3]？”老太太问。年轻妈妈手按着胸口摇着头答道：“没[4]。”

我又注意到坐在雕像底座上的男子。他腿上放着一把吉他：一件漂亮的乐器，像是一把古琴，却又不尽然。他调了一下琴弦，然后弹了一支小曲。曲声急促，仿佛大晴天突然下了一场阵雨，在木质的共鸣箱内轻轻地回荡。

他突然停手，调了调弦，脸上掠过一丝愁云。过了片刻，他将吉他放在脚边，卷了一支烟。我挨着他站在雕像的影子里。即使沉默寡言，男子也让人觉得面善，一团和气。

“早上好！”他说的是波斯语。那副嗓子就像他弹的曲子，浑厚、动听。他将刚卷的烟递向我。

“不用，谢谢。”我用阿拉伯语说，“我不抽烟。”那一刻，我们俩对这一尴尬的处境哑然失笑。我们身在希腊，一个人说阿拉伯语，另一个说波斯语。

“你说英语吗？”我问。

男子眼睛一亮，陡然来了精神。“会！说得不好，但会说！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找到了共同语言！”看来他是一位生性乐观的人——他有说有唱。

“你什么地方来的？”我问。

“阿富汗，喀布尔[5]郊区。你是从叙利亚来的？”

“对。”我说。

他的指甲修长，虽算不上魁梧，一举一动却无不透着力量。

“我喜欢听你弹吉他。”我说。

“这件乐器是雷贝琴，意思是‘心灵的窗户’。”接着他告诉我他叫纳迪姆。

我挨着他站在雕像的底座，他拿起雷贝琴又弹了一首曲子。曲子舒缓平和，如暗潮涌动，涓涓流入空中。我看到阿芙拉醒来，在毯子上舒展身体，四下摸着看我可在。她找不到我，双眉紧锁，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立刻走了过去，拍了拍她的手，看着她眉头舒展。发现她生怕失去我，我打心眼里觉得欣慰，说明她还爱我，哪怕她自我封闭，她还需要我。我解开留给我们俩的三明治，递了一块给她。

过了半晌，她才问我：“努里，谁在弹琴呀？”

“一位叫纳迪姆的人。”

“真好听。”

我听着音乐，不知不觉几小时过去了。纳迪姆放下雷贝琴，准备小睡片刻。少了音乐，林中树枝的断裂声、嘀嘀咕咕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等乘虚而入。我想叫醒他，请他永远弹下去，好让我听着悦耳的雷贝琴曲子，至死都不为杂音纷扰。如果被安吉丽姬说中了，如果我们这辈子休想离开这里，那么，我和阿芙拉将长眠此地，和夜晚的捕食者一起，和未知战斗中的英雄一起。

日落后，我们点了一堆篝火，顿时烟雾缭绕，充斥着柴火味。大家围着篝火取暖，我想起了法尔马科尼西岛，那座岛上的人不一样。这里好像处于日食期间最黑暗的阴影中。

阿芙拉比平时安静。我觉得她在倾听林子里的声音，她能发觉暗藏在林中的危险，可她一言不发。大多数时间她都裹着厚厚的毛毯坐着。

纳迪姆离开了一阵，回来后在雕像下原来的位置坐下。他没有立刻拿起雷贝琴，尽管我等着听他弹曲子。我渴望听他弹的曲子，我就好像离开了水，魂不守舍。

戴蓝头巾的那位母亲在给孩子喂奶。小玛莎的嘴含住乳头使劲地咂着嘴，却吃不出奶。母亲急得脸通红，用手挤着乳房，结果还是失败了。玛莎只好作罢，又变得无精打采。女人用手背抹着脸上的泪水，失声痛哭。

看见这位母亲泪如雨下，我发现阿芙拉未曾为萨米伤心落泪过。除了那天在阿勒颇，我们躲在花园的地洞里，我没见她落过一滴泪水。萨米死的时候她都没哭，只是铁青着脸，面无表情。

纳迪姆过来坐在我旁边，出神地盯着阿芙拉。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盯着她，抑或陷入了沉思。不管怎样，我引开了他的视线。

“对了，你刚才说你从什么地方来？”

纳迪姆脸色一变，回过了神。“喀布尔！”

“你喜欢那里吗？”

“那还用说，那是我的家乡啊！喀布尔风景优美。”

“你为什么离开呢？”

“因为塔利班见不得我们演奏音乐，他们不爱听音乐。”不知为什么他突然不说了，从地上捡起一个松果，仔细看了看，又扔进树林。我觉得另有隐情。

“你就为这走的？”我说。

他犹豫片刻，好像考虑要不要说，同时打量着我，随即故意压着嗓子说：“我原来在国防部任职。塔利班威胁我，我说了我不敢杀人，我蚂蚁都不敢踩——能指望我去杀人？”

他又不说了，到此为止。一段说来话长且丰富的经历，他对我只说了片言只语。纳迪姆陷入沉默，这个汉子的沉默隐隐令人不快。幸好他又开始说了。那副节奏单调的嗓音令人出神。

“你知道这个公园叫什么吗？”他问。

“知道，Pedion tou Areos……”

“Pedion的意思是‘广场’。Areos是战神，他嗜好杀戮和血腥，你知道吗？这是那位送食物过来的老太太告诉我的。”

“不知道。”

“他嗜好杀戮和血腥。”纳迪姆一字一顿，慢吞吞地重复这几个词。“你瞧，”他说，“他们为了纪念他，建了一座公园！”他伸出手，摊开手掌，像尼尔那天带我和阿芙拉去小学校的临时住所时做的，火光下，纳迪姆刚划破的伤口仿佛前臂上缠着几条鲜红的丝带。风起云涌，周围漆黑一团，是要闷熄火苗的架势。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应该善待这个汉子。

“你什么时候学弹雷贝琴的？”我问。

我的问题把纳迪姆逗乐了，他眉飞色舞地凑过来。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看一个人磨刀。

“说来话长，”他说，“我父亲是喀布尔的一位音乐家。他是一位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鼓手。”纳迪姆的手敲着无形的手鼓，“我每天坐在一旁看他打鼓，边听边看。”说这话时，他的手顺着眼角摸到耳朵。“有

一天，那时我八九岁吧，我叔叔请父亲到屋外帮忙。我过去坐在塔布拉前开始敲。他突然目瞪口呆地走进来，一时不敢相信，问我：‘纳迪姆！儿子，你是怎么学的？’怎么学的？我看的呀。我边听边看了这些年，怎么能学不会？你说说！”

纳迪姆的故事令我入迷，他抑扬顿挫的嗓子令人陶醉，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小男孩在喀布尔的家中打鼓的画面，暂时忘了我问而他尚未回答的问题。纳迪姆的脚轻轻地打着拍子，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他卷了一支烟点上，身体后仰着，看起来很放松，眼睛却很锐利，它们扫视着众人，看暗影处，边看边等，和林中的人一样。

蟋蟀齐鸣，然后又戛然而止，短暂的停顿，犹如一个突然歇声的活体。随后又开始叫了，声音浑厚而低沉，向远方传开去，深入树林和未知世界的深处。

男人们三五成群地在树林里徘徊，也有人坐在树杈上抽烟。时不时笑声传来。纳迪姆点上一支烟，却不急着吸，胳膊随意地搁在腿上。我忍不住去看他的伤口，他前臂细腻的皮肤上好像被野兽狠劲地挠了的深红伤痕。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发了一条信息。等他发完，我问他的手机能不能上网。

“能。”他说。

“我能借你的手机看下电子邮件吗？”

纳迪姆毫不犹豫地解了锁，将手机递给我，随后又点上一支烟，默默地坐在一旁。

邮箱里有穆斯塔法发来的邮件。

亲爱的努里：

> 我颇费了些时日才适应新环境。我等着看能否获准避难，与此同时积极参与了我所在小镇的养蜂协会。我交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现在是一个没有蜜蜂可养的养蜂人。只要一箱蜜蜂我就能起步，于是我在脸书上发了一则广告，请人赞助一箱蜜蜂。我现在眼巴巴地盼有人回复。

盼望早日收到你的回复。我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你和阿芙拉。

穆斯塔法

2016年3月15日

* * *

亲爱的努里：

一位邻近小镇的妇女回应了我的广告！她不仅赞助了一个蜂房，还捐了一群据说行将灭绝的英国黑蜂。这无异于珍宝！我打算分成七箱。我有意和养蜂协会合作，以便提高效率。英国的养蜂人一般养从新西兰进口的意大利蜜蜂，但本土蜜蜂更能耐受这里的极端天气。蜂群衰退得厉害。欧洲蜜蜂难以生存。我相信能从这群黑蜂身上找到答案，我知道许多人和我所见略同。努里，这个国家有油菜田、一垄垄的石楠和薰衣草！雨量充沛，花开遍野，满眼葱绿，多到超乎你的想象。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就有新生活和希望。

你还记得养蜂场周围的田野吗？景色优美，不是吗，努里？我常常想起着火的那一天，我尽量不让自己去想这些事。我不愿深陷黑暗，不能自拔。

盼早日收到你的回信，我这里有许多有待和你合作的项目！我盼着你！蜜蜂盼着你！

穆斯塔法

2016年3月25日

“这条信息把你看笑了。”纳迪姆说。

我一时忘了身在何处。我抬头看见树枝间雅典耀眼的太阳。

“我表兄在英国。”我说，“他催我过去。”

“那可不简单。”纳迪姆说着，哧哧地笑了，“他能去英国，是交了好运。”

我们俩一时陷入沉默。我心里惦记着连片的油菜田和一垄垄石楠与薰衣草。我在脑海中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切，和阿芙拉的画一样充满生气。蟋蟀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听声音，这片树林好像很深。”我说。

“才不呢。城市中的森林。文明。”纳迪姆得意地一咧嘴，瞬间暴露了他的另一种性格，有几分源于放纵的戏谑或歹念。

“你过来很久了吗？”我问。

“是的。”这句话好像把天聊死了，我不知道“很久”作何解释，是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还是如这位古代石雕英雄历经的几个世纪？

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一丝异样。这一幕发生得太快，稍一眨眼就错过了。一个背对我们坐在附近板凳上的汉子，扭过头，引起了纳迪姆的注意。熟练地确认，快速地点头，纳迪姆的举动随之发生了变化，手指和眼角的皮肤抽搐了一下。这让我更加注意了。纳迪姆等了片刻，脚轻轻地打着拍子，最后站起身，从早前坐的地方拿起一瓶水，倒在手上，抓了抓头发。这算不得稀奇，可这之后发生的事，让人颇觉得诡异。

纳迪姆抬手理了理湿漉漉的头发，走向两名少年，他俩是前天才来的一对双胞胎。哥俩坐在一块铺在树下的毯子上，衣衫褴褛，邋里邋遢。他们初来乍到，胆小怕事，但还是有男孩子的顽皮，一个要说话，另一个嘻嘻哈哈，你推我搡。我看纳迪姆挨着他们在毯子上坐下，先自我介绍，然后握了握手。

这时候，坐树下的汉子，也就是对纳迪姆点头的那个家伙转身扬长而去。

随后，纳迪姆的手抄进牛仔裤口袋，掏出一沓钞票。我远远地好像看他给了双胞胎一人五十欧元，这对两个靠翻垃圾桶为生的孩子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努里，”阿芙拉的话转移了我的注意，“你在做什么呀？”

“看看。”

“看谁呀？”

“我不喜欢这地方。”我说。

“我也不喜欢。”

“我觉得不对劲。”

“我知道。”这短短几个字，出自我妻子的口和心，平复了我的心情。我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吻着。每吻一下，我都说一句：“我爱你，我爱你，阿芙拉，我爱你，我爱你。”

我告诉她穆斯塔法到了英国，他信中提到的蜂房和英国黑蜜蜂。她仰面躺着，我第一次看见她嘴角挂着笑意。

“有什么花呀？”

“薰衣草和石楠花。”

她沉默了半晌。“我觉得蜜蜂和我们一样，”她说，“和我们一样脆弱。可还有和穆斯塔法一样的人。这个世界上有人和他一样，带来生而不是死。”她又陷入沉默，若有所思，接着小声说：“我们能去英国，是吗，努里？”

“当然喽。”我说。尽管当时我心里没底。

那天晚上，我努力把蟋蟀想象成蜜蜂。周围到处是嚯嚯叫的蟋蟀。周围、天空、树上到处是金黄的蜜蜂。我发现忘了回穆斯塔法邮件——纳迪姆的事情让我分心，那说不清的情况让我放下手头的要紧事。蟋蟀在歌唱，我将这歌声拒之耳外，心里想着蜜蜂。我又想起母亲，还有她那把红绸扇。缘分。命运。吸引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力量。

我希望做一个养蜂人的时候，只有母亲支持我。父亲唉声叹气，萎靡不振——我宣布不去铺子干活，不愿接管家族生意的那几个星期，他猝然苍老了许多。一天晚餐后，我们在厨房小坐。当时正值六月天，天已经很热了，他喝着加盐和薄荷的咸酸奶，搅得冰块在玻璃杯里叮当作响。母亲将剩菜剩饭倒进垃圾桶。他好像知道我要说他不爱听的话，苦着脸，隔着杯口不时地盯着我。他手上的金婚戒在夕阳下闪闪发亮。他身量矮小，骨瘦如柴，粗大的指节和显眼的喉结，一说话就动。但他的存在不容人忽视，他的沉默和沉思常常填满整个屋子。

“怎么？”他说。

“怎么了？”我答道。

“你明天一早去批发商家一趟，我们要多进几匹菱形图案的黄缎子。”

我点了点头。

“然后你到店里来，我教你做窗帘——你不妨先看看。”

我又点了点头。他一口喝干酸牛奶，举着杯子，要我母亲再添。可母亲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搭理我们。

“我再听你差遣一个月。”我说。

他放下空杯。

“一个月后该当如何？”他的声音沉重，满含愤怒。

“我去养蜜蜂。”我手扶着桌子，实话实说。

“你这是提前一个月通知我？”

我点了点头。

“不把我当你父亲！”

这回我没点头。

他看向窗外，眼中映着太阳，变成蜂蜜的颜色。

“你对养蜂知道多少？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你凭什么谋生？”

“穆斯塔法教我——”

“呵！”他不屑地说，“穆斯塔法，那个野小子，我就知道他把你带坏了。”

“他没带坏我，他教我学本事。”

他哼了一声。

“我们一块儿建蜂房。”

又哼了一声。

“我们要闯荡一番事业。”

这回是沉默。他垂着眼睛，长时间地沉默。我头一回发现他黯然神伤，此后的许多年，这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自责和内疚。母亲收拾好锅碗盘盏，时不时转身盯着我，点个头，催我说下去。可我说不出口，大约过了十五分钟，父亲才开口。

“这么说，这个铺子要断送在我手里了？”

这是他最不愿说的话。按他的说法，我心意已决，没有商量的余地。随后的几天和几个星期，我发现他变得越发瘦小，无论裁剪、缝针，还是量尺寸，一举一动，无不慢慢吞吞的，漫无目的。那一刻，躺在那里仰望雅典的天空，我心想，如果我不惜牺牲父亲的幸福执意做一名养蜂人，那我一定要见到穆斯塔法。他多年前找到了我，将我领出黑洞洞的裁缝铺，走进沙漠边缘的旷野，我现在必须信守承诺。我要想办法去英国。

深夜我醒来，篝火只剩下一个摇曳的火苗。孩子们在酣睡。一个婴儿吵夜，哭个不停。哭声好像在林子深处，但其实并非如此。安吉丽姬裹了一条毛毯，在我们旁边倚靠一棵树坐着。她眼睛睁得大大的，手放在腿间，胸口还在溢奶。不知她从什么地方来，家人身在何处，她抛别了谁。我想再问问她：安吉丽姬，你为什么要远走他乡？你究竟叫什么？你的宝贝女儿呢？

我听着蟋蟀唱歌，在月光如洗的树林里思考这些问题。夜色柔和，仿佛《一千零一夜》那些故事中的夜晚。在一个因权力、腐败和压迫而动荡不安的国家，母亲为我讲故事的日子，总要看一眼窗外，我体会得到她读书时的无奈、愤懑和害怕。

我对故事中时间的流逝又爱又怕。夜复一夜，妖怪浮出大海；夜复

一夜，讲故事无非是为了延缓被斩首。生命被分成一个个夜晚。夜晚充斥着悲痛欲绝的呐喊。

安吉丽姬挪了挪夹在腿间的手。孩子还在哭泣，我听不出哭声到底来自何方。我睡意全无，因为这地方不安全，我觉得这里很不对劲。我记得萨米一哭，阿芙拉的乳房就开始溢奶。听着萨米的哭声，闻着他身上的奶味，坐在她经常喂奶的椅子上，阿芙拉的乳房就能溢出奶水，母子之间好像连着一根看不见的线。母子间的交流用不着语言，靠的是最纯朴的心灵。记得她经常拿这事打趣，说觉得自己像一只动物，说她体会到我们深爱和极度恐惧的时候，便少了人性。刚做母亲的那段日子，她放下了画笔；她疲惫不堪，心里只有萨米。后来，等萨米睡熟了，她才走向画布，她笔下的风景优美，栩栩如生，黑夜富有层次，阳光更加灿烂。

哭声一停，安吉丽姬立刻紧紧闭上眼睛。我想起了纳迪姆，想起他让钱滑入两个孩子手中的一幕。我的思绪又转到穆罕默德，我现在更加放心不下他。随后我又想起了萨米。先是他的微笑，继而是失去光泽的眼睛，犹如两个玻璃球。我不愿想萨米，我最怕回忆萨米。我抬头仰望浩瀚的星空，那一幕幕变幻成图片，在我脑海闪现，挥之不去。

夜复一夜，野兽跑出树林。纳迪姆和两个少年来往越来越密切，一个又一个夜晚，两名少年去了又来；每出现在同一个地点，兄弟俩都显得惶惶不安。他们买了新鞋，甚至买了一部新手机；他们互相打闹逗乐，放声大笑。哥俩形影不离，尤其是早晨，两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然后倒头就睡，一直睡到下午。灿烂的阳光下，他们的身体一动不动，思维陷入了停顿。

夜复一夜，安吉丽姬在我们旁边靠着树睡觉。挨着我们，也许让她觉得踏实。不知道她是否还去老学校。转眼好像过了许久，感觉恍如隔世，尽管我们才过来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

我把铅笔和记事本给阿芙拉，可她不愿接；她推开它们，即使是在睡梦中。她心力交瘁，无暇旁骛。她听着周围的喧嚣，以一颦一笑回应孩子们的嬉闹和哭喊。她为他们担心。她经常问我什么人藏在林子里。我说我也不清楚。

有时候，有人收拾仅有的几件行李离开，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在莱罗斯岛，难民按国籍分三六九等。据说，叙利亚的难民优先，来自

阿富汗和非洲大陆的难民要等一等，也许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可在这个公园，大家好像都被遗忘了。经常有抱着毛毯的非政府组织义工领着人过来。大人和孩子都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头发被海水打湿了。

-10-

我应约带阿芙拉去看全科医生。这是一间大诊所，有一位说阿拉伯语的医生——法鲁克医生是一个矮胖子，年纪五十上下。他摘下眼镜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旁边是写了他名字的铜牌，电脑屏幕照亮了他的眼睛。他说要先记录详细情况，了解阿芙拉的经历，才好为她检查。说到眼睛疼痛的类型，他问了她许多问题：是锐痛还是钝痛？是不是双眼疼？头疼不疼？能不能看见闪光？阿芙拉如实回答了他的问题。随后他拖过一把椅子坐在她身边，量血压，听诊，最后拿一把小手电照她的两只眼睛。先是右眼，停了一会儿，又照左眼，停顿片刻，又回到右眼。他来回照了几次，然后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好像陷入了沉思，又好像茫然不解。

“你说你什么都看不见？”

“是呀。”她说。

他又拿电筒照了照她的眼睛。“请问你现在看得见吗？”

“看不见。”她镇定自若地说。

“你能看出变化吗？比如影子、运动或光？”

“看不出。”她说，“我眼前一抹黑。”

我听得出她声音发颤，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医生也许注意到了，他放下手电，不再发问。他坐回办公桌，挠了挠脸颊。

“易卜拉欣夫人，”他说，“你能说说你是怎么失明的吗？”

“都是那枚炸弹。”她说。

“你能不能详细说说？”

阿芙拉在椅子上挪来挪去，手指捻着那枚弹子。

“萨米，我儿子，”她说，“他在院子里玩。我放任他去树下玩，我在窗口看着他——两天没落炸弹，我以为没事了。他还是个孩子，他想去院子里和小伙伴玩，可那时候孩子们都走了。他总不能成天待在屋子里，这对他来说就像一座监狱。他穿上心爱的红色T恤和牛仔短裤，问我能不能去院子里玩。我盯着他的眼睛，‘不行’两个字说不出口，因为他是个男孩，法鲁克医生，一个贪玩的孩子。”阿芙拉话音铿锵有力、不紧不慢。

“我懂。”他说，“请接着说。”

“我先听见空中传来一声呼啸，我冲出去喊他。”她不说了，拼命地喘气，好像刚浮出水面。我真希望她不要说了。“我刚到门口，就看见院墙外一道强光闪耀，紧接着一声巨响。我肯定离萨米不近，可冲击力太大。那声爆炸太响，仿佛要将天空撕开。”

别的房间传来挪椅子的声音和一个孩子的笑声。

“后来呢？”

“我不知道，我搂着萨米，我先生就在身边，我听得见他说话，可我什么都看不见。”

“你最后看见的是什么？”

“萨米的眼睛，那双仰望星空的眼睛。”

阿芙拉放声大哭，我从未见她这样哭过。她弓着背，哭得撕心裂肺。医生从办公桌后站起身，在她身边坐下。我恍若置身事外，我和他们之间隔着一片越来越宽的沙漠。我看见医生递给她一张纸巾，随后又递给她一杯水。只见阿芙拉蜷缩着身子，我听不见她说什么。他说了些什么，安慰的话，抱歉的话。我的心怦怦作响，听不见身外的一切声音，我和他们相隔太远。他抬高嗓门，我集中精神。他坐回办公桌，戴上了眼镜，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一准说了我不曾听见的话。随后他又盯着阿芙拉。

“易卜拉欣夫人，你的瞳孔对光有反应，跟看得见一样会放大收

缩。”

“此话怎讲？”她问。

“我现在也吃不准。你需要拍个X片。爆炸的力量或强光可能损伤了你的视网膜，但你失明也可能是严重创伤的结果——我们的身体常常竭力应对我们难以承受的事情。你目睹儿子死去，易卜拉欣夫人，你内心不得不关闭。这类似于我们因太震惊而晕倒。我也不敢妄下结论，只有等你做了详细检查，我们才能找到答案。”说完这番话的那一刻，他显得更加渺小，他扣着双手，眼睛时不时地瞟一眼诊室左边柜子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头戴帽子，身穿学士服。他遇到我的目光，连忙别过脸。

接着，他笔走龙蛇地开了一张处方，说：“你还好吧，易卜拉欣先生？”

“我好得很。”

我从眼角注意到阿芙拉挺了挺身子。

“说真的，法鲁克医生，”她说，“我觉得我先生不太好。”

“他怎么了？”他目光离开阿芙拉，看向我。

“我只是睡不好罢了。”我说，“我失眠。”

我看见阿芙拉直摇头。“不，远不是——”

“没有的事，我好着呢！”

“你能详细跟我说说吗，易卜拉欣夫人？”

“难道没人听得见我的话？！”

她搜肠刮肚地想了片刻，说：“我说不清楚，法鲁克医生，但我觉得不对劲。他不是我先生。”

法鲁克医生现在直视着我。我笑了。“说真的，阿芙拉，我就是失眠，就是这样。我累坏了，以至于睡在各种荒谬的地方。”他们俩都对

我的笑无动于衷。

“比方说什么地方？”

“储物柜，”阿芙拉说，“还有天井。”

医生皱起了眉头，看得出，他想多了。

“还有什么非同寻常的？”

他俩对我熟视无睹。我看了看医生，又看了看阿芙拉。她连忙别过脸。

“他在伊斯坦布尔就变了，他……”阿芙拉欲言又止。

“他？”

“他经常自言自语，要不宁肯对着不在跟前的人说话。”

“法鲁克医生，给几片安眠药让我好好睡一觉。只要睡好了，我就不会在储物柜睡着了。”我觍着脸讪讪地笑着。

“听了你夫人说的话，我很担心，易卜拉欣先生。”

我笑了。“什么？没有的事！就是一些事情在我脑子里横冲直撞。各种回忆，各种安排，类似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有没有过闪回，易卜拉欣先生？”

“此话怎讲？”

“脑海中反复出现令人痛苦的画面？”

“没有过。”

“战栗、恶心或冒汗呢？”

“没有过。”

“你的注意力怎样？”

“很好。”

“你有没有觉得麻木、迟钝，体会不出痛苦或欢乐？”

“没有，医生。谢谢你的关心，可我很好。”

医生往后靠在椅背上，越发觉得不解。阿芙拉拉着脸，眼睛暗淡无神。看她坐在那里心事重重，我五味杂陈，悲从中来。

医生并不相信。不过，我们预约的时间到了，他开了一张大剂量的安眠药方，嘱咐我三个星期后再来复诊。

那天下午，阿芙拉不愿去客厅，她在床沿坐了许久。

“我失明不是因为那枚炸弹。”她小声说，“我眼睁睁看着萨米死去，然后眼前一片漆黑。”

我不知如何安慰她，只是默默地陪她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向窗外望去，天空变了颜色，云彩和鸟儿掠过天空。

我们也没起身去拿吃的。老板娘常常从家里端来一锅炖菜或汤，戴着隔热手套端着走过车道，用手肘推开门，放在餐桌中间由我们自取。大伙儿肯定都吃过了，只不过我没注意罢了。客厅传来脚步声、说话声和电视的杂音，开门关门，水沸腾，冲厕所流水哗啦。天空暗了下去，我看见了月亮，朦胧的云彩后露出一弯新月。我盼着穆罕默德，可他不来。我走向扶手椅，坐等……

注释：

[1]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他献木马计，希腊军因而获胜。回国途中，历尽艰险。

[2]原文为希腊语。

[3]原文为希腊语。

[4]原文为希腊语。

[5]阿富汗首都。

黎明

……到这里的第十五天，那位戴蓝头巾、怀抱玛莎的母亲突然站起来，跑向照看另一个小孩子的老太太。她一把抓住老太太的肩膀。我起初以为出事了，一跃而起。可我看见那位母亲脸上挂着笑，她松开老太太的肩膀，抬手用手掌揉自己的乳房。

“有奶水了！”[1]老太太说，“太好了！有奶水了！”[2]她画十字，吻那位母亲的手。那位母亲在毯子上坐好，示意老太太看。她搂着玛莎，将乳头塞进她的嘴里，宝宝开始吃奶。看着事情一波三折，我笑了，发自内心地笑了。老太太看见我，抬手和我打了个招呼。

看到所有的这一切，我深信事情会有转机，无论环境多恶劣，世间总还有希望。我们也许很快就能走出这地方。我想起我背包里的钱。这些天，我一直拿我的命守着它，晚上枕着它入睡，不先弄醒我，谁也休想拿走。大家公开谈论小偷，可说到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又缄口不言了。

那天晚上，我看见两名少年坐在树下他们平常坐的毯子上，我正琢磨要不要过去，迎面飘来浓烈的科隆香水味，我看见他们往脸上喷须后水。

我走过去，问他们我能不能坐下。他们心存戒备，眼睛看向林子。他们年纪太小、太憨厚，不会拒绝。他们和我握手，自我介绍叫里亚德和阿里，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但不是同卵双胞胎，快十五岁了。里亚德高一些，生得壮实，阿里还没脱孩子气，他们就像两只小狗。对于我的问题，他们有问必答，偶尔两个人互相交谈几句。

他们告诉我怎样逃出阿富汗，逃脱杀害父亲的凶手。父亲去世后，这对双胞胎成了塔利班追杀的目标，母亲催他们快走——在被逮捕前。她不希望失去一对儿子，也不希望失去丈夫。他们告诉我，她哭着吻了哥俩的脸一百下，因为她担心再也见不到他们。他们告诉我，哥俩取道土耳其和莱斯沃斯岛[3]，辗转到了这座城市。兄弟俩举目无亲，正不知

如何是好的时候，一名男子劝他们去维多利亚广场，一个众所周知的难民聚集地。

“我们以为那里有人愿意帮我们。”阿里说。

“我们再也不能露宿街头了。”

“那里的长凳全被人占了。”

“而且拉帮结派。”

“里亚德害怕了。”

“阿里更害怕——他夜里吓得直哆嗦。”

“所以他们劝我们到这里来。”

“这么说，你们认识纳迪姆？”我说，“他帮过你们？”

“纳迪姆是谁呀？”里亚德反问。哥俩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可能听错了。”我挤出笑脸，“就是带吉他的那个人，他胳膊上有伤疤。”

他们飞快地对望了一眼，顿时眼神黯淡，变得不那么友好。

“你说的是艾哈迈德吧。”里亚德说。

“哦，对！我听错了。最近几个星期，我见过的人太多了，而且一向记不住人名。”

两名少年还是不吭声。

“他帮过你们？”我问，“我听说他是一个好心人。”

“他第一晚就帮我们解决了许多麻烦。”阿里说。里亚德推了他一下，轻轻地推了一下大腿，但没逃过我的眼睛。

“我明白了。后来呢？”

阿里不愿回答。他垂头看着地，不看我，也不看哥哥。

“他想把钱要回去？”我问。

阿里点了点头。里亚德翻了翻眼睛，抬头看天。

“多少？”

“我们分期还，行了吧？”里亚德开了口，听起来戒心十足。

“怎么还？你们哪儿来的钱还？”想必我盯着里亚德的新鞋猛瞧，因为他立即将腿收到屁股下。最让我不安的是阿里的反应，我注意到他身子前倾，胳膊紧紧地搂住身子，脸憋得通红。不知道从哪里出现一道阴影挡住了阳光，我抬头看见纳迪姆，他手拿雷贝琴，低头看着我们，脸上露出一丝狞笑。

“你们认识？”他说着，在毯子上挨着我们坐下来，开始弹琴。轻柔的乐曲荡涤着我的心灵，洗却了我心头的杂念和烦恼；暖心的旋律跌宕起伏，令人昏昏欲睡。弹了一个小时的曲子，纳迪姆放下雷贝琴，撇下我们，飘然而去。我看见他直奔林子，决定跟过去看个究竟。我经过一群靠着一条长凳抽烟的希腊汉子，经过两位在树影下散步的女人。我跟着他来到一块空地，在一棵树干皴裂的倒树上坐下，从背包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把锋利的小刀。他将刀锋贴在左腕，犹豫了片刻，然后四下扫了一眼。我隐到树后，不让他看见我。接着他毫不犹豫地将刀划过前臂。我看得见他的脸因痛苦而产生的褶皱，眼珠后翻，以至于只能看见眼白。胳膊鲜血淋漓，他从包中取出纸巾，按住刚划的伤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脸上的表情，看似很生气。这难道是惩罚不成？

我轻轻动了一下，碰断了一根树枝。纳迪姆抬头，目光落向我，随即眯起眼睛。我退回暗处，不知如何是好，拔腿就跑，我穿过树林，跑回营地。

“出什么事了？”我刚在阿芙拉身边坐下，她就问我。

“没什么。你怎么问这话？”

“因为你喘得像一条狗。”

“哪里的话，我才不呢。我心平气和的。”

她很无奈，轻轻地摇了摇头。这时候，纳迪姆从林子里走出来，往雕像底座上一坐。他和我第一天见到他的时候一样，突然显得形容憔悴——耗干了力气。我等着他走向我，可他看都不看我一眼，而是一根接一根地卷烟，坐在那里抽了一个多小时。

两名少年坐在毯子上抱着手机玩游戏，兴之所至，兄弟俩哈哈大笑。阿里不时抡起拳头捶里亚德的胳膊，里亚德后来被惹烦了，拿起手机，背对着阿里，不给他看手机屏幕。

尽管纳迪姆悠然自得，想着心事，可我看得出他的心思其实在两名少年身上，眼睛始终不离他们俩。

我挨着阿芙拉躺下来，佯装闭上眼睛，暗中却一直观察纳迪姆和两名少年。十点整，纳迪姆起身走进树林。三分钟后，两名少年跟了上去。我爬起身，也跟了上去。我不能跟得太近，免得叫他们发现了，但也不能太远，免得跟丢了。

他们七拐八拐，仿佛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路，最后到了林中另一片空地。这里遍地是一堆一堆的垃圾，一方干涸的池塘成了垃圾坑。一眼水泥井中间是一片浑浊的泉水，围着一圈古供水系统的水管。井栏外的一片玫瑰园草木枯萎。瘾君子和毒贩围着井栏徘徊，注射器扔得遍地都是。一群人坐在一座养路工房的屋顶，地上扔了一地的床垫和纸盒——往日生活的遗迹。

两个孩子站在井栏旁，很快过来一名男子，将几张钞票塞进里亚德的手中。两个孩子随后分开，阿里走到喷泉的右边，里亚德等在一旁，另一名男子很快过来，带着他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待了一会儿，他们注意到了我。纳迪姆不知去向，他一准是悄悄溜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必须离开此地，返回难民营。

所以我开始往回走，虽然不时走错路，但好歹能回到原路。听到孩子们踢足球，我知道我终于走出来了，很快我便看到了篝火的火光。我发现安吉丽姬又倚着阿芙拉旁边的那棵树坐着。她腿上放着速写本和彩色铅笔，脸贴着树，睡得正香。阿芙拉也睡着了，她头枕着双手，侧身蜷缩着身子，仿佛一个胎儿。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一回头，发现纳迪

姆又坐回在雕像的底座，抽着烟，盯着我。

他举起手，示意我过去。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的台阶上。

“我有样东西给你。”他说。

“我用不着。”

“人人都用得着，”他说，“特别是在这种地方。”

“不算我。”

“你把手伸出来就是了。”他说。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快呀！”他说，“把你的手伸出来。别怕，我不害你，我保证。”

他拉过我的手，掰开我的手掌。

“现在闭上眼睛。”

这太过分了。我想抽回手，可纳迪姆紧抓着不放。“快呀，把眼睛闭上。”他咧着嘴说，眼睛映着跳动的火光。

“不行。”说着，我使劲往回抽手，但完全没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突然又出人意料，以至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身子完全不能动。他划了我一刀，手腕一阵钻心的痛。我像一只受伤的鸟，握住胳膊；血汩汩直流，滴在我的裤子上。

我拔腿就逃，跌跌撞撞地跑向阿芙拉，哀求她醒醒。她睁开眼，吓坏了。我牵着她的手摸我的手腕，她一骨碌坐了起来，血流出她的指缝。她摸着我的伤口，想按住止血，结果却是枉然。随后我感觉到另一双手。安吉丽姬解下她的绿头巾，缠住我的手腕。

“出什么事了？”阿芙拉问。我回头向雕像望去，却不见纳迪姆的踪影。

安吉丽姬舒了一口气，坐回树下，一脸焦虑。血渗透了裹了一层层

的头巾，我的胳膊不住地抽搐。我耗尽了力气，只好躺下来。安吉丽姬笔直地坐着。我合上眼睛前最后见到的是她颀长的脖子，平滑的颧骨在快要熄灭的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有些尖锐。

几小时醒来后，已是半夜，我看她依旧保持原来的姿势坐着，眼睛搜索着暗处和隐蔽处。

“安吉丽姬。”我轻轻喊了一声。她转向我，睡意全无。“你就安心挨着阿芙拉躺着吧。我替你一会儿。”

“你不睡了？”她问。

“不睡了。”

她犹豫了片刻，随后挨着阿芙拉躺在毯子上，合上了眼睛。

“奥德修斯，”她突然冒出了一句，“他途经塞壬的岛。你知道塞壬是谁吗？”这不是一个反诘句，她在等我回答。她微睁一只眼皮，发现我心不在焉。我疼痛难忍，集中不了精神听她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你说。”

“她们以歌声引诱水手送死。只要听了她们的歌，就会变成她们的腹中餐。所以，水手们途经小岛的时候，常常用蜡封住耳朵，不听她们的歌。奥德修斯听说塞壬的歌声优美，想一饱耳福。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办的吗？”

“不知道。”

“这一点非常关键。奥德修斯要水手把他绑在桅杆上，绑得紧紧的。他叮嘱水手，不管他怎么哀求，都不要放开他，一直到大伙儿安全了，远离塞壬，听不到她们的歌声为止。”

我不吭声，托着缠了头巾的胳膊，竭力不去想剧痛。我看向林子，仔细辨认隐藏在林中看不见的东西。

安吉丽姬接着说：“雅典，大伙儿在这地方遭了殃——大伙儿奔着它来，却又拿它没办法，所以走了。”

我注意到毯子上不见了里亚德和阿里。哥俩还没回来，我懒得琢磨他们去了何处，在做什么。我盯着安吉丽姬那块裹着我胳膊、被鲜血浸透的绿头巾，盯着她旺盛、蓬松散乱的卷发，盯着阿芙拉没戴头巾、披散的头发。安吉丽姬很快迷迷糊糊，两个女人都睡了。我想起我们刚来的时候，安吉丽姬说奥德修斯的故事，说他为了回家，不远千里，走遍各地。我们却无处安身。

我摸了摸穆斯塔法写给我的信，信还在我的口袋里。我掏出我们俩的合影，借着火光细看。

如今，家在何方？家是什么？在我心中，家，俨然是一幅金光闪闪的画，是永远也到不了的乐园。我记得十年前的一天晚上，恰逢开斋节[4]，为庆祝斋月结束，我和穆斯塔法在阿勒颇马丁尼·达尔·扎马里亚宾馆为员工组织了一场宴会。宴会是在中庭举办的——中庭种着棕榈树，上方的阳台垂下一只只灯笼和植物。头顶是一方繁星点点的夜空。

宾馆为我们做了一道全鱼宴，佐以米饭、谷物和蔬菜。我们和员工、朋友、家人一同祈祷，一同进餐。孩子们在大人中间跑来蹿去。阿芙拉披着金、红两色的头巾，光彩照人。她牵着萨米的小手在天井穿梭，以饱含全世界温情的微笑迎接来客。

菲拉斯、阿雅和达哈卜也在，连穆斯塔法的父亲都从山中远道赶了过来。老爷子和他的父亲性格迥异，是一个和蔼、谦逊的人。他为儿子的成就自豪，津津有味地吃着食物，和客人们谈笑风生，对我侃侃谈起他的养蜂场。场景如梦如幻——树叶闪闪发光，水烟仿佛丝带袅袅飘入夜空，吊篮中的植物突然绽开光彩夺目的花朵，天井香气四溢。这里恍若书中的地方，我母亲经常在铺着蓝色地砖的卧室里为我读的那种书。

一早醒来，我发现我食言了，我在树上睡着了。安吉丽姬已走。绿头巾浸透了鲜血，我胳膊钻心地疼。老太太在分发袋装食品，我注意到几名非政府组织的义工四处走动。我抬手喊了其中一个，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我伸出胳膊，她低头看着我，然后连退了几步。她徘徊了一阵，不知所措，随后嘱咐我稍等，不要到处走动，她去喊人过来。她只会哄孩子，没有医学经验，但她可以去请懂行的人过来。

我谢过她，她转身离开。一天过去了，那位年轻的非政府组织义工还没回来。我解下绿头巾，发现伤口很深，还在流血。我拿饮用水清洗了伤口，用原来那块头巾重新裹好。

向晚时分，我才看见那位非政府组织义工从林子里向我走来。她身后跟着一位上了年纪、肩上背着一个背包的妇女。她们站在我身边，操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了一阵。也许是荷兰语、瑞士语或德语吧，我说不清。随后老太太跪在我身边，打开背包，戴上橡胶手套。她解开头巾，一看到伤口，立即噘起了嘴。

“你怎么搞的？”

“别人划的。”我说。

她关切地看了我一眼，但没吭声。她用无菌棉布仔细清洗伤口，然后拿小镊子，用X字针脚仔细缝合。

“我不愿待在这里。”我说。

她不吭声。

“人家怎么走的？”

她放下手中的镊子，看了我许久，然后紧闭嘴唇，继续缝合伤口。她拿干净的绷带包扎伤口，包扎完后才放松肩膀，打开话匣子。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去斯科普里[5]的。”她说着，吹开落在脸上的头发，“可难民为了越过边境进入马其顿，和那里的警察发生了冲突。马其顿因此关闭了边界，现在没人过得去。你们算是困在这里了。”

“还有别的办法吗？”

“你们可以乘公共汽车去乡下，叙利亚来的人优先。车一星期一个班次。”

“然后呢？”

“你们就待在那里。”

“要待多久？”

她没答话，而是把头发拢到脑后，绾了一个结。我注意到她脖子上挂的一个徽章。她名叫埃米莉。手写的签名下是一个小徽标。

她开始收拾器械。

“那个非洲来的女人呢，另外，有两个少年遇到了麻烦，他们能不能到乡下去？”

“不好说。”她说。随后又说：“不行，我觉得不行。老天，你真不该问我，我担不起这个责任。你不如去找个人问问。”

“找什么人？”

我看得出她左右为难，眼中闪烁着不满，脸气得通红。

“如果你去维多利亚广场——”

“我听说过维多利亚广场。”

“你去的话，可以看到埃尔皮多斯街有一个事务处——希望中心。那里的工作人员援助母亲、儿童和与家人失散的男孩。他们会给你建议。”她一口气说完，然后挤出一个笑脸。

安吉丽姬当晚回来，靠着那棵树坐下。她抹了一脸的爽身粉，戴一条黑头巾，头巾上的银片在火光的映照下闪烁。她抱着一瓶水，一边小口小口地喝，一边审视我胳膊上的伤口。阿芙拉发现她来了，警觉地坐起来，慢慢地靠近她。

“你在干什么呀？”阿芙拉问。

“他们嘱咐我多喝水。”安吉丽姬答道，“因为我的血有毒。”

阿芙拉摇了摇头。

“是这样，我告诉你。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嘛！我给你说，我呼吸停止了，没有恢复过来。我咽气了，他们要了我的命。有些人想要我的命，他们在我的血里下药。他们下了毒，我的脑子现在坏了。”

阿芙拉不完全明白安吉丽姬说的话，可我看得出，这番话和语气令她动容。安吉丽姬一说完，阿芙拉立即伸手抓住她的胳膊。

安吉丽姬现在呼吸舒缓，她说：“幸好有你在这里陪我，阿芙拉。”

林子深处传来雷贝琴的声音，优美、动听，仿佛黑夜里的一线灯光。音符好似触碰到火苗，闪烁、跳动，随风飘进林子深处。音乐抚平了我的思绪。音乐一停，我便立刻想起纳迪姆的长指甲、锋利的刀锋和手腕上火辣辣的感觉。那对双胞胎从昨晚就没回来，我想去找他们，看他们在不在那眼干涸的水井边，或问问有没有人见过他们，可担心和顾虑打消了我冒险进入林子的念头。为了阿芙拉，我要活下去。我只好等，盼着两个孩子平安回来，回到他们铺在树下的毯子上。

我那晚在噩梦中见到了穆罕默德，还是在小艇上，两柱手电光之间，他的脸神情严肃、坚毅。一如那天晚上，片刻的黑暗后，灯亮了，他也随之不见。

梦和那晚如出一辙。我扫视着海面，黑压压的浪，奔向我目之所及的每一个方向。我纵身跳进大海，海浪滔天，我扯着嗓子喊他的名字。小艇传来阿芙拉的喊声。我潜入漆黑无声的水下，尽可能长地待在水下，双手不停地摸索，希望能抓住一条胳膊，或一条腿。等到肺中的空气耗尽，等到死神扑向我，我才浮出水面，对着夜色和风大口喘气。在我的梦中，有一个细节不太一样：穆罕默德没有被男子救上来，他不在小艇上；在他坐的位置上，被头巾裹得严严实实、被女人们搂在怀里的，是一个眼睛乌黑的小女孩。

我被一阵嚷嚷声惊醒。一个小男孩用波斯语喊着什么，黑暗中人声嘈杂，有人跑动，大家醒来，拔腿跑向那孩子。我也爬起来，跟着走过去。那孩子指着树林哭诉。一群汉子好像就等着这一刻，操着棒球棍跑了过去，他们向孩子指的方向跑去。我跟上去，很快发现他们在追一个人。他们像一头体格庞大的动物，扑上去，将他撞翻在地。

这时候，不知谁递给我一个棒球棍。我看着这个扭动、拼命挣扎的人，发现他原来是纳迪姆。地上的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脸的惊恐。几个人按住他，其他人轮番揍他。我愣住了，看着他被揍得眼睛翻白，脸上皮开肉绽，胳膊和腿不停地抽搐。

“你愣在那里干吗？”一个人推了我一把，“你难道不知道这家伙是个恶棍？”于是我上前一步，抡起球棍。只听见一阵欢呼，随后我周围的人和一切都消失了，只剩纳迪姆仰面盯着我。他的眼睛顿时来了精神，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了几句我听不清的话，我身后一个声音催我快动手。我觉得伤口在抽动。想起双胞胎天真无邪的脸，一股我不曾相识的怒气从胆边生，我抡起棒球棍砸向他的脑袋。

他很快就不动了。我丢下棒球棍，退后几步。一个人踢了他一脚，另一个吐了他一口唾沫，然后一哄而散，钻进树林或返回营地。

我将他的尸体拖进树林深处。这里树木茂密，远离城市和营地的喧嚣。我守着他坐到太阳东升。

借着朦胧的曙光，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返回营地。途中碰见两个争得不可开交的汉子。我一眼认出了他们，连忙退回隐蔽处。一个汉子坐在纳迪姆坐过的那根劈开的原木上，另一个坐立不安，来来回回跨过一根棒球棍。

“你到底有什么好内疚的？”

“我们杀了人。”

“他掳走了那些孩子。他干的勾当，你是知道的，不是吗？”

“我知道，我知道。”

“如果那是你的儿子，你怎么办？”

坐在原木上的汉子不吭声。

“我是说，你能想象得出吗？”

“我不愿想。”

“他是个恶棍，十恶不赦的恶棍。”

“萨迪克儿子的事，你难道没听说？”

这显然不是一个问句。那汉子坐下来，眼帘垂下，手抹了几把脸。

一阵沉默。我不敢动，甚至不敢呼吸。起风了，我们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林子里传来脚步声、笑声和若有若无的音乐。

坐在原木上的汉子站起身，对另一个汉子说：“一个人怎能做出这种事？”

我没听见回答，因为一群孩子走了过来，至少五六个吧。一个孩子抱着一只足球，另一个孩子拿着手机，手机在播放一首阿拉伯歌曲，几个孩子跟着哼唱。两名汉子借此机会走向难民营。我坐在他们原来坐的地方，手指摩挲木头的棱和槽。我仿佛看见了纳迪姆，他就在我的眼前，就坐在我身边，手拿小刀，自顾划开自己的皮肤，眼中充满了愤怒。

“你怎么了，纳迪姆？”我大声问，“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风声呜咽，代他回答。风卷起落叶撒向我，然后纷纷飘落在地上。欢笑和音乐渐渐远去，孩子们走进树林深处。

我回到营地。安吉丽姬已经走了，我挨着阿芙拉躺下来。

“你去哪儿了？”她小声问我。

“出了点情况。”

“什么情况？”

“你不感兴趣，相信我。现在都过去了。”

我想起了《古兰经》上的一首诗：

> 对别人仁慈，你也会得到仁慈。宽恕别人，安拉也会宽恕你。

随后又想起《穆罕默德言行录》中的一句话：

> 先知不以怨报怨，而会宽恕，不予计较。

我盯着我的手，头一回见它们似的翻过来：一只手裹着绷带，另一只拿过棒球棍。我又心生那种恐惧，阿勒颇那种啃噬我的恐惧，生怕风吹草动，以为危机四伏，以为随时都有最坏的事发生，随时丧命。我觉得我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好像有人躲在林子里窥探我。风吹树林，传来窃窃低语：凶手，纳迪姆死了，凶手。

我把手掌放在阿芙拉的胸口，感觉她胸口起伏，跟着她缓慢、深沉地呼吸。我想起了穆斯塔法的英国黑蜜蜂，我紧紧地闭上眼睛，直到我能看见紫色的田野、翻滚的薰衣草和石楠浪，溢出这个世界的边缘。

* * *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我看了看纳迪姆这些天卷香烟坐过的台阶。我盯着白色的雕像——一位留小胡子的人的脑袋和肩，希腊文的碑文和日期：1788—1825，无名氏。焦头烂额中，我模模糊糊地想起母亲当年为我讲的故事。故事中的雕像可不是什么艺术品或灵物，而是辟邪的护符、财宝的守护神、变成石头的人或动物。有些故事中，鬼怪甚至附上雕像，借他们之口发声。

阿芙拉坐在我身边。我真希望她能看得见，希望她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因为阿芙拉一向洞悉世界，她自有一套看透事物本质的本事。阿芙拉知识渊博，身怀撕开人和地方伪装的本事，从当下找出往日的遗迹。我看见纳迪姆留在雕像底座上的雷贝琴，走过去，捡起来。我拨了拨琴弦，想起水一般荡涤我的优美动听的旋律，仿佛斋月日落时分我舌头上的第一滴水，滋润我干涸的心田。这便是纳迪姆的曲子给我的感觉。这个念头让我忐忑不安，心乱如麻。我闭上眼睛，侧耳倾听孩子们玩耍、嬉笑、踢足球。

-11-

今天是我们面试的日子。地铁上，阿芙拉挨着我而坐，我知道她紧张。迪奥曼德抓着扶手。车上还有一个空位，可他不愿坐。他瘦高、残疾的身体在这个公共场合格外显眼。他就好像童话故事中的人物，这节车厢中，唯独我知道他的秘密，真是咄咄怪事。迪奥曼德在温习笔记本上的忠告，小声地念叨着，“这不是一堂历史课，”他用英语说，“他们不用详细了解上一任总统，除非问到。”

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叫克里登的地方。露西·菲舍尔到车站接我们，将我们带到中心。这是一栋位于僻静小街的大楼。我们走进大楼，过检查站、关卡、安检，工作人员扫描、搜身后才放我们进去。之后，我们坐在等候区，周围是和我们一样惶恐不安的人。迪奥曼德先进去，然后是阿芙拉。几分钟后，我被带进一间长廊尽头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男子大概四十岁出头吧，由于谢了顶，他干脆理了一个光头。他不看我的眼睛，始终不看我一眼。他请我坐下，认识我似的直呼我的名字。他的目光游离。他有几分傲慢，嘴角浮着令人捉摸不透的假笑。他旁边的女人年纪稍长，一头卷发。她坐得笔直，摆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这两位都是移民局的官员。他问我喝茶，还是咖啡，我推辞了。

他先走了一段过场，说这次面试将被录音。他提醒我还有第二次面试，然后和我确认姓名、生日、出生地和战前的居住地。随后问的问题可谓稀奇古怪。

“请问阿勒颇有地标建筑吗？”

“当然有。”

“请列举一二。”

“唔，有阿勒颇卫城，阿勒颇大清真寺，贾姆卢克大酒店，菲尔德

斯·马德拉萨，意思是‘天堂学校’，奥特鲁什清真寺，法拉杰门钟楼……够了吗？”

“谢谢，够了。老集市是在城北还是城东？”

“在城中。”

“集市都卖些什么商品？”

“琳琅满目，可多了！”

“比如？”

“棉布、绸缎和亚麻布，地毯、灯笼、金银器皿、青铜器，香料、茶叶、草药。我妻子经常在集市出售她的画作。”

“请问你的祖国叫什么？”

“叙利亚。你想听听我是怎么来的吗？”

“暂时不急。这无非是些格式问题，走个程序罢了。”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手中的文件，然后挠了挠闪亮的脑门。

“你见过达伊沙[6]吗？”

“没见过，没有亲眼见过。”

“所以你从未和这个组织的人有过来往？”

“没有。当然，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见到他们，但我从没有和他们有过任何来往。”

“你是否被达伊沙拘捕过？”

“没有。”

“你是否与达伊沙合作过？”

“没有。”

“你是否已婚？”

“是的。”

“请问你妻子的姓名？”

“阿芙拉·易卜拉欣。”

“你们有孩子吗？”

“有。”

“几个？”

“一个，男孩。”

“孩子的出生地？”

“阿勒颇。”

“他现在哪里？”

“他死在叙利亚了。”

他顿了片刻，盯着办公桌。他旁边的女人很难过。我开始感到烦躁。

“请你说说他的特别之处，也就是他让你记忆犹新的事。”

“谁？”

“你儿子。我知道这不容易，易卜拉欣先生，但请你尽量回答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好的。有一次，他骑单车下山——我叮嘱过他不要骑，因为从我们家的平房进城是一段陡坡。果然，他摔了一跤，摔断了手指。没接好，指头伸不太直。”

“哪只手？”

“哪只手？”

“哪只手的指头受的伤？右手还是左手？”

我低头盯着自己的手，凭自己的手回忆萨米的手。

“伤的是左手。我知道是因为他的左手合上我的右手，我能摸着他伸不直的指头。”

“他的生日是？”

“二〇〇九年一月五日。”

“你有没有杀过人？”

“没有。”

“你们国家的国歌是？”

“你在开玩笑吗？”

“这是你的回答？”

“不是！国歌叫《领土的守卫者》。”

“你能不能哼几句？不用唱出来。”

我咬着牙哼了几句。

“你喜不喜欢读书？”

“不怎么喜欢。”

“你最近读的一本是什么书？”

“一本关于蜂蜜结晶处理的书。”

“你看不看政治书籍？”

“不看。”

“请问你太太怎么样？”

“像变了一个人。”

“她的职业是？”

“她是一位画家，以前是。”

“请你说说你们国家目前的情况！”

“人间天堂。”

“易卜拉欣先生，你可能觉得这些问题无关紧要，我能理解，但这是甄别的一个重要环节。”

“叙利亚眼下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你们的总统是谁？”

“巴沙尔·阿萨德。”

“他是什么时候上任的？”

* * *

他问的无非是这样一些问题。你和总统有没有关系？叙利亚的方位？它和哪几个国家接壤？阿勒颇有没有河？叫什么？最后总算问到我这一路的遭遇，我按露西·菲舍尔的指点，从前到后，如实且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了他。面试比我想的难，大多数情况是，我正准备回答他的问题，他又甩出另一个出乎我意料的问题，问得我措手不及，将我引向另一段经历。我如实告诉他我们如何到的土耳其，蛇头租的公寓，穆罕默德，我们怎样去的莱罗斯岛、雅典，以及我们在阿瑞斯公园的一个个夜晚。我实话实说，但绝口不提纳迪姆。我不愿他知道我参与了杀人，我可能成为一名凶手。最后，我说到我们辗转来英国一路上的波折，但我没说阿芙拉来英国之前的遭遇——我说不出口。

他告诉我面试结束，关掉录音机，合上文件夹。从靠近天花板的一

扇长方形窗户射进来一束阳光，掠过他的笑脸。

我站起来的时候，只觉得两腿发麻，身体好像被掏空了一般。

露西·菲舍尔在等着我。阿芙拉和迪奥曼德的面试尚未结束。看见我的脸，她走向自动售卖机，回来时端了一杯热茶。

“怎么样？”她问。

我不回答，也不吭声。

“求你了，”她说，“别灰心，事情就是这样。”她扯着发绺儿说，声音中透着无可奈何，“你知道，我经常这样跟人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丧失……”

注释：

[1]原文为希腊语。

[2]原文为希腊语。

[3]希腊岛屿。

[4]伊斯兰教三大节日之一，亦称“肉孜节”。伊斯兰教历每年九月为斋戒月份，成年穆斯林在斋月期间，不饮不食。斋月最后一天寻见新月，次日即行开斋。

[5]马其顿首都。

[6]通常被称为恐怖主义组织ISIS。

希望

……在湮灭，仿佛夜晚渐渐熄灭的火。我要从长计议。第二天，我壮着胆子走出公园。我拦住一位路人打听了去维多利亚广场的方向。广场人满为患，遍地垃圾，树下和雕像四周的长凳上坐满了无处可去的人。我认出了不少来自公园的熟悉面孔，一些毒贩在车站周围或广场咖啡馆外的雨篷下转悠。到处是在垃圾桶找食的流浪猫。一条狗伸着爪子歪躺在水泥地上，说不清它是死是活。我记得伊斯坦布尔的流浪狗，我记得我当时满怀希望地站在塔克西姆广场。希望存在于不可知的未来。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给人以希望，可雅典一派凄凉，听天由命。安吉丽姬的话萦绕在我的耳畔："人在这地方，心会渐渐死去，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这是一座长梦难醒的城市，一个噩梦接着一个噩梦。

一名汉子举着一串解忧珠。"二十欧元，"他说，"上等的宝石。"他一副走投无路、满腹牢骚的语气。这句话听似一个问句，脸上的笑却透着躁狂。

"你看我像有二十欧元的人吗？"说完，我转身走开了。

我抬头看着广场四周的建筑物和从广场延伸出去的几条街。那些带顶棚的阳台，显示着这里曾经有过更好的日子，现在它们以破旧、褪色的美丽，讲述着一段被人遗弃的故事。墙上画满了我看不懂的涂鸦和醒目的标语，沿途随处可见咖啡馆、花摊、书摊，推销纸巾、铅笔或SIM卡的小贩就好像苍蝇，围着地铁入口，一看见人走下扶梯，立刻一拥而上，跟上去。

卖解忧珠的汉子还站在我旁边，脸上堆着惹人心烦的笑。

"十五欧元，"他还不死心，"上好的宝石。"珠子在阳光的照耀下五光十色。大理石、琥珀、木头、珊瑚和珍珠母。我想起了阿勒颇集市上卖的念珠。汉子将解忧珠送到我眼前。

“十二欧元，”他说，“上等货。”

我抬手用手背推开。那汉子吓坏了，慌忙后退几步，放下珠子。

我伸出手掌。“对不起，”我说，“对不起。”那汉子点了点头，转身要走，但我拦住了他。

“请问去埃尔皮达街怎么走？”

“埃尔皮达？”

我点了点头。

“齐塔什·埃尔皮达吧？”汉子低头用希腊语嘀咕了几句，随后问：“你是来寻求希望的吧？埃尔皮达是希望的意思。那地方可没希望。”他神色黯然，随后暗自发笑。“埃尔-皮-多斯。”他一字一顿，指出了我的错误，“埃尔皮多斯街。”他指向右边一条从广场延伸出去的街，然后举奖杯似的举起解忧珠，脸上堆着笑，继续往前走。

我穿过广场，折上一条绿树夹道的街。街尽头有一栋大楼，几扇玻璃门前排着难民长队。门前有婴儿车、轮椅，还有孩子，本地人牵着狗在混乱的人群中穿梭。门开了，几个难民抱着袋子走出来，另有几名走进去。一群人围在街角，或站，或坐在一旁几扇玻璃门外的台阶上。大家互相打着招呼，交谈几句。孩子们一看见朋友，拔腿跑上街。入口的牌子上写着：希望中心。种种氛围使我下定决心要离开。

我看见女人和孩子陆续走进大楼，男人待在门外。他们或坐在台阶上，或隔着窗户望着里面，或返回广场。我在门外徘徊。一名男子走到门口，他头戴一副照得见人的墨镜，出门的时候将墨镜架回鼻梁上。看到这副眼镜，我不由得想起那位莱罗斯岛难民营的警官。我正要转身走开，一名男子热情地用阿拉伯语和我打招呼。他说这个中心仅接待妇女和儿童，他们可以进去洗个热水澡，喝一杯茶，孩子在里面玩耍，新妈妈可以奶孩子。

我回公园带上阿芙拉，一道走向维多利亚广场。她默不作声，一路像狗一样嗅着空气，也许是在心中创作一幅幅画——咖啡、垃圾、尿、树木和花朵。

到了希望中心，那位戴墨镜的男子接待了我们，他给了阿芙拉一个排队冲澡的号，并且告诉我几小时后再来。我瞥了一眼窗户，孩子们在右边的一个木框后玩耍。墙上画着画，地上放着一堆乐高积木、球和棋盘游戏。阿芙拉被扶向一张椅子，然后有人给她端来一杯茶和一盘饼干。看她露出笑容，我才离开。

我先回到广场，找了一家网吧。我有一阵子没看过邮箱了，但愿能收到穆斯塔法的邮件。

亲爱的努里：

> 我上周参加了一个为难民举办的晚宴，席间认识了一男一女。女士在附近一个区负责难民事务，帮新来的难民适应环境。男子是本地的一个养蜂人。我告诉他们，我有意向难民和求职者传授养蜂技术。他俩深受感动，表示要申请本市的基金，扶持我开办培训班。我希望不久后能为志愿者开实践课。
>
> 蜂房日新月异，努里！英国黑蜂和叙利亚蜜蜂有天壤之别。我以为它们在15℃以下不会采蜜，可这些蜜蜂的工作温度低得多，下雨天都不愿闲着。蜜蜂沿铁路，在私人花园和公园采集花蜜。

亲爱的努里，不知你身在何处。每到晚上，我都要在地上铺开地图，想着你到了哪里。我等着你。

穆斯塔法

2016年4月12日

即使在邮件中，我都能感受到穆斯塔法的激动和兴奋，那股伴随他一生的孩子气。

亲爱的穆斯塔法：

> 久未联系，让你担心，我深感惭愧。我一定会想办法去英国。我们吃尽了苦头。我和阿芙拉现在滞留在阿瑞斯公园，雅典市的一个大公园。我正努力寻找或想出一条出路，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里，抵达英国。大多数人困在了这里。来的人多，离开的人少。但我有护照，也不缺钱。我要尽快想个办法，因为我担心在这

里撑不了多久。

我想念你和你的家人。我向往英国的薰衣草、石楠田和黑蜂。你做的工作真了不起。等到了英国，我们携手共创大业。

天无绝人之路。

努里

出了网吧，我找了一张长凳坐下来，凳脚边趴着一条半死不活的狗。听我过来，它稍稍抬了抬眼皮，然后又出神地看着来往的行人。一名男子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他将手机和笔记本放在腿上。他指头敲着笔记本，抬头瞥了我一眼，又张望了广场一圈，然后扭过头。我注意到他大汗淋漓。

“你等人？”我问。

他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我问。

“叙利亚。”

“库尔德区？”

他盯着我，点了点头，报以一笑，可他的心思在别处。这时走过来一男一女。

“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他说，“都带来了？”

“你说的都带来了。”男子说。

“走吧。等久了，他要不高兴了。”

我想问他们要见谁，可男子收起手机和笔记本放进背包，然后盯着我的眼睛。现在他恢复了自信。“幸会。”他说，“祝你好运。”不等我说话，他们三个人直奔地铁站而去。

阿芙拉出了希望中心。她换了一条新头巾，身上有淡淡的香皂味，

抹了面霜的脸柔和，有光泽。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浑身发臭。

“阿芙拉，”回公园的路上，我说，“我身上都发臭了。”

“是呀。”她忍住笑说。

“我要找地方冲个澡。”

“那可不。”

“很难闻？”

“可难闻了。”

“你至少可以说句假话呀！”

我闻了闻自己的两个腋窝，想不到我竟然浑然不觉这种味道。“我臭气熏天了。”我说。

“你就像条臭水沟。”她说。我凑过去吻她，她假装脸一板，笑着将我推开了。那一刻，我们俩仿佛回到了从前。

我们进了公园。走在树荫下，我的四肢仿佛灌了铅。我惴惴不安，口干舌燥，这里发生的事历历在目。

“我还没见过这样开阔的天空呢！”一个小男孩对身边的小女孩说。他俩抬起头，我也循着他们的视线望去。今天天高云淡，风停树静，火辣辣的日头，满眼的绿色和黄色，恍若夏日将至。透过树叶，可见碧蓝开阔的天空，和沙漠上的天空一样开阔，天为这个孩子兑现了诺言。

“到了晚上，天上就会出现满天的星斗。”他对女孩说，“你爱许什么愿就许什么愿。”

我和这个小男孩一样，对着蓝天许了一个愿：但愿我能抵达英国。我扬起头，任这个愿望充满我的大脑。我想象黑蜂和蜂房。我回忆穆斯塔法的电子邮件。我回忆我的回信。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好不容易回到我们的毯子上。蟋蟀现在叫得正欢。双胞胎哥俩还没回来。他们的毯子还放在原地，撑开的伞歪在一旁，伞下放着一双

崭新的跑鞋。

夜幕降临，安吉丽姬来了。她裹着毯子，靠着树在阿芙拉身边坐下。她抠着胳膊上的结痂，小伤口开始愈合。她打开毯子，理了理，然后紧紧地裹住肩膀。我注意到她乳房不再溢奶，白上衣残留着干了的奶渍。她开始对我说雅典，她听来的这个文明古国的故事。她告诉我，她看见一队考古专业的年轻学生在蒙纳斯提拉奇[1]火车站附近挖宝。她说到隐藏在教堂下的世界。说完，她不出声了，从包里掏出爽身粉，扑满了脸和两只胳膊，然后小口小口地慢慢喝水，然后两手放在双腿间，看孩子们嬉闹。

我熟悉了爽身粉的味道和安吉丽姬的节奏。安吉丽姬一来，阿芙拉就好像变了个人，她坐起来倾听。尽管安吉丽姬的话，她一知半解。偶尔，安吉丽姬摸摸阿芙拉的胳膊，或推一推她，确信她没有走神。

“看来你不打算说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了？”阿芙拉睡着后，我问道。

“索马里，你非要打听的话。”

“你为什么不愿告诉我？”

她解开头巾，理了理，又紧紧裹上。

“我不愿提，因为一提就伤心。”

我沉默不语。她不愿对我说，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男人，也许害她的是一个男人。我不愿强人所难，硬去打听她的经历。她也许对我有了一些信任，放下戒心，说：“民不聊生，闹了大饥荒。我只能远走他乡，去了肯尼亚。我当时怀了身孕，我不愿孩子出生在家里，遭我这份罪。”她顿了顿，我不吭声。“我进了肯尼亚一个叫达达阿布[2]的大难民营，可听说难民营很快就要关闭，说是索马里青年党[3]利用难民营走私武器。难民营里人满为患。当局恨不得撵走我们，甩掉我们这个包袱。所以我出走难民营，辗转来到这里。”

她不说了，我看见她在包里翻着什么。最后她翻出一个小钱包。

“我刚到雅典就被拐走了孩子。这里面有她的一小绺儿头发。一天

夜里，有人趁我睡着把她从我怀里偷走了。他们在我喝的水里下了药，下了蒙汗药，因为她弄出哪怕一丁点动静和声音，都会惊醒我。他们怎么能在我不知不觉中偷走她？我被下了药，我有数。”

她嗓音嘶哑。我没有多问，但看得出她在琢磨，看得出她的心里、眼中满是关于索马里和孩子的记忆，就好像叙利亚沙漠炽热的、满是黄沙的记忆重新袭来，充斥我的心头。火旺了，火光雕琢出她漂亮的脸庞，可爽身粉让她的脸失去了血色。

“你知道，我常常想起我美丽的祖国：碧蓝的印度洋；金色的沙子、海滩、礁石和恍如白色宫殿的房屋；繁华的城市，遍布大街小巷的咖啡馆和店铺。可现在那里的情况太糟糕了。”她第一次正眼看我，“我不回去了，因为我在索马里没有奔头，一切都没有奔头。现在这个地方，我有奔头。”

“有吗？我还以为你说没奔头呢？”

她思考了半晌才说：“我是这么认为的。”

她沉吟了片刻，又说：“我想找工作，可没人愿意要我。英语在这地方用不上。这里的人不喜欢我，连希腊人都找不到工作，只能沿街推销纸巾。纸巾才多大销量？这也许是一座物资匮乏的城市吧？”她笑了，我突然想起我在学校隔着窗户听到的笑声。

第二天早上，安吉丽姬走了，阿芙拉在画画。她盘腿坐在毯子上，双手并用地画一幅画。她右手拿铅笔，左手的指尖摸着纸上的笔迹。一幅画跃然纸上，城市和沙漠相连，看起来仿佛出自梦中。虽然线条和形状变形了，色彩杂乱，可我从画中的线条看见了阿芙拉的灵魂，随着阳光和生命跳动。

“这幅画是为安吉丽姬画的。”她说。画完了，她叫我放在毯子底下压着，免得被风吹跑。

我们又去了希望中心。我将阿芙拉留在那里，转身直奔广场，希望能见到昨天那名男子。我坐在他原来坐的那条长凳等着。这时候，卖解忧珠的男子从我身边经过，走向地铁站。他举起珠子向我施了一个礼。

“你找埃尔皮多斯？”他大声问。

“我找到了，谢谢你。”

“埃尔皮达是希望的意思。”和昨天一样，他又说了一遍，然后将一块陈面包扔给狗，狗却懒得理会。

我花了将近一小时才等到我要找的人。他和一群青年男女站在广场的雕塑下，抽烟、打趣。其中还有两位穿绿色T恤、背背包的非政府组织女义工。我等大部分人散去，才走向小伙坐的一段矮墙头。他打开笔记本记笔记，看起来比头一天放松、随意。

我起身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他埋头写了许久，终于抬头瞥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我。

“我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我说。

“当然能。”他答道，却并不放下笔。

“我想找蛇头，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帮我。我觉得昨天那对夫妇去的正是我要去的地方。”

小伙合上笔记本，在墙头挪了挪，然后面对我笑道：“你的眼睛真厉害。”

“难道叫我说中了？你能不能帮帮我？”

“有钱人多半住在学校。”他说，“我可以替你引荐。你想去哪里？”

“英国。”

他和别人一样笑了。“你是疯了？还是有钱人？那是花费最多、最难去的一个地方。”

“花费为什么多？”我问。

“因为不容易去。另外，难民只有到了英国心里才觉得踏实，只要获得避难权，获得帮助的机会大得多。”

我意识到背包里的钱。如果叫人家知道了，我没准会被人图财害命。

“我叫巴拉姆。”他说着，伸出手，“你此话当真？”

“当真。”

“要不要我为你安排一下？”

“那还用说。”

他从背包里掏出手机，走出几步，和什么人说了几分钟。

“你们几个人？”

“两个。”

“明天下午一点，你可以去阿查农一家咖啡馆见面吗？”

我点了点头。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有点不舒服，汗水打湿了我的T恤。

巴拉姆将手机塞进背包，在我旁边坐下。“我明天十二点四十五分过来接你，带你去咖啡馆。切记带上护照，别来晚了，他会不高兴的。”

“我要带钱吗？”

“暂时不必。”

* * *

两个带着大包小包的女人将双胞胎的毯子和伞据为己有。我正要出手拦住这两个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刚来的难民，突然想到那对双胞胎兄弟也许不回来了。我一直盼着他们露面，坐下来嬉闹、打架、玩手机。出乎我意料的是，两个女人并不觉得生分，她们仿佛刚逃出灾难深重的人间地狱，满意地四下打量了一眼，然后脱下鞋子，踏上毯子盘腿而坐。大约半小时后，打了几个电话，又吃了几个苹果，然后两个人开始用彩色毛线编着什么。她们相对而坐，一个织，另一个拿着线尾。

几个男人在别处有说有笑地打牌。过了一会儿，唱起了乌尔都语[4]歌曲，偶尔夹杂着几个阿拉伯语词。起风了，随风飘来饭菜香和温暖。

火哔哔剥剥，有人在做饭。阿瑞斯公园俨然成了大伙儿的新家：毯子和帐篷前整齐地排着鞋子，树上挂满衣服，打牌、听音乐、唱歌。我原本可以从中找找乐子，而不是被旧生活残留的微光憋闷死。

我拖过背包搂在怀里，只有钱才能让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明天要去见蛇头，我睡不着。我守着阿芙拉坐了一个通宵，听林子里的声音，看树叶被朝阳染得金黄。

第二天，我和阿芙拉去了维多利亚广场。我们早到了半小时，但巴拉姆比我们还早，他坐在一张长凳上，腿上放着笔记本，在写着什么。看见我们后，他站了起来，说让我们稍等片刻，别去咖啡馆太早——蛇头也不喜欢。他坐了回去，继续写着。我想看看，可惜他的字太小。笔记本里夹着一位一身戎装的年轻女子的照片。

“照片中的姑娘是谁呀？”我问。

“我女朋友，她去世了。我在修改我的日记。”

“修改？”

我半晌不吭声。我看向那条半死不活的狗，它抬头看了我一眼，摆了摆尾巴。

“我一到土耳其就被军方逮捕。”巴拉姆终于说话了，他一口气说完，“我们一共三十一个人，被捕后，全部搜身。军方最后带走了我们三个人，把其他人都放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库尔德人。我记日记。我记了两年。他们从我包里翻出日记本，看到了一个词，仅仅一个词：库尔德斯坦。他们将我带到监狱，问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说：‘库尔德斯坦。’我只能实话实说，因为他们认识。我因此被关押了一个月零三天。他们放了我，但没收了我的护照，外加九百欧元，还一把火烧了我的日记。钱和护照我无所谓，可日记记录了我的生活，他们烧日记的时候，我号啕大哭。他们取了我的指纹，扫描了我的眼睛，我付了两百欧元，看守才放了我。我跑到一座库尔德小镇，在那里给我父亲打了一个电话。”他合上笔记本，手按着封面。

“你怎么还在这里？”我问。

“我要等攒够了钱再走。我哥哥在德国，我想赶在他婚礼前到达。”

地铁的入口处，推销解忧珠的男子走向刚下扶梯的乘客。

“祝你如愿参加哥哥的婚礼。”阿芙拉说。

我们一行三人走向阿查农。到了咖啡馆，巴拉姆不露声色地指着左边靠里一名独坐的男子。他穿一件高翻领黑套衫，一件黑皮夹克，手捧塑料杯，咬着吸管喝冰镇咖啡。这身打扮让人觉得滑稽可笑。我回头想问巴拉姆是不是此人，却不见他踪影。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我牵着阿芙拉无奈地走向那人坐的桌子，他正咕噜咕噜地吸着最后一滴咖啡。

“下午好。”我用阿拉伯语说。

他抬起头，那样子像是没有料到会有人过来。然后，他一声不吭地揭开杯盖，将指头伸进塑料杯去掏冰块。

“我叫努里，她是阿芙拉。你应该是在等我们吧？”

男子夹住一块冰，扔进嘴里含住。

“你不会说阿拉伯语？”我问。

“请坐。”他用阿拉伯语说。

我和阿芙拉入座。也许是因为我紧张，抑或是因为他沉默不语，我开始东拉西扯。“我们在广场碰到巴拉姆，他说你能帮我们。他昨天给你打了电话，叫我们带上护照，我们都带来了。请看。”

“现在不用。”他突然说。他的话拦住了我伸向背包的手。他笑了一下，也许是想不到我会乖乖听话，然后嘎嘣嘎嘣地嚼着冰块，这使得他的脸看起来犹如一个九岁的孩子。这个男孩的本事着实了不起，搁在往日，他也许在大马士革某个背街蔬菜店里养家糊口。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黑暗和绝望，和林子里的人无异。

“这是你妻子？”他问。

“是的，我叫阿芙拉。”

“你是盲人？”

“是的。”她回答得很干脆，但语气中暗含讥讽，只有我能听得出。紧跟着，我听到她说了一句：“聪明人。”

“那好。”他说，“可怜的瞎女人，不容易引起别人怀疑。你最好摘下头巾，染一头金发。我们帮不上你什么忙。”他对我说：“但你并不是完全没希望。你把脸刮干净，穿一件干净衬衫，收拾得精神些。”

放在桌上的手机开始振动、闪烁。他瞥了一眼屏幕，脸色随之一变，脸颊开始抽动，最后一咬牙，翻过手机，倒扣在桌上。

“你们想去哪里？”

“英国。”

“哈！”

“大家都觉得好笑。”我说。

“抱负不凡，但价钱不低。”

我埋下头，背包里的钱让我惴惴不安，觉得好像捧着满满一包鸡蛋。

“去丹麦，两千欧元。去德国，三千欧元。”蛇头说完，顿了顿，“你们最好去这两个地方中的一个。”

“去英国要多少钱？”

“你们俩一共七千。”

“七千！”阿芙拉说，“太贵了！这里到英国的机票才多少钱！”

那人打了个哈哈。她板起面孔，不理他。

“这可不是去英国旅游。”他说，“你要支付我们服务费。英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那里让人觉得更踏实。我们把你们弄过去不容易，那是额外的费用。”

阿芙拉恨不得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我抬脚踢了踢她。

“所以我们才想过去。”我说，“我们累了，真的累了。可我们拿不出这么多钱。”

“你们有多少？”

“五千。”

“现金？”

我扭头看了一眼。

那人扬起眉毛。“你随身带这么一大笔现金？”

“不。”我矢口否认，“我手上有些现金，其余的存在私人账户。我什么都能干。我要找工作以攒足够的钱，我愿意捡垃圾，洗车，擦窗户，什么活都愿意干。”

“吓！你以为你在什么地方？这里的本地人都不好找工作。”

“我受够了。”阿芙拉说着，起身要走。我一把拉住她的胳膊。见我豁出去了，那人笑了。

“你可以为我干活。”他说。

“什么活？”

“送送货罢了。”

“就这些？”

“我手下都是些孩子，还开不了车。我想找个能开车的人。你会开车吧？”

我点了点头。

“你不妨为我干三个星期的活。只要你安安分分、守规矩，我们就讲定你们两个人五千欧元。”

“行。”我说着，伸手要和他握手。可他嘴一咧，扑哧一声笑了。

阿芙拉又不出声了，我能感觉到她的愤怒。

“你要过来和我一起住。”他说。

“为什么？”

“省得你开车连人带货跑了。”

塑料杯里剩余的冰块化了。他俯下身，咬住吸管和先前一样咕噜咕噜地一阵猛吸。

“只有这样你才不会跑路，因为阿芙拉在我手里。你是叫这个名字吧？”不等她回答，他抬起手，向服务生要来纸笔，写了一个地址。

“明天晚上十点，你们到这里见我。如果你们不来，我就当你们改变了主意。”

回到公园，已经是半下午了。一些孩子在帐篷和毯子之间的空地踢球。一帮孩子为弹子吵得不可开交。两个孩子拿石头和树叶搭了一座村子。能离开这里，让我打起了精神，给了我盼头。我在一群群孩子中搜索，希望能看见穆罕默德。那双黑眼睛，充满了恐惧和好奇，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从我脑海中消失的是萨米，无论我如何努力都不能让他起死回生；我想不起他的样子，我想不出。

安吉丽姬已经坐在树下等我们。她脸上敷了一层爽身粉，手放在腿上。她这时候的样子，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一种我不忍去看的孤独。远处传来一个婴儿的哭声。我发现她的乳房又开始溢奶了，她浑身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奶馊味。

阿芙拉让我从毯子下拿出那幅画，她要亲手送给安吉丽姬。

“你画的？”

阿芙拉点了点头："为你画的。"

安吉丽姬看看画，又看看阿芙拉，久久地凝视着她。我看得出她眼中的疑问。有好一会儿，她没有说话。她手拿着那幅画坐在那里，时不时地低头看一眼，随后又抬起头，看玩耍的孩子们，抑或想着心事。

"在这里，"她说，"什么都藏着掖着，不愿示人。可这幅画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也许她知道我们要走了吧。她忍不住哭出声，一夜不愿离开阿芙拉，挨着她躺下，一只手搭在她的胳膊上，两个人好像一对姐妹或老朋友，相拥睡了一夜。

-12-

面试后的一天早晨。迪奥曼德和摩洛哥人在客厅喝他们新近最喜欢的饮料：奶茶。他们准是听见了我起床的声音，因为餐桌上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口杯等着我。我在餐桌前坐下，阿芙拉还在梦乡。

我捧着那杯热茶，踱到玻璃门前向外张望。天井今天洒满了阳光。中间那棵盘根错节的樱桃树上栖满了小鸟，想必有三十来只，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老板娘家花园的木栅栏关不住红色、紫色的花朵，石板地上满是落英。我在窗帘后找到了钥匙，开门透气，也透进来淡淡的海腥味。

迪奥曼德告诉摩洛哥人面试的经过。

“我觉得非常顺利。”他说，脸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绽放着笑容。

摩洛哥人举手和他击了一个响亮的掌。

“我信了你的话，都对他们说了。妈妈、妹妹、艰难的生活。可他们问的问题真奇怪。”

“比方说？”

“国歌的歌名。他们还要我唱几句。”

“你唱了吗？”

迪奥曼德起立，手按着胸口，笑容满面、乐呵呵地唱道：

“希望的国土，我向你致敬，

一个友善好客的国度；

你英勇强大的军队，

恢复了你的尊严。

“亲爱的科特迪瓦，

儿女们因缔造你的伟大而自豪，

团结一致，快快乐乐地

将你建设成光荣的国家。

“科特迪瓦自豪的公民，祖国在召唤我们。

如果我们和平争取了自由，

我们便有责任为实现博爱的理想树立一个榜样，

怀着新的信念一齐进发

祖国亲如兄弟是一家。”

“你会国歌的英文版？”

迪奥曼德点了点头。

“你用英语为他们唱的？”

“对呀。”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我问。

“歌词描绘了一幅积极向上的画面！”

迪奥曼德坐下来，闷闷不乐地说：“可我告诉了他们，我告诉他们民不聊生。我对他们说了利比亚、监狱，他们打我，打得我都以为自己

快不行了。我说因为内战，我的母亲和姐妹生活艰难。我找不到工作，妈妈催我寻求更好的生活。我都说了。我说这里有希望，我能找到工作，我会扫地、做饭、教书，我会的可多了。”

鸟儿安静了下来。迪奥曼德弓着背，T恤下的肩胛骨仿佛一对展开的翅膀。“我还告诉他们，我的祖国景色优美，我真舍不得走。”

摩洛哥人盯着天井，若有所思，时而抬头看我一眼，好像有话要问，可终究没问出口。

迪奥曼德打定主意去集市逛逛。“我能听到，”他说，“一直放的这好听的曲子，能看到海面上的灯。去不去？”

摩洛哥人见有人做伴，顿时来了精神。“老头儿，”他说，“我们走吧！能见到阳光、大海，能听听音乐，我们的困难和烦恼都不值一提。”

他们硬要拉我去。两个人一边一个，拽着我的手上楼准备。

我走进卧室，看见阿芙拉已经穿好衣服，坐在床沿。她在哭。我跪在她面前。她的泪如两条暗河，滚滚而下。“怎么了，阿芙拉？”我问。

她用手背揩了揩脸，眼泪却止不住。

“自从我对医生说了炸弹，心里想的全是这事。我看见了萨米的脸。我看见他眼睛看着天。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感觉，疼不疼？他抬头看天的时候，不知是什么感觉？他知道我在他跟前吗？”

我握住她的手。可我没法久握，一股热流沿着我的脊梁涌入脖子、脑袋。我放开她的手，离她远远的。

“我打算陪摩洛哥人出去走走。”

“可……我……”

“我陪他和迪奥曼德出去走走。”

“行吧。”她平静地说，“祝你开心。”我们上了木码头，走进露天市场，坐上滑梯、云霄飞车和碰碰车呼啸而过的时候，她的话还萦绕在我

的耳畔，语气中透着太多的伤感。即使在迪奥曼德说到象牙海岸时，“祝你开心”还在我脑海中回荡。

“大海清澈得像水晶，”他说，“哪像这里，这里太脏了。不！家乡的大海好像天空。太清了！你看得见一条条小鱼在水底游，就好像玻璃。落山的太阳染红了一切，天空、大海。你们真应该见见。”他把手伸向天空，我不由得想起了阿芙拉的画。我们沿着防波堤走，所以离水很近。

我们进了拱廊一间充斥着酸腐和冰冻果汁味的咖啡馆。摩洛哥人带了零钱，为我们一人买了一杯鲜红的饮料。捧着饮料，我们回味象牙海岸的天空。碎冰做的樱桃味饮料味同嚼蜡。

“你太安静了。”迪奥曼德对我说。阳光将他的黑眼睛染成了温暖的棕色。

“叙利亚的大海是什么样的？”摩洛哥人问。

“我家靠沙漠。”我说，“沙漠和大海一样凶险、美丽。”

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里，沉默了许久，出神地看着对面的大海，也许想象着各自的家乡，我们失去的岁月，带不走的回忆。

往回走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一阵大风吹过，码头的桩摇摇晃晃、吱嘎作响。

回到客栈，我发现阿芙拉不在客厅，也不在厨房。我去卧室找她，发现她躺在床上，脸上泪迹未干。她手指捏着弹子，来回捻着。她不时将弹子滚过嘴唇，或手腕。

我进门的时候，她不理我，等我挨着她躺下，她却说：“努里，你收到穆斯塔法的邮件了吗？”

“你能不能别打听这事？”我说。

“不行。我们因为他才到的这里！”

我无言以对。

“你迷失在了黑暗中，努里。”她说，“这是不争的事实。你现在真的身处黑暗。”

我盯着她的眼睛。这双眼睛充满了恐惧、疑问和渴望，我原以为失落、迷茫的是阿芙拉，她深陷悲痛，不能自拔。可现在我发现她是那么镇定，千方百计地想解开我的心结。我躺到她睡熟，才奔下楼。

客厅今晚安安静静的。摩洛哥人在厨房打电话，他来回踱着步，偶尔抬高嗓门说几句。迪奥曼德从集市回来冲了一个澡后，待在卧室不出来。两三位房客围着餐桌打牌。我在电脑前坐下。客厅里电视机的光忽明忽暗。

我趁自己没改变主意，连忙登录电子邮箱。收件箱里有一封穆斯塔法的邮件。

我最亲爱的努里：

不知你是否离开了雅典，不知你和阿芙拉是否安好，我寝食难安。但愿你踏上了和我们相聚的旅程。今天下雨，下了一天，我想念沙漠和阳光，但这里并非一切不好，努里，你要是来看看就好了。这里的春天五彩缤纷，鸟语花香。我刚为学员办了为期一周的实践班。有一名学员是叙利亚妇女，她带母亲和儿子到的这里；有一名是刚果难民，他有在丛林采蜜的经验；还有一名阿富汗学员，她已经咨询怎么养第一只蜂后了！

我现在养了六箱教学用蜜蜂，这个项目蓬勃发展。这些蜜蜂很温和，不像叙利亚蜜蜂，我甚至不用戴防护用具割蜜。我懂它们，它们的调子变了才会蜇人。和它们亲密接触是一种曼妙无比的感觉，我逐渐了解了它们。黑蜂嗡嗡的歌声优美动听。听它们的歌声，阵阵蜜意会充满心田。

可这歌声常常让我想起我们失去的一切，我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你和阿芙拉。盼早日回复。

穆斯塔法

2016年5月11日

我打了一封复信，发送出去。

亲爱的穆斯塔法：

> 我和阿芙拉辗转到英国已有两个多星期，没尽快和你联系，是我不好。这一路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们现在在英国最南边的一家海滨客栈。我要待到通过面试，不知我们能否获准避难。我很担心，穆斯塔法，我担心被遣返。听说了你的项目，我非常高兴。盼望早日相聚。

努里

我回想着回信中冷冰冰的腔调，事实是我来了这么久却未曾和表兄联系。我来英国是因为穆斯塔法，我出逃雅典是因为他给我的希望和决心，可不知不觉中内心的黑暗已将我吞噬。

我又发了一封信：

> 穆斯塔法，我觉得不好。到了这里后，我心情沮丧，觉得我迷失在了黑暗中。

我正要退出邮箱，一封邮件弹了出来：

> 努里！你终于到英国了，我太高兴了。这不啻天大的喜讯！请告知你现在的地址。

我去卧室从信封上找到了地址，回到电脑桌前，抄好，发送出去。我没和穆斯塔法多话，此后也没收到他的回复。

我在扶手椅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色已晚，客厅空荡荡的。木门外传来弹子滚动的声音。我起初看不见穆罕默德，但随后发现他坐在桌子底下，身穿上次那件红T恤和蓝短裤。

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你在那下面干什么呀，穆罕默德？”

“这是我的家，”他说，“和《三只小猪》里一样的木头房子。你不记得你给我讲的故事了？”

“我给你讲过这个故事吗？我就给你讲过一个故事——青铜城市的

故事。这个故事我只给萨米讲过，那本书是我那天逛集市时在一个摊子上发现的。”他充耳不闻，只顾将弹子推过木头的裂缝，然后塞在地毯下。

“你喜欢我的家吗？这个家不像家里的房子那么容易倒。你看漂不漂亮，努里叔叔？”

我的脑袋一阵剧痛，突如其来的剧痛。我不得不站起身，闭上眼睛，手指使劲地按着额头。

穆罕默德拽了拽我的裤腿。“努里叔叔，你愿意跟我来吗？”

“去哪里？”

他将手塞进我的手里，拽着我走向前门。我刚打开门，就发现不对劲，眼前，建筑屋顶露出的天空闪烁，白一阵，红一阵；不远处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金属摩擦着金属，好像一个活物被拖至死；一阵风吹过，送来了烟火和焦煳味。我搀着穆罕默德的手穿过街道。残垣断壁犹如一具具躯壳，后方的天空亮如白昼。我们沿路走着。穆罕默德拖着脚走在尘土中。尘土太厚，我们就好像蹚过厚厚的积雪。街头随处可见被焚毁的汽车，废弃的阳台垂下一件件洗过的衣服，街头拦着横七竖八、低垂的电线，人行道上垃圾成堆。穆罕默德拽着我的手，一路向山下跑去，最后来到凯科河边。河水波涛滚滚，比往日阴沉。

“那些男孩原本就在这里。”穆罕默德说，“我穿的是黑衣服，他们看不见我，没把我扔进河里淹死。安拉保佑我。”他睁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抬头看着我。

“嗯，”我说，“准是的。”

“他们都在这里，”他说，“淹死了，沉在河底，上不来。”

我定睛细看，看见了水中的四肢和脸。黑暗中，我只能辨认出模模糊糊的轮廓，知道那是什么后，我退后一步。

“别，”穆罕默德说，“别怕。你不能不下去。”

“为什么？”

“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我们呀。”

我上前一步。河水浑浊，但我看得见水下扭动的影子。

“不行，穆罕默德，我不下去。”

“为什么？你怕了？”

“我当然怕！”

他笑了。“怕水的从来都是我呀！我们换换吧？”

他踢掉鞋，蹚进水里。

“穆罕默德，别！”他不理我，继续往前走。水没到了他的膝盖、大腿，最后没到了他的胸口。

“穆罕默德！你再不回来，我就生气了！”穆罕默德不理会。我上前一步，又上前一步，再上前一步，走到水没到我的大腿。不知什么东西擦着我的腿过去了，也许是一条鱼，也许是一条蛇。前方漆黑的水面下有个小东西闪闪发光，我舀起来捧在手里，原来是……

注释：

[1]雅典市中心的跳蚤市场。

[2]位于肯尼亚东北部，是全球最大的难民营。

[3]索马里主要的反政府武装组织。

[4]巴基斯坦官方语言之一。

钥匙

……被放在我的掌心。“你别客气。”蛇头说着，嘴一咧，露出一颗包银的牙。他住的公寓远离雅典市中心，紧邻海滨。公寓的电梯坏了，我们爬了三段楼梯。这是一套弥漫着陈年香料味的小公寓。

一条狭窄的走廊尽头，一间形状怪异、不对称的起居室通向三间卧室。每一扇窗户都正对着周围大楼的砖墙和通风系统。蛇头得体地自称康斯坦丁诺斯·福塔基斯。想不到他一个希腊人却能说一口地道的阿拉伯语，细看他的相貌和肤色，竟一时拿不准他是哪里人。

他给我的是卧室钥匙。地上铺了两张床垫，一张旧的毛皮地毯用作毯子。房间里有一股潮湿的气味，墙上挂着绿色的霉斑，通风孔嗡嗡作响。对面的大楼伸手可及，别的公寓排出的热和水蒸气聚集在两栋楼之间，卧室里也郁结了不少。

这地方睡觉不舒服，但比公园好一些。我不敢说是否安全，福塔基斯先生的神色让我很不安。也许是因为他沙哑、瓮声瓮气的笑，抑或是小拇指戴的那枚金图章戒指。比起在咖啡馆，他现在显得较为狂妄。但他热情好客，把我们当家人一样引进公寓，甚至硬要帮我们将行李提进卧室。他领我们去浴室，教我们用水龙头，因为热水经常会变成冷水。他一一介绍了冰箱里的食物，嘱咐我们想吃什么尽管拿，不必客气。我们俨然成了他的贵宾。一张绿色的小铜桌上放着一只掐灭的大麻烟蒂和一卷面额二十英镑的钞票，这证实了我要运送的是何种货物。

当天深夜，福塔基斯先生接待了两位客人。来客进门就往沙发上倒，像孩子一样捣鼓了好一阵遥控器。我觉得他们是一对兄弟，一位稍胖，一位稍高，但相貌无异，眉毛倒竖，鼻子比较长，两眼间距紧凑，仿佛吃了一吓。

晚上十点左右，福塔基斯先生吩咐我去送第一趟货。总共五个白箱子，分送到雅典五个不同的区。他将地址、发货单、收件人的姓名或绰号交给我，又给了我一部全新的苹果手机。手机只能用于工作，如果我

打了别的电话，他会知道。他另给了我一部车载充电器，并确保漫游开关是打开的，方便我用谷歌地图。

“开车小心，别撞了人。”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你没买保险，又没有驾照。”

正准备动身时，回头见阿芙拉躺在床上，手攥着房门钥匙紧紧地贴在胸口。我过去吻了她的额头，安慰她放宽心。她却将钥匙递给我。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我不解。

“我希望你把我锁在里面。”她说。

“为什么不将房门反锁？那样的话，你想出来还能出来。”

阿芙拉摇了摇头。“不行。”她说，“我希望你把我锁在里面。”

“我知道那几个男人靠不住，”我说，“但我觉得他们不敢造次。”

“行行好，”她说，“我不想拿钥匙。我希望你拿着，我想知道你保存着。”

“你当真？”我说。

“当真，我当真。”我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答应了她，将钥匙揣进屁股口袋。那天晚上，我不时摸一摸，确定它还在。钥匙让我惦记阿芙拉，提醒我她孤零零地在那间潮湿的卧室等着我。钥匙让我想起了砖墙、排气管和客厅里的几个男人。钥匙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决心，尤其是太阳出来前漫长的几小时。我沿着陌生的行车道驱车数英里，经过偏僻的村庄和小镇。她给我钥匙，恐怕是要我记着她，别撇下她，别开车远走高飞。

这是一个清朗的夜晚，繁星满天。第一个投递地点紧邻比雷埃夫斯港，离我们从莱罗斯岛乘船过来上岸的地方不远。我按卫星导航系统的指点拐进一条偏僻的小巷，小巷两旁的房屋整洁，都装了雨篷。一名男子早站在一棵橄榄树下，抽着烟等我。我下了车，打开白色货车，将箱子交给他。他嘱咐我稍等，然后走进一栋公寓楼，磨蹭了将近十分钟才出来，手里捧了一个装着另一个包裹的白包。他嘱咐我不要碰，也不要打开。东西少与不少，福塔基斯先生都有数。

早晨五点返回雅典市中心的时候，太阳正从海面冉冉升起，远处岛上隐约可见灰蓝色的山峦。我打开车窗，聆听沙沙的风声和涛声。不一会儿就驶离泛白的岸线，奔城里而去，左右随处可见涂鸦、鳞次栉比的公寓楼和影影绰绰的山峦。

回到蛇头的公寓，个个都还在睡。主卧传来阵阵的鼾声，两兄弟胳膊搭在对方身上，睡在沙发上。我打开门，走进卧室，阿芙拉兀自坐在床上等我。

“你没睡吗？”我问。

“没睡。”她搂着膝盖。

我挨着她在床上坐下来。“我回来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躺下？”她仰面躺下来，尽管卧室温暖、湿润，但她瑟瑟发抖。我懒得脱衣服，手捂着她的胸口，和衣一躺，听着她的心跳睡了过去。

我们一觉睡到半上午。厨房里盘盏和刀具叮当作响，吵醒了我不少次，可我硬逼着自己入睡。我不愿在这个世界醒来，我的梦好过现实。阿芙拉应该也有同感，因为她一直躺到我起床。

第二晚几乎和前一天晚上一样，除了一名男子的收件地点是一艘船。拿到货后，他驾船驶向茫茫大海中的一座小岛。

日子就这样过着，白天睡在阿芙拉身边，睁眼就能看见窗外的砖墙，耳边通风系统轰轰作响，晚上则在雅典和郊外走街串巷为陌生人送包裹。

三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这样过了一个月，早过了福塔基斯先生许下的日子。他说是在想办法解决我们的护照和航班。我有时候不相信他的鬼话，有时候想到他有朝一日将我们扫地出门，到头来一辈子困在雅典，回到阿瑞斯公园。对我来说，那里无异于地狱。

有一天，他敲响了我们卧室的门——那是下午时分，我正躺在阿芙拉身边打盹。我起床走进客厅，他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给阿芙拉的过氧化物染发剂，给我的剪刀、理发推和剃须膏。“我希望你们把自己收拾好，一会儿拍护照用的照片。”他宣布。

回到卧室，我解下阿芙拉的头巾，放开她的黑发髻，按盒子上的说明将她的头发分成几绺儿，然后抹上难闻的药膏。保持了四十五分钟后，去卫生间的水槽洗干净。我递给她一条毛巾，然后去客厅等她。福塔基斯先生泡了新鲜的薄荷茶——他在窗台上种了几盆药草，在潮湿的空气中长势似乎不错——我们坐着，用小杯子喝茶。

阿芙拉走出卫生间，乍一见恍若变了一个人。金黄的头发显得她更高挑了，颧骨也更加削立。尽管浅色的头发本应显得她皮肤更黑，可不知怎的，反而衬出她皮肤白皙，白得让我想到了灰烬和白雪。她的灰眼睛显得更深了，往我身边一坐，顾盼生辉。

“我闻到了薄荷味。”她说。福塔基斯先生端给她一杯，他的眼睛不离她左右。

“你像变了一个人！”他笑着说，“想不到一点小的点缀就能让人焕然一新！”他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让我很不舒服，第一天来这里时就有了。说话时，他镇定自若，却掩饰不住好色和贪婪的本性。

我剃了头发，刮了胡子，换上福塔基斯先生的一件浆得笔挺的衬衫。两兄弟中的高个过来为我们拍照。他让我们在从窗户透进来的阳光中摆好姿势，直到他觉得满意才按下快门。

晚上我继续送包裹。包裹太多了，久而久之，我经常能碰到同一位收件人。他们渐渐和我熟络，开始信任我，偶尔散给我一支烟。我昼伏夜出，看不见太阳，我和阿芙拉俨然成了一对夜猫子。

一个星期后，护照办好了。我们新取的名字叫格洛丽亚和布鲁诺·巴雷西。

“你们现在是意大利人。”福塔基斯说。

“如果人家问起怎么办？我们一句意大利语都不会说。”

“但愿别有这种事。你们从这里飞去马德拉[1]，然后从马德拉转机去英国。没人知道你们不会说意大利语。千万别说阿拉伯语！尽量闭上你们的嘴！”

日子和机票都定了。福塔基斯先生给阿芙拉买了一件上好料子的红

裙、一条瓦灰的围巾，围巾上绣着与裙子一色的红碎花。这身打扮漂亮而简单。他又送了她一件牛仔夹克、一个手包和一双新鞋。他给我的是一条牛仔裤、一条皮带、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和一件套头毛衣。他要我们穿上衣服，务必要装得真像那么回事。

“你们真是一对俊男靓女，”他笑着说，“看起来就像从杂志上走出来的。”

“我什么样子？”过后阿芙拉问正准备去送货的我。

“你都不像你了。”

“难看吗？”她问。

“不难看，”我说，“当然不难看。你一向是个美女。”

“努里，这下全世界都能看得见我的头发了。”

“还真看不见，”我说，“因为换了一个颜色。”

“人家能看得见我的腿。”

“那是格洛丽亚·巴雷西的腿，不是你的。”

她咧嘴笑了，眼睛却看不出笑意。

我们第二天出发，当天晚上的包裹比平日多。我将阿芙拉锁在卧室里，钥匙往咖啡桌上一搁，便开始清点包裹，一个一个从清单上划掉。这时候，福塔基斯进来告诉我去机场的安排。随后他帮我将盒子搬到楼下的货车上。快出雅典城的时候，我才发现忘了拿钥匙。我不能回头去取，因为要见十个人，时间都定好了。只要一个送晚了，后面个个都要晚。我只好赶路，尽量不去想阿芙拉。清晨回到市区，我才想起她。

回到公寓，我立即冲上螺旋楼梯，进了客厅，钥匙却不在我当初放的咖啡桌上。我们的房门紧锁。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

“阿芙拉，”我轻轻地喊了一声，“你睡了吗？你开开门！”我耳朵贴在门上，没有听到任何回答和动静，只好准备去沙发上补几小时的觉。我刚要躺下，就听见钥匙开锁的声音。门开了，阿芙拉站在门口。我盯

着她的脸，立即看出了异样。对面大楼反射的早晨的冷光照着她脸上的一道划痕，一道猩红的划痕，从左眼一直到颚骨。金发乱糟糟地堆在她脸上。这一刻，她不是我妻子。我认不出她了，她简直判若两人。不等我说话，她转身进了卧室。我一跃而起，连忙跟上去，紧紧地关上门。

“阿芙拉，出什么事了？”我问。她背对着我，蜷缩在床上。

“你不愿告诉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背，她却一缩，让开了。我躺在她身边，不去碰她，也不说话。到了半上午，她才开口。我始终未合眼。

“你真的想知道？”她问。

“当然。”

“因为我说不准你是否真的想知道。”

“我当然想知道。”

过了半晌，她才说：“他走进来——福塔基斯。我以为是你，因为是你锁的门。我不知道他有钥匙。他进来靠着我躺下，就是你现在躺的地方。我发现不是你，他一凑近，我就闻出了他的体味。我大声呼救，可他捂住我的嘴，他的戒指划破了我的脸。他说如果我不老实，你回来见到的就是一具尸体。”

她无须再多说什么。

-13-

海鸥在辽阔的蓝天飞翔，它们划过天际，一头扎进大海，又浮出海面，拍拍翅膀飞向天空，越飞越高，飞进天堂。一束五彩的气球腾空飞起，越来越小，消失在远方。周围人声嘈杂，不知谁捉住了我的手腕，摸我的脉搏。

“脉搏很强。”男子说。

“他在这里干什么呀？”一名背对阳光的女子问。

“也许无家可归吧。”

“可他为什么躺在水里？”

两个人都没问我，我也不觉得自己会说什么。男子放下我的手腕，拽着我的胳膊将我拖上沙滩，然后扭头走了。女人站在原地，低头看着我出神，好像我是一头海豹。她解下外套，替我盖上，又往我下巴下掖了掖。我想对她笑，却笑不出。

“不要紧了。”她说。她俯看我，声音哽咽，眼中有光。我想她也许在哭。

男子很快抱来几条毛毯。他帮我脱下湿漉漉的毛衣，为我裹上毛毯。片刻之后，我看见蓝色的闪光灯，几个人将我抬上一副担架，然后上了暖烘烘的救护车。救护车一路鸣着警笛，风驰电掣地穿过大街小巷。我闭上眼睛，听凭旁边的急救医生为我量血压。

一觉醒来，我发现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上连接着一台心电监护仪。邻床是空的。一位医生过来，她想要核实我的身份，想知道我为什么身子泡在海水里睡着了。她告诉我，被送入医院时我体温过低。

“我叫努里·易卜拉欣。”我说，“我过来多久了？”

“三天。”她说。

“三天！”我一骨碌坐起来，“阿芙拉要担心死了！”

“阿芙拉是谁？”

“我妻子。”说着，我去摸口袋，却发现我没穿裤子。

“我的手机呢？”

“我们没发现手机。”她说。

“我要联系我妻子。”

“你把电话号码和地址给我，我帮你联系。”

我说了客栈的地址和老板娘的姓名，我不知道电话号码。医生问了我许多问题：你是不是想过自杀，易卜拉欣先生？你记性可好？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经常忘事？你是不是每天丢三落四的？你是不是觉得糊涂、心烦意乱？我尽量如实回答。没有过。我记性好得很。不，不，没有的事。

他们为我做了脑部扫描检查，然后带我去吃午餐。午餐吃的是豌豆、土豆泥和一块无滋无味的烤鸡。我现在肚子是真饿了，将盘中的食物一扫而光。吃完饭，我坐在床上哼一首小时候母亲经常为我唱的歌。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我忘了歌词，但旋律轻柔舒缓。经过我病房门口的病人纷纷侧目。一位扶着齐默式助行架的老太太在我病房门口徘徊，我觉得她都学会了。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邻床躺着一位妇女。她怀有身孕，手扶着隆起的肚子。她也唱着这首歌，她记得歌词。

“你知道歌词？”我不解。

她脸转向我。日光灯下，她的脸黝黑、圆润、光洁。

“我从小就会。”她说。

“你是哪里人？”我问。

她不理我。她仰面躺着，手摩挲着肚子，嘴里哼着歌，仿佛对未出

世的孩子说悄悄话。

“我申请了避难，”她说，“但被拒了。我求爹爹告奶奶，就这样在这个国家待了七年。”

“你是哪里人？”我又问了一遍，可突然我的意识模糊了，只隐约听见她在说话，头顶柔和的灯光闪烁，渐至漆黑。

第二天早晨，病房静悄悄的，邻床空了。一位护士过来通知我，有人探视。她话音未落，我就看见摩洛哥人向我走来。

他在靠床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伸手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老头儿，”他说，“我们为你操碎了心。”

“阿芙拉在哪里？”

“她在客栈。”

“她还好吗？”

“你好好休息，我们晚点再聊。”

“我想知道她好不好。”

“你以为她怎么了？她以为你不在人世了。”

半晌，我们都没吭声。摩洛哥人不着急走，他靠着我的床，抚摸我的胳膊。他不打听我去了哪里，为什么睡在沙滩上；我也不说我半夜走进大海。他什么都不问，也不走。一开始我很恼火，因为我一心想哼那首摇篮曲。他一直在这儿陪我，一会儿后，我觉得安下心来。他的实在和沉默抚平了我的心绪。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书，自顾看了起来，时不时暗自发笑。他待到最后一位探视的人走了才离开，第二天一早又过来接我。他带来一包衣服。我脱下病号服，换上他带来的衣服。

“这是睡衣。”他说，“迪奥曼德说这是田径服。他说你穿这身衣服会舒服些。我搞不明白。你现在只好穿睡衣上街了。”

出院前，医生又过来看我。我坐在床沿上，她拿一块写字板坐在我对面，也就是那种探视的客人坐的椅子。摩洛哥人靠着窗户看楼下的停车场。

“易卜拉欣先生。”她将棕色的头发撩到耳后，欲言又止，“好消息是你的脑部扫描没问题，但鉴于发生的事和我们掌握的情况，我觉得你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强烈建议你咨询你的家庭医生。”她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完，然后瞥了一眼手中的写字板，轻轻叹了口气。她抬手看了一眼手表。“你能向我保证你办得到吗？”

“能。”我答道。

“因为我不愿你不爱惜性命。”她眼中是真正的关心。

“行，医生，我保证听你的话。”

***

我们乘公共汽车回客栈。到的时候已经是半上午了。老板娘戴一副明黄色的橡胶手套在客厅里掸尘，见我们回来，她忙不迭地迎上来。脚上那双厚底鞋踩得木地板咚咚直响。

“你想来杯好茶吗，易卜拉欣先生？”她雀跃着问。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的心思在天井。阿芙拉和阿富汗女人坐在樱桃树下的沙滩椅上，就在蜜蜂附近。法丽达看见我，对阿芙拉说了几句，然后起身让我坐下。

阿芙拉沉默了许久。她仰面迎着太阳。“我能看见影子和光了。”她说，“光线足的话，我甚至能看见树影。瞧！”她说：“把你的手给我！”

我将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往前凑了凑，迎着光，将我的手放在她的眼前，告诉我左右移动，让影子掠过她的脸。

“这是光。”她说着，然后笑了，“这是影子。”

我想告诉她，她的话有多让我开心。可我做不到。

“我还能看见颜色呢！”她说，“瞧！”她指着放在花园角落里的一只红水桶。“那是什么？一丛玫瑰？”

“那是一只水桶。”我说。

她放开我的手，低下头。我见她手指盘着那枚弹子，弹子滚过她的手掌和手腕。弹子中间的红叶片映着阳光，晶莹剔透。远处轻快的嗡嗡声越来越响，仿佛一群蜜蜂飞向这方水泥天井。

“我把你弄丢了，”我听她说，“我吓坏了。”一阵风吹过，摇落的花瓣绕着她翩翩飞舞。“幸好你回来了。”她声音里充满了悲伤。我看着弹子。

“你把穆斯塔法忘了。”她说。

“没，我没忘。”

“你忘了蜜蜂和花？我觉得你把这些都忘了。穆斯塔法日思夜盼着我们，你却绝口不提他。你深陷在一个异样的世界里。你魂不守舍，我都不认识你了。”

我不吭声。

“你闭上眼睛。”她说。

我依言闭上眼睛。

“你能看见蜜蜂吗，努里？你试着想象这样一幅画：阳光下，花丛中，蜂房、蜂巢里，成千上万只蜜蜂。你能看见吗？”

我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阿勒颇的田野，养蜂场金黄色的蜜蜂，接着是连片的薰衣草、石楠和穆斯塔法说的黑蜂。

“你能看见吗？”她问。

我不吭声。

“你以为看不见的人是我？”她反问。

我们沉默着坐了许久。

“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她说，“为什么不肯跟我说说你到底怎么

了？”

“你哪里来的穆罕默德的弹子？”我问。

她的手突然停住了。

“穆罕默德的弹子？”她说。

“对呀，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碰到的那个小男孩。”

她身子前倾，好似痛得吁了一口气。

“这是萨米的弹子。”她说。

“萨米的？”我不解。

“对呀！”

“可那是穆罕默德玩的。”

我不看她，可听见她又吁了一口气。

“我不认识什么穆罕默德。”说着，她将弹子递过来。

“就是那个落水的男孩。你不记得了？”

“没有男孩落水。一个女孩一直哭，她爸爸跳下海，她也跟着他跳下去。大伙儿七手八脚地将她捞上船，包上女人们的头巾。我记得清清楚楚。上了小岛后，烤火的时候她妈妈全都对我说了。”她将弹子推给我，催我拿着。

我勉强接过来。

“从伊斯坦布尔一路跟我们到希腊的那个小男孩，”我说，“穆罕默德，落海的那个小男孩！”

她无视我说的话，只是看了我一眼，但那一眼已经回答了我的疑问。

“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说。

“我以为你需要他。”她说，“这枚弹子是走的那天我在家里的地上捡的，就是那帮人砸烂我们家，把他的玩具扔了一地的那天。你不记得了？”

我摸黑穿过客厅上楼，沿走廊回卧室的途中，想起她最后的话。我向窗外望去，看她脸迎着太阳坐在一树花下，她的话依然萦绕在我耳畔。

“你不记得了？”

我不知道我还记得什么。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听空中隐约的蜂鸣。

睁开眼后，我翻身坐在床上，看到地毯上放着一把金钥匙。我捡起钥匙直奔走廊尽头的门。开锁推门，我又置身于高高的山顶。声音嘈杂，越来越响，充斥着我的大脑。我站在山顶，身后是我的家，山脚是浩阔的阿勒颇，纯玻璃的城市，碧玉砌的城墙，清真寺、集市、屋顶、远处的阿勒颇卫城，每一幢建筑物都有着闪亮的轮廓。一座夕阳下的鬼城。我左边一闪——一个孩子跑过，向山下的河边。他穿着蓝短裤和红T恤。

“穆罕默德！”我喊道，“别跑！”

我追着他穿街走巷，绕过街角，钻过拱廊和藤萝，一路跑向河边。有一小会儿，我跟丢了，但我继续往前走，最后看见他坐在河边的一棵酸橙树下。树生机盎然，果实累累。他背对着我。我走过去，挨着他坐在河堤。

我抬手搂住他的肩膀。他转过脸，那双眼睛，那双黑眼睛，变了，变亮了，变成灰色，清澈了，仿佛有了灵魂。他的面貌开始软化，开始变形，像一群蜜蜂，然后定住。我看清了他的表情、他的脸和眉眼。男孩坐在我身边，怯生生地看着我，他原来不是穆罕默德。

“萨米。”我喊了一声。

我好想抱抱他，可我知道他好似水中的倒影，一碰就会不见，所以

我静静地坐着。我发现这是他死的那天穿的衣服，红T恤和蓝短裤。他手拿弹子，脸转向玻璃城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一把钥匙。

“这是干什么用的？”我问。

“你给我的呀，你说它能打开一间不会倒塌的密室。”

他面前摆着乐高积木。

“你在做什么呀？”我问他。

“我在搭房子！”他说，“等到了英国，我们就住这栋房子。它不像这里的房子那么容易倒塌。”

我现在想起来了。我记得他躺在床上，害怕炸弹，然后我怎么给了他一把旧铜钥匙，它曾经能打开养蜂场的一间茅棚。我将钥匙塞在他枕头下，在这遍地废墟中，总要有一个让他觉得踏实的地方。

前方，阳光下的玻璃城市光彩熠熠，仿佛孩子画笔下的城市，铅笔勾勒的清真寺、公寓楼的轮廓。他从水里捧出一块石头。

“我们会掉进河里吗？”他睁着大大的眼睛抬头问我。这是他死前几个月问过我的话。

“不会。”

“像别人一样？”

“不会的。”

“可我的朋友说过，如果要走，我们必须过河渡海。如果过河渡海，我们会和人家一样掉进水里。我听说过他们的故事。风会打翻小船吗？小船会翻到海里吗？”

“别担心，就算船翻了，我们还有救生衣。不要紧。”

“真主——保佑——他会救我们吗？”

“会，真主会救我们的。”

这是萨米的原话。我的萨米。他又看了我一眼，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可他们砍那些男孩头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救呢？”

“谁砍他们的头呀？”

“他们排成一排等着的时候，他们没有穿黑衣服，所以才被砍头。你说是因为他们不穿黑衣服。我穿了黑衣服。你不记得了？”

“我们去散步的那天？”我说，“我们看见一群男孩站在河边的那天？”

“对呀，”他说，“我以为你忘了。你说只要我拿着钥匙，穿黑衣服，他们就看不见我；如果他们看不见我，我就能找到那间密室。”

我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我和萨米沿河边散步，看见一群少年沿河岸排成一排。

“我想起来了。”我说。

他沉默了，面露愁容，好像要哭出声。

“你在想什么呀？”我问。

“走之前，我想和朋友在花园里最后再玩一次，行吗？”

“行，”我说，“当然行。在那之后，我们再……”

注释：

[1]位于北大西洋中东部，属葡萄牙。

离开

……去月亮，去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除了这里，什么地方都行。可我们逃不出这个世界。哪怕死，都困在这个世界。阿芙拉靠窗而立，任我为她穿衣、打扮。她就像一个木偶，面无表情。唯独她的手指微微哆嗦，眼皮抽搐。她一声不吭，任凭我为她套上红裙，系上围巾，穿上鞋，她站在那里，好像换了个人。

如果在街上遇见，说不定我会和她擦肩而过，不问姓名。你完全看不透她的心思。外在也好，内心也好，阿芙拉全变了。我怕触碰到她的肌肤，一为她穿戴完毕，我立即让开。她往手腕和脖子上抹玫瑰香水，那种熟练令我很不舒服。这回我们真要走了，我们要远走高飞。远离战争，远离希腊，远离萨米。

福塔基斯先生安排人接我们去机场。此人不仅是司机，还负责送我们去机场，带我们见给我们护照和机票的人。等人的时候，福塔基斯先生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拿小杯为我们冲希腊风味的咖啡。我看他将咖啡壶放炉子上煮，我强忍住没去厨房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一把刀。我要剐了他。我要让他尝尝刀一点点扎进皮肉的滋味。可如果我报了仇，我和阿芙拉这辈子都休想走。如果我留他一条狗命，我们还有机会逃出去，尽管我的某部分将永远陷进这间公寓潮湿的四壁中。我以前做过帮凶，杀过一个人，我知道我下得了手。我盯着抽屉，想象我打开它，拿出刀。这事易如反掌。

“你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工人，安分守己。”

我的目光移向他的手，看他搅拌咖啡，然后笑着倒进三只小杯。

“你现在也许怀揣梦想，决心和坚强的意志真了不起。”他递给我一杯咖啡，端起另外两杯走进客厅，放在那张矮几上。他的目光落向阿芙拉。她坐在沙发上。我希望她做点什么，挠挠胳膊，或端起杯子，要不哭也行。可她呆坐在那里，好像心已经死了，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门外响起了门铃。福塔基斯先生帮我们把行李包提下楼，装进一辆银色梅赛德斯的后备厢。司机是一位健壮的希腊汉子，四十来岁，自我介绍叫马科斯。他靠在引擎盖上抽烟。

这是一个大晴天，朝阳装点着一栋栋建筑。建筑后镶金边的云朵下是内陆朦胧的山峦。天气微寒，公寓楼的庭院里鲜花盛开。

“我会怀念有你们在身边的日子。”福塔基斯先生抿嘴笑了。

我们要走。他要活命。

我们坐上车后座，车启动了。我向后车窗外望去，福塔基斯先生目送我们离开。我转身面向前方，努力忘记他的脸。车穿过雅典的大街小巷，阳光下这座城市看起来有点陌生。这几个星期，我了解它，几乎是在晚上，或是在太阳驱散黑暗的凌晨。如今，我见到了它的本来面目，汽车，车水马龙，讨生活的行人。马科斯打开收音机，放了一段希腊音乐，然后开始播早上九点的新闻。他调高音量，一边听一边摇头、点头。他摇下车窗，把架在车窗上的胳膊肘伸出窗外，几根手指扶着方向盘。他那随意自在的样子令我啧啧称奇。新闻一结束，他从后视镜不放心地瞥了我们一眼。

“到机场后，”他说，“我打开后备厢，你们去取行李。然后跟我走，要始终确保相距十米远。别跟得太近，也别跟丢了。一定要记住。我带你们去男卫生间。阿芙拉在外面等。有人在那儿等我们。你在卫生间等，等人都走空了，你上去敲三下门。”

我点了点头。他变道看都不看后视镜。

“听明白了没有？要不要我再说一遍？”

“听明白了。”我说。

“好。到了希思罗机场，一定要把你们的护照和登机牌扔到最近的垃圾桶。等三小时，然后向当局自首。明白了没有？”

“明白。”我说。

“一定要把它们扔了。你们一定要等满三小时，可以长，但不能短。不要说你们乘的航班。”

他从储物箱取出一管口香糖，递给我一片。我婉谢了。

“你妻子呢？”他问。阿芙拉平静地坐着，两手放在双腿间，嘴唇紧闭，有几分像安吉丽姬。如果不知道她失明，你会以为她在看窗外的风景。

“幸好你们有钱。”他说。后视镜中他的眼睛笑了。“为了去英国，大多数人不得不辗转整个欧洲，吃尽千辛万苦。有了钱，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是我的老话。没有钱，你一辈子颠沛流离，只为了去你要去的地方。”

我正要说我不敢苟同，我们一路颠沛流离，吃尽了他想不到的苦头，告诉他这一路伤透了阿芙拉的心。可话说回来，他说的也对。没有这笔钱，我们前方还有很长的路。

“此话不假，马科斯。”我说。车沿海滨疾驰而去，他手指敲着方向盘，深吸一口气。

到了机场，我们听从马科斯的嘱咐取下行李，跟着他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始终盯着马科斯的灰西服。我远远看他站在男卫生间外。他停留了片刻，确信我看见他才转身离开。我走进卫生间。一名男子在小便，一间更衣室内有人。我等那人完事。他不紧不慢地洗手，照镜子。然后又一名男子带儿子进来。他们好久才完事，我一度以为卫生间会一直人流不息，我要在里面困几小时，但卫生间很快人走一空。我按马科斯的指点敲了三下门，一名男子走出更衣室。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

“努里·易卜拉欣？”他问。

“对。”我确认。

他将登机牌和护照交给我，仅此而已，然后扬长而去。

此后全靠我们自己。

登机的路上，我们始终一句话不说。先办理登机手续，然后过安检。过了安检门，将行李放在传送带上扫描。我心提到了嗓子眼，人也不自在起来，太在意脸上的表情。我不希望表现得战战兢兢的，我不敢看保安，生怕他们看出端倪，可又觉得这反而让我显得心虚。阿芙拉将

手塞进我的手里，可摸着她的皮肤，与她靠得太近，我浑身不自在，于是退了一步。

很快，我们就拿到包，然后走向免税店。我们在那里等了一小时，后面又延误了半小时。我买了两杯咖啡，然后一路闲逛，假装漫不经心地看橱窗，一直逛到广播叫我们到27号登机口。

到了登机口，我们挨着一对带两个孩子的夫妇找了两个座位，两个孩子在玩手机游戏。我暂时放松肩膀，觉得一切顺利。我看着埋头打游戏的小男孩，他比萨米小，背一个彩色背包，坐下了都不肯放下来。

阿芙拉安安分分，我险些忘了她的存在。我内心希望她凭空消失，希望旁边的座位没有人。一局游戏结束，小男孩举起双手。这时候，我注意到登机口一阵骚动。五名警官正与一名乘务员说着什么，只见他越来越紧张不安。一位警官四下扫了一眼，我连忙低下头，小声嘱咐阿芙拉不要慌张。然后抬头不经意地一瞥，好巧不巧地与那位警官四目相遇。我以为完了，我们败露了，我们要回去了。可回哪里？回什么？

几位警官穿过登机口，走进候机厅。我屏住呼吸，心中默默祈祷。看他们向我们走来，从我们跟前走过，然后走向靠窗的最后一排座位。四名男女青年突然一跃而起，惊慌失措地抓起包，想要跑，可惜无处可逃。四个人被请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忍住不去看。一行人从我跟前经过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名小伙子哭了，他抬起手背揩脸，可滚滚的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踢到了我的包。他停下来看我。警官推着他往前走。我永远都忘不了他悲痛的表情和眼中的惊恐。

我和阿芙拉在登机口出示登机牌和护照。那女人看了看，抬头分别瞥了我们一眼，然后祝我们旅途平安、愉快。

我们登上飞机，入座。我闭上眼睛，听着喧哗声和周围人的对话，听安全须知，等飞机引擎轰鸣。阿芙拉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放。

“我们要出发了。”我听见她小声说，“努里，我们要去和穆斯塔法相聚了，我们安全了。”我还没明白过来，飞机就起飞了，升入浩瀚的蓝天。我们终于走了，离开了。

-14-

一觉醒来，已是晚上。我睡在储物柜里，头顶着真空吸尘器，身上盖了一件衣服，背下塞着鞋和靴子。我爬起身，沿走廊走去。房客们都已入睡。摩洛哥人鼾声如雷。经过他的房间，看到门把手上吊着他的铜怀表。我凑近去细看蚀刻在表壳上的花和珍珠母表面，刻在表盘上的缩写字母是AL。时间定格在四点。迪奥曼德的房门大开。他侧身而卧，被子松松地披在身上。我轻手轻脚地走进他漆黑的房间，伸手摸他的背，希望能摸到翅膀，那两个紧缩成一团的球从他的黑皮肤中卷曲出来。可我摸到的不是皮肤变形形成的脊，而是沿肩胛骨突出的两大块伤疤。可能是烧伤吧。我眼中涌满泪水，只得咽下。我想到他，内心满怀梦想。

他翻过身，叹了口气。“妈妈。”他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

“我是努里。”我小声说，“你的门开着，被子掉了，我怕你受凉。”

我为他盖上被子，又掖了掖。他嘟哝了几句，又沉沉睡去。

我下楼打开玻璃门，伫立在月光下的天井里。传感器感应到我，灯亮了。蜜蜂趴在一株蒲公英上睡了。我摸了摸它的绒毛，轻轻地，免得惊扰了它的好梦。想不到它在这个小小的天井也能活下来，把这里完全当成家。我看它栖在花丛中，旁边是一汪糖水。它已经学会了不靠翅膀生存。

我现在终于明白穆罕默德不会再来了，我明白他是我臆想出来的。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寒意深入我的肌肤，我想象天井阴影下他那小小的身子。我对他的记忆至今长存我的心里。在我心中某个隐秘的角落，他还占着一席之地。原来占据我心中的是萨米。我记得我将他抱上床，掖好被子，在那间铺着蓝地砖的卧室。我坐在床头为他读我在市场上淘来的那本童书。他眼睛闪烁，充满了期待。我一边看，一边将英语翻译成阿拉伯语。

“谁愿意用草建房子呀？”他笑着说，“要是我就用金属，世界上最硬的金属，造宇宙飞船的那种！”

他喜欢抬头数天上的星星，编故事。感应灯灭了，我在暗中呆坐了一会儿，抬头望着漆黑的天空。现在我只剩下记忆了。风送来了阵阵海腥味，树叶颤动，我仿佛又看见了他。在我的脑海中，萨米在阿勒颇花园中的树下玩耍；在我们山上的家中，他将虫子放进玩具卡车的车斗，带它们去兜风。

“你在做什么呀？”我问他，“你带它们去哪里呀？”

“它们没有腿，我不能不管它们。我要开车带它们去月亮上！”

那晚，一轮满月高悬蓝天。

我走向我们的卧室。阿芙拉头枕着手睡着了。床头柜上放着一幅画。我拿起画，觉得一时透不过气。她画的是天井中水泥地上的那棵樱桃树，枝丫盘虬，花瓣是浅粉色的。这回色彩没有弄错，线条和阴影也不那么歪曲。湛蓝的天空飘着缕缕云彩，白鸟飞翔。树下是一幅素描，几乎看不见：铅笔勾勒出男孩柔和的轮廓，笔触柔和流畅，呼之欲出。他属于这个世界，却又不尽然。他的T恤上有淡淡的红色，能看出来阿芙拉想着色，最后又作罢了。尽管画得模糊，我却能清楚地看见他仰脸迎着太阳。

我爬上床挨着她，打量她凸凹有致的身体，同时回想起大楼闪烁的轮廓。

我伸出手，许久以来第一次抚摸她，我的手沿着她的胳膊摸到她的臀。我当她是最薄的玻璃，生怕她在我的指尖下破裂。她叹了一口气，向我挪了挪，尽管是睡着的。我这才发现我以前多么不敢碰她。

太阳冉冉升起，晨曦照亮了她美丽的脸庞，她眼角细细的皱纹，尖翘的下巴，鬓角的黑发，圆润的脖子，一直延伸到胸脯的柔软肌肤。但一下秒，我恍若看见他压着她，强迫她，她眼神中的恐惧，发不出声的惊叫，捂住她嘴的手。我想起我忘在蛇头公寓咖啡桌上的钥匙，我想起我驱车穿过雅典的大街小巷，没有返回。我现在不住地哆嗦。我拼命想摆脱这种想法。我发现我忘了去爱她。我摸着她的身体，摸着她脸上的皱纹，她的肌肤，摸着这道从脸颊一直通往她内心深处的伤疤。这些无

不是我们走过的路。

“阿芙拉。”我说。

她叹了口气，微微睁开眼睛。

“是我不好。”

“哪里不好了？”

“我不该忘了钥匙。”

她一言不发，只是张开双臂搂住我。我闻到了玫瑰香，接着感觉她依偎在我的怀里痛哭。

我往后仰了仰，以便看清她，悲伤和记忆、爱和失，在她眼中迸发。我吻她的眼泪，咂摸其中的滋味，然后咽进肚子。我接受她能看到的一切。

“你把我们娘儿俩忘了。”她说。

“我知道。”

随后，我吻她的脸，吻她的身体，我的指尖摸遍她的每一寸肌肤，每一条皱纹，每一道伤疤；摸她见过、记得、经历的一切；然后头枕着她的肚子，让她抚摸我的头，抚摸我的头发。

“我们可以再要孩子，”我说，“有朝一日。他们不会经历萨米的苦难，我会为他们讲萨米的故事。”

“你不愿忘了他？”她问。

她沉默了，那一刻我能听见她腹中的心跳。

“你还记得他多么喜欢在院子里玩吗？”我说。

“当然记得。”

“他推着装在玩具卡车车斗里的那条虫子，真的以为能带它走。”

她咯咯地笑了，我也跟着笑了。她的笑声仿佛纷纷落地的硬币，在她体内荡开。

“我给他买了一张世界地图，”我说，“他用石子扮一家人，送他们出叙利亚。他见过我和穆斯塔法对着地球仪筹划我们的路线。”

“他不知道怎么将石子送过河！他一向怕水。”她说。

“我以前只能在水槽为他洗头！”

“还有你快到家时他扒着窗户等你的样子。”说完，她叹了口气，睡着了。她的内心世界平和了，平静如水。

大清早有人按门铃，可无人回应，门铃响了一遍又一遍。过了半晌，才传来脚步声。光听声音就知道是摩洛哥人。他在楼梯口歇了口气才下楼，楼梯板在他的脚下吱吱嘎嘎地响。门开了，然后传来含混的对话，似乎是一个嗓音低沉的男人。我刚走到楼梯口，就听到了我的名字，我的全名，响亮而清晰。

“努里·易卜拉欣！我是来看努里·易卜拉欣的。”

我穿着睡衣，光着脚走下楼梯，背对朝阳而立的分明是穆斯塔法。我眼前闪过一幕幕回忆：他父亲在大山里的家，他祖父为热烘烘的面包抹上蜂蜜，我们去林中观察蜜蜂采蜜走过的一条条小路，他母亲的龛位和她灿烂的微笑，我们不穿防护服待在蜜蜂飞舞的养蜂场，我父亲可怜巴巴的神情和佝偻的身子，我母亲手执的红绢扇写的“缘分”——促成两个人人生交集的神秘力量——和我们的养蜂场，春光明媚的原野，成千上万只蜜蜂，熏蜂群的雇工，大伞下的聚餐……纷纷闪现在我的眼前，仿佛我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努里。”他颤着嗓子只说了一句，我立即泣不成声，浑身哆嗦。我觉得永远都停不下来，隔着模糊的泪眼看见穆斯塔法走向我，他抓住我的肩膀，紧紧一握，然后一把抱住我。他为我带来了异乡的味道。

“我就知道你会来。”他说，“我知道你能行。”

说完，他退后一步打量我。我泪眼模糊，看见他热泪盈眶。他脸色苍白，苍老了许多，眼角和嘴角周围的皱纹更深了，白发也添了许多。

我们面对面站着，两个被生活压垮的男人、兄弟终于在他乡重聚。摩洛哥人站在一旁看着。我这才注意到他，注意到他眼中的哀伤，不知所措地绞着指头。

“我去为你们泡茶？”他操着家乡口音的阿拉伯语说，“你从哪儿来的？你准是大老远过来的吧？”

“我从约克郡来的，”穆斯塔法说，“英格兰北部。我乘的晚班车。我之前走过的路可比这段路长多了。”

我领着穆斯塔法进了客厅，我们默默坐着。穆斯塔法绞着手欠身坐在扶手椅上，我坐沙发。他看向门外的天井，又收回目光盯着我。他张了张嘴，但话没说出口，最后我们俩同时说。

“你最近好吗，努里？”他问。

“你愿不愿意来？”他眼巴巴地问。

“那还用说。”

“因为我一个人干不了，情况不同了。”

“我能走到这里，”我说，“那我也能走到约克郡。”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在约克郡的？”他说。想了想又说：“你在邮件中说你不好？”

这时候，过道传来脚步声，是阿芙拉。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穆斯塔法眼睛一亮，站起身，一把抓住她的手，然后将她揽在怀里，搂了许久。我听见她吐了一口气，仿佛穆斯塔法的到来终于释去了压在她心头的重负。

今天天气晴好，我们来到天井。

“我看得见绿树了。”阿芙拉眼睛含笑，“在那儿——”她指着紧挨篱笆的石楠，“我看得见浅粉色，有时候会看得更清晰。”

穆斯塔法为她感到高兴，比我还要开心。摩洛哥人端来茶。穆斯塔法为我们介绍他的蜂房。

“阿芙拉，”他说，“你会喜欢那里的。达哈卜和阿雅盼着你去呢。那里到处是花、薰衣草和石楠田，蜜蜂从私人花园、出租地和铁路两旁采蜜。你能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我带你去。等天气转暖，我们去散步，我带你去看蜜蜂采蜜的地方。那里有一家卖哈发糕[1]和果仁蜜饯千层酥的店。”他又像孩子一样乐呵呵地说。可我听得出他未说出口的无奈，我了解他，他的言下之意是：事情必须到此为止，我们再也承受不了任何损失。

随后，他点上一支烟，咬着烟嘴，一边抽一边介绍实习班筹备组、他的学员和养蜂人协会。

“等你们来了，努里要和筹备组协助我，我们要分蜂群，建新蜂房。”他说着抬头瞥了我一眼，用语言和手势营造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看得出，他想给我一个盼头。穆斯塔法总是给我盼头。

我站在玻璃门口，远远地看着他们。我想起那个从不存在的小男孩，他驱散了萨米走后留在我心头的阴霾，填补了我的空虚。有时候，我们产生如此逼真的幻觉，以免深陷绝望中。

“有朝一日，”我听穆斯塔法说，“有朝一日，我们要重返阿勒颇，重建养蜂场，焕发蜜蜂的生机。”

不过，让我重新打起精神的是阿芙拉的脸。她站在这个小小的花园里，恍若置身于穆斯塔法在阿勒颇的家的天井中，她眼中充满了忧伤和希望，充满了忧郁和阳光。

她抬头望天。樱桃树花丛中，有三只戴胜鸟栖在枝头，它们头顶着威风凛凛的羽冠，晃着弯弯的长喙，扑扇着花斑翅膀查看周围的环境。它们来了，从东方迁徙到了这座滨海小镇。

“你看见没？”我听她说，“它们来找我们了！”

我们仨抬头望去。那一刻，它们张开黑白相间的双翼，飞上无边的天空。

注释：

[1]源于土耳其，用芝麻、面和蜜糖做的点心。

致谢

感谢为我讲述自己经历和遭遇的所有人以及拓宽我眼界的难民，感谢在法罗斯为我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的孩子们，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感谢雅典法罗斯希望中心，感谢你们出色的工作，感谢你们接纳我，感谢你们接受我的帮助。感谢你，埃利亚斯，感谢你那天在布赖顿为我讲述你一路上的艰难困苦。感谢你，里亚德·阿尔索斯教授，幸得你的鼓励；我还要感谢你们一家人的盛情款待，带我认识蜜蜂和嗡嗡项目。谢谢你，我的阿拉伯语老师易卜拉欣·奥斯曼，你耐心听我朗读，并且提出宝贵的建议。

感谢支持和鼓励我坚持写作的家人、朋友和同人。我要对父亲、约塔、基里和马里奥道一声谢谢，谢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玛丽、罗德尼、西奥、阿西娜和基里亚科斯，你们所做的一切，我无法用语言表示感谢。谢谢安东尼和玛丽亚·妮古拉的建议。还有我的好朋友克莱尔·博尔，谢谢你的见解、建议和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玛丽安娜·拉里奥斯，谢谢你不离不弃。路易斯·埃万耶卢，谢谢你愿意倾听和提出富于创意的点子，还要感谢克里斯叔叔的耐心和帮助。感谢罗斯·阿特菲尔德和西莉亚·布雷菲尔德博士两位良师。感谢伯娜丁·埃瓦里斯托、马特·索恩和达尔吉特·纳格拉的支持。理查德·英格利希，谢谢你和我谈有关写作、人生和所有的一切。安索拉、萨纳西斯、卡特琳娜和康斯坦丁诺斯·卡夫达、玛丽亚和亚历克西斯·帕帕，我要向这几位在雅典帮助过我的亲人道一声谢，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去雅典的航班上幸会马修·赫特，谢谢你给我的建议。对萨勒马·卡斯玛尼，我要大声对你道一声谢谢，谢谢你不厌其烦地审读我的手稿，给我绝妙的建议和洞见。感谢你，斯图尔特，感谢你一路陪伴我历经坎坷和波折。

谢谢我的出版商邦尼尔·扎弗尔，特别是凯特·帕金，谢谢你一直支持我。玛格丽特·斯特德、费利斯·麦基翁、费兰切斯卡·拉塞尔和佩尔明德·曼，我没忘记你们。谢谢你，阿尔祖·塔赫辛，谢谢你敏锐的编辑眼光和建议。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代理人玛丽安娜·冈恩·奥康纳，你的信任让我

永不言弃，感谢你的爱心、支持和一路上的陪伴。谢谢维姬·萨特洛，你的帮助给黑夜带来了光明、鲜花和甜蜜。还有你，艾利森·沃尔什，谢谢你对稿件提出的建议。

一路走来的经历、有幸遇到的人、所见所闻，改变了我看世界的角度。

以下是一封作者来信。

亲爱的读者：

2016年夏天和2017年夏天，我两赴雅典，在一家难民救助中心担任志愿者。难民每天源源不断地涌入希腊，不知所措，担惊受怕，他们多半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在他们人生遭遇大难的时候，我很高兴能尽一份绵薄之力，这段经历也拓宽了我的眼界。

我发现人渴望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有语言障碍，但他们渴望说，渴望别人倾听、看见。孩子们喜欢画画。他们画气球、树木，以及树下的帐篷和尸体。这些画和故事令我心绪难安。可这都是事实，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回到伦敦，我希望淡忘我的所见所闻和恐惧，可事与愿违，我始终忘不了。我觉得应该写一篇小说，借小说讲述这些孩子、这些家庭的遭遇和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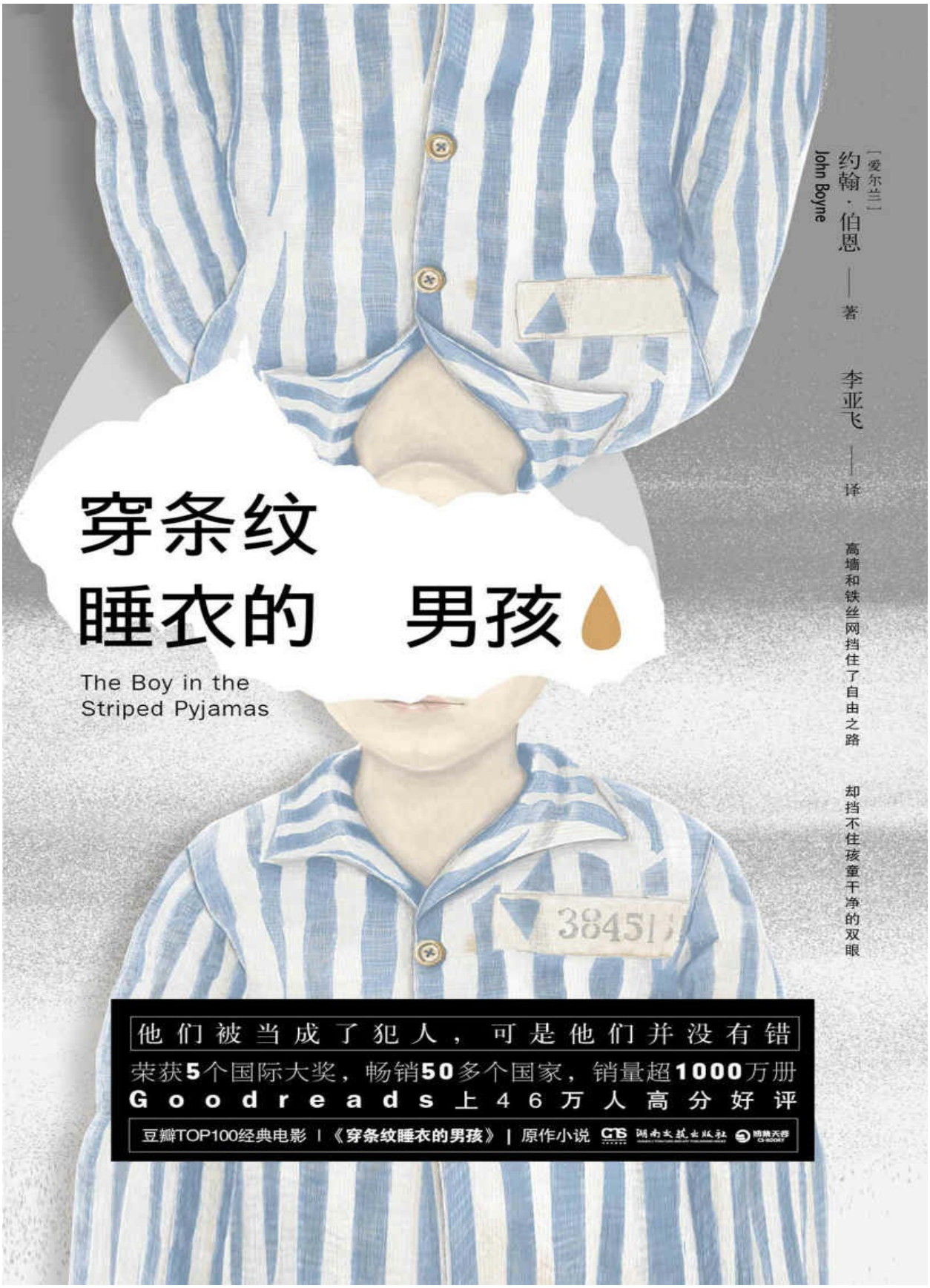
我常常自问："看见"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阿芙拉重振精神，这位目睹儿子丧生的女人，这位因炸死儿子的炸弹失明的女人。我后来碰到一位曾在叙利亚养蜂的汉子。他辗转来到英国，建蜂房，传授难民养蜂技术。蜜蜂象征着脆弱、生命和希望。小说的主人翁努里是一位自豪的父亲和养蜂人。种种变故后，他努力与被击垮的妻子阿芙拉沟通。她悲痛欲绝，眼睛又看不见了，他要找她回来。她不愿离开阿勒颇，她深陷在自己的悲伤中。而努里深知，只有远走他乡，他们才能活命。只有愿意看，愿意感觉彼此的存在和爱，他们才能踏上生存和重生的道路。

《阿勒颇养蜂人》是一部虚构作品。努里和阿芙拉这两个人物，是我在陪伴那些辗转到达希腊的孩子和家庭的过程中，一步步构思的。我写过一篇故事，说明我们失去太多的时候，如何与我们最在乎的人相处。《阿勒颇养蜂人》讲述的是永失至爱，但也讲述了寻找爱和光明的故事。这是我在雅典大街小巷和难民营看到的、

听到的。

克里丝蒂·莱夫特里

如果想详细了解克里丝蒂和她的作品，想加入克里丝蒂·莱夫特里的读者俱乐部，请猛戳：
www.beekeeperofaleppo.com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yjamas

[爱尔兰] 约翰·伯恩 John Boyne ——著

李亚飞 ——译

高墙和铁丝网挡住了自由之路

却挡不住孩童干净的双眼

他们被当成了犯人，可是他们并没有错

荣获5个国际大奖，畅销50多个国家，销量超1000万册

Goodreads上46万人高分好评

豆瓣TOP100经典电影 |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 原作小说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作者：【爱尔兰】约翰·伯恩
译者：李亚飞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ISBN：9787540493806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Booky New Media
博集新媒

目录
CONTENTS

序曲
布鲁诺的发现
Part 1 笑容灿烂的爸爸
新家
不可救药的孩子
窗外的世界
“绝对的禁区”
薪水太高的女佣
妈妈抢功劳
愤怒的奶奶
Part 2 开始探险
曾经的探险
铁丝网另一边的男孩
“圆叟”
什穆埃尔的答案
一瓶酒导致的悲剧
Part 3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完美的谎言
他不该这么做
头发风波
妈妈坚决要走
最后的探险
第二天的经历
尾声
终曲

序曲

布鲁诺的发现

一天下午，布鲁诺放学回到家，他惊讶地发现家里的女佣玛丽亚——那个总是低垂着脑袋、视线从不曾离开地毯的女人——正站在他的房间里，把他衣柜里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放进四个大木箱子里。就连那些他藏在衣柜后面、不为人知的东西也不例外。

“你在干什么？”他尽量用一种礼貌的语气询问女佣，虽然一回家就看到别人乱翻自己的东西令他很不高兴，但是妈妈总是告诉自己要尊重玛丽亚，不能像爸爸那样对她说话：“别用你的手碰我的东西！”

玛丽亚摇摇头，用手指向布鲁诺身后的楼梯，他的妈妈出现在了那里。她身材高挑，长长的红发用发网盘在脑后。她紧张地把双手拧在一起，似乎有些事情令她无法开口，又或者发生了什么她根本无法相信的事情。

“妈妈，”布鲁诺说着，朝她走了过去，“怎么回事？为什么玛丽亚在翻我的东西？”

“她正在把这些东西打包。”妈妈解释说。

“把东西打包？”布鲁诺问道。他的脑海中飞快地闪过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细想着自己有没有淘气，或是大声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以至于自己要被送走。然而，他一无所获。事实上，过去这几天他在所有人面前的行为举止都很得体，他根本想不起自己犯了什么过错。“为什么？”他又问，“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这时，妈妈走进了她的房间，而管家拉尔斯正在那里将她的东西打

包。她叹了口气，失落地摊开手，然后走回楼梯间。布鲁诺跟在她身后，他一定要把事情给弄明白。

“妈妈，”他继续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搬家吗？”

“跟我到楼下来，”妈妈说着，领着他朝楼下的大餐厅走去，上周“圆叟”[1]刚在那里吃过晚餐，“我们去那儿谈。”

布鲁诺跑下楼，甚至跑到了妈妈前面，妈妈还没走到餐厅，他就已经在那里等她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地盯着妈妈看了一会儿，心想她今天早晨一定没有好好化妆，因为她的眼睛比平时红，就跟自己犯了错、惹上麻烦之后哭鼻子一个样。

“你不用担心，布鲁诺。”妈妈说着坐了下来。上周和“圆叟”一起用餐的那位美丽的金发美女当时就坐在这把椅子上，爸爸关门时，她还朝布鲁诺挥了挥手。“事实上我们要去进行一次探险。”

“什么样的探险？”布鲁诺问，“我要被送走吗？”

“不，不只是你，”妈妈说。她想了想，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我们都会被送走。你爸爸和我，还有格蕾特尔和你，我们四个都会被送走。”

布鲁诺思考了一会儿，不由得皱起眉头。他并不在意格蕾特尔会被送走，因为她实在是个不可救药的孩子，只会带来麻烦。但是全家人都要和她一起被送走，这似乎有点不公平。

“可是去哪儿呢？”布鲁诺问，“我们究竟要去哪儿？为什么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为了你爸爸的工作，”妈妈解释道，“你知道这有多重要，不是吗？”

“是的，我当然知道。”布鲁诺说着，点了点头，因为家里总是有很多访客——男士都穿着气派的军装，女士都随身带着打字机，布鲁诺从不敢伸出脏兮兮的手去碰那些打字机。这些人对爸爸都非常客气，他们说爸爸很受重视，“圆叟”一定会对爸爸委以重任的。

“某些时候，当一个人很重要，”妈妈继续说，“他的上级就会派他去某个地方，因为那儿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他去做。”

“什么样的任务？”布鲁诺问。说句老实话，他一直以来完全不知道爸爸的工作是什么。

有一天在学校里，大家谈论起各自的爸爸。卡尔说他爸爸是卖蔬菜的，布鲁诺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因为他爸爸的蔬菜店就在小镇的中心。丹尼尔说他爸爸是一位老师，布鲁诺知道这也是真的，因为他爸爸给那些年纪大一些的男孩上课，布鲁诺见到那些大男孩时，总是躲得远远的。马丁说他爸爸是一名厨师，布鲁诺知道这同样是真的，因为他爸爸有时候会来学校接马丁，而他总是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和格子围裙，就好像刚从厨房里走出来一样。

当他们问起布鲁诺的爸爸的职业时，布鲁诺张开嘴想要告诉他们，却突然间意识到他根本不知道，只好说他爸爸很受重视，“圆叟”有很多重要任务委派给他，对了，他还总穿着一身非常气派的军装。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妈妈说。她犹豫了一会儿，又说：“这项任务需要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来完成。你能够明白，对吗？”

“那我们都要去吗？”布鲁诺问。

“我们当然都要去。”妈妈说，“你也不想让爸爸一个人孤零零地去那儿开始他的新工作，对吗？”

“我当然不想。”布鲁诺说。

“假如我们不和爸爸一起去，他会非常想我们的。”妈妈又说。

“他会最想谁呢？”布鲁诺问，“是我还是格蕾特尔？”

“他对你们的想念一样多。”妈妈说，她坚信对待孩子不能偏宠任何一方。布鲁诺很尊重妈妈的态度，尤为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才是妈妈最爱的孩子。

“可我们的房子怎么办？”布鲁诺问，“我们走了，谁来照看我们的房子？”

妈妈叹了口气，把整个房间环顾了一遍，就好像再也不会见到这座房子一样。这座房子很漂亮，总共有五层。库克在地下室准备各种食物。玛丽亚和拉尔斯总是坐在桌边争吵个不停，他们还用别人想不到的绰号来称呼对方。顶楼的小房间有一扇斜窗户，如果布鲁诺踮起脚，紧抓住窗框，他可以从这里看见整个柏林。

“我们得暂时把房子锁起来，”妈妈说，“不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

“那库克怎么办？”布鲁诺问，“还有拉尔斯和玛丽亚怎么办？他们就不住在这儿了吗？”

“他们会和我们一起离开。”妈妈解释说，“好了，你问的问题已经够多了。或许你应该上楼去帮玛丽亚收拾你自己的东西。”

布鲁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是哪儿也没去。他还有一些问题要问妈妈，这样他才能弄明白整件事情。

“那地方有多远？”他问，“我是说爸爸新工作的地方。超过一英里[2]远吗？”

“哦，我的孩子。”妈妈笑了，不过她的笑容有些奇怪，因为她看起来并不开心。她转过身去，似乎不想让布鲁诺看到她的脸。“是的，布鲁诺。”她说，“那里超过了一英里远。事实上，比一英里远多了。”

布鲁诺睁大了眼睛，他的嘴巴变成了O形。他感觉到自己的双手在向两边伸展，一旦对什么事情感到惊讶，他就会这么做。“你该不会是说我们要离开柏林吧？”他问道。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简直无法呼吸了。

“恐怕是这样的。”妈妈说着，悲伤地点了点头。“你爸爸的新工作——”

“那怎么上学呢？”布鲁诺打断了妈妈，他知道这样做不好，但是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会原谅他的，“还有卡尔、丹尼尔和马丁怎么办呢？当他们想要跟我一起玩的时候，他们知道去哪儿找我吗？”

“你得暂时跟你的朋友们告别了。”妈妈说。“不过我相信你会和他

们再见面的。还有，不要在妈妈说话的时候插嘴。”她又说道。尽管这个消息来得既突然又令人失落，但是依照家里的规矩，布鲁诺也不应当表现得不礼貌。

“跟他们告别？”他问道，同时一脸惊讶地看着妈妈。“跟——他们——告——别？”他结结巴巴地重复了一遍，好像他的嘴里塞满了刚刚嚼碎的饼干，还没有咽下去。“跟卡尔、丹尼尔、马丁告别？”他又说了一遍，那声音几乎是喊出来的，而在家里是不允许这样的。“可他们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三个朋友！”

“你会认识其他朋友的。”妈妈一边说，一边用手在空中随意地挥舞了一下，好像对一个男孩来说，要结交三个好朋友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可是我们一起制订了很多计划呢。”布鲁诺提出了抗议。

“计划？”妈妈问，她的眉毛扬了起来，“什么样的计划？”

“这可不能说。”布鲁诺说道。事实上，布鲁诺根本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计划。他们的计划无非制造一些事端，尤其是几周之后，学校就要放暑假了，他们就能去实践这些计划。

“对不起，布鲁诺。”妈妈说，“你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了。我们别无选择。”

“可是，妈妈！”

“布鲁诺，够了。”此时妈妈的声音变得严厉，她还站了起来，这表明她真的生气了，“事实上，上周你还在抱怨这儿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只是不喜欢现在每天晚上都要关上所有的灯。”布鲁诺说。

“每个人都必须这么做。”妈妈说，“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不过谁知道呢，或许我们搬走以后会更安全一些。现在，我要你上楼去帮助玛丽亚将你的东西打包。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这可真得感谢某人。”

布鲁诺难过地点了点头，走开了。他知道“某人”是大人们用来指代“爸爸”的词，但他自己可不敢这么说。

他慢慢地走上楼梯，一只手握着扶手，心想爸爸新工作的地方、那个新家是不是也有这么好的楼梯扶手。这座房子的楼梯扶手从顶楼，就是那个他只要踮起脚、抓紧窗框就能看见整个柏林的小房间，一直延伸到了底楼，直通向两扇橡木大门。布鲁诺最喜欢顺着楼梯扶手从顶楼一直滑到楼下，滑的时候还会发出“呼呼”的声音。

顶楼下面那一层是爸爸妈妈的房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卫生间，可是他们不许布鲁诺进去。

再下一层就是他自己的房间，以及格蕾特尔的房间，这层楼还有一个小卫生间，不过布鲁诺很少使用。

滑到底层的时候，他就会从楼梯扶手上飞落下来，要么平稳着地，要么由于动作失误被扣掉五分，然后他就会再来一次。

楼梯扶手是这座房子里最好的东西，而且，爷爷奶奶就住在这附近，想到这儿，布鲁诺不禁想知道爷爷奶奶是不是也要搬到爸爸的新工作地点，因为他们总不能丢下爷爷奶奶不管呀。没人需要格蕾特尔，因为她是个不可救药的孩子——或许把她留下来看守房子更好，至于爷爷奶奶就另当别论了。

布鲁诺慢慢地爬上楼梯，走向自己的房间，走进去之前，扭头看了看楼下，发现妈妈走进了爸爸的书房。那里正对着餐厅，是一个“绝对的禁区”。他听见妈妈在非常大声地说话，直到爸爸的声音盖过妈妈，他们的谈话才停止。接着书房的门关上了，布鲁诺再也听不见里面的声音。布鲁诺这时想到，他最好还是回到房间，自己打包行李，因为玛丽亚很可能会把衣柜里的所有东西胡乱地塞在一起，包括那些他藏在衣柜后面、不为人知的宝贝。

---

[1] Fuhrer（元首）和fury（狂怒、暴怒）发音相近，布鲁诺误将Fuhrer听成了fury，故此处为意译。

[2] 1英里约合1.6公里。

Part 1
笑容灿烂的爸爸

新家

当布鲁诺第一眼看见他们的新家时，他瞪大了双眼，嘴巴又成了一个O形，他的两只胳膊也不由自主地伸展开了。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和以前的家截然不同，他不敢相信全家人将要住在这里。

他们在柏林的家位于一条僻静的街道，街道两边有几座大房子，那些房子和他们家一样，看上去很漂亮，但又不完全相同。住在那些房子里的孩子有一些和布鲁诺是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玩耍；另一些是坏孩子，布鲁诺则和他们保持距离。可是，眼前的这个新家周围空荡荡的，这就意味着附近没有其他家庭居住，也就没有其他孩子会和他一起玩，不仅仅交不到朋友，就连个坏孩子也碰不上。

柏林的家非常大，尽管已经在那里住了九年，布鲁诺还是能够时不时地发现一些自己未曾探寻过的地方，其中甚至有几个房间，例如爸爸的书房，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然而，眼前的这个新家只有三层：顶楼是三间卧室，但只有一个卫生间；底层是一间厨房、一间餐厅和爸爸的新书房（布鲁诺暗想：新书房一定和以前的书房一样被列为“绝对的禁区”了）；地下室则是用人们的居所。

柏林的家周围尽是街道和一些大房子。只要你走到市中心，就能看到人们悠闲地散着步，他们有时候还会驻足闲聊几句；也有一些人大步流星，一刻也不愿意停留，因为有一大堆事情等待着他们去做。那里还有很多敞亮的商店，果蔬摊前放满了卷心菜、胡萝卜、花椰菜和玉米。有些摊位上堆满了韭菜、蘑菇、芜菁和豆芽，有些则堆放着生菜、青豆、小胡瓜和萝卜。有时候他喜欢站在这些货摊前，闭上眼睛，吸一吸

这些蔬菜的香气，那种甜蜜和充满生机的气味交织在一起，总是让他沉醉不已。可是新家的周围没有任何街道，没有悠然漫步或是匆忙奔走的人群，也没有商店和果蔬摊。当他闭上眼睛，只能感受到空旷和阴冷，就好像站在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一片荒野之中。

柏林的街头随处可见桌椅，有时候他和卡尔、丹尼尔、马丁放学回家，会看见男男女女坐在那儿，他们喝着带泡沫的饮料，大声地说说笑笑。坐在那儿的人一定都很有趣，布鲁诺总是这么认为，因为不管他们说什么，总是会有人笑。但是这个新家让布鲁诺觉得死气沉沉，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发笑，也没有什么让人感到高兴。

“我觉得搬到这儿来是一个坏主意。”在到达新家几小时后，布鲁诺说。这时候玛丽亚正在楼上，打开行李箱，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往外拿。（玛丽亚并不是新家唯一的女佣，这里还有三个骨瘦如柴的女佣，她们互相说话时总是轻声细语的。此外，还有一个老头每天为他们备菜，还在餐桌旁为他们服务，他看上去愁眉不展，甚至有一点点怨气。）

“我们不能奢望。”妈妈一边说，一边打开了一个盒子。盒子里装了一套玻璃杯，总共六十四只，这是她和爸爸结婚时，爷爷奶奶送给她的礼物。“某人已经为我们决定好了一切。”

布鲁诺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索性装作没听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坏主意。”他又说了一遍。“我想最好的选择就是忘掉这件事，现在立马原路返回。我们要‘引以为戒’。”这是他刚学会的一个成语，他打算尽可能多用。

妈妈微笑着，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我要告诉你另一个成语，”她说，“叫作‘随遇而安’。”

“我可不这么想。”布鲁诺说，“我想你应该告诉爸爸你改主意了。要是今天剩余的时间我们不得不待在这儿，留在这儿吃晚餐，晚上睡在这儿，也都不要紧，因为我们太累了。但是明天一早我们就该起床，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下午茶的时间返回柏林了。”

妈妈叹了口气。“布鲁诺，你为什么不上楼帮玛丽亚把东西都拿出来呢？”她问道。

“可是并不需要把东西都拿出来啊，假如我们明天就返回……”

“布鲁诺，照我说的去做！”妈妈打断了布鲁诺。很显然，她可以打断布鲁诺，但是布鲁诺绝不能打断她。“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在可预见的未来，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只能随遇而安，你明白我说的了吗？”

布鲁诺不明白什么是“可预见的未来”，于是他询问妈妈这句话的意思。

“意思就是现在我们就要住在这里了，布鲁诺。”妈妈说，“别再多说什么了。”

布鲁诺觉得自己的胃里一阵翻腾。他感到体内有某种东西正在滋生，这种不可名状的东西从他身体的最深处往外扩张，他想大声喊出来，这整件事情都是错的、不公平的，总有一天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的。他还想大哭一场。他不明白眼前的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过去的一切都让他感到非常满意，他可以在家里玩，有三个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还可以顺着楼梯扶手往下滑，踮起脚眺望整个柏林，现在他却被困在这座阴冷、破旧的房子里，面对着三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女佣，还有那个愁苦中透着怨气的侍者，这里没有一个人看上去会变得高兴。

“布鲁诺，我希望你上楼去收拾东西，现在就去。”妈妈用一种并不友好的语气说道。他知道妈妈是认真的，于是转过身，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他感觉到自己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了，但是他决定不让眼泪落下来。

他走上楼去，慢慢地转了一圈，希望能够发现一扇小门或者一个小洞，可以进行一次有趣的探险，但是他没有收获。这层楼只有四扇门，每边两扇，正对着。一扇门通向他自己的房间，一扇门通向格蕾特尔的房间，一扇门通向爸爸妈妈的房间，还有一扇门通向卫生间。

“这不是我的家，永远不是。”他小声嘟哝着走进房间，发现自己的衣服全都散落在床上，装着玩具和书的箱子还没有被打开。显然玛丽亚做事没有分清主次。

“妈妈让我来帮忙。”他平静地说。玛丽亚点了点头，指向一个大包，那里面装着他的袜子、背心和短裤。

“你可以把它们归好类，然后放进那个柜子的抽屉里。”她说着，指了指房间里的一个很不起眼的柜子，柜子旁边是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

布鲁诺叹了口气，打开行李包，里面满是他的内衣，现在他只想钻进包里，并希望再爬出来的时候，发现梦醒了，他又回到了原来那个家里。

“你觉得这里的一切怎么样，玛丽亚？”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问道。他一直很喜欢玛丽亚，把她当作家庭的一员，尽管他爸爸说她只是一个女佣，而且薪水太高了。

“哪里？”玛丽亚问。

“这里。”他觉得自己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你不觉得我们犯了个天大的错误吗？”

“这话可不是我能说的，布鲁诺少爷。”玛丽亚说，“你母亲应该已经向你解释过你父亲的工作了——”

“哦，我已经厌烦听到他的工作了。”布鲁诺打断了她，“总是这些话题，都离不开爸爸的工作，要是爸爸的工作意味着我们必须离开家，离开可以滑行的楼梯扶手，还有三个一生中最好的朋友，那么我觉得爸爸应该重新考虑他的工作，不是吗？”

这时，外面传来“嘎吱”一声，布鲁诺抬头看见爸爸妈妈房间的门微微打开了。他吓了一跳，一时间动都不敢动。妈妈还在楼下，这就表示爸爸在那儿，他或许听到了布鲁诺刚刚说的一切。布鲁诺盯着那扇门，几乎要窒息了。他担心爸爸会走出来，把他带到楼下，狠狠地训斥一番。

门又打开了一点，出现了一个人影，不过那并不是爸爸。是一个比他爸爸年轻许多的男人，也没有爸爸那么高，但是他和爸爸穿着同样的军装。他看起来非常严肃，帽子紧紧地扣在他的头上。从他的鬓角来看，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不过那颜色有些不太自然。他手里拿着一个盒子，正向楼梯那边走去。当他发现布鲁诺看着他时，他停了下来，把布鲁诺上下打量了一番，好像他从未看见过小孩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布鲁诺——是吓唬吓唬，还是当作没看见，或者干脆一脚把布鲁诺踢下楼梯去。幸好，他只是快速地冲布鲁诺点了点头，接着就走了。

“他是谁？”布鲁诺问。这个年轻人看上去非常严肃、忙碌，因此布鲁诺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我猜他是你父亲的一个士兵。”玛丽亚说。当那个年轻人出现的时候，她站直了身体，像祷告一样把双手放在胸前。不过她还是注视着地板，不敢看他的眼睛，好像担心直视他会让自己变成石头。当他走后，玛丽亚才如释重负。“我们很快就会认识他们的。”

“我觉得我不喜欢他。”布鲁诺说，“他太严肃了。”

“你父亲也很严肃。”玛丽亚说。

“是的，可他是父亲。”布鲁诺解释说，“父亲就应该严肃，不管他是蔬菜店老板、老师、厨师，还是司令官。”他列举了自己知道的一个父亲会从事的所有体面的、值得尊敬的职业，这些他都已经想过上千次了，“我不认为刚才那个人是一位父亲，尽管他确实非常严肃。”

“他们都有一份非常严肃的职业，”玛丽亚叹了口气，“或者说他们都是这么想的。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离这些军人远远的。”

“我完全同意你说的。”布鲁诺悲伤地说，“除了格蕾特尔，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和我一起玩，可那有什么意思呢？她是个不可救药的孩子。”

他觉得自己又要哭了，不过他还是忍住了，他不想让玛丽亚觉得自己像个小宝宝一样。他看了看房间四周，可眼睛并未完全离开地面，他正试图寻找一些有趣的东西。但什么都没有，或者说他还没有发现。接着，有一样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正对着门的那一角的天花板上有一扇窗户，一直延伸到墙面，有点像柏林的家顶楼的那扇窗，只是没有那么高。布鲁诺看着那扇窗，心想自己是不是不用踮起脚就能看见窗外的一切。

他慢慢地走向那扇窗，希望可以看见在柏林看见的一切：周围的街道，坐在桌边喝着泡沫饮料、讲着有趣故事的人们……他脚步非常慢，因为他不想失望。可毕竟这是一个小男孩的房间，他很快就走到了那扇窗前。他把脸贴着窗户玻璃，望向了窗外。他的眼睛又瞪了起来，嘴巴变成了O形，不过这一次他的双手紧贴着身体两侧，因为眼前的景象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寒意，还有不安。

不可救药的孩子

布鲁诺确信，把格蕾特尔留在柏林看房子会更好，因为她什么用也没有，只会带来麻烦。事实上，布鲁诺在许多场合都听人说过她“生来就只会惹麻烦”。

格蕾特尔比布鲁诺大三岁，自打布鲁诺记事开始，格蕾特尔就一再向布鲁诺申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尤其是他们俩之间的事情，都由她说了算。布鲁诺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有点害怕格蕾特尔，可是如果他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他一直都在努力这么做），他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就像所有当姐姐的一样，格蕾特尔身上有一些坏毛病。比如说早晨她会霸占卫生间很长时间，根本不管布鲁诺在外面急得团团转，最后布鲁诺只能绝望地离开。

她房间的置物架上放着各式各样的洋娃娃，当布鲁诺走进她的房间时，就会被这些洋娃娃包围，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洋娃娃们的监视。布鲁诺相信，如果他趁着格蕾特尔不在，偷偷溜进她的房间探险，等她回来后，这些洋娃娃一定会把他做的一切向格蕾特尔报告。格蕾特尔还有几个令人讨厌的朋友，她们就爱捉弄布鲁诺，如果换作布鲁诺比她们大上三岁，他绝不会这么做。格蕾特尔的每一个朋友都喜欢趁妈妈和玛丽亚不在的时候捉弄他、吓唬他。

“布鲁诺没有九岁，他才六岁。”一个长得像大怪物的女孩总是抑扬顿挫地这样说，她还喜欢绕着布鲁诺手舞足蹈，用手戳他的肋骨。

“我不是六岁，我九岁了。”布鲁诺抗议着，想要离开。

“那你为什么这么矮？”“大怪物”问，“所有九岁的孩子都比你高。”

这是事实，正说到了布鲁诺的痛处。他比班里的其他男孩都要矮，这件事一直让他很失落。事实上他的个头只到其他人的肩膀。每当他和卡尔、丹尼尔、马丁一起走在街上时，人们总是误以为他是他们其中一

个人的弟弟，而事实上他的年龄在他们当中排第二。

“所以说你肯定只有六岁。”“大怪物”坚持这么说。这时候布鲁诺就会跑到一边，做伸展运动，希望明天早晨醒来时自己已经长高了一两英尺[1]。

所以说，离开柏林实际上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布鲁诺再也不会受她们欺负了。也许他不得不在这个新家待上一段时间，甚至一个月那么久，但是当他回家时就已经长高了，她们再也不能捉弄他了。这么一想，他的心里好受多了，或许这就是妈妈说的“随遇而安”吧。

他没有敲门，就一头跑进了格蕾特尔的房间，看见她正在把各式各样的洋娃娃往一排排置物架上放。

“你来这儿做什么？”格蕾特尔大声说道，边说身体还边转着圈，“进女士的房间得先敲门，你知道吗？”

“你该不会把所有的洋娃娃都带过来了吧？”布鲁诺问，他已经习惯了忽略姐姐的提问，只顾自己说。

“那是当然。”格蕾特尔回答，“你不会以为我把它们都留在家里了吧？那怎么行？我们可能要过好几周才能回去呢。”

“几周？”布鲁诺的语气中似乎带着失望，不过暗地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他本以为自己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月，“你真是这么认为的吗？”

“嗯，我问过爸爸了，他说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都会留在这里。”

“‘可预见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布鲁诺说着，在她的床边坐了下来。

“就是从现在开始，好几周。”格蕾特尔说，她还故作聪明地点了点头，“也许得三周吧。”

“那就好。”布鲁诺说，“只要熬过‘可预见的未来’就行了，不用待上一个月。我讨厌这里。”

格蕾特尔看着自己的弟弟，发现他们的意见第一次达成了一致。“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她说，“这里看上去不怎么样，是吧？”

“简直糟糕透了。”布鲁诺说。

“嗯，是的。”格蕾特尔表示同意，“现在确实糟糕透了。不过如果把这房子适当地装饰一下，或许看起来就不会这么糟糕了。之前住在‘赶出去’[2]的人很快就丢了工作，所以都来不及好好装饰一下这座房子。”

“‘赶出去’？”布鲁诺问，“‘赶出去’是什么东西？”

“‘赶出去’不是什么东西，布鲁诺。”格蕾特尔叹了口气说，“‘赶出去’就是赶出去。”

“好吧，那‘赶出去’是什么意思呢？”他又问，“什么是‘赶出去’？”

“是这座房子的名字。”格蕾特尔解释道，“这里叫‘赶出去’。”

布鲁诺想了想。他在外面没有看见这座房子的名牌，房子的前门上也没有字。他们在柏林的房子也没有名字，那座房子只是叫“4号”。

“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些不耐烦地问道，“什么被‘赶出去’了？”

“我猜是在我们之前住在这里的人被‘赶出去’了。”格蕾特尔说，“一定是之前住在这里的人工作得不够好，于是有人说把他‘赶出去’，让能够做好这项工作的人住进来。”

“你指的是爸爸？”

“当然。”格蕾特尔说，她总是喜欢说起爸爸，好像爸爸从来都不会犯错，也不会发火一样。在她睡觉之前，爸爸总是过来亲她，跟她说“晚安”。老实说，如果不是为搬家这件事而感到难过，布鲁诺也会承认爸爸对自己还是挺好的。

“所以我们来到了‘赶出去’，是因为有人把之前住在这里的人赶出去了？”

“说得对，布鲁诺。”格蕾特尔说，“现在请你从我的床罩上下来，你把它弄乱了。”

布鲁诺从床上跳了下来，“砰”的一声，双脚踩在地毯上。他不喜欢自己落地时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很空洞，于是他立刻做了决定，以后不要在屋子里跳来跳去，否则这座房子很有可能塌掉。

“我不喜欢这儿。”这句话他说了上百次。

“我知道你不喜欢。”格蕾特尔说，“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不是吗？”

“我想卡尔、丹尼尔，还有马丁了。”布鲁诺说。

“我也想希尔达、伊索贝尔和路易丝。”格蕾特尔说。布鲁诺努力回想着这三个女孩中谁是那个“大怪物”。

“我觉得这里的小孩看起来一点都不友好。”布鲁诺说。格蕾特尔正要把一个看起来非常吓人的洋娃娃放在架子上，听到这句话，她立刻停了下来，转身盯着布鲁诺。

“你刚才说什么？”她问。

“我说我觉得这里的小孩看起来一点都不友好。”布鲁诺又说了一遍。

“这里还有其他小孩？”格蕾特尔问，她的声音听上去充满了困惑，“什么小孩？我没看见其他小孩呀。”

布鲁诺环顾了格蕾特尔的房间。这里也有一扇窗户，不过由于这个房间在过道的另一侧，和他的房间正对着，从这扇窗户只能看到相反的方向。为了不表现得太明显，他装作漫不经心地向窗户边走去。他把手插在短裤口袋里，用口哨吹起了一段他熟悉的旋律，故意不看姐姐。

“布鲁诺？”格蕾特尔问道，“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疯了吗？”

布鲁诺继续吹着口哨、迈着步子，他还是不看格蕾特尔，一直走到窗户边。他的运气不错，这扇窗户很低，他刚好可以看见外面。他望向窗外，看见了他们来这儿的时候坐的那辆车，旁边还有三四辆车是爸爸的士兵开的，他们这会儿正站在一旁，边抽烟，边说笑着，偶尔也会紧张地朝房子这边看上一两眼。除此之外，从这扇窗户还能看见一条马路，以及远处的一片森林，那里看起来似乎很适合探险。

“布鲁诺，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吗？”格蕾特尔问。

“那里有一片森林。”布鲁诺只顾自己说，完全不理会格蕾特尔的问题。

“布鲁诺！”格蕾特尔有些恼火，她飞快地朝布鲁诺跑过来，吓得布鲁诺向后一跳，脊背紧贴着墙壁。

“怎么了？”他假装不知道格蕾特尔在说什么。

“其他小孩，”格蕾特尔说，“你说他们一点都不友好。”

“他们只是看起来不友好。”布鲁诺说，他不希望在还没有见面的情况下，仅仅根据外表判断别人，妈妈已经一再向他强调过这一点。

“可那些小孩是什么人？”格蕾特尔又问，“他们在哪儿？”

布鲁诺笑着走出房门，他还示意格蕾特尔跟着他。格蕾特尔放下手里的洋娃娃，正要跟布鲁诺走，不过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她拿起那个洋娃娃，将其紧紧地抱在胸前，走向布鲁诺的房间。进门时，玛丽亚刚好从房间里飞奔出来，她的手上好像还拎着一只死耗子，格蕾特尔差点被她撞倒。

“他们就在那边。”布鲁诺说，他走到自己房间的窗户前，看向外面。他只顾看外面那些小孩，根本没有回头看格蕾特尔有没有进来。不一会儿，他几乎忘了格蕾特尔的存在。

格蕾特尔离窗口还有几步远，她也非常想亲自看看。可是布鲁诺说话的口气，还有他看向窗外的眼神，突然让她感到有些害怕。布鲁诺从来都骗不了她，所以现在她确定布鲁诺不是在装腔作势。现在布鲁诺站在窗户前的样子，使她有些迟疑，她不知道要不要去看那些小孩。她倒吸了一口气，默默地祈祷“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快点到来，好让他们回到柏林，她不希望像布鲁诺说的那样，等上一个月。

“怎么了？”布鲁诺转过身来，看见姐姐站在门口，抱着洋娃娃，两条金色的辫子对称地落在肩膀上，他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拽住，“你不想看看他们吗？”

“当然要看！”她嘴上这么说，迈向布鲁诺的脚步却有些犹豫。“你站到一边去。”她说着，用胳膊肘把布鲁诺挤开了。

这是他们搬到“赶出去”的第一个下午，天气十分晴朗。当格蕾特尔看向窗外的时候，太阳刚好穿过了云层。过了一会儿，格蕾特尔适应了外面的光线，太阳又被云层遮住了，这时，她看见了布鲁诺说的那些孩子。

---

[1] 1英尺约合0.3米。

[2] 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的最大的一座集中营，有数百万人在此惨遭德国法西斯杀害，因而被称为“死亡工厂”。该集中营距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是波兰南部奥斯威辛市附近几十座集中营的总称。本文中，格蕾特尔和布鲁诺误将“Auschwitz”听成了“Out-With”（赶出去）。

窗外的世界

首先，他们并不是小孩，至少不都是小孩。他们当中有小男孩、大男孩，另一些人看年纪可能是爸爸、爷爷，也许还有叔叔，还有一些人孤零零的，似乎没有亲人。总之，什么样的人都有。

“这些是什么人？”格蕾特尔问。她嘴巴张得大大的，就像这几天布鲁诺表现的那样。“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布鲁诺如实说道，“不过这里不如我们家好，这一点我很确定。”

“怎么没有女孩？”她问道，“还有他们的妈妈、奶奶呢？”

“她们可能住在另一个地方吧。”布鲁诺回答。

格蕾特尔同意这个观点。她不想再继续盯着外面，却无法将自己的视线移开。她从自己房间的窗户向外看去，看到的是一片森林，那儿看上去有点阴暗。不过如果森林里有一片空地，倒非常适合野餐。可是，从这边的窗户向外看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近处的风景还是挺美的，布鲁诺房间窗户的正下方有一个花园。花园很大，开满了花，看上去很整齐，似乎有人打理，他们知道在这里种花是最好的选择。这就像是冬夜薄雾弥漫的荒野上，一座大城堡的角落里点燃的一根蜡烛。

花丛中有一条漂亮的小路，路边放着一张长木椅，格蕾特尔想象着在阳光下看书的场景。长椅顶部挂着一块牌子，但是距离太远了，她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长椅正对着房子，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不过此时，格蕾特尔已经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就在距离花园和长椅大约二十英尺远的地方，一切又截然不同了。一道长长的铁丝网将这座房子与远处隔开。铁丝网向两边无限延伸，几乎看不到尽头。铁丝网高高的，比他们住的房子还要高，每隔一段距

离，就有一根像电线杆一样的木柱子，用来支撑铁丝网。铁丝网的顶部缠绕着螺旋状的铁丝，形成无数个带刺的铁丝球。望着眼前的景象，格蕾特尔感觉不寒而栗。

铁丝网的另一边没有草地，确切地说，在目所能及的地方见不到任何绿色植物。那边就像是一片沙漠，她只看到那里有几座矮矮的小木屋，还有散落在四周的高大的长方形建筑物，远处还立着一两根烟囱。她张开嘴巴想要说些什么，却意识到无法用任何言语表达自己的震惊，于是她默默地闭上了嘴巴。

“你看到了吗？”布鲁诺在房间的角落里问道。他看上去非常高兴，因为不管那是什么地方，不管那些是什么人，都是他最先发现的，而且他随时都能看见，因为那些景象就在他的房间外面，而不是在格蕾特尔的窗外。那些景象都属于他，仿佛布鲁诺是那里的国王，而格蕾特尔只是他卑微的臣民。

“我不明白，”格蕾特尔说道，“是什么人建造了一个这么难看的地方。”

“嗯，的确很难看。”布鲁诺表示同意，“我觉得那些小木屋只有一层，你看，那些小木屋真矮啊。”

“一定是现代风格的建筑，”格蕾特尔说道，“爸爸讨厌现代风格的东西。”

“那爸爸肯定不怎么喜欢那些房子。”布鲁诺说。

“没错。”格蕾特尔说。她站在那儿看了很久。她今年十二岁，被公认为班上最聪明的女孩之一，所以她紧咬嘴唇、眯着眼睛，试图弄明白眼前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然而，她所能想到的答案只有一个。

“这里一定是农村。”格蕾特尔说着，得意扬扬地转身看着弟弟。

“农村？”

“对，这是唯一的解释。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我们柏林的家是在城市，所以那里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房子，学校里也有很多人。如果在周六的下午去市中心，你只能在人群里挤来挤去。”

“是哦……”布鲁诺说着，点了点头，他努力想跟上姐姐的思维。

“但是我们在地理课上学过，农村到处都是农民和动物，地里种满了粮食，他们就住在这么大的地方，为我们提供粮食。”她再次看向窗外空旷的场地及小木屋之间的空地。“一定是的，这里就是农村。我们可能是来这里度假的。”她又满怀希望地说道。

布鲁诺思考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我觉得不是。”他的语气非常肯定。

“你才九岁，”格蕾特尔反驳道，“你怎么可能明白？等你到了我这么大，你就会知道的。”

“也许吧。”布鲁诺说。虽然他年纪更小，但是他不认为这会让他更容易犯错。“可是如果这里是农村，你说的那些动物去哪儿了？”

格蕾特尔张开嘴巴想要回答，可是想不出合适的答案，于是她再次看向窗外，努力搜寻着，却什么都没看到。

“如果这里是农场，就应该有牛、猪，还有羊和马，”布鲁诺说，“更不用说鸡和鸭了。”

“可什么都没有。”格蕾特尔同意他的说法。

“如果他们在这里种粮食，像你刚刚说的，”布鲁诺继续说道，语气中带有一丝得意，“那我想这里应该好看得多，对吧？我不觉得在这么脏的地方可以种出粮食来。”

格蕾特尔再次看着窗外，点了点头，因为她还不至于愚蠢到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固执己见。

“这里可能确实不是农场。”她说。

“不是农场。”布鲁诺说。

“也就是说，这里也不是农村。”她说。

“对，不是农村。”布鲁诺回应道。

“也就是说，我们来这里也不是度假的。”她总结道。

“我觉得不是。”布鲁诺说。

布鲁诺坐到床上，此时他希望格蕾特尔可以坐在他的身边，抱着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告诉他迟早他们会喜欢上这里，到时候他们就不会想回到柏林了。可格蕾特尔仍然望着窗外，不过她并没有看那些鲜花、小路，还有挂着牌子的长椅；也没有看高高的铁丝网、木柱子、铁丝球、硬邦邦的地面、矮矮的小木屋及远处的烟囱。她看的是那群人。

“他们是什么人？”她小声问道，似乎不是问布鲁诺，而是在向别人寻求答案，“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布鲁诺站起身来，随后他们俩第一次肩并肩地站在了一起，望着离他们的新家不到五十英尺的地方。

到处都是人，有高有矮、有老有少，所有人都走来走去。有些人整齐地站成几排，双手紧贴身体两侧，昂首挺胸。他们面前站着一个士兵，士兵的嘴快速地一张一合，似乎正冲他们大喊大叫。有些人排成了一列，推着独轮车，从营地的一边走向另一边，最后消失在小木屋的后面。有些人静静地站在小木屋附近，低头盯着地面，似乎在玩一种不愿意被点到名字的游戏。也有一些人拄着拐杖，额头上缠着绷带。还有几个人拿着铁锹，被一群士兵带到某个地方，最后消失不见了。

布鲁诺和格蕾特尔看到了好几百人，不过远处还有很多小木屋，营地也延伸到看不到尽头的地方，所以那里至少有几千人。

“他们住得离我们好近呀。”格蕾特尔皱着眉头说，“在柏林，我们住的那条美丽、安静的街道上，总共只有六栋房子，可这里有这么多房子。爸爸的新工作为什么会在这么肮脏的地方呢，而且还有这么多邻居？真是不明白。”

“你看那儿。”布鲁诺说。格蕾特尔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远处一座小木屋附近出现了一群小孩，他们挤在一起，有一群士兵对着他们大声喊叫，士兵们的喊叫声让那群小孩靠得更近了。接着，一名士兵朝他们冲过去，然后他们就分散开了，孩子们似乎是按照士兵的命令站成了一排。看到他们这样，士兵们开始放声大笑，还鼓起了掌。

“这一定是在搞什么演习。”格蕾特尔猜测，不过她忽视了一个事实，有一些小孩好像在哭，甚至有几个和她年龄相仿的也不例外。

“我告诉过你这儿有小孩。”布鲁诺说。

“可我不想跟他们一起玩。”格蕾特尔语气坚决地说，“他们看上去脏兮兮的，希尔达、伊索贝尔和路易丝每天早上都会洗澡，我也是。那些小孩看上去好像从来没洗过澡。”

“他们看上去确实很脏，”布鲁诺说，“可能他们没有浴室吧。”

“别傻了，”格蕾特尔说，尽管她无数次被告诫不能说自己的弟弟傻，“什么样的人会没有浴室呢？”

“我不知道。”布鲁诺说，“或许他们没有热水？”

格蕾特尔对着窗外又看了一会儿，接着转身离开，她的身体还略微有些颤抖。“我要回房间整理我的洋娃娃了，”她说，“它们比那些人好看多了。”

说完她就走了，穿过走廊，回到自己的房间，还关上了门。她并没有整理那些洋娃娃，而是坐在自己的床上，脑海中浮现出许多画面。

然而此时，布鲁诺仍然注视着远处那一大群人，那些小男孩和那些大人，那些似乎没有亲人、孤零零的人，他们各忙各的。最终，他有了一个发现：那些人都穿着同样的衣服——一身灰色条纹睡衣和一顶条纹帽子。

“真奇怪。”他嘟哝了这么一句，转身离开了。

“绝对的禁区”

现在只能去问问爸爸了。

爸爸不是那天早晨和他们一起坐车离开柏林的。他几天前就离开了，就是布鲁诺回家看到玛丽亚在整理自己的东西——包括那些被藏在衣柜后面、不为人知的东西——的那天晚上。接下来的几天里，妈妈、格蕾特尔、玛丽亚、库克、拉尔斯、布鲁诺整天忙着把他们的东西打包，放到开往新家的大卡车上。

到了最后一天的早晨，整个房子已经空空荡荡，一点都不像他们的家了。当他们把最后一点东西放进行李箱时，一辆车头插着红黑色旗子的公务车已经停在了门口，等着带他们离开。

妈妈、玛丽亚、布鲁诺是最后离开房子的人。布鲁诺确信，妈妈根本没有意识到玛丽亚当时也站在屋里。他们环顾了空荡荡的大厅，在那里他们曾经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每到十二月份，这里就会有一棵圣诞树；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个架子，用来搁置湿漉漉的雨伞；还有一个角落，是给布鲁诺进门后放置他脏兮兮的鞋子的，不过他从来没遵守过这条规矩。妈妈摇了摇头，说了几句奇怪的话。

“我们不该让‘圆叟’来家里吃饭的。”她说道，“那些人的计谋就这么得逞了。”

说完，她转过身来，布鲁诺看见她眼中含着泪水。不过，当妈妈发现玛丽亚正站在那儿看着自己时，她吓了一跳。

“玛丽亚，”她惊讶地说，“我以为你在车里。”

“我正要离开，夫人。”玛丽亚说。

“我的意思不是——”她摇了摇头，继续解释道，“我不是要——”

“我正要离开，夫人。”玛丽亚重复了一遍，她一定不知道在妈妈说

话时旁人是不能插嘴的。接着她快速地迈出大门，跑进了车里。

妈妈先是皱了皱眉，接着又耸了耸肩，似乎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了。“走吧，布鲁诺。”她说着，拉起布鲁诺的手，锁上了门，“希望一切结束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这里。”

车头插着旗子的公务车载着他们来到了火车站。这里的月台很宽，将两侧的铁轨分隔开来，两条铁轨上各停着一列火车，等待着即将启程的人们。月台的另一边有许多士兵正在巡逻，中间还有一长排小房子，铁路信号员平时就待在那里。布鲁诺盯着人群看了一小会儿，就和家人登上了一列非常舒适的火车，车上人很少，有很多空位子，车窗被打开后，新鲜的空气就涌进了车厢。布鲁诺想，假如两列火车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开，那没什么好奇怪的。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它们都开往东面。有一瞬间，他曾想跑到月台上，告诉那些人他们车厢里还有很多空位。但是他想想还是算了，因为即使这不会令妈妈生气，也很可能会让格蕾特尔大发雷霆，那样更糟糕。

到达“赶出去”的新家以后，布鲁诺还没看见过他的爸爸。之前门“嘎吱”一声打开时，他原以为是爸爸在卧室里，可是从里面走出来的竟然是那位不友好的年轻士兵，他死死地盯着布鲁诺看，眼神里没有一丝温暖。布鲁诺一直没有听到爸爸洪亮的说话声，也没有听到爸爸的靴子踩着楼下的地板发出的低沉声音。然而，家里的确一直有人进进出出。正在犹豫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他听到楼下传来一阵骚动，于是他走向过道，往楼下望去。

他看到爸爸书房的门敞开着，门外站着五个人，他们一边说笑，一边握手。爸爸站在他们中间，军装笔挺，神情威严。他的头发又浓又黑，显然刚刚染过，而且梳得整整齐齐。布鲁诺在楼上看着爸爸，对他敬畏有加。他不喜欢其他人的样子，他们明显没有爸爸那么帅气。他们的军装也没有那么笔挺，声音也没有那么洪亮，靴子也没有擦得很亮。他们都把帽子夹在胳膊底下，似乎在争相吸引爸爸的注意。布鲁诺只能断断续续地听见楼下传来的一些对话。

“……他一来到这里就犯了错误，所以‘圆叟’别无选择，只能……”其中一个人说。

“……纪律！”另一个人说，“还有效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我们就缺乏效率，而且没有……”

“……很明显，这些数字的意义是什么很明显。很明显，司令官……”第三个人说。

“……而且如果我们建立了另一个，”最后一个人说，“可以想象，那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想象一下……”

爸爸把一只手举到空中，所有人立刻安静下来。爸爸就像是四重奏的指挥。

“先生们。”他说。现在，布鲁诺可以听清楚每一个字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像爸爸一样，让房间里的所有人都能听清他的声音。“非常感谢你们提出的建议和鼓励，但过去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就从明天开始吧。现在，我要帮助我的家人安顿下来，否则我就会像外面那些人一样有很多麻烦，你们明白吗？”

这些人放声大笑，一一同爸爸握手。他们离开时，像玩具士兵一样站成一排，手臂挥往同一个方向，就像爸爸教布鲁诺敬礼那样，手掌伸平，从胸口移向前方的空中，嘴里喊出同一句话。布鲁诺曾被教导，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对他说这句话，他就必须跟着说。接着他们离开了，爸爸回到自己的书房，就是那个“绝对的禁区”。

布鲁诺慢慢走下楼，在门外犹豫了片刻。他觉得有点伤心，因为他在那里站了很久，爸爸也没有过来向他问好。周围的人不止一次跟他解释过，爸爸工作很繁忙，不应该被问好这类琐事干扰。不过既然士兵们已经离开，他认为现在可以敲爸爸的门了。

在柏林的时候，爸爸的书房他只进去过几次，而且通常都是因为他太淘气，爸爸需要跟他进行一场严肃的对话，才会把他叫到书房。然而，在柏林时，书房的规矩，是他所学到的最重要的规矩之一，他不至于愚蠢地认为，这个规矩在“赶出去”就不适用了。不过，他们已经很多天没有见面了，布鲁诺认为，如果他现在敲门，爸爸不会介意的。

于是他轻轻地敲了一下门，接着又轻轻地敲了第二下。

也许是爸爸没有听见，也许是布鲁诺敲得不够用力，没有人来开门。于是布鲁诺又敲了一次，他这次敲得更用力了一些。接着，他听见里面传来洪亮的声音：“进来！”

布鲁诺拧开门把手，走了进去，又做出了他标志性的动作——瞪大眼睛，嘴巴变成O形，手臂伸向两侧。这座房子的其他地方都有些阴暗，似乎不太适合探险，但这个房间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天花板非常高，脚下的地毯柔软到令布鲁诺觉得自己快要陷进去了。这里几乎看不到墙壁，因为四周全都被红木书架遮住了。书架上摆满了书，就像柏林家里的书房一样。他正对面的墙壁上有几扇巨大的窗户，从那里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所以窗口那边是整个书房里最好的位置。爸爸就坐在正中央的一张巨大的橡木书桌前，当布鲁诺进来时，他的视线离开了手上的文件。他抬起头来看见布鲁诺，露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

“布鲁诺。”他说着，从书桌后面走出来，紧紧地握住儿子的手。爸爸不会轻易拥抱别人，这一点和妈妈或是奶奶都不一样，她们给予别人的太多了，甚至包括湿漉漉的亲吻。“我的儿子。”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爸爸，你好。”布鲁诺轻声地说，他被这个奢华的房间吓到了。

“布鲁诺，我原本打算过一会儿就去看你的，我发誓。”爸爸说，“只不过我有个会要开，还有一封信要写。你们一路上还顺利吗？”

“是的，爸爸。”布鲁诺说。

“你帮妈妈和姐姐收拾屋子了吗？”

“是的，爸爸。”布鲁诺说。

“我真为你骄傲。”爸爸赞许道，“坐下吧，孩子。”

爸爸指了指正对着书桌的一把很宽的扶手椅，布鲁诺爬了上去，他的脚无法接触到地面。他的爸爸回到书桌后面的座位上，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才和他说话。

“那么，”爸爸问，“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布鲁诺问，“你指的是什么？”

“你的新家，你喜欢吗？”

“不喜欢。”布鲁诺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他一直是个诚实的孩子，

他很清楚自己一旦稍有犹豫，就会没有勇气说出真实的想法。“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家。”他又鼓足勇气说道。

爸爸的笑容收敛了一些，然后看向手头的信件，过了一会儿，再次抬起头，似乎是在仔细考虑怎么回答。“布鲁诺，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他最终用温柔的语气说道，“‘赶出去’就是我们的新家。”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柏林？”听到爸爸的话，布鲁诺的心一沉，“柏林的家比这儿好多了。”

“嘿，嘿。”爸爸有些不耐烦了，“别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家不是一座房子、一条街道、一座城市，也不是砖头和水泥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家是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地方，不是吗？”

“是的，可是——”

“我们一家人就在这里生活，布鲁诺。Ergo[1]，‘赶出去’就是我们的家。”

布鲁诺不明白“Ergo”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也不需要明白，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答案。“可是爷爷奶奶都在柏林呀，”他说，“他们也是我们的家人，所以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爸爸想了想，点点头，过了很久才回答：“是的，布鲁诺，他们是我们的家人。但是你、我、妈妈、格蕾特尔是我们家里最重要的人，我们现在住在一起，住在‘赶出去’。所以不要再这么闷闷不乐了！你只是还没有习惯，你或许会喜欢上这里的。”

“我不喜欢这里。”布鲁诺十分坚持自己的观点。

“布鲁诺……”爸爸开始有点恼火了。

“这里没有卡尔，没有丹尼尔，没有马丁，周围也没有其他的房子，没有果蔬摊，没有街道，没有门口放着桌子的咖啡馆，周六下午也没有拥挤的人群。”

“布鲁诺，有时候对于生命中的一些事情我们无法选择。”爸爸说。布鲁诺看得出来爸爸已经开始对这次谈话感到厌倦。“恐怕这就是我们

无法选择的事情之一。这是我的工作，很重要的工作，对于我们的国家很重要，对于‘圆叟’很重要。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我想回家。”布鲁诺说。他感觉到自己的泪水就快要从眼眶里涌出来了，他希望爸爸能够意识到，“赶出去”是个多么糟糕的地方，爸爸应当同意马上离开这里。

“你必须明白，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可是爸爸的回答让布鲁诺非常失望，“在可预见的未来，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布鲁诺闭上了眼睛。他从未如此坚持过自己的想法，也从未如此渴望改变爸爸的想法。但是对于留在这里，留在这个没有玩伴的可怕的地方，他还需要好好想想。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看见爸爸从书桌后面走过来，坐在了他旁边的扶手椅上。布鲁诺看着爸爸打开一个银盒子，从里面拿出一根香烟，在桌子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点燃它。

“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爸爸说，“也有一些事情是我不想做的。但是当我的爸爸告诉我，如果我做那些事情，对所有人来说更好，那么我就会去做，我会尽我所能去做好。”

“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布鲁诺问。

“哦，我不记得了。”爸爸耸了耸肩说，“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当我是个孩子时，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有时候，比如说，我不想待在家里做作业，我想上街，和我的朋友一起玩，就像你现在这样。现在回想以前，觉得自己那时候真愚蠢。”

“所以你明白我的感受吧？”布鲁诺满怀希望地说。

“嗯，但是我也知道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他知道什么对我才是最好的。所以当他向我提出建议时，我总是非常乐意接受。我之所以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就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辩解，什么时候应该闭上嘴、听从命令。布鲁诺，你清楚了吗？”

布鲁诺看了看四周，他的目光停在了角落的一扇窗户上，透过窗户他看到了远处那一幕可怕的景象。

“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过了一会儿，他问道，“惹‘圆叟’生气了

吗？”

“我？”爸爸一脸惊讶地看着他，“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在工作上犯错误了？所有人都说你是一个重要的人，‘圆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做，这我知道。可如果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圆叟’怎么会把你送到这个地方来惩罚你？”

爸爸大笑起来，这令布鲁诺更加懊恼，没有什么比大人嘲笑他无知更令他生气的了，尤其当他正在寻找答案的时候。

“你不了解这个职位的重要性。”爸爸说。

“我认为一定是你工作没有做好，我们才不得不离开自己漂亮的家、离开我们的朋友，来到这样可怕的一个地方。我想你一定犯了什么错，你应该去向‘圆叟’道歉，这样一来，或许这一切就会结束的。如果你真诚地道歉，他会原谅你的。”

布鲁诺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些话。他感觉这些不像是他应该对爸爸说的话，但是既然已经说出口，也就无法收回了。布鲁诺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在片刻的沉默之后，他瞥了一眼爸爸，爸爸正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布鲁诺舔了舔嘴唇，将眼神移向别处。他觉得和爸爸对视是不明智的做法。

在寂静又令人煎熬的几分钟后，爸爸从布鲁诺身边的位子上缓慢地站起来，回到他的书桌旁，将香烟丢在烟灰缸中。

“我想，如果你是出于勇敢，”过了一会儿，爸爸平静地说道，他似乎经历了一场思想斗争，“而不是出于无礼，才说出了这些话，也不是一件坏事。”

“我没有——”

“但是你现在应该安静了。”爸爸提高嗓门，打断了布鲁诺，因为平日里的那些规矩对布鲁诺来说都不管用了，“我非常关心你的感受，布鲁诺，因为我知道这次搬家对你来说很难接受。我也听你说了自己的想法，尽管是你的年幼无知让你说出了刚才那些无礼的话。不过你也看到了，对于你的无礼，我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接受现

实——”

“我不想接受现实！”布鲁诺大叫道，紧接着，他诧异地眨起眼睛，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叫得这么大声。（事实上，他完全惊呆了。）他紧张到了极点，准备随时逃跑。可是，这一切似乎并没有令爸爸生气——而且，如果仔细回想，其实他的爸爸很少生气。在这种情形下，爸爸通常会表现得平静而冷淡，用自己的方式结束这一切，而不是冲着布鲁诺吼叫，或者满屋子追赶他。爸爸只是摇了摇头，表示他们的争论到此结束。

“布鲁诺，回你自己的房间去。”爸爸的语气十分平静。布鲁诺知道爸爸要工作了，于是他站了起来，眼睛里噙满了失落的泪水。他朝门口走去，但是在打开门之前，他转过身来，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爸爸……”他说道。

“布鲁诺，我不想——”爸爸真的要发火了。

“不是的，”布鲁诺立刻说道，“我要问的问题和刚刚说的那些事无关。”

爸爸叹了口气，示意他可以提问，但他们之前的争论就到此为止了。

布鲁诺想了一会儿，因为他希望这一次可以表达合宜，不想再表现得冒冒失失或是不礼貌。“外面那些是什么人？”他最终说出了自己的问题。

爸爸把脑袋向左边歪了歪，似乎被这个问题问得莫名其妙。“是士兵啊，布鲁诺。”他回答，“还有秘书、工作人员。你以前不是都见过他们吗？”

“不，不是他们。”布鲁诺说，“我说的是从我房间窗户看到的那些人，在远处那些小木屋里面的人。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衣服。”

“哦，那些人啊。”爸爸点点头，露出一丝微笑，“那些人，嗯，他们根本不是人，布鲁诺。”

布鲁诺皱了皱眉。“他们不是人？”他不明白爸爸的话是什么意思。

“嗯，至少不是我们理解的‘人’。”爸爸继续说道，“但是你现在不应该关注他们，他们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你现在要做的是，尽快适应这个新家，这就是我唯一的要求。接受现实，你会发现一切都将变得更好。”

“好的，爸爸。”布鲁诺说，然而他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

布鲁诺打开门，却又被爸爸叫住了。爸爸站了起来，扬起一边的眉毛，似乎在提醒布鲁诺忘记了什么。布鲁诺回想起爸爸过去做的手势和喊的口号，便模仿起来。

他用力并拢双脚，脚后跟碰撞发出“咔嗒”一声，然后将右手挥向空中，尽可能像爸爸一样用低沉清亮的声音喊出一句话——每次士兵们要离开时都会这么说。

“希特勒万岁！”布鲁诺喊道。其实，他心里在说：“好了，再见吧，过个愉快的下午。”

---

[1] 布鲁诺的爸爸用了一个不常用的拉丁语单词，意为“所以”。

薪水太高的女佣

几天后，布鲁诺躺在房间的床上，盯着头上的天花板。白色的油漆层已经有了裂缝，开始脱落，看上去非常碍眼，跟柏林家里的天花板根本没法比。在柏林时，每年夏天，妈妈都会请油漆工进行保养。在这个无聊的下午，他躺在这儿，盯着蜘蛛网一般的裂缝，眯着眼睛想象裂缝后面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布鲁诺想，天花板和油漆层之间或许住着许多小虫子，它们将裂缝撑得越来越大，试图形成一个缺口，这样它们就可以钻出来，再通过窗户逃出去。布鲁诺觉得，谁都不会愿意待在“赶出去”，就连这些小虫子也不例外。

“这里的一切都太可怕了。”他大声说道，尽管身边根本没有人在听他说话。但是说完这句话，他感觉舒服多了。“我讨厌这座房子，我讨厌这个房间，我还讨厌这里的油漆。我讨厌这里的一切，所有的一切。”

他刚说完，玛丽亚就抱着一堆洗熨好的衣服走了进来。看见布鲁诺躺在床上，她犹豫了片刻，接着略微低下头，静静地走到衣柜前。

“嘿。”布鲁诺说。虽然和女佣说话不如和朋友说话有意思，但是总比自言自语要好得多。格蕾特尔也不见了踪影，他开始担心这样下去自己会不会无聊到发疯。

“你好，布鲁诺少爷。”玛丽亚轻声地说，然后将他的背心、裤子和内衣归置好，分别放入不同层的抽屉里面。

“我猜你跟我一样，对这个新家很不满意。”布鲁诺说。玛丽亚转身看着布鲁诺，脸上的表情显露出她不明白布鲁诺在说些什么。“这里，”布鲁诺站起来，环顾四周，然后解释道，“这里的一切都很糟糕，不是吗？你难道不讨厌这里吗？”

玛丽亚张开嘴巴想要说些什么，但迅速地闭上了。她似乎仔细思考了一番该如何回答，可话到嘴边她又犹豫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布鲁诺跟她非常熟悉——自打他三岁时，玛丽亚就过来照顾他们一家了

——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只不过玛丽亚从未说过她过去的经历。她只顾埋头干活儿，擦拭家具、洗衣服、买东西、做饭，有时候送布鲁诺去学校，再去学校接他回家。布鲁诺八岁时经常需要她接送，不过到了九岁，布鲁诺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大了，决定独自上下学。

“你不喜欢这里吗？”玛丽亚终于又开口了。

“喜欢这里？”布鲁诺微笑着问。“喜欢这里？”他又说了一遍，但这次说得更大声了。“我不可能喜欢这里！这里太糟糕了，没有事情可做，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和我一起玩。你不会告诉我，来到这里你很开心吧？”

“我很喜欢柏林家的花园。”玛丽亚并没有直接做出回答，“有时候，温暖的下午，我喜欢坐在外面晒太阳，在池塘边的常春藤下吃午餐。那儿的花真美，香气扑鼻。还有蜜蜂绕着花飞来飞去，只要你不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来招惹你。”

“所以你也不喜欢这里吧？”布鲁诺问道，“你也和我一样觉得这里不好，对吗？”

玛丽亚皱了皱眉。“这不重要。”她说。

“什么不重要？”

“我的想法不重要。”

“不，当然重要。”布鲁诺有些气恼，他感觉玛丽亚在故意捉弄自己，“你是我们家里的一员。”

“我不确定你父亲是不是也这么认为。”玛丽亚的脸上浮现出笑容，因为布鲁诺刚才说的话令她非常感动。

“可是，你和我们一样，不得不被带到这里。要我说，我们现在在同一条船上，而这条船正在漏水。”

有一瞬间，布鲁诺感觉玛丽亚已经准备好说出她的想法了。她把剩余的衣服放在床上，双手攥成拳头，似乎对某件事非常气愤。她张开嘴巴，却又僵住了，像是被自己将要说的话吓得不轻。

“玛丽亚，请回答我。”布鲁诺说，“因为如果我们的想法一样，我们也许可以说服爸爸带我们回家。”

玛丽亚将目光移向别处，沉默了片刻，悲伤地摇了摇头，然后再次面向他。“你父亲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她说，“你必须坚信这一点。”

“可是我不确定，”布鲁诺说，“我觉得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那就由我们一起承担这个错误吧。”

“可是如果我犯了错，我就会受到惩罚。”布鲁诺继续说道。他感到很生气，因为用在小孩身上的规矩似乎对大人们完全不管用（尽管这些规矩是大人们自己定下的）。“愚蠢的爸爸。”他又小声地说了这么一句。

玛丽亚睁大了眼睛，走向他，惊恐地用双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她环顾四周，确定周围没有人，只有她听见了布鲁诺刚才说的话。“你不能这么说话。”她说，“你永远不能这么说你父亲。”

“我不明白为什么。”布鲁诺说。他为自己刚才的言语感到有点羞愧，但要是无人在意他的想法，他绝不会忍气吞声地老实坐着。

“因为你父亲是一个好人，”玛丽亚说，“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照顾了我们所有人。”

“把我们所有人带到这里，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这是在照顾我们吗？”

“你父亲还做了很多别的事情，”她说，“很多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如果不是你父亲，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我想，你会在柏林，”布鲁诺说，“在一座非常漂亮的房子里工作。在常春藤下吃午餐，旁边还有一群蜜蜂。”

“你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来照顾你的了，对吧？”她平静地说，同时坐到了布鲁诺的床边，而她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你怎么会记得呢，那时候你才三岁啊。是你的父亲收留了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了我。他给了我一份工作、一个家，还有食物。你无法想象渴求食物的那种感觉。你从来没有饿过肚子，对吗？”

布鲁诺皱了皱眉，很想说他现在就感觉有点饿。不过他没有说，而是朝玛丽亚看过去。他第一次意识到，他从未完全把玛丽亚看作一个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过去的人。毕竟，玛丽亚似乎只有他们家女佣的身份（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他甚至不确定，有没有见她穿过女佣制服以外的衣服。但是当他想到这些时，他认为，除了照顾他和他的家庭，玛丽亚一定还有自己的生活。她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就像他一样。她也一定想念过某些事物，并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一些朋友，就像他一样。来到这里以后，她也一定每晚带着泪水入睡，就像那些比他年纪小、不如他勇敢的小男孩一样。布鲁诺还注意到，玛丽亚其实很漂亮。这么一想，他觉得还挺有趣。

“当你父亲和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母亲就认识他了。”过了一会儿，玛丽亚说，“我母亲为你的祖母工作。那时候你祖母还很年轻，在德国巡回演出，我母亲负责为她准备所有的服装——洗衣服、熨衣服、缝补衣服等等。那些都是华丽的礼服。她还会绣一些图案呢，布鲁诺！每一件衣服都像一件艺术品。现在可找不到那么好的裁缝了！”她微笑着摇摇头，沉浸在回忆之中。布鲁诺也听得很耐心。“她要确保你祖母在演出前进入服装间时，所有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你祖母退休后，热忱地邀请我母亲和她住在一起，还给了她一笔抚恤金，但那时候的日子还是比较艰难。后来你父亲给了我一份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几个月后，我母亲病得很严重，需要一笔住院费，是你父亲支付了所有费用，尽管他没有义务这么做。因为我母亲和你的祖母是朋友，你父亲帮我们付了那笔费用，还把我带到了你们家里。我母亲去世后，你父亲又支付了葬礼的所有费用。所以，布鲁诺，永远不要说你父亲愚蠢。绝对不要在我的面前说，我是不会允许的。”

布鲁诺抿了抿嘴，他原本希望玛丽亚会站到他这一边，和他一起逃离“赶出去”。不过现在，他知道她忠心耿耿。他也不得不承认，听到这些故事以后，他为自己的爸爸感到骄傲。

“嗯。”布鲁诺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想，爸爸是个好人。”

“对。”玛丽亚说着，起身走到窗前，从那里可以看见远处的小木屋和那里的人。“他对我很好。”她继续静静地说道，同时看向远处的来来往往的士兵。“他的心地非常善良，确实是这样，这让我感到奇怪……”当她注视着那些人的时候，她的声音逐渐变小，然后突然变得

沙哑，听起来就好像要哭了。

“奇怪什么？”布鲁诺问。

“奇怪他……他怎么能……”

“他做了什么？”布鲁诺追问。

楼下传来“砰”的一下关门声，余音在整个房子里回荡着，就像枪声一样，布鲁诺吓了一大跳，玛丽亚也惊叫了一声。布鲁诺听到有人正在上楼，发出“嗵嗵”的脚步声，而且脚步越来越快。他爬上床，紧靠着墙，突然担心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屏住呼吸，等待麻烦来临。但到来的是格蕾特尔，那个不可救药的孩子。格蕾特尔把头从门外伸进来，看到自己的弟弟正和女佣谈话，她似乎很惊讶。

“发生什么事了？”格蕾特尔问。

“没什么。”布鲁诺警惕地说，“你要干什么？出去。”

“你出去。”格蕾特尔回答，她好像完全忘了这是布鲁诺的房间。接着她转过去，好奇地眯着眼睛看着玛丽亚。“给我洗个澡，玛丽亚，可以吗？”她问。

“你干吗不自己洗澡？”布鲁诺生气地说。

“因为她是用人，”格蕾特尔瞪着他说，“这是用人应该做的工作。”

“这不是她应该做的工作。”布鲁诺大叫着站起来，朝格蕾特尔走去，“她来到这里不是要一刻不停地为我们做事情的，尤其是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做。”

格蕾特尔盯着他看，觉得他好像疯了，然后她看向玛丽亚，玛丽亚连忙摇了摇头。

“当然没问题，格蕾特尔小姐。”玛丽亚说，“我马上就整理完你弟弟的衣服了，接着我会立刻去你那儿。”

“好，但不要让我等太久。”格蕾特尔傲慢地说。她从未像布鲁诺一样，想到玛丽亚也是和她一样有感情的人。然后她快速地回到自己的房

间，关上了房门。玛丽亚的目光没有随着格蕾特尔的离开而远离，但是她的脸颊泛起些微红晕。

“我还是觉得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过了一会儿，布鲁诺小声说道。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姐姐的行为道歉，不过他也不确定这么做对不对。这样的事情总会令布鲁诺觉得尴尬，因为他认为，对为自己工作的人不能这么无礼。毕竟，礼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即使你是这么想的，你也一定不能说出来。”玛丽亚马上说道。她走向布鲁诺，好像要对他诉说什么道理。“请答应我，你以后不会这么做了。”

“可是为什么呢？”布鲁诺皱着眉头问道，“我只是说出了我的想法啊，我是可以这么做的，难道不是吗？”

“不可以，”玛丽亚说，“你不可以这样。”

“我不可以说出我的想法？”布鲁诺又疑惑地问道。

“不可以。”玛丽亚坚决地说，她的声音有些嘶哑，像是在祈求布鲁诺，“请别再这么说了。你难道不知道你这么说会带来什么麻烦吗？那会牵涉所有人。”

布鲁诺盯着她看，她的眼神似乎由于过分担忧而变得慌乱。他从未见过她这副模样，这令他十分不安。“好吧。”布鲁诺咕哝着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他突然希望马上离开她，“我只是说我不喜欢这里而已，我只是在你整理衣服的时候跟你说说话，并不是说我要逃跑或者做些其他什么事情，即使我真的那么做了，我想也不会有人批评我的。”

“你想让你的父亲母亲担心死吗？”玛丽亚问，“布鲁诺，如果你懂事的话，你就应该保持沉默，专心上学，听你父亲的话。在一切结束之前，我们所有人必须确保安全。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毕竟，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些事情我们是不能改变的。”

突然间，布鲁诺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大哭一场。他自己也被这个想法吓到了，于是他迅速地眨了眨眼睛，他不想让玛丽亚看到。然而，当他的眼神再次与玛丽亚接触时，他觉得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息，因为他发现玛丽亚的眼睛里似乎也充满了泪水。总之，他感

觉气氛非常尴尬，于是他转过身去，走向门口。

“你要去哪儿？”玛丽亚问。

“外面。”布鲁诺生气地回答，“这与你无关。”

他一开始走得很慢，但是一出房间，就迅速冲向楼梯，飞快地跑下楼。他突然有一种感觉，自己如果不能立即离开这座房子，就会晕倒。于是在几秒后，他就来到了外面。他开始在车道上来回奔跑。他要做一些能让自己振奋的事情，一些能够让他筋疲力尽的事情。他看向远处的那扇大门，那扇门通向火车站，到了那里就可以坐火车回家。可是一想到如果逃回去，家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布鲁诺宁可留在这里。

妈妈抢功劳

布鲁诺和他的家人来到“赶出去”已经好几周了，看样子卡尔、丹尼尔和马丁是不会来看他了，他决定自己找一些好玩的东西，否则这样下去，他会慢慢疯掉的。

在布鲁诺的印象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疯子，那就是罗勒先生。他的年纪和爸爸一样大，就住在他们柏林的那座老房子后面。布鲁诺经常看见他不分昼夜地在大街上晃悠，还自己和自己争吵。有时候吵着吵着，他就挥舞着手臂去和墙上的影子对打。他的拳头一下又一下地砸在墙上，打得鲜血直流，接着他就跪在地上，放声痛哭，一个劲儿地拍自己的脑袋。有时候布鲁诺还听见他说过一些粗话，要知道，这些词布鲁诺可从不敢说。这时候，布鲁诺就会停下脚步，咯咯地笑个不停。

“你不该笑话可怜的罗勒先生。”某天下午，当布鲁诺讲述罗勒先生的“最新逸事”时，妈妈对他说，“你根本不知道他这一生的遭遇。”

“他是个疯子。”布鲁诺说着，用手指在头顶上快速地画了一个圈，他还吹起了口哨，表达他觉得罗勒先生疯得有多厉害，“几天前，他还走到一只猫身边，邀请它去喝下午茶。”

“那只猫说了什么？”格蕾特尔问道，她这会儿正在厨房的角落里做三明治。

“什么都没说。”布鲁诺解释道，“那是一只猫。”

“其实，”妈妈又说，“弗朗茨·罗勒先生曾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非常和蔼，也很有想法，而且他的舞跳得就像弗雷德·阿斯泰尔[1]那么好。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受了非常严重的伤，受伤的部位是头部，所以他才会变成现在这样。这并不可笑。你根本不知道在战争年代那些年轻人遭遇过什么，你不会懂得他们的痛苦。”

那时候布鲁诺只有六岁，还不太明白妈妈说的一切。“已经过去很

多年了。”当他问起这些事的时候，妈妈解释说，“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弗朗茨和那些年轻人一起，为了我们在战壕里战斗。当时你爸爸和他非常要好，我想他们在一起服役过。”

“后来他怎么了？”布鲁诺问。

“不说这个了。”妈妈说，“战争并不是一个适合我们谈论的话题，不过恐怕很快我们就要时不时地说起战争了。”

这次交谈发生在他们搬到“赶出去”三年前，当时布鲁诺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现在他突然觉得，如果再不做点有趣的事情，让自己的脑筋活跃起来，他很有可能像罗勒先生那样跑到街上跟自己打架，甚至还会邀请动物一起出席社交场合。

为了让自己开心，布鲁诺花了周六整个上午和下午的时间找到了新的消遣方式。在离他们的房子不远处——靠着格蕾特尔的房间那边，从他自己的房间无法看到的地方——有一棵高大的橡树，它的树干十分粗壮。这棵橡树枝繁叶茂，足以承受一个小孩的重量。这棵树看上去非常老，因此布鲁诺认为它一定是栽种于中世纪后期。这个时期是他最近才知道的，不过他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那些有关骑士们去异域探险、发现新奇事物的故事。

布鲁诺只需要绳子和轮胎这两样东西就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娱乐设施了。绳子很容易就能找到，因为地下室里就有几大捆，他没费什么功夫就找来一把锋利的小刀，按自己需要的长度割了一段绳子。他把绳子放在橡树底下以备下一步使用。可是，要想弄到轮胎就有些麻烦了。

这天上午，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早些时候，妈妈匆匆忙忙地出了门，乘火车前往附近的城市去透透气。至于爸爸，布鲁诺还是上次扒在窗口的时候远远望见他的，他正朝那些小木屋和那边的人群走去。虽然平常他们家的周围停放着很多军用卡车和吉普车，但是布鲁诺知道，他不能从这些车上卸下轮胎，不过找个备用轮胎还是有可能的。

当他走出去时，格蕾特尔正在和科特勒中尉说话。尽管无法对科特勒表现出热情，布鲁诺依然决定问问他。科特勒中尉就是布鲁诺来“赶出去”当天见到的那个年轻军官。当时科特勒出现在他们家的楼上，盯着布鲁诺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就走了。自那以后，布鲁诺在许多场合下见过他，科特勒在他们家进进出出，似乎他才是这里的主人，而爸

爸的书房对他一直开放——不过他们并不经常说话。布鲁诺不确定这是为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不喜欢科特勒中尉。布鲁诺觉得他非常冷酷，每次见到他都想多穿一件外套。可是现在没有旁人可以问，所以布鲁诺鼓起勇气走了过去，准备向他问好。

大多数时候，这位年轻的中尉看上去英俊潇洒，穿着被熨得笔挺的军装四处走动。他脚上的黑靴子总是擦得锃亮，金黄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向两侧，就连梳头时留下的印子都清晰可见，像是刚刚被犁过的田野一样。而且他的身上总是喷了很多古龙香水，以至于从老远处就能闻到。布鲁诺知道，不能站在他的下风位置，否则会被他身上的香水味熏晕过去的。

然而，在这一天，这个阳光明媚的周六的早晨，他并没有好好打扮自己。他穿着白色背心和长裤，头发随意地在垂在额头前。他的手臂晒得很黑，有着令布鲁诺羡慕的肌肉。布鲁诺惊讶地发现，今天的他看上去年轻了不少，这让布鲁诺想起学校的那些大男孩——布鲁诺总是小心地避开那些男孩。科特勒中尉正和格蕾特尔欢快地聊着天，他说的话一定非常有趣，因为无论他说些什么，格蕾特尔都笑得很大声，她还用手指把自己的头发卷成一圈圈的。

“你好。”布鲁诺走到他们身边说道。格蕾特尔有点气恼地看着他。

“你想干什么？”她问。

“我不想干什么。”布鲁诺瞪着她，没好气地说，“我只是过来问声好。”

“请原谅我弟弟，科特。”格蕾特尔对科特勒中尉说，“他才九岁，你知道的。”

“早上好啊，小家伙。”科特勒说，同时伸出手去拨弄布鲁诺的头发，这个举动真是太不礼貌了。布鲁诺想把他推倒在地，然后狂踩他的脑袋。“周六的上午，你这么早起床干什么？”

“已经不早了，”布鲁诺说，“都快十点了。”

科特勒中尉耸了耸肩。“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不到午饭时间，我的妈妈根本不能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她说，如果我整天这样睡大觉，就

不能长得又高又壮。”

“看来，她说错了，对吧？”格蕾特尔傻笑着。布鲁诺厌恶地瞪着她。她说话的语气傻傻的，听上去根本没有经过大脑思考。此时此刻，布鲁诺只想从他们俩身边走开，不再理他们。可是他别无选择，他想要做的那件事情，必须请科特勒中尉帮忙。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布鲁诺说。

“你说说看。”科特勒中尉说。格蕾特尔又大笑起来，尽管这并不可笑。

“我想知道，附近有没有备用轮胎。”布鲁诺说，“比如吉普车上的，或者卡车上的也行，你们暂时用不上的轮胎。”

“最近，我唯一见到过的备用轮胎，是霍夫施奈德中士的，他把轮胎套在腰上了。”科特勒中尉说，他的嘴唇上扬，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这句话对布鲁诺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却让格蕾特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哦，那他还用得着那个轮胎吗？”布鲁诺问。

“霍夫施奈德中士？”科特勒中尉问，“是的，我想是的，他一刻都离不开他的备用轮胎。”

“别说了，科特。”格蕾特尔说着，擦了擦眼睛，她都笑出眼泪来了，“他根本听不懂你说的话，他才九岁。”

“喂，请你闭上嘴。”布鲁诺生气地瞪着他的姐姐喊道。向科特勒中尉求助已经很丢脸，被自己的姐姐嘲笑就更加丢脸了。“你也才十二岁，”他又说道，“请你不要再假装你是个大人了。”

“我快十三岁了，科特。”格蕾特尔大声地说道，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表情显得有些僵硬，“再过几周，我就十三岁了，就是跟你一样的青年人了。”

科特勒中尉笑着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布鲁诺直瞪着他。如果周围还有其他成年人，布鲁诺一定会挤挤眼睛，表示谁都知道女孩们有多么傻，尤其这些当姐姐的，简直可笑至极。但是这里没有其他成年

人，只有科特勒中尉。

“不管怎样，”布鲁诺说，他根本不在意格蕾特尔正怒气冲冲地瞪着自己，“除了那一个，还有没有其他备用轮胎？”

“当然有。”科特勒中尉说，他收起了笑容，似乎突然对这件事情感到厌烦，“不过你要备用轮胎干什么？”

“我想做一个秋千，”布鲁诺说，“用绳子把轮胎绑在树枝上。”

“嗯。”科特勒中尉点了点头，似乎在他遥远的童年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就像格蕾特尔说的那样，科特勒也只不过是个小青年。“是的，当我是个孩子时，我也做过很多秋千。我的朋友们和我在秋千上度过了很多快乐的午后时光。”

布鲁诺感到有些惊讶，他们之间竟然也有共同之处（更为惊讶的是，科特勒中尉竟然也有朋友）。“那你愿意帮忙吗？”布鲁诺问，“帮我在附近找个轮胎。”

科特勒中尉盯着布鲁诺，似乎在思考，是要给他一个确切答案，还是要像往常一样逗逗他，让他生气。接着，科特勒看见了帕维尔——那个每天下午都来厨房准备蔬菜的老头，在晚餐时，他还穿着白色外套站在餐桌旁服务。帕维尔正朝着房子这边走来，这似乎让科特勒有了主意。

“喂，你！”科特勒喊道，然后说了一个布鲁诺听不懂的词。“过来，你这个——”他又说了一遍，这个词非常难听，于是布鲁诺看向别处，感觉站在这儿非常尴尬。

帕维尔走向他们，科特勒和他说话时很粗鲁，尽管以帕维尔的年纪，都可以当他爷爷了。“把这个小家伙带到正厅后面的杂物间，墙边有一排旧轮胎，让他挑一个，你搬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听懂了吗？”

帕维尔双手拿着帽子放在胸前，点点头，其实他的头原本已经垂得很低了。“是，先生。”他轻声回答，那声音小得就像没说话一样。

“做完这件事之后，你再去厨房，先把你的手洗干净，然后才能碰食物，你这个肮脏的——”科特勒中尉再次说了他刚刚说了两次的那个

词，而且说话的时候唾沫横飞。布鲁诺瞥了一眼格蕾特尔，刚刚她还一脸崇拜地看着科特勒在阳光照耀下的那一头金发，现在她也和她的弟弟一样感觉不大舒服了。他们都没有和帕维尔说过话，尽管帕维尔是一名很好的侍者，而且用爸爸的话讲，他也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你去吧。”科特勒中尉说。帕维尔转过身，朝着杂物间那边走去，布鲁诺跟在后面，时不时回过头瞥向他的姐姐和这位年轻的军官，他很想走回去把格蕾特尔拉走，尽管她很讨人厌、自私自利，而且大多数时候对他态度很差。可是，她毕竟是他的姐姐。他不想让她单独和科特勒中尉那样的人在一起。毫无疑问，科特勒是个彻头彻尾的败类。

布鲁诺很快找到了合适的轮胎，帕维尔把轮胎拖到格蕾特尔房间那边的大橡树下，可就在几小时之后，意外发生了。布鲁诺在树干上不断地爬上爬下，把绳子和轮胎牢牢地绑在树枝上，终于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他以前也做过一个秋千，不过是在卡尔、丹尼尔和马丁的帮助下一起完成的。而这一次，他只能独自做这件事，所以难度大了很多。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成功了。之后的几小时，他开心地坐在轮胎的中间，来来回回地荡着，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了。这是他这辈子坐过的最不舒服的秋千，然而他一点都不在意。

他横躺在轮胎的中间，双腿蹬地，来回荡着。每次秋千往后的时候，都会荡得很高，几乎就要撞到树干了。但是布鲁诺仍然一次次用双脚蹬地，随着秋千荡得越来越快、越来越高。这种感觉棒极了，可当他想对着树干踢上一脚的时候，握着绳子的手突然滑了一下，等到他反应过来，身体已经翻了过去，一只脚还挂在轮胎边缘，“砰”的一声，脸冲着地摔了下来。

布鲁诺感觉眼前一黑，但是很快就缓过神来。他刚爬起来，脑袋又被荡回来的轮胎砸中了。他大叫一声，然后爬到了远处。他试着站了起来，由于刚刚摔得很重，这会儿四肢都疼得要命，不过幸好骨头没有摔断。他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双手，上面布满了伤痕。他又看了看肘部，上面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腿就伤得更厉害了，他低头看向膝盖，发现短裤的下方，有一个很大、很深的伤口，它似乎正等待着被发现，因为布鲁诺刚注意到它，它就开始流血不止。

“哦，天哪！”布鲁诺大声喊道，他盯着伤口，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他没有等待太久，因为秋千的位置靠近厨房这边，而帕维尔——帮他搬轮胎的那个侍者——一直站在厨房窗户旁削土豆，目睹了意外的发

生。当布鲁诺再次抬起头时，他看到帕维尔迅速地向他跑了过来。等到帕维尔跑到他身边，他才彻底被包围着自己的虚弱感击垮。他的身体倒向地面，幸好帕维尔抱住了他，他才没有栽倒在地。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布鲁诺说，“我以为不会有危险的。”

“你刚才荡得太高了。”帕维尔轻声说道，柔和的声音让布鲁诺立即有了安全感，“我都看到了，我刚刚就在想，你随时都可能会有危险。”

“我确实遇到了危险。”布鲁诺说。

“是的。”

帕维尔抱着他穿过草坪，回到家里，把他抱到厨房，让他坐在一把木椅子上。

“妈妈在哪儿？”布鲁诺问，每当他发生意外，第一个想找的人就是他的妈妈。

“我想，你妈妈还没有回来。”帕维尔说，他跪在地上，检查着布鲁诺的膝盖，“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

“接下来会怎么样？”布鲁诺问，他开始慌张起来，几乎要哭了，“我会流血而死吗？”

帕维尔温和地笑了笑，然后摇摇头。“你不会流血而死的。”他说着，拖了一只凳子过来，把布鲁诺的腿放在上面，“现在先别动，我去拿急救箱。”

布鲁诺看着他从厨房的橱柜里面拿出一个绿色急救箱，往一个小碗里面倒了点水，用手指试了一下水温，确保水不会太凉。

“我需要去医院吗？”布鲁诺问。

“不用，不用。”帕维尔说着，回到了布鲁诺身边。他用一块干布从碗里蘸了点水，温柔地擦拭着布鲁诺的膝盖。布鲁诺的腿直往后缩，但事实上也并不是真的那么疼。“只是一个小伤口，不需要缝针的。”

帕维尔清理了伤口，然后用另一块布在伤口上敷了几分钟，这期间

布鲁诺一直皱着眉头，紧张地咬着嘴唇。当帕维尔再次小心翼翼地把这块布拿走时，血已经止住了。然后他从急救箱里面拿出一小瓶绿色药水，轻轻地抹在伤口上，布鲁诺感到阵阵刺痛，嘴里“哎哟”了好几声。

“没那么严重，”帕维尔的语气既温柔又亲切，“不要把它想象得太严重。”

这句话似乎对布鲁诺起了作用，他停止了“哎哟”。帕维尔抹完绿色药水后，从急救箱里拿出一卷绷带，给他包扎了伤口。

“好了。”帕维尔说，“感觉好多了，对吧？”

布鲁诺点点头，他为自己表现得不够勇敢感到有些羞愧。“谢谢你。”他说。

“不客气。”帕维尔说，“现在你要先在这里坐上几分钟，然后才能起来走路，知道吗？让伤口保持松弛。记得，今天千万不要再去荡秋千了。”

布鲁诺点点头，把搁在凳子上的腿伸直了。帕维尔走到水池边，仔细地把手洗干净，他甚至用钢丝球清理了自己的指甲缝，然后擦干手，回去削土豆了。

“你会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妈妈吗？”布鲁诺问。过去的几分钟，他一直在想，今天的事情会被视为一个英雄遭遇的意外，还是一个淘气鬼的作茧自缚。

“我想，她自己会看到的。”帕维尔说。他把胡萝卜放到桌子上，在布鲁诺对面坐了下来，然后开始削胡萝卜，削下来的皮都落到了一张旧报纸上。

“嗯，我想是的。”布鲁诺说，“也许她会带我去看医生。”

“我觉得不会。”帕维尔轻声说。

“你怎么知道？”布鲁诺说，他不想让这次的意外就这么平静地结束（毕竟，这是他来到这儿以后发生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了），“伤口的情况可能比看上去更严重呢。”

“不会的。”帕维尔说，他似乎没有在听布鲁诺说话，因为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胡萝卜上面。

“你怎么知道不会？”布鲁诺立刻问道。他开始有些气恼，尽管眼前这个人刚刚跑过去把他抱进来，还帮他清理了伤口。“你又不是医生。”

帕维尔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看着桌子对面的布鲁诺。他的头很低，眼睛向上看着，像是在思考应该说些什么。他叹了口气，似乎考虑了很久才开口：“我是医生。”

布鲁诺惊讶地看着帕维尔，他的话太不合情理了。“可你是一位侍者啊，”布鲁诺慢吞吞地说道，“你只负责准备晚餐用的蔬菜。你怎么可能是医生呢？”

“年轻人，”帕维尔说（布鲁诺很感激帕维尔称呼他为“年轻人”，而没有像科特勒中尉那样称呼他为“小家伙”），“我确实是一名医生。你要知道，一个在晚上仰望天空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天文学家。”

布鲁诺不明白帕维尔的意思，但是这一番话让布鲁诺第一次仔细地关注起帕维尔。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而且骨瘦如柴。他的手指很长，棱角分明。他比爸爸年长一些，又比爷爷年轻一些，不过这仍然表明他已经很老了。在来到“赶出去”之前，布鲁诺从未见过他，但是布鲁诺从他脸上看到了曾经留过胡子的痕迹。

不过现在他脸上是光秃秃的。

“可是我不明白，”布鲁诺说，他还想刨根问底，“如果你是医生，那你为什么会在餐桌旁为我们服务呢？你为什么不在医院工作？”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帕维尔犹豫了很长时间，而布鲁诺一直静静地等待着。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只是感觉自己应该礼貌地等待帕维尔回答。

“我在来这里之前，练习过当医生。”帕维尔最终说道。

“练习过？”布鲁诺问道，他对这个词不是很熟悉，“你表现得不好吗？”

帕维尔露出了微笑。“我表现得很好。我一直想当一名医生，在我

小的时候就想了，就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想当医生。”

“我想当一名探险家。”布鲁诺立刻说。

“祝你好运。”帕维尔说。

“谢谢。”

“你有什么发现吗？”

“在我们柏林的家里，有很多可以探险的地方。”布鲁诺说，“那里的房子很大，大到超乎你的想象，所以可以去很多地方探险，跟这里完全不一样。”

“这里的一切都和别处不同。”帕维尔表示同意。

“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赶出去’的？”布鲁诺问。

帕维尔放下手里的胡萝卜和刮皮刀，想了想，说道：“我觉得我一直在这里。”

“你在这里长大吗？”

“不。”帕维尔摇摇头说，“不，不是。”

“可你刚刚说——”

这时他听到外面传来妈妈说话的声音。一听到她的声音，帕维尔就迅速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拿着胡萝卜、刮皮刀，还有接胡萝卜皮的报纸，回到水池边。他背向布鲁诺，低着头，什么也不说了。

“你怎么了？”妈妈一走进厨房，就俯下身来检查布鲁诺包扎着的伤口。

“我做了一个秋千，结果从秋千上摔了下来。”布鲁诺解释道，“后来又被秋千撞到了头，我差点晕过去了。帕维尔把我抱了进来，还帮我清理了伤口，绑上绷带。虽然很疼，但是我没哭。我一次也没哭，帕维尔，对吧？”

帕维尔朝着他们这边微微转身，但还是没有抬起头。“伤口已经清理好了。”他小声说，没有回应布鲁诺的话，“不用担心。”

“布鲁诺，回你的房间去。”妈妈说，她看上去明显不大高兴。

“可是我——”

“不许争辩——回你的房间去！”妈妈又说。布鲁诺从椅子上下来，身体的重量完全压在了受伤的那条腿上，他感觉到有点疼，决定称这条腿为“坏腿”。他转身离开厨房，不过当他走向楼梯时，他听到妈妈在向帕维尔道谢。布鲁诺感到很高兴，因为很显然，如果没有帕维尔，他很可能会流血而死。

在上楼之前，他听到了妈妈对这位自称医生的侍者说的最后一句话。

“如果司令官问起这件事，我们就说是我给布鲁诺清理了伤口。”

布鲁诺觉得妈妈这样做非常自私，她是在抢帕维尔的功劳。

---

[1] 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本名弗雷德里克·奥斯特利茨（Frederick Austerlitz），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电影演员、舞蹈家、舞台剧演员、编舞、歌手。

愤怒的奶奶

布鲁诺离开家后，最想念的人就是爷爷和奶奶。他们住在果蔬摊附近的一栋小公寓里面。布鲁诺搬到“赶出去”的时候，爷爷快要七十三岁了，在他看来，爷爷是世界上年纪最大的人。一天下午，布鲁诺盘算了一下，如果他把自己现在的人生再重复八次，他的年纪比爷爷还要小一岁。

爷爷一辈子都在经营市区的一家餐厅，布鲁诺的朋友马丁的爸爸，就是那家餐厅的员工，他在那里当厨师。虽然爷爷不再需要亲自下厨或者在餐桌旁充当侍应，可他大多时候还是待在餐厅里，下午坐在吧台前和顾客聊聊天，晚上在餐厅吃完饭，和朋友们说说笑笑，一直待到关门才离开。

与其他孩子的奶奶相比，布鲁诺的奶奶似乎并不显得很老。事实上，当布鲁诺知道奶奶已经六十二岁时，他相当惊讶。年轻的时候，奶奶在自己的一次音乐会上遇到了爷爷。尽管爷爷有很多缺点，奶奶还是答应了他的求婚。奶奶有着长长的红头发，而她的儿媳妇竟然也和她一样。奶奶的眼睛是绿色的，据她自己说，那是因为她家族中有爱尔兰人的血统。布鲁诺知道，每次家庭聚会，如果有人坐在钢琴边，邀请她高歌一曲，那么整个聚会就会达到高潮。

“什么？”她总是这么大声，将一只手放在胸前，似乎这个邀请令她大吃一惊，“你要邀请我唱歌吗？为什么？我觉得我唱不了。年轻人，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唱歌了。”

“唱歌！唱歌！”聚会上的所有人都会喊起来。

经过短暂的冷场之后——有时候会持续十到十二秒之久，她终于妥协，转向钢琴边的年轻人，快速又不失幽默地说道：“《玫瑰人生》，降e小调，请你尽量跟上我的节奏哦。”

在布鲁诺的家里，聚会的主角永远是奶奶。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时候妈妈总是会带着一些朋友离开聚会大厅，走进厨房。爸爸则会留下来

听奶奶唱歌，布鲁诺也是一样，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比听奶奶唱歌更加吸引他。他喜欢听奶奶高歌一曲，并沉浸在客人们的掌声中。此外，《玫瑰人生》这首歌本身也会让他振奋不已，简直连后背上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

奶奶希望布鲁诺或者格蕾特尔可以延续她的艺术生涯。每次圣诞节或是生日聚会，她都会撰写一个小短剧，由他们三个人表演给爸爸妈妈还有爷爷看。布鲁诺认为，奶奶在写剧本时，总是把最好的台词留给她自己，不过他并不介意。通常，剧本里面都会穿插一首歌曲，唱歌之前奶奶都会这么问："你们是不是在期待这首歌？"布鲁诺总是被安排表演一个魔术，格蕾特尔则会跳一支舞。而短剧的结尾大多是由布鲁诺背诵某位伟大诗人的长诗，布鲁诺觉得那些诗句太过深奥了，但是背得越多，就越来越觉得那些诗句写得很美。

在奶奶的小创作中，这些还不是最棒的。最棒的是奶奶为布鲁诺和格蕾特尔制作的服装。不管他扮演什么角色，不管与奶奶、姐姐相比他的台词有多么少，布鲁诺总是被打扮成一个王子，或者像一个阿拉伯酋长，曾经有一次他还被打扮成罗马角斗士。布鲁诺会拥有一顶王冠；如果没有王冠，就会有长矛；如果没有长矛的话，就一定会有鞭子或者头巾。没有人知道，奶奶下一次会有什么样的创意。圣诞节前的一周，布鲁诺和格蕾特尔每天都会被奶奶叫到她的房间排练。

他们最近一次表演的短剧引发了很不愉快的结果。直到现在，布鲁诺仍然一想起来就觉得难过，尽管他并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争吵。

大约是在那之前的一周，家里洋溢着愉悦的气氛，因为爸爸从此要被称为"司令官"了。玛丽亚、库克、拉尔斯及整天在他家进进出出的士兵们，都要这么称呼他的爸爸。布鲁诺觉得，这个家仿佛变成了那些士兵的家，而不是他的。连续几周，家里都热热闹闹的。先是"圆叟"和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来他家里吃饭，这让家里上上下下都紧张不已，然后爸爸就变成了"司令官"。妈妈让布鲁诺祝贺爸爸，布鲁诺照做了。但说句实话（他自己也一直想保持诚实），布鲁诺并不清楚他为什么要祝贺爸爸。

圣诞节那天，爸爸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就是现在他每天都穿着的这身笔挺的军装。当他第一次穿上这身军装时，全家人都为他鼓掌。这真是一件特别的事情。与进进出出的士兵们相比，爸爸脱颖而出，士兵们也比过去更加尊敬他了。妈妈走上前去，亲吻他的脸颊，她还把一只手

放在军装前面，称赞这套军装的布料非常好。布鲁诺尤其喜欢军装上面的那一枚枚勋章。爸爸还把自己的军帽给布鲁诺戴了一会儿，前提是布鲁诺必须把手洗干净，才能碰那顶军帽。

当爷爷看见自己的儿子穿着崭新的军装时，他感到非常骄傲，然而奶奶的反应非常冷淡。晚餐过后，奶奶跟格蕾特尔、布鲁诺演完了最后一次短剧，她难过地坐在扶手椅上，看着爸爸摇了摇头，似乎对爸爸失望至极。

“拉尔夫，我在想，这一切是不是都是我的错？”她说，“是不是你小时候，我让你参加的那些表演，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这身打扮就像个扯线的木偶。”

“妈妈，”爸爸的语气似乎在尽量容忍她，“现在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

“你穿着军装站在那儿，”奶奶继续说道，“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甚至不去关心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身军装究竟代表了什么。”

“纳塔莉，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爷爷说。不过，每一个人都知道，只要奶奶有什么话要说，她就一定会说出来，不管别人是不是愿意听。

“是你们讨论过了，马蒂亚斯。”奶奶回道，“你们根本不在乎我的意见，永远都是这样。”

“现在是家庭聚会，妈妈。”爸爸叹了口气，说道，“今天是圣诞节，请不要扫大家的兴。”

“我还记得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爷爷骄傲地说道，他盯着壁炉里的火苗，摇了摇头，“你回家对我们说你参军了，那时候我本以为你会受伤。”

“马蒂亚斯，他的确受了伤。”奶奶说，“你看看他的身体就知道了。”

“再看看现在的你，”爷爷没有理睬奶奶，接着说道，“我真的很骄傲，你能拥有现在的地位，在我们国家经历了种种困难之后，帮助国家

夺回荣耀，去惩罚——”

“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奶奶大声说道，“我在想，你们俩到底谁更愚蠢。”

“可是纳塔莉，”妈妈说道，她试图缓和气氛，“难道你不觉得拉尔夫穿着这身新军装很气派吗？”

“气派？”奶奶反问道，身体向前倾，盯着自己的儿媳妇，似乎觉得她丧失了理智，“你刚刚是在说气派吗？傻孩子，你认为看上去气派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重要的吗？”

“我表演穿的马戏团指挥服，看上去气派吗？”布鲁诺问，因为那晚的聚会上他就穿着这身衣服——红黑相间的马戏团指挥的服装。穿上这身衣服，布鲁诺觉得非常骄傲。不过，他刚说完这句话就后悔了，因为所有的大人都朝着他和格蕾特尔这边看了过来，他们刚刚都忘记了两个孩子还在场。

“孩子们，上楼去。”妈妈立刻说道，“回你们的房间。”

“可我们不想上楼。”格蕾特尔说，“我们不能在楼下玩吗？”

“不能，孩子们。”妈妈坚持道，“上楼，把房门关上。”

“这就是你们这些士兵感兴趣的？”奶奶并没有顾忌两个孩子还在场，“穿着你们气派的军装，外表光鲜地去做各种残暴的事情。我真为你们感到羞耻。可是我觉得这是我的错，拉尔夫，这不是你的错。”

“孩子们，上楼去，马上就去！”妈妈拍着手命令道。于是，两个孩子别无选择，只能照妈妈说的做。

不过，到了楼上之后，他们并没有直接进房间，而是故意关了一下门，人却坐在楼梯上，想要听听大人们在楼下到底说些什么。然而，妈妈和爸爸的声音混在了一起，根本听不清，爷爷的声音也几乎听不见，只有奶奶模糊的声音时不时地传来。最终，在几分钟之后，楼下传来了很响的开门声，两个孩子急匆匆地跑回房间，而奶奶从走廊的衣架上取下了她的外套。

“真是可耻！”奶奶离开前大声说道，“我的儿子是一个——”

“爱国的人。”爸爸喊道。孩子是不能在自己的妈妈说话时打断她的，爸爸可能没有学过这条规矩。

“说得真好啊！”奶奶喊道。“你请来在这个房子里吃饭的那些爱国的人，让我感到恶心。看到你穿着那身军装，我都想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在冲出屋子之前她又说道，然后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自那天以后，布鲁诺就很少见到奶奶，在来“赶出去”之前，他甚至没有机会和奶奶道别。布鲁诺很想念奶奶，于是他决定给她写一封信。

这一天，布鲁诺拿着纸和笔坐下来，写了他在这里有多么不开心，他有多么想回到柏林的家。他向奶奶介绍了这儿的房子、花园、挂着牌子的长椅，还有高高的铁丝网、木柱子、带刺铁丝球，还有远处坚硬的地面、小木屋、烟囱，还有那些士兵。不过，他写得最多的是住在铁丝网另一边的那些人，还有他们的条纹睡衣和帽子。他还告诉奶奶，他很想念她，最后，他在信的结尾署名“爱你的孙子，布鲁诺”。

Part 2
开始探险

曾经的探险

很长一段时间里，布鲁诺在“赶出去”的生活一成不变。

他仍然要忍受格蕾特尔心情不好时的种种恶行。她的心情经常不好，因为她是个不可救药的孩子。

布鲁诺依旧惦记着回到柏林的家，尽管他对那里的印象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他已经好几周没有给爷爷奶奶写信了，虽然他想过要写，但是并没有坐下来付诸行动。

那些士兵仍然每天在爸爸的书房进进出出，就是那个“绝对的禁区”。科特勒中尉仍然穿着黑靴子走来走去，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加重要的人了。他如果不是和爸爸在一起，那就是站在走廊里和格蕾特尔聊天，格蕾特尔会肆无忌惮地大笑，并且用手指把自己的头发绕成一圈一圈的。有时候，他还会在房间里和妈妈小声地说些什么。

用人们仍然每天过来洗洗刷刷、做饭、清理杂物等等。如果没有人跟他们说话，他们就永远保持沉默。玛丽亚大部分时间仍然在整理东西，她要确保布鲁诺现在不穿的衣服都整齐地放在衣柜里。帕维尔还是每天下午来到家里，削土豆和胡萝卜，然后穿上他的白色外套，在餐桌旁服务。（布鲁诺发现帕维尔会时不时地瞥一眼他的膝盖，因为荡秋千的那次意外，他的膝盖上留下了一块小伤疤。不过他们没有和对方说过一句话。）

后来，生活总算有了些变化。爸爸决定让孩子们重新开始学习，这在布鲁诺看来非常滑稽，因为哪里有学校只教两个学生呢。爸爸和妈妈

一致认为，应该请一位家庭教师每天来家里，让孩子们上午和下午都可以学习。几天以后，来了一位李斯特先生，他开着一辆咔咔作响的破车。从那天起，两个孩子又开始上课了。布鲁诺觉得李斯特先生是一个很神秘的人。虽然大部分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友好，从未像以前柏林的老师那样伸手打他，但是布鲁诺察觉到他的眼神里有一股愤怒，似乎随时都会暴发。

李斯特先生十分推崇历史和地理这两门学科，可布鲁诺偏爱文学和艺术。

“那些东西对你一点用都没有。”老师坚持这么说，“在如今这个年代，懂得社会科学更加重要。”

“在柏林的时候，奶奶总是让我们表演戏剧。”布鲁诺说。

“你的奶奶并不是你的老师，对吧？”李斯特先生问道，“她是你的奶奶。而现在我才是你的老师，所以你应该学习我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可是，难道书籍不重要吗？”布鲁诺问。

“关于客观事物的书当然重要，”李斯特先生解释道，“但不是故事书，那些虚构的书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对历史了解多少，年轻人？”（布鲁诺很喜欢李斯特先生称呼他为“年轻人”，就像帕维尔一样；他们不像科特勒中尉那样没有礼貌。）

“我知道我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号出生的——”布鲁诺回答。

“不是你的历史，”李斯特先生打断了他，“不是关于你的个人历史。我是说你知道你是谁吗？你从哪里来？你了解自己的家族血统吗？你了解自己的祖国吗？”

布鲁诺皱起眉想了一会儿，他以为李斯特先生是在问他爸爸有多少土地[1]，不过这一点他并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在柏林的房子很大、很舒适，但是花园也不是很大。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所以他知道“赶出去”并不属于他们。“我爸爸没有多少土地。”他终于做出了回答，“不过我知道很多中世纪的故事，我喜欢关于探险的故事。”

李斯特先生气得牙齿咯咯作响，一个劲儿地摇头。“这就是我来这里要改变的现状。”他的语气有些吓人，“我要让你的脑瓜子忘掉那些故事书，多教教你历史，让你改正你犯下的大错。”

布鲁诺点点头，他非常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么一来他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迫离开舒适的家，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这是他短暂的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几天以后，布鲁诺独自坐在房间里，思考着他在柏林那个家里喜欢做的所有事情有没有哪些是来到“赶出去”之后没有做过的。大多数事情都没有再做过，因为他没有玩伴了，而且格蕾特尔从来也不和他一起玩。不过，他想到了一件他可以独自做的事情，那就是探险，他在柏林的时候经常探险。

“在我小的时候，”布鲁诺自言自语道，“我很喜欢探险。在柏林的时候，我对一切都很熟悉，就算戴着眼罩我也能找到任何我想找到的东西。可我还没在这儿进行过探险呢，或许现在我可以开始做这件事。”

趁着自己还没有改变主意，布鲁诺跳下床，从衣柜里找出一件外套和一双旧靴子——他觉得一个真正的探险家就该这么穿，然后准备出门了。

这座房子可没有什么值得探险的。毕竟，这里不像柏林的那个家，那里有成百上千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以及神秘的小房间，如果算上地下室和顶楼的那个小房间（就是在那里，他可以踮起脚看向窗外），总共有五层呢。可是现在这座房子一点都不适合探险。如果想要探险，就只能去外面。

这几个月来，布鲁诺经常从房间的窗户看向外面，看看花园和挂着牌子的长椅，看看高高的铁丝网和木柱子，还有他在最近给奶奶写的信中提到的一切。他经常看到外面的那些人，那些穿着条纹睡衣的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思考过那些究竟是什么人。

那里就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所有人肩并肩地在那里一起生活和工作。他们真的有什么不同吗？那个营地的所有人都一个打扮——相同的条纹睡衣和帽子。在他家进进出出的所有人（除了妈妈、格蕾特尔，还有他自己），都穿着各种材质、挂着勋章的军装，他们头上则戴着帽子或是钢盔，胳膊上戴着红黑色袖章，还都背着枪。他们所有人看

上去都表情严肃，似乎每个人都肩负着重大责任，不能掉以轻心。

究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他默默地思考这个问题。是谁决定了哪些人要穿条纹睡衣，哪些人要穿军装呢？

当然，某些时候，这两种人会混在一起。他经常看到，自己这一边的人会到铁丝网的另一边去，他看得出来，这些人执掌着权力。每当这些士兵到了那边，那些穿着条纹睡衣的人都会立正站好。有时候，一些人会倒在地上，甚至有些再也没有站起来，直接被其他人抬走了。

这可真有趣，布鲁诺心想，我从没有想过那些是什么人，虽然士兵们经常过去——爸爸有时候也会过去，但是那些人从来没有被邀请到家里来。

有时候——虽然不是很频繁，但确实有过几次——有些士兵会来家里吃晚餐，用人们会拿来很多带泡沫的饮料。格蕾特尔和布鲁诺吃完最后一勺饭，就会被送到楼上的房间去，接着他们就听见楼下传来一片嘈杂声，甚至还有难听的歌声。爸爸妈妈显然很喜欢邀请这些士兵，这一点布鲁诺看得出来。然而，他们从来没有邀请过那些穿着条纹睡衣的人来家里做客。

走出家门，布鲁诺绕到了房子后面，抬头看了看自己房间的窗户，从下面看，这扇窗户其实也不是很高。他想，即便从窗户那边跳下来自己也不会受伤的，不过他也想不出在什么情况下自己会做这样的傻事。除非是房子着了火，他被困在了房间里，但这似乎也有点冒险。

他远远地望向自己的右前方，阳光下，高高的铁丝网似乎没有尽头。这让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前方不知道有什么，他可以走过去探个究竟，这就是真正的探险。（他觉得李斯特先生在历史课上教给他的唯一有用的东西是航海家哥伦布[2]和阿梅里戈·韦斯普奇[3]的传奇经历，布鲁诺确信自己长大以后会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然而，在出发之前，布鲁诺还要先查看一样东西，就是那张长椅。几个月以来，他一直都是从远处观察那张长椅，称它为“挂着牌子的长椅”，但是他并不知道牌子上写了什么。他左右张望了一番，确定周围没有人，才跑了过去，把上面的文字念了出来。那是一块小小的铜牌，布鲁诺轻声念道：

“纪念……”他犹豫了一下，像平常一样结结巴巴地念出了这个名字，“‘赶出去’集中营的落成……一九四〇年六月。”

他伸手摸了摸那块铜牌，感觉冷冰冰的，于是把手指缩了回来，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了自己探险的旅程。爸爸妈妈曾经无数次叮嘱他不要往那个方向去，不要靠近那道铁丝网和那里的营地，更不要在“赶出去”进行任何探险，然而此时，这些统统被他抛到了脑后。

他把那些叮嘱忘得一干二净。

---

[1] 李斯特先生说的是“祖国”（Fatherland），布鲁诺误以为是“爸爸的土地”。

[2] 哥伦布，探险家、殖民者、航海家。哥伦布并不是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欧洲探险家，但哥伦布的航海带来了第一次欧洲与美洲的持续的接触，并且开辟了后来延续几个世纪的欧洲探险和殖民海外领地的大时代，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影响巨大。

[3] 阿梅里戈·韦斯普奇，意大利商人、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美洲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通过他的信件，欧洲人才第一次知道存在一个美洲新大陆。

铁丝网另一边的男孩

布鲁诺沿着铁丝网走了很久，这段路程比他预想的要长得多。铁丝网似乎向前延伸了好几英里。他就这么一直走，当他回过头时，发现他现在居住的那座房子变得越来越小，最终完全消失不见了。在这段旅途中，他没看到任何人，也没发现有门可以走到另一边去，所以他开始有点沮丧，这次的探险可能要以失败告终。事实上，虽然这道铁丝网看上去没有尽头，远处那些小木屋和烟囱也在他身后渐渐消失，但是他和对面的那片开阔地就只隔了这么一层铁丝网而已。

布鲁诺差不多走了一小时，开始感觉肚子有点饿，他觉得今天的探险可以到此结束，应该回去了。然而，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圆点出现在远处，他眯着眼想要看清楚那是什么。布鲁诺记得，他在一本书上读到过，当一个人在沙漠中迷路时，因为连续好几天都没有进食和喝水，就会出现幻觉，他会看见美妙的餐馆和巨大的喷泉，但是当他试图过去吃东西或者喝水时，就会发现这一切只是幻觉而已，他面对的只有沙子。布鲁诺心想，自己现在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他一边想着，一边朝着那个小圆点走去，越走越近。那个小圆点变成了小斑块，接着变成一个小黑团，没过多久，又变成了一个影子。再走近一些，他发现那不是小圆点，不是小斑块，不是小黑团，也不是影子，而是一个人。

事实上，那是一个小男孩。

布鲁诺读过很多关于探险家的书，这些书告诉他，探险家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大多数时候，探险家会发现一些早已存在却从未被发现的事物，比如说美洲大陆。也有一些时候，他们会发现一些毫无意义的事物，比如橱柜后面的死老鼠。

这个小男孩属于前者。他独自坐在那儿，没有任何人发现他。

随着那个小圆点变成小斑块，接着变成一个小黑团，再变成一个影子，最后变成小男孩，布鲁诺逐渐放慢了脚步。虽然他们之间隔着一道

铁丝网，但是他知道，对待陌生人应该谨慎一些。他继续往前走，没过多久他们就面对面了。

“你好。”布鲁诺说。

“你好。”那个小男孩说。

小男孩看上去比布鲁诺小，他坐在地上，脸上带着很悲伤的表情。他也穿着铁丝网另一边的人们都穿着的条纹睡衣，头上戴着一顶条纹帽子。他的脚上没有穿鞋袜，所以看上去脏兮兮的。他的手臂上戴着一个有星形图案的袖章。

布鲁诺刚刚走近小男孩的时候，小男孩正盘着腿坐在地上，盯着地上的灰尘。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布鲁诺才看见他的脸。他的脸长得非常奇怪，皮肤差不多是灰色的，却又不是布鲁诺以前见过的任何一种灰色。他的眼睛很大，瞳孔是焦糖色的，而眼白又显得过于苍白。当小男孩看着布鲁诺时，布鲁诺从小男孩的眼神中只能感受到悲伤。

布鲁诺确定，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瘦弱、悲伤的男孩，他决定要和这个男孩说说话。

“我正在探险。”布鲁诺说。

“是吗？”小男孩说。

“是的，大概有两小时了。”

严格来说，这不是真的。布鲁诺只探险了一个多小时，不过他认为适当地夸张一点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这也算不上撒谎，只会显得他更加具有探险精神。

“你发现什么了吗？”男孩问。

“还没有。”

“一点发现都没有吗？”

“好吧，我发现了你。”过了一会儿，布鲁诺说。

布鲁诺盯着眼前的这个男孩，想问问男孩为什么看起来如此悲伤，但是他有些犹豫，因为他觉得这样问太不礼貌。他知道，有时候悲伤的人不希望被问到这个问题，有时候他们会自己说出原因，有时候他们会就这个话题说上几个月。但是现在，布鲁诺认为自己不应该问。在这次的探险中，他已经有了发现，他现在正和铁丝网另一边的人说话，所以他要珍惜这个机会。

他在铁丝网这一边坐了下来，像对面的男孩一样也盘起腿。这时候，他真希望自己带了一些巧克力或者点心在身上，可以和这个男孩分享。

“我住在铁丝网这边的房子里。”布鲁诺说。

“是吗？我有一次看到过那座房子，从很远的地方看见的，但是我没看到你。”

“我的房间在二楼。”布鲁诺说，“从那里我可以看到铁丝网的另一边。对了，我叫布鲁诺。”

“我叫什穆埃尔。”小男孩说。

布鲁诺皱了皱眉，他没有听清楚。“你刚刚说你叫什么名字？”布鲁诺问。

“什穆埃尔。”小男孩说，似乎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普通的名字，“你刚刚说你叫什么名字？”

“布鲁诺。”他说。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名字。”什穆埃尔说。

“我也从来没有听过你这样的名字。”布鲁诺说。“什穆埃尔。”布鲁诺想了想。“什穆埃尔。”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喜欢你名字的发音，什穆埃尔，听起来像风吹过的声音。”

“布鲁诺。”什穆埃尔开心地点点头说，“嗯，我想我也喜欢你的名字，听起来像有人在搓着自己的胳膊取暖。”

“我以前从来没有碰见过叫什穆埃尔的人。”布鲁诺说。

“铁丝网这一边有好多人叫什穆埃尔。”小男孩说，“可能上百人。我真想有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名字。”

“我从来没有见过叫布鲁诺的人。”布鲁诺说，“当然，除了我自己。我想我可能是唯一叫布鲁诺的人。”

“那你很幸运。”什穆埃尔说。

“我想我是的。你多大了？”布鲁诺问。

什穆埃尔想了想，然后低头摆弄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在计算。“我九岁了，”他说，“我的生日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号。”

布鲁诺瞪大了眼睛。“你说什么？”

“我说我的生日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号。”

布鲁诺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又成了O形。“我真不敢相信。”他说。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什穆埃尔问。

“不是，”布鲁诺迅速摇摇头说，“我不是说不相信你，我是说我很惊讶。因为我的生日也是四月十五号，我也出生在一九三四年。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什穆埃尔想了想说：“那你也是九岁。”

“是的，这不是很奇怪吗？”

“确实很奇怪。”什穆埃尔说，“因为铁丝网这一边有很多个叫什穆埃尔的人，但是我从没有碰见过跟我同一天生日的人。”

“我们就像是双胞胎。”布鲁诺说。

“有点像。”什穆埃尔表示同意。

布鲁诺突然感觉非常开心。他的脑海中闪现出卡尔、丹尼尔和马丁的身影，他们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他记得在柏林的时候他们在一起

多么开心。但是来到“赶出去”以后，他感觉孤单极了。

“你有很多朋友吗？”布鲁诺问，他把脑袋歪向另一边，等待着答案。

“嗯，是的。”什穆埃尔说，“算是吧。”

布鲁诺皱起眉，他希望什穆埃尔的回答是没有，这样他们就拥有了另一个共同点。“很好的朋友吗？”他问。

“并不是很好。”什穆埃尔说，“我们这边有很多人，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我们经常打架，所以我才到这里来，一个人待着。”

“这太不公平了。”布鲁诺说，“我在这边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一起玩，而你在那边有那么多朋友，每天都能一起玩好几小时。我要去跟我爸爸说说。”

“你从哪里来？”什穆埃尔问，他眯起眼睛，好奇地盯着布鲁诺看。

“柏林。”

“那是什么地方？”

布鲁诺张开嘴想要回答，可是他发现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就在德国啊，”他说，“难道你不是德国人吗？”

“不，我是波兰人。”什穆埃尔说。

布鲁诺皱了皱眉，问道：“那你为什么会说德语？”

“因为你用德语向我问好，所以我也用德语回答你。你会说波兰语吗？”

“不会。”布鲁诺说着，难为情地笑了笑，“我还没有见过会说两种语言的人呢，和我一般大的小孩就更不可能会两种语言了。”

“我妈妈是学校的老师，她教了我德语。”什穆埃尔解释道，“她还会说法语、意大利语，还有英语。她很聪明。我现在还不会说法语和意大利语，不过她说她会教我英语，因为我可能需要用到英语。”

“波兰，”布鲁诺若有所思地说道，他在用舌头练习这个词的发音，“没有德国好，对吗？”

什穆埃尔皱了皱眉。“为什么没有德国好？”他问道。

“因为德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布鲁诺说，他想到爸爸和爷爷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是最强大的。”

什穆埃尔盯着他，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布鲁诺很想转移话题，因为虽然他说了刚才那番话，可他并不认为那就完全是对的，而且他非常不愿意让什穆埃尔觉得自己不友好。

“波兰在哪里？”他们各自沉默了几分钟后，布鲁诺问道。

“在欧洲。”什穆埃尔说。

李斯特先生最近在地理课上讲到过一些国家，布鲁诺这会儿正在努力地回忆着。“你听说过丹麦吗？”他问。

“没有。”什穆埃尔说。

“我觉得波兰应该就在丹麦。”布鲁诺说，他想自作聪明，可是越说越糊涂了，“因为丹麦就在很多英里以外的地方。”

什穆埃尔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两次张开嘴巴却又都闭上了，似乎在仔细思考布鲁诺的话。“可是这里就是波兰。”他最后说。

“真的吗？”布鲁诺问。

“是的。丹麦可能距离波兰和德国都非常远吧。”

布鲁诺皱起了眉，这些国家他都听说过，但是现在他脑子里一团乱麻。“对，没错。”他说，“但是它们都是有关系的，对吧？我是说在距离上。”他希望可以快点结束这个话题，因为他开始觉得自己完全错了，并且暗自下了决心，以后一定要好好上地理课。

“我从没去过柏林。”什穆埃尔说。

“我想，在来到这儿之前，我也没有去过波兰。”布鲁诺说，这倒是

事实，因为他以前确实没有去过波兰，“是这样的，如果这里真的是波兰的话。”

“我确定，这里就是波兰，”什穆埃尔平静地说道，“虽然这里不是很漂亮。”

“确实不漂亮。”

“我以前住的地方比这儿漂亮多了。”

“肯定没有柏林漂亮。”布鲁诺说，“在柏林，我们家有一座大房子，算上地下室和顶楼带窗户的小房间，一共有五层楼。那里还有漂亮的街道、商店、果蔬摊，还有许多咖啡馆。如果你要去市区逛街，千万别在周六的下午去，那时候人太多了，以前可没有那么多人。”

“什么意思？”什穆埃尔问。

“过去那里很冷清。”布鲁诺解释道，他不大喜欢谈论这些变化，“以前我可以在床上看书，但是现在那里变得很嘈杂，还挺吓人的，到了晚上，我们得关掉所有的灯。”

“我以前生活的地方比柏林漂亮得多。”什穆埃尔说，尽管他从未去过柏林，“那里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家有许多人，吃得也非常好。”

“嗯，让我们保留各自的意见吧。”布鲁诺说，他不想再和自己的新朋友争论。

“好吧。”什穆埃尔说。

“你喜欢探险吗？”过了一会儿，布鲁诺问道。

“我从没探险过。”什穆埃尔承认。

“等我长大了，我要当一名探险家。”布鲁诺说着，快速地点了点头，“现在，我要多看一些关于探险家的书，这样等我成了探险家，就能避免犯他们犯过的错误了。”

什穆埃尔皱了皱眉。“什么错误？”

“各种各样的错误。”布鲁诺解释道，“要当一名探险家，必须知道你发现的东西是不是有价值。有些东西早已存在，却从未被发现，比如美洲大陆；还有些东西就算被发现了也没有任何意义，比如橱柜后面的死老鼠。”

“我想我属于前一种。”什穆埃尔说。

“对。”布鲁诺答道，“我觉得你是前一种。”“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可以。”什穆埃尔说。

布鲁诺想了一会儿，他不希望表现得不礼貌。

“为什么铁丝网那边有这么多人？”布鲁诺问，“你们在那儿做什么？”

“圆叟”

几个月以前，也就是在布鲁诺看见玛丽亚收拾他的东西之前，爸爸刚刚拿到他的新军装，这意味着所有人都要叫他“司令官”了。有一天晚上，爸爸无比兴奋地回到家里，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头冲进了客厅，当时妈妈、布鲁诺和格蕾特尔正坐在那儿看书。

“周四晚上，”他宣布，“不管我们周四晚上有什么安排，全都取消。”

“要取消就取消你的安排好了。”妈妈说，“我要去剧院，我已经约了——”

“‘圆叟’要和我商量一些事情。”爸爸说，他是唯一可以打断妈妈的人，“今天下午我接到了电话通知，他只有周四晚上有时间，他提出要来我们家里吃晚餐。”

妈妈瞪大了双眼，她的嘴巴张成了O形。布鲁诺盯着妈妈看，他想要知道自己对某件事情感到震惊时是不是也这副模样。

“你说的是真的吗？”妈妈说，她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他要来这儿？到我们家来？”

爸爸点了点头。“七点钟。”他说，“我们最好考虑一下该怎么让这顿晚餐特别一些。”

“哦，我的天哪。”妈妈说着，飞快地转动眼睛考虑所有需要准备的事情。

“‘圆叟’是谁？”布鲁诺问。

“你的发音不对。”爸爸说，然后他又对布鲁诺说了一遍正确的发音。

“‘圆叟’。”布鲁诺跟着念了一遍，他想要说对，可还是错了。

“不对，”爸爸说，“应该是——唉，就这样吧！”

“可他到底是谁呢？”布鲁诺又问。

爸爸盯着布鲁诺，他感到十分惊讶。“你应该知道‘圆叟’是谁。”他说。

“我不知道。”布鲁诺说。

“他管理着整个国家，笨蛋。”格蕾特尔说，她就像所有的姐姐一样炫耀着自己知道的一切（正是这种行为让她变成了“不可救药的孩子”），“你从来都不看报纸吗？”

“别说你弟弟是笨蛋！”妈妈说。

“那我可以叫他傻瓜吗？”

“这也不是我希望听到的。”

格蕾特尔失望地坐了下来，但她还是冲着布鲁诺吐了吐舌头。

“他是一个人来吗？”妈妈问。

“我忘了问这个。”爸爸说，“不过我认为他会带‘她’一起来。”

“哦，天哪。”妈妈的语气又不淡定了。她站起身来，脑中细数着周四之前她需要完成的所有事情，留给她的时间只有两个晚上了。屋子必须全部打扫一遍，所有的窗户得擦得干干净净，餐桌要重新油漆，还要预备食物，女佣和管家的制服要洗净熨好，碗碟和玻璃杯都要擦得雪亮。

尽管妈妈的清单变得越来越长，但她还是及时地做完了所有事情，不过她也一再抱怨说，如果某人能够帮她分担一点事情，那么这顿晚宴一定会筹备得更加成功。

距离“圆叟”约定到来的时间还有一小时，格蕾特尔和布鲁诺就被叫到了楼下，他们还破天荒地被带到了爸爸的书房。格蕾特尔穿了一条白色的裙子，还有及膝的长袜，她的头发也被烫了卷。布鲁诺穿着一条深色的短裤、一件白色的衬衫，还打了条深棕色的领带。因为要出席今天

这么重要的场合，他还得到了一双新鞋，尽管鞋子有点小，把他的脚勒得紧紧的，走路都有些困难，可他还是感觉十分骄傲。所有的这些准备工作和漂亮衣服都似乎有些过于奢华了，因为布鲁诺和格蕾特尔并不会和大人们共进晚餐，他们一小时前就已经吃过了。

“孩子们，”爸爸坐在书桌后面说道，他的视线在面前的儿子和女儿身上来来回回地移动，“你们知道我们将迎来一个非常特别的夜晚，对吧？”

两个孩子点了点头。

“如果今晚一切顺利的话，对我的事业将会非常有帮助。”

他们又点了点头。

“那么现在我们得先定下一些规矩。”爸爸坚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每当家里有什么特殊或是重要的事情，他就会定出更多的规矩。

“第一条，”爸爸说，“当‘圆叟’到来的时候，你们必须安静地站在大厅里，并准备欢迎他。你们不能先开口说话，直到他跟你们说话，你们才能回答，口齿要清楚一些，说的每一个词都要准确。明白了吗？”

“是的，爸爸。”布鲁诺嘟哝着回答。

“这不是我们该有的说话方式，”爸爸说，他指的是说话嘟哝，“你要像成年人一样张大嘴巴说话。你们绝不能表现得像小孩子一样。如果‘圆叟’没有理睬你们，那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但你们要注视着他，表现出你们对这样伟大的人物应有的尊敬和拥戴。”

“没问题，爸爸。”格蕾特尔用非常清晰响亮的声音回答。

“还有，当妈妈和我陪‘圆叟’一起用餐时，你们都要安静地待在房间里。不许到处乱跑，不许从楼梯扶手上滑下来。”说到这儿，爸爸特意看了布鲁诺一眼，“你们也不能打搅我们，明白吗？我不希望你们惹出任何麻烦。”

布鲁诺和格蕾特尔点了点头。爸爸站了起来，示意这次会议结束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遵守这些规定了。”爸爸说。

四十五分钟过后，门铃响了，整个家里一下子充满了激动的气氛。布鲁诺和格蕾特尔肩并肩站在楼梯旁，妈妈站在他们身边，双手紧张地握在一起。爸爸快速地瞥了他们一眼，然后点点头，看来他对眼前的一切非常满意，随后他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两个人：一位非常矮小的男士和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士。

爸爸朝他们敬了个礼，然后邀请他们进屋。玛丽亚的头比平时更低了，她接过客人们的外套，随后，爸爸开始介绍自己的家人。客人们首先问候了妈妈，这让布鲁诺有机会仔细端详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值得一家人大费周折。

“圆叟”比爸爸要矮得多，而且布鲁诺认为他也不够健壮。他的一头黑发剪得很短，还留着一撮小胡子——这一撮胡子实在是少之又少，布鲁诺甚至怀疑它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是“圆叟”在刮胡子时遗漏了这一小撮。不过，他身边的那位女士是布鲁诺这一生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有着金黄的头发、红润的嘴唇。当“圆叟”和妈妈说话时，她转身面带微笑地看了看布鲁诺，这让布鲁诺有些不好意思，脸都红了。

“‘圆叟’，这是我的孩子，”爸爸说，这时，格蕾特尔和布鲁诺向前迈了一小步，“格蕾特尔和布鲁诺。”

“你们谁是格蕾特尔，谁是布鲁诺？”“圆叟”问道。这句话把每个人都逗笑了，只有布鲁诺例外，他想这实在太明显了，根本没什么好笑的。“圆叟”伸出手来，和他们一一握手，格蕾特尔小心翼翼地行了一个之前练习过的屈膝礼。布鲁诺看到她行礼时差点摔倒，心里乐坏了。

“多可爱的孩子！”美丽的金发女士说道，“我可以问问他们多大了吗？”

“我十二岁了，他只有九岁。”格蕾特尔说，又有些轻蔑地看了看自己的弟弟。“我还会说法语。”她又说。严格来说，她的话并不可信，因为她只在学校里学了几个短语。

“是吗？可是你为什么要学法语呢？”“圆叟”问道。这一次没有人笑，相反，大家都变得很紧张。格蕾特尔看着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回

答。

不过尴尬的气氛很快就被打破了，这位“圆叟”大人——布鲁诺见过的最无礼的客人，转身径直走进了餐厅，什么也没说，一下坐在了餐桌的主位上，那可是爸爸的位置！爸爸妈妈有些不安地跟着他走了进去，妈妈示意拉尔斯可以热汤了。

“我也会说法语。”那位美丽的金发女士说，她弯下腰冲两个孩子笑了笑。她看起来没有像爸爸妈妈那样被“圆叟”吓到。“法语是一门很美的语言，你能学会，真聪明！”

“埃娃。”“圆叟”在餐厅里大声叫她，还打了个响指，好像她是一只小狗。女士的眼睛转了转，然后她慢慢地站起来，转过身去。

“我喜欢你的鞋子，布鲁诺，不过这双鞋看起来有点紧。”她又微笑着说，“如果真是这样的，你要告诉你的妈妈，不然会把你的脚勒坏的。”

“只是有一点点紧。”布鲁诺说。

“我平时并不烫鬈发。”格蕾特尔说，她有些嫉妒弟弟吸引了客人的注意。

“为什么不烫呢？”女士问，“这样很漂亮。”

“埃娃！”“圆叟”第二次大声叫她，现在她要离开这两个孩子了。

“很高兴认识你们俩。”她说着，迈步走进了餐厅，然后坐在了“圆叟”左边的位子上。格蕾特尔走向了楼梯，而布鲁诺还留在原地，他注视着这位金发女士，直到她也看见了布鲁诺，并向他挥了挥手。就在这时，爸爸出现了，他一下关上了门。布鲁诺这才想起来他应该回自己的房间了，要安静地坐着，不能发出任何噪声，当然，他也不能顺着楼梯扶手滑下来。

“圆叟”和埃娃待了两小时，格蕾特尔和布鲁诺并没有被叫下楼向他们道别。布鲁诺从房间的窗户看着他们离开，他注意到他们的车上还有一个司机，当他们走向车时，“圆叟”并没有为自己的女伴开门，他只顾自己一头扎进车里，然后拿起一份报纸开始看，而那位女士在向妈妈道

别，并感谢妈妈准备的这顿美餐。

多可怕的男人啊！布鲁诺暗想。

那天晚上，布鲁诺偷听到了爸爸妈妈的一些谈话。这些只言片语是从爸爸书房门上的钥匙孔或是从门缝底下飘出来的，然后顺着楼梯飘上了楼，又从布鲁诺的房门底下飘了进来。尽管他们的声音非常大，布鲁诺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清几句。

“……要离开柏林，去那样一个地方……”妈妈说。

“……别无选择，如果我们想继续下去，就只能……”

“……听起来好像合情合理，但并不是，这不是……”妈妈说。

“……这样一来，我会被抓走，然后被当作……”爸爸说。

“……要让他们在那样的地方成长……”妈妈说。

“……别再说这个问题了。我不想再听到你反对这件事……”爸爸说。

这场谈话大概就这么结束了，因为妈妈离开了爸爸的书房，然后布鲁诺就睡着了。

几天以后，他从学校回到家，就发现玛丽亚站在他的房间里，把他所有的东西都从衣柜里拿了出来，然后装进四个大木箱子里，就连那些他藏在衣柜后面、不为人知的东西也不例外。这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开始。

什穆埃尔的答案

“我只知道，”什穆埃尔说，“来这儿之前，我和爸爸、妈妈、哥哥约瑟夫住在一家商店楼上的小公寓里，爸爸就在那家店里做手表方面的活儿。每天早晨七点钟，吃完早餐，我和哥哥去上学，爸爸修理客人带来的手表，也制作一些新的手表。我有过一只很漂亮的手表，就是爸爸送给我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了。那只表的表盘是金色的，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给它拧紧发条，所以表上的时间永远是准的。”

“那只表去哪儿了？”布鲁诺问。

“被他们拿走了。”什穆埃尔说。

“什么人？”

“就是那些士兵啊。”什穆埃尔回答，好像这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事情。

“后来有一天，所有的事情都变了。”他又继续说，“我放学回到家，看见妈妈正在给我们做袖章，她用的那块布看起来很特别，而且每个袖章上面都绣着一颗星，就像这样的。”说着，他用手指在身下的泥土地上画了一个图案。

“每次我们离开家的时候，她都让我们戴上袖章。”

“我的爸爸也戴着一个这样的袖章。”布鲁诺说，“他戴在军装袖子上，看起来很漂亮。鲜红色的布上搭配着黑白相间的图案。”他也用手指在铁丝网另一边的泥土地上画了一个图案。

“嗯，不过这两个图案不一样，不是吗？”什穆埃尔说。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袖章。”布鲁诺说。

“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想要戴袖章。”什穆埃尔说。

“不管怎么说，”布鲁诺说，“我觉得我想要一个袖章。不过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一个，像你那样的还是像我爸爸那样的。”

什穆埃尔摇了摇头，继续讲他的故事。其实他不大愿意再想起这些事情，因为每当回忆自己过去的生活，他就会感到很悲伤。

“那些袖章我们戴了几个月，”他说，“可是事情又变了。有一天，我回到家，妈妈说我们不能再住在自己的家里了——”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布鲁诺大声说道，他感到有些欣慰，原来他不是唯一被迫离开家的孩子。“‘圆叟’来我们家吃了顿晚餐，然后我们就搬到了这里。我讨厌这里。”他又大声地说。“他也去你们家吃晚餐了吗？”

“没有，他们只告诉我们不能再住在自己的家里，要搬到克拉科夫[1]的另一个地方，那儿的士兵建造了一道很高的围墙，爸爸、妈妈、哥哥和我只能住在一个房间里。”

“你们所有人？”布鲁诺问，“挤在一个房间里？”

“不仅是我们一家。”什穆埃尔说，“那儿还有一家人，他们家的爸爸妈妈总是打架，他们有一个儿子比我大，尽管我什么坏事都没做，他也会打我。”

“你们怎么可能都住在一个房间？”布鲁诺问道，摇了摇头，“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所有人都住在一起。”什穆埃尔说着，点了点头，“总共有十一个人。”

布鲁诺张大了嘴巴，想要再次反驳什穆埃尔——他根本不相信十一个人可以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不过他最终还是改变主意了。

“我们在那儿住了几个月。”什穆埃尔接着说，“我们所有人都住在一个房间。那里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但是我不喜欢从窗户看外面，因为我只能看见外面那道墙，我讨厌那道墙，因为我们真正的家就在墙的另一边。我们所在的这一边是这个镇上比较差的地带，这里总是很吵闹，人根本没办法睡觉。我还讨厌卢卡，就是经常打我的那个男孩，可

我什么坏事都没干。”

“格蕾特尔有时候也会打我。”布鲁诺说，“她是我的姐姐。”他又说，“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孩子’。但是很快我就会长得比她高、比她强壮，那时候她就不敢再欺负我了。”

“后来有一天，士兵们开来了许多大卡车。”什穆埃尔继续说，他似乎对格蕾特尔的事毫无兴趣，“他们让所有人离开那些房子。许多人不愿意离开，四处躲藏，但是我知道，士兵们把那些人都抓了出来。那些卡车把我们带到了一列火车上，然后火车……”他犹豫了一会儿，咬了咬嘴唇。布鲁诺感觉什穆埃尔就要哭了，但是布鲁诺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火车上糟糕透了。”什穆埃尔说，“车厢里挤满了人，而且根本无法呼吸，空气简直让人受不了。”

“那是因为你们都挤在了一列火车上。”布鲁诺说，他想起了自己离开柏林时，在火车站看见的两列火车，“我们来这儿时，站台的另一边还停着一列火车，但是好像没人看见它。我们就是坐那一列火车来的，你们也应该上那一列火车。”

“我想他们不会允许我们上去的。”什穆埃尔说着，摇了摇头，“我们不能走出所在的车厢。”

“门就在车厢的尽头。”布鲁诺解释说。

“根本没有什么门。”什穆埃尔说。

“当然有门。”布鲁诺叹了口气说。“就在车厢尽头。”他又说了一遍。“过了餐车就是门。”

“根本没有什么门。”什穆埃尔坚持道，“如果有门的话，我们都会下车的。”

布鲁诺仍然小声嘟哝了一句“当然有门”，但是由于他的声音很小，什穆埃尔并没有听见。

“当火车最终停下来的时候，”什穆埃尔继续说，“我们到了一个非常冷的地方，只能靠走路到这儿来。”

“我们有一辆汽车。”布鲁诺说，这会儿他的声音大了一点。

“妈妈被他们带走了，爸爸、约瑟夫和我被关进了那边的小木屋，我们就住在那儿，一直到现在。”

当什穆埃尔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看起来很悲伤，然而布鲁诺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对布鲁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毕竟他已经经历了许多这样的事情。

“那里还有其他孩子吗？”布鲁诺问。

“还有几百个。”什穆埃尔说。

布鲁诺瞪大了双眼。“还有几百个？”他惊讶地说，“这一点也不公平。我这边连一个可以和我一块儿玩的人都没有。一个都没有。”

“我们不玩。”什穆埃尔说。

“不玩？为什么不玩？”

“我们能玩什么呢？”什穆埃尔问，他看起来对这个问题很困惑。

“这我可说不清楚。”布鲁诺说，“可以玩的有很多啊。比如说踢足球，或者探险。在你们那边探险怎么样？好玩吗？”

什穆埃尔摇了摇头，没有回答。他扭头看了看身后的小木屋，然后又看向布鲁诺。他不想再继续回答了，但是他的胃疼了起来，这让他不得不开口。

“你身上带什么吃的了吗？”他问。

“好像没有。”布鲁诺说，“我本来想带点巧克力，但是我忘了。”

“巧克力？”什穆埃尔慢慢地说道，他的舌头从牙齿后面舔了出来，“我只吃过一次巧克力。”

“只有一次吗？我喜欢吃巧克力。不过我弄不到多少，妈妈说吃多了会有蛀牙。”

“你没有面包吗？”

布鲁诺摇了摇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他说，“晚餐要等到六点半。你们什么时候吃晚餐？”

什穆埃尔耸了耸肩膀，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我想我得回去了。”他说。

“或许哪天你可以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布鲁诺说，尽管他并不确定这是一个好主意。

“或许吧。”什穆埃尔说，从他的声音可以听出来他不怎么相信。

“或者我可以来和你们一起吃。”布鲁诺说。“或许我可以来见见你的朋友们。”他又满怀希望地说。他原本希望什穆埃尔会向他发出邀请，但是他没有等到任何这样的信号。

“可是你不在我们这一边。”什穆埃尔说。

“我可以从下面爬过去。”布鲁诺说。他俯下身体，把铁丝网拽离了地面。两根木柱子中间部分的铁丝网很容易就能被拽起来，像布鲁诺这种身材的小孩可以轻轻松松地从下面钻过去。

什穆埃尔看到布鲁诺的举动，紧张地往后退。“我得回去了。”他说。

“那改天下午再见吧！”布鲁诺说。

“我不该来这儿的。要是他们抓住我，那可就麻烦了。”

他转身走开了，布鲁诺又一次留意到自己的这位新朋友是多么矮小、瘦弱。对于这一点他只字不提，因为他十分清楚，评论别人的身高这样愚蠢的举动会让对方很不愉快，他最不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让什穆埃尔觉得他不友好。

“我明天还会来的。”布鲁诺大声地对正在离开的什穆埃尔说，但是什穆埃尔没有任何回应。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往营地跑了，只留下布鲁诺独自在那儿。

布鲁诺认为今天的探险大有收获，回家的路上他很兴奋，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一切告诉爸爸、妈妈，还有格蕾特尔——她一定很嫉妒，甚至有可能会发脾气。还有玛丽亚、库克和拉尔斯，跟他们也要说说自己今天下午的探险经历，还有这个名字非常有趣的新朋友，还有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可是离家越近，他越是觉得这样做可能不好。

他仔细想了想，毕竟他们可能不会让自己和什穆埃尔交朋友，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再允许他出门。他经过前门，闻到了炉子上为晚餐准备的烤牛肉的香味，而这时候他已经决定暂时把这段经历埋藏在心里，一个字也不对外吐露。这是他的秘密，是他和什穆埃尔两个人的秘密。

布鲁诺认为有些事情只要不让爸爸妈妈知道，尤其是不让姐姐知道，就不会有麻烦。

---

[1] 克拉科夫，波兰共和国小波兰省首府，位于维斯瓦河上游两岸，距波兰首都华沙市约280公里，是中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1320 ~ 1609年为波兰首都。

一瓶酒导致的悲剧

时间一周接着一周地过去，布鲁诺越来越清楚，在可预见的未来，他无法回到柏林的那个家了，他只能忘掉那个舒适的家里可以滑行的楼梯扶手，而且短期之内他也不可能见到卡尔、丹尼尔或是马丁了。

然而，他也一天天地适应了“赶出去”，不再对自己的新生活感到不快乐。毕竟，他不再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每天下午上完课，布鲁诺都会沿着铁丝网走上很长一段路，然后坐着和他的新朋友什穆埃尔聊天，直到天色晚了，他才回家。要知道，原本这些时间他都是用来想念柏林的。

一天下午，当他从厨房的冰箱里拿出面包和奶酪，正往口袋里塞的时候，玛丽亚走了进来，她停住脚步，直盯着布鲁诺。

“嘿。”布鲁诺说，他尽量装作很镇静，“你吓了我一跳，我都没听见你走过来的声音。”

“你该不会又要吃东西了吧？”玛丽亚微笑着问，“你已经吃过午饭了，不是吗？你还饿吗？”

“有一点。”布鲁诺说，“我要出去走走，我想路上我可能会饿。”

玛丽亚耸了耸肩，然后走到炉子旁，把一锅水放在那儿烧。灶台那边还放着一堆土豆和胡萝卜，等待着帕维尔下午过来削。布鲁诺正准备离开，可看到这些蔬菜时，他突然想到一个困扰他已久的问题。之前他一直没有人可以问，现在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机会，而且还有一个合适的人。

“玛丽亚，”布鲁诺说，“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女佣转过身，有些惊讶地看着他。“当然可以，布鲁诺少爷。”她说。

“我问你的这个问题，你能保证不跟别人说吗？”

她疑惑地眯起眼睛，不过还是点了点头。“好吧，”她说，“你想要问什么？”

“是关于帕维尔的事。”布鲁诺说，“你认识他，对吗？就是来这儿清理蔬菜、在餐桌旁服务的那个人。”

“哦，我知道。”玛丽亚微笑着说。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释然，看来布鲁诺的这个问题并不怎么让她为难。“我知道帕维尔，我们经常聊天，你怎么会问起他？”

“哦。”布鲁诺说。他小心翼翼地组织自己的语言，生怕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在橡树上做了个秋千，还从上面掉下来摔伤了膝盖，你还记得吗？”

“记得。”玛丽亚说，“你后来没有再摔伤吧？”

“没有，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布鲁诺说，“我受伤的时候，帕维尔是我身边唯一的大人，他把我带到这儿，帮我清洗了伤口，还给我抹了绿色的药水。虽然很疼，但是我想那个药水会让我的伤口快点好起来，后来他还帮我包扎了伤口。”

“任何人都会这样给受伤的人包扎伤口的。”玛丽亚说。

“我知道。”布鲁诺接着说，“可是那天他告诉我他其实根本不是个侍者。”

玛丽亚的脸僵住了，她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她扭头看向别处，舔了舔嘴唇，随后又点了点头。“他说他原本是干什么的了吗？”

“他说他以前是个医生。”布鲁诺说，“这一点都不可信，他不是个医生，对吧？”

“对的。”玛丽亚说着，点了点头，“他不是个医生。他就是个侍者。”

“我知道。”布鲁诺说，他心里感到有些得意，“那他为什么对我说谎呢？这样做一点意义都没有。”

“帕维尔只是不再是医生了，布鲁诺。”玛丽亚小声说道，“但他曾经是。那时他过着另一种生活，就在他来这儿之前。”

布鲁诺皱了皱眉，思索着这件事。“我不明白。”他说。

“我们大部分人都想不明白。”玛丽亚说。

“可如果他以前是个医生，为什么现在不能继续当医生呢？”

玛丽亚叹了口气，然后看向窗外，在确定没有其他人走过来之后，她冲着椅子点了点头，示意布鲁诺和她一起坐下来。

“如果我告诉你帕维尔以前的生活经历，”她说，“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你明白吗？否则，我们都会惹上麻烦的。”

“我绝不告诉任何人。”布鲁诺说。他喜欢听别人的秘密，而且几乎从不会泄露半句，除非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就是他别无选择的时候。

今天布鲁诺到铁丝网前跟什穆埃尔见面的时间比往常晚了一点，不过他的新朋友还是像以前一样，盘腿坐在地上等他。

“对不起，我迟到了。”他说着，把一些面包和奶酪塞到了铁丝网另一边——来的路上他饿了，自己吃了一些，这些是他吃剩下的。“我和玛丽亚说话耽误了点时间。”

“玛丽亚是谁？”什穆埃尔问，然后低着头狼吞虎咽起来。

“她是我们家的女佣，”布鲁诺解释说，“她人很好，不过爸爸觉得她的薪水太高了。她跟我说了帕维尔的事情，就是为我们清理蔬菜，还在餐桌旁为我们服务的人。我想他也住在你们那边。”

什穆埃尔抬起头迟疑了一会儿，他不再只顾着吃东西。“在我们这边？”他问。

“是的。你认识他吗？他很老，总是穿着一件白色夹克在晚餐时为我们服务。你或许见过他。”

“没见过。”什穆埃尔摇摇头说道，“我不认识他。”

“你肯定见过。”布鲁诺有些气恼，好像什穆埃尔是故意不顺着自己说的，“他没有一般大人那么高，头发都白了，还有点驼背。”

“我想你不知道我们这边住了多少人。”什穆埃尔说，“我们这儿有好几千人。”

“他的名字叫帕维尔。”布鲁诺还是不死心，“那天我从秋千上摔下来，是他帮我清洗了伤口，所以我才没有感染，他还在我腿上绑了绷带。我跟你说他的事情，是因为他也是波兰人，就跟你一样。”

“我们这儿大部分是波兰人。”什穆埃尔说，“只有一小部分人来自其他国家，比如说捷克斯洛伐克，还有——”

“哦，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认为你或许认识他。他在家乡的时候，曾是一位医生，但是来这儿之后，他们就不允许他再当医生了。要是爸爸知道是他帮我清理了膝盖的伤口，那可就麻烦了。”

“那些士兵都不愿意让受伤的人好起来。”什穆埃尔说着，吞下了最后一小块面包，“他们都希望情况越来越糟。”

布鲁诺点了点头，尽管他并不完全明白什穆埃尔所说的。接着，他抬头望向了天空。过了一会儿，他又看向铁丝网那边，问了另一个在他心里萦绕了很久的问题。

“你想过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吗？”他问。

“想过。”什穆埃尔说，“我想要去动物园工作。”

“动物园？”布鲁诺问。

“我喜欢动物。”什穆埃尔小声地说。

“我要当一名士兵。”布鲁诺语气坚定地说，“就像我爸爸一样。”

“我不想当士兵。”什穆埃尔说。

“我说的不是科特勒中尉那样的士兵。”布鲁诺连忙说道，“他那样的士兵只会在别人的家里到处走动，和别人的姐姐说说笑笑，和别人的妈妈说悄悄话，我觉得那不是好士兵。我说的是我爸爸那样的士兵，那

样的好士兵。”

“根本没有好士兵。”什穆埃尔说。

“当然有。”布鲁诺说。

“谁？”

“我爸爸就是。”布鲁诺说，“因此他才有一套那么气派的军装，每个人都叫他司令官，遵守他的命令。‘圆叟’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也正是因为他是一名好士兵。”

“根本没有好士兵。”什穆埃尔又说了一遍。

“我爸爸是。”布鲁诺也重复着自己的观点，他希望什穆埃尔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不想和他争辩，毕竟，什穆埃尔是他在“赶出去”唯一的朋友。但爸爸就是爸爸，他不希望任何人说他爸爸的坏话。

两个男孩共同沉默了几分钟，谁也不想妥协。

“你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样的。”什穆埃尔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小，布鲁诺几乎听不见他说的话。

“你没有姐姐，是吧？”布鲁诺马上问什穆埃尔，装作没听见他的话，因为这样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再和他继续争辩下去了。

“没有。”什穆埃尔说着，摇了摇头。

“你真幸运。”布鲁诺说，“虽然格蕾特尔只有十二岁，但是她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事实上她是个‘不可救药的孩子’。她只会坐在那儿，盯着窗外看，一看见科特勒中尉，她就跑到楼下的大厅，假装她一直待在那里。有一天刚好被我看见了，科特勒中尉刚进屋，她就欢呼雀跃地说：‘科特勒中尉，你怎么来了？我都不知道呢！’事实上她一直在等着他出现。”

布鲁诺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注意什穆埃尔的反应，当他再次看向什穆埃尔的时候，发现什穆埃尔的脸色比平常更加苍白了。

“怎么了？”布鲁诺问，“你看起来好像要生病了。”

“我不想谈论那个人。”什穆埃尔说。

“谁？”布鲁诺问。

“科特勒中尉。他让我感到害怕。”

“他也让我有点害怕。”布鲁诺坦白道，“他是个恶棍。他身上的气味很怪，全是古龙香水味。”他说到这儿，什穆埃尔开始微微发抖，朝四下里张望，好像是靠眼睛来观察天气冷不冷，而不是靠身体去感觉。“怎么了？”布鲁诺问，“天气没那么冷啊，不是吗？你得带上件毛衣穿，知道吗？晚上越来越冷了。”

那天晚上，布鲁诺失望地发现科特勒中尉要和他们一家人共进晚餐。当他们吃晚餐时，帕维尔还是像往常一样穿着白色外套在一旁服务。

布鲁诺看着帕维尔在餐桌旁走动，无论什么时候，帕维尔看起来都很忧伤。布鲁诺在想，他穿的这件白色外套和他以前当医生时穿的白色外套是否一样。他把盘子拿过来，放在每个人的面前。当大家一边用餐一边说话时，他退到墙边，静静地站着，眼神空洞，好像睡着了一样。

“我相信他有他的理由。”爸爸一边说，一边从羊羔腿上割着肉。

“他只让我们学习历史和地理，”布鲁诺说，“我都开始厌恶历史和地理了。”

“不要说‘厌恶’这个词，布鲁诺。”妈妈说道。

“你为什么厌恶历史？”爸爸问，放下叉子，看向餐桌对面的儿子。布鲁诺耸了耸肩，这是他的一个坏习惯。

“历史太无聊了。”他说。

“无聊？身为我的儿子，竟然说学习历史无聊？我要跟你好好说道说道，布鲁诺。”他身体前倾，把自己的餐刀指向布鲁诺，继续说道，“是历史让我们今天来到了这里。如果不是因为历史，我们现在都不会坐在这张餐桌旁。我们原本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柏林家里的餐桌旁吃饭。但是，现在我们要在这里改写历史。”

“可历史就是很枯燥。”布鲁诺还是这么说，他根本没有把爸爸的话听进去。

“请原谅我的弟弟，科特勒中尉。”格蕾特尔说。她把一只手摁在了他的胳膊上，这让她的妈妈眯起眼睛，直瞪着她。“他只是个无知的孩子。”

“我才不无知！”布鲁诺叫道，他已经受够了格蕾特尔的欺辱。“请原谅我的姐姐，科特勒中尉。”他又用非常礼貌的口气说，“她只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孩子。我们都对她束手无策，就连医生都帮不了她。”

“闭嘴。”格蕾特尔说，她的脸都气红了。

“你闭嘴。”布鲁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请注意你们的言辞，孩子们。”妈妈说道。

爸爸用他的餐刀敲了敲桌子，所有人都安静了。布鲁诺朝爸爸瞥了一眼，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怒气，但是他好像实在忍受不了这场争论了。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历史。”所有人都沉默了片刻之后，科特勒中尉开口了，“尽管我的父亲是一所大学里的文学教授，但我喜欢的是社会科学，而不是文科。”

“这我可一点都不知道啊，科特。”妈妈说着，转脸端详着他，“你父亲还在教书吗？”

“我想是的。”科特勒中尉说，“我不是特别清楚。”

“你怎么会不清楚呢？”妈妈冲科特勒皱起了眉，“你跟他没有联系吗？”

年轻的中尉咬了一大口羊肉，这让他有了点时间来思考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看了看布鲁诺，好像后悔提起了这个话题。

“科特，”妈妈又问道，“你跟你父亲没有联系吗？”

“没有。”他毫不在乎地耸了耸肩，并没有转头看向妈妈，“他很多

年前就离开德国了。我想他大概是一九三八年离开的。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爸爸停止了用餐，他盯着科特勒中尉看了一会儿，微微皱起眉。“他去了哪儿？”他问道。

“您说什么，司令官？”科特勒中尉问道，尽管爸爸说的话非常清楚。

“我问你他去了哪儿。”爸爸又说了一遍，“你的父亲，那位文学教授，他离开德国后去了哪儿？”

科特勒中尉的脸红了，他说话开始有点支支吾吾。“我想……我想他现在在瑞士。”他说，“我最近一次听到的有关他的消息是他在伯尔尼的一所大学教书。”

“哦，瑞士确实是个美丽的国家。”妈妈很快回应道，“我还没有去过那里，不过我听说——”

“他应该不是很老吧？我指的是你父亲。”爸爸说，他的声音有些低沉，大家都不说话了，“我想你大概只有……十七岁？还是十八岁？”

“我刚满十九岁，司令官先生。”

“那么我想，你父亲应该是四十岁左右吧？”

科特勒中尉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接着吃东西，不过他看起来吃得一点都不香。

“他怎么不选择留在祖国？真奇怪。”爸爸说。

“我的父亲和我关系并不亲密。”科特勒中尉急忙说道，他环顾了餐桌四周，好像他欠所有人一个解释，“是真的，我们好多年没有说过话了。”

“他为什么离开？我可以问一下吗？”爸爸继续说，“在国家最荣耀、最紧要的阶段，在每个人都应当义不容辞地为国家奉献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了离开？他得了肺结核吗？”

科特勒中尉一脸疑惑地看着爸爸。“您能再说一遍吗？”他问。

“他去瑞士，是为了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吗？”爸爸解释说。“还是一九三八年的时候，他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不得不离开德国？”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了这么一句。

“这个恐怕我不能回答您，司令官先生。”科特勒中尉说，“您应该去问他。”

“那可就难了，不是吗？我是说，他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或许他是因为生病才离开的。”再次拿起刀叉用餐之前，爸爸犹豫了一下，“又或许他的……立场不同。”

“什么立场，司令官先生？”

“对于政治的立场。我时不时会听到这样的事情。我想，那都是一些偏执的家伙。他们中有的人会扰乱秩序，有的人会叛国，还有一些是懦夫。不过，科特勒中尉，你已经证明你的觉悟高于你的父亲，不是吗？”

年轻的中尉张大了嘴巴，然后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尽管这会儿他什么都没吃。

“别放在心上。”爸爸宽慰地说，“这样的话题或许不适合在餐桌上讨论。我们以后可以深入地谈谈。”

“司令官先生，”科特勒中尉身体前倾，焦虑地说，“我向您保证——”

“这样的话题不适合在餐桌上讨论。”爸爸厉声说道，科特勒中尉立刻闭上了嘴。布鲁诺的视线在他们两人身上来来回回，这种气氛让他觉得既有趣，又害怕。

“我非常想去瑞士。”在漫长的沉默之后，格蕾特尔开口了。

“吃你的饭，格蕾特尔。”妈妈说。

“我只是说着玩的！”

“吃你的饭。”妈妈又说了一遍，她还有话要说，但是被爸爸打断了，他又叫帕维尔给他倒酒了。

“你今晚是怎么回事？”当帕维尔又打开一瓶酒时，爸爸说道，“要我叫你才知道过来添酒？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布鲁诺看着帕维尔，希望他不会有事。帕维尔顺利地拔开了瓶塞，给爸爸斟满了酒，但是当他转身要给科特勒中尉斟酒时，手里的酒瓶突然一滑，摔到了地上，瓶子里的酒“咕嘟咕嘟”地涌到了这个年轻人的腿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仅出乎所有人意料，还让人非常不愉快。科特勒中尉对帕维尔大打出手，然而没有一个人阻止他——布鲁诺没有，格蕾特尔没有，妈妈没有，就连爸爸也没有，尽管他们都看不下去了，尽管布鲁诺哭了，尽管格蕾特尔吓得脸都白了。

那天晚上，布鲁诺睡觉的时候，想起了晚餐时发生的一切。他还记得自己做秋千的那个午后，帕维尔对他是那么和蔼，是帕维尔帮他止住了膝盖的血，还轻柔地给他抹上了绿色的药水。布鲁诺意识到，爸爸虽然平时十分善良体贴，却没有阻止科特勒中尉对帕维尔大打出手。如果这样的事情在“赶出去”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那他最好不要对任何人、任何事提出反对意见。事实上，他能够做的就只有闭上嘴巴，不惹麻烦，因为某人或许不希望看到他有那样的行为。

他过去在柏林的生活似乎已经成了非常遥远的记忆，他甚至都不太记得卡尔、丹尼尔、马丁的样子了，只记得他们中的一个长着生姜似的脑袋。

Part 3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完美的谎言

之后的几周，每天当李斯特先生上完课走后、妈妈还在午睡的时候，布鲁诺都会溜出去，然后沿着铁丝网走上很长的一段路，去见什穆埃尔。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在老地方等布鲁诺，始终盘腿坐在地上，眼睛盯着身体下方的泥土。

有一天下午，什穆埃尔的眼睛上出现了一大块淤青，当布鲁诺问他怎么回事时，他只是摇着头说他不想谈论这件事。布鲁诺暗想，这世界上真是到处都有恶棍，不仅柏林的学校里有，铁丝网的另一边也有，而且现在竟然有恶棍打了什穆埃尔。布鲁诺心里升起了一股冲动，想要去帮助他的朋友，可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好，而且他心里明白，什穆埃尔想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布鲁诺每天都会问什穆埃尔，他可不可以从铁丝网下面钻过去，这样他们就能一起玩了，但是什穆埃尔每天都说不可以，这样不行。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钻到这边来，”什穆埃尔说，“这边一点都不好。”

“你没有在我家里待过。”布鲁诺说，“首先，它没有五层楼，只有三层。谁愿意住在这么小的地方啊？”他忘了什穆埃尔说过，他们在来到这儿之前，曾经十一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还有那个叫卢卡的男孩总是打他，尽管他什么坏事都没做。

有一天，布鲁诺问什穆埃尔，为什么铁丝网另一边的人都穿着同样的条纹睡衣，戴着同样的帽子。

“我们一到这儿，他们就给我们这种衣服穿。”什穆埃尔解释说，“他们把我们的衣服都拿走了。”

“可是你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就不想试试别的衣服吗？你们的衣柜里一定还有别的衣服。”

什穆埃尔眨了眨眼睛，然后张开嘴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他什么都没说，而是陷入了沉思。

“我一点都不喜欢条纹。”布鲁诺说，然而他说的并不是实话。事实上，他非常喜欢条纹图案，看着什穆埃尔和他的朋友们每天都穿着条纹睡衣，布鲁诺已经开始讨厌自己身上穿的长裤、衬衫，还有对他来说太小的鞋子。

几天之后，布鲁诺醒来发现这里第一次下起了大雨。雨从夜里就开始下了，布鲁诺甚至觉得自己在夜里可能被吵醒过，只是醒来之后他不记得了。当他早上吃早餐的时候，雨还在下。上午李斯特先生上课时，雨同样在下。吃午饭时，雨仍然在下。到了下午上历史课和地理课的时候，雨还是没有停。这对他而言是个坏消息，因为他无法出去和什穆埃尔见面了。

那天下午，布鲁诺躺在床上看书，可是很难集中精神。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不可救药的孩子”进来了。她平时很少进布鲁诺的房间，通常待在自己房间里摆弄她的洋娃娃。然而，糟糕的天气令她厌倦了这个游戏，她不想再玩洋娃娃了。

“你要干什么？”布鲁诺问。

“这就是你问候我的方式？”格蕾特尔说。

“我在看书。”布鲁诺说。

“你在看什么书？”格蕾特尔问他，可是他并没有回答，只是把书的封面递到格蕾特尔面前，让她自己看。

格蕾特尔鄙夷地撇了撇嘴，她的唾沫都溅到布鲁诺脸上了。“真无聊。”她抑扬顿挫地说。

“根本不无聊。”布鲁诺说，“这本书是关于冒险的，比那些洋娃娃

有意思多了。这是肯定的。”

格蕾特尔并没太理会布鲁诺的话。“你到底在干什么？”她又问了一遍，这让布鲁诺更生气了。

“我告诉过你了，我要看书。”他气急败坏地说，“我不想被人打扰。”

“我没有事情做。”格蕾特尔又说，“我讨厌下雨天。”

布鲁诺完全不能理解她的话。她好像从来不做任何事情，不像布鲁诺，要去探险，要寻找新的地方，还认识了一个朋友。她几乎不会离开这座房子。现在她觉得无聊，仅仅是因为雨天让出门这件事变成了不可能，而她其实原本就不想出门。当然，这姐弟俩有时候也会偃旗息鼓，像文明人那样聊聊天，而此时此刻，布鲁诺就想进行一次这样的交谈。

“我也讨厌雨天。”他说，“现在我应该跟什穆埃尔在一起。他会以为我把他给忘了。”

一不留神，这些话就从他嘴里溜了出来。他感到胃部一阵刺痛，同时为自己的大意而感到懊恼。

“你应该跟谁在一起？”格蕾特尔问。

“你说什么？”布鲁诺眨着眼睛问她。

“你刚才说你应该跟谁在一起？”她又问了一遍。

“对不起，”布鲁诺一边说，一边急切地想着对策，“我没听见你说的。你能再说一遍吗？”

“你刚才说你应该跟谁在一起？”格蕾特尔身体前倾，大声叫嚷着，这下布鲁诺应该完全听清了。

“我从没说过我应该跟谁在一起。”他说。

“不，你说了。你说那个人会以为你忘了他。”

“你说什么？”

“布鲁诺！”她用威胁的口气叫道。

“你疯了吗？”布鲁诺问。他想让格蕾特尔觉得是她自己听错了，不过他很清楚自己没有奶奶那样的演技。只见格蕾特尔还是摇着头，用手指着他。

“你说什么，布鲁诺？”她又说，“你刚才说你应该跟某个人在一起，他是谁？告诉我！我们在这里没有朋友，不是吗？”

布鲁诺意识到自己现在进退两难。一方面，他的姐姐和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不是大人。他从来都懒得过问她的事，可是他们在“赶出去”都生活得非常孤独。毕竟，在柏林有希尔达、伊索贝尔和路易丝陪她一起玩；尽管她们都是招人烦的女孩，但至少她们是格蕾特尔的朋友。而在这里，她一个朋友也没有，只有那些没有生命的洋娃娃。谁知道格蕾特尔是不是无聊得疯掉了？或许她会以为是那些洋娃娃在跟她说话。

可另一方面，什穆埃尔是他的朋友，而不是格蕾特尔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他不想和格蕾特尔分享这个朋友。因此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说谎。

“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说，“我每天都去见这个新朋友，现在他一定在等我。但是你绝不能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不能？”

“因为他是一个想象中的朋友。”布鲁诺说，他尽量装作有些尴尬的样子，就像科特勒中尉说起他的父亲在瑞士时那样，“我们每天都一起玩。”

格蕾特尔张大嘴巴盯着他，然后大笑起来。“一个想象中的朋友！”她叫道，“你都这么大了，竟然还会想象出一个朋友！”

布鲁诺尽量装作害羞、尴尬的样子，只是为了让自己编的这个故事更加可信。他躺在床上扭动着身体，不去看格蕾特尔的眼睛，这个伎俩让他觉得自己的演技不赖。他还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脸变红，不过这有些困难，于是他拼命回想着这些年来让他感到尴尬的事情，也不知道这么做能不能奏效。

他想到有一次他上厕所忘了锁门，结果奶奶走了进去，什么都看见了。他还想到了有一次上课时他举手，却把老师叫成了“妈妈”，结果所有人都笑话他。还有一次，他想要在一群女孩面前表演特技，结果却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磕破了膝盖，疼得他直哭。

这些事当中的某一件事起了作用，他的脸红了。

“你瞧瞧你，”格蕾特尔受骗了，“你的脸都红了。”

“因为我不想告诉你这件事。”布鲁诺说。

“一个想象中的朋友。老实说，布鲁诺，你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孩子。”

布鲁诺笑了，原因有两个。第一，他编造的谎言成功了；第二，如果他们俩之间有一个是不可救药的孩子的话，那一定不是他。

“不要再打扰我了，”他说，“我要看书了。”

“你为什么不躺下，闭上眼睛，然后让你想象中的朋友读给你听呢？”格蕾特尔说，现在有机会取笑布鲁诺，她得意极了，才不愿意马上离开，“这样多省事啊！”

“或许我应该让他去把你的洋娃娃都扔到窗户外面去。”他说。

“你如果敢那么做，我就要你好看。”格蕾特尔说，布鲁诺知道她说到做到，“布鲁诺，告诉我，你和这个想象中的朋友在一起时都干些什么？他怎么会这么特别？”

布鲁诺想了想。他觉得可以跟格蕾特尔说一些什穆埃尔的事情，只要不告诉她什穆埃尔是真实存在的就行了。

“我们无话不谈。”他对格蕾特尔说，“我跟他讲了我们在柏林的房子，以及周围其他的房子、街道、果蔬摊和咖啡馆；还有周六下午绝不要去市中心，那里太拥挤了；还有卡尔、丹尼尔和马丁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真是有趣。”格蕾特尔讽刺地说。她最近刚刚过了十三岁生日，她觉得讽刺别人是成熟的表现。“他对你说什么了？”

“他对我说了他的家人，还有钟表店，他以前就住在那里，还有在来这儿的路上发生的许多故事，他过去的朋友，在这里认识的人，他还告诉我有些之前和他一起玩的孩子不见了，都没有向他告别。”

“听起来他真像是个开心果啊，”格蕾特尔说，“我真希望他也是我想象中的朋友。”

“昨天，他跟我说，他的爷爷已经消失好几天了，没有人知道他爷爷去了哪儿。每次他去问他爸爸，他爸爸就开始哭，把他抱得紧紧的，他都感觉自己要被憋死了。”

说完这一番话，布鲁诺意识到自己的语气非常冷静。这些都是什穆埃尔跟他说过的事情，不过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的朋友说这些话时有多么悲伤。现在当他亲口说出来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表现实在太糟糕了，他竟然没有说一些话安慰什穆埃尔，反而说了像探险那样的十分可笑的话题。明天我要去向什穆埃尔道歉，他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

“如果爸爸知道你和想象中的朋友说话，你可就麻烦了。”格蕾特尔说，“我觉得你不能再这么做了。”

“为什么？”布鲁诺问道。

“因为这么做不健康。”她说，“这是发疯的早期症状。”

布鲁诺点了点头。“我想我没法停止。”沉默了很长时间后，他说，“我不想停止。”

“好吧，不管怎么样，”格蕾特尔说，此时此刻，她的语气越来越友好了，“如果我是你，我会保守这个秘密。”

“嗯。”布鲁诺说，他故意装作很难过，“或许你是对的。你不会告诉任何人，对吗？”

她摇摇头。“我不会，除了告诉我自己想象中的朋友。”

布鲁诺倒吸了一口气。“你也有一个想象中的朋友？”他问道，同时想象着格蕾特尔在铁丝网附近的另一个地方，和一个与她一般大的朋友聊天，她们待在一起好几小时，互相说着那些讽刺的话。

“没有。”她笑着说，“我的天哪，我已经十三岁啦！我怎么会像个小孩一样呢！”

接着她大步走出房间。布鲁诺可以听到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和她的洋娃娃说话，责备它们趁她不在时乱成一团，她不得不重新归置它们，还责备它们是不是认为她无事可做了。

“真不听话！”她大声说道，然后开始整理那些洋娃娃。

布鲁诺试着继续看书，但是他的心思此时已经完全不在书上。他看着外面的雨，想要知道什穆埃尔现在在哪里，是不是也在想他，是不是也在回忆他们之间的谈话。

他不该这么做

雨断断续续地下了几周，布鲁诺和什穆埃尔的见面次数少了很多。每次见面时，布鲁诺都要替他的新朋友担忧，因为他发现什穆埃尔越来越瘦了，脸色也越来越苍白。有时候，他会多带一些面包和奶酪去给什穆埃尔吃。有时候，他还会藏一块巧克力蛋糕在口袋里，但是因为到铁丝网那边的路程实在太远，他走着走着就觉得饿了，吃了一口蛋糕就忍不住吃第二口，接着又吃一口，到最后只剩下一丁点了，他觉得把剩下的一丁点蛋糕留给什穆埃尔是不对的，因为那只会勾起什穆埃尔的食欲，却又无法填饱肚子。

爸爸的生日就快要到了。虽然爸爸说不想大张旗鼓，但是妈妈还是要邀请“赶出去”的所有军官都来参加生日派对，于是就需要准备一大堆东西。每当妈妈坐下来制订派对计划时，科特勒中尉都会在她旁边协助她，导致列出来的清单变得越来越长，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求。

布鲁诺决定自己也列一个清单，列出他讨厌科特勒中尉的所有理由。

其中一个理由是，科特勒从不微笑，他似乎永远都在寻找违背他意愿的人，并试图消灭对方。

科特勒很少跟布鲁诺说话，还总爱叫自己“小家伙”，这实在让人讨厌，因为就像妈妈说的那样，布鲁诺只是还没开始长个子罢了。

此外，他还经常在客厅跟妈妈开玩笑，现在他的笑话比爸爸的笑话更能逗乐妈妈。

还有一次，布鲁诺透过房间的窗户望向营地那边，看见一只狗在铁丝网附近乱叫，科特勒中尉听到后，径直走向那只狗，开枪打死了它。此外，只要有他在，格蕾特尔就会凑过去，跟他扯一些废话。

布鲁诺还记得那天晚上，科特勒对帕维尔大打出手。那个可怜的侍者，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位医生。

每当爸爸由于公务去往柏林并且彻夜不归时，科特勒中尉就会在他家里四处走动，好像他才是家里的主人一样。布鲁诺晚上睡觉前他还没有离开，第二天早晨布鲁诺都没起床，他就又来了。

布鲁诺不喜欢科特勒中尉的理由还有更多，这些只是他暂时能想到的。

生日派对前一天的下午，布鲁诺待在房间里，门敞开着，他听见科特勒中尉来到家里，在跟谁说话，可是听不见任何人回他的话。几分钟之后，布鲁诺下楼时听见妈妈在交代一些事情，接着科特勒中尉说："请不用担心，这家伙知道该把黄油涂在面包的哪一边。"然后他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

布鲁诺走向客厅，手里还拿着爸爸给他的新书《金银岛》，打算坐在那儿读一两个小时书。可是当他经过走廊时，碰见了从厨房走出来的科特勒中尉。

"你好，小家伙。"科特勒中尉像往常一样拿他寻开心。

"你好。"布鲁诺皱着眉头说。

"你干什么去？"

布鲁诺眼睛盯着他，又想到了七个不喜欢他的理由。"我正要去那儿看我的书。"他指向客厅说。

科特勒一把夺过布鲁诺手里的书，漫不经心地翻阅起来。"《金银岛》。"他念叨着，"这本书讲了什么？"

"讲了一个小岛，"布鲁诺慢吞吞地说，以确保这个士兵听得明白，"上面有很多宝藏。"

"这个我已经猜到了。"科特勒一边说一边看着布鲁诺，好像如果布鲁诺不是司令官的儿子而是他的儿子，他就要教训教训布鲁诺似的，"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

"岛上有一个海盗，"布鲁诺说，"他叫约翰·西尔弗。还有一个男孩，叫吉姆·霍金斯。"

“是个英国男孩？”科特勒问。

“对。”布鲁诺说。

“哼。”科特勒发出轻蔑的声音。

布鲁诺直瞪着他，心想他什么时候才能把书还给自己。他似乎对这本书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可是当布鲁诺伸手去拿时，他却把书举得高高的。

“抱歉。”他一边说，一边把书递向布鲁诺，可是当布鲁诺再伸出手时，他又一次把书举到了空中。“哦，我很抱歉。”他重复道，接着他再次把书递向布鲁诺。这一次，布鲁诺一下把书抢了过来，没给他变卦的机会。

“你的动作挺快嘛。”科特勒中尉龇着牙说。

布鲁诺想从他身边走开，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似乎很想和布鲁诺说话。

“准备好参加派对了，是吗？”他问。

“嗯，我早就准备好了。”布鲁诺说，他最近和格蕾特尔相处的机会比较多，也学会了说话带点讽刺的口气，“不过你有没有准备好，我可不知道。”

“到时候会来很多客人。”科特勒中尉说道，他的呼吸声有些重，同时环顾着四周，好像这里是他的家，而不是布鲁诺的家，“我们会做得很好，对吗？”

“嗯，我会。”布鲁诺说，“不过我可不知道你会不会。”

“小家伙，你可真会说话。”科特勒中尉说。

布鲁诺眯着眼睛，希望自己变得更高大、更强壮，年龄再大八岁。他的内心有一团怒火，他想鼓起勇气说出心里的话：被爸爸妈妈要求应该怎么做是一回事，因为这是合乎情理的；被其他人要求应该怎么做却是另一回事了，即便这个人拥有“中尉”这样的头衔。

“哦，科特，太好了，你还没走。”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说，“我现在刚好有空，如果——噢！”她说着，注意到布鲁诺站在一旁，“布鲁诺！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正要去客厅看书，”布鲁诺说，“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嗯，你先去厨房待一会儿，”她说，“我要和科特勒中尉说几句话。”

接着，他们一起走进客厅，科特勒中尉当着布鲁诺的面把门关上了。

布鲁诺怒气冲冲地走进厨房，却看到了他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什穆埃尔正坐在桌子旁边，他来到了距离铁丝网那么遥远的地方。布鲁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什穆埃尔！”布鲁诺说，“你在这儿做什么？”

什穆埃尔抬起头，当他看见自己的朋友站在这儿时，惊恐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灿烂的笑容。“布鲁诺！”他回应道。

“你在这儿做什么？”布鲁诺又问了一遍。虽然他还不太明白铁丝网的另一边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已经意识到，铁丝网另一边的人是不应该出现在他家的。

“他带我来这里的。”什穆埃尔说。

“他？”布鲁诺问，“你说的不会是科特勒中尉吧？”

“就是他，他说这里有一项工作需要我做。”

布鲁诺低下头，看到桌子上的六十四个小玻璃杯，妈妈以前都用这种杯子来喝药用雪利酒。杯子旁还放着一碗热肥皂水和一堆餐巾纸。

“你究竟在这里做什么？”布鲁诺问。

“他们让我擦玻璃杯，”什穆埃尔说，“他们说需要手指头小的人来擦。”

什穆埃尔伸出手来，似乎是为了证实他所说的话。布鲁诺禁不住想到，有一天上人体解剖课，李斯特先生带来的骷髅的手就是这个样子。

“我以前没注意过。”布鲁诺惊讶地说道，就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没注意过什么？”什穆埃尔问。

布鲁诺也伸出自己的手，他们中指的指尖几乎触碰在了一起。“我们的手，”他说，“完全不一样，你看！”

他们同时低头看去，两只手的区别十分明显。相对于同龄的孩子，布鲁诺身材矮小了一些，而且他一点都不胖，但他的手看上去十分健康，充满了活力。他皮肤下的血管并不突出，手指也不像枯死的小树枝。什穆埃尔的手则完全不同。

“为什么你的手会这样？”布鲁诺问。

“我不知道，”什穆埃尔说，“以前我的手也像你的手一样，可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变了。我们那边的人的手都是这样。”

布鲁诺皱了皱眉，他想着穿条纹睡衣的那些人，思考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里的人们看起来都很不健康，这是不是件糟糕的事情。这几个问题，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了不再看什穆埃尔的手，布鲁诺转过身去，打开冰箱，在里面寻找吃的东西。冰箱里有中午吃剩的半只鸡，他一看到这半只塞着鼠尾草和洋葱的鸡，两只眼睛就发亮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刀，切下几片鸡肉，抹上酱汁，转身走向他的朋友。

“我很开心看到你在这儿。”他把嘴巴塞得鼓鼓的，“如果你不用擦这些杯子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带你参观我的房间。”

“他不许我离开这个座位，否则我就会有麻烦。”

“我才不听他的话呢。”布鲁诺说，试图让自己表现得很勇敢，“这儿又不是他的家，而是我的家。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我是主人。你知道吗，他竟然连《金银岛》都没看过。”

什穆埃尔似乎并没有在听布鲁诺说话，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布鲁诺不时塞进嘴巴的鸡肉。过了一会儿，布鲁诺才明白什穆埃尔在看什么，立刻感到十分愧疚。

“对不起，什穆埃尔，”他赶紧说道，“我应该分你一些鸡肉的。你饿吗？”

“这还用问？”什穆埃尔说。虽然他没有见过格蕾特尔，但是他也知道怎么用讽刺的口气说话。

“你等着，我给你切几片。”布鲁诺说。接着他打开冰箱，切了三片鸡肉。

“不，如果那个人回来的话——”什穆埃尔说着，迅速地摇了摇头，并且转头看向门外。

“如果谁回来？你是说科特勒中尉？”

“我只是来这儿擦玻璃杯的。”什穆埃尔说，接着他难过地看着自己面前的那碗肥皂水，又看了看布鲁诺递给他的那几片鸡肉。

“他不会介意的。”布鲁诺说，他很困惑为什么什穆埃尔看上去这么不安，“只是吃的东西而已。”

“我不能吃。”什穆埃尔摇了摇头说，看上去似乎要哭了，“他会回来的，我知道他会回来的。”他继续说道，语速也变得很快，“我应该在你刚刚递给我的时候就把它吃掉，可是现在太晚了，如果我吃的话，他就会进来，然后——”

“什穆埃尔，快吃！”布鲁诺说。他走上前去，将几片鸡肉放到他朋友的手中。“吃了吧。还剩下不少呢，够我们吃下午茶了，你不用担心。”

什穆埃尔盯着手里的食物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用既感激又惊恐的眼神看着布鲁诺。接着他再次向门口瞥了一眼，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把三片鸡肉同时塞进嘴巴，在不到二十秒的时间里快速吞了下去。

“哎呀，你不用吃得这么快。”布鲁诺说，“你这样吃很容易吐出来的。”

“没关系。”什穆埃尔给了布鲁诺一个淡淡的微笑，“谢谢你，布鲁诺。”

布鲁诺也冲他微笑了一下，正打算再拿一些食物给他的朋友，却发现科特勒中尉又出现在厨房，他看到他们说话了。布鲁诺瞪着科特勒，感觉周围的空气瞬间变得压抑起来，他还注意到什穆埃尔伸手拿起另一个玻璃杯擦洗时，肩膀变得向下倾斜。科特勒中尉没有理睬布鲁诺，而是径直走向什穆埃尔，瞪着他。

“你在干什么？”他喊道，“不是让你把这些玻璃杯擦洗干净吗？”

什穆埃尔迅速点点头，他的身体稍微颤抖了一下，然后拿起另一张餐巾纸，蘸了点水。

“谁允许你在这座房子里说话的？”科特勒继续说道，“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

“我不敢，先生。”什穆埃尔小声说，“对不起，先生。”

他抬头看向科特勒中尉。科特勒正皱着眉，身体稍稍前倾，仔细观察他的脸。“你偷吃东西了？”科特勒的语气十分平静，平静得似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什穆埃尔摇了摇头。

“你就是偷吃东西了。”科特勒中尉十分肯定地说，“你是从冰箱里偷的？”

什穆埃尔张开嘴巴，然后又闭上，接着又张开，他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不过还是没说。他看着布鲁诺，用眼神向布鲁诺乞求帮助。

“回答我！”科特勒中尉喊道，“你是不是从冰箱里偷东西吃了？”

“没有，先生，是他给我吃的。”什穆埃尔说着，泪水涌了出来。他偷偷瞥了一眼布鲁诺。“他是我的朋友。”他又说道。

“你的……”科特勒中尉一脸困惑地看向布鲁诺，似乎有些犹豫。“你说他是你的朋友？”他问，“布鲁诺，你认识他吗？”

布鲁诺的嘴巴张得大大的，想要如实回答“是”。他从没见过有人像此刻的什穆埃尔这样惊恐不安，他非常想说出真话，好让事情发生转变，可是他意识到自己根本做不到，因为他心里也害怕极了。

“你认识他吗？”科特勒的声音比之前又大了一些，“你刚刚是在跟这个罪犯说话吗？”

“我……我进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儿了。”布鲁诺说，“他在擦玻璃杯。”

“我没问你这个。”科特勒说，“你以前见过他吗？你有没有和他说过话？为什么他会说你是他的朋友？”

布鲁诺真希望自己可以马上逃走。他讨厌科特勒，可是科特勒正在步步紧逼。此时，布鲁诺想到，那天下午，他看见科特勒开枪打死了那只狗；还有那天晚上，他那么粗暴地对待帕维尔。

“回答我，布鲁诺！”科特勒喊道，他的脸已经涨得通红，“不要让我问你第三遍。”

“我没和他说过话。”布鲁诺赶紧回答道，“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不认识他。”

科特勒中尉点了点头，似乎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他慢慢地转头看向什穆埃尔，而什穆埃尔此时已经停止了哭泣，只是呆呆地盯着地板，似乎在努力劝告自己的灵魂不要再待在这副瘦小的身躯里，快点逃离出去，飘向空中，穿过云层，飞到遥远的地方。

“你先把这些杯子全部擦完。”科特勒中尉的声音很轻，轻到布鲁诺几乎听不见。他刚刚的怒气仿佛已经转变成某种别的东西，他的态度并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更加捉摸不定，更加令人不安。“然后我会来接你，带你回营地。到时候我们来谈谈该怎么处罚偷东西的小孩。听明白了吗？”

什穆埃尔点了点头，他又拿起一张餐巾纸，开始擦另一个玻璃杯。布鲁诺注意到，什穆埃尔的手指在颤抖，他知道什穆埃尔害怕把杯子打碎。布鲁诺的心情很沉重，却不愿意把视线从什穆埃尔身上移开。

“过来，小家伙。”科特勒中尉说着，朝布鲁诺走了过来，非常不友好地把一只手臂搁在他的肩膀上。“去客厅里看你的书，让这个小东西完成他的工作。”他又用了上次吩咐帕维尔搬轮胎时说的那个难听的词。

布鲁诺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厨房，没有再往回看。他的胃里翻腾得厉害，他觉得自己好像生病了。他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羞愧过，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竟然会这么残忍。他在想，一个自认为是好人的男孩，怎么会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他在客厅里坐了几小时，却无法静下心来看书，他也不敢再回到厨房。直到晚上，科特勒中尉过来把什穆埃尔带走了。

接下来的每天下午，布鲁诺都会去他们平时见面的那个地方，可是什穆埃尔一直没有出现。就这样，差不多一周过去了。布鲁诺确信自己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情，他永远不会被什穆埃尔原谅了。可就在第七天，他欣喜地发现什穆埃尔又在那里等他了。什穆埃尔像往常一样盘着腿，眼睛盯着地上的泥土。

“什穆埃尔。”布鲁诺喊道，他跑到什穆埃尔面前，一屁股坐在地上，都快要哭了。他的心里既释然，又懊悔。“什穆埃尔，我很抱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做。请你原谅我。”

“没关系。”什穆埃尔说着，抬起头看向布鲁诺。什穆埃尔的脸上有很多淤青。布鲁诺看到后，心里难过极了。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忘记了自己正在道歉。

“你怎么了？”布鲁诺问，但是还没等什穆埃尔回答，他就自问自答起来，“你是不是骑自行车摔的？因为几年前我在柏林时，就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过，我骑得太快了，摔得鼻青脸肿，过了几周才好。你疼吗？”

“已经不疼了。”什穆埃尔说。

“可是看上去很疼。”

“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什穆埃尔说。

“上周那件事，我很抱歉。”布鲁诺说，“我讨厌科特勒中尉，他把自己当成主人，可他并不是。”说到这儿，他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应该忘了最重要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应该再次真诚地道歉。“我很抱歉，什穆埃尔。”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敢相信，我竟然没有说出事实。我以前从来没有让朋友那么失望。什穆埃尔，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听到布鲁诺说的这些话，什穆埃尔的脸上露出了微笑，点了点头，布鲁诺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什穆埃尔的原谅。接着什穆埃尔做了一件他从未做过的事情。他把铁丝网的底部拽了起来，就像每次布鲁诺要递给他食物时那样，可是这一次，他伸出了自己的手，等待着布鲁诺把手也伸过来。接着两个男孩的手握在了一起，彼此露出了微笑。

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对方。

头发风波

自布鲁诺回家看到玛丽亚在整理他的东西的那天起，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他对柏林生活的那段记忆已经模糊不清，当他试图回忆时，只记得三个好朋友中卡尔和马丁的名字，另一个朋友的名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可以离开“赶出去”两天，回到柏林的那座老房子——奶奶去世了，他们全家要回去参加葬礼。

回到柏林的家以后，布鲁诺意识到自己已经长高了不少。现在，他可以看见以前看不到的风景，站在顶楼的窗户边向外看时，也用不着再踮起脚了。

离开柏林之后，布鲁诺就再也没见过奶奶，尽管他每天都很想念她。他对奶奶最清晰的记忆是，奶奶带着他和格蕾特尔在圣诞节还有生日聚会上表演的那些小短剧，无论他扮演什么角色，奶奶总会为他准备非常漂亮的服装。当布鲁诺想到以后再也不能和奶奶一起表演时，他感觉非常难过。

在柏林的那两天是他最伤心的两天。奶奶的葬礼上，布鲁诺、格蕾特尔、爸爸、妈妈和爷爷坐在前排。爸爸穿着他最好的那套军装，笔挺的军装上挂满了勋章。爸爸特别悲伤，妈妈告诉布鲁诺，那是因为爸爸和奶奶吵架以后，直到奶奶去世他们也没有和解。

许多人送了花环到教堂，就连“圆叟”也送来了一只花环，这让爸爸感到非常荣耀。可是妈妈听说后，说奶奶如果知道了，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也不会安息的。

当他们再次回到“赶出去”时，布鲁诺竟然感觉有点高兴。他已经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他不再计较这座房子只有三层而不是五层，他也不再为士兵们在他家进进出出而感到烦恼。他渐渐觉得，这些事情其实也不是那么糟糕，尤其是自从他认识了什穆埃尔。他知道，有很多事情值得高兴，比如爸爸妈妈看上去开心了许多，妈妈也不再睡那么久的午觉，不再喝那么多药用雪利酒了。至于格蕾特尔，用妈妈的话说，她正在经历一个特殊的阶段，不再像以前那样欺负布鲁诺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科特勒中尉被调离了“赶出去”，他再也不能令布鲁诺感到气愤或沮丧了。（科特勒的离开非常突然，爸爸妈妈在晚上经常因为这件事情争吵，不过他确实已经离开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格蕾特尔则为此伤心不已。）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再也没有人叫他“小家伙”了。

当然，最令人开心的事情是他有一个叫什穆埃尔的朋友。

每天下午布鲁诺都沿着铁丝网走过去和什穆埃尔见面，他非常享受这段光景，也很庆幸见到他的朋友最近变得开心了很多，目光不再显得那么呆滞，尽管身体看上去依然骨瘦如柴，脸色也是非常苍白。

一天，他们俩在老地方面对面坐着，布鲁诺说：“这是我拥有过的最特别的友谊。”

“为什么？”什穆埃尔问。

“因为我以前认识的那些朋友都会和我在一起玩。”他回答，“可是我和你从来没有在一起玩过，我们只是坐在这儿聊天。”

“我喜欢坐在这儿聊天。”什穆埃尔说。

“嗯，我也是。”布鲁诺说，“可是，我们不能一起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比如探险，或者踢足球。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隔着这道铁丝网。”

布鲁诺经常这么说，因为几个月前他否认了自己和什穆埃尔之间的友谊，他想假装自己已经忘了这件事。事实上，这件事在他的心里一直挥之不去，让他感到羞愧不已，尽管什穆埃尔似乎早已忘记了。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什穆埃尔说，“如果他们把我们放了的话。”

布鲁诺对铁丝网两边的状况及造成这两种状况的原因越来越好奇。他想问问爸爸或者妈妈，但是他觉得这么做或许会让爸爸妈妈生气，又或者他们会说一些关于什穆埃尔和他的家庭不好的事情。因此，他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决定和那个“不可救药的孩子”谈谈。

格蕾特尔的房间和他上次去的时候已经大不相同了。首先，她的房

间里没有洋娃娃了。大约一个月之前的一天下午，大概是科特勒中尉离开“赶出去”的时候，格蕾特尔决定不再喜欢洋娃娃了，她把所有的洋娃娃装进四个很大的袋子，扔了出去。她在以前放洋娃娃的地方挂上了爸爸送给她的欧洲地图。每天她读完报纸之后，就会用图钉把报纸钉在那里，随着报纸不断增多，小图钉的位置也不断变化着。布鲁诺觉得她可能快要疯了，不过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嘲笑和欺负他了。因此，布鲁诺觉得和格蕾特尔谈谈也不会是一件坏事。

“嘿。”布鲁诺说。他轻轻地敲了一下门，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直接进去，她一定会生气。

“你有什么事？”格蕾特尔说。她正坐在梳妆台前，摆弄着自己的头发。

“没什么。”布鲁诺说。

“那就请离开。”

布鲁诺点了点头，却还是走进房间，在床边坐了下来。格蕾特尔看着他走了进来，不过她什么都没说。

“格蕾特尔，”他终于又开口了，“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快说。”她说。

“在‘赶出去’的所有事情——”他的话还没说完，就立即被格蕾特尔打断了。

“这里不叫‘赶出去’，布鲁诺。”她生气地说，似乎他犯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你为什么就说不对呢？”

“这里就叫‘赶出去’。”布鲁诺反驳道。

“不是。”格蕾特尔坚持道，然后她向布鲁诺演示了这个词的正确读法。

布鲁诺皱皱眉，并且耸了耸肩。“我就是这么说的。”他说。

“不是，你没有。我不想跟你争论这个了。”格蕾特尔说，她已经失

去了耐心，从一开始她就没有什么耐心，“究竟是什么事？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关于那道铁丝网的事情。”布鲁诺语气坚定地说，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想知道为什么那里会有一道铁丝网。”

坐在椅子上的格蕾特尔转过身，好奇地看着他。“你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她问。

“是的。”布鲁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去铁丝网的另一边。我们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去那边玩？”

格蕾特尔盯着他，然后突然大笑起来，直到她看见布鲁诺一脸严肃的样子，才停了下来。

“布鲁诺，”她用哄小孩子的口气说，似乎在解释一件世界上最显而易见的事情，“那道铁丝网不是要阻止我们过去，而是要阻止那边的人到我们这边来。”

布鲁诺想了一下，却还是不明白。“可这是为什么呢？”他问。

“因为他们必须被关在一起。”格蕾特尔解释道。

“你是说和他们的家里人关在一起吗？”

“对，和他们的家里人关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同类。”

“什么叫他们是同类？”

格蕾特尔叹了口气，直摇头。“布鲁诺，他们都是犹太人。你不知道吗？这就是他们会被关在一起的原因，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犹太人。”布鲁诺念了一遍这个词，他很喜欢它的发音。“犹太人。”他重复了一遍。“铁丝网另一边的人都是犹太人吗？”

“对，没错。”格蕾特尔说。

“我们是犹太人吗？”

格蕾特尔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就好像被人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不是，布鲁诺。”她说，“不是，我们当然不是。你不许再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那我们又是什么人？”

“我们是……”格蕾特尔正要解释，却又停下来想了想。“我们是……”她继续说道，可是她也不清楚该怎么回答。“反正我们不是犹太人。”最后，她这样说道。

“我知道我们不是犹太人。”布鲁诺沮丧地说，“我是在问你，如果我们不是犹太人，那我们究竟是什么人？”

“我们和他们完全不一样。”格蕾特尔立刻回答道，她似乎对自己的这个答案颇为满意，“对，就是这样，我们是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

“好吧。”布鲁诺说，他很高兴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答，“也就是说不一样的人住在铁丝网的这一边，犹太人住在另一边。”

“说得对，布鲁诺。”

“犹太人不喜欢不一样的人吗？”

“不，是我们不喜欢他们，傻瓜。”

布鲁诺皱起了眉。虽然爸爸妈妈一再告诫格蕾特尔不许叫弟弟傻瓜，可是她还是这么叫。

“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他们呢？”布鲁诺问。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格蕾特尔说。

“我明白了，因为不一样的人跟犹太人不能和睦相处。”

“不是的，布鲁诺。”格蕾特尔说。她说这句话时语速很慢，因为她注意到自己的头发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就开始仔细地检查起来。

“嗯，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在一起，然后——”

布鲁诺的话说了一半，就被格蕾特尔刺耳的叫喊声打断了，叫喊声

还吵醒了正在午睡的妈妈。妈妈冲进她的房间，看看两个孩子是不是又起了冲突。

格蕾特尔在头发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虫卵，就跟图钉的尖头差不多大。她让妈妈看，妈妈立刻拨开她的头发开始检查，然后又走到布鲁诺身边，同样检查了一番。

“哦，真不敢相信。”妈妈生气地说，“我就知道住在这样的地方会发生这种事。”

原来格蕾特尔和布鲁诺的头发里长了虱子。格蕾特尔不得不用一种气味很难闻的洗发水洗头发，她躲在房间里哭了好几小时，眼睛都肿了。

布鲁诺也用相同的洗发水洗了头，不过后来爸爸决定要让布鲁诺的脑袋瓜子焕然一新。他拿来一把剃刀，把布鲁诺的头发全部剃光了，布鲁诺哭了起来。剃头的过程并不太久，尽管布鲁诺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头发一缕一缕地落在脚下的地板上，可是爸爸说必须这么做。

剃完头以后，布鲁诺在洗手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感觉非常难看。他的整个脑袋看起来很别扭，他现在是光头，所以眼睛显得特别大。他几乎被镜中的自己吓了一大跳。

“别担心。”爸爸安慰他，“头发会长出来的，只需要几周而已。”

“都是因为这里太脏了。”妈妈说，“我们该怎么在这个鬼地方待下去啊！”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布鲁诺突然发现他这副模样很像什穆埃尔。他想，铁丝网那边的人是不是也长了虱子，所以他们都剃了光头。

第二天，当布鲁诺见到什穆埃尔时，什穆埃尔被他的样子逗得大笑不止，这令布鲁诺大受打击。

“我现在看起来跟你有点像了。”布鲁诺难过地说，他就像是在接受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

“不过你更胖一点。”什穆埃尔说。

妈妈坚决要走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妈妈似乎对在“赶出去”的生活越来越不满意，布鲁诺很清楚其中的原因。毕竟，刚来的那段时间，他也很讨厌这个地方，因为这儿一点都不像一个家，缺少很多东西，比如他一生中最好的三个朋友。不过他对这里的印象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这主要是因为什穆埃尔，什穆埃尔已经变得比卡尔、丹尼尔、马丁更加重要了。可是妈妈没有一个像什穆埃尔这样的朋友，她没有人可以说话。唯一算得上她的朋友的人——年轻的科特勒中尉——却被调到了其他地方。

尽管布鲁诺不想变成从钥匙孔和烟囱偷听别人说话的坏孩子，有一天下午，当他经过爸爸的书房时，他还是不小心听见了爸爸和妈妈在里面的谈话。他确实不是有意偷听，而是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实在太大，所以他无意中听到了一些。

“这太可怕了，”妈妈说，“简直太可怕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我们没有选择。”爸爸说，“这是我们的任务，而且——”

“不，这是你的任务。”妈妈说，“你的任务，与我们无关。你愿意的话，就自己留下吧。”

“可是别人会怎么想呢？”爸爸说，“如果我让你和孩子们回到柏林，别人会怎么想？他们会怀疑我对这项工作的忠诚。”

“工作？”妈妈喊道，“你把这里的事情称为工作？”

布鲁诺没有再听下去，因为声音距离门口越来越近，妈妈很有可能会冲出门去，寻找她的药用雪利酒。布鲁诺跑到了楼上，不过根据听到的谈话内容，他推测出他们很可能要回柏林了，可令他惊讶的是，他对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感觉。

虽然他仍然很怀念柏林的生活，但是一切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卡尔和另外两个他记不清名字的朋友很可能已经把他忘了，而奶奶

去世后，他们几乎再也没有听到过爷爷的消息。据爸爸说，爷爷已经老糊涂了。

而另一方面，他已经习惯了“赶出去”的生活。他不再反感李斯特先生；他和玛丽亚的关系，也比以前在柏林时更加亲近了；格蕾特尔仍然在经历那个特殊阶段，几乎不会找他的麻烦（而且她似乎也不再是个“不可救药的孩子”）；每天下午，他都能和什穆埃尔聊天，这让他觉得快乐极了。

布鲁诺根本说不清楚自己现在的感受，但是他决定，无论未来会怎样，他都无怨无悔。

接下来的几周，什么都没有发生，生活像往常一样继续。爸爸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待在书房，就是在铁丝网的另一边。妈妈整天一言不发，午睡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甚至有时候在吃午餐之前就开始睡觉，布鲁诺担心起妈妈的健康，因为他没见过有人会喝那么多的药用雪利酒。格蕾特尔总是待在她的房间，专注地看贴在墙上的各种地图，她每天还会花上好几小时看报纸，看完就把报纸钉在墙上（李斯特先生对她大为赞赏）。

布鲁诺听话极了，没有惹任何麻烦，他为交了一个谁都不知道的朋友而自鸣得意。

有一天，爸爸把布鲁诺和格蕾特尔叫到他的书房，告知他们即将发生的变故。

“坐下，孩子们。”爸爸指着两把宽敞的真皮扶手椅说。以前来爸爸书房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手太脏了，爸爸是不允许他们坐这两把椅子的。爸爸自己也到书桌后面坐了下来。“接下来，我们会迎来一些变化。”爸爸继续说，他看起来似乎有点悲伤，“告诉我，你们在这里开心吗？”

“是的，爸爸，当然开心。”格蕾特尔说。

“当然，爸爸。”布鲁诺说。

“你们一点都不想回柏林吗？”

孩子们变得有些犹豫，互相看了一眼，似乎不知道该由谁来回答这个问题。“我非常想回去。”最终，格蕾特尔开口了，“我很想再拥有一些朋友。”

布鲁诺笑了，心里想着自己的秘密。

“朋友，”爸爸点点头说，“没错，我经常想这个问题，你在这儿一定会感觉到孤独。”

“非常孤独。”格蕾特尔十分肯定地说。

“你呢，布鲁诺？”爸爸看着他说，“你想你的朋友吗？”

“嗯，是的。”布鲁诺仔细地思索着该怎么回答，“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会想念我的朋友。”他指的是什穆埃尔，但是他又不想表明心声。

“那你想回柏林吗？”爸爸问，“要是有机会回去的话。”

“我们所有人都回去吗？”布鲁诺问。

爸爸深深地叹了口气，又摇摇头。“妈妈、格蕾特尔，还有你，一起回我们柏林的家。你愿意吗？”

布鲁诺思考了一会儿。“如果你不回去，那我也不想回去。”他说的是真心话。

“所以你宁愿和我一起待在这里？”

“我更希望我们四个人待在一起，”他很不情愿地把格蕾特尔也包含在内了，“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赶出去’。”

“喂，布鲁诺！”格蕾特尔的声音听上去很生气，布鲁诺不知道这是因为他破坏了一家人回去的计划，还是因为自己又念错了新家的名字。

“我想现在恐怕不太可能。”爸爸说，“‘圆叟’不会收回他交给我的任务。不过，你们的妈妈认为，你们三个最好一起先回柏林的家。我考虑再三……”爸爸停顿了一会儿，朝着左边的窗户望去——那扇窗户正对着铁丝网另一边的营地，“我想了想，或许她说的没错，这里不是小孩应该待的地方。”

“可这里有几百个孩子啊。”布鲁诺不假思索地说，“只不过他们都在铁丝网的另一边。”

接着大家都沉默了，然而这种沉默并不等同于没有人说话时的那种寂静，这种沉默似乎包含着一种嘈杂。爸爸和格蕾特尔的眼睛都盯着他，而他惊讶地眨了眨眼睛。

“你说铁丝网那边有几百个小孩，是什么意思？”爸爸问，“你知道那边的情况吗？”

布鲁诺张开嘴巴正要回答，却又担心自己说太多话会惹麻烦。“我从房间的窗户看见他们的。”他最终开口了，“当然，他们都在很远的地方，好像有几百个孩子，都穿着条纹睡衣。”

“条纹睡衣，没错。”爸爸说着，点了点头，“你只是一直远远地观察他们，对吗？”

“嗯，我是看见过他们。”布鲁诺说，“我不知道‘观察’和‘看见’是不是一回事。”

爸爸笑了笑。“很好，布鲁诺，”他说，“你说得对，这不是一回事。”他再次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似乎做了最终的决定。

“你们的妈妈说得对。”他大声说道，不过他既没有看格蕾特尔，也没有看布鲁诺，“她说得完全对，你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该回家了。”

一切就这么决定了。这个消息已经提前传到柏林：房子要打扫，窗户要擦洗，栏杆要上漆，桌布要熨平，床也要铺好。爸爸宣布，妈妈、格蕾特尔和布鲁诺将在本周内返回柏林。

布鲁诺发现自己并不是特别期待回柏林，他也不忍心把这个消息告诉什穆埃尔。

最后的探险

爸爸告诉布鲁诺很快要回柏林的当天，什穆埃尔没有像往常一样来铁丝网这边，接下来的那天也没有来。到了第三天，布鲁诺到了那儿，还是没有看到有人盘着腿坐在地上。他等了十分钟，然后打算回去了。他非常担心，离开“赶出去”以后，就再也不能来见他的朋友了。就在那个时候，远处有一个小圆点变成了小斑块，接着变成一个小黑团，然后又变成一个影子，最终变成穿着条纹睡衣的男孩。

当布鲁诺看到那个身影朝自己走来时，他露出了笑容。他坐到地上，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准备递给什穆埃尔。但即便他们还隔着一段距离，布鲁诺也能看出来，他的朋友比往常看起来更加不开心。什穆埃尔到达铁丝网附近时，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急切地伸手来拿食物。

“我以为你不会再来这里了。”布鲁诺说，“我昨天和前天都来了，你却没有来。”

“我很抱歉。”什穆埃尔说，“发生了一件事。”

布鲁诺眯着眼睛看着什穆埃尔，试图猜测发生了什么事。他心想，是不是什穆埃尔也被告知要回家了，毕竟，像这样巧合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他们的生日是同一天。

“嗯？”布鲁诺问，“什么事？”

“我爸爸，”什穆埃尔说，“我们找不到他了。”

“找不到他了？这太奇怪了。你是说他失踪了吗？”

“我想是的。”什穆埃尔说，“周一那天他还在，后来他跟几个人一起去干活儿，结果他们谁都没有回来。”

“那他有没有给你写信？”布鲁诺问，“或者留一张便条，说他什么

时候回来？”

“没有。”什穆埃尔说。

“真奇怪。”布鲁诺说。“你去找他了吗？”又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当然找了。”什穆埃尔叹了口气，“我做了你经常说的那件事，我去探险了。”

“没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

“哦，那真奇怪。”布鲁诺说，“不过我想这件事肯定是由一个简单的原因造成的。”

“什么原因？”什穆埃尔问。

“我猜，他们被带到另一个城市去工作，他们要在那里待上好几天，直到完成工作才能回来。不过这里的邮政服务不太好。我想，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希望是这样。”什穆埃尔说，他看起来快要哭了，“没有爸爸，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去问问我爸爸。”布鲁诺小心翼翼地说，事实上，他并不希望什穆埃尔接受他的这个提议。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什穆埃尔说。这个回答令布鲁诺有点失望，因为他没有彻底拒绝。

“为什么？”他问，“我爸爸对铁丝网另一边的情况非常了解。”

“我不觉得那些士兵喜欢我们。”什穆埃尔说。“没错，”他又尽量带着笑容说，“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们，他们讨厌我们。”

布鲁诺惊讶地把身体往后一倾。“我确定，他们不讨厌你们。”他说。

“他们讨厌我们。”什穆埃尔说，他身体前屈，眼睛眯了起来，略微咬着嘴唇，表现得有些愤怒。“不过没关系，我也讨厌他们。我恨他们。”他果断地重复道。

“你不讨厌我爸爸，对吗？”布鲁诺问。

什穆埃尔咬着嘴唇，没有说话。他见过布鲁诺的爸爸无数次，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那样的人会有一个如此友好善良的儿子。

“好吧。”沉默了片刻之后，布鲁诺说，他不希望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我也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是吗？”什穆埃尔抬起头，满怀希望地看着他。

“嗯，我要回柏林了。”

什穆埃尔惊讶地张开嘴巴。“什么时候？”他的声音变得有点哽咽了。

“今天是周四，”布鲁诺说，“周六我们就要离开，吃过午饭之后。”

“回去多久？”什穆埃尔问。

“我想是永远吧。”布鲁诺说，“妈妈不喜欢‘赶出去’，她说这里不是我们两个小孩待的地方，所以只有爸爸会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圆叟’有重要的事情让他做。我们其他人一起回家。”

他用了“家”这个词，但事实上，他并不确定哪里才是“家”。

“那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什穆埃尔问。

“嗯，是的，有一段时间吧。”布鲁诺说，“你放假的时候可以来柏林找我。你不会永远待在这里的，对吗？”

什穆埃尔摇了摇头。“我希望不会。”他悲伤地说。“你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人可以说话了。”他又说。

“不会的。”布鲁诺说。他想再说些什么，可是说完“我会想你的，什穆埃尔”这句话以后，他就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所以明天是我们最

后一次见面了，”他接着说道，“到时候我们就要说再见了，我会尽量给你带一些其他的好吃的。”

什穆埃尔点了点头，他觉得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他现在的悲伤。

“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玩，”沉默了很久之后，布鲁诺说，“就一次，让我们可以记住这一次。”

“我也希望可以。”什穆埃尔说。

“我们一起聊天有一年多了，可是还从来没有一起玩过。你知道吗？”他接着说，“我一直在我房间窗户那里看你住的地方，却从来没有看清它是什么样子的。”

“你不会喜欢的，”什穆埃尔说，“你们的房子漂亮多了。”

“我还是希望可以看看。”布鲁诺说。

什穆埃尔想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身子，把手伸到铁丝网下面，一点点地往上拽，到了某个高度，刚好足够布鲁诺的身体从下面爬过来。

“为什么你不过来？”什穆埃尔说。

布鲁诺眨了眨眼睛，考虑了一会儿。“我觉得爸爸妈妈是不会允许的。”他非常没有把握地说。

“嗯，他们也不会允许你每天来这儿和我聊天，”什穆埃尔说，“但是你还是来了，不是吗？”

“但是如果我被抓到了，会很麻烦。”布鲁诺说，他确定爸爸妈妈是不会同意的。

“这倒是。”什穆埃尔说，他把铁丝网放下，含着眼泪看向地面，“我想明天就要说再见了。”

过了好一会儿，两个孩子什么话都没说。突然，布鲁诺似乎想到了什么。

“除非……”布鲁诺开口了，接着他又思考了片刻，脑中浮现出一个

计划。他伸出一只手摸摸脑袋，被剃光的头发还没有完全长出来。“你记得我说过我长得像你吗？”他问，“就是那天我被剃光头发以后。”

“你只是胖了一点。”什穆埃尔说。

“嗯，既然是这样，”布鲁诺说，“如果我也有一套条纹睡衣，那我就能过去了，没有人会发现的。”

什穆埃尔的脸上一扫阴霾，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你真的这么想吗？”他问，“你要这么做吗？”

“当然。”布鲁诺说，“这会是一次了不起的探险，是最后的探险，我们终于可以一起探险了。”

“你也可以帮我找爸爸。”什穆埃尔说。

“为什么不呢？”布鲁诺说，“我们可以一起四处找找，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这就是探险的目的。可问题是，我们缺一套条纹睡衣。”

什穆埃尔摇摇头。“这个没问题，”他说，“有一间小木屋里放了很多，我可以找一套跟我的衣服差不多大小的，带来给你穿上，然后我们一起找爸爸。”

“太好了，”布鲁诺说，他的心情非常激动，“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那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见面。”什穆埃尔说。

“你可别迟到了。”布鲁诺说着，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别忘了条纹睡衣。”

那天下午，两个孩子都激动地回家了。布鲁诺一直惦记着即将到来的大探险，他在回柏林之前终于有机会去铁丝网另一边看看了——这绝对称得上一次真正的探险。什穆埃尔也因为有人可以帮助他一起找爸爸而满怀希望。总而言之，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也是一种绝佳的告别方式。

第二天的经历

第二天，也就是周五，又是一个雨天。布鲁诺早晨醒来往窗外望去，失望地看着倾盆而下的大雨。如果换作平时，布鲁诺一定会放弃今天和什穆埃尔的见面，等下周某个闲暇的下午再去见他。可今天将是他和什穆埃尔最后一次见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即将进行一次激动人心的探险，而且他还会乔装改扮一番。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现在还是早上，距离下午见面还有很长时间。到那个时候，雨一定会停。

上午在李斯特先生的课上，布鲁诺不停地望向窗外，可是大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敲打在窗户上的雨反而越来越响。吃午饭的时候，他从厨房往外看，雨小了很多，太阳似乎就要从乌云后面出来了。然而到了下午上历史课和地理课时，他看到雨又变得越来越大，几乎快要从窗户外倒灌进来了。

幸好，在李斯特先生快要离开的时候，雨停了。于是布鲁诺穿上靴子和厚雨衣，等到天空渐渐明亮起来，他才走出家门。

他的靴子踩在泥土里嘎吱作响，他比以往更加珍惜这次的旅途。每迈出一步，他都走得晃晃悠悠，似乎随时可能摔倒在地，不过他最终保持住了平衡。在最难走的地方，当他抬起左脚时，靴子陷在烂泥里，他的脚从靴子里滑了出来，但是他也没有摔跤。

他抬起头望着天空，尽管天空还是一片灰暗，但是今天的雨已经下得够多了，所以一定不会阻碍他们下午的探险。当然，等他回到家以后，将很难解释为什么身上弄得脏兮兮的。不过，就像妈妈以前说的，男孩子都是这样，所以他应该不会有太大麻烦。（最近几天，妈妈非常开心，因为他们的物品都已经一箱箱封装好，被放到载他们回柏林的卡车上了。）

布鲁诺到那儿时，什穆埃尔已经在等他了。这一次，什穆埃尔没有盘腿坐着，望着地上的泥土，而是站在铁丝网旁边。

“你好，布鲁诺。”看到朋友走近时，什穆埃尔说道。

“你好，什穆埃尔。”布鲁诺说。

“我刚刚还不确定我们能不能再见面，因为下雨，许多事情都做不了了。”什穆埃尔说，“我以为你会待在屋子里。”

“差一点就这样了，”布鲁诺说，“天气真是太糟糕了。”

什穆埃尔点点头，把手伸向布鲁诺，同时咧开嘴笑了。他带来了有条纹的睡衣睡裤，还有一顶条纹帽子，跟他自己身上穿的一模一样，虽然看上去不太干净，但是很适合用来乔装。布鲁诺知道，优秀的探险家需要穿上合适的衣服。

“你还想帮我找爸爸吗？”什穆埃尔问。布鲁诺迅速地点了点头。

“当然，”布鲁诺说，其实帮什穆埃尔找爸爸这件事在他的心里并没那么重要，他更在意的是去铁丝网的另一边探险，“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什穆埃尔将铁丝网底部拽了起来，把衣服从下面递给布鲁诺，他的动作非常小心，生怕衣服碰到地上的泥土。

“谢谢。”布鲁诺说。然后他挠了挠光秃秃的脑袋，后悔没有带一个袋子来装自己的衣服。地上实在太脏了，如果他把衣服放到地上，一定会弄脏。可是他别无选择。他要么把衣服放到地上，等回来后接受衣服上沾满泥土的事实；要么取消整个计划，而这是任何一个优秀的探险家都不会做的事情。

“请你转过去。”布鲁诺说着，用手指了指傻傻地站在一旁的什穆埃尔，“我不想你看着我换衣服。”

什穆埃尔转过身去。布鲁诺脱掉外套，尽量小心地放在地上，然后脱掉衬衫，在冷风中颤抖了一下，接着穿上条纹睡衣。当他把衣服从头上套过去时，他无意中深吸了一口气，睡衣上的气味实在太难闻了。

“这衣服是什么时候洗的？”他喊道。什穆埃尔转过身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洗过。”什穆埃尔说。

“转过去！”布鲁诺喊道，什穆埃尔照做了。接着，布鲁诺左瞧瞧右瞧瞧，确定周围没有人，开始吃力地脱自己的裤子，因为他得保持一只脚穿着靴子站在地上。他觉得在冷风中脱裤子是一个很奇怪的行为，他无法想象如果有人看见了会怎么想。不过，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他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好了，”他说，“你可以转过来了。”

什穆埃尔转过来时，布鲁诺正在完成最后一个步骤——将条纹帽子戴到头上。什穆埃尔眨了眨眼，又摇了摇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因为布鲁诺不像铁丝网这边的男孩那么消瘦，脸色也不是那么苍白，几乎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什穆埃尔觉得布鲁诺简直和自己一模一样。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吗？”布鲁诺问。

什穆埃尔摇摇头问：“什么？”

“这让我想到了奶奶。”他说，“你记得我跟你提到过吧，去世的奶奶？”

什穆埃尔点点头，他记得，因为这一年来布鲁诺经常提到他的奶奶，布鲁诺还说了他有多么喜欢奶奶，多么后悔在奶奶去世前没有多给她写几封信。

“这让我想到，以前表演短剧时，她总是给我和格蕾特尔穿上好看的衣服。”布鲁诺说着，眼神从什穆埃尔身上移开，寻找起那些尚未消失的关于柏林的记忆碎片，“这让我想到，她为我准备的衣服都非常适合我。她经常说，当你穿上合适的服装，你就会进入你所扮演的角色。我想我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对吧？扮演铁丝网另一边的某个人。”

“你是说，扮演一个犹太人？”什穆埃尔说。

“对，”布鲁诺说，他的脚不自觉地扭动了一下，“没错。”

什穆埃尔指了指布鲁诺从家里穿来的那双厚靴子。“你要把靴子也留在这里。”他说。

布鲁诺一脸惊讶。“可是地上有泥，”他说，“你不会希望我光脚走路吧。”

“不然你会被认出来的，”什穆埃尔说，“你只能这么做。”

布鲁诺叹了口气，不过他知道他的朋友说得没错。于是他脱下靴子和袜子，放在那堆衣服旁边。刚开始，他觉得赤脚走在泥地里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泥巴没过了他的脚踝，当他抬脚时，那种感觉更糟糕。不过后来，他开始觉得这样其实也挺有意思。

什穆埃尔弯下腰，把铁丝网拽了起来，但是到了一定高度就拽不动了。布鲁诺只能趴下来从底下钻过去，他的条纹睡衣上面沾满了泥巴。他低头看看自己，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身上从来没有这么脏过，不过他感觉非常棒。

什穆埃尔也笑了。两个男孩尴尬地站了好一会儿，他们还不习惯站在铁丝网的同一边。

布鲁诺想给什穆埃尔一个拥抱，让他知道自己多么喜欢他，这一年来，和他聊天是多么快乐。

什穆埃尔也想给布鲁诺一个拥抱，感谢他如此善良，感谢他带来许多食物，还要感谢他愿意帮自己找爸爸。

可是他们谁也没有主动拥抱对方，而是离开铁丝网，朝着营地的方向走去。这一年来，什穆埃尔几乎天天如此，躲过士兵的视线，走到“赶出去”的另一边，这里似乎没有守卫，所以他幸运地遇到了布鲁诺这个朋友。

没过多久，他们就到了营地。眼前的一切惊得布鲁诺瞪大了双眼。在他的想象中，这些小木屋里住着的应该都是快乐的家庭。晚上，大人们会坐在屋外的摇椅上，给孩子们讲述他们小时候的美好时光，那时候他们都尊敬自己的长辈，跟现在的那些孩子完全不同。他还以为这里的男孩和女孩都被分成了不同的小组，打网球、踢足球，或者在地上画好方格，玩跳房子的游戏。

他还以为营地的中心会有一家商店，还有一家小咖啡馆，就像他在柏林见过的那家咖啡馆一样；他还想过这里或许也有个果蔬摊。

然而事实是：这里的一切都不像他想象的那样。

这里没有大人坐在摇椅上。

这里的孩子也没有分组玩游戏。

这里不仅没有果蔬摊，也没有像柏林那样的咖啡馆。

这里只有一群群人坐在一起，眼睛盯着地面，看起来无比悲伤。他们有几个共同点：骨瘦如柴，眼窝凹陷，还剃着光头。布鲁诺想他们这里可能也闹虱子了。

在一个角落，布鲁诺看见了三个士兵，他们好像看守着二十来个人。他们冲那些人大喊着，有几个人跪了下来，双手抱头。

在另一个角落，布鲁诺看见更多的士兵聚在一起说笑着，他们还时不时拿起枪来随意地瞄准周围的人，但并没有开枪。

事实上，不管他看向哪里，他所看到的人只有两种：要么是穿着军装的士兵，他们都很高兴，大笑着，叫喊着；要么是穿着条纹睡衣的人，他们一脸悲伤，甚至哭泣着，大多数人目光呆滞，好像睡着了一样。

“我想我不喜欢这儿。”过了一会儿，布鲁诺说。

“我也是。”什穆埃尔说。

“我想我该回家了。”布鲁诺说。

什穆埃尔停下来脚步，眼睛盯着他。“可是爸爸怎么办，”他说，“你说你会帮我找到他的。”

布鲁诺想了想。他答应过朋友，不应该不信守承诺，尤其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好吧。”他说，不过他现在可不像之前那么自信了，“可我们该去哪儿找呢？”

“你说过我们需要寻找一些线索的。”什穆埃尔说，他有些失落，因为他心里清楚，如果布鲁诺不帮他，那就没有谁能帮他了。

“线索，没错。”布鲁诺说着，点了点头，“你说得对。我们开始找吧。”

于是布鲁诺遵守了自己的承诺。两个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在营地里四处寻找线索。他们并不清楚要找什么，但是布鲁诺一直在说，一个好的探险家在发现线索的一瞬间，会知道那就是他要找的。

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什穆埃尔的爸爸失踪的线索，而这时候天色开始变暗了。

布鲁诺抬头看看天空，好像又要下雨了。“对不起，什穆埃尔。”他终于要放弃了，“我很抱歉，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什穆埃尔难过地点了点头。这样的结果在他意料之中，他原本也没抱太大希望。不过能让他的朋友过来看看他住的地方也挺不错。

“我想我现在要回家了。”布鲁诺说，“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到铁丝网那边吗？”

什穆埃尔张开嘴巴，正要回答，这时响起了一声哨音，接着十个士兵——布鲁诺还没看见过这么多士兵聚集在一起——把营地的一片区域给围了起来，而布鲁诺和什穆埃尔恰好就站在这片区域里。

“发生了什么事？”布鲁诺问，“这是怎么回事？”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什穆埃尔说，“他们让人列队去某个地方。”

“列队？”布鲁诺惊慌地说，“我不能列队去别的地方。我必须按时回家吃晚餐，今天有烤牛肉。”

“嘘！”什穆埃尔说，他把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别说话，否则他们会发火的。”

布鲁诺皱起了眉，但是此时这个区域所有穿着条纹睡衣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这又让他感到有些放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士兵推搡着，所以他和什穆埃尔被挤到了人群的最中央，从外面几乎看不见他们俩的身影。他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恐惧——列队又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他想告诉他们这没什么，他爸爸是司令官，如果是爸爸命令所有人

列队的，那这事肯定没什么好怕的。

哨音又响了，这一百来人也开始缓慢地移动起来，布鲁诺和什穆埃尔还被挤在队伍的中间。队伍后面发生了一阵骚乱，好像有些人不想走，可是布鲁诺太矮了，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他只听见嘈杂的声音，像是枪声，不过他也不太确定。

“这个队伍要走很久吗？”他小声问道，因为他开始觉得饿了。

“我想不会太久。”什穆埃尔说，“我没有见过之前参加列队的人，不过我想不会太久的。”

布鲁诺又皱起了眉。他抬头看向天空，这时又传来一声巨响，这次是头顶的雷声，天空一下子变得更加昏暗，几乎完全黑了，一场大雨倾盆直下，这雨下得比早晨更猛。布鲁诺把眼睛闭了一会儿，感觉到大雨把他整个人都淋湿了。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发现他并不是自己在走，而是被人群推着走。他感觉身上沾满了泥，他的条纹睡衣由于被雨淋湿而粘在了身上。他希望回到家里，远远地眺望这一切，而不是挤在人群中亲身经历。

“我受够了。”他对什穆埃尔说，“继续留在这里我会感冒的。我必须回家了。”

可是正说着，他的脚又不由自主地朝前迈了几步，走着走着，他发现不再有雨水打到自己身上了，因为他们这一群人都拥进了一间很长的屋子，屋里出奇地暖和，而且这间屋子建得非常严实，没有一点雨水漏进来。事实上，这间屋子几乎完全是密闭的。

“这下好多了。”他高兴地说，至少这几分钟可以不用淋雨了，“我想我们得在这儿等雨变小，然后我就要回家了。”

什穆埃尔紧靠在布鲁诺身边，惊恐地看着他。

“我很抱歉，没有帮你找到爸爸。”布鲁诺说。

“没关系。”什穆埃尔说。

“真遗憾，我们没有真正在一起玩过，不过等你来柏林，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而且我要把你介绍给……哦，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着？”他

问自己。他为自己没记住一生中最好的三个朋友而有些懊恼，不过他们确实从他记忆中完全消失了。现在他不仅不记得他们的名字，甚至连他们的样子也想不起来了。

“事实上，”他说着，低头看了看什穆埃尔，“我记不记得他们都不重要了。他们已经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他低下头的同时，做了一件完全不符合他性格的事情：他握住了什穆埃尔的小手，并且攥得紧紧的。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什穆埃尔。”他说，“我这一生最好的朋友。”

什穆埃尔或许张开嘴巴对他说了什么作为回应，不过布鲁诺再也听不到了，因为这时屋子的门突然关上了，外面响起了电铃声，同时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开始大声地喘息起来。

布鲁诺挑了挑眉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他觉得这样可能是为了不让雨打进来，防止人们感冒。

然后屋子里变得一片漆黑，紧接着陷入了一片混乱。布鲁诺还是紧紧地握着什穆埃尔的手，这个世界上再没什么能把他们分开了。

尾声

终曲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听不到有关布鲁诺的任何消息了。

几天后，士兵们搜遍了他们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还带着布鲁诺的照片走遍了附近所有的城镇和村庄。后来有一个士兵发现了布鲁诺留在铁丝网旁边的那堆衣服和那双靴子。他没动这些东西，只是叫来了司令官。司令官查看了这个区域，他就像布鲁诺那样左瞧瞧右瞧瞧，不过他这辈子也不会明白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布鲁诺就好像是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只留下了这堆衣服。

妈妈没有像她之前希望的那样立刻返回柏林。她在“赶出去”又待了好几个月，希望有布鲁诺的消息。直到有一天，她想到布鲁诺或许自己回家了，于是她立刻回到了他们的老房子，希望看到布鲁诺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她。

当然，布鲁诺并没有回到那里。

格蕾特尔和妈妈一起回到了柏林，她经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泣，既不是因为她把自己的那些洋娃娃都扔了，也不是因为她把所有的地图都留在了“赶出去”，而是因为她太想念布鲁诺了。

爸爸在“赶出去”又待了一年，他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士兵们也越来越不喜欢他。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想念布鲁诺，每天早晨醒来时想的还是布鲁诺。有一天晚上，他似乎想到了可能发生在布鲁诺身上的事情，于是他又来到一年前发现那堆衣服的铁丝网前。

这地方没什么特别的，和别的地方差不多，不过他亲自检查了一

番，发现铁丝网下边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完全固定在地面上。他用手一拉，那道铁丝网竟然被掀起来一大块，足够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例如一个小男孩）从下面爬过去。接着他看向远处，同时陷入了沉思。渐渐地，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经不受控制了，似乎这双腿已经无法再支撑他的身体。最后他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几乎就是之前那一年的时间里，布鲁诺每天下午坐的地方，不过他没有像布鲁诺那样盘着腿。

几个月后，又有一些士兵来到了“赶出去”，爸爸被他们带走了。不过他没有怨言，非常顺从，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他们会怎么对待自己。

这就是有关布鲁诺和他家人的故事的结局。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这样的故事也不会重演了。

在如今这个时代不会重演了。

黄同学漫画二战史

那个黄同学◎编绘

高人气二战史漫画
好笑到停不下来

微博850万粉丝 那个黄同学全新力作
有趣·有料·有干货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版权信息

书名：黄同学漫画二战史
编绘：那个黄同学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8-01
ISBN：9787540493066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序言
《黄同学漫画二战史》人物简介
第一章 “超级”密码战
第二章 毒气来袭
第三章 苏、德冲锋枪大比拼
第四章 希特勒的秘密武器
第五章 “德国战车”的石油危机
第六章 二战波兰“熊士兵”
第七章 二战名将：巴顿
第八章 二战名将：朱可夫
第九章 二战名将：蒙哥马利
第十章 血战瓜岛
第十一章 风语战士
第十二章 作战目标：硫黄岛
第十三章 火焰喷射器的历史
第十四章 截杀山本五十六
第十五章 海战大揭秘：二战各国海军秘闻
第十六章 伏龙特攻队
第十七章 大和号覆灭记
第十八章 谢尔曼坦克战史
第十九章 二战日本坦克发展史
第二十章 二战日本购“虎”之旅
第二十一章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传奇
第二十二章 军人姓名牌的由来
第二十三章 三分钟读懂二战史

序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39年至1945年发生的反法西斯的世界性战争。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这场战争，对后来的人类文明和世界格局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书是“黄同学漫画二战史”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内容涵盖：名将传奇、战场逸闻、武器简介、著名战役等，从欧洲战场到太平洋战场均有涉及。通过本书，读者将对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全新的体会。

本作的定位是军事历史类科普漫画，我在创作伊始就以内容的准确性和数据的真实性为创作准则，力争给读者展现一部真实的二战历史。我在漫画中适当融入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使作品富含趣味性和探知性，让读者更好地了解那段远去的历史。

让我们翻开本书，重回硝烟弥漫的二战战场，重温世界反法西斯战士为了全人类的和平，用热血抒写的恢宏史诗。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黄同学的支持，谢谢！

黄哲
2019年2月7日

《黄同学漫画二战史》人物简介

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纳粹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

赫尔曼·戈林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纳粹德国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纳粹党二号人物。

希姆莱

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首脑，历任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他掌管的集中营屠杀了约600万犹太人。

贝尼托·墨索里尼

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意大利王国首相，法西斯主义创始人。

罗斯福

美国第32任总统，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力主对日本宣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丘吉尔

二战时期任英国首相，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斯大林

苏联最高领导人，领导苏联人民与军队协力击败纳粹德国，取得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戴高乐

二战期间创建并领导自由法国政府，抗击德国的侵略，在战后组织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

巴顿

美国陆军上将，二战时期美国著名军事将领。

朱可夫

苏联陆军将领，二战时期苏联著名军事将领。

蒙哥马利

英国陆军元帅，二战时期英国著名军事将领。

隆美尔

纳粹德国陆军元帅，二战时期德国著名军事将领。

邓尼茨

二战期间担任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在希特勒自杀身亡后出任纳粹德国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山本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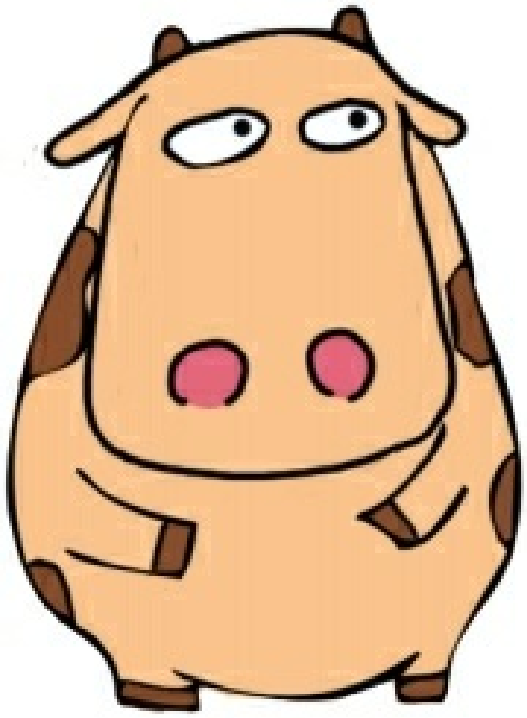
二战期间担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总司令，指挥偷袭美军珍珠港，发动中途岛海战。

白头海雕

美国的拟人化形象，白头海雕为美国国鸟并在国徽中出现，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

高卢鸡

法国的拟人化形象，高卢为法国古称，而公鸡是法国国鸟，也是法国人警惕、勇敢和革命的象征。



约翰牛

英国的拟人化形象，源于小说*The History of John Bull*（《约翰·布尔的历史》），因小说在英国风靡，英语中“bull”意为“牛”，故“约翰牛”便成了英国人自嘲的形象。

毛熊

苏联的拟人化形象，熊在动物界是一个庞大形象，可代表苏联庞大的国土和较强的军事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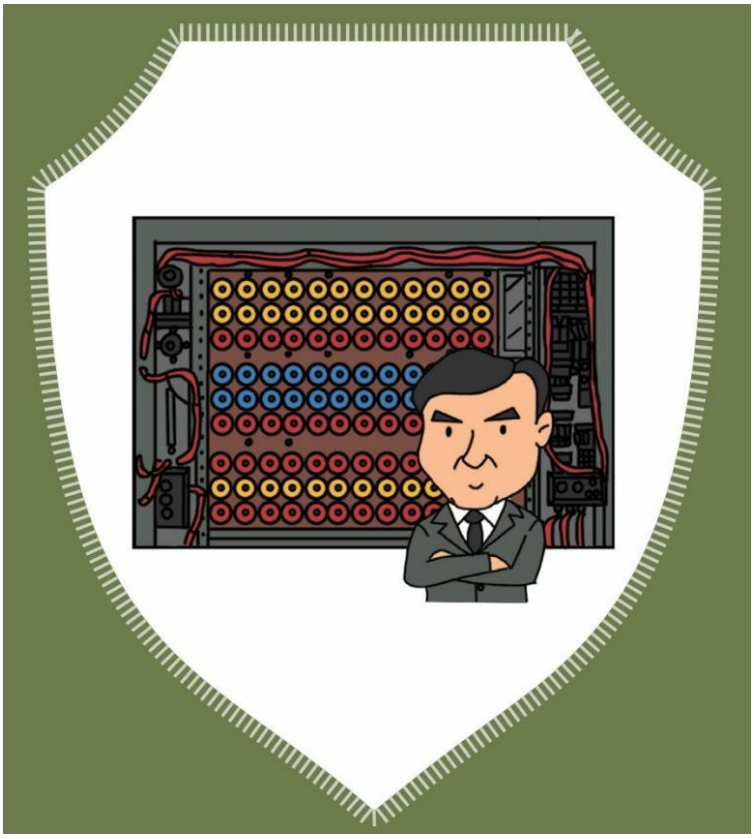
泰格猫（tiger)

德国的拟人化形象，暗示德国著名的“虎”式系列坦克。

绿雉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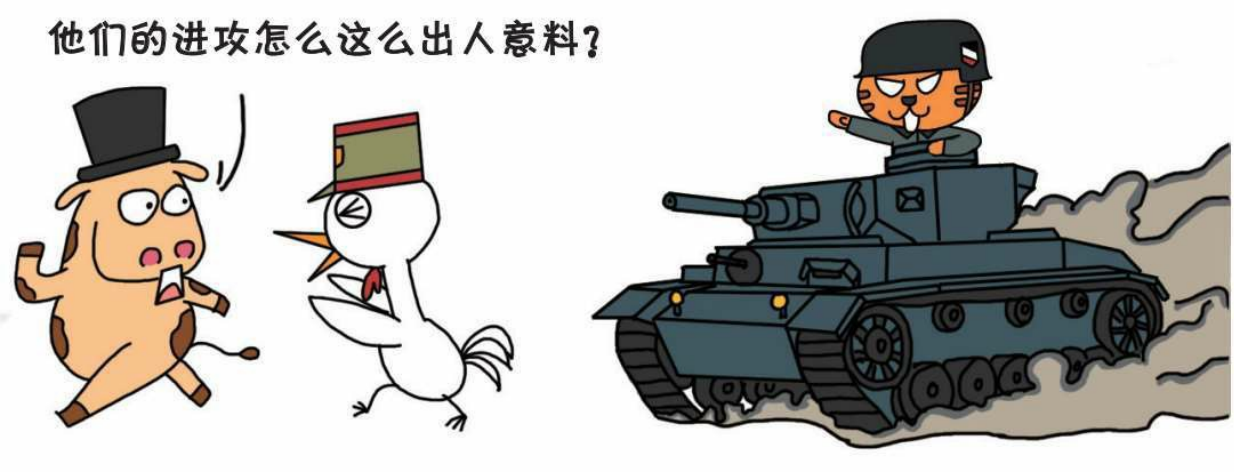
日本的拟人化形象，绿雉属于大型鸡类，仅分布于日本，1947年被定为日本的国鸟。

第一章
“超级”密码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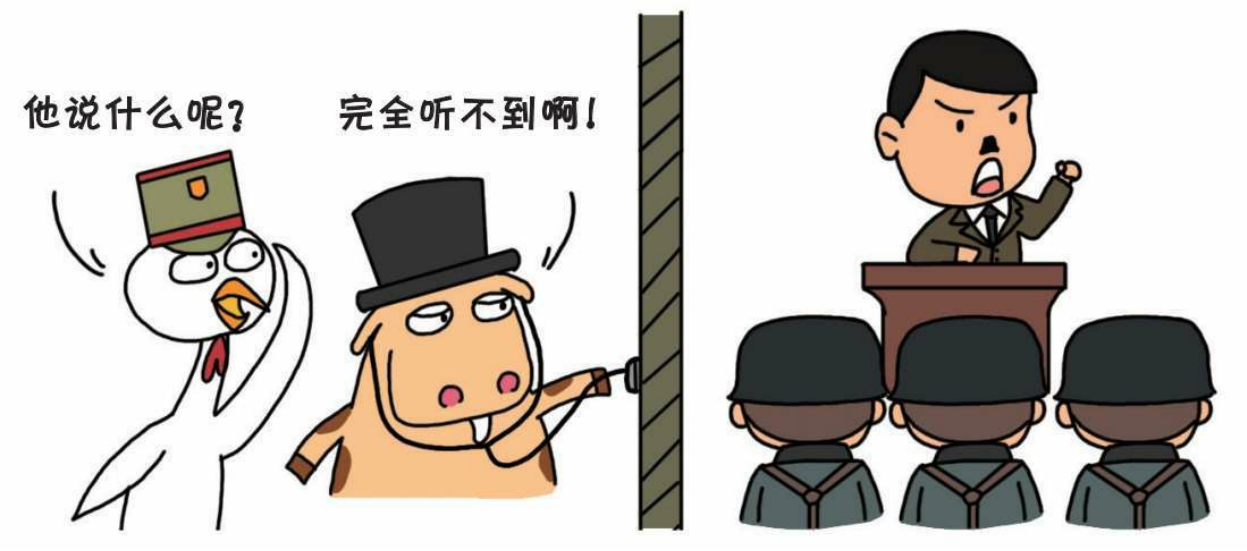


现代战争也是情报战争，谁能更了解对手的动态，谁就更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二战初期，德军的“闪电战”打得欧洲诸国措手不及，这与其情报传递的高度保密有关。



当时的德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报密码机：恩尼格玛机。



恩尼格玛机又被称为“哑谜”，由荷兰数学家胡葛·考克发明。

这部机器神似一台打字机，只要在发报键上输入文字信息，机器发送的信息就会变成一组无逻辑的乱码。

只有通晓密钥的接收员，才能还原电报的真实信息。

这项发明原本是为商业保密而开发的。

但德军高层在得知这款密码机后，就立刻购买了它的版权，使其为军队服务。

恩尼格玛机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即使它的原型机落入敌人之手，没有密钥，也无法破解它传送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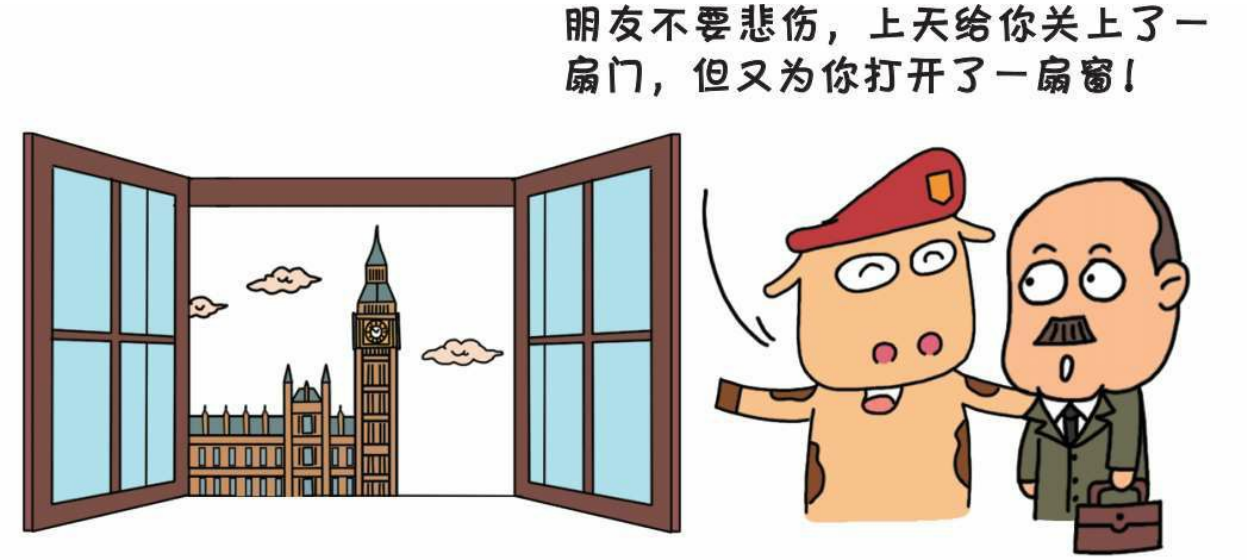
因为恩尼格玛机的信息加密方式非常复杂，一条普通的信息，它都能加密出无数种可能性。

所以，德军高层对恩尼格玛机非常信任，整个二战期间，德军都没有更换过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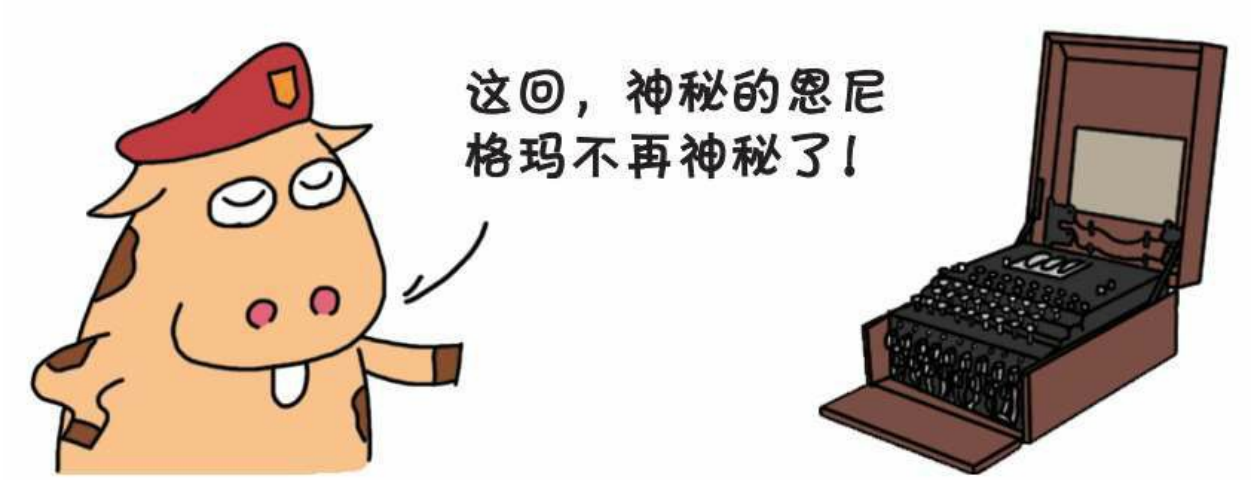
然而百密必有一疏，就在德军全面装备恩尼格玛机时，英军收到了一条重要情报。

一名曾参与制造恩尼格玛机的数学家，因其犹太人的身份被德国驱逐出境，正滞留在华沙。

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立刻找到了这位数学家，并将其带到了安全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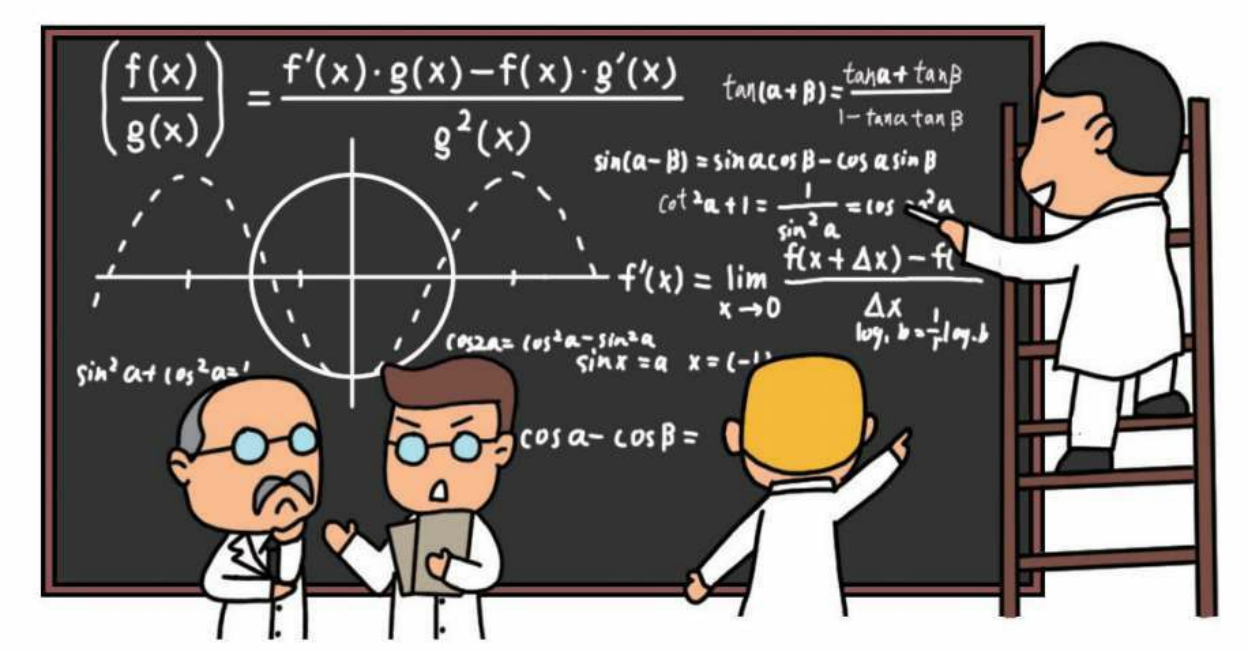


在这位数学家的帮助下，英军仿制出了一台与德军的一模一样的恩尼格玛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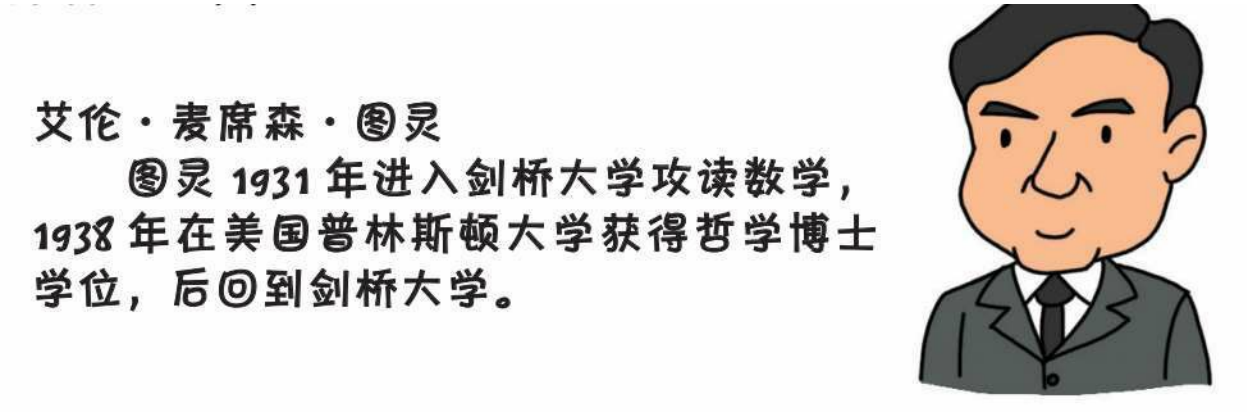


可虽然有了恩尼格玛机，却无法知晓德军的密钥，英军的情报破解一时陷入困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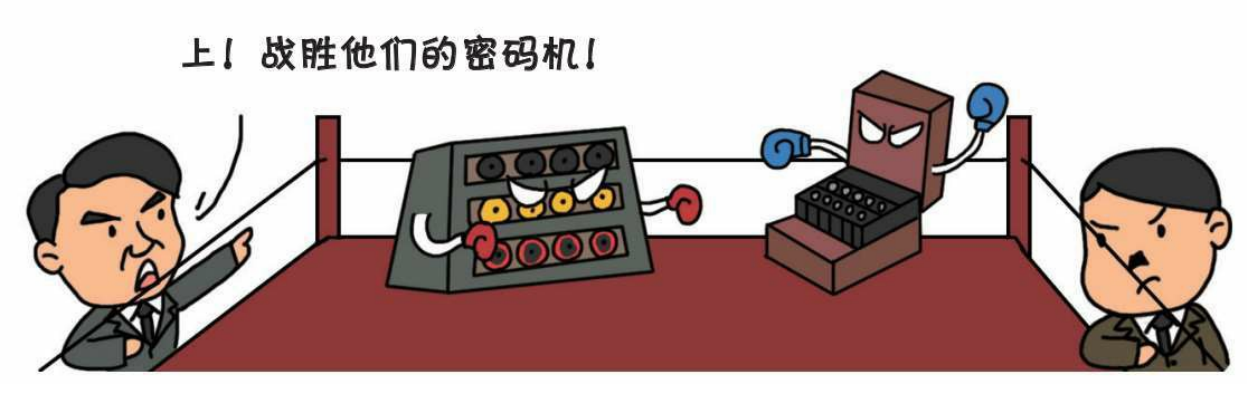
为了破解德军密码系统，英国政府成立了密码破译中心，并招募了大批数学家和通讯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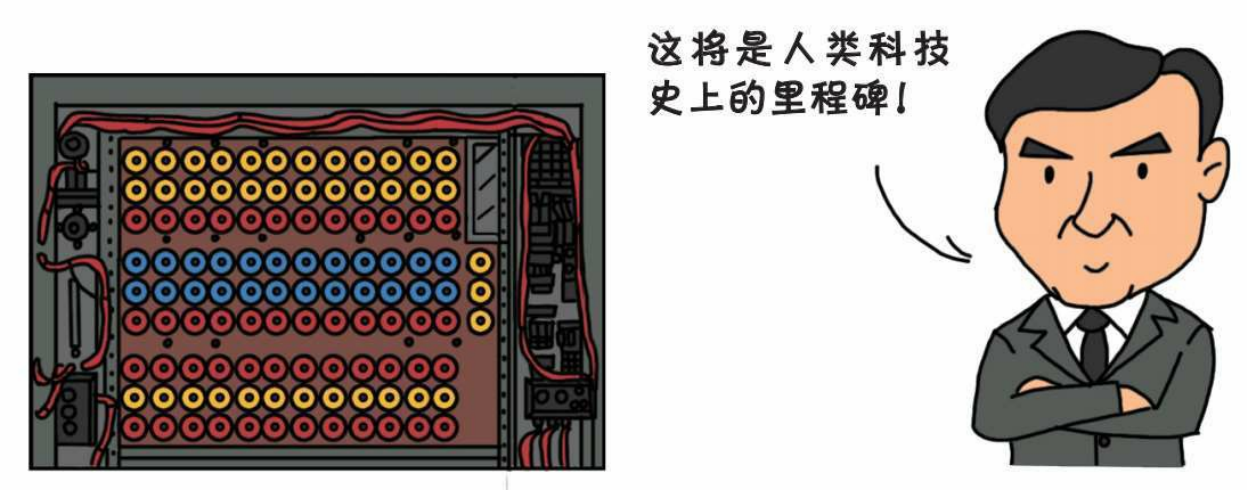
在这些专家中就有一位年轻又才华横溢的数学家：艾伦·麦席森·图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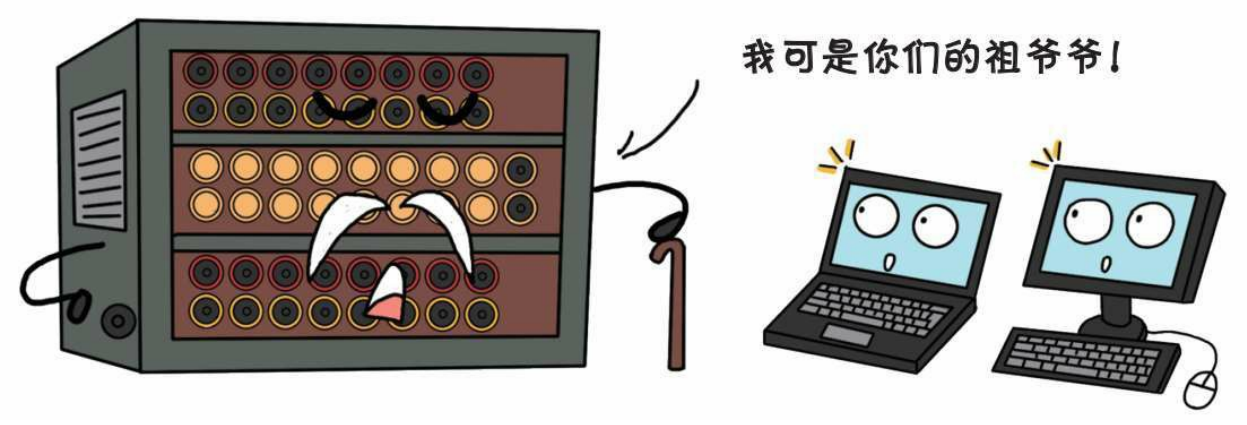
图灵认为：用人力去和机器抗争是无效的，必须要用机器对抗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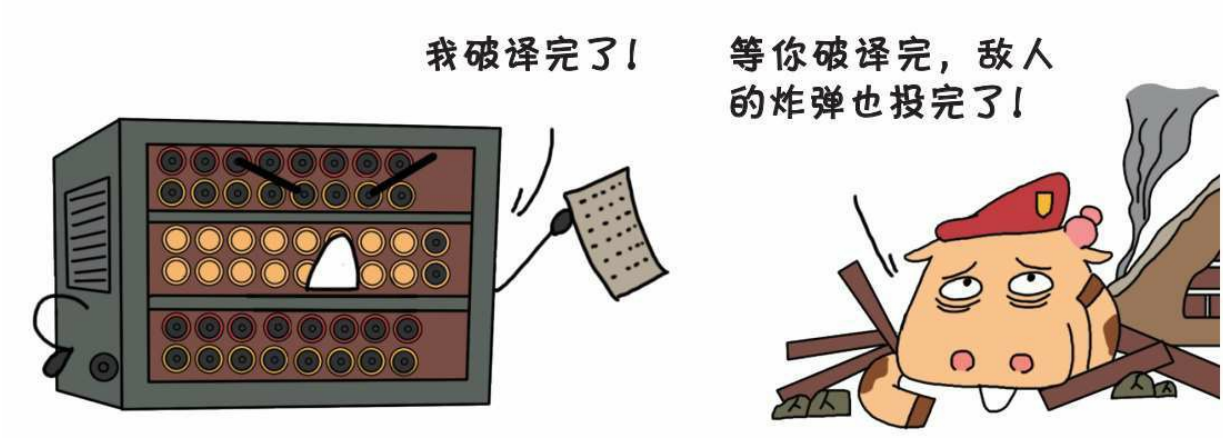
图灵和其助手在耗时两年后，研制出了一台可通过编码程序自动破译密码的机器：“超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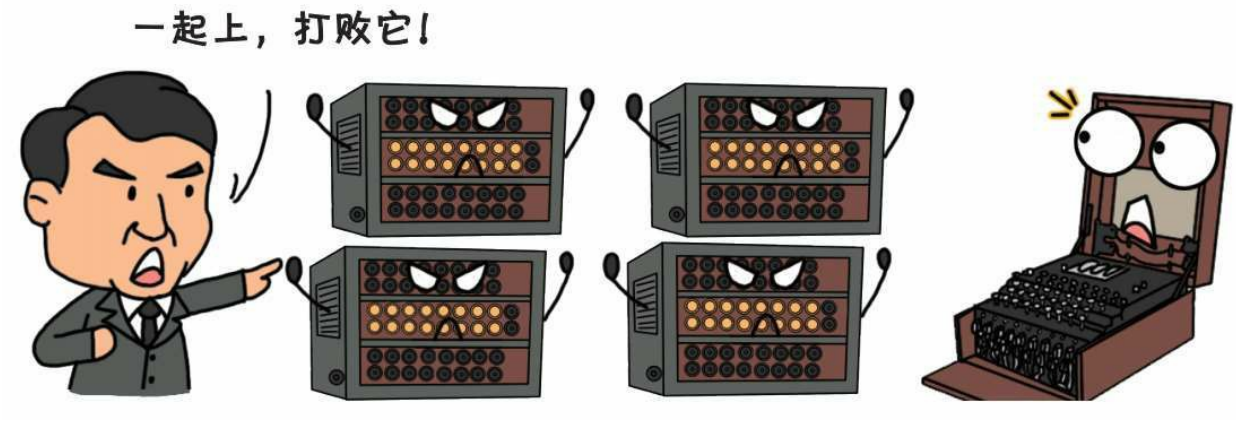
不要小瞧这台机器，它可是现代计算机的雏形，因此图灵也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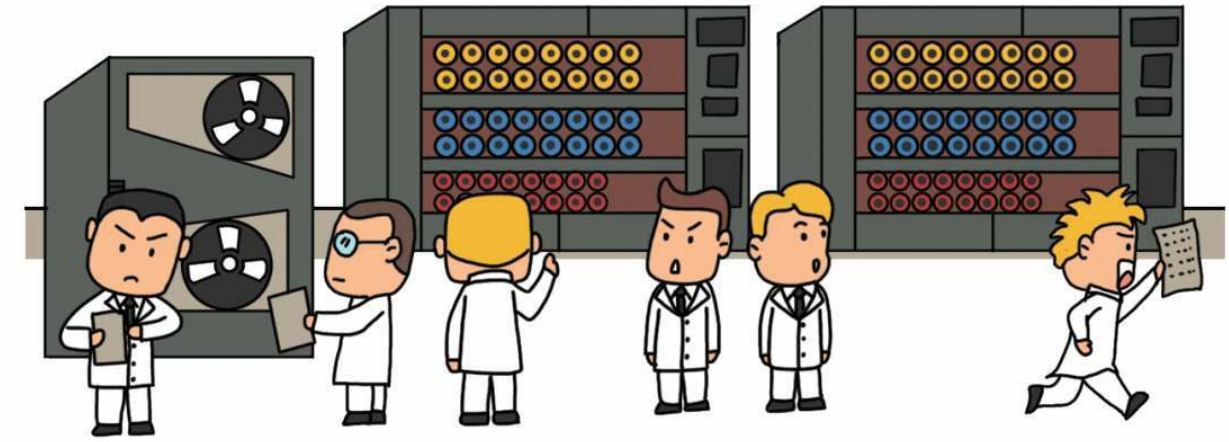
一台解码机的造价非常昂贵，但破译速度却不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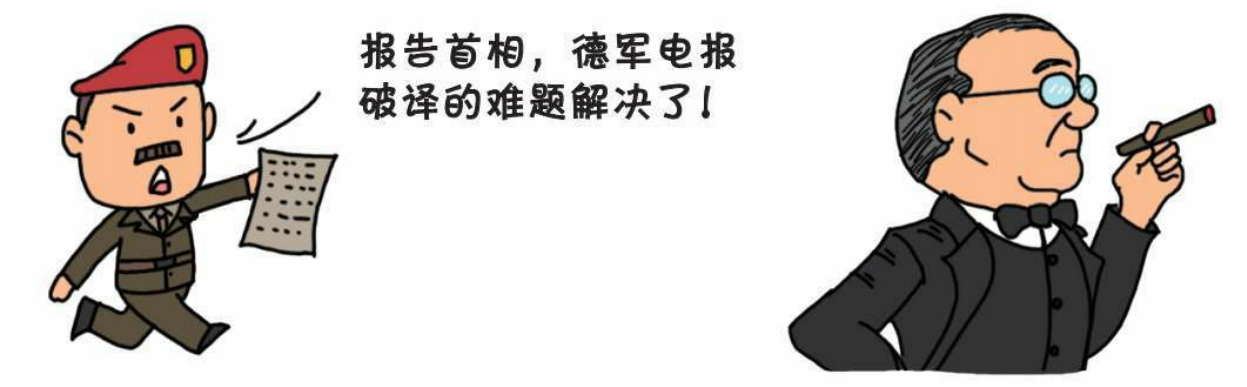
于是图灵申请制造更多的解码机同时工作以缩短破译时间。



最终英国政府一共制造出了约200台机器用于密码破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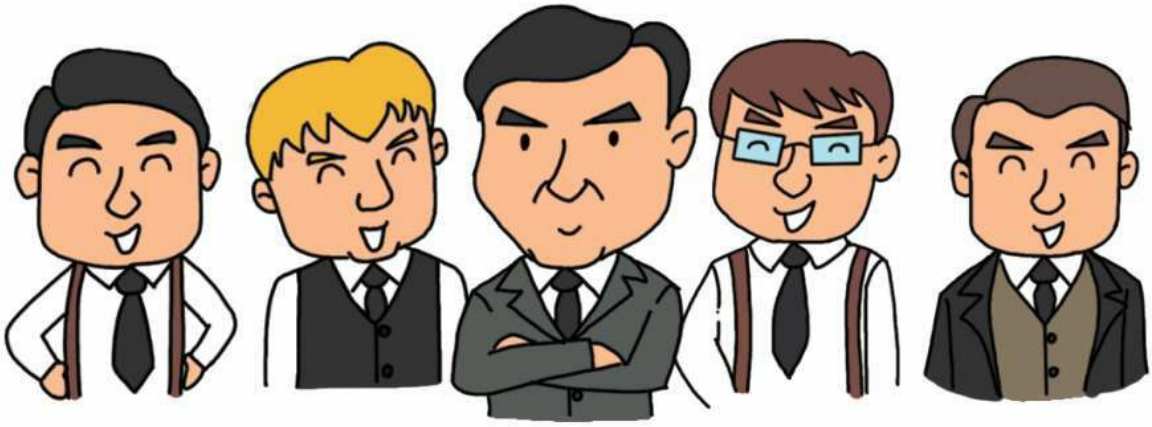


而这一切的付出也获得了回报，德军的密码终于能瞬间被破解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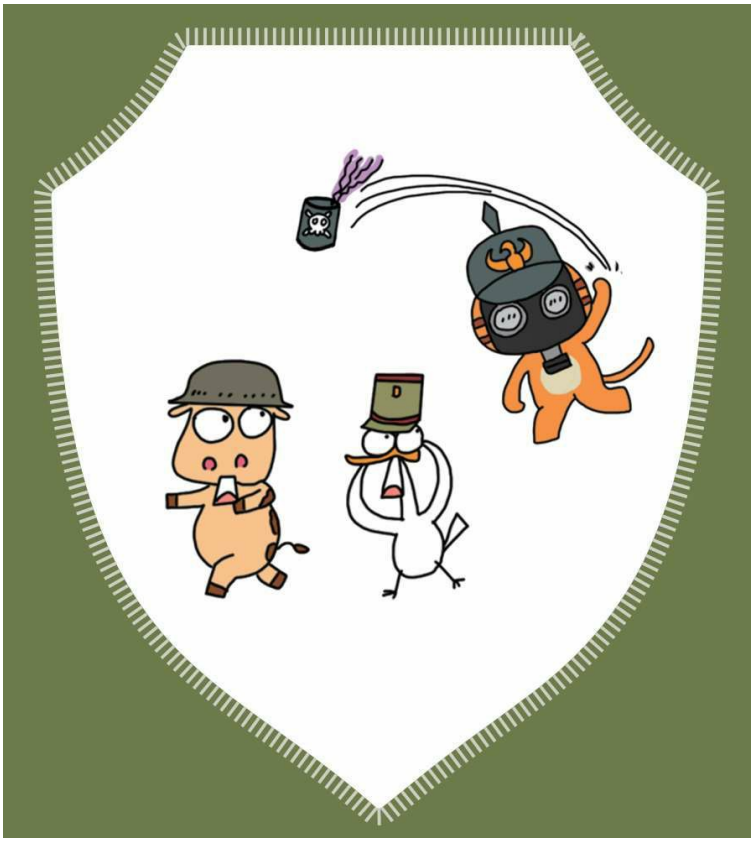
这如同在希特勒的指挥室里安装了一个耳朵，德军所有的军事情报都难逃英军的“顺风耳”。

图灵及其团队的贡献是伟大的，甚至有人说，得益于他们的贡献，战争足足提前了2年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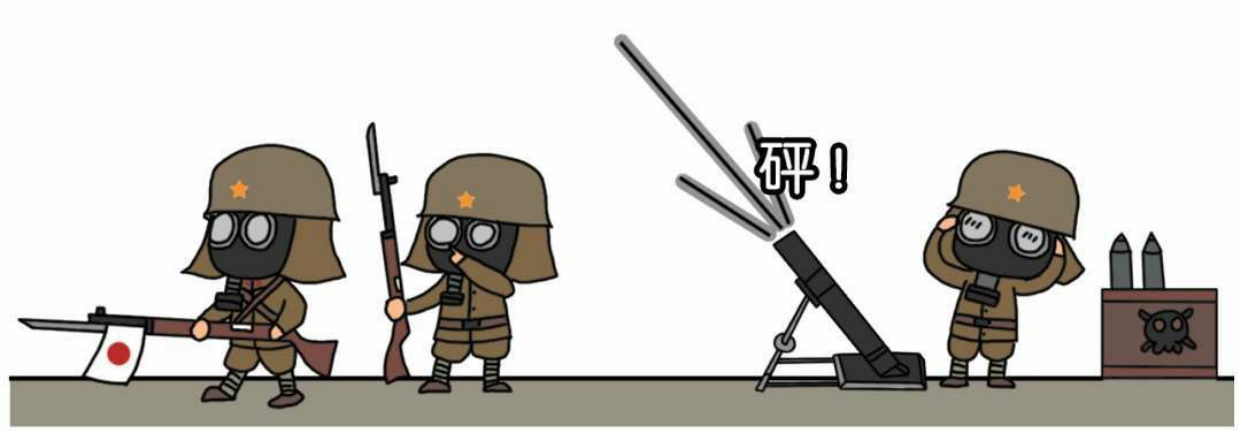


向所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默默奉献的英雄们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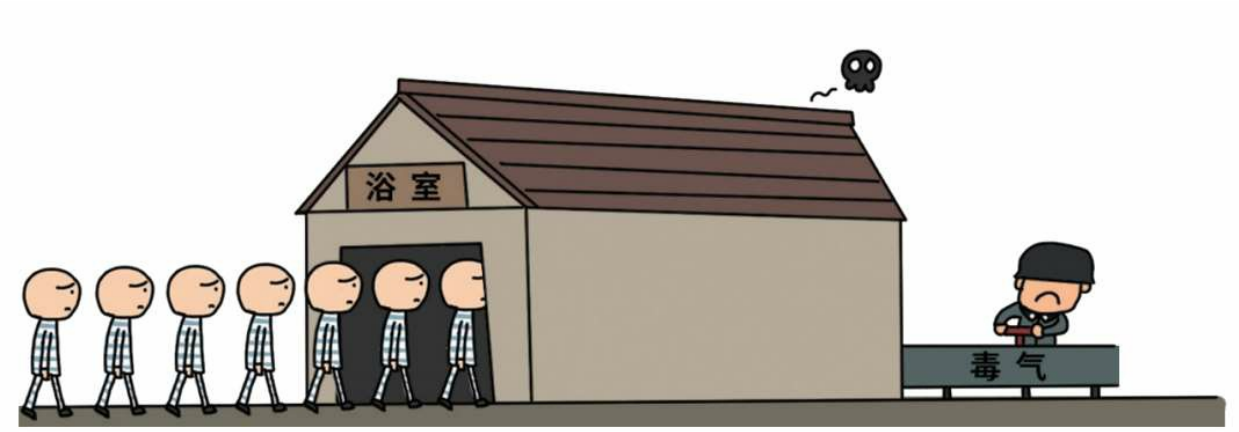
第二章
毒气来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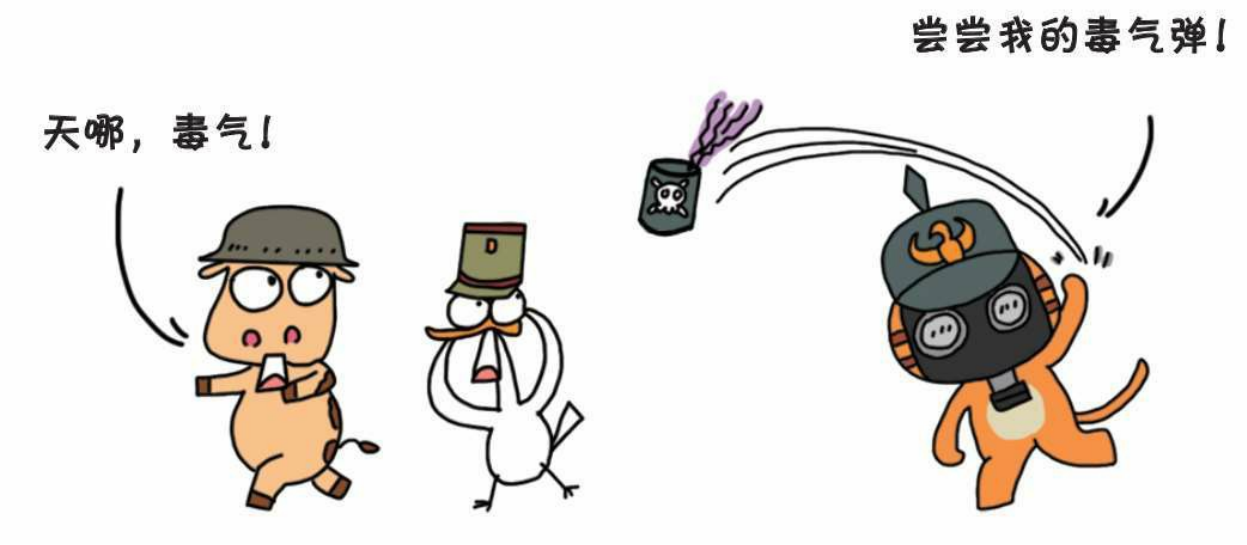
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多次使用化学武器，可谓罪恶滔天。



在二战欧洲战场，德军用毒气残杀了大批无辜的犹太人，但在集中营以外的区域却并未使用过毒气。



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可是首先将毒气投入战场的国家。



并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毒气战。

当时在德军服役的希特勒，还差点被毒气熏瞎了双眼。

难道是到了二战时，德军学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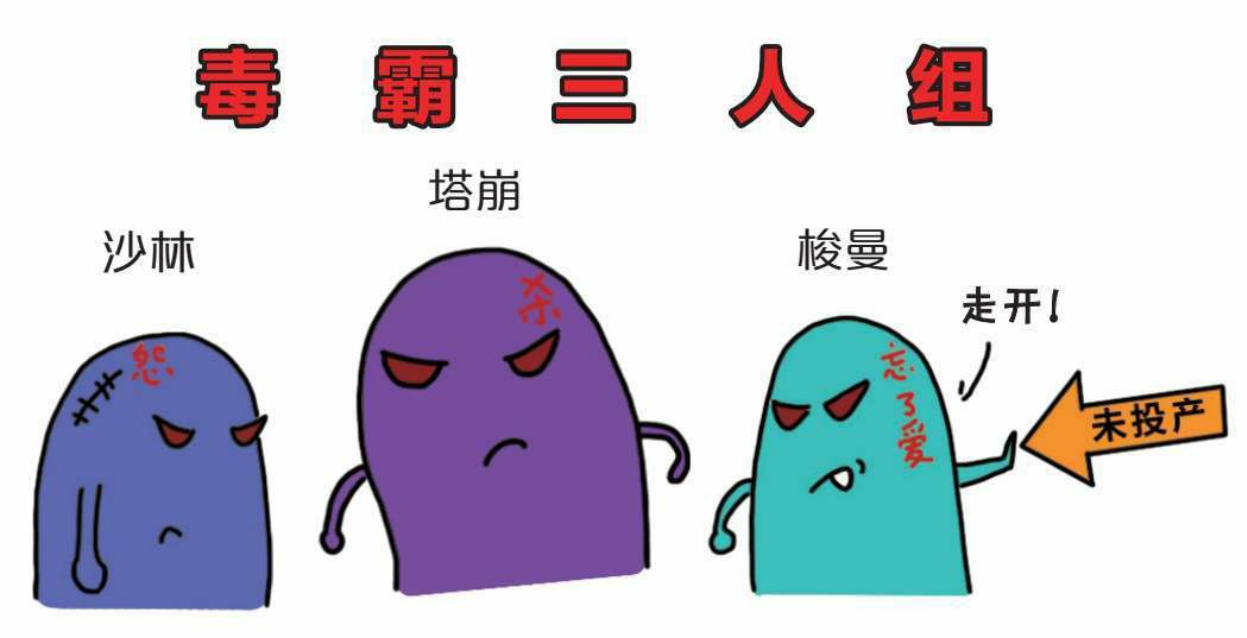
错！德军不使用，但不代表不生产。

1945年德国投降后，盟军在德军的仓库里发现了大量“塔崩”病毒炮弹，数量之多足以毒杀整个欧洲。

“塔崩”毒剂于1936年由I.G.法本公司发明，最先为杀虫剂，因毒性巨大，被军方划为机密级化学武器。

“塔崩”有多毒？吸入几百毫克，就足以置人于死地。在生产过程中，就发生过多起泄漏致死事故。

除了“塔崩”毒气，德国人还研制了“沙林”毒气、“梭曼”毒气（未投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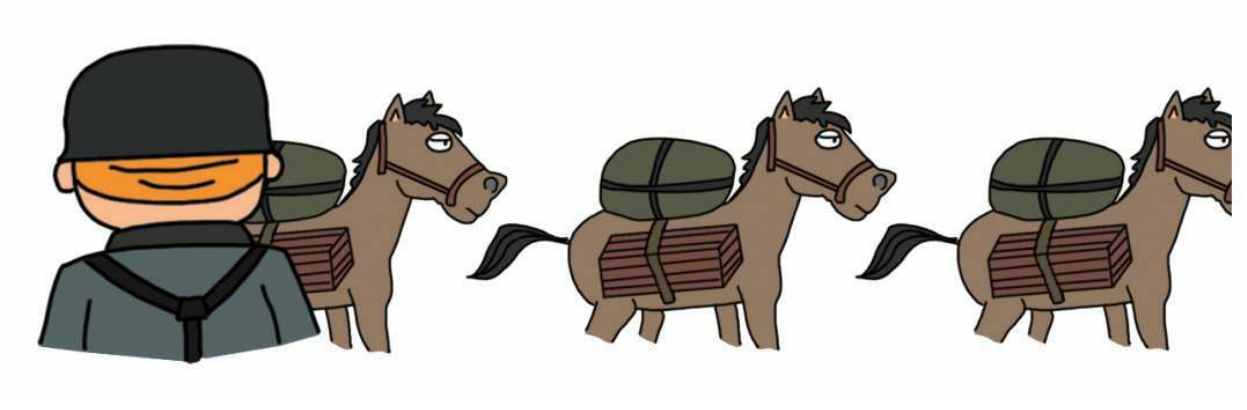


可为什么直至战败，德军都没使用这些毒气呢？

这有两个原因：1、担心盟军报复。

当时的德国高层认为，盟军在毒气生产方面领先于自己，他们十分害怕首先使用毒气后，会遭到盟军的毒气报复。

2、后勤因素：虽然德军的装甲武器厉害，但后勤很大程度上还依赖骡马运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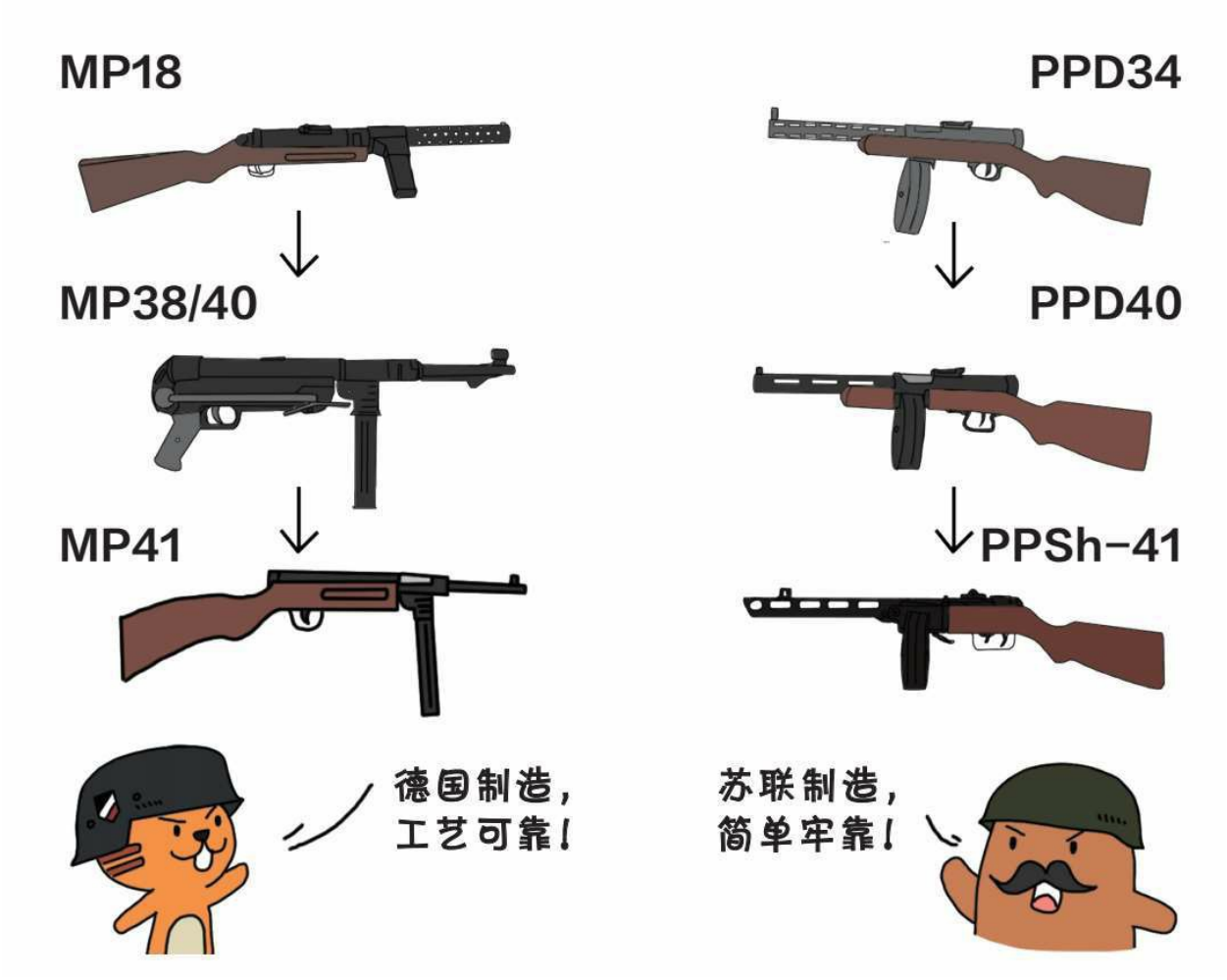
而德军马匹都未配备防毒器具，一旦德国先挑起毒气大战，无疑会自断后路。

第三章
苏、德冲锋枪大比拼

在历史上，首款投入实战的冲锋枪便是德国人发明的MP18冲锋枪，当时的德国拥有成熟的冲锋枪制造技术。

而苏联的第一款列装部队的冲锋枪则要到1934年产生，名为PPD34冲锋枪。

到了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双方列装的冲锋枪也有了质的变化。



一场苏、德冲锋枪的较量也正式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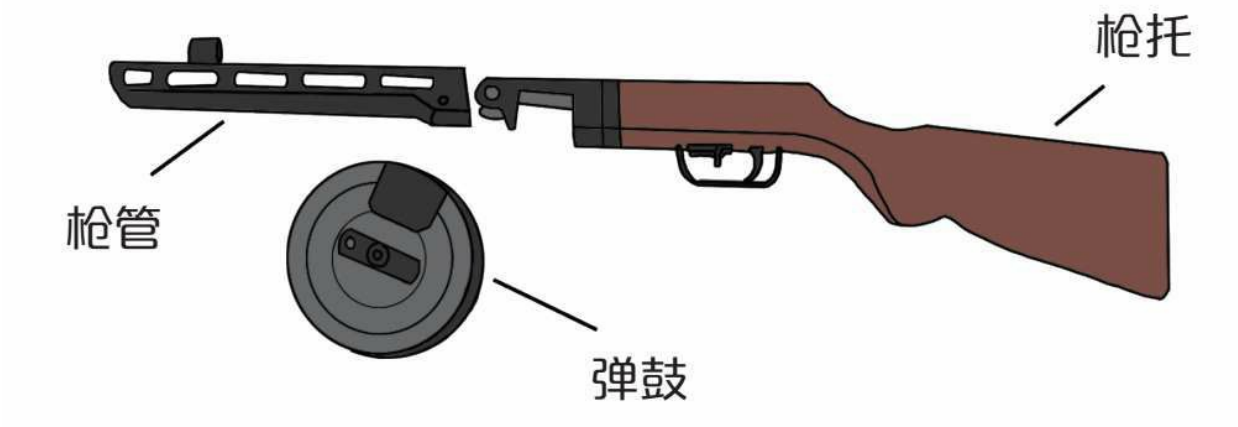
第一局：制造工艺比拼

德军的MP40，采用金属冲压件和聚合物材料制造，并且枪托采用可折叠式。

枪托折叠后，全枪仅长约62厘米，方便携带，并可装备伞兵及山地部队。

因为极简的工艺，枪械成本低廉，利于大批量生产。

而苏军的PPSh-41冲锋枪(简称：波波沙），虽然生产上也遵循了批量生产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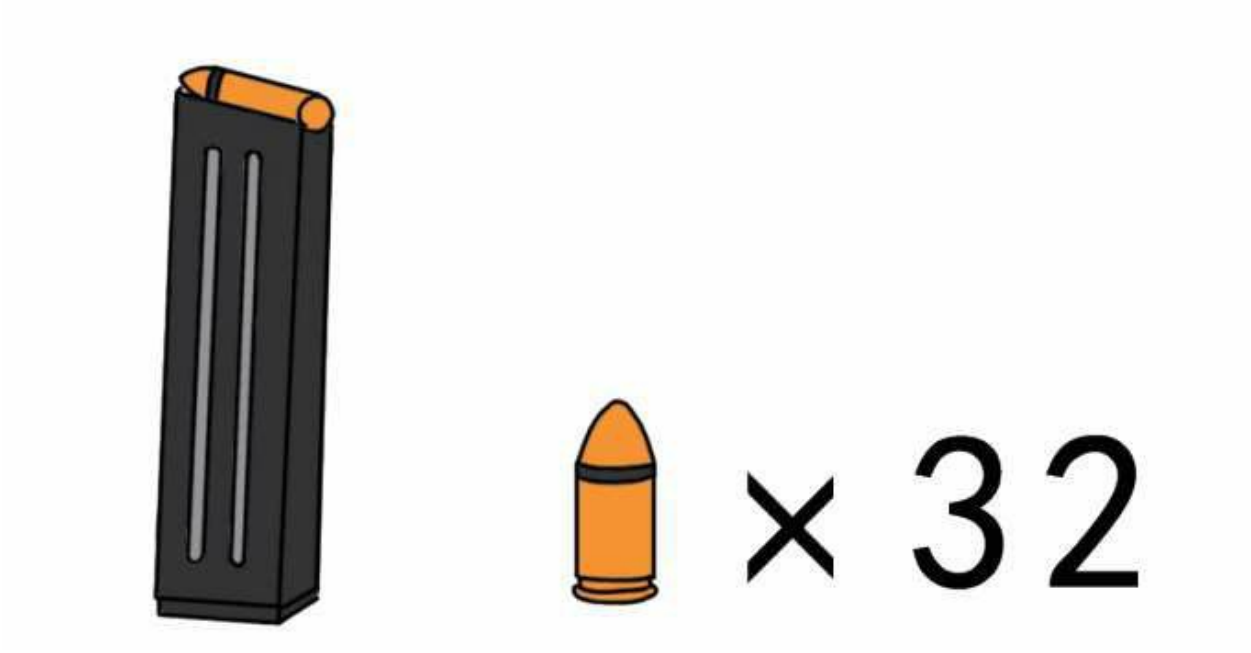


但它木质的枪托和枪管上的散热筒，仍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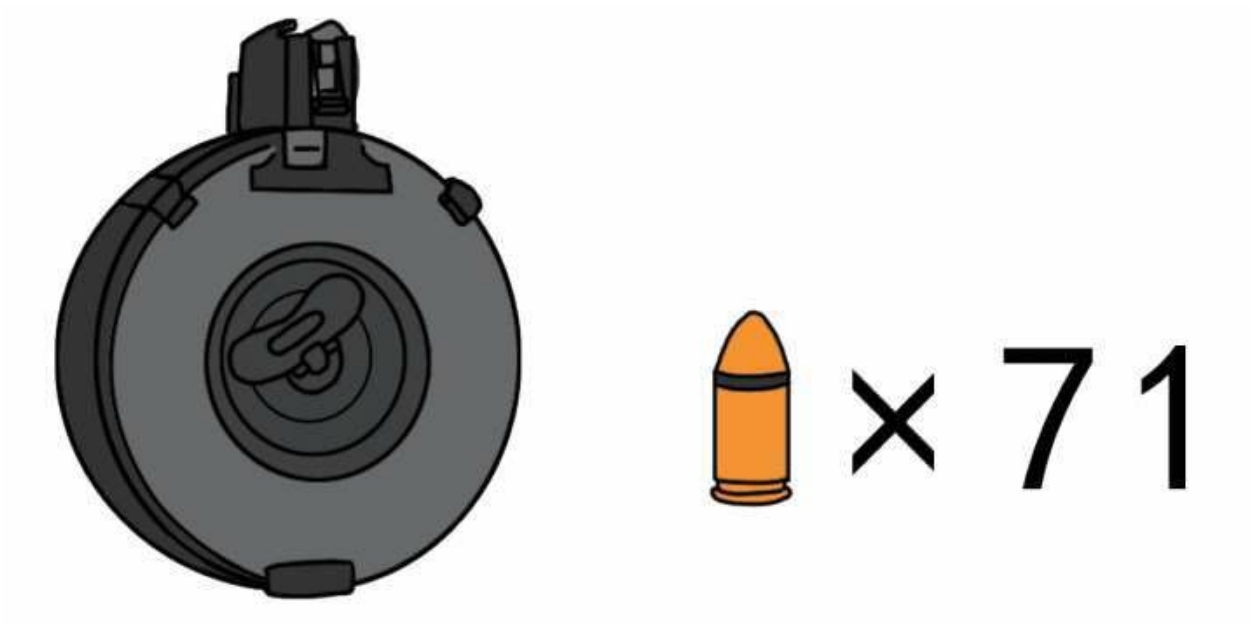
全长82.8厘米的尺寸和5.4千克的重量，也使它显得有些笨重。

第二局：弹容量与射速

MP40采用弹匣供弹方式，弹匣容量为32发子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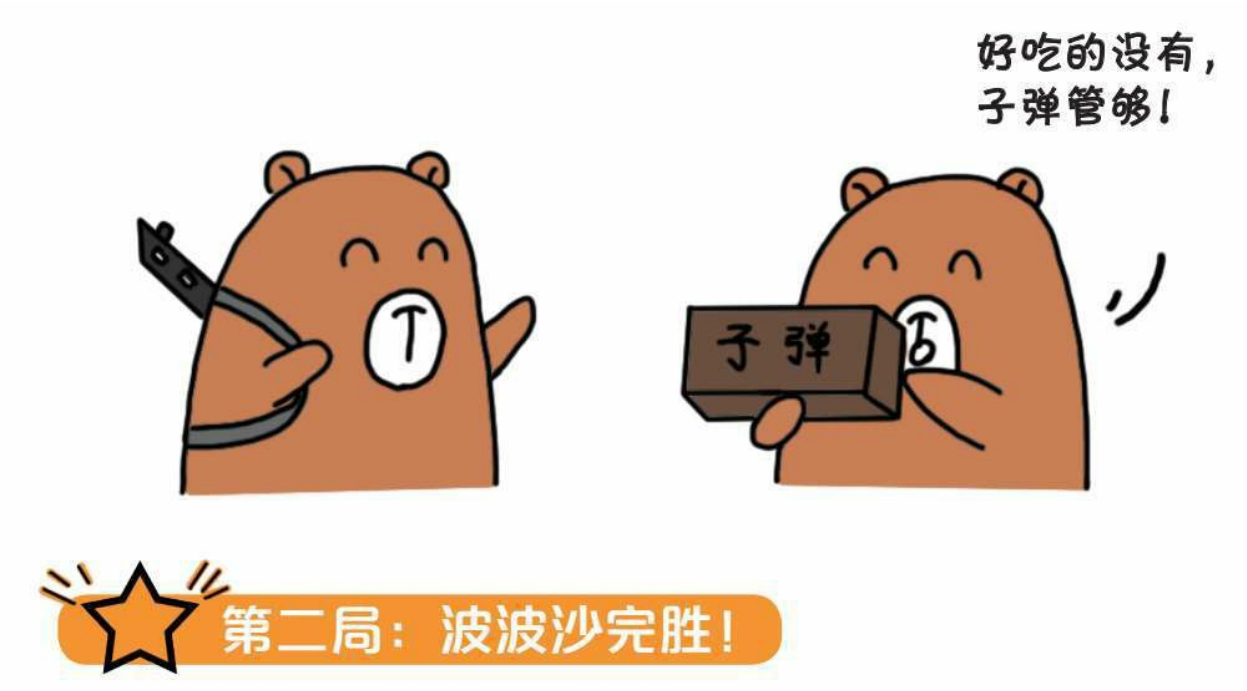


波波沙采用弹鼓供弹方式，弹鼓容量为71发子弹。



射速上，MP40为500发子弹/分钟，而波波沙高达900发子弹/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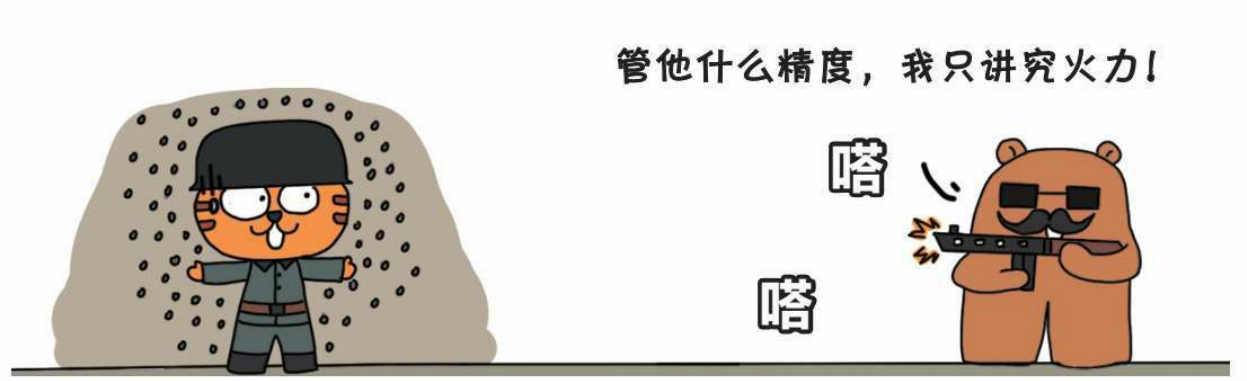
由于高射速，波波沙耗弹量极高，但假如后勤补给充足，这也算不上是缺点。



第三局：射击精度

MP40的后坐力很小，在200米有效射程内，射击精度极佳。

而波波沙因射速高而后坐力极大，连续射击时，往往采用扫射的方式来提高杀伤力。



第四局：操作可靠性

MP40操作简便，且卡壳率低，甚至摔打在地上，捡起来仍可正常使用。

波波沙的使用也极其方便，就算在暴风雪天气下也能正常使用。

可以说在可靠性上，双方打了一个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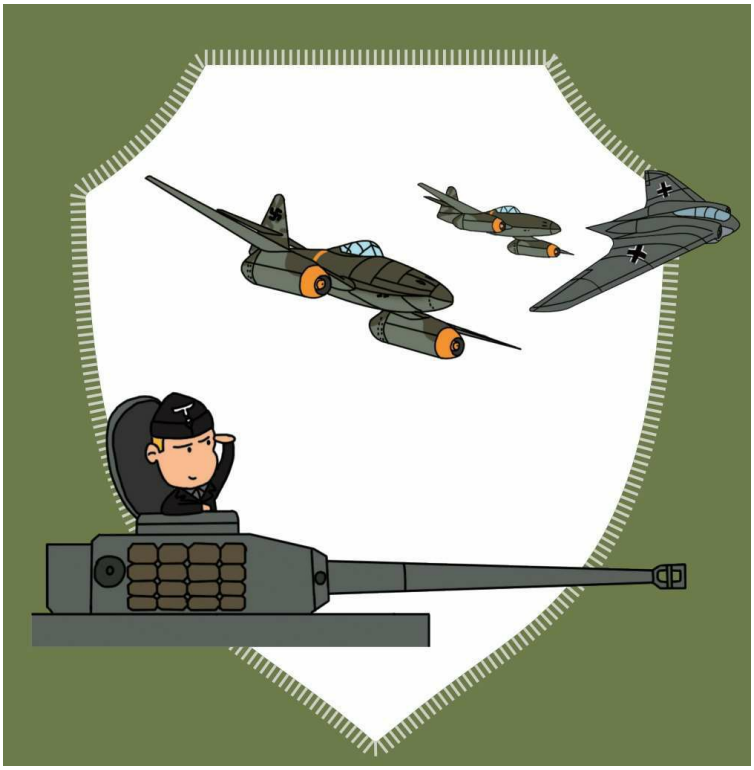
从以上对比看，MP40似乎略胜一筹。

在实战中，战士真正的好伙伴还是强大的火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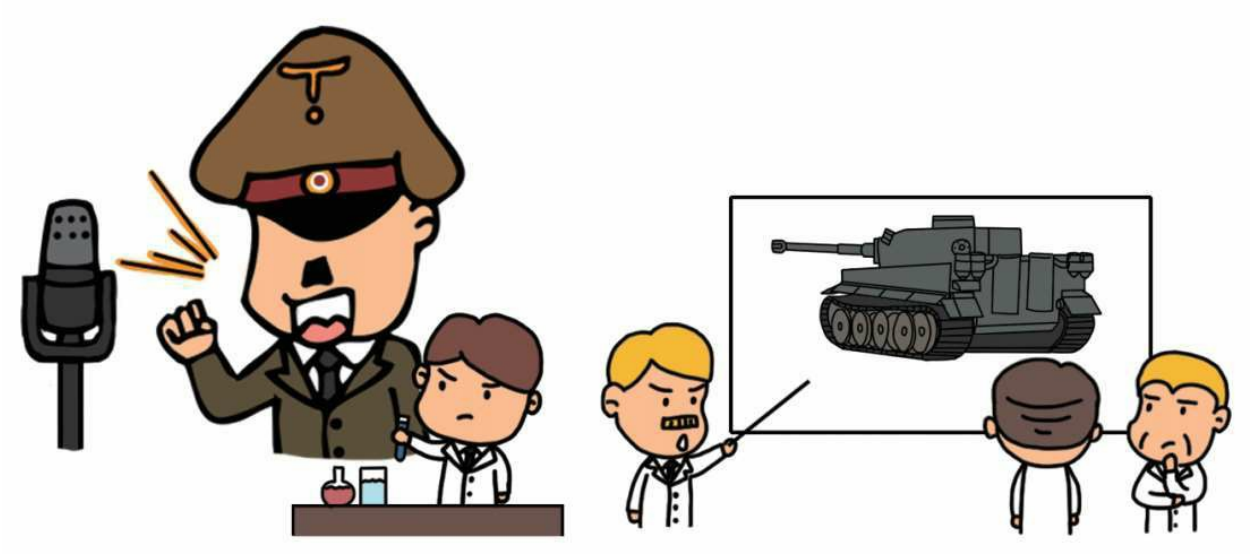
尤其在自身国土资源丰富的情况下，造价高也就不再是劣势了。

所以，苏德战场上“最优秀冲锋枪”的称号，波波沙当之无愧！

第四章
希特勒的秘密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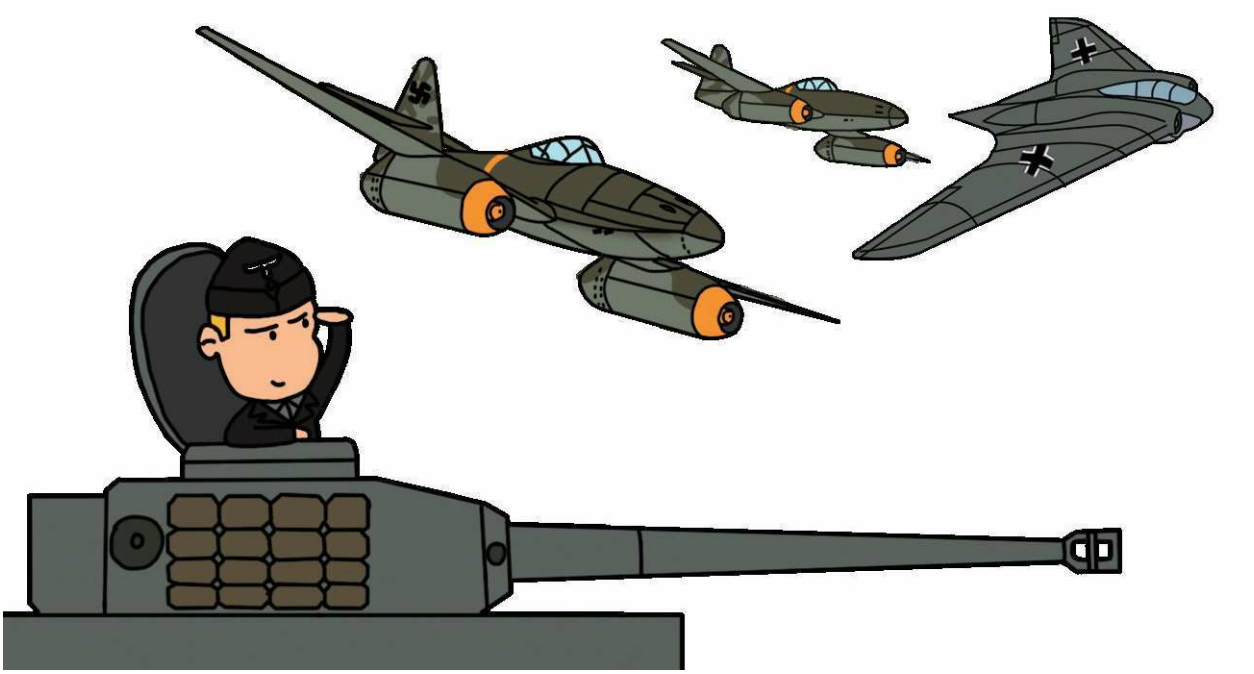


为了帮助希特勒实现其战争野心，纳粹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研究新式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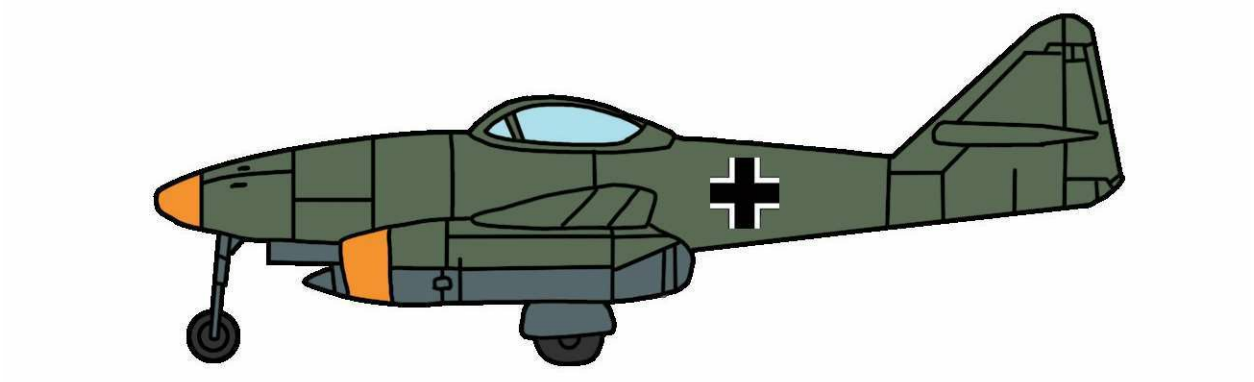
其中有些武器甚至领先于那个时代，并彻底改变了战后武器发展的轨迹。

这次就带大家一探希特勒的秘密武器。



Me-262喷气式战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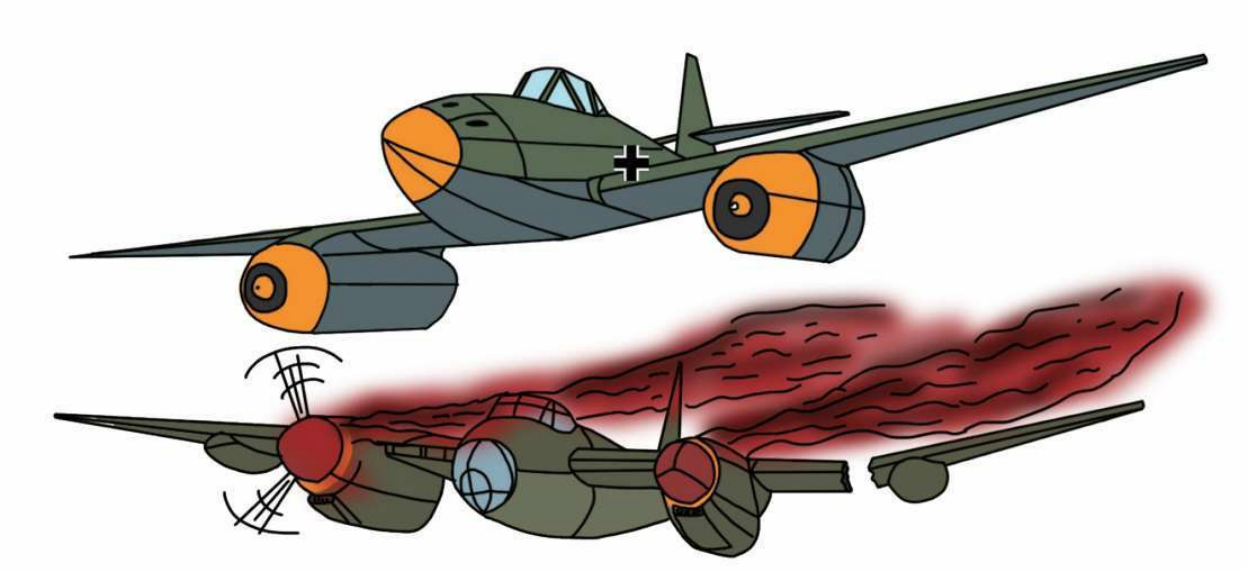
Me-262为世界第一款投入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于1942年7月试飞成功，盟军称其为“暴风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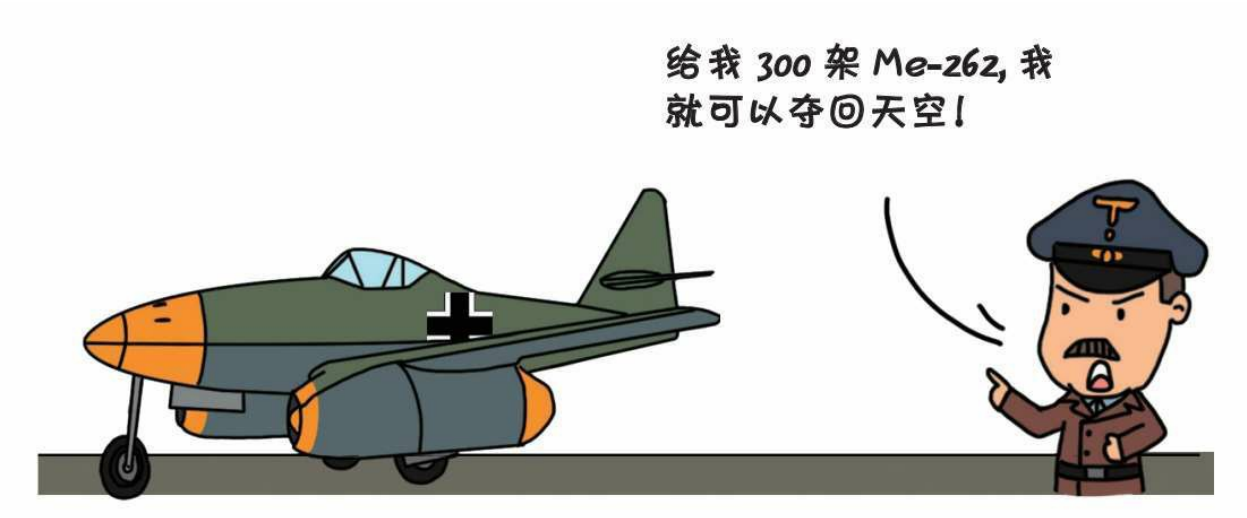
不同于螺旋桨式飞机，Me-262的两个喷气式发动机，可为其带来870千米/小时的速度，用试飞员的话说：我仿佛像天使一般在飞翔。

Me-262的飞行速度比盟军所有的飞机都快，这是一种让盟军飞行员望尘莫及的速度。

至战争结束，Me-262共击毁敌机613架，自损200架，其中仅有约70架为战损，其余为机械故障损坏。



德国空军王牌加兰德曾说：我宁愿要一架Me-262，也不愿要五架Bf109！



这种原本可以靠科技优势为德国重新夺回天空的武器，却因希特勒的固执己见而发展艰难。

元首，请看，这就是最新款的喷气战斗机！
嗯，速度真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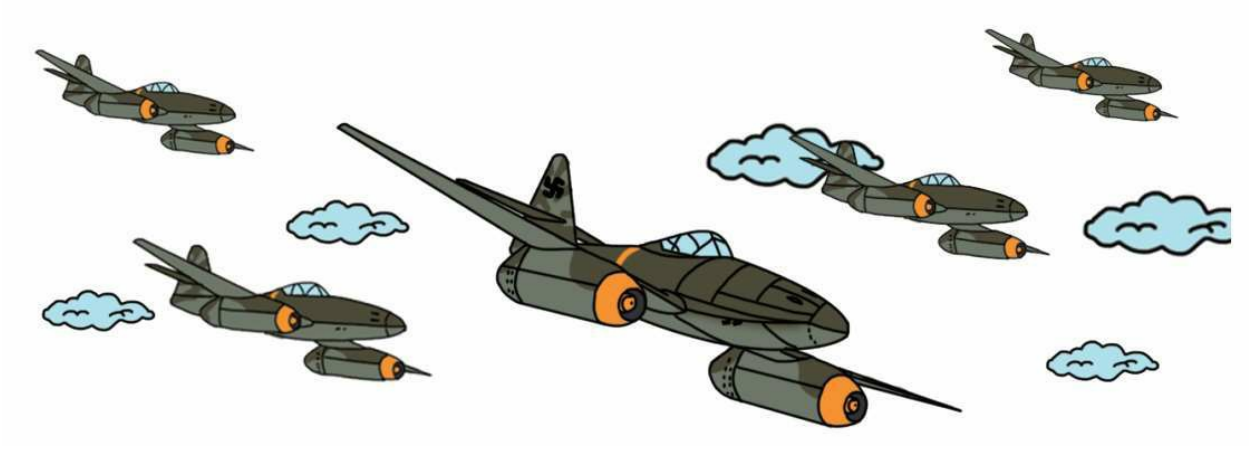
为速度而生的战斗机，却被希特勒强行改为轰炸机，速度一下降到600多千米/小时。

因研制时间仓促和科研经费的不足，Me-262在技术上始终不完善，机械事故频发。

在已生产的1433架Me-262战斗机中，仅有一小部分可以投入实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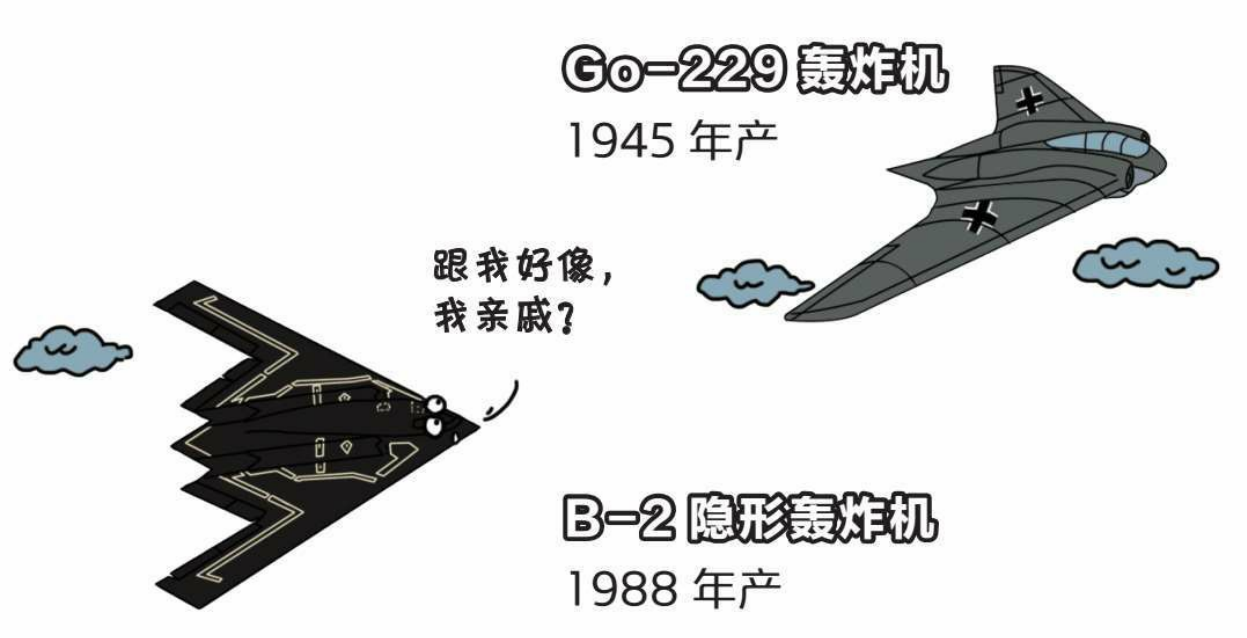
其余全部光看不能用。

制空权的丢失加速了纳粹德国的覆灭，假如全力研发喷气式战斗机，使Me-262提前一年入编服役，战争的结局将不可想象，但历史从没有假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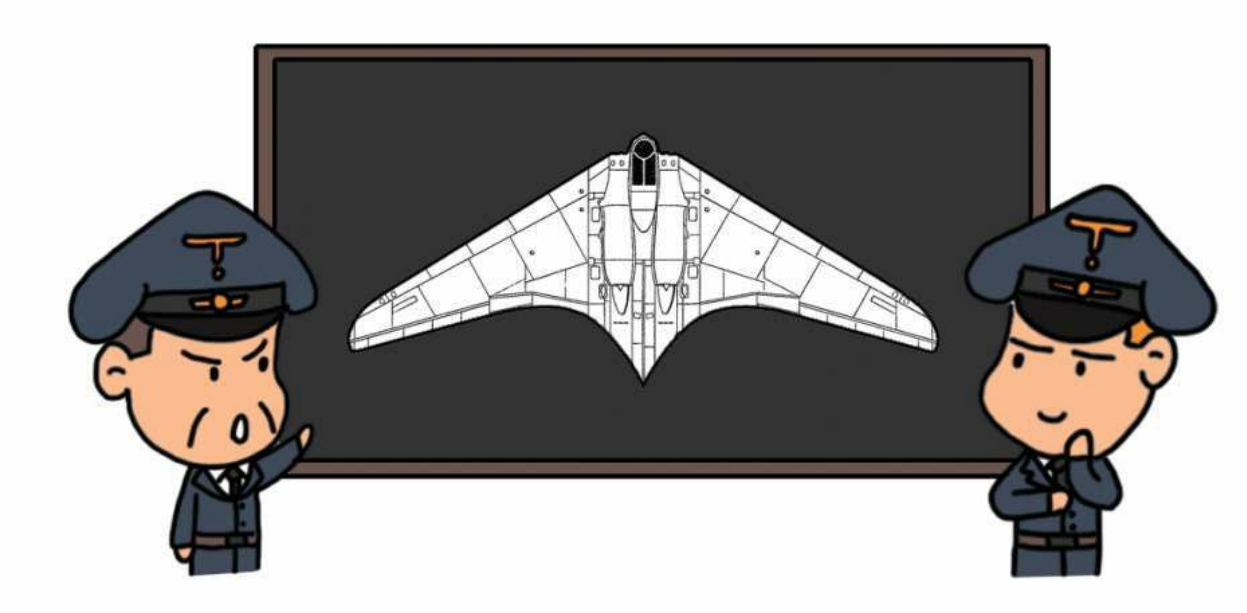


Go-229轰炸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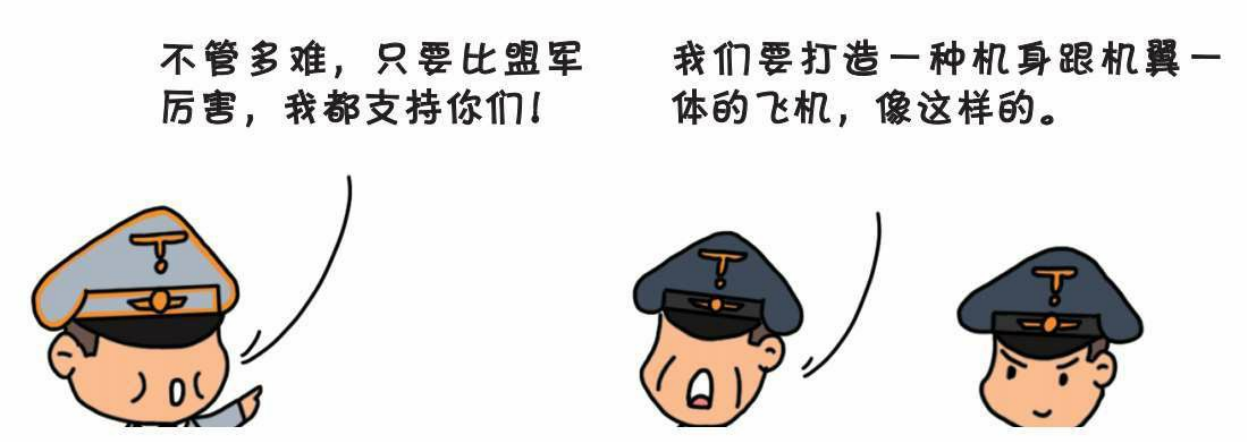
Go-229轰炸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款飞翼轰炸机，它前卫的造型使它显得犹如来自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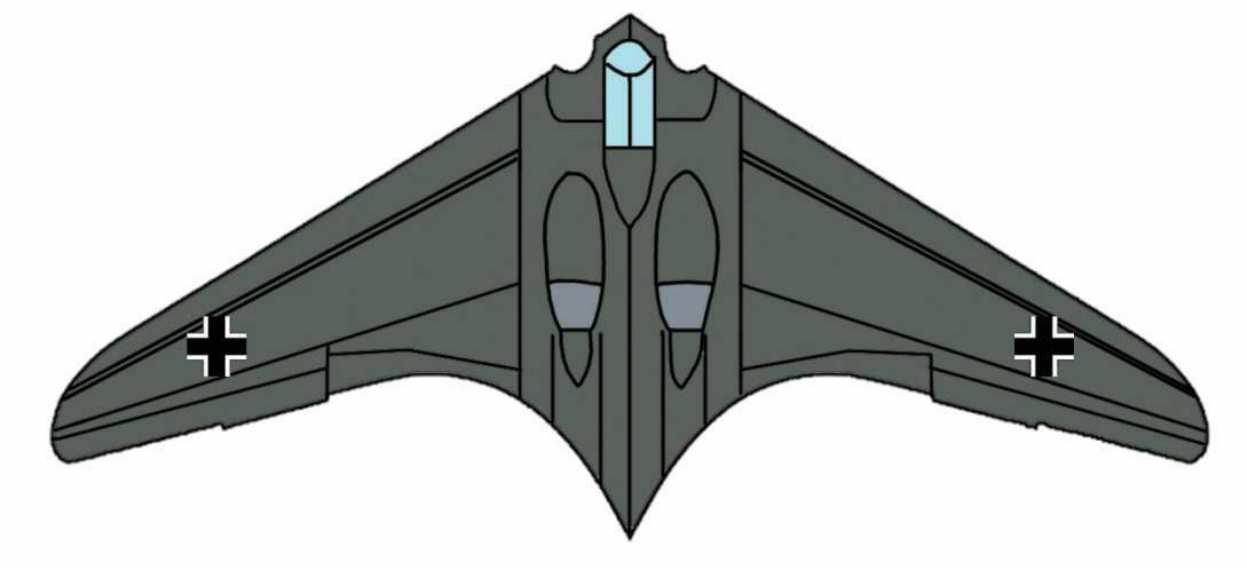
Go-229的创造者为霍顿兄弟，霍顿兄弟于1936年加入德国空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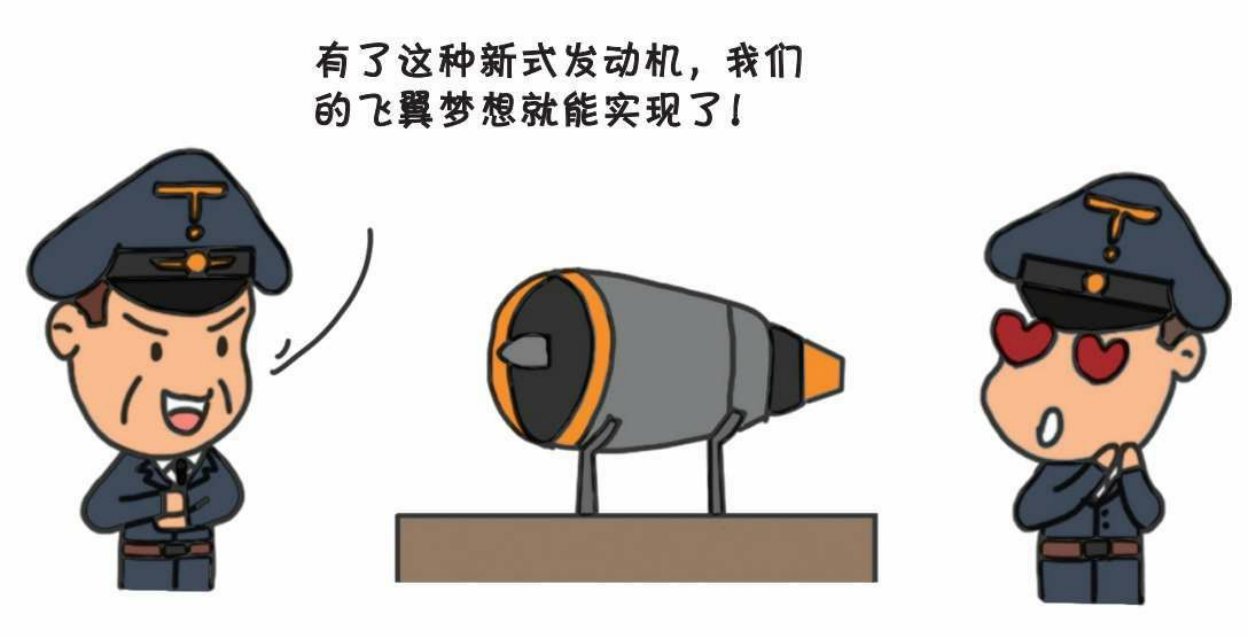
二战后期，德军局势越发不利，急需一种新式武器来扭转战局，于是飞翼战机项目得到了帝国元帅戈林的全力支持。



戈林要求新战机能达到：载弹1吨、时速1000千米/小时、作战半径1000千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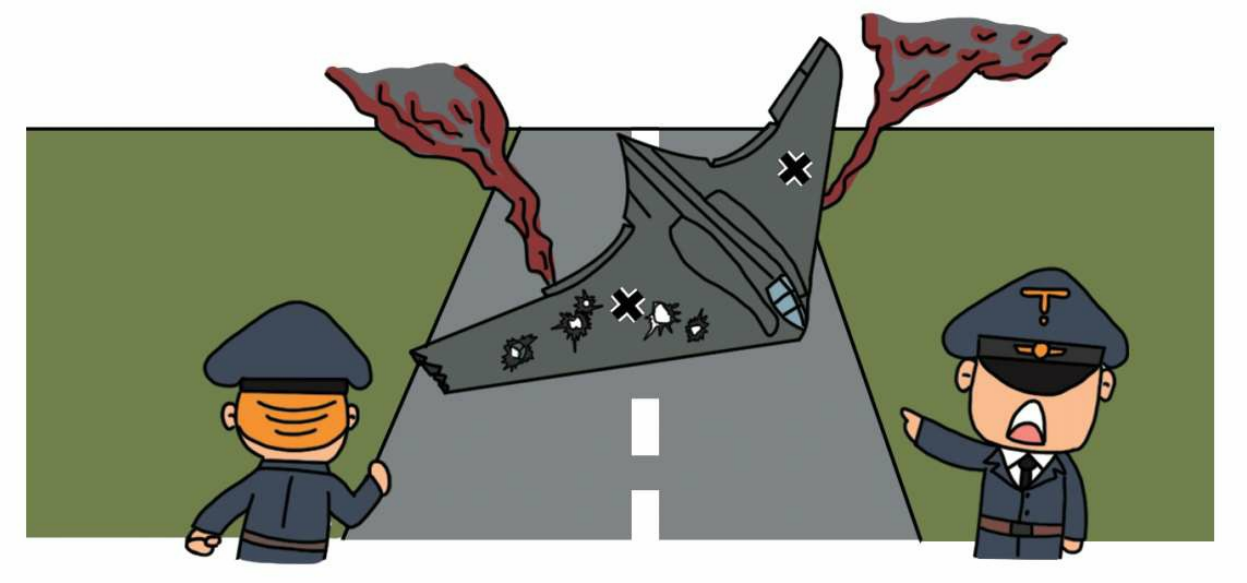


这在使用螺旋桨动力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庆幸的是Me-262的喷气发动机技术已经投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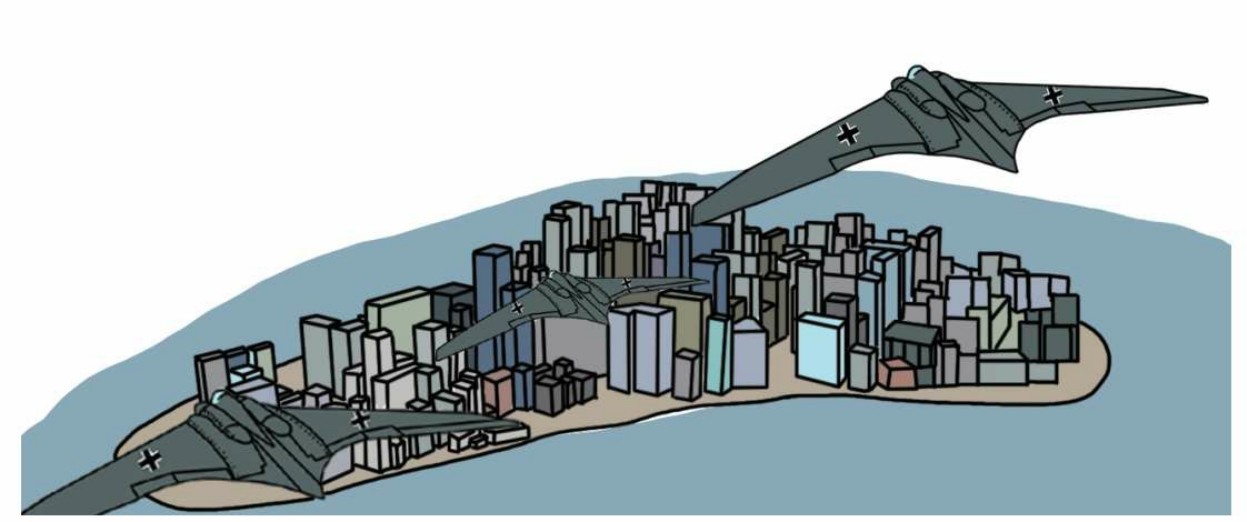
Go-229的第一架原型机为无动力滑翔机，于1944年3月试飞成功。

1945年2月第二架原型机加装动力装置，但在第三次试飞时发生事故，机毁人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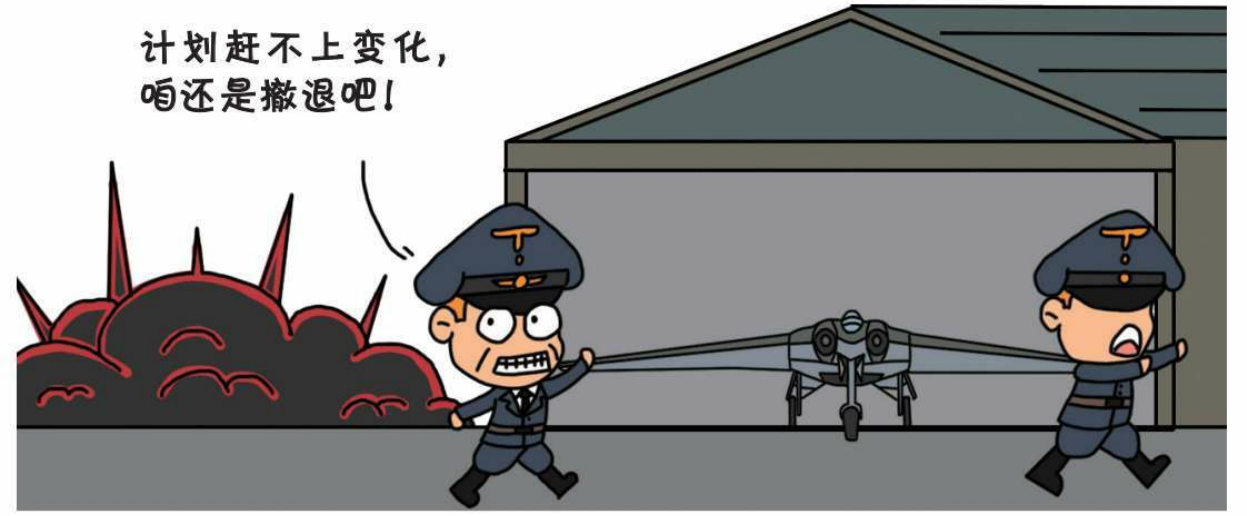


虽然试飞不利，但与纳粹的另一个项目“飞碟”比起来，Go-229更现实些，所以研制工作继续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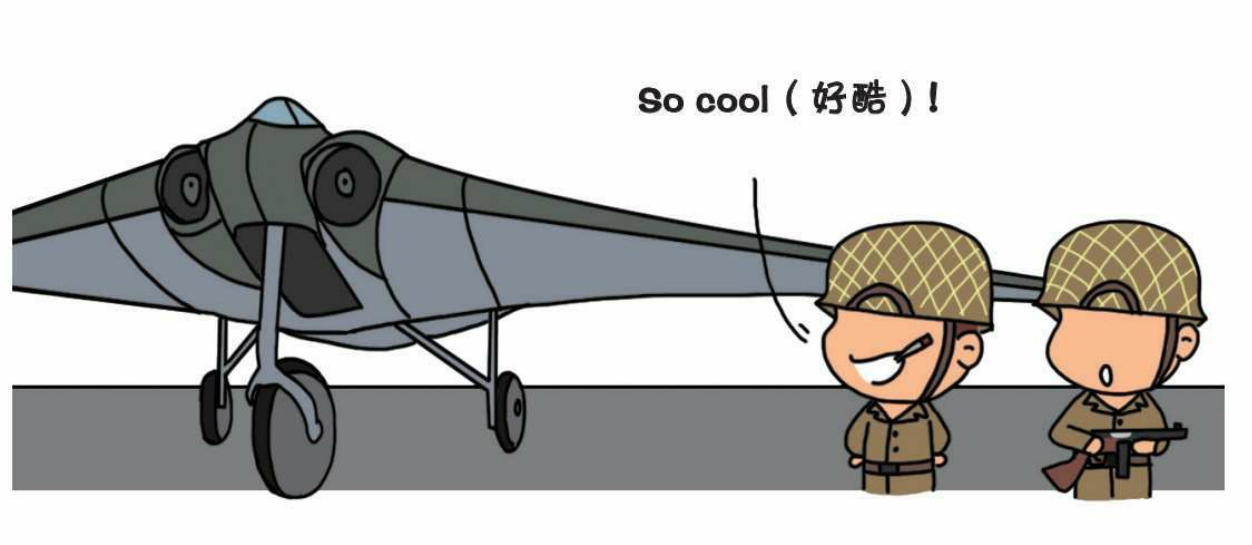
Go-229在设计上属单人单座轰炸机，固定武器为4门机关枪，可携带两枚500千克炸弹，作战半径为1900千米，德国纳粹甚至计划用它去轰炸美国纽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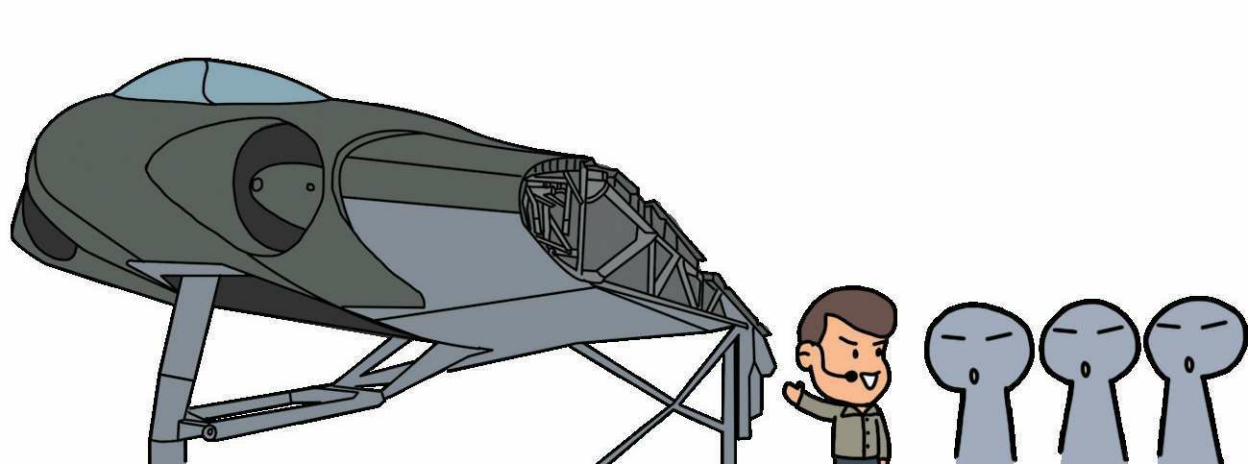
按照计划，1945年年中Go-229的最终定型版就将制造完成，但同年的2月，美军已经打到德国莱茵地区。



随后美军攻占了制造工厂，未生产完成的Go-229三号机及其全部生产资料都落入美军之手。



现在那架被缴获的Go-229三号机被珍藏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见证着德国纳粹当年的疯狂。



“吸血鬼”夜视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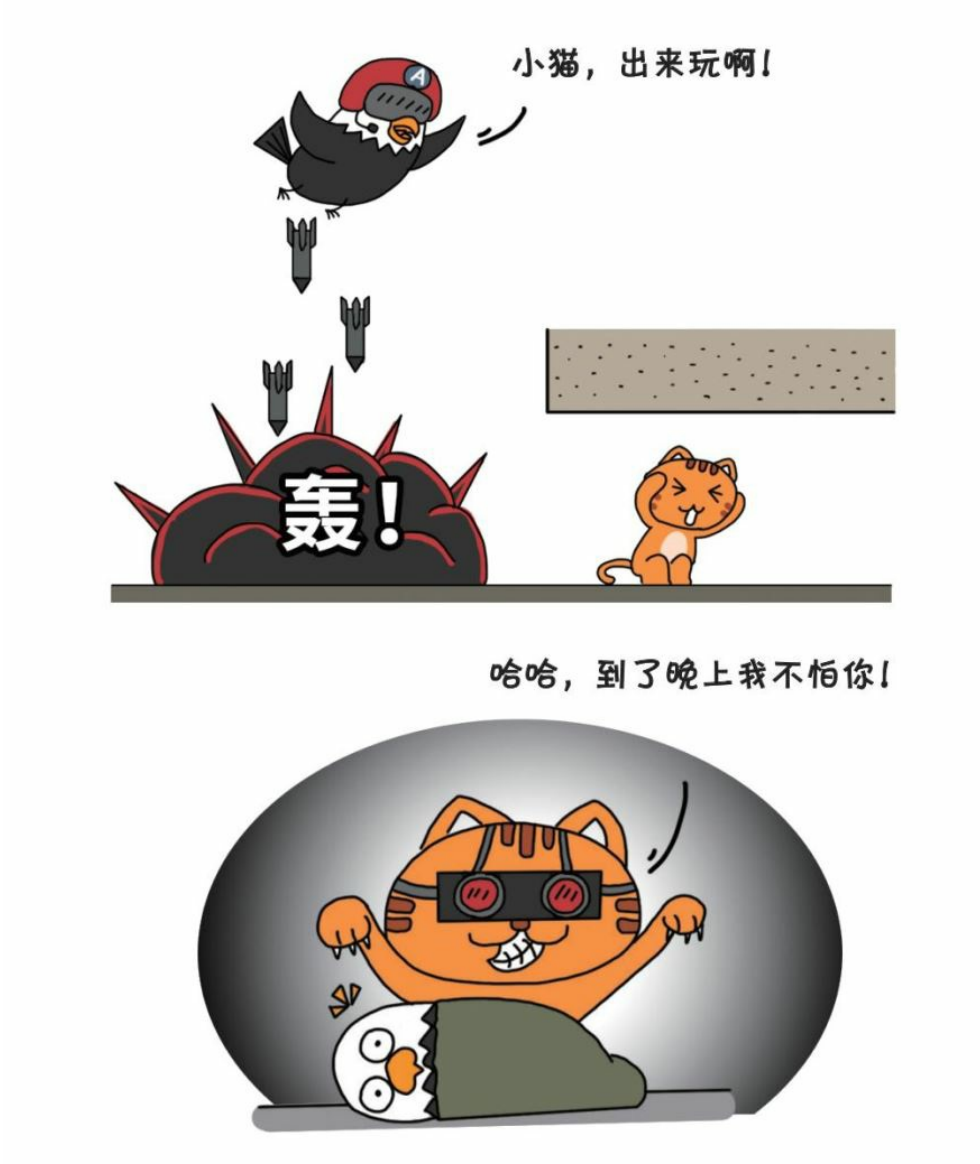
夜视仪作为现代战争的特种装备，大幅提高了单兵夜战的能力。

可这种现代化的武器技术在70年前就已经被德国研制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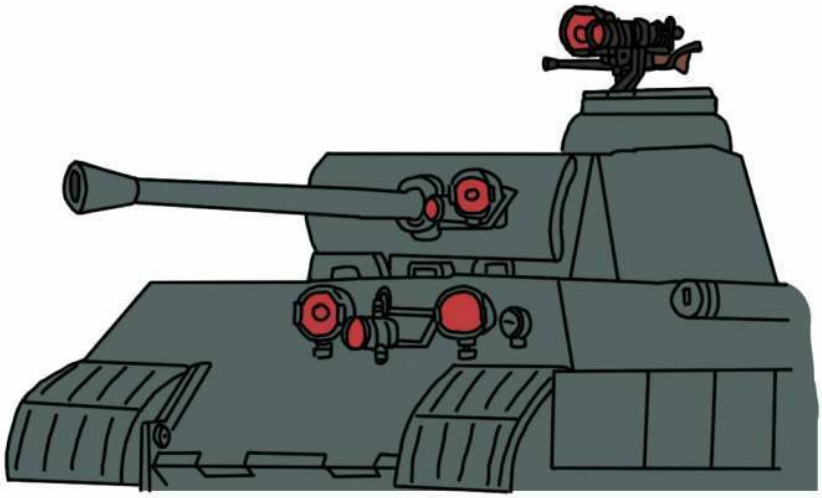
这套夜视仪名为“吸血鬼”，装配在StG44突击步枪上，电源是士兵背后的电池。

早在1939年，德国AEG公司就已研制出第一套军用红外夜视仪，但因技术不成熟，德军并未投入实战。

这一搁置就是5年，直到美军飞机打得德军白天不敢出门时，德国人才想起可以在晚上使用夜视仪跟盟军作战。



德军不仅将夜视仪装在枪上，还装在坦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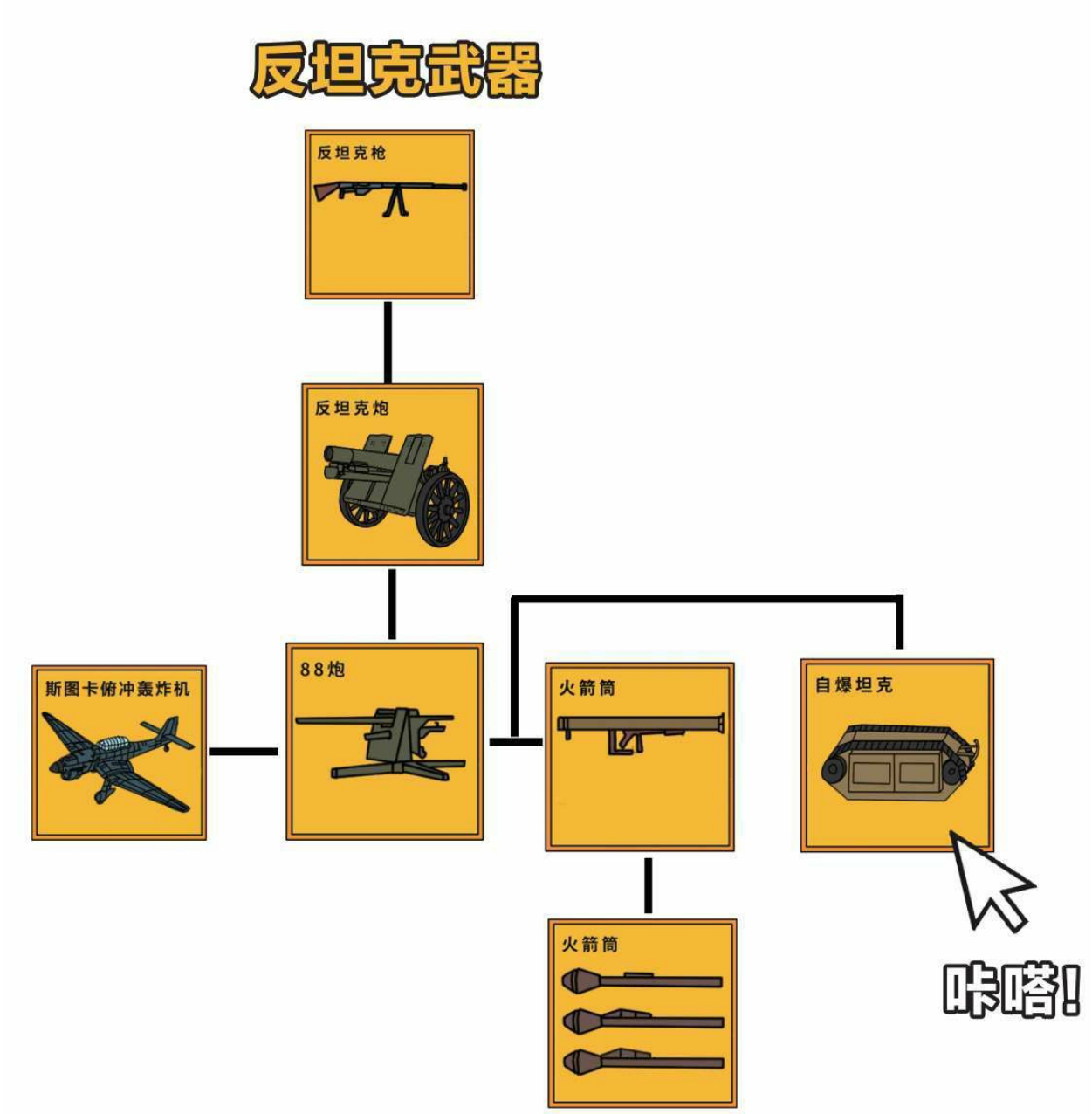


虽然德军的夜视仪投入了实战，但此时德国在盟军的双线夹击下已濒临崩溃，单个兵器技术的提升无法改变其战败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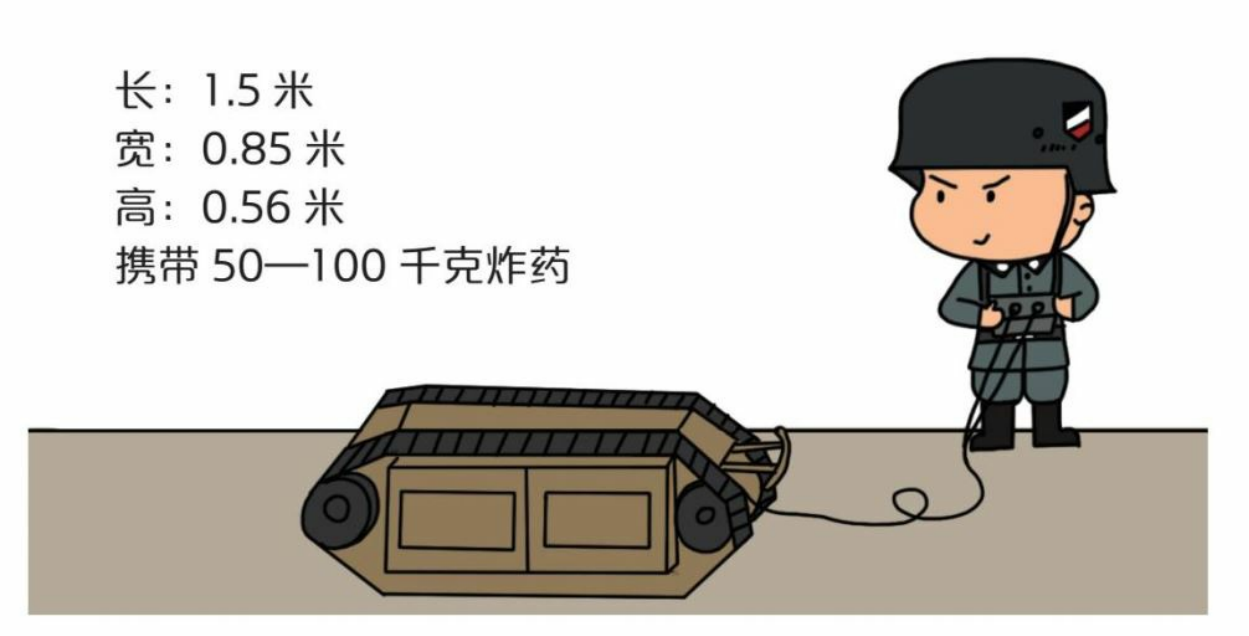
“巨人”遥控自爆坦克

一说起二战反坦克武器，各国都有其独特法宝。如：苏联的反坦克犬。

而德国在反坦克武器的研发上另辟蹊径，发展出跨时代的武器：“巨人”遥控自爆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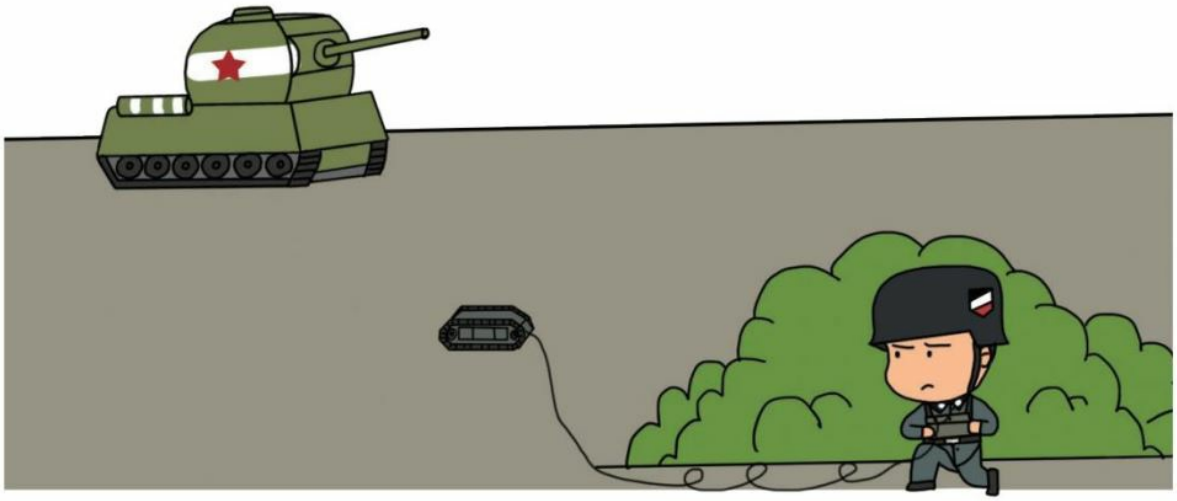


虽然叫“巨人”，但个头却很矮小，活脱脱像一个模型玩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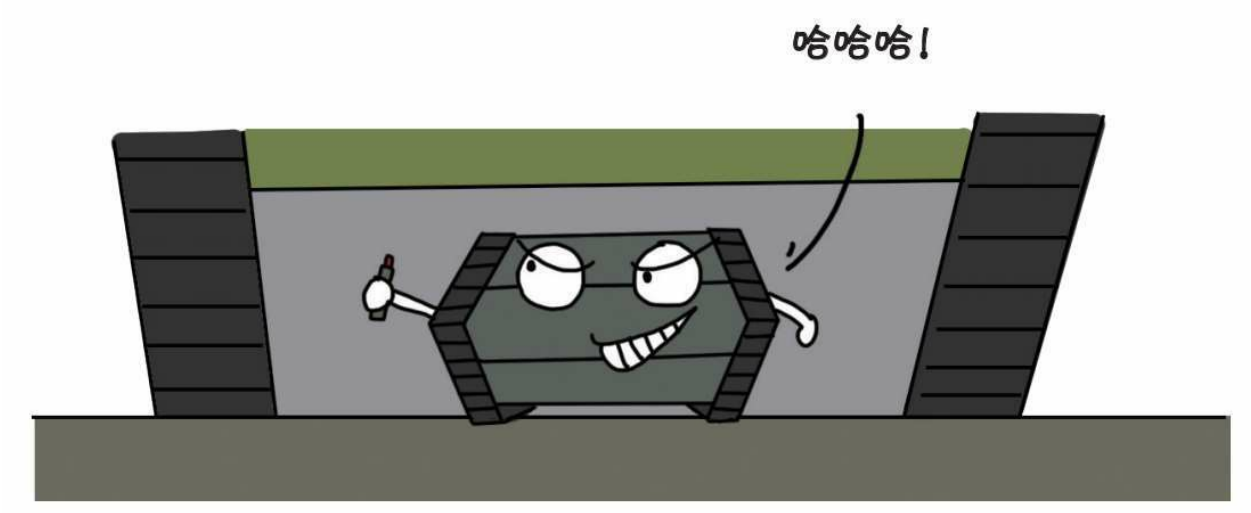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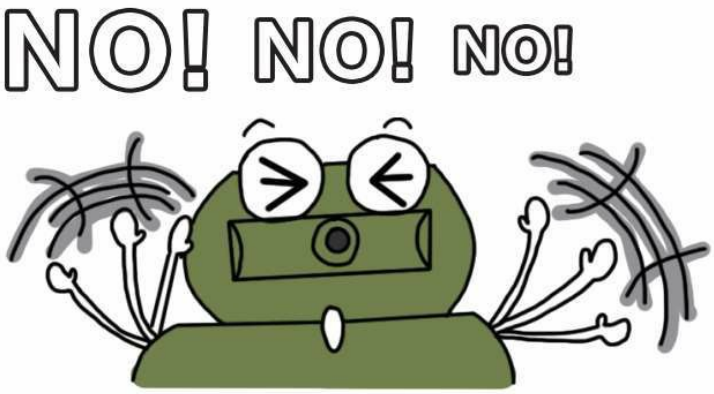
它的攻击方式是这样的：

先由士兵躲在草丛里，用连接电缆的遥控器遥控“巨人”，鬼鬼祟祟地接近敌方坦克。



最后，士兵遥控引爆，给敌人致命袭击！


음음음!



德国人造了数千辆这种自爆小坦克，在多个战场出击，让盟军将士提前领略了未来机器人战争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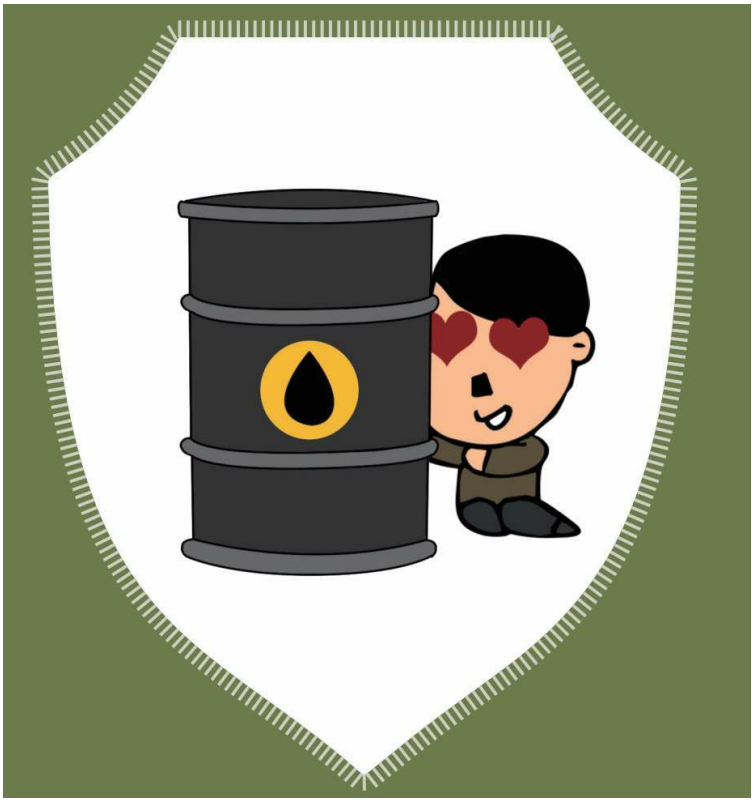
可实际作战情况却让人大失所望，“巨人”的遥控电缆常常被盟军的炮火炸断而瘫痪，其缓慢的速度也使其成了活靶子。

另外，其操作员在复杂的战场上也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掩体，慢慢地操作他的“遥控小车”。

盟军将士给“巨人”起了一个更贴切的外号：希特勒的臭虫。意思就是：虽然很烦人，但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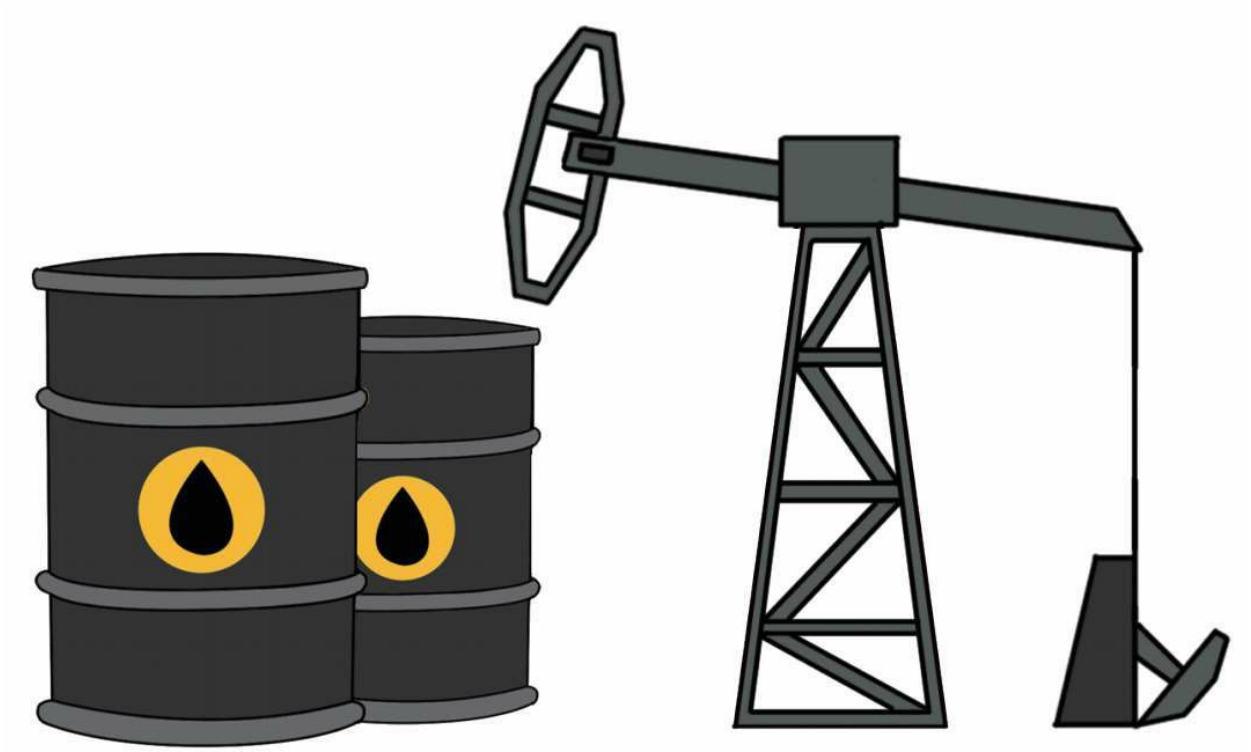
哈哈哈！
让我也玩玩！

第五章
“德国战车”的石油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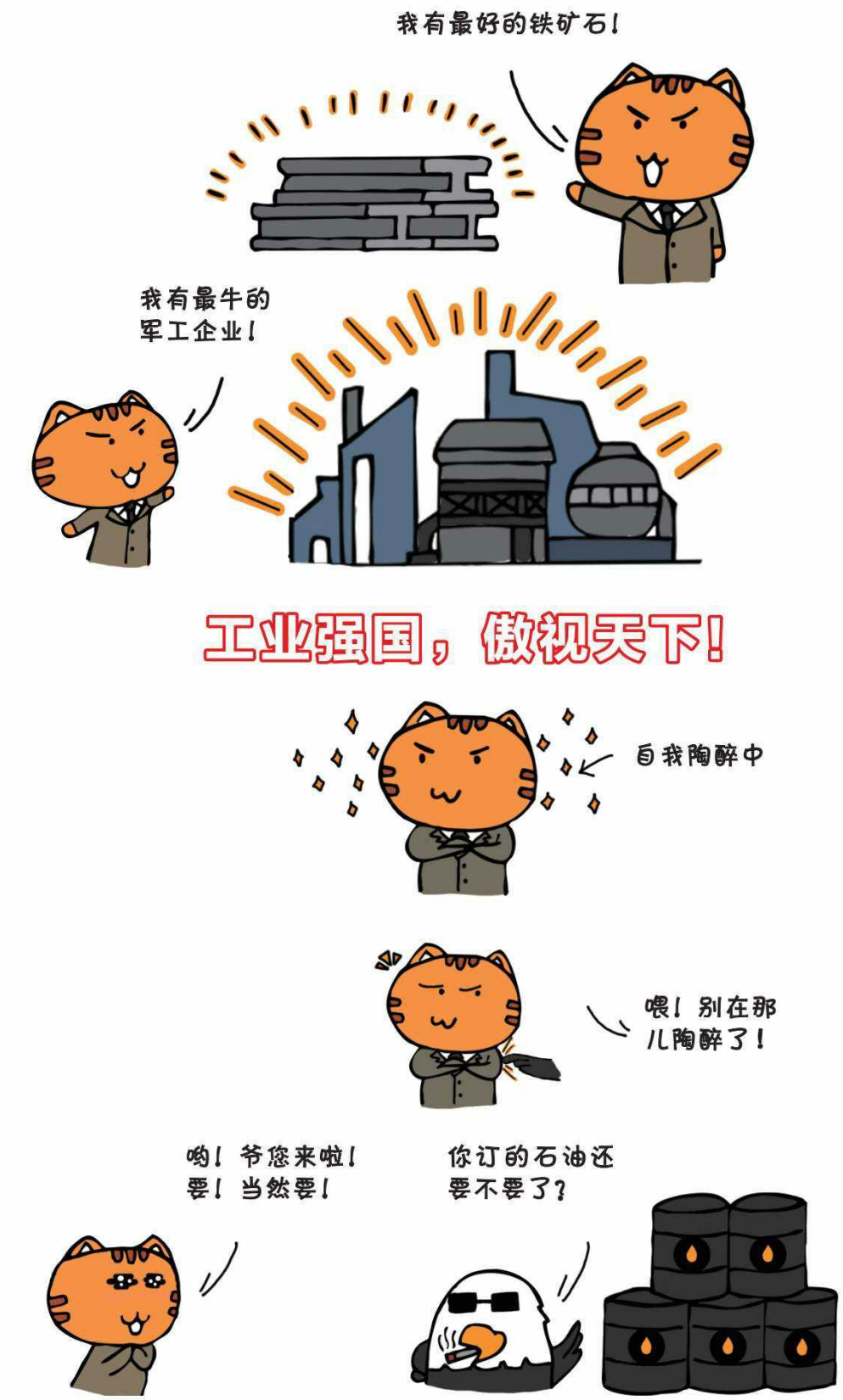
如果说有什么难题，让“战争狂人”希特勒也一直感到烦恼……

那就是石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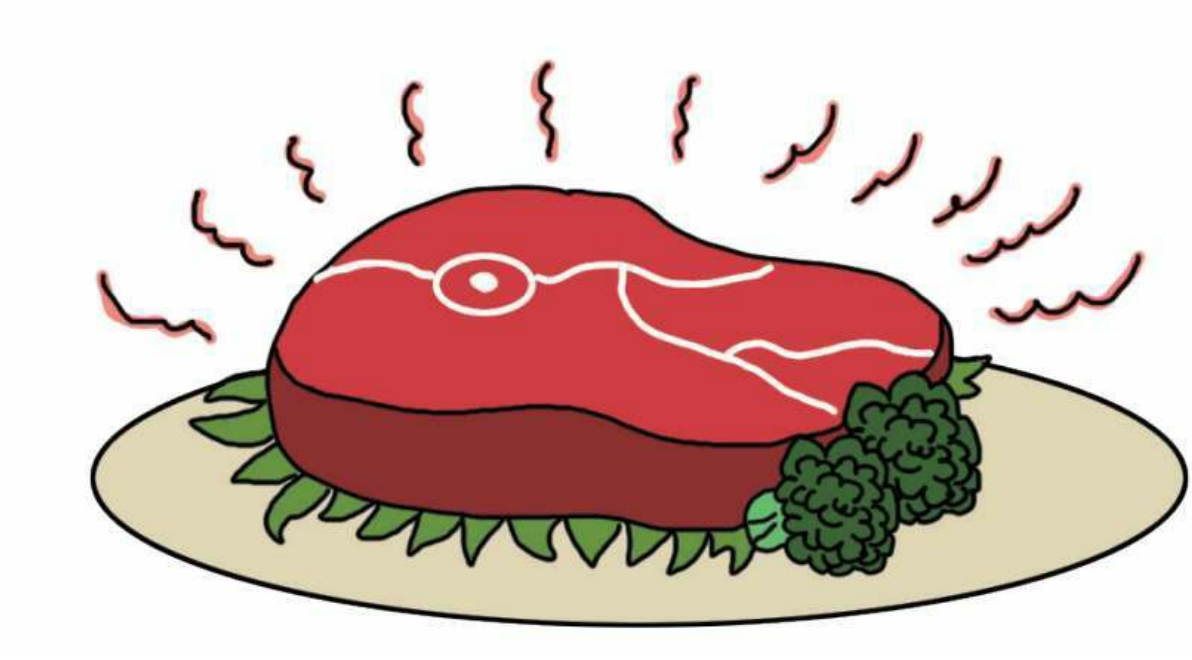


二战时期，德国庞大的装甲军团时刻都需要大量的石油补给。

德国一年至少需要1000万吨石油，而德国本土却没有油田。


我有最好的铁矿石！
我有最牛的
军工企业！
工业强国，傲视天下！
自我陶醉中
喂！别在那
儿陶醉了！
哟！爷您来啦！
要！当然要！
你订的石油还
要不要了？

没有油星的饭，吃不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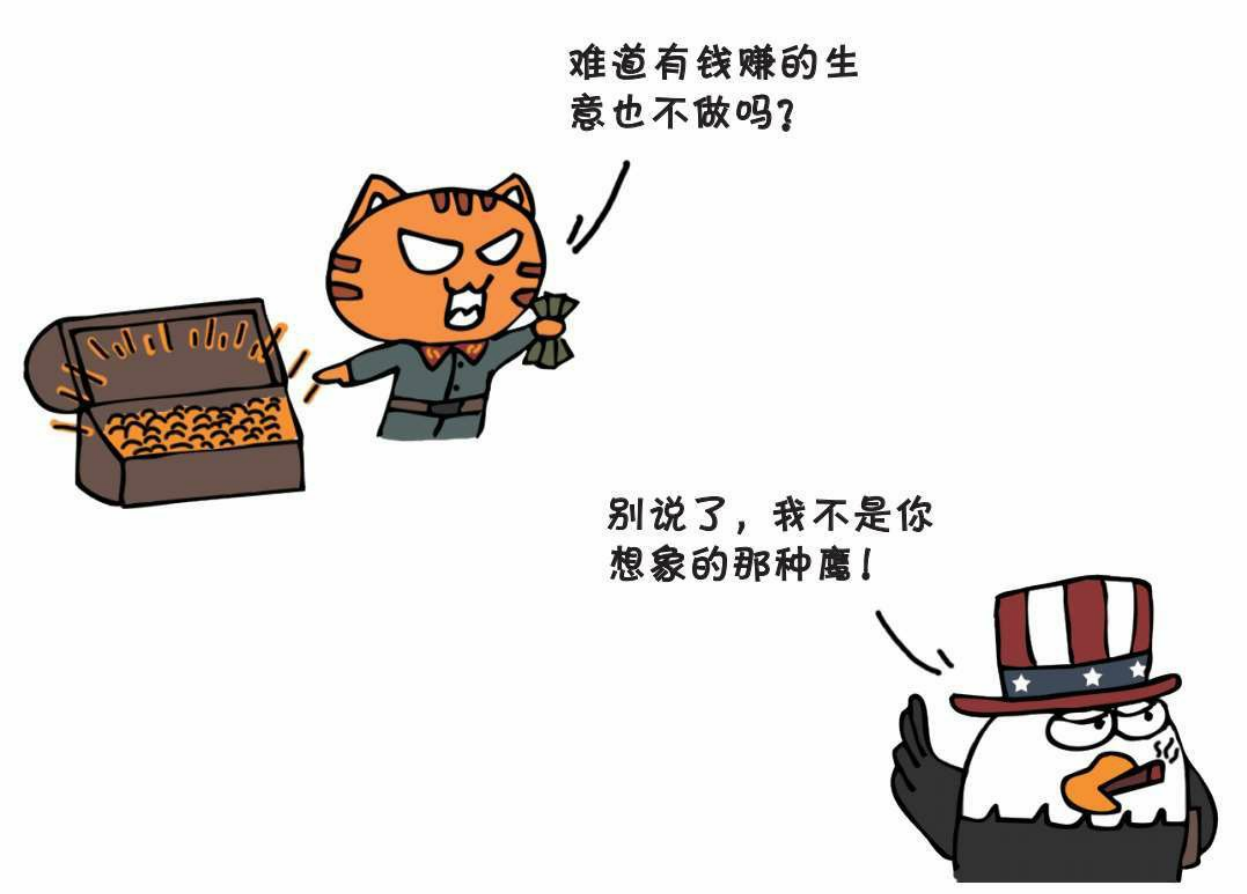


没有油田的日子，过得不开心！

虽然没有油田，但德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并成功地研发出煤制油技术，将煤炭转炼成汽油、柴油。

二战爆发后，美国开始对德国实施石油禁运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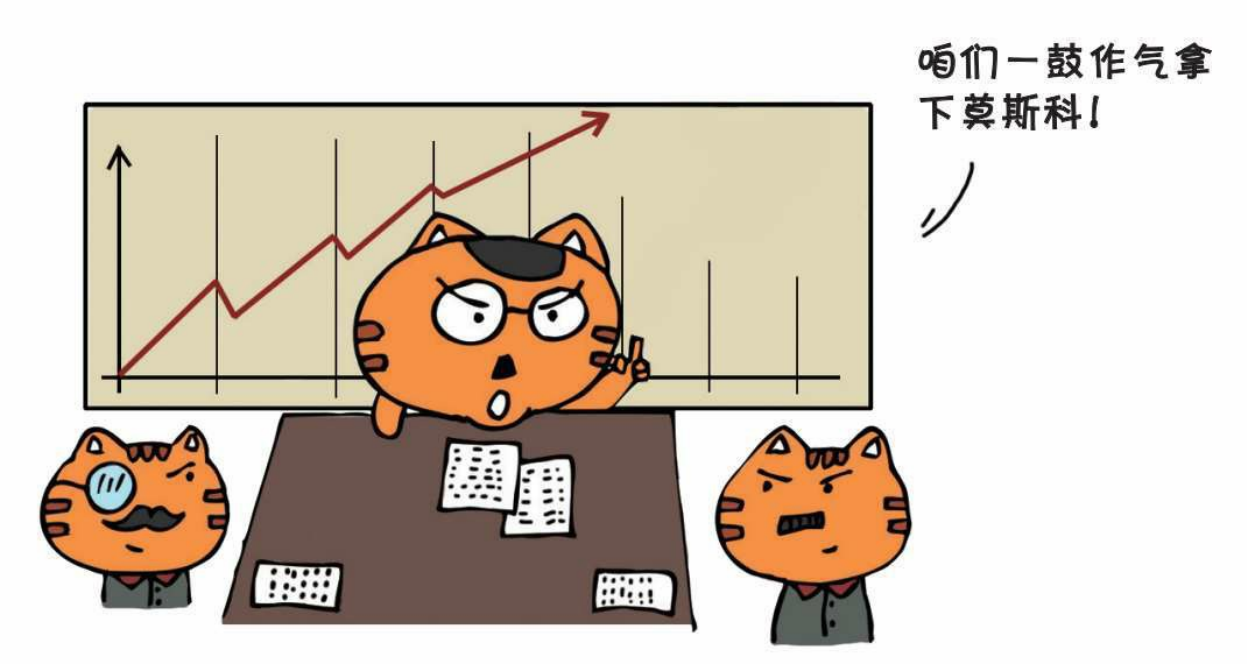


而没有足够石油的德国将无法维持战争机器。

对苏联高加索油田的需求，也是德国决定对苏开战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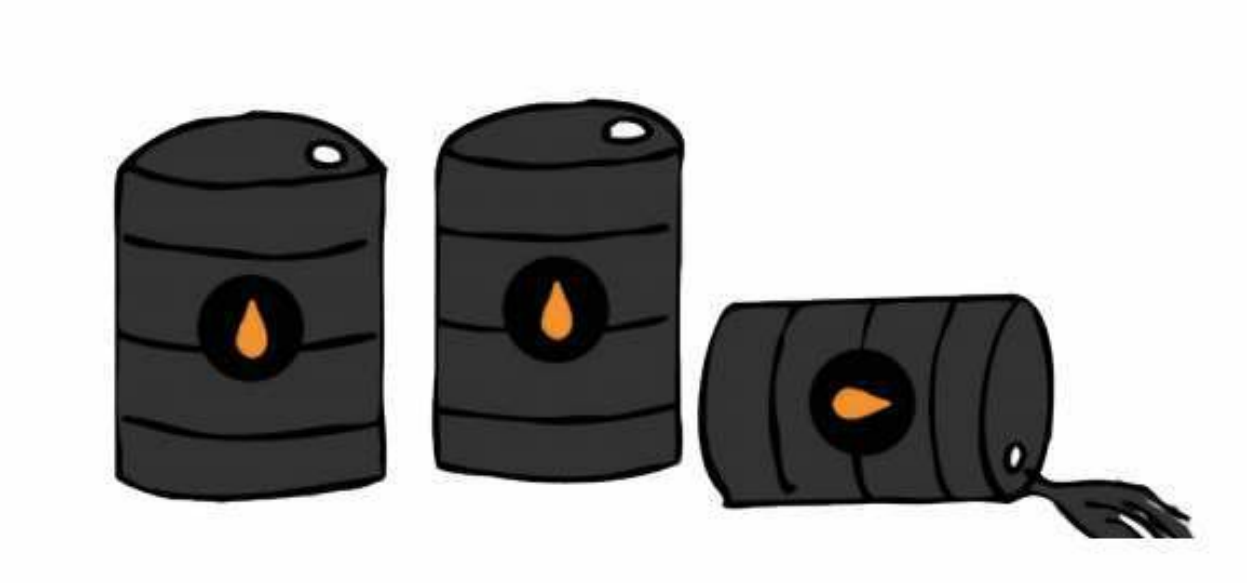
于是一场关于石油的战争爆发了！

德军原计划用闪电战快速拿下斯摩棱斯克，2个月拿下莫斯科，3个月荡平苏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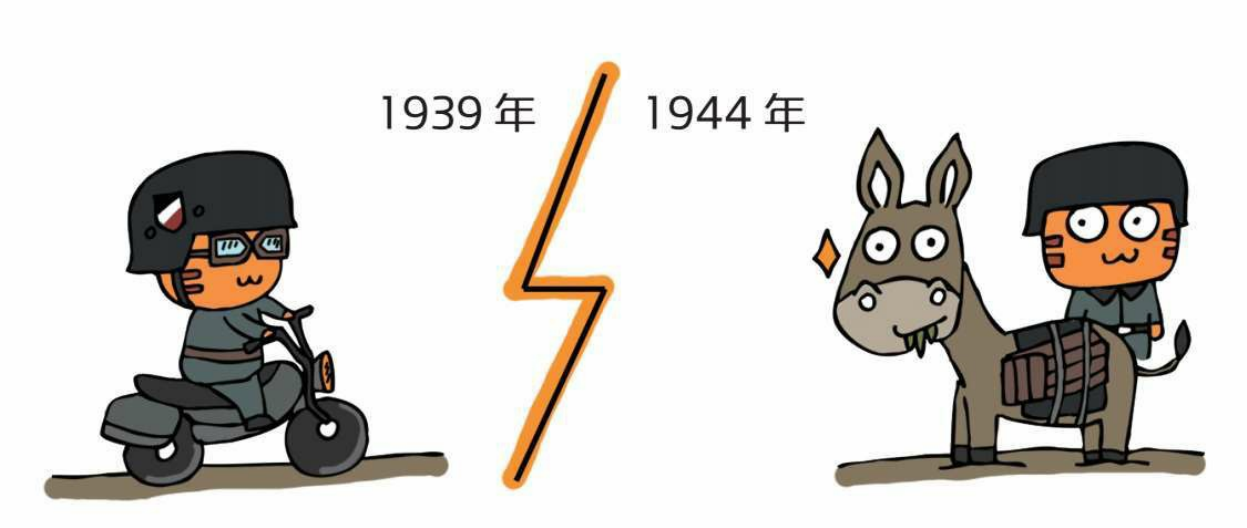
可现实情况却是：

这场战争几乎把德军的石油储备消耗殆尽。



随着苏军的反攻，德国的罗马尼亚油田也被苏军攻占。

严重的油料短缺，使德军的机械化能力大大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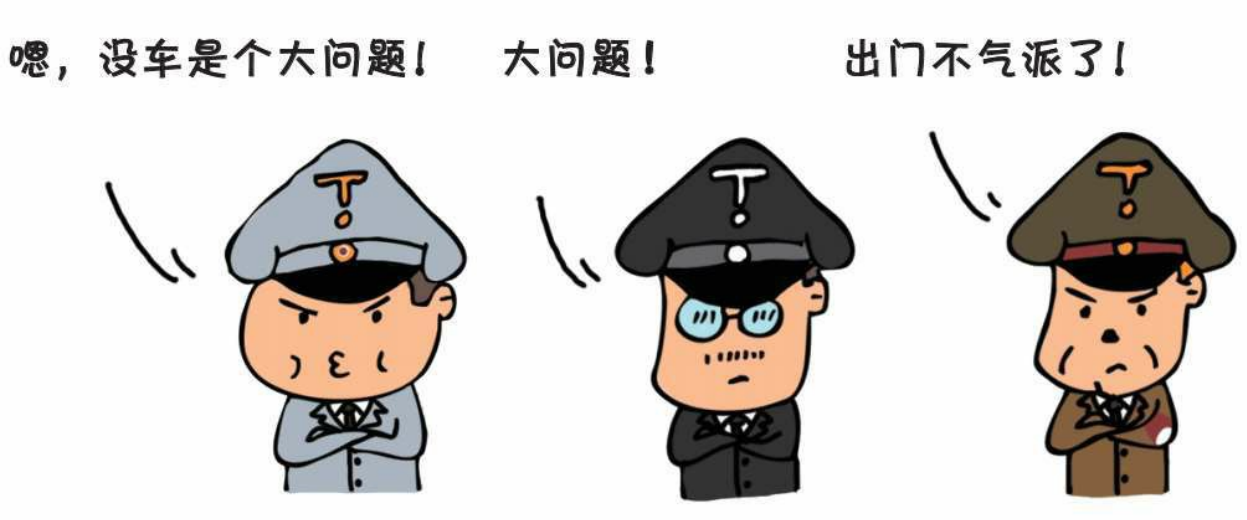


美军的空袭更是把德国本土的煤制油工厂给炸了个稀巴烂。

大量的德军战机因为缺少燃油无法升空，长期趴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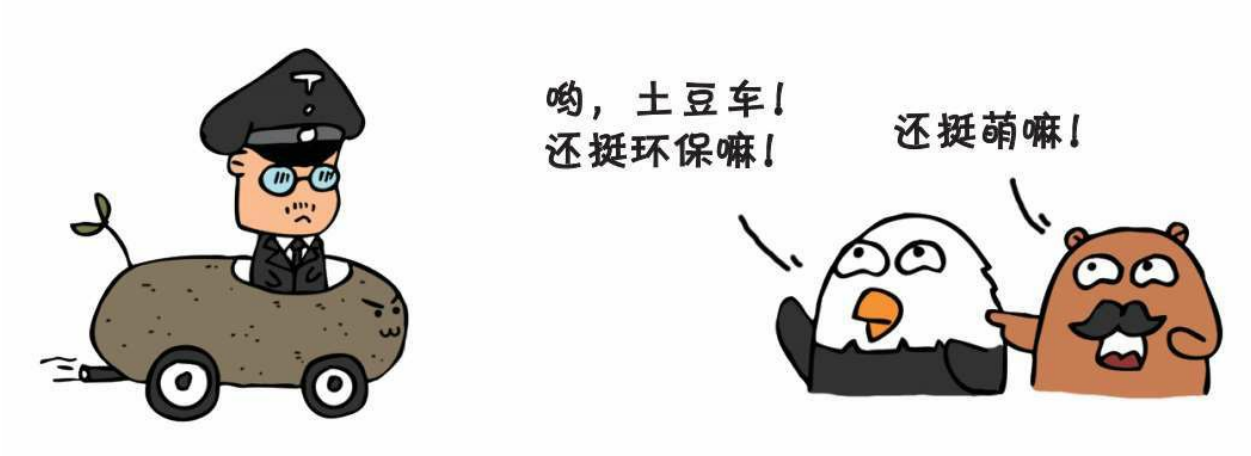
大量装甲坦克也因缺油无法执行远程反击任务。

甚至导致德军高层随行车队的车辆数也大大减少。



据说，希姆莱在战败逃跑时，随行只有一辆汽车。

而那辆车所用的燃料，还是用土豆转化成的生物燃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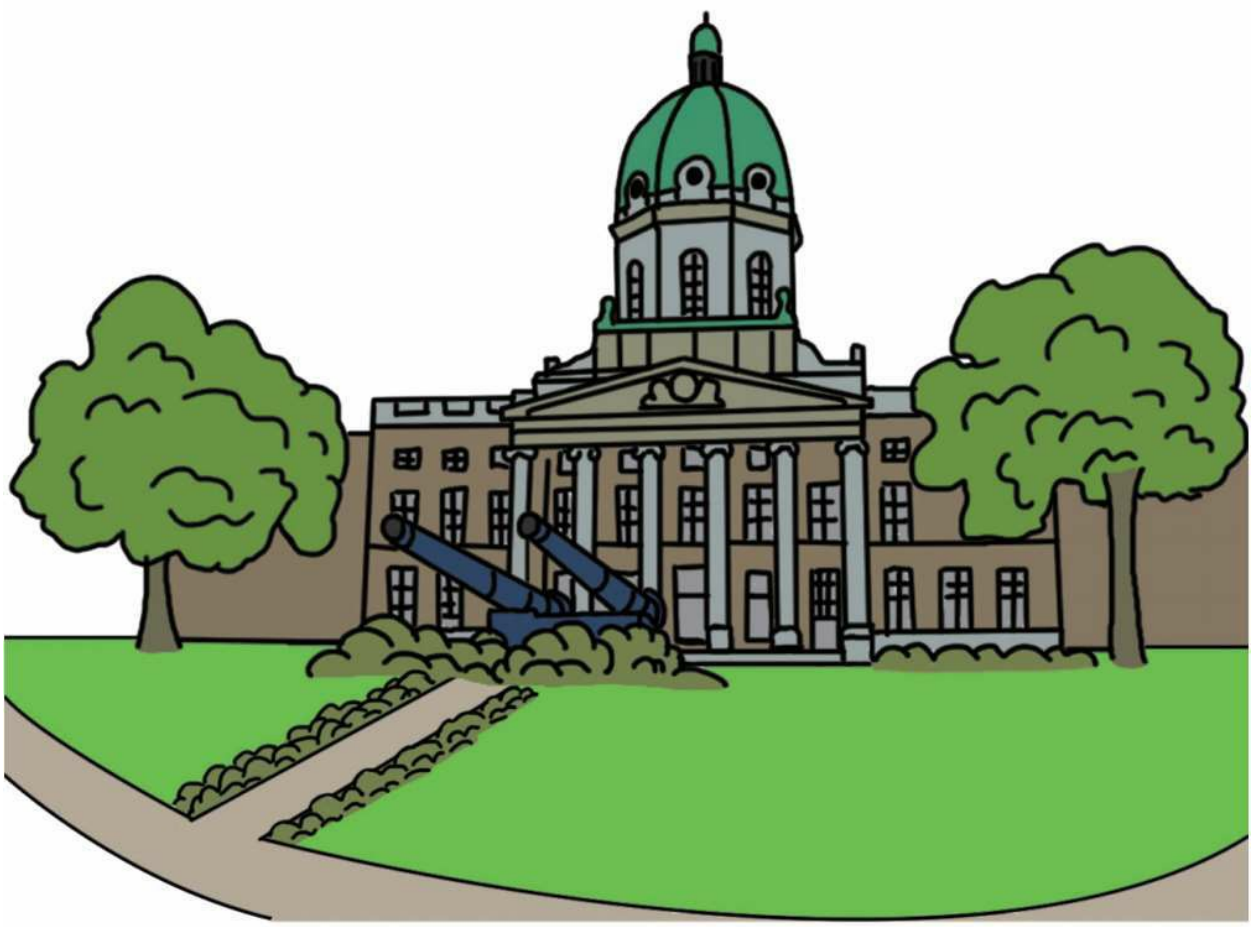
严重短缺的燃油储备，已经成为套在纳粹德国头上的绞索。

甚至到希特勒自杀时，缺油的问题还在困扰着他。

马上给我准备几桶汽油！要快！
我从哪儿给你弄到那么多汽油！
从车库的汽车里给我抽出来！
好了，你要的汽油凑齐了！你要做什么？
把希特勒的尸体火化掉！
已自杀身亡的希特勒

第六章
二战波兰“熊士兵”

在英国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有一座独特的棕熊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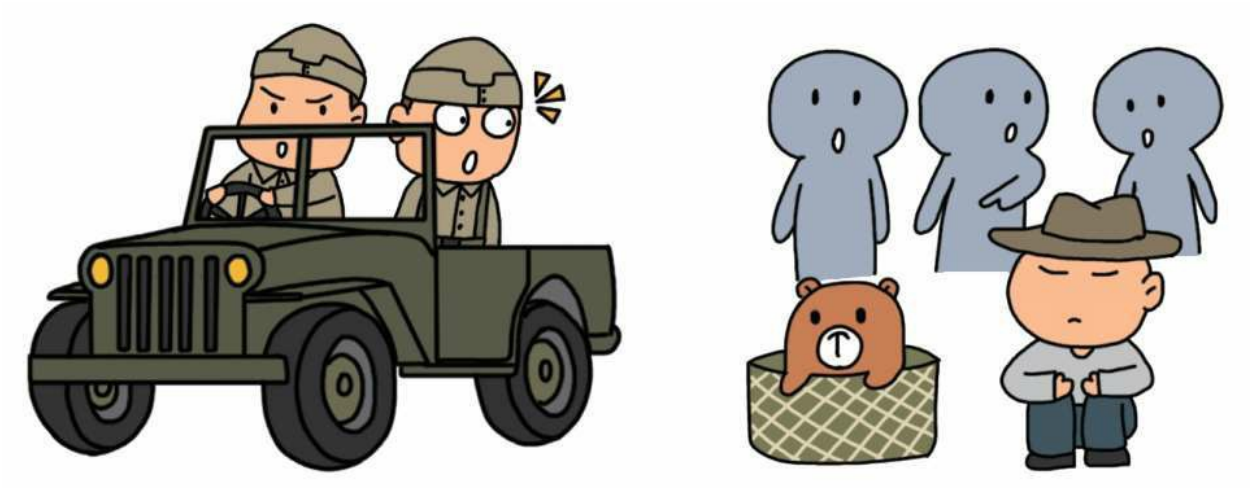


它的造型憨态可掬，手里还捧着一颗炮弹。游客们见到它纷纷合影留念，军人们见到它则会肃然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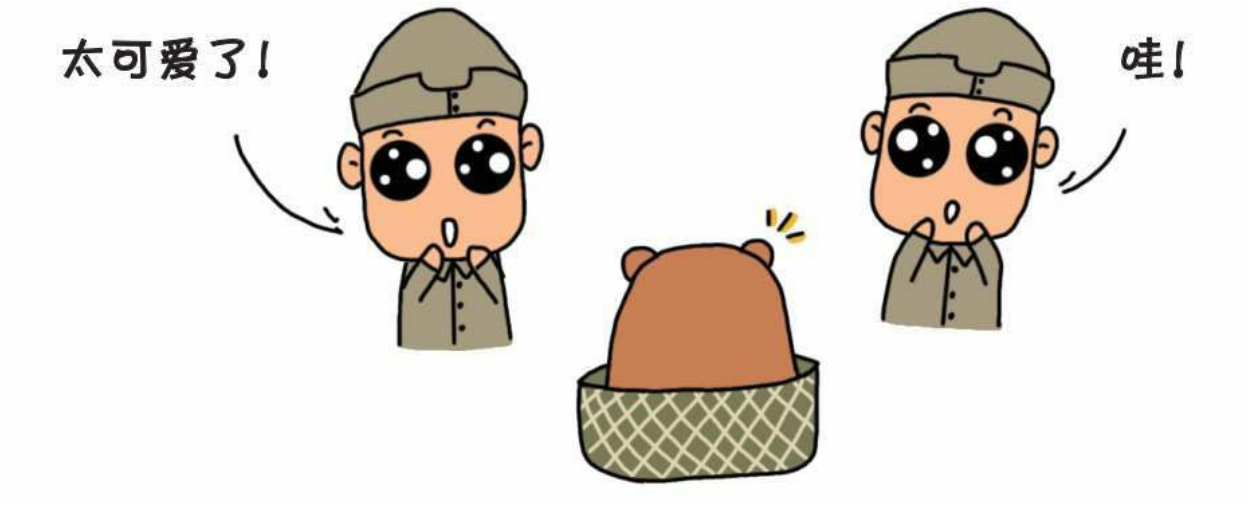
它便是英国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沃伊泰克，一头有着传奇故事的“熊大兵”。

故事要从1942年说起，为协助盟军作战，一支由英国指挥的波兰新军在中东组建。

在一次日常出行中，士兵们见到一名当地男孩背着一只饥饿的棕熊幼崽。



看着嗷嗷待哺的小熊崽，士兵们心生怜悯，便买下了这只小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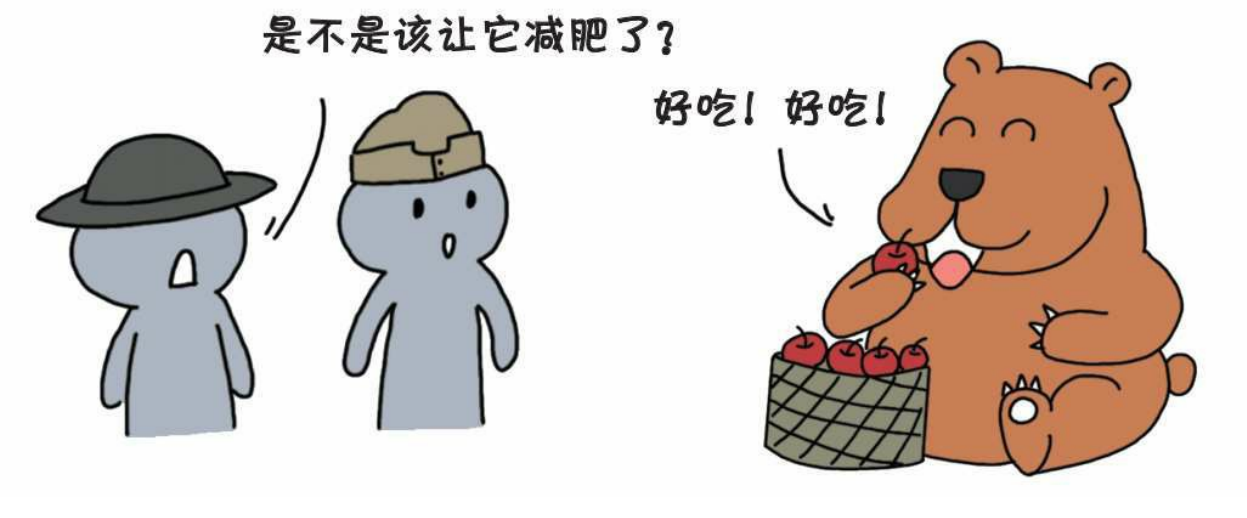


从此小熊成了第22运输连的一员，并被命名为沃伊泰克。

很快沃伊泰克成了军队里人人喜爱的吉祥物。

士兵们纷纷将自己的食物分给它吃。

沃伊泰克也不挑食，有什么吃什么，很快就长成了一头壮硕的大棕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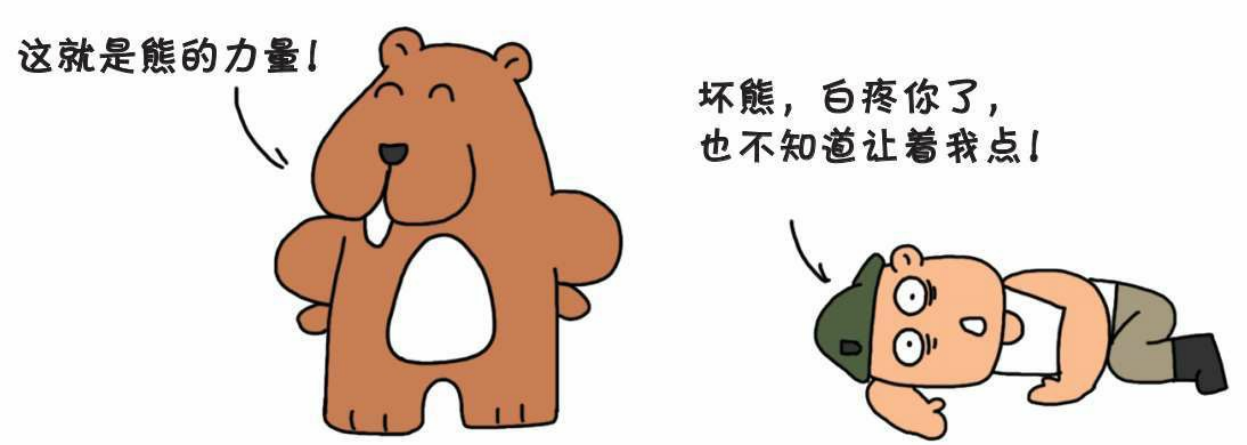
由于一直和士兵们朝夕相处，沃伊泰克开始模仿起人的举止。

而且它也一点没把自己当作是头普通的熊。

它不仅学会了抽烟，还学会了喝酒，而且酒量还挺大。

沃伊泰克还很喜欢和士兵们玩摔跤。

并保持着不败的战绩。



此外沃伊泰克还很喜欢坐车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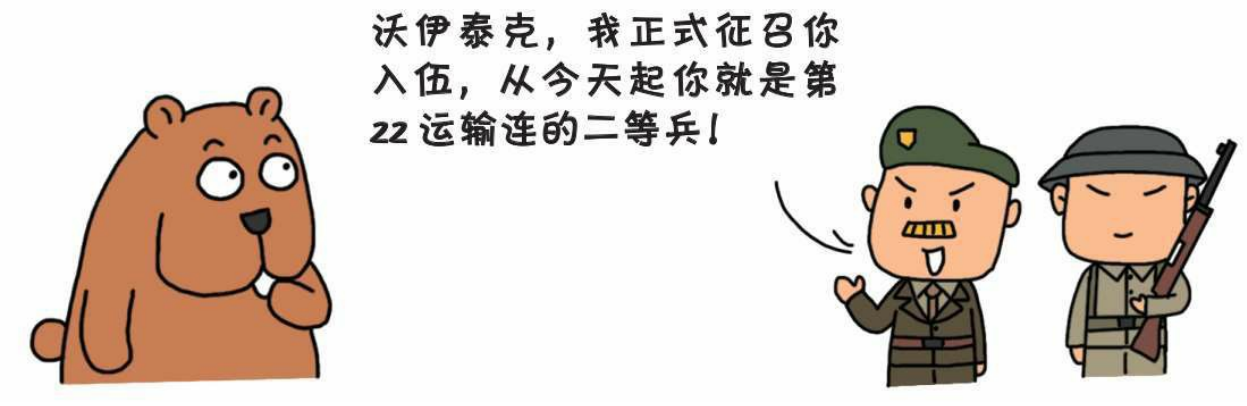
并喜欢伸头出去吓唬路人，再乐呵呵地缩回去。

不久，部队接到命令要乘船前往意大利参战。

可英军规定，不准带动物上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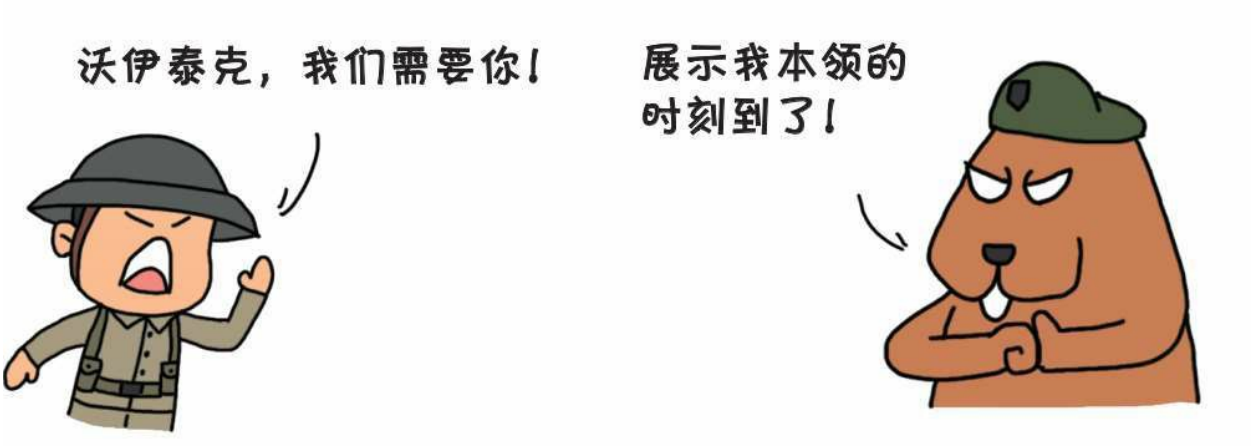
这条规定可拆不散沃伊泰克和士兵们的友谊。

波兰军队决定正式“征召”沃伊泰克入伍，授予它二等兵的军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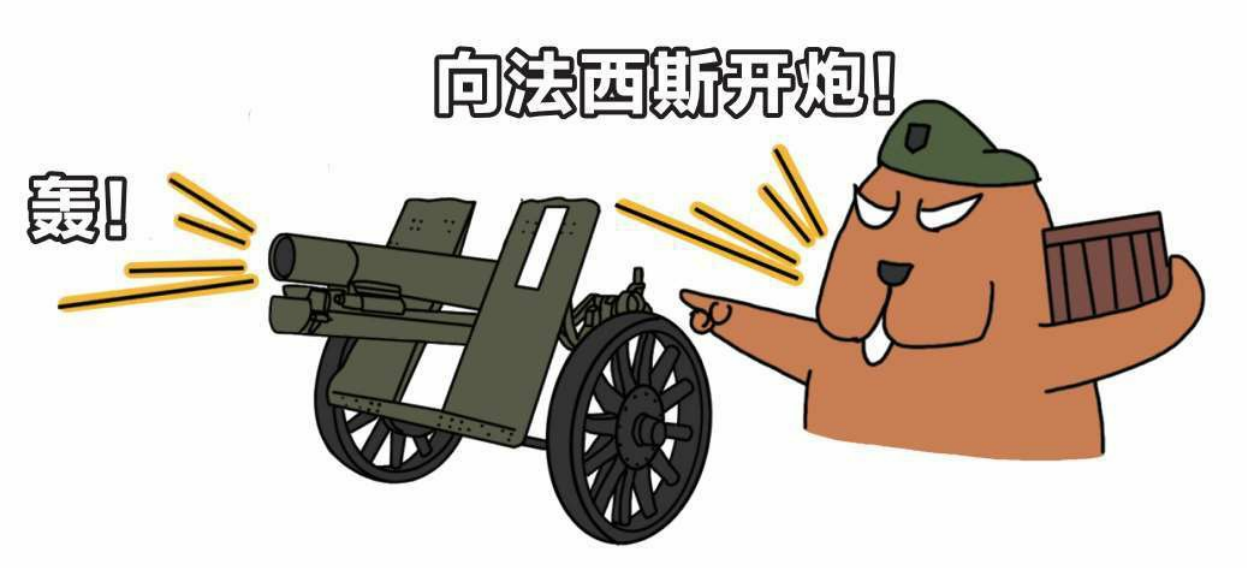
沃伊泰克有了自己的士兵编号，甚至还有薪水，成了名副其实的“熊大兵”！

在前线战斗中，沃伊泰克帮助士兵们搬运炮弹。



由于力大无比，一头熊顶好几个人的搬运量，大家纷纷夸赞它。

“熊大兵”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表彰它的功劳，第22运输连将沃伊泰克的形象制成了徽章，贴在战车上。

二战结束后，沃伊泰克被送进了英国爱丁堡动物园。

它迅速成了当地知名的“战斗英雄”，受到大家的喜爱。

从前的战友也时常来看望它，并带上它最爱的啤酒。

1963年12月沃伊泰克在公园内去世，享年22岁。

为了纪念这只战斗英“熊”，英国政府为它建造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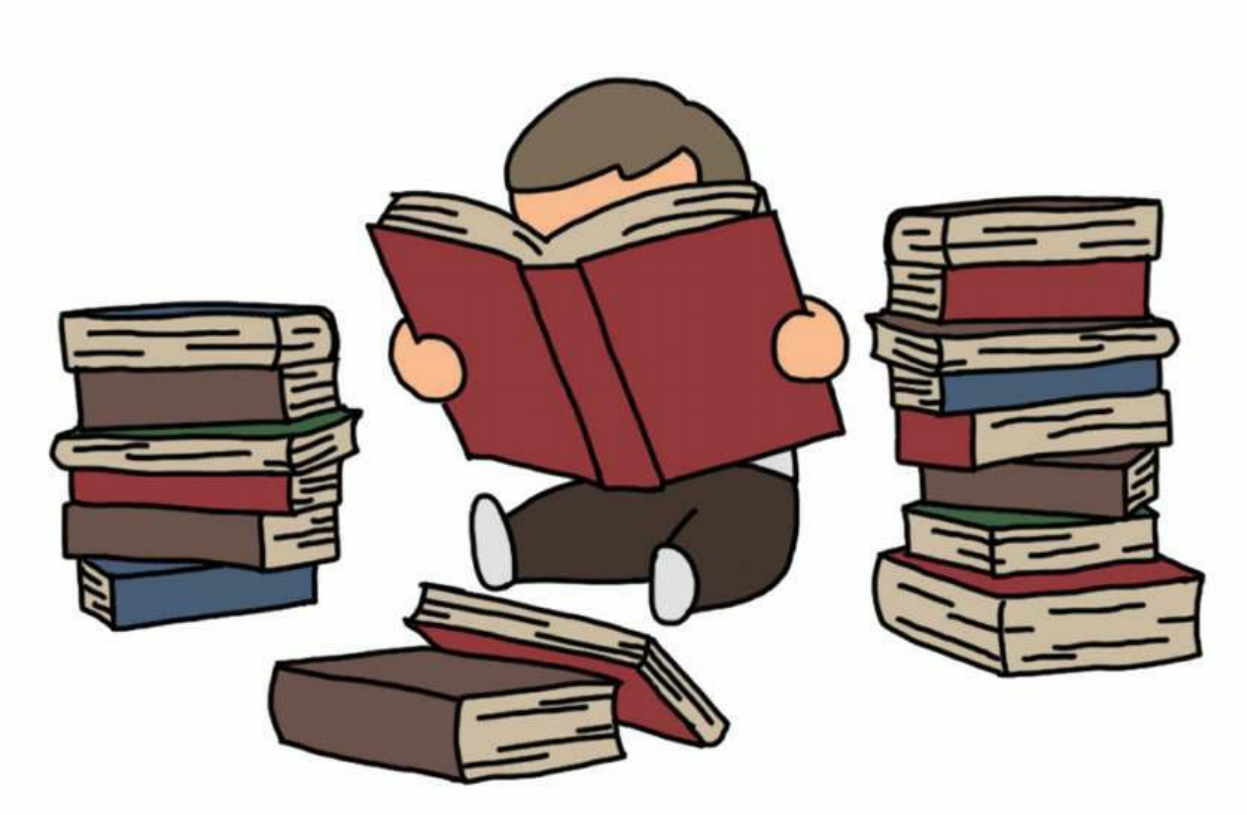
甚至有人为它撰写了传记，名为《熊大兵》，来纪念这位参加过二战的“熊大兵”。

第七章
二战名将：巴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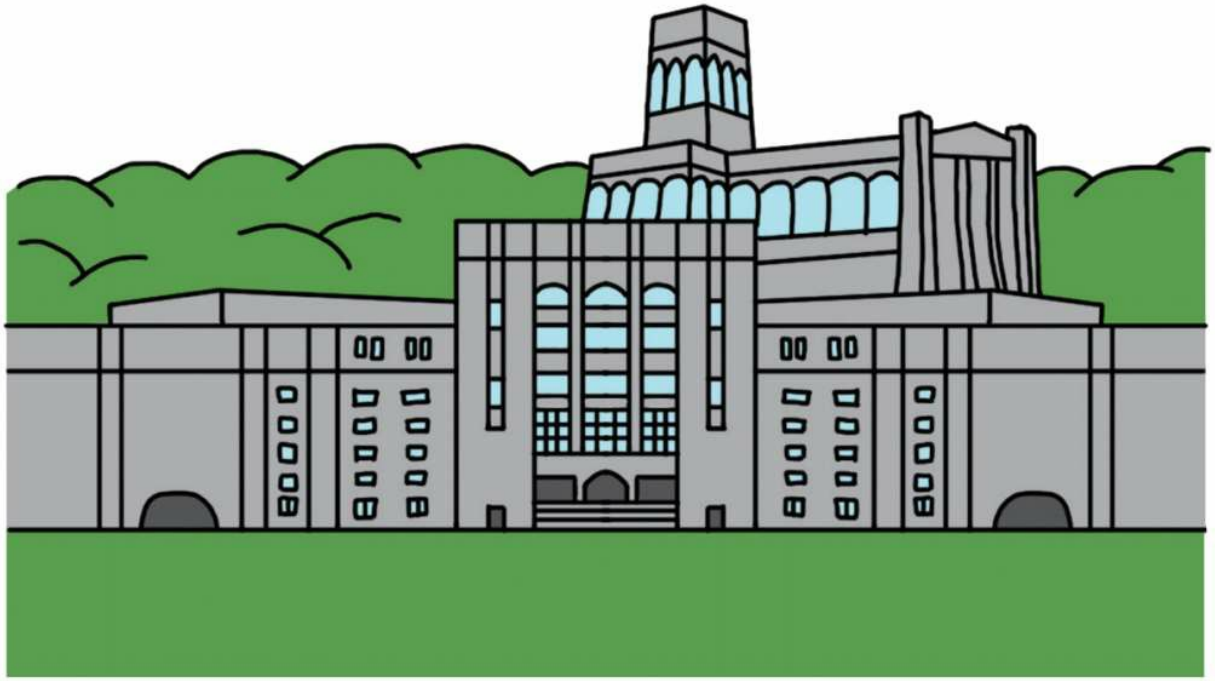
进攻！进攻！再进攻！

——小乔治·史密斯·巴顿

小乔治·史密斯·巴顿出生于一个拥有悠久军事背景的优越家庭，他从小就喜欢阅读各类军事史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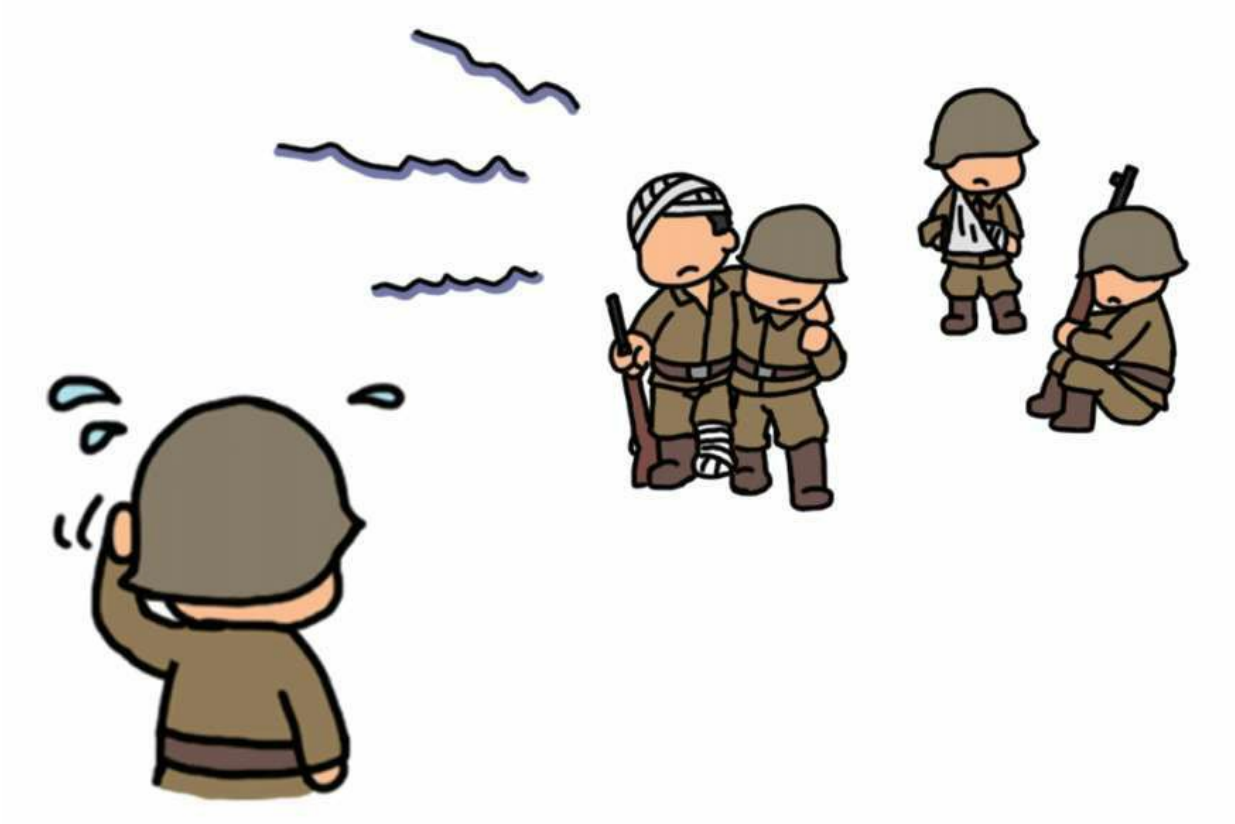


1904年，巴顿考入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



1917年，32岁的巴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组建了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

1943年，美国第2军遭到由“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率领的德军的反击，结果美军惨败，导致整个部队士气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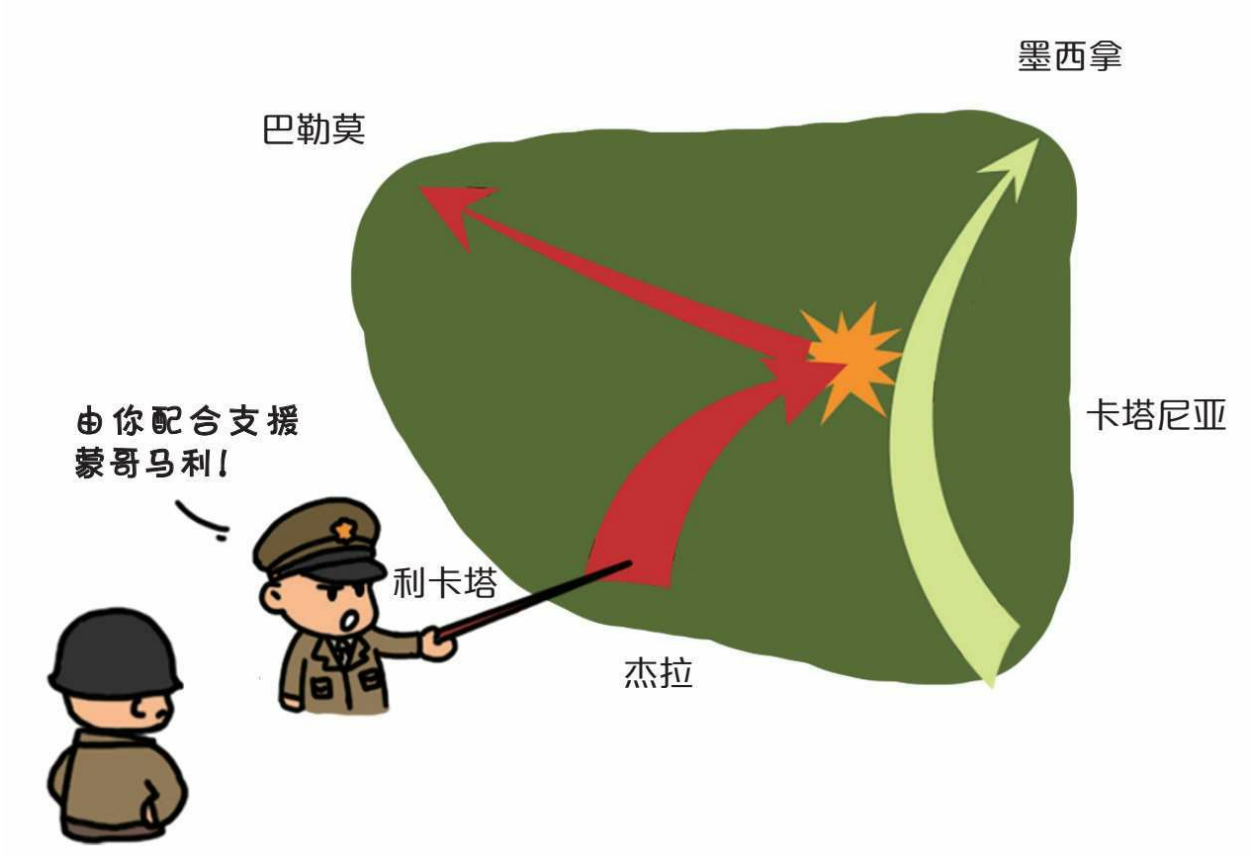
为了重振部队士气、扭转战场形势，美国派遣巴顿将军前往第2军

担任司令官，整顿部队军纪。

在二战前，巴顿将军就已看过隆美尔所著的《步兵进攻》一书。

不久后，在与德军的作战中，巴顿首战获胜，并兴奋地对溃退的德军喊道：

在西西里岛战役中，巴顿被上级要求带领第7集团军支援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国第8集团军。



上级的安排让巴顿十分不满，他不甘心让蒙哥马利一人独占功劳。

于是他化气愤为动力，兵分两路，不仅占领了西北角的巴勒莫，还在蒙哥马利之前率先拿下墨西拿据点。

巴顿勇猛迅速的作战风格，使他获得了“血胆老将”的称号。

但他在战争期间视察战地医院时，动手打了患战斗疲劳症的士兵，并招来了外界巨大的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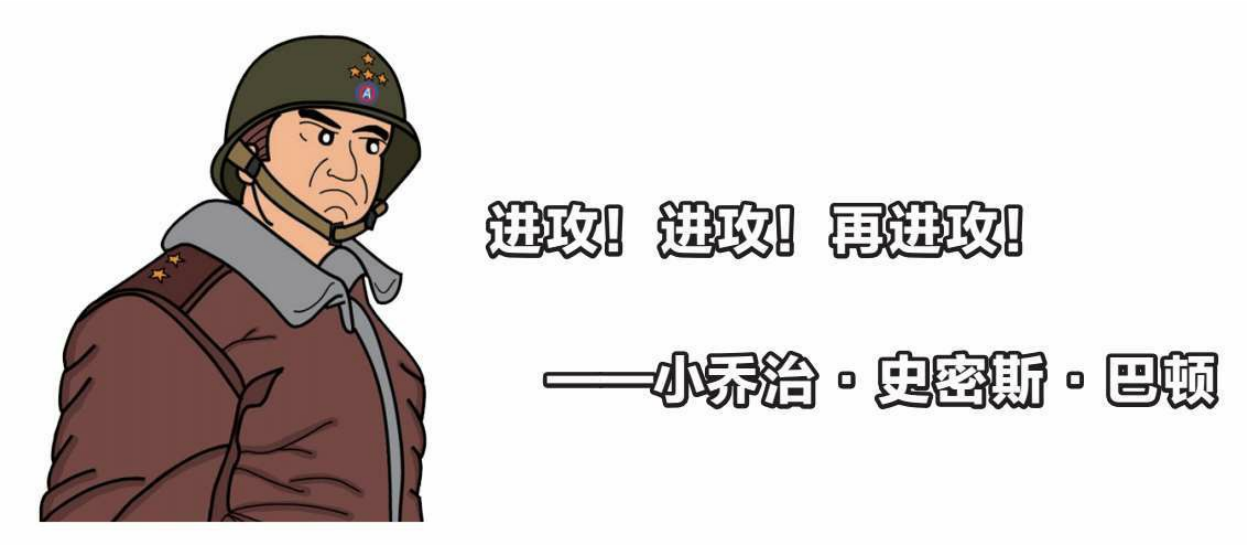
虽然巴顿作风粗鲁，喜欢爆粗口，但他雷厉风行的风格深深感染了他的士兵，令他们斗志昂扬。

1944年1月，巴顿被任命为美国陆军第3集团军的指挥官。

1944年12月，巴顿奉命率部队支援被围困在巴斯托尼小镇的美军，打退了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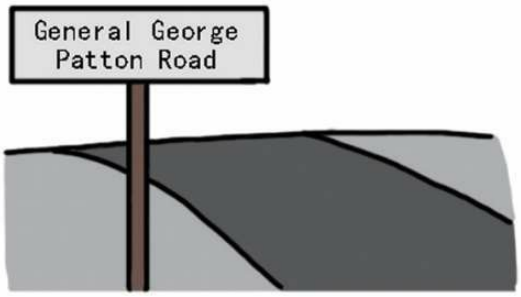
1945年3月，巴顿率军突破德国的“齐格菲防线”，突入德国腹地歼敌140余万，取得了惊人的战果。

1945年4月，因为杰出的军事贡献，巴顿晋升为四星上将。



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巴顿在外出打猎时遭遇车祸，最终于12月21日去世。

因为巴顿将军功勋卓著，人们用他的名字给道路和武器命名，以纪念这位二战名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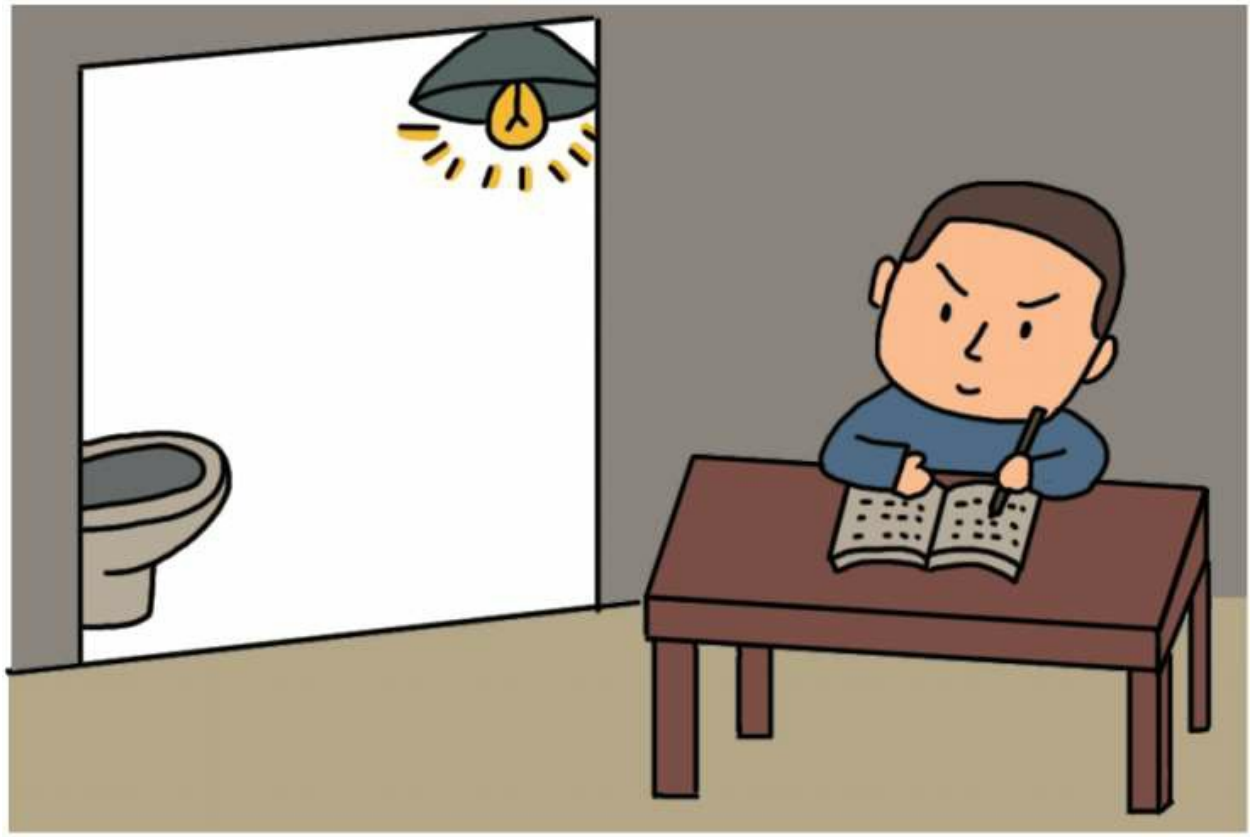
乔治·巴顿将军路

“巴顿”中型坦克

第八章
二战名将：朱可夫

1896年12月1日，朱可夫出生在俄国卡卢加省一个贫苦的家庭中，朱可夫一家四口人，居住在一间十分狭小的房子内。

虽然家境贫苦，但朱可夫十分热爱学习，甚至在夜间靠着厕所里昏暗的灯光做功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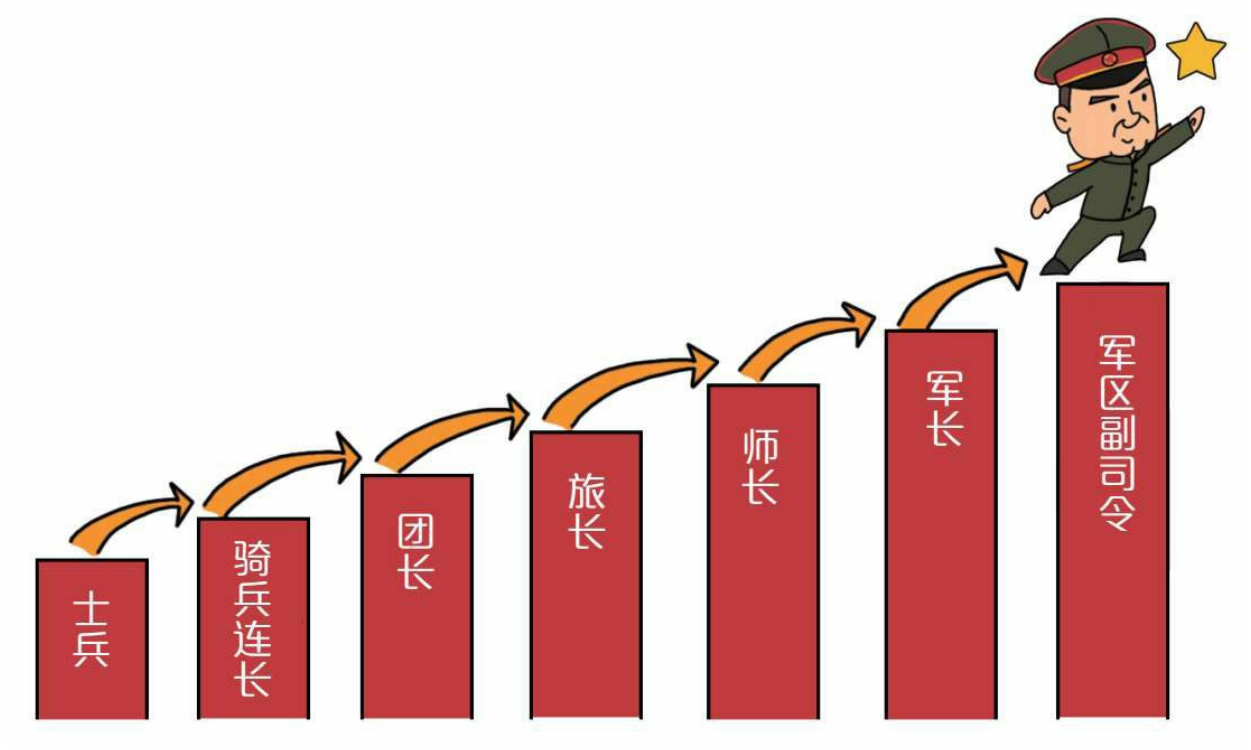


1915年8月，19岁的朱可夫应征入伍，在沙俄骑兵队，开启了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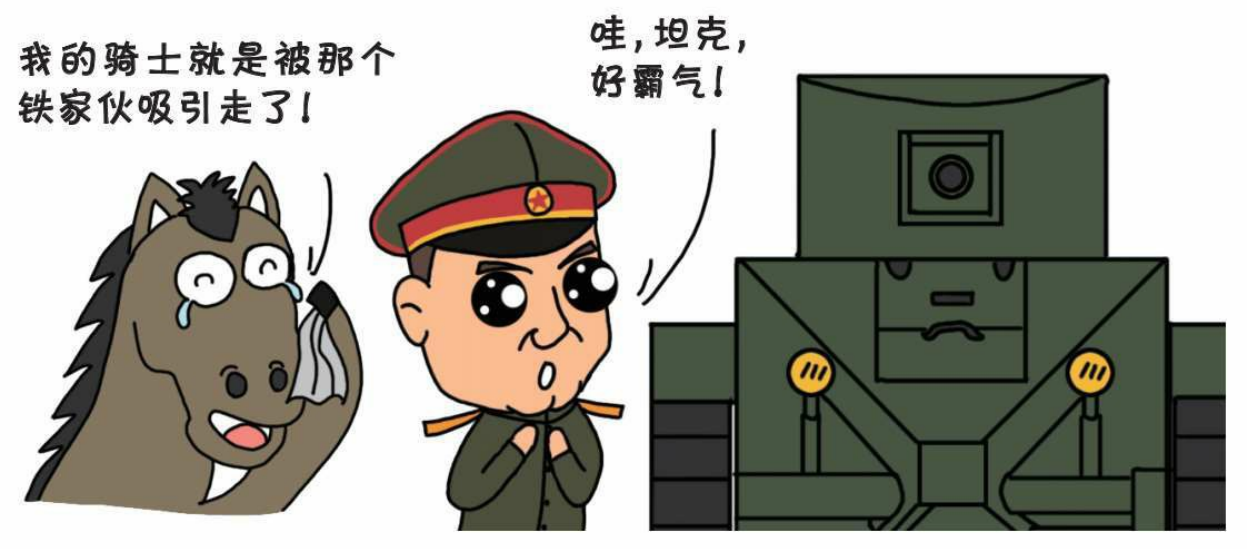
军旅生涯。

之后，朱可夫参加了一战，在战争中因作战英勇，获得了两枚圣乔治十字勋章。

十月革命爆发后，朱可夫参加了红军，并在后来的战斗中，从一名普通士兵晋升至军区副司令员，成为红军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



在此期间，朱可夫对坦克作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潜心研究机械化作战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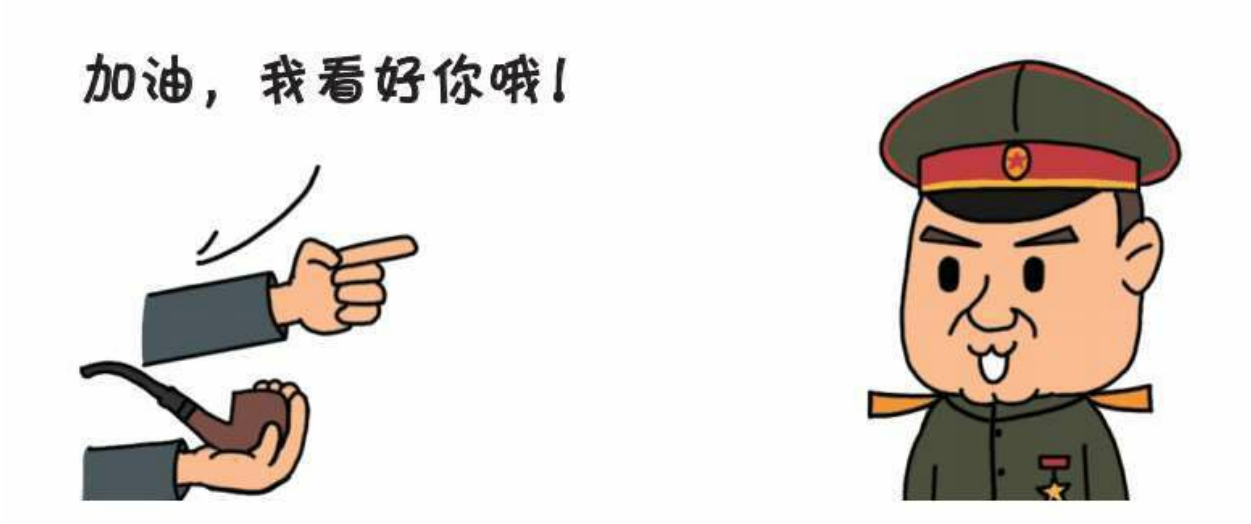


1939年5月，日军对苏军发动突袭，诺门坎战役爆发。

作为苏军远东第一集团军司令员的朱可夫，迅速做出反应，指挥苏军机械化兵团对日军展开反击。

可以说诺门坎地区成了朱可夫的练兵场，他将自己对机械化作战的构想都实施在了日军身上。

此役日军大败，朱可夫因此一战成名，并获得了他的第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后来晋升为大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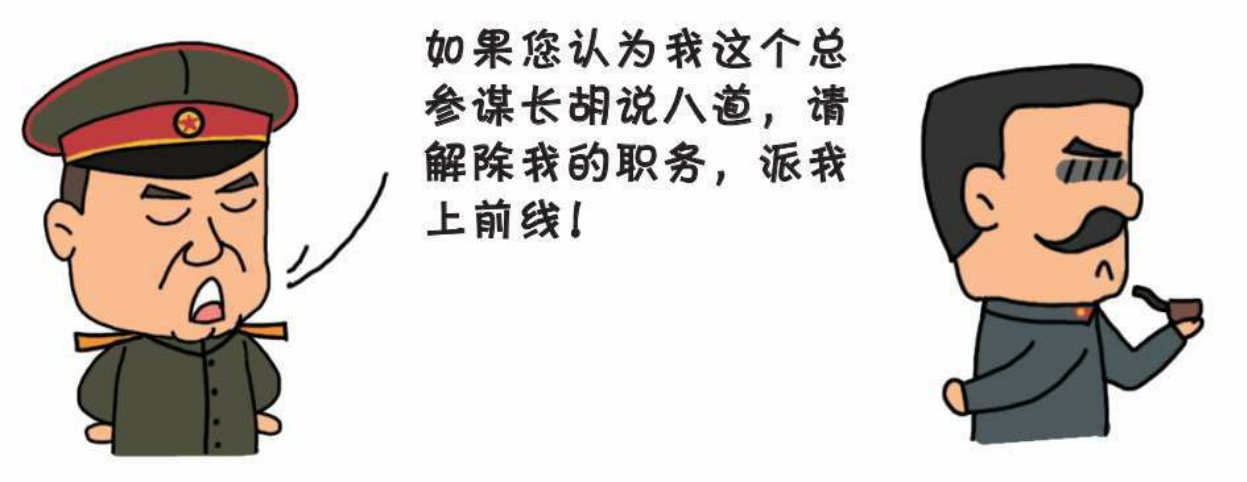
然而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的“闪电战”打得苏军节节溃退，苏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1941年7月，德军逼近苏联战略要地基辅，斯大林下令苏军必须死守基辅城。

但朱可夫却建议放弃基辅，保存实力保卫莫斯科。

这引起斯大林的不满：

朱可夫忍不住反驳道：



最后，朱可夫真的被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被派去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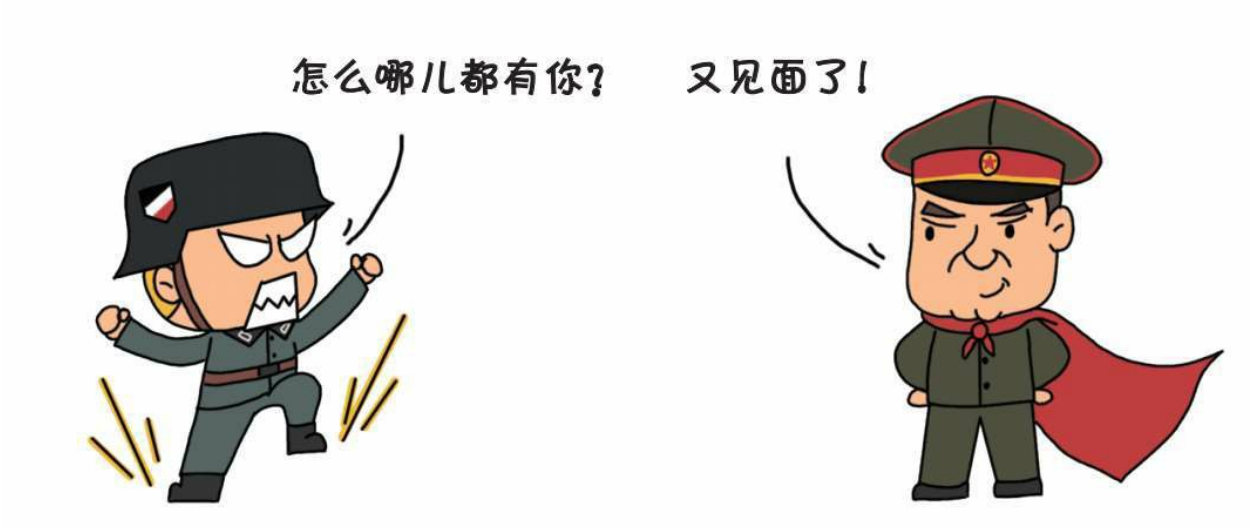
在此后的日子里，朱可夫成了“战场救火员”，哪里战事危急，就被派去哪里支援。

他先被派去已被德军包围的列宁格勒担任方面军司令。

在他的指挥下，军队成功守住了城市，他还留下了一句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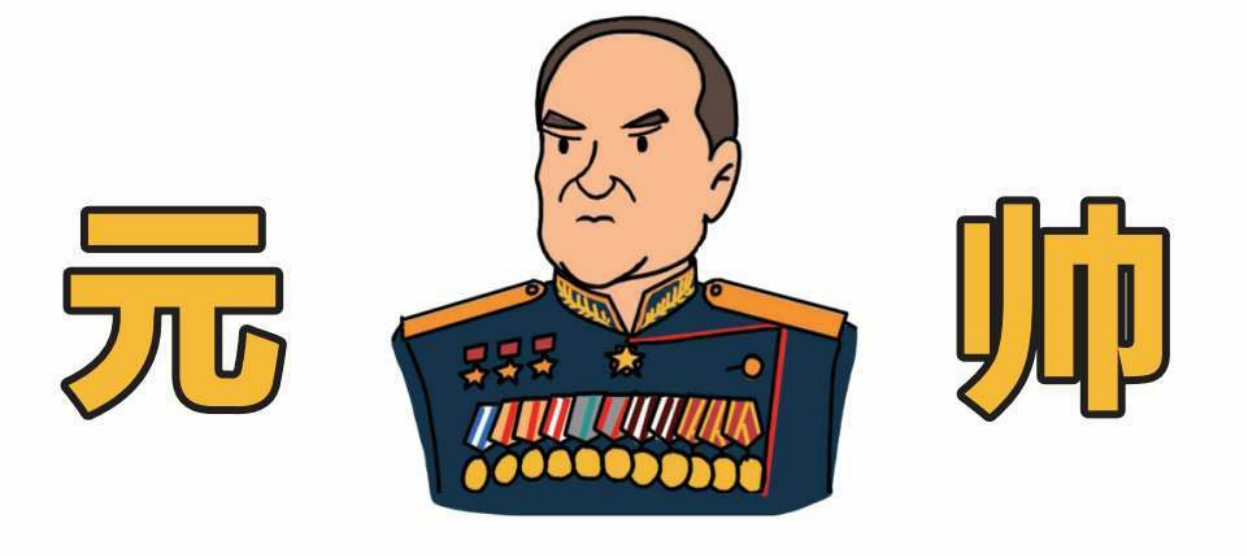
随后他又返回莫斯科，领导苏军西方面军展开莫斯科保卫战，成功挫败了德军的进攻。

这使朱可夫重新获得了苏军高层的认可，并被授权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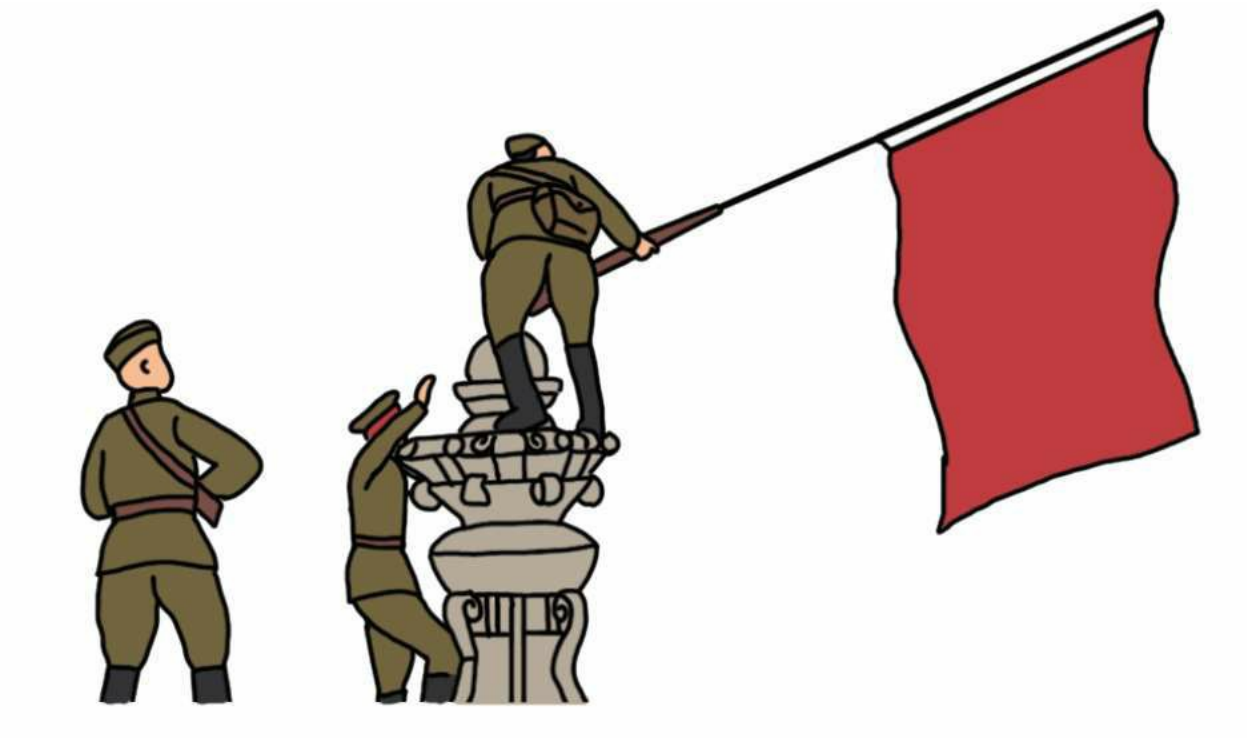
这些作战任务一个比一个艰险，但朱可夫都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一次次粉碎了德军的进攻。

1943年1月18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时年47岁。



在之后的作战中，朱可夫指挥苏军一步步将德军赶出了苏联国土。

并最终带领苏军将士，将胜利的红旗插进了德国的首都柏林。



1945年5月，柏林战役结束，纳粹德国宣布投降，朱可夫作为苏联代表接受了德国代表的投降。

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红场举行胜利大阅兵，朱可夫担任阅兵首长检阅苏军参阅部队。

朱可夫在二战中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举世公认的“传奇元帅”。

朱可夫4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是仅有的4次得此殊荣的两人之一。他战功卓著，其指挥艺术也为苏联军事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1974年朱可夫逝世，享年7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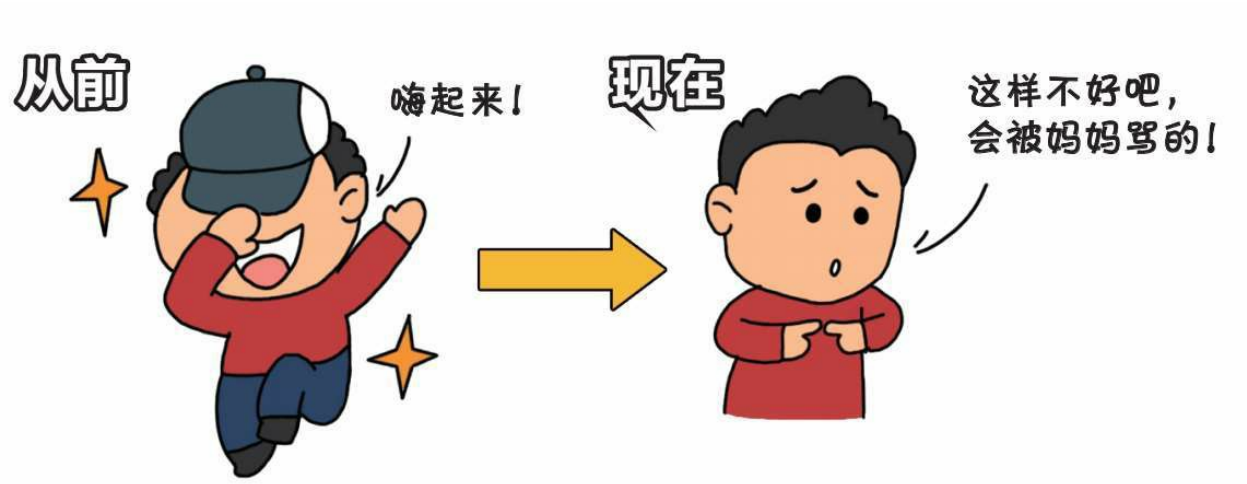
第九章
二战名将：蒙哥马利

1887年11月17日，蒙哥马利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牧师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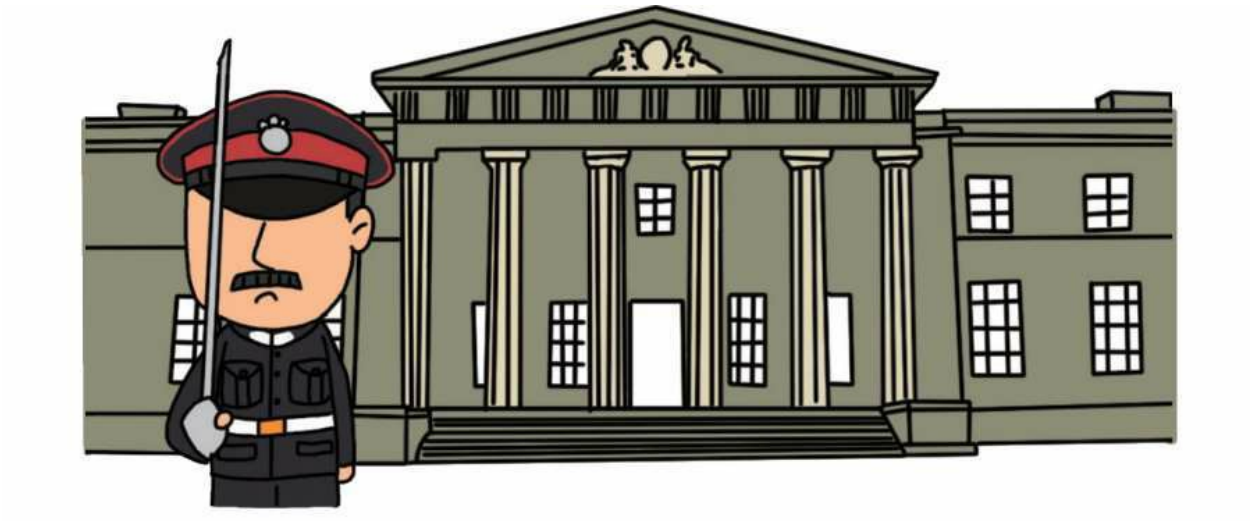
年幼时的蒙哥马利非常调皮，是个标准的“熊孩子”。

一次，蒙哥马利把母亲喜爱的鱼缸打碎了，母亲立刻对他怒骂道：

这句如同诅咒的话，对年幼的蒙哥马利打击很大，甚至使他性情大变，言行举止都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1908年9月，蒙哥马利从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注：该学校1947年改名为桑德赫斯特皇家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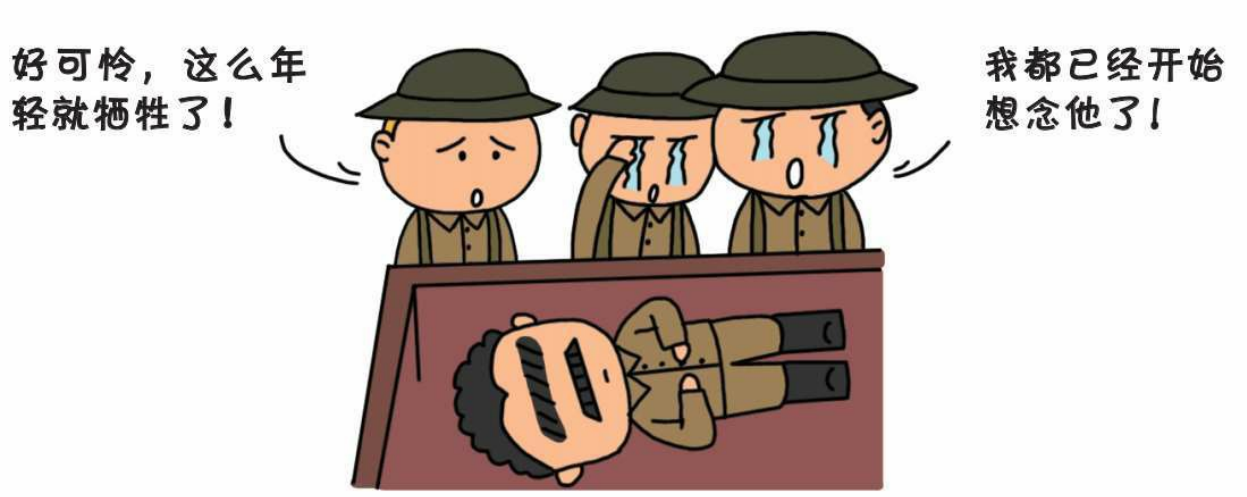


如他母亲所说的一样，长大后的蒙哥马利确实走上了战场。

但在血肉横飞的战场，蒙哥马利并没有成为炮灰，相反，他的运气极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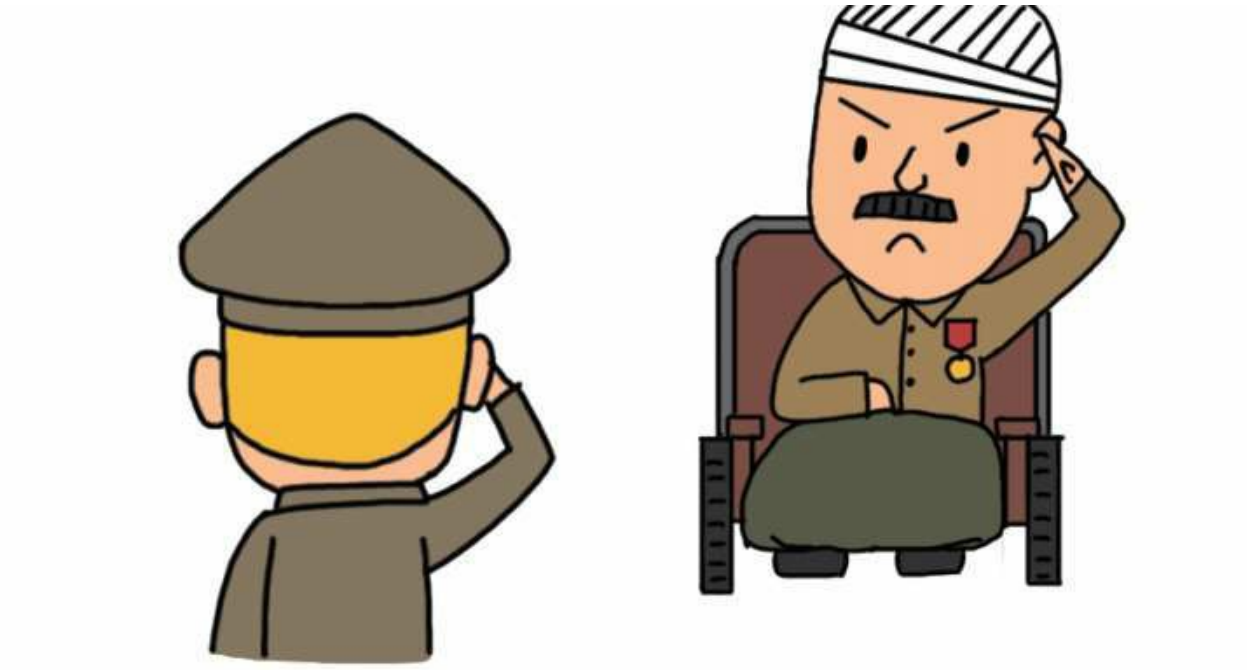
在一次作战中，蒙哥马利身先士卒带头冲锋，还成功俘虏了一名德军战俘。

但这次作战使他负了重伤，以至战友们以为他快牺牲了，还为他挖好了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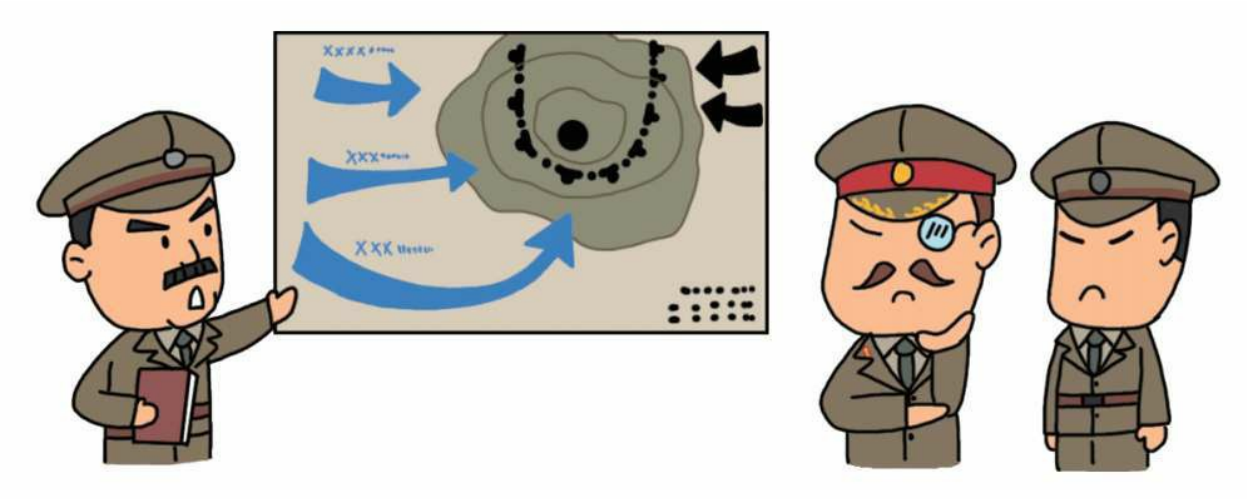


可蒙哥马利却又奇迹般地苏醒过来。

因为这次优秀的战绩，蒙哥马利受到了上级的嘉奖，被授予了勋章。



1918年一战结束时，蒙哥马利已官至师司令部一级参谋。



此后，蒙哥马利的运气一直很好，可谓官运亨通，到了1939年，已晋升至少将。

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然而德军的闪电战攻势凶猛，英法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

大批英军被德军包围在敦刻尔克，其中也包括蒙哥马利的部队。

面对严峻的局势，蒙哥马利沉着指挥，成功将所率部队全员安全带回了英国。

这一成绩使他受到了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关注。

1942年，德军占领北非重镇图卜鲁格，蒙哥马利临危受命，前往北非指挥英军第8集团军。

而他的对手，便是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国名将隆美尔。

蒙哥马利首先罢免了那些畏战不前的军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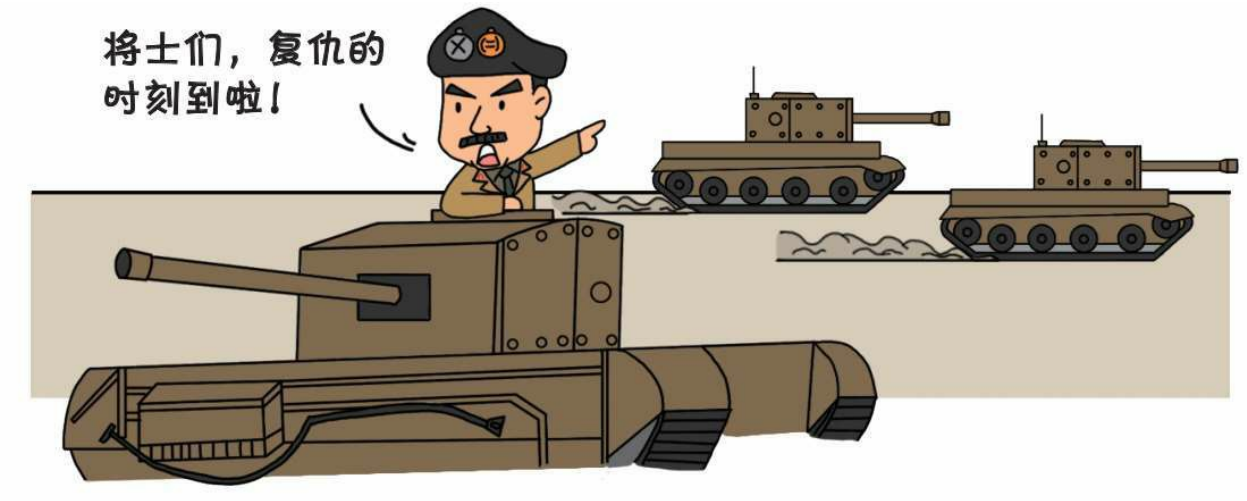
然后提拔了一批敢打敢冲的年轻军官。

同时不断向本土申请人员和物资的支援，扩充自身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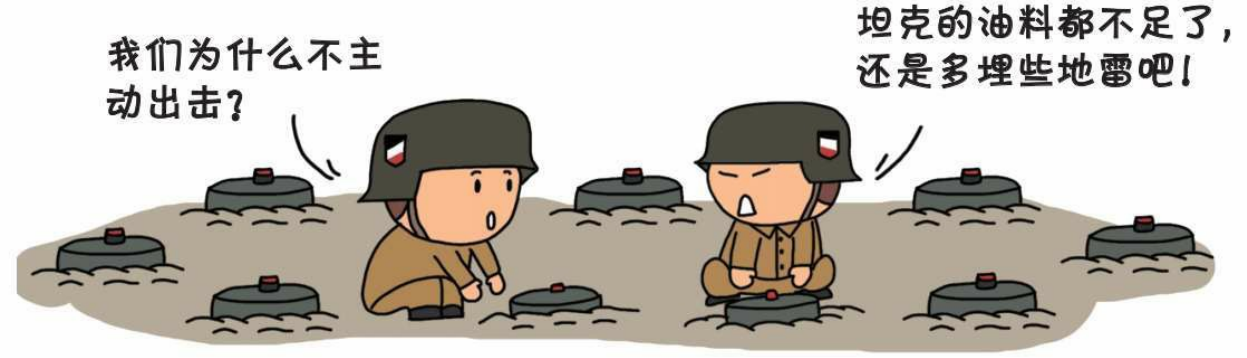
然后他还以假情报为诱饵，引诱隆美尔主动出击。

在阿拉姆哈勒法战役中，英军大胜德军，隆美尔第一次在蒙哥马利手上吃了败仗。

然而蒙哥马利的反击才刚开始，1942年10月23日，英军集中优势兵力对图卜鲁格的德军发动攻击，阿莱曼战役打响。



德军此时的实力也大不如前，物资的短缺让德军不敢轻易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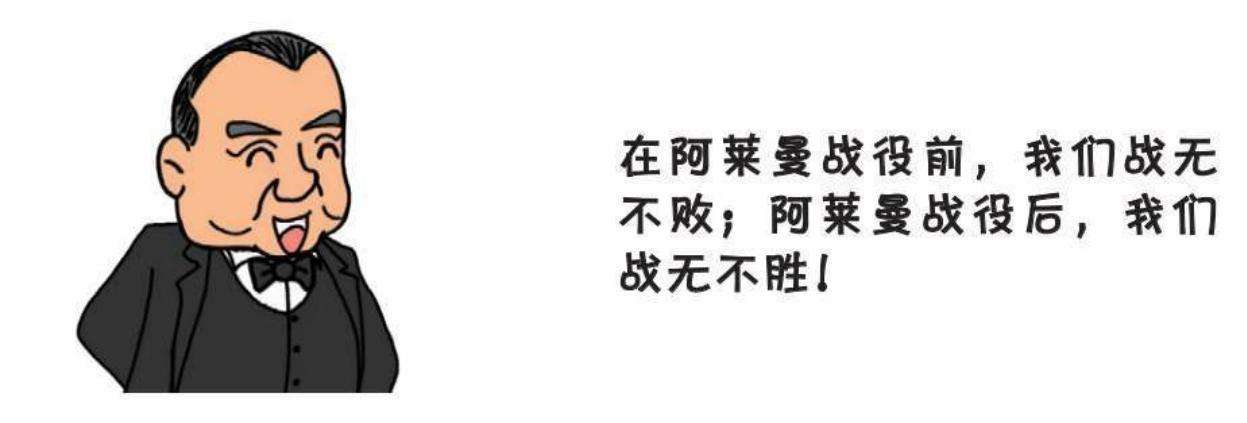
著名的“沙漠之狐”隆美尔，也因染病离开了前线，在奥地利疗养。

“沙漠之狐”虽然不在，但蒙哥马利这名猎手依然睿智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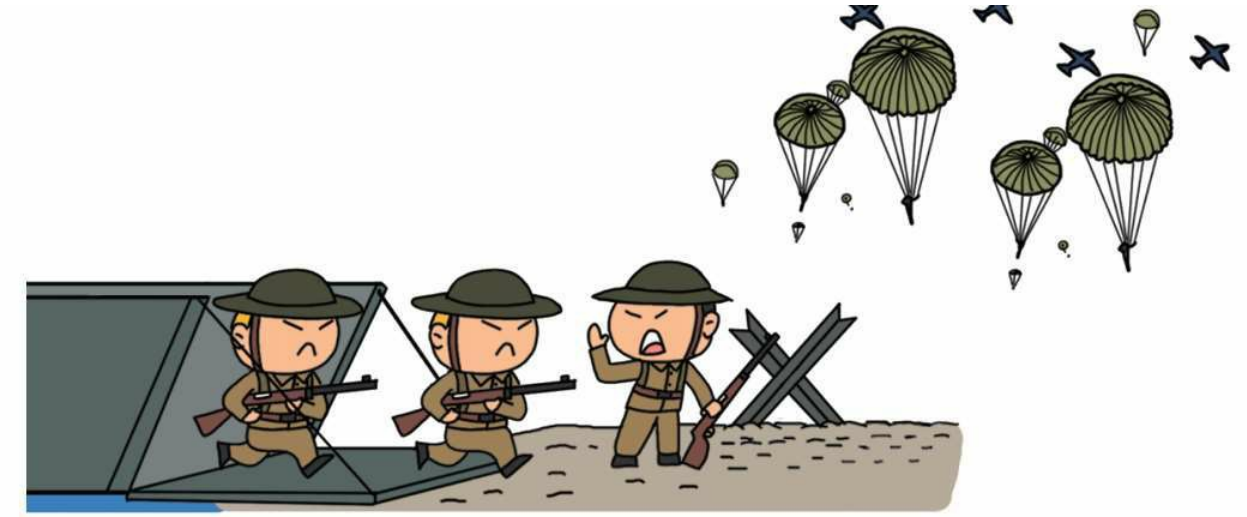
蒙哥马利率领英军专挑德军防线最薄弱的地方（意大利军队负责的防区）下手。

在英军的猛烈攻势下，重回北非战场的隆美尔不顾希特勒的反对，下令全线撤退，阿莱曼战役以英军的胜利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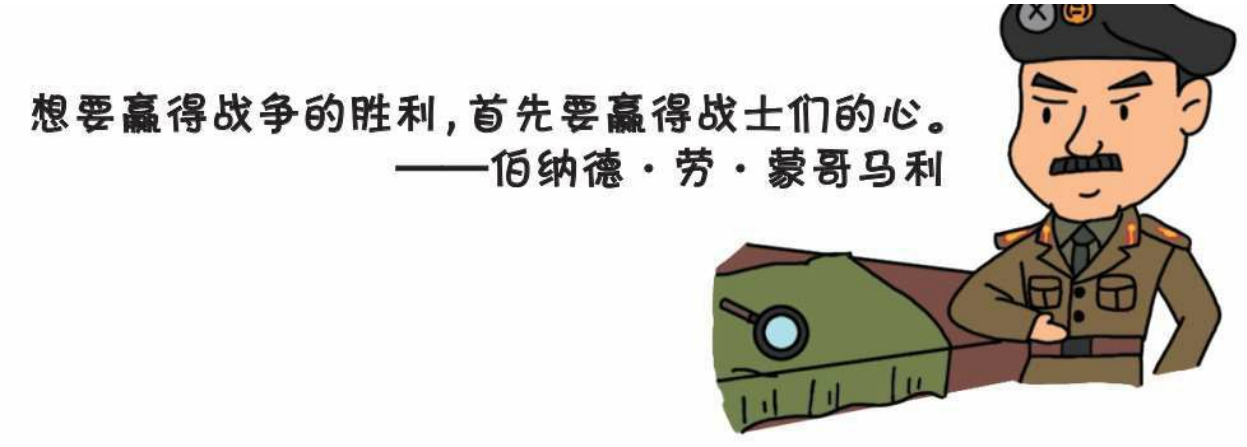
此役成为二战北非战场的转折点，丘吉尔曾评价道：



之后，蒙哥马利还带领英军参加了西西里登陆、诺曼底登陆等重大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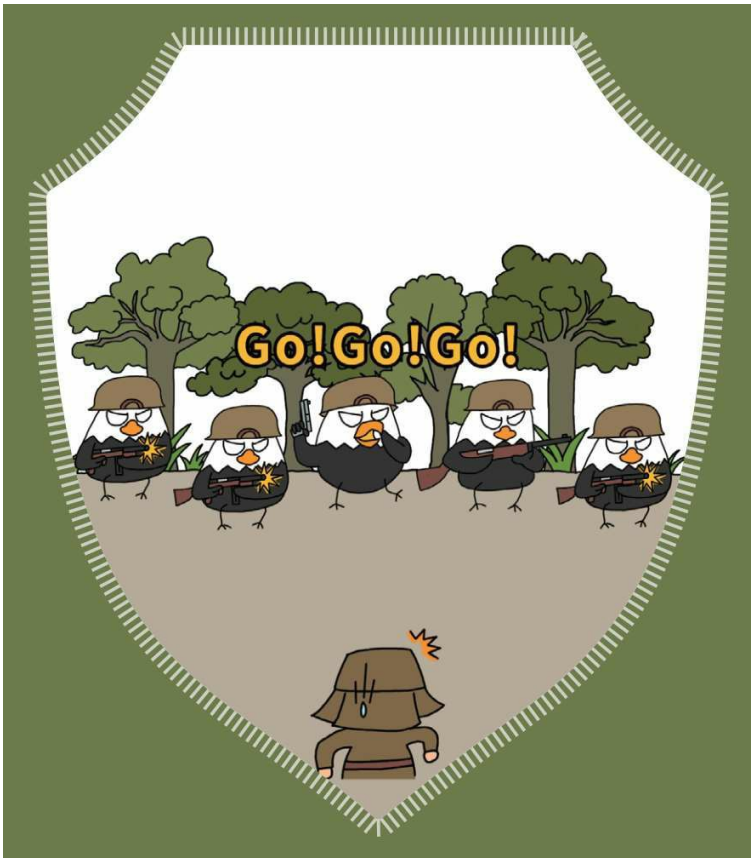
1944年9月，蒙哥马利获得了英国军人的最高荣誉，被晋升为英国陆军元帅。



1945年5月8日，蒙哥马利作为英国代表参加了德国的投降仪式，见证了抗击纳粹德国的最终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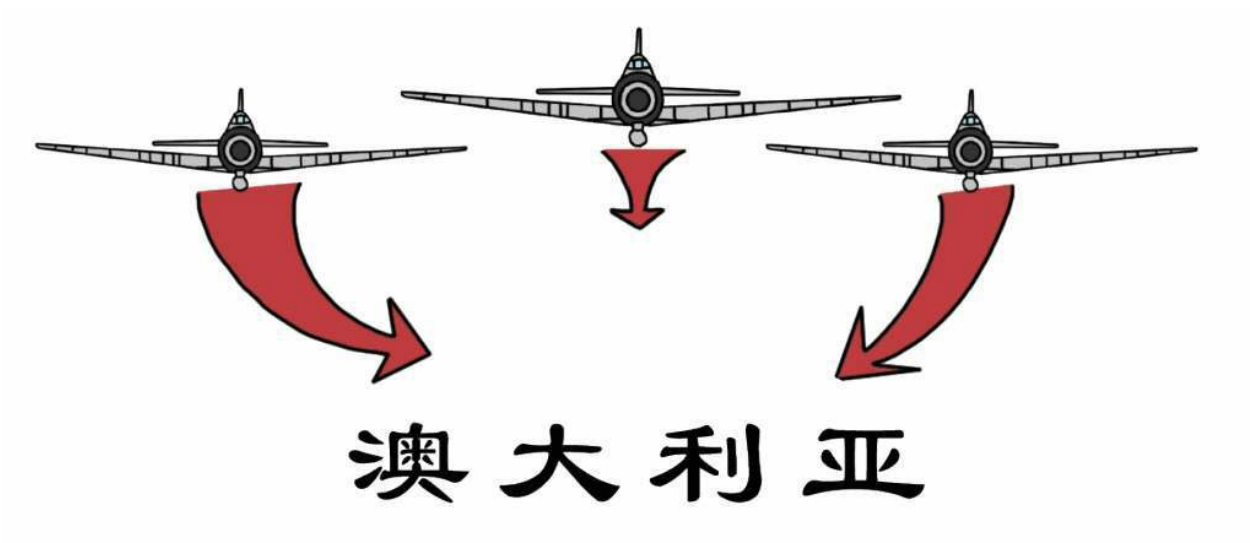
2002年蒙哥马利被英国BBC评选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之一。

第十章
血战瓜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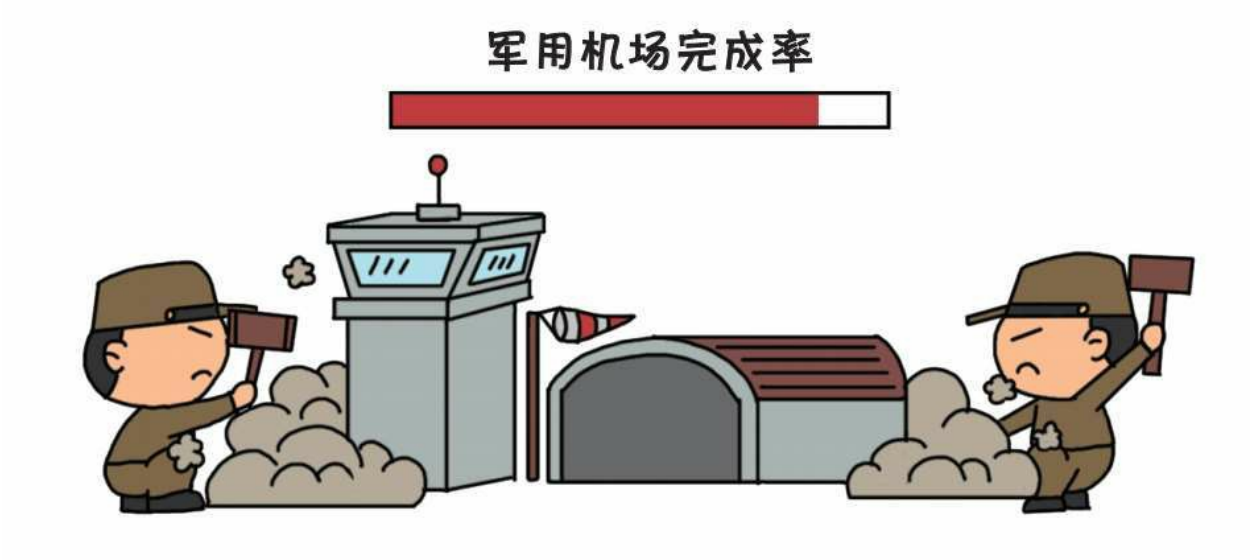


1942年，日本在中途岛海战惨败后，仍在“找打”的边缘疯狂试探，并决定继续对南太平洋诸岛实施进攻。

日军计划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下简称瓜岛）修建机场，用航空兵力配合陆、海军向南推进，直至占领澳大利亚。



1942年6月16日，日军登陆瓜岛，并开始修建军用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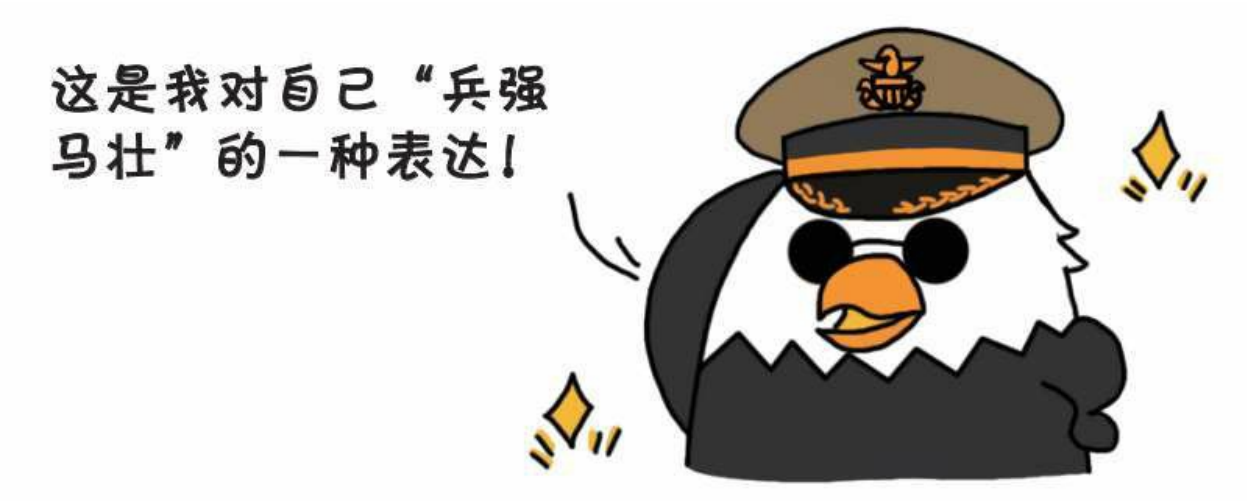


美军的侦察机很快就发现了岛上日军的行踪。

美军高层认为，日军在瓜岛建机场的行为将严重威胁美国到澳大利亚的航道安全，必须将其摧毁。

1942年8月7日，美国海军第一陆战师约20000名士兵开始陆续登陆瓜岛，瓜岛争夺战就此打响。

为什么美军要一下子将一个师派去登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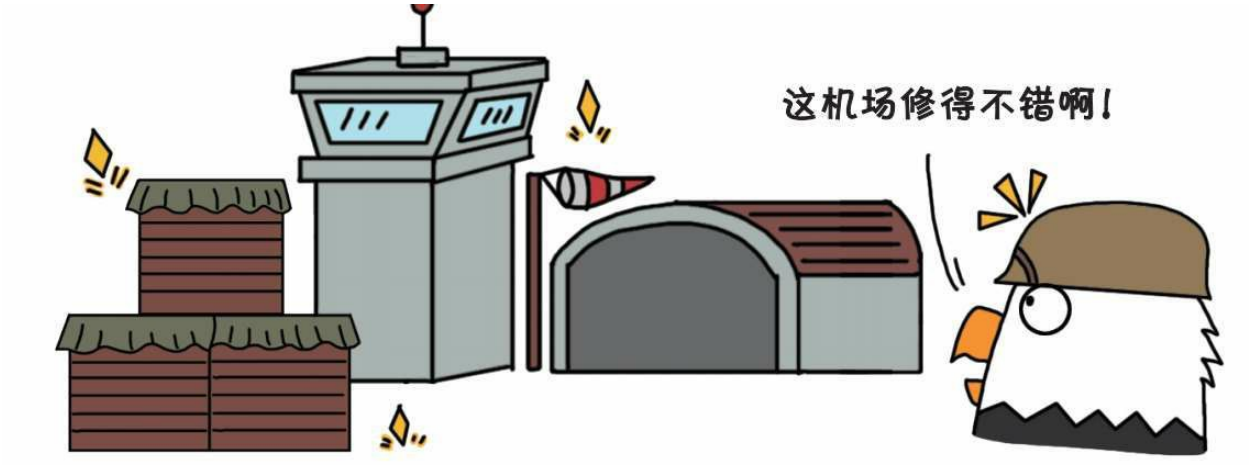
原来因为情报失误，美军认为岛上的日军数量庞大，为了安全起见，便把最精锐的海军第一陆战师派了上去。

而此时，岛上日军仅有3000余人，但美军登岛后并未直接攻占机场，而是在丛林里足足探寻了一天。

美军登岛的第二天，正在修建机场的日军突然发现大批美军从丛林中杀了过来。

惊慌的日军未做抵抗，便放弃了机场，甚至连刚做好的早饭都没来得及吃一口。

此时日军机场已完成了80%的工程量，机场内还有日军丢弃的大量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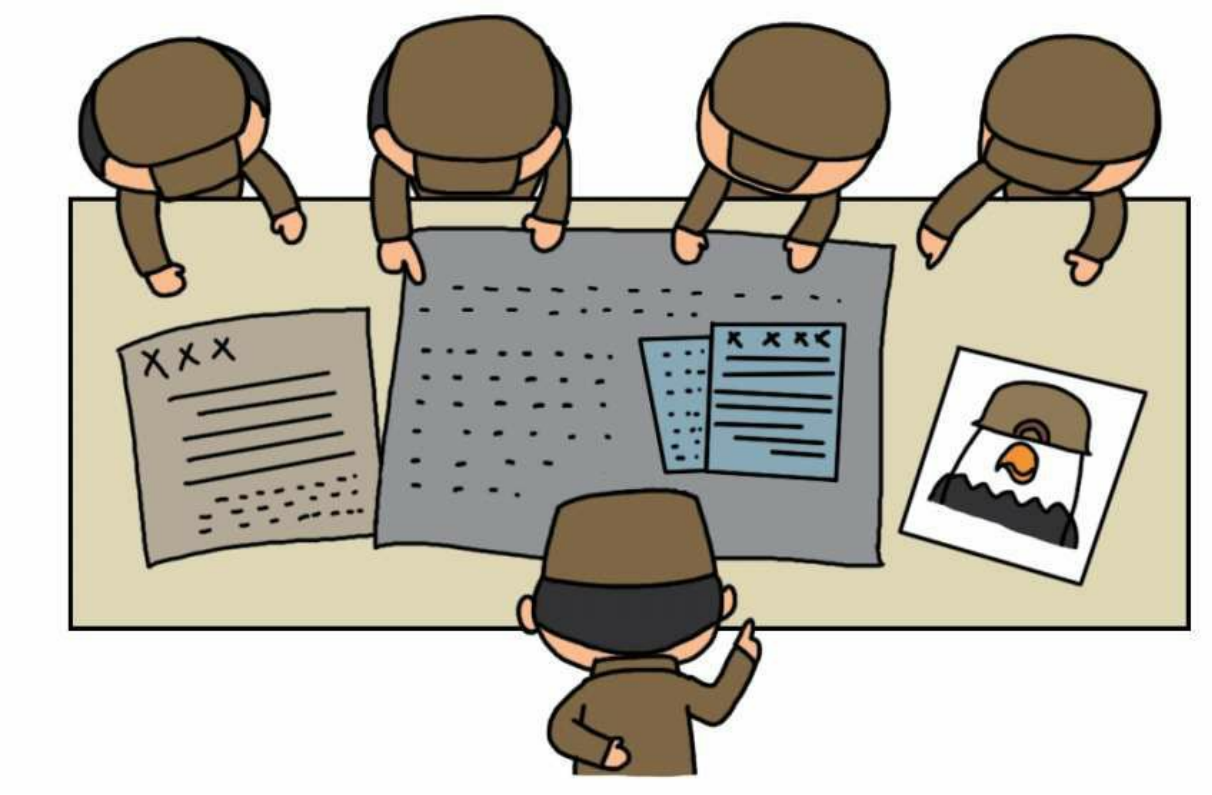


见机场已快建成，美军便立刻转为己用。

并将新机场命名为亨德森机场（纪念在中途岛海战中牺牲的飞行员

亨德森）。

得知机场被夺后，日军高层大为震惊，但他们认为这只是美军一次小规模偷袭，日军只需增兵便可轻松夺回。



随后日军开始调集部队，准备登岛重新夺回机场。

但日军一贯的“三大毛病”，却让日军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日军的第一个毛病便是：轻视对手，高估自己。

第一批登岛的日军是一木支队，只有916人。

这916名日军登陆后，在无重火力支援的情况下，向美军机场发动袭击。

而此时已经登岛的美军已达10000多人。

日军的第二个毛病就是：不重视情报保密。

登岛日军先派出了一支40人的侦察队。

但这支侦察队很快就被美军发现了。

并很快被美军歼灭。

此战美军缴获了一张日军地图，地图上标注了日军的详细进攻计划。

8月21日凌晨。日军鬼叫着，端着刺刀冲向了美军机场，而此时的美军早已严阵以待。

美军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和炮弹回应了日军的突袭。

日军顿时死伤一片，见大事不妙，仅余的100多残兵退回了丛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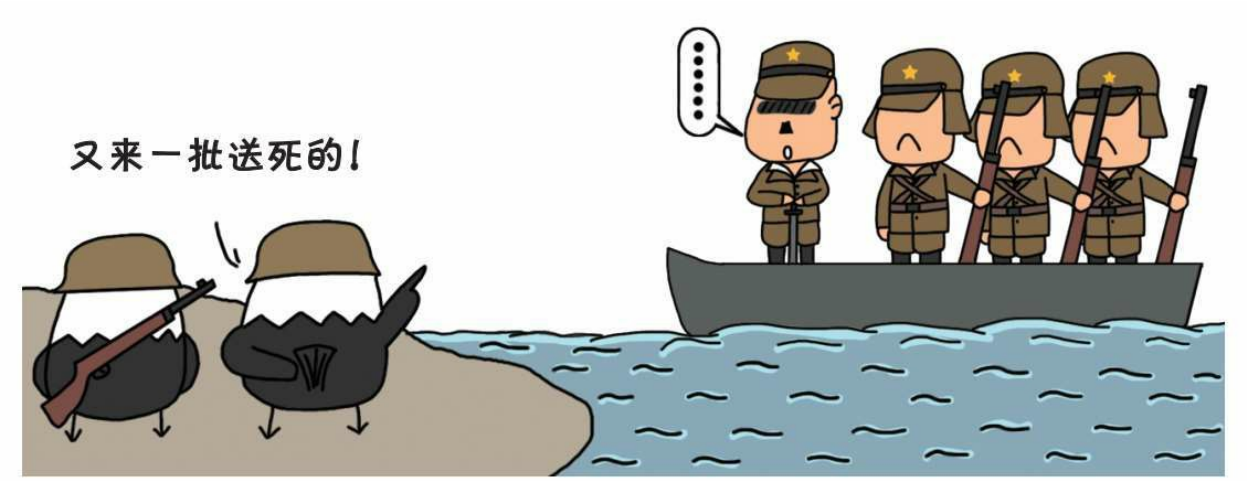
随后，日军又在机场外围修筑起工事来，这让美军以为日军的后援部队即将到来。

但美军的侦察兵回报，岛上并没有发现日军的援军。

于是美军立刻派出坦克，对日军残兵进行了围剿。

在美军占绝对优势的火力的攻击下，一木支队的残兵被全部消灭。

之后，日军又有5000名士兵再次登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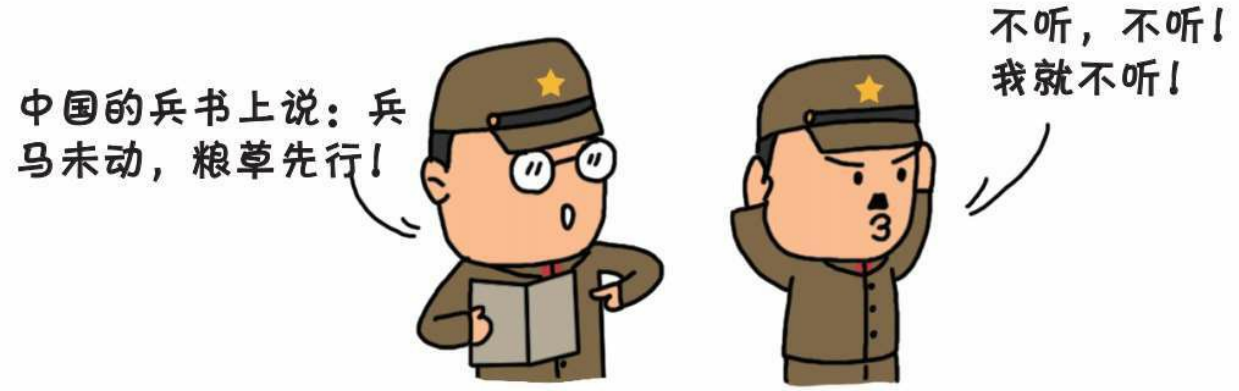
但日军对美军机场的进攻再次被美军打退，并被迫躲进了丛林。

在岛上的日军毫无进展，在海上的日军也战绩不佳。

日军高层曾多次组织舰队对瓜岛外围的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但均未取得预期战果。

瓜岛区域的制空权、制海权仍牢牢掌握在美军手中。

由于美军对瓜岛的封锁，日军第三个毛病——轻视后勤补给就显现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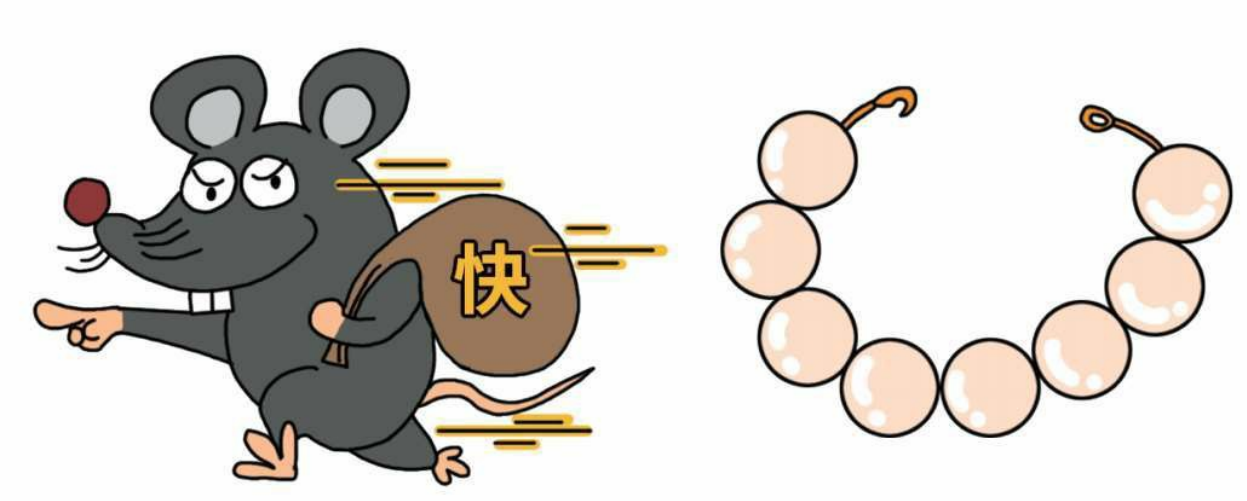


瓜岛残留日军的物资即将消耗殆尽，有的士兵已连续多日找不到食物。

但日军高层为了夺回瓜岛，仍不断向岛上运兵。

看着眼前瘦骨嶙峋的岛上残军，新登岛的日军自知噩运马上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

为了缓解岛上的补给困境，日军想出了独特的运输方式：“老鼠特快”和“项链运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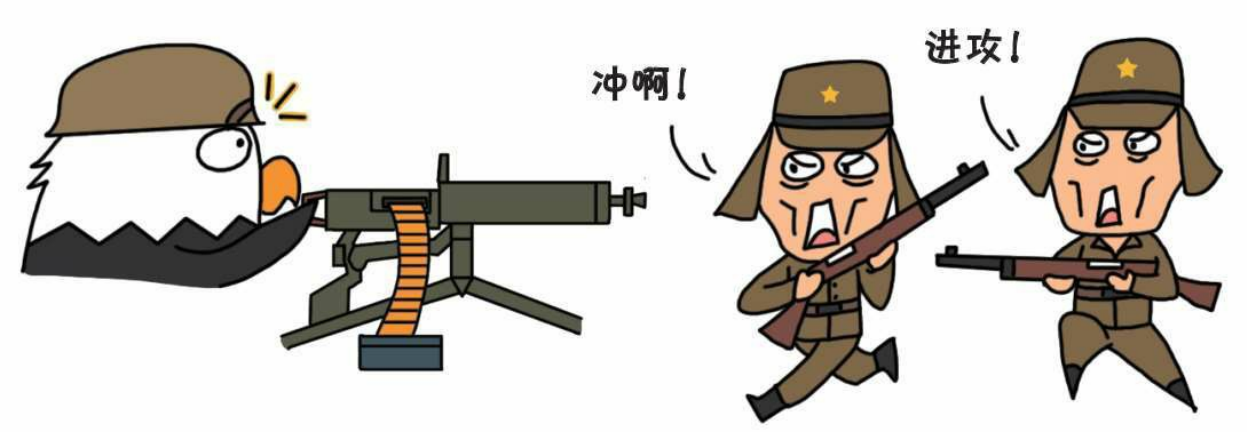


“老鼠特快”就是让航速快的驱逐舰在夜间偷偷运送人员和物资上岛。

“项链运输”就是把补给品装入多个汽油桶，用绳索连成项链状，靠大海的潮汐漂向瓜岛海岸。

利用这些运输方式，瓜岛上的日军总兵力逐渐增加至22000余人。

10月24日，日军再次向岛上美军机场发动突袭。



但补给严重不足的日军，终归敌不过兵强马壮的美军。

经过厮杀，日军阵亡人员超过千人，而美军仅损失几十人。

在这场战斗中，美军还出现了一名战斗英雄：约翰·巴斯隆。

战斗中巴斯隆孤身抗敌，凭一己之力击毙了上百名日军。因战绩卓越，巴斯隆被授予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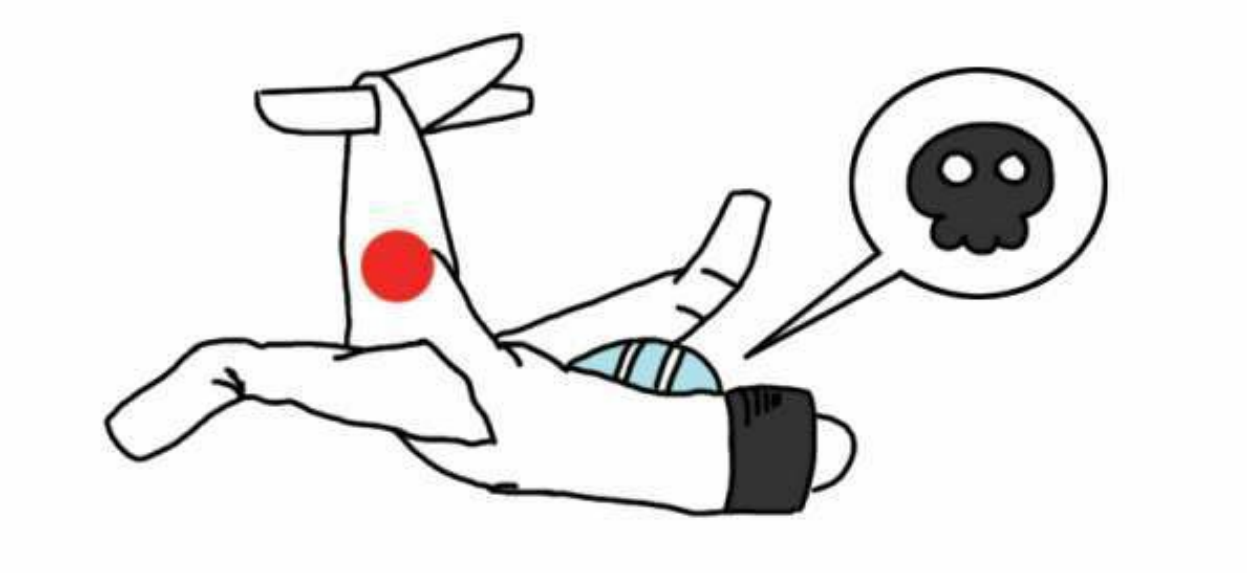
战斗至12月26日，日军大本营已对夺回瓜岛不抱希望，同意放弃瓜岛。

与糟糕的进攻相比，日军的撤退却很成功，日军故布疑阵，竟让美军毫无察觉。

直到在瓜岛上找不到日军踪迹时，美军才恍然大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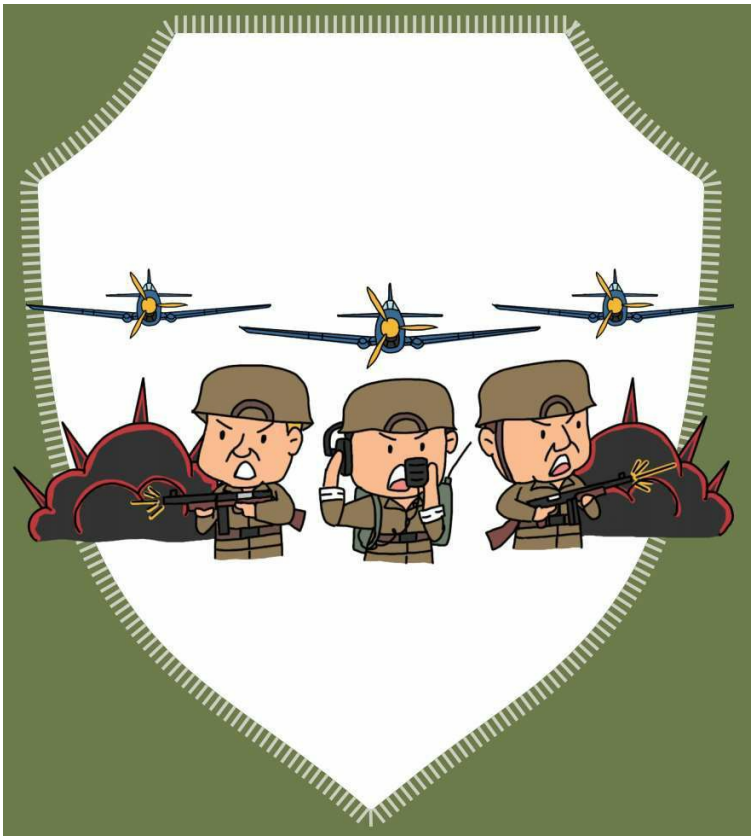
瓜岛争夺战中，日本陆军损失惨重，死亡24600人，其中有很多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此外日军还损失了900多架战机，飞行员的大量死亡，导致此战后日军航母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没有出来打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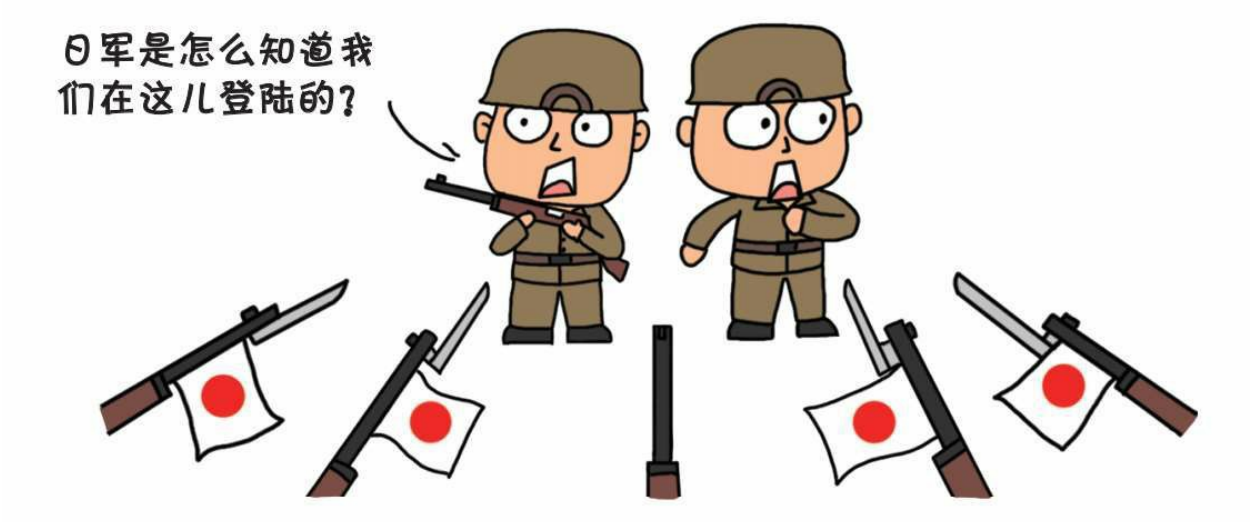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兵力优势就此荡然无存，美军开始全面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第十一章
风语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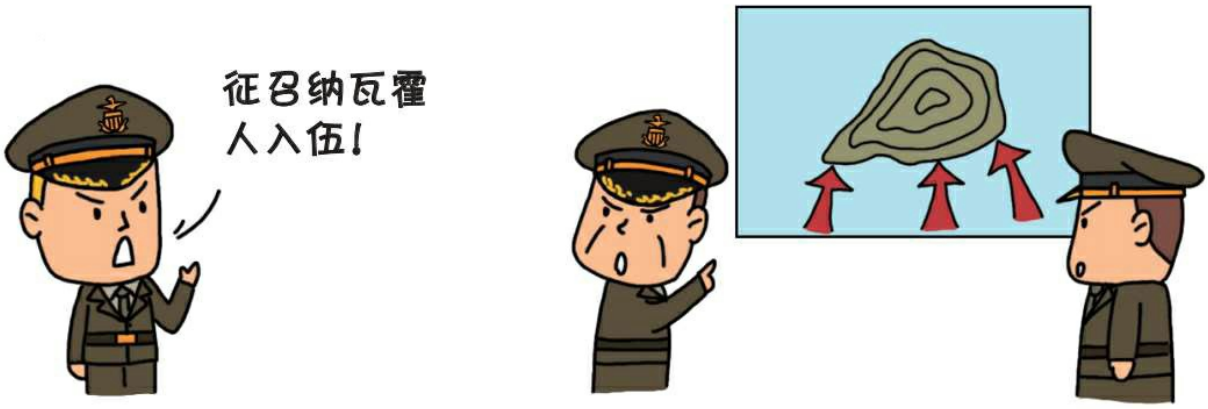


纵观二战历史，从不列颠之战到大西洋海战，再到截杀山本五十六，失败的一方都败在情报外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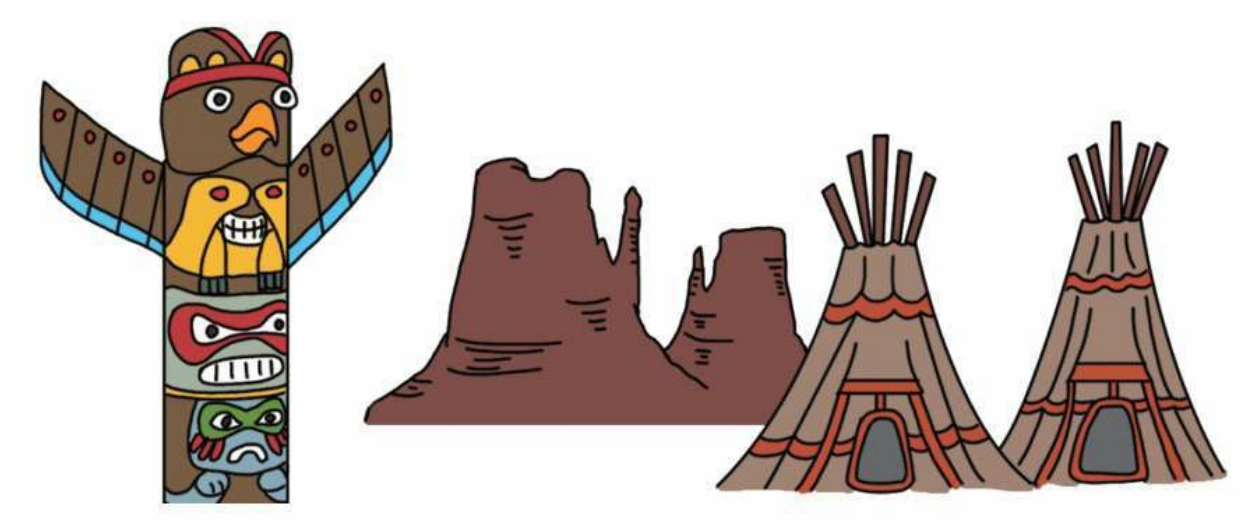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军的电报总被日军破译，这让美军吃尽了苦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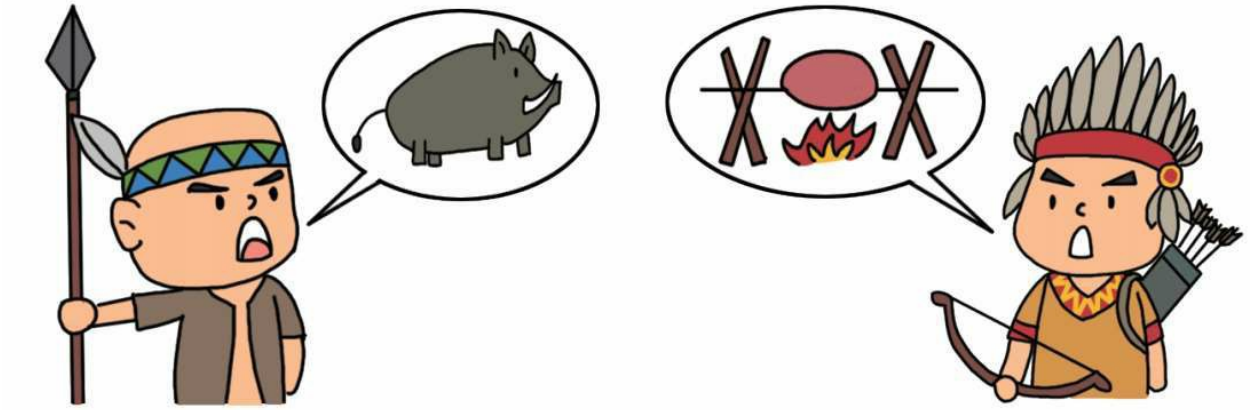
就在美军高层为此焦头烂额之际，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



原来，纳瓦霍族是北美洲一支历史很古老的印第安族群。



纳瓦霍语没有文字，全靠口口相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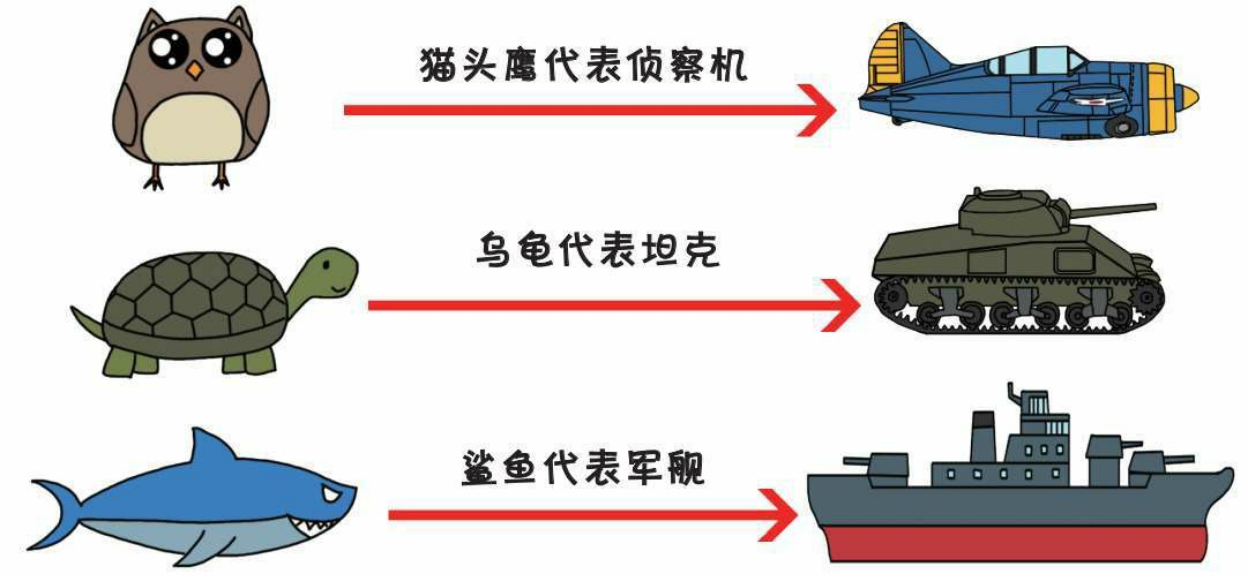


最重要的是通晓这一语言的外族人，全球不超过30人，而其中没有一个是日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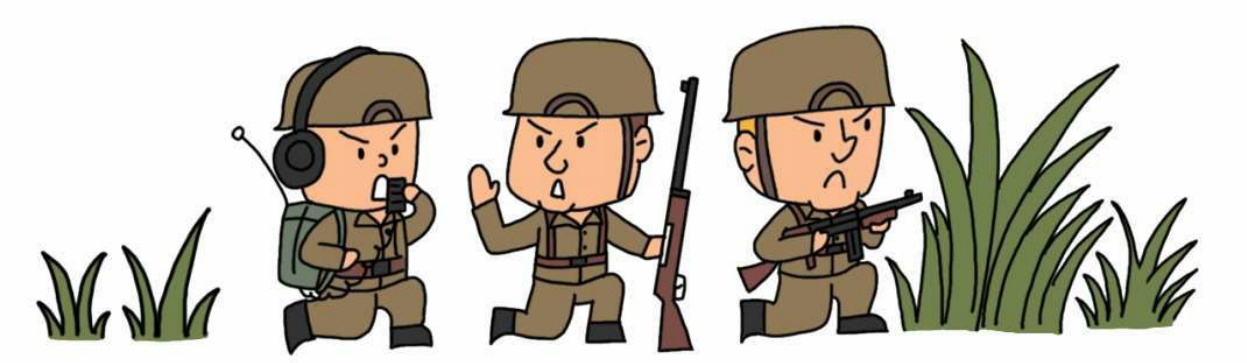
这种古老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令人难解的语言，若在此基础上编写成密码，必将是种“无敌密码”。

1942年5月5日，经过严格选拔，29名纳瓦霍族青年被招收进美国海军陆战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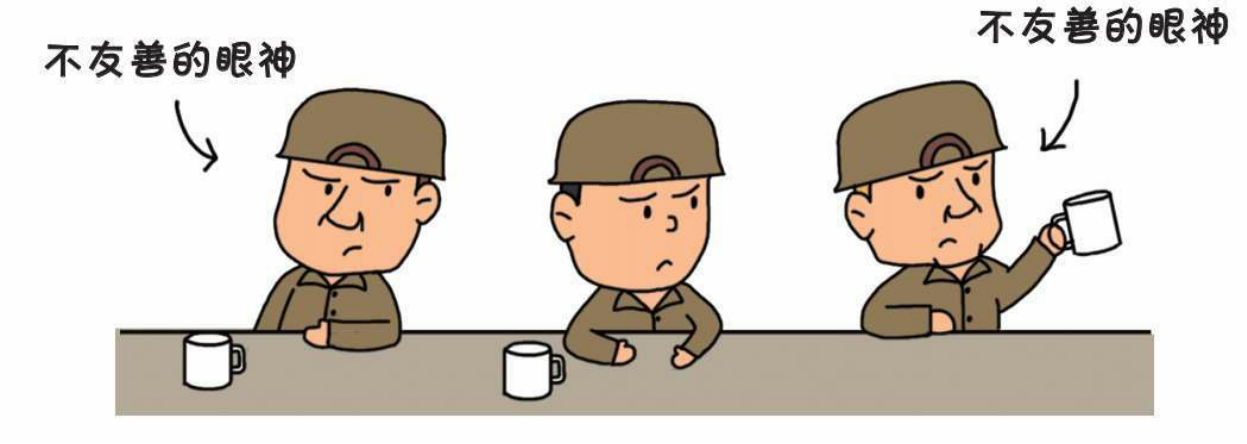
这些纳瓦霍族士兵，把军事术语与纳瓦霍族语言相结合，设计出一套独特的纳瓦霍语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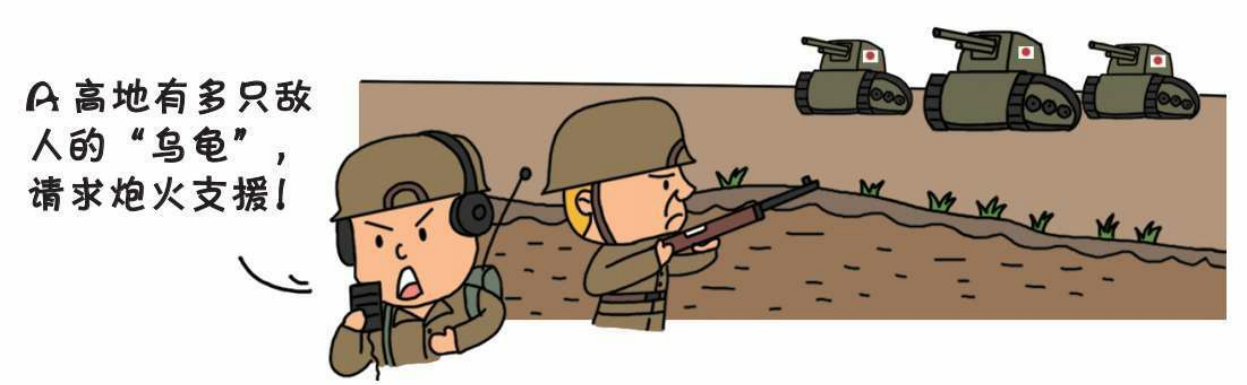
就这样这些纳瓦霍族士兵成了美军绝密的“人体密码机”，代号“风语者”。



一开始，“风语者”并不被美军大兵们信任，因为同样身为黄种人，他们跟日本人长得太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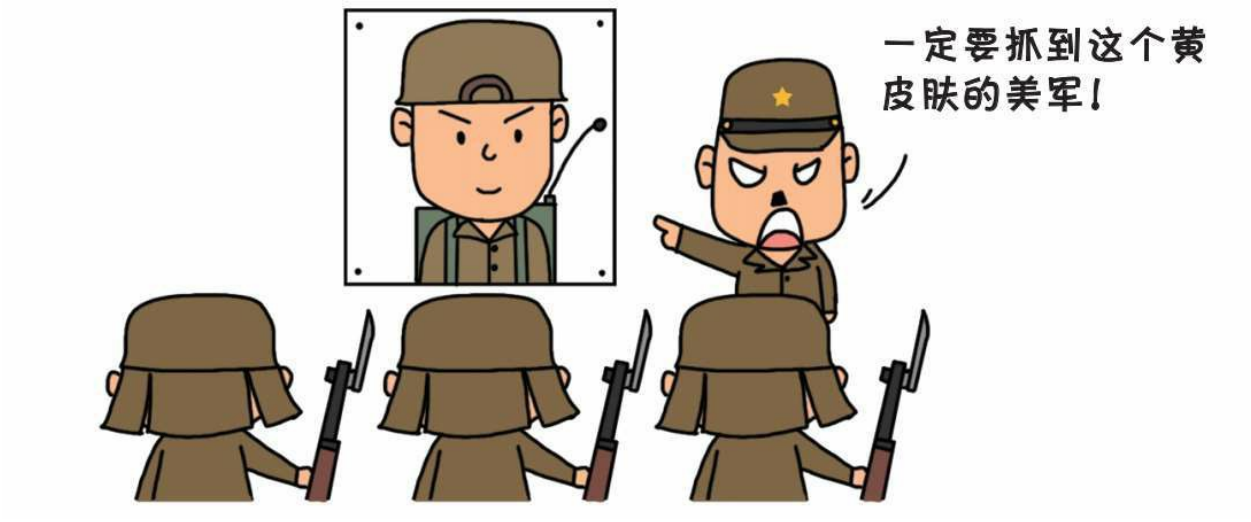


但在实战中，“风语者”们准确无误地传递出一条条情报，为美军立下了大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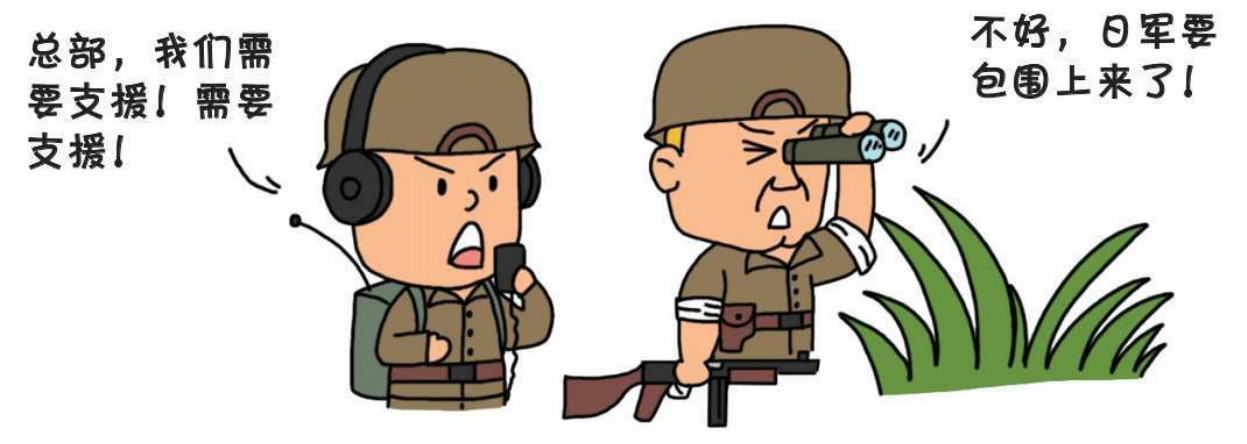
美军士兵开始像对待恩人一样感谢“风语者”们，并尊称他们为“酋长”。

但这也使“风语者”的人身安全变得越发危险，日军下令一定要活捉“风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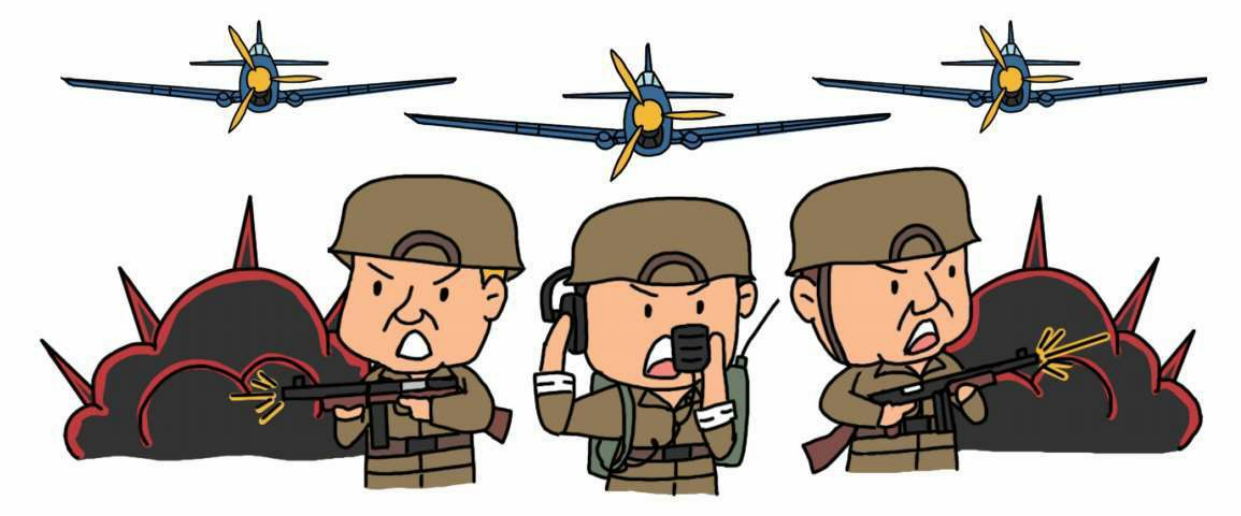
为此，每个风语者都有一名专职的美军士兵保护。

这些“保镖”全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但除了当“保镖”，他们还有另一项使命。



那就是在“风语者”有可能被日军俘虏时，确保密码不落入日军之手。

最终这些“风语者”们出色完成了情报传递工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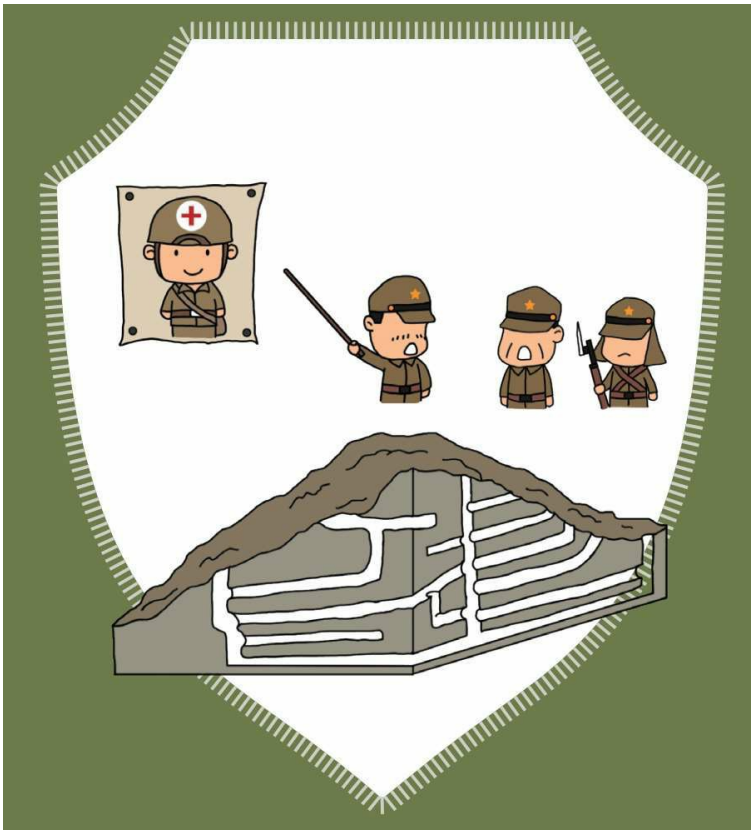


2001年，美国政府为“风语者”们颁发了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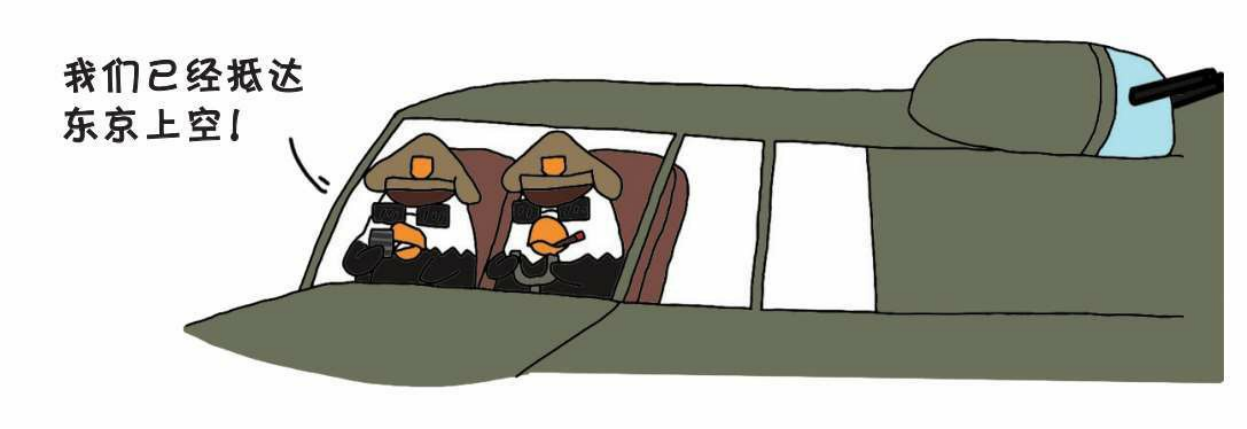
他们传奇性的故事也在2002年被搬上了银幕，被世人赞扬。

3号影厅

第十二章
作战目标：硫黄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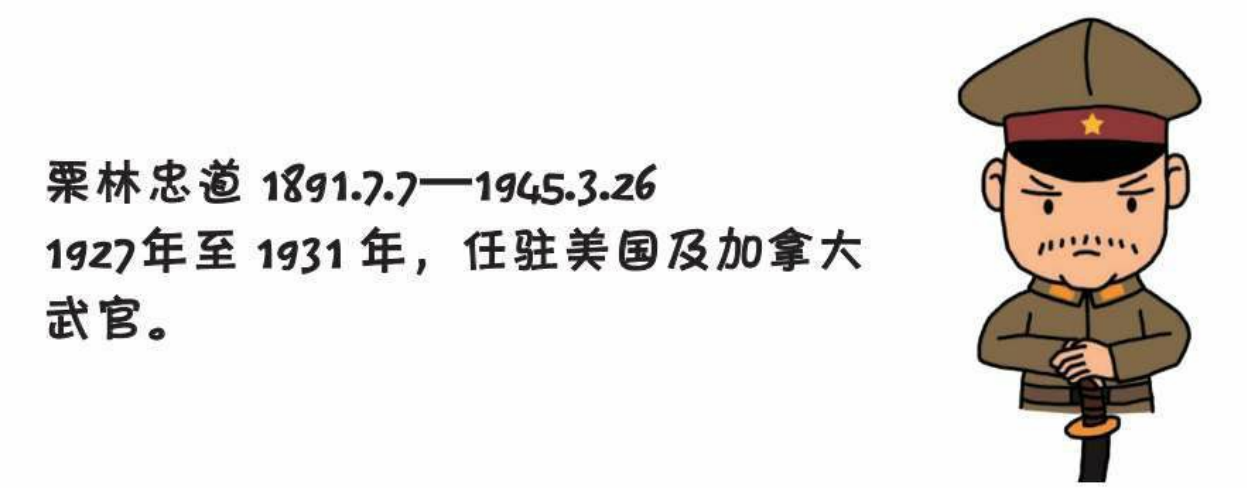
太平洋战争进行至1945年，美军轰炸机的轰炸范围已深入日本本土。



但长途奔袭，使美军轰炸机只能达到30%的载弹量，远远不能发挥最大轰炸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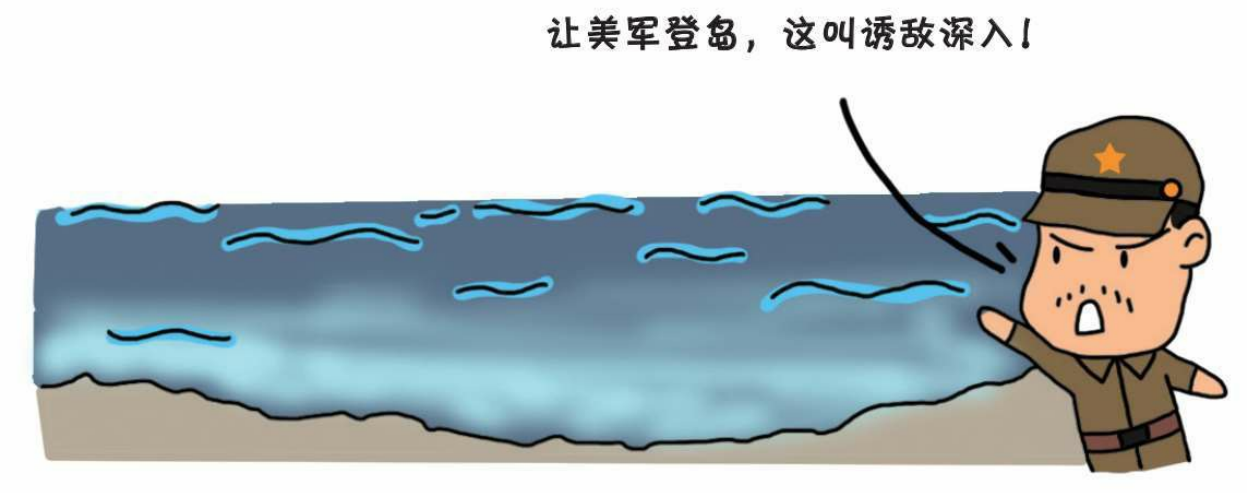
于是距东京约1200千米的外形酷似鸡腿的硫黄岛，成了美军必须拿下的战略目标。

日军硫黄岛守将为日军中将栗林忠道，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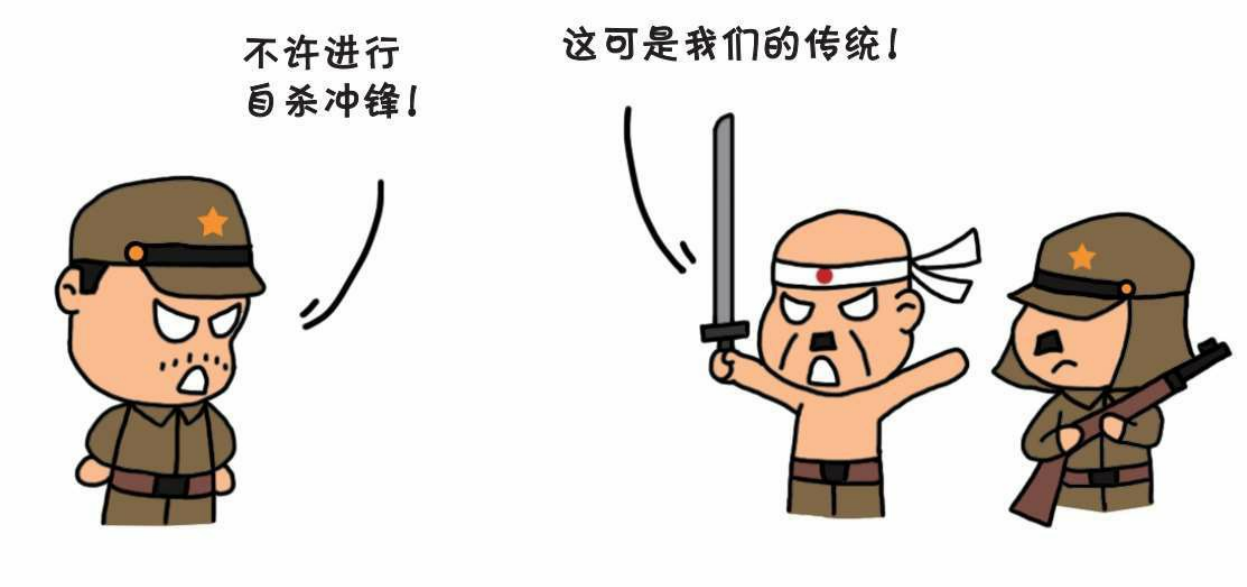


深知日美军事实力的栗林忠道一上任，就重新修改了防守计划。

首先，放弃滩头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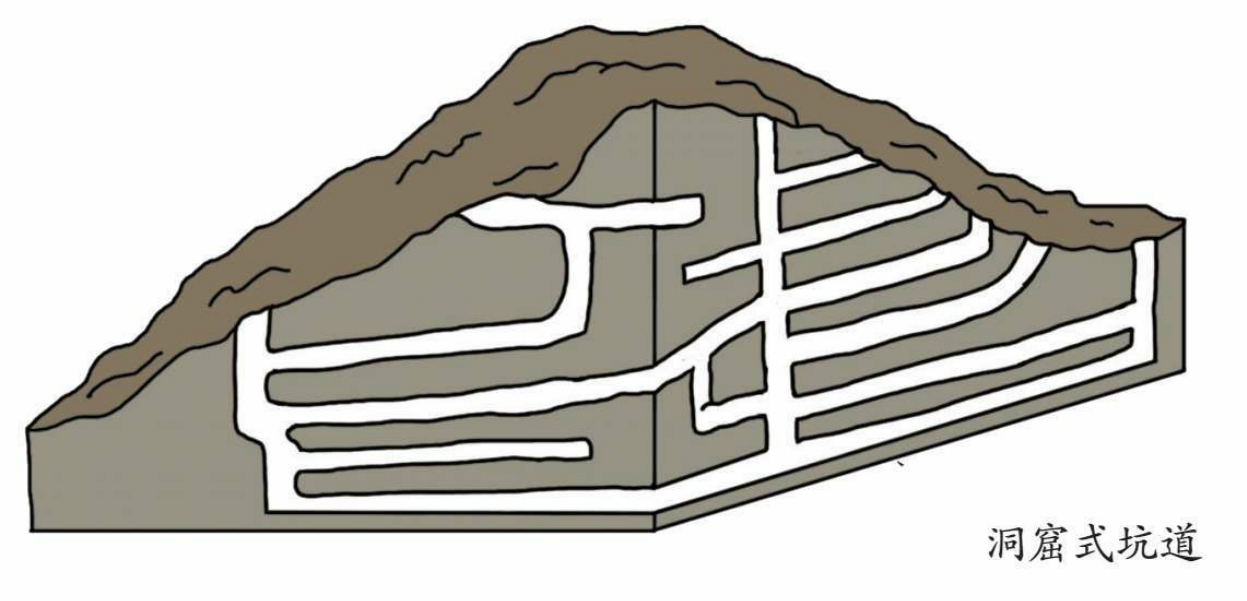
严禁士兵进行自杀冲锋。



其次要求守岛日军以分兵机动、诱伏等战术阻击美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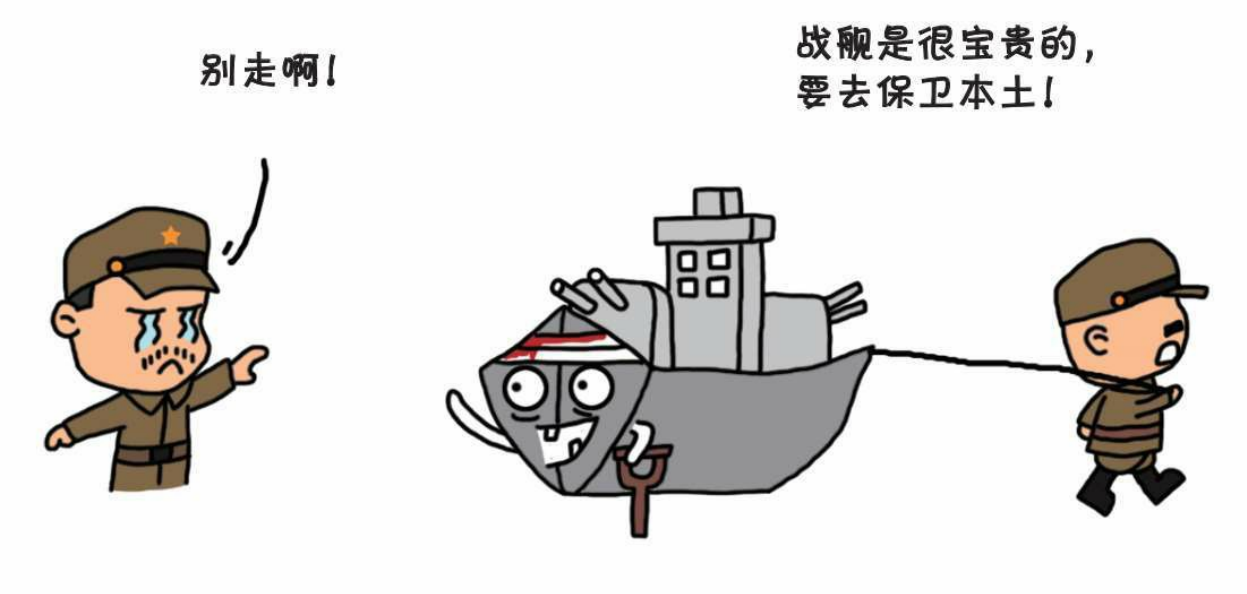
日军在岛内的两座大山折钵山和元山内开凿地道。

日军夜以继日开展工事挖掘，几乎将折钵山掏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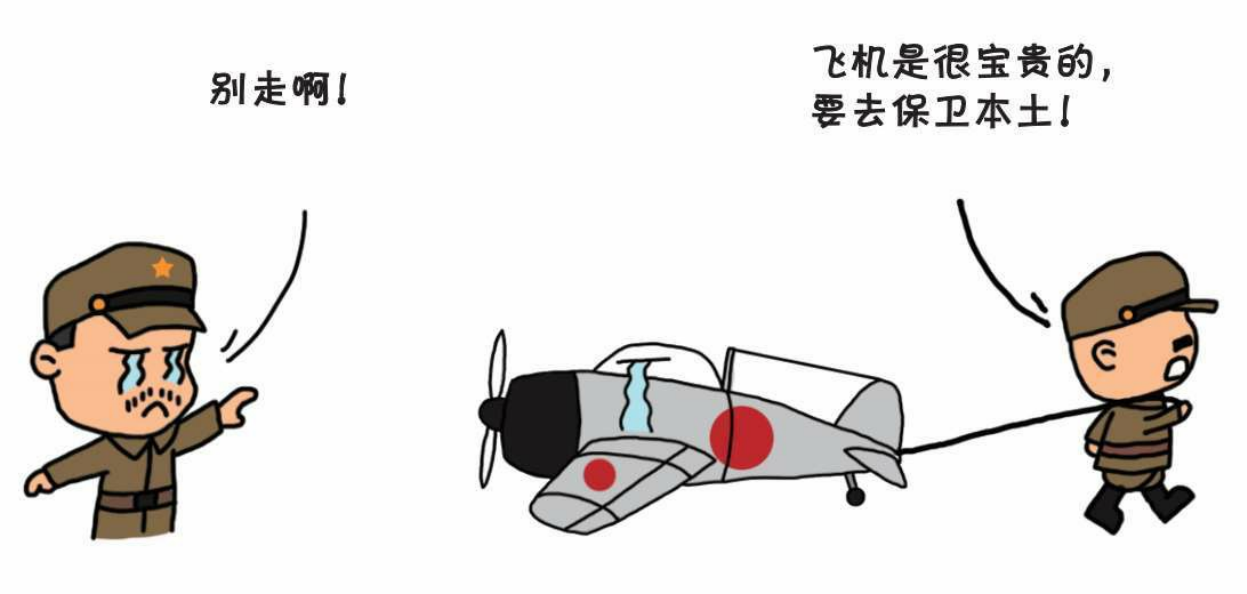


就在栗林忠道自信可以守住硫黄岛时，坏消息接踵而至。

原定日本海军协助防御的计划，因之前莱特湾海战的失利被迫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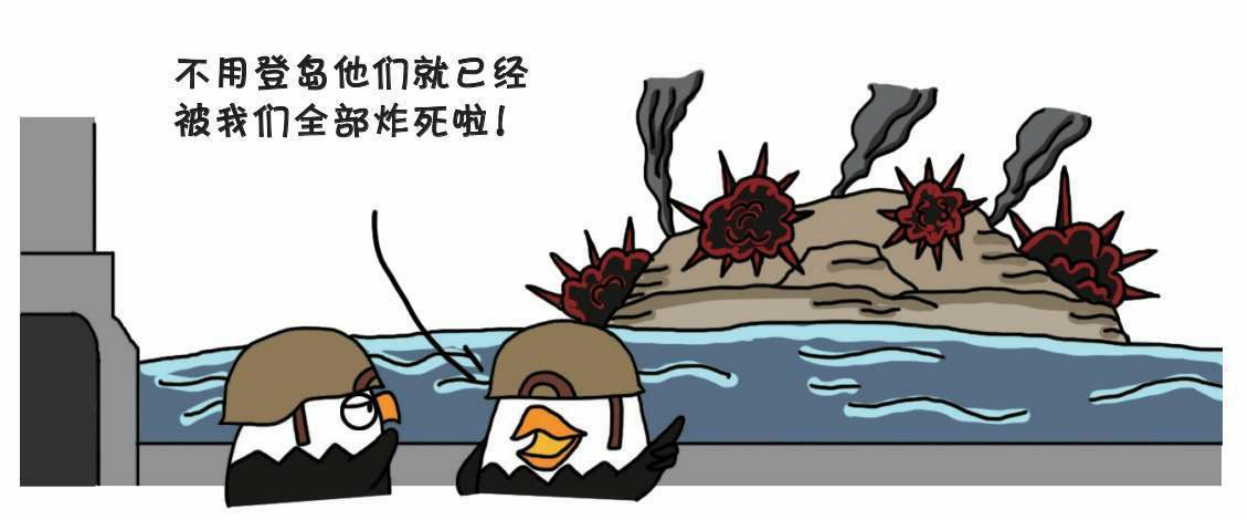


硫黄岛上为数不多的战机也被调回国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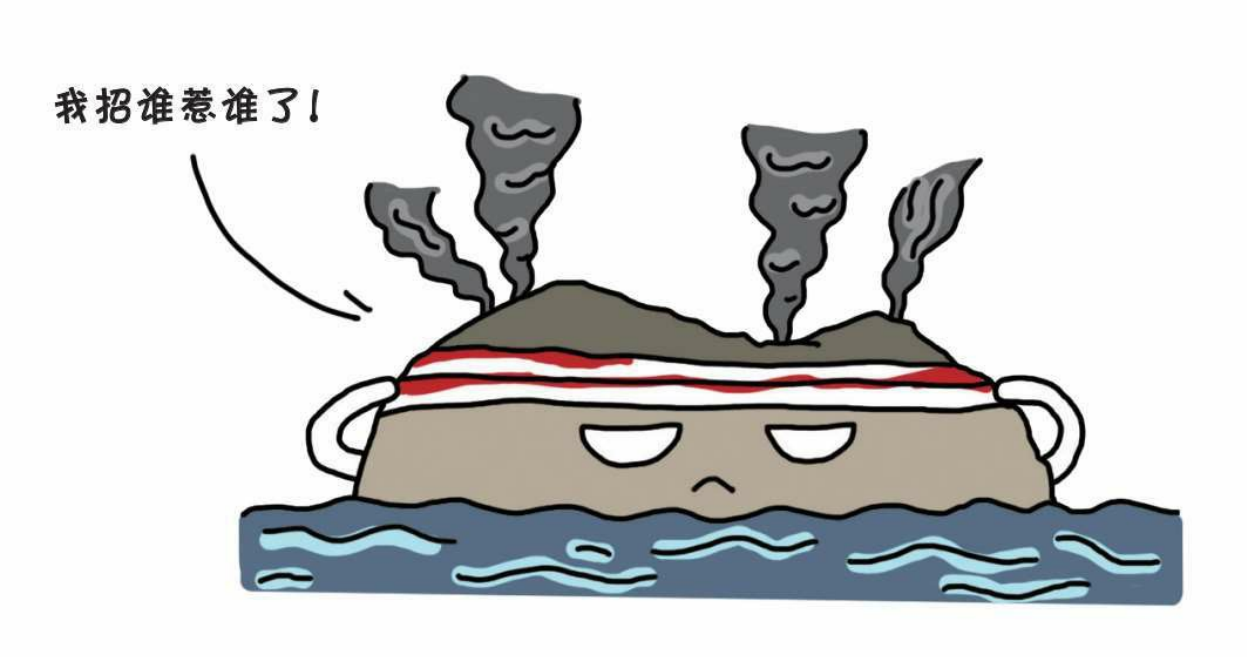


而美军强大的登陆部队已经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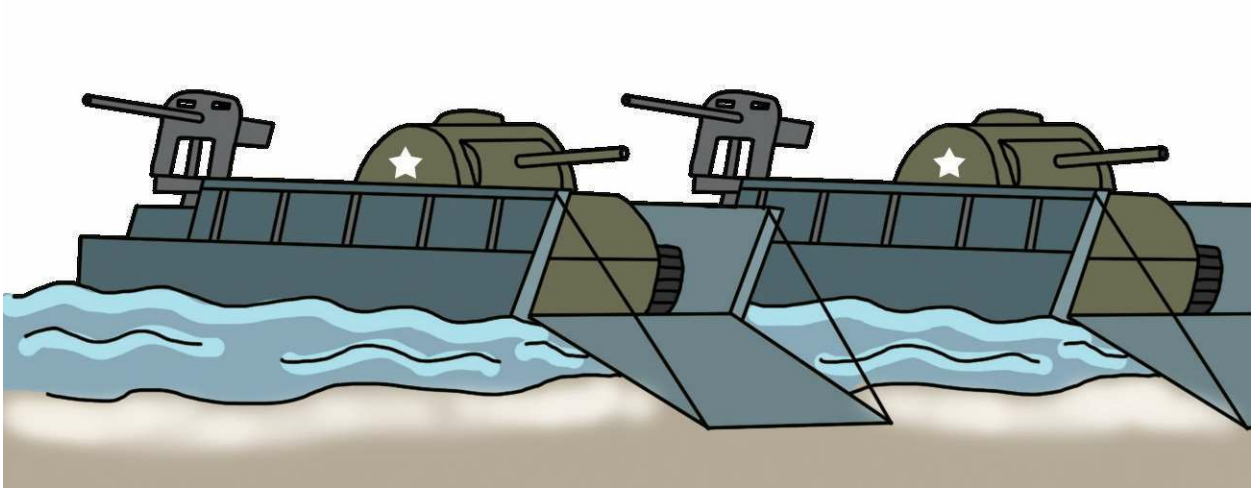
1945年2月16日至18日，美军战舰及舰载机开始对硫黄岛进行持续轰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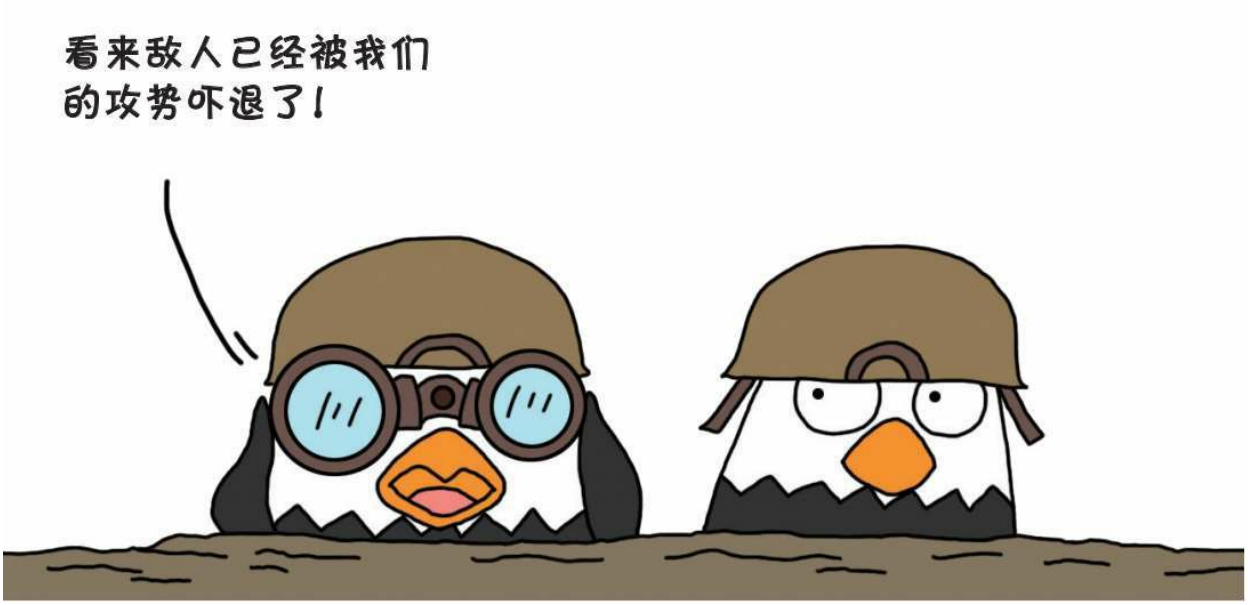
据统计，美军共消耗炸弹、炮弹2.4万余吨，硫黄岛平均每平方千米就承受了1200吨炸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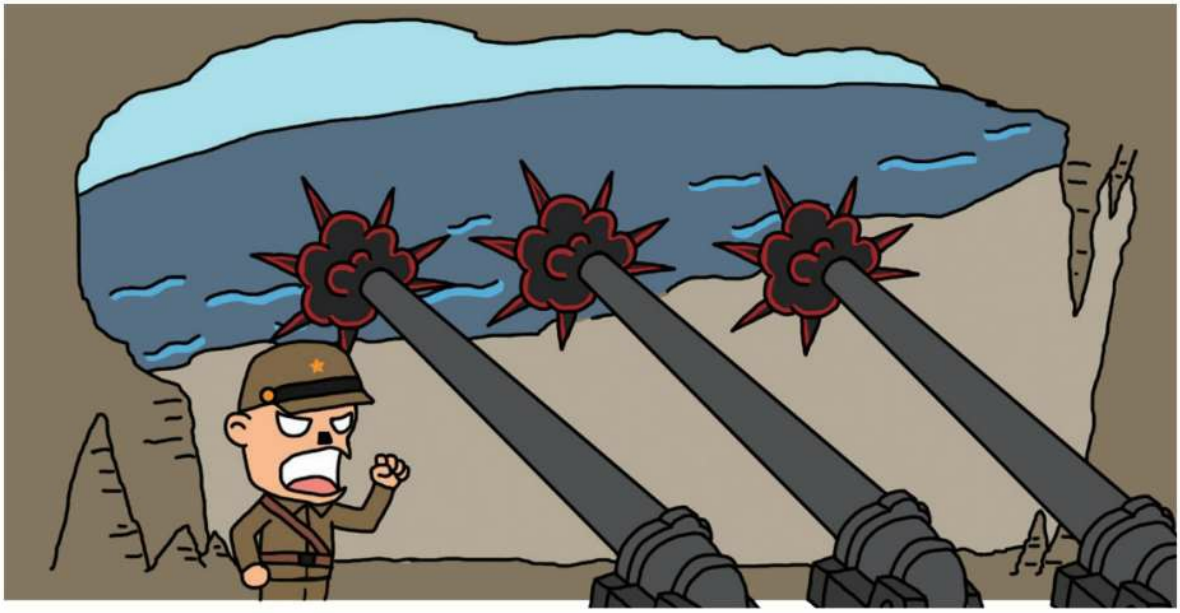
1945年2月19日，美军开始登陆，一场史上最血腥的夺岛大战开始了。



美军登陆硫黄岛时，海滩上出奇平静，看不到一个敌人，美军士兵甚至认为日军已经撤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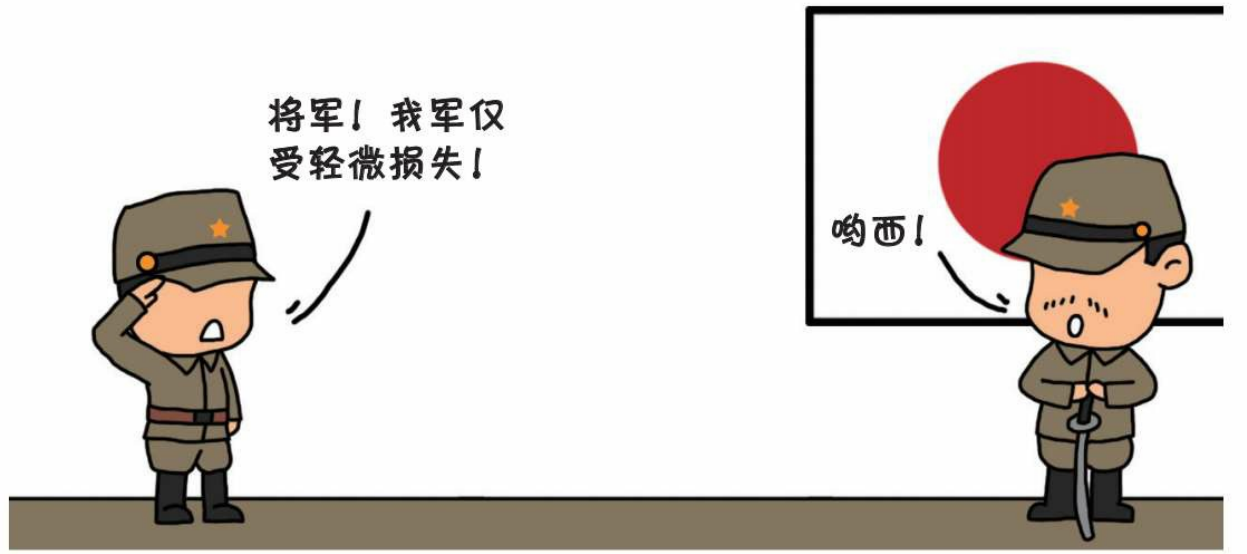
可当登陆美军推进了200米时，日军开始反击了！



密集的枪炮声响彻海滩，一时间，美军被完全压制，伤亡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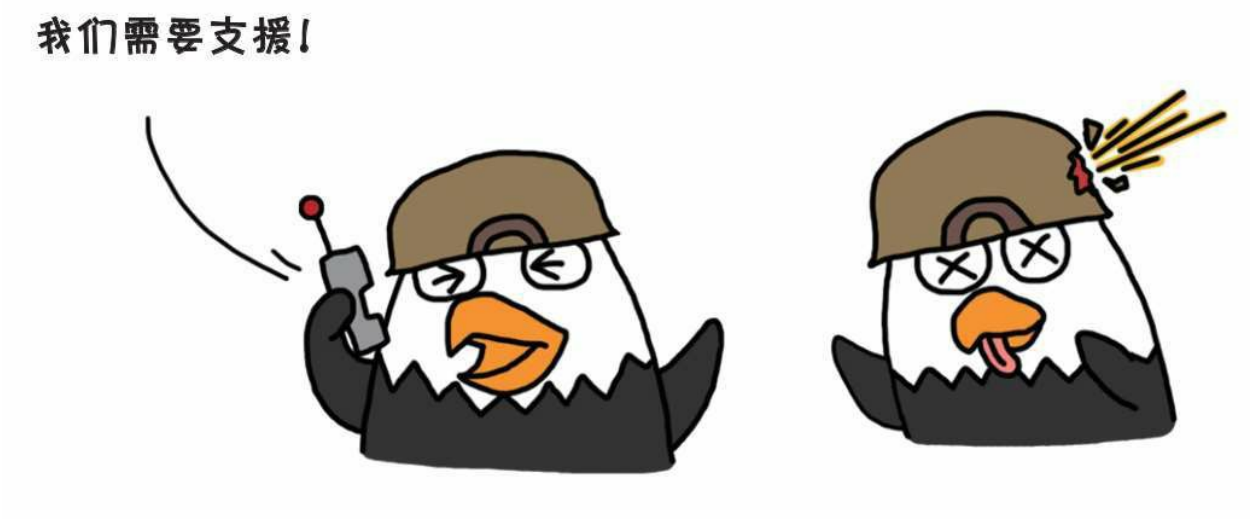
海滩上的美军坦克更是深陷在火山灰中动弹不得，成了日军岸防炮的靶子。

当太阳下山时，美军已伤亡2400多人，而日军仅损失了一些滩头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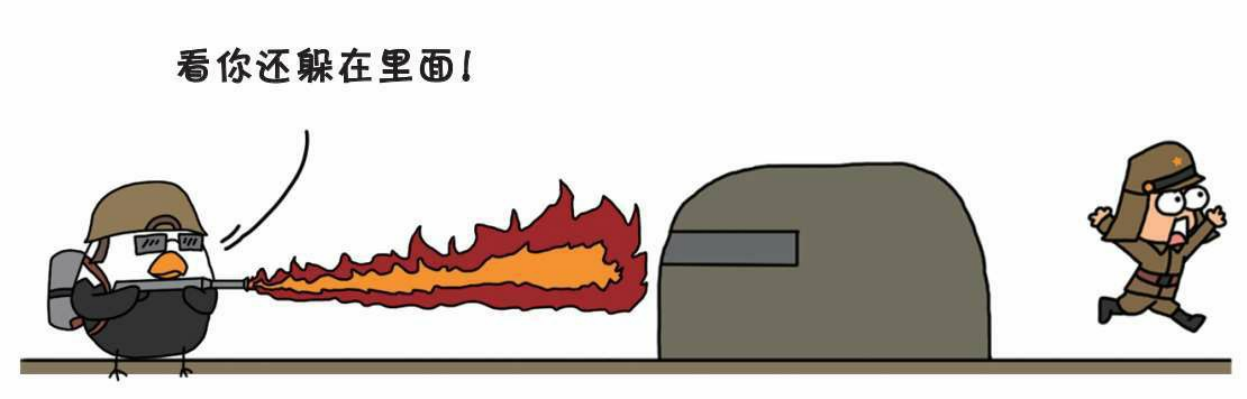
战斗第二天，美军占领了千鸟机场，切断了岛南日军与元山的联系。

可越深入山地，美军的伤亡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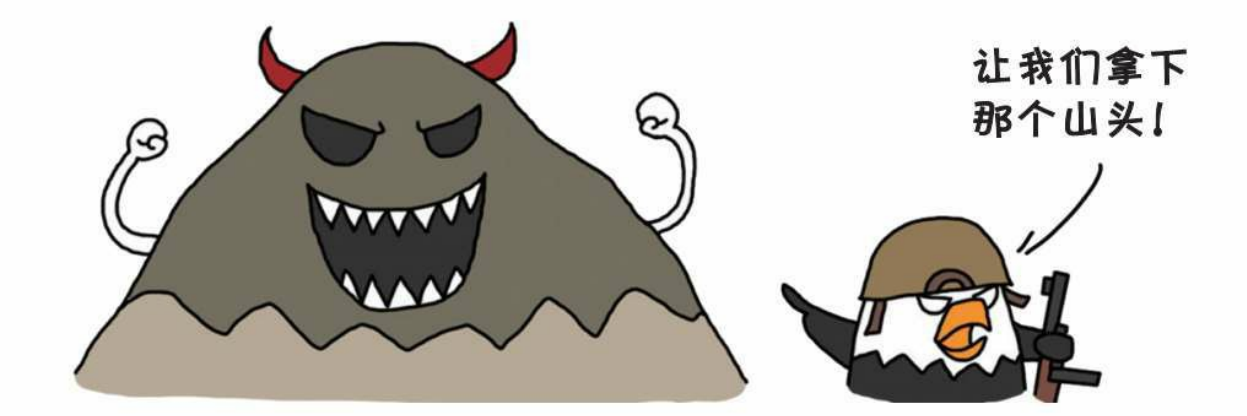


因为日军修建的碉堡实在太多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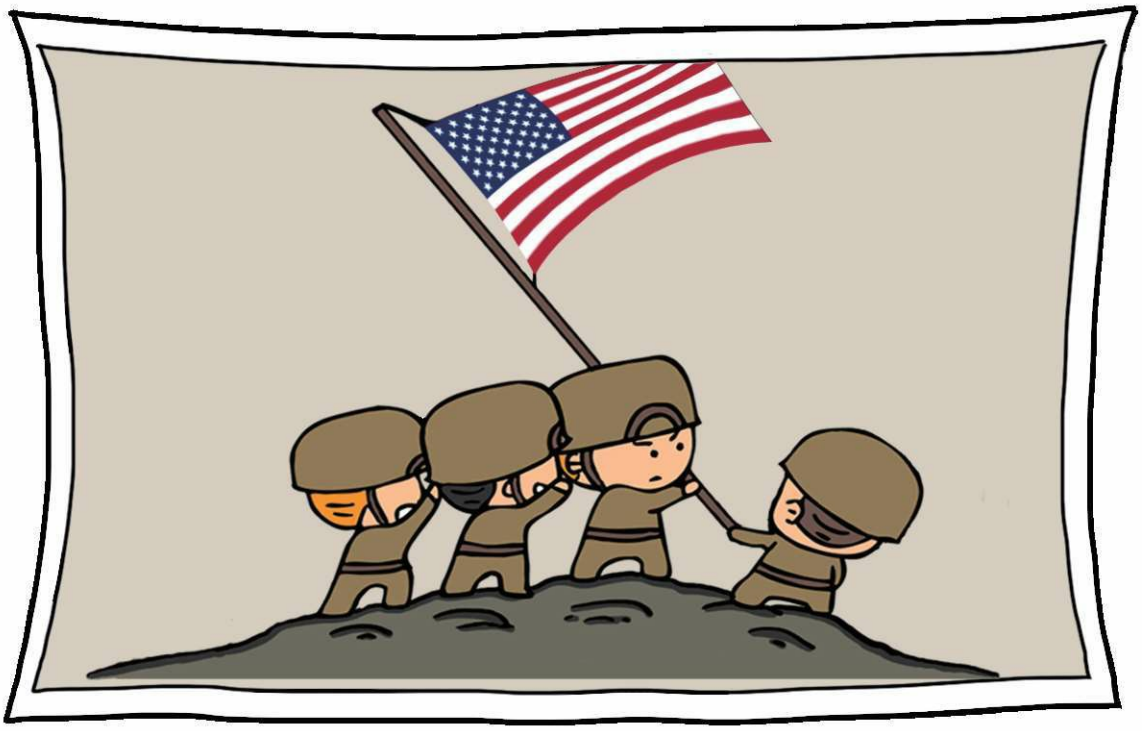
美军士兵只能依靠炸药和火焰喷射器，才一步步向前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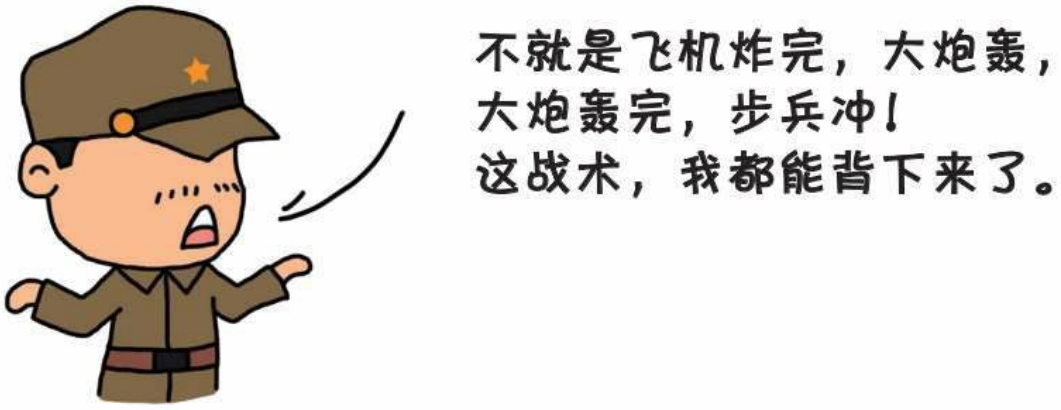
战斗第五天，美军第28陆战团终于攻占了折钵山，并在山顶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



看到国旗升起的那一刻，美军士兵军心大振，而这个画面更是成了美国精神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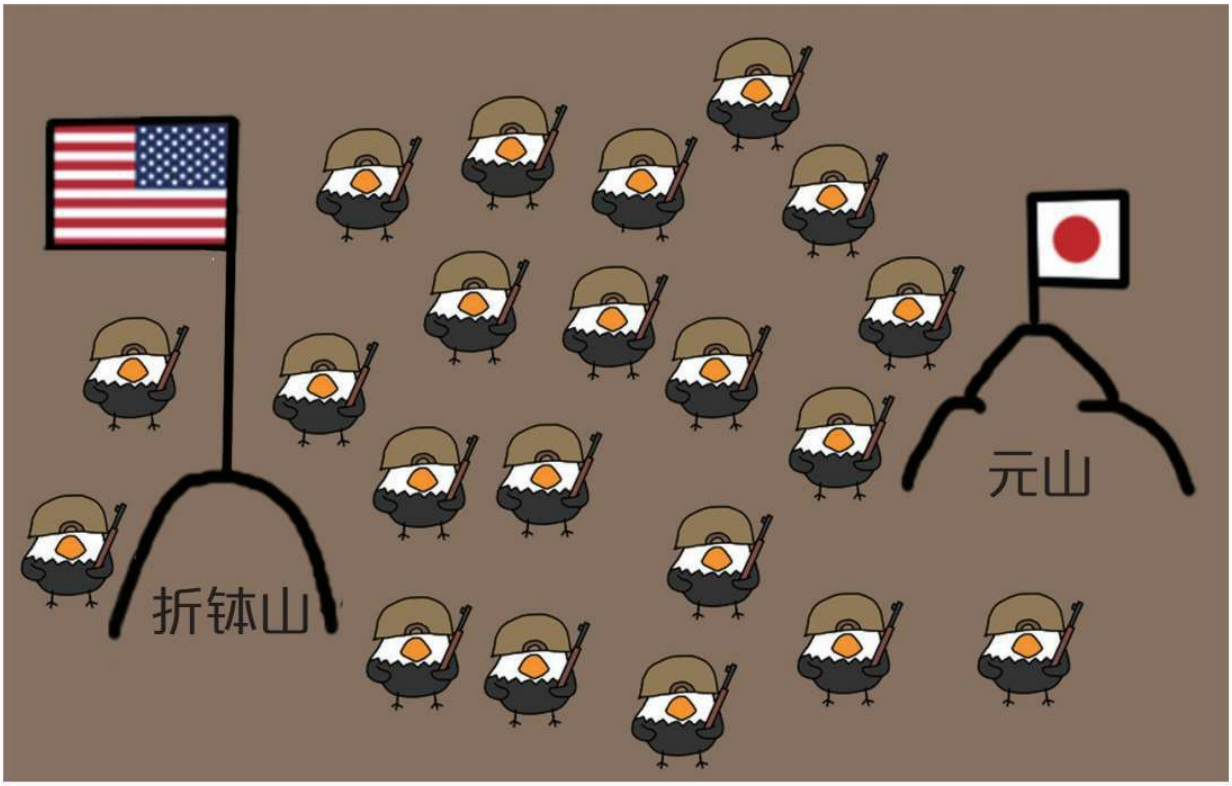


而此时日军熟悉了美军的作战步骤，能安全躲过美军的炮火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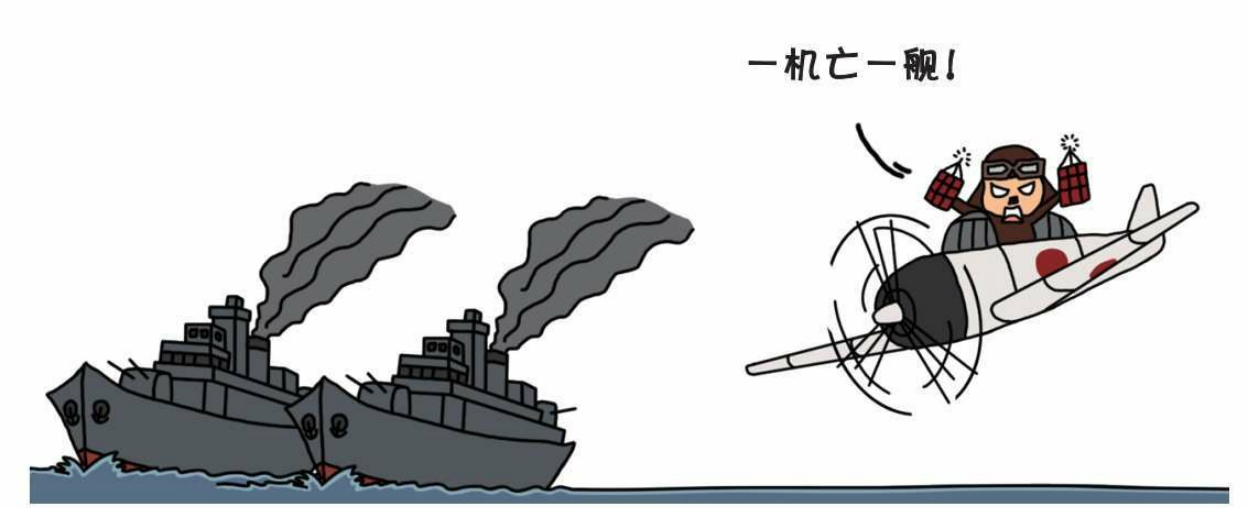
战斗持续进行，美军伤亡重大，原计划5天拿下小岛，但战火仍在继续。

战斗至3月9日，美军全部占领岛内机场，日军被彻底分割成两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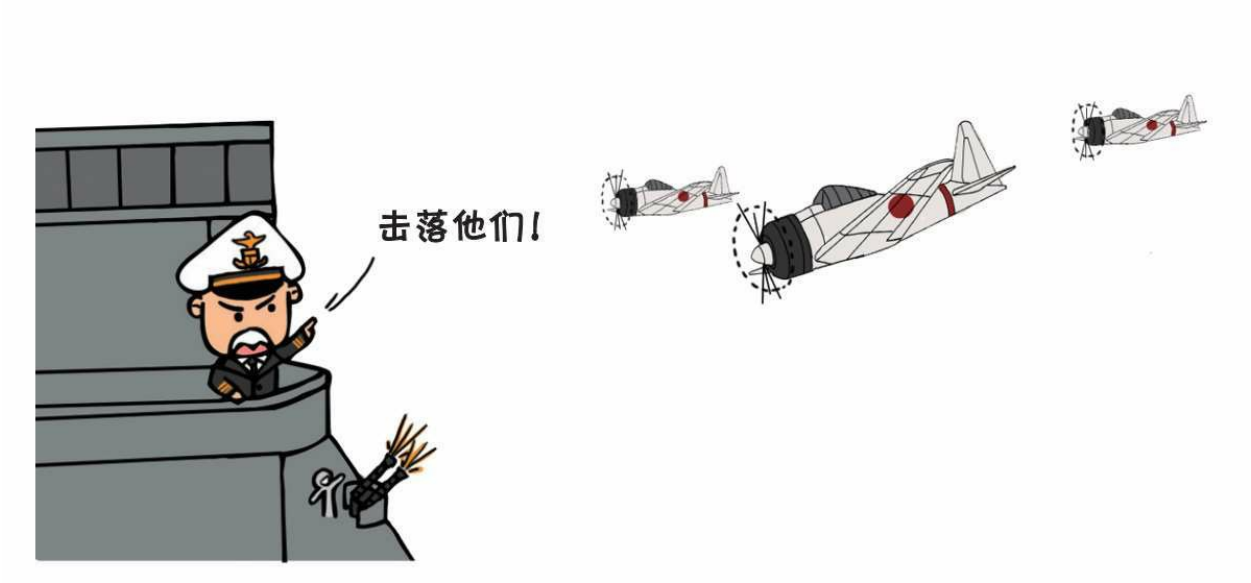


栗林忠道曾组织部队反击，企图穿越美军防线，但为时已晚。

期间日军曾派出“神风”自杀飞机对美军舰队发动突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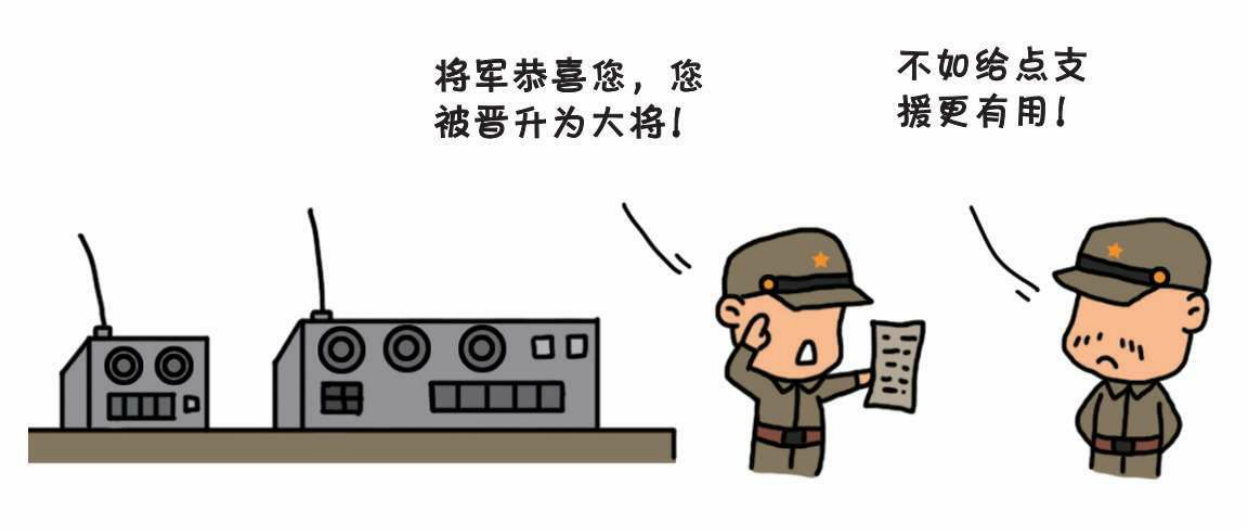


但面对美军强大的海上力量，日军的疯狂已无法改变失败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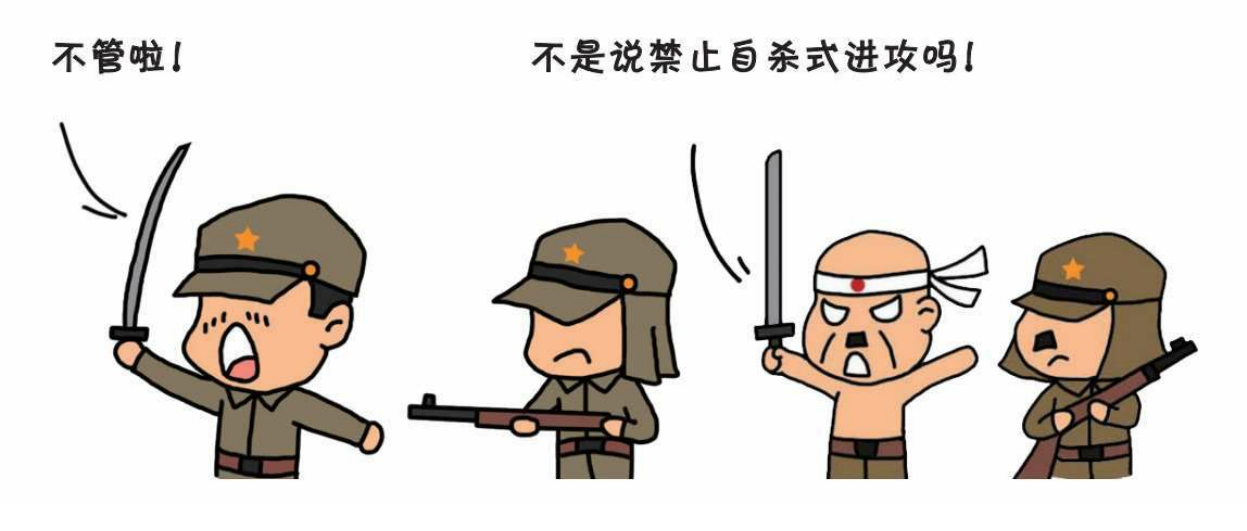


战斗至3月16日，栗林忠道向东京发去电报，汇报自己已弹尽粮绝。

随后日本天皇晋升栗林忠道为陆军大将，他成为当时日本最年轻的大将。



战斗至3月25日，栗林忠道烧毁军旗，带领剩余日军发起自杀性冲锋。



3个小时的激战，残余日军被全部歼灭，栗林忠道战死，至此硫黄岛战役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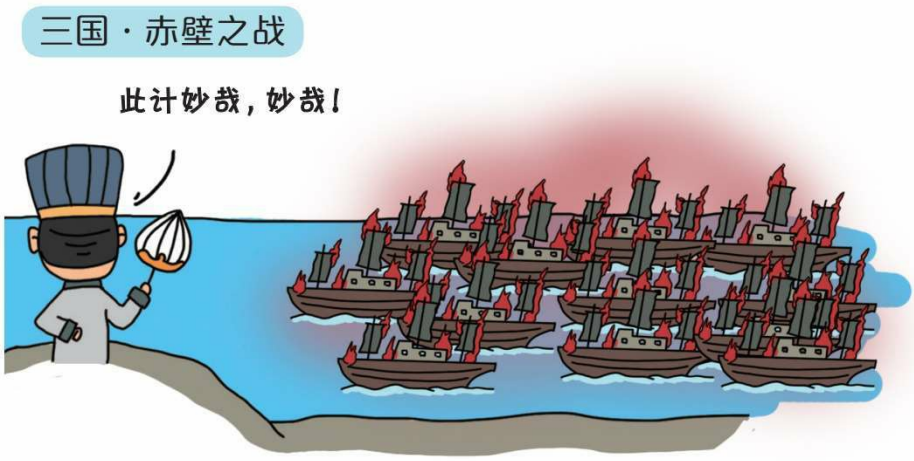
此战，日军伤亡22784人，美军伤亡31000人，美军首次伤亡数超过日军。

硫黄岛战役的巨大伤亡，让美军认识到了日军的疯狂，这直接导致美国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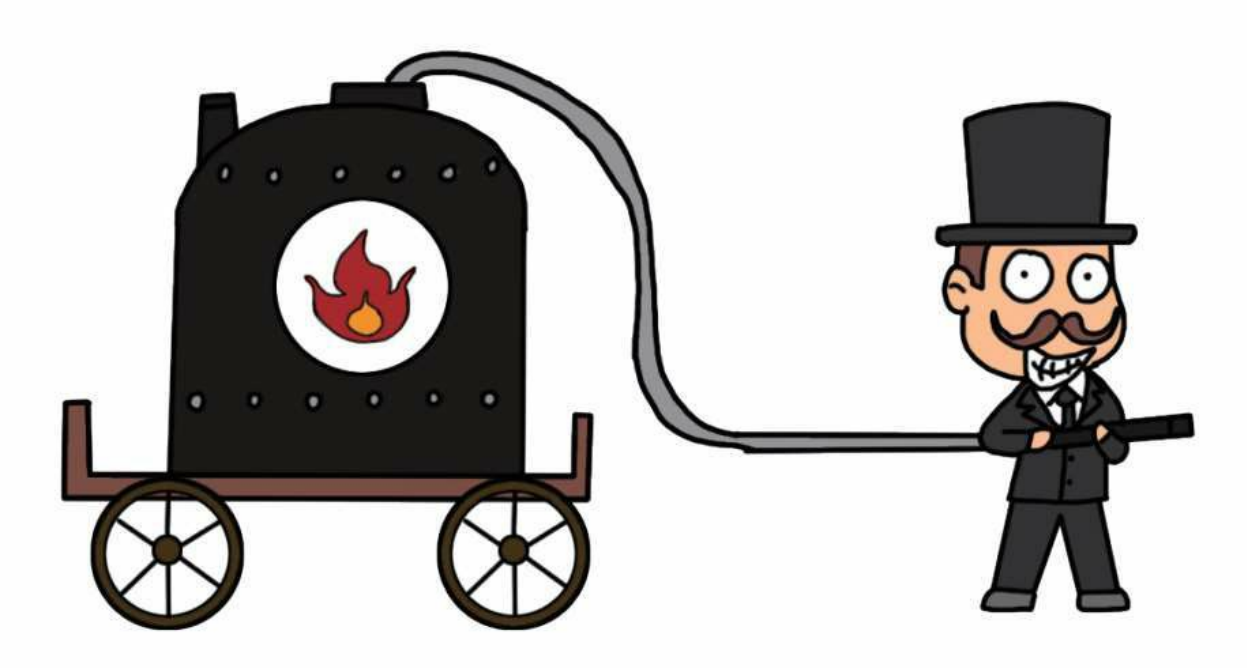
看来只能使用
秘密武器了！

第十三章
火焰喷射器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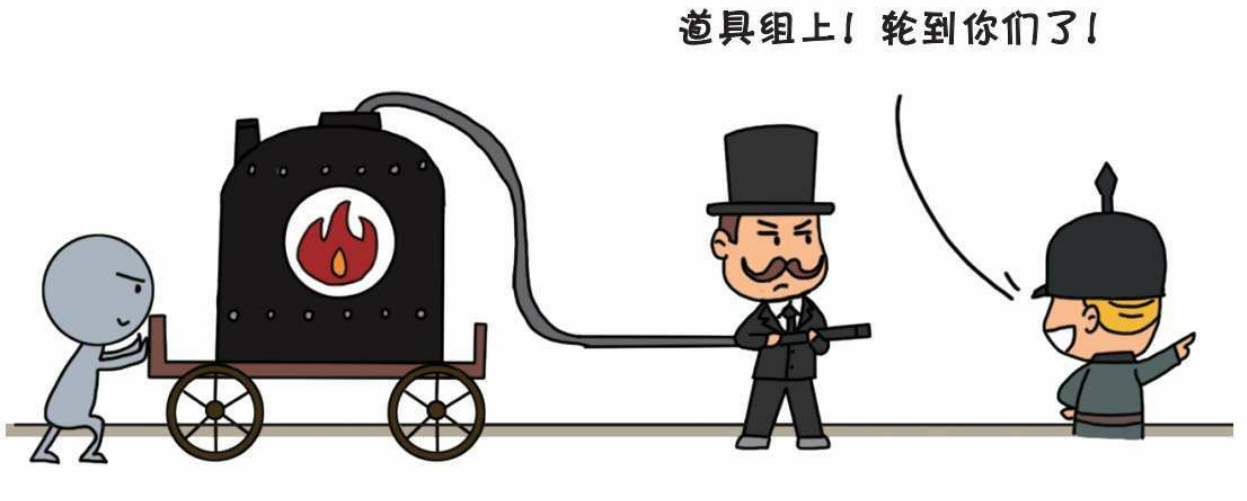
在古代，“火攻”就已成为最有效，最令敌人生畏的战术。



而现代意义上的火焰武器——火焰喷射器则诞生于1901年，由德国人费德勒发明。



有趣的是，费德勒发明喷火器的初衷并非是用以作战，而是为军事演习营造逼真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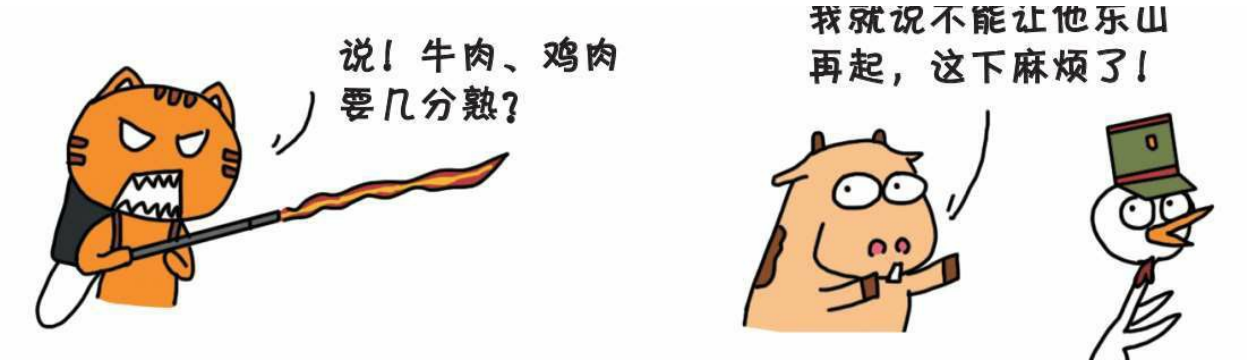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首先将火焰喷射器投入战争，而这支喷火部队的成员以前全是消防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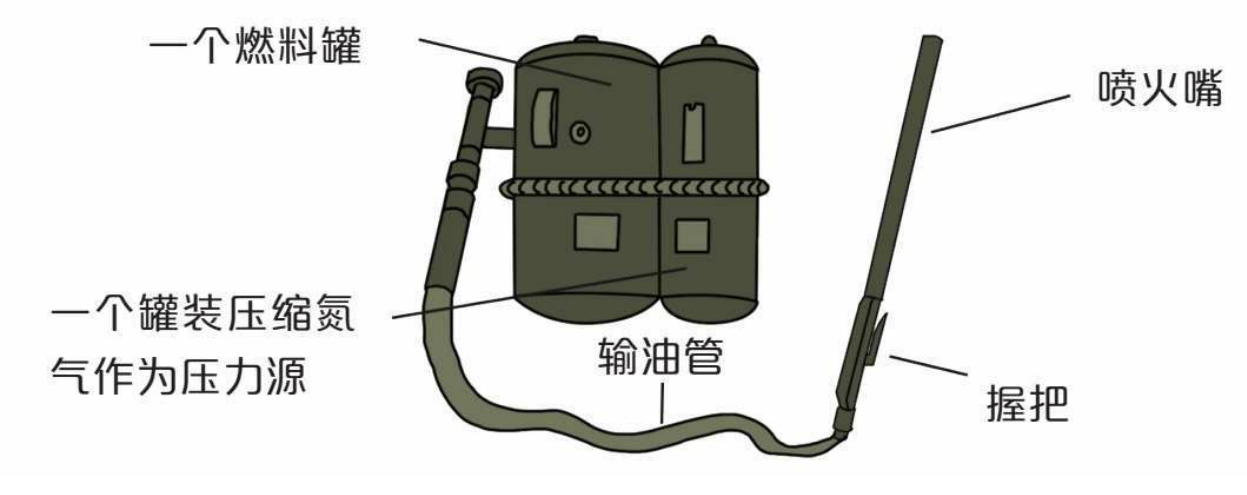
德军的火焰喷射器对英、法军队造成了极大杀伤，以至英、法军下令一旦抓获德军喷火兵，一概处死。

一战德军战败后，被禁止拥有火焰喷射器，而英、法等国却开始研制自己的火焰喷射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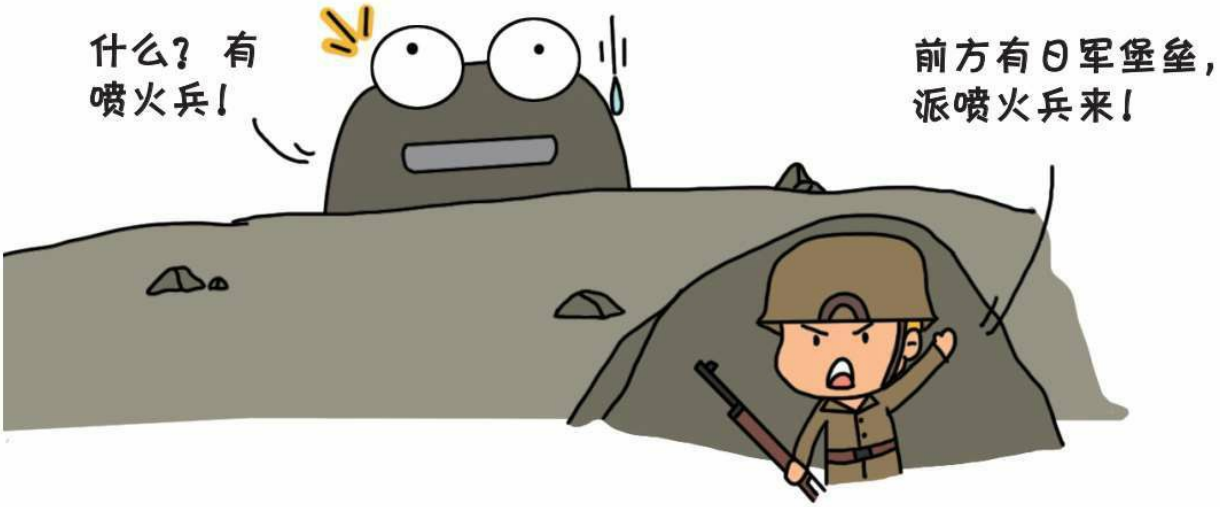
二战爆发后，德军重新研制并装备新型火焰喷射器，并在要塞战中大显神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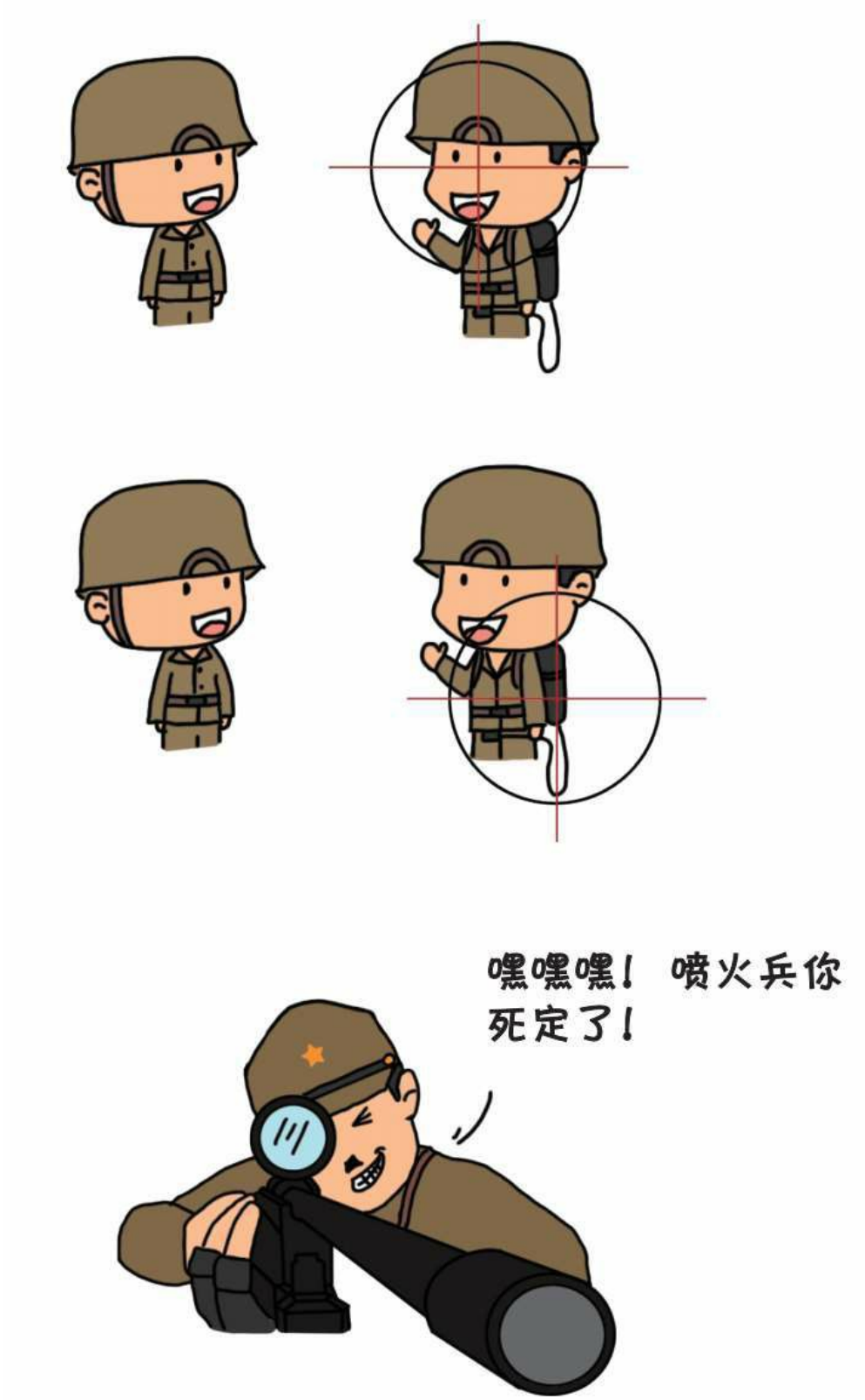
火焰喷射器的构造为：



在二战太平洋战场，面对日军的碉堡，美军的火焰喷射器大大提高了美军的进攻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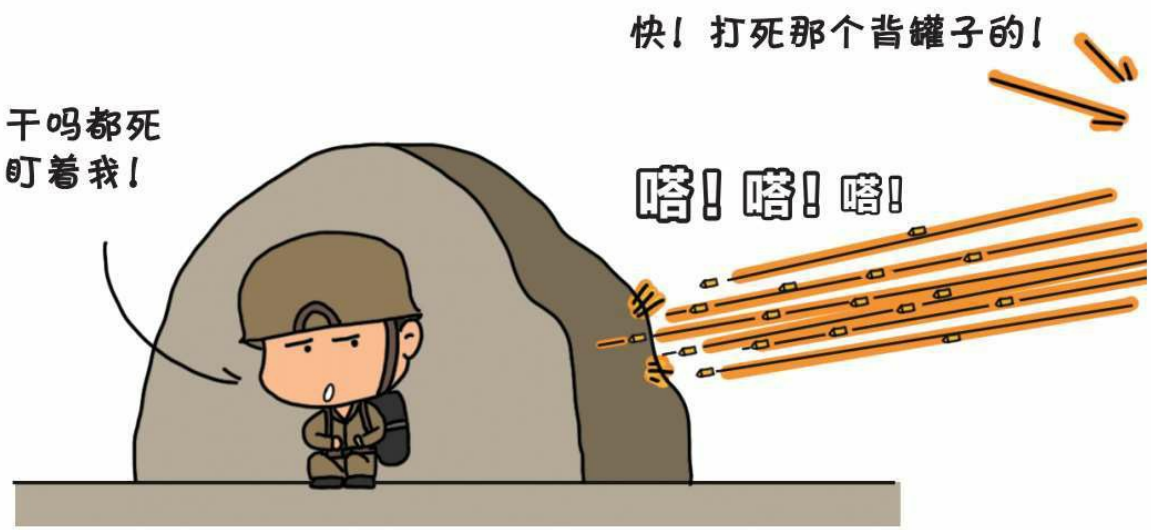
在电影里，常会出现喷火兵的燃气罐被击中，然后爆炸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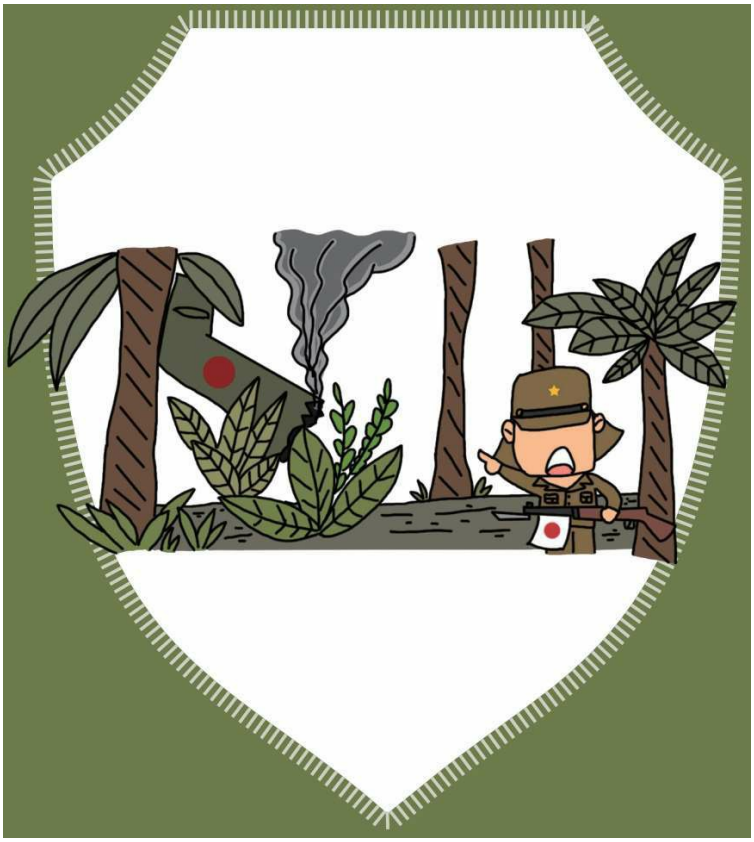
而事实上，由于燃料罐中装有惰性气体，即使被子弹击中，也不易

引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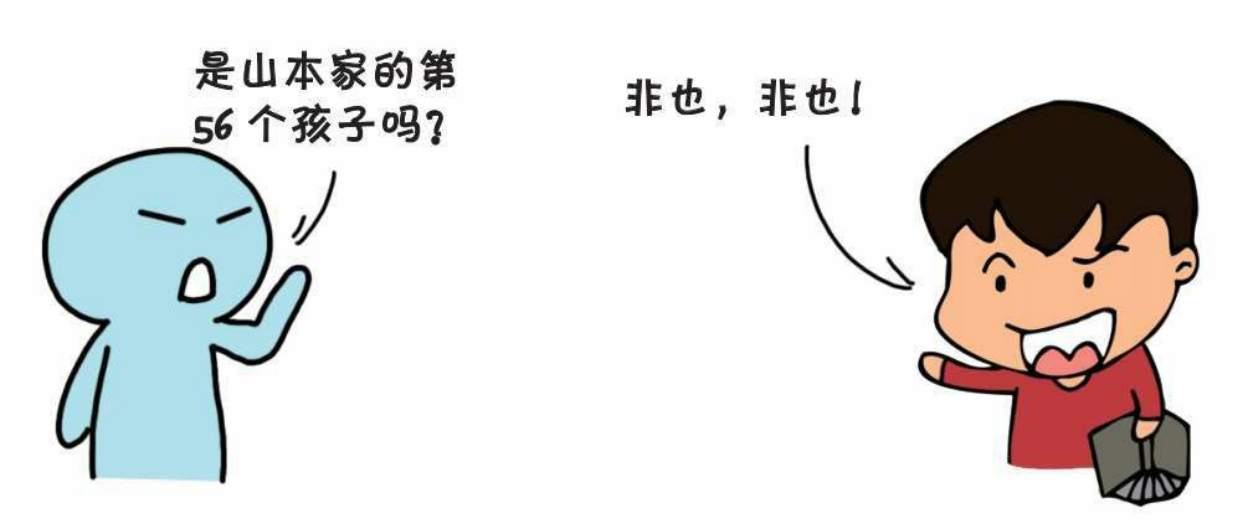
出于对火焰的恐惧，往往只要发现火焰喷射兵，敌人就会用全部火力扫射过去，喷火兵在战场上的伤亡率极高。


快！打死那个背罐子的！
干吗都死盯着我！
嗒！嗒！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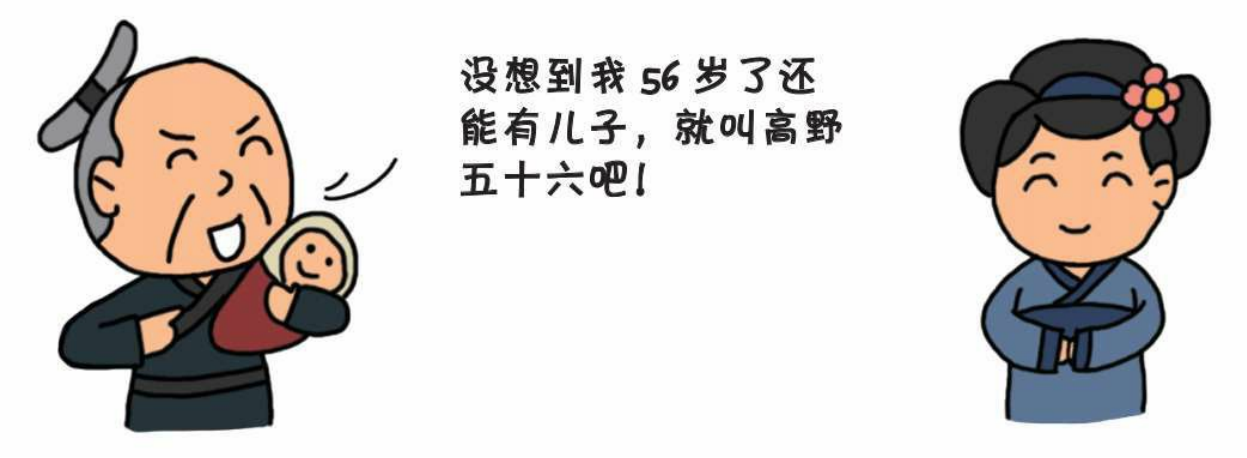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截杀山本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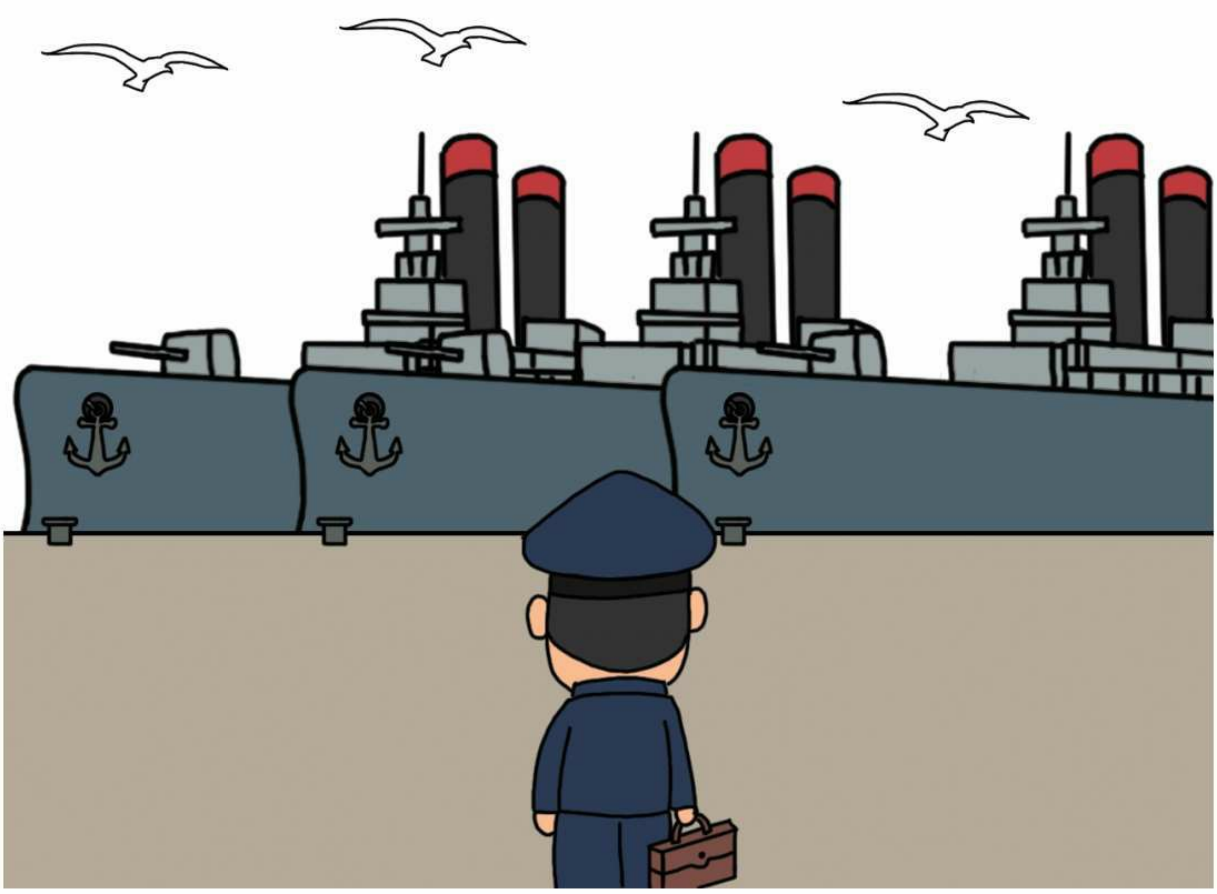
说到山本五十六，就不得不先说说他名字的由来。



山本五十六原名高野五十六，因为他在其父高野贞吉56岁时诞生，被取名为高野五十六。



1910年，高野五十六被日本海军大学录取，并于1915年晋升为海军少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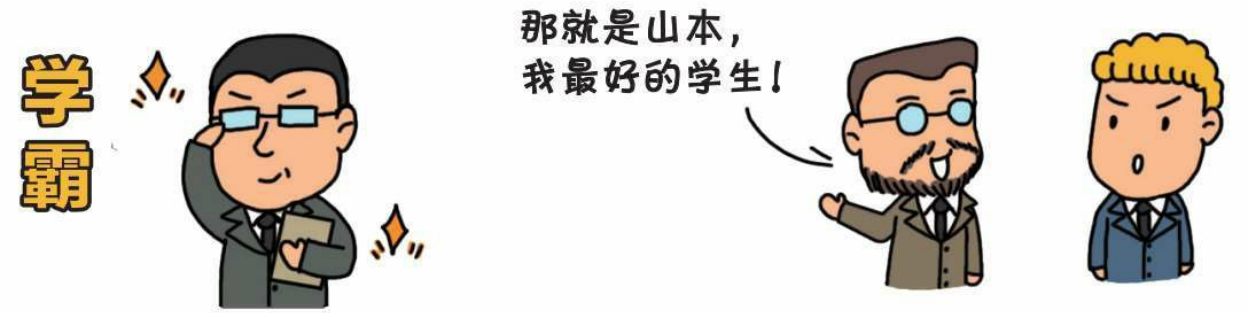


因在军校成绩优异，高野五十六受到了故乡长冈旧贵族的重视。

1916年，高野五十六被过继给了长冈武士名门山本家，自此改名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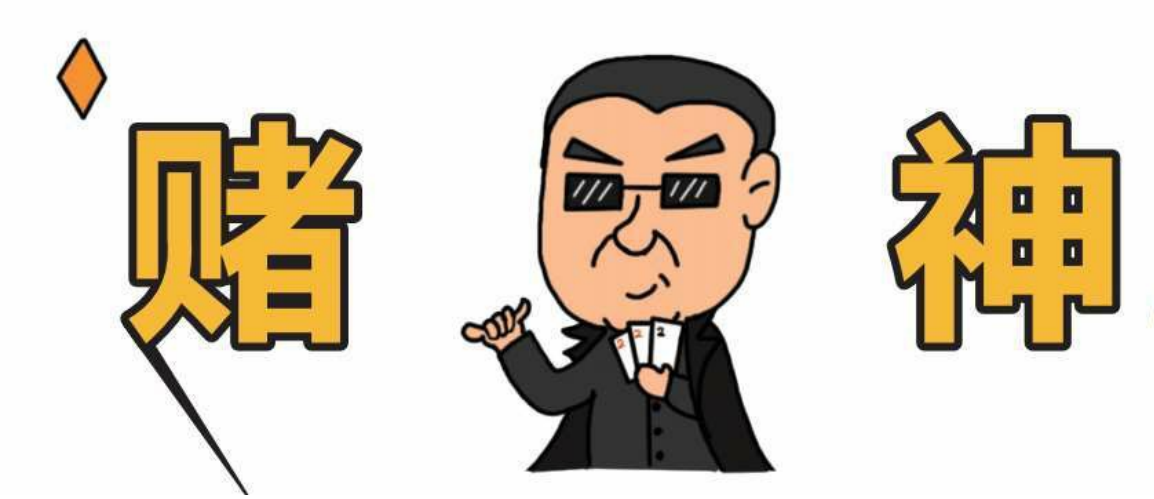
山本五十六。

后来山本五十六被学校公派至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学习，是名标准的优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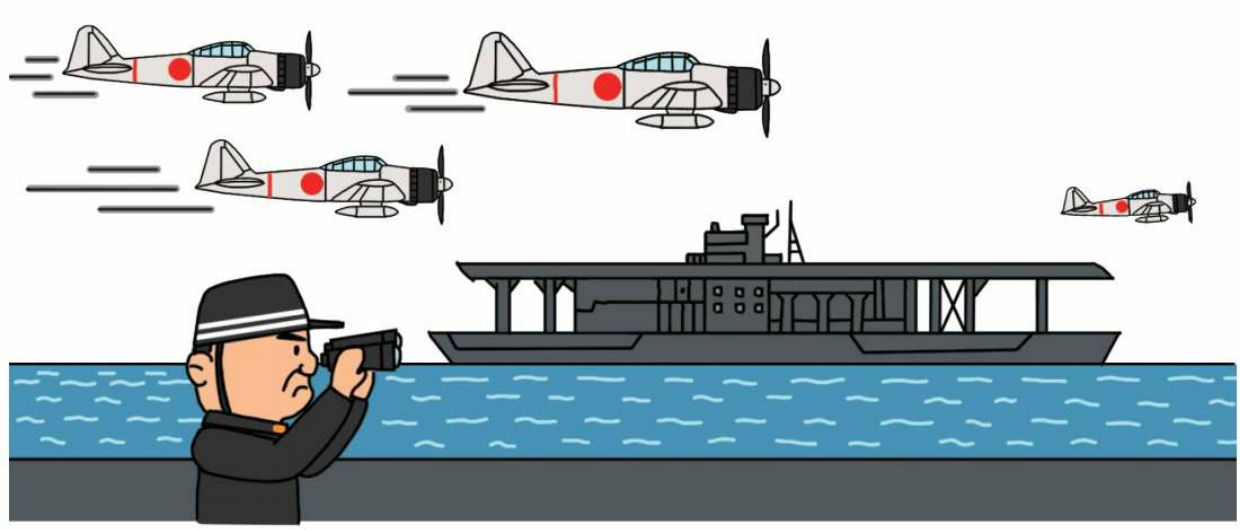


同时，他也是一名标准的赌徒，他沉迷赌博，并且手气极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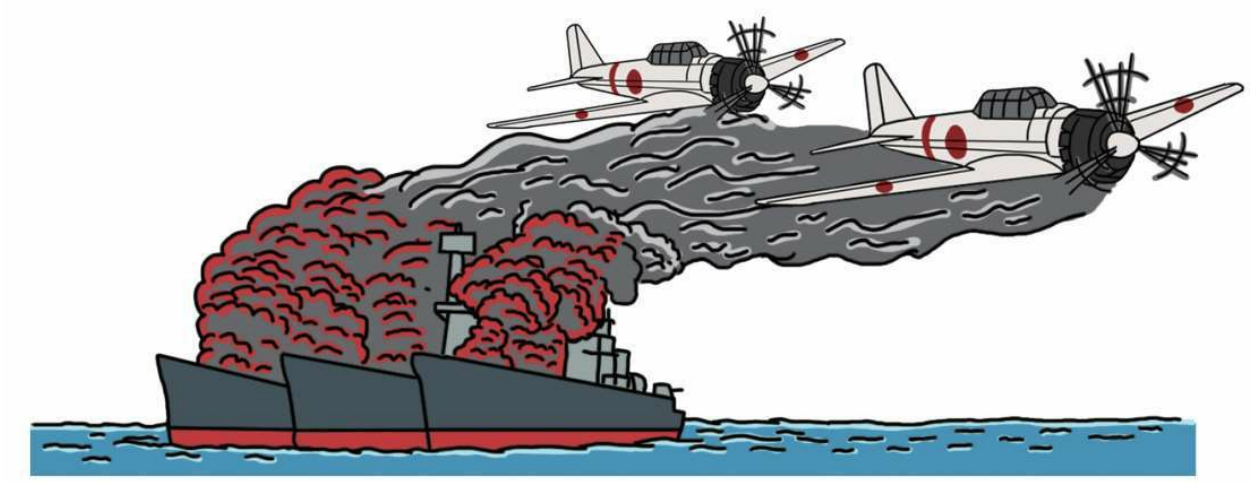
山本五十六曾说：假如天皇给我一年时间去赌博，我能为日本赢回一艘航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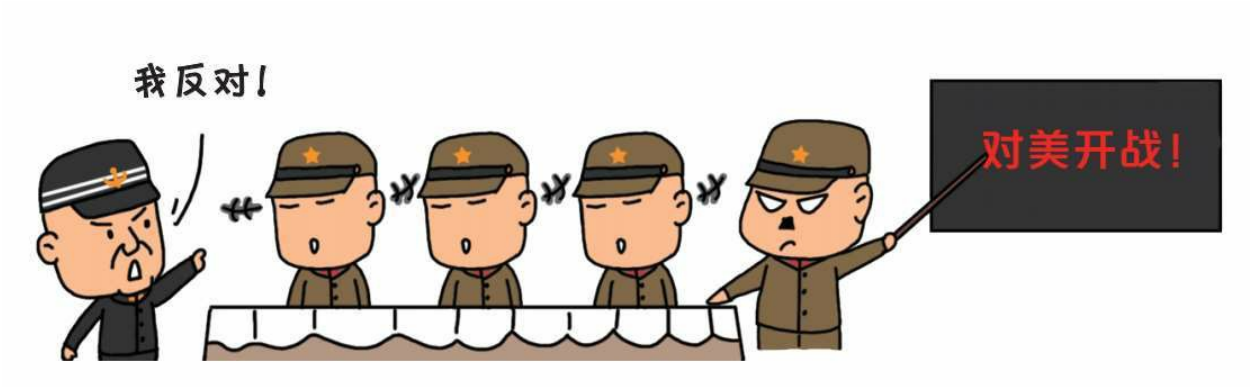
而他人生中最大的豪赌，便是由他一手策划指挥的“偷袭珍珠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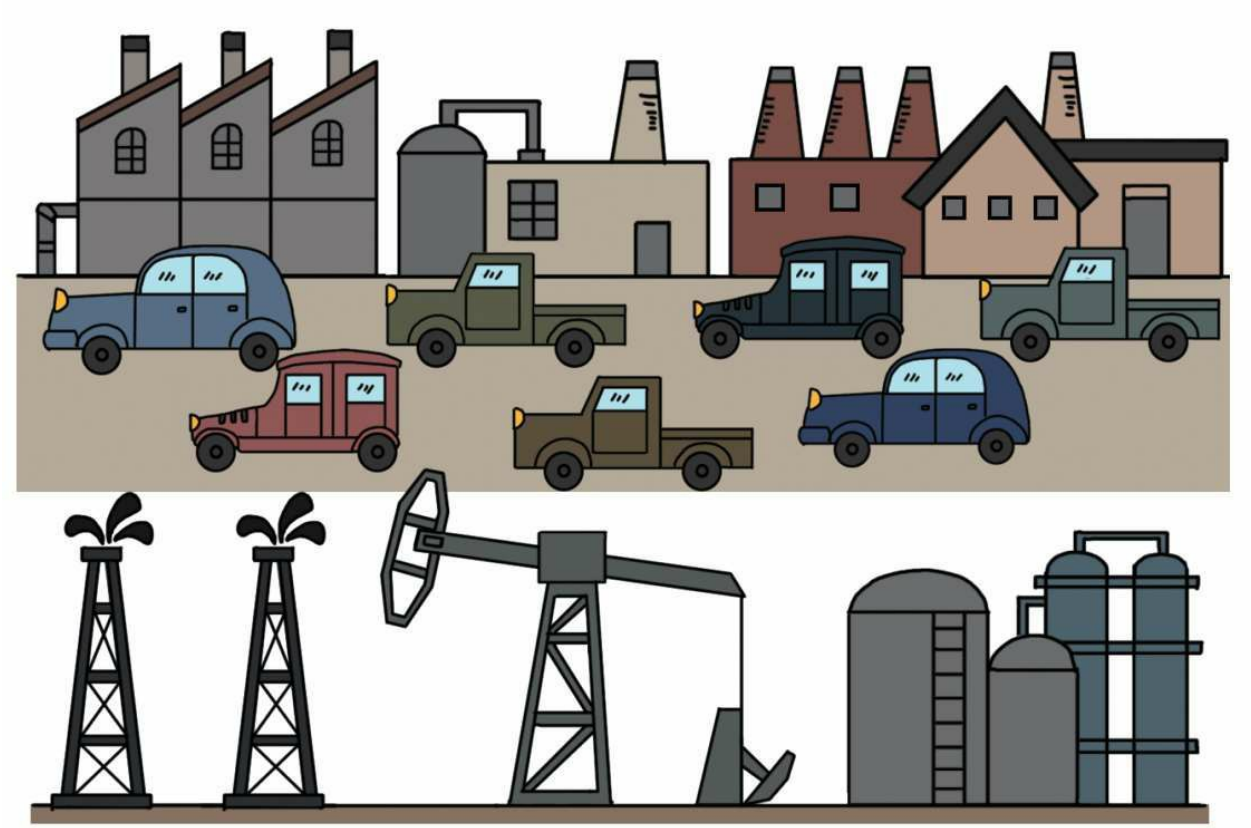
这场偷袭让美国损失惨重，同时也让山本五十六在日本的威望达到顶峰。



然而，山本五十六最早对向美国开战是持反对意见的。



他早年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在寄往日本的家书中写道：仅看看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发达的汽车工业和一望无边的得克萨斯州的油田……



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凭日本的国力，根本不可能同美国相抗衡，在海军建设上，更不能与之进行军备竞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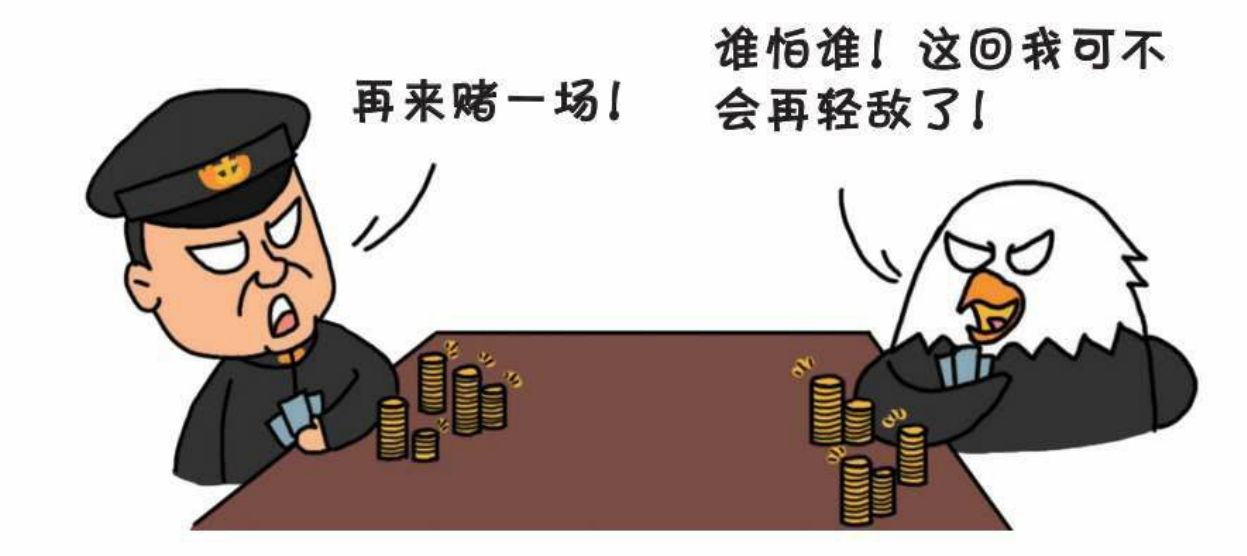
但这并不代表山本五十六是名和平主义者，相反，在上级明确要求进攻美国后，他的计划比他人的更为疯狂。

调集日本海军全部精锐，远程偷袭美军珍珠港基地，这便是他“要么全赢，要么输个精光”的赌徒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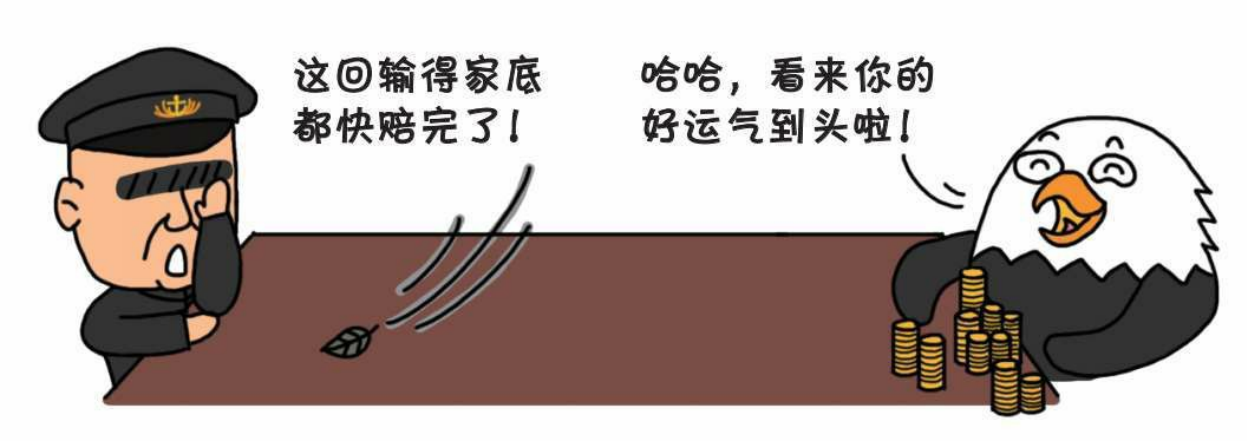
这一次山本五十六赌赢了，但却彻底激怒了美国。

并且他本人也成了美国的头号公敌。

1942年中途岛海战，是山本策划的又一场豪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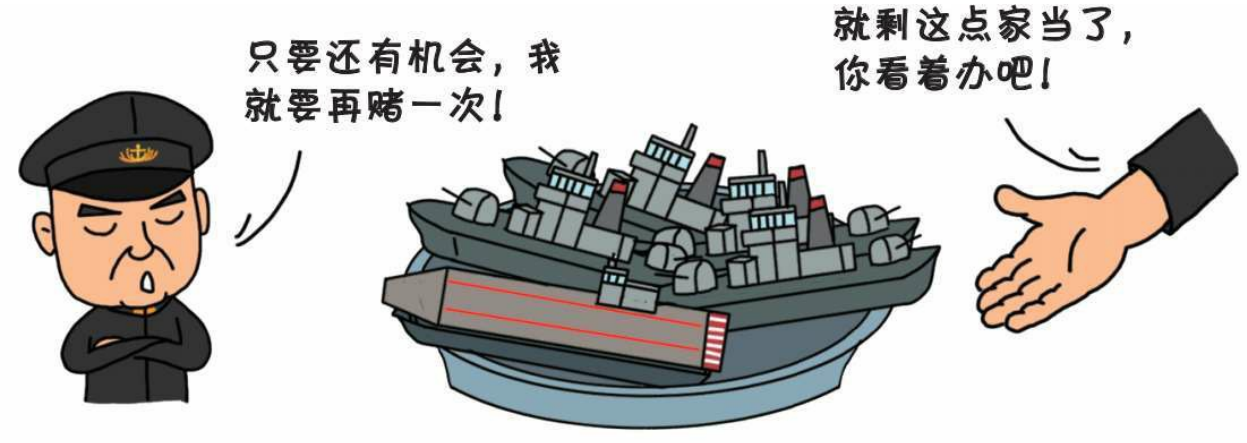


可是这回他输了，并且输了个精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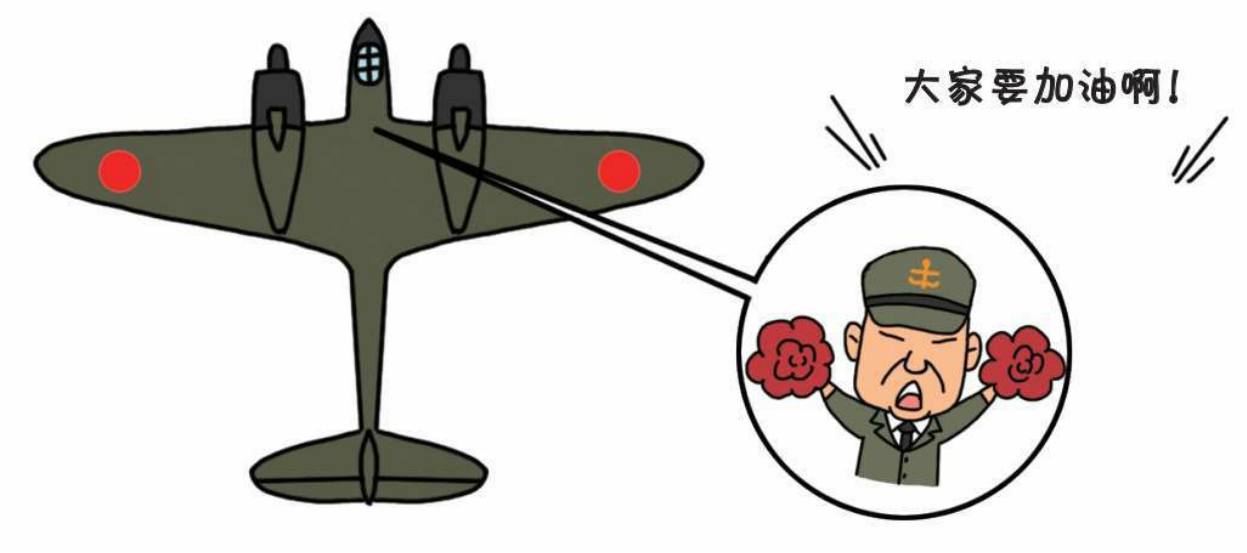


日军4艘航母，数百名飞行员在这次海战中被消灭，日本海军元气大伤。

但山本五十六并不服输，他又制订了“伊号作战”计划，企图阻挡美军的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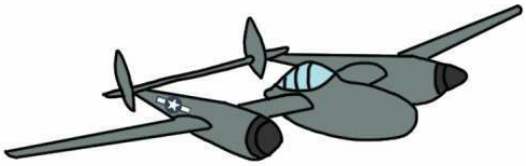
为鼓舞前方士气，山本五十六决定乘飞机前往前线视察。



然而此时日军的密码已被代号“魔术”的美军情报部门监听并破译。

总统罗斯福亲自下达了对山本五十六的“截杀令”。

美军第339战斗机中队的米切尔少校，率数架P-38战斗机执行了这次截杀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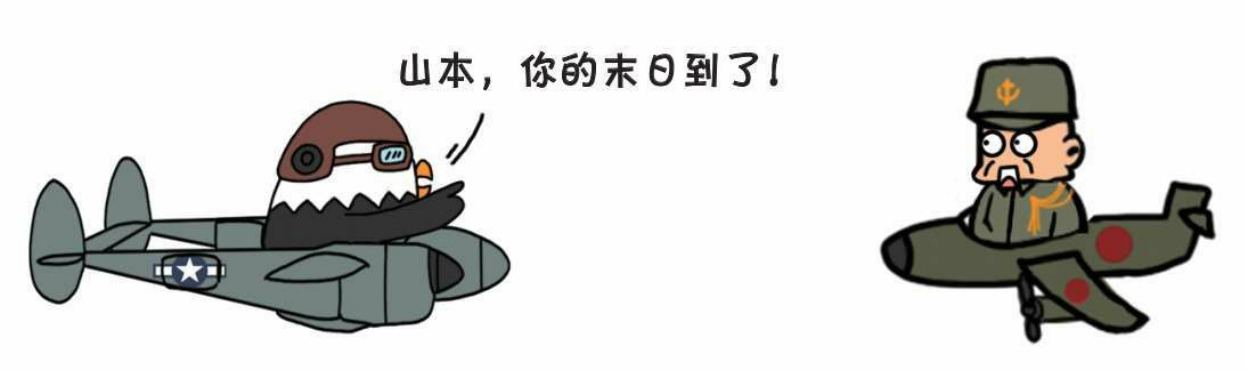


P-38 战斗机

飞行速度： 667 千米 / 小时（最大）
最大航程： 1770 千米（作战）
武器： 23 毫米口径的加农炮 1 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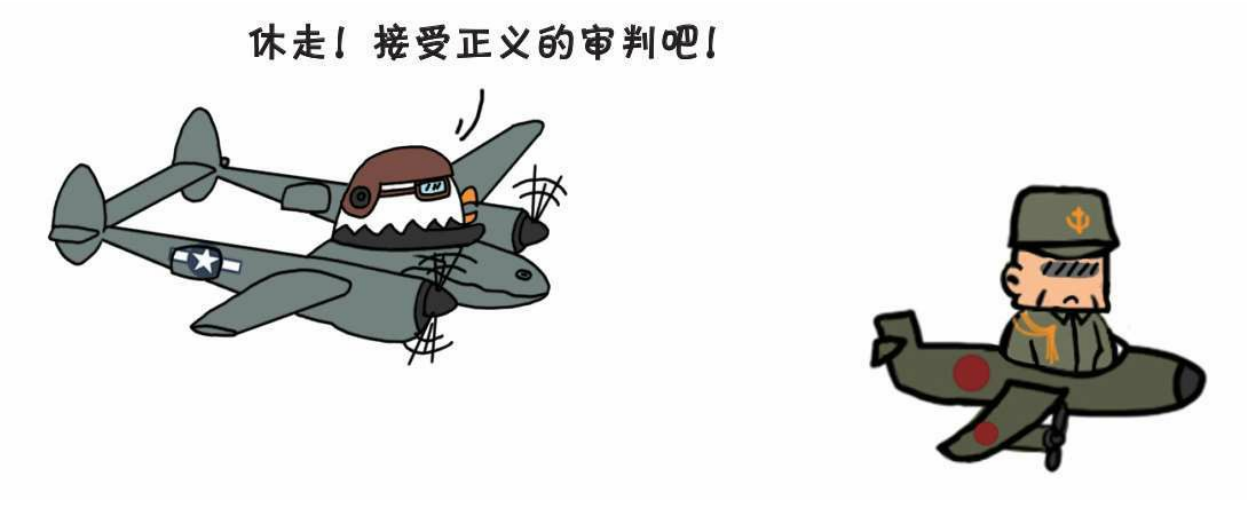
因为山本五十六有严格按时间行动的习惯。

美军战机按照所截获的情报，很快就找到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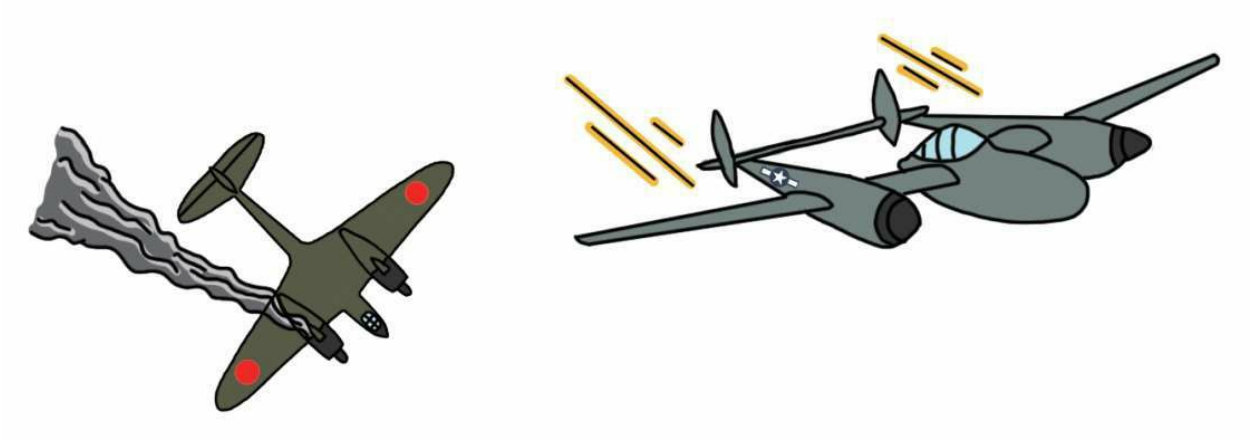


美军机群兵分两路，一路拦阻护卫山本的日军战机。

另一路专门追击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美军战机不停地向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开火，直至后者的引擎冒出黑烟坠毁在丛林之中。



山本坠机的第二天，日军便派出搜索队前往坠机地点，并找到了山本的尸体，确认其在空战中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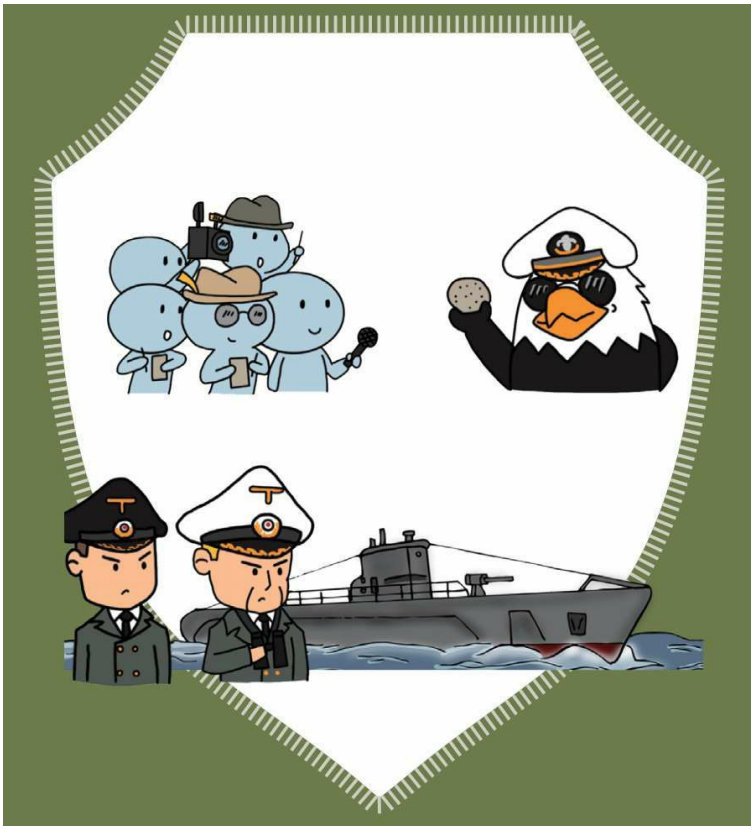
但有趣的是，美国和日本都未向外公布山本五十六的死讯。

美国未宣布消息的原因，一是不能确定山本是否坠机身亡，二是担心被日本俘虏的美军士兵惨遭日军报复。

日本未宣布消息的原因，则是害怕山本五十六的死讯，打击日军军心。在日本，山本身亡的消息被称为“海军甲事件”。

日本当局一直拖到1943年5月21日才公布山本的死讯，山本的死也预示着日本军国主义已走向末途。

第十五章
海战大揭秘：二战各国海军秘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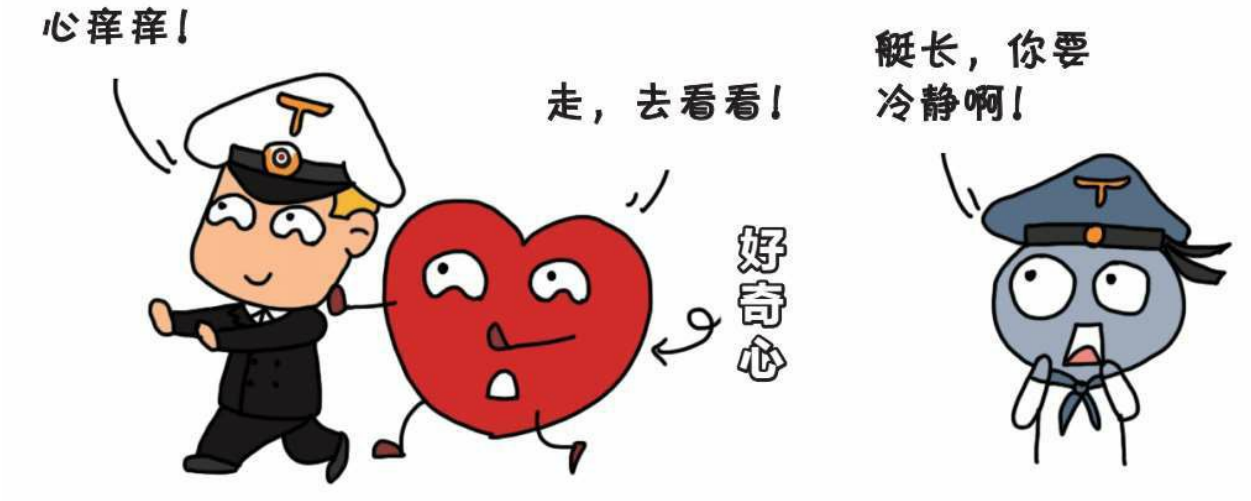
好奇的艇长

二战时德军U型潜艇在大西洋上神出鬼没，而德军艇长更是以沉着冷静著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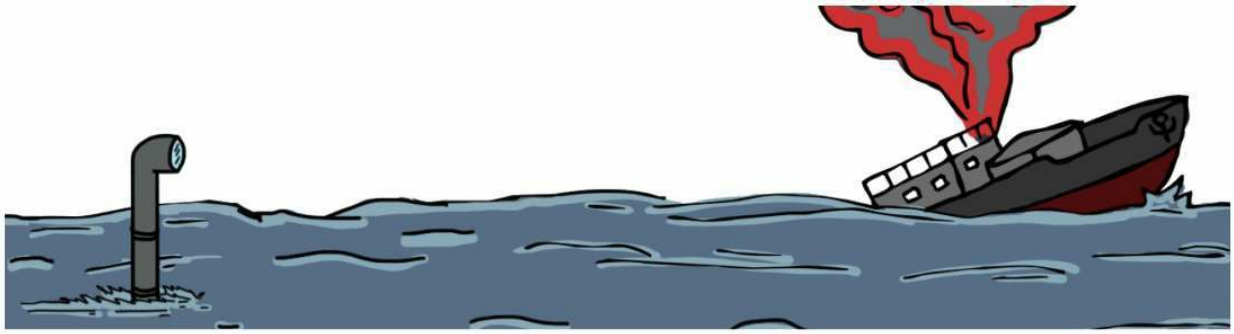
而有一位德军艇长却因好奇心而成了英军的俘虏。

德军U-110号潜艇是艘战绩颇佳的“深海杀手”，由新任艇长伦普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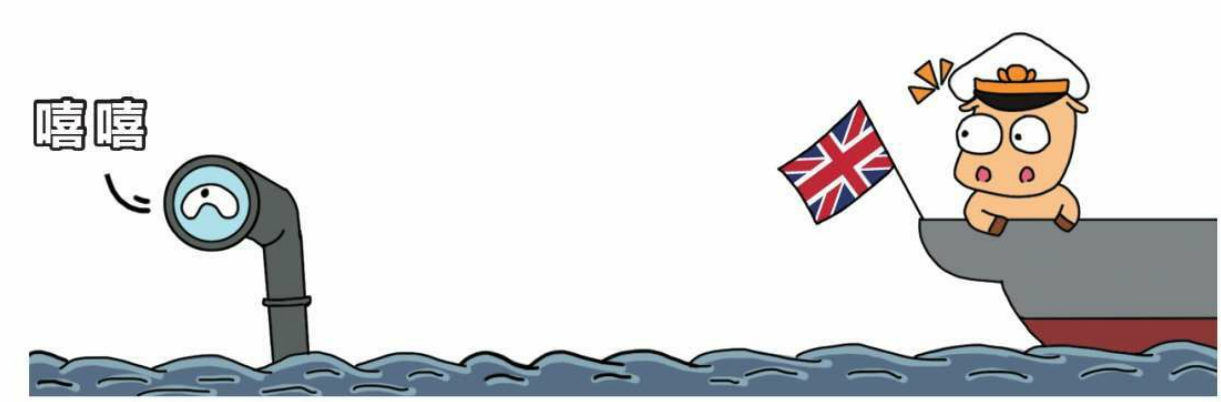
一天U-110号又成功偷袭英国商船，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伦普艇长想看看商船爆炸沉没的场景。



于是伦普艇长命令潜艇上浮，将潜望镜伸出海面，满意地看起热闹来。



没想到露出海面的潜望镜被前来支援的英军战舰发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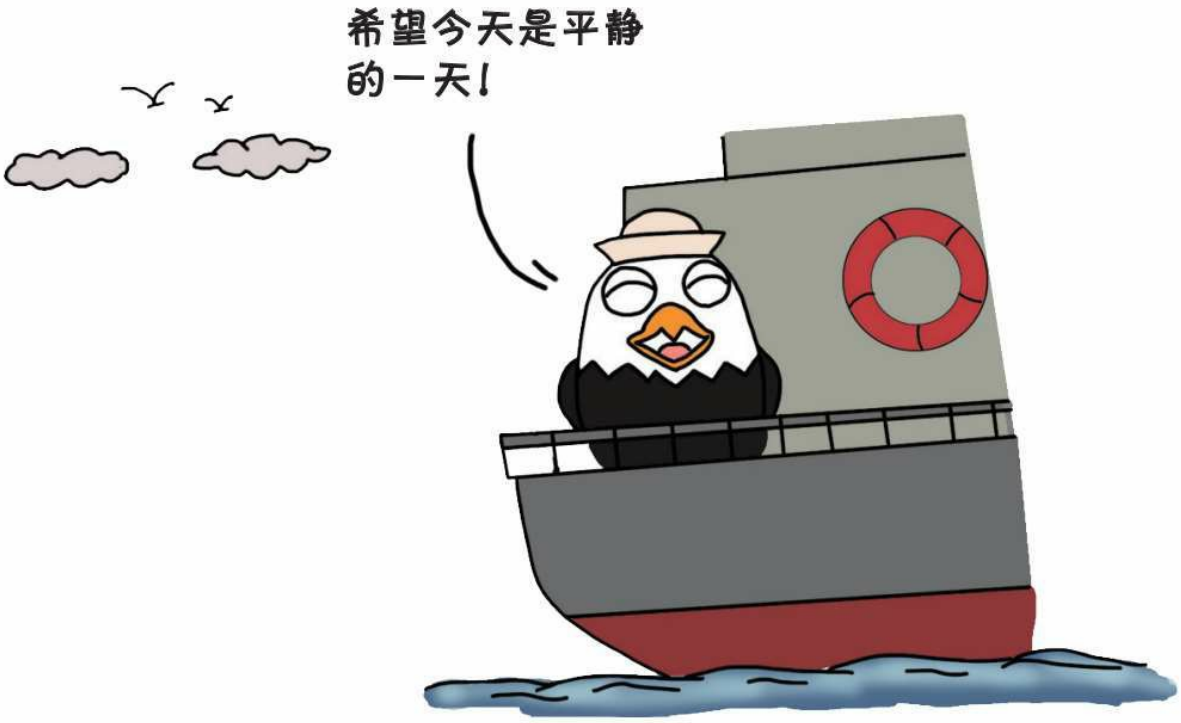


在英军的攻击下，来不及下潜的德军潜艇只能投降。就这样，U-110号潜艇因艇长的好奇心成了英军的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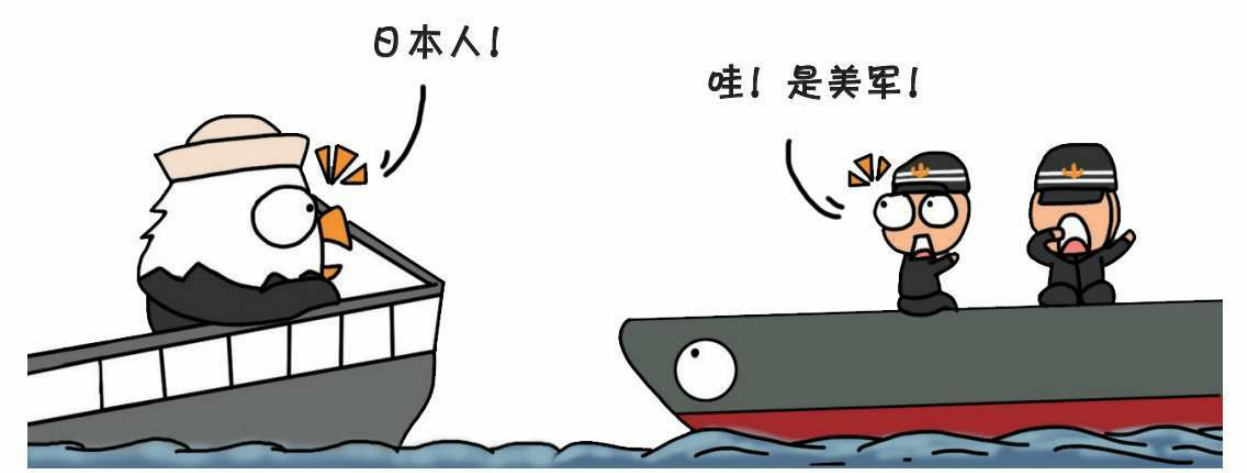
我用土豆打潜艇

二战时期的日军潜艇性能优异，甚至可携带水上飞机，给盟军舰船的安全造成不小威胁。

1943年，美军“奥班农号”驱逐舰正在所罗门群岛海域正常巡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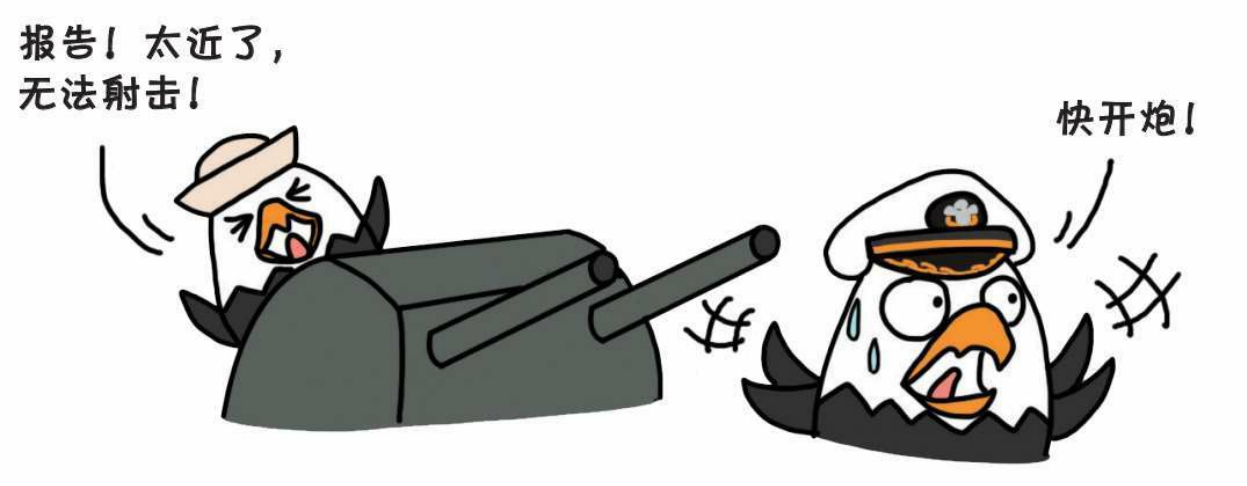


突然碰见了正在上浮换气的日军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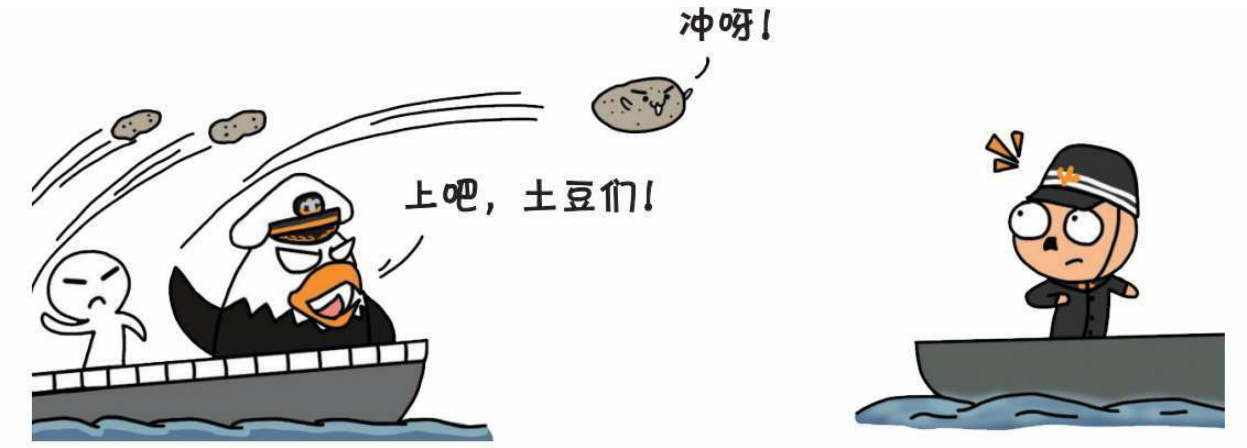
此时日军船员都在甲板上休息，无法立即下潜向美军发射鱼雷。

而美军舰炮却因角度有限无法向日军潜艇开炮。



眼见日军船员即将使用潜艇甲板上的舰炮向自己射击。

情急之下，美军“奥班农号”舰长命令水兵，用甲板上的土豆向日军进行投掷。



而此时的日军误以为投来的土豆是手雷，急忙逃回潜艇内，并迅速

下潜。

结果匆忙下潜时，日军潜艇竟撞上了海底的暗礁，就此沉没，成了史上唯一一艘被土豆击沉的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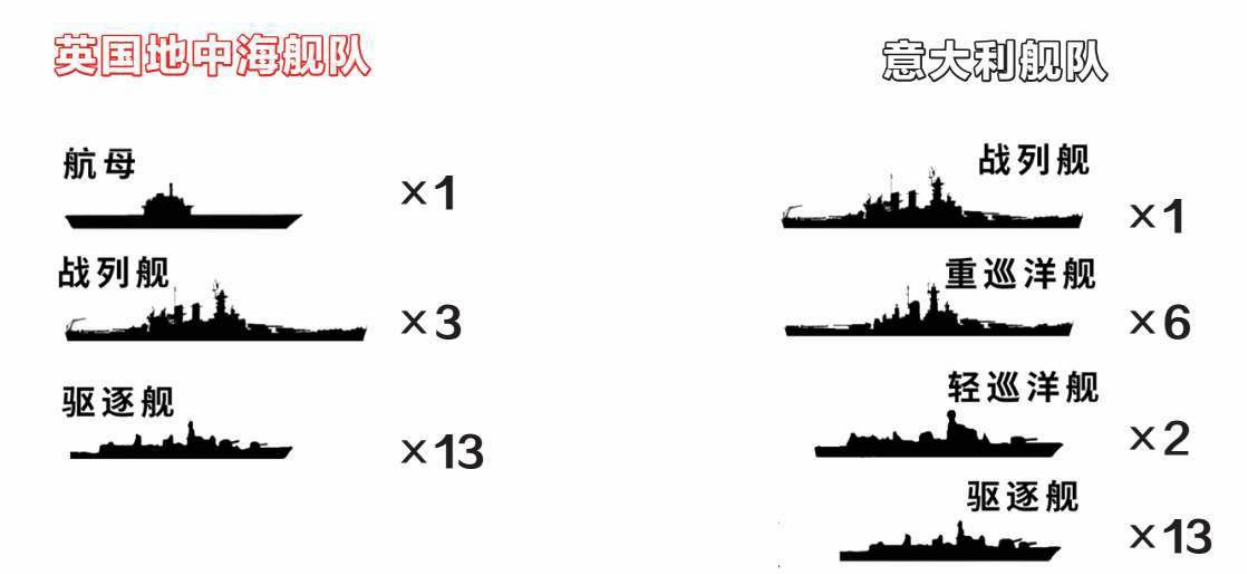
可见，优秀的海战指挥官除了要拥有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还需要拥有随机应变的智慧。

马塔潘角海战

二战北非战场上，陆军元帅隆美尔打得英军一路后撤，但充足的海上补给使英军始终拥有反击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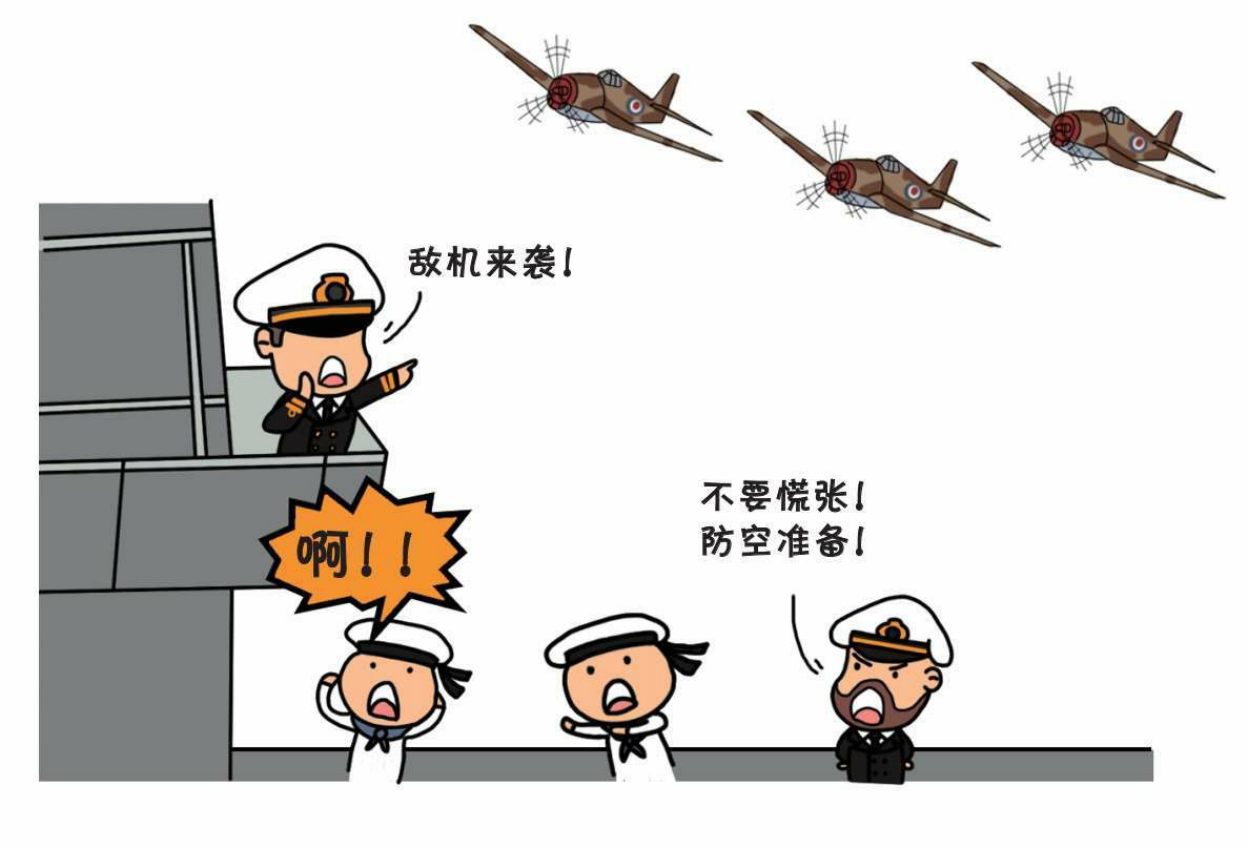
于是击败英军地中海舰队，夺取制海权的重任就落到了纳粹德国的盟友意大利的身上。

1941年3月，在德军的要求下，意军舰队主力主动出击迎战英军地中海舰队，史称“马塔潘角海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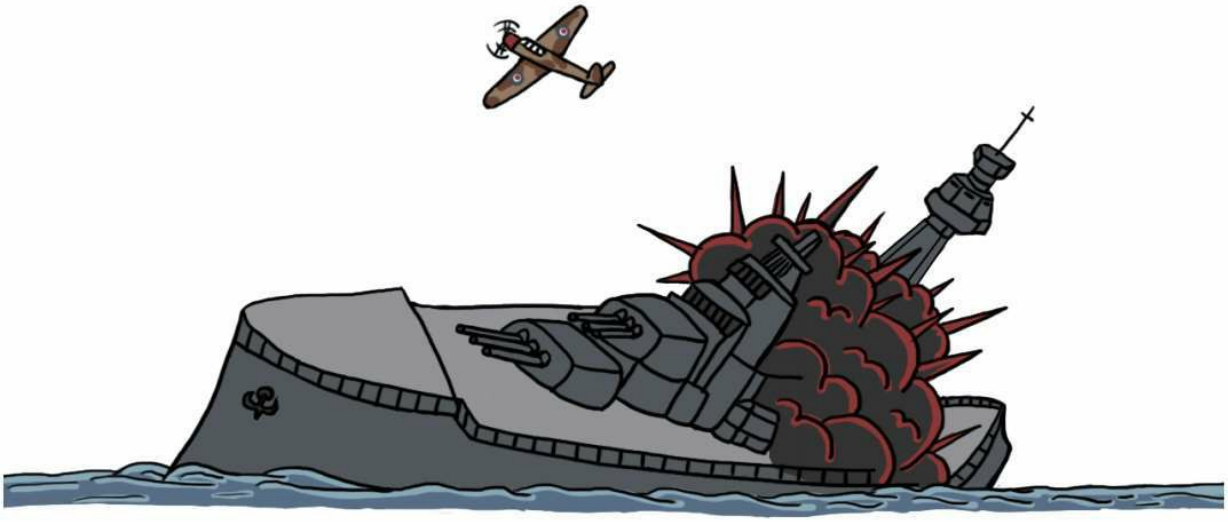
虽然意军舰船数量占优，但此时英军军舰已全部装上了雷达，并有航母舰载机的保护。

1941年3月28日，双方舰队相遇，展开炮战。假如以炮管的火力论输赢，意军占据优势，可英军舰载鱼雷机的加入使意军阵脚大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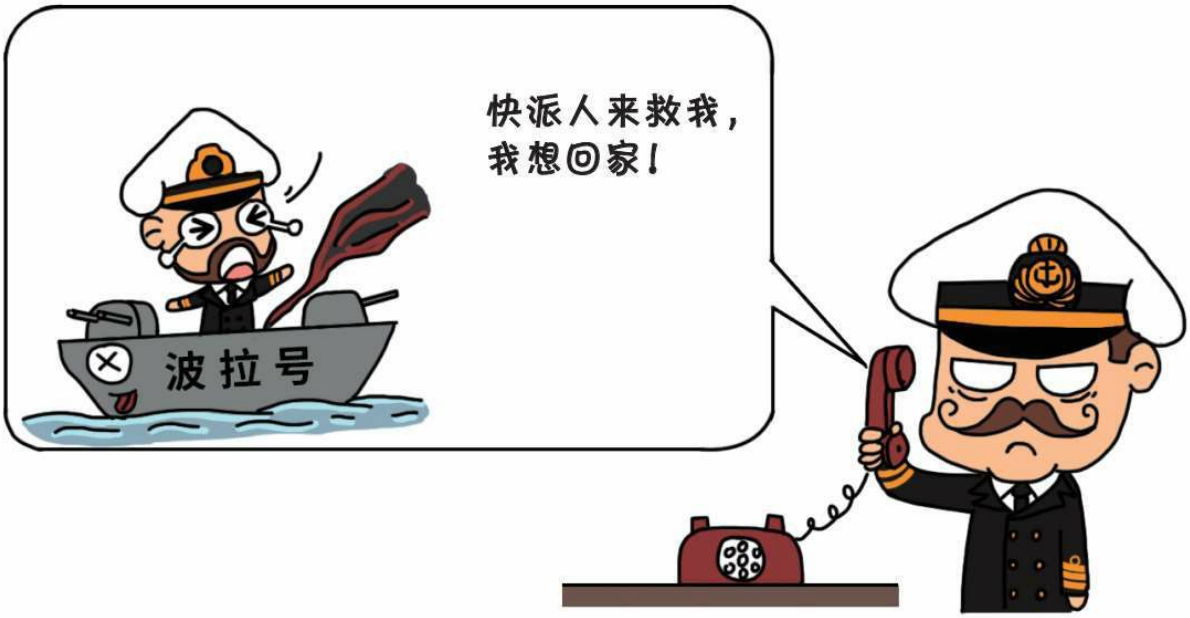


战斗中意军旗舰“维内托号”受创，意军指挥官下令舰队撤退，逃回母港。

在英军鱼雷机的穷追猛打下，意军战舰“波拉号”也被鱼雷重创而失去动力。



为救回“波拉号”，意军又派出2艘巡洋舰与4艘驱逐舰趁夜前去救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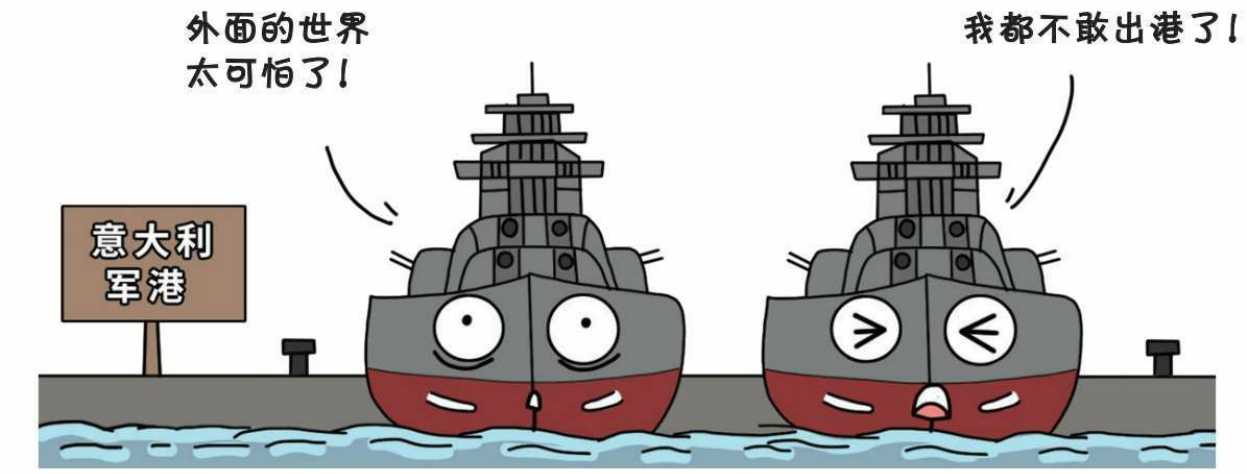


自大的意军认为英军没有夜间侦察能力，不会发起进攻，但意军的一举一动早被英军在雷达上看得一清二楚。

就这样，在英军有计划的伏击下，意军损失了3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

战斗中，英军还组织了一批冲锋队，冲上意军的“波拉号”，拆下一些自己缺的小型枪炮带回英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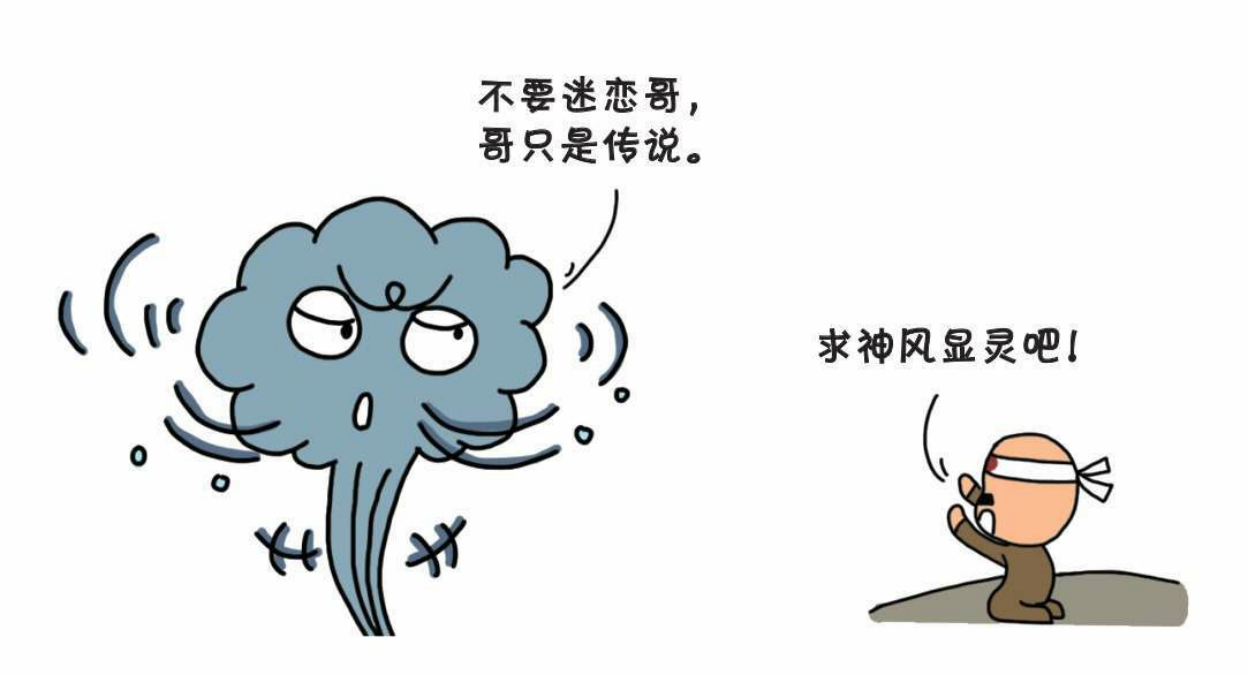
此役之后，意军损失惨重，再也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海战，盟军掌握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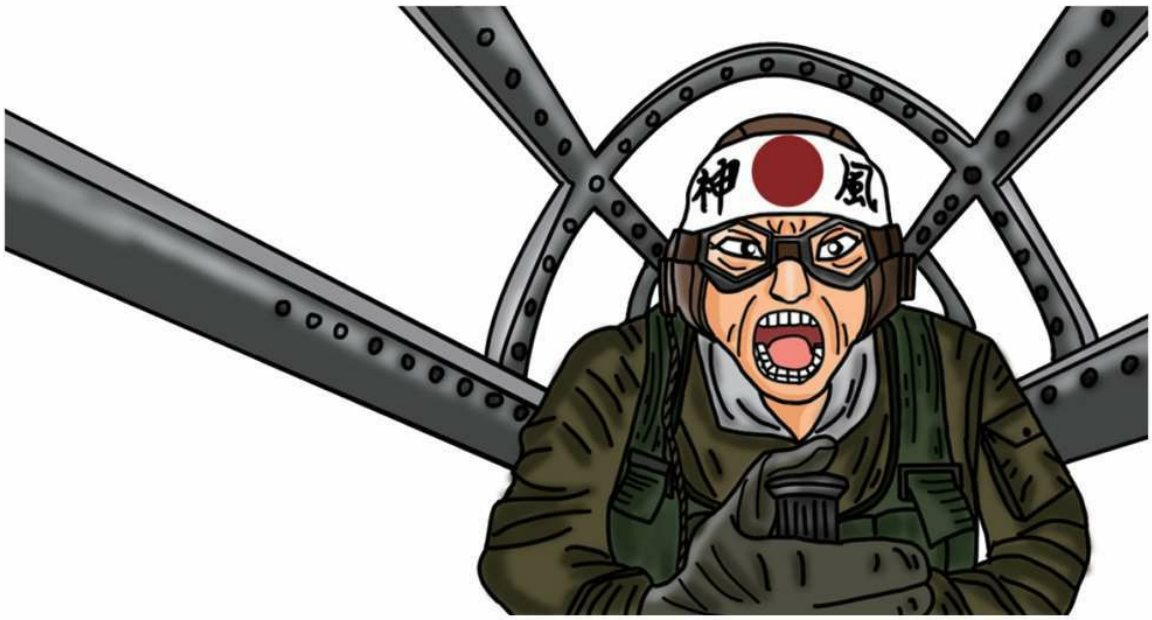
二战日本“神风特攻队”

“神风特攻队”是二战日军为挽回战争败局，命令飞行员以一机亡一舰，实施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

“神风”即台风，传说在古代曾助日本击退过蒙古的入侵，日军希冀“神风”的名号能助其战胜美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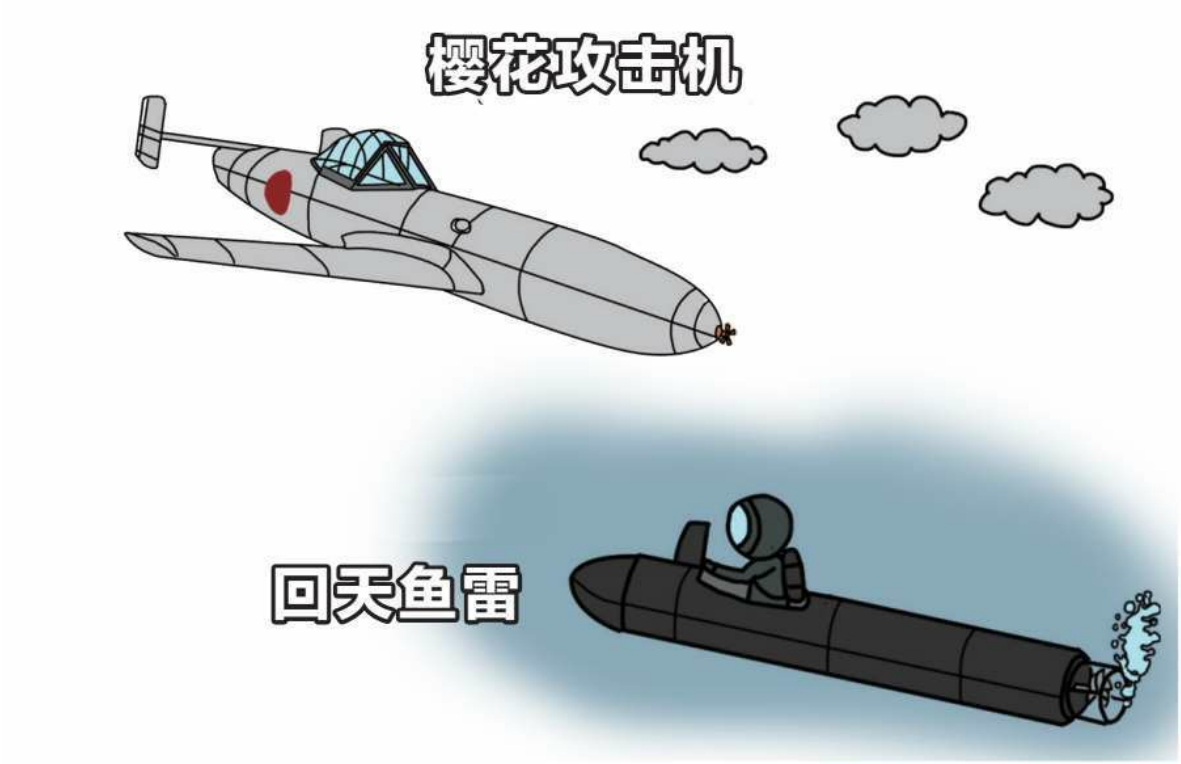
“神风”自杀式攻击，即飞行员驾驶载满炸弹的战机，直接俯冲撞击美军战舰。



执行自杀任务的日军战机，搭载有大量炸药，一旦撞击到美军舰艇上，就会引发巨大爆炸。

随着日军战略物资的匮乏，制造战机已经很困难，于是日军又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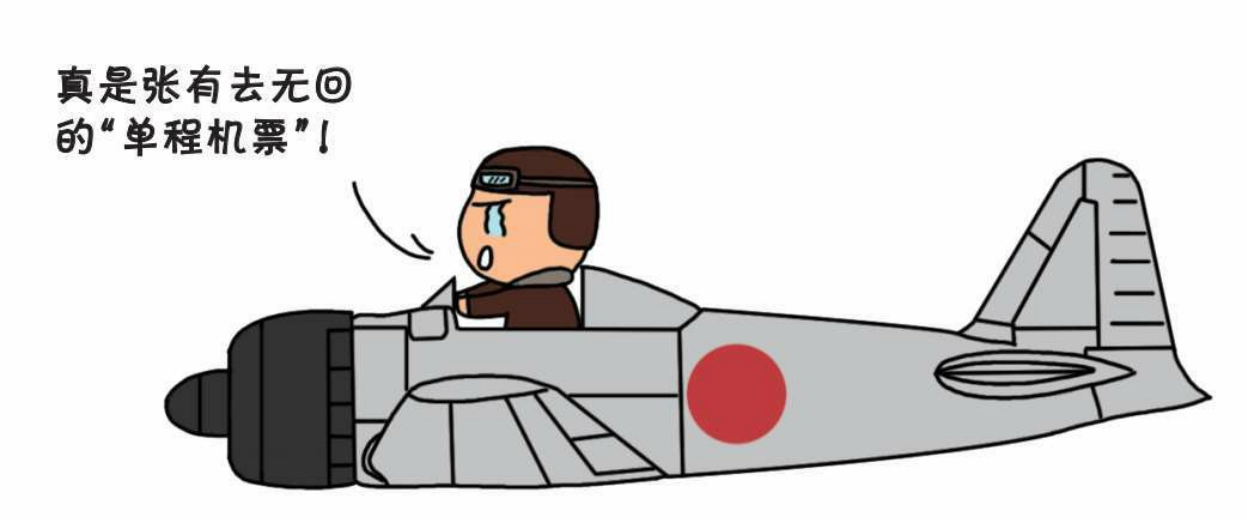
了自杀式滑翔机和人工驾驶式自杀鱼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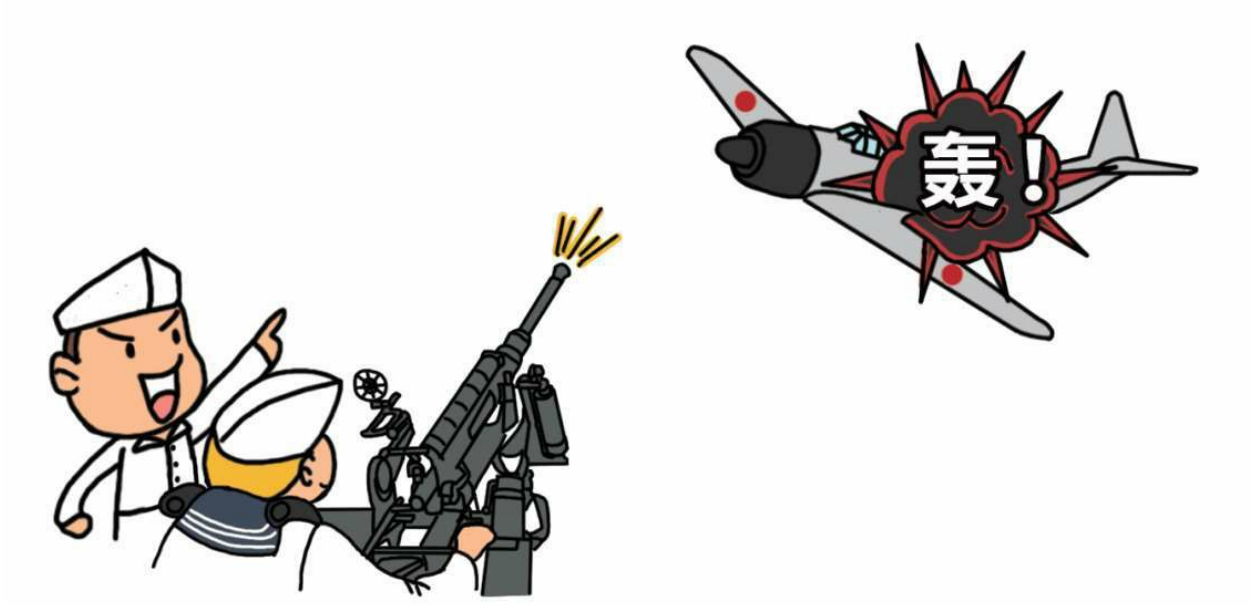
甚至日军还将毫无飞行经验的学生训练成自杀式飞行员，以填补飞行员的短缺。

为了胁迫飞行员出战，日军还会让他们上机前吸食毒品，让飞行员忽视死亡的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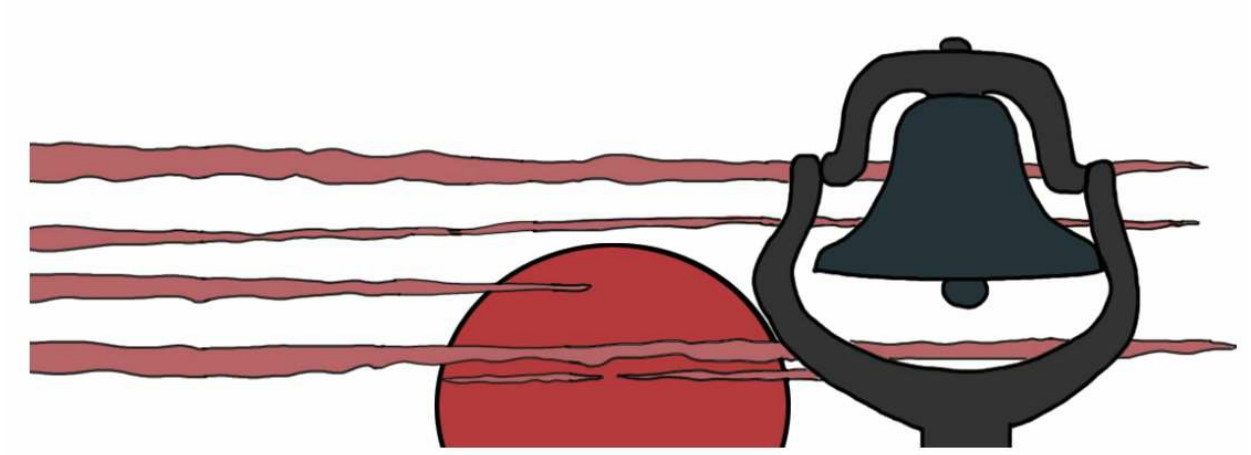
甚至只加灌仅够单程飞行使用的燃油，驾驶飞机的日军飞行员即使想逃跑，也将因没有足够的燃油而葬身海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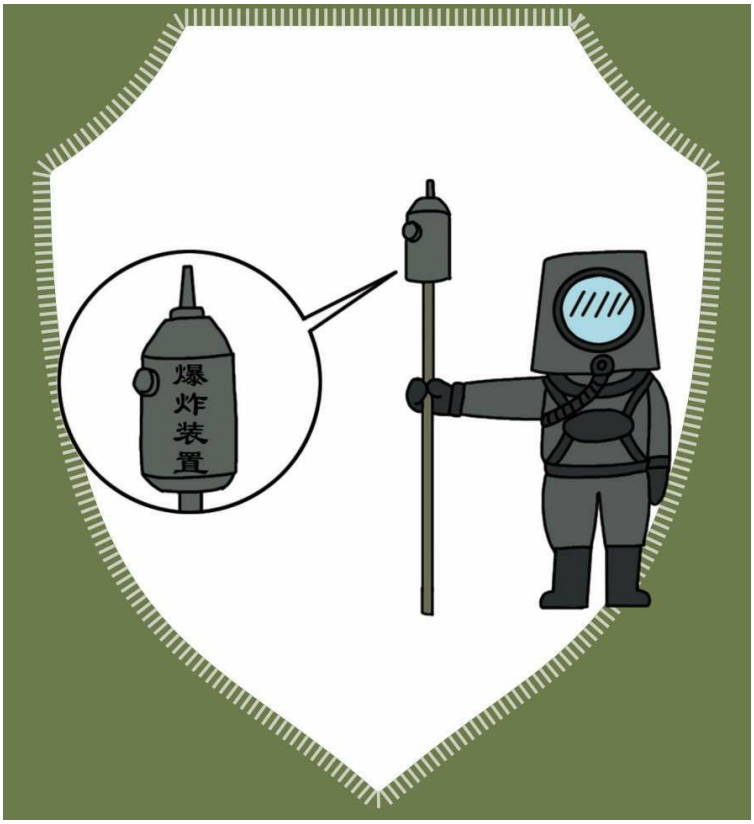
日军用自杀式飞机进行海战的计划，非但未能挽回败局……



更是将许多年轻的生命化为军国主义的殉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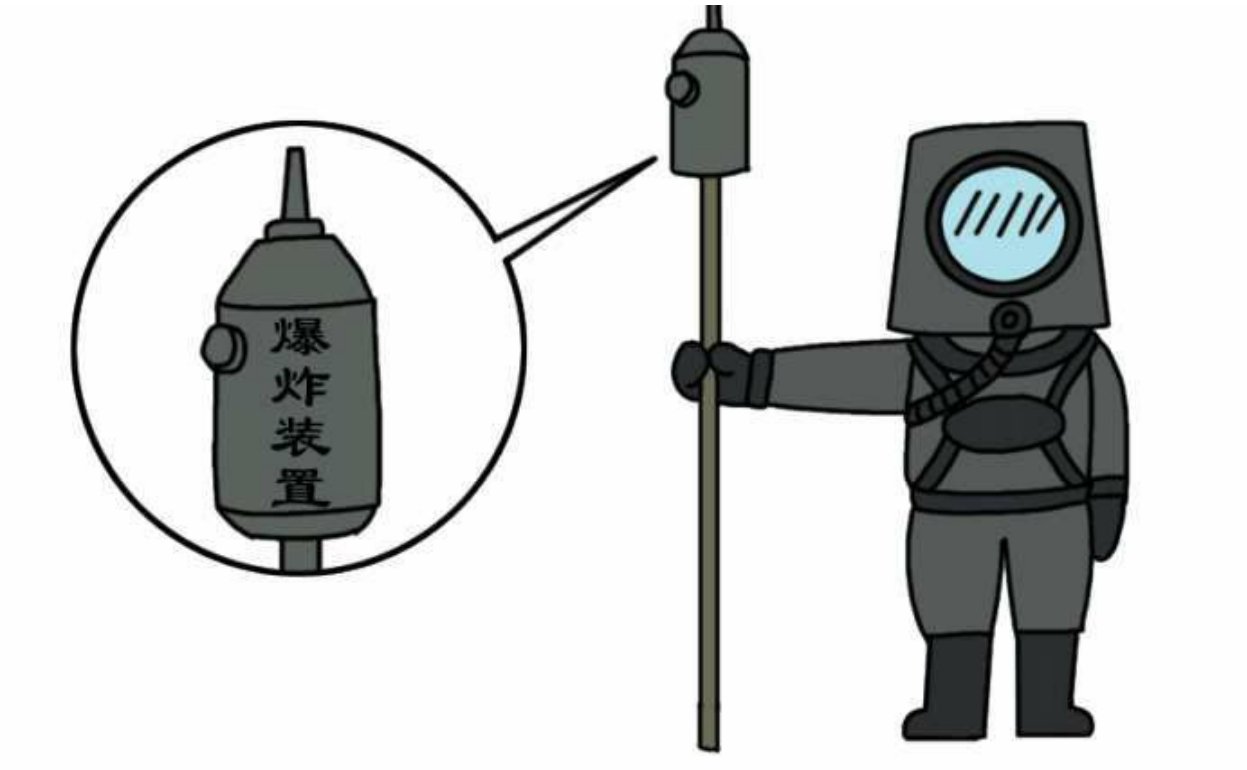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
伏龙特攻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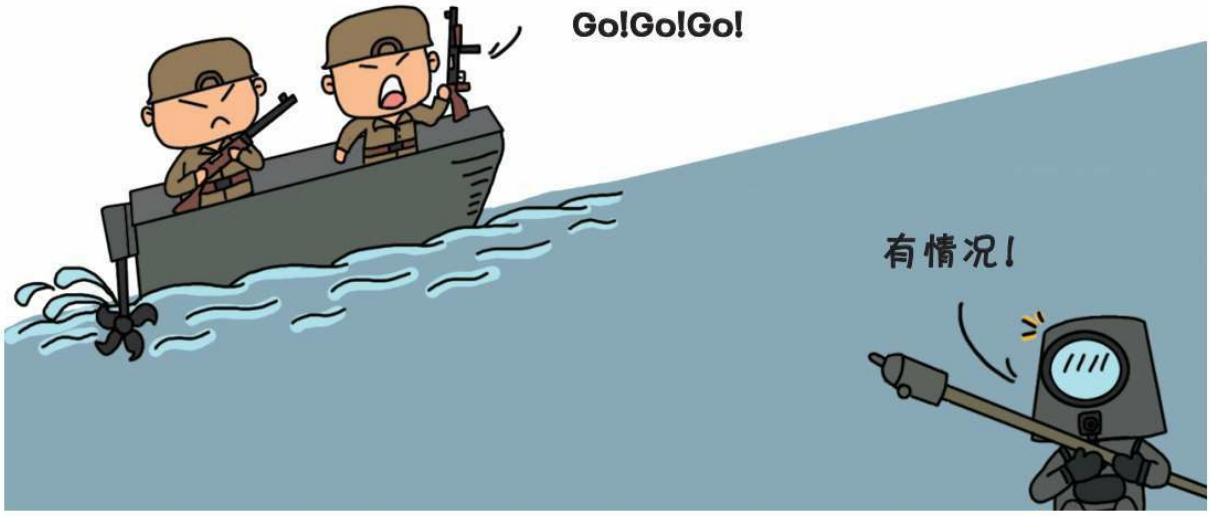


所谓“伏龙特攻队”是日军为阻挡美军进攻，想出的又一个自杀式特攻战法。

“伏龙”单兵武器系统由：一人、一杆、一套潜水服和杆上的一枚触发式炸弹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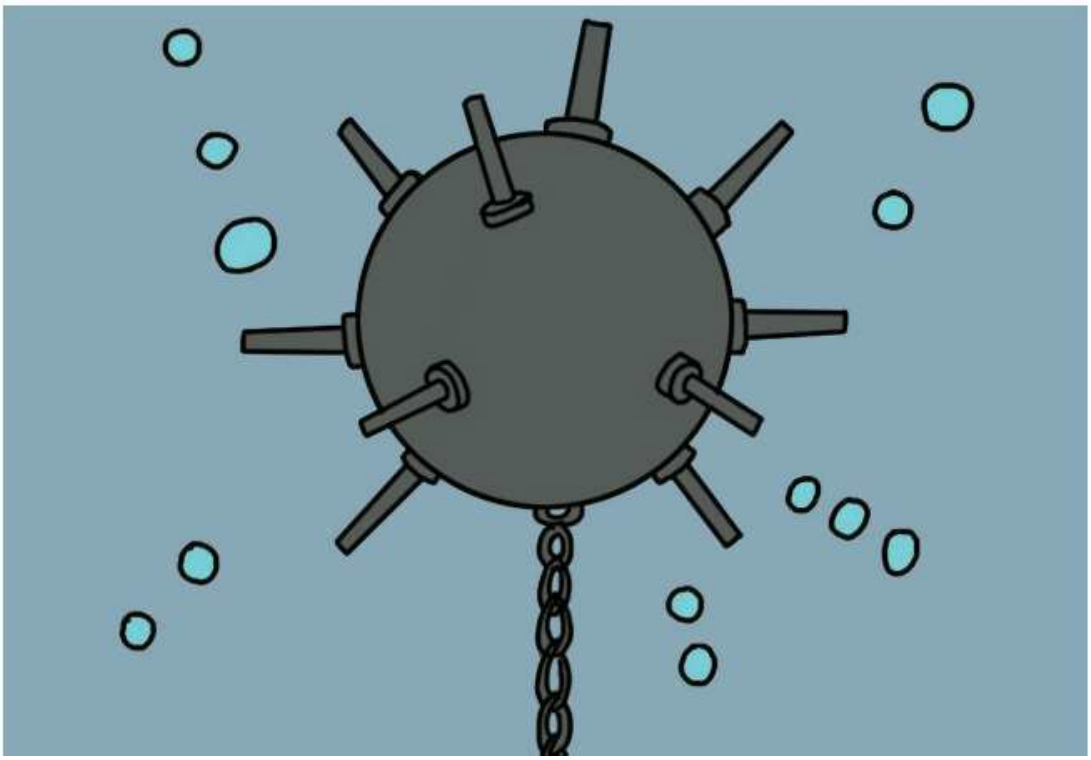


作战方式为：先派潜水员潜伏在水下，等待美军登陆船出现。



当美军登陆船靠近海滩时，立刻拿杆顶部的炸弹猛刺船底部，触发炸弹实施自杀攻击。

这套装备的设计初衷是用来排雷，并非用来进行“自杀攻击”。



日军的主要航道被美军轰炸机投放了水雷，日军因此开发了一套人工扫雷装备。

而疯狂的日军高层，却发现扫雷装备可用于自杀攻击。

1945年，日军开始组建“伏龙”特攻队，其成员主要为海军飞行学校

学员。

可训练的结果并不理想，常发生士兵溺亡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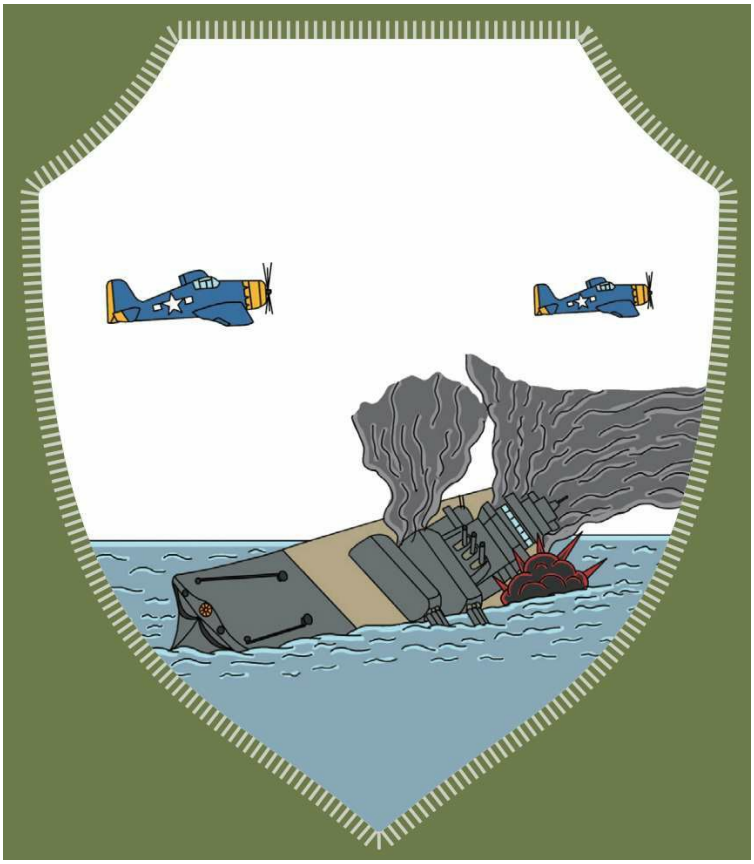
在实战操作上也漏洞百出，比如潜水员在水下行走，根本追不上船。

日军训练队在训练时还遭到了美军战机的轰炸，死伤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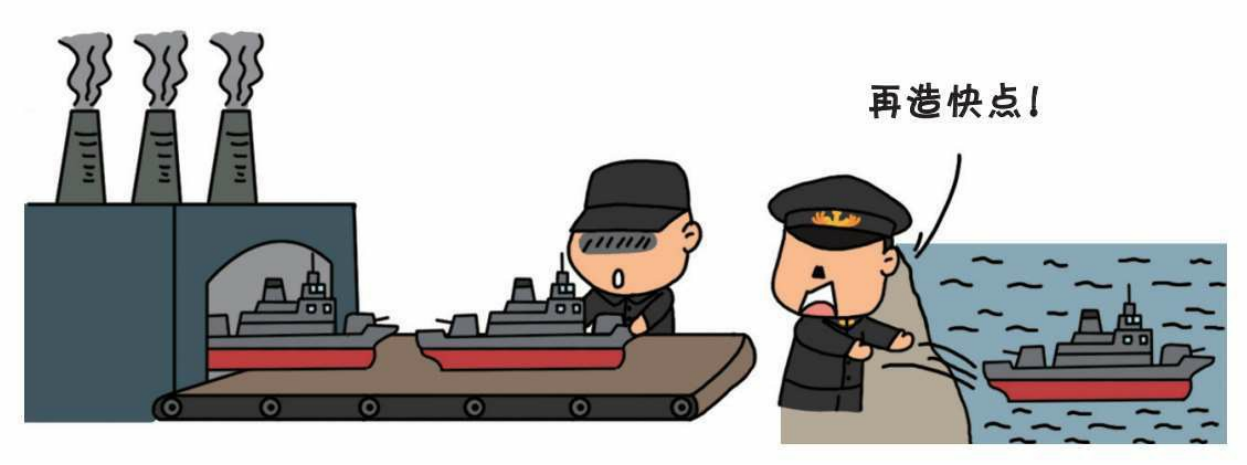
最终日本还是宣告了投降，这支“奇葩”的特攻队也就此解散。

太好了，不用白白去送死了！

第十七章
大和号覆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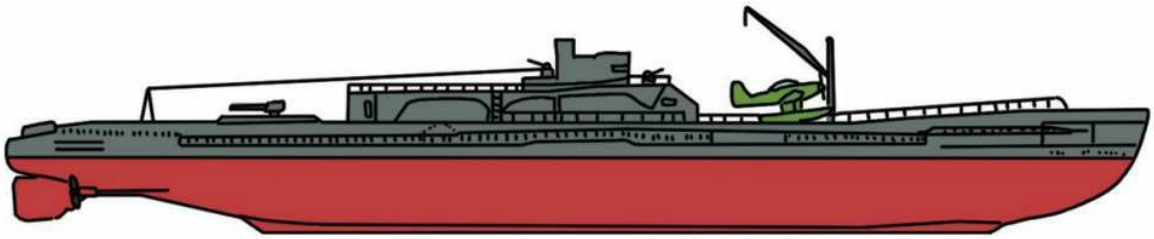
20世纪初期，日本受海权论的影响，开始大力建设海军。



为了建成海军强国，日本甚至不惜削减陆军经费，倾其所有，打造出一支当时位于世界第三的庞大海军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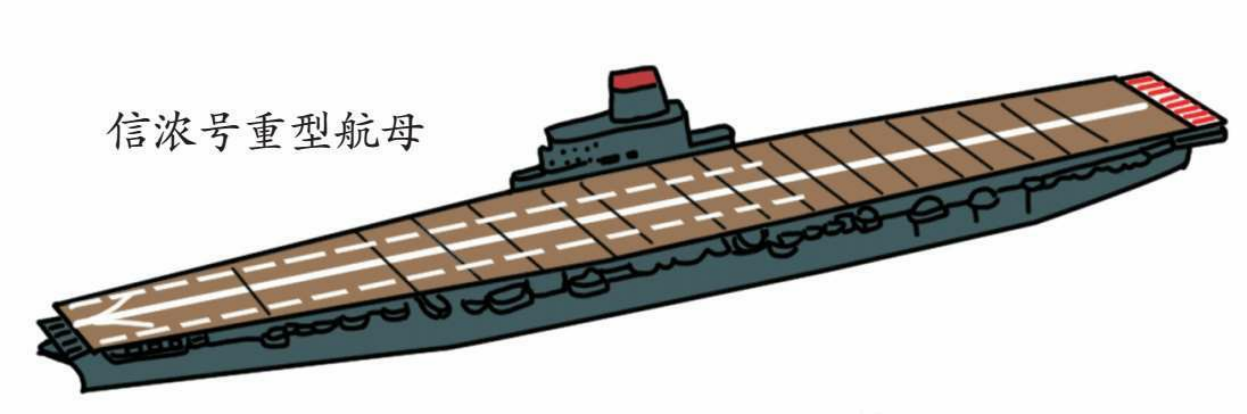
在军舰的发展理念上，日本只强调一个字：

在二战时期，日本建造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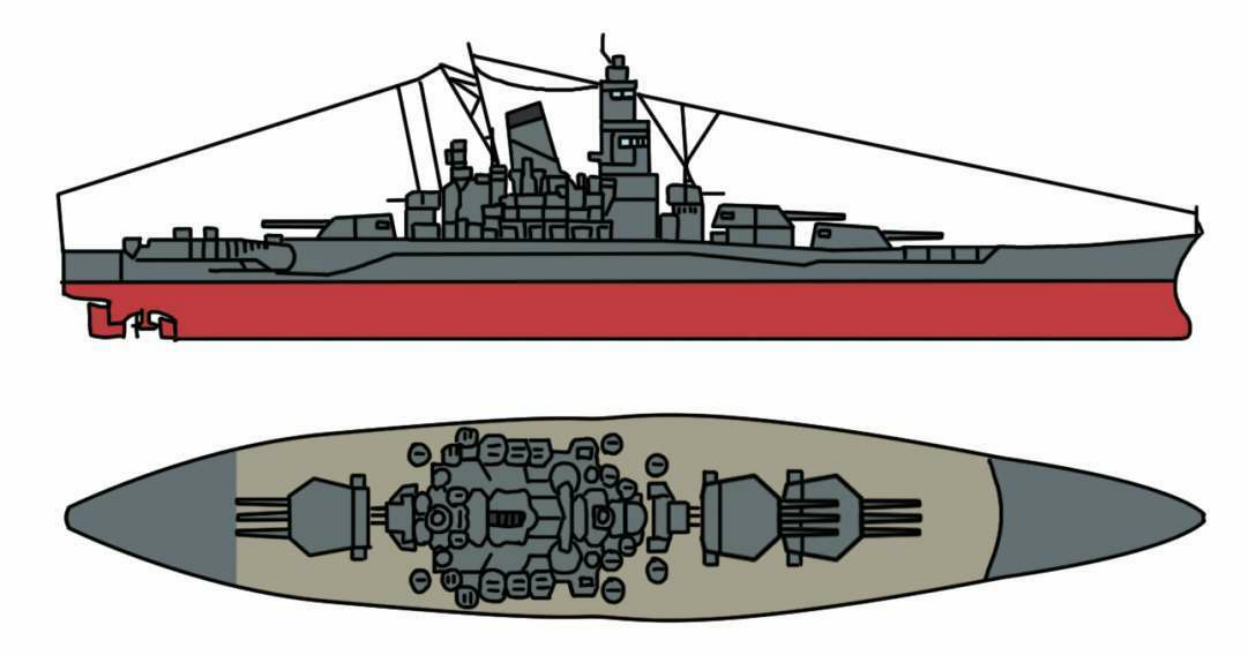


伊 400 型潜艇

世界最大的航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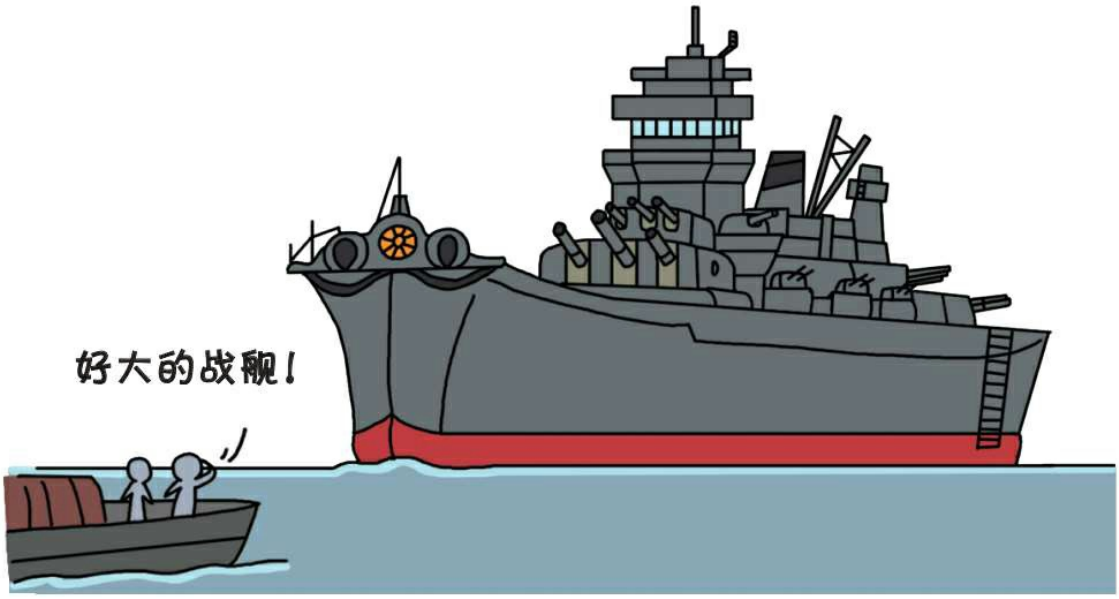
而最让日本骄傲的，就是造出了两艘世界最大的战列舰：“大和”级战列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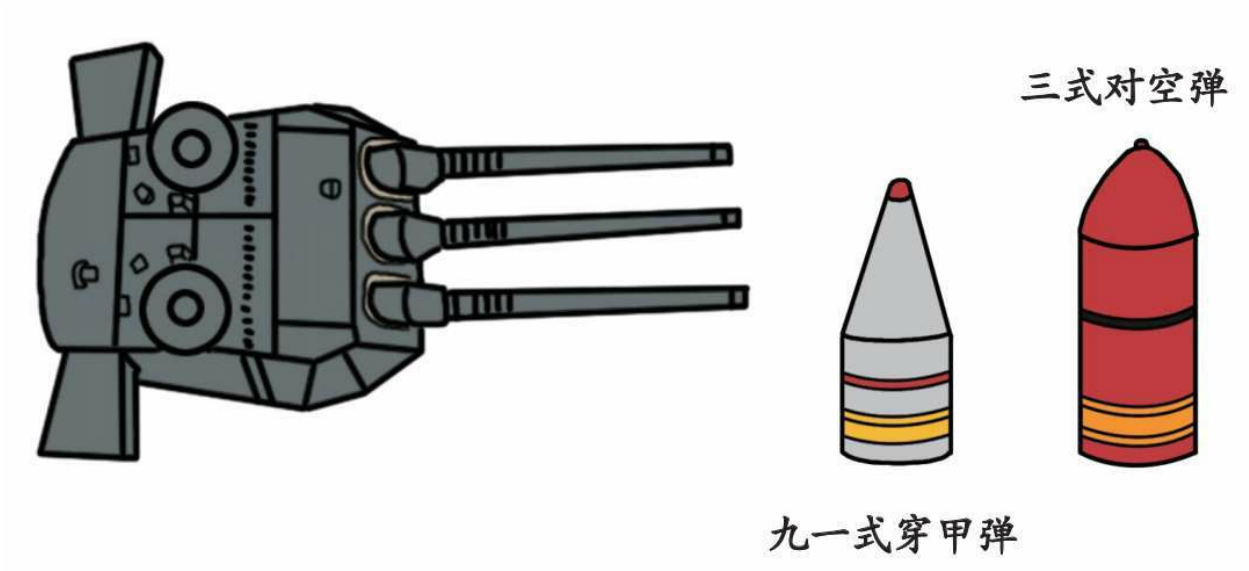
这两艘战舰为：“大和号”和“武藏号”。其中“大和号”战列舰，因其名字象征日本民族而备受日军重视。

大和号于1937年开始建造，1941年竣工，共耗资1500亿日元，可谓是日本倾其国力所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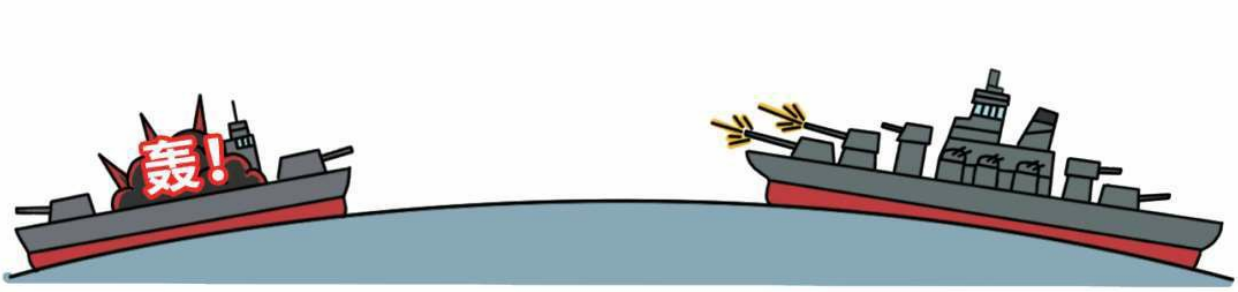
大和号之大，体现在舰体尺寸上，长263米，宽38.9米，满载吃水深度10.6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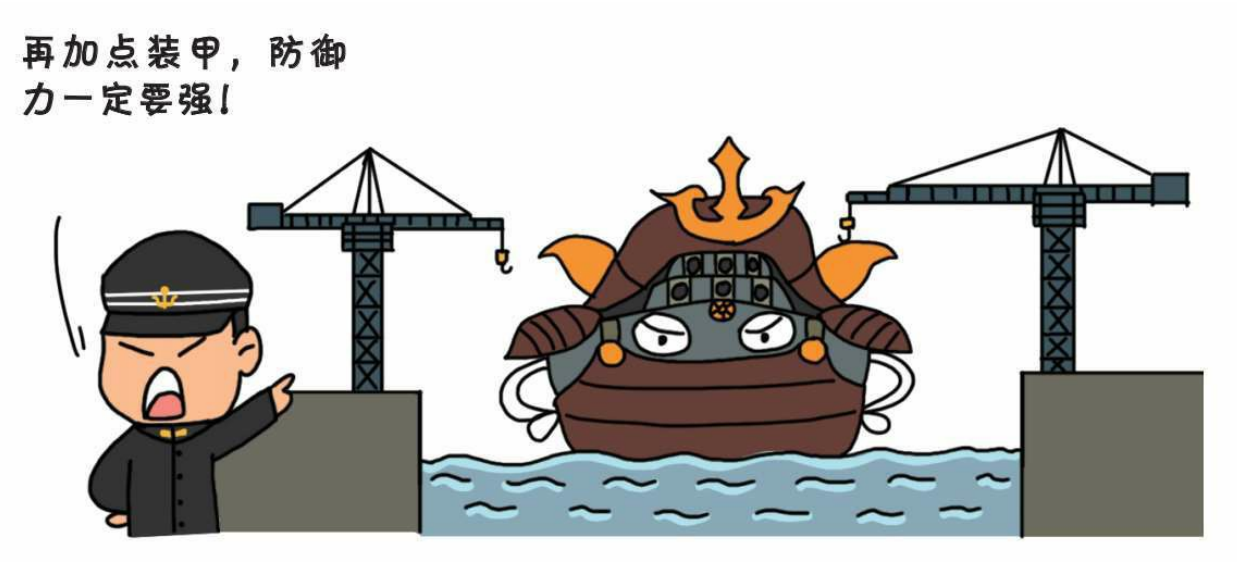
在作战性能上，大和号装备有9门460毫米口径主炮，其配装的炮弹就重达1.5吨，射程可达42千米。



如此强悍的射程，在当时可谓无舰能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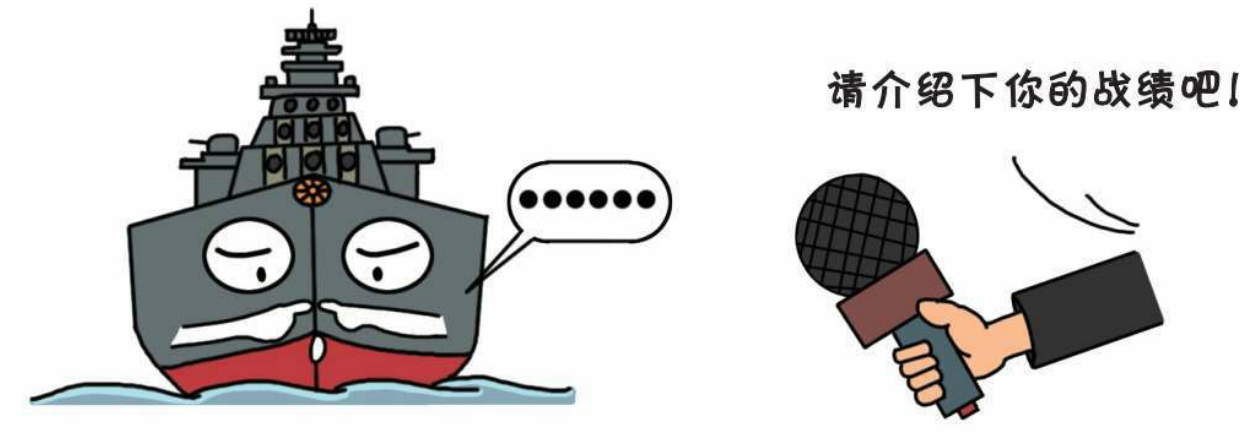
同时，大和号的防御能力极强，其要害处装甲厚达408毫米，炮塔装甲厚度更是达到了650毫米。



在20千米的范围内，大和号能抵御当时世界上所有主流舰炮的攻击。

这么一艘攻防兼备的战舰，简直就是一座“海上堡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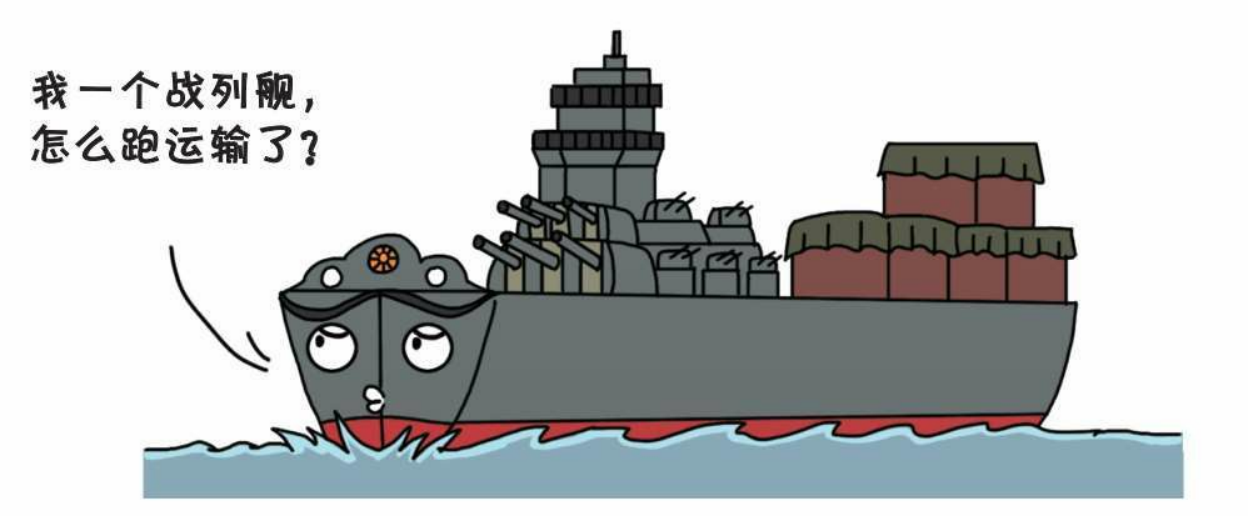
看数据，大和号似乎是款攻击力极大的战舰，可它的实际作战成绩却令人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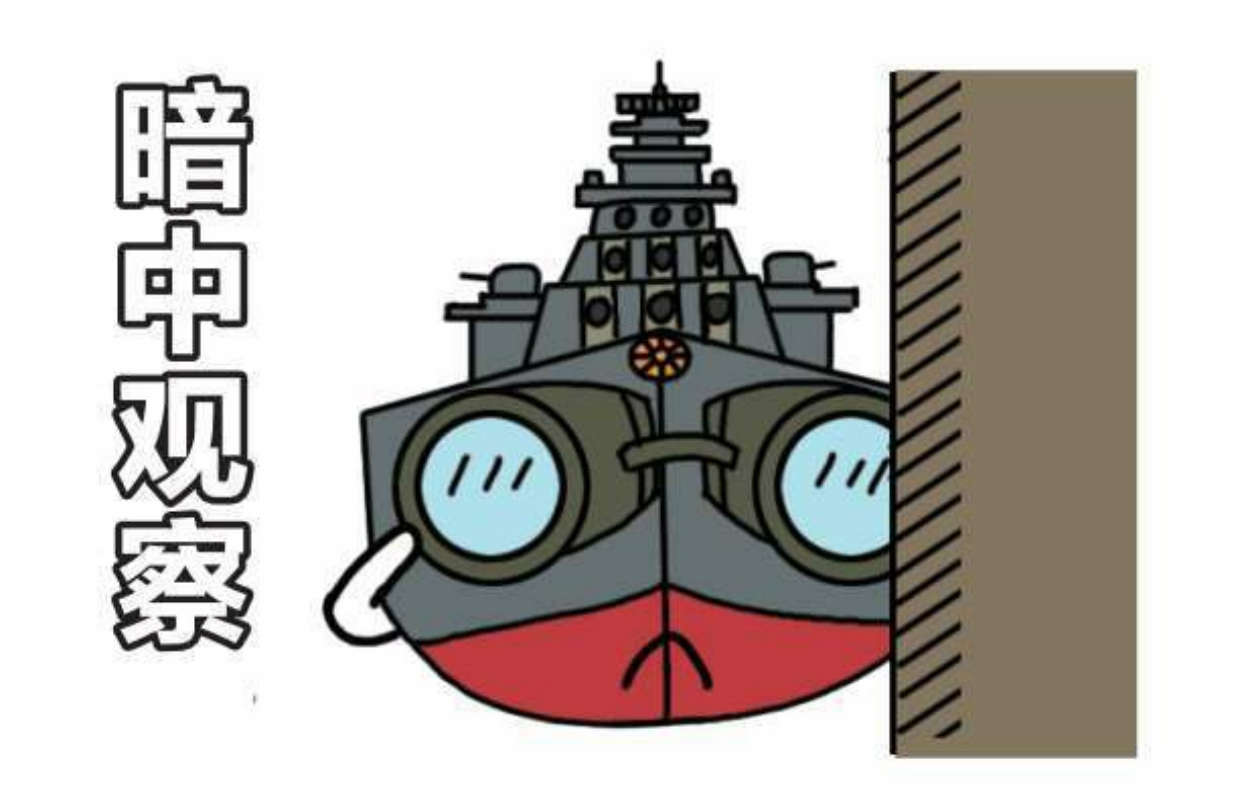
因为它的航速实在太慢了，最高只能达到27.5节，这使它无法跟上主力机动舰队的速度。

另外，因为它名叫“大和”，有着极特殊的意义，所以日军也不轻易派它出航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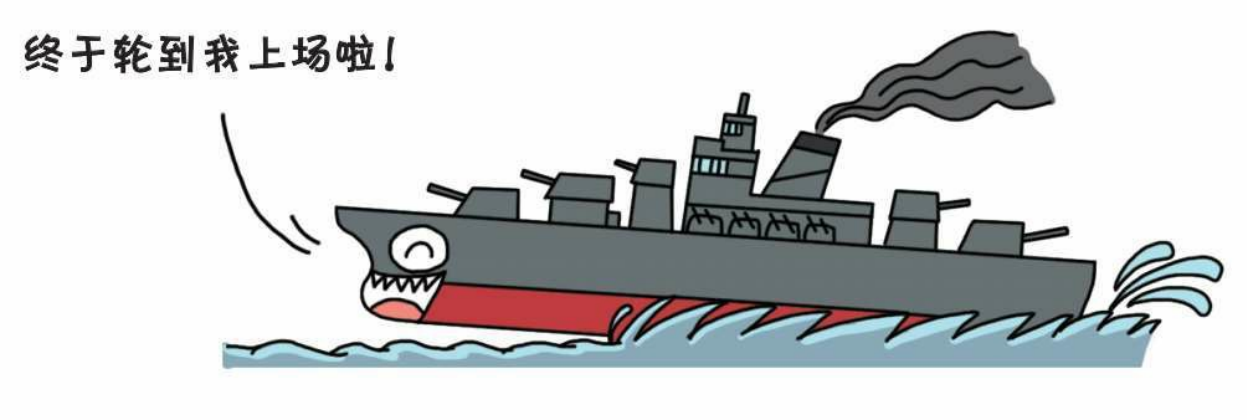
在二战期间，大和号主要担负运送物资、士兵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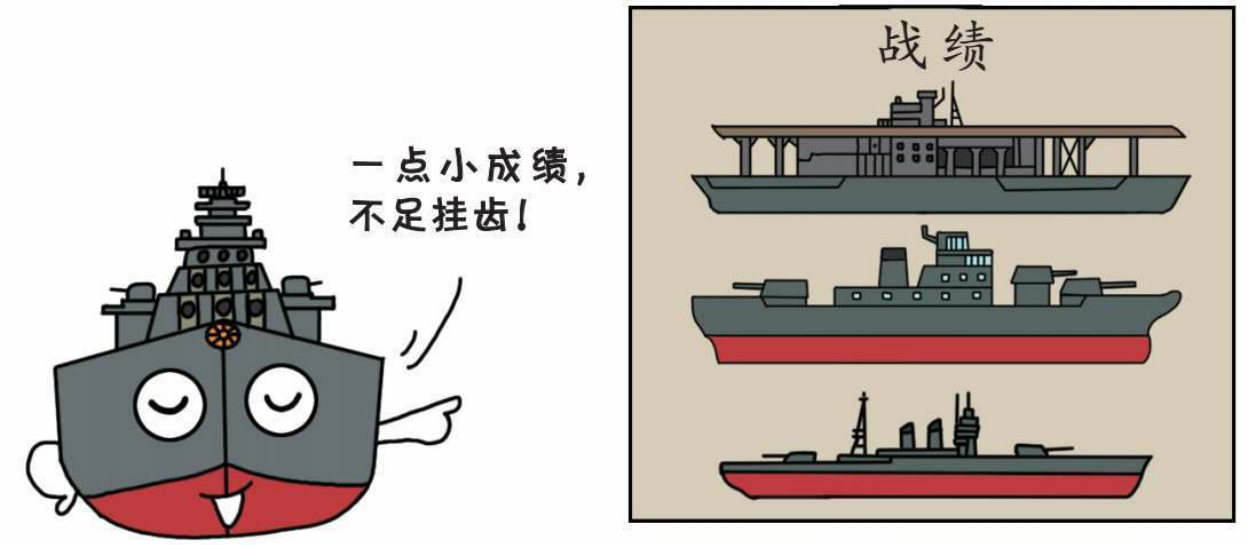
战时更多作为舰队旗舰，在战场之外，远远地观察战局变化，如同一名“看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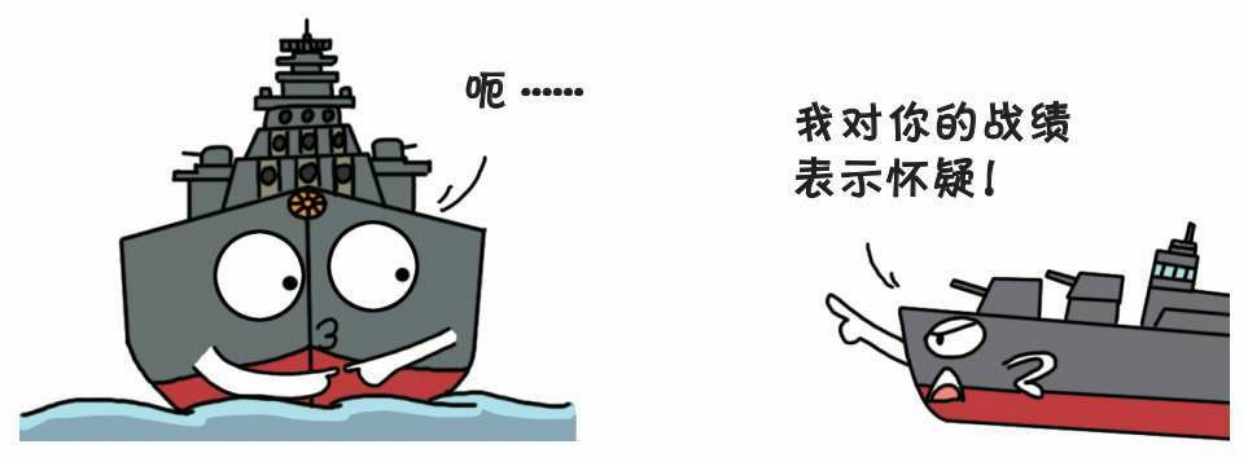
1944年莱特湾海战，大和号终于参战了。



在这次海战中，日军宣称大和号击沉了盟军护航航母、巡洋舰、驱逐舰各一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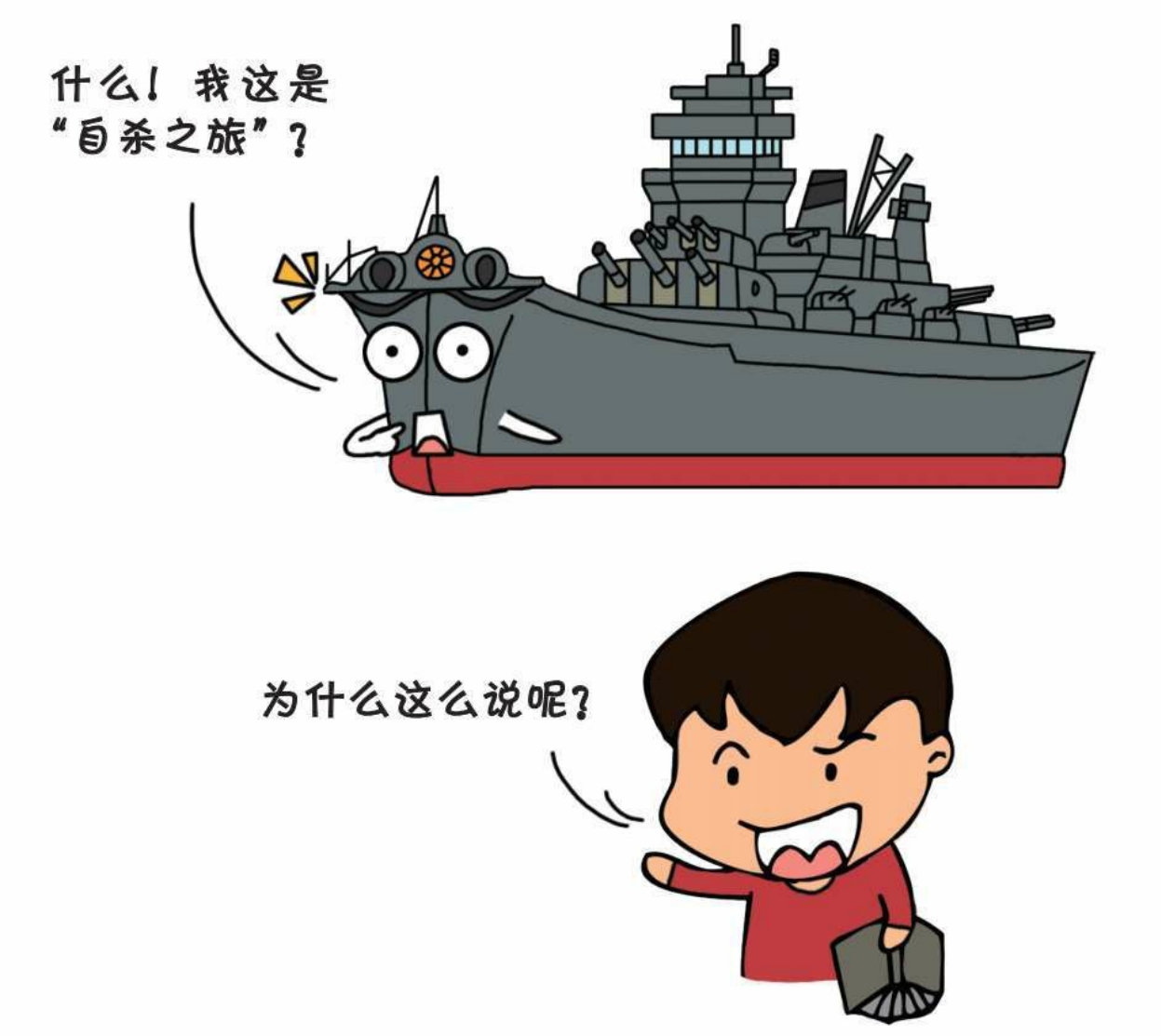
可参战的其他战舰也宣称是自己击沉了护航航母和驱逐舰，这使得大和号的战绩充满了水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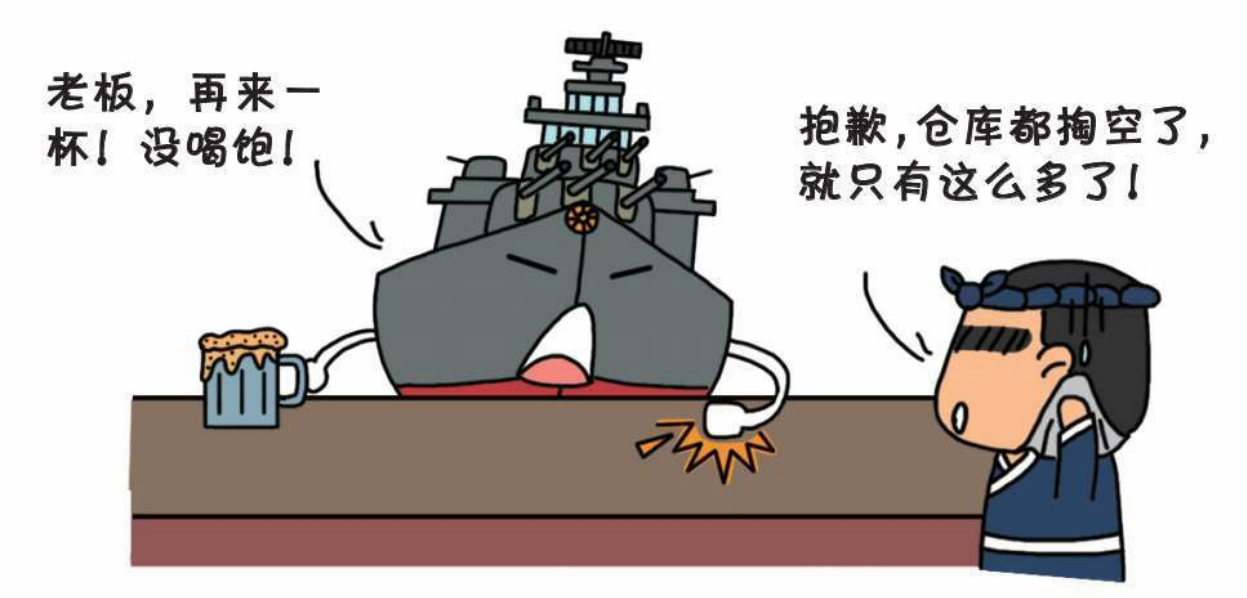
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面对打到家门口的美军。日军不得不亮出大和号这张底牌，命令大和号在"天一号"特攻作战中主动出击迎战美军舰队。

然而这次出击却是一场“自杀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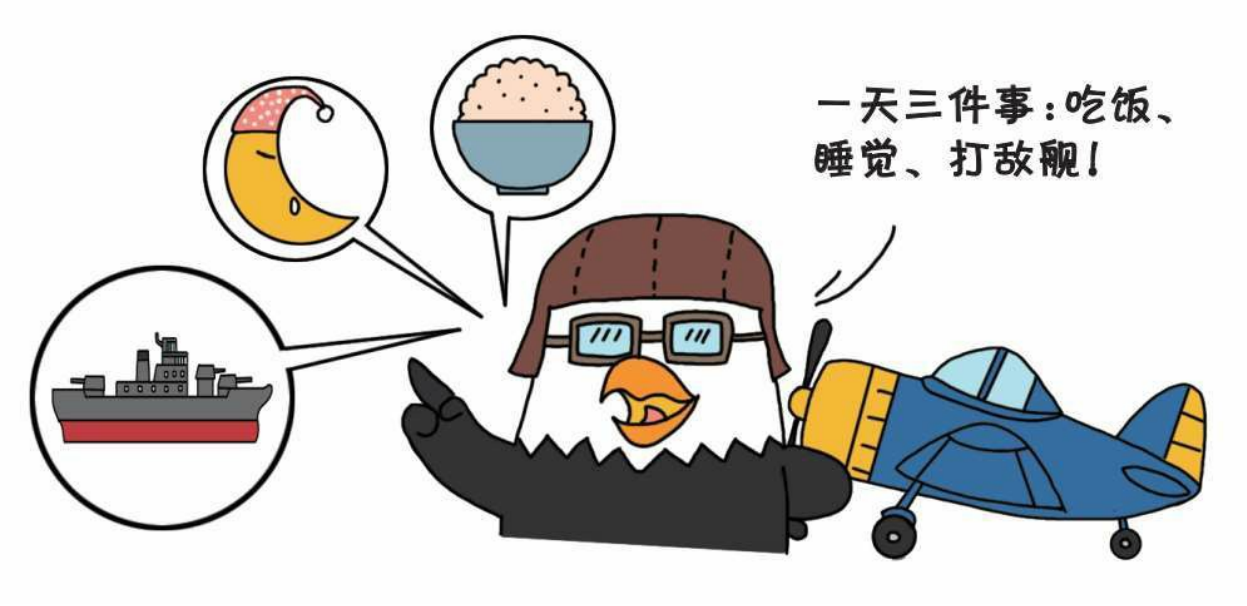


原来此时日本的战争资源已所剩不多，为了让大和号出海，日本倾举国之力，也只勉强给它加了半箱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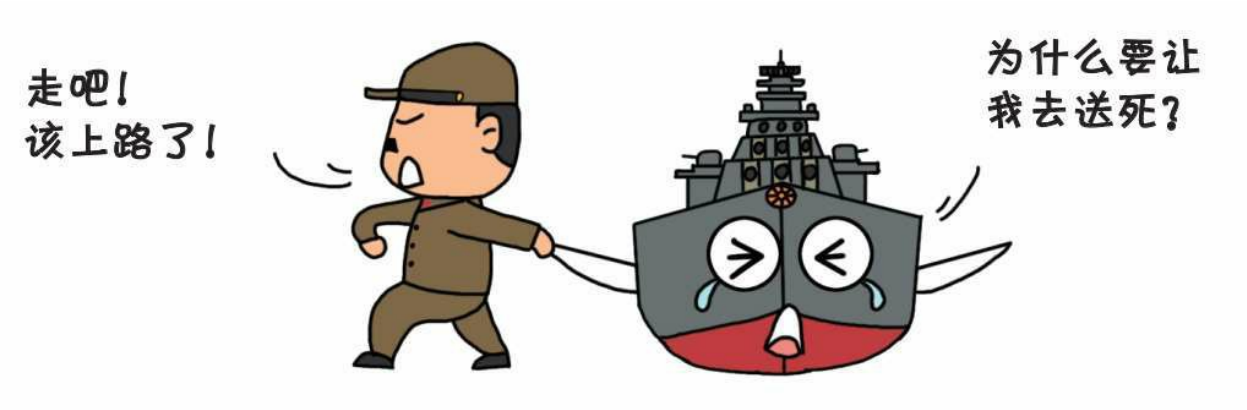


这相当于给了一张单程船票，只要出航，就没油开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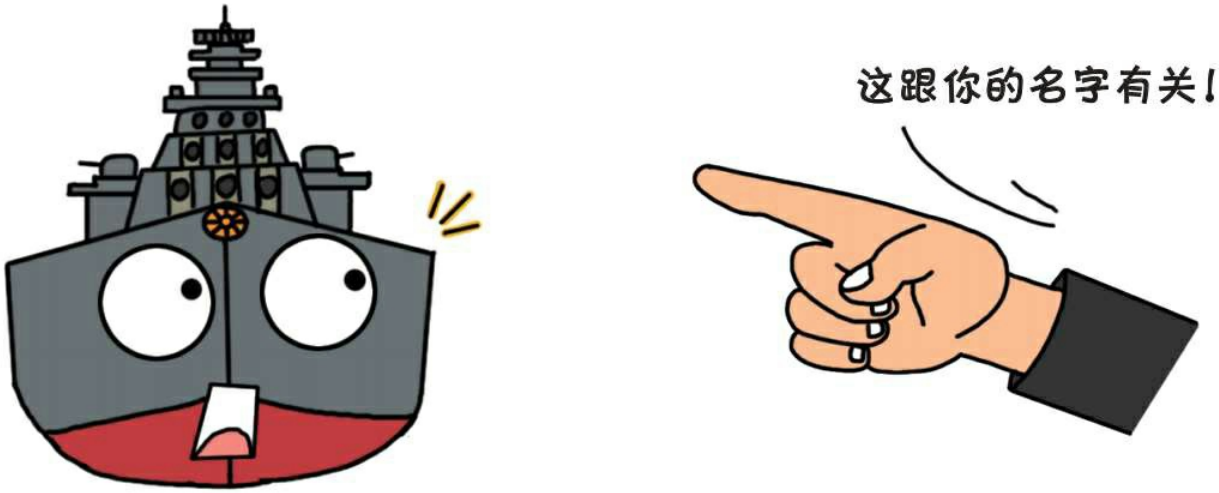
而此时，太平洋上的制空权已被美军牢牢掌握，无数的美军战机在高空搜寻着日本舰船，只要发现立刻击沉。



既然明知必亡，日本为什么还要派大和号出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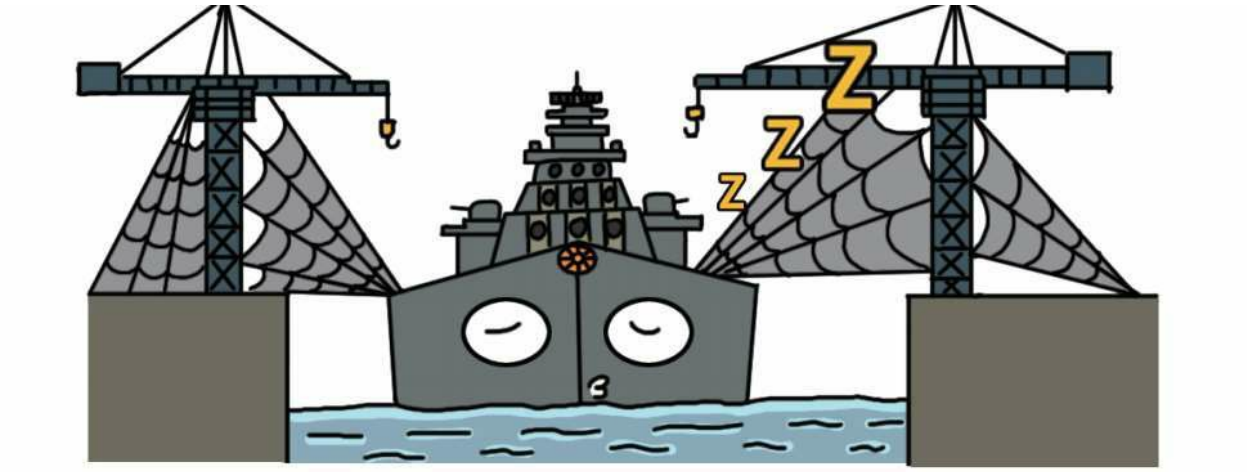


日军明知出航就是死路一条，为什么还是要大和号出航作战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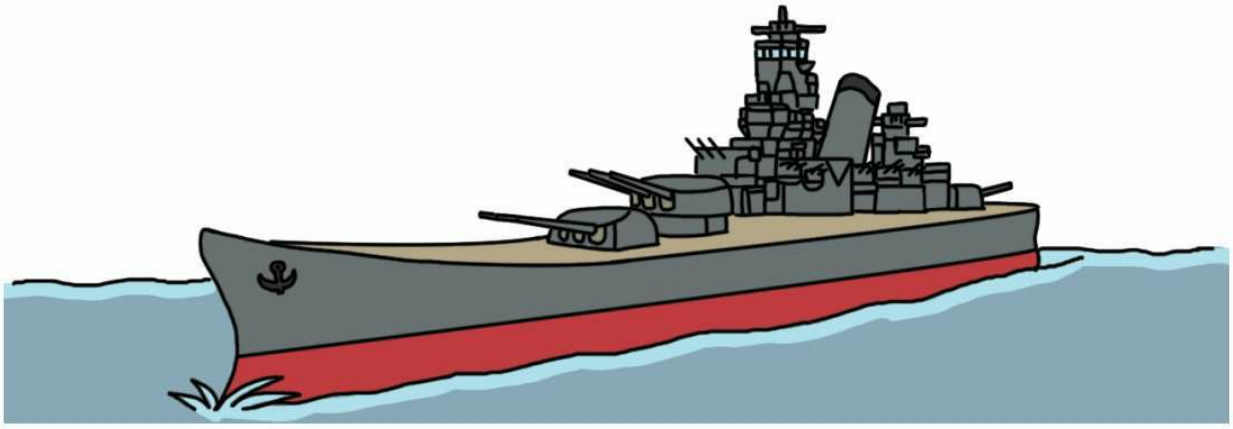


因为日军不能忍受名叫“大和”的战舰最后被美军俘虏。

同样，日军也不能忍受，名叫“大和”的战舰在军港里龟缩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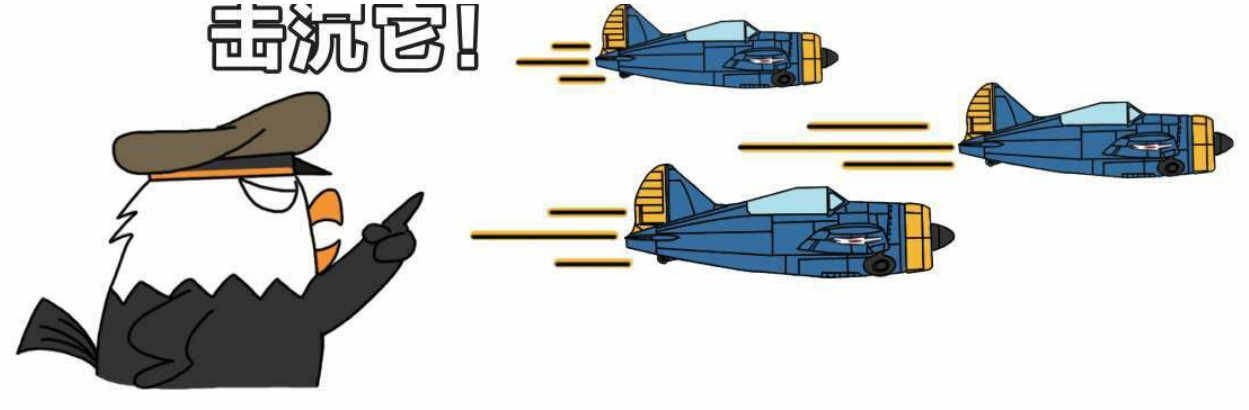


1945年4月6日，大和号从德山港出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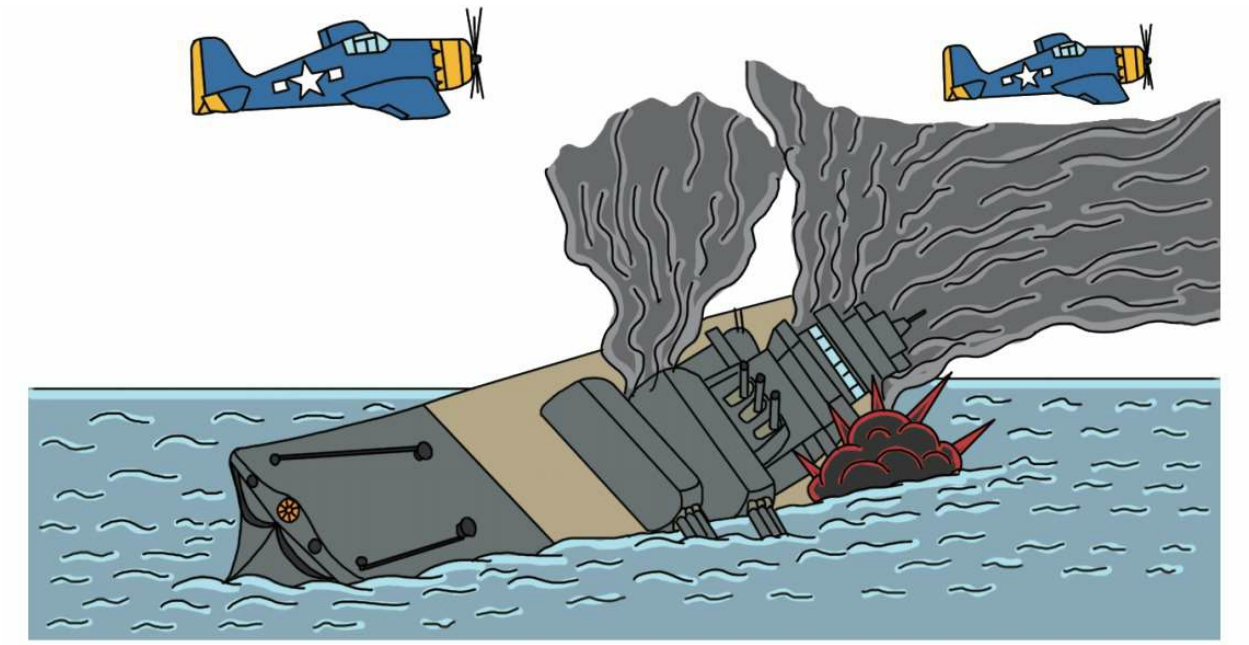


大和号出航的第二天凌晨，就被美军潜艇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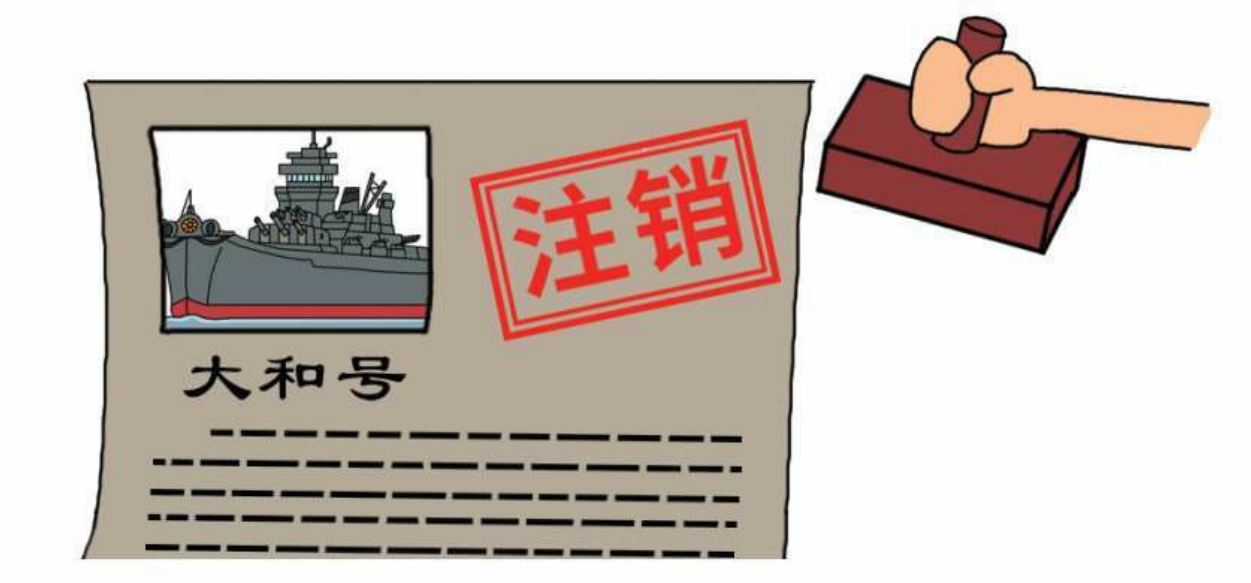
在得知大和号出航的情报后，美军派出大批战机对其发动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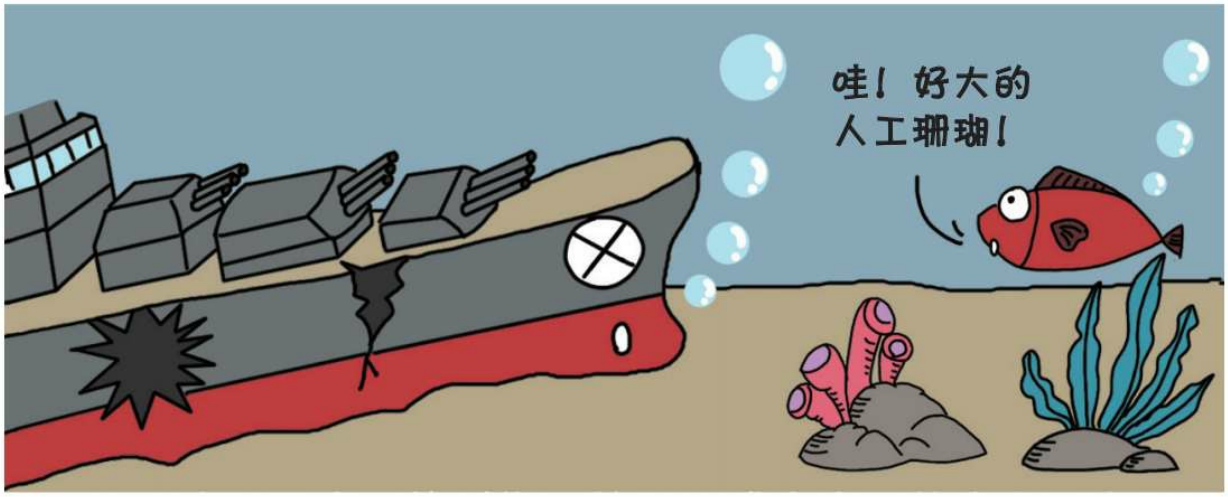
在被美军战机轰炸3个小时后，大和号倾覆沉没，全舰2767人，仅幸存269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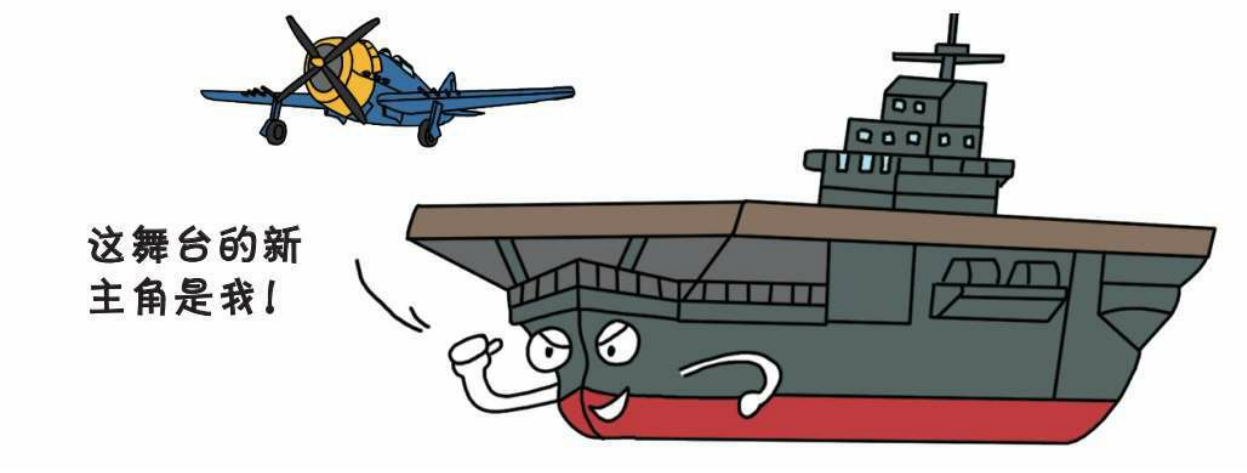
1945年4月7日，大和号被日本海军部正式注销船籍。



总体来说，大和号的战绩非常一般，与其高昂的建造成本相比，简直一无是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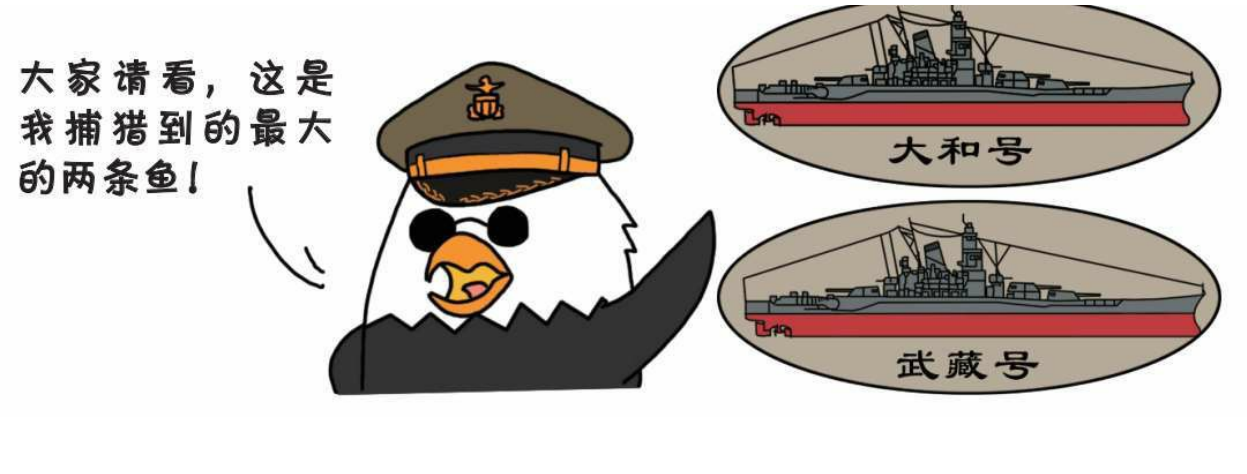


这是因为在二战时期，航母已成为真正的海上霸主，大炮巨舰的时代已在舰载机的轰鸣声中成为过去。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战舰上的疯狂豪赌也注定以失败告终。

大和号的姐妹舰武藏号，也在1944年莱特湾海战中被美军击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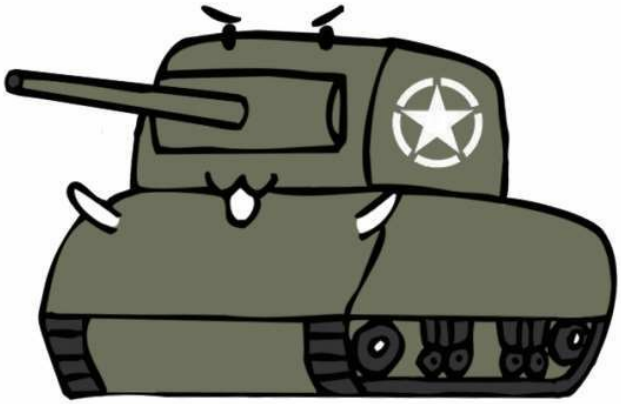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谢尔曼坦克战史

二战时期，是坦克发展的黄金年代，众多著名坦克车型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要说起盟军方面的著名坦克，就不得不提美国的M4“谢尔曼”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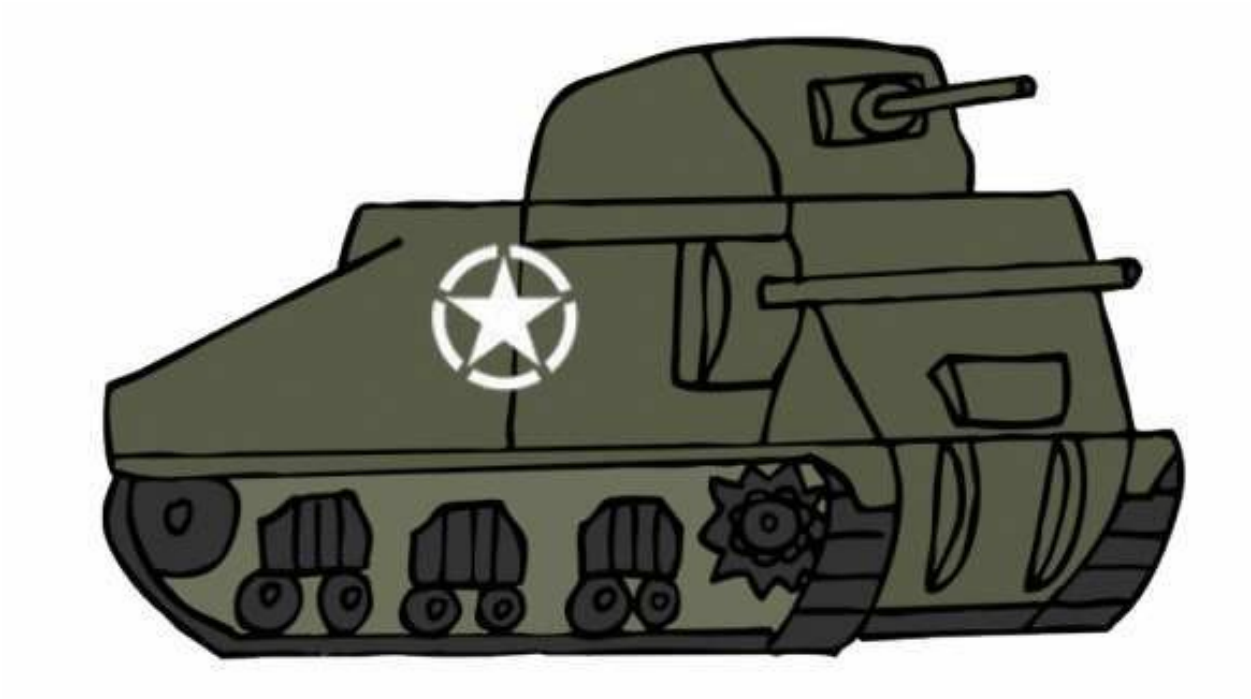
装甲：76—100 毫米
重量：30 吨
火力：1×75 毫米坦克炮
1×12.7 毫米高射机枪
2×7.62 毫米轻机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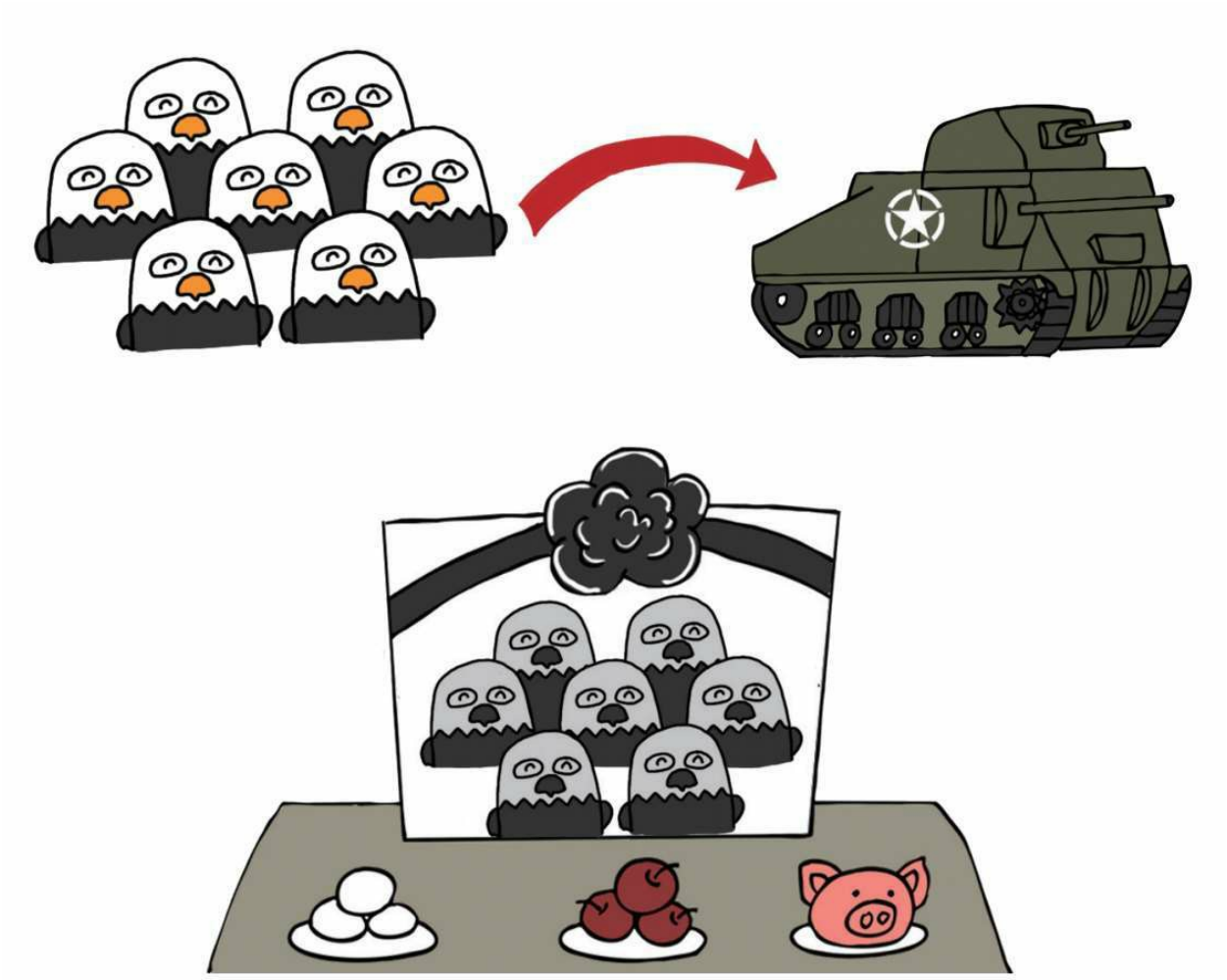
美国虽为制造业大国，但在战前美军仅保持着很小的军队规模，在坦克的研制上并未投入过多精力。

因地缘位置和国内政策的影响，战前的美国更多扮演着军火贩子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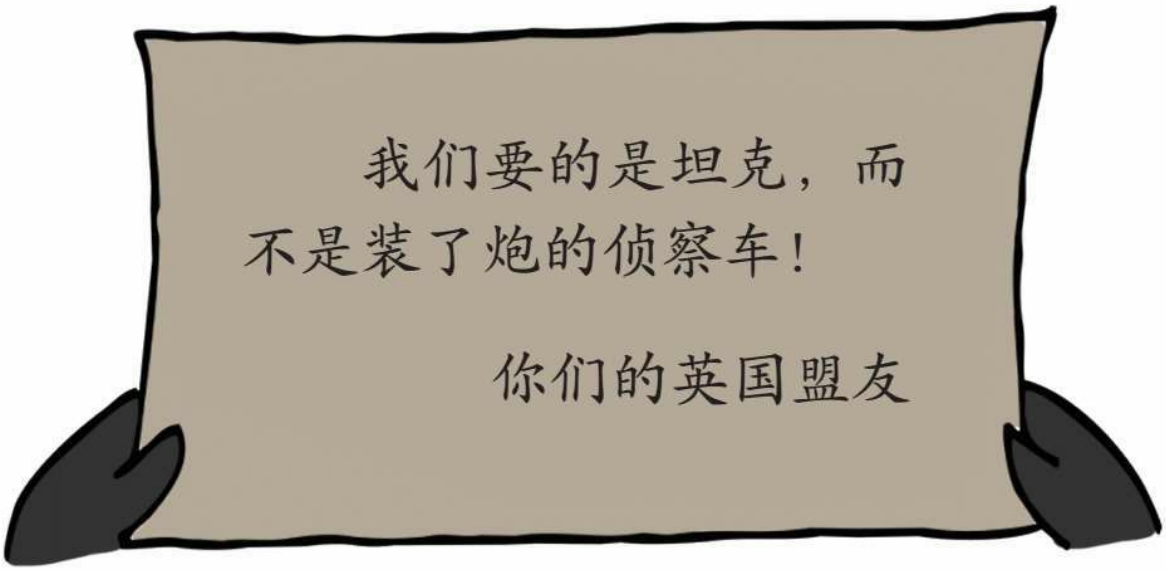
为提升军力，美军于1941年装备了谢尔曼坦克的前身：M3型坦克。



这款“奇葩”的坦克有1门炮、4挺机枪，其乘员也足足有7人，但其装甲薄弱，战场生存力差，被戏称为“七兄弟的炼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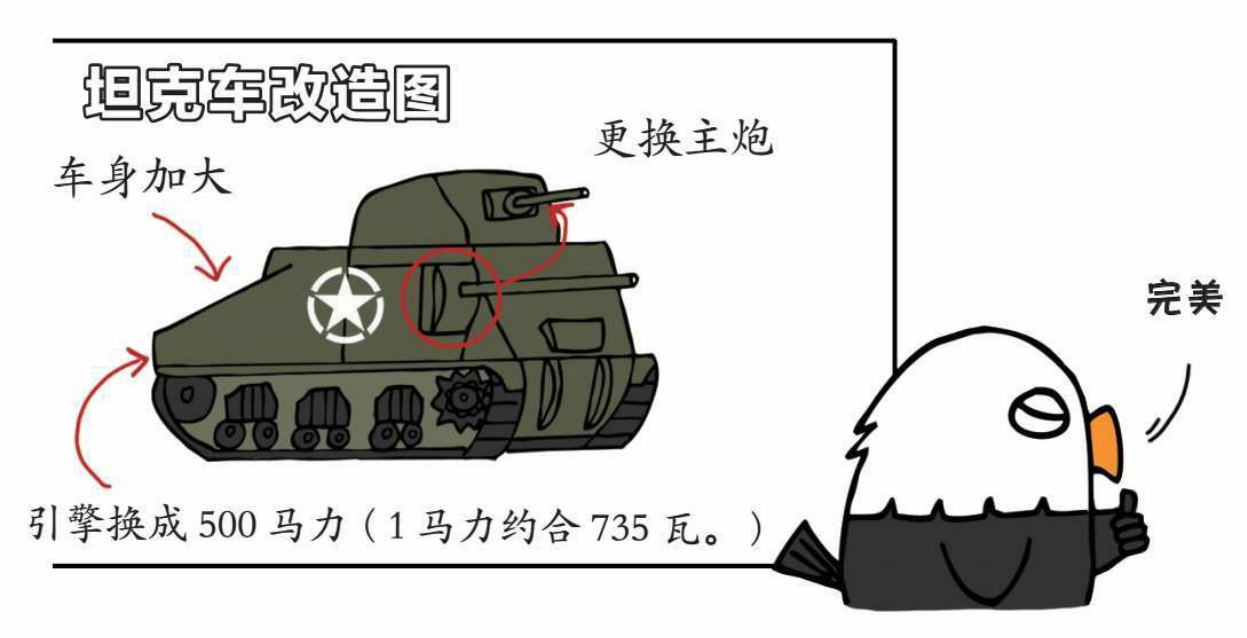


美国曾援助北非的英军上千辆M3坦克，但英军的评价是：



美国人觉得，英国人这是标准的：来讨饭，还嫌饭馊！

深思熟虑后，美军加快了新型坦克的研制工作，M4谢尔曼坦克就此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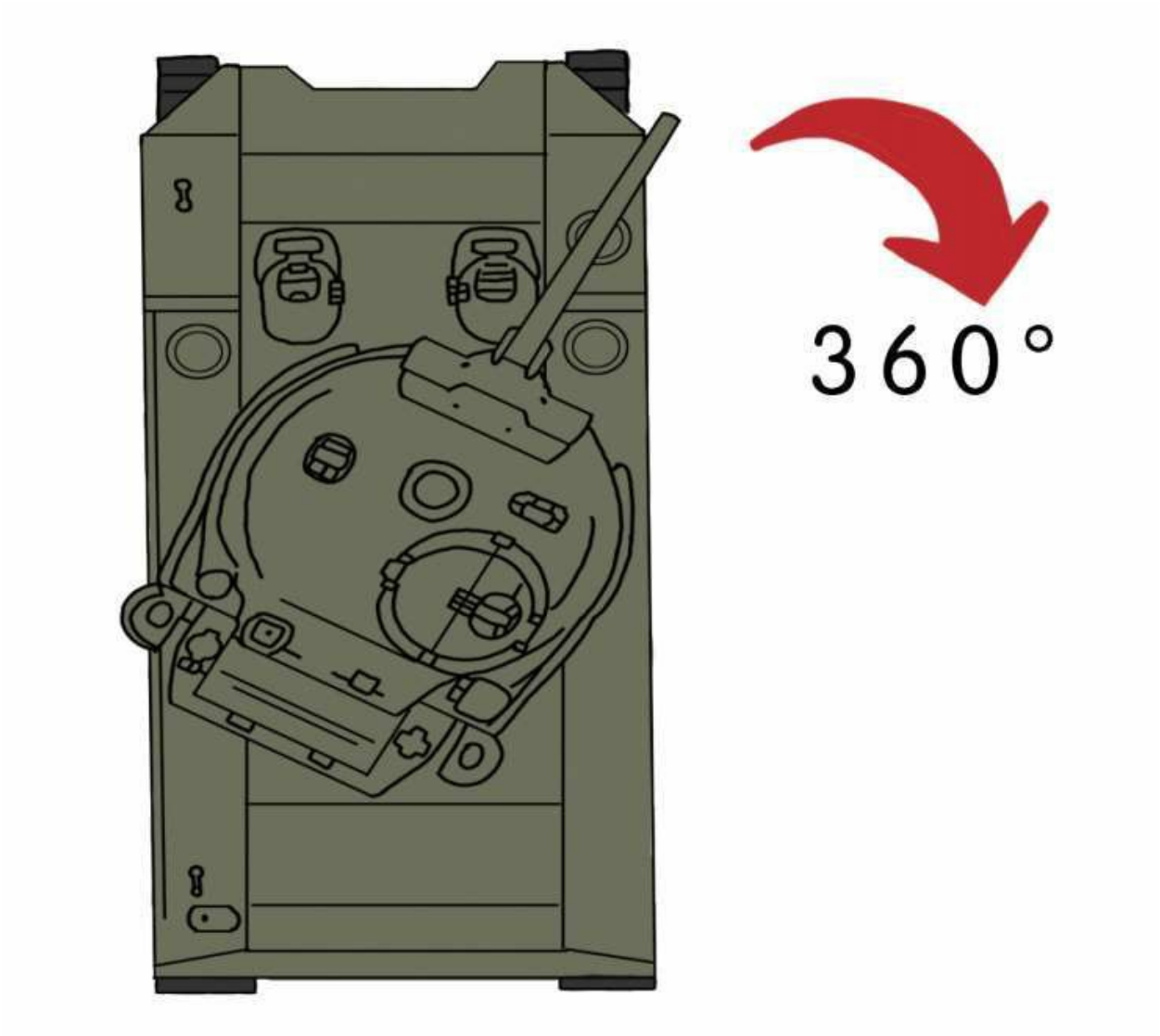


于是信心满满的美国又开始了四处送坦克的旅程。

但现实情况是：

在北非
啥？老虎？
非洲有老虎？
你听说过老虎吗？
在苏联
欢迎，这次都
带了些啥？
卡车！
哇！

作为一款中型坦克，谢尔曼还是有优点的，其炮塔转动一周仅需不到10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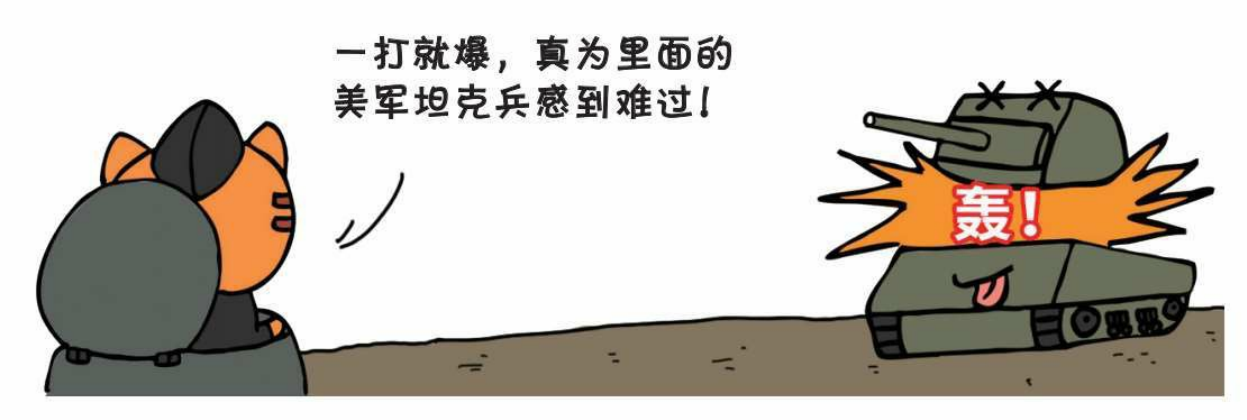
并且是当时唯一一款可在行进中射击的坦克。

其装甲和火力性能也并不比德式III型坦克差。

但谢尔曼坦克却有一个极其强悍的对手：虎式坦克！

在诺曼底登陆后，谢尔曼坦克的噩梦就此开始，虎式坦克的传奇再次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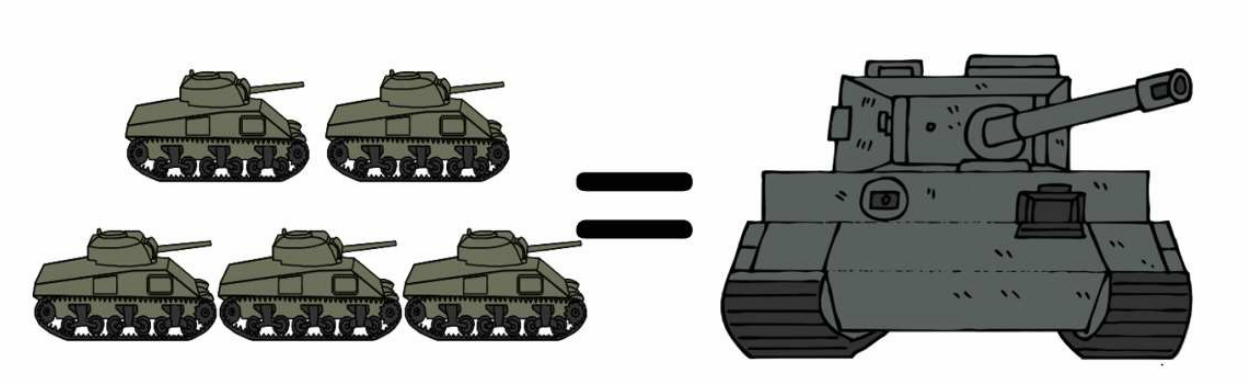
而且，谢尔曼坦克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装备的汽油发动机被击中后极易爆炸。



于是谢尔曼坦克又有了“朗森打火机”的外号。

因为这种打火机的广告语是：一打就着，每打必着。

在战场上往往每击毁一辆虎式，就要付出毁灭5辆谢尔曼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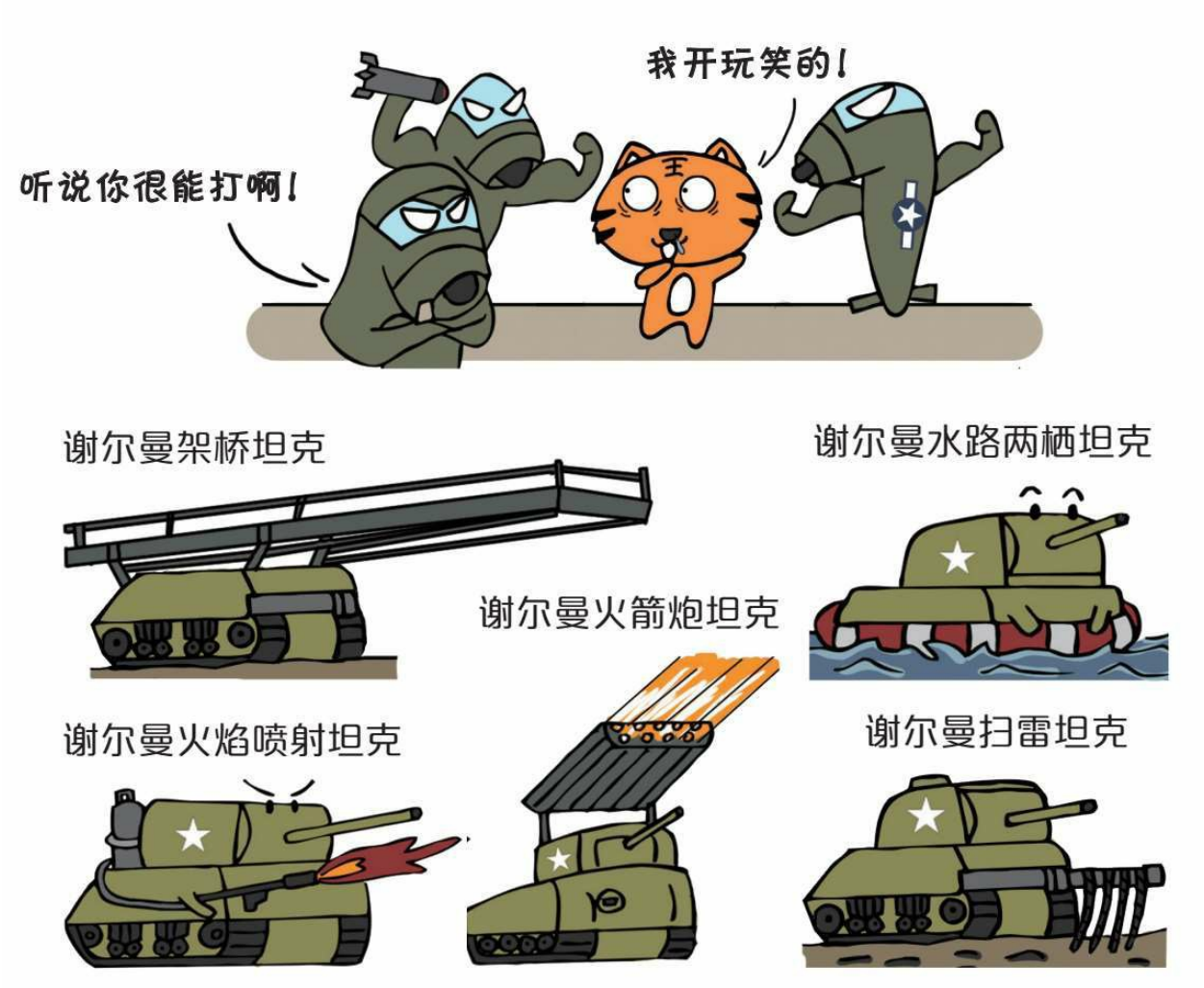


纵使虎式一个能打5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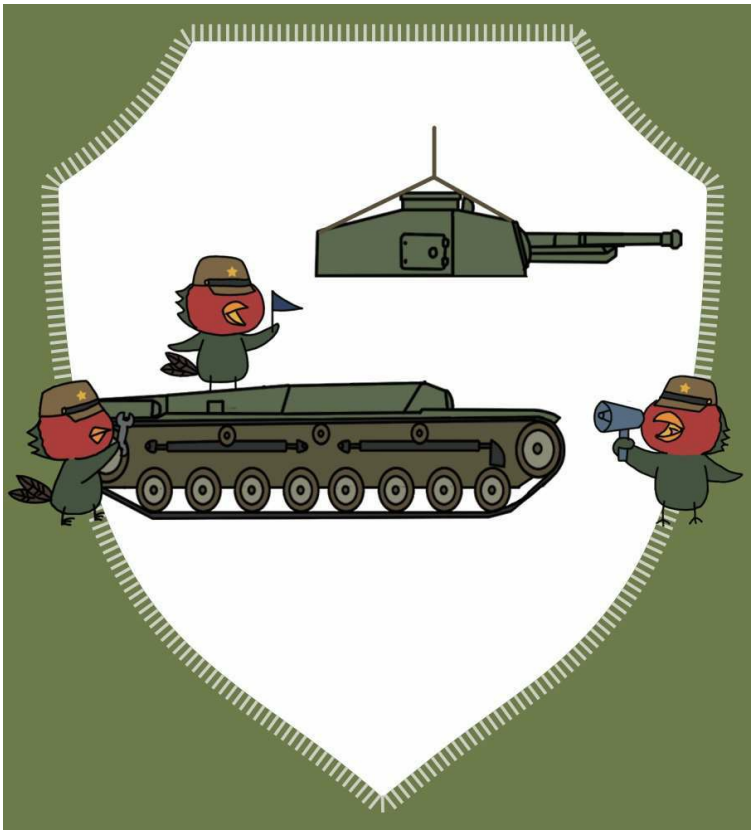
但怎奈美军坦克数量多。

整个二战时期，美国共生产了近5万辆谢尔曼坦克，而德国的虎式坦克仅生产了1800多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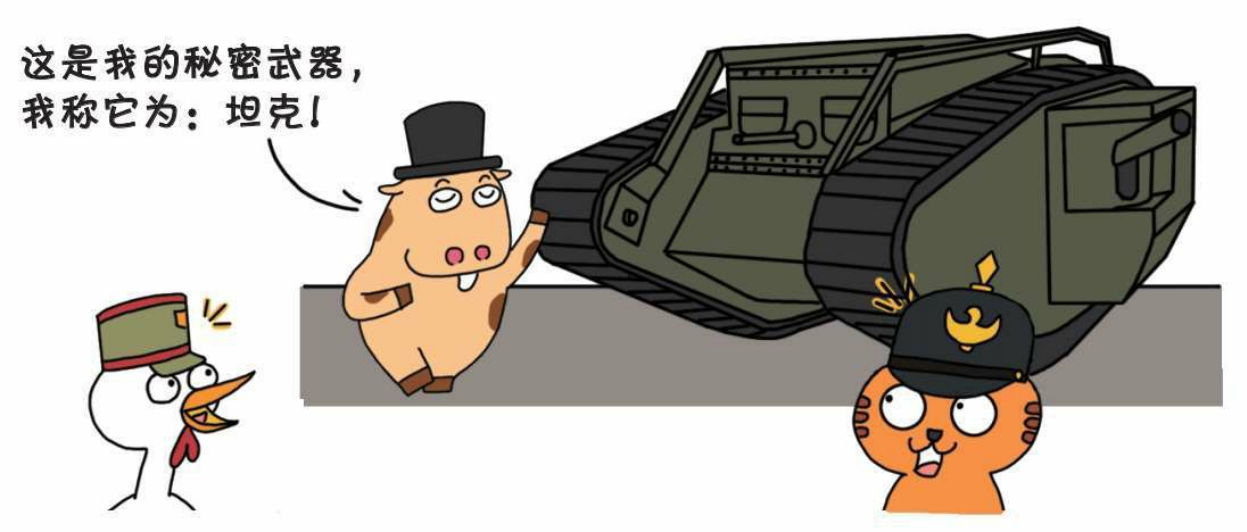
而且美军还拥有德军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空军力量！


听说你很能打啊！
我开玩笑的！
谢尔曼架桥坦克
谢尔曼水路两栖坦克
谢尔曼火箭炮坦克
谢尔曼火焰喷射坦克
谢尔曼扫雷坦克

第十九章
二战日本坦克发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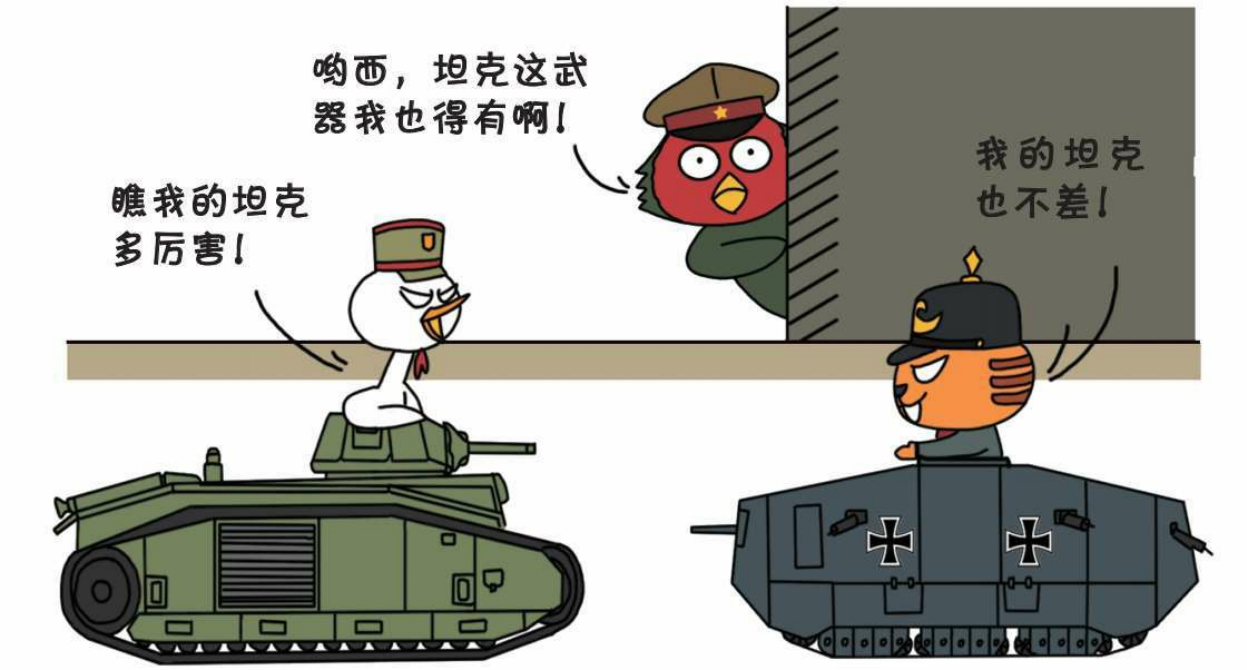


1916年，首次在一战战场上亮相的英国“马克Ⅰ型”坦克，迅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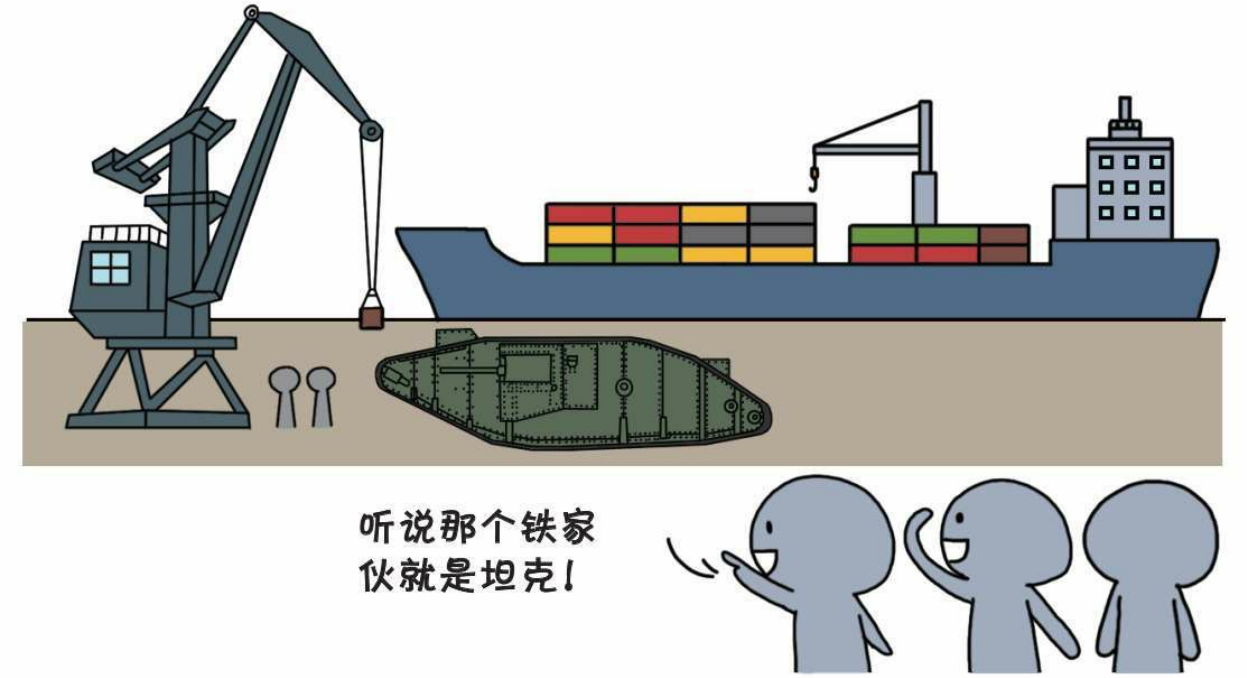


欧洲各国纷纷展开对坦克的研制和开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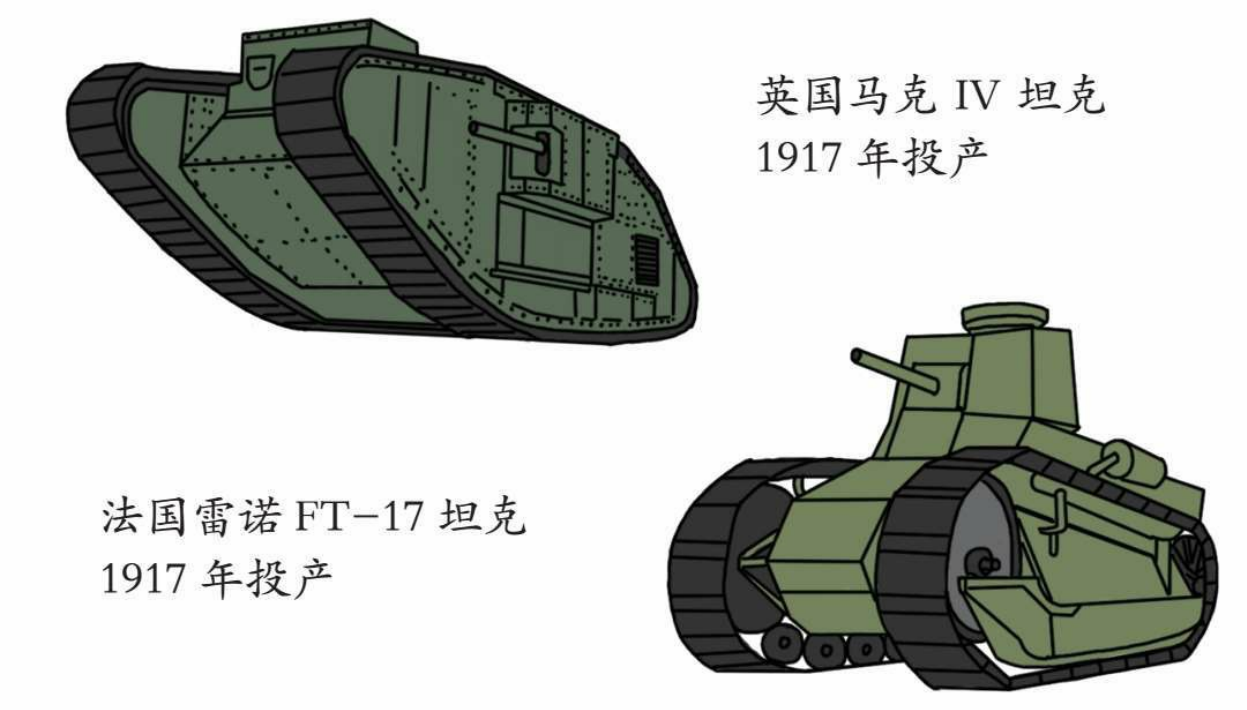
而一直“好学”的日本，自然不会放弃对这一新型装甲战车的研究。



一战结束后，日本便从海外购买了一辆巨大的坦克运回日本本土，以供兵工厂研究仿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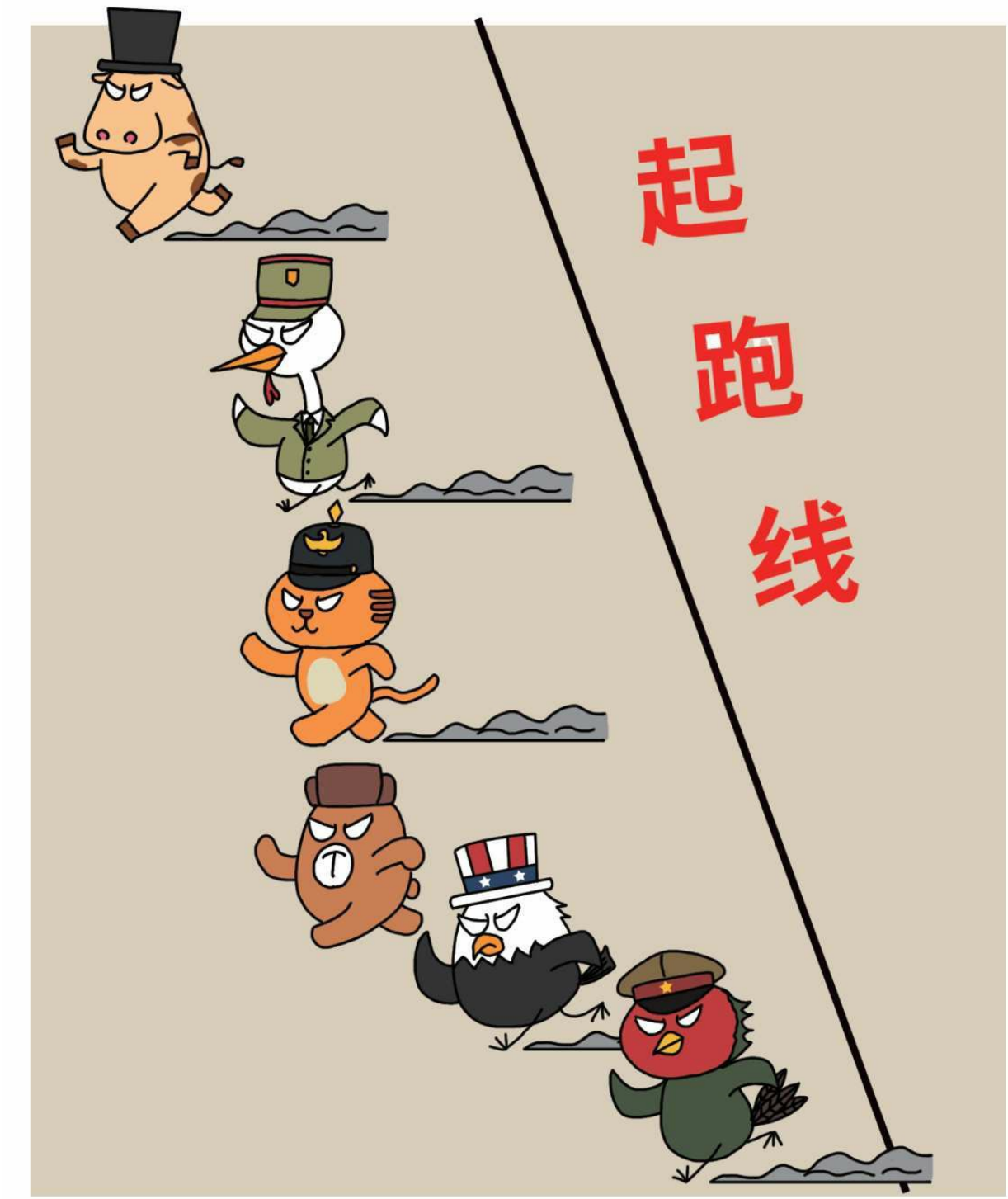
这辆坦克便是日本从英国购入的马克Ⅳ型坦克，之后日本还从法国购入一批雷诺坦克。



自此，日本通过研究各式西方坦克的工艺技术，开始了本土化坦克的研究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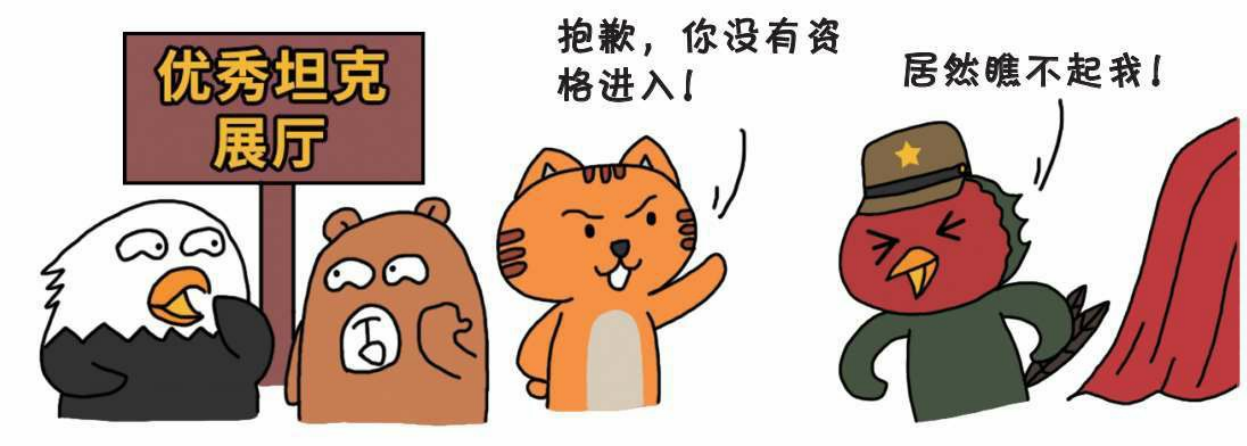
之后日本便研制出第一辆国产坦克试制1号坦克，成了当时亚洲唯一能自行生产坦克的国家。

虽然日本研制坦克的时间不算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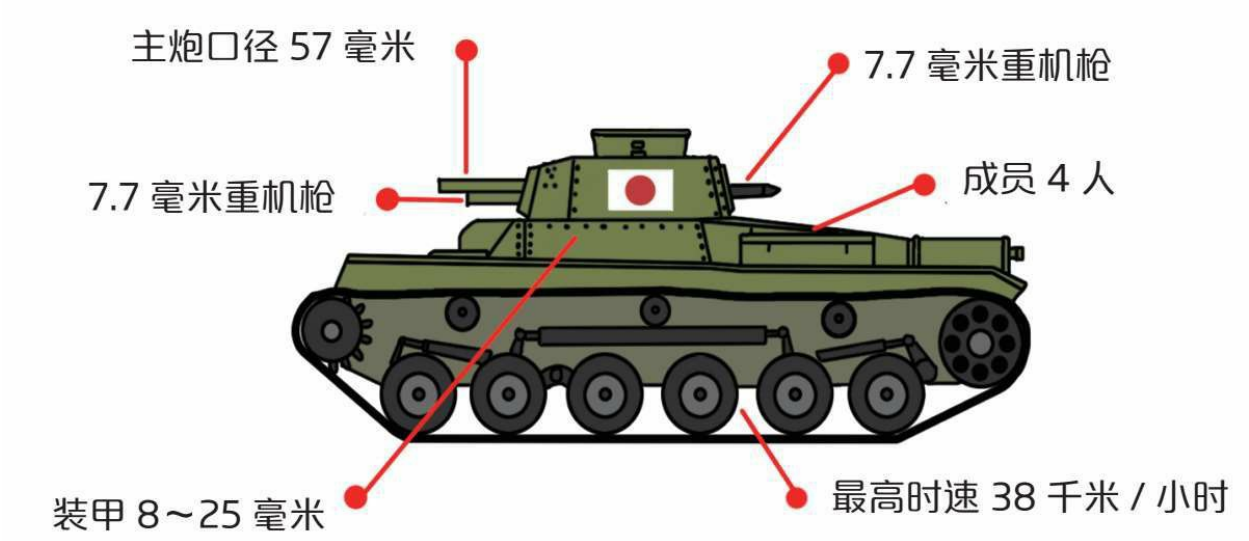
并在1926年至1945年间，研发出了庞杂的日本国产坦克系列。

但日本坦克在质量上乏善可陈，根本无法与同时期的欧美坦克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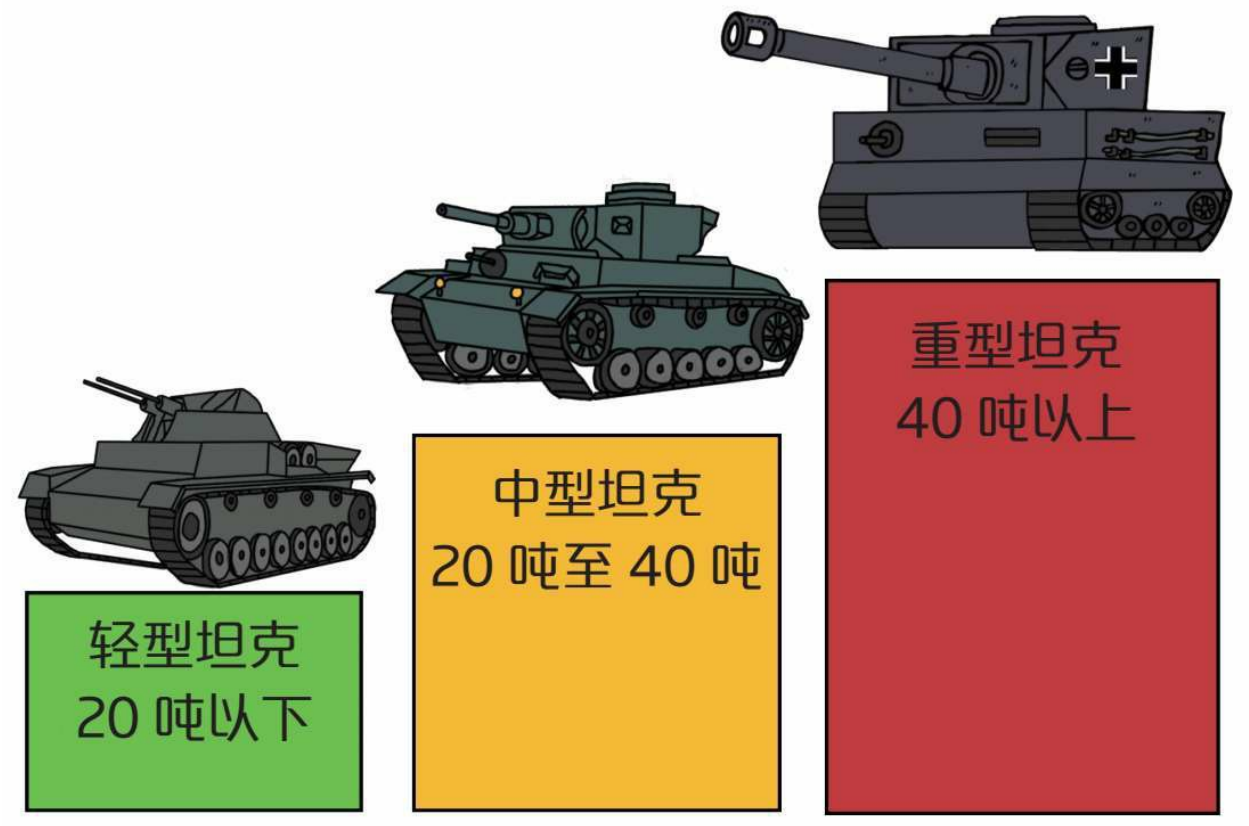


就以被日军称为“快意之作”的97式中型坦克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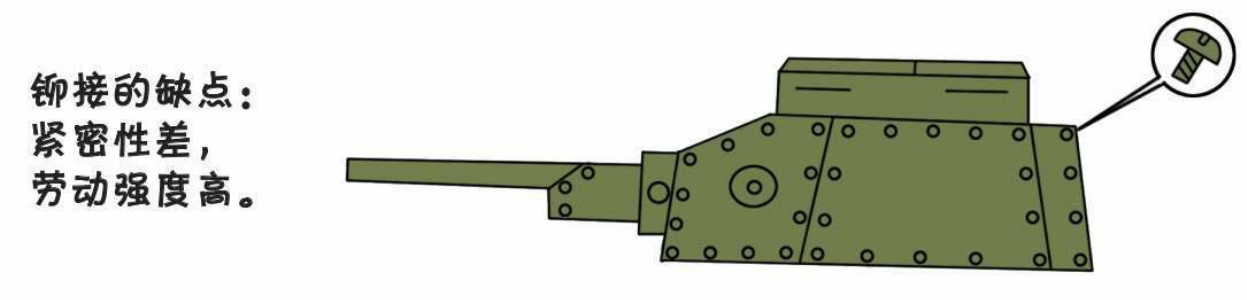
97式中型坦克是日本89式中型坦克的后继车，被广泛用于日本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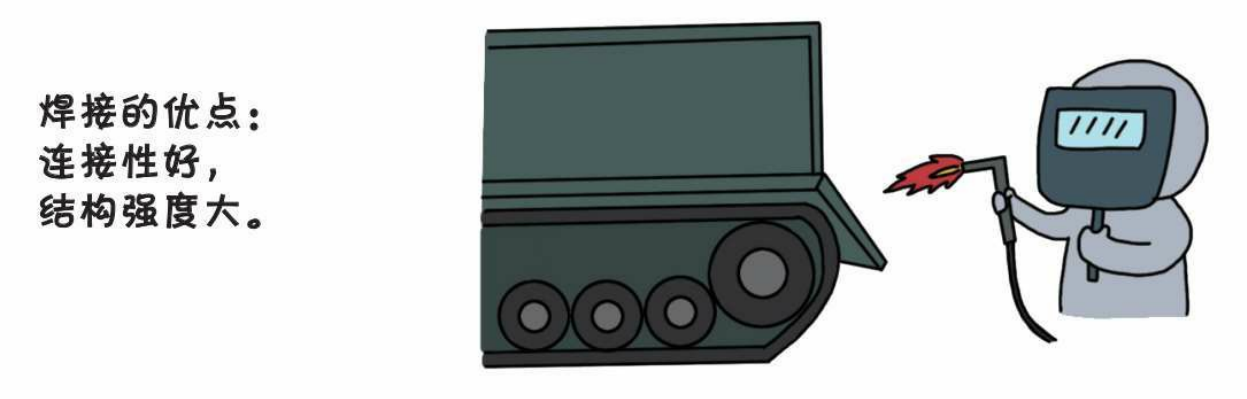
虽然日本将此坦克归为中型坦克，但15吨的车重，在欧美坦克中只能被划入轻型坦克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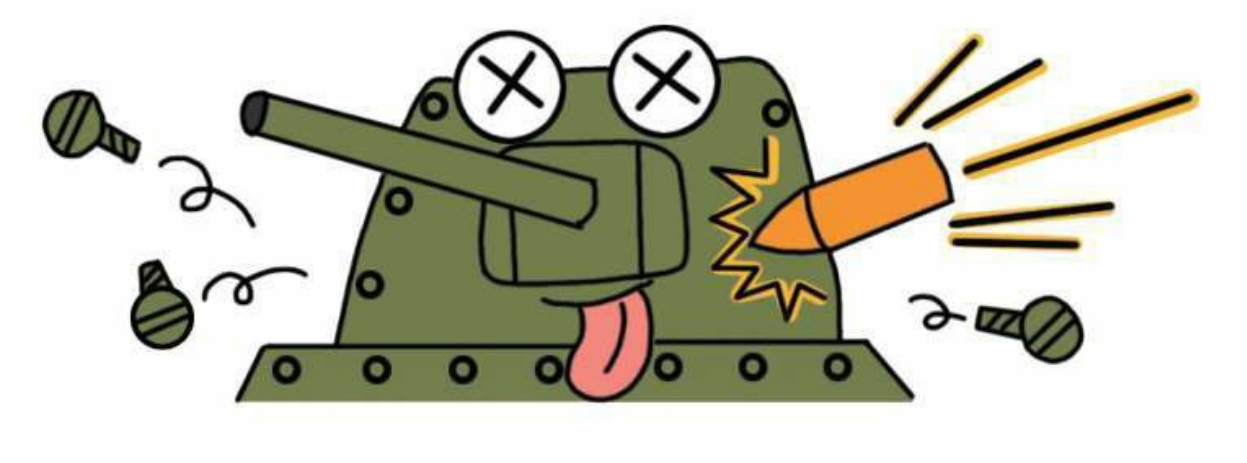
此外，日本97式坦克的车体装甲为铆接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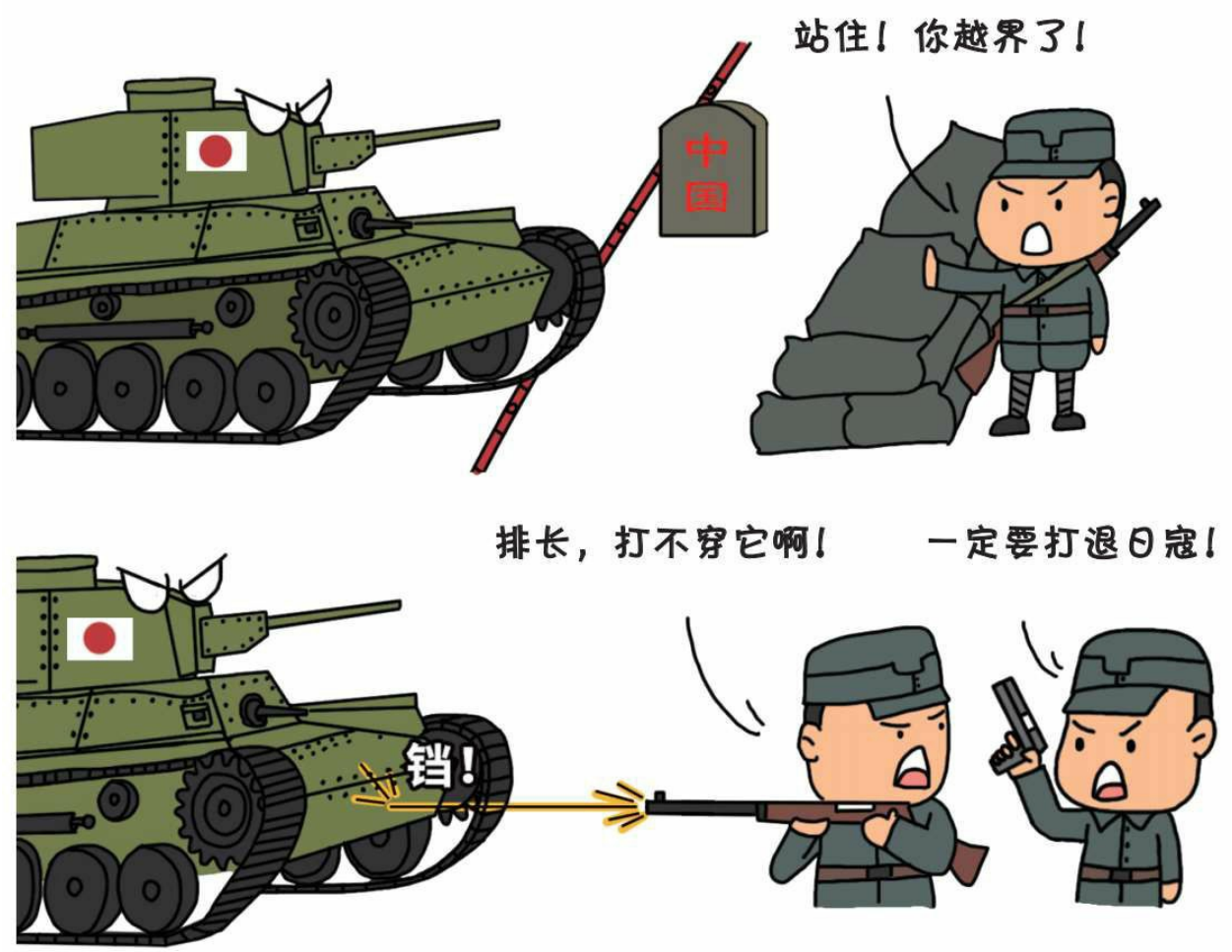
而同时期欧美坦克的车体装甲已升级为全焊接结构。



同样是挨一次炮击，日本的97式坦克怕是连铆钉都会崩裂一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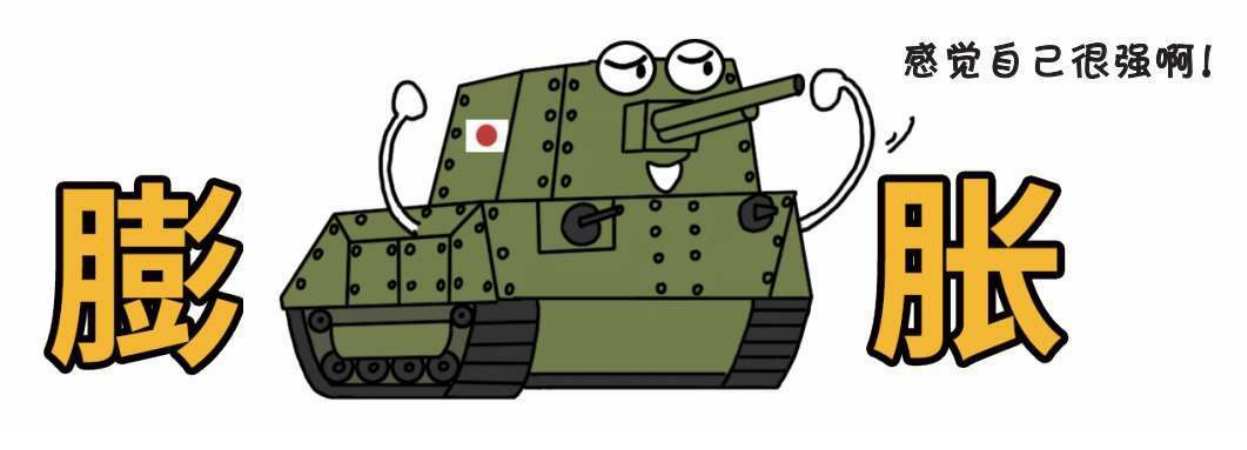
虽然日军坦克在性能上有种种不足，但在侵华战争中却成了日军的开路先锋。



由于中国军队没有反坦克武器，日军坦克一时变得横行无忌。

为了抗击日军的坦克部队，中国军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侵华战场上肆无忌惮惯了的日军，内心开始膨胀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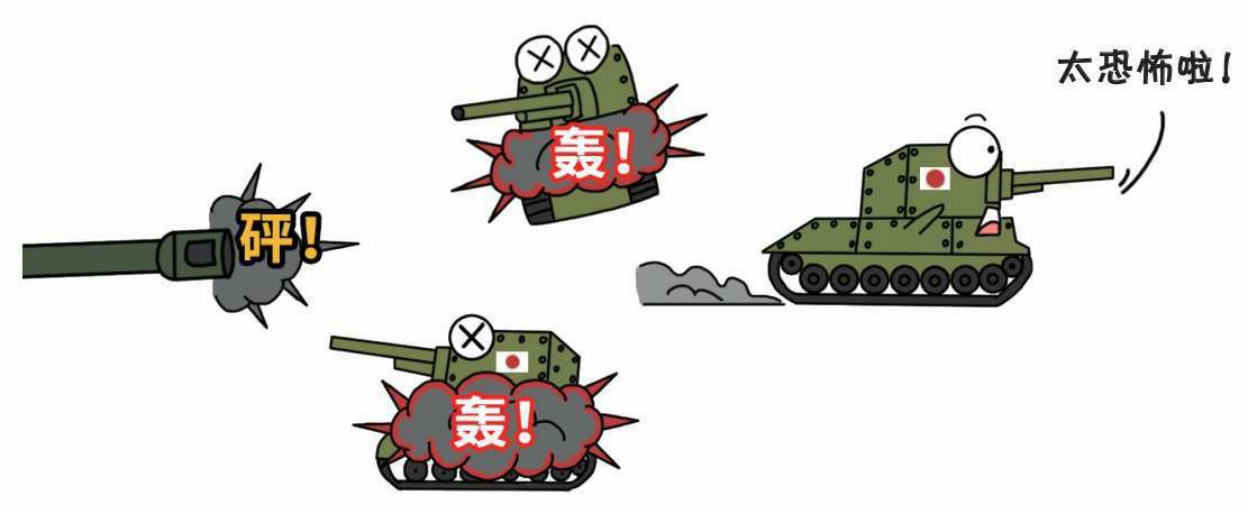


他们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苏联，1939年苏日诺门坎战役爆发。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苏军派出了强大的机械化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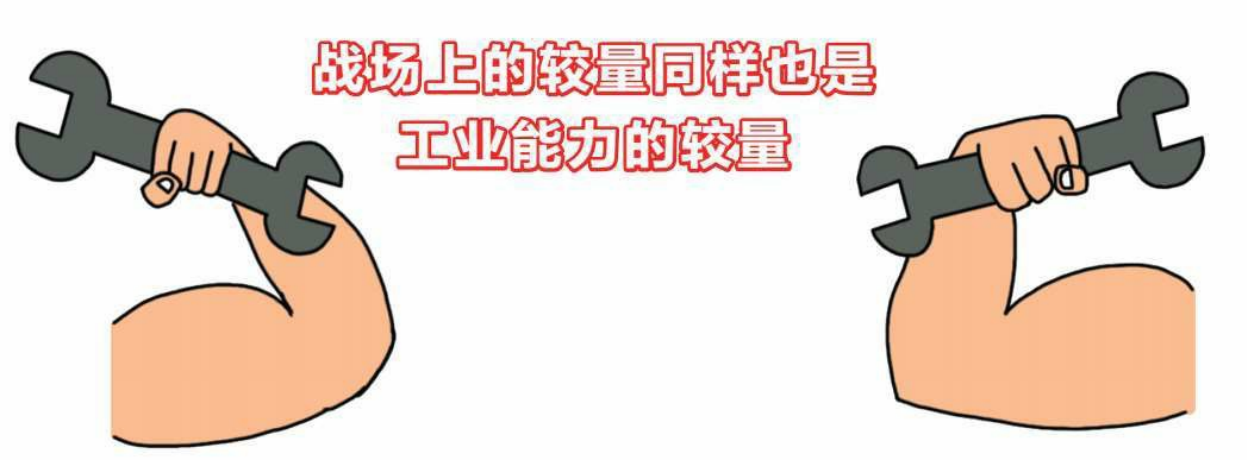
日军的小坦克们迎来了苏军坦克的迎头痛击。

战斗中，日军坦克薄弱的装甲成了它的致命伤。



战争最终以日军的失败而告终，并让日本高层彻底放弃了北进苏联的战略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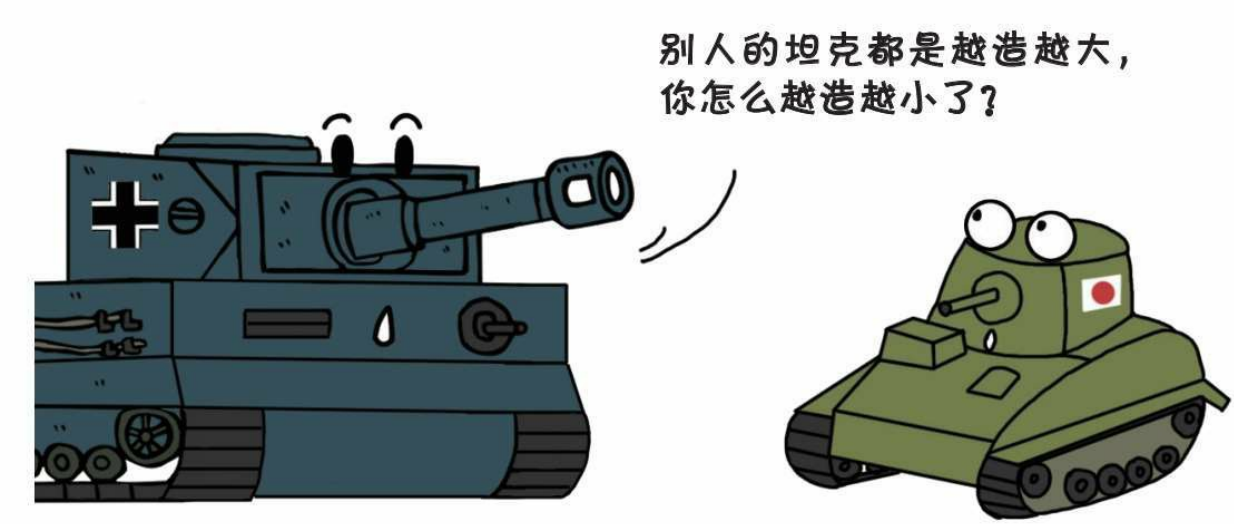
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使坦克研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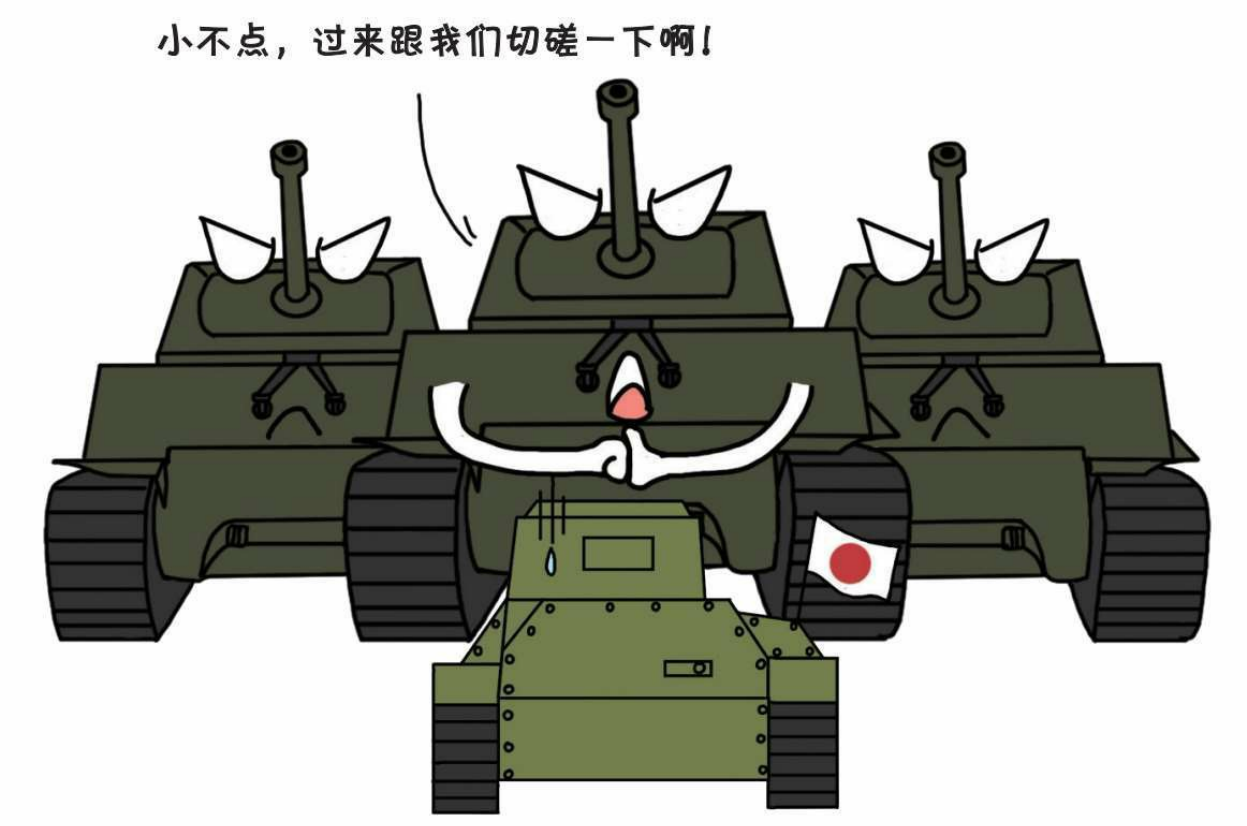
苏联的T34系列中型坦克、KV重型坦克，德国的虎式重型坦克相继登场。

苏德战场已成为重型坦克角逐厮杀的擂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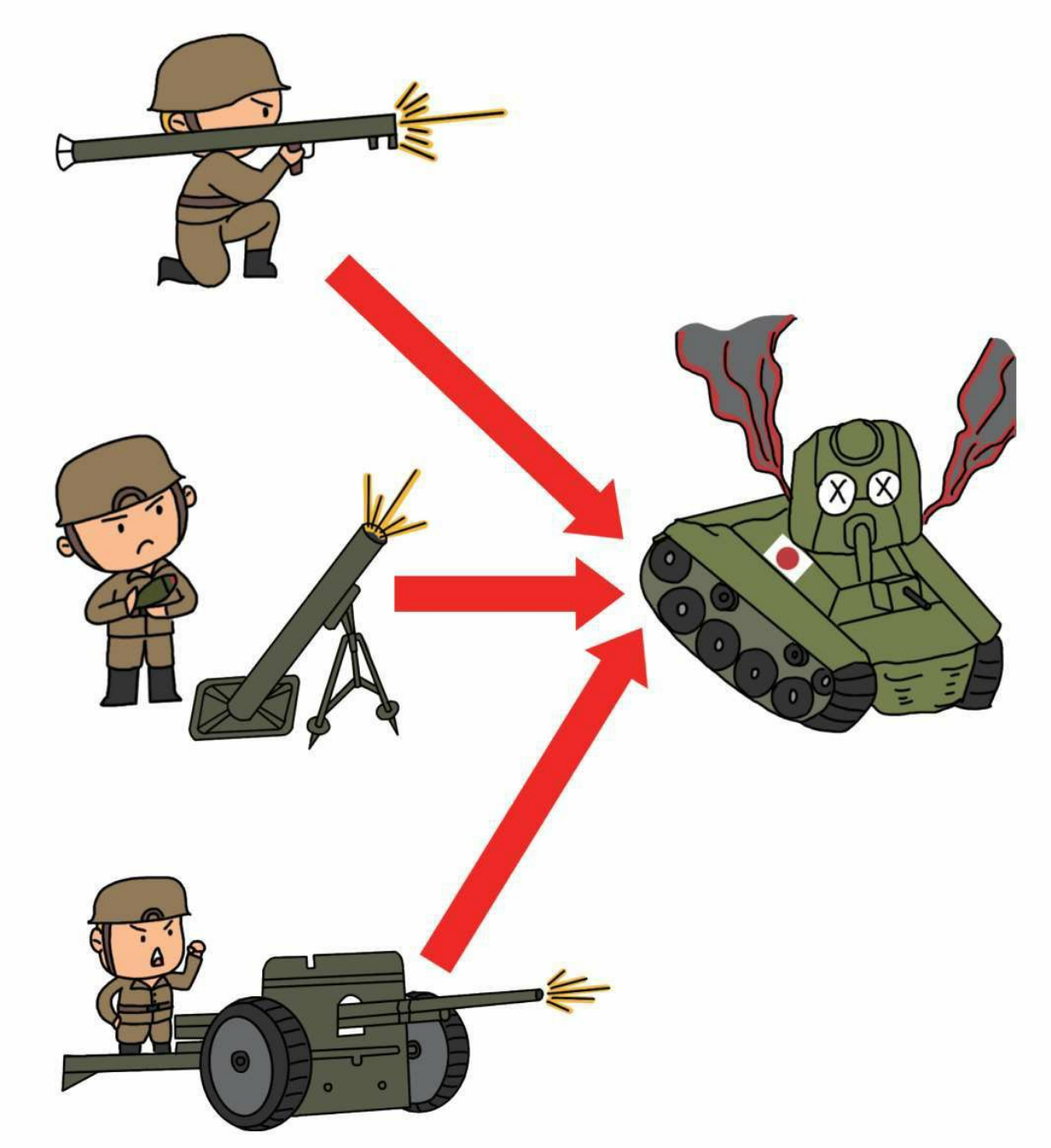
此时日军的坦克与重型坦克较量，那就只有当靶子的份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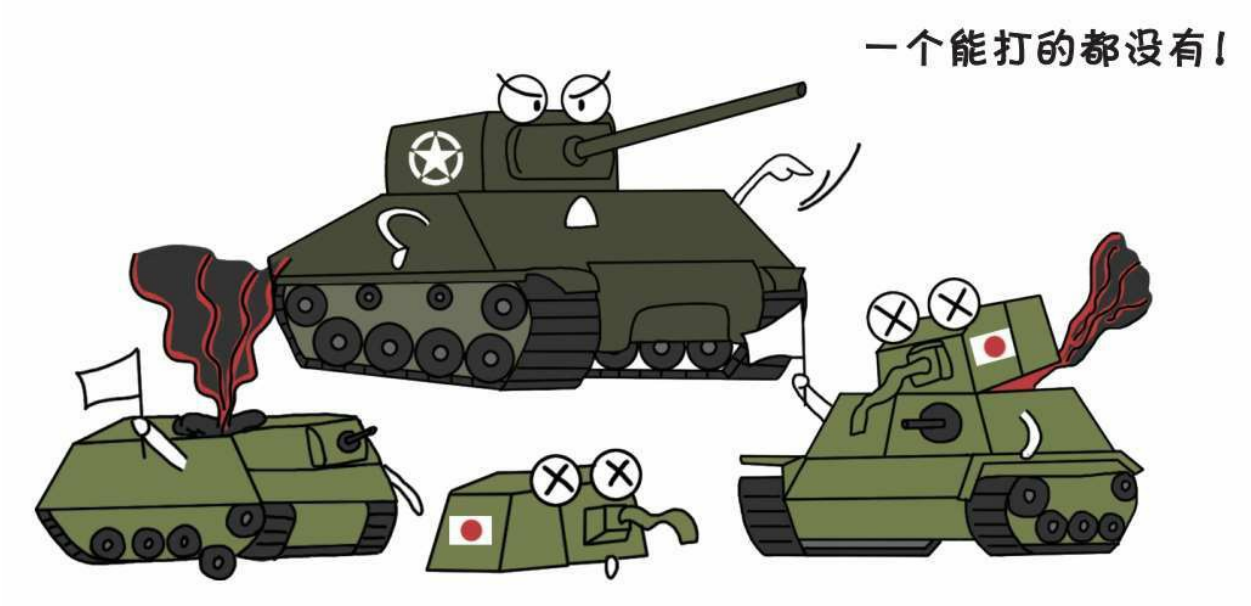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小坦克们也迎来了美国谢尔曼坦克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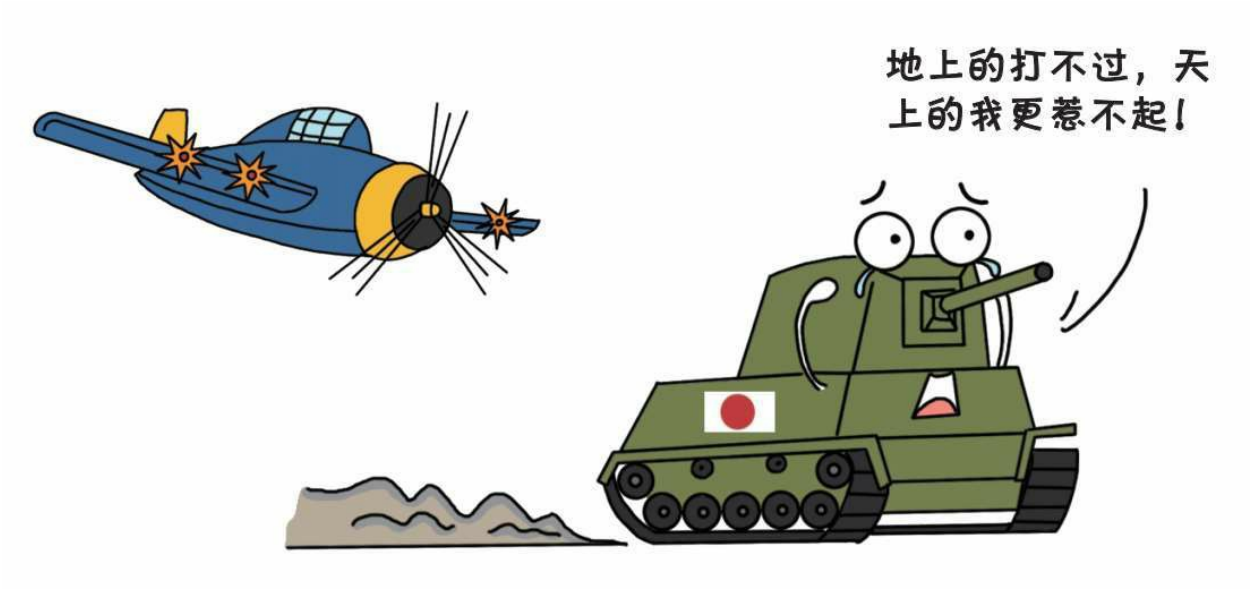
在战斗中，美国士兵的火箭筒、迫击炮、反坦克炮均能击毁日军的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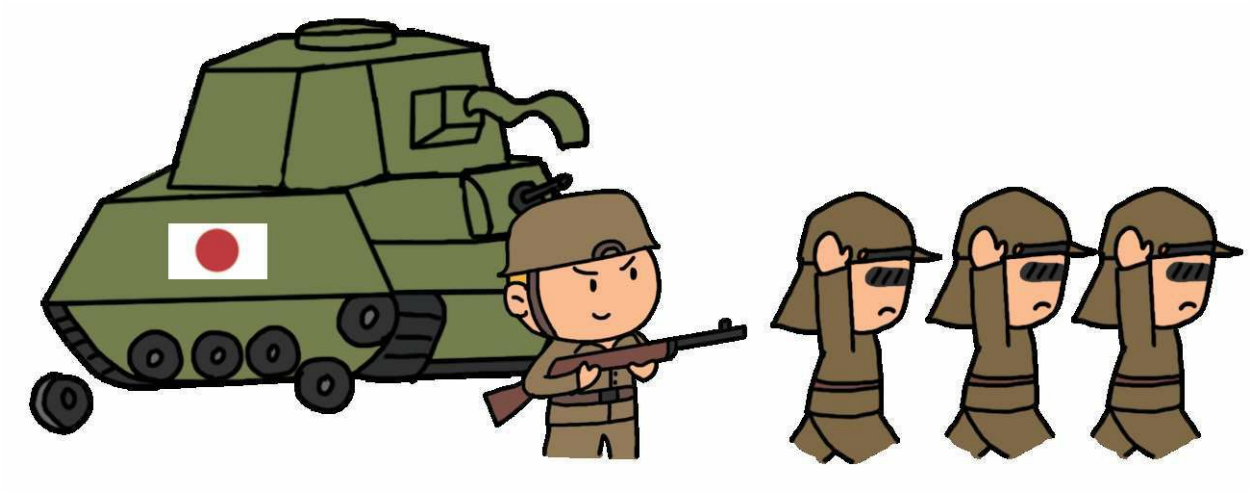
美军的谢尔曼坦克，更是打得日军坦克毫无招架之力。



同时，美军的舰炮和战机也对日军的坦克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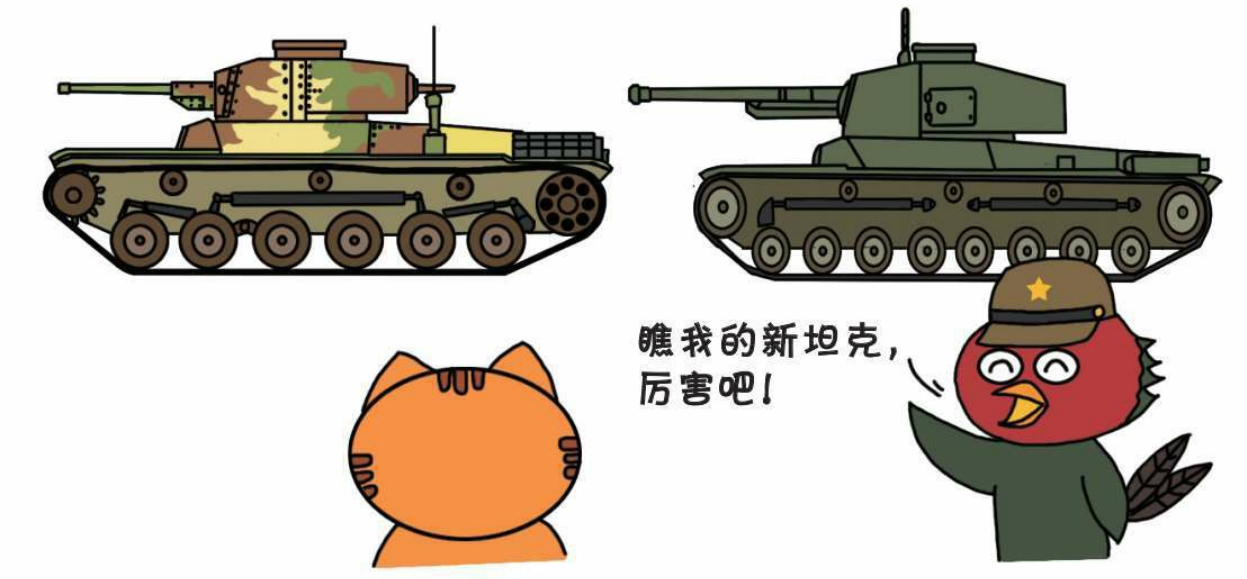
此时的太平洋战场真正成了日军坦克有去无回的坟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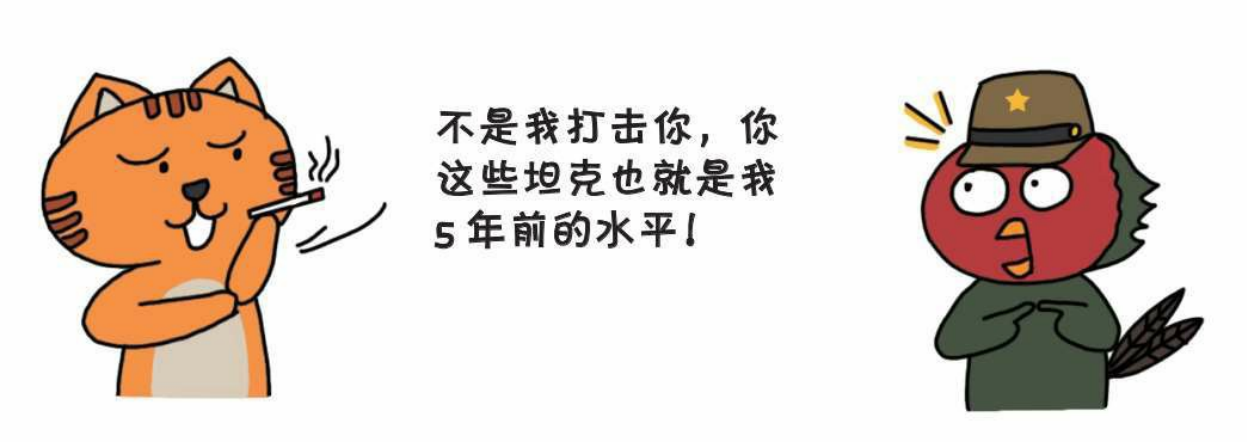
日本在坦克生产上的劣势主要与其资源匮乏有关。

当时日本还需制造大量战舰，以维持一支与美国海军相抗衡的庞大海军队伍。

二战后期，日本开始研制新式的中型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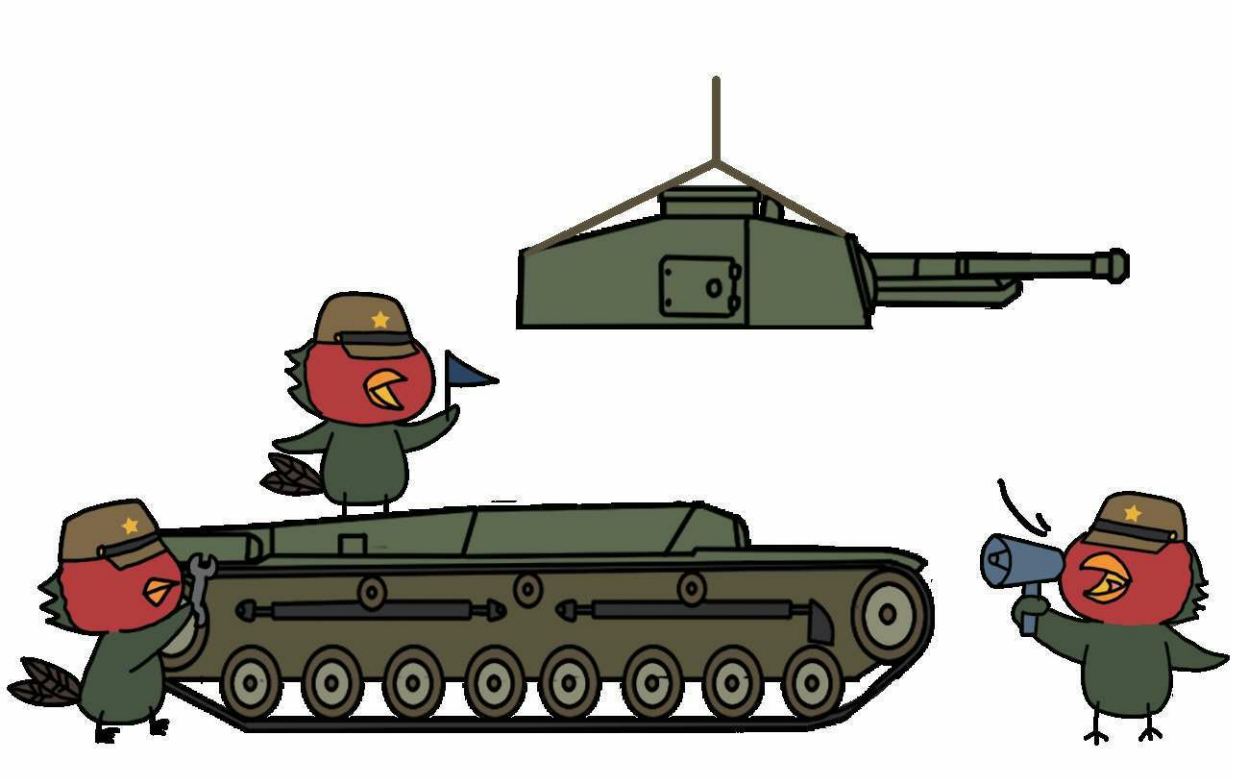


但它们的火力性能只相当于德军早期的坦克性能，完全无法与盟军的中、重型坦克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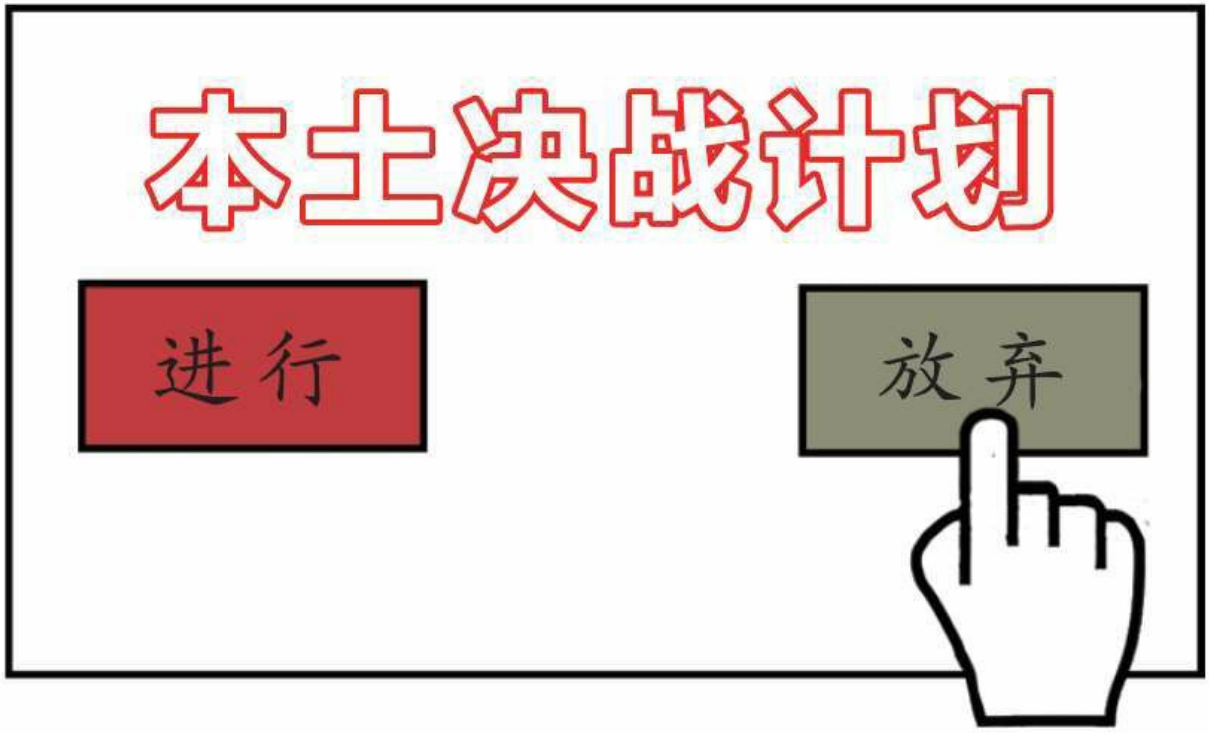


然而这些被日军视为“秘密武器”的新式坦克，也并没有被送上太平洋战场。

日军将大批新式坦克存放在日本本土，为所谓的“本土决战”做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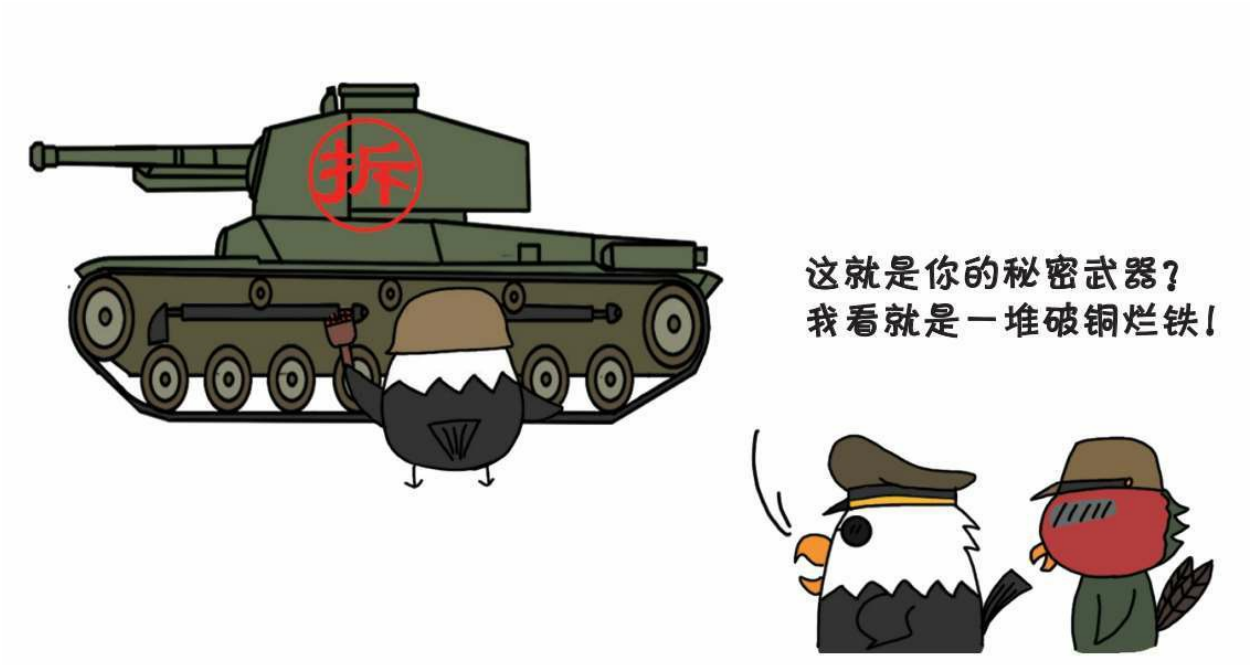


然而日军预想中的“本土决战”并没有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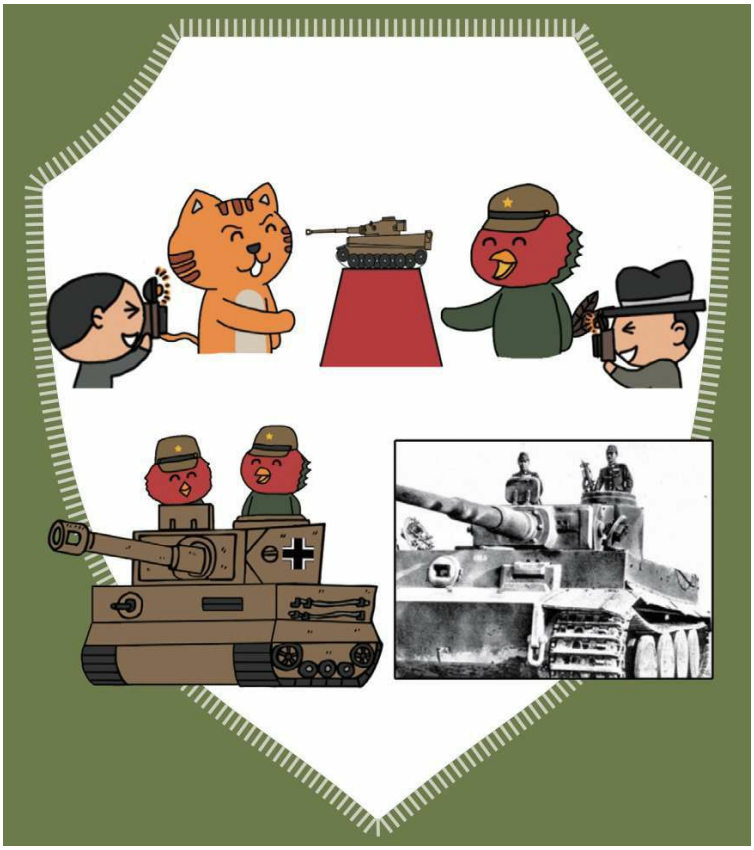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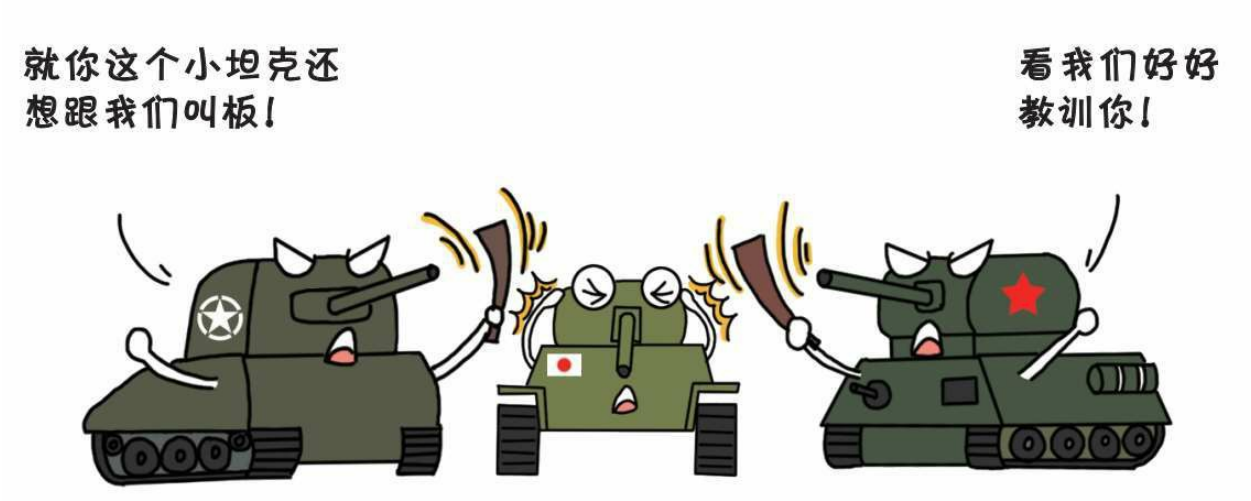
而日本囤积在本土的大批新式坦克，也被登岛的美国占领军全部销毁。


拆
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我看就是一堆破铜烂铁！

第二十章
二战日本购“虎”之旅



前文提到，二战时期日本的坦克制造技术实在不高。



但他有一个很会造坦克的盟友：纳粹德国。

1942年，德国的工程师制造出了闻名世界的虎式坦克。

虎式坦克厚实的装甲和强大的火力，立刻吸引了日军高层的目光。

1943年7月，在亲德日军中将大岛浩的联系下，日本高层决定向德国采购一辆虎式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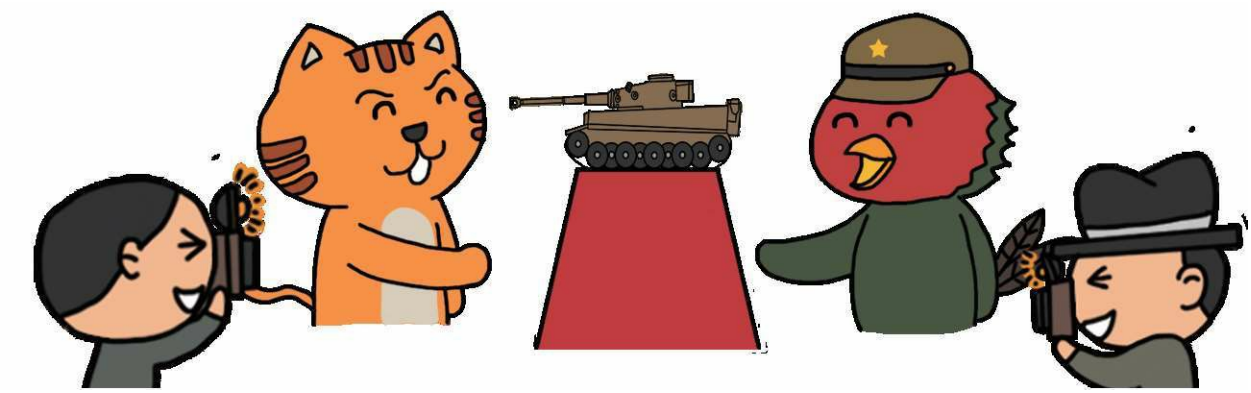
日本不仅想购买虎式坦克，还想一同获得虎式坦克的生产图纸及技术授权。

德国方面答应了日本的请求，但价格却高得惊人，一辆虎式坦克的售价为64.5万德国马克，这个价钱是德国造价的2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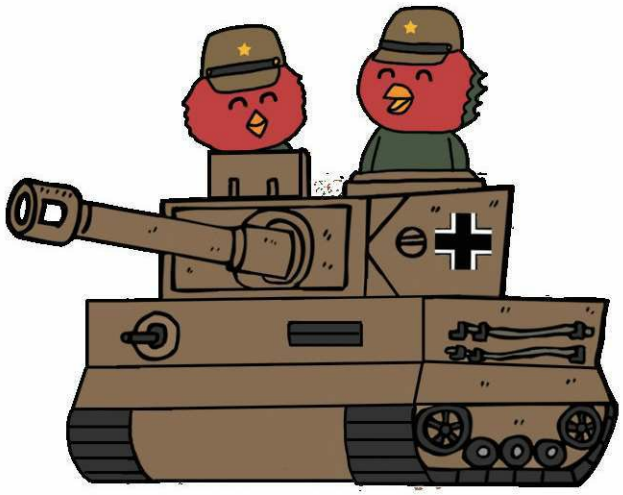
当时的64.5万德国马克换算下来，相当于现在的22亿多日元，这对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是笔不小的数额。

最终，为实现其扩大陆军实力的野心，日本还是咬牙交了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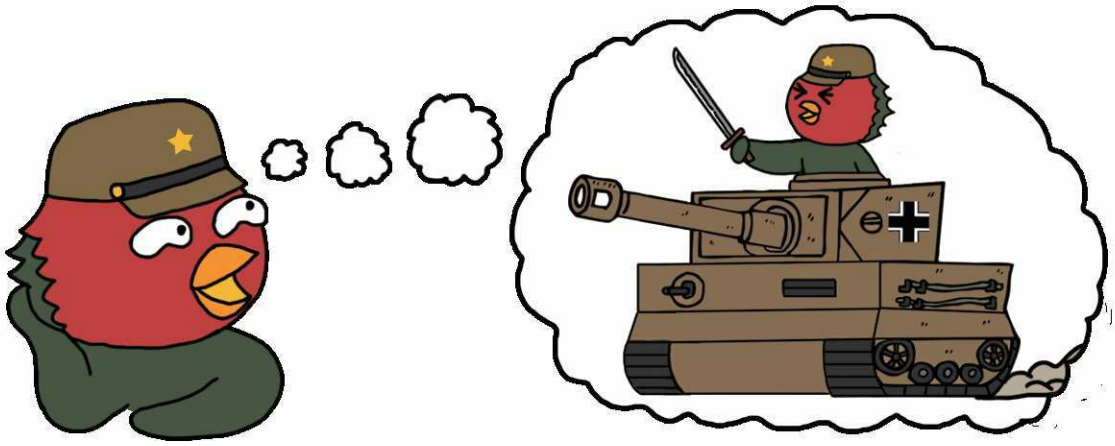
随后德国组织日本军官参观了虎式坦克训练营，并与德方坦克教官进行交流。



德方还允许日本军官登上虎式坦克，并留下了一张历史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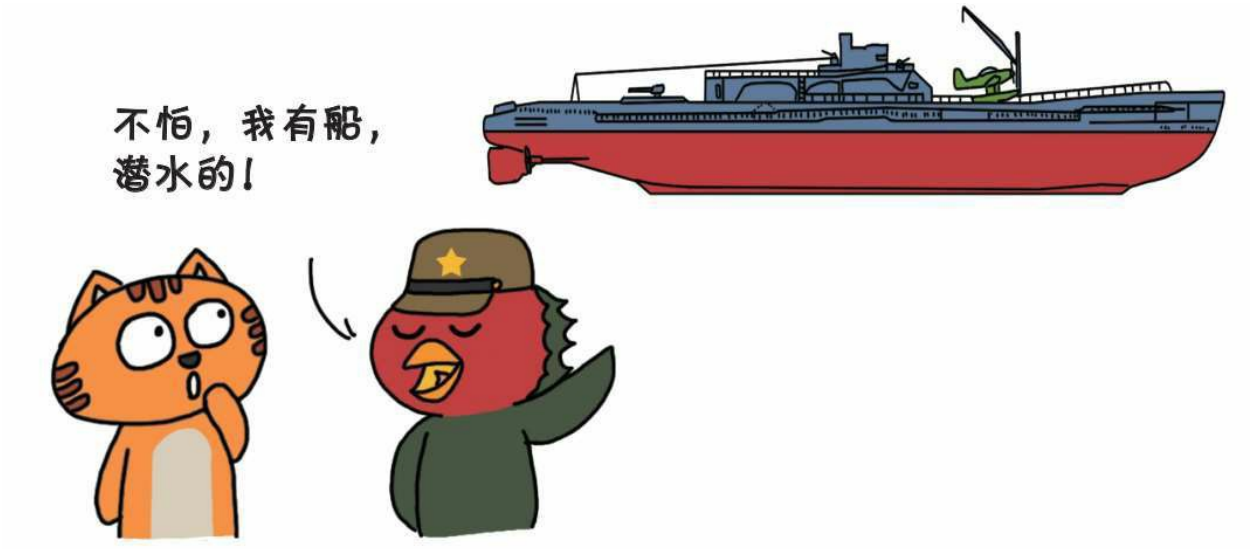


从未乘坐过重型坦克的日军军官顿时欣喜若狂，开始幻想自己驾驶虎式坦克驰骋战场的情景。



关于运货方式，因为当时太平洋的制海权已被美军掌控……

为了能安全将坦克运回日本本土，日军计划用其最大的伊400型潜艇进行远洋运输。



然而就在日军自信马上能拿到虎式坦克时，德国却拒绝发货。

原来此时，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腹背受敌的纳粹德国早已自身难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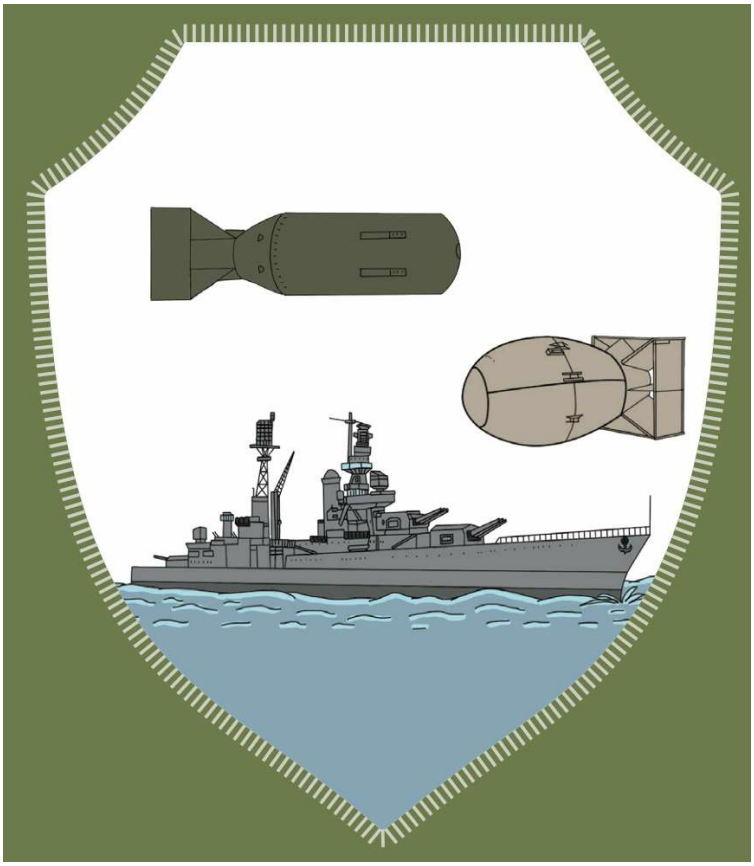
为了抵挡盟军的攻势，那辆已经卖给日本的坦克，被德军强行充公，派上了前线。

而日本已经交付的货款，德国也并不打算退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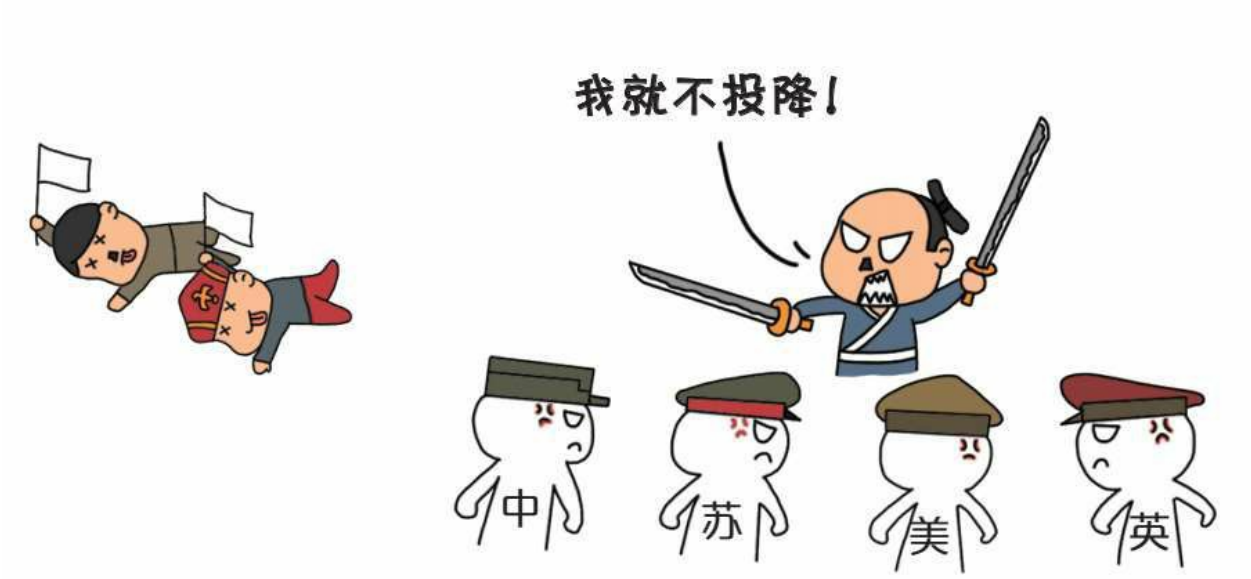
就这样，日本被他的盟友德国狠狠地坑了一把，坦克没拿到，还白白付了钱，可谓“虎财两空”。

德国已经投降了，你再
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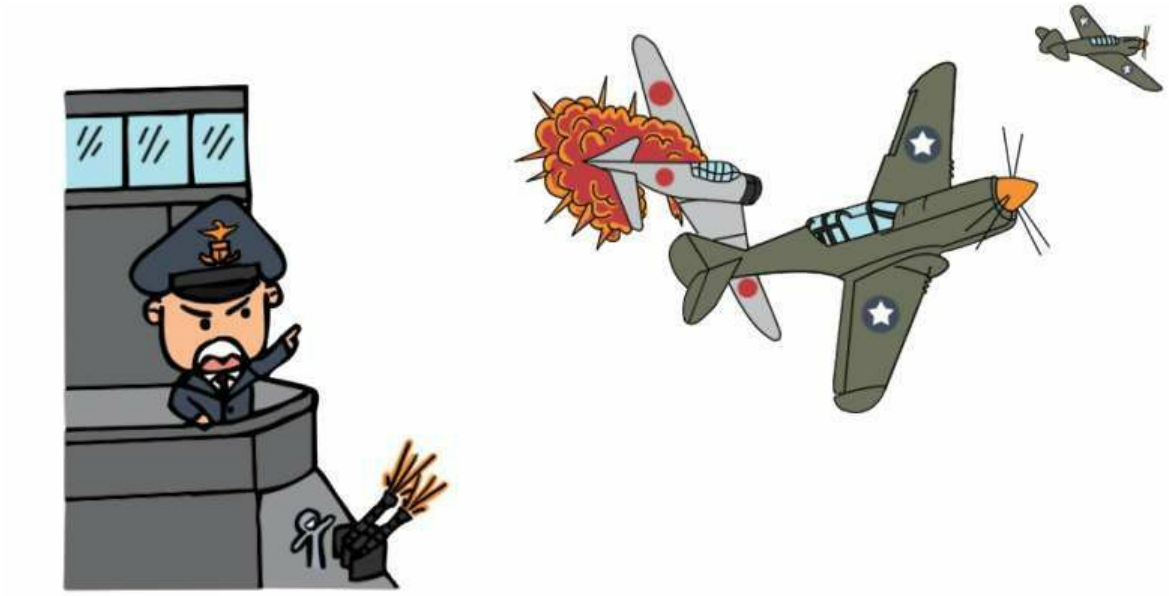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章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传奇



1945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法西斯阵营中的德、意法西斯都已战败，仅剩日本还在负隅顽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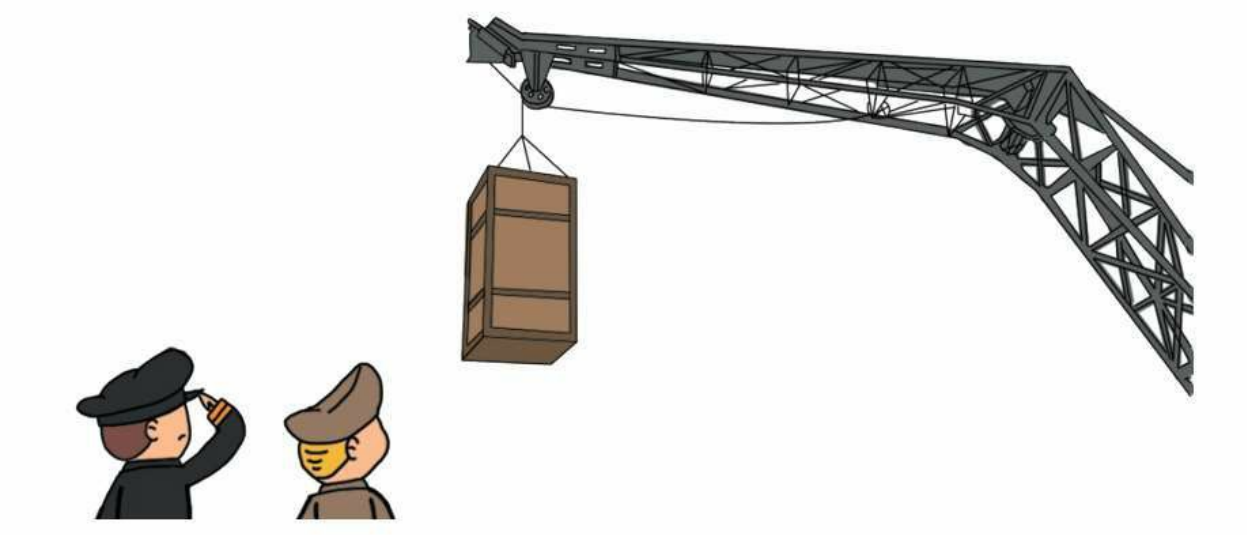


就在太平洋战场战火纷飞之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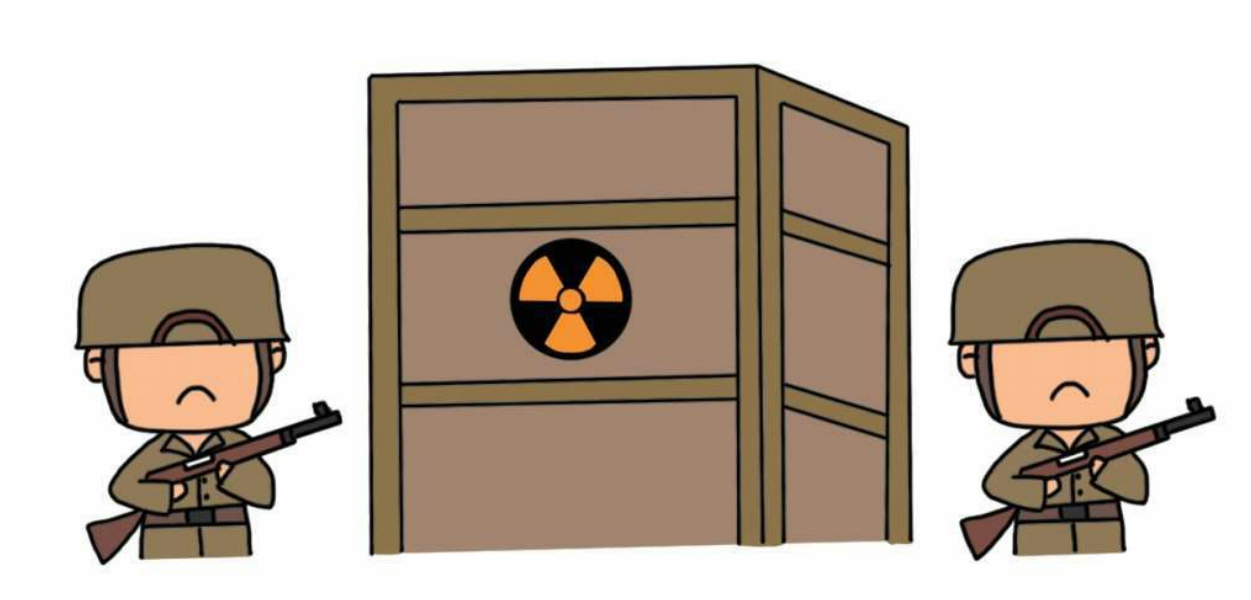


在美国旧金山海军船厂休整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型巡洋舰，突然接到了一项绝密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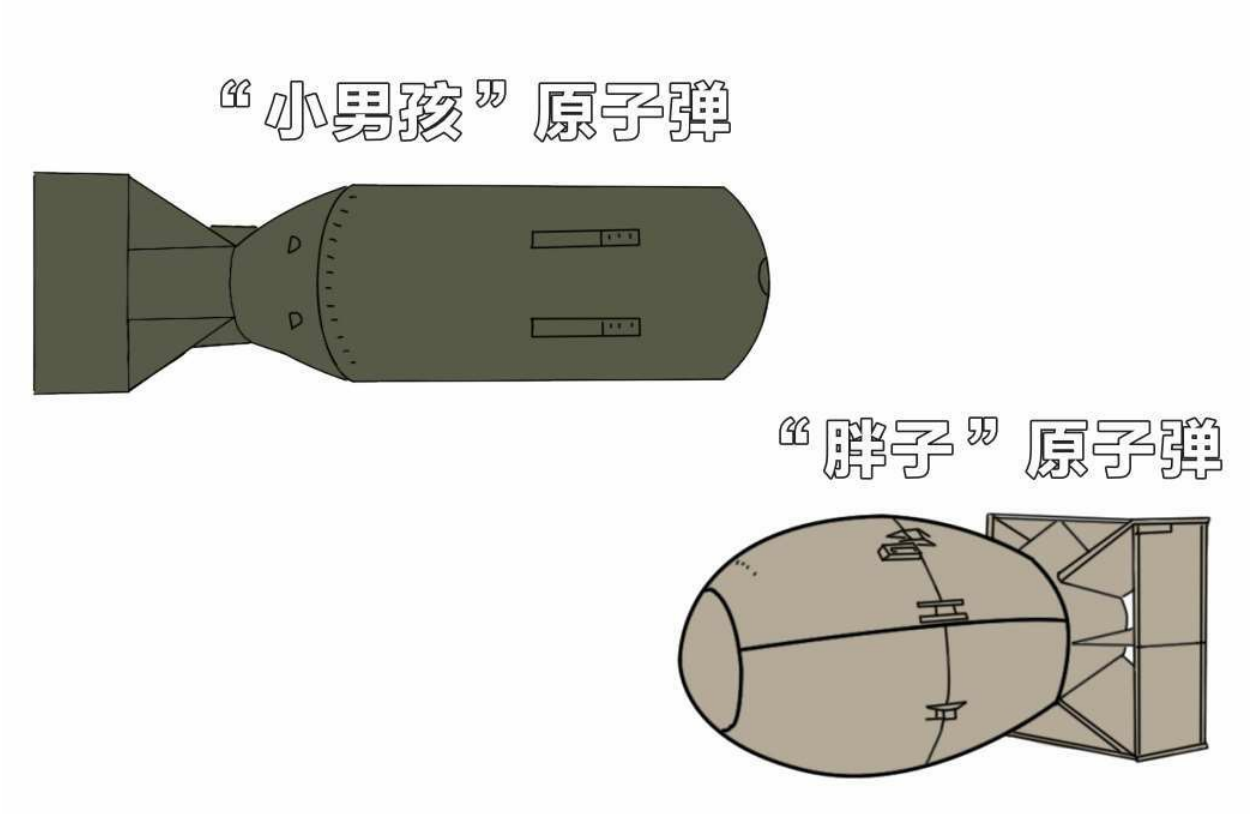
它将要横跨太平洋运送一个神秘的箱子，前往提尼安岛空军基地。



这个货箱内所装的正是组装原子弹所需的配件和浓缩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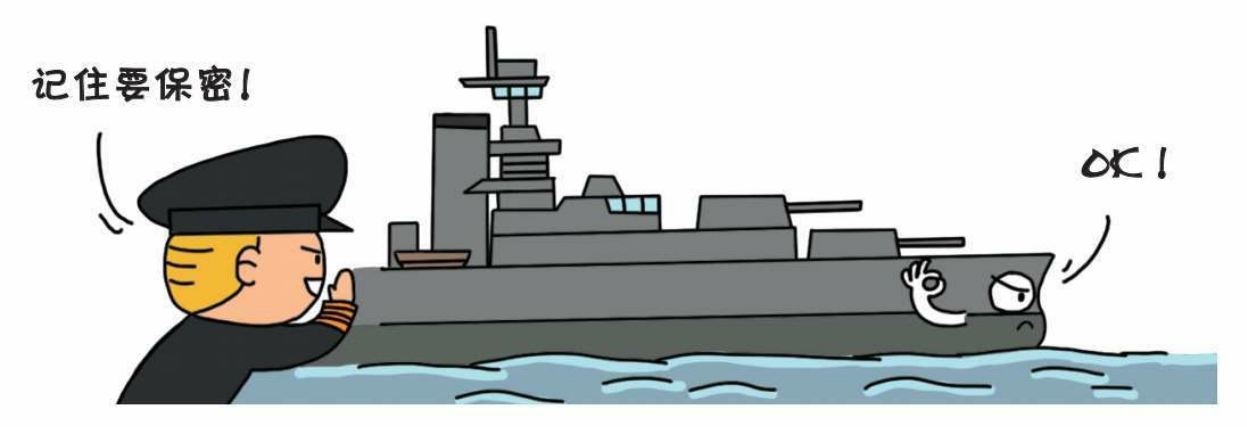


这些核材料将在提尼安岛被组装，用来制造原子弹，对日本本土进行核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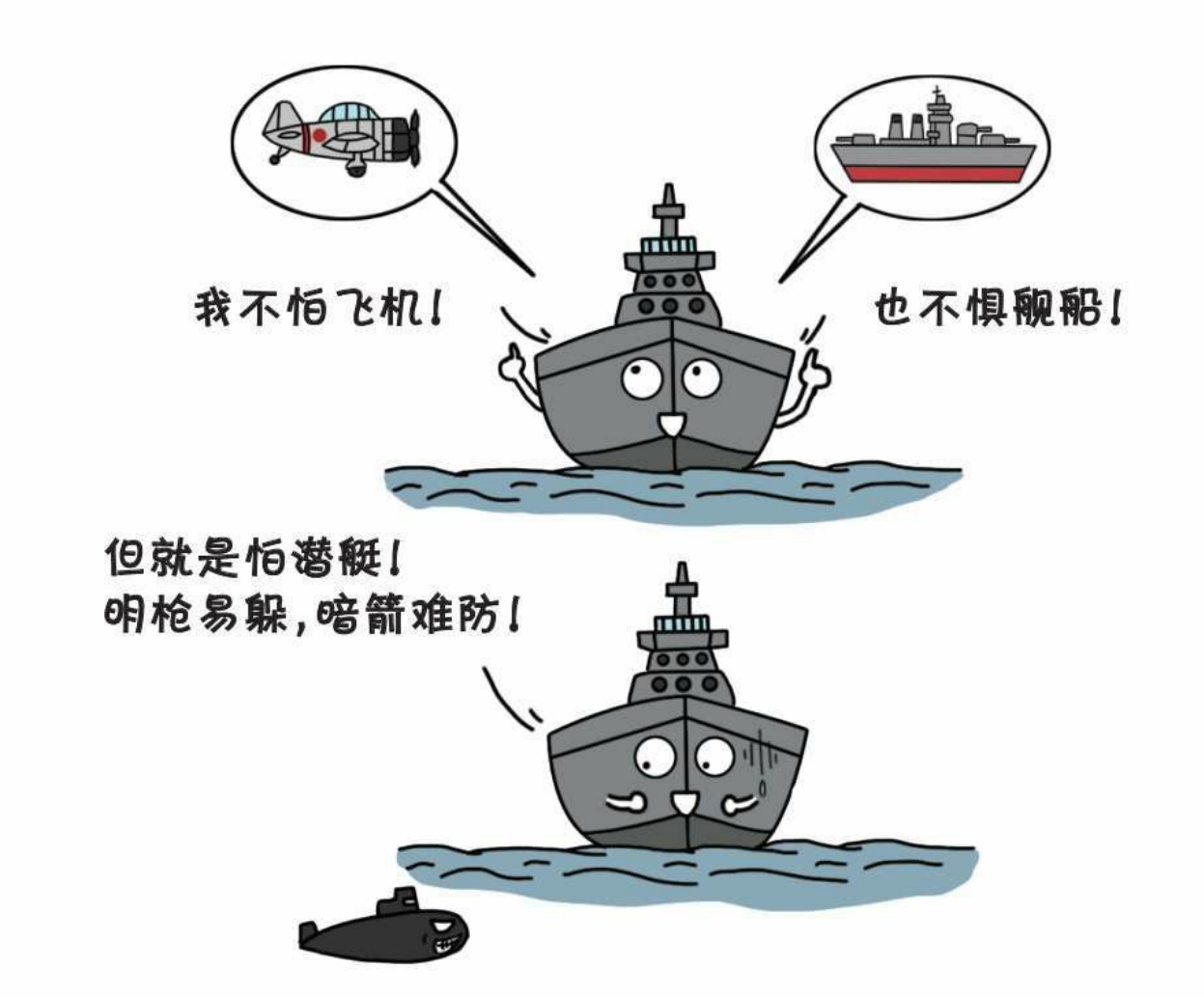


为保证此次运送行动的保密性，“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将在无护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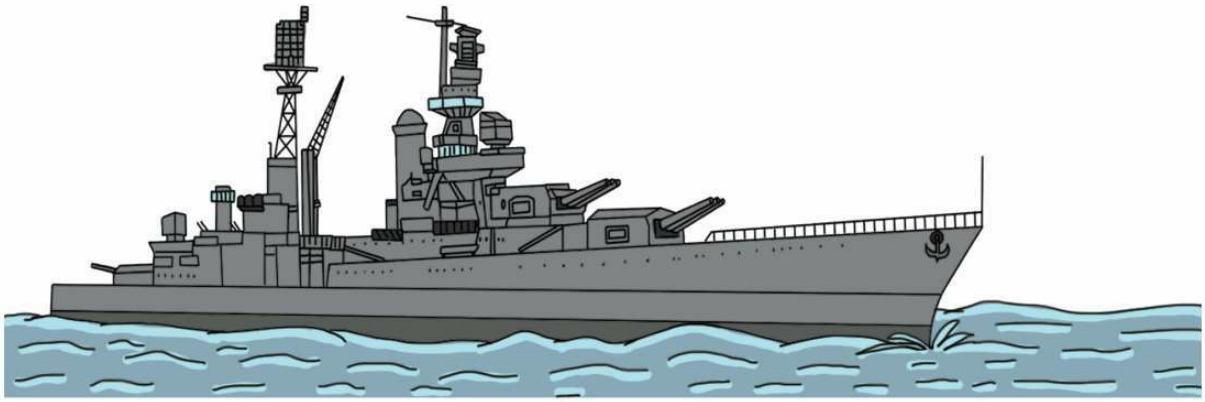
情况下孤身航行，并全程保持无线电静默。



作为巡洋舰，它毫无反潜能力，而日军的潜艇部队此时正在深海中四处游弋，寻找美军舰船进行猎杀。



1945年7月15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驶出军港，全速驶往提尼安岛，驶向那片危机四伏的海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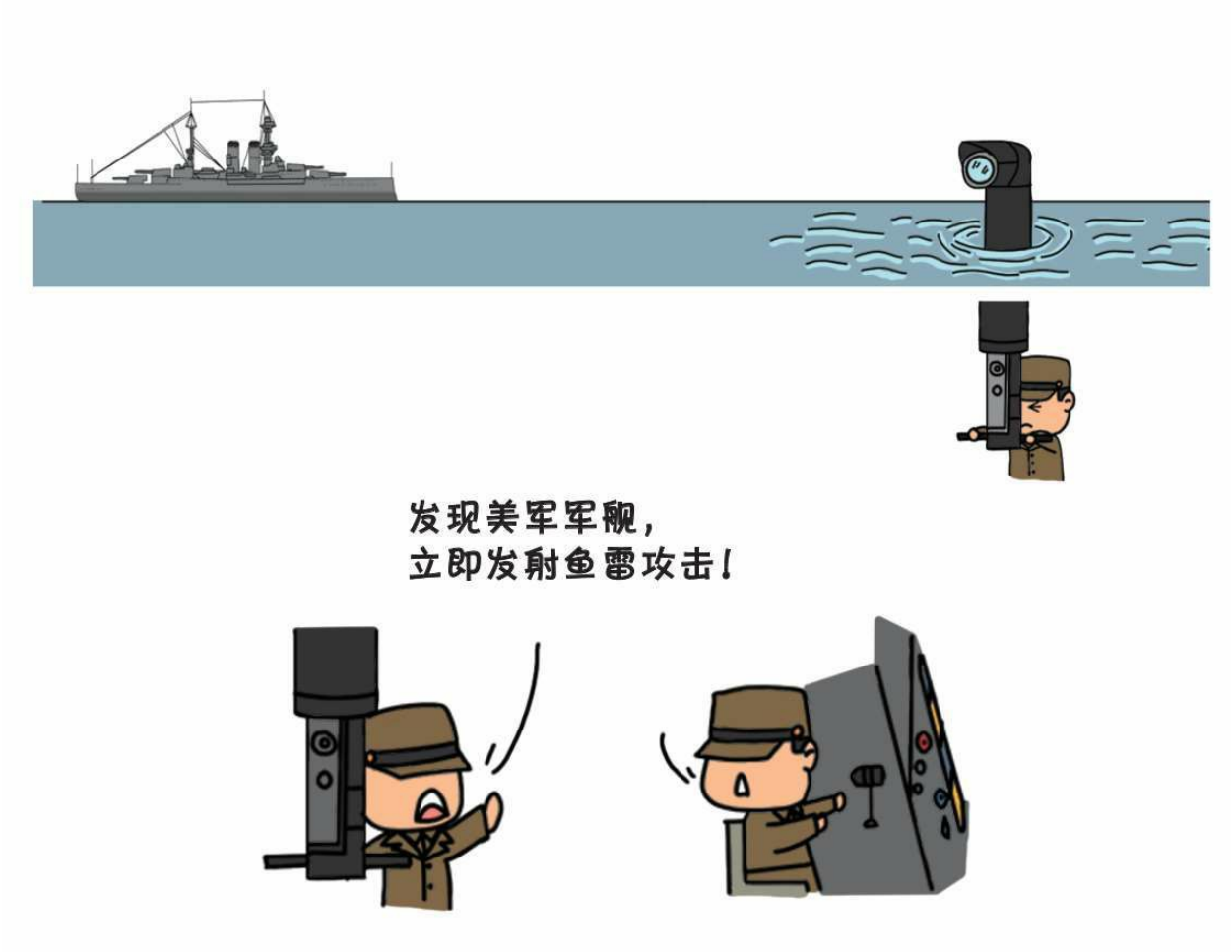


所幸，7月26日，战舰安全抵达提尼安岛，圆满完成了运送原子弹的任务。

按指示送完货后，战舰将连夜前往关岛待命，随后启程前往莱特湾，当舰长麦克维上校请求驱逐舰护航时，却遭到了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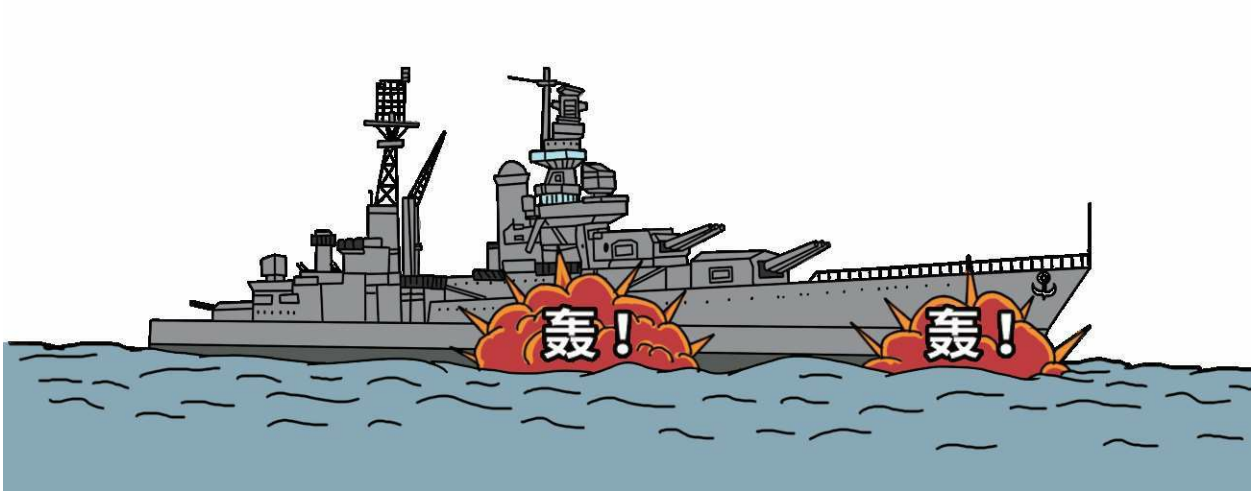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再次孤身起航，而这却成了一次不折不扣的“死亡之旅”。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出航不久，便被日军的伊-58号潜艇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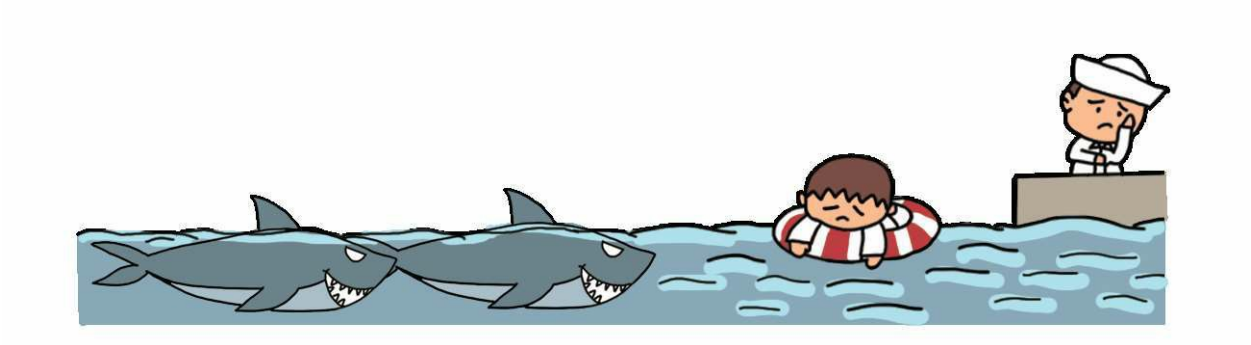
7月29日晚午夜时分，日军潜艇在距该舰3200米处连续发射6枚鱼雷。

有2枚鱼雷击中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其中1枚击中舰首右舷，1枚击中舰桥上方右侧，并引发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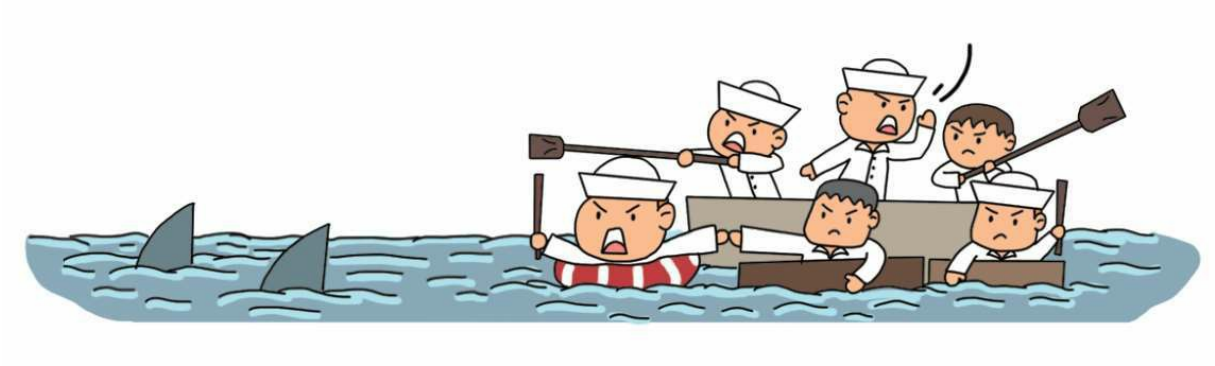
15分钟后，巨大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沉没，全舰约1300人，有约400人随舰一同沉入海底。

而遭到鱼雷袭击只是噩梦的开始，在7月的烈日下，幸存者们没有水和食物的补给，伤员也得不到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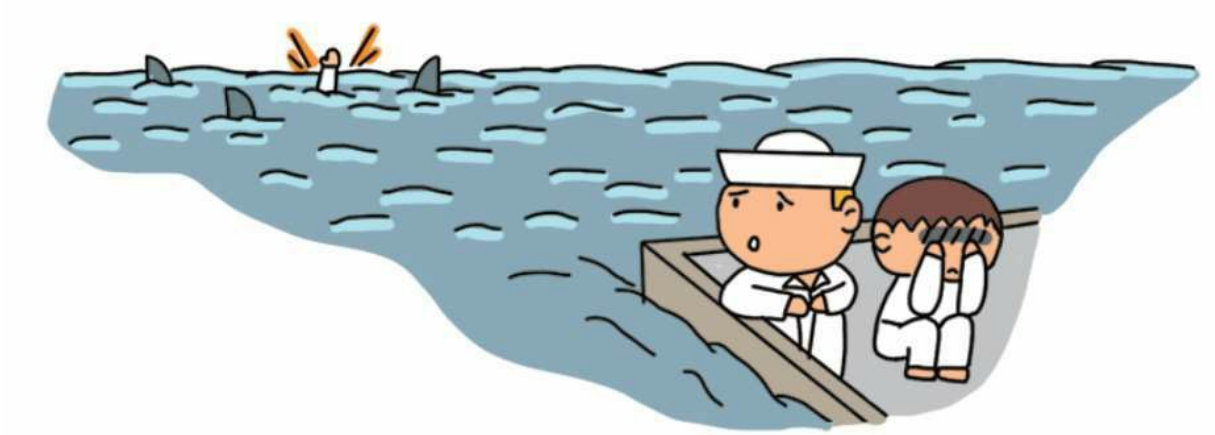


不时有落单的伤员被鲨鱼吞噬。

为了自救，船员们围绕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圈，来吓退鲨鱼的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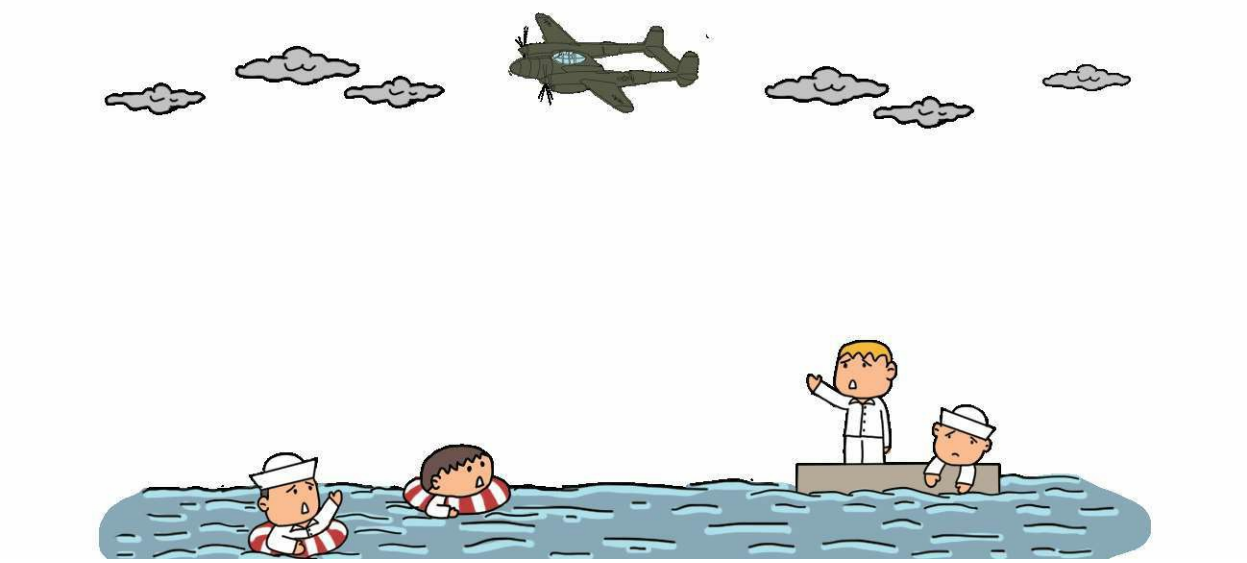


但仍有虚弱的伤员被鲨鱼攻击，海面上不时传来绝望的呼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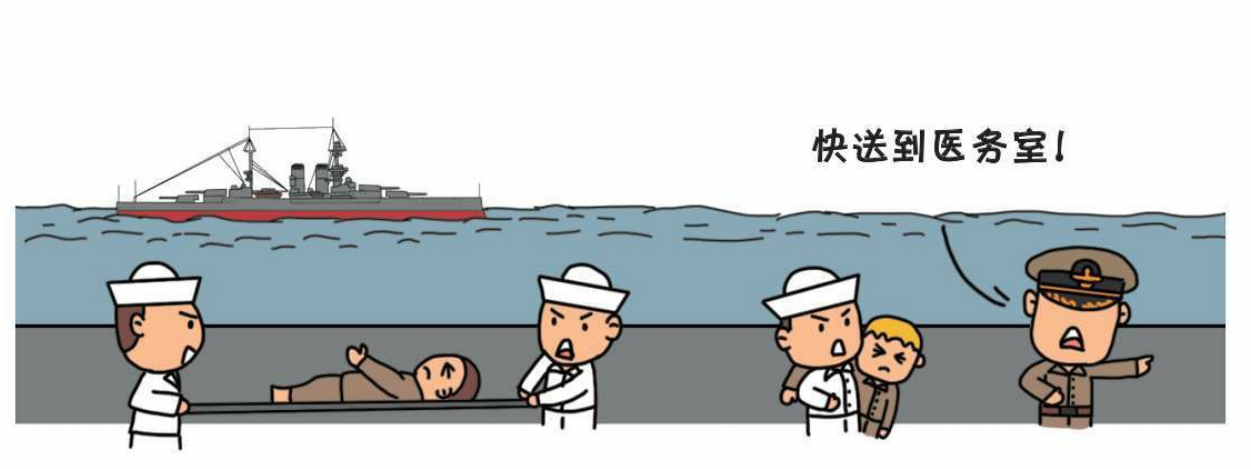


而此时美军方面却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沉没的消息一无所知，虽然船员发出过SOS求救信号，但美军竟无一单位承认收到过求救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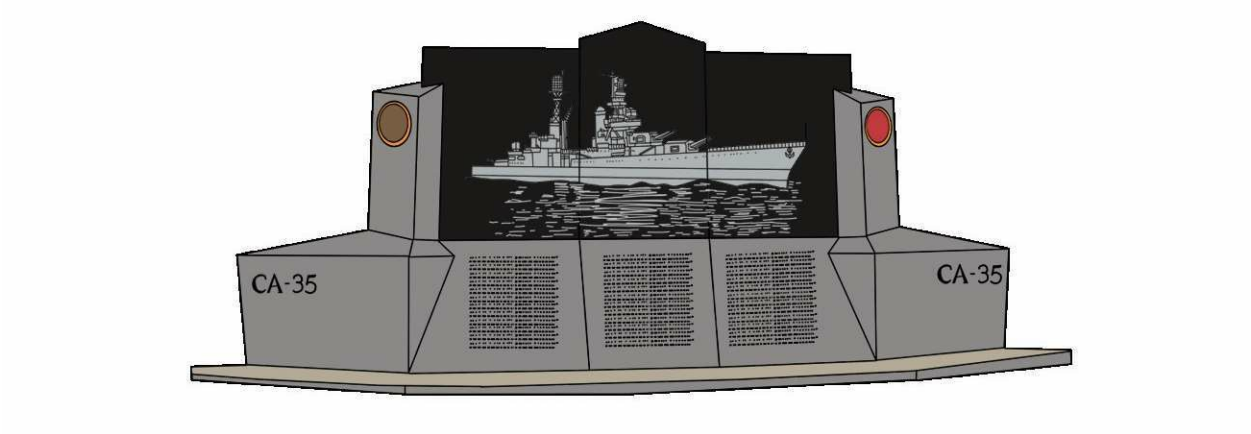
终于，在经历了4天的海上漂流后，幸存者们被美军的巡逻机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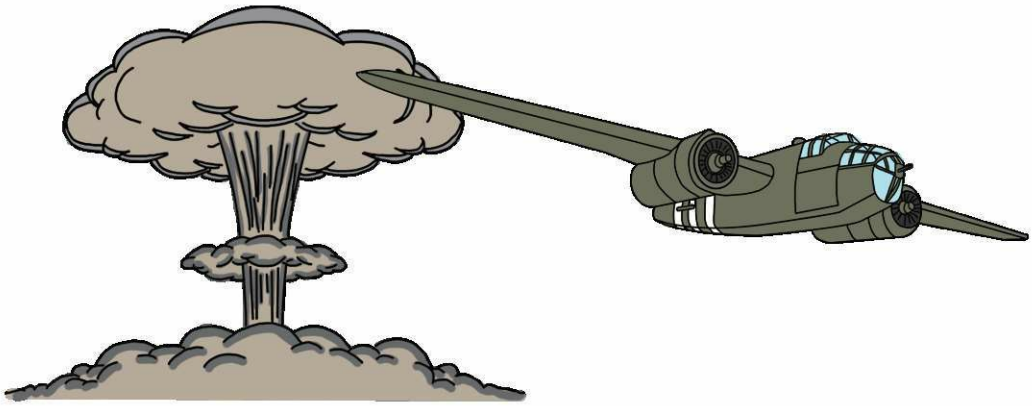
此时，美军高层才得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已被击沉的消息，开始急忙派遣救援队前去搜救。



最终仅有316人得救幸存，约1000人遇难，这成了美国海军史上最大的一次海上灾难。



1945年8月6日和9日，2颗原子弹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这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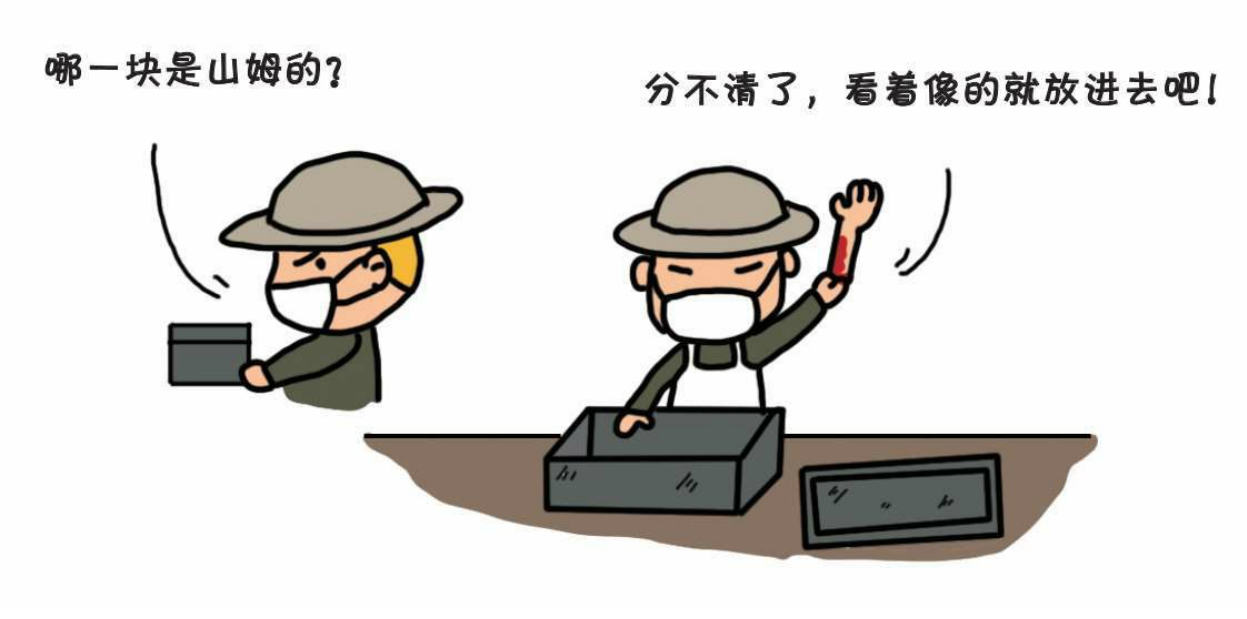


日本的投降及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也终于让“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牺牲的船员们得以瞑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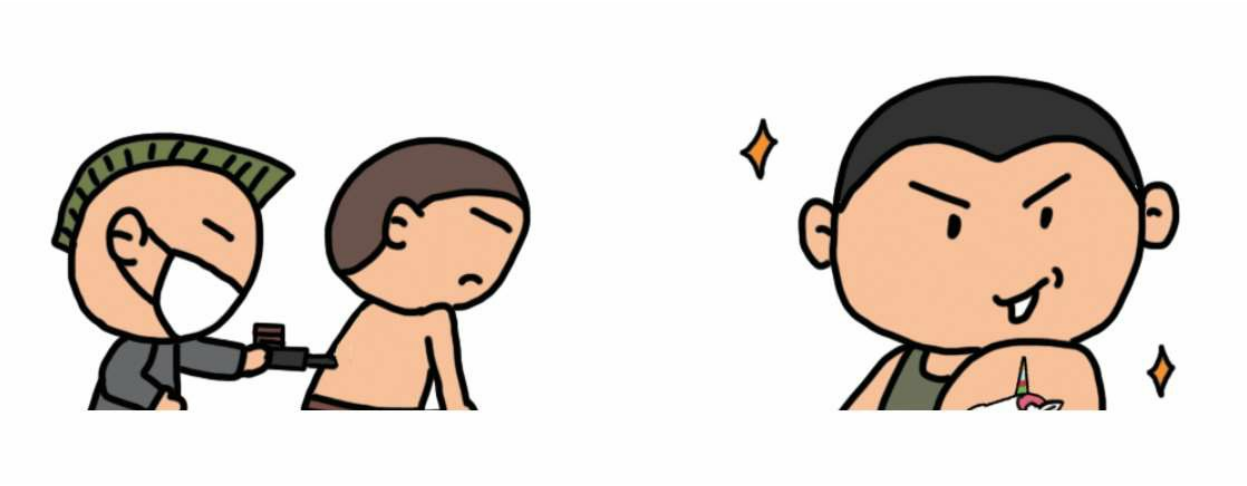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章
军人姓名牌的由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新式武器具有巨大的杀伤力，许多士兵阵亡后的尸体已无法被正常辨认。

这给战后的善后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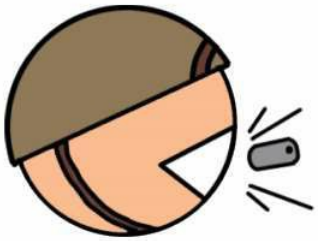
因此，士兵们开始流行起文身，用一个独特的文身来告诉别人“我”是谁。



军方则在机械工业的帮助下，开始给士兵配发“身份识别牌”，俗称“军牌”。

美国是最早为军人配发身份牌的国家，身份牌上的内容包括：

二战时期，美军的身份牌有两个，当一名士兵阵亡时，一个放入死者口中，一个扯下，由连队长官保存。



人的下颚坚硬，
可保护军牌不被损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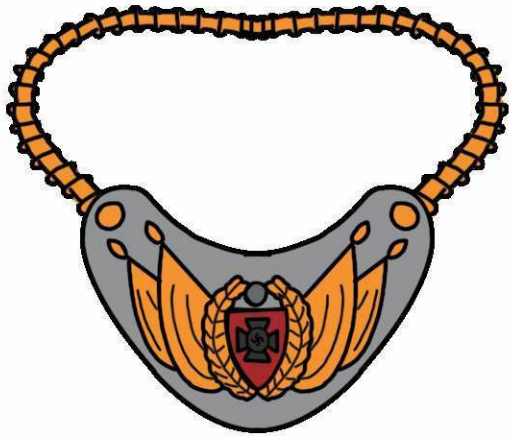
长官保存，则代表此人
确认阵亡，而非失踪。

同时期，德军也配发了身份牌，不过它为单体薄片，分上下两部分。

与美军的做法相同，德军士兵阵亡后，其身边的战友将阵亡者的军牌折断，上半部分放在遗体内，下半部分由长官保存。

一个折断的军牌就代表一名阵亡的士兵。

除了这种普通的军牌，德军还有一种华丽的大军牌。



其实这种大号军牌有自己的专属名称：护喉板。它是欧洲古代骑士盔甲的一部分。

因为德军崇尚骑士精神，护喉板被保留下来，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只有宪兵和护旗手能佩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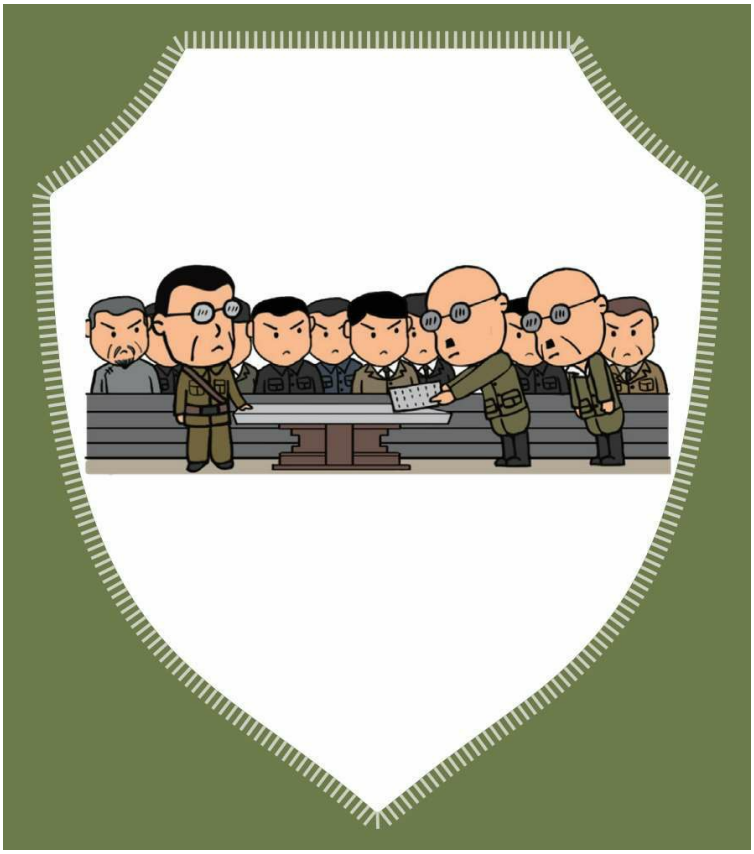
由于战地宪兵对军容军纪要求苛刻，德军小兵们戏称其为“链狗”。

而护旗手则更为尊贵，且专人专职，被称为“铁血旗手”。

铁血旗手

随着时代的发展，军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军队士兵的标准配饰。它记录着士兵的个人信息，在军事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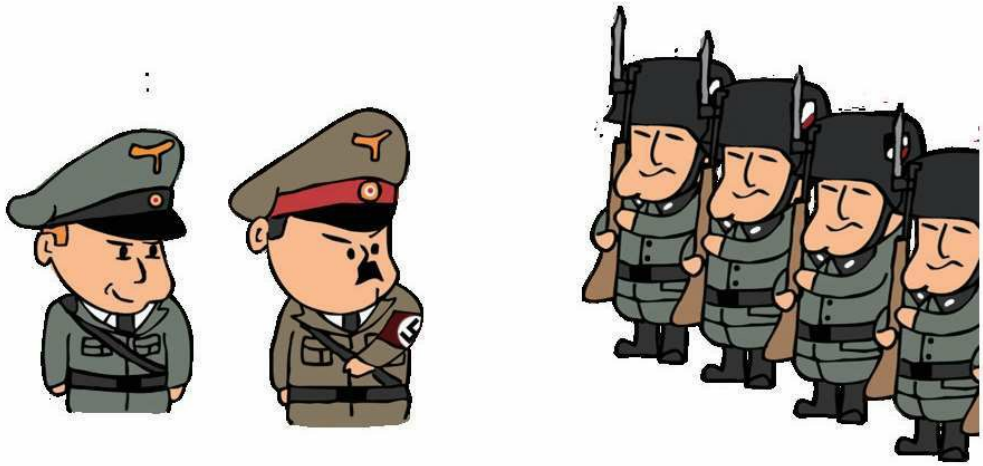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章
三分钟读懂二战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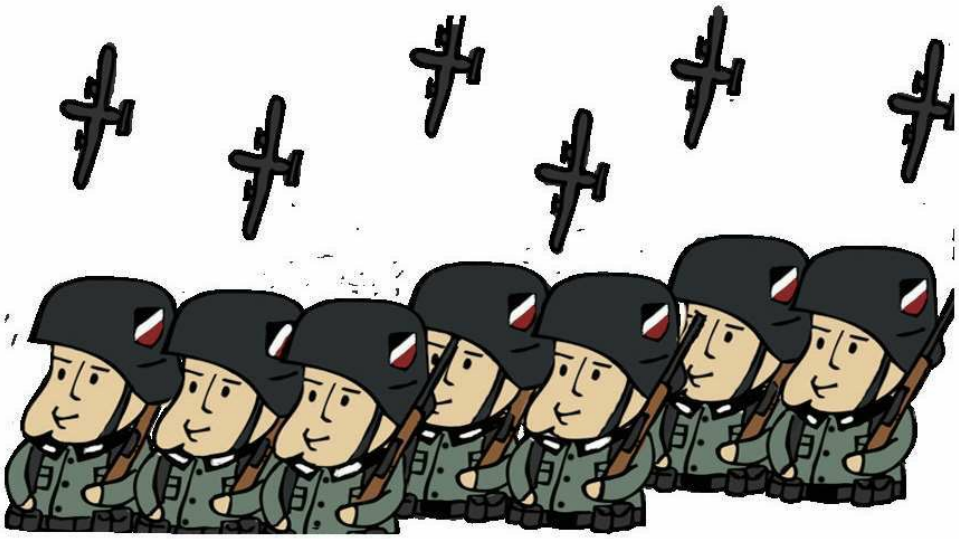
欧洲战场

1934年，希特勒解散德国国会，集总统和总理大权于一身，自称德国元首。

1935年希特勒下令重整军备，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军事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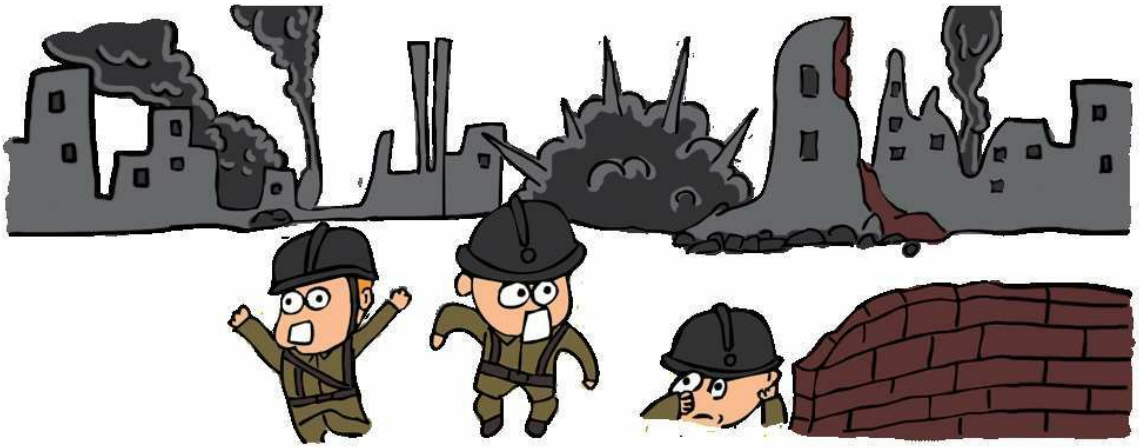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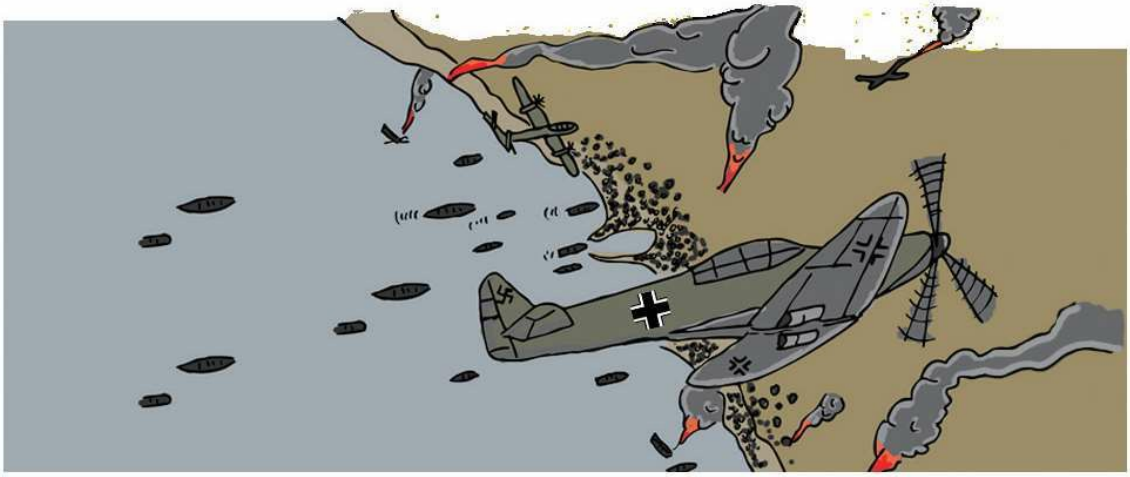


随后，德军又入侵了丹麦、挪威、荷兰等国，直逼法国边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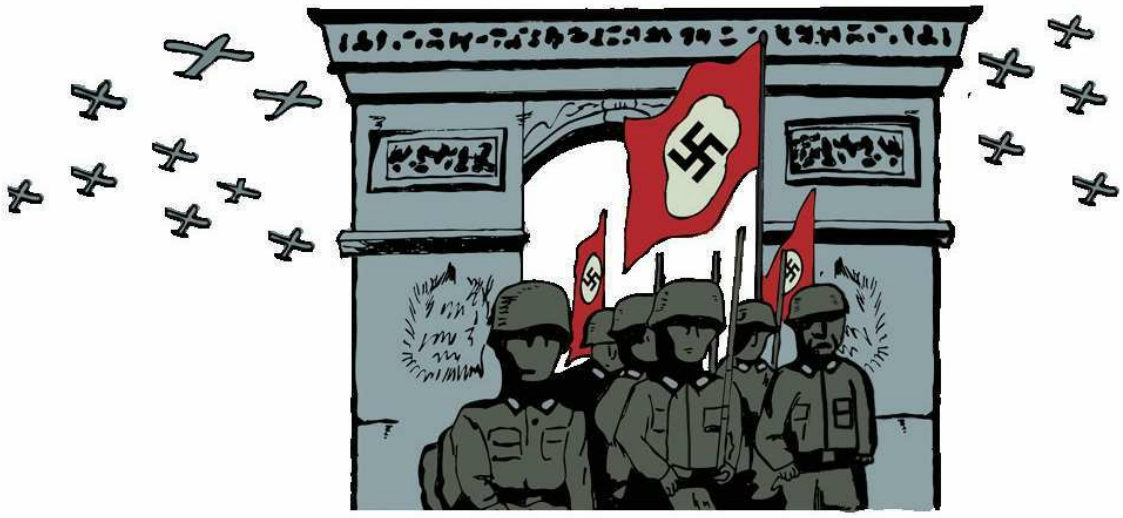
仅仅10多天，德军便横扫法国大陆，将40万英法联军围困在敦刻尔克。



英国出动约850艘各类舰船，冲破德军封锁，解救被困联军，史称“敦刻尔克大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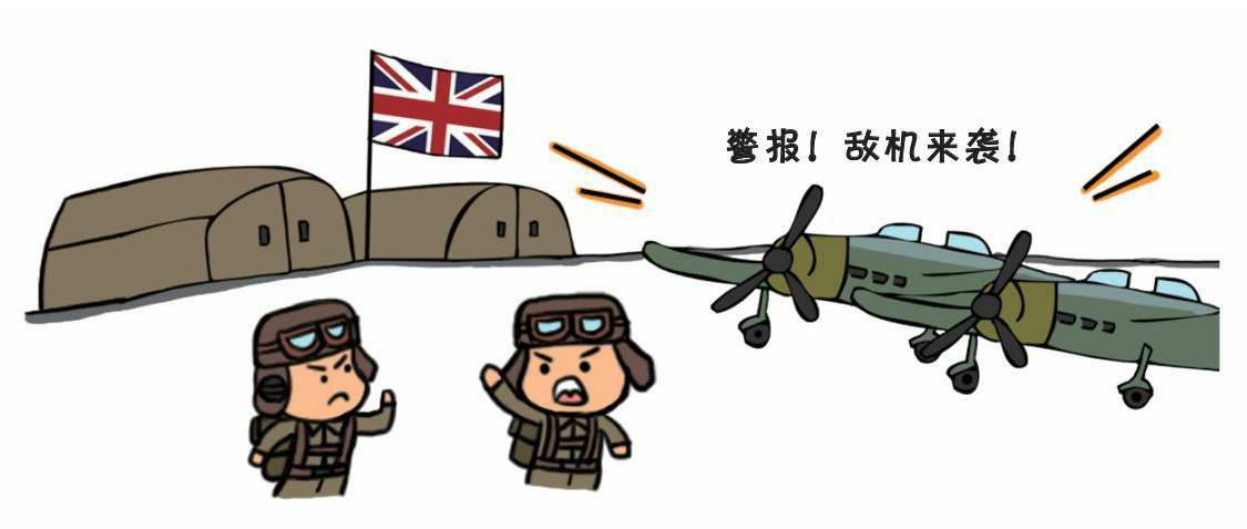


1940年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德军战车驶进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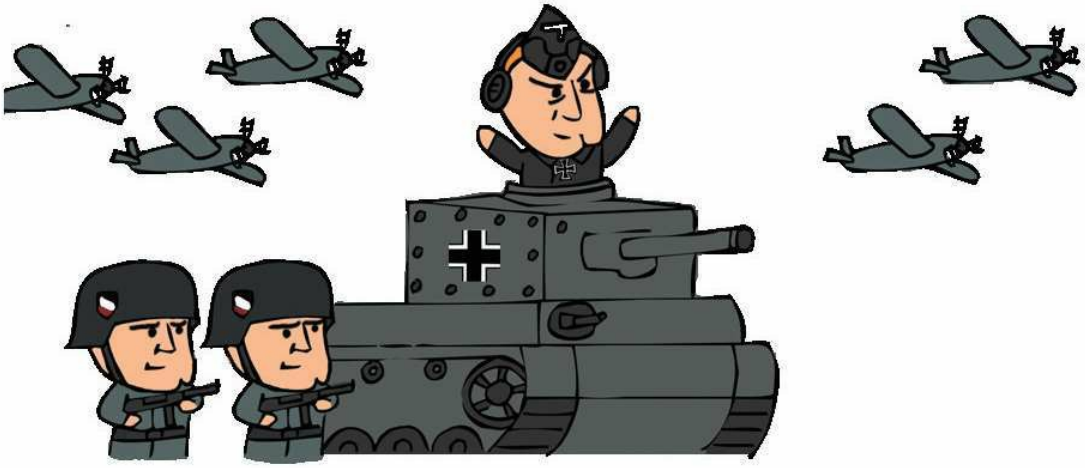


1940年8月起，德军开始对英国实施大规模空袭，妄图迫使英国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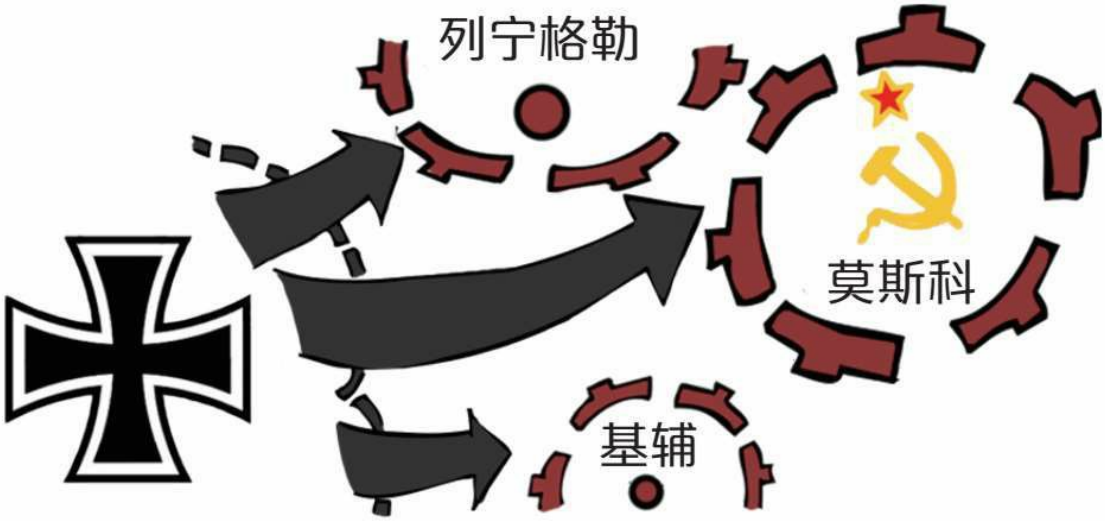
面对德军的疯狂轰炸，英国军民同仇敌忾，最终使德军登陆英国的计划被迫终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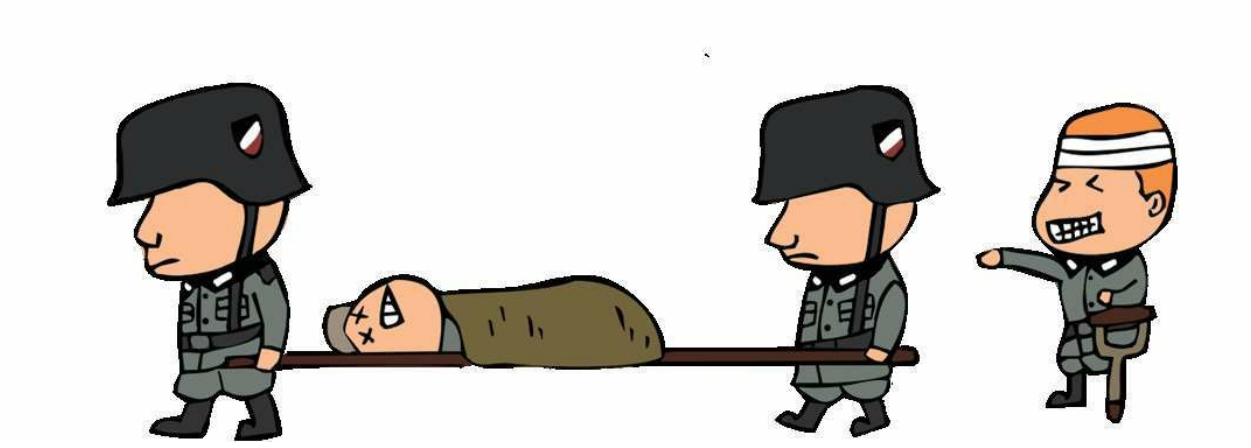
随后德国又将矛头对准了苏联，并于1941年6月22日正式对苏宣战，苏德战争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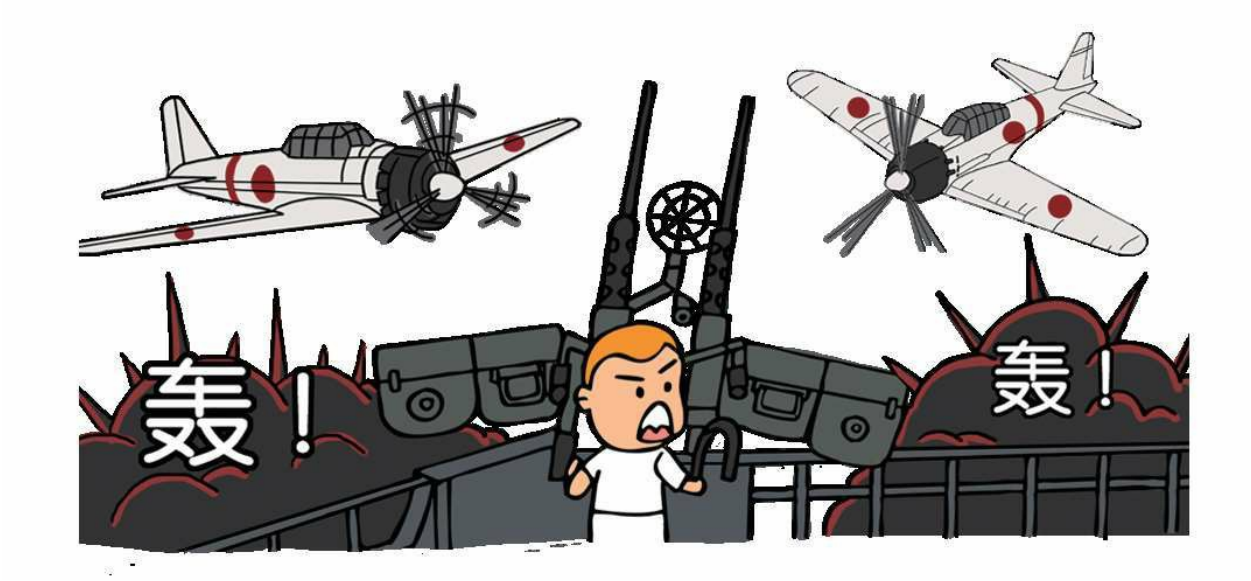
德军迅速推进，兵分三路，目标直指苏联首都——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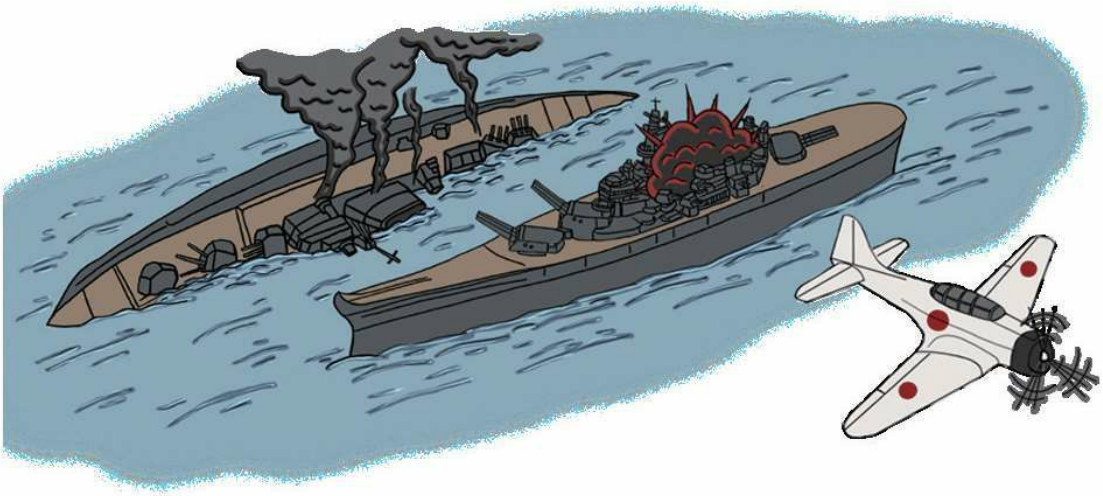
但苏军的英勇抵抗和苏联寒冷的冬天使德军最终兵败莫斯科城下，德军伤亡达50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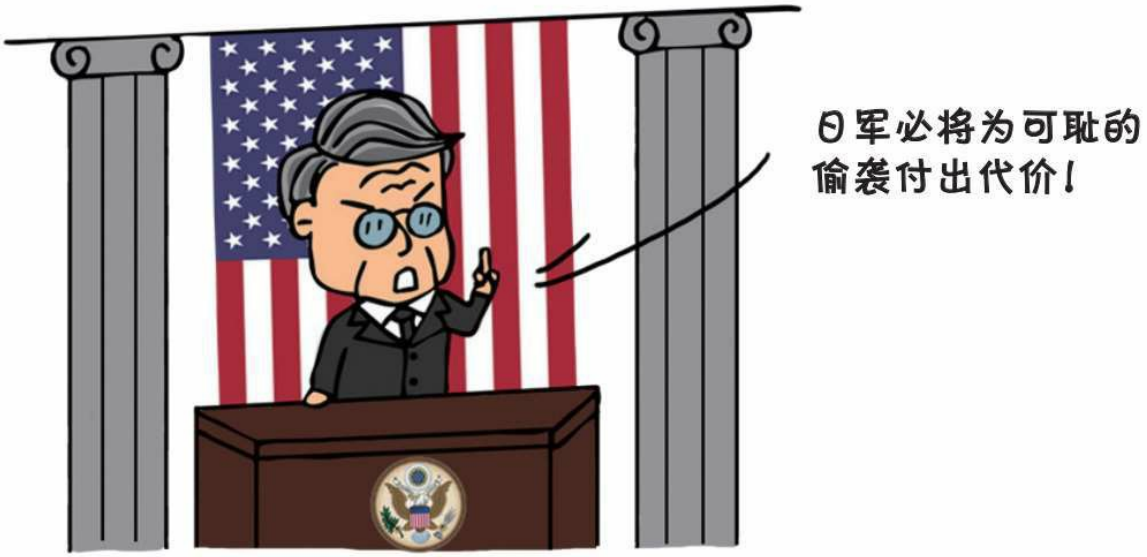
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偷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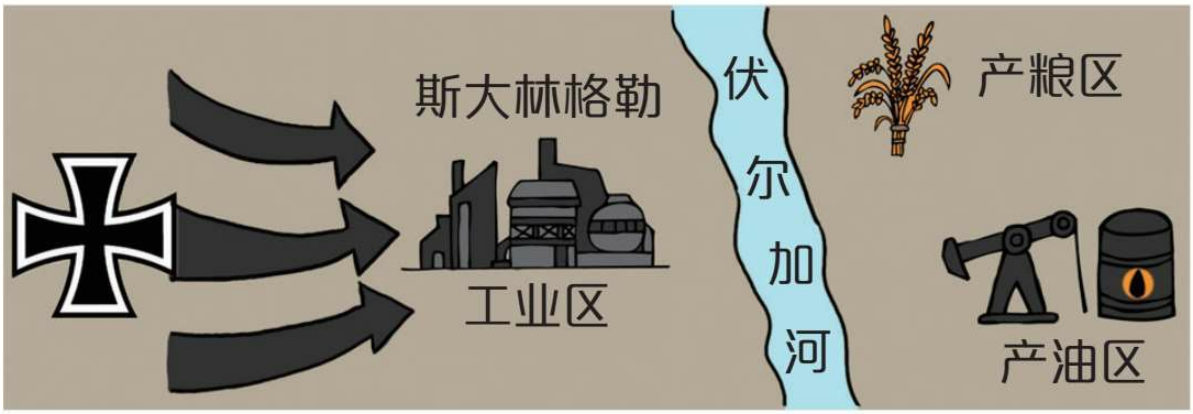
此次偷袭令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到重创，共损失舰船19艘，约2500名美国人丧生。



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全球性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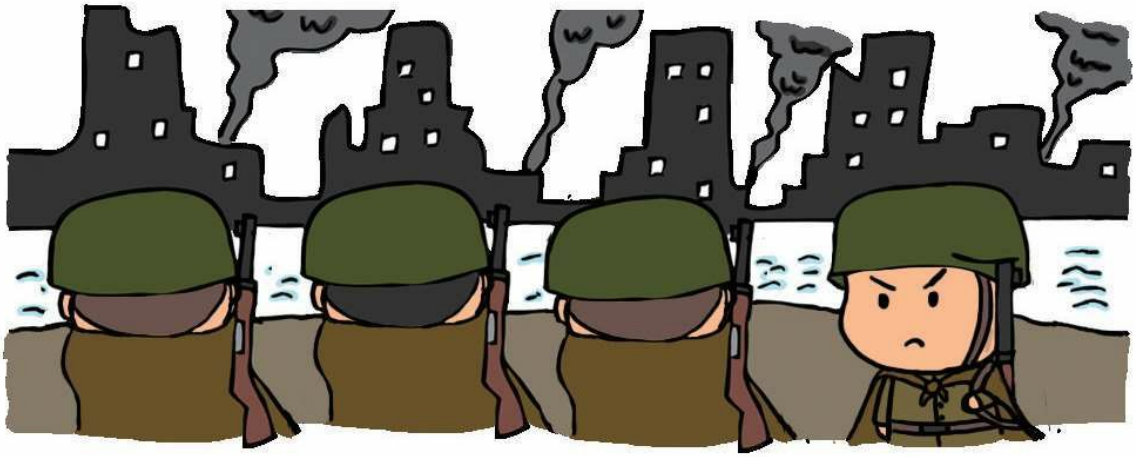


1942年7月17日，德军重整旗鼓，向苏联最大的工业城市——斯大林格勒进军。



至1942年10月，斯大林格勒80%以上的市区已被德军占领。

期间，苏军不断积累反攻力量，最后于11月中旬对德军发动反攻，并将德军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城内。



1943年2月1日，被困德军宣布投降。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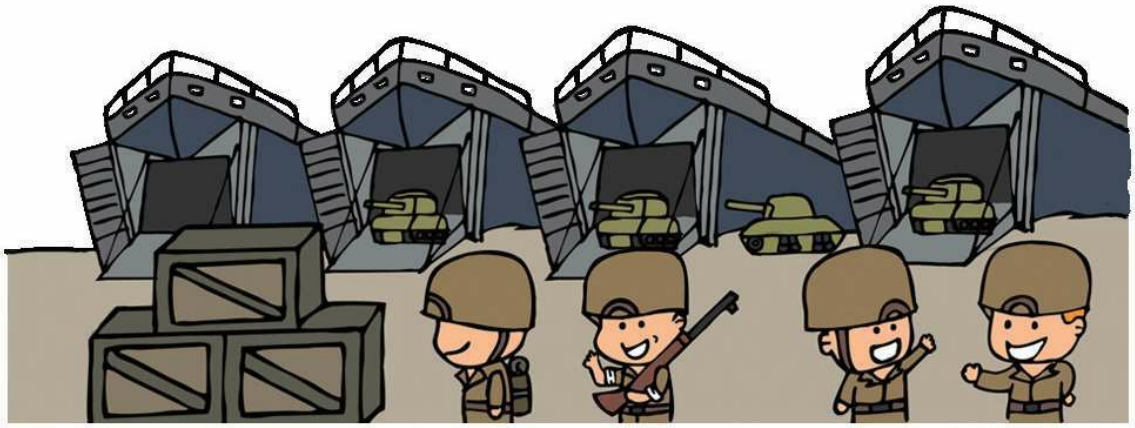
不甘失败的德军，于1943年7月在苏联库尔斯克地区展开反攻，妄图扭转战局。

并与苏军进行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大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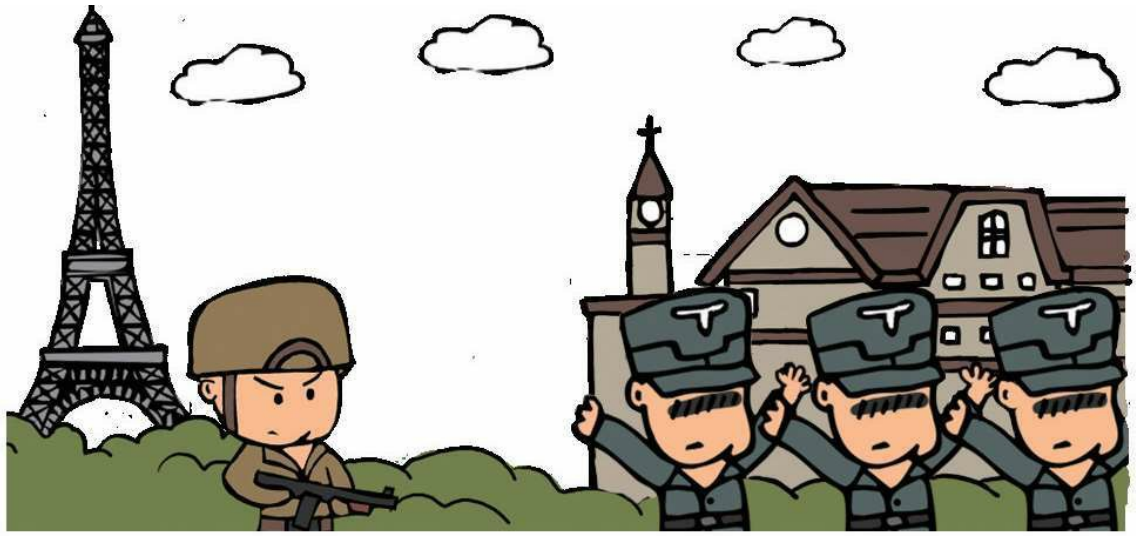
此次战役最终以苏军获胜告终，德军损失约50万人，就此丧失反攻能力。

1944年6月6日，美英联军为开辟第二战线，在法国诺曼底展开登陆行动，代号“霸王行动”。

最终，盟军以伤亡12.2万人的代价，成功登陆诺曼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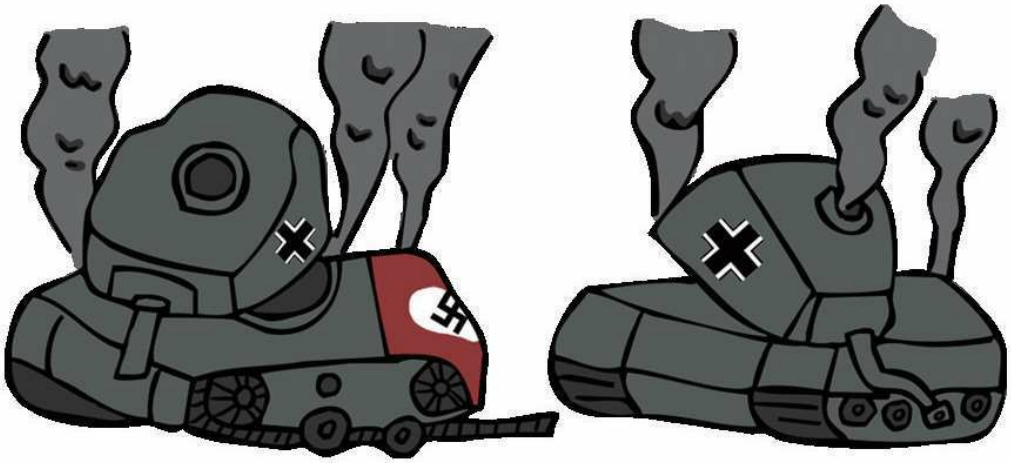


1944年8月25日，德军驻巴黎守军向盟军投降，巴黎光复。



为了击退美英联军，扭转战局，德军于1944年12月16日在阿登地区发动反攻。

但在盟军顽强的抵抗和强大的空中打击下，德军的这次反攻最终以失败告终。



阿登战役使德军耗尽了最后的后备力量，纳粹德国的丧钟开始敲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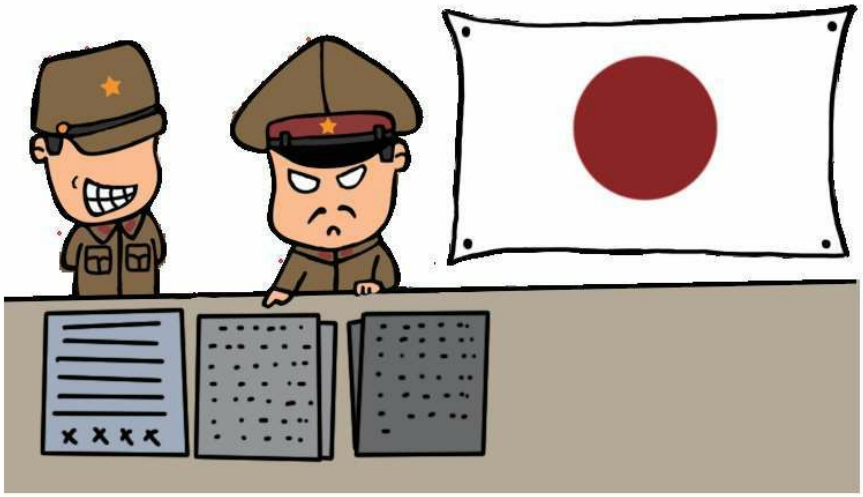
1945年4月，苏联百万大军突破德军层层防线，包围并攻入德国首都柏林。

1945年4月30日，得知败局已定的希特勒自杀于地堡内。

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欧洲战场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抗日战场

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制造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此后不久，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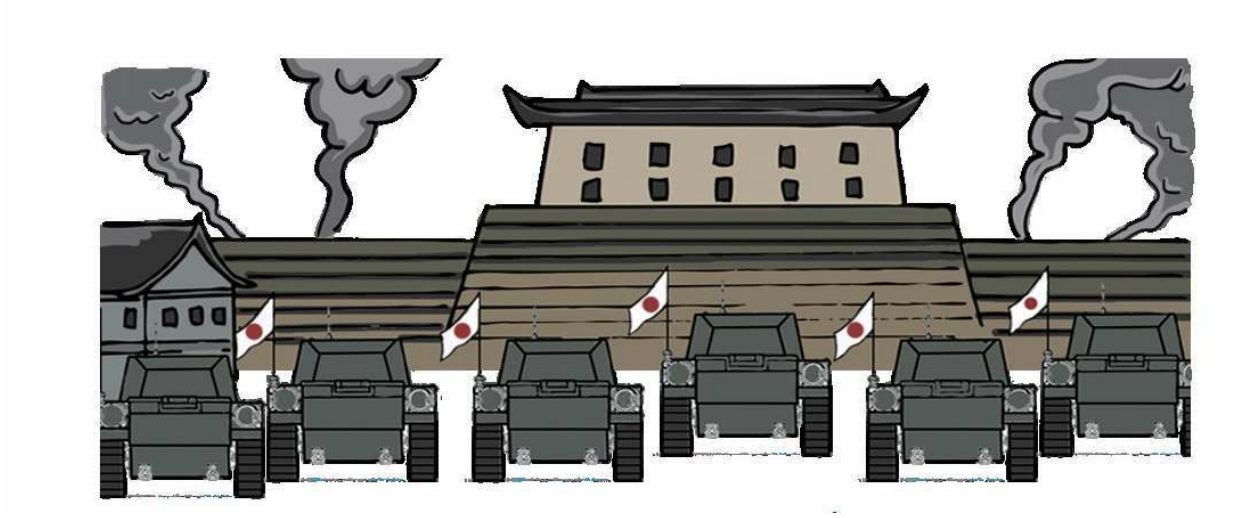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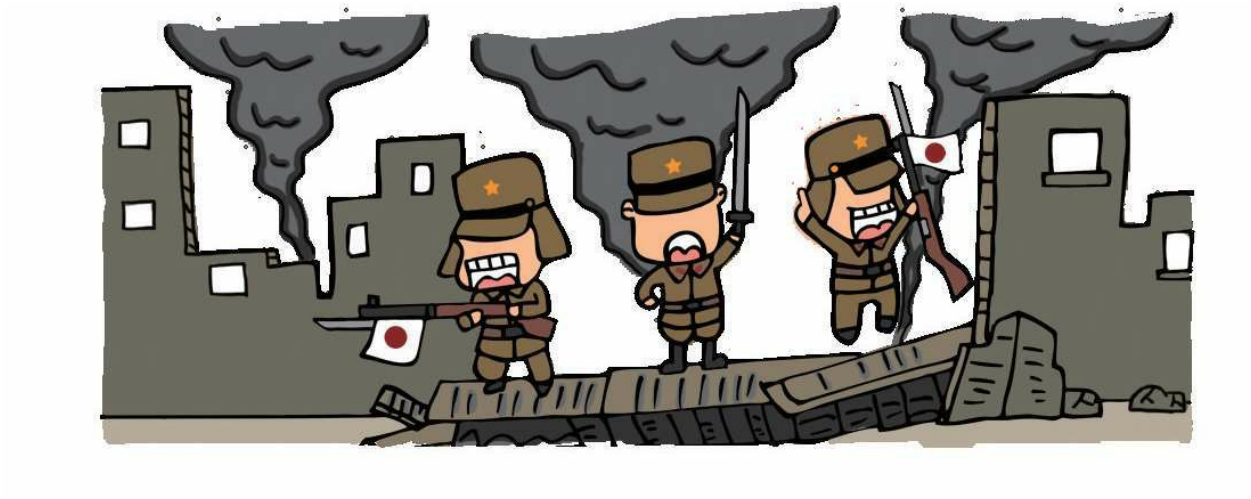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呼吁全民抗战，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历经3个月。虽未能击败日军，但给予了日军沉重打击，粉碎其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成功伏击日军，取得抗日首次胜利，史称“平型关大捷”。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同胞遇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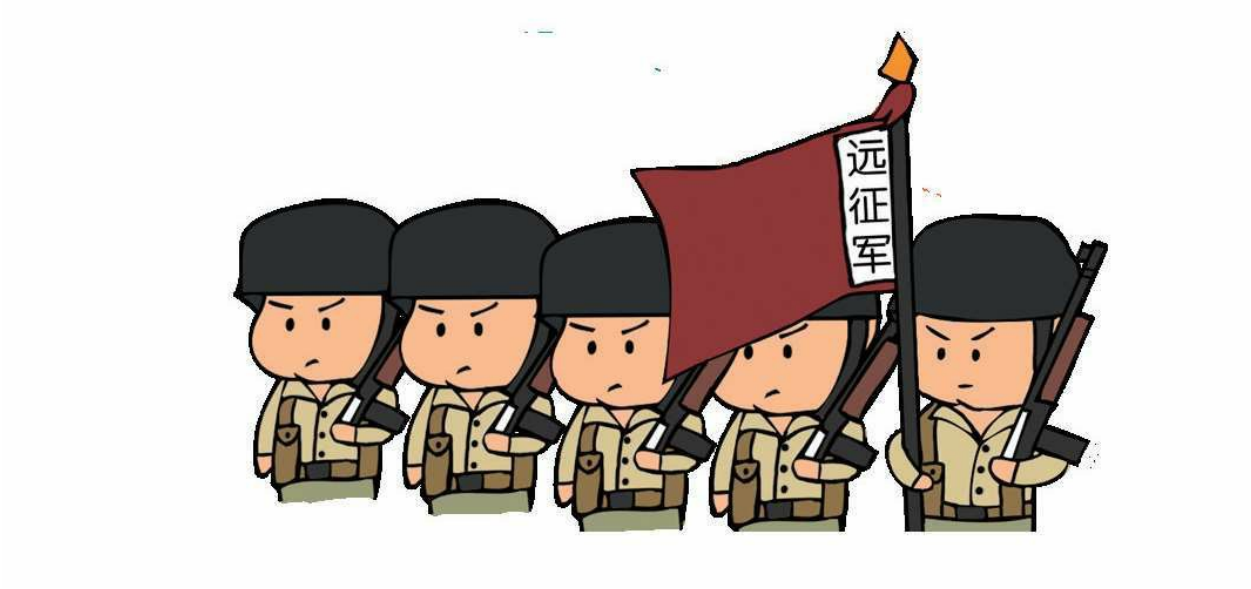


随后又爆发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大小十余次会战。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战场与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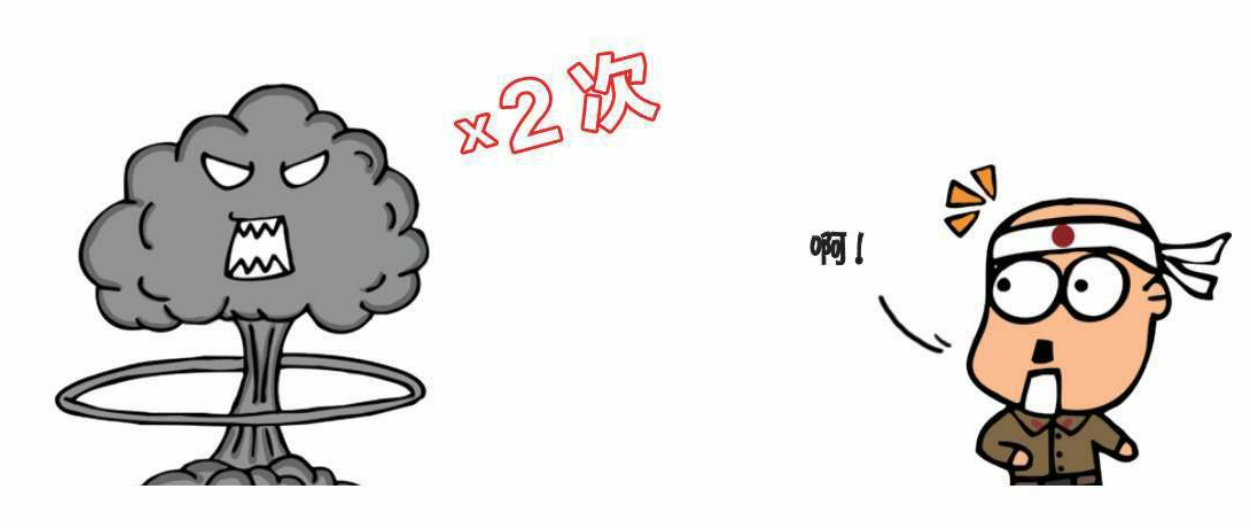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召开开罗会议，并于12月1日发表《开罗宣言》，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发动滇缅大反攻，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

日军顽固抵抗，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两地分别投放了一颗原子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呈交投降书。至此，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而告终。

黄同学漫画二战史

2

那个黄同学 ◎编绘

够鲜活·够生动
好看到停不下来

历史漫画大神 微博850万粉丝
那个黄同学 再推力作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版权信息

书名：黄同学漫画二战史.2
编绘：那个黄同学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ISBN：9787540486006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序言
人物简介
第一章 德国的崛起
第二章 德国**1914—1936**年
第三章 目标：巴黎
第四章 不列颠之战
第五章 **“**巴巴罗萨**”**计划
第六章 希特勒死亡之谜
第七章 帝国的软肋
第八章 二战飞碟之谜
第九章 失落的宝藏
第十章 可爱的意大利军队
第十一章 苏日诺门坎之战
第十二章 中国远征军
第十三章 我是特种兵
第十四章 美国参战
第十五章 日本刀
第十六章 希特勒为什么与意大利结盟
第十七章 二战德国为什么没有航母

序言

本书将系统地讲解1914年至1941年的历史故事，向读者还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起因和战事经过。

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为什么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惨痛的代价后，仍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曾经是流浪汉的希特勒当上了德国元首，并成为令世界战栗的战争狂人？在战争爆发前，作为欧洲强国的英国、法国又有什么应对计划？连重机枪都不许装备的德国，为何能在一年内横扫欧洲？本书将为您解答所有的疑问。

本书除了描绘欧洲战场的战车轰鸣、亚洲战场的战火烽烟，还收录了不少奇闻逸事、未解之谜，能让您更加全面地了解那段历史，相信您会在阅读中大呼过瘾！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黄同学的支持，谢谢！

黄哲

人物简介

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纳粹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

赫尔曼·戈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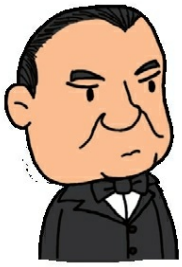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纳粹德国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纳粹党二号人物。

贝尼托·墨索里尼

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意大利王国首相，法西斯主义创始人。

罗斯福

美国第32任总统，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力主对日本宣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丘吉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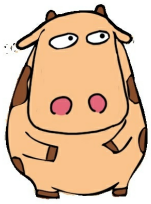
二战时期任英国首相，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斯大林

苏联最高领导人，领导苏联人民与军队协力击败纳粹德国，取得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戴高乐

二战期间创建并领导自由法国政府，抗击德国的侵略，在战后组织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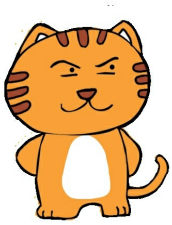
约翰牛

英国的拟人化形象，源于小说*The History of John Bull*（《约翰·布尔的历史》），因小说在英国风靡，英语中“bull”意为“牛”，

故“约翰牛”便成了英国人自嘲的形象。

毛熊

苏联的拟人化形象，熊在动物界是一个庞大形象，可代表苏联庞大的国土和较强的军事实力。



泰格猫（**tiger**）

德国的拟人化形象，暗示德国著名的“虎”式系列坦克。

高卢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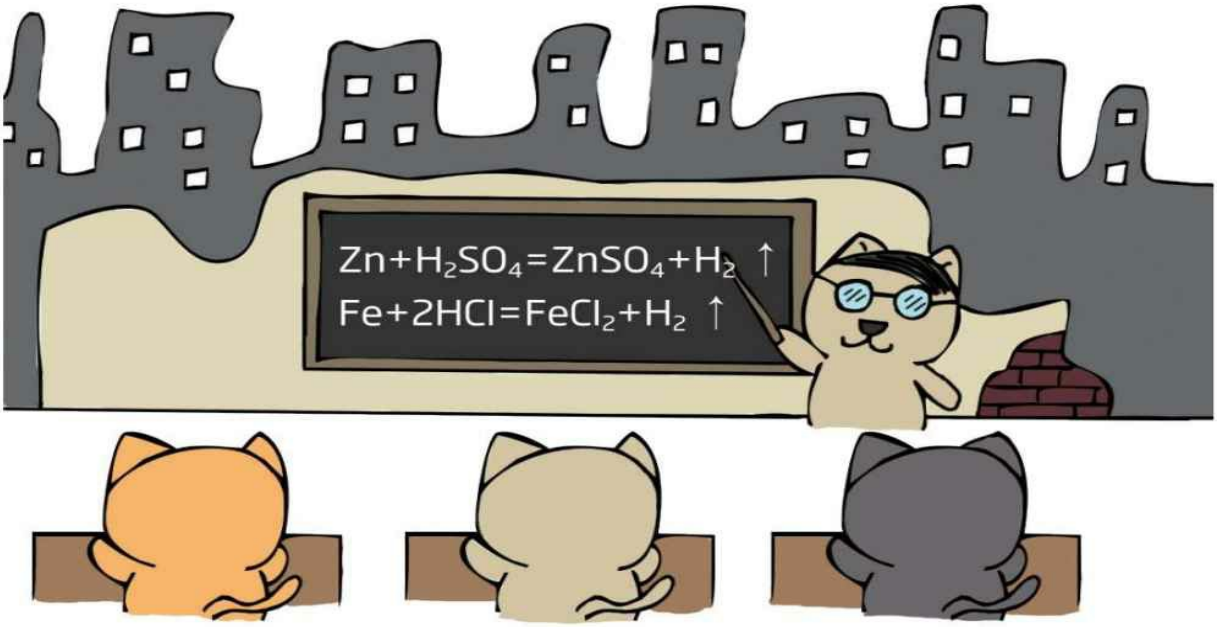
法国的拟人化形象，高卢为法国古称，而公鸡是法国国鸟，也是法国人警惕、勇敢和革命的象征。

第一章
德国的崛起

1939—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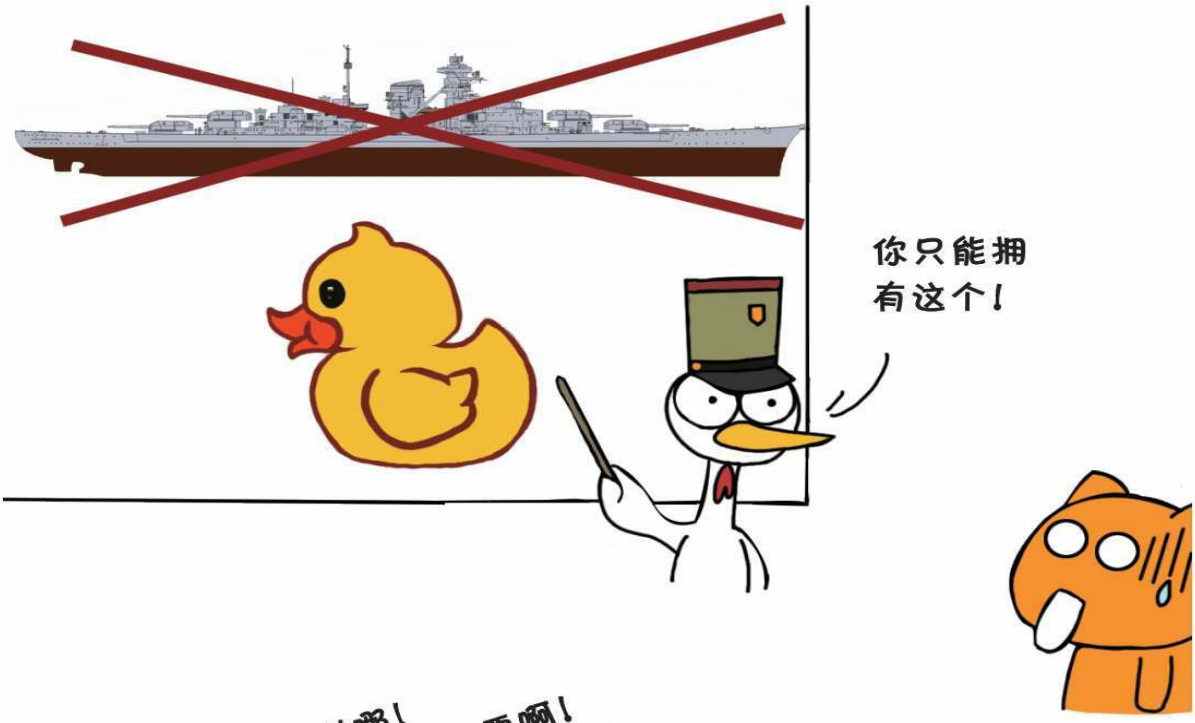
一战后，德国百业凋零，但其复兴的根基没被摧毁，那便是人的智慧。

德国十分重视基础教育，早在 1619 年就规定 6—12 岁的儿童必须入学，是世界上最早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



1919 年 6 月 28 日，《凡尔赛和约》正式签订，和约要求德国取消空军。但德国于 1926 年后利用飞行俱乐部，借用民用机来训练飞行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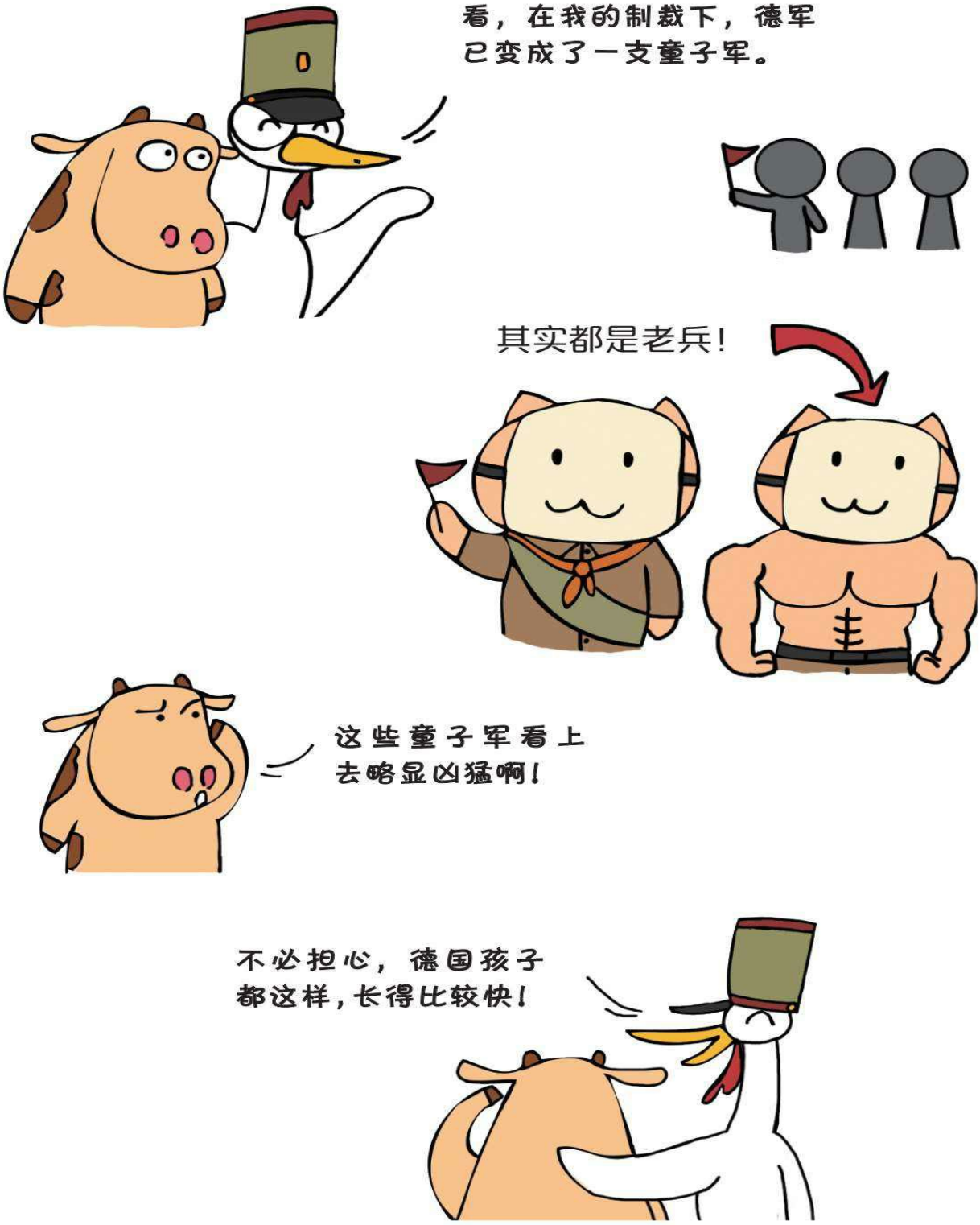
和约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于是德国派工程师到国外参与研制，再把技术带回国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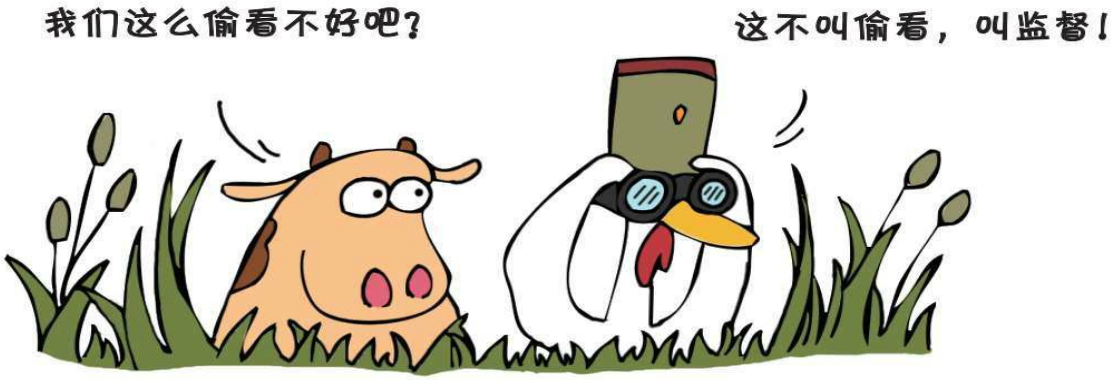
容我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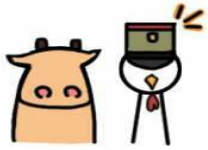
不让我造潜艇，但没说
不让我帮别人造潜艇！
喂，你们要潜艇吗？
哇！
呵呵，搞定！
技术成果

和约只许德国保留 10 万人的陆军军队，德国就把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留了下来，将其他裁减的士兵姓名登记起来，以便随时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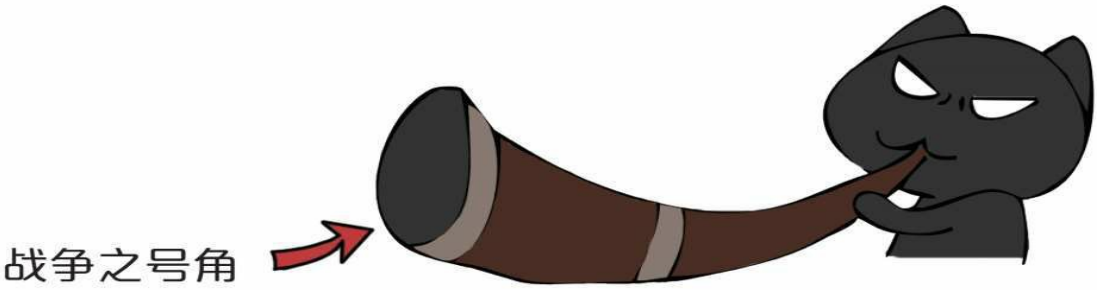
和约禁止德国拥有坦克，德国就打着造拖拉机的幌子，秘密研制坦克。到开战时，德军的装甲技术已十分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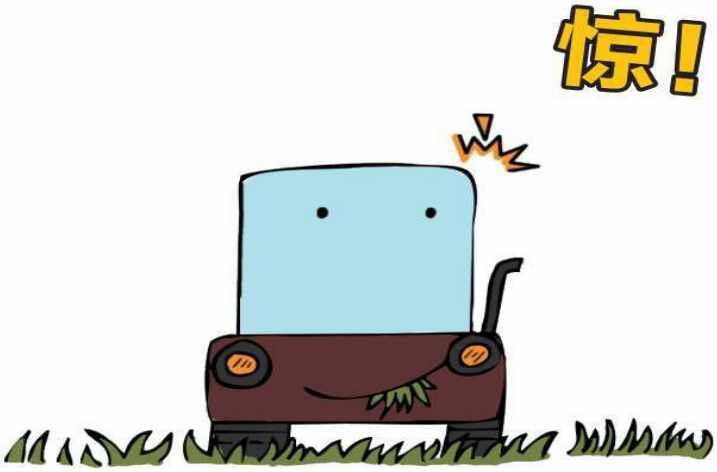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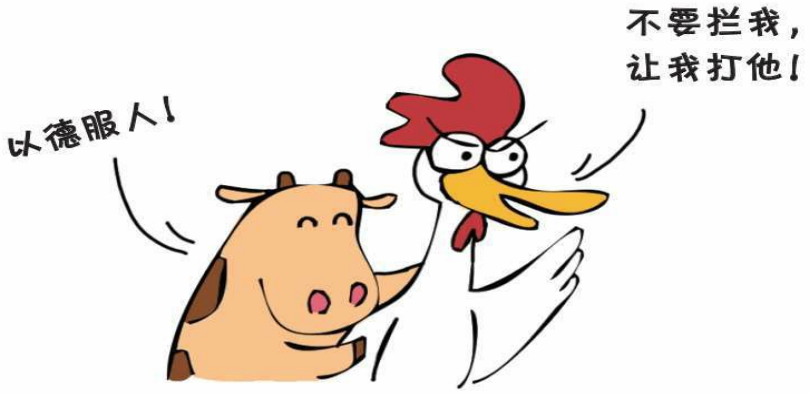
这两个蠢货还
想监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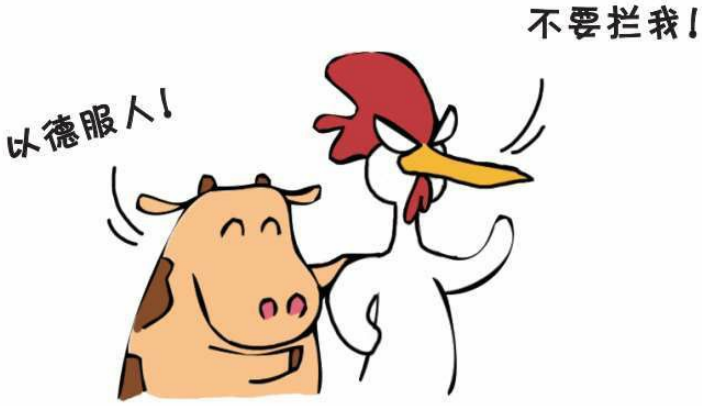
时间差不多了！


战争之号角


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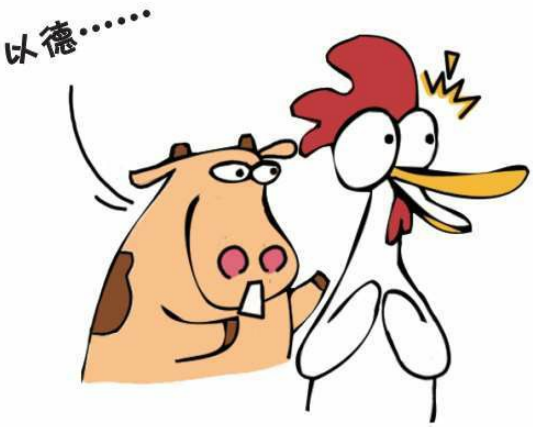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战后的英国不希望出现一个独大的法国，在制裁德国的问题上与法国有分歧，这也给了德国喘息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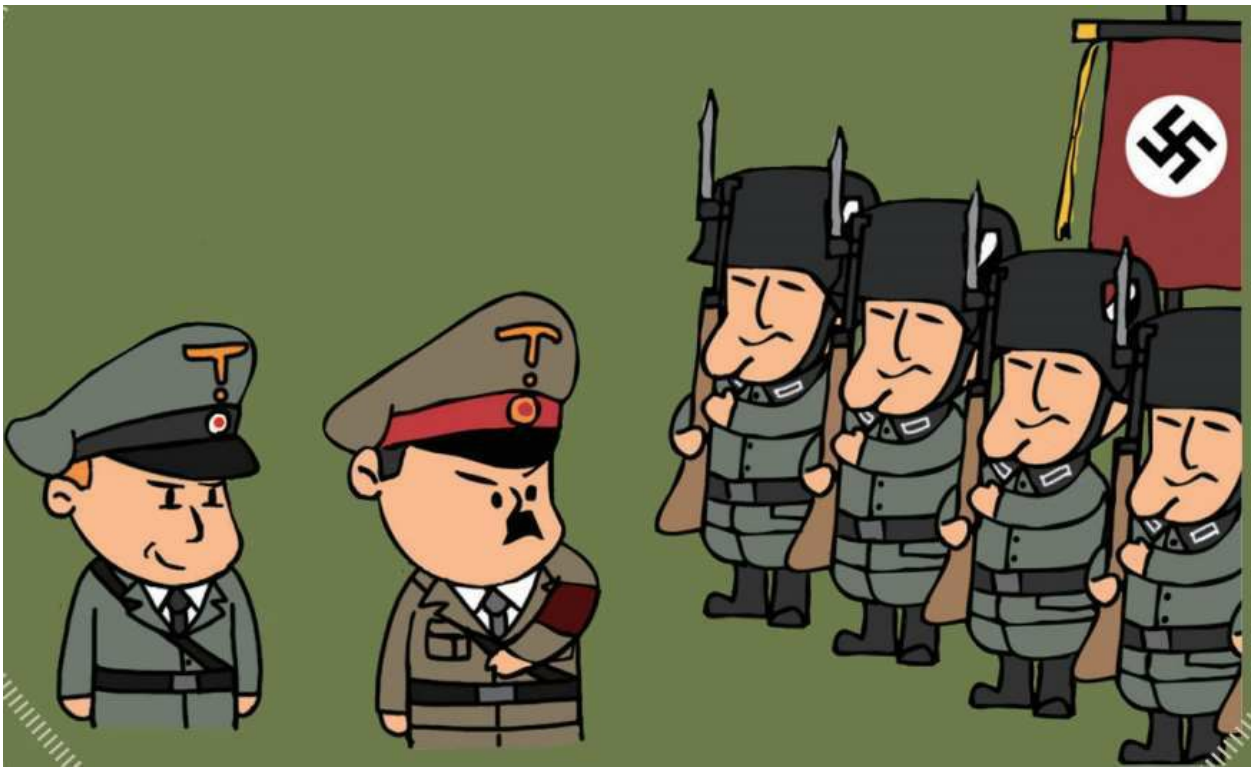
不要拦我！

数年后……



第二章
德国1914—1936年

1939—1945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国战败投降。同月，希特勒出院，先在一个预备部队服役，然后在一个战俘营担任警卫。

两个月后，军方将希特勒转到慕尼黑，等待退伍和分配。

在这期间，希特勒作为所在部队的代表，参加了慕尼黑新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

希特勒受指派，一边在军队中进行民族主义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一边暗中监视慕尼黑的一些左翼和右翼政治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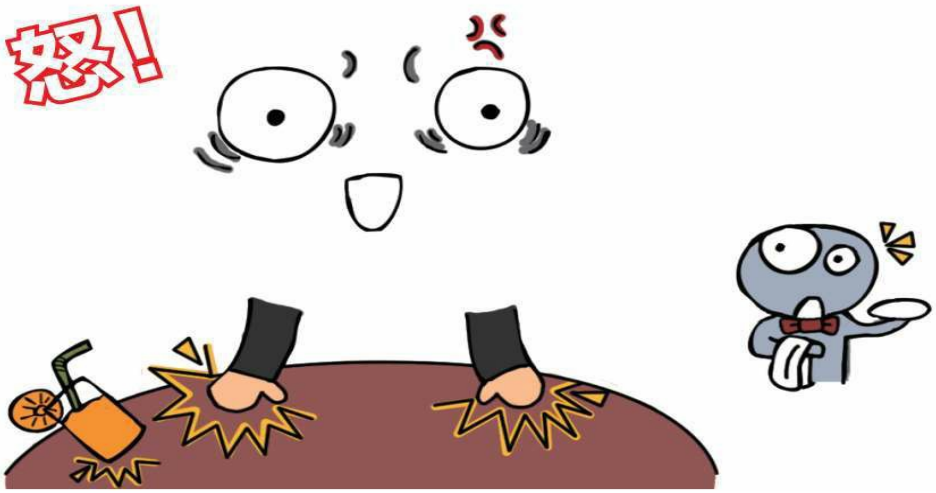
1919 年 9 月 12 日，希特勒参加了“德国工人党”的集会。该党 1919 年初由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卡尔·哈雷尔建立。

希特勒找了个角落坐下。

这原本平常的一天，却成了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

当时，“德国工人党”的成员在讨论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合并的问题。

会议临近尾声，希特勒终于听不下去了，心想这讲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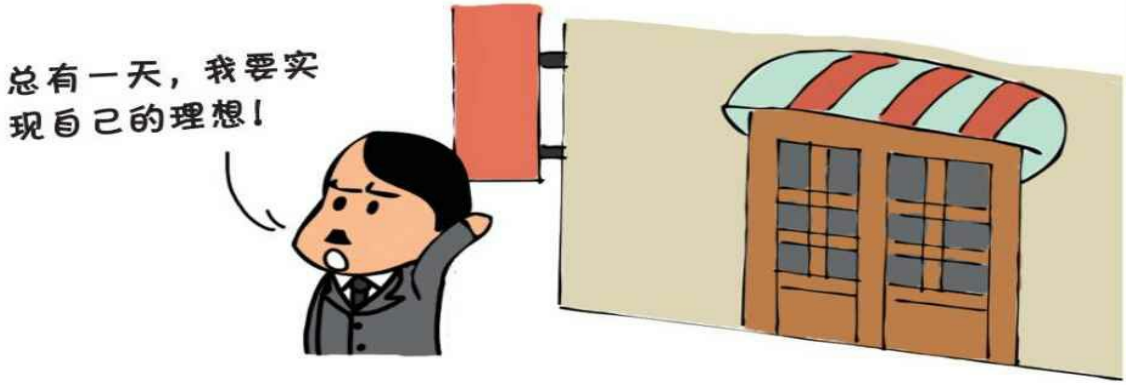


希特勒上前一步，夺过话筒，随即发表了一番激昂的演讲，反对他们之前讨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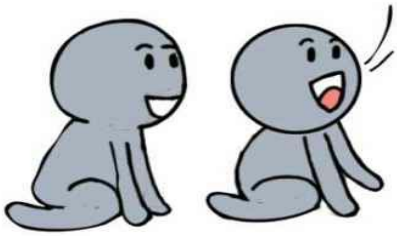
希特勒精彩的演讲，折服了不少人。

这次演讲，希特勒展现出了他作为公众演说家的天赋。

受其感染，德莱克斯勒力邀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他也不负众望，慢慢帮助“德国工人党”从一个弱小、不受关注的民族主义分子组织，成为德国的主流政治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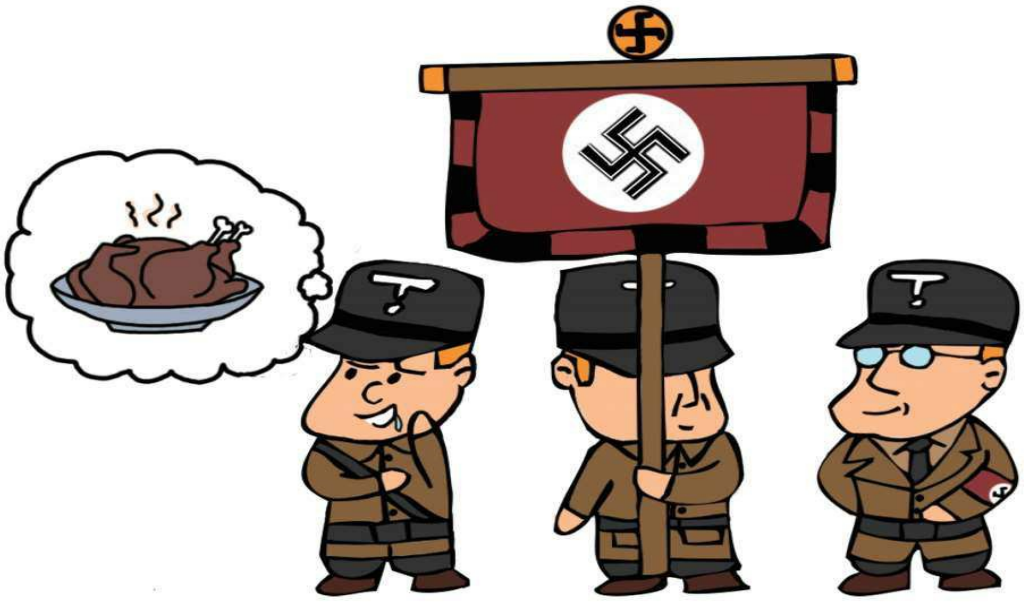


请您答应做我们的老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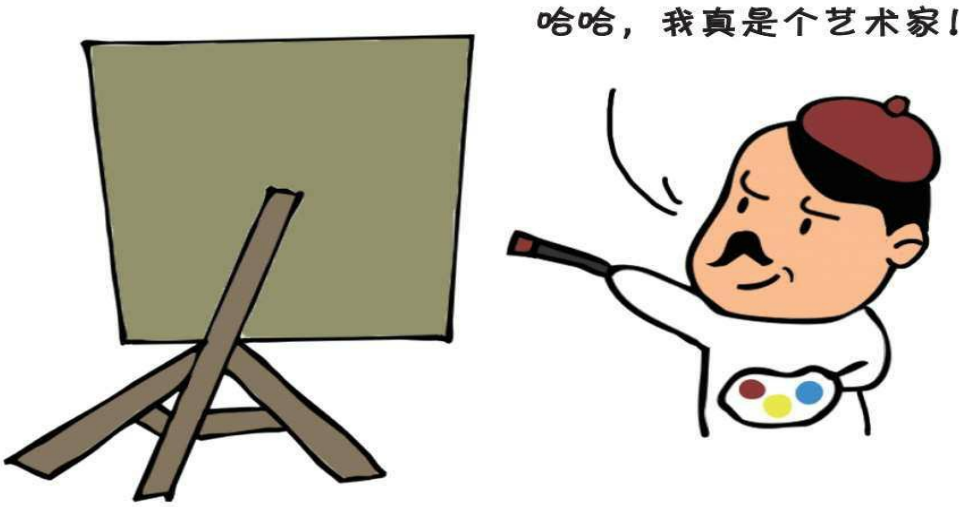


一开始，希特勒是个典型的暴力愤青，动不动就想着武装暴动。

在国内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希特勒成立了“冲锋队”这一准军事组织。



还参与设计了纳粹党的制服、党旗和党徽。



不得不说，希特勒很有艺术天分，如果他是一名画家，世界也许会减少许多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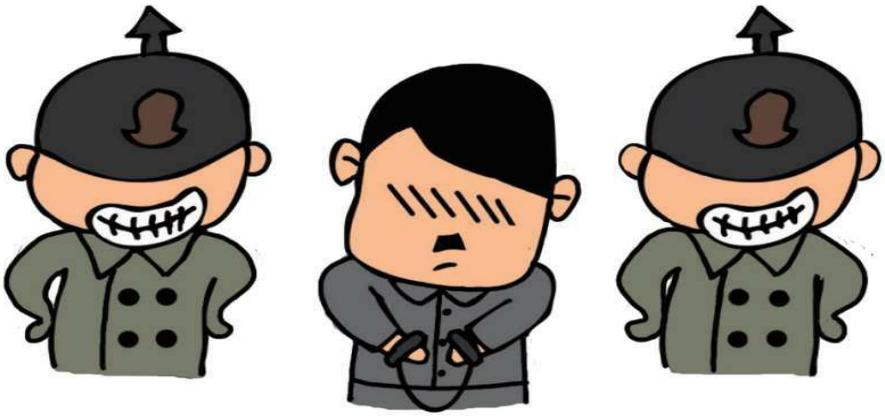
1922 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发动政变，建立了第一个法西斯政权。这个消息极大地刺激了希特勒。

一个邪恶的计划，在希特勒心中慢慢形成。

1923 年 11 月 8—9 日，希特勒带领“冲锋队”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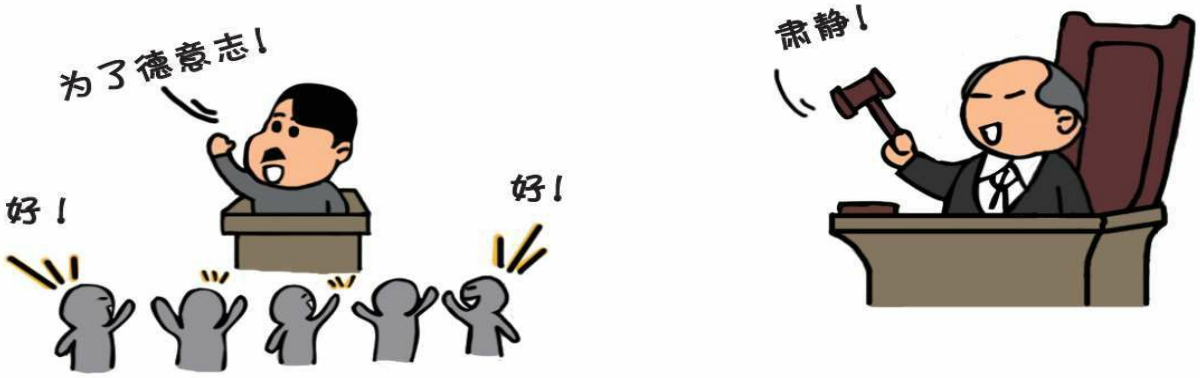
希特勒发表政变宣言，但没有人搭理他。

“啤酒馆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了，希特勒也被警察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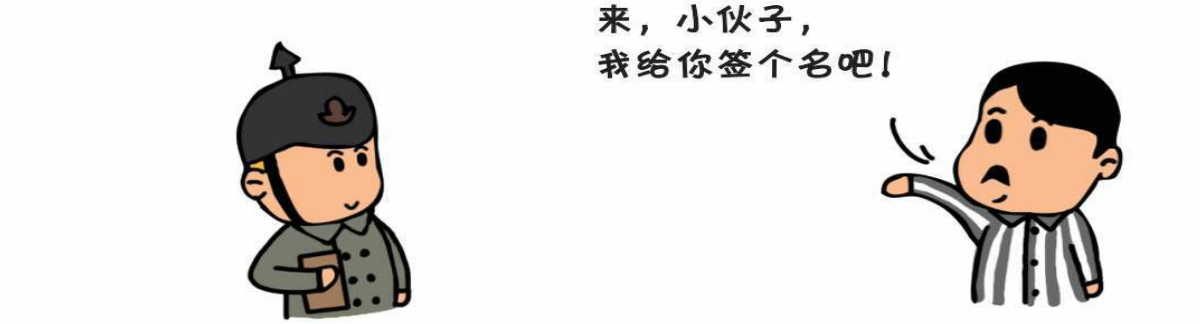


虽然被捕，希特勒的知名度却大大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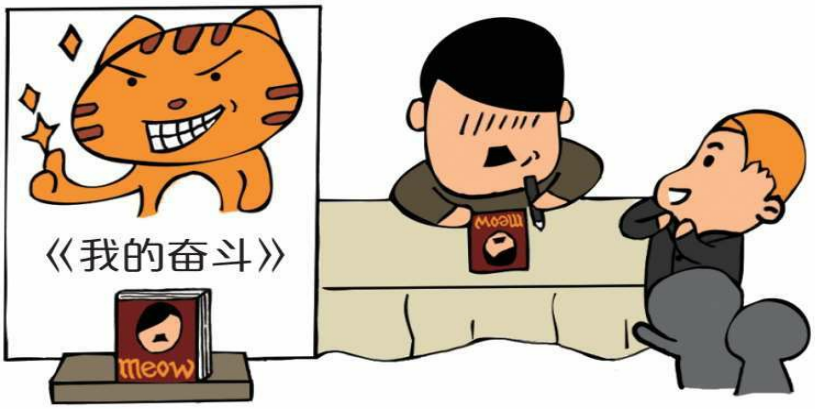
在法庭上，希特勒凭借其出色的演讲，赢得了大众的支持。



最终，希特勒被判 5 年徒刑。可在监狱里，他俨然成了一个明星，连看守都很尊敬他，给予他种种特权，还能自由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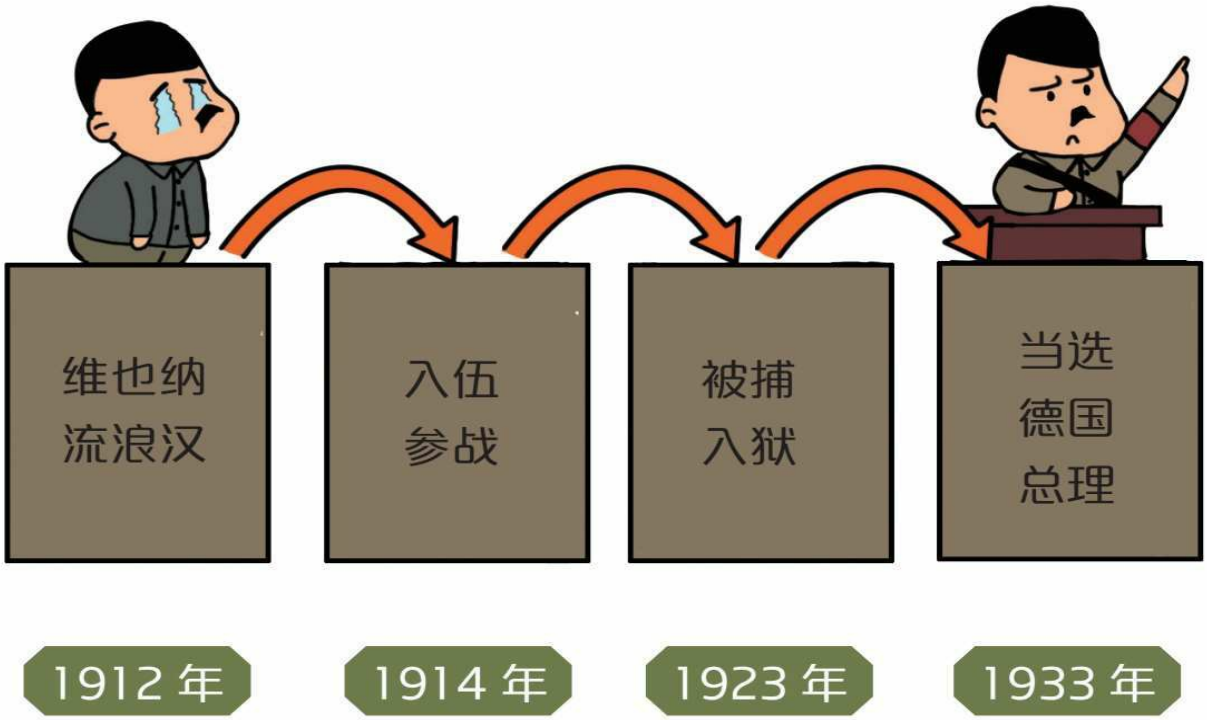
在狱中，希特勒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口述了《我的奋斗》一书。



1924 年 12 月底，希特勒获释。这次入狱，让他明确了以后的发展方向。

希特勒决定循规蹈矩，合法参加竞选，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经过重新包装，纳粹党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



德国当时的总统兴登堡，却不看好这个小胡子下士，德国共产党仍是德国第一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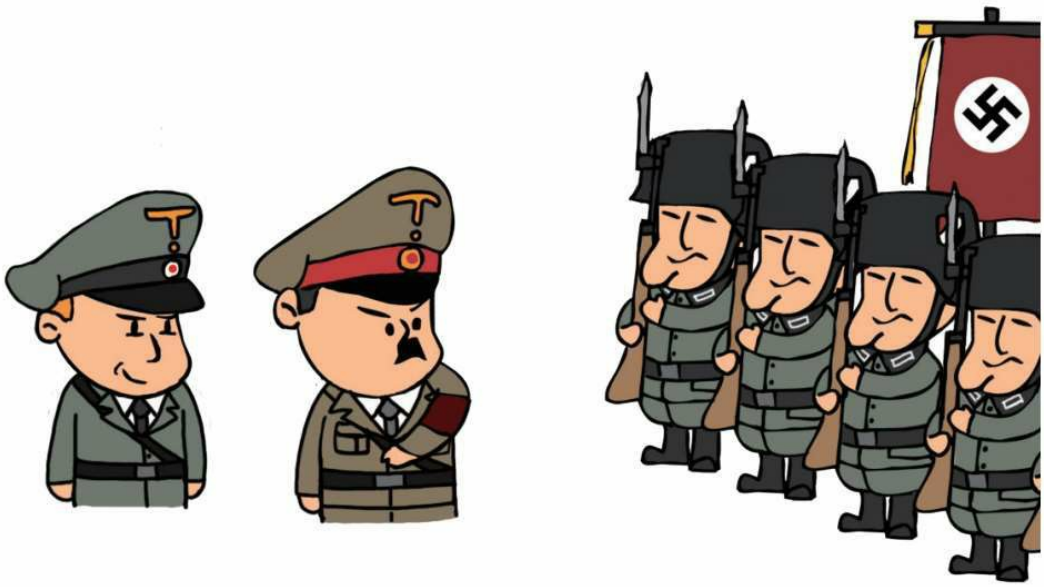
1933 年 2 月 27 日晚，一道火光从德国国会大厦蹿出，瞬间大厦陷入一片火海中。

希特勒及其党羽借机陷害德国共产党，声称此事是德国共产党所为。

戈林下令“冲锋队”抓捕共产党议员和党的领导人，查禁德共报刊，封闭党的办事处。短短数日，约有 4000 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遇害者过百人。

1934 年，兴登堡去世，希特勒终于实现了他的独裁野心，成为德国元首。

德国开始迅速扩充军备，完全无视《凡尔赛和约》中的限制。



随着希特勒的侵略野心一步步扩张，德国战车已无法停止，恐怖灾难即将到来。

第三章
目标：巴黎

1939—1945

1918 年，协约国获得了一战的胜利。高卢雄鸡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一雪普法战争的耻辱。

而那时，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第 16 团的一个小胡子下士还默默无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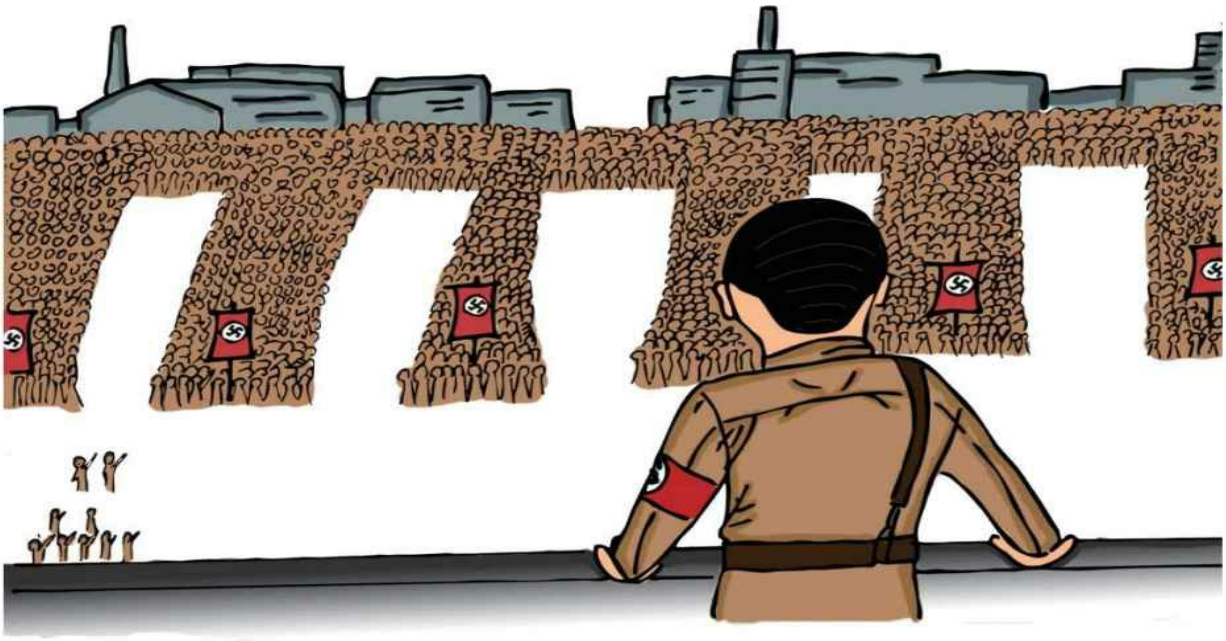
德国战败后，《凡尔赛和约》对其十分苛刻，德国失去了1/8的国土，并被要求支付1320亿金马克的巨额赔款。

据说，当时协约国的总司令福煦元帅，在巴黎和会后说："巴黎和会并没有创造和平，只是带来了20年的休战而已。"

普法战争时

一战获胜时

1934 年，当年的小胡子下士已经成为德国元首。正如 15 年前福煦元帅所言，战争已进入倒计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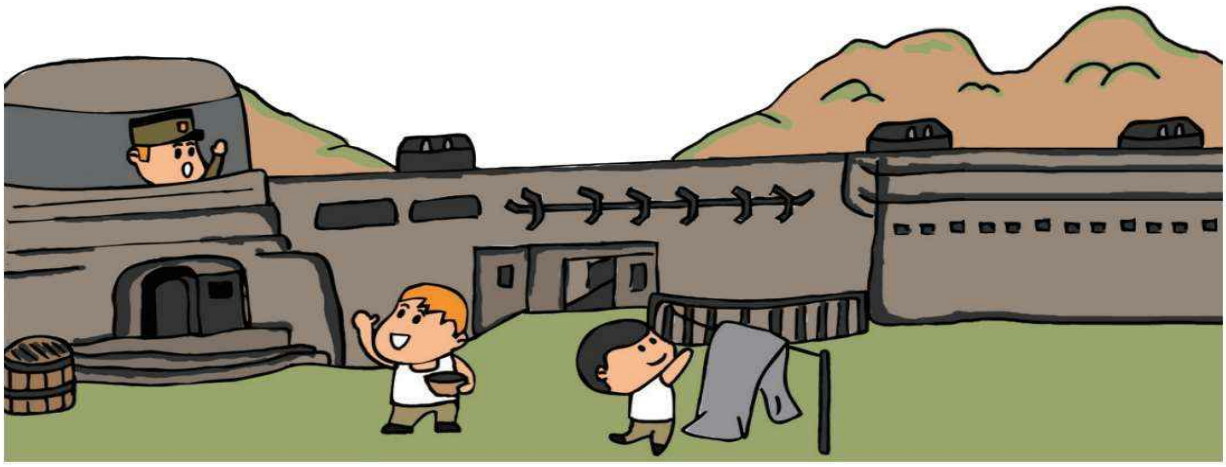
经过长期准备，希特勒觉得自己已经羽翼丰满，便在周边搞起了小动作；而英、法两国为了享受和平，对他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举兵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9 月 3 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可他们并未派一兵一卒去波兰参战，这一行为被德国人称为“静坐战”。

由于英、法两国的疏忽，德军迅速占领了波兰、丹麦、挪威等国，直逼法国边境。

德国人来势汹汹，法国人却表现得十分淡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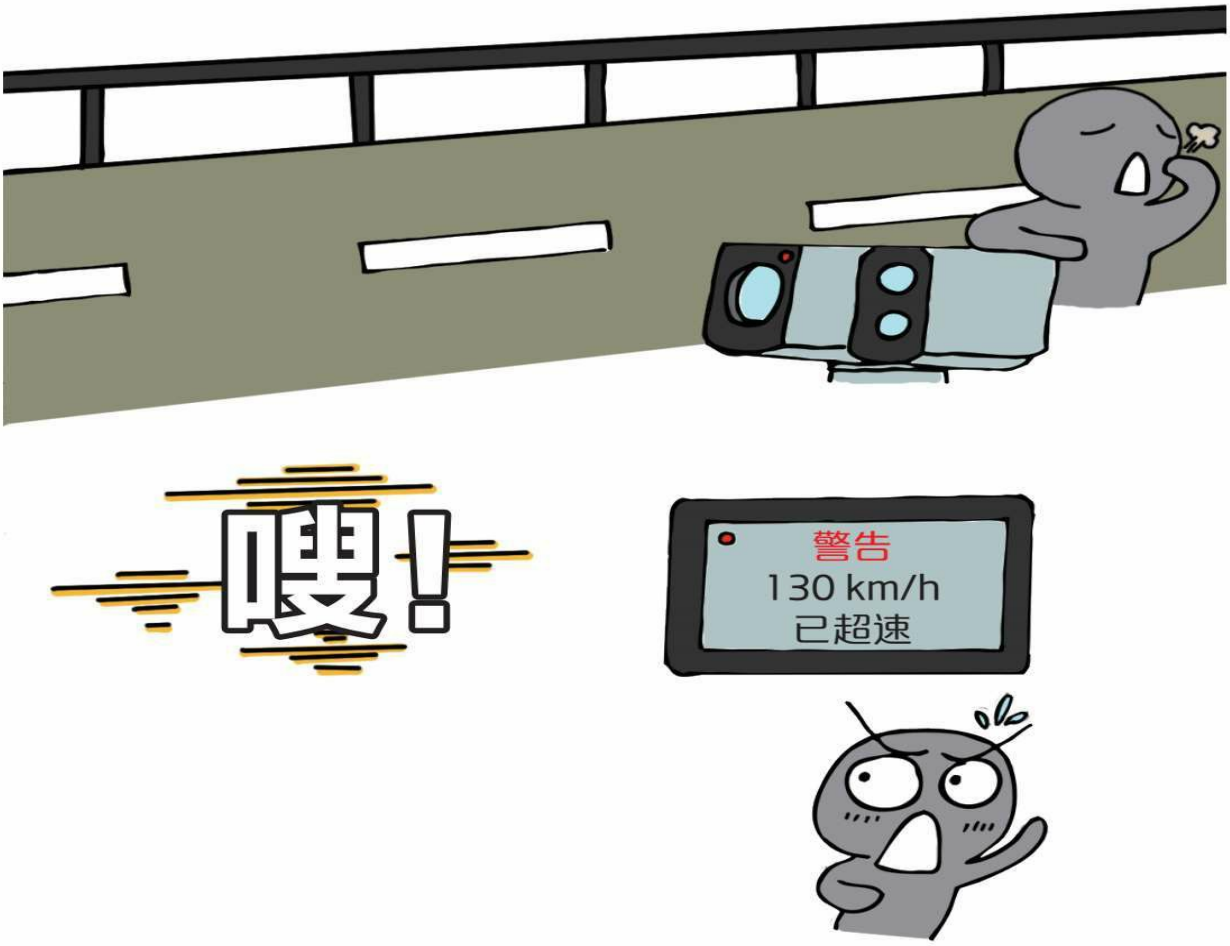


他们相信马其诺防线能阻挡住德国人。

德军却出其不意地将主攻路线移到阿登森林，迂回攻击，打了法军一个措手不及，占领了边境重地色当。

在空中，德军 4000 架战机对英法联军发动袭击，尤其是号称“空中炮兵”的斯图卡轰炸机，给法军装甲部队造成了巨大伤亡。

得益于发达的高速公路系统，德军的闪电战得以充分发挥。



德军第 19 装甲军军长古德里安两次拒绝休整的命令，下令装甲部队全速前进，冲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德军不到10天就攻到了亚眠，法军全面崩溃。对这个战果，希特勒非常得意，认为自己的冒险创造了历史性的转变。

古德里安对路边溃退的法军喊："放下武器，一边待着去，我们没有功夫俘虏你们！"

德军快速突进，法国民众陷入了恐慌，公路上到处是逃命的军人和老百姓。

德军特工已大量潜入巴黎的谣言，在人群中散播。一时间，巴黎城内人心惶惶。

仅仅 10 多天，德军装甲部队就已横扫法国大陆，将 40 万左右的英法联军围困在敦刻尔克。

就在这时，希特勒突然下令停止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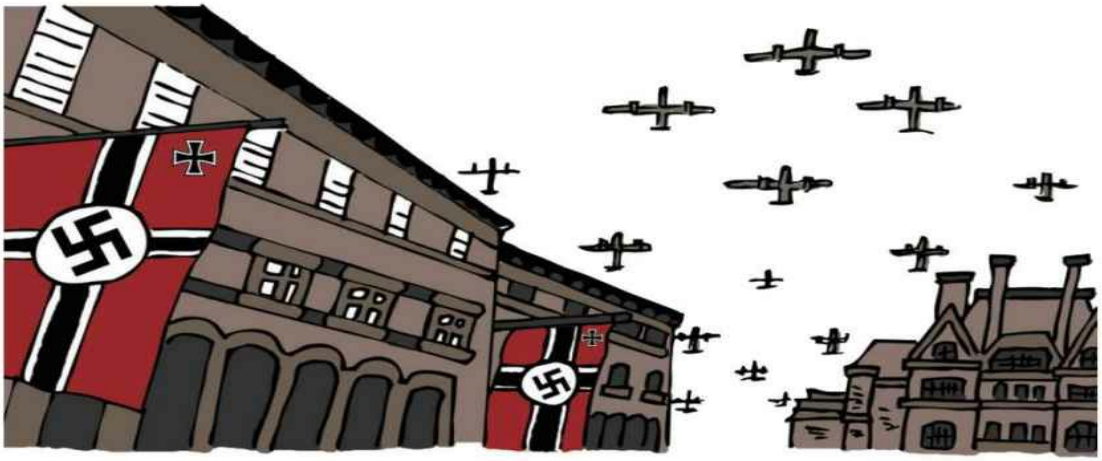
据说，空军元帅戈林为了向希特勒邀功，向其保证，他的空军就能消灭剩下的英法联军。

而此时，英国海军先后调集 860 余艘舰船，冲破封锁，前去解救被困联军，史称“敦刻尔克大撤退”。

1940 年 6 月 14 日，纳粹战旗插进巴黎。6 月 22 日，法、德两国签署停战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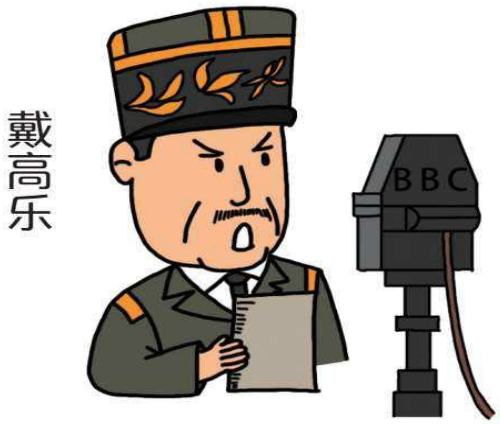
投降仪式在一节火车车厢内进行。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国就是在这节车厢内签署了一战投降书。没错，德国人就是这么记仇，在这节车厢签署停战协定，就是想羞辱法国一番。

随后德军在巴黎举行了阅兵式，宣告对法战争的胜利。



希特勒一行人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巴黎，并下令德军严肃军纪，以降低法国人的反抗情绪，笼络人心。

但法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未消亡。6 月 18 日，流亡英国的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坚持“自由法国”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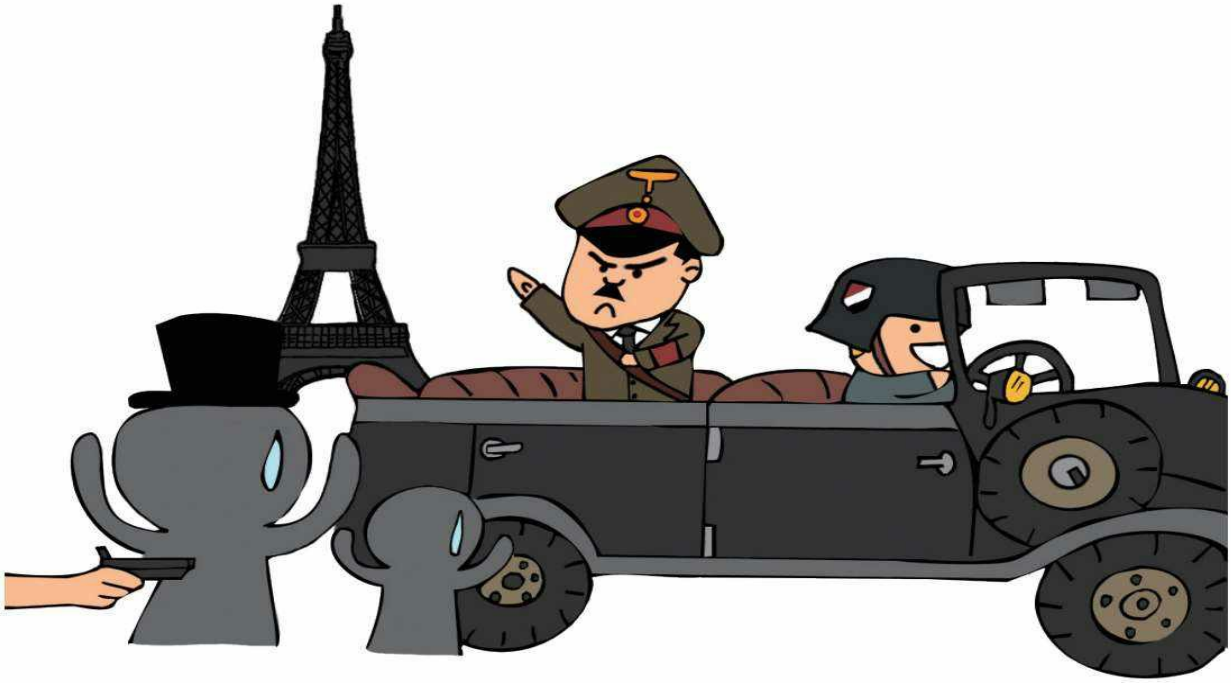


稍做休整后，德军盯上了海峡对岸的英国，不列颠之战的序幕即将拉开。

第四章
不列颠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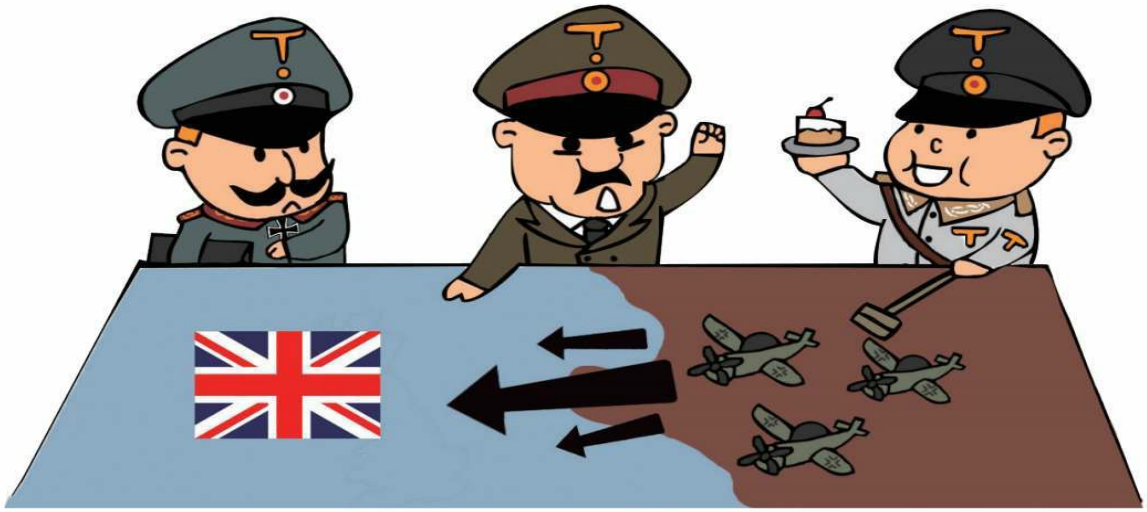
1939—1945

1940 年，法国快速陷落，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变得不可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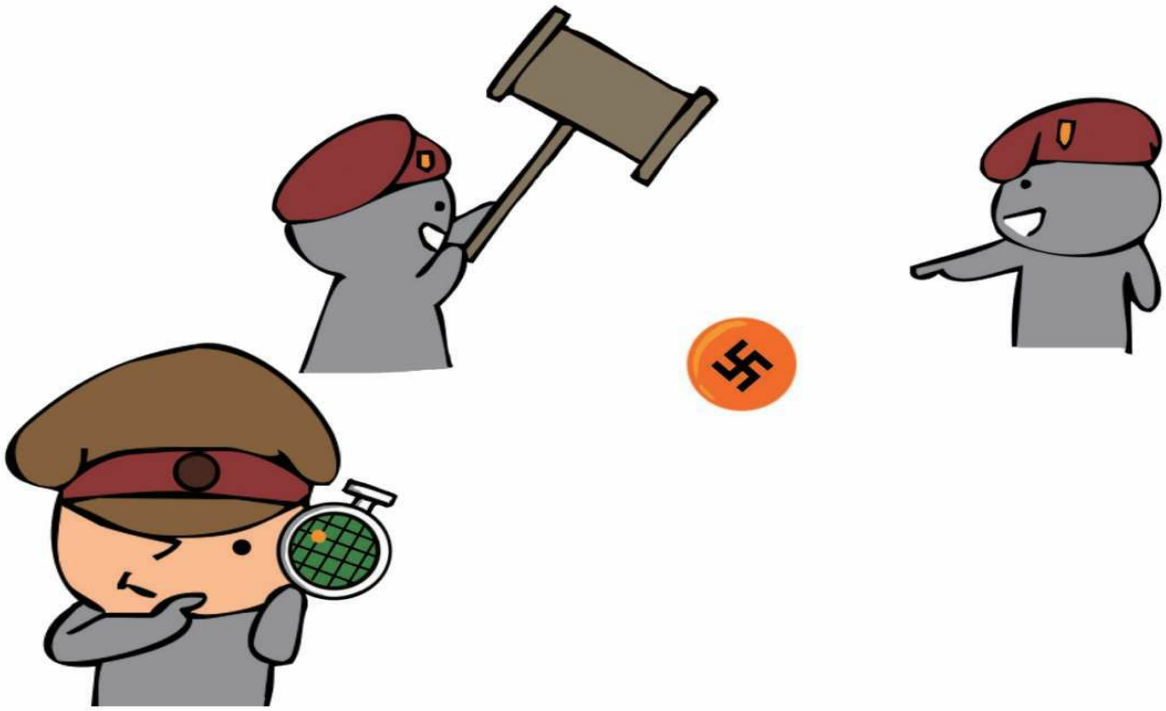


英国是欧洲当时唯一能够阻挡纳粹德国扩张的国家。德军要入侵英国，就必须跨越英吉利海峡，面对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英国皇家海军。

德国统帅部意识到只有完全掌握对英制空权，才能使英国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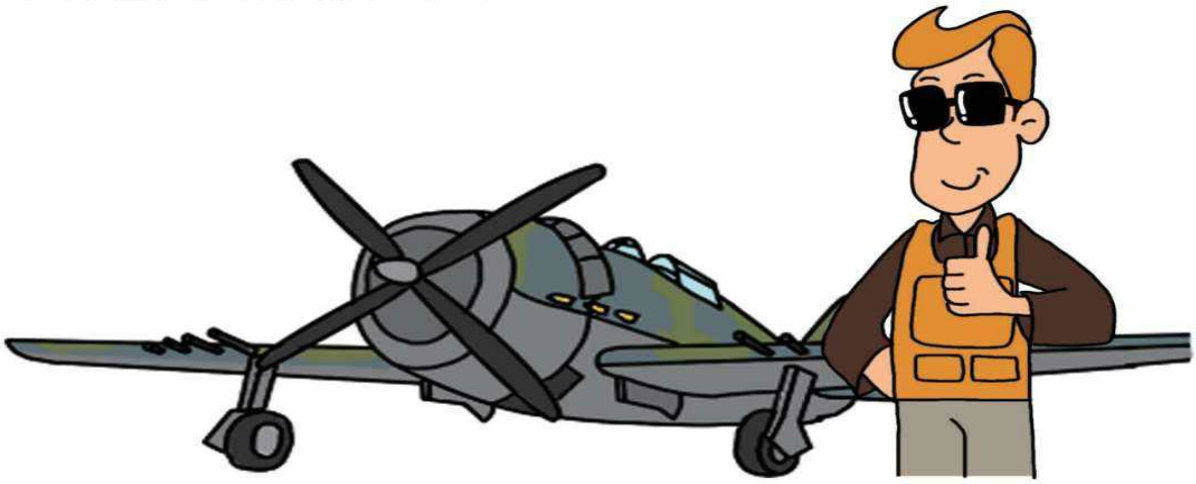


此时英国已做好军事准备，并在海岸线建立了雷达预警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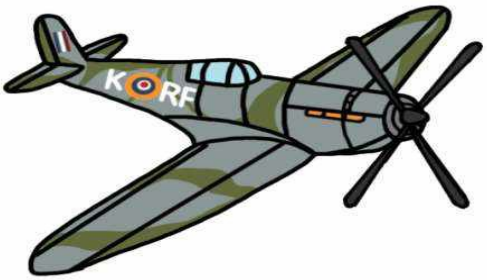


英国的飞机制造业毫不逊色于德国，在战争爆发前就建立了多个“秘密工厂”。

而且，皇家空军有不少飞行员来自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和澳大利亚。“自由法国”也向英国提供了一些飞行员，还有少数来自美国的飞行志愿者。



他们之中不乏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这些老兵对纳粹德国充满着刻骨的仇恨。



打败法西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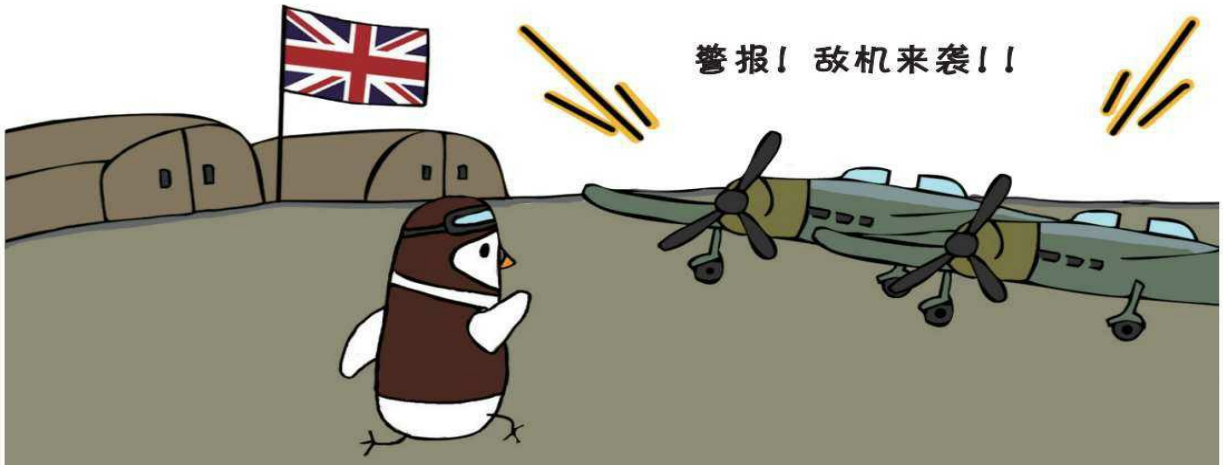
法国万岁！

德国人却毫无紧迫感，他们认为法国都投降了，战胜英国也只是时间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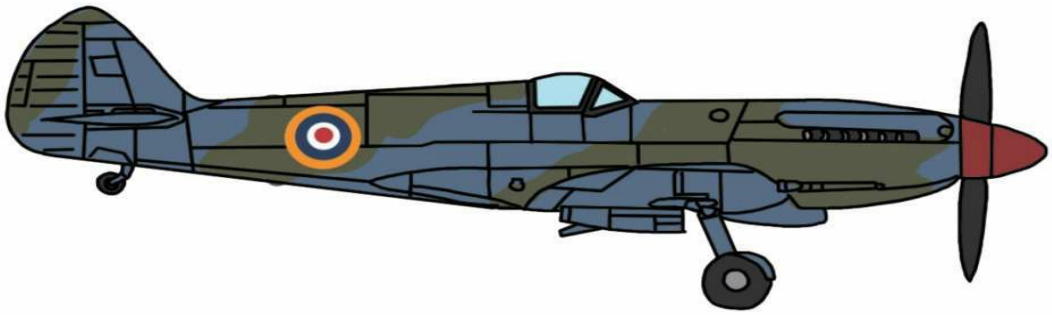
面对英国强硬的态度，希特勒下令发动“海狮”作战计划，正式进攻英国本土。

1940 年 8 月 13 日，德军发动“鹰日”计划，投入上千架战斗机，争夺对英制空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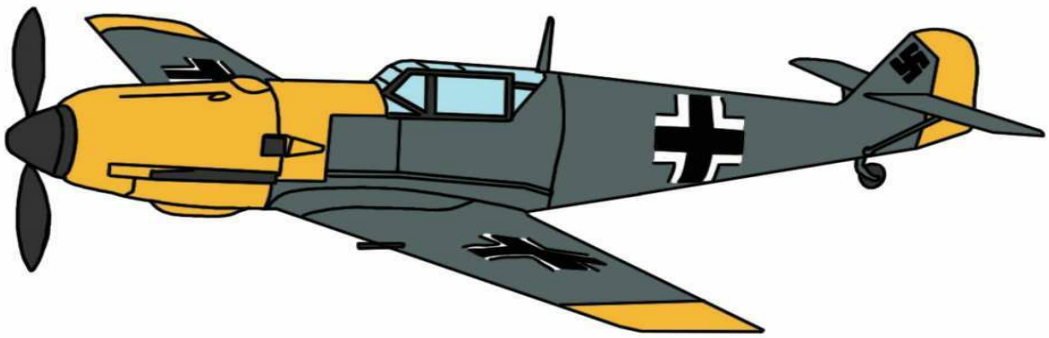
英国皇家空军立即出动战斗机迎击。



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机型： **“飓风”式战斗机**
航程：约 740 km **最大航速：**约 520 km/h



德国空军的主力机型： **Bf 109 战斗机**
航程：约 1094 km **最大航速：**约 578 km/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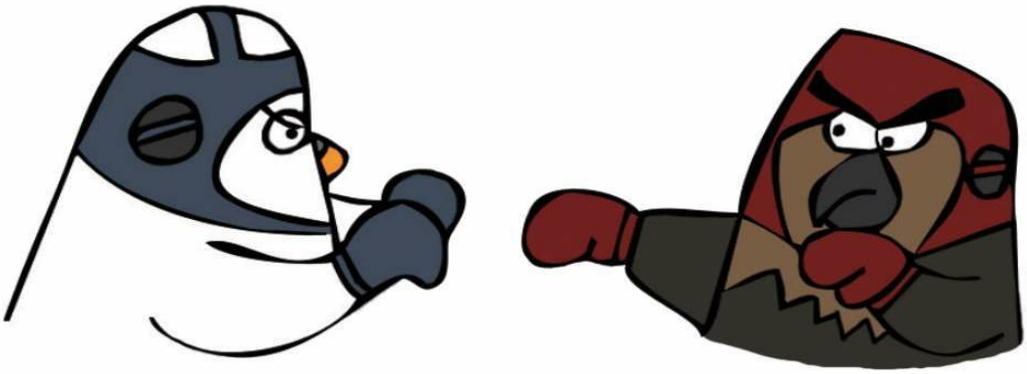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德军的战斗机更胜一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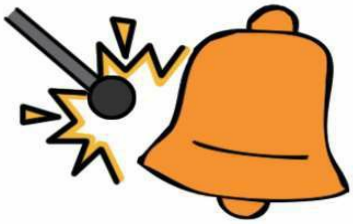
空战中，德军碰到的最大问题是燃油不足，常常出现打到一半德机便成群返航退出战场的情景。

德军是跨海作战，如果不预留返航的燃油，德军飞行员的结局只有一个：做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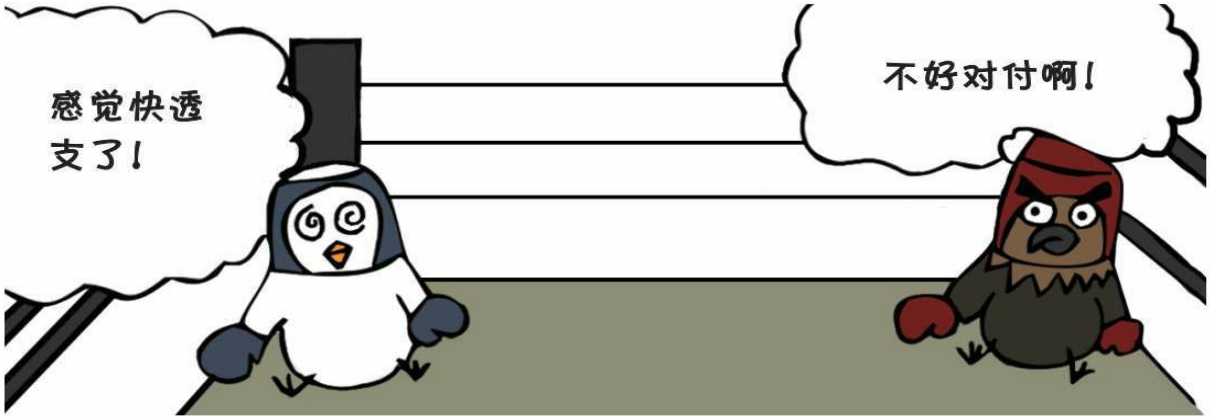
8 月 13 日至 9 月 6 日，是不列颠之战的第一阶段。

在这个阶段，德军损失飞机 380 架；英军损失飞机 286 架，且空军基地遭到了严重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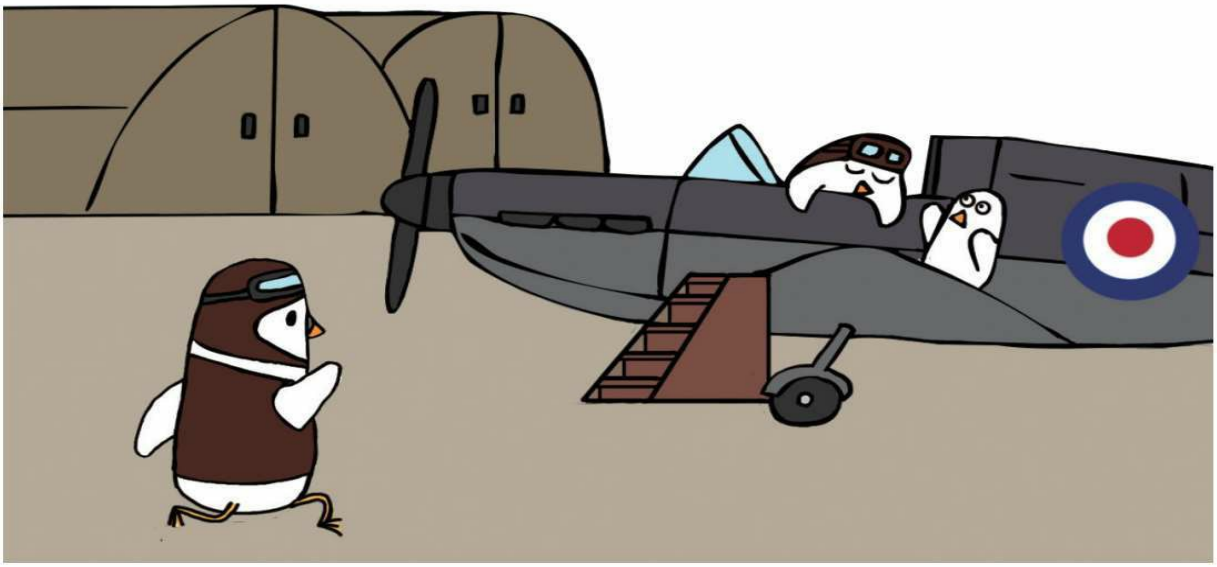


销销销！



在不列颠之战的第二阶段，德军可谓倾巢出击，每天出动的飞机都在 1000 架次以上。

此时，英军飞行员全都处于超负荷执勤的状态，随时都有任务要紧急起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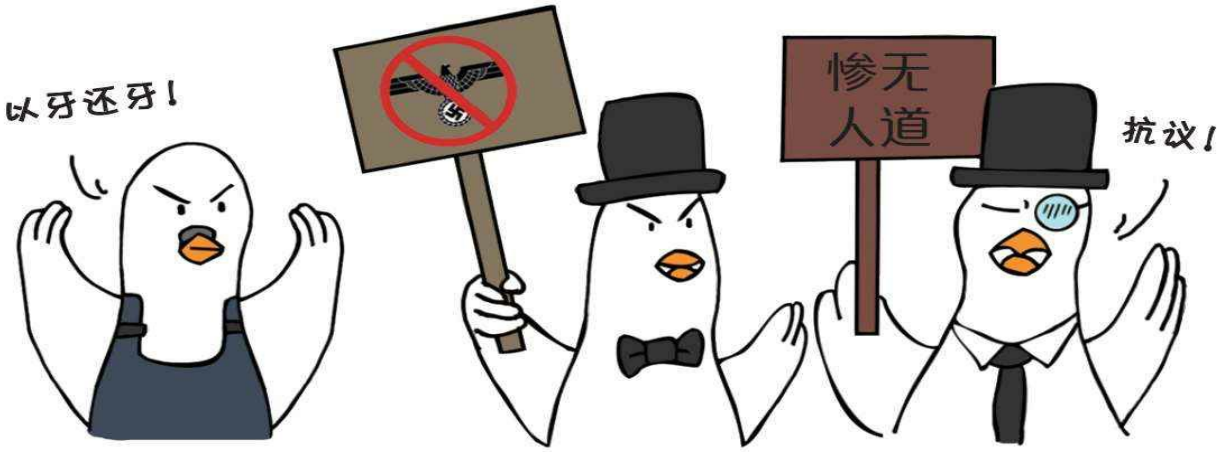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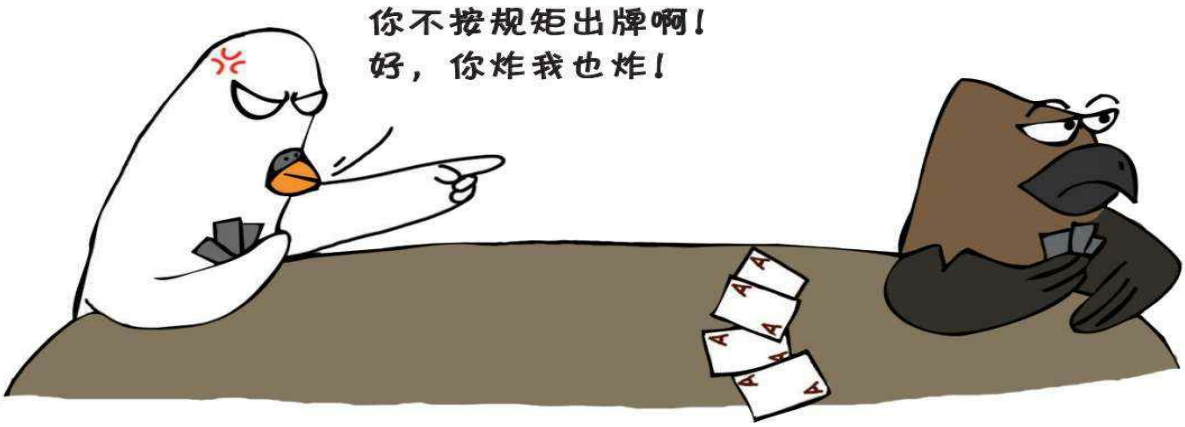
就在英军濒临崩溃的边缘时，德军突然改变了袭击目标，停止了对机场、雷达站和指挥机构的空袭。

一周以后……

原因是多架迷航的德军轰炸机误炸了伦敦市区。

德军空袭伦敦市区的行为，彻底激怒了英国民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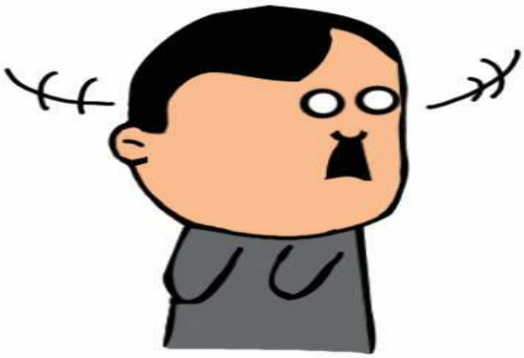




8 月 25 日晚上，英军出动 81 架飞机空袭柏林，让德国人也尝到了挨炸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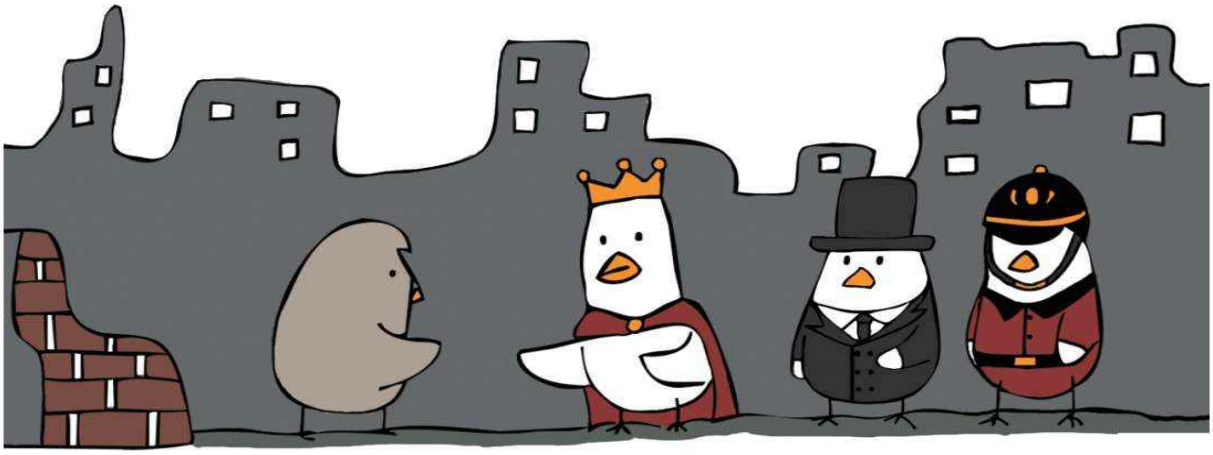
此事彻底激怒了希特勒，他叫嚣要把伦敦夷为平地，并将空袭重点随即转向伦敦市区。

啊 啊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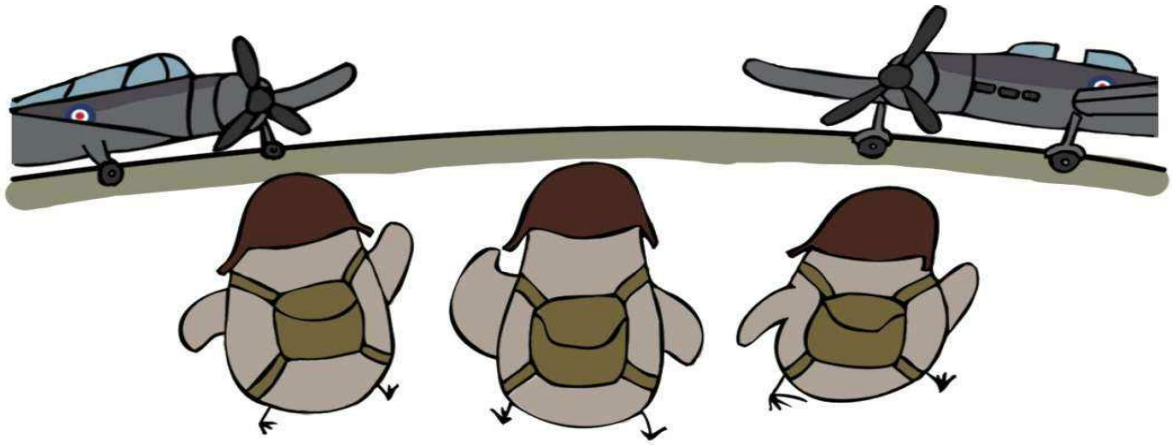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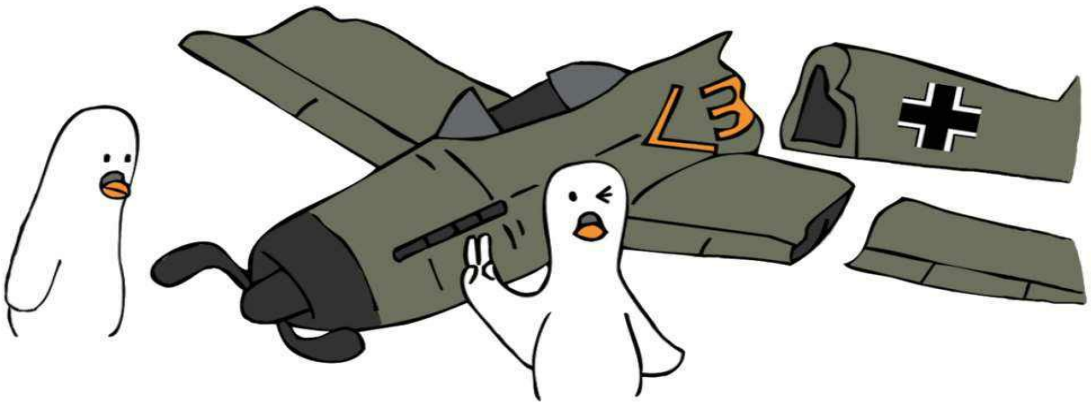
面对德军的疯狂轰炸，英国人民同仇敌忾，每次空袭后，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都会上街视察灾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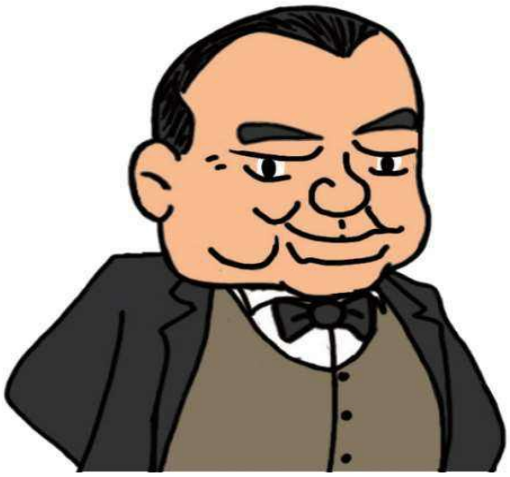
市民也积极协助空军。

德军损失近 2000 架飞机，却没能取得对英制空权，希特勒被迫下令无限期推迟“海狮”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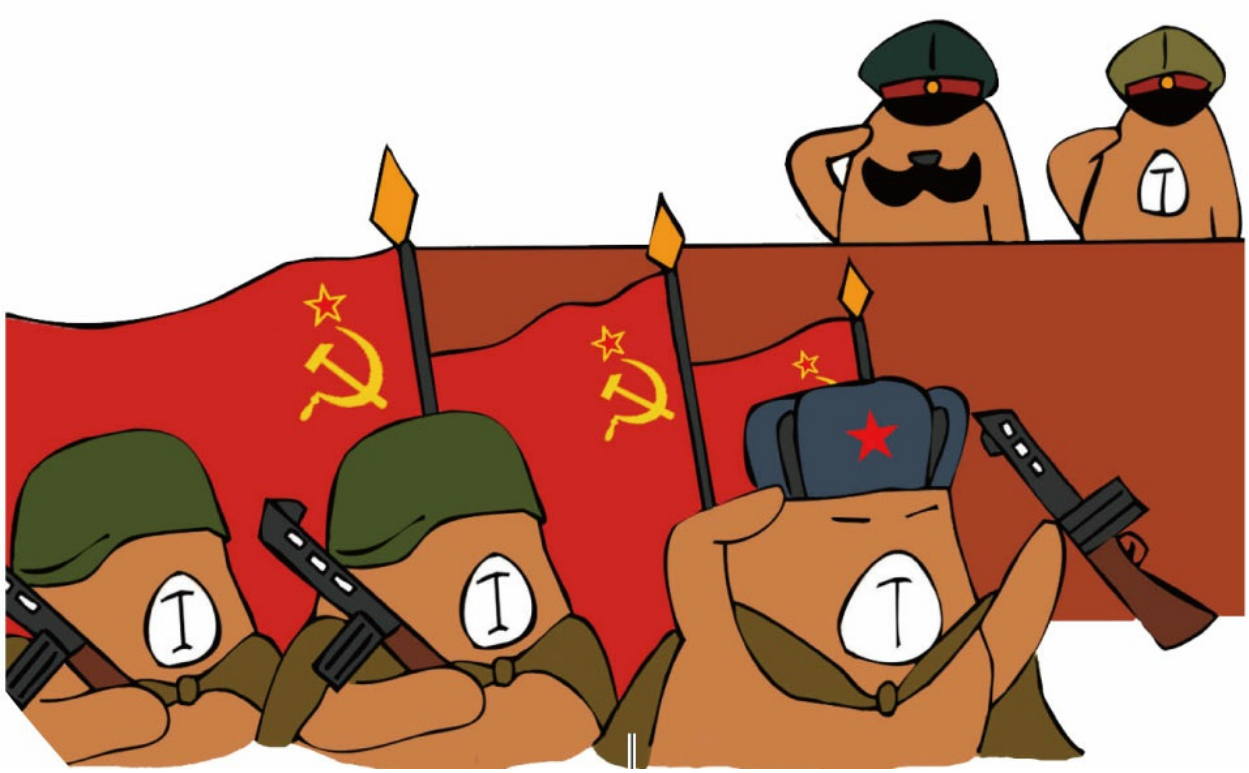
战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对皇家空军的英勇表现评价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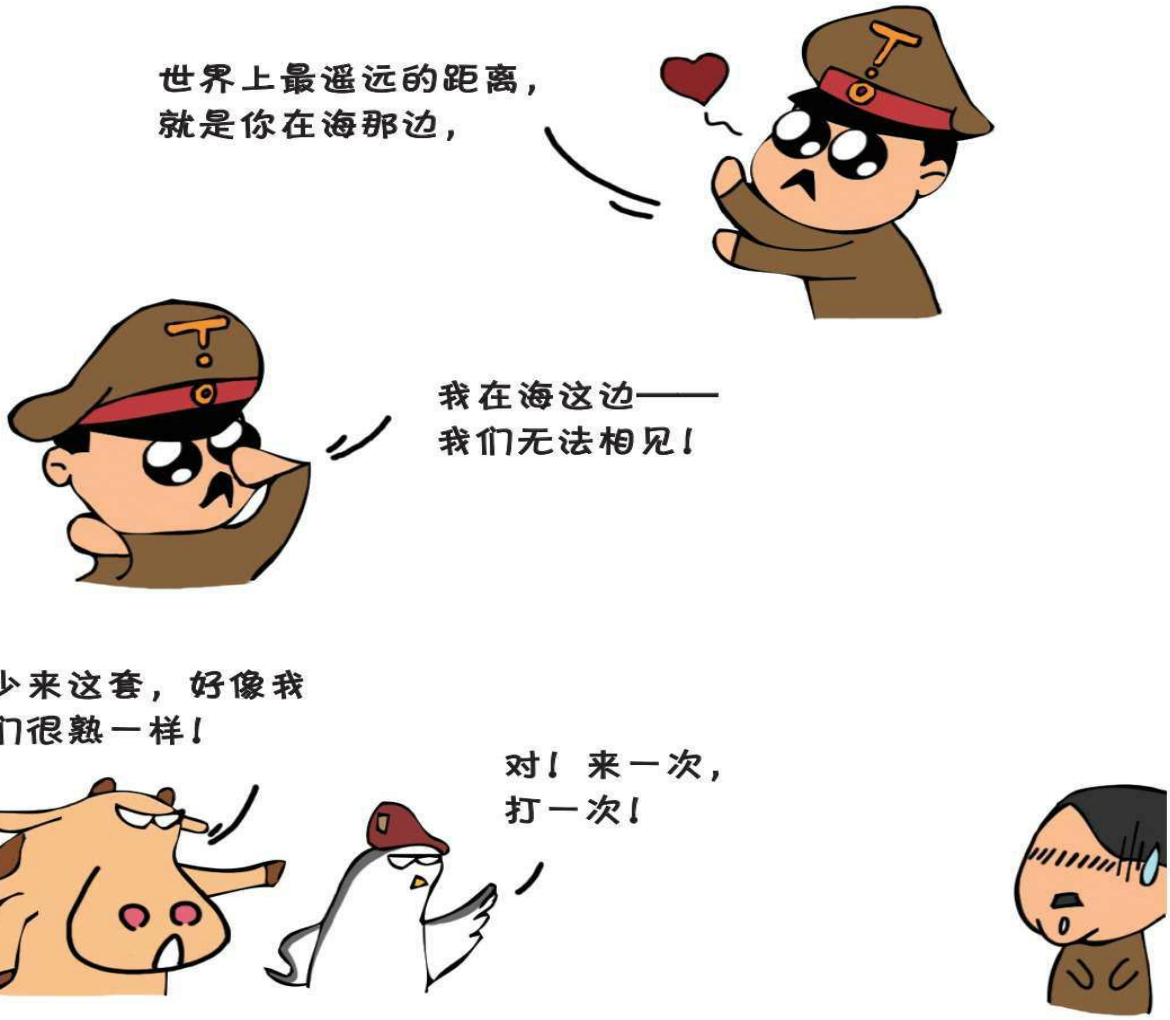
在战争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少的人对如此多的人做出如此大的贡献。

第五章
“巴巴罗萨”计划

1939—1945



“海狮”计划彻底搁浅，希特勒只能望洋兴叹，奈何不了英国。



这时，打红眼的希特勒盯上了东边的邻居，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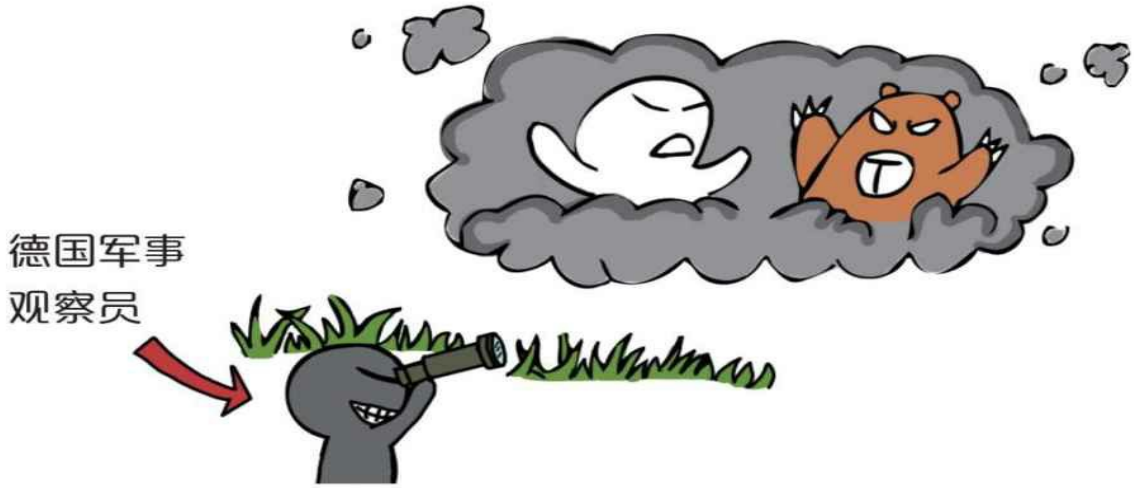
当时的苏联，经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业产值居欧洲前列，此外还拥有庞大的军队。

可希特勒认为，苏联只是一座徒有其表的大房子，只要踹一脚就会崩塌。

开战前，德国派出大量间谍，深入苏联境内打探其军事实力。

德军发现：苏联军队虽然庞大，但大多数装备是一战时期的老古董。

北欧的一场战争，也改变了德军对苏军实力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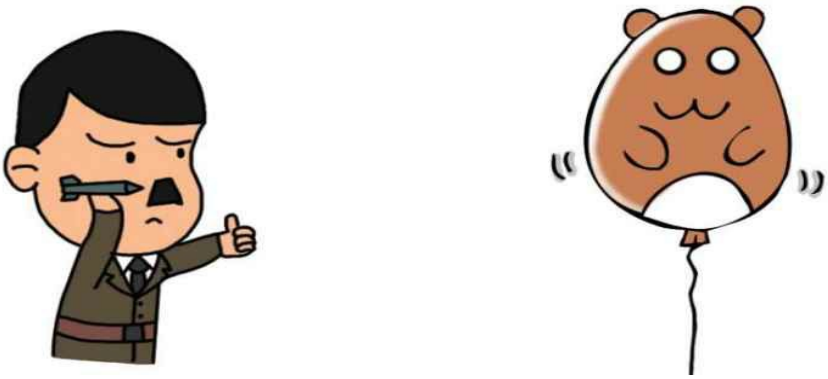
1939 年，苏联和芬兰两国因领土争端爆发战争。

芬军数量不占优势，且装备很差，但他们顽强抵抗，使苏军进攻受挫，损失惨重。苏军士兵甚至称芬军为“白色死神”。

1940 年 2 月，苏军重整旗鼓，发动新一轮攻击。3 月，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芬兰被迫签订停战协议。

这一切都被在一旁观战的德国看得一清二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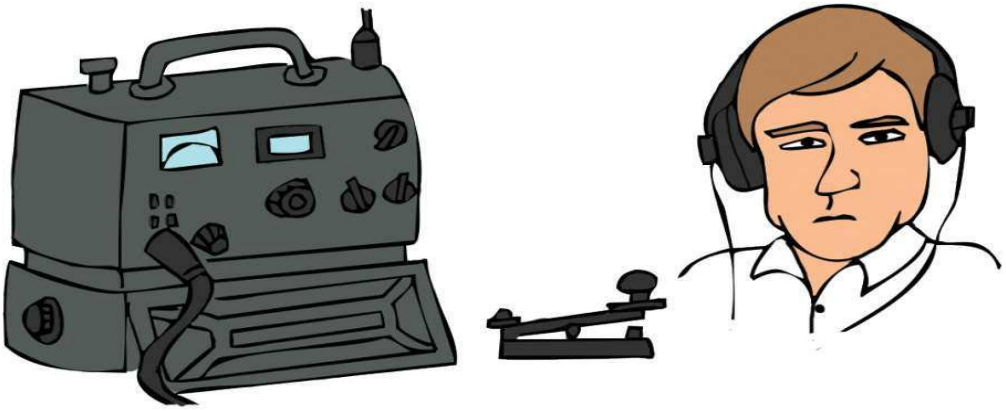
苏军这种“虚胖”的军事实力，更坚定了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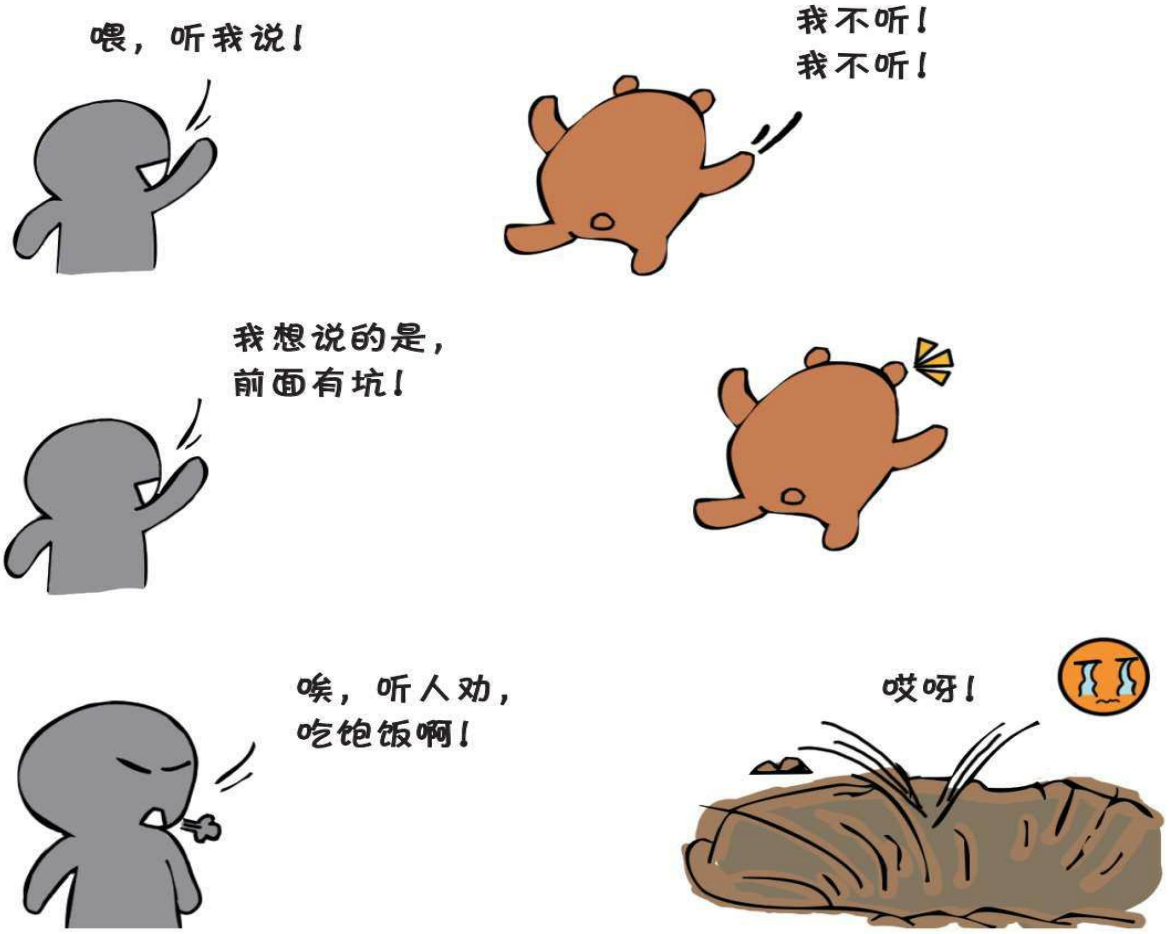
从 1941 年起，斯大林就开始为一件事苦恼：情报人员不断地把德国将要入侵苏联的情报放到他面前。

可斯大林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假情报，是英国的离间计，因为早在 1939 年 8 月苏联就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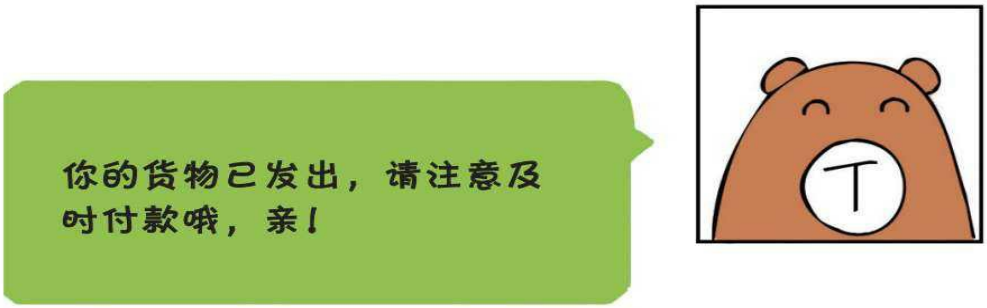
1941 年 6 月，苏联谍报员佐尔格发来一份关键情报：6 月 22 日，德军将进攻苏联。此时，离战争爆发还有一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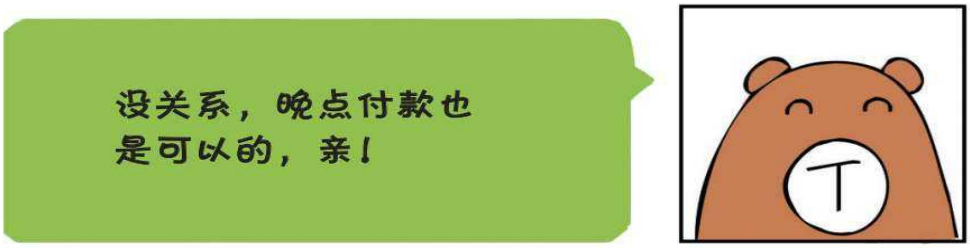
如果斯大林做出正确判断，一切都还来得及，可斯大林仍旧固执己见。



虽然德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但苏联依旧一厢情愿地履行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向德国运送石油、铜、镍之类的战略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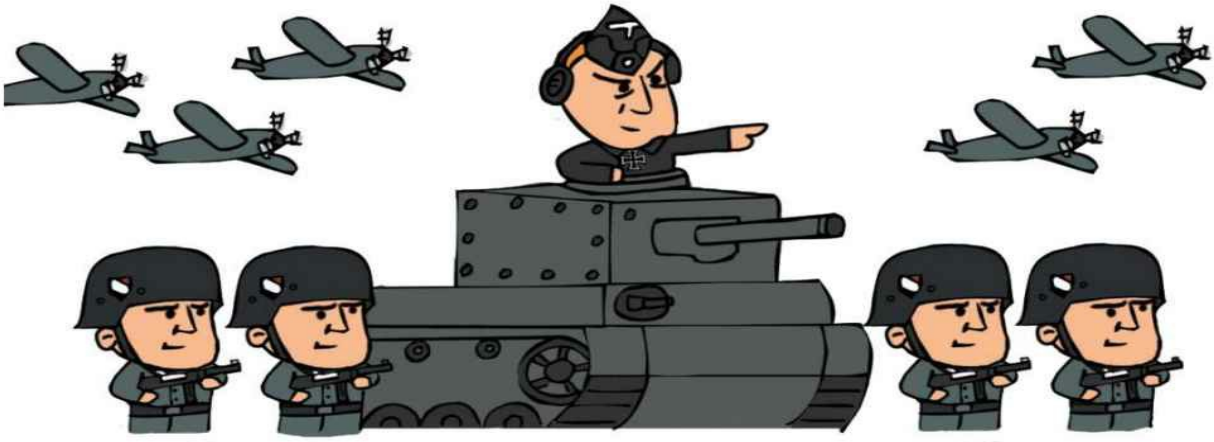


对方离线或隐身，暂时无法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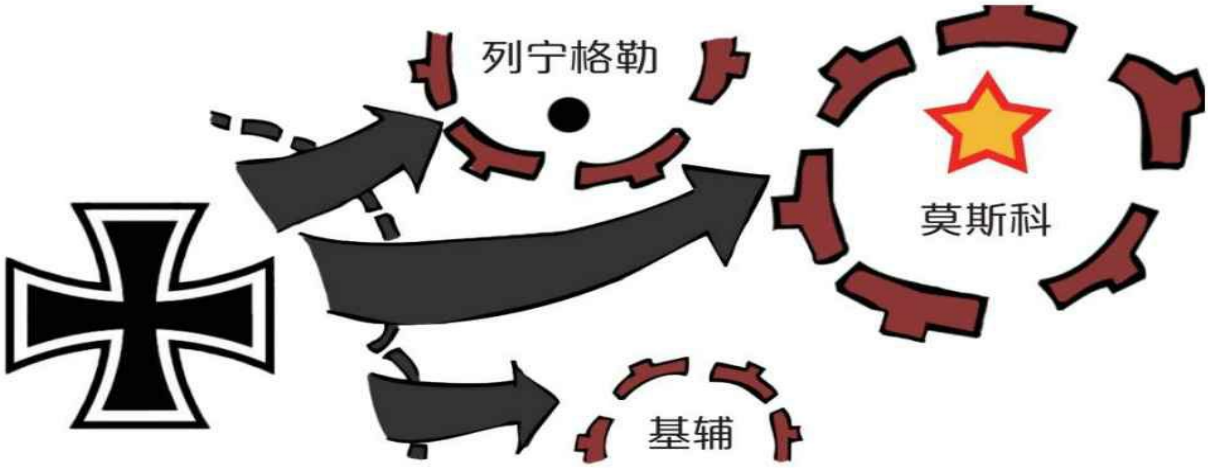


您已不在对方好友列表中，无法发送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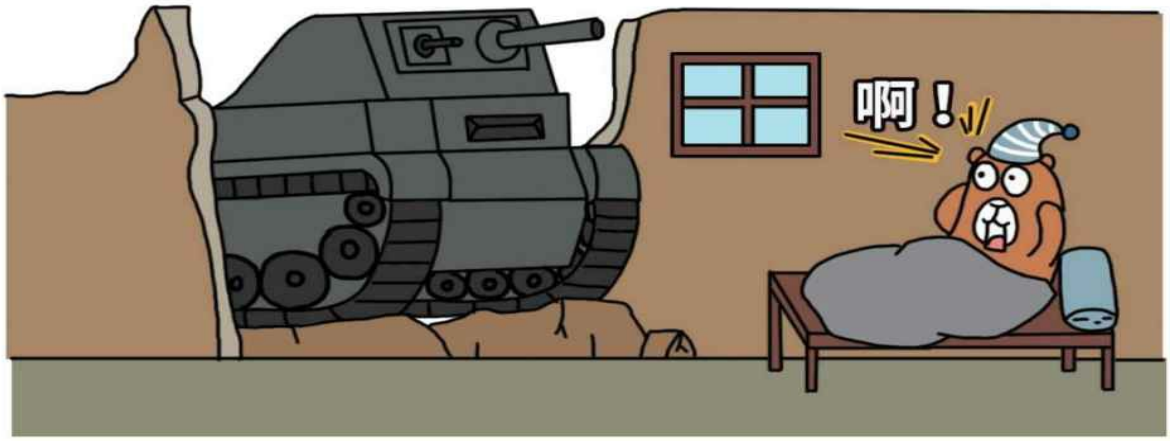
1941 年 6 月 22 日凌晨 3 点，德军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正式爆发。



德军兵分三路，直指列宁格勒、基辅和莫斯科。



开战第一天，德军打得苏联边防军措手不及，向前推进了 50—60 千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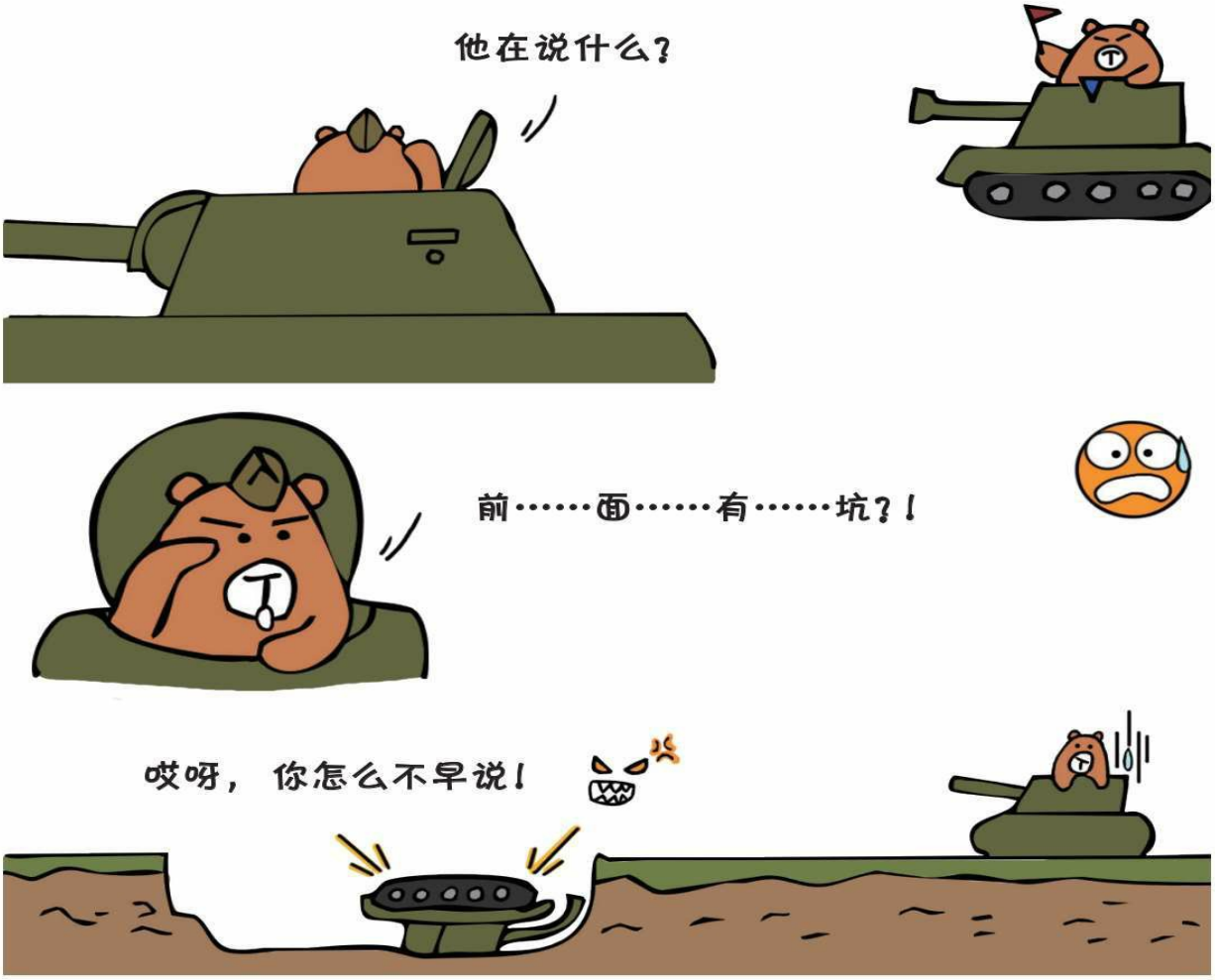


开战仅三个月，苏军就被歼灭了 300 万人，其中被俘的超过 200 万人。德军势如破竹，直指苏联首都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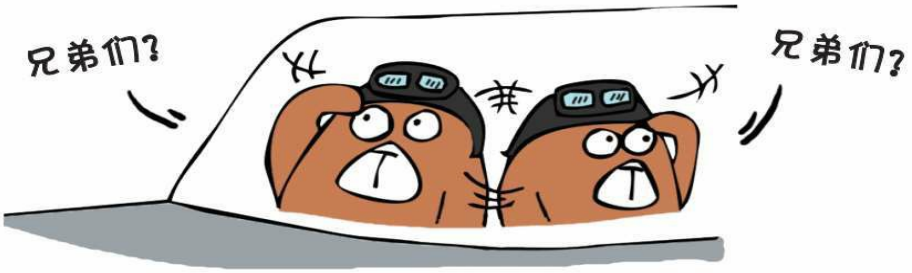
苏军在开战之初节节溃败，除了准备不足，更重要的是指挥不力和武器落后。

二战开始时，德国坦克已装备无线电通信设备，方便坦克间协调。

而苏联坦克还在靠“旗语”交流。



苏联空军也遭受到严重打击，开战第一天就损失了 1200 架飞机。



1941 年 8 月上旬，德军攻占斯摩棱斯克，此地距离莫斯科仅 300 多千米。

此时，莫斯科城内的大批市民开始逃离，政府单位和工厂也陆续迁出。

可斯大林宣布他将留在莫斯科，号召军民坚守首都，绝不退缩。

让我们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在这场战争中激励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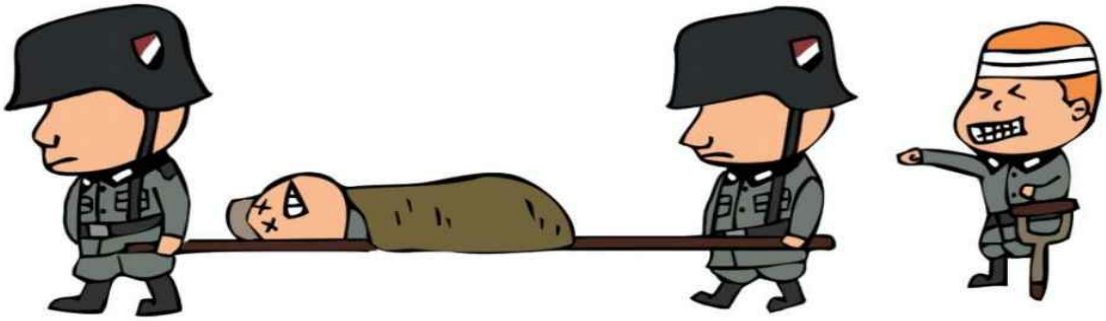
为鼓舞士气，斯大林命令在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部队在克里姆林宫前受阅后，直接开赴前线。

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苏联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留下了“苏联虽大，但已无路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的历史名句。

此时，苏联异常寒冷的冬季来临了，气温骤降至零下，德军的冬装严重不足，每五个人才有一件棉衣。

德军紧急号召后方居民为前线募集冬装，并在占领区就地征集。一向军容严谨的德军一下子变成了“乞丐”部队。

据统计，此役德军伤亡达 50 万人，其中冻死冻伤十几万人。



由于后勤严重不足，希特勒被迫下令德军后撤转入防御阶段，莫斯科保卫战最终以苏军的胜利告终。

虽然苏军打破了希特勒妄图 4 个月占领苏联的计划，但是苏德双方长达 3 年的拉锯对峙这才刚刚开始。

第六章
希特勒死亡之谜

1939—1945

1945 年 4 月 16 日，苏军集结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炮兵群，对柏林发动历时 30 分钟的猛烈炮击，正式揭开了柏林战役的序幕。

4 月 26 日，50 万苏军攻入柏林市区，与守卫柏林的德军发生激烈巷战。

4 月 27 日，苏军逼近提尔花园区，距离元首地堡只有几千米。

此时，希特勒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幻想着战局会发生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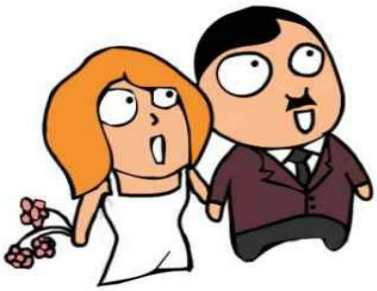
面对苏军的钢铁洪流，德军只剩党卫队还在拼死抵抗，但纳粹德国仍难逃覆灭的结局。

4 月 29 日下午，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中，希特勒愤怒地咆哮道：“这场战争的失败，是前方将领不严格执行命令造成的，所有的德国军官都有罪，你们中间有人背叛我！”

在昏暗的地堡内，一直播放着《血红玫瑰》这首曲子。这是希特勒的情妇爱娃最喜欢的歌曲，其歌词刚好反映了他们此刻的心境。

歌曲：
《血红玫瑰》

4 月 28 日午夜，希特勒与爱娃在地堡内举行婚礼。4 月 30 日 15 时，希特勒与爱娃双双自杀于地堡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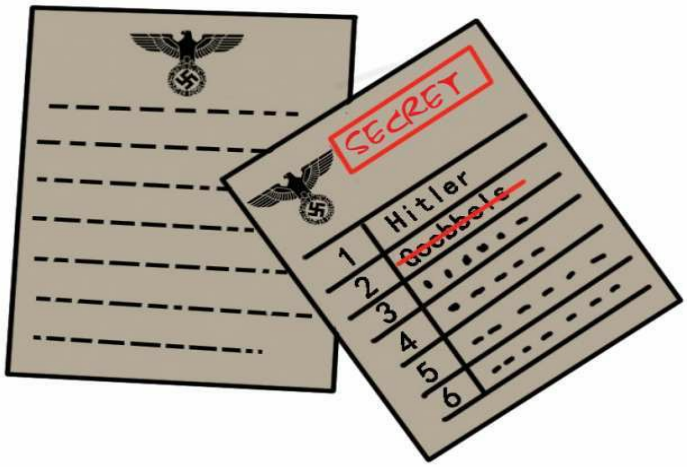


希特勒为避免自己的尸体落入苏军手中，命令党卫军在他死后烧毁尸体。而当时燃料紧缺，最后从车库的油箱内勉强凑齐 200 升汽油。

1945 年 4 月 30 日，苏联红旗飘扬在第三帝国国会大厦上空。苏军以死伤约 30 万人的代价，攻克了柏林。5 月 7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标志着第三帝国的最终覆灭。希特勒梦想中的千年帝国只比他本人多存在了 8 天。

希特勒的生死却成了一个谜团，他是否真的像历史书中所写的那样，自杀于地堡内呢?

据说苏军占领柏林机场后，发现了一些飞行档案。在最后一批离开柏林的人员的档案中，有希特勒的名字，还有戈培尔及其家人的名字，但最后被画掉了。



还有传言说，1945 年 7 月，阿根廷的布兰卡港港口出现了一艘德军 U 型潜艇。潜艇舰长后来宣称他们的通信设备损坏，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因为补给耗尽才被迫上岸的。

船员们却说，他们接到命令，护送一批纳粹高官离开德国，甚至有人坚称自己在潜艇上看到过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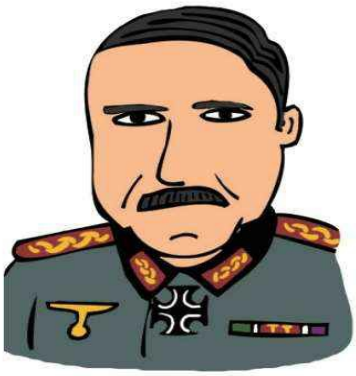
希特勒可能没死，而是潜逃了，一时众说纷纭。当时的确有大批纳粹战犯潜藏在南美洲，有人甚至画出了希特勒潜逃时可能的伪装。

即使希特勒没有自杀，现在也早已不在人世，但作为战争元凶，他的名字将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七章
帝国的软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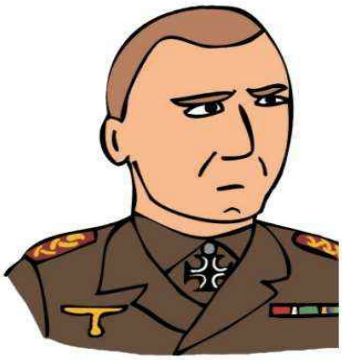
1939—1945

德军的指挥官在战术上的造诣极高，并且能充分发挥各兵种的优势，可谓名将辈出。



古德里安

曼施坦因



隆美尔

并且，有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

苏军

暴兵流

美军

科技流

兵王辈出！

德军

开创多项
武器史第一！

可为什么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军就转攻为守，败退下来了呢？

No! No! No!

战争除了靠军队的战斗力，更关键的还是自身的工业实力。

我们的朋友是“土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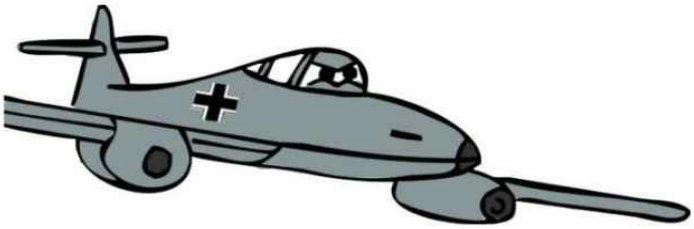
战争后期，德国可谓“山穷水尽”，为了补充实力，17岁的小孩都上了前线，名为“希特勒青年师”。

德国的重工业也遭到了巨大打击，尤其是石油储备匮乏，使得大量战机趴窝，丧失制空权。

由于丧失制空权，德军的地面部队一遇到敌机就只能躲进树林，或者选择夜间行动。

曾经横扫欧洲的德军装甲部队，最后成了盟军战机猎杀的目标。

当时，德军已装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和性能上远超美军的螺旋桨飞机，但美国的生产力太强大了，在战斗机数量上完全压倒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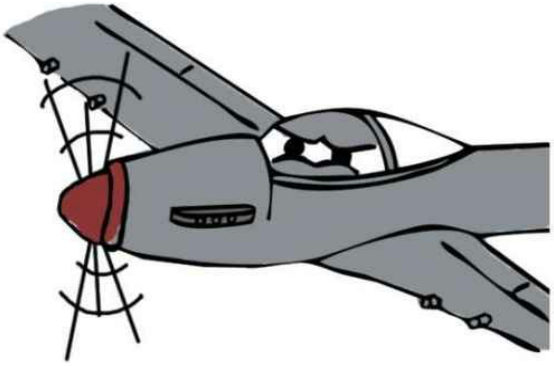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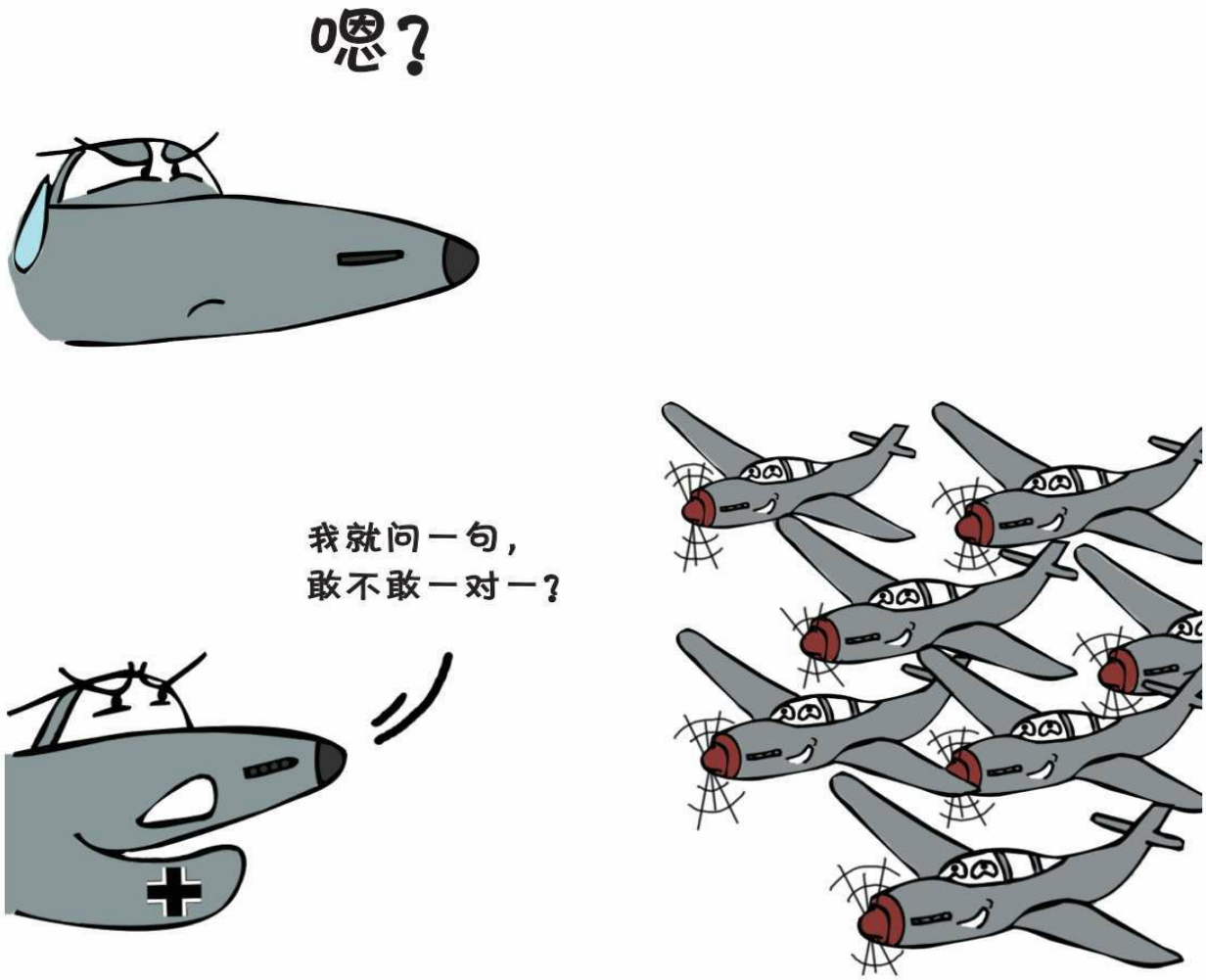
Me-262

世界上第一种
投入实战的喷
气式战斗机

P-51“野马”战斗机

美军主力机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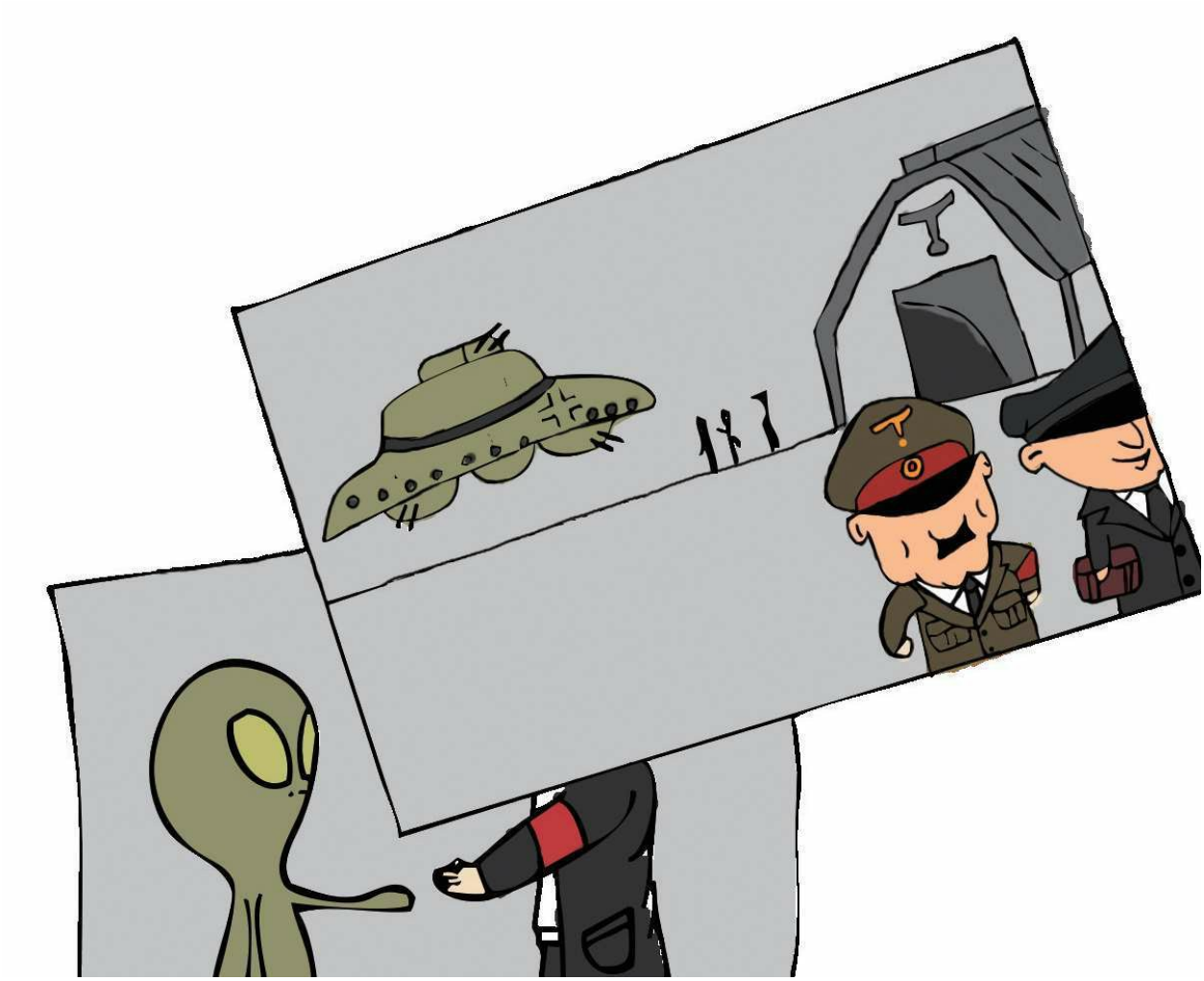


阿登战役时，德军在缴获的美军战利品中发现了一个蛋糕盒子，产地是美国的得克萨斯州。一位德军军官叹息道：“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输了。”

开炮！
轰！
USA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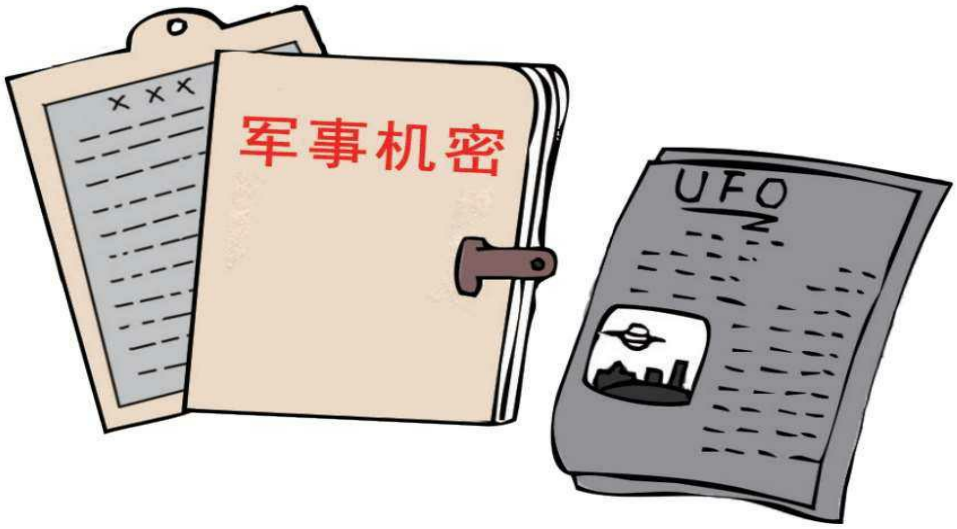
第八章
二战飞碟之谜

1939—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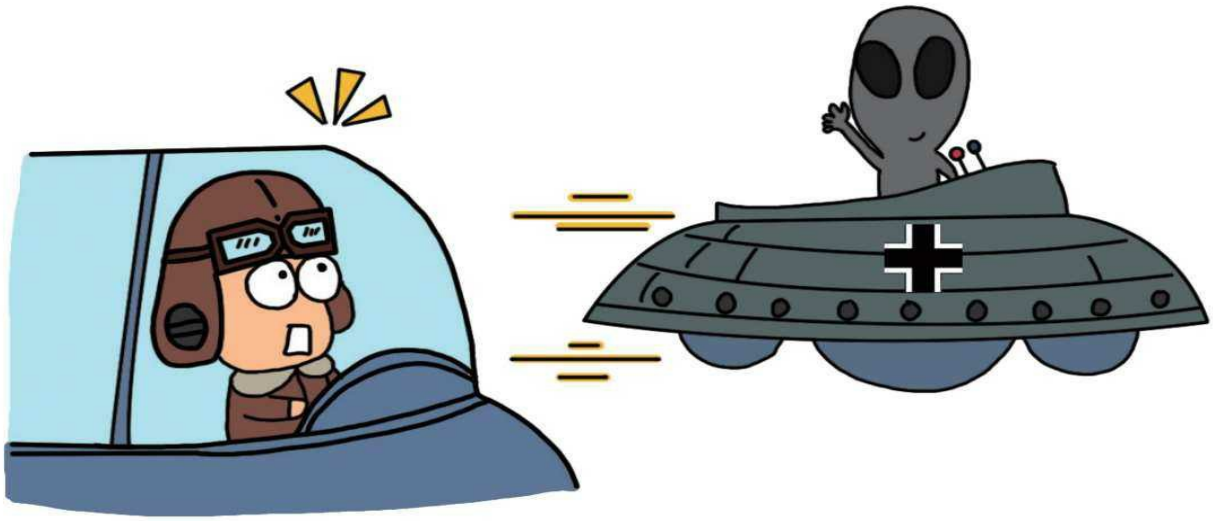


1943 年 9 月，美军以 700 架轰炸机的空前规模对德国施瓦因福特工业区进行轰炸，德军随即出动数百架战斗机进行阻击。空中上千架战斗机激烈交战时，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对闪光的大型碟形飞行物。

UFO 这个为世人熟知的缩写，最早并不是出现在科幻电影中，而是在二战后期盟军飞行员的报告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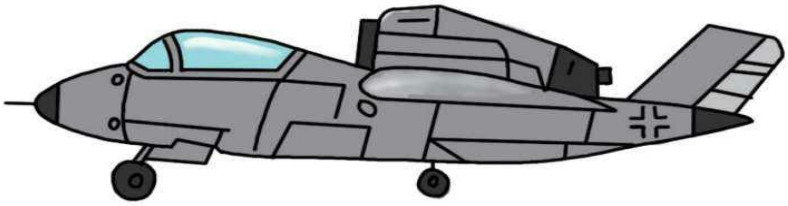


盟军飞行员多次报告遇见一种碟形飞行器，其性能优异，但只是静静地悬停在远处，并不发动攻击。他们都声称看到飞行器上有铁十字符号——第三帝国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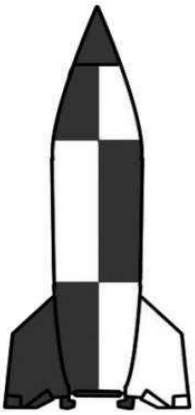


其实，纳粹德国很早就开始了对飞碟的研究，并从中受到了启发。在 1940 年，成立了名为“爆破手研究室—13”的机构，秘密从事飞碟的研究和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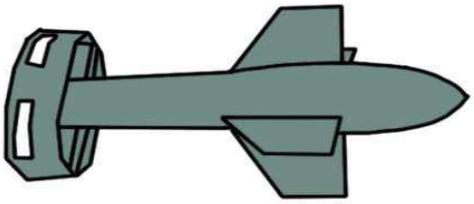
当时，德国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最完善的研究系统，并在诸多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



亨克尔战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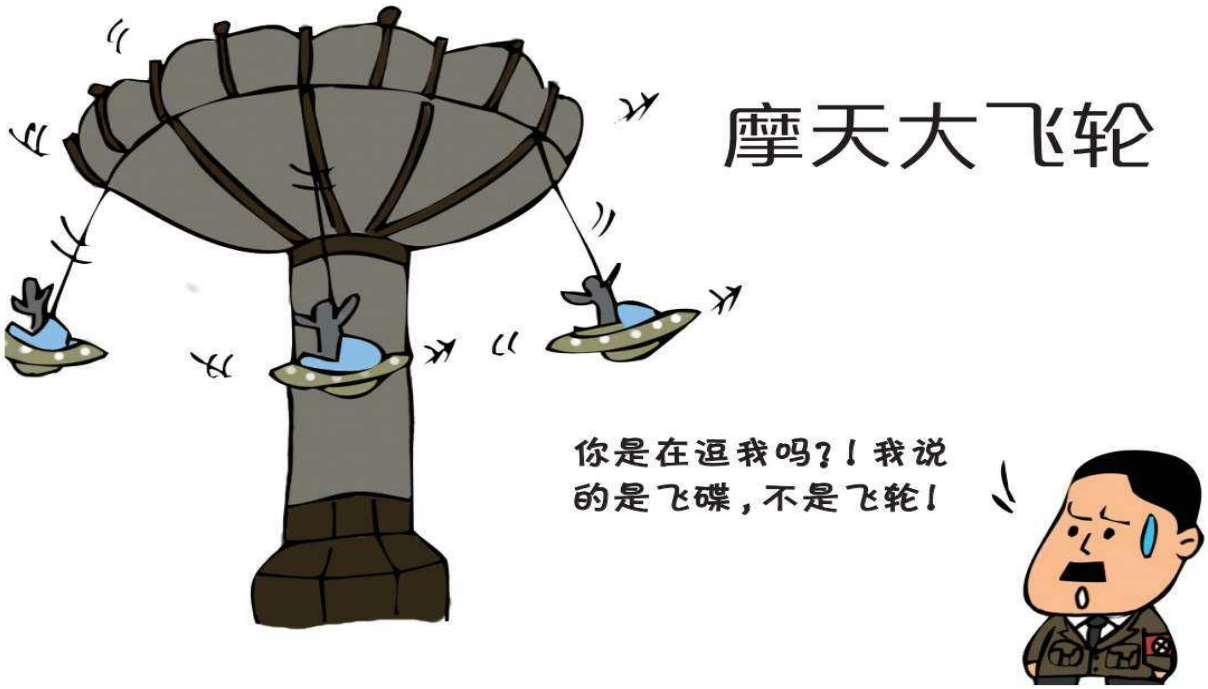


V2 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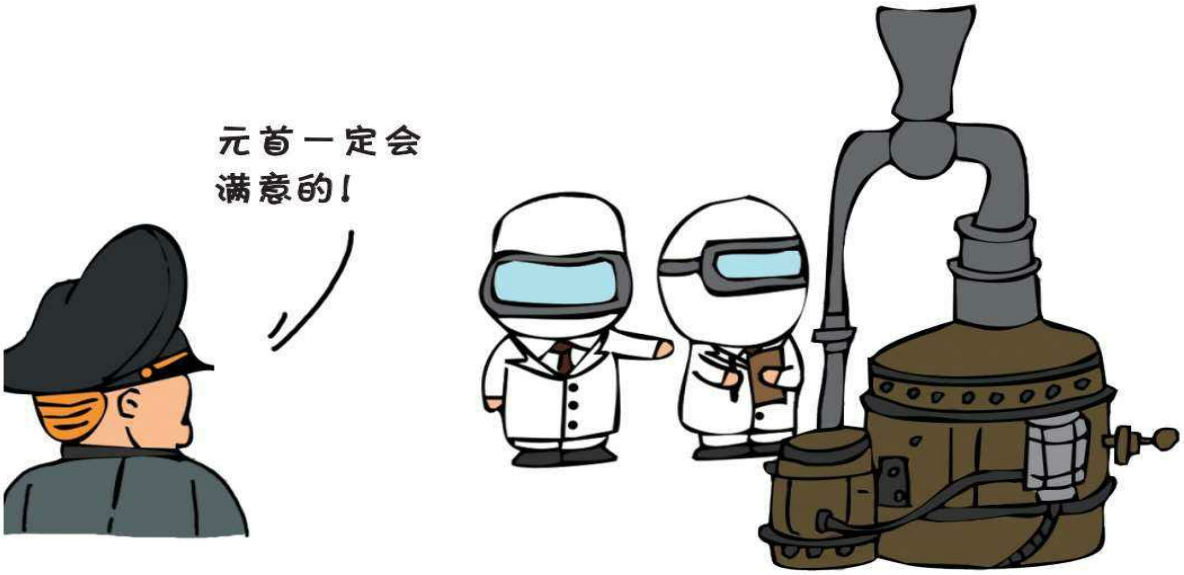


“弗里茨 -X”制导炸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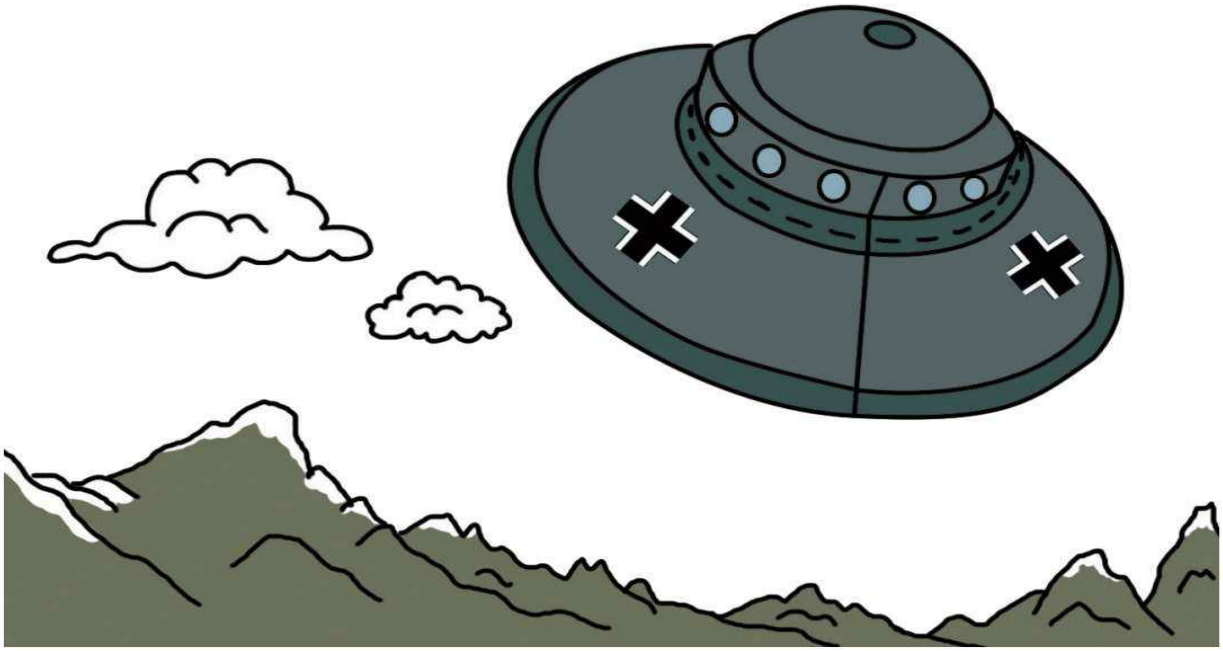
“爆破手研究室—13”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收罗了当时德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制造了一种非常先进的碟形飞行器——别隆采圆盘。



“别隆采圆盘”采用了奥地利发明家维克托·舒柏格发明的“无烟无焰发动机”。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抽油烟机的机器，其实功能相当强大，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强大的电压使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再混合两者产生爆炸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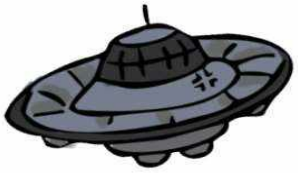
简而言之，这机器烧的是水，不是油。
这简直就是逆天神器啊！要是放到现在，还愁什么油价高！

可惜的是，这台原型机最后毁于战火，成了一个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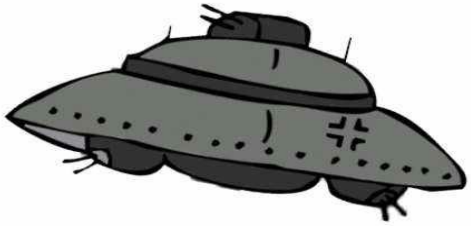
据说，德军在 1939 年便研制出第一代飞碟，并尝试加装武器。但高速自旋的飞行器给武器控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就解释了飞碟在空战中总是扮演旁观者的原因。

1945 年，经历多次改良，“柏罗湟女战神 -3”型飞碟，也就是前面说的“别隆采圆盘”问世。它的飞行高度可达 15 千米，最高时速可达 2600 千米 / 小时。在当时，这个速度无机可及。

飞轮 -1



垂直起降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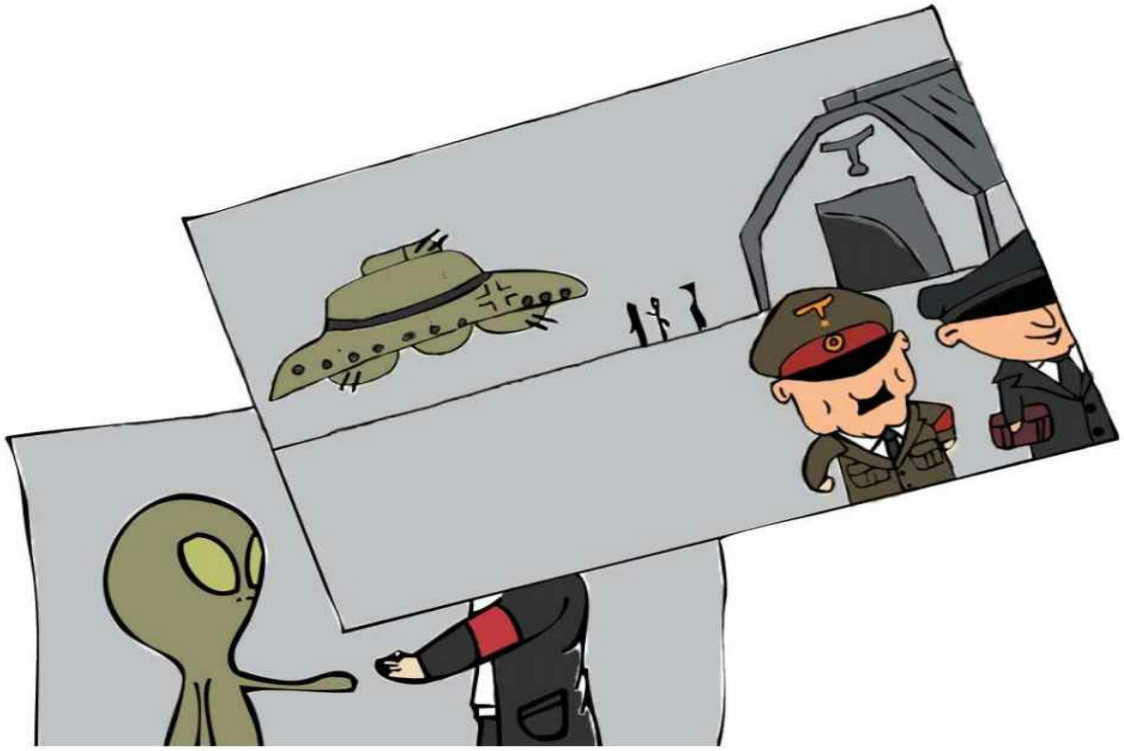
柏罗湟女战神 -3

纳粹德国甚至打算成立一支装甲飞碟部队来对付盟军。

战后，盟军在德军的仓库中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徽章、制服。有人怀疑这就是为即将成立的飞碟部队准备的。

二战末期，美军掌握了飞碟工厂的秘密位置。为防止这项最高军事机密落入美军手中，隆美尔下令一定要在美国人赶到前销毁原型机和数据图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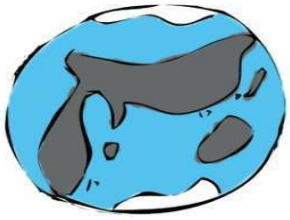
从被销毁的残骸来看，纳粹德军已经在飞碟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假如再多给纳粹德国一年时间，战局是否会被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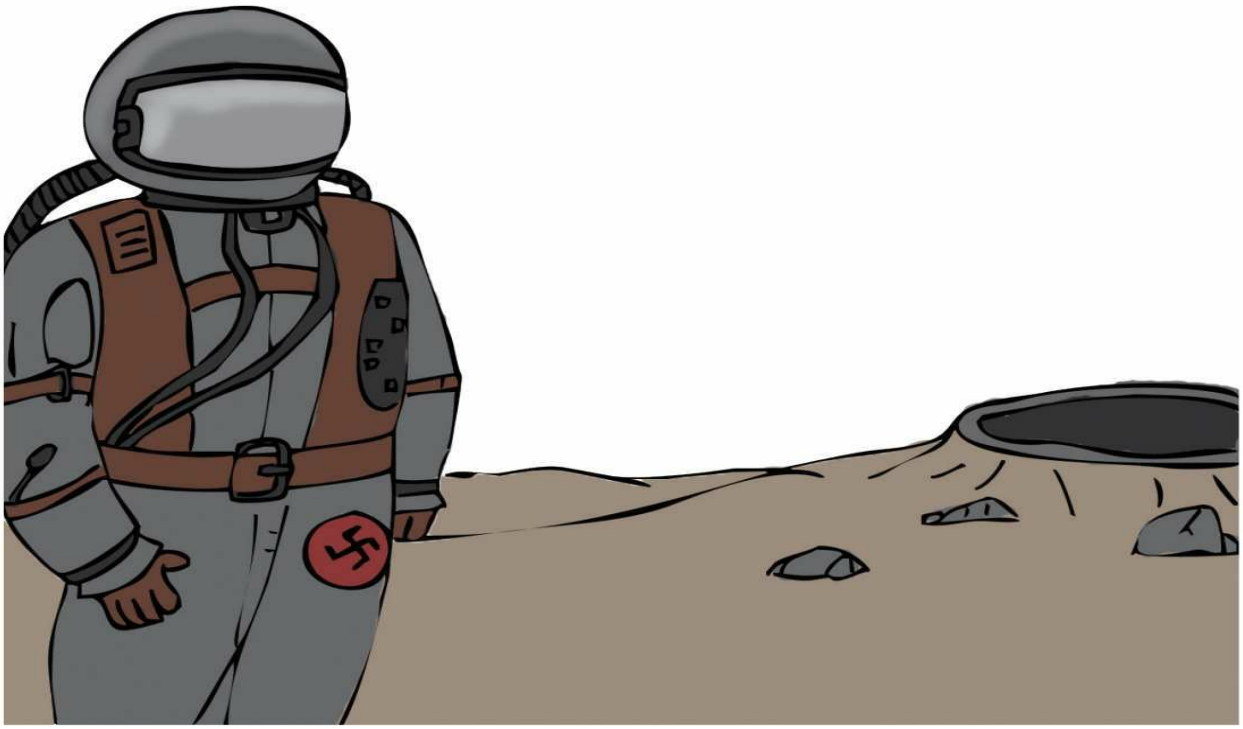


战后，舒柏格定居美国，据说中情局曾出价 300 万美元向他购买“柏罗湟女战神 -3”的图纸，但被拒绝。他推说：“整个设计是由多个科学家共同完成的，而现在他们大多数被关在苏联的战俘营，我一个人无法完成。”

有一种说法是，德军从未研制过飞碟，那些照片和图纸都是骗局，是为了迷惑盟军，阻挠他们开辟第二战线。也有人认为，所谓的飞碟只是一种不成功的侦察飞机而已。

现在，各种假说只能停留在历史的迷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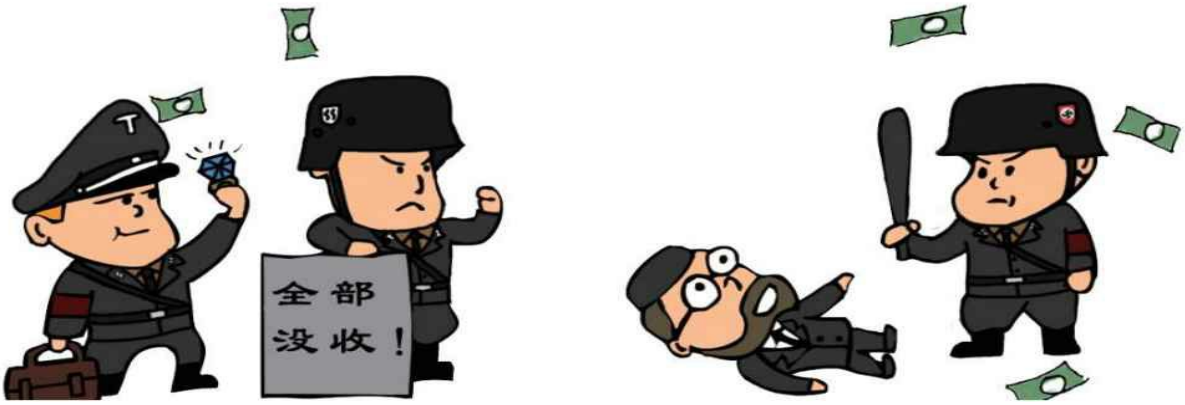


第九章
失落的宝藏

1939—1945

战前，纳粹德国的领导人就喜欢通过权力抢掠财富，希特勒喜欢高档艺术品；纳粹的二号人物戈林自称“文艺复兴”人，所藏之广甚至超过了希特勒。

在维也纳，党卫军明目张胆地劫掠犹太富商，以保护的名义对他们的财产进行查封和没收。



纳粹高官热衷于收藏艺术品，不知为何，却把很多现代派艺术家的作品打上“堕落艺术品”的标签，往往低价处理，或者直接销毁。

30 年后……

本台报：
这幅作品又拍出历史新高，成交价为 5000 万美元。

一种心跳的感觉

高兴得胡子都翘起来啦！

赶紧的，猪圈！猪圈！！

嘭嘭——

翻译：瞧，我重新画的，这才叫美女！

谁干的？

除了艺术品，纳粹高官还有其他爱好，比如，戈林喜欢饲养稀有动物，他甚至建了一个私人动物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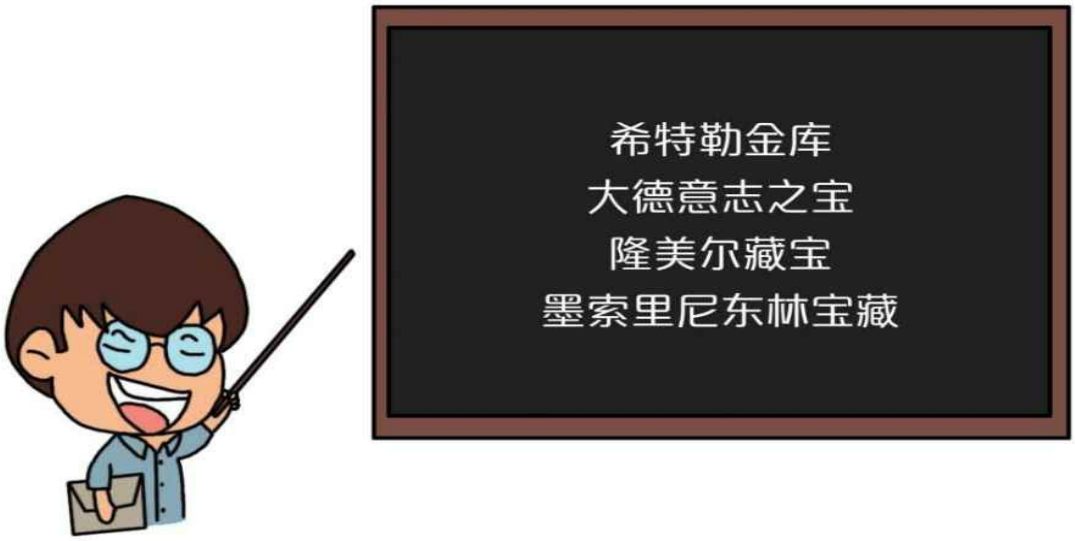
希特勒只对艺术品情有独钟，为了掠夺稀有的精品，甚至组建了一支特别部队。

战争期间，纳粹德国每占领一个国家，其财政人员便马上夺取这个国家的黄金和外汇，并征收高昂的“占领费”。战争结束时，单单“占领费”的收入就高达 600 亿马克。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纳粹德国掌控着整个欧洲大陆的财富，用以维持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

据说，在第三帝国还未彻底崩溃前，纳粹党高层就制定了周密的复兴计划，妄图重建第三帝国的辉煌，并将掠夺来的大量财富秘密转移。

传说纳粹有好几处秘密藏宝点，最有名的是：希特勒金库、大德意志之宝、隆美尔藏宝和墨索里尼东林宝藏。据说这些藏宝点在德国、法国、奥地利的山区里，吸引了无数人前去探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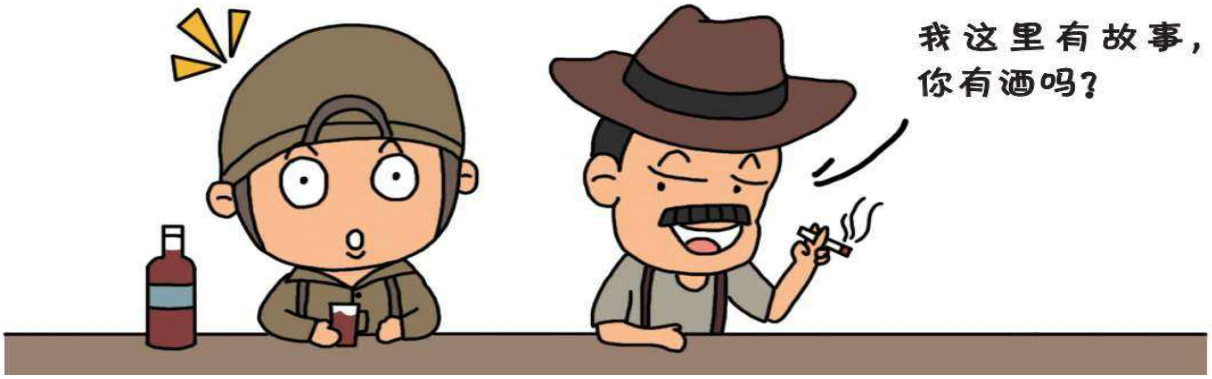


1944 年诺曼底登陆后，巴顿率领第三集团军一路势如破竹，于次年 3 月下旬渡过莱茵河，占领了图林根地区的默克斯村。

进攻！进攻！再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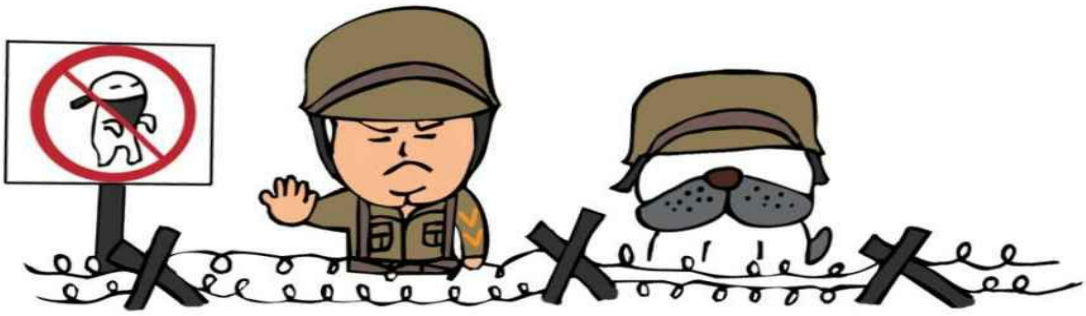
——小乔治 · 史密斯 · 巴顿

巴顿意外地从当地村民那里得知，附近的煤矿很可能藏有党卫军尚未运走的黄金。



纳粹宝藏的消息不胫而走，巴顿迅速派遣 712 坦克营前往默克斯。

巴顿命令工兵在煤矿周围拉起电网，封锁矿井入口，严禁其他人员进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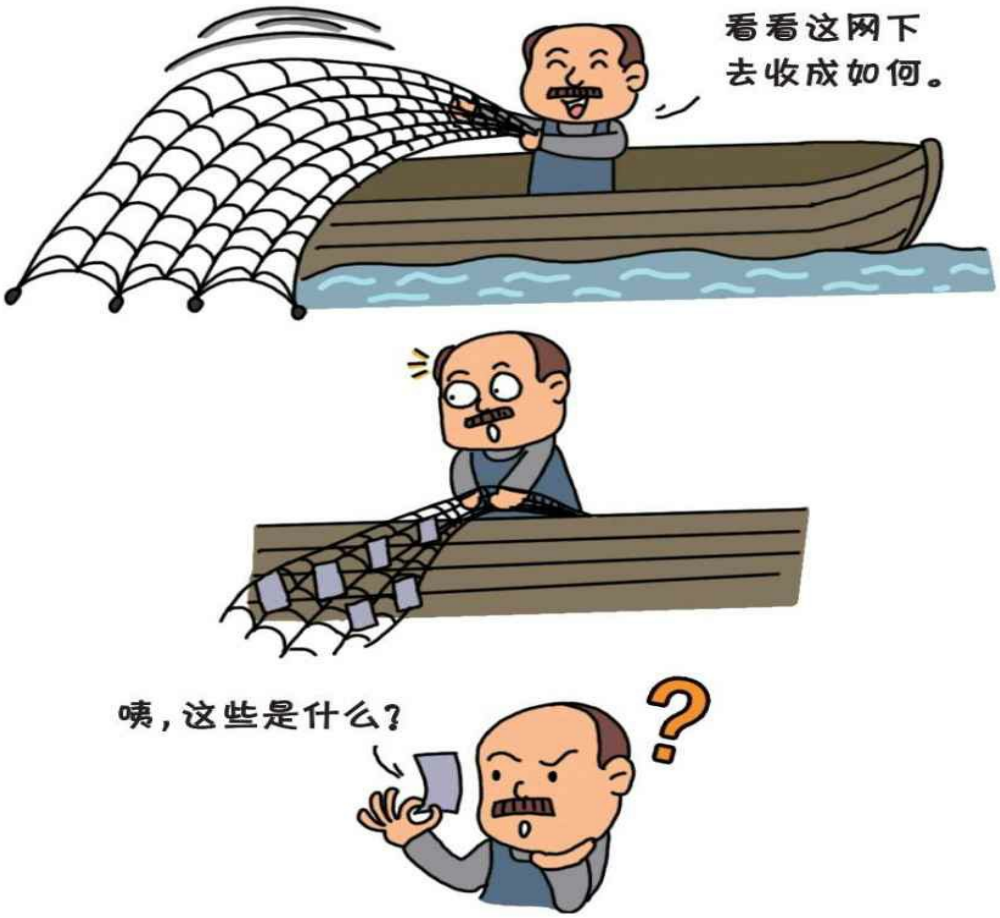
矿井有好几个入口，均被厚厚的钢板封闭，很难撬开，最后不得不使用炸药将大门炸开。

进入矿井，里面的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美军发现他们进入了天方夜谭般的宝库：一个宽 23 米、长 45 米的密室里，有超过 7000 个做了标记的袋子，高度齐膝，足足码了 20 排。密室的另一边则堆满了成捆的现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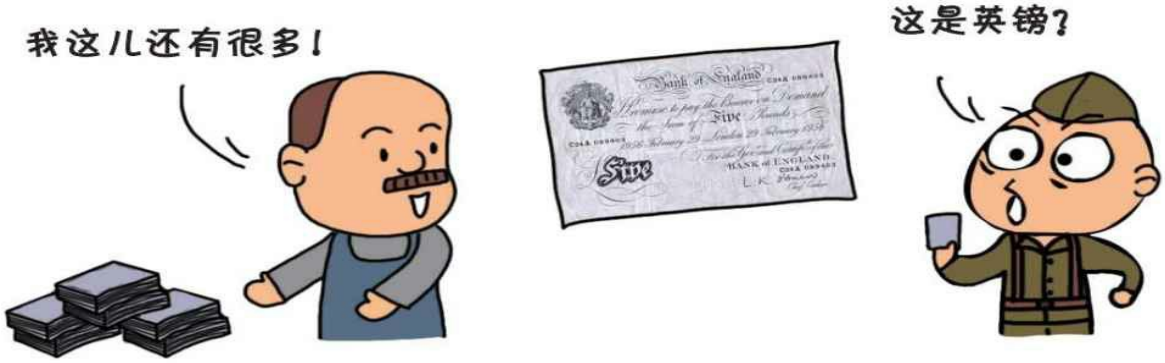
1945 年 4 月 15 日，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这些财宝由数百辆卡车运往法兰克福的德国国家银行。据估计，这些财宝价值 2.6 亿多美元。

这便是纳粹宝藏之一的“默克斯矿井”。之后，虽有无数探险家继续寻找其他宝藏，但都无功而返，纳粹宝藏从此销声匿迹。

1945 年，一名奥地利渔夫的发现再次打破了平静。这名渔夫在湖里捞到了大量面额为 5 英镑的伪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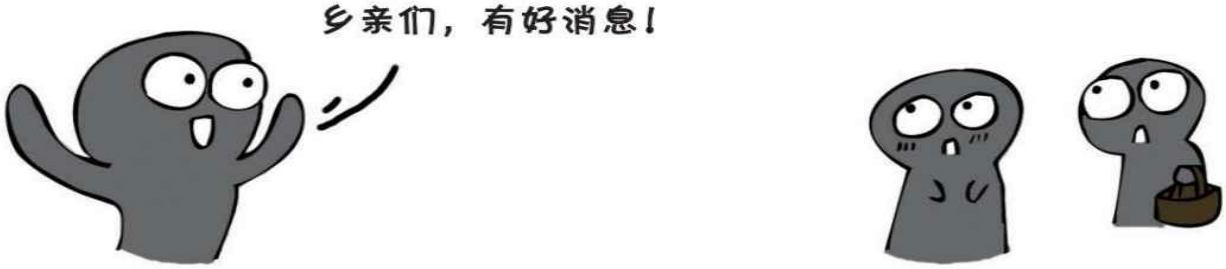


渔夫将这些伪钞上交给了驻扎在当地的美军。这一发现使人们再次关注纳粹宝藏的话题。



当地有个传说，战争末期，曾有大量德军卡车开到托普利兹湖畔，并且严禁村民靠近。之后，纳粹宝藏就藏在湖底的消息不胫而走。

突然……



现在的托普利兹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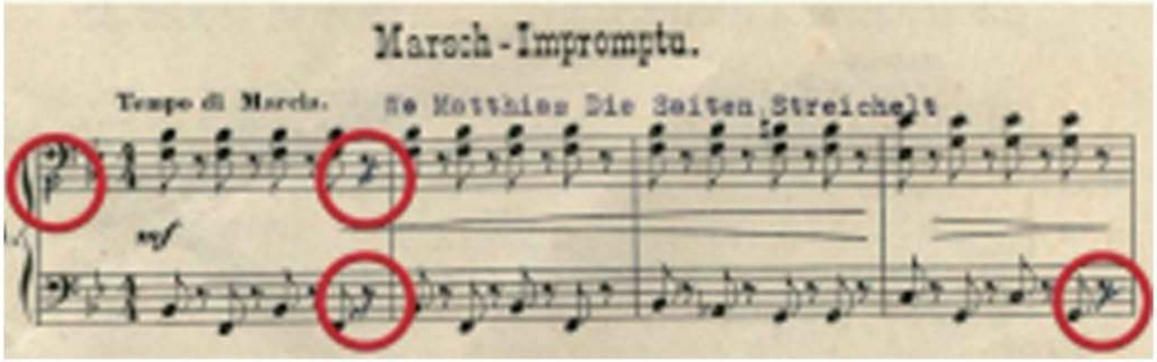
经声纳探测，在水下 80 米处，的确有 16 只货物箱。打捞上来后却发现全是空的，人们猜测宝藏可能已被秘密转移。

有消息称，纳粹宝藏早已转移，存进了中立国的银行。

还有人认为，那批宝藏被改头换面存入了美国。

甚至有人认为，纳粹的后人秘密守护着这批宝藏，准备东山再起。前去寻宝的人都被他们杀害了，有去无回。

近年又有消息称，有人破译了乐谱中暗藏的纳粹宝藏密码，并已展开挖掘工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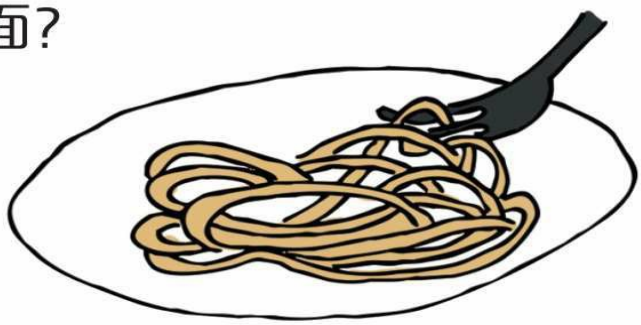
第十章
可爱的意大利军队

1939—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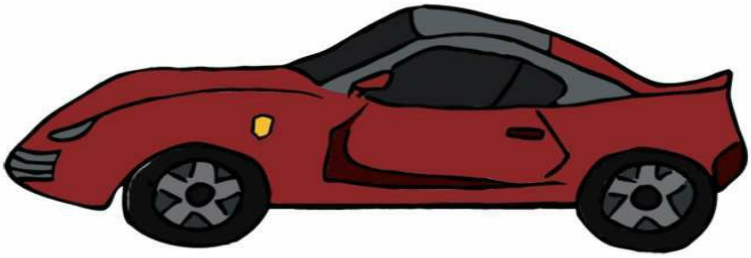
说到意大利，你会想到什么？

足球？

意大利面？



跑车？



还是二战时期的意大利军队？

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浪漫国度。

而有一个意大利人不得不提，他就是贝尼托·墨索里尼。

与其他浪漫的意大利人相比，墨索里尼是个另类，他从小桀骜不驯，崇拜暴力，还因打架被学校开除。

1922 年，墨索里尼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率领“黑衫军”发动“向罗马进军”，并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

当年，初出茅庐的希特勒十分崇拜墨索里尼，视其为导师，并模仿他发动了“啤酒馆暴动”。而在墨索里尼眼中，希特勒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普鲁士下士。

以前　　后来

为重振雄风，意军于 1935 年 10 月入侵埃塞俄比亚。当时的埃军武器缺乏，装备陈旧，不少人用长矛和标枪战斗，而意大利军队有飞机、大炮。

墨索里尼认为，怎么说他也有 30 万大军，这仗准赢。可开战后，意军反被揍得稀里哗啦，最后不惜动用了毒气。为了赢得这场胜利，意大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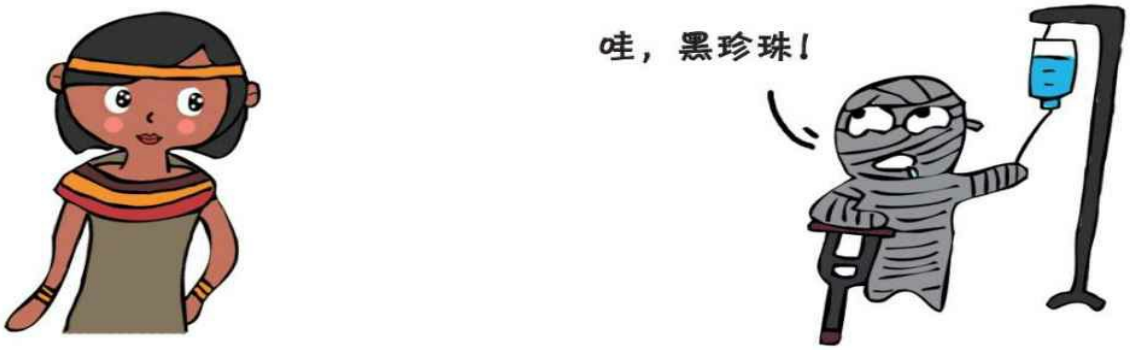
1939 年 9 月，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希望意大利参战，但墨索里尼担心军事准备不足，宣布中立。

德国军队接连征服波兰、挪威、丹麦等国，又迅速逼近巴黎，墨索里尼终于按捺不住了。

他宣布将于1940年6月5日参战，希特勒深受“感动”，觉得这个盟友没白交。可左等右等，足足拖延了五天，意大利才向法国宣战。

1940 年 6 月 10 日，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向法国宣战。11 月，意大利 22 个师对战法意边界上的法国 6 个师，尽管兵力悬殊，意大利军队却没有取得什么战果 。

法国投降后，意大利盯上了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



此时，英军主力都被德军牵制在本土，驻非英军不到10万人。

为实现建立地中海大帝国的迷梦，意大利集结了50余万人的兵力。

连非洲土著都打不过的意军，与英军交战的结果可想而知。一次，英军坦克向意军进攻，意军开了两炮就投降了，原因居然是撬棍丢了，打不开弹药箱。

希特勒一看意军出去丢人了，觉得该拉兄弟一把，便派隆美尔率军前去支援，这便开启了“沙漠之狐”的传奇。

眼看着希特勒的地盘越来越大，墨索里尼心里很是不爽，死性不改的他决定出兵攻占希腊，以求心理平衡。

1940 年 10 月，意大利集结 8.7 万兵力、163 辆坦克、686 门火炮和 380 架作战飞机，以希腊资助英国违反中立为借口，悍然出兵入侵希腊。

头两天，意军突然袭击，向前推进 10 千米。可等希腊反应过来，不到半个月，意军就从进攻被迫转为防御。最后，意军不但寸土未得，反而把殖民地阿尔巴尼亚给丢了。

希特勒实在受不了他的盟友在外面丢人现眼。

最后，希特勒下令出兵 15 个师，24 天就侵占了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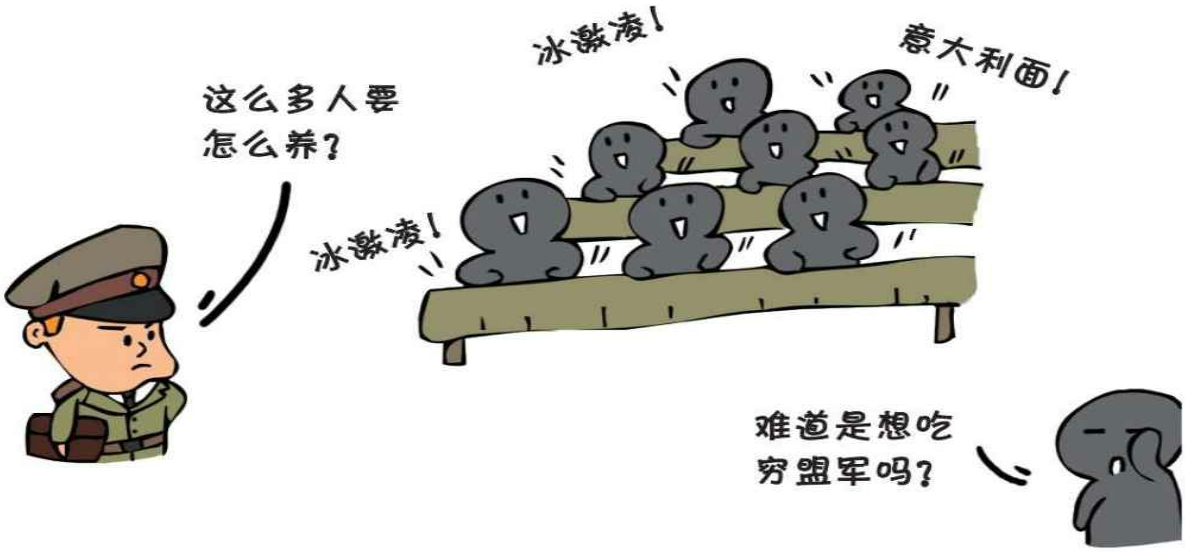
又一次帮助了意军。

1942 年 11 月中旬，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最后阶段。苏军向德军的薄弱处发动反击，迂回包围了德军。这个薄弱处便是意军的防御区。

请选择你的进攻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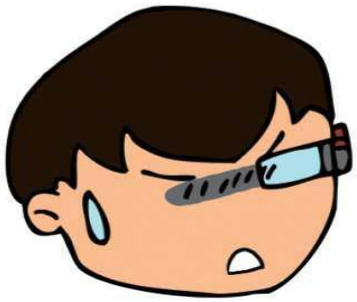
战斗打响后，意军防线迅速崩溃。据德军王牌飞行员哈特曼回忆，返航时，他看到往德方阵地奔跑的不是苏联人，而是成群撤退的意大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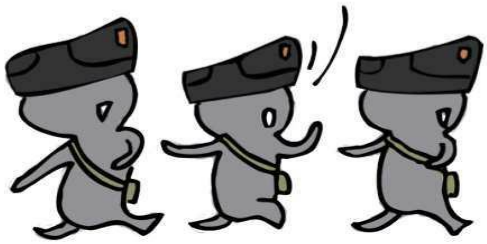
在盟军开始反击时，意军爆出了很多笑料。一位英军指挥官通过电话询问一共俘虏了多少意军，得到的回复是 1 英亩军官，9 英亩士兵。



在南斯拉夫，一个被游击队俘虏的德国军官诧异地问道：“你们哪儿来的坦克？”游击队员告诉他，是从意大利人那里缴获的，手上的枪也是缴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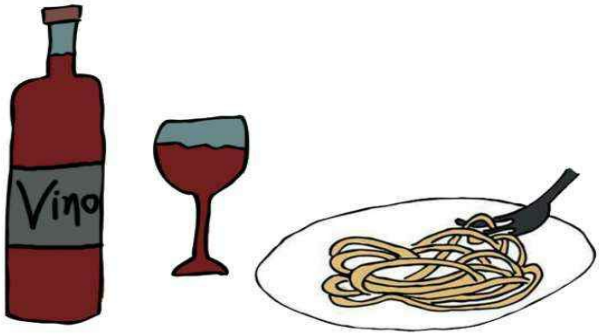
在德国军事爱好者中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如果意大利与法西斯作对，就相当于德军增加了 20 个师的力量；但意大利要加入轴心国，德军就必须耗费 50 个师的力量去保护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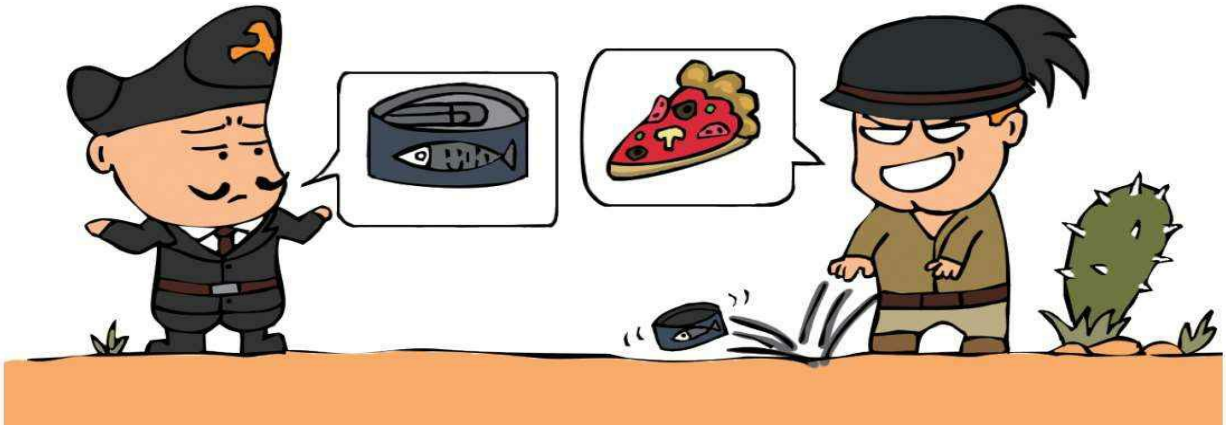


意军不善征战与其生活习惯有关。意军军官多为贵族后代，讲究享受生活，就算在北非战场，他们也要把皮鞋擦亮，甚至每天都喷香水。

而士兵，每天要吃意大利面，喝红酒。



在北非战场，意军的后勤常常满足不了部队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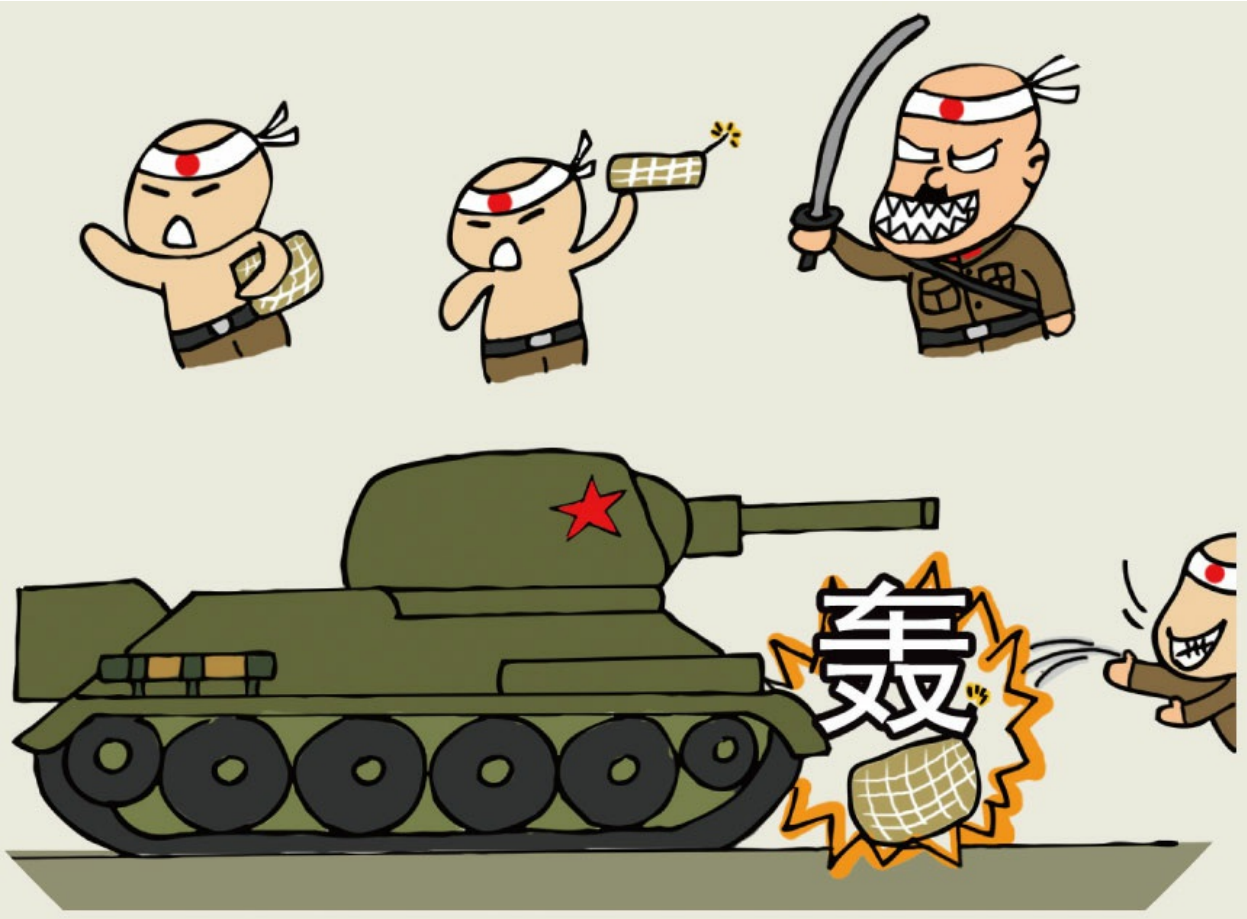


俗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虽然在二战时闹出过很多笑话，但对意大利士兵来说，战争是短暂的，生活才是永恒的。

第十一章
苏日诺门坎之战

1939—1945



1905 年，日本打败沙俄；1910 年，日本全面侵占朝鲜。一时之间，日本趾高气扬，风光无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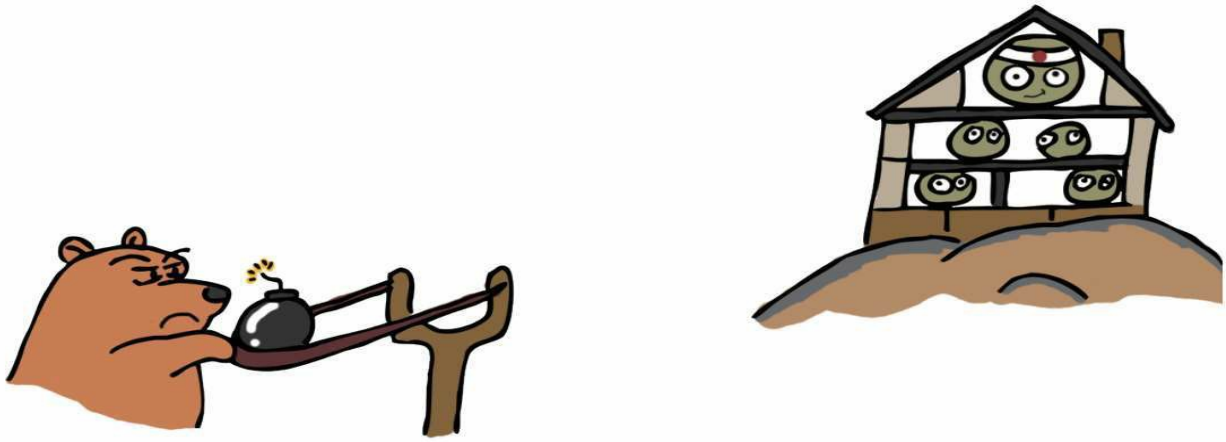
1931 年，充满野心的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横行一时，打起了称霸亚洲的小算盘。

1938 年 7 月 9 日，中苏边境张鼓峰突然出现一支苏联军队，他们在山顶构筑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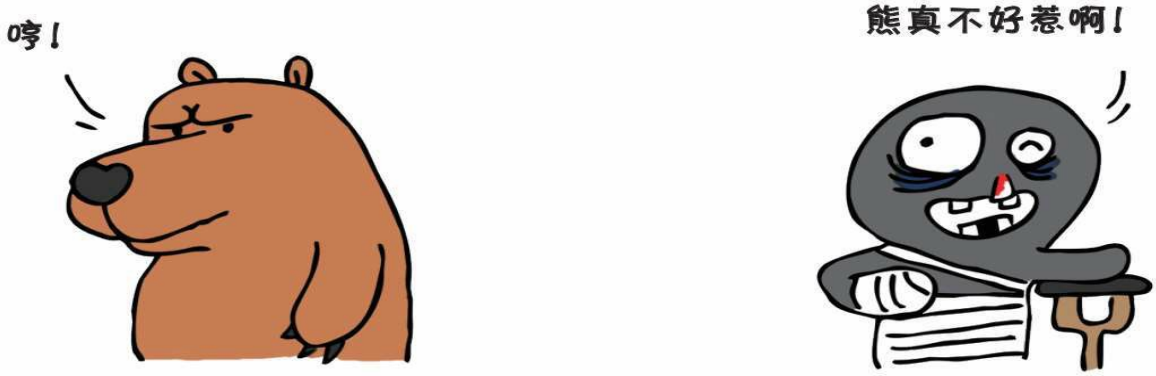
看着山头上那些“违章建筑”，早把此地当自个儿家的日本人不干了，迅速令驻朝鲜的第十九师团向边境集结，准备跟苏军较量一下。

日军很快就打跑了山上的苏军。可没过多久，苏联人又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飞机和大炮。

在苏联大炮、飞机的轰击下，日军损失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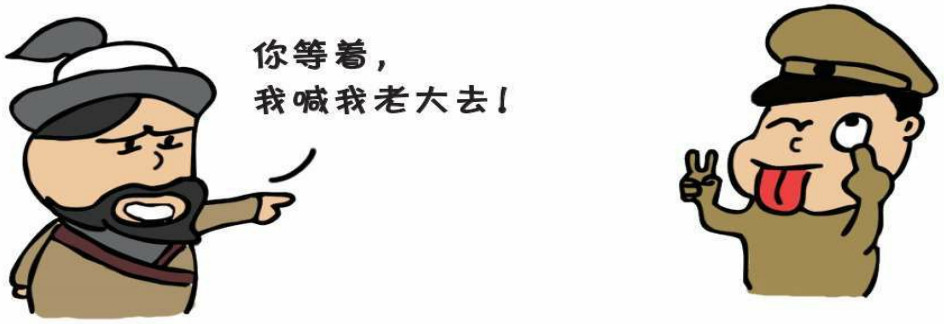


而此时，欧洲大陆的德国正在崛起，出于战略考虑，日军主动提出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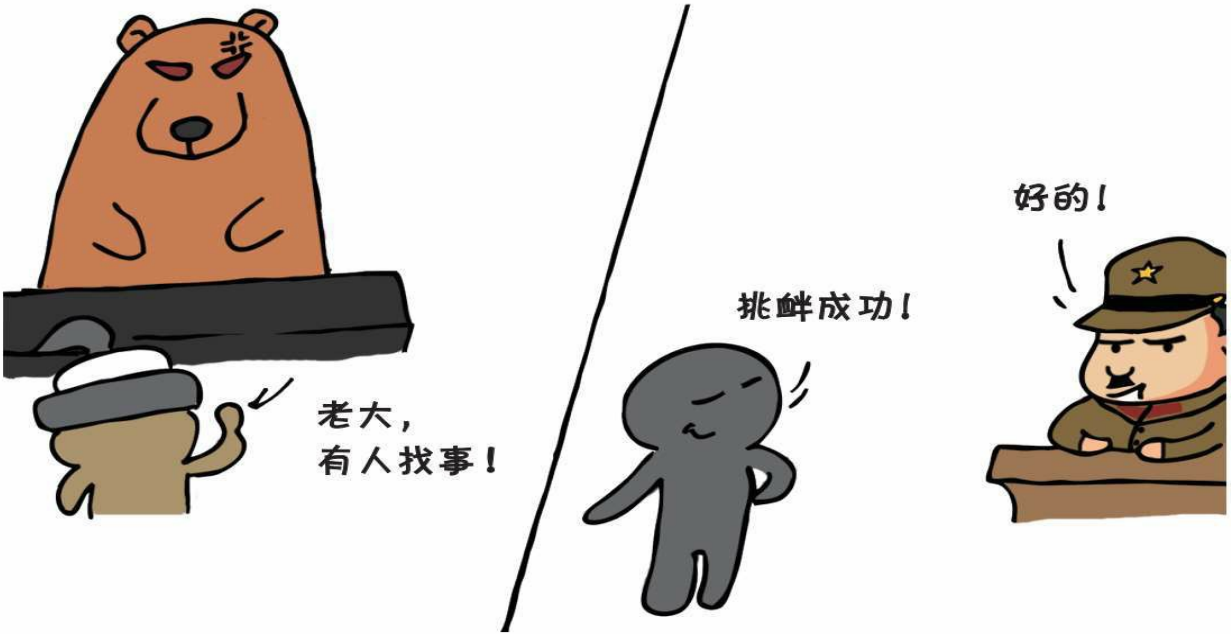


虽然争端暂时停止，但双方仍互相提防着对方。

1939 年 5 月中旬，外蒙古（今蒙古国）军队和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军队在诺门坎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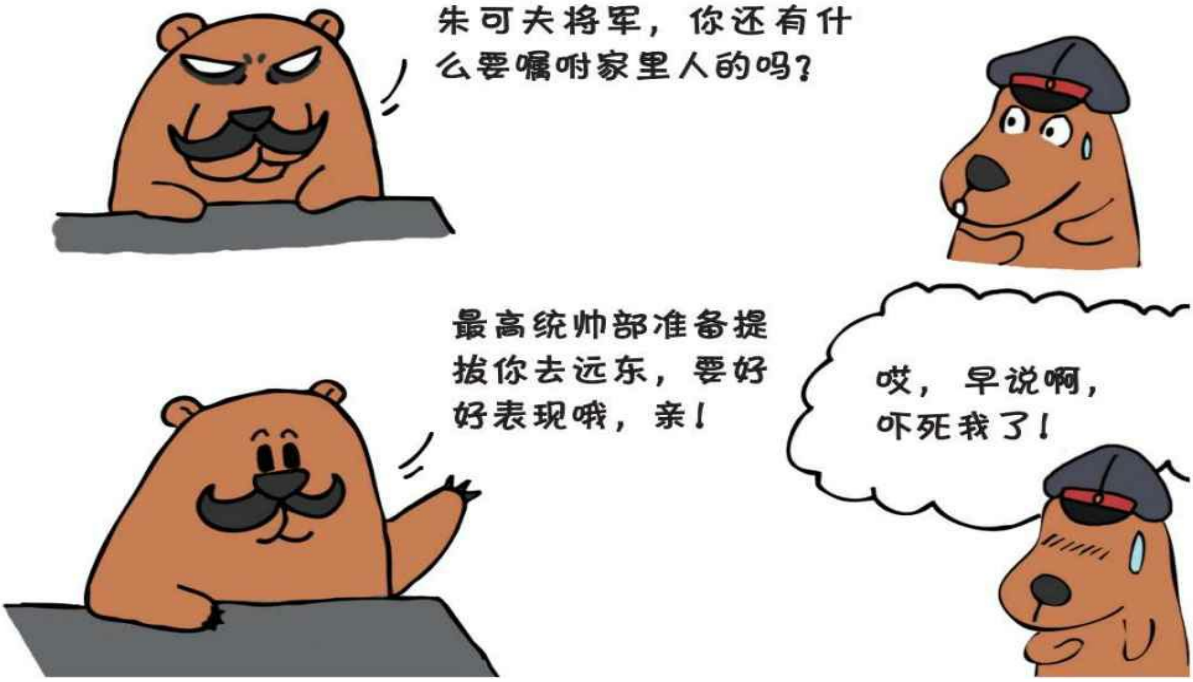


当时苏联决定要好好教训日本。而日军认为苏联在经过“大清洗”后，就是个软柿子，也想上去捏一捏，试探一下对方的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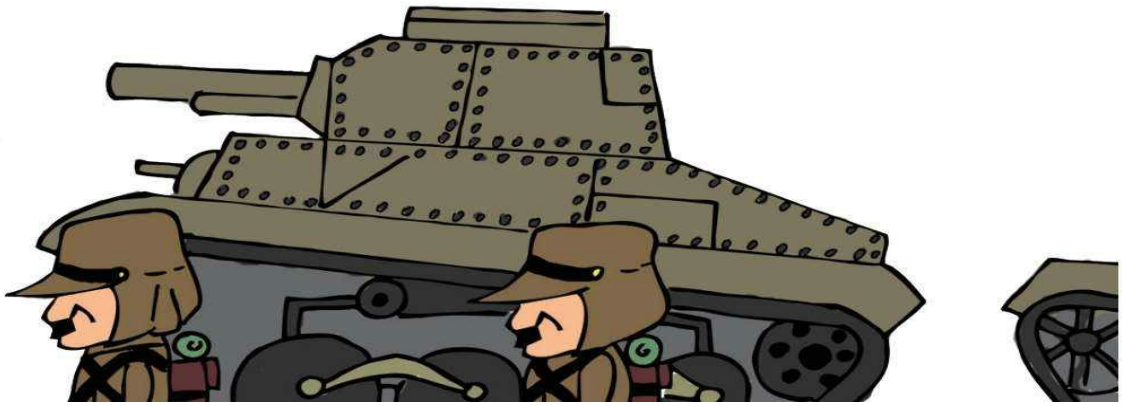
经历“大清洗”运动后，苏联大量高级军官被处决，为补充战斗力，被迫起用大批年轻将领。斯大林亲自召见了朱可夫，让他挂帅对付日军。

朱可夫接到去莫斯科的命令，被吓得不轻，因为之前有很多将领接到这样的通知，有去无回。



后来被誉为“胜利之神”的朱可夫一上任，就展现了其出色的军事天赋，他将苏军的装甲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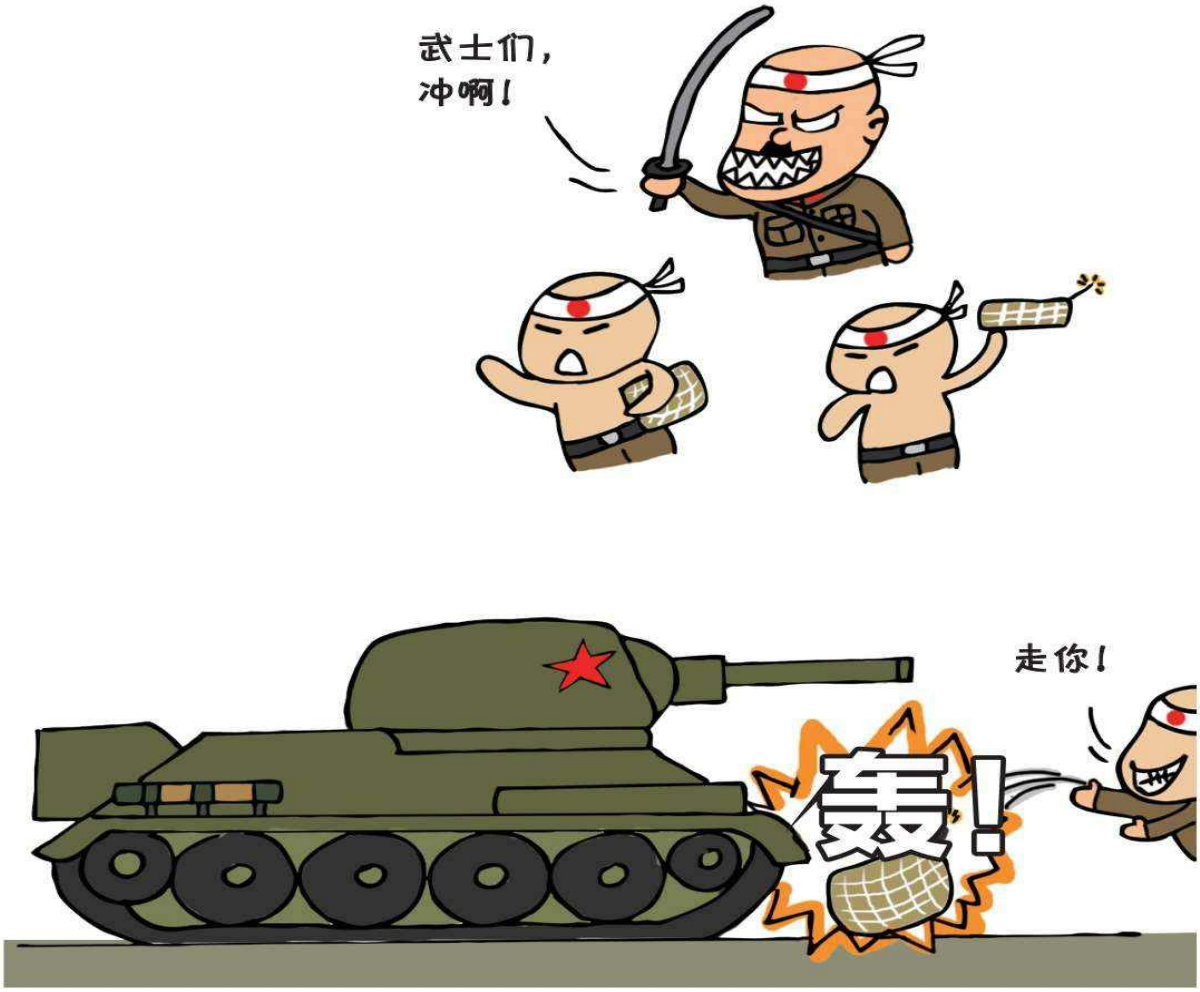
日军方面也十分重视这次战斗，把号称“国宝”的第1坦克师团派上了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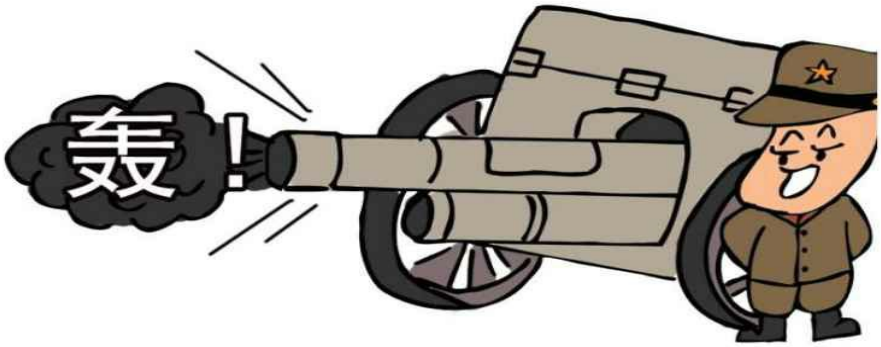
日军的坦克跟苏军的坦克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日军的坦克外形小巧玲珑，装甲薄弱，苏军称其为“会跑的铁棺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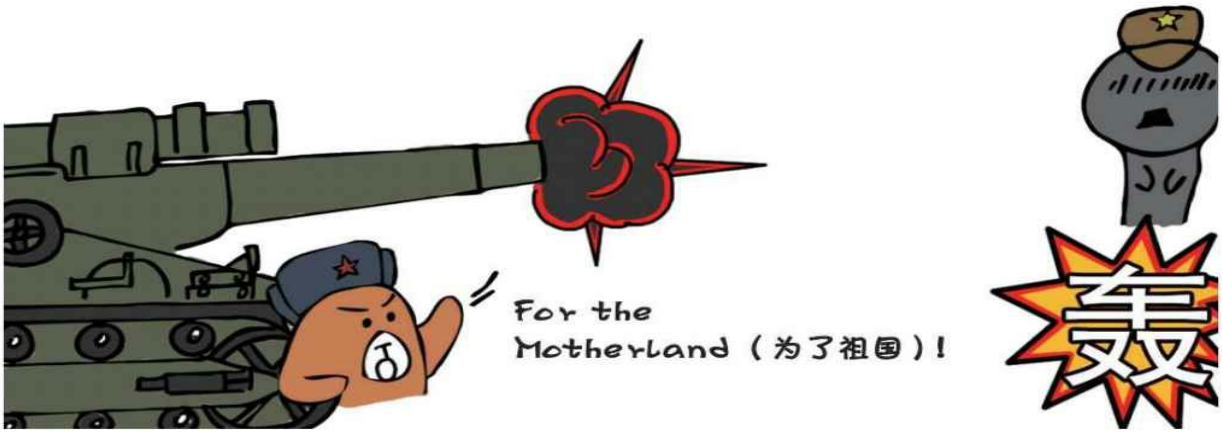
据说，有时候苏军坦克都懒得开炮，直接开过去，就能把日军坦克压扁。

最后，日军第1坦克师团的坦克全部报销，后来连番号都被撤掉了。面对苏军的钢铁洪流，日本人彻底傻眼了，只能孤注一掷发动自杀攻击。结果可想而知。



说到武器，日军的装备基本停留在一战时期。如日军 150 毫米口径榴弹炮射程 5900 米，苏军 150 毫米口径榴弹炮射程却达 10000 米，日军炮弹根本无法命中苏军炮兵阵地，飞到中间就掉下来了。





为了取胜，日军不择手段，把 731 部队也调到了战场。他们将细菌倒入河中，开展细菌战。苏军的饮水来自后方的输水管，并无伤亡，日军自己却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有 1000 多人染病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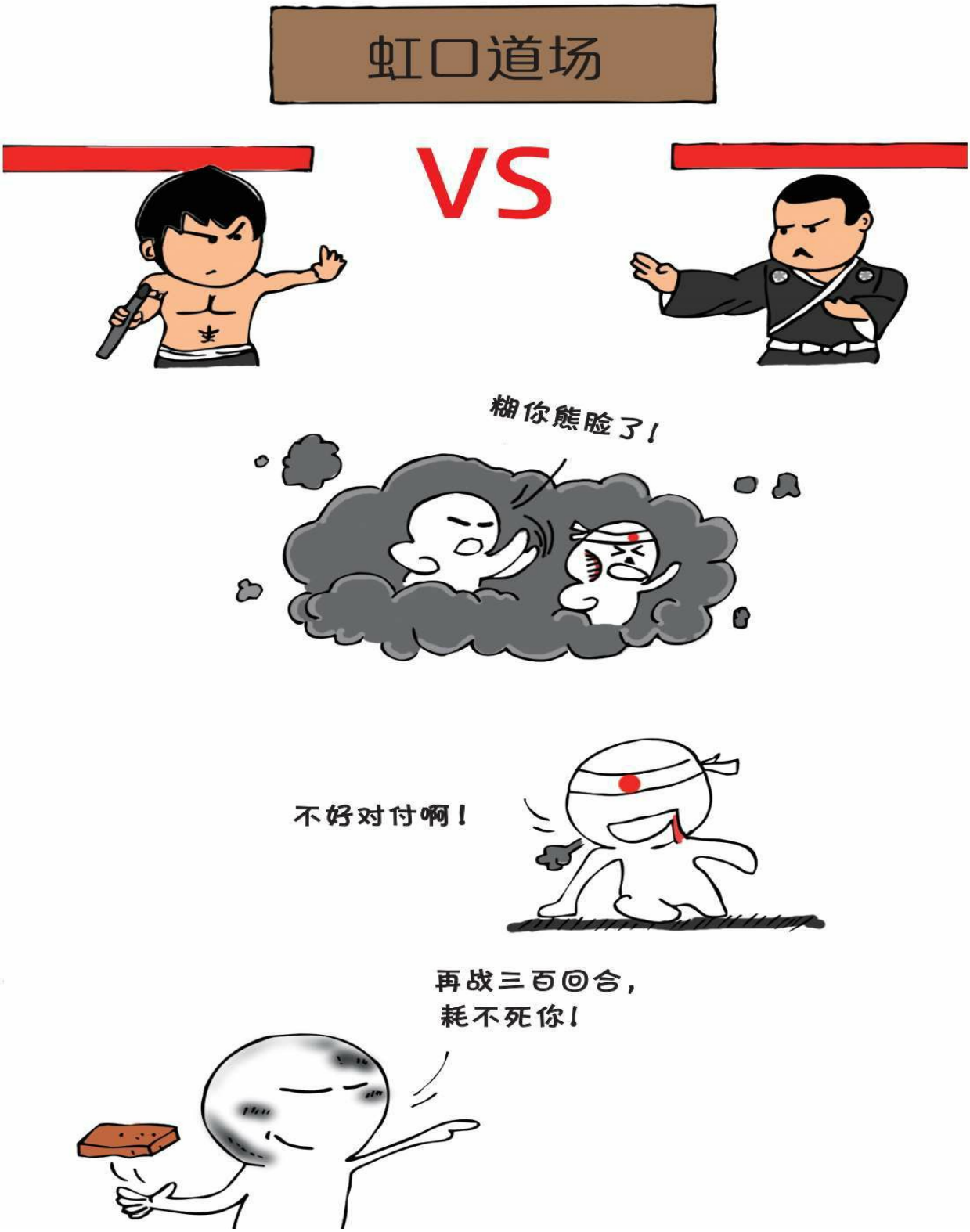
一看白天打不过，日军就想着夜袭，并且是“坦克夜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但天亮后，苏军立马反攻了。

最后，日军以伤亡近 2 万人的代价签署停战协议。据说在签字时，日军军官叫嚣，他们日本士兵是很勇敢的。苏军军官回复，别嚣张，是苏军赢了。

第十二章
中国远征军

1939—1945

1941 年，跟中国打了 4 年全面战争的日本，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此时，英美两国联合荷兰对日本实行贸易制裁和石油禁运，使资源匮乏的日本面临战争无法进行的困境。

1941 年 12 月，日本将手伸到了菲律宾。次年 3 月 12 日，驻菲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奉命前往澳大利亚，指挥权交给了温赖特中将。不久，各岛屿守军纷纷投降。

英国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制空权和制海权相继被日军夺取。最后，号称“远东堡垒”的新加坡也沦陷了。

1942 年 1 月 20 日，日军入侵缅甸，企图切断中国的物资补给线，迫使中国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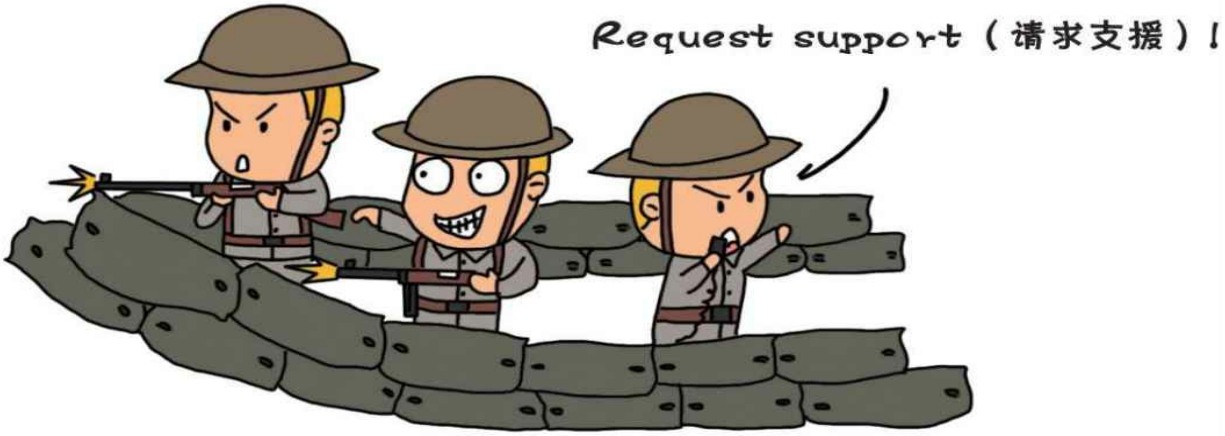
物流信息

物流追踪：

3 月 1 日 08：00	下单成功
3 月 1 日 08：30	已联系仓库出货
3 月 3 日 14：00	从缅甸中转站发出
3 月 4 日 15：21	货物遭到袭击
3 月 4 日 15：30	业务员阵亡

货物已丢失，请自行查收

1942 年 3 月 8 日，日军占领仰光。英国政府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协助英军反击。



中国政府派遣由精锐部队组成的入缅远征军（下辖第5军、第6军、第66军，共10余万人），以保卫生命线、扬我国威为使命，入缅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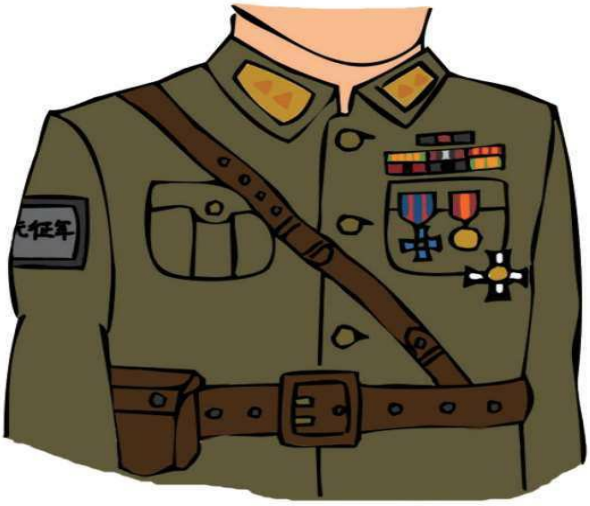
英国表面上请求中国远征军入缅协助反击，实际上打的却是让远征军保障其安全撤退的算盘。

当时英军军心涣散，毫无斗志。日军为了快速突进，徒步或骑自行车，从侧翼或背后包抄攻击，使英军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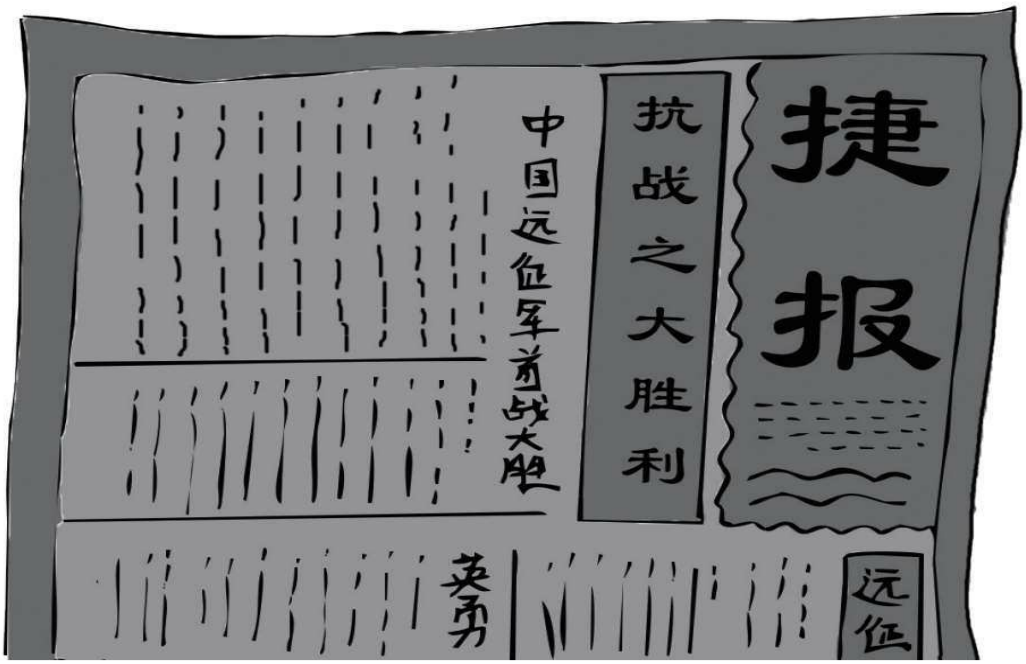
中国远征军入缅后，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在同古保卫战中，第 5 军第 200 师歼敌 5000 余人，重创日军第 55 师团。

在仁安羌大捷中，第 66 军新编第 38 师第 113 团在师长孙立人的指挥下，以不足千人的兵力击败日军 4300 余人，救出被围英军 7000 余人，以及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 500 余人。此战成为英美新闻报道的焦点，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

战后，英美政府高度赞扬孙立人，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授予其“帝国司令”勋章，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为其颁发“丰功”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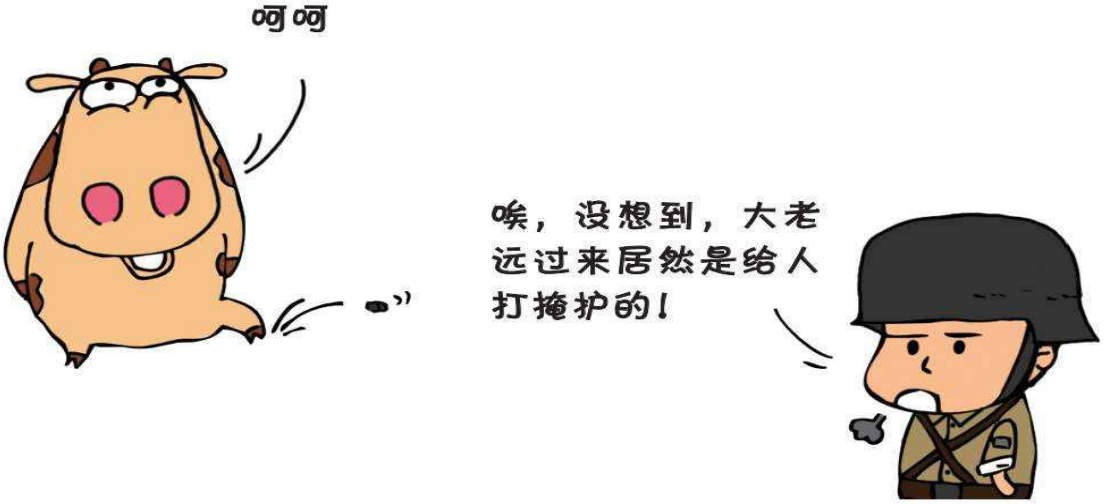


中国远征军英勇作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粉碎了日军从缅甸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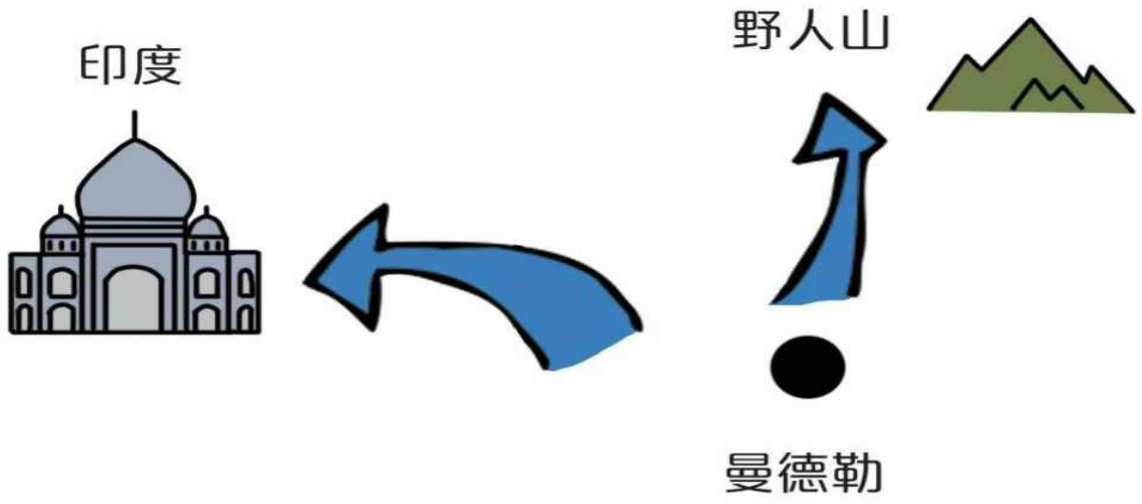


可英军急于撤回印度，在未通知中国军队的情况下开始后撤。

5 月初，日军相继攻陷曼德勒、八莫、密支那等地，中国远征军被迫兵分两路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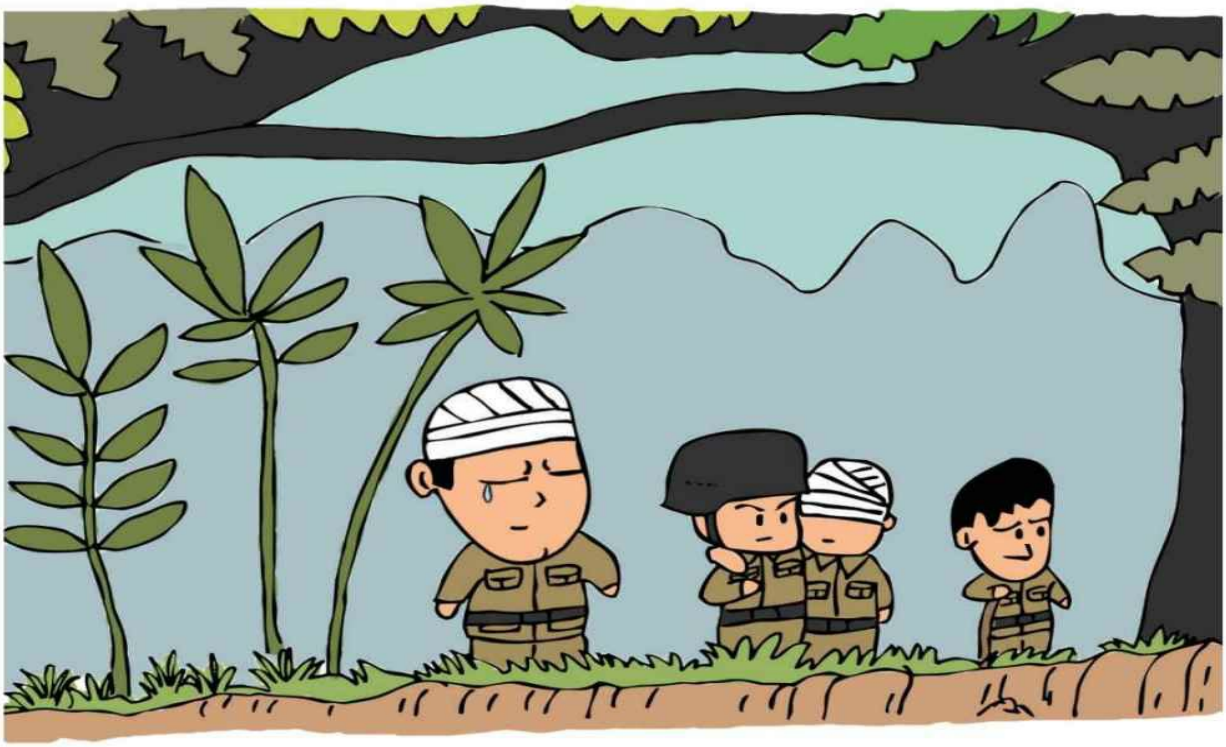
一路奉美军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的命令，进入印度英帕尔与英军会合；一路由第 5 军杜聿明率领，穿越野人山，从那里回国。



在野人山，撤退的远征军将士，不仅要面对缺少补给的困境，还要提防日军的偷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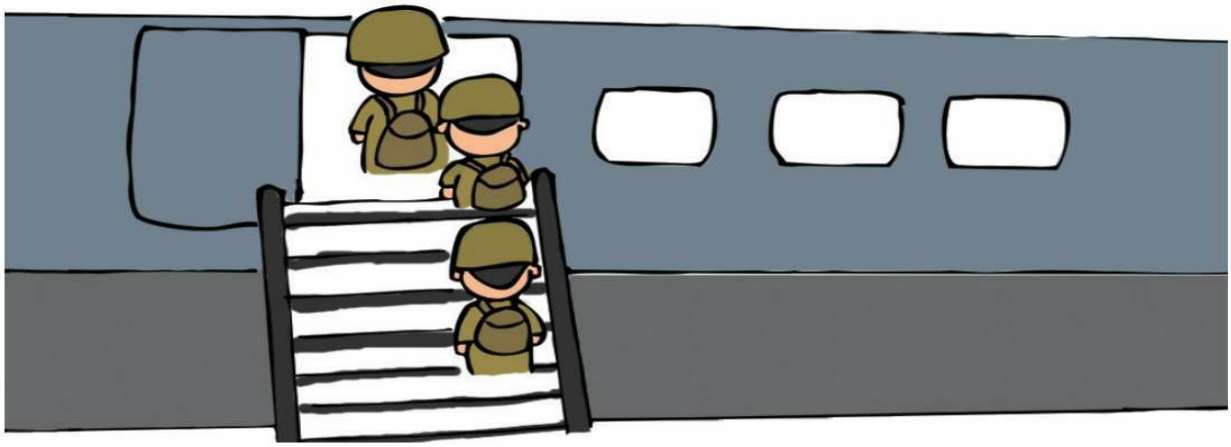
日军士兵常常以小队为单位，隐藏在树上，对路过的远征军发动袭击。

历经千难万险，最终突破日军封锁，回到了祖国，但有约3万的忠魂永远留在了野人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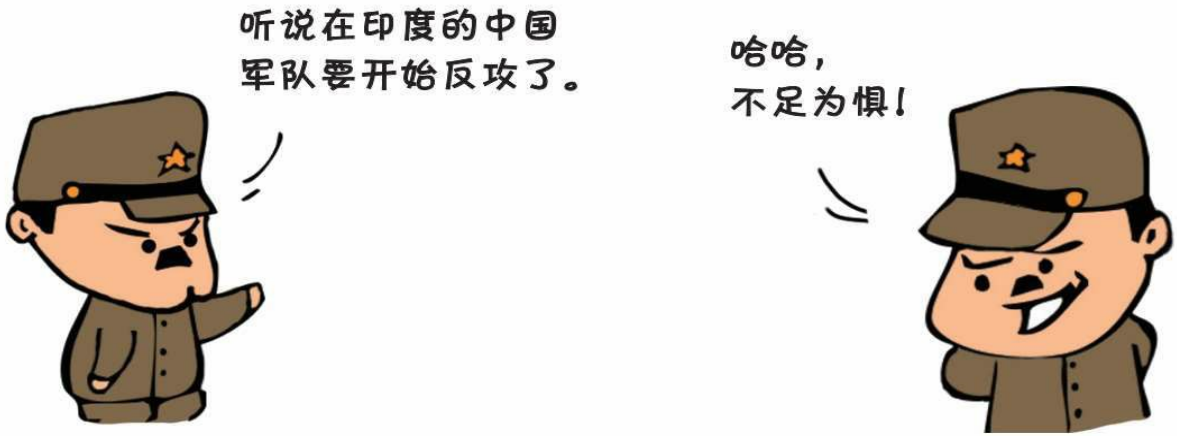
1944年，在蒋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大批知识青年投笔从戎。

国民政府利用“驼峰航线”，空运上千名士兵到印度，补充在印度的新1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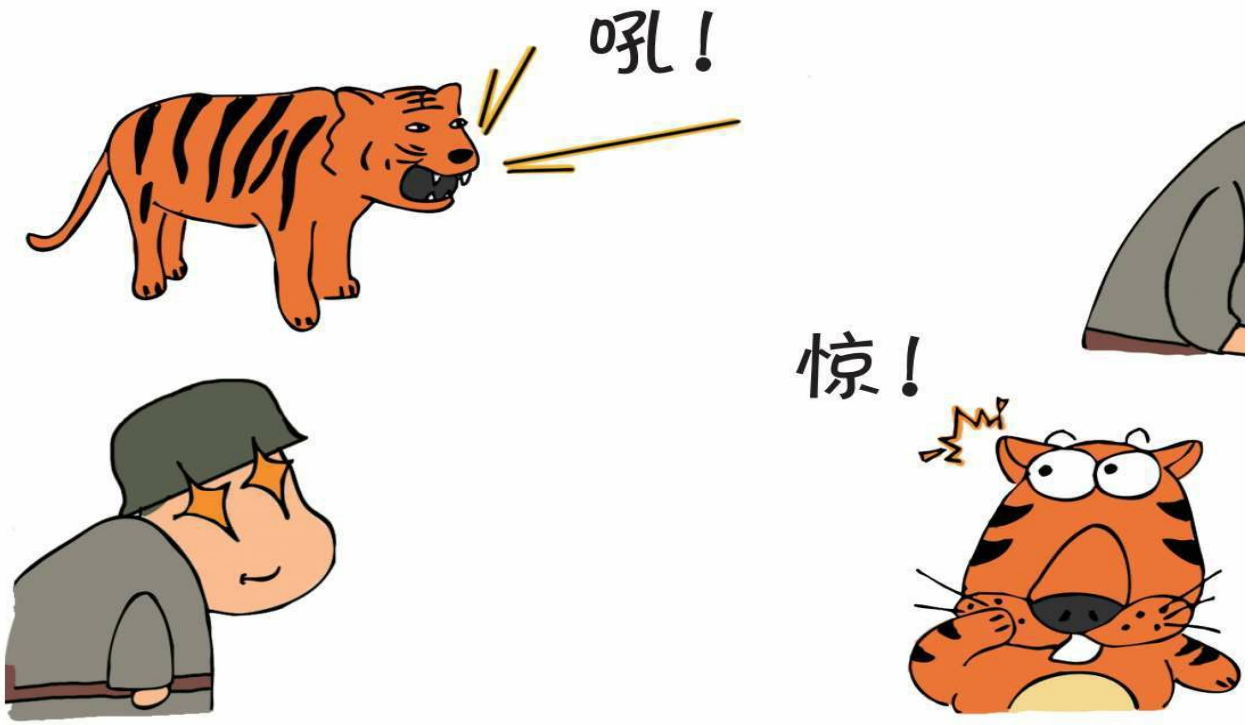
驻印军的面貌焕然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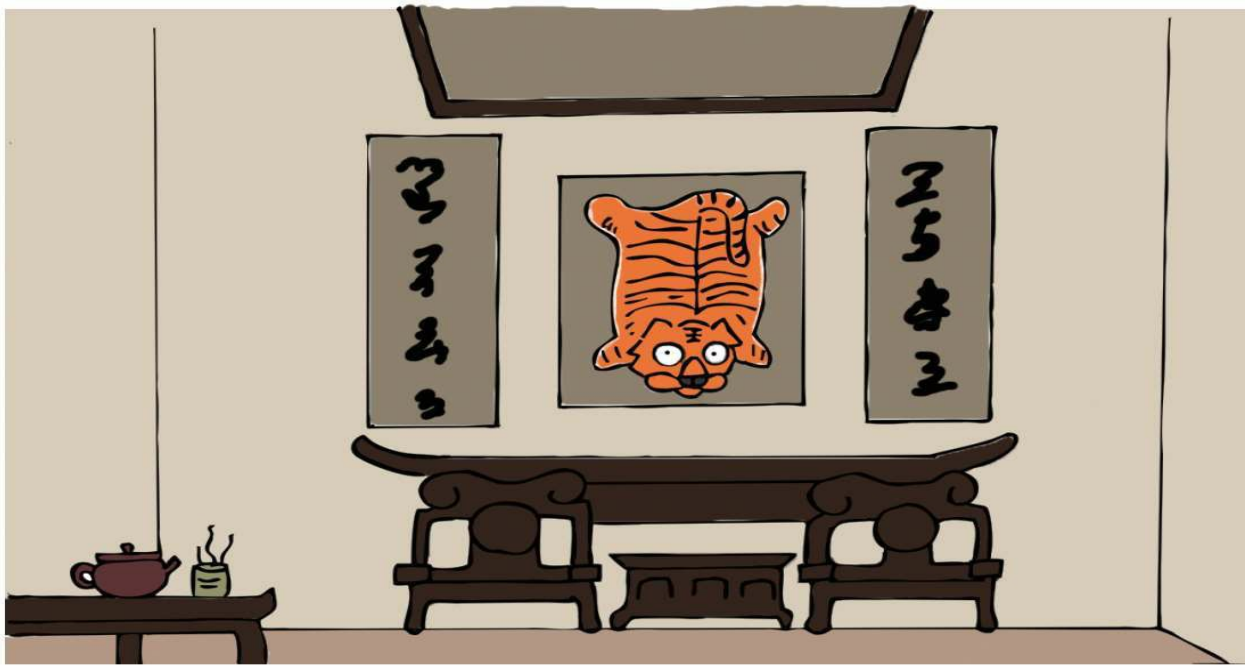
全面装备美式军械武器后，驻印军的战斗力远超日军，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机械化部队。



轰！
天哪！
快逃，这战斗力太强啦！

新 1 军越战越勇，重创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 18 师团，并缴获了关防大印。蒋介石拍发嘉奖电，赞称“中国虎”。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历时 3 年零 3 个月，投入兵力 40 万人，伤亡超过 20 万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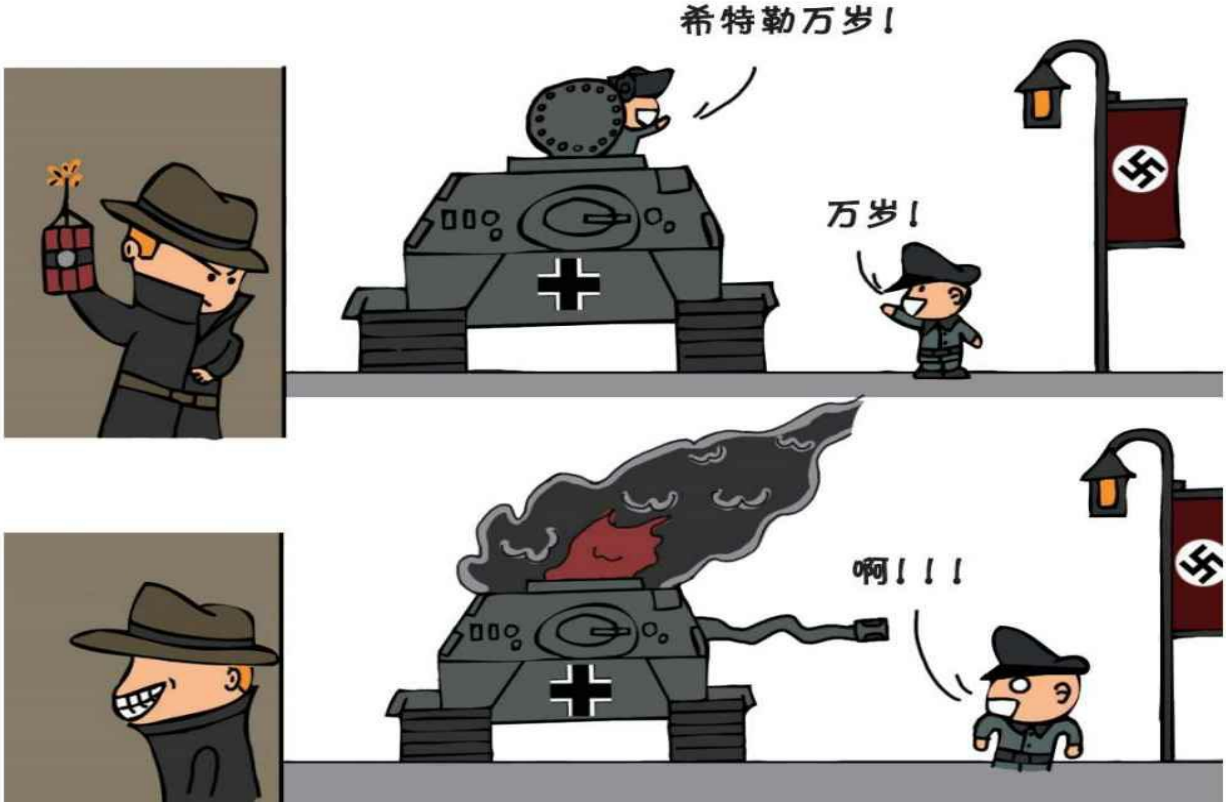
君不见，汉终军，
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
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
岂让儒冠误此生？

第十三章
我是特种兵

1939—1945

二战初期，为反击纳粹德国，英国秘密组建了一支精锐部队——哥曼德，历史上第一支独立执行特种作战任务的新型部队就此诞生。

二战期间，“哥曼德”深入敌军腹地，进行偷袭破坏。因其行踪诡秘，使德军士兵人人自危。



在北非，英军的一支反骚乱突击队也让德军头痛不已。他们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特别空勤团”，简称 S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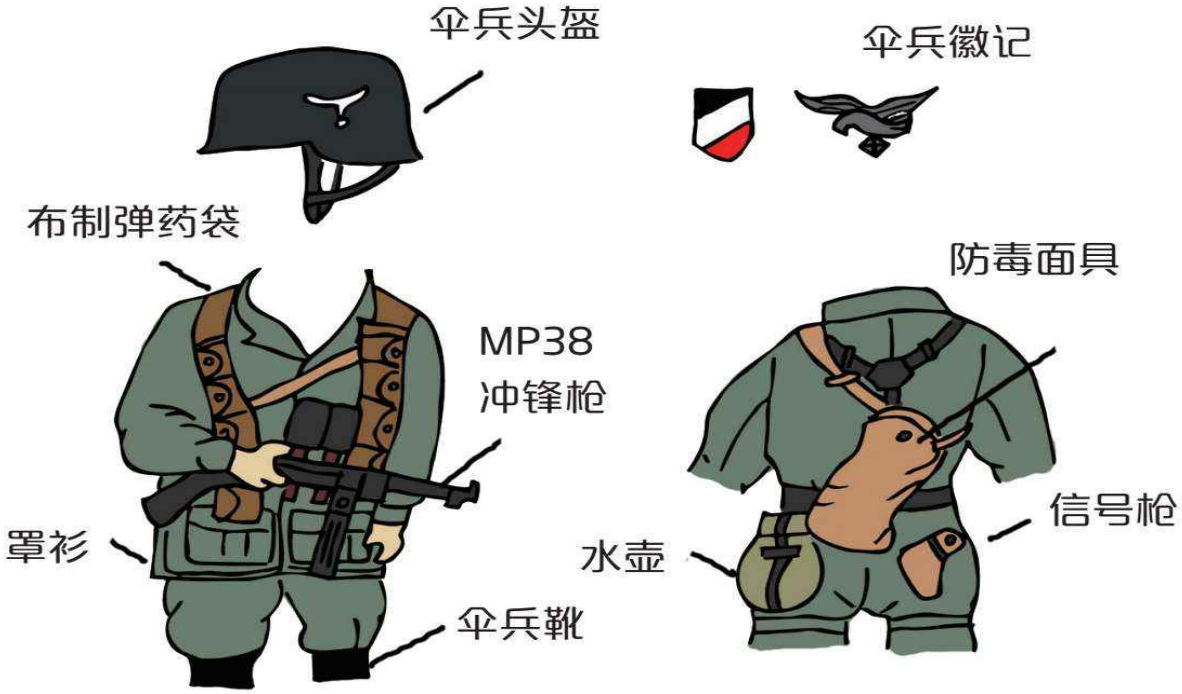
他们曾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炸毁德国空军 250 架飞机和数十个弹药库，给予德军沉重的打击，由此威震四方，被德军称为“红色恶魔”。

英军特种兵以奇袭的战术，神出鬼没，搅得纳粹德军胆战心惊。

为此，气急败坏的希特勒发布了著名的“根绝命令”，发誓要将英军的袭击破坏部队斩尽杀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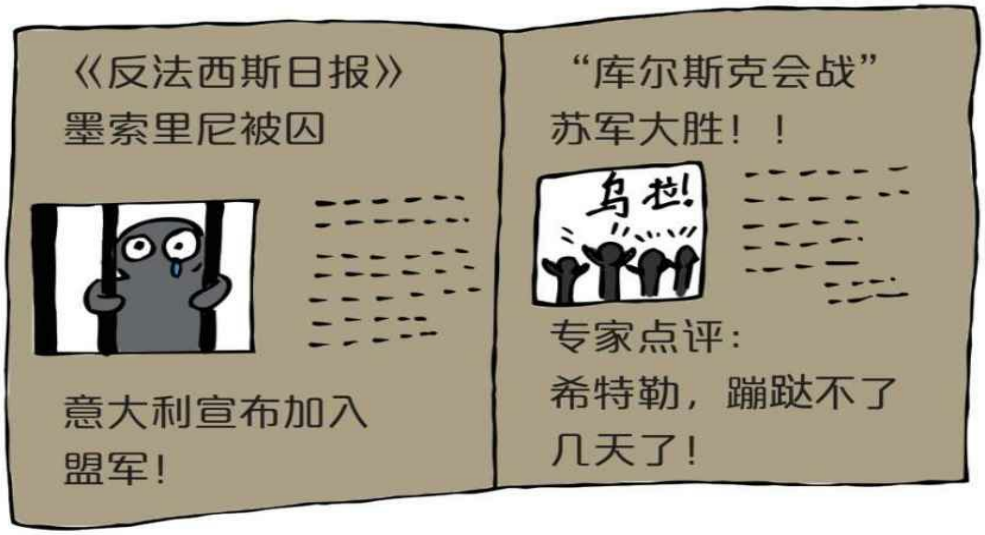
* 网络用语。

德军虽没有专门的特种部队，但特种作战的战术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最著名的就是德军空降部队。



德国伞兵装备精良，讲究战术上的机动和突然性，成为德军“闪电战”的一把尖刀。

其中最著名的特战行动是营救墨索里尼行动。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下台，并被囚禁，这件事让希特勒震怒。



希特勒令号称“欧洲第一恶棍”的斯科尔兹内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前去营救墨索里尼。

几番探查后，斯科尔兹内带领 90 名士兵，乘坐滑翔机和一架小型飞机在大萨索山上着陆，机智地骗过了 250 名意大利警卫部队，成功救出墨索里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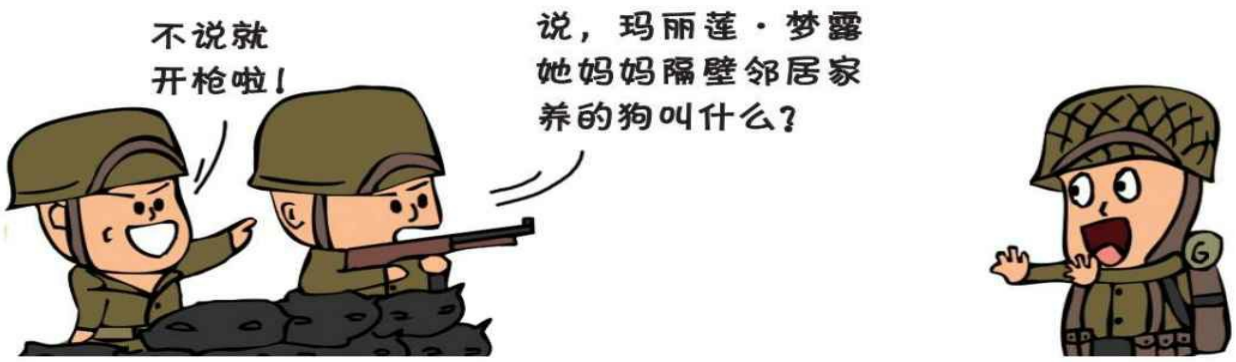
阿登战役期间，希特勒又令斯科尔兹内带队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渗透到美军防线后面去切断交通线，杀死传令兵，搞乱交通运输，造成混乱。

这支队伍有 2000 人，都会说英语，他们学习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和说话口音，包括如何吸烟，如何打招呼，可谓比美国人还像美国人。

* 网络用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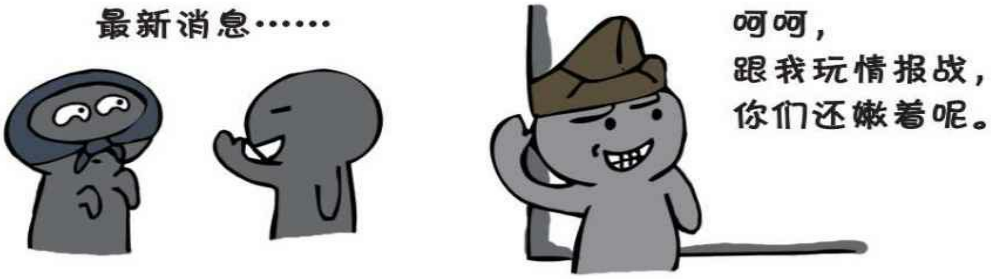
有些人伪装成美军士兵，打冷枪、埋地雷、换路标，给盟军造成较大损失。

这导致盟军士兵人人自危，互不信任。在岗哨对口令时，密语也改成了美国电影明星等问题。



有一些德军被俘，他们趁机散布谣言：斯科尔兹内打算趁阿登反攻，盟军阵脚大乱之际，伺机暗杀艾森豪威尔。

盟军方面信以为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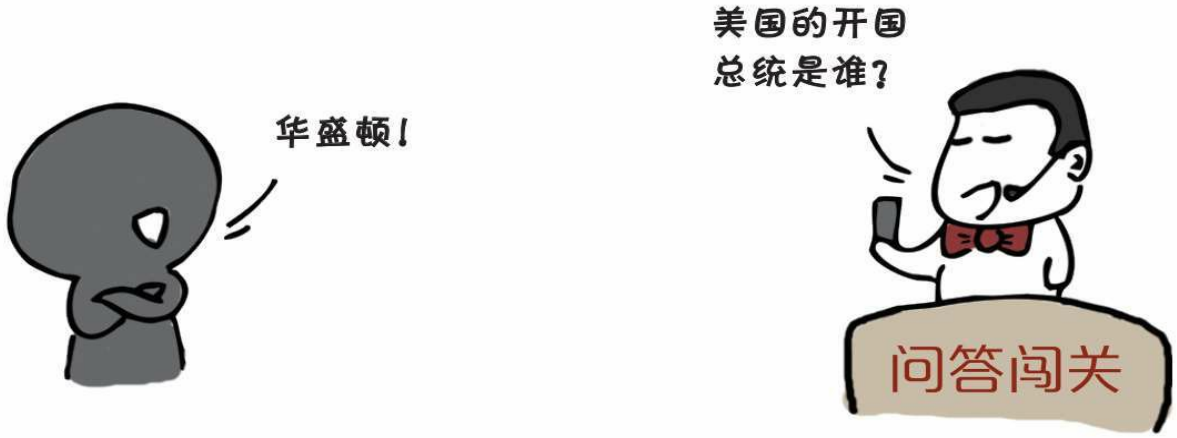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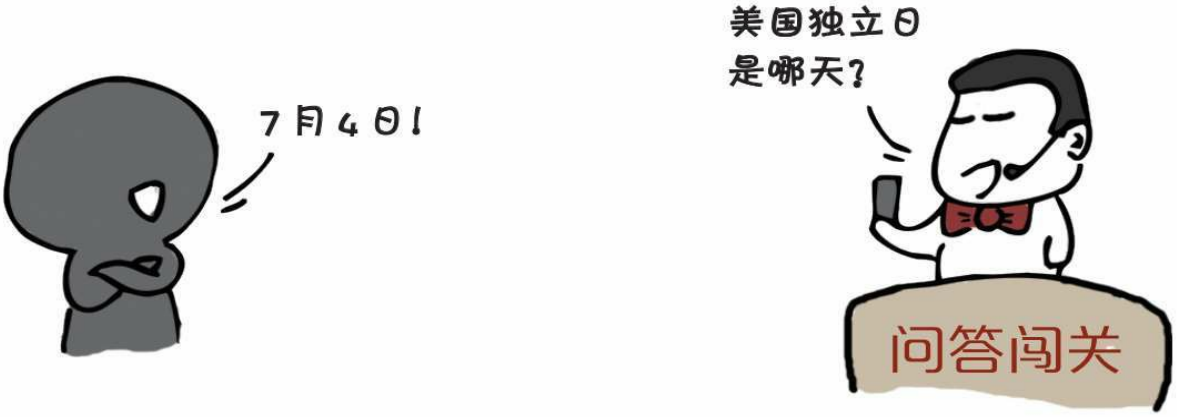
情急之下，美军派出多名艾森豪威尔的替身，让他们四处视察部队，迷惑德军。

忍法の奥义

替身分身之术

行动一开始非常顺利，先后骗过多处美军岗哨，他们熟知美国的风土人情，不管盘问什么都对答如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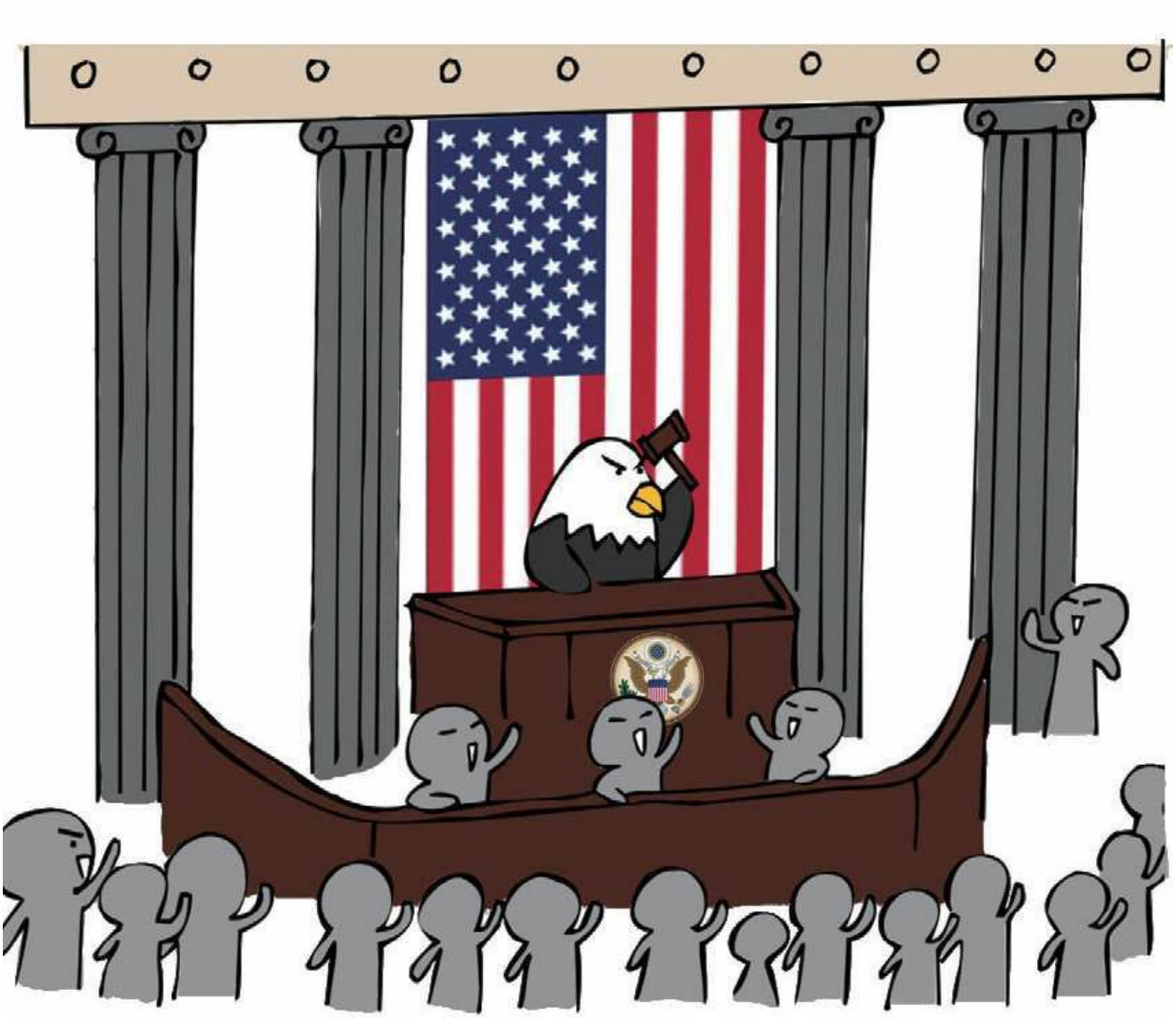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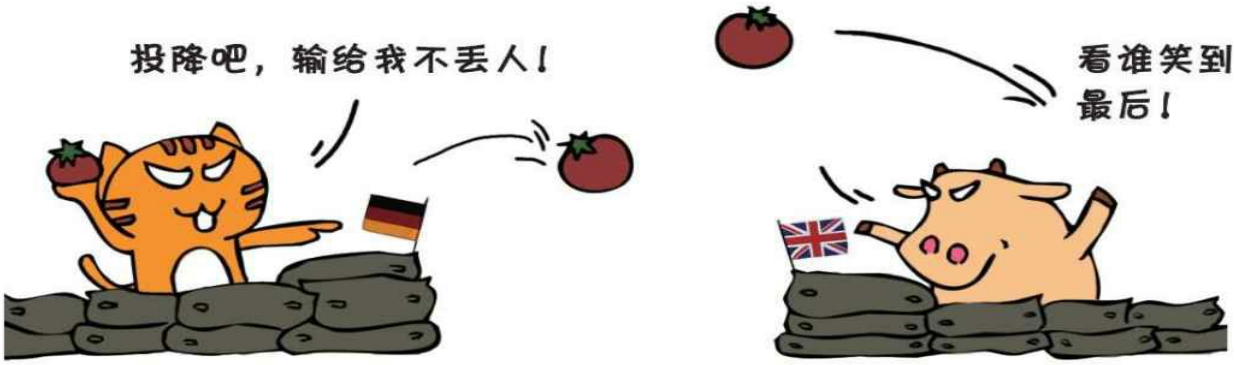
德军为此次行动准备了许久，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斯科尔兹内也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第十四章
美国参战

1939—1945



二战初期，欧洲和亚洲大陆深陷战火之中。



那时的美国歌舞升平，毫无参战的打算。

这与美国的地缘位置有关，美国两面环海，在与其接壤的邻国中也无劲敌。

加拿大　　美国　　南美洲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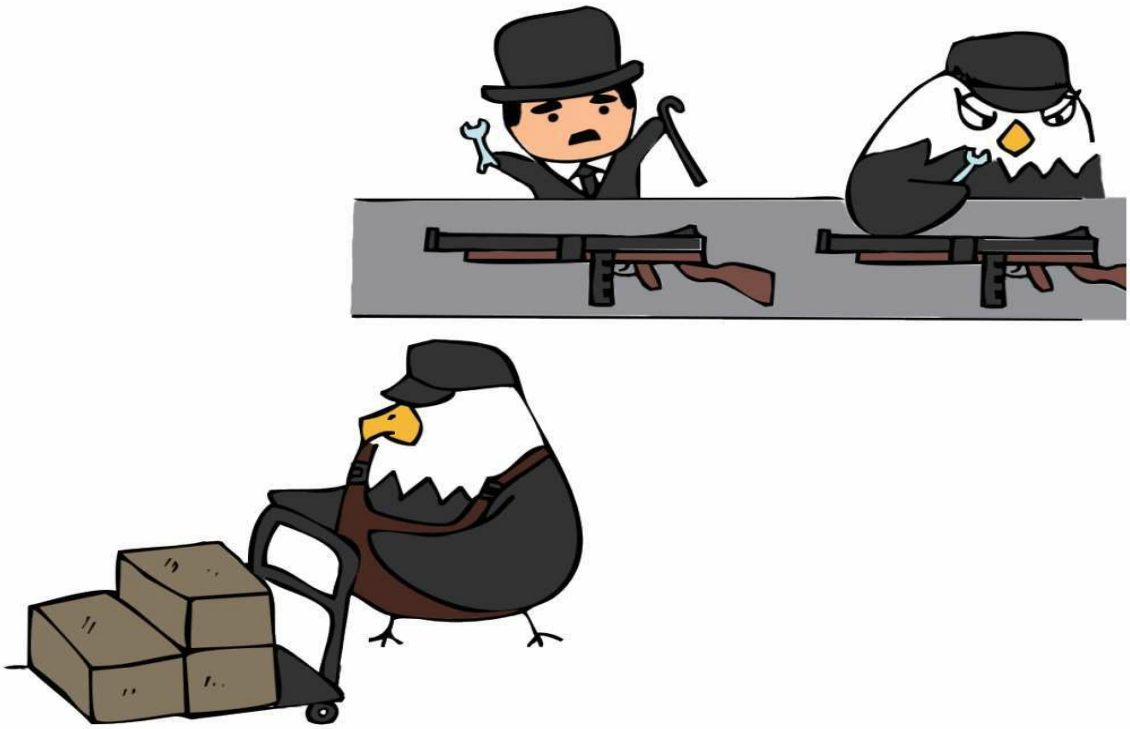
资源丰富，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其他地区爆发战争对其影响不大。

金矿

石油

况且美国刚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全国正进行着大规模的建设，无暇参战。

一战以来，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高涨，奉行不结盟政策，只对外提供军用物资等。



当时，德裔为美国第一大族群，甚至在美军著名将领中也不乏德裔后代。

艾森豪威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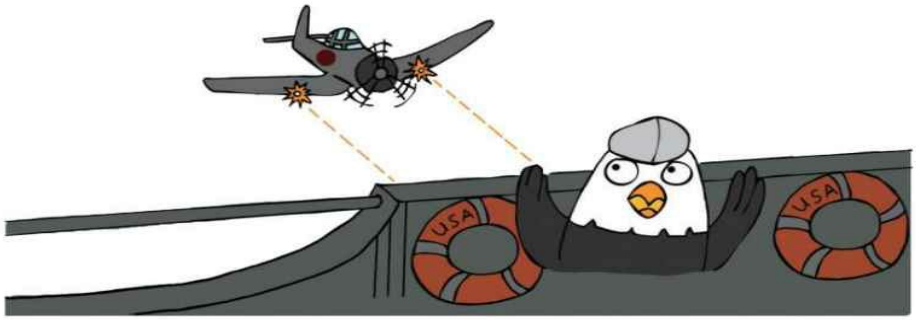
尼米兹

眼见法西斯势力日益壮大，罗斯福政府迫于民意，却也无可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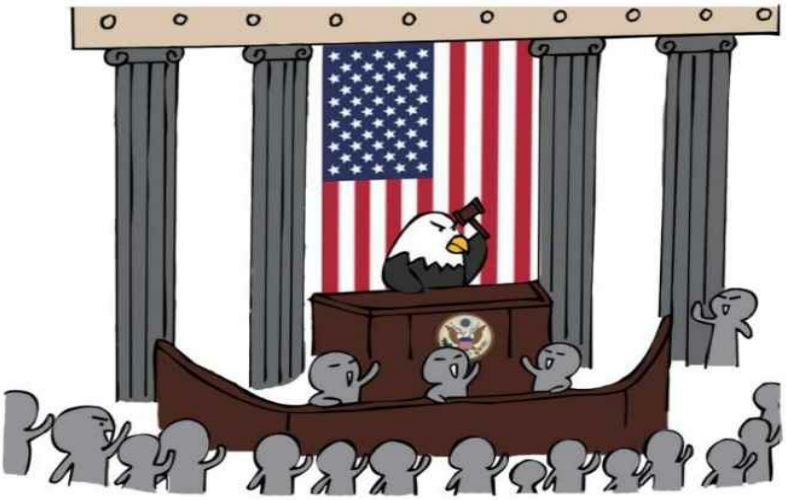
正跟苏联打得难分胜负的希特勒，也不愿在这时与美国为敌。

当时的日本却早已将美国视为其在太平洋最大的敌人。

1941 年 12 月 7 日凌晨，日本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大规模袭击，美军损失惨重。这就是著名的“珍珠港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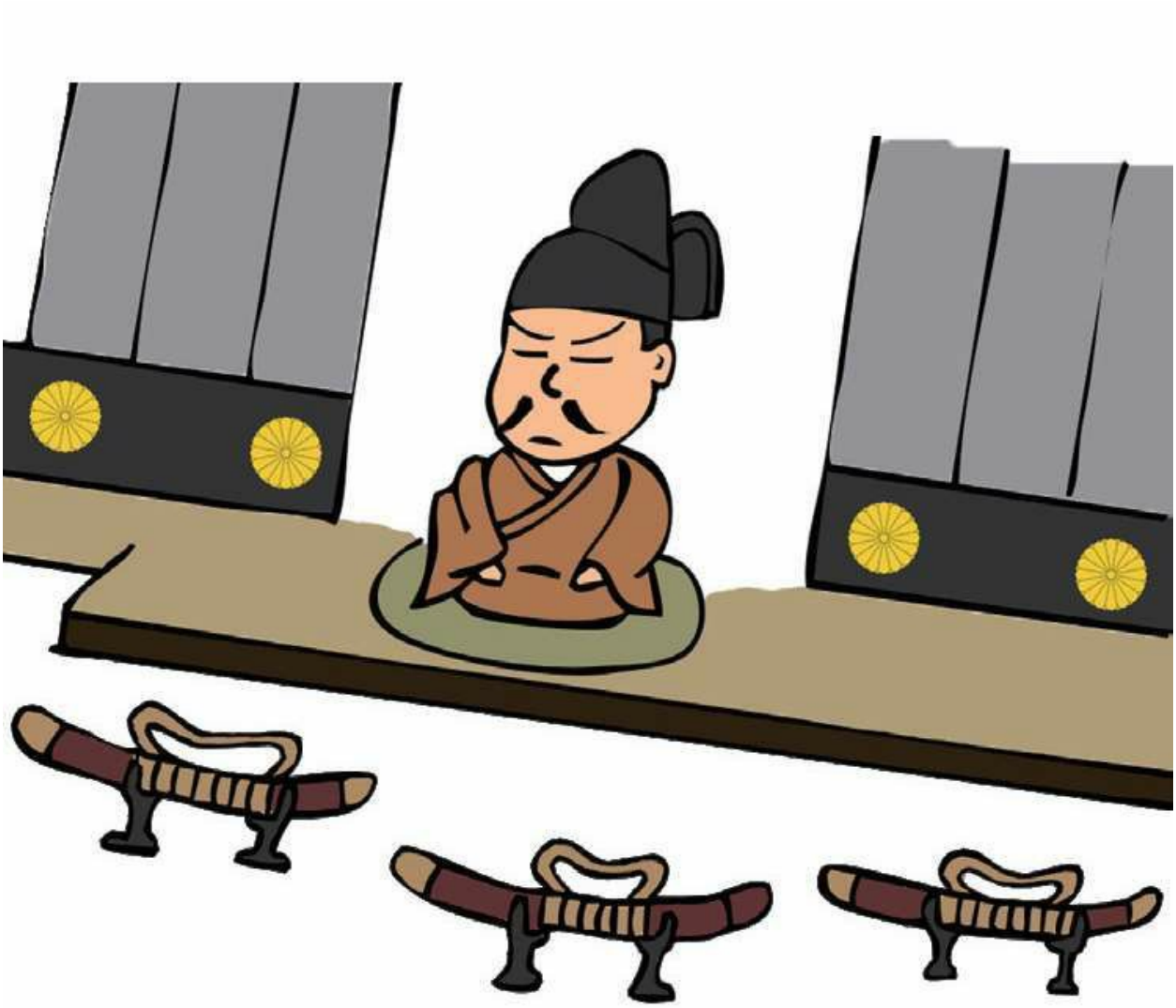
翌日，美国参议院全票、众议院以 388 票对 1 票通过，批准美国向日本宣战。



丘吉尔得知消息后，高兴地说道：“我们赢了。”

第十五章
日本刀

1939—1945



日本武士自古就有佩刀的传统，除了是武士的象征，还彰显家族荣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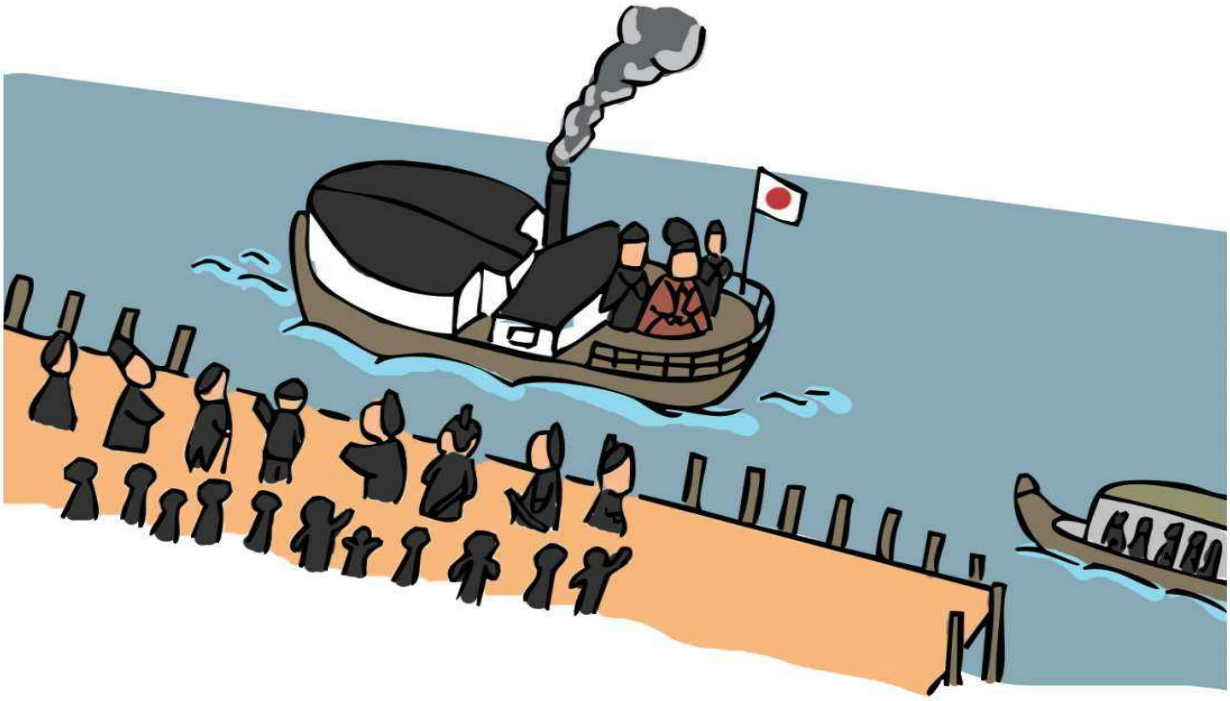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立后，日本天皇会赐刀给毕业生的第一名，这被日本军人视为最高的荣誉。

日本刀按形状、尺寸分为太刀、打刀、胁差、短刀等。一般武士出行佩戴长短两把刀。

日本刀的材料为和钢，又称玉钢，淬火后刀面成白雾般的花纹，集艺术与实战为一体。

古代，日本武士都会用植物油擦拭佩刀，保养成本高，所以佩刀也成了当时地位的象征。

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全面效仿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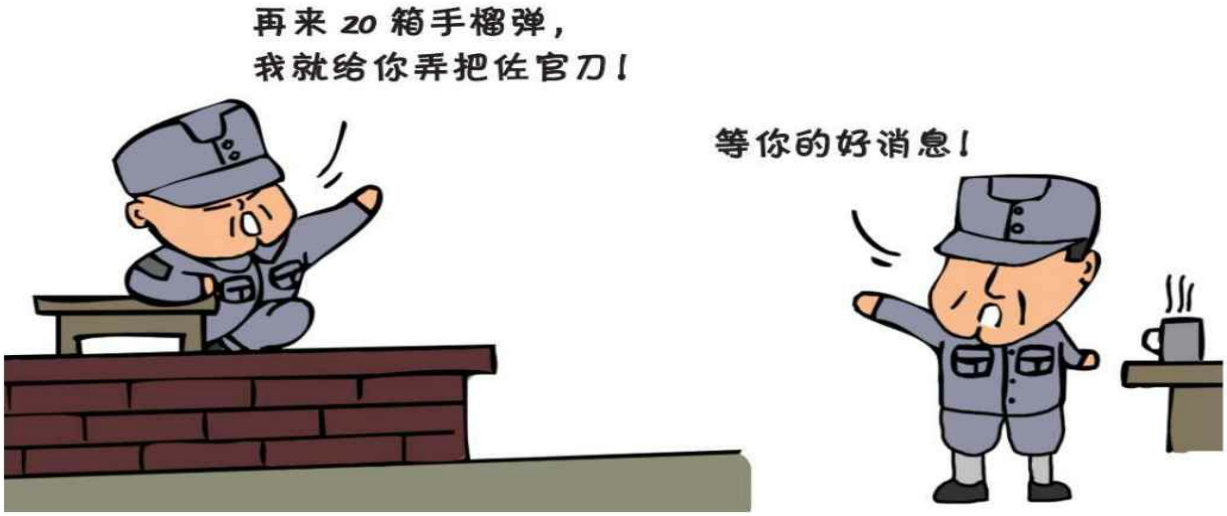


在军队，军官的服饰也和西方国家的一样，头戴长角帽，身穿礼服，西式军刀也代替了日本刀。

可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发现西式军刀虽然好看，但不实用，白刃战时还不如敌人的铁锹好使。

在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第 29 军的大刀队夜袭日军炮兵阵地。日军疏于防范，被迫用西式军刀与第 29 军肉搏，但根本不是对手，3000 余人命丧于中国士兵的大刀下。

这些事把日本人吓明白了：没有一把好刀防身还真不行。于是又改用日本刀，将其作为日军指挥刀。这成了抗战时期我军士兵最喜欢的战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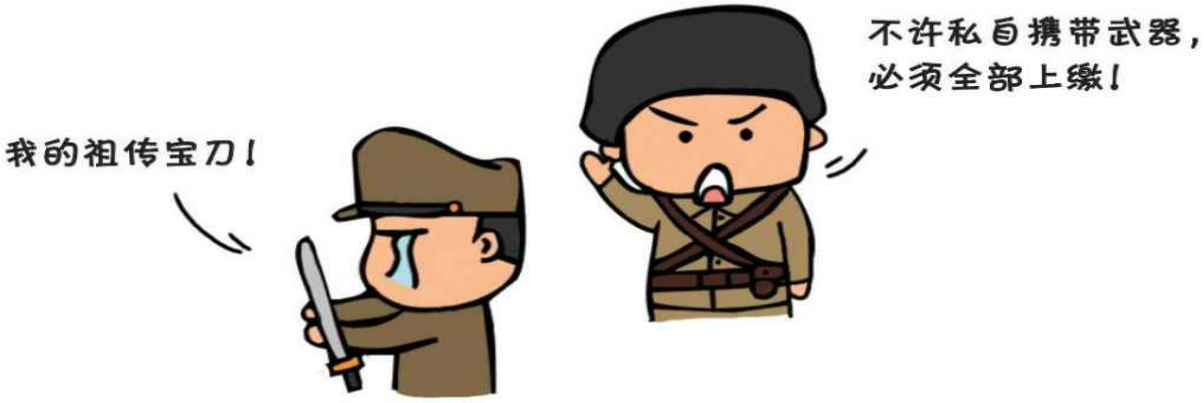


日本武士文化盛行，使日军忽视了单兵武器的发展。

这十年我苦练刀法， 就为了今天，让我们一决高下吧！

战后，被日军视为荣誉的日本刀，也和他的主人一样，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接受正义的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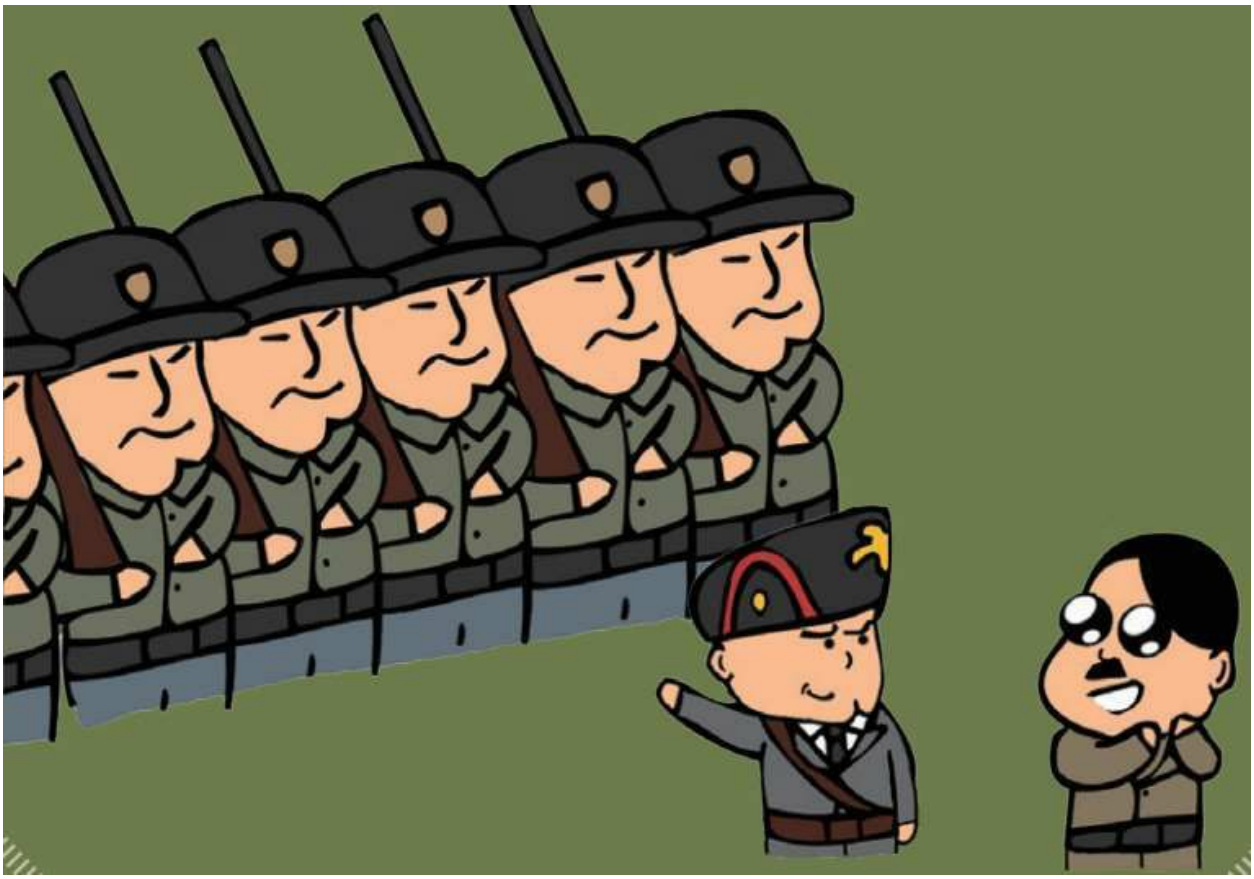
因为日本刀也属于武器，日军战败投降时，要将其与枪支一起上缴。



现在有不少日本刀陈列在各地的博物馆和纪念馆中，成为日寇侵华的铁证。

第十六章
希特勒为什么与意大利结盟

1939—1945



众所周知，意军在二战期间闹出过许多笑话，希特勒为什么会选这么一个队友呢？

年轻时的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相当崇拜，是法西斯主义的疯狂信徒。

而且，在当时的欧洲，意大利和德国臭味相投，都是法西斯国家。

墨索里尼十分崇尚武力，他的口号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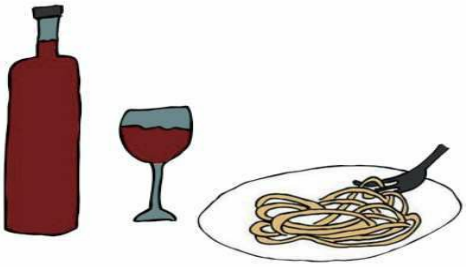
要黄油，
更要子弹。

那其他意大利人都喜欢什么呢？

他们喜欢歌剧！

喜欢足球！

喜欢度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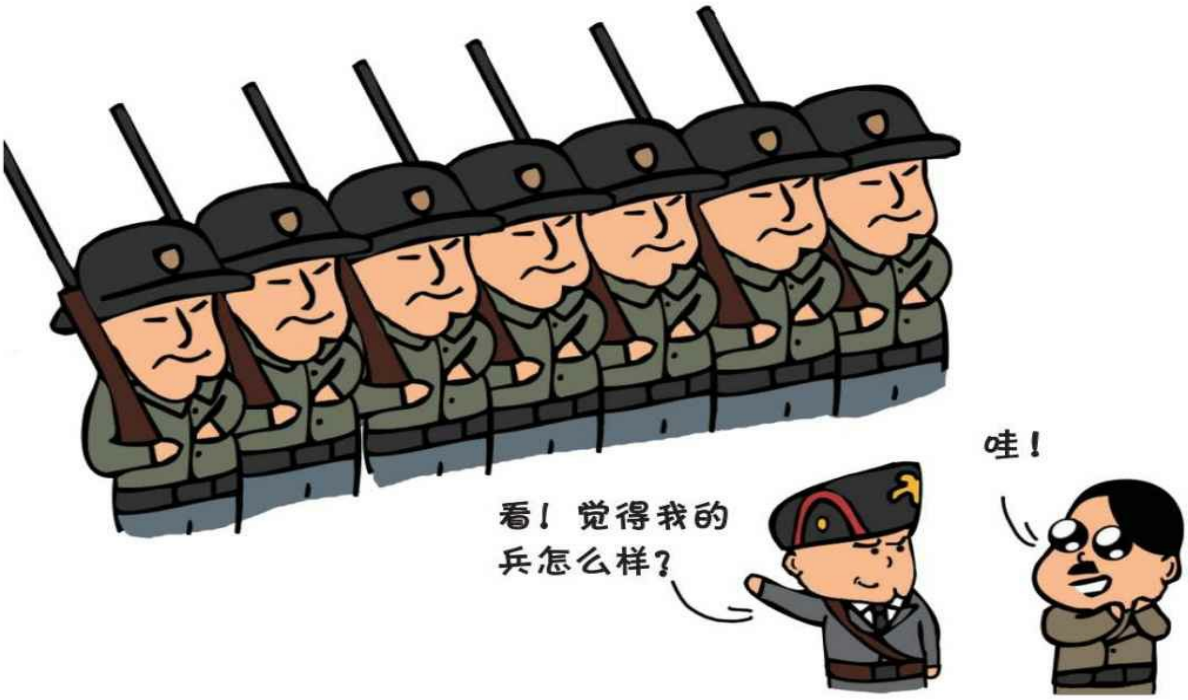
喜欢美食！

总之，不喜欢打仗！

意大利军官更是爱美人胜过爱江山，一句话总结：意大利人爱文不爱武。可墨索里尼不这么想，他打算试一下。

为了搭上德国这辆战车，墨索里尼在全军展开海选，把看上去“高、大、壮”的士兵挑出来组成了一支仪仗队。

希特勒来访，每到一个军营参观，看到的都是这支“仪仗队”。他们只是把衣服换了一下。



希特勒一看，好家伙，都是很棒的小伙子，这样的盟友上哪里找，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上了墨索里尼的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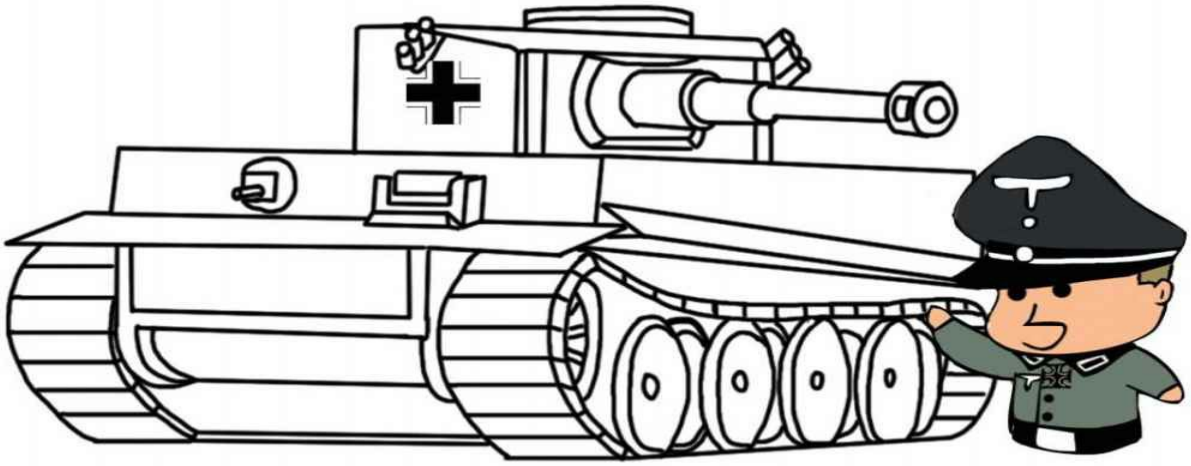
第十七章
二战德国为什么没有航母

1939—1945

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有一个疑问，德国为何没有航母？

今天的采访对象是“二战俱乐部”中德军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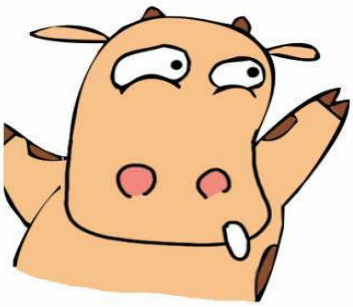
我的战车驰骋战场！



我的战鹰遨游天际！

两个不怀好意的人靠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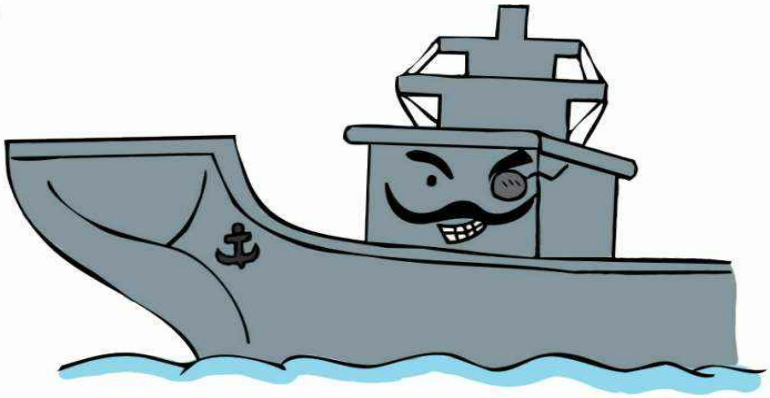
美国海军 二战期间造出上百艘航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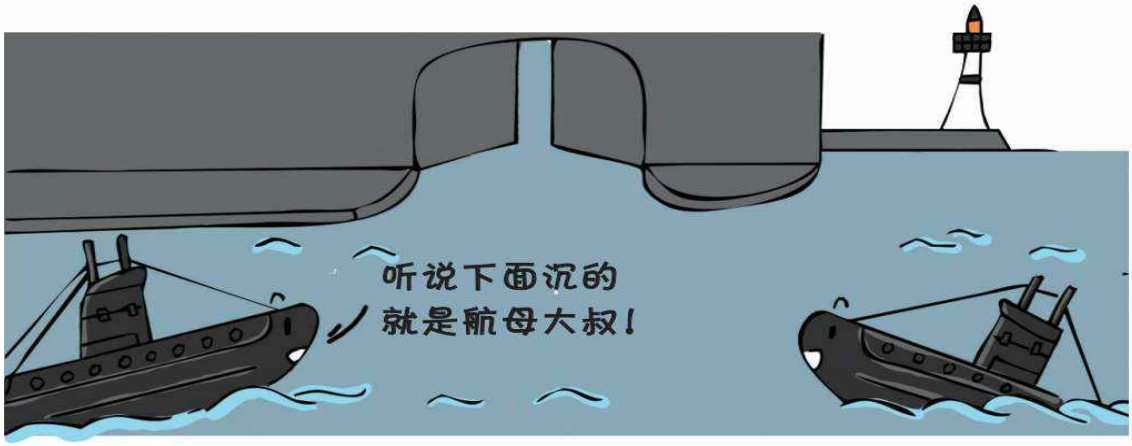
英国皇家海军 百年海上霸主

耶！Give me a high-five（击掌庆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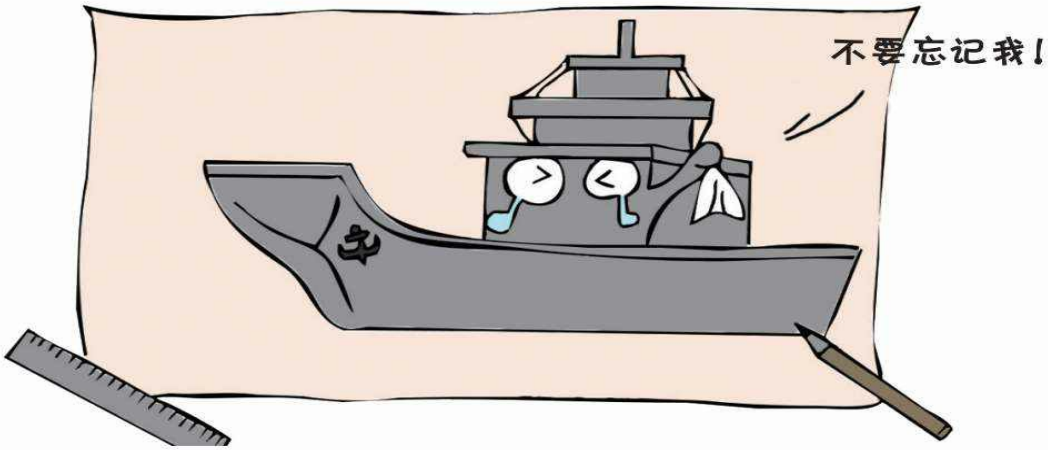
其实德国早就在建造航母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格拉芙·齐柏林”号！



可在德国投降前，这艘航母都没有造好，还被摧毁了动力装置，沉到水底。



另外，还有一艘航母“彼得·施特拉塞尔”号，一直只停留在图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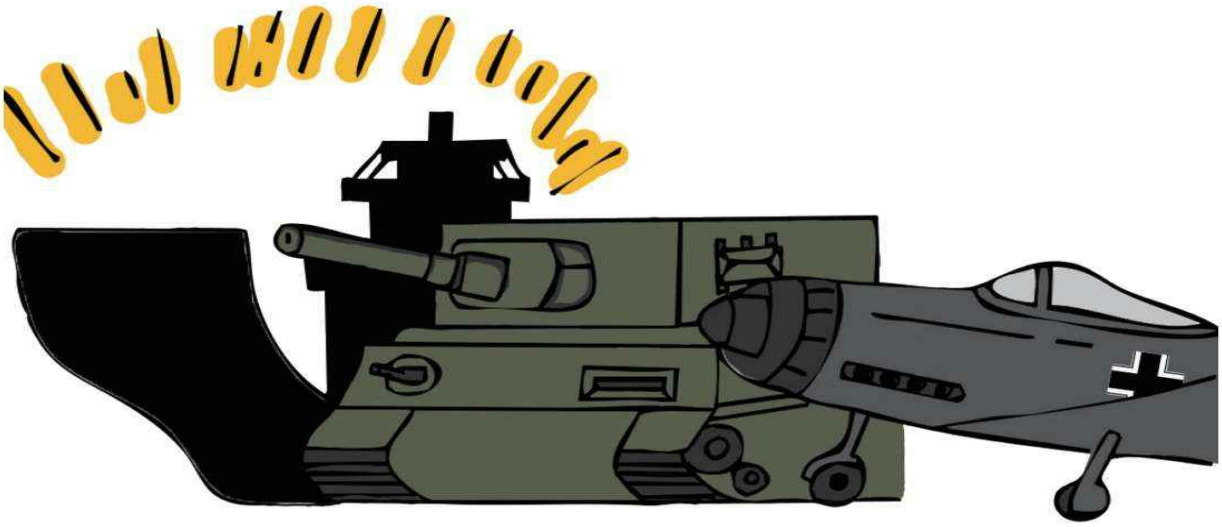


据统计，德国在二战期间制造了 1100 多艘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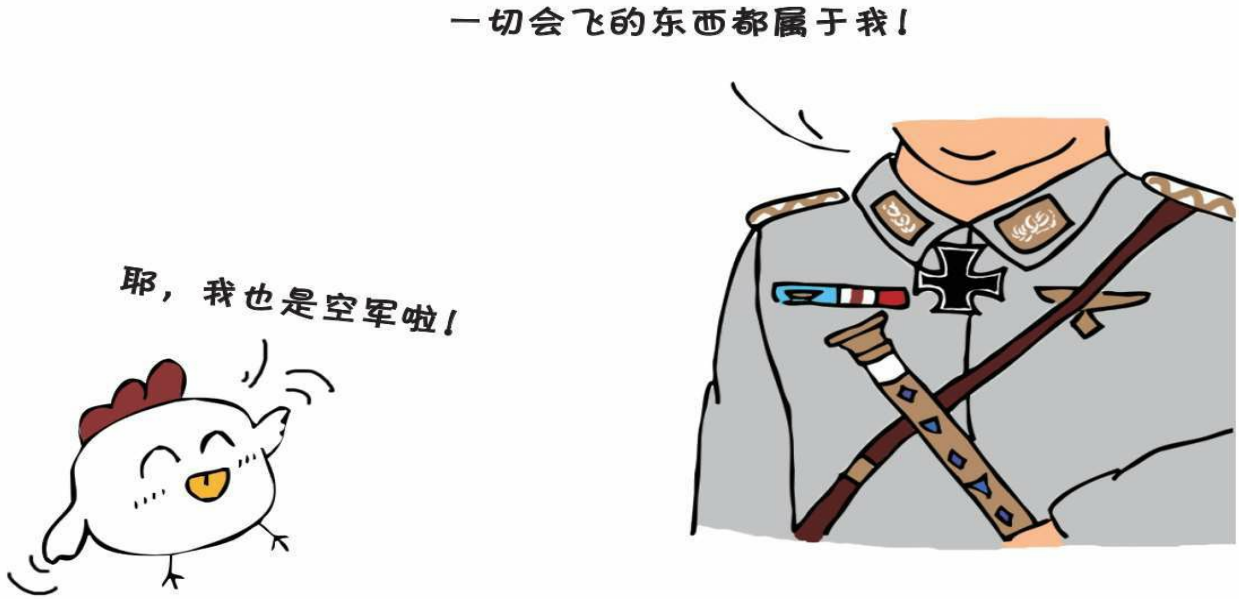
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 邓尼茨“狼群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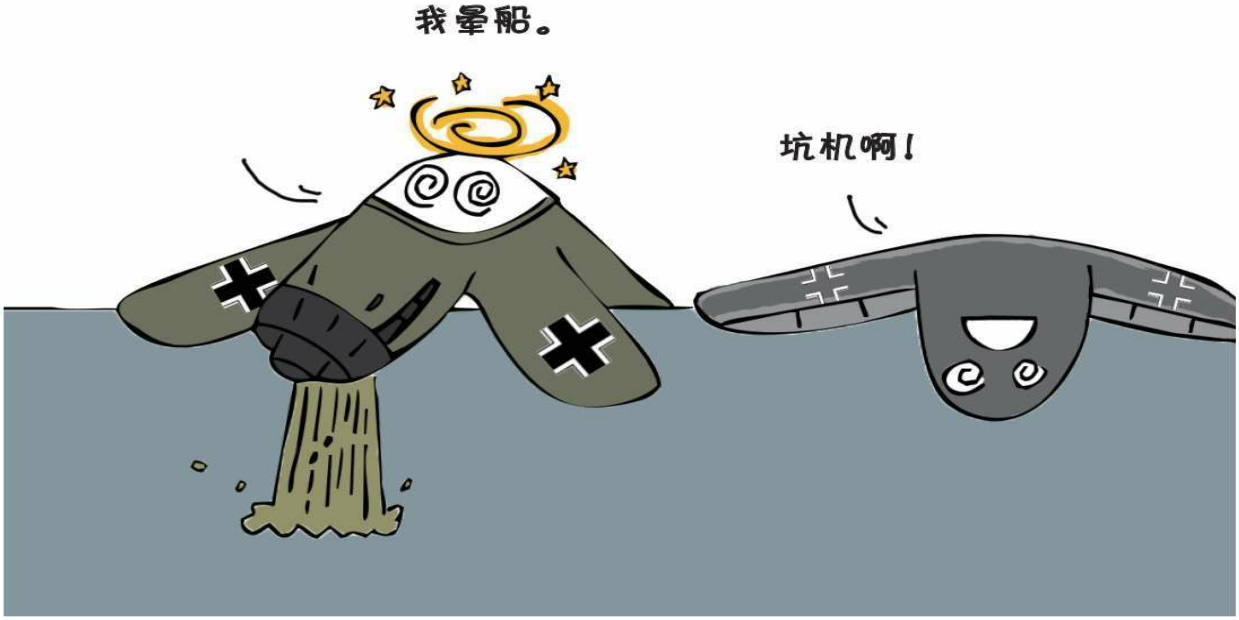
为什么德国不把航母列装部队，而是大量制造潜艇呢?



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曾蛮横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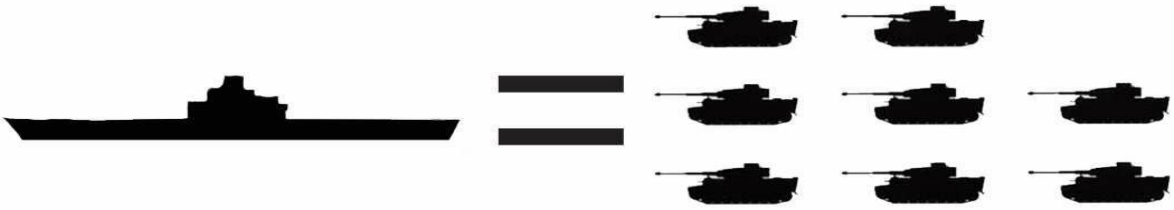


为了不让海军的势力扩大，戈林把陆用的飞机给海军当舰载机。



当时英国仍保持着海上霸主的地位。

德国长期重视陆军，因为坦克的制造周期远远短于军舰，消耗也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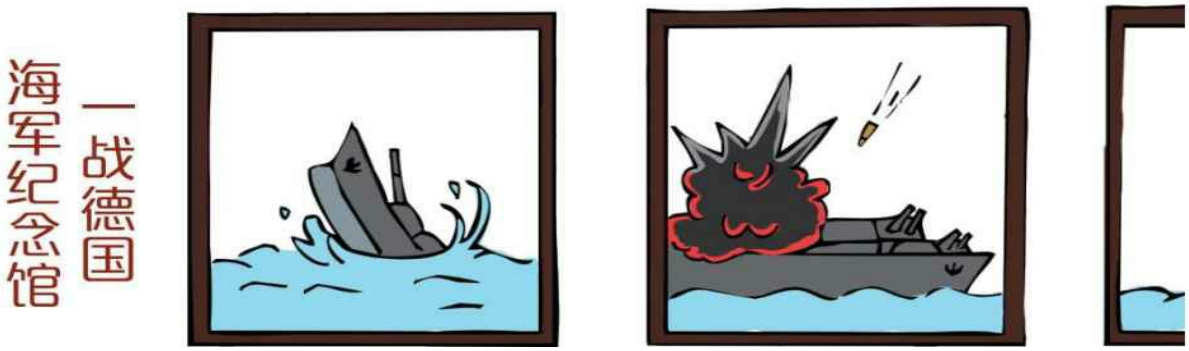


对当时的德国来说，陆军比海军更重要。

英国如果没有陆军，它的地位几乎不会受到影响。

假如德国也像英国一样全力发展海军而轻视陆军，那它早被法国打趴下了，哪里还可能入侵苏联！

最重要的是，一战时德国也打过几次海战，但其战舰多数被击沉或俘虏。



黄同学漫画二战史 3

那个黄同学◎编绘

超有料·超生动·超立体
好读到停不下来

微博860万粉丝 历史漫画大神
那个黄同学 续说二战的传奇往事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版权信息

书名：黄同学漫画二战史.3
编绘：那个黄同学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4-01
ISBN：9787572600722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序言
人物介绍
第一章 一代名枪：毛瑟军用手枪
第二章 大器晚成的汤普森冲锋枪
第三章 罪恶帮凶“三八大盖”
第四章 战场镰刀：**MG34/42**通用机枪
第五章 德国**V**系列导弹
第六章 二战最差武器排行榜
第七章 柏林奥运会
第八章 希特勒和他的“国民汽车”
第九章 二战传奇：**SPAM**午餐肉
第十章 战场多面手：军用绑腿
第十一章 战争与狗
第十二章 武装党卫军简史
第十三章 北非烽烟
第十四章 “沙漠之狐”隆美尔
第十五章 决战阿拉曼
第十六章 斯大林格勒战役

序言

从古至今，战争的历程常随着武器的发展不断发生着变化，尤其进

入20世纪以来，武器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那些代表着大工业时代科技文明的技术兵器，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人类现代军事史。

本书作为“黄同学漫画二战史”系列的第三部，将着重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具代表性的武器和其背后的传奇故事。

作为一名二战军事迷，我无法穿越到过去，去见证世界第一枚弹道导弹的诞生，无法目睹毛瑟军用手枪的抗战传奇，但我仍能从文字和图片中了解它们的故事，了解它们给世界留下的那段战火传奇。

《黄同学漫画二战史3》将延续趣说历史的风格，用漫画的形式讲述那段离我们远去的历史，希望大家喜欢。

黄哲

人物介绍

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纳粹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者。

赫尔曼·戈林

第一次世界大战“王牌飞行员”，纳粹德国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

纳粹党二号人物。

贝尼托·墨索里尼

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意大利王国首相，法西斯主义创始人。

罗斯福

美国第32任总统，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力主对日本宣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丘吉尔

二战时期任英国首相，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斯大林

苏联最高领导人，领导苏联人民与军队协力击败纳粹德国，取得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戴高乐

二战期间创建并领导自由法国政府，抗击德国的侵略，在战后组织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

白头海雕

美国的拟人化形象，白头海雕为美国国鸟并在国徽中出现，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

约翰牛

英国的拟人化形象，源于小说*The History of John Bull*（《约翰·布尔的历史》），因小说在英国风靡，英语中“bull”意为“牛”，故“约翰牛”便成了英国人自嘲的形象。

毛熊

苏联的拟人化形象，熊在动物界是一个庞大形象，可代表苏联庞大的国土和较强的军事实力。

泰格猫（tig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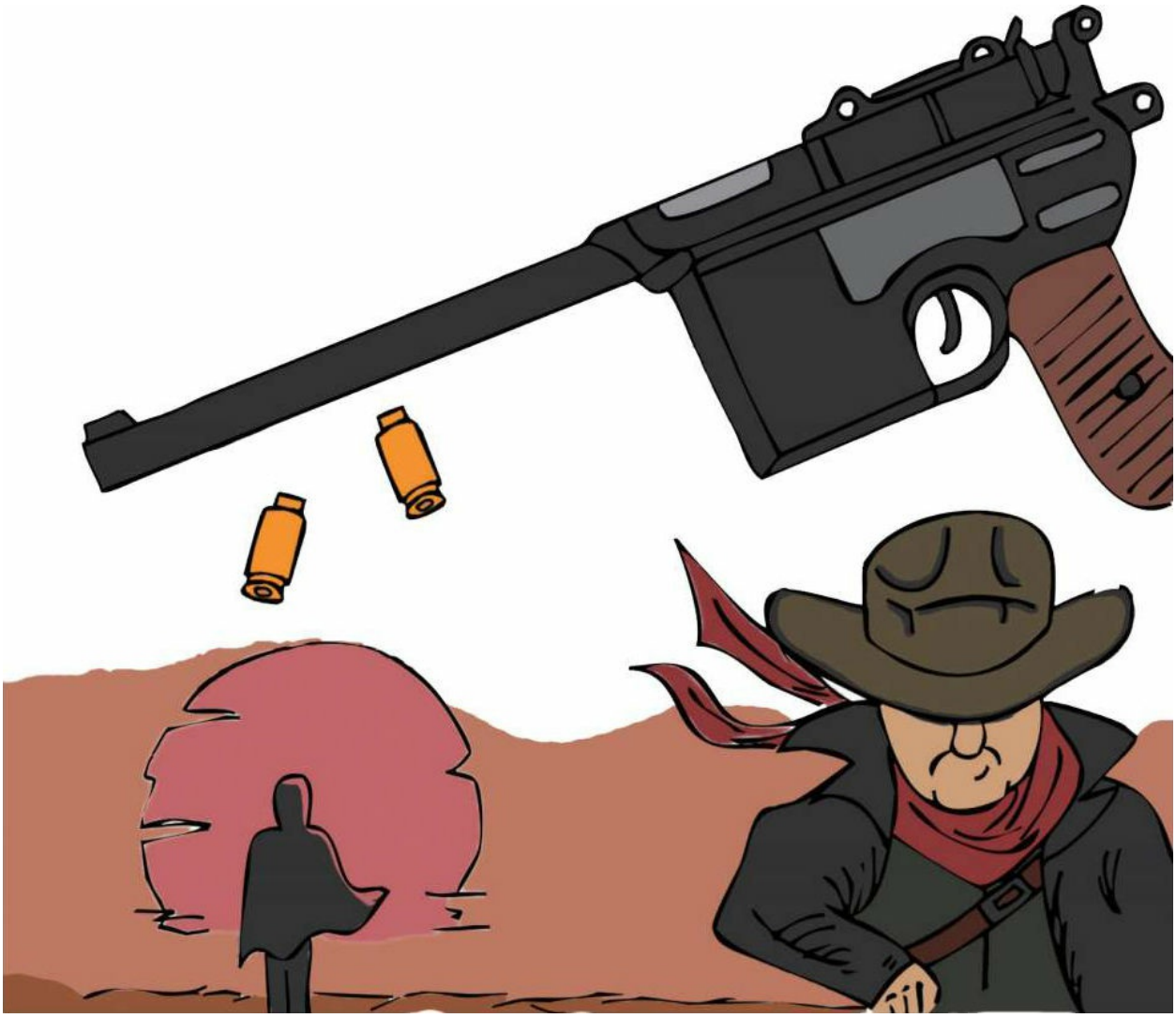
德国的拟人化形象，暗示德国著名的“虎”式系列坦克。

高卢鸡

法国的拟人化形象，高卢为法国古称，而公鸡是法国国鸟，也是法国人警惕、勇敢和革命的象征。

第一章

一代名枪：毛瑟军用手枪



熟悉国产电影的朋友，一定对影片中英雄的故事耳熟能详。

《平原游击队》

有勇有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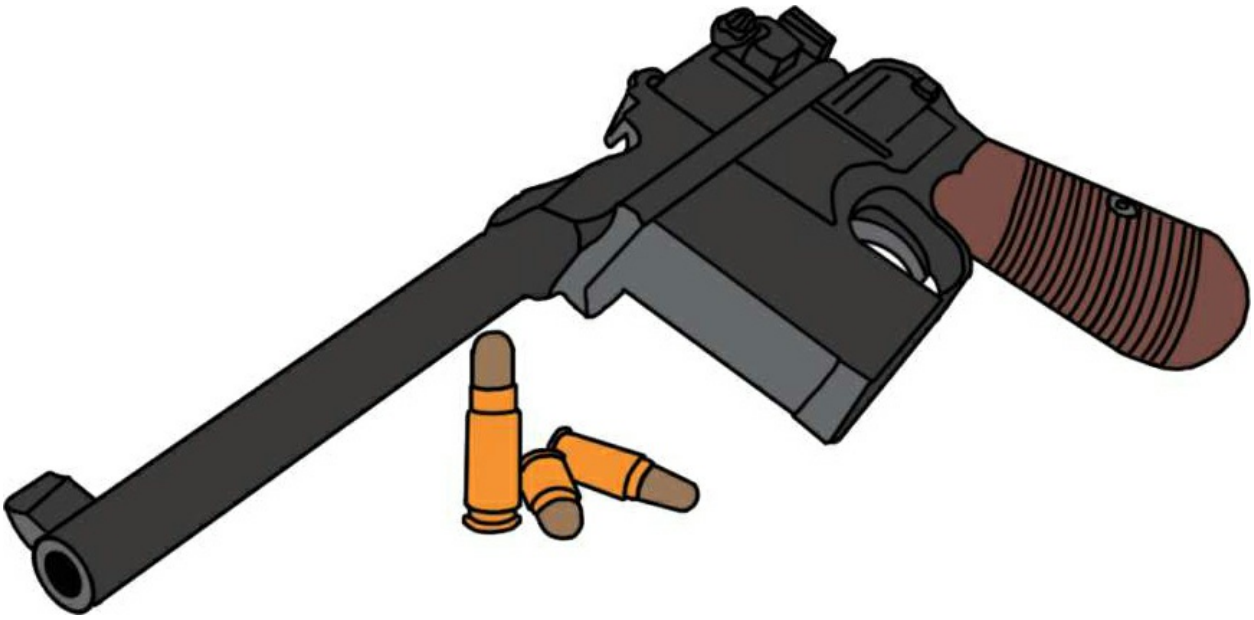
日寇克星！

《双枪老太婆》

巾帼英雄

弹无虚发！

而这些英雄手中的武器就是本章的主角：毛瑟军用手枪。



学名：毛瑟军用手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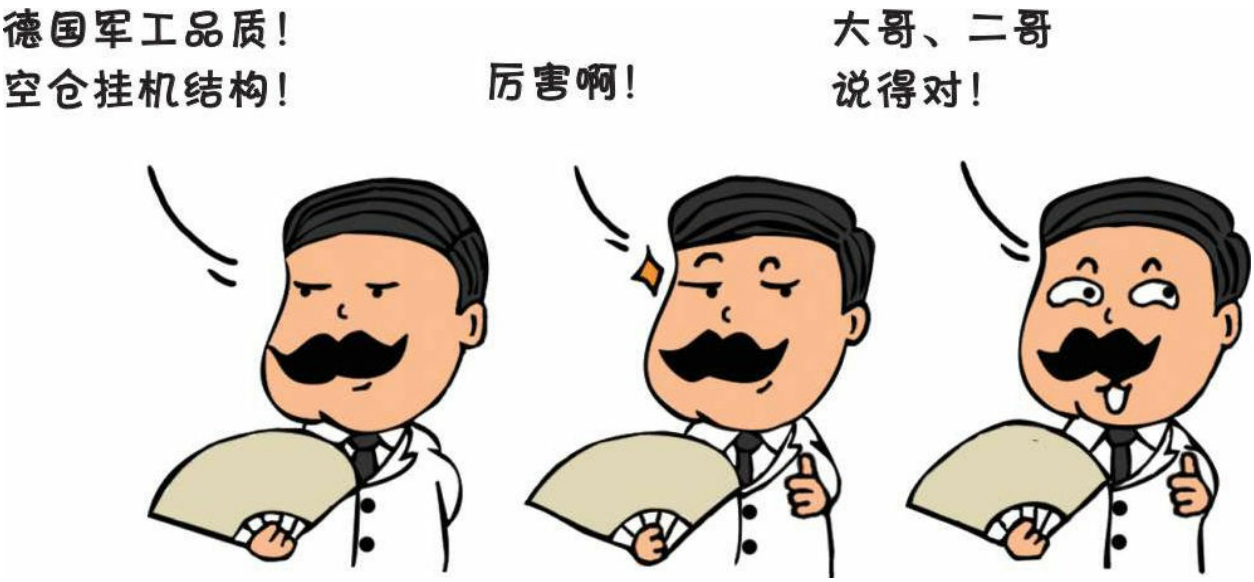
别名：快慢机、二十响

江湖人称：盒子炮

口径：7.63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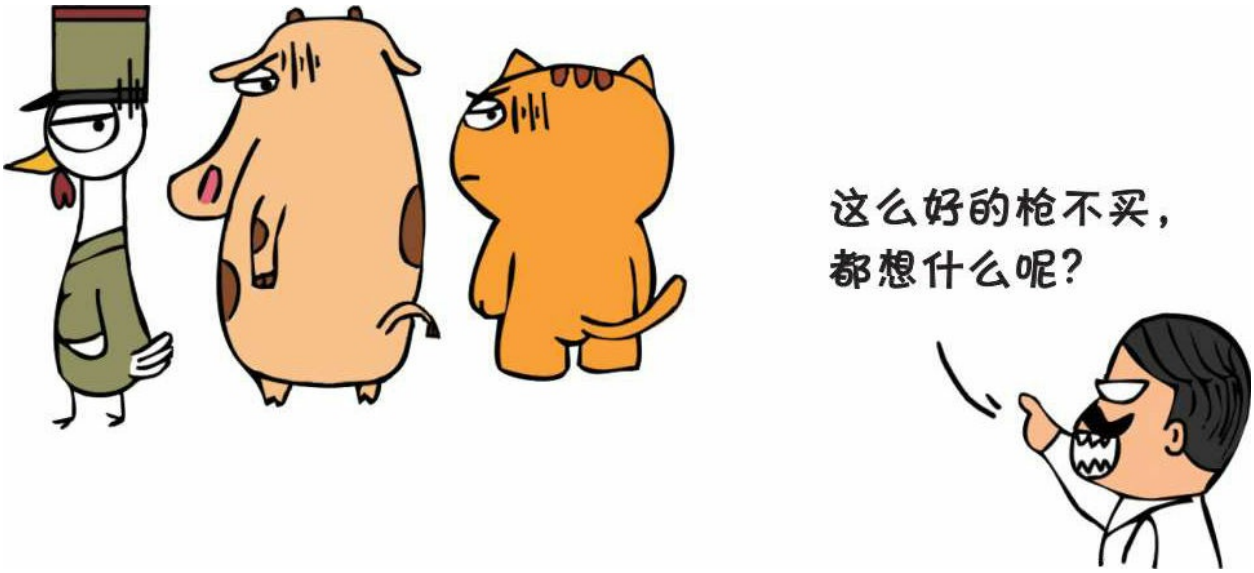
射程：50—150米

毛瑟军用手枪诞生于1895年，由费德勒三兄弟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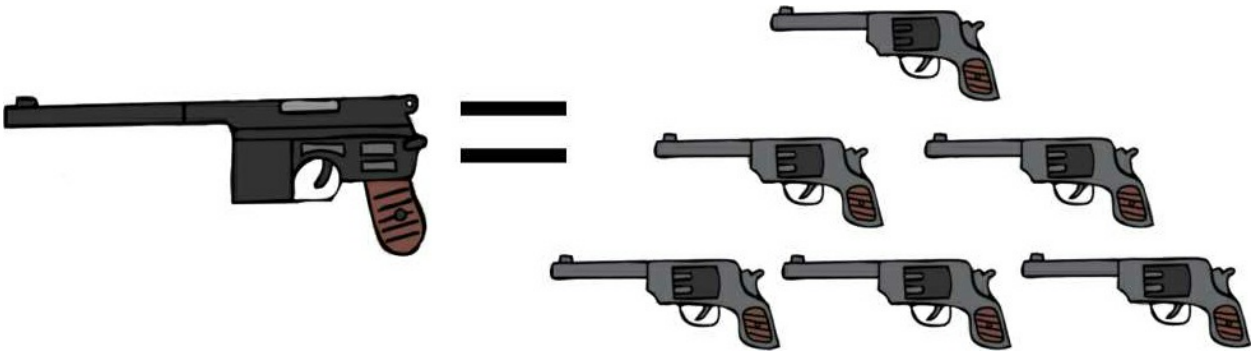
跟当时传统的转轮手枪比，它简直帅呆了！

可奇怪的是，直到一战都打完了，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愿意大规模装备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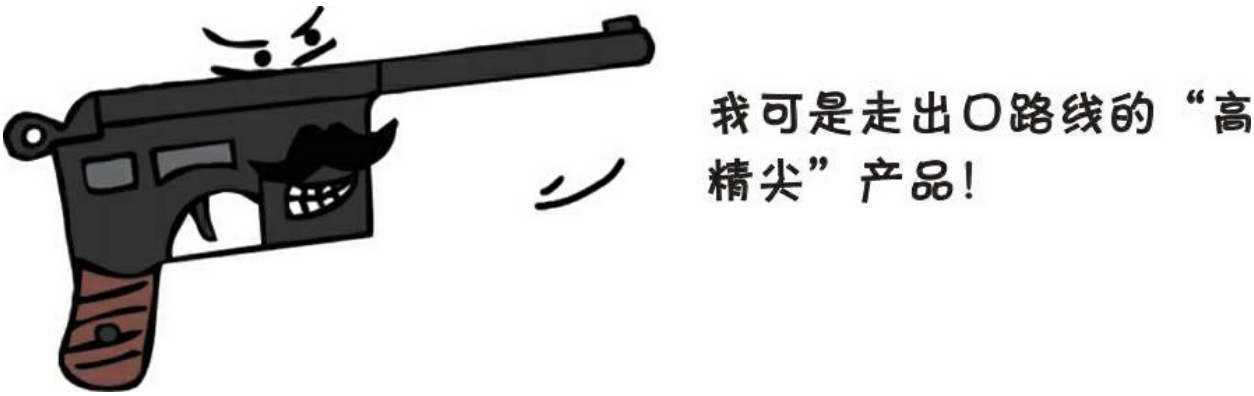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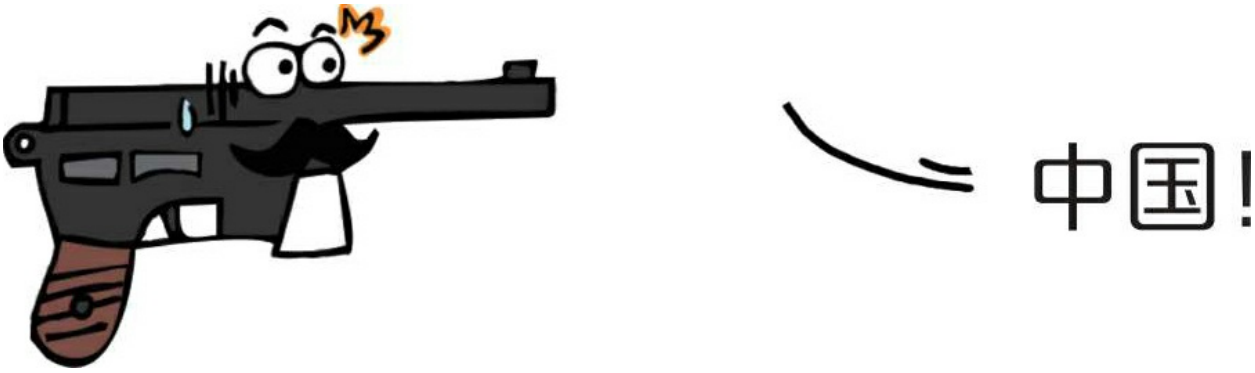
因为，它……实在是……

当时的普通手枪才几美元一把，而毛瑟军用手枪的价格却高达25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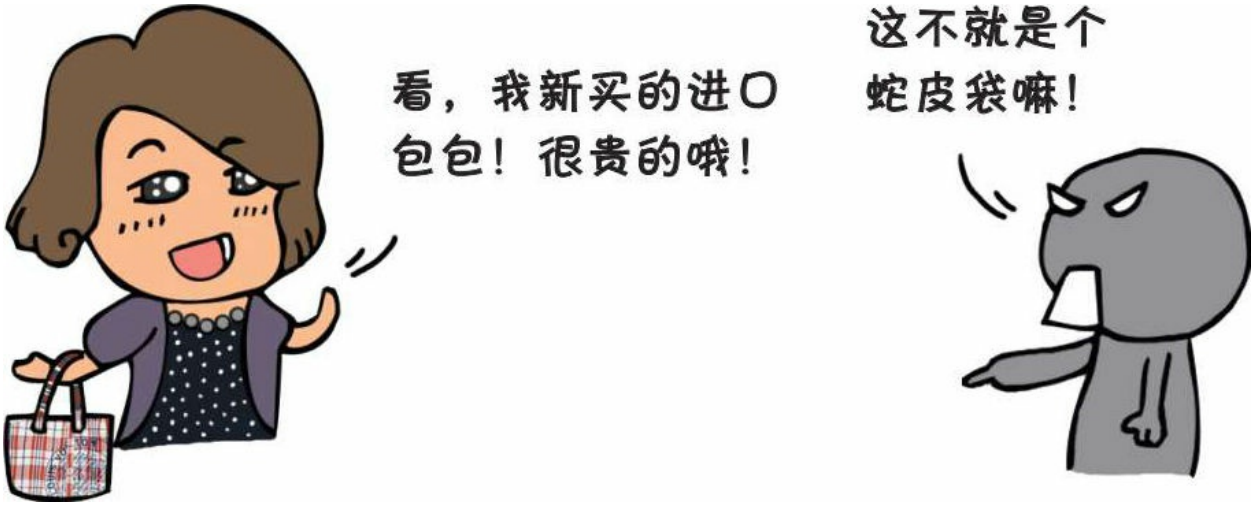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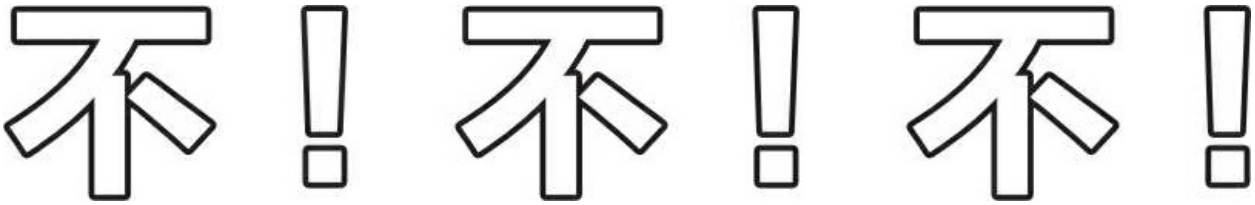
更奇怪的是，这种一出生就标榜着“高富帅”身份的手枪，却生产出了100万把，而且70%销往了当时尚且落后的中国。





这可不是阔太太买包，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中国人可不傻，论智慧，谁能比得过我们！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武器禁运政策，因此就算你有钱，有些飞机大炮也是买不到的。

可奇葩的是，欧洲人认为手枪是防御性武器，就算杀伤力再强，也不在禁运名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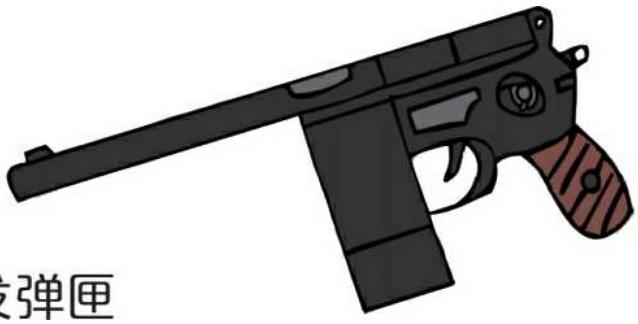
不过，可以卖你些防御性武器，要不你看看！
防御性武器？
你先看下手枪吧！
谁要手枪，我要重武器！
必杀技：甩订金

等等！
这也属于手枪吗？
你确定能卖？
喵！

毛瑟军用手枪在中国风靡的传奇生涯就此开启了！

此枪还有全自动版，可近距离扫射，无人能敌！

只需轻轻一扣扳机



立刻千军难敌我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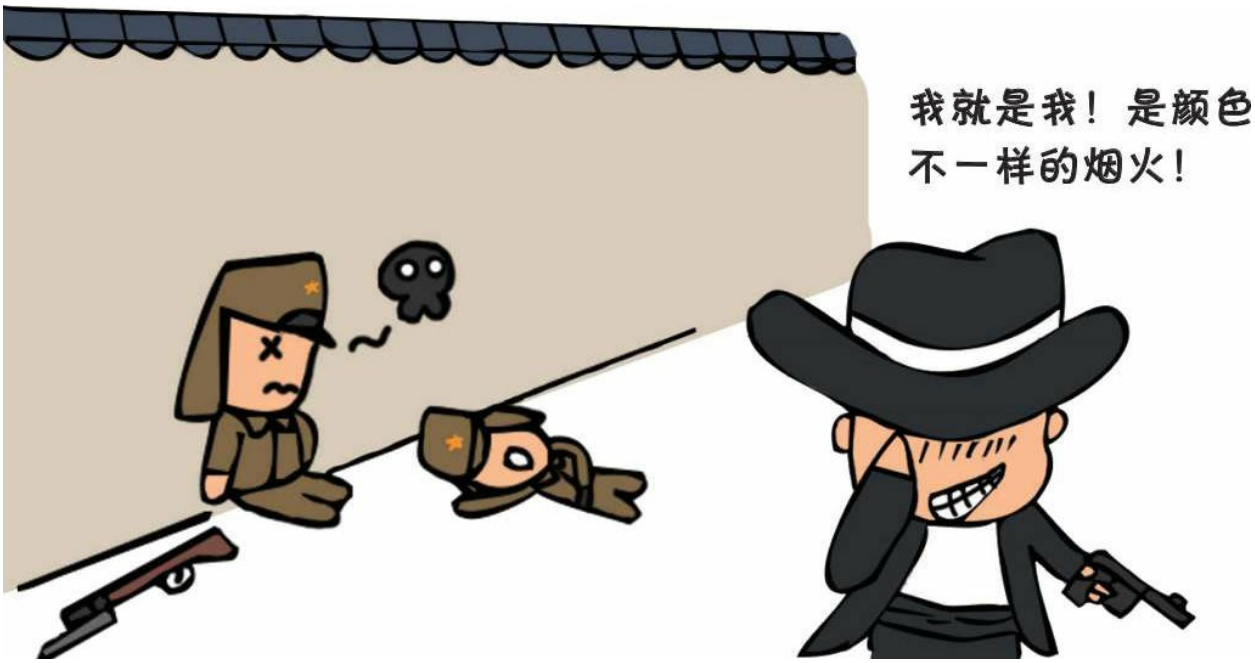
某条小巷转角处

惊！

英勇的战士往往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一梭子子弹招呼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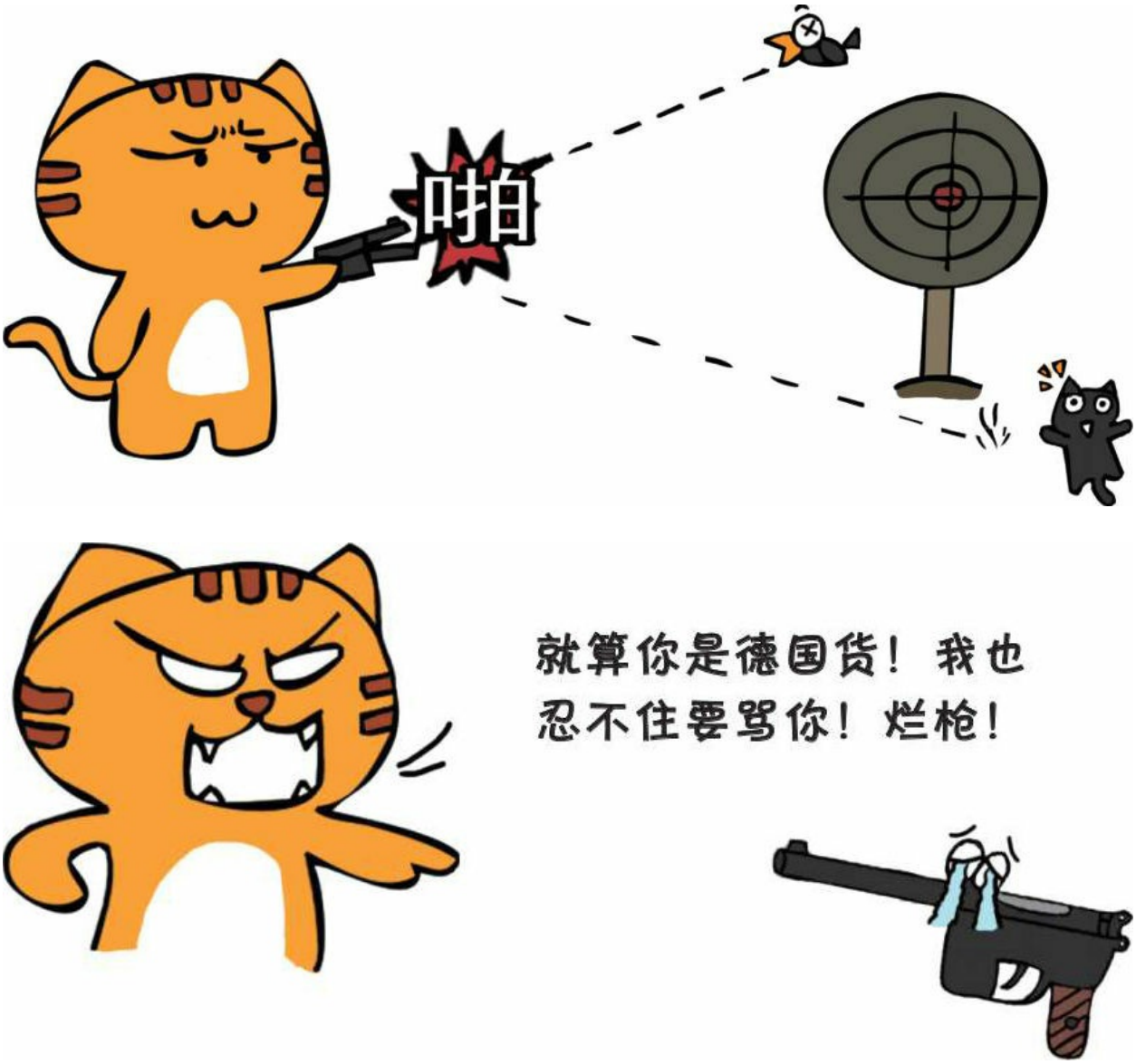
未等敌人反应过来，毛瑟军用手枪密集的子弹就迎面而来。

战局往往以日军小分队全军覆没告终。



不过毛瑟军用手枪也有缺陷，就是连射时，枪口会因后坐力而剧烈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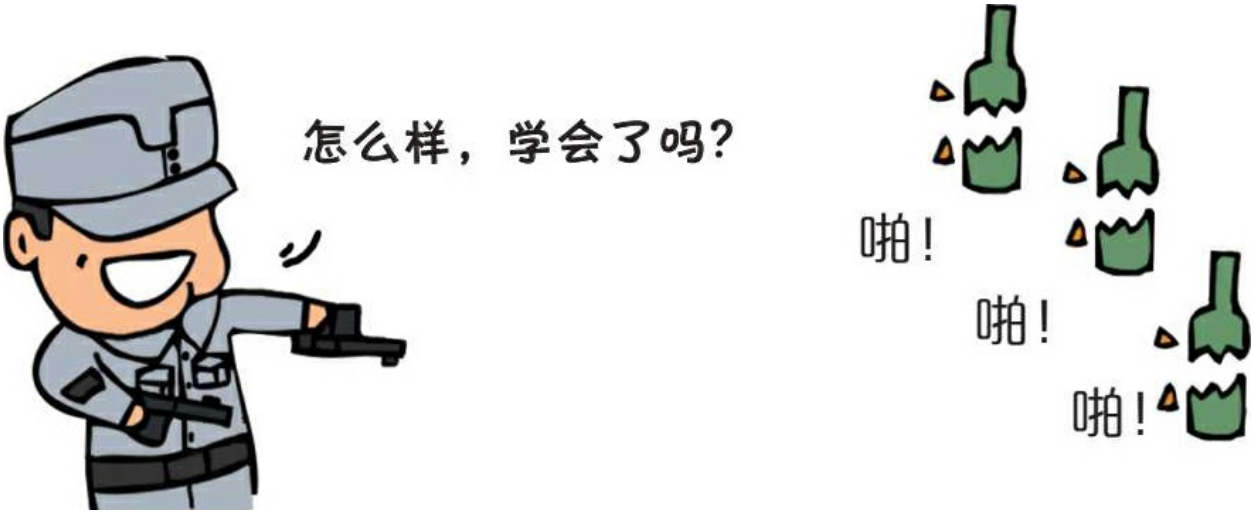
这也是欧洲人放弃大规模装备它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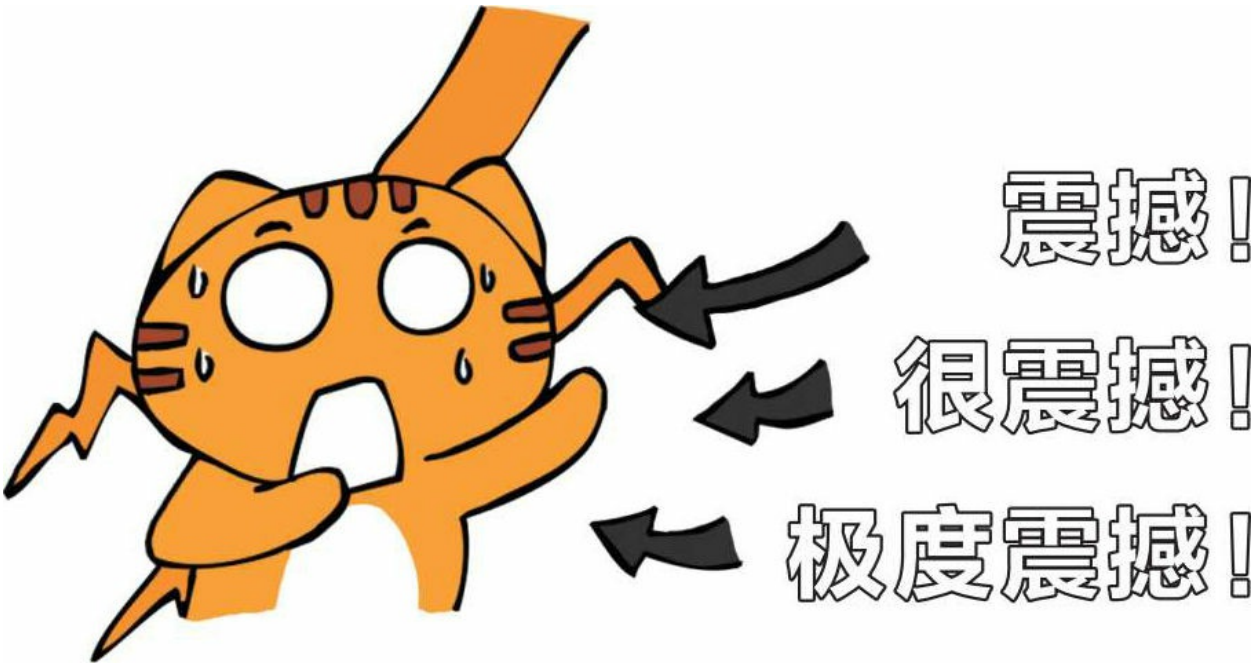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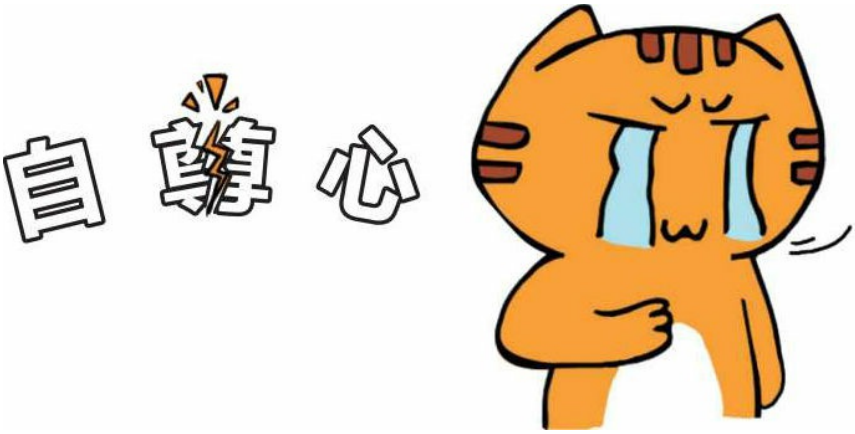
但聪明的中国人却想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瞧，把枪横过来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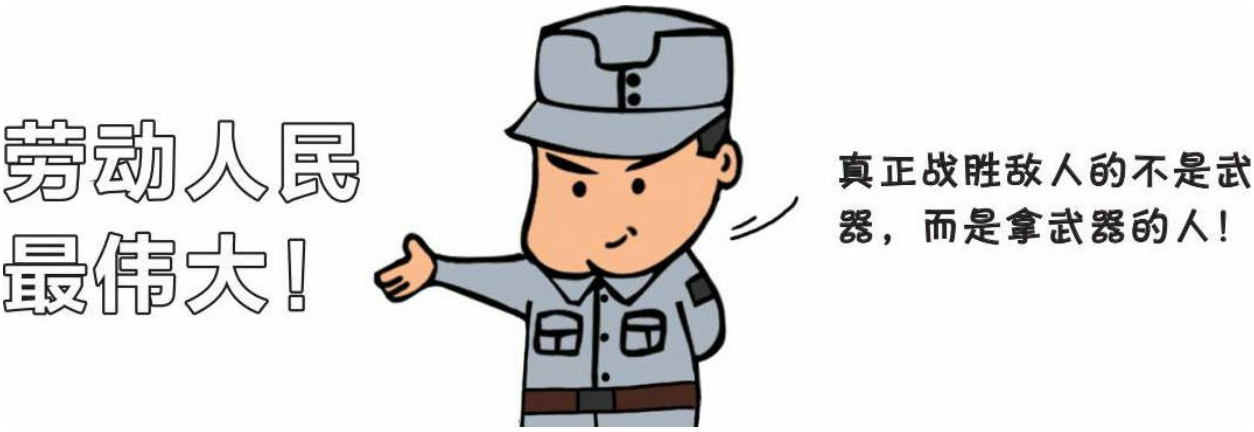
形成扇面扫射，效果更好！




震撼！
很震撼！
极度震撼！


自尊心
想我一世英名，这么简单的方法居然没想到！

没什么，都是经验的总结！
膜拜中！
老师，请受我一拜！



随着自动武器的逐渐普及，毛瑟军用手枪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PPSH-41冲锋枪

别名：波波沙

M3A1冲锋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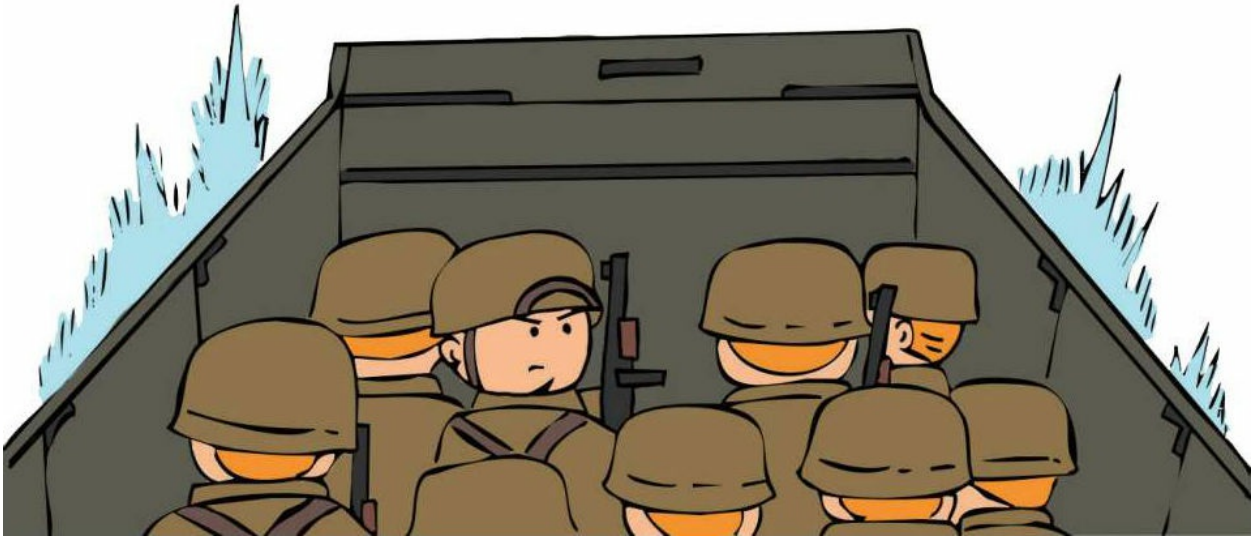
我也战斗过！

为了新中国！
前进！

不要留恋我，
因为我已成为传说！

第二章

大器晚成的汤普森冲锋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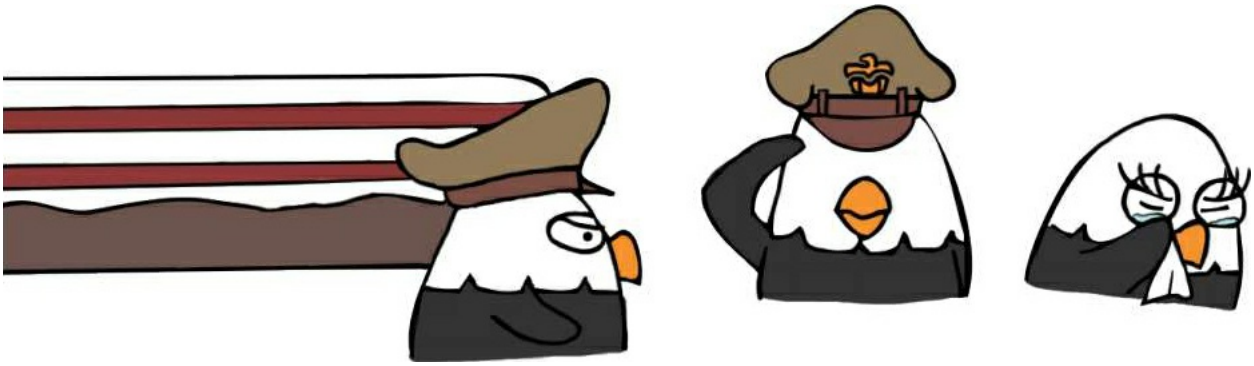


1918年，德国人研制的MP18冲锋枪，首次出现在一战的战场上。

MP18冲锋枪成为每个协约国士兵心中的噩梦。

那短促的射击声给刚参战的美军士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战后，吃尽苦头的美军意识到了自动武器的重要性。



在汤普森将军的倡议下，奥托军火公司开始为美国军方研制新式冲锋枪。

而真相是，汤普森将军就是奥托公司的幕后老板，他只是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汤普森冲锋枪有两大特点：

口径：11.43毫米

射程：200米

一、射速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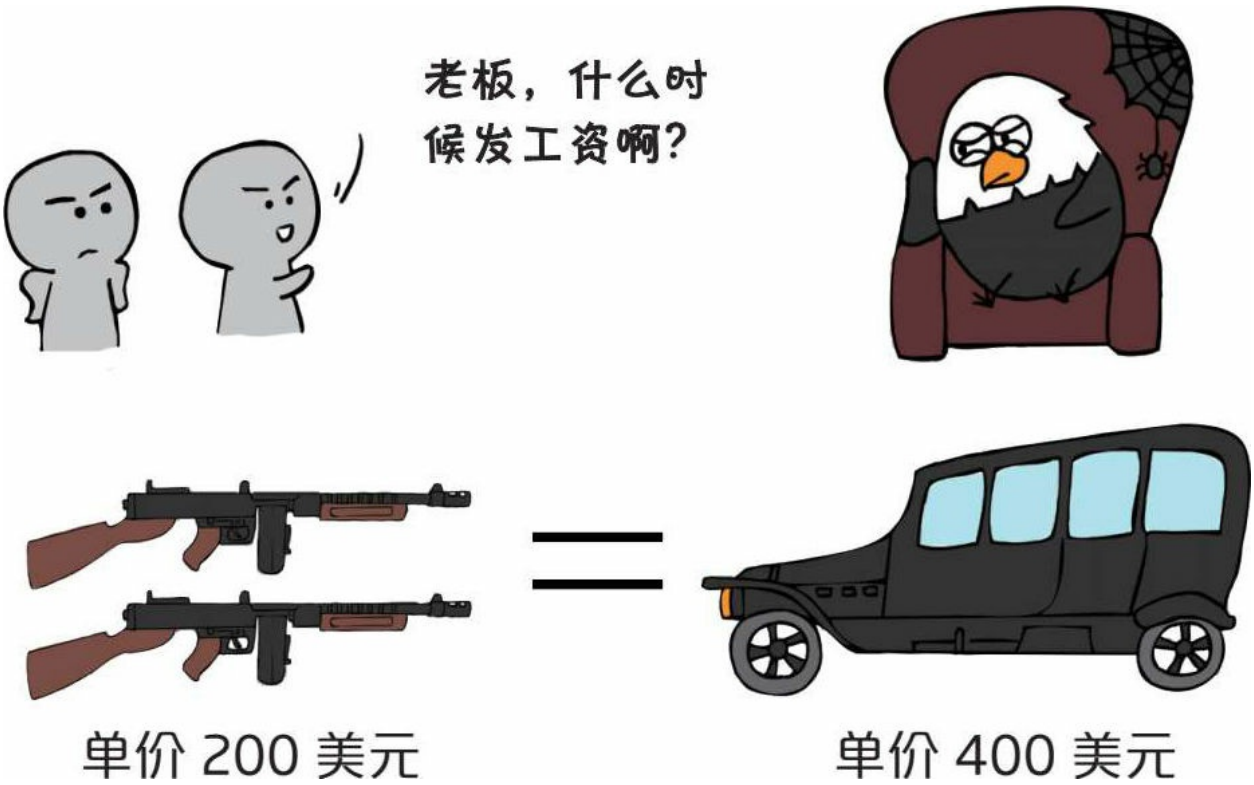
理论射速达700发子弹/分钟。

二、杀伤力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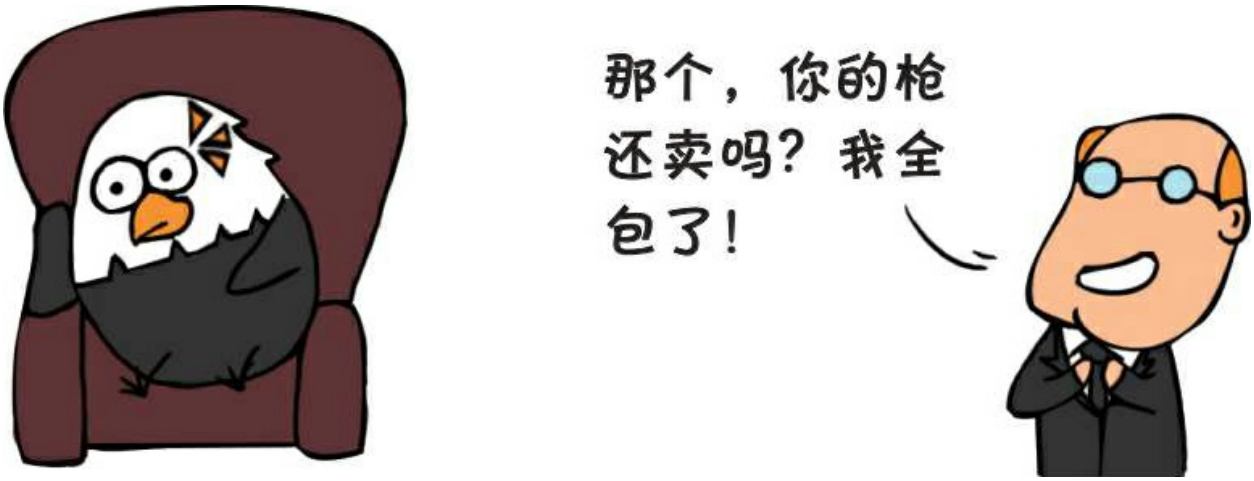
射出的子弹口径大，能让敌人瞬间失去战斗力。

作为当时划时代的武器，汤普森冲锋枪本该让奥托公司赚个盆满钵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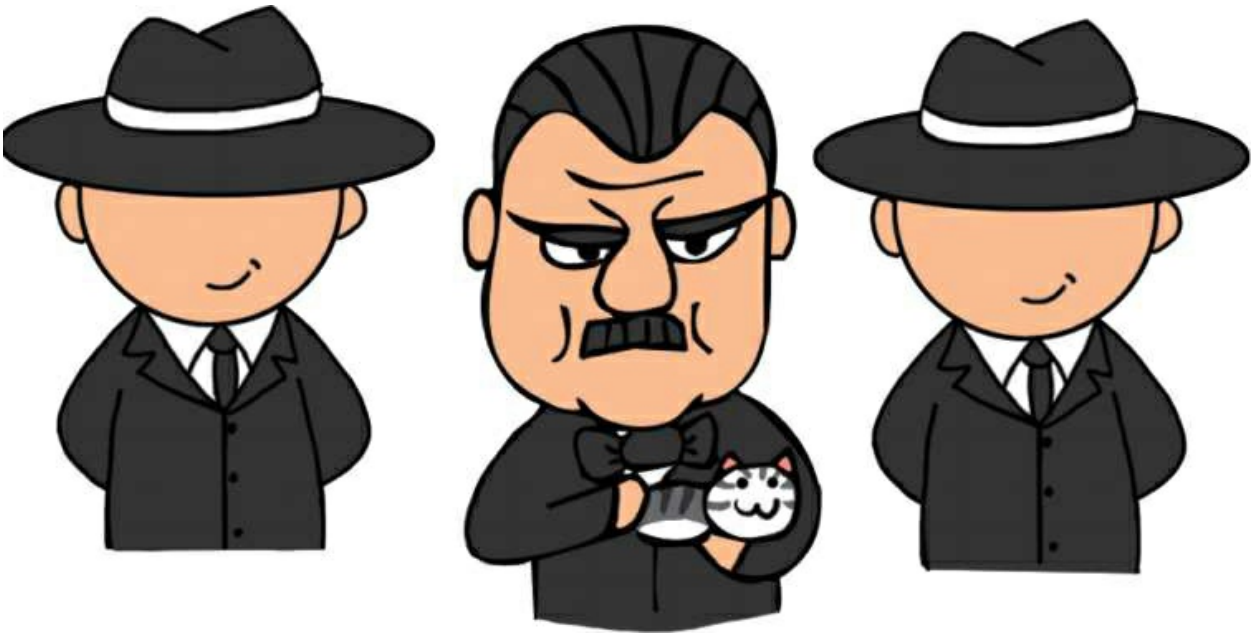
可军方却对其不感兴趣，最后销量低到差点让公司破产，因为它的售价实在是太高了。



就在奥托公司走投无路时，汤普森冲锋枪却在民间畅销起来。



这一切都归功于当时猖獗的美国黑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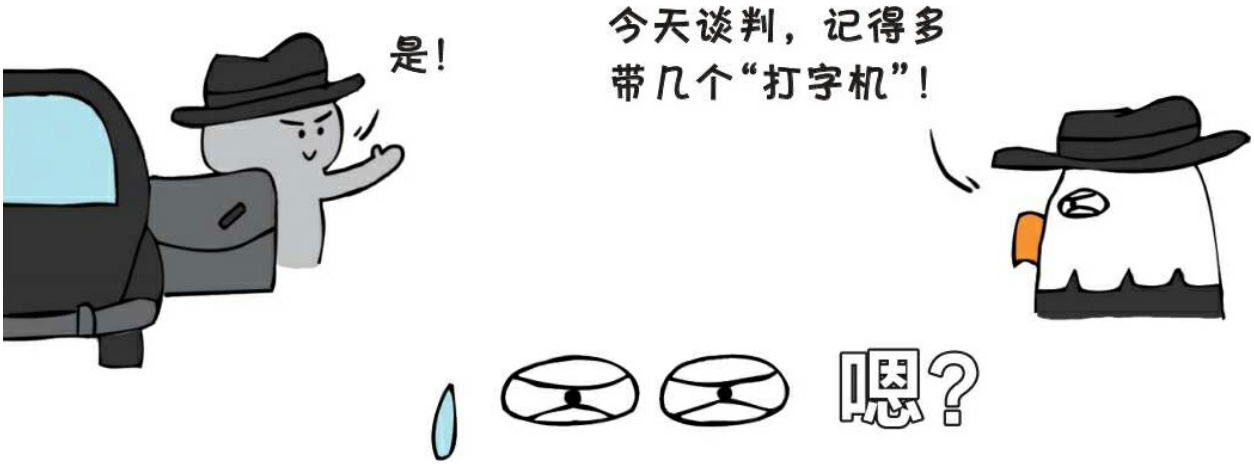


为了争夺利益，黑帮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新上市的汤普森冲锋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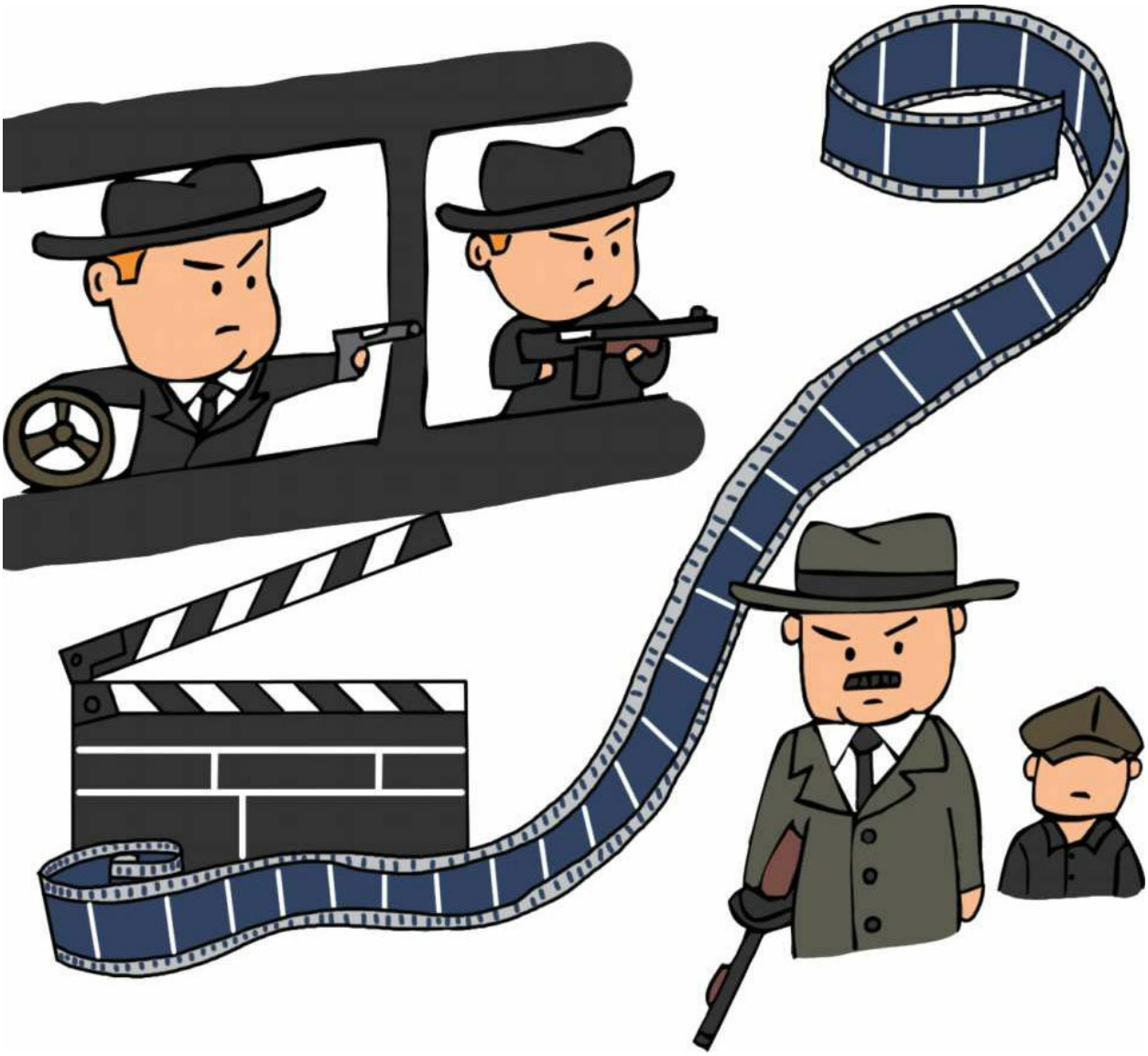
汤普森冲锋枪、黑风衣和福特轿车一起成了当时黑帮的标配。

由于此枪便于拆卸，可轻松藏入小提琴盒中，于是得名“芝加哥小提琴”。

同时，因其射击时独有的枪声，又被称为“芝加哥打字机”。



这在很多反映那一时期的电影中都有所体现。



最让此枪名声大震的还是著名银行大盗约翰·迪林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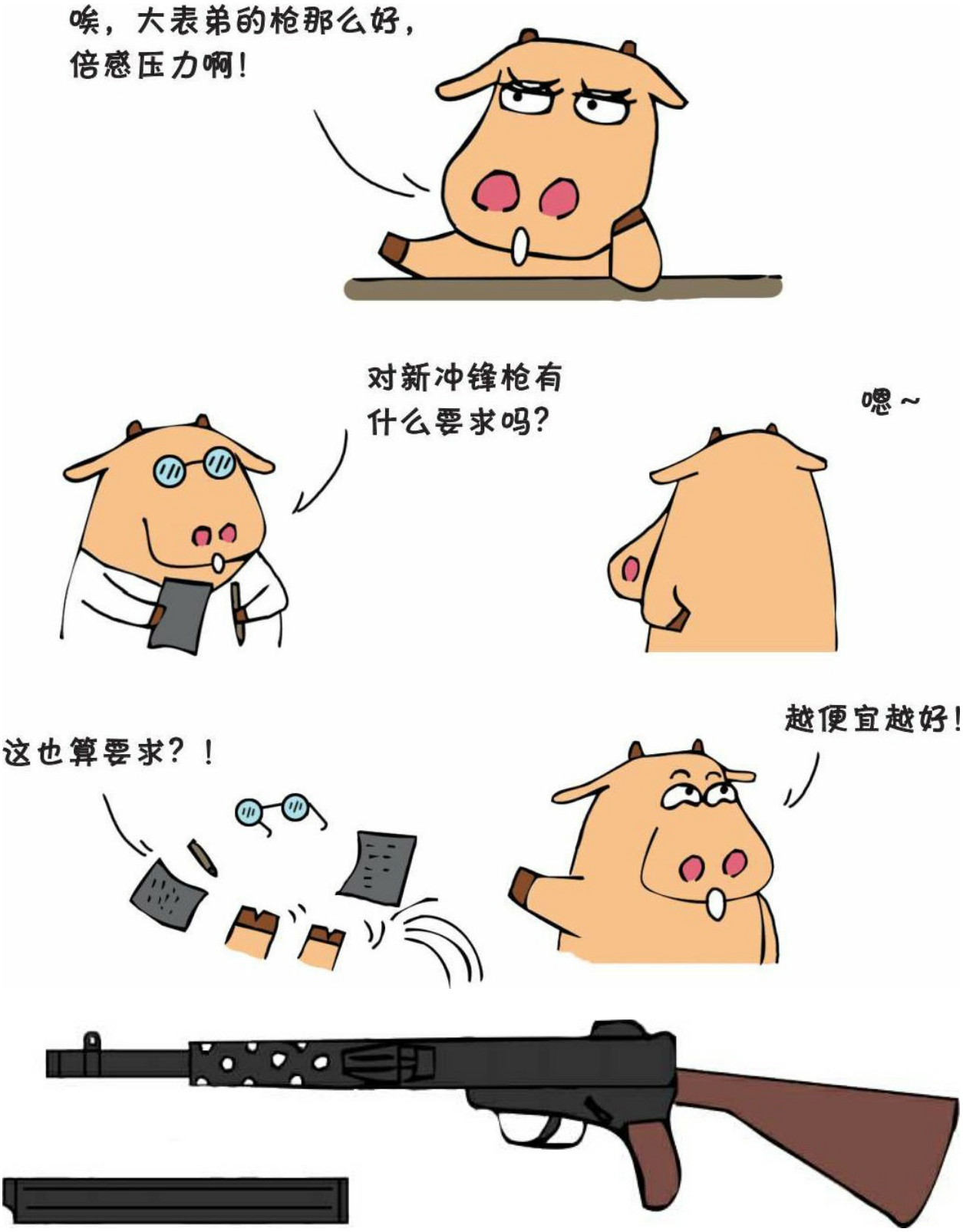
他与同伙“娃娃脸”尼尔森、“漂亮男孩”弗洛伊德一起手持汤普森冲锋枪，抢遍了美国各大银行。

他们手中的汤普森冲锋枪让前来抓捕的警察毫无招架之力。

这些大西洋彼岸的新闻，引起了英、法两国的关注。

二战爆发后，英、法两国的军火订单如雪花般而来，这也引起了美国军方的注意。

这也使英国人开始加紧研制自己的冲锋枪，司登冲锋枪就此诞生。



口径：9毫米

重量：3.7千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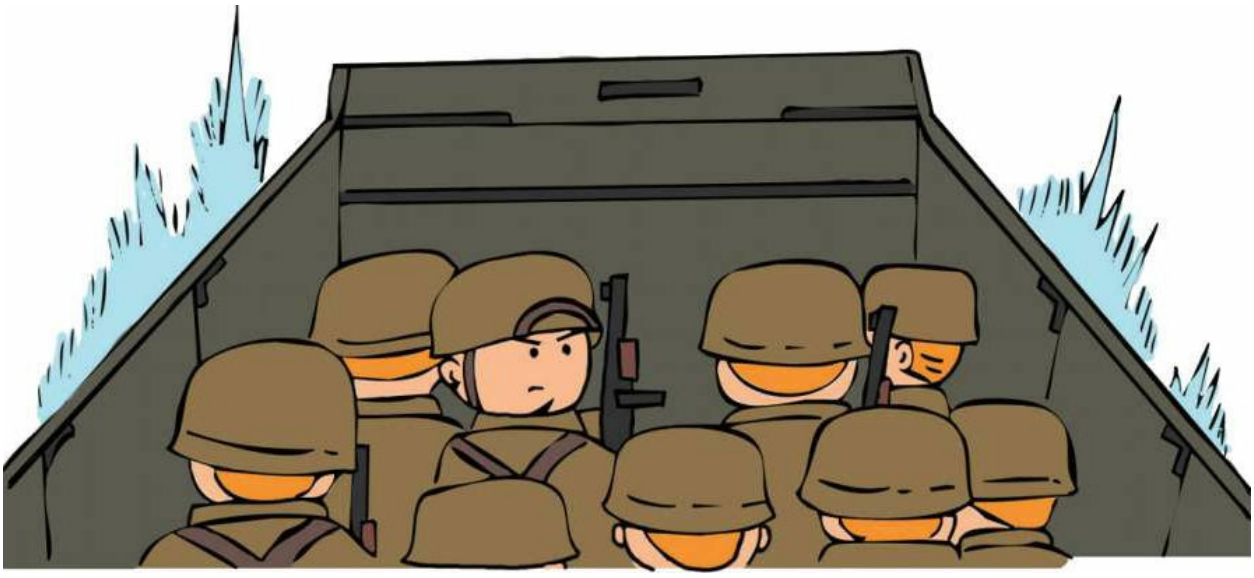
射速：550发子弹/分钟

装弹：32发

1942年，美军正式装备经过改良的汤普森M1型冲锋枪，由此开启了它驰骋战场的传奇之旅。后来抗战时期，我国的远征军也装备过汤普森M1型冲锋枪。

汤普森M1型冲锋枪

诺曼底登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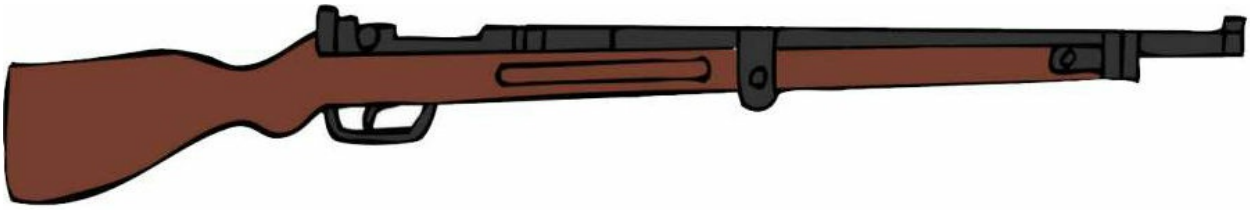
血战太平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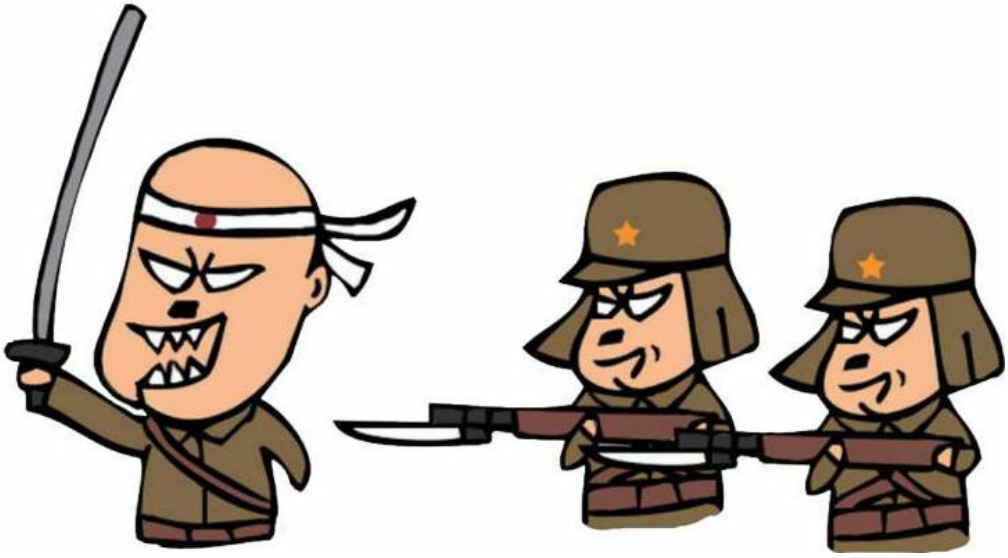
远征滇缅

远征军

第三章

罪恶帮凶“三八大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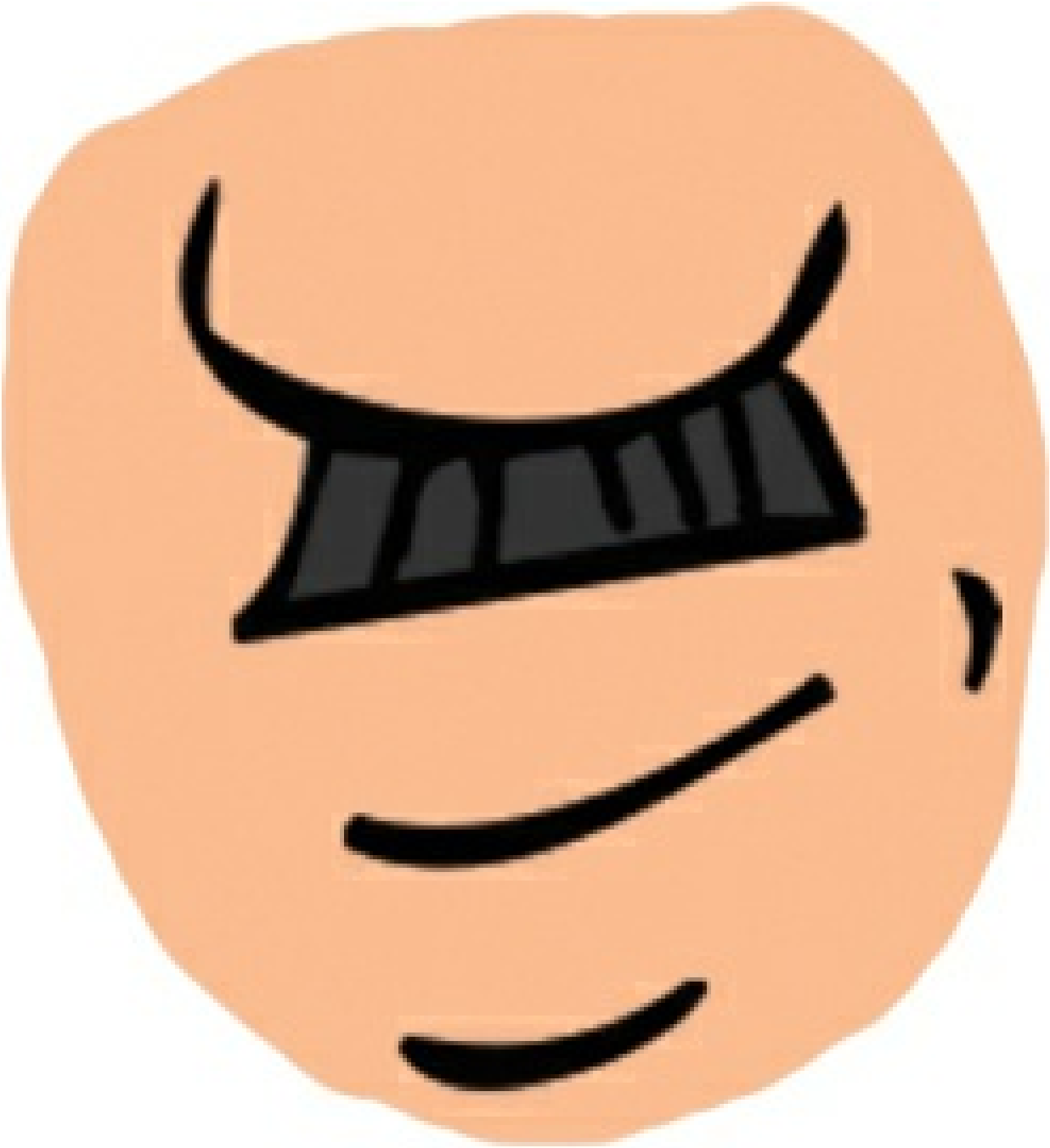




一提到日本兵，脑海中闪现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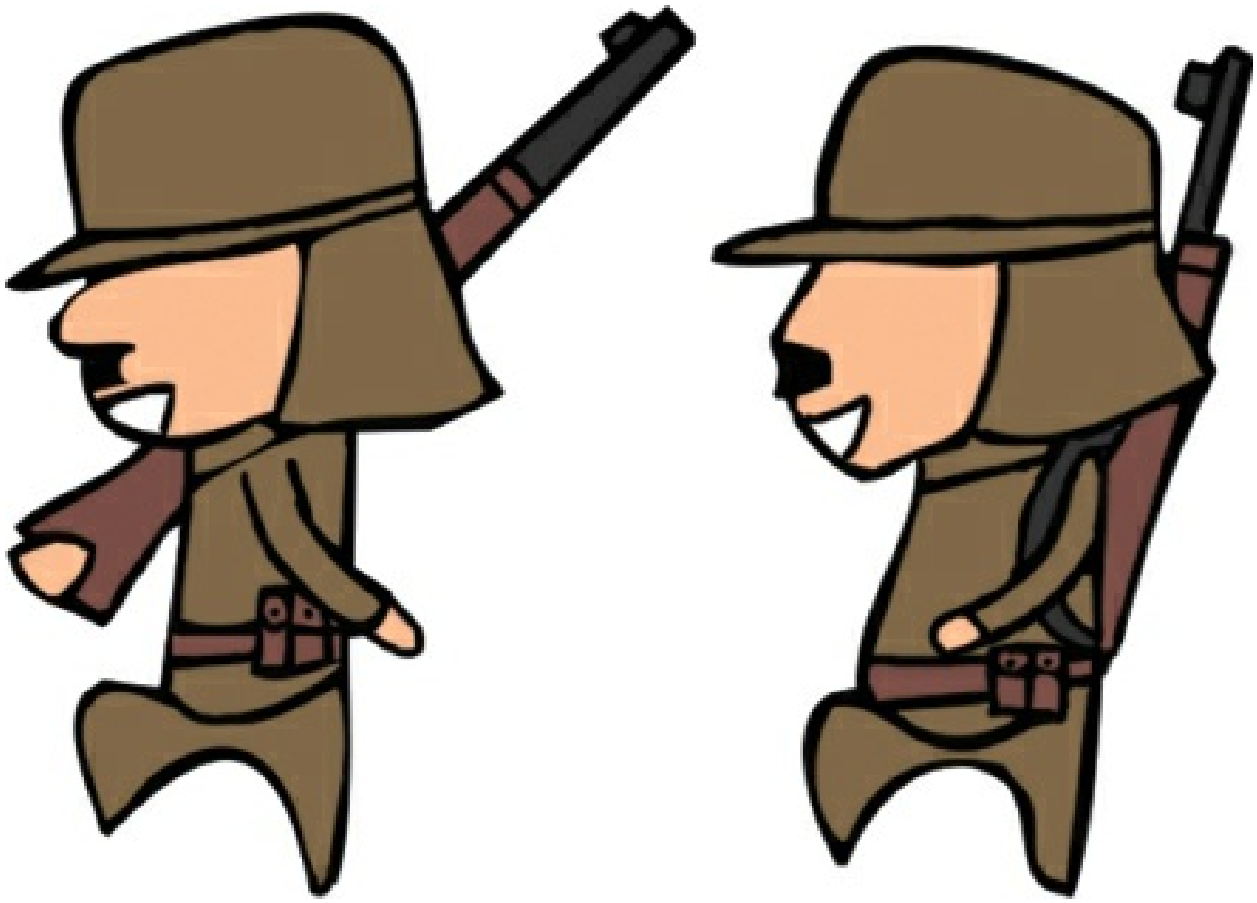
罗圈腿

小胡子



瓜片帽

是不是还有背后那把“三八大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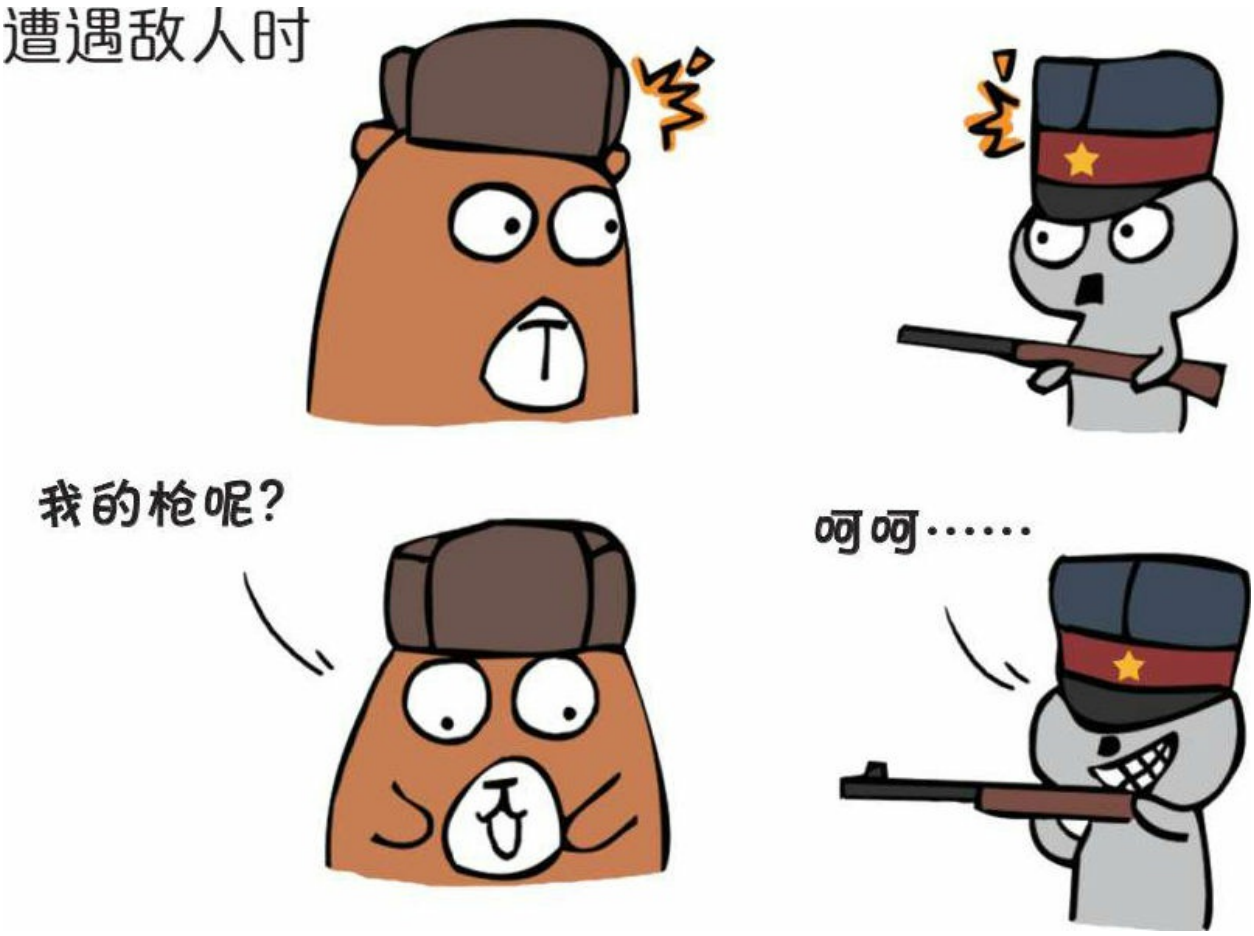
日本人早在1467年的战国时代就开始使用火器，火器还帮助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

可后期日本在火器研发方面一直停滞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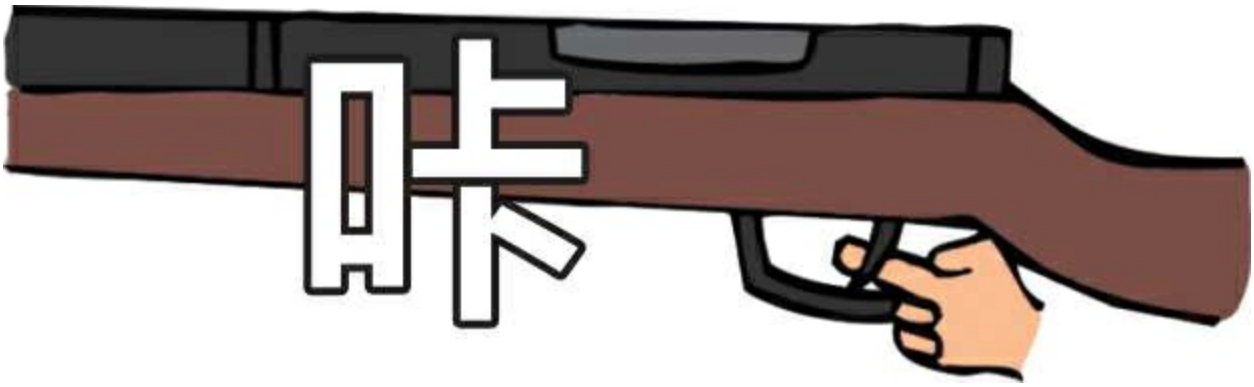
直到1897年，日本才生产出第一款现代步枪“三零式步枪”。

可一打起仗来，他们才发现三零式步枪实在不行，极易卡壳。比如：

遭遇敌人时



一扣扳机



发现卡壳了

最后反被敌人消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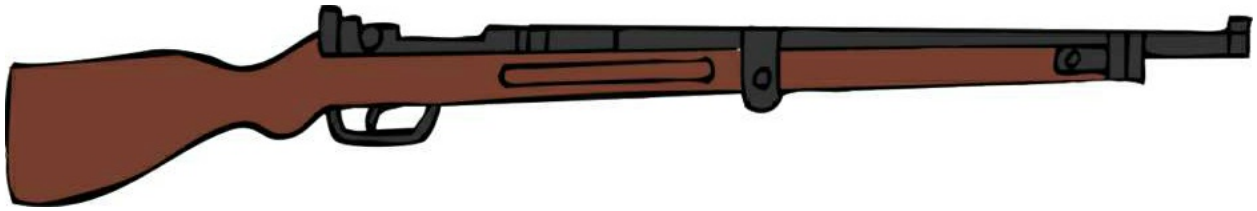
再比如，原本是伏击战，可一扣扳机又卡壳了，反被敌人发现。

哈哈，终于进
包围圈了！
咔咔咔！
惊！

于是出现了只要一休息，日军阵地就集体擦枪的情景。

当时的日军士兵对三零式步枪恨得咬牙切齿，强烈要求换枪。

为了弥补缺陷，三零式步枪的改进版“三八大盖”就此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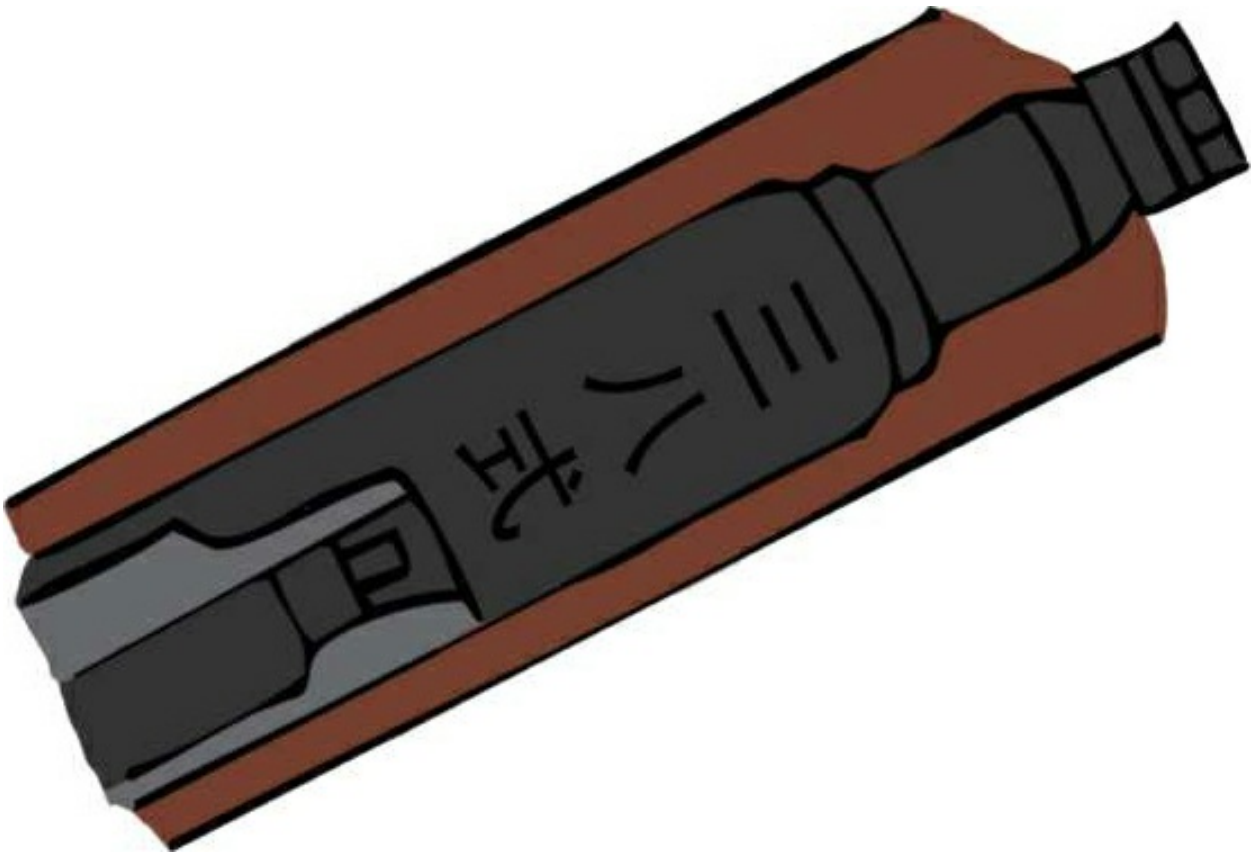
学名：三八式步枪

俗称：三八大盖

射程：60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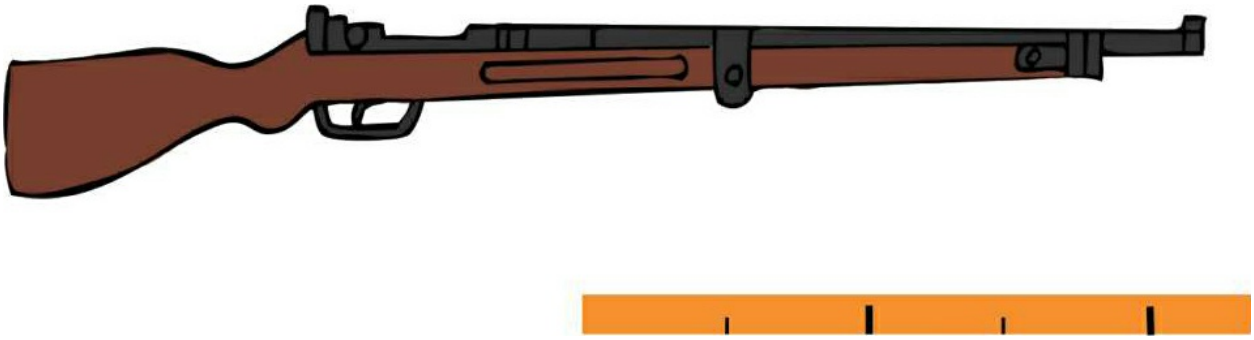
口径：6.5毫米

为什么叫“大盖”？因为它确实有一个“大盖子”，盖在枪栓上，起到防尘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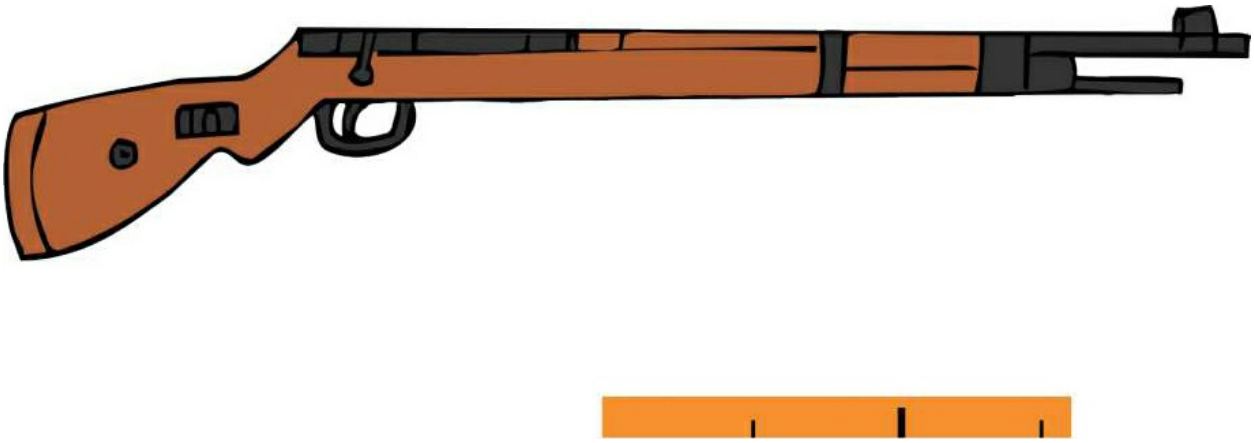
这个独特的设计受到了日本军部的青睐，日本军部还将三八式步枪定为制式武器。

射程远是三八式步枪最大的特点，它的标尺射程高达240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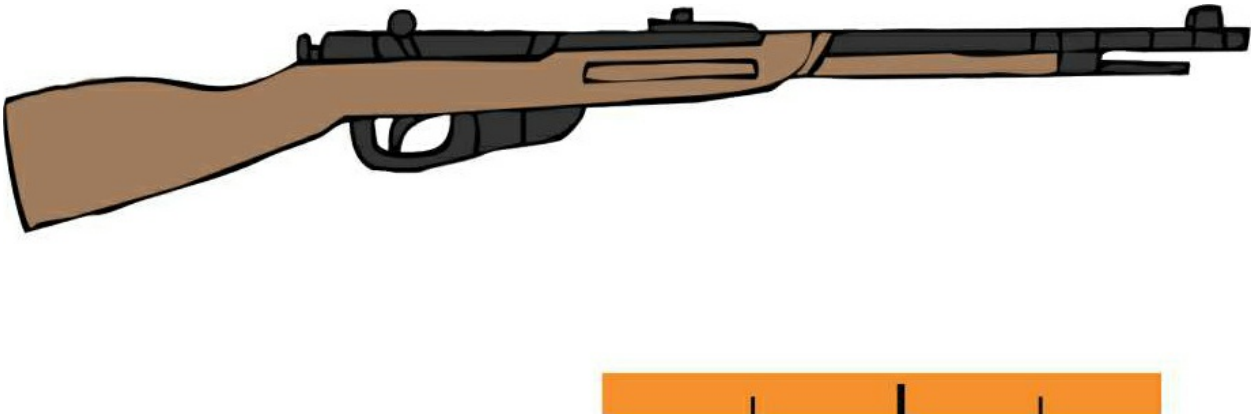
三八式步枪

最大射程：2400米



毛瑟98K步枪

最大射程：1600米



莫辛纳甘步枪

最大射程：1800米

后来，日军在三八式步枪的基础上研发出九七式狙击枪，并在太平洋战场上大量使用。

三八式步枪的另一特点是，采用6.5毫米小口径子弹，精度高，后坐力小。

这里补充一点：日军在拼刺前，都会统一退掉子弹。

并将这个规定写进了士兵的训练大纲中。

他们不屑于在格斗中开枪，并宣称这是武士道精神。

日本军人讲究的
是武士道精神！

其实，非也！

真相永远
只有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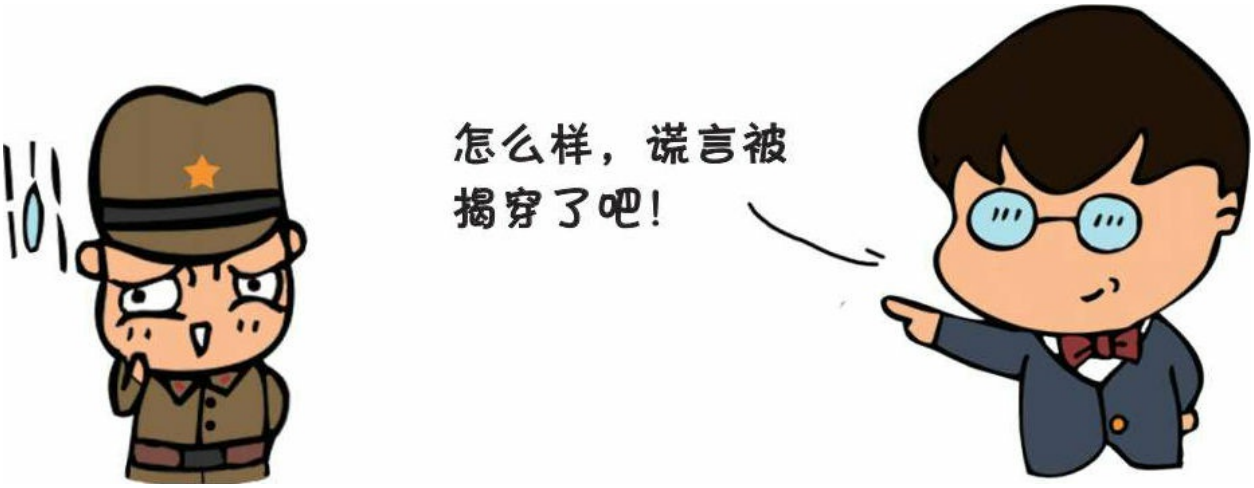
主要还是因为三八式步枪的穿透力太强，近距离开枪极易造成误伤。

为在白刃战时不误伤己方，日军严格规定，拼刺时不得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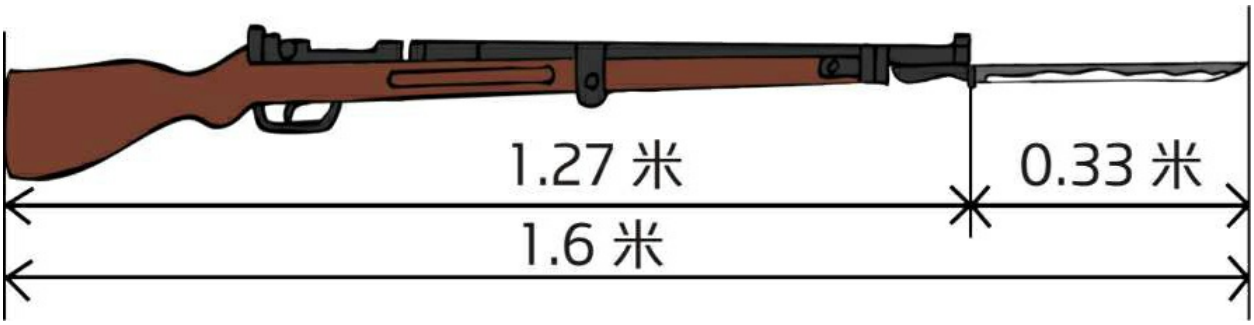
有办法了！

写进操典，做硬性规定。

所以，拼刺前退掉子弹，与武士道精神一点关系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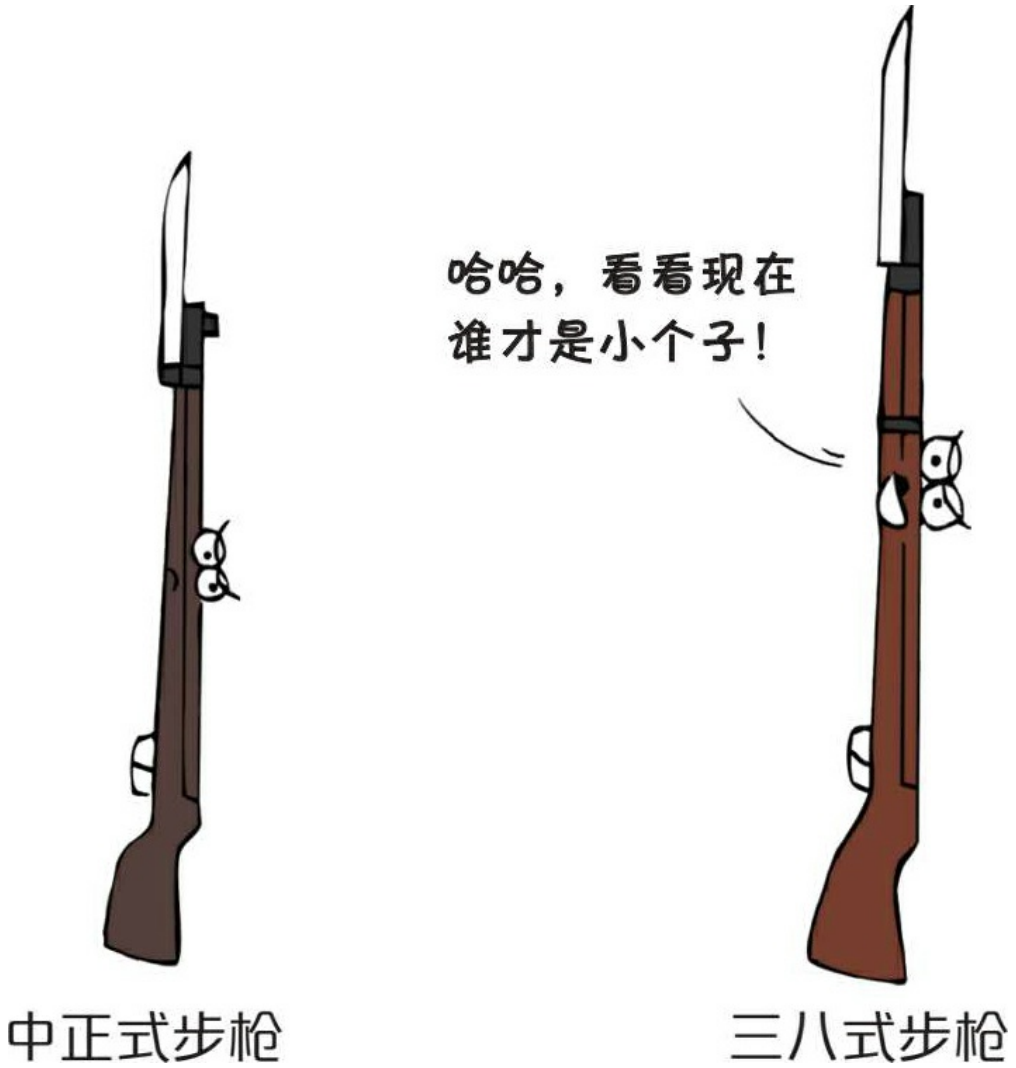
三八式步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长得无比夸张。枪身长1.27米，再加上刺刀，总长1.6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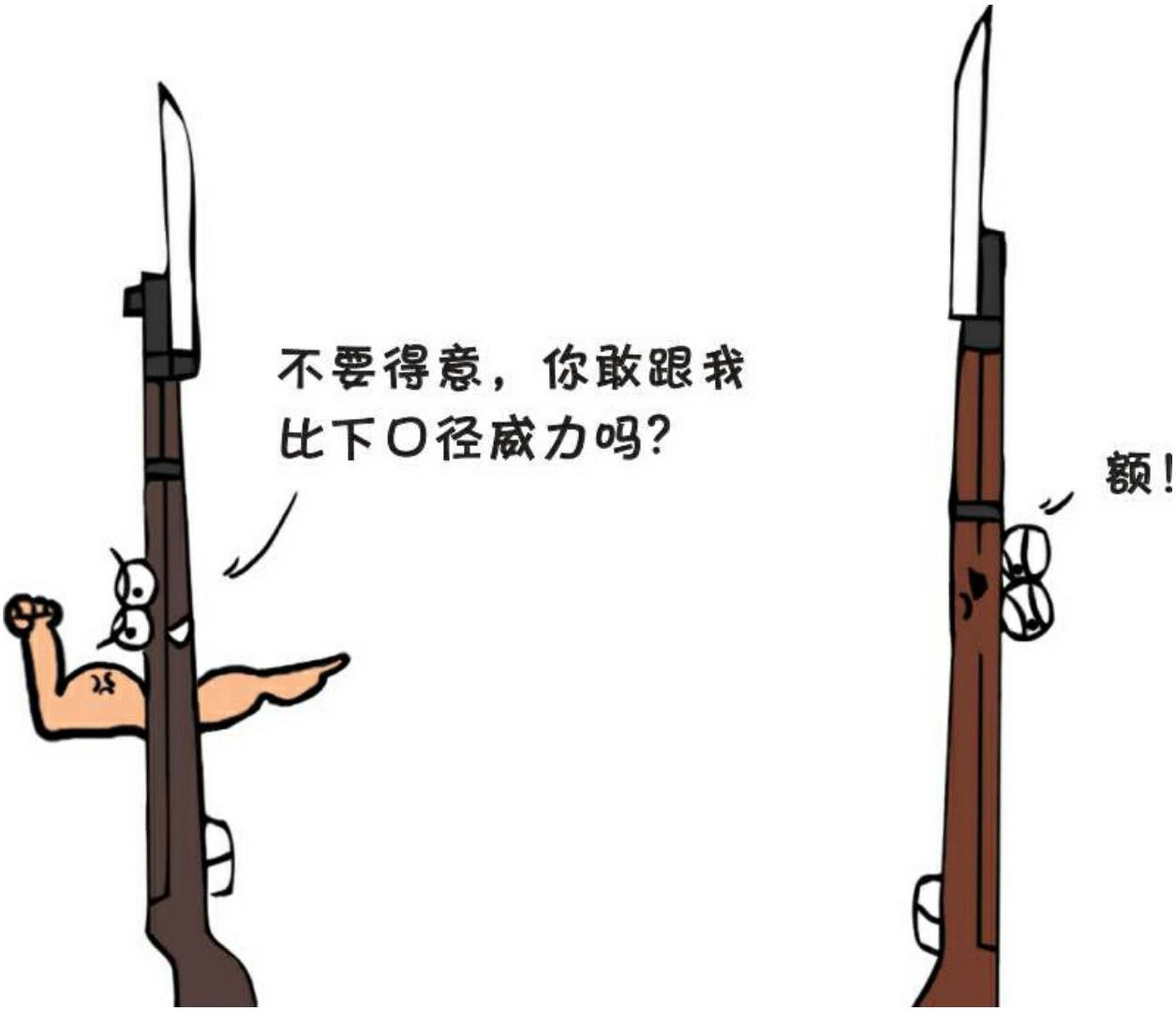
而当时日军士兵的平均身高才1.5米。三八式步枪被誉为“会射击的长矛”。

这还是源于日本传统的武士思想，侧重白刃格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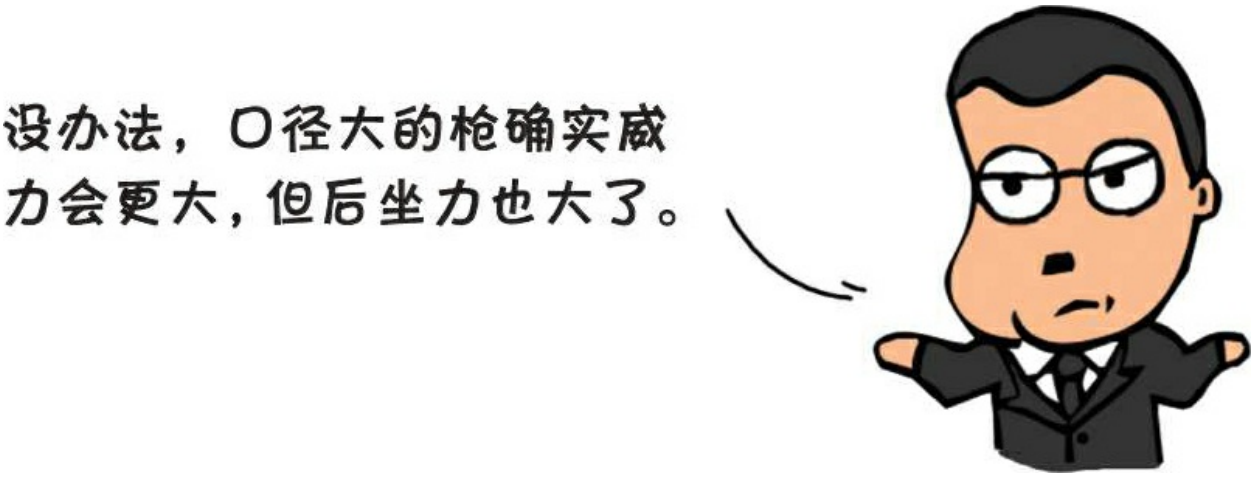
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当时手拿中正式步枪的中国军人，确实为此吃了大亏。



但三八式步枪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因其使用的是小口径子弹，导致杀伤力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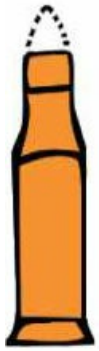


正因为三八式步枪口径小，所以只要不命中要害，子弹造成的伤口都较易医治。



由于我军也缴获并使用了不少三八大盖，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怪景：昨天刚打中的小鬼子，今天又在碉楼上出现了。

然而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只要将子弹稍加改造，就能让日军吃尽苦头。



比如把子弹
头磨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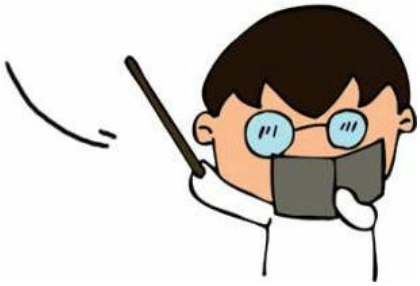
或者在弹头上
刻个槽！

战争后期，中国军队在装备美式武器后，战斗力大幅提高。同时，日军在武器设计理念上的缺陷也越发凸显。

中国远征军

全副美式装备

其实日军也研制过冲锋枪，名为100式冲锋枪。



但装备极少，因为日军固执地坚持“一枪消灭一个敌人”的原则。

其实是因为他们把更多的资源拿去发展海军，结果可想而知。

日本“大和号”战列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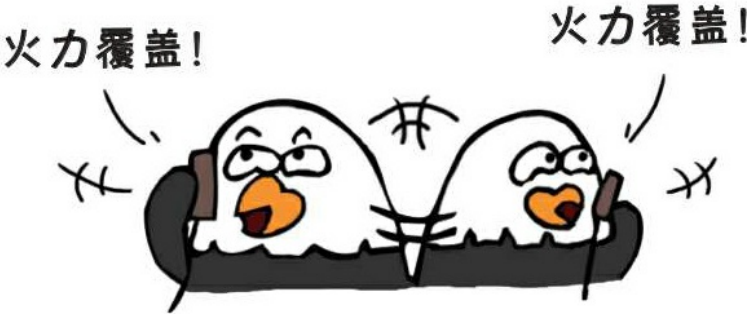
二战中最大战列舰

1945年被击沉

日本“信浓号”航母

二战中最大航空母舰

首战出海即被击沉



第四章

战场镰刀：MG34/42通用机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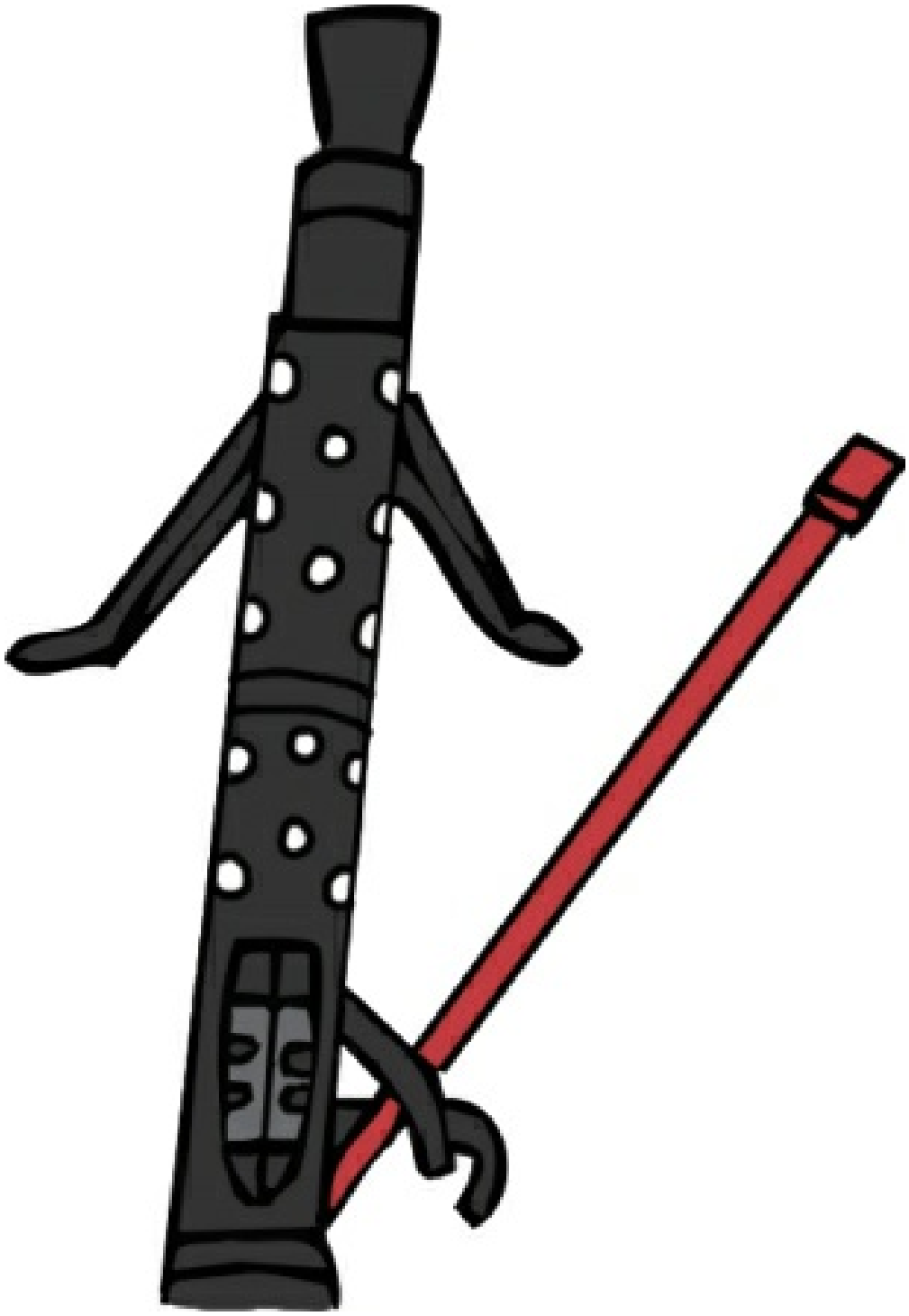
从一战起，机枪就成了步兵战的核心武器。

一战结束后，德国被禁止生产重机枪，但聪明的德国人自有解决的办法。

德国人提出了“通用机枪”的新概念。

1934年，德国研制出第一款通用机枪：MG34机枪。

它最大的特点是：枪管采用气冷降温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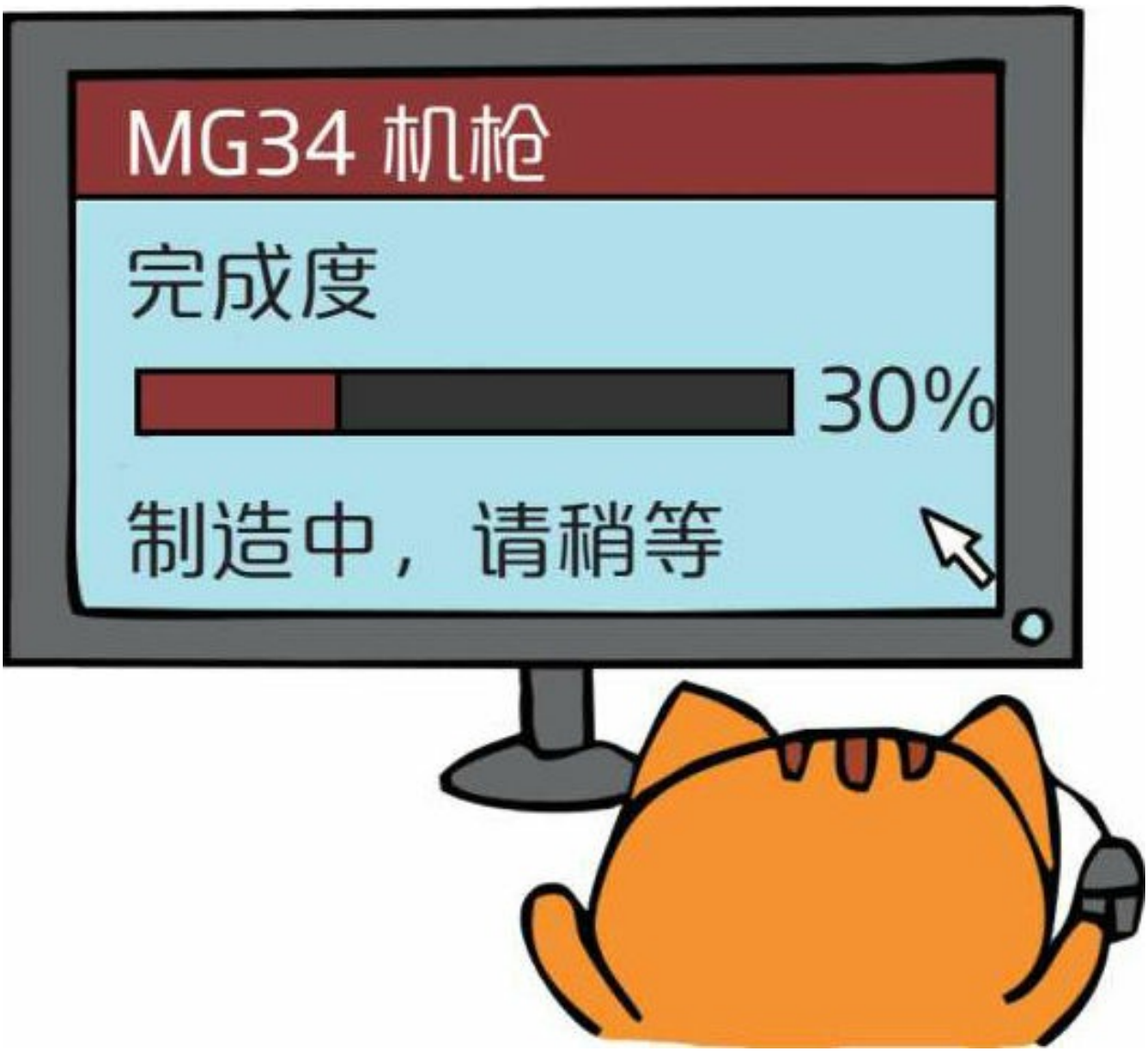
倾斜枪身，枪管就会自动跳出。

相比于水冷式机枪，更适合复杂的战争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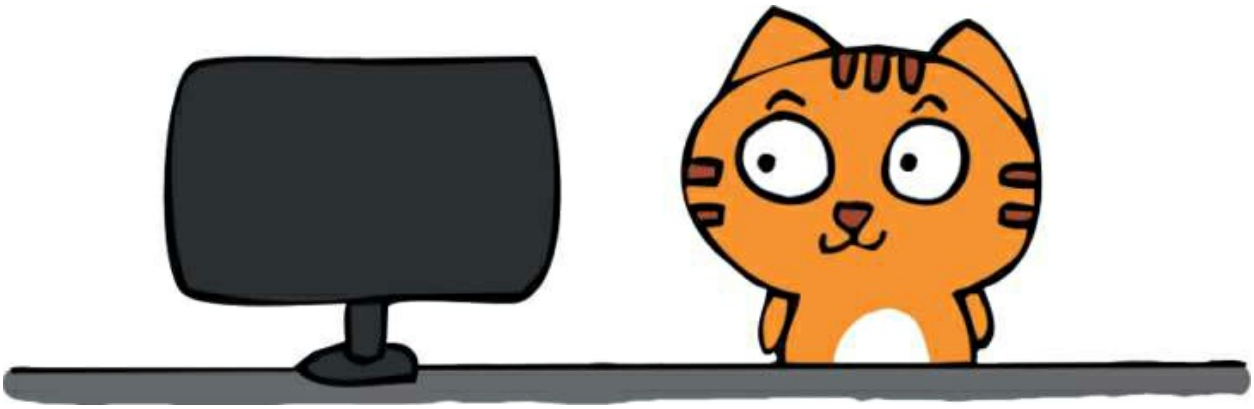
同时，MG34机枪采用弹链供弹，解除了弹匣的限制，使其射速最高可达900发子弹/分钟。

MG34机枪还可拆卸，这大大提高了它在实战中的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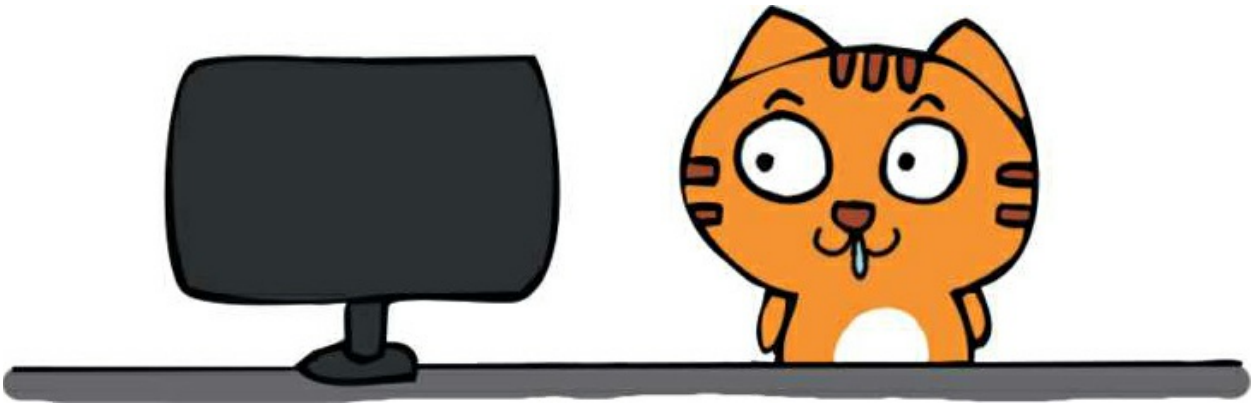
但MG34机枪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它的结构过于精细，即使一天24小时连续生产，也需要6天多的时间才能生产出一挺机枪。



2天



4天



6天

再加上其不菲的造价，甚至有人开玩笑说：“用MG34作战，就像用劳斯莱斯轿车耕地一样。”

所以，这款精工之作的工艺虽好，却不经济实惠。

于是，德军在1942年推出了MG34的升级版：MG42机枪。

MG42

两款机枪外形上最大的不同点，就在枪管散热孔的形状上。

另外，MG42采用冲压技术制造，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和工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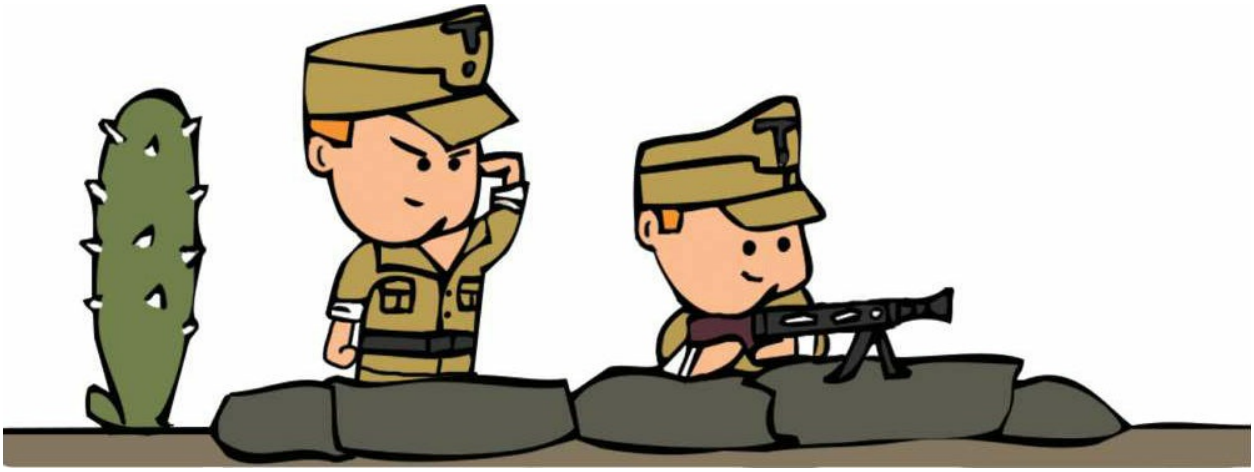
并且它的射速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200发子弹/分钟。

可在当时的盟军看来，这种外形粗糙的武器，正是德国资源耗尽、濒临崩溃的象征。

但MG42用实力证明了它的出色品质！

无论在苏联寒冷的冬季，

还是在北非炎热的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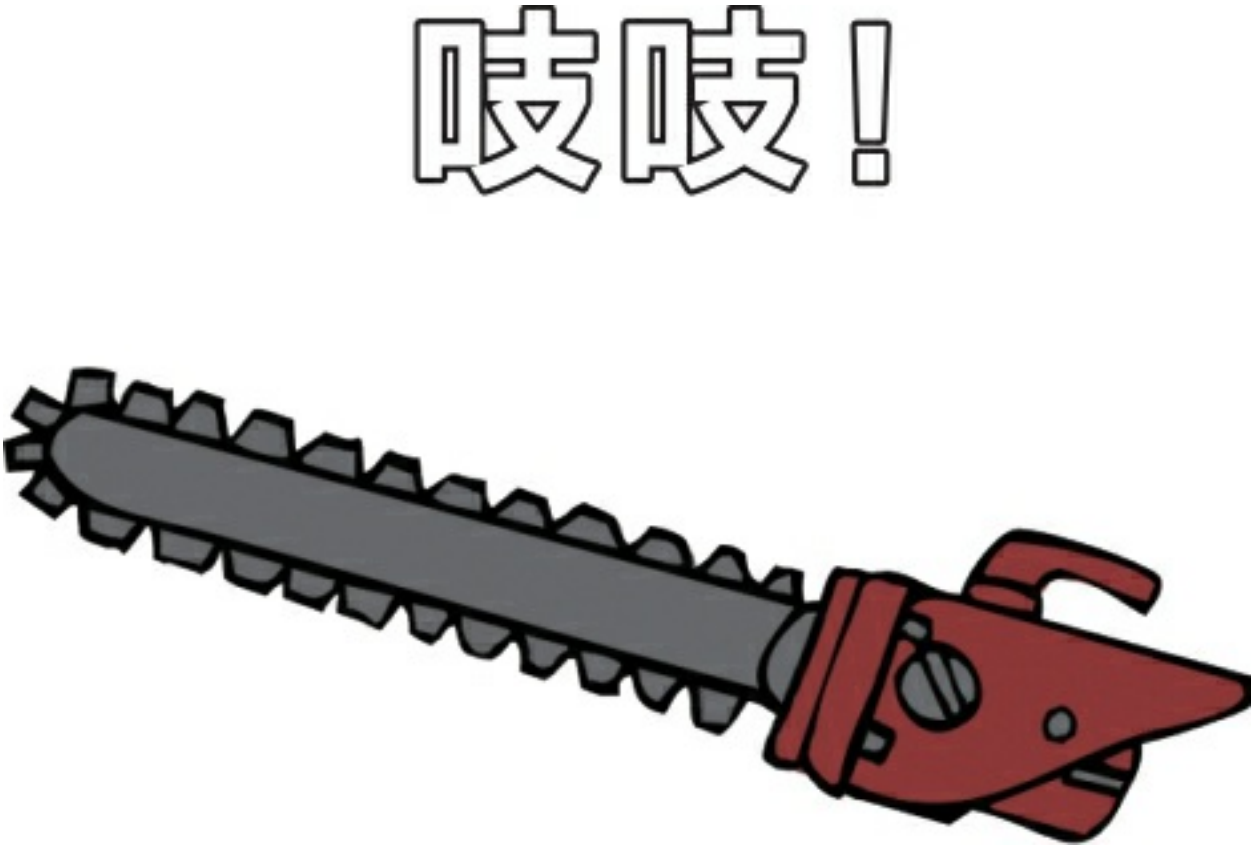


或者在西西里岛的丛林，

MG42机枪都是德军火力的象征。

由于拥有惊人的射速，它在射击时会发出类似电锯般的“吱吱”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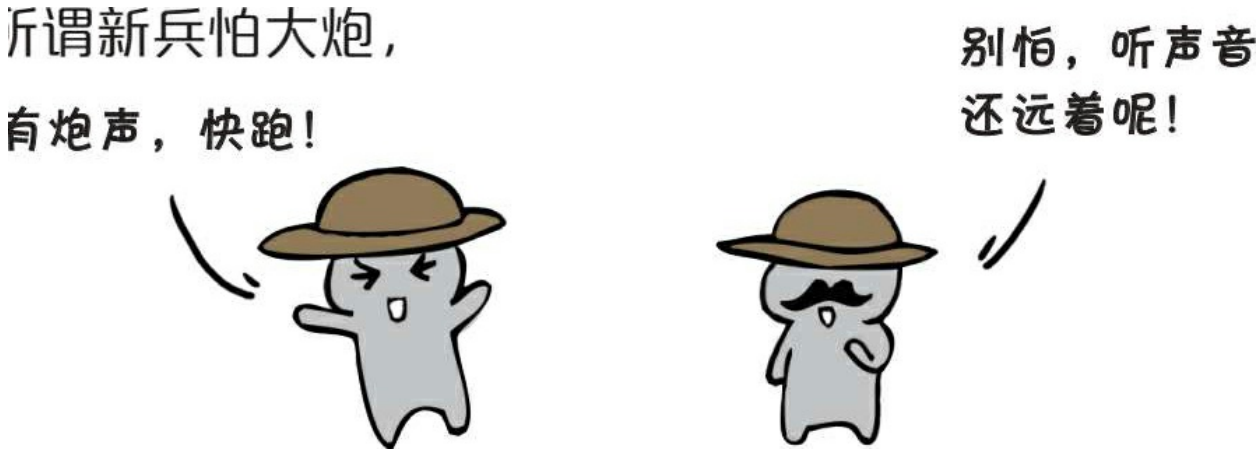
普通机枪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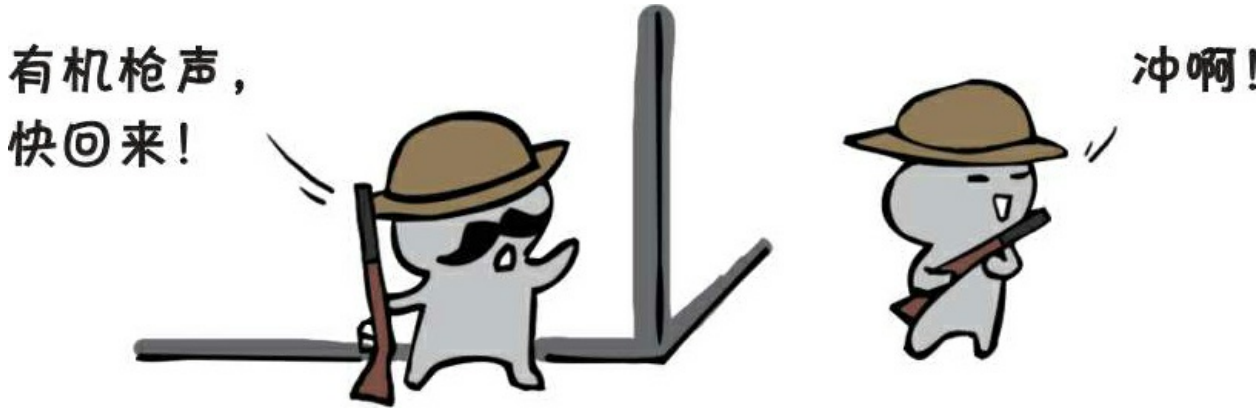
MG42机枪声

于是，MG42机枪得到了“希特勒的电锯”的绰号。

正所谓新兵怕大炮，



老兵怕机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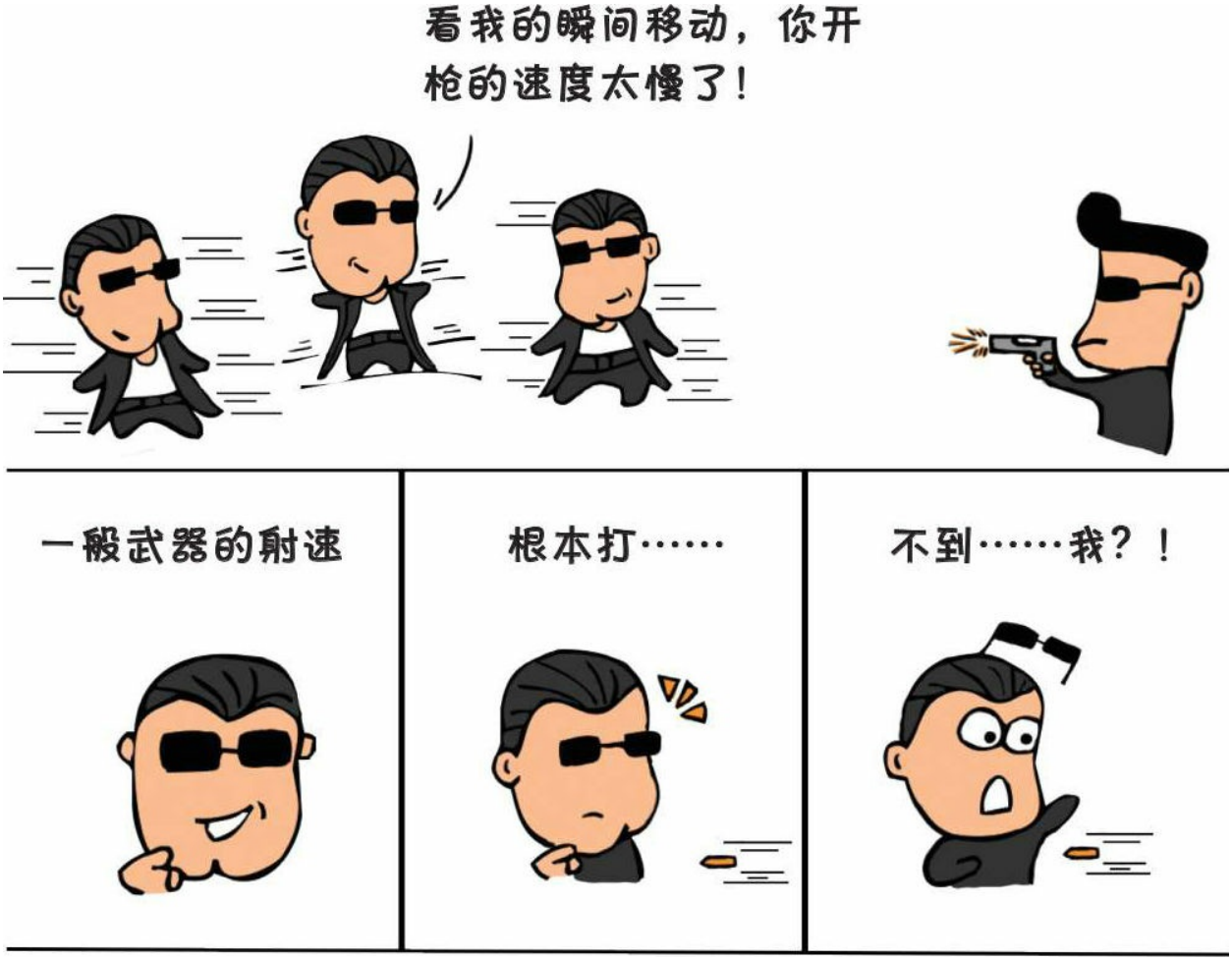


MG42那刺耳的枪声，对盟军老兵来说就如死神的咆哮一般可怕。

在凯瑟琳山口战役中，初上战场的美军在遭遇德军MG42机枪的伏击后，被迫集体举手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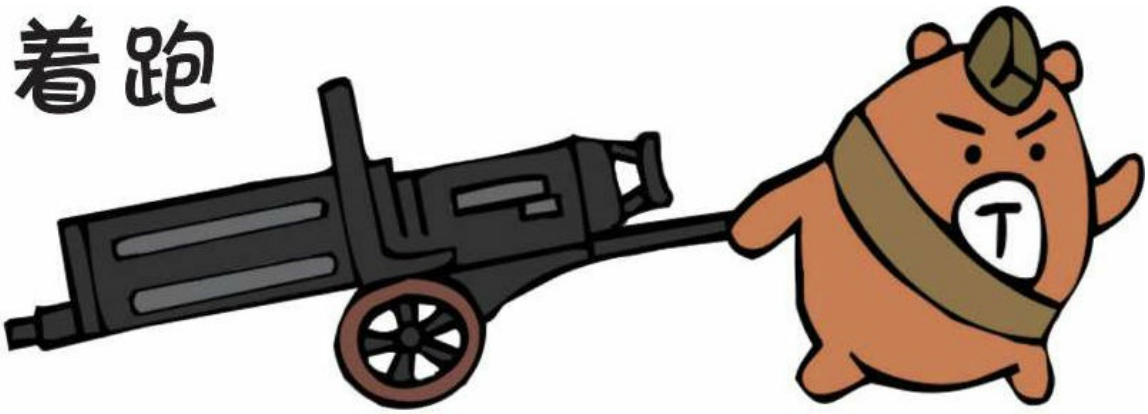
停！停！停！ 我们
遭到德军伏击啦！
吱吱吱！
嗯！
怎么办？我们没
有携带重武器！

不是美军士兵们胆小，而是德军MG42机枪的火力实在太强了，在没有重武器协助的情况下很难对抗。


看我的瞬间移动，你开枪的速度太慢了！
一般武器的射速
根本打……
不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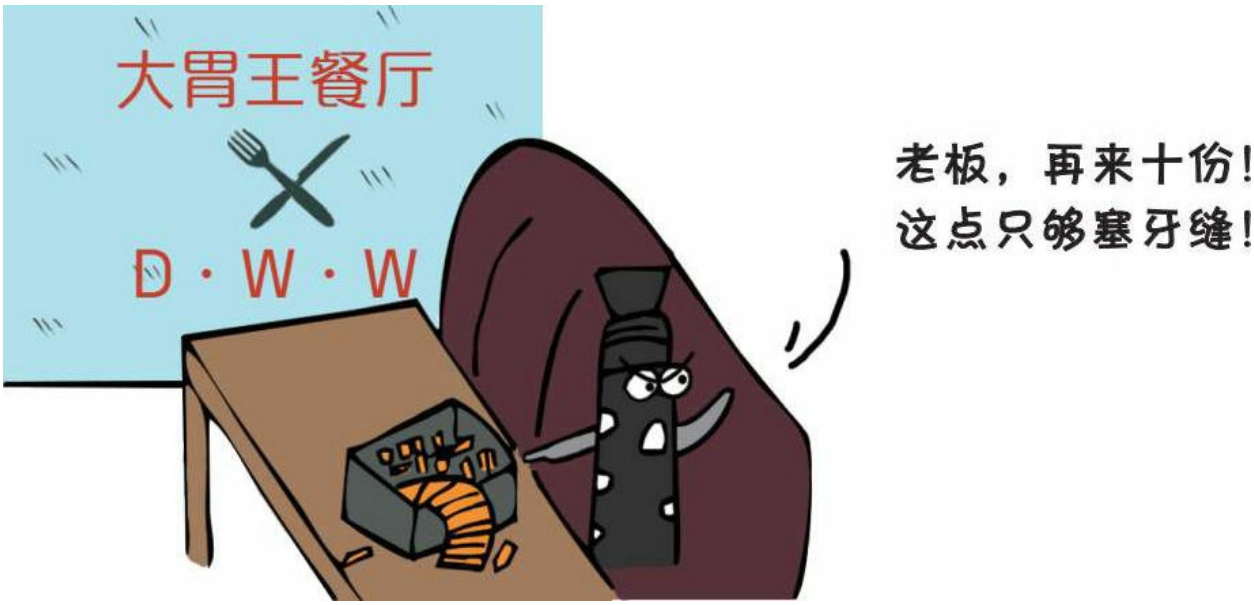
也正是机枪上的劣势，使得苏军在与德军作战时付出了更惨重的伤亡。

拖着跑



拎着走

但MG42机枪最大的优点也导致了它最大的缺点：耗弹量极大，250发供弹链连射12秒就打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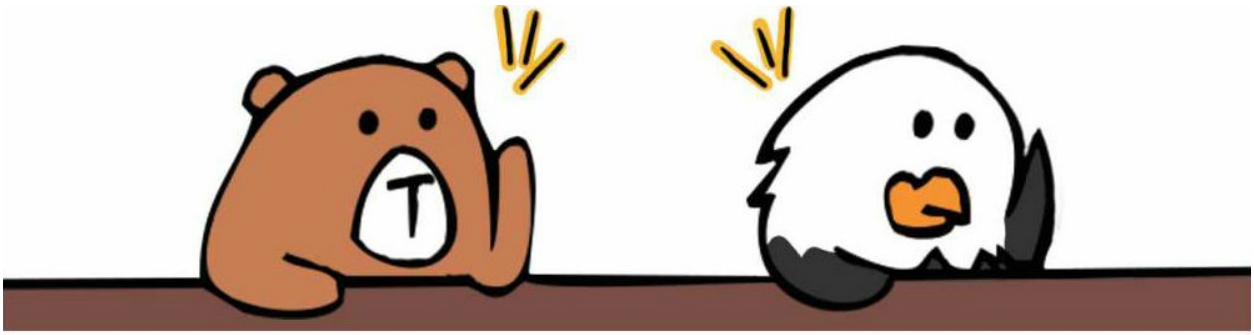


所以在实战中，往往会有一名步兵专门带着一个铁箱，负责搬运弹药。

整个二战期间共生产出约100万挺MG42机枪，就连盟军士兵也对其爱不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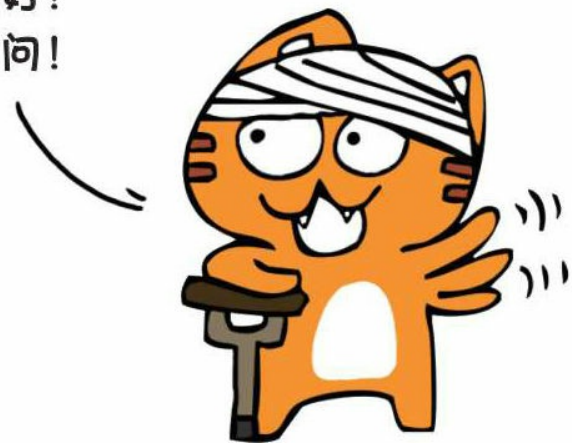
战后，美苏两国都在学习德系枪械的制造技术上受益匪浅。

哇！德国家里的好
东西还蛮多嘛！
老师，在枪械制造上
我们有问题请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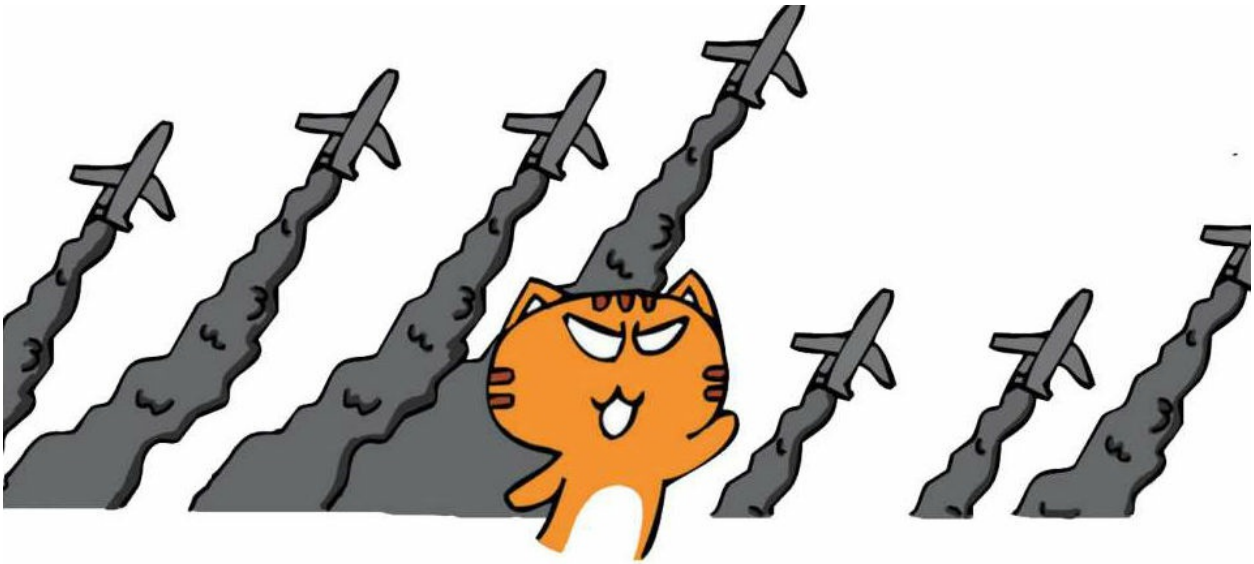
你要是不回答，我们会很生气的哦！

好！好！好！
你们随便问！



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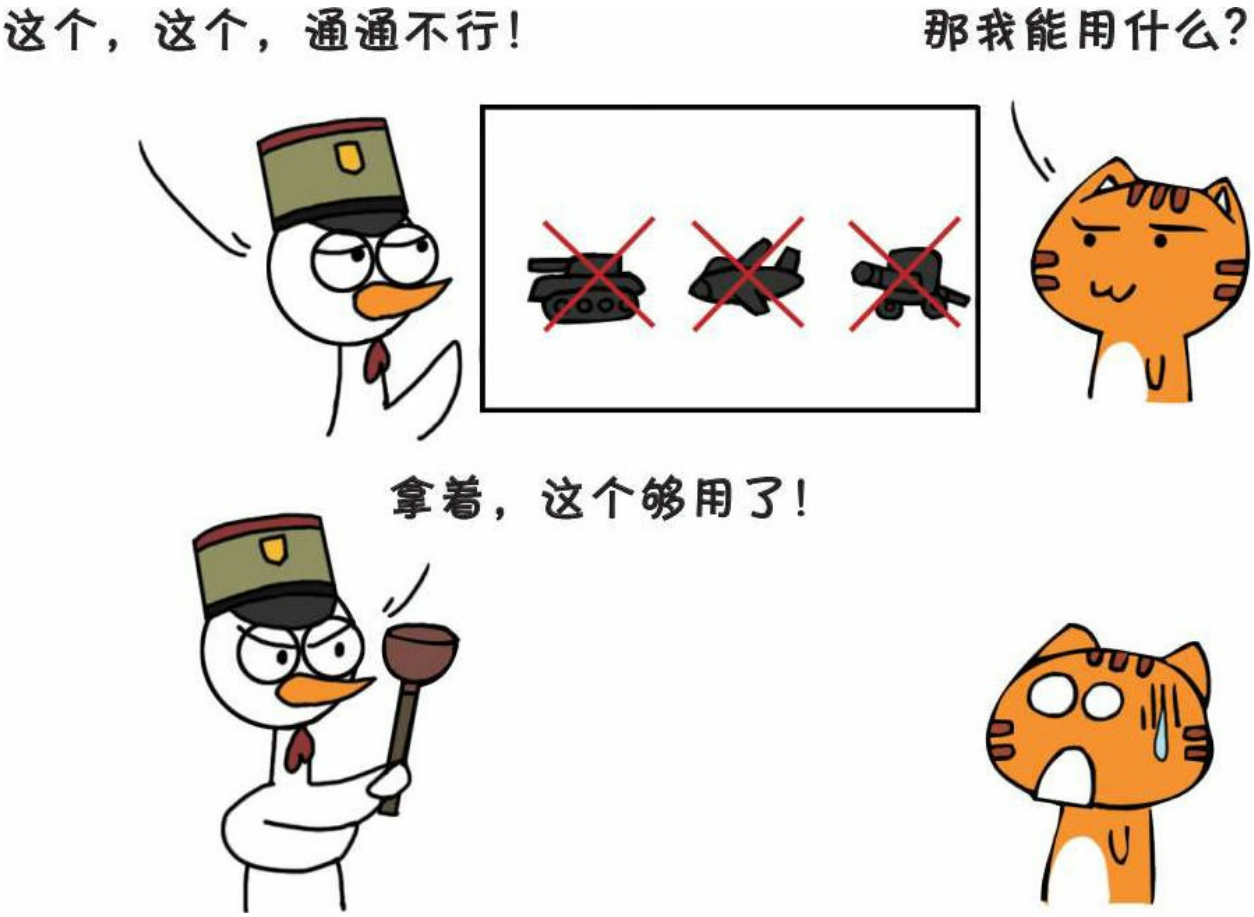
德国V系列导弹



1944年6月13日，一道火光划过英吉利海峡的夜空，飞向伦敦，随后的一声爆炸，冲起了一大片耀眼的火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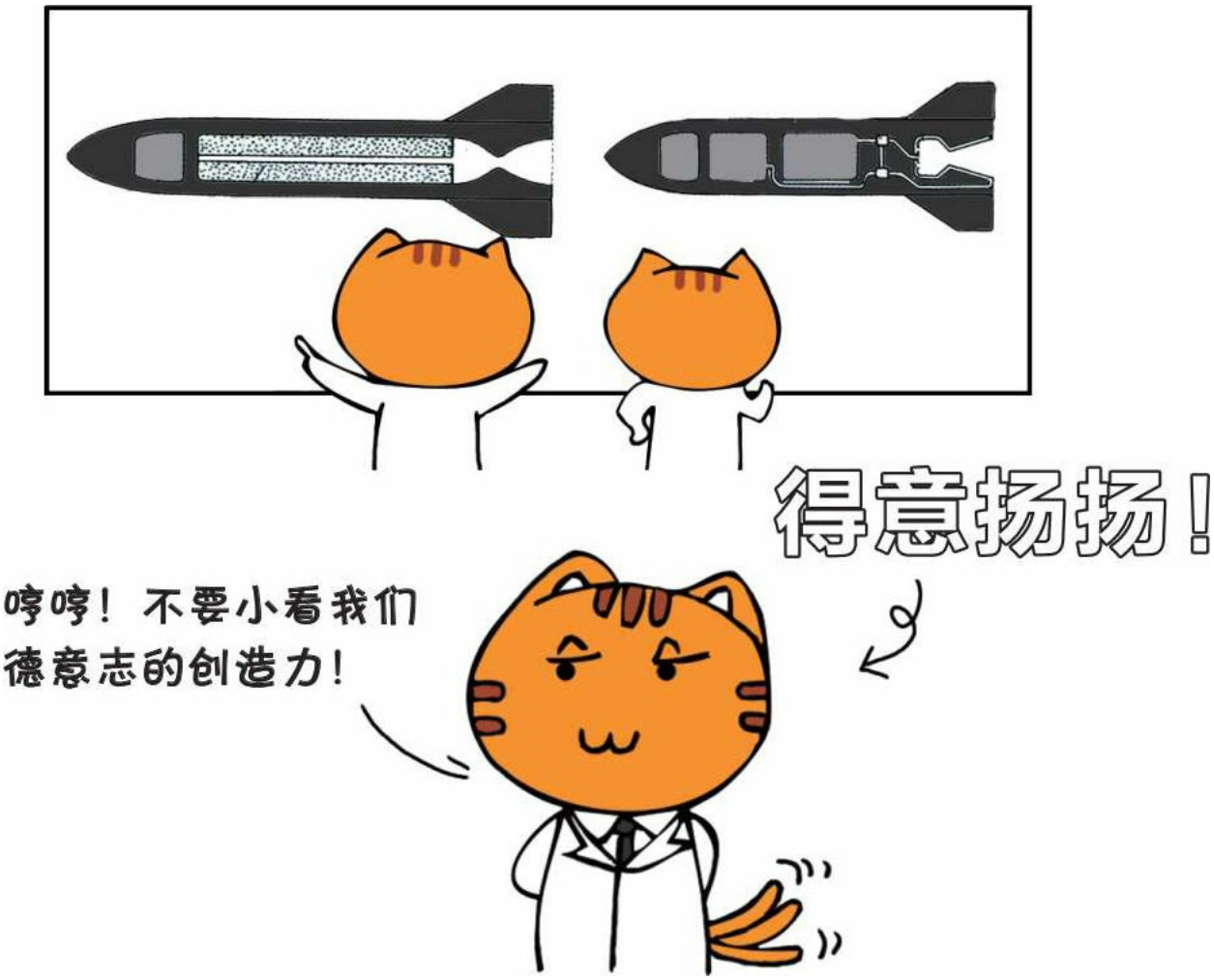
这就是纳粹德国的新式武器V-1导弹。

一战后，《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得生产常规重型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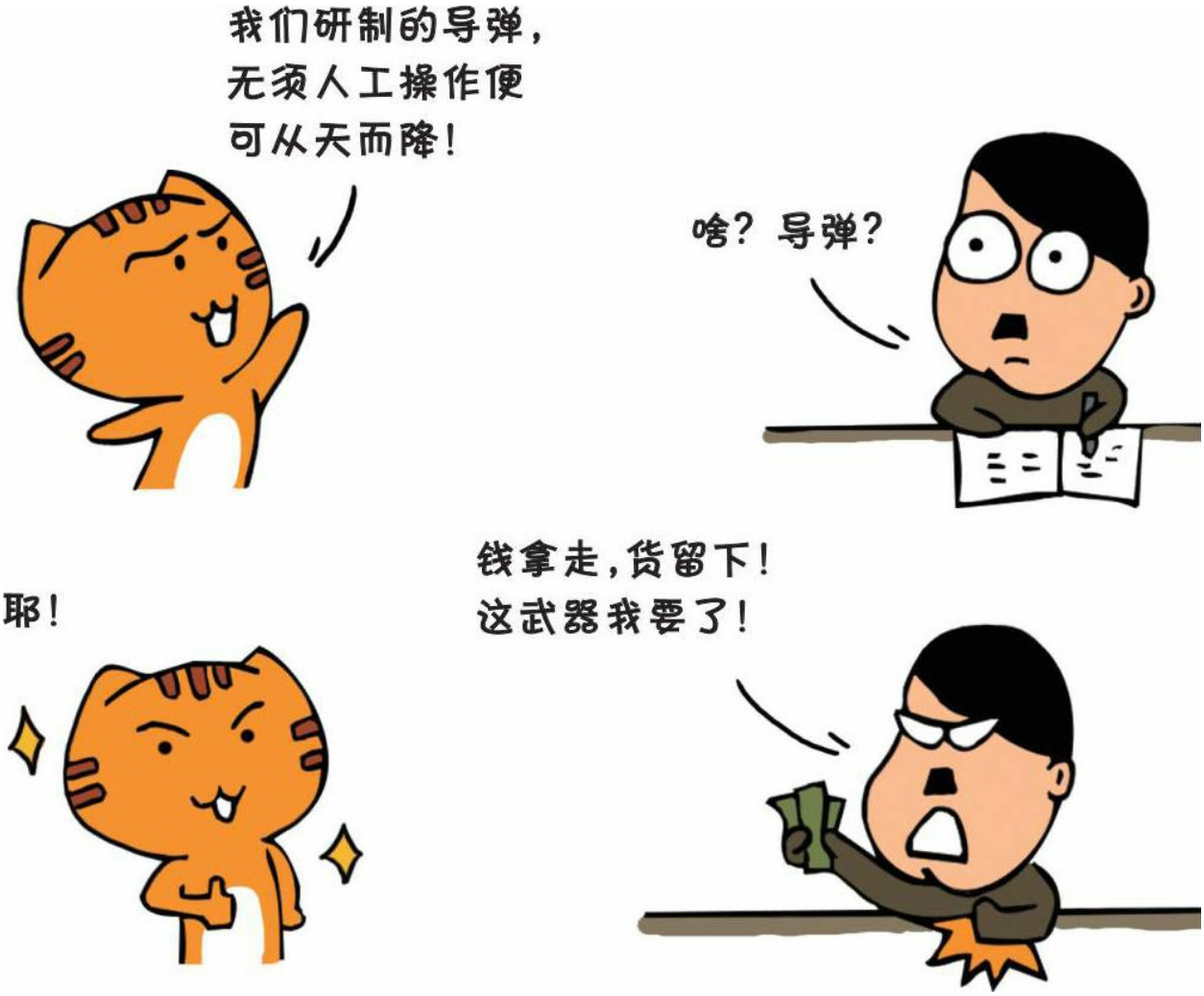


于是，聪明的德国人开始研制超越常规的新式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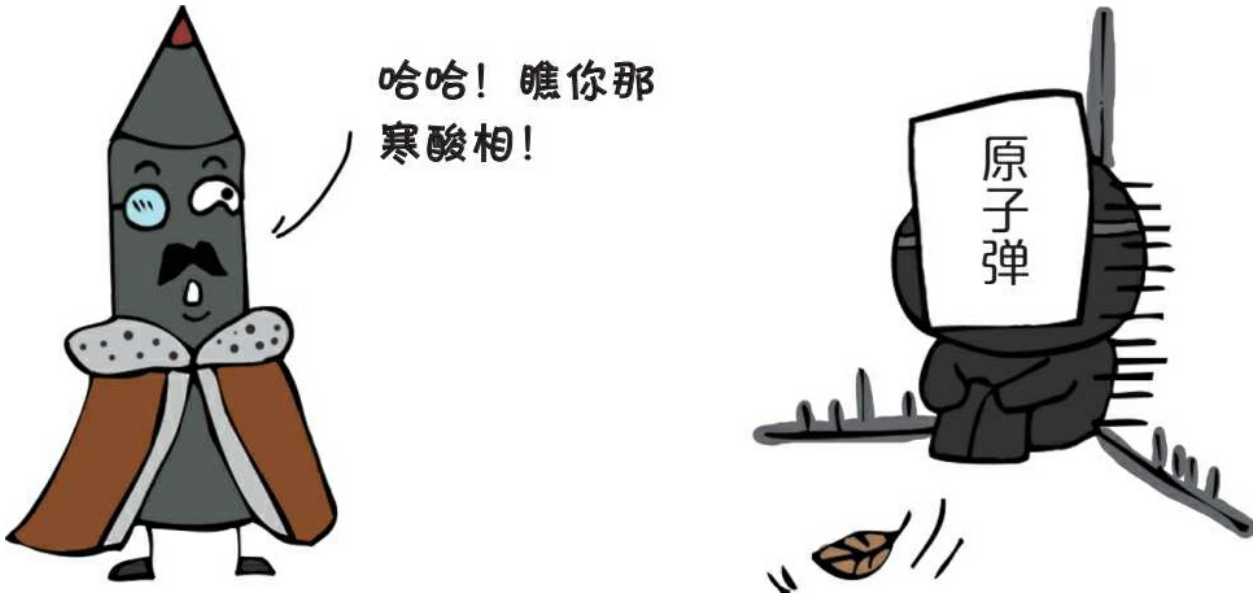
德国就此开始了导弹武器的研发。



希特勒上台后，对导弹计划十分重视，并任命才华横溢的冯·布劳恩博士为技术部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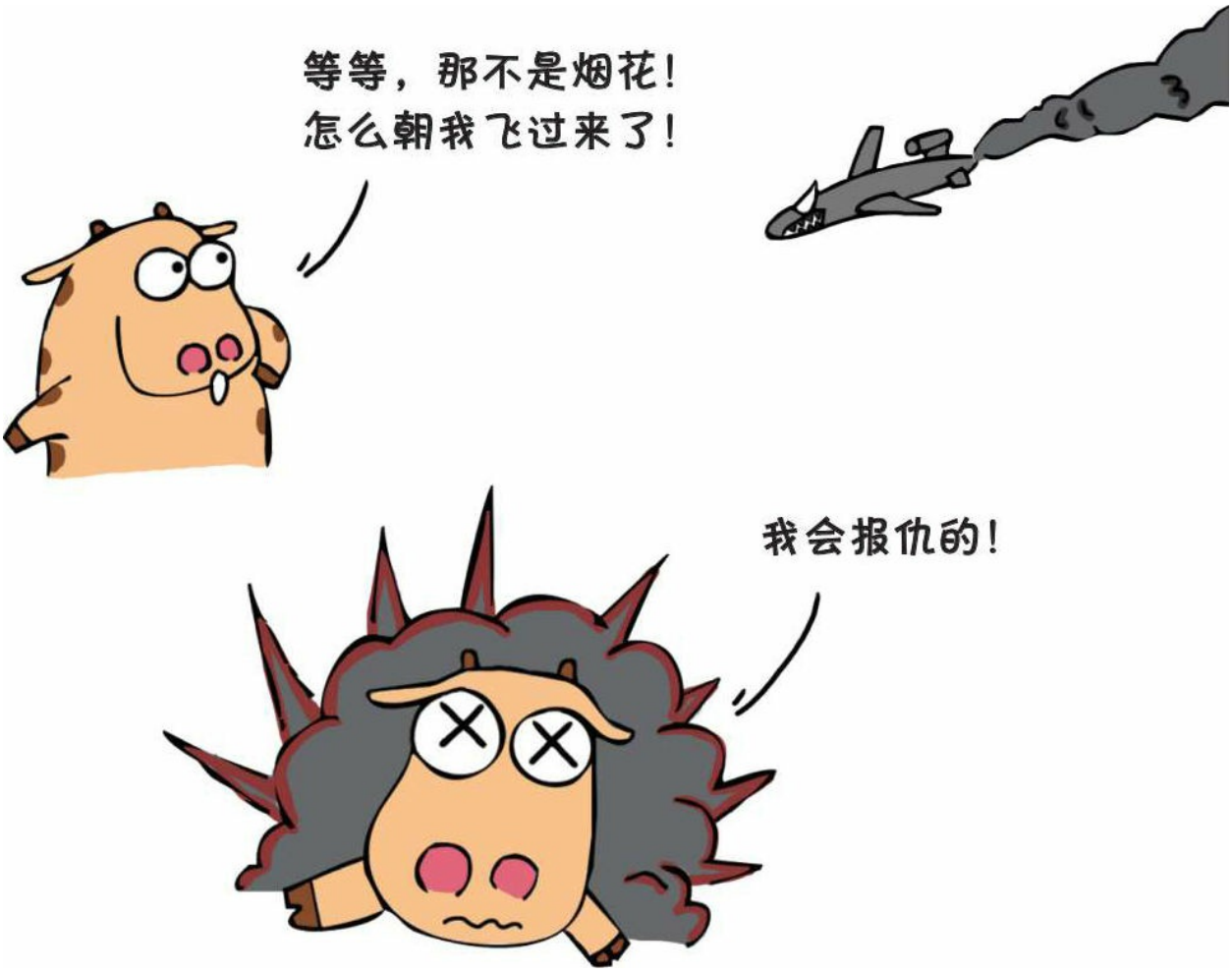


仅1937年至1940年间，纳粹德国对导弹项目的拨款就高达8亿马克，而同时期的原子弹计划才投入了1000万马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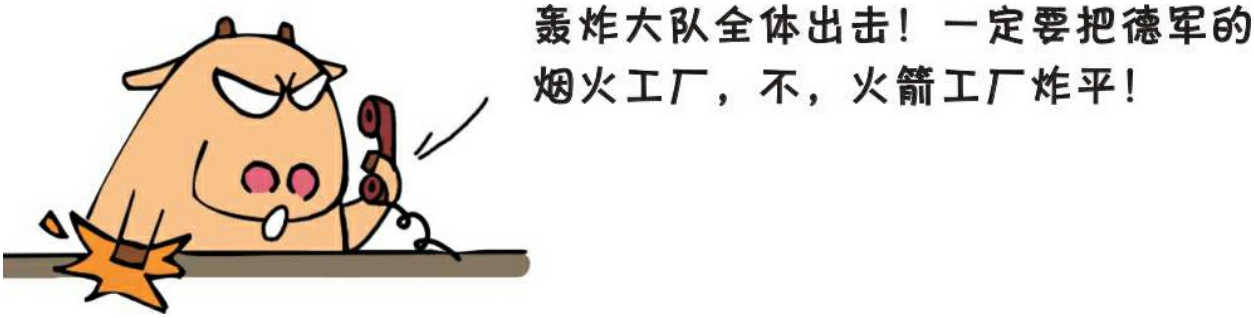


1944年2月15日，V-1导弹试验成功，这个消息不仅使希特勒感到欣喜，也使英国倍感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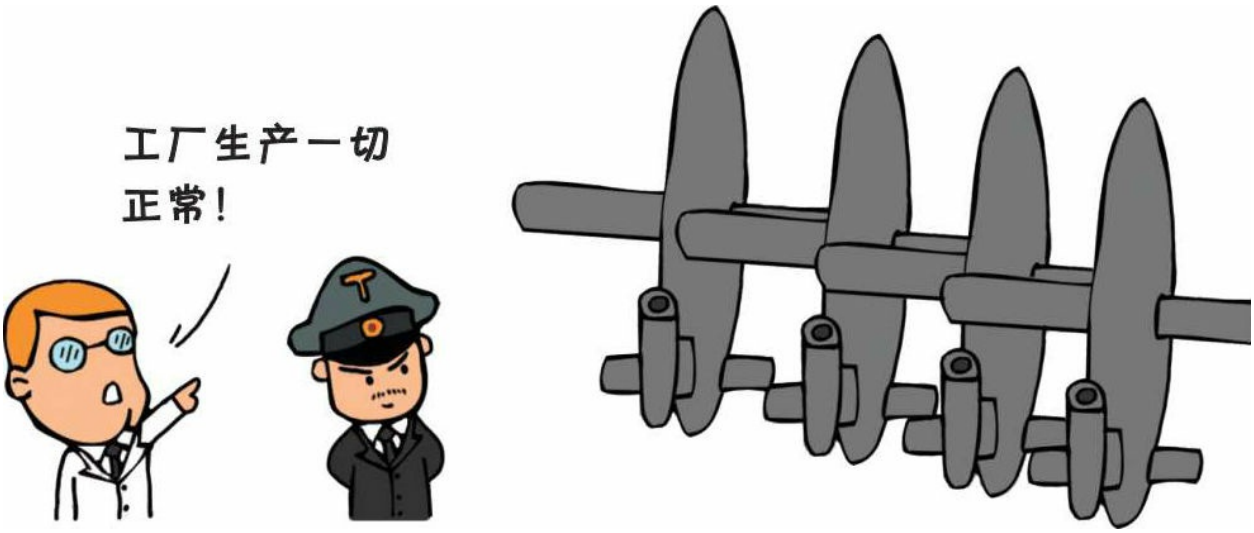
让我们的敌人战栗吧！
对面在搞活动吗？怎么放那么多烟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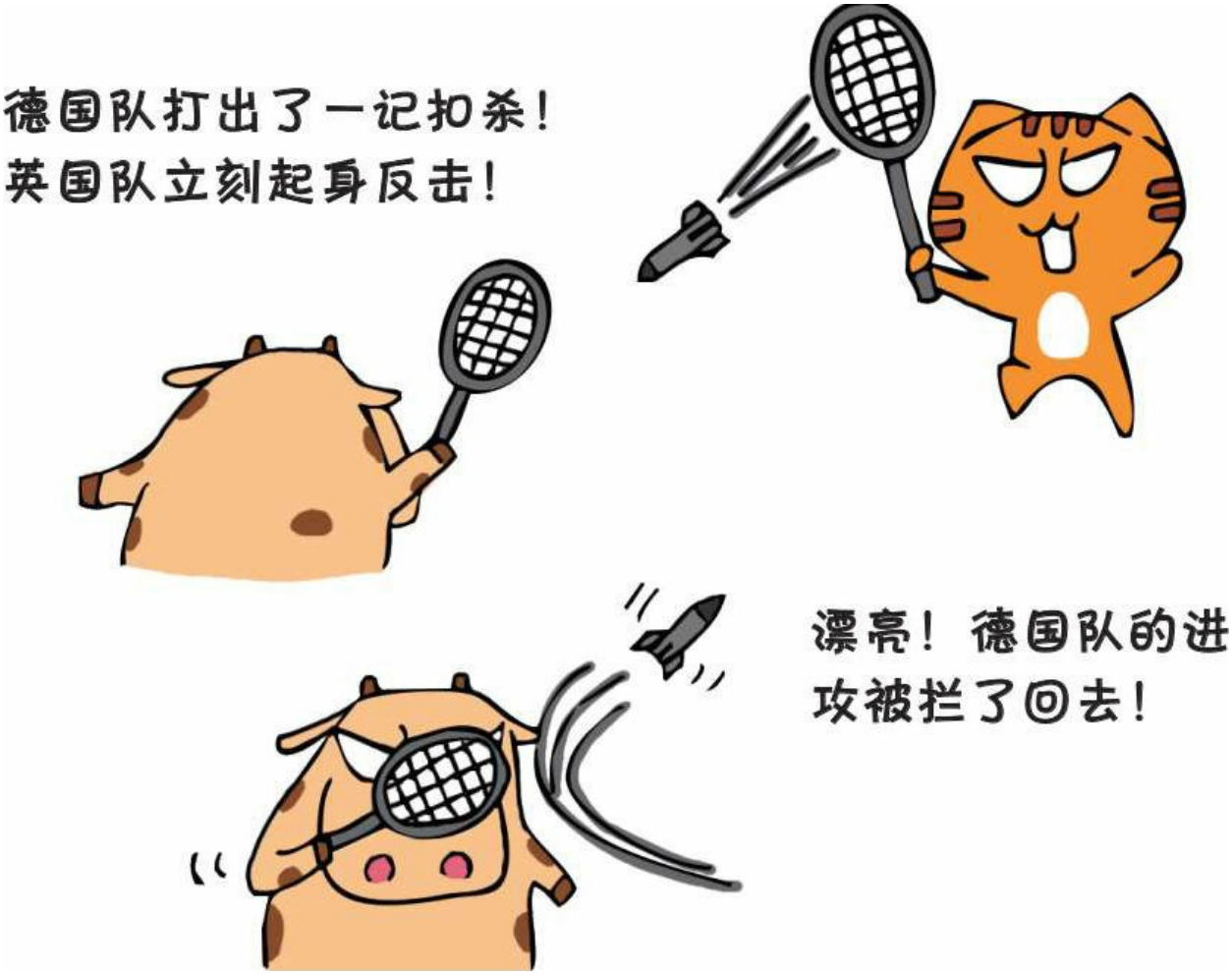
1944年8月，丘吉尔下令出动600架轰炸机，对德军火箭工厂进行大规模轰炸，希望能打断德军的导弹研制。



但仅隔一年，V-1导弹就实现了量产。



于是，德国与英国的导弹攻防战就此拉开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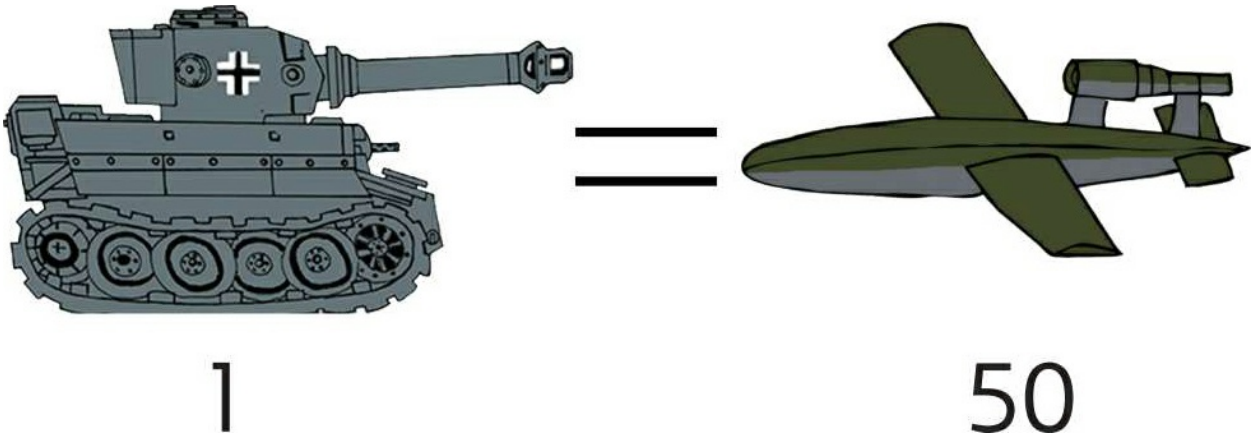


V-1导弹的“V”为德语“复仇”（vergeltung）的第一个字母，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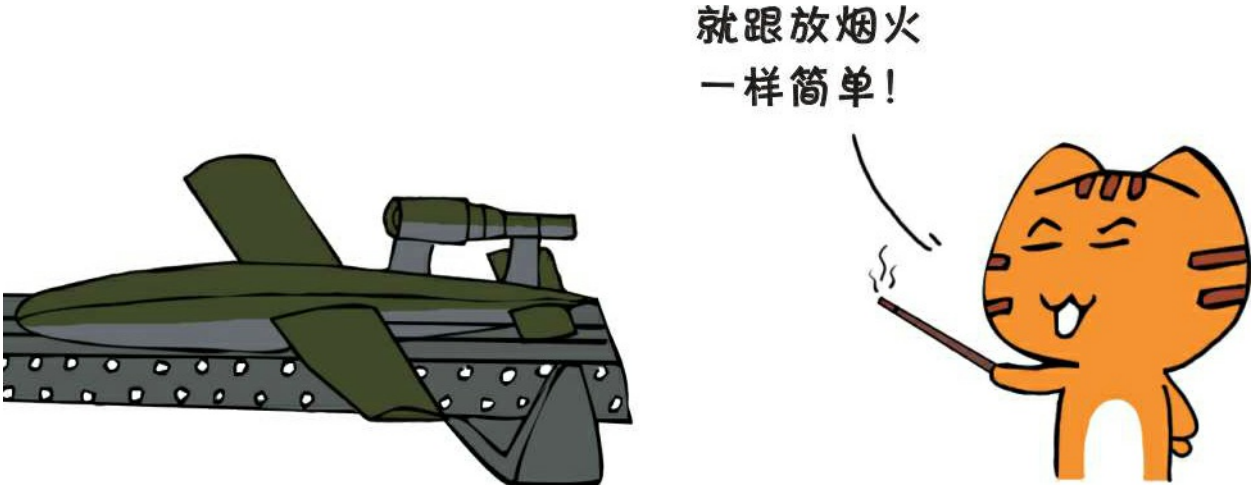
希望用它来使英国屈服。

V-1导弹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无须人工操作，仅需10分钟就能飞越英吉利海峡，这样就可以避免损失珍贵的飞行员。

而且导弹的成本极低，仅为5000马克，而当时一辆虎式坦克的价格就高达25万马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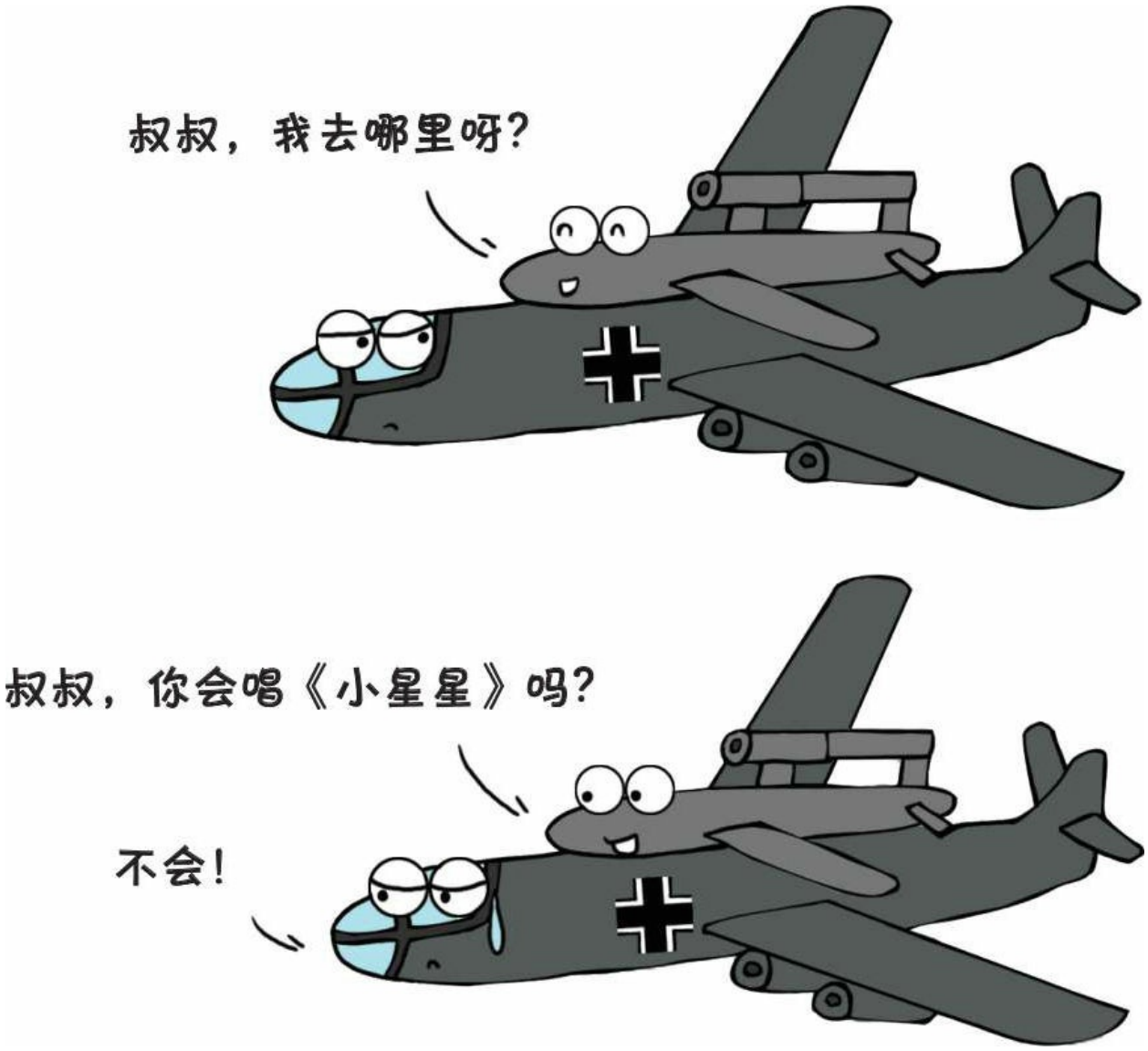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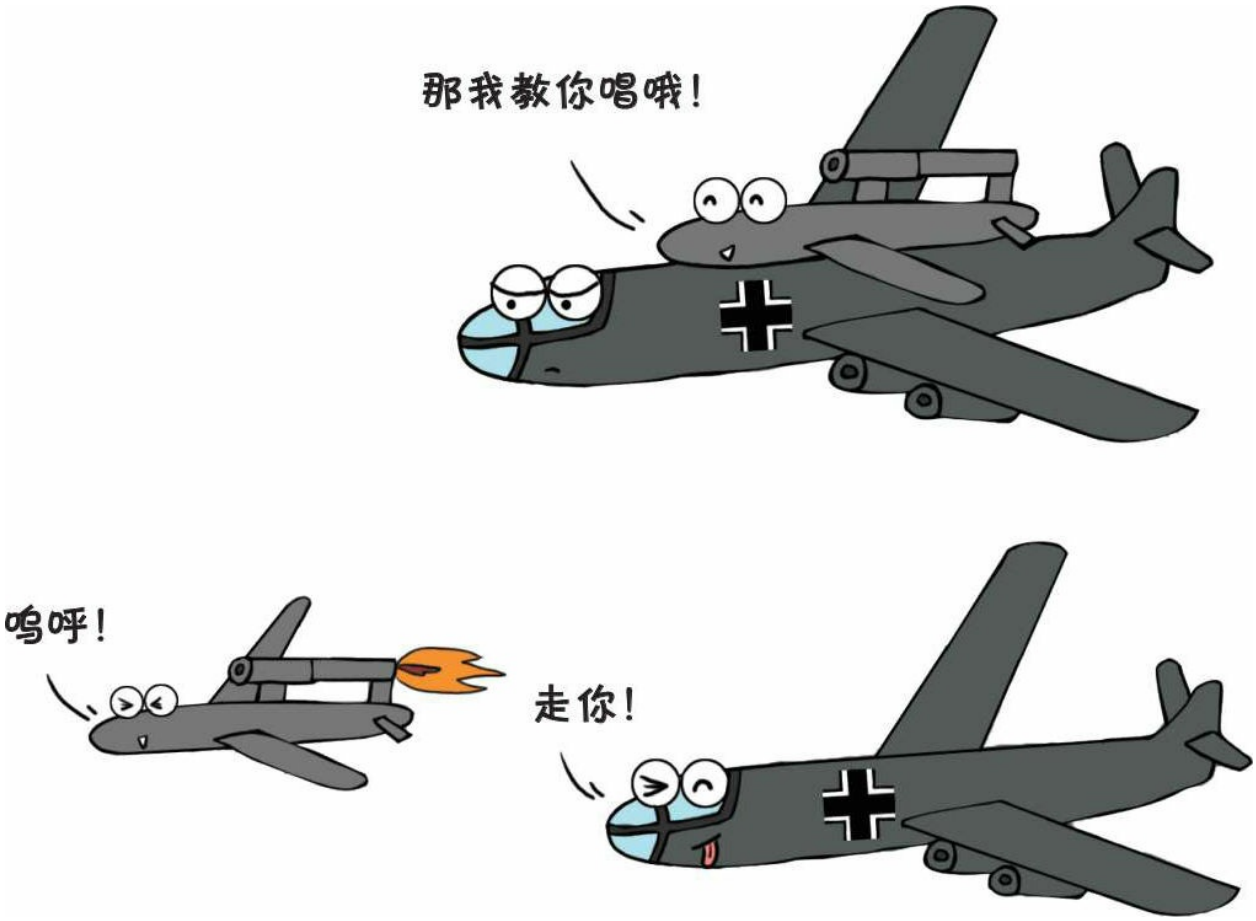
V-1导弹的操作也极其简便，仅需一条50米长的滑道就能发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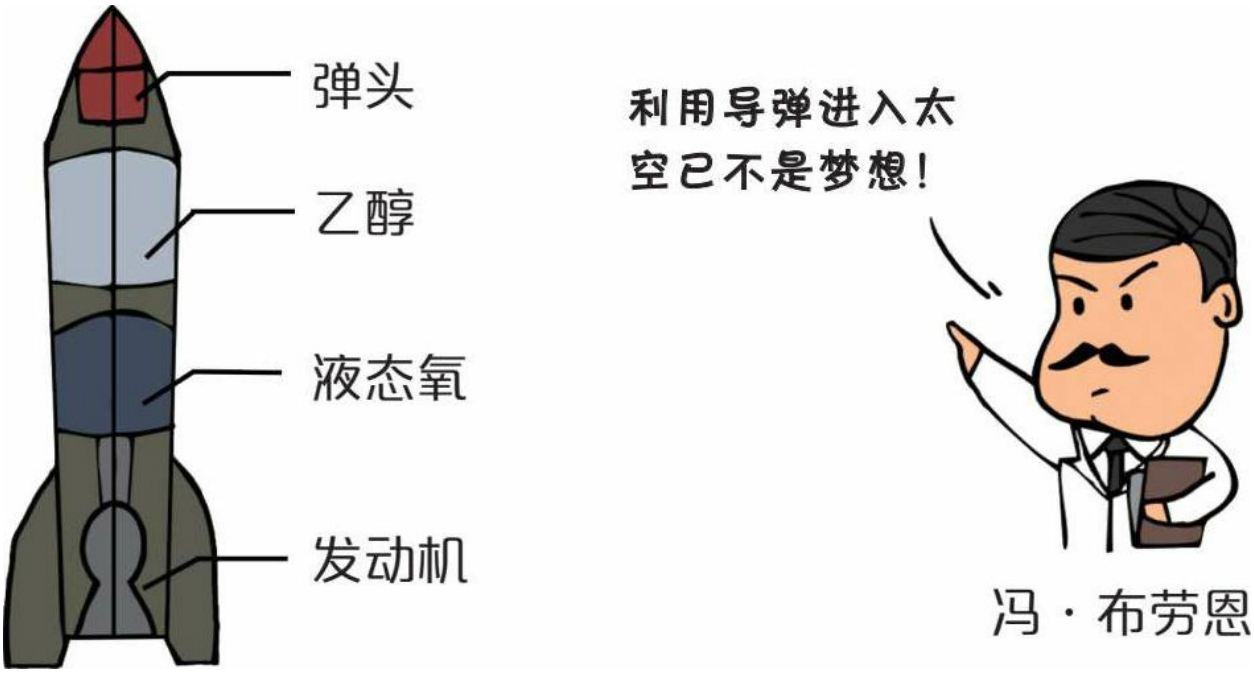
由于导弹的飞行速度极快，体积又小，使得英军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防御。

英国人动足脑筋拦截，德国人就想尽办法发射，德军很快推出了机载发射的新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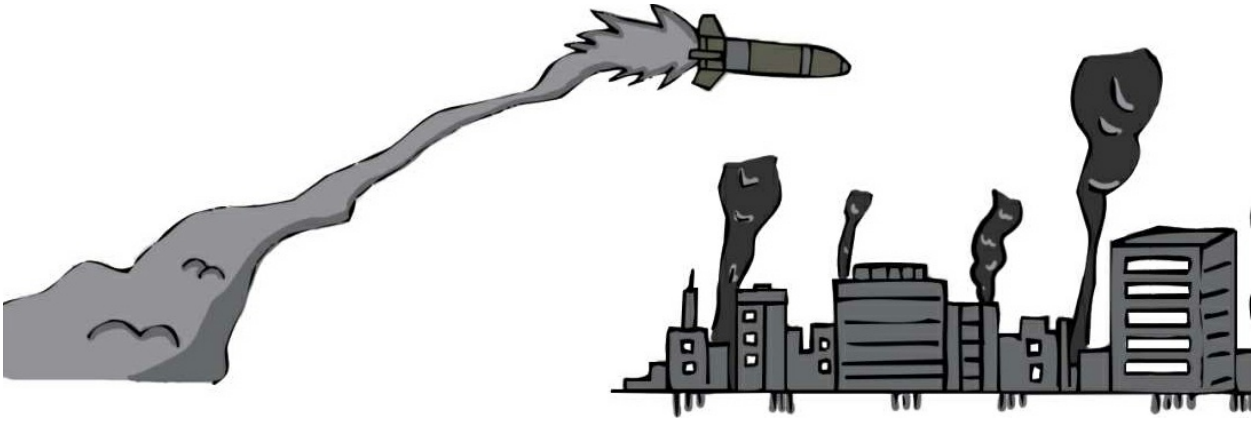

叔叔，我去哪里呀？
叔叔，你会唱《小星星》吗？
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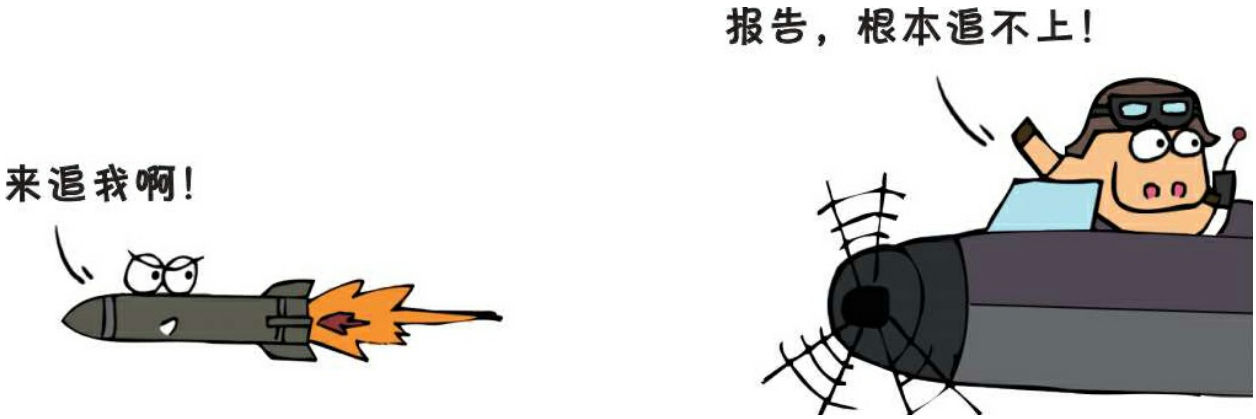
1944年9月8日，德军成功发射了V-2导弹。V-2导弹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在实战中使用的弹道导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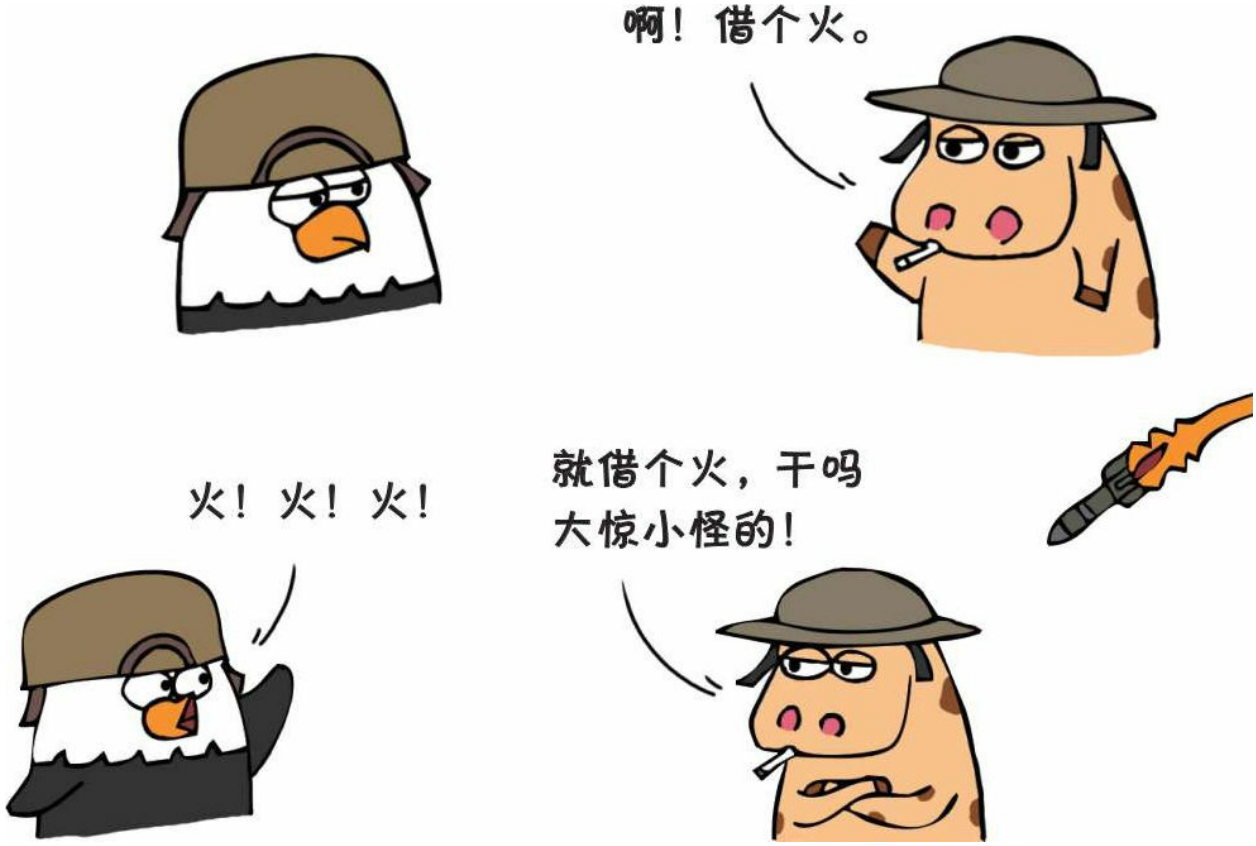
其实冯·布劳恩只想把他的研究成果用于航天事业。他曾感叹，导弹升空后轨迹如此优美，却降落在了错误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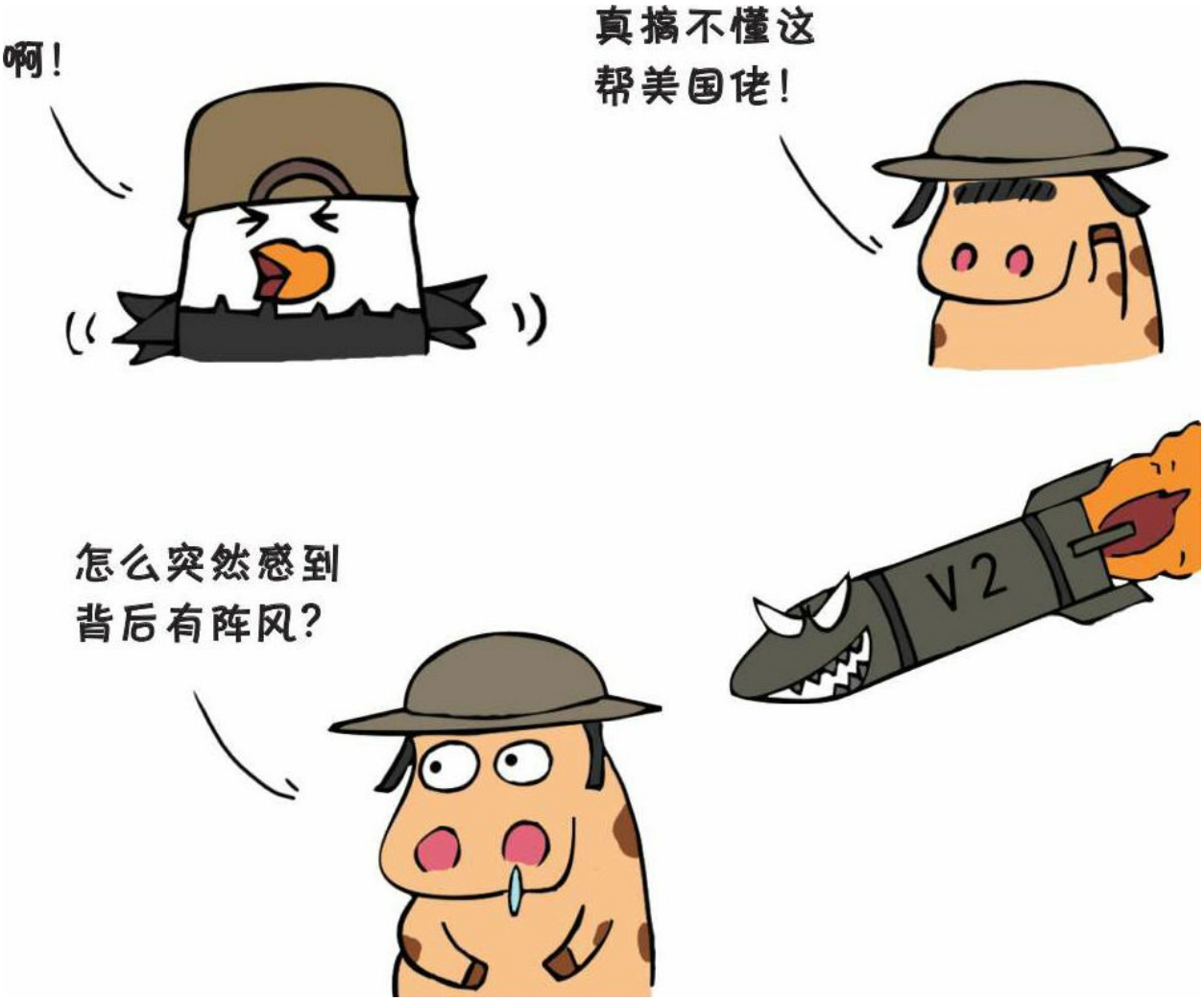


V-2导弹时速可达4倍音速，盟军飞机根本无法拦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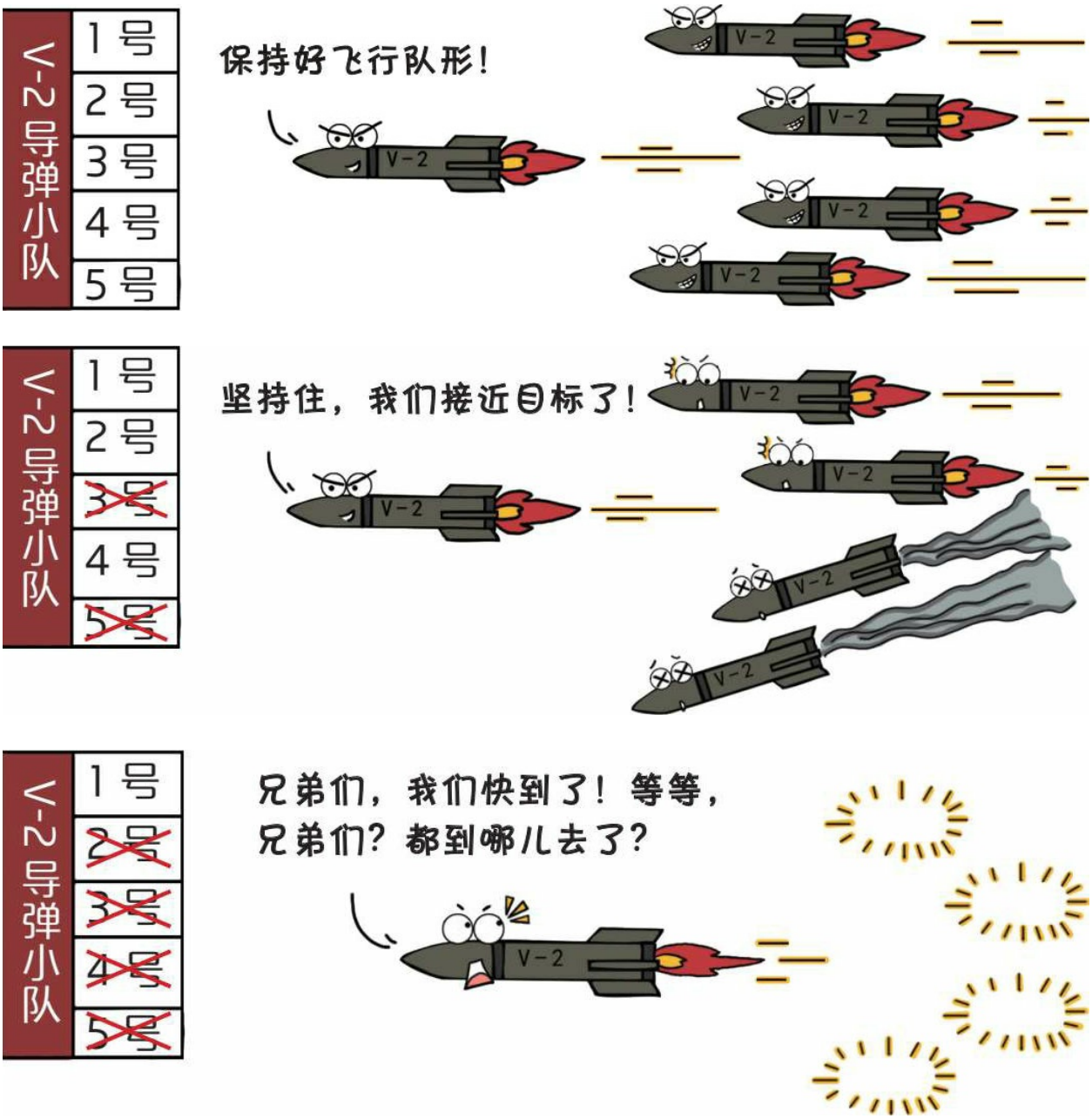
因无法预警，V-2导弹的袭击给盟军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不知何时，一颗大火球就可能从天而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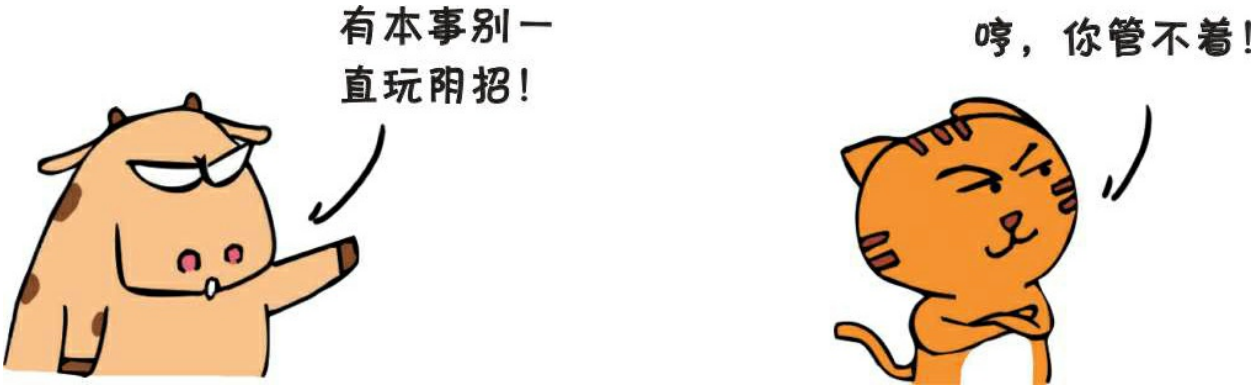


但V-1、V-2导弹始终有个无法克服的缺陷，那就是它们极低的命中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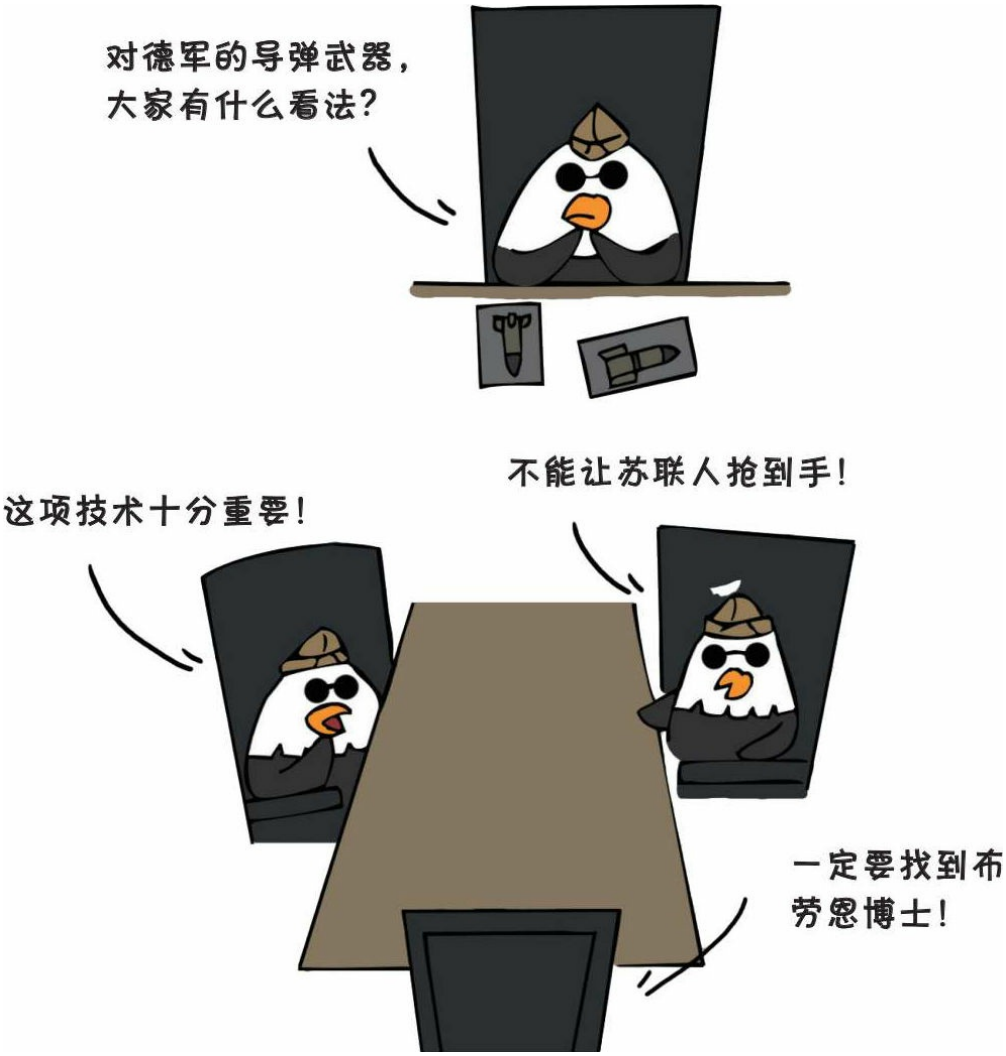
据统计，平均每发射5枚导弹，只有1枚可以到达指定区域。



二战期间，德军前后共向伦敦市发射了10000枚V-1导弹、491枚V-2导弹。这种防不胜防的武器，在伦敦市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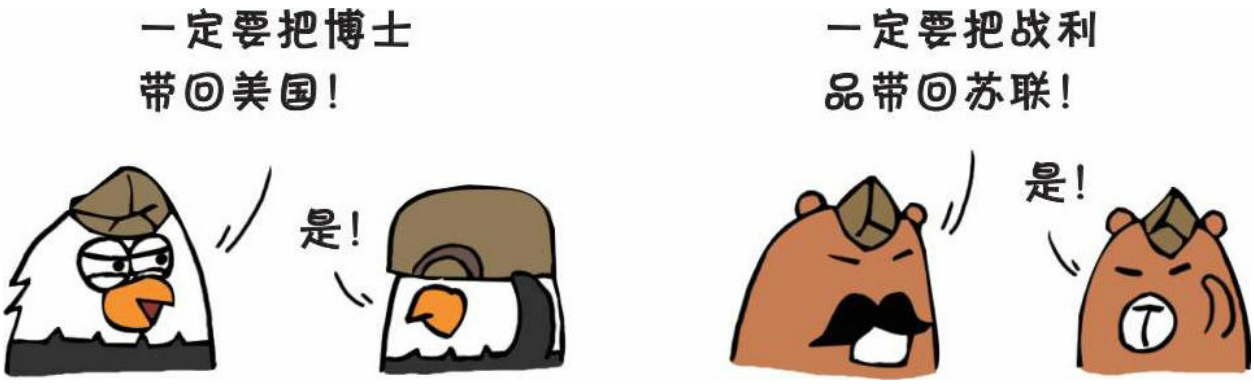


从对战局的影响来说，V系列导弹并没起到多大作用，但它的发明者布劳恩博士却成了美军关注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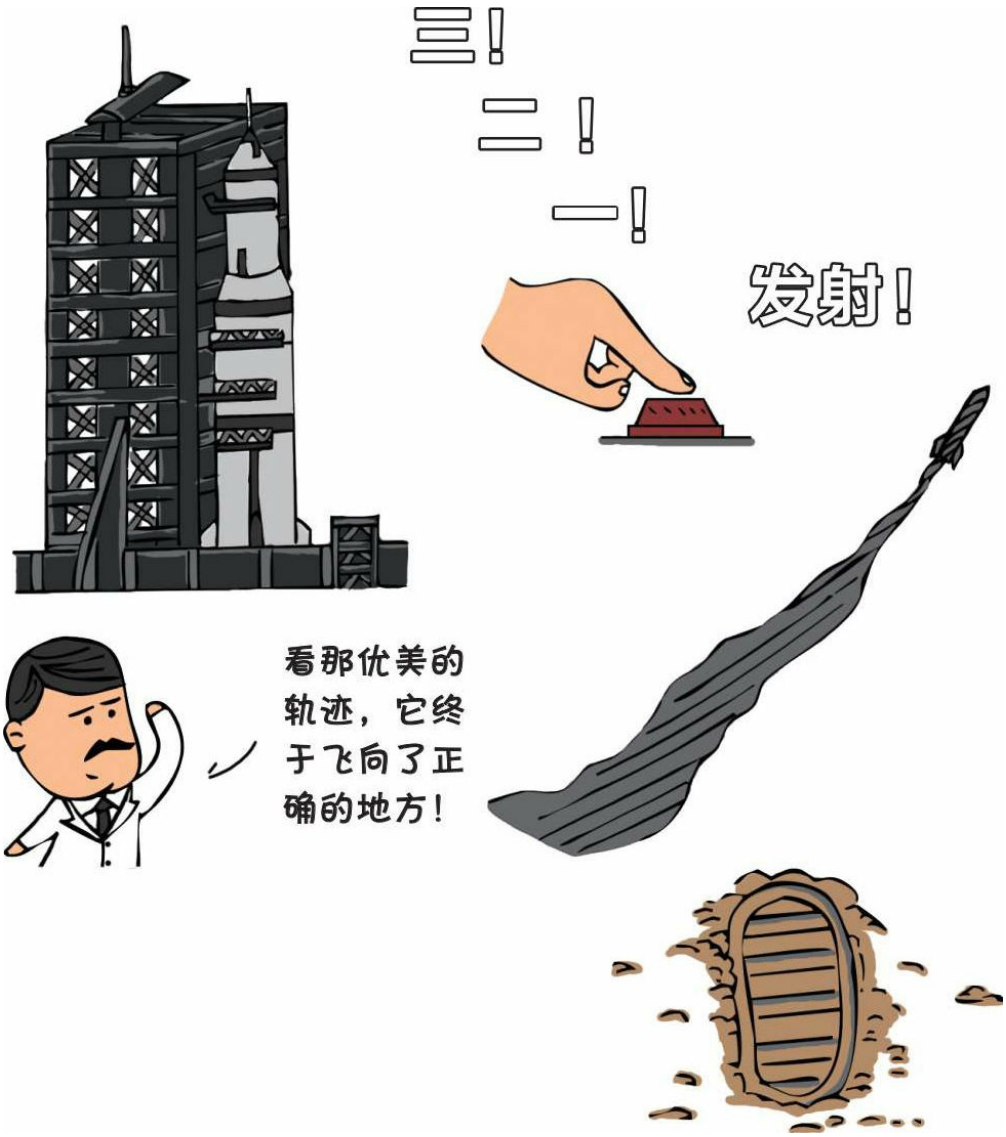


战争一结束，美军立即寻找布劳恩博士，并说服他及其团队向美军

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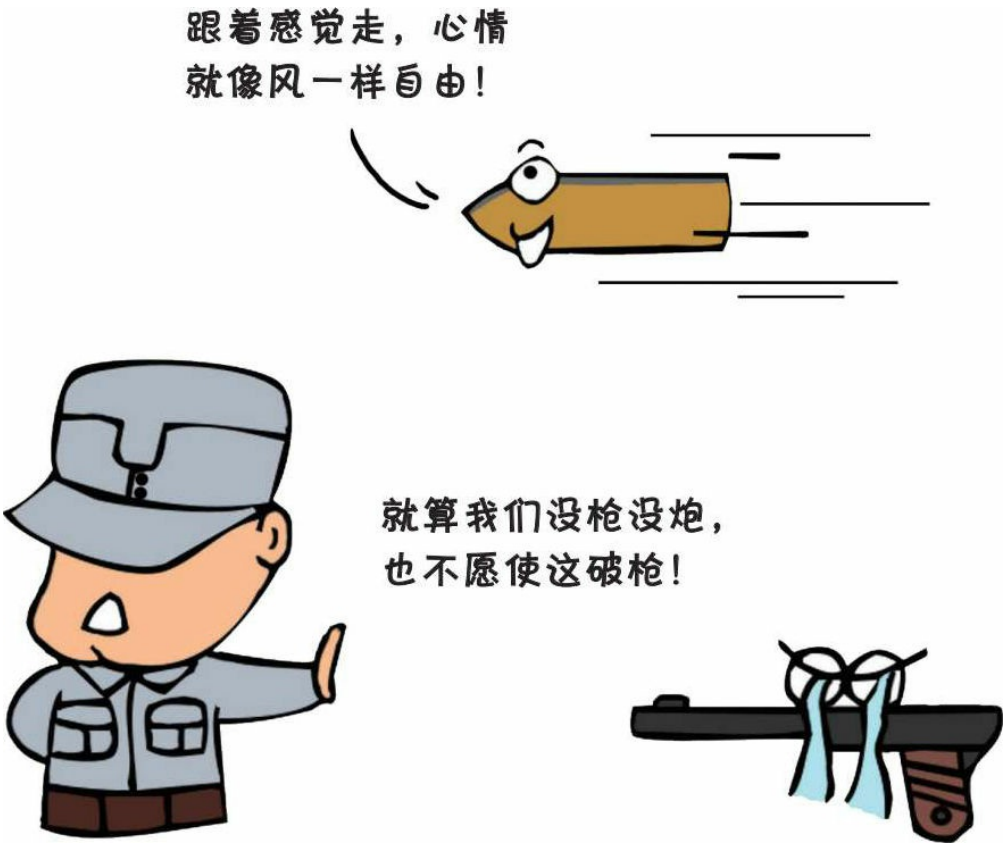


战后，布劳恩博士加入美国国籍，为美国的导弹研制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最终促成了美国登月计划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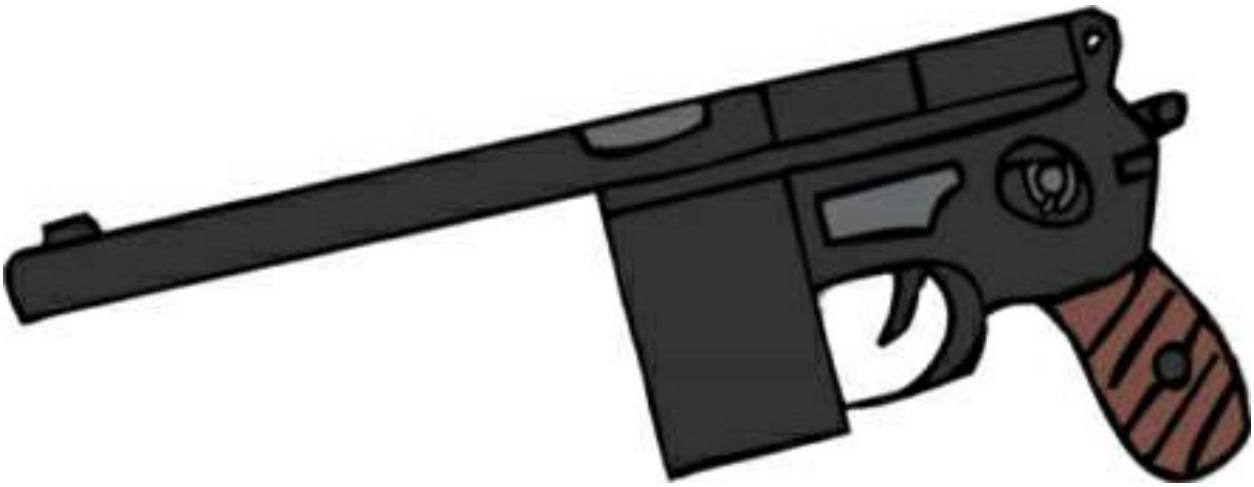
科技只有用于造福人类时，才能闪耀其真正的光芒！

第六章
二战最差武器排行榜



二战期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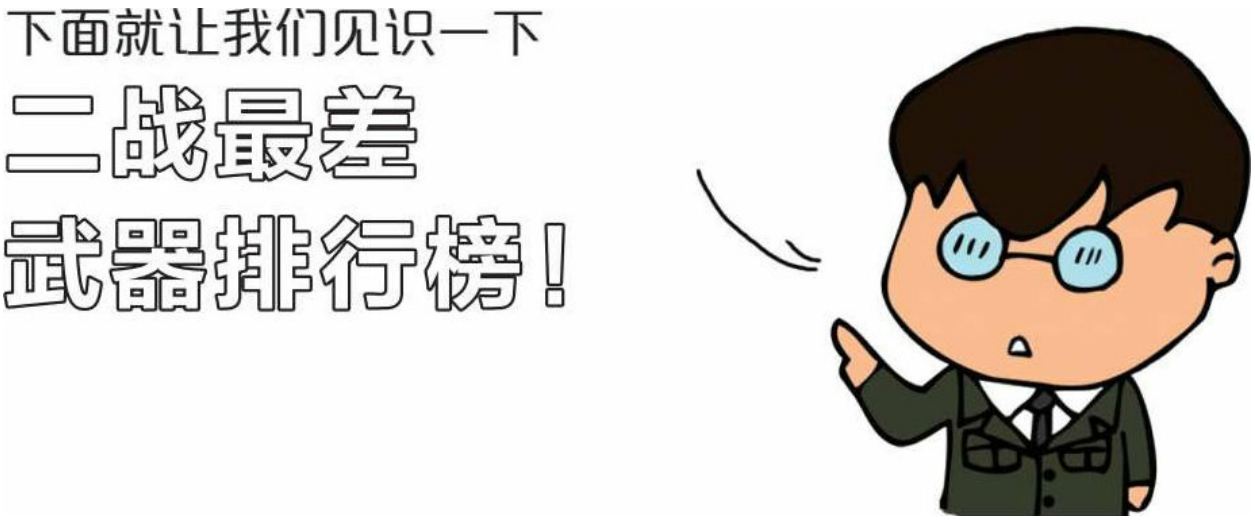
PPSH-41冲锋枪



毛瑟军用手枪

它们的名字和那些著名的战役一起成了后世歌颂的传奇。

但也不是每一件武器的性能都那么优异。



NO.1日本南部手枪

学名：南部十四式手枪

俗称：王八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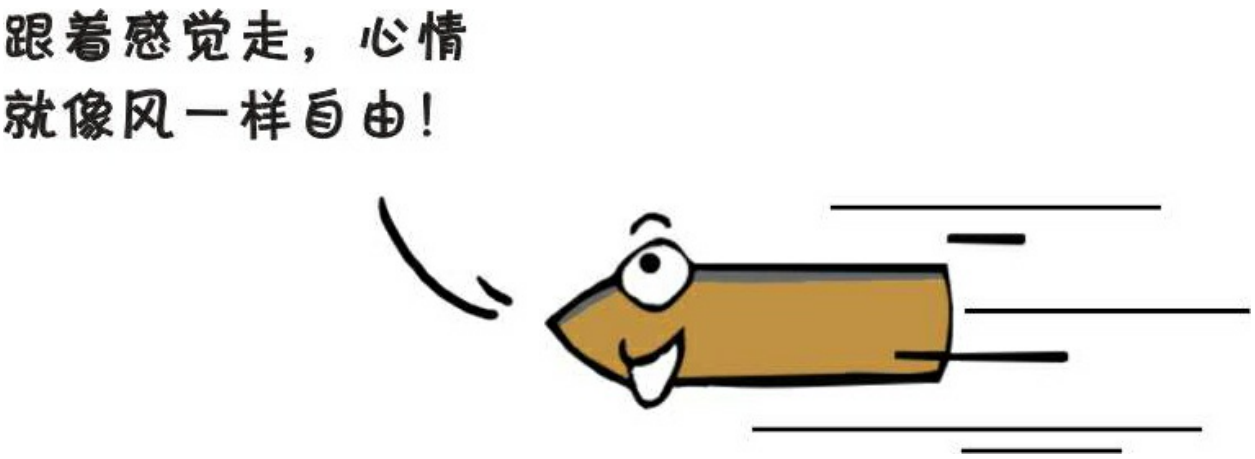
口径：8毫米

射程：50米

这款枪的外形非常像德国著名的“卢格手枪”，但性能却极其糟糕，套用一句广告语来说：

此枪虽有“东方卢格”的称号，但其性能实在不敢恭维。首先，穿透力极差。据当时的八路军战士回忆：

距离一远，子弹就乱飞。



其次，枪膛极易卡壳，需要严格的保养才能保证其可靠性。

一旦出现卡壳的现象，还需再次手动上膛才能使用。

就算重新上膛，有时因撞针弹簧的弹力不够，照样会出现卡壳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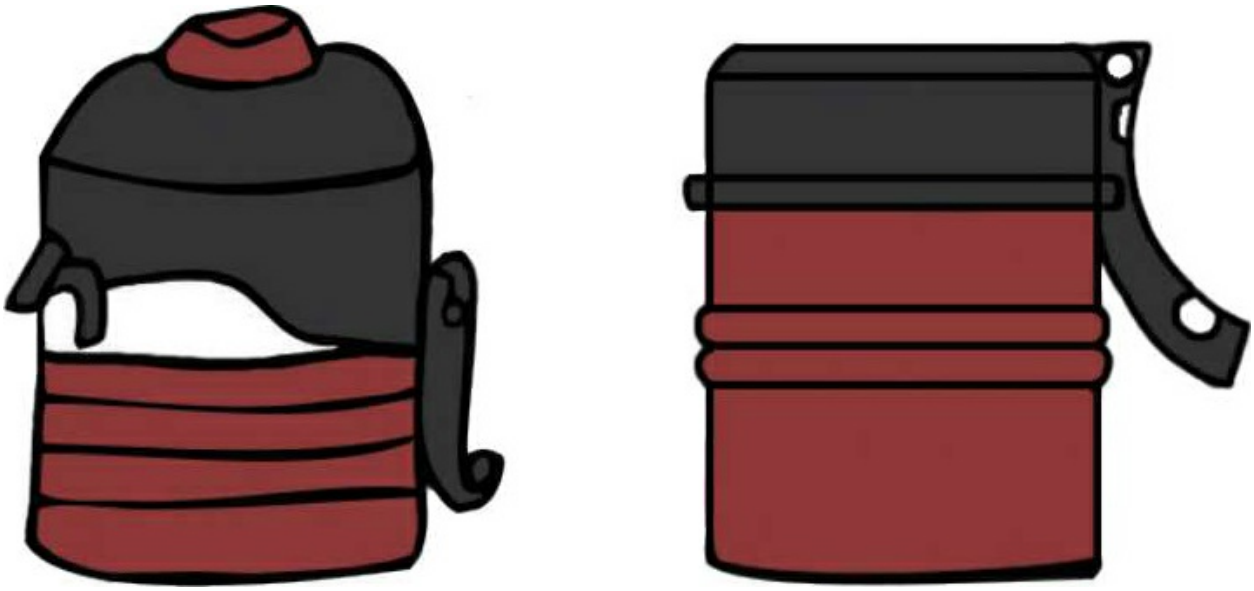
还有由于弹匣卡槽设计上的失误，射击时会出现弹匣自动脱落的现象。

沙沙……

投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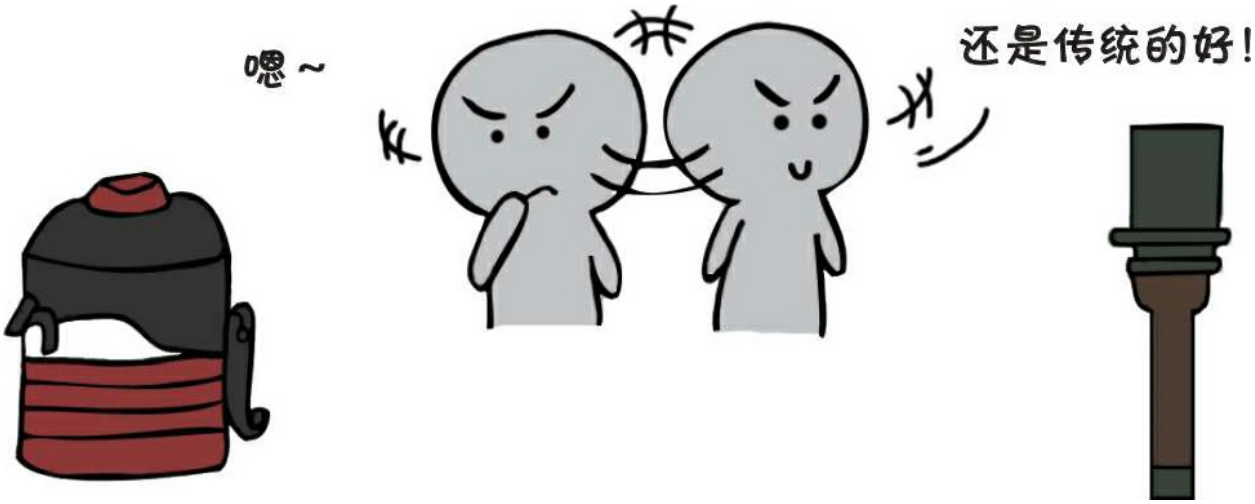
NO.2意大利OTO攻击型手雷

正如意大利军队会在头盔上插羽毛一样，意军的手雷也个性分明，它们全身都被涂成了红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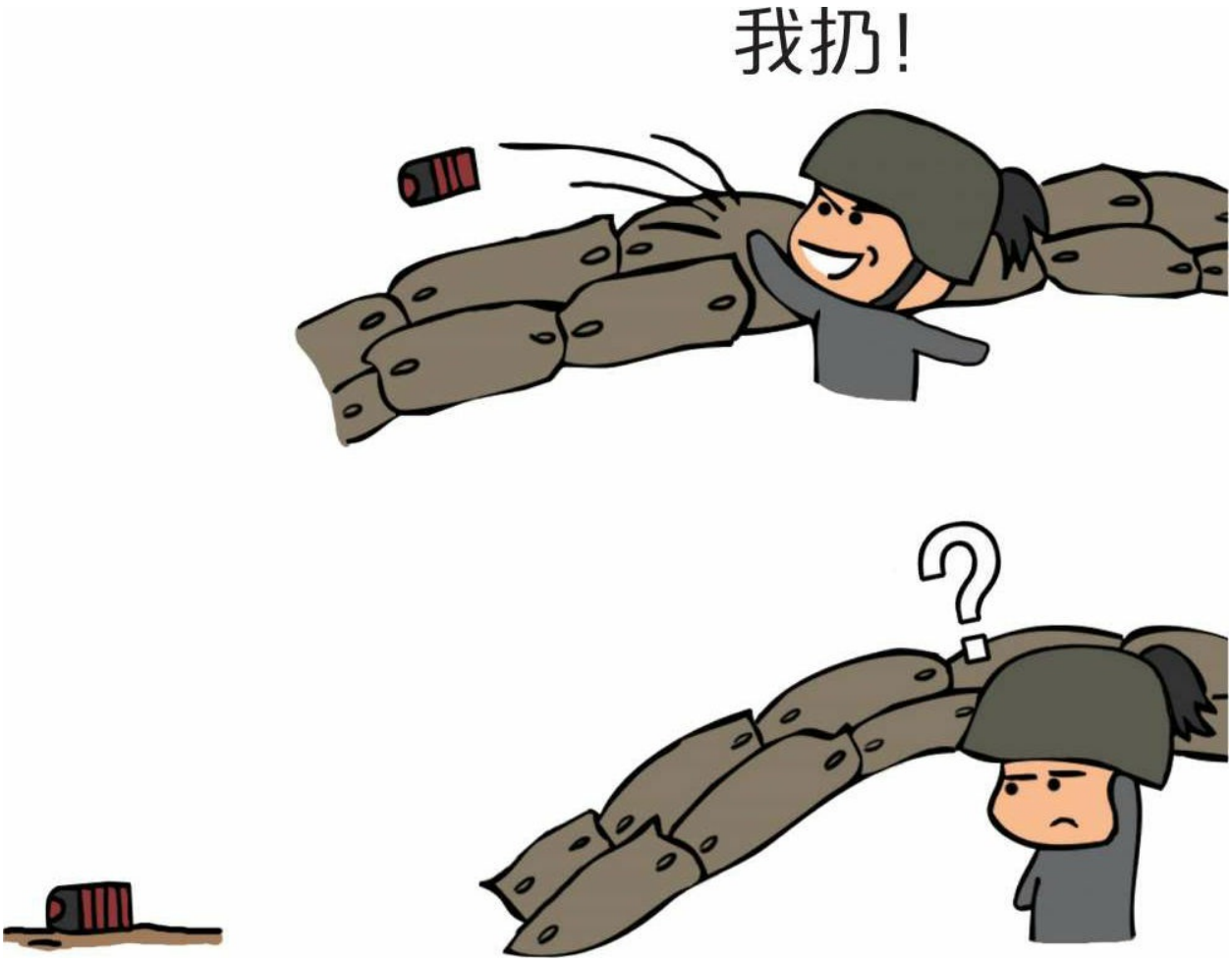


为防止传统引线手雷可能被敌人扔回的现象，意军的手雷都采用触碰式引线。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OTO攻击型手雷，虽然设计理念前卫，但使用起来极不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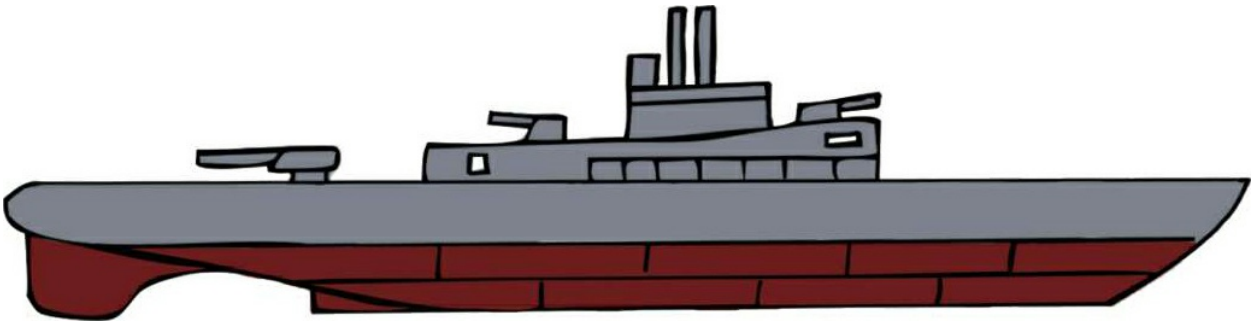


OTO手雷故障频发，常会出现扔出去不爆炸，也不知道何时会爆炸，一旦有人过去查看情况，又突然爆炸的现象。


我扔！

NO.3日本潜艇

从技术角度讲，二战时期出现的日本潜艇是相当不错的，续航能力极强，甚至可到达美国西海岸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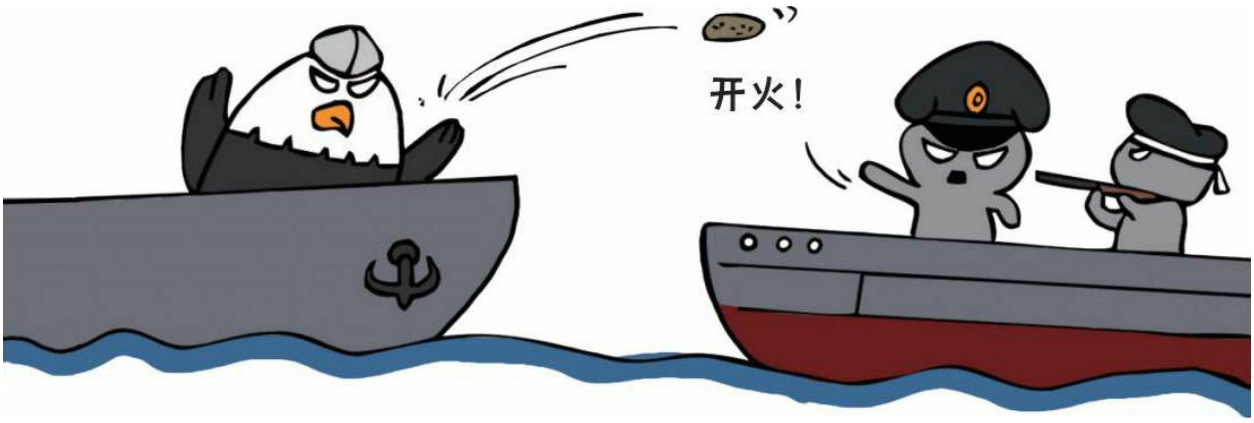


但从战术角度讲，潜艇却极其失败，甚至可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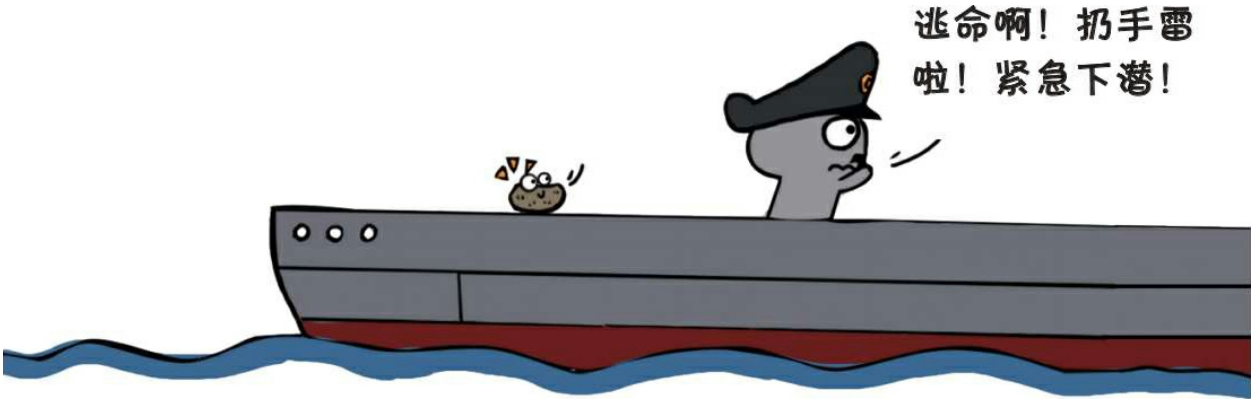
偷袭珍珠港时，日军派出数艘小潜艇攻击港内美军军舰，但这些潜艇全部被美军发现并击沉，差点暴露了日军的偷袭计划。

最有趣的一次是，日军潜艇居然被美军的土豆给击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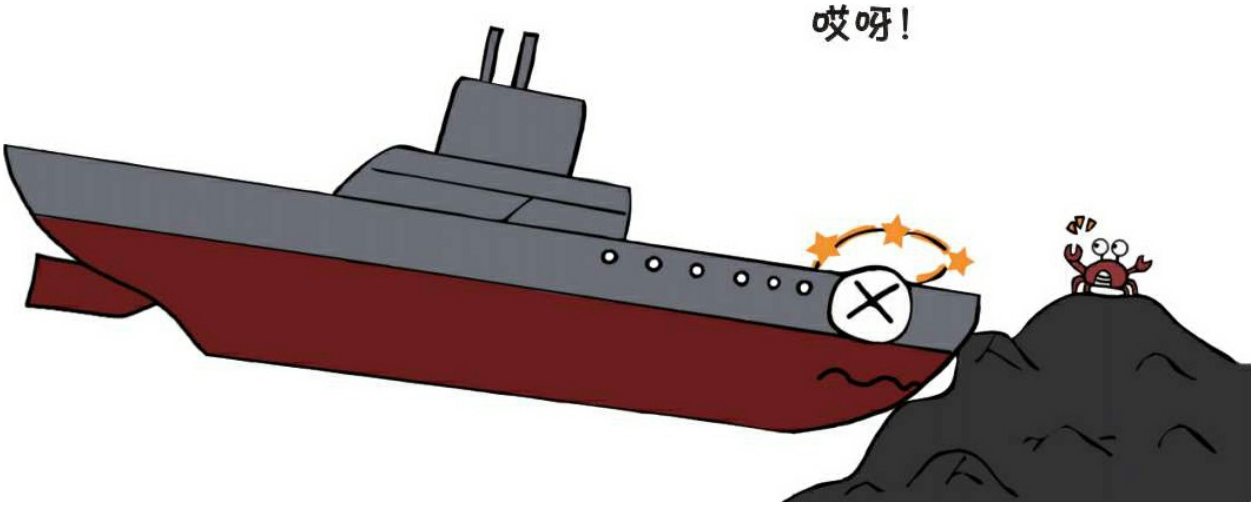
美军慌乱中误把土豆当手雷扔了过去！



日军慌乱中真把土豆当成了手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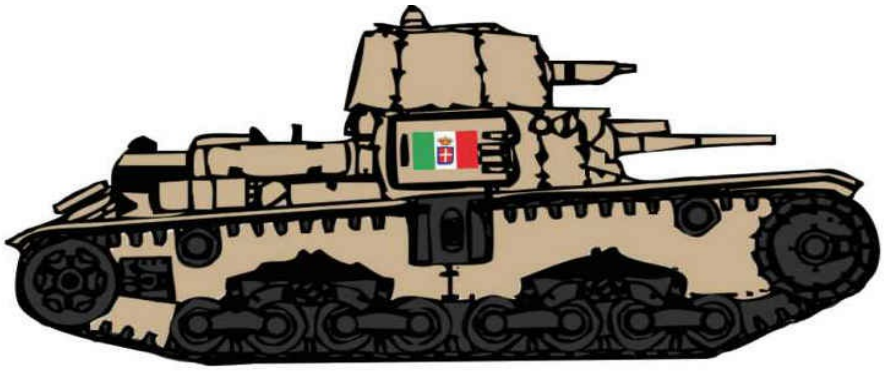
潜艇因为下潜太快，触礁沉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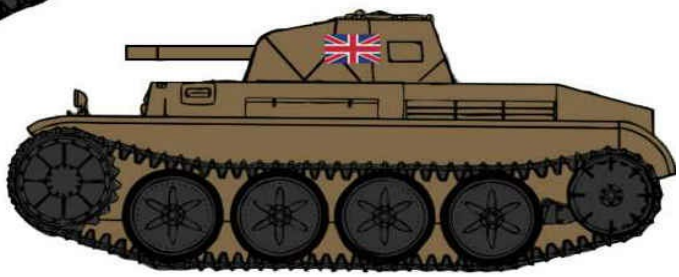


NO.4意大利M11/39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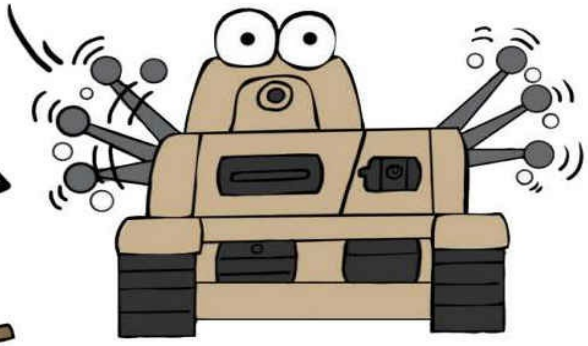
主炮口径：37毫米

其他武器：8毫米口径机枪×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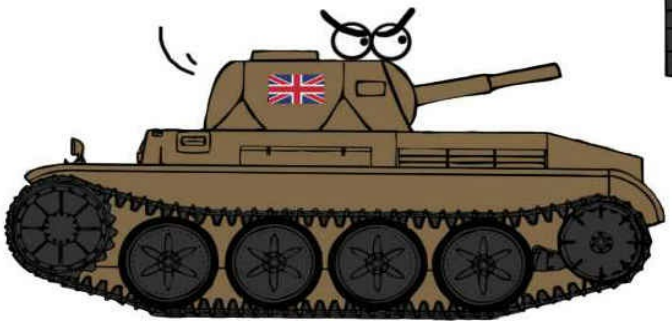


别乱跑啊！你一动，
让我怎么瞄准？



费力地转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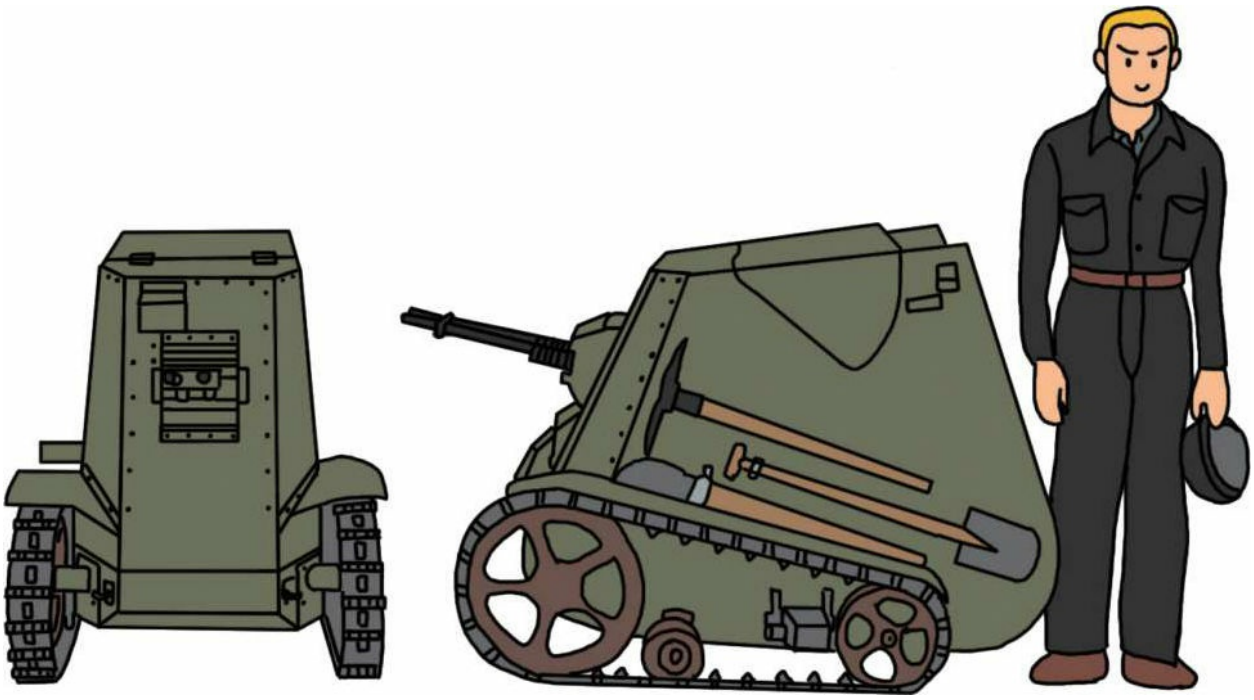
不动？当我傻啊！



另外，M11/39坦克的装甲极薄，只有30毫米厚，随便一门火炮都能将其击毁。

但这还不是意大利设计的最“逗”的战车，最“逗”的战车在这里:

MIAS型突击车
战车界的迷你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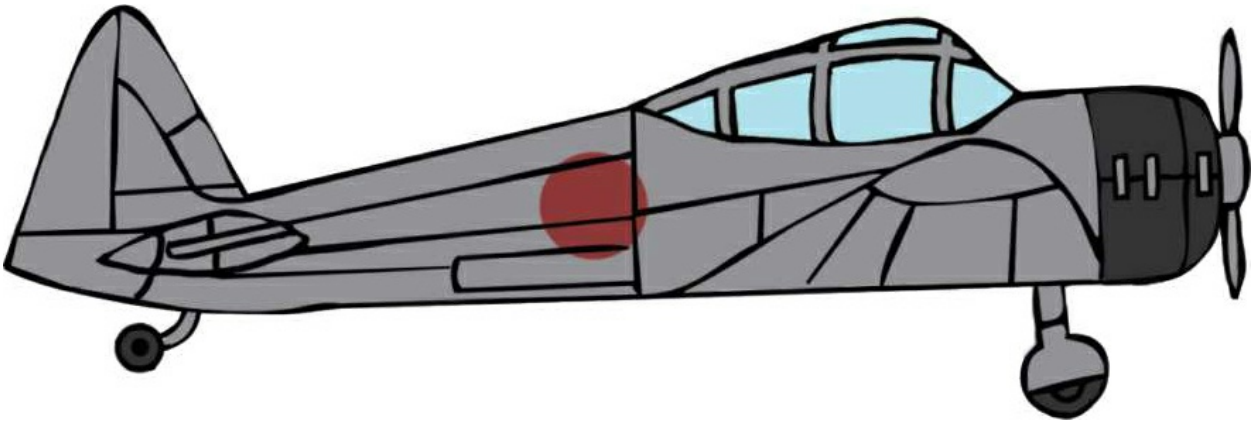


NO.5日本零式战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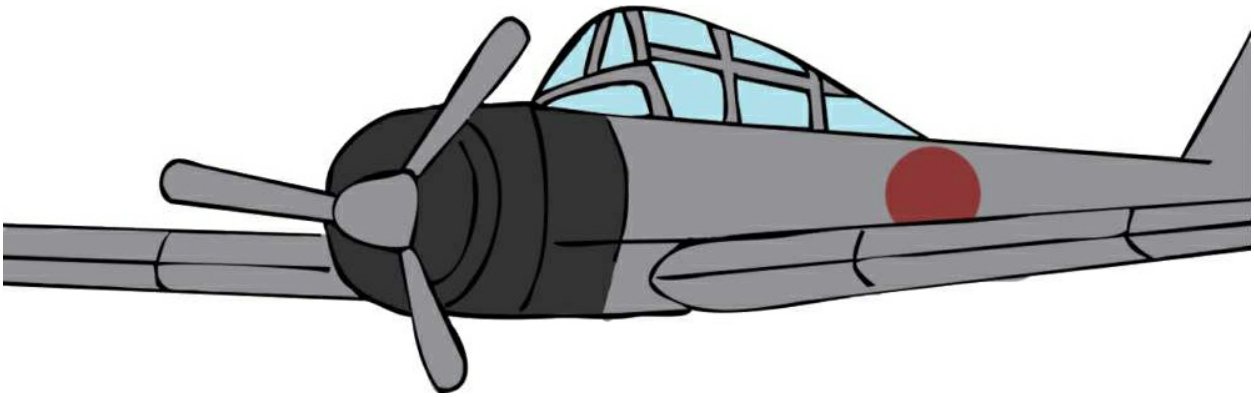
航程：3000千米

时速：534千米

武器：20毫米航炮×2，7.7毫米机枪×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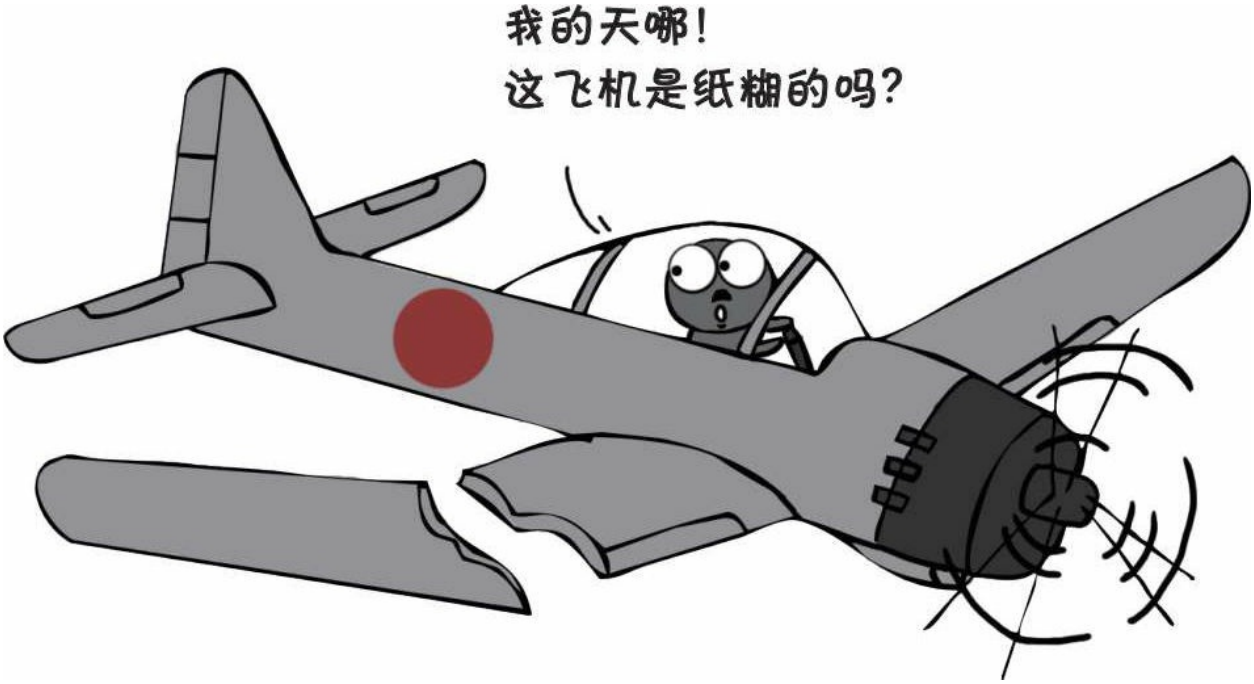


零式战斗机原本性能极其优异，早期的美式战机甚至无法与其匹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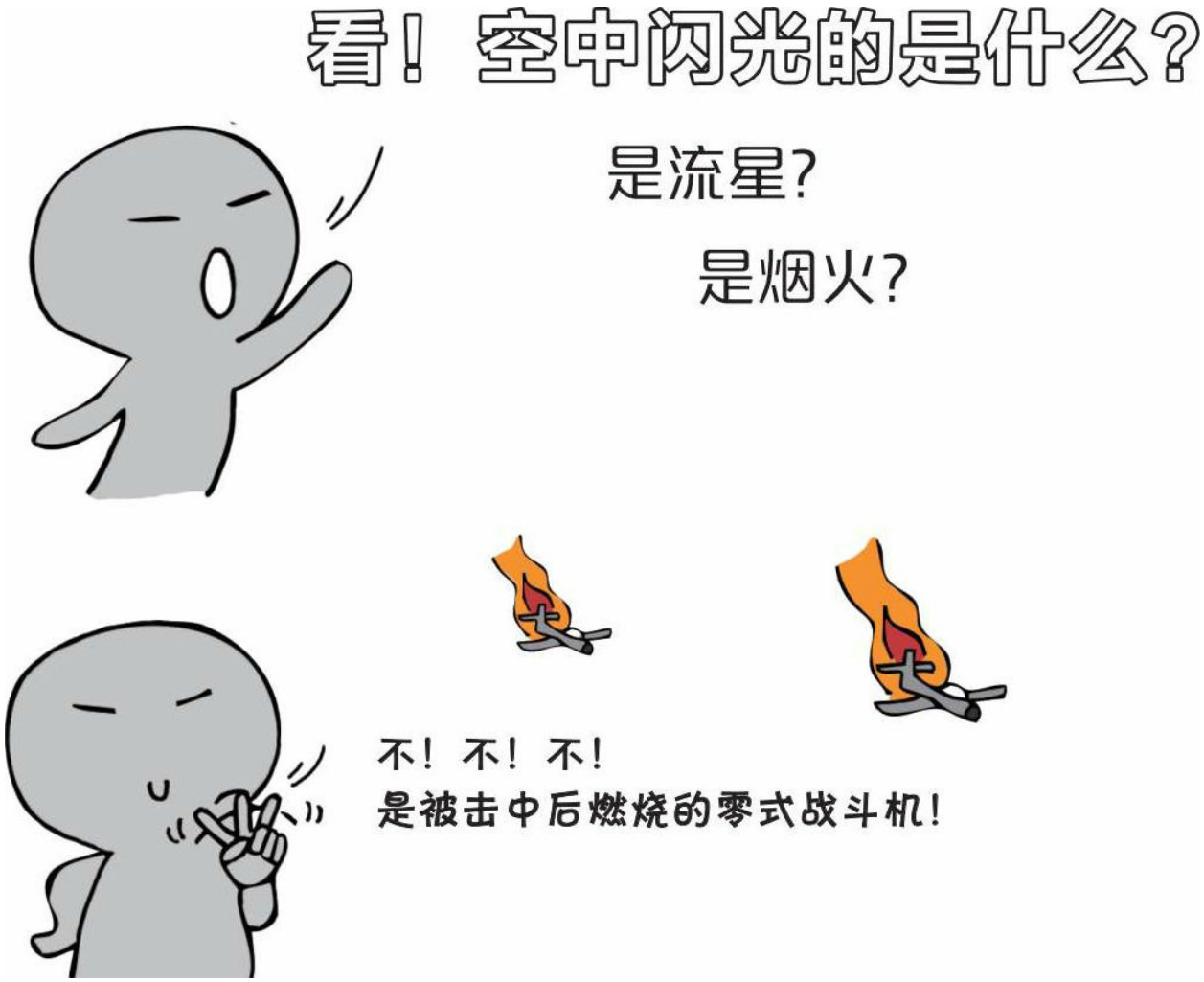


但日军一味地追求飞机的灵活性，大量使用镁铝合金材质。

可这也导致零式战斗机的装甲极其单薄，几发炮弹就能打折它的机翼。



而且镁铝合金中的镁极易燃烧，可以说是一点即着，这也使得零式战斗机有了“空中打火机”的称号。


看！空中闪光的是什么？
是流星？
是烟火？
不！不！不！
是被击中后燃烧的零式战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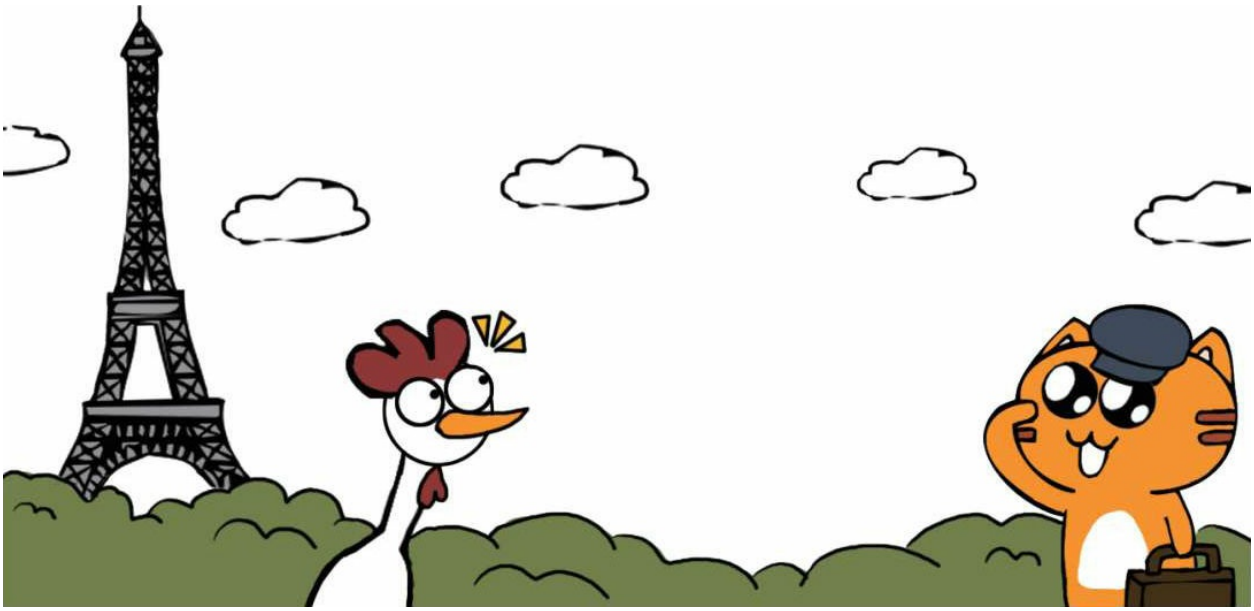
*注：二战时期，法西斯的主要轴心国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老大，你在干吗啊？
走开！让我一个人静静！

第七章
柏林奥运会

1933年，德国通过大力发展经济，终于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工业产值大幅提高。

经济的恢复使得德国的国力大幅提高，甚至普通的德国家庭都有条件到国外旅游度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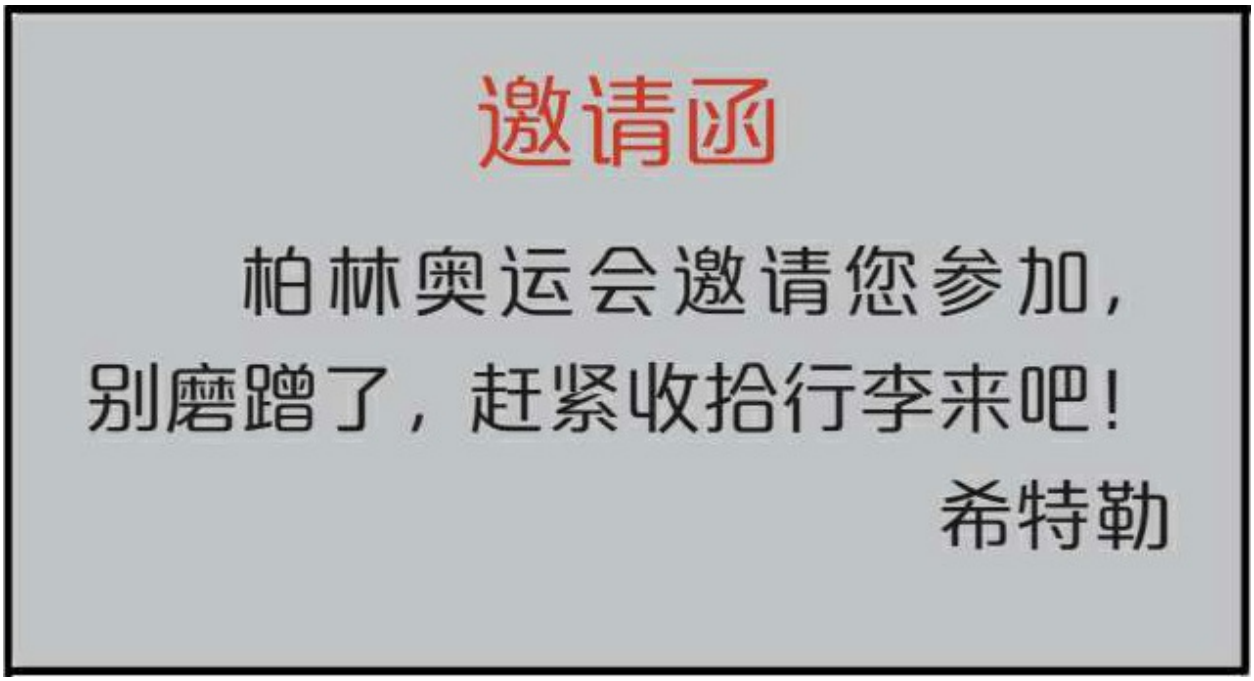
当时的德国希望用一种方式向世界展示它的强大，用一个漂亮的身影重返世界舞台。

GDP
耶～
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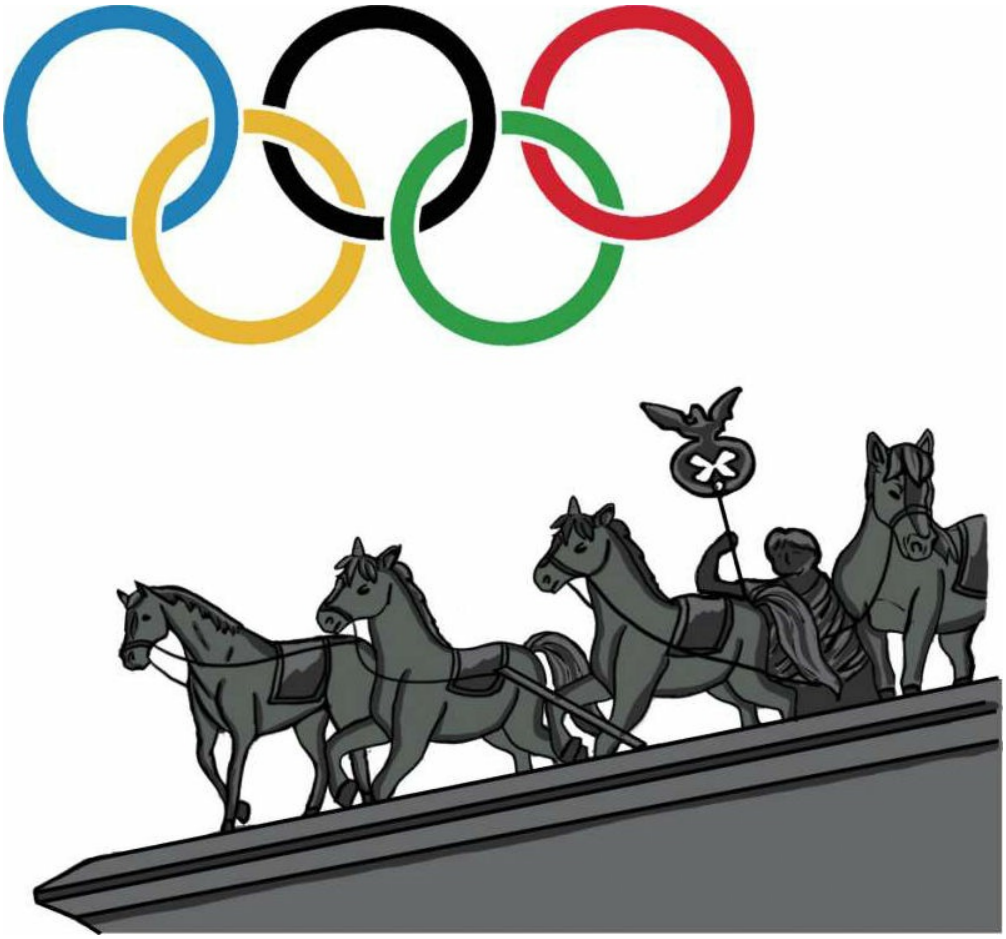
于是纳粹德国决定举办一项全球瞩目的盛会：奥运会。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

希特勒希望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变成他的庆典，并借此宣扬所谓的“雅利安人至上”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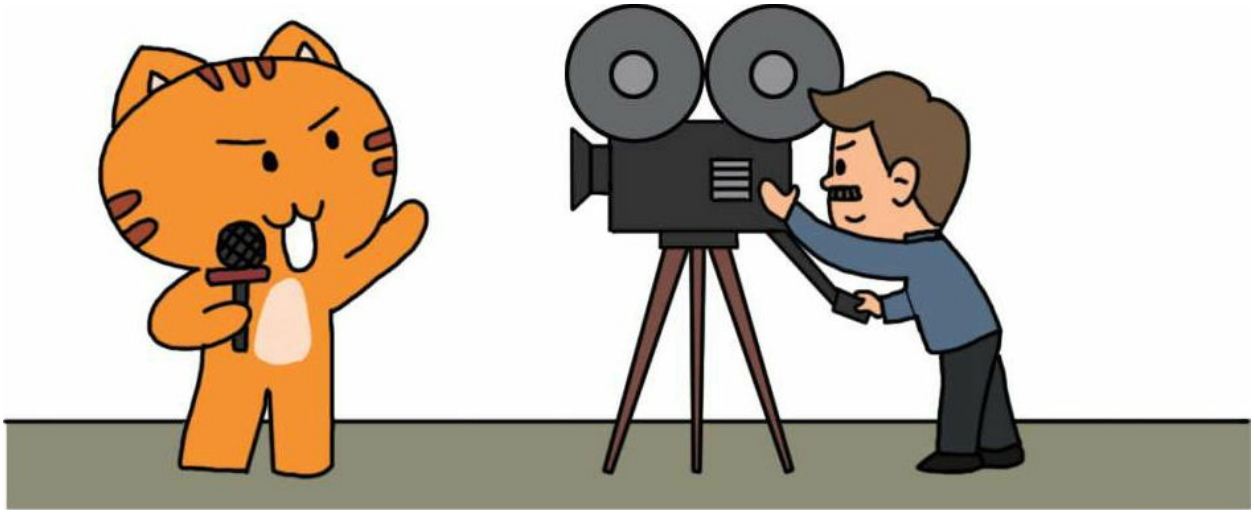
德国前后投入了7700万马克举办这届奥运会，共有49个国家参赛，这一刻，柏林俨然成了“世界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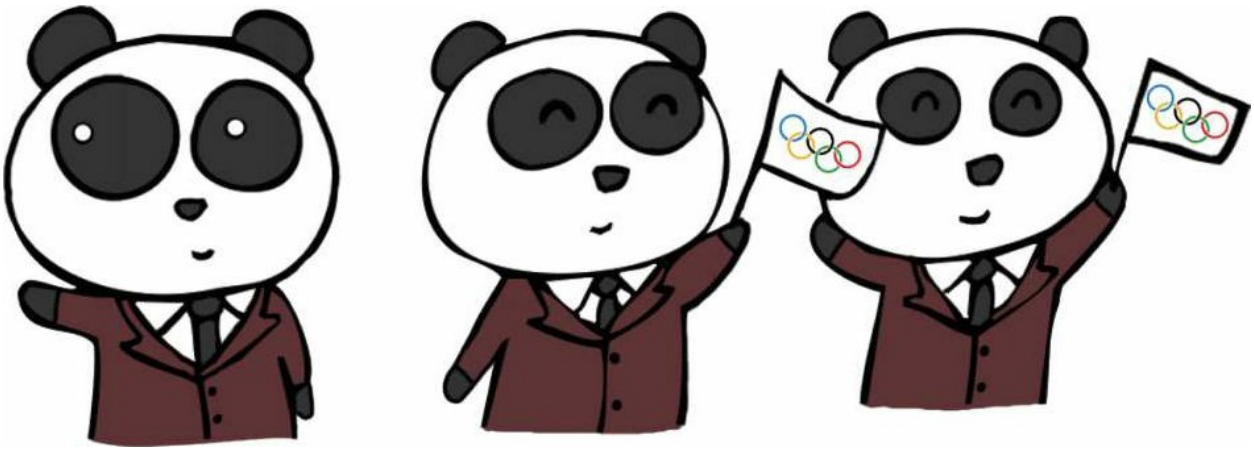
德国柏林-1936

象征人类团结和平的奥运盛会，却变成了德国纳粹分子炫耀其实力的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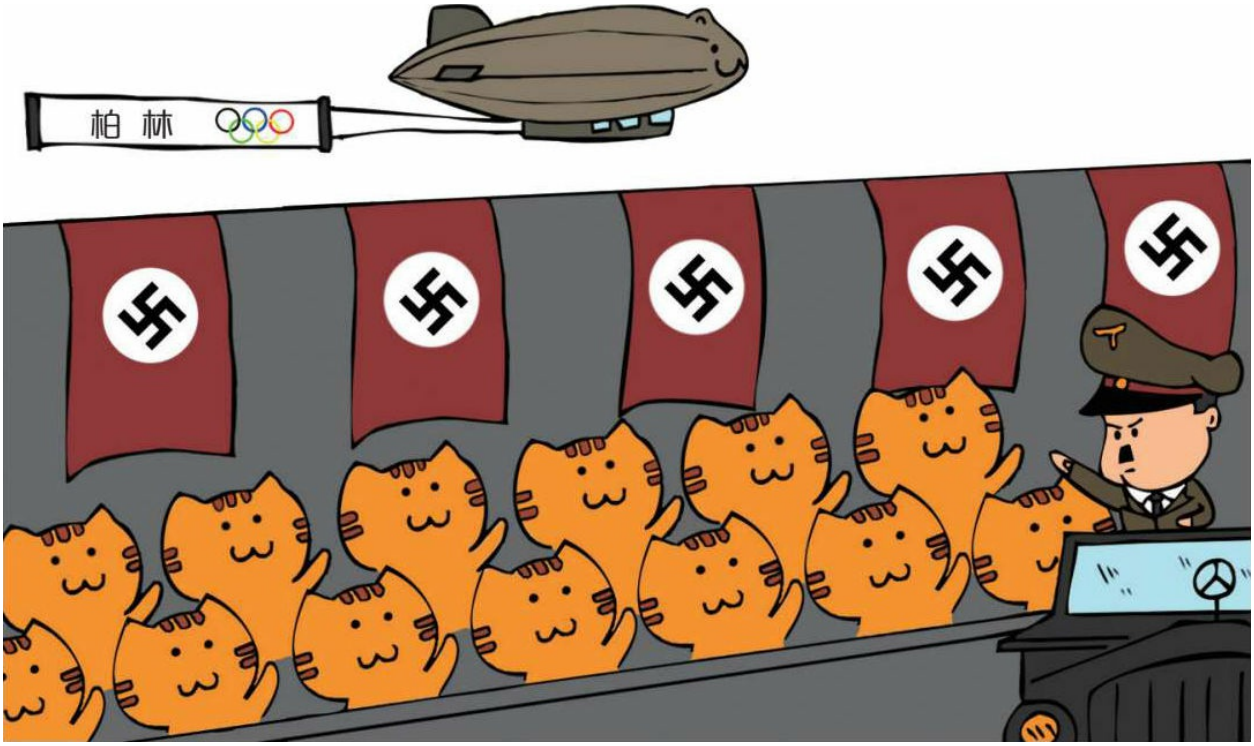
柏林奥运会首次通过电视向全世界进行了报道。



在这届奥运会上，当时的中国派出69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篮球、足球等六大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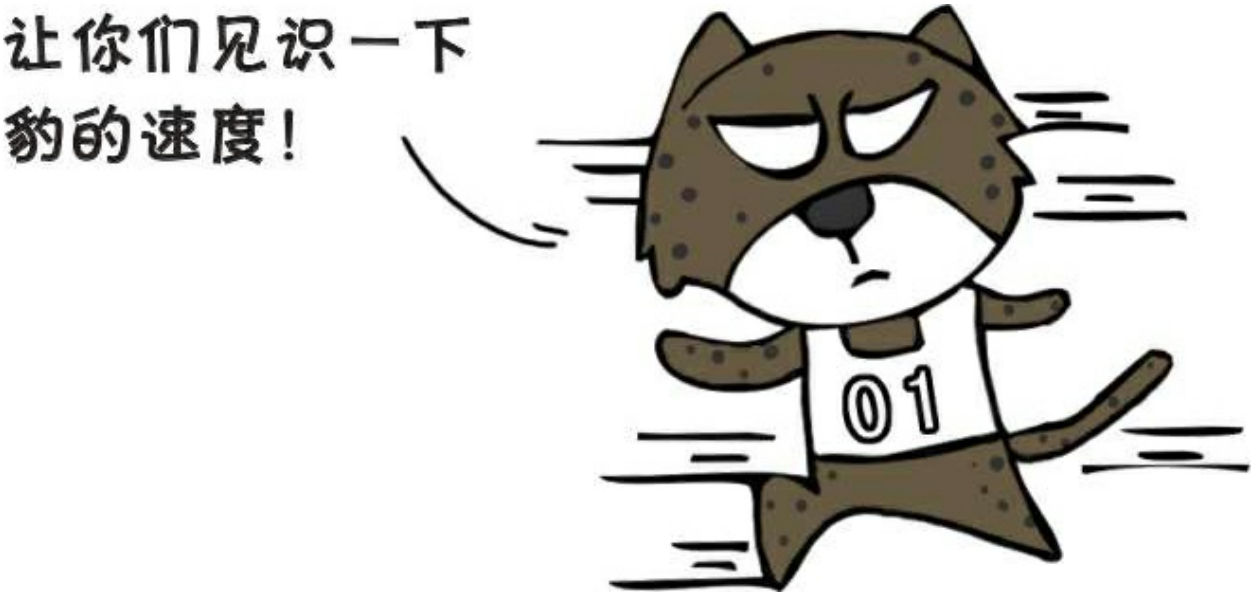


在开幕式上，到处悬挂着纳粹党旗，巨大的齐柏林飞艇在空中飞行，奥运会俨然成了纳粹党的盛大庆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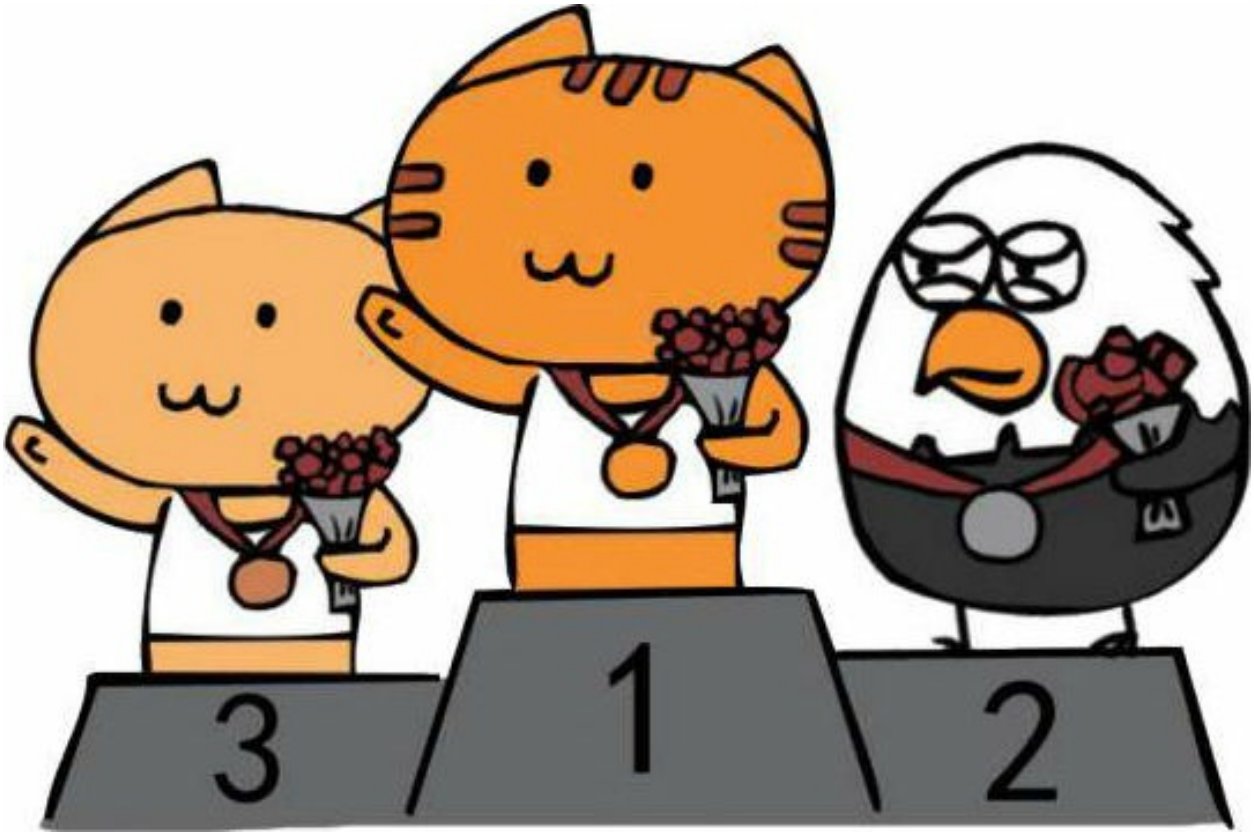
比赛期间，纳粹党大力宣扬“雅利安人至上”论，歧视并嘲笑美国的黑人运动员。

可最终，美国黑人运动员欧文斯在田径场上连获4枚金牌，狠狠甩了纳粹主义者一个大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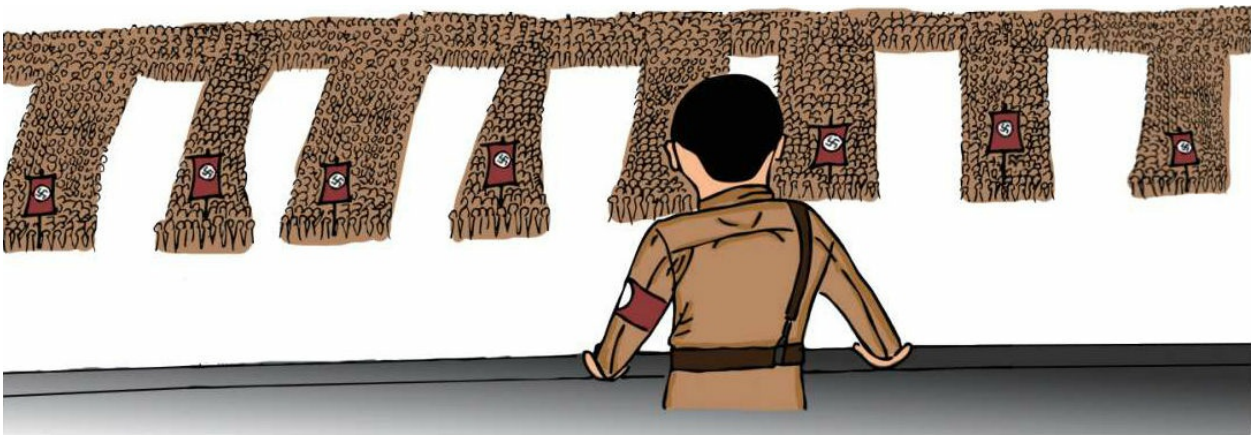


这使得希特勒很不愉快，并拒绝与欧文斯握手。

最终，德国仍以主场优势获得奖牌榜第一，这也总算给希特勒捞回了点面子。



奥运会的顺利举办让希特勒在德国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可德国人民却未看清希特勒的真实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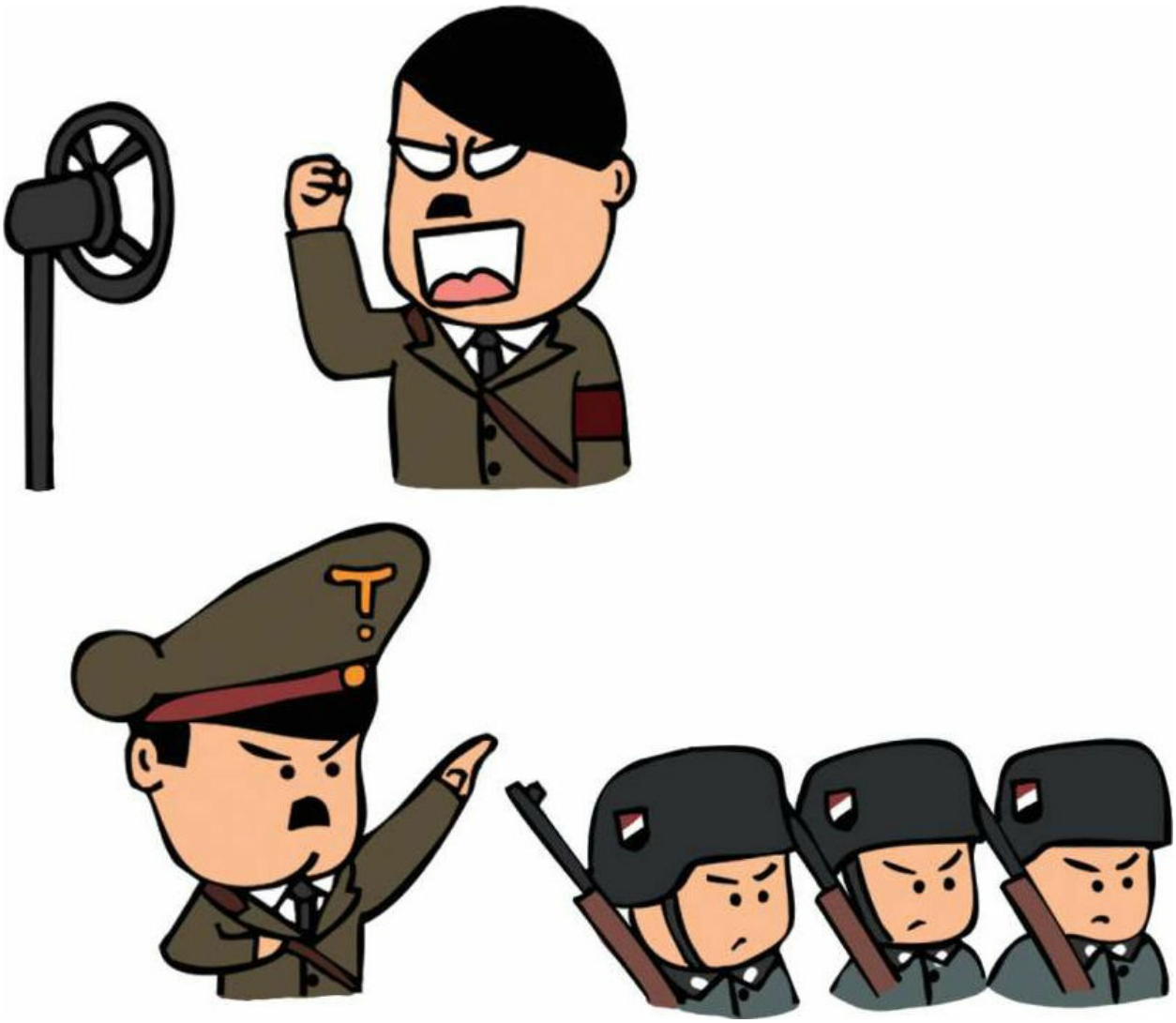


这时的希特勒得意扬扬地对身边人员说：“看吧，德国很快就能拥有发动一场战争的能力了！”

第八章
希特勒和他的“国民汽车”

一个是享誉世界的汽车品牌，

一个是震动世界的战争狂魔。



这是一个关于希特勒与他的“国民汽车”的故事。

希特勒在竞选总理纲领中许诺：要让每个德国家庭都拥有一辆轿车。

希特勒提出了“国民汽车”的概念：可容纳2名成人和3名儿童，售价不超过1000马克。

不久，希特勒召开会议，讨论轿车普及的问题，顾问们一致推荐保时捷博士来负责这项任务。

没错，就是保时捷公司的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

费迪南德·保时捷

1875—1951

著名汽车设计大师

顺便提一下，保时捷博士也是传奇坦克“鼠式”和“费迪南”反坦克装甲车的设计者。

他与希特勒的私人关系也很密切，希特勒视其为杰出的汽车工程师。

在这里补充一个插曲，保时捷博士在设计上的过人天赋也曾引起斯大林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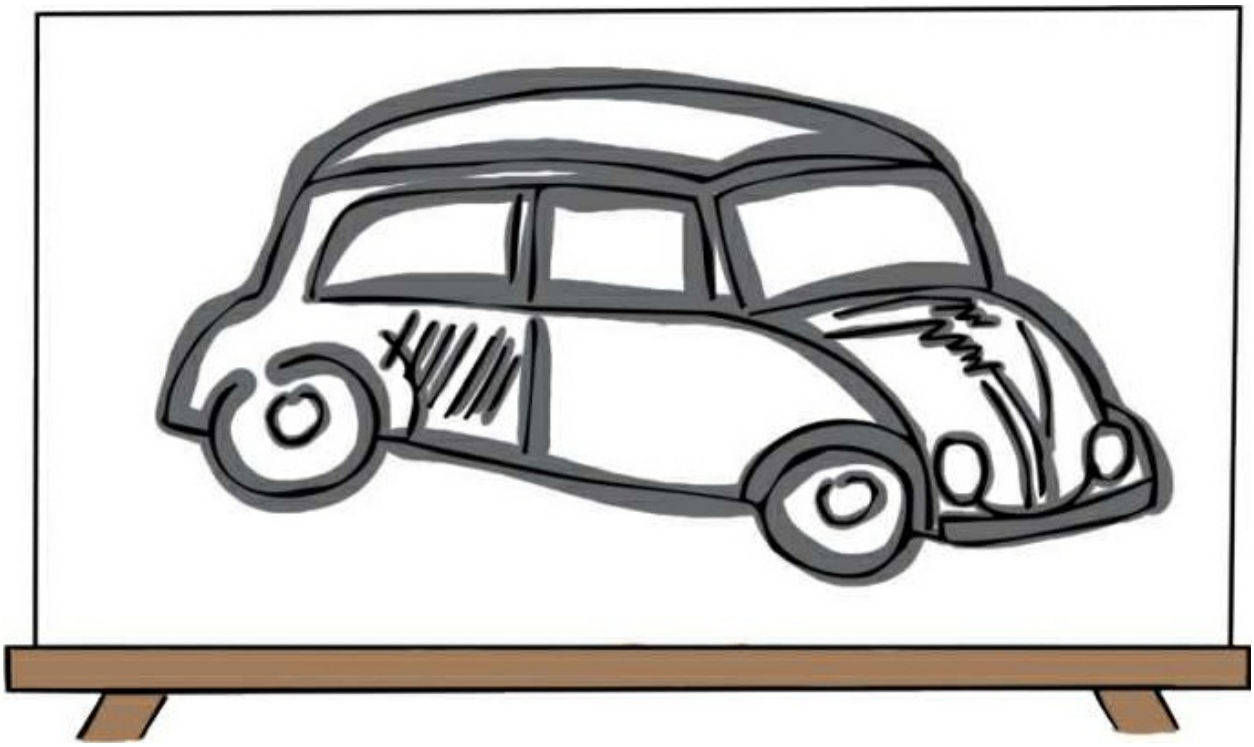
保时捷博士设计的赛车，在环西西里岛大赛上勇夺第一！

可保时捷博士并不关心政治，他只在乎谁能投钱让他实现汽车梦想。

最终，保时捷博士选择了希特勒，因为：

希特勒非常欣赏保时捷博士的才华，认为他是可以把“国民汽车”梦想变为现实的人。

保时捷博士很快拿出了11张汽车草图，其中一张与日后的“甲壳虫”已非常相近。



1938年，一家汽车制造厂在德国沃尔夫斯堡成立，希特勒在当时的演讲中说道：

大众汽车的标志“VW”，是德文“Volks Wagen”的缩写，意为“大众使用的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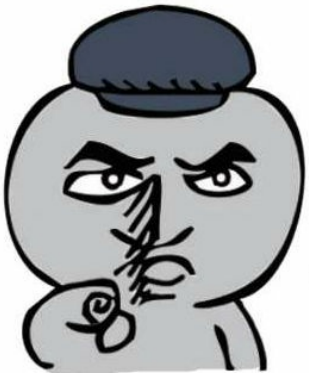
当时的大众汽车售价仅990马克，经测试，操纵性能极好。

不管是山坡

为了让工厂尽早产出效益，希特勒提出了“分期购置”计划。

唉！好想有
辆车啊！

那就去买呀！



没错，每周只需5马克，付到750马克时，就会得到一个订单号，你就能拥有一辆崭新的大众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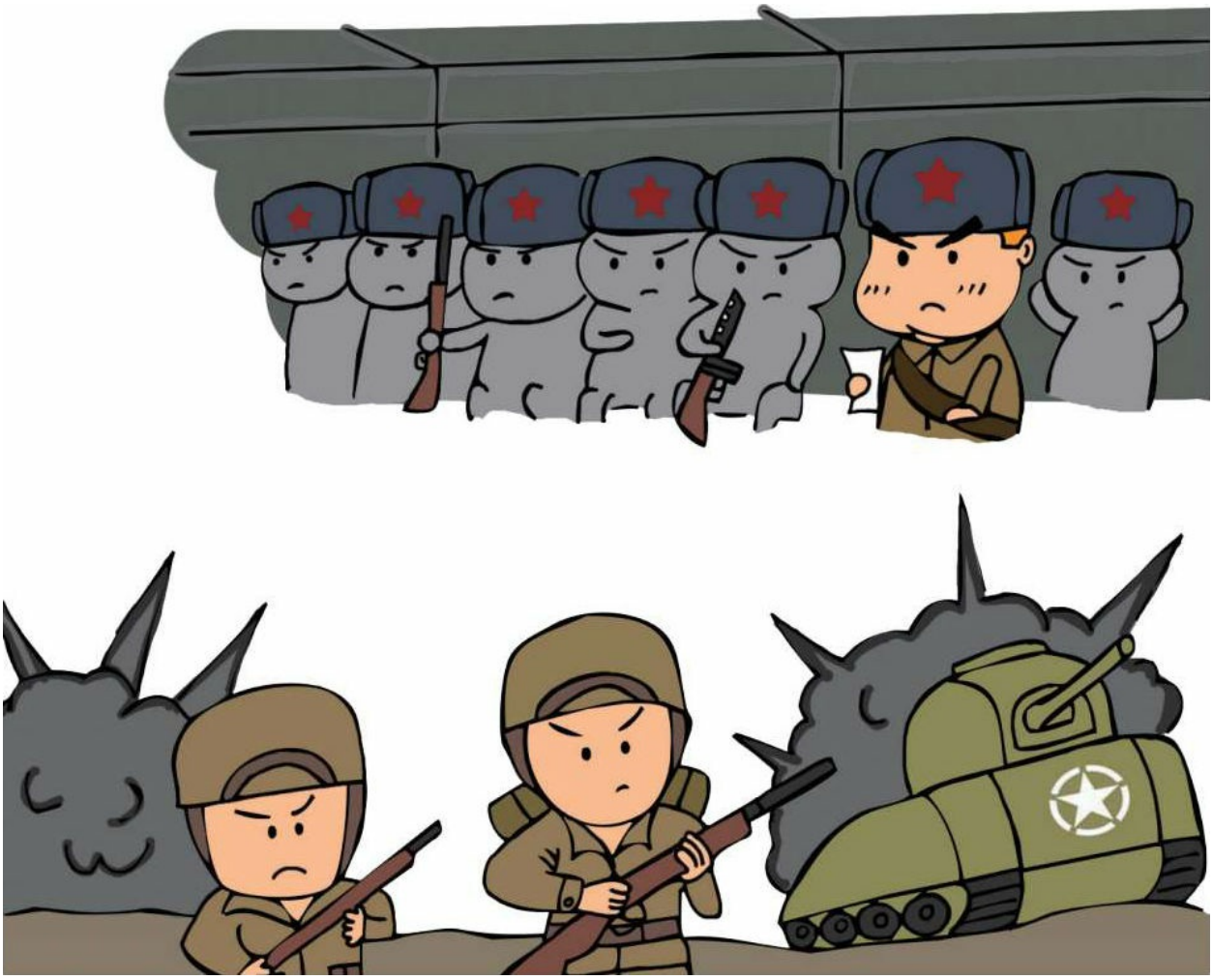
然而由于二战的爆发，“国民汽车”计划很快就终止了，大众公司转向飞机、坦克的生产。

而可怜的德国民众在付出几千万马克的购置款后，一辆大众汽车也没得到。

汽车分期购置订单
编号：0001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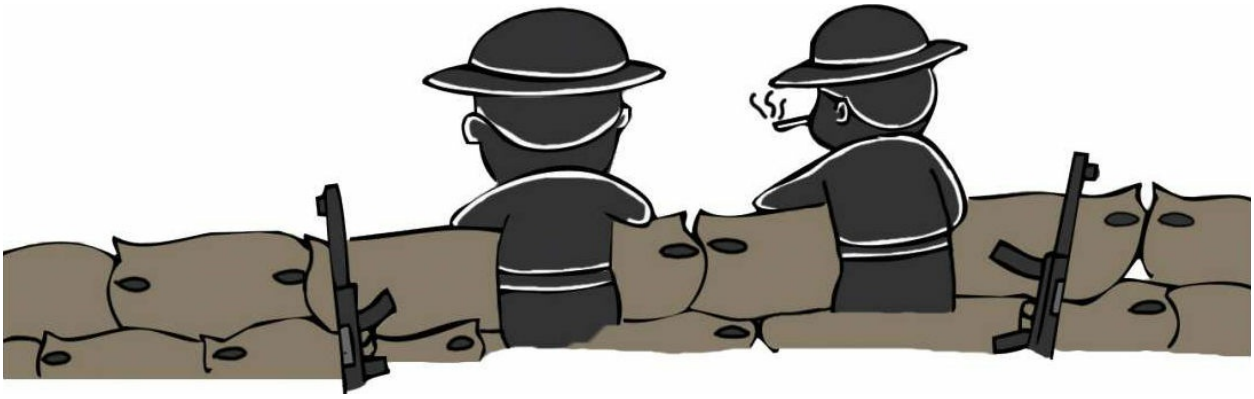
第九章

二战传奇：SPAM午餐肉



很多事物都能唤起二战盟军老兵的共同回忆，例如：

战友递过来的香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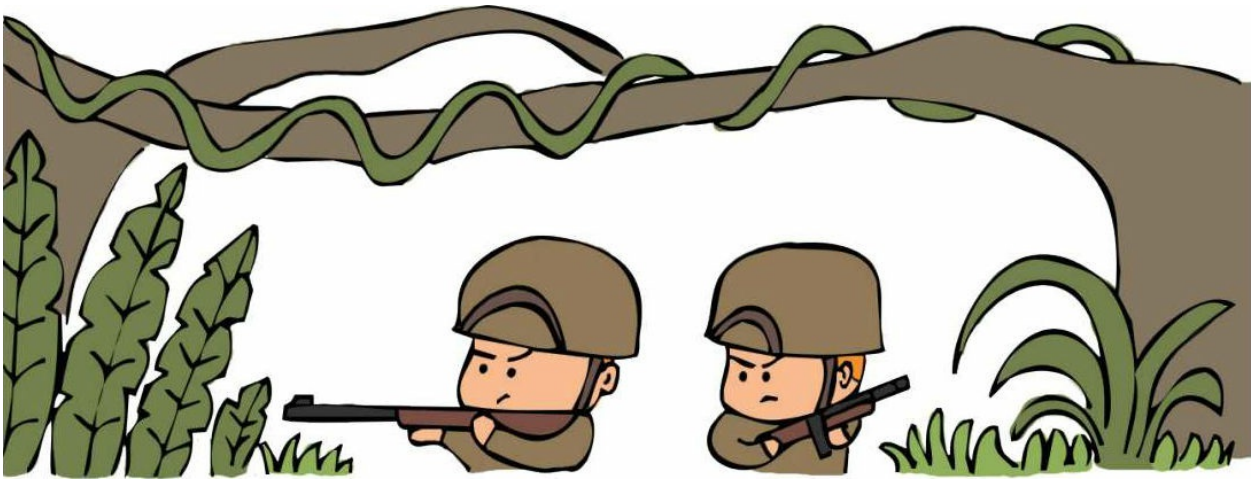
远方家人的来信，

战场中的硝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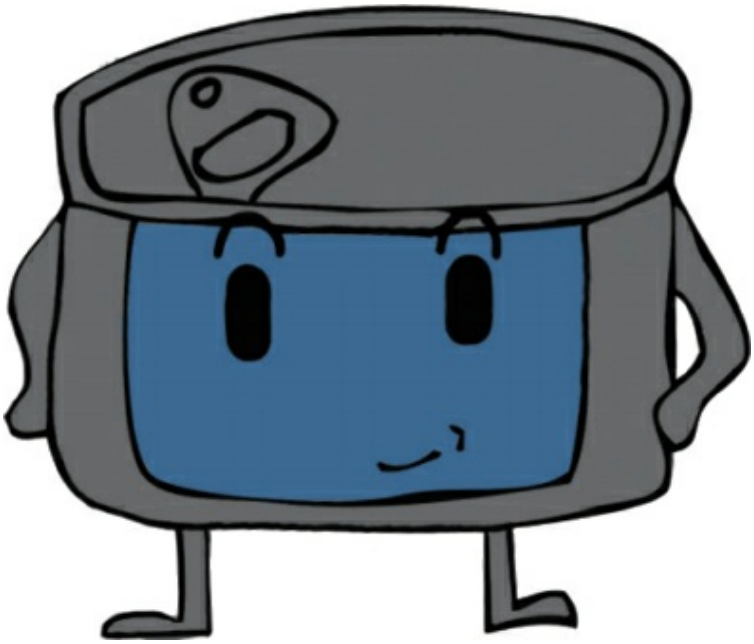
但还有一样东西，无论他们是身处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

还是在北非的沙漠里，

甚至在太平洋的孤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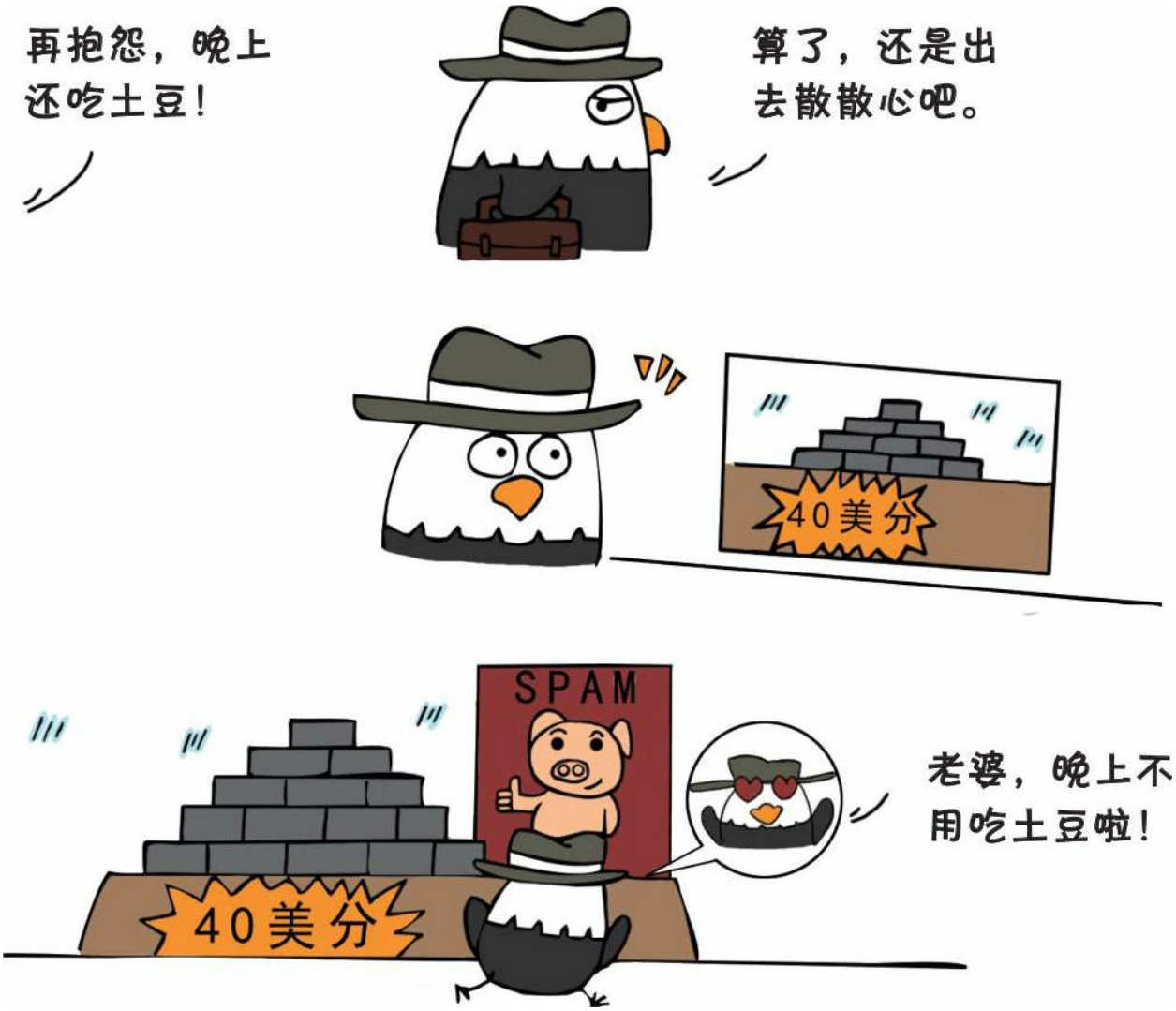


这样东西都能迅速唤起他们对战争的共同回忆，它就是：SPAM午餐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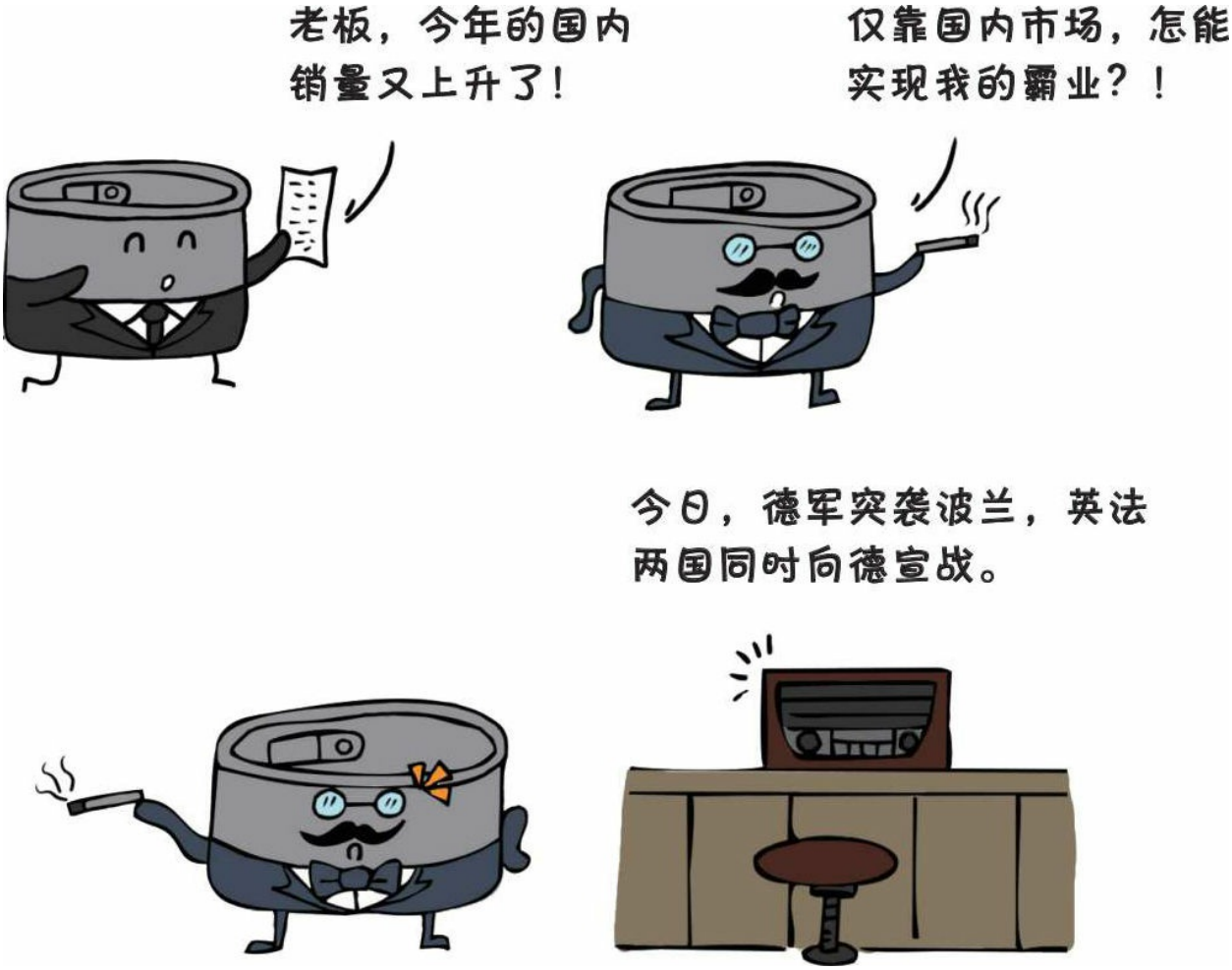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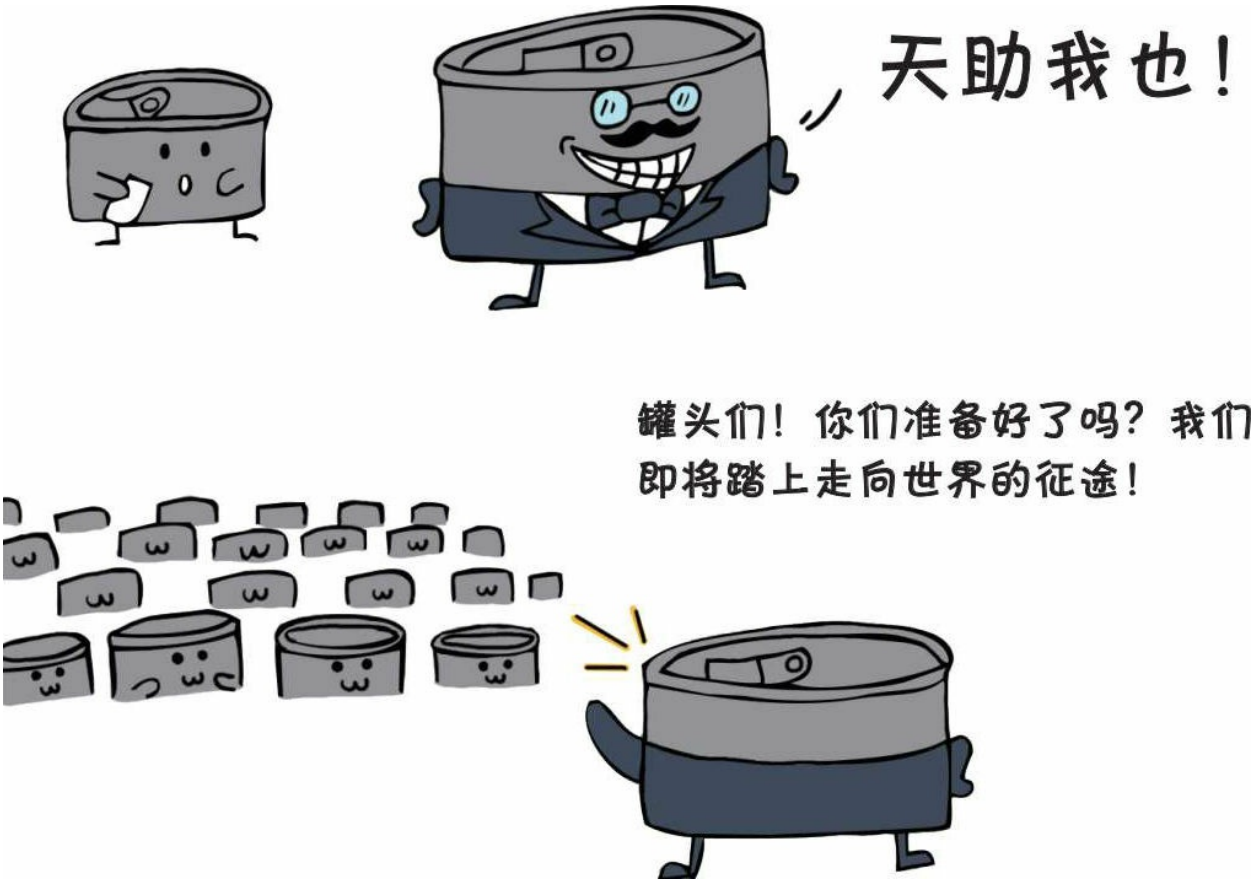
SPAM午餐肉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的民众急需一种廉价的肉食替代品。

于是这种仅售40美分，由猪肉、淀粉、盐等制成的午餐肉横空出世，着实让不少穷人动了心。



真正让SPAM午餐肉红遍全球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老板，今年的国内销量又上升了！
仅靠国内市场，怎能实现我的霸业？！
今日，德军突袭波兰，英法两国同时向德宣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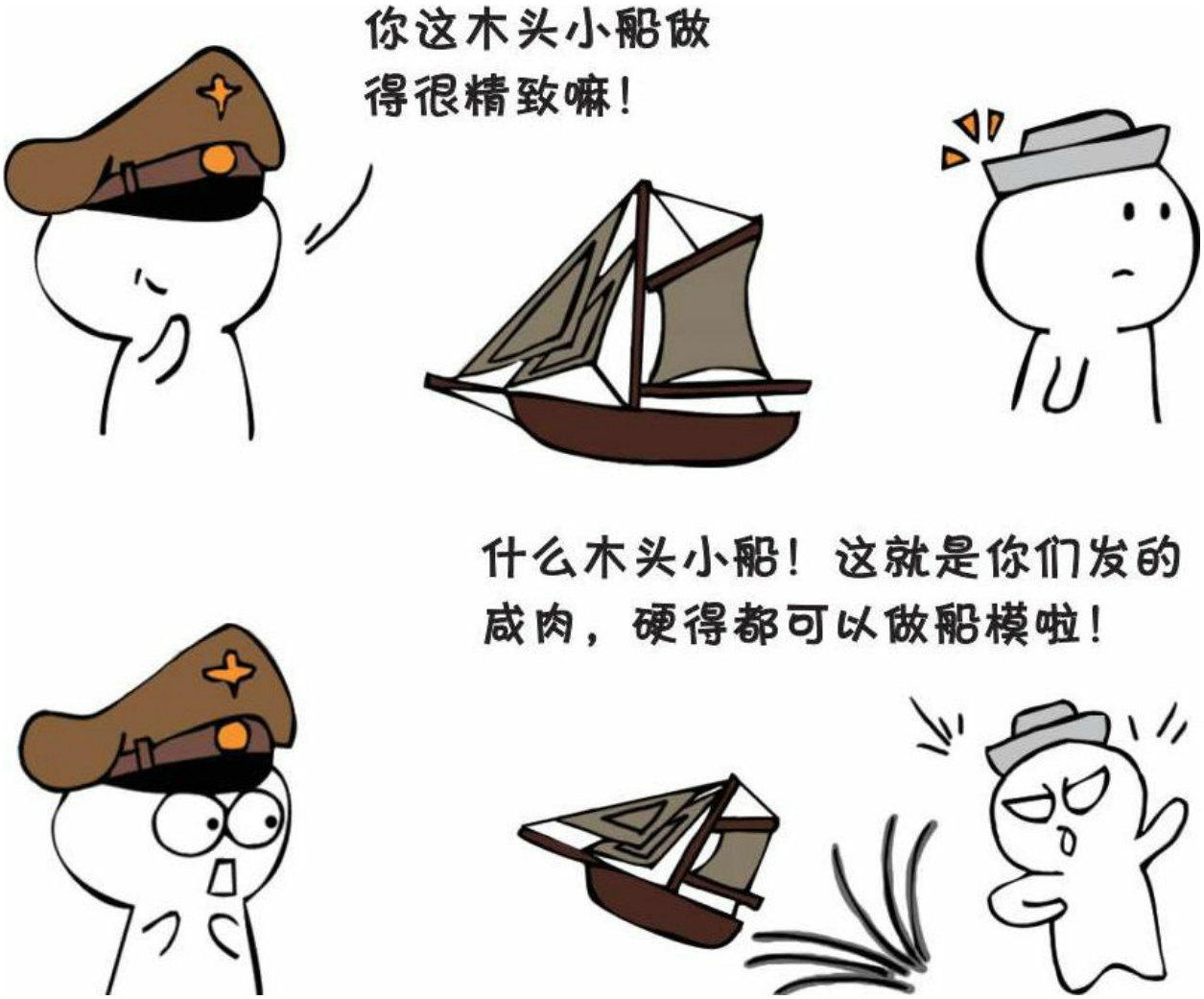


当时美军餐桌上常见的多是坚硬难嚼的咸牛肉，这些咸肉硬得像红木一样，有些水兵甚至将其刻成军舰的样子，涂上油漆，挂在船头以示抗议。

吱吱吱！

叮叮叮！

嗯，完工！



而罐头装的午餐肉，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便于运输，不易损坏。

肉质永远鲜嫩，易于烹煮。

并且它提供的热量对保持士兵的体力至关重要。

可吃惯了汉堡、冰激凌的美国大兵却对它恶评如潮。

因为美军的厨子只做午餐肉给他们吃（因为午餐肉实在太便宜了），都快把他们吃吐了。

于是美国大兵们给午餐肉起了许多外号，比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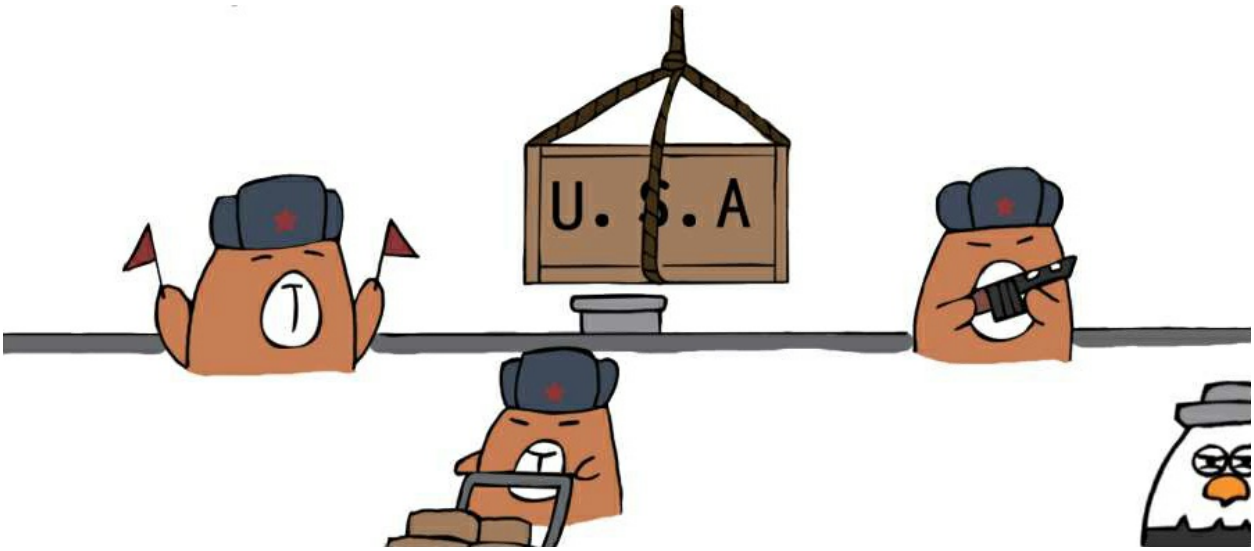
甚至还有“灵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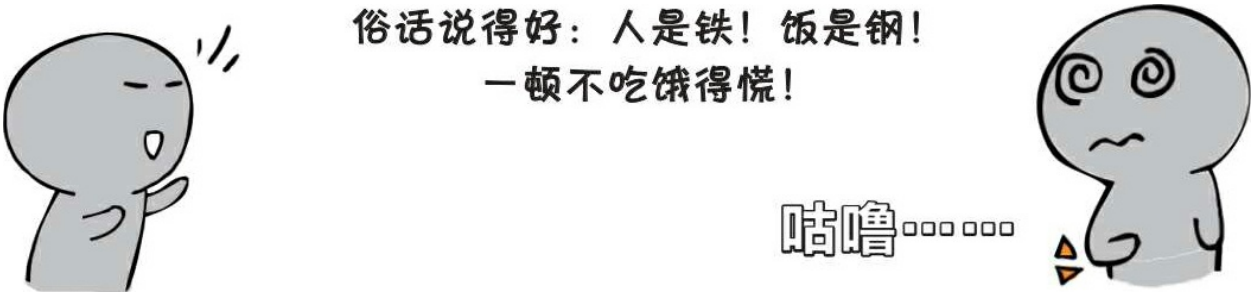
但与美军的抱怨不同，其他同盟国的盟友们对它赞不绝口。

在饱受轰炸之苦的伦敦，午餐肉沙拉成了圣诞节最丰盛的大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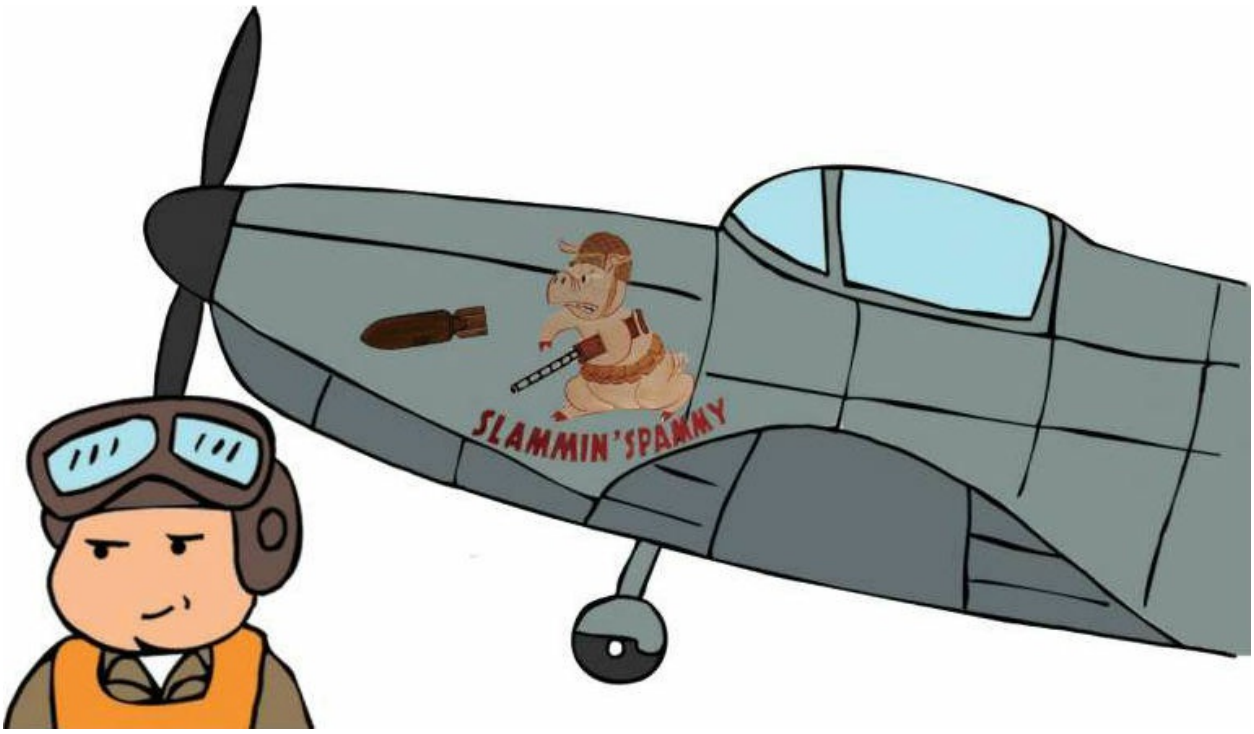
在苏联冰天雪地的前线，午餐肉炖土豆成了红军战士们的最爱。

赫鲁晓夫曾夸奖道：“如果没有午餐肉，真不知用什么来养活我们的红军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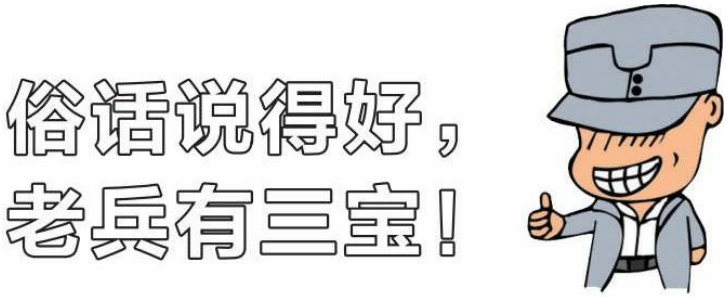


午餐肉对战争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一件杰出的武器，士兵们甚至将SPAM午餐肉吉祥物的形象画在自己的飞机上，以此向这位平凡的“战士”致敬！


SLAMMIN'SPAM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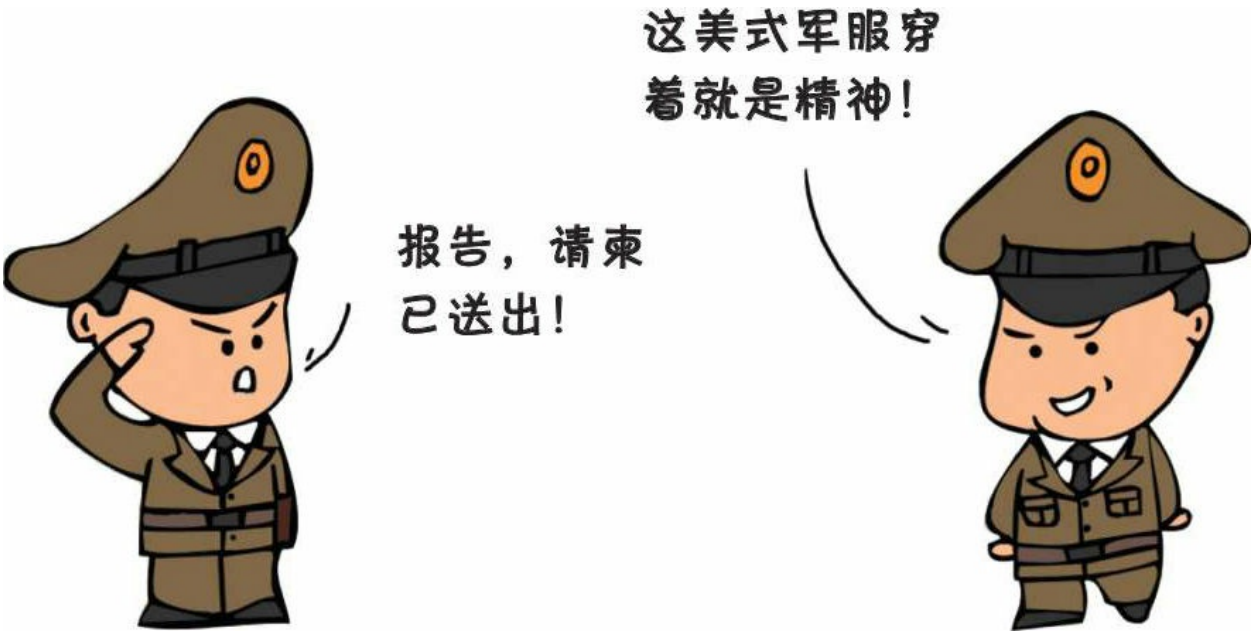
第十章

战场多面手：军用绑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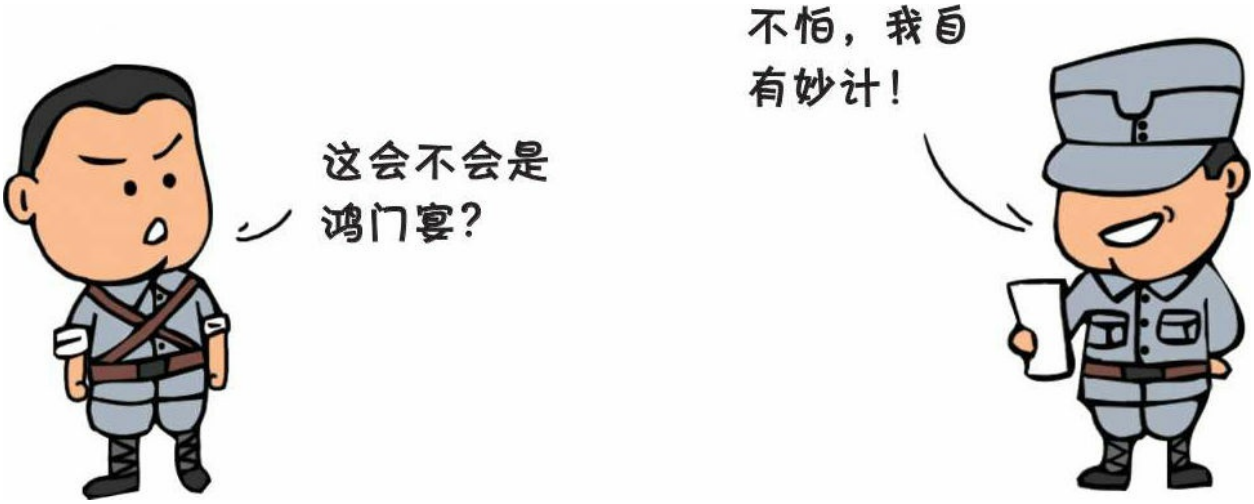


看过解放战争题材影片的朋友，一定对两方的军服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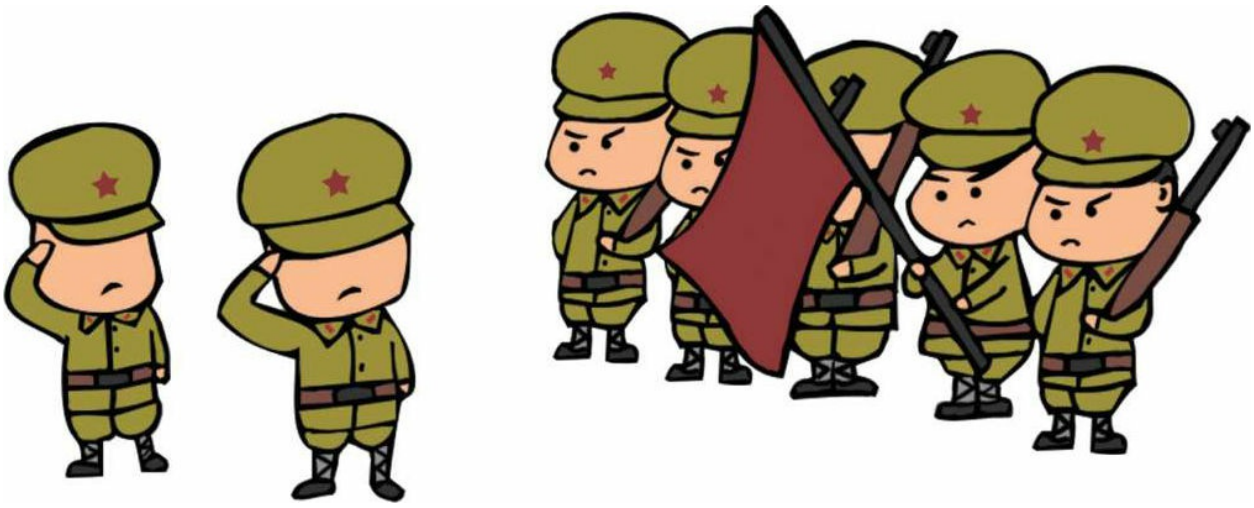
美式制服 西装革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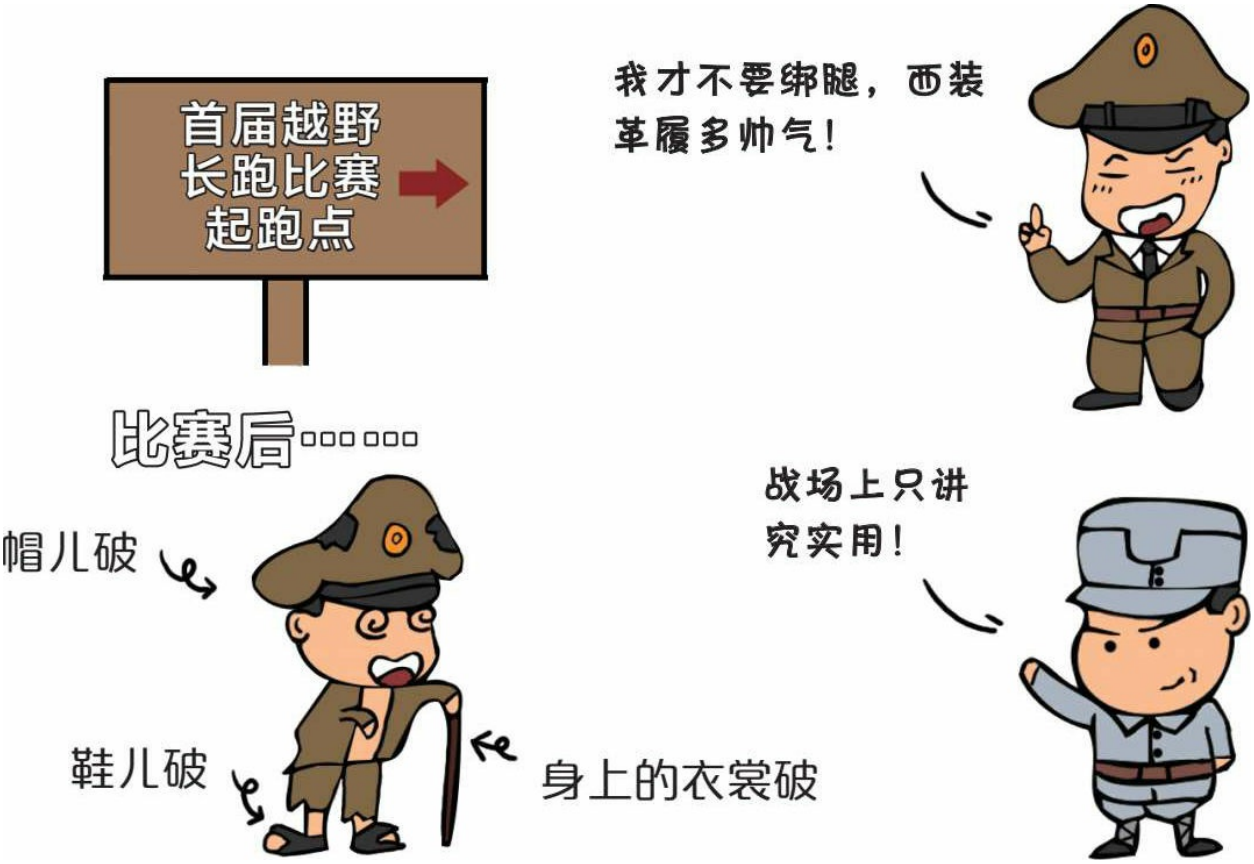
布鞋绑腿 干练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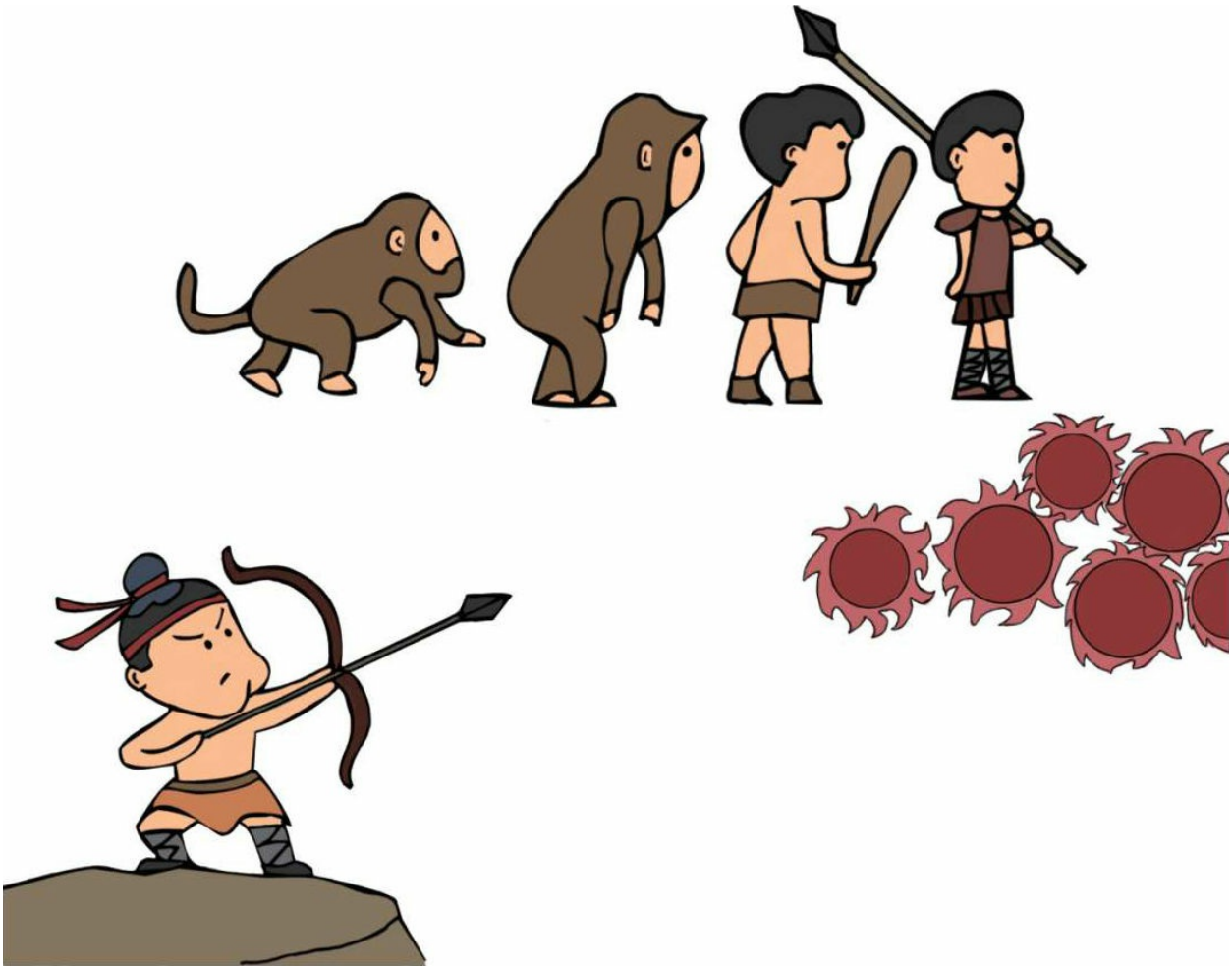
可别小看了这副绑腿，它在战场上可是个简单实用的多面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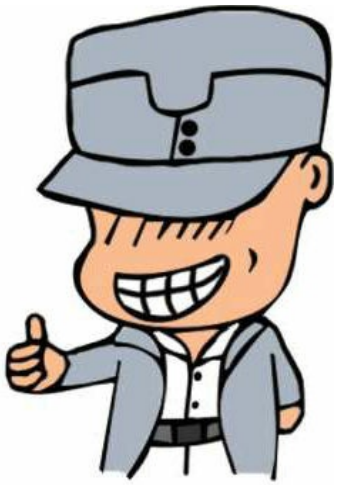
说起绑腿，有人对它不屑一顾，但它对战争的贡献却不容小视。



早在冷兵器时代，绑腿就已出现。



俗话说得好，
老兵有三宝！



枪好！

刀好！

还有绑腿少不了！

绑腿的用途主要有：

一、长期行军时，绑腿能防止因血液下积而引起的胀痛。

二、爬山时，绑腿可做简易绳索。

实用指数：★★★★

三、在丛林中，绑腿可防止毒虫、毒蛇爬进裤腿。

实用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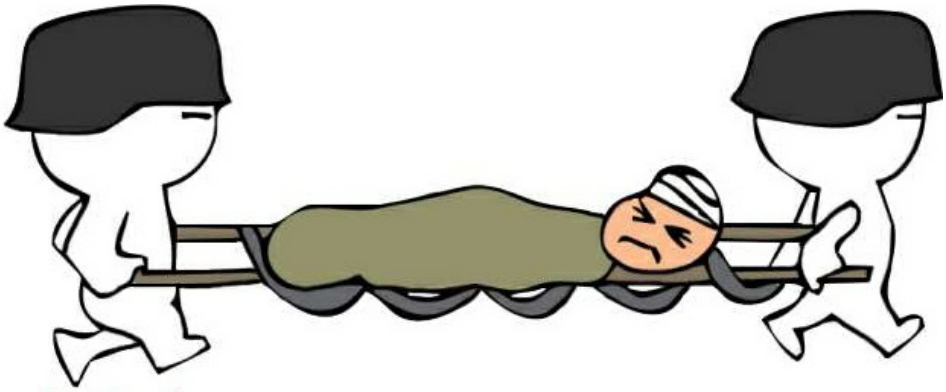
四、绑腿可捆绑物品，比如自制集束手雷。

实用指数：★★★★

五、绑腿可做临时绷带。

实用指数：★★★★

六、绑腿可做简易担架。



实用指数：★★★

七、绑腿可用来捆绑被俘虏的敌人。

实用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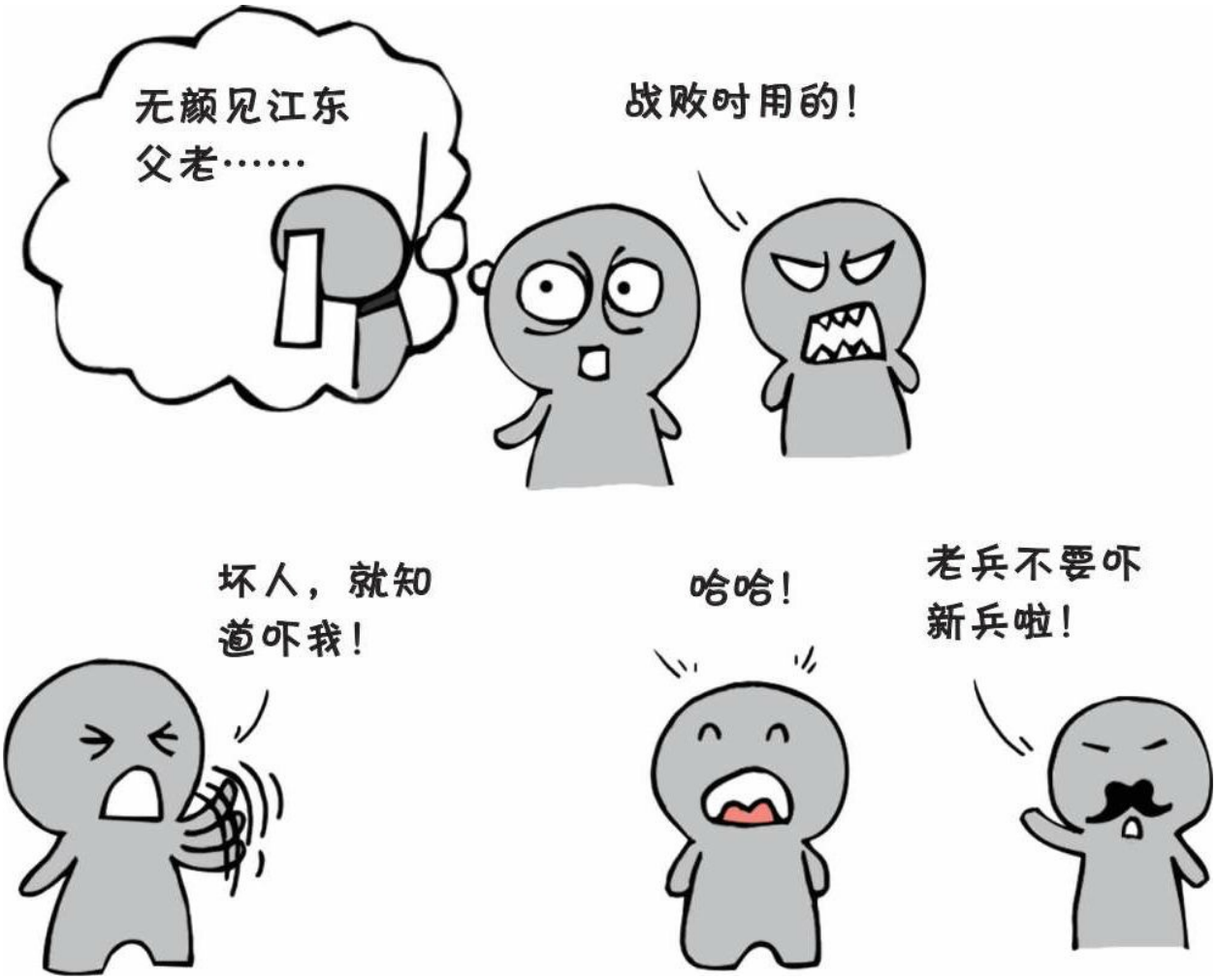
打绑腿一般使用2米长、10厘米宽的布带（帆布最佳）。

从脚踝处开始绕腿平裹，至膝盖处即可。

松紧应适度，不能太紧，太紧反而会影响行军。

西方国家也有使用绑腿的悠久历史，并将其作为制式装备下发部队。

军需处
这几条布带是干什么用的?



二战时期，以“闪电战”闻名的德军也离不开绑腿。

瞧，有图为证！

尤其是在天气和路况极差的苏德战场上。

晴天时

下雨时

当时相对落后的中国就更离不开绑腿了。

通讯基本靠吼！

取暖基本靠抖！

补给基本没有！

交通基本靠走！

但中国人民就是靠两条腿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奇迹。

终于追上敌人了，一定不能让他们跑掉！
八路军怎么跑我们前面了！
啊！
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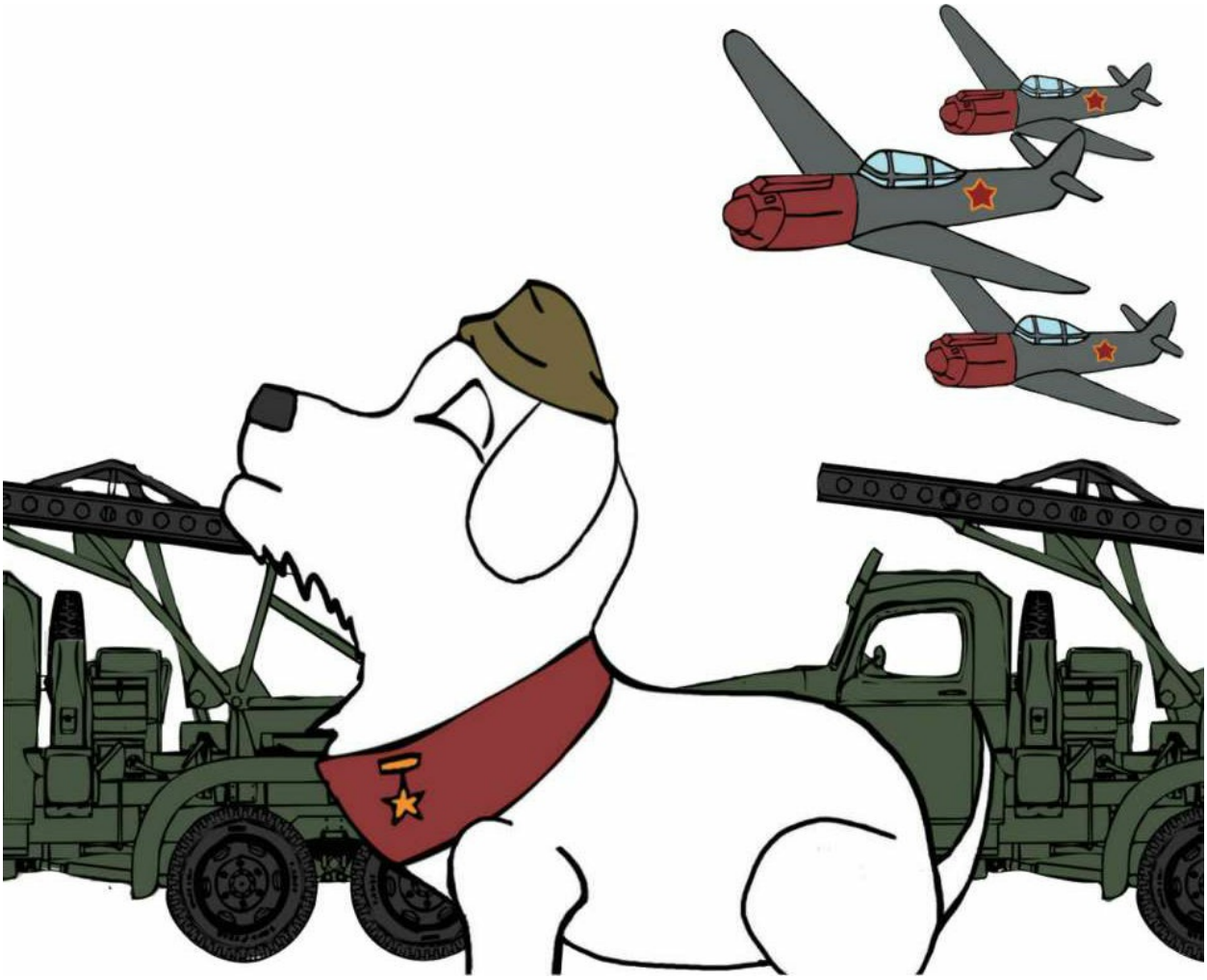
哼哼……
音乐准备！
一
二
三！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种新型运输工具的出现，绑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军事发展史上，它却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第十一章

战争与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轴心国共使用军犬达25万只。

它们被训练成探雷犬、侦查犬、警卫犬等多个种类，

在战场上执行着不同的任务。

在德国，军犬主要以德国牧羊犬（简称“黑背”）为主。

德国黑背聪明、机警，具备军犬的一切品质，长期
稳坐军犬第一名的位置。

一提起“黑背”，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它们与德军一同抓捕犹太人的场景。

但它们作为军犬，主要分配给德军山地部队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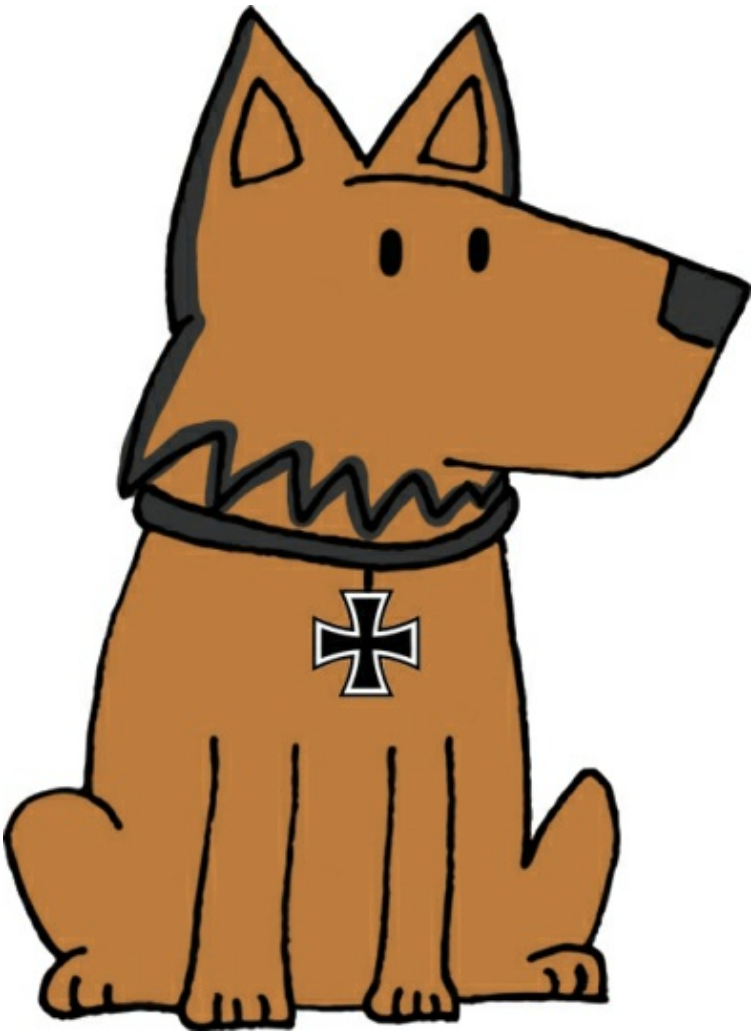
由于山体陡峭，军犬十分适合传递信件和背送弹药等工作。

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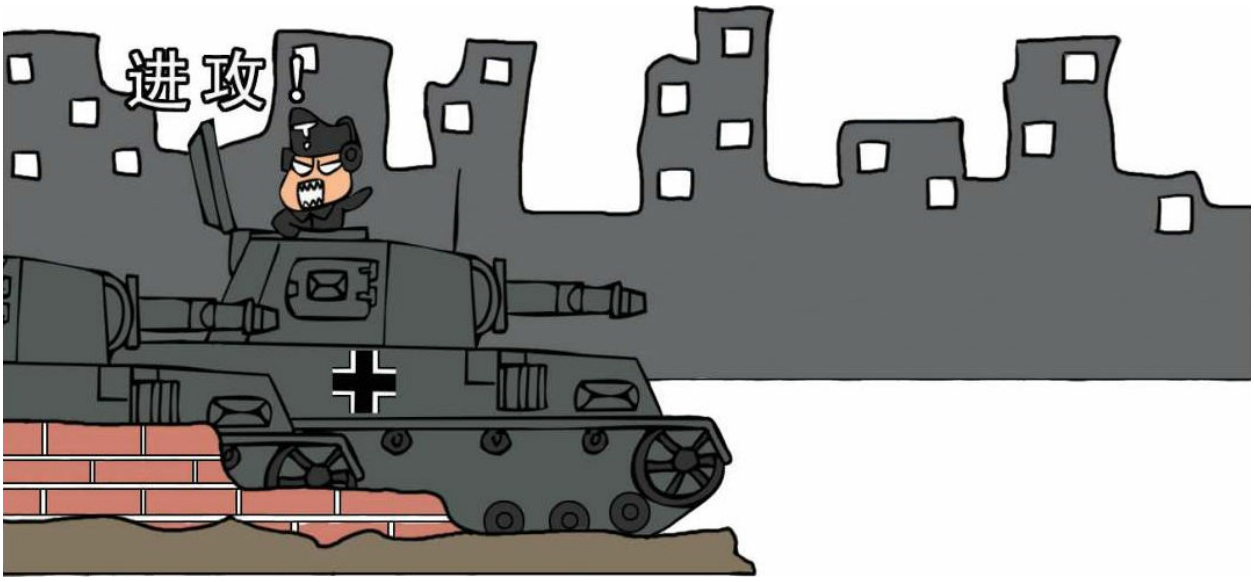
侦查

运送弹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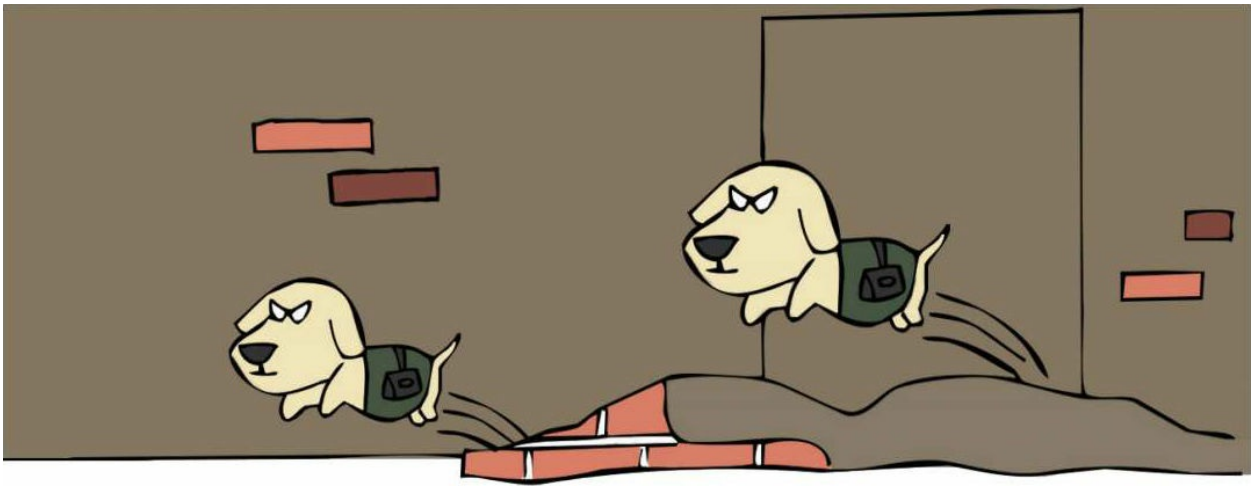
甚至有一条军犬还因为及时发现敌人的进攻而荣获勋章。



在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每逢德军坦克冲向苏军阵地的紧急关头，



一只只苏联军犬就会从废墟中跃出，冲向德军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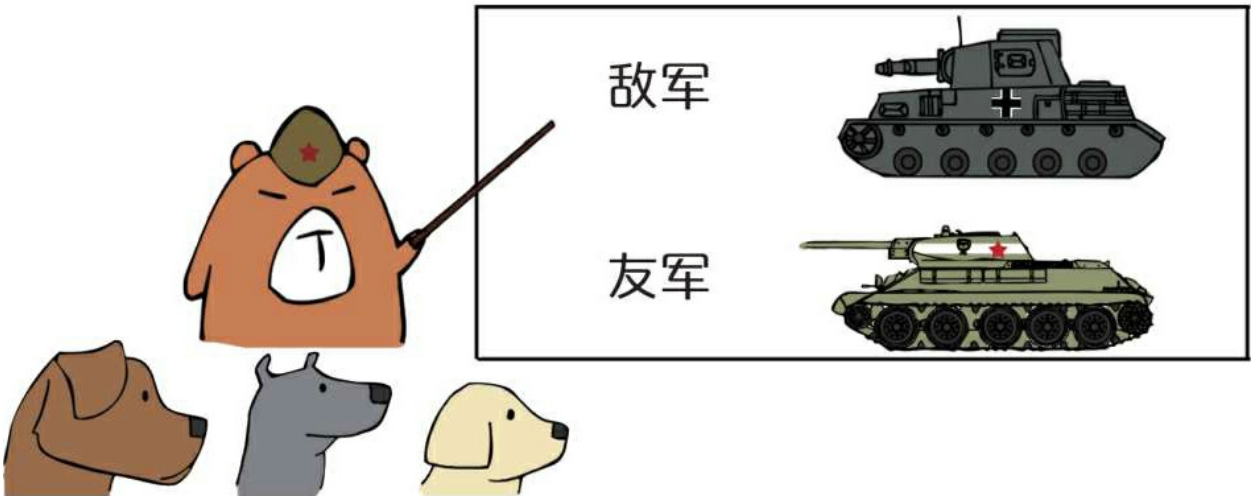
然后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与德军坦克同归于尽，这就是苏联著名的“军犬突击队”。

苏军采用食物诱导的方式训练，使军犬一见到坦克就扑上去。

但在实战中，那些军犬没有扑向德军，反而直奔苏军坦克而去。

因为训练时一直使用苏军坦克做道具，它们只认得苏军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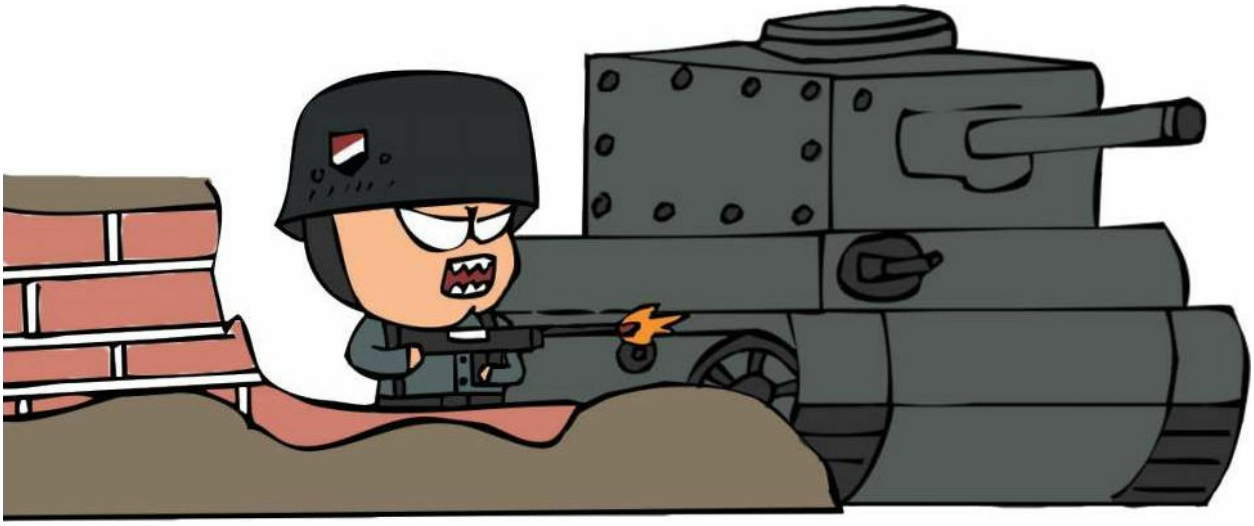
后改用德军坦克训练，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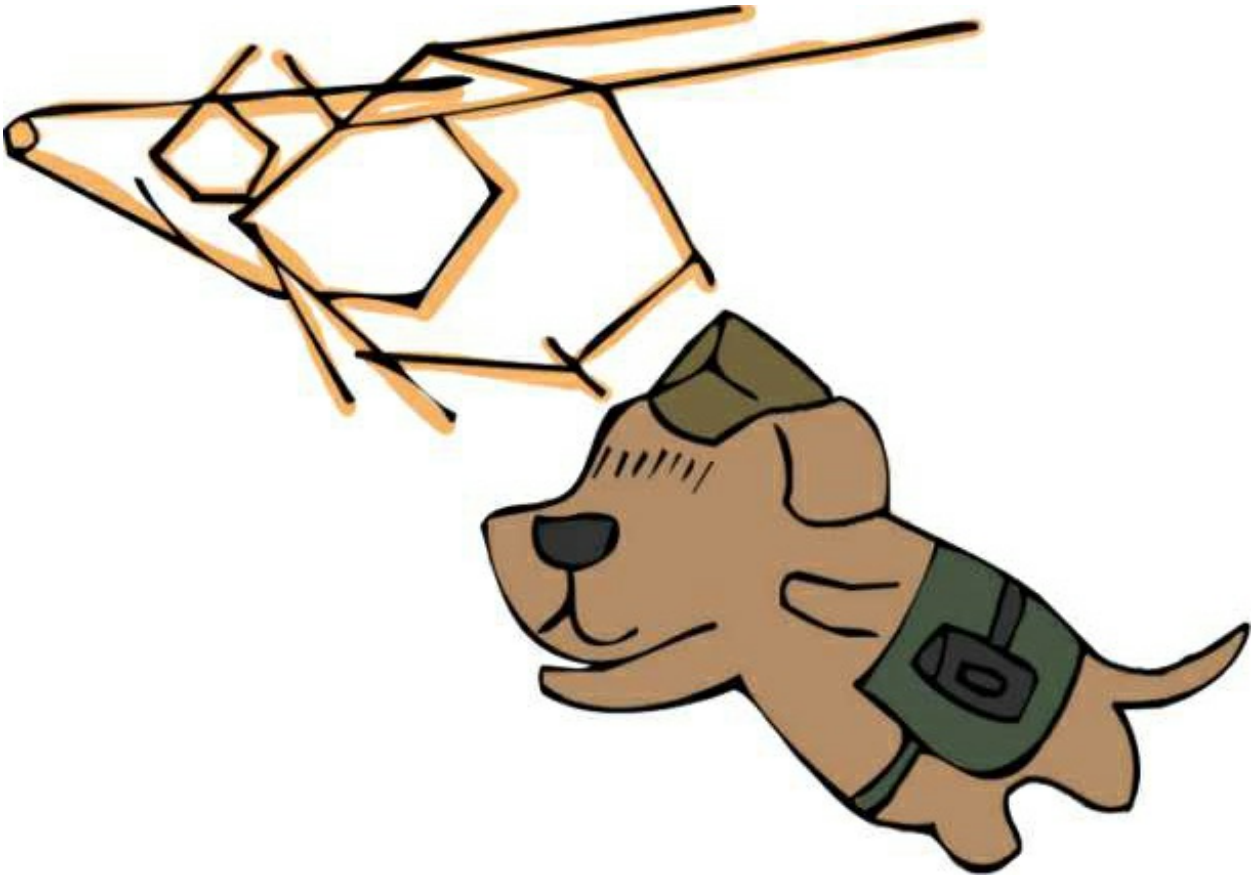
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苏军训练的军犬共击毁300多辆德军坦克，对于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人，不要为我的离去而感到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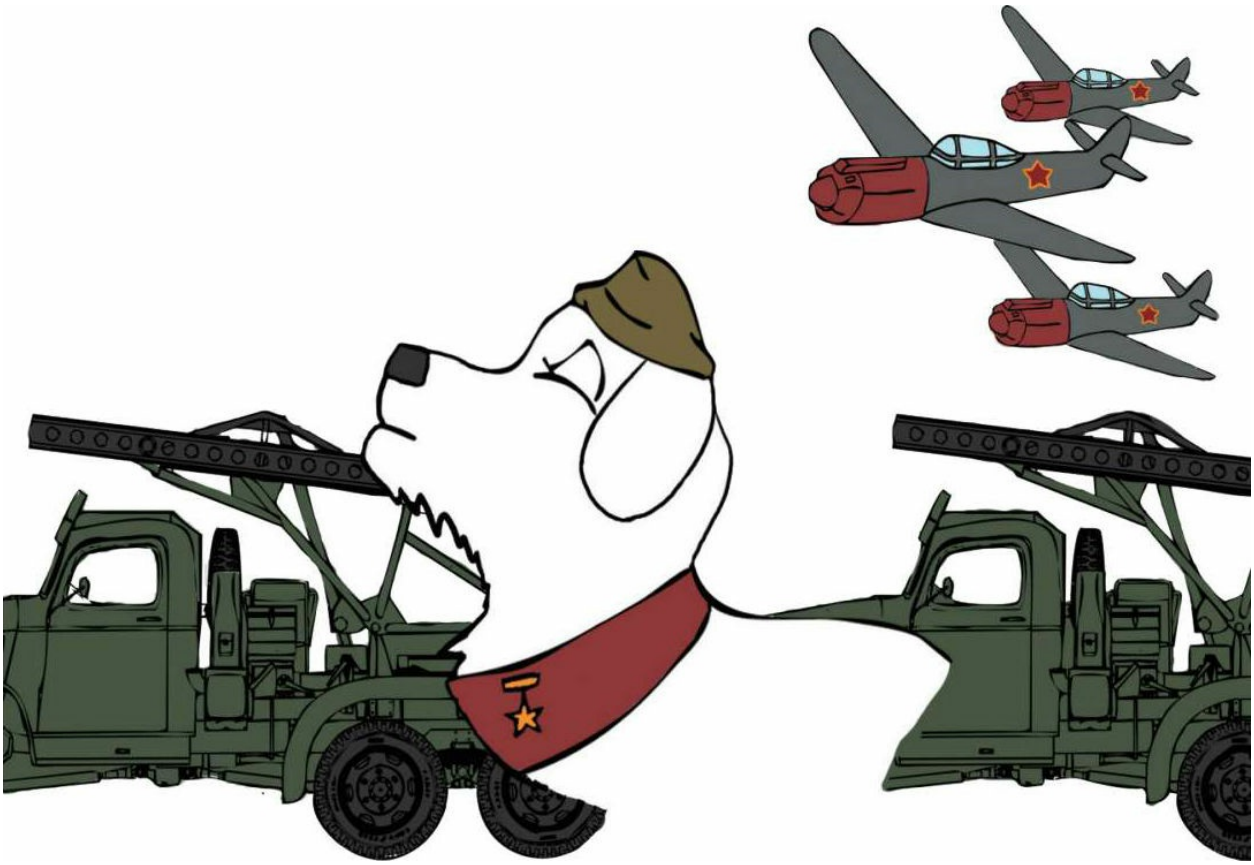
因为现在，祖国母亲需要我！



虽然我默默无闻，但我不曾忘记自己也是名战士！



战后，屡建奇功的军犬也同苏军将士们一起，光荣地出席了红场阅兵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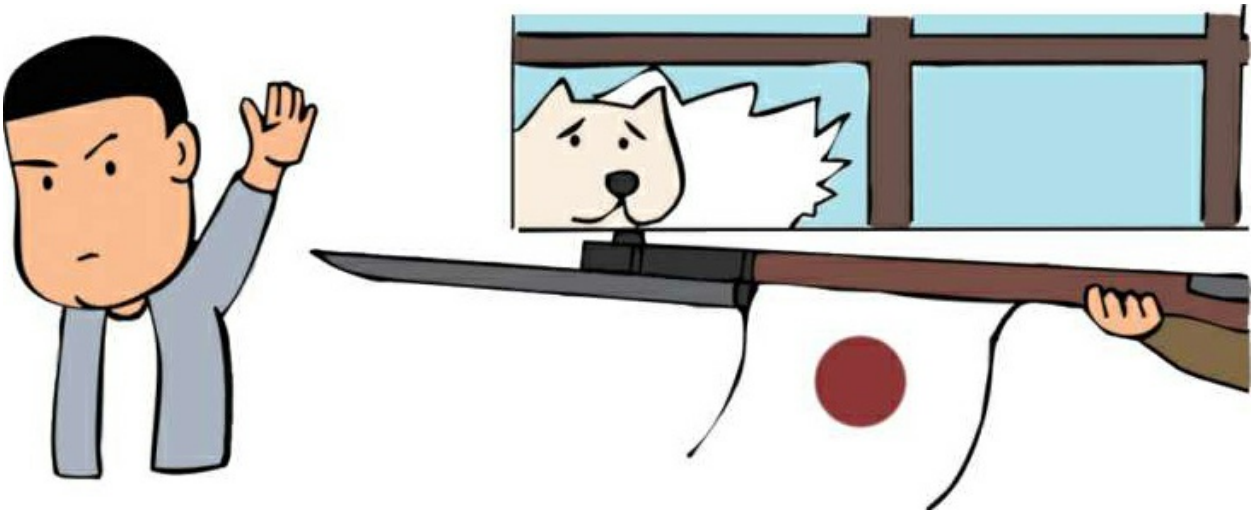


为纪念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军犬，俄罗斯特别设立了一座铜像并命名为“前线上的狗”，以此铭记军犬为胜利做出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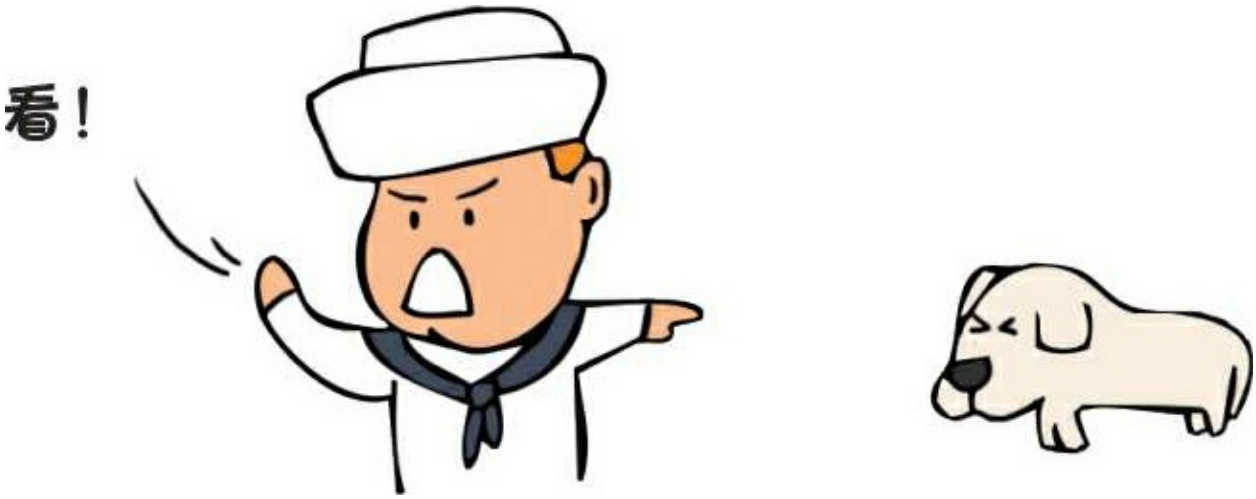
Собаки на линии фронта

还有只叫“朱迪”的军犬因获“迪金勋章”而享誉全球。朱迪出生在中国，后被英国水兵收养，成为一只军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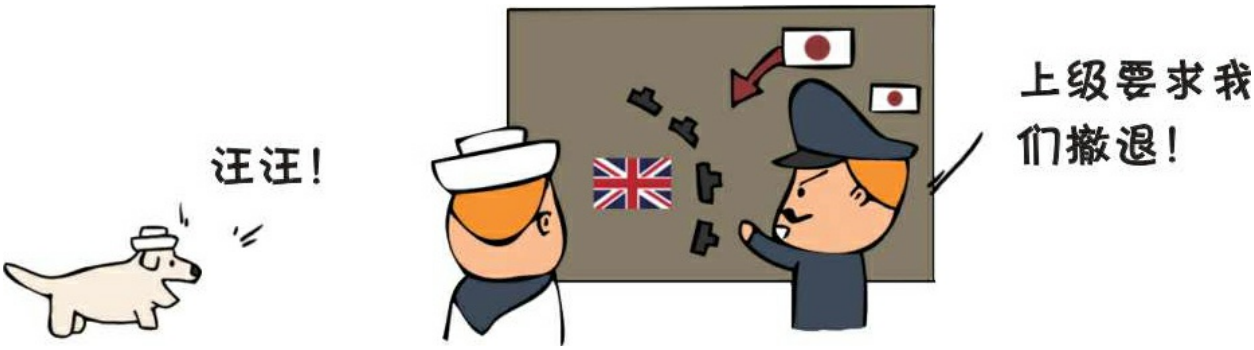
多年前一个宁静的夜，



我被迫流浪到了海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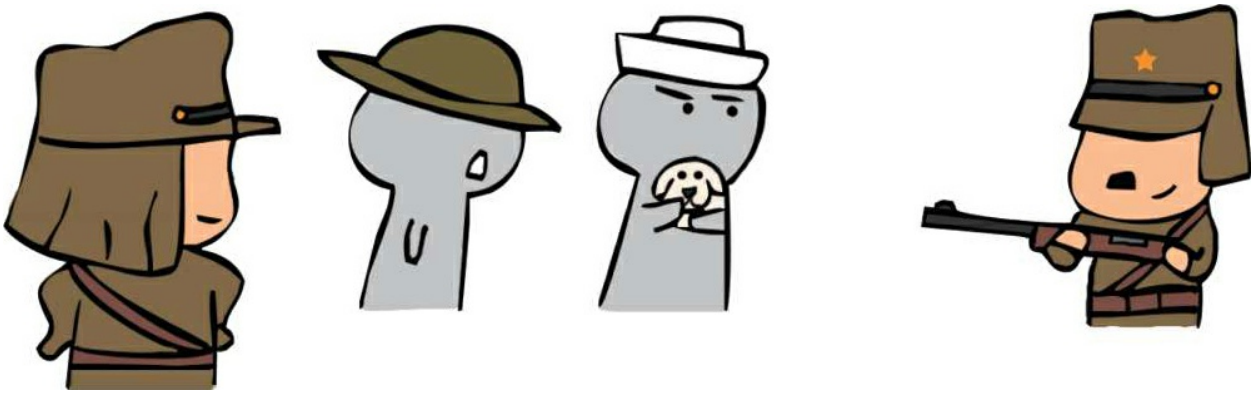
野火呀烧不尽在心间，



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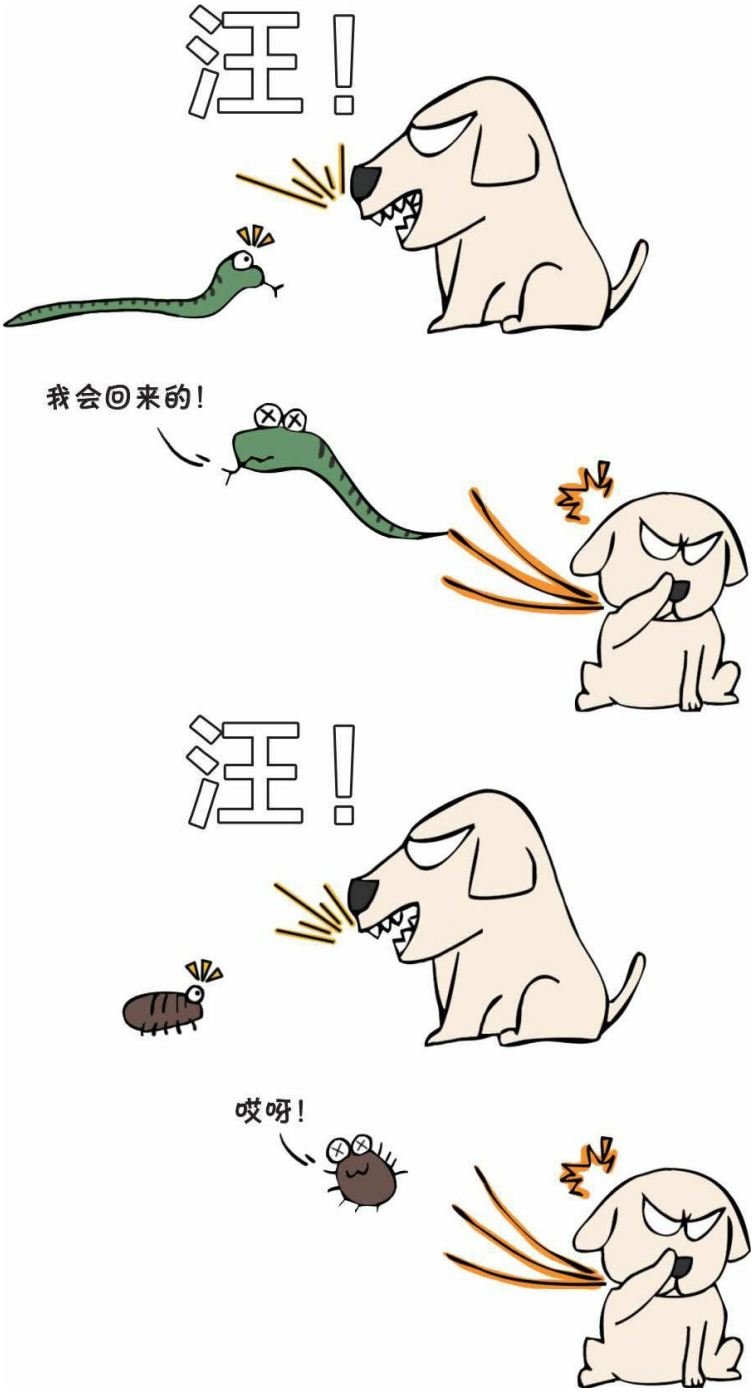
在太平洋战场上，朱迪与英国水兵们一同出生入死。

但随着英军整体的溃败，朱迪也不幸被俘，被关进了战俘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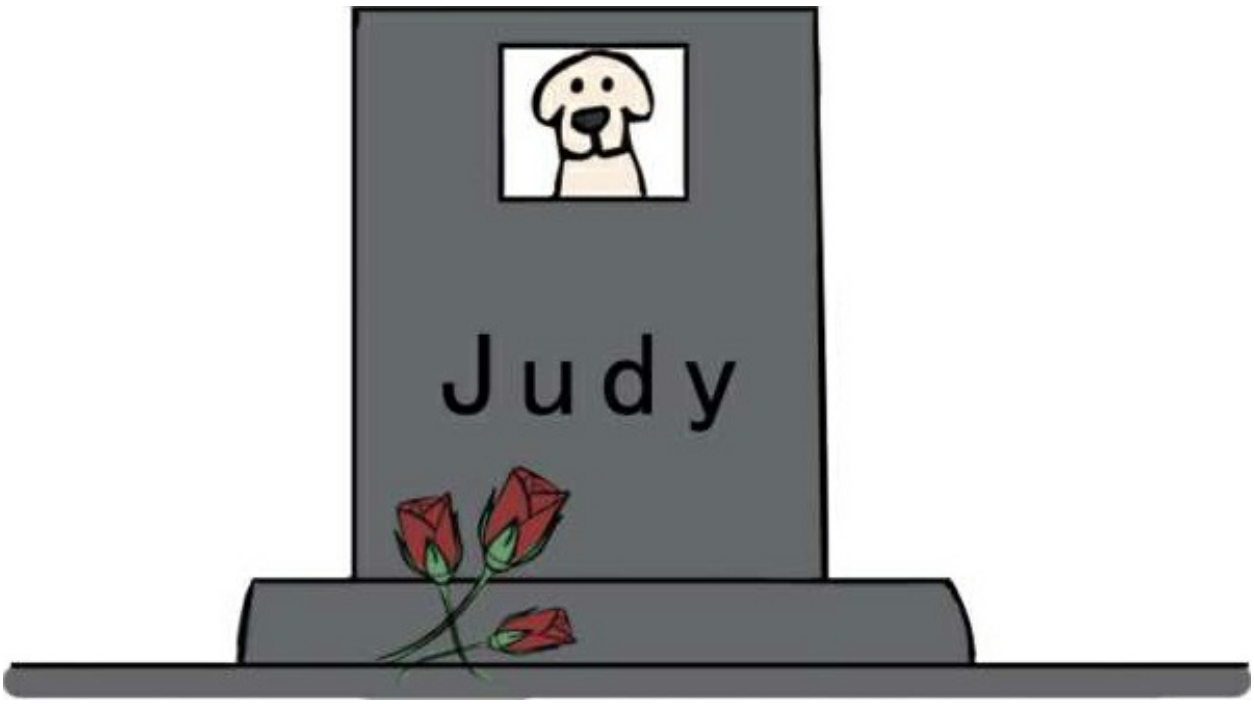
在战俘营内，朱迪仍像个战士一样尽忠职守，警惕地看守宿舍，防

止毒蛇、毒虫的侵入。



朱迪的顽强鼓舞了被俘的英军士兵，使他们坚持到战争胜利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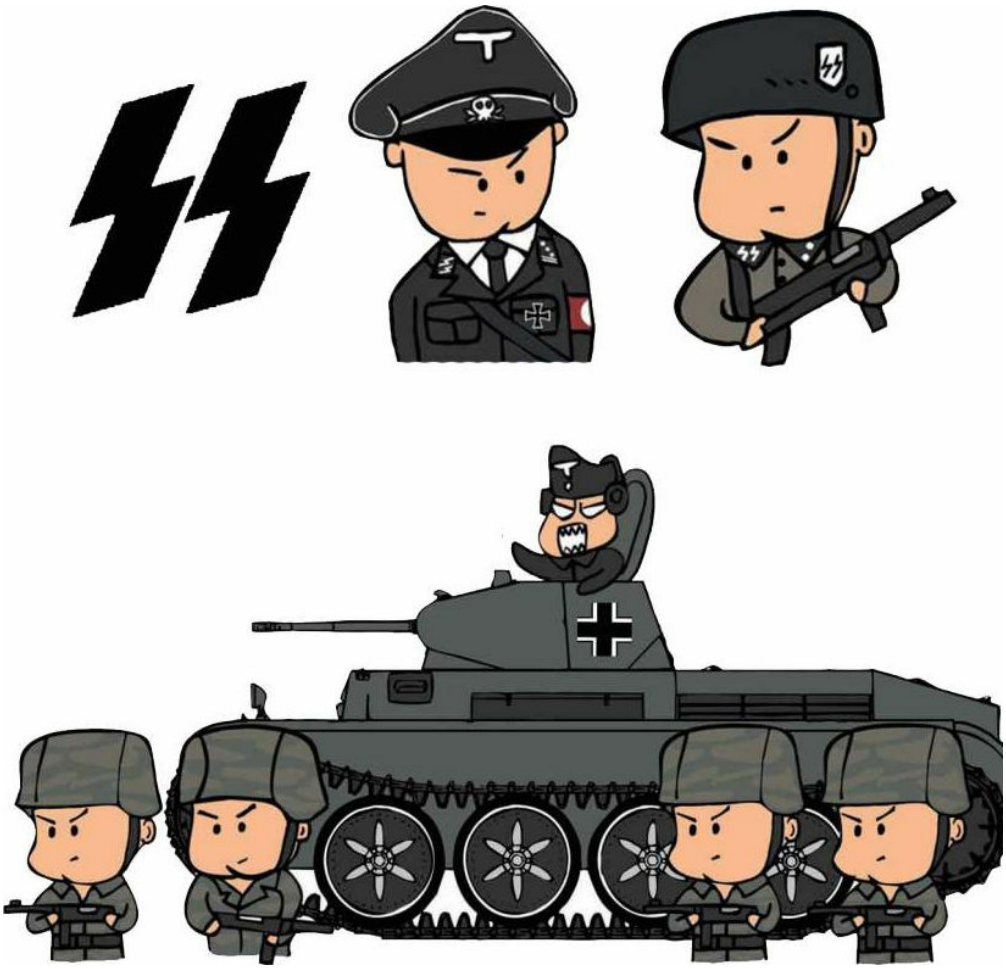
1950年，朱迪在伦敦去世，它的墓碑上写着：一只勇士般出色的狗，它所献给人类的比它得到的多得多。



今天，军犬仍与战士们一同守卫着他们的祖国，让我们向这些“无名”的战士致敬！

卫国戍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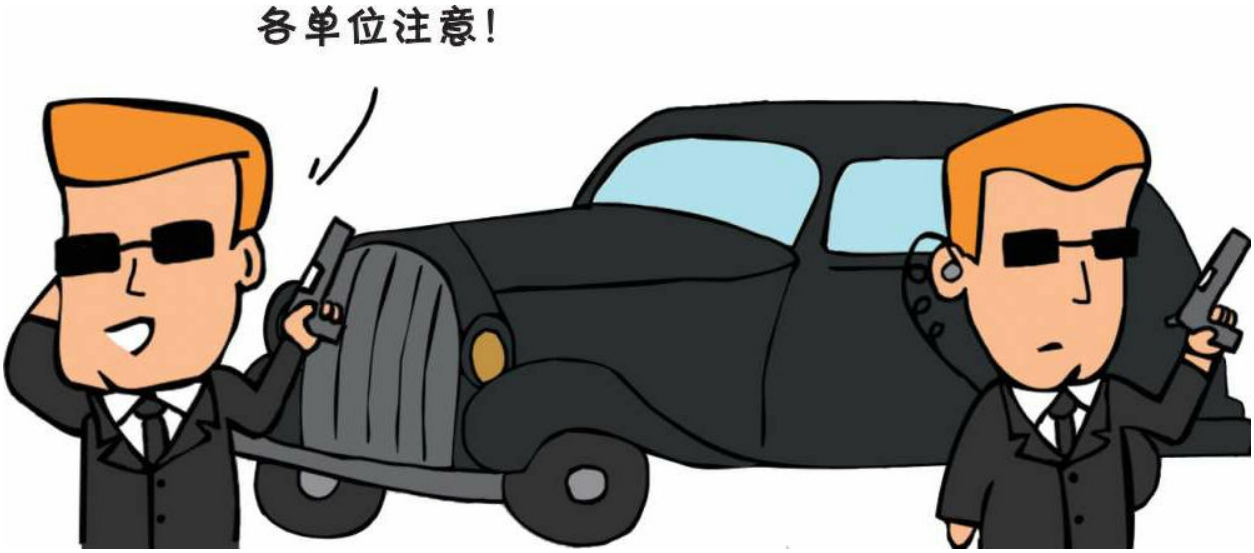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武装党卫军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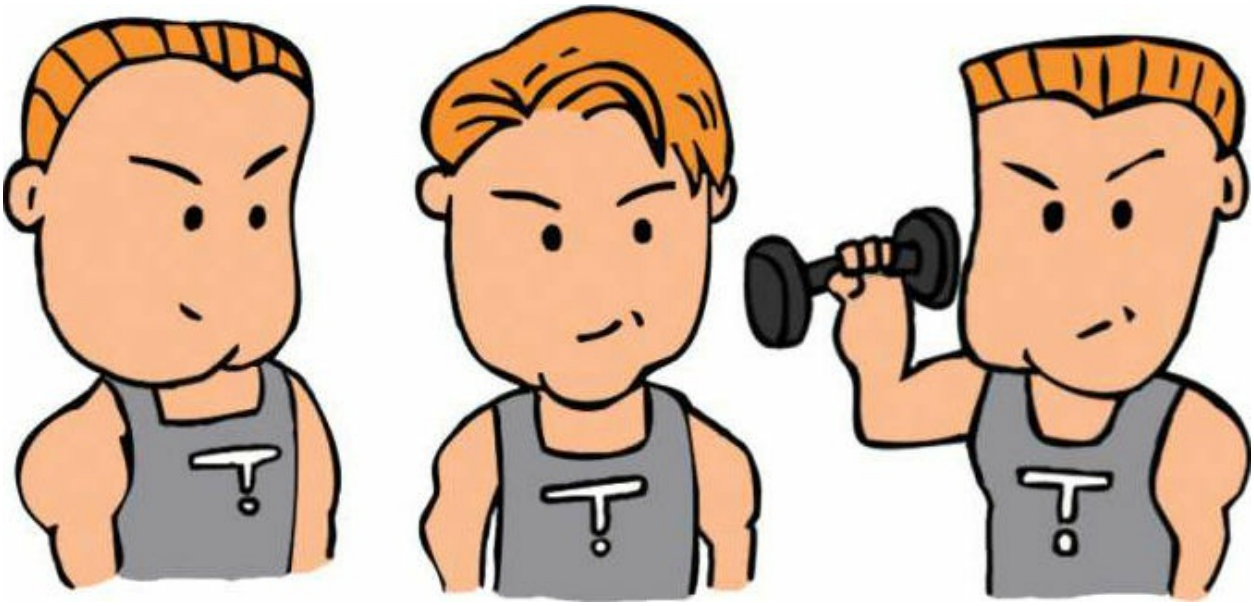
武装党卫军，简称“ss”，其标志为两道闪电。

党卫军的另一个显著标志，就是“骷髅帽徽”。

1933年前，党卫军主要由冲锋队的精英组成，主要负责安保、警卫工作。



党卫军招收新兵的标准极为严格，成员都是金发碧眼、一米八几的大高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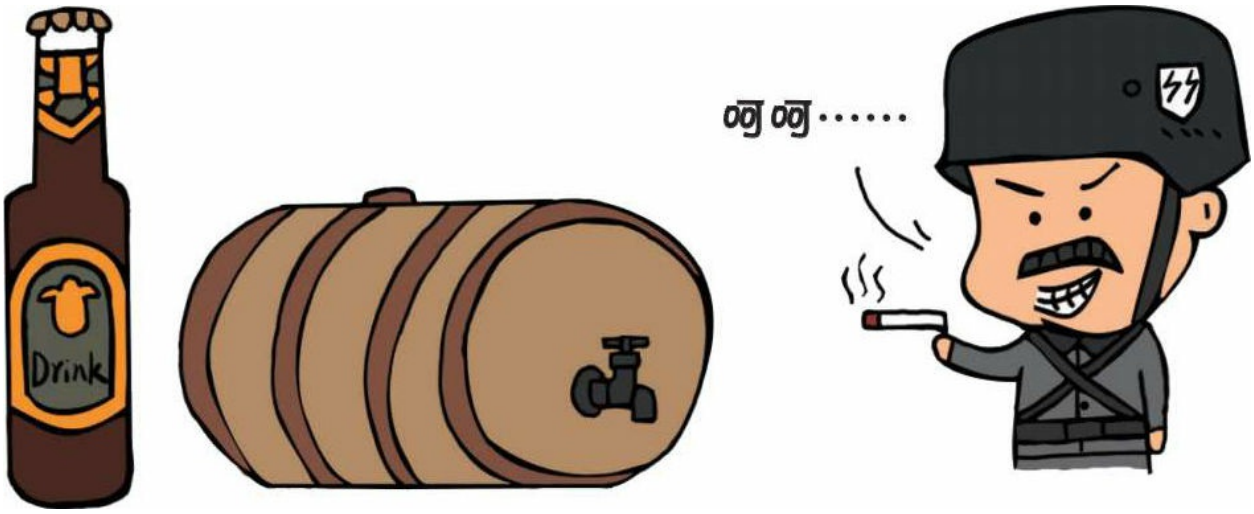


希特勒要求党卫军必须军容严整，希望吸引德国青年的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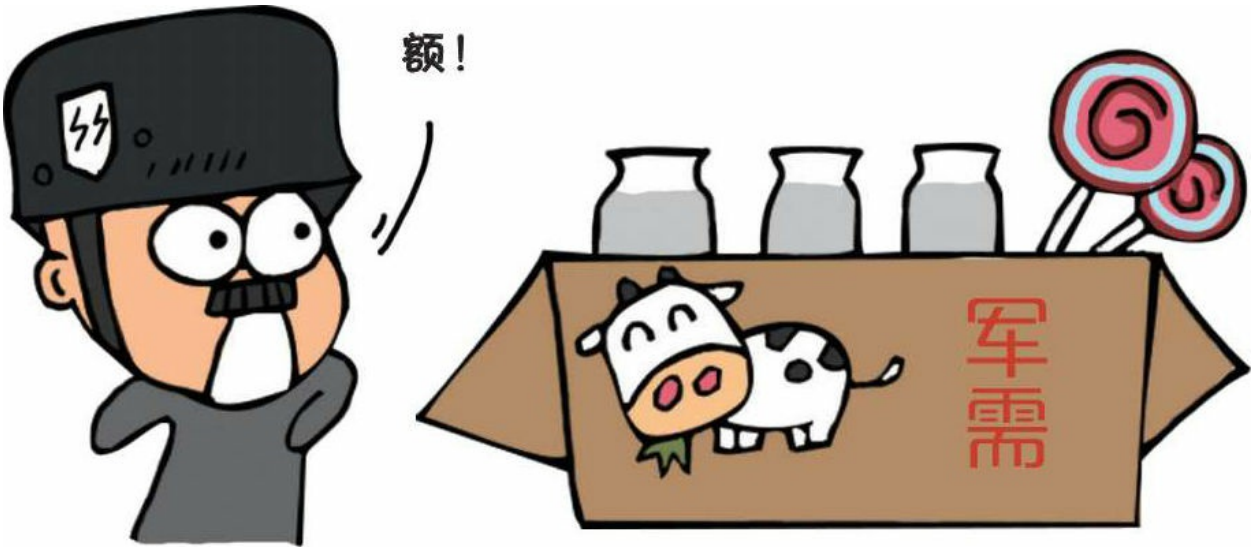
但随着战争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党卫军的征兵要求也变得越来越低，最后甚至连流氓、乞丐都能加入。

第12希特勒青年师

在当时德军后勤补给单里，有一支部队，要的不是啤酒和香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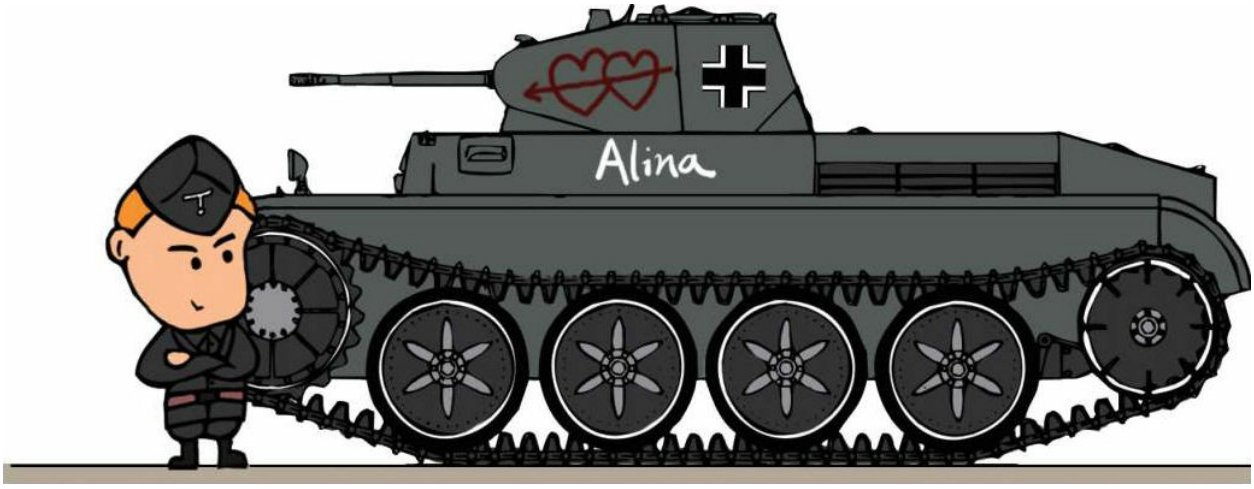


而是牛奶和糖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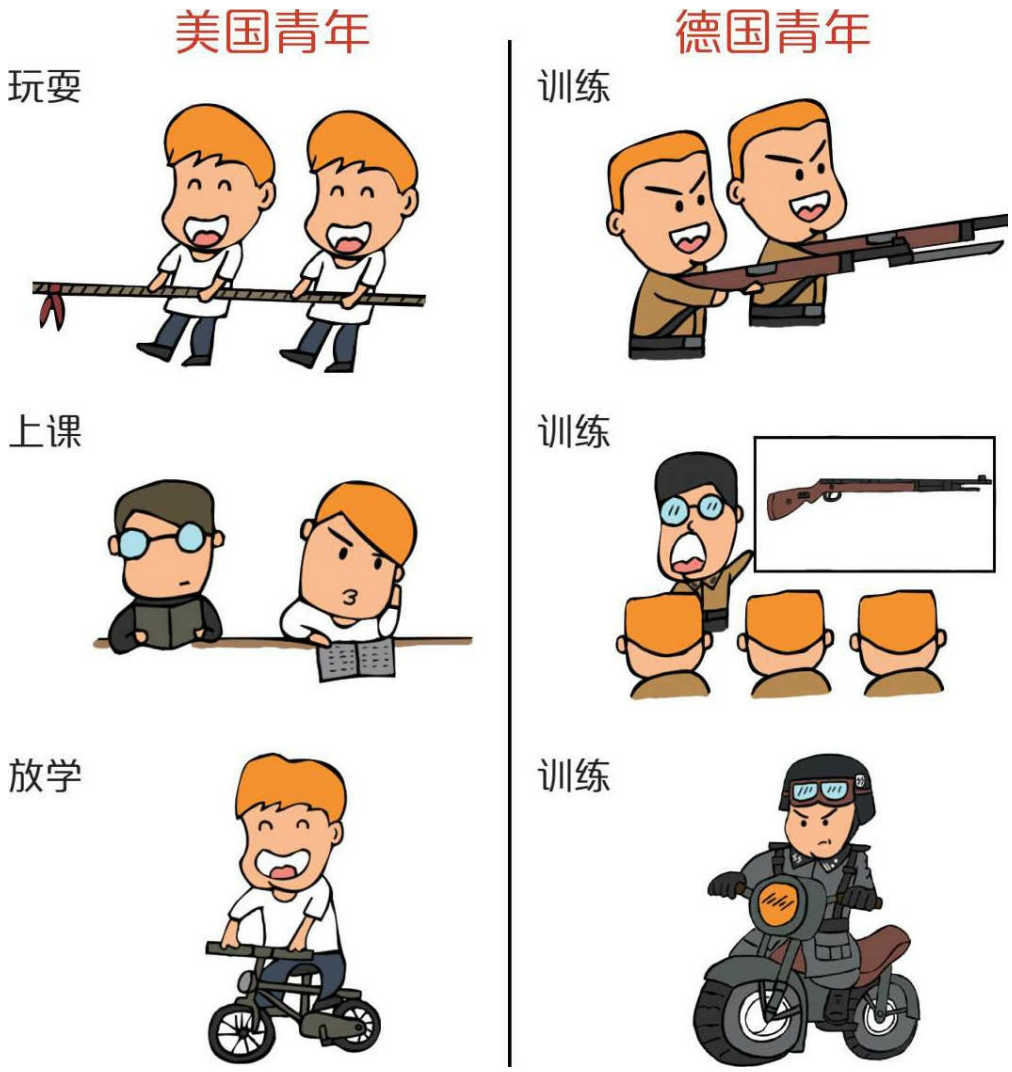


这便是第12希特勒青年师，该师成员平均年龄仅18岁。

该师成员均身穿黑色制服，并别具一格地将女友的名字写在坦克上，以彰显个性。



德国青年在纳粹主义的统治下，从小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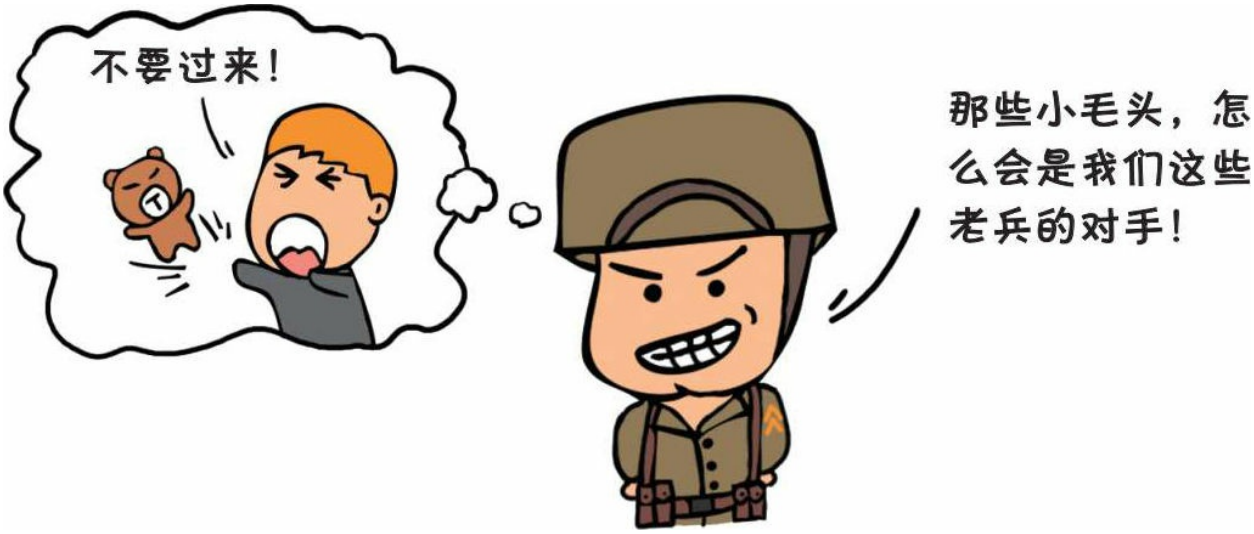


1944年6月6日，驻扎在卡昂的希特勒青年师官兵听到了从诺曼底传来的炮声。

面对战争，他们反而很兴奋，认为扬名战场的机会终于来了。

盟军早就听说过“希特勒青年师”，却轻视地称他们为“纳粹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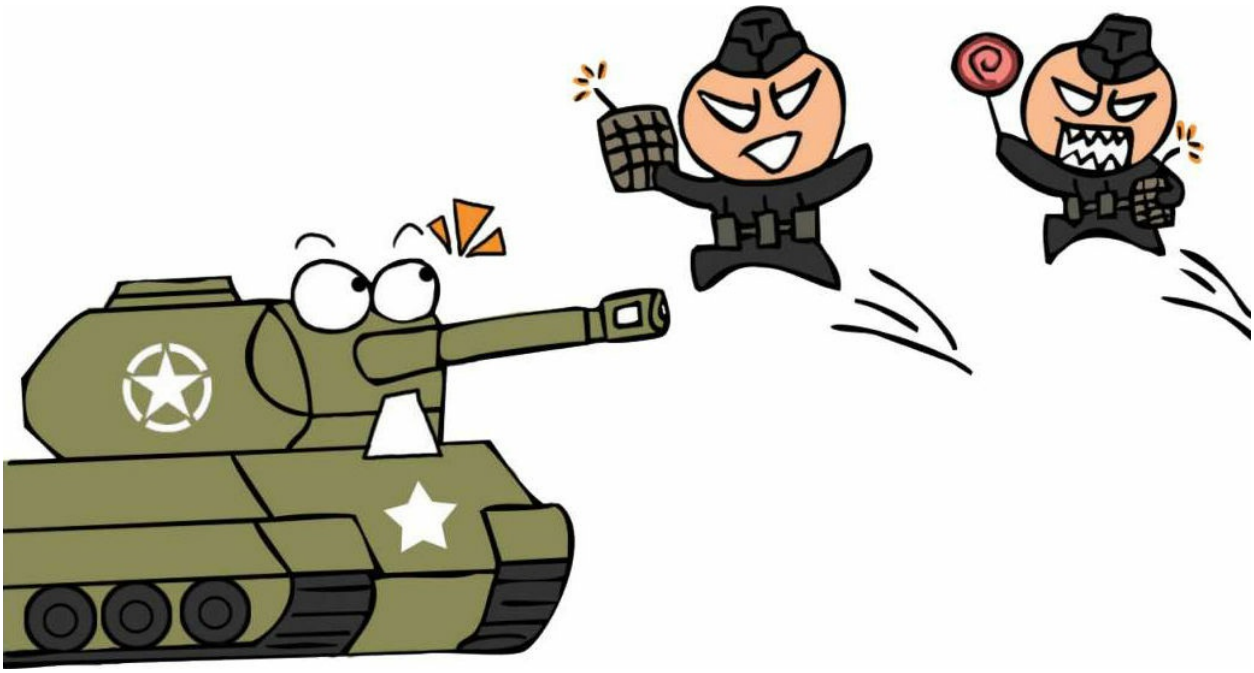
军”。



但希特勒青年师精良的装备和惊人的战斗力却让盟军吃尽了苦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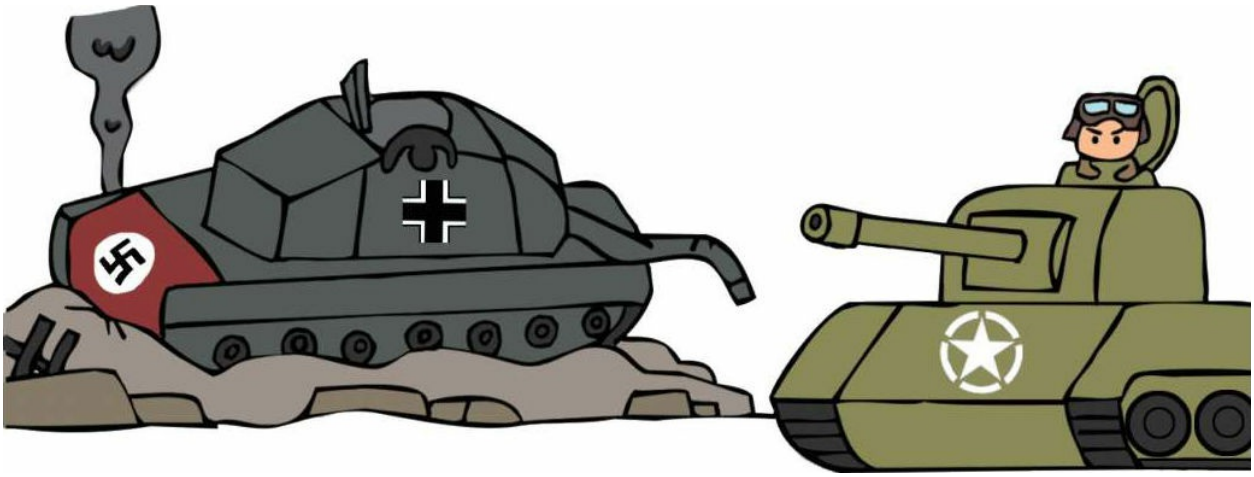
在战斗中，这些德国青年表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狂热。

德国青年甚至身系炸药，跳上盟军的坦克。



盟军都称他们为：一群小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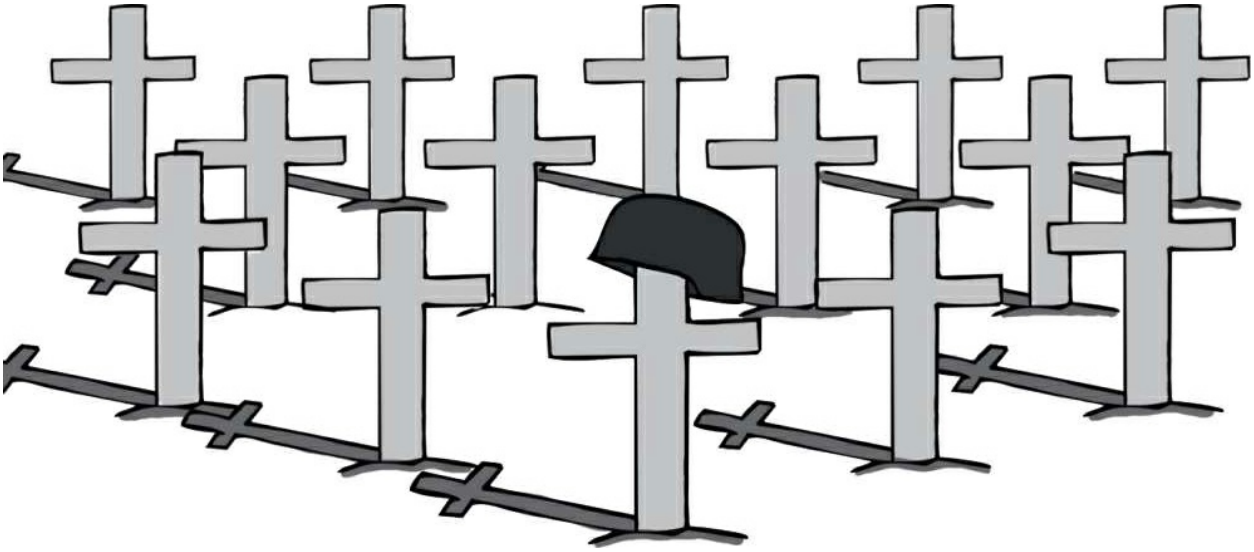
诺曼底一战，希特勒青年师师长阵亡，全师伤亡率超过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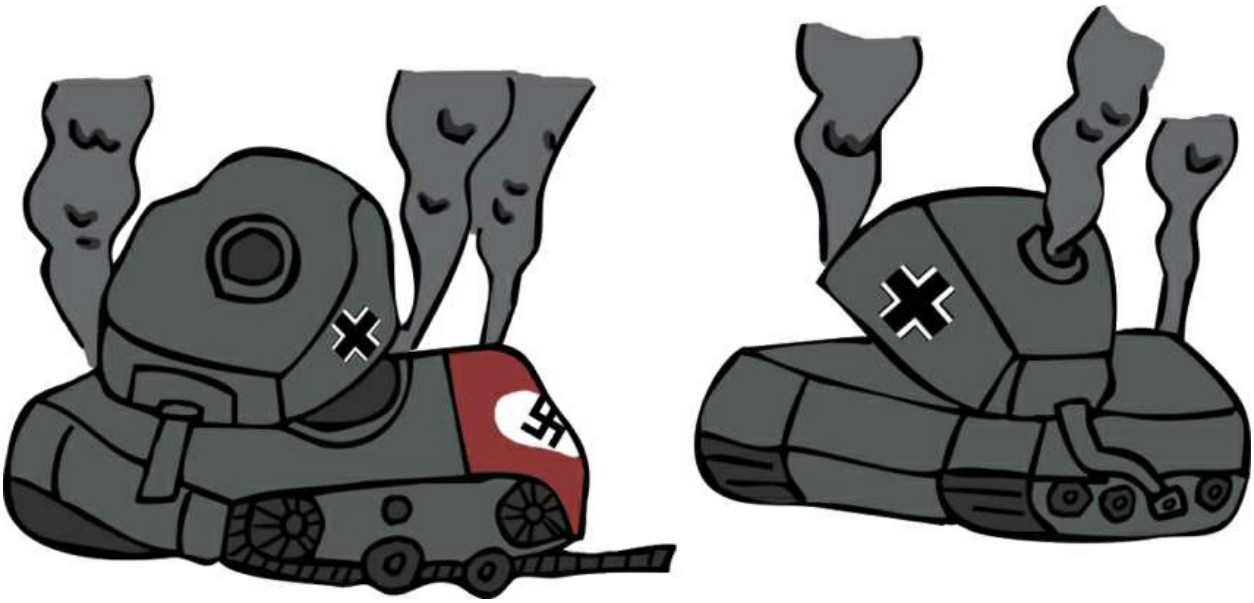
随后，该师经过重组，还参加了阿登战役和布达佩斯战役。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获得胜利，该师在奥地利向美军投降。

希特勒青年师组建时拥有2.1万多名士兵，最后只有455人存活下来，其他人都成了纳粹主义的殉葬品。



在纳粹党眼中，他们是精锐的象征，但在正义面前，他们也终究难逃覆灭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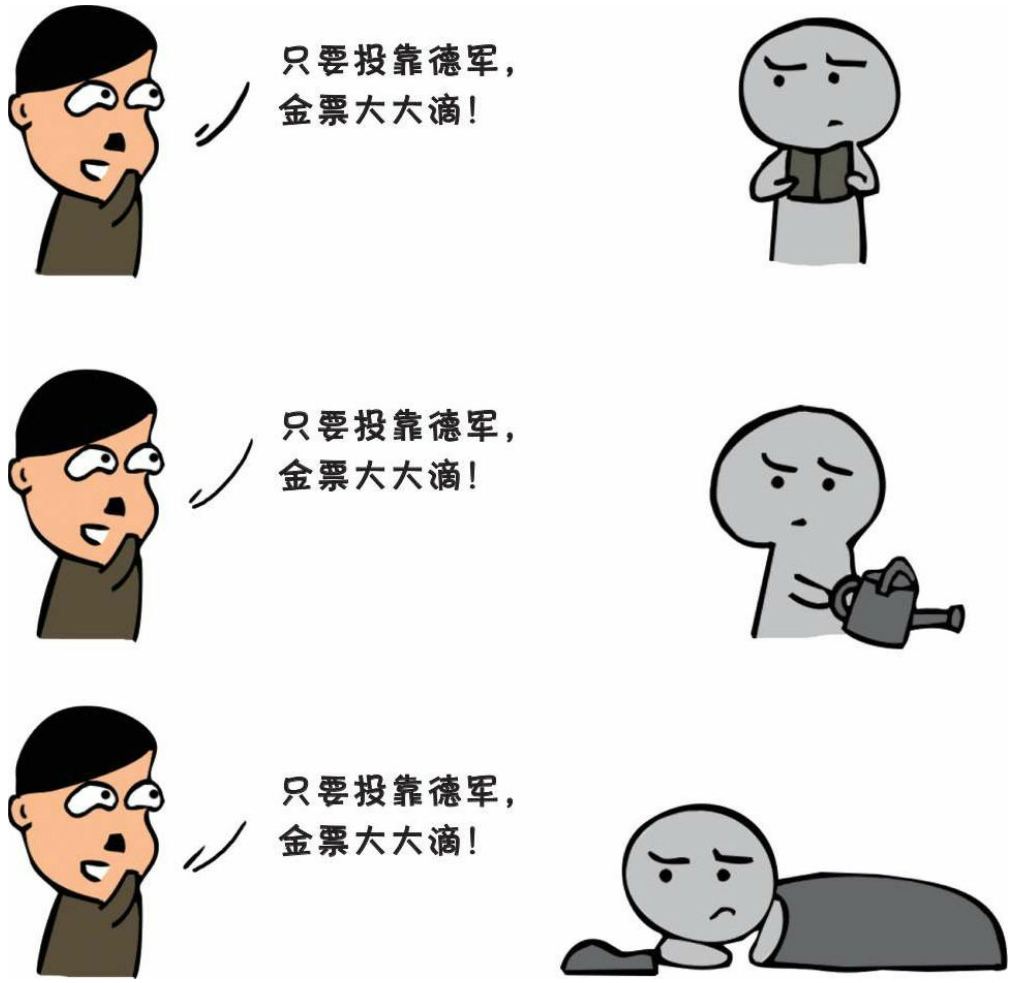
第十三圣刀师

德军在对苏开战前，为巩固其后方，于1941年4月6日入侵南斯拉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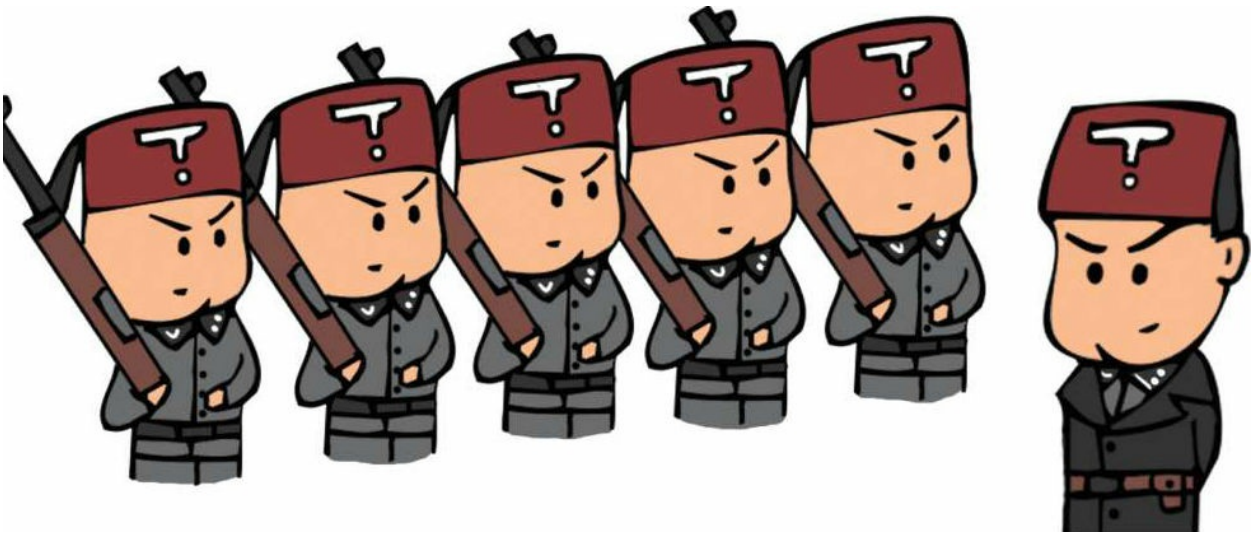
虽然德军仅用了11天就占领了南斯拉夫，但其境内由铁托领导的反纳粹游击队却在不断壮大。

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由于兵力有限，无法分兵去镇压游击队。

于是希特勒不断拉拢南斯拉夫境内的波斯尼亚人来投靠德军。



最终在南斯拉夫，一支由波斯尼亚志愿兵组成的党卫军部队成立了，那就是第十三圣刀师。



圣刀师在党卫军38个作战师中战绩平平，并不起眼，但有一件事却让他们名声在外，不得不提，那就是叛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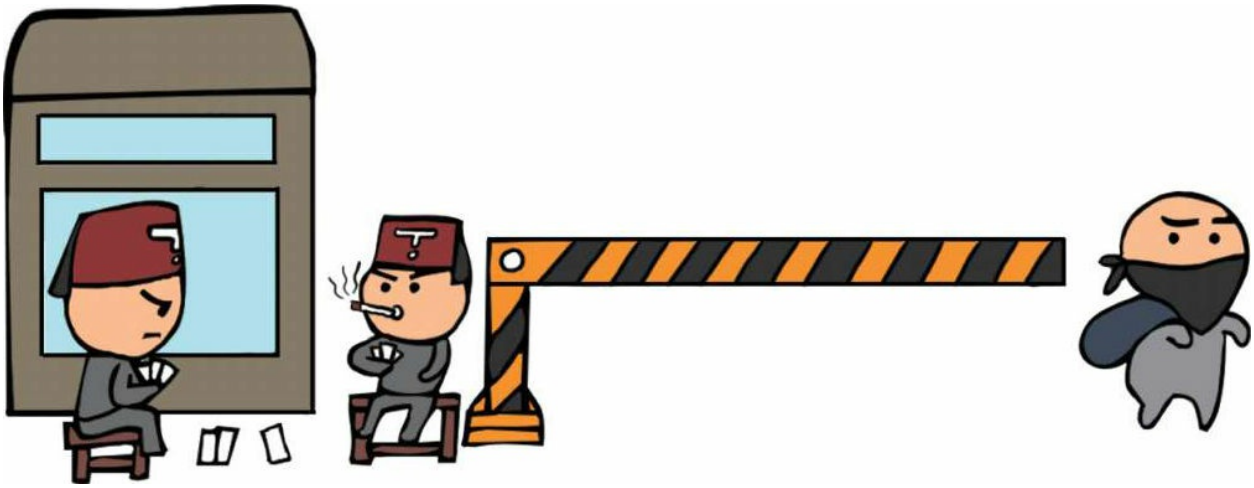
希特勒曾自豪地说过：“只有党卫军从不背叛我。”

但这句话，却被圣刀师给彻底打破了，而且还不止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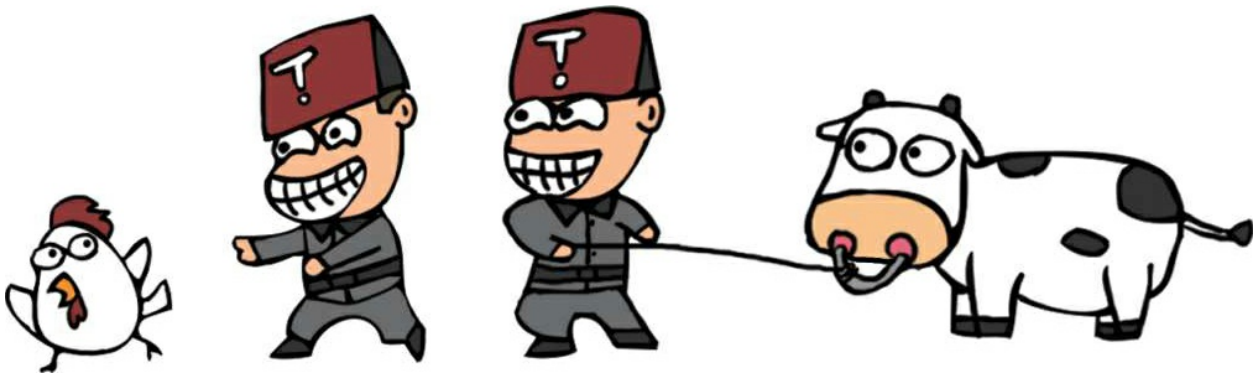
第一次，该师工兵排发生叛乱，最终被镇压，但有825人因此被关进了集中营。

第二次更厉害，该师警卫连100名士兵，携全连装备投奔游击队，加入反法西斯阵营。

剩下的圣刀师官兵，更是各个士气低下，至1944年，全师因开小差被记过的就达3000人。



而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打家劫舍，欺压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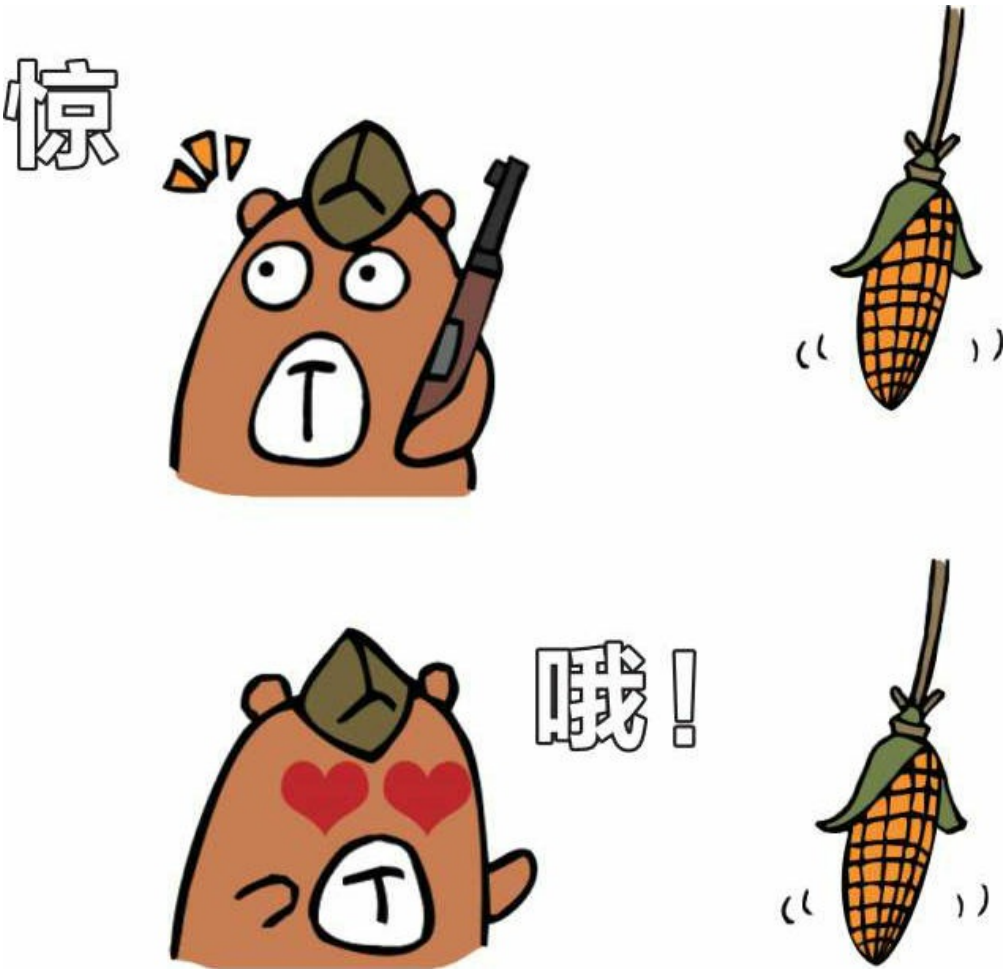
1945年，圣刀师终于有人获得了首枚骑士勋章，原因是：服役时间较长，特此表彰。

斯科尔兹内突击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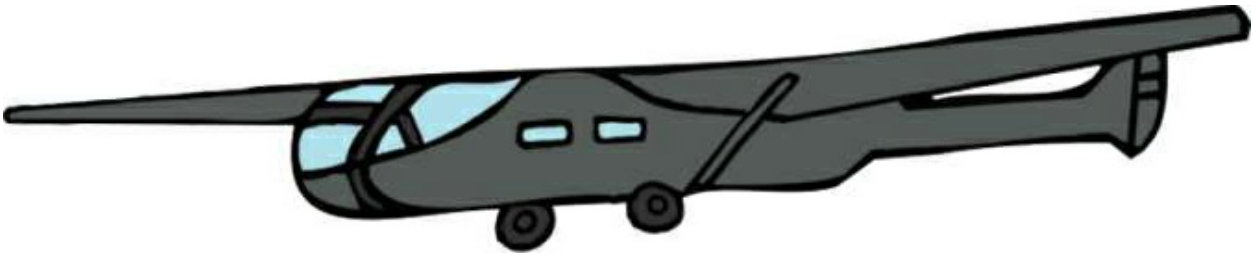
这支部队是参考英军突击队组建的德国第一支特种部队。

他们的指挥官便是大名鼎鼎的“欧洲第一恶棍”奥托·斯科尔兹内。

斯科尔兹内从小就争强好斗，极具冒险精神，作战时常常出其不意，是一名作战能手。


惊
哦！

斯科尔兹内率领他的突击队创造了许多军事奇迹。



营救墨索里尼

绑架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

这些战绩让斯科尔兹内迅速由上尉晋升为上校。

在阿登战役期间，斯科尔兹内巧妙地将他的手下伪装成美军，

穿美军制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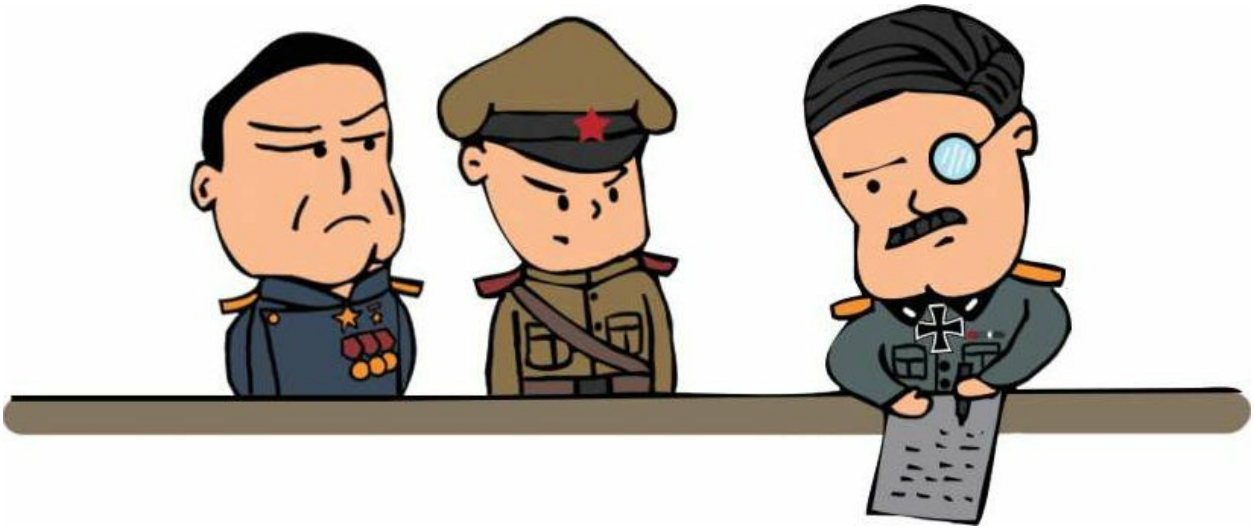
学美军说话的样子，

甚至到战俘营近距离观察美军战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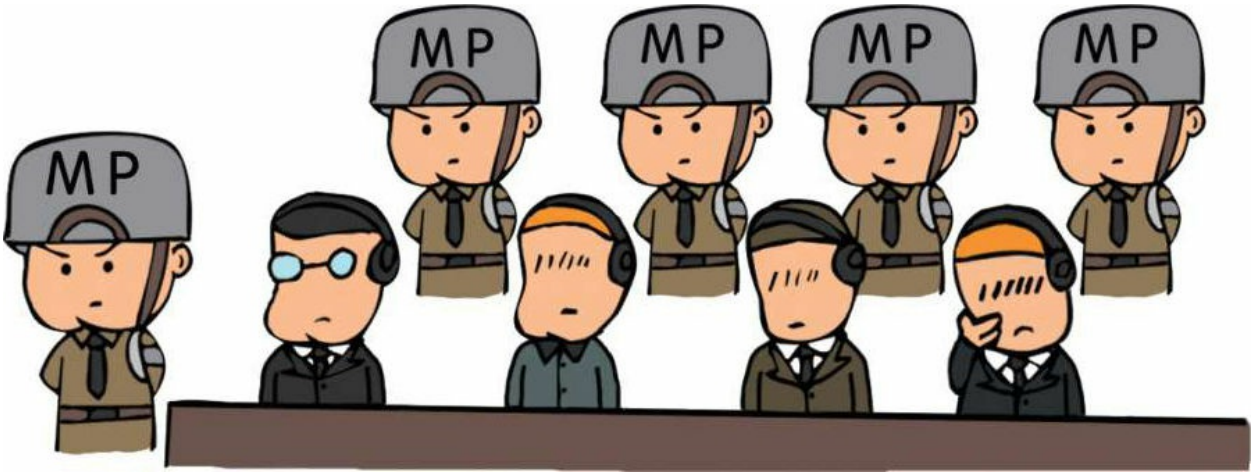
这些“冒牌”美军打冷枪、搞破坏，给盟军造成极大的恐慌。

就算德军特种兵再狡诈，轴心国的失败也已无法逆转。1945年5月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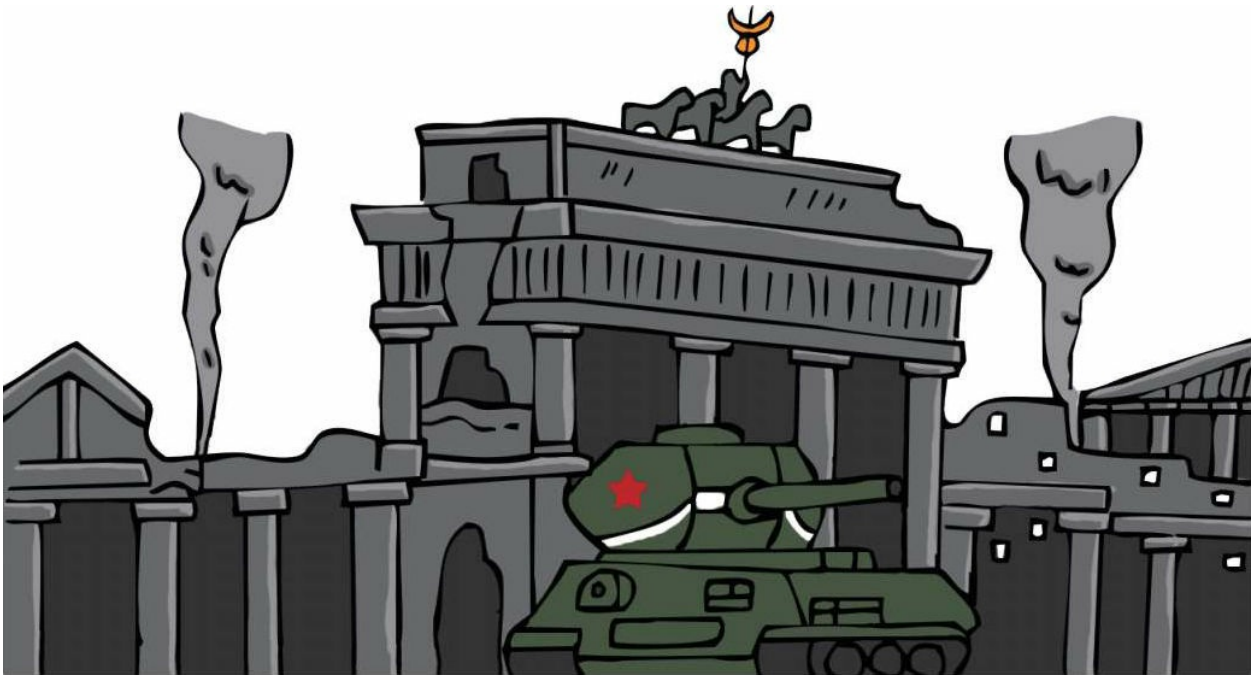
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军事法庭宣判党卫军为犯罪组织。



党卫军被希特勒视为“王牌”部队，可这样的“王牌”越多，就会让可贵的和平离人们越远。



第十三章

北非烽烟

二战前，意大利通过侵略，在北非拥有了一块自己的殖民地：利比亚。

这点地盘墨索里尼可不放在眼里，他要的是独霸整个北非。

当时，意大利在北非有21万大军，而英军只有3.6万人，且大多是外籍成员，真正的英国人并不多。

印度步兵师

南非步兵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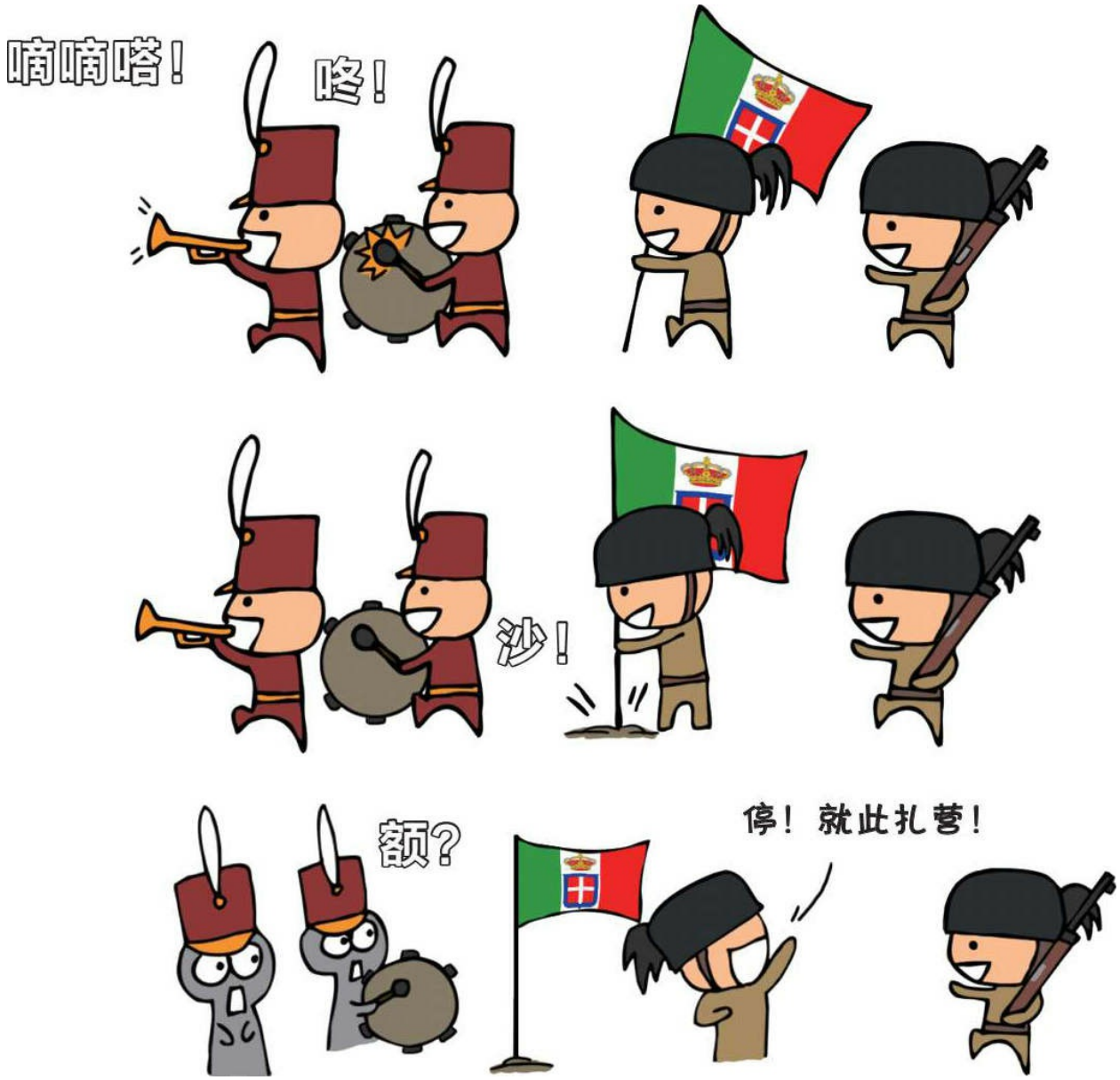
自由法国旅

自信满满的墨索里尼认为自己的大军一定会横扫北非，打败英军那是指日可待。

1940年9月13日，意军向驻守埃及的英军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埃及首都开罗。

意大利大军甚至随军带着巨大的大理石碑，打算用来记载这次伟大的征程。

可意军在正式出战的第9天就突然停下了脚步，无论墨索里尼如何敦促部队前进，意军前线指挥官格拉奇亚尼元帅就是不听，他的理由是：部队补给不足。



然后他们就开始就地挖战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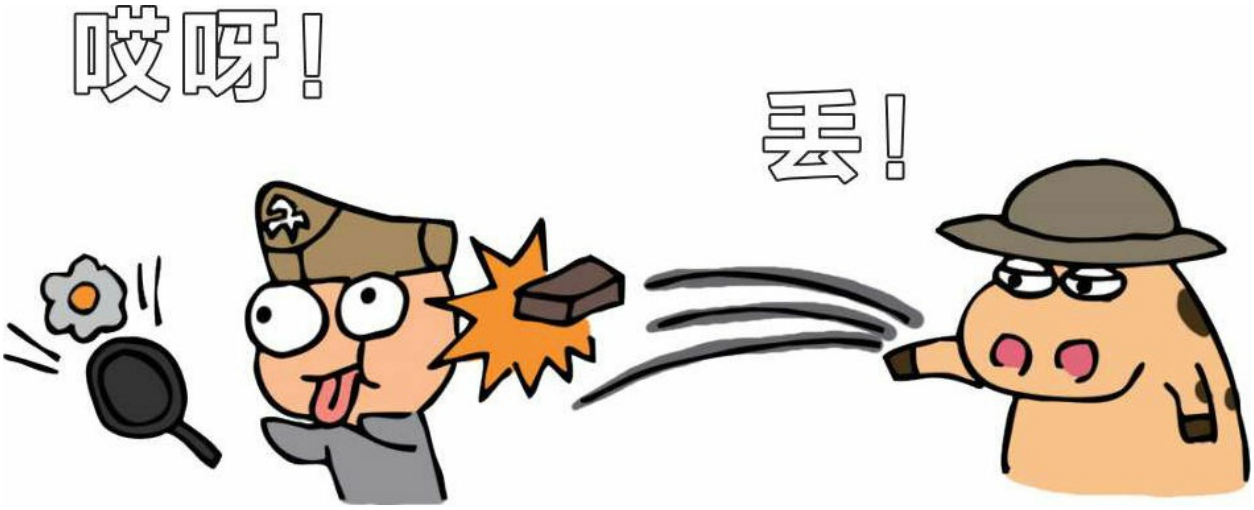
再然后……

这样一待就是三个月，总之丝毫没有再动一下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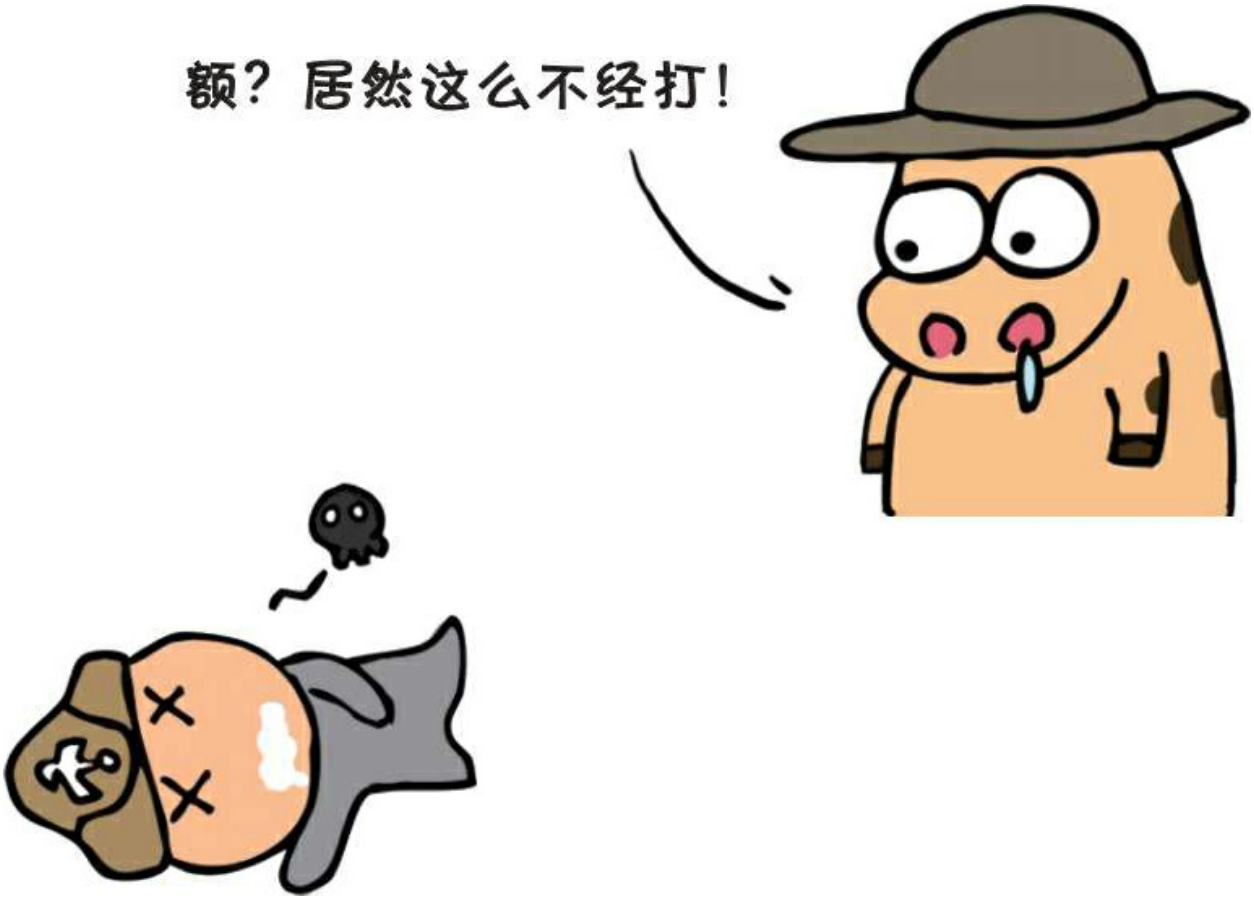
意军的古怪行为让英军一时摸不清他们的意图。

于是在1940年12月9日清晨，英军对意军阵地发动反攻，打算一探意军的虚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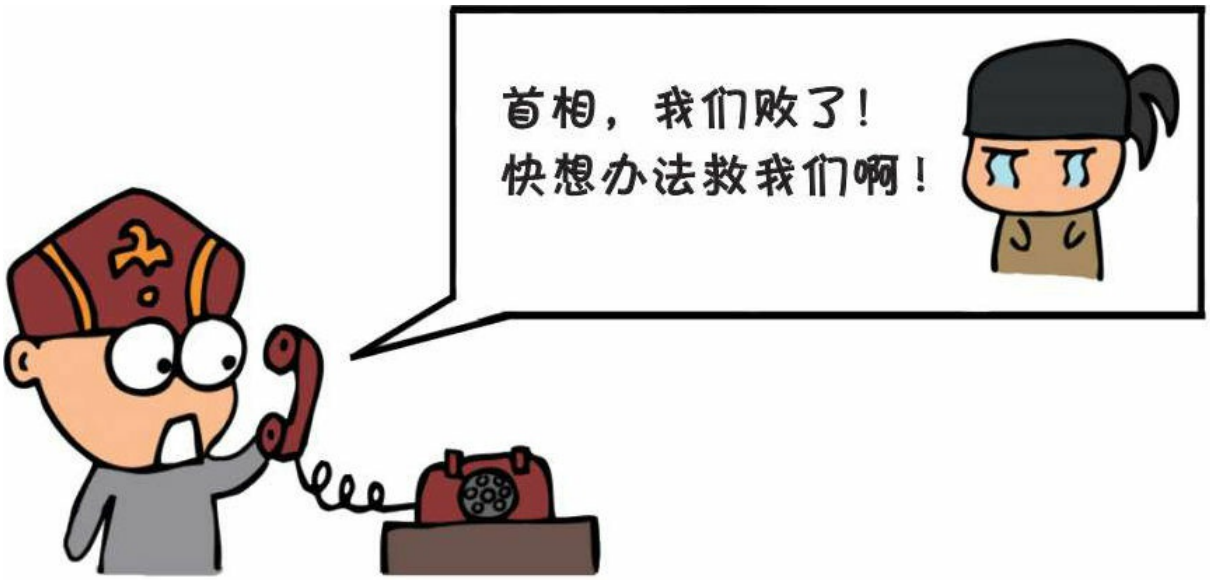
结果把正在做早饭的意军打得措手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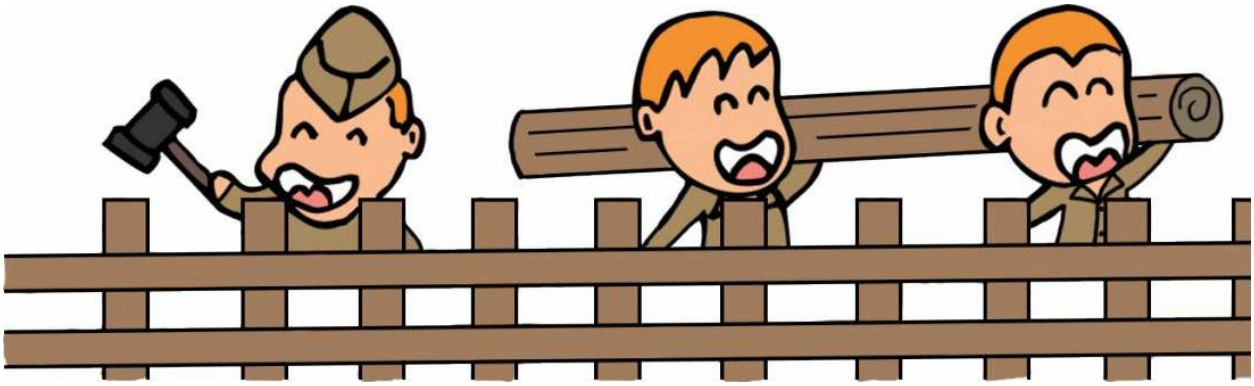
不！确切地说是一败涂地。



不到10个星期，意大利远征军团就被彻底打垮，13万意军成为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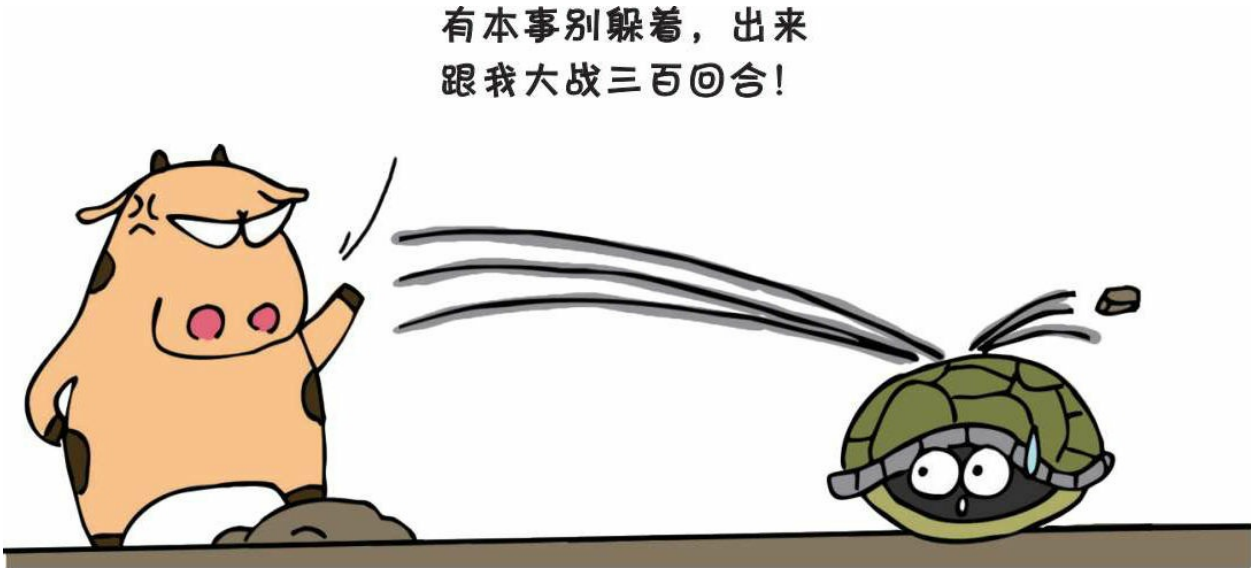
意军战俘成建制地举手投降，而且一点都不在乎自己打了败仗。他们自己给自己搭建战俘营，



甚至自己管理自己——

堪称模范战俘，因为相比于打仗，还是当俘虏好一些。

就这样，意军被打得一路溃退，躲进了利比亚境内的巴尔迪亚要塞。



眼看意军快被英军赶进地中海了，墨索里尼只得向他的盟友希特勒求救。

首相，要不给希特勒打个电话吧？

我的13万大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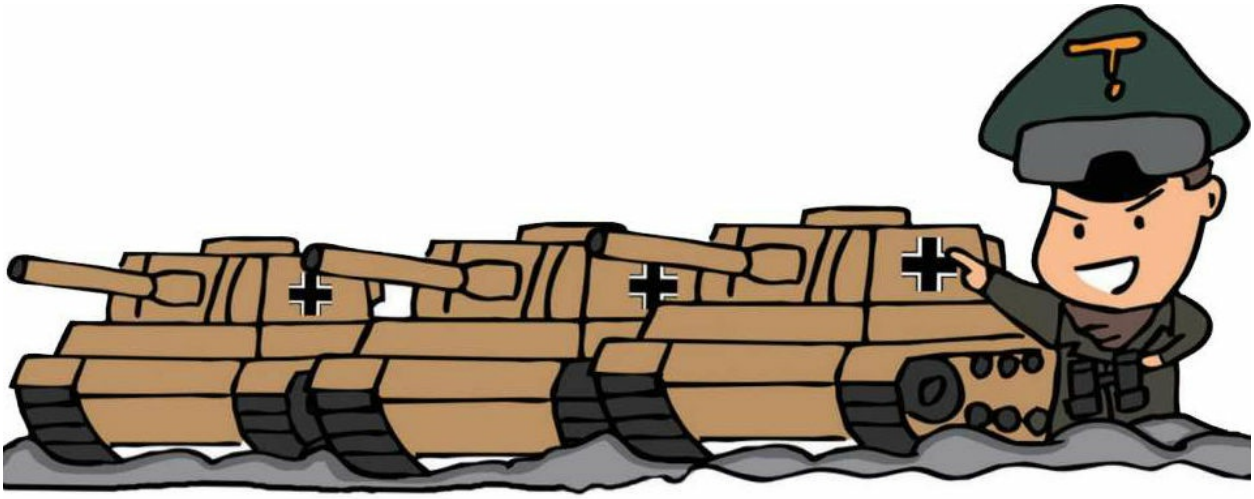
伤心中……

可德国高层对北非根本不感兴趣，并且已将入侵苏联的计划提上了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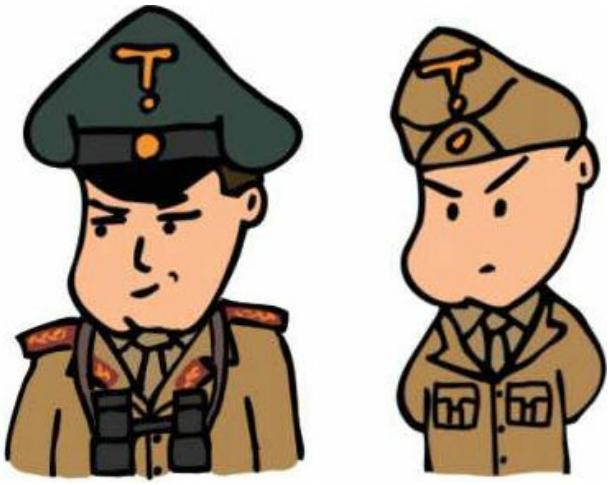
希特勒却认为，要是意大利被打败，德国不仅会失去一个盟友，更会将后方暴露在英国人面前。

走你！
更重要的一点是：
轴心国的面子
不能丢！
有杀气！

第十四章
“沙漠之狐”隆美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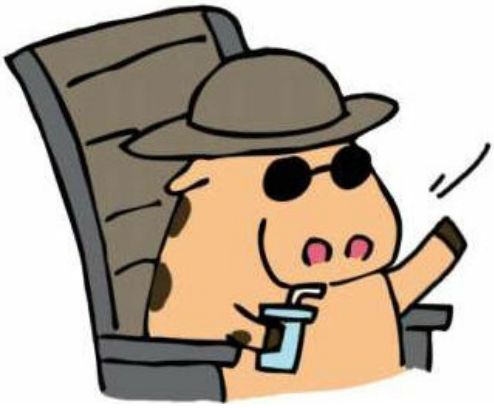


1941年2月11日，隆美尔中将奉命率领第5轻型师和第15装甲师来到利比亚，史称“非洲军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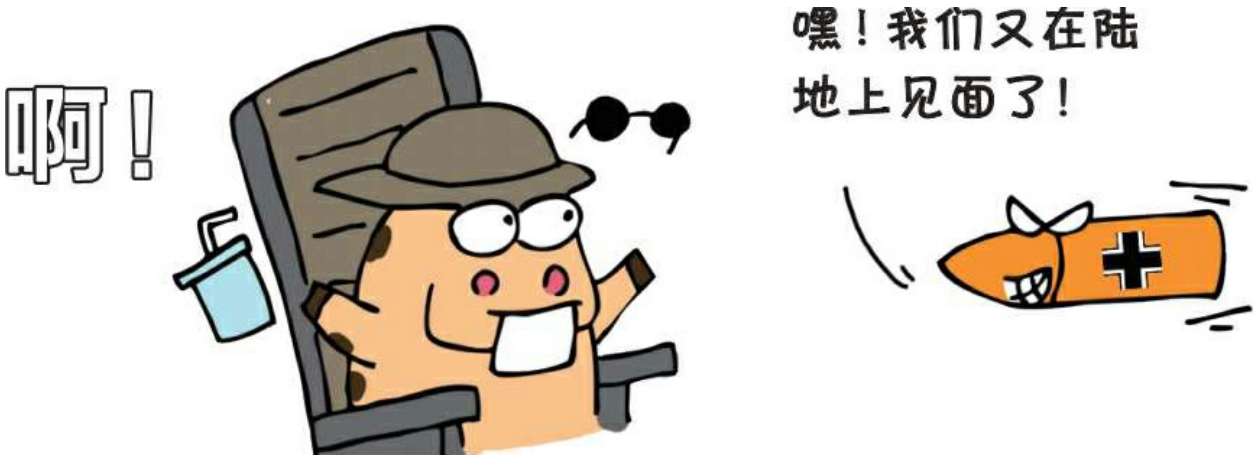
隆美尔的到来，英国人是知道的，但他们认为：

德军人生地不熟的，
总得花点时间！



去熟悉下环境啊，去制订计划啊，这都需要时间！

但隆美尔一来北非就一个字——“打”！进攻！进攻！再进攻！



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又过于分散，在德军的猛烈攻势下，英军被迫开始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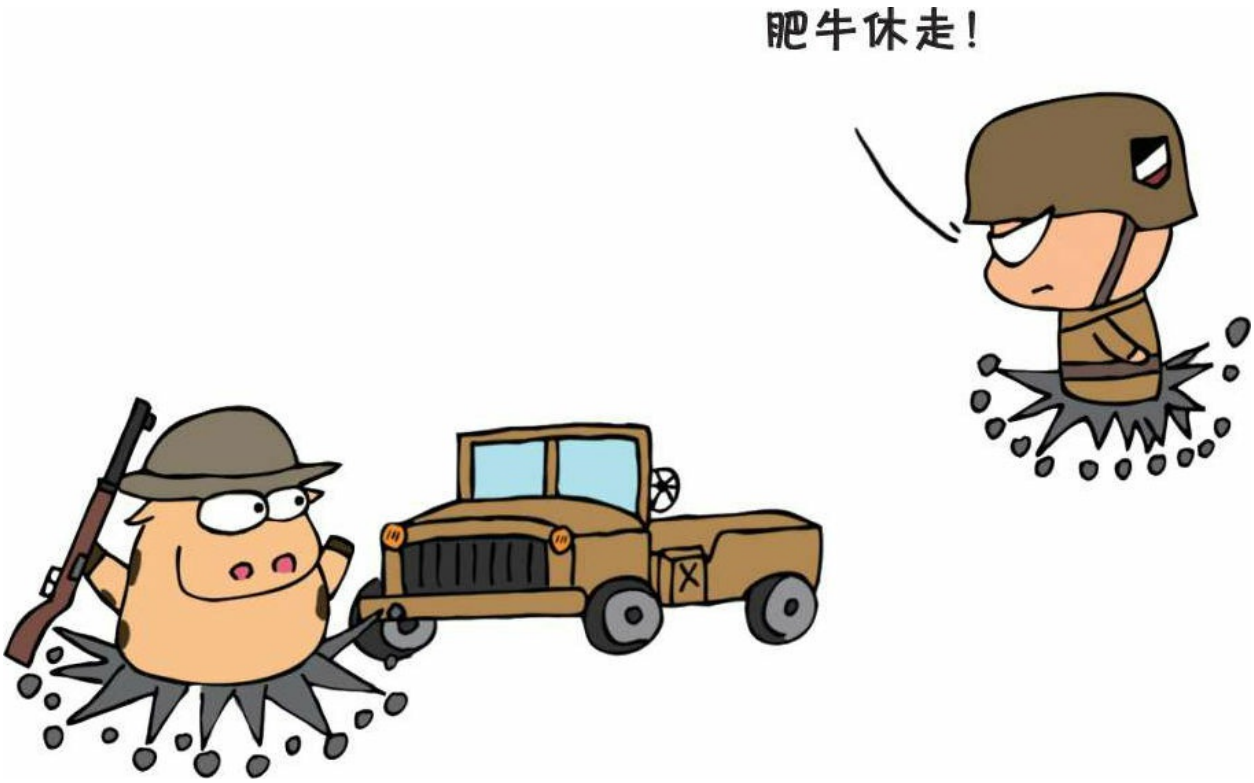
最终，撤退变成了溃退，于是战场上出现了几千个德国人追着几万个英国人跑的奇景。

获悉战况的丘吉尔无奈地说：“比丢掉阵地更可怕的是，我们的陆军居然不能与德军对阵！他们一上战场就把我们击退数百千米。”

不妙啊！
战报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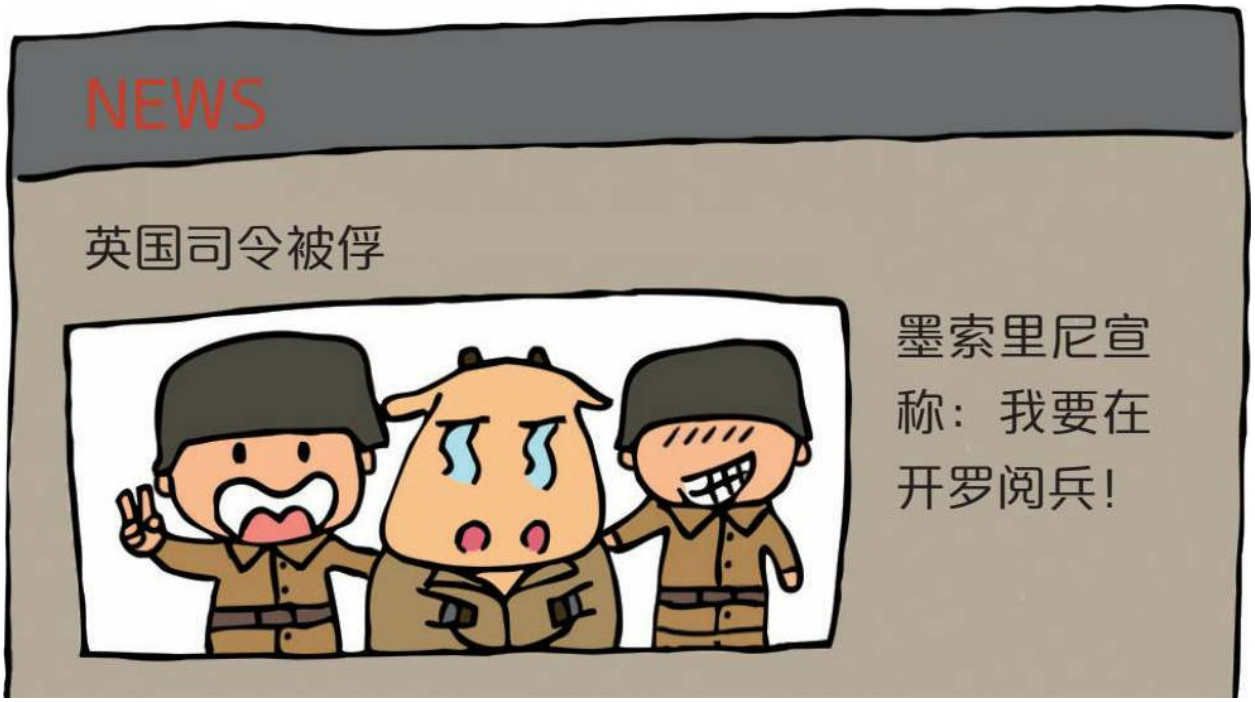
德军一刻不停地扩大攻势，使英军在撤退中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弃车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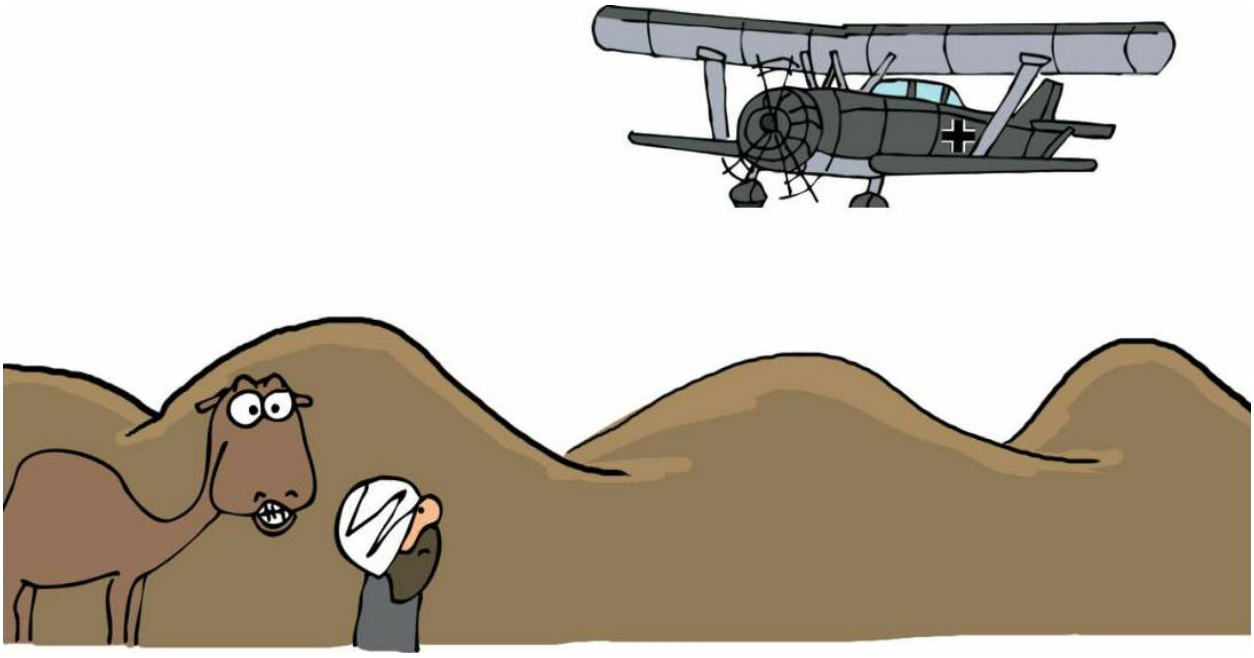
丢盔弃甲

甚至连英军前线总司令尼姆将军都在撤退中被德军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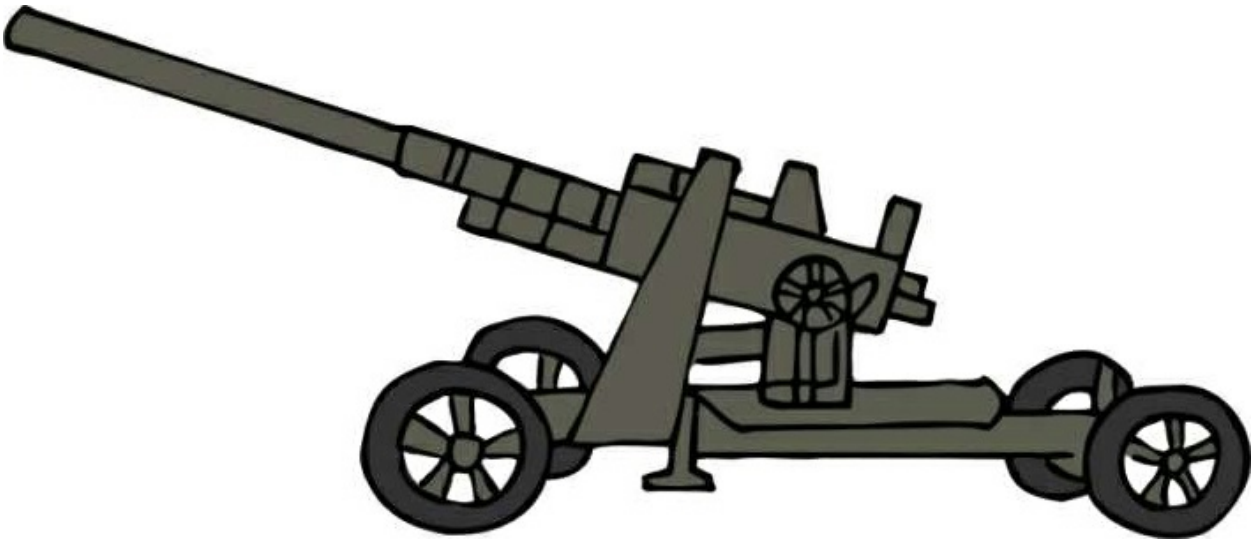
隆美尔的成功，在于他对战局的准确把握。

他曾多次亲自上阵，乘坐侦察机在万里黄沙的上空探察敌情。



发现敌军，他就在地图上做下标记；看到友军，他就喝令他们继续前进！

隆美尔的胜利也要归功于德军88毫米高射炮（简称八八炮）的巨大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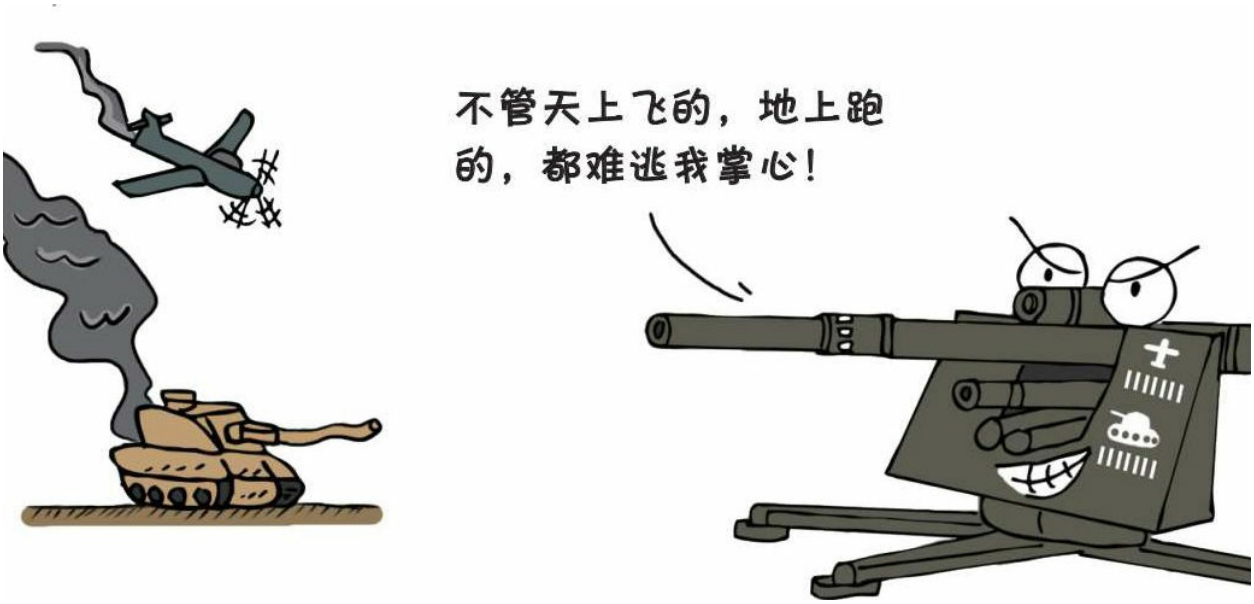


口径：88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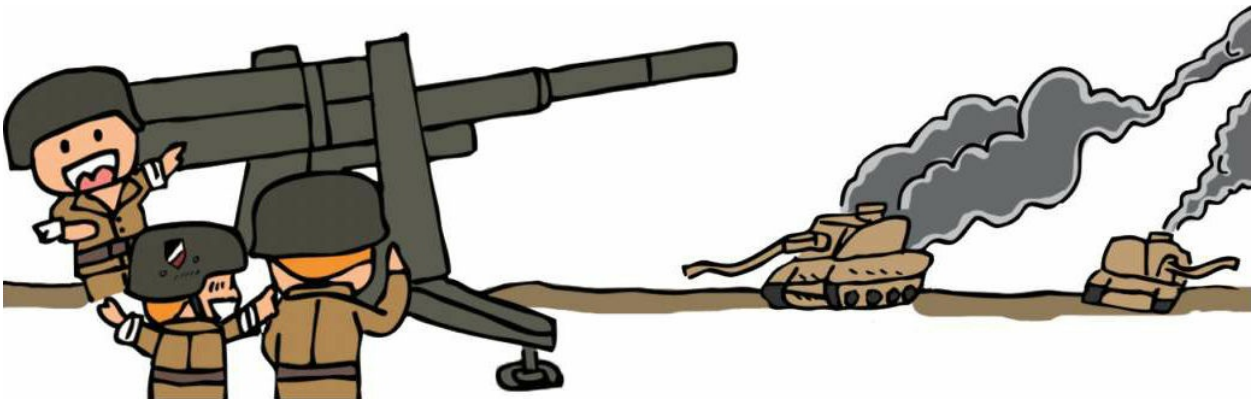
射高：11千米

平射：15千米

虽然八八炮的“出生证”上写的是高射炮，但德国人发现用它打坦克的效果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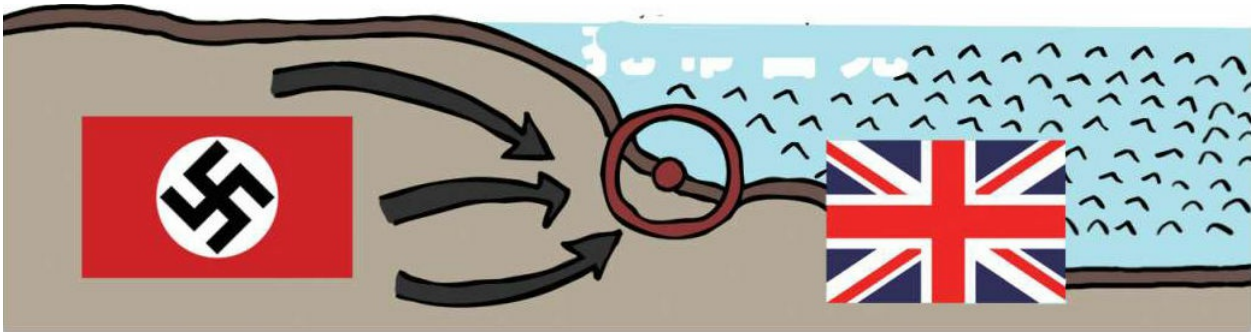


装备穿甲弹后，八八炮可以在15千米内，轻松击毁任何一辆盟军坦克，是当之无愧的坦克杀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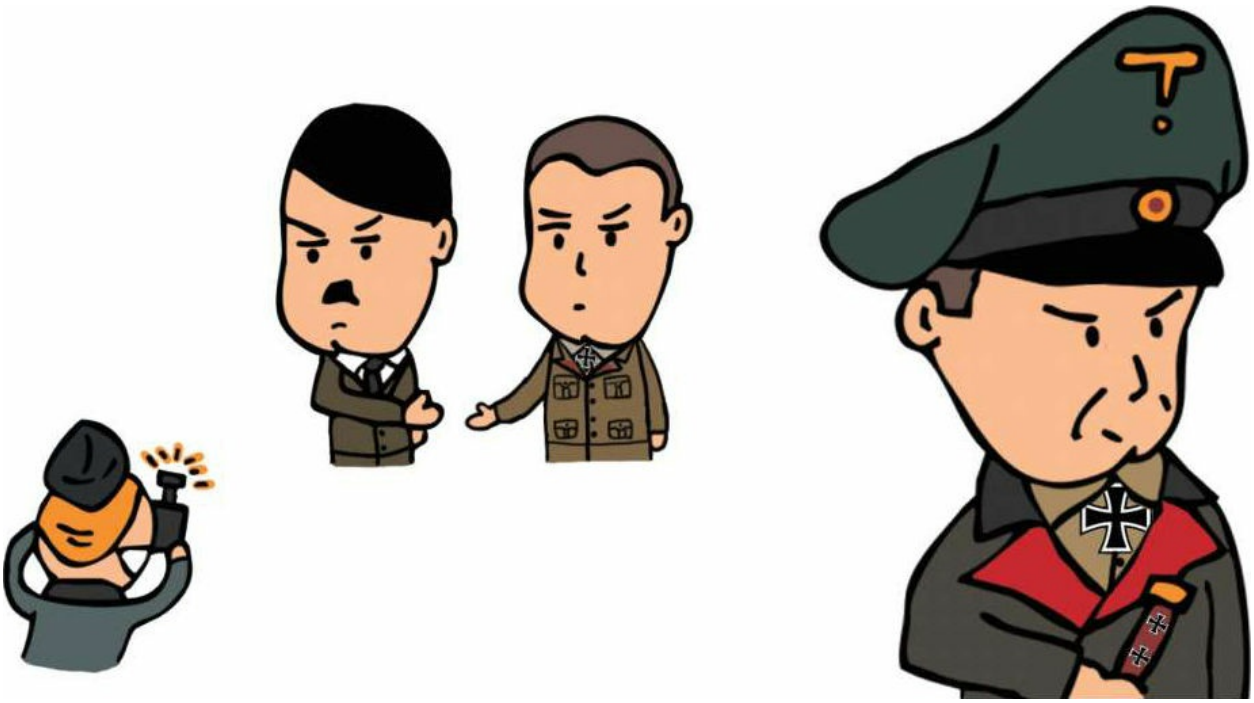


在北非战场，英军的坦克部队成了德军八八炮猎杀的目标！

1942年6月21日，德军攻克英军重镇托布鲁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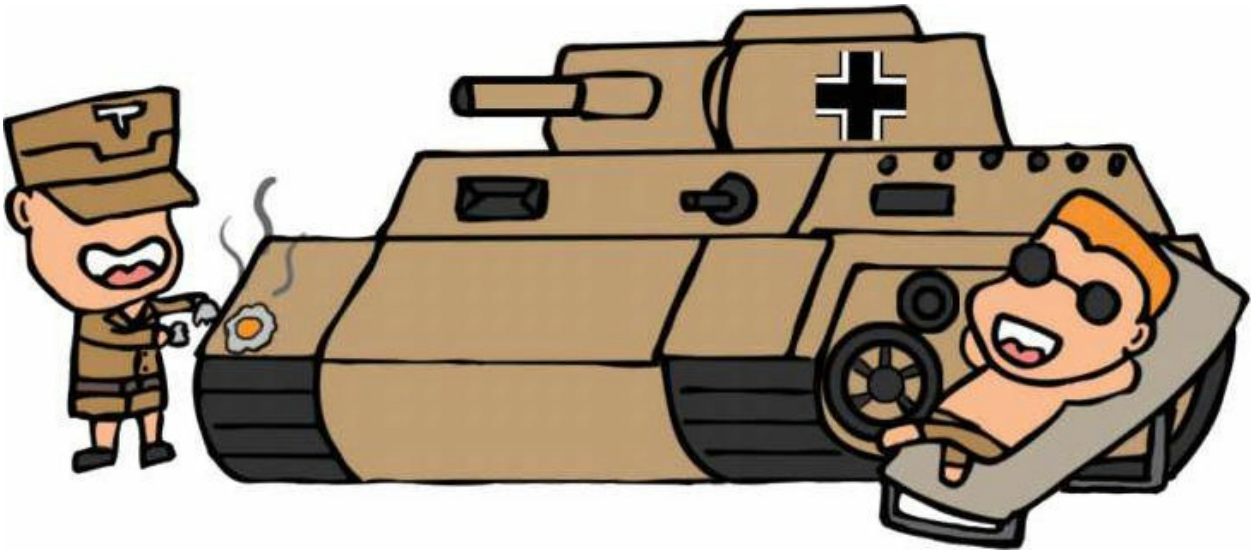
隆美尔随即被破格晋升为陆军元帅，并赢得了“沙漠之狐”的美誉。



这段时间成了德军的“欢乐时光”，隆美尔和他的非洲军团成了德国人心中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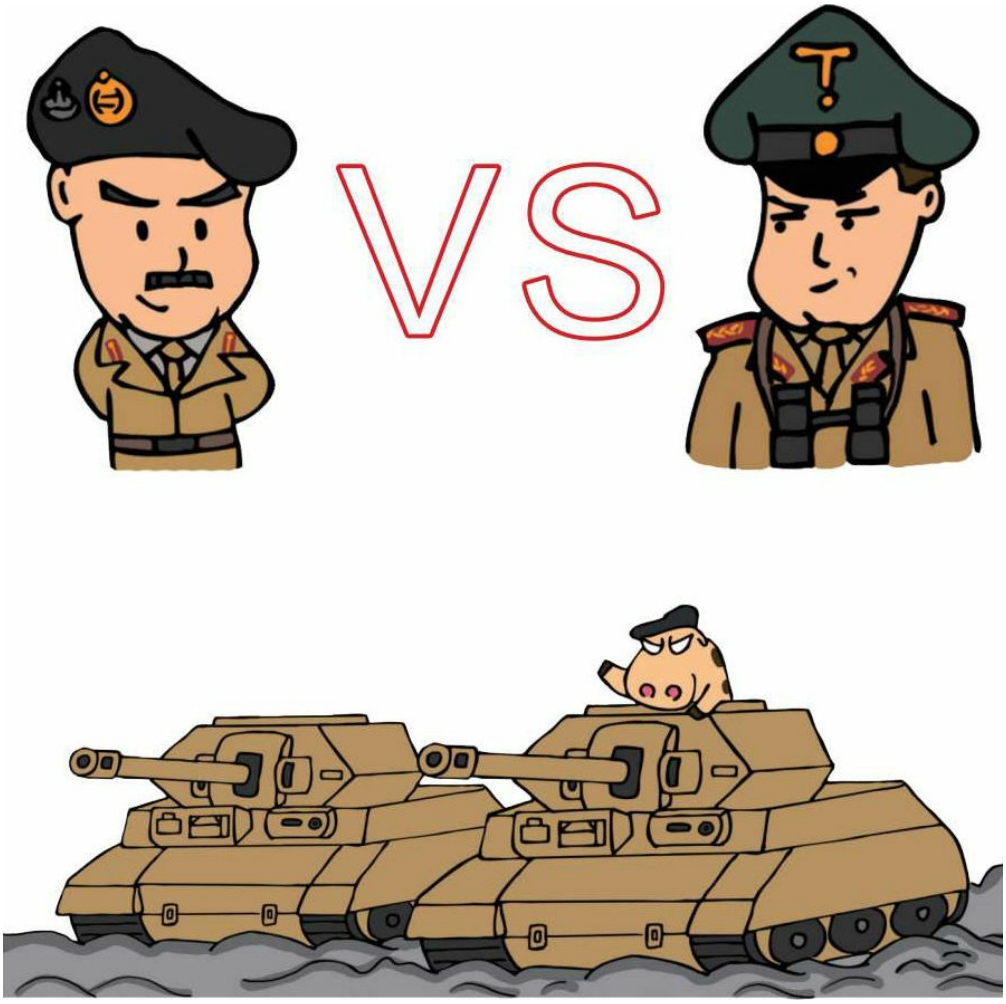
英军也转入防守，躲在要塞里，不敢轻易与德军交手。

德军的坦克手一边在发烫的坦克装甲上烤蛋吃，一边悠闲地听着歌曲，享受着难得的轻松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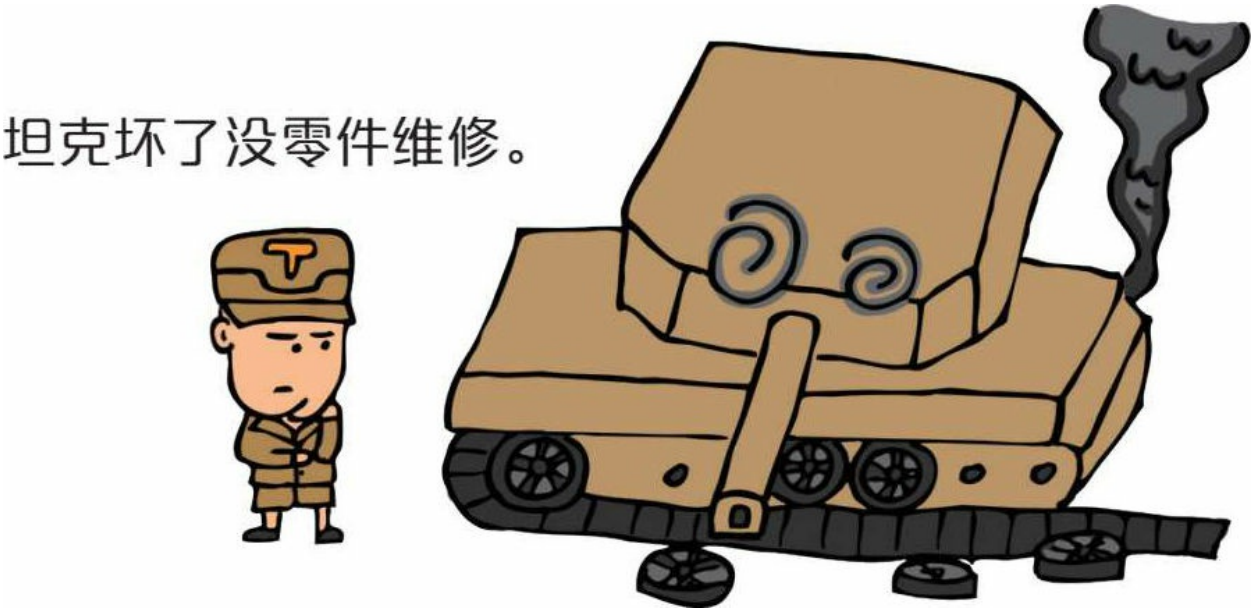
但真正的危机正一步步向隆美尔和他的非洲军团走来。

第十五章
决战阿拉曼



英国人在陆地上打得很糟，在海上却战果颇丰，牢牢掌握着地中海的制海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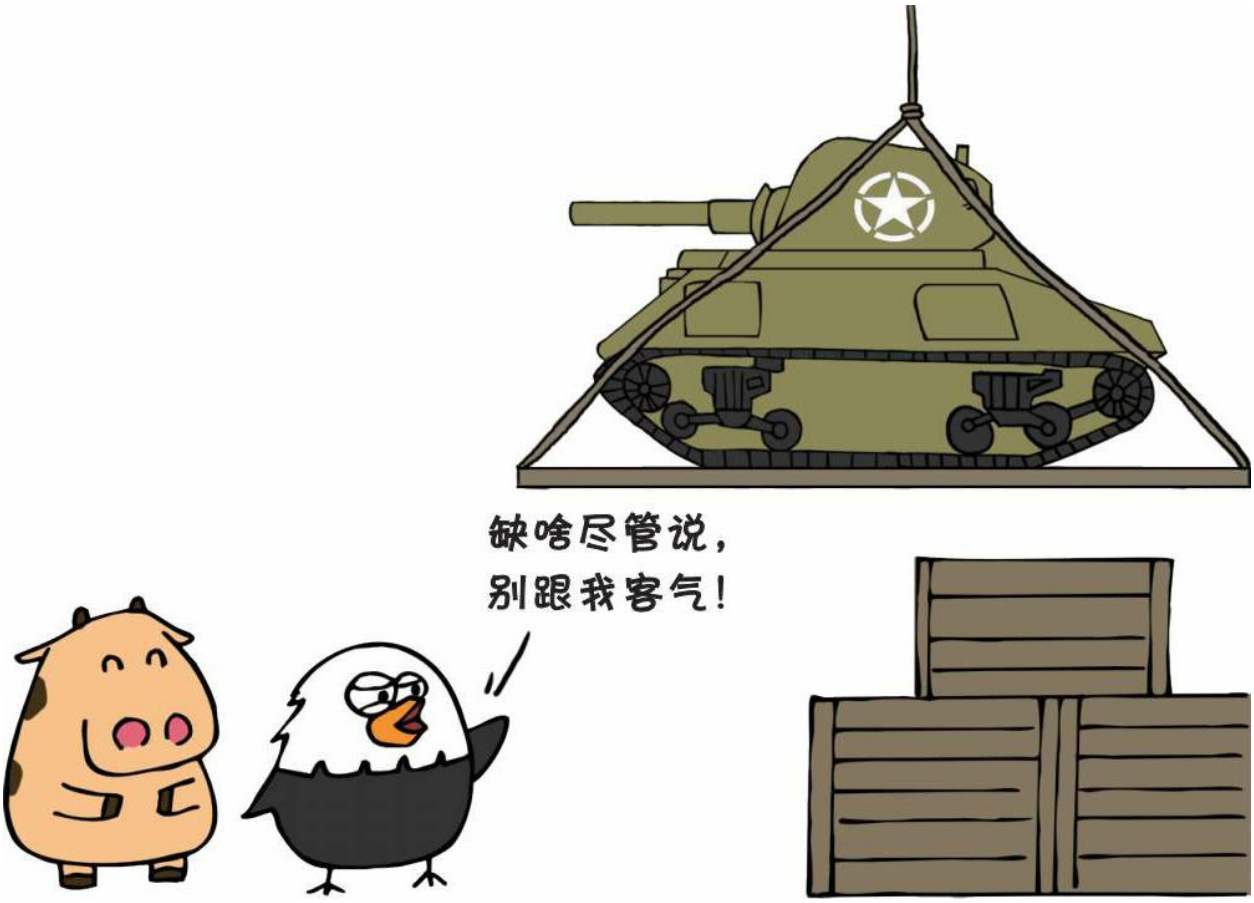
制海权的丧失，使德军的补给越发匮乏。



食物匮乏，喝的水里甚至充满汽油味。

越来越长的运输线，使德军离失败也越来越近。

而美国对英国的援助却源源不断地运往埃及，包括新型的“谢尔曼”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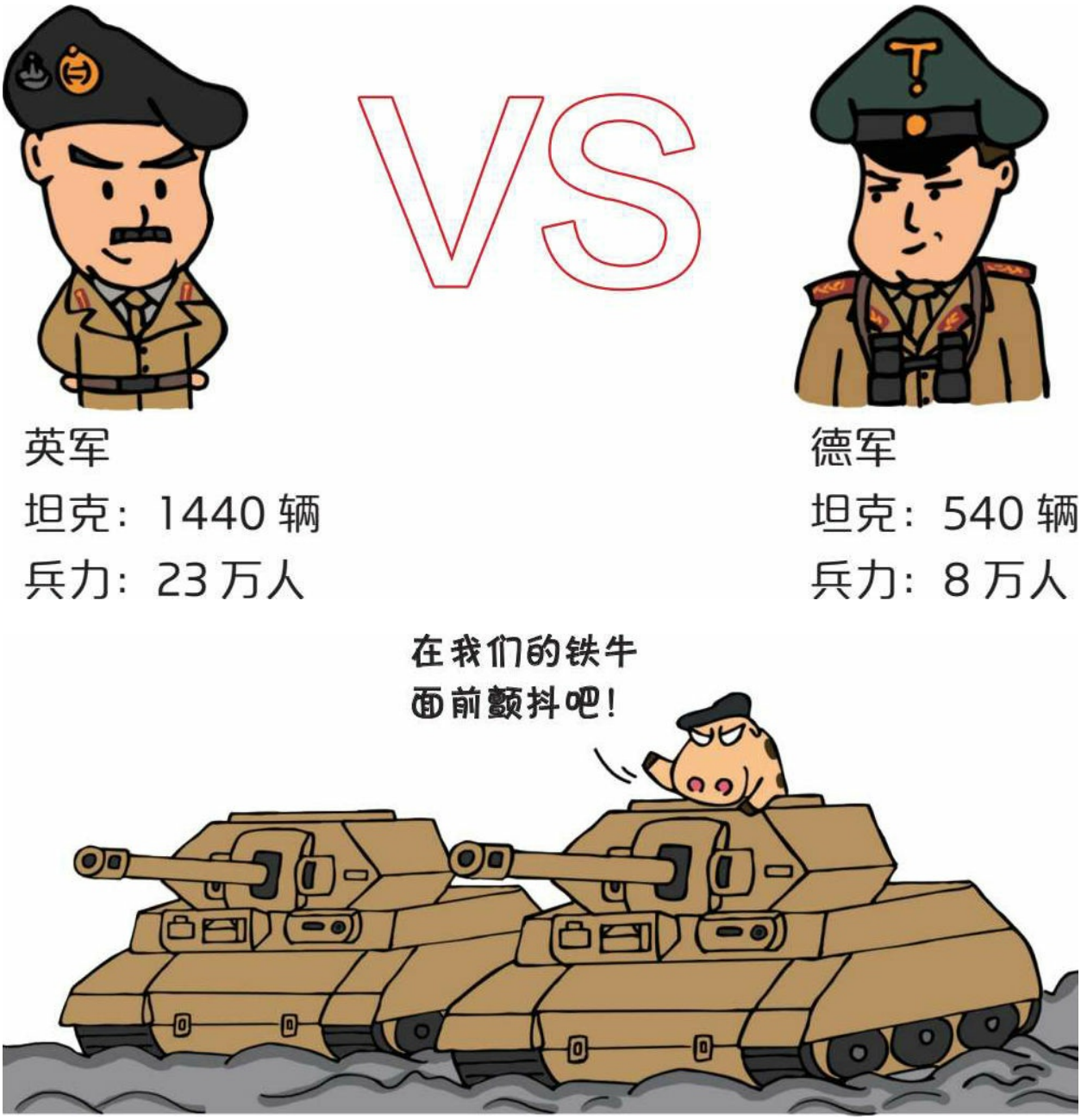
同时，英军还破译了德军的密码，对德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元帅，您多虑了！
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
事实再次证明，战争打的就是后勤补给，肚里无粮，心中发慌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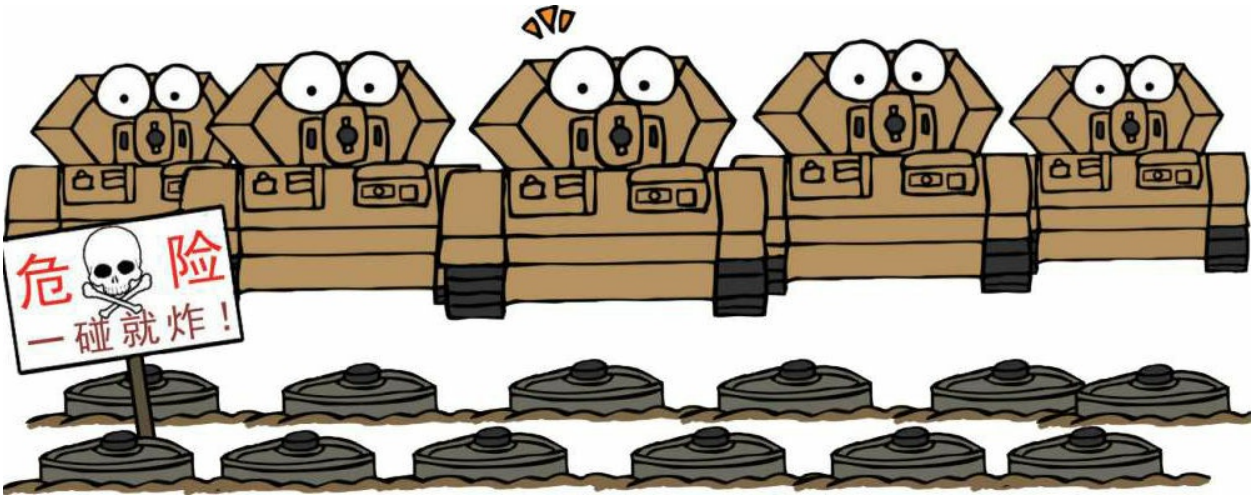
就在隆美尔艰难维持战局时，英军新任驻非统帅蒙哥马利中将来到了北非。

蒙哥马利行事谨慎，只有当部队达到最佳状态时才会出战。

1942年10月23日，英军以兵力优势发起反攻，阿拉曼战役正式打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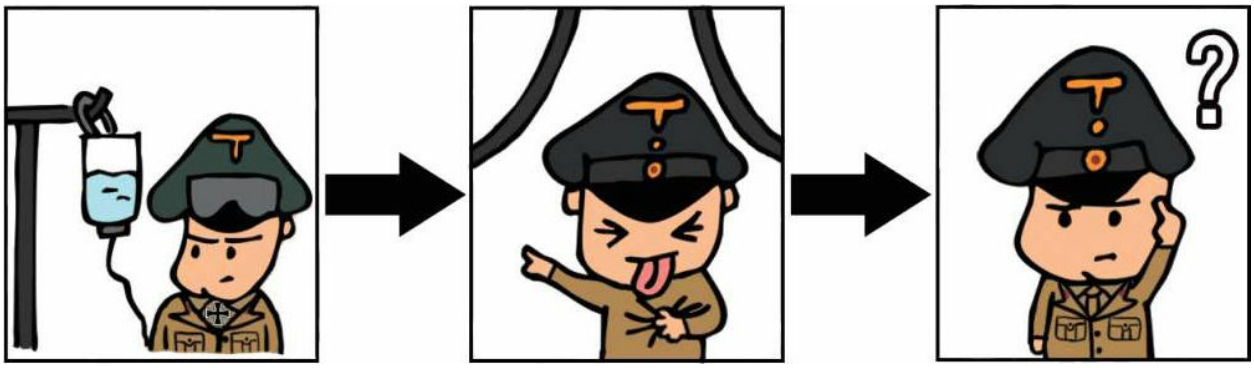


可进攻前，英军首先要打通被称为“恶魔花园”的德军地雷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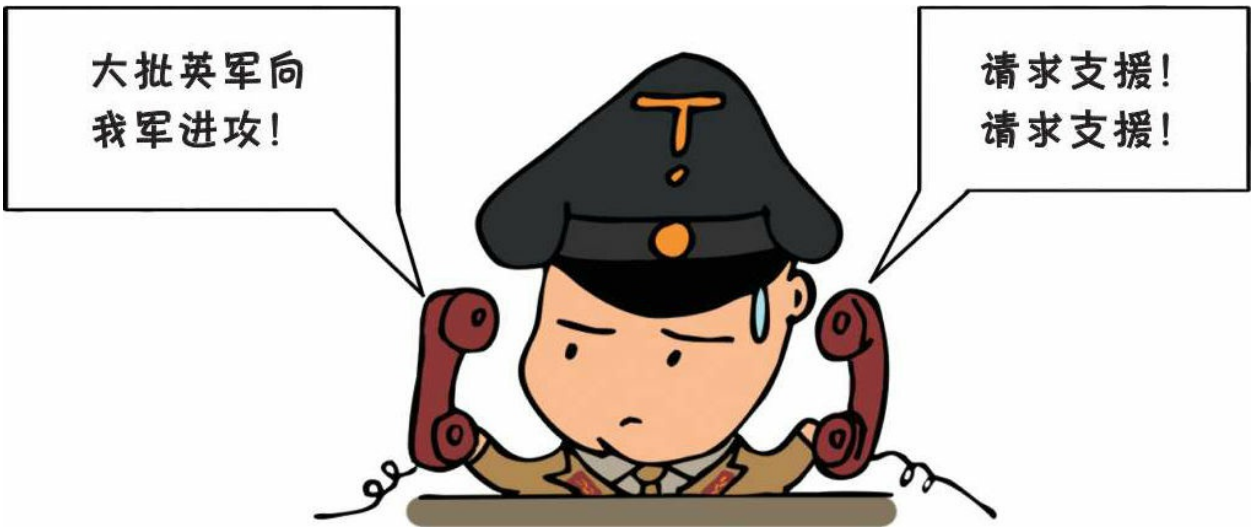


这使得进攻的速度大大受阻。

而当时隆美尔因病归国，接替他的施登姆将军又突发心脏病去世，继任的托马将军又水平有限。



德军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而蒙哥马利就是看中了这个时机才发动了进攻。

10月26日，隆美尔重回战场，可这时大势已去，纵使是“沙漠之狐”也已无力回天。

11月3日，为避免全军覆没，隆美尔向希特勒提出撤退的意向，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继续抵抗英军。

阿拉曼战役以盟军大获全胜告终，此战成为北非战役的转折，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

此战之前，我们战无不败；此战之后，我们战无不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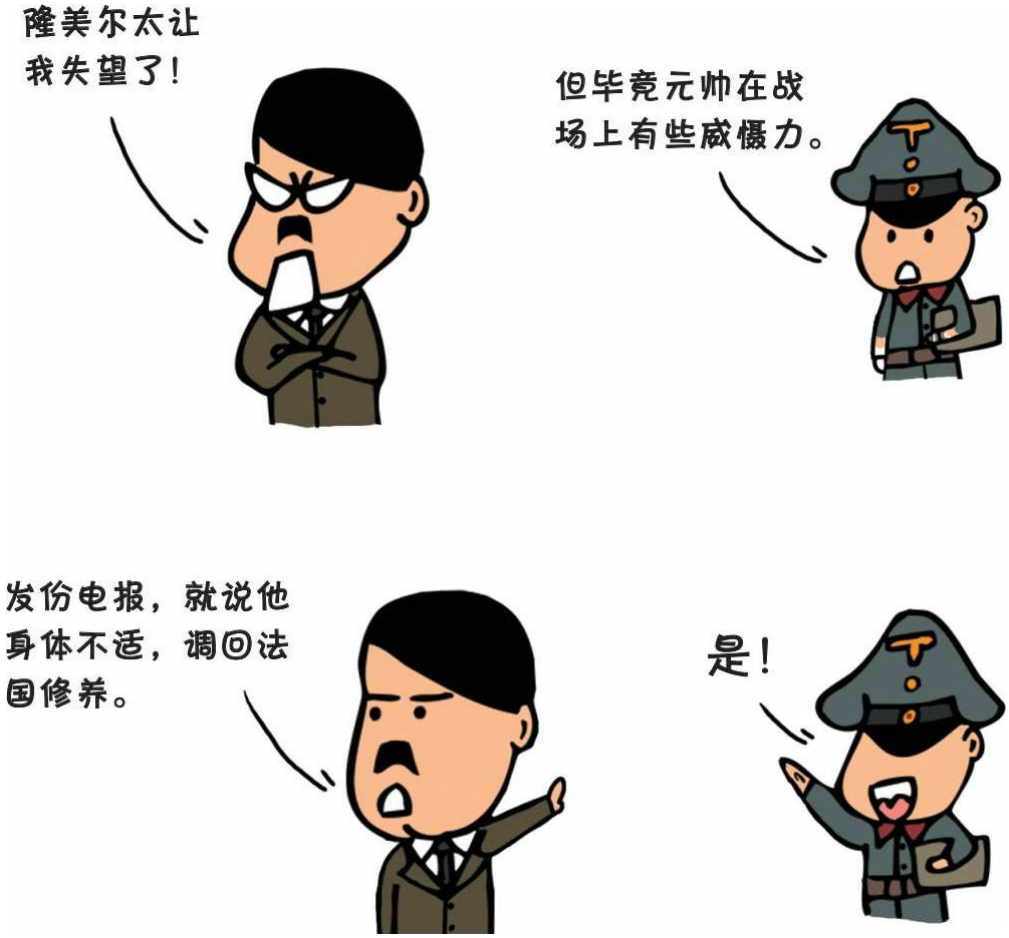
德军退守突尼斯后，英美两军联手发动了“火炬”登陆行动，意在一举歼灭残余德军。

但隆美尔却用仅剩的兵力，两度挫败美军的攻势。

这让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感叹，真不知道美国兵到底会不会打仗！

腹背受敌的隆美尔深知大势已去，不断向希特勒发报，请求撤出突尼斯。

希特勒大发雷霆，下令撤销了隆美尔非洲军司令的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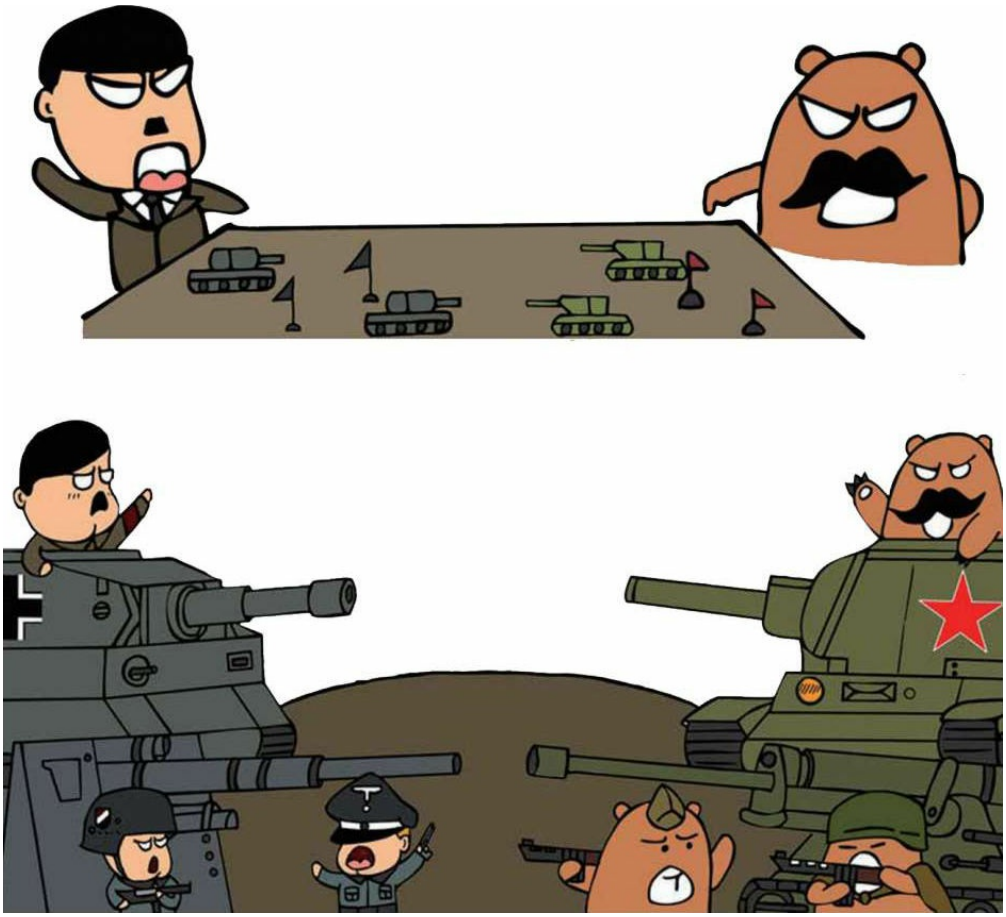
随后隆美尔被调到法国，任命为驻法B集团军群司令，负责“大西洋壁垒”海防工程。

1943年5月13日，在隆美尔离开北非两个月后，德非洲军团向盟军投降。

10万德军、15万意军被俘，长达近3年的北非战役就此画上句号。

第十六章

斯大林格勒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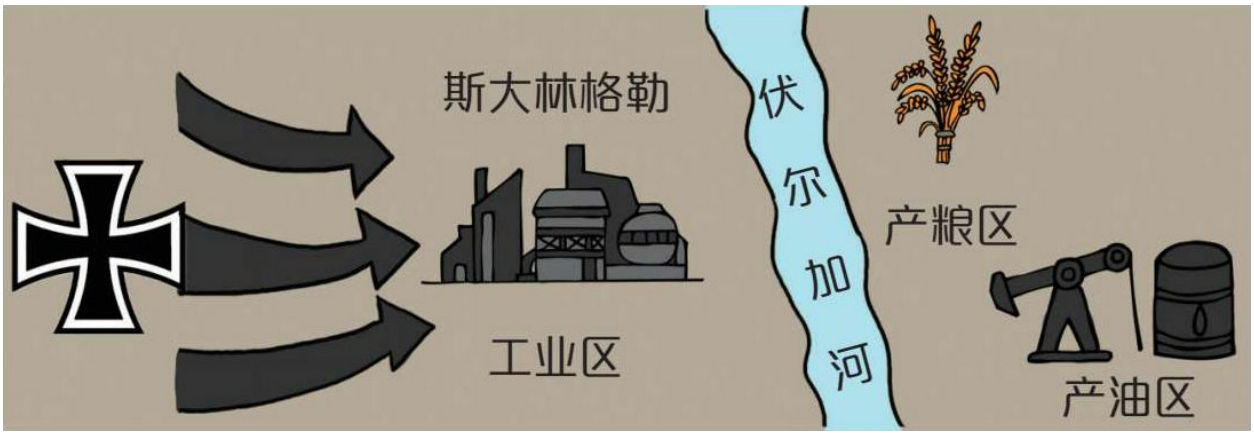


莫斯科会战使德军遭到重创，但并未伤到筋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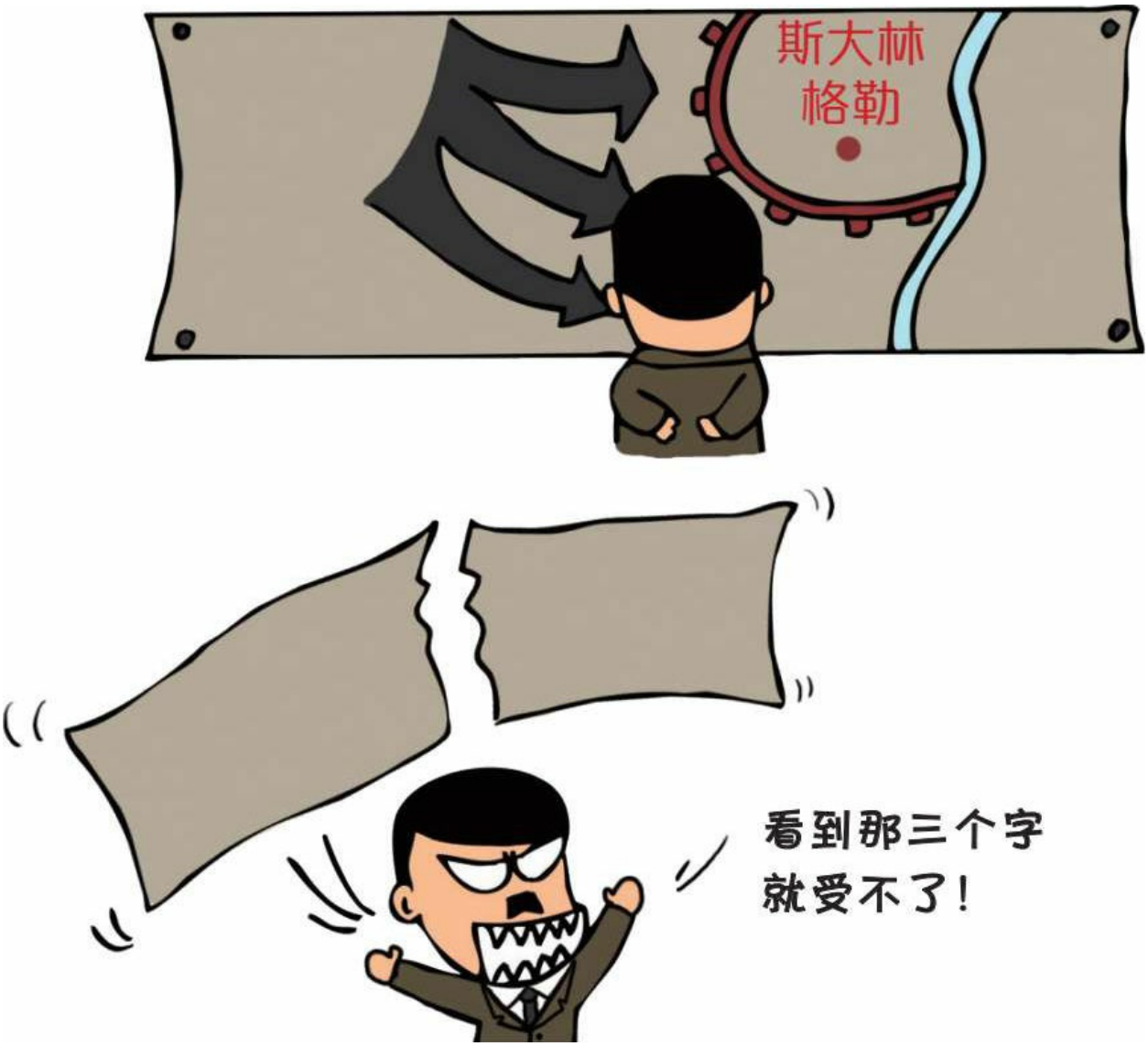
重整旗鼓的德军又将魔爪伸向了一座城市：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是苏联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战略地位显要。

德军妄图以此次进攻，一举切断苏联的经济命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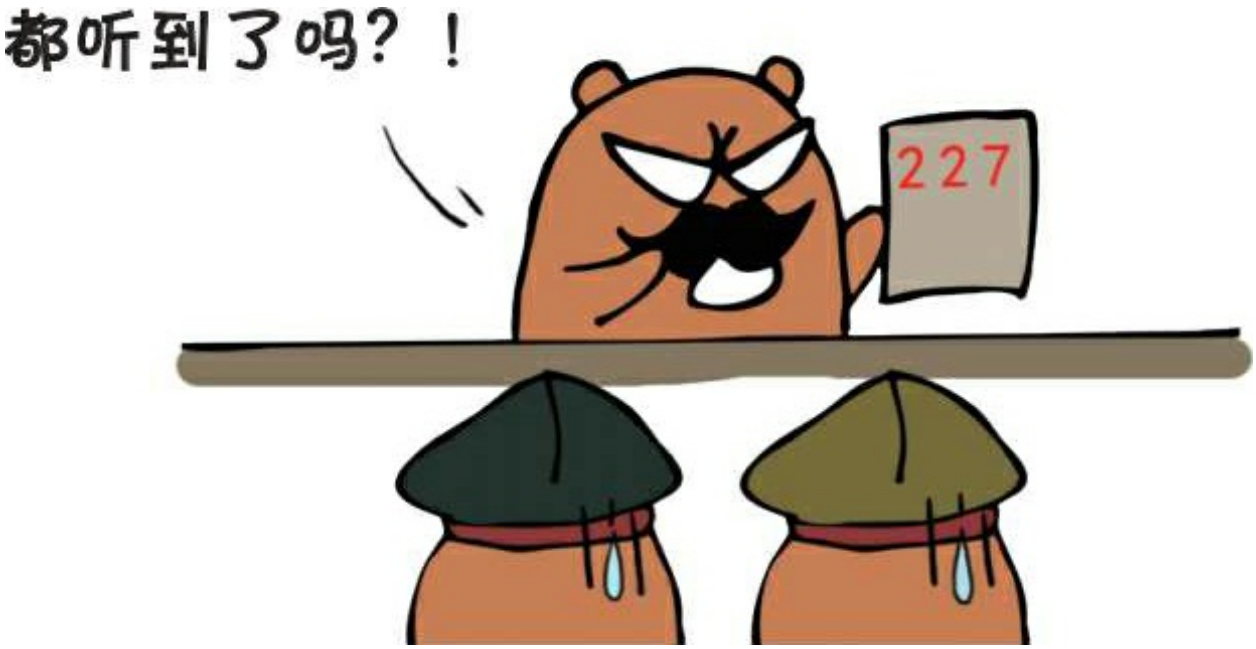
并且这座城市的名字本身就是对希特勒的挑衅。



1942年7月17日，德第6集团军开始强渡斯大林格勒正面的顿河，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

斯大林命令苏军一定要守住这座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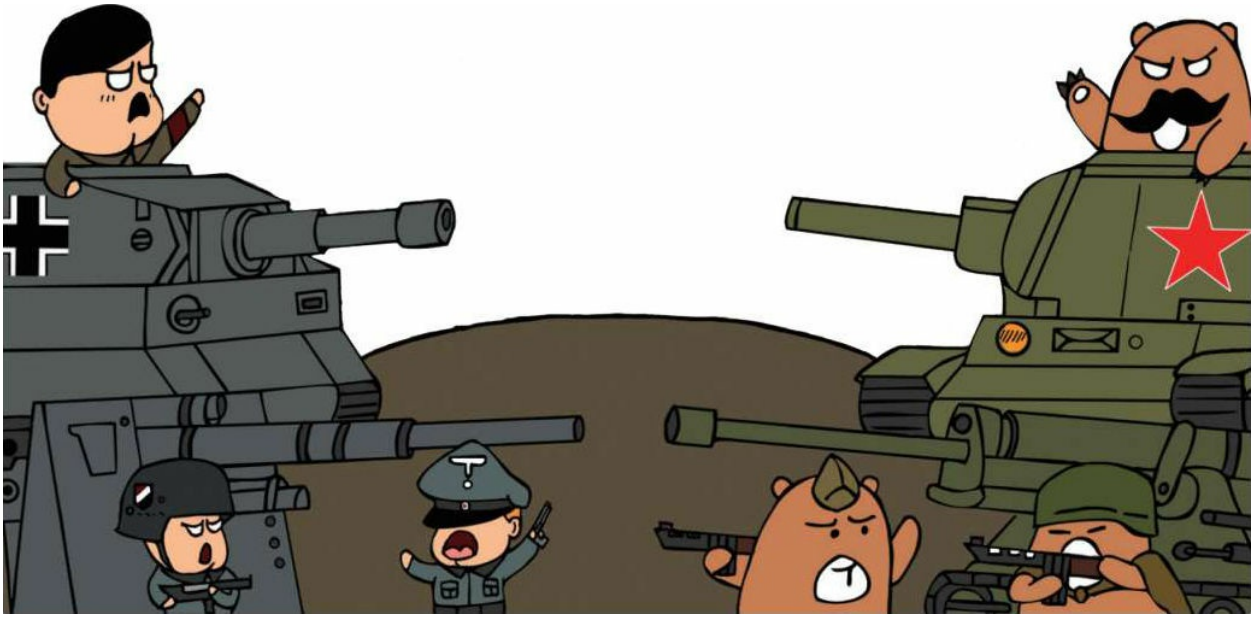
并发布第227号命令：不许后退一步，违令者就地正法。



1942年9月14日，德军攻入斯大林格勒市区，整座城市在炮火中变为一片废墟。

苏德双方对此次战役都志在必得。

双方的士兵源源不断地投入战场中，使此次战役成为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城市攻防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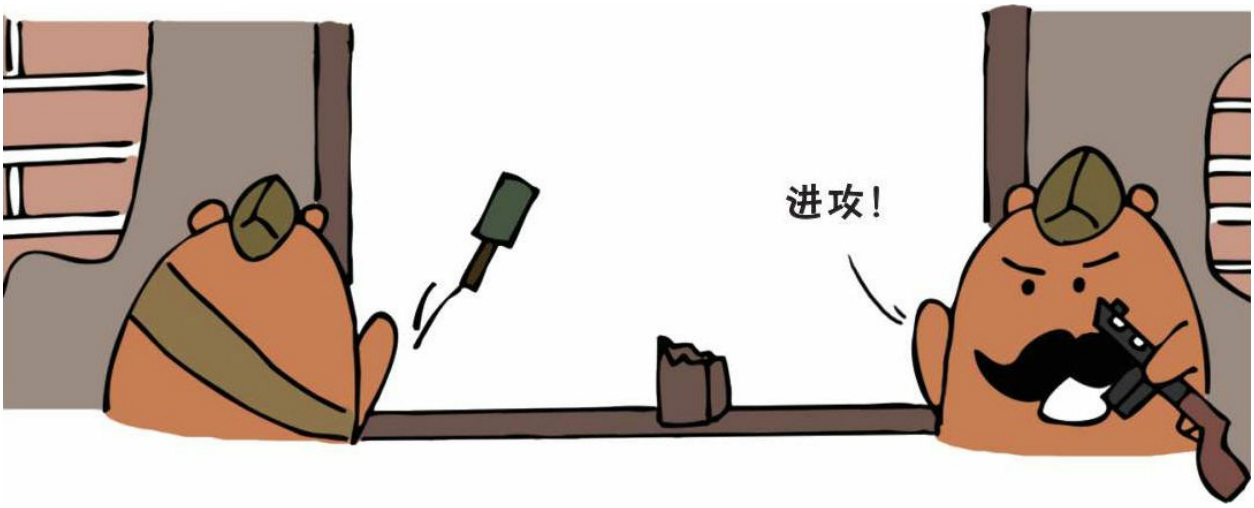
德军原计划3周之内攻陷斯大林格勒，但苏军顽强的防守却让德军损失巨大。

原定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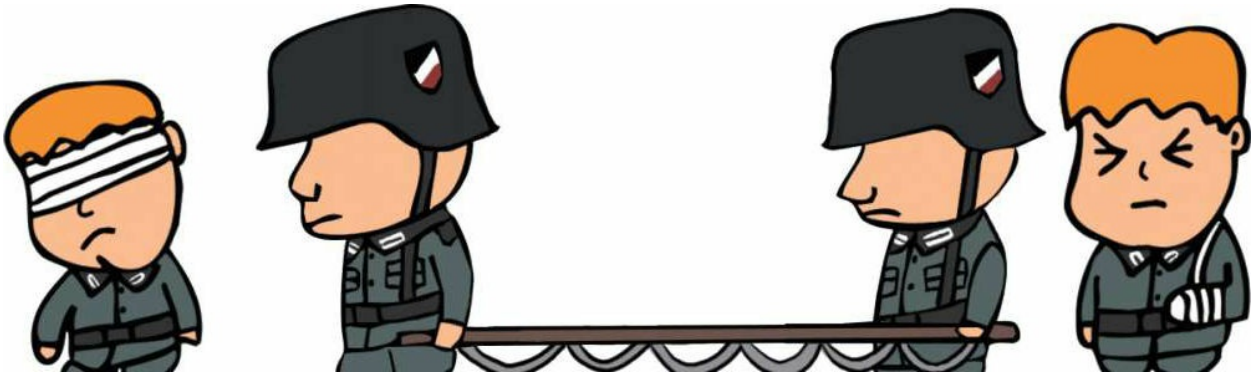
现实情况

德军称斯大林格勒战役为“鼠战”，双方士兵在废墟中穿梭，逐屋进行争夺。

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射来苏军复仇的子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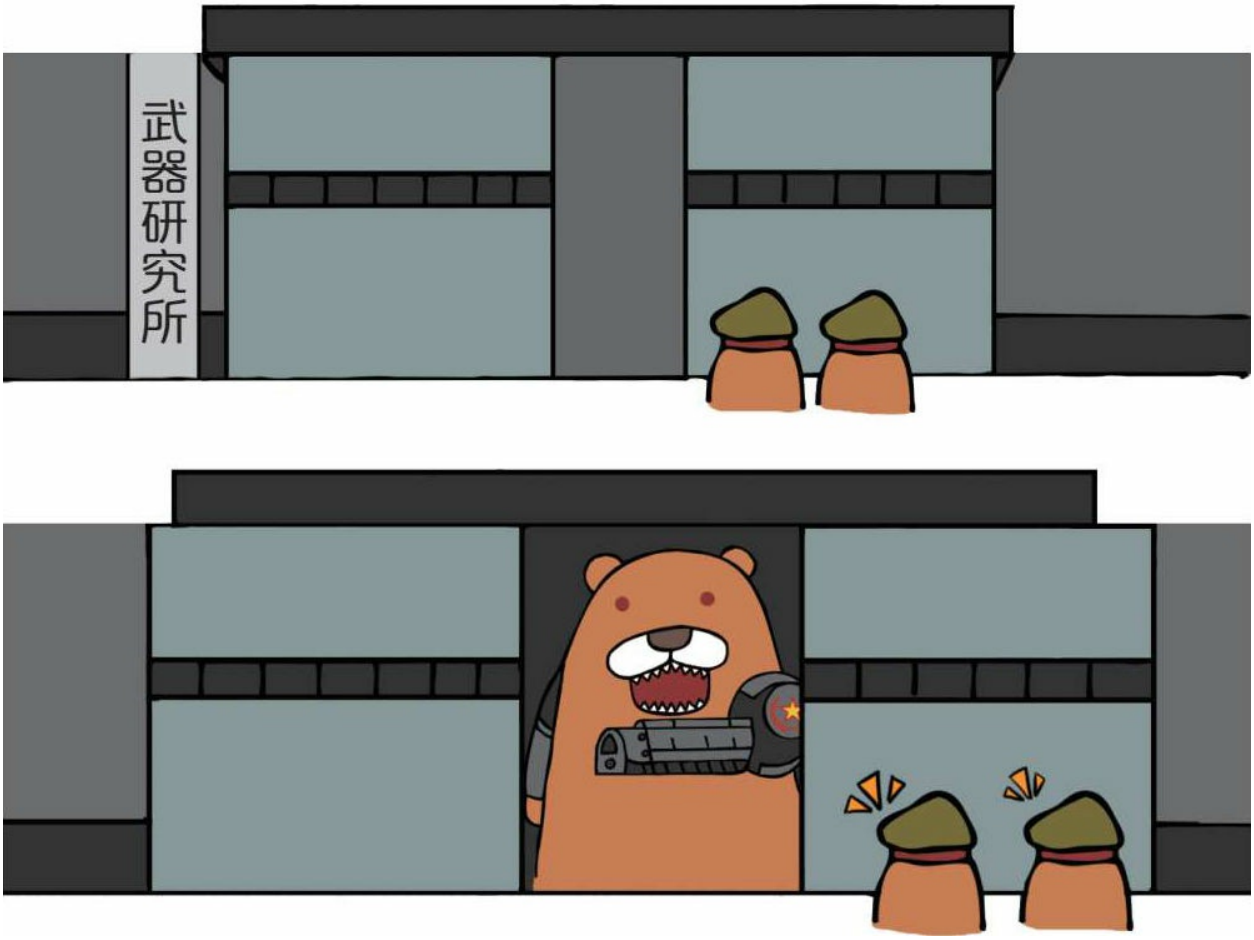


一名德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这座城市，就是一只碾子，不断地把我们碾成粉末。



在这场保卫战中，苏军新式武器的登场也让德军损失惨重。

安全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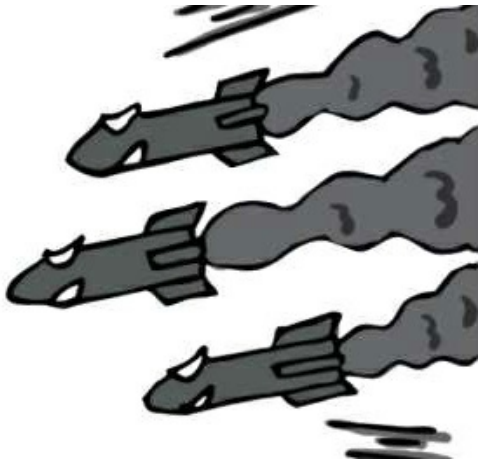
喀秋莎火箭炮

最大射程：8.5千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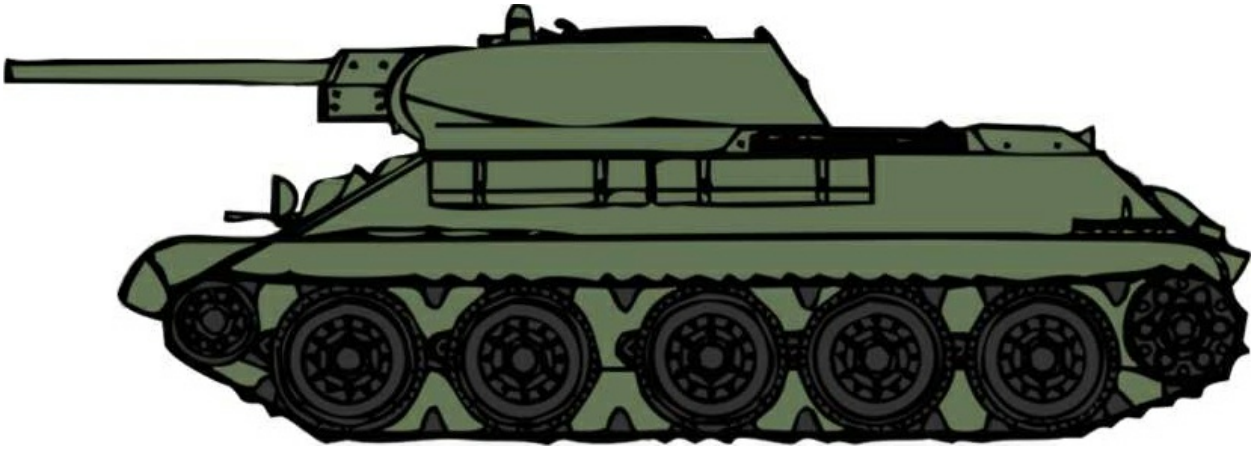
装弹量：16枚

喀秋莎火箭炮担负火力支援的重任，一旦德军突破防线，密集的火箭弹就会从天而降。

幸存的德军士兵回忆道：一旦喀秋莎火箭炮向你开火，你能做的只有趴在地上默默祈祷。



T-34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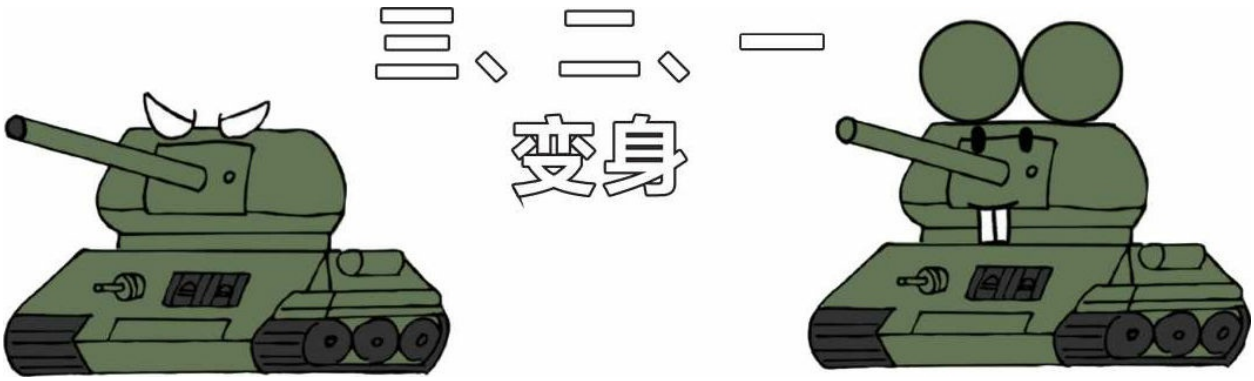


最大速度：53千米/小时

主武器：76.2毫米口径坦克炮

副武器：7.62毫米口径机枪×2

T-34坦克炮塔上有2个圆形舱盖，并排打开时形似老鼠的耳朵，因此有了“米老鼠”的绰号。



T-34坦克的火炮和装甲都优于当时的德军坦克，一时打得德军满地找牙。

T-34坦克制造工艺并不精细，换挡时甚至需要靠扳手敲打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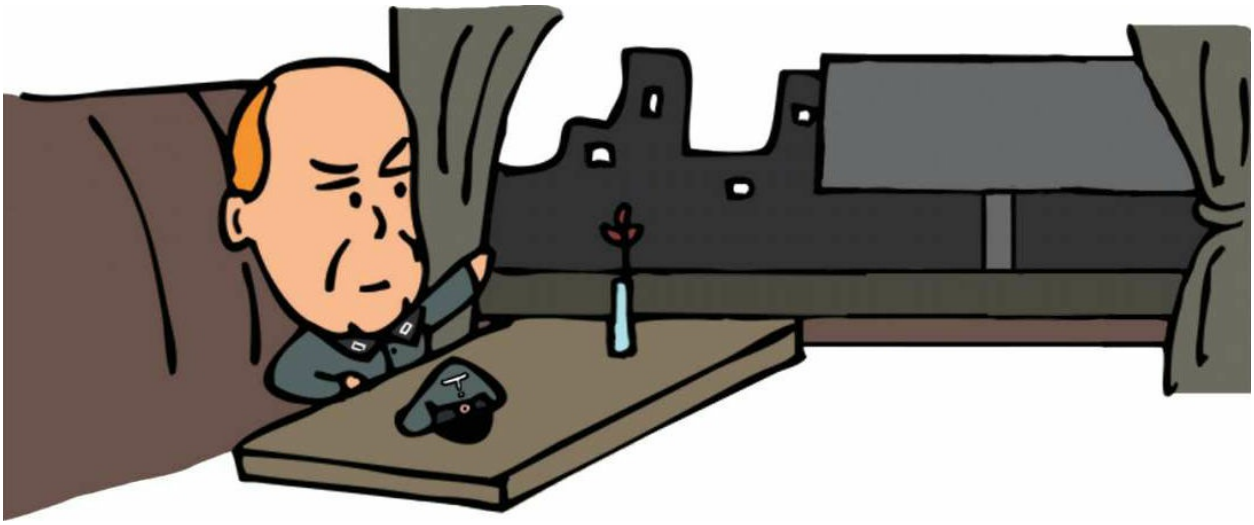
但T-34坦克的性能极佳，更重要的是，简单的工艺使其可在战时大规模生产。

同时，城市的废墟成了苏军狙击手的舞台，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狙击之王：瓦西里·扎伊采夫。

瓦西里在一个多月内就击毙了225名德军。

德军很生气，他们立刻派来了狙击学校的校长科宁斯。

科宁斯校长秃头、鹰眼，一双蓝眼睛里透露着杀气。



科宁斯对外宣称，他此行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猎杀瓦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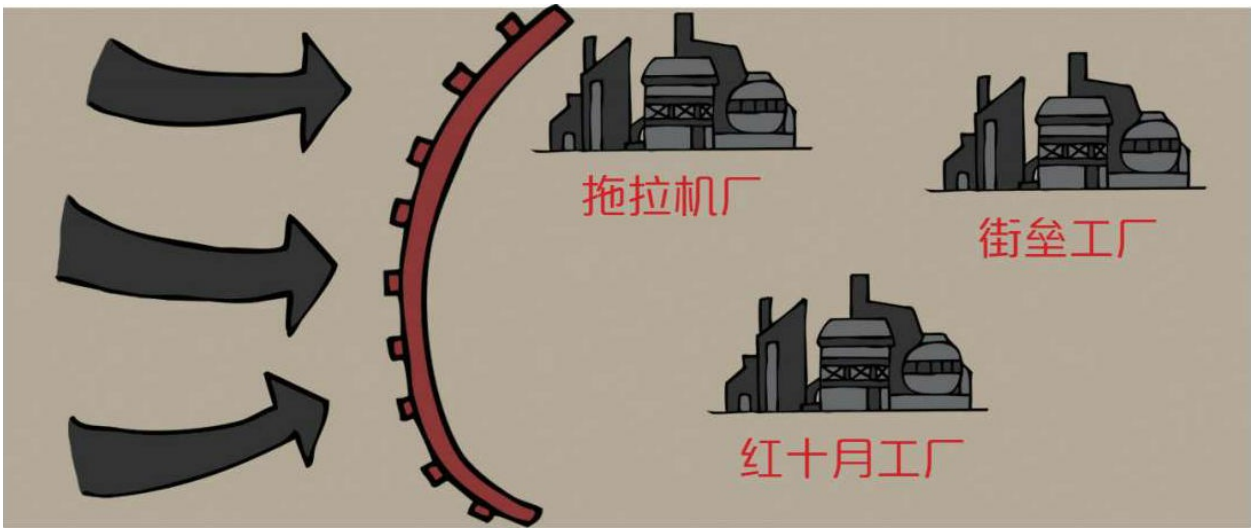
于是一场“乌拉尔山放羊娃”与“德国容克贵族”之间的决战正式开始。

最终，瓦西里以超凡的耐心和智慧击败了科宁斯，成为当之无愧的狙击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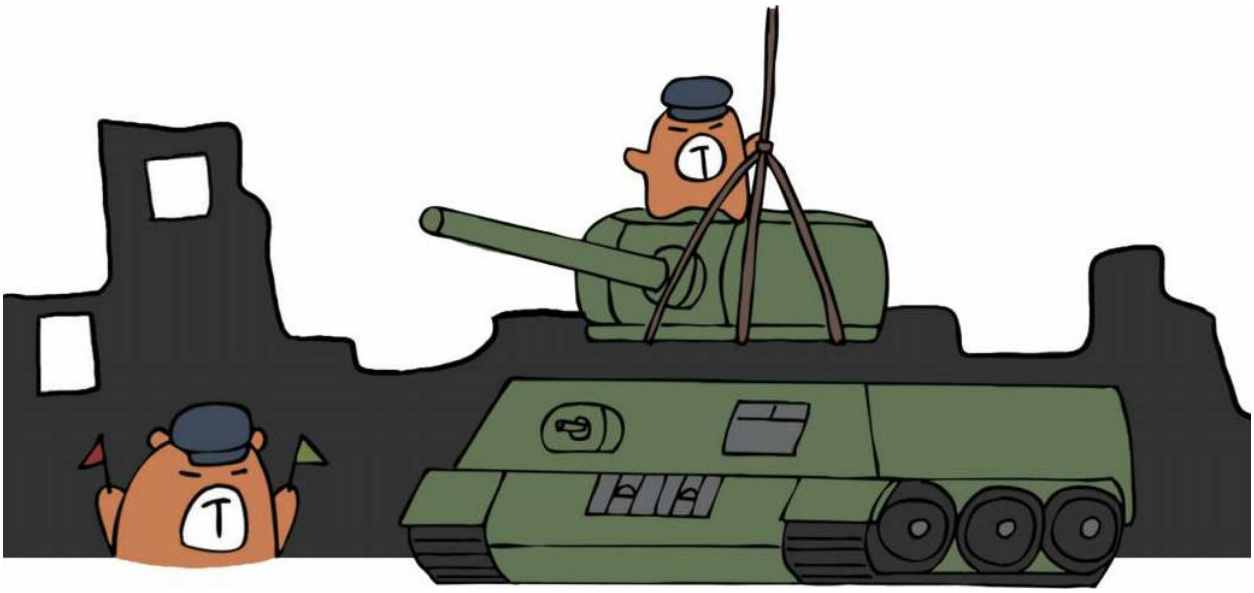
哐当！
哈哈，总算
消灭他了！
瞄准
啪！

科宁斯的狙击镜作为战利品，陈列于莫斯科陆军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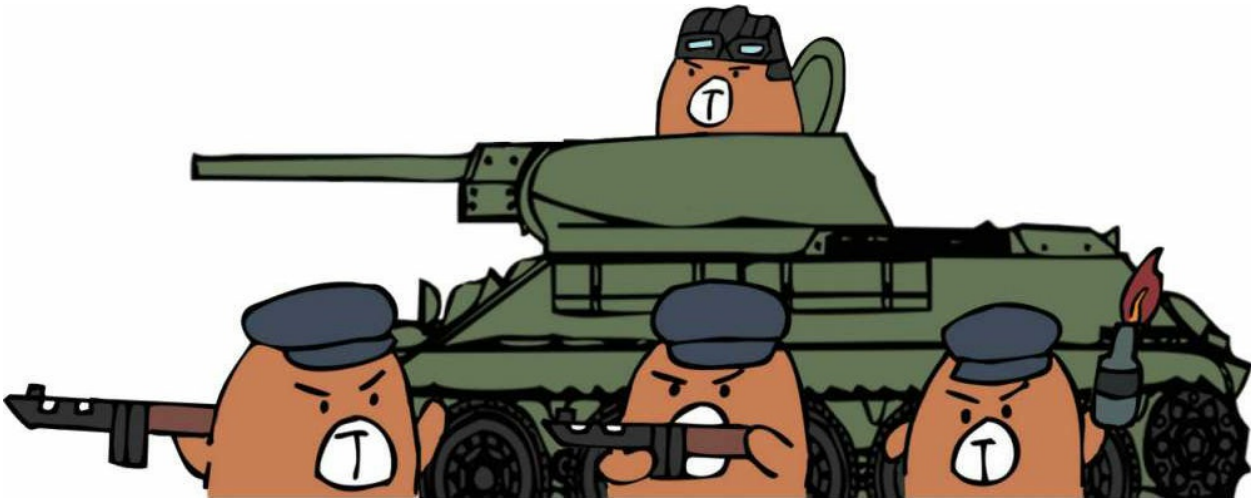
战斗进行到10月，德军已攻入斯大林格勒的工厂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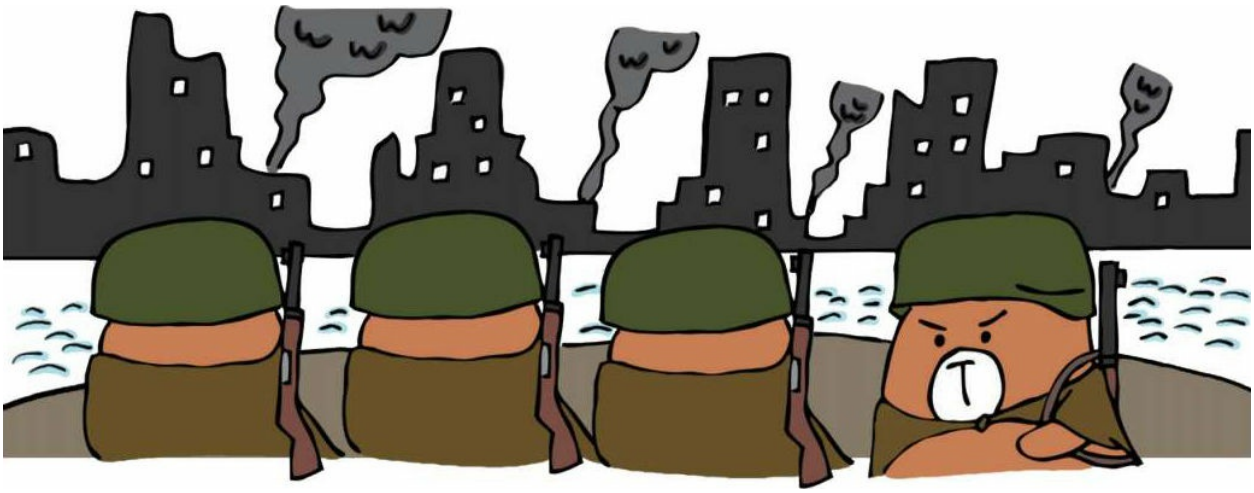
这里的苏联工厂，即使遭到轰炸，也仍在坚持生产。



当德军进攻时，工人们立刻拿起武器进行反击，将刚造好的坦克直接开赴战场。



11月中旬，令人畏惧的严冬再度来临，而苏军的反攻也即将开始。



苏军一举攻破德军侧翼防线，以钳形攻势将德军第6集团军团团围困在斯大林格勒。

为保存实力，德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向希特勒请求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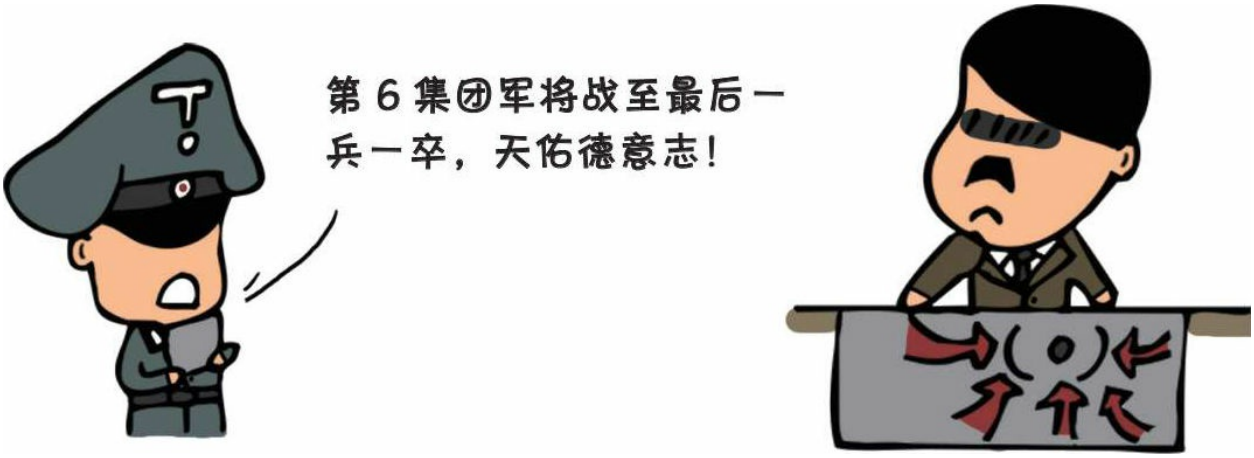
希特勒却严厉地斥责道：德国士兵到哪儿，哪儿就是德国的边界，必须死战到底。

此后，被围德军的补给越发困难，坦克缺乏燃油，武器缺乏弹药，每天都有士兵被冻死。

为鼓舞士兵，希特勒晋升保卢斯为陆军元帅，因为德国历史上还没有投降的元帅。

同时希特勒还空投了成箱的铁十字勋章，希望用荣誉感唤起德军的士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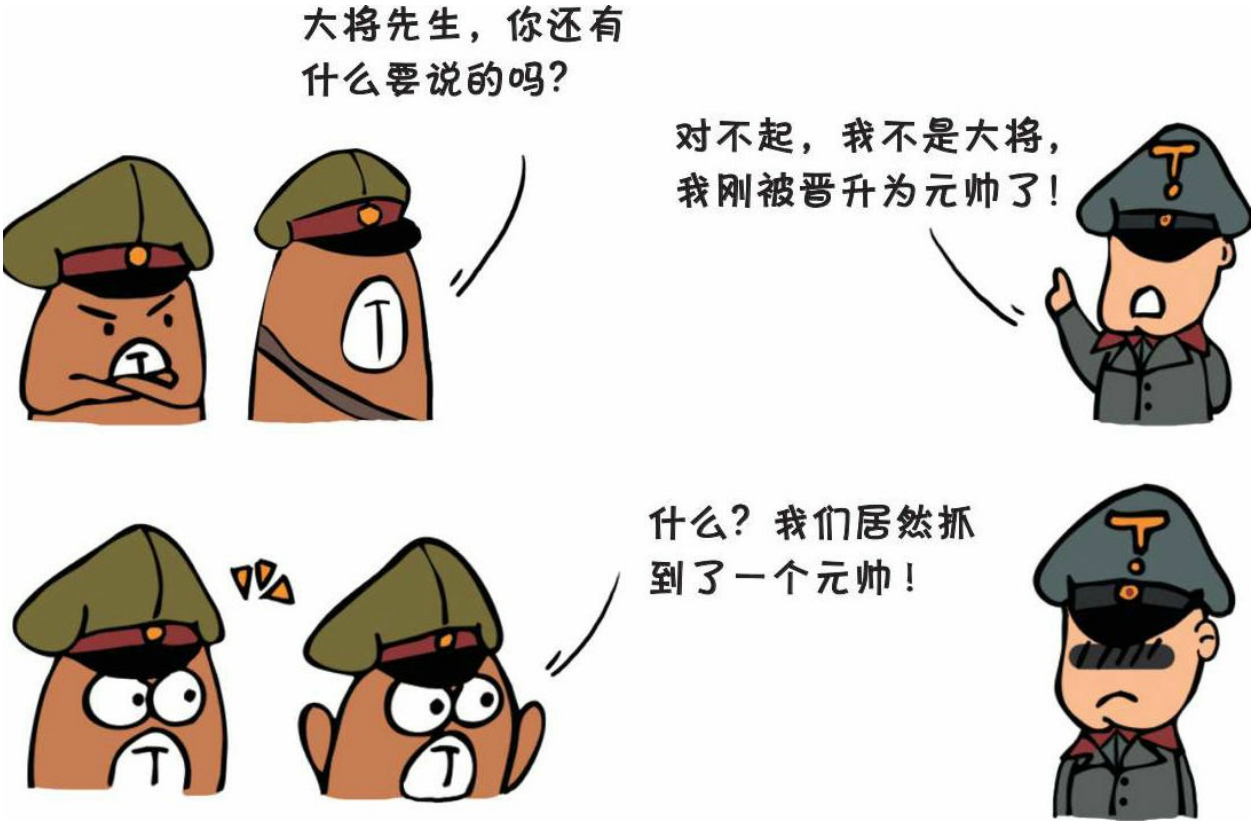
1943年1月31日，保卢斯向柏林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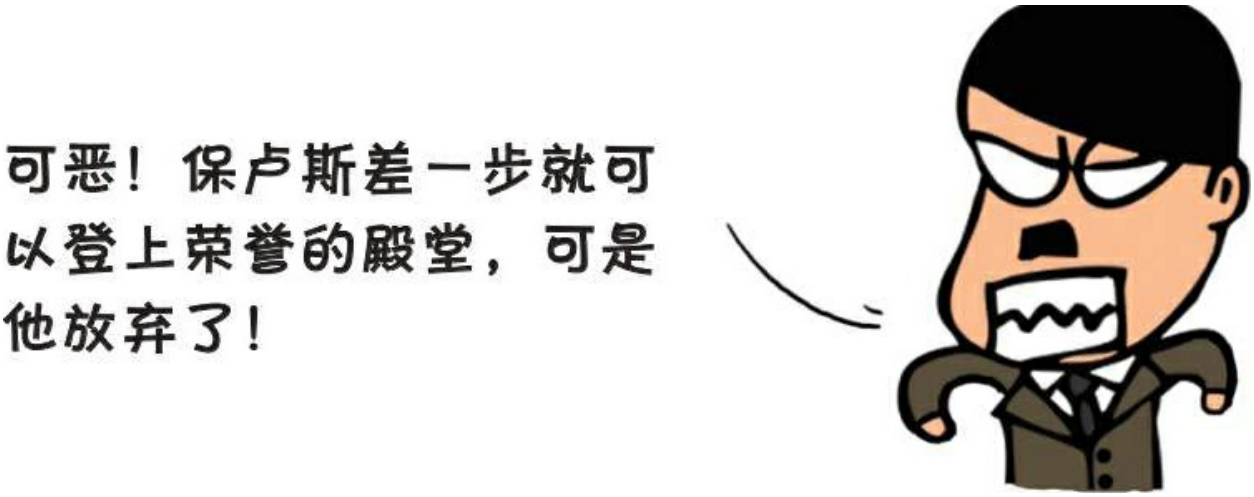
然而苏军攻入第6集团军司令部后，保卢斯还是选择了投降。

最后，德军共有23名将军、2000名军官，以及9万名士兵被俘。

投降仪式上，苏军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俘虏了一名德军元帅。



保卢斯的投降，让希特勒大为恼火，并下令封锁战败的消息。



至此，这场近150天的血腥之战以德军的失败告终，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黄同学漫画二战史

4

那个黄同学◎编绘

生动·有趣·细节丰富
好看到停不下来

历史漫画大神 微博860万粉丝
那个黄同学 带你轻松读懂二战史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版权信息

书名：黄同学漫画二战史.4
编绘：那个黄同学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5-01
ISBN：978-7-5726-0148-4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序言
人物介绍
第一章 装甲野兽
第二章 库尔斯克大会战
第三章 怒吼的巨兽：铁道炮
第四章 深海恶狼：德国**U**型潜艇
第五章 单兵利器：反坦克火箭筒系列
第六章 **AK47**突击步枪诞生记
第七章 霸王行动：诺曼底登陆
第八章 偷袭珍珠港
第九章 中途岛大海战
第十章 刺杀希特勒
第十一章 阿登战役
第十二章 攻克柏林
第十三章 核袭日本
第十四章 二战著名勋章
第十五章 二战趣闻集

序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参战国家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惨重的全球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虽然那段历史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仍希望能通过漫画这种简单的阅读形式，用一种不同的视角，为读者重现20世纪那段炮火连绵的岁月，让读者了解那段世界人民为捍卫自由，反抗法西斯暴力统治的恢宏历史。

因漫画创作的格式所限，本系列漫画并不能完整收录二战历史的全部故事；不足之处，望读者谅解，也敬请你的指正。

本系列漫画能够顺利出版，还要感谢广大的读者朋友在这段时间里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衷心希望“黄同学漫画二战史”系列漫画能让您了解那段远去的历史，并得到您的认可和喜爱。

黄哲

人物介绍

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纳粹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

赫尔曼·戈林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纳粹德国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纳粹党二号人物。

贝尼托·墨索里尼

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意大利王国首相，法西斯主义创始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

美国第32任总统，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力主对日本宣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丘吉尔

二战时期任英国首相，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斯大林

苏联最高领导人，领导苏联人民与军队协力击败纳粹德国，取得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戴高乐

二战期间创建并领导自由法国政府，抗击德国的侵略，在战后组织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

白头海雕

美国的拟人化形象，白头海雕为美国国鸟并在国徽中出现，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

约翰牛

英国的拟人化形象，源于小说*The History of John Bull*（《约翰·布尔的历史》），因小说在英国风靡，英语中“bull”意为“牛”，故“约翰牛”便成了英国人自嘲的形象。

毛熊

苏联的拟人化形象，熊在动物界是一个庞大形象，可代表苏联庞大的国土和较强的军事实力。

泰格猫（tiger)

德国的拟人化形象，暗示德国著名的“虎”式系列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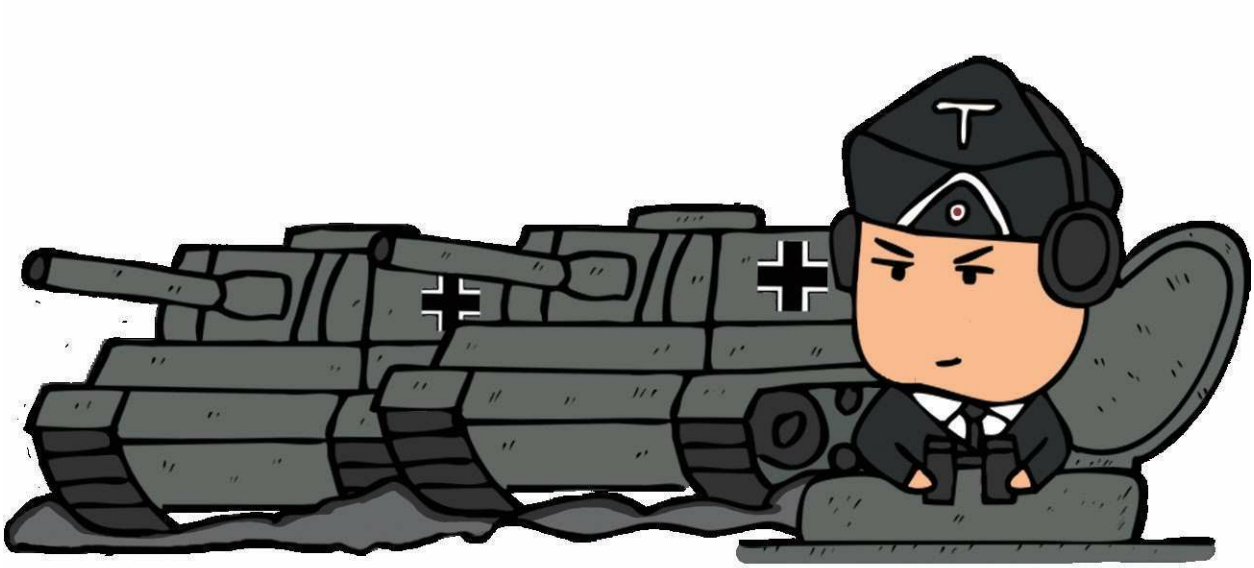
高卢鸡

法国的拟人化形象，高卢为法国古称，而公鸡是法国国鸟，也是法国人警惕、勇敢和革命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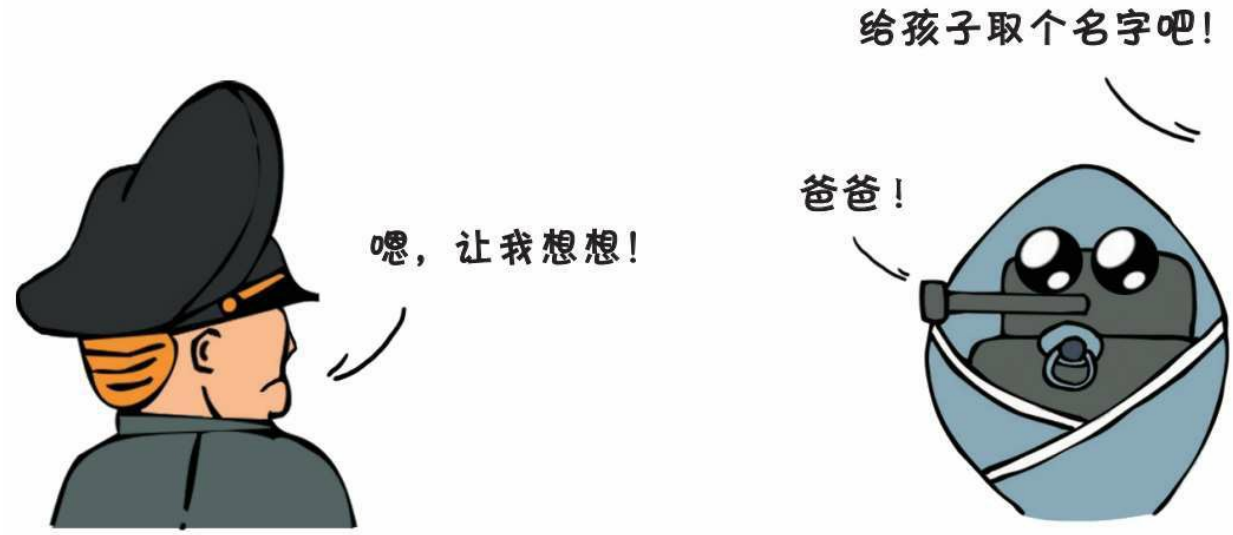
1939—1945

第一章
装甲野兽

装甲部队一直是德军“闪电战”的核心力量。



并且，装甲部队也是德军最具特色的兵种。在这些坦克的命名上，德国人也有自己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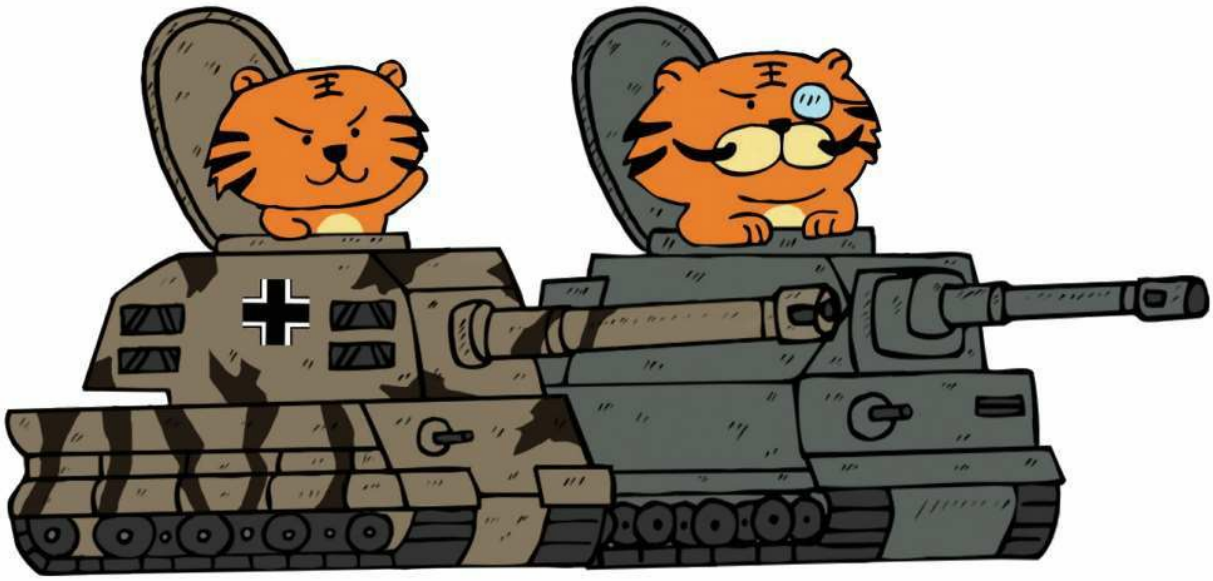


那就以野兽的名字来命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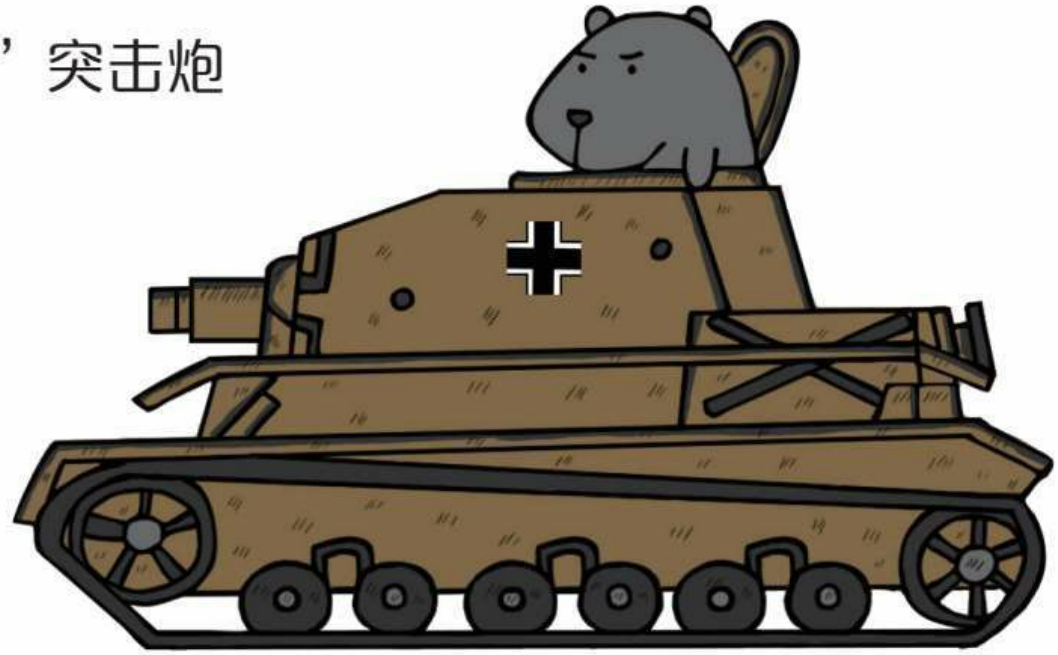
那么，就让我们来谈一谈这些著名的

“虎王”重型坦克

“虎”式重型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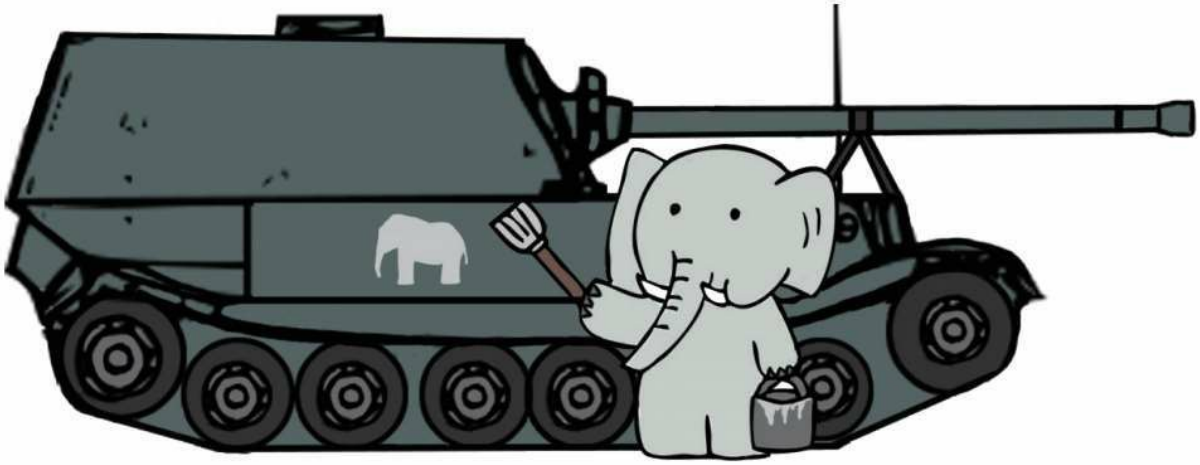


“灰熊”突击炮



“黑豹”中型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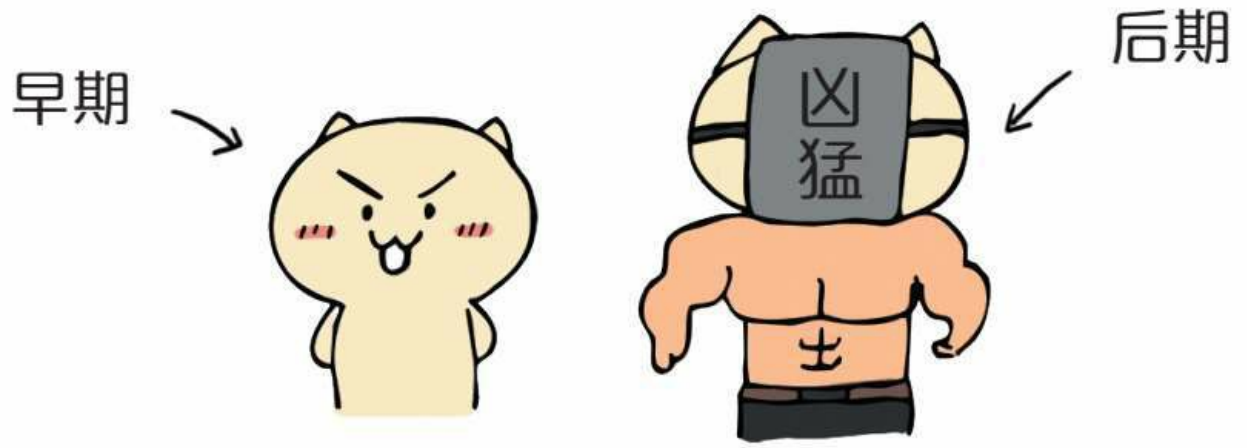
“象式”坦克歼击车



“鼠式”超重型坦克

“山猫”轻型坦克

二战早期的德国坦克，并不都是大块头，甚至还有点“瘦小”。



这与一战后，协约国禁止德国拥有重型武器的禁令有关。

但德国从未放弃拥有一支自己的装甲力量，德国以生产拖拉机为掩护，秘密研制坦克。

为了能尽快拥有一支装甲力量，德军选择了轻重搭配的研制思路。

“山猫”坦克就是II号坦克衍生出的改进版。

盟军坦克在火力上占有优势。

德军坦克在机动性上也有着巨大的优势，就以“山猫”坦克为例。

真可谓是一只灵活的“小猫”。

优秀的机动性，也是德军的“闪电战”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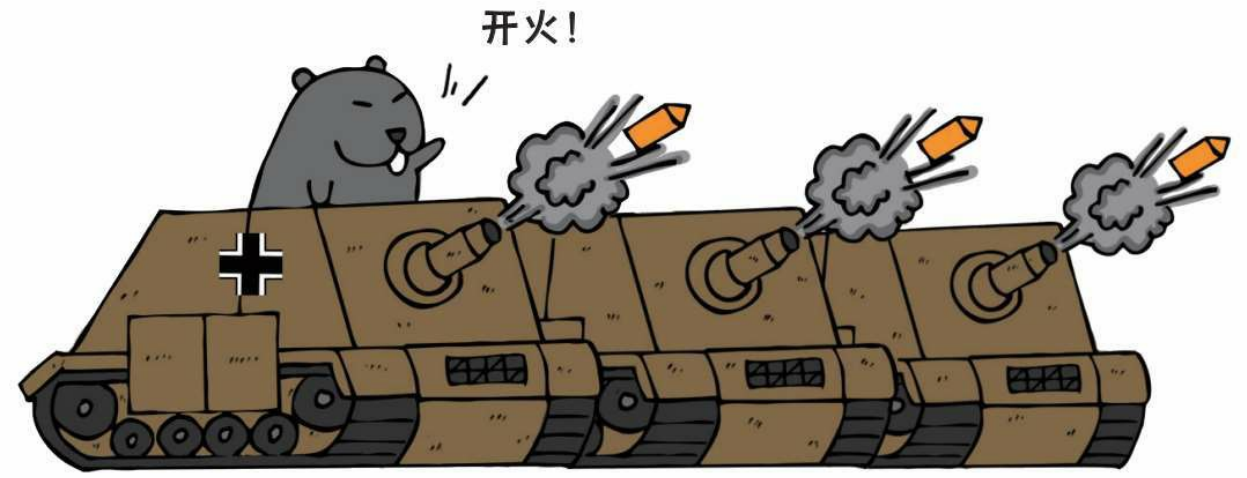
“灰熊”突击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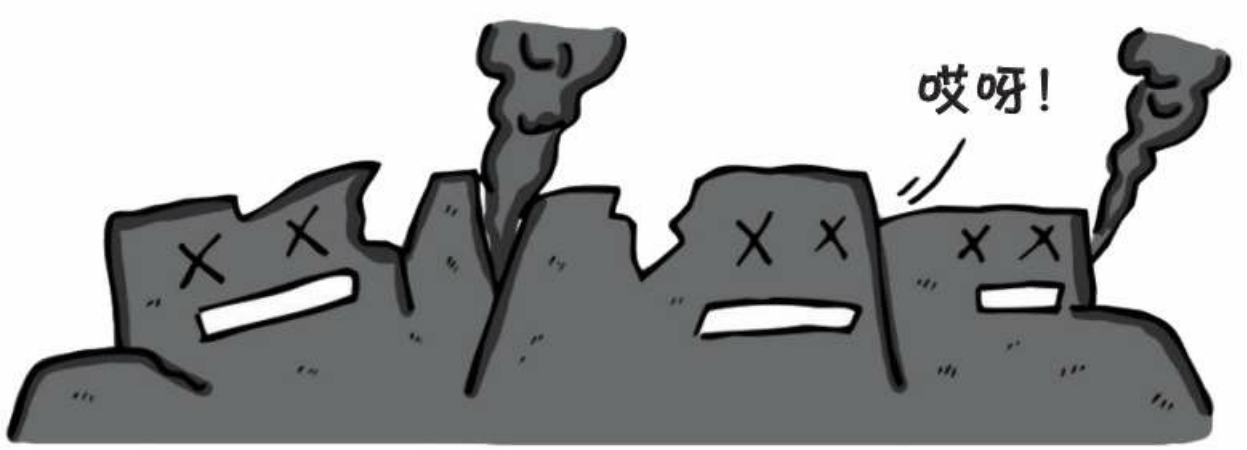
突击炮，又称“步兵支援型自行火炮”，可以为步兵提供有效的机动火力支援。

“灰熊”突击炮以坦克底盘为基础，配以150毫米榴弹炮，矮矮胖胖的外形活像一头大灰熊。

“灰熊”的特色就是它那粗短的炮管，它不是用来打坦克的，而是用来摧毁敌方建筑物的。

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能轻而易举地将敌方碉堡化为废墟。





“灰熊”最大的缺点，就是车舱狭小。虽然名叫“灰熊”，但其乘员都是瘦小的苗条人士。

“虎”式重型坦克

德军入侵苏联后，终于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强敌——苏联T-34坦克。

来者何人？！
敢挡我们的路！
报上名来！
I 号坦克
III 号坦克
II 号坦克
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
好大的口气！
上，老三！教训他！

不管是火力还是装甲，T-34坦克都优于当时的德军坦克，一时间打得德军满地找牙。

史称“T-34危机”。

这场危机使德军不得不加速研制新型坦克与苏联抗衡。

波尔舍公司和亨舍尔公司设计了不同的方案，来竞争新型坦克的订购合同。

最终，亨舍尔公司凭借更为成熟的设计方案获胜，按这种方案制造出的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虎”式坦克。

“虎”式坦克的88毫米坦克炮，可在1100米的距离内击穿敌方坦克厚达120毫米的装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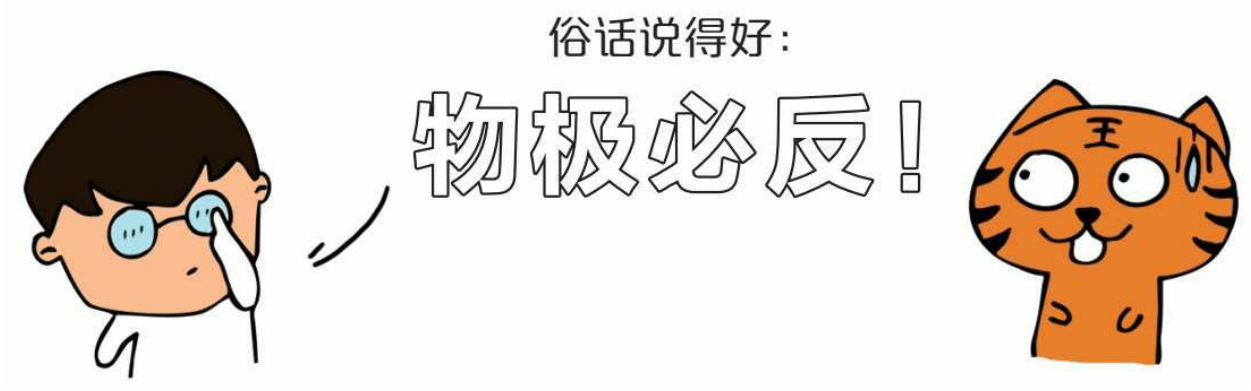
“虎”式坦克强大的防御力更是让人惊讶。503坦克营的萨塔尔少尉向人们展示了他座车的遭遇：

在这种情况下，“虎”式坦克仍然能行驶60千米，安全返回后方，并且其乘员毫发无损。

德军“虎”式坦克的部队中还涌现出许多王牌装甲兵。

盟军一时闻“虎”色变。

这么一看，“虎”式坦克简直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武器，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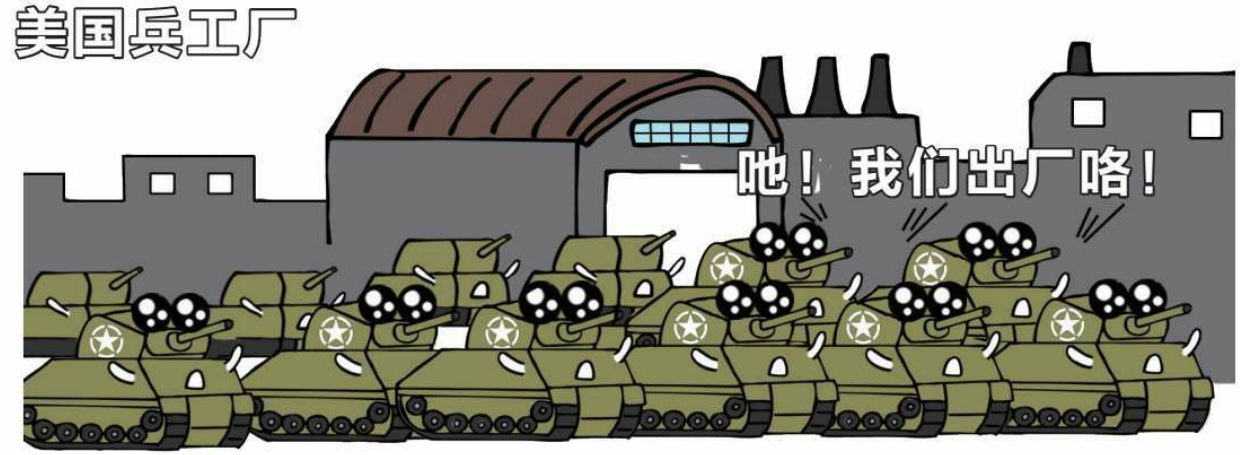


56吨的重量和高达每百千米800升的耗油量，使这头“老虎”的机动性大大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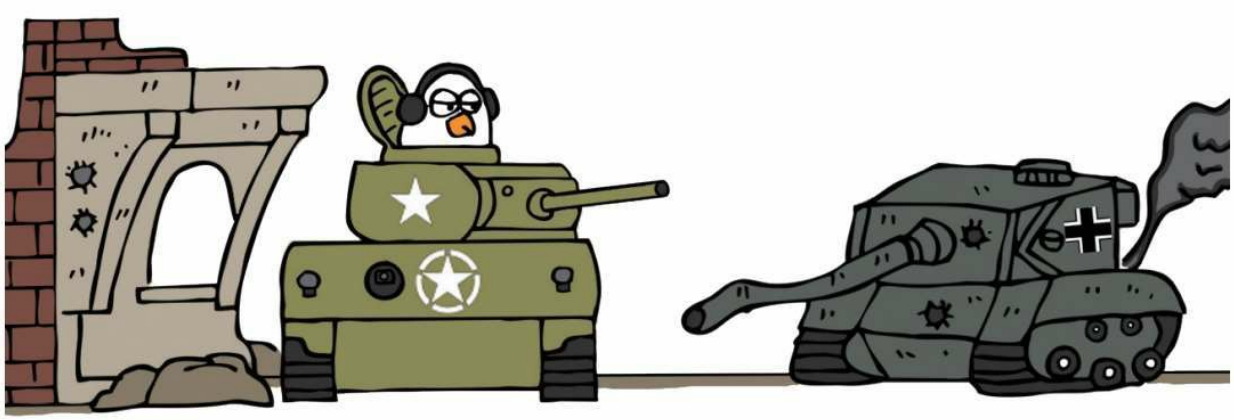
频繁的机械故障和高昂的维修成本，使许多“老虎”在故障发生后无法及时得到维修，只得“趴窝”，甚至被遗弃。

“虎”式坦克复杂的制造工艺，使其1942-1944两年的总产量只有1355辆。

同时期，美国谢尔曼坦克一年的产量却高达1万辆以上。



这也就注定了“虎”式坦克只能成为希特勒“奢侈的玩具”，无法扭转纳粹德国战败的定局。



“虎王”重型坦克

“虎王”坦克属于“虎”式坦克的升级版，沿袭了“虎”式坦克的设计概念。

“虎王”坦克完美承袭了“虎”式坦克的优点，拥有威力更强的88毫米KWK43/L71型火炮。

厚达150毫米的正面装甲。

“虎王”坦克每百千米的耗油量达500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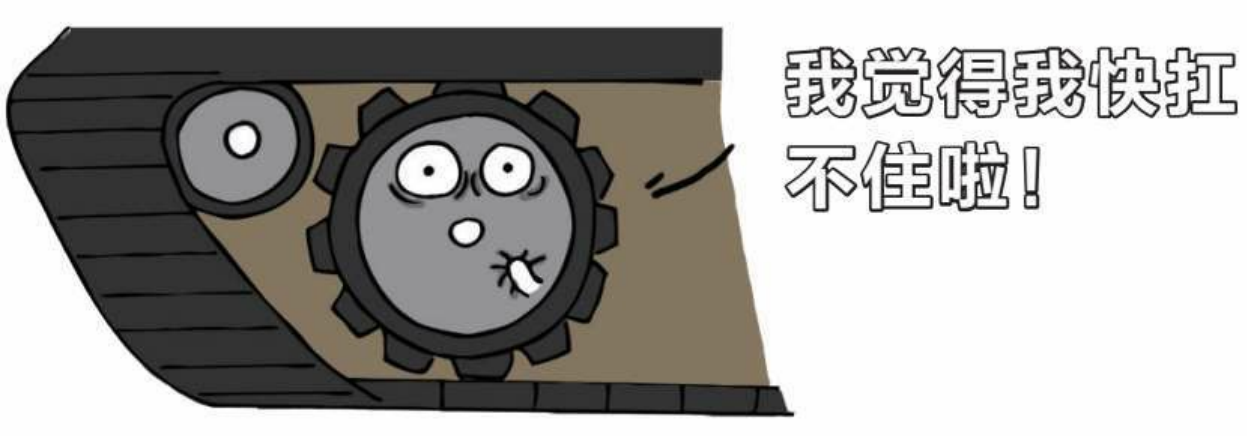
全车重达69.8吨。

近70吨的车重使“虎王”坦克最高只能维持25千米/时的速度。

复杂的制作工艺，使其在1943年12月至1945年3月之间的产量只有489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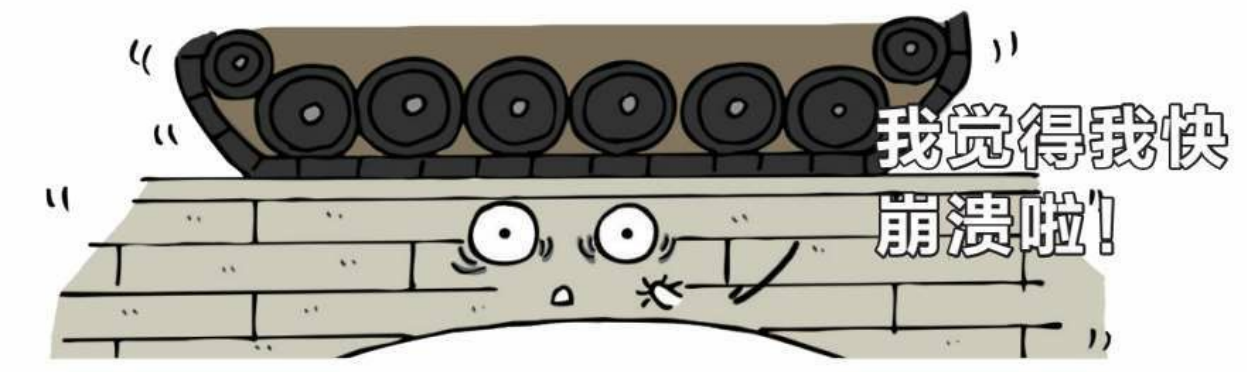
“虎王”坦克的机械故障率比“虎”式坦克还高。

“虎王”坦克的动力系统经常因车身过重而出故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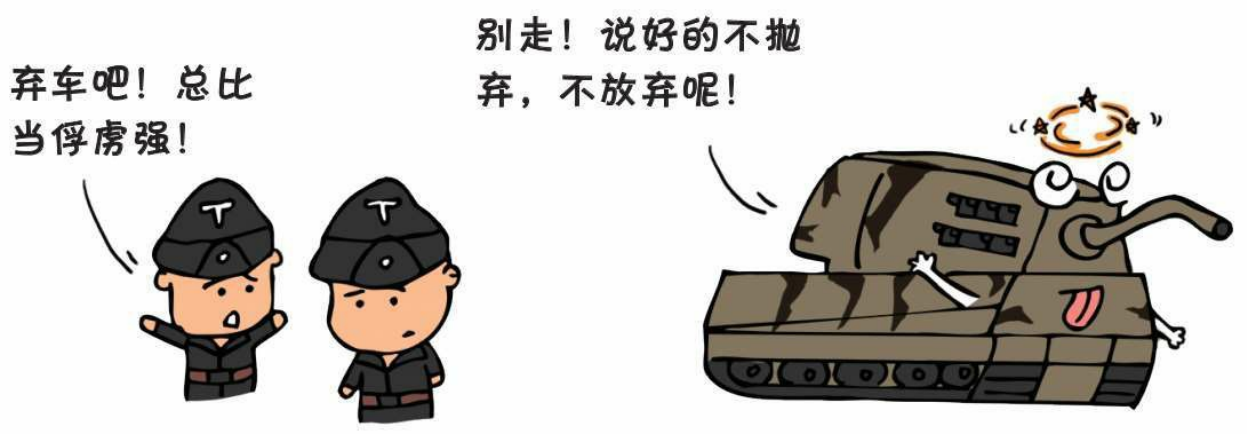


发动机容易过热，甚至突然熄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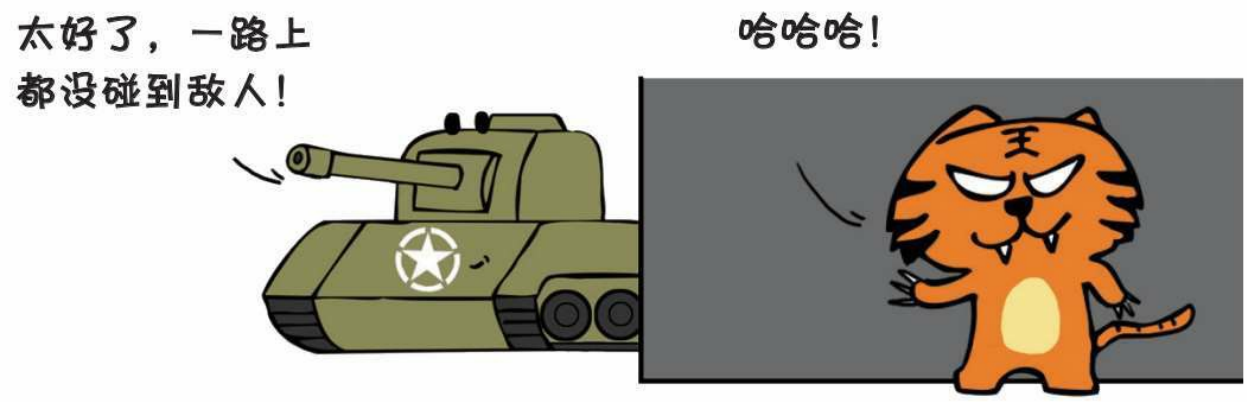
很多桥梁和道路都无法承受“虎王”坦克的重量。



这样一来，“虎王”坦克在战场上的故障遗弃率远高于战损率。



尤其在德军丧失制空权后，“虎王”坦克被迫转为据点阻击的防御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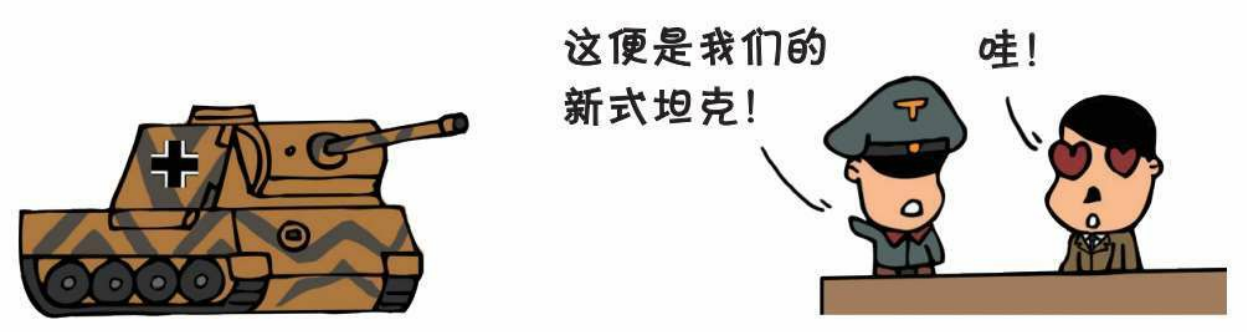
究其原因，仍是纳粹德国穷兵黩武，在测试未经完善的情况下就投产上阵。

“黑豹”中型坦克

虽然“虎”式坦克的名气很大，但获得“二战德军最出色坦克”殊荣的却是“黑豹”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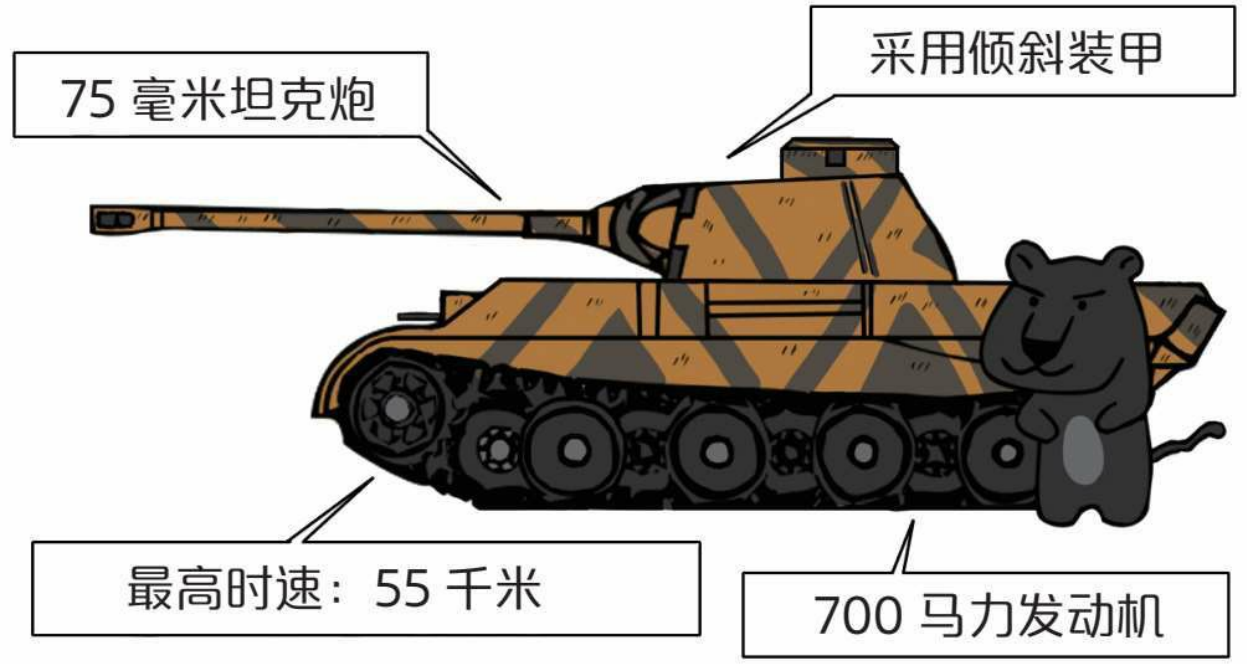
“黑豹”坦克原名Ⅴ号坦克，为取代Ⅲ号和Ⅳ号坦克而设计研制的。

希特勒看到坦克样车的表演后大为满意。



他以其一贯的风格，亲自为新式坦克改名：“黑豹。”

“黑豹”集合了苏联坦克和德国坦克的优点。



而且，“黑豹”是最早装备红外夜视仪的坦克。

自此，“黑豹”坦克成了真正的黑夜杀手。

“黑豹”坦克的缺点仍是工艺过于精密，它似乎不像一件武器，而更像一件艺术品。

生产工时：7000 工时
总产量：5.3 万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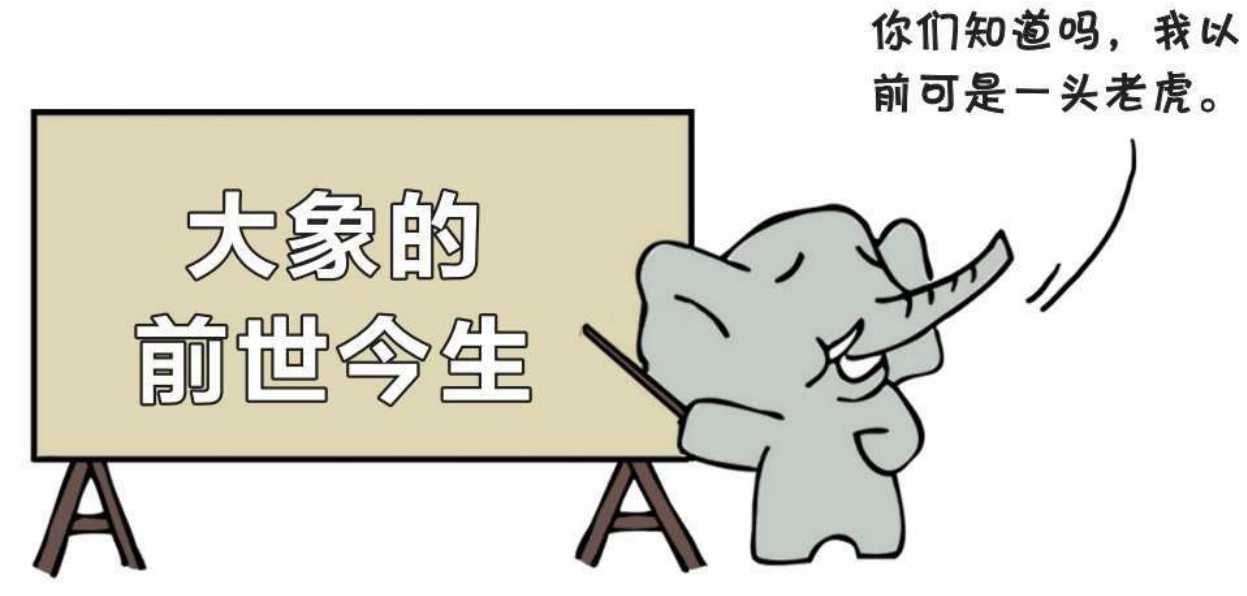
生产工时：1.5 万工时
总产量：6000 多辆

高故障率似乎成了德系坦克的通病，德军也一直无法克服此弊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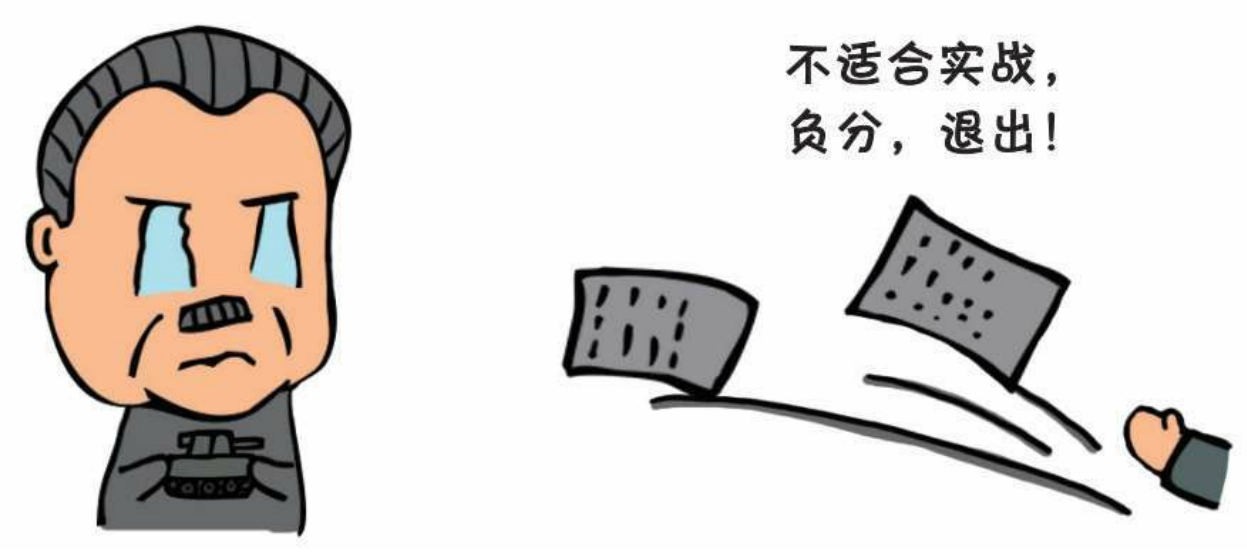
但是，凭借其优秀的作战能力，“黑豹”仍被誉为二战最优秀的坦克之一。

“象式”坦克歼击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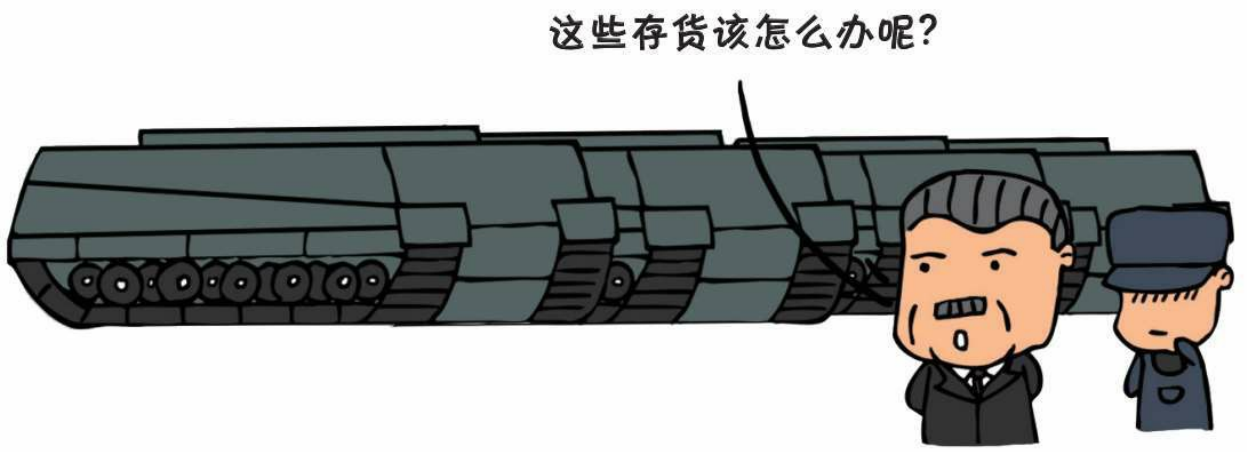
“象式”坦克歼击车的出身颇具戏剧性，它原本是保时捷博士为竞标“虎”式坦克而设计的样车。



但在竞标时，“象式”却惨遭淘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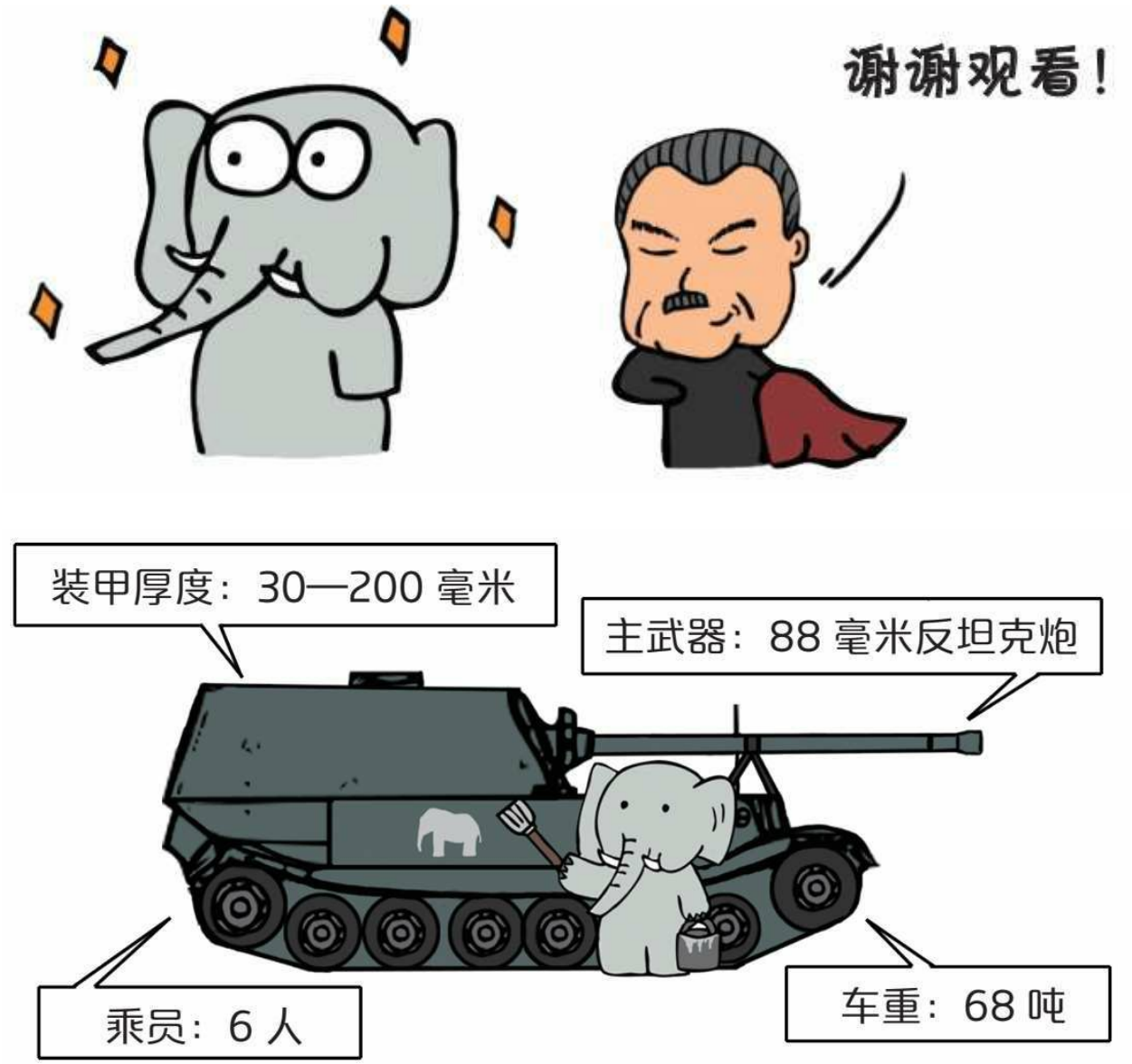
虽然方案遭到淘汰，90辆样车的底盘却早已生产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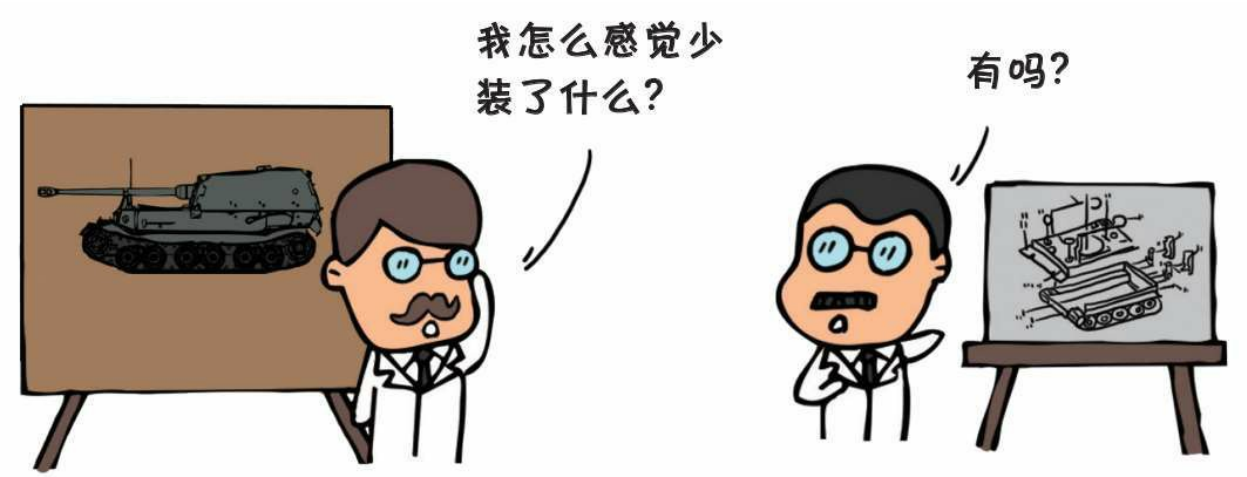
最后，希特勒表示可以将样车改装成坦克歼击车，这便成了“虎”式的一次华丽转型。

看好，这是头老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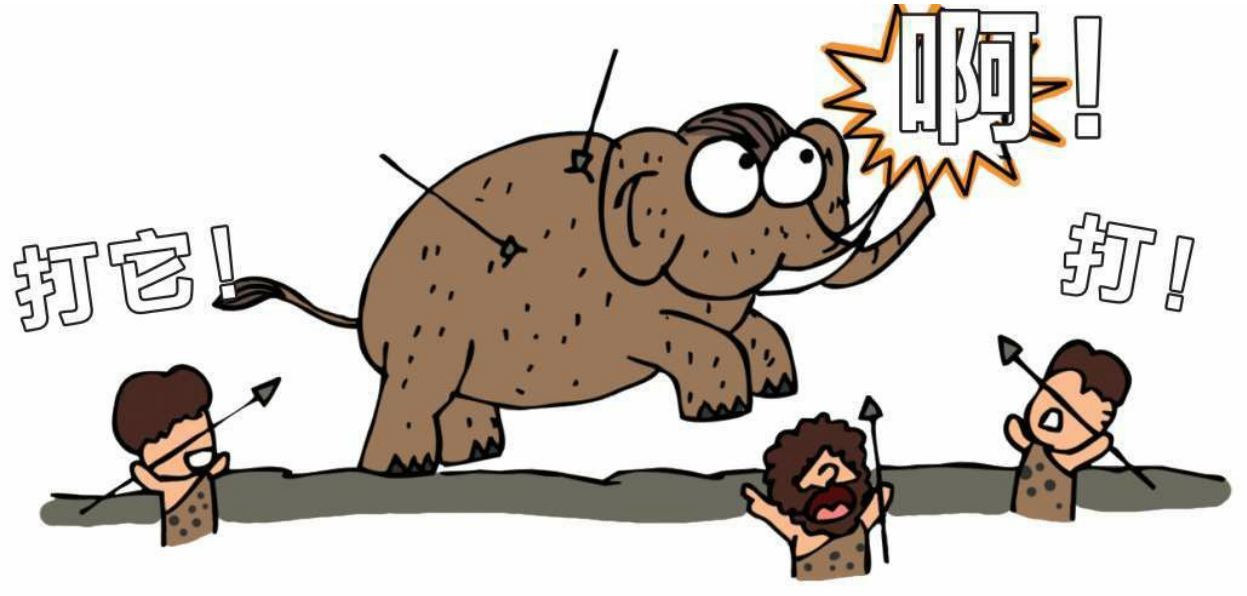
我变！



但在初期的方案中，“象式”竟然未安装机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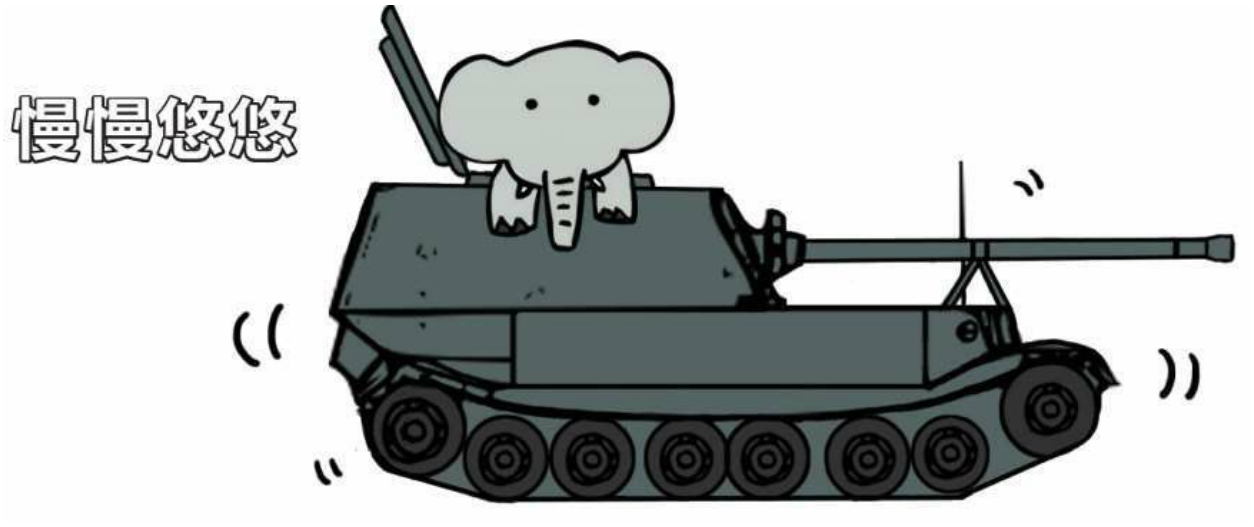


这使得它打得过坦克，却在步兵的攻击下束手无策，德军也因此损失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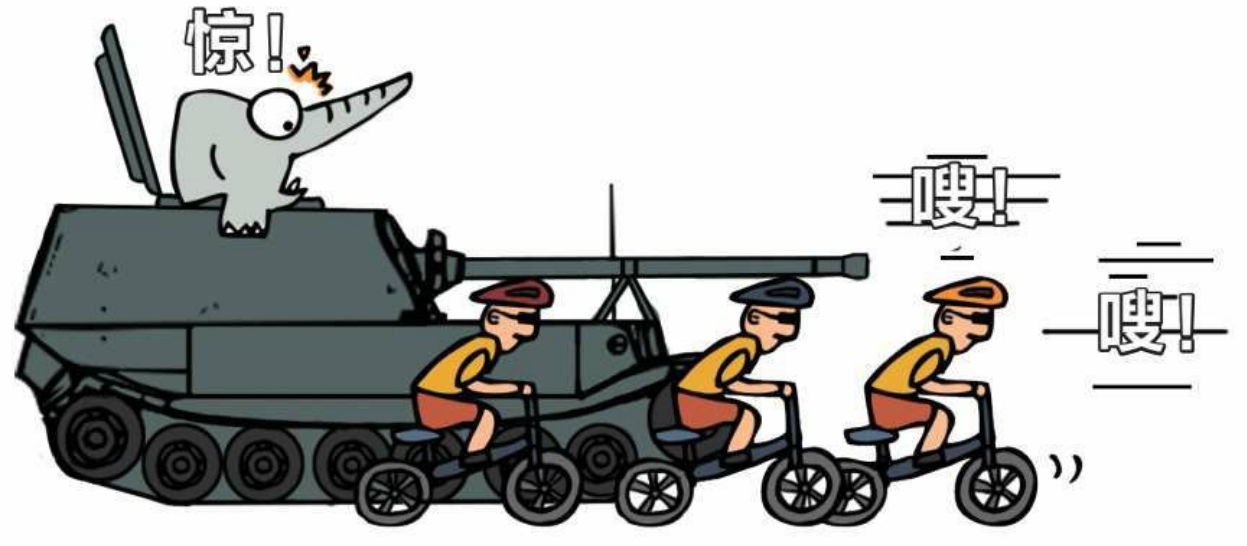


最后，德军才想到对剩下的歼击车进行改良，给歼击车安装上了机枪。

笨重的“大象”重达68吨，仅能以最多27千米/时的速度前进。



这比骑自行车的速度高不了多少。



“象式”的产量仅为90辆，可见其只是一种临时改装的武器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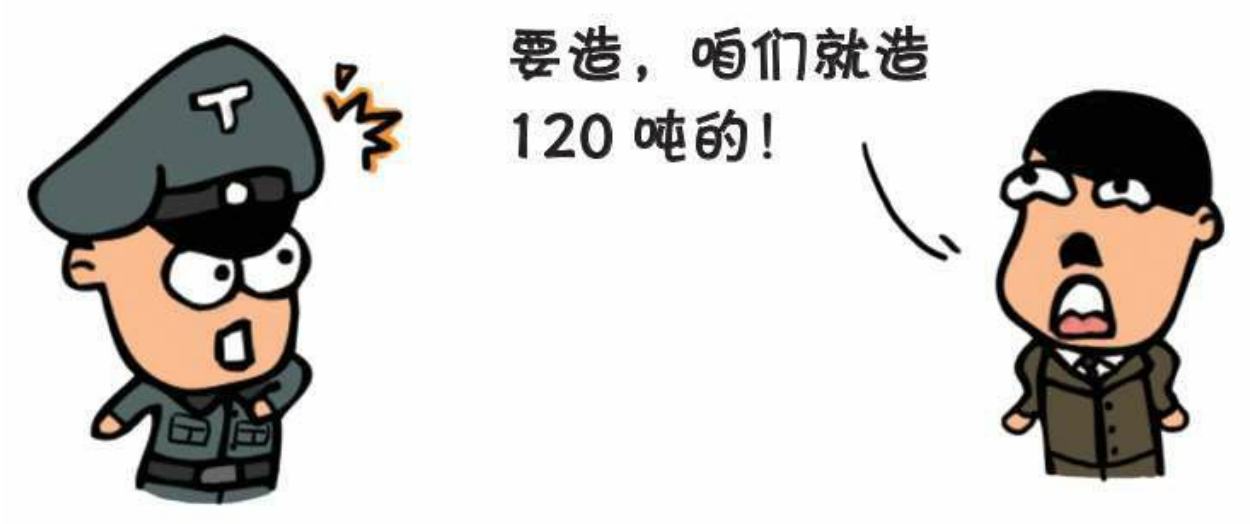
“鼠式”超重型坦克

二战期间，德军研制的最强坦克并不是之前介绍的那些。

重达188吨的超重型坦克，代号为“鼠式 ”的才是。

“鼠式”坦克是希特勒疯狂妄想的产物。

希特勒听闻苏联在制造一辆重达100吨的坦克，这深深激发了他的狂想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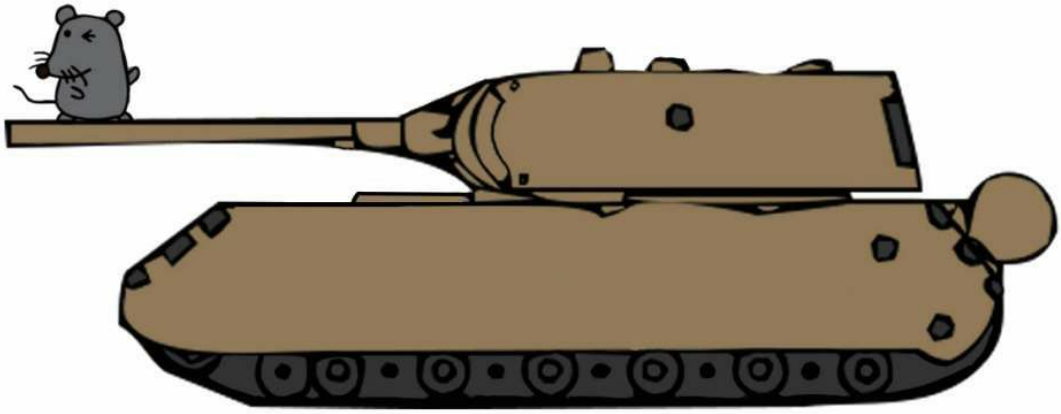


1942年5月，保时捷博士联合克虏伯公司开始了“鼠式”坦克的秘密研制。

设计参数：

装甲厚度：40—350 毫米　　乘员：6 人

主武器：128 毫米口径炮　　车重：188 吨



从数据上看，这辆坦克简直就是一座会移动的堡垒，不惧任何盟军的坦克来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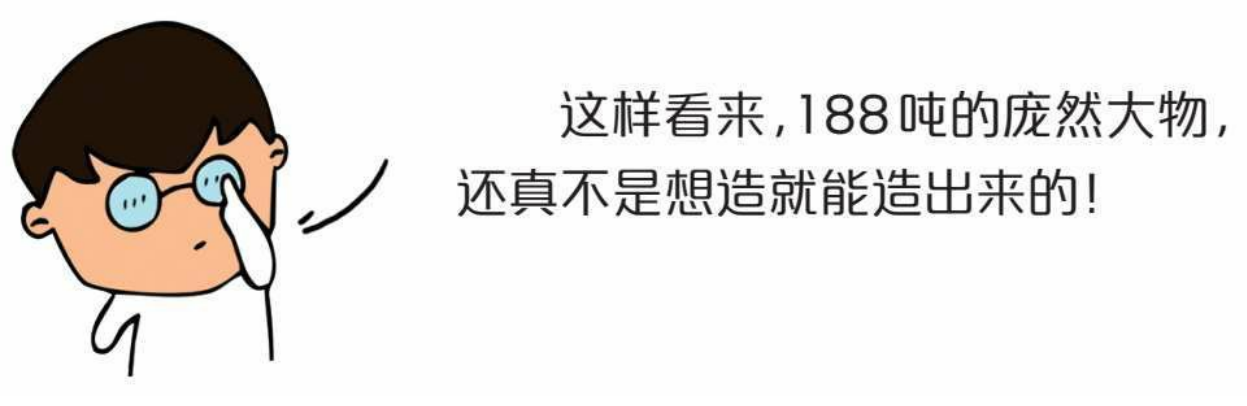
希特勒投入了大量资金来研制“鼠式”，希望用它来打退盟军的进攻。

可直到战争结束，“鼠式”坦克都一直处于测试阶段。

1945 年

进度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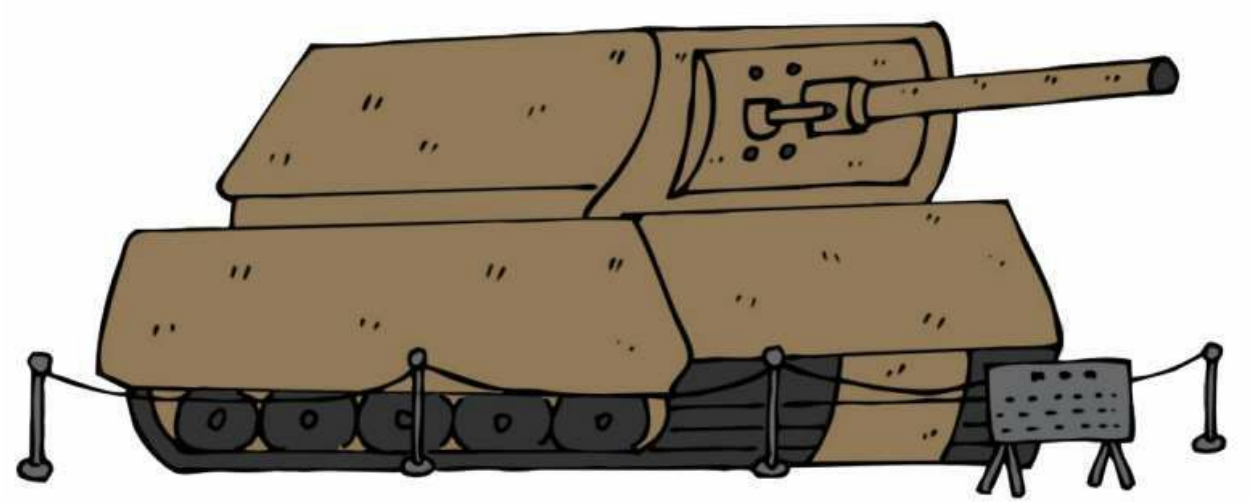
样车仍需测试，
暂不具备作战能力。



1945年，随着苏军的快速逼近，为避免武器被苏军缴获，德军不得不将“鼠式”坦克样车毁坏。

然而，“鼠式”的残骸仍被苏军发现，并被修复，运回苏联。

这些坦克现陈列于俄罗斯库宾卡坦克博物馆，向世人诉说着纳粹德国最后的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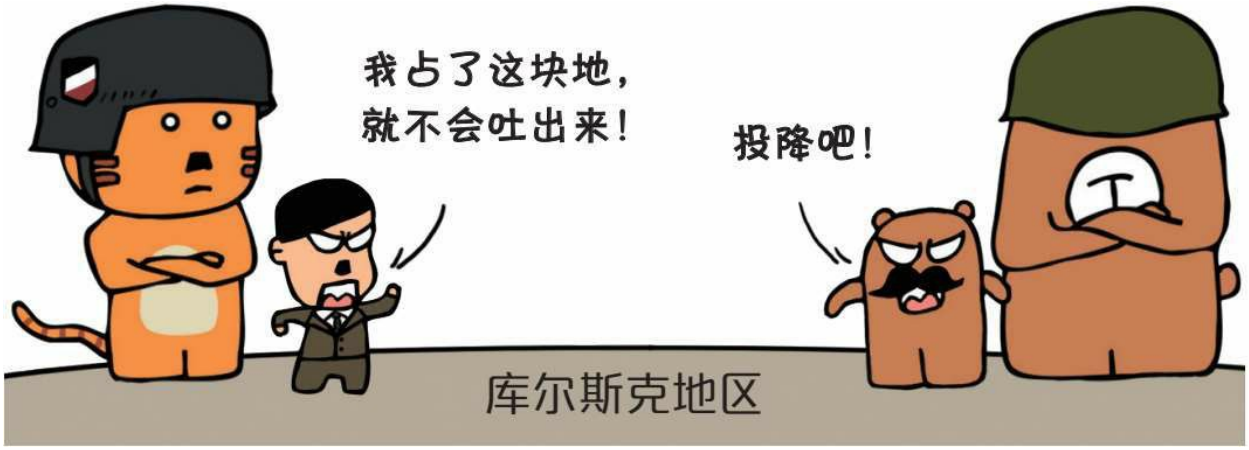
1939—1945

第二章
库尔斯克大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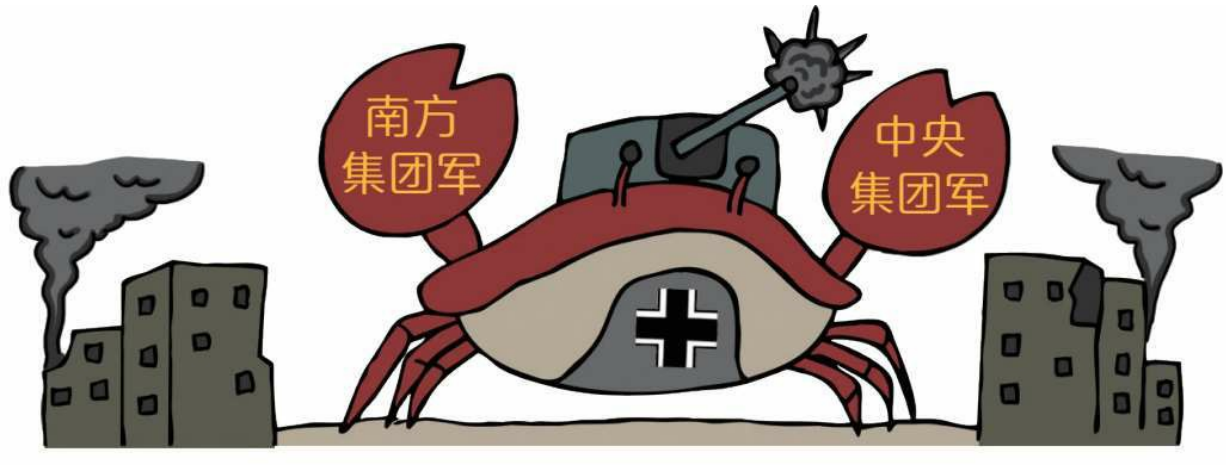
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德军损失惨重，为稳固纳粹政权，希特勒迫切需要一场胜利以振军心。

希特勒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竭力扩充兵力，使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兵力达到90万人。

1943年，经过了几次交锋，苏德两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形成僵持局面。



希特勒计划发动一次南北两线协调的钳形攻势，包围并消灭库尔斯克地区的苏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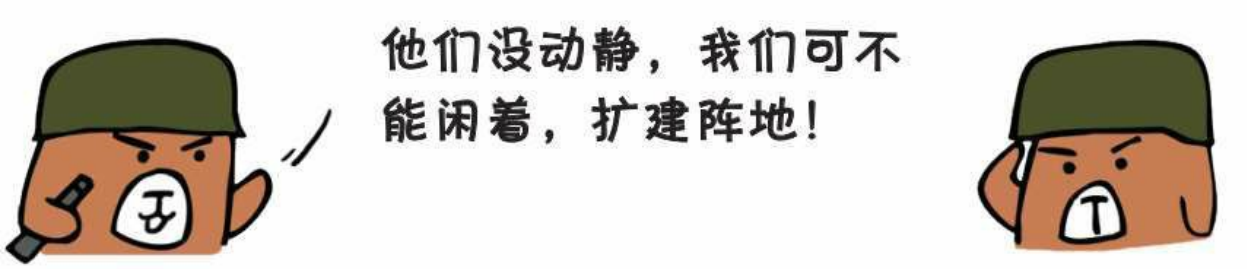
这次代号为“堡垒”的作战计划，集结了德军在东线的全部精锐部队，而苏军此时也早有准备。

此次会战，德军可谓倾尽全力，并投入了最新型的“虎”式和“豹”式坦克。

但新式坦克的产量极低，为了调集足够的新式坦克，德军将总攻时间一推再推。

苏军在1943年5月就听说德军要进攻，可迟迟都看不到德军有所行动。

于是，在此期间，苏军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反坦克防御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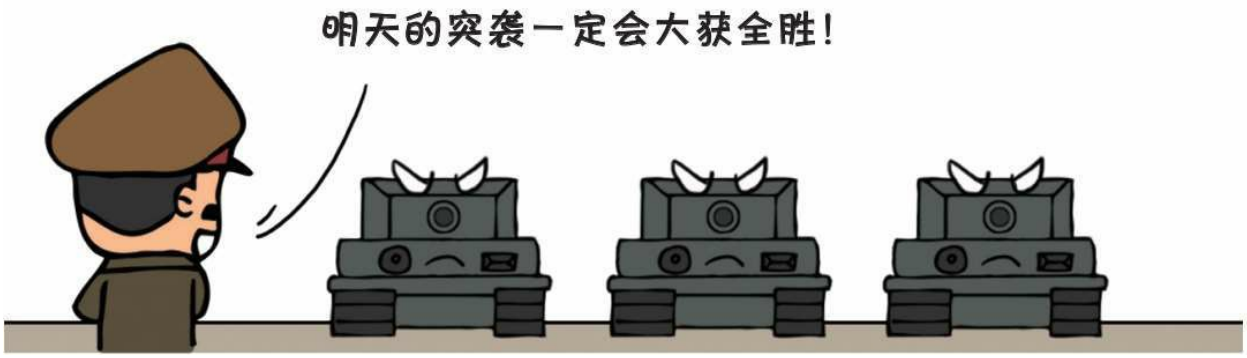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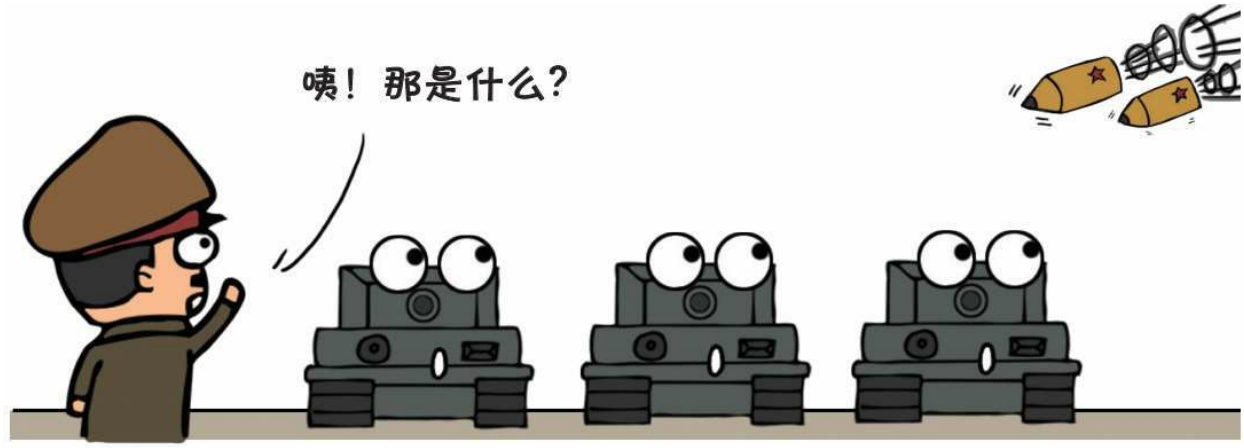
这个阵地的纵深达50千米，密布着地雷、铁丝网、反坦克壕和坦克碉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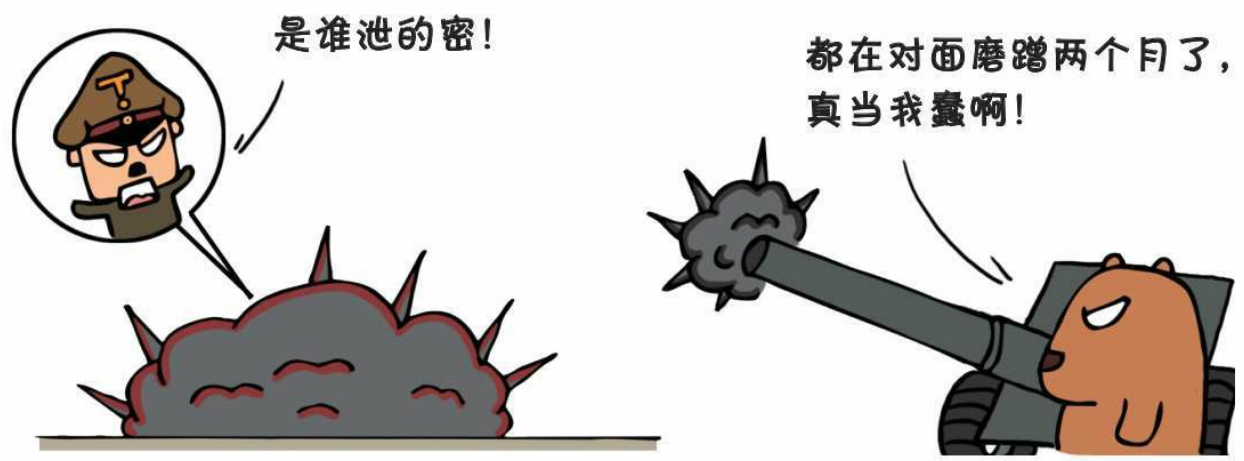
如此严密的防守阵地，对德军而言就如同一条通向死亡的不归路。

德军原定于1943年7月5日发动进攻，但在7月4日，苏军就从德军俘虏口中得知了这一计划。

于是，苏军率先对德军阵地发动了猛烈的炮击，库尔斯克会战就此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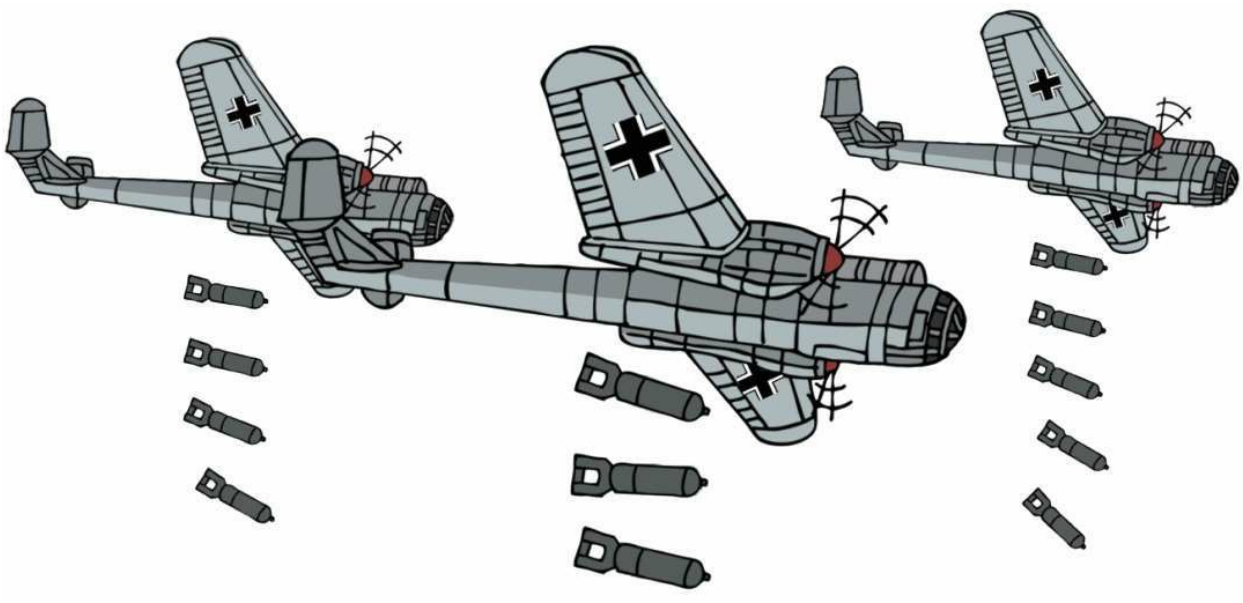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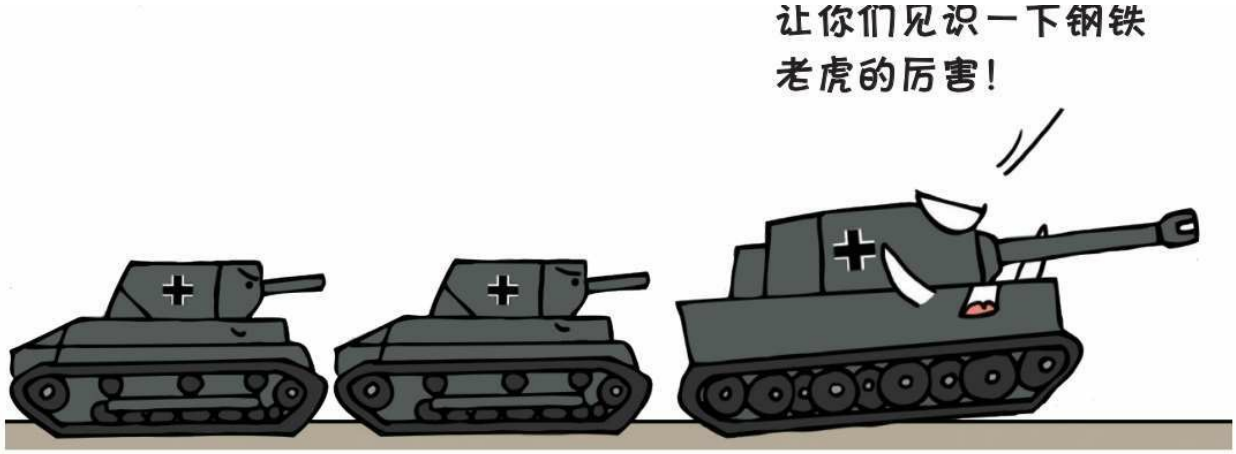
苏军突然发动的炮击打乱了德军的进攻计划，在6个小时后，德军发动全面进攻。

在空中，德军派出轰炸机对苏军阵地展开疯狂轰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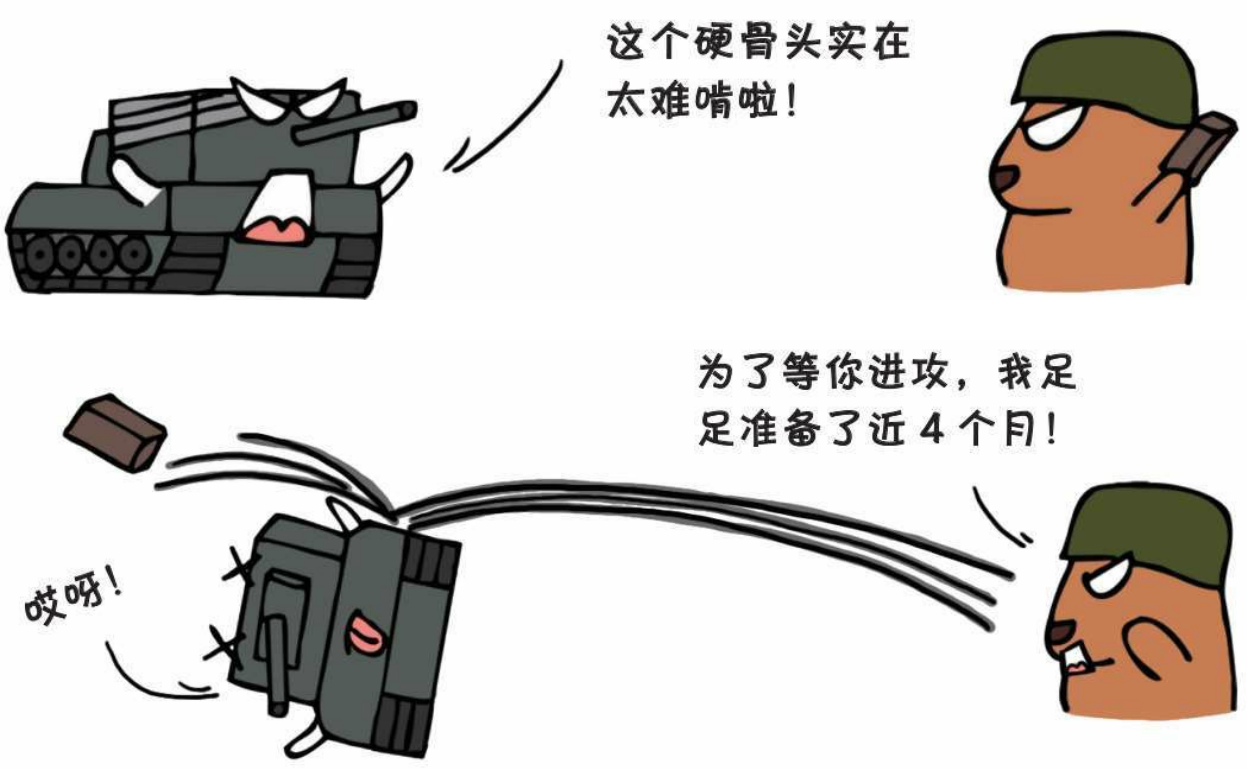
随后，以“虎”式和“豹”式坦克打头的德军装甲兵团在地面上开始猛攻苏军阵地。

然而，苏军密集的反坦克雷区，还是让德军付出了36辆坦克被损毁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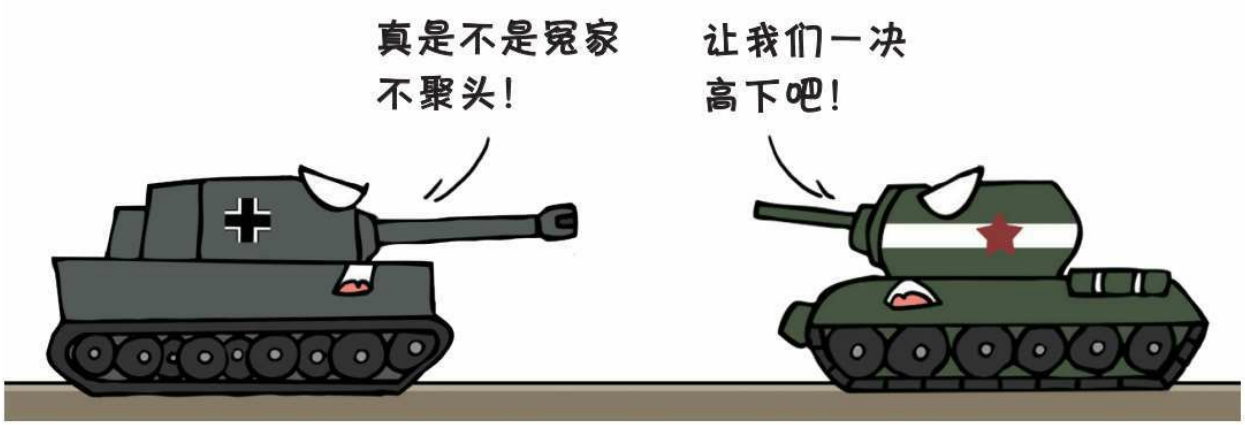
坚守防线的苏军战士们，用反坦克炮、手雷以及自制的燃烧瓶与德军英勇战斗。

面对苏军坚固的防线，德军往往苦战一天，也只能向前推进不到6千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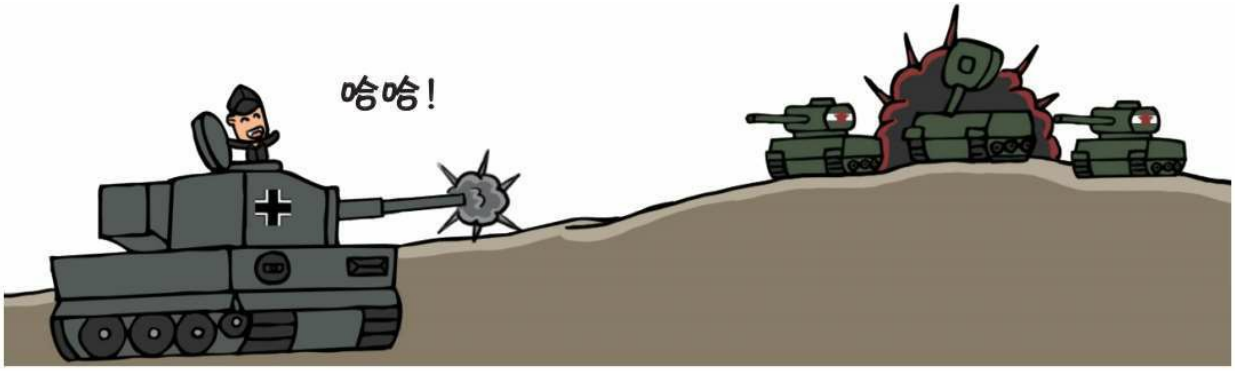
德军见无法从正面突破苏军阵地，就派党卫军第二装甲军绕道普罗霍罗夫卡，对苏军发动突袭。

巧合的是，德军正好遇到了行进至此处的苏军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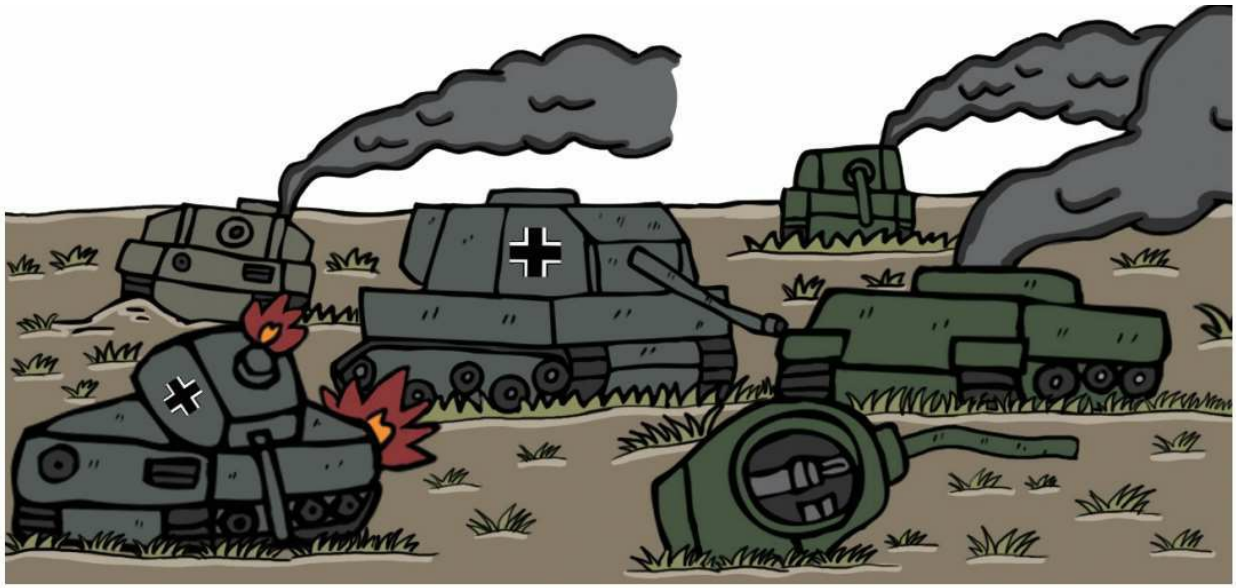
这一次，苏军出动850辆坦克，德军出动650辆坦克，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大战就此打响。

德军的“虎”式和“豹”式坦克均能在1500米的距离命中苏军坦克，而苏军坦克在此距离则无法击中德军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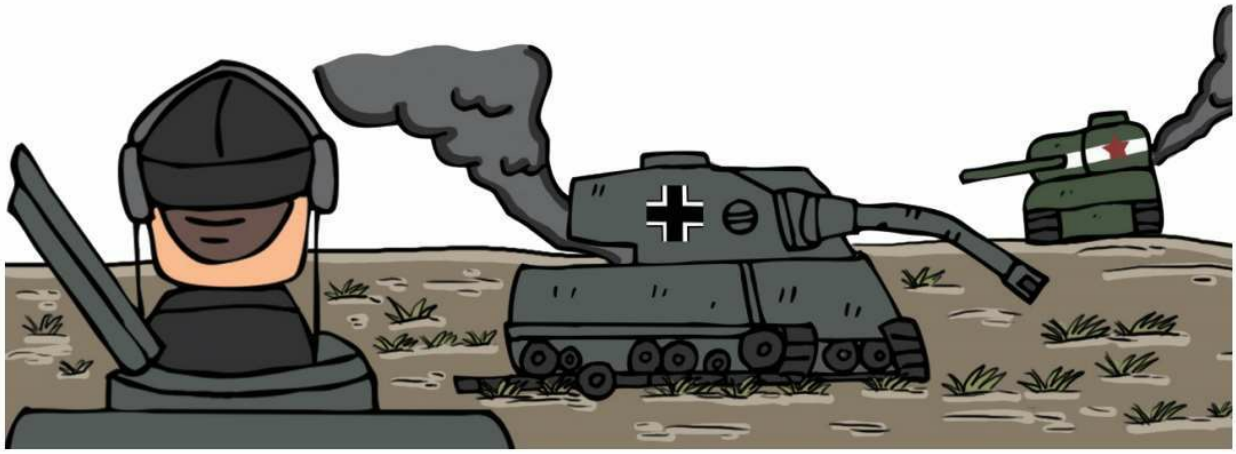
于是，苏军坦克用自身的速度优势，集体向德军发动冲锋，以缩短双方的攻击距离。

战斗持续至夜晚，战场上到处都是坦克残骸，如同一片坦克的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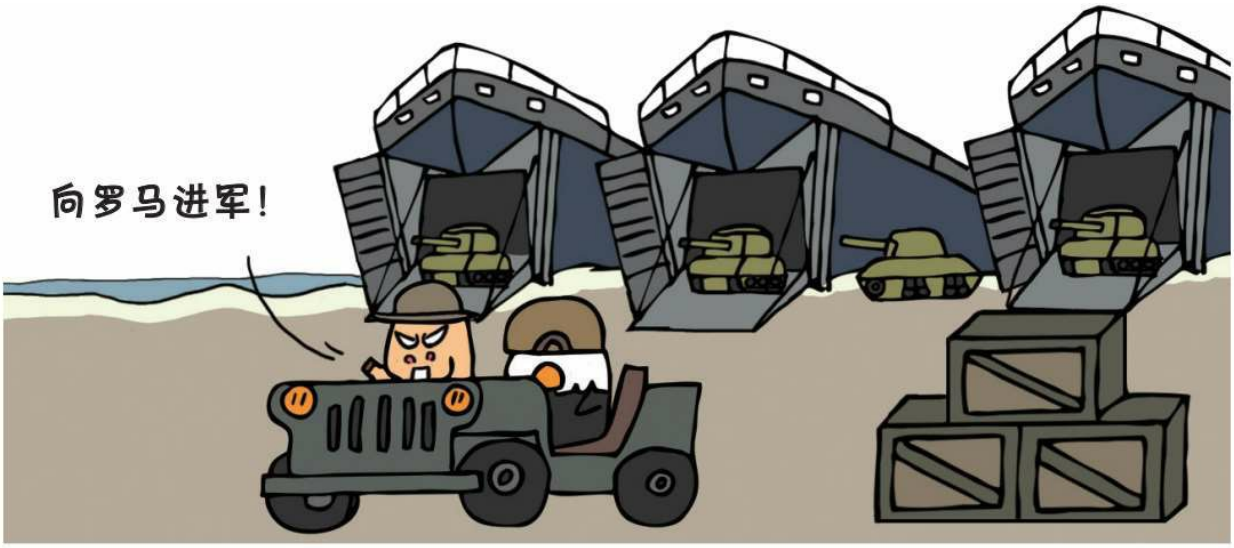


最终，苏军战士们用鲜血和无畏的精神抵挡住了德军的进攻，扭转了库尔斯克南线的战局。

与此同时，北线德军的攻势也处于停滞状态。



就在库尔斯克会战陷入僵持阶段时，1943年7月10日，英美联军成功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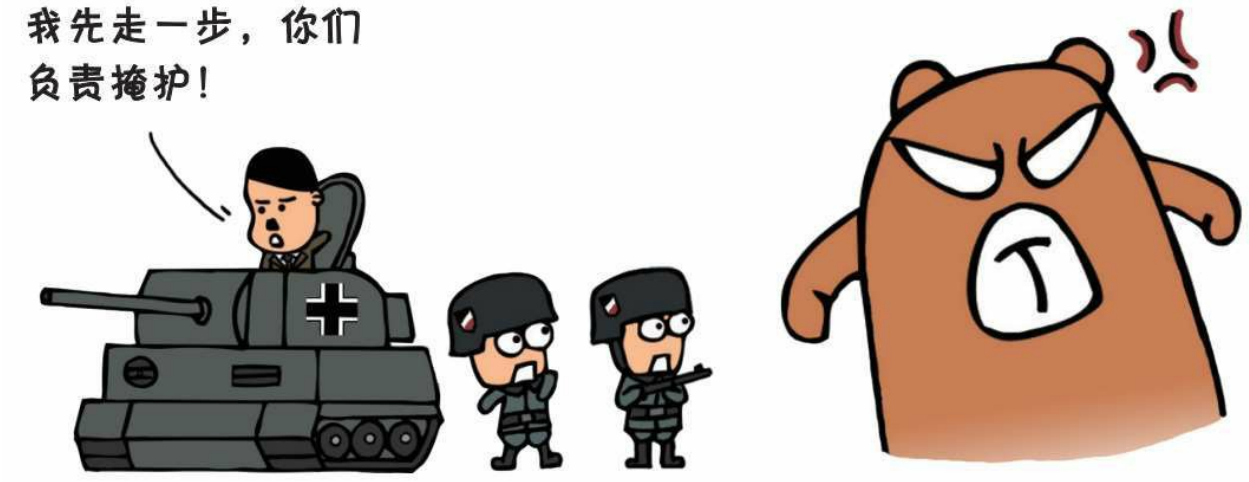


意大利政局迅速发生变化，国内的反法西斯情绪高涨。7月25日，墨索里尼被解除首相职务，宣布下台。

这种后院着火的事情，令希特勒十分着急。希特勒紧急下令终止作战计划，调兵回防意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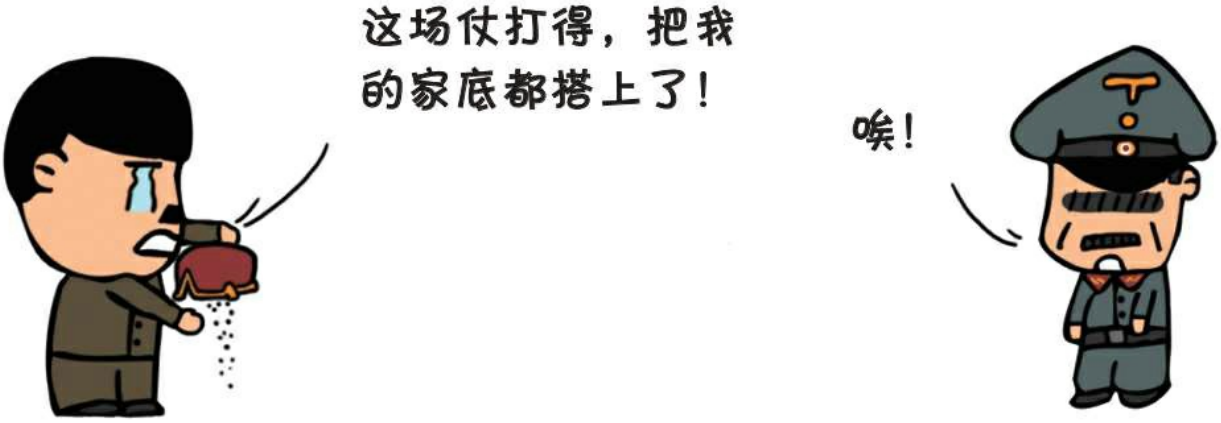
德军将领认为此时放弃将使整个作战计划功亏一篑，但希特勒仍坚持己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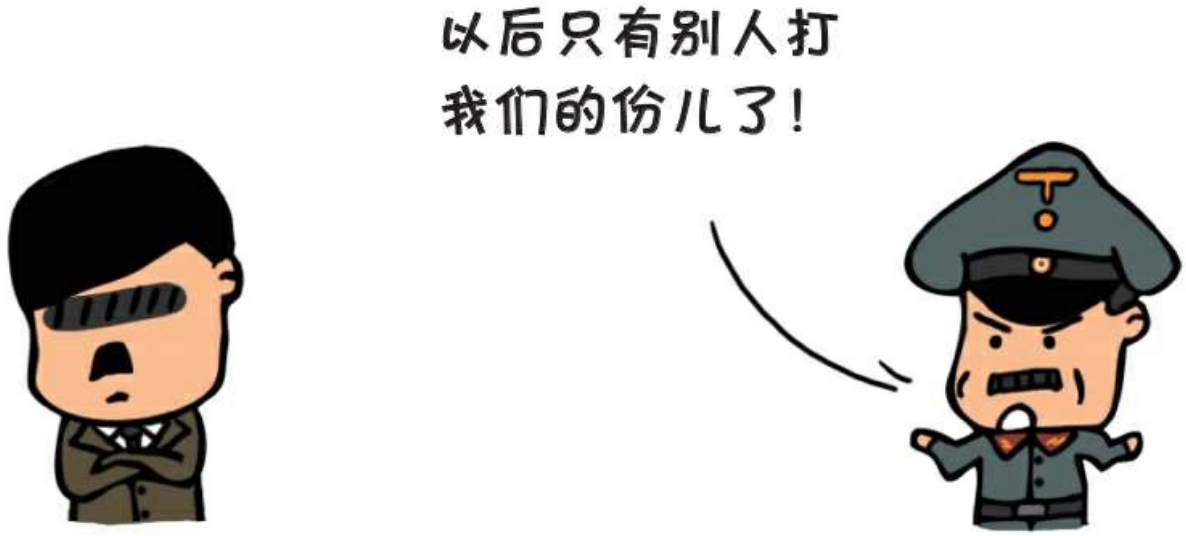
苏军趁势发动反攻，最终于8月23日收复重镇哈尔科夫，至此，库尔斯克会战以苏军的胜利宣告结束。



此次会战，德军损失约50万人、坦克1500辆、战机3700架。

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让苏军获得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德军就此丧失了再度进攻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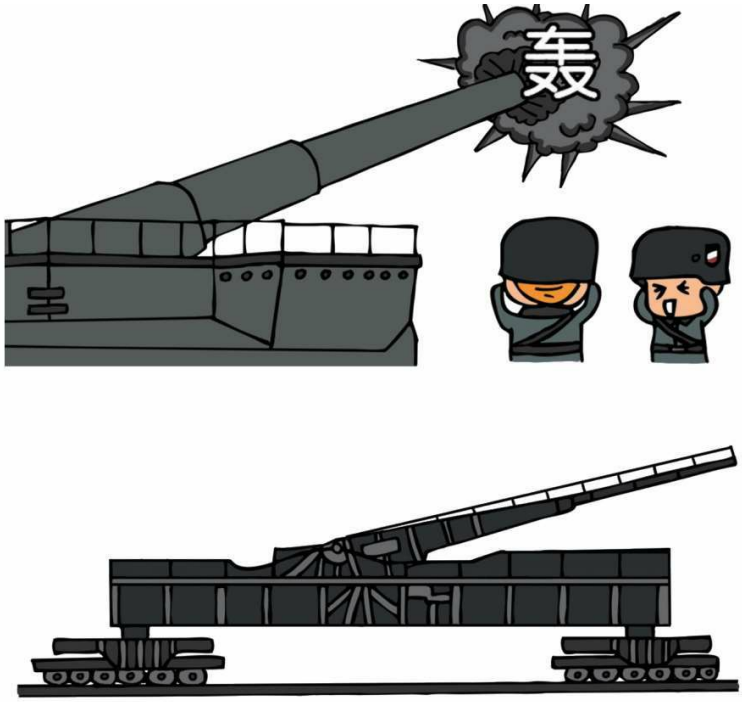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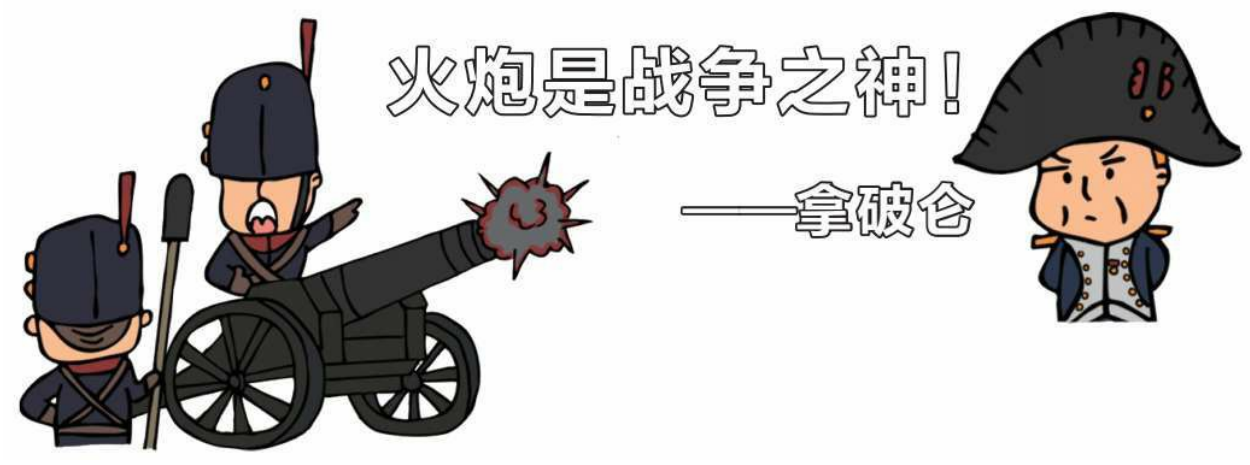
斯大林在评价库尔斯克会战时说道：

1939—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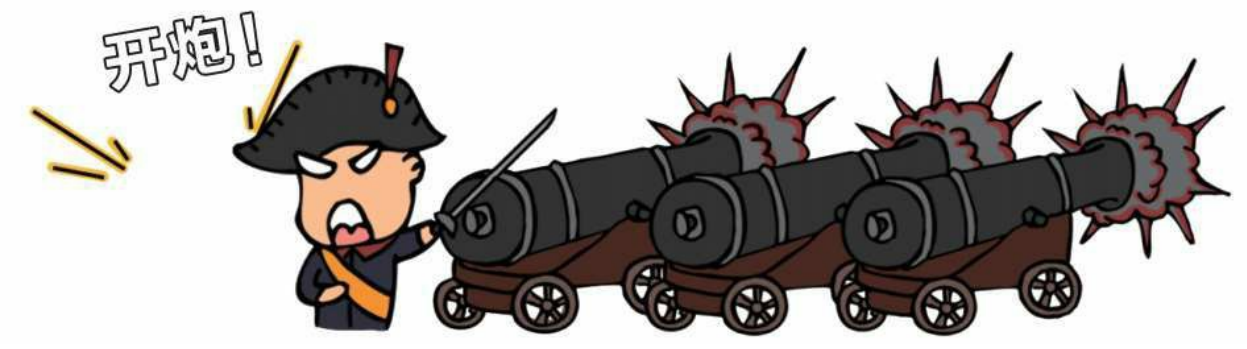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怒吼的巨兽：铁道炮



大炮从被发明的那天起，就成了主导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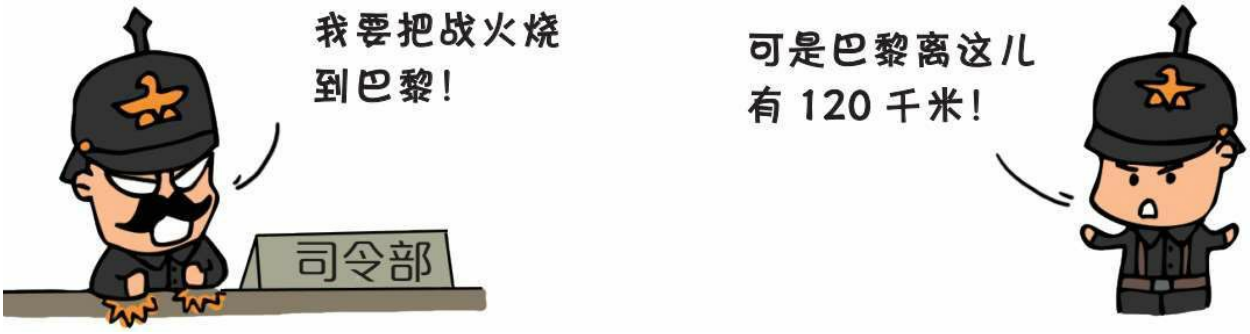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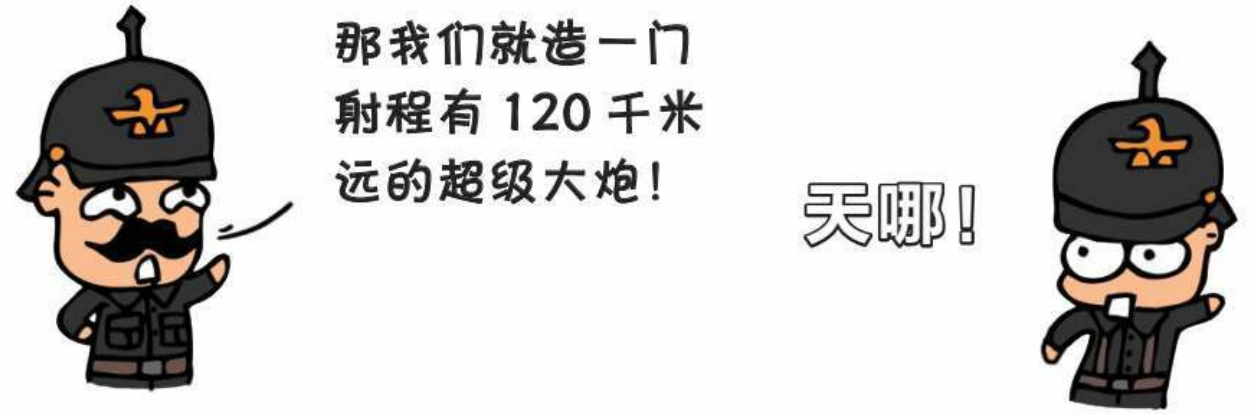
后来，更成了攻破敌人要塞的致命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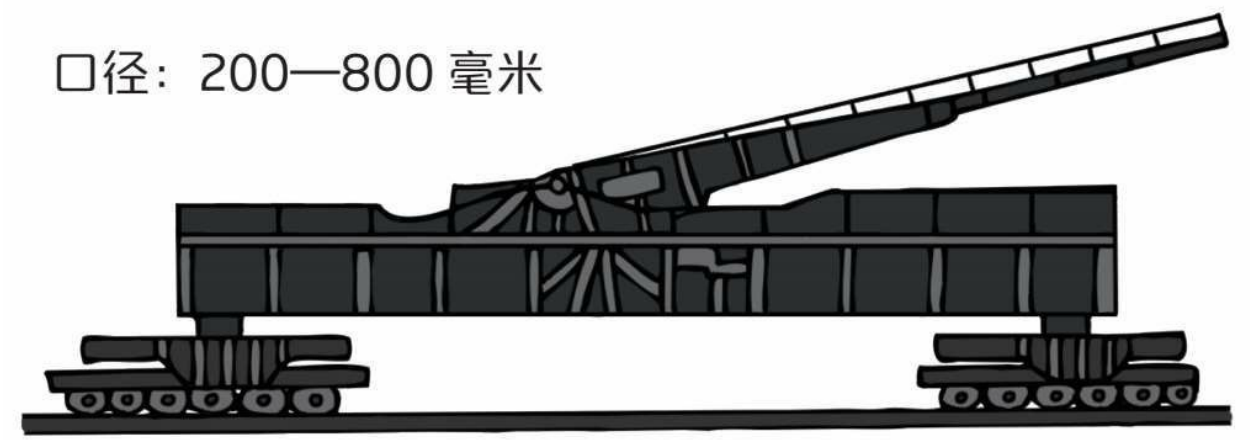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阵地战的僵持局面，使重型火炮成了作战双方的必备武器。

受够了消耗战的德国人，决定研制一款新型火炮来打破僵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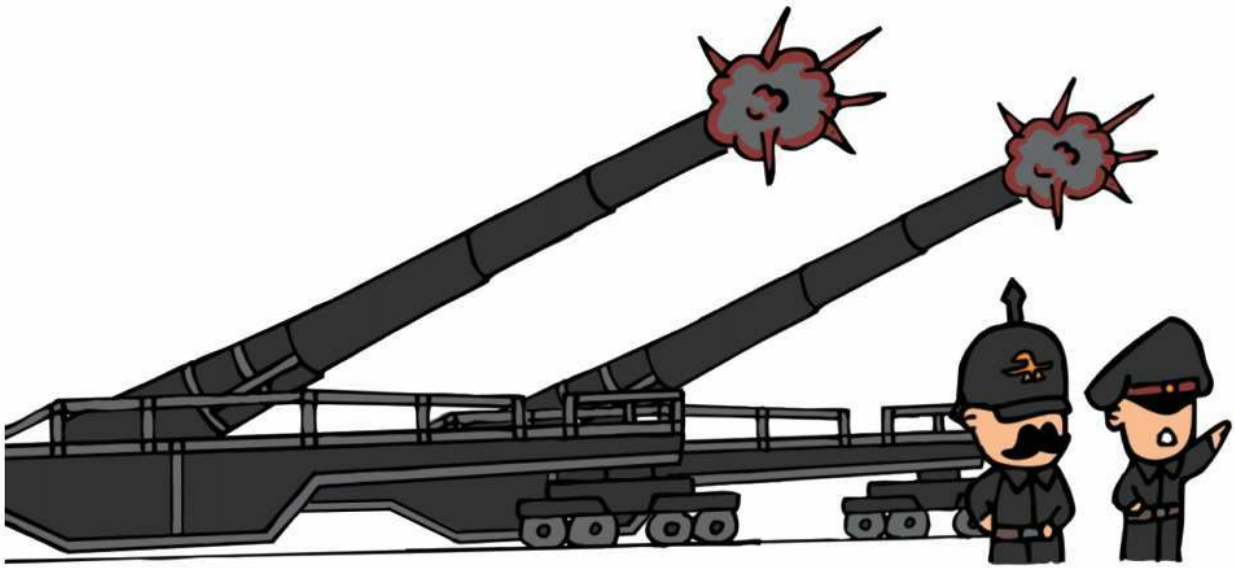


这种火炮因体形巨大而被安装在铁道平板车上，并由铁道机车运输，因此被称为“铁道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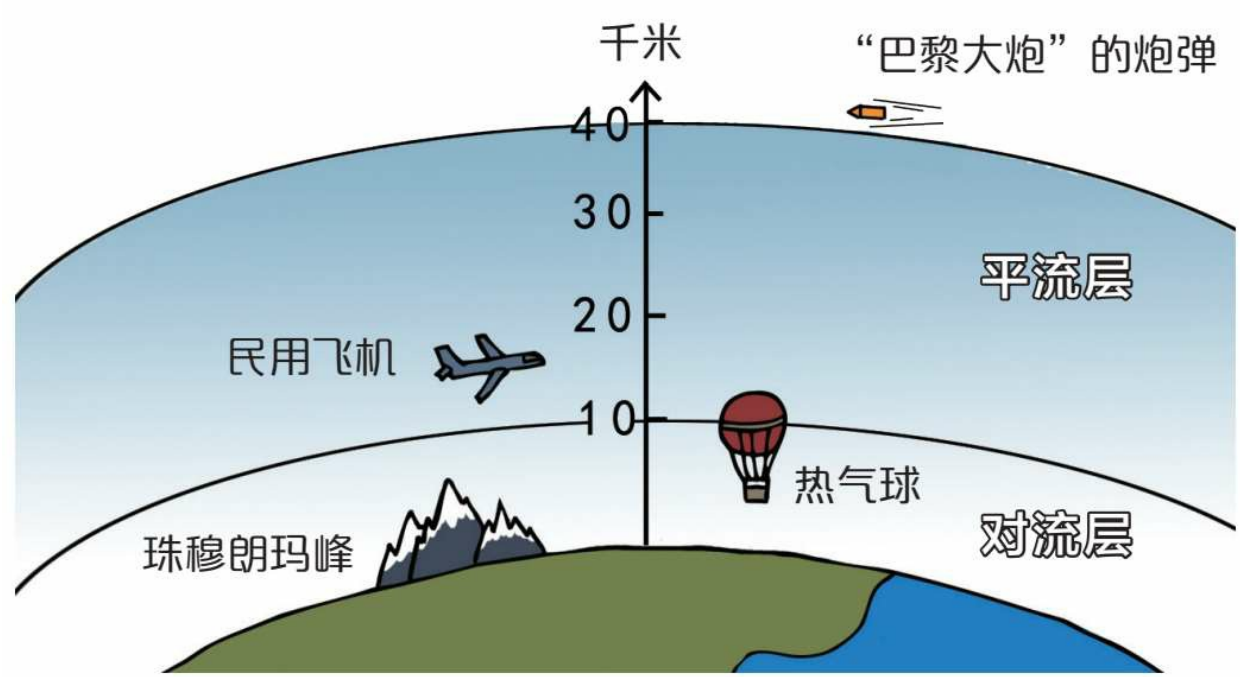


1918年3月23日，持续的爆炸声在巴黎市区响起，但法国人并未见到敌人的踪影。

巴黎的爆炸声便是德军的新式火炮炮击所致，德军将这种火炮称为“巴黎大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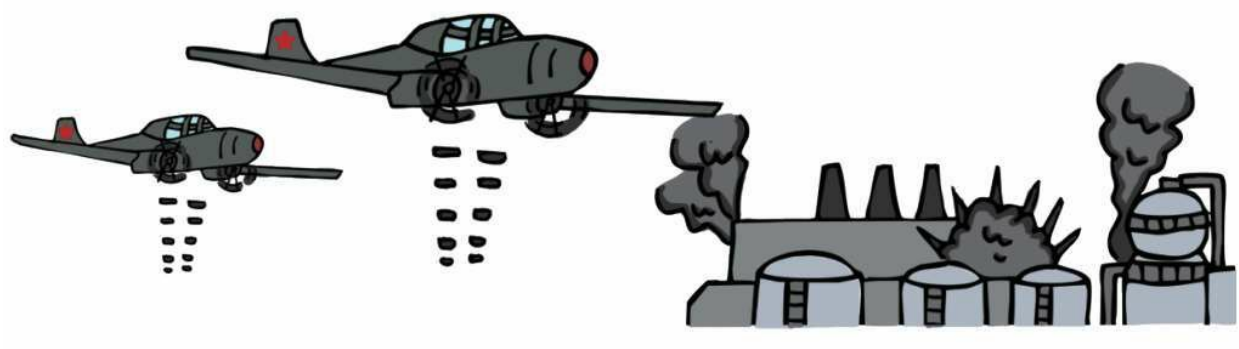
“巴黎大炮”可将重达一百多千克的炮弹发射至距地面40千米的高度，它的炮弹是一种可到达平流层的人造物。



鉴于一战时巨炮应用的成功经验，在二战中，希特勒也十分重视铁道炮的研发和装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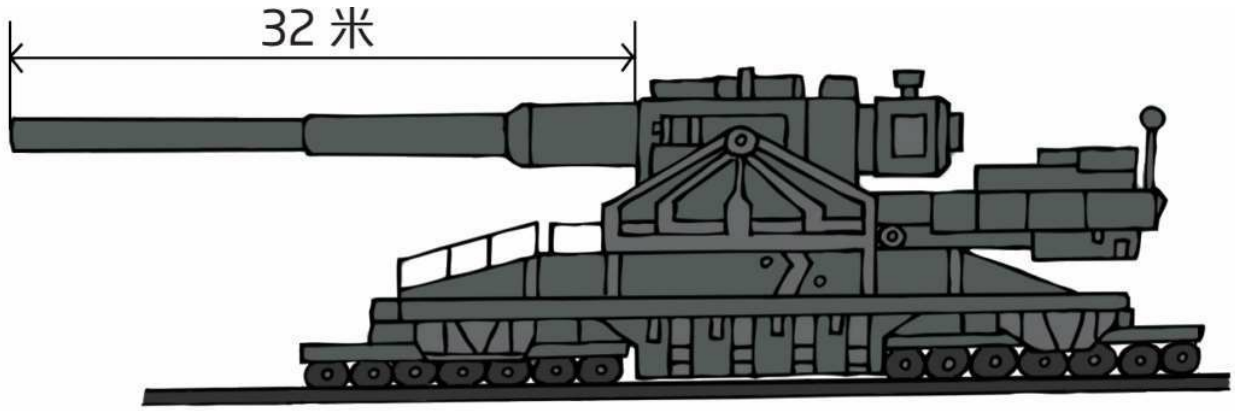
随后，苏联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就收到了来自德军巨炮的“重磅礼物”。

塞瓦斯托波尔内的苏军机场可直接轰炸德军的后方油田。



该城还密布着12座苏军要塞群，因此成了德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此次战役，德军将所有的重炮都派上了前线，其中就包括最新研制的“古斯塔夫”铁道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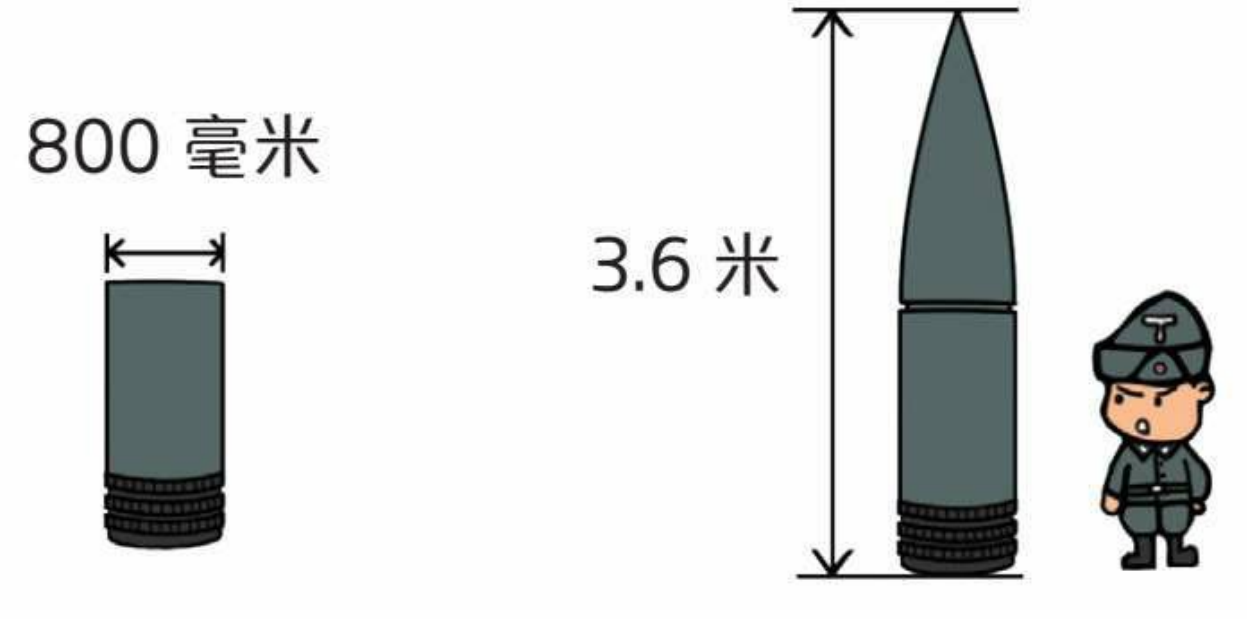


全重：1350 吨	造价：700 万马克
全长：47.3 米	火炮口径：800 毫米
射程：47 千米	服役时间：1942—194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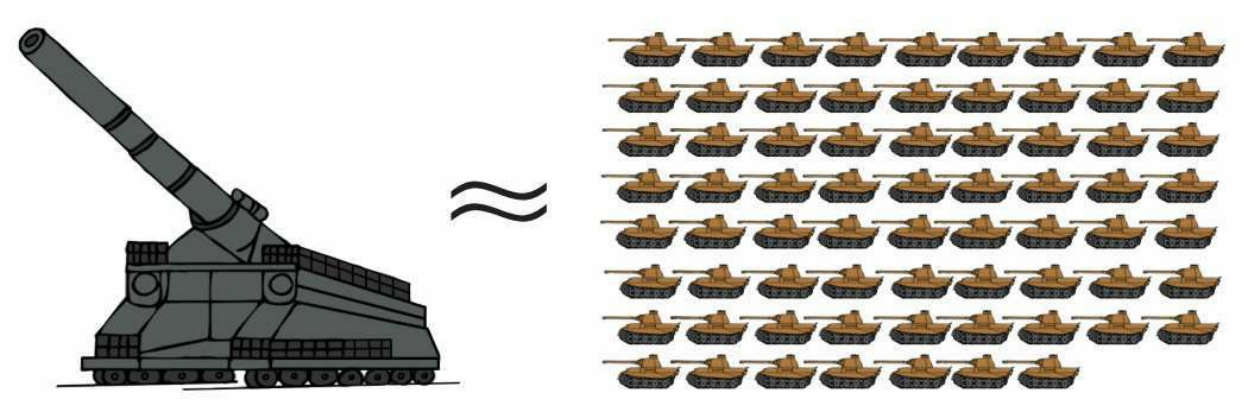
它的出现打破了当时火炮界的多项世界纪录。

一、重量最大。很多桥梁和道路都无法承受“古斯塔夫”铁道炮巨大的重量，只能将其拆卸后用火车运输。

二、炮弹最大。“古斯塔夫”所用的炮弹重达7.1吨，口径800毫米，高3.6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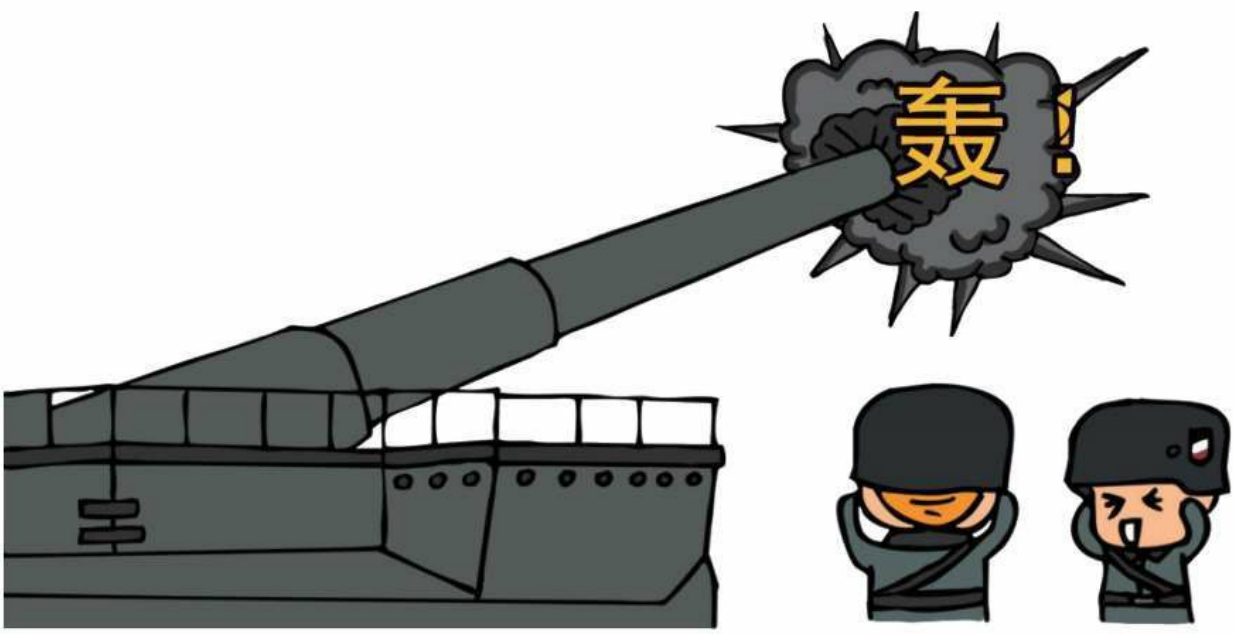


三、造价最贵。“古斯塔夫”的造价为700万马克，约为70辆“豹”式坦克的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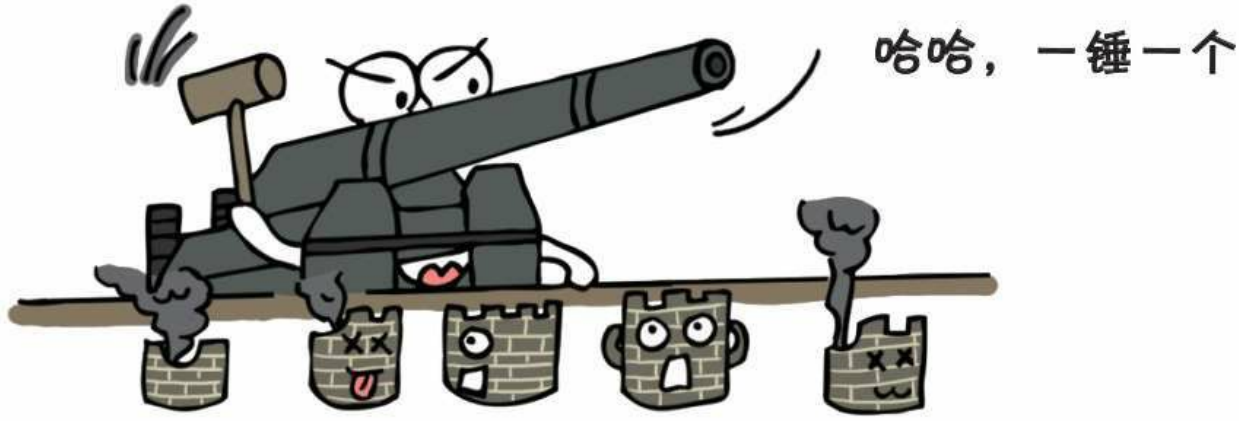


四、所需工作人员最多。“古斯塔夫”需要拥有一支4000人以上的部队，才能使其正常工作。

1942年6月6日，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总攻，伴随着一声巨响，“古斯塔夫”的首次实战拉开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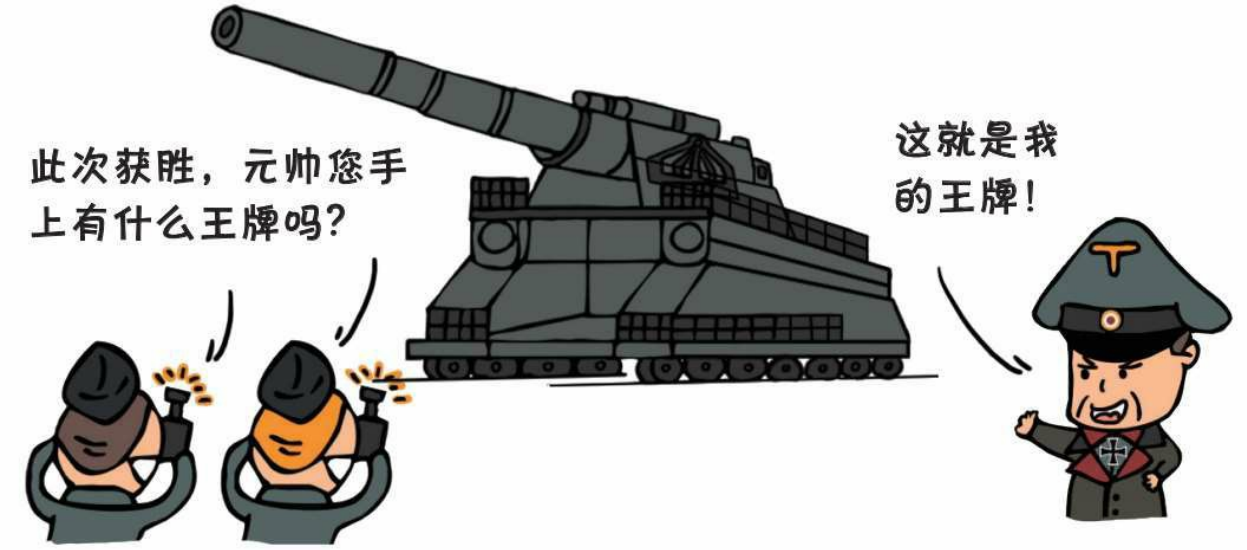
战斗中，“古斯塔夫”共发射了48发炮弹，摧毁了苏军5个要塞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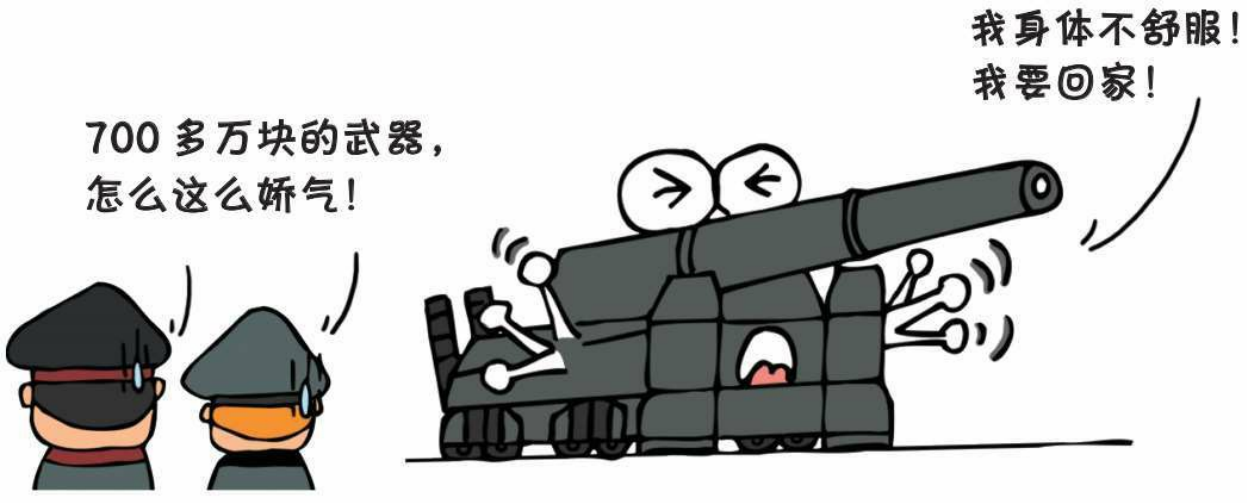
其中一发炮弹命中并引爆了苏军建在地下30米处的弹药库。

这一下断绝了苏军北部要塞群的弹药补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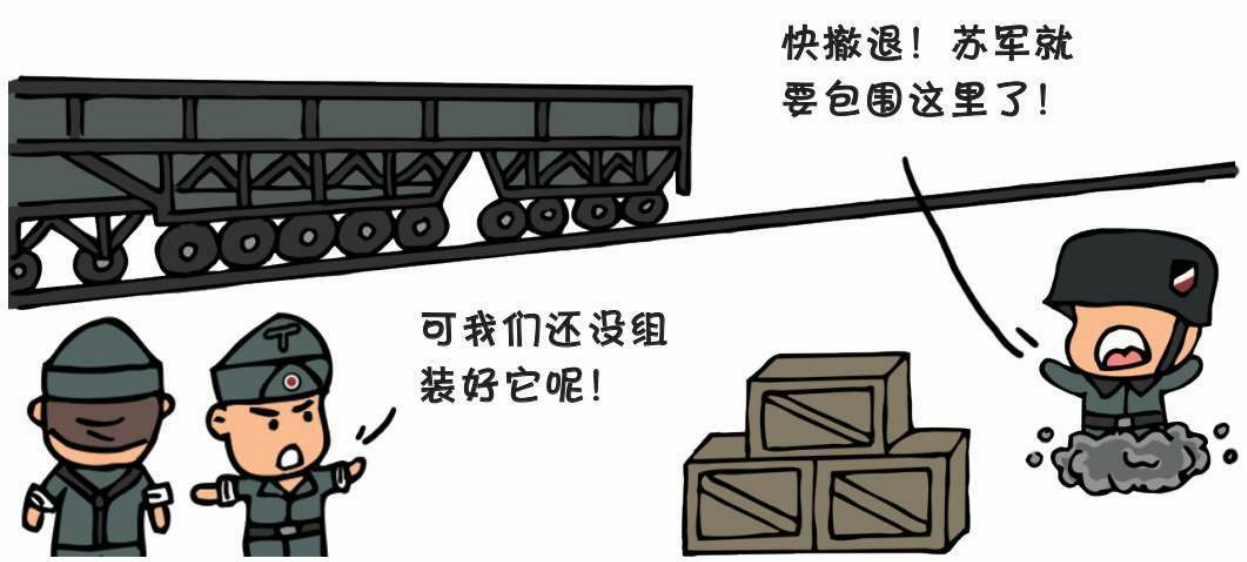
在“古斯塔夫”的帮助下，德军仅用一个月就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德军指挥官曼施坦因荣升元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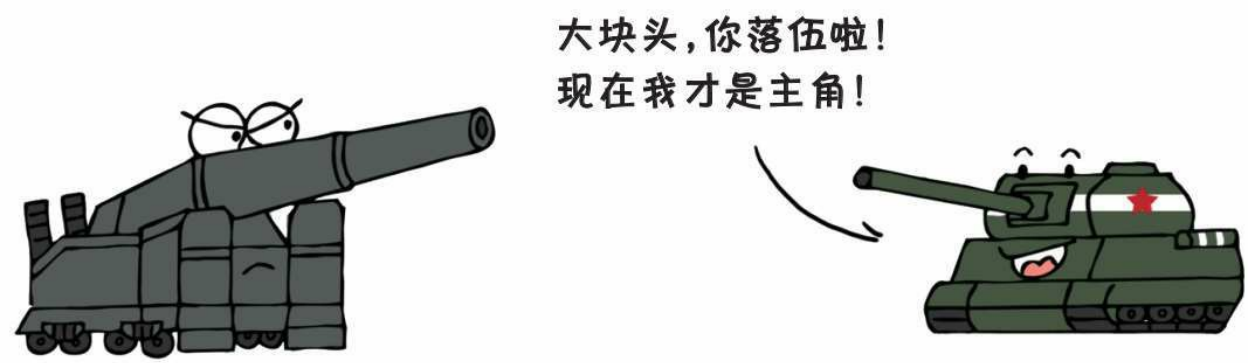
但“古斯塔夫”的缺点也开始显现出来：发射完48发炮弹后，炮管就因磨损而报废。



无论是拆卸还是组装，这门超级大炮都需要3周的时间才能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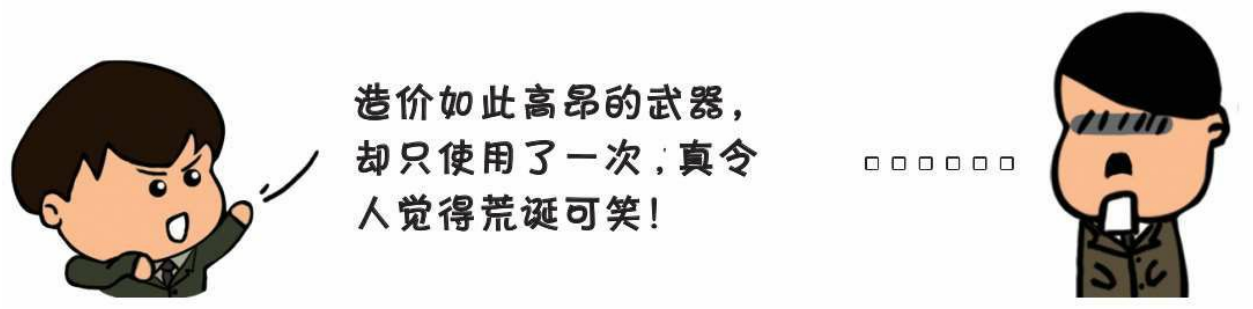


二战后期，面对苏军装甲部队的快速反击，德军的超级大炮渐渐失去了它的用武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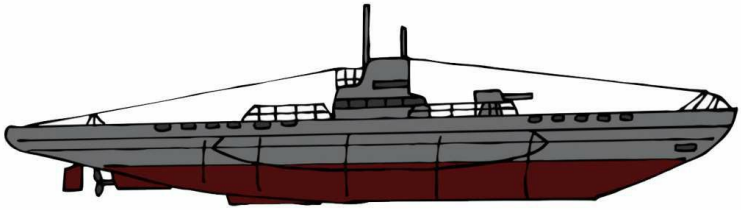
在德军丧失制空权后，庞大的“古斯塔夫”更是过起了东躲西藏的生活。

1945年4月，败局已定的德军被迫将“古斯塔夫”铁道炮销毁，这标志着巨炮时代的终结。


造价如此高昂的武器，
却只使用了一次，真令
人觉得荒诞可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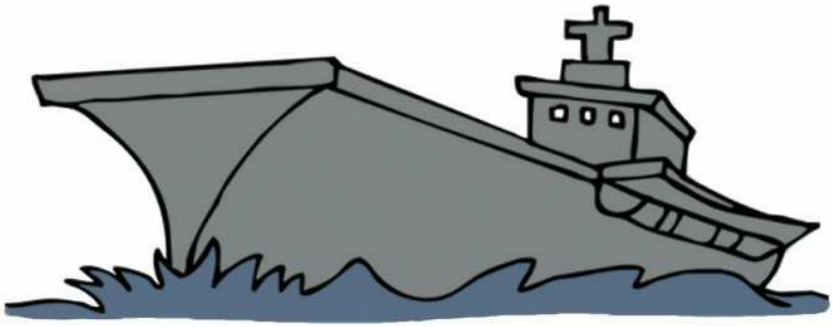
1939—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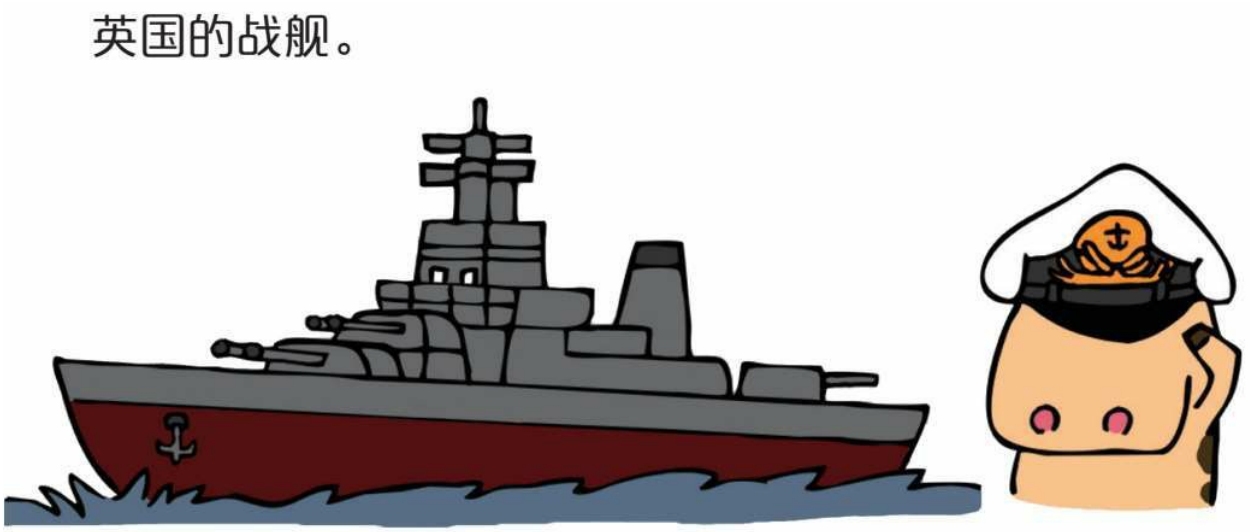
第四章
深海恶狼：德国U型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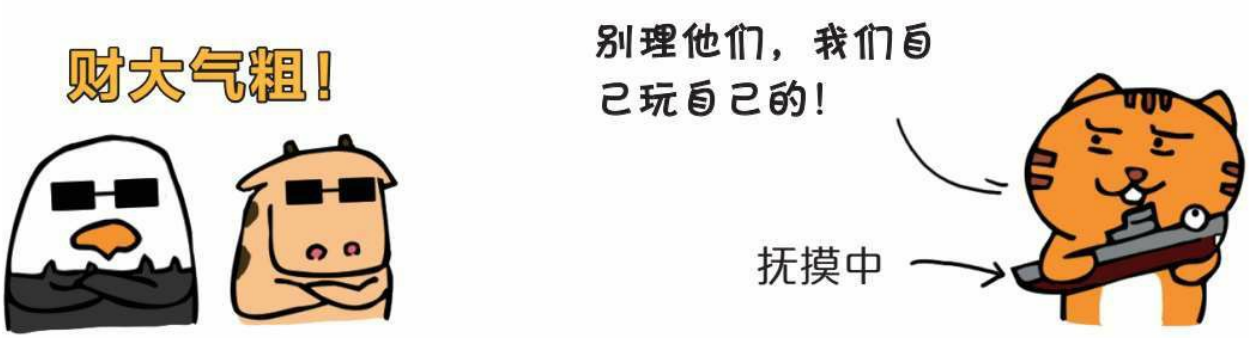
一提起二战时期的各国海军，人们就会想到：

美国的航空母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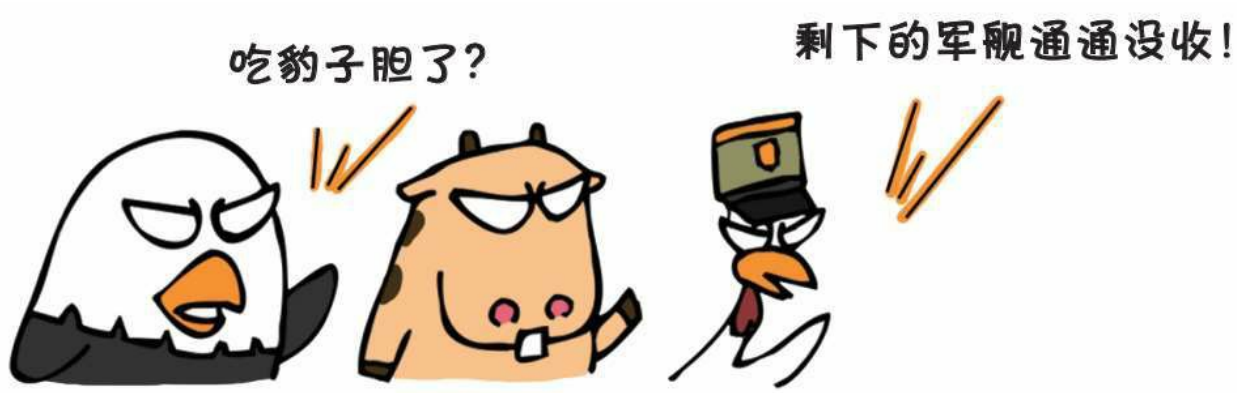


德国之所以选择潜艇来挑起海军的大梁，是有其无奈之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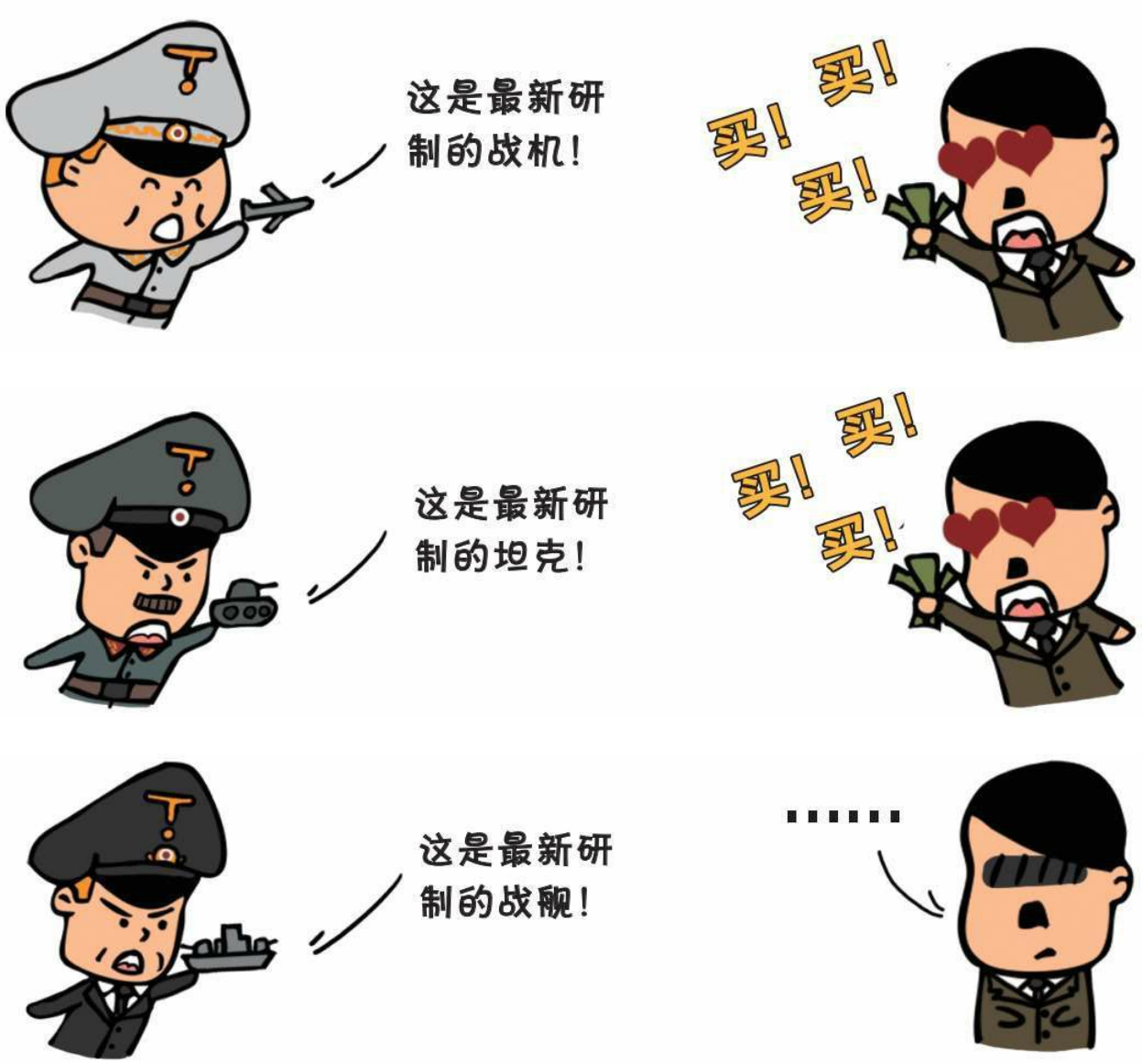
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后，公海舰队为避免战舰落入英军之手，选择了集体自沉，共有52艘战舰沉入海底。

这一行为使协约国大为震惊，于是他们决定：



这使得德国海军在一战后至二战前，没有一艘能拿得出手的战舰。

对历来重视陆军发展的德国来说，海军的地位远不及空军和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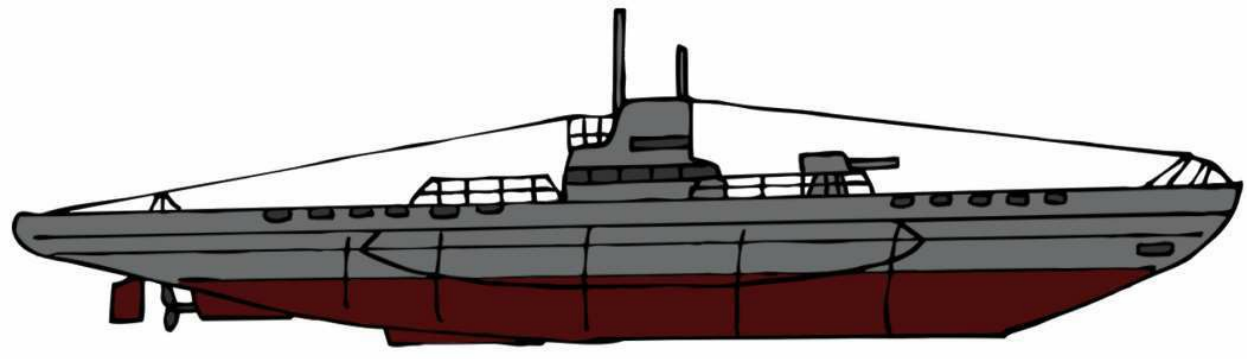


而且，战舰的制造成本远远高于坦克和飞机的。

既然铁甲巨舰指望不上，德国海军就把目光投向了一战时的利器——U型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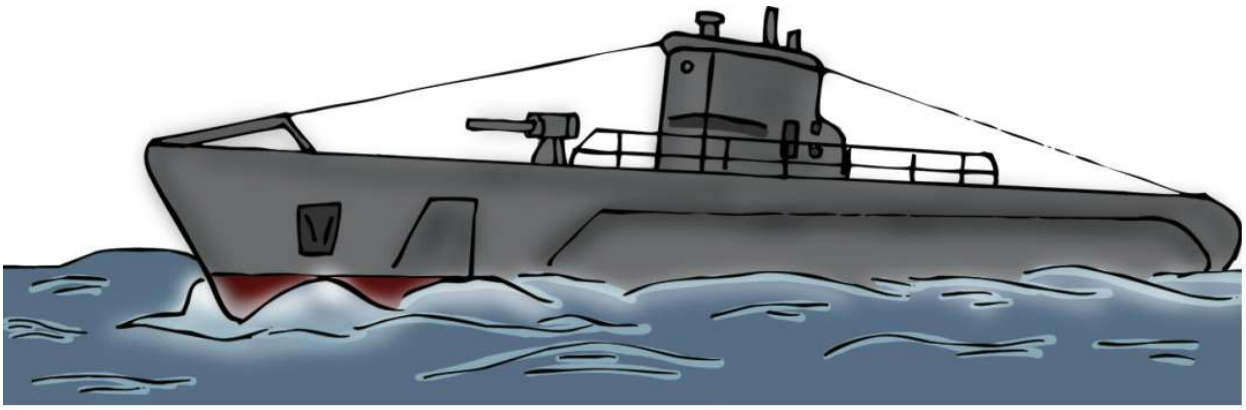
将军，我们也没有船用来训练啊！
仅有的几艘
老掉牙的军舰
哎呀，这样下去，
我们还怎么打仗？

德国U型潜艇因其英文简称“U-boat”而得名，1906年问世，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投入实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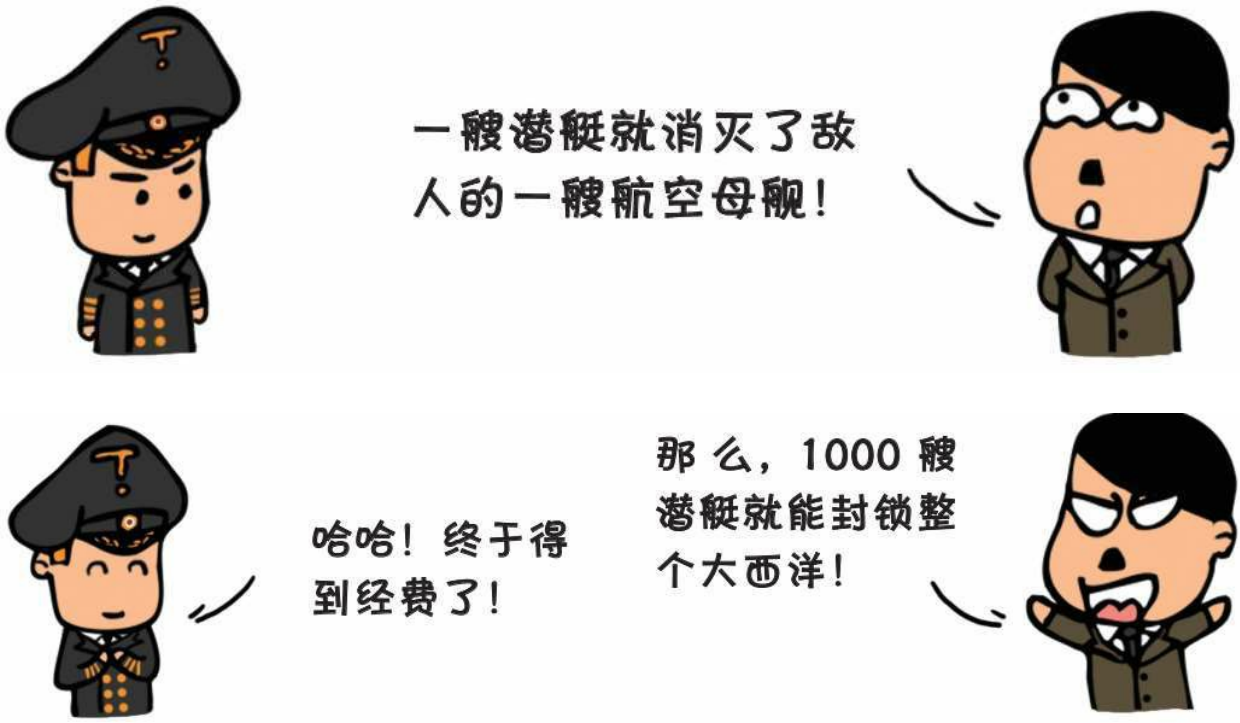


德军U型潜艇的乘员一般为50—64人，作战巡逻周期为4周。

在这4周的时间里，德军潜艇将长期在大西洋上巡航，伺机攻击敌军舰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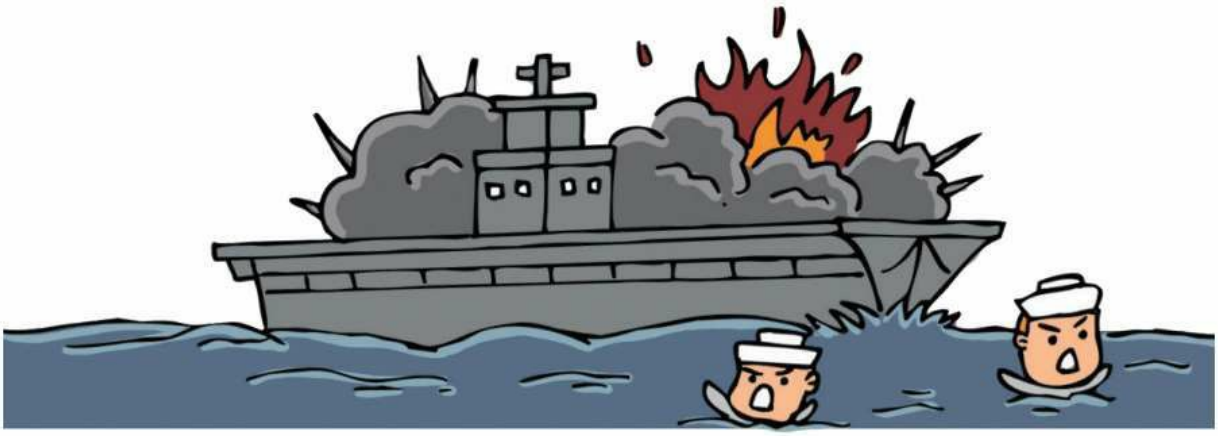


优异的战绩使德国潜艇部队受到了希特勒的重视，潜艇数量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1337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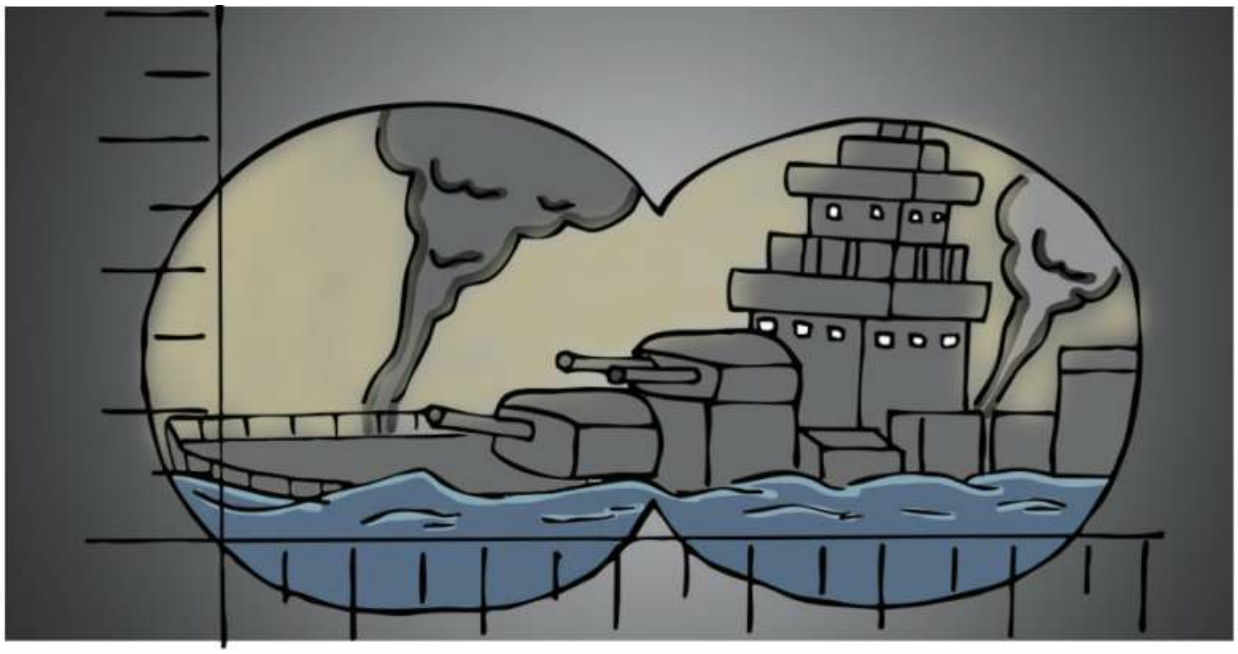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一开，U型潜艇就打了英军一个措手不及。

1939年9月17日，U型潜艇击沉英军“勇敢”号航空母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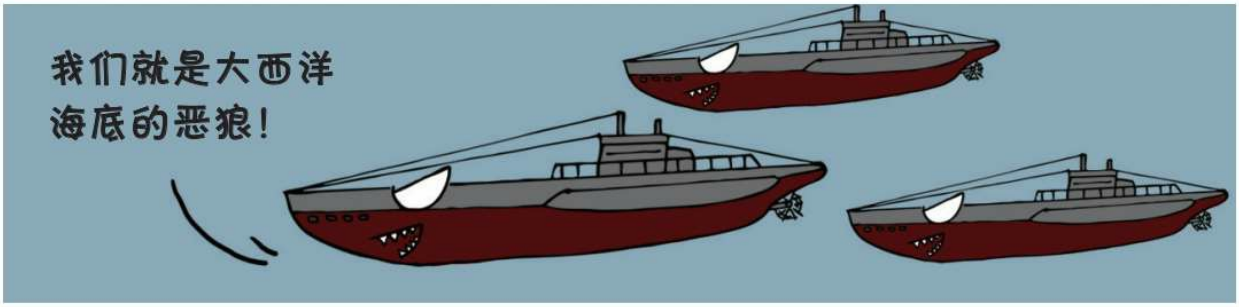


1939年10月14日，U型潜艇击沉英军“皇家橡树”号战列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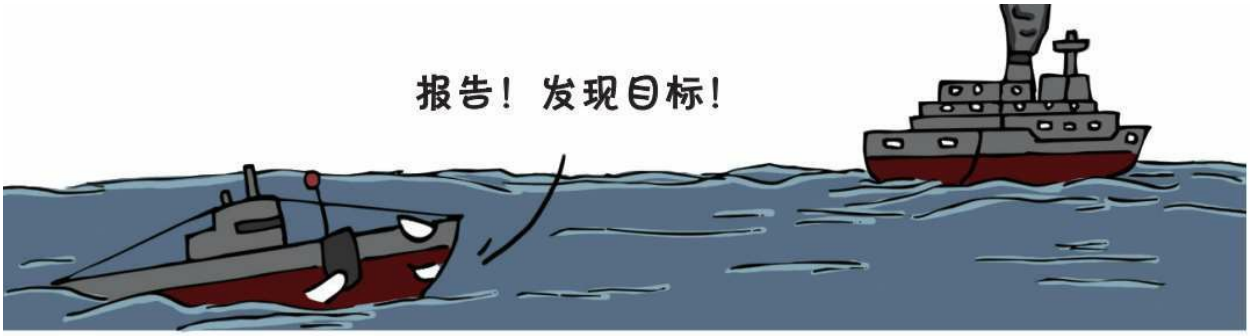


后来，德军潜艇总司令邓尼茨结合潜艇机动隐蔽的优势，创造了“狼群战术”。

“狼群战术”是指用6—12艘潜艇组成水下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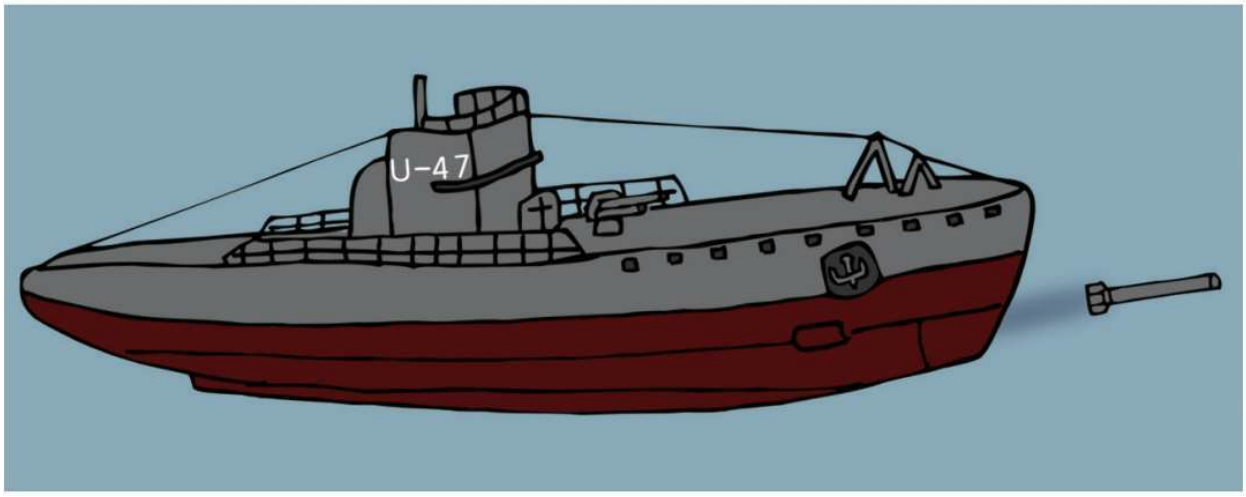


一旦发现敌军的舰船，就立刻用无线电通知周围潜艇，一起发动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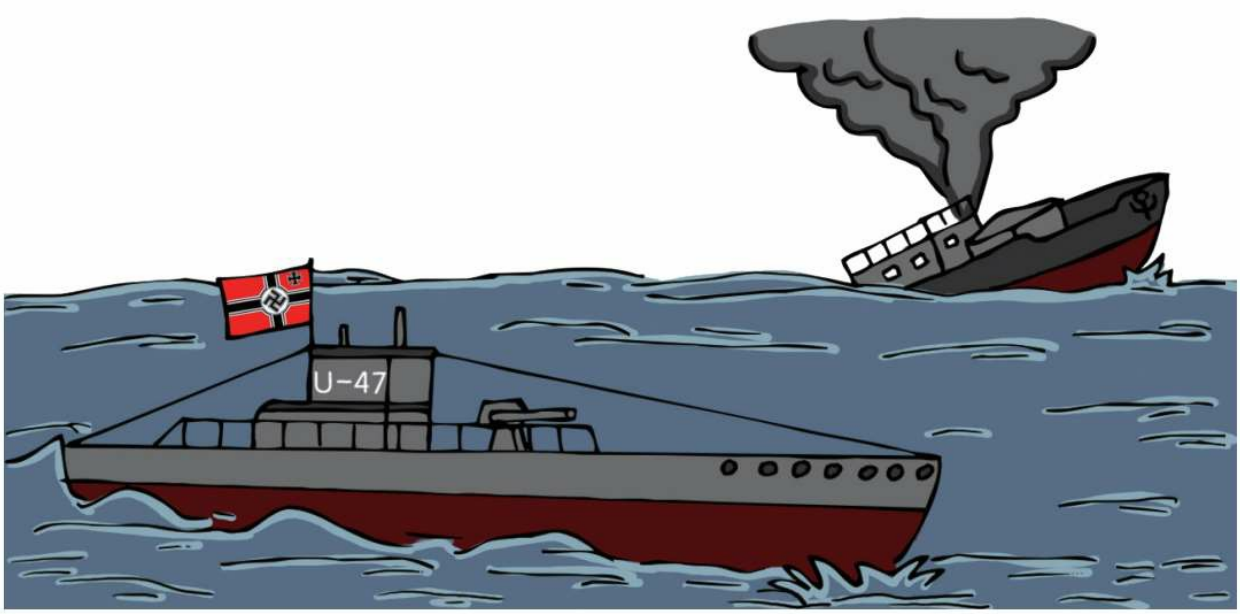
其攻击方式如同狼群觅食一般，所以得名“狼群战术”。

“狼群战术”使盟军遭受了严重打击。1941年，盟军有1150艘舰船被击沉，1942年上升至1600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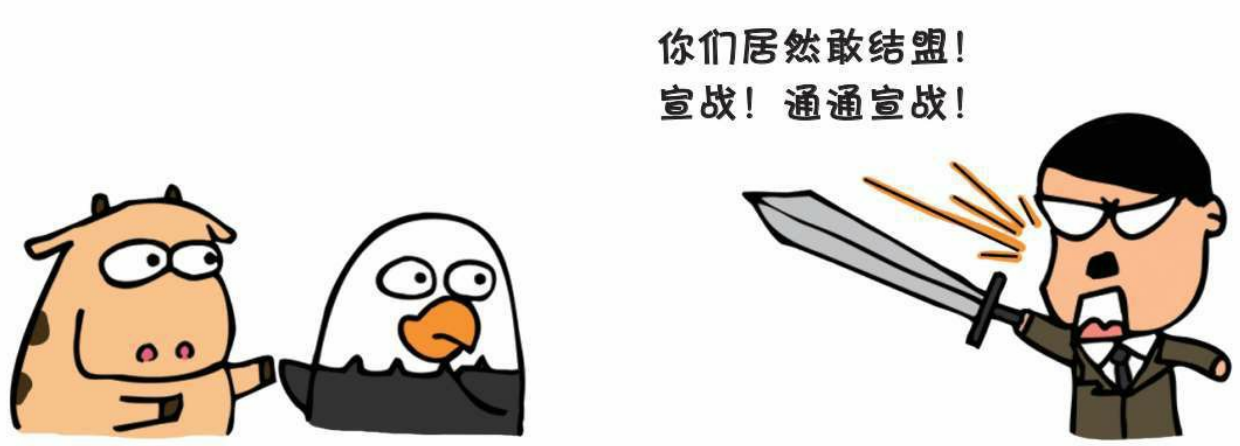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德军内部也涌现出一批王牌潜艇艇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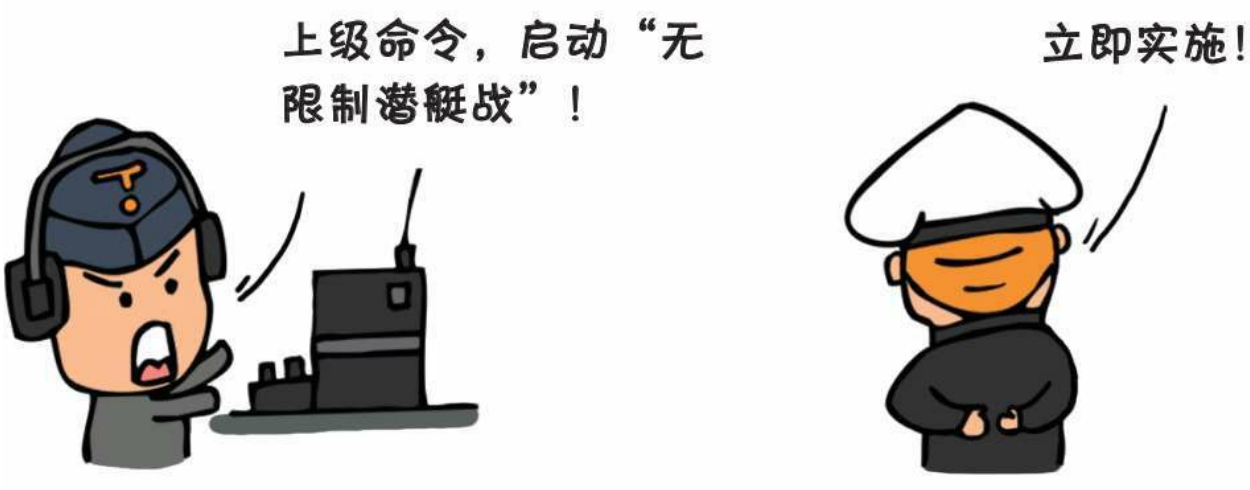
一时间，大西洋的海面上烽烟四起。



1941年，美国加入反法西斯阵营，杀红了眼的希特勒更是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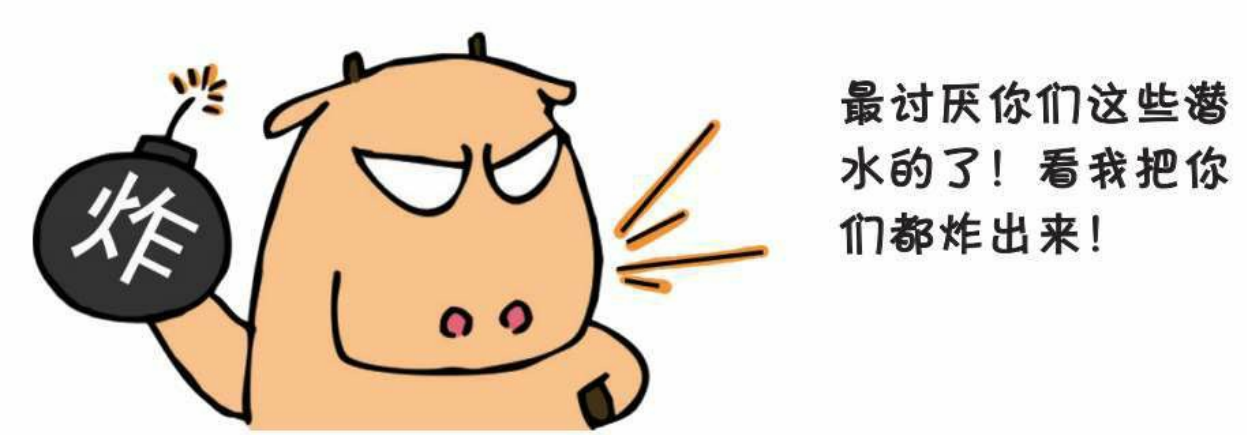
“无限制潜艇战”，即在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任意击沉任何开往英国水域的船只。



希特勒妄图彻底封锁大西洋，但此举也使民用船只成为被攻击的目标，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一行动可谓罪行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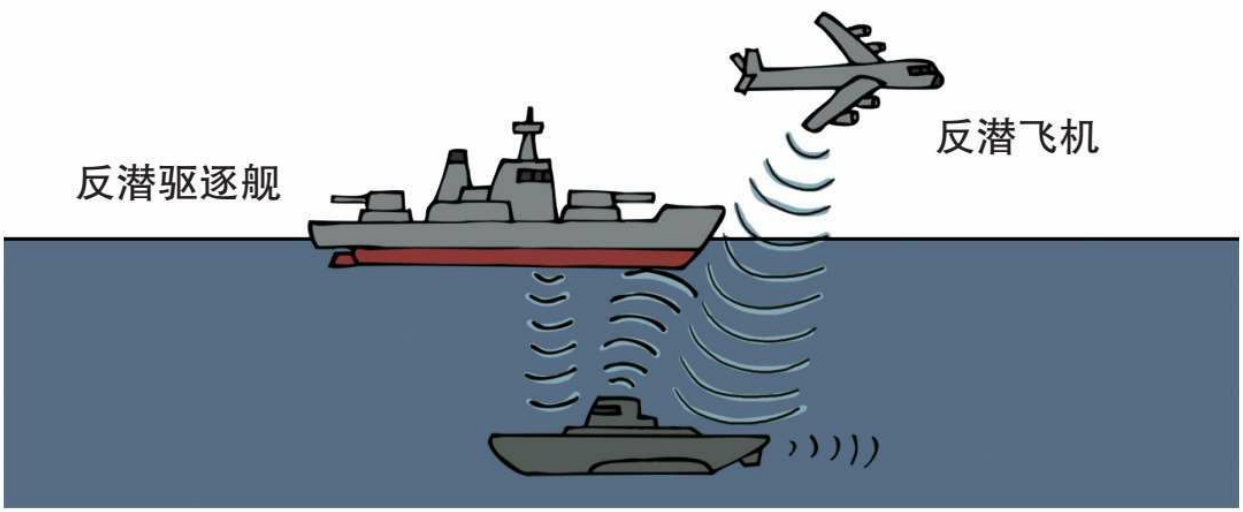
丘吉尔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二战中，唯一令我恐惧不安的就是德国U型潜艇。”

如何有效地保护运输船队，对英国来说已迫在眉睫，而盟军的反击也即将开始。



在美国参战后，盟军船队的护航能力大为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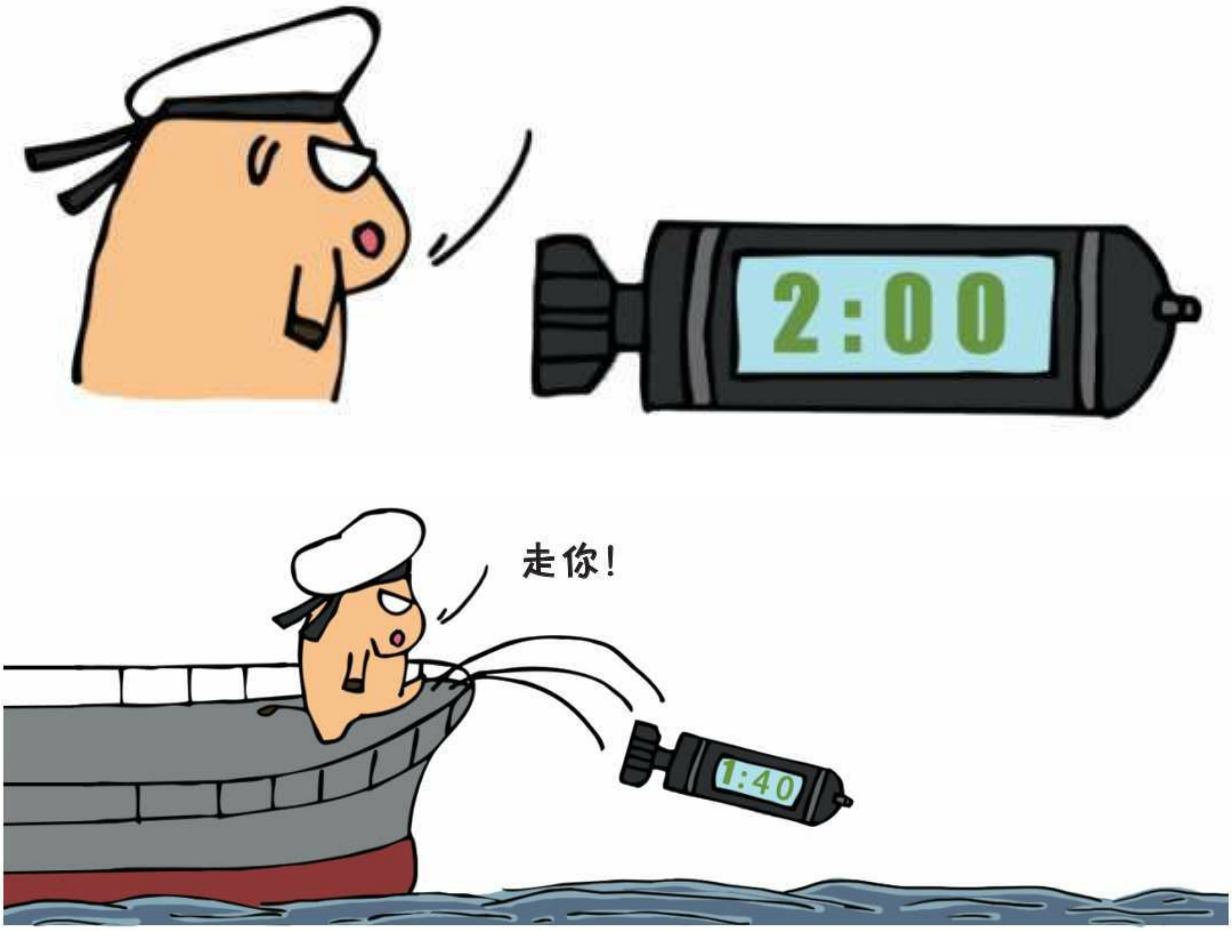
英军发明的新型反潜雷达和声呐浮标，使德军的潜艇无处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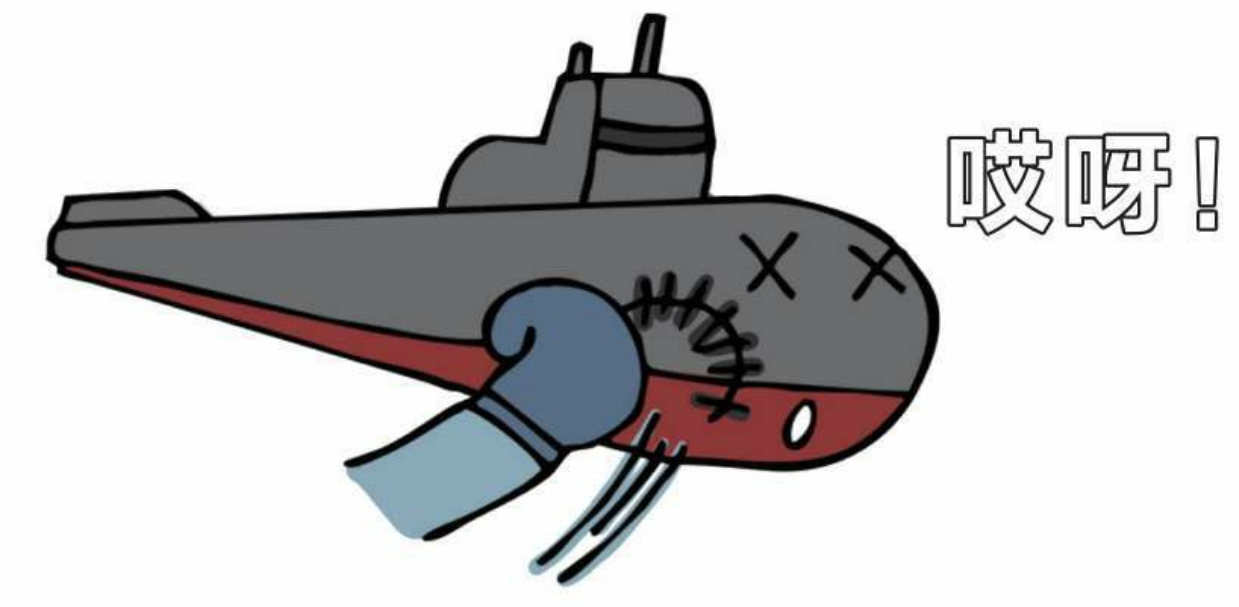
同时，更有效的延时深水炸弹也投入了战斗。

之前的深水炸弹往往一入水就爆炸，除了能炸出水花，破坏德军潜艇的效果并不大。

后来，英军将深水炸弹的爆炸时间延长了2分钟，使炸弹刚好在水底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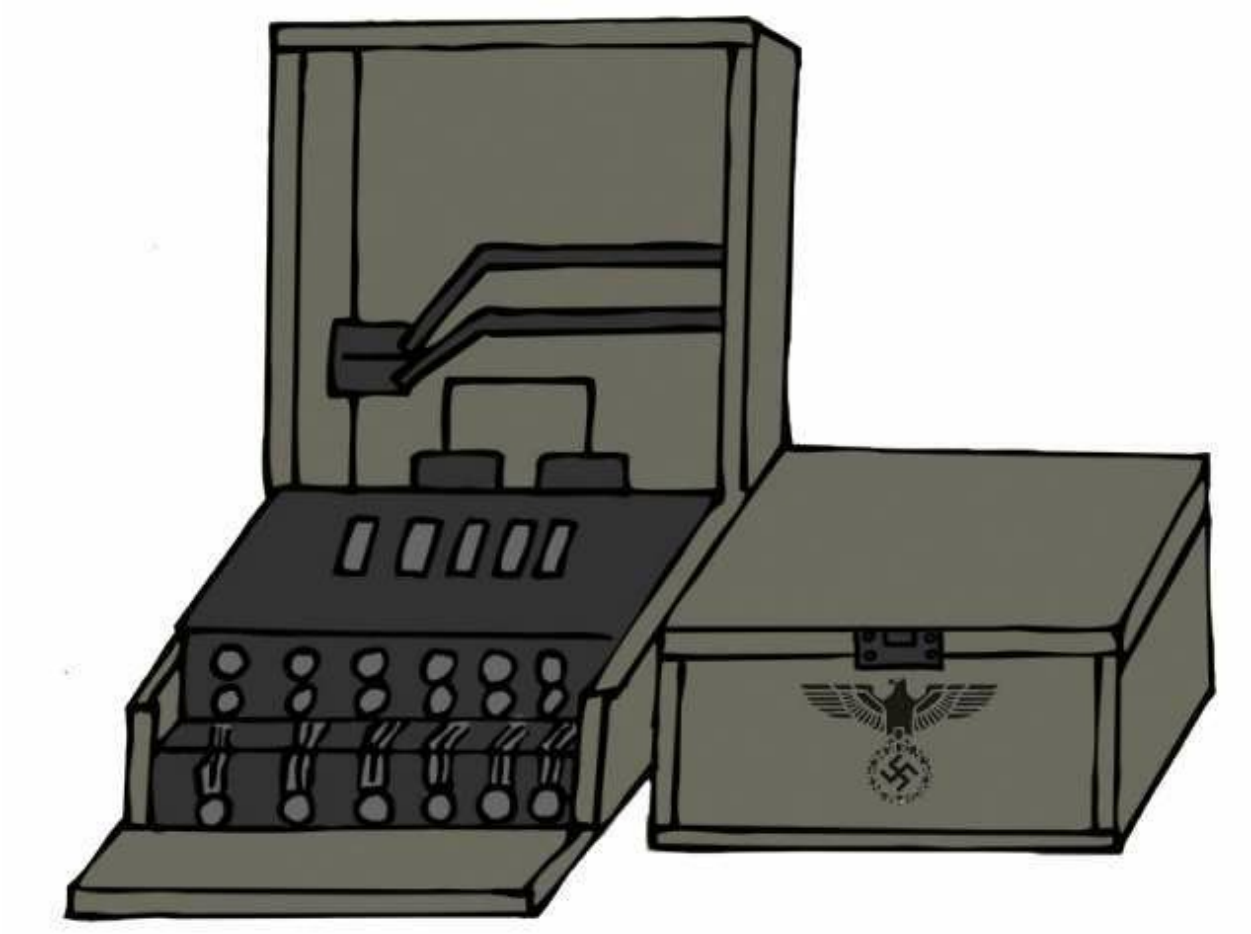


炸弹爆炸所形成的冲击波对深海中的潜艇来说是致命的。



连续不断的爆炸冲击波更使德军的潜艇死无葬身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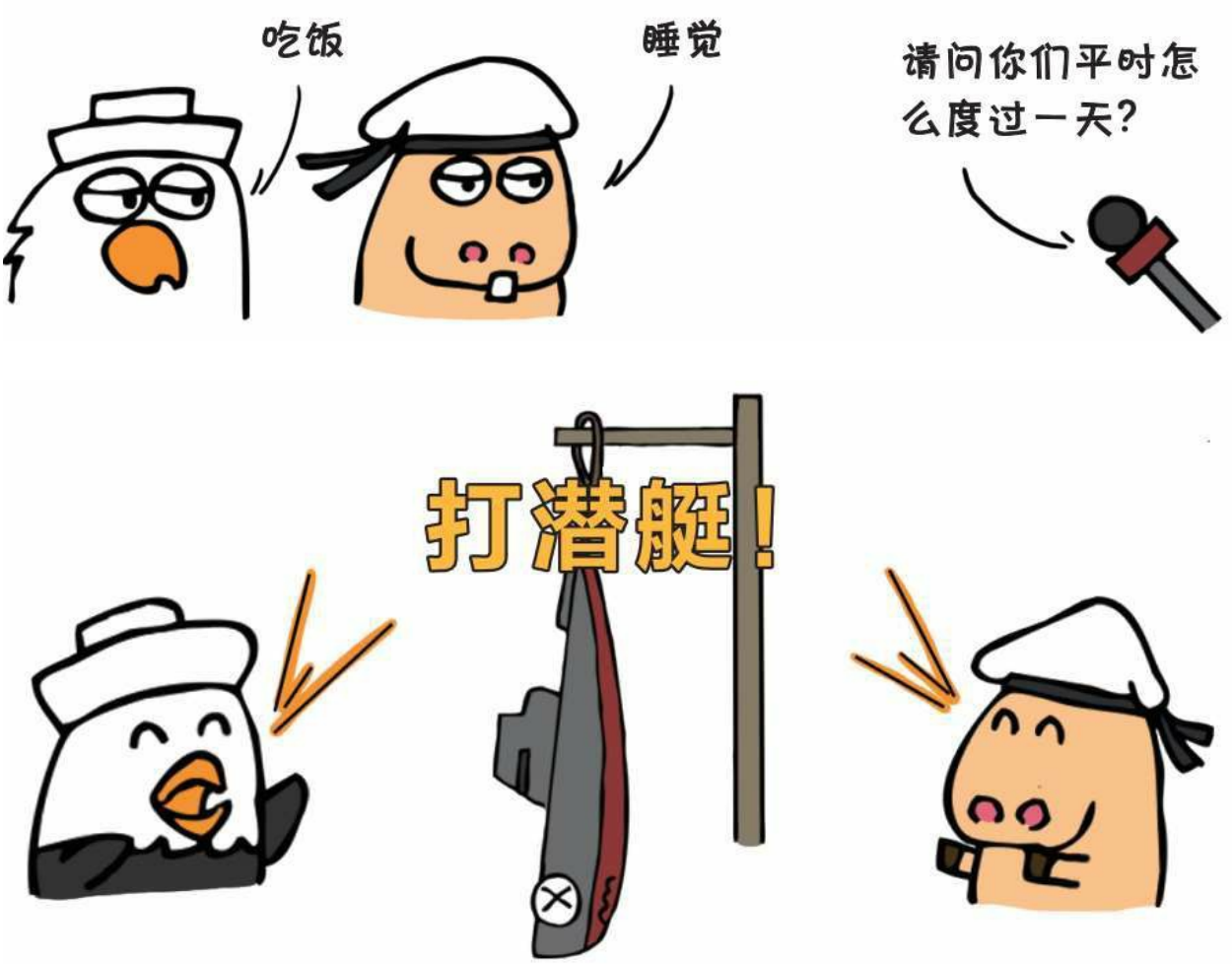
后来，英军还在被俘德军的潜艇内缴获了完整的英格玛加密机，并成功破解了德军的电报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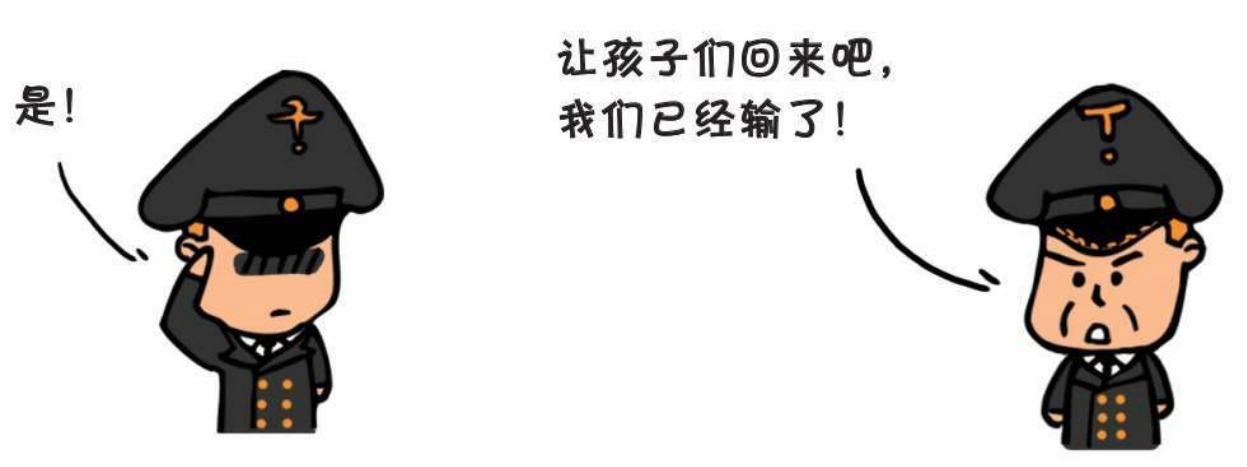
这使得德军潜艇的行踪完全暴露在盟军面前。

这次，猎手反而成了猎物，德军潜艇的“快乐时光”就此结束。

1943年起，盟军开始主动搜寻并围攻德军潜艇，仅5月一个月，就击沉了41艘德军潜艇。



至1943年底，德军被迫承认“狼群战术”失败，下令停止在北大西洋的作战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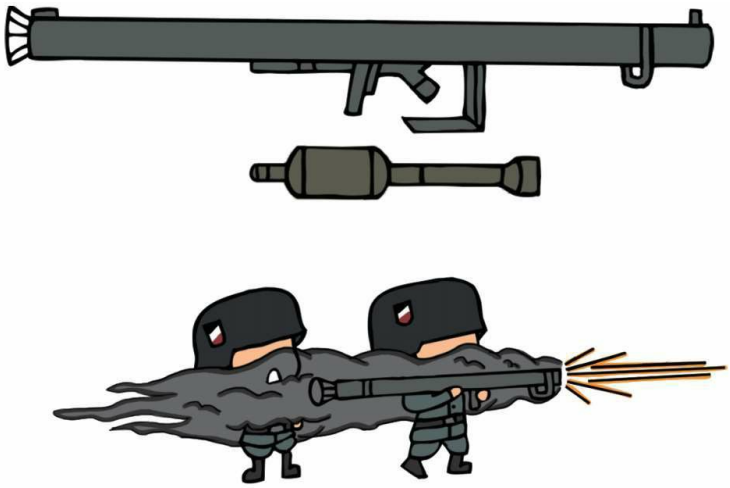
整个二战期间，德国海军共拥有1188艘潜艇，至战争结束时有781艘被盟军击沉，战损率约66%。

随着纳粹德国彻底失败，大西洋的海面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U-47

1939—1945

第五章
单兵利器：反坦克火箭筒系列



要说步兵对敌方最害怕的一点，那就是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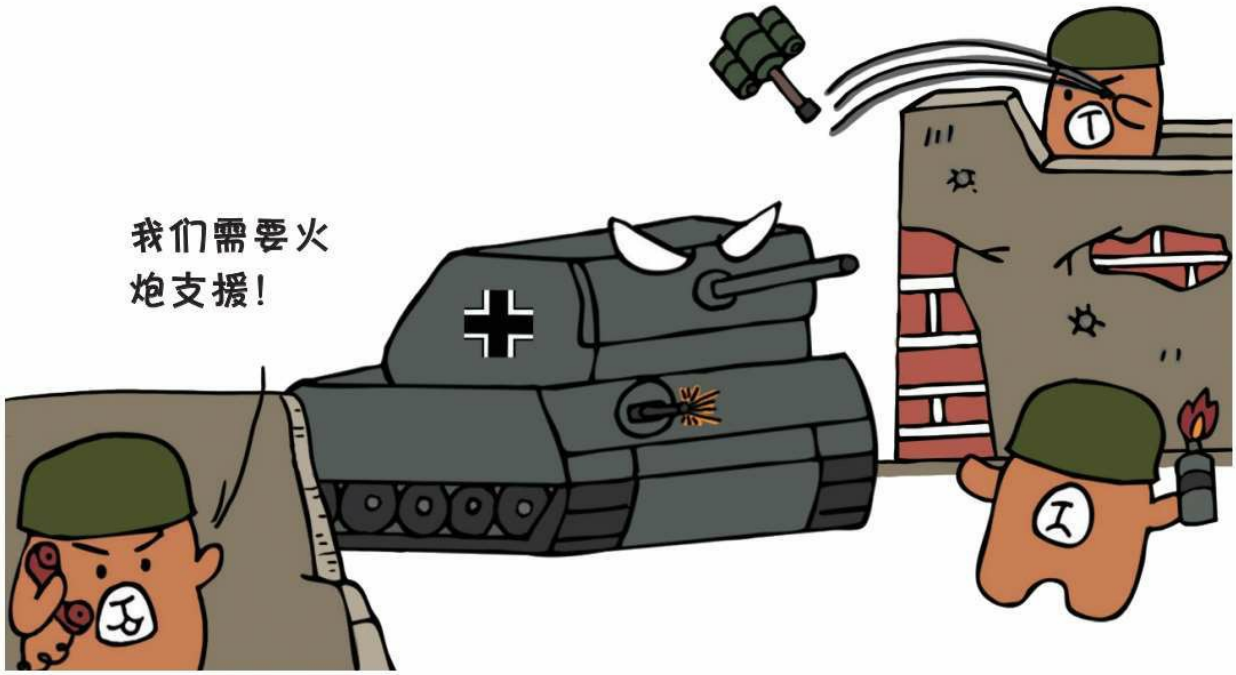
在没有火炮支援的情况下，步兵只能使用集束手雷、炸药包和燃烧瓶来攻击敌军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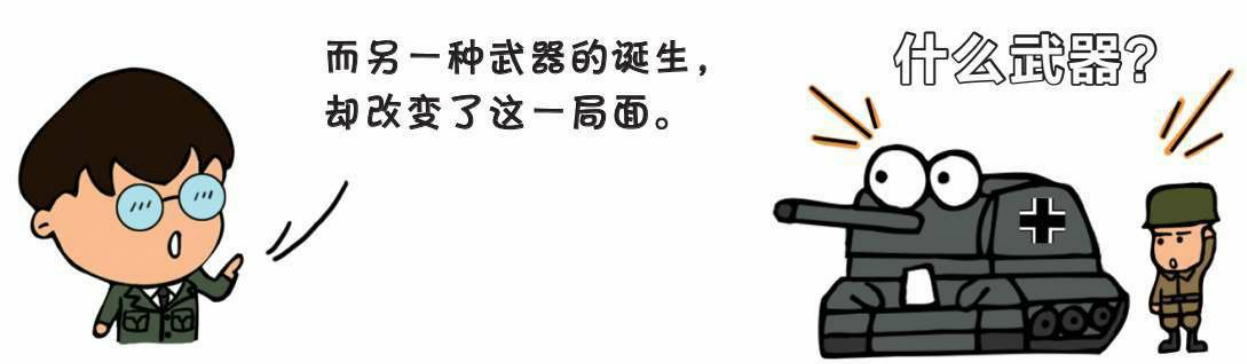
集束手雷

炸药包

燃烧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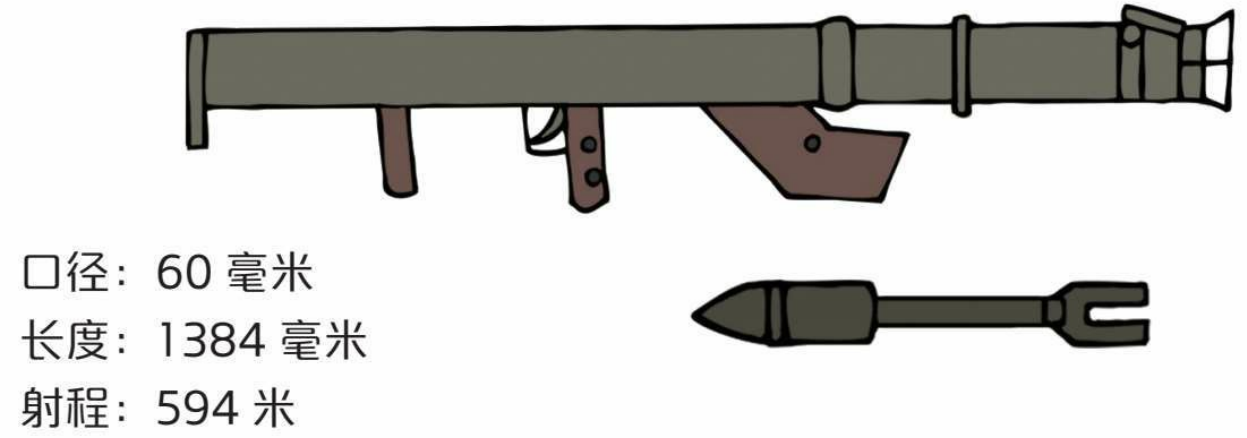
这些武器不仅攻击效果差，往往还要让人付出巨大的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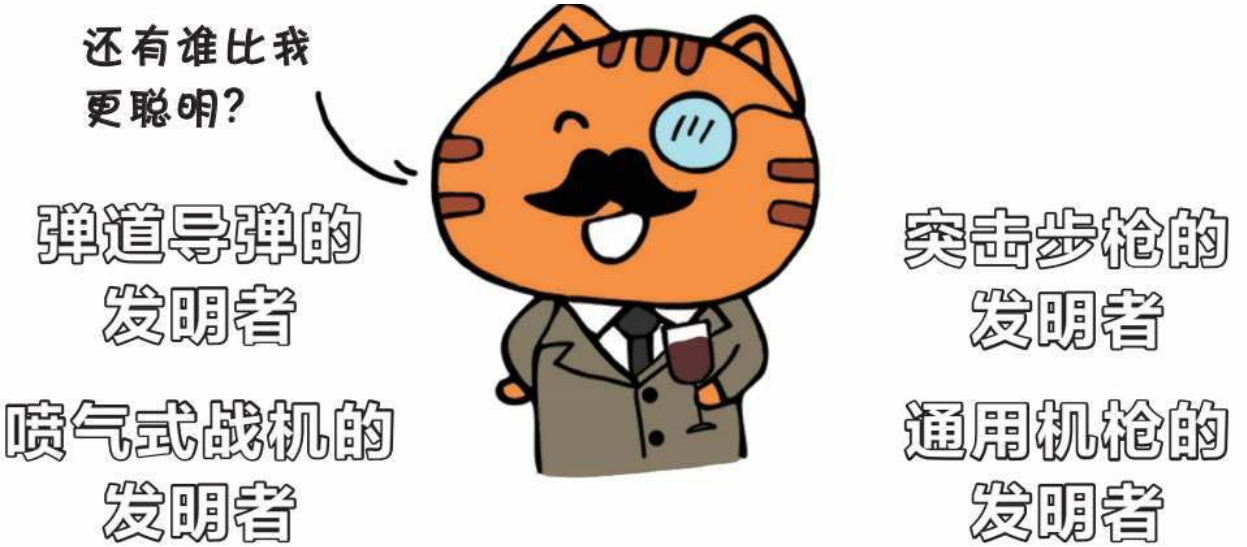
1942年，美军在北非战场装备了史上第一款反坦克火箭筒，并大获成功。

M1型反坦克火箭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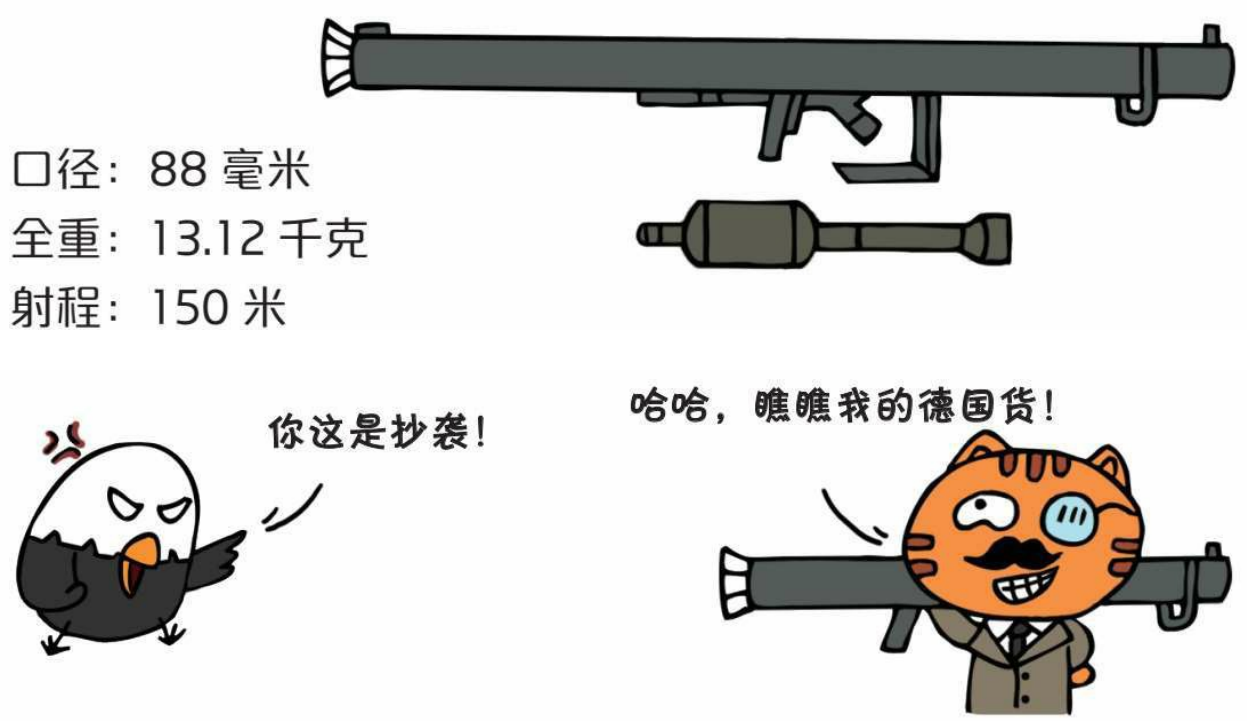
由于使用火箭筒的姿势与吹奏一种“巴祖卡”长号的姿势很相似，所以反坦克火箭筒又称为“巴祖卡”火箭筒。

美军新式火箭筒的出现，让一直自诩军事技术世界第一的德国大为恼火。



为了弥补自身在军事装备上的不足，德军下令在战斗中一定要缴获完整的美军火箭筒，以便进行研究。

最终于1943年，德军仿制出自己的反坦克火箭筒，代号：坦克杀手。



一贯重视火力的德军，将火箭筒的口径改为88毫米，比美军的“巴祖卡”足足大了28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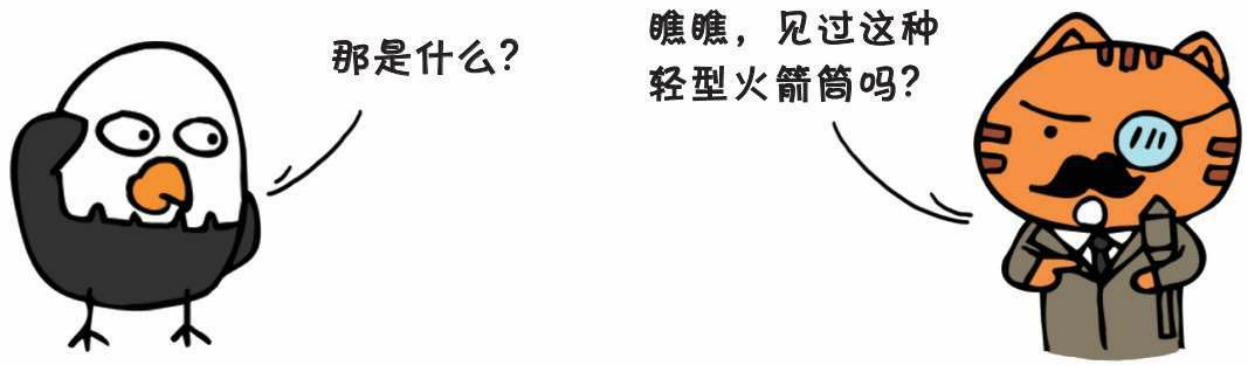
然而，过大的口径和技术的不完善，常常会使火箭弹发射后的尾烟灼伤到射手的面部。

因此，德军士兵常开玩笑地称其为“烟囱”火箭筒。

在每次发射前，德军士兵必须戴上防毒面具来保护面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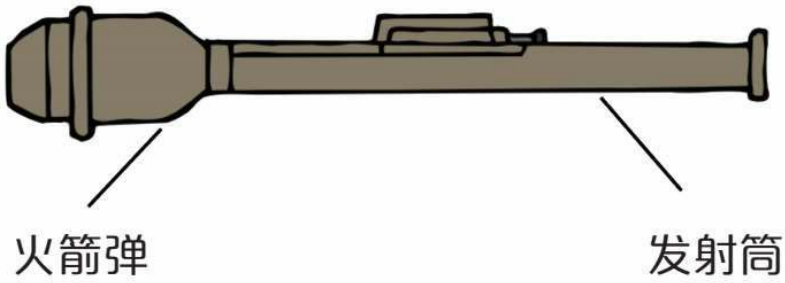
后来，德军在火箭筒上加装了防护盾，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由于现有的火箭筒操作太复杂，德军又研制出了更为方便的轻型火箭筒，代号：铁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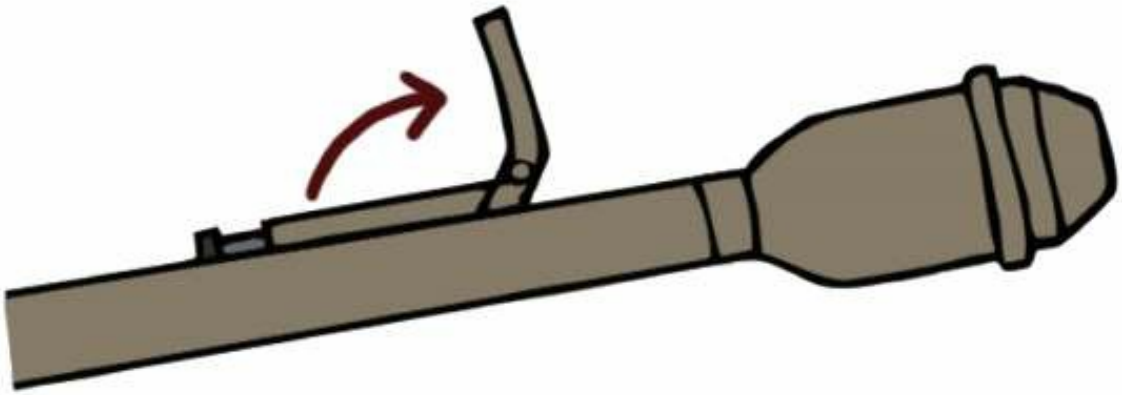
“铁拳”为一次性式火箭筒，类似一门微型的无后坐力炮。

口径：88 毫米
总重：1.5 千克
射程：30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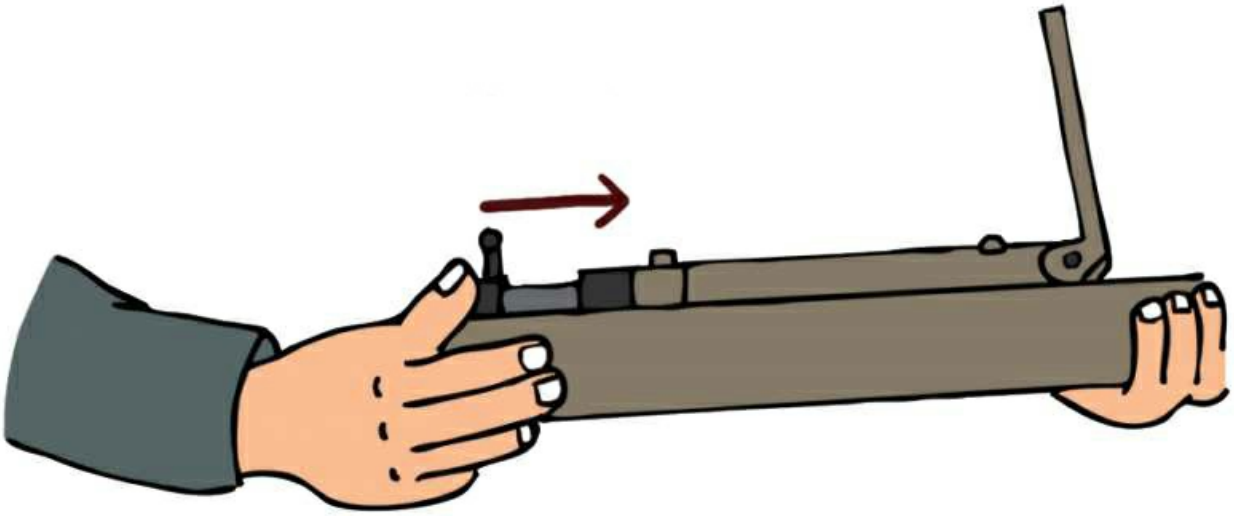


“铁拳”操作简便，就算是平民也会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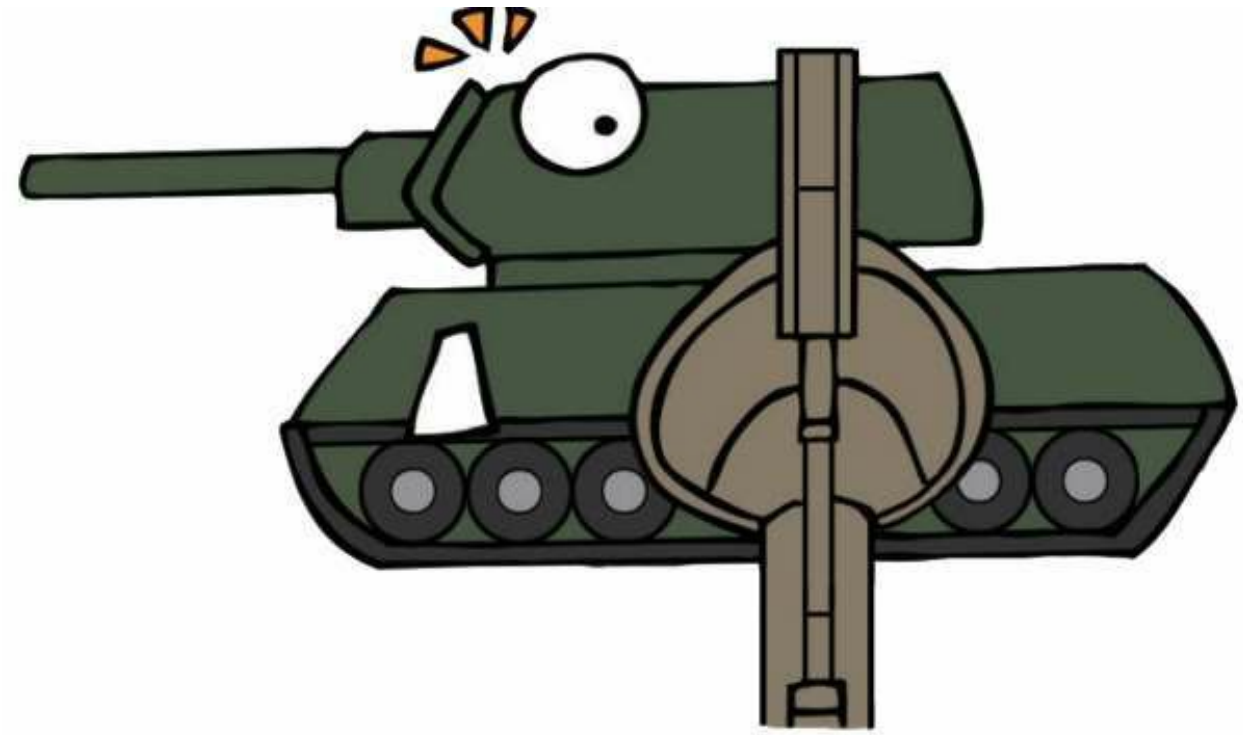
第一步：打开瞄准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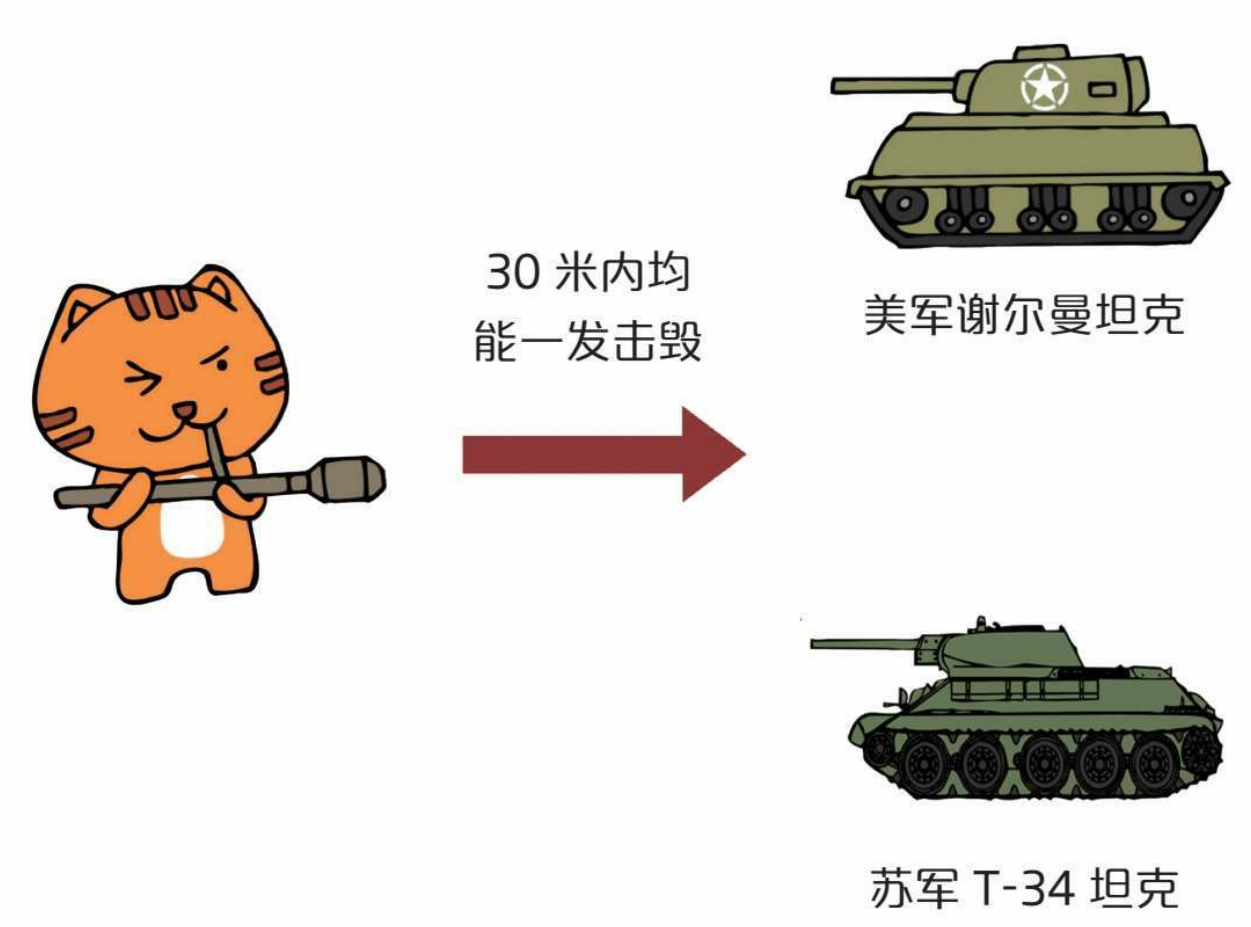
第二步：推入发射引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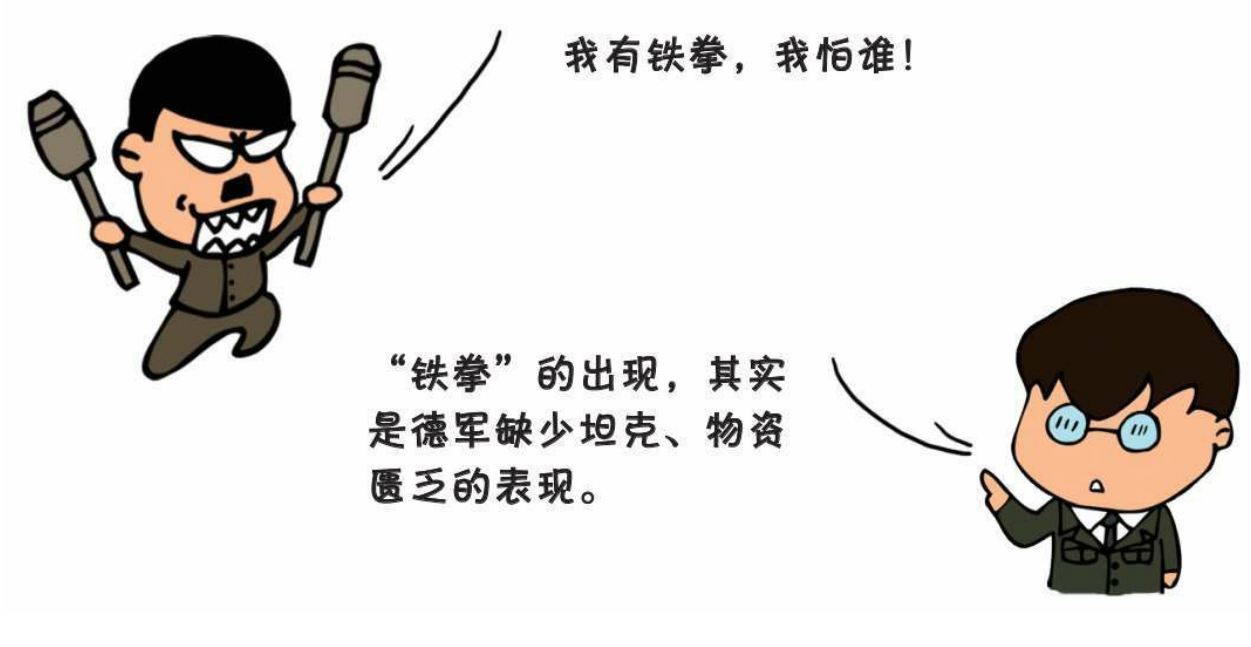
第三步：找一辆坦克试试威力吧！



“铁拳”的威力极大，可贯穿140毫米厚的装甲，可谓将单兵火箭筒发展到了极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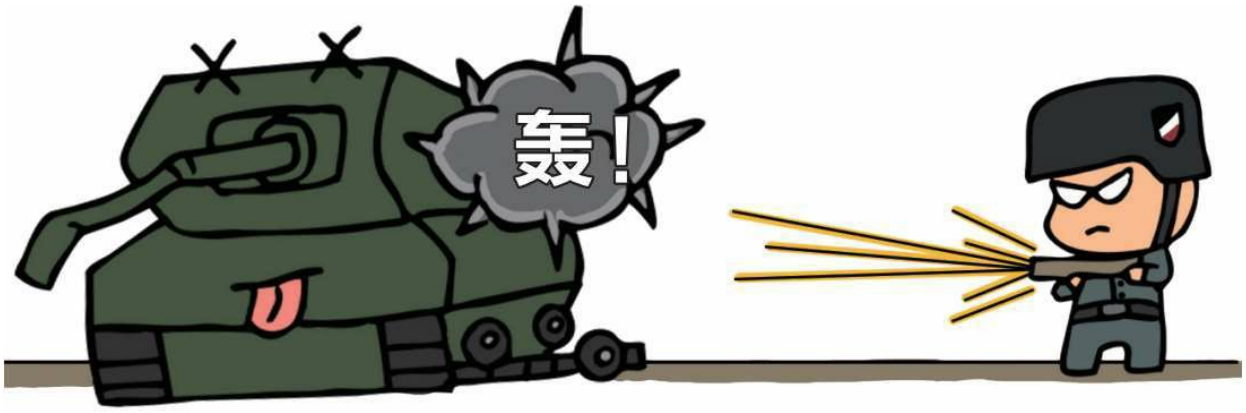


希特勒曾叫嚣：拥有了“铁拳”就可以将苏联坦克全部消灭。



“铁拳”最大的特点是使用过程中的隐蔽性，德军士兵可以出其不意地从废墟中蹿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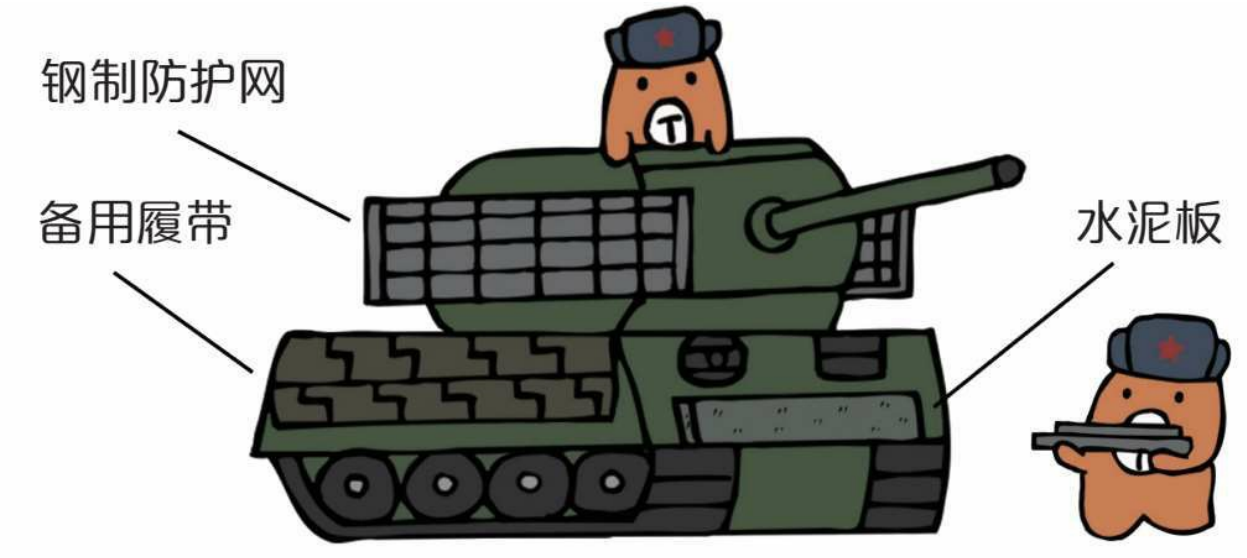
在近距离处突然给盟军坦克以致命一击。



然后扔掉火箭筒，躲进废墟，逃得无影无踪。

这种防不胜防的偷袭，让盟军坦克兵患上了“铁拳”恐惧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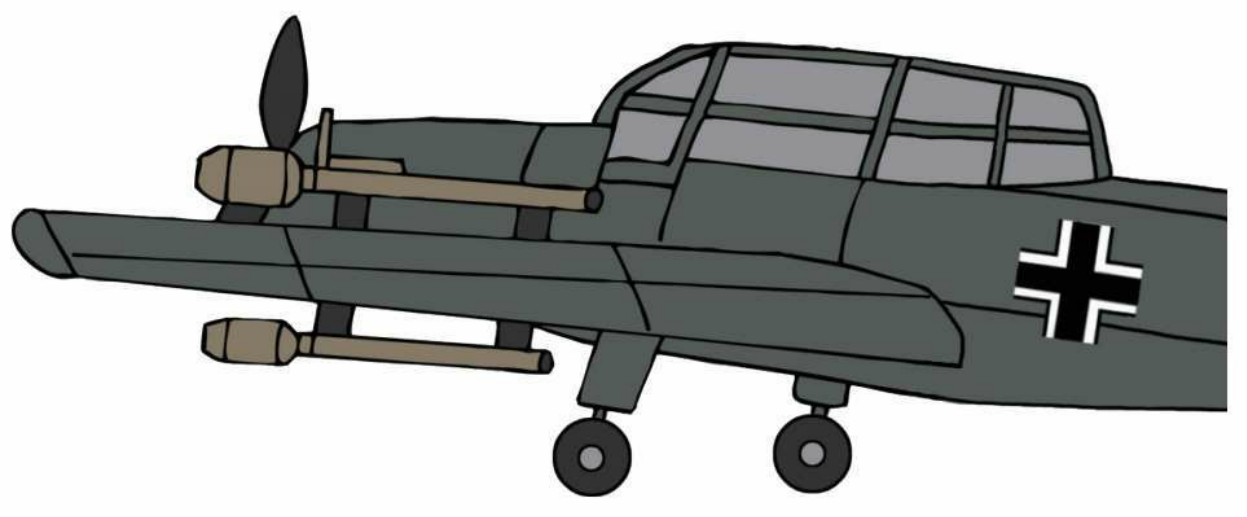
为了防御“铁拳”的偷袭，苏军的坦克兵开始在坦克上加装额外的防护装甲。



但是，这些额外的装甲大大降低了坦克的机动性，苏军将领因此多次下令拆除。

坦克兵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却从未认真执行上述命令。

“铁拳”在二战期间的产量极高，共生产了800万枚，德军甚至将其装上了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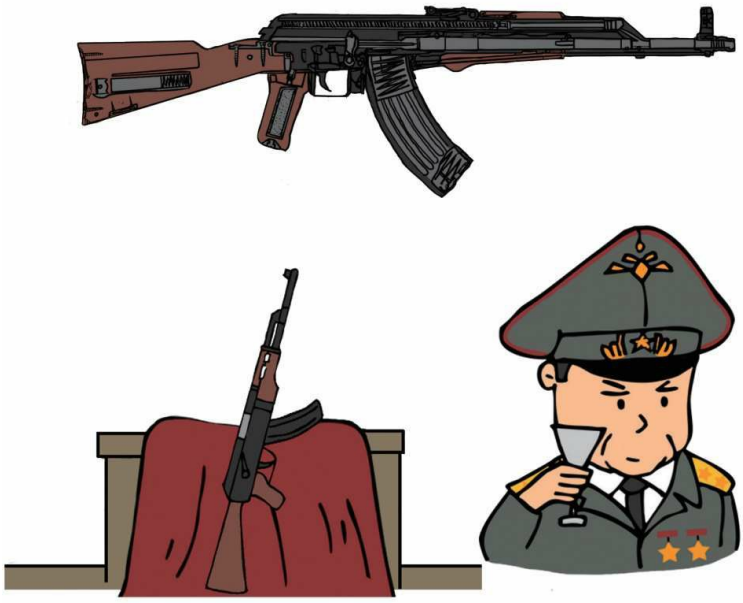


但是，“铁拳”最终也没能改变纳粹德国走向灭亡的结局。手持“铁拳”的德军士兵，最后还是选择了举手投降。

我们投降！

1939—1945

第六章
AK47突击步枪诞生记



提起俄罗斯，你会想到什么？

著名的诗人

有趣的俄罗斯套娃

烈性的伏特加酒

是不是还有著名的AK47突击步枪？

美国人曾将AK47突击步枪和苹果电脑、福特汽车等一起评为20世

纪改变世界的50大产品。

这款传奇步枪的诞生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以下简称“卡氏”）于1919年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村庄，卡氏从小就心灵手巧。

19岁时，卡氏如愿加入了苏联红军，并成为一名光荣的坦克车车长。

苏德战争爆发后，卡氏负伤住院，这期间一名战友向他抱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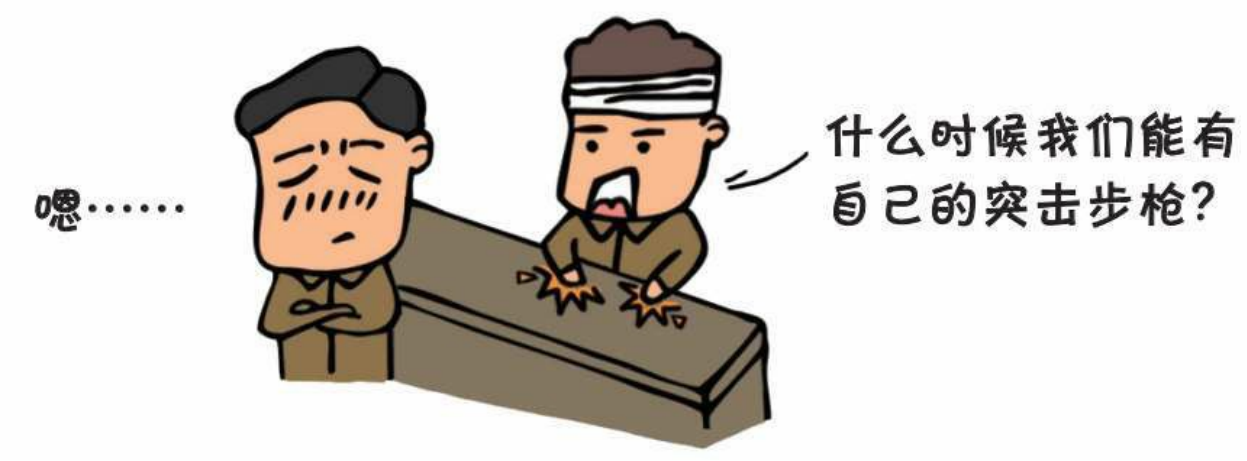
上文提到的德式突击步枪，便是STG44——世界上第一把投入实战的突击步枪。

突击步枪与冲锋枪的区别在于，突击步枪使用步枪弹，而冲锋枪用的是手枪弹。

与同时期苏军的PPSh-41冲锋枪相比，STG44突击步枪射程更远，精度更高。

实战中，三名手持STG44的德军士兵，往往就能压制住一个班的苏军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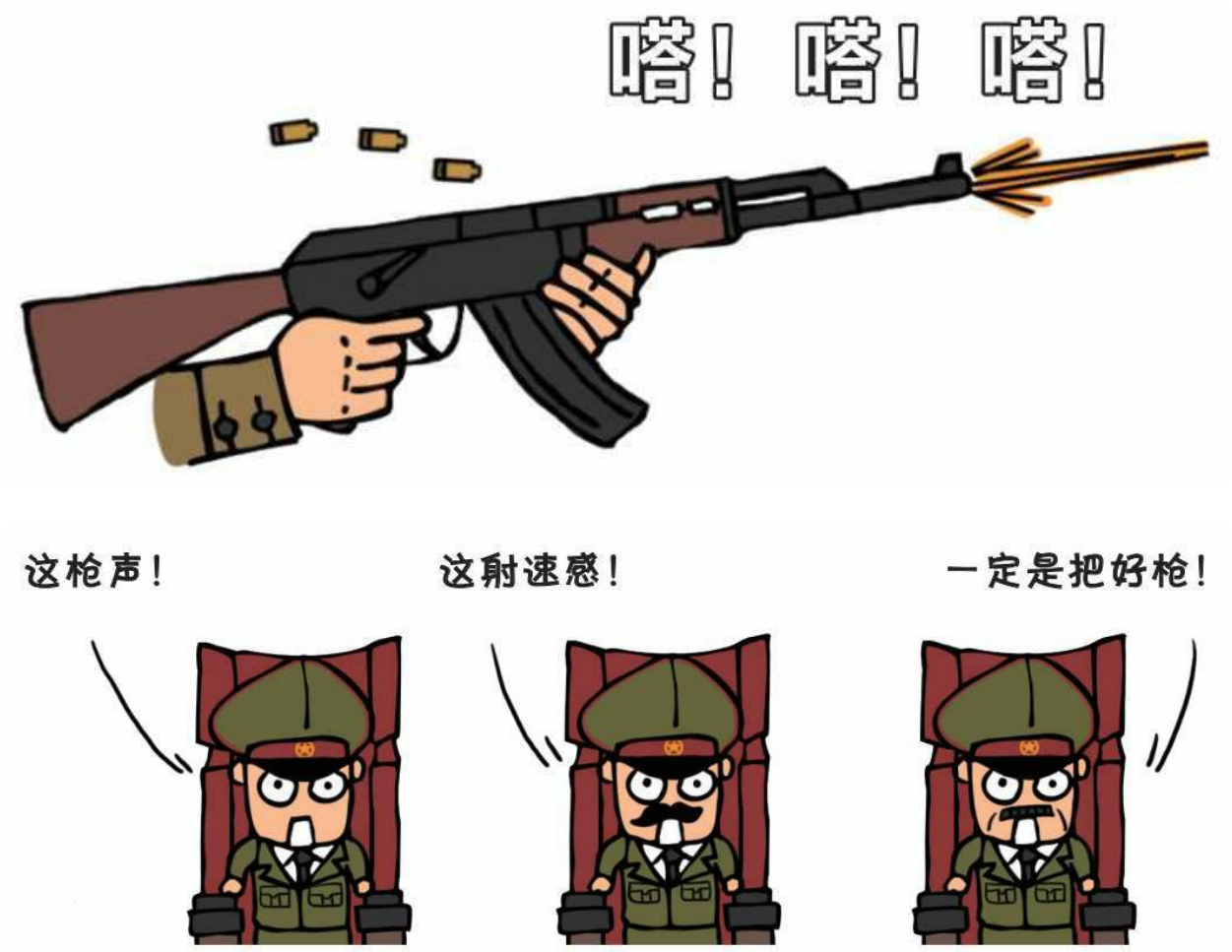
这种武器上的差距深深刺激了卡氏，使他产生了设计一款全新突击步枪的想法。



在住院期间，卡氏阅读了大量轻武器设计方面的书籍，从一名坦克手转型成一名武器设计师。

1946年，在经过多次试验后，卡氏设计出一种全新的突击步枪，并参加了国家武器选型考核。

卡氏的新枪在各项考核测试中都表现优异。



最终，卡氏的新枪被评委会一致推荐，成为苏军的新款制式步枪，正式定名为AK47。

斯大林亲自为卡氏颁发了15万卢布奖金，这一年（1947年）的卡氏年仅28岁。

AK47的编号来历是：“47”取自这把枪的问世时间——1947年，“A”是俄语中自动步枪的第一个字母，“K”是其设计者卡拉什尼科夫名字的首字母。

AK47突击步枪最大的优点有：

一、耐用

在任何恶劣环境下，AK47都能正常发挥作用。

二、简单

操作简便，用卡拉什尼科夫的话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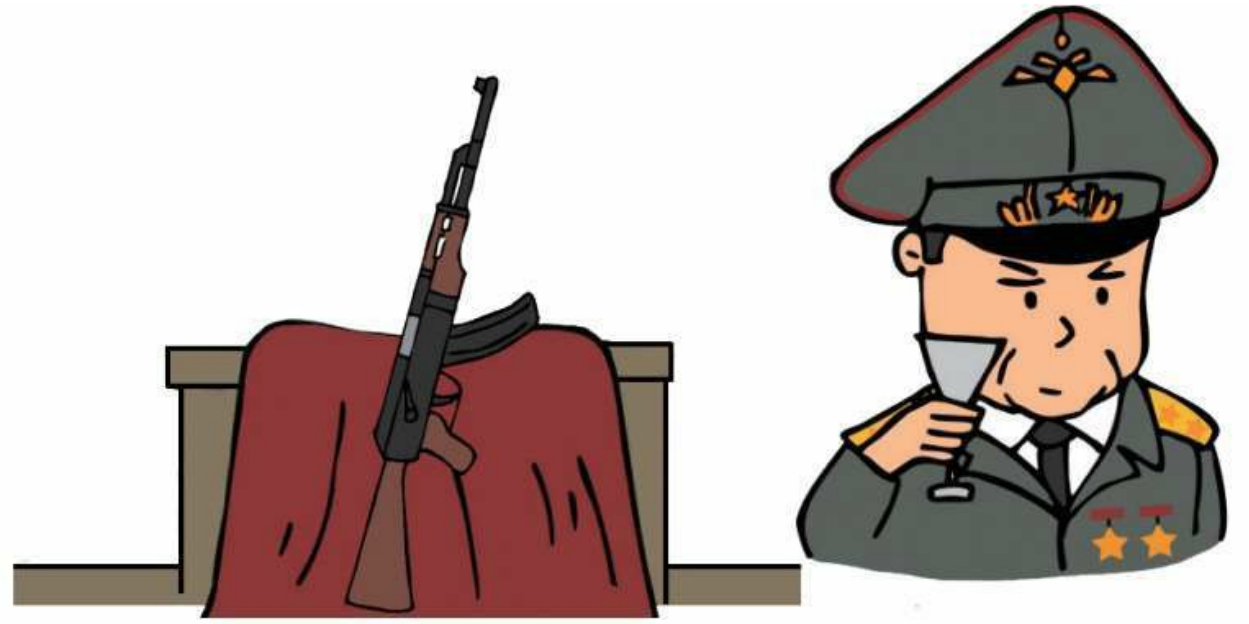
三、造价低廉

枪体采用液压焊接工艺，配以木制枪托，利于大量生产。

卡拉什尼科夫因其枪械设计方面的杰出贡献，最后荣升至少将军衔，并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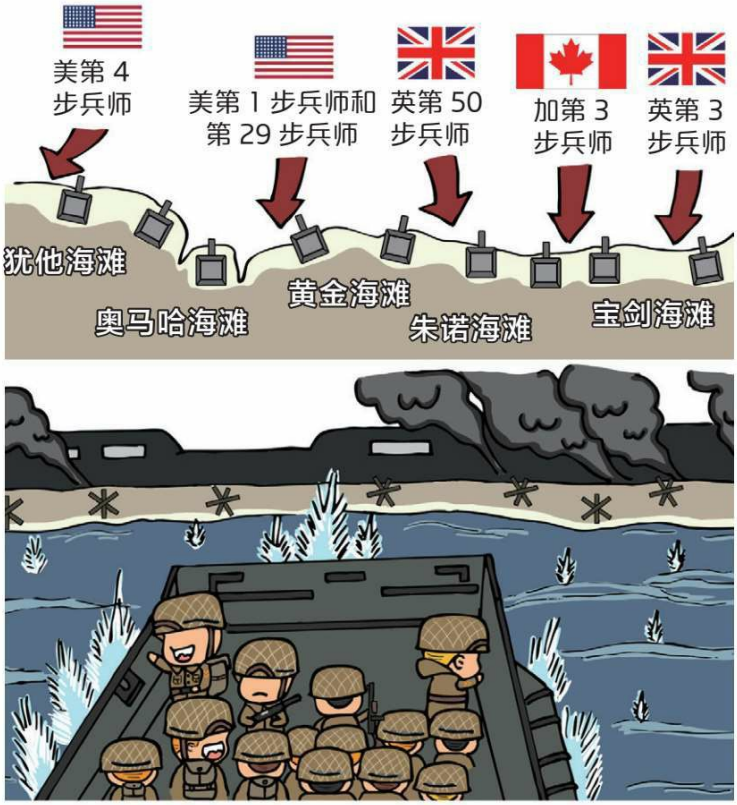
在AK47的基础上，苏军衍生出带折叠枪托的AKC-47、小口径的AK-74和轻机枪版的RPK等型号，AK系列已发展成一支庞大的枪械家族。

截至目前，AK47突击步枪生产了超过2亿支，装备了53个国家的军队，有的国家甚至将它画进了国旗中，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纪枪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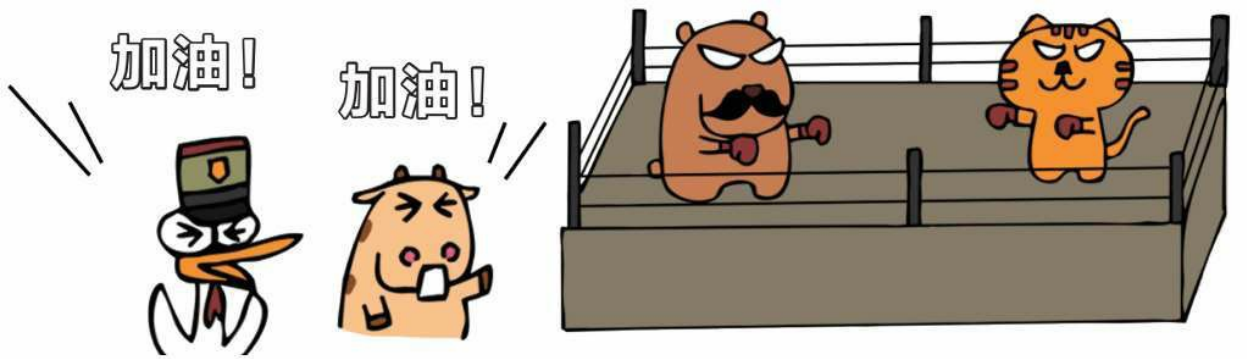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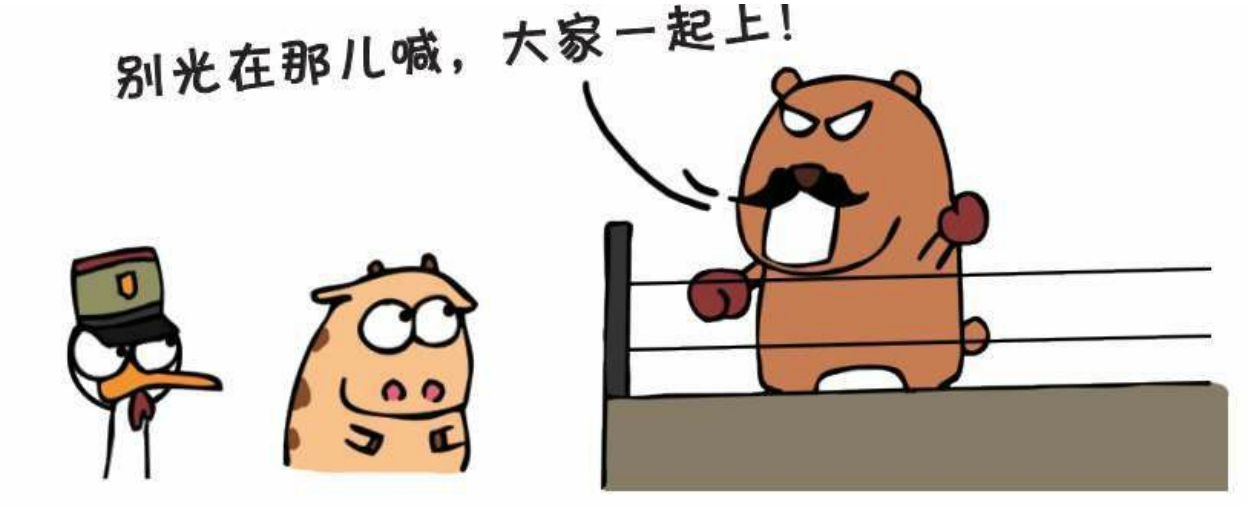
1939—1945

第七章
霸王行动：诺曼底登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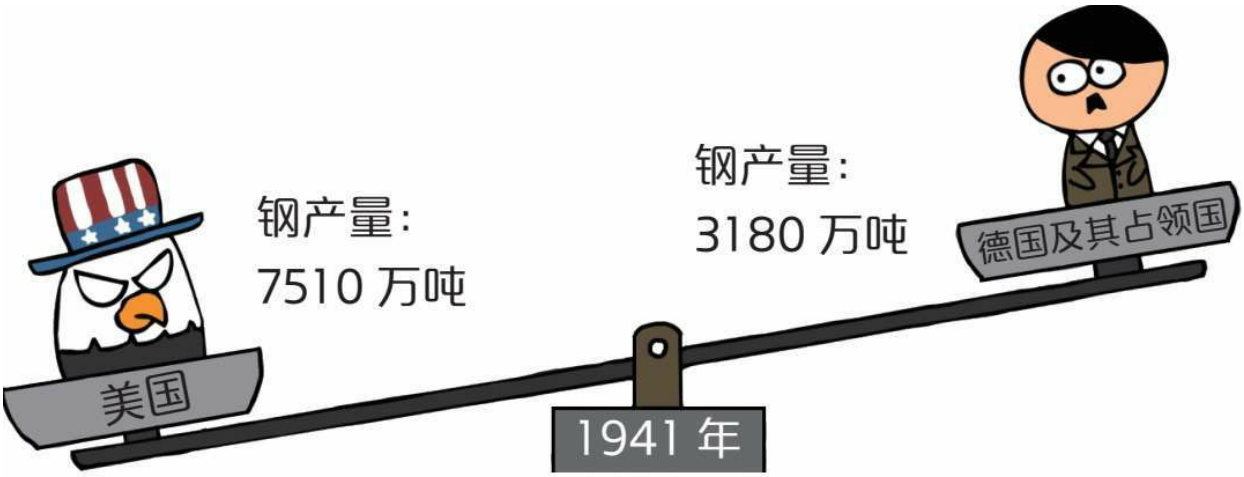
早在1941年6月，斯大林就向丘吉尔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对德实施战略夹击。





当时德军的实力仍然很强大，这一计划只能暂时搁浅。

随着美国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同盟国的实力大为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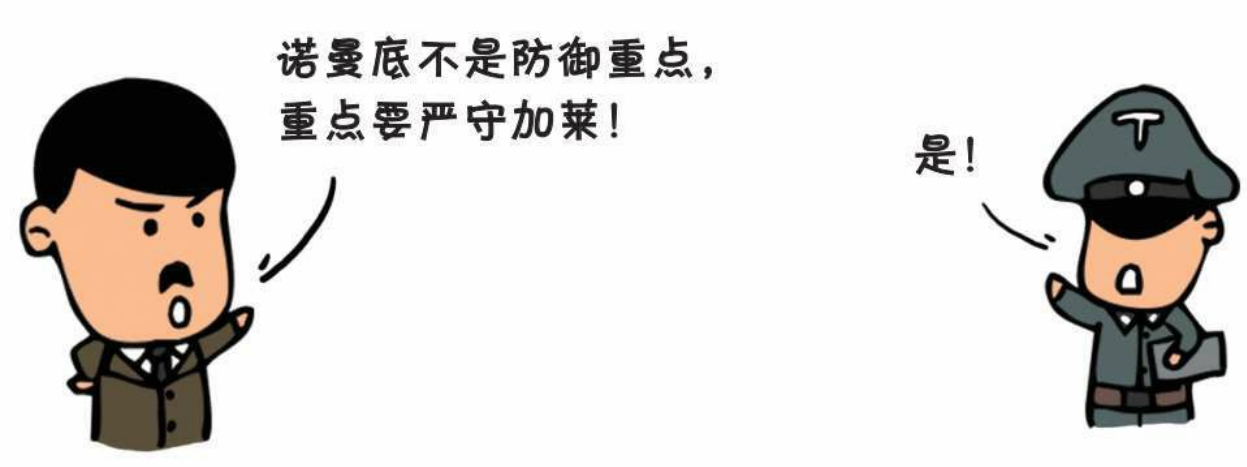
1943年5月，英美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于1944年5月在欧洲实施登陆。

经过权衡，有三处地点适合登陆：康坦丁半岛、加莱和诺曼底。

康坦丁半岛因地形狭窄，首先被否决。

加莱离英国最近，但德军的防守也最强，很难攻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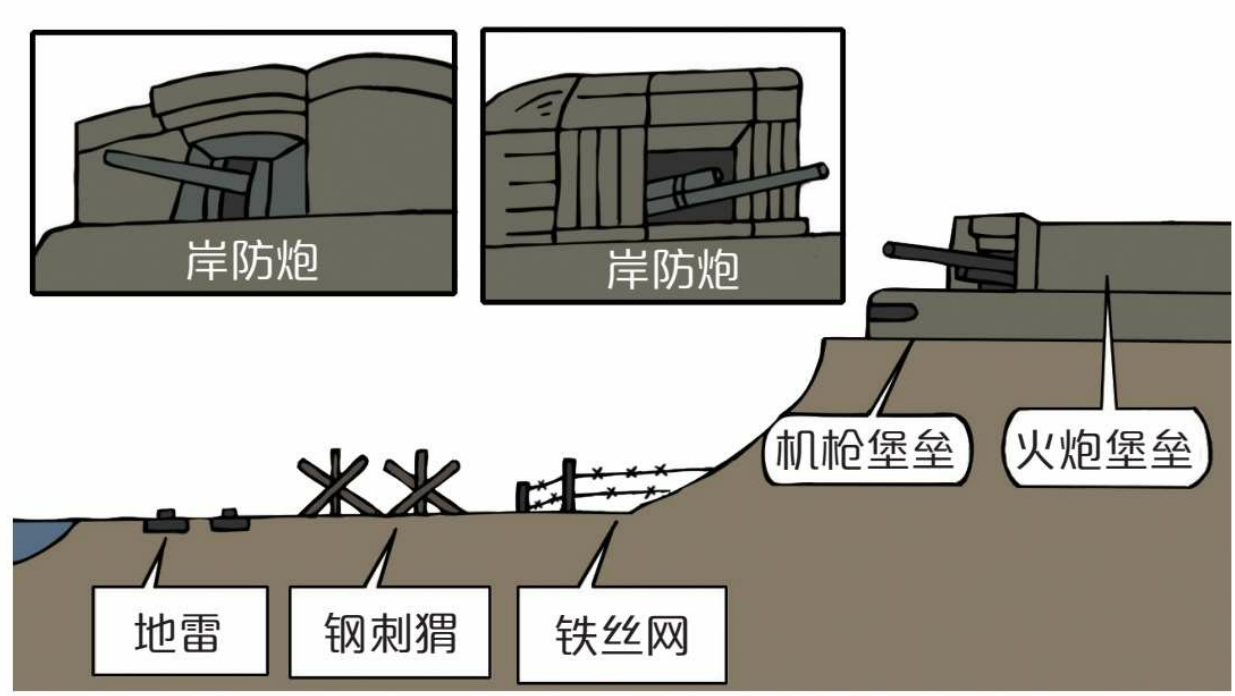
诺曼底虽然距英国较远，但德军的防御也最弱。



而且，诺曼底距离法国北部最大港口仅80千米，因此成为当时的最佳登陆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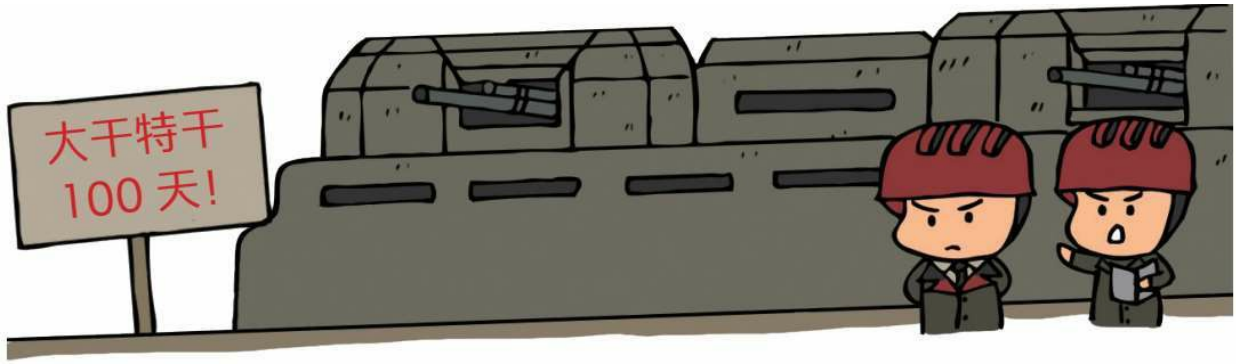
虽然德军此时和苏军大战正酣，却未曾中断过海岸防线的建设。

从1942年起，德军就在西欧海岸线上构建工事，史称“大西洋壁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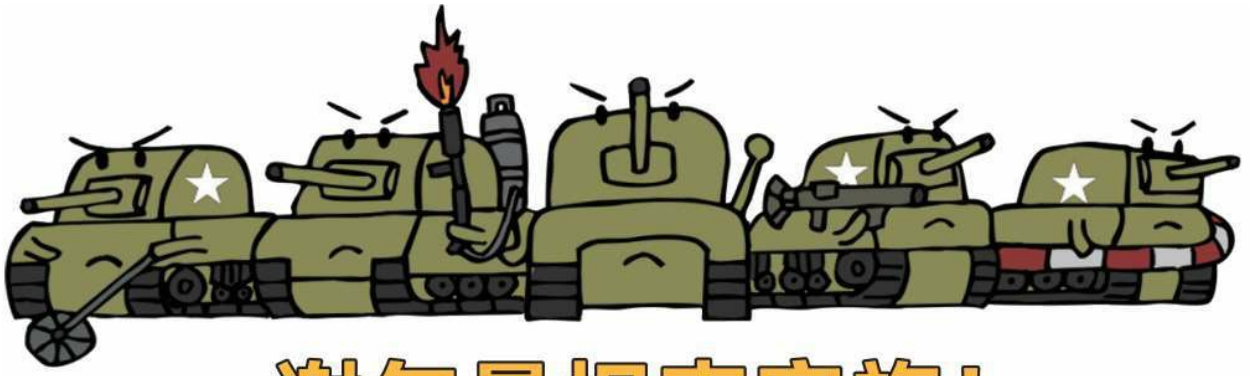
总之，希特勒用实际行动告诉英国人：

隆美尔就任B集团军群司令后，加快了“大西洋壁垒”的建设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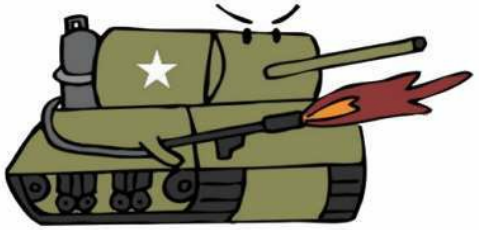


由于工程量巨大，这座长达5000千米的“铜墙铁壁”一直未能彻底完工，但也给盟军登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为了确保登陆作战的成功，盟军对谢尔曼主战坦克进行了改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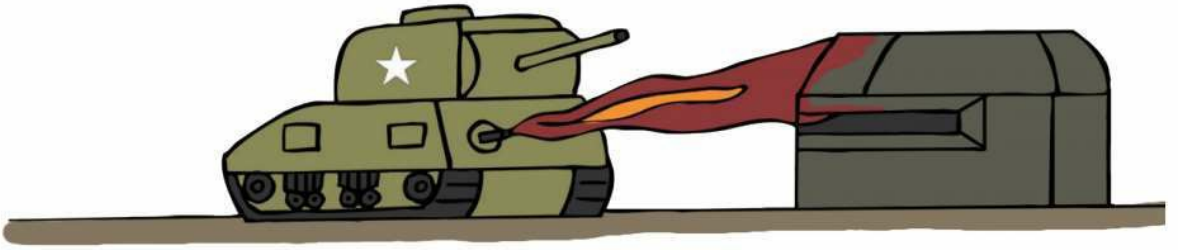


谢尔曼坦克家族！



谢尔曼鳄鱼式火焰喷射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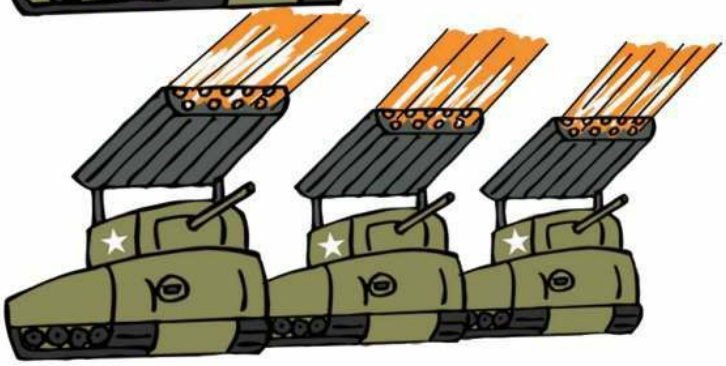
专门对付机枪掩体等岸防碉堡



谢尔曼 DD 式
水陆两栖坦克

负责近海登陆

谢尔曼管风琴式
火箭炮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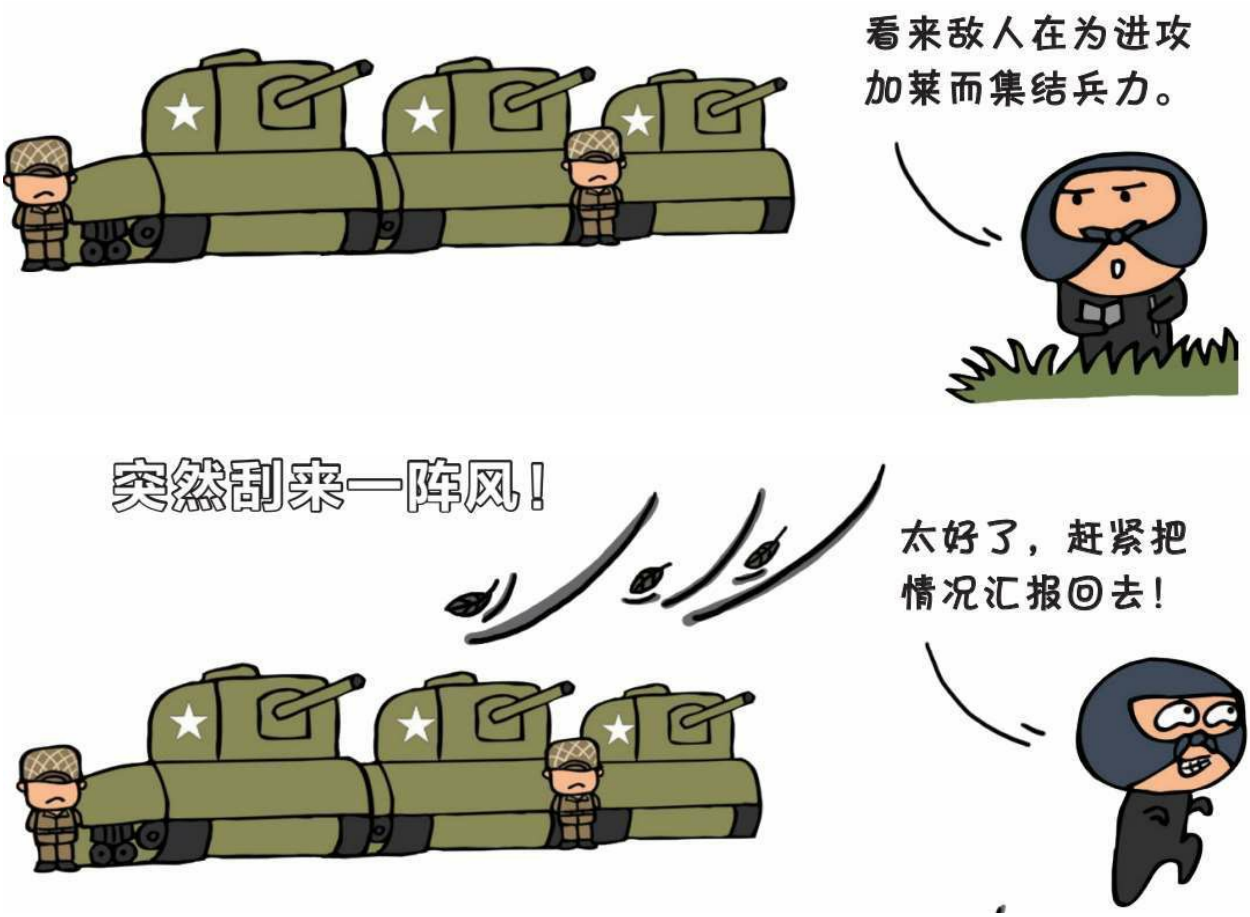
负责对敌远程打击

谢尔曼螃蟹式
扫雷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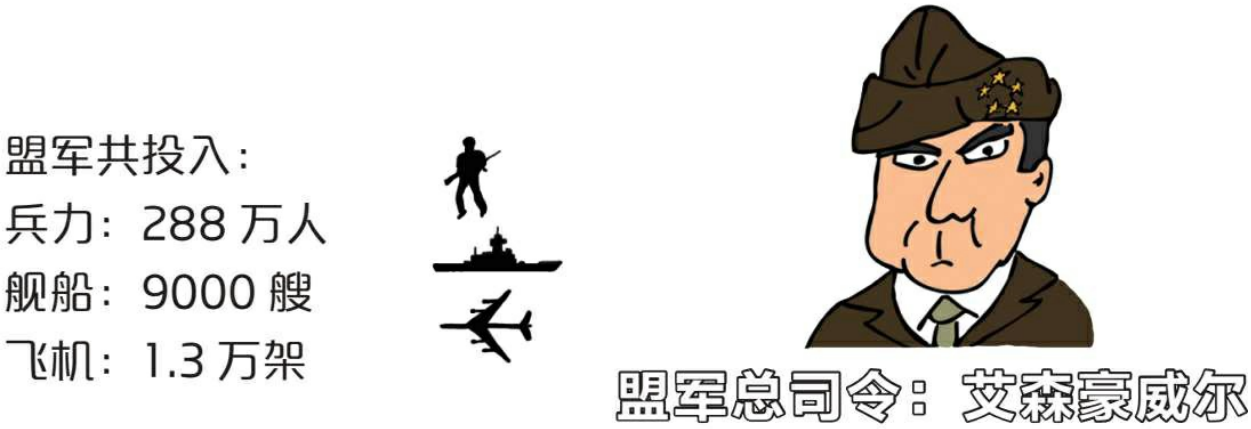
负责清除海岸地雷

为了迷惑德军，盟军在英国东南部集结了大量的假飞机、假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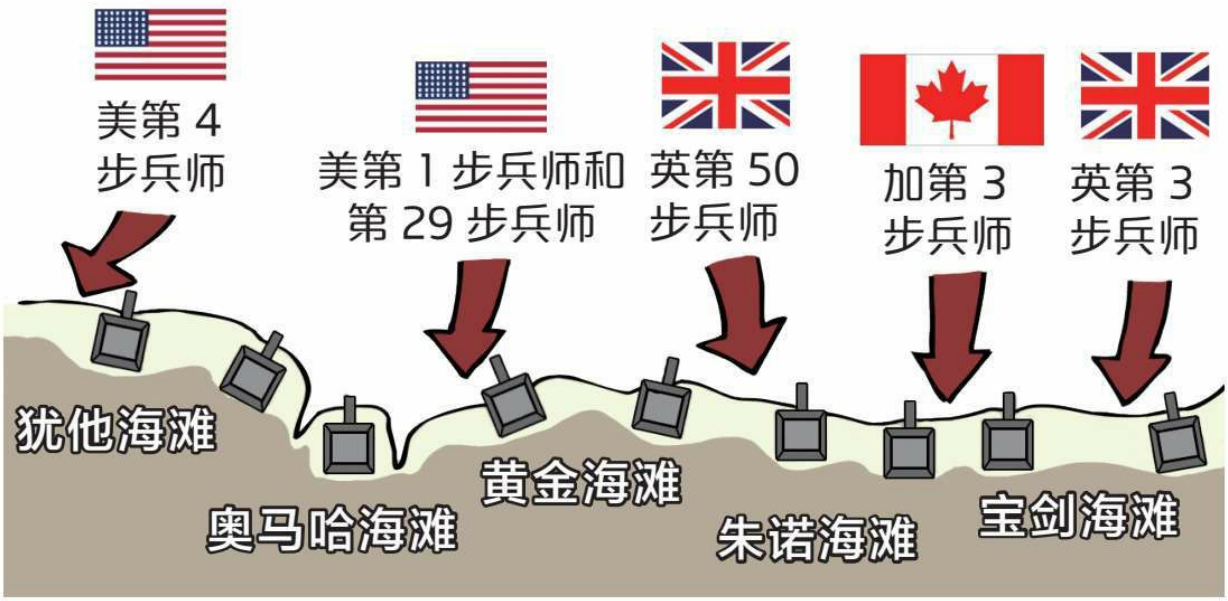
盟军打算制造出一种准备进攻加莱，而非诺曼底的假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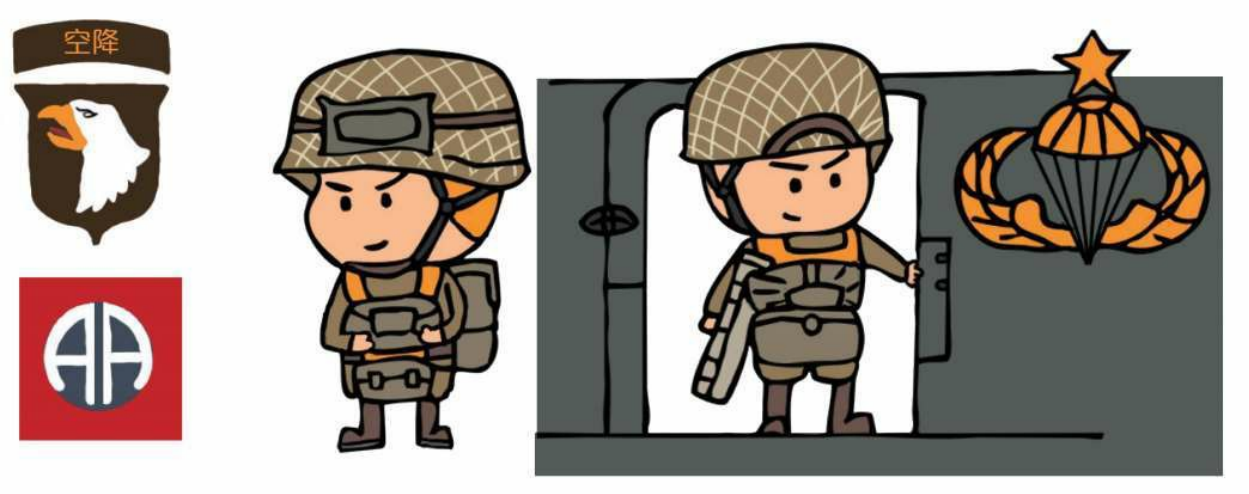
1944年2月，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通过登陆作战计划大纲，代号“霸王行动”。



1944年6月6日，盟军百万大军集结完毕，横渡海峡向法国诺曼底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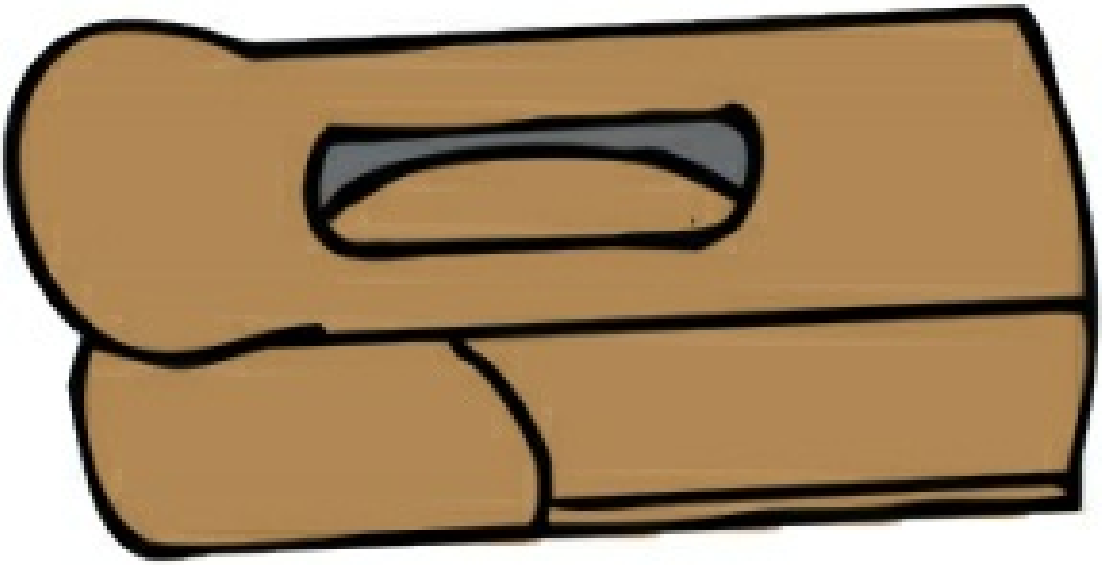


在登陆前，盟军空降部队率先在诺曼底跳伞着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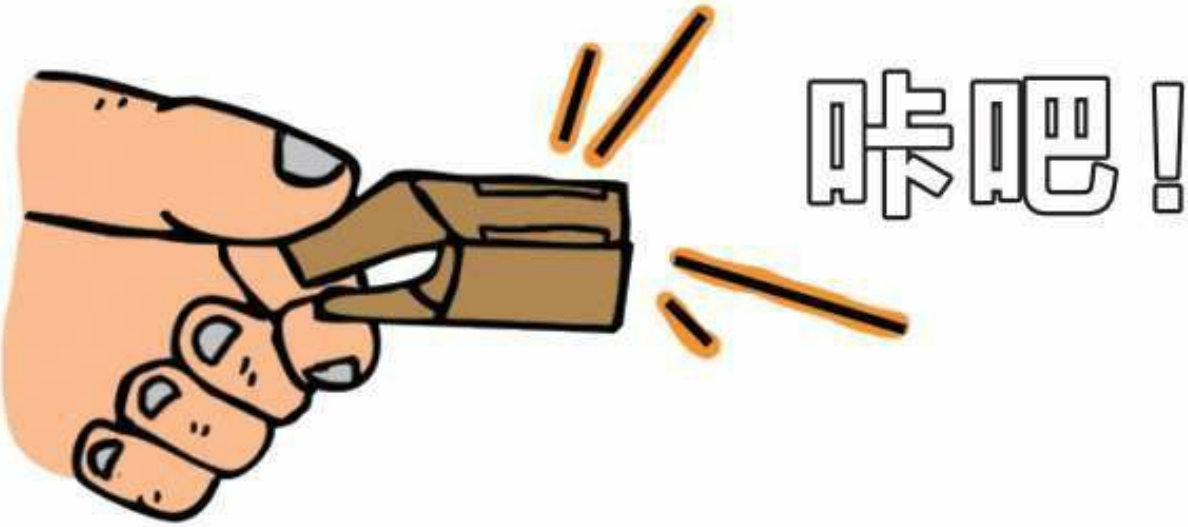


这些“天降勇士”迅速占领桥梁要道，破坏了德军后方仓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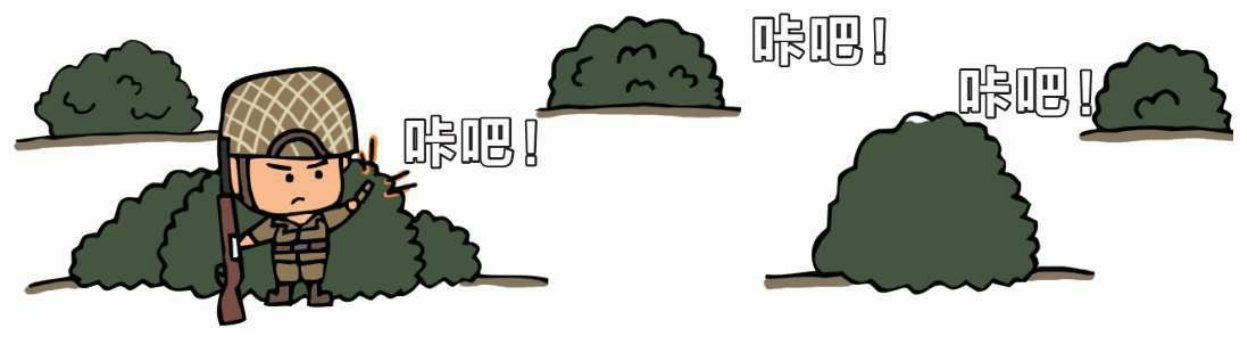
伞兵们随身携带一种叫“铁蟋蟀”的哨子，用它来进行敌我识别。



按一下这个哨子，便会发出“咔吧”的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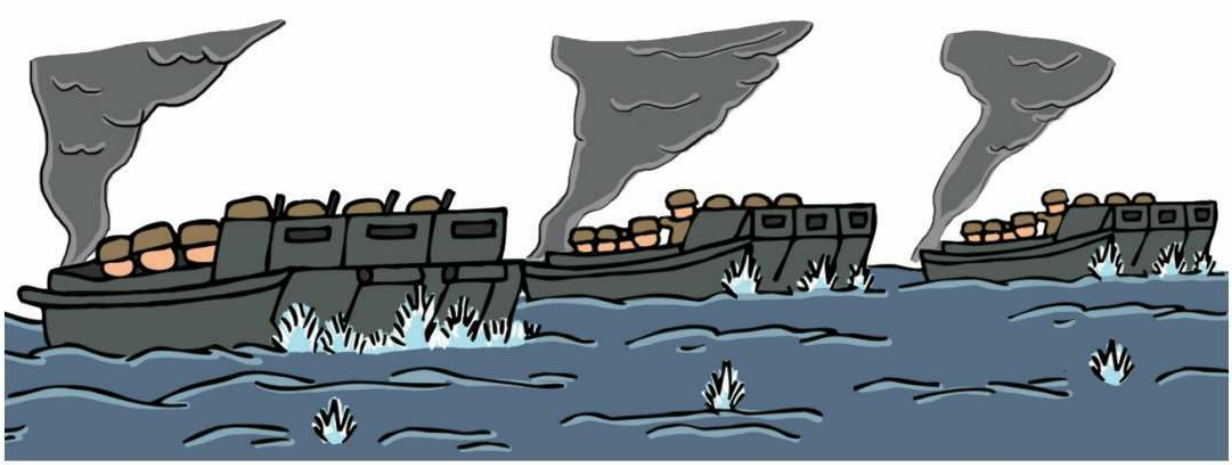
盟军规定一声“咔吧”作为询问，两声“咔吧”作为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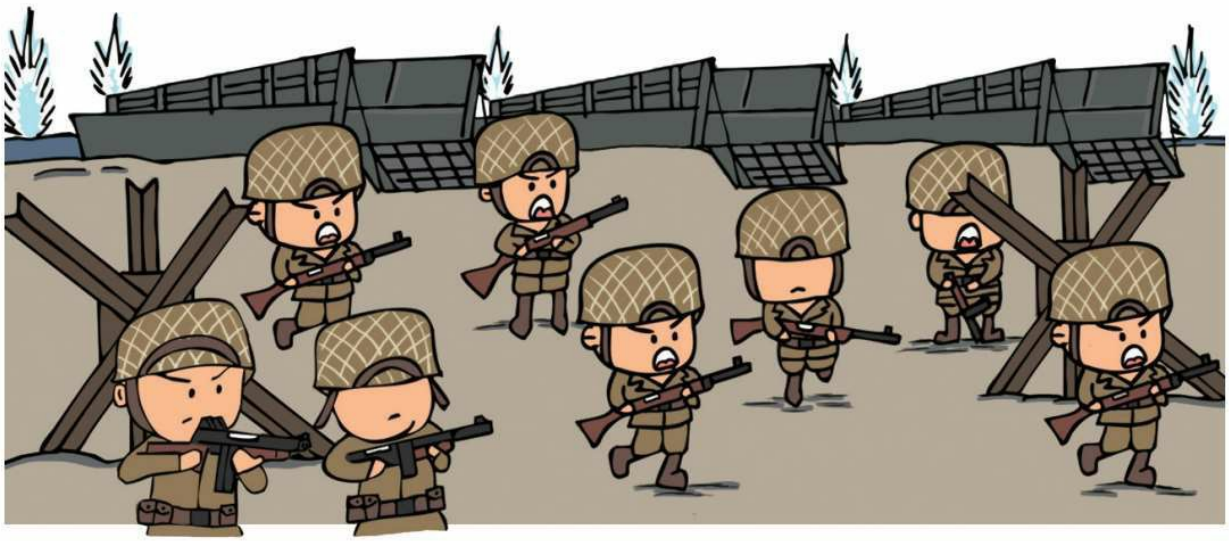
这使得盟军伞兵在跳伞后可以区分敌我，快速集结。

盟军伞兵成功地阻止了德军预备队的增援，为盟军登陆海滩作战做出了贡献。

在海滩上，盟军向德军防线发动了总攻。



这次登陆战中，以奥马哈海滩的战斗最为激烈。



第一关 风浪

盟军32辆水陆两栖坦克中有27辆刚一下海，就因风浪过大而沉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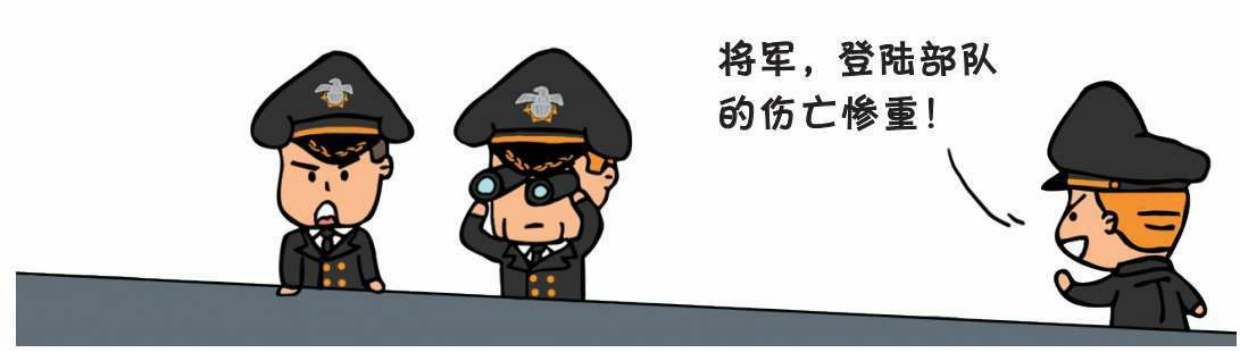
第二关 炮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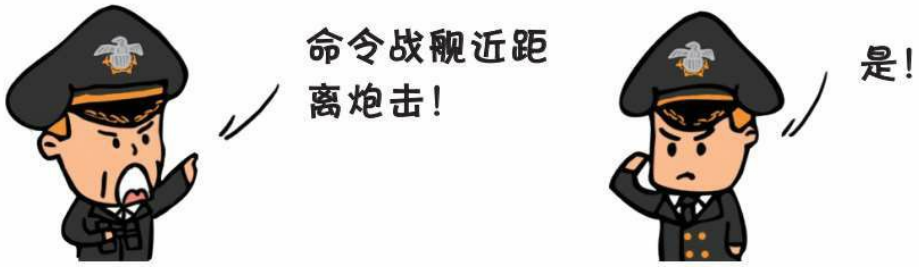
幸存的5辆坦克中，又有2辆被德军的炮火摧毁。

第三关 机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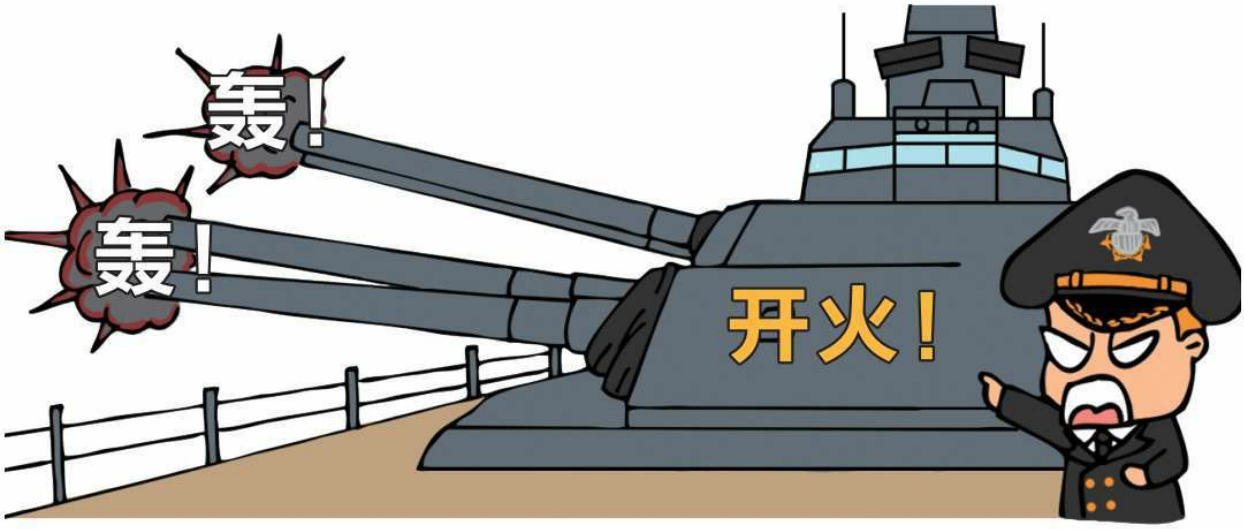
登陆的士兵遭到德军碉堡内机枪的疯狂扫射。

后来，美军战舰不顾水雷和触礁的危险，抵近海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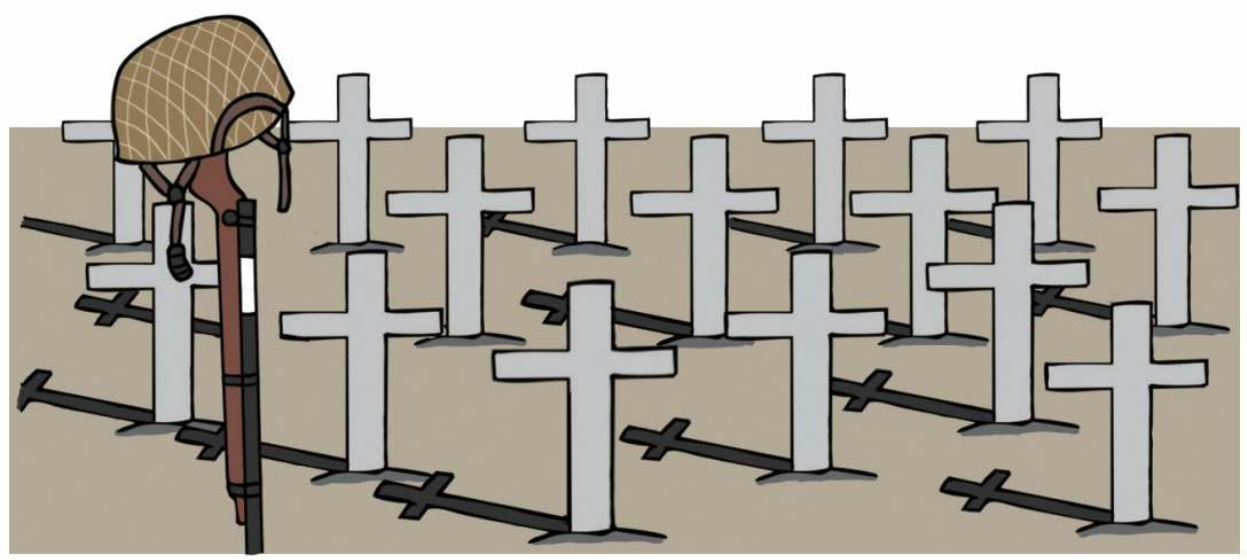




盟军用近距离炮击的方式，终于帮助登陆部队突破了德军防线。



盟军在奥马哈海滩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阵亡者人数就高达25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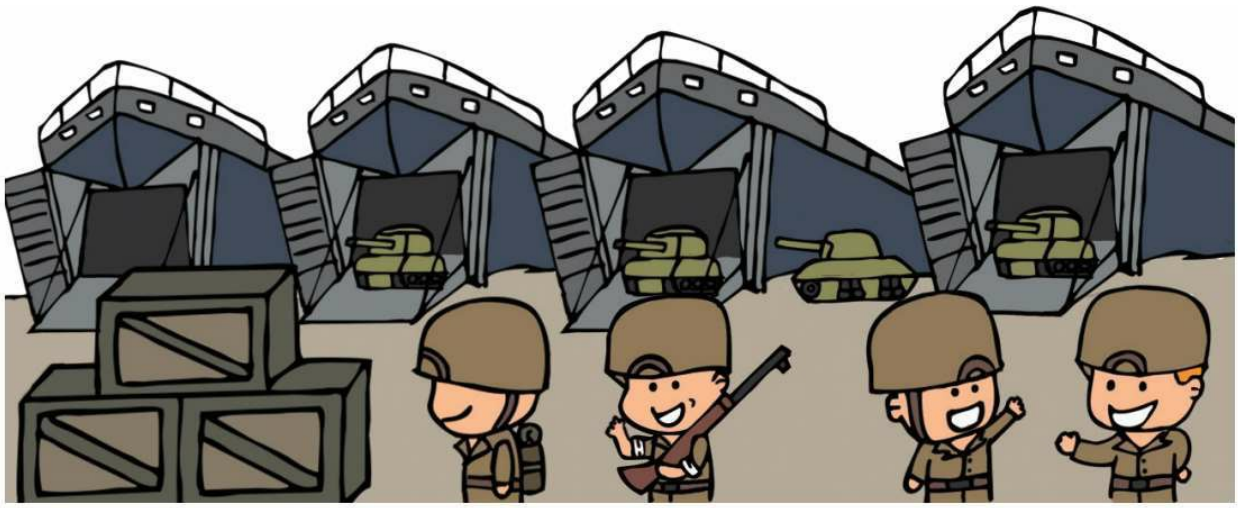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盟军将士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和顽强的毅力。

这时，德军统帅部仍认为诺曼底登陆只是盟军的佯攻，迟迟不肯派出预备队增援。

德国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此时却并不在前线，而是在德国为妻子庆祝生日。

最终，盟军于6月6日占领了诺曼底的五处海滩，并巩固了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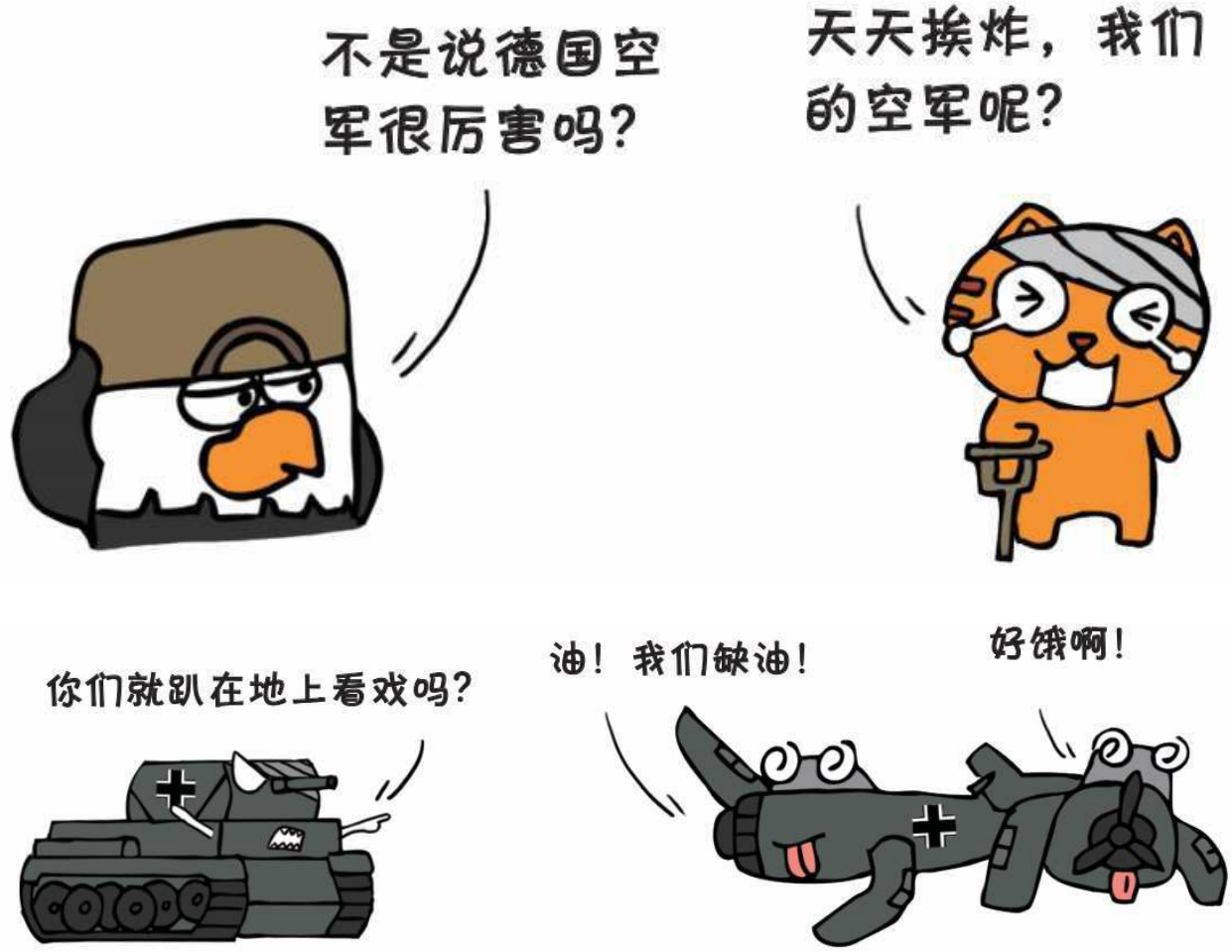
6月7日，迟疑了一天的德军终于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开始组织反击。

与德军迟到的增援相比，仅一天内，盟军已有15.5万人和1.1万辆战车登陆成功。

同时，德军的地面部队和基地仓库都遭到了盟军战机的猛烈轰炸。

频繁的轰炸使得德军部队只能选择在夜间行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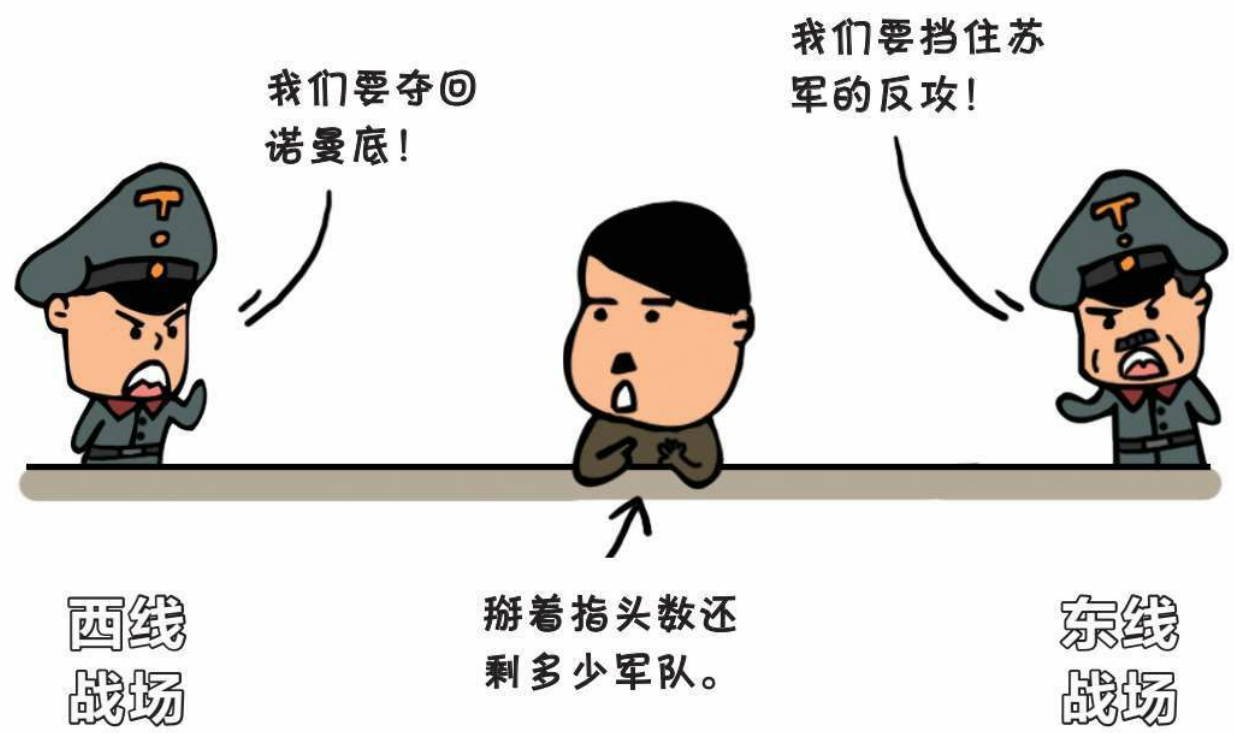
不管是盟军还是德军，都在问：德国的空军都去哪儿了？



到了6月12日，德军感到已无力夺回被占阵地，被迫转入防御。

7月18日，盟军成功占领卡昂和圣洛两地，宣告了盟军“霸王行动”的全面胜利。

第二战线的开辟，使纳粹德国腹背受敌，加快了其覆灭的脚步。



美军在登上诺曼底海滩时曾高呼：

至此，拉法耶特的名字成了美法两国友谊的象征。

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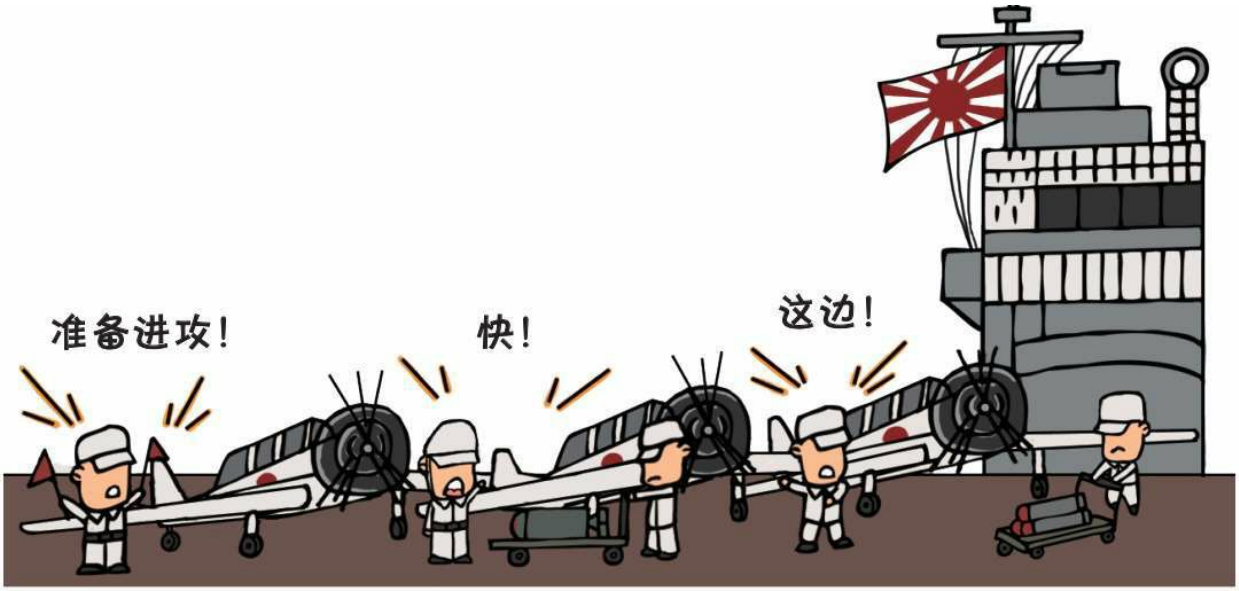
二战

而这次，盟军不仅为解放法国而来，也为彻底推翻纳粹的邪恶统治而来！

1939—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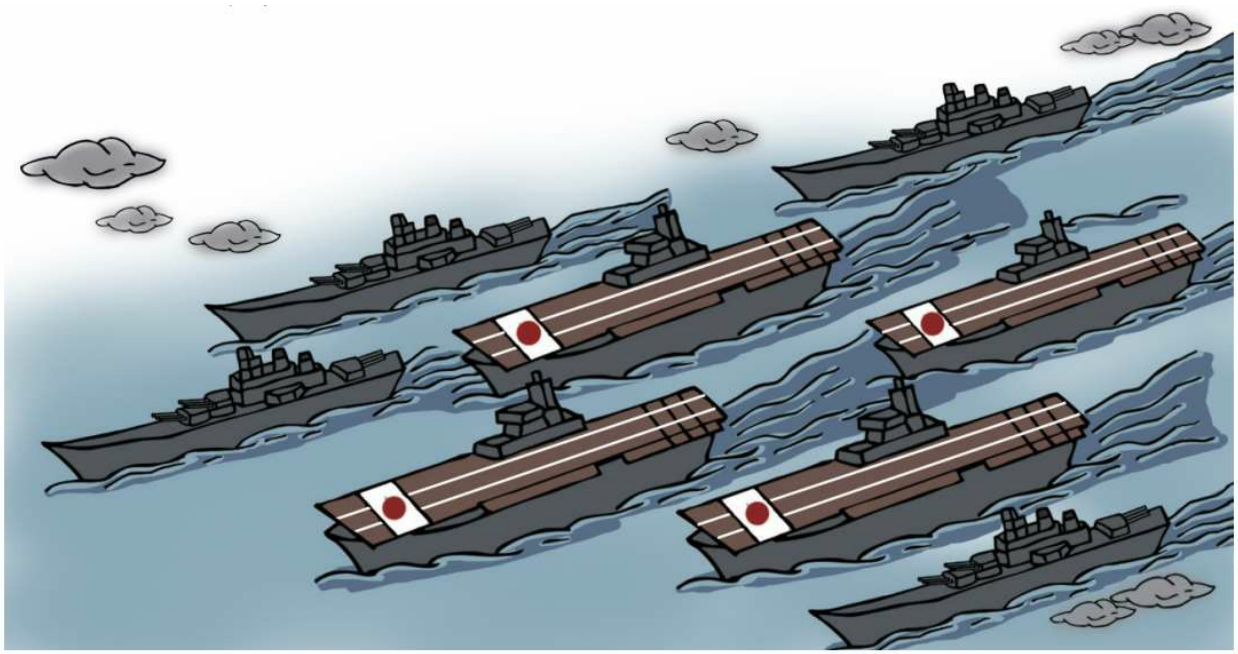
第八章
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凌晨，“赤城”号航空母舰上的日军正忙着给战机装载炸弹。



全体日军飞行员用清酒向远方致敬。

清晨的薄雾中，一支庞大的日军航空母舰舰队正在向远方驶去，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这支庞大的日军舰队到底要驶向哪里？要攻击的目标又是哪里？这一切还要从一年前说起。

1940年，日本虽然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横行，但同时也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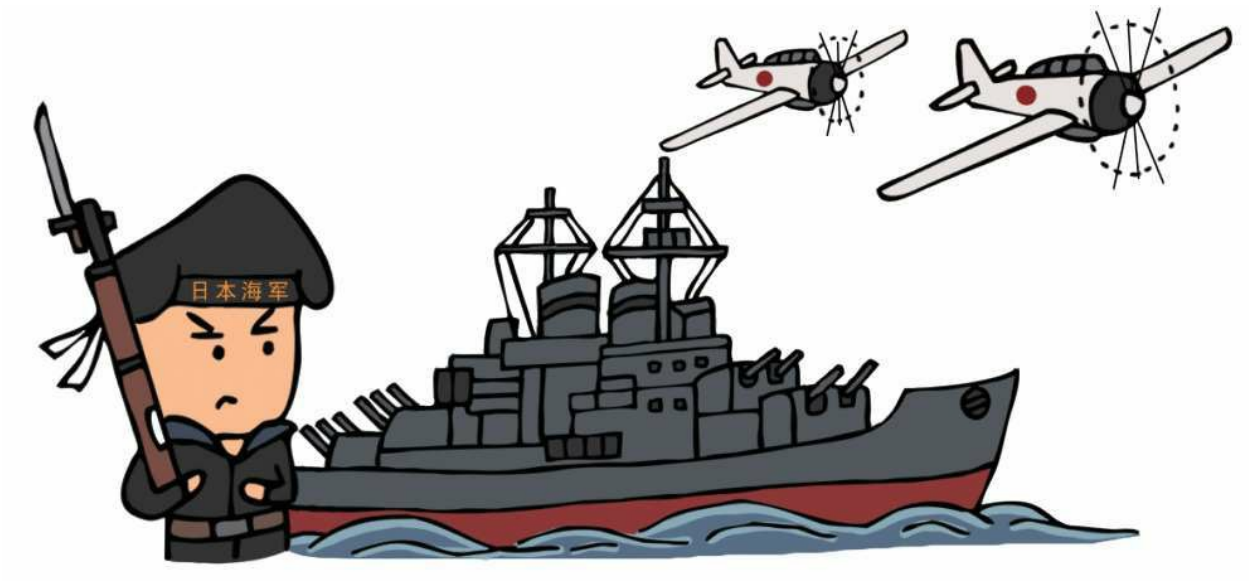
面对日本的嚣张气焰，美国对日发起经济制裁，实行石油禁运，并冻结其在美国的全部资产。

当时日本的石油储备仅够维持半年，失去了石油的持续供给，日本将无力支撑这场侵略战争。

这时的日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北进”攻打苏联，夺取西伯利亚的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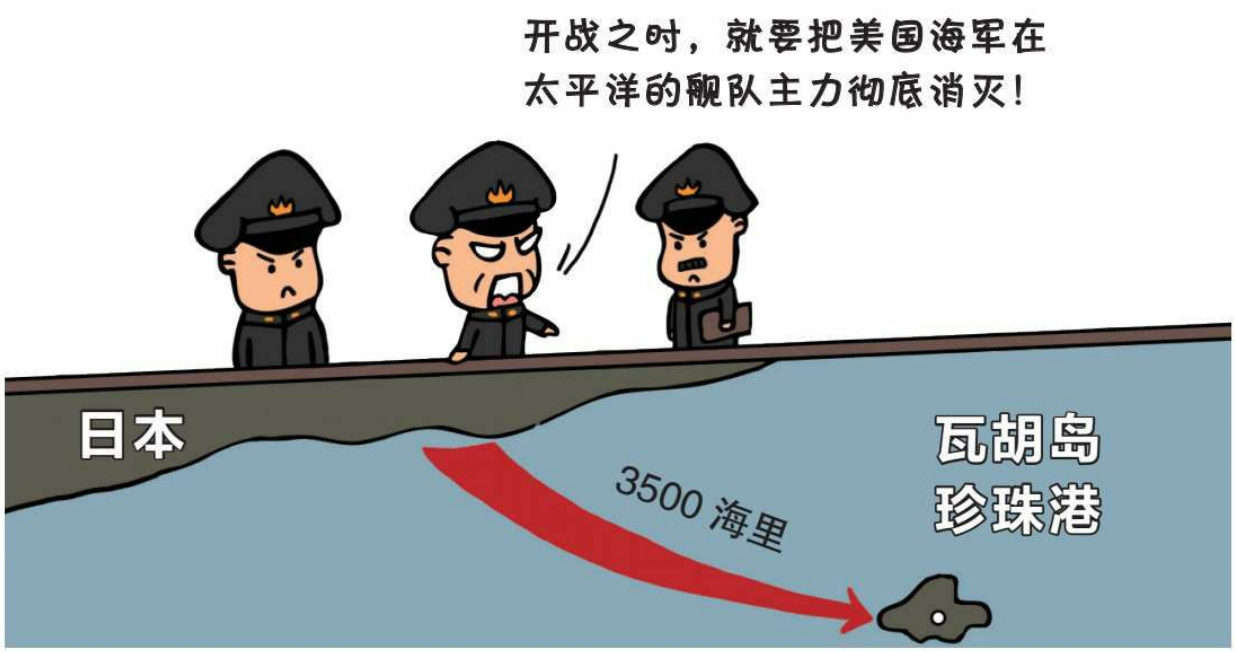
要么“南进”入侵东南亚，抢夺马来西亚的石油；日本海军则极力支持“南进”计划。

日军的自信源于其雄厚的海军实力，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海军的军舰总吨位在当时已跃居世界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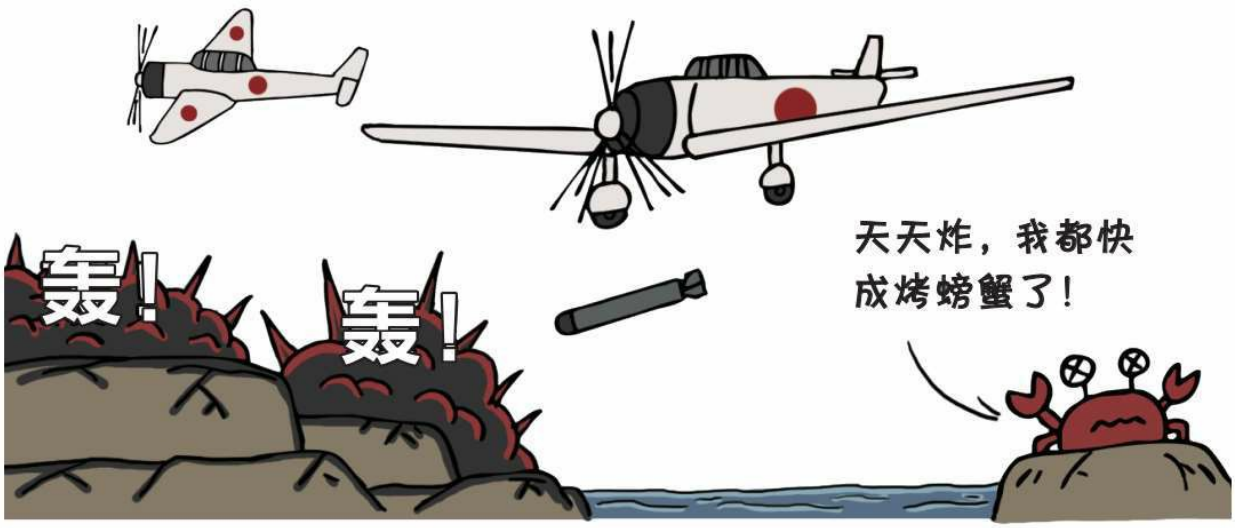
而日本“南进”的最大障碍就是美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军事力量。

此时，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就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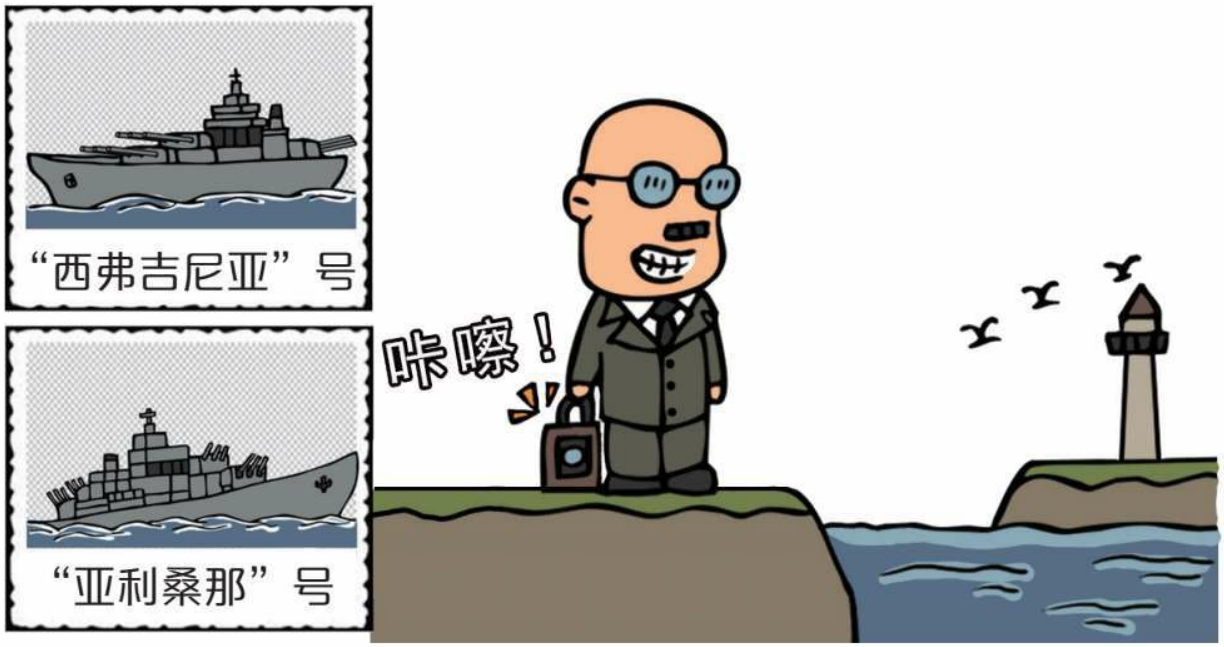


1941年10月，偷袭珍珠港的计划获得日本天皇批准，计划总指挥为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

日军在鹿儿岛模拟珍珠港地形，命令飞行员日夜演习，以提高攻击的命中率。



同时，日军秘密派出间谍到珍珠港实地侦查，拍摄军港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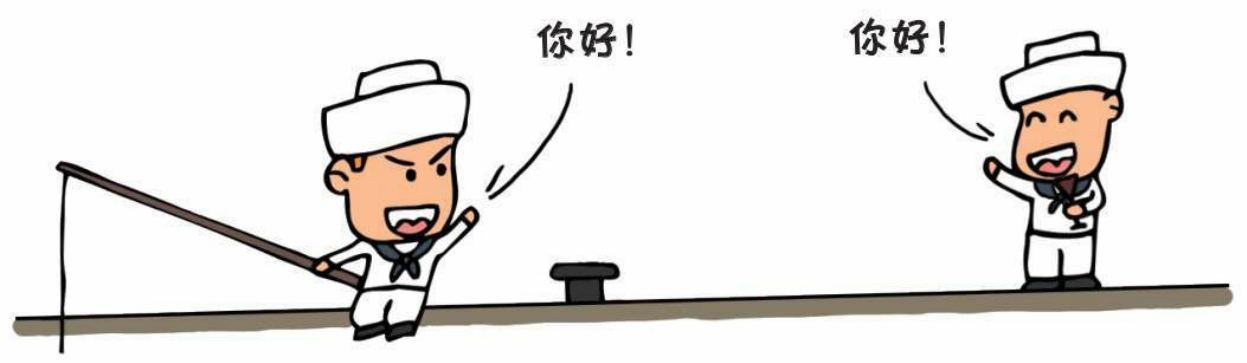
经过充足的准备，1941年11月26日，以6艘航空母舰为主体的日本特遣队开始向珍珠港全速推进。

为了防止被美军察觉，山本五十六下令舰队全程保持无线电静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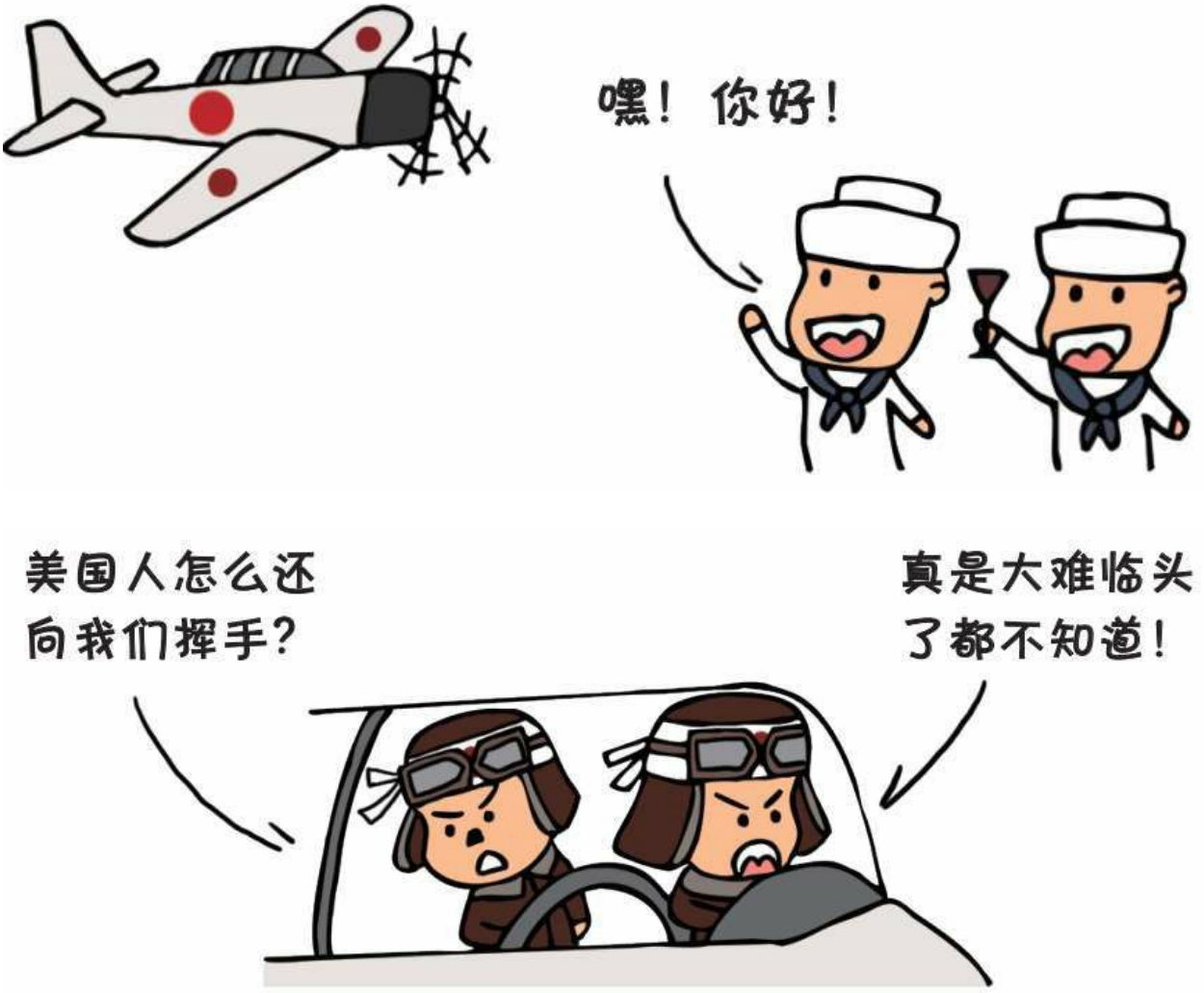
12月7日7时，日军特遣舰队抵达珍珠港以北230海里区域。

在日军中佐渊田美津雄的率领下，第一攻击波的183架战机向珍珠港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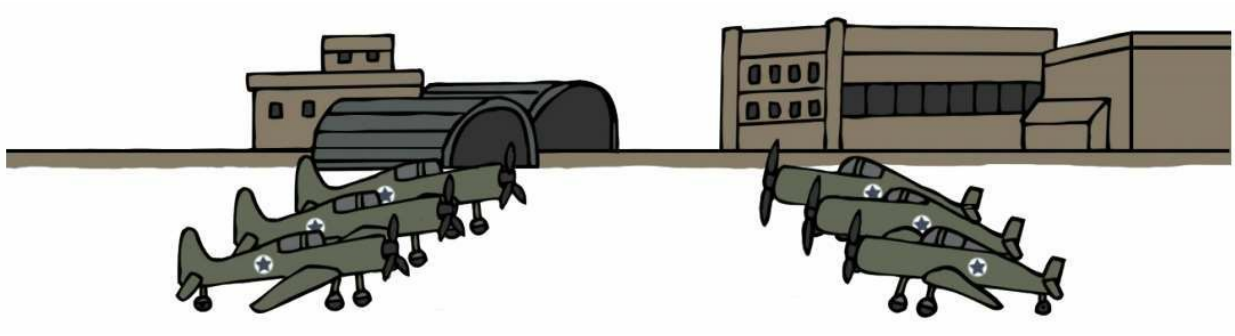
当时正值周末，珍珠港的美军士兵毫无警惕，正享受着愉快的假日时光。



甚至当日军战机飞临上空时，美军水兵还以为那是己方的飞机，并朝它们挥手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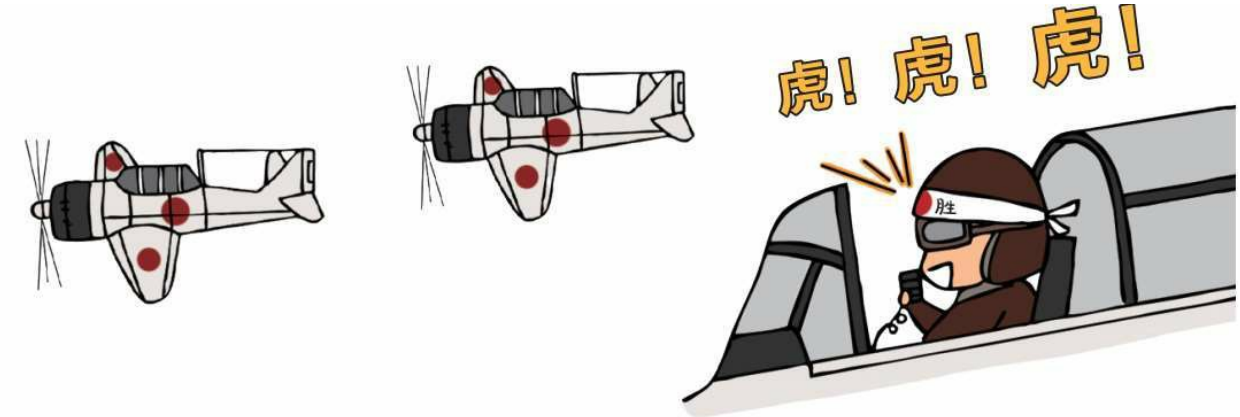


日军偷袭的第一个目标是珍珠港周围的美军机场，以摧毁美军的反击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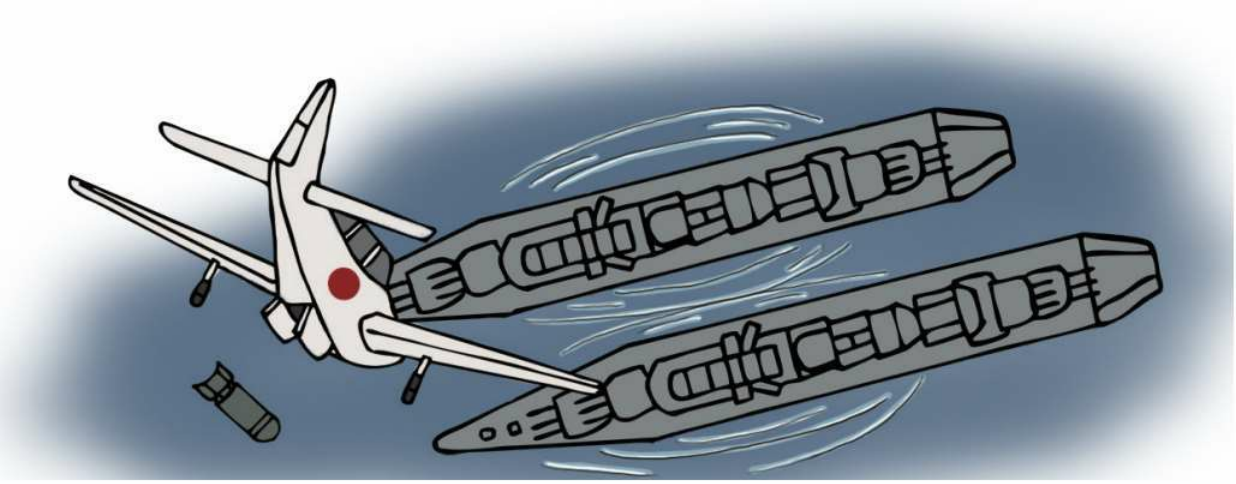


机场内的上百架美军战机，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日军一一炸毁。

领队渊田美津雄见状，兴奋地在对讲机内大喊道：“虎！虎！虎！（代表偷袭成功的暗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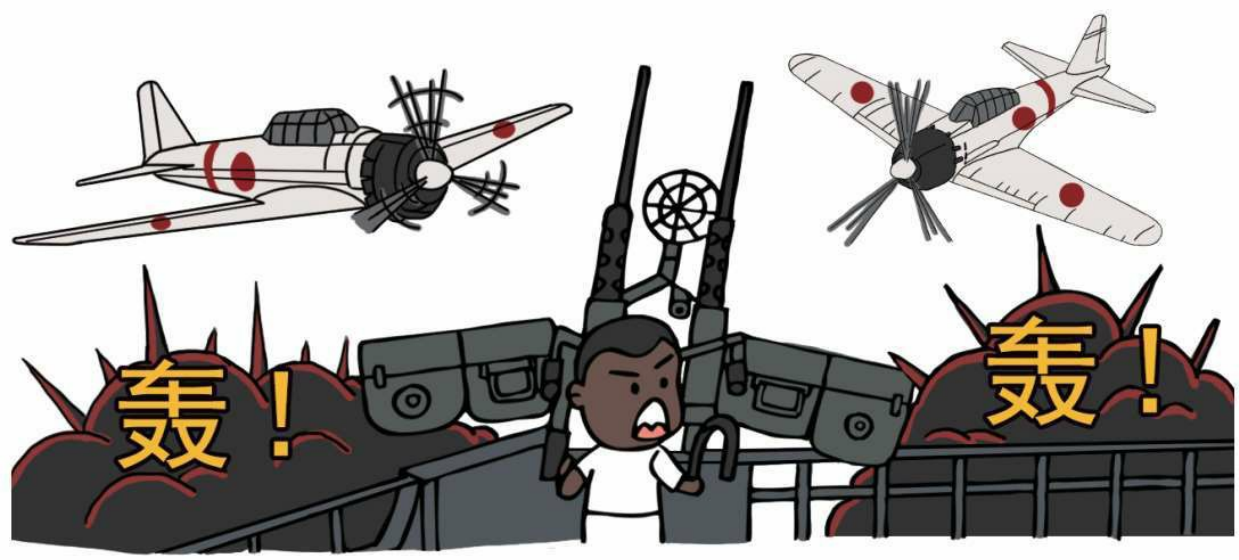


失去空中防护的美军战舰便成了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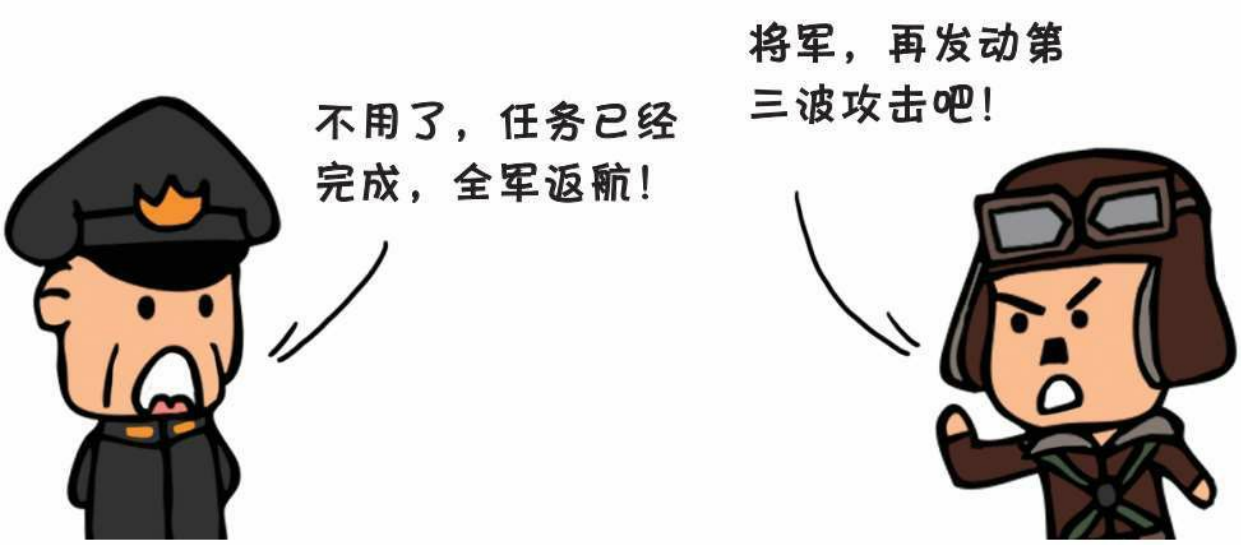


在这次偷袭中，美军“亚利桑那”号的弹药库被引爆，巨大的战舰瞬间被炸成两段，上千名水兵丧生。

8点50分，由日军168架战机发动的第二波攻击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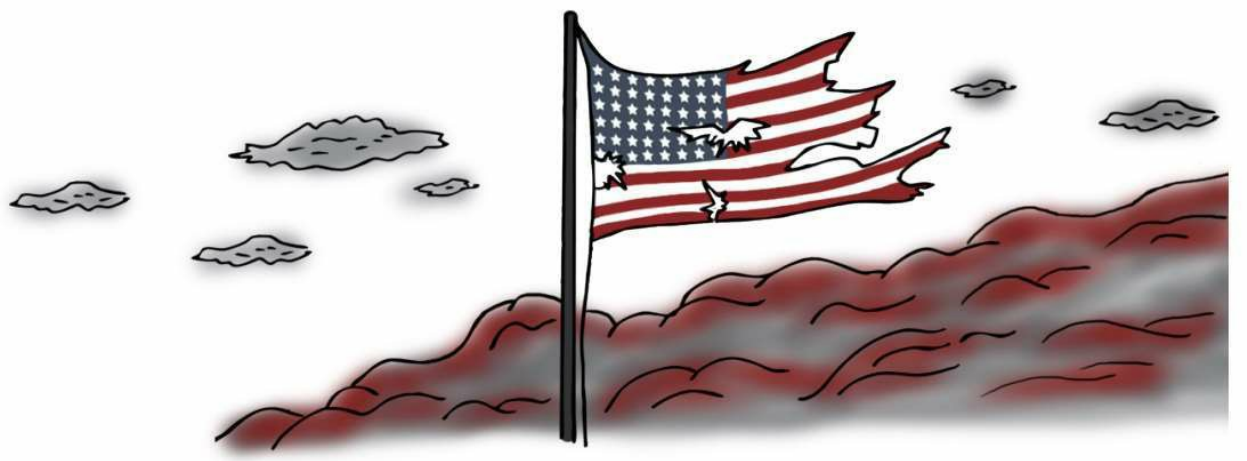


一个小时后，第二波攻击结束。日军认为他们已成功击垮美国太平洋舰队，开始志得意满地率军返航。



此次偷袭令美军损失惨重，8艘主力战列舰，一半被击沉，一半重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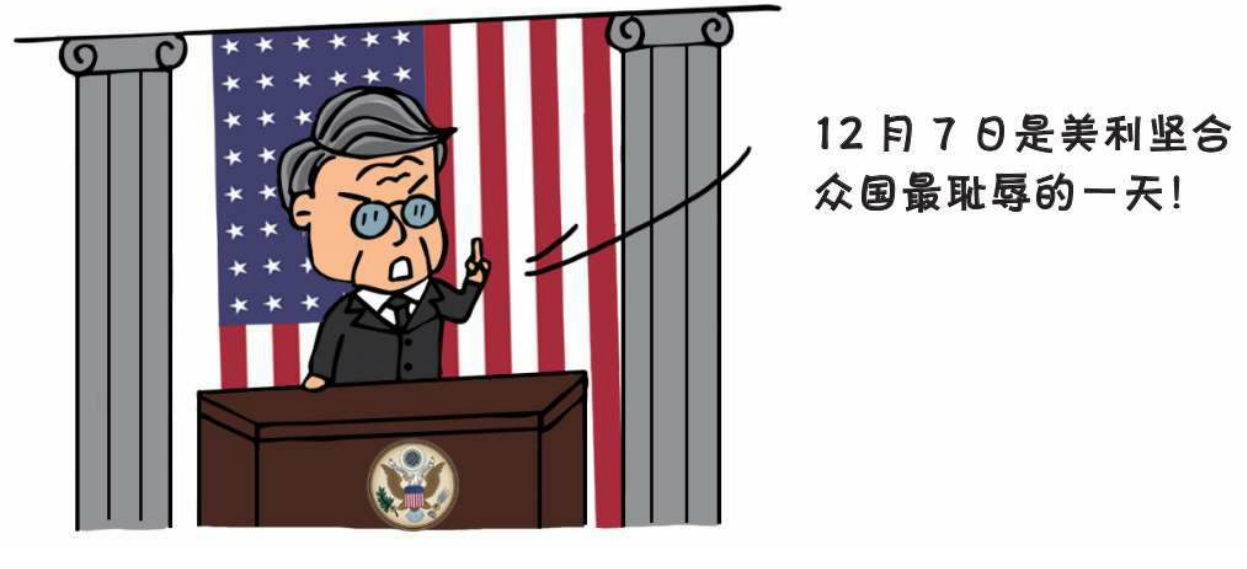
美军共损失舰船18余艘、飞机232架，3681名士兵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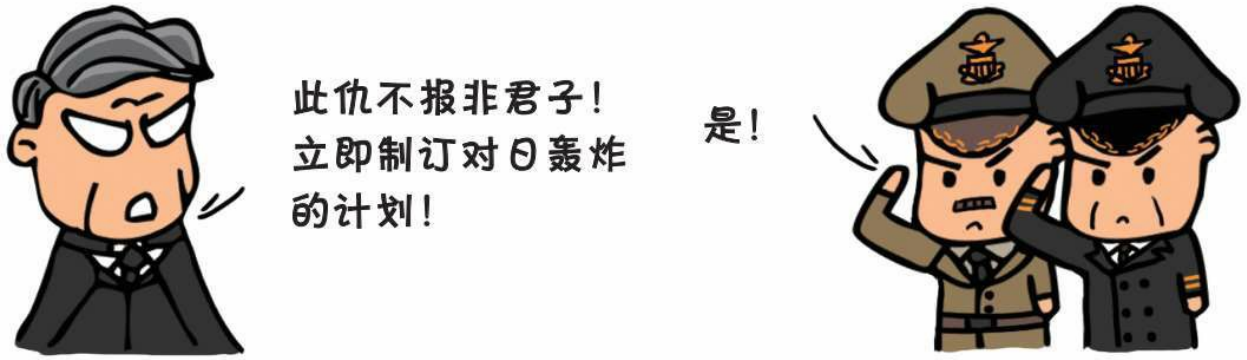
而日军的损失极小，仅有29架战机被击落。

消息传回美国，美国举国震惊。

1941年12月8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讲时这样讲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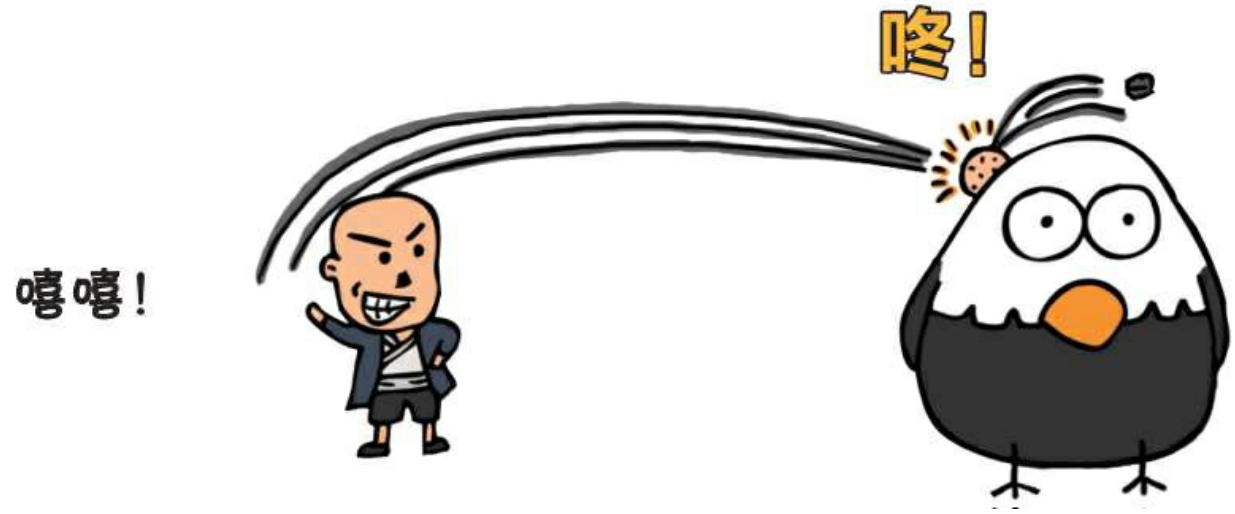


紧接着，美国国会和参议院几乎以全票通过了对日宣战的提案，这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成为一场全球性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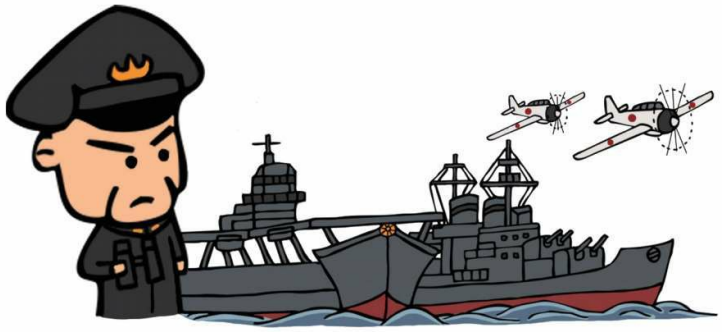
美国参战后，山本五十六曾忧心忡忡地说道：“我们有可能唤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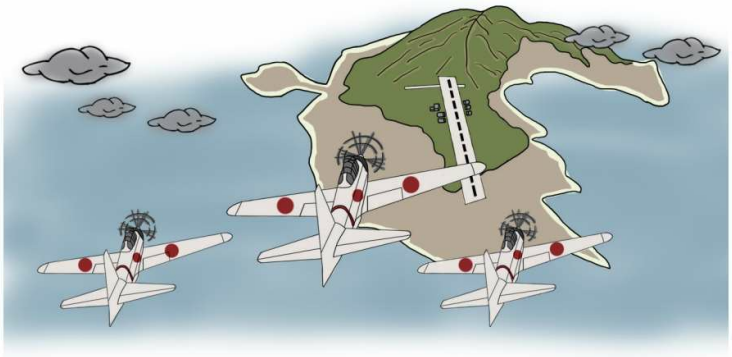
一个沉睡中的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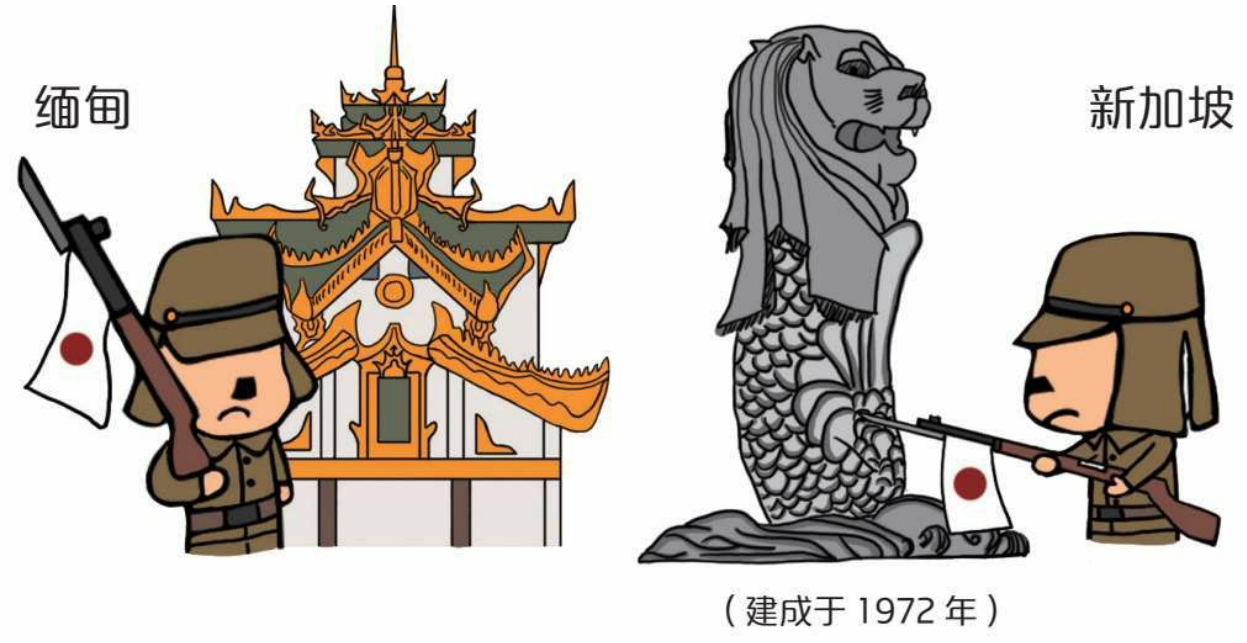
1939—1945

第九章
中途岛大海战





偷袭珍珠港后，日本加快了战争步伐，大举入侵东南亚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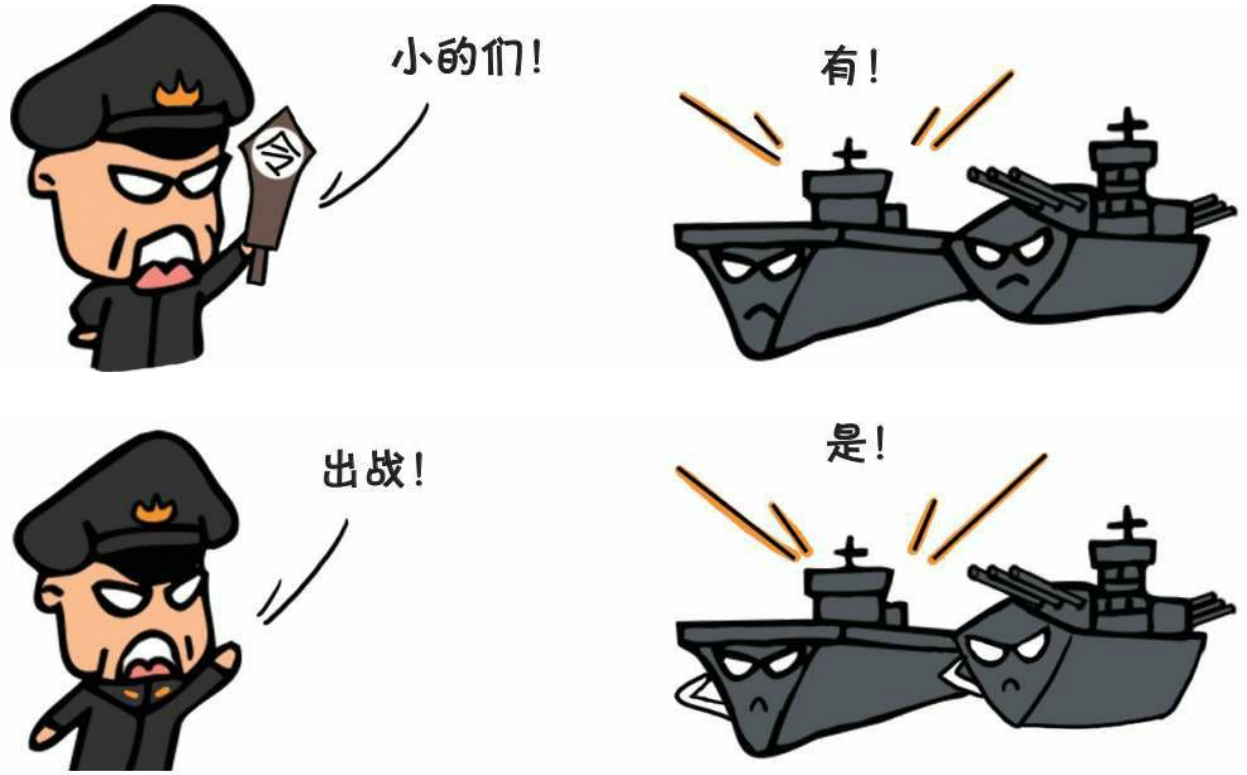
日军志得意满，得意扬扬。

美军航空母舰派出轰炸机编队，突然对东京实施了轰炸。

虽然美军的轰炸规模不大，却极大地震动了日军高层。

为了防止美军再次轰炸日本国土，日军必须扩大其防御范围。

于是，美国海军的中途岛基地便成了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中途岛距离日本和美国均有2800海里，是美军在太平洋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基地。

日军进攻中途岛，除了想扩大本土防御区，还想趁机引出美军主力舰队，将其一举歼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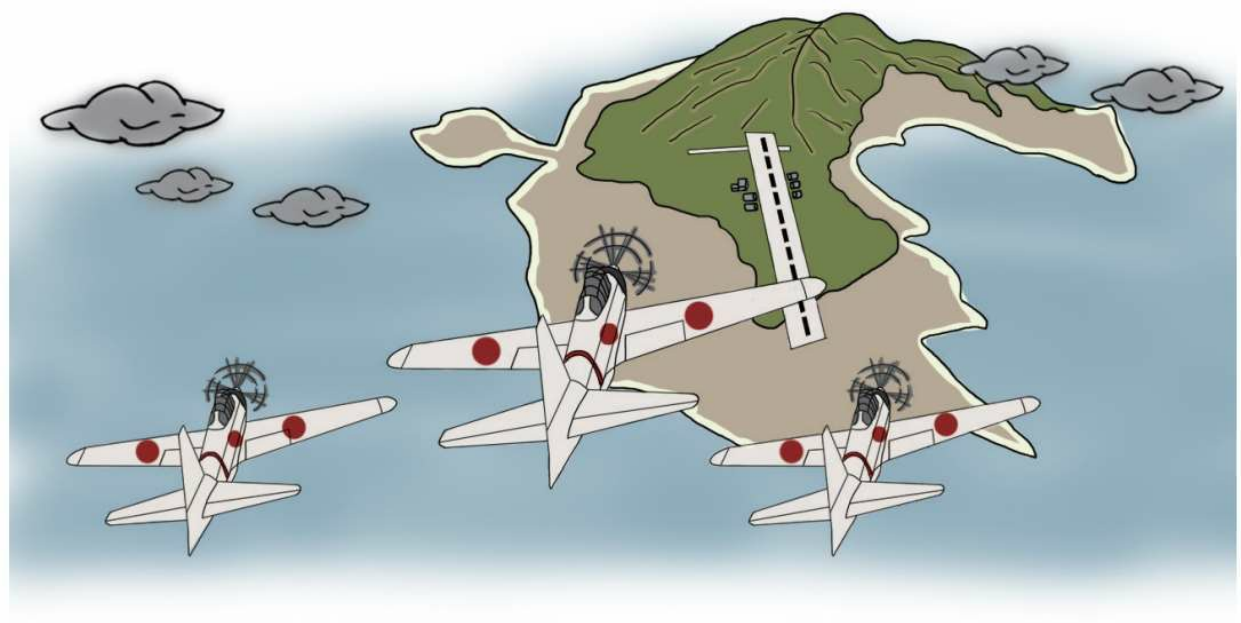
日军虽然占有兵力优势，却错误地将进攻舰队分成若干独立的编队，且各自为战。

而且，日军的进攻计划早已被美军截获，情报信息上的优势成了美军手中的致胜王牌。

1942年6月4日，日军中将南云忠一率领拥有4艘航空母舰的先遣舰队，已秘密抵达中途岛西北方240海里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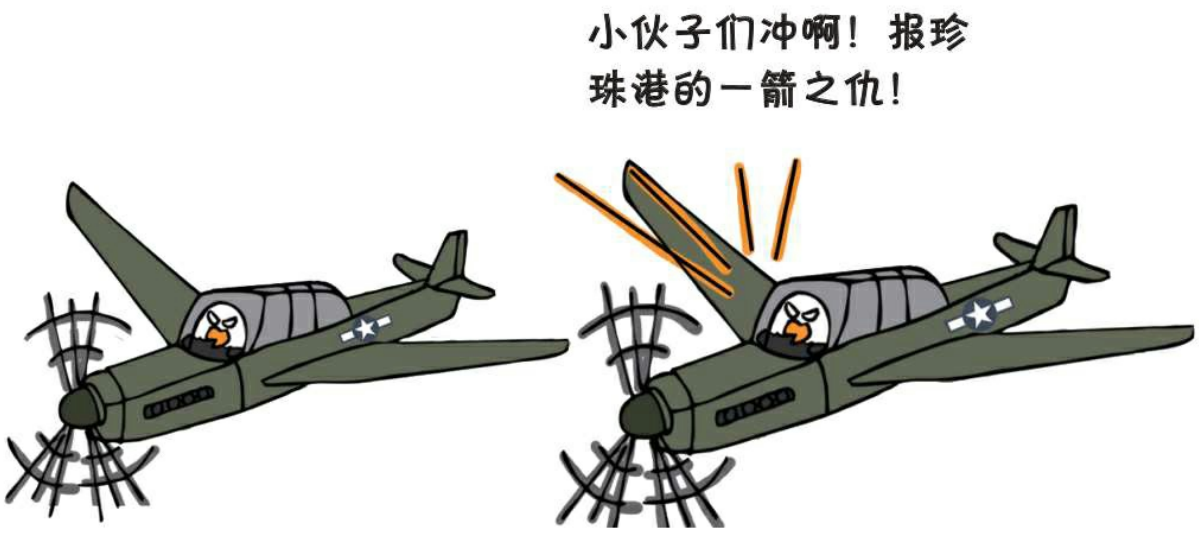
日军没想到的是，美军舰队早已埋伏在中途岛东北方，做好了战斗准备。

1942年6月4日凌晨，南云舰队首先派出108架战机，空袭中途岛美军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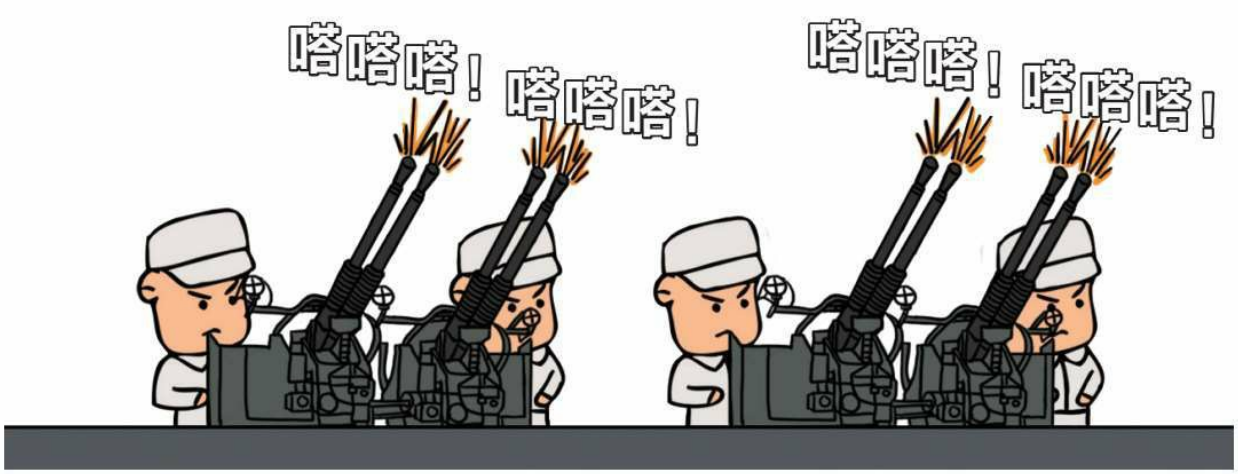


同时，第二批空袭美军舰队的战机也已在甲板上做好了起飞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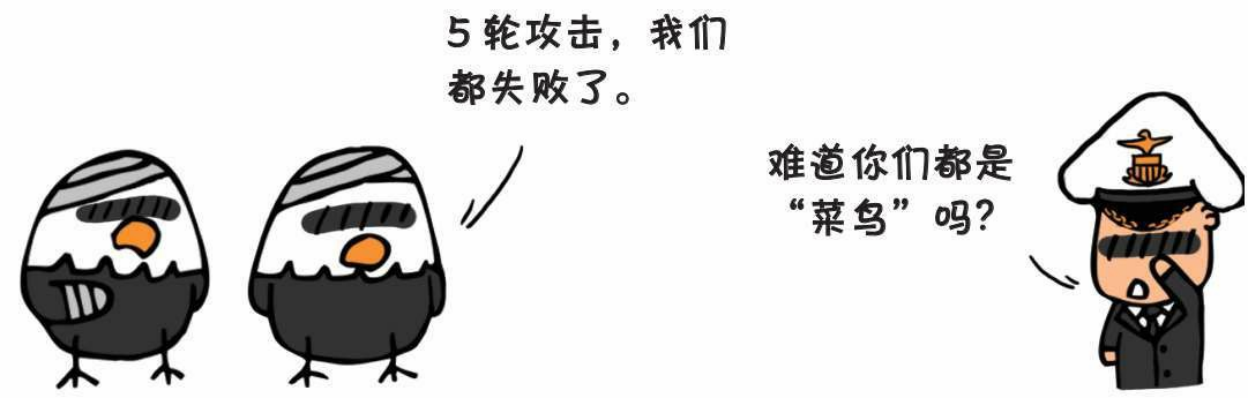
南云舰队的行踪很快被美军发现，美军战机立刻升空，开始对日军发动反击。



然而，扑向日军航空母舰舰队的美军轰炸机前后发起5轮攻击，都未能突破日军的防空火力。



美军自身反而损失惨重，美军战机几乎全部被日军击落。



日军的军舰上顿时响起了“万岁”的欢呼声，似乎胜利的天平正在向他们倾斜。

但日军潜在的危机正在悄悄到来。

美军的轮番进攻，使日军决定彻底摧毁中途岛上的美军机场。

上午7时，舰队司令南云忠一下令让已装好鱼雷的战机改装炸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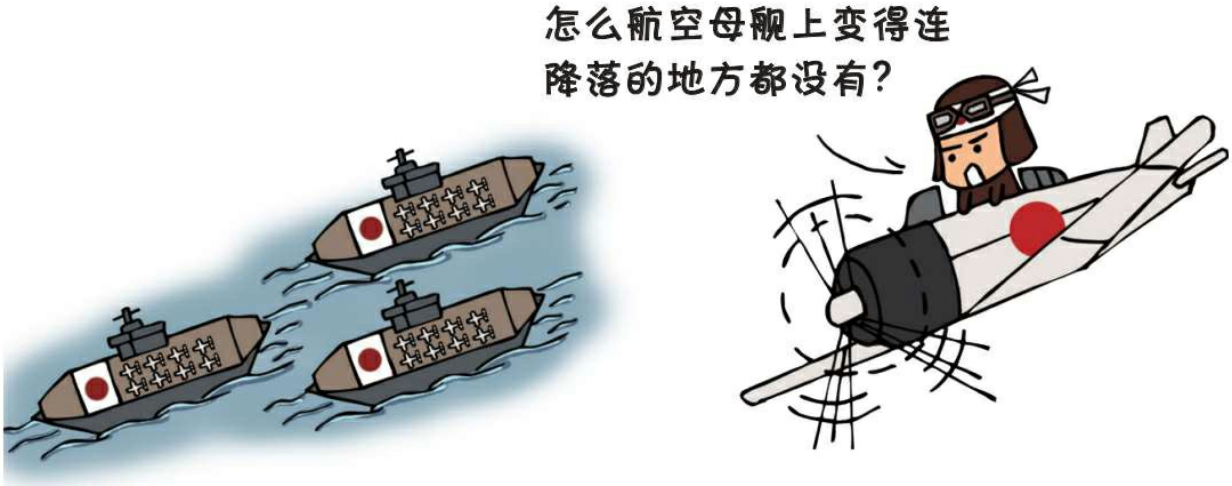
继续对中途岛发动袭击。

上午8时，日军侦察机汇报，前方出现美军航空母舰舰队。

南云忠一再次下令，让战机重新改装鱼雷，用来攻击美军舰队。

一个小时内的重复下令，使得日军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一片混乱，到处堆积着炸弹和油料。

这时，第一批攻击中途岛的日军飞机已经返航，盘旋着准备登舰着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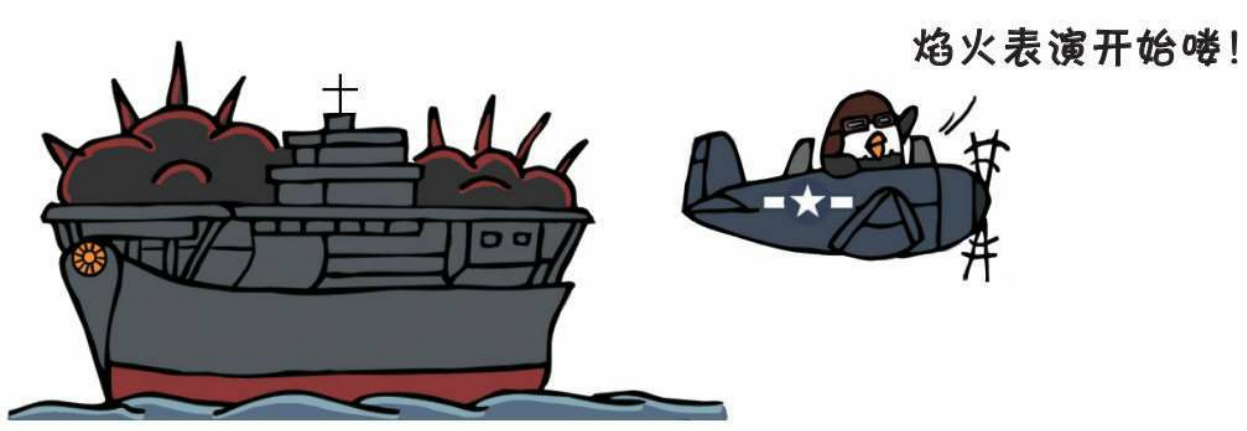
可以想象当时的日军舰队有多混乱，这直接导致日军的防空系统出现了一个真空期。

就在这时，美军俯冲轰炸机突然袭来，日军的噩梦就此开始。

日军“赤城”号航空母舰首先遭到轰炸，空中飞来的炸弹引爆了航空母舰甲板上堆积的炸弹，战舰上顿时火光冲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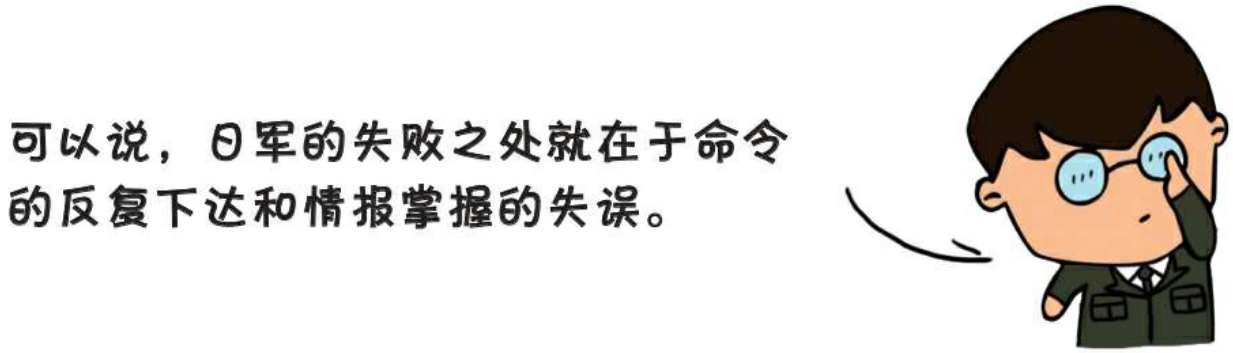
燃烧的大火又引爆了甲板上挂满鱼雷的日军战机，此时的“赤城”号活像一个塞满火药的火药桶。

在剧烈的爆炸声中，“赤城”号航空母舰沉入海底。



随后，日军的“加贺”号和“苍龙”号航空母舰相继被美军的轰炸机击沉。

一场空袭使日军的3艘航空母舰被击沉，胜利的天平开始转向美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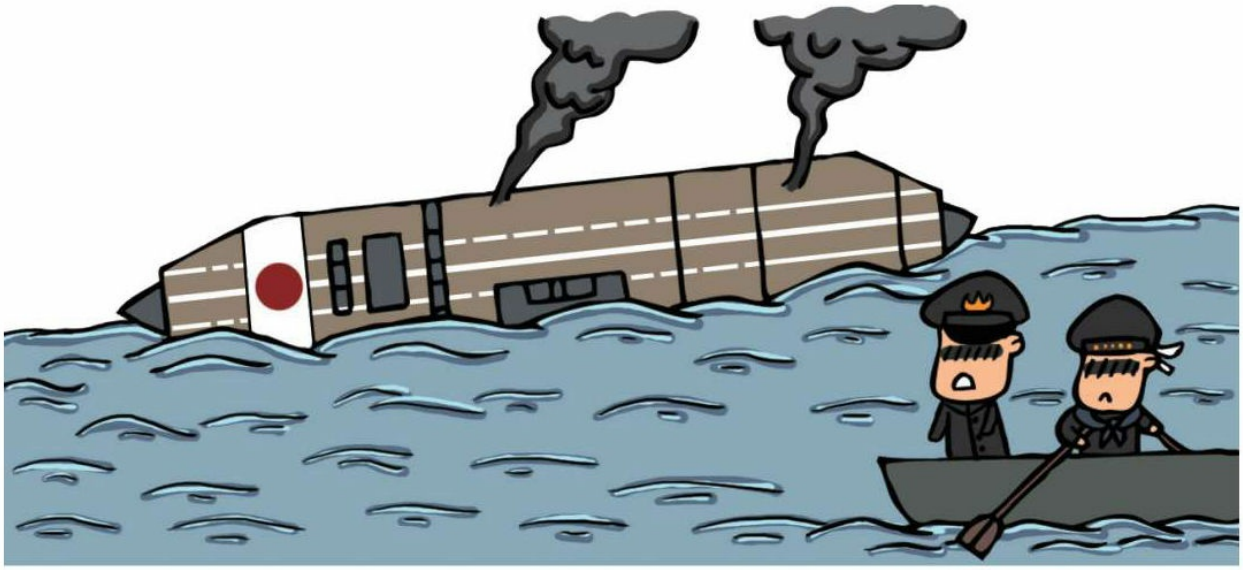
此时，日军仅剩下“飞龙”号这一艘航空母舰。

为挽回颜面，“飞龙”号上的日军战机迅速起飞，朝美军航空母舰“约克城”号发动强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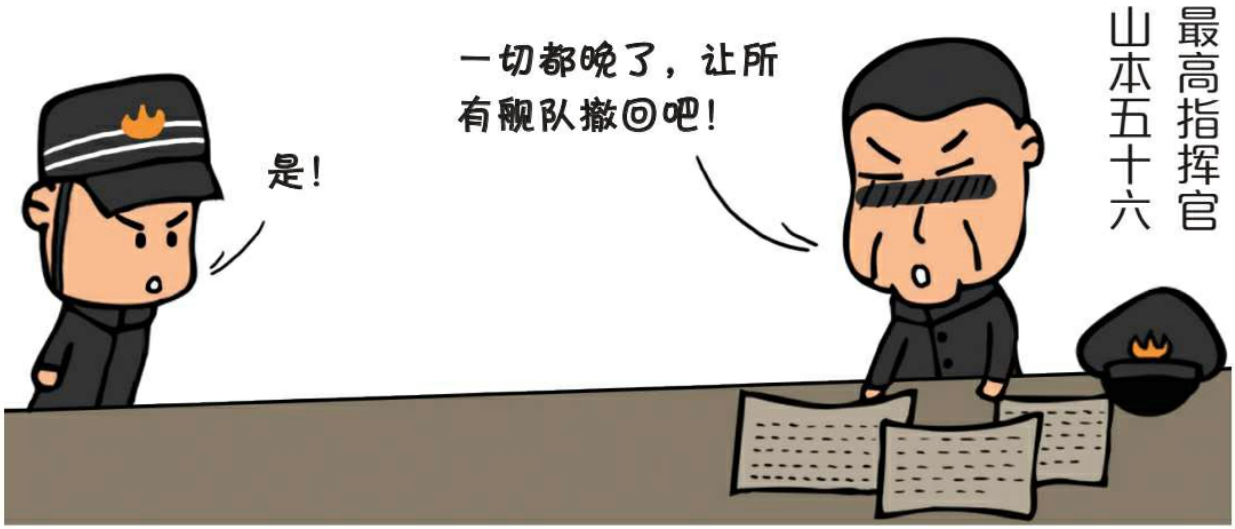
在日军的猛烈轰炸下，“约克城”号遭到重创。日军总算是扳回了一局。

很快，美军就发现了“飞龙”号的行踪，随后展开攻击，一心要为受创的“约克城”号报仇。

就这样，“飞龙”号航空母舰在美军的轮番轰炸下失去了续航能力，最终沉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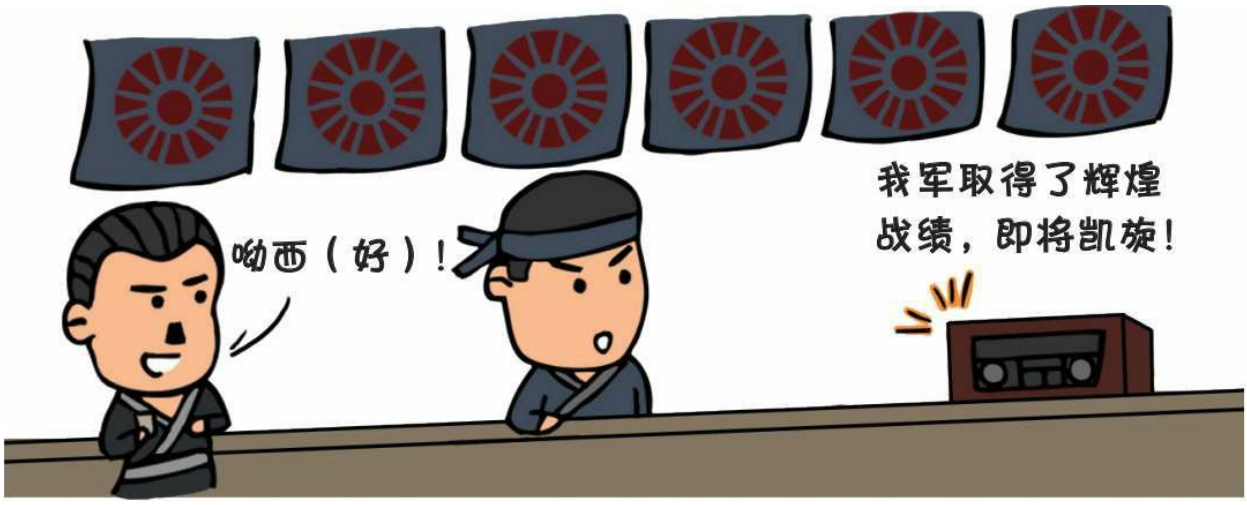


随着南云忠一领导的舰队覆灭，日军进攻中途岛的计划也被迫终止。



此次战役过后，日军不仅损失了4艘主力航空母舰，还就此失去了战略主动权，走向灭亡的丧钟开始敲响。

有趣的是，日军为掩饰自己的惨败，居然在广播中宣称打了胜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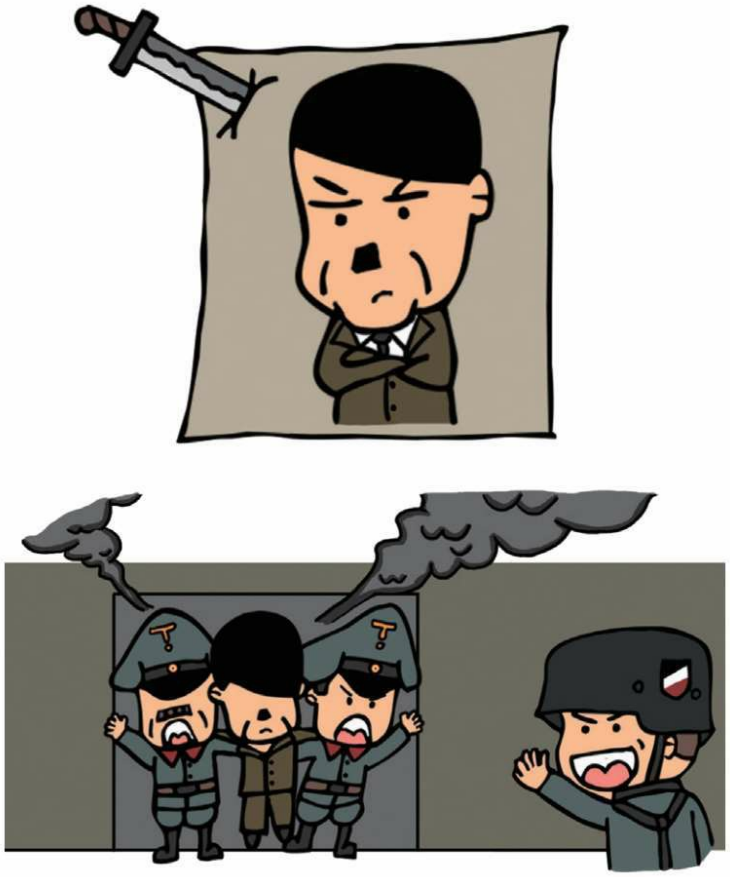


日军还让惨败归国的海军士兵假装取得了胜利，接受日本国民的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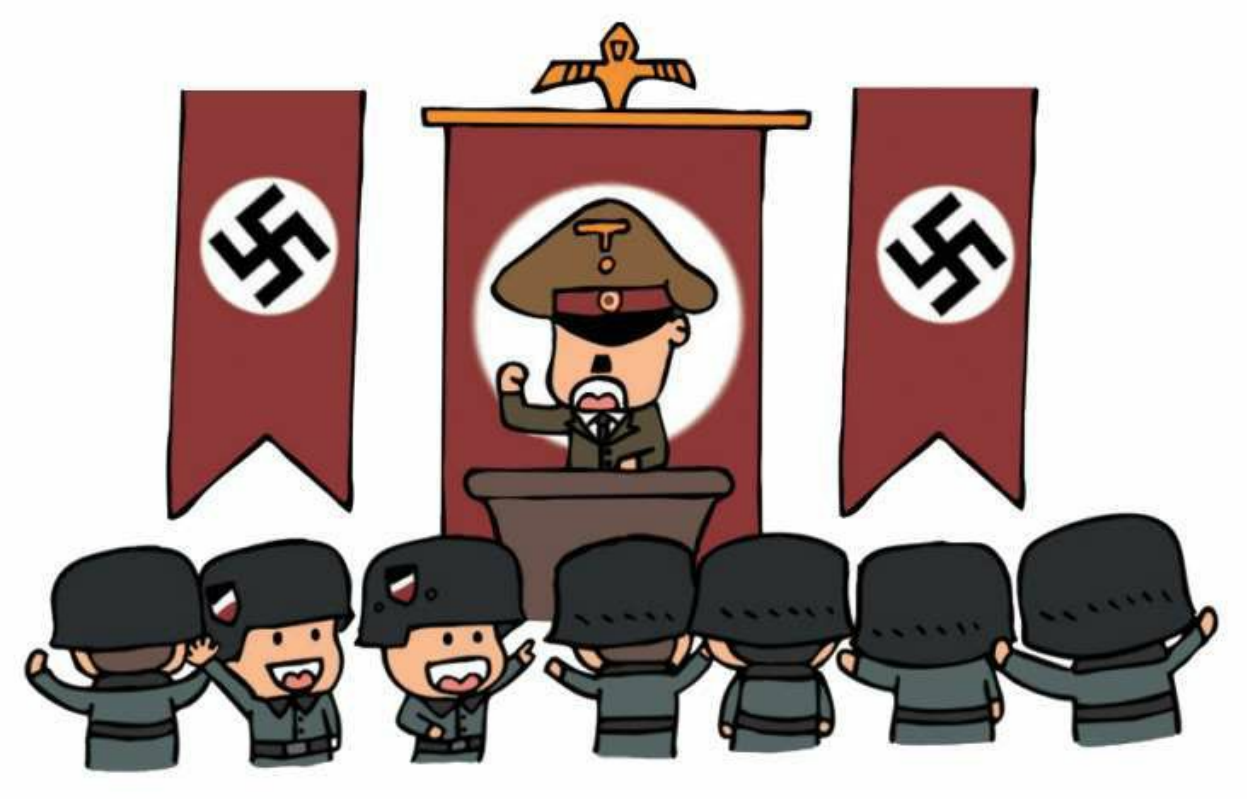
欢迎战胜归来！
万岁！
万岁！
我们不是打了败仗吗？
怎么舰长还装得那么高兴？
真是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舰长说了，谁泄露
实情就军法伺候！
日本的军国主义真
是虚伪到了极点！

1939—1945

第十章
刺杀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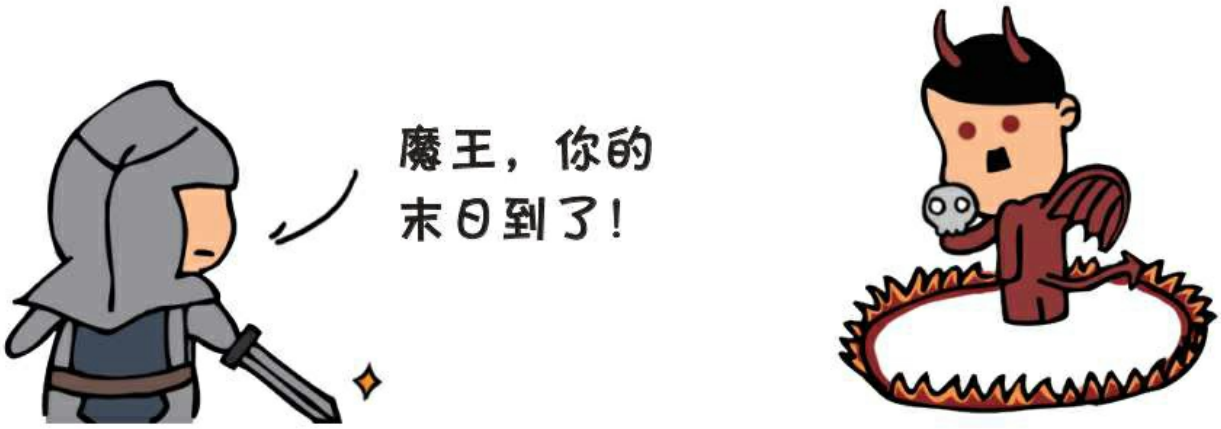


在纳粹党上台后，整个德国都陷入了对希特勒的疯狂崇拜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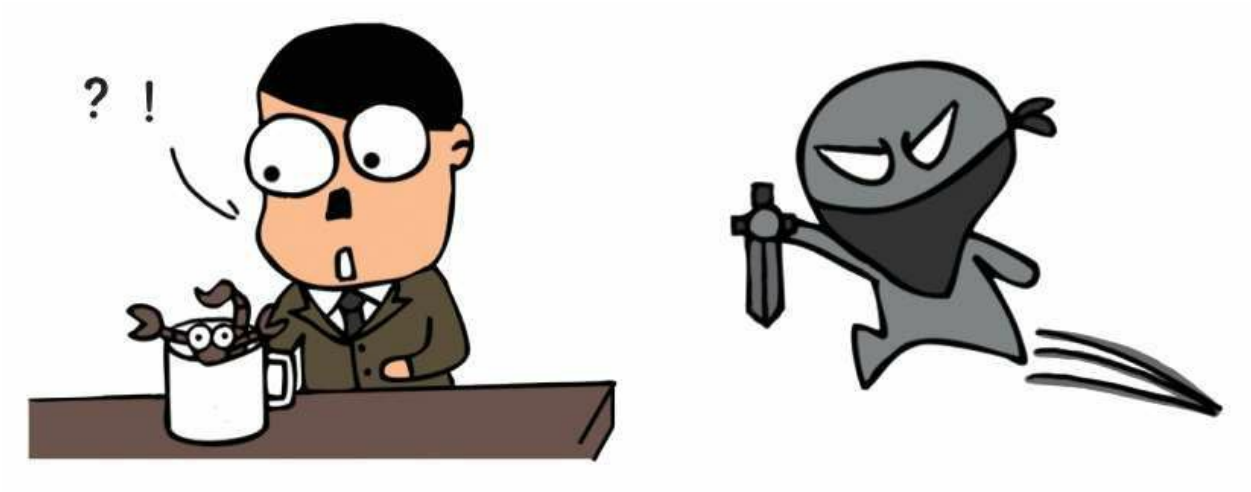
但是，仍有部分德国人清醒地认识到，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终将把德国带入毁灭的深渊。

甚至在德国军队内部也组成了名为“暗杀恶魔小组”的反纳粹组织。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刺杀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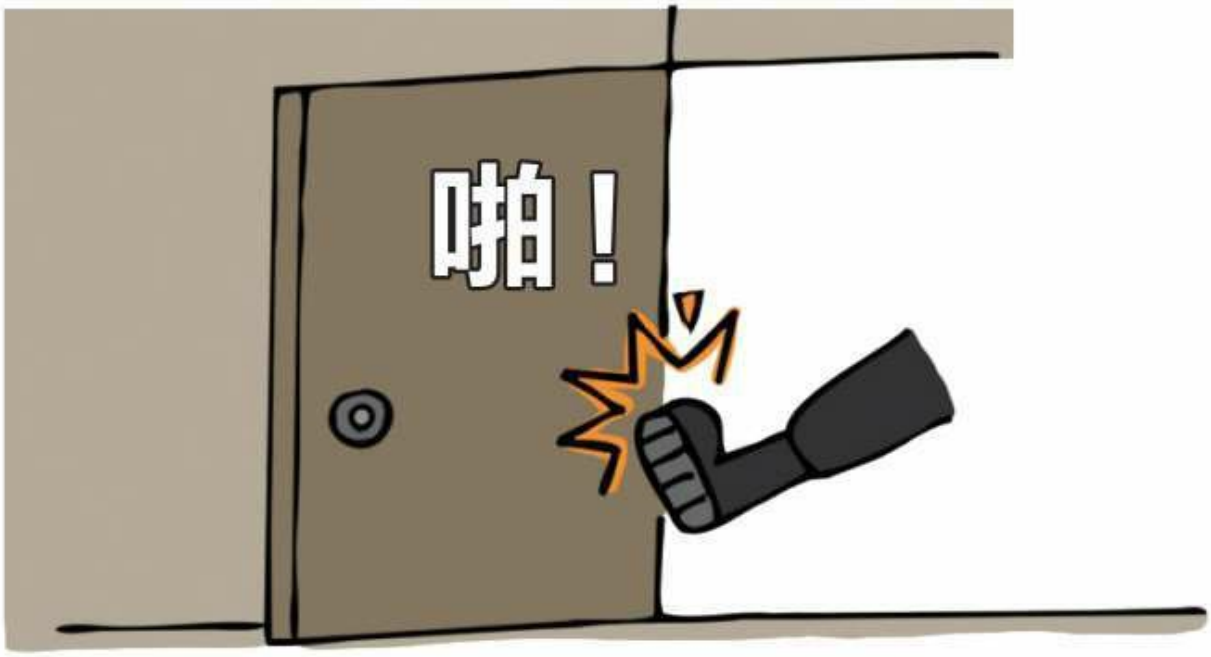
从希特勒上台那天起，针对他的暗杀行动就从未停止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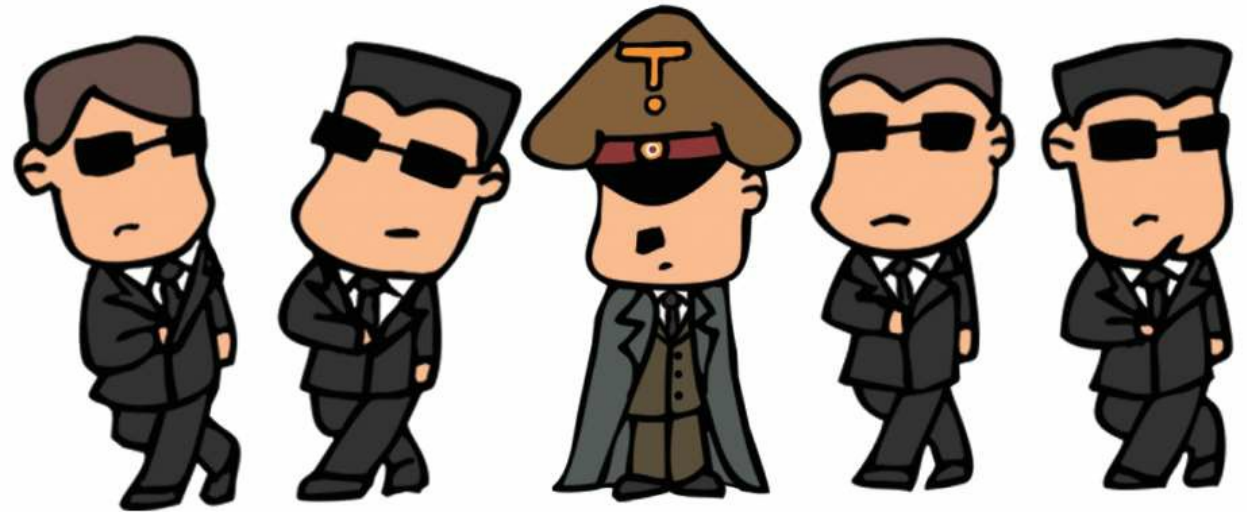
但是，这些行动却被希特勒一次次躲过，化险为夷。

并且，每次刺杀失败后，行动小组里的人都会遭到希特勒和其爪牙

的疯狂报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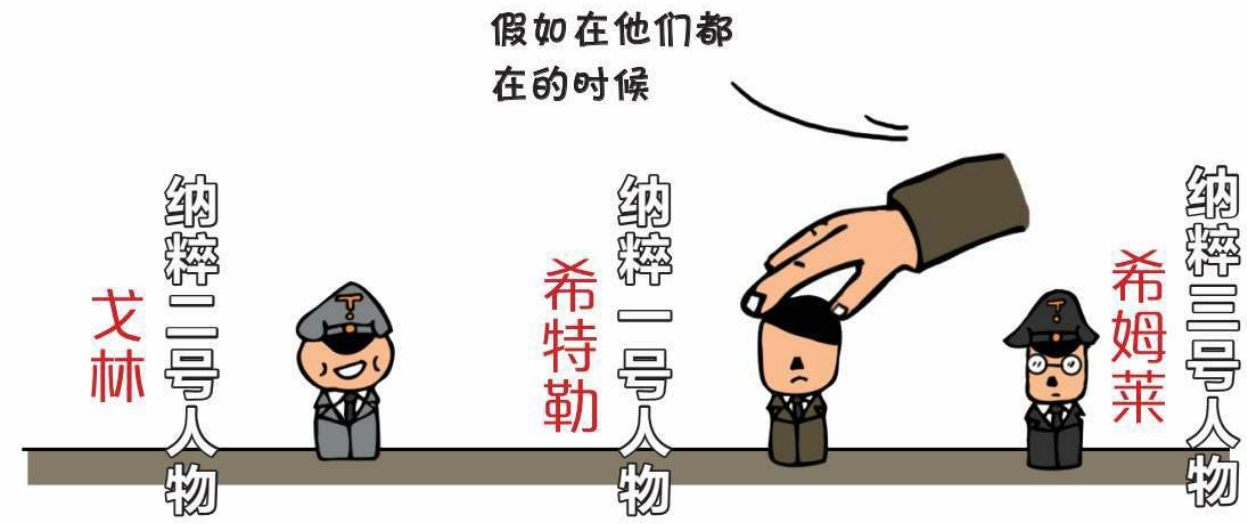


由于希特勒身边的警卫保护措施越来越严密，刺杀希特勒的机会越来越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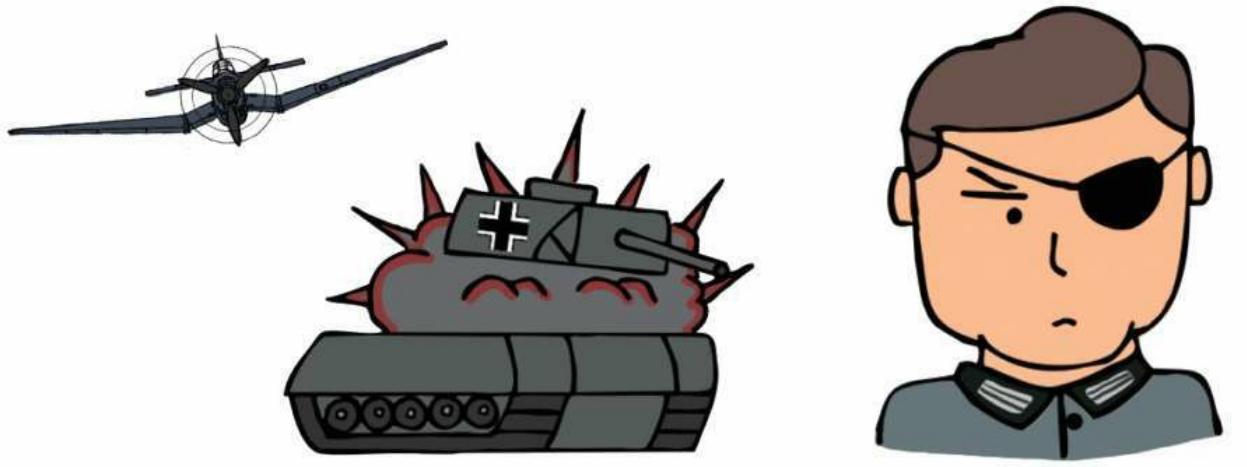
1944年起，随着德军的节节败退，希特勒开始长期居住在位于波兰的“狼穴”指挥部内。

刺杀小组制订了新的计划，希望用炸弹将希特勒及其心腹一起炸死在指挥部内。



这项刺杀任务，最终由施陶芬贝格上校执行。

施陶芬贝格上校曾在北非战场作战，战争使他失去了左眼和右手，左手也只剩下三根手指。



希特勒很钦佩施陶芬贝格的顽强精神，任命其为本土兵团参谋长，可定期向希特勒汇报军事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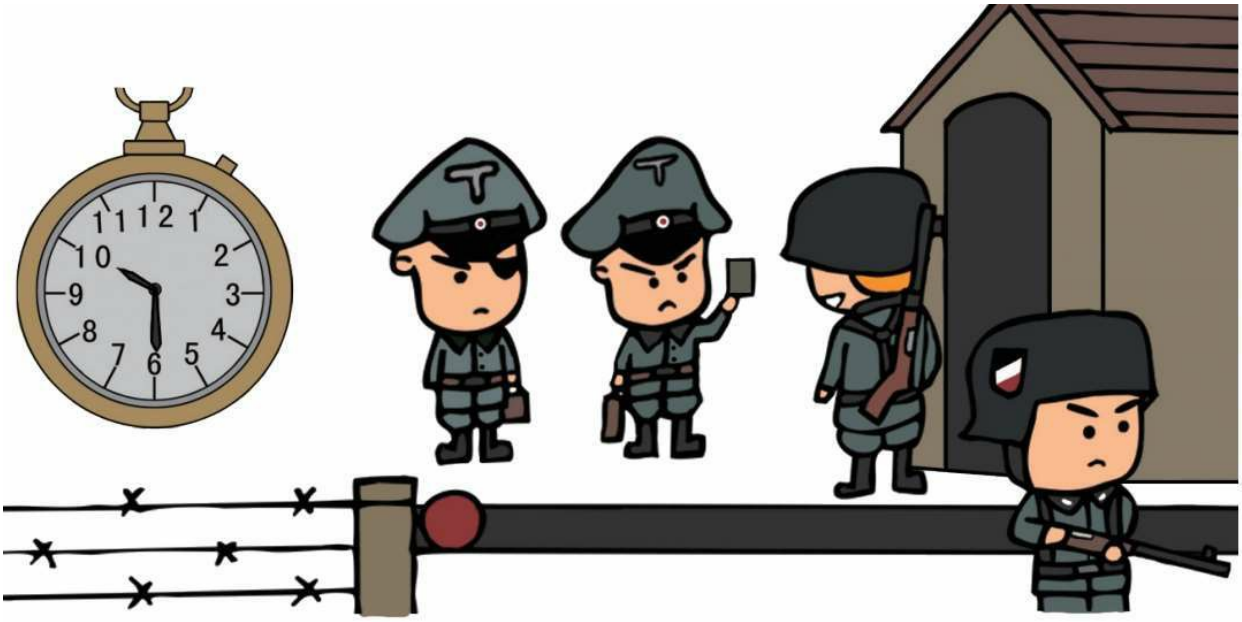
施陶芬贝格为希特勒工作，不是为了巴结他，而是为了能亲手杀死这个战争狂魔。

刺杀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944年7月，施陶芬贝格奉命参加希特勒召开的军事会议。

除了会议文件，施陶芬贝格还随身携带了两枚定时炸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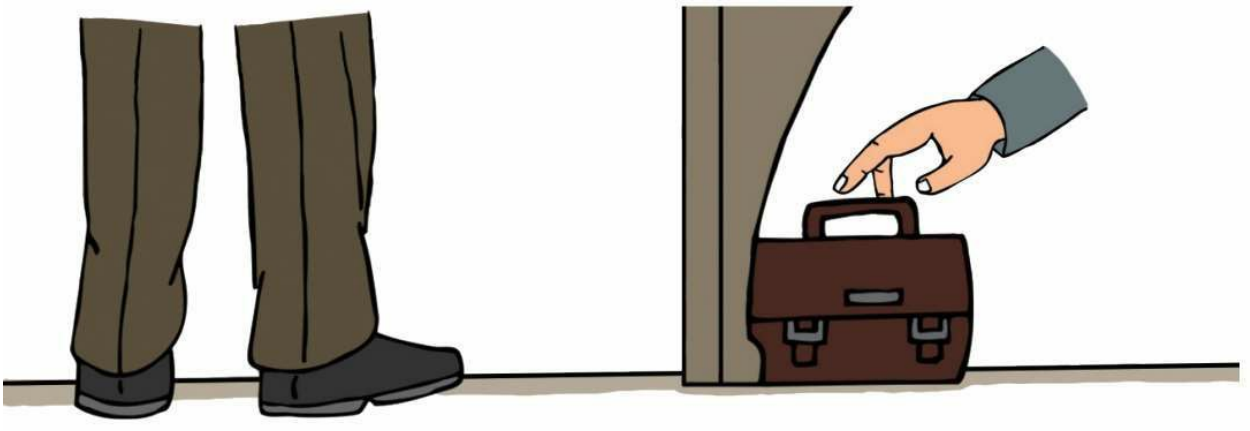
这次刺杀行动被命名为“瓦尔基里”行动。这次行动成功与否，将决定战争的结局和德国的命运。

1944年7月20日10时30分，施陶芬贝格和其副官抵达“狼穴”指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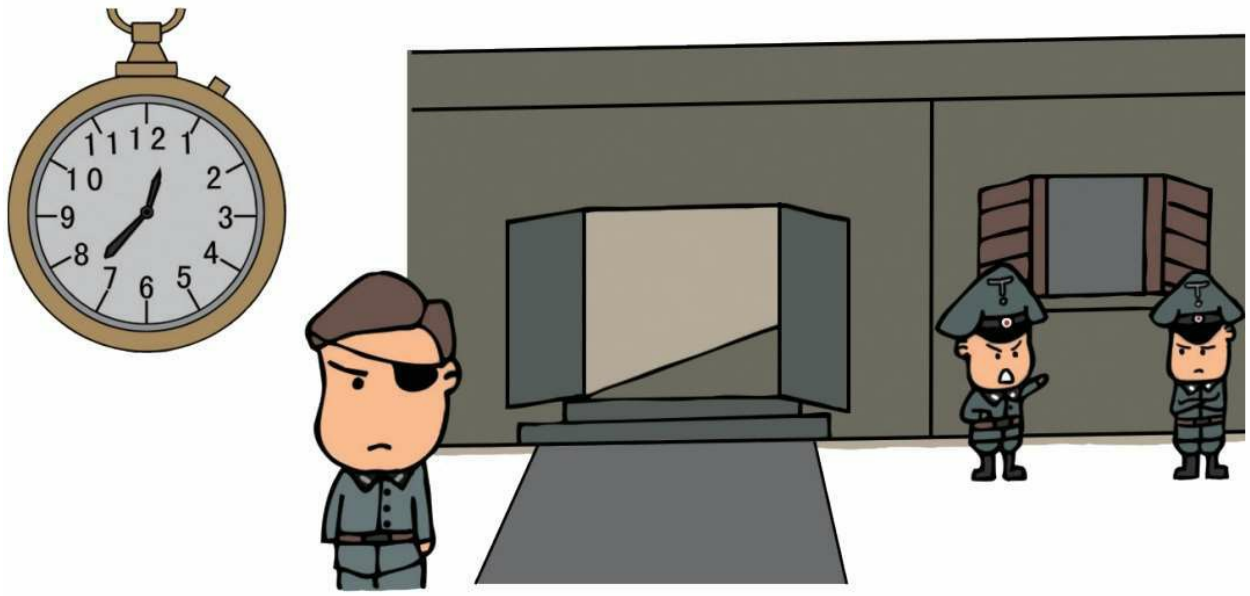


可会议时间突然提前，匆忙中，施陶芬贝格只组装好一枚定时炸弹便赶往会议室，此时的时间是12时30分。

施陶芬贝格一进入会议室，就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会议桌旁，离希特勒仅有2米远。



中途，施陶芬贝格借口打电话离开会议室，此时的时间是12时37分。



5分钟后，一声巨响，会议室内顿时火光四溅，浓烟滚滚，炸弹爆炸了！

看到炸弹爆炸后，施陶芬贝格认为刺杀已经成功，便立刻赶回柏林。

等施陶芬贝格回到柏林后，反纳粹组织立即对外宣布希特勒已死，并夺取了柏林的控制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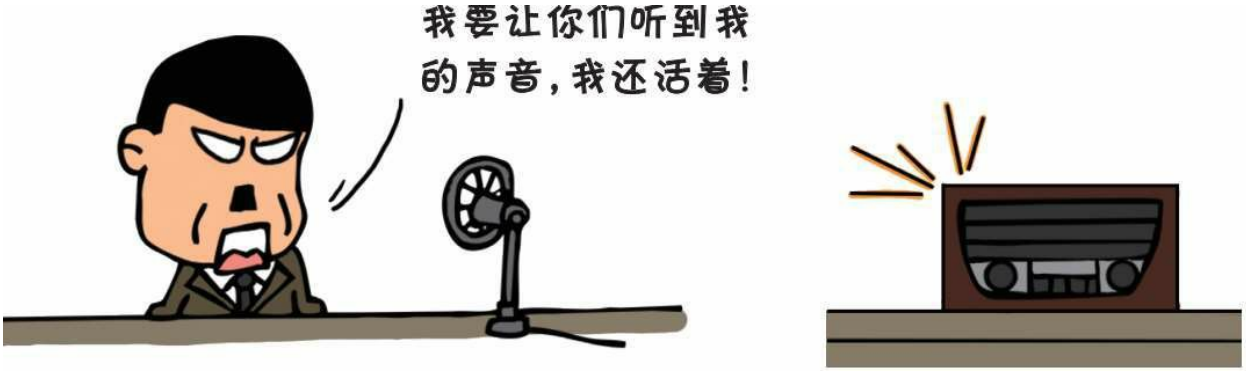
在维也纳、巴黎、雅典等纳粹占领区的反抗组织也开始响应柏林的政变行动，一时间刺杀行动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

但是，
希特勒并没有死！

原来在施陶芬贝格离开会场后，有一名将领无意间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移到了桌子的另一边。

这无意间的移动，使炸弹远离了希特勒，让希特勒仅受了些轻伤。

刺杀发生的第二天，希特勒就向全国发布广播，命令立刻逮捕政变分子。



疯狂的报复行动在全国展开，共有约1万名涉嫌刺杀的人员遭到逮捕。

包括施陶芬贝格在内的近5000人，被希特勒的秘密法庭判处死刑。

德国著名的隆美尔元帅，甚至也因涉嫌参与刺杀行动被命令服毒自尽。

事后，希特勒还亲自带墨索里尼察看了爆炸现场，并狂妄地宣称：我是不可被战胜的！

但是，在此之后的一年里，这两位法西斯独裁者就受到了正义的审判，最终走向灭亡。

1945 年 4 月 28 日，
墨索里尼被处决。

1945 年 4 月 30 日，
希特勒于柏林自杀。

刺杀行动虽然失败了，却向世界表明了德国人民敢于推翻法西斯暴政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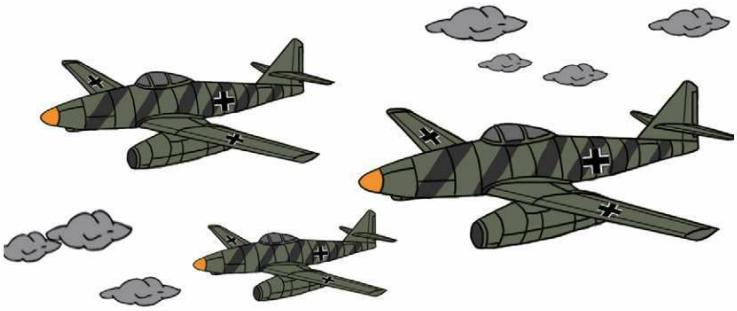
正义终将到来！

战后，德国人民在柏林建立了抵抗希特勒的纪念中心，以缅怀那些勇于反抗暴政的英雄。

假如有足够的时间装好两枚炸弹，那个装有炸弹的公文包也未被移走，历史的发展是否真的会被改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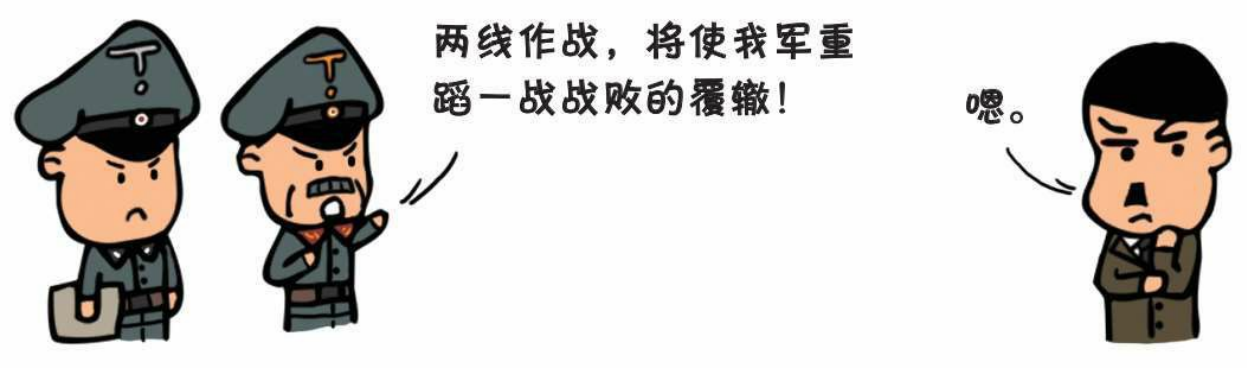
1939—1945

第十一章
阿登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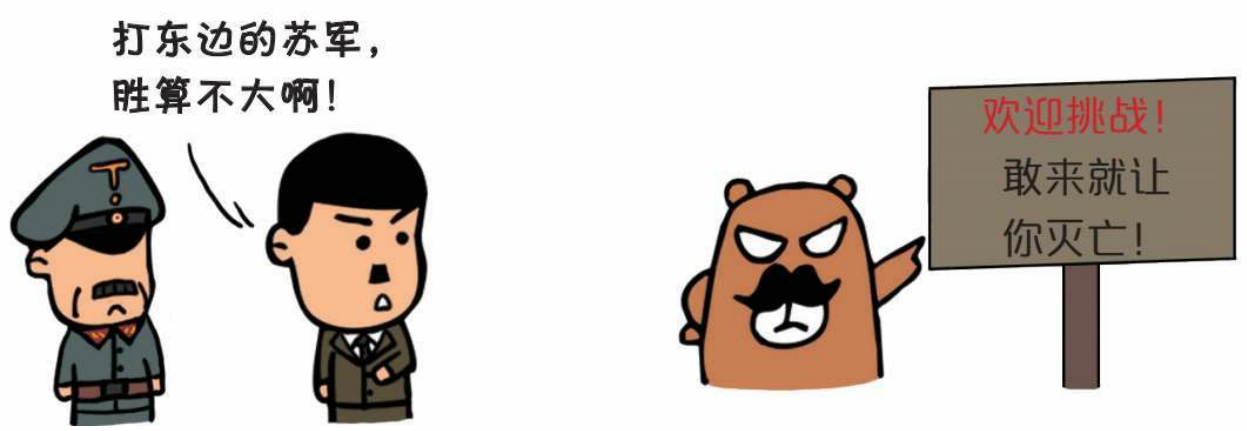


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的成功登陆，使德国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窘境。

对此，希特勒希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反击，来扭转战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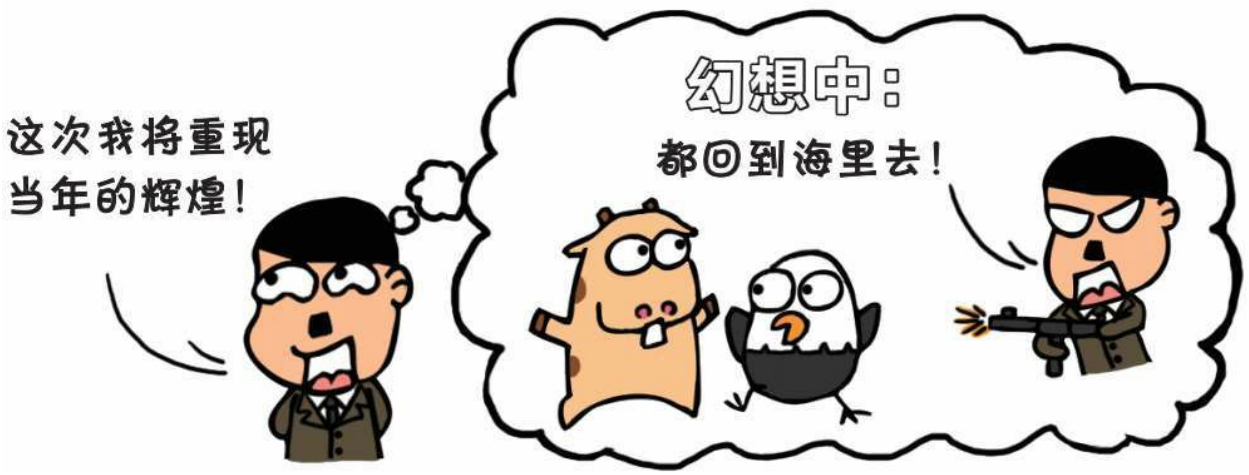


面对东线强大的苏联红军，刚刚登陆不久的美、英联军成了最有可能成功反击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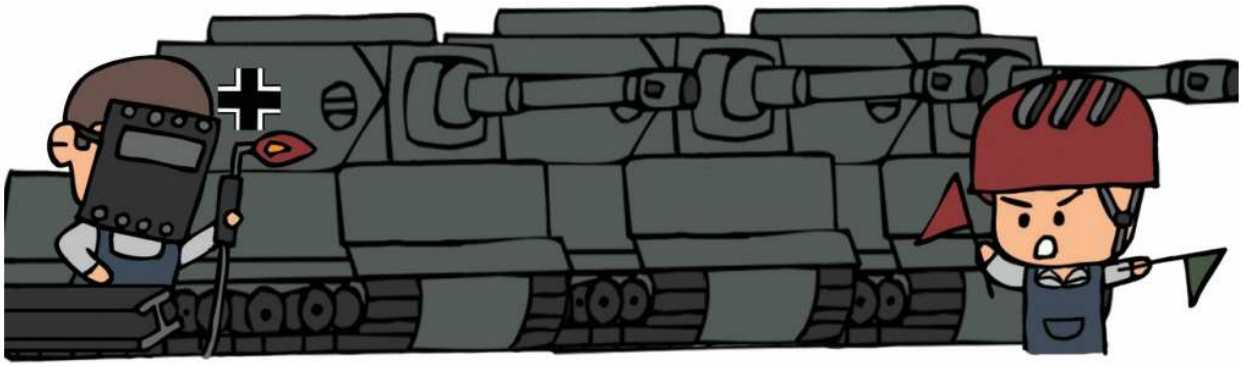
1944年7月31日盟军在阿夫朗舍取得重大进展后，希特勒计划在法国阿登地区发动反攻，作战代号：莱茵卫士。

反攻计划内容：强渡马斯河，夺取安特卫普港，切断盟军补给，再将盟军赶到海边一举歼灭。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德军开始大规模征兵，应征年龄扩大为：16—60岁。

同时，德国的军工业全力以赴，赶制坦克和飞机。



并且，德军出动了几乎所有型号的装甲车辆，可谓全军总动员。

这次反攻赌上了德军的最后一批装甲预备队，阿登战役成了希特勒的一次豪赌。

1944年12月11日，德军集结完毕，由陆军元帅莫德尔负责指挥。

莫德尔元帅因其出色的防御能力，被誉为“防御之狮”“元首的消防队员”。

德军反攻力量

兵力：25 万人
坦克：900 辆
火炮：2617 门
飞机：800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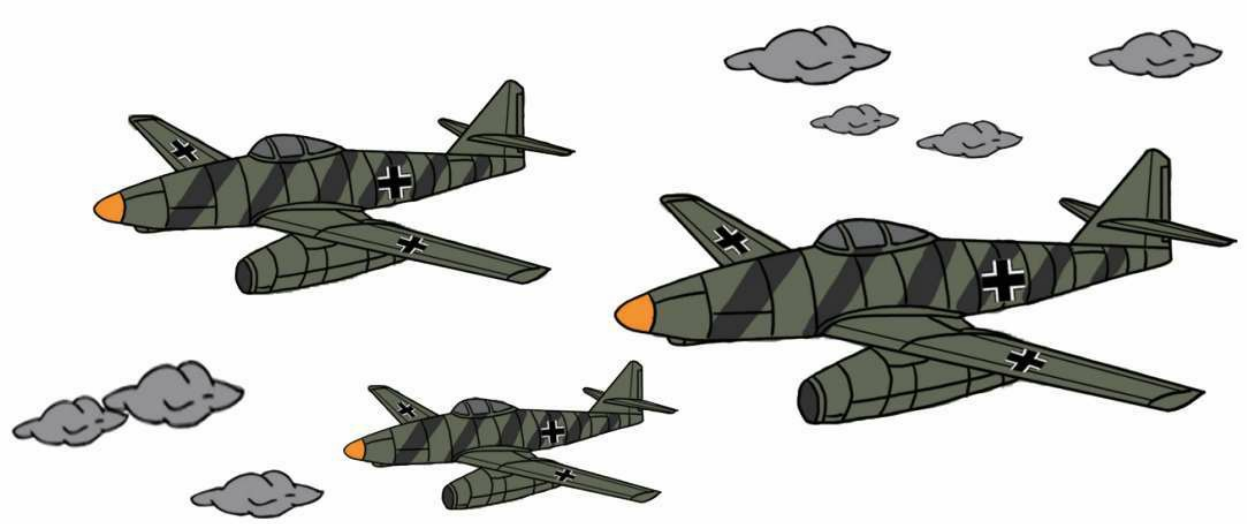
驻防阿登的美军对德军的反攻计划毫无察觉，此时正悠闲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1944年12月16日清晨，德军发动突袭，近千辆坦克从树林中冲出，穿着雪地迷彩的德军士兵紧随其后。

德军的突袭打得美军措手不及，大批美军甚至没来得及爬出睡袋，就已被德军俘虏。

被俘美军后来说道：“他们就像白色的魔鬼，突然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空中，一群群德式战机呼啸而过——这是德军最新研制的喷气式战机：Me-262。



当时的天空布满阴霾，这让盟军的飞机无法起飞，但是德军新式战机却能正常起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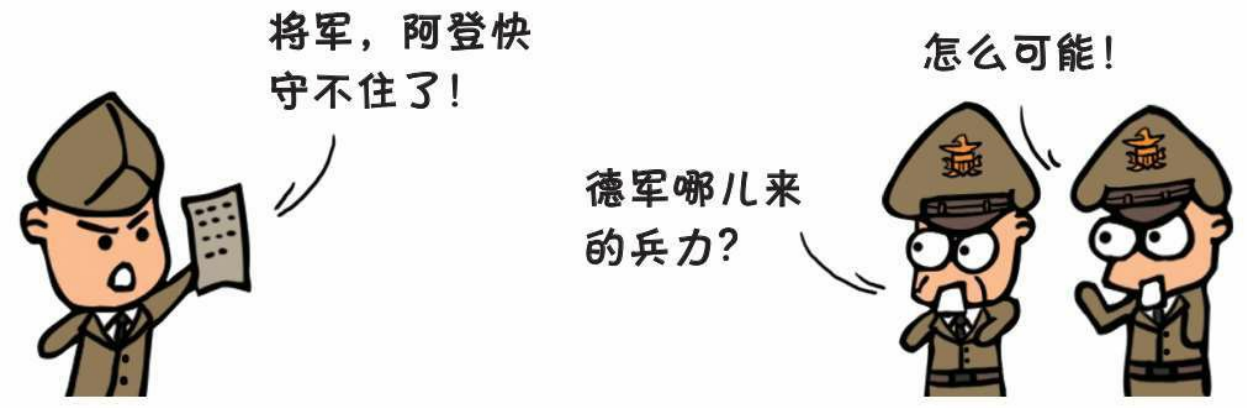
12月17日，德军成功运用钳形攻势包围了美106师的两个团，8000名美军士兵被迫投降。

到了12月20日，德军已推进出一个宽约1000千米、纵深30—50千米的突破口，并在继续推进中。

得知战况后，希特勒对前线部队发表了演说，兴奋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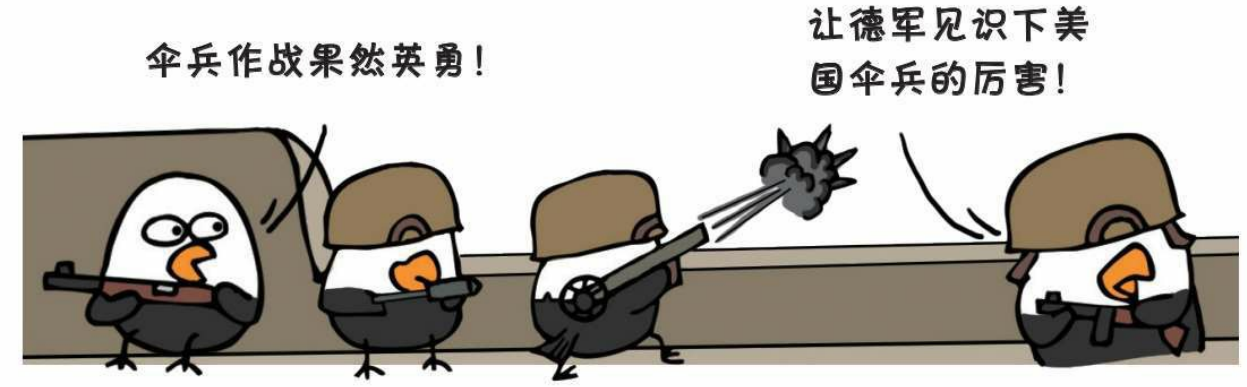
这时，盟军才意识到德军已在西线发动了全面反攻，局势已岌岌可

危。



为了稳住战局，美军紧急调来第82和第101空降师增援巴斯托克和圣维特一线，阻止德军西进。

在巴斯托克，德军的攻势首次受到阻碍。



美101空降师少将麦考利夫立即回信，但信上只写了一个词：NUTS！（神经病！）

这就是我的回复！

你好好看看！

NUTS!

美军前线部队的顽强抵抗，终于使战局发生了转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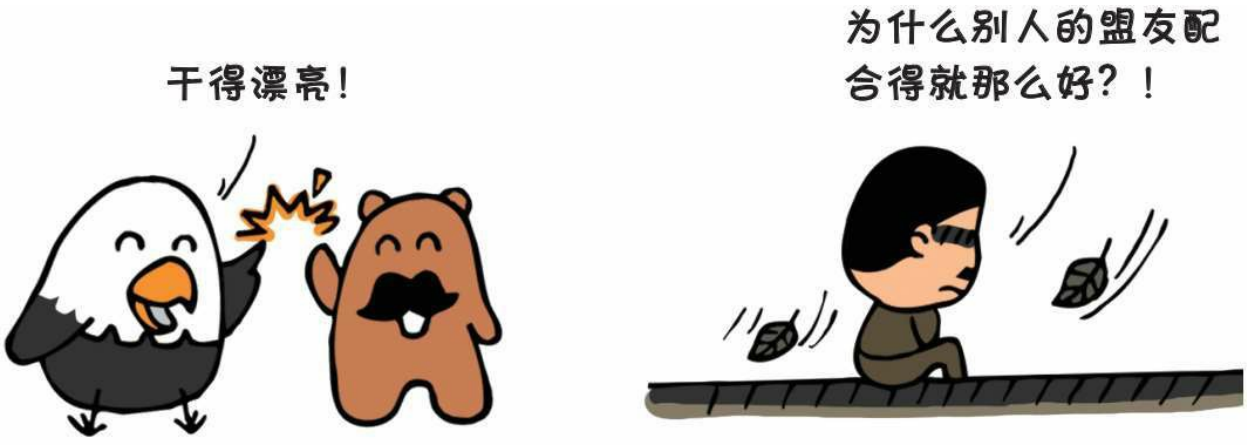
1944年12月23日，天气转晴，美军强大的空军力量重归战场，使德军地面部队损失惨重。

同时，由巴顿将军率领的美第3集团军也赶赴前线，并于12月26日成功解除巴斯托克之围。

1945年1月，盟军从南北两线同时发动反攻，德军被迫停下了进攻的步伐。

就在这时，远在东线战场的苏军突然提前发起新的攻势。

面对苏军的强势进攻，希特勒不得不抽调兵力回防东线苏德战场。



1945年1月28日，在盟军追击下，希特勒的部队又被赶回了战役发起前的位置。

此战，德军共损失兵力8.2万人，坦克600余辆。德军自此再也无力发起反攻，其后备力量损失殆尽。

德军的失败除了由于美军顽强的抵抗外，还因自身石油储备已极其匮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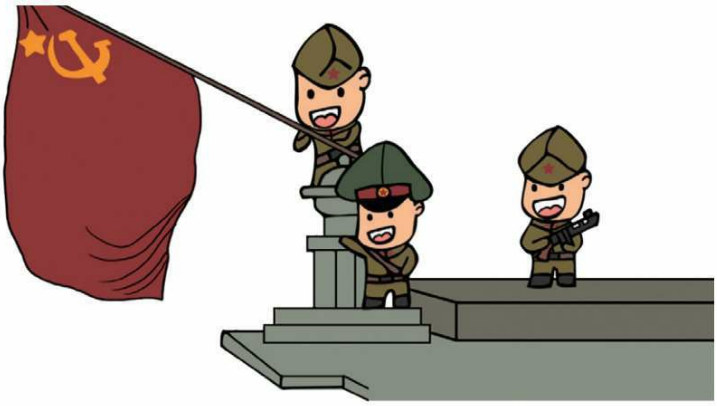
撤退时，德军的坦克部队已耗尽全部燃油，士兵们只能步行返回德国本土。

可笑的是，德军攻占过的斯塔佛洛市曾藏有美军储备的近950万升汽油。

然而，德军竟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些石油仓库，只能说德军的失败也源于其情报工作的失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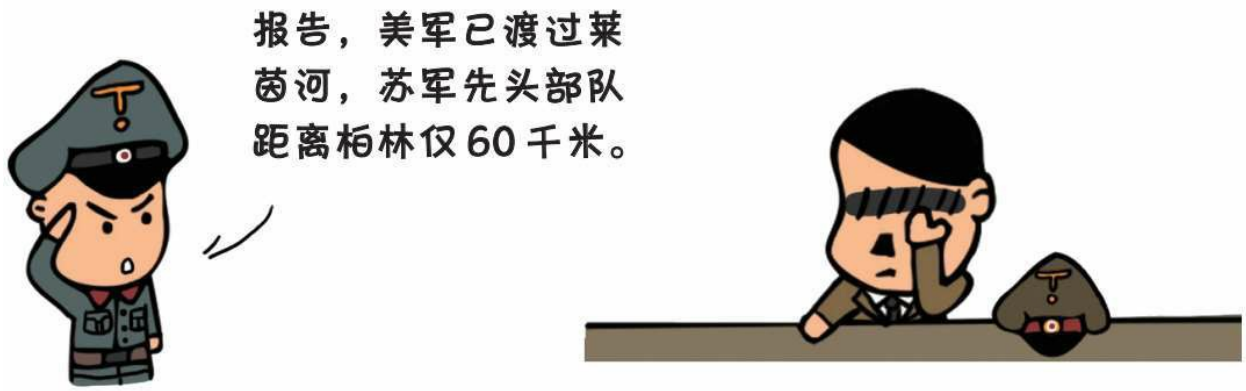
1939—1945

第十二章
攻克柏林



1945年4月，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经过艰苦奋战，均已攻入德国本土境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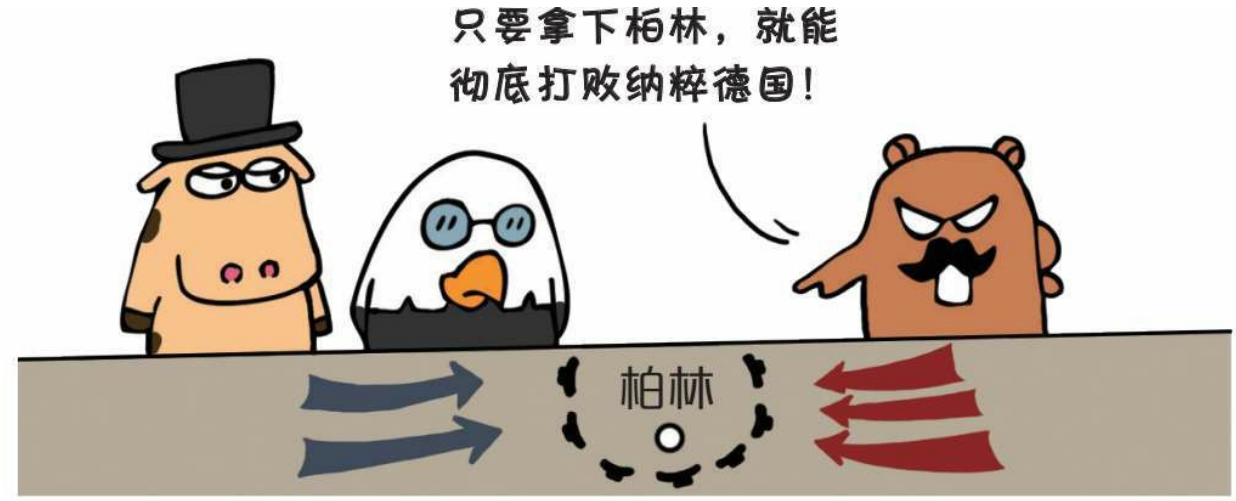
从前横行欧洲大陆的纳粹德国，现已四面楚歌，岌岌可危。



而德国首都柏林，则成了最重要的进攻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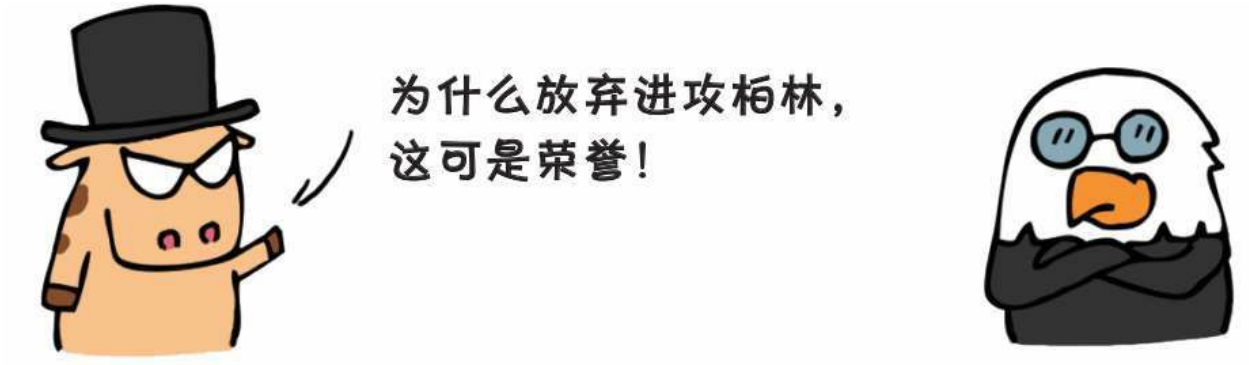
柏林位于德国东部，面积892平方千米，是纳粹德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工业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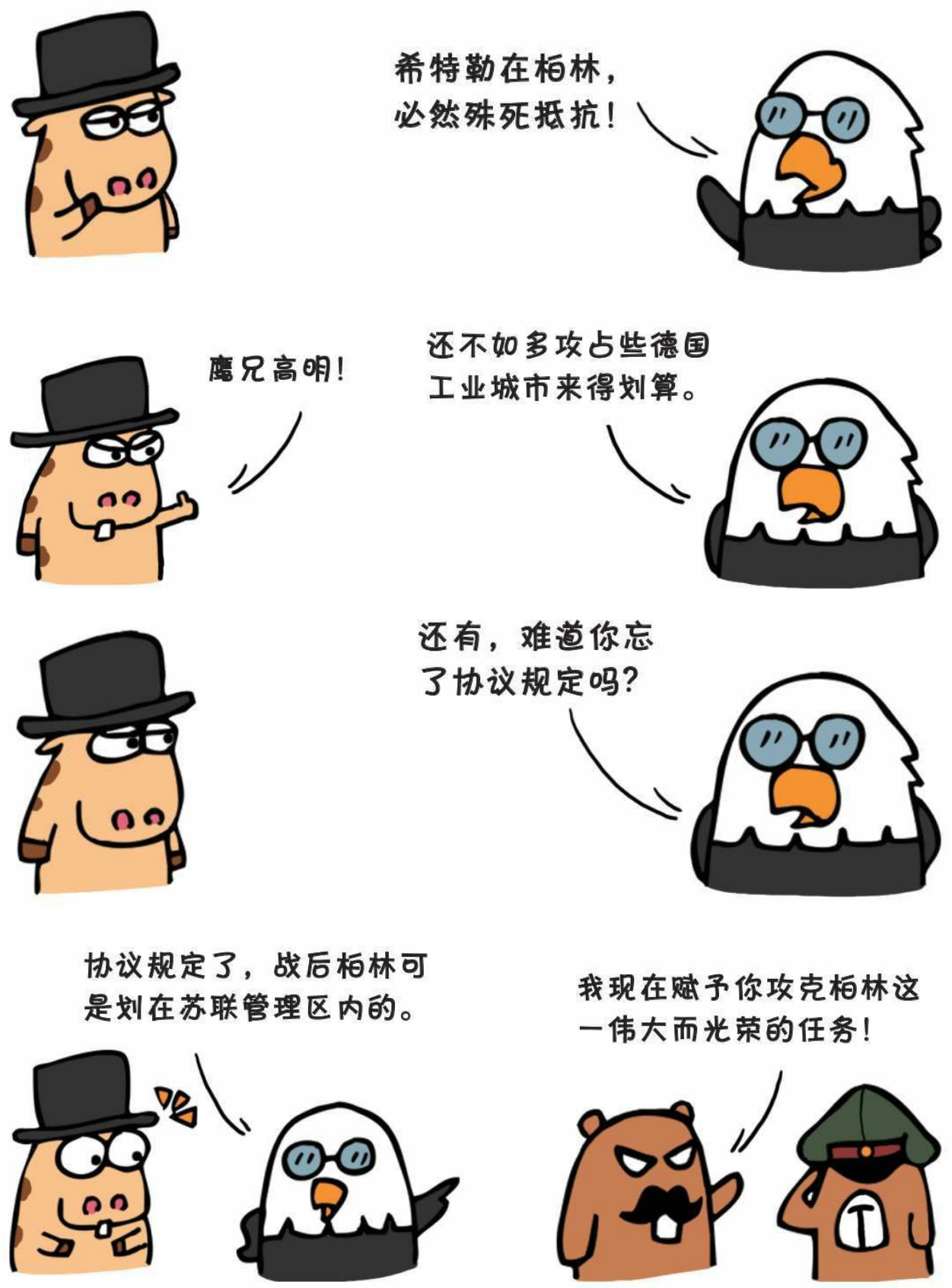
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此时正在柏林。



毫无疑问，谁能率先占领柏林，谁就能获得最至高无上的荣耀。

美英联军考虑到，攻打柏林可能会付出至少损失10万人的高昂代价，遂放弃攻打柏林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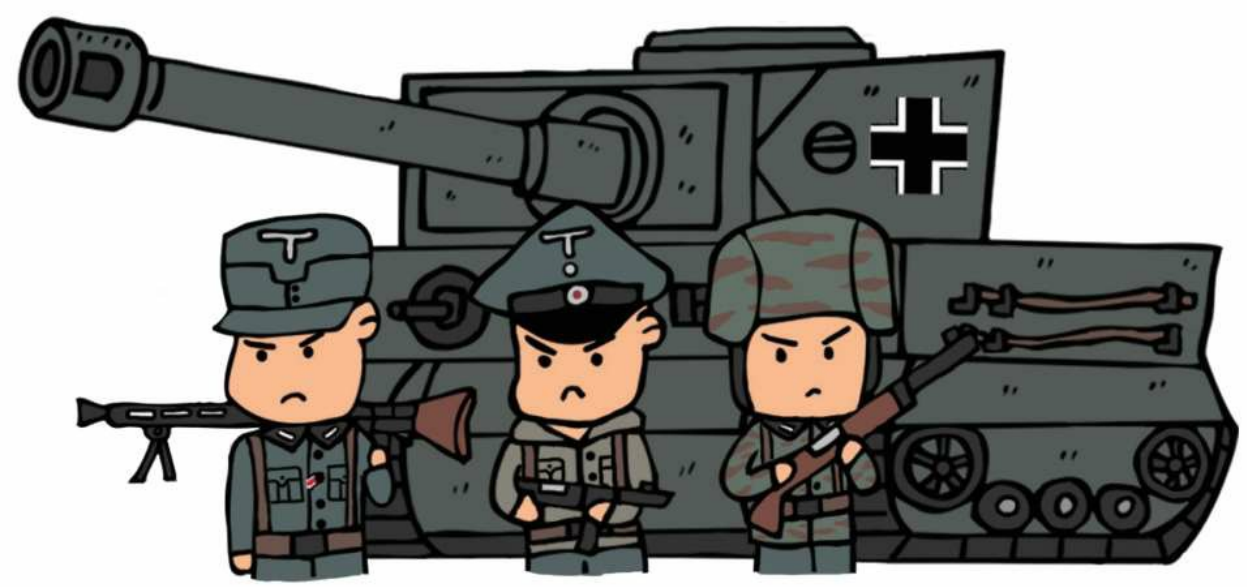



希特勒在柏林，必然殊死抵抗！
鹰兄高明！
还不如多攻占些德国工业城市来得划算。
还有，难道你忘了协议规定吗？
协议规定了，战后柏林可是划在苏联管理区内的。
我现在赋予你攻克柏林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对于攻克柏林的作战行动，苏军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斯大林派出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三位元帅率军三路并进，攻向柏林。

此时在柏林的德军，也已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从1945年2月起，德军便开始在柏林城周围构筑防御工事。

柏林的主要街道都设置了由水泥和钢板构成的路障，并且布置了地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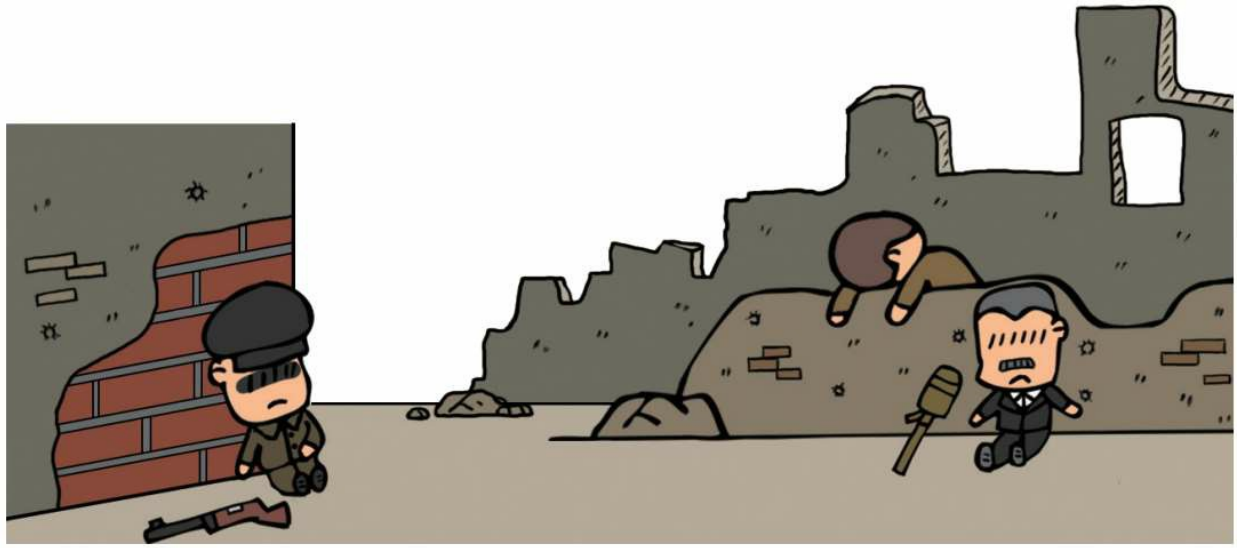
一些不能行驶的坦克被放在街口，当作固定炮塔使用。

城内多处大楼上都设置了防空炮塔，来应对盟军的空袭。

在兵源上，希特勒下达了总动员令，柏林16—60岁的男性市民都被征为民兵，组成了200个冲锋队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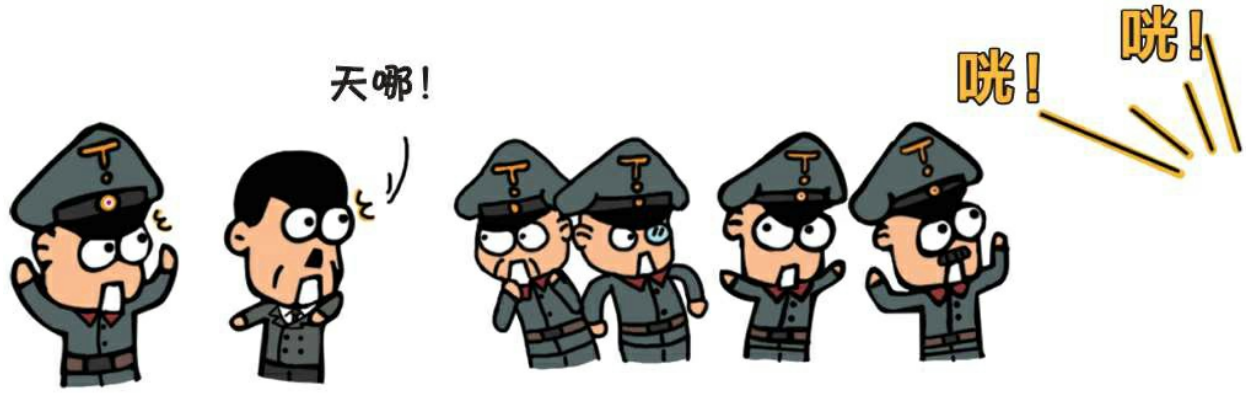
冲锋队营配给的武器十分低劣，仅装备了步枪和“铁拳”反坦克火箭筒。

大量缺乏作战经验的柏林市民，就这样成了希特勒顽固抵抗的殉葬品。



1945年4月20日，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纳粹高层在总理府为希特勒举行了生日宴会。

就在这时，巨大的爆炸声呼啸而来，窗户上的玻璃被震得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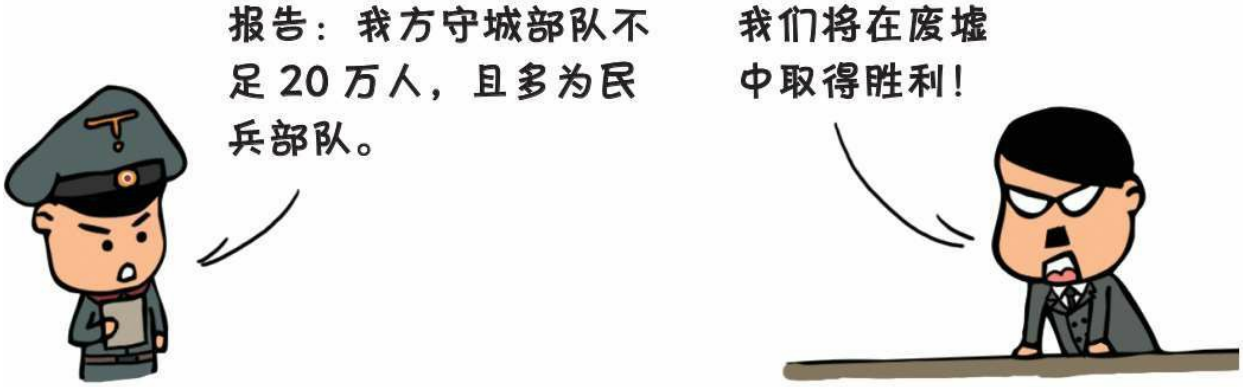


苏军用自己的方式为希特勒送来了贺礼。这一天，苏军突破了柏林的外围防线，攻入柏林市郊。

整个柏林城区已完全处于苏军火炮的射程范围之内。

1945年4月25日，苏军250万大军已完成对柏林的包围，纳粹德国的丧钟开始敲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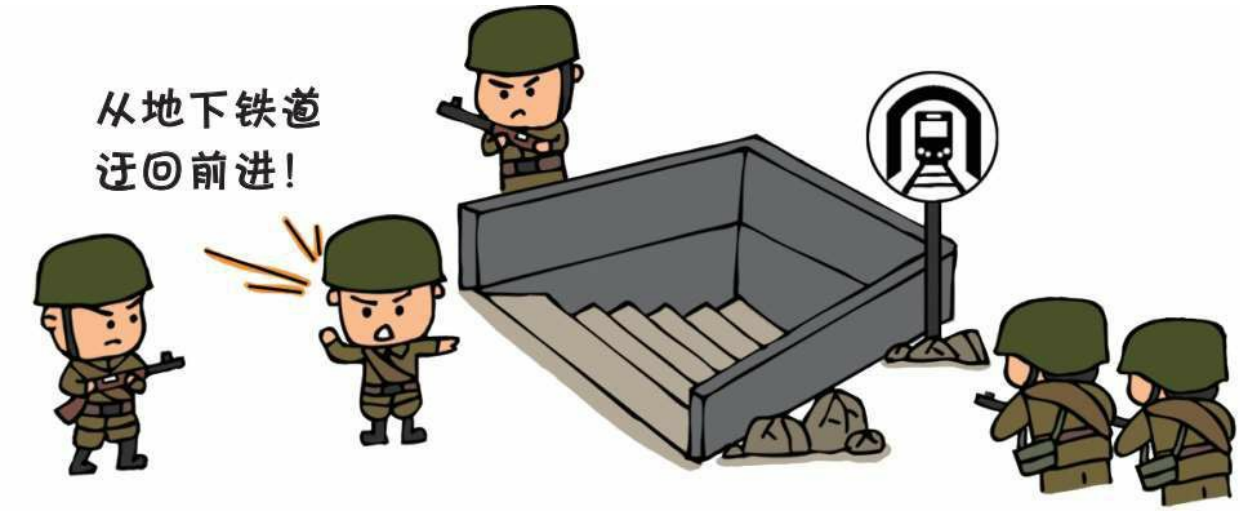
此时的希特勒躲进了元首地堡，拒绝离开柏林，宣称将抵抗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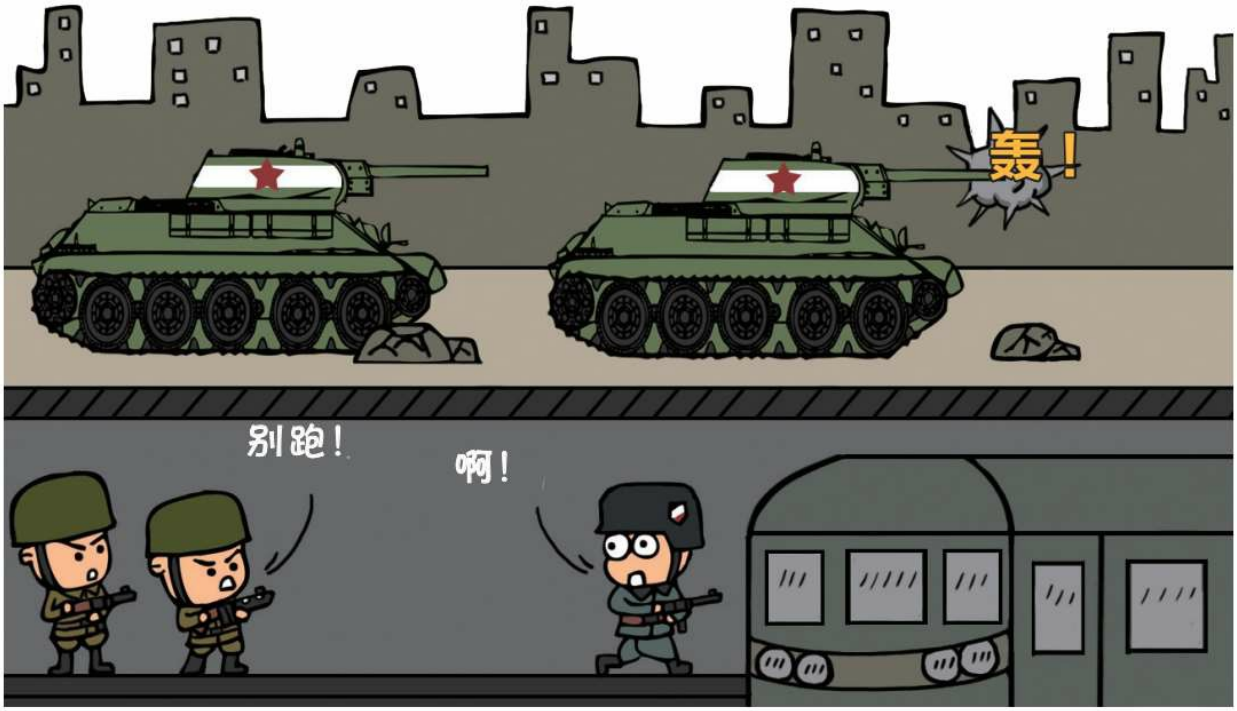
4月26日，苏联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共同攻入柏林市区。

柏林城内，德军殊死抵抗，苏军需要逐屋进行争夺，才能勉强向前推进。

苏军士兵甚至从地下铁道和下水管道中进行突袭，以求突破德军防线。



此时的柏林，不管是地面上，还是地道内，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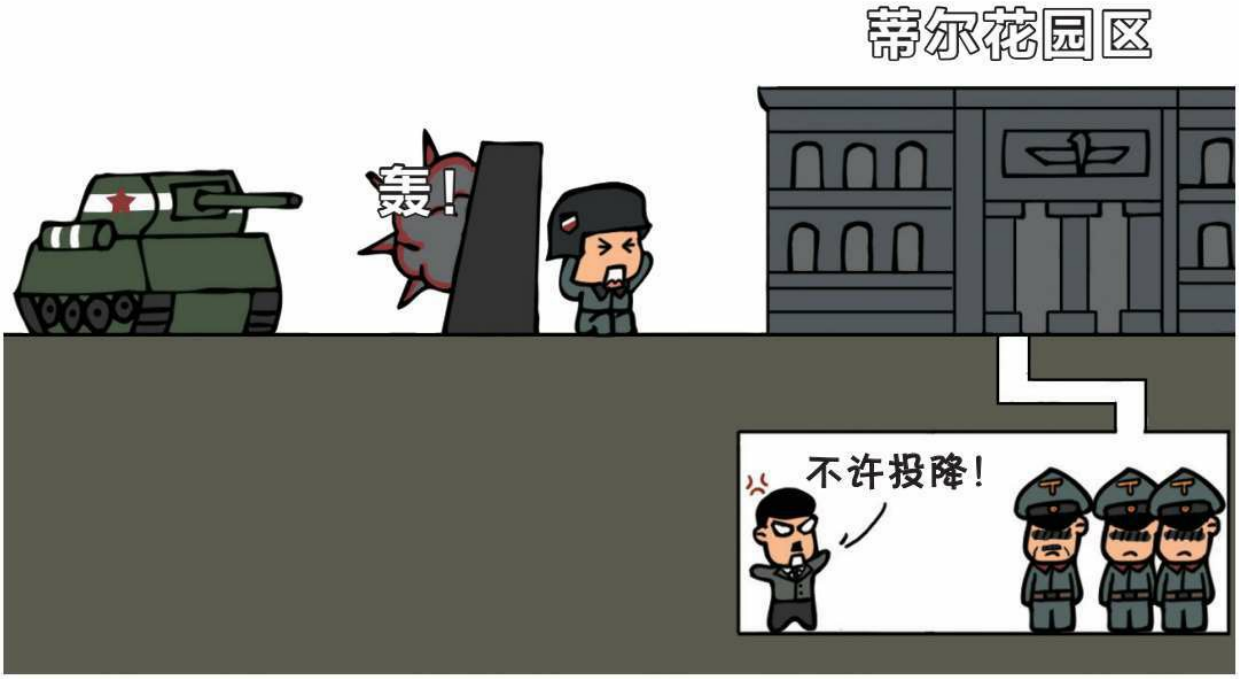


最后，德军下令炸开河道，灌水淹没地下铁道，以此阻止苏军进攻。

而此时的希特勒正躲在地堡内，对他的将领们大发雷霆。

很多时间里，希特勒都在给幻想出来的部队下达着不切实际的命令。

1945年4月28日，苏军逼近柏林的蒂尔花园区。这个区域成了德军在柏林的最后一块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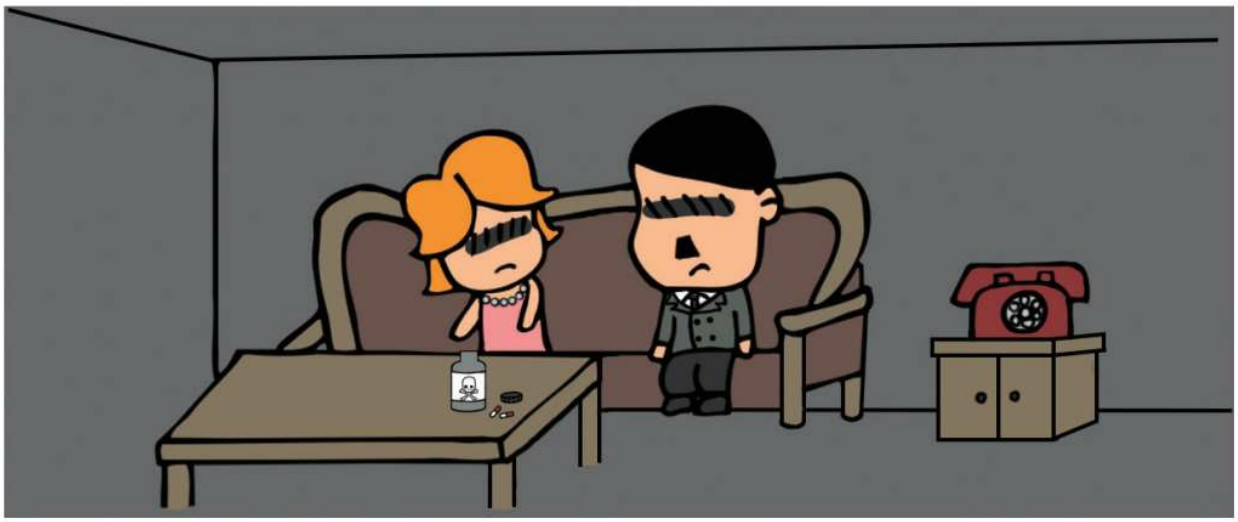


4月29日凌晨，希特勒与其情妇爱娃在地堡内举行了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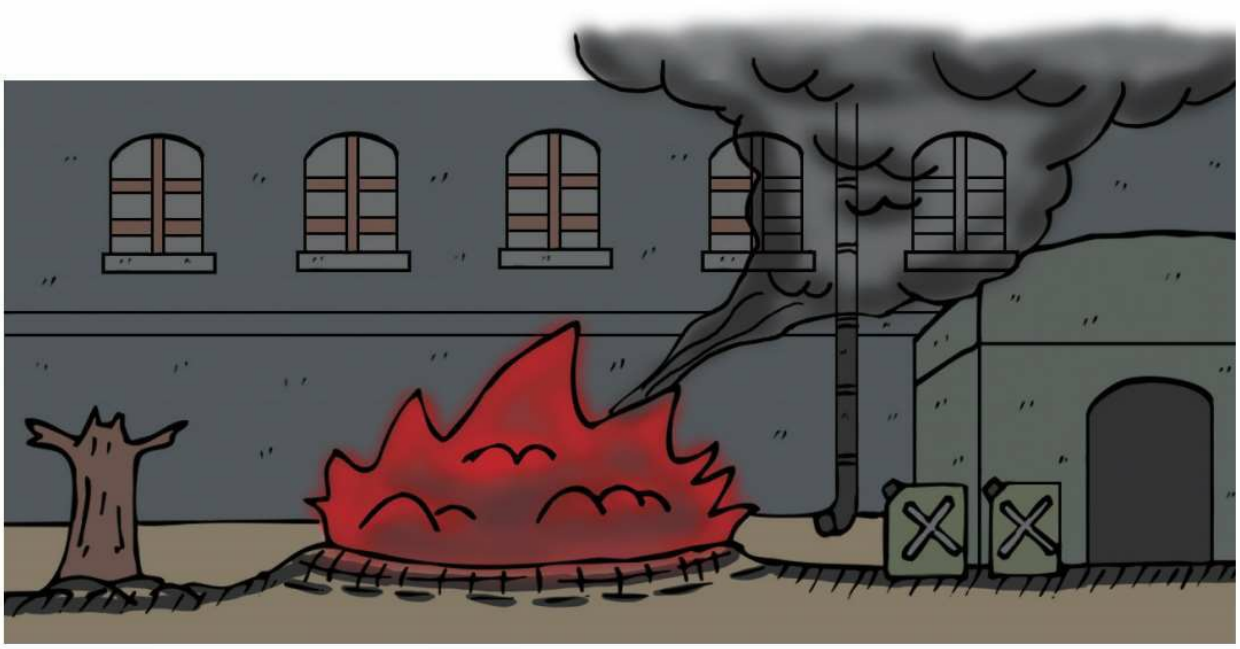
4月29日，希特勒向柏林中心区城防司令蒙克少将询问战况：

蒙克少将的回答却令希特勒感到绝望。

1945年4月30日下午3时30分，得知败局已定的希特勒，与其妻子一同在地堡内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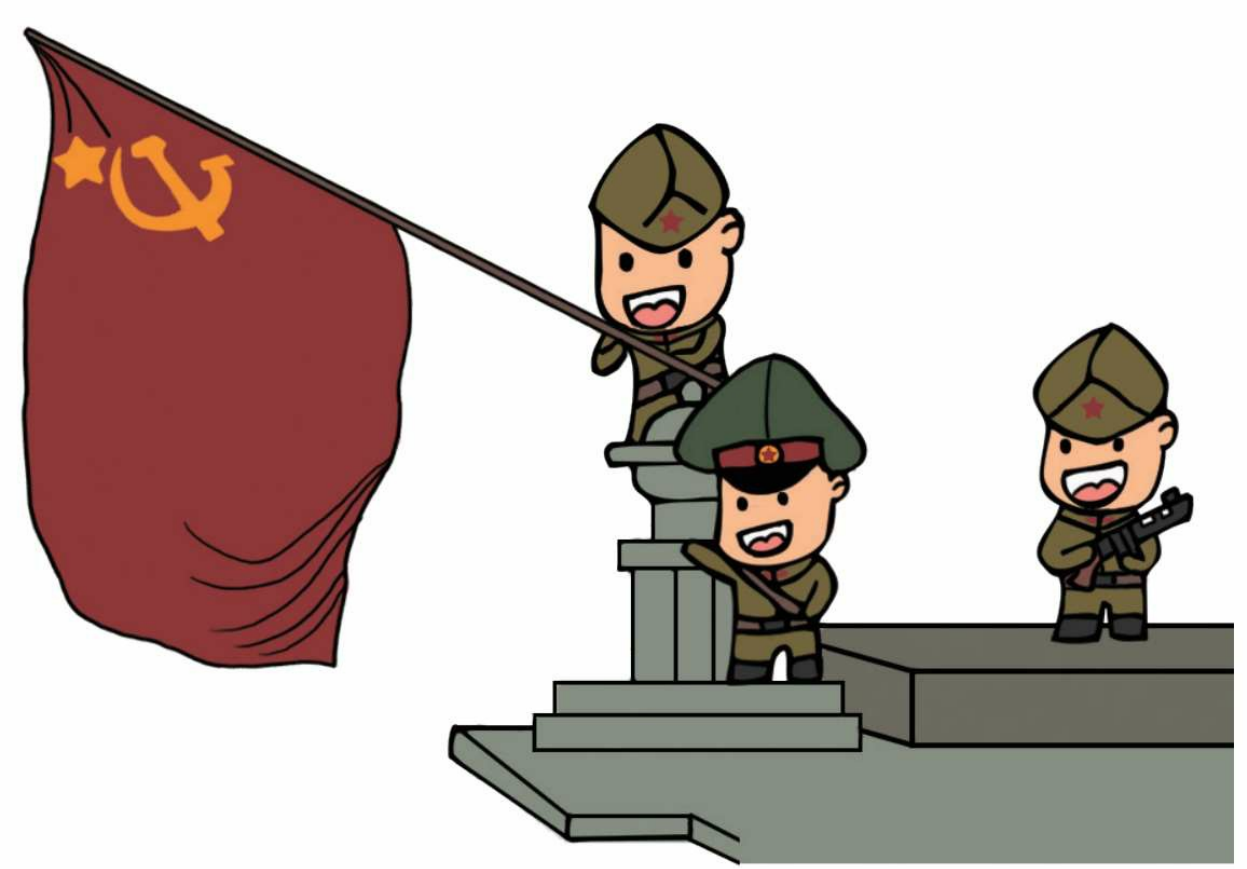


随后，希特勒的尸体被抬到总理府花园内的一个弹坑里，草草地进行了火化。



1945年4月30日，纳粹德国的象征——帝国国会大厦——被苏军攻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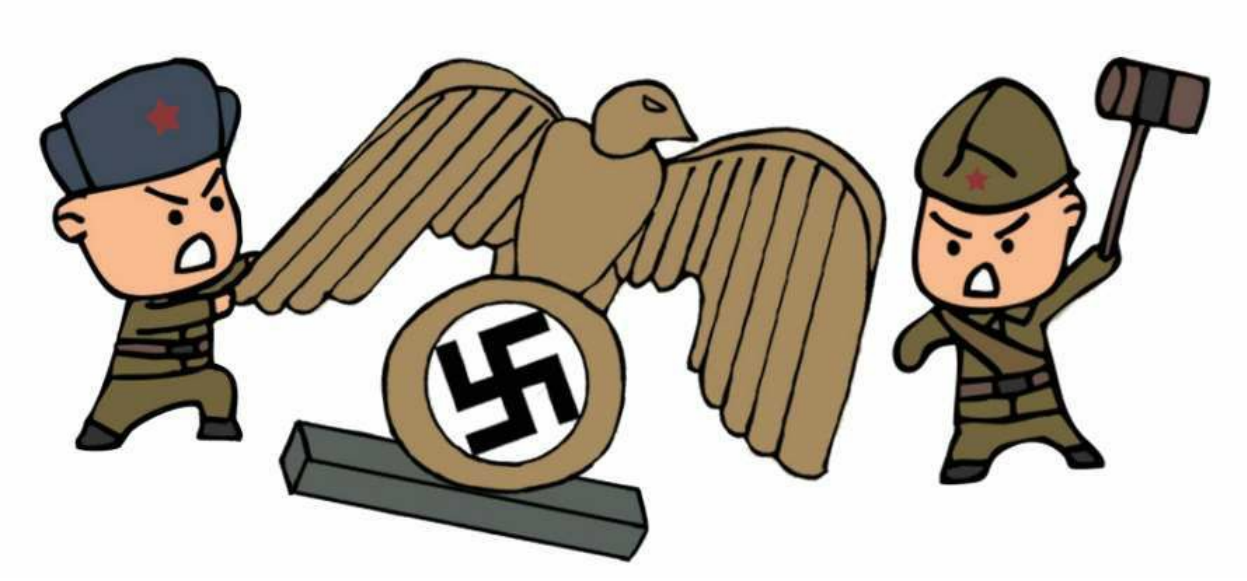
苏军将士将代表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大厦塔顶。



1945年5月2日，德军柏林卫戍总司令魏德林上将，代表柏林守军向苏军无条件投降。

至中午12时，柏林内的德国守军全部投降。

柏林战役中，苏军以伤亡30万人的巨大代价，最终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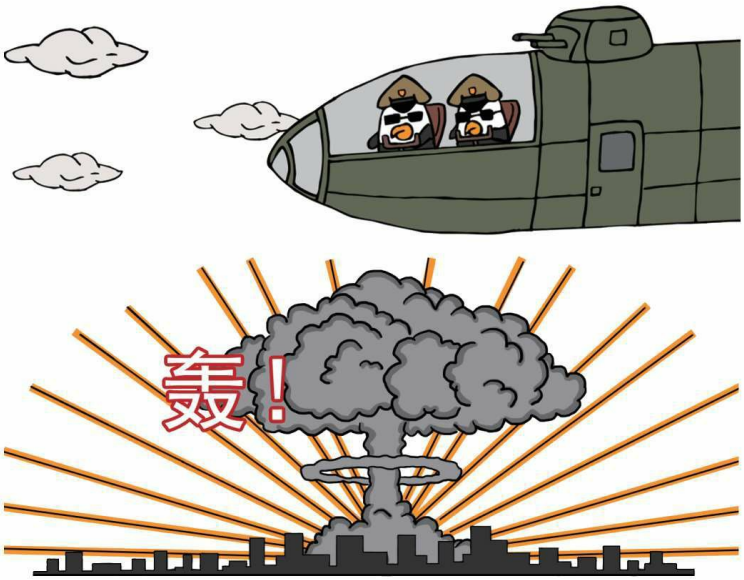


1945年5月8日，德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标志着纳粹政权的彻底覆灭。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战事宣告结束。

1939—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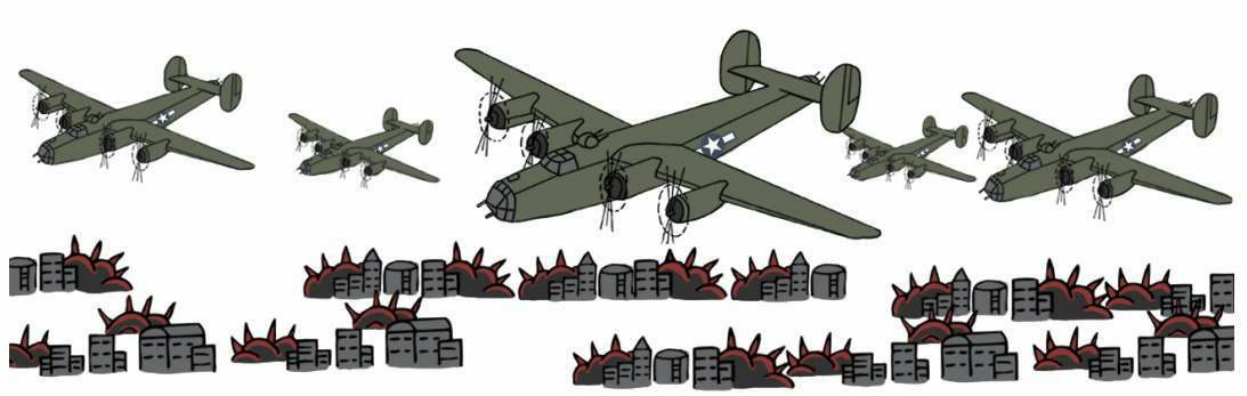
第十三章
核袭日本



1945年6月，日本已陷于失败的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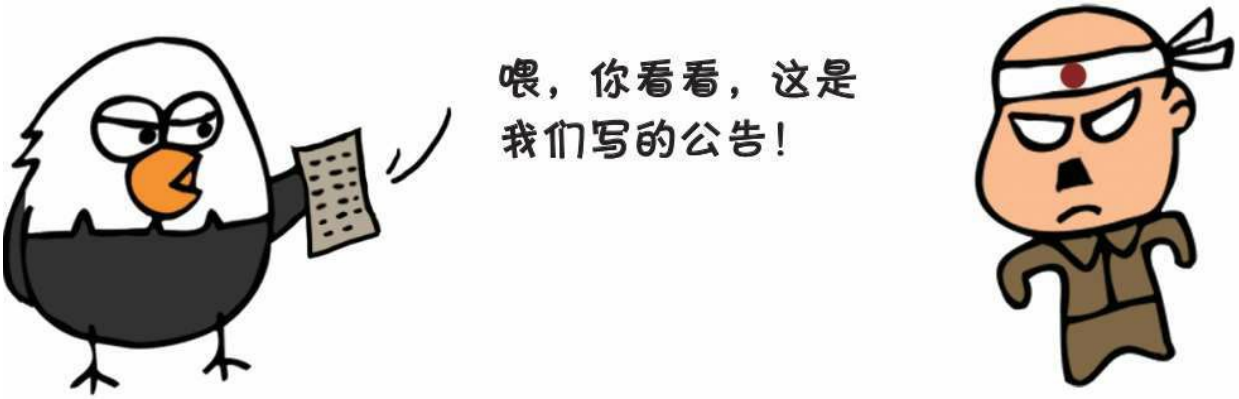
经过多次激战，日本本土外围的岛屿被美军尽数占领。

针对日本重要工业城市的轰炸，也在持续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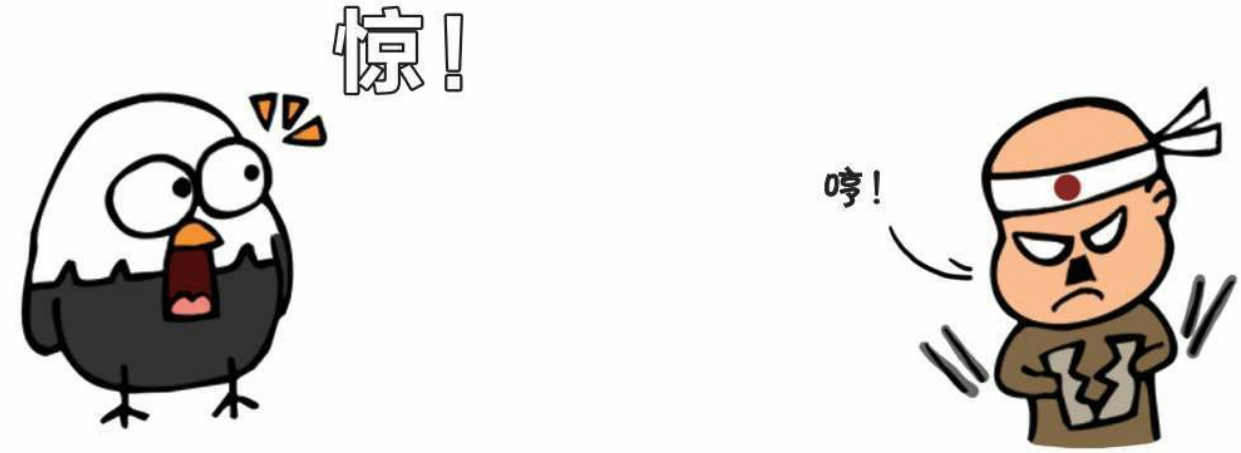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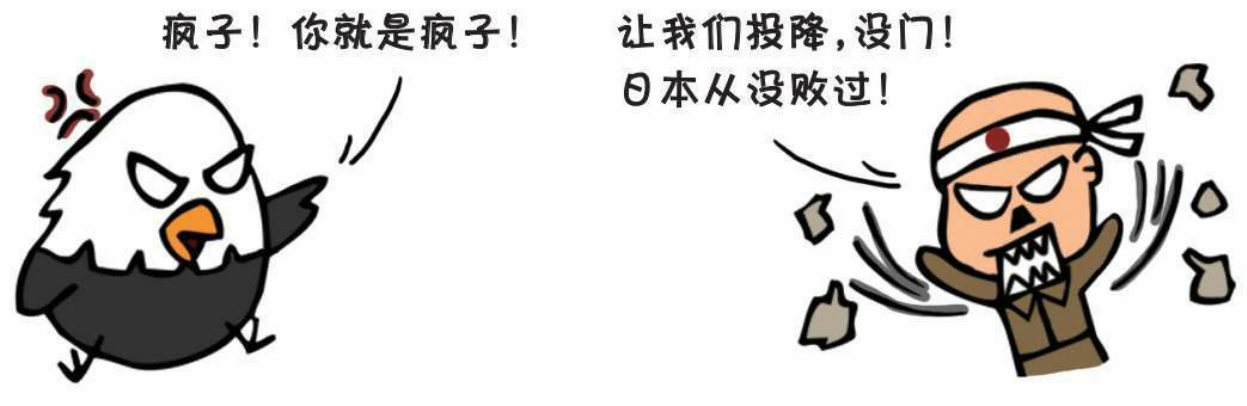
日本似乎除了投降，已别无选择。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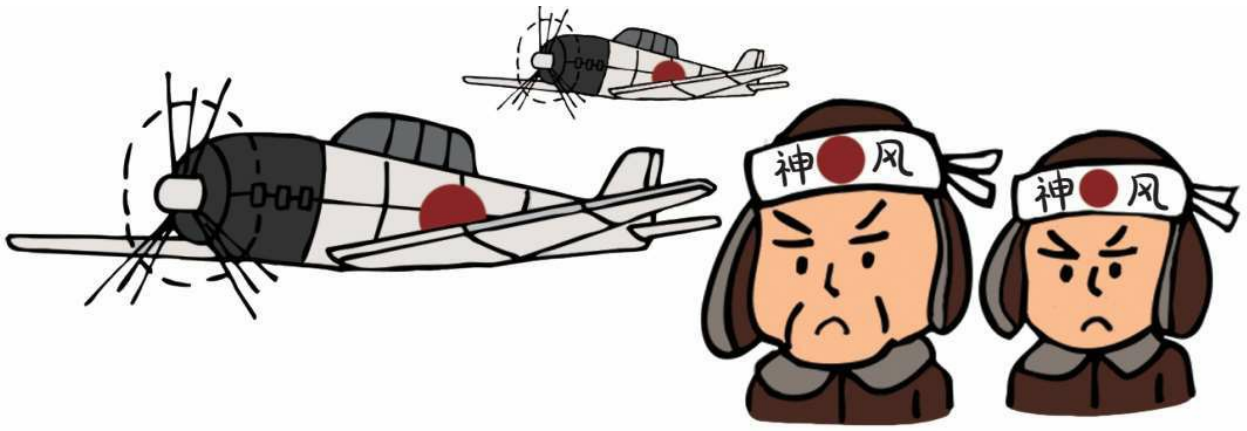
日本却断然拒绝，并强硬地声称要将战争进行到底。





面对战争的节节败退，日军反而变得更加疯狂。

为了对抗美军舰队，日军先后出动了1465架自杀式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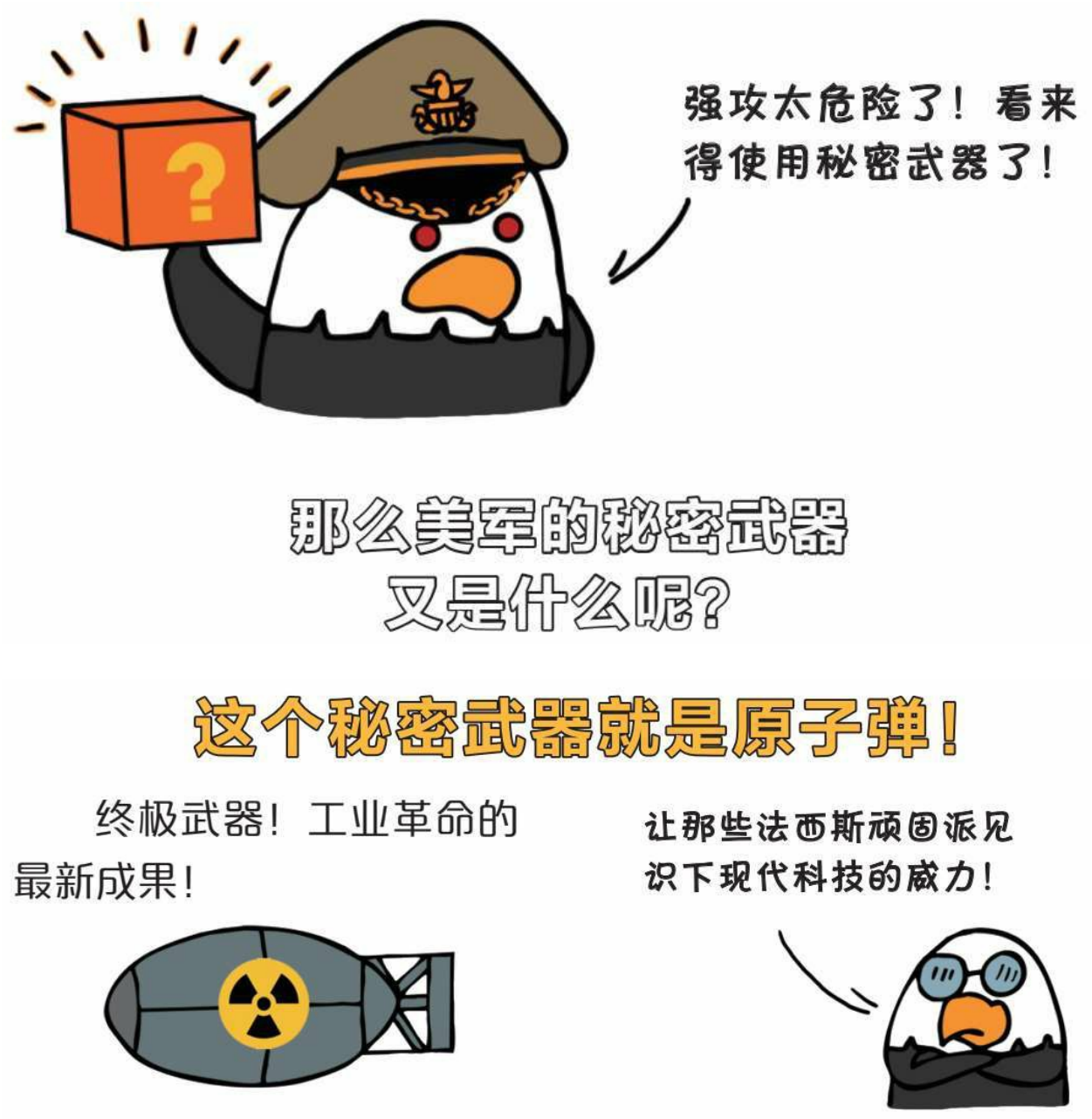


日军飞行员驾驶着装满炸弹的飞机直接撞向美军军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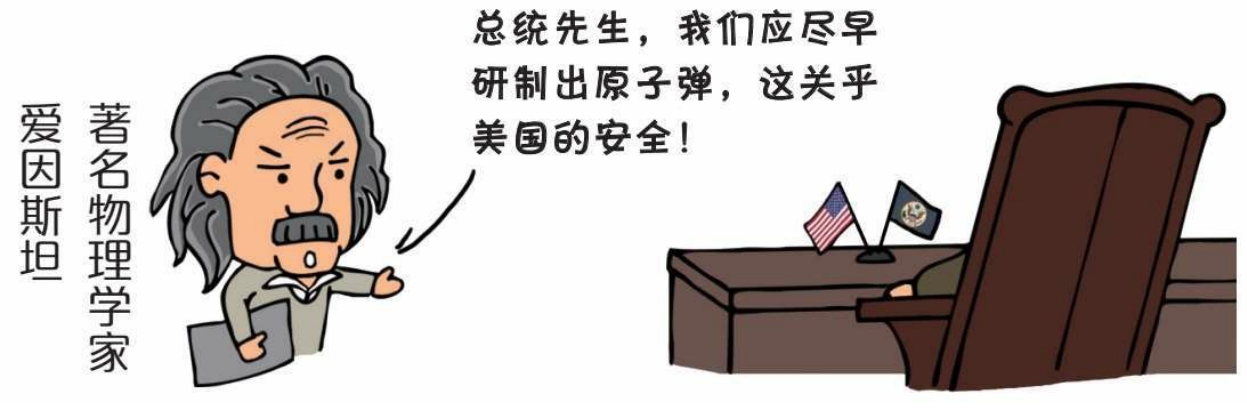
自杀性袭击共造成美军27艘军舰沉没，164艘军舰受损。

美军情报部门预测，要到1946年夏季才能攻入日本本土，并将投入约500万兵力，伤亡人数则高达30万—100万。

嗯。
这个是预测报告！
预计伤亡人数居然会高达30万—100万，我打败德国就损失了20万人。
现在的日本人就像喝醉的疯汉！
美国的航空母舰来一艘，我就撞一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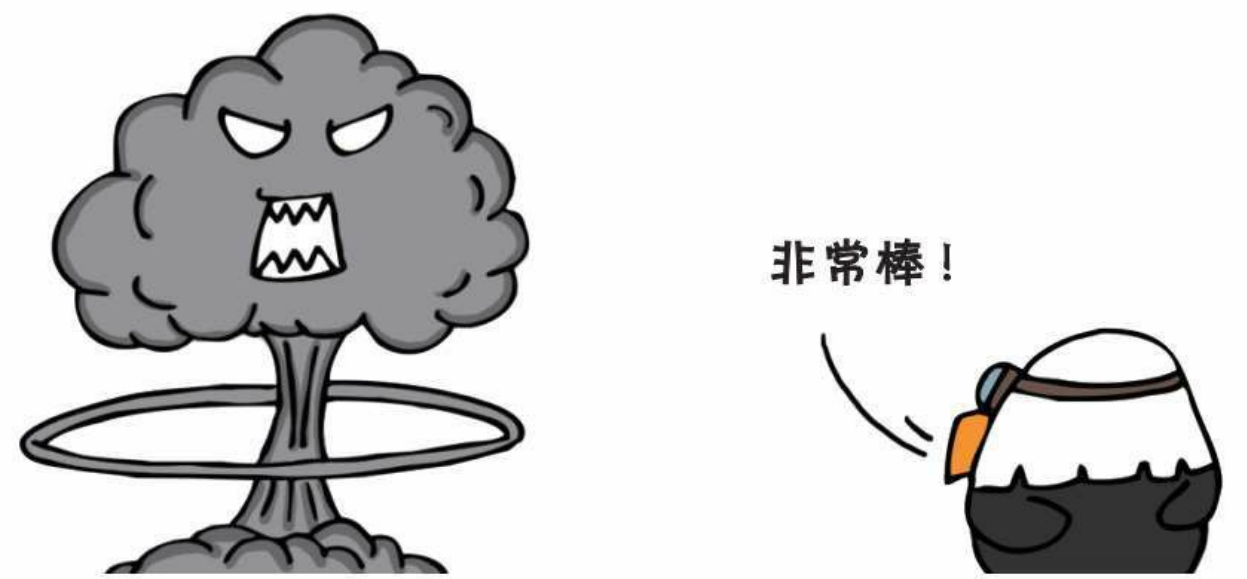


早在1939年，美国便开始秘密研制原子弹，项目代号：曼哈顿工程。



最终，在1945年7月，美国研制成三颗原子弹，代号分别为：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大男孩”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试爆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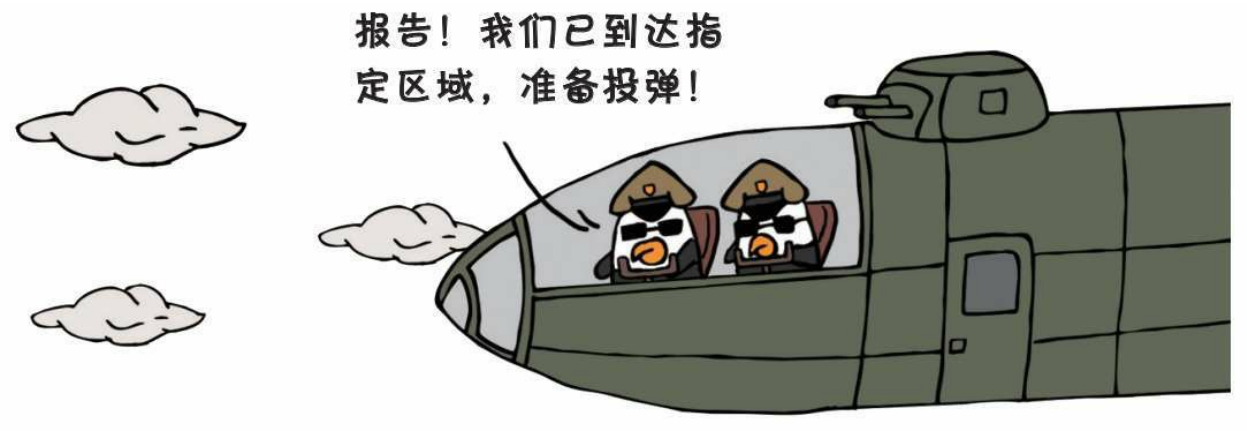


当天晚上，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收到试爆成功的密电：今天上午“手

术”成功，结果令人满意，甚至超乎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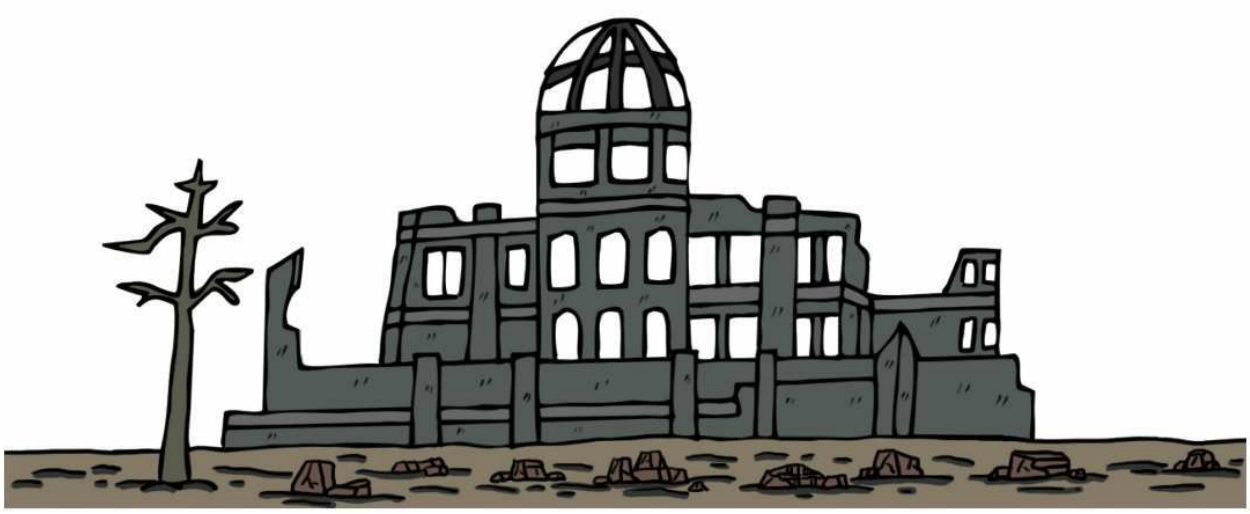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美国最终决定核袭日本。

1945年8月6日8时14分，美军“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携带“小男孩”号原子弹飞临日本广岛市上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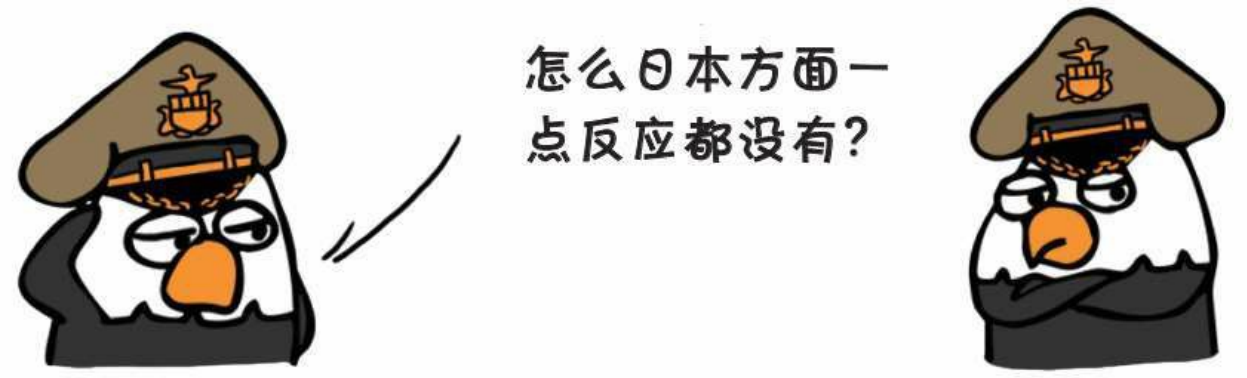
8时15分，原子弹投弹成功。随着巨大的蘑菇云直冲云霄，广岛市瞬间化为一片废墟。

这次爆炸的威力相当于2万吨TNT当量，广岛三分之二的区域被夷为平地，近8万人当场丧生。



面对威力如此巨大的武器，美军认为日本必然会吓得立刻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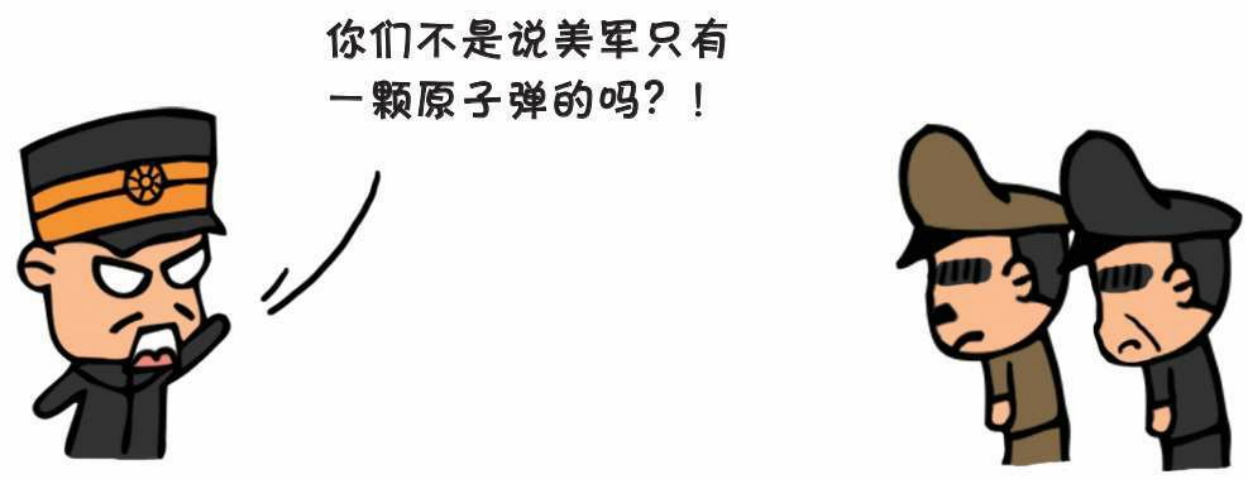
日本方面却出奇地平静。



日军高层认为原子弹这么复杂的武器，美国可能只造了一颗。

面对顽固的日本，8月9日，美军又在长崎市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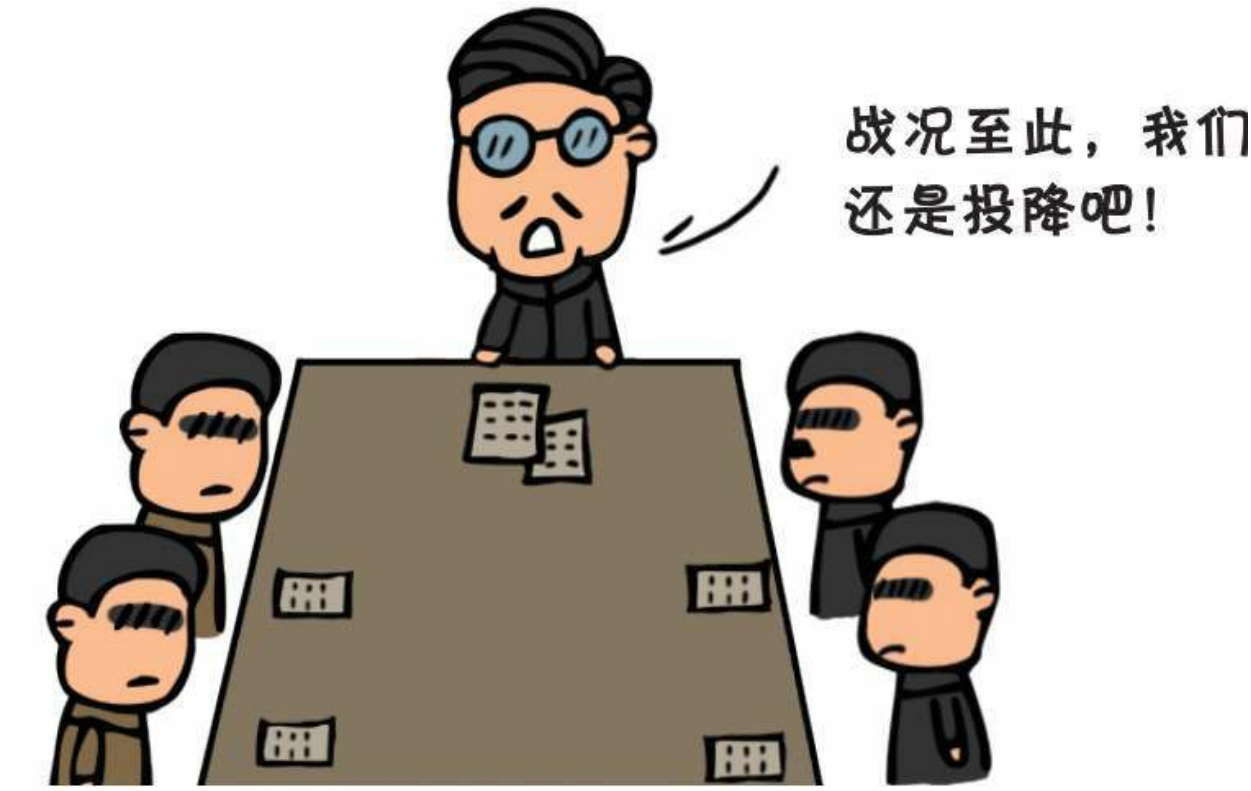
连续的核打击让日本军方大为恐慌。



他们认为美军的下一个核打击目标就是日本的首都——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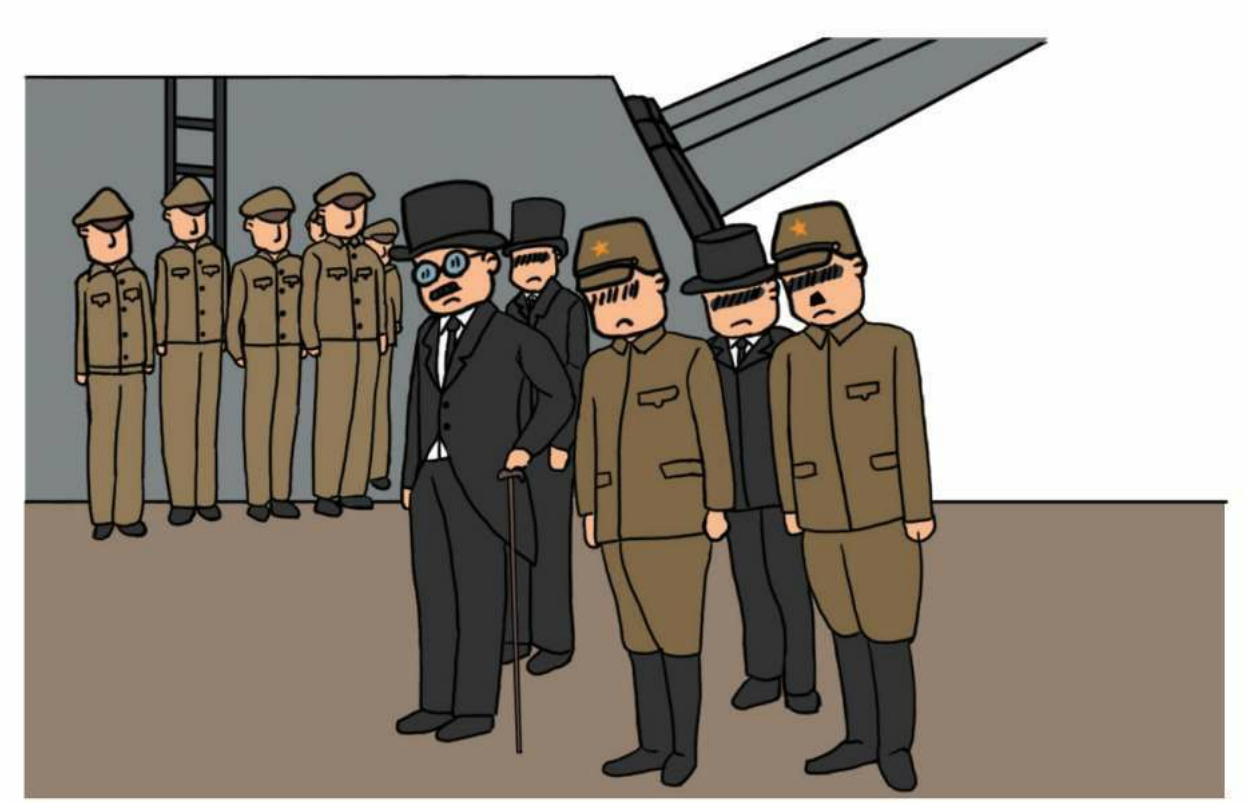
就在8月9日，苏联开始对日宣战，百万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

知道大势已去的日本天皇裕仁，在召开内阁会议后，决定向盟军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对外宣布日本接受《波兹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团登上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签字投降。



至此，持续6年之久，给人类带来深痛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胜利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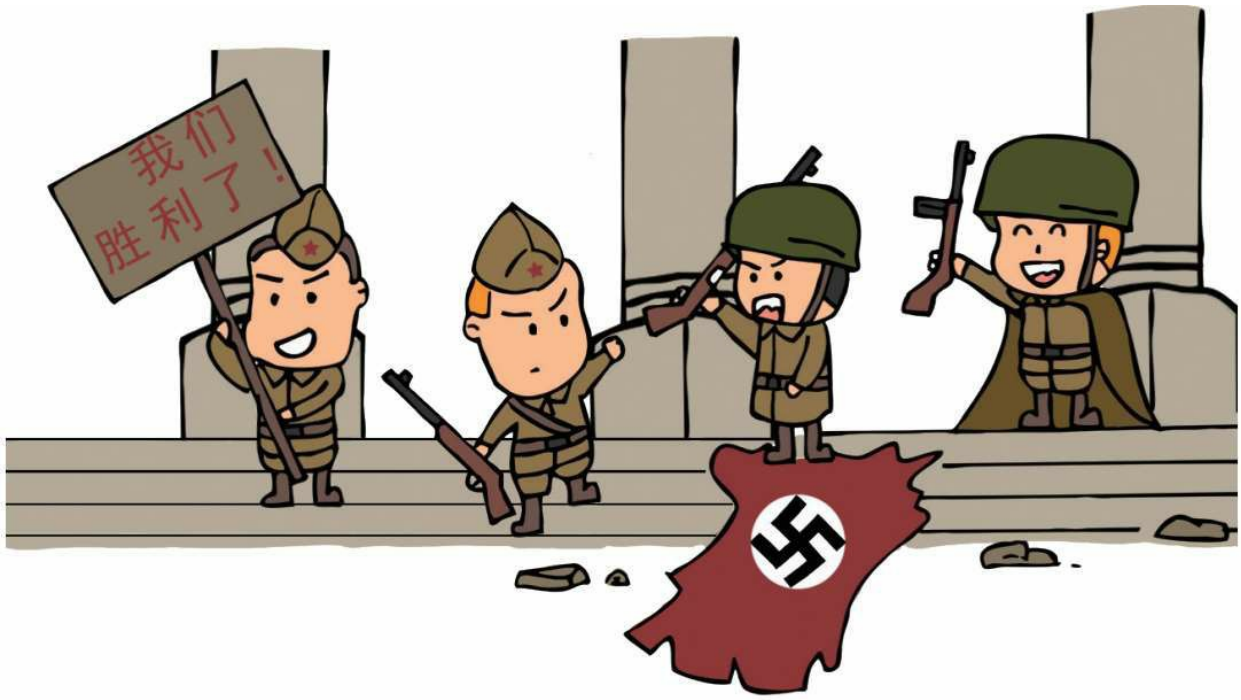
1939—1945

第十四章
二战著名勋章

勋章是骄傲的称呼、荣誉的象征、英雄的写照。

勋章作为军人的荣誉，体现了国家对个人价值和贡献的认可。

本篇将主要简介四款二战时期的著名勋章，解读它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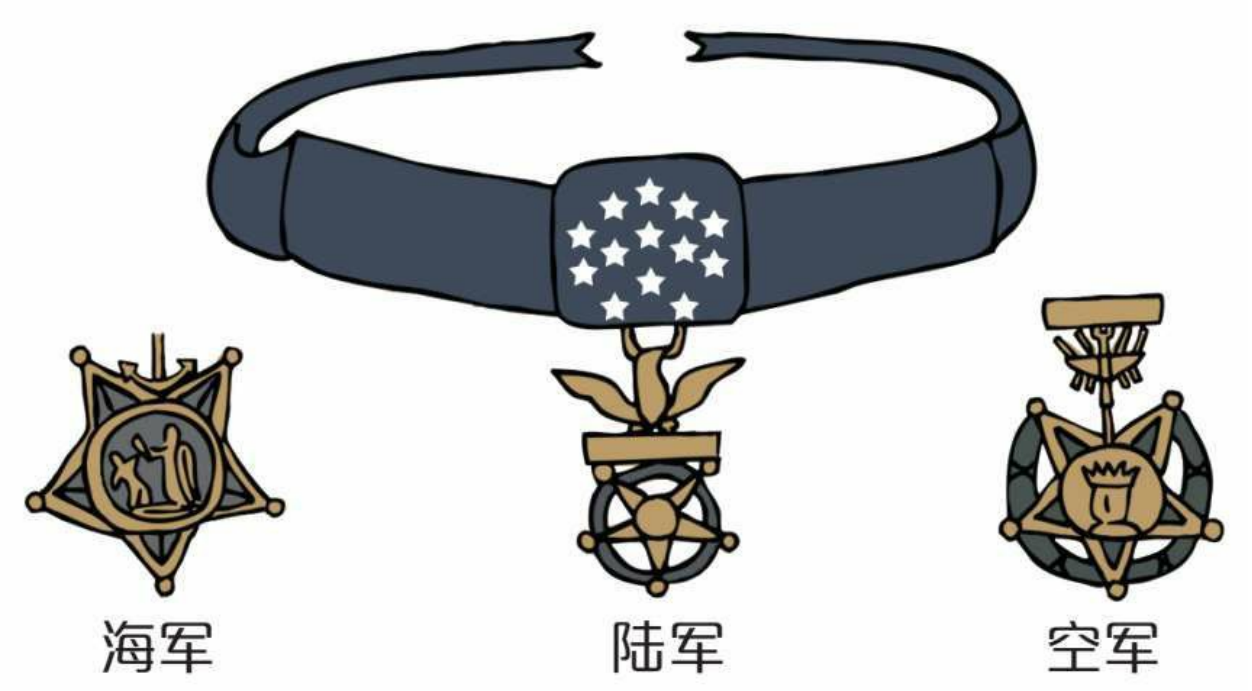


国会荣誉勋章

此勋章最早设立于1862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后成为美国最高军事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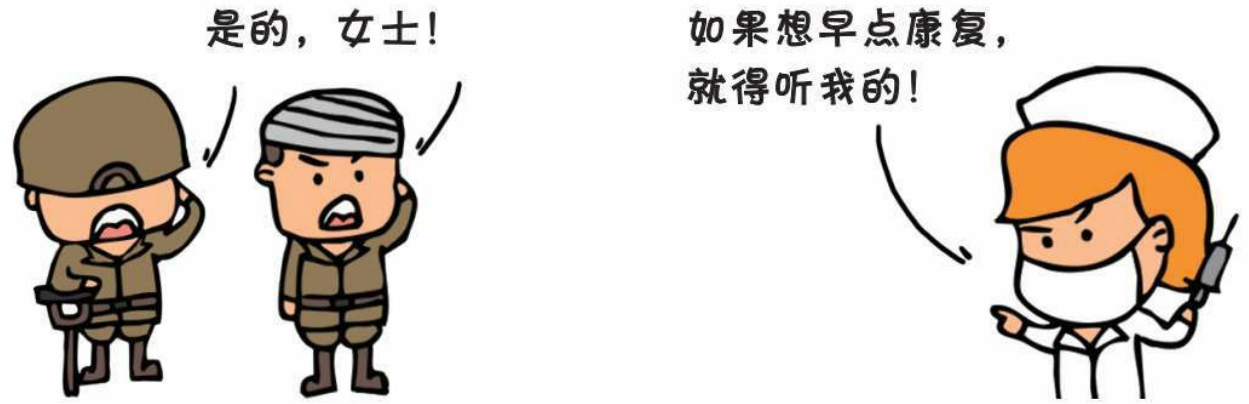
由美国总统以国会的名义颁发，因此称为国会荣誉勋章。

勋章以蓝色丝带为绶带，饰垫中央有13颗白星，下方悬挂铜质星状勋章，勋章分海、陆、空三种样式。



国会荣誉勋章设立以来，共有超过3400人在历次战争中获得此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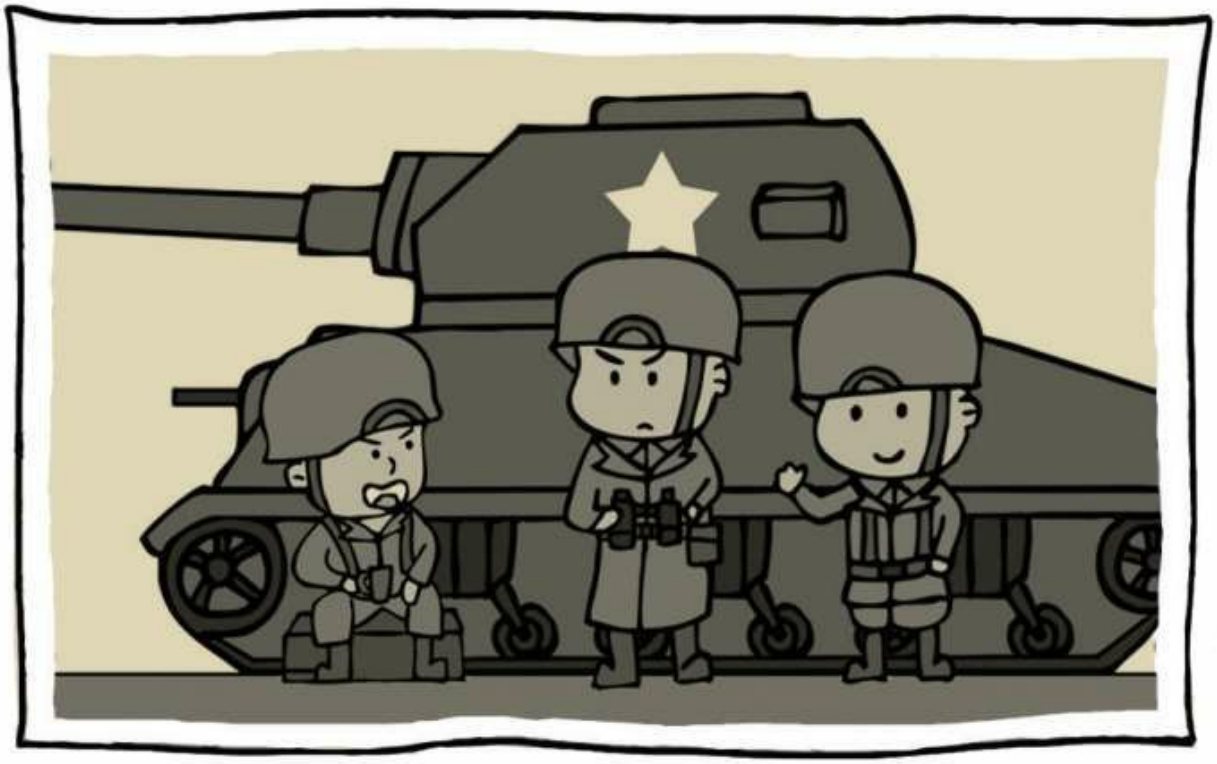
也有非作战人员获得此勋章，如唯一的女性获得者，随军医生：玛丽·沃克。



在二战中，共有435人获得此项荣誉。

如大名鼎鼎的弗莱彻海军上将、麦克阿瑟陆军上将、杜立特空军上将。

但更多的还是默默无闻的前线普通士兵，那些英勇的无名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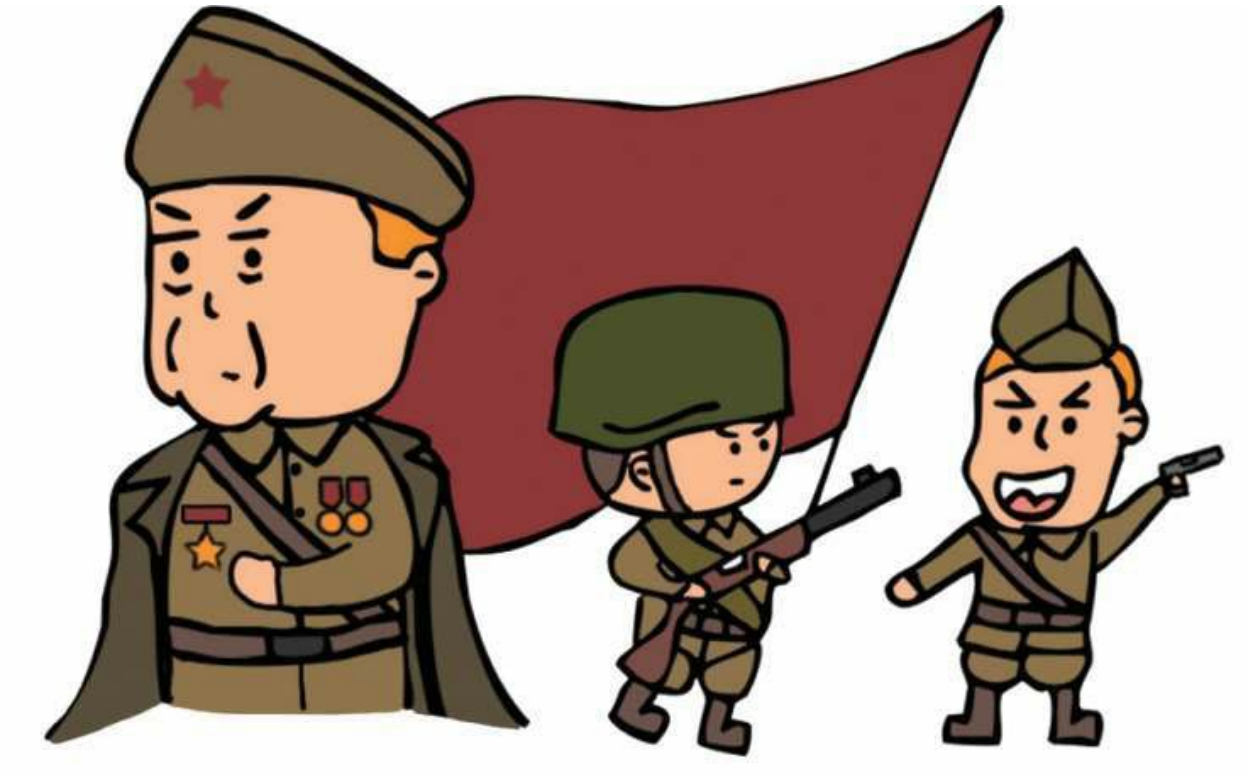


苏联金星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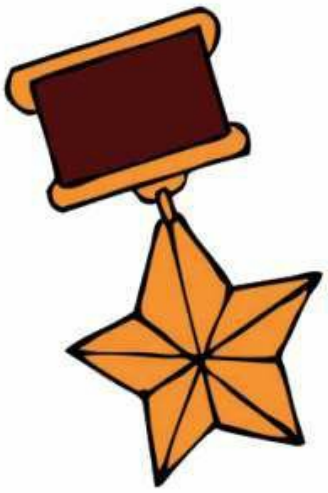
每年的反法西斯胜利日，俄国老兵们都会在胸前挂满勋章，精神抖擞地参加纪念活动。

他们胸前最让人尊敬的勋章就是“金星勋章”，因为这个勋章就是苏联英雄的标志。

不管英雄们获得过多少荣誉，一枚“金星勋章”就足以说明其辉煌的过去。



金星勋章原名“苏联英雄”勋章。获得者将得到“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Награжден орденом
Присвоено звание
Геро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вручением ордена Ленина
и медали ЗОЛОТАЯ ЗВЕЗДА

№ ордена
52194
7665

Имеет право, начиная с 1.IV.1945 г.,
на получение орденских денежных выдач и
на другие льготы 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согласно
„Общему положению об орденах Союза ССР".

Секретарь Президиума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 270387

ИЗВЛЕЧЕНИЯ

из „Общ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об орденах Союза ССР"
(утверждено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м ЦИК и СНК
Союза ССР от 7 мая 1928 г.).

1. Орден Союза ССР является высшей наградой за особые заслуги в област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обороны Союза ССР.

3. Орденами Союза ССР могут награждаться как отдельные граждане, так и войсковые соединения и воинские части 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 учреждения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4. Награжденные орденом Союза ССР могут быть за новые заслуги повторно награждены тем же или другим орденом Союза ССР.

10. Награжденные орденом Союза ССР пользуются лично правом бесплатного про-

二战期间，共有11635人获得此荣誉，这个数字也体现了苏联人民

反抗法西斯入侵的英勇无畏精神。

其中，著名苏联将领朱可夫共获得4次金星勋章，是首位打破3枚最高限额规定的人，第4枚勋章的颁发是对其辉煌战功的高度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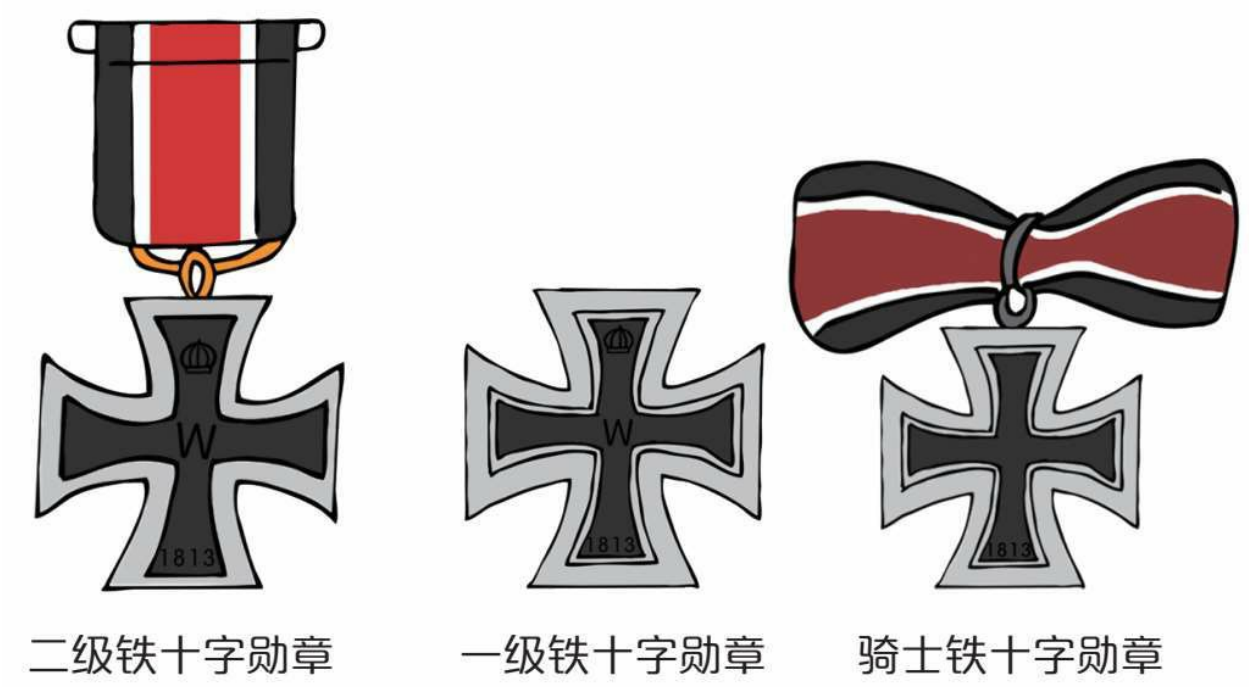
德国铁十字系列勋章

铁十字勋章的历史悠久，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所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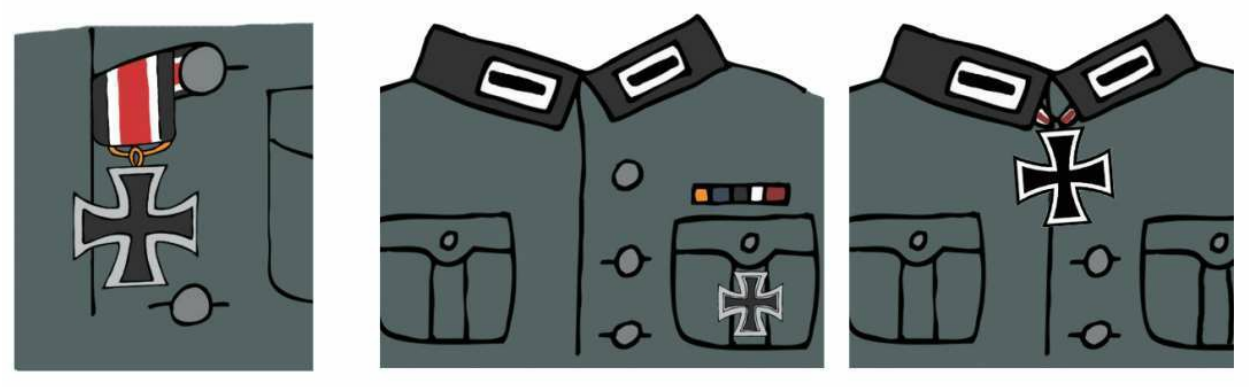
在1813年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他首次对普军进行了授予。

铁十字勋章是由黑色内盘加白色边缘构成的类似十字架型的奖章，来源于条顿骑士的黑十字标志。

铁十字系列勋章在二战前按等级分为：二级铁十字勋章、一级铁十字勋章和骑士铁十字勋章三种。



勋章分别佩戴于胸口和衣领处。



铁十字勋章是一种非常高的荣誉，其获得者将被视为“战斗英雄”进行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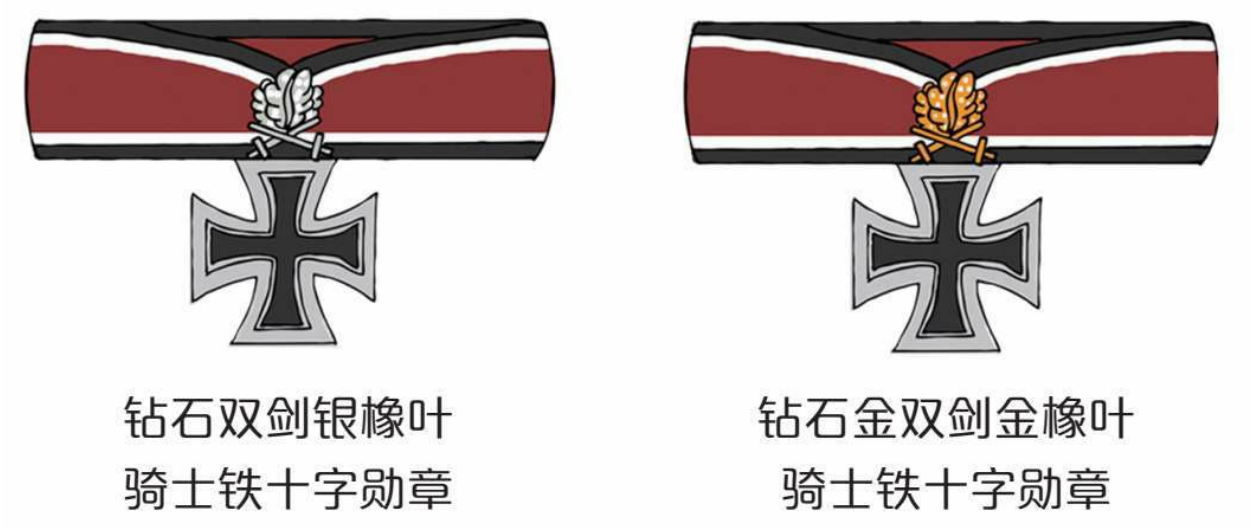
希特勒原本认为战争会在1940年结束，这样的话，既有的骑士铁十字勋章数量就够用了。

可随着希特勒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便需要更高等级的勋章来激励部队。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应运而生。

二战期间，铁十字勋章又延伸出多种高级别的勋章系列，依次为：

银橡叶骑士
铁十字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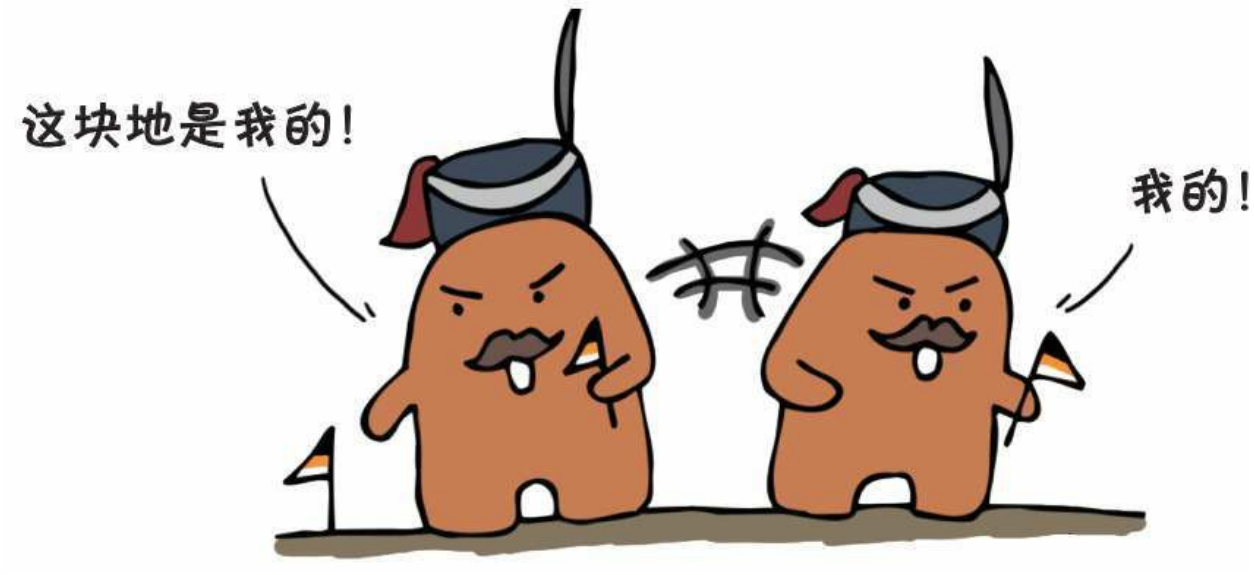
双剑银橡叶骑士
铁十字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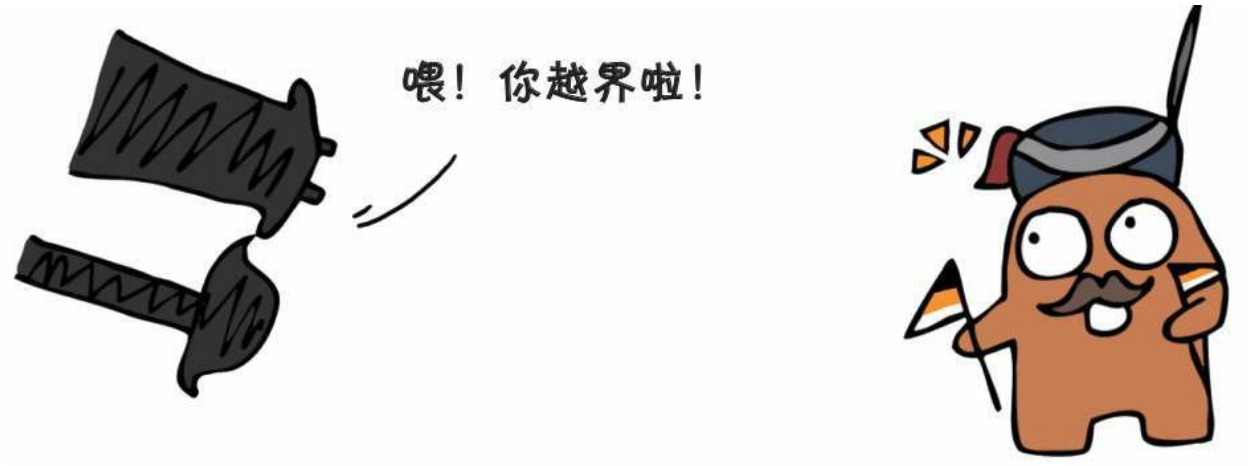
铁十字勋章在二战时期被德国军人视为荣耀，但它的身上却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后来也成了纳粹德国对外侵略的物证。

英国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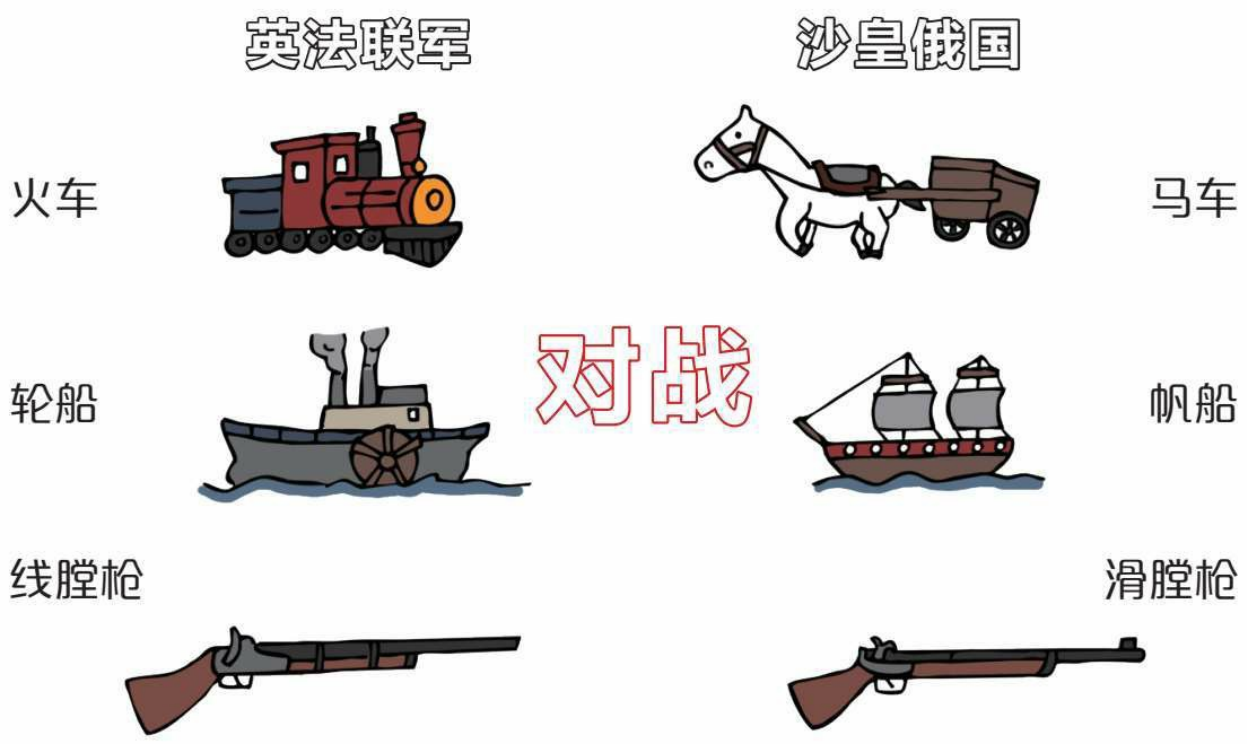
1853年沙皇俄国入侵奥斯曼帝国，英法等国为阻止沙皇俄国势力扩大，向其宣战。


这块地是我的！
我的！

哈哈，这里也不错！
奥斯曼帝国
。



这次战争中，英法等国首次投入了火车、轮船和线膛枪，其装备水平远远优于沙俄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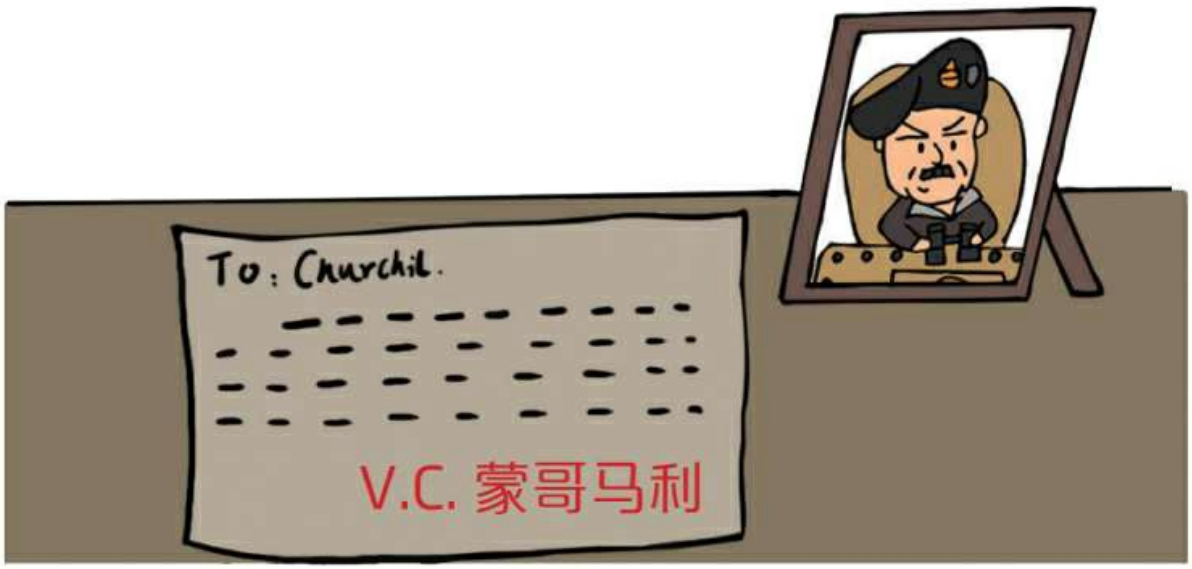


最终在1856年，战争以俄军战败撤出奥斯曼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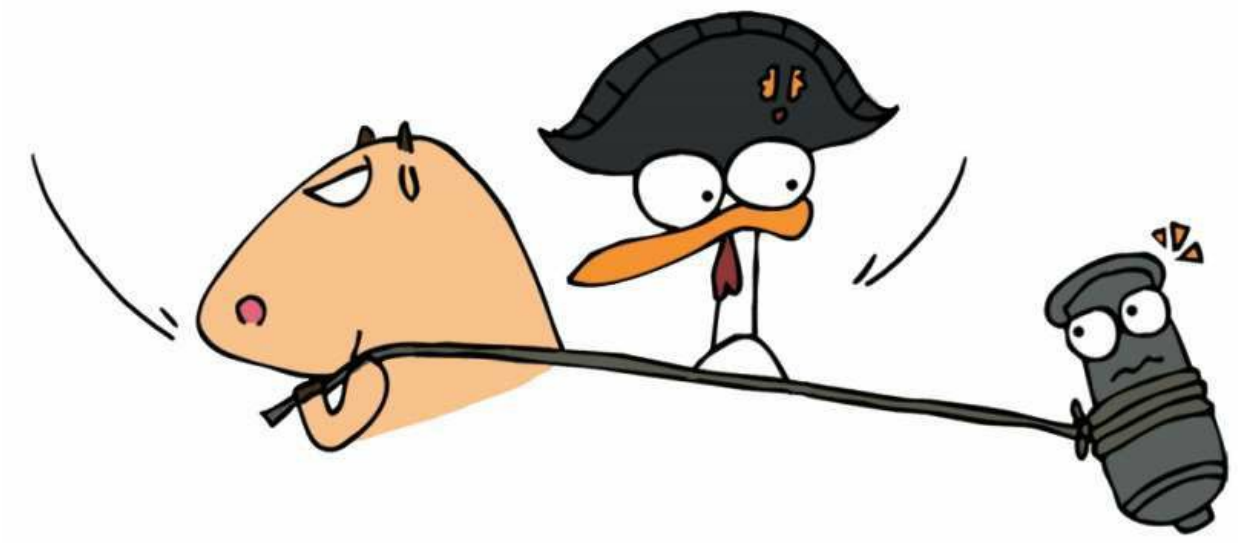
为表彰作战英勇的将士，英国女王于1856年设立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以示奖励。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外形为马耳他十字造型，配以深红色缎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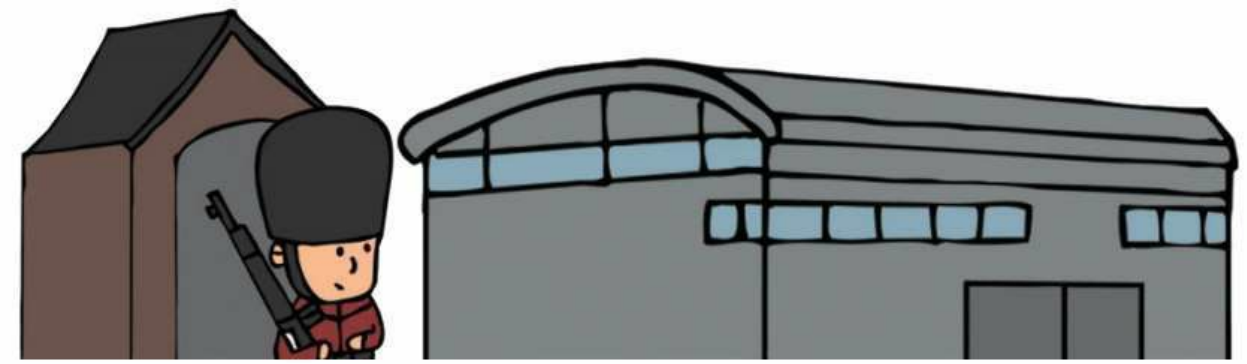
此勋章被视为勇敢者的象征，获得者将可在姓名前冠以“V.C”字样，以示尊荣。



而勋章所用材料全部由缴获的俄国大炮熔铸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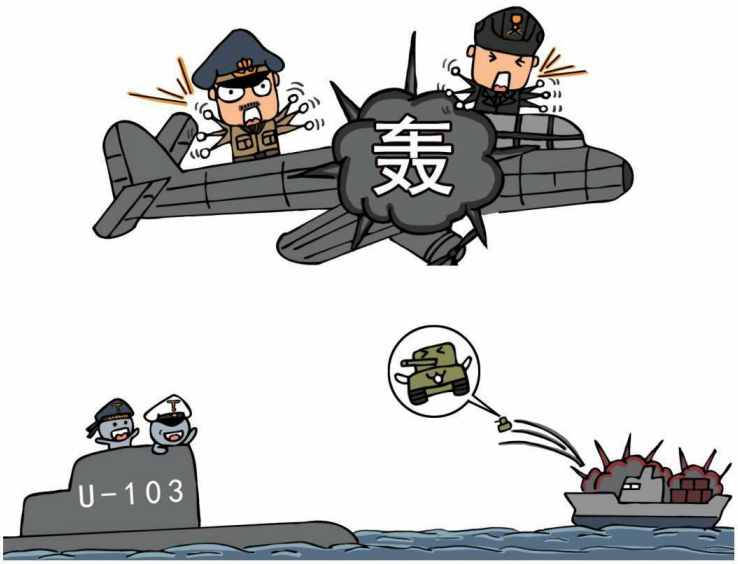


时至今日，仍有一门大炮的剩余部分保留在英国皇家后勤部队的仓库中。



1939—1945

第十五章
二战趣闻集



一、倒霉的元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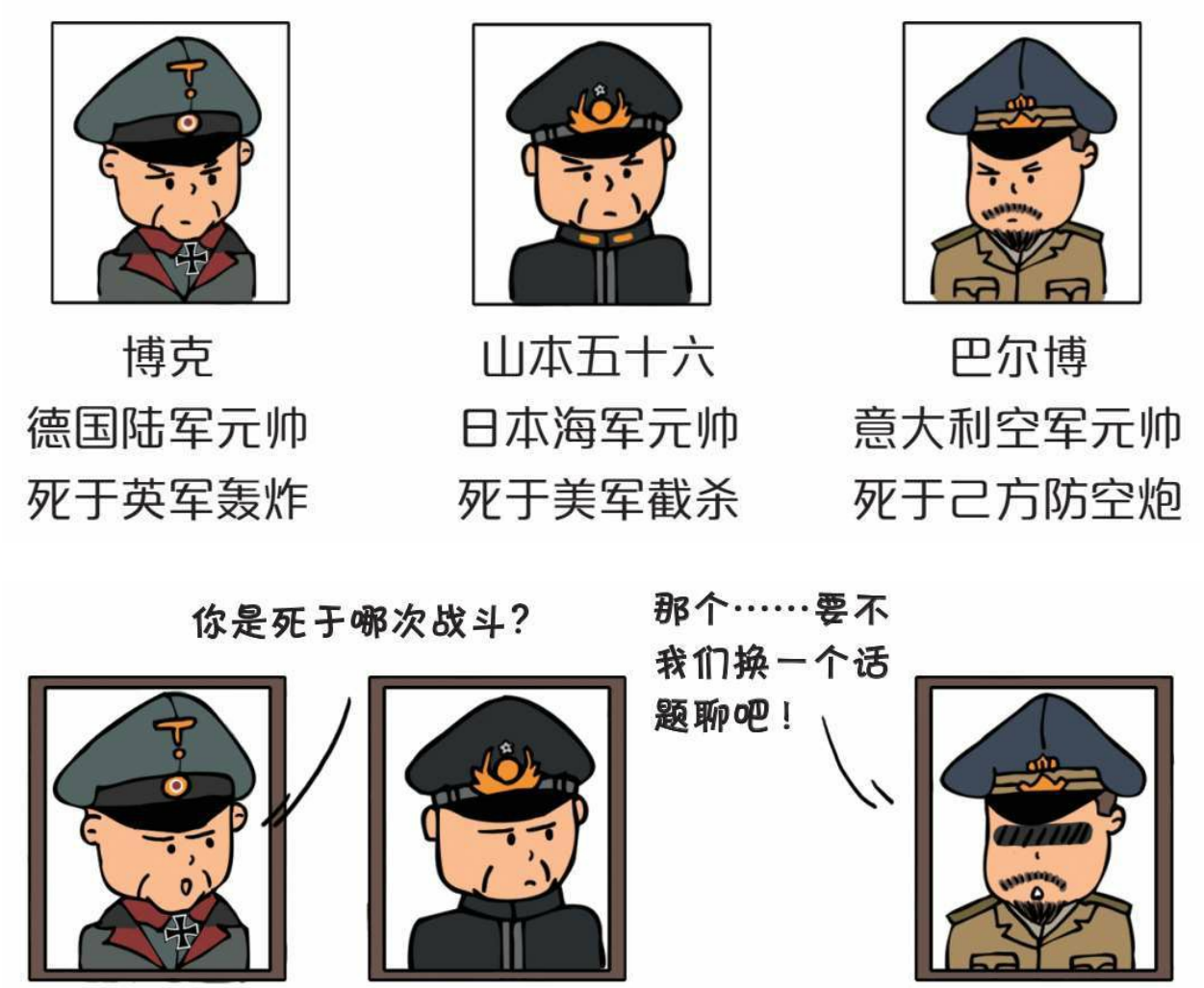
1940年6月28日，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兼空军元帅巴尔博，乘专机到北非视察前线。

伊太洛·巴尔博
1896—1940
墨索里尼手下著名的
“罗马进军”四健将之一

他的专机在托卜鲁克上空遭到意大利自己防空部队的攻击，他在飞机被击落后遇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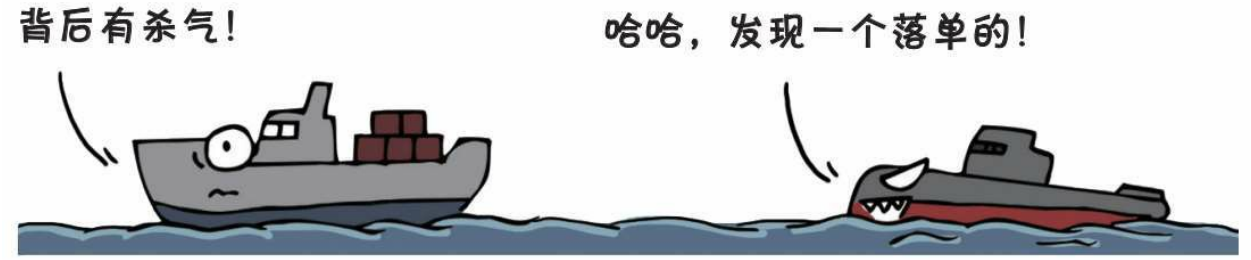
意大利人为掩饰这起乌龙事故，宣布元帅是在与英军进行空战时遇难的。

这可能是意大利防空部队在二战中最辉煌的“战绩”，巴尔博元帅也成了二战中被己方误杀的军衔最高的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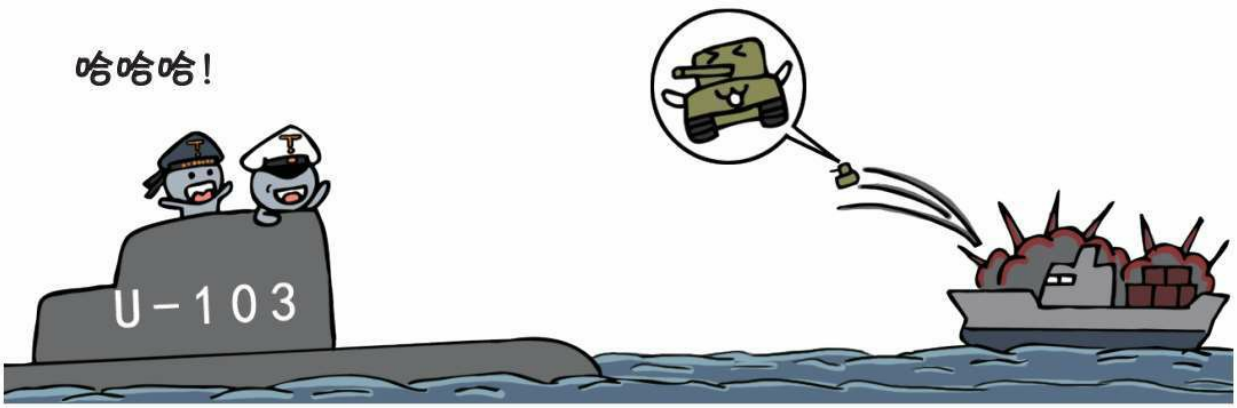


二、被坦克击沉的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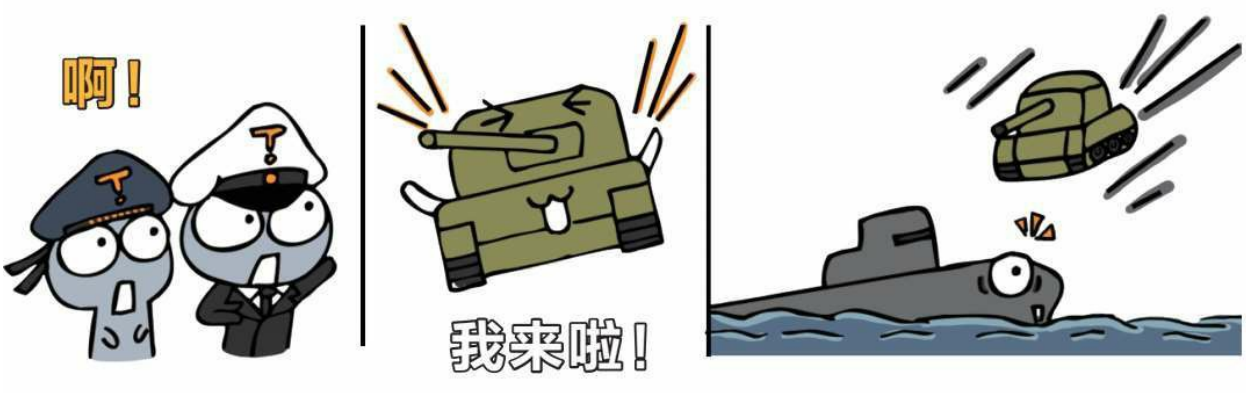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U-103号潜艇偷袭了满载货物的盟军运输船“奥立芙”号。



被德军鱼雷命中的“奥立芙”号瞬间火光冲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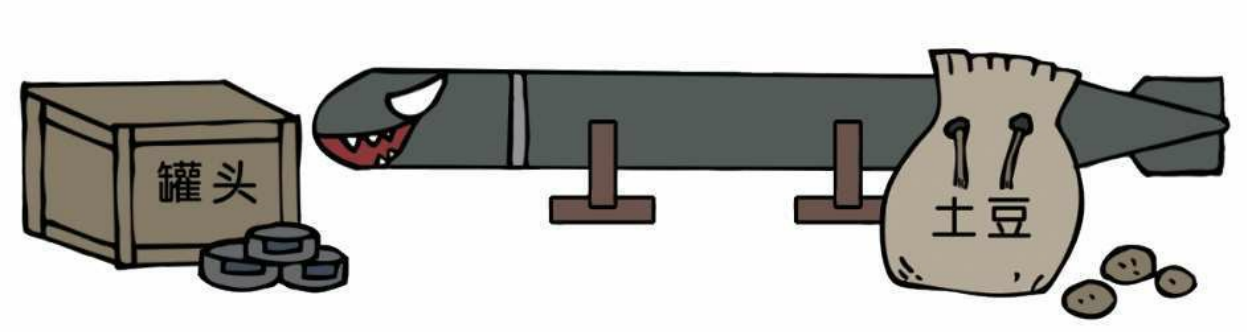
运输船上的一辆坦克被炸上半空，掉落时却不偏不倚地命中德军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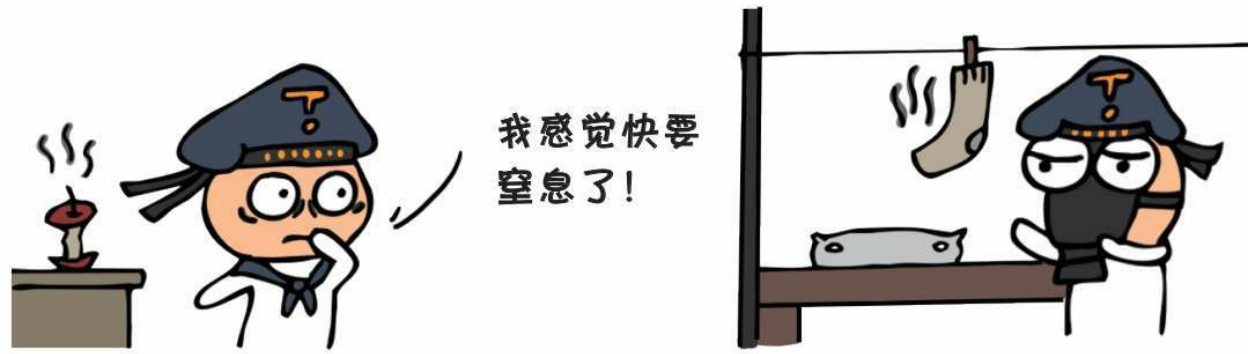
就这样，U-103号潜艇成了史上第一艘被坦克击沉的潜艇。

三、最受欢迎的商品

潜艇上，除了弹药、食品外，还有一件必需品一定得带。



潜艇兵并没有多么爱美，而是因为长期使用的航行艇内充满了难闻的柴油味、食物的霉味和汗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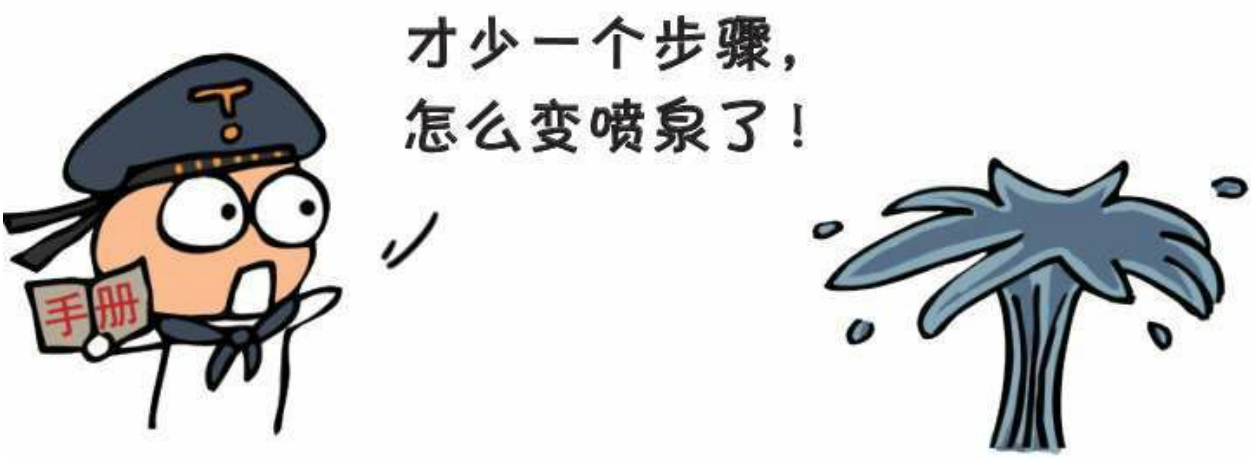
这时候，一瓶芳香的古龙香水正好能中和那些难闻的气味，不然艇员们早就弃船而逃了。

四、离奇的沉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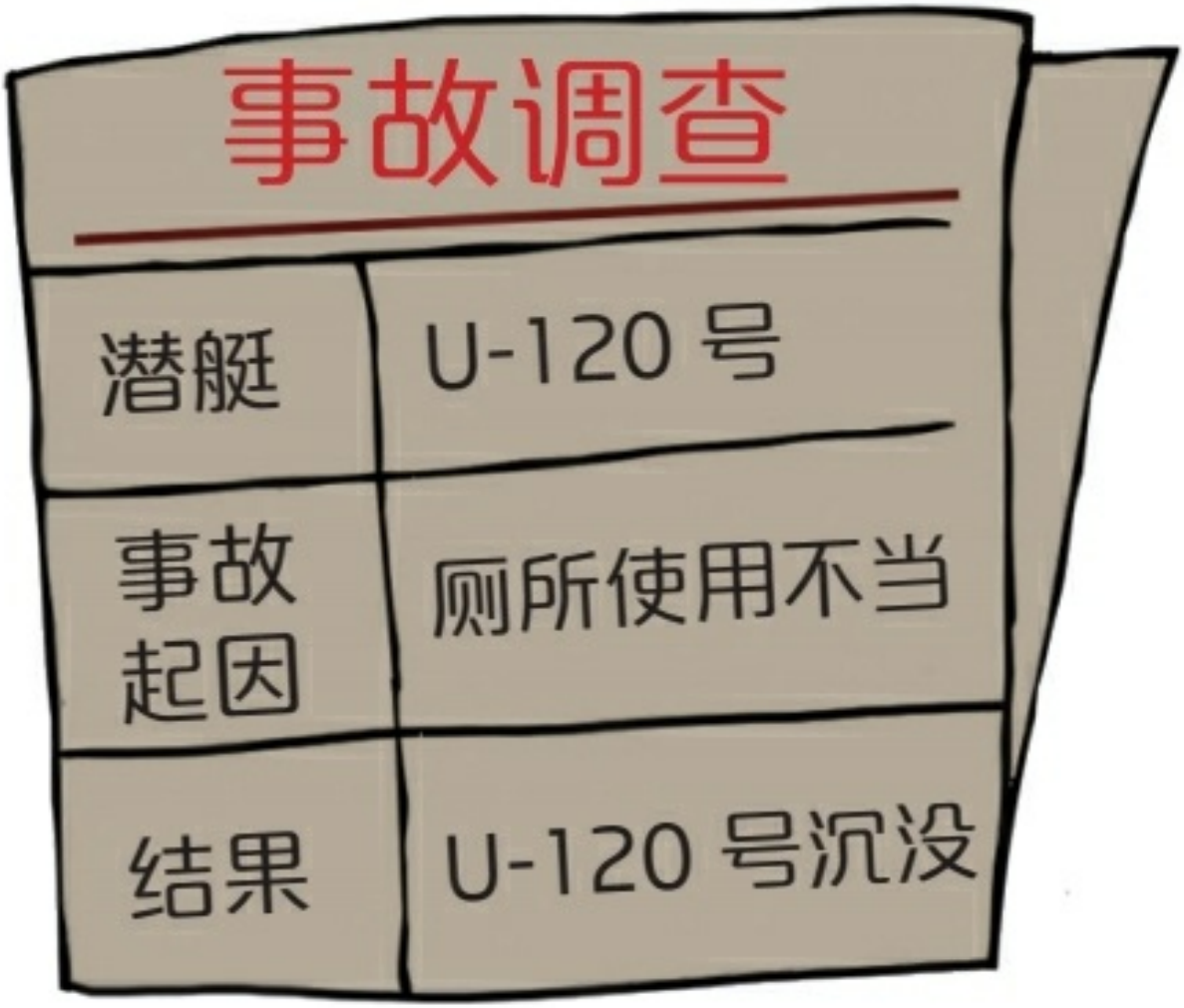
在潜艇内上厕所，是一件极其复杂而危险的事。

因为深海里海水水压高，在潜艇内使用冲水马桶必须依次打开水密阀。

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引发海水倒灌的严重后果，并直接导致潜艇沉没。



据悉，二战时德国海军U-120号潜艇就因抽水马桶使用不当而导致潜艇沉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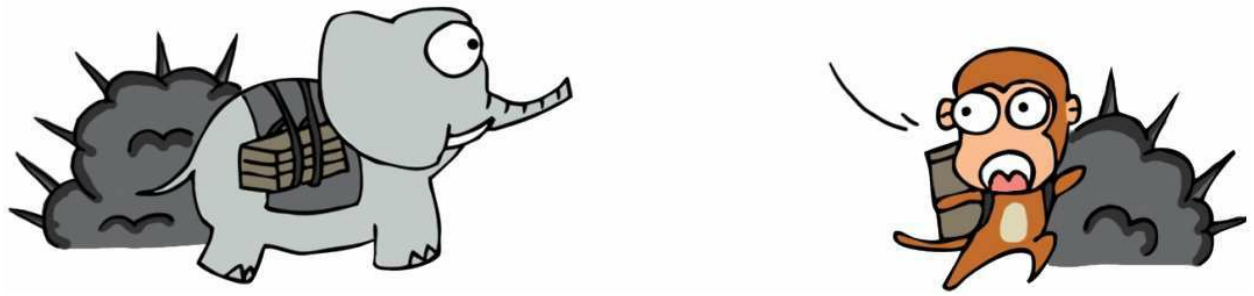


五、马戏团运输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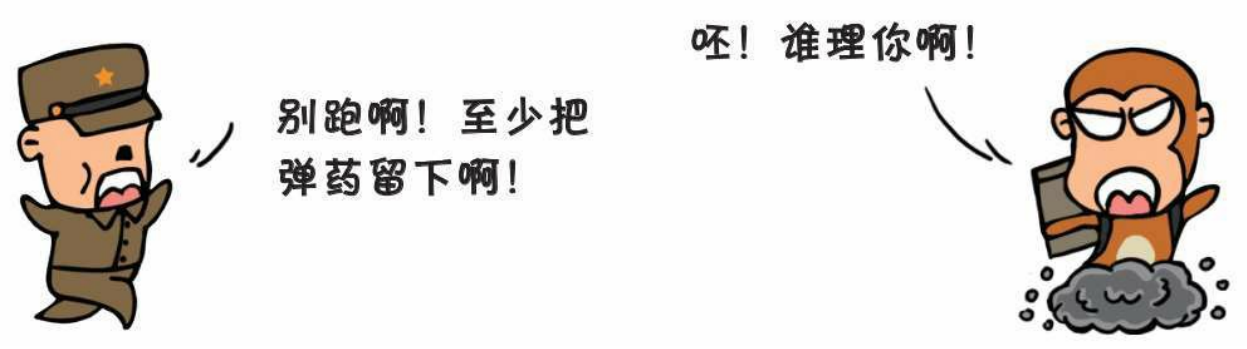
在二战的缅甸战场，日军征用了马戏团的大象、骡子，甚至还训练猴子来背运补给。

本来想着运完弹药后，这些动物还能充当现成的食物。

可战场上的枪炮一响，受惊的动物立刻背着日军仅有的补给满山遍野乱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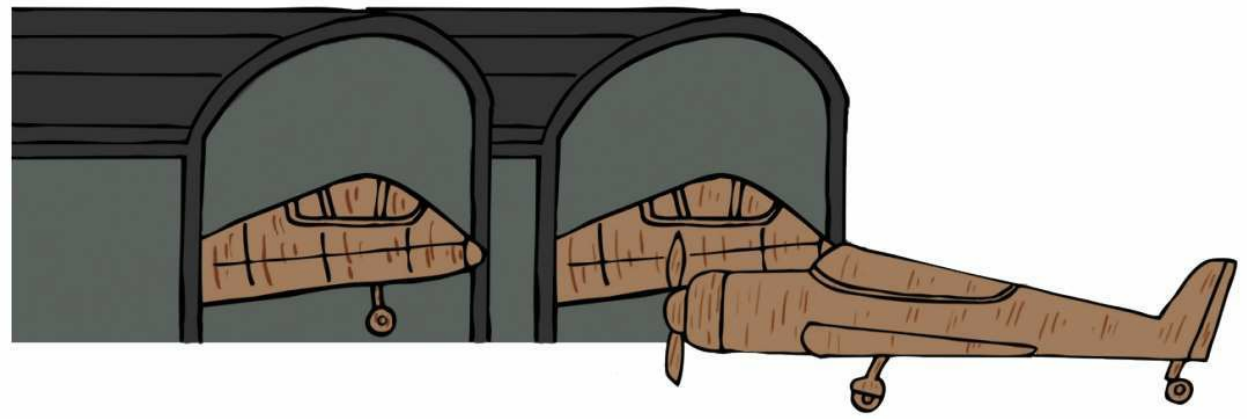


这种得不偿失的行为，反而使日军陷入补给不足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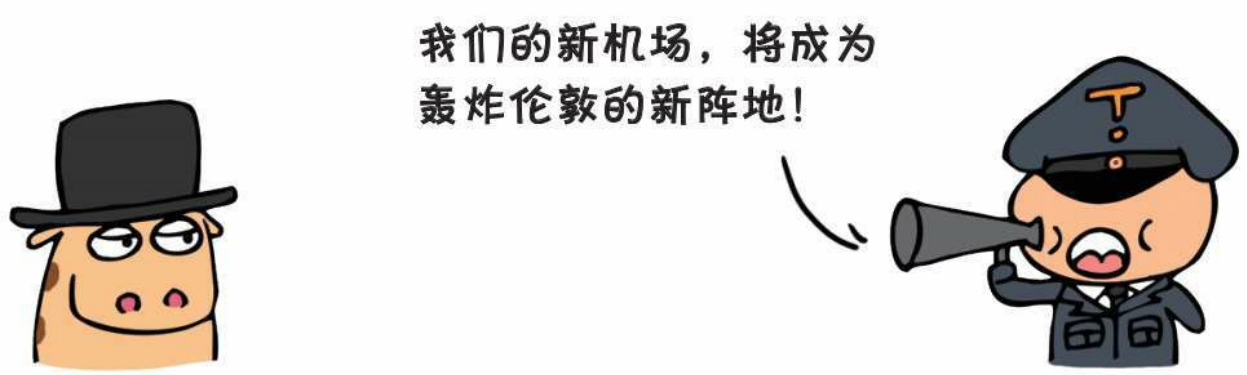


六、木头炸弹

二战期间，德军曾用木头造了一个伪装的机场——用由木头做的油库和假飞机，借此来迷惑英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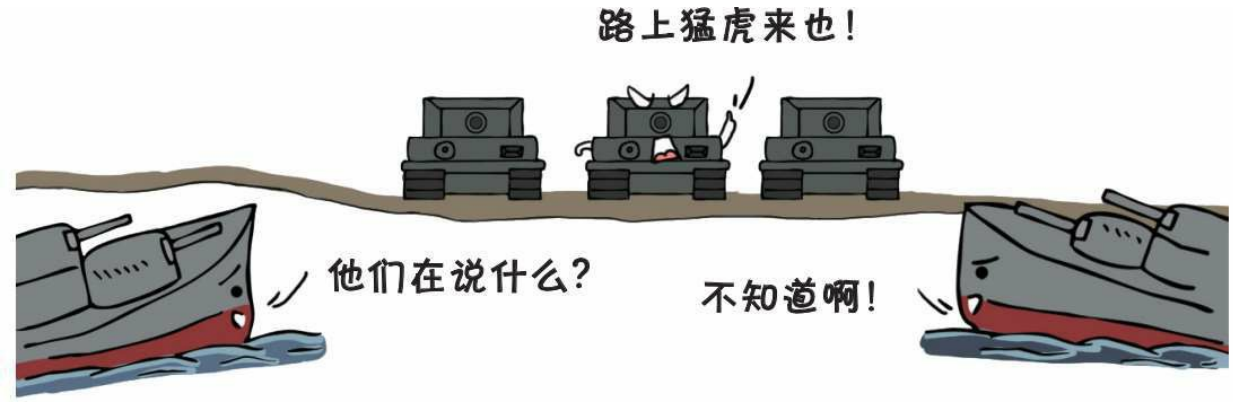
在建造期间，德军大肆对外宣传以造势。



到机场竣工那天，英军真的来空袭了，不过却丢下一颗木头炸弹，以示讽刺。

七、自负的老虎

诺曼底登陆战期间，自负的德军装甲兵率领着“虎”式坦克冲上海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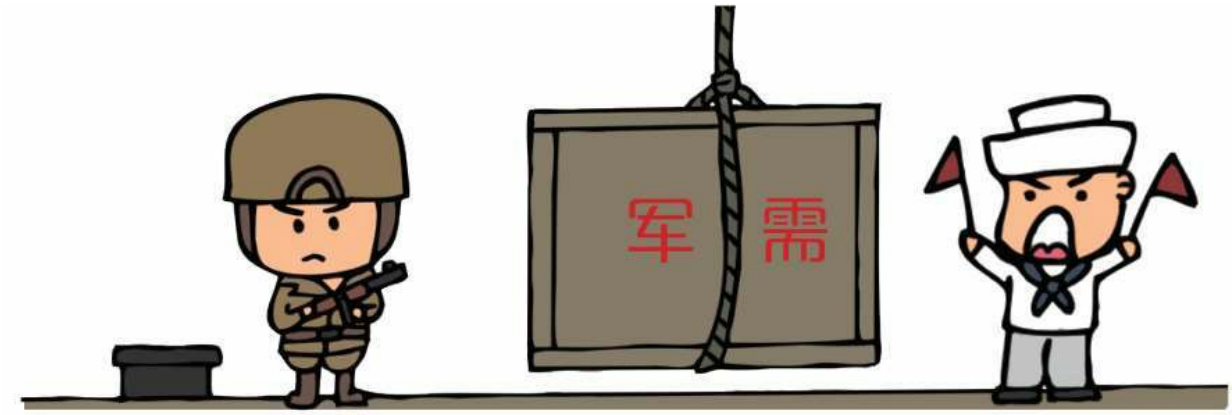
排成一排的“虎”式坦克与盟军的战舰展开对射。

虽然勇气可嘉，但这一行为却把盟军的战舰给激怒了。

在盟军舰炮的怒吼声中，德军坦克直接被炸成了一堆冒烟的零件。

八、救命的打火机

二战期间，zippo（芝宝）打火机作为军需品被美军大批装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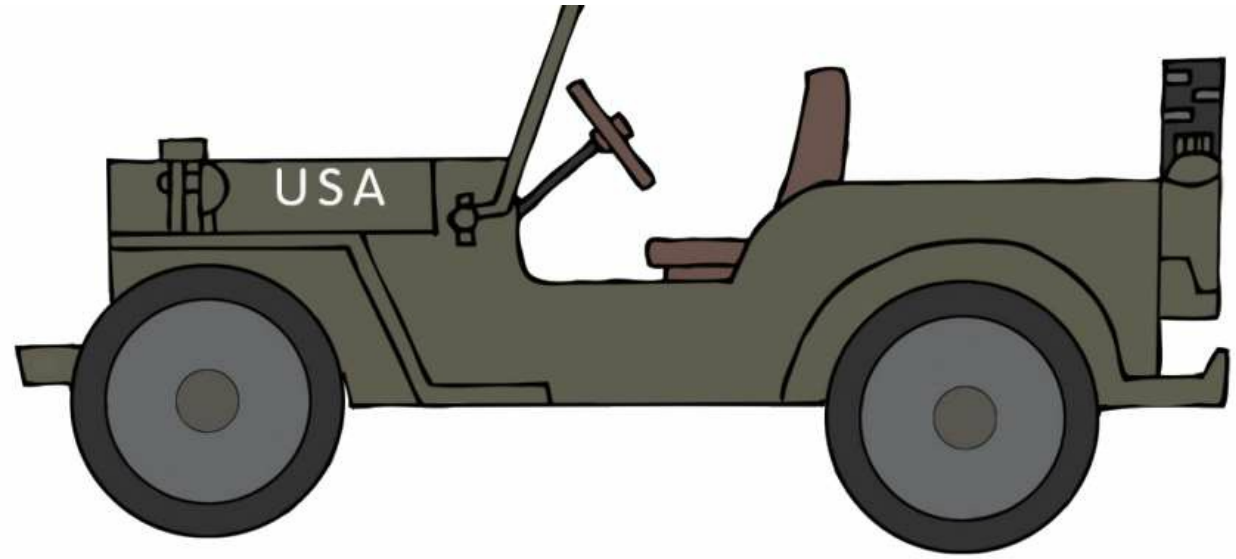


在寒冷的冬季，美军士兵用它点火取暖，用它点火做饭。zippo打火机深受士兵们的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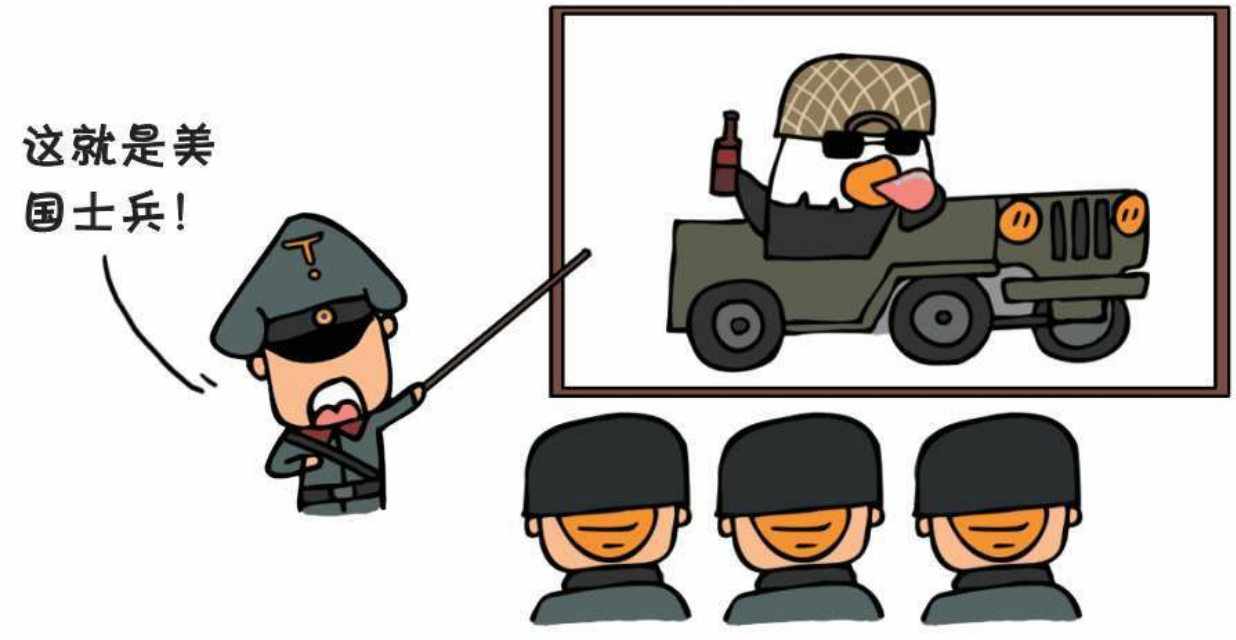
其坚固、厚实的外壳，甚至帮一名士兵成功地挡住了一颗致命的子弹，因此得名“救命的打火机”。

九、全能吉普车

一谈起二战时期的美军装备，人们一定会想到那造型四四方方的军用吉普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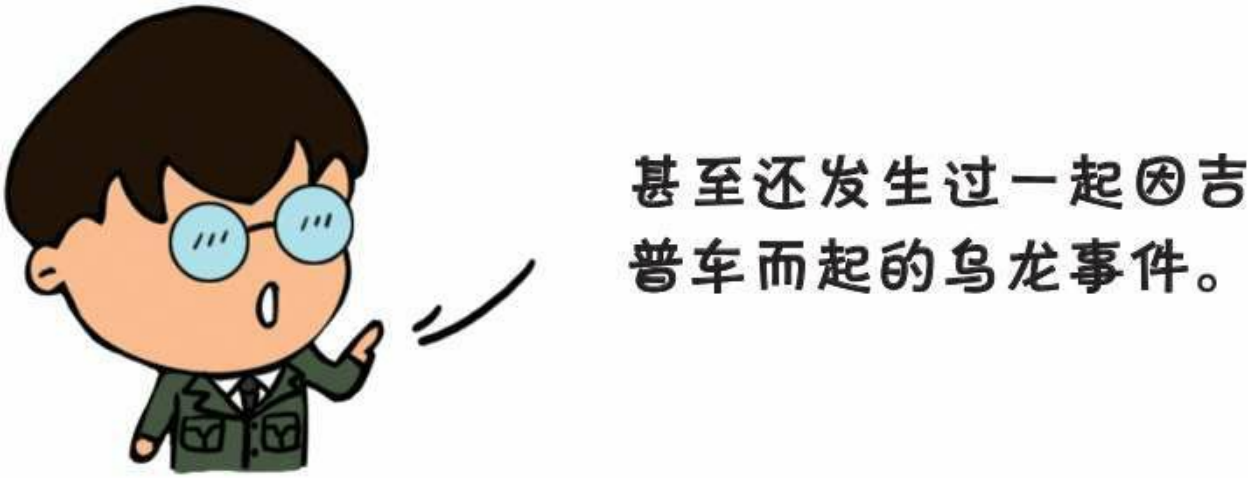


吉普车、口香糖和可口可乐，一同成了美国大兵最显著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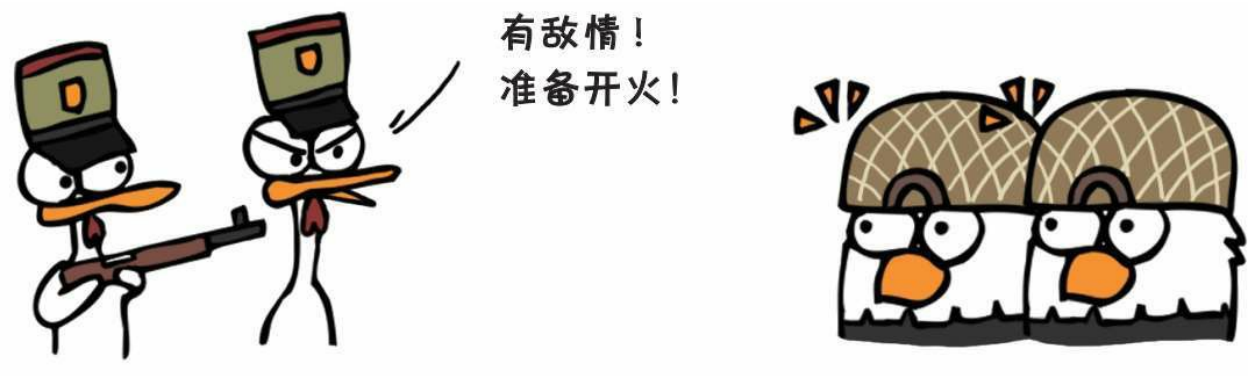


在汽车还只属于高级军官专用的欧洲，美国大兵们能开着吉普车自由驰骋，让欧洲盟友们羡慕不已。

这使得德军认为，每一个美军士兵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吉普车。



曾经有一队自由法国的同盟军向一群步行的美军士兵开火。



理由就是，不开吉普车的美军士兵，一定是德军冒充的间谍。

傳記文學書系

從甲午到抗戰

对日战争总检讨

唐德剛 等◎著

中國現代史豐富的寶庫
臺灣《傳記文學》雜志
珍藏內容大陸首度完整呈現

兩次中日战争硝烟已散
血的教训警示两国未来
五十年中日荣辱易位
聚焦历史深处的反思

台海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从甲午到抗战
作者：唐德刚 等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总序
第一编 对日战争反思
中日黄海血战中国海军大败的讨论
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
纪念抗战 对日索赔
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初步总结
从屈辱的马关条约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二编 汪精卫投敌始末
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一）
走火入魔的日本现代文明——“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二
使中国全土“满洲化”的和战经纬——“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三
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上）——“汪精卫投敌始末”之四
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下）——“清精卫投敌始末”之五
从高宗武之死，谈到抗战初期几件重要史料
第三编 日本侵华罪行再探讨
日本向袁世凯所提“二十一条”与新发现的孙中山“日中盟约”——为纪念“五九国耻纪念日”七十七周年
“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并论日本篡改教科书之可悲
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从军慰安妇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周年——国人亟应注意日本否认侵华、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阴谋
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岂容抹杀——驳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之两度狂言
论设立“国耻纪念馆”的重要性——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一周年而作
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对策——用真材实料来争一时和千秋
凭吊日本侵华细菌战大本营原址
日本“慰安妇”事实俱在——从其曝光经过与深入搜集探索
惊闻胜利泪沾巾——谨以个人辛酸回忆纪念抗战胜利三十周年

总序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

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

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第一编　对日战争反思

中日黄海血战中国海军大败的讨论

杨元忠　唐德刚

最近在《传记文学》月刊中读了唐德刚先生所写《甲午战争百年祭》的文章。在该战役中，我国陆海两军都吃了败仗。唐先生对中日的海战，特别下了很多功夫，搜集了很多历史档案中的资料，在《为黄海血战平反》文中将当年中国海军官兵，描写得相当忠勇，使我这个穿了四十年海军制服，已退休了将近三十年的海军“老兵”，起了“与有荣焉”的感觉，对唐先生这番盛意，铭感五中。

我在葫芦岛海军官校四年，中日甲午海战的战史是读过的。因此对与战争有关的资料亦涉猎了一些。但比起历史专家唐先生所提供的资料来，就差得多了。譬如慈禧滥费公款的程度，用贪污至极的醇亲王去掌管海军衙门、太监李莲英居然当了检阅海军的主角，以至刘步蟾、严复与日本海军的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都是留学英国海军的同学，以及我国舰队中的外国顾问的出身……，都是我前所未知的。读了唐文之后，对中日甲午战争我海军之所以大败，就知道得更彻底了。

至于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大东沟海战，我国海军败得非常之惨。唐先生因为不是海军专家，对军舰的构造、性能及海军基本战术的知识，不够明了，乃对该战役中我国海军几位高级将领，赞多于责。唐先生对海军如此爱护，站在海军立场，我要对唐先生再三致敬。但如果站在“力求翔实”的历史立场来看，我便觉得唐先生有点偏袒海军那几位高级将领。因此，不得不把我的看法写出来，以供一般读者参照。

中日海军在大东沟海战中，我方的军舰，不但舰龄较老，航速及舰炮的射击速度[注]，都不及日本海军各舰，而且各舰大小参差，因而炮的射程亦就参差，舰队的运用就相当困难。如舰队指挥官所取战术原则

相当正确，各舰都能发挥其火力，结果仍然打了败仗，我们亦就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了。这次海战中，我国舰队是不是做到这一步呢？我从我舰队采取横队迎战以纵队来攻的日本舰队，就很显然看出不是这一回事。现在我把那个时期的海战，纵队的两大优点简要写出来：

（一）能发挥最高的火力

军舰的主炮，一般都分装在舰艏及舰艉，而两舷装的都是口径较小因而射程亦较短的副炮。副炮的主要用途是保护本舰，对付敌方的快速鱼雷舰艇。采取纵队作战，敌舰队位于我舰队的一侧，舰艏舰艉全部主炮都能用来攻击敌舰，到双方距离缩短时，向敌之侧的副炮，亦可加入射击。如用横队应战，则只有一半的主炮可以用来射击敌舰，舰队的火力，最少亦要打个对折，这岂不就先吃个大亏？

（二）容易占取有利的位置来作战

海上作战，双方都是动的，占取有利的位置，可发挥较高的攻击力。采取纵队的舰队，其指挥官所驻的旗舰，都是在最前头。指挥官依照双方的对势及当时的阳光与风向，来决定如何占取优势位置。旗舰只要向那位置驶去，各舰就跟着去，简捷而确实。如采用横队作战，则舰队的运动非常呆板。当年我国的旗舰，大概是为照应方便，乃位于横队的中央。指挥官如要各舰同时转九十度，变成纵队，当时没有无线电话，须用视觉信号去通知各舰，很费时间，如果平时训练不精，则还有互相碰撞的危险。再则，因为指挥官不在纵队之首，舰队运动的方向很难控制。费时费事，容易贻误戎机。

以上所述，是当时以迄第二次世界大战，航空母舰出现之前，海军战术最基本的观念，只要是对海军战术有点根基的海军军官，没有不懂这一套的。

当时我国海军舰队，照理应该采用纵队迎战。舰队中的战船及巡洋舰共七艘，是我军的主力。另外三艘炮舰，如果所装的炮口径较小，射程就较短，在接战初期，不能参加炮战，则应另编为一个小纵队，位于主力舰队不接敌之侧舷，保持适当之安全距离。到敌我炮战距离缩短之时，再让这个小纵队与主纵队汇合，参加决战。

因为日本舰队的航速比我舰队高些，很可能借其优速逐渐右（左）旋，企图抢占“丁字顶”的优势位置来进行攻击。我舰队亦可逐渐右（左）旋，使双方舰队大体仍是平行，以消削敌方优势位置，这样的运动，敌人是占用外线的弧形，途程较长；我方是占用内线的弧形，途程较短。敌人的高速优势，无形中打了个折扣。这就是采用纵队作战的另一优点。如果以这样的战法，结果还是战败，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当年丁汝昌所率的舰队，在敌人露面，仓促迎战之时，他竟采用了运动不灵、火力不能全部发挥的横队，让采用纵队的敌人绕攻，打得个“落花流水”。侥幸没有被击沉的舰只，亦都受了重伤，战力几乎全失。我不晓得丁汝昌及几个到过英国海军留学的刘步蟾等，所采取的战法何以如此荒谬。他们在海军干了这么多年，对于作战，还都是像外行人一般，实在使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我乃把海军战史找来揣摩了好久，方悟出一个道理来：他们研读海军战史，没有读通，误采一个战例，生吞活剥地去模仿，以致出了大错。

这个战例，是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意大利和奥国的舰队，在意大利东边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的利萨（Lissa）海战。意舰队的主力是较新的铁甲舰十二艘。在数量及火力上都占优势，但其指挥官则甚庸劣。在尚未取得该海域的制海权之前，就护送准备登陆的船团，去攻击奥国的利萨岛。舰队与岛上的炮台对打了两天，炮弹及燃料都消耗了不止一半。舰及人员亦蒙受了一些损失，始终不能登陆占领该岛。及至

奥国舰队出现，方匆忙把各铁甲舰组成纵队去应战。奥国舰队有较旧的铁甲舰八艘，用七艘组成V字形的横队，另一艘则担任十四艘木壳军舰所组成的两层V字形横队的指挥舰，随后跟进。奥舰队主力的炮火力量，只有意舰火力之半，那个时期舰炮的射程只约三千码。当时战场一带又有点雾。两军接战时距离甚近，形成肉搏战状态。奥军的旗舰乃向意军的旗舰拦腰冲去，将其冲沉。意军指挥官业已换乘另一铁甲舰，见战况不利，即向西撤退。奥军各舰亦略有损伤，自知力弱幸胜，不敢追击。利萨海战即告结束。

后人见冲撞战术收效甚佳，新造之舰，舰艏水线下俱装成“冲角”（Ram），以利冲撞。至二十世纪初期，冲角造法方告废除。

甲午大东沟中日海战，比利萨海战晚了将近三十年。军舰的速度及舰炮射程，增加了不止一倍，冲撞作战，事实上已不可能实施。我推测当年我国舰队仍采取利萨海战的战法来应付占有相当优势的日本舰队，从致远舰企图冲撞日舰吉野，可证明我此一猜测十分中肯。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当时的军舰性能，已非利萨海战时期的军舰可比，因此不宜套用利萨海战的战术。他们依样画葫芦，便落得个一败涂地，岂不可惜。

海军舰队平时的训练，应该以当前可能的作战为着眼点作为训练的准则。甲午战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航空母舰出现之前，海战必然是采取纵队的。平时的训练，就要使纵队中各舰的距离，尽量缩短，其目的是使全舰队的火力，能在短距离内集中发挥，攻击比较散漫的敌舰队之一部。我推测丁汝昌所指挥的舰队，平时的训练，及战时临阵前的研讨，都没有这样着眼，否则临阵时何以竟用横队去迎敌。

从上面所述的资料来看，可见当年我舰队的应战措施，十分荒谬。然而刘步蟾与日海军的指挥官东乡平八郎是在英国海军留学数年之久的同学。丁汝昌虽没有留过学，但亦不止一次出国观摩过，何以其作战才能相差如此之大呢？我国当年如何选择人才去英国留学，返国后如何考

核作用？我并不清楚。但是把我在海军服务四十年所得的经验来做参证，应该不会太离谱罢；何况我那个时期的当政者，比之西太后及醇亲王等人还高明得多呢。

我国政府在清朝末期及民国初期，派了好几批海军青年军官去英国海军官校留学，照理应该把英国海军官校的基本学术资料都带回国来使用。我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在东北海军官校就读期间，航海、船艺那些课程的资料，倒是相当充实，而且有原文本可用，但与作战有关的部门如兵器、战术、战史，资料则非常贫乏。我毕业的时候，不相信我对海战已经有点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被派去美国做海军副武官，乃把美国海军官校这类的教材，都要了一份回来研读，才算是入了门。由此可见我国派去英日海军留学的，只学了点皮毛，没有学到筋骨。因为海军最重要的技能，是临阵的“一击”。没有这“一击”，就像赛足球的时候不会射门，哪能取胜呢！

两军作战，不论是陆战或海、空战，应该考虑的因素相当之多，因而变化多端，不能拘守成法。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这个道理。而要有“运用之妙”的才能，就必须对有关战争的学术，不断揣研，打下良好的基础才行。临阵之前，当然要召集舰队的主要人员，把当前的状况加以研讨，决定战法的要领。临阵之时，仍须因应情势，做必要的修正。否则即使把《孙子兵法》读得再熟，还是无济于事的。

我想甲午中日海战当年我国舰队几位主要将领，平时就没有打下作战的根基，事到临头，手足无措，乃误采海战史中的利萨海战做标本，呆呆板板地去执行，以致被相当优势而且灵敏的日本舰队打败得一塌糊涂。我今天翻阅这段海战史，仍是“不忍卒读”。只好希望我们的海军军官，要以此为鉴，多下功夫，好好打下良好的战术基础，来训练所属官兵，成为劲旅，不使“甲午”之败再度发生才好。

[注]关于中日双方舰炮的射击速度，我方的舰龄稍老，士兵平时的

训练亦可能不如日军，所以我方舰炮的射击速度，亦可能较日方稍逊，但亦不至于如唐文所括的“五分钟打一炮，一分钟打五炮”字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大的差别。舰炮的射击速度，应以双方口径相同的炮来比，方为正确。

海军的舰炮，小口径的炮弹的弹头是与装发射火药的铜壳镶在一起的。其他口径较大的弹头，是与发射火药分开的。发射火药是用丝质织物包好的，因此作战时甲板上不致堆满了很大的铜壳，妨碍人员活动。

口径四吋[1]七分的弹头重约四十五磅。口径六吋的弹头重约一百零五磅。口径八吋的弹头重约两百五十磅。口径十吋的弹头重约四百八十磅。口径十二吋的弹头重约八百五十磅。当年舰上的大口径炮弹的运送及装填，只有很简单的机械做帮助。东方人体型稍小，一个人的体力只能装填四点七吋的炮弹，所以每分钟可发射五发。十二吋口径的炮弹，要等炮身落至水平甚至炮口更低一些，还要几个人合力猛推，把炮弹推到嵌在炮膛的来复线上，然后装上火药及引信，关好炮闩，把炮摇高，方能发射。这种炮，不要说一分钟可打五发，就说一分钟打一发都不可能。

因此，唐文所括文字应该说是：吉野舰的四点七吋口径副炮，一分钟可打五发；定远舰的十二吋口径主炮，每五分钟方可打一发。而我方的四点七吋口径炮，每分钟可打三至四发。日方的十吋口径炮，每三至四分钟可发射一发，方为正确，含混地说，令读者觉得中国海军士兵真是太无用了。

唐文中尚有关于军舰组织及活动的描述，因其含有海军的专门技术，一般人弄不清楚，乃令人起了与舰炮发射速度的意义相同的含混之感。为省篇幅，只带上这一句，不再做解说了。

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

唐德刚

严格说来，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旬的中日台儿庄之战，实在是二次大战前我民族对入侵帝国主义无数次抗战中，规模最大，也是最干净利落的一次军事胜利；同时也是日本陆军建军以后，第一次被打得丢盔卸甲的一记败仗。就凭这一点，它的历史意义，已属非凡。但是我今天所想讲的，还不只是这一点。

诸位知道，在台儿庄所打的这场战斗，只是一系列战斗的最高潮。在此之前还有南北东三个外围战场的序幕战，也打得十分光辉惨烈。正因为如此，最后，才有台儿庄的具体胜利。我们都知道，台儿庄之战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发生的。在南京大屠杀中，敌军一举残杀我军民三十余万，气焰不可一世。日军满以为我军主力已被摧毁，中国已完全丢失抗战能力。他们侵华战争的次一步，便是要打通津浦线，使南北东三面日军在徐州会师西进，迫我投降。在他们估计之中，这次会师应该只是“旅次行军”而已。但是敌军却没有想到，它在南北东三面都被我军所遏阻，最后还要在台儿庄吃一记空前的败仗。

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军循津浦线北上，原是倾巢而出的，自觉并无后顾之忧。想不到一九三八年初春，在一片血腥的南京城郊，却发现国军游击队，包括刚成立的新四军仍旧活跃，使它不得不留兵防堵，其后竟弄得战斗频频，使北上日军时感后路可虑。为此，叶挺将军也曾蒙蒋委员长连电嘉许。日军自浦口北上之后，想不到又遭受来自广西，由廖磊和李品仙两将军所统率的第二十一及第十一集团军的不断腰击，无法北渡淮河，久占蚌埠。——这是发生在南战场的序幕战。

在东战场，自青岛登陆的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想不到临沂一战，竟

被我庞炳勋、张自忠两将军所统率、原属西北军系统的第三及第二十七军团打得倒退九十里，使板垣想首占徐州的美梦落空。——这是东战场的外围序幕战。

至于北战场，初期则由于部分我军撤退过早，使敌军矶谷师团，循津浦线钻隙南下，长驱直入。我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乃急调第二十二集团军，川军邓锡侯部北上堵遏。川军当时的配备与训练，与敌军都悬隔霄壤，然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竟能死守滕县至三日三夜之久，直至整师官兵（包括师长本人）几乎全部战死而后已。敌军攻势受挫三日夜，我五战区长官部才能急调原属西北军系统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将军所部，和原属东北军的第五十七军缪澄流将军，以及原隶东北军的第五十一军于学忠将军所部，星夜赶往台儿庄布防，并密令中央军精锐第二十军团的汤恩伯将军所部潜入路东山区，布成一袋形阵地，让开正面，诱敌军矶谷师团两万余人，直入袋底，加以围歼。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疯狂的敌军突破我防线，竟一举冲入台儿庄内，与我军作拉锯巷战至一星期之久，双方死伤惨重。至四月三日我守庄将士已十损其七。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将军，曾请示上峰，能否暂退运河南岸整补，再图反攻。孙总司令在电话内回答池师长说："全部官兵死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决不许后退。"我守军当时是决心打到最后一人的。情况之惨烈，史所寡有。敌我两方拉锯战至五日清晨，敌人至此已筋疲力竭。我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奉命自敌后出击，此时已逼近台儿庄北郊，敌军陷入重围，乃图夺路逃窜，以致遗尸遍野，溃不成军，台儿庄之战，遂成我军全胜之局！

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战史专家。关于台儿庄之战的详细经过，知道的都远超过我这简短的班门弄斧的报告。所以我个人今天所想讲的只着重在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因此我在这简报里特别提出我参战部队的背景和历史。诸如中央军、新四军之外的西北军、东北军、直鲁

军、桂军、川军和许多出身粤军、滇军、晋军等系统的将士，真可说集民国史所谓“杂牌军”之大成，而这些杂牌军却是台儿庄大捷的主力。在抗战前二十多年的中国内战中，不用说国共两军是势成水火，就是这些杂牌军彼此之间，数十年对阵，多半也是你死我活的仇人。可是在这次台儿庄大战里，他们竟表现得亲如手足，同生共死，终能在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联合打出如此辉煌惨烈的民族保卫战！足见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公道自在人心。在民族大义之前，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大家都会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这就是我个人所特别强调的“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同胞们，朋友们，我们要想我民族重新扬眉吐气于今后世界，我们就应该学习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把这光辉的历史意义承继下去，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也教育我们自己。谢谢诸位。

纪念抗战　对日索赔

唐德刚

“日本侵华百年的历史反思”是个很深很大，既有历史也有哲学，既有激情也有理智的大题目。我个人学殖有限，面对着这个大题目，实在是诚惶诚恐，在诸位专家之前讲起来，难免班门弄斧。但我还是斗胆接受大会的指派，来担任这个主题的报告人，最大原因便是从职业观点来说，这题目对我还不算太陌生。

我个人在海外教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书。最后二十年在纽约市立大学教的几乎全是亚洲史。二十年中的十二年还担任了亚洲学系的系主任。每天都和亚学师生为着亚洲课程打交道，而近百年的亚洲史是和日本侵华史分不开的。所以我说这题目对我来说并不太陌生。

诸位知道，纽约市立大学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所大学。我们有二十多万学生，一万多老师。他们日常所说的语言，校方正式统计就有五十七种。如果把“闽南语”、“客语”等等都分成一种语言来算，那就有一百多种了。——师生分子之复杂，可以想见，而这些不同族裔都是各爱其族的。所以平日在教室中，在会场里，发言稍失平衡，不能服众，就会惹起轩然大波。这些事是时常发生的。有时也吵得名扬世界。台北报纸可能都有报道。

因此，作为这样一个学系的主持人，开出有关“日本侵华”这一类血淋淋的课目而要不同族裔的师生——当然包括日裔——都能点头称是、心悦诚服，那就不能挟带单方的民族情感，而要全凭深入的学理与客观的史实说话了。我那时的顶头上司之一，今日荣任耶鲁大学副校长的麦考特博士，便是一位日裔。我们的日裔学生之多，就不用说了。但是我们都相处极好。这就是学术和真理最有说服力的缘故了。

三句不离本行，我今天也想先从学理谈起。

东方的民族国家，西式的封建社会

从人类学来看，日本这个大和民族原是蒙古种优秀的一支。而蒙古种的文化策源地——那也是旧世界人类文明四大策源地之一——原在黄河中游两岸的黄土高原之上。这个文化中心通过夏商周三代以至秦汉两朝，形成一个文化大雪球，向四方滚动，越滚越大，把蒙古种里面的无数部落都滚在一起，成为一个东方文化整体。可是，日本大和民族这一支却因为地理关系而孤悬海外。等到大陆上的兄弟民族已进入铁器时代，它还停留在石器和铜器时代的边缘，未能完全进入铜器时代。直至大陆上铁器时代文明渡海而来，它连铜器时代也不需通过，一下便从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受大陆文明影响，便迅速汉化起来了。

所以，在中国隋唐之际（公元七、八世纪），正是日本汉化的最高潮。日本事事物物、典章制度，皆取自大陆。可是，海岛与大陆自然环竟毕竟不同。衣食住行诸事物，可以完全模仿，典章制度，就有所不能了。

例如唐初的府兵制就很明显。这种征兵制度搬到岛国之上，便不适用了。岛国用不到如此庞大的国防军，因此，少数维持社会治安的军人就逐渐演变成职业性的“武士”了。

再如“均田制”，在日本渐变为班田制，最后形成了封建的庄园制。还有唐代特有延续至清末的科举考试，在日本也派不上用场。三岛之上没那么多官位需要更翻递补。而四书五经，用的毕竟是外语，列为通行的教科书也有困难。官吏不能按期任免，日久就会变成封建世袭了。——这便是日本历史最后走上封建制的最简单的解释。

长话短说，在日本史上，公元八世纪的“奈良时代”还是日本模仿隋

唐帝国体制的最高峰。到九世纪“平安时代”以后，日本在制度上逐渐走上封建，便撇开大陆影响而自行其是了。

无巧不成书的是，正当日本走上封建幕府制之日，也正是欧洲封建制滥觞之时。前者是撇开中国大陆上隋唐帝国的文官制，而走上它独特的封建制；后者则是撇开古罗马帝国的文官制，而走上中古欧洲的封建制。二者在封建制度上，在基本上有相通之处。只是日本的封建，比西欧的封建时间拖得更长就是了。

所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它这个东方民族国家，却有个与同时西欧诸国十分类似的“西式封建社会”。这就和当时纯东方式的大清帝国大异其趣了——我们是个“宇宙大帝国”，实行的是国家强于社会的中央集权的文官制度。

因此，当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之后，我中日两国被英美两国把大门冲开，被迫向西方国家学习“西化”（也就是初期的“现代化”），双方学习的效果便截然不同了。

我们这个纯东方式的“宇宙大帝国”，要改头换面向现代西方学习，谈何容易。我们如今已学习了一百五十多年了，到现在还在“一制”、“两制”地不断摸索，不断“转型”。

日本因为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与西欧早期封建社会形态几乎没有区别，在相同的社会基础上，顺水推舟，它学起西化来就“一拍即合”了。——明治天皇在一八六八年即位，然后“废藩置县”；一八七四年他就开始学习西方帝国主义，向我国台湾出兵侵略了。

换言之，西欧诸国在文艺复兴之后，搞了两百多年才搞出个中产阶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来。日本一旦学起来，二十年三十年就可迎头赶上去。可是我们中国实行西化，就没那么容易了。

模仿西方帝国主义，青出于蓝

日本在近代世界的崛起，是个历史上的奇迹。但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必然和偶然交互为用的结果，不是大和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为优秀。我们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学习上成绩欠佳，也不是我们民族文化本质不好，那也是历史条件的关系。

再者，我们的华夏文化起于东方文明的策源地，它是有原始性的，长于创造而拙于模仿。日本文明是东方文化中的小老弟，做小弟的总归是起于模仿，长于模仿，而拙于创造。所以，在日本文化中很难找到世界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宗教家像孔子、释迦牟尼和耶稣这类人物；在现代日本，他们也没有产生孙文、甘地乃至胡适这样的人。

他们在古代模仿中国，模仿得惟妙惟肖；在明治维新之后，他们模仿西方帝国主义，也青出于蓝，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在二次大战前，日本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关系，始终没有跳出模仿的阶段。最近一批日本政客永野茂门等人还在说，二次大战前日本人所搞的“大东亚共荣圈”是领导东亚民族“反帝”，那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了。

蚕食边疆，强占属国（一八七四—一九一四）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既然迅速地向西方国家学会了帝国主义，它也就迅速地加入世界帝国主义行列做了最后一个帝国主义，或唯一的非白色的、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既然做了帝国主义，那当务之急便是寻找殖民地。不幸为时已晚，东亚可侵之地北至西伯利亚，南及菲律宾、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和南洋诸岛，早为白色帝国主义占领殆尽。剩下的只有中国东南沿海诸省和琉球、朝鲜两个属国了。因此，它初期向外扩张，就只有蚕食中国边疆和占领中华属国了。时间大致是自一八七四年至一九一四年，这是日本侵华的第一阶段。

一八七四年日本借口台湾土著杀害琉球船民，要武装侵台。其实琉球是当时清朝属国，台湾是中国的一府。船民被杀事件本与日本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清廷亦派兵来台防守。日军侵台虽不得逞，然在交涉之中，清室颟顸，竟承认日军此举为“护侨”，以息事宁人。谁知竟给日人借口来占领琉球。五年之后，日本就把琉球并吞了。

琉球的开化不比日本晚。它自古就是个向中国朝贡的小王国。十九世纪中的琉球居民和台湾一样，土著之外便是来自福建和广东的移民。通用的语文，一直也是汉语汉字。吾人读古琉球王国老档案，可以说无一字不识。琉球在民族文化上，实在是和中国血肉相连的一部分。这次被日本并吞了，清廷连气也未吭一下，能不令人痛恨？！

更奇怪的是，二次大战后，琉球恢复自由，由美国托管。可是韩战之后美国大力扶植日本，又把琉球让给日本了。中国政府连气也未吭一下，真是令人不解。

一八七九年日本并吞琉球，是日本帝国主义向外发展的第一炮。

接着日本侵略爪牙便伸向朝鲜半岛，终于引起中日“甲午之战”（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中国吃了败仗。不但属国朝鲜最后被日本并吞了（一九一〇），台湾也被迫割让（一八九五），使宝岛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在这五十年中，台湾居民之英勇抗暴的故事是说不尽的。听众和读者当然知道的比我更真切，无须我来班门弄斧。但是，我可以强调的一点便是日本人当年对殖民地的统治，学的完全是西欧帝国主义的老套套而变本加厉。对帝国主义们来说，殖民地只是它们口中的鱼肉。殖民地中的人民，只是它们的奴仆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台湾如不光复，再让日本统治一百年，也不会有今日这样自由和繁荣的。

至此，我们不妨把我们东方古代帝国与属国的关系也稍微交代一下。“属国”并不是“殖民地”。它和宗主国的关系只限于“朝贡”这个仪

式。但是这个仪式后的反馈，则包括“政治认可”、“军事保护”和“经济（通商）特权”。其利大矣哉。盖当时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之间和各自内部的篡夺杀伐攻战，几无已时。化地区混乱为安定，往往以宗主国朝廷一言为定，而朝廷这种决定所谓“交部议”，也不是乱下的。其审情度势，是十分慎重的。所以当时宗主国朝廷对各地区属国，在法律上颇像今日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在治安上则近乎今日“联合国”派往各混乱地区（以美军为主力）的保安部队；在经济上和外交礼节上，则像近代英国和它的“五子国”（Five Commonwealths）。

所以，那时少数民族小邦，如篡弑得国，或居地险远，想做大明或大清属国还申请不到呢！可是把这种东方式的“属国”，化成西方式的“殖民地”，那就惨不忍言了。这就是大清属国朝鲜和琉球当时的遭遇。

日本并吞了这两个大清属国之后，一九〇四年再击败帝俄。又自俄帝手里取得我东北两大海港旅顺和大连。十年之后它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山东半岛一仗击败德国，又把我们的胶州湾和青岛抢了过去。——自此，自旅大经青岛至基隆，我东南海岸线便全在日本海军的势力范围之内了。

在这侵华的第一阶段的四十一年里，日本向白色帝国主义学习，可说是青出于蓝，像模像样！可是到它侵华的第二阶段，它就大大地超出西方帝国主义了。

控制中央，割裂地方（一九一五—一九三七）

到日本侵华的第二阶段，这个黄色帝国主义就不以蚕食中国边疆为满足了。它要进一步控制中国的中央政府，把它变成个日本傀儡政权，从而使整个中国变成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中国比欧洲还要大出百十万方里；人口也是全世界的四分之一。日本要把这样的大国一口吞下，实是

西方帝国主义做梦也不敢多想的，但是，日本是照做了。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乘欧战方酣，西人无暇东顾之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以最机密方式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今天没时间也无必要来细谈“二十一条”的内容。只是我们要知道中国政府如果接受了这“二十一条”，那中国就变成百分之百的日本殖民地了。

我个人在大学里讲授各类外交史数十年，还未碰到第二个类似的例子。日本政府这项对华侵略要求，可说是赤裸裸到无耻之尤的程度。——我就以这样赤裸裸的语言，告诉我的学生和同事，他们无不点头称是！帝国主义的无耻就是无耻。公道自在人心嘛。

“二十一条”要求，纵是袁世凯也不能接受。后来参加交涉的顾维钧把它泄了密，当时欧美列强得讯也不许中国接受。——这次交涉的详细经过，是顾维钧先生亲口告诉我的。我也变成顾氏口中的“第一位历史家”得知这样详细的内情。

控制中国中央政府之愿不得偿，日本乃退而求其次，在中国扶植军阀、制造傀儡，割裂地方政权了。——这儿我不愿突出日方什么大隈重信、田中义一、广田弘毅、近卫……一类私人的名义。因为侵华是当时日本的国策，也几乎是它全国一致自许的“爱国”行为和群众运动。任何私人掌政，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大的原则是换汤不换药的。

在任何的群众运动里，尤其是爱国、爱阶级和爱上帝的群众运动里，开明派、稳健派往往都是失势的。运动的主流大半都掌握在过激派、狂热派手里。日本这项侵华运动也是如此。它由开明派发动、过激派走火入魔，然后狂热派玩火自焚，终至同归于尽。

日本在与中华民国同庚的大正初年，由于一次大战的毁灭性激起的

反思和威尔逊总统等一些开明政治家的倡导，世界同风，日本文化界也曾有过“大正民主”一小段开明时期。趁这短暂的和平裁军阶段，中国也曾获得日方开明派的支持而收回了山东半岛和胶州湾。但为时极短，日本政党政治和开明派便不存在了。

在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混战里，中国北方皖、直、奉三大系军阀分立。日本就看中了皖、奉两系。皖系在一九二〇年政争失败之后，日本便集中力量来掌握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所领导的奉系。进，它要支持奉系入关，主政中枢，仰日本鼻息；退，则勒令张氏父子，割据东北，做日本的儿皇帝。

日本这个如意算盘不幸碰到了那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或有或无的反抗。张氏粗野腐化则有余，通敌卖国则不足。日本使唤不了他，所以在国民党北伐末期，一九二八年六月初，当张大元帅被蒋中正总司令在华北战场击败，乘专车退回东北老家时，日本人便在皇姑屯把他炸死了。

老帅既死，总算少帅应付有方。溜回沈阳，然后向南京国府易帜归顺，全国一统，枪口向外。然少帅也只能维持三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沈阳城外一声炮响，少帅也被日本人赶出东北，至今未归！

前年余游沈阳“张氏帅府”故居纪念馆，见其壁上图表，列有当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府的物资损失。其中仅黄金一项，便有金砖（每块重二斤）八千块！日人并另自张宅私营钱庄内搬走白银四千万两！

吾人今日追随韩委员对日索赔，张少帅如与我辈合作，追回他当年帅府失物的百分之一，今后也就够他老人家安享晚年了。

我国东北之大，其面积是西欧英、法、德、意、荷、比、瑞疆土总和而有余。日本如夺取了我们的东北，从此洗手退休，停止侵略，消化满洲。可怜我国政府哪有力量能收回东北呢？！可是天下强盗赌徒都是

贪夺无餍的。一九三一年它取得整个东北。一九三二年还要南侵上海，北建伪满，攻打热河。一九三三年再进袭长城，占领承德，西侵察绥，南下河北。然后再建冀东伪组织，搞平津特殊化。最后目标还要搞“华北五省自治”。要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成立伪府；把中央军、国民党和张学良赶出华北……咄咄逼人，无止无休。当年国府，委曲求全，步步退让。先有《塘沽协定》（一九三三），继以《何梅协定》（一九三五），皆无济于事。最后几至战亦亡、不战亦亡的绝境。

我辈当时少年，今日老者，回首日本侵华往事，真是历历如在目前，余痛未已。不意“西安事变”骤起。全国军民在蒋公领导之下，恍如一人。国事发展至此，国族一战或可幸存，不战则国亡无日。这样才掀开了全面抗战之局。日本帝国主义者，求战得战，也就增调大军全面侵华了。——这便是日本侵华第三阶段了。

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

唐德刚

在近三十年的美国高等学府里的汉学圈内，据说有一些权力极大的主考和学政，他们曾竭力阻止华商学者在主流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他们的理由是，华裔学人各有其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因此教起“中国近现代史”来，难免都有“偏见”（Bias）——若非“亲蒋”，就必然“亲毛”。若非蒋非毛，那又学无主见，容易误导生徒！对于他们这种免疫史观，你不能说“没道理”。

其实搞历史的有偏见，又岂止亲蒋亲毛哉？我的哥大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二次大战时威震欧洲，后来功成身退，写了一本自吹自擂的回忆录，书名曰《远征欧陆》。“十字军”（Crusades）在他看来是替上帝行道，何等崇高伟大？可是从当年受害的老犹太和阿拉伯的角度来看，则十字军就只是一群杀人放火、掳人勒赎的强盗了。

一九九二年的美国布什[2]大总统和大批参众两院内的政客，为纪念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要大搞其“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大庆典礼”。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事为南北美洲“原住民”红人印第安老乡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大骂：五百年来咱印第安族，几乎被你们混账白人弄得亡族灭种，还有啥可以“庆祝”的？！——总统和诸执政闻言大惭。五百年大庆也就泡汤了。

以上只是从不同民族的不同利害的角度来看。其实搞历史的人，从他们各有所好的史学理论，不同的“意蒂牢结”或“史观”来看问题，其“偏见”也是难以免除的。——因此古今中外所谓“良史”，所谓“公正的史家”，也只是些比较“虚心”、比较“细心”地肯于从多角落、多角度，去寻找和解释历史现象的职业史家而已。——老实说，没有史家是

没有偏见的。他们之间只是多少之不同而已。更为虚心、较少偏见，那就是“良史”了。

明乎此，我们不妨试试气沉丹田，放下偏见，虚其心，实其腹地，在读史教史之余，好好地把我国对日抗战史来重新解剖一番。请先从日本说起：

日本种族主义与殖民地

我们试读诸家“中日关系史”，除掉近年少数无知的日本小政客之外，简直没有人不承认，二次大战时和战前，日本对华是赤裸裸的“侵略”；而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之“残酷行为”（Atrocities），也是无人否认的。

但是中外史家也无人肯说，日本侵华是他们日本民族（除屈指可数的个体之外），举族一致的民族行为。——他们总要在日本民族中找出一些“替罪魔鬼”，什么“少壮军人”“老幼军阀”“资产阶级”……来砍头示众，而说大多数“日本人民”或“工农群众”“资深元老”“开明知识分子”，甚至“有位无权的天皇”，是“爱好和平”的。

其实这些都是鬼话——你说，当日军打下南京，打下武汉，消息传来，日本人民举国若狂。这些“日本人民”是“反侵略”、“爱好和平”？

日本兵在南京搞“杀人竞赛”，当时的“日本人民”有没有说半个不字？相反的，正因为那是日本人民认可的英雄行为，抢新闻的随军记者，才能出尽风头，登上头条呢？

但是为什么这些作家、史家，硬要说那时的日本人民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呢？朋友，他们是受一些宣传家、外交家、统战家们的影响。搞外交、办宣传、打统战的人要策动日本人民反对他们的军阀，才这样说的。日久说成习惯，一般作家、史家，也就跟他们一道打统战了。——

骗人骗久了，自己也相信起来，就变成著作家顺口溜的公式。说穿了，这些都不是合乎史实的“老实话”。

其实在日本民族性中，他们的“团结行为”、“合作行为”和“爱国行为”，都是享誉世界的。正因为如此，有其长者，必有其短，他们的“侵略行为”也是举国一致的、合作的和团结不破的。

至于日本人何以有此亦优亦劣的特殊的民族性呢？用行为科学和历史科学来分析，那就说不尽了，也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不过长话短说，我倒深服吾友西村成雄的看法。

西村说，日本民族很单纯（Homogeneous），在历史上没有多民族共存（Multiracial-Coexistence）的政治经验。因此一涉及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战争，它的种族优越感（Racial Superiority Complex）就暴露无遗。这种令其他民族受不了的日本种族主义（Japanese Racisim），它就是搅乱东亚的根源。

西村教授的一家之言，也确是一针见血。

中山先生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日本民族却是个“以不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二次大战时，它就是我们的死敌了。

刘瑾太监说得好：“你眼里既没有皇上，那还有咱家我吗？”

所以日本人当年在“大东亚”搞“共存共荣”，它连咱家中国都要打成日本殖民地（所谓“中国全土满洲化”），那么东亚其他诸小国，还有噍类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日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又蠢蠢欲动，能无警惕？！

附带说句闲话：早年曾做过日本皇民的朋友们，每好自说曾做过日本人。其实他们那时的身份和今日香港居民无异。有些香港居民每好自称为“不列颠臣属”（British Subjects），不列颠臣属和英国人，并不是一回事！

根据同一条逻辑，则当年日本殖民地中的“皇民”，事实也是一种Japanese Subjects（日本臣属）。Japanese Subjects不是日本人，正如British Subjects不是英国人一样。在近代世界中搞殖民主义，最老牌、最高明的是大英帝国主义。日本原是画虎不成的低等帝国主义，较白等而下之的。——一九一〇年日、韩两国正式合并，所以一九一〇到一九四五年之间的韩国人按理才算是“日本人”。然而，读者们不妨去问问高丽老乡，有哪一位承认他是“日本人”？所以标榜是日本人的朋友们，应该先和我们搞历史的喝喝咖啡才好。

宪法与国旗

一般堂而皇之的美国学者，绝不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那位已故而可敬的哈佛大学名教授，战后“中国学泰斗”的费正清博士，曾受正统教育。他连英国也不承认是“帝国主义”，当然美国更不可能是帝国主义了。

凭良心，在二十世纪的地球上，“无老美，吾其披发左衽矣！”硬把老美也说成“美帝”，是多少有欠公平？据说某次某官在老“总统”面前把“俄帝、俄帝……”说得太腻了，蒋公把桌子一拍，说“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大概不是小道消息。事实上自史迪威以后，蒋公也实在是被那志大言夸、盛气凌人的老美气惨了，终至“口不择言”，狠狠地“也是”他一番！

讲学理，美国曾统治菲律宾这块“殖民地”有四十八年（一八九八—一九四六）之久。既拥有殖民地，那就应划成帝国主义。但是往年菲岛

殖民地，有些却自夸菲律宾将成为美国之“第四十九州”，菲人也是美国人。

殊不知有一次问题发生了。因为菲律宾盛产蔗糖，而美国人甜食不离口，是世界食糖最大的市场。菲糖既然倾销美国，联邦政府为保护美国糖商和蔗农，乃对菲糖课以重税。菲商大哗，他们认为自己是“第四十九州”的美国人，联邦政府就不应抽取菲糖的“关税”！资本家都不是省油灯，菲商乃重金礼聘大律师，控告联邦政府，违反宪法，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这一下最高法院九老大法官可就为难了：“殖民地产品可以倾销母国，入境免税？！”当然不能嘛。但于法何据？结果他们挖空心思，就想出了“国旗”与“宪法”是否应同步前进的诡辩来。——菲律宾虽然挂的是美国国旗；但是美国宪法却不能与国旗同步前进。殖民地自有殖民地之法；殖民地产品倾销母国，碍难免税！

这一来，不用说美国境内糖商蔗农，额手称庆；那“第四十九州”之内的“美国人”，就难免愁眉苦脸了：原来“美帝”的殖民地人民并不就是美国公民也。

笔者举这个小例子，当然不能以偏概全。美国是个十分复杂的国家。它之并吞夏威夷和波多黎各，都各有新例，一言难尽。个人所要说的只是想提醒台湾本省的某些朋友，不要随意轻言“某岁某岁以前我是‘日本人’”就是了。在殖民地中要做“英国人”、“美国人”都大为不易，“日本人”岂可轻易做？先研究一点“中国台湾与日本关系的历史”，然后再申请日本“绿卡”未为晚也。诸公其慎之！

宁愿他**“老奸巨猾”**一点

再者，虽受了“维新”洗礼的日本民族盲目仿效白种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它在东亚大陆上的侵略目标，中国也未必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的，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加

以开发又时间太长，成本太大。急功近利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虎视眈眈，他们还另有“北进”、“南进”二途可以选择呢。北进打垮苏联，则实利立见。苏联既败，则中国亦将不屈自屈。南进囊括东南亚，则市场、资源（如石油），更是一本万利。抑有进者，南进如能赶走英、美、荷、法，还怕你这个中国人不听皇军指挥哉？

所以“七七事变”前，“皇军”原有三大目标。中国如有好的苏秦、张仪（如丘吉尔、斯大林者），未始不可技巧地“四两拨千斤”，把日军矛头拨向南北。——能拨它两三年，则今日的中国，甚或今日的地球，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搞世界性的“合纵”、“连横”，既无此人才，更无此本钱，但时势和机会还是有的。“西安事变”一爆发，“时势”和“契机”便一纵而逝。接着“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就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

朋友，在世界大战中，打个一对一的、没有盟国支援的孤立抗战，纵是英、法、俄等老牌帝国主义，都嫌力有不胜！况“次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中国哉？——君不见，连法国都曾一度亡国而出了个贝当。汪精卫后来就自称“汪贝当”。罗家伦说，他应该自称“汪八担”。

我们中国为什么自不量力，打他个没有盟邦支援的孤立战争呢？其契机便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终场时，笔者曾扛了一竿大爆竹，恭候于明故宫飞机场之外，眼见铩羽归来的委员长和夫人，自我们面前一驰而过——我们跟着放了一大串名副其实的“马后炮”。

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其后数十年，小可在中学和大学的课堂里，一直都迷信官方史家的廉洁，并为他们的理论宣扬。

笔者孤陋，尽信书不如无书，亦长期相信此说，直至我有幸亲炙少

帅（张学良，字汉卿）的不耻下教。——百闻不如一见。对个写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异数”。但是从张汉公方面来说，这也十足显示出他那胸无城府和坦荡襟怀的英雄本色。——张学良基本上是个十八九岁的磊落光明、情感深厚、纯洁无私而视死如归的爱国青年。这种青年在我国抗战期间是千千万万的。由于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我们才能把凶狠残暴、绝灭人性的死敌，牢牢拖住，终于反败为胜——使中华民族，得有今日！

青春就是诗！但是一般人士的青春情怀（包括钟情好色），都会随年齿增长而递减。中年以后，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包括自教和他教）、性乃迁……，及老往往变成诸种怪物，甚或卖国求权的汉奸。汪精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张学良之可爱，是他的本性未变，年逾九十而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包括好色），这就是虽圣贤亦有所不能了！

但是有其长者，必有其短。长处就是短处。以这样赤子之心，赤子之行，赤子之习，去做“封疆大吏”（少帅的口头禅），就要出岔了——尤其是位于（日、俄）两帝之间的封疆大吏！尤其是处于朝中有“以外交制奉张”暗盘的封疆大吏！（参阅拙作《政学系探源》。）果然父死不过三年，他就把老帅留下的家当，一晚上输光了。

张汉公曾批评他老爸“有雄才，无大略”。其实张作霖虽无大略，然能力却允文允武，处事谨慎机智。自绿林至封疆，井井有条。日本人搞不过他，最后才使用下流手段，加以暗杀。

做那样的封疆大吏，军政之外，应付国内外政友政敌的手腕，都要老谋深算，甚或老奸巨猾，像阎锡山那样。张学良的短处，是他太毛躁，太“少”、太“帅”，他的赤子之心也太多了一点。他要能“老奸巨猾”一点，“九一八事变”或许都可避掉也。吾人劝朋友“做人”，总劝他

多“正人君子”一点；但是劝张少帅却需反其道而说之，宁愿他“老奸巨猾”一点才好。

以上所说的“九一八事变”如此，其后的“西安事变”亦然。西安事变前蒋对张之疏于防范者，盖蒋亦深知张为一不失赤子之心之人，故不虞有他，才单刀赴会。殊不知，不失赤子之心者，亦有其不失赤子的冲动，此则非蒋所料也。

从“决不能战”到“决不能不战”

为时未逾两周的“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近代史！——小可这点史学论断，亦常为少帅本人所引用而津津乐道之。

但是这么重要的事变，是怎样搞起来的呢？

张学良毕竟是条好汉。他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人都在“吹牛”。事后他虽然被蒋关了五十年，他也无怨无尤，并且对蒋公的“不杀之恩”，颇为感念——原因是“我的部下如果也对我干这么一下，我就把他枪毙了！”

但是张学良为什么要冒“枪毙”之险，干这么一下呢？——事实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捉蒋”是出一时冲动，“放蒋”也是出于一时冲动。

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军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于学忠、米春霖等便问少帅：

“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

读者试思，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怎能捉了以后再说呢？

事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张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孙铭九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少帅的回答显然又是个："放掉以后再说！"

再者，当白凤翔师长奉命捉蒋时，他只带一营士兵。这一营冲动的小"少帅"，一到华清池行辕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众枪齐发，把蒋的卫士几乎全部打死不说，把蒋卧室的玻璃窗也打个大窟窿。蒋公如不自后窗逃走，便很可能被流弹打死！

诸位试思：那时如把蒋委员长一枪打死，如何得了？！——至少那就不能"打死再说"了。

老实说，西安事变这样那样，都是牛皮。西安事变的核心是出于中国北方（东北），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爱国青年的冲动行为。

行为科学家说"个性决定行为"；而行为之形成，还有个"S—O—R"（刺激、生机、反应）的公式。把张少帅这个"案例"（Case）放入这个公式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读者诸士女：你我的案例也都可放入同一公式而求其答案。只是你我升斗小民，我们的"行为"，大不了打打老婆、骂骂儿子罢了，与国计民生无关也。但是你我如手握大兵数十万，那情况就不同了嘛！

"西安事变"的重要性是：事变之前，南京中央对日是"决不能战"！事变之后，则是"决不能不战"！——何以如此？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留待下回分解吧。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初步总结

黎东方

这第二次中日战争，可以说是起源于甲午年（一八九四）的第一次中日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结果，鼓励了日本人忘怀于他们祖先所服膺的孔子教训，于是以己所不欲者施于中国人。

中国人呢，他们感觉到受够了日本所制造的许多事变，尤其是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的沈阳事变。在沈阳事变期间及其以后，日本抢夺了中国的一大片领土，其面积等于英、法、德、比、荷五国的总和。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近卫内阁的措施使得中国人无可再忍。近卫内阁决定派遣四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到北平一带，证明了日本确有再行攫取五个中国行省，以制造类似伪满洲国的另一个傀儡国家的企图。

北平城在八月四日落入日本之手。次日，严重的对抗，发生于北平之北、长城之南的一个山隘——南口。这对抗竟然持续了三个星期，出乎日本的陆军大臣杉山元之意料。他曾经以为解决整个的“中国事件”，也用不了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杉山元的看法有一部分对。日本军队确实能够在几个月之中便吞咽了华北四个半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与半个山东，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占领了山东省会济南。

在上海的作战，对日本军队来说，却没有如此容易。它发展成了一个完全的会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战斗之激烈，超过了欧洲历史上多数的有名的会战。聚集在上海战场之上的有一百万兵之多，二十五万

来自日本，七十五万来自中国各地。他们从八月十三恶战到十一月十三，足足有三个月之久。华方死伤了十八万，日方也死伤了五万。

那还不是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全部，只是它的开始，将要再有二十一次会战，与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像南口那样的大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像北平之西南十五英里卢沟桥那样的小战斗，第二次中日战争才会终止。

它未如杉山元所预料，在三个月之内，甚至三年之内终止。中国战得比日本所预料的更久，也比日本所能担当得起的更久。

这一次战争是双方力量不成对比的战争，却也是苦斗到底的战争。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一方是头等强国，有近于两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掌握着两千七百架随时可以出动的飞机的空军，有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另一方是衰老的古国，海军仅有五万九千吨兵船，空军仅有购自外国的飞机三百零五架，陆军仅有未受适当教育的士兵与不甚熟悉近代战术的指挥官，没有坦克，没有水泥，没有陆空协同，而且除了少数的若干师以外，也没有榴弹炮与任何一种大炮。很显然，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是，却不能不打，因为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

中国的希望在于全体人民愿意为此而死。人民一致相信，善恶到头总有报应，老天、上帝、安拉、或观音，最后必将奖善惩恶。人民也一致相信，别的国家也总有一天会来援助我们。中国幅员广大，有许多山可以迟滞、甚至阻止日本军队的深入腹地。这腹地是在一条长线之西。这条长线起自黄河由北向南的一段，连接伏牛山脉，汉水由北向南的一段，长江在岳阳与汉口由西向东的一段，洞庭湖、湘江、大庾岭。

中国自己知道，必须在若干次会战之中失败，才能够在最后一次会战中赢得胜利；必须丢掉许多城市与省份，才能够守住这一条长线。中

国必须在此线之东拖住日军，才能够在此线之西赶紧训练与装备一千一百万新兵。

长话短说，第二次中日战争八年又三十八天的历史似乎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到民国二十八年四月，日本想拿什么城市，便拿去那个城市，而且将其留在它的手中。

第二个阶段，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到民国三十三年三月。日本继续取得若干主要城市，却不能将其留在它的手中，除了极少数的几个（随县、金华、汕头、宜昌、垣曲），而且在长沙吃了三次败仗（民国二十八年十月、民国三十年十月、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在上高也吃了一次败仗（民国三十年四月）。

第三个阶段，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到民国三十四年四月。日本对中国施行最后一次猛攻，称为“一号作战”，用了二十二个半师团（五十万人左右），中国在当时却只有五万人机动部队，可以用来应付日本的挑战。中国军队的极大部分戍守着长达两千英里的战线，也不得不戍守。机动部队原有二十五万人，其中的二十万人却已经由于罗斯福的压力，派往缅甸与云南西部，去帮助史迪威成为丛林中的英雄，也帮助蒙巴顿分散日军的注意力，缓和日军对印度因帕尔一带的进攻。于是，日军“一号作战”的二十二个半师团，席卷了华北与华中各地，打下勇敢的中国第十军所坚守了四十七天的衡阳，转而向西，淹没了广西全省，前锋及于贵州的独山，独山距离战时首都重庆仅有三百英里。在独山，已有中国最好的若干部队以一千英里的急行军从陕西赶到，挡住了日军，挽回了狂澜。日军在十二月七日从独山撤退。不过，日军仍然在粤、赣、豫、鄂四省陆续占了几个重要据点。

第四个阶段，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到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中国把机

动部队从缅甸与云南西部召了回来，加上几十个新的美式训练与美式装备的师，开始了总反攻，指向广州、上海、北平。中国军势如破竹，收复了一城又一城，在八月十日收复苍梧。正准备进向广州，忽然美国把原子弹在广岛与长崎投下，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中日战争，同时匆匆结束。

为了取得这个胜利，中国军队曾经伤亡了三百一十二万六千零八十七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二万四千二百七十九人死在战场。

平民之因此次战争而死的，比军人更多。在南京有三十余万人被日军屠杀。其他各城市因日本空军滥炸而死的，不计其数。有若干城市，如衡阳、常德、桂林等，都化为灰烬。在两千英里长线之东，几乎没有一城、一镇、一村，免于残破。依照一个保守的估计，至少有三千万人丧失家园或不得不离乡背井。他们携老负幼，辗转流离，奔向长线之西的自由地区，很多人因病或因饥饿而死。

为了进行战争而花费的巨额款项，超过了中国人民的纳税能力。外国的借款与美国“租借法案”物资，略有帮助，但极有限。借款都是短期的。租借物资仅合美金八亿两千五百万，少得不能与美国交给苏联与英国的相比，交给苏联的是九十亿美元，交给英国的是两百七十亿美元。（中国用“反租借物资”还清了此项美国租借物资。苏联与英国有没有偿还过一分钱，未见有官方文件加以说明。）

中国政府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印发越来越多的钞票。结果是可怕的通货膨胀，把中国多数家庭的积蓄都冲得一点不剩。民国三十四年七月的重庆物价是战前的两千一百六十三倍，昆明的物价是战前的六千八百九十四倍（根据A.N.Young的统计）。

虽则是日本人直接间接使得中国人吃了这么多苦，中国人却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不要求日本赔偿，也不曾对放下武器的一百二十八万

三千二百名日本兵之中的任何一个施行个人的报复。中国政府不拘留日本兵在劳动营，而立刻遣送这些日本兵与当时在华的日本平民，让他们回日本与他们的家人团聚，用了许多轮船。这些轮船，本是中国自己的军队所需要的。

中共军队是从进入中国东北几省（满洲）的俄国人之手，接到日本武器的。俄国人是在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落在广岛以后的第三天，才进入中国东北的。

在此以前的六个月，于雅尔塔会议之中，罗斯福与丘吉尔允诺了斯大林，以中国东北的两条铁路与两个海港送给斯大林，求他参加对日本作战。

罗、丘二人，甚至对中国连通知一声，都不曾做。

中国应该受到如此的待遇，倘若中国于珍珠港事件以后接受了日本若干次求和之中的一次，也就是让日本有机会抽出那困在中国的一百万以上的日本兵，作为占领印度或加州之用。

马歇尔始则坚持在中国看到一个波兰式的联合政府，继则禁运军火给国民党军队，最终丢了大陆。

中国、日本、韩国、苏联及美国的未来如何，未来方知。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后遗症，距离痊愈之时尚远。

附录（一）二十二次会战简表初稿

一、太原会战

时间——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月七日。

参加人数——日方二十万人（史抗）；华方二十八万零四百九十四

人（史抗）。

伤亡——日方两万七千四百七十二人（史抗）；华方十二万九千七百三十七人（史抗）。

日方企图——继平津、察、绥与河北省北部之后，攫取山西省。

结果——日方取得山西省沿铁路之若干城市。

二、淞沪会战

时间——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三日。

参加人数——日方七个师团、两个旅团（伊）；华方七十五万人（史抗）。

伤亡——日方五千人（孙）；华方十八万人（孙）。

日方企图——应付华方挑战，并消灭华方最优部队。

结果——日方达到一部分目的；华方之敢战能战，亦取得国际之推崇。

三、徐州会战

时间——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九日。

参加人数——日方五个师团（伊）；华方四十五万零八十五人（史抗）。

伤亡——日方三万一千六百二十九人（陈）；华方待考。

日方企图——先为袭取台儿庄以窥苏北，打通大运河；继为雪台儿

庄战败之耻，增兵报复；终为对华方大兵团包围，求一举而结束所谓“中国事件”。

结果——华方先取得在台儿庄及其外围之胜利，次做到对峙一月有余，终顺利突围，保存继续抗战之实力。

四、武汉会战

时间——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三日至十月二十六日。

参加人数——日方十二个师团（伊）；华方一百零一个师（史抗）。

伤亡——日方二十万人（史抗）；华方二十四万三千八百人（史抗）。

日方企图——摧毁华方新的指挥中心，歼灭华方所余兵力，迫使华方放弃抵抗意志。

结果——日方完全失败。

五、南昌会战

时间——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

参加人数——日方两个半师团（伊）；华方十三个军，每军平均三个师，但在前线者常为两个师（史抗）。

伤亡——日方一万三千人（何）；华方十万零六千五百二十二人（史抗）。

日方企图——取得江西省会南昌。

结果——日方达到目的。

六、随枣会战

时间——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十三日。

参加人数——日方三个师团、一个旅团（伊）；华方二十四万九千五百二十六人（史抗）。

伤亡——日方两万一千四百五十人（史抗）；华方两万八千三百零七人（史抗）。

日方企图——打击汤恩伯将军之部队。

结果——汤部队伤亡一万四千七百八十一人，日方所付代价亦大。

七、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之为赣湘作战）

时间——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十九日。

参加人数——日方五个师团（伊）；华方十八万六千二百四十人（史抗）。

伤亡——日方一万三千人（陈）；华方两万五千八百三十三人（陈）。

日方企图——包围关麟征部队，加以歼灭。

结果——日方失败。

八、桂南会战

时间——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至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

日。参加人数——日方两个师团、两个旅团（伊）；华方十五万四千六百四十二人。

伤亡——日方八千人（史抗）；华方六万四千八百三十九人（史抗）。

日方企图——切断华方对越南及他国之通路。

结果——日方达到切断华方广西对越南之交通，但华方仍有由云南经缅甸之国际通路。英方于桂南会战以前，虽曾封锁滇缅路三个月，但在十月间又已开放该路。

九、枣宜会战

时间——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一日。

参加人数——日方七个师团、两个旅团（伊）；华方五十四个师（史抗）。

伤亡——日方四万五千九百一十四人（陈）；华方待考。

日方企图——对汤恩伯部队及其他重要部队，再施打击。

结果——日方取得相当成功，并占有宜昌。

十、豫南会战

时间——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三日。

参加人数——日方两个完整师团、一个不完整师团、一个旅团、三个坦克联队（团）、一个骑兵联队（史抗）；华方二十七个师、两个旅（史抗）。

伤亡——日方九千人（何）；华方少于九千（何）。

日方企图——仍为消灭汤恩伯部队。

结果——日方失败。

十一、上高会战

时间——民国三十年三月十五日至四月三日。

参加人数——日方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史抗）；华方十一个师、一个纵队（史抗）。

伤亡——日方一万五千人（何）；华方多于一万五千人（何）。

日方企图——取得上高城。

结果——日方失败。

十二、晋南会战

时间——民国三十年五月七日至五月二十七日。

参加人数——日方五个师团、四个旅团（伊）；华方十九个师（史抗）。

伤亡——日方两万人；华方待考。

日方企图——摧毁晋豫之间，中条山与黄河北岸之华方据点。

结果——日方达到目的。

十三、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之为第一次长沙作战）

时间——民国三十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九日。

参加人数——日方七个师团、两个旅团（伊）；华方三十万零四百四十人（史抗）。

伤亡——日方四万一千五百三十七人（何）；华方五万九千零七十八人（史抗）。

日方企图——打击薛岳将军所指挥之各部队，并取得长沙城。

结果——日方使华方若干部队遭受损失，但未能占有长沙三天以上。日方伤亡亦甚惨重。

十四、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之为第二次长沙作战）

时间——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

参加人数——日方十七万四千人（史抗）；华方二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一人（史抗）。

伤亡——日方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何）；华方三万一千三百四十六人（史抗）。

日方企图——取得长沙，加以占有。

结果——日方失败。

十五、浙赣会战

时间——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九日。

参加人数——日方十八万人（魏）；华方二十六万人（史抗）。

伤亡——日方六千零四十七人（日）；华方待考。

日方企图——摧毁浙江衢县等地之飞机场。

结果——日方达到目的。

十六、鄂西会战

时间——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五日至六月十七日。

参加人数——日方四个完整师团、两个不完整师团、一个旅团（史抗）；华方三十六个师（史抗）。

伤亡——日方两万五千八百三十人（陈）；华方三万九千一百一十五人（史抗）。

日方企图——取得恩施城，由该处进入四川。

结果——日方失败。

十七、常德会战

时间——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二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参加人数——日方三十五个大队（日）；华方四十二个师（史抗）。

伤亡——日方四千二百五十一人（日）；华方待考。

日方企图——消灭余程万师，并打击援军。

结果——日方达到目的。

十八、豫中会战（为“一号作战”三个会战之一）

时间——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至六月十一日。

参加人数——日方十一个师团、四个旅团（日）；华方五十九个步兵师、四个骑兵师（史抗）。

伤亡——日方三千一百七十六人（日）；华方两万人（陈）。

日方企图——结束“中国事件”。

结果——日方失败。

十九、长衡会战（为“一号作战”三个会战之一）

时间——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八日。

参加人数——日方十个师团、五个联队（史抗）；华方四十七个师（史抗）。

伤亡——日方六万六千八百零九人（陈）；华方九万零五百七十七人（陈）。

日方企图——结束“中国事件”。

结果——日方失败。

二十、桂柳会战（为“一号作战”三个会战之一）

时间——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八日至十二月十二日。

参加人数——日方七个师团、两个旅团（史抗）；华方四十一个师（史抗）。

伤亡——日方待考；华方汤恩伯部队七千七百五十一人，其他部队之伤亡未计（何）。

日方企图——结束“中国事件”。

结果——日方失败。

二十一、豫西鄂北会战

时间——民国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十八日。

参加人数——日方六个师团、一个坦克师团、一个旅团，等等（史抗）；华方十四万八千人（史抗）。

伤亡——日方一万五千人（陈）；华方待考。

日方企图——继“一号作战”失败之后又想由西峡口及老河口，深入我方防守线之西。

结果——日方失败。

二十二、湘西会战

时间——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九日至六月三日。

参加人数——日方三个师团、一个旅团、一个联队（史抗）；华方十九个师，内有两个师留在芷江为预备队（史抗）。

伤亡——日方六千五百人（日）；华方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三人（陈）。

日方企图——由芷江钻入重庆。

结果——日方失败。

[注一]简号之意义：

（史抗）根据史政局之《抗日战史》（一百册）。

（何）根据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

（陈）根据陈诚著《八年抗战经过概要》。

（魏）根据魏汝霖主编《抗日战史》。

（伊）根据伊藤正德著《帝国陆军的最后1进攻篇》。

（日）根据《日军在中国各方面之作战记录》。

[注二]关于若干次“大战斗”，例如“滇缅路之作战”等，笔者将来于发表拙著《细说抗战》之专书时，亦拟列出简表。

附录（二）关于参考材料之简单说明

笔者过去七年（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〇年），花了大部分时间阅读许朗轩将军所主编之《抗日战史》一百册。这部伟著所包括的文件极多。

使我在工作上得到帮助的，是刘教授（F.F.Liu）的英文《近代中国军事史》，吴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魏汝霖教授的《抗日战史》，与何应钦上将、薛岳上将与汤恩伯将军的作战记录，以及孙震、王仲廉、孙元良、关麟征、黄杰、李品仙、石觉、王修身诸位将军的回忆录。我借此机会，谢谢他们与若干位接受我访问的退伍军官与士兵。魏德迈将军在他的马里兰州住宅对我殷勤招待，对我的很多问题做了内行的答复，也令我十分铭感。

加州斯坦福城的胡佛研究所，有丰富的收藏，值得研究此次中日战争历史的人一顾。它有陈纳德与史迪威两位将军与陈诚、宋子文等名人所遗留的文件。它附设的图书馆，藏有不少的中日英三种文字的有关书籍，能令读者在遇到是是非非的项目之时，获得较平实的看法。

我深知在台北、东京、华盛顿城，都有极多的有关史料，因此只敢称这篇论文为“初步总结”。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写出一部较完全的关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研究的著作。

从屈辱的马关条约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吴相湘

九月来临，秋高气爽，正是郊游好时光——却也有人说：秋风秋雨，愁煞人。

不论如何：九月、九月，在百余年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确实是特具历史意义的一月。以往五十几年中，华夏子孙每逢这“九月”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八九四年“九一七”以后，是愤慨痛恨的“苦”涩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是忍辱负重咬牙切齿声。

一九四五年“九九”：接受日本投降，最后胜利终属于我中国，是喜形于色“甜”在心头的欢呼快乐声。

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终于反败为胜，洗雪了马关春帆楼的耻辱。

如今大局底定，二十一世纪、亚洲太平洋新岁月即将来临。何况自古智慧圣人都出生于亚洲：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多少年来接受全球千千万万人的顶礼膜拜。

今后，我们黄色皮肤的儿女们，实更应和白、黑、棕诸色人种紧密携手，共同努力为全球人类谋幸福、开万世太平。

远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即距今约一百四十年以前，扶桑三岛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吉田松阴（一八三〇—一八五九）即其中著名

的一人。当时，日本同中国一样，遭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吉田松阴没有倡导东亚被侵略国家相互支持，共同为摆脱屈辱地位而奋斗，却积极主张侵略周围国家。尤其所著《幽囚录》，其中有云："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同时，桥本左内（一八三四—一八五九）也著论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吉田和桥本都是幕政改革派，吉田是著名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日本著名政治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他的门徒，深受他的教诲。后来，伊藤博文为吉田松阴所讲学的"松下村塾"题诗，表达对吉田的敬意，诗曰："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神明。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足见吉田对当时日本影响的深巨。而这批门徒秉承师训，一八九四年（甲午）发动对中国侵略战。一九一〇年，吞并朝鲜，将其做"渡满之桥"，进一步向我东三省侵略；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企图一举沦中国为其"保护国"；一九一八年，迫使中国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防俄，巴黎和会上日本要取得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激起"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加强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先后发生，海内外炎黄子孙不甘心做亡国奴，一致奋起对日抗战，志愿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决心在"以空间换取时间"总体战略最高指导原则下，尽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经过八年苦战，终于实现"紫金山下受降台，青天白日压太阳"。又一次以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经得起严酷考验的。

笔者撰《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自序即指称，这样才显示日本侵略中国的由来久远，结果侵略必败。而国人所称"甲午战争"——这一名称显示不出中日关系升沉演变的历史意义，故应改作第一次中日战争。

近一百年来，中国与日本发生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最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于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但古今中外战史上一项重要原则，不仅没有因此需要修正改变，并且又一次获得证明——这就是在任何战争中哪一方能取得胜利取决于哪一方的错误比较少。

俄日是中国恶邻，钳形夹攻应付难

九十几年前，梁启超评论第一次中日（甲午）战争时指陈：这只是李鸿章和日本作战，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参与这一战争，是中国所以失败的主因。二十几年前日本藤原彰教授对于梁氏这一论点加以引伸：当时日本已演进为近代国家，中国还在封建君主统治之下，没有国家军队，只有李鸿章个人的淮军云云。但相湘肯定：他们所指陈的只是中国失败原因之一二。主要原因是当时清朝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帝欲有所作为，慈禧却不给予权力，文武百僚一切都必须揣摩迎合慈禧旨意。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地理形势，处于日本与俄国两恶邻的夹攻中，五十几年前，蒋廷黻教授形容“钳形夹”里，更是一般人所说：不是前门拒狼，就是后门进虎。

一八四一年，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被贬谪到新疆伊犁实地观察，比证他在广东对英人的认识，提示警语：“百年后为中国患者，其唯俄罗斯乎！”对于中国人尤其三湘人士大有影响。光绪初，俄国侵占伊犁要地，曾纪泽（国藩长子）以出使英法大臣奉命赴圣彼得堡交涉，终于保全若干领土主权。左宗棠更以必死必胜信心命人抬棺同行，率领湘军西征。当时人有诗记之：“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对日抗战胜利后，相湘乘车经西安兰州间，目睹左公柳尚存）卒以平定阿古柏叛乱，慑服俄人。新疆从此新建行省，与内地各省一律。一百余年，汉人移居新疆日多。如今甘肃省兰州至新疆省边境与俄国铁轨接通。由江苏连云港经陇海铁路、兰

新铁路到俄境直达通车已远至荷兰阿姆斯特丹，是欧亚内陆第二交通要线，沿途所经比西伯利亚铁路人口物产繁盛。

左宗棠不仅谨记林则徐的警语，且认识到海疆的重要，福建省福州马尾造船厂，就是他主持营建的。不幸于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中被法国舰队击毁。

当中法战争时，香港码头的华工爱国心殷，不惜损失工资不为法国商轮装卸货物。孙逸仙先生时在香港求学，阅报知这些事情后，“革命思想油然而生”，且拟投效海军，未能如愿，乃决心先医人救人再医国救国。十年以后，中日黄海海战不利消息传出，再也忍无可忍，就到檀香山联合华侨创立“兴中会”。

李鸿章在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以后，就认识这是“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自古外寇都是来自西北、东北陆地，其文化水准远低于中国；如今外夷却是挟坚船利炮侵我海疆。与往昔情形完全不同。中国近代史研究先驱蒋廷黻教授曾撰专题论文刊载《清华学报》，说明李鸿章这一卓识。同时他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中也有专章论述《海防与塞防之争》，因为这是清朝朝野关系国家存亡的主要论题。这一辩论结论是塞防海防同等重要，也就是防俄御日两个国防大计不可偏废。

慈禧误国四十七年，海防塞防同等重要

历来论中日第一次战争（甲午）失败主因，是慈禧将海军经费挪用建筑颐和园，以致中国海军实力不如日本。

但就相湘多年阅览北京故宫档案及李鸿章亲手核正的“尺牍”等直接史料肯定指陈：光绪中，醇亲王和李鸿章与督抚密函研商决定：借用“海防”大题目，将各省集款正项汇存天津洋行生息——每年可得十余

万银两，即供每年建筑颐和园用。一八九四年日本出兵侵朝鲜，清廷决定对日宣战的“战费”，就是自存放天津洋行的“集款”中提拨的一百五十万银两。

慈禧坚持要建颐和园，全朝大臣只有顺从慈意，以便老佛爷归政后颐养天年。借用海防大题目“集款”本金确实没有敢动用，只支取息金每年十余万银两做工程款，仍不够用；乃在各省上缴北京的“海防新捐”中按年匀拨十五万银两增加做修建颐和园之用，仍不敷应用。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清廷户部（即今财政部）奏准自全国土药（即国产鸦片烟，相对外国进口的鸦片烟“洋药”而言）每担（一百斤）征收税厘金六十银两，全国各省每年共可得两千万银两。山东巡抚李秉衡反对这一措施，但户部坚持原议，并规定各省县普遍设立买卖土药牙行，“不准一县境不设一牙行”。由此可知：颐和园大规模的修建是靠甲午战后公开买卖鸦片烟征收的税厘。这一措施危害国民健康更甚，只惜数十年来未见有口诛笔伐文字。这是慈禧不学无术、绝对自私、贻害国族无法洗刷的极大罪恶（详见《清季园苑建筑与海军经费》，刊载于《近代史事论丛》，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又此文早经一美国学人译成英文发表）。

但即如上述，慈禧与甲午海战失败仍大有关系。

中国兵书《孙子兵法》和古今中外战史显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日本企图侵略中国已久，对“知彼”下过功夫。朝鲜境内“天佑侠团”的活动以外，一八七二年就已开始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翌年，日本海军少佐桦山资纪（甲午战时侵占台湾时的海军大将，后出任台湾总督，台湾铁路今仍有华山站）等深入华南，对台湾进行侦察，由于清政府警戒甚严而没有得手。一八七四年七月，日本侵略军自台湾撤出后，来台湾的日本佐贺浪人山口五郎偷渡到对岸福建省，化名薛亮明，不久就和当地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联系，在福州开设照相馆，做日谍活动据

点。一八八六年，日本现役陆军中尉荒尾精奉派脱下军装化装成平民，乘轮到上海，首先拜访在当地经营眼药水和杂货的“乐善堂”上海分店主人、日商岸田吟香，由其协助在湖北汉口开设乐善堂分店，上海、天津等地日本浪人都赶到汉口活动。从此以此为中心，他们向湖南、四川、北京等地，甚至远至新疆、西藏，调查中国的一切事物。

乐善堂据点扩大、人员扩充，是在华活动日谍的重要一支。一八九〇年九月，在上海又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从日本招生两百余名学生来沪学习，培养大批间谍，搜集长江流域陆海军情报，是日本间谍活动另一重要据点。

中国虽早有黄遵宪著《日本国志》刊行，而清廷朝野，自始即轻视日本。一八九四年七月四日，当日本对中国宣战前两旬以前，北京即有人倡言：“北洋讲求武备近三十年，以中视西或未可轻敌，以剿倭奴足操胜算也。”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以客卿旁观者清地位指出：“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很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

只有曾经东游扶桑的吴汝纶敢于面对现实：“中国积弱不能振，专以虚矫之气应敌……及至事起，自应审量彼己，不得轻予一发，而中外以和为耻，不度德量力，攘臂言战。”

当时，正逢慈禧六十万寿来临，满朝文武百僚正逢迎奉献之不暇（如台湾板桥林本源侍郎奉献二万银两，是个人捐款数目最多者），殊不愿因外患引起战争而使慈禧不悦，加以朝廷又有裁减淮军压抑李鸿章议论。李鸿章为迎合慈禧欢度花甲大庆的心意，更不愿自己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自始即坚持消极防御方针。

以往一般人常说：光绪帝主战，慈禧及李鸿章主和。近年新史料出现说明光绪帝曾颁上谕命李鸿章：“威海、大连、烟台、旅顺等处，为

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就是说要确实保卫京畿安全。究竟朝鲜只是属邦，京畿是关系中华全国的神经中枢，以主力扼守其门户，理所当然。

李鸿章既意识到以北洋之力决胜疆场实无把握，希望列强调停解决争端，又徒呼奈何地奉诏对日作战，却继续避战求和，以致深陷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发生的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舰队的主力决战，历时五小时余，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近代即十九世纪历史上所罕见的。北洋舰队的绝大部分官兵都能英勇作战，奋不顾身，体现了中国军人敢于同入侵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一九九四年八月，大陆发行海战英雄邓世昌纪念章，且多年以前，即有《甲午风云》《北洋水师》等影片），双方皆有伤亡，北洋舰队损伤略大，但亦给予日舰以重创，并迫使其率先逃跑。因此，当时中外舆论对于谁是这次海战的胜利者，众说纷纭。从全盘战局看，日本联合舰队虽没有达成“聚歼”中国北洋舰队的目的，却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为下一步实施登陆进攻辽东半岛创造了条件，对整个甲午之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后来，朝鲜及中国辽东半岛之中国守军失利，李鸿章闻平壤之败，痛哭流涕，彻夜不眠；旅顺不守，痛不欲生。

当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伊藤博文威迫签订屈辱条约，几乎丧失生命。当时，日本作战计划有将大本营迁驻中国东北，大军分途入长城关口直下直隶省（今河北省）之企图。适日本一青年枪击李鸿章伤颊，国际舆论哗然，日军才停止前进，李负伤签字（以上参考引据戚其章主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最可恨的是，不学无术又绝对自私自利的慈禧太后却忙着庆祝六十大寿。当时曾有人以“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联语讽刺。搭

天棚者为着演戏祝寿哟。真是天良丧尽、狗彘不如。

当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黄海海战不利消息传出，原来企望李鸿章能推动和平革新的孙逸仙先生认识到此路不通，唯有使用强迫压力了。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夏威夷檀香山联合爱国华侨成立“兴中会”，开始进行国民革命。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光绪皇帝“全变、速变”，革除旧法旧制，救国御侮。年轻的光绪帝亟思振作，他的师父翁同龢等也努力辅佐推进。“百日维新”出现了。

早在《马关条约》签订时，其中除割让台湾、朝鲜独立、赔款、允许外商在中国内地设立工厂等以外，还有割让辽东半岛一项，引致俄罗斯的忌妒，乃联合法国、德国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让还中国，由中国加增赔款三千万银两收回。不久，俄国舰队就以“中国的救命恩人”姿态，借口访问进入辽东半岛要地旅顺口大连湾。旋即要求租借，清廷被迫同意签约。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企图利用渤海湾内这一要地，就近与俄国舰队相互监视。德国也要求“友谊代价”，原拟租福建省金门湾，嗣以距离华北太远，改要山东省青岛胶州湾。法国也要“友谊代价”，租借广州湾。后来英国又要租借广东省九龙，以扩大香港活动范围。列强又进一步将中国各省分划为自己“势力范围”，实行瓜分中国。

俄法德三国联合行动，尤其一八九六年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中俄密约》后，日本不得不改变政策，转向“示好”中国且联合英国行动，企图排除至少能抵消或减弱清廷中的“联俄制日”势力。一八九八年康梁的维新运动，自始即有日、英幕后支持的国际背景。一八九九年日本初版发行的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内容中有详细记载。戊戌“变政”不成，竟出现戊戌“政变”，是俄国人经过北京郊外“白云观”道士贿赂慈禧太后近侍宠臣李莲英伺机影响慈禧，正与许多保守顽固的旧官僚推动“反维新”力量相结合，慈禧第三次“垂帘听政”，光绪帝被囚禁“瀛台”，“维

新”六君子被斩首示众。康有为、梁启超是由英日使馆及兵舰接载才保全性命逃到外国。

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及顽固守旧分子更步步往后走，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出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慈禧等仓皇西走（这是她一生中第二次逃亡），受尽痛苦到达陕西省西安府。喘息未定，不得不调派坐镇广东的李鸿章北上收拾残局，结果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由此遭受到更屈辱的国耻。

真是天佑中华：一九〇五年，以中国东三省做战场的日俄战争结束。孙逸仙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从此，海内外炎黄子孙，不分读书人、低层工作的秘密社会分子，紧密携手大团结，尤其各地华侨出力出钱参加国民革命，赞助尤多，孙逸仙先生赞扬“华侨是革命之母”，良有以也。不到七年，武昌一声枪响，揭开辛亥大革命序幕，“兴中会”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初显得偿。

当时，慈禧与光绪帝已于三年前逝世。年甫五岁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仍在“民国优待条件”下居住紫禁城十三年。才被国民军冯玉祥部迫逐出宫，后在日本庇护下居留天津日本租界内。“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人拥往东三省，做日军卵翼下的“满洲国”儿皇帝。不过十三年，日本无条件向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投降，溥仪被苏军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二十世纪五〇年代，苏联将溥仪转交中共后实行“劳动改造”。读者们如检阅《传记文学》刊载溥仪自己缝补衣服相片，应可了解中国处于日本与俄国夹攻中的辛酸和艰苦，溥仪生平是一最好缩影。

关于“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关系，相湘早有《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刊行，本文不再详述。

五十年后中日荣辱易位，胡适认系中国进步所致

中外古今历史上时常出现非常讽刺且尖锐的对照事实，这在笃信佛教的中国、日本关系史上种恶因得恶果，报应迅速而且显明。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后五十年，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比较欧洲普（德）法两国荣辱易位经过逾七十年的时间，要短少二十年。更显明的是一九三三年五月，迫使中国签订《塘沽协定》城下盟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少将，与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应钦派遣的代表共同签字。十二年以后，冈村宁次已高升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却奉命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双手呈递《降书》。荣辱位置变易如此快速，真是“因果报应在眼前”。冈村宁次后来撰回忆录曾有云：“这是何等奇缘啊！感慨无量。”“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泊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聊以自我解嘲。

这一现象，完全是时间带来改变和进步所致，只是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日本军人不注意认识这些进步及变化的事实，完全缺乏历史的眼光。

《塘沽协定》以后，北京大学等师生以无比信心在中国文化古都北平“危城讲学”，是相湘生命史上永难忘记的悲壮篇章。我们的文学院院长胡适之先生在口讲纸写鼓励我们以外，又撰文公开再三再四说明：“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快速的时代。无论在知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减损这二十年的总进步的净盈余。”他举出这二十年的最大成就是：（一）帝制推翻了；（二）教育革新了；（三）科学研究进步了；（四）家庭有了变化（即小家庭制取代了大家庭制）；（五）社会风俗改革了；（六）妇女的解放；（七）试验了新的政治组织。胡先生特别强调“单就最近几年来颁行的新《民法》一项而论，其中含有无数超越古昔的优点，已可说是一个不流血的绝大社会

革命了。”他强调：“这些进步大部分都是受了辛亥革命潮流的解放作用的恩惠。”“试把孙中山来比曾国藩，相比较，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两个世界代表人物的不同了。”

同时，中国兵学研究者蒋百里将军也指陈：一八九四年（甲午）以来中国社会受环境影响发生重大变化，即“知识与武力的结合”：（一）知识分子投身为军人；（二）军人入学取得知识；（三）社会中知识分子与当政分子的合作。中国政治与军队都因此变化而进步。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日本华裔贵族议员辜显荣在台北与日本松井石根大将会晤时也提示这一要点。辜显荣强调：中国情势已经大有变化，日本必须认识蒋介石委员长的地位，与蒋氏切实提携合作，东亚大局才可保全。不幸没有引起松井的注意；翌年八月，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松井担任上海战场日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被远东战犯法庭判处死刑。

全民决心做最大牺牲持久抗战

一九三二年五月（“九一八事变”后八个月），“五四运动”主将傅斯年教授（北京大学）撰文倡导积极抵抗日本侵略：“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事实告诉我们：日本绝不是能成大器的国家。”这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最早和最有力提倡长期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三年四月，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合会，胡适博士撰文大声疾呼：“我们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同时，我们要保存信心，才经得起大牺牲。”“全世界的贬议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最后的胜利是丝毫无可疑的。”

以空间换取时间，向内陆退军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出动海陆空军往上海。中国军在华北积极抵抗。是年八月十三日更主动对侵沪日军实行攻势作战。

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就是兵学上的“向内陆退军”，也是“后退决战”。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指陈：“这种后退决战法所以能使攻者陷入力尽势穷的状态，如没有要塞和民众协助是不能成功的。”如上述：全国民众已决心牺牲一切、决不做亡国奴。加以一九三七年秋“淞沪会战”发生后，国民政府即宣布移驻四川重庆，以“天府之国”的四川做对日抗战司令塔。

自古论中国形势都以四川省比喻人的首脑，湖北省荆州、襄阳是人的胸部，江苏、浙江为下肢。其地理居中国西部，山河壮丽奇伟，气候温和畅适，物产富饶丰盛，都是其他各省所罕见（对日抗战时，沿海地区被侵占，但四川自贡县有“井盐”提供大后方军民日常需要，只是一例）。南宋时名将余玠充分利用四川峻拔山险建筑坚城十余座，并导使居民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以抵抗曾经横扫欧洲的蒙古骑兵，英勇善战的蒙哥汗被困死于四川境内（西历一二五九年）。

这是四川天时、地利、人和一体发生的非常光辉，符合现代地缘政治学及克劳塞维茨理论。

中国军民忍受一年余惨重牺牲，终于雄据长江三峡之东以保持四川的战略优势。而日军攻占广州、武汉以后却已达到战略顶点、军事攻势终末点，也就是说应用武力“三个月解决中国”“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的企图并没有如愿以偿，只得自承陷于长期泥淖战之中难以自拔。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与他和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中国对日全面抗战展开，国际联合会集

会。十月一日，日本坚决拒绝国际调解中日战争。同日，胡适博士在美国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题为“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期望”的演说：“果断放弃妥协思想，用明快的眼光来判断是非。”十月四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著名“隔离”演说：“切勿以为西半球不致遭受攻击……，吾人如欲避免此不幸之日的降临，绝非严守孤立与中立所能奏功。”国际联合会受这一演说的刺激与鼓励。翌日，正式决议：“表示对于中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但欧美各国都无法也无能力可予中国具体且实际的援助。德国希特勒更接受日要求召回在华德国顾问（都是以私人身份与中国签约应聘来华），更承认伪满洲国，又停止运输中国早已订购的军火武器来华，企图使中国孤立无援而与日本讲和，等于是屈服投降。而中国人却早已抱定“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与他和”的宗旨！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失陷，若干经香港九龙、广州内运的物资来源也告中断。后来，日军又进占越南与缅甸，将中国对外海洋交通完全阻绝。但中国有列祖列宗传下的广土众民，又“古为今用”，将古代“田赋征实”“驿运”等旧制翻新以适应战时需要。（严家淦战时在福建省实行“田赋征实”，后通行于大后方各省区。“驿运”方面，久在台湾省名伶顾正秋女士之丈夫任显群，当时负责实行湘川联运处沿线。）一九四二年以前，中国用羊毛等物资交换苏联军火，用桐油及锡做偿还美国借款的实物。

美国援助中国受“先欧后亚”的限制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欧洲大战爆发，美国开始注视中国。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二日，日本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在政治上，日本在北方有了安全感，也是对付美国的一种均衡局势，却促使美国加速对中国的援助。

美国早已宣布“要做民主主义的兵工厂”。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租借法案》经美国罗斯福总统签署生效。同月十五日，罗斯福总统发

表演说："亿万中国苦难的人民在抵抗割裂其国家的奋斗中已表现出非常意志，他们经由蒋委员长要求美国的援助，美国已经说，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不经预先警告，突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翌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揭幕，中国与反侵略集团结成一体。

由于美、英人民有血统亲属关系，加以英国首相丘吉尔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又再三强调"美英诸国都是英语民族"，对美国朝野发言举足轻重，《租借法案》援外军事物资一切都是"重欧轻亚"！但罗斯福总统期望中国在"四强"之中与美苏英站立平等地位，并表示美国将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增强中国的地位，使她成为战后远东的有力国家，以便监视日本。罗斯福并且对访美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指出：丘吉尔日前发表的演说中没有提到中国是"四强"之一，实在是一严重错误。罗斯福更用极坚决语句告艾登：中国是战后的"世界警察"之一。

太平洋阴霾密布，长沙独耀光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同时按预定计划攻击香港。中国军为牵制日军行动，自湖南境内派遣两个军乘粤汉铁路火车南下。十三日，日军决定进攻湖南长沙以牵制中国军行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早已策定："诱使日军至长沙近郊，中国军在长沙东北山区以侧击态势切断日军交通线。"十二月二十四日，日军攻势开始。翌日，英军投降，香港沦陷。乘车南下的中国军立即原车迅速北上（其中有新编第二军军长邹洪率领的部队，邹洪是祖籍客家的台湾出生的军人）。

日军为攻占长沙争先抢进，结果被诱致长沙近郊，而中国军已以侧击态势分别将日军切断包围，经过十日的东突西走才脱离中国军队的包

围，反转北上。

战后日本防卫厅编撰刊行的战史丛书第四十七种《香港·长沙作战》检讨作战结果及意义，认为日军自始至终即因种种错误，陷入困难重重的境地。所以致此的最大原因，在对于彼我战力评估的错误，且不顾情报与兵站准备的欠缺，贸然前进，步步走入中国军队的陷阱。全战役中：日军战死一千五百九十一人，伤四千四百一十二人；比较策应对象——香港攻略战，日军伤亡多二点五倍。

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所向无敌时第一次大失败。对同盟国说来，美英军无力迎击日军，中国军却首开胜利纪录。战后出版的美国陆军战史有云："对中国和她的盟友们说来，长沙是一值得回忆的地名。"美国作家且都尊称薛岳将军是"长沙虎将"或"湖南虎将"。这是中国独力对日抗战四年后，中国愈战愈强的显明事实（相湘当时在薛岳将军幕府，于此知之甚详）。

日军为打击中国军战力，牵制中国军向云南省的集中，决定进攻湖南省常德（相湘的出生地）以威胁长沙、衡阳及四川。日军认定盟军空袭日本本土已达实行阶段，正计划在中国的大陆打通作战，以覆灭中美空军基地。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得悉日军一度攻占常德报告后即电令前线指挥官：应确保常德城。但日军前线指挥官因伤亡疲劳病患太多，常德南岸中国援军攻击激烈（薛岳将军自长沙派来），日军无力支持，即于十一日夜全线开始撤退。南京及东京日军总部闻讯，非常震怒，严厉命令停止撤退，立即进行对常德再度攻势并予以确保。东京大本营作战部长且飞到南京，力图挽回颓势，但前线日军已无力再作攻击，只有撤退。这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提示："敌军深入我境，由于攻击的种种困难而渐趋于疲敝。兵力的分散、饥饿、疾病等已经使其实力大为减弱；但促使敌人不得不退却者，还是由于惧怕我军的威力。"

日军主力深陷中国内陆，无法应付美军空袭本岛

一九四三年，美国海空军在太平洋及中国很活跃，空袭日本本土及切断日本海洋交通线的可能性日见增加。日本为策安全，决定对中国积极作战，打通平汉、粤汉、湘桂三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沿线的飞机场，封杀美国空军活动。

日本为进行这一所谓“一号作战”，将防卫日本本土的地面部队及新式飞机都调到武汉地区，关东军的飞机、重炮队、步兵、工兵以及架设铁路桥梁器材等也都轮运至华北。日本战史记录《第一号作战：湖南的会战》（第4册）、《一号作战：湖南的会战》（第16册）：参战总兵力人员约五十一万名、马十万匹、火炮一千五百门、自动车一万五千辆。不仅是中日战争七年来空前使用的强大兵力，比较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的奉天会战，日军兵力二十四万九千八百人超过一倍，火炮多六百门，作战地域与作战距离更远超过日俄战争数倍。日本第十一军参谋长认为这真是“旷古之大作战”“世纪之远征”。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日军利用新架设铁桥渡过黄河，揭开“一号作战”序幕，战车一个师团、骑兵一个旅团及炮兵、步兵等共计十四万八千人在河南平原奔驰。中国军只有轻武器的步兵应战，自难发生阻击效力。五月八日，日军打通平汉铁路。二十五日，日军官兵攻占“纸贵洛阳”的名城。河南会战即告结束。

是年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发动对粤汉铁路攻势，使用兵力三十六万二千人，马六万七千匹，火炮一千二百八十二门，战车一百零三辆，自动车九千四百五十辆，再加海空军协力配合。日军火力与机动力都远超过这一地区的中国军，并且接受以往教训，改采迂回攻击长沙战略：先攻长沙东北山区，海军同时扫除洞庭湖及湘江水雷封锁线，掩护载运十五公分（厘米的旧称）榴弹炮在长沙西岸登陆，与中国军在岳麓山上的十五公分榴弹炮抗衡互轰，迫使长沙市区守军孤立；六月十八日，长沙失陷。日军趁势南下急袭中美空军衡阳机场。

衡阳守军利用河川、城墙、丘陵巧妙地编成阵地线，在夏日炎热高温下挺立战壕，坚强抵抗日军飞机与十五公分榴弹炮轰击下的三次猛烈总攻击，迫使经过市街战特别训练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难以前进。日军经过四十七天的苦战后，进占衡阳市区。但如美国陆军战史所指陈，这一胜利并没有为日本解决问题，因为日军在太平洋战况已更加恶化，并且日本当时正准备与美国在菲律宾决战，理应倾全力以赴，并避免在其他地区消耗力量，如今却是反其道而行。

日军自衡阳沿湘桂铁路进攻广西，十一月十日，日军攻占桂林柳州，旋即转向黔桂铁路进攻，十二月二日，占领贵州独山。

独山的失守，自表面看来是中国战区最恶劣的时刻，日军迫近贵阳市，重庆、昆明都遭受威胁；但就全球战场看，却是中国战区“否极泰来”的转捩点（美国邮局自一九四一年起发行太平洋战争纪念邮票。一九九三年发行“转捩点”以纪念五十年前战事的转变）。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在这一日同意罗斯福总统的建议：将缅甸战场的中国军两个师运回中国，拱卫昆明。这说明中国军自印度与云南两方面反攻缅甸已获胜利，中国对外主要国际交通线已可畅通，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美国魏德迈将军从此积极展开整理补充中国军队的工作。日本以国家命运为赌注的菲律宾莱特湾决战，却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完全失败。日本海军的水上舰艇实际已完全失去机能，日本本土与东南亚资源地带的联络也已被切断，丧失了进行近代战争所需要物资的支援。同时，日本的伙伴德国在欧洲战场也已呈现颓势（另一伙伴意大利已向盟国投降）。

战后出版日本战史，于是役坦白指陈，湘桂作战对于中国是一大打击，自为不争事实，然而作战构想之初，封杀美空军在中国基地以保障本土安全的预计，却因太平洋美军已进迫中国南海东海而幻灭。日本“中国派遣军”主力却深陷中国大陆偏西地区，面对美军自东来攻态度，日军显已处于不利状况。故日军突进桂林、柳州地区的意义何在？

实在值得检讨。

但当时东京、南京日本军部没有这样冷静客观的考虑。一九四五年四月，日军进攻湖南芷江，企图消灭当时最大的中美空军基地，结果又徒劳无功。东京且迅速命令日军自湖南、广西等地迅速北撤华中、华北，迎击美军在中国海岸登陆，并准备对苏作战，自陷于三面敌阵之中，难以自拔。

是年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晨八时，美国飞机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九日，美机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当时，日本还在“痴痴地等待”苏联的调停和平。八月八日夜，日本驻莫斯科大使满怀希望应召到外交委员会，出乎意外地得到苏联对日本宣战文告。十日上午，日本外务省收到俄使送来的正式宣战书。俄军早已分途进入中国东三省，扫荡日本关东军。

日本在世界战史上遭受空前耻辱记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国外广播接受《波茨坦宣言》，愿意无条件投降。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都坚决反对。冈村上电东京有云：“几百万之陆军兵力未行决战即告投降，如此耻辱，在世界战史上尚无其例。”日本国内军人同样坚决反对投降。十三日下午，美国海军舰炮猛烈攻击日本本土关东及其东北地区，并用飞机在日本各地散发日文招降文告。十四日，日本天皇裕仁在御前会议席上挥泪“圣断”决定接受同盟国之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余决救助万民，以谢祖宗之灵。”下午十时裕仁在“终战”诏书上签名用玺。十一时，日本内阁全体阁员在诏书上副署，迅即公布。十五日，日本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土肥原）畑俊六方在陆军省签署“陆军绝对服从圣断而行动”的誓词。旋电令海内外军队：“圣断已下，全军应服从，一兵一卒亦不得轻举妄动。”

美国在八月十五日宣布：任命麦克阿瑟元帅为盟军最高司令官，接受日本投降。盟军先遣部队于八月二十六日空运到东京，另派一个师在二十八日进驻东京。

那时正是台风季节，几次台风使盟军空运日本时间顺延了四十八小时。战后出版的日本战史记载："此项延期大有益于防止混乱。就日本而言，诚属万幸。唯不得不令人慨叹者，应当于决战之际吹袭之神风于战败以后始前来吹袭，颇有讽刺之感。"妄想十三世纪蒙古军东征，日人称之"元寇"船只被台风袭击的历史重演，而不悟现代科技快速进步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星期日，东京湾内风平浪静，是中美英苏诸同盟国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日。美中英苏四国受降代表相继登上美国海军密苏里号主力舰，美英海军舰只三百八十艘护卫，另有数百架飞机在高空盘旋掩护。九时八分，完成仪式。当日下午二时，日本裕仁天皇颁布投降诏书："朕今命令帝国臣民，应立即停止敌对行为，放下武器。"

如本文开始引录日本藤原彰教授在评论中日第一次战争文章后，对日本陆军在发动第二次中日战争之初就犯了严重的错误：面对两大敌国（中、俄）始终没有全盘政策。秦郁彦撰《日中战争史》更坦白指出：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初是战争指导混乱、动摇、不彻底，政略与战略更不相配合，后来竟是"无为""无策"！战争第一年使用七十万军队在中国大陆，却没能在徐州会战包围歼灭中国军主力，只有夸耀"战术的胜利"。伊藤正德撰书并愤激地指责日本军人在卢沟桥点燃战火是"亡国战争的开端"！日本军阀深陷中国泥淖八年，十九万战死、九十万人伤病之后，竟又发动对英美的攻击。这样"无谋的战争"，实在是历史上最大的冒险，是军国主义下的日本军人支配政治的恶果。

对日抗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九月九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特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首都南京主持侵华日本军投降典礼，蒋委员长早已命何应钦电令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通知台湾耆绅林献堂、罗万侔、林呈禄、陈炘、蔡培火、苏维梁六人到南京参加受降典礼，与祖国大陆同胞分享胜利果实与光荣。

台湾早为中国领土，一八八七年建立台湾省，特派刘铭传为巡抚。《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日本即将原巡抚衙门拆除移建台北植物园内，另建新厦做总督府。台湾居民眷恋祖国，曾有多次反日抗日运动。

日军入据台湾省之初，一时台人义军蜂起，“台湾民主国”领导抗拒，历五个月之久。后来台民更了解连横（雅堂）先生的大见解：“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业于祖国。”且撰《台湾通史》及台湾典故，鼓舞民族精神。罗福星等的激烈抗日要求，林献堂的和平要求，都在维护台胞权利。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在台湾搜括更多，实行食米配给。林献堂也曾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无米可炊”。

一九四五年八月四日，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特往台中雾峰访林献堂商谈。十天以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林献堂等恐怕驻在台湾的日军发生不轨行动，八月二十日到台北访安藤利吉，提出台湾治安问题。安藤表示：“自应继续负责治安，但在移交时或不免发生若干枝节，届时尚请协助。”八月三十日，日本第十方面军高级参谋牧野少佐请林献堂等前往南京欢迎中国官员。林献堂、许丙、林熊祥、辜振甫于八月三十一日飞抵上海。

当时何应钦已遵蒋委员长命电令安藤利吉通知林献堂等到南京参加受降典礼。九月八日，林献堂和罗万侔等到达南京（蔡培火已自上海飞往重庆）。而日本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又通知林献堂等不必参加受降典礼。十日，林献堂等会见何应钦总司令。何应钦曾问：“何以不

来参加受降典礼？”林献堂等才知晓被谏山春树骗了。十三日，林献堂等回台湾，二十日在台中市报告京沪见闻。二十余年前刊行《林献堂先生年谱》有云：“先生此行乘飞机（尚属初次）渡海峡，投向祖国怀抱，旬日来冒尽艰难，仆仆于京沪间。至今始获向国民政府大员倾谈四十年来郁积于胸中之心事，颇引以为慰。”

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的指陈最确切且具权威性的莫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是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其文有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位置。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乃偏安于江表，谓之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卢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

应该郑重指陈：杨振宁、李政道两人就是在西南联大奠立物理学基础而后赴美深造终获诺贝尔奖。只手创刊举世闻名的《传记文学》近四

十年的刘绍唐也是西南联合大学高才生。联大人才辈出，杨、李、刘不过是其中三人，却是中国人的智慧与坚毅精神的最佳范例。

现代中国人所以能于五十年间对日本反败为胜，主因是我华人有优良悠久民族文化传统，“多难兴邦”古训，是经过千百年的实践而检验出的真理。辛亥革命以来，精神的解放、新领袖精神的号召、文化教育社会种种进步变化。民国十六年以后十年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海内外中华儿女民族意识的增强高涨，以及全国军民“艰苦奋斗建国的十年”（薛光前教授主编，中国台北及美国各有中英文发行）间各种物质建设如铁路、公路、电信、交通的兴筑，农业生产改进与增加，“田赋征实”“驿运”古制今用。征兵制度的实行。蒋委员长领袖地位的确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乃能对日抗战八年，不仅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经得起严酷考验，且“后生可畏”“来者可追”，秉民族固有道德精神，迎头赶上当代世界新知，乃使对日抗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这五十年间的败与胜、荣与辱是前人血肉奋斗争取而来的，绝对不是依靠美国援助而来的。君不见：西谚有“天助自助者”乎！如果你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美国人会肯帮助你吗？何况，由于中国始终不屈不挠拖住日本军队作消耗战，美国于珍珠港被突袭后，才有机会重振声威哩。

近百年史实证明，经过“西化”“俄化”试验，中国人已经从痛苦经验中寻觅到正当坦途。“台湾”经验世人知晓已多。近十五年来，大陆的改革开放，力求面对世界促进中国现代化。欧美日本各国外资争先投入中国，正如孙逸仙先生遗教“国际共同投资开发中国事业计划”中的连云港建设，今已成为事实，且是欧亚内陆第二条铁道交通的东西出海口、联结西欧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口了。六十余年前，胡适之先生倡导的“充分世界化”“全力现代化”，正与今日神州大陆随处可见的大标语：“中国需要认识世界，世界需要认识中国”又不谋而合。时事趋向如此，神州大陆的朝野各方面人宜冷静慎思。台湾海峡两岸更须“以和为贵，以忍为

高”。一切让时间解决吧。

第二编　汪精卫投敌始末

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一）

唐德刚

“八年抗战”实为我中华五千年民族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惨烈的自卫战争。这场生死搏斗，终以最光荣的全民胜利，敌人无条件的屈膝投降而告终。真是祖宗积德、民族有福。但是这页最光荣的历史之中，却有一段最不光彩的败笔，令人兴叹；那便是汪精卫的腼颜投敌了。

汪精卫以民族革命的元勋和大难未死的活烈士，享名全国。在政府中亦曾任国府主席及国民党党魁，领袖群伦，一时无两。何期于抗战中期，竟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私通敌国，妄建伪府？终于误己误国，以大汉奸之恶名，永镌国史——汪氏如不死得其时，其下场必被明正典刑，枪决无疑。睹汪氏沦为汉奸，治史者抚今思昔，能毋慨然。汪精卫于我国民族史中最终如何评价，姑且缓论。至于他何以踏入此一不归歧路，我们也有任务来替他略事剖析，以为将来搞党从政者之借鉴。

十个“边缘政客”的叛国阴谋

汪精卫这个伪政权之建立，实由于日方“终战”心切，不断向汪甘辞引诱；汪的老婆和少数拥护者，又大力推波助澜，精卫渐渐上钩，才制造出伪府来的。在汪氏决定正式叛离重庆，飞往越南，大势已定之后，那位一直暗中骂他“没担当”的周佛海，在河内“补写”日记，才以和平运动“首义”者自居而吐露真言。

周说，汪精卫此次经日方策动，秘密离开重庆，正式决定另组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这一整套阴谋之实现，“全世界的知情者实不过二十人而已”（见《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补写于河内诸条）。这二十个原始的“知情者”阴谋家或策动人，如中日双方各分一

半，则汪伪政府之建立的“首义功臣”或“开国元勋”，只不过十个人而已。

在那炮火连天，血肉糜糊，全国军民都激动的抗战岁月里，竟然有十个阴谋家，反其道而行，搞破坏抗战的活动，终于制造出一个拥众千百万的汪伪政权来。这一群本领通天、良心扫地的“十大阴谋家”，究竟是何方神圣？关于这一点，我想读者和作者的好奇心应该是一致的。笔者不学，经过长期思考与分析，谨按他们对汪伪政权“开国”的“贡献”，条列其名次如下：

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理该居首。

周佛海、高宗武应在伯仲之间；

梅思平、陶希圣实亦不相上下。

曾仲鸣、陈春圃原属私人尽忠；

董道宁、陈公博只是听命行事。

对这个次序的排列，我深知读者贤达，一定会提出异议。例如陈公博，伪官做得最大，他是继汪精卫做“伪国府主席”之人，怎能“功”在十人之末呢？——其实在重庆时期，陈公博原不想入伙，他是被陈璧君骂进去的。后来在香港，他仍滞留不前。只是受不了高、陶叛汪的刺激，才挺身而入的。最后他一个“从容就义”之死，也算是“难能”。

陈公博的错误，是他不应以“朋友小节”，而伤“民族大义”。史家褒贬，纵在今日，孔子的“诛心之论”，还是有其标准价值的。陈公博比诸其他只上得嫖场赌场，而上不得法场的劣等汉奸来，还是比较值得称道的。

上述这个十人帮，我们如果以“行为科学”的法则，来对他们的政治行为略加分析，我们便会发现他们是属于同一类型的“边缘政客”（Marginal Politicians），彼此有其共同的“次文化”（Subculture）。

什么是“边缘政客”呢？简言之，他们基本上是一群白面书生、知识分子、“文人”（Iiterati）。文人搞政治，在政争上受挫、失意，至少是不得志……有权又没权，在权力的边缘兜圈子，而又自信有经国济世之才。怀才不遇，因而都有一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抱负。其实他们只是一群有共同次文化的边缘集团，是政治圈内一种少数民族，但是主观上他们却误以为他们少数（Minority）的认识，是多数（Majority）的意志；而要以他们的“次文化”强加于全民族，使其成为“主文化”或文化主流。——这就是他们的“和平运动”的意蒂牢结之所在，这也是他们悲剧的根源。

周佛海、高宗武推汪下海

就以汪精卫来说吧，他自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中山舰事变”以后，就与蒋公斗法争权，斗了一辈子。因为抓不到兵权，始终站在下风。如今（一九三八年春季）尘埃落定，以党国第一元老，屈居“副总裁”；其心头之愤懑，直至无法抑制。——据当时在场的汪之爱将张发奎将军事后告我，他简直未看过一个人有那种脸色！

政争失败也就罢了。他却误认为力主“抗战到底”的蒋公，是滥用兵权，误国误民，连敌人的善意求和亦不假辞色，实是武夫的固执。因此他自己遇有机会，就要“挺身而出”，再搞个“宁汉分裂”（一九二七）或“扩大会议”（一九三〇—一九三一），来倒蒋谋和了。

至于汪氏之下的第一位策士和谋主的周佛海，原是个依违于两大（汪蒋）之间的边缘政客。孟子说，“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真是佛海的写照。他自觉是个不世出的经济长才，文采风流；

日语汉文双绝，更是国民党内发挥三民主义的权威。——佛海初因CC投靠蒋氏。蒋氏对他虽赏识，但蒋公刚愎，幕中又策士如云，区区周佛海不算老几，所以他始终有位无权，怀才不遇。

论文采风流，器宇见识，周本重汪而轻蒋，他认为只有在汪之下，他始才可大用（其实这只是次文化相同的偏见），无奈汪氏也有位无权。如今（一九三八）抗战已到绝望时期，日本既有意拥汪除蒋，为个人野心着想（国家生存次之），无论怎样，纵汪氏不欲，周氏也要全力促其实现。此周佛海这个边缘政客之私衷也。所以他协同陈璧君、高宗武，力推汪氏下海。迨汪氏下海灭顶，自救无力，佛海迅即私通戴笠，图谋回头是岸，其狡黠亦可惊矣。

高宗武虽也是个边缘政客，他的出身则起于“技术官僚”（Technocrat），以流利日语，干禄公卿。高氏幼年留学日本，回国做教师，为黄郛所罗致，参与《塘沽协定》之签订。当时黄氏部下吃国难饭的“日本通”如李择一等，都只是一些“日本不通”而需索无度的老官僚，甚或饭桶，因而使他们之间的一个精通日语的小喽啰高宗武脱颖而出。——高君是位干才。笔者识高于其耄耋之年，犹见其锋芒毕露，不难想象当年也。

塘沽杂事既毕，高宗武这个器才超人的小青年，立刻就被汪蒋二山头同时看中，一跃而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时年二十九，为当时外交部中最年轻、最干练，所负责任也最大的高干。

想起日本人当年侵华的行为，也真是荒唐可笑至极。中日之间的交涉，大事固然不少，而鸡毛蒜皮的小事尤多，简直无日无之。为着这些小事，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动不动就“御驾亲征”，到我外交部找外长算小账。后来张群做外长被他弄得不胜其烦，乃和川越大打太极拳。岳军我方政学系之头头，太极之圣手也。只要日本人不动刀、不动枪，川越便莫奈之何。但川越又岂是省油灯，他斗张群不过，乃超越部长办公

室，违反外交体制，直接与低一级的亚洲司司长交涉办事。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原是眼明手快、日语流畅的青年，对鸡毛蒜皮不嫌其烦。此不但能替张群部长排难解纷，对川越大使亦有如响斯应之效。日久，中日之间事无巨细，均由青年司长一肩挑过。蒋汪二公若有垂询，高司长的电话也可“通天”直拨。这样高司长就渐渐变成中日之间不可或缺的红人；中日朝野一致争相接线的电话总机。纵迟至“八一三”前四日，川越大使尚持有日本停战“条件”试图与高协商也。——六十年过去了，人世沧桑，而高公语我，犹以此为荣焉。

人总是人嘛。揭开装模作样的假面具，大家基本上都只是些共有七情六欲的脊椎动物。亲昵既久，则走后门，耍暗盘，就可以无所不为了。——高宗武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在中国上参密勿，深知蒋汪二公的隐私心事。对敌国他也可交结公卿，也可耍弄鸡鸣狗盗——真是个两头通气（Double Agent）的全才。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就不能深入任何一个固定的山头，占据一席有权有势的交椅，而终其生都只是个“政治流浪汉”（Political Drifter），这也是他最后叛汪而不敢投蒋的基本原因。

引导汪公通敌组府，周、高二人实是主谋。周、高以次诸子，“自郐以下”，无须多费笔墨。例如陶、梅两君原是百无一用的教书匠，然囿于学优而则仕的传统，投入政海，但二人皆只是两个低能政客，在汪君改组派的圈子里，只能跑跑政治“龙套”，终身难设一谋。结果陶君迷途知返，及早回头——据高宗武生前告我，他二人叛汪，只在返港轮中偶遇，初无通谋。其后二人以“密约”见报，亦系高君建议，陶君列名，陶教授于立约之初并未参与云。

梅思平于弃学从政之初，原有“百里之才”（当江宁模范县长），然昧于“君子之大道”，终遭枪决，亦可悲矣。睹梅氏之悲惨下场，当今执教鞭而又有政治欲望者，不明君子之大道，还是安分点好。

至于曾仲鸣、陈春圃、陈公博三人，原是汪之死党。汪公得道则随之升天；汪公做汉奸，则陪同枪决，个人意志原甚微弱，而董道宁虽“知情”最早，然抄胥传译之小吏，知情与不知情，皆无关宏旨也。

所以伪朝初立，参与阴谋者虽有十人之多，然汪氏夫妇之外，出谋划策、穿针引线者，周佛海、高宗武二人而已。余子碌碌，不足论也。——吾人欲粗知汪伪一朝开锣情况，则周佛海、高宗武二人的政治行为，实是关键，不可不知也。

“不下桌子不算输**”**

欲知周、高二人的政治行为，则不得不从“低调俱乐部”说起；欲知“低调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则抗战初期敌我相持之大势，也得略事勾描。请先从敌国讲起：

日本民族久居小岛，只知自己、不识他人，有其小气传统。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帝国主义学习，推行其“大陆政策”。其实吾人如把整个大陆拱手赠之，彼亦不能治也。——九州四国出不了孔丘，也出不了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既无大贤，亦无大盗。搞来搞去，出点小军阀，搞点小儿科的浪人帝国主义，殊可笑也。

吾友西村成雄教授也说，日本民族单纯，历史上无“多民族共存”（Multi-racial Co-existence）之经验；习于自称“帝国”，实不配建立多民族之帝国也。真一针见血之言。

所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并无鲸吞中国的雄心壮志。它只是一点一滴地对中国做蚕食。不断制造事件，随着小规模军事胜利，不断提苛刻条件，不断地就地解决——当年日本侵华就是这样小儿科地没止没尽地搞下去。

且看当年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对“七七事变”的回忆。

今井说：

日本军企图把芦（卢）沟桥事件就地解决，期望以当初永定河的一线为作战的界限来收拾事件。不久，向南推进，到了石家庄和德州的一线，屡次增兵，投进了数万军队，不能达到目的，再把第三次作战目标推进到黄河一线，继续进攻。……（见《今井武夫回忆录》。）

日军“继续进攻”，果然又自黄河打到长江，打下上海，打下南京，屠杀中国军民三十余万，还是“不能达到目的”。再“继续进攻”，打下徐州、武汉、广州、福州……依旧“不能达到目的”！

日本为何不能“达到目的”呢？理由很简单：它碰到一条“硬汉子”蒋介石。蒋认为，你要“和”，要“终战”，那你就“撤兵”。撤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讲和。你不撤兵，那我们就打下去，打到两国同归于尽为止——日本军阀就这样被蒋公“将了军”，“将”得他们束手无策。

记得抗战中期，我们在沙坪坝听过一次《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的讲演。王说，抗战是一场大赌博。赌场上的规矩是“不下桌子不算输”。日本之不幸是它碰上了一位无赖大赌客蒋委员长。蒋公如今把裤子都输掉了，但是还赖在桌子上不下去。王做结论时，强调：“不下桌子不算输，只要我们不下桌子，坚持下去，必有翻本之一日——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后来余读一位美国青年学者邦克（Gerald E.Bunker）所著之《中国抗战初期汪精卫和平阴谋》一书，说：“日本在中国所作所为，其不得逞者，实受制于蒋介石一人。”（见该书第五十四页）足见说此话者非王芸生一人也。

其实那时输掉裤子的赌徒，也非蒋公一人。站在他背后的全国老

幼，都准备把裤子脱下，交给他继续赌下去。赌了八整年，终于翻了本。我国固有文化如果真有其打不倒的潜力，这才是一个具体的表现呢。——王芸生这席话，我记得说得我们千百个青年听众，为之欢声雷动，也热泪盈眶，至今难忘。

我也记得那时敌机也时常在我们头上散发汉奸办的“小申报”，宣传敌伪占领区中“歌舞升平”的“盛况”。那时捡得者读之，无不为之咬牙切齿。敌人对我们软硬兼施，诱和、逼和，对后方老百姓的“抗战到底”的信念，未能动摇于丝毫。——这种抗战时期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真正“民意”，就不是汪精卫那三两个“边缘政客”所能理解的了。他们罔顾绝大多数的真正民意，而去响应敌人；战败服输，割地赔款，大败大赔、小败小赔，与敌人唱同调，“就地解决”。帮敌人解决困难，挖自己墙脚，毁自己长城，这种“低调俱乐部”的哲学，如真能大行于时，那中华民国的国格，也就扫地无余了。

现在再看“低调俱乐部”是怎么回事？

“低调”才是高调

据高宗武告我，“低调俱乐部”一词出于胡适之口，说于他家。后人说，语出于周佛海居处，实非也。胡适之先生这位白面书生，遇事时常妙语如珠，最善于做概念化创造名词。“七七事变”既起，全国各界名人名士麇集首都南京。由于敌人横蛮凶狠，我方亦反应强烈——“焦土抗战”“长期抗战”之声，不绝于耳。然斯时亦有少数文人因对抗战没信心而忧心忡忡。其中心人物则是周佛海、高宗武等拥汪主和之边缘政客也。若辈不时齐聚于周、高两家，讨论时事，臭味相投，语调一致，皆以当时甚嚣尘上之抗战言论为不负责任之“高调”，以故汪精卫亦发表其“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亦即“八一三事件”之前十天）的煽动讲词也。

胡适其时以学界名流，亦不时出入高府，因座中人均不以当时唱高调的主战派为然，故戏呼高家为“低调俱乐部”。戏语定谳，竟致名传史册。——此即“低调俱乐部”一词之由来。

我的老师适之先生君子也。个人随侍多年，深知他喜欢谈政治而不能搞政治。搞政治，他无肩膀也。他青年时文采风流，招蜂惹蝶，但是他不敢学挚友徐志摩公开谈恋爱。他脸皮太薄，搞不出大胆作风也。所以他和这些“低调”人员虽过从甚密，但没有卷入他们的“阴谋”，最后还是顺从全民民意——“苦撑待变”“抗战到底”。“苦撑待变”一词亦适之老师之杰作。抗战胜利即苦撑待变之结果也。

“苦撑待变”，所“待”者何？胡适的意思是“待”到英美两国也被迫参加抗日。到那时与英美同生共死。生固是欢，死亦瞑目。

蒋委员长于此则更进一解。蒋公认为，“待”不到英美参加，日本不撤兵，中国也要打到底。何以有此决心？他对沪战期间，受日本政府委托做讲和媒介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解释说：

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觅取友好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又很机密地告诉我（陶德曼自称），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假如他们（指日本）继续作战，中国当然不会有在最后获得军事胜利的机会，但是她也不会放下她的武器。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德驻华大使（陶德曼）给德外交部密电”特密第五一六号。施子愉译〕

蒋公这番话，在我们搞抗战史的看来，句句皆是事实，毫无外交辞令。——在那敌军咄咄进逼，兵临城下，割地赔款的条件愈来愈苛，在

屠杀做诱和、迫和的威胁之下，任何当国的领袖想来个“肉袒牵羊，膝行谢罪”，都是自杀。而蒋公和国民党当时声望正隆，全国军民正疯狂地同仇敌忾，此时此际向敌人屈膝，岂非下贱？

假如国民党被日本人打垮了，共产党继续领导抗战，老毛（毛泽东）也有其一整套的办法。他要把全国贫下中农（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切“线”打“点”，把那只能占领“点”“线”的敌军，彻底拖垮。

当时国共二度合作，蜜月情意正浓。瞻念国族前途，亦殊无悲观必要。在那种所向无前的抗战洪流中，他们这个“低调俱乐部”、十人合唱团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除他们自己之外，他们这十来个“边缘政客”，实在不代表老几。所谓“和平救国”反而是一种最不切实际的“高调”。

本来高调唱唱也就罢了，最糟的是他们还要施诸行动——在那每日伤亡皆在五千人上下的惨烈抗战里，这十几位仁兄居然要在后方拆墙脚，来破坏抗战，那就匪夷所思了。

日方看我如水晶球

这种破坏抗战的秘密行动，搞得最起劲的实在是周佛海。他的秘密活动，甚至不敢在南京城里开会。显然是以“跑警报”（躲避敌机轰炸）为掩护，躲在郊区“灵谷寺”中的烈士纪念塔的顶层最隐蔽的所在，策划展开其“和平运动”的密谋。

在这些秘密会议里，高宗武显然也是积极参与者之一；他的重要性可能更在周佛海之上——因为他与当时日本留驻南京的各种工作人员都有直接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人物，除川越大使之外，就是南满铁路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了。

读者须知，抗战前以及抗战中，凡日本在华男女，上自富商高干，下及贩夫走卒、浪人妓女，几乎无一不是日本政军两方的间谍，虽然他（她）们的上级是各有不同，甚或相互嫉忌的。——最不可思议的，甚至他们在中国各地推销商品的广告招贴，如“仁丹”“肥田粉”等，都暗藏杀机。如“仁丹”二字的排列是可左可右的，然左右之间就暗藏进军路标了。至于日韩浪人以及雇佣汉奸，伪装小贩、技工（如打井、捉蛇）、香客……做各种间谍活动，真罄竹难书！

且看西义显何人欤？他的哥哥西义一，日本陆军中之大将也。他的顶头上司则是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也。松冈何人？他是制造“满洲国”的智囊之一。当国际联盟票决日本占领我东北为侵略行为时，率领日本代表团在会场咆哮，终于退出国联的就是他——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者。西义显便是他的左右手。“七七事变”前当日本军队和浪人在华北搞得河翻鱼乱时，松冈把他派到南京来当满铁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的闲差事。“满铁”之外，你说他没有其他任务？此不待智者而后明也。西义显那时在南京上层社会圈内很活跃。“七七事变”后，日军强迫我华北地方当局和他们再来一次《塘沽协定》或《何梅协定》，而此时我中央态度强硬，日人摸不透南京的底。这一下近水楼台的西义显就有任务了。

果然于七月底他通过一位亲日银行家吴震修，便在吴家和高宗武杯酒联欢。高宗武既然与蒋、汪二人都很接近，西义显乃问他蒋、汪二人对解决“卢沟桥事件”的态度。高说汪氏力主和平解决；蒋氏沉默，未置可否。

蒋、汪二公是当时中国政府中的两位最高当局，对日和战的决策人。这一则最可靠的绝密情报，对日本今后的对华政策实在太重要了。——而这一情报却是高氏“有意”或“无意”之中向敌方高级情报人员透露的。高是个最机警的人，干的是最机密的事，在这最紧急时刻，他能在“无意中”向敌方透露这种绝密情报？如果是“有意”为之，那就是他

们“和运人士”通敌的第一步了。

果然西义显取得这项最重要的情报之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大连，向松冈洋右报告了。松冈自然大喜过望，他乃招呼西义显立刻去东京向日本参谋本部等首脑机关详细汇报，以谋对策。

西义显既然已打通高宗武这条路，松冈叫他在南京那份掩护工作（Cover Job）也不必要了——以后就干脆专做高宗武的工作。

日本人那时在中国做情报工作和特务活动，都是因事因人，组织特别“机关”，分成专案进行的。例如为策动吴佩孚做汉奸，他们便专门设立了“兰机关”；对广西李、白做工作则叫“和知机关”（李宗仁在其回忆录里便频频提到，然李、白迄未知“和知机关”之底蕴也）。——其外他们还有什么“梅机关”“松机关”“桐机关”……真是用尽心机，花样繁多。

他们后来做高宗武的工作则叫“渡边工作”。这项渡边工作做得极其成功。他们后来竟然义结金兰，拜起把子来；西义显做了“大郎”，高宗武变成“四郎”。——有高宗武、周佛海这种高层核心人物替他们提供绝密情报，日本人对我国府内部的了解，真如看水晶球一般！最后居然成功地把我们第二号领袖挖出去当汉奸。这不能不说是二次大战时，敌人情报工作和间谍活动最卓越的表现，令人翘大拇指。

高宗武说，西义显只是他的一位“普通朋友”。又有谁知道汪精卫那套轰轰烈烈的伪政权，就是打从这个“普通朋友”开始的。

走火入魔的日本现代文明——“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二

唐德刚

我国抗战期间，汪精卫“卖身”投敌——“卖身”二字是汪自己的话，详下节——固然是由于他自己对敌情认识不清，政治判断错误，个人权欲薰心，党争失败，感情冲动，失去道德理智的结果。但是敌人的甘辞诱骗，周佛海、高宗武的一牵一挽，他老婆陈璧君的既劝且逼，地方军头的半推半就……才使这位有幻想、无原则的诗人、才子、烈士、政客，一步一步地走上叛国自毁之途而不能自拔。——让我们还是先从日本人对汪的“诱”和“骗”说起。

中国两公，日本五相

拙作前篇已言之，“七七事变”后，主持我中央最高决策的蒋汪二公对日本侵略的基本态度，由于高宗武之泄密而被敌人摸了底。可是在西义显于八月初奉松冈洋右之命，赶回东京，向日本政府各首脑机关汇报时，日方当权派对汪蒋二公的反应就参差不齐了。

我们搞外交史的如果把日本国当成个研究单位，则这个“日本国”在近代世界史上，实在是最穷凶极恶的一个帝国主义。但是我们如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权力结构打散了来看，那我们在这个“帝国主义”之内，却找不到一个负最大责任的“帝国主义者”。

一般历史家都知道，现代日本在一九三六年发生了“二二六政变”之后，政党政府垮台，代之而起的便是军人专政了。其实日本人搞民主政治固然出不了杰斐逊、林肯、（老小）罗斯福和丘吉尔那一级的民主政治家；他们搞独裁政权，照样出不了希特勒、斯大林、蒋介石那样“一

人说了算”的大独裁者。

因此，二次大战期间日本政府的权力结构不是一个“一鼻孔出气”的“寡头政治”（Autocracy），而是一个众小寡头集体互制，近乎中古欧洲“贵州政治”（Aristocracy）的一种落后政体。在名义上，他们最高的决策机构是所谓“五相会议”，也就是首相居先的陆、海、外、藏（财）五相的集体领导。在五相之上再加个天皇，那就是他们体制上的最最高决策机构，所谓“御前会议”了。

其实在这个所谓“会议”里，日本天皇对国家和战大计虽有其一言九鼎的影响力，但对日常实际政务，他陛下便无法干预，因为他未尝亲政，对行政更无实际经验也。因此，所谓五相会议者，事实上只是五个官僚商量着办事。人数太少，国家大事也很难由投票决定。因此他们五人，人人都享有“决策权”（Policy-Making Power），人人也都享有“否决权”（Vetopower）。如此则制衡有余而领导不足了。没个一元化领导，他们往往就各行其是了。——最糟的还有它那个“直属天皇”，独立运作于内阁之外，专司军令，调度陆海两军的“参谋本部”了。就以他们当年的对华政策来说吧，他们的首相乃至三相四相都同意了的一个政策，其中如有一相或本部提出异议或严重否决，则整个既定政策都要修正、变质，甚至全部泡汤。

“二二六政变”之后，日本军人是一马当先了。殊不知他们文职官僚也可玩弄以毒攻毒、以军制军的把戏。外相、藏相也可遴选“大将”充任嘛。下节我们就要谈到近卫文麿首相组织其二次近卫内阁时，他希望以军制军，乃保荐在日本军人中最有声威的宇垣一成大将出任外相，庶几对华外交可以“一元化”。但是这个美梦哪能做得成呢？宇垣不但对那远在中国战场上胡作非为的中将少将们无法遥控，而且对近在卧榻之侧的军部之内那些对华自作主张的大佐少佐，大将外长也毫无办法——下文当细论之。

日本这种乱草出蛇的落后制度，不但弄得它自己的对华外交，无固定政策可言，连我们中国这样想对它屈服的被侵略者也无所适从。他老人家朝秦暮楚，姑婆分治，你不知道它要的是什么嘛！何人讲话才能算数嘛！

面对日本侵略者这种混乱作风，我国那时一言九鼎、一人说了算的最高决策者蒋委员长，便一再痛斥日寇欲壑难填、得寸进尺、毫无诚意。——因此他以不变应万变，亦明亦暗地正告敌国，不管何人当家，你们要“停战”、要“讲和”，那你就先“撤兵”再说，否则我们就打到“底”。

可是那时我们那位急于利用日本侵华突出自己，谋和代蒋的汪副总裁，虽然也知道敌方没有“一人说了算”的领袖和“一鼻孔出气”的机关，但还是相信日本的“御前会议”的。——因而他也有他的腹案：一、暗中和日本先把“战败国尚可接受”（周佛海语）的秘密条件谈好；二、经过日本的“御前会议”正式认可；三、等到抗战至油尽灯枯之时（必要时还应暗助敌人一臂），我老汪乃和日本人里应外合，公布秘密议定之条件，登高一呼，和平救国。汪认为这时龙云、刘文辉、张发奎都会立刻“起义”响应，然后把“蒋军”残部赶往西北，投奔苏联。根据汪的估计，这时德军应该已占领莫斯科，东方再由汪日联盟合作，就可收回西伯利亚了。然后再由中日联合赶走英美势力，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由裕仁、汪精卫平分天下，岂不欷欤盛哉？！——显然这便是汪副总裁的黄粱大梦啊！他哪里想到他的美梦万分之一也实现不了；他自己却从党国第一号元老，堕落成现代中国的第一号汉奸呢？！

为日本帝国主义定位

汪精卫这个梦想也不全是他自己的空中楼阁，他是根据日本人囊括东亚的幻想制订的；而日本对亚洲的梦想，又只是德意日所谓“轴心国家”（Axis Powers）幻想的一部分。——说多了，未免离题万里，但是

纵使专搞微观史学，对宏观史学也得略知一二。

用最简略的语言来说，自从十五六世纪，欧洲白人发现了美洲，环绕了地球之后，我们这五大洲便一直在信仰基督教的白种民族主宰之下，至今未变。

白种人主宰有正负两面。正面是他们把人类文明迅速提高。我们的“现代文明”之兴起，实拜白人之赐。白人主宰的负面，则是现代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了。——白种民族利用他们特有的科技，对其他所谓有色人种做血淋淋的统治。

但是白人的统治也有其周期性。西班牙、葡萄牙出道最早，首先平分了地球。可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之间，它们的地位就逐渐被后起之秀的英（美）、荷、法、俄等民族篡夺了。后起之秀变本加厉，到十九世纪之末，全世界五大洲都在它们的控制之下，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其中剩下的唯一的一块“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孙中山语），就是我们中国这块大肥肉了。

迨德、意两国在一八七〇年左右组织了各自统一的政府，形成了新兴的民族国家，它二位向同族前辈学习，立刻便加入了白色帝国主义阵营，向世界各地抢夺殖民地。可惜两国出道太晚，世界膏腴之地早被它们的前辈占领殆尽。德、意愤愤不平，所以它们一直把自己说成“无的国家”（The have not countries），把英、美、荷、法、俄说成“有的国家”（The have countries）。“无”的光蛋、小贼因而一直要向“有”的富翁、大盗要求分赃，要求殖民地重行分配。“有”的大富翁当然不肯。为着防制小贼偷袭，这些已有既得利益而洗手反正的大盗就要“维持世界现状”（Maintaining Status Quo）和“保障世界和平”（World Peace）了。说穿了，岂不可笑哉？

就在德、意于一八七〇年左右出道的同时，我们东方的小日本也颇

能为我们黄种民族争口气。在一八六八年它发动了“明治维新”，搞全盘西化。——读者知否？在日本人西化时，连行中医、吃草药，都是违法的。这一禁令，直到二次大战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始被撤销，其西化之彻底可知也。

既全盘西化矣，果然时不旋踵，日本对“西方文明”，就“迎头赶上”了——至少可与德、意两国，并驾齐驱。

日本之模仿西洋，最能得其精髓的，也是它最有兴趣的一环，便是西式的帝国主义了。例如德国在初期搞扩张主义时，朝野曾酝酿一种所谓“三B政策”。三B者，匈牙利的布达佩斯（Budapest），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和中东、今伊拉克首府的巴格达（Baghdad）也。

日本佬东施学西施，在它们的“大陆政策”里，也搞出个“三M”来。三M者，满洲（Manchuria）、蒙古（Mongolia）和闽（Min，福建、台湾）也。——这些虽是一时风气，未必见于官书，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传遍世界的“田中奏折”，所强调的还不是这些“M”？（《田中奏折》有人说似非田中所撰，然为日人激进派所作则无疑也。）

不过胡适说得好，任何民族都不能把自己的“固有文化”完全抛弃。日本毕竟是个东方国家。不论它对西方学得怎样惟妙惟肖，它也是丢不掉它的东方传统的。因此它学会了西方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这个东西一旦落入日本人手里，由白变黄，它就与老帝国主义不太一样了——“日本帝国主义”较之“欧美帝国主义”是青出于蓝，其凶残暴虐，就远非西方帝国主义可以望其项背了。（作者附注：日本之向西方帝国主义学习，那时是无微不至的。不论在理论上或在行动上，它们也绝未想到要为亚洲兄弟国家争取解放。其时想到帮助殖民地革命的反而是列宁所搞的“第三国际”，虽然为时也极短；日本却是以反共为借口的。所以今日的日本极右派政客石原慎太郎、永野茂门、渡边昭一等还在谰言当年日本是在帮助亚洲国家反帝，真是不学无耻！）

害人害己的爱国狂

吾人试读欧美史便知道，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在所谓“英语地区”，是一种唯利是图的经济帝国主义，一切向钱看。“炮舰政策”（Gunboat Policy）为的是钱，能搞钱而不需要炮舰，它们也可“裁军”“限武”。在殖民地中“浑水摸鱼”为的是钱，如果清水养鱼可以赚更多的钱，它们立刻也可换浑水为清水，并缓缓让步，为殖民地建立简单法治——如此则皇家上国赚大钱，殖民地臣民也可赚点小钱，大家好。君不见近百年来的中国香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缅甸，甚至整个印度、中东和若干非拉地区，它们被帝国主义剥削了数十百年，一旦帝国主义者撤退了，当地被剥削者每有“去后之思”“甘棠之念”呢？——在下才疏学浅，然亦尝深入观察于印、菲、新诸地区，有感而发呢！

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是这样了。它在做帝国主义之时，开口“大日本”、闭口“大日本”，杀人放火，把事情做“绝”。因此它一旦被赶出原先的殖民地，大家就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了。——谓予不信，诸位去问问朝韩老乡和东南亚人民就知道了。中国台湾也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听说日本人对某些台胞也有若干去后之思。但这不是当年的异族统治者真有什么“甘棠遗爱”，而是另有别的政治原因呢！

总之长话短说，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被日本学会了就变质了。“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也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但是这个帝国主义在“经济”之外，它把东方传统里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也加了进去，什么“八纮一宇”“忠君爱国”“集体切腹”“杀身成仁”等（“二二六政变”时，十八个叛军头头买了十八口棺材，预备十八人集体“切腹”），这些西方帝国主义所没有的东西，也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里面的金科玉律了。

因此，新兴的日本为着经济利益要搞帝国主义，不为着经济利益，只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也要搞帝国主义。换言之，它们为着经济利益要侵略中国，纵使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有损，它们也要“为侵略而侵

略”——这就是所谓“军国主义”（Militarism）了，是一种害人害己的狭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Racism）和“爱国狂”（Chauvinism）的混合体，比诸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帝国主义，那就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在西化过程中走火入魔了。

一九三六年所爆发的“二二六政变”，便是这一抽象意蒂牢结的具体化。它也是包含整个日本民族的“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上自天皇、元老、大臣、富商、高干、教授、学人，下及贩夫、走卒、浪人、营妓（日裔“慰安妇”）的扩张主义思想，都是大同小异的。据说“日裔慰安妇”在她那短促的慰安时刻，还要劝诱被慰安的日本官兵去替天皇战死，魂归靖国神社呢！

“其言甚辩**”**的侵华哲学

日本的元老重臣、学人教授一级的扩张主义思想，当然不同于日裔慰安妇，但是他们为着扩张日本而侵略中国的目标，则完全相同，只是付诸实施的手段互异罢了。

简略言之，日本那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日军侵华助纣为虐的借口，则是“中国”一词，原来就只是个哲学概念、地理名词，而不是个政治实体。盖满（东三省）、蒙（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均各有其原住民，实非中国领土。日本帝国替天行道，帮助它们独立，甚或与它们合并，“共存共荣”，如日本之与朝鲜、琉球、中国台湾者，实是天与人归之事，中国人、西洋人何能加以阻止呢？

就以号称开明与和平的元老外交家重光葵来说吧，他率领日本投降代表在密苏里舰上签完降书之后，被关入盟军巢鸭监狱，为他的根深蒂固的侵略思想洗脑（当年日本死刑以下的战犯私称此一洗脑经验为进巢鸭大学）。一洗四年，而重光葵在狱中偷用厕纸，撰写回忆录（书名《昭和の动乱》，后来此书出版了十余种译本。中文版由徐义宗、邵友

保合译，改名曰《日本侵华秘史》，一九七〇年香港现代公司出版），还要若隐若现地替此一侵华哲学做辩护呢！——重光葵在此书中，翻旧案说，早在巴黎和会（一九一九）和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一）期间，日本代表就提出“何为中国”（What is China）的定义问题，而否定只许中国一国向边疆“殖民地区”移民的主权。重光葵在“一·二八事变”之后，被韩国志士尹奉吉炸掉一条腿；后来对盟国俯首投降，入“巢鸭大学”进修，真是九死一生，历尽沧桑。但他还是要出这口鸟气，异时异地，则其他日本理论家的逻辑又如何？就毋烦多事引证矣。

总之，根据这一理论，则不特日本军人制造“满洲国”是替天行道；他们西征热（河）、察（哈尔）、绥（远）——今日“内蒙古”，当年日本人叫“蒙疆”——扶植蒙裔伪“德王”建立一个囊括内外蒙古的“大元帝国”（那时外蒙古还未“独立”），自然更是顺理成章了。等到后来日军攻入长城，侵入华北，再搞个“华北五省自治”，不更是理所当然？试问“关内十八行省”哪一省没有“原住民”，没有原住民的“固有文化”呢？中共进城以后，大陆上（尤其各省）的考古学家，不是更进一步证明几乎中国各省区都有其原始文明？什么“晋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燕文化”“鲁文化”“吴文化”“越（粤）文化”“荆文化”“巴文化”“蜀文化”“铜鼓文化”——今日台湾还不是有个“八仙洞文化”？笔者去夏曾承“立委”韩国瑜先生的招待，到“八仙洞”深入地考察了一下，惊叹不已！

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的汉学家没有今日大陆上各省考古家“考”得那么细致，但是当年日本对汉学的研究（其火候有时且超过中国），足够支持他们军政两界肢解中国的理论，何况现代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各省宣布“独立”“自治”乃至“联省自治”，就从未停过。如今大日本皇军在“华北”也帮助各省搞点半省自治（如冀东伪自治政府）、一省自治（如策动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在察鲁晋自治自为）或联省自治（如华北察晋冀鲁绥五省自治），也未可厚非嘛！

大小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

大体说来，这套理论是盛行于十九世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兴起之后，至巴黎和会时期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条”（Fourteen Points），强调“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而登峰造极。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原是为解决白种民族之间纠纷的暂行办法。因为彼时白种民族之间有其“宗教死结”，例如耶、伊之间（且看今日东欧波斯尼亚一带）；伊、犹之间（且看今日的以色列和中东）；新耶、旧耶之间（试读西欧史不绝书的各种宗教战争）。他们之间的信仰冲突永远无法解决，民族也就永远无法融合。如此，则不如各家自扫门前雪之能和平共存也。

这套解决白种问题的暂行办法，拿到我们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里来，就凿枘不投了。中国文明自开始以来便是个“多民族的文化”（Multiracial Culture），文化本身自始就是多元的（Cultural Pluralism）。它以“滚雪球”（Snowballing）的方式把所有的区域文化（夏文化、殷文化、周文化、秦楚文化、吴越文化……）都“滚”在一起，“熔于一炉”（Melting Pot），始有今日。——各民族之间，无不能“共存”（Coexistence）之死结，所以时历两千年，共存的“多民族”，就融合成一家人了。

因此，日本在侵华期间所犯的理论性的错误，便是它要利用西方威尔逊所强调的各“民族自决”的小民族主义，来瓦解那时经两千年，久历风霜的“多民族共存”，在经济、文化、政治、族群生活上相互依赖、难舍难分的东方的中华帝国的大民族主义。

试问，满汉蒙藏诸大民族之间，究竟有什么“死结”存在，让他们非分手离婚不可呢？——有之，那就是西方白色帝国主义者，和它们习惯于现代西方“民族自决”的观念，以及戴着有色眼镜的学者专家们，强人从己、不断挑拨的结果。

在理论上，最矛盾的还是日本这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他老人家自己一面吞没了北海道上的虾夷族（Ainu），琉球、中国台湾的汉人和原住民，并灭亡了整个韩国，早已犯下了“民族自决”之大忌。贼喊捉贼，它又怎能在大陆上玩弄小民族主义来对抗大民族主义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它在理论上已彻底破产，手段上又极其下乘。怎能称霸诸侯，创造帝业呢？终至身亡国丧，岂非自取其咎！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要知道响亮的政治口号一般都比高深的学理更有力量，因为口号可以使人发疯，而真理则否也。耶稣教的先知说得好，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日本当年侵华军阀在自我毁灭之前，所发的那股疯劲，若非抗战过来人亲见亲闻，真难以想象也。——言归正传，让我们再看看，当年日本侵华目标的下限和上限。

日本侵华的底线和极限

上节已提到，当西义显于一九三七年秋奉松冈洋右之命返东京报告，东京当权各派对蒋、汪的反应是参差不齐的。我们也曾分析过这些日方派别，其处理对华军政大事虽方法不同，但大原则则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不妨先看看它们有多少派别和什么原则：

从总的说来，它们当权的大致有“政府”与“军部”两大派。政府那就是以五相组成的内阁了。在一九三六年“二二六政变”之后，“内阁”的权力是远不如“军部”了，但是在体制上内阁毕竟是向外代表日本帝国的。办对华外交，不能不有其原则和政策。“二二六政变”后出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兼“外相”的是广田弘毅（一八七八—一九四八）。他于一九三五年为对华外交制定了所谓“广田三原则”。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近卫文麿（一八九一—一九四五）代广田为首相，而广田仍连任外相，对华政策不变。因此，“广田三原则”也就变成“近卫三原

则”了。

近卫三原则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中日“满”经济合作；二、承认“满洲国”；三、共同反共。其实这“三原则”的一、三两项都是不着边际、可伸可缩的空话。在其后中日交涉中也时有变易。唯独第二条“承认‘满洲国’”，日本政府（乃至所有该国朝野任何派系）都是向我坚决要求，半寸不让的——这是“九一八”以后，日本各派对华要求的“底线”，是它们全民一致的。

日本政府和人民坚持这条侵华底线的道理很简单。我们这片储存有“无限宝藏”的整块膏腴之地，其面积是日本本土的一倍以上，而其他自然资源，就不知多少倍了。

朋友，容易了解吧。当年日本那条小饿狼，咬上这块大肥肉，你不打死它，它怎能自动吐出呢？——那时它另外两个小从犯、小强盗，德、意两国，对日本是多么羡慕啊。

以上是日本侵华的“底线”，它们也各有不同的“上限”呢。那时日本“政府”对华要求的“上限”，则是凡经日军占领了的城池疆土，中国政府如要收回，还得另外割地赔款，才能谈和呢！你是“战败国”嘛。

日本对当年侵华战争，自名曰“圣战”，曰“膺惩”。——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它们，所以它们要“惩罚”我们，要打得我全民皮开肉绽才过瘾！

以上是日本“政府”对我要求的上、下限。

西化后的日本民族

至于日本“军部”的运作，那就治丝益棼，更是一言难尽了。

日本军人自藩幕时代开始便是个职业化、封建化的封闭集团。他们士为知己者死，各级官佐原都是勇于内战、各为其主的所谓“藩士”。明治废藩之后，他们就直接效忠天皇了。——日本明治维新是和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同时的。两者封建背景极为相似，其职业军人效忠皇室的精神亦复相同，德国现代化的过程和日本西化的过程更是如出一辙——而日本西化又是以德国为模式的。时不旋踵，日本也就变成东方的德意志了。

以最客观、最公正的态度讲授世界现代史，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德、日两民族是现代世界上，最有效率、最有组织、最彻底、最勤劳刻苦、最忠君爱国和最讲求卫生清洁的两个民族。——不是过誉吧！

我们呢？朋友，我们和他们恰好相反！不用细说了。我想读者们是不会骂我崇洋媚外，自贬我伟大传统文明之身价的。——正因为这种鲜明的对照，百年前甲午战败之后，我民族对日本真是诚心诚意地“服输”。——对日本战胜、我们战败毫无怨言，并派遣千万文武青年，东渡取经。当年归国的留日学生，可说无一人无崇日之心。其中崇日崇得最标准的归国留学生，恐怕就是蒋中正先生了——蒋公一生恨死俄国，厌死美国，最崇拜德、日！

笔者愧为“天子门生”，对先师做此评论，以质诸“天子近臣”，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吧。像蒋公这样彻底崇日的中国领袖，他何以又要领导全民抗日到底呢？日本人在战时，除不以他“为交涉对象”之外，某次竟集中飞机九十架，务必炸死他一人，这又所为何来呢？——这就不能怪我们的民族英雄蒋介石，而要归罪于那个万恶不赦的日本帝国主义了。

日本以那样一个可敬的民族，何以一下就变成这样可恨的魔鬼呢？原来有其长者，必有其短；走极端的个人和民族，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啊，德国佬还不是一样吗？所以我们的孔圣人教导我们走中庸之道呢。——这就是我们的固有文化了，颟顸一点也是庸人有福啊。

日本这个东方封建小国，自从在一八五三年七月被美国海军司令培理（Commodore Matthew C.Perry）打开大门，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重光葵上密苏里舰向麦帅签降，这一百年间，可说做了一场文化噩梦。——它在西化途中“走火入魔”，做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黄色帝国主义。

半封建的日本军部

谈到日本“军部”，我们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日本侵华期间，他们的军部和“统帅权”是抓在中间阶层官佐，从少佐（少校）到少将，所谓“少壮军人”之手。——在抗战期间我们如提到“日本少壮军人”，真是谈虎色变。在我们被侵略者的印象里，他们都是一群红眉毛绿眼睛、杀人不眨眼、茹毛饮血的魔鬼！试问：

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家杀人犯，不是他们？

在华北率领日韩浪人、中国汉奸横行无忌的，不是他们？

在卢沟桥、廊坊、广安门，横眉竖目的，不是他们？

在南京杀我军民三十余万，强奸我妇女数万人的，不是他们？

把我重庆炸成一片火海，血肉狼藉的，不是他们？

在香港集体强奸，被我护士誓死反抗剪断生殖器的，不是他们？

在陷区我们要向其做九十度鞠躬的那威武哨兵，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

——罄竹难书呢！

面对这样暴虐惨酷的侵略军，你说他们也是人类？

可是在历史书里，日本的“少壮军人”，却有其双重人格呢！且看他们在他们自己“转型期”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

在封建藩幕时代，尤其是有名的“长州派”（今日本山口县）和“萨摩派”（今日本鹿儿岛县），他们是一种封建社会里的“义薄云天”的侠客。我国《史记》里面的荆轲、聂政、豫让，三国里面的关张赵马黄，小说书里的林冲、李逵和大刀王五。笔者在纪念甲午拙作中提出的伊东佑亨、东乡平八郎，都是“萨摩藩士”出身。——侠客在东方封建社会里，至少不算是坏人嘛。

这种“藩士”到明治时代，他们就变成日本新建现代陆海军的中坚了。长州派掌握了陆军，萨摩派包办了海军。因此在这一“转型期”中的日本陆海军，一开头就半东半西、半封建半现代了。——对内如关、张之对刘备，那是赤胆忠心的；对外那就“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了。甲午战争时，你看伊东偷袭我“高升号”，射杀落水我军七百人。再看日军攻下我旅顺，实行屠城，把全城老幼数万人，杀得只剩下十余人。这两起大屠杀和后来的“南京大屠杀”一样，“捷报”传入三岛时，日本人民欢欣鼓舞，举国若狂呢！——所以日本这种用现代武器的封建军阀，一开头便是他们国内的英雄，国外的魔鬼！

到昭和时代，日本四岛由于大搞资本主义，大发战争财，国内一致向钱看。政党与财阀相勾结，纸醉金迷，贪污腐化，把日本社会弄得乌烟瘴气——这原是经济起飞社会的通病。但在他们社会中搞除暴安良，正气昂然的“侠客”们，就对此义愤填膺了。他们要杀尽那些颟顸的元老重臣、政党头头。关闭所有有靡靡之音的卡拉OK、娼馆妓寮，恢复王道社会、武士精神……这一来小撮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这一自发的群众运动，原自尉级军官、士官学生开始，蔓延及于少佐、中佐，乃至大佐、少将，终至形成一个可怕的“少壮军人”的集团。老头们或被赶

尽杀绝，或则退避三舍，或者乘机利用，壮大自己——如此则昭和之军政便在少壮军人掌握中矣。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政变一起，日本便是少壮军人的天下了。对内，他们以激进改革派姿态出现；对外，尤其是对华，就要重振国威，加强侵略了。这一下，则“九一八”“一·二八”《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七七”“八一三”“南京大屠杀”，就次第出现了——最后要搞到中国只剩个地理名词。

其立国也小有才，不明君子之大道也

就在这不断侵略声中，日本“政府”之内，广田外相与近卫首相就意见不一而无法协调，如此则不但我方蒋汪二公乱了手脚，连德国的希特勒（希魔原也希望中日和解一致抗苏的）和德国外交部、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驻华大使陶德曼也不知所措，下篇再细论之。

另外，日本“政府”与“军部”也各行其是。政府希望侧重诱蒋，因为蒋有实力；而军部则侧重挖汪，因为中国政府是个双头马车，一马仆则二马不能行，挖出了汪，则蒋自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结果双方互不相让，各行其是而互挖墙脚。——在一九三八年及其以后，他们搞出一连串的滑稽剧来，对我方孔祥熙、张群、陈布雷……诱和都各有管道。其后戴笠也插足其间，导演了一套“假凤虚凰”的“假宋子良”的侯宝林式的笑剧来，令人捧腹不止。——读者如不惮烦，我们如有暇，真的娓娓道来，大家会前仰后合的。历史原来比小说有趣。《三国演义》里虚构的故事，哪能比得上《民国全史》里的真人真事？《金陵春梦》《酒畔谈兵录》，凭三分小道消息，做十分瞎扯淡；金雄白的汉奸回忆录，志在自我漂白，居心尤其可诛啊。

再者在日本军部内掌握实权的少壮军人，则南进、北进，海陆两军亦互不相让。至于对华作战，得寸进尺，“捷报频传”，则前线“君命有所不受”的十分骄纵跋扈的战场指挥官，和后方自命目光远大、以苏为假想敌的参谋作业人员，也各行其是。而指挥官之间又有“关东军”“华

北驻屯军”“（总部驻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和“华南派遣军”等山头，谁也不听谁指挥。大家都是主子，相互嫉忌。中国汉奸要做日本主子的奴才，也不容易做啊！所以周佛海时常自炫日本人要杀他。他不也是帮日本主子毒死李士群吗？

汉奸周佛海和汪副总裁的悲剧，是他们在日本这堆乱草之中，碰到只在纸上搞参谋作业的一条小蛇，而误以为它是一条可以行云落雨的大龙。结果双方都不知彼、不知己。从私欲出发。最后一方毁己误国，另一方遗臭万年，读史者能不慨然？

总结本篇：我们可以肯定，日本侵华百年，是它全民族一致的政治行为。不能只归罪于少数政客和若干少壮军人。至于它全民族何以忽然发生如此一致的侵略行为，那实在是它由东转西，由封建转现代过程中的走火入魔。至于走火入魔，走得如此疯狂，疯狂到南京大屠杀的绝灭人性的程度，而能举国和之，从不忏悔。这就是日本文明中有其若干基本问题了。

恕我大胆地假设一下，那就是传统的日本文明原是自大陆东传的“边缘文明”。他们那种视死如归、集体切腹（胡适所恭维的所谓“轻死的精神”）如大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所干的那一套，在我们中华文化里，只是出现于“游侠列传”或青洪帮、瓦岗寨里面的东西。不是我们雍容大度，言忠信、行笃敬，子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文明的正统呢！——以他们那一套为立国精神，那就是边缘文化了。

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也曾不断地强调，近代的中欧德国，所搞那一套霸道的纳粹主义，也是西方文明中的“边缘文化”。——其进锐者，其退速。骤雨不终日。宁馨儿，终不若大智若愚者之有慧根也。

孟子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对个体如此，立国亦何尝不然？为百年大计千年远景，不才深愿现代政治家和有心的读

者共勉之，毋再蹈日本帝国主义与汪伪之覆辙。

使中国全土“满洲化”的和战经纬——“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三

唐德刚

在我国传统史学上，有一个最令人伤脑筋的名词，叫作“边患”。我们边患最大的特点便是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我们耕田种地的农业民族过不去。游牧民族骑马，咱步行。步行的人斗不过骑马的人。——我们行动迟缓，只能守、不能攻；而守也只是“守株待兔”，挨打、挨揍。他们飘忽不定，来去无踪。动不动就窜入我国境，掳走了我们的老婆孩子，烧掉我们的庐舍，抢去我们的财产。这在我国传统历史上，谓之胡人“扰边”。扰得我们防不胜防，伤透脑筋。因此我们的“爱国领袖”，尤其是秦始皇，想起个最笨的办法来对付他们——筑一条“万里长城”。我可随时开城出击，来他个“步行夺得胡马骑”！你骑着马，咱关着门，你却不能跳墙而入。这办法虽笨，但十分理想有效。所以我们祖宗的长城一筑两千年未废。

这种在我“塞外”扰边的少数民族，从黄帝时代的蚩尤开始，经过无数戎狄、匈奴、鲜卑、羯羝、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到十七世纪才东来的俄罗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攻入我（长城）古北口、喜峰口的日本“关东军”——前后大致有数十种之多。斯拉夫族（俄国人）和倭族或大和族（日本人）则是在塞外扰边的最后两族“胡人”罢了。

不能“入主中原”，企图肢解上国

这种扰边扰得最久最凶的边疆民族应该是匈奴人。他们自称“匈”（Hun）人，汉朝皇帝给他加个“奴”字，就变成“匈奴”了。这匈、华两邦隔着条长城，斗了数百年（有人说千年以上）。结果安土重迁的“汉”人战胜，吸收了“南匈奴”，“北匈奴”战败西逃。《汉书》上说

他们“不知所终”——其实他们是逃往欧洲。把欧洲也弄得天翻地覆。东罗马为之割地赔款，奉献所谓“匈金”（Huns Gold），以求和解。今日匈牙利人就显然还有东方匈族的血统。笔者为此，一次特地约了两个匈牙利裔学生餐叙，与他们就体型和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盘道甚久——颇觉这是一篇博士论文的好题目、好素材。

匈人始终未能突入长城，“入主中原”。我国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应该是鲜卑人。《三字经》上说，“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事实上，我国隋唐的皇族都有鲜卑血统，民间更无论矣。北魏鲜卑族国势之盛，连东亚满蒙以北地区，至今仍叫“Siberia”，汉文误译为“西伯利亚”，其正确译名应是“鲜卑利亚”也。“利亚”（-lia或-ria）或“尼亚”（-nia）原为西、北亚某些方言中疆土之意也。一般发音把拉丁字母“L、N、R”三音混淆者，非我长江流域居民所独有也。

鲜卑之外，其后契丹人（京戏“四郎探母”中的铁镜公主和萧太后就是契丹人）也有志中原而未逞，然辽帝国当时也盛极一时。俄国人乃至许多东北欧人，至今还把中国叫作“契丹”（Kitai或Cathay）。俄国人后来占领了西伯利亚，所占的便是“契丹的疆土”。——赫鲁晓夫说，长城以南才是“契丹的疆土”，岂不自打嘴巴？

其后蒙古、满洲两个边疆少数民族，扶老携幼，搬进长城，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清二朝，我国现代政治家和历史家，还不是视为当然。——皇天后土，有德者居之嘛。“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宇宙大帝国，原是咱东方政治老传统。“王”和“日”之下，大家众生平等，为什么只有“汉”人才能做全民之“王”呢？！——已故的费正清教授生前就常把“大清王朝”，说成中国的“外来政权”（Foreign Dynasty），吾东方史家不谓然也。我们认为清朝是我国正统王朝之一，并且在不同的拙著里，笔者也一再肯定，清朝政绩在所谓正统王朝汉唐明之上呢。

抗战时期，日本乃师事西方白色帝国主义，来搞肢解中国的勾当了。（白人不是早已肢解了“奥斯曼大帝国”，也肢解了印度——丘吉尔不就始终认定“印度”只是个“地理名词”？）可是它们搞肢解中国的把戏，却又因为学理矛盾，说起话来，心虚脸红，而又“终战”心切，因此在战争初起时，近卫内阁央请德国居中向我诱和时，竟搞出所谓“忘记了承认满洲国”的一条大乌龙来。害人害己，贻笑史册。

是谁“忘记了”承认“满洲国”呢？——这个“谁”至今还是个“历史悬案”！荒唐滑稽，也可耻可笑。今且先从它的战争背景说起：

惨烈的**“**上海之战**”**

原来在“八一三”沪战爆发之后，敌我双方在上海一地渐次投入最精锐的部队竟至百万以上。战火升级，我方将士伤亡，平均每日均在五千人上下。有时整连整营全部战死而不让寸土。我第二十一集团军远自广西赶来增援，时未竟日，旅长六人便三死两伤。其时我皖省保安部队，亦奉命改编，开往上海前线，投入火海之中。不数日也是旅长以下几乎全旅皆亡。“八一四”之后我青年空军亦奉命出击。京沪晴空，万目所仰，双方搏斗之激烈，也国史所未见。黄浦江上，受伤我机，在众目睽睽之下，万众惊呼声中，撞上敌舰……。朋友，这不是战争电影。那是黄浦滩头，高楼顶上，万目共睹的大战实况！

总之，沪战期间我军反击之惨烈，实世界战史上所鲜见。比诸二次大战中，最激烈的美日硫黄岛之役（Battle of Iwo Jima），且有过之——硫黄岛之战七万美军进攻，死伤率为三分之一。两万日军死守，死伤率为百分之九十五。双方总死伤三万余人；恶战为时亦未逾月。沪战十周。我守军七十万人，死伤率约百分之五十，超过三十万人。进攻日军约三十万，死伤四万余，战死亦近万人。亦是日军自日俄战争后，最惨重的损失。

“硫黄岛之战”使美国对入侵日本本土之战略计划，重加考虑。“上海之战”也使日本近卫内阁对侵华战争，不敢掉以轻心。它急于要“终战”，要把“中国事件”“就地解决”。但是近卫先生这位岛国首相，又没有气魄。近卫要终战，却婆婆妈妈要以“战胜国”自居，逼中国来个“城下之盟”——要蒋介石服输，割地赔款。谁知我政府此时态度强硬，不加理会。而国联却正于此时（十月十五日）通电召集一九二二年华盛顿会议时签订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与后来补签者共十九国，于比京布鲁塞尔集会商讨日本侵华之“违约”问题。意大利已接受邀请，拟按期赴会。德国政府正在两可之间，举棋未定。——这一来日本近卫内阁慌了手脚。它一面力拒比京之会；另一面又图尽力说服德国也拒绝参加，并央请德国对中日之战居间调停，庶几中日可直接谈判，以免在比京对质之难堪也。这样便搞出了抗战初期，所谓“陶德曼调停”那段小插曲来。

“陶德曼调停”中的近卫七条

因此，正当国际联盟龟行蜗步地召开九国会议之时，近卫乃抢先一步，于十月底报请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Herbert von Dirksen）电请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Baron Konstantin von Neurath），转呈希特勒认可之后，再电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直接与蒋介石接触，并提出日本所要求之条件，居中调停中日之战。根据后来狄克森向牛赖特于十一月三日所发的密电，当时近卫文麿向蒋公提出的条件，共有七项，简列如下：

一、内蒙古设立与外蒙古相同之自治政府；

二、平津铁路沿线及以南地区设非军事区，由中方管理（双方立约后，华北全部行政由南京主持，但需委派亲日长官）；

三、上海附近建较大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

四、停止反日政策并修改教科书；

五、共同反共，然不抵触《中苏友好条约》；

六、减低对日本货物关税；

七、尊重外侨权利。

（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致德国外交部》，第三四五号《密电》，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上午五时，发于东京。）

这份密电显然是经过希特勒认可的。牛赖特乃迅即转给陶德曼。陶德曼立刻转给中国政府。两天之后，十一月五日蒋公便在南京亲自接见了陶氏。这次蒋陶密谈，在座的只有财政部长孔祥熙一人——未几孔氏便继蒋在汉口出任行政院院长。

按当时实际情况来看，正如狄克森所说，“这些条件是很温和的，南京可以接受而不失面子。”（见同上）——事实上，这个近卫七条（我们或可名之曰“近卫前七条”），与蒋公对日政策的底线，所谓“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亦相去不远。蒋之所以未能立刻答应者，盖基于如下数种顾虑：

第一，当时沪战正烈，将士前仆后继，死人如麻。这时后方如突然传出和谈，势必影响民心士气，政府不可不慎也。

第二，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之会，也正在缓缓上演，我方正企盼国际力量制裁侵略者。如今值此紧要关头，我方忽然自动与侵略者媾和，对国联及其他“签约国”如何交代？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蒋公认为日本军政两造，皆诡谲多变，不重然诺。所谓温和七条，安知非甘言诱骗我方，共同破坏比京之

会哉。——后来事实证明，日方企图确是如此。

因此，蒋公在疑信参半之间，乃召集留京将领顾祝同、唐生智、白崇禧、徐永昌等咨询意见。众将官咸认条件温和，足可做和谈“基础”。纵是主战最力的桂系巨头白崇禧也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见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七日给国民党中央的公开电报《举一个例》）蒋公乃依众议，以原件转武汉由“国防最高会议”公议裁决。——蒋公原是该会的法定主席。如今蒋公既忙于军事指挥，未能赶往武汉亲自主持，遂由汪精卫代行主席职务。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汪精卫便在汉口中央银行，召集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出席常委有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四人。列席有陈果夫、立夫兄弟及陈布雷、翁文灏、徐堪、徐谟、邵力子、董显光等八人。秘书长为张群，秘书主任则曾仲鸣也。大会在了解上述实际情况之后，自然也就一致同意蒋的愿望，并由中国外交部正式行文予陶德曼，答应由德国居间，调解中日之战，并以近卫所提的上述“七条”为“谈判基础”。——陶德曼得讯也大喜过望。迭电柏林自觉他致力调停中日之战前途至为乐观。

是“忽略”还是“谋略”？

后来汪精卫叛离重庆去组织其伪政府时，曾把上述这份绝密的会议记录公开，来“举例”证明，主张对日和谈的并非他汪某一人。蒋公和诸将领以及参加此次会议的国民党高层领袖，也都是主张对日谋和的——汪精卫既然“举一个例”，他这一个“例”，此后也被无数作家，尤其是左翼反蒋作家，“举”了下去以至今日，作为蒋介石在抗日期间对日暗中求和的铁证。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写历史的人再把当初的关键史料翻出来

细查一下。我们发现这“近卫七条”之内，缺少了日本政府和军部一向所最坚持、最热衷的几项要求呢！例如：

一、缺掉要求南京承认“满洲国”；

二、缺掉要求在中国内地驻兵；

三、缺掉要求另加的割地赔款；

四、缺掉要求日侨在内地杂居……

这些都是当年日本人对华，曲不离口的坚决要求，几乎到半寸不让的程度。何以在这次由日本内阁正式提出，通过希特勒和德国外交管道向中国摊牌时，反而一笔勾销，致使白崇禧亦有“何必打仗”之叹，究竟内含何种玄机呢？——是近卫首相向狄克森递送上述“七条”时，“忽略”了他原有的基本要求呢？还是他故意耍弄日本式的外交“谋略”，且把蒋介石诱到和谈桌上再说，以后再重行提出呢？

就在这玄机莫测，疑信参半的紧急关头，我政府中有最高决策权的汪、蒋二公，就一信一疑了——汪公坚信这是日本政府在急于终战谋和的局面之下，近卫首相之诚恳的表现，我方自应做诚恳的反应。蒋公则存疑。他认为日本军阀官僚均诡谲不可信。因此纵使我方以“近卫七条”做“谈判基础”，我们也得把德国拉进来作为担保。因为日本对蒋介石可以随时毁约食言，但是若有希特勒那个小胡子出面做中间人，日本小鬼就要三思而后行了。

就当陶德曼还在向德国外交部报告交涉情况时，日本主力援军已于十一月五日在我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我上海前线腹背受敌。我大军在被迫后撤时秩序难免混乱。追击的日军自皖南广德包抄，向南京合围。时未经月，我首都已兵临城下。——这时蒋公尚在围城之中，指挥军事，无暇顾及外交，而主政武汉的汪、孔诸公对外交也不敢擅自做

主。加以陶德曼与柏林及东京间的电报磋商亦往返需时……迨敌军于十二月十三日攻陷我首都，实行大屠杀，我方武力抵抗，似乎已被敌军摧毁无遗，而比京的谴日之会议亦早已结束。国际联盟与《九国公约》缔约国，对日本违约乱纪未做严厉制裁，甚至连日军在南京所犯的屠杀强奸之罪行，也未能稍加谴责。——这样一来，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气焰，就不可一世了。

读者知否？就在这“南京大屠杀”，伏尸三十余万，我数万无辜的妇女儿童，被一批入侵的野兽魔鬼强奸残杀的惨烈哀号声中，日本全民则正在举国若狂地庆祝他们侵华的胜利呢！

朋友，我们生为中华儿女——纵使是异种异族的中立国人士——当年目睹斯情，今日读史回忆，稍有心肝，能不叹息流涕？目前且任凭日帝余孽，不顾铁证如山而谰言抵赖！——吾侪幸存华裔，午夜扪思，真何以为人？此即今日海外华族，对日索赔运动，如火燎原之良心背景也。

就在当年“南京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之中，日本政府以战胜国自居，就把上述它们自提的“近卫七条”一把撕掉；另提全套亡国条件，再次通过狄克森—牛赖特—陶德曼的德国管道，限令我国于一九三七年年底（也就是“南京大屠杀”的最高潮期），屈膝投降！

日本要把中国全土“满洲化”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当日军在南京奸掳焚杀，如疯若狂之时，日本广田外相在东京再度约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请其立电时在武汉的陶德曼，转知中国政府日本新提的对华四项“基本要求”。内容简列如下：

一、日“满”华三国联合反共；

二、在中国境内必要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或译特殊机构）；

三、日“满”华缔结经济合作协定；

四、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这四项包罗一切，却含糊其词的“基本要求”，广田要德国人转告中国政府在十二月底以前明确接受，并于限定期内派遣代表到日本所指定的地点“直接谈判”。在谈判期间，日军进攻仍当继续，直至双方和约正式签订为止。在军事行动尚未终止之时，日本对华要求仍将随战局扩大而加剧。

至于这四条的详细内容，广田对狄克森也有所说明，但他警告德国政府“绝不让中国知道”。（见同上狄克森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致牛赖特第四一〇号密电）

广田说四条中的第一条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并暗喻中方废止《中苏协定》，参加日德意反共公约。第二条是，日本所制造的华北自治政府将来不属于南京中央政府，虽然中国可继续对华北享有宗主权。另外在长江流域也设立一非军事区。至于赔款，中国不但要赔偿日本军费、损失费，还要赔偿日本驻华占领军的占领费……这些都是经过日本天皇批准了的“有约束力的日本官方文件”，形同“最后通牒”（陶德曼语），没有修改的余地。

另据狄克森所获得的日本情报，由于日本军方和实业界的压力，内阁中人且有认为上述条件太温和了呢！“他们希望这些条件为中国拒绝，以便可以贯彻对蒋介石进行歼灭战。”事实上，日本军方为胜利冲昏头脑，这时“已经预备好占领中国的具体方案，将中国全土使之‘满洲化’。对华问题已脱离了外务省。在军部势力之下，组织了兴亚院，由

它来管理中国问题”。（见重光葵回忆录，第五章第六节。译文节自中文版。）

狄克森、牛赖特、陶德曼这一伙德国外交官，都认为日本人太过分了，这些条件太苛刻了，中国不可能接受。因此，他们也认为德国调停无益。但是做个“递信员”，他们还是把日本开列的“基本条件”递给中国了。此时狄克森也曾问过广田，日本让他递送的两次条件，为何前宽后紧，相互矛盾，自食其言？广田支吾其词，只说是战争形势不同而改变了条件。另外，却利用日本媒体及宣传机构加以侧面掩盖说是上述“近卫七条”，在传递过程中把“承认‘满洲国’”诸条忘记了、遗漏了。这分明是低级的撒谎，无耻的抵赖。——日本所提的“温和前七条”的真正作用，显然是：（一）抵制布鲁塞尔之会，故作日中直接谈判之姿态；（二）把蒋介石骗上和谈桌再说。因此布会一过，日军再攻克南京，它们就露出真面目了。

日本既露出真面目，对我方蒋公来说，自然有“不出所料”之感。因此对“抗战到底”的决策，就更要坚持。对汪公来说，那就反应复杂了。显然地，他认为日本既决定把“中国全土满洲化”，在中国有资格做“溥仪”的，只有他汪兆铭一人，因此他就要做溥仪第二了。

我们写历史的人，今日翻遍史料，我们发现汪之可鄙，是他在后来投敌之时，为自我掩盖，发表了《举一个例》。但是他只举近卫“前七条”，而不举广田“后四条”，这就是居心可诛的大汉奸了。

日本对华外交中的小手脚

其实当年日本人办对华外交（如“二十一条”和“九一八”交涉期间），要这种技巧十分拙劣的小赖皮勾当，是史不绝书，没啥稀奇的。只有那些老实头德国人，对他们这小手腕才感觉意外。广田所搞的什么“广田三原则”，便是个笨拙而可笑的例子。

笔者在上篇曾提到“广田对华三原则”中的第二条是“中国承认‘满洲国’”。可是读者如试翻一般中日史书，便可看到所谓广田三原则者，只是：日中亲善、经济合作、共同反共。哪有什么承认“满洲国”呢？——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当年日本人办对华外交中的“小手脚”了。

这三原则原是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广田外相向我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的。原文说得啰啰唆唆（日文本来就是一种啰唆文字）。简而言之，第二条就变成“实现中日‘满’在华北之合作（包括中国承认‘满洲国’）”。再把这一句去掉“包括”的内容，缩短成四个字，读起来很抽象，像一条“原则”，就变成中日是“经济合作”了。——这种把最重要内容，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来蒙混过关，在我们华中方言里，叫作“打马虎眼”。

广田要打我们马虎眼的目的盖有二端：第一，南京如承认这“三原则”，那么“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也就跟着蒙混过关了。第二是香蕉帝国主义没白色帝国主义搞“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那种尊贵的借口。它强占了中国的东四省，这种强盗行为说起来多少有些脸红，但又故作镇静，内荏而色厉——譬如说“满洲国”本是独立的嘛，何必要你中国来“承认”呢。可是你如能主动承认，自然是受到帝国欢迎的，因为那是对日“满”华共同开发“华北经济”的互利行为嘛。

广田先生这种欲语还休的吞吞吐吐说法，当年日本同盟社替他发向世界的新闻稿，就侧重“经济合作”那抽象的一半，而隐没了“承认‘满洲国’”那具体的一半。我们今日写历史，则颠倒其次序而书之。具体的“承认‘满洲国’”才是广田外相的原意。“经济合作”只是烟幕弹而已。写历史的人要记录下来的应该是历史的本质而不是历史的烟幕。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解答上述的日本“前七条”和后四条“基本要求”，何以前宽后紧，何以前后矛盾了。——其实，在后四条“基本要求”中，它表面上还是不提“承认满洲国”这一条，但暗地向德国强调“承

认‘满洲国’”才是它最基本的“基本要求”呢。（见同上狄克森、牛赖特、陶德曼间之密电）

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

日本这些出尔反尔的条件是太苛刻了。那位旁观者清的陶德曼大使自始至终便觉得，“假如在南京陷落之后，日本对中国提出屈辱的条件，没有一个政府能接受那些条件。”（见同上“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密电）

在这些条件被提出之后，孔祥熙也说，“日本现在提出了可以说无所不包的条件。日本也许要求十个特殊政权和十个非军事区。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见同上十二月二十四日密电）

但是日本人既然已经提出了，可怜见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加以拒绝，但又不敢明言拒绝，还是由外交部长王宠惠请陶德曼大使婉转代为陈说，中方并非拒绝日本的“基本要求”，只是日方这些要求太笼统也太抽象，中国政府无所适从，还是请日方明确列出具体内容，我们才能提出具体方案来。

王宠惠这项答复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送给陶德曼的。东京得讯，十六日近卫就发出他那历史上有名的“近卫第一次声明”。在这次声明里，日本政府自此就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作为将来“中日交涉的对象”了。——近卫自认他这一记对华声明，是比正式对华宣战更要坚决的“宣战书”。因而他在日本国会做正式报告时，也得到日本国会全体议员热烈的鼓掌欢呼，誓为后盾！（见重光葵回忆录）

近卫既然与我正式绝交，双方大使也就下旗归国了。我国驻日大使安徽人许世英（号静仁），是笔者先祖和先岳的好友。在他归国途中，“破浪乘风过马关，春帆楼外夕阳殷……”触景生情感慨良多。——

春帆楼也是“我们安徽”（胡适之先生省籍情结的口头禅）李鸿章与日本订那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地方。静仁老后来还把这首感时诗写了个条幅给我保存。也可说是一项历史文物，珍贵无比。

这时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下旗”之后，便不用“归国”了。我国既然已变成彼国的新殖民地，川越就留在上海等候东京的“另有任用”了。

（作者附注：王世杰先生曾告诉我一个小故事。后来陶德曼下旗归国时是王世杰送他上飞机的。战后王在柏林参加外长会议。一次在柏林街上见到一位德国老叫花，遥远地叫他王博士。王好奇地把他叫来一问，原来是陶德曼。这时老陶衣衫褴褛，于思满腮，老得不成个人形。他因阖家生计艰难，想向老友王外长讨两条“美国香烟”，到黑市贩卖以养妻儿。王后来送他两条“白锡包”。——这时前德军参谋总长也在替美军小兵修吉普车为生。德国佬拿得起，也放得下。他们屠杀犹太人，杀得很彻底；他们后来向犹太人赔偿，也赔得很彻底，不像日本人那种小器鬼。）

早期的日制伪组织

“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第二步怎么办？日本人如有种，那么有蒙古、满洲之先例在——“入主中原”。

无胆入主中原，怎么办？那就搞“中国全土满洲化”，成立第二“满洲国”。

成立第二“满洲国”，首先得找个溥仪。但是溥仪何人？你别小看亨利（溥仪的洋名）那副癞样子，红胡大盗张作霖大元帅曾在天津向他当街下跪。——这位康德皇帝，全世界再找不到第二个！

退而求其次，找吴佩孚。可是熟读四书五经的吴秀才，酸味熏人。比蒋介石更难缠——他要日本先撤兵，秀才后出山。

不得已再求其次。找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唐绍仪。唐还没有正式表态，便被戴笠的特工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一板斧把脑袋劈成两半。（作者附注：关于唐绍仪的最精简也最可靠的传略，读者可参阅哥伦比亚大学所编的《民国史名人传》。唐绍仪是最早期幼童留学的幼童之一，是容闳和孙文的朋友，洋味甚重。他的中文传记，往往语焉不详。）

吴唐以下，他们也想利用一些北洋时代的老军阀、老政客如齐燮元、靳云鹏、汤尔和、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等数不尽的大小过气人物。但是日方的中国通们也完全了解，这些人只是一堆政治垃圾。他们除掉当汉奸、做日本侵略者的鹰犬之外，起不了丝毫正面作用。

可是随日本占领区逐渐扩大，日军自己管不了，也只好就地寻觅汉奸代理人，不断制造其地方性的伪政权。七七事变之前日人已制造了溥仪的伪满、德王的伪蒙和殷汝耕的冀东伪自治政府。《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之后，他们也曾鼓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脱离中央。未得逞。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日本特务机关便立刻发动当地汉奸组织了“维持会”。一九三七年八月底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乃着手统一华北各地伪组织，使曾三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的老官僚王克敏（一八七三—一九四五），着手组织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供日军驱使。

战火南移，我首都南京弃守之后，日人又觅得失意官僚梁鸿志（一八八二—一九四六）等人，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底在南京成立伪“维新政府”。稍前并于上海差遣一富商傅式说组织一伪上海大道市政府以做鹰犬。

不幸自“二十一条”（一九一五）以后，日本赤裸裸的对华侵略行为

积愤太深。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可说没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甘心俯首供日人驱使，甚至连真正的“合作”亦有所不愿。因此倭人这次所遴选的伪职华人如殷汝耕、王克敏、梁鸿志、傅式说等人，均为沦陷区人民所不齿，未陷区军民更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因此这些大汉奸在某些特定区域或可充日寇爪牙之使，就全国局面来说，他们纵想做日人的儿皇帝，做刘豫、张邦昌亦难胜任。日方的中国通都是有相当火候之人，他们也深感在陷区中国要找个儿皇帝，亦有不得其人之苦。

伪组织终不敌正组织

再者，在这场民族战争里，邪不压正。当上述这些“伪组织”相继出现时，一些特殊的“正”组织，也正应运而生。甚至如雨后春笋，足使那些局处于大城市之中，敌骑卵翼之下的伪组织，号令不出郭门。

那时国军的正规部队是被敌军打得一败涂地了，但是我地方政府和省级武装所谓“保安队”和少数正规军，仍奉命留在“敌后”的广大农村，尤其是山区，继续抗战，例如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安徽省主席廖磊，他们都拥众数万乃至数十万。虽然他们的省会（如保定、济南、镇江、安庆等）都被日军占领了，但是他们在各该省区内仍旧发号施令，抽税征夫，来去自如。日本人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对日军亦毫无畏惧。

阎锡山通敌而不当汉奸

最滑稽的则是山西省的阎锡山。阎那时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主席。他所指挥的数十万大军被敌军打得如秋风之扫落叶，但是阎老西这个山西王、地头蛇却打死不离战场。他的省会太原和境内名城如大同、娘子关、汾阳、太谷（孔祥熙老家）、洪洞（苏三起解的地方）都被日军占领了，可是阎率领他的那些晋绥军残部和小部“中央军”，却躲在（太行山、中条山等）深山大泽之中与敌人周旋到底。敌军也奈何他

不得。

阎老西毕竟足智多谋，更是诡计多端。他看准了蒋阎日这桌麻将，要赌奸、赌猾；却不能按牌理出牌。他乃决定勾结日寇、向蒋摊牌以自保。——日本当然也知道他是条老狐狸，因此也就特设“狸工作”机关，来勾引他投日。

日本人不能毁灭阎锡山，因为老阎毕竟还有十万大军，其中亦不乏志士、死士。困兽之斗，未可小视。

抗战初中期山陕地区，情况复杂。敌军虽侵入山西，尽占点线，然亦进退维谷，攻守两难。阎锡山老谋深算，声东击西，一场麻将，通吃三家。——为重庆外御强寇，他就要向蒋公，既要粮弹，又要救兵了。对付日军的“狸工作”，他也表示愿意公开投敌，只要日方在战略及膏腴地区撤兵，并充分供给粮饷（每月伪储备券一千万日元）；接济弹械（足够装备三十团晋绥军），老阎便可公开叛蒋，一九三九年起，阎日两方竟在临汾、汾阳、太原等地公开谈判。最后阎锡山且不惜抛头露面，亲自出马，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等杯酒聊欢，合影留念。（参阅《日阎勾结实录》）

阎锡山所以胆敢如此者，除通吃三家的牌术高明之外，雄厚“赌本”亦是基本要素也。牌桌上三家和中苏两政府均不愿为渊驱鱼。阎老西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策略就大大地派上用场了。

最可笑的还是日本的“狸工作”。狸工作愈紧张，老狐狸之口则开得愈大。狸工作者不惜填满老狸无穷之欲壑，但求阎老西也能拍发一纸“艳电”。一电既出，则黄金万两，毛瑟千支，岂在话下。

可是阎老西又何惜一纸电文，秘书拟个稿，半小时之事耳。但是电

文发出，黄金不来，弹械无踪，山西票号，经验丰富，能上此大当？——你如不出钱，我就不发电。显然，日方狸工作者也深知票号作风。白送黄金，不见电报，皇军岂不面子扫地？但是归还若干城池以示诚意，应邀阎公激赏吧。谁知日军在孝义以西若干据点自动撤退之后，晋绥军接管时竟枪炮连天，“捷报频传”“收复失地”，弄得“皇军”上下哭笑皆非。——少壮军人积愤之余，要向老阎再度用兵膺惩。阎致书道歉，并喻以日本对阎不可用兵，已如上述。日军息兵之后，阎老西竟对部属自炫是“一纸退万兵”！岂然哉？岂不然哉？！

日本人在山西斗老阎不过，乃愤而向重庆告其御状。用飞机将阎锡山与日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之合照，放大万份，在重庆上空发散，以证明阎锡山亦曾做“汉奸”，然究有何益？

笔者论汪伪投敌，而不惜长篇累幅，叙此似乎是题外小事者，一则是，不把整个抗战局势弄清楚，专论汪伪，则极易导致误解。胡适之先生以前总是向我说：“他们是爱国的！”“他们”者，汪精卫、周佛海一伙“低调”政客也。后来史家亦时有为汪周等辩护，也认为“他们是爱国的”。这些都是因为未见全豹，而想当然耳的缘故。试以汪比阎，我们就可知道，阎日之间的关系，阎是主动的，日本人被他耍于股掌之上而哭笑不得。汪周，尤其是周佛海，与日本的关系就是被动的卖身投靠的妾妇之行了——下篇再细述之。

再者，我们也觉得骄狂的日本政客与军阀，毕竟是一批岛民。他们搞大陆政治（Continental Politics）的眼光、气魄与学识，还不够资格问鼎中原。第一，搞治平大计，他们小视了我们儒家“春秋大义”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幅度与深度，误认为只凭那点点西方科技和日本武士道的尚武精神，就可以君临上国，真是无自知之明。第二，他们搞法家政治，也棋差一着。日本那些岛气熏人的小政客、小军阀，比诸大陆上的正统法家，到底连“狗”都不如。误己误国，岂不活该！读史者有余慨焉。

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上）——“汪精卫投敌始末”之四

唐德刚

在上篇里我们曾提到，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侵华的总目标是“中国全土满洲化”。换言之，便是在伪满之外，日本人还要在长城以内，再制造一个“满洲国”。日本这个野心，不只是我们中国史家，根据中日两国史料慎重发掘做出来的总结，或政论家和国际关系专才，根据当年客观情势做出的判断；它也是许多正直的日本史家所公认的事实。重光葵在他的有十多种译本的回忆录里，对这项内幕也有明确的透露。

为达到此一共同目标，当年日本的当权派原有“缓进”与“急进”之分。其缓进政策在我们中国人的词汇里便叫作“蚕食”；急进则叫作“鲸吞”。——日本自甲午开始，经过“二十一条”、“九一八”到“七七”，搞的几乎全是不同形式的“蚕食”政策。

根据当年中国战略家的观察，日本如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始，一下就动员大军两百万，突入长城，长驱南下，对我们“鲸吞”起来，那我们三个月也就完蛋了，还有啥八年抗战呢？

李宗仁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就说过，日本人的错误是他们不该把“酱油一滴滴地，滴进大水缸里去”，没止没尽地滴了八年。结果水缸还是水缸，酱油却不见了。

蒋中正先生在他的抗战日记里，也曾多次指出日本人没有把我们鲸吞掉，是因为日本人小器，没有执行这种鲸吞的气魄。——蒋纬国将军也告诉过我说，他父亲就防着日本人，模仿历史上蒙古人南侵之故技，从“后门”（山陕川黔）包抄我军，使我们抗战没个“退路”。所以当年我

军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七七事变之后，战略地把日军主力吸到上海地区，让它循长江西上，我军可步步为营，逐渐退入四川云云。

日本人不敢打延安

可是我们写历史的人，根据史料的看法，又略有不同。拙文前篇曾约略提及，日本人这族岛民，搞大陆政策固然气魄有限，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历史上蒙古人包抄宋军的老战略。他们所以没有如此做，而终于搞成“滴酱油”的结果者，实是势有不能！古人说得好：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第一，七七事变之后，你要日本一下就动员两百万大军，渡海而来，直入长城。它事实上做不到。——打国际战争，毕竟不是下棋。动员补给运输，谈何容易。两百万大军，一天至少要吃一千万碗米饭、蹲两百万次茅坑……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便是如上文所述，日本侵略者，投鼠忌器——他们在全盘国际战略上，不敢对中国采取从西北迂回西南，对我们中原和东南沿海的“大包抄”。道理很简单：它这样做，便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结果，史有前例：

远的有杨贵妃闯了祸，安禄山打下长安（今西安），明皇幸蜀，儿子（唐肃宗）篡位，以卖国条件（子女玉帛属回纥），引进回纥军反攻长安，一下便把安史叛军消灭了。

近的有一九三四年甘肃回军首领，年方二十三岁的小司令（也是一位少帅）马仲英暗中受日谍鼓励，远征迪化（今乌鲁木齐），要与盛世才争新疆地盘。盛督办打不过小司令，乃向苏联乞援。斯大林元帅只派了一团俄军进驻哈密，小司令闻风便一败涂地。最后可能被俄人绑架而去，不知所终。——自从盛世才引进苏军之后，有十一个法国那么大的

新疆，若非后来德苏开战，恐怕早就变成外蒙古第二了。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日本人那时“南进”“北进”，尚在未定之天，不敢造次，进攻延安，干此打狼引虎之大不韪也。

再者，纵使日本已决定“北进”，在“中国事件”未解决之前，它也不敢冒进。因为在当年中苏日的三角关系里，日本如控制不了中国，它就不能进攻苏联（北进）。——连个不中用的中国也征服不了，它何能打垮苏联呢？此理甚明嘛。而征服中国之道，一定要以华制华。把中国全土满洲化，然后挟中国以征服苏联，与德军在北亚或中亚会师，才是正途。

周佛海吃定日汪两造

以上这种抗战初期国内国外的错综复杂的形势，诸公都有极深的认知和深具信心的掌握——没有这认知，没有这掌握，是吃不了他们那行饭的。诸公心知肚明，默默无声，各运其筹，看谁的本领最大。

那时在中国政海中有个以宰相之才自诩的小政客，他对这一形势也洞若观火，因此也想趁势纵横一番。这个小政客便是周佛海。

佛海深知：

一、蒋公要坚持抗战到底。他不打到油尽灯枯、亡党亡国不止也。

二、日本正急于在中国寻找一个溥仪第二，以便迅速结束“中国事件”，好让它进一步准备“南进”或“北进”。

三、中国南北两个伪政府中的汉奸像梁鸿志、王克敏等，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日本要找第二个溥仪，还得在国民党中发掘之。

四、国民党领袖之中，有足够资格，也心甘情愿做日本之第二溥仪

者，也只有汪精卫一人。

五、只有在汪精卫这样意志薄弱、能力有限的花瓶领袖之下，搞虚君实相，像周佛海这样的槃槃大才，才能尽展所长。

六、在蒋公抗战到山穷水尽之时，利用敌人吹熄了他那盏偏安的小油灯，由汪氏出山收拾残局，那便是周佛海纵横捭阖天下了。

吾人细读周佛海的战时日记、回忆录及各种公私杂著（周是个笔头甚勤的多产作家），相信上述对周的观察是大致不差的。远在抗战初期的“低调俱乐部”时代，他已在南京吸收朋党，暗中搞破坏抗战的活动。至于他搞了些什么具体事例，史料中尚未多见。可是南京一旦失守，我抗战部队几乎到了溃不成军的程度，周佛海通敌的活动就具体化了。

董道宁是谁派到日本去的

首先我们知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当“南京大屠杀”正在如火如荼之时，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却偷偷地自武汉潜往上海，和当时已回到上海的西义显，以及当时还在上海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暗中勾搭。据说他是向川越打听，日本对华的苛刻要求，有无转圜余地。

在川越处得不到确切的答复，他在一月十四日，也就是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不以蒋介石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发表之前两日，他又去上海汇中饭店向西义显探询。西义显为着集思广益，乃把松本重治找来共议对策。松本重治原是日本半官办的“同盟社上海分社”的社长，后来又递升“同盟社中南总分局”局长，新闻业务兼管广州和香港的同盟社各分社。他三人会商的结果，是要董道宁亲往东京一行。其后并决定由西义显于一月十九日先行返日，为董道宁访日预做安排，再由西义显的助手伊藤芳男陪同董道宁于二月中旬去日本协谈。

董道宁此行历时一个月。他在东京拜访了一系列的军部骨干，计有：

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

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

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大佐

参谋本部中国班长今井武夫中佐

这四位都是当年日本侵华的少壮军人之中坚，但是他们也都是搞参谋作业，热心北进，对“中国事件”主张“就地解决”的所谓“缓进派”。最后影佐祯昭还写了一封主张日中“赤诚相见”的亲笔信，给董道宁转向他早年士官学校的老同班何应钦和张群二人致意。

董道宁于三月初在西义显和伊藤芳男二人陪同之下，离开东京，转道大连去拜访了松冈洋右，才于三月十五日返抵上海。

董道宁成长于日本，说一口流利地道的日语，生活日化，被他的中国友人戏称为“日本人”，而日本朋友则叫他“日华人”。他和日本人相处，真如鱼得水。此次自大连乘轮返沪途中，他竟与西、伊二人以兄弟相称（中国人叫作“拜把子”或“金兰结盟”），奉西义显为“太郎”，董为“二郎”，伊藤为“三郎”，预约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并说这种安排，非以年龄为依归，而是以参加“和平运动”先后为准。于此亦可知他们搞“和平运动”，实非自董道宁访日始也。

果然他们返沪后不出数日，“四郎”和“五郎”就相继在上海出现，他们兄弟五人——两个中国现职外交官，三个日本高级特工——后来都成为汪精卫组织伪府的急先锋和马前卒。

这儿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发生了：董道宁这个小小的科长，先到上海，后去日本，干了这一大串花样繁多的秘密外交，究竟是谁派他去的呢？董告诉松本说，他是高宗武派去的；而高宗武则抵死否认此事，情见乎辞。

高君的否认，我倒不觉得他在隐瞒史实，因为他那时位不过外交部一个司长。“司长”在当年国民党的官僚体制里，不是个所谓“主管”。他既无单独的“预算”可以“用钱”，也没有额外的“编制”可以“派人”。可是董道宁往返中日，却所费可观。同时他的行动又是极端秘密的，连外交部长王宠惠、行政院长孔祥熙都毫无所知。他在上海又往往昼伏夜出，以避免中统军统特务的跟踪。这也说明他的任务与蒋无关。其后种种迹象显示，汪精卫当初亦全不知情。那么董道宁的秘行，到底是谁差遣的呢？——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周佛海了。

五人核心的通敌小组

周佛海这时才四十岁，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七七”之后出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兼第五组（研究）组长。同时又是国防参议会的参议员，兼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到武汉之后转任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又兼汪系改组派主持的“艺文研究会”总干事。其外，周由于是CC系早期核心的“青白社”的成员，并在中央军校做过政治部主任，因此也是黄埔系“复兴社”的骨干。“九一八”之后，当国民党的特工总部中央党部“调查科”（科长陈立夫）一分为二，变成“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时，历史渊源也使佛海足踏两条船，身兼两大特工系统的国民党神经枢纽的高干，也是对蒋、汪二公位足“通天”的机要幕僚。

我们试看周佛海这一系列的职位，就知道他在国民政府当年的官僚系统中，算是春风得意，足够显赫的了。说句封建老话，佛海实在是“沐党国之厚恩，承两公之知遇”。按理在此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

应知恩报德，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不幸的是我们读历史的，尤其是身历两朝的治史者，对数不尽的投机官僚、变节党人，也真是阅人多矣。其规律往往是，愈是春风得意（不论地位高低或官职大小），愈是患得患失，顺风转舵也转得愈快！

周佛海是个十分自负的人。诗文皆有可观，甚至可以说才华洋溢，能说会讲。更是位头脑细密，见识卓越，案牍如流的行政高手。让笔者对他做个大胆的评论：自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以后，历届行政院长自谭延闿以次，汪、蒋、孔、宋、孙、翁、张、何……若论宰相之才，可说无出其右。——不幸周佛海也是一位标准的（如司马光所说的）“才胜于德”的小人。不能做治世之能臣，在国族阽危之际，他就摇身一变，去做乱世的汉奸了。因此上述那一系列，有职无权的边缘衙门，在大材小用的周佛海掌握之下，就抗敌不足，通敌有余了。（参阅蔡德金著《朝秦暮楚周佛海》）

所以，我们判断上述董道宁一系列的通敌行为是周佛海指使的。周那时是国民党“部级”“特任”高干，平时差遣一两位“荐任级”的科长和使用点小钱，他是可以周转的。到一九三八年三四月之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佛海出任代理宣传部长，他就堂而皇之，使用中央宣传部的经常费了。再者，他既兼任艺文研究会总干事，也有一些特别费可以挪用。高宗武就没有这种特权，虽然在通敌的技术阶层上，高比周可能还要重要呢。

总之，他们那时与敌人勾通，主其事者，显然有个“核心小组织”（Nucleus Organization），而这核心小组的成员应该不会超过五个人，他们是：周佛海、高宗武、董道宁、梅思平和陶希圣。董道宁的访日，便是在这小核心组织指挥下的处女航。

高宗武对我说，他对董道宁之行无所知，那就是五十年后的遁词

了。

不止此也。就在董道宁访日途中，这位伪善足以惑人，雄辩足以饰非的“天子近臣”（周在侍从室的办公房位于蒋的隔壁），利用他享有机要的身份，并说服蒋公，拨发专款，每月约两千美元，秘派高宗武去香港，组织一个小规模的“日本研究会”，以收集日本情报。为此蒋也秘密批准了。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高氏夫妇便使用军委会通行证（以免关卡检查），双双潜往香港。三月初旬高又单独溜往加入上述这个五郎集团——显然一切都出诸预谋！

所谓“艺文研究会”

至于那个神秘的“艺文研究会”，这儿也不妨补叙一笔。原来感性极大的文学艺术，在任何革命运动中都是急先锋。中国的五四运动便是从新文学运动开始的。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打了天下，原有文艺和学术干部一窝蜂搞党做官。“秀才三年成白丁”，时不旋踵，所谓“以党治国”的封建主政党党部就变成一种各级干部的衙门了。——所谓学术界，那些位高名重的象牙之塔，便被胡适等“党外”学者占据了。其后国民党要收复失地，直至退守台湾，也收复不了。“九一八”后汪、蒋合作，然汪、蒋皆深知以党不能治国，乃又向象牙之塔求助。汪公甚至要三顾茅庐，请胡适带头出山，做“驻德大使”（胡公亲口告我，亦见《胡适日记》）。胡适虽然不干，但是干者自有其人。于是自蒋廷黻（清华历史系主任）以下的热衷学者如陶希圣、梅思平、何廉等人，便纷纷请缨报国；脱青衫、换红袍，下海做官了。蒋廷黻（曾在《独立评论》上撰文颂扬独裁）、何廉等人便投向蒋委员长，陶、梅等人则依附于汪院长。抗战开始之后，国民党文禁大弛。杨朱墨翟之言遍天下，蒋、汪两公都受不了。周佛海之流乃趁势建议成立“艺文研究会”，以借重那些翘尾偏高，然亦未始不愿听命摇摆的名流学者来增加声势。对外以宣传政府和战国策，对内以压制那些日渐喧嚣的左翼文人。这样，周佛海就受

命自兼总干事，以陶佐之。汪系新贵梅思平，便被送往香港，以“蔚蓝书店”为门面，做香港分会的主持人了。

梅思平原为北大教授，为汪院长征辟，曾出任江宁（南京）模范县县长，著有政声。至此竟成汪系的核心人物，以艺文党官自诩。

骗蒋和诱汪

既有巨额经费可使，又有掩蔽机关可藏，因此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这帮中日五兄弟，便自上海移往香港办公，并缺席邀请敌方参谋本部主持情报的“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大佐（日本的戴笠），做他们的“六郎”。（见松本重治回忆录）

读者须知，这时正值敌我在台儿庄血战。我军伤亡枕藉，血肉糜糊，而躲在后方的高级党人官僚，竟与敌人称兄道弟，杯酒联欢，搞得如此轻松浪漫！

三月二十八日高、董二人联袂飞返武汉。那位地位较低或许不知高级预谋的董道宁，本拟把影佐密函，径送何、张二人。在高氏坚持之下，乃先送周佛海审阅。周决定转汪精卫一览，并鼓励汪采取相对行动。——周之行为，对汪似乎是个不小的震惊。汪认为兹事体大，应立刻报告蒋委员长知道才是。周又将原函转交陈布雷转蒋。蒋阅影佐密函，亦觉惊异。盖一月十六日近卫已声明不以（蒋的）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何以时未两月，又有这军部密函？蒋公原也是纵横老手。他可能想利用日本军部以分化近卫内阁，因此对这一绝密情报大感兴趣，乃一面密嘱将此函转汪一阅（蒋显然不知汪已事先知道）；一面召见高宗武慰勉一番，嘱其返港继续工作，且不让何应钦、张群得知此事！四月十六日高宗武就遵命返港继续工作了。

上面这段小插曲，对后世史家，不免有如下的启示：第一，董道宁

去沪、访日和中日五兄弟的密谋等，似乎都是周佛海、高宗武等人主动与日本军部情报人员私下推动的。汪、蒋二公显然都不知底蕴。第二，在此国族危亡之际，汪、蒋二公都还能公忠谋国，推诚相见，并没有尔虞我诈。第三，周、高等人此时在日谍勾引之下，通敌谋和，已有一套完整的计划。一以骗蒋，再以诱汪。蒋公显然被他们编造的一套故事蒙蔽了，一切信以为真——事实上纵在五十年后，汪、周、梅诸人均已死无葬身之地，高君尚说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他飞返武汉时，便把影佐之函直接交予委员长了。吾人如不查对日本史料，怎知影佐那封信，是由高转周，由周呈汪，再由汪送蒋，由蒋还汪，经过那一个大循环呢？

周佛海那时的谋略，显然是先把日方对华的基本政策和人脉弄清楚了，然后编造故事，蒙蔽蒋公。再利用蒋的权势金钱与敌勾通谈判，搞出个既成事实，才对那情绪低沉、对抗战绝望的汪精卫，赶鸭子上架，来毁蒋谋和，突出自己的。

台儿庄血战后的新形势

高宗武于四月十六日返港之后，便对西义显详叙蒋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的老请求。当然更反映了汪精卫的态度，和周佛海的计划。西义显随即于四月二十七日飞返东京，向多田骏、本间雅晴和影佐祯昭等报告“渡边工作”的进度。

本间雅晴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他也是后来在菲律宾残杀我杨光泩等“外交九烈士”的冷血杀手、残酷军阀。——战后的中日外交史家，总把当年勾引我方汪伪汉奸叛国的日方军阀和间谍，说成什么“不扩大派”“和运派”“缓进派”等，这就掩盖了他们残酷的屠夫本性了。这儿我们顺便看看本间雅晴，或可举一反三罢。

西义显“太郎”这一伙搞“渡边工作”的，原是日本军部的爪牙。与日

本政府的外务省，虽同梦而异床，并且隔床相忍。就在西义显返东京请示时，中日双方的高层次人事都有了波动。

首先是台儿庄血战之后，日本人发现，华军如指挥得法，纵是几小支“杂牌部队”，也可把日军精锐打得丢盔弃甲，何况“中央军”和“八路军”呢？——“中国事件”专靠武力，短期内是解决不了的。第二，当他们和王克敏、梁鸿志这批老汉奸鬼混了一阵之后，才发现王、梁等当不了溥仪第二。要找有用的汉奸，还得向国民党里去找。换言之，他们发现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是大错特错了。要改正错误，近卫就要改组内阁，把外相广田、陆相杉山换掉。果然五月底内阁改组，广田去职，由那自信足以掌握少壮军人的宇垣一成大将出任外相，并企图恢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另外，陆相亦由板垣征四郎接任，积极攻掠徐州，进逼武汉。外交军事，双管齐下。在军事进攻上，他们没太多歧见。在外交谋略上，外相便主张直接“逼蒋”让步，因为蒋毕竟是中国权力重心，蒋如不让步，则一切免谈。但是军部则主张“挖汪”。上节已言之，一旦汪被挖出抗战阵营，则蒋不倒自倒也。——两方各有其如意算盘。

这时在武汉的高层政坛，亦另有发展。第一，国民党在三月二十九日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划时代的大会里，奠定了国共两党和衷合作、抗战建国的纲领和政策。台儿庄之捷，当然更是锦上添花。第二，国民党此时也正式恢复了单一领袖制。当年全党公选孙文为“总理”，付予“最后决定”的独裁大权，并由本届大会追谥为“国父”，今次则公选蒋中正为“总裁”，汪兆铭（精卫）为“副总裁”。然只有总裁享有“最后决定权”。

国民党这次大会开的是全国归心的。蒋总裁为全国最高领袖地位之确立，也几乎无异于全民票选的结果。——不幸的是，这次大会也注定了蒋、汪决裂的最后一步。当时在场目击者，尤其是汪之王牌爱将张发

奎将军，对汪当时之反应，事后告我，真是绘影绘声。汪氏夫妇最后决定与蒋决裂，卖身投敌，显然便是自这次大会开始的。自此以后，汪夫妇便主动出击，与敌方暗中直接接触了。

张群建议汪精卫与日谈和

台儿庄大捷之后新形势的发展，使中日双方各自形成相互摩擦的两派。两派各有对手方，相互秘密竞争，情形就更复杂了。

首先是当宇垣一成大将于五月二十五日继广田为日本外相时，中国的前外长、现任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忽向宇垣新职发一贺电——张说他以前当外长时，宇垣曾向他发贺电，今次他只是回敬而已。

张之贺电一出，立刻便收到宇垣热情的复电，并建议两国恢复和平谈判。宇垣此电因此便把“近卫第一次声明”的约束破除了。张得电后立即复电宇垣，主张中日立刻恢复和谈，并建议中方和谈代表由汪精卫副总裁出面主持，可是宇垣不同意以汪为中国代表。原因是汪的亲日色彩太浓，可能不为中国抗日军民所接受。同时宇垣也嫌汪无实力，他代表不了中国。他更可能知道军部正在计划挖汪，为避免助长军部入侵外务部，他对汪就无兴趣了，因此坚持要以孔祥熙为谈判对象。孔既是现任行政院长，又是蒋的至戚。他既可代表政府，又能代表蒋公也。

日方既有此建议，中方亦未有不同意之理。说做就做，一九三八年六月初旬，孔祥熙乃密派机要秘书乔辅三为代表，宇垣也指派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为代表。六月十六日双方代表便在香港秘密和谈了。这一“无人知道的宇垣—孔祥熙秘密谈判”（中村战后有专文记其事），自六月中旬起“谈”了三个月，直至九月初没个结果。宇垣最后被迫辞职，近卫自兼外相才结束了这出小小的滑稽剧。

这一秘密谈判是彻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宇垣一成的没见识。他

虽代替了广田，却没有改变广田的苛刻条件（狄克森评为无人可以接受的条件；孔祥熙也早已拒绝过的条件），此外他还加上一个更荒唐的要求——蒋介石必须辞职下野，原因是“大多数日本人都憎恨他”。（见黄友岚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页八三，引《宇垣日记》）

宇垣对华外交的失败，在历史家记录之中，不算是什么意外——他失败的原因，是它理无成功之道。历史家应该感觉惊奇的是，张群竟然致电宇垣，正式荐汪精卫出马，对日和谈，这就不平常了。

张群在蒋系内圈中，被昵呼为“四先生”，是黄郛和蒋的盟弟（张可能未攀上陈、黄、蒋那个老的“三结义”）。他一生自己承认的事业，便是唯蒋公之命是听，替蒋跑腿，当小弟。所以此次荐汪出马，与日谋和，实际上是蒋的主意。

蒋氏深知日人诡谲凶狠，与日人谈和，实天下之至艰也。但紧急时期，虚与委蛇，亦未始非缓兵之计。只是偶一不慎，则举国皆曰可杀而沦为汉奸，这又是终身以民族英雄自诩之蒋氏所不为也。所以当年对日交涉，不论敌方如何逼迫，蒋都不入前列，身居二线，搞个双重外交（Double Diplomacy，笔者曾另撰英文《抗战决策论》，细述之）。——在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之时，蒋把“二兄”黄郛送上北平外交前线，苦求黄氏委曲求全，忍辱为国，而他自己在牯岭则对日寇不假辞色要与日偕亡。一次把黄郛弄火了，乃电蒋大发牢骚说：“（汝）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三）弟（介石），误国者为（二）兄（黄膺白）也。”（见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黄致蒋密电原稿；该电稿后亦收入传记文学社《亦云回忆》下册，页四九二。）

笔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末，整理黄郛旧档时，发现此一密电原稿，乃抽出交黄夫人沈亦云老太太一阅。不意竟惹起她对此电的回忆。黄夫人说：“那时膺白气得狠啰。他说：‘你不能教我做汉奸，你自己做

民族英雄啊。’他就要辞职不干了。”

“黄伯母呀，”我说，“此事如何了局呢？”

“蒋先生后来教张岳军去苦劝，说他们是为国为民同生共死嘛……”黄夫人笑着说，“……他后来又送黄伯伯十万块钱……。”

黄夫人那时和我夫妇过从甚密。她与先母同庚，视我夫妇如子侄，可说是无话不谈。上述“十万块钱”的小故事，她似乎在《亦云回忆》里并未提到。我们今日写出来，自觉亦无伤大雅。历史就是历史嘛，何况当年黄郛北上，也真是生死交关，受尽屈辱。《塘沽协定》时，黄郛不但暂时阻止了华北日军的南侵；同时他也帮忙阻止了当年台湾总督中川建藏协同其他日本军渡海北上，去浑水摸鱼——因为那时也正是所谓“闽变”的紧锣密鼓之时。

人在战场不是人，钱在赌场不是钱。在那场轮盘大赌里，区区十万元，对一掷百万的英雄豪杰们何足挂齿？我们写历史的，阅尽兴亡，如果也把这区区阿堵物，拉上历史台盘，以权衡褒贬，那就是学究了。

最后言归正传，一九三八年蒋公原想用塘沽旧例，把满口“和平”的汪精卫抬出做黄郛第二。搞《塘沽协定》，解决不了问题，但《塘沽协定》可以和敌人扯皮，延缓它入侵的速度。再者搞双重外交，亦可收“爱国为弟（介石），误国者为兄（兆铭）”之效，不致因和谈而损“总裁”的民族英雄之形象也。——可是话说到底，张群之建议，若不为宇垣所否决，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夏，真由汪精卫公开出面求和，弄得举国皆曰可杀，究比他后来做真汉奸而遗臭万年，还要好一点嘛。

根据前辈可靠的报道，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变前，蒋公曾亲书皇皇大红“盟帖”，恭呈当时的国府汪主席、黄埔党代表，愿与汪金兰结义，

拜为弟兄。不幸此帖落入汪妻陈璧君之手。她不但三把两把撕掉，还啐的一声说“蒋介石不配”！陈氏若不如此泼辣，而一九三八年精卫真的做了黄郛第二，并收下十万慰劳金，岂非泽及汪、陈两族之子孙？搞党做官的人，讨老婆可不慎哉！

除蒋是日本各派一致要求

一九三八年夏，胡马窥江，国亡旦夕，中华民族已到最危险的时候。虽日本政府和军部两帮相互嫉忌之甚，二者对华策略却发展出一个共同立场，那就是彻底消灭中国的武力抵抗，并迫令国民政府对日投降。七月八日的“五相会议”中，且确立一基本态度。纵使中国决定向日本投降，日本帝国还有个接受投降的条件呢！那就是“蒋介石必须辞职下野”。——政府决定如此，军部计划亦然。二者的不同是：政府先以外交谈判，直接迫令蒋介石下野，然后由中国行政院长签字做有条件的投降。中方不从，则以武力彻底消灭之。军部则主张双管齐下。板垣、杉山等战将则指挥大军向中国内陆做无限度的进攻，以彻底消灭蒋介石的抵抗能力。多田骏、石原莞尔、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参谋作业人员和他们指挥之下的高级特工松本重治、西义显等，以及若干职业外交官，如松冈洋右，则侧重所谓“谋略”。利用日本间谍和中国内奸，从抗战中枢分化抗日阵营，来挖汪除蒋。他们认为汪被挖，则蒋必倒（事实上在周佛海、高宗武和汪氏夫妇投敌之前也有此自信）。这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阴险的一着，也是他们后来政府和军部联合作业最成功的一着。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汪被挖，而蒋未倒——这就是个天大的怪事了！

笔者落笔至此，正值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发表了他的越战忏悔录。“越战”亦称“麦克纳马拉战争”，历时十四年（一九六一—一九七五）。美国投入大军五十余万，炸死越方军民三百余万人。把南越全境炸成石器时代。最后美军还不是丢盔弃

甲，被赶出越南？——越南蕞尔小国，何能同中国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又何能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比？吾人今日在电视上看到麦克纳马拉，流泪忏悔，我们就知道上述“天大怪事”一无可怪了。

胡适之先生说，苦撑待变。其实，有变可待，我们要把日寇赶出大陆；无变可待，日寇也是要滚出去的。——这种全民积愤的时势，与蒋公那刚愎的个性，真是一拍即合。后来的越南抗美战争，也正是如此。但是像越南对抗美国那样的决心，就不是周佛海、高宗武那三五位患得患失的白面书生、边缘政客，所能具备的了。

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下）——“清精卫投敌始末”之五

唐德刚

日人暗设陷阱，汪氏主动投敌

抗战期间，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在他的战后回忆录里，曾故神其说地说，他与孔祥熙代表乔辅三于一九三八年夏季的密谈是“无人知道的”。其实他在密谈期间，早已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松本重治等日方特工了。那位刚于五月中旬自东京匆匆返回香港的“太郎”西义显，能够提供的情报那就更多了。他已预知近卫内阁即将改组。改组之后将恢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他也了解日本军部和政府都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蒋去之后，由汪某出山，则日本甚至考虑“撤兵”，并废除治外法权，恢复全面和平。

太郎、五郎所揭露的这些日方内幕，应该都是他们做“渡边工作”，诱高入伙的主要内容。可是这些对原来是“两面通”（Double Agent）的四郎高宗武来说，那就是他所取得有关日方的绝密情报了。身怀如此绝密情报，高宗武乃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底（近卫内阁改组之时）飞返武汉。

这些情报对周佛海太重要了。他乃召集他那五人核心小组（周、高、梅、陶、董），密谋对策。就在这次密议期间（梅自香港赶来，董可能未参加），他们显然说服了那恨蒋已至破裂边缘的汪精卫夫妇，正式做他们的领袖，来通敌倒蒋谋和。——对内，由汪暗中联络地方军人龙云、张发奎、刘文辉等，于关键时刻宣布拥汪倒蒋；对外，则派高宗武秘密访日，与日本军方达成初步谅解，然后再由汪与近卫首相签订正式“条约”，由“五相会议”通过，“御前会议”批准。这样，日汪里应外

合，把蒋的国民政府逼成“地方政府”，赶往西北。然后由汪率领龙云、张发奎、刘文辉诸地方军头，通电反蒋，开府西南，护党救国（亦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汉民、陈济棠等之所为）。接着再借重“友邦”日本之协助，内驱蒋毛，外并王梁。天下之大定之后，两年之内，日本依约撤兵。中国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中日“满”三国联盟，经济合作，完成大东亚共荣圈。南御英美，北抗苏联。岂不善哉？（这时汪氏已决心牺牲我东北四省，承认“满洲国”。汪妻甚至公开说明，东北原为满洲人的“嫁妆”，而非“中国领土”，云云。）

以上这套汪伪逻辑，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一提再提者，是因为那不是历史家的推测，而是汪伪十大国家级政客自制的投敌蓝图，而这一蓝图，是在高宗武于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底，第二次自香港飞返武汉时，开始实施的。高之随即访日，便是为此蓝图替汪精卫做说客。

其实汪伪这张美丽的蓝图，原来也是日方“渡边工作”（对付高宗武）和“梅机关”（对付汪精卫）的主要内容（梅机关的机关长便是影佐祯昭）。其不同点则是，在日方看来这只是个诱汪之“饵”，在汪看来则是光辉灿烂的政治“前途”罢了。

日本人那时所伤脑筋者，蒋介石麾下之数百万大军也。介石如被毁灭，它贵军部早有周密计划使“中国不再武装”。如此“终战”之后，还怕你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汪溥仪、汪契弟做跳梁小丑哉？！——此则群奸所不知也。

为高宗武访日定案

此次由高宗武做介的汪日勾结，蒋介石早已有所怀疑，有意阻止高氏返港。高亦自揣非汪系近臣，对蒋亦颇有顾虑。但周佛海毕竟本领通天，他骗过了那谦谦君子的陈布雷，还是把高宗武送回香港去了。

蒋公何以疑汪通敌呢？原来在此之前汪曾派其股肱陈公博携带一上海交际花，秘密往罗马一行，有意要找墨索里尼的女婿、时任意大利外长的齐亚诺（Conte di Cortellazzo Galeazzo Ciano）居间和日本沟通。齐驸马是位花花公子，在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出任驻上海总领事，嗣升驻华公使，卜居北平（公使馆所在地）时，他夫妇皆善交际。一南一北，各有其东方腻友。少帅张学良就时常偕此意籍贵妇艾达（Edda），驾私人飞机，盘旋于故都上空，卿卿我我（见顾维钧夫人回忆录）。艾达今年（一九九五）春初始逝世，年八十四，小张学良十岁。齐公使在上海征歌逐舞，亦独乐其乐。那时他的玩伴之一，便是“国事已成丢他妈，老子心内乱如麻”的汪系实业部长陈公博也。——公博此时为讨好齐氏，乃密偕齐之往日情妇助阵，也可说是相当下流了。据说汪精卫曾透过此关系，向近卫写过亲笔信。中国官场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传出，朝野大哗，汪、陈欲经意大利以通日本的秘密，也就曝光了。如今高宗武既代为打通日本军部，汪公自乐于舍远求近。

原来周佛海、高宗武都早依蒋起家的，皆非汪氏之臣。所以在他们通敌谋和之初，汪精卫和他们只是臭味相投，声气相通，有若干默契而已。但是事态发展至此，已骑虎难下。周、高无汪，则群龙无首，通敌谋和难成气候。汪无周、高，亦苦于投敌无门，讯息难通。他们只有狼狈相从，才能随心所欲。这样在一九三八年夏季，汪伪的十人帮，就逐渐形成个牢不可破的班底了。

六月中旬，高宗武衔命返港。首先他要与他的日本兄弟尤其是太郎西义显、五郎松本重治（高氏昵呼之为“阿重”），搞统一意见。来往磋商，甚至与西义显签订《觉书》，共同信守。长话短说，他们的一致意见是，日本暗中助汪代蒋，西义显名之曰“第三势力”。然后在适当时机，由汪发出和平运动之号召，并发动“杂牌军”，尤其是龙云、张发奎、刘文辉、阎锡山等，联合叛蒋独立。在此期间，日军攻势应与汪之政治运动相配合，以促成蒋之下野及汪之复任行政院长。同时中国承

认“满洲国”。日本声明中国秩序恢复后，两年内自中国“撤兵”。中日“满”共同反共，平等合作。

兄弟之议既定，高宗武遂于六月二十二日秘密离港赴沪。七月二日夜半在松本掩护下，化装成同盟社记者，由伊藤芳男（三郎）陪同，自上海潜往长崎，转去东京，由日方军部招待，匿居于军部的一所隐蔽的高级招待所。太郎、五郎则乘飞机赶回东京参加密议。

高氏此行在日本的总招待（也可说是总指挥），是影佐祯昭和他的下级今井武夫。在他二人安排之下，高拜访了板垣陆相，国会议员犬养健（犬养毅之子）及其他一系列日本军政要人。他要求拜访外相宇垣一成大将，却被宇垣拒绝了。盖宇垣此时正指挥中村与乔辅三在香港谈判。另外亦有更高级的日谍正与张群代表张季鸾接触；更有燕京大学实任校长司徒雷登，有意做调人。（当年国法不许外国人任中国大学校长，故燕大另有华人“校长”）——司徒为王克敏好友，为着“校务”，他每年都要穿插于北平、上海、香港和重庆等地，做两边的上宾（见司徒回忆录）。他们都主张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以解决中日问题。宇垣痛恨影佐等与他唱对台戏，侵外相之权，因此他不但拒见高宗武，七月初宇垣且向国际新闻媒体侧面透露高氏访日之秘密。

高宗武访日原是日本军部绝对保密的，连蒋介石都不知道，这一下可被外务省曝了光。军部大恙，影佐因此亦不许高氏趋访外务省。可见他们政出多门，军政两造关系之僵也。——后来汪精卫在死前口述的自白书中，亦颇有陈述。可叹他当年恨蒋过当，急于投敌，有奶便是娘，结果做了日本军部的儿皇帝，悔之已晚！

其实宇垣那时痛恨军部越权，也是他这个大将老粗头脑不转弯的结果。须知影佐这个搞“谋略”的国际大特务，“挖汪”的目的不只限于“外交”也。他主要的目的是搞军事分化，策动汪精卫再搞个“宁汉分裂”或“扩大会议”，以便军事倒蒋也。

影佐祯昭的供词

高宗武这次访日，可说是甚为得意。宇垣之外，日方军政当权派对他似乎是“言听计从”。在其访问期间（一九三八年七月五日至二十一日），日本内阁根据他的情报，连举行了至少四次以上的“五相会议”（七月十二日，十五日，十九日，二十二日），制定对华大政方针，主要的是扶汪代蒋，并载入国家档案。（战后日本外务省与防卫厅均选编专辑；要件亦有各出版社所选编的汉文译本）。所以汪精卫后来公开投敌，高宗武这次访日探路之“功”，实不可没。——战后日本战犯在东京战犯法庭受审时，影佐祯昭的供词便说，此次汪日的勾结，是出诸高宗武君一人之策划，“日本军部与政府上下，只是对高君之谋略，言听计从而已”。（见邦克前书，页八四，引《国际军事法庭》，影佐祯昭供词Kagesa Deposition页一三）——年前笔者曾将所见的中英日史料摘要影印寄高君请益，并拟再见面详谈。后来高老传语云：乐于相晤，然对德刚所提问题，不能答复。不能答复的道理，据他对另一常时过访的晚辈季蕉森（温州人，季父为高的中小学同学）解释说：“说真话对不起朋友，说假话对不起自己。”高公可能因为对我既不能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故以不答为宜。其实高公看过我送给他的史料以后，他也知道说真话不必，说假话无用而已。高宗武先生为一爽朗健谈之前辈。笔者原拟于其九秩嵩庆时，再诚恳劝请。盖同一历史故事出于他口，和出于我手，其史料价值则有“第一手”“第二手”之别也。不意未及详谈，而老人遽萎，真是民国史学界无法弥补之损失也。

其实高司长与张少帅一样。其故事说来神秘，听来更玄。然治史者如有足够史料，加以反映而细求之，其可靠性，或有逾于当事人残缺回避之自述也。以上影佐之言，高君生前如全部承诺，有经验的历史家，或嫌其掠美也。吾人熟读日本侵华史，便知挖汪倒蒋，原为日方参谋本部一项极精彩之间谍作业。其“智慧财产”（且用一当今术语）原非汪伪所有。周佛海、高宗武之密谋，充其量与敌方计策巧合而已。影佐六郎

锒铛在狱时，一股脑把这大宗智慧产业，都移交与四郎，只是图谋自救的遁词罢了，读史者何可当真？！

高君在其访日结尾时，曾央求近卫首相作一私函致汪精卫以为征信。然近卫自觉以首相之尊，未便与敌国官吏往还，乃请板垣陆相代劳。宗武得函，仍由伊藤陪同，于七月二十一日自横滨潜返上海。——这段故事系根据松本回忆录及高氏自述，似甚可信。然国内史家和日本的今井武夫均有异说（他们认为高于七月中旬已返抵香港）。笔者未能苟同。有新史料，当续考之。

汪派梅思平为“正式代表”

高宗武此行的最主要任务，是替汪精卫通敌谋和奠基。一旦基础奠立，双方续商大计，汪系人马亲自赤膊上阵，高宗武这位边缘政客、技术官僚的重要性就随之递减。——以后靠边站，渐被挤出圈外，终于逃之夭夭，就不难理解了。此是后话。

果然高宗武于七月下旬返沪。竟一去二十日消息全无。松本重治四处找他，渺无所获。直至八月十日左右始接其来电，说是肺疾复发，在杨树浦医院住院治疗。阿重探疾，且发现他提到蒋、汪二人，有些心思不定。高并要求二人同去香港继续商谈。迨松本于八月二十五日去香港探高时，高忽以病重，不堪烦剧为辞，改荐梅思平以自代。松本为之大惊。盖一不知梅君何人，二因梅君不谙日语，对日本事务一无所知。紧要关头，阵前换将，松本虽特工老手，亦大惑不解。然在高君坚持之下，松本遂于八月二十九日与梅君在香岛酒家开始会谈日汪合作之程序，由汪系前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任翻译。其后松、梅二人一共密谈至五次之多，才商定了日、汪“合作”第二阶段之主要内容。

松本重治当年对高宗武因肺病而荐梅思平自代，初无丝毫怀疑。战后他写回忆录《上海时代》，仍坚信不疑。战后中日美史家，也都相信

此说。可是笔者早些年接触此项史料时，想到胡适老师“不疑处有疑”之遗教，便觉得其中必有蹊跷——那可能是汪精卫不信任高宗武这个四面通的边缘政客的结果。四面通者：中、日、汪、蒋也。——在蒋公麾下的忠臣孝子，虽CC、黄埔不能兼通也。汪公稍宽，然边缘政客，非汪之死党，交涉如此重大的绝密事件，汪公也决难信任。果然金雄白在做汉奸时，得知周佛海曾亲口说过，高去梅来，是“汪氏以高宗武年纪太轻（那时不过三十三四岁）且学养不足，竟委派梅思平为正式代表，以与日方进行谈和”（见朱子家书第五册，页一〇）。——“年纪太轻”，狗屁也，非死党才是关键！高宗武的政治病显然是从上海开始的，所以阿重找了二十天，也找不着他。再者宗武此行既为宇垣曝光，再不敢回武汉面蒋。在访日中途，他可能就写好了致汪蒋的报告。命周隆庠先期返汉代呈。故《周佛海日记》有七月二十二日“宗武派周隆庠”返汉送报告呈委座之记载。蒋得报大怒。骂说，“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见《今井武夫回忆录》）乃将高之经费停发。他二人以后也就一辈子没有再见了。

日孔密谈破裂，日汪密谈开始

这次梅思平代高与松本重治的会谈，梅是汪派的“正式代表”了。但是松本重治又代表老几呢！松本在其战后的回忆录里，含糊其词，来他个妾身未分明。其后中外史家都被他打了“马虎眼”。高宗武先生则说“阿重”是他的私人朋友，自动致力于“和平运动”。其实阿重那时是日本军部的代表，公开的身份则是“同盟社”驻香港的中南分局局长。因为日本“政府”在香港设有总领事馆。“军部”与“政府”对立，就只有利用同盟社做掩护了。

更有趣的巧合则是：日、汪（松本—梅思平）在香港正式开始谈判，完成协议之日（九月四日）；也正是日、孔（中村—乔辅三）在香港谈判最后破裂之时——九月三日乔辅三正通知中村说，宇垣与孔祥熙

的谈判，没有再继续的必要了。

日蒋的关系既然完全断绝，日汪的关系就一枝独秀了。——这就是汪精卫叛国的起步！至于梅思平和松本在香港所谈的内容大致与上述《觉书》无异，为节省篇幅，此处不再重复。因为这只是日、汪之间的初步协谈。经汪与日本军部分别研究之后，双方还要更具体的“签署密约”呢。

可怕的战争，可议的陈委员

可叹的是，就在这汪、日私通，两情缱绻之时，我抗日战局迅速逆转。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六月五日敌军陷我开封。为阻敌西进，我军于六月九日主动炸毁花园口黄河南堤，河水自决口泛滥，豫南顿成泽国。百万灾黎，沦为鱼鳖，惨不忍言。

同时敌舰亦循长江西上。六月十五日陷我安庆；二十二日我马当要塞弃守。七月二十五日敌陷九江。八月四日黄梅沦陷。九月六日敌占广济，二十九日毁我田家镇要塞，进逼武汉。

为呼应南路敌军，自大别山北麓西进之敌，亦于八月底陷六安。九月七日占固始。十月十二日占信阳，南下向武汉合围。

抗战局势发展至此，可说已到存亡绝续的关头。我党政各机关在汪副总裁率领之下，已络绎撤退，迁往重庆。蒋委员长则在敌机狂炸之中，仍亲率前线退下的残兵败卒，在危城之内，做顽强抵抗，直至十月二十五日始弃城南撤，武汉遂陷。同年九月，欧洲亦局势紧张，英、法向德国退让，签署有名的《慕尼黑协定》。英、法无力东顾，日军乃于十月二十一日攻占广州，我海疆尽失。

笔者斯时何不幸，而又何幸，竟亲身卷入这历史上少有的伟大而险恶的浪潮，随之翻滚。记得我们千万青少年随数十万老幼难民西撤时，

我个人挤在一条超载的小轮船的甲板之上，自武昌，越洞庭，驶往常德时，舟过岳阳，正值大批敌机低飞轰炸岳阳车站和江边码头。这时江天一色，晴空如洗。举头仰视，但见敌机飞过，弹从机出，如秋风落叶。下面则浓烟烈火，湖水翻金，煞是奇观——那时我们这艘超载的小船，如一弹命中，则数百青少年，将无一孑遗。此次同舟共济而被吓得面无人色的幼童，今在台湾者尚有一刘昌平先生（那时不过十三四岁）。我们偶谈往事，均不胜唏嘘。然此一小经验，比诸我后来在重庆亲历的血肉模糊的“糜烂轰炸”“疲劳轰炸”，则又不可以道里计矣。

笔者斯时少年气盛，每在浓烟烈火中，恨不得插翼冲霄，与强敌同归于尽。今日回思，虽激情未已，究系空谈大话。然当年同辈青年在抗日前线与敌寇肉搏而同归于尽者，何止数百万人。当年与抗日烈士敌忾同仇的海内外华裔同胞，当更有数万万之众。——有此种心理背景的海内外华族亿万同胞，今日偶阅华文报刊，读到吕女士率领一批男女华裔，去日本马关，朝拜日皇神社，在春帆楼前，为凶狠残暴的日本侵略军纪功植树、勒石颂德，其心理反应如何，实不难想象。

当然吕女士自有其不同的生活背景，始有此“不幸中之大幸”的偏激的崇日思想。但她也未考虑到，那数以亿计的“不幸中之大不幸”的华裔难友，是否亦有类似的偏激的抗日思想呢？二者同属偏激，然在统计数字上，则有千百与亿万之异；在实力上亦有鸡卵与顽石之别。万一将来两个数目与实力均不成比例的偏激阵营，秀莲式的偏激行为逐渐导致同室操戈，酿成举世喊打的局面，则隔洋观火之侨胞，情何以堪？此吾读报而为之忧心忡忡也。

笔者老朽，幼年时亦尝数见那风度翩翩的，“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汪副总裁也。再读其举世无双之诗文，聆其激情煽动之演说，对他之崇拜，真正是“五体投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某次在钟山之麓的陵园道上的童军行列里，曾见一崭新轿车，自吾侪队前缓缓驶过。忽然有

一紧张的小童军指手画脚大叫："汪院长刚过去！汪院长刚过去！"

"在哪里？在哪里？"我辈也跟着四顾大叫。

"跟他妈坐在车里！跟他妈坐在车里！"小童不停地嚷，手直指向那辆漂亮的汽车。

这时车已停下，我们嘻笑地围拢上去。看，哪是什么"他妈"呢？！那车上坐着一位满脸横肉的老太婆，是"他老婆"，陈璧君也。——汪精卫那时穿一袭崭新白哔叽西装，看来三十许人，犹是"一枝花"也；毋怪早年老广要叫他"契弟"？而陈璧君老太则面目可憎焉！

读者知否？汪副总裁的一生事业，就败于这个"陈委员"中常委之手。

周佛海**"指导"**通敌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抗战第二年夏季，就当汪精卫在其老婆和周佛海等劝逼之下，决心下海，通敌谋和之时，梅思平乃奉召于十月二十一日返渝，报告他与日本军方协谈情形。

在其后一连串的汪系干部会议里，最积极推动汪精卫下海通敌倒蒋的，则汪妻陈璧君也；而出谋划策，做中心调配的，则汪之新股肱周佛海也。——佛海投敌之后，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六日以杰出校友身份，访问其母校"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另一杰出校友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向学生讲演说：

……事变第二年（一九三八）八月间（中日）双方在东京开始接洽，中国方面由我在汉口指导，日本方面由犬养健先生负责进行。因中日双方各有困难，和平运动未能表面化……（见上引《汪精卫集团投敌》页二四，摘自《政治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这段讲演虽是他向日本学生炫耀他亲日之功，事实上也是他通敌行为的夫子自道。

在同一篇讲演里，他也提到他们退到重庆时，“结果我的第二主张被汪先生赞成而采用”。他的第二主张便是劝汪“以在野的立场进而组织（伪）政府，以实现和平运动”。

我们翻阅敌伪第一手史料至此，对汪精卫投敌经过，也就十分清楚了——推汪下海的中心人物是周佛海。

汪精卫最初显然为顾虑一己的光荣历史，对投敌求和，颇为犹豫，然在陈璧君和周佛海等狠推之下，终于下了决心去求和倒蒋。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梅思平奉命返港与日方继续谈判之前夕，汪夫妇设筵为思平饯行。餐后当汪氏与梅君在客厅门口握别时，陈璧君厉声向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见罗君强著《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选载于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一九九一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一一）

周佛海这位大汉奸之无耻是，汪精卫之投敌几乎是他一手推动的。后来他向敌人报功，他每以此自炫。可是当他于战后，一九四六年九月下旬（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南京受审时，为着怕死却说：“……至于梅思平何以到香港，何以与高宗武到上海与影佐祯昭订约，我完全不知道，一直到十月我由汉口到重庆，见到梅思平才知道。”（见《传记文学》三八七号转载《周佛海受审侦讯笔录》页一二二）——这完全是蒙蔽糊涂法官，做其狡辩。

一九四六年九月周佛海在南京被审时，笔者也正在南京。失业无事，乃与三两友人前去旁听。当周犯当庭大吹其汉奸理论，什么他不

是“通谋敌国，图谋妨害本国”，而是“通谋本国，图谋妨害敌国”时，听众哄堂大笑，并大鼓其掌。那尴尬的主审法官，却慢吞吞地说：“周佛海，本庭知道你，多才善辩！”——那一庭审判，极为精彩。几乎弄成罪犯审法官。所以笔者也一直认为周佛海是一位“才胜于德”的小人。

近卫屈从军部的“二次声明”

且说梅思平于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奉汪命返港，与敌方继续密谈。密谈些什么呢？长话短说便是：在他们汪、日初期，董、高、西义显、松本重治）协谈之后，双方都感觉到谈判有升级必要。再引一段周佛海的供词：

在（重庆）开会时，我说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他们两个人不能代表日本。梅思平、高宗武也不能代表中国。假使日本人有和平诚意，我们要求日本把这条约在日本开内阁会议时通过。我又说日本内阁常常变动的，新的内阁可以推翻旧的内阁的政策。所以这个条约在日本内阁会议通过还嫌不够，更主张还要在日本天皇御前会议通过。我主张由他们内阁总理发表宣言公诸世界……

周佛海上述这番意见，尽管有点颠倒杂乱，却是梅思平于十一月初返港后的使命。其实为着让汪精卫决心投敌，近卫首相已于十一月三日公开发表其“第二次近卫声明”。其主要内容便是修正“第一次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旧政策。重申“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汉文引自钟恒译，载《汪精卫集团投敌》页九五）。

其实这第二次声明的画龙点睛之句即在“更换人事组织”，也就是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出山主政！——近卫这二次声明，在日本对华政策上也可说出诸不得已，因为他们搞了一大阵“兰机关”（诱吴佩孚出山）、“桐机关”（与蒋直接交涉），乃至土肥原的“特务机关”（联合北

平、南京两伪组织“分治合作”），都已走投无路。如今只剩个影佐祯昭的“梅机关”（挖汪代蒋，组织伪府）还大有可为。近卫不得已，也只好支持梅机关，以梅机关的策略为内阁整体的对华政策了。

重光堂汪日密约两件

日方内阁总理既有此以汪代蒋的公开声明，汪派人马也就勇往直前，要与日本政府私订汪日密约了。梅思平衔命返港之后，经过一番积极的秘密筹备，双方代表便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在上海虹口的“重光堂”，正式谈判了。

重光堂是一座小洋房，原是土肥原特务机关办公及住宅之用。如今土肥原工作无成，居处亦迁徙不定。这座幽静的小洋房，便被梅机关占用了。

这一次汪日密谈，双方代表阵容如下：

汪方代表：梅思平（首席）、高宗武（副代表）、周隆庠（翻译）。

日方代表：影佐祯昭大佐（梅机关长）、今井武夫中佐（代表）、犬养健议员（观察员，不参加讨论）。

经过两日两夜的严肃讨论与激烈争辩——汪方主要争辩者为梅思平。高宗武的言辞，据对方观察，多不着边际（德刚按：此一现象不难理解）——最后为首四人签订了一张《日华协议》（均以私人身份签名）。另附对这协议执行的《谅解事项》一件。这《协议》根据日方记录，大致可分为六条如下：

（一）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他们叫“满”、华相互承认）。

（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华租界。

（四）平等互惠的日华经济合作；开发华北日本有优先权。

（五）中国赔偿在华日侨损失，但日本不要赔战费。

（六）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日本两年内自华撤兵。

作者附注：此次会议汪方三人，其后一逃（高宗武），一死（梅思平枪决），一囚（周隆庠），均未留下可靠记录。而日方三人均有回忆录，记之甚详，且均有中文译本。上列六条即节自较有条理的今井武夫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所撰的《渡边工作现况》的报告。汉文由秦祚自《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译出，见《汪精卫集团投敌》页二九〇—二九七；犬养健回忆录中文译本，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之《诱降汪精卫秘录》页七四—八八，亦有详细记载，值得参考。

日方“出尔反尔”

上节所记的是日、汪双方私订终身的所谓“密约”。怎样把这密约付诸实施，双方还各有要务要分别完成。这就是所谓“谅解事项”了。“谅解”些什么呢？请先从日方说起：

所谓“日方”，事实上只限于“参谋本部”，甚至只限于“梅机关”。在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二人签署了这纸“密约”之后，他们照例要上报军部，再报“五相会议”通过。最后由“御前会议”批准。据此，近卫首相才能写入他的“第三次声明”。在声明公布之前，依约汪伪一伙十余人包括家属，都应秘密逃出重庆，齐集于安全地区像昆明、河内或香港待命。近卫的声明既发，我们的汪副总裁便立刻通电响应。然后张、龙等杂牌

军头也宣布独立，联合反蒋，并与汪伪文职十大班底，共同组织政府，配合日军进攻，以消灭蒋政权而恢复和平。——这就是他们双方一致同意配合行动的“谅解”。

可是日本人说话不能算数。前文已言之，他们一国五相，每相都有决策权，每相也都有否决权，御前会议批准了，也是枉然。不特此也。在那时的日本政府里，纵是个非卿非相的小官僚或少壮军人，只要嗓门大，善于切腹，他不同意时，从旁一声吆喝，则堂堂国家政令，也要为之改辙。因此，汪、日这个密约也就命途多舛了。它碰到陆军中的过激派，他们反对撤兵，因此撤兵之条就要被删去了。它再碰到藏相。藏相说，军费岂可不赔？因此，不赔款之条，也被删去了。——一大圈转下来，再到首相之手，首相据此要向汪精卫发出“第三次声明”了。结果日本既不撤兵，汪伪丢掉东四省不算，还要另外割地赔款，至此汪、日双方所吹嘘的“重光堂精神”，也就扫地无余了。接着中国朝野闻讯大哗。蒋介石更是理直气壮，痛骂日帝贪婪无耻。不用说，那爱好和平的汪副总裁，为之理屈词穷，他灰溜溜的汉奸也就做定了。

但是出尔反尔，对日本来说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条件好坏，原为诱汪而设。他们诱汪也只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嘛。大不了把上钩大鱼，又投入水中罢了。——可是这出尔反尔的问题，对汪伪的影响就太大了。

现在再看看汪伪那一边。

汪伪买空卖空，龙云虚与委蛇

在高、梅当初为汪精卫投敌探路时，二人都夸下海口说，汪先生夫妇已与许多军头，尤其是龙云和张发奎，都获得秘密协议。一旦汪氏与蒋正式决裂，他们就会率部叛蒋拥汪，宣布独立，随汪另组倒蒋政府。汪派这一夸口，在信以为真的日本参谋人员听来，真不啻百万倒蒋大军

里应外合。他们认为只要汪氏出山，蒋氏怎能不垮？（见《今井武夫回忆录》有关重光堂会谈经过。）

且看张发奎：张是北伐时四军（号称铁军）军长。宁汉分裂时追随汪主席为蒋之劲敌。其后一直是汪之爱将，拥汪不遗余力。沪战时，为右翼军总司令；保卫武汉时，为第二兵团总司令。武汉既失，旋升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拥兵数十万，统辖两广。论地域，张为两广诸将之魁首。论战功，则国民党诸上将实鲜出其右。——因此张大王（奎之诨名）如再度拥汪，则南中国将传檄可定。

再看龙云：龙氏出身西南少数民族（彝族），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累迁至滇军军长。自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出任云南省主席之后，盘踞滇省，俨然是西南之王，今世之孟获也。滇省虽属边陲，产业与文化皆落后于东南，然省区辽阔，两倍于法国。气候土壤适宜，盛产鸦片（所谓“云土”），二战之前，允为东亚鸦片贸易（Opium Trade）枢纽之一。价值之昂，销区之广，号称“乌金”！今日闻名世界之“金三角”，实当年之鸦片边区也。

吾人读史，不能以现时观念，臧否前人。须知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北伐军饷最大来源之一即鸦税也。斯时美其名曰“禁烟特别捐”。中山逝世后，云南王唐继尧（时为中山副元帅）欲假道广西赴广州夺权，所许李、白假道费，即为烟土四百万两，值银圆七百万元（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六章）。战前驻沪某法国总领事年入数百万，即是包庇黄金荣、杜月笙贩毒之酬劳也。笔者战时任教于立煌（今金寨）之安徽学院，即有伪军军属来我校入学，所携学费即“乌金”也。

总之，抗战初期，我大后方诸省当轴，可能以云南为首富。十余万“滇军”之装备与训练，也是全国第一流。龙主席的座机，也仅次于“美龄号”。八路军朱总司令、中共周副主席“七七”之后，第一次赴南京开会，便是在西安搭龙主席便机东飞的。

战时云南还有件最有趣之事，便是它的“党务”。龙主席也是国民党之中央委员也。辖区省县党部与特别党部，一应俱全。然云南党部，向不把党员名册向中央党部报备。因此，当年国府治下的公教人员，为着“铨叙”年资或其他目的而伪造“党证”，其伪造号码，往往为“滇字”某某号。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纵不疑处有疑，亦无法查对，真可笑至极。

正因为滇省与中央貌合神离，乃引起汪氏夫妇，起拉龙投敌之邪心。陈璧君竟不惜莲驾亲访，与龙志舟（龙云字）密谈竟夕。龙某亦一代纵横家也。他对汪妻虚与委蛇，谁知这位头脑简单的偏激老太太竟信以为真，觉得龙云、张发奎，真汪公之卧龙凤雏也，得一可以安天下。汪夫妇既有此可得可失之想望，汪家正副代表便向日本特工，加油添醋地说成：汪氏与龙、张二军头已秘密取得协议，一旦汪与蒋公开决裂，则二军头便“挺身而出”，绝蒋拥汪，宣布独立。更值得吾人理解的则是，高、梅二人所夸下的海口，他们交涉的对手方似乎亦笃信不疑。原因是这批日本特工对华工作都经验丰富，皆老中国通也。既然中国现代史上，曾有汪公主持过的“宁汉分裂”与“扩大会议”，则精彩的昔年闹剧，今日为何不能重演呢？！

张发奎、龙云不会附汪

其实汪伪对日方这套说辞完全是买空卖空的。张发奎将军曾亲口告我，他在抗战期间与汪绝无往还。为此老张对汪公反颇有褒辞，说：“汪精卫虽然当了汉奸，他对我们抗战将领未做过丝毫策反诱降的工作。”（参见《张发奎回忆录》英文残稿。现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手稿室。）张的同事好友亦尝告我，汪、张之间曾为某些私事，早已弄得不相往来，因此，抗战期间张大王绝无投汪之心。据笔者观察，大王自道（张名奎字，看来颇像大王二字之合写，初为士兵误读，遂成绰号），颇为可信。因为张在粤籍将领中，战时算是最有战功和最得意

的一位了。他与桂系李、白亦甚亲密。据史迪威说，当年粤桂将领有投史反蒋之意图。通敌谋和则未有也。（见美军战史《史迪威与中国战场》专辑。读者如欲细查，用原著索引一索可得。）

至于龙云，其情况则比较复杂。对龙云来说，汪精卫只是他有备无患的一着“闲棋”。可用不可用，主动权完全操之于龙某之手。蒋公用蚕食、用鲸吞，时时要削龙云之藩，此志舟所深知也。然大敌当前，中央投鼠忌器，不会采取行动。内在安全，龙氏亦有此自信。为着国家民族，为着私人权力，云南都是拥护中央，服从统帅的。沪战期间，滇军亦参战，牺牲极大而战功赫赫。

可是万一中央政权崩溃，贵阳、重庆、成都、西安相继沦陷。云南一隅，难支大厦。到那时好汉做不成，再追随副总裁降敌自保，亦未为晚。如今东南虽失，而天府之国，粮糈尚丰。且把陪都做首都，情势亦并不太坏，而全民抗日，豪情正浓，总裁声望也如日中天。此时此际要背叛总裁，随光杆副总裁去投敌当汉奸，则“龙孟获”再蠢，亦不会上此大当也。

再把话说到底，那时日本人对中国地方实力派做诱降工作，每一个大小山头，都有特设“机关”专司其事。他们之间自有专线的信使往还，称兄道弟。老实说，实力远大于空头副总裁的云南王龙主席要通敌谋和，也毋烦周佛海、高宗武这伙小内奸来从中做介也！主席自有管道啊。所以，一九三八年年底龙云在昆明对汪伪一伙，送往迎来，执礼甚恭。送汪盘缠竟至两千九百万元之多，然于参加“和运”则始终半推半就、若即若离者，下一着闲棋，备而不用罢了。

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初，笔者在哥大上学。那时与龙家四、五两公子绳武、绳勋，皆为同学好友。当时哥大中国留学生甚少，所以我们往返殊密，与绳武、绳勋谈乃翁往事，他二人都坚决否认他爸与汪副总裁有任何秘密协议。嗣后笔者翻查史料数十年，并一度与《龙云传》的

作者江南细谈。我们都相信绳武、绳勋之言为不虚也。

汪周投敌的真正企图

汪、周一群既与本国杂牌军头并无联合通敌、倒蒋组府之宿约，为何却不断向日方夸下海口，像煞有介事呢？此种政治行为原亦不难理解。因为他们既是一群无地盘、无枪杆，内非宰辅、外乏封疆，真正的无拳无勇的边缘政客、白面书生，凭什么能与一个凶狠的帝国主义私订密约，建立伪府呢？他们唯一的政治本钱便是汪精卫的革命老本了，而这一革命老本之真能派上实际用场的，便是说动杂牌军头和地方实力派共同倒蒋了。舍此，他们便再无其他本钱和日本人平起平坐、讨价还价了。所以，他们对日本人买空卖空，牛皮照吹，死不改口。

日本谋略人员，原亦非等闲之辈。他们对汪伪买空卖空的行为，未始便毫无觉察。然汪毕竟是中国革命第一元老、国民党的副总裁。把他从抗日阵营挖出去，不论实际效验如何，对日本侵华总归有益无损。说句英文叫作nothing to lose（没什么可失去的）。

周佛海、汪精卫原也是聪明绝顶的现实政客，并不全然是“骗人骗久了自己也会相信”的宣传部长——虽然他二人都是当国民党宣传部长起家的。他们也知道，此事可以骗日本人，而不能骗自己。所以，他们后来对抗战军人策反投敌，也就绝口不提了，甚至连对张发奎的信也懒写一封。但是这十位无拳无勇的白面书生，尤其是汪精卫、周佛海，卖身投敌，认贼作父，究竟意欲何为呢？

汪、周二人也是笔者亲身看到的才气纵横、能说会讲、聪明绝顶、著作等身的大政客、大文士。吾人读烂二子之书，经过长期咀嚼默想的结果，终于豁然有悟——原来他们都是胡适的朋友。胡适在抗战时的格言是“苦撑待变”。汪、周二人做了汉奸，也是在苦撑待变，不过，此“变”非彼“变”而已。

原来早在“低调俱乐部”时代，他二人更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认定“抗战必败”。小战小败，大战大败，“抗战到底”就是抗到亡国为止，绝无幸胜之理。因此，为国族保存点元气，让人民少受点痛苦，则大败胜于亡国，小败胜于大败。换言之，也就是对日投降则小降胜于大降，大降胜于亡国。所以，他们就要响应日方“不扩大派”（梅机关成员），“就地解决”的号召了。——朋友，心平气和地想想，你能说“汪先生”这套逻辑不对？

但是抗战不是还有另一条路，如胡适所指出的“苦撑待变”吗？胡适之“变”的内容是，“待”到世界大战时，英美与我国并肩作战，共同抗日。但是，“日本人要同英美作战吗？”周佛海在他的日记里、讲演里，不断地自问、问人。他自己的回答是“日本绝对不会与英美开战”。原因是“日本人没那么笨”！殊不知日本人后来忽然“笨”了起来，真的和英美开战了。周佛海为之方寸大乱。一九四二年初夏，一次他抱着他的“渝方俘虏”，老友吴开先（笔者岳父）放声大哭。口中喃喃不停地说，“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是吴开老亲口告我，活龙活现的故事！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为何要哭呢？因为这个“我”字里，再没有周佛海了。

后来汪精卫临终之前，在日本医院里，口授遗嘱。在遗嘱里，他也做了“等待重庆接收”的无声之哭，哭的也是日本人太笨了。此是后话。

潜离重庆，两头落空

重光堂密约签订之后，日、汪之间的配合行动是：精卫夫妇于十二月初偕同儿女，并干部五人，计有周佛海、曾仲鸣、陶希圣、陈春圃、陈公博等，先后潜出重庆，至昆明或河内“安全地带”聚会。迨汪记集团安全无虞，即由时在香港之高宗武、梅思平通知日方。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乃适时发出他的“第三次声明”。这声明便罗列重光堂协议各条，要中国军民停止抗日。为响应日本首相之和平号召，中国汪副总裁也发出公

开通电，声明与蒋绝交，与日谋和；并于西南中国的广州、桂林或昆明，在龙云、张发奎等“杂牌军”“起义响应”之下，另组“国民政府”（犹如当年之“宁汉分裂”或“扩大会议”时之所为）。日方为支持汪之组府，也在两广地区做局部撤兵，庶几汪府可享有两广云贵等三省以上的地盘以对抗“蒋政权”。为预防国府中央军的讨伐，他们甚至要求日军先打下贵阳，进逼重庆，拊中央军之背，以保护汪区。

汪伪这一幻想如真能实现，则汪记王国的疆域将大于日本本土或德、意两国疆土之总和。此项养寇自重，裂土封王的远景，对这群一无所有，而买空卖空的十个政治赌徒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所以他们就不惜冒最大风险以求之矣。这也就是高宗武告诉我的，汪精卫在“押宝”吧。

至于汪伪逃离重庆的日程，他们在重光堂密谈时，曾有详细的安排，于十二月初旬起，按表行事。孰知事到临头，蒋委员长忽自前线飞返重庆。汪氏疑为事泄，弄出一场虚惊。最后于十二月十八日始飞抵昆明。虽由龙主席大力保证安全，然汪氏夫妇惊魂未定，乃于翌晨乘包机偕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十余人，匆匆飞往河内，完成数月来叛国脱党的心愿。

汪既离渝，依约就轮到近卫首相根据重光堂密约发表他的“第三次声明”了。果然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的“第三次声明”就出笼了。可是这声明却与《密约》内容大相径庭。首先它讲明“继续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并暗示与中国“有卓识人士（汪精卫）合作”。但它既不提“撤兵”，也不提不要“赔款”，却重弹“广田三原则”的老调。内容大致如下：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

二、日本在中国特定地点驻兵，共同反共。

三、日本人民在中国内地杂居，经济合作。日本有开发华北的优先权。

（参阅邦克前书，页一一六—一二三；与日本外交文书原档，及汉译第三次声明，载《汪精卫集团投敌》页三六八—三七〇）

近卫“第三次声明”一出笼，举世大哗。重庆自蒋而下，自然更是一片唾骂声。事隔数十年了，连战后根据日文原档和高宗武口述故事，而撰写其博士论文的美国极开明的后辈学者邦克也说：“假如汪精卫离开重庆，是按照这些条件去建议和平妥协，那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卖国）汉奸了。”（见邦克前书，页一一七）

朋友，为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我们的“汪先生”也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了他那举世皆知的“艳电”。自此他就“按照这些条件”——这些连近卫文麿本人都愤恨不已的“条件”或“原则”，亦步亦趋地走上不归路，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号“不折不扣的汉奸”了。汪氏叛国的最高潮，那就是他组织伪政府以后，以伪“行政院长”的身份，于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与日本前首相（时任驻汪伪政府大使）阿部信行所签订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和七种“秘密协议”和“谅解”了。“汪先生”于一日之间连续签署八大文件的内容，读者贤达，我们不提也罢！提起来那就是一组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最可耻的一束外交文书；比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还要严重十倍罢。真的实行起来，那汪记“伪中华民国”就连溥仪的“伪满洲国”，也不如了。高宗武、陶希圣就是事先看到这“条约”草稿，于同年一月四日，叛汪潜逃的。

这组“条约”，老实说，连有头脑的日本侵华军阀、政客，也看不下去——因为那内容，实在太过分了。前首相近卫文麿看过就说，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成为卖国运动”了（参见黄友岚前书，页二五三，引《近卫手记》）。日本参谋本部中挖汪挖得最起劲的中国课长今井武夫，也

说汪精卫自此“也被认为卖国贼而为国民大众所唾弃”（见同上页二五二，引《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一二）。聪明绝顶的“汪先生”，对此焉有不知之理呢？！据说他在签署这批文件时，也泪流满面。他知道他签的这些是卖国文件。然发自灵魂深处的良知，也使他喃喃自语说，中国太伟大了，他汪某太渺小了。他卖国是卖不掉的，他签署的文件只是他自己卖身罢了。——四年之后，汪不过六十二岁，便在绝望心情之下，病入膏肓。于一九四四年三月被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就医。他自知不起，乃口授遗嘱，由其妻笔记之。弥留之前，他也抱憾“未能生见……东北之收复耳”（见汪兆铭口授，陈璧君笔录《汪精卫逝世前对国事遗书：最后之心情》，载朱子家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一九六四年，香港春秋杂志社出版，页一六二）——“但悲不见九州同”，精卫、精卫，你也说得出口吗？！

“恩怨断时论汪精卫”

记得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末，我在胡适之先生鼓励之下，曾为《海外论坛月刊》写过一篇两万余言的长文，叫《恩怨断时论汪精卫》。古人臧否历史人物，每说“盖棺论定”。其实历史人物虽盖棺而恩怨未断，还是不能“论定”。制造历史的人物于恩怨未断之时，史家便率尔而论之，每易写出“曲笔”。时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末，大家对汪精卫那个“汉奸”的恩怨，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去古未远，史料山积，笔者不揣浅薄，乃试“论”之，自信不偏不倚也。不幸斯时廉价复印术尚未出现。我们撰文，都以原稿寄印。不意《论坛》忽因内讧关门，我的原稿也就不知所终了。

在该篇拙文里，我认为那位多彩多姿的国之元老，一辈子犯了十大错误。他那九大错误，均有改正自赎、翻本复出的机会，但是他的第十大错误（通敌叛国）实在犯得太绝了，因此他在民族史上便“百身莫赎”了。

胡适之先生说："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这句格言对汪精卫的一生，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我们细翻汪精卫早年的历史，试问他对国家和社会究有多少了不起的贡献呢？可是汪君在成名之后，社会对他的报酬，恐怕近代中国史上，是初无二人了。

吾人生逢此时，阅尽兴亡。近百年来，我们黎民百姓对我们民族领袖可说都不外"敬畏"二字。若说既"敬"且"爱"（包括内心之"同情"），则当年社会中芸芸众生之所仰慕者，恐怕无出汪君之右了。——这是一种群众心理现象（Psychical Reflections of The Masses），与理智和真理未必相契合也。过分的社会报酬，宠坏了汪君，使他犯了九大错误，均能复起而无憾。汪君也被社会宠坏了，宠得使他修身治国失去了原则，不知我儒"有所不为"之道。终至"百身莫赎"，实堪浩叹。

记得张学良将军曾告我一则有关汪的小故事：战前某次张少帅去看胡汉民，谈起了汪精卫。胡说，我胡、汪二人为当年总理的左右手。胡管内政，汪管外交。管内政的人，总是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做事。因此养成过半习惯。可是管外交的人，总是不重实际，专务外表，有时且专讲假话。汪就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胡汉民说，这就是他们汪、胡之别云。岂然哉？岂不然哉？

反侵略也是我们的民族行为

我们论汪，如还另有可议之处，那就是汪毕竟是个患得患失的政客。他没有做一流政治家的见识与涵养；他甚至缺乏传统儒生"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规范，已如上述。

重光堂之约，双方曾同意有"日本于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兵"一条。日本是否真有意"撤兵"，是另一问题。但是为着诱汪逼蒋，并瓦解中国抗日士气这一谋略，近卫首相也主张依约写入他的"第三次声明"。可是在声明发表前的一次咨询会议里，被新调入参谋本部的一位富永

（英文史料查Tominaga）少将，几声吆喝就反对掉了。富永是老几？他只是参谋本部属下的一个“部长”（中国同等官衔叫司长或厅长）。——近卫“第三次声明”，缺少这双方已一致同意的最重要的一条，那么汪精卫“响应”之，就不是“和运”而是“投降”了。汪精卫也就是“不折不扣的汉奸”了。

再说“赔款”。重光堂密约中，讲明了中国不需赔款，可是在这次会议里，被藏相池田成彬一句话就反对掉了。日本既不撤兵，中国还要赔款，那么汪精卫你这个浑球，搞啥和平运动呢？所以国人皆曰可杀；近卫的诱降谋略也就泡汤了。——一个小小的司长和财政部长数声反对，便把首相既定的堂堂国策一下扭转了，岂不怪哉？这除制度的缺点之外，富永与池田的顽固，是有其民族情绪做基础的，而近卫的外交智慧则无也（参见邦克前书及犬养健回忆录，后者有汉译本）。

今井武夫那时在日本侵华少壮军人中，算是最开明的了。在日本投降前数月，蒋公想于战后暗保日皇，乃密召今井前来，听命行事。今井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乃于七月九日潜至河南周家口与我方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开秘密会议。——这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只一个月。蒋公找他来的目的，是想在日本亡国之时，暗援一手。读者知道今井这小军阀这时还在想些什么吗？他还在继续向何柱国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和允许日本在中国各地驻兵呢！——死到头上不知死吧！因此，中国政府那时对付日本侵略，不愿屈膝投降，就只有抗战到底。汪精卫、周佛海等之错误，便是妄想在两者之间寻觅一条中间路线，来“和平救国”“外交救国”或“曲线救国”。结果两头落空，而以汉奸收场！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国当年的抗日阵营。日本侵华既是它们“全民一致”的行为；我们抗日反侵略，又何尝不是我们的民族行为呢？它们自甲午以后，对我国的侵略，层层升级，最后直如疾风暴雨。我们自“二

十一条”（一九一五年）以后，抗日情绪亦节节升高，最后也形成狂涛骇浪。（作者附注：甲午战争前后，我民族尚无此种民族行为。所以，李鸿章和光绪皇帝只有投降，也可以投降。“七七”以后，汪、蒋不必投降，也不能投降。）如此相互激荡，至“七七”“八一三”已达巅峰。只是他们是利人土地财宝的贪兵；我们是保家卫国的哀兵罢了。然其敌忾之心和疯狂情绪，则互不相让也。——朋友，这是两个民族的生死搏斗。敌人对我俘虏之活解剖，对我首都数十万军民男女老幼之集体屠杀，集体强奸，其疯狂已到绝灭人性的程度。我们自己决黄河之堤、烧长沙之城，牺牲数十百万军民，做顽强抵抗，也不能完全诉诸理智。在这种血肉横飞，天昏地暗的反侵略战争里，你死我活。这种狂涛骇浪，哪是三五位无行文人、投机政客，所能逆转的呢？在此疯狂场合，我们的白面书生，汪副总裁，还好整以暇地说什么，敌人的困难在结束战争，我们的困难在继续战争，岂非活见鬼哉？

周佛海讥笑蒋公说，人家唱高调，他调子就比人家唱得更高。蒋介石的抗战是为着保卫他的政权。至于何以如此呢？这个才胜于德的周佛海，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汪、周二人也都不断地问，“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呢？他们自己的答案便是，亡党、亡国，蒋介石最后还是要投降的。“苦撑”以待英美参战，是绝对等不到的。所以，晚降不如早降。早降不但少受点苦，还可接收点晚降者的遗产，所以，他们就投降“待变”了。

这套汉奸理论，你不能说它缺乏理论逻辑。但是它缺乏道德上的基本原则和民族情绪上的牺牲精神——一切从功利出发，从投机取巧出发，那就难得糊涂了。

重庆有个“浮图关”（后改名“复兴关”），浮图关内有个“中央训练团”，抽训各中央、地方单位的干部，从事抗战。汪副总裁对这个训练团，真气愤至极。把它说成：“在糊涂关，训练一批糊涂虫，打它个糊

涂仗”，能打出个什么结果来？！

其实副总裁有所不知，小聪明往往不如大糊涂。当年不说“老实话”，不“负责任”（汪公在“八一三”前夕的讲题），专唱“高调”，满口“长期抗战”“焦土抗战”——“抗战到底”的人，的确是一批“糊涂虫”。他们绝难与汪精卫、周佛海那样的聪明才智相比。——但是他们是芸芸众生，是群众，是民族。他们之间包括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陈诚、张发奎、朱德、彭德怀、林彪……所统率的五百万抗战将士；数十万在学青少年和他们的老师；数百万工人；数万万汗滴禾下土的农村劳苦大众——一言以蔽之，“抗日救国”是我全民族排山倒海的“民族行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底”我们要打下去，没“底”还是要打下去——没底就是底。

蒋公不是明告陶德曼，他要领导全民打到底。他不打到底，共产党会接着打到底，“共产党是不会投降的”。

在武汉失守前夕，汪精卫一次问冯玉祥：“什么叫作抗战到底？”冯说：“把所有失地都收回来……并且要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汪说这岂不是“做梦”？冯说他是在做当主人的梦，汪是在做当奴才的梦。（见王书君著《二次大战风云录》上卷，页二〇五）

这段简短的汪、冯对话，要是有国际外交官，或北大、哥大的教授们在一旁听到了，他们绝对会同情那温文儒雅、满腹诗书的汪副总裁的。冯玉祥那位“大老粗”“糊涂蛋”，对国家大事不说“老实话”，身为副委员长也太不负“责任”了。

但是这“大老粗”、“糊涂蛋”，那时又何止冯玉祥一人呢？那“糊涂蛋”，男女老幼，当时有数万万之众，包括十余岁的笔者在内（那时我也在武汉）——我们被日本人欺惨了。现在全民族都要站起来和那混账的日本人“拼命”！如此而已。要想遏阻这一排山倒海的“民族行为”，

啐！汪精卫、周佛海你们这几位汉奸、白面书生算老几？！——这是汪伪悲剧的总根，说句行道话，这就是“行为史学”的结论。

从高宗武之死，谈到抗战初期几件重要史料

唐德刚

绍唐兄：

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三井兄的盛意邀请，参加即将在南港举行的“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为此次盛会，弟正赶写一篇论文，试订的题目叫“抗战期间敌人向我诱和的第一位牵线人——高宗武的故事补疑”。

这篇小文是用英文写的。写完之后，原拟再节译改编成中文稿，寄兄乞正。谁知“眼大于腹”，要想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双语并举，完成一篇严肃的史学论文，纵使不惜工本，用越洋电传，也是来不及了。但是，手头拥有成筐的第一手极珍贵的史料，仍可选出若干，“提供”贵刊选载之。兄或许也有浓厚兴趣也。

陶德曼“绝密史料”

首先想随函附寄的，便是这四十一通抗战初期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之托，由希特勒批准，向蒋公诱和的“绝密电报”了。

这些极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原出于《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三期，页六六—一一〇）。原译者为施子愉教授。子愉（字阜园）原是我的哥伦比亚大学同班同学、挚友兼（旧）诗友。他是云南人。云南大学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国文研究所，是吴宓、沈从文和闻一多的得意门生，所以也是个大大的“红迷”。他谈起林黛玉来是眉飞色舞的。当然他更是个“胡迷”，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作胡适体，用通韵（他说是“中华

新韵”）的打油旧诗。旧诗之美，美在平仄协调，音韵铿锵。老施最恨的是那批如他所说的“不懂旧诗的新诗人作旧诗”，“谈起来皮肤打皱，受不了，受不了……”。

诗人那时常常在周末来找我一道玩耍。我二人终于变成很亲密的朋友。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我能以正确的平仄声来读他的大作。他要“唱”，“唱”过要我“和”，我也可“和”他一下。这在他看来倒真是个“异数”。他送了我很多诗，我都忘记了。至今只记得那真正“打油”的两句：“三千学子尽诗盲，谁解阳春白雪章？……”真是打油不堪。据老施说，“不认识字的人叫‘文’，那么不通平仄、不懂（旧）诗的人，应该叫作‘诗盲’！”我因为还可以“和”他的诗，应不属于“诗盲”之列，所以我二人都成为拭头巾游西湖的诗人名士了（典故出自《儒林外史》），所以我二人是好朋友。他原是周策纵的同学，我认识策纵就是他介绍的。

老施有两个硕士学位：一个是西南联大的“文学硕士”，另一个是密歇根大学的“史学硕士”。所以特别地到哥大来做“博士生”。我记得他已考完“德文”（第一外国语）。第一道口试亦已通过，正在准备第二道口试……，他学识兼优，博士方冠已遥遥在望。忽然老施被美国移民特务请去埃利斯岛，隔离讯问一番。回来之后，他老人家一怒之下，便决定放弃博士学位，卷铺盖回国了。

纽约港口的“埃利斯小岛”今日已成为度周末的好去处、风景幽美的“移民博物馆”。但在那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真理报》却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集中营”。其中华裔移民往往一关数十百人。——这个华人专区据说是小岛之中最和平、也最热闹的一区。和平者，华人被隔离审讯时，态度一向最好，不像西（班牙）裔，动辄骂娘，摔椅子也。热闹者，红中、白板之声，终日不绝也。——一次，我的另一好友药剂博士朱庭儒兄也被请进去了。那移民局警察习以为常地动了一下粗。老朱火了，一记鹞子翻身，便把他打倒在地。老朱正握拳待其反

击，谁知那躺在地上的美国老特务，态度一下倒好起来。他从地上缓缓地爬起来，拍拍灰尘，心平气和地向老朱说："查理，你可佩呢。我在这儿干了四十年，你还是第一个查理对我动粗呢！"——"查理"是当年美国人侮辱华人的称呼。据说起于那部叫《陈查理》的辱华影片。

我另外一位同窗博士生，也被叫入埃利斯岛。他被那隔离审讯问烦了，便抱怨说："你还要问到什么时候？我还要去看游行呢！"

"什么游行？"那移民警察问他。

"纽约市欢迎麦克阿瑟的大游行嘛。"

"你也要去欢迎麦克阿瑟将军？"

他二人的对话因此也就很快结束了。这位朋友"欢迎"过麦克阿瑟之后，从此便不再有特务骚扰，安安心心地读了个博士。——那一段时期是美国历史里，赫赫有名的"麦卡锡参议员的白色恐怖时代"。

子愉兄回国途中一路诗兴甚好。在夏威夷"游珍珠港"，过广州"咏妃子笑"均有可诵。抵武汉后被聘入武汉大学执教。我复他的信，多半也是以"歌行体"出之。说了些什么"……石龟犹怀海，我岂心如铁？……"我要他"若余纸笔钱，告我归何若？"

子愉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说他要到恩施去参加"均田运动"，从此便讯息杳然。我写给他的"诗信"也都被原封退回了。打油失伴，望云翘首，能不怆然。想不到若干年后，我在哥大管理图书兼授近代史料学一课，搜编史学出版新作时，竟发现了上述"陶德曼"当年替日本近卫首相向我方诱和的"绝密史料"，而译者竟是"施子愉"，真大喜过望。吃他那行饭的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可能有两个"施子愉"！——吾固知老友学而时习之，尚笔耕未辍也。

日本南京大屠杀

馆长，这儿寄给您的《陶德曼史料》可不是复制自施著原书。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书，在哥大都被锁入“上城分馆书库”，翻箱倒箧找起来麻烦大了。这叠复印史料是采自一本新编史料书，全名是：“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版。内部发行”。

这本书是若干年前弟在上海想找找有关开公（德刚岳父吴开先）被捕的史料时，编者黄美真教授送我的。美真是今日治汪伪史的世界级权威，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他送我这本“内部发行”的史料选编，是外界一般买不到的。“奇文共欣赏”，所以“提供”吾兄一阅，贵刊选载之，海外有此需要的读者应该同感兴趣，因为这毕竟是一束惊天动地的绝密史料，坊间不易多得也。

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您不是电嘱我写篇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吗？（本年十二月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第五十七周年纪念）弟目前实在太忙，眼大于腹，暂难应命。但是我想以“史料学”教师的老底子，向兄“提供”点关键性史料，其价值与说服力可能远在自己动笔之上也。

“南京大屠杀”开始于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敌军攻破我首都南京。在此后的两个月之中，日军屠杀我军民男女老幼三十四万余人，包括被奸杀的妇女数万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最残酷、最无耻的一次暴行。

可是大屠杀发生前一个多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曾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转请希特勒认可，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以所谓近卫“七条要求”，向我政府试探和平。这七条要求虽然也很严酷，然比诸当年的“二

十一条”和其后的各种无理要求，可算是出人意料地温和了。所以当陶德曼专程跑到南京向蒋委员长面呈此七条时，不特蒋公认为它可以“做谈判基础”，纵连当时主战最力的白崇禧，也惊讶地说，“与其如此，那又何必作战呢？”

陶德曼闻讯大喜，乃回报近卫以和平在望。谁知在阁议中，一般日本军阀和时任陆相的杉山元乃至复任外相的广田弘毅等人，忽然否认七条前议。力主攻下南京，另提亡国条件，逼令中国接受。果然南京被他们打下了。敌军为显威风，乃密令侵华部队不许存活俘虏，见人必杀，这样便搞出最残酷的南京大屠杀来。这一杀，日本人自以为威风十足，中国人被他们杀怕了，此后也就可以接受任何亡国条件了。

果然他们又通过德国人，再向我方提出残酷条件，逼令求和。在这新条件之下，连那一向亲日的驻日德使狄克森都叹息为不可能。陶德曼再向蒋公试探，就被蒋委员长断然拒绝了。

近卫文麿恼羞成怒之后，乃发出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以后中日交涉“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他们所指的“国民政府”言明了是“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日本人既要蒋介石“靠边站”，那最有资格代蒋的汪精卫，难免就潜发觊觎之心了。

绍唐兄，这段历史本来很清楚，无须多辩。可是，那些对他们本国历史也毫无训练的日本小政客，像石原慎太郎那一干人，至今还在啰啰唆唆乱说一通。我们中国学者写文章，他们照例是不看的。我这次特选一篇日本当年负责人今井武夫所写的文章，让大家都看看，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今井武夫中佐当年是他们日军参谋本部中的中国课课长，也是侵华的主要分子之一。这篇文章，是他当时所写。

高宗武“口述历史”

汪精卫，尤其是他那“天威咫尺”的老婆陈璧君，既然想里通敌国，乘机代蒋，他和日本人勾结起来，泥足就愈陷愈深了。汪精卫是个并没有太多实力的政客，和日人勾结，因此也就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本钱。一旦走上不归路，他就只有在敌人的喜恶之下，为着自身生存，做妾妇之行，顾不得许多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汪精卫居然也向美国“宣战”了。汪本以“反共”为借口向日本投靠的嘛。和美国有什么过不去呢？但是既已做了日本人的奴才，回不了头，又有什么办法呢？话说从头，那时诱导汪氏走向这条不归路的，原是上月在美国逝世的高宗武（一九〇六—一九九四）。所以我想再谈谈高宗武。

高宗武是家岳吴开先的好朋友。他们高、吴两家原有通家之好。内子（吴昭文）和她的弟妹和高氏夫妇都很熟。高氏蛰居华府期间，社交圈很小，所以他们时相往还，我也就和高君不时往返，诚恳倾谈。但是我和高君第一次夜谈则是以我自己口述历史的本行，对他做正式访问的，谈得相当深入。那时我是从老友马大任兄处取得他的电话，专程单独趋访的。——高是温州人，幼年和萧铮先生等一起在家乡向马公愚学英文。大任则是马公愚的儿子，在沙坪坝和我同班。大任知道我对高宗武有兴趣，他乃主动替我介绍，取得高君同意之后，才通知我的。我们谈了四五个钟头，高先生尚不知道我和吴家的关系。

无独有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末，昭文请“吴国祯伯伯”共进晚餐。吴氏按时抵达，我开门迎客时，吴氏惊讶地问我：“德刚兄，今晚您也是客人啦？！”我们相拥大笑。在此之前，我在哥大已和吴氏吃了十多次午餐。

高宗武的故事我所知已多。但是搞口述历史的人所要知道的却只是那“灵犀一点”。而被访问者往往都是口若悬河的。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嘛。但是一旦触及那灵犀一点，则滔滔不绝者便固若金汤，守口

如瓶了。——这个经验便是我们搞口述历史者和新闻记者物分别所在了。

记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汪、蒋二公正吵得不可开交之时，汪公去青岛避暑，蒋公在庐山避暑。我发现驻法大使顾维钧，却长期待在火热的上海。我问顾公为何不回巴黎任所，处理要公。顾氏说，国公更有要公要处理。我说既有要公，何不西上庐山，北去青岛呢？是不是那两个“避暑胜地”都“太热”？顾公讶然微笑。我就没有打破砂锅了。——那时的驻英大使，后来以搞ABCD而闻名世界的郭泰祺，就不谙“避暑”之道，以致长才未展，读史者不免为之不平也。

我第一次专访高宗武先生时，我们谈得很深入。他一再提到某位“哈佛学者”对他的深入访问。后来我把这位哈佛学者费老板（费正清）的学生的大著找到了。它的全名是：Gerald E.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1937—194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简译之应该是《中国抗战初期汪精卫的和平阴谋》。这本书的主要史料便是根据作者所笔录用英文写的高宗武访问记。大致有一百多页。作者如把这“访问记”单独发表之，则不失为一宗有价值的原始史料。但如消化之成为博士论文的基本史料，那问题就多起来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嘛。胡适说，读书“不疑处要有疑”嘛。怎能有疑处不疑呢？因此，我读完该书，有时心血来潮，就想动动笔来补疑一下，并向高先生请益。后来黄美真教授送了我一些书，凡牵涉到高氏者，也曾择要复印出来，托定居华府的姨妹吴焕文转送高府。请高先生批注，以便详谈。

今夏（一九九四）在南港与陈三井兄谈及“高宗武的故事”，遂打定主意真地来写篇“补疑”作为这次“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因我所拟“补”之“疑”发自高氏的英文口述访问记，和访问者Bunker（邦克）的英文专著，我只有也用英文来写，才能说得清楚些。何况，对这

一命题的研究，中文已多如山积而西文尚不多见。再者，弟在以前也曾用英文写过一篇冗长的《中国抗战决策论》（T.K.Tong，"China’s Decision for War：The Lukouchiao Incident"，in Society and History, Edited by G.L.Ulmen, Mouton Publishers at The Hague, Paris&New York.Pp.411—436.），和此篇拙作正好前后衔接。两篇接起来也可对英语有关此一命题的各项著作做一点补充。主意打定了，我乃电请现住华府为高府近邻的姨妹焕文为我向高公约一时间以便问候。这时正值高公九十华诞（中国人传统做九不做十，高先生今年实足年龄才八十八岁），昭文与我也拟亲往拜寿。高先生向焕妹反映说，“欢迎唐德刚来啊。但是他所问的问题，我可不能回答噢。”

怎知高公此言竟成谶语。余音犹绕梁，而公竟溘然而逝，真不胜其悼念也。

我国八年抗战是五千年所罕有的一件大事，而“西安事变”却是个分水岭。事变之前，我民族还有“玉碎”和“瓦全”的两项选择；然事变之后，则只有在“玉碎”与“瓦碎”之中任择其一了。然选择玉碎者，苦撑待变，说不定还有出头天。蒋公个性坚强，选择了“玉碎”之途，在首都沦陷前夕，曾向陶德曼沉痛言之。

汪公怯懦，受制于闾阎。于“瓦碎”路上，妄求“瓦全”。纵使二次大战成日德全胜之局，汪兆铭如欲做“满洲国”之溥仪，又岂可得乎？！此精卫之所以见弃于全民，而万劫不复也。呜呼！

弟德刚上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二日于北美洲

第三编　日本侵华罪行再探讨

日本向袁世凯所提“二十一条”与新发现的孙中山“日中盟约”——为纪念“五九国耻纪念日”七十七周年

吴天威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历史上，没有比一九一五年所提出的“二十一条”为我同胞最引以为耻、痛恨万分和牢记不忘的了。忆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笔者正就读初中（时在北平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每当“五九”国耻纪念日，全校休课一日，师生绝食，如丧考妣，左臂缠着黑布，以志哀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始，日本借口与德国交战，即进占当时德国在华势力范围之我山东省，翌年，趁欧美列强无暇东顾，袁世凯一意称帝之际，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亲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中日双方代表开会二十五次，历时三阅月，日方威迫利诱，已尽其极；中方仍期拖延折冲，企求挽回少许权益。奈日本毫不让步，必欲鲸吞中国而后已。是年五月六日天皇大正召集御前会议，次日乃向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袁大总统终于屈服，除对最严重的几条稍作保留外，悉数接受，兹先简述“二十一条”之内容。

“二十一条”足以使中国为日本之附庸

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条”要求共分五组，第一组共四条：“（一）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予等项处分，概行承认。（二）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予或租予他国。（三）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四）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

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组共七条要求：“（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予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五）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开各项，先经日本政府同意而后办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做抵由他国借款之时。（六）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七）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组共两条：“（一）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二）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组只是一条：“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予或租予他国。”

第五组共七条：“（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二）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三）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

成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五）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予日本国。（六）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七）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以上的“二十一条”归纳起来说，第一组的四条是要求享有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独占山东。第二组的七条是将旅顺、大连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期（旅大及南满原租期为二十五年，安奉路十五年）展至九十九年，并扩充在南满及东部内蒙的经济侵略。第三组的两条旨在控制中国经营之最大煤矿铁矿，即萍乡的煤、大冶的铁和汉阳的钢铁厂（汉冶萍的钢铁工业仅次于日人经营的抚顺和鞍山）。第四组仅一条，要求独占中国之沿海地区。以上十四条多为日本侵略已得的权益的延续与扩张，故日本周知欧美列强，但对第五组之七条始终保持秘密，此七条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控制中国警政与军械制造；江西及浙江之铁路及独占福建省。此“二十一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狰狞面目，更使中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和殖民地，为朝鲜的第二（日本于一九一〇年宣布合并朝鲜）；中国人灭种虽不可能，但亡国是注定的了。

袁世凯鉴于“二十一条”之严重性，首先撤换外交部长孙宝琦，因孙对全部条款公开发表意见，以陆征祥代之，进行与日本会商，提出修正，以期减轻损害，同时向美、英、俄、法等国公使逐渐泄露第五组各款，期能出面干涉或抑制日本。又当时为袁出谋划策者，除外长陆征祥外，尚有外次曹汝霖，参事顾维钧、伍朝枢、章祖申，及袁之日籍顾问有贺长雄、美籍顾问古德诺（Goodnow），中国对前四组要求提出修正

案，但对第五组坚持不议；后屡经折冲，对第五组中之第六款关于福建省的问题让步，并达成协议。唯日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乃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其要点如下：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于无可忍之中，再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外协商……中国政府将其他各项……速行应诺……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袁收到日人之最后通牒后，立即召集政府军政首要，声泪俱下，激昂慷慨地说："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数日后袁亦密谕全国政府官员，儆以国亡无日，勉以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由此看来，袁之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情非得已，不是卖国求荣，但为寻求皇冠，致遭日本之利诱。

日本原来的**"二十六条"**

为世人所周知的"二十一条"要求并不是日本原始的全部条件。其原始的文件中，除五组（或号）"二十一条"外，尚有第六组一条及"附记"四款，故实际上是"二十六条"，而非"二十一条"。日本在投降后，始将档案公布于世，但迄今此五条尚无译文，知者不多。今经长春东北师范大学郎维成教授予以译成中文并加以详细分析，今特介绍于此。

第六组一条条文："中国政府承诺，将日本国政府交还给中国的胶

州湾租借地，全部作为商港对外开放，并允准日本国在指定地区设置日本独自管理的居留地。”

另外的“附记”是“本件交涉之际，日本可向中国方面允诺如下事项：

一、保障袁大总统地位及一身一家之安全；

二、严厉取缔革命党及中国留学生，并充分注意本国之不慎商民浪人等；

三、在适当时期，审议交还胶州湾问题；

四、考虑袁总统及有关高官奏请授勋及赠与之事。”

显然的，第六组设置之目的是作为交换条件，诱使袁世凯全部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并使日本控制合法化。在一九一五年因“二十一条”所订的中日条约及换文中，即有一项“关于交还胶州湾之换文”。该换文除第六组内容外，又增加两项：“如列国希望共同租界，可另行设置”；“此外关于国营造物及财产之处分并其他之条件手续等，于实行交还之先，日本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应行协定。”

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条”，系以第五组为追求的主要目标。交涉开始，日本即采“总括讨论”和“立即接受全部要求”的方针，在会上施加压力，以中断会议为要挟，在会外增调侵华日军，向山东及东北派兵，动员日侨归国，制造战争气氛，更施小惠以诱袁上钩。日外相加藤高明电训日驻华公使日置益以第六组诱使袁世凯承认日本全部要求；只要中国接受第五组，即使不用文字条约形式亦无不可，日本诱袁之饵即为第六组之“附记”四款，即保障袁之尊位，授勋及馈赠，及压制反袁之革命党及中国留学生。

袁世凯是否接到或获悉第六组及“附记”，抑是否接受日本之馈赠，截至目前，尚无档案可稽，唯王芸生在其《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三年）第六册中曾提及“另一密约”，其是否与第六组之“附记”有关，有待历史从业者之钻研发掘。

所谓新发现的孙文“日中盟约”书简

西方学术界远在三十年前，业已获悉孙中山先生在“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不久，即作书给日本政府首相大隈重信，提出优惠条件以争取“日援”，来推翻袁世凯政权。此一观点早为西方学者所接受。最先为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B.Jansen）教授于其一九五四年出版之《日本人与孙中山》（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中予以揭露。当日本正在与袁世凯进行“二十一条”交涉时，孙于三月十四日致函日本外务省政治事务司司长小池张造，表示关心日本与袁之“腐败政府”之交涉，赞同为争取亚洲之和平，中日间之未决问题应该解决，并认为建立中日联盟为自欧洲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之唯一途径。革命党人所期望于日本者，不外友好之关系，最后信中附有一“盟约”草案请日政府考虑，此一草约共十一条，笔者转译自英文本如下：（请参阅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台北《求是报》所载之日文译文）

一、中日两国任何一方，有关亚洲问题，在与第三国达成重要协议之前，应共同协商。

二、为便利军事合作，中国之海陆军将采用日本式的武器、军火及设备。

三、为了同一理由，当中国之海陆军聘请外国顾问时，优先聘请日本军官。

四、为实现政治联合，当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雇用外国专家时，

优先雇用日本人。

五、为促进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在中日两国所有之主要城市，设立中日银行及支行。

六、为了同一理由，如中国需要外来援助和开采矿山、兴建铁路，及发展沿海贸易所需之资金，当首先与日本磋商，只能当日本不能提供时，始可邀请其他外援。

七、日本提供必需的援助，以推倒中国的腐败政府。

八、日本协助中国政府的改革，军事制度之调整，及成为一个健全的国家。

九、日本对中国为达成关税自主、治外法权等之条约修改，予以支持。

十、上述各款之内容，经中日两国正当的政府及双方的签署者同意后，任何一方不得与其他任何国家建立联盟。

十一、自本约签字之日起，直至合作期满后延期为止，以后按双方意愿可以续约。

詹森教授的意见是孙先生在“盟约”“所提出的条件比袁世凯为取得日本的支持而愿于接受的，还为优厚”。詹森的观点颇遭中国学者的非议，认为是对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诽谤，近代史专家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梁敬立于纽约《华美日报》撰文予以驳斥，当年笔者亦曾检阅孙致小池张造之函，迄今记忆犹新。该函结尾只签署“孙文”二字，并附有“王统一”的名片，王为何许人，多年无从查悉，今承史学家蒋永敬教授相告王系孙先生委派之海军司令。该函之真实性亦从未建立；此点詹森教授本人亦承认，今日本NHK电视网重提此一旧案，并认为是发

现的新资料，实令人不解。虽云如此，“盟约”草案与孙先生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大隈重信之信恳请日本协助打倒袁世凯并保证中日之长期联盟，实为一脉相通，并无二致。更要者在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前，孙先生对日本帝国主义尚有幻想，认为有合作可能，同时争取外援，欧美也好，苏联也好，是他的一贯政策。就此而论，其致小池张造函之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笔者拟提出两点供读者参考。首先分析比较日本向袁世凯所提之“二十六条要求”（非“二十一条”）与孙中山提出的“日中盟约”草案，我们不难发现“二十六条”是具体的，不折不扣地征服中国的步骤；如果接受，则中国便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相反的，孙先生提出的“盟约”旨在争取真正中日合作，借日本之援助，以推翻一意称帝的袁世凯，建立廉洁革新的共和政府，以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岂能与袁之多多少少为私欲而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同日而语？其次孙是革命家，在策略上的运用，有时难免屈服于现实，而伤革命之理想，最好一例为列宁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同德国签订之屈辱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条约》，为保全革命则不顾有卖国之嫌，较诸孙之对日“盟约”，真不知屈辱若干倍，同时日本有见识之士，赞助孙之革命运动，乐观中国独立自主、日益富强，正如孙本人高提“大亚细亚主义”者也不乏其人。何况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最后通牒之前，其侵略与独吞中华之野心尚未昭然若揭。孙始终深信中国之革命运动及未来中国之经济发展，均有赖于外援以抵于成。平心而论，孙之“盟约”只提出原则性之合作，除第二、三、四、六各款关于军事及聘请日人顾问以及经济发展上，类似“二十一条”第五组之一、四、五条外，并未涉及第一组之山东问题，第二组之旅大、南满及内蒙问题，第三组之汉冶萍合办，甚至第四组之日本独占沿海地区，休论第六组之“附记”四款为袁接受“二十一条”之酬劳。袁不欲卖国而做辱国求荣之实，孙既未辱国更无利己求荣之心，故“盟约”草案只能视为孙之革命事业中一不幸插曲而已。

“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并论日本篡改教科书之可悲

梁敬錞

在叙述“九一八”事变内幕之前，我想略说一下我和东北关系的起源，和对张作霖父子的看法。

我自大学毕业，就参加了北京司法部收回法权的工作。不久东省特区法院成立，我随罗文干先生前往哈尔滨，收回中东路帝俄时代遗留的各级法庭，因此认识了张作霖父子、王永江、杨宇霆等人。张作霖绿林出身，人所共知，但他卫护疆土、热爱国家，宁可杀身，而不肯负国，这也有史实可以证明。民国十六年第一次北伐时，日本政客久原房之助，正在莫斯科献策于斯大林，欲将中国满洲连同东蒙、朝鲜以及贝加尔湖一带的地区造一缓冲国，由日本、苏联、中国各派监理人一人，共同执掌新国事务。中国首领拟推作霖担任，斯大林同意，久原归商东北当局，而作霖不可，此事距皇姑屯之变，仅有数月。尚非外间所能共晓，故我特为辟出。

至于张学良之爱国，更不待说。东北易帜时学良年尚未满三十，远受东京田中义一之压迫，近受林权助专使之威吓，身家性命危如累卵，而学良不为所动，卒使东三省倾向中央之同心力，战胜了东京分离满蒙之离心力，刻中华民族最荣耀之一页。至于其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之不抵抗，事关国策，中央地方均有忍辱负重勿挑祸衅之警戒，亦无抵抗防御之安排，并且那时外交财政货币金融也毫无准备，与其后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之情形大不相同。故不能以七七事变之抗日，比诸“九一八”事变之不抵抗。特学良身负地方之重任，未能事前筹维戒备，自另有可议之处，但若使其全负“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之责任，则非公允，此点我曾在《九一八事变史述》一书叙过，今可不赘。

“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柳条沟事件，此事经过李顿调查团之审定与“东京裁判”之判决，铁案种种，而内幕重重。原来日本自大正以后西原借款，内阁涉及贪污，少壮军人满怀怨愤，此辈外受法西斯思想之刺激，亟思以崛起革命手段，内除国贼，外拓国土，取威定霸，恢展昭和维新之大业。所谓国贼，指的是日本各政党的长老，三菱、三井的财团。所谓拓疆辟土，目的在于臣服满蒙，驱逐苏联，阻抑英、美，重新分配贫富。

不独少壮军人如此嚣张，高级日本将领亦复目空一世。我在东京裁判资料中发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致陆军大臣南次郎密函一件，劝其于一九三一年建立两个新国，以树立日本的基业。一是满蒙王国、二是远东独立国。满蒙王国，包括中国的满洲与东蒙；远东独立国，包括东西伯利亚、上乌丁斯克、后贝加尔湖洲、阿穆尔州而至于白令海峡。本庄函谓两独立国创立之后，不但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成了日本的内湖，中国之东三省，大逾日本内地三倍，后贝加尔湖大逾日本七倍，加以松花江平原、嫩江平原、黑龙江沿岸，都是膏腴之地，矿藏之富，取之不竭，十年之内，日本国力将超美国。

本庄又说此种经营八表之大业，一九三一年确是日本绝好的机会。因为华盛顿军缩条约，美国对日有西太平洋不设防的约束，日本海军强于美国，故日本行动，美国不敢干涉。英国与日本还有旧时英日同盟的余情，也绝不肯对日为已甚之举。至于欧陆诸国，则一九二九年经济恐慌之创痛方深，也无实力足抗日本。日本所虑，固有苏联，然苏联五年计划，现在刚及一半，如果日本毅然发难，苏联亦不敢单独作梗，是诚日本时乎不再之机会，万勿错失。

南次郎如何裁答，我苦无以奉告，但少壮派之秘密结社与阴图革命，则有文献可征。远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陆军三少佐于留德时，已在某温泉会合中宣誓，返国整顿陆军人

事，共订排除长州军阀之密约，其后十五期生、十八期生之“双叶会”，廿一期生至廿五期生之“木曜会”，廿五期生联络大中少佐各级四十余人之“一夕会”等相率成风，“以下克上”之革命潮流，已澎湃而不可遏。

当时革命计划有国内先行论与国外先行论两说。一九三一年之三月事件，少壮派军人借“樱花社”之结合，拟联络民间团体一万人，在日比谷公园会合召集示威游行大会，由小矶国昭、建川美次两少将，宣布不信任内阁，请闲院宫亲王、西园寺公望推荐陆相宇垣一成出掌政权，则国内先行论之一派也。此事件因宇垣临时变意，遂至失败。而柳条沟“九一八”事变继起，则国外先行论之抬头也。国外先行论虽有柳条沟之成就，而锦旗革命之计划终不可止，于是有十月事件之发生。是故在中国言，“九一八”之事变，自系关东军对华之侵略，而自日本言，“九一八”之事变，只是日本一九三一年革命三事件之一。“东京裁判”证据中西园寺公望政治秘书原田熊雄有日记，曾载其事。他说：

诸君如以为九一八事变只是国际的事件，则君等观察，尚未精确。九一八事变乃日本革命之一部分，他们以为能得志于国外者，必亦能得志于国内。我们今日之危机在此。

“九一八”事变我们今知系石原莞尔所策划，板垣征四郎所执行，本庄繁所特准。事变发动前数日，沈阳日本总领事馆已早得消息，总领事林久治郎、领事森岛守人各以密电报告币原外相，币原亟提出阁议，责令陆相南次郎派出专使，持天皇诏敕，戒关东军勿得擅动。乃南次郎所派专使，适为革命同谋人之建川美次，伊密以奉敕消息通知板垣，使其于建川抵沈之下午，赴站迎接，安排艺妓与食宿，并于约谒本庄司令官之前夕，提前起事。建川有意迟延敕令之投递，使外务省失去防止事变之功能，柳条沟事件遂至爆发。我在东京裁判资料中，又发现当年日本参谋部主管课所预定之程序，“满洲事变”原拟在一九三二年发动（今村均日记二卷页一九四），距九一八尚有九个月，按照关东军幕僚所预定

之柳条沟举事日期，为九月廿八日，距九一八亦尚有十日，（《太平洋战争之路》卷二）按照重光葵与宋子文同赴东北，商讨悬案之约，其日期为九月二十日，向使三种安排有一成就，则历史上便无“九一八”之事变。是“九一八”之名词，以事变论，固是预谋；以日期论，则系突发。论“九一八”事变者之所宜知也。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军人意气如虹，然内阁使用“临参委命”，制止事变之扩大，多至九次，关东军不得已中止哈尔滨与吉林之进兵，于是板垣等始公言回国革命，十月革命于此开始。迨十月革命再受波折，东京盛传关东军将次独立，参谋部复遣使向板垣、本庄个别敷衍。军人为社会之花，战争是文明之母，以军篡政，视为维新；以下克上，认为忠悃。宪纲隳地，军纪沦亡，识者早知日本必有大乱之局。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东京发生白昼暗杀案竟有五次，井上准之助、团琢磨、犬养毅，皆被杀。直至“二二六”事件起，近卫师团叛变，纠合士兵至一千四百人袭击首相官邸，冈田启介首相与西园寺公爵亦几不免，相持三日，叛兵虽被镇压，而少壮佐尉军人仍然得势，我卢沟桥之事变，即于翌年爆发，盖实“九一八”之余波也。

我尝谓“九一八”事变，上结一八九五年三国干涉还辽之余绪，下迄一九四五年东京湾联军会盟之新局，直是一单极之绳梁。莫利逊史学家亦自柳条沟，而卢沟桥，而珍珠港，而广岛、长崎（原子弹下落地）、东京湾，亦只是一来回起讫的旅程，而日本已自挑起侵略而至于惨败，国几不国，军国主义之炯戒，何等昭昭。今日日人倘尚不知警悟，反悍然以篡改南京大屠杀、伪满建立之史实为掩丑之方，其识见之低下，亦正可悲。试思五十年之往事非遥，诸在事之人证犹在，即以“东京裁判”而论，其资料类皆日本霞关、三宅坂原始之档案，其证人类皆当年在职之首相、军官或当事人，其审问之笔录、控诉书、证件、辩护书、自白书，皆已缩制胶卷，分藏于美国各大学之图书馆中，供人阅览。综其页数在四万八千页左右，岂区区一日本文部省核定之教科书所能篡改

而掩饰，窃恐其徒见作伪心劳，贻人耻笑而已。

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从军慰安妇

姜国镇著　唐德刚序

最近“慰安妇”的问题在日本曝光，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受到很大的震撼，由于百分之八十的慰安妇都来自当时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因此韩国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而得到了日本首相宫泽的赔罪。至于其他受害者，众所周知的中国的慰安妇，却因为种种政治因素，不仅得不到赔偿，就连谢罪甚或道歉的字眼也都看不到了。

大多数读者或许会觉得奇怪，本文为什么要把“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连在一起？这两件乍看之下似乎毫不相关的事，其实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如果翻开最近才曝光的日军历史档案，我们就会发现日本帝国陆军是在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亦即南京大屠杀之翌年的春天，才发布命令要直接管辖“慰安妇”这个组织的。在此之前，原是私人经营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年纪较大的、曾在伪满洲国的日军军营附近开业的日本职业妓女，为什么“堂堂”日本皇军不顾它的名誉来搞这见不得人的勾当呢？而且所谓“从军慰安妇”（亦即跟着军队行动的卖春妇）实是史无前例的世界奇事。其加诸这些妇女身心的痛苦以及其悲惨的命运，就更不用提了。

要了解日军怎样施行这一可耻的政策，我们得先搜搜它的根源，原本由私人经营的卖春妇转为日本皇军经营管理的慰安妇，是经过了两个重大的过程的。一个过程是以强迫或诱拐手段而得到的大批韩国贫农出身的年轻妇女，来替代以前的日本职业妓女。另一个过程则非常重要，即南京大屠杀和它连带的千万强奸案件，使日军的领导阶层做下了由军方来经营管理慰安妇的决定。

日军慰安妇的产生，源于伪满洲国的建立，亦即从占领我国东北开

始。而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又是明治以来军事及经济扩张的必然结果。它从甲午战争获得了我国台湾宝岛和两万万两白银，从日俄战争又获得在南满的权益。不久，又完全并吞了朝鲜。在它一再尝到侵略的甜头之后，再加上大财阀的兴趣，使野心家的胃口越来越大。远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已把我国的东北视为禁脔。为了保护所谓“日本权益”，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铁道守备队（即关东军的前身）已在中国领土的东北行使日本政府的“主权”了。关东军与日本参谋本部一面对东北的军阀实施怀柔政策（例如分配日女给中国军阀做妻妾，并让她们收集情报）；另一方面则积极地把韩国农民移往中国东北，并故意制造中、朝两族裔间的纷争（例如万宝山事件），终至引发了“九一八”事变而占领了我整个东北。在这种毫无道德规范的状态下，被占领的东北就成了刀枪、阴谋、鸦片和娼妓的天下了。有些商人就像寄生虫似的聚于军队的周围，专门替日军变卖从民间掠夺来的东西，并做卖春的勾当。随着日军的长期占领东北，士兵的性欲问题以及性病的蔓延遂成为军方领导阶层的烦恼。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军队的强奸和掠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而是军队染上性病会减低他们的战斗力。这是他们从日俄战争（一九〇四）得到的教训——当时有七分之一的军人患了性病而使他们的战斗力大减。

这些寄生于军营周围的商人受到军方示意后，就想出了“妙计”。他们挂着贩卖手表或毛皮等物的牌子到韩国乡下，却用“招募女工”或“旅馆女佣人”的名义来诱骗妇女去做营妓。受骗的往往是贫农家的少女。上当后，她们就被分送到所有关东军的驻防地去“服务”。

日本占领我东北以后还不满足，这条毒蛇要吞下中国这头大象，于是侵略的魔掌伸入了华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终因日军攻打卢沟桥而爆发。虽然日本以“不扩大”声明来欺骗国际，却于八月十三日攻打上海，把“北支事变”改称“中国事变”。其欲扩大战争之企图已昭然若揭。九月十三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

要”及“工场事业管理令”，并发行了“中国事变公债”来做全面侵华的准备。这场掠夺、掠杀及破坏的侵略战争，在日本国内却被称为“圣战”，每天都报道其进军及战果的消息，夹杂着“军舰进行曲”来振奋人心。所以当十二月十三日中国首都——南京陷落时，日本举国欢腾，列岛就沉浸在庆祝胜利的灯笼游行的行列里头了。

在他们狂欢庆祝的当儿，他们可曾想到他们所送走的皇军，里面有他们的父兄、子弟或朋友，将在南京干下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忍、最无耻的行为。由松井石根率领的第十军（柳川平助中将）及上海派遣军（朝香宫鸠彦中将）共九个半师团，于进入南京城后，立即展开了血腥的屠杀。最初三天内，就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战俘和难民三万以上（《纽约时报》，但丁）。这种屠杀一直持续至翌年（一九三八）二月六日始稍缓，但“小屠杀”则继续到是年的夏天，这段时期内被屠杀的人数在三十万以上。日军的暴行不仅是屠杀，还包括了强奸、掠夺、放火等，即所谓“三光政策”。尤其是强奸，更是南京大屠杀最大的特征。金陵大学的贝兹博士说：“强奸事件……就至少有八千件。……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学校里，从十一岁的少女到五十三岁的妇人都是强奸的受害者……三分之一的强奸都是在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干的。一有抵抗，就马上用刺刀或枪弹杀了她们。被强奸的女性甚或是站在一旁的小孩儿都是日军枪刺下的牺牲品。”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里发现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罗森的报告，今摘录一段：“日军占领南京已经有一个月以上了，可是带走及强奸妇女的事情还是（与以前同样的）层出不穷。由此观点来看，日军已在南京立下了耻辱的纪念碑了。甚至在本该受到保护的国际委员会在南京所设立的安全区里，都发生了数百件野兽般的强奸事件，而这些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德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口中得到证实。”连当时与日本同盟的德国外交官都如是说法，就可见一斑了。

另外，从日军方面得到的证词暴露了许多荒谬至极的所谓“理

论”——譬如：“强奸妇女愈多的士兵是愈勇敢的士兵……如果报告到军事法庭，他们都会给逮捕而影响到我们的军力……。”就这样地，在日军占领期间的最初三个月内的强奸案多达八万余件，造成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人间地狱。

南京大屠杀之后不久，上海的日军司令部即接管了以前为民营的妓院，称之为“军人俱乐部”，从此开始就有了由军队大量直接经营，而且是有组织的、有规律的“卖春管理”。

一九三八年年初，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为了急于开设“慰安所”，通过东北的卖春商人，征集到一百零四名慰安妇，其中朝鲜人八十名，日本人二十四名，她们随即接受了上海陆军兵站病院的妇产科医师的身体健康检查。一位名叫麻生的妇产科医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被征调的时候，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战场上会需要妇产科医生。而且要给我一个‘特别任务’。”他到达指定的场所，才知道这个特别任务就是管理这些慰安妇的健康。而且还不是她们的身体健康，而是检查有无性病的发生和防止性病的蔓延而已。做完这个“健康检查”之后，他曾向军部写过一篇报告。他的报告书虽然当初没有引起日军领导层的注意，可是对后来慰安妇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在报告书上写道：“半岛人（即朝鲜人）的妇人都年轻健康，甚少染有花柳病；而内地人（指日本来的职业娼妇）则多染过性病。虽无急性症状，确都有过数年为娼的经验，而且年龄都超过二十岁，甚至有四十来岁者……”。

就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军队直辖的“军人俱乐部”于上海军工部附近的杨家宅开始营业了。不久之后，“军人俱乐部”的名称被改为“陆军慰安所”，并且定下“利用规定”。诸如：入场者必须携带“慰安所外出证”，入场以前必须先付钱并领取“保险套”，时间限定为三十分钟等。

刚开始，因为日军对慰安妇的管理生疏，再加上卫生设备落后，而且军部也不希望得个“日本帝国军队带着娼妓作战”的污名，于是与卖春

商人订立了一个秘密协定：由这些商人来经营慰安所，而由日军不监督并发给许可证，提供设施及运输工具，给予这些商人以军官待遇，要以每二十九名军人提供一位慰安妇的比例来征集慰安妇。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日军竟令朝鲜总督府征集朝鲜的未婚女子来充当慰安妇，并且言明不得诱拐日本妇女来充数。从这个“协定”来看，我们不难看到麻生医师报告书所起的影响了。如果以日本妇女来充当的话，首先，他们不愿让自己国家的少女给军队蹂躏；其次，他们怕在国内引起抗议。因此“既健康又年轻而且没有性病危险”的殖民地朝鲜妇女就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走上了悲惨苦难的道路了。这里面的辛酸史可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

纵观“从军慰安妇”的历史，我们大体上可以把慰安妇的来源分为四类：一为占百分之八十的朝鲜妇女；二为日本的职业妓女；三为被强迫带走的中国妇女（其中当然包括来自台湾及香港的）；四则为从其他占领区（如东南亚）“征召”来的妇女。这四类中，除了第二类外，都是强迫或诱拐来的。而中国妇女更为凄惨，因为她们原已尝尽了家破人亡等一切战争带来的灾难，还要被迫去当军妓，每天供上百的敌人寻欢作乐，其悲痛的心情不但不是言语可以形容，恐怕也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日本于甲午战争后，一直到败降为止，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可说是集贪婪凶残之大成，从平顶山万人坑、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七三一部队活人生化实验，到鸦片贩卖、奴工、强制劳动、慰安妇等，都是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集体犯罪，是对人性的严重挑战。这是中国人，亦即所有的炎黄子孙不能亦不应忘记的。反观日本的保守派及“新国家主义”者，不仅不对过去的滔天大罪反省，反而想歪曲历史、颠倒黑白，例如石原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等。至于慰安妇的问题虽然最近才曝光，不过二十年前已曾有人撰书报道。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一再否认这个历史事实，直到最近才因日韩建交及世界舆论之哄传，不得不向韩人道

歉并洽商赔偿。虽然日本对中国慰安妇问题采什么态度犹在未定之天，只希望它对韩国的态度是个好的开端。最重要的还是受害国自己要坚强，不能为了政治或经济的顾虑而低头。不然的话，永远不能有平等的关系，也永远不能澄清史实，更不能对九泉下的千千万万受难者有所交代。

本文只是帮助大家了解一下，“慰安妇”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日本侵略史的一部分，而且与南京大屠杀有着深切的关系。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周年——国人亟应注意日本否认侵华、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阴谋

吴天威

“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周年纪念与过去不同者，在于近来日本人明目张胆地否认铁证如山、惨绝人寰、史无前例的“南京大屠杀”，先是一九九〇年五月日本作家、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与渡部升一合著之《日本还要说“不”》出版，说“南京大屠杀”“绝对不可能”，是一种“误会”；继有载于本年（一九九〇年）十月份美国《花花公子》（Playboy），石原慎太郎的专访，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用以损坏日本的形象”。石原等如此丧心病狂，抹杀我三十余万无辜的同胞惨死于日本蓄意造成的“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其“人性”安在？其居心为何？

恰当此时，日本最大报纸之一的《读卖新闻》，于十月披露日皇明仁做太子时，于一九四八年致其美籍英文导师伊丽莎白·葛瑞（Elizabeth Gray）女士的信，当时只十四岁的明仁，在信中批评东京审判：“控诉日本人战争罪行的审判是不公平的，这等于胜利者的审判。”明仁天皇批评东京审判一经公布，京都大学退休教授相田有次首先响应说：“事实上，东京审判只不过是胜利者对失败者所取的报复而已”“皇帝的观察是正确的”。果真如此，则东京审判处死“南京大屠杀”主角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当然是不公平了。

石原等的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有意泄露明仁天皇对东京审判的批评绝非偶发之事，而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一系列的行动。为否认对华侵略而篡改历史教科书，为东京审判之日本甲级战犯翻案，而将十四战犯之灵位移入东京靖国神社，以供日人参拜。此十四人实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华侵略和发动战争的主谋和执行者，包括关东军的宪

兵司令，后任战时首相的东条英机；谋我华北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的首相广田弘毅；“皇道”派领袖，支持石井四郎发动细菌战的陆相荒木贞夫；“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后任战时陆相之板垣征四郎；最恶名昭彰诱迫溥仪做“儿皇帝”的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及曾任驻华武官和我国台湾日军司令官，直接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这些人丧尽人性，残暴至极，虽每人都有长期在华居留之历史，但待我华人远不如猫狗，均成为主使屠杀我数千万同胞的刽子手。这些无人不晓的、为世人所唾弃的甲级战犯，竟一变而为受日本人民崇拜的民族英雄，“大和魂”的代表，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明知自一九八二年以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对于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将“侵略”二字改为“进出”的敏感与愤怒，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竟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亲至靖国神社参拜，如此肆无忌惮地搞军国主义复活，不啻对我海峡两岸政府的藐视，更为对我中华民族的绝大污辱。

今年八月十五日，虽然海部俊树首相本人，为避免国际舆论的批评，特别是中国与韩国，乃未亲往靖国神社参拜，但其十六名阁员前往，如海部有意制止军国主义复活，或考虑中国人和韩国人的反应，为何不阻止其阁员前往参拜？事实上，他继承中曾根及前副首相金丸信的衣钵，明地暗地致力于复苏军国主义。

日本政府及其领导人之蛮横态度，充分表露对中国七十年之侵略与掠夺，所造成的连年战祸及涂炭我亿万生灵，无丝毫同情之心或悔过之意，休谈“道歉”“赔罪”与“赔偿”。近年来更变本加厉，想一笔勾销日本侵华的历史。一九八八年五月日本内阁阁员奥野诚亮公然否认日本对华侵略，虽经北京抗议，仍不撤销其谬论。奥野之所以有恃无恐，实以其有坚强之后盾所致。翌年，裕仁天皇葬礼（二月廿四日）前夕，首相竹下登抛出类似之谬论：“日本是否对华侵略问题，有待未来之历史家做

决定。”虽然后来竹下收回其荒诞之说，但其用心之毒狠，妄图歪曲“侵华”史实之目的已昭然若揭。

日本侵华的罪行与暴行是罄竹难书的。远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日军侵入旅顺时，即进行三昼夜的血腥大屠杀，我东北同胞两万人死难。日军于一九三〇年镇压台湾山地同胞之雾社事件，即违反日本本身签字的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用毒瓦斯杀戮我同胞九百余人。一九三二年在抚顺之平顶山，将全村三千余人驱聚一处，以机关枪扫射消灭，几无幸免，迄今尸骨尚存。

日本于一九三七年发动卢沟桥事变，我全民在蒋介石委员长领导之下，奋起抗战，日本在华暴行日益加剧，尤其是华北，彻底执行“杀光、烧光、抢光”之三光政策，制造大、小惨案无数。最近在各处所发现日人杀害我同胞之“万人坑”即有八十余处，但日人之残暴、丧失人性，确已登峰造极，在哈尔滨、济南、南京等地以我同胞做活体细菌实验。哈尔滨之平房一地，我三千余同胞被做实验品而死亡。

日人在侵华期间制造的所有惨案，如以“规模之大，受害人之众，持续时间之久及杀人手段之残酷”而言，当以“南京大屠杀”为最。日军于十二月十三日晨侵入南京，“大屠杀”遂开始，持续至翌年二月中旬，在此两阅月，日军官兵疯狂地进行“杀、奸、烧、抢”，被杀者有三岁孩童及七十老叟，被奸者有九岁幼女及七十老妪，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被绑缚，加以枪杀、刺死、火焚、抛入长江或溺死于池塘。日军官兵不分昼夜地在大街小巷寻捉妇女，轮奸后仍难免被处死，奸淫事件达八万起之多。进驻南京周余（十二月十三至廿一日）的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怂恿其所部任意屠杀，结果该师团屠杀我同胞达二十三万人。谷本人除亲手杀人外，强奸我妇女十余人。

日军在南京与大肆奸杀并行的，便是烧抢。自十三日起，日军每天肆意放火，烈焰四起几使昼夜难辨，纵火暴行持续月余，南京城郊百分

之六十二建筑物焚成废墟，城内三分之一，包括全部商业区，化为灰烬。“皇军”官兵，上下其手，任意抢掠。继谷寿夫的第六师团负责南京城防的第十六师团，仅次于前者，曾屠杀我同胞十四万人。而其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当众以战俘试刀，亲手砍下两名战俘的头颅。他盗窃蒋介石委员长的私有财物及其掠夺的其他古董等打成三十二箱寄回京都，当时日军士兵亦将所掳掠的物资寄回日本家中，经数月的焚烧与抢掠，中国首都南京被洗劫一空。

“南京大屠杀”这样有目共睹铁的事实，遍载于当时出版的中外报章杂志，如《纽约时报》、上海《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东京之《日日新闻》，以及身临其境之记述；同时迄今人证物证犹在，不容丝毫有所歪曲。日本在投降后的二十年似有悔过之意，从未闻有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一九七一年后，日本经济日愈繁荣，自信足以经济独立，不忧资源之贫乏；外交上可不再仰美国的鼻息，乃逐渐刮起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翻案风。漏网战犯及军国主义复活的御用文棍开始制造舆论，称过去所载所述之“南京大屠杀”为“虚构、渲染和膨胀”，进而否认“南京大屠杀”。

一九八〇年以来，日本更升为超级经济大国。日本对美国之贸易出超由一九八〇年之七十亿美元，增至一九八五年之四百亿美元，再增至一九八九年之五百亿美元。而日本自一九八八年以来，对外援助，主要是第三世界，已超过美国；殊不知日本每年贸易出超已逾一千亿美元，再以所赚之十分之一回馈各落后及开发中的国家，其正渴望得到日本的资金与技术，日本是谋大利再施小惠，何乐而不为。受惠者岂肯为历史说一句公道话。

近来中东风云突紧，日本当局窥伺时机不可多得，乃图提高其国际地位，增加其在国际上之影响；梦想恢复其数十年前帝国主义时代之权威，再成为军事政治大国，横行于亚洲之时机即将降临。为制裁伊拉克

之强占科威特，美国大举增兵波斯湾，联合国及西方均予支持；主要是英、法、埃及等国出兵派舰，日、德出钱。日本宣布出资四十亿美元，几为德国之一倍。应该指出的是，日本为增加其影响力，收买人心，决定以其出资之半数用于援助因中东危机受经济影响的国家，尤其是埃及、约旦及土耳其。

海部首相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想趁中东的紧张局面，来实现日本成为军事政治大国的理想，遂独出心裁地提出创立“联合国和平合作团”的法案，并主张日本“自卫军”参加合作团，借以打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武装部队不能派往海外的禁令。日本出兵中东或派兵至海外，违反日本自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开始实行之新宪法中之第九条，其条文为：

（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日本拟出兵中东并非经联合国或美国的邀请，故实无此必要，其出兵之目的与美、英、法、埃及等国之出兵迥然不同。正如东京明治大学坂本吉一教授评论所说：“自卫军没有去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必要，而是日本政府观察中东的危机是一个派遣自卫军到海外去的好机会，借使日本终被承认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也是一个军事政治大国。”这种直接违背宪法的举动难为日本平民所接受。民意测验结果有半数选民反对设立合作团的法案，三分之二反对派遣自卫军加入合作团。新闻界也表示反对，同时国会下议院之其他四党（社会主义党、公明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共产党）一致反对。海部首相及其执政党之创立“联合国和平合作团”之提案始无形中瓦解。

日本今日已成为世界上之超级经济大国是毋庸置疑的。就经济成长率、外汇储备、国外投资及占有全世界市场价值，甚至世界上私人最大

富翁而论，每一项目日本都居首位。有此经济实力，自难久安于国际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次等地位。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另一象征，可见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明仁天皇的登极典礼及廿三日“大尝祭”（登极后之大感恩仪式）。为此仪式日本不仅大兴土木，耗资一千五百万美元，而其真实意义在恢复日本传统，尊重和信奉日本“神道”国教，重申日本天皇为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之后裔。海部首相在此仪式中所扮的角色纯为天皇之臣属。此次日本政府不顾日本宪法第二十条规定之“政教分离”，亦违背宪法第一条规定“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的本意。不怪日本右派又高唱“皇帝是活神”；为了取缔此一观念，裕仁天皇曾于一九四六年元月一日发表宣言“否认他是神”。提高日皇的地位本身就是违反日本宪法和民主政治的，但是天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最高权威。日本执政党及右派梦想恢复日本帝国主义的黄金时代，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高举天皇的地位。

日本无法立即成为军事大国，是过去侵华及侵略亚洲其他国家，以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果。所以日本朝野致力于篡改日本侵华历史，历史教科书不提、少提或篡改侵华史实，致使中年一代的日本人对日本侵华历史模糊不清，年轻一代几乎一无所知。如是日本人可抛弃道义责任、可解脱精神上的负担，方能“勇往直前”，迈向军国主义复活之坦途。

石原慎太郎之否认“南京大屠杀”，和他同“索尼”（Sony）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于一九八九年合著《能够说“不”的日本》，及一九九〇年他同渡部升一合著之《日本还要说“不”》，以及今年十一月初石原给日本《经济新闻》的专访，这些言论都是为日本走向军事、政治大国铺路。简言之，石原、盛田、渡部等人的观点是：第一，日本实际上已具备超级军事大国的条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Kissinger）已提出这样的警告：“日本的军事大国，是建筑于科技的领先。”石原与盛田已经明白告

诉我们日本的第五代电脑，尤其是半导体的制造技术，已超美国五年，日本在这方面研制的成功可使美、苏氢气弹和洲际飞弹（ICBM）失效，这便是他们认为持有的在军事上已操胜算的“王牌”。不怪石原提议把广岛原子弹纪念碑的铭文“但愿此祸不再有”，改为“不让对方再为祸”。第二，石原和盛田为日本走向军事大国铺路，乃唤起日人改变他们的意识形态，不要再畏首畏尾地不敢向美国人说“不”。日本已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高超技术在世界领先。现在日本已成为亚洲的中心，应与美国携手，由日、美两国领导世界迈入廿一世纪。

日本企图再一次独占亚洲，进而实现与美国共同称霸世界的美梦，但本身必须做思想意识的准备，这就体现在歪曲日本侵华历史，对东京审判翻案，来摆脱历史、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石原和渡部一面宣扬应绳之以法的头号战犯天皇裕仁之无辜，一面硬是否认“南京大屠杀”。

今天石原等的行为正如日本在侵华时期，上下其手，文武皆同。盛田还宣传日本受中国儒教的影响，如何讲仁爱和信义，能“以心换心”。以盛田的年岁（一九二一年生），他不会忘记“皇军”侵入南京时，立即进行疯狂的屠杀，即使我三十余万同胞齐跪哀求，恐亦难得饶命；鉴于当时三岁的孩童和七十岁的老叟亦难幸免。可为明证。

今天我们沉痛地纪念五十三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我们仿佛看到三十余万手无寸铁的受难同胞，跪在面目狰狞、手持屠刀的日本“皇军”面前，听到他们祈求饶命痛苦的哭泣，但是他们终于被枪杀、被活埋、被火焚或被抛入扬子江的史实，永远留在活着的中国人的记忆中。

我们今天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受难同胞的英灵，不是要为他们报仇，是不敢忘记他们悲惨的牺牲和我们民族的耻辱。我们一定要为死者申冤，为人类伸张公理与正义，向日本要求“道歉”与“赔偿”。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同胞，我们要兴建一座远比广岛原子弹死难者的纪念碑更雄伟、更坚固、更永恒的纪念塔，让它的光芒永远照耀我中华

民族的子孙，和世界上世世代代的人，使他们牢记这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人类历史上最丑恶、最残酷的“南京大屠杀”，“永远不许它再发生”。同时我们郑重向世界，特别是日本宣布，我们永远反对，并以全力制止日本再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岂容抹杀——驳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之两度狂言

李恩涵

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最近又再发狂言，继去年（一九九〇）在美国《花花公子》（Playboy）十月份中发表谬论，妄言“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污蔑日本形象的谎言”之颠倒黑白的言论之后，又于日本通俗性杂志中销路最广的《文艺春秋》一九九一年二月号内发表专文，除再度重复他以前所说的“南京大屠杀为虚构”的谬说之外，甚至又新创“南京大屠杀为美国一手所导演之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的“新说”。他在该文中更进一步痛骂美国之以原子弹轰炸日本，并攻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同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审判日本最高战犯是“无权威性与妥当性”，声言要对审判日本战犯的各国法官，“追究责任”。其论说来势之汹汹，措辞之尖刻无理，以及其目空一切、蛮横雄辩之情状，简直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日本军阀政客，极相类似；其不同点只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阀政客所挥舞的是飞机大炮，今天石原之流所挥舞的是号称“经济超强”的“银弹”与号称“科技大国”的“科技”。石原慎太郎之两次发言，使我们深深认识到近年来日本新军国主义的气焰，已经相当狂妄了，而且研究日本当代政治社会的人士都可察觉到，这些对于南京大屠杀与战后美日关系的种种曲解与谬说，绝不只是石原慎太郎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着日本政治、社会、舆论界，包括日本政府中高级官员的一大批极右派新军国主义分子的意见——他们首要的目标是要推翻战后东京大审日本战犯时所确定的“日本侵略有罪论”，甚至他们大概还要想向美国报仇。这绝对是日本政治社会中的不祥之兆，可能也是它将走上第二度的国家毁灭之途的第一步，也未可知。这绝对是一件值得我们警惕和严肃对待的事。

石原慎太郎之两次谈话与文字中之痛骂美国：骂美国对日本的态度蛮横，控制日本的卫星通信与国防生产，威胁说要不再听美国的支配，甚至要追究美国过去以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旧账等。他闪烁的言辞中所流露的反美、仇美的种种心态，应是美国人的事，美国的当政者与学者自会予以答复；但他与他的这一批同路人企图否定或部分否定南京大屠杀，其说法不顾事实与不负责任，我们有必要坚决予以驳斥。就严肃的历史事实而言，石原两次发表言论所表现的各项论点，都是早经有资格的史学工作者根据中、日、英文中不同来源的资料，严予驳斥过了（参阅洞富雄《决定版·南京大屠杀》，东京现代史出版会，一九八二；洞富雄《南京大虐杀の证明》，朝日新闻社，一九八六；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杀》，东京：岩波，一九八五；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令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十八期，一九八九年六月，页二八九—三一三；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数目问题——战时日军暴行的研究之三》，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十八期，一九九〇年六月，页四四九—四八九等），“科学性”的可靠资料已经证明，石原慎太郎的一些说法是错误的；而且他在这方面的种种说法，都只是承袭日本社会学术界的一批修正主义者、新军国主义者的种种谬说而来，毫无创新之处，而这些谬说也早被日本与中国学术界社会界人士所批驳得体无完肤，无多大真实性可言了。但我们为了正其视听，还是应该将这些似是而非的谬说，归纳一番，并逐项予以简单地驳斥才行。综括而言，石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下列六项：

（1）他否定东京大审判（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定谳；他也想进一步否定整个东京大审判对日本“侵略有罪”的定谳，要追究美国以原子弹轰炸日本的“罪行”；

（2）他认为南京大屠杀为中国的“政治宣传”，无正确的资料与证据；他又说，该事件之被提到东京大审判中审判，为美国一手所导演，

美国为自己的利益而指控日本，是美国“种族主义者”的一项阴谋；

（3）南京大屠杀的屠杀数目，无三十万人之多。中国防守南京的军队只有五万人，南京当时的人口只约有二十万人，总共不过二十五万人，日军何能屠杀三十万人？

（4）南京大屠杀的各项正面证据，都是不负责任之说，应该根据第一手资料探讨，才是上策；

（5）他又东扯西拉，曲解性地引证当年身在南京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前《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杜丁（Tillman Dudin）在五十三年之后的随便说法：“到（一九三七）十二月十五日死亡人数约二万数千人。”又引当年《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奇博尔德·T.斯蒂尔（Archibald T.Steele）在五十三年之后的最近说法（？）：处死的俘虏“约为五千至二万人，而被屠杀的市民，则为数千人”。

（6）石原慎太郎甚至暗示杀俘为正当：“当时的日本陆军根本不准备对投降的士兵加以处置”，又认为杀“便衣兵”为有理由。

让我们对石原这些说法，逐渐予以反驳：

（1）他企图否定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Far East）对日本军队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与定谳，是自不量力的。〔该军事法庭判决日军进占南京的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有罪，判处绞死刑；前日本外相、首相广田弘毅因对南京大屠杀有“罪恶的疏忽”而有罪（为有罪的三项“诉因”之一），判绞死刑。〕事实上，战后同盟国上述军事法庭之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是特别认真严肃的。它费了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听取了来自中国曾经目睹过南京大屠杀惨剧的中、美籍十余名证人亲临法庭做证的证词（这些证人包括美籍大学教授、传教士与医师等专业人士多位，许

多人都拥有博士学位），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目睹亲历者的书面证词和其他文件，当庭反复查询，最后该法庭才在“判决书”中确定了下列三项事实：

A）日本之侵占南京是事先预谋好的；

B）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C）日军在南京所犯的种种战争罪行，是得到日本政府的默许与支持的。

该“判决书”中，更根据可靠的证据，历述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惨状，认为在最初的六周之内（实际大屠杀断断续续达八九周之久），日本军在南京城内外屠杀的平民与战俘，合计达二十万人以上。该军事法庭认定这个二十万人以上的屠杀数目，实际上是个很保守的估计，绝无夸大之处，因为只是根据南京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的具体埋尸记录合计，即达十五万多具尸体了；其他为日军各部队将尸体投入长江而毁尸灭迹的，或径自在当地埋尸或投入池塘中又再埋尸的，数目也很庞大；“二十万人以上”只是一个估计的最低数目而已。石原慎太郎要想利用日本旧军人团体“偕行社”所编《南京战史》（东京：偕行社，平成元年一九八九，非卖品）所称只屠杀三万一千六百人来取代上述军事法庭慎重所得的屠杀数目，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南京战史》或偕行社其他的所谓“证言”的屠杀数字，都只是日本旧军人又为新军国主义分子的一面之词，没有什么真实性的价值可言；而《南京战史》的许多统计表，只是包括部分参加南京之役战斗的联队战斗报告，而不是全部参加战斗的联队战斗报告的综合，这完全是一种“假历史资料”的“假科学统计”，无真正价值之可言。该书编辑亩本正己等这些“漏网小战犯”的这个出版物，正是“假历史”的一个样板，真是可耻之至（参阅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数目问题》，页一九—二〇）。

至于石原要想否定东京大审判日本战犯的所有定谳，否认日本国家与这些最高战犯犯了“破坏和平罪”（“侵略有罪”）、“违反人道罪”与“一般性战争罪行”等罪行，这谈何容易，除非新日本再度发动战争，将美、中、苏、英等国完全击败，否则，要想翻案，是绝不可能的。石原慎太郎和他这一伙的日本新军国主义分子常常攻讦东京大审判为“战胜者的审判”；又想要确定美国之以原子弹轰炸日本，日本人被炸死三十万之多，也算是“屠杀”。他们所提到的这两件事，都与南京大屠杀无关；而美国之以原子弹炸死三十万人与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三十余万名中国人，也是两件性质不同的事，根本无法相抵。（美国之以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在战斗中对于号称“一亿玉碎”的军民综合体的“膺惩”，为一种战斗行为；日本军之南京大屠杀则为战斗结束之后对无武装与无抵抗能力的战俘与非战斗人员的平民的一种“无差别屠杀”。）而且，石原上述的两项论点，在东京大审判的“判决书”中早已有了定谳，予以答复了：

（A）同盟国在东京之审判日本最高战犯（包括日本前首相四人、陆海军相、外相等二十八人），当然是战胜国对于战败国的审判，这是战胜国的权力，而战败国日本应该交出战犯，这些战犯应该受审，也是日本的“投降条件”（Instrument of Surrender）中所明确记载的。此外，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之审判日本最高战犯的法律依据，是一九二八年后所有文明国家所公认的各项国际公约、协约、协定及国际保证等以及自然法中公平、正义的法则。这与日本在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五年对外侵略期间所表现的凶恶、残暴、蛮横与下流的种种无任何正义公理可言的暴行与蛮行相比较，实有文明与野蛮的天然之别吧！

（B）美国的一位法官在东京大审判时，对于日本的一位辩护人之指责美国动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一事答复说：美国之运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根据“报复”（Reprisal）的权利，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在是审判日本，不是审判美国。决定以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决策者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决心惩膺日本时说：

日本人对珍珠港的袭击和杀害战俘的肆无忌惮的做法，更令我感到不安。他们所懂得的唯一语言，似乎就是我们（美国）现在正在对他们进行的轰炸。当你面对野兽时，你就得使出对付野蛮的办法。（参阅美国彼得·威登著、王秋海等译《广岛悲剧：美对日使用原子弹纪实》，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九八八，页二七二。）

这就是美国对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后叫苦连天的答复。本文作者不知道石原慎太郎之再度严肃地提及此事，是否是在暗示日本也要用原子弹来报复美国？本人倒希望他在两度威胁痛骂美国之余，能够明确地说出来——我倒想要看看自诩“优秀体制”、要“联苏制美”的种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有无胆量再进一步地说出来！

（2）石原慎太郎说南京大屠杀为中国的政治宣传，无正确的资料与证据，是他信口开河、胡言乱语的另一证明。南京大屠杀的正确资料与证据，屠杀之当时的官方、民间的资料、证据，与中文、西文各重要报纸、杂志的报道等，实在很多很多；战争结束之后，我国政府与民间的各项详确的调查证据，也很多很多。即以第三者中立国家的中立人士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所发表的现场报道，即有英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所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A Documentary Record, London：Victor Collancy，1938）一书，另外上海英文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大美晚报》），香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华早报》）等报纸，以及美、英著名通讯社Allied Press（联合出版社）、Reuter（路透社）与著名报纸如Manchester Guardian（《曼彻斯特卫报》），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London）Times（《泰晤士报》），Chicago Daily News（《芝加哥每日新闻》），Los Angeles Times（《洛杉矶时报》）与著名杂志Life（《生活》，Jan.15，1938），Amerasia（《亚美》，Dec.1937；Feb.1938），Readers’Digest（《读者

文摘》，July 1938）等，均有广泛报道。其他英国外交文书、德国外交文书（在东京大审判时，即有呈堂的德国外交文件的报道此事；最近所发现的《德国驻华大使馆文件》，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件，计达一九〇页）等；这怎能胡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的政治宣传呢！（另参阅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数目问题》一文。）

至于石原慎太郎说该事件为美国一手所导演，这倒是本文作者第一次听说过——这又是石原因反美、仇美心理而胡乱栽诬的又一证明。他大概是因为东京大审判审判到南京大屠杀一案时，很多美籍教授、传教士和医师出庭做证与提出很多书面证据。其实他们都是目睹大屠杀惨案之一部分的证人，基于维护人类正义与国际公理的热情，纷纷自己出钱前往东京出庭做证，坦诚讲出自己所见所闻的一部分大屠杀的真相而已。石原也许忘记了，在审判中，英国、德国驻华官员的一些正式外交报告，也曾在法庭上呈堂作为证据（更不要说最近在德国政府档案局所发现的《德国驻华大使馆文件》中大量的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文件了），难道石原慎太郎还要说“南京大屠杀是美、英、德合力所导演的中国政治宣传”吗？

（3）石原慎太郎又说南京大屠杀无三十万人之多，“短短时间内，杀害三十万人为不可能”；又说：南京的中国防卫军队只有五万人，当时南京人口只有二十五万人。所以，屠杀三十万人等于将全部军民都杀光了。这是不可能的。

这些说法，都是近二十多年来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故意制造的一些“假前提”，妄图以这些“假前提”来做简单的逻辑推理，来推翻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并非短时间内所进行，而是长达八九个星期之久（一般所谓屠杀期间为六周，实为错误，而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或十二日起，至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旬或上旬，长达八九周）。

我国防守南京的兵力，绝非只有五万人，而是有十三个建制师与十七个建制团，总共约十五万人。南京沦陷前的人口，绝非石原所说的二十五万人，而是五十五万人左右（抗战爆发前，南京的人口约一百万人，因战争发生，其中的一半稍少，已内撤后方各省与疏散往郊邻各县）。两者合计，南京沦陷时的我军民总数，为七十万人左右，怎么会只有三十万人呢？（参阅孙毛巍《关于南京保卫战的几个问题》，见《历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七期，《社科信息》，页五五—六〇）

至于南京大屠杀的屠杀数目，确为三十万以上或三十万人左右。我国国防部军事法庭于一九四七年二月至四月审判日本B级战犯、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谷寿夫时，经过绵密慎重的调查，查明我国被俘军民（包括市民与难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屠杀，又于屠杀后焚尸或丢尸入长江灭迹者，主有十九万多人；其他被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构收埋者，亦达十五万多具，合计被害军民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参阅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数目问题》一文，页四六三—四六四）。

日本现代史学者主持正义最力的前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的研究统计，则指出屠杀的总数为二十五万人至三十万人。其中包括：A.战俘与我官兵于停止抵抗后被集体屠杀者（包括所谓“便衣兵”），计五万人到十万人；B.一般平民于抓“便衣兵”时被屠杀的，约十万人；C.防御战与在战斗之后的退却中战死的，约为十万人；总共合计为二十五万人到三十万人（参阅洞富雄《决定版·南京大虐杀》，页一五〇—一五一）。近年，洞富雄教授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于上述估计做一修正，认为南京城郊被杀害者，不下二十万人，加上周围地区，全部被杀害者则近三十万人（参阅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数目问题》，页四七一）。

（4）石原慎太郎又说：南京大屠杀的各项正面证据，都是不负责任之说，应该根据第一手资料探讨才是上策。

这是谎言与谰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项正面证据，很多都是第一手资料，在中文、日文、英文中很多很多，都是亲见亲闻或亲受其害、死里逃生者的“证言”。美、英、德等中立国家的外交文件，也足以证明这件震惊世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再加上近月来所发现的《德国驻华大使馆文件》中的有关文件，更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与其严重性。这不是石原慎太郎之流与其他日本新军国主义者的妄言否认，所可否定得了的事。石原之流的这类毫无正义意识的行动，只会激起全世界中华民族的愤怒，并决心与他们这些新军国主义者周旋到底吧！

（5）他所引证前《纽约时报》记者，现在加州圣迭戈退休的杜丁（Tillman Dudin）与《芝加哥每日新闻》前记者阿奇博尔德·T.斯蒂尔（Archibald T.Steele）的话，不知是否真实；即使是真实，他俩所提到的数字，也只是他俩就其所见所闻的一部分屠杀的估计数目而已。（注意：屠杀战俘与难民，主要系在南京城北的下关、与自下关至燕子矶的沿江狭长地带与幕府山至长江岸的草鞋峡一带；这两位美国记者，身在南京城内，如何知道！）

杜丁和斯蒂尔正是南京大屠杀的两位见证人，而且杜丁是第一位向世界报道日军屠杀战俘二万人与集体屠杀平民一万三千人的人。他也在此后《纽约时报》所登载出来的通讯中，详细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种种野蛮暴行：大量地屠杀俘虏，在市内尽量掠夺、焚烧，大规模地对全市妇女进行强奸与对一般市民进行屠杀等（详情参阅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南京大残虐事件资料集》，第二卷，东京：青木书店，一九八五，页二八四—二九五，杜丁的其他报道，参阅同书，页二九五—二九八）。杜丁上面所提到的屠杀三万三千人的数字，只是日军占领南京之最初几天内他所听说到的屠杀我军民的一个数字，而不是南京大屠杀长达八九个星期的屠杀总数。石原却信口开河地说成是二万数千人，又说，“俘虏处刑的为五千人至二万人，而被屠杀人数，则为数千人”。这是他胡言乱语、说话毫不顾及事实的另一项证明。

（7）石原慎太郎暗示“杀俘为正当”（他们一般是说杀“便衣兵”“败残兵”与“未经处理过”的“投降兵”）的说法，非常严重，这正是他在重复着当年日寇侵华时所说的一种荒谬可恶的论调的。而时至南京大屠杀发生的五十三年多之后的今天，又是在日本投降四十五年多之后的今天，石原与日本的许多新军国主义分子仍然在重复着这种谰言，确是一件严重的事。这是否意味着在将来如果日本与美国或者中国再度进入战争时，美国或中国重占东京或京都时，这两个国家的军队可以如日军当年在南京一样，大规模地屠杀日本战俘、便衣兵与败残兵呢？请石原慎太郎和其他新军国主义者的“翻案派”回答这个问题。本文作者要严重警告石原之流这些“目光如豆”的新军国主义者：请仔细看看在美、苏、中、韩的环绕下，你们这些报仇主义者反美、仇美的想法与做法，这些国家是不会装聋作哑、袖手旁观的。石原慎太郎如果将来真正要尝尝类似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在日本本土发生的滋味，他自己的言行，正是提供了一套说辞的最佳支持点了。中国古语说：“一言丧邦”，石原慎太郎的这句话，正是一最佳的例证吧！

南京大屠杀之屠杀无战斗意志与无战斗能力的“败残兵”“便衣兵”与一般平民、难民，绝对是违反当时有效的战争国际法的，实毫无疑问。它不只违反了日本参加签订而且也批准了的一九〇七年《海牙第四公约》（The Hague IV Convention，其全名为"Conven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的许多许多条文；也违反了日本曾参与签订、虽未批准但曾答应过“在细节上做些修正性”遵守的一九二九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英文名为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Geneva）与日本曾参与签订也批准了的《一九二九年日内瓦红十字公约》（Geneva Red Cross Convention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and Sick of Armies in the Field，1929）等国际公约的许多许多条文。这便是在东京审判日本最高级战犯时同盟国各国控诉他们犯了“破坏和平罪”“一般性战争罪行”与“违反人道罪”等三大罪名的国际法的主要依据。（参阅李恩涵

《日军南京大屠杀所涉及的战争国际法问题》一文，油印本，即可正式出版。）

当时日本政府与日本军部之视中日战争为“事变”，而非“战争”，可不受战争国际法的约束之说，纯为一种诡辩伪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上述的几种战争国际公约，都只提到“国际的武装与冲突”（Arms and Conflicts of Nations）与“交战者”（Belligerents）等词语，并未分辨“武装冲突”为“战争”（War）或“事变”（Incident）。所以，东京大审判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中，曾列举事实，对日本政府的这种谬说予以驳斥。

此外，根据一九〇七年海牙第四公约第三条的明文规定：“如果情势有所必要，违反本公约之‘陆战规则’规定的交战者，应付出赔偿。该交战者应对其武装部队中一部分人员所做的行为负责任”（其英文措辞为："Article Ⅲ：A belligerent party which violates the provisions of the said regulations shall, if the case demands, be liable to pay compensation.I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cats committed by persons forming part of its armed forcse"）（参阅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所涉及的战争国际法问题》一文引Leon Friedman, ed.The Laws of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Random House，1971；vol.I, P.310）。因此，我国仍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向日本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与其他战争暴行，要求赔偿。这项一九〇七年《海牙第四公约》与其所附的“陆战规则”（Regulations Respect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目前仍然有效。这是我中华民族的各方面人士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件事。

论设立“国耻纪念馆”的重要性——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一周年而作

沈云龙

为了对付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史实、修订中小学教科书事件，笔者提出“应速成立国耻纪念馆”的建议，曾先后接到不少读者来函，表示赞同和支持。然而有权力可以决定的关系方面，却似乎漠然无动于衷，冷静得有点出奇，这诚如清代史学家全谢山先生所说“世方以闭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庙堂意旨，随声附和，是为不传之秘”，可见“中朝大官老于事”的这份镇定功夫，深明“不做不错”“无灾无难”的个中三昧，由来已非一日了！

反观日本政府对“改史”态度又如何？可以说，自铃木首相以下的官员，不仅无视其国内舆论的压力，和部分具有远识学者的指摘，即对身受其害的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激烈抗议，反应亦甚暧昧，从未有悔祸认错再事修订的肯定答复，其文部省且表示，事关内政，毋庸他国置喙，即使要改，也要等到三年一次的下次检定，其悍然不顾可知；最近日本政府官员且参与恢复靖国神社的“祭典”，民间组团来台吊祭战时阵亡的“英灵”，并且过去与“满洲国”有关的日人，包括以标榜亲华而尊为“国宝”的前首相岸信介在内，正筹募款项五千万日元，准备在静冈灵园中，竖以“满洲建国之碑”。这完全是军国侵略主义的死灰复燃，较诸“改史”，更为严重，岂仅抹杀“九一八”事变以来一切侵华史实，简直是对中华民族的公然挑战和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我们还照样冷静镇定，置若罔闻，那真是“哀莫大于心死”了！

这次日本“改史”事件，引起民间“士大夫”们、学者专家的议论纷纭，或座谈会，或个人，或发动民众签名抗议，其间固有不少可贵的高

见，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怪论，例如某大学的一位教授，竟在一篇为日本人“改史”做义务辩护的文章中，说了下面一段话：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这是事实。但我（作者自称，下同）怀疑有人能够把杀害的人数，正确地统计出来。现在历史文件所写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把猜的部分删掉，没有什么好深究的。在这个修订中，有事实意义而被删掉的部分，是“日军强暴、掠夺和放火”。然而，即使删掉这个事实部分，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修改是篡改历史。

这篇文章荒唐之处，还不止于此。单就上引一点来说，可见这位教授对“九一八”事变以迄八年抗战，“大日本皇军”侵华的种种兽行，一概茫然无知，所以才说南京被屠杀军民人数无正确统计，而有“都是猜的”的断然结论。其实，在当时日本各报都有随军记者详细报道，并拍摄有屠杀南京军民的影片，以及国际难民委员会的报告，远东国际军事裁判记录，都铁证如山，斑斑可考，不妨一读本期吴相湘教授所撰《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对策》大文，即可了然。自己见闻不广，又不肯用功勤求史料的根据，即贸然以“都是猜的”而肯定日本人不是篡改历史，未免过于轻率幼稚。当年名报人张季鸾氏，对南京日军毫无人性的大屠杀事件，曾愤恨地要“为匹夫匹妇复仇”，他说：“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褊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见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公报·社论》），我愿主张“不要刻意强调民族之间仇恨”的这位教授，三复斯言！

从以上事例来看，这位身居上庠讲席的师表，其畏日、媚日的识见，殊属不可思议；又如认为日本“民族沙文主义作怪”而以知日、亲日著称的另一位教授，组团二十六人，包括政坛显要富商巨贾在内，于日前往东京出席所谓“中日学术会议”，此时此地而有此举，不知是使的什么高招？凡此都充分证明我们的历史教育是彻底失败了！应是无可否认

的。记得早在一九六〇年十月，笔者即曾说："战后日本出版之侵华战史、实录，以及战时军政当轴之传记、回忆录等，种类繁多，数量亦极可观。其间有的决不讳言战败真相，有勇气敢于自承其错误，冀以坦白赎罪的心情，启迪后人；有的则不免故意讳饰，歪曲事实，而把侵华战争的起因与责任，完全诿过于他人，以期欺瞒下一代，而减轻自己的罪责。"（见拙著《耘农七十文存》第五五九页）现在日本的"改史"，即属于后者，可见蓄念已久。我当时又说："我们与其以史笔和史德来谴责日本人之故意歪曲我抗战史实，毋宁我们赶快拿出一部极为翔实且极有分量的抗战史，自然是非曲直，明显可见，日人若干歪曲说法，当然不攻自破。"（见同上）据闻当局编印的《抗日战史》，早于一九七一年年初出版，卷帙浩繁，有一百册之多，可惜为慎于开放史料的传统观念所囿，因而流传不广，国内外知者不多，无从加以运用，能够寝馈其中的，似乎仅有黎东方教授，这是何等的遗憾！

今年（一九八二年）是"九一八"事变第五十一周年，半个世纪以来的东亚世局及中日关系变化太大，日本由侵略国而战败，再由战败复苏而为经济大国，又进而为军国主义还魂实行"改史"，并且创出中国东北宜为"日俄缓冲国"的谬论，其不忘情于拓土满洲，灼然可见。所以我才提出设立"国耻纪念馆"的建议，让我们四十岁以下的新生代，从集中陈列日军侵华的残暴图片史料及中外报章杂志有关记载中，了解真相；四十岁以上中老年人，借此重温过去的创痛，以免健忘。并且可以经常举行讲演会、座谈会，或口述及身亲历日军暴行及流离失所的经过，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育，也是"知耻近乎勇"的精神训练，其对纪念"九一八"庶更有其积极的意义。此种应付日本"改史"的对策，简而易行，应无困难。相信有关方面不会再默尔而息的。

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对策——用真材实料来争一时和千秋

吴相湘

目日本文部省正式篡改教科书中有关日本军阀侵略战争的课文事件发生，亚洲各国都非常愤恨。今早（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六日）见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早晨新闻节目中，映出南京许多老人座谈日本暴行的情形，并有成堆杀人头相片。同时韩国人在东京举行“慰灵祭”，奠祭被日本军残杀的同胞，与祭的人都流泪，更令人感痛。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中国时报》刊载：当时判决南京屠杀案主角之一谷寿夫（日本师团长）死刑的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谈话，又有当时南京国际难民委员会负责人之一杭立武的谈话。可见现在台湾还有人证。但笔者以为尚有进一步搜集资料，影印流转，以揭穿日本罪上加罪的真相。

石美瑜庭长记忆：当审判谷寿夫时，曾将日本在南京拍摄屠杀中国军民以资胜利的电影片扣押，在法庭放映，铁证具在，使谷寿夫等俯首无言。今当局既可刊印《抗日战史》，自系根据南京档件。同样地，南京战犯军事法庭有关文件证据，关系重要。现应迅速捡出，先择要在三电视台放映，同时复制多份，分送海内外各地放映。这是日本自摄影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日人无法狡辩。

南京大屠杀主谋谷寿夫曾经在我国军事法庭判决处死刑。如《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大屠杀当时发表社评所说：国人应为匹夫匹妇复仇。今日仍是同样主义，并且再将影片放映，是洗清台湾现在的“亲日热”。报载各种日货的大量进口，煮饭电锅也爱日本出口印花电锅，赴日观光

客尤多。这证明人类的健忘本性。如果不用真材实料，将日人暴虐情形让现在中国人（很多高官贵人也多不知）了解，大家更会要喊中日亲善了。

血腥记载，斑斑可考

判决谷寿夫的证据，除上述影片外，国际难民委员会美国史迈士等曾出席做证，并刊行《南京战祸写真》。同时英国曼彻斯特记者田伯烈也出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战时有中译本，笔者曾阅过。宜即加影印廉价发售，各中学图书馆必须购藏。又这两书著者和英文书原名，杭立武氏自当记忆，如未能查出，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或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等处寻查，当能有得，复印或制显微影片，再放大影印刊行，在海外发行，更可使只识英文不识华文的华侨及外国人认识。且世人现研究日本战争史实的正多。日本外务省投降时刊《终战史录》，近有缩印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日文称作“极东国际军事裁判法庭”）有起诉书及判决书。笔者曾阅《极东国际军事裁判判决速记录》，日本外务省国家经委局刊行是书多处提及“南京暴虐事件”。其中一八四至一八五页，以十六开本一页半篇幅记述“南京暴虐事件”。其中提及德国政府代表（当时与日本接近，与我中国也保持关系）将日本军在南京暴虐的犯罪行为，形容为“日本军是畜生集团”。

南京屠杀，惨绝人寰

这一《极东国际军事裁判判决速记录》第一八四页记载：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早，日本军开始在南京暴虐行为，杀人、放火、抢掠、强奸无恶不作。南京占领最初二三日间，非战斗员至少一万二千余人被残杀。强奸对象无论老少妇女，且于强奸后又予杀死。占

领后一月间，约二万件强奸事件发生。

中国兵不及逃出城外的都脱下军服换平民便服，日本不分皂白，集体屠杀，用机关枪扫射。死者双手都被绑，使无反抗可能。至少二万人被杀。

在南京附近，约二百华里各地，中国居民被日军屠杀强奸等情形相同。中国军在长江岸，无法渡江被日军俘虏的，也被军用机关枪集体屠杀，然后弃尸长江。

这《记录》指出：据埋葬队统计至少有十五万五千余人被缚双手而致死，至于烧弃被杀人的尸体或弃尸长江中的无法计算数字，甚至中山陵也被污辱摄影。

这一《记录》第二一〇页起是第十章“判定”，是对高级负责人犯罪行为的判决。第二一六页载战争罪犯松井石根大将是当时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松井以“胜利者”“扬扬进入中国首都”，知晓其部下的残暴。未发布严正行动的命令，故判定松井“诉因第五十五有罪”。

东京审判记录有日文及英文本，在美国很容易查得，也应该影印。

其次，当时日本各报都有随军记者详细报告，不仅对南京大屠杀有记载，且有图片，拙撰《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的图片即取自日本书刊。尤其当时日本军且有“杀人比赛”，看谁先杀死一百名中国人，以中国人命做儿戏。如东京《日日新闻》刊载的《紫金山下》，即详载这事。后来又将杀人人数增高至一百五十名，自十二日起比赛继续举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东京《读卖新闻》记者记载攻占南京的标题是：“如潮水般杀到南京城内！”其余《朝日新闻》等都有同样血污的记载。

要争一时，也争千秋

日本报纸都有“缩刷版”或事后有显微影片，即将原报缩小至四开影印，以便图书馆或个人保存。今应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查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月及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各报缩刷版，将它们先制成显微影片，带回放大影印成四开本。以当时日本人本身记载驳斥日本文部省篡改课本的欺世，比较我们自己说十万遍都有力量，容易发生效力。

这些工作都是不甚困难的，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一定可以寻得日本各报这三月的缩刷版以及史迈士和田伯烈的著作影印行世，不只是有力的宣传，更是“争一时和争千秋”的必要行动。

早在三十年前，日本即已否认“卢沟桥第一枪”。当时要想反证日人谰言，比较困难，但南京大屠杀事实，则有日本影片报纸及英美人著作可以证明。故我当局应有具体行动，试观美国流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已三版），其中即无中日战争，只有缅战一小段，这都是胜利后史官失职（迄今仍旧），没有撰写一战史的自食恶果，世人早已不知有日本侵华战争了。

凭吊日本侵华细菌战大本营原址

吴天威

七三一部队简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轴心国所犯之最大暴行，莫过于日本以活人做细菌试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鉴于毒瓦斯及细菌武器之违反人道，乃于一九二五年宣布废止。但是，日本秘密研究细菌战，制造细菌武器，而成为唯一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无奈其细菌武器制造尚未完备，无法大量应用于战场，而日本已败亡投降。

唯日本不顾国际公法，惨绝人寰，竟以三千余壮年男女，多数为中国人，次为苏联与蒙古人，做细菌试验，致使他们在延长的极大痛苦中死亡。可是这些远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决的日本首要战犯更为可恶可憎的战犯，竟逍遥法外，或享受晚年，或仍为今日日本社会之栋梁，天理何在？再者日本做细菌战之试验，其规模之大，实验之久及残杀无辜生灵之巨，不次于美国原子弹研究带来之罪恶。但此一重大的人类历史之事件，因美国政府之自私，以防范苏联为由，一手掩蔽，以致鲜为世人所知。笔者年来致力于日本侵华暴行之探讨，曾两度亲赴哈尔滨搜集资料，并亲至细菌战大本营七三一部队原址考察。兹特将所见及最近各国学者所作之有关著述报告于后。

七三一部队之前身为“加茂部队”，开始时沿用“东乡部队”或“石井部队”。对外则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九三三年八月，在石井四郎中佐主持之东京“防疫实验室”的基础上，日本陆军部和陆军参谋本部下令成立“石井细菌研究所”。所址设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并在哈尔滨东北数里之背荫河、滨江车站附近建筑细菌工厂。石井当时已有数年之细菌战研究经验，亲率专家十余名来背荫河建厂。驱逐当地居民，强

征中国劳工，于一年之内，建筑一占地五百平方米城堡式的细菌工厂，以仲马大尉管理，故称“仲马城”。同时把方圆二十五万平方米地区划为禁区，不准中国人走近。“仲马城”内分为两个区域：一为长五十米、宽十二米两栋楼房的监狱、实验室、炼人炉和一火药库；另一区域为办公室、汽车库、物资仓库、锅炉、食堂、日本人宿舍等。这座监狱平时关押约五六百人，最多时达千人。一九三六年九月间曾发生一次“越狱暴动”，次年发生一次“火药库爆炸”，实验活动与细菌研究遂告停止。一九三八年全部人员撤离，移往“平房”工作，唯哈尔滨南岗之“加茂部队”本部并未撤销。

一九三六年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敕令，陆军部与陆军参谋本部在东北建立两个细菌部队：即长春南五公里孟家屯附近的华人村建立的九十三号军事基地“关东军兽类传染病实验局”，也称为“关东军兽医防疫研究所”，匿名“一〇〇号部队”；另一个即哈尔滨南二十公里的“平房”地方建立十七号军事基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或称“关东军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局”，也称“东乡部队”。后者于一九四一年德国纳粹进攻苏联后，改名为“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日本投降前数月（五月份）易名为“二五二〇二部队”。日本投降前夕，八月十三日七三一部队自己破坏本部、支部设施，除留一部分必要留守人员外，本部人员于深夜乘货车逃走。

一九三六年春，石井选定平房车站以北四公里处，霸占六个村庄及良田六平方公里，强征民工，于是年秋兴建“平房”七三一部队大本营。其主要建筑物有院落中央之两栋（七栋、八栋）接受细菌试验被关押人员（被称为“原木”）之方块楼监狱，各种细菌研究室、材料库、动物室、兵器库、玻璃工厂、发电所、锅炉房。在本部院落外，有大礼堂、办公室、食堂、诊疗所、浴室、飞机场、运动场、国民学校，及现在还在用的日本人宿舍十一栋。中国劳工前后被征调来“平房”工作者近一万人，其中三千余人在此惨死，据现任“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

馆”馆长韩晓的调查，死里逃生者在平房一带就有一千多人。

七三一部队下设细菌研究、细菌试验、防疫给水、细菌生产、总务、训练教育、器材供应和诊疗等八个部门。各部下设课，课下设班，共有五十八班。现在已查明者有十七班。一九三八年关东军司令部下令，平房周围方圆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划为特别军事特区，中国人居住区内者持有通行证。今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某教授回忆当时恐怖情形，犹有余悸。

七三一部队除在平房之大本营外，还在黑龙江省之林口、海林（牡丹江）、孙吴、海拉尔四地设立支部，在大连设有卫生研究所，各支部主要任务是养鼠、养殖跳蚤、进行传染病菌的培养和保存。大连卫生研究所主要研制细菌（疫苗）和血清。另外在哈尔滨市郊杨马架子一带设立细菌壳制造厂；在安达、陶赖昭、平房西南的城子沟等地设置了野外实验场。唯据日本资料最近报道，七三一部队细菌研究或制造中心达二十多处，分布我全国各大城市，如沈阳、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唯详情待考。

石井四郎自一九二四年毕业于东京帝大医学院，即投效日本陆军担任军医，热衷于病理学和细菌学之研究，一度返母校深造，并与帝大校长荒木之千金结成良缘。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经官方协助自费漫游欧美，考察各国细菌战之研究与设施。返国后，得日本陆相“帝国路线派”领袖荒木及“控制派”领袖陆军部军务局长永田之支持，开始研究细菌战。后以发明防疫“滤水器”一举成名。石井先后研究成功并大量生产的细菌有伤寒、副伤寒、霍乱、赤痢、炭疽、鼠疫等。

石井部队以活人做细菌试验，其试验方法有三十多种，主要为菌液注射、强灌菌液、冻伤、毒气试验等。鼠疫、霍乱最为有效。石井发现跳蚤为传染鼠疫的最好媒介。霍乱则采用污染饮水的方法。石井的细菌制造工厂每日廿四小时运作不停，每日可生产三百公斤的鼠疫菌。“在

其鼎盛时期，拥有员工两千余人，其生产潜力可制造足够的细菌，杀死全世界人口的几倍。”

一九四一年石井更成功地制造了陶瓷细菌炸弹和金属炸弹，以后曾制造九种不同的炸弹，其首次应用细菌战，当推一九三九年夏季日、苏在外蒙与满洲边界之诺门坎战役；石井部队派出两百人配合作战。日军阵亡八千余人，负伤万余人惨败撤退，有石井部队二十余人殿后，散放伤寒和赤痢等细菌于哈勒哈河上，污染饮水杀害苏军。

在中国战场上，一九四〇年六七月间，石井受关东军总司令梅津之命，亲率四十人，携带伤寒菌七十公斤、霍乱菌五十公斤及鼠疫跳蚤五公斤（约一千五百万跳蚤），乘飞机三架来浙江宁波进行细菌战。一九四一年七月以太田澄上校为首之石井部队四五十人在湖南常德做细菌战。一九四二年八月石井又亲率近百人之细菌队伍参加浙赣之役。其所造成之灾害，中国官方均有记载。浙赣之役，日军散放细菌结果，自己亦遭致严重伤害，竟有日军一千七百人感染细菌死亡。又是役中国被俘士兵三千余人被迫食用副伤寒污染的馒头，然后放回，使伤寒病在我后方蔓延流行，为害甚大。

战争末期，石井之细菌部队已附属于十二个军或四十余师团，一九四四年年末和一九四五年年初，日本企图挽救败亡的命运，乃放出两百个经细菌污染的气球，由日本本土飞越太平洋，但结果并不圆满，仅数气球飞达北美，同时细菌炸弹仅数枚爆炸，未达预期结果之万一。

今日的平房区已成闹市，但七三一部队之残存遗址仍到处可见，使笔者触目惊心，不仅念及三千余人受细菌试验之痛苦与呻吟，亦感我数千劳工葬身于此之悲凄。但日本投降后之数年，因七三一部队放生之污染老鼠，造成鼠疫蔓延二十余县，死亡达两万人。哈尔滨、长春一带学生每年要注射鼠疫防疫针达数年之久。

目前七三一部队残存的遗址尚有三十六处，主要为本部大楼，内有石井本人之办公室，完整无缺；卫生所、跳蚤饲养室、兵器班、冻伤实验室、细菌弹装配室、黄鼠饲养室、细菌地下贮藏室，及全部日人宿舍等。惜七、八两栋关押做细菌试验的“原木”人之“方块楼”已消踪无迹。文物方面已成立“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供人参观。内部保存有当年使用之药瓶、注射器、平皿、细菌培养基箱、干热灭菌器、手术工具及若干原始文件，足使观者对于当年七三一部队之活动有一概括的了解。

有关七三一部队研究概况

（一）

西方对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之研究应始自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后改为周报）发行人约翰·鲍威尔之子，即鲍威尔二世，他同戈默（Gomer）与洛林（Roling）三人共同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份《原子科学家通讯》上撰文揭发七三一部队之战争暴行及美国政府之掩盖嫌疑。一九八四年东京庆应大学一研究生无意中在旧书摊上发现七三一部队池田中校所记活人试验之病历，遂更引起西方学者对于七三一部队之研究兴趣。本年（一九八九）一月，英国两位记者——彼得·威廉斯与大卫·瓦雷斯联合发表他们多年之研究著作《七三一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美国之自由出版社于六月间在美国予以再版。今简述其书之特点：

一、威、瓦两氏在日本遍访当年七三一部队之尚健在之成员，特别是石井四郎之女儿，对于石井在战后之生活及其与美国官员之接触，有进一步之了解，其所发表之石井家庭照片及其他人员之照片均属过去出版之书刊所无。

二、负责与石井交涉，以交出石井部队之研究资料而豁免七三一部

队人员按战犯处理之美国细菌学专家莫瑞·桑德氏之交涉始末及晚年感想，威、瓦二人均有详尽报道。对继桑德氏完成交涉之汤姆逊与茵格利斯二人之工作亦予评论。

三、苏军所俘七三一部队留守人员，包括部队长北野少将（一九四二年接替石井任部队长，但一九四五年三月石井再返平房任部队长，北野副之），苏联曾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西伯利亚之伯力城（今哈巴罗夫斯克）做为时一周之审判，被审之十二人分处徒刑，其审判记录莫斯科于一九五〇年即以数国语言公之于世，但未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今威、瓦两氏重行分析讨论。

四、日军于一九四二年年初，先后占领菲律宾及西马来西亚，俘虏美、英、澳、纽各国军队甚伙，日本虐待俘虏早为世所周知，如“巴丹急行军”导致数千美军俘虏死亡，殊不知日本曾选英、美等国战俘一千四百八十五人，运至东北沈阳集中营，充作细菌战试验品，生还者无不有极悲惨的经历，但从未获美国政府之重视。今威、瓦两人亲访现健在之大皮蒂（Peaty）少校，使其痛苦的经历生动地呈现于纸上。

五、美国最近公开美方与石井部队之交涉原件四通：（一）“内藤文件”：给桑德氏之私人秘密资料；（二）“桑德氏报告”：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月在日本科学情报调查报告；（三）“汤姆逊报告”；（四）“茵格利斯报告”。以上四件均经复印，作为威、瓦两氏著作之附录。

威、瓦两氏之《七三一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一书，不容置疑地对日本细菌战之研究、在中国战场上之使用及七三一部队之活人细菌试验等均有突破性之报道。其不仅为研究七三一部队不可缺的参考资料，亦为关心日本侵华暴行的读者难得的读物。笔者决心着手将该书译为中文出版，以期引起更多的国人及史学同道的重视。

（二）

日军七三一部队之在华暴行，虽为中国政府所熟知，但从未予以重视或广为揭露。一九八二年后，由于日人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战争，并对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判决进行翻案，中国大陆始有一些译述作品出现：

秋山浩[日]著，北京编译社译：《731细菌部队》，一九六三年，（原文一九五六年出版），群众出版社。

森村诚一[日]著，黄纲纪、胡浩译：《恶魔的盛宴》，一九八三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森村诚一[日]著，关成和、徐明勋译：《魔鬼的乐园：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的真相》，一九八三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森村诚一[日]著，刘宗和译：《恶魔的暴行》，一九八三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森村诚一[日]著，正路、萧平、顾红译：《恶魔的饱食》（续集），一九八三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森村诚一[日]著，成宰、秉伟、光赤译：《恶魔的饱食》（第三集），一九八五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亢进著：《来自地狱的报告——纪实小说》，一九八八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有关七三一部队之论文，多出自韩晓、尹庆芳、邹得里三人之手笔。举其要者有一九八五年黑龙江省《文史资料》发表之《日军七三一部队法西斯暴行辑录》《日本关东军平房细菌工厂纪实》《背荫河“仲

马城”细菌工厂》等。一九八六年有黑龙江省《文史资料》第二十二期之《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里的劳工》及黑龙江省《北方文物》之《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证——哈尔滨市平房日本细菌工厂遗址简介》等。

（三）

著名学者李云汉、洪桂己、许介鳞、迟景德及王聿均等均先后发表重要论文，记述日军在华暴行，洪桂己先生于一九八五年由“国史馆”出版之《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截至目前，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洪著尚属唯一的对日本在华暴行之综合性报道。洪著论及七三一部队甚详。

台湾大学许介鳞教授专攻日军在华细菌战之研究，成绩卓著。已发表之论文载于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月出版之《在中国的日本化学细菌战》。其巨著《七三一部队》业已完稿，据悉年内即将付梓问世。

（四）

日本学者早已瞩目于七三一部队之研究。今承许介鳞教授热心协助，允自其藏书中择录有关七三一部队之日文著作如下：

北岛规矩朗（总编辑）：《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史》，一九八八年，不二出版社。

吉见义明：《日本军曾使用毒瓦斯》，载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英、美新资料》。

粟屋宪太郎与藤原彰：《中国事变中，使用化学战例集》（史料），一九八四年九月《历史与人物》。

犯罪调查日本委员会（编辑）：《美国与日本共同对战争罪行调查

之罪过》，一九六七年，东京青木书店。

粟屋宪太郎：《日军毒瓦斯兵器发展及在中国战场之使用》，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国语图书出版所。

泷谷二郎：《杀戮工厂，七三一部队：细菌部队士兵告白书之发现》，一九八九年，东京新森书店。

日韩关系记录会（编辑）：《细菌战资料》，一九七九年，东京晚声社。

《哈巴罗夫斯克裁判记录》（中文版），一九五〇年，存于波士顿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常石敬一（编译）：《石井之目标：七三一部队与美军谍报活动》，一九八四年，东京大月书店。

白石真：《所谓细菌部队第二防设给水部的故事》，一九五七年，东京彩流社。

下里正树：《恶魔与人间：收集“七三一部队”资料纪行》，一九八五年，大阪日本机关纸出版中心。

石作新作（原陆军军医大尉）：《恶魔的日本军医》，一九八二年，东京山手书店。

越定田（原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三部副运输员）：《日本国旗在流血泪：第七三一部队员告白记》，一九八三年，东京教育史料出版会。

岛村乔：《三、〇〇〇人的生体实验：日本“细菌部队”之罪行》，一九八二年，东京原书房。

常石敬一与朝野高三：《细菌战部队与二位医学家之命运》，一九八三年，东京新潮社。

橹山良昭：《细菌部队医生的回忆》，一九八〇年，东京讲谈社。

常石敬一：《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之败亡》，一九八二年，东京海鸣社。

以上所载日文书目虽然不全，但已足以证明日本学者对七三一部队研究之重视，其著述始自一九五〇年，继续至今日。反观我中国，除翻译数名日本作家著作外，本身对七三一部队之独立研究甚少。笔者深盼借此对七三一部队之简单介绍，可引起世界各地华人学者对此项研究之兴趣与重视。

日本“慰安妇”事实俱在——从其曝光经过与深入搜集探索

平涛编著　李立德提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亚洲的罪行擢发难数。其中“慰安妇”这一丑恶事件，就是其中的一项。这一事件不久前才曝光，引起亚洲各国的深切关注。

所谓“慰安妇”，就是随军军妓、营妓。日军当年召集的军妓，绝大多数是被强迫征集而来，像征军夫一样，强行摊派名额。朝鲜半岛早在日军侵略中国之前，即已处在日本统治之下，韩国妇女是较早遭受被征募凌辱的。不过在亚洲各战场被迫充作“慰安妇”的妇女，不仅有韩国人，还有中国人、缅甸人、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等。事隔多年，当时被蹂躏的妇女，大多数已不在人世，而侥幸生还者基于颜面多半隐忍未发，也不愿回顾那段刻骨刺心的创痛，所以“慰安妇”事件几乎为世人遗忘而沉冤至今。

慰安妇事件的曝光经过

“慰安妇”事件，过去有人提起过，但因缺乏大量的资料和证据，未能引起人们重视。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推说战时日本军中的“慰安妇”系民间人士所为，与日本政府无关，企图掩饰事实真相。

一九六三年，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千田夏光，奉命制作《太平洋战争回顾》特集，他在审阅的两万多张旧照片中，发现一张以徐州会战为背景的照片，内有两名女性卷起裤管，随日军渡河。中国战场的日本部队出现女性，是一件教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千田夏光追查了五年，才证实日军征召“从军慰安妇”的事实。与此同时，日本中央大学日本现代

史教授吉田义明在日本自卫队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中，发现陆军部与派遣到中国大陆日军各部队间的机密文件缀成的《陆支密大日记》资料。资料中记载："一九三八年三月，日本军部要求各派遣军招募营妓时，必须慎选适当人员，要与地方上之宪警单位秘密合作，以保持军队威信及避免产生社会问题"；并露骨要求各部队"尽速设立性的慰安设施"，因为日军强奸中国妇女，更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使得日军战力深受阻挠。……"吉田义明很快将这一史料公诸于众，引起亚洲各国的重视，一时舆论大哗。

侵华日军招募"慰安妇"史料被公开后，日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一改过去矢口否认的态度，承认日本皇军与"慰安妇"有关，但是采取虚与委蛇的做法，不予真诚理会。

日本北海道选出的国会议员伊东秀子看到自己政府像说谎者被拆穿谎言之后还要继续赖皮下去的态度，愤愤地说："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就是不能原谅！"她在本届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中以"慰安妇"问题提出质询，要求政府编列预算，就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及处理。在国会质询过程中，伊东秀子找来当时被强制征召的"慰安妇"的证人到国会做证，她并表示将继续在防卫厅寻找新资料。

随后，在日本报章刊登了一位日籍"慰安妇"的长篇回忆文章。那位"慰安妇"从一九四三年被征召到军队，从日本、韩国到中国东三省及太平洋诸岛国，她和来自日本、韩国、中国的"慰安妇"一起目睹战争最残酷、最恐怖的情景，她们自身则受尽蹂躏，备尝艰辛，经历了一段羞辱与痛苦、完全是暗无天日的军妓生涯。"慰安妇"生活猪狗不如，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供十几个、甚至二三十个日本官兵泄欲。她们之中许多人被摧残得不似人样或死于非命。这篇回忆录揭露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日本大举侵略东亚及东南亚各国时，日本军方在日本、韩国、中国强征"慰安妇"随军，并非出于对日本士兵做"人道"方面的"关

爱”，而其目的在于以此提高日军军队“士气”，推进侵略战争。正如伊东秀子所言“慰安妇问题最能表现出日本过去发动战争的本质”。

日军军妓由来已久

日军内设“慰安妇”早在日俄战争时即已开始。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日本借口苏共革命动乱为由，派遣七万二千人攻入西伯利亚东部，当时的日军丑态毕露，每至一地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女人，以致七万多名士兵，患性病者即达一万八千余人，其中重病患者有二千多，需要立即住院治疗者多达六千余人，大大地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而同期日军战场死亡者仅一千三百八十七人，伤者二千零六十六人，性病比作战损耗的战斗力还大。于是日军指挥官通过御用商人，在日本九州岛的北部，以每人每期预付一千日元的代价，募集了六七百名正在卖春的妓女前往服务。当时一千日元是个大数目，可以买一幢像样的房子，因而日本妓女趋之若鹜，成为日本侵略史上最早随军军妓。

“慰安妇”计划的形成

一九三七年，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鉴于日军在南京近郊作战，强奸掳掠，备受国际舆论指责，为了减少强奸事件，重塑日军形象，同时鉴于日俄战争时七分之一日军染上性病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乃有“慰安妇”的构想。当时中国的大城市上海是个国际都市，全世界重要的报社、通讯社都在上海派有专人采访，该地还有许多欧美牧师，他们首先揭发了日军强奸暴行，使日军高级指挥官慑于舆论压力，决定执行“慰安妇”计划。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部明令指出：“为能有效地降低日本驻海外士兵的强奸发生率，以减少被占领国人民因此而采取的对日军巡逻队的报复行动，各部队应迅速建立一个能使日军兵士在作战空暇时，在性方面可得以充分满足的机构。”由于军方的提倡，“慰安妇”计划迅速在亚洲各战场得以实施。

“慰安妇”的来源与等级

二次大战期间，侵华日军慰安妇的来源分为四类：一为占百分之八十的韩国妇女；二为日本的职业妓女和少数良家妇女；三为被强迫带走的中国妇女；四为从东南亚其他国家征召拐骗来的妇女。这四类中，除了第二类外，都是强迫和诱拐来的。其中中国妇女处境最惨，她们原已尝尽了家破人亡的悲痛，还要被迫去当军妓，每天供十数个乃至上百个敌人寻欢作乐，其悲痛心情非言语所能形容，也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据说日军军妓又分为三等，头等多为日本女人或混充日籍的韩国女人。她们身穿和服，说日语，专门接待日军军官；第二等有韩国妇女也有中国妇女，有的穿和服，有的穿汉服，接待由日军安排的亲日仕绅（汉奸）或汪伪政府要员；第三等多为中国籍妇女，供日军士兵泄欲，不得接近日军高层军官。

从“军人俱乐部”到“陆军慰安所”

一九三八年年初，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为了急于开设“慰安所”，通过中国东北的卖春商人，征集到一百零四名“慰安妇”，其中韩国人八十名，日本人二十四名，她们随即接受了上海陆军兵部病院的妇产科医师的身体健康检查。一位名叫麻生澈男的妇产科医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被征调的时候，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战场上会需要妇产科医生，而且要给我一个‘特别任务’。”他到达指定的场所，才知道这个特别的任务，就是管理这些“慰安妇”的健康，但不是她们的身体健康，而是检查有无性病的发生和防止性病蔓延而已。做完这个“健康检查”之后，他曾向军部写过一篇报告。他的报告书虽然当初没有引起日军上层的注意，可是却对后来“慰安妇”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在报告书上写道：“半岛人（即韩国人）的妇人都年轻健康，甚少染有花柳病；而内地人（指日本职业娼妇）则多染过性病。虽无急性症状，确都有过数年为娼的经验，而且年龄都超过二十岁，甚至有四十来岁者……。”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军队直辖的卖春所——“军人俱乐部”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在上海军工路附近杨家宅开张营业，有十多个房间。不久，“军人俱乐部”的名称被改为“陆军慰安所”。

“陆军慰安所”墙上张贴有大幅“慰安妇规则”：入场者必须携带“慰安所外出证”，入场前必须先在“受付处”（即收款处）付款，领取入场券及保险套一个，价格是士官、军官、军属每次两日元；入场券当日有效，隔日作废；入场券已交给“慰安妇”者不得再退，未用者可退回两日元；每次入场时间限定为三十分钟；吵闹者或破坏秩序者以违纪论处等。

自此开始，慰安所陆续在南京、杭州、北平等地开设，亚洲各国妇女，进一步陷入苦难的深渊。

韩国妇女首当其冲

随着侵略战争扩大，战区辽阔，出征军人众多，军妓需求量大增。日本军方根据军医上尉麻生澈男的报告，将目标首先指向朝鲜半岛，理由有三：（1）韩国妇女多属处女，无性病顾虑；（2）韩国妇女因长期劳动，身强体壮，耐得住辛劳；（3）韩国为日本殖民地，可以用强制手段达到目标。因而自一九三九年起，大规模招募“慰安妇”的活动便在韩国开始了。

征募时先由日军御用商人（韩国籍者居多）以煮饭洗衣可获高薪，又供三餐及出征预领金为名，诱使韩国妇女参加，并由当地警察协助达成。依军队需求度每三十五人配一名“慰安妇”，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约四年时间内日军征集的韩国“慰安妇”多达十几万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征集“慰安妇”的举动变本加厉，采用征集令的方式进行，几乎使韩国年轻妇女无人幸免，不少人逃向深山，加入抗

日游击队，也有不少年轻女子自杀身亡。

中国妇女在劫难逃

日军陆续征募诱骗的十几万韩国妇女并不能满足贪婪日军的兽欲。兵员的剧增，使每三十五名士兵配备一名“慰安妇”的比例难以得到保证。战争的持久，使乱性日军的兽欲，永无满足之日。许多日军在被占领土就地强征妇女，充当性发泄的工具。沦陷区的中国妇女乃至东南亚其他各国妇女命运多舛，备受日军凌辱和糟蹋。她们被侵略者无辜地剥夺了宝贵的青春乃至生命。

根据当年驻扎地南京的日军第十五师团的资料披露，中国大陆上的“慰安妇”仅南京一带就有八百二十人之多，其中南京地区五百一十三人，芜湖地区一百二十九人，金坛地区一百二十一人，镇江地区五十四人。我国台湾也有许多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据日本新闻界报道，社会党众议员伊东秀子最近也在日本自卫队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三封电报，与台湾“慰安妇”有关。第一封电报发电日期为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发电人是日本驻台湾军司令官，收电人是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电文记载奉“南方总军”之命在台湾招募五十名“慰安妇”送往婆罗洲；第二封是东条英机的副官于同年三月十六日发出的回电，内容大致是准其所请；第三封电报日期为同年六月十三日，发电人是日本驻台湾军参谋长，收电人是陆军大臣副官，电文称接获命令知三月所派“慰安妇”，不敷需要，将再增派二十人。这三封写着“秘”字的电文，写明保存期为三年。显然是战后日本陆军销毁资料时的“漏网之鱼”，现在却成了日军的罪证。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廉耻心重，对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不愿意声张，兼之当年的“慰安妇”现存者寥寥无几，所以究竟有多少中国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至今尚是一个无法揭开的谜。

“慰安妇”的辛酸泪

中国、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其他各国的妇女被日军强行征募到军队沦为“慰安妇”后，境遇十分凄惨，除了充当军人发泄兽欲的工具之外，根本不被当人看待。

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军方为了保障侵略战争的顺利发展，明确规定，军船装载的“动物”仅限于军人、军方聘雇人员、军马、军犬和军鸽。日本军方狡猾阴险，既要将征募的大批“慰安妇”运往前线，又想不留下任何罪证，因此，往往用“军需品”的名义将“慰安妇”秘密送往各战场，从而干下了一幕幕鲜为人知的罪恶勾当。据日本九州的老妇庆子回忆，她当年是作为第一批从军“慰安妇”之一，与其他十七名日籍“慰安妇”（多为妓女）和近百名韩国女子（多为处女）以“送往上海第十一兵站的军用品”名义，踏上“慰安”征途的。在行程中便遭受到非人的待遇，与马匹同舱而寝，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解手，每人一天内接客曾高达二十次以上，不准怀孕，遇难时被列为最后拯救对象。唯一“人道之处”就是这一批“慰安妇”如在性服务过程中赚足当年购买她们的订金一千日元，即可恢复自由身份，这是往后的“慰安妇”所享受不到的。

但随军而出的“慰安妇”，多半难保性命。据韩国女作家韩云史调查，许多女孩被送至第一线，配备到各小队，称为“天皇的赐品”，被当作性饥渴者的玩具。过几天再轮流调换，受尽凌辱和蹂躏。当年天津福岛街慰安所内的韩国雏妓，每天要为四十至五十名士兵提供性服务，她们到第五天经受不住摧残便放声大哭，而发泄兽欲的日军却以为这些雏妓是兴奋得哭了。

到了战争后期，战局逆转，日军在华中、华南处处挨打，节节败退，这些军妓被迫运送弹药，出入火线，有不少人借机向中国军队投降，幸保性命。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后，在云南的腾冲，有一万多名韩国籍“慰安妇”，由中国交给了韩国。

这些得救者毕竟只是少数幸运儿，多数在日军败亡时遭丢弃，也有

一些被集体屠杀，以掩饰日军的丑恶罪行。更有一些逃亡者，走入丛林死于自然灾害。

未死的“慰安妇”遭遇极为悲惨。据十七岁就被日本人骗到九州的韩国妇女金浩淑控诉，当她被装上船运往中国北部，强行分配到日军妓院，成为“慰安妇”后，每天数十次的蹂躏使她感到青春完全被毁了，她恨不得一死了之。另据当年驻扎在河北定县灵山镇的前陆军中士原田和男追述：一九四一年，当他在北平完成一项任务回到部队驻地时，被一位上士拉到了一家慰安所。接待他的“慰安妇”是日本熊本县人，是一个大美人，但脖子上有一道很显眼的疤痕。当他问及伤疤的来由时，她说，有一次一个军官让她把香烟插到阴道里去，她说“我又不是玩具”而拒绝，这个残忍的军官就用军刀割了她的脖子。现住九州的老妇笹栗富士追忆早年的“慰安妇”生涯时说，当年在从上海出发到杭州的一百八十公里路程中，她们走走停停，一共花了二十小时的时间，其间，光她一个人就接待了十九个“客人”，几乎每小时就要接待一人！当她们再次出发前往长兴时，军医鉴于她虚弱腹痛，为她开了休假诊断书，交代部队让她抵达长兴后休息三天。然而，到长兴后，笹栗富士根本得不到休息，第一天，她和另外两名韩国妇女仅在白天就为丧心病狂的日军提供了六十次性服务。在“慰安妇”较少的地方，有的被迫每天接客一百人以上。相传在南洋拉巴尔慰安所，排队的日军士兵每天竟长达数里！这哪里把“慰安妇”当人看待，简直就成了丧尽天良的日军闲暇时泄欲的工具！日军军官更少不了女人。平常饮酒狎妓，寻欢作乐自不必说，有些司令官甚至把日本国内艺妓及女用人全数搬到司令部，充当高级“慰安妇”。在战争末期，日军遭到攻击，仓皇逃窜，有人甚至丢掉军队，只带走百余名艺妓，可见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自上而下，淫糜成风。就纵欲方面而令德国法西斯都望尘莫及。

何止是“慰安妇”的悲痛

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何止是一个“慰安妇”事件！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侵略者在占据中国期间奸淫烧杀，罪恶滔天，真是罄竹难书。攻占南京惨杀三十多万人的残暴行径，就令人发指。而日本对待中国妇女的手段之卑劣和残忍，堪称史无前例。在日军占领南京的三个月内，强奸案多达二万余起，南京成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人间地狱。当年在南京任日军一一四师团一等兵的田所耕三说：“女人受害最深，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逃不了。我们派出了拉煤的卡车到街坊和村子掳来许多女人分配给士兵，一个女人供十五到二十个士兵玩弄，……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被强奸的女人就杀掉。”王平在所著《抗战八年》中写道：“（南京）市民姚加隆携眷避难，敌军将其妻奸杀，幼儿幼女在旁哀泣，被用枪尖挑入火中，活焚而死。乡妇谢善真，年逾六旬，敌军用刀将她剖杀，并以竹竿插入阴道。丁小姑娘被敌军十三人轮奸，奸后，敌军用刀刺砍小腹而死……”当时任教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贝兹博士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做证，称：“日军奸淫妇女，不分昼夜，有时竟在街头为之。有一妇人在某公墓内被日兵十七人轮奸；有一年仅九岁小女孩及其七十六岁的祖母同时遭到日军奸淫。”南京鼓楼医院的马林牧师在一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晨来了个状极悲惨的妇人，带来一个恐怖的故事。她原来是被日军带到医疗队去洗衣服的五个妇人之一，日军要她们白天洗衣服，晚上就轮奸她们。其中最漂亮的一个每夜得供四十人泄欲。今早这个妇人被三个日本兵带到偏僻的地方，他们要砍她的头，幸而只切开颈上的皮肉，没砍断骨头，她立刻装死，日本兵以为她死了才离去。后来她来到医院。”目击者李克痕在《陷京五月记》中写道：“街头上有很多被轮奸致死的女同胞的尸体，全身被剥得精光，乳房被割下了，有的小腹被刺破了好些洞，肠子漏了出来，阴户里有的塞一卷纸，有的塞一块木头。”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里，发现了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五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罗森的报告，其中写道：“日军占领南京已经一个月以上了，可是带走及强奸妇女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

由此看来，日军已在南京立下了耻辱的纪念碑了。甚至在本该受到保护的国际委员会在南京所设立的安全区里，都发生了数百件野兽般的强奸事件，而这些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德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口中得到证实。”连当时与日本结盟的德国外交官都觉得日军做法过分，可想而知，中国妇女遭受的凌辱是何等的深重了！

血海深仇岂容淡忘

上述所摘录的仅是日军罪行的万千记录中之数例。日军暴行之残酷野蛮是人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是任何文明社会所难以想象的。今日重提二次大战期间日军“慰安妇”事件和中国妇女半世的悲惨遭遇，是为了使炎黄子孙不要忘记历史，也是警告今日和以后的日本当政者在为他们祖先汗颜时不要故技重演。如今日本已为世界经济大国，但国内军国主义者如石原慎太郎之流蠢蠢欲动，不仅不为过去的滔天罪行反省，反而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日军侵略事实，对此日本政府是难辞其咎的。至于“慰安妇”问题虽然最近才曝光，不过早在二十年前就已有人撰写报道，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一再否认历史事实，直到一九九二年日韩建交时，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向韩国道歉并洽商赔偿。然而日本对待中国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慰安妇”问题采取什么态度尚无明确表示。正如敢于仗义执言的伊东秀子所言，日本政府如果对侵略战争不做一个总清算，日本民族将永远背负着侵略者的罪名，几百年也洗刷不清！

战争结束快五十年了，“慰安妇”事件的曝光再一次告诫人们，要时刻记住这血海深仇，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平涛据国内外资料汇编，原载一九九三年第一、二期《南京史志》）

惊闻胜利泪沾巾——谨以个人辛酸回忆纪念抗战胜利三十周年

沈云龙

一

记得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继之以八一三淞沪战争，全面抗战于焉开始。其时，我从日本回沪，尚未逾四个月，住在左舜生先生家的三楼，和张希为、黄欣周两兄共同主持《国论》月刊的编务。在“八一三”战事爆发前几天，上海市面已甚紧张，成千成万的北区市民，携老扶幼，随带箱笼，穿越苏州河，进入公共租界避难，沿途络绎拥挤，昼夜不绝。我们几个朋友，在“八一三”前夕，尚至北火车站界路一带观察，各重要隘口，均堆积沙包，围以铁丝网，守军士气如虹，弥可敬佩。而黄浦江中日舰骤增至二十七艘之多，载来陆军不下一师团之众，知战事已无可避免。果然，翌晨九时十五分，日军登陆，向江湾、闸北进犯，与我军激战，自是展开了淞沪之战的序幕。

八月十四日，日轰炸机群侵袭杭州笕桥我空军基地，被击落九架，首开我空战胜利纪录。我空军亦出动飞沪轰炸黄浦江中日旗舰“出云”号，时沪上市民尚不知炸弹的厉害，多聚集外滩观战，或伫立高楼晒台及马路两旁，仰望上空扫射，每见我机低飞时机上国徽，咸拍手欢呼，并未虑及有何危险。是日下午四时左右，我和希为兄由地丰里左寓步行至静安寺，搭乘一路双层公共汽车，往南京饭店参加戴云吾兄婚礼及晚宴。不料车行至跑马厅时，见原行驶爱多亚路之九路公共汽车，竟沿南京路迎面驶来，行人车辆，俱告阻塞，交通秩序大乱，乃下车相与步行，拟沿西藏路向南至远东饭店稍憩。因自“七七”战起，舜生先生即在该饭店开一长房间，以便与各方联系。孰料甫行至四马路转角大中华

饭店，忽闻訇然巨响，浓烟黑雾一团，仿佛看见麇集在对面法租界大世界游乐场最高层的难民群，排空全部坍下，刹那间血肉肢体与碎片瓦砾齐飞，呼儿叫女与哀号之声杂作。我与希为兄呆立街头，伫看行人四散奔逃，不知所措，如果稍早几分钟再前进百余步，此身纵然不死，也得受重伤。此毕生难逢伤心惨目的一幕，至今犹留有余悸。据事后始知，此一惨剧系我方飞机与日机交战时，驾驶人受伤，炸弹架失去控制，遗落二枚炸弹于爱多亚路附近，至炸毙路人数百名，残肢断臂者及损毁车辆，更不知多少，乃至站在马路中央指挥交通的印籍巡捕，竟被炸得尸体无存。而在公共租界外滩华懋饭店，亦发生同样情形，炸毁该饭店一部分，并伤毙数十人。我们朋友张葆恩兄也是往南京饭店参加婚礼的，因时间尚早，遂至外滩观看空战，结果身着一件杭绸长衫，满都是斑斑血迹，自己则毫未受伤，可谓幸运！

此后未及数日，舜生先生所发动的上海教育界抗敌后援会，便在允中女子中学组织成立，率同我们从事宣传、募捐、救济、慰劳伤患等工作，夜晚在地丰里寓所阳台看市郊炮战，炮弹与照明弹交织成天空一片火花，轰隆之声不绝，大家心情异常激越。唯此时租界民众对国军坚守吴淞、江湾、闸北一线的英勇苦战，以及日机狂炸南市，死伤无辜平民千余人，俱极为关怀，无不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救死扶伤，并供应军用物资及医药用品，捐输甚为踊跃。所有一切娱乐场所，都改为难民收容所与伤兵医院，充分表现全民合作的爱国精神，确有不少可歌可泣的历史镜头。到八月底，舜生先生由沪杭路转道赴京，参与国防最高会议，《国论》月刊遂告停止。我们几个朋友，俱改至李黝、谢澄平两兄在极司菲尔路接办之大中中学教书，由我担任教务主任一职。迨沪市郊国军在罗店、八字桥、大场、真如、南翔一带，激战两月余，旅退旅进，牺牲惨重。旋因日军于十一月五日由金山卫登陆，国军腹背受敌，战局顿形改观，不得已奉命西撤，上海即告失陷，租界形同孤岛。我以家中连电催归甚急，实际上是顾虑我在沪的安危，因上海对外海陆交通断绝，乡间消息不明，颇多谣诼，乃于是月杪辞去教职，搭乘挂葡萄牙

船旗的商轮离沪，取道南通天生港回返故乡安丰镇。这是沪战停后航行江北的第一艘船只，载运男女老幼约二千余人，多属籍隶苏北各县的难胞。其时黄浦江两岸，尽是败瓦颓垣，余烬未息，尚在熊熊燃烧中，满目凄凉，不忍卒睹。船出吴淞口，见日军大小舰艇，星罗棋布，正集中炮火攻击江阴要塞及清除长江下游封锁线。轮船行驶中，受到炮声震动，船身摇荡不已，全船旅客无不惊惶失色，后来总算安全抵达天生港。我见港内待运物资壅滞，岸上堆积尤多，而沿江防务松弛，兵力单薄，一般民众，恬嬉如故，似不了解国际战争的严重，使我引为深忧。登岸后，立即搭汽车至海安镇，再转乘人力车约五十里到家。父母妻儿，见我劫后归来，悲喜交集，亲友咸来问讯，仿佛有隔世重逢之感。

到家后不久，从地方报纸电讯得知江南战事不利，江阴、苏州、常州、镇江相继失守，首都亦于十二月十三日沦陷，造成举世咸知日军兽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枢业已迁都重庆。适又接沪上大中中学友人来信，他们决定乘船赴香港，转粤汉路去长沙或武汉，使我失去同行的机会，衷心尤感怅惘。到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杪，即为阴历新年，家家欢叙如常，丝毫无战时气氛，彼此得过且过，无人能知危巢累卵，祸在眉睫，江南既已糜烂，苏北焉能幸免？待阴历新年过后数日，我接到时任福建莆田县长夏涛声兄来信，邀我前往担任军法承审，我觉得在家株守无益，禀明双亲，决计应邀远行，于是启程经海安、如皋、天生港去沪转闽。不料行至如皋车站休憩时，巧遇苏省保安团团附老友戴天人兄（名曰阶，阜宁人，南京中大及金陵军校毕业），他问我何往？我告以原委。他说现正奉命兼代靖江县长，亦愿以军法承审相委，劝我中止去闽，言下不由分说，命人将行李卸下，而于次日相偕至靖江临时县政府所在地西来镇接事。此地为如、泰、靖三县交界之区，县政府设在一小学校内，靖江县城与江阴隔江相对，已为日军攻占。乃到职未两周，日军即于三月初从天生港登陆，沿通榆公路北进，一日而下南通、如皋、东台三县，盐城亦继之沦陷。时任江苏四、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杨仲华，竟不战而节节败退。未久，靖江县保安队为原任

队长朱骥煽动叛变，县府人员于黑夜枪声中撤往泰兴县属的季家市，天人兄奉调盐城县长，先行前往湖垛履任。我们一行到达季家市，已近夜晚，因整日步行，极感疲乏，乃住进旅馆洗澡休息。不料次日清晨，靖江城内日军前来挨户搜索，我和沈光远兄仓皇走避，行李丢光，且不识南北东西。经路人指引，始行抵黄家市新识友人严尔猷先生家，承其留住三日，代为雇车至蒋垛，有昔日通中老师孟济卿先生及同学刘文林兄招待，并赠我衣服换洗。再转车经姜堰换船至东台县属之溱潼镇，向戚友处探听，方知我举家老幼避日寇在沈家垛佃户家暂住，沈家垛距溱潼约三四十里，自是与光远兄握别，他往湖垛，约定通信地址，我回沈家垛与家人团聚。双亲方以我行踪不明为忧，见我安然无恙，出乎意外，自是欣喜异常。

此时我安丰镇家中，留有老仆看守，经过过境日军数番洗掠，除笨旧家具外，业已四壁萧然。镇上设有维持会及慰安所，由沉涸烟霞多年、家产卖光、栖身徽州会馆的留日前辈洪铁慈担任通译。依戚谊言，此人是我的长亲，但落拓无聊已久，镇人鲜与往来，此番乘时而起，总算大走其运，幸而有他出面敷衍来往日军，免去不少骚扰。我蛰伏乡居一些时，偶尔也回安丰探视，来回须步行四十余里，触景伤情，实有无限感喟。待至六月初，度过旧历端阳节后，接天人兄专人辗转自湖垛送来一信，谓即将会同国军进攻盐城，嘱前往佐助，乃于是月杪雇一乡间小舟，循水路赴盐，到达兴化县属北安丰镇时，已闻盐城于七月二日收复。迨抵达时，而天人兄则于先一日，因泅水攻城，中暑患急性肺炎，专轮赴兴化就医。未几，即闻其逝世之讯，待其棺柩运回，在码头集会奠祭，到士绅民众数百人，由我报告他的生平事略，全场至为哀恸。我原应约而来，今已无可再留，遂仍乘原舟而返。不久，日军南撤通如，东台亦告收复，我举家复由乡间迁回安丰。乱后归来，家园重整，而冀儿即于九月十六日（阴历闰七月二十三日）出生，我父母多年望孙心切，得此老怀为之弥慰。

此后，我接黄桥中学校长丁廷标兄函告，谓从上海传来重庆青年党中央党部通知，嘱我主持苏北支部，于是我从东台、泰县、泰兴、黄桥、姜堰、海安走了一转，联络各地同志，约集在姜堰举行会议，计划组织一武装部队，准备抗日保乡的游击战。但从事区级行政的同志，所能把握的自卫队枪支，多零星分散不易集中，且各有本身顾虑，益以天人兄已逝，又缺乏军事专门领导人才，以致筹商终日并无结果，只好伺机再说。继而我不顾轰炸危险，又从东台经兴化、宝应、淮安，前往淮阴一行，想谒见省政当局，略陈全民抗战的管见，无如侯门似海，竟不可得（岂料现在与我同住一村，朝夕相见），知其仍持派系观念及小圈子主义，只好废然而返。适接夏涛声兄自闽来信，谓已交御莆田县篆，仍回省府服务，已介绍我至财政厅任职，催我速往。我以此一年中，到处奔波，竟无缘为乡邦效力，遂决计赴闽。取道海安、黄桥、新港乘轮去沪，稍事补充行装，洽购新常安公司船票，搭广生轮，系挂挪威船旗，船行三十八小时抵福州；小住数日，再换轮沿闽江上驶至延平，改搭公路车经沙县而抵福建临时省会永安，时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二月四日也。我现在尚保存部分留闽日记，有待整理，此处不拟赘述。

二

我生长于苏北，对苏北自然有一种浓郁的乡土感情，虽然赴闽任职，对苏北前途及家人的安危，仍不时萦怀于胸臆。就苏北地理形势而言，应该是东止于海，南达于江，北迄陇海铁路，西临运河。抗战前，共辖有三十一县之地，占江苏全省二分之一强，统称为江淮平原。港汊纷歧，河渠网布，且有洪泽、高邮、宝应、阳澄诸湖为之潴蓄灌溉，所以弥望数百里往往不见山陵，且有通榆公路沿范公堤贯通南北。人口度极密，每隔数里或十余里即有聚居之乡镇村落，鸡犬相闻，舟楫四通。出产以稻、麦、棉花、黄豆为大宗，沿海各县更产有大量的煎盐和晒盐，行销长江皖、赣、湘、鄂四省及皖北、豫南各县，即所谓淮南北盐是也。这一广大渔、盐、米、棉之乡，自清初以来，从未遭受过兵燹，

除了十六年（一九二七）孙传芳兵败渡江曾受蹂躏外，可说到抗战前止，苏北仍旧是人间乐土，世外桃源。

苏北之弄得一团糟，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应起始于八一三沪战爆发后之次年。其时，大江以南，业已全部沦陷，苏省府迁治淮阴，虽只剩半壁山河，尚属完整，而苏北与上海贸易往来的唯一咽喉，厥唯南通天生港，因之营业税收，极为鼎盛。故纵偏处一隅，应可有为有守。唯苏省府于收拾江南残破之余，有感于兵力不足，乃首奉命成立第二十四集团军于淮阴，由省主席兼总司令，下辖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及三十三、一一七两师；并令饬各县警察，连原有饷械，悉数调省，加以训练，改编成师。此为扩军起见，各地治安，未之顾及。卒致二十七年三月，日军由天生港登陆，地方保安团队一无抵抗，溃散而为游匪，遂贻苏北祸乱之源。据曾两任江苏省长、泰县韩国钧（止叟）《永忆录》中说：

沪战爆发，南通天生港为苏北唯一交通线，当时非常发达，中央忽下封锁之令。适四、六两区（按：指南通、盐城两行政督察区）在海安（按：系属泰县，为韩氏之故乡）开救济委员会，列席者皆苏北各县人士，深虑因封港启衅，联名电呈中央，并徐州李司令长官，又嘱杨君樵谷面陈详情，未即决定，而日军已在天生港登陆，旋至如皋，寻至东盐，省军一无抵抗。未几而各方游击队蜂起，为省府所认可者，如薛承宗、张冲青、张星柄、何克谦、孙信符、陈尧生、张少华、杨仲华、张能忍，号称十旅。

长江下游江面辽阔，北岸港口众多，仅天生港有趸船及码头设备，设若封锁，兵力是否足够？如何布防？抵御能否有效？后果为得为失？似须事先密做周详考虑与部署，非一纸明令所能奏效。今突下封锁之令，而又一无准备，纯属纸上参谋作业，事同儿戏，玩火自焚。盖苏北出口各项土产及民生物资，向以供应上海为大宗，而自上海输进之机器

零件、制成品及五洋杂货，亦以苏北为销售之尾闾。日军视为重要经济命脉，在所必争，如不公开封锁，或勉可暂时相安，现仅徒事空言，遂益促其提前行动。于是，日军在毫无防御情形下，公然自天生港登陆，一面以飞机轰炸扫射，掩护其陆军沿范公堤北进，一面以特制橡皮艇，装置马达及机枪，沿串场河横扫两岸以配合行动，如入无人之境。居民四散奔逃，通如、东盐四县，首遭其殃，苏北大乱，遂从兹开始。

唯《永忆录》中所述各方游击队，崛起于日军侵入苏北之后，半属散兵游勇，半属地痞流氓，领导者或曾受军事教育，或则为江湖好汉，其枪支来源，多搜索自民间，或系战时所散失，乌合之众，素质甚差，勒索抢掠，事所难免。后经省府改编，给予正式番号，则已事在二十八年春，计为保安六旅、常备四旅，其旅长及分布如下：第一旅薛承宗，驻如皋；第二旅张冲青，先驻姜堰，后移启东、海门；第三旅张星柄，驻高邮；第四旅何克谦，驻如皋、泰兴之间的黄桥；第五旅孙信符，驻如皋、掘港；第六旅陈尧生，驻泰兴；第七旅王殿华，驻泗阳；第八旅杨仲华，驻泰县；第九旅张少华，驻泰兴；第十旅张能忍，驻南通、海门。此据已故《新江苏报》主持人包明叔先生著《抗日时期东南敌后》一书所述，较《永忆录》为详。

由上可见当时苏北国军，除八十九军所辖两师外，苏省府所能指挥的尚有十个保安常备旅，兵力不为不厚。不幸淮阴于二十八年二月被日军自徐海分兵攻陷，苏省府始则迫迁泰县，而泰县则设有“鲁苏皖边区总指挥部”，由李明扬任总指挥，李长江副之，下辖丁聚堂、颜秀五、张公任、陈才福、何霖春五个纵队，每纵队相当一旅之众，分驻泰县、泰兴毗连乡区及姜堰、海安一带。另尚有苏北游击总队陈泰运部，亦由盐城、兴化移驻泰县、东台乡区，该部原系驻淮北坂埔之税警总团，大部分为八十九军吞并，陈率其余众，尚有千余人，名义上亦归李明扬指挥。泰县二李，夙与苏省府分庭抗礼，积不相能，而两者部下亦常有争夺防区发生火并之事。我在二十八年旅闽日记中，即曾有一段记载：

六月二日，阴凉，微雨。上午，下乡办公。下午，返厅。阅《申报》载：苏北靖江县长兼保安第四旅副旅长朱骥，因税收问题，与张公任冲突，被张率部千余人，围攻于黄桥，中弹而亡。忆去春四月初旬，余与亡友戴天人兄正在靖江西来镇办理交卸时，朱骥曾煽动县府部队叛变，夜深开枪，以县府为目标。余正在监狱点验人犯，奔避县署后麦田内，值大雨淋漓，衣履尽湿，约一时许，始镇压平静，已逾午夜，镇外十余里之敌人迫击炮声，犹隐约可闻也。今此獠不得善终，可见报施不爽。

苏省府既局处泰县，又不见容于二李，无可展布，乃于五月再迁兴化。兴化古称昭阳，形如釜底，四面皆水，自昔有“昭阳好避兵”之称，暂时尚可苟安。迨至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月，汪精卫成立伪政权于南京，对苏北无形增加压力，而日军复于四月自高邮攻兴化，苏省府遂三迁东台。我故乡居然成为战时省会，真是梦想不到。旋兴化失而复得，日军撤退，将县府及各机关付之一炬，苏省府遂仍留东台，未即迁回。

三

三十年春，我因母病促归侍疾，遂请假自闽取道延平、建阳、浦城、江山、金华、奉化、宁波，经上海，回苏北。忽忽数月，到八月间我母逝世，待营葬已毕，和我父商量，以乡间萑苻遍地，日夕处于风声鹤唳之中，无法宁居，而一家老幼，又不忍恝然远行，乃决定将住屋保留后进三间，余屋分租孙、周两姓，即举家迁沪赁居地丰路元善里，并去电闽省府辞职，另应友人光夏中学校长王韫石、卜梁昆仲之约，任教高一、二两班国文及政治、经济学选修课程，舌耕所入，益以家乡所可能收取之剩余田租，家计勉可维持。是年冬，日寇偷袭珍珠港，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东南亚一带，卷入战争旋涡，英、美亦起而对日作战，局势转而对我有利。时上海英、美、法租界已为日伪控制，实施户

口调查，随时封锁交通，居民完全过着半亡国式的顺民生活，忍死须臾，以待胜利之来临。我在沪未用本名，改用我的字“泽清”为代替，至今尚保存一张沪市警察局及日本宪兵队所发给的“居住证”，上面押有我的指模。三十余年来，每一展视，感喟无穷。我将留给我的子孙，永志毋忘。

我蛰居在沪，除按时上课及改作文卷外，每日圈点正续《资治通鉴》数页，并摘要札记。我读书素无恒心，但两三年中，竟将此两书圈点完毕，对历代兴亡成败得失了然于胸，益信我中华民族必有否极泰来之一日。值其时曾慕韩先生因香港沦陷，违难来沪，居住法租界，不时前往请益。未久，刘东岩兄衔命冒险至沪探视慕韩先生，传达后方消息，相与倾谈大势，俱抱乐观。迨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夏秋之交，日寇渐露败征，汪精卫旧疾复发，赴日就医，旋即于是年冬逝世，伪政权内部倾轧日烈。其尤甚者，沦陷区物资缺乏，控制米粮极严，物价高涨，伪币实值低落，沪市商民，囤积居奇，投机取巧，已非敌伪所能管制；马路乞丐，常有抢夺行人所携糕饼点心之事，伪警亦无可如何。市郊农村妇女，三三五五，背负小米袋，穿越封锁线铁丝网，东掩西藏，沿各里弄挨户叫售。当时沪上流行歌曲，有“前门叫买米，后门叫买柴”之歌词，听来极为凄婉动人。同时又严令节约用电，管制灯火，马路灯光昏暗，住户以黑布蔽窗，以做防空准备。于以知敌伪将临败亡，为期已不远了。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二月，我送葬友人关君于虹桥公墓，归途乘三轮车经梵王渡，见有美国巨型飞机低飞而过，居民仰视天空，咸作会心微笑。我父见上海已非安全之地，力主迁回东台县城居住，我为尊重老人意见，决定由我父先回东觅屋，我则稍后与妻儿偕行，于是一面结束沪寓，变卖家具什物，一面将光夏中学课程托请名戏剧家侯曜夫人濮舜卿女士代授。待一切安排停妥，已是三月杪，当即由沪乘火车至镇江，渡江换汽车至泰县，再乘轮至东台，已是四月二日。当时由沪回乡

者极众，北火车站旅客拥挤异常，万头攒动，我长女楚几乎走失，上车亦未觅得座位，在两车厢交接处，站立了七八小时之久，一幅难民流亡图，至今印象深刻。抵东后，我父已租好钱姓房屋三间，勉强可住，直至八月初，始偕妻儿回到距城仅二十五里的故乡安丰镇探视。不料忽染疟疾，留乡诊治，约旬日左右，突闻驻镇伪军秦庆霖部，拆除军用电话线，集中待命，四处拉夫，有开拔他往迹象。乡人惊疑莫释，乃于十六日午后，率妻儿步行至镇北郊外，始雇得二辆人力车，急行返城，证实日军战败，业于十四日向中、美、英、苏正式宣告投降，伪军失其凭依，内心恐惧，亟求保存实力，纷向据点集中。适友人李受之兄，以局势紧张，力劝出走，老父知我在家，反多牵累，亦表同意。于是举国欣闻胜利欢喜若狂之时，乃我仓皇挥泪离家出亡之日，人世苦痛，宁有逾此？岂非天乎！

我和受之兄十八日乘轮先至距城西六十里之溱潼镇。镇上驻有伪军一旅，旅长徐容，东北讲武堂毕业，其所属营长葛醒吾，松江税警官佐教练所毕业，俱隶青年党党籍，原属税警总团，因八十九军吞并税警总团时失去联系，被逼投伪，但陈泰运率税警总团余部改称之游击总队，即辗转流徙而驻于溱潼附近之乡间，彼此默契，数年来颇得徐之掩护。我与受之兄往晤徐、葛时，徐即出示已接重庆军委会的电令，委其为某路司令，因而面有得色，并谓所有大江南北陷区部队，俱分别获有正式名义，命就原地原防，维护治安，乃至巨奸周佛海、任援道，亦许其戴罪立功。

徐、葛两兄，以青年党同志之谊，彼此相与倾谈，濒行，知我有江南之行，且各有所馈赠。我在溱潼朱姓亲戚家住了四天，即乘轮赴泰县，而东台县城旋于三十日为新四军攻陷。适在镇江车站遇来自阜阳之同乡韩宝鉴兄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苏支部任职，复员赴苏州，邀往小住，乃于二十日自泰、扬渡江抵苏，是日为中秋节，对月怀乡，倍增愁思。幸彼时京渝空运频繁，急与重庆友人联系，不久即得夏涛声兄来

书，嘱我去沪相候。双十节彼由渝飞抵上海，一别数年矣，欢然畅叙，邀我赴台相助。他与长官公署人员先行赴台，我在沪候机飞台，至十一月十二日，始克成行，流亡生涯遂告结束。而我离乡背井，迄未返回故里，时光荏苒，忽忽三十年于兹矣！

在我上述一段流亡期间，所见泰县、扬州、镇江、南京、苏州各城市的日军，不再横蛮凶狠，或徒手，或倒持枪，仍严正有序，负责协助我维持交通线，亦紧守岗位。到上海，则市民积怨已深，常有围殴日人之事。抵沪美军，多驾吉普飞驰，或坐三轮车，或身着从四马路估衣店买来之绣花寿衣，携带吧女，又是一番景象。犹忆我在南京请求增援苏北之时，正是日本政府代表于东京湾美国军舰上向盟国签署降书之日，当时以《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君的报道最为详细，我有剪存资料的习惯，兹特检录如次：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十分，我在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斗舰密苏里号上，离开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看见他们代表签字，向联合国投降。

这签字，洗尽了中华民族五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

签字的地方，是在舰右侧大炮旁将领指挥室外上层甲板上。签字的一张桌子，原拟向英舰英皇乔治五世号借一古色古香的木桌，却因为太小，临时换用士官室里一张吃饭的长方桌子，上铺绿呢桌布。桌子横放在甲板中心偏右下角，每边一把椅子。在靠里面的椅子旁边，立着四五个扩音器，播音时可直通美国。将领指挥室外门上，如玻璃框内织锦画一般，装着一面陈旧的美国旗。十三花条三十一颗星，长六十五英寸，阔六十一英寸，九十二年前美将佩里（Commodore Matthew C.Perry，1794—1858）曾带至日本，在日本本土上飘扬过。这旗的位置正下视签字桌。桌子靠里的一面，是准备联合国签字代表团站立的，靠外的留给

日本代表排列。桌前左方是将排列美国五十位高级海军将领的地方，右方是五十位高级陆军将领。桌后筑一小台，给拍电影和相片的摄影记者用的，地方最好。其余四周，都是记者天下：大炮炮座上，将领指挥室上层。各枪炮座上，全是我们的位置。我是站二十公分口径机枪上临时特别搭的木台上，离开签字桌约两三丈远近。上层甲板下面的大甲板上，右前方排列着水兵乐队和陆战队荣誉仪仗队，都向外立。紧靠着登舰离舰的铁梯出入口，口上排着一小队精神饱满、体格强健的水兵。……

八点半，忽然乐声大起，一位军官宣布联合国签字代表团到。他们是乘驱逐舰从横滨来的。顷刻间，我看见从大甲板上大炮座后转出一列衣着殊异的人物来。第一个是我们的代表徐永昌将军，他衣一身简洁哔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向迎接的美军官举手还礼后，领先拾级登梯至上层甲板，杨宣诚将军等随行。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的代表陆续上来，记者大忙。上层甲板成了有声有色的外交应酬场面。……八时五十分，乐声又大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到，也是坐驱逐舰从横滨来的。尼米兹在舰面上迎接他过来，陪他从大甲板登级到上层甲板，先到将领指挥室休息。舰上升起五星将旗，和尼氏的对立。……上层甲板上的外交场面渐告结束。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队静立，徐永昌将军为首。五十位海军将领、五十位陆军将领，也分别排班。听见有人说，日本代表将到。我忽看见一艘小艇，正向舰右铁梯驶来。不久，一个美国军官领先，日人随后，陆续从出入口进入大甲板。那小队水兵，向美国军官敬礼后，即放下手立正，乐声寂然。日本代表外相重光葵在前，挂着手杖，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跷拐而走，登梯到上层甲板时，有人扶他。他戴礼帽，衣大礼服，上甲板，即除帽。梅津随后，重步而行。一共十一人。全体到上层甲板后，即在签字桌向外的一面，列成三行。重光戴上帽，和梅津在前，其余分成两行，和联合国的代表对立，全舰无声。重光一腿失于淞沪战后，在上海阅兵时，朝鲜志士尹奉吉的一枚炸弹。梅津是从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著

名《何梅协定》日方签字人，都是我们的熟人。但是，曾几何时，现在！

九时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哈尔西，步出将领指挥室，麦氏走到扩音器前，尼氏立到徐将军的右面第一名代表的位置，哈氏入海军将领组，站在首位。麦氏执演说稿在手，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扩音器宣读。日本代表团肃立静听。麦氏读到最后，昂起头，对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请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指定的地方签字。"一个日人出列，到桌上察看那两份如大书夹皮面白纸黑字的投降书无误，折回。重光挣扎上前，行近签字桌，去帽放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边，除手套，执投降书看了一分钟，皱紧眉头，从衣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字。梅津随后签字，他没入座，右手除手套，立着欠身执笔签名。这时九时十分。……

麦氏继续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作战的各国签字。"接着并回身说，请温赖特将军和珀西瓦尔将军陪同签字。温、珀步出行列，向麦氏行礼后立在他身后，麦氏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入椅子，掏出笔签字，才写一点，便把笔转身送给温赖特。麦氏掏出第二支笔，写一点，送给珀西瓦尔。他一共用了六支笔。签字毕，他起立，回到播音器前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现在签字。"尼米兹元帅步出行列说："我请哈尔西将军、谢尔曼将军陪同签字。"哈、谢两氏出立，尼米兹入座签字毕，各归原位。麦氏说："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徐永昌将军步至桌前，入座，王之陪同，出钢笔签字。我转眼看着日本代表，死立在那里，如木人一般。之后，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的代表，一一在麦氏宣布到自己时，出列向麦氏敬礼后，请人陪同签字。陪同的人，澳大利亚最多，四个；荷兰、新西兰最少，各一个。荷兰代表签字前，忽然和麦氏商量了几句。各代表态度：美国的最安闲，中国的最严肃，英国的最欢愉，苏联的最威武。全体签字毕，麦氏和各国首

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那时是九点十八分，九一八！[原注：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日本强迫我国和伪满通车通邮，那第一班从关外开北平的车，到站是九点十八分，意思是“九一八”到北平。据此，我们可以说：“九一八”回日本。]

按预定程序，日本代表应该随即取了他们那一份投降书（另一份归盟国保存）离场。但是他们还站在那里。麦氏参谋长萨瑟兰将军，本来是负责把那份投降书交给日方的，这时他却站在签字桌旁，和日人板着脸谈话，似乎在商量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记者们议论纷纷。后来看见萨氏在那投降书上拿笔写了半晌，日人点头取书而去。事后知道，加拿大代表，不知怎的，在日本那份投降书上签字时，签低了一格，占了法国的位置，以后的各代表都跟着签低了。荷兰代表先发现这错误，和麦克阿瑟商量也为此。萨瑟兰后来用笔把规定的地方依签字更正，旁边附上自己的签字，作为证明。倒霉的日本人，连份投降书，也不能是干干净净的。

日本代表团顺着来路下舰上小艇回去，在还没离舰时，十一架超级堡垒列成整齐队形，排空飞至密苏里上空，随着又是几批超级堡垒。我正在数的时候，后面黑影点点，蔽空而来，不知有多少架舰上的飞机列队渐近。不到半分钟都到了上空，大家看得张着嘴出神。这些飞机，都向东京飞去。

我听见一个不到二十岁、满脸孩子气的水兵，十分郑重地对他一位伴儿说：“今天这一幕，我将来可以讲给孙子孙女听。”

这水兵的话是对的，我们将来可以讲给子孙听。可是，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痛苦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国势犹弱，问题仍多，真需要民主团结，才能善保和发扬这胜利的成果。否则，或者我们没面目和孙子孙女讲了！

旧耻已去尽，中国应新生！

这篇报道，是我中华全民族抗战胜利成果的光荣实录，也是有关中国当代史的重要文献，我们这一代固应该重温一遍，以免健忘；更应该编入中学教科书，让我们的下一代增加自信自强，不必自卑自贱，更不能自暴自弃，这对纪念三十年前的抗战胜利，才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七卷第二期（一九七五年八月号）

[1]吋：英寸的旧称。

[2]指老布什。

傳記文學書系

少帥春秋

赵一荻 顾维钧等◎著

张学良的一生沉浮
映照出的是百年中国的跌宕史

中国现代史丰富的宝库
台湾《传记文学》杂志
珍藏内容大陆完整呈现

花花公子与政治家、军事家『三位一体』
其一生之传奇性与戏剧化，冠绝民国史
东北易帜、『九一八』、西安事变，屡改国史进程
是非功过，留待后世评说

岳麓書社

版权信息

书名：少帅春秋
作者：赵一荻 顾维钧 等
出版社：岳麓书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总序
凡例
张老帅和张少帅
作者前记
楔子
郭松龄反奉·张作霖被炸·枪毙杨宇霆常荫槐——记耳闻目睹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二三事
一、关于郭松龄反奉问题
二、关于张作霖被炸
三、关于枪毙杨宇霆、常荫槐
张学良改造兵工厂与杨宇霆之死
杨宇霆这个人
杨宇霆之功
张学良一语压倒林权助
一元钱
兵工厂擅自发枪
办寿无礼
无理要求自寻速死
改造兵工厂
最新发现张学良早年史料普赖德助张调停直奉战争
普赖德夫妇书信发现经过
关于约瑟夫·普赖德其人
普赖德夫人谈青年张学良
普赖德从前线写给夫人的信
普赖德夫人寄美国的家书
张学良突袭中东铁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之一六
“九一八”前后与张学良的接触
赴欧小住张学良急邀去东北（1928—1929）

中央使张学良陷入对苏俄的困境（1929—1930）
杨永泰献策少帅因过于自信而吃亏
九一八事变前我计划在黑龙江领地开垦
少帅倒向中央使国民党扩大会议垮台
预感日本要采取激进的军事行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建议诉诸国联并派人实地观察
张学良与中原战争资料举要
邹鲁自述来往沈阳与太原之间
蒋介石《自反录》中致张的电文
附录一：张学良的“巧电”
附录二：蒋主席复张学良的“巧电”
张学良驻武昌趣闻
西安事变两主角：蒋介石与张学良
一幕紧迫追求统一军权之悲剧
早年女佣回忆张学良与于凤至
大丈夫之气概——写于张学良先生九秩华诞前夕
闲话张学良九十寿——蒋公去世时，张学良的挽联说明一切：“关怀之殷，有如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序传虹霖女士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总序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

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

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凡例

一、原文的繁体竖排改成简体横排。

二、原文中脱、衍、讹、倒之处，均径改，不另加注说明。

三、原文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其中或有跟现今通行者有较大区别，而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由编者加注进行说明。

四、原文中词语与标准用法有不同者，为尊重作者用语习惯及时代与地域差异等，不做修改，一仍其旧。

五、原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有不统一及不符合标准用法的，一仍其旧，其中或有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由编者重新标点。

六、原文中的汉字数字不予变为阿拉伯数字，个别阿拉伯数字也不再统一为汉字。但注释部分为统一体例，版本年代及页码均采用阿拉伯数字，以便明晰。

七、所引文章中的纪年，1949年10月1日前的民国纪年一仍其旧，1949年10月1日后均采用公历纪年。

八、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机构及职务的称呼均予保留，只对个别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字做了必要的删改。

九、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地区自

称“中国”“政府”及其政治机构、职务名称、“涉外”用语等，本书均加引号，以示区分。

十、原文中由于作者政治立场等原因，本书做了极个别的删节，不另加说明。但为保留资料的完整性，尊重原文及作者观点，文中难免偶有不妥之处，相信读者自能甄别分辨。

张老帅和张少帅

司马桑敦　遗著

作者前记

东北军旧侣习惯上称张作霖为老帅，对他的儿子张学良则称少帅。老帅和少帅都不是正式的官称。老帅的全衔，应为“陆海军大元帅”，是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六月十六日凭借奉军八名将领联名通电所制造出来的官衔。张作霖就根据这个官衔，两天后的十八日，在北京发表了《军政府组织令》，以之组织了一个政府，代替了前此的北京中央政府，并以此发号施令，准备和由广东北伐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张学良在他父亲的扶植之下，最高的军职是第三方面军团上将军团长，后来出任了东北保安总司令。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特命他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这篇文稿所要记述的，便是张作霖走向这段权力和被毁于这段权力的一段过程以及他的儿子张学良在这段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标题所以用老帅和少帅的字样，除了沿用当时一般的习称，作为一种回忆上的资助之外，要在特别点出在政治史上他们父子的这一种格局。

楔子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万里无云，月明如镜（正当阴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

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军乐。车队中的第一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色大轿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大元帅常服，腰间佩剑。他身材虽然不够魁梧，但步履间却是英挺飒爽。

这时，他的儿子张学良，当时担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和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的杨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线败退下来的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孙传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欢送大元帅的离京出关。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别。军政府撤退专车一共三十辆，当张作霖踏上车门时，便准时徐徐开动了。张作霖伫立车门的台阶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礼，一直到专车开出站台，他这才走进车厢。张作霖面上虽然一直维持着镇静的微笑，显然的，他的内心则是不胜其感慨的了。

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最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

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地有感于最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幕。不过，事实上他可也并不觉得这一幕来得太属意外。

张学良是一直不以张作霖进关参与中原内争为然的。东北大学前任教务长王卓然便曾撰文指出，张学良曾向老子苦谏过，但老子不听，他做儿子的又只得服从地来做他父亲实现野心的工具。实际上，就在这种安排之下，当他老子离开北京的时候，他便奉命暂留北京，来处理军事上的这一场残局。

当时，张学良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已经是三方面处于国民革命军的包围之下了。晋军威胁到察北，并隔着北拒马河呈直薄北京之势，而津浦路上的直鲁联军，在由徐州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部西北军的压力之前，竟一泻而下，使得天津前线的奉军大为动摇。

在这种情形之下，张学良自然不能在北京久待下去。他和杨宇霆暂且留守北京，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指挥他们统辖的第三、第四两个方面军的队伍，安全地向滦河一带集中，然后，再考虑如何安全地撤到关外。

这天晚间，张学良由天津的电话报告中，得知张作霖在天津逗留了一整天后，已于午后六时五十二分离开天津，不久便驶出山海关，奔向锦州了。山海关外，是他们张氏父子的老地盘，听说他老子出了关，便有一大半业已回到家的安全感了。

就当此时，有一段饶有趣味的插曲，值得一提。

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之子吴泰勋，这时也留守北京。吴俊陞是由黑龙江远道来北京迎接张作霖同车回东北的。这天晚上，张学良看见吴泰勋在公馆里扶乩问事。张学良一向对于迷信的玩艺儿是极感兴趣的。他凑上前去打趣地要问问大元帅的现在行止，岂知，乩语上批出来四个字："大帅归矣。"当时，张学良尚奚落吴泰勋说："这乩太灵了，谁不知道大帅已经回去了！"焉知，第二天六月四日清晨六时，张学良接到奉天的急电说：五时三十分大帅的专车在皇姑屯中雷被炸，大帅和吴俊陞均重伤身死。这像一声巨雷直接击中了他的头顶，他一时吃惊地被震

住了。他立刻联想到乩语，就当这一刻他迷信了。他觉得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捉弄他们父子，他神智有些陷入混乱，他茫然，感到虚脱而无力。

接着他想到另一件事，这天是阴历的四月十七日，是他二十八年前降生的日子，是他的生辰，何以能够如此巧合，这一天正也就是他老子的死日！

由这天起，他下了一个决心，不再祝贺他的生辰了。他把生辰改用他太太于凤至的生辰，同为阴历的五月初八。四月十七日这天，对他来说，其中有生机，也有死机；是他自己的生日，也是他老子的死日，他永生不能忘却这一天！

一

一九〇一年，义和团事件引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第二年，阴历四月十七日，张学良诞生于辽河之滨的新民府。当时帝俄军队入驻东北不肯退兵，清朝的地方政府，既不能维持清廷政令，也不能保境安民；辽河的下游，正是一个民情嚣嚣、群盗如毛的地方。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当年二十七岁，就是这群盗中之一盗，根据地就在新民府管下台安县的八角台；手下拥有人马一百余名。

按着史家严格的笔法：张作霖二十二岁开始落草为寇，只应是少年家贫，中途流落江湖；但张学良则真正算得是诞生于草泽之间，呱呱坠地的头一天便是一个绿林的儿子了。

这一个资历，对于张学良童稚时期的性格形成，是极其重要的。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孕育张学良的环境，是一种反常与乖戾的暴力社会，而他的父母家庭更一直是处于杀机四伏的紧张空气之中。

比如张学良出生的头一年。

辽西一个大股马贼金寿山和俄国军队，便曾袭击了张作霖。当时，张作霖盘踞在广宁县（北镇县）的中安堡，人马为数不过数十众。在大敌当前的情形之下，张作霖只得率众夤夜突围出走，累得张学良的母亲赵氏和长他两岁的姐姐也仓皇走避到新民府的外祖家。

另一方面，张作霖虽然逃脱了被人“吃掉”的厄运，但他同样也以“吃掉”别人为扩大他的势力的手段。

他走避到台安县的八角台，得到当地匪首张景惠的掩护，同时又网罗到镇安县（黑山县）桑七子的汤玉麟和张作相一股的合作，击毙了当地一个大股马贼的首领项昭子，收容了项昭子的残部，于是就在当地有了立足之地，扩充了他的伙众人马。接着，张作霖又杀掉了拥有巨富的匪首杜天义，并制服了另一股（报字）海沙子的匪团，从此，名声大震，在辽西一带成了一方之雄。

张学良出生的第二年，张作霖的生涯有了一个大转变。

新民府知府增韫收编了他的伙众，他由马贼一变而成了官，做了新民府巡防营的管带（营长），他的同伙弟兄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也都跟随他做了巡防营的哨官（连长）。

做了官，并不意味他们便就结束了那种绿林的生活。他们照旧要和他们往日绿林中的同伙杀来杀去。尤其，当时帝俄的军队占领着东三省的重要城市，张作霖经常要和出来骚扰地方的俄军部队火拼，这毋宁更增加了他们行动上的紧张。

一九〇四年二月到一九〇五年九月，日本和俄国为了分割东北和朝鲜的地盘，争持不下，乃就在清朝领土的辽东火拼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日俄战争。北京的清廷虽然标榜着局外中立。但东三省地方上的有

司，则处在两军的夹缝中间，受尽了种种的欺凌压迫。张作霖的新民府巡防营一伙，感情上本来是反俄的，他们也不断地和俄军的小部队闹冲突，但当日军在奉天一带驱走了俄军之后，张作霖的部队又不免和日军也间或发生摩擦。有的时候，张作霖也会反过身来帮上俄军的忙，找找日军的麻烦。也就因此，张作霖且曾一度为日本宪兵队所执，差一点便为日军杀害。据日本《田中义一传》记载，张作霖有为俄军做间谍之嫌，被日军拿捕。日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拟将张枪决，后经新民屯民政署长井户川辰二和中佐参谋田中义一从中说项得免。也就由于这一个因缘，后来，张作霖弟兄们协助了日军外围的“征露[1]义勇队”，在俄军后方从事了一些游击活动。也就是这个田中义一，后来升为陆军大将，一九二七年曾组阁做了日本首相，他对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政治命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后话。

话说回头，也就是因为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对于从密林山泽中走出来的张作霖，显然的又是一个最适于他纵横驰骋的年代。日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手下的人马，又获得了扩充，他的官升到巡防五营统带官（团长）兼中营长，他的弟兄也都升了营长，防地由新民府移到郑家屯（辽源）。在这带防区，张作霖又除掉了蒙古马贼队的白音，捉住了牙什，赶走了蒙古队的领袖陶什陶，声威更为远播了。未出两年，他的官又升到奉天前路巡防营统领（旅长），兵力扩充到七个营三千五百名，移防到接近黑龙江省城的洮南。

二

在张学良刚刚懂事的年龄，也正当张作霖官运亨通的初期。在张学良最纯真的幼年认识里，无疑他清楚地看到他老子由一个绿林草寇，而地方豪强，而号令军旅的全部影像。

张学良刚满十岁时，除了他的姐姐和另一个弟弟之外，他老子新添的一房太太卢夫人，又为他增加了一弟一妹。不用说，这时候的张家，

已非同新民府的草泽时代了，而是子女满堂，出入差弁，声势赫赫的了。

张学良未受过正规的义务教育。当其他人家的孩子正在念国民小学的年龄时，张学良耳濡目染的，只是以他老子为中心的一套家庭教育。

由若干资料佐证，张学良的文学造诣颇佳，可能在启蒙时期受过汉文私塾老师的教育。但是，这一时期对于他身心和做人的影响至大且深的，还是来自他老子和他母亲的两方面的感染。

他老子方面给他的感染，是一种马上英雄的境界。他自幼接触到的世伯世叔，如张景惠、张作相和汤玉麟之辈，大都是大言不逊、呼卢喝雉的人物。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一些仗义行侠的江湖好汉，精神上所尊崇的，也只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义气，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造型，大致统一于一个类型，即在挥金如土之余，也可不惜杀人如麻。

然而，张学良从他母亲方面所接受的感染，则正正和他老子的相反。

有些较早的日本资料指出，张学良的外祖赵家是新民府下少数富绅之一。张作霖能娶赵家女为妻，似乎有过一段类乎抢亲的过程。日本白云庄主人所写的一本《张作霖》中说，张作霖下了一块银大洋的彩礼，硬将赵家的小姐抢去成了亲。试想，一个富绅的女儿，为马贼所掳，而且又为马贼生儿育女，此中自然不无交织一些屈从与抗拒的心理。同时，绿林中的生活，又是杀伐常见、日夕不安的场面，作为一个母亲，自然不会安于这种环境，自然也就在训育子女时，寄以和她丈夫完全相反的希望。

这从张学良和他弟弟张学铭二人成人后，都曾异口同音地表示不愿做军人一节上可以获得佐证。

张学良于一九三三年三月曾对为他戒毒的密勒医生告白说：他原不想做什么将军，他希望受普通教育，学习一项职业，但为他父亲所迫，不能如愿。

张学铭于赴日留学时，曾志愿读社会学，为乃父阻止，强令入了陆军士官学校。

张学良十一岁时，他母亲逝世了。这在他的人生上是一件大事。他老子方在热衷于权力的时候，自然没有多大时间看顾他。所以，在张学良幼稚的心灵中，是缺乏充分的父爱和母爱的。他在熙熙攘攘的一个有权势的家庭里，似乎有几分孤独和寂寞。他自己在一篇反省的文章中，便曾写道："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

张学良十一岁这年的八月十九日，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从根本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同时，他的老子张作霖的政治生命，也有了一个不寻常的变化。

张作霖是从反革命的立场上，迎接了这个变化。

当时奉天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发觉驻防奉天的新军和奉天省谘议局议长等人，有响应革命的企图。因乃密调驻防通辽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陞率部开进奉天，以备万一。这消息首先被张作霖知道了。他立刻判断这是他抢夺权力的好机会来了。于是，他便擅自调动所部，由洮南星夜开拔，越过了通辽，直奔奉天。

张作霖见到赵尔巽时则说，由于时局紧迫，唯恐总督身边危险，乃迫不及待，先行率兵保驾，若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当时迫于事机紧迫，自然只得默认了这个既成事实，而且补发了调防的命令。等到吴俊陞接到命令时，一切都已晚了。

张作霖因此走进了东三省中枢的奉天的官场，而且兼管了铁岭的中路巡防营，兵力扩展到十五个营以上，俨然已是奉天地方的军事首领了。

张学良也就在这个重大变化中跟着张作霖走进了奉天城。

奉天城，在当时是东三省的军政中心，也是一个环境复杂的国际都市。就在此地，日本依据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条约》，拥有一条由长春到旅顺、大连的南满铁路的总公司和沿着铁路的租界区；另有日本的总领事馆和他们治外法权下的警察署。与此同时，另也有英、法、美、俄各国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这里最值得重视的是，根据条约，日本为了保护南满铁路，每公里有驻兵十五名之权；因而由长春到旅大，日本驻军一万四千余名。日本把他们的驻军，编成了若干独立守备队和一个与日本国内正规军互调驻防的师团司令部。在奉天就派驻了一个独立守备队，在奉天邻近的辽阳，便有他们师团的司令部；奉天租界里更有他们的后勤部队、通讯部队和特殊兵种部队以及一个专搞情报的特务机关。张作霖便走进了这样一个外军压境的不单纯的政治圈子里来。也就是这个圈子的若干特殊因素，决定了他此后的一生。

年轻的张学良就在这个圈子里，扩大了他的学习生活。

但是张学良竟然未学日文，却首先学起英文来。为了学英文，他第一步接近了基督教青年会。透过基督教青年会，他开始结识了一些当时所谓洋派的知识人和教育家，同时也交了一些英美朋友。在交外国朋友这一点上，也许这应该解释为张学良心理上有一种要和他老子走相反道路的冲动；尽管他老子交了不少的日本朋友，而他则尽结识了一些英美朋友。在他们父子的政治事业上，张作霖确系一直未能摆脱开和日本人的纠葛，而张学良的重要行动中，则也清楚地有不少英美友人的影子。

一九一二年，张作霖因拥护袁世凯做总统，由反革命派而成了中华

民国的军人，做了正规军陆军二十七师的师长。一九一五年又由拥护袁世凯筹备帝制，而做了奉天督军兼理奉天省长。

而张学良这时，却对基督教有了积极的兴趣。他在基督教青年会认识了总干事普赖德（Joseph Platt）。普赖德是美国朋友教会[2]（Quaker Friends）的教徒，主张积极的和平主义，热心服务社会。张学良和他交往，受他的影响很大。张学良也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开放胸襟，因之也存心待人忠厚。这和他老子那一套马上英雄的境界，完全是两回事。东北大学的王卓然，说张学良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牧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务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诚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退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像老庄之流亚，这些，可能都和接受了朋友教会的影响有关。

不过，年轻的张学良有一种好动的外倾性格，他之出进基督教青年会，又不能尽解释为出自精神情操的一面，他同时在基督教青年会里，也享受了一些在他军人家庭里所缺乏的生活乐趣。他在这里和一些外国人学会了开汽车，打网球、桌球和高尔夫球，乃至以后学会了驾驶飞机。这些玩意儿，在今天并非稀奇，但在六十几年以前，该说是摩登透顶了。

与此同时，张学良在婚姻生活上是一个早熟的青年。他十五岁时便奉命结了婚。他的夫人是年纪比他大两岁的于凤至。于凤至是奉天女子师范成绩优异的毕业生。

这门亲事，完全是由张作霖以“父母之命”做主的。原因是，当张作霖尚徜徉于山林草泽之间的时候，曾受过于凤至之父、梨树县商会会长于文斗的照拂。张作霖是一个既有野心也颇自负的汉子，他便私下许下一个心愿：一旦得势，他的子女必与于家结为姻亲，用以相近相报。张作霖既然做了奉天督军，便决心娶于文斗的女儿做他的儿媳。

但张学良最初并不满意这门亲事。和一般年轻人相同，他当时脑海里充满了婚姻自由的想法，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抱持反对的态度。

张作霖对他儿子却出以折中的态度，他对张学良说：

“你的正室原配，非听我的不可。你如果不同意旧式婚姻，你和于家女儿成亲后，就叫你媳妇跟着你妈（指继室卢夫人）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

到这种地步，张学良也只好选择忍受和服从的一条路。

结婚后，张学良一直对于凤至以大姐呼之。夫妇感情倒极和谐。但张学良在女人问题上，一开始就存有一种未遂心愿的不满。他潜意识地要去另辟蹊径。婚后不久，张学良便在哈尔滨结识了一个身材亭亭的女友，二人另在奉天辟室同居。这女人可能比张学良身材还高，张氏从属们都诨呼之“大洋马”。对此事，张作霖也未始不知道，只是不许张学良把这女人带进他们家里来。

张作霖对他儿子的婚姻，一方面施以高压，另一方面又出以放纵，这就帮助了张学良日后在女人方面的一些荒唐不正常的行径了。

三

就在这一段时期，张作霖一心一意想要他儿子成为“将门虎子”。张学良也未始不无把老子视为偶像的时候。事实上，张学良既然成长于这种权势的家门，对于他老子身边的威风排场，受人拥护的陶醉，任意挥霍的金钱，毫无遮拦的享乐，又何以能完全无动于衷？这就是他的性格中有反他老子的一面，而情不自禁地，也有顺从于他老子的一面。

张作霖一步一步走的是军阀的道路。张学良自然而然地也学着走这

条道路。

一九一九年三月，张作霖命令恢复停办了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在第一、二期学员之中，张作霖把他绿林中的伙伴，如汤玉麟、阚朝玺、张作相等人，都送进讲武堂镀一番金。与此同时，张学良也进到讲武堂接受正式军官的训练。就在这年的七月十七日，张学良毕了业，十九岁的年纪就被任为炮兵上校，做了他老子卫队第三混成旅第二团的团长。

讲武堂训练的期间不过半年，但这却决定了张学良的一生事业。特别是在受训时期，张学良结识了战术教官郭松龄，给他这个少爷军人的初期生活，带来了一个富有风暴性的人生教训。

说到郭松龄，此人应该和杨宇霆相提并论。

这两个职业军人，对于张作霖绿林起家的奉军的改造工作以及对张氏父子的马上天下，都曾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两个人在奉军中所掀起的风浪，也正可引为奉军中新旧两股势力相激相荡的必然现象。

郭松龄，字茂辰，奉天省沈阳人。一八八二年生。奉天武备学堂毕业。曾随陆军三十三镇朱庆澜驻防四川。一九一〇年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入民国以后，一九一四年任奉天督军署少校参谋，在职期中考入北京陆军大学。一九二六年毕业后仍回奉天督军署。这时督军已是张作霖了。就在这一年，张作霖派参谋长杨宇霆为代表，出席长江巡阅使张勋在徐州召开的督军团会议，郭松龄也被派为随员同往。这是郭松龄和杨宇霆第一次的共事，就仅这一次的共事便种下了两人感情龃龉的种子。

在徐州会议席上，郭松龄发觉张勋的目的在为清室复辟做铺路工作，曾建议杨宇霆退出，但杨另有一套政客的打算，仍和张勋等继续周旋下去，并不接纳郭松龄的意见。郭松龄愤而不辞而去。

一九一七年郭松龄赴广东参加军政府的工作，先后任警卫军的中校

参谋和韶关讲武堂教官。工作似乎并不称心，一九一九年奉天恢复了东三省讲武堂，郭松龄遂又应聘回到了东北，在讲武堂任战术教官。

郭松龄在工作岗位上如此的一出一进，自然有误于他在职位上的晋升。和他相反，他的同事前辈杨宇霆，当他就任战术教官时，已是张作霖手下第一级的红人，在奉军中炙手可热的了。

杨宇霆，字邻葛，一八八五年生。奉天省法库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由一九一六年任张作霖的代理参谋长，旋即真除参谋长。一九一八年二月，杨宇霆和北京皖系的徐树铮合谋，策动张作霖派兵截留了在秦皇岛北京政府订购的日本军械，因而奉军进出到北京。不久，奉军又从侧面掩护了直系曹锟，参与了直皖战争，支持直系打败了皖系。张作霖在这一段过程中，完全成功地把东三省的军政大权，纳入了自己掌握，直系的北京政府委他以东三省巡阅使的头衔，而杨宇霆也声势赫赫地一度做了关内奉军总司令的参谋长。

张学良这时也因护卫乃父出征有功，由团长晋升为第三混成旅的少将旅长，空出了第三团团长的缺，他则力保了他的教官郭松龄。

张学良和郭松龄的搭档，正可说明张学良崇拜英雄影像的一种心理要求。

郭松龄在战术讲堂上，博学多识，风貌堂堂，一下子便征服了听讲的张学良。而且，郭松龄是一种好学深思型的人物，生活上律己很严，不吸烟饮酒，虽是职业军人，但书卷气很重，遇事讲原则，理想的格调很高。这和张学良生活浪漫，耽于享乐的外倾性格虽然大相径庭，但张学良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偏偏喜欢追求一种为他自己所付诸阙如的性格的一型人物。张学良心折于知识人，而郭松龄正是学识丰富。郭松龄为人正直、严肃，凛然有一股不可侵犯的气概，也正是张学良所最欣赏的一面。郭松龄年纪大张学良十九岁，并且做过他的教官，对张学良来

说，郭松龄正是他所需要的亦师亦友的理想人物。

一九二一年五月，张作霖又兼任了蒙疆经略使。在准备向外蒙古用兵的名义下，东三省又大事扩编军队，奉吉黑三省共添编八个混成旅。这期间，张作霖保荐张景惠做了察哈尔省都统，汲金纯做了热河都统，张作霖的地盘又扩及察热两个特别区了。

在这番扩编之中，张学良乘机又保荐他的朋友郭松龄晋升为奉天陆军混成第八旅的旅长。当然，郭松龄的才具，因为有张学良的知遇和保举，逐渐也为张作霖所器重了。

这时候的杨宇霆，虽然在张作霖和徐树铮的合作关系分裂时，一度失势，但他在张作霖幕中仍保持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说起来，张作霖之依畀杨宇霆和张学良的推崇郭松龄，这两套人物格调的搭配上，有其异曲同工的地方。

杨宇霆和郭松龄有一个共通之点，即两人都是抱有大志，而生活上律己极严，尤其是两人都不耽溺于声色。这一点，是张氏父子都办不到的。杨、郭两人都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学识丰富，学有专长。当然，这是张氏父子对两人所推崇尊重的。不过，在身材风度方面，郭松龄是威武堂堂，一表人才，杨宇霆则是中型胖子，身长而腿短，略欠几分风采。在对人接物上，郭松龄比较严肃，刻板而乏圆通；杨宇霆则懂得纵横捭阖，擅于外交和应酬。这就是两人气味难得相投的地方了。

而张氏父子对这两人的处遇也各不相同。张作霖对杨宇霆是用而不信，在官阶上虽把杨抬得很高，但不肯轻易授之以权，在军政府之前，一直未授之以兵；但张学良对郭松龄则信用与器重兼而有之，因之就影响到张作霖，也使张作霖对郭松龄言听计从了。

四

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奉直战起，杨宇霆和郭松龄在这场战争上都各有了出处。

张作霖和直系军阀领袖吴佩孚之间的争执，形式上是为了梁士诒的内阁，张支持梁而吴反对之，实质上则是双方地盘之争。特别是直皖战事之后，张作霖在北京政府中颇有一言九鼎之势，很为直系军人所不能容，而张作霖气势炎炎，自然也视直系为阻他进路的障碍，于是，双方最后只有兵戎相见了。

张作霖亲自率军进关，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设总司令部，号称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杨宇霆就在此时重被起用为参谋长。

张学良和郭松龄在这场战争上被排在中路先锋，他们的作战目标便是直捣吴佩孚的总部所在地保定。

奉军的战斗序列是这样：

军分东路与西路，张作霖自兼东路军总司令，指挥三个梯队，沿津浦路及以西地区进攻。第一梯队司令为张作相，出廊坊，奔武清；张学良为第二梯队司令，居中锋，由杨柳青出发，趋霸县，向保定；李景林为第三梯队司令，由马厂向大城。

西路军总司令则是张景惠，他进出京汉路上的长辛店，沿京汉路及西侧向南推进。

张学良所指挥的部队，是他手下的第三混成旅，另和蔡平本的第四混成旅，郭松龄的第八混成旅，并配备野炮、重炮、骑兵各一营，工辎兵各一连。

张学良这一路攻势甚猛。四月二十七日开始进攻，四月三十日便进出到固安。吴佩孚为此亲自到涿州前线指挥部队和张学良对战。就在此

际，奉军东路为直军攻破，张作相部首先崩溃，李景林部只能退守杨柳青。与此同时，西路军的张景惠，一开始便遭到直军主力的猛攻，而且一战即溃，全军尽没，当然使得奉军东路大为恐慌，士气全消。

张作霖这时在军粮城一看情形不妙，急令奉军总退却，并急电前线的张学良回部开会，于是深入敌阵的张学良第二梯队的指挥责任，便交给了郭松龄。

在作战的场面上，张作霖的自保意识很强，动辄先把他儿子调离了险境，显然的，这大大有损于他做统帅的威信。

五月五日，张作霖和张学良仓皇奔滦州。五月六日，李景林率残部放弃了杨柳青。在撤退过程中，李景林部因得铁路之便，撤出得比较成功，而张作相部则是溃不成军。至于第二梯队，因为前进得太快，孤军后退的危险就更大。

当时，郭松龄指挥所部撤到马头镇，方渡永定河，兵未半渡，直军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已追至左侧。郭松龄乃一方面从容应战，另一方面挥军抢渡，穷一夜之力，终使全军安全脱出险境。

张作霖父子在滦州，收容各路溃兵，久候第二梯队没有消息，方在忧心似焚，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郭松龄终于仆仆率队归来，使得父子喜出望外，精神大振起来。

张学良当即又奉命回到军中，就以郭松龄部为第一路，李景林部为第二路，两路联合，在山海关重整旗鼓，迎击追击前来的直军。此时的形势，对奉军是极其不利的。但两军方在山海关进行激烈的争夺战时，张学良又奉命离开部队，又把第三、第四、第八，三个混成旅的指挥责任统交给了他的朋友郭松龄。

郭松龄却也对得起张学良，在山海关指挥新败的奉军，拼命抗战，

终未容直军的彭寿莘部出山海关一步，使张氏父子的东北天下完整无缺，而后议和停战。

张学良在战场上虽然无何卓越的表现，这时候他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所交结的外国朋友却有了用场。

张学良透过普赖德和杨氏两名美国基督教牧师的关系，曾往返英美两国驻奉天领事，向直军方面斡旋停战和谈。但两国领事均以不干预中国内战为由，拒绝出面。只有普赖德和杨氏，仍以私人身份亲赴山海关前线找彭寿莘斡旋停战。此时，彭寿莘正在急攻山海关，一时和议未成。结果，彭寿莘的攻势为郭松龄和李景林的守军所阻，造成奉军战死团长三名，直军死伤两千名的鏖战结果，这才使彭寿莘死了心。

六月十六日午夜十二时，在秦皇岛车站上，张学良在杨氏牧师和开滦矿务局英籍局长的陪同下，会见了直军代表王承斌，于是首先决定了停战的原则。第二天，又假秦皇岛港中的英国军舰上，开第二次和谈会议，乃决定由此奉军撤出关外，双方正式停战。

第一次奉直战争，奉军打了一个败仗。是役，奉军死伤三万余，被俘四万余，军费损失三千余万元。北京政府颁令免了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和兼理的奉天督军。但这道命令，实质上未生作用。张作霖既然丢了官，索性自立称雄，宣布东三省自治了。

这时候，张学良所器重的郭松龄，在敌中撤退时和在山海关最后一战时，都大显身手，很为奉军中的新人露了光采。郭松龄固然由此声名鹊起，见知于张作霖，而张学良也觉得识人不凡，不无得时则驾之概了。

五

张作霖为了洗雪败于直军之耻，回到奉天便锐意求治、埋头练兵。

这期间，由一九二二年五月算起，到一九二四年九月的第二次奉直战争爆发，为时约为两年四个月。

张作霖首先在奉天设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派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副之，张学良则被委为直接主持这个整理处工作的参谋长。实际上，张学良的参谋长工作又是由郭松龄代理的。郭松龄替张氏父子拟订了一套计划，把奉军的编制、训练，都加以一番整理。同时更创定了划分部队粮饷、实施军需独立等章则。此外，并扩充了东三省讲武堂，增设了教导队，加强了军官和军士的训练。

张作霖更派杨宇霆为奉天兵工厂督办，利用日本方面的支援，在东三省创办了一个最大的而且设备最新的军火工厂。

这时，张作霖在用人上显然有了一个重大转变。他对于他的那些绿林时代的伙伴失掉了信心。尽管在军中的职位分配上，他仍然把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人位置提得很高，但在许多重要的和实际的工作上，却毋宁都托付给了一批新人。这批新人之中，为首的要推杨宇霆，其次则是他的儿子张学良和张学良最推重的郭松龄。

这批新人的被重用，一方面说明奉军中有了新机，另一方面也说明奉军在膨胀发展过程之中有了分化。事情摆得很清楚：那批军阶较高的老派对于那批后进的新派，自然不肯服气，而新派中的领袖人物如杨宇霆和郭松龄在性格上又都是各有其突出的地方，更不会和老派相处得融洽无间。这就形成了奉军中老派和新派在情感上有冲突的局势。

另一方面，在新派之中，因为杨宇霆和郭松龄两个主导人物在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又形成了“留日士官派”和“讲武堂派”两个派系的对立。杨宇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毕业的，他拉拢了同为士官出身的于珍、邢士廉、姜登选、韩麟春等人，构成了士官派。而郭松龄则和张学良纠合了东三省讲武堂出身的少壮派，另加上和郭松龄同为北京

陆军大学出身的李景林等人，也自成了一派。后者因为派中以讲武堂出身的人数多，一般便统称之为讲武堂派。

张学良应该说是因为偏爱郭松龄而站在讲武堂的一边，这是一种纯属感情的作用。在政治上说，他若以他老子的意见为意见的话，他对士官派的一批人物，同样不应疏远，毋宁更予接近。实际上，这两派人的矛盾和冲突，主要的症结还在杨宇霆和郭松龄两人性格上的不和。据郭松龄的令弟郭大川的回忆文章指出：郭松龄自和杨宇霆在徐州会议席上两人意见闹翻后，便一直和杨断绝往来。这自然会加重两派人事上的摩擦。

奉军经过整理之后，东三省全部武力改编为陆军二十七个旅，另骑兵五个旅。每旅原则上都以三个团为标准。

在编整的第一阶段，张学良任第二混成旅长，郭松龄则为第六混成旅长。张学良同时又被命兼任新成立的东北航空署的督办，另设立航空学校，开始着手训练空军人才。一九二四年初，从外国购进各型新式飞机一百二十架，成立了四个空军大队，张学良又出任了东北空军司令。

也许因为张学良过分依畀郭松龄，或者因为张作霖在培植他自己儿子上面另有心计，张学良的第二混成旅和郭松龄的第六混成旅，都驻防在奉天的北大营，而且，两个旅司令部也设在一处，而两位司令居然合室办公。张学良既然身兼东北航空署的督办，又兼他在其他方面应酬太多，自然没有时间经常到旅部办公，即使来时，也只是形式应卯看看，便又匆匆离去。这样一来，两个旅的人事、训练，便都由郭松龄一人全权处理。郭松龄等于一人身兼两个旅长。而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一切裁决，也无一不言听计从，甚少表示一句异议。

六

一九二三年十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背景之下，曹锟以重贿当选总统，等于在他们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更其加上了一层法的保障，而这套法又干脆是违法的法。对于这件事，广东政府以大元帅孙文的名义通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要求南北一致行动，讨伐曹锟。张作霖本来就已秣马厉兵等待这个打倒直系的机会，当然立刻通电响应。十一月，孙文又派叶恭绰到奉天报聘。接着，孙文派其公子孙科，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派其公子卢小嘉，也先后来到奉天，张作霖也遣张学良出来和他们应酬。于是，南北新闻上便盛传“三公子会议”，一时“粤皖奉三角联盟”之说，甚嚣尘上。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九月，卢永祥由浙江首先发动反直军事，张作霖借机通电响应，于是爆发了第二次奉直战争。这一仗，张作霖则把吴佩孚打败了。

奉直两军的主战场在山海关。

奉军仍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下辖六个军。即：

第一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

第二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

第三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

第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

第五军长吴俊陞，副军长阚朝玺。

第六军长许兰州，副军长吴光新。

从六个军的阵容上看，第一、二、三军几乎都属奉军中的新派，尤其是第一军和第三军，前者是士官派，后者属讲武堂派。而张作霖就把

第一、第三两军在战斗序列上编成联军作战，负责向山海关正面的直军主力进攻。前敌的指挥大权，便授给了张学良。另以第二、第六两军进攻热河，而以第四、第五两军为总预备队，置于锦州、绥中一带。

开战至十月初，热河直军先后被击败，热河已为奉军所有。

但由张学良指挥的山海关攻势，开始时并未得心应手。

韩麟春率第一军由右翼攻九门口和石门寨；郭松龄率第三军由左翼仰攻山海关，虽陷三道关和角山寺，但山海关直军仍凭险坚守，死战不退。于是，张学良乃召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四人开军事会议，决定：留少数部队佯攻山海关正面，另由郭松龄率三个旅抄右翼石门寨，出击黑山窑，直捣秦皇岛直军之后。这一战，果然成功，山海关一带直军三万余人均成俘虏，奉军获军火军需无算。

就在这场胜仗的时候，郭松龄和姜登选、韩麟春之间，为了军事指挥问题，发生了极大的争执。

原因是：当郭松龄率部抄出石门寨时，姜、韩认为垂成之功，不应为他人所夺，乃想推翻前议，要郭前来指挥预备队，而将所部三个旅改由韩麟春指挥，继续进攻，郭当然不肯答允，双方便大吵起来。这时，张学良以军长兼朋友的立场，居中尽力做调人，总算把一场争执平息，军事仍照原案推行。事实上，张学良在感情上是偏袒于郭松龄的。因为第三军主力部队的第二、第六两旅是他和郭松龄共同指挥的部队，而张学良也公然对外表示："我是郭松龄，郭松龄亦即是我。二旅、六旅二而一，一而二。"他为他自己的部队争功，也自属当然。

另据郭松龄的记述，在山海关战事之前，郭松龄即不愿与姜登选、韩麟春共同作战。在郭的眼目中，姜、韩都是阴谋专权之辈。但张学良似未采纳郭松龄的意见，仍令韩麟春等参与了九门口的攻击。韩麟春在

指挥作战时，竟弃其属下四旅长裴春生和第十六旅长齐恩铭而不用，易以叶全、戢翼翘为司令，各率步兵两团作战。这显然意在夺两名旅长之兵。郭松龄认为韩的处事不当，极为不平。继之，韩麟春又以副军长职权，撤换了阎宗国和关全斌两个团长。阎和关两人似都为郭所提拔之人，因之郭也愤而以副军长职权撤换了陈深之职。陈深似又为韩系部属。而韩、郭两人的意气用事，其背后似又有杨宇霆打击郭松龄的作用在内。张学良未查明这事的基本原因，认为郭的作为未免过于专横，乃在电话中叱责郭的不当，并令郭到军部请罪。郭松龄乃借口为避姜登选与杨宇霆所诱杀，愤然率兵由前线退出，表示不和这些人站在同一战线。最后，又由张学良跑来哭劝，而郭也感张学良的一番好意，深自惭悔，又复含泪率兵回到战场。

从这些过节上，可见奉军新派之中，郭松龄和姜登选、韩麟春的芥蒂，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了。

十月二十四日，直军中冯玉祥部突然倒戈。冯玉祥由北京通电主和，前线的直军闻讯，军心涣散。二十八日，吴佩孚被迫由天津循海路退回汉口，战争到此遂告结束。

北京方面，非法总统曹锟被冯部幽禁。冯玉祥和张作霖虽然一度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但旋又改变了态度，拥护皖系领袖段祺瑞出为北京政府的执政。这时候，张作霖虽然自请解除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头衔，但段祺瑞为了酬庸张支持他的上台，另委张以“东三省军务善后事宜督办”名义，张作霖照旧形式上恢复了节制指挥东三省军政的大权。

就当此时，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又出了问题。

事在处置山海关战线上俘获的三万名直军的问题上。本来，郭松龄征得张学良的同意，将三万名直军，除补充各部队缺额外，余二万名增编了三个步兵旅，并分别委第三军中着有战功的团长刘振东、刘伟、范

浦江三人为旅长。

张学良回到奉天把此事报告给张作霖时，意外地碰了一个钉子，张作霖不允所请。原因张作霖已采纳杨宇霆的拟议，决定将这批俘虏，分别拨给姜登选和韩麟春，各扩编一个师。张学良迅将这消息电告郭松龄，但郭认为此事已当众宣布，重要人事，业已成命难收。张学良自然同情郭的说法，但又不敢公开向他老子抗命。于是，他回防后，毋宁和郭松龄同谋，尽力把改编事造成既成事实，拒把人枪拨出去。

张作霖最初颇为震怒，认为郭松龄违抗命令。不过，因为中间有张学良为郭担待，张作霖又显然有意培植自己儿子的事业，况且他儿子的事业也就是他的事业。他儿子和郭松龄既都为他争地盘、打天下，他也就睁眼闭眼曲于优容了。

七

一九二五年这年，关内和关外的奉军又大肆扩充了一番。

首先，扩编了下辖两个旅的师（唯有张宗昌的东北陆军第二师下辖五个旅）和十一个独立旅。

张作霖把他扩充的部队，大致按照下面两个原则予以配置。

第一，李景林和张宗昌扩充的部队，分别配置在直隶省和山东省，而张宗昌的部队更发展而向江苏、安徽方面伸展。

第二，把第一、第三两军扩充的部队，作为奉军的嫡系基本部队，统交给了张学良和郭松龄共同指挥。张学良和郭松龄都分别出任了新编师的师长，并在天津设置了奉军京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和郭松龄又分别被任为司令和副司令。因为张学良这时又要专心去扩充新设的东北空军。这批奉军的基本部队的指挥权，实际又授与了郭松龄。当时，京榆

驻军下辖以下六个师和两个炮兵旅，分布在京奉路东自锦州西至廊坊一线上。

其部队番号如下：

东北陆军第四师　师长张学良

第一旅　旅长栾云奎

第廿七旅　旅长宋九龄

东北陆军第五师　师长赵恩臻

第十二旅　旅长孙旭昌

第卅三旅　旅长范浦江

东北陆军第六师　师长郭松龄

第二旅　旅长刘伟

第卅四旅　旅长陶经武

东北陆军第七师　师长高维岳

第五旅　旅长刘维勇

第六旅　旅长刘振东

东北陆军第十师　师长齐恩铭

第十六旅　旅长温瓒玉

第卅七旅　旅长刘连瑞

东北陆军第十二师　师长裴春生

第四旅　旅长霁云

第卅九旅　旅长朱继先

东北陆军炮兵第一旅　旅长邹作华

东北陆军炮兵第二旅　旅长魏益三

这些旅长之中，范浦江、刘伟、刘振东等人都是山海关战役后，郭松龄提升的新人，另如霁云和魏益三等人也都是郭的亲信。所以，在这支奉军嫡系的劲旅之中，尽管张作霖在各师的编制中，用意周到地安插了一些资深的旧属在内，如齐恩铭、高维岳和裴春生等人，但统帅的张学良和郭松龄之间，既是推心置腹，郭松龄事实上应该说是殆已完全掌握了这批队伍了。

这时，杨宇霆曾向张作霖进言：认为郭松龄和张学良相处得太近，而且郭的兵权日重，恐生后患，主张应该事前予以适当的裁制。

张作霖似也颇以杨宇霆的意见为是，而且似也告诉了张学良。

所以后来，当李景林出任直隶督办和阚朝玺出任热河都统，一九二五年一月，张宗昌和姜登选在击败齐燮元军分别出任了山东督办和安徽督办之后，张作霖父子便曾先后前来征求过郭松龄的意见，要郭出任江苏省的督办。

但郭松龄在答复张作霖问他愿出任江苏督办抑继续为他练兵的时候，则选择了继续练兵的一路。

过不久，杨宇霆又建议由张学良出任江苏督办。郭松龄则附议了这个建议。因为这时驻防京榆的奉军经济上出了问题。即李景林和张宗昌

的部队的兵饷，因为驻地财政上的方便，都支发大洋，而奉军则照旧发奉票。奉票的价值不如大洋，奉军大批逃兵都跑向李、张的部队去了。因此，郭松龄且曾向张学良建议，要他向张作霖建议，能在他们指挥系统下的师长之中，推赵恩臻或高维岳出任安徽督办。其目的即在利用安徽地方的财政条件，可以调用大洋发军饷。

但郭松龄的这个意见，并未被采纳。郭以带兵司令的立场，未能为部属争到应有的利益，自然不免感情上有所不平。

在这个时期，奉军因为冯玉祥部的孙岳部队占领保定，不肯让出直隶省全域，使得李景林极为不满。而郭松龄也因李景林之不得完全控制直隶，使他在天津的处境也感不安。此中便已预伏下奉、冯间地盘上的争执了。

八

这时的张学良，在思路上多少已和郭松龄有些距离了。郭松龄所考虑的是部队和士兵的问题，而张学良盘旋于脑际的则是如何为他老子开辟疆土。换言之，二十五岁的张学良，不仅在军阀的内战上已被训练为一个能征惯战的熟手，同时也升堂入室地迈进军阀的政治圈子里来了。

这年五月中旬，张学良便曾和韩麟春联合率军进驻到通州和北苑，终于压迫冯玉祥部退出了北京。

接着在六月中旬，张学良率兵两千进驻到上海，并应外国人的要求，同时也派兵驻防了上海租界。张学良到上海，原为增援津浦路上的张宗昌部，并为奉军向江苏、浙江进军做铺路工作，想不到恰好遇上了上海五卅惨案的余波。当时，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尚且一再向英租界当局抗议，认为枉杀中国工人与请愿学生的不当，但张学良似未重视到此中政治的意义，他毋宁因缘际会地扮了保护外国人的角色。

张学良这一行动的结果，使得奉派的郑谦出任了江苏省长，同时另委了邢士廉为淞沪戒严司令。过后不久，杨宇霆也就因势由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任为江苏省督办。

杨宇霆的出任江苏省督办和邢士廉的进驻上海，说明奉军的留日士官派又在新地盘上得权得势，自然又刺激了一下留守在天津的郭松龄。

八月间，张学良又奉命检阅秦皇岛的渤海舰队，结果，舰队司令温树德决心依附奉军，于是，东北舰队吸收了渤海舰队，又在海军方面扩大了力量。

张学良此时，既有强大的奉军为背景，又打着张作霖的旗帜，这位少爷军阀在华北与华中的声势，真有扶摇直上之概了。

然而，十月间，江浙的局势有了变化。

原来，杨宇霆到江苏就督办之职未久和当地驻军师长陈调元的关系便未弄协调。同时浙江督军孙传芳也不耐于奉军的压迫，乃联合江浙两地的皖系卢香亭、周凤岐等旧部，乘杨宇霆和姜登选在江苏和安徽的部署未竟的机会，假双十国庆阅兵为名，集中兵力，分五路向南京、苏州的奉军进攻。奉军纷纷后撤。杨宇霆被迫，不得不仓皇离职，经天津逃回奉天。

就当此际，吴佩孚也由汉口通电响应孙传芳，并表示一致采取倒奉的行动。

冯玉祥虽然表面上伪装调人，一再表示愿在局外中立，实际上，无论在察北或直隶，他采取的是随时随地准备以拊奉军之背的态势。

段祺瑞的北京政府，这时毋宁和冯玉祥采取一唱一和，一再通电要各方息争谈和。实质上，段祺瑞明在安抚张作霖，暗在纵容江浙皖系的

抬头。所以底子里是对张作霖有所牵制的了。

在这种条件之下，尽管张作霖对东南野心未死，但为了保卫东北和巩固京津的地盘，乃不得不把奉军重做一番防御的部署。十一月六日，他下令把华北的奉军编为五个方面军团。即：

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军团长，警戒京畿及直隶南部；

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军团长，警戒徐州、海州、山东一带；

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团长，警戒京津及直隶、口北一带；

姜登选为第四方面军军团长，警戒津浦路北段，并援助第二方面军团；

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军团长，警戒热河西部及古北口一带。

但是，在实际上，张作霖毋宁暗命张学良做进攻的准备。这时，张作霖有决心进行两面作战，一方面在京北应付冯玉祥，一方面挥军下东南。但这个计划首先遭到了反对。十一月十四日，张学良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时，李景林便反对战争。他的意见，席上得到郭松龄的支持。当时，张宗昌和姜登选均在前方，李景林和郭松龄的意见，几乎就决定了大局。张作霖也只好把他的进攻计划暂且摆了下来。

杨宇霆这时在奉天对张作霖所作的建议，当然不同于李景林和郭松龄，他是积极主战的。但他新由南京败回，手中又无兵可动，也只能止于唱其反论而已。

然而，十八日冯玉祥部的邓宝珊部占领了保定，压迫李景林部后撤。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便不能再忍了。他决心干下去。二十日，张学良奉命回到奉天，详细报告了天津会议的情形。张作霖既知道郭松龄

反对用兵，于是，他在重订向东南及对冯用兵计划的同时，首先便命张学良电召郭松龄回奉报告。

岂知，二十二日郭松龄却由滦州通电倒戈了。

这消息，对于张作霖父子来说，真正是一个晴天霹雳。

九

郭松龄叛变的动机，根据事后的资料，大致可指出其远因和近因。

远因可由郭曾为同盟会员，而且曾在广东军政府工作过一节，获得线索。在冯玉祥倒戈迫得吴佩孚在山海关大败于奉军的时候，发动冯玉祥兵变的黄郛（膺白）便是同盟会员而且与广东的孙中山有联系。当时，黄郛是否和郭松龄在组织上有联系，无可查考，但在孙中山死后，北京政府又落入段祺瑞、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微妙关系的阶段，黄郛却在冯军中安置了一名刘骥，继续其对冯的联络工作。刘骥当时任冯部的参谋长，在刘致黄郛的信件中，说明他曾派出代表和江苏的孙传芳、奉天的郭松龄、湖南的赵恒惕有过联络。可知郭松龄在政治上很早便具备了反张的因素。

近因则在当年九月间，郭曾奉派赴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在旅日期间，郭获知了一件机密，即当孙传芳发兵驱逐杨宇霆时，张作霖曾派他的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向日本政府游说，指孙传芳出兵，关联到西北军的冯玉祥，而冯玉祥则勾结苏俄，其目的在扰乱东三省，问日当局态度如何，日方某要人似答以将出兵制止。郭认为此为张作霖主动拉拢日本干预中国内战，乃心存耿耿，大不为然。

与此同时，郭在东京和冯玉祥幕中的熊斌相晤，熊与郭同为北京陆大同学，二人之间有了一段政治意见上的交换，这似乎就是促成郭决心联冯叛张的一个重要伏线。

郭由东京，是奉张作霖的电召在十月中旬急遽回国的。他到天津后发觉新命的第三方面军团之中，除了军团长张学良之外，竟新安置来一个副军团长于珍。于珍是留日士官派，更是杨宇霆的亲信，郭被任为第十军军长，配属于第三方面军团，自然要受到副军团长于珍的节制。而且，在山海关战役和郭发生争执的韩麟春也被任为第九军军长，同样配属于第三方面军团。形势很显然，张学良的第三方面军团，原应是郭松龄清一色的势力，如今，竟插进来两支士官派的人，这自然使郭松龄越发难于忍受。为了这番人事，郭曾质问过张学良。张学良推在他老子的身上，佯作不知。这就加速了郭进一步叛张的决心。

据郭大鸣的回忆记述：十一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郭松龄称病住入天津意租界的意国医院，先后和他的亲信李愈三、刘伟、刘振东、高纪毅、彭振国、马陟扶，他的太太韩淑秀，他的弟弟郭大鸣等人开了三次秘密会议，决定采取反张行动。二十一日，他派郭大鸣和李愈三为代表，赴包头和冯玉祥订了一个密约，即郭决率驻京榆的奉军回东北，驱逐军阀张作霖，此后即专心建设东三省，不再过问关内的事；奉军改称东北国民军，希望冯玉祥在道义上和声势上予以支援。与此同时，郭也和直隶的李景林取得了一个共同行动的谅解。

二十二日，郭松龄即在滦州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即席通电反张，并即将郭指挥下京榆驻军六个师二旅改编为东北国民军五个军，郭自任总司令，派宋九龄为前敌总指挥、邹作华为参谋长、刘振东为第一军长、刘伟为第二军长、范浦江为第三军长、霁云为第四军长、魏益三为第五军长。在会议中，奉军中原任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及旅长张旭昌等人拒绝参与行动，当即被解除军职，转交李景林军看管。这一天，安徽督办姜登选奉命回抵天津，郭松龄当即把他枪毙了。

与此同时，郭松龄并下令扣押了在滦州军中的于珍等四十余人，天

津方面也扣留了京奉运输总司令常荫槐、兵站司令张宣等人。奉军驻天津的一部部队，也由李景林他调，换上了李属的部队。

这时，参与郭松龄起事的幕中，有一批政工人员都是国民党关系分子，确是可以佐证郭事的政治空气的。郭松龄除了礼聘饶汉祥佐军书，林长民主政务之外，在他的机要秘书处中另安插了高惜冰、齐世英、苏上达、郭文陈。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员。另在办理对日外交方面，尚有殷汝耕、虞春香、柳梦周等人，后来证实这些人都与北京的黄郛有关系。

不过，在郭松龄反张的通电中，除了攻击张作霖的穷兵黩武之外，却未表现出任何国民党政策的色彩来。二十二日郭松龄拍出的电报之中，第一件是要请张作霖息兵下野，把军政大权交付张学良；第二件是要求和国民军及孙传芳之间，停止军事行动；而第三、第四两件都是声讨杨宇霆的。可见杨宇霆这个人物，在郭松龄的这次行动中，是占了相当分量的了。

在第三封讨杨电中，郭松龄指出："此次奉军主战者，唯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

在第四封讨杨电中，郭松龄则进一步把他感情上的郁忿也发表了："查杨之为人，残忍性成，阴险万状，排除异己，嫉妒老成。对于东北各军官，无论新旧，多被陷害，或遏抑不使提升，或排挤使之去职。……乃杨督苏之后，遍树私党，滥用职权，苛敛民财，诛求无厌，到任未久，已搜刮百万元。……及与浙军构衅，仓皇出走，置驻沪军队于不顾，遂使二师一旅，惨遭杀戮，伤亡殆尽。……"

郭松龄的作战计划，原拟于二十二日通电拍出之前，由魏益三率步兵两团，潜藏于军车之内，混出山海关后，于次日一举冲到奉天。但第一列车虽过了山海关，第二列车则为张作相部第十五师所拦击，战事遂不得不由山海关开始。因为张作相次子张廷枢时在郭部任团长，开会途

中便潜逃离部，将郭叛张的消息迅速报告了张作相，所以，山海关事前有了准备。

不过，尽管如此，郭松龄的变起仓促，消息传到奉天，张作霖父子确是一时陷入张皇莫措。而且，郭部都是奉军精锐，武器、装备都比关外留守的部队为强。因之，郭军的进击神速，颇有所向披靡之势。二十三日，郭松龄所部开始沿奉山路向关外进击，沿途击败了张作相、韩麟春、汲金纯、汤玉麟各部在榆关、绥中、兴城、连山等地的逐次抵抗。十二月六日便攻占了锦州。十二日郭部左翼进出到营口对岸的河北。十八日郭部中锋便攻抵新民屯的正面，奉天（沈阳）已在指顾之间了。

十

这时，张学良除了对郭松龄痛感所信非人之外，另外对他们父子事业在日、俄两国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也有了一番认识。

张作霖十万火急地调黑龙江省吴俊陞部来奉应援，首先便遭到了中东铁路俄方局长的拒绝。结果，黑龙江的部队只好绕道洮齐路，改出四平，开到前线。这使张氏父子直感到郭松龄的叛变和苏俄是不无关系的了。

另一方面，日本的军部、满铁当局和关东厅当局此时对张作霖却都有了非比寻常的支持。

首先，松井七夫顾问便向东京日本军部建议出兵干涉，并认为至少应援助张作霖在辽河线上阻止郭部的前进。另根据当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报告，张作霖曾透过松井顾问向满铁和关东厅提出支援的要求，而满铁和关东厅也都予以承诺。

满铁方面的资料载，郭叛消息一到奉天，张作霖便向满铁奉天公所镰田弥助处托存了一笔为数二百七十万元的现款。这看出张将准备万一

亡命的需款，信托了满铁。

另一方面，张学良也依靠日本方面的应援，前来设法挽救他们父子面临的危机。

十一月二十七日，张学良派日本顾问仪峨和郭松龄的日本顾问宇田，在滦州会谈，希望郭能改变叛意，但未得要领而终。二十九日，张学良又由松井七夫的斡旋，搭日本军舰在秦皇岛上岸，并携款七十五万元，意在收买郭松龄或郭部，因郭拒绝会见，张乃废然返回旅顺。途经大连，松井七夫又陪张学良往求关东厅儿玉长官的援助，儿玉大大鼓励了张学良一番。于是，张学良把此时走避于大连的杨宇霆劝回奉天，乃下决心与郭松龄决一死战。

就当此际，松井七夫的活动生效了。关东军突然有了一番调兵的行动。名目上为了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实质上，是在形势上为张氏父子助威。

十一月二十八日，辽阳师团的第三十九联队第二大队与工兵一中队调防奉天；关东厅也增派巡查一百数十名到奉天，并担当城内城外警备。事后，东京参谋本部更于十二月七日补发了一纸命令，把驻辽阳的步兵第八旅团、工兵第十大队的第一中队、驻海城的野炮第十联队等，都调防到奉天。

郭松龄占领锦州后，张学良只好退到新民屯，在巨流河左岸构筑最后的防线。当时，奉军的右翼是吴俊陞部的骑兵，左翼是张作相部，兵力勉强凑足二万六千。这两批部队里都有日军顾问帮助指挥作战，吴部是永中佐，张部则是林少佐。而张学良位置在守军的中央，手下控制的可用部队约在一万名程度，但火器不够，把奉天兵工厂库存的和奉天警宪当时所有的凑在一起，仅有重炮十六门、山炮野炮六十二门、迫击炮二十二门、迫机枪二十八挺。张学良另有两个秘密武器：一个是他雇用

了六十二名日本炮手，由荒木五郎少尉为首，负责训练操纵十五生的重炮，并指挥炮兵。另一个则是阵前喊话。因为郭部前锋部队的刘伟部和刘振东部，原属张学良和郭松龄共同指挥的第二、第六两旅，两旅部众大多对张学良有感情、有信用。张的喊话大大地动摇了郭部的军心，而且不久，便有大部向张学良反正归来的了。

十二月四日，日本加藤内阁决议对郭松龄发出警告。这一来，日本中央政府与东北驻军都公然表示站在支持张氏父子的一方了。

同一天，关东军司令官派浦澄江参谋往锦州对郭松龄提出警告，限郭军行动不得进入南满铁路附近。郭将此事转告北京的黄郛，由黄郛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提出抗议。

八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正式分别对张作霖和郭松龄两军提出了一个书面警告。文中表示，两军行动若扰乱到南满铁道附属地带与日军守备区域时，关东军为职责计，不能默视，必要时将采武装行动云云。事实上，正如黄郛向芳泽公使所提抗议所指：满铁既为张作霖运送黑龙江与吉林军队支援奉天，则白川义则所要限制的，显然的，只是郭松龄一方的部队了。

在这种压力之下，事实上郭松龄动摇了。他在占领锦州后，踌躇了将近两个星期。

从结果上论断，郭松龄诚然是一位能打硬仗的猛将，但当战事发展到和政治的运用发生交错的时候，却看出他一方面是刚愎自用，不懂得权变之术，另一方面则在大场面上，他是缺乏运筹帷幄的机谋的了。

他的弟弟郭大鸣的回忆文章中指出：在锦州的时候，热河都统阚朝玺曾派其参谋长邱天培前来商请合作。阚提的条件是：保全张作相吉林督办的地位，阚自己攻黑龙江，取吴俊陞而代之，奉天则要张作霖下

野，让给郭松龄。郭部的刘振东、刘伟、南纪毅等因与邱天培是同学，曾数度密谈，并曾联合张振鹭等人，向郭一再建议，主张接受此案。因为与旧派之张、阚合作，则军中不满张作霖者均将群起来归，这在分散敌力上有利，郭部可不战而得奉天，只要奉天解决，则吉、黑两省当可徐图之。但郭松龄坚持要打倒督办式的军阀，决不想和军阀在任何形式上妥协；同时认为吉、黑两省军队都已调出，无须借重这两省军力。所以，虽有邱天培几次的前来相商，郭都予以拒绝。

郭大鸣认为这一着，是郭松龄失败的主要因素。

另外，十二月十二日郭部左翼进抵营口对岸河北时，本可一鼓而下营口，因营口守军不多，日本驻军更少，而郭大鸣由北京拍电告他，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答复王正廷的抗议时表示："郭部若进击奉军，通过南满铁路，应无问题。"但此时郭松龄竟逡巡不前了。结果，十五日，关东军白川司令官又派安河内中佐到河北，向郭军派在当地的外交员齐世英提出了第二次警告。这次警告文中，具体规定在南满铁路沿线两侧二十华里（即十二公里）处，两军不得交战。结果，郭被迫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可以拊张作霖之背的有利攻势。这可说在军事上构成了失败的最大因素。

结果，郭松龄只好依其五万之众、山野炮二百四十四门、迫击炮一百五十门、重机枪一百五十挺，企图由新民屯正面消灭张学良的抵抗后，长驱入奉天了。

但是，由十二月六日以来所浪费的时间，对于奉天守军大大有利了。张作霖因日本军的出动，也由惊慌中振作起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吉林军和黑龙江骑兵都有了有效的反击。尤其是二十三日，黑龙江骑兵在巨流河右翼攻占了白旗堡，给予郭军一个致命的打击。

这中间最重要的是，郭部军心动摇。在最后阶段，郭部中的邹作

华、高纪毅、张振鹭以及军长刘伟、范浦江等人，到新民屯不久，便透过奉天总领事派出的守田福松和张学良采取了联系。而高纪毅更与奉军中的武汉卿通消息，并借用新民日本领事分馆向张学良报告军情。二十二日晚，郭部参谋长陈在新代表上开诸人，正式经过新民日本领事分馆，向奉天洽降。提出的条件：要求赦免郭松龄，并保障投降者的生命财产。这个条件经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提向张作霖，张即表示，部众可赦，唯郭松龄一人因军中反对而不能赦。结果，郭部只好牺牲了郭松龄，于二十四日全体向前线的张学良投降了。

郭松龄发觉他的队伍已经把他出卖，便和他夫人韩淑秀于二十三日晚变装离队逃走。同行者有林长民。二十四日晨，一行经黑龙江骑兵第七旅王永清部被捕获。郭氏夫妇在解赴奉天途中被枪决。林长民亦同时死于乱军之中。

郭部的国民党籍政工人员殷汝耕、齐世英、虞春香、柳梦周、苏士明等八人，于二十四日逃入新民日本领事分馆请求庇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因有外相的指示，当即予以庇护。（据日本外务省的资料记载，这批人中的殷汝耕和他的日籍太太，当时已是外务省的奸细，这伏下了他以后为日军所用，出任冀东自治政府长官的伏线。）一直到半年以后，这批人才陆续秘密被送出，脱离了张作霖监视的范围。

郭松龄倒戈，由起事到被执身死，为时不过两个月。

十一

郭松龄叛乱平定后，至少有两件事在张学良的政治感觉上占了极大分量。第一，他认识到日本人在他们父子事业上非比寻常的关系了。郭松龄的叛乱，若没有关东军的从事干涉，说不定张家天下就会在郭的大军之前被冲得土崩瓦解。第二，当他失掉郭松龄这样一个心理上的偶像之后，他重新估量了老帅的许多做法；他觉得他老子在军阀圈子里的容

人用人之道和化敌为友的恢宏气度，都有使他心折的地方。

比如：郭松龄事败身死之后，张作霖以罪只限郭松龄一人，所有的郭军旧属大都原班不动，一律录用。这一套做法，再加上张学良平素在队伍中喜欢交朋友的个性，居然大大有益于奉军士气的复元。因此，张学良迅速地收容了锦州、绥中各地的郭部残旧，恢复了第三、四方面军团的旧观。张学良也就用这支队伍，在一九二六年初迅速地收复了山海关，保持住了东北地盘的完整。

另一件唤起张学良浓厚兴趣的事，则该是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不念旧恶，化敌为友了。

本来，吴佩孚乘着孙传芳驱走杨宇霆和姜登选的机会，曾在汉口就任了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准备向北进兵，以雪其第二次奉直大战战败之耻。但当郭松龄突然倒戈的时候，吴发觉在郭背后有冯玉祥在，而吴对冯当年的倒戈深恶痛绝，遂就未肯遽于对郭有所支持，而且在郭变尚未解决之际，便又派蒋方震（百里）和山东的张宗昌与江苏的孙传芳有所联系，向张作霖提出了一个合力讨冯的建议。后来，郭变虽然很快地终幕，但张宗昌和吴部驻河南的靳云鹗、寇英杰等人撮合张、吴合作的联络，并未间断。于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张作霖和吴佩孚便互相通电，表示前嫌尽释，互相谅解，双方终于结成了进攻冯玉祥的联合战线。

有了这个联合战线的力量背景，奉军才迅速地在同年四月以前又进一步驱逐了占领热河和滦河一带的冯玉祥军，冯部退却到张家口和南口。四月十八日，奉军部队开进了北京。冯玉祥被迫走平地泉，并通电伪装下野，不久，便经外蒙古去了莫斯科。

不过，张作霖对冯军残部并不放松，同时，吴佩孚也念念以彻底解决冯部而后快。就在这种条件下，张、吴的联合战线，便继续发展下来。

张作霖在军事上节节前进的时候，奉天后方的财政却大起恐慌了。此间，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便因反对张作霖继续动兵关内而辞职了。

郭变后，王永江在军政会议上力陈战争不能再来，因为奉天省财政岁入二千三四百万元，而军事费用却在五千万元以上。一切专靠东三省官银号的奉票发行。实际上发行已至三亿元，准备基金不过一亿五千万元，因之奉票贬值到三元二角比现洋一元，或二元七八角比日本金票一元。王永江要求缩减军费到一千八百万元，裁撤三师或四师的兵力；兵工厂经费也节支十分之四，减为二千五百万元；就连张作霖的自由机密费一千万元，也在一概免除之列。王永江的意见，当场遭到积极武断派的杨宇霆的猛烈反对。张作霖虽不发言，事实上他支持了杨宇霆。结果，王永江愤而挂冠以去。

综合事后若干迹象判断，张学良是站在同情王永江的立场上的。王永江由主管财政的角度上，看出奉天的危机和郭松龄由军事角度上所感到的奉天的危机，是殊途同归的。张学良和郭松龄共同带领军队，部队中的士兵，早就受到了奉票贬值的痛苦，张学良自然有其切肤的感触了。

所以，张学良虽然颇欣赏老帅处理郭变的英明果断，但下一步对关内的军事行动，却如后述有些打不起劲来了。

一九二六年六月，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北京会了面，一连开了三次会议。这两位两次奉直战主角的戏剧性的会晤，构成了这个联合战线的最高潮。不过，骨子里张作霖只肯在军事上合作打冯玉祥，至于吴佩孚在北京政府里支持由曹锟任命的颜惠庆内阁，张作霖则一直采取杯葛的态度。接着，双方又拉拢山西的阎锡山，把联合战线的力量扩大为奉直晋三个方面，三者联合继续向退据察哈尔与绥远的冯玉祥军进攻。

八月间，张学良率部攻占了南口，吴俊陞部也占领了多伦，吴佩孚部的田维勤、靳云鹗军及山西军商震部亦相继拿下大同、怀来、丰镇。冯玉祥部仓皇退却，溃不成军。韩复榘等部被迫投降了晋军。这年十二月底，奉军刘振东旅占领了包头。冯军残部退到陕西边区。驱逐冯玉祥军的战事，到此告一段落。奉军又获得了一个胜利。奉军的势力范围，除了安徽和山东之外，到此几乎已大部恢复了郭变前的旧观。张作霖收回了失去的地盘，除任汤玉麟为热河都统、褚玉璞为直隶督办之外，这回更发表高维岳为察哈尔都统，另有绥远都统则分给了晋军的商震。

张学良拿下南口后，吴佩孚为酬庸奉军的将士用命，特别向北京的杜锡珪摄阁申请将张宗昌晋升为义威上将军、张学良为良威上将军，加上将衔，于是张学良便做了二十六岁的上将军了。

同年七月十八日，张作霖由北京回到奉天，特专程去了一趟大连和旅顺，往访日本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和满铁本社社长，答谢这些人在郭变时对奉天的支援。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时张作霖对于日本人的知识和态度，大都取自他的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和町野武马。松井七夫在郭变时是活动日本政府支援张作霖最力的一人。郭变后，松井在对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的意见书中指出：苏俄从背面支持冯玉祥和国民党以打击张作霖，其目的在恢复满蒙的势力。他从战略的观点上，要求日本政府积极支持张作霖政权，以抵制苏俄势力的“入侵”东北。张作霖是一个聪明人，他自然会在话里言间掌握松井的这个意思，强调他的反赤化反苏俄的态度，以取信于对他帮忙的日本当局和日本人。

十二

同年七月一日，迄今一直局促于广东一隅的国民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正式宣布了北伐。国民革命军的构成，虽然大体不

外乎集合两广和湘、鄂土著军阀力量的一种组合。但它的中心有蒋总司令训练出来的黄埔军官学校的一批学生队伍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工组织；而尤其重要的是，它的背面有大批苏俄派来的军政顾问人员和大批苏俄援助来的物资。

显然的，国民党的北伐刚起步的时候，北京的张作霖未曾重视。自从孙中山先生一九二五年三月客死于北京以后，张作霖方恃胜虚骄，大军直指江南，根本未把这批孙中山的追随徒众放在心上；而吴佩孚、孙传芳诸辈，形势上也只能使他们把注意力集向北方，确也未曾对他们身后的广东付以应有的戒心。

这年九月间，蒋总司令率军大举进攻武汉，战争局势根本上改观了。此时吴佩孚在湖北的驻军又发生内变，吴不得不南下援鄂，遂把京汉线上的防地让给了奉军。就当此际，张作霖却另有了一番打算。他命张学良到山西和阎锡山商量，把平定绥远冯部的任务交给山西，而奉军可以分兵南下。阎锡山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事实真也向平地泉进兵了。

张作霖的下一个目标，显然是指向河南、湖北，也就是吴佩孚的地盘。至于山东以南的地盘，他居然和广东之间有了一个秘密谅解，他采取了暂且按兵不动的方针。据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载，后来，奉军和北伐军在上海作战时，奉方代表杨仲恒、周士贞二人来见蒋总司令，蒋就以奉军违约南下相诘。

与此同时，冯玉祥也于九月间由莫斯科经外蒙古回到五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声明加入了国民党。而值得重视的是，他也由苏俄携回来一大批武器。

在这种情形之下，战争是要打下去的了，而且事情也越发复杂起来了。

张作霖的态度也突然变得颟顸起来。

十月间，吴佩孚的军队，在武汉前线为国民革命军所击败。首先，吴佩孚只请张作霖能在军费和军械上予以接济，并不希望奉军开到湖北，但张作霖硬做主张，并决定派兵援鄂。及至十一月间，江浙的孙传芳也感到国民革命军的压迫，势孤力弱。孙传芳微服由沪至天津，向张作霖求援。张对孙传芳这种屈节来归的态度，以其绿林好汉的心怀，表示了极为欣赏，同样地，也是尽弃前嫌，化敌为友；而且，更为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煽惑所动，竟不顾与蒋总司令有约在先，命张宗昌驻鲁的第七军由徐州南下，开抵浦口，并命毕庶澄的渤海舰队及第八军由海道驶赴上海，决定支持孙传芳。

张学良对他老子这些行动，心下大不为然。

他从他老子周围一些北方政客的口气中，也察觉出他老子要和国民革命军分庭抗礼，是属于不智之举。旧交通系的梁士诒和叶恭绰诸人便是持有这种见解的人的一部分。但是，他老子偏偏相信张宗昌等奉军山东派军人的话，这些人一再在张作霖左右鼓动他的野心，要他问鼎中原，自打江山。杨宇霆有时也在侧面推动这个趋势。而张学良最头痛的是，自从郭松龄倒戈事件以来，他不敢再在老子面前强做主张。而且纵然他有所表示，也只能算是少数派的意见。

所以，到了这种地步，他既是他老子的儿子，他就不得不屈服为实现他老子的野心做工具。

十二月，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深入湖北、江西两省，并且沿海掌握了福建。就当此际，张作霖在天津又接受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刘镇华、寇英杰、褚玉璞、张作相、吴俊陞等十六位将领的推戴，就任了安国军总司令职。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被任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二十七日，张作霖率领他的护军，由天津开进了北

京，俨然以君临北京的姿态上场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张学良奉命由平汉路南下，会同韩麟春开进河南；与此同时，张宗昌部也开向南京，前锋并进入安徽。在这之前，吴佩孚一再通电拒绝奉军南下，但张作霖复电，最初尚表示派兵援吴，最后竟放言谓：第三、四方面军团和直鲁联军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湘粤。并另电吴佩孚和吴部将领，希望协同作战，勿生误会，倘有抗拒，亦应一致声讨。一句话，张作霖此时已翻了脸，他已决心对吴佩孚下手打落水狗了。

但是，这时张学良有些动作，就显得和他老子意趣不同了。张学良虽然奉命率军压迫河南的吴佩孚，也直接攻击了吴部的靳云鹗，甚至派人策动吴部于学忠的投归奉军，但对于势迫力蹙的吴佩孚，一再表示留有余地，并不失其对前辈军人执礼之恭。当吴佩孚众叛亲离，落荒走巩县的时候，张学良就不时派人送粮及日常需用给吴佩孚。吴佩孚自然有谢函回报，两下尚不绝信使往还。

不久以后，张学良亲自体验出，张作霖施之于吴佩孚身上的冷酷不仁，马上便有人照样也对他来一个下井投石。

六月间，孙传芳业已失掉南京和上海，援孙的张宗昌跟着放弃了徐州，平汉路上的张学良和韩麟春，也奉命收缩阵线，后撤到平汉路北段的保定一带。煊赫一时的安国军，老实说，走了吴佩孚同样的路数，如今，对当前大敌也有些招架不住之感了。就当这时候，站在奉军身后的那位安国军副司令之一的阎锡山，为广东方面所派的工作人员所动，居然通电就了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之职，而且电告张作霖，要他也服从国民党，换青天白日旗，信仰三民主义。

提起阎锡山，张作霖信以为他不会出毛病的。因为在张的心目中，奉军把绥远送给了阎，阎自应有所感激。岂知，曾几何时，晋阎叛变

了。老实说，在前方失利、后方有变的情形下，张作霖确也有些失措了。

六月四日，张作霖召集奉军嫡系干部开会，研究应付当面局势问题。席上，老派代表吴俊陞等人主张撤兵出关，奉军只管东三省，负责保境安民。新派代表的杨宇霆则想法不同，他认为以现在奉军的力量，足可维持已有局面，问题是如何设法和南京、山西妥协。换言之，杨宇霆对关内政局不主张消极，认为只要纵横捭阖一番，奉军仍有可为，不必撤兵出关。

显然的，杨宇霆的意见和张宗昌、孙传芳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而且，也颇打中张作霖对于中原权势有所恋栈的心怀。又加，这时，北京因直系支持的内阁相继垮台，已呈群龙无首的状态。一些失意政客，都想捧张做大总统，用以解决一九二六年四月段祺瑞下野以来的政治空白，同时，借此，这些人也可以弄出一个局面来，准备和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讨价还价。

就在这种心情之下，六月十六日，又是孙传芳等安国军全体将领发布通电，又推举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组织了军政府。十八日，张作霖也就通电就了职，立刻任命了下面的军政府的内阁人事：

潘复，国务总理。

沈瑞麟，内务部长；王荫泰，外交部长；何丰林，军事部长；阎泽溥，财政部长；张景惠，实业部长；刘尚清，农工部长；姚震，司法部长；刘哲，教育部长；潘复，兼交通部长。

同时，更为简化军事指挥系统，废除以前“讨逆”以及“直鲁联军”“五省联军”等名称，改任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陞、褚玉璞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方

面军军团长，张宗昌并兼任海军总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吴志馨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另周培炳为空军司令。

这样一来，张作霖真正地在北京坐起天下来了。

老实说，张作霖做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究竟具有多大信心，是颇成问题的。有许多迹象可以看出，他这一套政治把戏，多少暴露出了他性格上一些玩世不恭的冲动。事实很显然：他就职的头一天，六月十五日，他已开始派杨宇霆和晋阎代表南桂馨、南京方面代表方本仁，就在北京的大元帅府内，进行了为时七天之久的南北停战谈判。最饶有趣味的是，当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时，居然在居仁堂正门的新华门上挂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前，阎锡山曾通电劝他服膺三民主义，并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他回电表示，信仰三民主义则可，但决不易帜。岂知，就当他自封为大元帅时，他竟自动地改变了初衷。

这一次南北停战的谈判并未成功，但它的作用却极重要。这和以后东三省的和平易帜有重要的关联。谈判的内容，主要是要张作霖接受国民政府的建制问题。奉军中老派的吴俊陞、张作相和甫由南京败退下来的孙传芳，都反对这个谈判。

老派还是主张：奉军回东三省，关起门来专搞东三省的自治，不和关内政治发生关系，也决不接受国民政府的建制。新派的杨宇霆、韩麟春以及张学良，则认为不妨在有利条件下，赞成国民政府的统一中国和国民党妥协。但最后，张作霖则采取了一套折中的决定，即原则上大部分接受老派意见，但仍决定既不撤回东三省，也不赞成由国民党统一中国。不过，就在此时，张作霖却通电表示他与孙中山为多年老友，宗旨相同，凡中山同志，不违背真正三民主义者，一律为友云云。

蒋代表方本仁一行撤回南京。但七月卅一日，蒋又派代表何成濬秘密到北京，先晤张作霖代表杨宇霆，后又专车赴晋晤阎锡山，三者之间

又准备协商在北方军事上成立一个南京、北京、山西的三角同盟。这些活动，都使得张作霖和杨宇霆抱持乐观，认为大局对于奉军并未臻于不可为的境地。

何况，这时国民党方面正闹内讧：武汉和南京两个政府，互相水火，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也派人和张作霖联系。所以，尽管冯玉祥的西北军，业已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阵线，而张作霖仍不放弃拉住阎锡山的策略，认为只要晋绥无事，奉军对付东南一面总会绰有余裕的。

然而，整个军事局势上的情形，却并未因军政府的成立而有好转。

八月十三日，蒋总司令因为国民党内意见上的分歧而突然辞职了。这一个棋子的变动，把南京、北京、山西的三角同盟的线索一时切断了。山西军毫不客气地东向占领了石家庄，直拊北京的侧背。张作霖所理想的棋局有些乱了。但他深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应该尽力避免三面作战。他在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阎锡山的三路敌人之中，至少仍要争取到和阎锡山这一路的妥协。

十三

其实，就在这时候，决定张作霖父子和奉军命运的另一个重大威胁登场了。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张作霖做了海陆军大元帅后的第九天，六月二十七日，在东京外务省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这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研讨对付张作霖和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法。出席会议的，除了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之外，日本外务省有外务次官森恪和各局（司）局长（司长）、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另有陆军省次官英太郎、参谋次长南次郎、军务局长阿部信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

会议席上，日本外务省的多数人主张使用外交交涉手段，向张作霖施行压力，但另一部分人则与现地军人联结一气，主张使用武力交涉。结果，森恪、吉田茂和关东军方面武力压迫张作霖以解决满蒙铁路等问题的意见，虽未得到多数的支持，但在《对华政策纲领》和《对张作霖四项继续交涉项目》的中间，大都抽象地表示了有借重武力的必要。

《对华政策纲领》共为八项，规定了日本对逐步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和张作霖的基本态度。此中，主要的内容是：（一）日本对中国中原内部之争，采取不干涉态度；（二）但假若日本权益及日本人民生命财产因中国内战受到侵害，日本将采必要的自卫行动；（三）东三省情形特殊，关系日本国防及日本人民生存，日本保持特殊的看法。万一中国战乱波及满蒙，有害及日本特殊权益之处时，不问其为中国之任何方面，日本均将对之采取适当措置。

《对张作霖四项继续交涉项目》则是：

一、继续交涉吉会线等七线铁路问题；二、土地商租问题，暂且保留，先行扩大铁路沿线主要市街用地；三、延长本溪湖合同期限；四、对东三省当局之违约，则出以制裁。

这中间的吉会线等七线铁路问题，在当时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实质上包含了东三省当局已建铁路线和日本将要建筑路线两部分。

原来，一九二五年八月间，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建筑了一条由打虎山到新立屯的铁路，日本认为这违反了一九〇五年清廷和日本所订中国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筑复线铁路的协定。张作霖未理这一套，并把筑路工事延长到通辽。一九二六年秋，东三省当局又宣布要增筑一条由海龙到吉林的铁路。日本认为这条路系中日合同应筑四条铁路之一，按约应由日本贷款，而中国独资筑路，有违合约，张作霖照样未听。

东方会议后，吉田茂便奉命向奉天省长莫德惠提出下列由日本增筑吉会线等七线铁路的交涉。即：

1.吉会线，由吉林经敦化到朝鲜北部的会宁。此线，吉林到敦化间已完成，将续筑敦化至老道沟，由老道沟已有的轻便铁路，衔接到会宁。此为军事上重要铁路。

2.长春、大赉线。

3.新邱炭矿线。

4.通辽、开鲁线。

5.齐齐哈尔到昂昂溪线。

6.洮南、索伦线。

7.吉海线及打通线。

日方表示，假若张作霖肯答允上列前三项的话，则上述吉海线和打通线的所谓违约事，日本可不追究。

吉田茂是经手过郭松龄叛变善后的人，他深知张作霖曾受惠于日本方面的许多援护，所以，他的态度极其高慢蛮横。他基于外务省的训令，竟强硬地向莫德惠表示：假若中国不接受日本条件，日本将考虑：南满铁路拒运奉军、停供东三省兵工厂所需材料、拒绝京奉路车通过南满铁路的附属地地带。

消息传出，东三省民众为之哗然。各地民众团体纷纷打电报给北京外交部，反对日本条件。中国民众的愤怒，更刺激了日本的过激派。这时，吉田茂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以及特务机关等合谋，一再向日本中央建议，为向东三省当局施以压力，主张出动关东军或朝鲜驻

军，进行武装干涉。

这消息使得东北的排日运动，更如火上浇油。东北留日学生纷纷打电报给张作霖和他的亲信杨宇霆，警告他们不能对日低头，出卖东三省权利。奉天商会是排日运动的大本营，而奉天地方官宪表面上对日本尽力敷衍，暗地里也同情和支持这个运动。在一般民众之中，郭变时便有国民党的地下工作员从事反对军阀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东北抗日派青年如杜重远等和日本左派小仓克己等人，也在奉天煽动排日运动。

九月间，张作霖下令严禁奉天的排日运动，同时，为了表示向日方谢罪，撤换了奉天省长莫德惠，易以刘尚清。而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会商以后，也认为吉田茂的硬派交涉，不足解决问题，乃改由稳健派的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在北京直接和张作霖的代表杨宇霆交涉。结果，张作霖虽答应就吉会路和长大路等问题予以考虑，但事后借口内部有问题，便没有了下文。

十月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和张作霖之间展开了一段戏剧性的交涉，这给以后张学良在东北的政治事业留下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麻烦。

田中发觉日本外务省的外交交涉收获不到结果，他便亲自指挥一组人，对张作霖采取了一套软硬兼施的手法。

硬的一面是，令驻华武官本庄繁和张作霖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向张警告：假若东三省倾向排日，而有为苏俄和南方派（指国民党）所乘之虞时，日本将不惜使用武力，届时，张将不免进退失据，陷于极端不利；并说，张应知其所以有今日，实赖日本之助力，今后亦唯赖日本，始可握其权力。

软的一面则是，透过张作霖的私人顾问町野武马和杨宇霆的内线，派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越过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直接和张作霖进行私人

交涉。山本条太郎采取了一套开门见山的直攻手法，硬向张作霖谈这笔铁路生意。张作霖屈于当时的内外形势，既无从闪躲，便命杨宇霆表面上反对，他则努力装糊涂。据说，山本送给张大洋三百万元。另一说为五百万元。十月十五日，双方签了一个密约，约定：敦化老道沟线、长大线、吉林五常线、洮索线、延吉海林线等五条铁路，由南满铁路承包修筑，筑路费由中国向日借款。两下并换文，另订了《日奉经济同盟》和《日奉攻守同盟》。但张作霖在这密约上，只签了一个“阅”字，这在中国公文上是未加可否之意。

但日本外交当局立刻察觉到山本条太郎以私人身份缔订“攻守同盟”之类的密约，于法不合，而且，筑路密约也应依此再行交涉，务求密约变为正式外交协约，方可在国际上于法有据。田中义一同意了这个拟议，又另训令芳泽公使向张作霖交涉，而张作霖则坚持私人密约就止于私人密约，只允写一封私人信给田中首相，不肯把它外交公文化。此时，南京方面已公开攻击此事。中国舆论界更为之大哗。而日本外务省和芳泽谦吉也认为山本条太郎擅权误事，使得田中义一非常气恼，也非常狼狈。此间，吉田茂等武力干涉派又一度抬头，曾主张撤退东三省的顾问和教官、占领奉天兵工厂等以为要挟，但未为田中义一所纳。张作霖就利用这一过节，把这件案子，一拖再拖，拖出了一九二七年。

正当芳泽谦吉为了密约事和张作霖纠缠的时候，奉军在前线的情况愈来愈坏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山西军一上场便在张家口大破奉军的高维岳部，接着占领了宣化、怀来；平汉线上的冯玉祥军也向奉军开火，张学良和韩麟春的第三、四方面军团被迫退到保定一线。这年的年底，奉军虽然奋力反攻，又把山西军驱回大同以南，而张学良也曾率部一度恢复了河南北部的地盘，但津浦线上的张宗昌和褚玉璞部，一直未能站稳阵脚。

十四

一九二八年一月，南京蒋总司令派他的代表张群到东京，曾透过田中首相秘书殖田俊吉向田中表示，假若日本能把张作霖拉回东北，国民革命军将不追击到关外。

本来，上一年的十一月五日，蒋总司令在下野游日时，与张群在东京青山访问过田中义一。双方在“反共”的意见上完全一致。蒋并就北伐问题口头上有所说明，希望日本能予理解。因此，蒋的这一个表示给田中提示了一个迫张撤回关外的想法。不过，田中又颇希望在国民革命军未到北京之前，能设法使张作霖先正式承认了筑路条件。

田中义一曾派山梨丰造大将往说张作霖放弃北京，撤回关外。同席的有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本庄繁、仪峨诚也三人。张作霖以坚持守北京抵抗国民党的“赤化”为由，拒绝劝告。

四月间，国民党的左右两派的意见和解。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乃下令继续由南京北伐。田中义一因和张作霖的筑路交涉尚未完成，闻讯之下，未免感到焦虑。于是，乃以保侨为名，决定出兵，遂于五月三日有了济南中日两军冲突的事件。

对于日本出兵济南，北京的张作霖和南京方面都向日本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张作霖更有一个精彩的表演。他于五月九日通电吁请南京息兵，以免为外患所乘，陷国家于危亡之域云云。其实，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两天以前，五月七日，山本条太郎又奉田中义一之命秘密来到北京，他告诉了张作霖，日本当局已有了掩护他撤回关外，阻止北伐军出关的决定。山本条太郎就利用这份情报，换取了张正式在筑路合约上签字的允诺。五月十三日张与山本签了延海、洮索线承包合约，五月十五日交通部次长署理部务的赵镇和山本又签了吉敦延长线和长大线的合约。这四个合约都经决定，签字后的三个月着手开工；唯有吉五线留到

在奉天签字。

果然，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谓：战祸发展至京津，如波及东北境内时，日本为了维持治安，将采适当有效措置。这个声明，实际是两天前田中内阁一项秘密决定的另一表现。秘密决定的全部内容是：若张作霖退出关外，而国民革命军追击前来时，日本军准备对双方军队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不过，秘密决定中有一“但书”则规定，若只是张作霖撤出关外时，可不解除武装。

但是，这个秘密决定下达关东军时，关东军一些过激派的参谋便认为这是武力解决张作霖的绝佳机会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便接受参谋等的意见，正式计划出兵到锦州去迎击张作霖，以期彻底解决奉军。但东京的外务省和参谋本部都反对这个行动，认为这违反日本驻军不得超出南满铁路附属地行动的规定。同时，万一必须出动时，也必须中央政府请得天皇敕旨始得决定。而关东军和陆军省的过激分子一再请训，偏要如此干下去。田中义一这时却认为兹事体大，迟迟不肯做最后决定，于是，一拖再拖，拖到五月三十一日，终未批准所请。

关东军的过激派大失所望了。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就在这时下了决心要用暗杀手段先解决张作霖本人。河本的作战计划是：张作霖被炸，奉军必会开火，只要奉军一开火，关东军便可借口动手解决奉军，那就不管日本中央批准不批准了。

河本的计划，并未报告给他的直接上司斋藤恒参谋长，但却经过竹下义晴少佐透露给了村冈司令官。他至少获得了村冈的默许。所以，当他获知张作霖决定搭专车出关时，他便分别派石野芳男大尉在山海关，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两名中尉在新民屯掌握专车通过的时间情报。指挥爆炸铁路工作的是奉天独立守备队的中队长东宫铁南大尉，河本秘密授命他调动由朝鲜旅团增援来的工兵队，在皇姑屯陆桥上安装上了炸药。

十八日，日本政府的声明发表后，芳泽谦吉当天夜里专访张作霖，根据田中的指示，劝张不妨暂撤关外，以图有机再起，但张仍是野心未死，而且，似错会了日本的用意，竟寄望于日本能支持他在北京干下去，未把芳泽的话听下去。

然而，这时奉军在前线已节节败了下来。就在十八日这天，张学良和代理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的杨宇霆（因韩麟春突病故）联合指挥所部，反击山西军未成功，终于后撤到琉璃河；整个北京已陷动摇。

二十三日，日本驻华武官建川美次和日本华北驻军参谋浦澄江，一同到前线访问张学良和杨宇霆，要他二人出名劝告老帅出关。到了这时，张作霖终于察觉日本军方已无意支持他，他遂决定放弃大元帅这把交椅。

六月一日，距离去年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时，尚差半个月不足一年，张作霖接见外交团及北京绅商法团代表话别，并应北京地方要求，派鲍毓麟率兵一旅，留在北京维持治安。其实，奉军已和晋军间有联络，北京的城防决定交给晋军而避开冯军。一日，张作霖通电发表撤兵出关声明："中央政务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国事悉听国民裁决。"另有句谓："所冀中华国祚不自我而斩，共产赤化不自我而兴……"这句话后来成为他的东北旧侣喜欢吟诵的佳句。

六月三日，张作霖一反其行动秘密的常例，行程时刻，一律公开，而且下令不必戒严，但晚间启程时，送行者寥寥。岂知，就在这落寞的空气中，前途已有杀机预伏了。

和张作霖同车出关的有由黑龙江来迎他的吴俊、军政府担任总长的张景惠、莫德惠、刘哲、阎泽溥，另有参谋长于国翰、常荫槐和沈瑞麟等随员。另有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也同车。专车在三日午后十时二十五分通过连山关车站，较预定时间误点了两小时。在将近皇姑屯时，张

作霖刚和几位老牌友结束了一场牌九。张并说："就到皇姑屯了，各位回车，收拾行李。"四日清晨五时二十三分，专车驶抵皇姑屯南满路和京奉路交叉的陆桥时，轰然一声，专车中雷被炸。张作霖坐在第四节车厢，被炸最烈。张受重伤，不久即死去。和他同一车厢的吴俊，身首异处。同车而不同车厢的刘哲、莫德惠，均腿部受轻伤，另常荫槐、沈瑞麟、阎泽溥等人均无事。仪峨少佐亦受轻伤无事。

当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方在总站等待接站，闻讯立即率宪兵赶到，而常荫槐已迅将受伤的张作霖等人运进城内去了。

河本大作原在奉天车站大和旅馆一带集合了一旅兵，准备听到中国军方面的枪声便即发动战争。岂知，这一旅兵在三日晚间为不明原委的关东军参谋下令解散了。结果，这一把战火竟未能乘势燃烧起来。

《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一、二、三期

郭松龄反奉·张作霖被炸·枪毙杨宇霆常荫槐——记耳闻目睹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二三事

张汝舟

我今年已是七十六岁的人了。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为止，我作为张学良的侍卫副官之一，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身边。他的音容笑貌，所作所为，仍历历在目。这里把我耳闻目睹有关张学良的往事写一写，表达我的怀念之情，也可作为研究历史的参考。

一、关于郭松龄反奉问题

一九二五年三、四方面军进了关，张学良住在原曹锟的公馆天津曹家花园，他的卫队骑兵连住在天津河北三义客栈。

同年十一月末，一天夜里十一点左右，总部下达了马上集合整队出发的紧急命令。

这时任卫队骑兵连的连长苏景廉和许多卫队的队员都上街游玩未归。本打算把人找齐，可是情势紧急，已经来不及到处寻人了。于是便由值星官田兆春负责，把没有外出的队员集合起来，结果才二十五个人。

由天津乘火车出发的，除了我们这二十五个人以外，还有跟随张学良的中校副官姜化南、军械处长周濂、军法处长朱光慕、秘书处长刘鹤龄。一路平安，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就到了沈阳北站，回到了大帅府。

张作霖正为郭松龄倒戈大为恼火，当面骂了张学良："就你交了这么一个好朋友！"

张学良在帅府休息了一天，晚上八点多钟，便急忙由沈阳北站出发，赶赴锦州西南的连山前线督战去了。

我们当时都住在火车上，跟随张学良的侍卫副官有谭海、苑凤台、吴景山、王守成、刘玉昆、崔正岩、崔成义。我当时任卫队骑兵连第三班的班长，此外还有姜化南领着的骑兵连和军事队成员，共一百多人。

到前线不久，就传来了张作相的十五师被郭松龄部队打垮的消息，听说只剩下一个外号叫吴大胡子的少校营长了。张学良当即晋升他为中

校团副，令他收集残部，重整旗鼓。

郭松龄的部队来势凶猛，势不可挡，在交战中我方节节失利。于是张学良决定撤退。我们这些人，便由连山直奔葫芦岛，在葫芦岛，登上了镇海号军舰，舰长是沈鸿烈。

按照张学良的意见，主张把军舰开赴天津看一看，可是周濂等人坚决反对，认为回到天津会被郭松龄扣下，便回不来了。

坐在军舰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郭松龄的兵车，来往频繁，一列列兵车向山海关方向进发。据此判断天津早已失守。

连日奔波，早已人困马乏，周濂等人，利用张学良入睡之机，便指挥镇海号军舰，向旅顺口进发，企图由旅顺口登陆回沈阳。

到达旅顺口后，日本关东军不准携带武器的卫队登陆，几经交涉，只准张学良的所随几名军官登陆。

没办法，我们这二十五个人，便由周濂领着，又乘镇海号军舰，奔赴营口，准备由营口登陆返沈。可是到了营口岸一打听，得知留守在营口的侦察营营长宋九龄也撤走了，可见营口已落于郭松龄之手。

死逼无奈，一行人只好又乘镇海号军舰，返回旅顺。通过与大帅府联系，又与关东军交涉，最后以解除武装为条件，才准许登岸。由旅顺改乘火车，来到了沈阳南站。

这一天特别冷，下着鹅毛大雪，我们当时还穿着夹衣，加上几天的折腾，冻得实在受不了，周濂先乘汽车回帅府了，我们二十五个人跑步回到大帅府，在客厅里休息。

当时沈阳十分空虚，因为主力全在郭松龄的手里，张作霖把在沈阳

的教导队和炮兵营组织起来，新编了第一旅（旅长王瑞华）和第二旅，还有一个炮兵旅，旅长叫陈琛。说是旅的建制，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

张作霖这回破例在客厅召见了我们，对我们表示信任，答应打败了郭鬼子每个人都升官，还说："小六子（张学良）认错了人。"随即命令被服厂的潘厂长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套新棉衣，命令庶务处栾贵田处长发给每个人一百圆奉票。还给了一天假，叫我们回家看一看。我们当时都很感激。

我们当晚便集合出发，走了一宿，拂晓前又开到连山和张学良会合上了。张学良一见到自己的卫队来了，便叫我们的车挨着他，令王以哲的卫队退到后节车厢。王以哲对此很不满。

郭松龄和张学良的部队，在新民、辽中、黑山一带展开激烈的战斗。炮兵阵地设在苍山，步兵在后流河一线。

张学良每天都骑着马，由兴龙店去苍山前线巡视督战。

在两军对峙的战斗中，一件奇怪的事儿发生了，从郭军方面打过来的炮弹落地不爆炸，没有杀伤力，这样一来就救了张学良的部队。

后来了解到，当时担任郭军炮兵司令的邹作华是不同意郭军反奉的，是他命令炮兵在发射前把引信头卸掉了，就是不卸掉也不拧紧，因而炮弹落地不爆。

另外，日本关东军以保护中长铁路为名，通令郭军不许在离路三十里内打仗，这就阻止了郭军前进。为此，郭松龄不得不派人与关东军交涉。这就给张作霖调兵遣将的机会。

张作霖在沈阳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乱转，他急电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命吴星夜疾驰来沈阳解围。

吴俊陞便率穆春的第七骑兵师和万福麟骑兵师，快马加鞭赶来。

郭松龄的司令部设在新民县的白旗堡。由于郭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郭松龄就有些马虎大意，认为沈阳是一座空城，占领沈阳城铲除张作霖是指日可待的事。就在这种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了穆春所属外号“天下好”王永清所率领的骑兵包抄袭击。担任警卫的都是些年轻人，缺乏实战经验，一冲即垮，就这样白旗堡郭军司令部被轻而易举地拿下来了。

按郭松龄的意思，打算骑马逃脱，但他夫人韩素秀不会骑马，又不忍抛弃，便在仓促之间，弄来了一辆马车，化装潜逃。在新民县白旗堡东约二十里的农家菜窖中，他们夫妇被俘了。

依万福麟的意见，应交给军团长张学良亲自处置，可是老派的吴俊陞坚决反对，认为交上去，郭松龄一见少帅就死不了啦，所以他下令“不能留着他”。就这样，郭松龄夫妇，双手被钉在大车的车厢板上，游街示众后，被就地枪决了，后被解尸沈阳，在小河沿曝尸三日。

郭松龄系陆军大学毕业生，曾任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和张学良的交情很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指挥有方，身先士卒，九龙口战役曾使大军阀吴佩孚闻风丧胆，称郭是一个军事家。

当时我和张学良同在一列火车上，从电话里张学良得知郭松龄被处决的消息后，曾气得直跺脚说：“郭松龄无罪，不该处决。”他对郭松龄的死，表示非常惋惜，对吴俊陞很不满。

打败郭松龄后不久，张学良就进了锦州，后去天津住不几天就进北京，军团司令部设在西城光明殿，张学良本人住在西单文昌胡同。张仍任第三方面军司令，第四方面军由韩麟春接替，后换杨宇霆。

二、关于张作霖被炸

一九二八年六月初，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皇姑屯的两空桥。

张学良当时住在北京中南海，正在为奉军撤出关外事，主持召开奉军将领军事会议。

我当时已是张学良的内卫之一，我们几十人都住在中南海的万字廊一座叫潇湘馆的楼内。

为了办交接事宜，张学良把北京故宫的一大串钥匙交给了卫队长谭海，叫他把这串钥匙送到故宫保管处。

谭海离不开，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到故宫管理处，交上了钥匙，拿回了一个收条。

我回来的时候，开饭时间已过。我便向张学良的专用厨师杨凤山说：

“我去送钥匙，还没吃饭呢！”

杨凤山说：

“我把你忘了，都收拾完啦。”

想了想又说：

“少帅刚吃过，我还没有收拾呢，你就去吃点吧！”

我推门进去一看，张学良没吃多少，剩得挺多，便坐下吃了起来。

吃着吃着，墙上挂着的电话急骤地响了起来，因为是张学良的专用电话，我没敢接。

不一会儿，张学良就推开会议室的门走出来接电话。我亲耳听到这是五太太寿夫人由沈阳打来的长途。电话的内容是：张作霖被炸死，叫他马上回沈阳。

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后，表情很难过，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就又回屋开会去了。

在转身要走的时候，他严肃地对我说：

“汝舟，这几句话，不许你说出去，如说出去我要你的脑袋！”

我当然不敢向外传，可是张学良却把这个情况向开会的将领说了。不过他没有照实说，而只是说张作霖被炸断一只胳膊，生命不要紧。

张学良命令第二十军军长于学忠掩护全军安全撤出关外。我们几个人保护着张学良先到滦州的横山大觉寺住了不几天，等大部队全撤出关以后，我们和张学良都化装成伙夫模样，乘卫队骑兵连的闷罐车向沈阳进发。

闷罐车的门口儿堆着行军用的锅碗瓢盆，我们都躲在里面。路经锦州、皇姑屯等车站，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但因已化装躲起来，未被发现。

到沈阳北站下的车，一个个像小鬼一样，徒步走到小西门，遇到一辆汽车放在那儿，由张学良亲自开车把我们拉到大帅府。

到帅府的门口，门卫一看我们这身打扮不叫进，我便说：

“你凭什么不叫进，你好好看看是谁回来了！”可是他不认识张学

良，仍不放行。正在争执中，有一位中校马副官出来看见了，他当然认识张学良，这才叫我们进去。

于凤至初见张学良，看他那身穿戴活像要饭花子，吓得“妈呀”喊了一声。可见当时的狼狈相了。

张学良回来以后，召开过会议，待把部队配备停当以后，才公开宣布为张作霖发丧。

我们卫队当天都穿着素袍，表示吊孝，可是腰里都别着手枪，严密地警戒着，怕张学良出意外。在发丧的这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守在灵堂，不离张学良左右，不准回家。

三、关于枪毙杨宇霆、常荫槐

张作霖被炸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初，枪毙杨、常是同年的秋天。（注：应为1929年初）

这年秋天，任东北总参议的杨宇霆，利用给他父母办双寿的机会，准备这一天对张学良下手。这一阴谋张学良有所察觉，为预防万一，张学良便命令统带刘多荃注意警戒，于是从帅府到杨公馆的几里路上，都是五步一岗、三步一哨地警戒起来。

卫队队长谭海也告诉我们几个内卫说："不要离开少帅，一旦发生情况，先把杨、常收拾掉。"这是一个死命令，谁敢不遵守？杨、常那方面一看在张学良祝寿来往的大道上都站着岗，戒备森严已有所准备，所以没敢动手。这一天就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杨宇霆给父母办完祝寿活动后的第二天下午，正是我内卫值班，张学良告诉我说：

"你给杨督办（兼兵工厂督办职）、常省长（黑龙江省省长）打电话，说我邀他俩来公馆打牌，由我和太太陪着，没有外人。"

我从下午四点开始打电话，直到六点钟，几经周折，才在杨公馆找到了杨宇霆。我说：

"司令长官叫我给督办打电话，今晚邀你去打牌。"

他问：

"都有谁？"

我回答说："没有外人，有长官和太太（于凤至），还有常省长。"

杨宇霆说：

"常省长在我这儿，一会儿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我把这一情况向张学良做了汇报，他说：

"那好，等他们来了，你马上通知我。"

下午七点钟左右，杨宇霆和常荫槐带着警卫，坐着轿车来了，因我是值班由我接待，让到帅府主楼南北角的客厅里。

按当时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得携带武器进帅府，外来的警卫人员不得进仪门（即二门），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警卫人员就留在门外了。

杨宇霆在客厅门外，便伸出胳膊脱夹大衣，我赶忙上前左手拎着大衣领子，右手便把大衣接了过来，把大衣顺手挂在衣架上，他俩进屋去了。当我接大衣的时候，就发现他大衣兜里有武器，在挂大衣的一瞬间我便把武器掏了出来，一看是一支二号"八噜子"，顺手装到我的裤兜里。

杨、常二人进了客厅坐下以后，我便上楼报知张学良，他马上下楼会客，在下楼时悄悄地告诉我说：

"我进去以后，你得想法叫我出来。"我记住了。

我打开客厅的门，张学良进去便和杨、常二人寒暄了一番。我转身泡上茶，进去斟上，便转身要走。张学良说：

"大热天喝热茶不好，上午有客人给我送来了新疆的哈密瓜，可甜啦，你们也尝尝吧。"随后就叫我去拿来。

我一边去冰箱取哈密瓜一边寻思，少帅吩咐我得想法叫他出来。我便灵机一动，转了一圈儿向张学良说：

“谭海怕我们偷着吃，把冰箱搬到楼上去了，我到楼上一看太太正在洗澡，我就下来了。”张学良马上站起来说：

“那好，你们二位等着，我去拿。”说着便离开了客厅。

张学良出来把门带上以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用手捅了我一下，并用手指一指南边的门，又指了指客厅的门，便上楼去了。

我虽不了解怎么回事儿，但我得服从命令。于是我先把南门打开，只见马上窜出四名手持匣枪的大汉，把我吓了一跳，但定睛一看原来都是内卫的人。打头的是谭海，随后是高季义、刘多荃和苑凤台。这下子我有点明白了。接着我把客厅的门打开，二话没说，这四个人一进客厅枪就响了。只见杨宇霆站在那儿身中数弹，晃了几晃倒在地上，常荫槐还坐在沙发上，一动没动就被打死了。

打死杨、常以后，用地毯包起来，几个人扛着先送到东花园隐蔽处放了几个小时，后来我们又把尸首送到“姜公祠”前边。叫这两位和姜登选做伴去了。

这两个做恶多端的家伙就这样被枪毙了，张学良也算替张作霖报了仇。

杨宇霆的三太太打电话讯问情况，我都回答说：“八圈还没打完，才调南风。”可是后来时间太晚了，她也不信，杨家全毛了。

当天晚上全城戒严，不许任何人走动，直到第二天，才正式宣布枪毙杨、常的事。

张学良把杨宇霆的亲信，任粮秣厂厂长的葆康找来了，叫他为杨宇霆办善后，又叫被服厂厂长潘廷贵给常荫槐办善后。

这两个人一听杨、常被枪毙了，又找他俩来，不了解怎么回事，吓得直哆嗦。可是张学良却说："杨宇霆、常荫槐的事和其他人无关，别人没有错。"他们俩才松了一口气。

〔编者按〕：本文系读者张文奇先生所投寄，嘱本刊予以转载，唯不详其原出处。据原口述者称，自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至廿五年（一九三六）任张学良侍卫副官，其所述多为其目睹，并亲与其事，颇富史料价值，兹刊出，借供读者参考。

《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一期

张学良改造兵工厂与杨宇霆之死

宁恩承

奉天兵工厂，又称东三省兵工厂，是个大的工厂。20世纪30年代有员工三万六千人，员工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在当时的东亚，包括日本在内，没有任何其他工厂有这样多的工人，庞然大物，东亚第一。兵工厂属于军事秘密，不见于公文，局外人知者极少。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日本人占领东北，这个工厂继续制造军械子弹，加造军用飞机，自然是秘密。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代，要改造兵工厂为生产机关，要把制造杀人武器的地方改为生产衣食的场所。作者和这庞然大物兵工厂有一年的接触，略知一二。本文所述，一则述及张学良的宏图大计，二则述及杨宇霆和兵工厂的关系及其被杀。

兵工厂在沈阳大东门外。沈阳原有八门八关。东西南北四方，每方面有两个城门，大南门小南门，大西门小西门，大北门小北门，大东门小东门，八个砖城城门。所谓大小门并不是城门的宽度大小不同，各城门大小一样，称为大小只示区别而已。每个城门外五里地方，筑有土城土墙，称为城关。东西南北四方各有两关。俗称沈阳有八门八关，原因在此。出关十里，各有一个白塔。东西南北四方有四个塔。有南塔北塔西塔东塔，用以显示盛京王气，保障大清帝王万世之业。

兵工厂建在大东关外东塔以西十里地方。这块大地方原是官地，再东去十五里，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皇陵，俗称东陵。皇陵圣地是禁区。附近官地平民百姓不得侵占耕种。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清朝灭

亡，这块官地改为农业试验场，由陈振先博士为场长。

陈振先是美国农学博士。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做过短期的农林总长，是农业天官[3]。唯是民国成立之初，国内混乱，一切未上轨道。陈博士怀才不遇，在美国所学的农业知识和科学方法，在中国无所施其长。他做了短期农业天官，决心放弃仕途，到东北地大物博之地，农林富庶之区，施展他的农业科技专才，以求利国福民。可惜当时北京中央政府杂乱无章，关外地方政府亦不高明。陈博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立了一个奉天农业试验场，只办了两年，陈博士伤心失望，入关不返，不知所终。农业试验场空留一大片土地，场房破乱，野草丛生。“人面不知何处去”，陈博士在沈阳的努力早就被人遗忘了。

一九一六年张作霖兴起，执政东北，利用农业试验场空地建立兵工厂。东北地大物博，政和民顺，兵工厂发展很快。张作霖雄心万丈，要问鼎中原，连年竭力扩充兵工厂，充实奉军军械。今年加一枪厂，明年设一翻砂厂，年复一年，在他执政十二年中，逐渐扩充，到张作霖被炸身亡之时，其已是东亚最大的兵工厂。

中国的政权一向建立在枪杆和刺刀尖上，有枪有理。有枪者打天下，称圣称贤，无枪老百姓受欺凌受压迫。一些散淡人闲谈民主自由，全是废话，与中国实际政治无关，与人民无关，只是空谈、清谈而已。张作霖有了方圆二十里的大兵工厂，三万多工人，制造枪炮，所以他成了东北之王，问鼎中原，他的政权势力一九二五年扩及江苏、安徽长江各省，其武力之源、政治资本起于兵工厂。

兵工厂组织庞大，设有督办、总办、会办、厂长、处长、工程师千百人。雇有外国技师，例如英国人沙顿（Sulton）。网罗江浙工程师技术人员出关工作。会办翁之麟即是南方人，技术人员之一，处理兵工厂技术事宜。兵工厂真正主事长期首脑者是杨宇霆杨督办。杨宇霆的一辈子政治生涯起于奉天军械局，殁于奉天兵工厂。

一九一三年，杨宇霆由二十三师营长调充东三省都督府军械局副官，不久升充军械局局长。这是杨宇霆和军械厂结缘之始。嗣后军械局逐年扩充，杨宇霆权势日大。

一九二二年，张作霖在第一次奉直战争之中大败出关，立志雪耻。他励精图治，整训军队，扩充兵工厂。兵工厂渐渐加大，日日扩充，杨宇霆的权势也随兵工厂日日扩大。他做了张作霖的总参议、兵工厂督办，财源滚滚，既贵且富，东北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杨宇霆声威赫赫，叱咤风云十六年之久。直到一九二九年初被杀，杨宇霆的权势如日中天，乃东北政坛中最煊赫人物之一。

杨宇霆这个人

杨宇霆原名玉亭，字凌阁。后改为宇霆，改写凌阁为邻葛，自比诸葛亮。他是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人。其父杨永昌性情古怪，处世奸狡，乡人称为“杨二狡杆”。杨宇霆得势掌权之后狂妄无礼，终致被杀，不知是否与“杨二狡杆”的遗传有关。

杨宇霆儿时小有才，记忆力很强。十九岁考中清末科秀才，改入奉天北关中学堂。一九〇九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响应变法维新，派送学生去日本学习军事。杨宇霆考取赴日留学。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种，成绩很好。一九一一年五月返国，被派往长春孟恩远第二十三镇为排长。两年后，调为东三省都督府军械局副官。一九一四年升充军械局局长。杨宇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受过严格军事训练，他的军械局卫兵连，整齐清洁，军容甚威。有一次他的卫队连在街上列队行走，张作霖偶遇这队兵，大加赞赏。查知这一队整齐人马系杨宇霆军械局的卫队连，因此张作霖对于杨宇霆有了深刻印象。一九一六年张作霖赶走了奉天督军段芝贵，自己做了督军，励精图治，收揽各方人才，调杨宇霆为二十七师参谋处处长。二十七师是张作霖的亲兵基本队伍。从此杨宇霆得了张老帅的知遇，出谋划策，几次内战，均由杨宇霆主谋。他连续做了参谋长、总参议、江苏督军等职，官星发旺，被张作霖倚为左右手。

张作霖识字不多，不看公文。而政府中的事全是文字工作的公文，杨宇霆一手遮天，大帅府的公文均经他一手包办。张作霖绿林出身，性情豪爽，讲义气，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许多事口头说说，其他详细节目推行方法由杨宇霆做主。有时杨宇霆自作主张，张老帅不知原委，不以为怪，不加责难，任其擅专。兵工厂每年耗资千万，任由杨宇霆处理，张老帅向未追查。于是养成擅权专断之风，使杨宇霆妄自尊大，目空一切，除张老帅一人之外，其他任何人不放在眼里，少帅张学良也在

轻视之列。

杨宇霆之功

杨宇霆取得张老帅信任第一原因在于整顿旧军，建立新旅。张作霖早年所率领的“保险队”老兄老弟多是识字不多的老粗，汤二虎（玉麟）、吴大舌头（吴俊陞）、张景惠等人，勇猛义气有余，率领现代万人军队不合格。在绿林中，他们骑马打枪，放火烧山，攻打祝家庄一类土围子，是英雄好汉，拿手好戏。率领几万人的现代大军，用现代方法打大仗，不是这些英雄好汉所能胜任。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奉直战争，张景惠率五万人为西路军，任平汉线总指挥，张作相另率五万人，为津浦线东路总指挥。十万大军杂乱无章，只打了七天，全军溃散，大败出关。张作霖鉴于这些老兄老弟不足以领万人大军，不能打现代大仗，出关以后，乃设立陆军整理处，任用新人，充实东三省讲武堂，培训中下级军官，编练新军三十万人。同时耗资千万，扩大兵工厂。

任用新人整理旧军，杨宇霆是幕后主要人物。他主张任用军校出身受过军事教育，有现代军事知识的人为军官。例如姜登选、韩麟春、王树常、戢翼翘、于珍、丁超等，均经杨宇霆延揽介绍加入张作霖帐下为官。网罗新人，整顿旧军，出谋划策，多出自杨宇霆之手。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奉直战争，奉军二十万人再次入关，攻打曹锟和吴佩孚。杨宇霆为奉军参谋长，用巨款收买冯玉祥倒戈，回北京拘押曹锟。直军内乱，吴佩孚一败涂地，奉军占领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及上海、南京，长江以北半个中国均在张老帅统驭之下，杨宇霆之功在张老帅心目中不可磨灭。

前此，一九一八年杨宇霆拉拢徐树铮，窃得北政府段祺瑞总理向日本订购步枪两万七千支，子弹五百万发，领取证件。由张景惠率兵到秦皇岛把这批军火全部劫夺，运回沈阳。张作霖用这些枪和子弹加编七个混成旅。由此奉军加强壮大，由两三万人发展为二十万人。这是杨宇霆

的第一次大功。没有秦皇岛劫械的起点，奉军不可能成为大军，无力问鼎中原。可惜功之所在，过亦随之。杨宇霆有了劫械之功，冲昏了他的头脑。年初劫得军械，一部分运回沈阳，用于扩充奉军，另一部分用于自招新兵。杨宇霆和徐树铮合谋，在洛阳、信阳两地训练四旅新军，图谋自主。张作霖闻知杨宇霆要自立王国，下令扣押。后经段祺瑞说情，免职了事。经此叛离事件，张作霖和徐树铮反目成仇，杨宇霆不敢回沈，流落燕市两年之久。

一九二二年张作霖与曹锟失和之时，张作霖计划要打曹锟，急于用人，乃把杨宇霆召回奉天，任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出谋划策，再效忠张作霖七年。一九二八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承继大位，杨宇霆成了前朝重臣。

张老帅作古，少帅承继“王位”，情势丕变。杨宇霆原是小有才，在张老帅面前足智多谋，看公文、谈公事，头头是道，因为张老帅不看公文。然而张少帅大不相同。张少帅幼读诗书，能诗能文、能看公文，杨宇霆的才技就无所施其长了。

杨宇霆生于清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比张学良大十五岁。民初，杨宇霆加入张作霖营幕之时，张学良是十一二岁小孩。杨宇霆自居父执，视张学良为子侄，当年情势如此，无可厚非。现在张少帅长大成人，登基承业，执掌政权，继老帅成为东北之王，杨宇霆背后仍称他为“小六子”（张学良乳名），面称“总司零（令）”，或称“小伙子”，轻蔑无礼，似不知中国历史制度君臣大义。

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之后，自知年轻威望不足，极力拉拢敷衍张老帅的这位重臣。首先请他做副长官，坐镇黑龙江，他不肯。再请他任东北政务委员长，亦不就。张学良处处敷衍，时到杨府请安请教。杨宇霆傲不为礼。

张学良安抚杨宇霆，想出走内线的方法，令于凤至同杨家三姨太太结拜为干姊妹。张学良亲自把于凤至的生辰八字写成兰谱，特备八项重礼，送到杨府，请求结拜金兰。杨三姨太已经面允，而杨宇霆说："辈分不对，不行。"将礼物及金兰谱退回。于凤至丢了面子，张学良碰了一个大钉子。如此内外两线全走不通。

张杨两家并无血缘亲属关系，说不到辈分，不可能分大小。杨宇霆自以为和张老帅同辈，自居父执，视张学良、于凤至为晚辈，狂妄无知，不知体制。

在中国，家族血缘论长幼排辈分。而君臣隶属、商界往还，无所谓辈分。老皇帝晏驾，三岁太子登基，七十岁前朝遗老照旧向三岁小孩三跪九叩，三呼万岁。中国礼法体制自古如此。不遵守这古制规章的老臣，不得不死也。

不愿在新朝称臣，理应辞官归里，是明哲保身之法。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严子陵富春江钓鱼，不向汉光武称臣，是一佳话。张良助刘邦创立汉朝天下，刘邦称帝，张良隐退，从赤松子遁入山林，也是一例。范蠡助勾践恢复了越国，功成身退，扁舟五湖，又是通俗的故事。杨宇霆对这些历史似乎茫然无知，既不愿在新朝称臣，又不肯功成身退。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妄自尊大，自掘坟墓。

张学良一语压倒林权助

张作霖死后，日本急谋控制东北，侵略满蒙。前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是侵华老手，以吊丧为名，到沈阳向张学良说降，威胁利诱，力劝张少帅在东北独立，为日本傀儡，不可和蒋介石合作，完成中国统一。

林权助在沈阳住了很多天，屡向张少帅逼宫威胁，要求东北自主，依附日本。唯是张少帅爱国心重，而且日本人杀了张老帅，对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自然不听从林权助的劝告。屡辩不果。最后林权助恼羞成怒，倚老卖老，说他和张老帅是朋友，老帅时代容易办事，“你还年轻，不知轻重，日后方知哪一边对你有好处”。张少帅说：“我年轻，但和你们天皇同岁。”

张少帅的一句机警反击，林权助面红语塞，无从作答，狼狈离去，不欢而散。

英美政治家在民主自由议会中多有应变善辩之才。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路易乔治（Lloyd George）均有这种善辩反击的口才。一句话使对方政敌哑口无言，狼狈败退。张学良有此天才，随机应变，一语败敌。如果他在英美民主自由议会中，他应是善辩领袖人物。张学良一语压倒林权助，是张少帅在外交中可记的一点。

林权助由沈阳返抵日本，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述说他的东北之行。其中有一段说东北情形很像日本幕府时代德川家康谋杀丰臣秀吉少主的情势。张少帅看了林权助这一段谈话，极感兴趣，立要详知这段德川造反夺权的详细情形。他特到沈阳商务印书馆买得一本东洋史，反复详读，得了一些启示。杨宇霆被杀和林权助的谈话不无影响。

丰臣秀吉是强大的日本幕府政权缔造者。日本一切军权政权全在秀

吉手中。秀吉死后，其子年幼无能，德川家康是权臣国戚，谋杀了丰臣幼主，丰臣幕府灭亡。德川幕府接掌日本政权，成为德川时代。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承继老帅的天下，权臣杨宇霆目空一切，把持一切。重臣幼主，其情势与丰臣幕府末期相似。国无二王，两雄不并立。杨宇霆随时可能把张学良杀除，自己称王。

独裁政治，争权夺利，残酷无情，中外如此。形势比人强，政治上的行动大半取决于政治形势。胜败之机，每决于谁先下手。先下手者为强，后下手者遭殃。张学良不杀杨宇霆，杨宇霆迟早要杀张学良。

一元钱

杨宇霆的威胁日加严重，张学良虽有杀机，仍然犹豫不决。而且杀人秘密不能向任何人讨论，惶惶终日，不知所从。他忽然想到用抽签卜卦方法一决吉凶。他拿出一块袁大头银元，向空中飞掷，心中念念如果银元落地，袁大头向上就杀他；反之，就饶他一命。连掷三次，每次全是袁世凯人头向上。天意如此，于是助长了杀杨的决心。于凤至在旁问他掷钱做什么，张少帅告诉她决定是否杀杨。于夫人惊慌失色，双眼流泪，大哭不止。

杨宇霆被杀以后，这块银元锁在帅府铁柜之中，久久被人遗忘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帅府，在铁柜内发现有一块银元，另有日本政友会本党党魁床次竹二郎向张学良领取五十万元的一张收据，其他一无所有。床次向“敌国”收取竞选贿款，罪大恶极，引起日本大政潮，政友会本党因此解散，床次竹二郎不久死去。日本政争不在本文论列之内，不必详述。一元钱决定了杨宇霆之死，事近传奇，不知这一元钱现落何方？

兵工厂擅自发枪

杨宇霆一九一四年以军械局局长起家，充任兵工厂督办十六年，兵工厂是他的大本营，他主持兵工厂一切。张老帅对他言听计从，要钱给钱，要权给权，耗资千万，老帅向未查问，任由杨宇霆用钱用人。拨发枪炮，均由杨宇霆一手包办。奉天省长王永江以为兵工厂开支太大，用钱太多，杨宇霆把王永江挤走了。他得意忘形，习于擅专。一九二八年少帅主政时代，杨宇霆积习难改，仍要一手遮天，不经请示，就擅自拨发枪支子弹。他越权擅专，迹近造反，引起张学良的疑忌。

常荫槐是杨宇霆的亲信。两个人粗暴鲁莽，狂妄自大，臭味相投。常荫槐充任黑龙江省长，黑省原有山林队，系朱庆澜时代招编，用为清乡剿共，保护山林之需。当时朱庆澜没有军队，山林队不无功用。少帅主政以后，黑龙江的督军万福麟拥有几万人陆军亲兵，残余的山林队已无存在的理由，早应裁撤解散。常荫槐图谋不轨，要自造势力，自立王国，把山林队扩充增编，加大兵额，加强军械。杨宇霆由兵工厂擅自拨给常荫槐两万支枪，并私自向捷克定购新炮。张学良闻及此事，问杨宇霆是何原因，杨说："你不必问，我已拨了。"关于向捷克买械事，杨说："不错，我答应买的。"狂妄擅专，越权犯上，任何长官都难于容忍。

办寿无礼

杨宇霆好大喜功，要场面，要排场。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是他父亲的生日。他要铺张，大举办寿。他的朋友李香斋劝他办寿应在法库蛇山沟杨家老家举办，杨宇霆要显摆大办，不听。而且大肆宣扬，堂会、赌局、牌九、麻将，应有尽有。他在东北主持军政十六年，声威烜赫，许多国内政要来捧场。东北一班趋炎附势要巴结杨宇霆者几十几百蚁集群来，称觞献礼，叩头拜寿。这一天杨公馆门前车水马龙，门内唱戏、打麻将、推牌九、喧嚷吹打，真是豪门盛会。

张学良精于世故，要安抚重臣，移樽就教，亲自到杨府拜寿。不意张少帅到达之时，杨宇霆不以为礼，视同晚辈普通客人，使之混入众客之中，令东北之王十分难堪。不久，杨宇霆正式出台，喊堂执事高声喊“督办到”，众客全体肃立，鸦雀无声，好像迎接天神。相形之下，东北新王张少帅竟被忽视。杨宇霆自高自大，光芒四射，目无长官。张学良失了尊严，未终席就走了。

情感、面子、光荣、名誉、尊严，是一般人的行为推动力。两人之间感情好，一切全好说。丢了面子，失了和气，一切全不好办。打斗杀人许多是因为面子问题。张学良到杨宇霆府上拜寿，本是善意。杨宇霆冷淡傲慢，张少帅丢了面子，失尽尊严，杀机起源于拜寿时杨宇霆之无礼。

清朝雍正皇帝“窃取”皇位，年羹尧很有助力，大有功勋。雍正登上皇帝宝座，派年羹尧为征西大将军，平定青海，雍正甚为满意。得胜之日，年大将军班师回朝。万马嘶鸣，烟尘滚滚，由大西北荣归皇都。雍正皇帝特别客气御驾亲迎，出西直门欢迎征西大军。

皇帝御辇旗锣伞扇，行至清华园附近，忽然被阻停止，不得前进。

太监随从急问发生何事，何人敢挡御驾。原是征西大军先锋马队，未奉军令不准任何人通行。年羹尧军令极严，没有年羹尧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行动。太监说“咱是皇帝御驾”。于是飞马回报年羹尧，说皇帝御驾亲迎来了。年羹尧手中马鞭子一挥说“接圣驾”。万军听命一齐下马，一律跪下整齐严肃，寂静无哗。年羹尧呼万岁，全军同声喊“万岁，万岁”。万人之声远震山谷。年羹尧跪在道旁，恭请圣安，随驾入城。

年羹尧军律严肃，军威煊赫，使雍正皇帝诚惶诚恐。他向人说“我这个皇帝比不上年羹尧一个马鞭子”，杀机顿起。于是解除年羹尧军权，不久宣布九十二条大罪。

杨宇霆如果早知年羹尧被杀的故事，危行逊言，或不敢如此无礼。

无理要求自寻速死

杨家办寿刚过三天，一月十日下午五时，杨宇霆偕同常荫槐进大帅府，晋见张少帅。他们携带已拟好的公文和任命纸条，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管理总局。所有组织章则、委任人名单便条全已事前写好，要求张少帅立即签字。张少帅处此威胁之下，断然拒绝说“先研究研究再说”。

先是常荫槐充任黑龙江省长，兼充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想把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拿到手中，自做督办。因为中东铁路员工薪给用金卢布发放，中东路督办是优缺。常荫槐觊觎很久，想夺到手中。张学良向杨、常二人说：“中东路是中俄两国所有，事关外交，不能由我方单独行动，组织铁路总局就可收回。应先经交涉，研究研究，再说。”杨、常二人喋喋不休，直吵到七时未得结论。张少帅请他们两人留在帅府吃晚饭，饭后再谈。杨宇霆说：“我们还有点事，回家吃饭，吃过饭再来。”

杨、常二人离去之后，张立即召警务处处长高纪毅、亲随卫士谭海、警卫旅旅长刘多荃三人，下令立即枪杀杨、常二人。遂将高、谭、刘三人锁在楼上一室，以防走漏消息。

九时后，杨、常二人如约返府，双双走入东客厅老虎厅。承启官报告说杨督办常省长已到。

高纪毅、谭海、苑凤台同其他卫士三人共六人分为两组，各携手提式机关枪冲门闯入。高纪毅高声宣布：“杨宇霆、常荫槐通敌叛国，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杨宇霆由椅中跳起，连说：“他妈的，你们反了？”说时迟那时快，话还未完，嘟嘟枪声之中，杨宇霆应声倒地，立刻死亡。常荫槐坐在椅中惊慌失措，方要站起，即被乱枪射中，倒于血泊之中。

老虎厅系张作霖老帅会客的大客厅。厅内有一个很大的东北老虎标本为装饰品，故一般人称为老虎厅。杨、常二人在血泊中的尸体用老虎厅的地毯草草包裹，连夜运送出府外，到南关姜公祠暂存。

张学良终夜未眠，立令刘鸣九草拟电文，历数杨、常两人罪状，通告全国。同时发给杨、常两家治丧费各一万元，并亲函杨宇霆之妻慰问。挥泪斩马谡，一场悲剧草草落幕。

中国专制集权制度政治上明争暗斗，以凶杀为本。打天下时，要杀人，得天下后仍要凶杀。新朝成立之初，功臣元辅或同打天下的伙伴同志常不能苟全性命。刘邦杀韩信、朱元璋杀胡唯庸、洪秀全杀杨秀清，均是史例。蒋介石杀汪精卫（错杀了曾仲鸣）是最近的杀例。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个槽子拴不住两个叫驴。两雄不并立，不是你死我活，就是我死你活，这是中国古制遗规。杨宇霆不通情，不达理，而且毫不知礼。狂妄无知，妄自尊大，血染老虎厅，似不值得一掬同情泪。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能容人善任，对于杨、常二人的随从同党未有任何株连。人事和谐，政局安定。三年中东北政通人和，社会安定，产业兴隆，教育发达，南北统一。为期虽短，却是张学良政治上的全盛时代。

改造兵工厂

杨宇霆死后，遗留了兵工厂一个大乱摊子。他主持兵工厂十六年，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关于人事、厂务、工程、会计，张老帅从未查询。厂房加添，连年扩大，厂房、住所、办公室，东一块西一块，是历史上的产物。胡乱增加扩大，本已混乱，而财务账簿更是一塌糊涂。张学良委任米春霖为总办，周濂为会办，取消了督办名义。米、周两位老好人承接这个乱摊子，二十里的一大堆垃圾，不知从何着手。

张学良主张统一，停止中国内乱，一致对外，不要再制造杀人武器。他主张把兵工厂改为生产机关，屡次说要把兵工厂改为生产机关。至于生产什么，如何改造，没有人说出详细办法。

兵工厂是十多年逐渐长成的，东一块西一块，逐渐加添而成，没有预定的计划。张老帅要一个子弹厂，杨宇霆就遵命加一个子弹厂。明年要加一枪厂，就加一个枪厂。至于放在何处，得地便佳，寻得任何一块空地开工就好，没有全盘计划，自然谈不到有系统管理，更谈不到科学方法。十多年东加一房，西建一厂，年年添加，月月扩大，越加越多，越多越乱，十多年的乱加，加成一个大乱堆。枪厂、炮厂、翻砂厂、吊车房、会计处、工人房，各不联系，没有系统，没有和谐，一切设施多是急就章。当年一时需要，张老帅一句话，就因陋就简凑合在一起了。十多年造成二十里一大堆厂房机械，庞然大物，如何改造，如何使之合理化，似不简单。

一九二九年冬，端纳（W.H.Donald）顾问介绍一个美国投资公司，说是有兴趣来中国投资，可以商谈改造兵工厂。张少帅找我商议，令我和这美国公司接洽，改造兵工厂大难题令我解答。

美国投资公司名为司通韦博斯特（Stone and Webster），总公司设

在纽约，对于中国很有投资意图。张少帅正拟引用外资，改支为收。另一方面美国如能来东北投资，与日本人竞争，以夷制夷，在外交上大有好处。

张少帅立即接受端纳的介绍，令我负责交涉。电报往还，屡经交商，美国司通纽约总公司派一代表名赫金斯（Harry Hokins）来华，长期驻在沈阳，接洽进行。

在兵工厂许多洋房之中，找一所空房，把赫金斯和他夫人安置住下，甚为顺利。这是小问题，不在话下。实际工作如何进行，不甚简单。

司通公司要先了解兵工厂内全部情形，再做进一步商讨。这是交涉中必有的程序。我去兵工厂多次，跑了很多天。屡和米春霖总办、周濂会办及财务处接头，均无详细图表数字。至于哪一个厂先改造，如何改造，要用多少钱，更没人说得清楚。赫金斯和我是财务经济人员，对于工厂技术工程所知很少，说不出主意，米总办、周会办更不知怎么办。

一九三〇年初，美方派一工程师郝尔博士（Dr.Hall）来沈阳协助勘察，做进一步的了解。郝尔博士是美国著名工程大学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是机器专家。他到沈阳以后，我陪他去兵工厂几天，对于这个庞然大物很像巨大的恐龙摸不着头脑。

最后他提议须先把兵工厂财务会计、工厂机务查清弄明，方可进一步研究如何改造及合作。现在一大堆垃圾，摸不着头脑，无从谈起。

他说要先组织一个四人考察团。四人之中，一个机械工程师、一个电机工程师、一个效率工程师、一个会计师，大约需时六个月，方能得一概念。四人考察结果做一报告，送请中美两方研究，再谈如何投资，如何改造。

他这个建议很合理，应是必有程序。但是四人考察团的费用多少，如何支付，屡经商讨，结论是需五十万美元，至少需三十五万美元。由何方付这五十万美元？郝尔、赫金斯都说应由中方支付，先初步得了考察详细项目，有数字详图可据，方能开始讨论何者应兴，何者应革，如何兴革，要用多少钱，需要多少时日等合约项目。美方所陈不无道理，先经考察，然后开始讨论。我向张少帅报告经过，详述各项理由，张少帅听了以后说："我们没有钱方找外人，这五十万考察费应由美方司通公司支付，好像他们自付旅费一样。而且他们要先说好一定要和我们合作。我们自己知道这是个乱摊子，乱七八糟。他们考察了六个月，发现这些混乱情形，臭骂我们一顿，我们花了五十万元买一顿臭骂，我们不干，必须要他们先说一定和我们合作，确有诚意才行。"

美方司通公司说他们对于兵工厂一无所知，须先弄清数字再谈。不能不问深浅，就跳下水坑，须要先知水坑的深浅，方能脱衣下水。

经过几次商讨，两方各说各话，不肯付这五十万元考察经费。一年来的往还交涉，无法继续再谈。赫金斯携夫人下旗回美，改造兵工厂的计划搁浅了，空劳往返。

一九三〇年冬，德国经济考察团东来中国，寻找生意。到了沈阳，张少帅派我接待。旧话重提，关于我们改造兵工厂计划问德国是否有兴趣。考察团中有一文德博士（Dr.Wendt）是工程专家，我同他到兵工厂看了两天，并告诉他和美国司通公司交涉经过，因考察费一节不能进行。德国不可再循这条不通之路。文德博士建议可先由兵工厂雇用一两位德国工程师为职员，在兵工厂工作。一年之后，这两位德国工程师摸清底细，得有可能改造的概念，向中德两方提出建议，以供参考，再说如何改造及中外合资合作的可能。

张少帅听了德国考察团文德博士的建议，认为可行。文德博士说等他回德国以后，寻得几位合适的工程师，开一名单，再函商推荐。

德国考察团离华西去，久无音讯。中国国内中原大战，内乱又起，张少帅军书旁午，政务繁忙。改造兵工厂计划止于空想阶段，未再进行。

“九一八”事变，日本攻占沈阳，第一个目标是北大营，第二个目标便是兵工厂。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晨，日军占了兵工厂，日军霸占以后，仍制造军械枪弹，后来加制飞机。军事秘密使这一块二十里的地方成了禁区，内中情形鲜为外人所知。

张学良改造兵工厂的想法虽然未能实现，然而他用心良苦，方向正确，虽败犹荣。他主张停止内战，全国统一，放弃杀人放火行为，改杀人的枪炮厂为福国利民的生产机关。虽形格势禁，未能如愿，但他的失败是光荣的失败。他一生中有许多光荣的失败，例如西安事变。改造兵工厂未成，是他光荣失败中之一例。

《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二期

最新发现张学良早年史料普赖德助张调停直奉战争

王福时译注

普赖德夫妇书信发现经过

传记文学社所编司马桑敦遗著《张老帅与张少帅》一书中，曾记述一九二二年四月起的直奉战争，说张学良透过普赖德和杨氏两名美国基督教牧师，以私人身份协助张学良到山海关前线斡旋停战。去年译者趁来美之便和普氏的儿子、住在宾州的退休教师戴维德·普赖德（David Platt）取得联系，从普氏夫妻遗留的书信中，发现当年普氏应张学良将军的恳求，亲赴山海关前线与秦皇岛直军总部，不避艰险，几次通过火线和直军联系安排媾和，他本人和他夫人艾蒂丝（Edith）的书信详述事件经过。他们自己的感受以及他们对青年张学良的印象和评论。其中特别是艾蒂丝给她美国亲友的家书，对事件从头到尾，即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信说，张学良几天前突然午夜造访普家，恳求普氏协助出促媾和起，直到六月十八日信，对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止的连续几封寄美家书，她自己冠以“和平的使命”的标题。并在序言中描绘对青年张学良的印象，显示张本来想学医，成为救人的医生，结果倒成了杀人的军人，对和平的渴求和对战争的厌恶。为此，译者把这批历史文献取名“张学良的最早和平行动”译出。

普氏的信只有六月十四、十六、十八日三件。是在前线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信笺写给他在奉天焦急盼信的夫人的。不如他夫人的信有头有尾的完整。年久字迹不清，有的内容已在他夫人的家书中引用。故译者把他夫人的家书全部译出，普氏的则部分从略。

与司马桑敦的书对照，叙述的事实经过有不尽同处，普氏当时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不是教会牧师，同行的杨氏不是美国人，是苏格兰人，医生，英文名是William Young，中文名是荣维连。曾任盛京施医院院长兼奉天医科大学讲师。信中谈到两方议和对手，奉方姓孙，直方姓王，但未提出其名。根据资料可能是孙烈臣与王承斌。司马书中

未写明。但整个过程张学良是实际主角。在信中，有的地方称他作张将军，有的地方直呼张学良，有的地方则称张少帅。

一九九〇年张学良与日本N.H.K.记者谈话时，曾提到此事，说他青年时经常去沈阳的基督教青年会，普氏是他英语教师，过从甚密。普氏笃信和平主义的教友派。从这批信中也反映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以致在普氏夫人的信中把他们的关系描绘成形同兄弟。几本有关张学良将军的传记都提到普赖德对青年张学良在思想上的影响。

以下是关于普赖德夫妇的简介以及艾蒂丝和普赖德的来往书信。普赖德，名Joseph，译约瑟夫，昵称Joe，译作约瑟，夫人家书对普氏均用昵称。

关于约瑟夫·普赖德其人

约瑟夫·普赖德（Joseph Platt）生于一八八六年，一九一〇年毕业于宾州（Pennsylvania）大学工科，他本想凭技术就业谋生，但他在大学时听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领袖约翰·R.莫特（John R.Mott）的讲演，使他改变了人生路途。由于对教友派（Friends或称Quaker）的信仰，他接受了到中国传教的号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东北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布道工作。战后回美国，于一九二一年和艾蒂丝结婚后，一起重返中国。新妇比他小两岁，也笃信宗教，普赖德再次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从事布道工作，一九二四年在儿子戴维德（David）出生后，回到美国。

普赖德回来后，是帮助建立费城附近教友派学习中心的创始人，该中心名宾德尔山庄（Pendle Hill），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二年，他担任这个中心的业务主管，在那里走上轨道后他才离开从事其他工作。

普赖德夫妇的终生志愿是建立具有信仰的社区，即着手从宗教出发建立起来的发展基督生活的社区。一九四二年他们利用艾蒂丝哥哥的农场做试验，发展一个农耕社区。另有一对夫妇参加了他们的社区试验。

一九六四年宾州一个叫波科诺（Pocono）的山区科尔克里奇（Kirkridge）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宗教退隐社区，使他们有机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家，并推举他做那中心的管理人。这样约瑟夫和艾蒂丝就成为接待各种团体前来从事宗教退隐的主持人。他们的新家多由普赖德亲手建造。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六四年，约瑟夫和艾蒂丝在这个基督教的退隐中心工作，通过默想灵修和社会活动全心全意为基督生活而献身。继续他们在中国献身的工作，并进一步深化，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九六四年他们半退休，迁居费城郊区。在教友派团体和族裔关系上做些工作。一九六七年他们加入Foulkways退休人社团，约瑟夫殁于一九八〇年，夫人则于一九八五年逝世。（根据普赖德子戴维德所提供资料）

普赖德夫人谈青年张学良

我们认识的张学良可说是我们在奉天发展中的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位热心成员。他是督军张作霖的儿子，最初来时还有带枪的卫兵，但这样为时不久。他坚持要参加英文班和各种文体活动，使他父亲很不放心。他是一个招人喜欢、合群和开朗的少年，爱好体育运动。并愿和社区中外国人交往。他以能和来访的约翰·R.莫特、希尔伍德·艾地（Sherwood Eddy）、亨利·霍德金（Henry Hodgkin）和其他中外来访者相识为快。在众多官吏和社会人士中，他对这些事的热心颇为突出。也正是由于这样，使筹建中的青年会大楼获得了一座废庙作馆址，并获得相当一笔建筑基金。由于他是长子，他自然要跟随乃父的脚步——二十二岁就当上奉军的一名将军。下面一九二二年六月份一批家书，是报告他早期从军一宗重大事件，在这个事件上他取得约瑟的协助，他认为，约瑟作为一个中立的外国人，可以对奉军和另一个军阀军队间的纷争，协助安排，取得停战协议。从这位少帅来看，这种内战是毫无意义的，他一定要使它停下来。

普赖德从前线写给夫人的信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四、十六、十八日三封信）

普赖德留下的有关他参与调停直奉战争的记述，保存得不如他夫人艾蒂丝的完整，而且有一大部分记述已见于后者的家书，这里只翻译其中一部分作为补充。

山海关，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亲爱的，在这里坐等可能出现的事，抽空给你写信。荣大夫和我这次出来对能否完成使命是没有把握的。无论如何，为和平解决而奔走呼号总是值得的。虽然由于误会和怀疑使进程拖拖拉拉，但事态正向那个方向发展，我们感到乌云在消散，结局在望。重要的是把双方拉到一起谈起来代替相互厮杀。而这里的人认为只要我们留在这里，便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我们才又回到前线这里设法建立联系。我们昨午回来后就发现，在两天激战停下来以后，双方战线之间的所有交通已经中断。我们判断战事之所以暂时沉寂，是由于我们回奉天期间双方开始通过电报提出议和。在前线的双方军队无疑是受命慢慢来，等候是否可安排某种谈判。而两军相距是如此之近，有的地方相距还不到一两英里，这就必须设法防止他们火并。我们面对的第一件事便是穿越到对方建立接触，安排两军代表会面。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所有电报电话既已切断，冒险穿过战线又防不测，整天就和距此几英里内的英国和意大利驻军打交道。他们有一种办法可和对方军队后面港口的本国人通讯。我们想通过在那边的一位朋友传话给那里的司令部。因为今天阴雨，又有过暴风雨，不可能把消息传过去，但我们现在（下午七点）刚从第二次访问英国兵营回来，这次有所转机。在那里碰巧遇到一位意大利海军官佐。传言明早将有一艘意大利军舰靠泊近此处的岸边。说我们不妨借用

他们一艘汽艇过去，找那边的司令部。这是我们现在的计划。确实，他们对此这般热心，甚至答应设法不用等那战舰开来，就传话要那里明天一早开来一艘汽艇来接我们。搭一艘外国军舰或汽艇沿着海岸前去是再好没有了。我们曾想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使用渔船开过去，但这另一办法从各方面讲都是最佳的选择，因此我们且等着瞧，如果做到，我们将设法请张将军和我们一起前去，在那个中立地带安排两军首脑会面。这是一件大事，在举行这样一次会面传出以后，任何一方将难于背弃任何安排。我们将俟事态的发展，随后再写信给你。

我们在此镇上是住在列芝（Leitch）先生家里。他是在铁路上工作的苏格兰工程师。他的夫人和孩子因为住在镇上距司令部太近，有点危险，就搬到几英里外的海滨去了。他对我们的和平使命很感兴趣，尽力协助我们。对方的军队有一架飞机，曾飞过来向镇上和车站投下几颗炸弹，但这里的高射炮火把它吓跑了，再也不来。这使我尝受一点战争的味道。又一天当我们在司令部的时候，飞机飞来，而天晓得，地面的一阵炮火多么猛烈。昨天下午和夜里，双方曾发生多起激烈炮战，不时还听到机关枪连续的扫射声，但前线距离镇内有相当距离，这里没事，是十分安全的。你可以摊开地图看看，山海关车站位于万里长城打从在海边的地方，临海靠山，山海相连，是防御的理想位置。特别是使海军无法破坏。沿着海边到北戴河只有两三站。那里我们曾去过避暑，也是现在对方司令部所在地。现在由于战事使铁路停运，所有的车皮、机车都被双方军队征用了。火车不通，他们曾试图每天开一列车从此地到奉天，但所有货运都停止了。工商陷于停顿，如能停止战争、恢复交通，人们都会热烈欢迎。现在看来是有希望的。昨天发生一件趣闻，对方军队开始驱赶一个牛群越过双方的火线。目的是让它们走过触发任何可能埋藏的地雷，他们想如有埋藏地雷，则牛群经过必能引爆，但牛群顺利地通过了。这边的人开了一个大玩笑，把所有牛都收下来！隔离一处，以防有毒，确定无事后，在前线饱餐一顿牛肉宴。所有地雷都是用电线接通，要通电才能引爆，因此牛群过来安然无恙。我们希望不要等人走

过那些地雷被触发引爆，就能把事情结束。

六月十六日，第六天。自从上次搁笔后又发生一些事态。在我采用所有办法企图把信息传到对方都失败后，我们昨天决定找一艘中国小渔船，沿着海岸搜索前去。由于双方的战壕都延伸到海岸，有些风险，但我们可以往外躲开，所以风险不大。被子弹击中的可能性极其微小。我们在上午十时出发，这艘小渔船由三人操纵，我们使航线既不能靠近，又不能远离，因为沿岸是禁止航船的，我怕有的士兵可能向我们开枪。我们就把一面破旧的英国国旗系在桅杆上，走一段后，又扬起一张破帆，沿着海岸前进，假如你对航海不在乎就很不错，但由于风浪过猛，很快我把早饭都报销了。过一会不再那么难受，大约下午两点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十英里外的秦皇岛。另方军队的司令部离此很近，因为港湾是外国的码头，属于一个外国煤矿公司（按：指开滦煤矿公司），是一个没有士兵的中立地带，而它是如此之中立，我们一时对我们在此多留一会是否明智有些犹疑。在那里的外国人已接到使馆通知，不准以任何方式介入，特别是被告诫不要与和平使团发生任何关系。从官方的角度，在华的外国人是应采取这一立场。我们在离开奉天前，荣大夫和我曾去拜会各自的领事。他们也对我们这样说，但他们也说，如我们自行负责来为此事跑腿，而不正式对他们说什么，则他们不会阻拦我们。此即此事的来龙去脉。但来到这个秦皇岛，我们就怀疑对在这样一个超级中立地带，乘一艘小船前来是否会招致麻烦，我们访问了一位我们认识的大夫，他介绍了一些情况。我们决定立刻离开这中立区，去到附近的司令部。心中也担着我们会受到怎样的接待的疑虑。自从上次我们到那里提出双方会面言和以后，发生了两天的激战，伤亡惨重。他们对此均归罪于奉军，称他们背弃诺言。我们来到司令部，递上名片，对将出现的情况感到纳闷，他们一见我们深表惊奇，但还是礼貌有加，虽然我们看出他们十分恼火而且准备迎战。但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除在中国，别处却不能做到，我们被邀参加一个重要的参谋会议。全体参谋和重要将官都出席了，开了一个小时，讨论议和以及究竟能否与奉军言和的问

题。整个问题集中到一点上，即每一方对对方讲话是否相信，这是这个国家人民最大的弱点，他们缺乏互信。这里对峙的两军都渴望停止战斗，愿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但假如一方保证在后撤时不予进攻，他们却不予信任。问题是怎样使他们互相后撤。而这正是我们出面对和平有所作为的理由。我们来回跑把他们拉到一起，协助建立互信，并做出一种安排，使双方信得过。好在中国人对外国人充分信任，好像我们一说就可以相信似的。自然，我们也非常慎重。对我们不能绝对肯定的事不能放空炮，我们力称奉军司令部确实诚心求和，打开重开会谈之路，而这次是由两军统帅出席，地点将是一个中立地带，在港口里停了好几艘外国军舰，我们提议为此目的借用其中一艘。他们说在这样一个地点他们会高兴与会。于是我们向一艘英国军舰求借。经过多次往返磋商之后，最后决定今天举行会议，用军舰开往山海关把张将军接来。事到如今，下一步是看张将军能不能来，假如不来，这件事便等于白忙一阵，我们丢脸。我们肯定他一定会来，现在我们已借好军舰，军舰预定明早九时到山海关接张将军，我们须先把消息传过去，没有别的方法，还是使用那艘小渔船，那时已是晚上九点钟，我们吃点东西就动身，幸而海上无风，潮水顺着航行的方向略涨，我们从牧尔（Muir）大夫那里借得一个油灯，用来出港，然后把火熄了，不多工夫月亮出来，我们回来一路顺利，在离开岸边一英里距离的航路上摇桨航行，寂静而轻快，有一艘中国军舰停在那一带，曾不时向奉军阵地开炮轰击，但该舰这晚没有出动，因此我们平安无事地划到家，于凌晨一点半靠岸，径直到司令部，当即获得张学良将军对安排的首肯，我们于凌晨三时入寝。

上午八点半我们已和我们的将军一起来到海边。那里已有一艘军舰等候我们，这是充满趣味的一天。我们过来后又花了一两个钟头才把另方的将军接上船，这时美国军舰也进来插手这个和平勾当。为此他们情愿护送另方将军到英舰上。他们开会约莫两小时，这是值得的，我想他们主要是就双方对求和的愿望取得共识，决定立即停火。并安排明天再开一次会，以便对两军撤退的细节，特别有关长城外的奉军做出安排。

这可以表明气氛很好。可以感到获得重大进展，并为下一步铺平了路。要一连走几步我们才会感到任务完成，可回奉天。在中国做什么都要花费时间，但是一个重要的联系已经建立，缺口由于桥架起来通了，事情接踵而来，当然，由于奉天和保定府的总司令部都有所活动，就使事情更是水道渠成。无论怎样，这里需要某种在缺口上搭桥来把战斗打住，现在一切沉寂，我们将再留一两天看看形势，然后回奉天工作。当我写到这里，我耳闻一些枪声，但这并不严重，战线拉得那么长，控制是困难的。一个炮位一些人感到不耐烦时放几炮，可以挑起更多麻烦。我们匆匆吃完晚饭就想去司令部提出问题，看他们能否想办法停止射击，在中国这种军事行动是极其可怕的，许多无知的士兵不守纪律，我们要停止这种战争使他们参加建设性的工作。

六月十八日。今天凌晨二时在英国军舰上签署了和平协议，这是我最幸福快乐的生日。我们现在只等候回奉天的火车去会我们的妻子和赶我们的工作了。我再将两天前搁笔丢下来未讲的事说一说。昨天早晨按着预定把张少帅和其他两人接到军舰上会见对方王司令的代表，来做最后的安排，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把两位大头头，这边的孙和那边的王集会在一起。

（以下整段已见于普氏夫人的家书，从略）

他们今天希望我们多留些时日以待协议的实施，这边确实在贯彻他们应做的，整天有络绎不绝的车辆满载军械和弹药沿途后撤。他们说我们要走可随时提供我们乘坐的车厢。这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在幕后影响事情进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势力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是两军已经后撤，现在战事是停止了，我们对前途抱有希望。现在我们要回到工作岗位上，艾蒂丝确实是勇敢的，她很坚强。我明天就可和她团聚，我们在去日本度假前还将忙上两周。

普赖德夫人寄美国的家书

（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十八日）

和平的使命

六月七日。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几天以前，我们的青年朋友张学良将军，奉天督军张作霖的儿子，突然午夜来访，他恳求约瑟去山海关，在那里另一位叫吴佩孚的南方军阀领兵进犯，正与奉军交战。情况使人有理由相信，如果由某种完全中立的、非官方的，而且最好是外国人来出面调停战争，则双方会愿意停火，这像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吗？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约瑟表示同意，并提议由这里奉天医科大学的苏格兰同事荣维连大夫参加协助前去，昨天他们便一道去前线了。

一想约瑟企图完成的事，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但是，这事即使是失败，对于停止这场可怕的杀戮，我们也会感到尽了我们之所能。这样没完没了地下去，我们坐等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内心实在沉重得要命。我暂不发这封信，希望不久有所奉告，虽然我不知约瑟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以及邮件是否能寄到我手。不用说，几天来没有隔几个钟头就听到约瑟在窗前愉快吹口哨的声音，日子过得空空荡荡寂寞乏味，但我努力去想他企图完成这样伟大的事业，我应该多么高兴。因此昨夜我睡得还好，醒来时也不感觉怎么孤单。每个人对我都又亲热又关切。乔汉尼和艾琳住我们隔壁，他俩为我哪怕世界上什么事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一早在我和女孩子用早餐的时候他们就过来了，他们吃中饭的时候我过去，他们让我共进他们的甜食，是做得非常可口的草莓。我们青年会的忠厚老用人每天来看我们两次，他带来邮件和信息，看有什么要他帮忙的。因此，我除了少一个丈夫外什么也不缺。他走时说他两三天就能回来，我却看不出他怎么能做到。今天下午教会的团契开会，我现在必须

穿好衣服赶去赴会。

六月八日。事情发展得这样快，让我必须把这桩事情继续讲下去，简直是不可思议。今天一早六点半来了一封电报，说两个人今天要回来，我们猜想也许是他们到前线为时已晚，而一事无成。可是，不一会，约瑟果然登上楼梯，风尘满面，他说门口还有一辆车等候接他回去。他要开始讲讲经过的事，我建议因为人人都急着想听听，把女孩带着一起到乔汉尼和艾琳那边讲。他们是昨天午夜之后到达山海关的，当即叫醒张学良并和他及两位统率奉军的将领会面，他们俩表示如果能和对峙的军队（按指直军）建立接触，并做出安排时，他们是极显合作的。因此，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打通到对方。那时电线联系已中断，铁路是唯一可供联系的，于是开出一节专车驰向无人地区，从驻防在附近的兵营借来一面英国国旗挂在车上来表明中立，这样车开向前去。对方前哨命令这辆看去奇特的车子停下，他们发现车上乘坐的是两个不携带武器的前来议和的外国人，就让他们通过。他们发现那边的将官对奉军求和诚意非常怀疑和不信任。但经过一再讨论后，他们同意如果能找到一个满意的中立会谈的地方，双方可以见面交换意见。带着这样一个承诺我们的人才回到奉天向张作霖报告。事情就是这样，现在又要他们回去一趟来安排谈判，这么一来，他们仅仅和我们一起谈了三刻钟便又出发了。约瑟一再说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即使是有危险，我们也应照样去做，当成千上万的人性命攸关的时候就不能考虑个人的安危了。就我自己来说，如果事情圆满结束，那将是最大的诉求，自不待言，我虽然在这里，每天食于斯，眠于斯，学习中文于斯，但我的心却系于前线。

六月十一日（礼拜天）。上礼拜五我感到极度不安，好像约瑟遇到危险似的。我带着沉重的心思入睡，醒来后越发沉重。从五点半起直到九点钟，我听着每个响动和脚步声，学起中文来糊里糊涂，可怜的老师一再纠正我，时间像蜗牛那样拖长着，最后一个电话传来，说约瑟一小

时内就可到家，我简直像得救一样喜出望外，我高兴地连张先生说什么都未留心听。约瑟真就到了！他讲的有关他们第二次出使的情节是更出乎意外，这回甚至铁路也中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样穿过去到对方呢？他们弄到一个手推车，由三个人推着，把他们由缺口送到对方，一天之内，他们使用这种方式，来回往返四次，最后谈出一些基础，他们一夜之间再赶回到奉天报告。

再回头来谈我们家里，吃顿饭之后我叫约瑟松松腰背，休息休息，之后又出去散步，顺便把乔汉尼和艾琳请过来共进晚餐。乔汉尼和我谢绝了今天所有对约瑟的约会。他一直睡到十一点半。厨师为我们准备一顿野餐，我们在城外一片小树林里进餐，只有我们两个人，真令人高兴，多么快活的一天。我想约瑟已经睡足了，他平平安安硬硬实实地回来比什么都好，我想不起来从前有过像昨天那样的快活。我对做女人的有丈夫去从军打仗，成年累月地望眼欲穿地忍受等候和焦虑实在感到惊奇。就我们这次来说，约瑟应当去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实际上是比较容易，我还没有对你叙述所有约瑟不在时候我所有的事情。这些天幸亏天天是实在太忙，设法履行他的一些职责，招待和接谈一批批的来人。

六月十三日（礼拜二）。约瑟昨天像往常一样一早去青年会，但近中午传话来说他不能回家吃午饭，我想一定是又有什么事了，实际上，我早就料到会发生。像个老太婆对暴风雨来临之前骨节就有所预感那样。我焦急地盼着听信，下午四点半他闯进来，进门没有五分钟他接一个电话，要求他立即启程，隔了两个小时有人来电话告诉我，说他当晚必须上路，并请我为他打好行囊。他那晚直到九点钟才回来，同督军、省议会以及我不知道的一些人，花了好几个钟头对问题进行研讨，才算把对和平的愿望形成明文。他还不清楚他是否还要前去。用过晚餐以后，他由我和乔汉尼陪同去看一些人，特别是去看一下张学良，我们看到省议会已把我们期待的议和条件用电报发出去，张学良恳求我们的人在当夜和他一起回去，我们的人建议再等一两天，必要时然后前去。但

张学良对此如此之失望，对他们能有所帮助是如此之肯定，最后我们还是决定他俩最好是应命，自从他们上次离开后，战火又再度爆发，他（按，指张学良）认为如果他们待在那里则可以避免。对于由两个不带武器的人能使互相敌对的两军停止接触，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不是这全部故事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吗？当所有安排仲裁的繁文细节在政府进行的时候，有一个刻不容缓的前线武装到牙齿的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问题。

这个可爱的青年小伙子——张学良，刚刚二十二岁，就肩负了如此重任。他和约瑟要好，把约瑟视为兄长，他需要那些持有理想的人的支持，把他从这可怕的战争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实在是希望做正义的事来停止战争。

就这样，我们的人最后说好，就用督军的车子把我们送回家，并停下来等候把约瑟接回去。午夜他们在黑暗中离开，把我和乔汉尼撇在路边，我感到多么担心、悲痛和孤零零呵！好似把我的心脏割下一块那样，但我并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在战争中受折磨，而是在一种更有价值的事业上。我们确确实实把我们小小心灵之血献给了中国，而有一种感谢和国内和平作为回报。这两个人应邀去从事的确实具有历史意义。我从来没有和战争沾边，这次我们却有机会从内部观察到它的心理状态，而一一体验的是怎么一种经历啊！哦！让他回来不再奔向那可怕的前线吧！但是他们精疲力竭般的奔忙，假如使中国重新恢复和平将得到多少倍的回报，但是，亲爱的呀！我确实不安地怀疑什么时候约瑟才能回到家里，他们可能必须待到两军撤退的时候才回来……这样他们也安全。这并不太困难，虽然再等五天就是约瑟的生日，一个月后你收到这封信时，这些情况在你听来多么奇怪，报纸上的消息不可能报道这些在幕后进行的工作。

六月十八日（礼拜日）。今天是约瑟的生日，在家中只有我孤零零

一人。早晨我强打精神，为这个生日请客吃饭我已经张罗好一会。老厨师精心制作了生日蛋糕，准备了蜡烛和冰淇淋，但寿星本人却不在，今天对我来说，似乎不再那么意识到为和平使命而献身的事。我并不在乎那种陈规旧俗的生日庆寿，但我要的是约瑟。我为思夫而不能正视一切。后来，当我克服这一阵颓丧，想通了，我还是应该好好地使这一天美满度过并努力来欢庆一番。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到，但我动身主持约瑟每礼拜天早晨主持的查经班。参加的人只会一点英语，他们热心地尽力协助我，我们一半用英语，一半用中国话进行，讨论了诸如我们对异族应持的态度、生命的真谛、个人一生的影响等问题。有一个少年特别好，但是这以后我又陷入沮丧与失望，我们的人将近一周没有片纸只字了，我怀疑我还能否再看到约瑟，午宴的滋味像吃苦受难一样，于是我决定不如靠在房门前等候有什么事出现，竟然就出现了！一连两封电报像报喜那样爆炸了。

这是那个对我说是最黑暗的那天下午收到的电报，不可能在奉天庆祝他的生日，而是在一个万里长城伸到海边的山海关港湾里的英国军舰上度过他的生日，而生日的礼物不是别的，它给予不仅是对约瑟本人，而是对咱们所有的人最令人惊奇如珍贵的：再没有比它更好的生日礼物，即中国的和平。

以后的信（按，此处没有写信日期），随后一段时间事情接连发展，约瑟和荣大夫在第三次南下时，发现战火再起之后，通过无人地带建立接触的所有可能都没有了，为此只有海上一条通路。有人建议求助于在该地区的意大利巡洋舰，此议行不通后，只剩下一种选择，就是找一个渔夫用的手划桨木船从事此行。这样做必须避开战线延伸到海岸的步枪射程。他们在礼拜五下午动身。在傍晚到达后就和那里对峙的将官会商，他们对再度见到这两位不折不挠的外国人十分惊讶，由于最近的战火再燃使他们对奉军的媾和诚意更加怀疑。但最后他们同意再来一次尝试。剩下来最大的障碍是确定一个合适的谈判地点，在这节骨眼上我

们的苏格兰同事建议求助停在港湾内的英国军舰上举行（按港指秦皇岛），他问："那不是够得上中立的地方吗？"对方回答："可以，假如你们能安排到。"这样，荣大夫就为这件事奔走起来。舰长满口答应，但是说必须上级批准。那夜较晚获得了许可。对方将官同意合作，决定翌晨提早进行。先去接奉方长官。那时舰长愿意把我们两人带回去，但由于对方需要事前通知计划进行的情况，在此不能有所行动之前只好再度使用那条小船，幸而，当时海上风平浪静。在月光倾泻的海面的午夜完成了一路平静的旅程。在半夜两点钟他们叫醒了张学良，向他报告并约定以六月十六日，礼拜五，为谈判日期。

六月十八日，约瑟从前线来的家信，继续谈这桩事情（以下均用普赖德的信）。第二天早晨，我们八点半到达海边。那里巡洋舰在等候我们，张将军和一些其他人以及荣大夫先对主要会谈全面商量一遍，假如我方的孙司令先上船，而对方的王司令只派一个下属代表他，则将使他太丢脸，为此我留下来陪孙司令，等船回来时载有王司令在舰上才成。原来预计他们可于十一点回来，但我们在海边上干等不见船的影子，到下午二时，孙司令对这个计划感到不耐，就回驻地去了。那里距海边有两英里。事情显得十分不妙，我继续留在海边以备无论出现任何事态。大约下午四点，消息传来，说军舰载着王司令来了。我急忙回到驻地，接回孙司令，但船一到，上面并没有王司令。那一天孙司令接到奉天总部的电报，他拿出这封电报，就在海边和他部下讨论，来电说北京和奉天对和平建议都采取了行动，现在由中国总统出面命令停战，并准备采取步骤达成某种协议，同时授予王司令全权与我方孙司令在英国军舰上会面安排协议，在这个指示的基础上，由于王司令也得他的总部的指示，孙司令同意登舰，此时荣大夫因整日奔走辛苦，已经疲劳不堪。而我是闲着在海边度过，我在他们的要求下，就和他们一起去，因为那里没有人可做和船长间的翻译。

在另一边，还得去接王司令，又拖延了一些时间，终于由于事情已

经有些满城风雨，一艘美国巡洋舰的舰长也愿在这个非同寻常的会议上占一份，就用他的军舰把王司令送到我们的船上，这样，在舰上的船舱里，大约晚上十点钟，我们两位高级司令员才一块落座品茶交谈。他们原来是彼此相识的，你不会猜想他们间存在什么世仇。其他军官也都就座。英美两国的舰长让我坐在他们当中，翻译这种说来又奇怪又友好的经历。舰长对中国人办事这样慢慢腾腾很讨厌，谈判拖长到深夜，感到很不耐，而两位司令则对事情进行详细的讨论。对撤军许多细节做出规定。最后在凌晨二时终于完成全面停火协议并签了字，我们在四点钟回到山海关，小睡后我们打电报给奉天家人报告这个喜讯，说我们很快就要登程回家。

《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五期

张学良突袭中东铁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之一六

John B. Powell原著尹雪曼译

一九二七年因国民党的分裂而引起的华中、华南反俄空气，很快地便传播到华北。而俄国人发现反俄态度最坚决、最激烈的不是别人，乃是跟南京政府并不合作的奉军头子，东北的独裁者张作霖。

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六日，张作霖的警察，在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的卫兵协助下，突击搜查俄国驻华大使馆。那时外交团的主要负责人，是美、英、日、法、荷、西、葡等国的公使。在这一次突击搜查后，除中国方面斥责俄国利用东交民巷的外交特权，作为散布共产思想的中心外，外交团方面对俄国使馆也大吐苦水，说他们发现俄国的一项阴谋，那是俄国大使馆的军事随员曾企图挖洞偷入英国大使馆，盗取情报。俄国大使馆跟英国外交团本来是比邻而居，中间只隔着一堵墙。据说俄国人已在这堵墙下面挖了个洞，准备从这个洞中爬到英国使馆里，攻击英国的卫兵，且不惜因而引起一个突发事件。但是，这时的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恰巧回国去了，不在北京。加拉罕是苏俄派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只是在此事件发生前一年，张作霖已要求苏俄把加拉罕调回去。

在对苏俄大使馆的突击行动中，曾搜出大量的共产党宣传文件和书刊，而且捉住了几位躲在俄国大使馆中的中国人和俄国人。当消息传出去后，俄国政府立即抗议这项突击是“空前未有的，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暴行”，但是张大帅对此抗议相应不理。不但不理，并把所有从俄国大使馆中搜来的文件，一一加以影印，分送新闻界和外国使领馆参考；以证明俄国具有赤化中国的“阴谋”。在这些文件中，更指出苏俄大

使馆的馆员，牵涉在这个阴谋案件内。这么一来，这件事就变得相当严重。因为根据一九二四年的《北京协定》，苏俄政府表示不在中国传布共产思想；而这些文件却证明俄国违反了《北京协定》。俄国在这种情形下，因为无话可说，所以就只有把它的驻华大使馆代办召回了事。而中国这边，经过军法审判后，也把那些被捕的共产党予以枪毙。

但由俄国大使馆中搜出的文件显示，俄国人是利用横越东北北部的中东铁路的收益和便利，来推动赤化整个中国的“阴谋”；张作霖因之对俄国愈加憎恨。本来苏俄在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曾向中国表示愿意把中东铁路和沙皇在东北北部所获得的特权，一律归还中国政府。但是过了没好久，苏俄却又撤销了这项意图；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不顾中东铁路原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事实，进一步地，将全部行政大权纳入俄人之手。此后到了一九二四年，苏俄虽然跟中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共同管理中东铁路的合约，但这项合约却始终未能实行。原因是，据中东铁路的中国人说，中东铁路的俄籍总经理，根本不理中国籍的副总经理，拒绝与他商谈任何有关该路的重要事务。

后来，大批的俄国间谍，在工程师和铁路技术人员的伪装掩护下，又纷纷来到哈尔滨。这些间谍的任务，便是更进一步地赤化中国。中东铁路局在哈尔滨和铁路沿线十千米以内的城市所办的学校，也都成为共产党宣传品的集散中心。而这一切，当然是违反一九二四年《北京协定》的行动。

但是，最使张作霖愤怒的，还是当他获知他的死对头冯玉祥已接受俄国的武器和金钱资助。冯玉祥是一位著名的西北军将领，原隶直系吴佩孚将军的麾下，一九二六年前往俄国，接受了一年的俄国军事训练。一九二七年，当他再度回到中国后，便在甘肃省建立起他自己的势力。那时，甘肃附近已有中共控制的地区。而在俄国的金钱和武器供应下，冯玉祥遂成立了他的所谓“国民军”，并宣布服膺南京的国民政府。但是

没过好久，他跟国民政府又告决裂，并联合其他势力，与南京对抗。结果，他被蒋介石将军击溃。于宣布下野后不久，再度宣布服膺国民政府的领导。奇怪的是，那时俄国供应冯玉祥的步枪，箱子上都漆着雷明顿军火公司的标志。这些步枪自然都是美国制造，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供应沙皇的武器。但在一九一七年俄共革命后，俄共就把这些军火据为己有。

这时，虽然蒋介石将军已把南京定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但外国的公使们，包括美国的公使在内，却仍旧把他们的公使馆设在北京，并且一直是以当时的北京政府为对手。这些外国公使们很不愿意放弃北京东交民巷的舒适环境和旧有的特权；虽然有些国家的公使馆已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往上海，以便跟南京的国民政府联系。

一九二八年六月，当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继承张作霖所有的军政大权，很快地便宣布服膺南京的国民政府。只是张少帅仍旧在华北和东北继续执行他父亲遗留给他的反共活动。

当少帅张学良在沈阳宣布就职后不久，他听说共产国际要在一九二七年的五月二十七日，在哈尔滨举行一个秘密的地区会议；于是到了这一天，当会议正在进行时，中国警察便前往突击，当场捉住了大约四十名的俄国领事馆的官员以及相等数目的，来自东北各地的中国共产党员。另外，并搜出两卡车的宣传文件和书刊。接着，由于中国方面宣称从搜出的文件中证实中东铁路的俄国官员，主动地参与共产主义的传播活动，因此，便采取了相当激烈的措施。

一九二七年的七月十日，张学良派出部队占领了中东铁路局，解散了所有苏俄的铁路工会，并逮捕了约一千二百名中东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和工会头目。这些人当时都被拘留在距哈尔滨数里外的铁路局的一些空房子里。这可说是中国政府第一次采取如此有力的果断的反外行动。

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一星期，我和别的几位新闻记者，包括《纽约先锋论坛报》的福洛士，美联社的何奥，斯克里浦士、霍华报系的西密士，一同到了哈尔滨。这时，中国人已控制了中东铁路的电讯系统，苏俄远东贸易公司的全部办公室和纳夫瑟信托公司以及苏俄贸易汽船公司。这家苏俄贸易汽船公司，原为中东铁路局的一个附属机构，拥有不少大型的明轮汽船，专门在松花江和黑龙江内行驶；那情景使人不禁想起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上的风光。

苏俄政府对中国方面的此一举措，反应相当有力。这时，原任驻华公使的加拉罕，刚被任命为苏俄外交部副部长。于是他抗议中国方面此举实系“全盘违反条约”的一项行动；因此，限中国政府在三天内给予满意答复。否则，苏俄威胁说：“将采取有效措施以保障它的合法权益。”

三天当然没有答复，战事于是在东北的东西边境，沿中东铁路线爆发。在满州里，中国部队受到很大的损失，大约有八千名士兵被杀。在中东路东端的一个中国城Pogranichnaya，几乎被俄国大炮和飞机整个炸毁。松花江口的另一个中国城拉哈苏苏，正在黑龙江的伯力对面，被俄国飞机轰炸后整个地烧掉。两艘驻防在那儿的中国炮艇，也被俄国飞机炸沉。

我对松花江和黑龙江汇合处的乡村景色，十分感兴趣。那儿附近有很多村庄，居民都是些东北亚最原始的种族。我们去访问的一个村庄，居民都是鞑靼人，他们的衣服大部分是用鲟鱼皮制成。这种鲟鱼就是制造著名的俄国鱼子酱的那一种鱼。而这个特别的种族，则被当地的中国人称之为“鱼皮”鞑靼。

我坐在一条古老的中国明轮汽船甲板上，采访中俄双方的拉哈苏苏之战。这条汽船，自我从哈尔滨乘坐起，已载着我走了大约六百里路。跟我同行的，还有《芝加哥日报》的莱特和代表路透社的瑞典贵族陶白。这个时候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河面上也结了冰。我们一边在河里

航行，一边担心会不会为冰所阻，因而被俄国兵捉了去。后来，我们在一个名叫福清（译音）的河边小城靠了岸，但因风闻俄国兵在头一天晚上占领并烧掉拉哈苏苏后，现在正向这儿推进，船老大于是赶紧重新生火，把船朝上游驶去。果然，五个小时后，俄国大鼻子就到了福清。

据当地的中国人告诉我们说，俄国大鼻子每当占领一座中国城镇后，就把当地商店里的货物、谷仓里的米粮，全部拿出来，分给老百姓，以便使中国老百姓相信共产党就是这个样子的“有饭大家吃”。

在我们的那艘汽船后面，另有一艘汽船，船上乘坐的全是中国政府官员，结果受到苏俄飞机的扫射，死亡惨重。我们侥天之幸，总算平安地到了哈尔滨。但由于我们这艘明轮汽船上的明轮和方向舵上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致使我们在航行时感到十分的困难。

但由于采访这次的中俄之战，使我熟悉了两样重要的东西，因而使我后来的西伯利亚之旅，得到不少帮助。这两样重要东西，一样是毛毯，是用一般羊毛或安哥拉羊毛制成的；从前以波兰华沙的出品为最著名。这种毛毯厚约一寸，质轻而柔，大风和雨雪都无法把它浸透。在哈尔滨一家店铺中，我以五十元美金买了一条。另外一样是西伯利亚皮靴。这种皮靴是一位俄国皮靴商在中国天津制造，鞋面用两层皮革，中间夹着骆驼毛制成，而一英寸厚的靴底内，还夹着一层石绵。靴底除用细麻绳缝缀外，还钉着木头钉。据那位皮靴商向我们表示，他所以不用铁钉，是因为铁钉容易使凉气从靴底钻入脚部。但这种皮靴仍有一个缺点——那便是走起路来，声震云霄。然而这一点，据说在俄国人看来，十分稀松，无足介怀。那位皮靴商在广告宣传中甚至说，声音大是不习惯的关系；习惯了，便听不见声音。

苏俄远东军在这次进攻中国之战中，作战地区始终在中东铁路两端每一处大约二百里的范围内；就是被俄军占领和受俄机轰炸的城镇，也都不出这个范围。但是俄军所以始终没有越过兴安岭，据说是受日本关

东军警告的影响。日军警告俄军不得入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内，所以俄军的攻势没有越过兴安岭。

中俄双方的这次冲突，大约持续了六个月。之后，大部分不同隶属的游击队和张少帅的部队，都被迫停止作战，并把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再度还给俄人，原因是蒋介石将军无法派兵前来支援。后来，中俄双方虽曾在莫斯科举行和谈，但在达成任何协议前就告决裂。因此，当我撰写这本书时，中俄间的许多主要问题，仍旧是些未决的悬案。

在中俄战争后三年，日本兵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并且一再威胁西伯利亚。俄国于是就以约五千万美元的价格，把中东铁路卖给日本。这个价格是该路真正价值的四分之一。之后，到了一九三七年，当日本人认真地在筹划攻打俄国的战略时，俄国才拟议要跟中国缔结反日军事同盟。但这个中俄军事同盟的拟议，最后又因俄国准备对德作战，不得不讨好日本而告胎死腹中。

我过去从未见过东北北部如此广大辽阔的田畴和草原，它的森林，松花江和黑龙江的流域，都足以与密西西比河上游和支流媲美。我发现这是一块值得为它一战的土地。因此，对于中国两大强邻对它的虎视眈眈和难以坐视的肥沃的土地大动脑筋，丝毫不觉得惊异。

东北的广大辽阔，足以容纳相当多的，显然已达饱和的中国沿海各省份的人口。长城南面的河北省与山东省的农民们都知道，很多年来，这两省到东北各省去谋生的人，大约是一百多万人一年。东北最北面的黑龙江省主席对我说，中国内地的农民刚到关外时，都是身无长物，一文不名。但他们都能在不到十年间，自行购田置产，并偿还贷放给他们购买农耕机具的款项。当我乘坐中东铁路的火车，横越北部平原，从安杆旗（译音）站到黑龙江的省会齐齐哈尔（当时的黑龙江省会是齐齐哈尔）时，在这四十里的路程中，我一直想着美国密苏里州北部以及伊利诺伊、艾奥瓦等州肥沃的良田和那深深的黑色泥土。美国驻哈尔滨总领

事汉生对我说，照他的看法，单是东北和内蒙古这两个地方，已能生产足够的玉米、小麦、大豆和家畜，供应东亚大部分的人民食用。为了要使这个区域达到预期的农业生产，一家大规模制造农耕机具的美国厂商，已在哈尔滨建立起它的分公司。就中华民国来说，这是它唯一能够使用农业重机械操作的地方。

哈尔滨是东北北部的一个大都会，它的建立，远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扩建横越西伯利亚大铁路，准备越过东西伯利亚和东北的高山和森林，到达日本海的时候。一九二九年，哈尔滨的繁盛尚赶不上中国内地一些工商业发达的极欧洲化的港口都市，但在许多方面，对我来说，它却是一个使我极感兴趣的中国城市。有些地方，哈尔滨跟当年美国西北部的边境小城极为相似。譬如猎具就是哈尔滨的主要商品，皮货店的数量在各种零售店中也居第一位，所以在哈尔滨可以买到各色各样的皮货：从蒙古松鼠皮、银狐皮，到俄国黑貂皮、西伯利亚熊皮，或者朝鲜老虎皮，等等，应有尽有。在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小城中，我看见一所大院墙内关了许多蒙古狗。这些蒙古狗有一嘴大而凹凸不平的牙齿，一身长长的像细丝一样的黑毛。于是我问那个看狗屋的俄国人，为什么把这些狗关在这儿？他用不完整的英语回答我说："卖狗皮，纽约一张值美金五十元。"

我曾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城镇里，观察过很多蒙古人，这些伟大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追随者的后裔。我发现他们是属于戈壁的，他们的祖先一度曾统治从中国海到欧洲多瑙河这么广大的地域，现在可能仍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骑马人和最精明的做马匹买卖的商人。当他们在定期的市集上做马匹交易时，他们从不需要说半句话。买者和卖者面对面地站着或蹲着，每人都把自己的手插入对方的袖口里。买的人愿出什么价钱，他就用手指在对方手臂上加压力予以表示，卖方同意或不同意这个价格，也用手指来表示。在一连串的点头或摇头表示中，买方和卖方最终就达成了协议。这种交易方式的好处是：站在一旁观看的人，

无法知道这笔买卖究竟是以什么价钱成交的。

蒙古人非常喜欢用他们的小马举行赛马活动，这种赛马活动跟美国早年的赛野马活动有点相似。但是看蒙古人赛马，无法从头看到尾；这是因为他们的跑道在大草原中是一条长长的直线。蒙古人在赛马时，先把他们的小马排成一长条，等大家下好赌注，一声号令，万马立刻奔腾在一片尘雾中。

今天的蒙古人大约仅有五十万，大多数仍旧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但散居的土地却相等于美国最大的德克萨斯州的四倍。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东北和内蒙古以前，这五十万蒙古人大约一半效忠于中国，一半受俄国的统治。当日本人占据了内蒙古后，日本就把原有很多蒙古人放牧的东北西部地区，并入内蒙古。

在蒙古，实际是无一事不跟“人类最伟大的统治者”成吉思汗有关。譬如离哈尔滨几里外的两座小山的斜坡对面，匀称地散布着许多温泉。这些温泉，据蒙古的民间传说是伟大的成吉思汗常到之地。温泉里的水流到那两座小山的斜坡后，就汇成一条溪流，那样子，在十分迷信的蒙古人的脑海里，很像一个人的脑、脊髓和神经系统。而这些不同温泉中的水，有的热到沸点，有的只是微温，但都含有浓重的矿物质，分别从那些火山岩中流出来，流到地面上。蒙古和俄国的农人们，认为这些温泉水，都具有神奇的医疗效力，但是相信第一次使用温泉水的人，必须特别小心，最好是听从当地医生的指导。譬如说这山谷对面两处温泉中的水，对于蒙古人普遍感染的眼疾具有非常有效的医疗力。但是无论任何人必须非常谨慎地去使用山右边的温泉水医治右眼，山左边的温泉水医治左眼。治疗的方法是把那接近沸点的温泉水，从一只生锈的洋铁皮水壶中直接浇到患者的眼睛里。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是害眼病的人，仰天躺在地上，由两个壮汉一左一右地把他牢牢地按住，另外一个人就拿那生锈的洋铁皮水壶，从几尺高的空中向病人眼中浇水。所有的这些温

泉蓄水池，都有石头墙围绕着，病人在石墙里面接受治疗时，通常是脱光了衣服，而且男女不分。

一九二九年的哈尔滨，居民有五十多万人，一半中国人，一半俄国人。但不像中国其他的通商口岸城市，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混居在外国租界里。哈尔滨的中国人居住的地区，是离松花江很近的中国旧城；而俄国人则居住在新城里。这座新城为沙皇时代的城市专家所设计，有宽阔的街道和广大的公园绿地。哈尔滨自沙皇时代起迄今，很少变化；居民大都是白俄，虽然赤俄人员以中东铁路的工作人员名义不断地进入。因此，哈尔滨实际是一座俄国希腊正教城市，但使我稍感惊异的，是它也有新教、浸信、美以美等教会的活动。浸信会的一位牧师，是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连纳德，连太太在哈尔滨以她的拿手菜——美国南方炸鸡和道地的南方玉米面包出名。连纳德牧师原在中国山东传教，后来跟随着他的山东教友一同移民到东北北部。哈尔滨有一所办得很完善的男青年会，这所男青年会原设在俄国的圣彼得堡，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后，迁到哈尔滨。

此外，哈尔滨还有一个很大很繁盛的俄国犹太人社区。这些俄国犹太人大多是经营零售店的店主，特别是那些生意兴隆的皮货店。他们大多数也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后才跑到中国来的。

哈尔滨的许多白俄，因鉴于当地政治情势的不稳定，都把他们的公司行号，在美国德拉威州登记，所以都悬挂着美国旗，当作美国人的商店。这使美国驻哈尔滨的领事大感困扰，因为这些冒牌的美国公司行号，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美国人的投资，却借此不断要求美国方面的保护，以减免中国方面过度的税收。

居住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城镇中的白俄，约有三十五万人，他们虽然逃亡到中国，但仍旧过着一九一七年前他们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哈尔滨没有宵禁，有六七家夜总会都有上打的俄国舞女——人人都

是“公主”——通宵达旦，歌舞不绝。此外，哈尔滨还有少数的吉卜赛艺人。最著名的“现代大饭店”，是那些脑满肠肥的俄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社交中心。店主是一位俄国移民，由于他迷信每年如果不把这座饭店重建一部分，他就会破产。因此，这座饭店里经常有木匠和泥水匠在做工，致使那些前来游乐的客人大感烦恼和不便。

《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

“九一八”前后与张学良的接触

顾维钧

赴欧小住张学良急邀去东北（**1928—1929**）

张作霖死后，少帅统治着东北。张学良无疑是个爱国者，对日俄两国的政策都特别怀疑。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和从我个人所收到的书信来看，张少帅关于苏俄对他在东北的积极政策可能做出的反应的估计是相当不现实的。记得有一次我和贝特洛先生谈话，他是法国外交部的政务司长，对法国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不论政府发生什么政治变化，换了多少个外交部长，他能够多年继续保持职位。可以说，他是制定并执行法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人物。他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苏俄的潜力问题时，他明确地告诉我说，他完全知道东北当局和莫斯科之间的争端，也知道少帅对苏俄的态度。然而他暗示，中国应当小心谨慎，少帅更应该特别小心，因为他首当其冲，并负责处理涉及苏俄的问题。他说苏俄的军事潜力还很小，不能用欧洲任何一个强国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东北的军事准备情况，如果采取任何行动挑起与苏俄的战争，那就是个错误。由于西欧和美国对苏俄仍旧抱有成见，苏俄必然采取克制政策，在西方苏俄一定不会挑起任何冲突。但是苏俄对远东特别是对东北的态度就不同了。据他从官方和非官方所得到的报告，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东北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是绰有余裕的。但是，就莫斯科的心理方面而言，如果苏维埃政府由于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动的话，它是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应的。因此，作为一个中国的朋友，他要我理解：少帅方面以保持小心谨慎比勇往直前为佳。他告诉我一些关于苏俄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情况，结论是苏俄国内现在比以前更加巩固得多了。

我的一些朋友肯定了他的意见。我觉得少帅正在迫使苏俄做战争尝试，这种尝试不是故意的而是为了准备对付敌对行动的爆发。因为我担心任何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后果，便给以前的同事罗文幹博士发了一封电报，请他转告少帅千万小心。我本想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但是当我

离开法国去加拿大避暑时，抵加后不到三天，罗博士就给我一封信，说少帅邀请我立刻回到沈阳会商，并且要我迅速答复。罗博士又说，他本人建议我应该尽快赶回。我不愿意去东北，因为我感到需要再休息一些时间。我写信给罗博士和少帅，说明我不能立刻回国的理由。在这封信没有到达之前，我又收到一封电报，说少帅非常急于和我见面，而且已经叫人把住处都预备好了。鉴于这封电报，我才离开加拿大去沈阳。

我随身带的护照是北方的中国政府发的。那是外交护照，即使在北京政府已不复存在，国民政府业已建立的情况下，我还是能使用它。我记得那时候没有什么有关护照的麻烦，当时对护照和签证不像现在这样认真。但在日本，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原因是日本有一条非常奇怪的规定。下关的检查员来到我搭乘去朝鲜釜山的船上时，要看我的证件。我认为一切符合规定，可是他要我填一张每个在日本的旅客都必须填的表。他坚持要我在表上签中文名字，不签英文名字。这使我感到生气，因为这次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谁。我确信这位检查员明知故问，简直是有意刁难。他说那是规定。我拒绝用中文签名，他说那么我就不能在朝鲜登陆。我觉得更加气愤，问他别的手续是否无误。我说如果他弄不清我的英文签名，他可以向东京查对，因为他的外务省收到了我途经朝鲜的通知（那时外相是币原喜重郎男爵）。我说他应该打电话给东京向外务省查问Wellington Koo是谁。大概他也觉得他的傲慢并不妥当，于是把问题撂下就突然离开了。这时来了另一位官阶较高的人，他一脸目中无人的神气，说我必须签中文名字。我仍然拒绝。他说所有东方人必须用自己的文字签字。我说我走遍欧洲、加拿大、东京，从来没有遇到过困难（这张表一部分用日文一部分用英文）。他还是一味坚持。因此我说，或者由他打电话给东京，或者安排让我和外相通话，他就会知道我是谁。我坚持要他打电话。他说他不愿意打，如果我要打我可以自己打。我请一位和我一起旅行的加拿大朋友何士先生去看看是否他们能够上岸打电话，并且问一下他们能否安排在釜山打电话。他回来说他们可以试一试，但是那是十分困难的。当船在釜山靠岸时，我原来以为会被

拘留，但是一个检查员也没有出现。这件事表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

中央使张学良陷入对苏俄的困境（1929—1930）

我应张学良之邀，经陆路如期到达沈阳。当天晚上和他见面。一起谈话的有罗文幹博士，我想还有汤尔和先生，他曾经在王宠惠博士内阁中当过教育总长，那时我当外交总长，这时他像罗文幹博士一样，是少帅的高级顾问。少帅要我详细说明我对苏联的印象和我对苏联的估计以及苏联的国内国外形势。我对他说了我在欧洲的外国朋友们谈论的要点，我并不指望我的说明会得出任何结果或结论，也没有自己做出任何结论。我谈话的目的只是要使他知道我所听来的一切。他非常注意听，但是我认为他并不相信我的欧洲外国朋友们估计的准确性。他要尽可能和我多见面，要我也当他的高级顾问。我当然婉言谢绝了。第二天，他派秘书长王树翰送来一封聘书，邀请我当他的高级顾问，并且带来口信说少帅已经发出指示为我准备住处。这在他固然是好意，但是我没有接受。我说考虑到我们的私谊，少帅不必给我官衔，任何时候只要想和我谈话，我都乐意去谈。至于住处，我告诉他我自己找到一处私宅，已经安排好了，谢谢他的盛情厚意。

几乎是每天早上，肯定每周有三四次，他都邀请我和他打高尔夫球。通常是四个人一起打，除我以外还有端纳先生，他一度当过墨尔本和悉尼几家报纸驻北京的记者，后来他接替著名记者莫理循当了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第四个人是少帅的英文秘书，我们径呼之为李。他人很健壮，在这四个人中球打得最好。那时少帅身体不很强健，所以在高尔夫球场上每进两三个洞之后，他总要在为他个人使用而特别修建的有游廊的平房里休息一会儿。

我们打球时，我和端纳配对，少帅和李配对。端纳常常和我说起我应该对少帅更郑重有力地谈谈苏俄的政策。据他所知，不久就会发生大事。少帅深信他的情报人员的报告，这些人把苏俄内部描写成为困难重

重。少帅不断对端纳讲，这是中国对俄国过去在东北的不义行径报仇的机会。他确信会有出头之日。端纳感到少帅的情报是不正确的，他断定无论如何武装冲突的结果不会对东北有利。他力主用一种方式对少帅说明，使他感到必须改变他的政策。端纳知道我在国外给少帅的信电的全部内容。他说他同意我的意见。

一天，在打进几个洞之后，少帅请我们到他那所平房里小憩。我们四人围着一张摆着果汁饮料的木桌坐下，谈话由我开始。我说在打球时我看到几辆满载军队的火车，一辆接着一辆向北方开去。我问道："那些军队开到哪里去？"他说："去哈尔滨。"我说："去干什么？"他说："啊，这次我要吓唬一下苏俄。"他表示曾经得到报告，苏俄向东北边境和东北里派遣军队。我说："我看见军队时就猜到了。他们看起来很好。我对你的虚张声势觉得好玩，因为你是打扑克牌的能手（在北京我和他打过几次）。那也是玩牌的一种方法，虚张声势。但是，假如你发现你的对手手里真正有好牌，你怎么办呢？"他转过身去用手撑着头，显然是认真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我说："我自有对策。"

很明显，他只想到了一个结局，就是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获胜，而没有想到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只给了我一个实际不是答复的答复。见他如此，我不想逼他。他说："咱们继续打球吧！"我们就继续打球去了。端纳说他很高兴看见我说得这样直截了当。我说："不错，为了劝导他我说了我要说的话，为什么你不对他说呢？"他说他一再说过，但是少帅毫不理会。

我不知道在少帅的顾问中是否有人可以算作关于俄国问题的专家。莫德惠先生是他亲近的合作者之一，曾经一度当过中东铁路督办。有一位张景惠将军是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中东铁路局就设在哈尔滨。第三位是刘哲。第四位是蔡运升，官阶较低。担任驻哈尔滨的北满特派交涉员，他负责处理俄国问题。刘和蔡都懂俄语，特别是刘哲，后来代表奉

系当了北京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

南京在沈阳的对俄政策上是否起过作用是个疑问，实权集中掌握在少帅和他在东北的同事手里。我在沈阳时，我的两个朋友吴铁城先生和张群将军作为蒋委员长派往东北的两个代表在那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偶尔李石曾先生也被派去和少帅联系，讨论或解决一些南京政府与东北当局之间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海关的管理、任命东北的法官、东北盐税收入的分配和其他行政事务等。

很可能张之所以卷入对俄问题乃是南京对付不听号令的所谓四大集团军的不同战略的一部分。第一种方法据说是用财政手段对付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因为冯有财政困难。第二种方法是用政治手段对付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第三种方法是用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就是以武力摧毁它。但是对付少帅则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

杨永泰献策少帅因过于自信而吃亏

这种战略如果是杨永泰向蒋委员长提供的，那正合乎杨的权术和机智，此人精通中国历史上战争时期的哲学和战略。我在北京认识他，那时他是国会中政学系的领袖。由于熟悉他的政治哲学和当政治顾问的敏锐观察力，并且也了解蒋委员长统一中国的坚定政策，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杨永泰先生在某个时候用函件提出过他的见解，委员长可能曾把它搁置一旁并未立即实行。虽然如此，他必定在制定他统一中国的策略时充分考虑过它，我认为委员长甚至有可能发现有必要用不同的手段来对付不同的集团。这往往是各朝各代的开创者，在对待傲慢专横的军事将领时都要考虑的课题，尽管这些人曾经为新朝代的开创者立过功勋。

少帅过于自信的对俄政策，导致了在伯力城接受哀的美敦书。我记得当苏军进入东北，去占领东北里和扎兰屯时，少帅的一部分军队离开哈尔滨前往迎击。前线部队由梁忠甲将军和一位韩光第将军率领。他们指挥着两个著名的勇敢善战的旅。但在十一月十七日的战役中全部被俘，被送往西伯利亚。少帅和他的亲近的顾问们都大为惊骇，垂头丧气。少帅立刻召开东北政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到会的人有东北各部门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张作相、莫德惠、刘尚清、刘哲、王树翰（维宙）和一位王树常（庭午）将军，他后来当了河北省主席。我得到关于发生事变的紧急通知，少帅要我立即去见他。当我到达时，这些领袖们正坐在会议桌周围。看来他们开会的时间已经很长，显得有些疲惫了。他们极为热情地欢迎我。少帅告诉我已经发生的事件，指出讨论题目是哈尔滨特派交涉员蔡运升转来的最后通牒。此通牒有三个条件，要求：（1）恢复冲突前中东铁路的状态，（2）恢复苏联的经理和副经理的职务，（3）释放所有苏联被俘人员。我认为要求中国接受作为进行谈判的最后通牒中的这些先决条件是很带侮辱性的。

但是给我深刻印象至今难忘的是那鲜明的对比：当初东北当局，特别是少帅绝对相信“捉鸡”政策必胜的情绪和如今在这次会议上又完全沮丧的神态。所以我说这份所谓最后通牒所包含的内容是能够料想到的，并且作为战败的结果也不是不正常的。但是在接受这些条件时，我们应当表明，苏俄提出的那些问题是谈判内容，谨慎一些是应当的，但中国全权代表不能只同意俄国人的要求。然而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如此沮丧，以致怀疑在接受时是否应表示任何意见，更不用说提什么条件了。所以发给特派交涉员的指示是不加任何修改，完全接受最后通牒。结果签订了《伯力议定书》，时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按《议定书》中的条款，少帅必须派一位全权特使去莫斯科接受详细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涉及苏俄和东北的关系，而且也关系到苏俄在东北的权益。直到一九三〇年十月，被派为全权代表去谈判一个正式条约的莫德惠先生，实际只和俄国代表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后谈判拖延很长时间，并没有订出条约，待到次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事件之后就不再继续谈判了。

九一八事变前我计划在黑龙江领地开垦

我以一个在野之身住在东北。由于我已退出政界，于是对经营开垦事业发生了兴趣。若干年前，我在外交部的一位同僚，也和我的家庭有点关系，由于需用钱，以二万五千元的代价把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的两平方英里的处女地的所有权转让给我。他家在黑龙江拥有比这多得多的土地，准备开垦。我记得，他曾对我说，这处女地的地表下有六英尺深的黑土层，特别适于种植。少帅多少知道点我的土地，因此他命他的秘书长王树翰先生送给我同样数目的土地以供我开发，并且还送给我一栋房子，以便我住在东北与他经常接近。所有这些，我都以我个人对东北和东北人民并没有做过什么事，而数以千计的老军人和退休的行政人员比我更有资格加以考虑为理由而辞谢了。我说，确实，我是想搞点开垦工作，但我已经有了两平方英里土地了。他很友好，并说：他很高兴听到我的打算，但是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并不是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垦殖地点是在该省的西北部，他父亲早已指派邹作华担任靠近兴安的洮安以西一个山区的屯垦督办。一九三〇年二月，他派邹将军来看我，并对我说，他可以答复我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他说，少帅曾告诉他选择这个地区最肥沃的土地由我领取。我问他在他管辖地区内申请土地的条件，他说，按照公布的章程，土地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等四元，乙等三元，丙等二元。以上系指每垧土地的地价数。一垧在东北当地的理解是十亩，但东北的亩比长江流域的亩要大，按照长江流域的标准，一垧大约等于十二亩。邹说，由于向这个地区申请土地的人太多，这个比数自一九三〇年初以来已经提高了一倍，换言之，即甲等每垧要八元。他说：不过少帅曾特别关照，我的申请仍按原价。我坦率地对他讲，这事系属私人性质，我要把开垦土地作为一个企业来干，决不掺杂官方的或政治的意图。我要按照现行规定去办，我感谢少帅的友好情谊，但我希望照规定价格付款。这样我便提出了申请，并且获准购买七

千垧，这是很大的土地面积。我照实价付了款。我做了开垦计划，并且找了一位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系毕业的学生来主持其事。

我经常往来于北京、沈阳之间，后来则是往来于少帅暑期总部所在地北戴河之间。我在北京的铁狮子胡同房子，连同私人财产都被地方党部没收了，并把它改成孙中山纪念馆，他是在那里逝世的。房屋原来的样式颇像北京的格式，墙壁都上了红漆，但他们都把它涂上了胶水，所有墙壁都被涂上一层胶，并成了“中山纪念堂”。顾太太去到了那里，当她第一次去时看见房子变成了这个样子而大为震惊。他们甚至把大门全改了。因此，没有同我商量就给北京市长打电话，对没有同业主商量就占据私人房产等表示愤慨。她要去把这一切改变过来，并且恢复原状。市长明确表示，如果她要办，他绝不反对，她可以去干，但不要说是市长让她干的。于是房子恢复了原状，后来也没有任何人说什么话。

少帅倒向中央使国民党扩大会议垮台

一九三〇年华北政局出现耐人寻味的新发展。在一九二九年的大部分时间和一九三〇年初，蒋委员长先后卷入对冯玉祥和对阎锡山的战争。一九三〇年夏，反蒋各派联合形成由汪精卫、陈公博领导，郭泰祺和邹鲁等人支持的国民党扩大会议。我这时在北戴河休假，很喜欢游泳和钓鱼。有一天晚上陈公博和郭泰祺还有另一个人来看我，要和我进行一次严肃的会谈。他们向我公开了以下各派联盟的计划：即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和冯玉祥。他们还告诉我有一个组织政府的秘密计划，由阎锡山当主席，汪精卫当行政院长，他们要我当外交部长。我明确加以拒绝。但是，因为我们是朋友，他们继续催促我答应。最后，他们说："好吧，先别考虑外长了，不要马上做出决定，请到北京去，因为汪精卫要和你面谈。"因此，第二天我去北京。记得在火车站有很多政界人物迎接我：有国民党的领袖们，有阎锡山将军和冯玉祥将军的代表。我立刻被领到汪精卫家里参加为我接风的宴会。他对我谈了上述计划，并且说他们都在等我答复，然后公布人员名单。

但我在离开北戴河之前已经告诉陈公博和郭泰祺，我认为他们的计划不会成功，并问他们会达到什么长远目的。依我之见，我们的外国朋友如美、英和更多的国家可能只会对新建立的政府感到惊讶，新政府会引起人们注意到中国不统一。人们可以预料到，英国和美国所要维护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分裂的中国，因为任何分裂都会引起许多国际争端。我问他们已经取得什么国际承认的保证。建立一个不被列强承认的政府是无用的。他们回答那就是他们要邀请我参加的缘故。我说，自从一九二七年离开政界以来，我对政治不再有任何兴趣。我的兴趣在外交问题上。而他们要成立的政府是非常特殊的，除非他们已经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且保证新政府会存在下去，否则试图组织政府是无用的。而我看他们的政府不可能维持下去。

我根据这个思路在会上发言。我说我无意使他们泄气，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客观的第三者的想法，他们可以由此理解我为什么犹豫而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就我个人而言，我暂时还不愿卷入政治，宁愿继续过平民生活。他们要我好好考虑。我说，北京（其时正当八月）太热，很想回北戴河。他们请我再待一天，因为阎锡山将军要和我谈话。次日早晨得到消息阎已经不见了。他看到当时局势不可能组织政府，就在八月十八日离开北京回山西去了。所以整个计划便成为泡影。

很明显，他们计划组成新政府时，并未与张学良达成谅解。那时张学良和委员长的驻东北代表张群和吴铁城过从密切，南京和沈阳之间经常互通消息。双方都请张学良担任同样的职位，即陆海空军副司令。此事使少帅深受感动。他已经改换了他的旗帜，但要尽可能保持他在东北的实力和实权，他的易帜原来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他要求中央政府支持他，并不真想把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中央政府。但是他倒向南京一边的决定促使扩大会议的计划垮台。

预感日本要采取激进的军事行动

我在北戴河时，少帅告诉我，他早已提出应当取消原来的通缉令，他觉得把我的名字列入那些恶名昭著的政客名单对我本人和对中国都是不公正的。他是一片好心，并未告诉我他正在促使南京政府采取措施。在一九三〇年中他告诉我业已安排妥当，工商部长孔祥熙博士已经任命我为中国展览委员会成员，要张学良劝我去南京就职。我确实去了上海，但不是为了去南京，而是为了母亲逝世，我要回原籍安葬，并且和家兄料理家务。上海市长吴铁城也来参加葬礼，他要我到南京去。我在上海时王宠惠博士来看过我，也力劝我去南京，他说蒋委员长和其他同事要我谅解那项通缉令是本不应有的事，因此它已经被取消了，并且要我不必误解政府的目的。（访问者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的禁锢令上没有发现顾博士的名字。）政府要起用我为它服务。但是当时我还无意干什么事。我打算离开政界，完全放弃外交和政治生涯。然而事情往往是不从人意的。

一九三一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时，对于日本情况感到非常不安。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情报，但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已把东北局势的发展充分告诉了我。日本政府一直紧逼的所谓中日三百件悬案，多数都与东北或华北有关，而东北各省和华北，全在少帅统治之下。七月中旬，我在北戴河看到来自日本的新闻报道，谈到有关日本政府，特别是军事当局的部署，相当激荡人心。有群众集会抗议中国当局特别是东北当局的行为，有军事当局，即所谓少壮派军人团体接连煽动群众集会抗议几个悬案，特别是一个野村上尉在兴安被杀事件。我首先对东北来的朋友们谈，他们是在那里避暑的。尤其是在少帅把他的夏令总部设在北戴河之后，这些人都到那里去。我看到他们当中的四位：刘尚清，他后来当了监察院副院长；王树翰先生，他是少帅的秘书长；臧式毅先生，奉天省长；一位“北满”特派交涉员。我提醒他们充分注意来自日本的报道和我的看

法，我恐怕日本要把东北当局拒绝讨论、谈判和解决所谓三百悬案作为借口，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我告诉他们，我担心如果日本这次采取行动，可能要成为严重事件。他们问我日本人会采取什么行动，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大致可从所有消息来判断，日本人这次也许会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迫使我们在处理那些案件时妥协就范。他们的态度是："你认为他们竟敢那样干吗？"我说我不能肯定回答，但是我能够从最近几天出版的报纸上的消息整理出一个结论：我怕很可能日本人这次要采取军事行动。他们忽然领会我所说的事情的严重性。刘先生说我所谈的话给他的印象很深，并转向王说，他们应该邀请我去北京和少帅本人深谈。这时少帅在协和医院治病，虽然他并没有住院。我告诉他们这并不干我的事，我本来无须插嘴提出个人意见，但是我既然过去一直对外交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应当提醒他们注意当时发生的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事，因为我感到担忧。于是他们问我，如果我实在不愿亲自去北京，我可否把意见写出来交他们转递。我说那倒是个好主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建议诉诸国联并派人实地观察

这封由我写给少帅的信当天晚上就交给了他们，以便他们能够派人把它送给少帅。两天后的下午他们来访说少帅打电话邀请我当天去他那里。他派他的飞机来接我，他要我和他细谈那封信的内容。我去了，他不在。由于他运动后出汗，全身湿透，去洗淋浴了，请我等几分钟。后来他出来，我们就谈起来。谈话持续不久。因为我不想在盛夏耽在北京，又有午宴约会，就告辞了。他说他要考虑我的意见，问我能否多住几天，以便进一步讨论。我感觉到他并不像我那样看出局势的严重性，所以我留给他一封信，表示我怕会发生大事，但愿它不发生。这是七月的事。

到了九月我们都回到北京，但是我没有和他见面，因为没有什么事要去见他。随后在九月十九日早晨约六点钟，端纳打电话来，首先问我少帅是否已要我去见他，如果没有，他说最多五分钟后我就会得到他的通知。他说他自己刚开过会回来，开了通宵的会。因为日本人已经到达沈阳，攻打北大营，占领了全城，他们都在等待和我商量。我说我还不知道这消息，太糟了。谢过他的提醒后，我赶快穿好衣服。两三分钟后，电话铃响了，少帅要我立刻到他那儿去，因为他有极重要的事要和我商谈。

我去了，那是在醇亲王府，也可能是在医院里。与会的先生们都表现疲惫不堪。大约有十二位东北集团的领袖们。少帅坐在桌子的顶头，他简要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问我该怎么办。他说他们从一点钟开始讨论，事情非常严重，他们很想听到我的见解。我说，我所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对当前应采取的行动我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说日语的人设法去找日本旅顺总督

（我想此人是儿玉），并且也找当时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他是前日本外相。

少帅和会上其余的人都立刻赞成第一个建议。至于第二个建议，少帅没说什么，但是有几个人说是个好主意，后来少帅说他认为那是无用的。我说当然它不会立即产生结果，然而也会起些作用。这时有几个人支持这个意见，并且也催快办，少帅说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派遣。我提出一个东北人，他精通日语，叫陶先生。少帅说那是无用的。他不能见到总督，因为总督不会愿意见他。我的印象是少帅不愿意去找总督而只想依靠第一个建议产生某种结果；还有一部分理由，就是以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交由国民政府来负责而不是由他个人单独负责了。但是我对他解释说，虽然请求国联斡旋是必要的，但他一定不要指望能有多大结果或立刻产生任何效果，因为国联行政院这样的机构，对东北这样的局势，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我说，诉诸国联只是为了引起世界注意和公众舆论，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使之不再扩大在东北的侵略行动。

同时我认为要紧的是——事实上真正能使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希望是——探听出当地日本负责人士的意向，因为很明显，此事已经准备了几个星期，他们的借口就是东北当局甚至拒绝会见日本派去谋求解决某些问题的负责人员。日本军事当局特别强调的案件就是野村事件。我对少帅说，关于“三百件悬案”的事实或细节，我了解不多，而且我怀疑是否有那么多，但是无论数目若干，问题性质如何，必定有些案件是能够经由互相妥协来解决的。解决几个案件就会缓和气氛，从而铺平更全面解决的道路。他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看出也许是由于涉及他个人的尊严，因为直到那时在他领导之下的东北当局全都不愿和日本人接触，他们的表现好像是能够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局势。

我回家时不知道有三个参加会议的人跟在我后面，包括王树翰和刘先生。他们说他们也完全同意我的第二个建议，要我再对少帅提出来。

我说他们提比我提好，我毕竟是客人，他们直接参预了这件事情，又是少帅的亲信。他们求我再去一次，还说在我离开之后他们一再力劝未成，但是他们仍旧相信这个主意应当实行。我说我不单独去，但是如果他们下午和我一起去，我愿意再次去见少帅。结果我去了。这次尝试虽未成功，但是少帅似乎有点感到派个人去也不会有害处，不过他仍旧说想不出适当的人选。我告诉他略加访求定能找到，特别是这是个秘密使命而非公开任务，只是去观察和探听日本军事当局到底准备走多远，以之作为我们决定行动的基础。

《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三期

张学良与中原战争资料举要

蒋永敬

邹鲁自述来往沈阳与太原之间

近期《传记文学》连续刊载《张学良进关秘录》（刘心皇先生辑注，王铁汉先生校订）及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赵正楷先生笔记，沈云龙教授校注）以及王禹廷先生以前连续发表的《中原大战》长文，对于有关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的中原战争资料，大有发现。对于这次战争的起因及其影响，尤其是雄据关外的张学良率军入关参加这一战争，对于一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具有重要而密切的关系。因此，张学良与中原战争，及其与南京中央之拉紧，加以直接资料的陆续出现，显将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

为了从多方面了解这一史实，径就所见，提供一些资料。

关于邹鲁（海滨）代表张学良与阎锡山“签字”对南京中央“打仗”事（《传记文学》二九九号所载徐永昌《求己斋回忆录》之十二），即是十九年（一九三〇）的所谓中原战争。此事即当时之徐永昌闻之，亦大为惊异。认为邹鲁与张学良并无深厚的关系，如何能代表这样大事？

今检阅邹鲁有关自述，此事亦并非无因。在邹的自述中，虽未提及代表张“签字”的事，但邹当时确实在张学良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来往奔走。其间邹与张之间联系的人物，似为罗文幹。以下摘录邹鲁《回顾录》中有关此事的自述，并注释之。（“引号”内为邹自述，“按”为注释）

> “冯玉祥先生派代表王鸿一先生到上海来见我（按邹自称，下同）和其他同志，说冯先生很愿意和我们会谈，坚请我们前往河南新乡一行。”

按：邹自西山会议后，在国民党内极不得意。上记时间，应在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春。

“于是我便前往河南新乡会冯先生。……于是我住了几天，彼此谈话感情十分融洽。”

“谈后我由新乡赴天津。……在天津住了不久，我觉得那儿终是个是非之场，决定前往日本。”

按：邹在日本，只记其“山居”，未记有其政治方面的活动。

“不久，东三省发生中俄事件，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中东路事件，我静止的血液，复沸腾起来，便离日回国。临行的前一天，适居正先生寄了一包玉版宣纸来。……”

按：中东路事件，发生在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七月，八月以后，中俄即发生边境冲突。居正亦曾参加西山会议。此时闲居上海，与日本方面，素有关系。

“当时我由釜山搭火车，取道朝鲜到东三省。……在沈阳，我住的是一家僻静的旅馆。……那儿我的朋友中，过从最亲密的是罗文幹先生。”

按：罗文幹，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一月，任顾维钧内阁司法总长。十七年（一九二八）六月，革命军将入北京，文幹力劝奉军首领（时称大元帅）张作霖退兵关外。张韪其言。罗时任张学良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顾问。十八年（一九二九）九月，复委为调查中东路事件专员。

“我旋往见张学良先生，表示此来系因中东路事件，愿往前线观察对俄战事。张氏坚决拒绝。并说：‘他人可去，你独不可去。’我不明白他的用意。回旅馆后，罗文幹先生来访，我便问他原因。他解释道：‘因为传闻秘密有赏格拿你，假使发生意外，恐怕外人要说他（按指张学良）故意想出花样，贪此赏格，所以不肯让你去。’”

按：据邹自述：在东北游历吉林、齐齐哈尔后，再回沈阳。大约在十一月间，中俄战争正紧。邹返天津。

“适逢冯玉祥先生率领第二集团军，联合阎锡山先生对中央作战。冯先生有个亲信，前来天津，邀我前往，正在车上遇着。我问他：‘此次你来，是冯先生的意思呢？还是阎先生的意思呢？’他答：‘是冯、阎两先生的意思。’我又问：‘这次用兵的意义怎样？’来人说：‘中央无缘无故与苏联闹出乱子，出了乱子，又不派兵出关抗敌，只是天天要裁异己的军队，排除异己的人才，迫不得已，才有此次的用兵。’……于是又问：‘冯、阎对中央的指摘，就是这些吗？关于他们的政治主张又怎样？’来人说：‘就是要请你去商量。’我到了太原见冯、阎两先生后，就提出党权归诸全党和订定基本法与民共守的原则。他们都满口应允。”

按：自十一月八日后，冯在太原被阎“保护”，不得自由行动。邹即陪冯住在一起，两人友谊更深。冯氏在河南的军队被中央军击败，退回陕西。

“阎锡山先生准备对中央兴兵，冯玉祥先生也赞成，且和唐生智先生（时驻郑州）约好，取一致行动。冯、阎两先生要我赴东三省晤张学良先生，请他合作。十九年元旦（按：是农历元旦，即阳历一月三十日。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五四二页），大风大雪，我从太原动身，经雁门关赴辽宁。既到沈阳，就约张（学良）晤谈。有一天，深夜十二时，张派人派车来约见。那时我患感冒，带病冒寒前往。……我们谈话的房间隔壁，一阵阵的兴高采烈的声音，由隔壁断断续续地送过来，好像在举行赌会模样。我们谈了约一小时完毕。我对张所说的大意是：‘我希望你帮的忙很简单。因为你处于强邻逼迫的东三省，对国内政治只要不偏袒何方，守着中立，把中国的国土保护得好好的就完了。我对内政的改革固切，而对强邻的逼迫，尤为注意。所以希望你这样。’张赞成我的意见。”

“我从东三省回到山西，阎要起兵，已约集汪派人物在一起。大家都以为张学良先生能够信守诺言。”（邹鲁，《回顾录》第二册，三一七—三二四页）

从邹鲁的自述看来，邹并未提到代表张学良与阎“签字”。如非邹鲁自述有所隐讳，即是阎氏以此话来坚定徐永昌等共同反抗中央的决心，而后者尤属可能。检阅邹的自述，这次中原战争的发动，阎之主动成分极多。彼等只求张学良保持“中立”，亦是近情合理的要求。此对张而

言，既是惠而不费，也是符合张的利益和需要。故彼等相信张氏“信守诺言”，不派兵进关袭其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唯张氏初虽保持“中立”，但后来竟然偏向中央方面而举兵入关。如非张氏改变了念头，就是受到其他更为重要因素的影响，或者是这两者原因都兼而有之。

蒋介石《自反录》中致张的电文

张学良之改变“中立”的态度而偏向南京中央方面，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可能是阎锡山与日本方面有所结合，冯玉祥与苏俄方面有所联系，这对于张在东北的地位有严重的威胁。根据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在南京刊印的蒋主席的《自反录》中有关电文，可以看出在中原战争中南京中央争取张氏的若干细节。《自反录》分一、二两集，流传不广。第一集以收集北伐时期[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至十七年（一九二八）]文件为主，国内的图书馆藏有少数。第二集以收集民国十八、十九年（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内战时期的文件为多，计十六卷，一千七百多页。岛内的图书馆或资料机构未见收藏。此一、二集曾由吴相湘教授在美国影印一份，寄给岛内。其中尤多中原战争时期的文件。自十八年（一九二九）五月二十日至十九年（一九三〇）九月二十日致张学良的电报有二十九通，是有关中东路事件及中原战争的重要文献。

按照当时的情况，中原战争的发生，是来自阎方所挑起。他在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十日首先致电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中正先生，要以“共同下野”。这等于是一项挑战书，以阎氏一向小心谨慎。非有制胜把握，决不轻举妄动。这次竟然挺身而出，必有其可恃的制胜条件。据当时的立法院长胡汉民氏在南京一项演讲词中指出：据所得报告，阎氏对外得了某种默契与暗示，才不顾一切地奋勇向前。因为某帝国主义者的浪人军人，向来是希望我国统二统三的，最近在我国南边走不通，北边也走不通，只好走阎先生的唯一的路。而阎先生又恰恰非有这种力量来壮胆不能有为，于是彼此又互相利用起来了（见拙著《胡汉民先生年谱》，四七六页）。胡氏所指“帝国主义者”，当然是指日本而言。

至于日本军人或浪人对阎氏活动的实际情况，在蒋主席十九年（一

九三〇）二月十八日致张学良的电文曾指出："迩来反动派及外人造谣挑拨，无所不至；甚或故做反面文章。确闻阎购日械四万杆。上星期政府曾向日方责问，彼或知其事泄露，故特做此反宣传以为抵赖之计。"此处所谓"反宣传"，是指北平阎方面传说：南京之"中日交涉极顺利，其极注意之处，与东北有极大关系等语"。张学良对此传说，极为注意，特派其南京办事处处长秦华（伯秋）向蒋主席打听。蒋主席告知张学良这是阎方的"反宣传"。蒋主席且告张氏："日军部自去年板西（应为坂西利八郎）到晋与冯、阎晤面后，即派干部数人驻并（太原）联络。此次阎敢毅然出此举动，必系另有背景。此点亦应注意。"（《自反录》第二集，六一四—六一五页）

如果阎与日本勾结，此对东北的张学良而言，真是一大威胁；加以张对日本深怀杀父之仇，对此尤难容忍。此外，在去年五月东北方面搜查俄驻哈尔滨领馆时，已发现冯玉祥与苏俄方面有所联络。如此，张在东北，外有日俄之威胁，内有阎、冯与日俄之相结。就"远交近攻"的战略需要而言，在阎、冯发动中原战争之际，其偏向南京中央，对其本身的利益，亦较符合。此点应是张之以后举兵入关，袭阎、冯之后重要的因素之一。

当阎向南京中央抗争之际，张学良于三月一日公开拍了一个电报，居然以调人姿态要求"介公"与"百公"（阎字百川）双方息兵，电文曾谓："二公救国之愿未偿，亡国之祸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学良之所忍言也。"这是张把"介公"和"百公"二人同等看待，但对冯玉祥只字不提。而"介公"和"百公"对张均有复电，"百公"复电多堆锦、敷衍之词；"介公"复电，不仅提出条件，且希望张"谅不至视此为中正与百川兄私人意见之争"。尽管如此，张和阎的关系，仍然维持下去。据司马桑敦（王光逖）《张学良评传》记述：张之初步断去和阎合作的念头，是当冯玉祥由山西秘密回到潼关的时候，阎曾把各方联名"讨蒋"的电报发给张学良，请他过目签名后便由沈阳发出。岂知阎发出电稿后，因受

赵戴文和徐永昌等的劝说，一时动摇起来，便又致电张学良，要张暂缓发出通电。张不解阎之用意，乃派王树翰到太原探问究竟，方知阎事不可为，由此初步断了和阎合作的念头。

在蒋主席自十九年（一九三〇）三月三日复张的三月一日通电后，在《自反录》中有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未再有致张的电文。一直到五月十八日，蒋主席始有电致张，陈述对冯军的归德战果。其中说道："归德城垣至坚，逆敌集众死守，仅一昼夜围攻，即破城而入，实赖炮火之威。此兄之厚赐，中所铭感无已者。"张所供炮火，并非白送，而是中央备款购买的。所以同电中又说："所请各项炮弹，务希饬军械处赶速配运。未缴之款，当令即行汇奉也。"（《自反录》第二集，六二〇页）

当六月初，中原战争紧张之际，中央军来自晋军在山东方面的压力颇为严重。此时蒋主席即希望张学良进兵入关。特派李石曾先生赴沈阳，以"全权"与张"奉商一切"。其在六月一日致张电云："我军全部阵线，均极巩固。决俟敌氛再挫，即行反攻。唯鲁北方面，稍有顾虑，各军因此未便挺进。请兄即日调遣雄师入关讨逆，敌军决不敢顽抗，战局可早日解决，免使人民多受痛苦。"（《自反录》第二集，六二一页）张氏虽有复电，只是报告中东路对俄谈判问题。对出兵事，显无表示。到了六月中，李石曾和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离沈南下。二十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并任张之南来代表胡若愚为青岛市长。（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五九一页）但张学良来电谦辞。蒋主席则以极恳切的电报劝其勿辞。并在六月二十三日电文中改称张的官职为"副司令"，过去的电文均称之为"司令长官"（即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电文中说："奉读禡电，深佩谦冲，唯我辈以身许国，危难不容避，责任不容辞。"又云："兄以盖世英才，负全国重望，实为党国众望所归。"这时张才三十初度，以今日眼光视之，算得上"世界级"的"杰出青年"了。同时，蒋主席在电文中，要张履

行去年七月在北平的诺言。故云："犹忆去岁北平握别，承许以中正果有危难之日，兄必慨然相助；且谓交谊诚伪，于此乃见。今正其时矣！"（《自反录》第二集，六二二—六二三页）据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说：这年六月三日张学良的三十岁生日，南京中央方面方本仁、吴铁城，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石友三代表门致中以及为张祝寿专使的党国元老李石曾等，都麇集在沈阳，可谓冠盖云集，盛极一时！接着张群亦奉命携带副司令特任状及印信亲送到沈阳，力说张氏出兵入关。在张群和吴铁城等一再游说下，张学良终于口头上答允，待中央军拿回济南时，他可以考虑出兵。直到八月十五日，中央军始克济南。而这时张学良正和张群、方本仁、吴铁城在北戴河"度假"，却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即东北骑兵师长郑泽声、驻山海关之于学忠部旅长马廷福以受陶敦礼煽动，被张学良在北戴河拘扣。而其中马廷福则系受到南京方面的收买，准备进兵入关的（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六〇八页）。张为此事，对于南京颇有不满，他表示："南京这样做法不应当，但我仍以国内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张学良评传》）事实上，这时的军人都视军队为私有，张亦不能例外也。

到了九月初，中央军在陇海路的战事极为得手，加速了张学良出兵入关的决心，这时东北方面的军政要人如万福麟（黑省主席）、张景惠（东省特区督办）、汤玉麟（热省主席）等多以张学良的意见为依归，唯吉省主席张作相（辅丞）始终反对参与关内的事（《张学良评传》）。所以在九月八日这天，蒋主席给东北方面两个电报，都请"司令长官"张学良转的，一封是转给万主席福麟、汤主席玉麟、张督办景惠三人的合电，一封是单独转给张主席作相（辅丞）的。前者较短，后者较长。后者说到"汉兄既拒绝参加伪政府（指阎等在北平组织之国民政府），以破阎之阴谋；尤望实行出兵平津，以阻冯之流毒。现冯逆部队，纷向后撤，我军正追踪跟进"。致张作相之电，特别点出冯玉祥，乃为前者所无，显然是针对张作相的心理而言。同时对于张作相的"保全"东北主张，蒋主席亦告诉他说："东北雄师一出，逆部必闻风瓦解。

战事即日结束和平统一立可进行，其所保全，实至伟大。”因此也特别请他“敦劝汉兄克日就职（副司令），以靖乱源”。（《自反录》第二集，六二三—六二四页）

到了九月十五日，大势已定。这天蒋主席给张学良的电报，又以“副司令”称之了。要张“从速遴保一人，令其负责全权办理军政善后一切事宜”，而以“不为阎所利用者”为原则，并要他“先占领太原，再定善后处置”（《自反录》第二集，六二五页），显然张对阎氏仍有“保全”之意。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出所谓有名的“巧电”，一般认为此电促成中原战争的迅速结束。特将此一“历史性”的文献，全文附录（如附录一）。

“巧电”的文字表面上，只字未提到东北军进关事。似乎仍是表示其“中立”态度，但紧要的一句话，则是：“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此外，张也取得了阎锡山的谅解，决定了以下几项军事范围：（一）东北军接收平、津两市和河北省。（二）以晋、绥、察为阎锡山之地盘。（三）山东省归韩复榘，石友三军移驻豫南。（《张学良评传》）

九月二十日，蒋主席对张学良的“巧电”亦有答复。文虽简短，而内容却很具体。特附录全文（附录二）。以与“巧电”互相对照。

至于中原战争结束，张学良初履南京情形，尚有若干重要资料可资参考，容再撰文补充。

附录一：张学良的“巧电”

窃以企图建设，首宜力弭兵争，绥定邦家，要在曲从民意。当国内战端初启时，良曾规劝各方，勿以兵戎相见，东电所述，中外共闻；其喑音苦口，未经宣示国人者，稿本之多，几于盈尺，卒以力薄言轻，未能挽回劫运，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里丘墟，人民涂炭，伤心惨目，讵忍详言，战局倘再延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所为栗栗危惧者也。人之好生恶死，既有同情，厌乱思治，终无二致。以良所见，无论战区内之身遭祸难者，固已憔悴难堪，即战区外之幸免颠连者，亦无不和平是望。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共谋长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随时献纳，借补壤流，众志成城，时艰共济，庶几人民生活，得免流离之苦，国际地位，可无堕落之虞，是则区区所企望者也。迫切直陈，唯希亮察。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原录自《国闻周报》七卷三十八期，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附录二：蒋主席复张学良的“巧电”

沈阳张副司令汉兄勋鉴：巧电及通电全文奉悉，无任钦佩，维持统一以巩固国基，缩短战祸以解除民困，胥赖兄之热诚毅力。闻阎已通电下野，但其企图尚未明了。冯尤未必遽能觉悟。我辈态度稍有游移，转恐予以徘徊观望之机，大局仍难收拾。务望兄即日就副司令职，并促于、王两军克日进占北平保定与石庄，所有大河以北一切善后事宜，谨以全权托兄处置。临电神驰，伫候赐复。蒋中正叩。印。号巳。（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自反录》第二集，六二五—六二六页）

《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五期

张学良驻武昌趣闻

蔡孟坚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迁设武昌，副司令张学良即住武昌徐家棚附近洋园（系民初修筑湘鄂铁路时外国工程师的住所），当时我奉命拆筑汉阳门至徐家棚的沿江马路。该路完成后，因居民儿童，初见汽车驰骋，甚觉稀奇，某日张氏自驾敞篷汽车赴总部办公，忽遇一顽童将一草鞋投入车内，张氏亲携草鞋，径来警察局见我，戏谓："面送礼物一件！"当交出该草鞋，面告勿予追究，望以劝导方式来取缔。又记得其时某日张氏卫队旅谭海旅长来电话，告以与张氏同居的赵四小姐的大部分首饰被窃，要我派警察勿动声色去侦察，速为破案。当时我派警员数名伪装成整理花园的园丁，在无形中侦察，不及二日即查出系张家女佣所窃，寄存外面，当通知张公馆派人会同提出赃物。当午张学良邀我到他官邸午餐，约有张的亲信秘书王化一作陪，赵四小姐亦同席。其时张氏当我面把窃首饰的女仆叫到身边，责云："我如果有权骂你、关你，我即刻就要骂你、关你，你以后不准再犯。"仍嘱其照常工作。在饭后，张与我及王君谈一有趣故事，他说："我去欧洲考察时，住意大利时日较多，请一位历史教授，每周来寓所数次，讲述拿破仑个人生活故事。据说：拿翁在其办公室附近，设有欧洲式大浴池，门口有一卫士看守，拿翁每天一定时间入浴。某日该卫士认为拿翁入浴时间尚早，偷着解衣自己入浴，料不到拿翁那日提前来下浴，看见该卫士赤身在浴池。该卫士惊恐万状，立即裸体跳出，举枪敬礼，拿翁大为动怒。英雄遇事，自必当机立断，立刻命令当他（拿翁）明日去参观某处博览会时，令该卫士明日照此裸体举枪敬礼姿式，站在该博览会门口，不准乱动，以示惩罚与羞辱。当然该卫士遵命接受

此一处罚。翌日当拿翁莅临博览会时，警戒森严，无人能接近那位裸体举枪肃立的卫士，迨拿翁进入会场参观时，场外即管制松懈，一群围观儿童们免不了戏弄该裸体卫士下部，其本人无法控制，生殖器竟勃起高举，拿翁出场，发现该卫士下部异状，大叹气说：‘我拿破仑能控制整个欧洲，但不能控制人的性欲。’”张学良讲毕，我与王君大笑一场。彼时张少帅似系体会英雄心理，他讲述这一故事，无形中表示他对这位行窃女佣的处罚做法，本可有所仿效，不过表示他宽容而已。这也是张氏有趣的作风。

其后他的亲信秘书黎天才，被戴雨农（笠）检举有“共谍”嫌疑，此事发生后，张氏约我到他的办公室，问我知不知道英国囚拿破仑于大西洋某岛上的历史。我答以当然知道。他说：“拟将某一个人，交给你，你把他放在武汉大学附近东湖中的中正亭，让他改过读书，不能公开监视他，也不能让他逃跑。”我答：“东湖为一小湖，中正亭仅建于一小绿地上，与大西洋岛屿无法比拟，若不派警察公开监视，我无法担保他不逃。”他当时表示此事作罢。后悉即系黎天才其人，闻后来黎仍逃往共区，这是张氏仿效古代，出自天真之处。

彼时驻在武汉的巨头，即为张氏与张岳军主席，加上总部参谋长钱大钧将军，他们三人均感武汉夏季炎热，一同在东湖学习游泳，我亦参加，聘请武大体育主任袁凌指导。张岳公与钱将军均按时前往东湖学习，独张氏与我以公务忙碌为名，而时常缺课。某日我随张氏一同下水，见其背部斑痕甚多，当询其由，张氏坦白告以可能系以往有嗜好时打针痕迹，足见其坦直天真。

近年张氏与赵四小姐正式在台湾结婚，张氏多年来深究明史，并为虔诚基督徒，因不知其住所所在，更无见面机会。一九六八年四月某星期日。我偕家人参加礼拜后，到台北馆前街中国饭店八楼吃西餐，有侍役忽来向我耳语，说：“那桌的那位先生问你是不是姓蔡？”我向他手指

的那桌看去，那人好像是张学良，我接着让这位侍役问他："是不是姓张？"张氏立刻站起来叫我："孟坚！我们三十几年不见了！"我只好跑近他身旁与他及赵四小姐握手，他并介绍同席保卫他的人员，我发觉他已是秃头，然面容尚未多变，赵四小姐则已是"徐娘"状态矣。张氏开口就说："我们三十余年不见，我初来台北时看台北市政、警察、交通的混乱，最好请你出来整理一番，曾将此意告诉过张岳军、王新衡两先生，他们告诉你没有？"我答："他们提到过，谢谢你对我的好感。"张氏未言其他，仅询我是否信教，我指着瑞颐（内子）说："她是我家最虔诚的基督徒。"因他们先到先走，挥手而别，我发现他在付账时，竟详细审阅那张小吃的账单，并与他夫人赵四小姐商洽后才付几元小账。

"张少帅"晚年的大众化作风，在台北的朋友常常会看到他做礼拜、吃馆子、看电影。他经常与张岳公、王新衔兄及张大千先生等来往。每遇岳公、大千先生因小病住医院时，他夫妇常去探视，我曾先后遇到过多次。年及八十，精神健旺。我每次看到他，只握手问好而已。

《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一期

西安事变两主角：蒋介石与张学良

刘心皇

一幕紧迫追求统一军权之悲剧

近一年多来，为辑注《张学良进关秘录》，阅读了许多关于蒋介石与张学良交往的资料。得知他们：一个是志切统一，再谈攘外；一个是誓报父仇，决心抗敌。两个人的想法不同，做法自异，他们虽然在一条战线上，解决了国内最大的战争，经过也多彩多姿，但一开始，就仿佛是一幕悲剧在开演。

一、蒋张二人对救亡政策的不同

在蒋介石方面，他当时已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北伐成功后的“宁汉之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以及“蒋冯阎战争（中原大战）”，都是蒋先生力谋军权、政权、财权统一所引起的战争。在蒋先生以国家元首又兼军事统帅的地位，自难容拥兵割据的现象，所以，那些战争是可以理解的。后来，他又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在他为保卫他所代表的政权而定出这样的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张学良方面，对“杀父之仇”的日本极端痛恨。他在《忏悔录》中曾说：

> 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张学良这种“国恨家仇”的观念，认为军阀内战，对国事无所补益。故在《忏悔录》中说：

> 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张学良不忘“国恨家仇”，故厌恶内战，欲转“内战”而为“抗敌御侮”。这在当时，是全国的民意所向。

二、东北易帜与对俄事件

（一）东北易帜

张学良在未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前，七月一日，通电致国民革命军领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表示尊重民意，决不妨碍统一。七月四日，张通电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时，又表示：停止军事行动，建议召开国民会议，以谋全国统一。

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等人，前往北平交涉。国民革命军四个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适在北平会合公祭孙中山（灵柩在北平西山碧云寺。一九二九年奉安南京后，改为“总理衣冠冢”）。邢等先会见蒋介石，后又集体会见了蒋、冯、阎、李四人。

东北代表在两次会见席上提出了下面五个条件：

①南京拟在东北所设的政治委员会，应指派张学良为主任委员。

②国民革命军队伍不进入东北。

⑦南京不干涉东北军政。

④南京不在东北设宣传单位的分支机构。

⑤热河省划进东北，成为东北四省。

在这以前，南京政府所提的条件是：

①坚持东北军完全撤出关外。

②东北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③服从三民主义。

④东三省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国民政府派委。

⑤东三省划归第六军区，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派委。

由于邢士廉等与四个总司令的会晤，南京方面的条件大为缓和。蒋介石告邢士廉，只要东北易帜，并服从三民主义，其他条件都可商量，四个总司令之间，冯玉祥和李宗仁是坚主武力北进，以击败东北军为目的，反对蒋、阎的与东北妥协的政策，至七月十七日，李宗仁亦转而支持蒋、阎政策，并拍电给张学良，促其早日决心服膺三民主义。似乎其他条件都可不必再计议。

张学良与南京方面的和平妥协工作，已大致完成。张学良保有东北四省的自主权，而与蒋介石的统一工作还相距甚远。但由于关内的统一工作还千头万绪，只有和张学良妥协，保持名义上的统一。

在此时，张学良对日本谋杀他父亲，念念不忘，决不与日本妥协；故不接受日本鼓动搞独立王国的阴谋，亦不为日本警告不要与南京妥协的恐吓所屈服，毅然宣布易帜。其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廿九日，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联名通电，宣布奉、吉、黑、热四省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之一举，一方面使得张学良继承乃父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事业，获得了一个来自中央政权的承认的基础，依此张学良对东北军内部也确定了他的“少帅”权威；

而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党统一中国的事业，却也因此获得了形式上的完成，尤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基础特别因此更有了进一步的巩固。然而，也就在这同时，在国际关系上面，却也预伏了对他们二人政治事业一个强力打击的伏线。盖蒋的统一事业，使得我们强邻日本感到极大不安，而张学良在易帜之前严词拒绝日本对他依附南京中央的威吓干涉，更使得日本军部对华侵略派大为惊慌失措，因此，也就种下三年后日本军人驱逐张学良和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祸因。

日本对南京政府所施的压力和交涉，记载的资料极多，也为世人所通晓，至于当时张学良在东北和日本周旋时所进行的种种抵抗，一因九一八事变前未为中国一般舆论所重视，二因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成了“不抵抗将军”，他的这段成绩便被对他的一片不满的空气所抵消，因之，也就被人忘怀了。

原来，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以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即开始对张学良施用压力。田中压力的目的有二：一是要张不服从南京中央，反对统一，反对易帜；另一则是要张承认日本在满蒙伸张其铺筑铁路的权益。

据梁敬教授的记述，张作霖死后的六月廿五、廿六两日，田中义一曾两电日本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要他警告张学良，勿与南京政府妥协。林久治郎于六月廿九日、七月十八日、七月十九日三谒张学良，传以田中义一下列劝告意旨：

一、南京政府有共产色彩，地位未稳，东北殊无与之联系之必要。

二、如南京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尽力相助。

三、东北如需财政援助，日本正金银行考虑接济。

张学良认为这是日本干涉中国统一，拒绝了这个劝告。

田中义一又借吊张大元帅之丧名义，派驻法大使林权助以特使身份到沈阳。林权助在吊唁之后，与张学良密谈四次（自八月四日至十二日），其中八月九日的一段谈话，威胁最为露骨，其措辞的颟顸，俨然未把张学良放在眼中。其问答主要内容如下：

权助：国民政府内部纷乱，且含共产党色彩，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东三省权益，将受损害，故东三省宜暂观望。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则日本又有采取自由行动之重大决意。望贵总司令决心镇压不良分子，如有所需，日本愿以全力相劝。

学良：予为中国人，自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予所以愿与国府妥协者，实不过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而已。日本劝告，予固愿考虑，但最后仍当以三省民意为依归，不过就国际关系言，日本当亦不至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不韪；而日本屡以强硬态度，对于威胁，予亦不解。

权助：日本对此已有决心，即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愿贵总司令速下决意！

学良：予之决意，以东三省民意为定，予不能拂视东三省之民意。

林权助威胁张学良时，中国方面有王家桢，日方有关东军的佐藤少将，均在座。佐藤少将并从侧面插言说，此时非讲论是非之时，田中首相之决意，即是非之抉择，贵总司令如拂田中首相之决意，东三省将生重大事故。

梁敬教授在批评这段史实时说：此段回答，今人回读，应知当年日本外交使节所对待吾国地方长官者是何面目。其时关东大军迫在肘腋，学良年未三十，身家生命危如累卵，而能坚护主权不受诱胁，实有足取。而张学良实即在这种强邻压境的威胁之下，毅然于十二月廿九日午

前七时通令奉、吉、黑、热四省同时易帜，田中对东北易帜的干涉到此完全失败。

然而，田中内阁对张学良的压力并未因此放松。一九二九年春间，田中更为了敦图、长大、吉五、延海、洮索等路筑路权益，曾令林久治郎与斋藤良卫对张学良进行过五次严重交涉，最后甚至公言要以武力支持测筑路基工程云云，但张学良均严予拒绝。他的回答极简，他认为所有筑路权益事宜应由南京中央做主，日本可向南京去说，假若日本以武力强测路线，则因此引起排日责任他不负担。张学良的坚强不屈的态度，终使日本侵略满蒙计划在九一八事变前未得尺寸进展。

（二）关于接收中东路的对俄事件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七月，接收中东路事件，引起苏俄的诉诸武力，至八月二十八日，苏俄军已经分别越境占领了吉林省东境的汪清和密山。十月十二日，苏俄占了同江，十一月一日占富锦，十一月十七日，苏俄空陆联军攻占西部国境的札兰诺尔，旅长韩光第率部万余名战死，继而东北里守军梁忠甲也被包围，最后也奋战被俘。

这时，南京外交部长王正廷先曾表示“关于防俄军事，仍望妥为布置，中央对俄，抱定一贯主张，自有确实把握”。最后又公开表示，西北军事结束后，中央方有力量与俄决战。至此，张学良对于南京也失望了。他的代表，东北边防长官公署驻京办事处长秦华，替他表白了心中的苦水。秦华对往访的记者说：

> 关于中俄事件，张长官决服从中央命令：安内御外；昔中央曾云，对防俄事，中央可出兵十万，拨军费数百万元，现中央因讨伐西北军故，无暇兼顾，致一兵未出，一文未拨。报载：中央接济东北军饷二百万元，系编遣库券，并非现款，此项库券现存上海，拟设法变为现款，然数目亦甚有限。张长官所处地位甚为困难，一面须防赤俄，一面须与日本周旋。关于外交事件，完全听命中央，关于对俄军事应付，虽边疆已受重大牺牲，

然为中央政府外交上争荣誉，亦不能有所顾惜。

这年十月中旬，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衔蒋主席密令来到沈阳。蒋授权给张学良，要张学良从权设法由地方向苏俄觅求和平解决，不必太拘泥于中央交涉的原则。这表示中央也是没有办法了。

这时候，张学良无论外交上或军事上乃至财政上，早已不寄望于南京，既然蒋授意他可以从权处理，他当然也乐得趁早把中东路问题擅自收场。

三、张学良发表巧电，使权力达到巅峰

（一）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表“巧电”，结束了中原大战。张学良的“巧电”电文如下：

（衔略）窃以企图建设，首宜力弭兵争，绥定邦家，要在曲从民意。当国内战端初启时，良曾规劝各方，勿以兵戎相见，东电所述，中外共闻；其喑音苦口，未经宣示国人者，稿本之多，几于盈尺，卒以力薄言轻，未能挽回劫运，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里丘墟，人民涂炭，伤心惨目，讵忍详言，战局倘再延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力，追悔何及，此良所为栗栗危惧者也。人之好生恶死，既有同情，厌乱思治，终无二致。以良所见，无论战区内之身遭祸难者，固已憔悴难堪，即战区外之幸免颠连者，亦无不和平是望。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共谋长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随时献纳，借补壤流，众志成城，时艰共济，庶几人民生活，得免流离之苦，国际地位，可无堕落之虞，是则区区所企望者也。迫切直陈，唯希亮察。张学良叩巧印

汪精卫于九月十九日电询张学良，对巧电“愿闻明教”。电云：

沈阳张汉卿先生、全国各军政机关、各民众团体、各报馆均鉴：顷读张汉卿先生廿三日通电，爱护和平、绸缪统一，仁言利溥，无任钦迟。窃意今日最急之务，在于除去内战之原因，战端既弭，兵祸自熄。谨陈管见如下：（一）开国民会议，总理孙先生遗嘱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十七年间，全国统一，即宜举行，延至今日决难再缓，万不能以维持个人军事独裁之故，不恤动全国之兵以遏抑国民会议之进行。（二）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权力机关，既采民主集权制，不能不由党员选举代表，若以一人指派圈定为得计，则何须乎有党部，何须有党员？故合法之全国代表大会不可不开，否则党的分崩离析，无从补救。（三）在国民会议未开以前，施政方针，须废除个人军事独裁，努力扶植民主政治，更须造成廉洁政治，使外交财政一切公开，在国民会议未开以前即须有约法，以保障人民权利，规定国家机关之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此约法将来可提交国民会议通过……兆铭与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诸同志，日常讨论，意见佥同。值此机缘，竭诚披露，是否有当，及如何实现，愿闻明教。汪兆铭皓。

（《新晨报》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张二版）

当日，汪精卫在北平怀仁堂接见新闻记者，佯称局势恶化，只有奋斗到底，次日报纸将其与记者谈话刊载如次：

问：先生对张学良廿三电之意见如何？

答：兄弟今天上午接张廿三电，其用意有两说：（一）为求全国和平而发此电；（二）此电发后，赓续派兵西进，此时尚不明其意旨所在，如张意和平，而能将余致张氏电中所举四项，谋其实现，则吾人原非为对人而作战，一切自无问题，如果时局恶化，只有努力奋斗到底。我们还有太原、西安可去。

问：阎之意见如何？

答：已有来电，表示与我们一致地奋斗到底。

问：阎何日来平？

答：尚未定，因阎不仅负政治上责任，且负有军事上责任，不能前来。我们当推举几位委员前去商量。

问：赵戴文有来平消息，确否？

答：有来平消息，但现尚未到。因此我们先想多去几位到石家庄，现在或者少去几位。

问：东北军队动员，现达何地？

答：东北军扣车动员，为已然的事实，现达何地，止于何地，此时均不得知。

问：冯玉祥有电来否？

答：冯每日均有电来，报告战事胜利。

问：各委员有电致阎、冯否？

答：已有电去，其内容系将致张电文向之报告。

问：其他委员有电致张否？

答：各位同志当然可以去电，但何人去电，尚不得知，东北军此次扣车，为已然的事实。但究止于何地，此时尚不得知。

问：张学良于廿三电外，有无其他表示？

答：闻尚有具体方案，但内容不知。

问：贾景德、薛笃弼对于此事有电报告否？

答：并无电来，大约已有电向阎报告。孔繁霨已回来，对东北大概情形，略言一二。

谈至此，遂与记者作别而出。（《新晨报》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张二版）

从汪精卫对记者的回答中，可以知道他已到无可奈何的地步。张学良对扩大会议的实际主持人汪精卫的电报，当然也未予置理。

九月廿四日：东北军接收平津。

九月廿五日：楚溪春军退向南口。（北平讯）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城防自治联合会正式成立），北平市城防移交东北军之手。

十月三日：冯玉祥下令停战。

孙连仲首先表示向中央输诚，孙连仲由韩复榘引介，归顺中央。廿日孙连仲代表到南京，接洽投诚事宜，蒋主席允于收编。

十月十四日：冯在郑州，军权已交鹿钟麟（瑞伯）。十五日，鹿钟麟通电“静候措置”。

“巧电之应声”：联军全体将领电：开封公电、联军师长以上全体将领马（廿一）日通电。联衔复张学良。原文说：

沈阳张副司令勋鉴：顷读巧日通电，本悲悯之怀，为息争之计，仁言利溥，敬佩莫名，窃维年来政象纷纷，民生涂炭，惧大乱之将至，期政治之改善，本匹夫有责之义，进忠言逆耳之谋。冀挽狂澜，免生浩劫，与我公和平救国之旨，正复相同。讵意事与愿违，兵戎复起，将士死亡，皆我袍泽，军需供给，悉民膏脂，战区内外，直接间接之损失，更非可以数计，钟麟等目击心伤，欲泣无泪，倘有正当解决之途，孰忍自相残杀，今我公慨念时艰，指导祥和，凡有血气，莫不同情，第事贵得平，纠纷自解，倘已往之乱源，则将来之隐忧糜已。我公既具排难解纷之热心，谅必公正主张，以顺人望，究宜如何循正当之途以定国是，谋目前及永久之计，以图永安，敬祈详示，但能有利于国，有益于民，钟麟等无不乐从，掬诚奉复，诸希谅察。鹿钟麟、徐永昌、石友三、邓瑜、商震、黄绍雄、刘郁芬、白崇禧、宋哲元、张发奎、杨爱源、孙良诚、张荫梧、李培基、孙连仲、杨腾辉、周玳、刘骥、熊斌、李兴中、秦德纯、庞炳勋、孙楚、张维玺、傅作义、任应岐、孙光前、郑大章、刘春荣、刘汝明、杨效欧、梁冠英、田金凯、赵承绶、冯治安、李服膺、马鸿宾、孙殿英、米文和、关福安、马麒、石振清、李生泽、苏明启、赵席聘、王靖国、沈克、井岳秀、岳相如、刘桂堂、杨耀芳、陈毓耀、张会诏、魏凤楼、冯鹏翥、高桂滋、吉鸿昌、张自忠、阮玄武、张印相、鲍刚、杨龙泉、段承泽、王和民、周士廉、秦建斌、王冠军、张德顺、刘凤岐同叩。马。

自张学良巧电劝“各方罢兵，静侯中央处置”，同日，东北军第五旅董英斌为先锋入关接收平津，十月五日阎、冯、汪自石家庄通电张学良，随即下令各军退到黄河北岸。冯部鹿钟麟、宋哲元等发表通电，宣布遵命撤防，静候措置，宋等由陕渡河入晋。十月十五日，宋哲元、鹿钟麟、刘郁芬等发表删电称：

沈阳张学良先生公鉴：年来内战频仍，民生涂炭，今岁为图政治改

善，以致兵戎复兴，元气亏耗，人民牺牲，至于不可纪极。钟麟不幸，躬与其役，目击心伤，欲哭无泪，自汉卿先生通电主持和平，当即首先赞同，以为永杜乱源，唯在民主政治之实现，本月江日当局江电，主张依法另行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并厘定约法，速开国民会议，悉本总理遗训，实现民治精神，凡我国人所需要，既见容纳，即我袍泽为民请命之目的可望完成，嗣奉阎、冯、汪三公微（五）日通电，万重汉卿先生促进和平之旨，接受当局以政权还诸国民之意，通饬各部罢兵息民，钟麟等始愿既达，乐观厥成，即日遵令撤防，分驻新乡、修武、博爱、沁阳、陕灵、潼关一带，以期实现和平，至于军事善后，如何妥筹收束，谨当静候公平措置。钟麟许身党国，无补时艰，但使国是能依照上述方针，早日进行，此间部队收束就绪，钟麟个人即当解甲归田，遂我初服，谨电奉闻，诸唯公鉴。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孙连仲、孙魁元、庞炳勋、刘骥、郑大章、刘汝明、马鸿宾。删（十五）印。

十月廿二日，蒋主席由京返奉化。同日任命李鸣钟为豫皖鄂三省边防清乡督办、第廿三路总指挥，辖吉鸿昌、葛云龙、张印相三师。张之江为江苏省边防清乡督办、第廿四路总指挥。梁冠英为第廿五路总指挥。刘镇华为陕甘晋三省边防清乡督办、第廿二路总指挥。刘郁芬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二）

张学良进关，中原大战胜负立分。蒋先生根据承诺，将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委诸张学良。蒋遂决定南返。张学良向来反对内战，当进关逼阎、冯下台时，即有默契，宽大处理其部队。后来，与蒋先生陈述此项意见，亦并未遭到反对。后来在天津会见阎锡山，又与商震、徐永昌、宋哲元、庞炳勋、傅作义、杨爱源等将领开会，决定编为五个军十个师。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二十六日，蒋先生与张学良联衔发表改编各部队的军、师长姓名如下（按此等编制，系加入东北边防军的序列，其第一、二军军长为于学忠、王树常）：

第三军军长宋哲元（西北军辖两个师）

第四军军长商震（晋军）

第五军军长徐永昌（晋军）兼山西清乡督办。

第六军军长杨爱源（晋军）

第七军军长傅作义（晋军）

第一师师长庞炳勋（西北军）

第二师师长孙魁元（殿英，杂军）

第三师师长杨效欧（晋军）

第四师师长冯鹏翥（晋军）

第五师师长孙楚（晋军）

第六师师长杨澄源（晋军）

第七师师长王靖国（晋军）

第八师师长杨耀芳（晋军）

第九师师长李生达（晋军）

第十师师长傅作义（兼）（晋军）

以上所列的编制，为晋军将领所不满，旋增编孙楚为护路军司令，辖三个旅。赵承绶为骑兵司令，辖三个旅。周玳为炮兵司令，辖十一个团，另编三个独立旅。

至于西北军的大员如鹿钟麟、刘郁芬都乘机赴天津，弃了冯玉祥，

冯的嫡系部队如吉鸿昌、梁冠英、张维玺、孙良诚、孙连仲也都先后叛冯投向中央。

而退入山西境内者，只有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等败兵残将了。

十二月十七日，宋哲元抵平，与商震、杨爱源、傅作义、庞炳勋、孙殿英等晋见张学良，共商西北军与晋军改编问题，当时西北军各部由河南战场渡河，集中晋南，兵力尚有七万。

张学良决定的改编办法：

把西北军缩编为一个军，辖三个师，孙良诚另有任用。

以后中央核减一个师，只准一个军两个师。编遣费定为三百万元，正式任命宋哲元为东北陆军第三军军长，宋奉命后即于二十年（一九三一）二月六日就职。

东北第三军成立，其中以宋哲元资望最高，乃公推宋任军长、刘汝明任副军长、张维藩任参谋长、冯治安任卅七师师长、张自忠为卅八师师长。过之纲带来一万五千多人，反而身无一职，愤而离去。同年六月，中央整编全国陆军，才正式改编宋哲元部为陆军第二十九军。其编制及驻地如下：

军长宋哲元，驻解县，后迁运城

第卅七师师长冯治安，驻运城

第一旅旅长赵登禹，驻离石

第二旅旅长鲍刚，驻翼城

第三旅旅长李金田，驻解县

第卅八师师长张自忠，驻曲沃

第四旅旅长童玉振，驻曲沃、侯马

第五旅旅长张春第，驻曲沃

第六旅旅长张人杰，驻翼城

至此，西北军的名义，已被完全取消而成为历史名词。

民国初年，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已干预政治，随后发展到囚曹锟、逐溥仪出宫的首都革命，曾经睥睨一时，为国人所侧目的西北军，声闻国际，深得俄援，都由冯玉祥一手所创建，到十九年（一九三〇）中原战争，也是冯一手所断送。西北军自兴起至瓦解，何其速也。西北军的五虎上将张之江于十四年（一九二五）失势以后，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黯然别去，归于中央；李鸣钟始终反对战争，战后蒋主席都畀以绥靖地方的重任。鹿钟麟、刘郁芬战后已无兵卒，乃通电下野，唯有宋哲元等依然留于军中，收编西北军残部。有感于内战之残酷，沉痛的心情，一改变十九年来追随老长官的路线，从不再为人做内战工具，唯有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属陆军第廿九军，在训练方面依然秉承冯的衣钵，而成独立军旅，于抗日战争中，有显著贡献。

西北军各将领，分别离冯而去，冯也自此走下军事舞台。嗣后，而只有政府给予的位尊而闲的差事了。

（三）

东北军占领平津后，扩大会议立即垮台，阎记国民政府随之瓦解。

阎、冯失败下台后，蒋大封东北诸将，以第一军军长于学忠为平津

卫戍司令，第二军军长王树常为河北省府主席。并授张以节制奉、吉、黑、冀、晋、察、热、绥八省军队之全权，将平、津、青岛三特别市划归副司令管辖。在南京政府内部，奉系军政人员红极一时，张作相、王树翰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张景惠、刘尚清被任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刘尚清兼任内政部长，张景惠兼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至此，张学良的权力已达到巅峰了。

四、张学良进京欢迎盛况前所未有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十一月，蒋邀请张参加国民党的三届四中全会。张抵天津时，蒋派文武大员各一人，武为国府参军长贺耀祖，文为上海特别市长张群，前往天津欢迎。津浦路沿线各车站遍贴大字标语，称他拥护中央，促进统一，大有功于党国。十二日，蒋命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少将以上，一律身穿制服，渡江到浦口恭迎。张下车登上专轮渡江时，狮子山炮台鸣炮十九响，本国军舰奏“迎上将”军乐，外国军舰均悬中国国旗欢迎。抵岸后国府卫队分段警戒，装甲汽车开道掩护前进。宋子文将铁汤池财长官邸腾出来为张的行馆，所有随从人员均下榻南京的豪华旅馆中央饭店。这种盛况，也为南京开府以来所未有。

张在南京逗留时期，每次在大庭广众之中出现，总是与蒋并肩而行，蒋妻宋美龄与张妻于凤至也是一样。外传蒋张二人已结盟为兄弟，我问过张的胞弟张学铭，则称并无其事。张在南京时，宋霭龄、宋美龄姊妹一定要张妻于凤至到上海一见其母，于偕张学铭、朱光沐同行。于到沪后，宋氏姊妹拜其母为干娘，从此她们便以姊妹相称。她们曾着同样服装合摄一影，于立于中间，伸两臂各挽一宋之颈，其亲昵之状，胜过同胞手足。蒋以年长不便与张结盟为兄弟，但通过其妻与张结为干亲，这也够得上说交友之道做得至矣尽矣了。

五、关于谁是不抵抗主义者？

九月十八日夜，日本炮火突然红遍了沈阳城，驻扎在该处北大营及郊外的我国大军，接受荣臻及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避免与日兵冲突，立时退出，于是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国东北的七万五千余平方里的版图，立刻变了颜色。我关东三千四百余万的人民无辜的引颈就戮。我东北的物质、精神皆被日本兽兵扫荡而空之。我东北当局苦心所发明的“不抵抗主义”，遂弥漫了全国。

这是直指张学良是不抵抗命令的发布者，因为张学良是东北当局的最高负责人，对于戍守东北竟以不抵抗把大好河山拱手奉送日人，说他没有责任是说不过去的，说他是自发自动的不抵抗，也不是事实，但是在当时全国舆论界，甚至国家要员，都把责任推给张学良，都没有说到张学良受到命令，都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是自主的甚至是疏于职守。再配上马君武的一首谤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诗中所说的电影明星胡蝶女士，后来证明当时不在北平，且从未与张学良往还，亦未曾谋面。张学良在幽禁中曾向人表示，马君武完全是替汪精卫向他进行人身攻击，而作此诗。至于张学良之开罪汪精卫，系十九年（一九三〇）张发表“巧电”，搞垮了汪、阎、冯等反蒋的扩大会议，是其主要原因。但由于马君武的谤诗，更使人相信张学良是不理军务政事的荒唐者，更坐实了他的不抵抗！

从此，张学良成了不抵抗将军，全国人对他的冷嘲热骂，不遗余力。

从后来出现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关于不抵抗政策的功过得

失，只字未提。不过从一些旧资料记录上看，张学良对他自己负了这个不抵抗将军的污名，实在心有未甘。他曾对王卓然说：

> 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人负担，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皆误。国人皆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致抵抗才是！

究竟这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怎么来的，一查当时的资料，便可了然：

原来，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七月间万宝山事件发生时，张学良便曾向南京的蒋主席请示过对日和战的态度，蒋介石在七月十二日复张的密电中，戒告张学良谓："日本诚狡黠阴险，然今非我方对日抗战之时，除另电王部长外，吾兄亦应监视民众勿生轨外行动。"于右任就在七月十三日复张电中，强调以平定内乱为先，"希望东北同志体会此意切戒轻举"。事实上，张学良七月八日给东北政务委员会的训令中已有了类似的表示："一旦与日开战，东北必败，日本胜时必有索求。因之对日工作不论对方态度如何，我方只应限于据理力争。"

蒋介石又担心因万宝山事件导致全国性的抗日运动，曾在江西抚州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拍发电报，内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利用，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也说："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八月间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给张学良发来铣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接铣电后，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照执行，并于九月六日电令臧式毅主席、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关于不抵抗，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曾有所揭露。“九一八”那一天，参谋长荣臻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他怎么办？张回答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又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自己也向群众公开说过：“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从中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宣读。大意是：沈阳事变，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另据当时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证实，九一八事变当夜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由此可见，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

从以上的资料，证明是中央命令也就是蒋介石的命令，使张学良不抵抗的！

当时，一般人都认为蒋介石不想为东北而打全面战争，才令张学良不抵抗，是恐惧事件扩大，不仅东北沦亡，而且要扩大到关内，甚而引起全面战争，那就是“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了。最重要的，还要由张学良负起不抵抗的责任。

张学良到这步田地，也只有听命令，从事不抵抗了。虽然舆论方面一直抨击张学良的不抵抗，但历史家却认为决定不抵抗政策的责任，南京中央政府应是责无旁贷的。

六、张学良奉命负起不抵抗的责任，下野出国

关于张学良负起不抵抗失去广大东北的责任，于是演出极戏剧化的“下野出国”的一幕。何柱国关于这一幕，曾有极传神的描写。他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一文中说：

> 热河失守后，华北危在旦夕，全国人民无比愤慨。国民党南京政府又把失地的责任推到主持北平军分会的张学良身上。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
>
> 张学良辞职电发出后，蒋介石从南昌电约张到保定会晤。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夜，张学良偕同顾问端纳以及汤国桢、王卓然等乘专车前往保定。张学良本以为蒋介石会来慰留他，因此还想请求调集全部东北军，补充弹药后反攻热河，收复失地。他们到保定后，蒋介石的专车还没有到达，宋子文已先到了。他传达蒋介石的意旨说：“失东北、丢热河，委员长与副司令都是责无旁贷的。现在全国舆论纷纷谴责你们两人，因此你们两人中，必须先有一人下野，才能平息民愤。”这时张学良才醒悟过来，原来蒋介石约他会晤，是要他下台。他便答复宋子文说：“既然如此，那就请委员长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于是宋子文立即将张学良的原话电告蒋介石。午后，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张学良与宋子文立即登车和蒋介石见面。不等张学良开口，蒋介石便说道：“我接到你辞职的电报，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纷起诘责，对我们两人都不谅解。我们两人比如风雨同舟，命运与共，必须有一人先下水，来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情绪，否则将同遭没顶。所以我决定你先辞职，待机再起。子文转达了你已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
>
> 张学良当即率直地回答说：“我不战而失东北，早就应该引咎辞职。今又丢失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先下水，请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伸国法，而振人心！……不过，日本早已野心勃勃，妄想吞并我全中国，希望中央迅速调派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
>
> 蒋介石说了几个“好，好，好”，便和宋子文下车去了。过了一会儿，蒋介石亲到张学良的专车上回访了一下，便登上他的专车走了。张学良返回北平后，即对公私作了安排。经过榆关和热河战役，东北军剩下二十六万人。他将部队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四人分别统率。临行之前，他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讲了一次话。他说：“我要到

国外去走一趟，不久就会回来。为什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的关头，丢下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以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元帅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老百姓。中央给我们河北省这块地盘，交给孝侯（于学忠）负责。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乡亲很多，都已无家可归，要照顾好这些人。多给孝侯一些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顶住日本人的进攻，保牢河北省这块地盘。”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张学良携带家眷和随从，由上海乘意大利“罗西伯爵”号轮船，出国考察。

关于张学良听到宋子文传达蒋介石的意旨说：“失东北、丢热河，委员长与副司令都是责无旁贷的。现在全国舆论纷纷谴责你们两人，因此你们两人中，必须先有一人下野，才能平息民愤。”这时张学良猛然觉悟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以至失东北、丢热河，原来的目的是叫他下台的。于是他便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答复：“既然如此，那就请委员长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张学良这种轻释兵权的风度，《大公报》曾予赞美。漱流在《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忏悔录》里说：

一般而言，南京方面对东北军的印象本来不佳。“巧电”之后，张学良之跃居华北领袖，有人也只觉得这只是张的一种因缘际会，甚至认为蒋介石对张的“捧上九天”有些过分。黄郛夫人的回忆录中便公然认为东北军远不若晋军、西北军较可期许。但热河失陷后，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污名下野出国之际，天津《大公报》却对张学良喝了一声采，该报除替张叫屈，认为热河之失，责不在张，并历数张之爱国家识大体之美德外，同时更说：“以拥众十数万之大军领袖，经保定车中一席谈（指与蒋晤谈），居然放下兵权，自请摆脱，又不可谓非中国军界之一创例也。”

张学良之轻释兵权和他的和平主义思想以及对权力缺乏积极热情似有关系。从张学良的一些言动上，甚至可以找出他对权力畏避的若干线索。

《大公报》社论的赞美，获得大众的认同，假如冯玉祥、阎锡山等有此种胸襟，何致在编遣会议后发生很多次的战争，历年的内战，把国

力消耗殆尽，还怎么能谈到“攘外”呢？

名记者陆铿当时曾有评论：“……谁都不能否认，中国没有一个军阀能像张学良那样，手握几十万大军的兵权，最高当局一声令下，二话不说，全盘交出，没有半点拖泥带水。为什么？国家民族在他心目中有了压倒的地位。……充分表现了识大体、顾大局的负重精神……”

七、对“东北四省被占”的石破天惊的解说

蒋介石口述、陈布雷记录、用徐道邻名字发表的《敌乎？友乎？》其中有一段是对“东北四省被占”的解说，直截了当、坦白无隐，其震撼程度，令人有石破天惊的感觉！他说：

> 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对中国正式用兵，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为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事的终结；但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但在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因中国尚在革命未成时期，俟下面再详论之）。日本至多也不过能占领到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决不能占尽四千五百万平方里中国全土。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于极度的困苦与牺牲，然日本亦何尝能彻底消灭中国之存在？即就东北四省被占为例，在中国国家丧失此重要之领土，当然为一极严重之损失；但以革命期内的国民政府性质视之，一时的得丧几无关系，且无宁谓塞翁失马。盖吾人曾听到中国国民党当局说：“收复东北，革命党当然应负其责任；但失去东北，革命党不负其责任。”作者不是国民党党员，对于此话，不欲断言其是否为国民党自圆其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不过从前是有名无实，而今则并丧其名；但表面虽属沦亡，实际自东北被占以后，东北军队反得因此而完全统一于中央，东北人心亦彻底认识民族主义的意义，精神上更密切归属于统一的中国之下。就此一段的证明，可

以知道，日本若以继续侵略蹙削中国疆土为得计，其结果不过使中国踵行放弃欧洲退保亚陆时的土耳其的先例，缩短战线，出死力以争生存。彼时两国人民的生命牺牲，惨烈不堪预想，但兵连祸结，日本毕竟能否达到彻底消灭中国的目的呢？

这一段话，对东北的军权、政权、财权的俨然独立，很不以为然，而对其“被占”，“在中国国家丧失此重要之领土，当然为一极严重之损失；但以革命期内的国民政府性质视之，一时的得丧几无关系，且无宁谓塞翁失马”。总而言之，这么一来，“东北军队反得因此而完全统一于中央”了。

这种解说，竟认为失去东北，与极力谋“军权、政权、财权之统一”的政策，是有帮助的！这种话，出乎张学良的领袖之口，岂不骇人听闻！

八、论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

蒋介石自东征、北伐以及北伐之后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蒋冯阎战争，都是在蒋先生竭力从事军权统一运动时，所发生的内战。

一直到民国廿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不抵抗主义政策之下，被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接着又侵占了热河。日本军阀食髓知味，侵略势力又蔓延到了关内。

在这种外侮节节进逼的时代背景中，蒋先生提出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简称“安内攘外”，对日本的侵略，主张妥善应付，能拖延一些时间，将国内的问题解决后再来对付日本的侵略。

但蒋介石极力推行“安内攘外”政策，他撇开日本的侵略，要将所能调动的军队以及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围剿中共。这时，他忽略了民

意，忽略了全国民心的向背。说到蒋先生不大注意民意，尚有一例可以证明，一九五〇年国民党党务改造，成立改造委员会。在用茶会方式送过去的国民党中常委时，李宗黄说："党务改造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总裁应该召开一次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在总裁下个条子就改造了，总裁未免负责任太大！"蒋说："李宗黄同志，你认为你还有群众！我告诉你，你的群众就是我！"这个"我"，就代表了一切，哪有什么民意？

当时蒋先生所提倡的"安内攘外"，中共当然是反对者。唯主张立即抗战的人，却绝不尽属中共。反过来说，日本侵略的气焰，逼使全国的人倾向立即抗战，认为内战不能再打了。这是那个时代政治的主流，中共认清了这个主流。蒋先生认为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风气。关于这一点，他深信曾国藩的话，曾国藩在《原才》（《求阙斋文集》）一文说：

>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之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终乎不可御者也。

蒋先生为曾国藩的信徒，他便认为曾国藩所说的一二人之心可以改变风气是真理。所以，他对这个时代的政治主流，加以漠视，他认为他可以改变它。这种中流砥柱的精神，这种挽狂澜的气概，他认为是领袖应有的坚强意志。郭增恺说：

> 譬如张溥泉先生罢，在总理孙先生容共时期，他是一个反对者。但到一九三三年，有一次我去西京筹备委员会闲谈，那天因只有我们两人，溥泉先生即颇沉痛的问我："你想，人们是愿意做亡国奴呢，还是愿做穷人而不做亡国奴？"从这句话可反映忧时之士的彷徨了。再说，就军事和组织的实力而言，那时只有三万武装部队和三万党员的中共，实在已不成为能够

长期抵抗政府的力量了。然而，它竟能挽救其危亡的处境，那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了。

举例来说，河北省高阳县是一个每年有价值三千万银元的布匹输出到蒙古去的县份，手工纺织和蒙古贸易使它成为异常富庶的地区。照理，这样的县份不该会接近“共产党”的，也不该成为“共党温床”的，但当“芦沟桥事变”一起，刘峙将军指挥平汉铁路大撤退后，四乡人民立即在自己的门前悬挂一条红布，表示抗战。他们对于所谓“红旗”也者是代表着些什么，说实话，是并不懂的。他们内心的想法只是：八路军是抗战的，因此便不求甚解的挂起了红布。他们所想的亦只是抵抗“日本鬼子”而已。教这样心理的人们去接受当局所理解的“安内”之重要和非安内不能“攘外”，那是不可能的，而安内攘外政策的基础，却正建立于这样时代背景之上！诸如此类的事象，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如与高阳县的老百姓们比较起来，张汉卿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似已持重稳健得多了。汉卿将军在一九二九（八）年的换易青天白日旗，是其热望国家统一的表现。欧游回国之后，他坚决“拥护领袖”也是不折不扣的。他教他的干部与复兴社合组“四维社”，这更明白表示了。他觉悟到必须要举国一致，方能洗雪他的国难和家仇。就是从这点，便可了解“西安事变”的设计，原本完全不是十二日在华清池经过那样的。

据杨虎城将军告诉我，“洛阳祝寿”前后，汉卿的内心非常的苦闷。其思想转变的过程，亦即对安内攘外政策的犹疑过程，这里暂且不去说起，唯其急望能够促成“共同抗战”的局势，则殆已痛苦的内决了。最初，他曾试图邀约几位重要的军事首领，分别的或共同的向蒋先生作坦率的建议，但因故未能实现。及蒋先生巡视西北，他又想单独向蒋先生痛陈所见，又因蒋先生之“严父”的态度，不获毕其所欲言。

关于张学良欲向蒋先生进言停止内战，促成“共同抗战”一节，在他的《忏悔录》中，曾有说明，他的“厌恶内战”的心理甚为强烈。他说：

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这二款，很清楚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感觉。而所谓“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也正就是他对待共产党的一种态度。他对共产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

他把这种“不审远近厚薄”的态度，似曾对蒋介石有过较透彻的表白，在蒋的著作中也曾如下写到这一点，其内容也较《忏悔录》详细。

> 他（指张学良）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军”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

不过，蒋的记述显然地漏掉了张自述中的几个重要字句。而这几个重要字句正是最代表张的政治感觉的。张的自述中认为“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也就是说，张学良把现代中国的一些内战，统视为“所见不同，权利之争”的。既都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便没有什么绝对的是非曲直，因之，若有化敌为友的可能，也自然可听其化敌为友了。

张学良之能有如斯想法，其实并非偶然。正如蒋文中所写的，张学良在未归中央之前是和国民革命军对战过的，在此之前，张学良并非国民党员，当然也就没有国民党员所具有的孰为敌友或孰为正统与异端的政治感觉。而且，犹有甚者，在这之前，张学良所视为异端者恐怕正就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呢！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当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部队方进出到京沪地带的时候，张作霖命令北京的东北军宪兵包围了苏俄大使馆，逮捕了中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六十余人，同时并检出关系苏俄重要文件无数。就是这批重要文件后来不久便汇编成为十一大卷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公布于世，其中便有《苏俄与国民党联系工作卷》和《苏俄与冯玉祥军联系工作卷》，而《苏俄与国民党联系工作卷》中，国民党和苏俄顾问间的会议记录以及蒋介石向苏俄所提的工作计划，支领经费的收据等便赫然在目。和国民革命军处于敌对状态的张学良方在苏北豫北一带前线指挥军事，北京方面的这一重大情报，他自然知之甚详，在他眼目中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是一群受苏俄利用的“赤匪”，当无疑问。他后来听命于国民党中央，尽管形式上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恐怕也只是一种“权利之争”上的妥协，化敌为友的一类型而已。

张学良既有这样的认识，又身居“西北剿总”的副司令，实行“安内攘外”的政策，而又反这个政策。怎么能成功呢？

九、“领袖就是你们的父母”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底，“闽变”发生，张学良奉蒋电命回国。《忏悔录》中曾写下此时他的心境：

> 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共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即王树翰）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张学良在国外，看到意、德两国的法西斯蒂很能团结内部，增强国力。因而在他回国后，想做领袖的部下，建议拥护领袖，而发表拥护领袖之理论。

他于一九三三（四）年一月八日搭轮抵沪，第二天接待新闻记者发表游欧感想说：意大利与德国之所以复兴，因为他们民众能够万众一心拥护领袖，所以领袖有力量，能克服复兴途上的障碍。我们国家则不然，一个领袖刚刚表现出领导的力量，便有人妒忌他来拆台，于是内战连年，外患乘之。若是国民不甘做亡国奴，非得大彻大悟，信仰领袖，拥护领袖不可。我们国民应有耐心，要给领袖一个充分试验的机会。

这种拥护领袖说，马上便和当时国民党内的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后不久，便以他幕中文人干部为骨干，组织了一个拥护领袖、信仰领袖的“四维学会”，学会的理事长奉戴蒋介石，张自兼副理事长。由“复兴社”请来刘健群做干事长，王卓然为副干事长；理事中则有王卓然、王化一、高崇民、阎宝航、吴翰涛、黎天才、韩立如等人。张并把这批东北文人干部分别派往南昌或庐山晋见共同拥护之全国唯一领袖蒋委员长，听受训话。

关于张学良这时期拥护领袖的工作，复兴社重要干部之一的刘健群有一篇回忆文章写得很够透彻。刘文不仅写出张当时的政治想法和态度，同时把他自己（也可以说复兴社同仁）的政治想法也有了客观透露。这是颇饶兴趣的。抄一段如下：

> 他（指张学良）认为中国的富强复兴，应该以德意为借鉴。言谈之下，常以此自负。他认为要以他在德意考察所得，再凭他充沛的精力，以此翊赞蒋公，为他分劳，使中国突飞猛进。他口头上常表示，不仅是以委员长为长官、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
>
> 的确，当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对于德意的振兴，是彰彰在人耳目，被人喝采的事实。他们公然指斥英美的民主制度，为一种无益的浪费，假如他们不是因国力进步发生对外侵略的野心，以致于一败涂地，到今日是

非得失，也许还没有一定的结论呢？就中国而论，当时政治的趋势：（一）对德意的成就是欣羡的。（二）中国自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分崩离析，久苦吾民。有志之士，渴望中国统一，有一坚强巩固的领导中心，使中国早日由安定而建设，以迅速达到富强康乐的目的。（三）北伐以后，党政跟不上军事的成就，确系事实。当时所谓“党军北伐，官僚南伐”的议论，久闷在一般同志的心头，一旦领导中枢为众人信仰所寄托的人，提出复兴改革的主张，自是得人心之所共同，愿披肝沥胆效命，追随全力以赴。即如当时有名的学人钱端升，即公开发表一篇《民主政治欤？集权国家欤？》显明地主张中国要以集权制度图谋建设。此文颇脍炙人口。……当年的中国，应该偏重集权，巩固统一，改革建设，在政治主张上言，这是前进有力的主张。张汉卿之所云，倒不是肤浅的见解。

司马桑敦以笔名漱流发表的《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认为张学良的“臣服姿态”影响了他“发言力量”，其实，蒋对张发言的“今非昔比”，不在他臣服姿态，而在他的实力“今非昔比”的缘故。又由于他说：“不仅是以委员长为长官、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于是，引起蒋对东北军将领，高唱“领袖就是你们的父母”“反对领袖，即等于反对父母”。这种认识的后遗症，才使蒋在西安把张、杨“逼上梁山”。漱流说：

张学良这种“不是肤浅的见解”，确使他和蒋介石之间产生了一种更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大不同于“巧电”以前的关系。“巧电”以前，张学良以东北一方之尊，在蒋、阎、冯三方之间，俨然以息争之中人姿态出现，而他也就以此姿态做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的副司令，然而，如今他在拥护领袖的强烈臣服心理之下，“不仅是以委员长为长官、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于是，他在蒋幕中可以“有资格穿房入户”，而蒋氏夫妇也待他“亲如父子”，甚至同在蒋幕中的别的将军们都有认为对蒋的恭顺似乎有些过分的了（《彭昭贤所知的蒋张亲密关系》，刊《春秋》一三〇期）。所不幸者，他对蒋的发言力量却由此远非昔比了。他这种强烈的臣服姿态，使他不仅失掉了权力上的地位，也失掉了作用。相对的，蒋对张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却在提高了。老实说，蒋介石能对东北军将领高唱“领袖就是你们的父母”的大道理，认为反对领袖即等于反对父母者，而张学良以副司令资格，后来居然无从对总司令的蒋直陈其所欲陈之意见者，这都是张学良那种甘

为人家晚辈的姿态有以致之。

十、张学良对领袖的失望

正当张学良积极拥护领袖，“不仅是以委员长为长官、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之时，由于任武昌行营主任，预备做抗日准备工作，事未成功，引起失望；后来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派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权，以晏道刚为参谋长，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第三路军以及青海马步芳的军队和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都归“西北剿总”节制。这时张学良所指挥的兵力在三十万以上，与红军对比，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张学良满以为这回可以取得“围剿”的胜利，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从而在西北站住脚跟，扩大东北军的实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张学良在《忏悔录》中说：

> 方当边区共军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再一寻思，刘志丹人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

张学良此时觉得南京中央在华北的对日妥协外交导致华北将不保，怎能打回老家去？文中提及的在峨嵋曾表示要出洋者，就是《何梅协定》之前，蒋介石与他会于成都，蒋征求他之同意，撤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改调为川陕甘边剿共总司令，同时张学良好友宋哲元，也因受日本军事特务土肥原的压迫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之职。《何梅协定》消息后，张学良公开对新闻记者批评中央的政策说：

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

宋哲元去职时，他又说：

“九一八”后我们误信国际联盟及其和平机构，错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所以步步退让，总希望得到外来的帮助，现在这一切迷梦都可以醒了，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拼命！

张学良既有了这种牢骚，再认真来看南京中央，就会越发感到失望。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十二日五全大会，他回到南京，有些事，使他的感触更趋复杂。他自己写道：

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六）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张学良正感到中央的种种措施是对内非对外，要反对中央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之时，前方的东北军，又被打败，并有师长殉职，于是他又写道：

陕北“剿共”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一九三五年九月，甘泉劳山战役——笔者），此则一〇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郎县直罗镇战役——笔者），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军”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军”之念生焉。

关于东北军两师覆灭及两师长殉职后的情形，何柱国说：

当一〇九师牛元峰部在直罗镇中伏全军覆没的消息，由“剿总”急电报告给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张学良时，张又急又气。气的是董英斌违背他临行的嘱咐，晏道刚又擅自作主，致使部队轻率前进，惨遭覆灭，急的是他又损失了一个师。前者一一〇师在劳山被歼后，中央不但不给补充，反而撤销了番号，减少了军费。这次，张学良向蒋介石报告牛元峰师失败的情况，要求政府优抚何立中、牛元峰两师长及其他在“剿共”中死亡的东北军家属时，蒋介石、何应钦不加理会，拒不给予优抚。张愤怒地说：“我的名望已降低至不到二十万元了！”

此时，张学良对全师覆没不加补充，而且撤销番号，顿悟到“剿共”是削弱东北军，甚至是想消灭东北军，后面的种种蛛丝马迹，都足以证明张学良的这点醒悟。这又是使张学良失望的地方。

一一、对陕甘地区的“剿共”计划旨在消灭杂牌军队

（一）

董显光说：

此时，蒋“总统”对于盘踞延安的“共军”业已暂停用兵，欲借此以统一全国，以应付即将来临之对日战争，但不明真相的作家竟谓国民政府对“共军”之停战，系由西安事变时受张学良所迫胁。

为什么要“对于盘踞延安的‘共军’业已暂停用兵”，来“统一全国，以应付即将来临之对日战争”，而不把共军消灭而后再来对日战争，一如蒋先生所宣示的“安内攘外”政策呢？董显光续有说明：

那时候，中国的西北有三支重要的武力。第一是“共军”武力，虽因当年“长征”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根据地”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

董显光又说：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

这篇文中所说之“最亲信之同僚”，就是指陈立夫。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中，曾有详细叙述。

关于此事，蒋在《苏俄在中国》中，亦曾谈到，他说：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

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于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于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作最后之核示。

根据董显光、陈立夫的叙述，尤其重要的是蒋自己的说明事实的经过，既然要“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为什么要把“嫡系精锐部队约三十个

师的兵力，统统北调”，说是“‘围剿’红军的好机会”呢？何柱国说：

> 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变”后，把他的嫡系精锐部队约三十个师的兵力，统统北调。……他认为这时红军主力已集结到陕甘地区，是他“围剿”红军的大好机会。为了部署最后一次大“围剿”，蒋于十月二十二日从南京飞到西安，分别召见了张、杨谈话，宣布他的“剿共”计划，准备在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在陕甘地区，并责令他们做好一切“剿共”准备。张、杨一致向他反映，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如再命令他们去“剿共”的话，势必造成军心涣散，难以完成任务。蒋介石听后，十分恼火地说：“在‘共军’未消灭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

张、杨向蒋反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说明“如再命令‘剿共’的话，军心涣散，难以完成任务”。他们反映这个意见，一方面说的是实情，东北军被中共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的宣传动了心，无心与共军作战。另一方面，是张、杨感到蒋的嫡系军队三十个师开到西北来，他们受到威胁，深恐蒋的嫡系军队把他们吃掉。

（二）

蒋先生原来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但又在准备在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在陕甘地区，并责令张、杨做好一切“剿共”准备。这个布置骨子里是什么呢？

从郭增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得到答案，他说：

> 蒋先生怎样用“安内攘外”政策来折磨东北军呢？赴洛阳祝蒋先生五旬大庆时，汉卿尝力请调赴百灵庙参战，蒋先生却说：
>
> “阎主任会答应你们过境吗？”
>
> 汉卿的请求，便这样轻描淡写搁置了。
>
> 在西安事变前，蒋先生第一次入陕，召开“剿共合围会议”（十月廿一日——笔者）。一天，汉卿从会议归来，愤愤不平的告诉一〇五师唐君尧旅长：

“蒋铭三（鼎文）今天在会中，对拟定的部署，也提出认为殊不合理。他说：‘甘境既有于孝侯（学忠）指挥的东北军布防，何以重将朱益民（绍良）所部安置在其后背？新到中央各军何以不布置在原有前方各部间之空隙地带以资合围。而重复布防于东北军各师附近？’坐在他身旁的陈诚却在桌子下面止之以足，不要他再说下去。”

蒋先生这样的部署，怎能令人心悦诚服呢？此外，中央本来曾有通令：“凡因剿共损失各部，绝不取消番号，并且立即补充。”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损失两个整师，汉卿却向中央要求不到接济，只得令东北军各师搜集其全部库存枪械上缴，才得恢复了一个一〇九师。其实，张学良何尝没有把这事直接向蒋要求过，只是蒋不愿听，责以烦琐相扰。张说：

“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车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并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当日夜间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

东北军将领的成仁尽节，该无愧于蒋先生吧！而张汉卿那时已穷了，中央的抚恤金既少，发下更迟，这两师的军眷遂至流落平凉、固原，多数不得不操丑业以维持生活。

这种事实，还不能说明，所谓此次的“大围剿”不是内外兼施吗？

张学良既然觉悟到此次的“大围剿”有被消灭的可能，当然力谋停止内战，而张学良的急切抗日，以报“国恨家仇”之心甚热，更使他“一再要求抗日”了。蒋先生还是坚持既定政策，对张毫不假辞色，致引起言辞的冲突。关于这一点，何柱国有较详叙述。他说：

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飞回洛阳“避寿”。张学良与我，并约阎锡山同往洛阳向蒋祝寿。想趁此机会再次进言，请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请求批准东北军出兵援绥。去前，阎锡山曾劝张不要向蒋提这些问题，但张学良没听，还是恳切地向蒋介石陈述了继续“剿共”不是上策，只有团结一致抗日才是上策的道理。无奈蒋介石还是坚持己见，根本听不进张的正确主张。由于张学良一再要求抗日，蒋不耐烦地说：“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显然，他们两人是谈不下去了。第二天早晨，阎锡山回太原去了。他临行前，劝张学良道：“你不必再建议了。光劝

不行，只得另外想办法了。我是支持你的。”

当天，我随张学良同去洛阳军官分校听蒋介石“训话”。蒋介石在“训话”中，旁敲侧击地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张学良知道蒋的话是针对他的，因而神色大变。会后，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对我说：“不知内情的人，听到这话没有多大关系，知道内幕的听了这话，实在感到太过火了！”他嘱咐我劝张不要误会。他还想从中弥补裂痕，替蒋解释说：“他就是这个脾气，发完火就算了。”张学良听完蒋的“训话”后，气得立即返回西安。我在飞机上把钱大钧的话告诉了他。他说：“阎百川（即阎锡山）饱经世故，昨晚劝我不要再提停止内战的话，可是我今后还要谈！”他又说：“不过今后我要干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让她知道！”

回到西安后，张学良催我赶快把东北军整编方案拟出来，以便请蒋批准。这时，张学良听到蒋介石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史良等人的消息后，十分气愤。十二月三日，他独自驾飞机第二次去洛阳见蒋。张先将整编方案交蒋，并要求蒋派东北军赴绥东前线去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说：“没有必要去，现在重要的是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接着张学良提出了“七君子”被捕的问题。他问蒋介石：“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又说：“如果说他们有罪，那诚如沈钧儒所说的‘爱国未遂罪’。我请求你释放这些人，以免失去民心！”蒋介石断然拒绝采纳他的意见。张学良气愤地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恼羞成怒，训斥张学良道：“全中国只有你一个这样看！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和批评我！我是革命政府，我是委员长。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张学良看到话已讲到这个地步，无法再争论下去，便愤然离去。通过这场争论，蒋、张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更加表面化了。

关于这一段叙述中，“张学良气愤地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这些话已不像部属对长官应有的态度。蒋先生在洛阳军官分校“训话”，蒋先生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张学良知道这话是对他的，因而神色大变。蒋先生旁敲侧击地对张学良，也不像长官对部属的态度。关于这一点，张学良在《忏悔录》中说：

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负担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之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军”遂撤出瓦窑铺，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工，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其实，此时张学良和中共间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毫无所闻的。于是，有人建议蒋先生说“西安局势不稳，可以暂缓赴陕”。蒋先生认为张学良不敢越轨，所以在答复建议者时便说：“谅他不敢对我怎么样！”蒋先生不知道张学良“处世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要举具体的例子，便是“杀杨宇霆、常荫槐”。杨、常二人是东北老一辈的政要，当时杨是兵工厂督办，常是黑龙江省府主席，说杀就杀，可见其鲁莽而且大胆。蒋先生假如当时想到了这一点，可能就不会掉以轻心了。

（三）

此时，张学良受中央种种措施之刺激，已到“忿怒不已”的程度。张学良在《忏悔录》中说：

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①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②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于良个人者：①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说。②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认为中央有轻视和鼓励不正行动之意存焉。③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队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

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怀，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①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②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加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③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优秀青年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尚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其志而已。

张学良既有破釜沉舟的心，来谏诤蒋介石，放弃剿共，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以挽救国家的危亡，同时，在抗日之前，要保持东北军的实力，准备在抗日战场上和日军血拼。而蒋介石这方面呢，据何柱国的文章说："在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之前，必须解决张、杨和这两支军队的问题。"其实，所谓此次"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就是要"解决张、杨和这两支军队的问题"的（前已说过蒋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共党问题）。而何柱国当时不知道，以为是单纯的"剿共"问题。不过何柱国所回忆当时的情况，因为有他亲身参加，可信度甚高。何柱国说：

蒋介石和张学良谈崩之后，深感西北的形势不妙。为对张、杨施加更大压力，他将原定在洛阳开的"剿共"高级军事会议改在西安举行。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偕同张学良，从洛阳到达西安。这时，国民党中央大员和高级将领，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蒋作宾、邵元冲、蒋百里以及东北军的于学忠、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刘多荃、马占山、鲍文樾和我，西北军的孙蔚如、邓宝珊等，都陆续来到了西安。蒋介石从特务的情报中，得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摩擦和矛盾逐步消失，并和红军秘密往来。他感到在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之前，必须解决张、杨和这两支军队的问题。因此，他一到临潼华清池，就分别召见两军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用叙餐的方式（张、杨均不在座）进行拉拢安抚。他说："现在是取得'剿共'胜利的最好时机。对于国家和你们个人的前途来说，目前都是关键时刻，每人必须为最后一战贡献力量。"当有的将领提出抗击日本侵略绥远和收复东北的愿望时，他说："有我蒋某人在，一定能带你们打回东北去。你们要听我的命令'剿共'，不可轻信谣传。"

蒋委员长十二月七日召开军事会议，并严令张、杨加紧"剿共"。而

召开军事会议亦未令张、杨参加，引起他们的猜疑。十二月十日又发表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宁边区剿共总指挥，益使张、杨疑虑不安。何柱国说：

> 接着，蒋介石向张、杨摊牌，提出了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度问题的两个方案，对张、杨施加压力，逼迫他们选择去向。这两个方案是：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服从“剿共”命令，全部调上陕甘前线，向红军发动全面进攻，中央派大军在后面支援接应；二、如不愿去“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让中央军去“剿共”。第一个方案，是想驱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去打前锋，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是置两军于死地，不论胜败，终归于尽；第二个方案，拆散两军，是蒋介石对付十九路军的故技重演，目的在于分别整垮。因此，这两个方案，不仅张、杨无法接受，就连我们这些将领也不愿接受。

蒋先生这样对“张、杨摊牌”，使张、杨深切了解将被覆灭的命运。张学良直接的反应，便是要抱着绝大的决心苦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何柱国说：

> 十二月七日午后，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到华清池，他想以至诚来感动和说服蒋介石。张学良声泪俱下慷慨陈辞：“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着想，还是为委员长的威信着想，都应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式解决。不停止内战，不举国团结一致，就谈不到抗日；不抗日，就谈不到救亡图存。现在全国民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听了张学良这片肺腑之言，蒋介石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大发雷霆。他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学良的反复陈诉，最后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拍桌大骂：“现在你就是开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这次“哭谏”失败之后，当天晚上，即与杨虎城秘密商讨对策，他们商定：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并担任西安到临潼间的警戒；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南京军政大员，并解除西安蒋系势力的武装。接着，又发生西安的大中学生们请愿的事。何柱国说：

十二月九日，西安的大中学生们，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一万多人的爱国游行请愿运动。游行队伍到南院门西北“剿总”、新城“西安绥靖公署”和北院门陕西省政府请愿，没有得到圆满的答复，即转向临潼去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听说后，使用电话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叫张“严厉制止，格杀勿论！”与此同时，蒋还派中央宪兵第二团一部分人在中途堵截。张学良怕学生遭到杀害，立即从西安赶到灞桥，向学生们作了一次真诚恳切的讲话，学生们深受感动，整队回城。

当晚，张学良赶到临潼华清池，向蒋报告了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并一再说明学生们的动机是爱国的、纯洁的。可是一心“剿共”的蒋介石不仅听不进去，还严厉地训斥了他！

蒋当时怎样严厉地训斥他呢？蒋在《西安半月记》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曾写到这件事。他是这样写的：

汉卿日前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时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

张学良听到蒋对他的训斥，使他极为不满，也极激动。关于此事，郭增恺曾记下杨虎城精彩的回忆：

副司令（指张）在六、七日接到全市各校学生将出动游行请愿报告后，颇感棘手。他来问我，有没有办法劝告学生们停止？我说，除非有理由说明不应该抗战，否则就很难为力，结果唯有相对太息。续又听说，宪兵团、省党部等机关都已决定以武力制止请愿，准备在各重要街口布设机关枪，不惜大量流血。这可令张先生冲动极了。那天他来时，脸儿也黄了，眉毛也长了（陕谚：形容焦急愤怒状）；他认为这是最荒谬的胡闹，徒然为委员长掘坟墓，除引起全国更痛恨蒋先生外无任何结果。后来商定由我私人约请教育界疏解，由张先生严戒各机关不准胡闹。八日，学生请愿队伍已冲出城关向临潼出发，同时他又接到报告，那边的宪兵团已在布置机枪阵地，急得他在顿脚，接连叫嚷：“这怎么行？这是什么办法？更多件惨案对他（指蒋）有什么好处？”因此，他单人匹马追出城去，在灞桥把请愿队伍挡住，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向委员长请愿。我是副总司令，可

以代表委员长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由我代表你们转达。”我佩服他那股勇气，更佩服他的一番苦心。他单人匹马去挡住学生群众，使他们免于流血牺牲，也使委员长免于再多受一次屠杀青年的罪名；而他却没有顾到他自己是“不抵抗将军”，也很可能遇到意外。

关于学生游行请愿的事，张学良在《忏悔录》中也曾说到，认为此事，实是一关键性的问题：

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

因为这件事，更增加了他“兵谏”的决心！但张学良还不死心，曾不避“厌烦”，又恳切地做了最后一次的谏诤。何柱国说：

十二月十一日，蒋介石为了要决定大规模“剿共”的军事行动计划，以便第二天发布第六次总攻红军的命令，电召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央军将领们到华清池开会。张学良趁机向蒋介石做了最后一次谏诤，依然无效。

这一次的“谏诤”，在张学良说，他总算再三再四地警告性“谏诤”了。以蒋先生之聪明，一直不曾感觉到“异样”，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何柱国说：

会后，张、杨邀请陈诚、卫立煌、陈调元、万耀煌、陈继承等以及东北军将领们在新城大楼宴会。

四时半，当张学良走出华清池大门时，正好遇上驻守在这里的卫队营一营营长王玉瓒，便叫王跟他一同进城去，布置捉蒋任务。叮嘱他“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要有思想准备，要做好行动部署”。

晚上，在新城大楼的宴会上，主客之间，觥筹交错，谈笑畅饮，气氛十分融洽，至十时许，才相率离去。

这就是惊天动地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要发生了。

关于这个惊天动地改变中国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实在是蒋先生要紧迫统一军权，而极谋消灭杂牌军队的种种措施，把张学良和杨虎城逼上了梁山。

当时风云紧急的情形，刘多荃曾有极真实的回忆，他生动地描写道：

> 西安事变的前几天——十二月八日，蒋介石约我和王以哲去临潼吃早饭，我坐在蒋的右边，王坐在蒋的左边。席间，蒋满脸怒气，三人都没说话。饭后，蒋随即站起身来，先对我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吗？"我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蒋介石听后紧接着就对我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王以哲此时站立在蒋的身旁。蒋说到这里就连声催着我先走，然后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厅去。刚一进屋，我就听到蒋很气愤地对王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举动……"刚听到这里，蒋的值班卫士表示不愿意让我听下去，我即到钱大钧办公室等候。约半小时，王出来了。
>
> 我们回到西安，就去向张学良将军汇报。王说："坏了！咱们和红军的往来电报，委员长都晓得了，从今以后，他不允许咱们再和红军联络。委员长叫咱们服从他的命令，努力'剿共'，将来由他领导咱们收复失地，打回东北去。"蒋还说，王是东北军中有希望的将领，以后要改过。张听完我们的汇报即回屋里去了。
>
> 当日下午，王以哲邀我到他家去，密告我说："副司令要办一件惊人的大事，你无论如何猜不着。"呆了好久，他又说："我昨夜整宿没有入睡，副司令已与杨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我听后，感到很震惊。就问王："副司令真能这样做吗？"他说："今晚或明早副司令还会找我们谈这件事的。今晚杨主任和邵力子主席的宴会我不能去了，请你替我称病致谢。"（那晚杨、邵宴请中央随蒋来西安的要人，并包括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由此可见，扣蒋的消息王是先我而知的，由于此举关系甚重，他当时的精神也是极紧张的。
>
> 九日晚六点左右，我去副司令公馆探听消息。副司令正要吃晚饭，一

见我，就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张恨极了，又说："我一定要扣蒋，你快去把鼎方（王以哲的号）找来。"

王到后，张副司令向王表示了自己扣蒋的决心。王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十日晚九时许，我们被召集到副司令公馆。先到的有王以哲、缪澂流、我、孙铭九、白凤翔及刘桂五。副司令命我到米春霖家将于学忠找来。于一进屋，张就说："我要造反！"于当时未明白造什么反，张说："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要扣蒋。"于问张："如蒋不同意，第二步怎么办？"张说："我已和虎城谈过，此举成功则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张学良拿头去见他（指蒋）。"话到此处，形势已很明了，随后我们即分别按计划开始行动部署。

刘多荃将蒋先生对他说的"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这一段话告诉张学良。张是听命于蒋持"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侵略者竟能借制造柳条沟事件，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二十座，略地千余里。四个月零十八天占领东北三个省及一个特区，一口气吞下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国国土；并使张学良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黑锅，而今竟毫不保留地将失东北的责任推给东北军，张怎不火冒三丈呢！何况张学良自认曾替蒋介石"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而今竟这样相逼，他怎能再忍受而遭"解决"？

总观蒋先生对东北军急于消化的布置，种种迹象和历次的训话，不啻是"阳谋"。迫不及待地对张学良公开斥责，能使张学良不提高警觉吗？例如蒋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他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最后，蒋又气愤地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办，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

人，国家有法纪，一定要予以制裁！”又据卢广绩记述蒋此次讲话，尤为生动，他说：

> 蒋就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召集受训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讲话。张学良同杨虎城均出席。蒋独自立于台上，张站在台下头一行，杨站在第二行，其余军官列队于后，有五六百人。蒋主要说：“当前在我们身边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他们；至于日本，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敌人，我们将来要打。假如现在我们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蒋说这句话时，声色俱厉，激动异常。

这些话，实在是已声明要制裁“东北军”，“要打倒他”——意指张学良。事实上，蒋在当时不仅这样充满杀气地表明态度，还十分积极地在调兵遣将，加强部署，风云万分紧急。

就这样，把张学良逼上了梁山！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要造反！”

一二、关于张学良送蒋回京问题

（一）

“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当时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事前定会与中共密商的，但事实并不如此。张学良曾应许中共，向蒋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意张学良向蒋进言屡次均不得尽其辞，至在洛阳向蒋做极恳切之陈辞，又遭蒋痛斥。张学良回陕时，曾答复中共，一时无法说服蒋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商约，他们自动实施局部停战计划，并仍由张学良继续向蒋进言，争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自认此念纯洁，遂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嗣后，屡谏屡遭训斥，遂演变成“西安事变”。事变的发动是为了他们的要求，张认为是达成要

求之最后的方法，自无须向中共约商，更何况事属机密又急迫之至，按当时情势也不能与中共事先约商的。蒋先生在《苏俄在中国》中说：

>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而且首倡此意的杨虎城，其与共党“勾结”更深。……又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蒋先生研究“西安事变”的真相，了解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这便是后来囚禁杨虎城，并在撤离大陆之前处决杨虎城的张本。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立即与中共联系，向他们发急电说明一切。

十二月十二日近午，中共干部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阅读张学良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张国焘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他们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大家讨论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①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②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西安；③电彭德怀等率部

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④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⑤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做具体表示。

（二）

莫斯科的意见是，主张促使蒋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
>
> 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同时，莫斯科的《消息报》的社论，对“西安事变”加以指责云：

> 西安叛乱，不论以任何口号方案为借口，这一行动……实代表一项危机，不仅危害南京政府，而且危害整个中国。张学良虽高举抗日旗帜，其行动显然只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只要南京政府推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政策，抗日的统一人民阵线便不应反对南京，而应与南京合作。

莫斯科《真理报》的社论，直指中国将领反对南京政府是受日本的怂恿。社论说：

> 日本军部正确计算到：中国以蒋介石政府为中心的团结进展，实为其沦中国为殖民地计划的致命危机。这便是他们怂恿中国将领反对南京政府

的理由，在必要时并且不惜使用抗日口号。

苏联发出上述的电报以及《消息报》《真理报》两报的社论，都是代表斯大林意向的。张国焘说：

>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这个王明的说明，是转述斯大林的真意，他的真意是说：蒋是中国唯一有希望抗日的领袖，他能领导抗日。张国焘说：

> 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像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对付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哪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中共既然"服从"苏联的命令，接下来他们的难题便是说服张学良的问题了。张国焘说：

> 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胜负未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
> 于是周进而表示，他个人有一种还不确定的想法，愿意说出来供张参

考。周向张坦白说明，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们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蒋。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谈判，如果蒋明白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难反悔。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再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十二月二十三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在张学良公馆里正式谈判，以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及共党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最后，在二十四日达成协议，做成了六项决议。张学良所坚持的是要蒋签字赞成所达成的决议。蒋则为了政府及个人威信，不能在挟持之下，有所承诺，坚持不允签字。经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奔走其间，多方调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蒋先生已应允了你们的主张，如果一定要蒋亲自签字，心理上留下痕迹，反为不美。如此反复协调，蒋终于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并做了口头上的承诺和人格上的保证。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做些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

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周恩来在报告中，解释他对蒋介石，始终恭顺恳求，未露半点要挟之意，以便有再与蒋氏见面的机会。周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国共十年战争，至此能是国共和解的起点。

（三）

关于张学良送蒋回京的事，张在《忏悔录》中说：

> 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

可见杨虎城及其部下，是不赞成“释蒋”的，张学良几乎和他决裂，最后是由周恩来将杨说服，才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何柱国说：

> 蒋介石终于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但不同意在协议上签字，只作了口头上的承诺和人格上的保证。这就引起了不少人对蒋的反感。大家对他这种口头上的保证存有疑虑。提出在蒋没有作出更具体的保证以前，不能放他回南京。当时军内外杀蒋的呼声很高，张学良怕别生枝节，影响蒋的安全，决定马上送蒋回南京。这天晚上，他约我和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刘多荃等开会。宣布他的决定说：“我要亲自陪送委员长回南京，向中央请罪，以便恢复委员长的威信。抗日的问题，等我回来后再同你们商量。”我们大家认为，张学良此去风险很大，担心蒋一出樊笼会变卦，所以劝他不要去，但张表示一定要去。我知道张的为人，凡是他已经想好、决定的事，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便折衷地劝道：“那也只能送到洛阳后，乘原机返回西安！”他还是不听。只是嘱咐我们说：“我走后，关于东北军的事，听于学忠的命令行事；关于抗日联军总部的事，听

命于杨虎城，有问题多和周恩来商量。”

第二天，就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天下午，张约杨虎城同去高桂滋公馆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端纳、戴笠等，乘车直驶西郊机场。我和王以哲等几个高级将领赶到机场时，已四时左右，蒋介石同送行者握手告别时，张学良便走到机师舱外要上飞机，我连忙拉住他的手，想阻止他上去，他却甩开了我的手，坐到机师旁边，我们眼睁睁地望着他的飞机向东飞去了。

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他不住摇头叹息地对大家说：“汉卿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周恩来的语意，是赞成“摆队送天霸”就可以了，再去“负荆请罪”，恐无好下场了。

关于此事，白崇禧在逝世的前一个月，曾在宴会上和一位东北籍者，谈起张学良送蒋回京的问题时说：“张学良太天真了！他应该送蒋到潼关和蒋说，到此处已经安全，请委员长回京，他自己可回西安整理队伍。假如是如此的话，他不会判罪，东北军也不致成历史名词。须知半年后的‘七七事变’已发生，他的战区司令长官还是有份的。举广西的例吧，我和李德公在广西，遇蒋先生召见，没有两人同去的，一定要在广西留一人，等去京的一人返回，这一个人再去晋谒。所以，一直没有发生大危险，须知，蒋先生一直在做统一军权的工作，不是蒋先生的嫡系是应该小心的。”

其实，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他提倡拥护领袖，“领袖即父母”的一段事实，他始终把蒋先生当成父执辈。过去，在东北时，他的部下郭松龄叛变，几乎把他父亲张作霖的统治推翻，那也是惊天动地的事，迨郭松龄失败，老帅张作霖举起手枪要枪毙他，经张作相、吴俊陞跪下讲情，老帅还是把他饶了，并且所有的职务也没有撤除。

这一次，张学良想“兵谏”的动机，非常单纯，并且时时维护委员长的安全。何况，他的“送蒋回京”，也是在保护他，深恐他离开西安会成

问题。他还想起郭松龄叛变事件，他老子不是对他宽恕了吗？他既认“领袖即父母”，那么，这一次“领袖即父母”不是也应宽恕吗？

蒋先生的《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虽系后来补写，但已昭告天下，表示宽大，如说“余生平作事决不计及个人之恩怨，且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为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所谓“总理宽大仁恕”是什么呢？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而后来总理所责陈炯明者，只是“悔过”而已。从蒋先生所昭示的看来，是不会太离谱的。

谁知父母就是父母。

“领袖即父母”究竟不是父母。

一三、东北军成为历史名词的经过

（一）

东北军成为历史名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之举，实为提前成为事实的最大原因。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 周（恩来）接着说明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事先没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后的做法。杨虎城已在自作打算，准备将他的部队，向安全地带移动。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少壮派军人于失望之余，迁怒于中共，说中共害了他们的“少帅”。……周恩来面临着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词诚恳，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他又说到如果我们内讧，张少帅的生命就会没有了，东北军也会完蛋的；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将有所畏惧，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并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誓言，中共决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
> 至此，西安事变一幕便告结束了。被拘禁的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

这一事变的首脑张学良，从此渡着长期不见天日的生涯。

其实，张学良在送蒋回南京之前，并不是没有部署，他曾命令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刘多荃等说："我走后，关于东北军的事，听于学忠的命令行事；关于抗日联军总部的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多和周恩来商量。"但在张走后，西安已获知张在洛阳已被监视，不要说张本无意到此即返西安，即使欲返西安已不可能了，因为他到洛阳已是在中央军的控制之下，不可有活动的余地。

当时，东北军的情形，张虽令于学忠做主，但少壮派军人岂肯听话？他们遂找上周恩来，抱怨他们上中共的当。而周在当时的紧急关头，很冷静地运用智慧巧妙说服了他们。

西安事变后发展演变的结果，是蒋先生使东北军成了历史名词。

蒋先生半生以来，竭智尽虑地从事军权的统一和政权的统一，至是，名义上军权虽似统一，实际上是表面拥护暗中摩擦，距离蒋先生心目中之真正的统一，尚远，尚远！

白崇禧曾批评蒋先生的军权统一是造成中央军清一色的别名，那是特别困难的，假定他在军事上的措施，允许杂牌军的存在，也就是新闻界常说的混一色，那他早就成功了，也不至连续内战多年，把国力消耗殆尽。

（二）

正如周恩来所说，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为张学良始料所不及。张之所以敢送蒋先生回京，有两项心理基础。一是他与蒋先生之关系，他自己认为情同父子——蒋先生亦曾向东北军将领宣布："领袖即是你们的父母。"前已言之。二是在西安经过张、杨、周（恩来）、宋（美龄、子文）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达成的协议中有"西北各省军政由

张、杨负责”一项，并经蒋做了口头上的承诺和人格上的保证。张有此两项心理上的屏障，便召集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刘多荃等开会，宣布他的决定说：“我要亲自陪送委员长回南京，向中央请罪，以便恢复委员长的威信。抗日的问题，等我回来后再同你们商量。”可见张学良之送蒋，并没有打算不回西安。二十六日晨，蒋自洛阳飞南京，张也亲送。张在南京有被迫做请罪表示，不料竟军法会审，开庭时，要摘下张之佩剑，张知事已变卦，乃大骂不守信用的政府，说：“剩我张学良一人也要革命。”（自己把自己造成阶下囚，夫复何言？）

于是，南京方面对张学良经过“会审”“特赦”“管束”的三幕戏剧化的表演，便将东北军的领袖“严加管束”，也就是软禁起来。而对于在西安方面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方面进行政治分化，一方面加以军事威胁。

蒋先生到西安开军事会议，说是对共军展开大围剿，骨子里实是消灭杂牌军队，前已言之。而今在西安的两支军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领导者，发动西安事变劫持了领袖，虽说和平解决，但秉持“兵不厌诈”的军事古训，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用国法和军纪解决这两支军队，实是顺理成章的事。何柱国说：

> 一月五日，东北军、西北军八名高级将领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联名发出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揭露他们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
> 为了抵御蒋介石的军事进逼，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的高级领导人，在杨虎城主持下，共商作战纲领，并由我参谋团拟定如下：
>
> 联军为拥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起见，在不得已时，决以一部钳制西线胡（宗南）、关（麟徵）、毛（炳文）、曾（万钟）、李（家钰）、万（耀煌）各敌。集中主力首先消灭东线由潼关西进之敌，停止其进攻，巩固西北，开展时局。其作战纲领：
>
> （一）东线一带：（1）在渭南之赤水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成

七道强固防线，配置六师兵力，巩固正面。（2）集中步兵三师以上及骑兵两师于渭北地区，准备从渭北实施坚决的突击，歼灭该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之背水阵上。为此目的，另调杨部一旅，配合渭北各县民团，配置在孝义镇、龙阳镇、蒲城之线，坚守围寨，以抗击并迟滞该敌及冯钦哉（西安事变后叛杨投蒋）师行动，以便主力突击。（3）在蓝田、商县之间，由杨部两旅及陈先瑞部，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李（默庵）纵队前进，以掩护红军主力得余裕时间转向渭南方面，突击该敌。（4）红军行动目前宜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准备能以三天行程，经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①或参加渭北决战；②或经蓝田突击李默庵，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

（二）西线：（1）以王以哲、于学忠两军从胡、关、毛、曾诸敌之东西两侧，红军一小部从胡敌后尾，积极监视钳制之；（2）以杨部一旅、骑炮一团在凤翔、宝鸡、陇县地域监视汉中之敌。

（三）北线：以孙（蔚如）师一旅警戒洛川、三原线，红军一部对瓦窑堡、清涧线警戒，一部集中富县，准备必要时向韩、澄游击，吸引冯部。

（四）以咸阳、平凉线为后方。沈克师维持交通，并实行粮食资财的统制。西安多余物资，必要时向咸阳、邠（彬）县输送。

三方面联军从一月五日到十二日，进行军事准备。东北军缪澂流的五十七军、霍守义的一一二师、刘多荃的一〇五师在渭南一带布防；刘桂五的骑兵第六师（原师长白凤翔事变后调“总部”）、檀自新的骑兵第十师分别在高陵、蒲城一带布防。十七路军主力，除少数留守西安外，其余大部分集中在渭北各县，在三原县城设立渭北警备司令部，以赵寿山为警备司令，红军主力迅速从陕北、甘肃开到关中地区。一月七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等红军将领率红军两万余人抵达三原、富平一带。红十五军团从甘肃开到咸阳。咸阳是我骑兵军的驻地，周恩来邀我乘车同往咸阳迎接红军，并向部队介绍西安事变经过以及和平谈判的情况，分析了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后的形势。周指示部队星夜兼程向商县、洛南一带进军，与陕南红七十四师陈先瑞部一起，威胁由潼关西进的中央军的侧背。我也指示我骑兵军参谋长安俊才协助红军办理进军准备。安俊才并与徐海东合影留念。

这是在西安方面，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组成“西北抗日联

军”，来迎战中央军。意思是中央军假如进攻，不惜“内战”。同时，国内外的舆论也一致反对内战。蒋先生本来要军事解决西安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贸然进攻西安”。

（三）

蒋先生看军事解决西安问题行不通，于是改用政治手段解决。何柱国说：

> 一月九日，蒋介石派东北籍亲蒋的吴瀚涛、王化一，拿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到西安来。蒋介石企图以接受改编后，给以种种优厚待遇为诱饵，要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罢兵听命。张学良则在信中嘱咐，东北军和西北军团结一致，不要造成局势的破裂，给人以可乘之机，拆散我们。并让吴、王两人给东北军将领带来口信说：“我能否回陕，全在大家能否团结一致。”当时我们一致表示要听从张副司令的嘱咐。不久，西安方面就决定派代表与南京方面重开谈判。
>
> 我和王以哲、高崇民、董英斌等，商请杨虎城派前“总部”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前往南京面见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并探望张副司令。米于一月十三日到京，正值张学良被转移到奉化，他也跟着一同去了。一月十五日，米春霖返陕。带来了何应钦对和平谈判的甲、乙两项方案和他的亲笔信。还有张学良给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文武官员的亲笔信。
>
> 南京提出的两项方案如下：
>
> 一、甲案
>
> （一）东北军调驻甘肃及陕西邠州以西地区。
>
> （二）十七路军调驻泾河、渭河以北地区。陕西省政府主席，由十七路军方面的人选充任。
>
> （三）红军仍驻陕北原地。
>
> （四）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线上驻十二个团兵力。
>
> 二、乙案
>
> （一）东北军全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安徽省主席由东北军方面的人选充任。
>
> （二）十七路军调驻甘肃省。

（三）红军仍驻陕北。

（四）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

何应钦在信中劝东北军接受乙案。

张学良在信中说："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决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两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杨虎城收到张学良的来信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商讨。并于一月十六日派李志刚（杨虎城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和鲍文樾为代表去南京，十七日转奉化，向蒋交涉。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要求释放张学良；二是要中央军撤出潼关。蒋不但不放张学良回去，反而说张自己不愿回去，要跟着他"读书、学习、修养"。至于撤军问题，蒋仍坚持"西安必须照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择一执行"。于是，鲍文樾气愤地单独先回到西安，在绥靖公署里向大家汇报了见蒋的情况。听者无不气愤填膺。此次奉化之行，鲍还见到了张学良，张对他说："只要西安能撑住，我是能回来的。"

鲍文樾所说的"张对他说：'只要西安能撑住，我是能回来的'"这句，考之张学良反对内战的态度，是不会说这样的话，鲍如此说颇有煽动之嫌。例如在"双十二"发动"事变"时，何柱国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解。何说：

午夜二时，当白凤翔、刘桂五等出发去临潼后，东北、西北两军的高级将领于学忠、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董英斌和我等，随张、杨在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厅内等候稍息。张学良在室内来回走动，神情紧张不安。当接到刘多荃从临潼来的电话，得知蒋介石已逃离五间厅，正在搜索时，张学良郑重地对大家说："若找到了委员长，能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一定拥护他，并亲自向他请罪，维护他的威信；如果找不到他，真的逃了，势必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那就割下我的头来，请虎城兄送往南京，了此公案！"当白凤翔来电话说，在山上还没有找到蒋介石，张学良焦躁地向白凤翔下令说："如果到九点还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的头送来！"

以张学良这样反对内战的态度，他会煽动着叫“只要西安能撑住”的话吗？但是，经过鲍的煽动报告，在少壮派中起了影响。何柱国说：

> 第二天，王以哲病中在家里邀集我和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高崇民、米春霖和几个“少壮派”青年军官开了一个会。王以哲的意思是：先要求和平解决西安问题，然后争取张副司令回来。我们老一辈将领们都同意他的意见。由此，我们与主战的“少壮派”青年军官之间出现了矛盾。
>
> 一月二十日，李志刚从南京飞回西安，带来了蒋介石给杨虎城的信。杨虎城立即召集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军政人员开会。在会上宣读了蒋介石的信，然后由李志刚报告再次见蒋经过。蒋介石在信中对杨虎城又威胁又拉拢，说东北军即拨给杨管辖，要把东北军分开驻防。并且许愿说，“有何具体困难，我尽量给你解决，必要时可再派李志刚来谈”。到会的人听了以后，纷纷责骂蒋介石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说他是想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不能上当！
>
> 一月二十一日，杨虎城又召集东北、西北两方面负责人开会，周恩来也被邀请参加。会上分析了形势，决定派李志刚再去南京、溪口同蒋会谈：一要张学良回来；二要阻止潼关顾祝同部（中央军）西进；三要看蒋是否有所转变。当天，李志刚就衔命到南京转奉化见蒋。这次会谈仍无结果，在蒋的允许下，李到雪窦寺见了张学良。他将西安坚决要求张回去以及蒋的答复告诉了张。张感慨地说：“他是不会让我回去的。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想，除非在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在，这两个条件下，东北军还须我去发挥作用时，才有可能出去。”
>
> 一月二十五日，李志刚飞返西安后，杨虎城又立即召开会议，听取李志刚第二次见蒋情况的汇报。大家听说蒋介石还是不放张学良回来，更加激愤，议论纷纷。

又经过杨虎城所派代表李志刚往返二次见蒋，所得结论，仍然和第一次一样，对西安的要求完全没有接受。所谓“要张学良回来”，蒋仍然说是张学良不愿回去。所谓“要阻止潼关顾祝同部西进”，蒋亦未允许。所谓“要看蒋是否有所转变？”答案是没有转变。李志刚转达张学良的话：“除非在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在，这两个条件下，东北军还须我去发挥作用时，才有可能出去。”到这个时候，张学良还说“东北军还

在”的话，语气并不确定，是他早知道蒋要消灭“东北军”的啊！李志刚这样报告之后，当然会引起群情激愤的反应。何柱国说：

> 这时顾祝同已进驻潼关，所率大军已通过赤水逼近渭南，对西安形成包围之势。南京又电告西安，嘱派代表到潼关去见顾祝同，商谈解决事变后的具体方案。西安方面由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董英斌和我开会决议：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到潼关与顾商谈；杨虎城又派他的私人代表李志刚前去协助。西安方面的主要意见是，在张副司令回来以前，中央军不能进驻潼关。顾祝同的条件是：一、西安方面的二华防线，立即撤除；二、中央军开驻西安，由潼关至西安一线中央军要进驻十二个团；三、十七路军移驻渭河以北的三原、蒲城地区；四、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至兰州一线；五、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定。（与前甲案大致相同）因双方条件距离较大，没有结果。
>
> 一月二十八日，双方又开谈判。双方一致同意使用和平方式解决、不用武力的原则。至于具体问题，另由双方参谋人员在和平的基础上商定。西安方面指派我，顾祝同指派他的参谋长赵启，双方用专线电话商谈。我和顾祝同、赵启，虽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但为了留有回旋余地，我并不直接同他们通话，而由谈判的代表米春霖、李志刚等将意见转达给我。我根据电话纪录，同三方面代表商议，并请示杨虎城后作出决定。这次电话会议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所商谈的，只限于军事问题，是在甲案的基础上谈的。根据甲案，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还是集结在一起的。谈判结果，决定采用甲案。中央军进驻潼关、西安；驻军由十二个团减为三个团。对于划分部队驻地、移驻时间、军费、指挥系统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二十余条款（内容记不清了）。西北抗日联军的撤军命令，正待发布各军的时候，西安内部在“和”“战”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谈判便中断了。

这样，前方在潼关和顾祝同商谈，后方在“和”和“战”的问题上，一直游移不定，老一辈的将领比较持重，偏向和平解决，“少壮派”则主张“战”，以战争为手段，救回张副司令。于是，在“和”和“战”的问题上，发生了绝大的对立，前方的商谈自然就无法进行了。

（四）

西安方面和中央军的“谈判中断”，是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大问题、大分裂，“少壮派”竟然杀了张学良的“心腹大将”王以哲，所谓“东北军祸起萧墙”的悲剧就上演了。何柱国说：

从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西北方面的东北军、西北军内，在营救张副司令的问题上产生了主和与主战的严重对立。“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等，喊出了“打出潼关去，救回副司令”的口号，主张武力解决，不惜一战。老一辈的将领们，如我和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高崇民等，认为先和平解决西安的问题，后救副司令。我们认为如果再动干戈，势必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从而断送了西安事变的成果和东北军的前途，我和王以哲等同“少壮派”军官们争论多次，企图说服他们；说服不成，便加以斥责。结果他们不但不服，反而散布出“王、何投降中央，受贿若干万元”“王以哲有野心”“何柱国想当主席”（后来的乙案中有东北军派人任安徽省主席一条）等诬蔑不实之词。

一月二十九日，东北军在“少壮派”的提议下，在渭南东郊张家堡，召开了有团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于学忠在甘肃没有来参加，王以哲养病在家，我和董英斌参加了会议。我根据杨虎城主任的意见，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主张，提出了我主和的意见：为副司令着想，为东北军团体设想，为团结抗日着想，都应该和平解决，不应打仗。“少壮派”坚决反对。在这次会议上，对和战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后，“少壮派”去找中共代表团，要求红军出兵打仗，救回副司令。中共代表团向他们解释说：打仗对营救张先生不利，所以红军方面不主张打仗，一打起来，容易造成混乱局面。只要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紧密团结在一起，张先生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结果他们不服，又去找杨虎城主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情况越来越紧急了。

张学良临走时指定于学忠为东北军最高负责人，所以，为解决和战问题，我们只好派飞机把他从兰州接来。一月三十一日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周恩来和我五人代表三个方面，在西安粉巷二十八号王以哲家中开最高会议，决定和战大计。开会时，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双方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杨虎城说：“孝侯是副司令临走时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现在就请孝侯兄发表意见。”于学忠说：“我刚到，不太了解情况。听说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和，有的主战，意见不一致。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不应该打仗，打仗能够把副司令打回来

吗？再说目前军事形势，我们不能只顾东面潼关的中央军，西面呢，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到了宝鸡，正向凤翔推于学忠说完后，杨虎城问我和王以哲的意见，我们都表示同意于的意见。这样，我们东北军的负责人都是一致主和的了。杨虎城说："为了大局，大家一致主张不应打仗。我也同意大家主和的意见。"最后周说："我们原来的主张是主和的，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赞同。不过请你们要注意，要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会发生问题的。"会议就这样决定下来了。会后，杨虎城再派代表去潼关继续谈判。

于学忠说完后，杨虎城问我和王以哲的意见，我们都表示同意于的意见。这样，我们东北军的负责人都是一致主和的了。杨虎城说："为了大局，大家一致主张不应打仗。我也同意大家主和的意见。"最后周说："我们原来的主张是主和的，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赞同。不过请你们要注意，要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会发生问题的。"会议就这样决定下来了。会后，杨虎城再派代表去潼关继续谈判。

五人最高会议主和的决定，出乎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的意料，因此矛盾就更加激化起来。主战的"少壮派"不顾大局，一面逼着杨主任下全线打仗的攻击令，一面威胁周恩来代表出兵。加之有些政治掮客和野心家们（山西的张慕陶曾两次到我家中游说，主张打一仗再和，被我驳走了。）从中煽动，形势就更加复杂危急。

二月一日，街上出现了"除奸"的标语。"打倒出卖张副司令的何柱国"的大标语，也出现在我住宅对面的长墙上。当时，我还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是一张要杀的人的黑名单，列有何柱国、王以哲、孙蔚如等多人。我的前参谋处长何镜华，虽然站在"少壮派"的立场上反对主和，但是却不同意采取这种恶毒的残杀手段来制造分裂。因此他冒着风险，及时把有人要枪杀我和王以哲的消息透露给我。我感到情况太严重了，就赶紧去找正在家养病的王以哲，告诉他说："他们要造反了，怎么办？咱们还是到杨主任那里去暂避一下吧！"他说："新城里也有'少壮派'，就是到他家里，也不一定没有危险！"我说："不论情况如何，到他那里总有个商量解决的余地！"我一再邀他同去。他那时病情很重，加以对"少壮派"的估计不足，认为他们不过是闹闹而已，是不会动刀动枪的，因此，不肯和我同去。

午后，我回到新城，想到形势的激化，不只关系到我个人的安危，而且还关系到大局和中共代表团的安危，于是我派我的副官于贯宜，接周恩来代表到新城来。我又打电话请王以哲来，他说什么都不肯来。这时周恩来、于学忠和孙蔚如，先后来到了新城。

当时我家中只有参谋刘士玲，副官谢佩凤、李喜成、李郁棻等人和二十余名警卫。我内人贾成敬，因患严重的心脏病，早已携沈忠、榆忠两儿去汉口就医。二月一日傍晚，我带着副官于贯宜，携带行李，住到杨虎城主任的公馆里。我向杨谈了情况，交换了意见，他也认为局势非常危急，但又感到难以控制，十分焦急。

二月二日上午，我得到了“少壮派”孙铭九等派人杀害王以哲、徐方等人的消息，大为震惊。杨主任也得知此事。我问他怎么办？他只是“唉”了一声，说不出什么。随即我们和周恩来代表商量对策，以防止事态的继续扩大。

孙铭九等在杀害王以哲的同时，还派兵包围了我的住所。幸亏我已避往杨虎城公馆，使他们扑了空。他们缴了我家中卫士们的枪，关禁了我家里的工作人员，而后就跑到新城来抓我。我和他们在一个小会客室里会面，向他们说明主和的理由及其利害关系。他们大吵大闹，秩序极乱。我也气愤已极，不知打了谁两个耳光。他们说：“这是杨主任的公馆，咱们是东北军，应该到外面去开会。”几个人上来架我，我说：“好，咱们走！为了抗日嘛，死了也不算什么！”正在这时，杨主任来了，挡住了他们。他气得拍着胸脯喊道：“我这里不许抓人，把他留下！你们这是干什么？谁叫你们这样胡干！”这时西北军的将领李振西等人相继到来，孙铭九等看到情势不利，只好退了出去。事后我才知道，事前杨主任为了防止不测，提示他的卫队，凡是进杨宅的人，一概不许带枪。不然王以哲被杀，我岂能独存！事后我亲自书写“再生之德”四字，做了一个银盾，送给杨虎城主任，以纪其事，以志其德。

抓我的同时，又有几个青年军官，冲进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办公室，遭到周恩来的严词斥责。这些人自知无理，只得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心腹大将，参加过张学良与周副主席的会谈，在东北军内是一个有影响、有威信的重要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将士们的强烈愤慨。驻防在渭南前线的刘多荃、缪澂流得讯后，准备调转枪口向西安进军，要杀孙铭九一伙，给王以哲祭灵。在混乱中，我听说六十七军的将士们，把杀害王以哲的卫队团连长于文俊，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刘多荃认为最先和红军接触的高福源，也参加了“二二”事件，便派人把他诱杀了。又听说愤激的将士们，还要杀掉孙铭九等。面对这种自相残杀、自毁股肱的纷乱局面，我们心急如焚。为避免东北军的进一步分裂，由周恩来代表出面，派刘鼎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几个肇事者送到三原红军地区，同时支持杨虎城用军事压力，迫使孙铭九的卫队团和“先

锋队”开往邠州，避免了事件的扩大。

在“二二”事件发生后的极端混乱中，周恩来代表率中共代表团成员，首先去王以哲家吊唁。杨虎城主任、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的将领以及西安的文武官员，也先后前往王以哲家中祭奠和慰问家属。二月四日，毛泽东和朱德发来唁电，对王以哲“力主和平，力求统一团结”而遭杀害，表示痛惜和哀悼。这对安定人心，扭转岌岌可危的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北军这样的混乱，正是蒋先生不放张学良回西安的“高明”处。他原来是要削弱或消灭东北军的，假如将张释放，不是又增加解决东北军的困难了吗？

（五）

东北军这样的“祸起萧墙”，再和中央军谈判时，已经不是和战的问题，而从前要求的条件，自然不被重视，也自然只有听从整编和调遣的摆布了。何柱国说：

西安事变中，东北军和西北军中，都有人叛离。“二二”事件发生后，骑兵军的骑十师师长檀自新与刘峙勾搭，并串通驻在武功的一〇六师师长沈克，联名通电叛张，同时还煽动我骑兵军参谋长安俊才撤离咸阳。檀自新于二月三日在蒲城叛变后，将西北军第三警备旅旅长孙友仁和民团司令韩世本以及杨虎城主任的母亲扣留在蒲城（蒲城系杨的老家）。

杨虎城得知他老母亲被扣，很是焦虑。他和我商量说：“听说檀这个人很坏。老母被困蒲城，时有危险。柱国，你有没有营救办法？”我想了想说：“我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大实和檀自新有旧交，可以先派他去看看情况。”杨表示同意。杨大实第一次去，檀不接受劝告。后来杨大实又和他几番周旋，并警告他，如不听劝告，在他周围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随时可以解决他。他看到形势不利，才答应杨大实将杨老太太接回西安。后来杨虎城派杨大实接任蒲城县长，处理纷乱之局。“少壮派”孙铭九等离开西安后，我军部参谋长安俊才和骑十师的张庆弟、张景奎两团长等，相继率部归来。

由于檀自新和沈克的叛张，十七路军警备一旅旅长王俊投向胡宗南，警备二旅的沈玺团、唐得盈团叛变投蒋。再加上东北军的前线部队，为给

王以哲报仇，擅自撤离渭南，使中央军得以乘虚而入，占领了渭南。这就更增了对西安的压力，使西安方面失去了在谈判中的有利条件。这样一来，摆在东北军、西北军面前的已经不是主战主和的问题，而是连比较有利的方案，也难以实行了。

从前东北军就受中央的渗透和分化。如今，东北军的少帅已被中央软禁，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更易渗透和分化。以上所举叛张的人，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背景下，纷纷自谋出路。

到二月四日，东北军和西北军各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领衔发表“和平宣言”，其实，就是“投降宣言”。投降后，透过“整编会议”，把赫赫有名的东北军取消，使它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何柱国曾把这一幕悲剧，很冷静地叙述，没有一句伤感哀痛的话，而伤感哀痛自在其中。他说：

“二二”事件平息后，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在谈判中达成协议。二月四日，东北军、西北军各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领衔发表了“和平宣言”，向全国人民申述西安事变的经过，说明事变的目的，在于“内求和平，外求抗战”。表示“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惜一切之牺牲”。

按照和谈协议，从二月四日起，东北军撤向渭河北岸的大荔、蒲城一带，十七路军撤到三原、泾阳、耀县等地。

二月八日，中央军派宋希濂三十六师先进西安接防。二月九日，“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进驻西安。

中共代表团撤离西安后，在西安设立了红军办事处，继续与南京政府商谈团结抗日的问题。

南京政府随即颁发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对东北军及十七路军进行整编。杨虎城主任着手进行十七路军的改编工作。我代表东北军与顾祝同商讨善后，力争东北军不被拆散，留在西北。开始时，决定按照先前提出的甲案进行，东北军移驻西兰公路陕甘边区，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公署主任，于学忠仍为甘肃省主席。但东北军有些将领不同意这样调动，他们不愿再留驻西北，要求调出潼关。于是，我和于学忠多次往返于西安与南京之间，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的要求，最后得到蒋的批准，调于学忠为江

苏绥靖公署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我为“西安行营”副主任，仍兼骑兵军军长，部队驻陕西邠州；五十一军军长，由于学忠兼任，调驻江苏淮阴。六十七军由吴克仁继王以哲任军长，调驻安徽阜阳。刘多荃的一〇五师，改编为四十九军，调河南省南阳附近。这些调动基本上是按照以前提出的乙案进行的。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旬，在开封举行了整编东北军的会议。由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负责召集，顾祝同主持会议。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于学忠、万福麟、刘多荃、缪澂流、吴克仁、董英斌和我都参加了。在这次整编会议上，一些具体工作是由我负责做的。会议结果，东北军除我的骑兵军外一律调离西北，到上列防地进行整训。所谓的整编会议就此结束。没有多久，东北军除我的骑兵军外，全部陆续东调。临行之前，发表了《东北军移防致西北同胞告别词》（略），向西北同胞依依惜别。从此，东北军也就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了。

回想东北军之创立，张作霖自清末编为统领，屡迁陆军二十四镇统制。民国初年，以陆军二十七师师长，代理奉天军务督理，兼署省长，升为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兼领热河、察哈尔、绥远，东北边防督办、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任安国军总司令，称大元帅，进掌北方政权，对外代表中国政府。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国民革命军进抵河北，张作霖乘军返辽，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迨张学良接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统率东北军之后，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东北易帜，完成国民革命统一中国。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挥军进关，结束了“中原大战”，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负责黄河以北各省市的大权。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后，又替蒋委员长挡住国人对“不抵抗主义”的攻讦。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十二日，又发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兵谏”。如此显赫的一支军队，到张送蒋返京被幽禁之后，正如何柱国所说的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被分割编遣，从此把东北军送上了历史。在东北军的立场上说“不能保持它光荣的历史，岂不可哀？”在中央方面来说，虽付了很大的代价，总算把它统一了。

（六）

关于东北军成为历史名词的实施经过，是如此的：

第一是调虎离山。西安事变时，东北军的部队，除五十三军率三个师，驻河北保定附近，炮六旅驻洛阳，炮八旅驻武汉外，其余的军队都集中在陕西关中和甘肃平凉、兰州地区。东北军本身既成一个整体，又与第十七路军和红军连成一片，而蒋先生最担心的是东北军依靠红军，他认为这对他有更大的危险。因此，首先提出必须将东北军调出西北，即为实行“分而灭之”的目的。

第二是西安事变后，将东北军整编为五个军，骑兵军仍旧。东北军原来每军辖三四个师不等，在陕甘共十四个师，除一〇五师八个团，其余每师三个团，统计步兵共四十七个团。调出西北后，东北军即改编为每军两个师，每师两旅四团，共八个团，则较原来的十二个团削减三分之一。

东北军各军被整编的具体情况及结局，是这样的：

①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原辖第一〇七师、一一七师、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共四个师。西安事变后，于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三月初，开到安徽亳州、蒙城、涡阳一带地区，改编情形如下：

军长吴克仁、副军长贺奎、参谋长吴桐岗。下分为两个师：一〇七师和一〇八师。一〇七师系由原一〇七师和一一七师合编的，师长金奎璧、副师长姜保德、参谋长邓玉琢。下属三一九和三二一两个旅，由吴骞和朱芝荣分任旅长。一〇八师系由原一〇八师和一一五师合编的，师长张文清、副师长唐振海、参谋长梁同淇，下属三二二和三二四两个旅，由夏树勋、刘启文分任旅长。（这个改编，仍然保持东北军原有的历史系统，不过仅仅是把各师改编为旅罢了，把每师三个团，改编为两

个团，同时扩大了团的编制，补足了缺额。）抗战初期，在上海战役中，军长吴克仁在战场上牺牲。所辖一〇七师全部损失，师长金奎璧撤职，回到重庆后病死。一〇八师师长张文清编入第二十五军后，升任该军军长。于是六十七军的番号便被取消。

②第五十一军原系吴佩孚的旧部，有两个师，由于学忠率领投入东北军，到东北军后又增加一个师，编为三个师的军。开始番号为东北军边防第一军，驻防山海关一带地区，后改为五十一军的番号。军长于学忠，颇为张学良所信任。西安事变后，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三月初，该军开到苏北的宿迁、睢宁一带地区时，所辖一一三师、一一〇师、一一四师和一一八师。到防不久，改编为一一三（师长牟中珩）和一一四（师长周毓英）两个师，师辖两旅四团。抗日战争时期，挺进到山东地区与敌伪作战。于学忠任鲁苏战区总司令，牟中珩继任五十一军军长。转战数年，损失殆尽。到了战争末期，退出山东，开到皖北，虽加整顿，但战力已弱。于学忠也终于辞去总司令的职务。调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到国共内战时期，蒋又命五十一军参加战争，到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在枣庄“投共”，最后的军长为周毓英。

③第五十七军，在西安事变后，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三月初，开向河南周口、淮阳、太康一带地区时，辖一〇九师、一一一师、一一二师和一二〇师。到防地后，改编为两旅四团制的师，即一一一师和一一二师。抗日战争时期，挺进山东，归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指挥。到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秋，该军军长缪澂流辞职。缪改投奔胡宗南，被任为游干班主任，而五十七军遂即撤销。两个师受鲁苏总部直接指挥。后来，第一一一师的主力由师长常恩多和旅长万毅率领“投共”。到抗日战争末期，一一一师的残部和一一二师又合编为第十二军，军长为霍守义，到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夏季，在兖州放下武器，向共军投降。

④第四十九军原辖一〇五师的第一、二、三旅（每旅三团）及直属部队。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三月初开到南阳附近，即改编为第一〇五和第一〇九两个师，师长是高鹏云、赵毅，每师两旅四团。抗日战争时期，第一〇九全师损失，番号取消，该军另编入蒋军嫡系的一个师。到国共内战时期，该军开到东北，全军的干部如军长、师长、团长以上军官重新调整，多换为中央嫡系的军官。该军最后的军长为王铁汉，一〇五师最后的师长为于泽霖。

⑤第五十三军原辖一一六师、一一九师、一三〇师。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六月间，在河北省保定附近地区，改编为一一六和一三〇两个师，师长是周福成、朱鸿勋，师属两旅四团。抗日战争时期，转战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云南及印、缅等地，损失甚重，没有什么补充，实力甚弱。国共内战末期，沈阳战役时，在沈阳放下武器。最后的军长是周福成，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

⑥骑兵军原辖骑三师、骑四师、骑六师、骑十师，开始还有骑七师门炳岳部。西安事变时，骑四师随五十三军驻保定，骑十师师长檀自新率两个团，投奔中央。抗日战争时期，骑兵损失过大，尤其没有马匹补充，最后存骑三师和一个步兵旅。抗日战争结束时，骑三师被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改编，骑兵军遂告结束。最后的军长是徐梁。

蒋公曾令东北军各军遴派代表一人到奉化溪口来见张学良。蒋公的意思是要张学良亲自说服东北军，要东北军安心服从编遣，也要东北军死了心。

东北军代表：唐君尧（一〇五师旅长）、李振唐（五一军一一三师师长）、周辅成（五三军一二九师师长）、霍守义（五七军一〇九师师长）、吴克仁（六七军军长）、张守经（骑兵军骑二师师长）等六人。他们分别与张晤谈。张学良说：

我原是只求问心无愧，个人如何，是用不着计较的。你要知道，凡是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东北军也绝不是我张某一人的，你可能还记得我于民国二十二年由上海出国的时候，曾经给团长以上军官每个人一封信，那封信是怎样向你们说的？你这次回去必须告诉刘师长（指刘多荃），将来东北军就是一连甚至一排的被分别调到任何地方去作战，都要接受上级的指挥，这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军人。

张学良因为一步错（到南京）已被幽囚，他希望所有与他父子共患难几十年的东北军人，有一个安身之处，不要被消灭——能存在才是真理。张学良这一段谈话的言外之意，令人感到：他有一种爱护东北军人、一种悲天悯人和无可奈何的复杂感觉。他说话时没有愁眉苦脸，而比愁眉苦脸更痛苦，没有叹息而比叹息更哀感。

东北军已经确切感到今非昔比了，都服从了中央的分割编遣。

一四、蒋先生为什么不释放张学良？——舆论界的翻案风为何吹到他的头上？

（一）

张学良送蒋先生回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到达洛阳，蒋先生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并经祝绍周和戴笠取得了联系，是叫戴笠在南京布置好，等张学良一下飞机，就软禁起来，完全把在西安机场上说的话忘记了。他当时在西安机场上匆匆对张、杨及各将领说了几句话："你们这次事情做得很冒失的，幸好觉悟尚早，一切主张既经考虑接受，过去的也就不必再说了。今后各自安心训练部队就是。"这几句话，后来经陈布雷之手变成了"对张、杨的训话"。蒋先生叫祝绍周联系戴笠的话，详情见诸戴笠的布置。张严佛说：

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担任书记长。十二月二十四日，戴笠从西安回南京来了。晚上九时，戴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找我和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去，他非常高兴，一边笑，一边很严肃

地对我们说："张学良将于明天（二十五日）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他又说："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个人来，要机灵可靠的，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二十五日下午五时，消息证实，蒋介石已经由西安到达洛阳，住在洛阳西工第一军分校，因天晚，改于二十六日回南京。张学良同蒋介石一起到洛阳的消息，经蒋介石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并经祝绍周来电和戴笠取得了联系，严密封锁了消息。晚间，戴笠又找我同刘乙光去，他说："委员长决定明日先到，飞机在明故宫飞机场降落。十分钟后，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你们都到飞机场去照料，宪兵方面，乙光去和他们联络好，派一排人到飞机场警戒就行了。委员长离开飞机场后，除了宪兵和特务队，任何人都不准在机场逗留。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和宋部长的汽车直开宋公馆，乙光带便衣警卫坐警卫汽车跟在后面。"

二十六日下午三时，蒋介石飞抵明故宫机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何应钦等簇拥而去，只有戴和我们少数人还留在机场。宪兵特务重新布置了警戒，十分钟后另一架飞机到了，张学良下了飞机，即由戴、宋两人陪着上汽车开走了。我到飞机场去是对张学良执行扣押任务的，自觉不同他打照面最好，于是混在宪兵特务人群里，没有同他见面。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到达南京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此后，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军统局一直派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没有换过第二个人。刘原先是戴笠指派的，由于他长年累月执行看管，毫不放松，并且把张学良的思想、生活以至片言只字点滴不漏地经常向军统局和蒋介石作详尽汇报，从而得到了军统局和蒋介石对他的绝对信任。一九四六年戴笠毙命之后，就由蒋介石直接指定刘乙光继续看管下去，不准换别人。一九四〇年，刘乙光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除了几十名便衣特务，还有一连宪兵归刘乙光指挥，特务担任内层看守，宪兵负责外围警戒。张学良所在地划为禁区，与外界隔绝，不准老百姓接近和通过。入夜，张学良的房子周围，通宵不离宪兵岗哨和便衣特务来回巡逻，窥伺室内动静。

根据张严佛的叙述，蒋先生之幽禁张学良，当飞机安全飞到洛阳时，即已决定。其他枝枝节节的经过，都系作戏，都系表演性质而已。

（二）

接着，军事委员会遵照蒋先生的意旨，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公推李烈钧为审判长，经李提议以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李又要求国民政府及军委会暂调军法官与书记官各二人参加。审判时，李烈钧说：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学良答："我不知道。"

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么胆敢出此？"

学良态度从容，答语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答："很好，请给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吗？"

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我说："是的。"

学良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没等学良讲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朱、鹿两审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

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张学良说：“你是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勿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谳。我将审判经过，分别呈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鉴核。蒋嗣即呈请国民政府给张学良以特赦，张学良判处之罪刑，免予执行。

该文的“备考”，是该文整理人李希泌写的“后记”。他说：

抗战期间，李烈钧曾到昆明，住安宁温泉我家里养病。他在精神较好时和我谈过他在西安事变时充当最高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经过。他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谋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他问心无愧，有什么畏惧呢？当审讯张汉卿时，张问我在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谏止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何罪之有？他几乎把我问倒了。我无可奈何，只得不让他再讲下去。当时，国民党中央很多要人如冯焕章等都是同情张汉卿的，主张赦免对他的处分，释放他。蒋在西安回南京前，可能表示过保证张送他回南京后的安全。军法会审判处张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是准备把好人让蒋介石来做。不料蒋以怨报德，表面上特赦了张，实际上把张终生禁锢。”

李烈钧这一段回忆，颇有惋惜后悔之意，他不应该有“准备把好人让蒋介石来做”的想法。

傅斯年在密函里曾谈到审张的情形，说张受审时确有强烈表现。傅说：

张作一个政治演说，大骂南京政府及蒋先生左右，自何（应钦）至政学系、银行家等等，谓蒋好而南京太坏，彼如在一日，必拥护蒋，亦必打倒南京政府云云，此演说把审判长大大地感动了。事为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所谓管束有三端，即居处、见客、通信皆不得自由也。

从傅斯年密函里所说的“西安事变”，是他当时所听得的确实消息，

致函蒋梦麟、胡适、周炳琳的话，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自由派学者的看法。

（三）

李烈钧对审判张学良的回忆，比较简略，其中有一段问答，是张学良对国民政府要员的批评，亦颇有建议的意思。这段对话是这样的：

审判长……续问："你为什么把中央许多大员都拘禁起来，这还不是叛乱吗？"张大笑，答："他们身为大员，平日穷奢极欲，不知爱国，蒋委员长就误在他们身上。除了蒋百里先生未作官我是敬佩的以外，那一个是有牺牲精神的。譬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安拘留，不过几天，还是调戏万耀煌的娘姨，可谓老而好淫。又如平日口出大言的陈×，领袖遇难，又不营救，又不殉节，竟进入厕所阴沟内，把他拉出来，满头满身，都是屎泥，这也配得上谈抗日救国吗？还有……"李烈钧听他骂到"陈×"，愈来愈不像样，只有停止其发言。稍息，当庭宣判，并退庭。

张学良对中央要员的批评，颇为中肯，他们以及他们的领袖，还不该警惕吗？蒋百里曾说："一个人总容易为历史所支配，尤其容易为自己成功的历史所支配，蒋是以黄埔建军得到北伐成功的，假使他用黄埔生用到超过了他们的能力，我便很为他担心！"可惜，蒋百里不当面向蒋介石建议，只私下议论有什么用呢？

张学良为抗日发动西安事变，而真正抗日战争打了八年，以迄胜利。他始终不能上战场指挥作战，以报"国恨家仇"，这可以说是他最痛心的事。

为什么不能上战场呢？是他被"管束"。"管束"，其实就是"幽禁"。

"管束"的情形如何？正如傅斯年所解释，居处、见客、通信皆不自

由。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到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军统局一直派刘乙光（原军统局特务队队长）看管张学良，没有换过第二个人。刘原先是戴笠指派的，由于他长年累月执行看管，毫不放松，并且把张学良的思想、生活以至片言只字点滴不漏地经常向军统局和蒋介石作详尽汇报，从而得到了军统局和蒋介石对他的绝对信任。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刘乙光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除了几十名便衣特务，还有一连宪兵归他指挥，特务担任内层看守，宪兵负责外围警戒。张学良所在地划为禁区，与外界隔绝，不准老百姓接近和通过。入夜，张学良的房子周围，通宵不离宪兵岗哨和便衣特务来回巡逻，窥伺室内动静。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十二月三十日，张治中到新竹井上温泉看张学良。张学良托他向蒋同时向宋美龄提两点要求：

第一点，他希望能够恢复自由。并说恢复自由后，哪里也不去，蒋住哪里，他就住在哪里。他除恢复自由以外，没有任何请求。

第二点，要求刘乙光搬出他的房子，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清静。

张治中回南京后，向蒋提出张学良的两点请求，蒋只哼了几声。他去找宋美龄，把张学良的请求向她说了一遍。宋当时第一句就叹息着说："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然后接着说："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后来，刘乙光到南京，晋谒蒋先生后，告诉张严佛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这就证实了"见客"的"不自由"。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春，蒋先生引退，李宗仁代总统后，曾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及所有"政治犯"。蒋先生坚决不同意，命令军统

拒绝释放。

由这些有关的人之叙述看来，蒋先生对“管束”张学良一点也不放松。这事，尤其是坚持不释放的事，引起的批评很多。自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一月核定审判起，一直到现在（一九八八），已经五十一年了，批评还是不断。但这些批评，都围绕在张学良“送蒋回京”之前，有对张的承诺，后来竟未兑现，批评的话虽绕了很多圈子，骨子里还是在于失信，又有隐隐藏藏说些孙中山先生度量大，唐太宗胸襟开阔，影射之意，自然甚明。

其实，他们那么多批评的人，都没有说到关键地方。我试加解释如下：蒋先生一生在统一军权上下功夫，本来，这一次到西安围剿时，就是要拆散东北军的；接着，发生西安事变，对拆散东北军更是名正言顺了。蒋先生不释放张学良，是深恐他被释放之后，再把已拆散的东北军集拢来，是蒋最不愿见的现象。所以，就叫张学良委屈些了。

这是一幕紧迫追求军权统一之悲剧。

这也是蒋先生处心积虑取消杂牌军队最复杂、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四）

现在，谈张学良的问题，撇开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有人保证的问题不谈，只说经过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又经蒋先生呈请特赦，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一切经过，都是对的，都是依法行事的。

按道理说：军事委员会对张学良严加管束，是赦免十年有期徒刑后的处分。而“严加管束”的时间，再长也不能超过本刑的十年。如今，已是被“严加管束”五十余年了，这超过十年的四十余年部分，就是冤狱。

所以在一九八八年二三月间，舆论界的翻案风吹到张学良的头上，认为张学良的长期幽囚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应该设法补救。

就是张学良本人也曾对超过十年的幽囚，表示很大的不满。张严佛说：

> 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倾泻了；他谈到了十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幽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第二天早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里他自己作成的一首诗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写"张学良敬赠"。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张学良同我所谈的话，已经记不完全了，我现在把印象深一些的写出来。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说："老戴（戴笠）、老宋（宋子文）当初都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我相信老戴他们的话，不应该是骗我的。但十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张学良看作江洋大盗，唯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太过分了。"

正如张学良所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这是张学良的感受，他还没有说到特赦部分，如果将特赦部分说上，就更证明关押十年之后的再关押，是更非法的！非法的关押就是冤狱。有冤狱，就有人要求翻案，要求平反。

一时，这翻案风吹得很大，震惊了台湾的舆论界。于是，各报的新闻记者纷纷要求会见张学良。兹摘录各报报道如后：

其一

千方百计想见张学良一面的不速之客，已经搅得张将军阖府日夜不得安宁，为了保有自己一片宁静的生活空间，年近九十的张学良不得不出面，由他的侄女代为录下一封公开信，感谢各界的宠渥，表明自己看透俗事的心迹。

根据了解，张学良和亲人商量如何对外有所说明时，曾经一度考虑召开记者会，并安排他五弟的女儿张闾芝对外说明，但又恐怕外界提出许多她无法回答的问题，决定还是以口述笔录方式，发表一封公开信。

最近一周以来，位在北投大屯山下的张府受到各种不期而然来的骚扰，有的要请他去演讲，有的要摄制电视专辑，有的要邀他入党，有的要访问他，有的则要拜访他面致关切……凡此种种，已经使得张学良几乎无法出门，他原本如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也备受打扰，不知道这一切是要为他“争取自由”，还是要妨碍他的自由生活？

许是年事已高，又笃信基督，张学良个人对于世间各种名利恩怨，乃至历史往事，都不愿多谈，他认为目前的生活方式很好，想去哪、要吃什么、买什么都很自在，不惊动视听，也不引人注目，他认为这是他最好的安享晚年的方式。

在他的公开信中，他特别以两段《圣经》经文叙述他的心情，归纳这两段经文的涵义，主要是他已觉悟今是昨非，往昔浮华虚梦均已如过眼云烟，如今他每周聚会灵修，一心一意追求灵性的进升，以得上帝的称许，耶稣曾说：“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汉卿先生所享受的灵性境界，各方善意人士如能体会他的心境，当不会再以俗务相烦。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芝对她的大伯一直很关心，经常去看望他，由张闾芝来纪录这封信，表示她的大伯很好，生活平静自如，不无对外界有婉谢之意，这些日子以来每天守在张府四周，想要一探张将军生活实况的人，读了他亲笔签名的信，当可让他回复安宁吧！

其二

〔台北讯〕张学良将军昨天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声明他本人及其夫人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未受任何限制，亦不愿改变目前宁静的生活方式，期望各方善意人士勿再劳驾枉顾。

张学良将军昨天透过“中央通讯社”发表声明强调，自迁台之后，平时生活不外莳花、饲鱼、读书自得，不问外事。由于近来社会各方对他频表关怀，至为感激，但某些评论报导不无失实，为保持平静，不欲多言，但近日常有人造访，影响家居生活。因此，特口授他最近的状况与感想，由他的侄女张闾芝笔录，并亲自署名对外发表。

张将军原函全如下：

学良迁居来台以后，平时生活简单宁静，与内子莳花、饲鱼、读书，怡然自乐，深足自慰。多年前信奉耶稣基督，勤于灵修，颇有领悟，不问外事。近来社会各方对良频表关怀，至为感激，但评论报道，不无失实。良为保持一贯之平静，雅不欲有所多言，乃连日造访寒舍人士，络绎不绝，使良失去居家安宁，不得不作如下几点说明，以谢垂注：

一、本人与内子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并无受到任何限制，亦不愿改变目前宁静之生活方式。

二、良因年事已高，视听衰退，且往者已逝，故不愿接见宾客探视或接受访问，务恳各方善意人士勿再劳驾枉顾。

三、海内外团体对良邀请参加集会或作讲演，遵医嘱概予谢辞，函电亦恕不答复。

四、良目下心情，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所说的：“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十四节又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以上各点均系出自肺腑，敬请惠谅。

张学良

一九八八年三月廿五日

至此，张学良已年近九十，还谈什么翻案呢？从前那份“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之不平，经过岁月长期的磨洗，已不复存在。所以，才有这封公开信。风势很大的翻案风，对张学良来说，是已经停息了。但是舆论界以及一些学人，还认为“翻案风”没有到真正停息的程度，当局没有进一步的表示，“翻案风”怎么能停息呢？

一九八八五月二十五日，深夜初稿

十一月十日，深夜修订

早年女佣回忆张学良与于凤至

赵云声

作者按：为了创作传记小说、电视剧《少帅传奇》和《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笔者在此前后，长达十年的时间，曾相继采访过张学良将军的一些眷属、部下以及在他身边生活、工作过的老人。特别是于凤至的用人、跟随张学良夫妇长达十九年的王凌阁老人，目下她已作古了。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去采访她时，已是九十三岁的高龄。老人头脑清晰、朗朗而谈，但当我过一周再去采访时，老人病倒，过一月笔者再去时，老人竟不在人世了。笔者的这次采访，是老人第一次向舆论界吐露张府家事秘闻，但可惜竟也是最后的一次。

王凌阁老人是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进入张家，侍候于凤至、张学良，直到一九四三年于凤至因患乳腺癌去美国治病，才离开的。于凤至将自己在北京的财产托付王凌阁老人照管，王凌阁老人也是因此而返回北京的。

于凤至的妈妈很有钱，她结婚进门的时候，娘家怕被张家小看，陪送的是两座银行

我是大元帅张作霖被炸的头三年到帅府去的，也就是郭鬼子（松龄）反奉的那个时候去的张家（即一九二五年）。

我主要是服侍少奶奶于凤至，她比张学良大三岁，那年张学良是二十五岁，于凤至二十八岁，我是三十二岁。

我到张家那年，正赶上郭鬼子反奉。郭鬼子的太太（韩淑秀）是大

学毕业生，文化高，很有本事。

我自己娘家是东北人，我老公公是磨刀的，那年他死了以后，我老婆婆人太厉害，又不正经，跟人走了，家散了，我就带着孩子进了张家，我是三十二岁去的，五十一岁出来的，共待了十九年。我进去那年（说到这儿，她指指站在一旁给我们倒水的一位近七十岁的老太太），她才三岁。

在帅府时，别人都叫于凤至少奶奶，张学良叫她大姐。我去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叫闾瑛；剩下的三个是儿子：闾珣、闾玗、闾琪。三儿子不大就死了，他生下来身子就弱，常常生病，后来是得痨病（肺结核），夏天死的。

少奶奶的父亲叫于文斗，在吉林省郑家屯开粮栈，母亲是个罗锅子（驼背），家挺阔，少奶奶父亲跟吴俊陞（黑龙江省省长、张作霖的拜把兄弟，一九二八年随同张作霖一道遇难）关系很好，都在郑家屯。当年，张作霖在荒原剿共时孤军奋战，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于文斗把消息告诉给吴俊陞，调来骑兵，解的围。打那以来，于文斗、吴俊陞和大元帅的关系就变得密切了。

娶于凤至，是一次于文斗给她老闺女批八字。于凤至是老闺女（幼女）。说于凤至是“凤命”千金，张作霖知道以后，便亲自为儿子提亲，那时候，副司令（张学良曾任全国陆海空军的副司令，家中上下以及许多东北同乡都习称他副司令或少帅）是八岁，少奶奶十一岁，就许配给了他。

少奶奶的妈妈很有钱，她结婚进门的时候，她是十七岁，副司令十四岁。她娘家怕被张家小看，陪送的是两座银行，一处在沈阳，一处在锦州，一个叫富裕祥，一个叫庆泰祥。

张学良见于凤至不答应他娶赵四小姐，就掏出手枪来，于凤至见他动了硬的，就把胸脯一挺，冲着他说："你打吧！"

大元帅张作霖一共有六个太太，大太太赵氏已经死了，她就是张学良的生母，后来由卢夫人抚养长大。张作霖最喜欢的是五太太，她母亲姓王，是黑龙江寿山将军的一个侧室，所以大伙都叫她寿氏、寿夫人。她妈妈原来并不怎么样，是个耍人的，抽大烟，总跟张作霖在一起，常来常往，慢慢就看中了。

五太太刚进门时，是个中学学生，并不怎么太受宠，后来连着生了四个儿子，就打起腰（硬气）来了，一天比一天得宠。后来，又有了个六太太，更年轻。

五太太的妈是耍人的，就像开内窑子似的。张作霖最信任她，后来张作霖一死，她就下降了，她抱了四个儿子（学森、学浚、学英、学铨）。

张作霖的六太太，姓马，大家都叫她岳姑娘，是个妓女，但没接过客，生过一个闺女。

三太太姓戴，她没儿没女，被赶走的，出家修行当尼姑去了。

我侍候少奶奶时，六太太刚进门。于凤至虽说有一女三子，但因为娘家没人了，她爸爸也老了，而副司令那时候先在北陵念书，后来做事，她受五太太的气。我进到张家的时候，副司令是当军团长。到后来，大元帅一死，副司令在东北当家，少奶奶刚好过点，赵四小姐又进门了。

赵四小姐是副司令到北京，去跟老蒋（介石）见面的时候，赵四的姐夫（冯武越）在《北洋画报》做事，这画报是副司令办的，就这样他们在天津跳舞，在舞会上，后来又去北戴河，这样认识的。

（讲到这里的时候，王凌阁老人因有些激动，呼吸显得困难，她的子女连忙给她输送氧气。但老人家十分兴奋，竟一边输氧一边继续讲述。）

张学良向于凤至最初告诉赵四这件事时，说的是给少奶奶当秘书的名义，但于凤至不愿意。张学良一看，就动起了硬的，后来又动了软的。

张学良许愿说，进门不姓张，有孩子不要，家里的事不管，不招待人，出外面只说是秘书……

可不管怎么说，于凤至就是不答应。后来，张学良掏出手枪来，于凤至见他动了硬的，就把胸脯一挺，冲着他说："你打吧！我给你生儿育女，把孩子拉扯大了，没用了，你把我打死吧！"

张学良一看于凤至不怕这个，便来了软的，说："我哪是想打死你，是我已经答应了赵四，我堂堂做司令的，说话不算数，没有办法，我只有自杀！"

于凤至没吃他这套，说："你也别逼我，我也没有亲人了，咱们分开，离婚，你干你的去。闺女归我，小子归你，北陵房子归我。你当司令，国家大事都能管，老逼我干吗？"

张学良一听这个，心也软了，又好说歹说。少奶奶毕竟斗不过副司令，最后经过半个月，赵四写了一份保证书，答应给张学良当秘书，住北陵，在那儿上大学。

宋霭龄和孔祥熙曾托人保媒，让于凤至的女儿闾瑛嫁给他们的儿子，做媒的就是宋子文、戴笠，可小姐不干

于凤至这个人非常大度，有教养，她自从赵四进门以后，相处得很

好，她俩的关系一直也没搞坏过。

（当笔者提到张学良的子女时，王凌阁老人一下子又激动了起来。）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那么好、那么有出息的孩子！副司令的大儿子闾珣，是在英国上的大学。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送老蒋回南京，闾珣从街上买的《大公报》，一看报纸，他就说："完了，我爸送到老虎口去了！"那时候，我陪于凤至在英国，她儿子说："妈，你别管我们，我们都大了，你就照顾好我爸爸就行了！"儿子催于凤至快点回国，但后来因为一直没有信放出来，加上欧洲打仗（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一急，就急疯了，得了神经病。以后送回了台湾。她女儿闾瑛也特别聪明，会六国语言。唉，都是这么好的孩子，可惜，二儿子死了，大儿子疯魔了，唉！

那次是副司令下野，出洋考察的时候，孩子留在国外念书，我们在英国安的家，于凤至在那儿供孩子念书。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先是头一天朋友告诉的大爷（张学良的大儿子），大爷赶紧买来报纸，一看就叫起来，"可了不得了，我爸爸送老蒋去宁波了！"

这次我们是坐船回来的，坐的是意大利船。

坏事坏在宋霭龄身上，是她在西安事变出事后，不让给于凤至回信的。如果早点回信，于凤至早点到南京去活动活动，也许不会是这么个结果，就是这样，于凤至到南京时，一些头头脑脑还是去接了。

因为于凤至长得瘦，所以她儿子都管她叫"胖妈"。大儿子看到报纸，知道他爸爸去了南京，到虎口去了之后，立刻就让他"胖妈"去买票回南京。买船票，时间太长，要买飞机票，还得等好几天。我们是先坐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坐飞机回南京的。

回到中国，先到的是上海，然后去南京。宋子文、戴笠到飞机场接的，由他们负责招待，后来把我们送到奉化县的雪窦寺。那时候，宋美龄、宋霭龄也还都假惺惺地去看于凤至，都请了客。

宋美龄和宋霭龄，原本和于凤至的感情都非常好，就像亲姐妹一样。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那时他们托人保媒，让把少奶奶的女儿闾瑛嫁给他，做媒的就是宋子文、戴笠。可小姐不干，不愿意嫁到大人物家，说："我妈一辈子受的这屈我都看到了，我不干，要嫁，嫁给布衣！"

那个时候，给副司令和夫人打吗啡针，都是我给打。到厕所去，太太给副司令打，我给太太打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表通电，拥护中央，并随之挥师进关，使旷日持久的蒋、阎、冯中原大战得以结束。作为"再造统一"的英雄，张学良在南京受到了规模盛大的欢迎。

西安事变后回南京跟那次去南京，当然大不相同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那次也是我陪夫人去的，是副司令先到，夫人（王凌阁老人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对于凤至的称呼）因在东北赈灾后去的。坐的是从沈阳开出的专车，一进到南京，放九声大炮，军队洋鼓洋号，各站都有站岗的，从沈阳一直到南京，一进浦口，就放三声，是几吨重的大炮！

那一年东北发大水，于凤至是留在沈阳救灾的。

于凤至本人有钱。老帅留的古玩字画，夫人都给了副司令，她自己在沈阳就有两处买卖。买卖叫合义祥，是给军队做军服的。当年她看见伤兵，衣服很破，就开始了做军服，还买枪买炮，又开了北陵医院、同泽中学……

副司令从南京一回来就病了，得的是伤寒，住在北平协和医院，包了一层楼，后面胡同也有站岗的。副司令真是命大福星大，心才宽呢！不管怎么累、怎么苦，没听见他说过一个愁字！

天津也有住房，房子在法租界三十二号路五十一号门牌，副司令买的房子，才阔呢！

到北平，住的是顺承王府，是大元帅买的。我们也住在那儿，紧北面是小姐，夫人他们住正间，出门口是个大戏台。

（谈到这时，已快到中午。她女儿怕她太累，笔者因老人年事太高，也很不好意思再谈，想就此告辞。但当她女儿去搀扶她时，她猛地一甩她女儿，训斥说："我不累，说张家的事我不累！"接着转身向着笔者："我对张家有感情啊，我在张家，十九年没挨过说。"）

那个时候，给副司令和夫人打吗啡针，都是我给打。到厕所去，太太给副司令打，我给太太打。他们到哪儿去，都带着我。他们的钥匙都是放在我这儿。

我的女儿就一直住在他家，后来嫁给了张学良的一个副官。我女儿从小就跟副司令的女儿一起玩。

我是一辈子伺候人的命，忠心耿耿。没挑过吃，没挑过穿，没撒过谎，没摊过灾。所以我十九年没挨过说。

张学良从来不提从前，我跟他住了几年的看守所，吃了那些苦，没见他皱过眉头，没见他打过唉声！

老蒋最恨的是杨虎城。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和邵力子太太与于凤至拜的干姊妹，在西安的时候。邵力子太太最大，于凤至第二。杨的太太谢葆贞是后嫁过来的，很年轻，顶多也只有三十岁，有个小小子（男

孩）。

刚到西安的时候，杨虎城怀疑张学良，怕张学良去抢占地盘，副司令哪是那样的人啊！他的心最宽了！

那年（一九三三年）戒烟，是在上海的一个饭店里，副司令躺了好几天。后来是国家拿钱让副司令去的外国，先去的意大利，是墨索里尼的女儿给我们找的房子，有花园、球场。后来由法国到英国，在法国住时，二爷（闾玗）病了，当时顾维钧在那儿当大使，他给了不少帮助。大爷（闾珣）考上了英国的大学，在那里管吃管住管汽车。外国孩子能考上这样大学的很少，是在英国立的家，自己买的汽车，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都有。

小姐（闾瑛）考了六个学校，学六国话，这样就更出名了！

我们第二次去英国那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因为西安事变，才回来的。

在奉化雪窦寺住的时候，因为起火，才搬走的。后来长沙、沅陵，又赶上长沙大火，跑反，到了贵阳的阳明洞。这洞的正面是王阳明的大像，对面是个亭子，有一个阁楼，但只有一面有楼梯，很不方便。楼上有三间房，张学良在西间办公，东面是他和太太住，中间做客厅。

因为是坐牢嘛，什么都不方便，洗澡也只能用木桶。

楼上因为不通气，太太很难受，我就把我住的两间让给太太住，我在楼梯底下搭了个铺，对面安了个木桶洗澡。太太要给我钱，我没要，是用我的钱买的东西，把房子修饰了一下。

我们布置完了，负责看守的特务队长刘乙光来了，他很生气。但徐队副人好，他说上边有话，这又不是监狱，怎么能连出气的地方都没

有？

张学良一到哪儿，不管怎样，他都说好，该打球就去打球，该游泳就去游泳。他从来不提从前，我跟他住了几年的看守所，吃了那些苦，没见他皱过眉头，没见他打过唉声！……（本文原载一九九三年八月号香港《明报月刊》）

《传记文学》第六十三卷第四期

大丈夫之气概——写于张学良先生九秩华诞前夕

吴天威

自古以来，我国不乏民间乐道的江山美人一类的风头人物的故事。但是，在有生之年能为全国民众、甚至世界上关心中国问题的人士所熟习不忘的，唯有张学良将军。他幼年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教育，但其启蒙颇受西方思想之影响。他自幼便以赤子之心，立志助人，乃多方设法赴美学医，终以家庭关系（长子不宜远离）改学军事，而以继承父业，迈入军旅之途。他自弱冠统兵，不及十年而总揽我国东北四省之军政大权，更问鼎中原，不仅左右国内政局，亦影响东北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之对华政策。就国内而言，他影响中国前途最大的当为众所周知的“西安事变”。当时他仅三十六岁，表面看来，其政治生涯确已至此为止。如加以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他对于国内政局一些间接的影响仍在，同时他的形影已存于很多人的心目之中。

五十余年的幽禁没有剥夺张将军的身体健康，除眼花耳背外，他牙齿无缺，健步自如，为九十高龄者所罕见。在这悠长的岁月中能得爱侣赵一荻相伴，成为古今男女爱情史话之一；张先生没有浪费岁月，初则研究明史，继而从事研究、著述和传播基督福音，以完其为民造福之夙愿。在其幽居生活中，如何抵制恶势力之干扰，排除痛苦煎熬，锻炼百折不屈之精神，发展出独特的人生哲学，他日如能公诸于世，必将有助于人群。他的生平应为我们称道、学习和尊敬之处不胜枚举。今趁庆祝其九十华诞之际，略述其要。

中国人的伦理思想向以“忠孝仁义”为至尚，张先生多能及之。首先

他是忠于中华民族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幼年时代是一个爱国狂。"他虽统率大军转战南北，实出于无奈，他始终憎恨自相残杀，无时不忘减少对人民之涂炭，而遇有机会则主动息兵。一九二七年对于北伐之国民革命军如此，一九三六年对于中共之红军亦复如此。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举国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对日抗战，终于雪除我中华民族百年之耻，为张先生精忠报国之升华。

不仅对国家张表现了无限的忠诚，对长官、部属及朋友亦复如此。虽有一九二七年及一九二八年东北军对北伐军之兵戎相见，但张一俟接管东北军政，即宣布和平方针，进而于一九二八年底，宣布拥护蒋介石总司令，东北易帜，完成全国统一；他以后忠心事蒋而不渝，否则焉有"西安事变"之送蒋和伏罪京门之举。同时他对杨虎城将军之不幸遭遇，引为歉疚。据云，他在幽居期间，仍不忘其旧属。张乐谈其与郭松龄之友情，当第二次直奉之役（一九二四年），郭军驻守长城山海关一带。郭军作乱之谣言风起，张于深夜单骑九十里寻找松龄，终于说服其取消倦勤归队，颇似汉初"萧何追韩信"的一幕之重演。是役他因疲劳过度而染上隐疾。

由于冯玉祥的勾引，郭松龄叛变。消息传来，张正于葫芦岛军舰上，痛感无颜对其乃翁，竟欲投海自尽，终被劝阻，兼程返沈，襄助"老帅"敉平郭乱，但仍企老帅饶郭一命未果。

老帅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于皇姑屯被日本炸死，张时坐镇北京，经化装潜行以避日人耳目，数日后始抵沈为父发丧。张继父业后，励精图治，东北政治面目一新；不顾日人之胁迫利诱，决心继承父志，抵制日本侵略。常对人云：凡老帅所不欲为者决不为。而其于数年之内整军经武，兴建铁路，发展工商业，普及教育，充实高等教育，进步之速，使内地诸区域望尘莫及。如无日寇之强占东北，我国工业化和富强之基础业已在东北奠定，就张个人而论，完成先翁遗志、尽了孝道。

张先生待人处世，无不以“仁”为本。孔夫子的“仁”字意义非常广泛。如“克己复礼”，是谓之仁。但仁与爱及善良是不可分的。他确实做到了舍己为人，如九一八事变时，他服从蒋之命令对日“不抵抗”，宁可自己受过，不置争辩。长城之役，引咎下野，以维护蒋之声誉。而“西安事变”更能充分表现他行仁的本色，是故蒋夫人说张之发动“西安事变”决不是为其个人之争取地盘，或饱私囊，不能与过去之军阀同日而语。

凡对张稍有认识者，无不称道其为人宽大。所以五十余年后的今天，其尚存之东北军袍泽及东北大学学生不约而同地为其九秩诞辰纷纷庆祝。他们对张之爱戴是自发的无条件的，此足为其今生莫大之安慰与光荣。

不仁则不“义”，能仁亦必义。张为人正直，最讲义气。这与曹孟德之“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恰好相反。他对蒋介石、杨虎城，甚至阎锡山，都抱有义的精神。一九三〇年，阎、冯倒蒋失败，张对阎礼遇有加。致使阎有恢复其失去的山西地盘之机会。而张、杨对蒋实行“兵谏”之先，阎本有赞助之默许，然事发后，态度暧昧，竟图渔翁之利。此与张之大丈夫敢做敢当、独自负责受过之气概相比，使义与不义分野至明。

早于一九二八年，张即做自我检讨，作有“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的对联。张之天才颖异、聪明过人当为其朋友与僚属所公认。他未受完整之学校教育，而其中文根底及书法均非一般受高等教育者所能及。同时张之兴趣多端，游泳、滑冰、打网球、跳舞、驾车及开飞机成为其日常生活之一部分。

张在东北讲武堂肄业期间，有一段趣闻。每次考试，他总是名列前茅，同学颇有恶言，当时讲武堂总监，即为后来做汉奸的熙治，为避免嫌疑起见，进行临时突击性的考试，出题为“步骑炮之联合作战”，结果

只有张一人能完成圆满之答卷，此恐亦与其之主修炮科有关。自是之后，全班同学对未来之“少帅”无不心服口服。

张领兵以来，颇能身先士卒，向不畏死贪生，深得官兵之信仰与尊敬。平时对下有开明民主之作风，战时赏罚严明，将校皆能为其效命。而其招贤纳士，并无畛域之见或派系之分；如于学忠之籍贯山东，本为吴佩孚麾下之一员大将，投东北军后，竟为张所器重。何柱国籍贯广西，出身于保定军校，在东北军中，由低级军官因功被擢升为军长。因张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北方军人如宋哲元及孙殿英者流均愿与其交游。张用人之成功充分表现于其陪蒋返京之后。东北军将领并未众叛亲离，或被高官厚禄所收买，而多数将校更为争取张之返陕，不惜与中央军一战，始导致不幸之“二二事件”，王以哲将军及其他数人之牺牲。

智仁勇自古为兵家治军之道，张主政不久，即杀杨（宇霆）、常（荫槐）；因不除杨、常，无以安其位。如张无勇无谋则蒋于“西安事变”时难以顺利返京，我国可能丧失唯一能领导抗战的领袖。

张并非匹夫之勇，亦非知过惮改，数十年来笃信基督、宣扬福音，与其幼年时立志学医、为人治病之精神并无二致；此与假借基督之名，做反基督之事者恰成对照。其能安身立命，方得享受天年。按张自幼即与基督教青年会发生密切关系，而迄今犹不忘其青年会亡友阎宝航（字玉衡，曾于一九三〇年代任新生活运动会副总干事；总干事黄仁霖亦出身于青年会）。去年暑假笔者过台，蒙张先生谬爱赐予接见餐叙时，曾亲告张先生他确有汉初张良之智慧，明哲保身，此与其名字完全相符，但张之生平远较古代张良多彩多姿，我国后代必更纪念我们第二个张良。

《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六期

闲话张学良九十寿——蒋公去世时，张学良的挽联说明一切：“关怀之殷，有如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高茂辰

张学良先生九十寿辰祝寿活动公开后，许多人认为这是当局有意安排，是一项“平反”，甚至认为是李登辉就职后一系列寓含政治意义的举措之一，其实这皆是想当然的推论而已。

要为张学良做寿，本来是张氏亲朋好友间一件平常的事，只是张氏太不平常了，此事也无法被外界以平常心视之，这倒是无可奈何的事。

先谈张学良的心情，这些年来政局宽松，以前因政治需要而生的一些禁忌也不复必要，因此张学良说：“我有完全自由，心灵自由，身体也自由。”确实是事实。

但是张学良也知道自己身份敏感，而且他恬淡已久，十分珍惜自己这份免被打扰的自由，因此并不愿与外界多接触，但是外界仰慕关怀之情不断，要说张先生完全不领情，未免有点不近人情，因此他实在为难，不公开出来，外界说他仍没自由，一旦出来，他所喜爱的自由与安静又被打扰，何况，所谓公开出来，公开出来到什么程度呢？这都是问题。每到寿辰，这些压力就涌来一次，因此张学良曾半认真地说：“你们不要逼我，否则我干脆住到金门去。”

今年东北同乡会、东北大学校友会，就一再称请要为汉公祝寿，张学良坚拒。可是张岳公的话，张学良却不得不听，过去的三张一王，张

群、张学良、张大千、王新衡，四个人中年纪较小的二人先去了。年长的两张中，张群说要为做过他长官的老友张学良过生日，张学良无法再推辞了。在台湾，只有张群与蒋夫人的辈分比张学良还高。张群说了要做，张学良还反对，张群坐在轮椅上说："去去去，我不与你辩。"张学良只有闭嘴。

二月间，张岳公就指定秦孝仪、张继正、王铁汉、何世礼、赵自齐五人，每人约提二十个名字，凑出九十个人，以示九十之庆，由于这本来只是好友间的扩大庆生，因此也谈不上什么筹划，各人交了名单，订了饭店就是。

有报道把唐德刚也列入了筹备小组委员，他一点关系也没有，看了报大感不解。

开的名单也不是基于政治考虑，首先考虑此人与张学良是否相识，然后再征询是否同意列名于发起名单，像郝柏村是以前安排张学良去金门参观时就认识，两人同为军人，话也投机，故后来偶有餐聚；至于梁肃戎，以前与张学良并不熟，甚至是东北人中与齐世英一起反对张学良的人，此次梁肃戎也欣然参加，主要代表东北人对这位爱国者的敬意，过去的政治恩怨早已不计了。

笔者所以做上述的解释，并不是要否定此事没有政治意义，只是要澄清此事最初发起时是没有政治考虑的，它只是两位相交超过一甲子的老人间的友情关照而已，当然因为张学良是个政治人物，他的一举一动无可免地被赋予政治意义，如果当局反对此事，参与者或会受到劝阻，因此这也可被解释成某种"平反"的意思，但知道张学良的人皆知，他已心向上帝，对于尘世中的"平反"早不在意了。而且，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对张学良只有"评价"问题，而无"平反"问题。

正因为此事本以"平常心"出之，一些爱护张学良的故旧反而为寿宴

活动的被迫公开而担忧，怕中外记者闻风而来，反而打扰了张汉公以及亲友们为他祝寿的原意，但见事已至此，也只有听其自然了。

过去五十多年，爱护张学良的人一直以他被“保护”而不满，现在却反而希望他仍受某种保护，历史的吊诡又一证也。

张学良是为了爱国、为了国家统一而牺牲自己。过去，他在“两岸”有截然不同的官方评价，但近来，由于政治禁忌的解除，“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唐德刚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许多人对张学良好奇，其实要问他的还是那句话：“你对蒋先生的看法怎样？”张学良仍称蒋先生为蒋公，一九七五年，蒋公去世，张学良的挽联说明一切：“关怀之殷，有如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今天的张学良，头脑仍清，反应仍敏，只是耳朵眼睛不好，吃自助餐时仍自己持盘取食，牙齿甚好，最喜吃台湾土芒果，每吃必引张群的话说：“此果什么都好，就是吃完满鼻满嘴，要洗脸麻烦。”席间谈笑风生，掌故和笑话说不完。他从年轻时就如此，西安事变后，他最好的朋友胡若愚与中央大员同住西京招待所，为乱军所伤，子弹穿颊而出，张学良去探望，说：“这可好，有了人工酒窝。”

人人都问他为何不写传，连蒋先生看过他回的那封有关西安事变经过的长信后，叹服其文笔，也叫他写些北方军政回忆，但张学良说他不写了，因为：一、他读《明史》的经验，知道历史只是管见，人言言殊，常不正确；二、他会批评到当代人物，也不愿献丑表功；三、回忆会使他激动，老了，受不了。

席间张学良最喜欢谈的是他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中月下追韩信的故

事，谈到他与师友郭松龄的感情及争执，常常激动得语塞。谈起他与东北军部下的共患难，士兵之可爱，也会眼眶湿润。他说他刚从讲武堂毕业后带兵吉林剿共，一士兵在土墙后瞄准山脊之敌屡射不中，张学良取枪来示范，三枪竟也不中，该兵把枪一把抢过来说："我当你有多行呢？还不是与我差不多。"张学良苦笑而退。

张学良性喜书画，他在北方当政时，收藏极多珍贵字画，他与溥杰私交甚笃，几乎故宫流出的珍品，皆由他购得，他也成了鉴赏名家，北京古玩店就常卖假造他印鉴的古画，也卖他的字。有一次他逛一家店，看到挂着几幅他的"真迹"，他就问多少钱，店东开出高价，他说："啊，张学良字那么值钱，我现在就写几幅给你卖。"店东才知遇到真主，吓得讨饶不已，张一笑而去。

这些字画，大多在"九一八"中散失，问他尚余若干？张学良笑指嘴巴说："都换饭吃了。"

现在张学良最听的是"荣总"医生的话，他说："我不是贪生，而是视我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我要使它洁净，以备上帝的召用。"

世人尝赞美他与赵四小姐的坚贞爱情，张学良说："要不是这些年幽居岁月让我们相依互靠，我早不知到何种地步。能健康地活到今天，要感谢上帝的安排。"

张学良的元配于凤至女士，今年一月三十日在洛杉矶寓所于睡梦中去世。

张学良的生日本来是六月三日，由于一九二八年老帅在同日出关受难，张学良曾说他一生不做寿，但在他三十岁功名正盛时，东北人要为他祝寿，乃以阴历四月十七日换算成六月一日，相沿至今，那一次的祝寿是东北的盛事。以后忧患接踵而来，再也没心言寿，这次再提，已是

整整一甲子之后了。

张学良现在最喜引的四句话是，信靠、顺服、感谢、等候。

《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六期

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赵一荻

这几年以来各处的书报杂志常常登载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是却没有人知道他确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与他共处了六十年的人是应该知道的。我现在就要简明地来讲一讲。

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诿。他原来是希望学医去救人，但是事与愿违，他十九岁就入了讲武堂。毕业之后，就入伍从军。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盘。他开始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不断压迫和无理要求，暴露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亦更加激起他抗日的情绪。他不愿看见自己的国家灭亡、人民被奴役，但是单靠东北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在皇姑屯，他的父亲被日本谋杀之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和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够统一，希望全国能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他就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抗日的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

今天是他九十岁的生日。真是感谢上帝在过去的岁月中这样的看顾了他，赐给他健康的身体，又赐给他属灵的智慧，使他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永生。他自己从来亦没有想到他会活得这么久，亦没有想到他会成为

一个基督徒。这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奇妙安排。他知道上帝既然要他活在世上，他就应该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地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使命。他要在他有生之年去给上帝做见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上帝所赐给他的恩典与大家分享。

《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六期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序传虹霖女士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唐德刚

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国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前不久我曾看过一部叫作《少帅传奇》的电影。那显然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这部电影里的传奇故事比起少帅传记里的真实故事来，恐怕还要逊色呢。少帅实际生活的传奇性，似乎要比传奇电影里的传奇更富于传奇性！

张学良本来就出身于一个富于传奇性和戏剧化的家庭里。他父亲“老帅”张作霖便已很够传奇了。他由一个比小说书上“梁山英雄”更富戏剧性的真实的草莽英雄，在清朝时代由落草剪径，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发财，而出长方面。他所长的“方面”竟比西欧英、法、德、奥诸列强的联合版图还要大很多。

既有方面之权，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终成短期的中华之主，当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帅”——当时中国正统的国家元首。学良便是这样一位不平凡的草莽英雄的儿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诞生的，嗣后跟随乃父，水涨船高，竟然做了军阀时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的太子。

张大元帅由于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汉奸，因此不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容，终于兵败之后，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国。这一段简略的老帅传记，本身便已是够戏剧化了。那时曾有意侍候老帅，终于变成少帅顾问的顾维钧博士就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作霖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就职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曾举行一次历代帝王和历届民国总统都循例举行的祭天大典。当张氏正在天坛之中捧爵而祭，并喃喃祝祷之时，孰知一不小心竟把这金爵摔落到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帅惊慌失措，与祭者也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其后不久，那批在北京以专才身份待业待诏的博士帮，包括顾氏自己，可能还有王宠惠、颜惠庆、施肇基等一群，日长无事，结伴行街。他们曾戏以张大元帅的生辰，冒为一无名老人的八字，请当时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为算命。这相士把八字一排说：这个命贵则贵矣，只是现在他已是黎明前的“电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电灯胆”，便是北京土话中的电灯泡。在那电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电灯胆是特别明亮的。可是不久张氏这个明亮的电灯胆，便在皇姑屯熄灭了。

这一故事是顾氏在纽约向我口述其《顾维钧回忆录》时亲口告诉我的。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小故事，也只是帮助说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生是多么富于传奇性罢了。

张学良自己在其所撰写的所谓《忏悔录》中，也曾说明他昔日从政的缺失是在识蒋之前一辈子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帅”做了多少年的少帅，而这少帅却是从一个公子哥开始的。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

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汉卿、汉卿，我国近百年来的凤子龙孙达官显贵子弟，生活放荡的，也是成队成群了。若论吃喝玩乐的纪录，真正有钱有势有貌有才的邓通、潘岳也不难做到，而难的却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这一点纵是《红楼梦》里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也无此福分，而汉卿你却一生受之，岂不难能可贵？我们写历史的、看小说的阅人多矣，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这个“赵四”之名，也将永垂千古。在人类可贵的性灵生活史上，长留典范，为后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汉卿之艳福，读史者便知。若汉卿只是个酒色之徒而非情性中人，他哪能有这个美丽的下场——公子哥不难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有几个不落个丑恶的、难堪的结局。慢说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赵一荻，我们历史家也替你喝彩！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

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细阅本书便知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

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少帅的崛起，确是由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扶摇直上的；但是专靠这点血缘关系，便“负方面，独握大权”，雄据一方，足为西欧各国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公正的历史家，尤其是本书的作者，自有清楚的交代，读者可细玩之。

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国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患史中，安禄山、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吗？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强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做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强，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二十九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炉火纯青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

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盖人之异于禽兽者，便是不同的禽兽，各有其独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等。这种不同的灵性，人类却兼而有之，只是人类各个体，偏向发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罢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爱情色欲之别、贪婪廉洁之分……也就在此。吴三桂说，父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事实上一个人在天赋性灵上，不能做情种，又安能做烈士——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学良青少年时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则我们对“赵四”为爱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觉得没什么费解了。

显然的，张学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头，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以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后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辞；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一千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一，事变之发动是激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

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己甚，张氏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家所不容否认者。

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这点也是不争之论。

不过话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可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

实，任何公正的历史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蒋公和国民党，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了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

但是不论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怎么个看法，这桩严重的“事变”和它的多彩多姿的策动者，在我们向以史学炫世的中国，不能没有一部公正翔实的传记。今日坊间有关张、杨之作和老帅少帅片断的传记，也并不少见；可是由一个职业史学工作者，穷根究底地来钻他个牛角尖，写篇水落石出的博士论文，则尚不多觏。因此傅虹霖博士以她十年之功，写出了这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似乎还是这位不平凡的历史人物张学良将军的第一本全传，虽然她所写的还只是限于张氏“政治生涯”这一面，至于其他多彩多姿的众多方面还有待来者。

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于汉译本完篇之后，不弃浅薄，曾一再要我为她这本中文版写篇序文，她的厚意不是因为我对少帅张学良有多少深入的研究。相反的，正是因为我所知道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却多半得自本书——我是这本传记英文原稿的第一个忠实读者。在作者撰写过程中，从导言到结论不但逐字逐句地细读，有时还签注意见，参酌大纲，详订细节。何以如此呢？因为本书英文原稿，原是作者在美国纽约的纽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在她撰写期间，不才适受聘为该校史学系博士班的客座导师。她适是我这位不学导师的博士研究生。这就使我对她这部大作的英文原稿非逐字逐句地细细阅读和慢慢推

敲不可了。

美国名牌大学中有关“博士论文”的撰写是十分严肃的。简言之，那就是胡适所说的“拿绣花针的功夫”。一幅百尺锦绣，是用小小的绣花针，一丝不苟、一针针地绣出的。不但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夸夸其谈，望文生义等新闻报道式的撰述，是一句不许的。

还有在“方法学”上的选择也是极其严格的。我国写旧式传记的程式，也被“社会科学处理”的方法所替代。立言持论都要以社会科学各部门的法则为依归，不可信口开河。这样一来，不但难为了学生，也难为了导师。前者的训练便是后者的责任。这种训练，在中国旧戏剧界里叫作“坐科”。经过这种严格坐科训练的演员，便叫作“科班出身”，否则便是“票友”。但这不是说票友一定不如科班。可是坐科毕竟是一种对“基本功”的训练，他的底子究非“玩票者”所可比。本书作者傅虹霖女士便是史学界有才华而又有科班训练的专才。笔者不学，竟曾一度做过这样有成就的高才生的论文导师。但我对这样不平凡的博士研究生却殊感内疚，因为我虽忝居教席，我对有关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的知识，大体依赖着傅女士的研究。如果说她是青出于蓝，那简直是我自抬身价了。

我说这种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她这位杰出的研究生也是我所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中唯一的例外。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任教十余年。老实说，那时在我辅导之下的研究生都可以说获益匪浅。理由是那时我兼长哥大中文图书馆，并且教授一门“中国目录学”。坐拥书城，二十四小时浸在其中，所以任何艰涩题目和稀奇史料，都可一索即得，迎刃而解。因此诸生问学，往往半日之谈，便可省却他们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之功。这不是夸大，实在是汉家典籍浩如烟海，若无师承，则异族学生摸索终生，有时还是足未入户。今日有些所谓汉学家，难免还是如此。可是我对本书的作者就感到十分歉疚了——我对她没有尽到一位论

文导师所应尽的责任。我反而是在批阅她的论文时向她学习。原因是当她开始撰写时，我正自哥大转业在纽约市立大学，而且转过来担任的且是一项综合多种学科的行政工作。我把哥大中文图书馆的钥匙交还原主之后，对图书资料的掌握便没有以前随时出入那样方便了。

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攻读的是私立纽约大学，我转业任教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两校皆无汉籍收藏。研究汉学师生都依靠哥大的中文馆。我既离哥大，则各校研究生来寻求“指导”者，我都以资料检阅不便而谢却。在这种情况之下，傅女士做了我的研究生也就变成了例外。因为她的丈夫祖炳民博士和我夫妇早有通家之好，平时论学衡文都如兄若弟，大家治学亦各有高低。如今老友夫人为进修学位，选师适及下走，我虽自知不学，于情于理，均不得不勉力承乏。今喜见大著问世，我附骥为文，真不胜其惭汗也。

傅虹霖博士是东北的媳妇。她丈夫祖炳民博士原是吉林人氏，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精通日文，曾主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亚洲研究院有年，知名汉学界，属东北世族，与原东北军将领和老少帅本家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本书由祖夫人来写真是得心应手；再加上他二人的才华和博士学位的科班训练，我想这部杰作，也是够传世了吧。我是精读过她的英文原著的，持论公允，文笔流畅，颇得我心。中文译作我虽尚未寓目，锦上添花自可预卜。不过博士论文毕竟是篇学术著作，自与通俗读物各异其趣。我想有心读者自能得其三昧；然书非自译，偶难达意，也是意料中事。原文撰述本以西文读者为对象。译汉以后，以中国文，谈中国事，让中国读者读之，自更有分外亲切之感。如今发行在即，谨遵作者之嘱，匆草芜篇为序，尚乞海内贤明不吝教之，为幸。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晨于北美洲）

《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一期

[1]日文中“露国”指俄国。

[2]现多译为贵格会、公谊会。

[3]中国封建时代将吏部或吏部尚书称为天官，后来其他各部尚书也可被称为天官。

湘军为什么这么牛

① 乱世豪杰多书生

王纪卿 著

最会说书的湖南人

为您细说晚清湘军为什么这么牛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荃、江忠源

揭开湘军将帅百战百胜、仕途通达的彪悍人生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湘军为什么这么牛.1：乱世豪杰多书生
作者：王纪卿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湘军为什么这么牛**.1**：乱世豪杰多书生
第一章 忧患天子
历史转型时期的新皇帝
沉稳就是力量
不可容忍的前朝重臣
强者的挫折是弱者的机遇
第二章 黔中干吏
乱世中的另类知府
治安别动队的长官
机遇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阅历即是资源
困窘只当是历练
第三章 新宁豪杰
新宁一地多牛人
谋勇双全的新宁举人
军功知县
嗜赌好色也能有为
第四章 兵戈大动
不是冤家不碰头
书生也有千钧力
总督屈驾请书生
狭路相逢遇知音
公安派出所长的后代
书生岂愿久从军
第五章 乱世圣贤
积极融入新朝的旧大臣
曾氏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
圣贤是这样炼成的
第六章 广西奇闻

第一号中央文件
只能枪打出头鸟
广西那边奇闻不断
第七章 湖南巡抚
如履薄冰的广东老人
国有资产是怎样流失的
名字如何决定命运
第八章 调兵遣将
五十步莫笑百步
起用前朝勋臣
临危受命的四川老将
广西的浑水深不可测
继续挖掘前朝勋臣
一个想当将军的四川兵
第九章 基督显灵
两个明白人
一个神秘的客家人
客家人的宗教组织
谜团人物洪大全
金田附近的战事
第十章 门户之见
战争筹码越加越重
冷静的头脑也会发热
团队精神的比拼
能臣难过做人关
第十一章 主圣臣直
老虎屁股何时能摸
直言须向亲信求
钦差肚量不如皇上
求功心切反中计
第十二章 乌江联手
一份丰厚的见面礼
赛尚阿投桃报李
狭路相逢勇者胜
罕见的同心协力
第十三章 起死回生
常胜将军惨败官村

战略性转折悄然发生
州城内的国家政权
第十四章 楚勇参战
官场智慧坏大事
严旨碰在棉花上
勇士不可貌相
第十五章 围师缺隅
难堪的静默
围师缺隅好突围
不可估价的战利品
第十六章 蓑衣渡口
小小劲旅带动全局
分裂的指挥系统
天象与国情
生死相隔的渡口
空有城墙没有兵
第十七章 湘乡练勇
湘乡勇团练的先驱
另一个创始者
尚武的理想主义者
一生坎坷的湘乡勇首脑
第十八章 得失湘南
绝处逢生是道州
运动战中的弱者
萧朝贵的先手
满人钦差淘汰出局

湘军为什么这么牛.1：乱世豪杰多书生

王纪卿著

动乱岁月，崛起群雄。胡林翼带兵缉盗，江忠源沙场建功；刘长佑游击丛莽，彭玉麟策马山中；曾国藩犯颜直谏，骆秉章守备湘中；罗泽南带徒授武艺，李续宾首练湘乡勇；鲍超打仗冲第一，王珍练兵有独门；洪秀全梦见上帝，冯云山传道造神；杨秀清装巫弄鬼，洪大全立国建军。风流人物，传奇人生。风起云涌撼潇湘，书生仗剑争乾坤。

本书为非小说类历史文学读本，情节与人物无一虚构，谨此说明。

——作者

第一章　忧患天子

湖南童谣摘录：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
打铁六，打铁六，六月不见早禾熟。（道光）
打铁七，打铁七，七个果子甜蜜蜜。（咸丰）

历史转型时期的新皇帝

道光三十年是清末历史上一条重要的时间分界线。道光皇帝的统治在新年伊始的时候突然结束，咸丰皇帝以人事大变更和军事大变革为特征的统治时期从这时发端。

新老皇帝的平稳交替，对于政治的变革似乎并无特殊的刺激。但是南方广东、广西两省几乎无处不在的造反活动，明显成为新皇帝改革先帝旧体制的诱因。

为了把广西的武装造反镇压下去，十九岁的咸丰试图重振大清征服者的雄风，但他痛苦地发现，无论他找来多么厉害的春药，都无法治愈清政府军政功能的阳痿。清军无法扑灭两广的造反大火，万般惊恐地看着对手在战争中变得强大起来。

新一届的大清统治者不得不承认，康熙和乾隆时代的强大武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单靠满人的力量绝对无力回天。经过剧烈的内心挣扎，年轻的皇帝终于放弃了救治满人痼疾的努力，试图依靠汉人来支撑摇摇欲坠的皇座。

然而，把武装交给汉人，是一个纵虎归山一般严峻的课题。重用汉人？咸丰脑子里每次闪过这个念头，都会惊出一身冷汗。异族统治者的本能，使他凭直觉也能知道这是一种近似于自杀行为的人事安排。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清朝的列祖列圣，极少把军权交到汉人手中，而一旦交了出去，又会尽快地采用非常手段收回。

世祖顺治皇帝入关之初，下山东、克河南、进陕西、打四川、攻云南、扫平东南，都用皇亲国戚、诸王贝勒。那时政权尚未稳固，满人少而汉人多，满人的“天命”屡屡遭到质疑，这个以少制多的民族，不得不

把军权紧握在手，靠武力来抹掉人们对大清皇权的蔑视。

康熙接过权力棒之后，发生了可怕的三藩之变，说明汉人是多么不可靠。多亏康熙神武，尽管战火遍及半个中国，但他靠着强大的武力，费时九年，终于镇压了叛乱。从此以后，三藩之乱的教训作为一种遗传因子，在大清皇室内代代承传。不论哪里有人造反，清廷派兵镇压，只会任命亲贵大臣为大将军，或称经略，另派一名参赞做副手。

康熙大帝平定噶尔丹叛乱，任命裕亲王福全和恭亲王常宁为大将军，皇子胤禔当副手。接下来征讨策妄，胤禔做了大将军。

雍正皇帝再次征讨策零，任命傅尔丹为大将军。

雍正的儿子，伟大的乾隆皇帝，重振康熙的军威，出兵征讨达瓦齐，定北将军用了班弟，定西将军用了永常。接着征战霍集占，大将军一职选了兆惠。征战廓尔喀，征战台湾，大将军都是福康安。出征缅甸，帅旗由明瑞执掌。明瑞死后，傅恒继任，阿桂为副将军。两征金川，起初任命讷亲、傅恒为经略，再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做副手。

咸丰的爷爷嘉庆皇帝征讨三省教军，任命额勒登保为经略，德棱泰为参赞。

这些为大清征战四方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显然都不是汉人。咸丰的祖先们一点也不含糊，几乎没有给汉人任何执掌兵权的机会。

乾隆的父亲雍正爷，为了增加内部争权的筹码，倒是为汉人在军界开过一丝门缝。可是谁都知道，他所任命的几名汉人大将军，结局令人心寒。雍正提拔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任命岳钟琪为参赞，到青海作战。两次启用张广泗为宁远将军，动武于准格尔，用兵于苗疆。结果怎样呢？岳钟琪横遭非议，几遇不测；年羹尧和张广泗功高震主，还以功臣自居，结果被皇帝诛杀。雍正亲手开了一条门缝，又亲手把门缝合严

了。

且不说大将军不能由汉人来当，就连文职高官，也很少让汉人涉足。自满人问鼎中华大地以来，直到咸丰初元，各省督抚中，满人占了六七成。咸丰的父亲和爷爷，以及爷爷的父亲和爷爷，对汉人进入权力高层把关极严，他们的在天之灵，自然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能够恪守这一组织人事原则。

这就是二百多年来的祖制，是咸丰企图变革时必然会害怕的紧箍咒。然而先辈的那一套在咸丰手里玩不转了。道光爷给儿子留下的军力，就跟糖人一样，遇到造反的烈焰立即熔化。咸丰喊天不灵，呼地不应。形势所迫，祖制是不得不破了。只要能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咸丰豁出去了。

汉人和汉人武装在咸丰年间的崛起，直接带来了大清帝国在咸丰同治时期的中兴，同时导致了它在光绪宣统时期的迅速衰亡。在咸丰执政的十二年间发生的这种人事变革和军武创新，从根本上决定了晚清历史的走向，无论怎样强调二者的重要性，都不会有过分之嫌。

咸丰打破祖制，重用分分钟可能转化为最大敌手的汉人官员，他需要勇气，需要魄力，更需要制衡各种势力特别是汉人权力的手段。他启动了晚清军政生活中的这个充满玄机的重大转折，使历史的车轮在汉人铺设的轨道上行驶了三十年，然后在他遗孀慈禧的主导下，发生了满人在军政领域的全面复辟，接着在汉人的无情打击下直接走向清朝统治的灭亡。

沉稳就是力量

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咸丰皇帝奕詝开始指挥清军镇压广西造反武装的时候，皇位还未坐热。乳臭未干的年轻皇帝，刚刚执掌朝政，就要指挥作战，完全是勉力负重，仓促上阵。

奕詝的登基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尽管他从懂事那一天起就思考过自己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可是当他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登上皇座时，他甚至连必要的心理准备都没有。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他的父亲道光爷毕生追求宁静与平和，就连传位这件事情，也做得十分平顺，事先毫无预兆，交位时也未闹出很大的动静。

道光三十年正月，年迈的老皇帝已经违豫很久，打理国事却一点也不含糊，每天仍然拖着病体，到奉三无私殿召见臣子，丝毫没有叫哪个儿子继承大统的迹象。

元宵节的前两天，四皇子奕詝夜间正在看书，老师杜受田匆匆而来，把门关上，压低声音，急切地说道："老臣刚从圆明园回来。"

奕詝问道："父皇召见老师了？"

杜受田点点头，接着说："皇上在慎德堂召见军机大臣，把老臣也叫去了。奇怪的是，祁俊藻、陈孚恩、何汝霖、季芝昌都在场，却没有召见穆彰阿。"

奕詝立刻明白了。道光爷召见军机大臣，却把奕詝不喜欢的军机领

班穆彰阿排除在外，倒是把奕詝的老师叫了去。这是一个微妙的信号，暗藏玄机，看来连老师也没能揣摩出其中的含义，这就是他匆匆赶来的原因。

“父皇说了什么？”

“都是平常的公务，谈了四个时辰，却看不出什么重点。”

“父皇是否提到我了？”

“皇上把老臣叫去，自然是提到四皇子了，问你最近干些什么。”

奕詝和杜受田议论了一阵，不得要领。那天夜里，师生二人就寝时，脑子里都装满了疑问。

第二天凌晨五点钟，诸位大臣刚刚上班，道光爷就传旨召对。被宣者有十位，都是最高级别的大臣，以满人为主。四皇子奕詝随后也被传召。

弈詝不知父皇有何吩咐。走进正大光明殿时，看见了定郡王载铨和三位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和僧格林沁。他们和父皇一样，个个神情肃然，对奕詝的到来毫无反应。内务府大臣文庆的表情也很麻木。但是，五名军机大臣的眼光都向奕詝瞟了过来。他们的眼神里透露了一些信息，令奕詝感觉到父皇刚刚宣布了什么重大的决定。什么事情让穆彰阿和陈孚恩显得有些紧张？赛尚阿眼光里掠过的那一丝惊喜，何汝霖眉眼间和季芝昌眼角上那几丝暧昧的蠕动，又是意味着什么？

奕詝请安时，觉得父皇久日的病容已经不见了。道光爷端坐榻上，穿戴得整整齐齐。臣子们齐集在榻前，没有一个人说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的到来，打破君臣之间的静默。

发生什么大事了？莫非英夷又找茬子了？不对啊。若是召对国策，父皇怎会把我叫来呢？对了，怎么不见奕訢在场？父皇召见我，应该也召见六弟才对啊。

奕詝的悬念很快就由道光爷亲自解开了。他从文件匣里取出朱笔圣旨，叫臣子们传阅：

> 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御笔。

传览完毕，道光爷说了一番场面上的话，勉励各位大臣继续为国效力。

奕詝昨夜留下的疑窦顿时消除。但他还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成了皇太子。

父皇真的选择了我来承继大统？大家看好的不是奕訢么？父皇常夸六弟天资颖异，对他极为钟爱。六弟得到的恩宠，在诸位皇子中无以复加，好几次都有被立为皇太子的可能。可是，如今父皇只是破例给他封了个亲王，安慰一下这个宝贝儿子。

奕詝正在走神，道光爷问道："奕訢怎么还没来？"

原来父皇也叫内侍去宣了老六。奕詝想到。惶惑之中，随口回答："想是快要到了。"

道光爷微叹一声，说："尔等下去吧。"

众臣于是恭请皇四子奕詝前往乾清宫，拥立他为太子。奕詝一路上又在想着另一个问题。

父皇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册立太子呢？难道父皇觉得自己已经挺

不下去了么？可是，父皇的精神不是明显好转了吗？

奕詝太年轻，没见过将死之人的回光返照。可是那班大臣却是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明说。新立的皇太子令五位军机大臣返回办公厅，一同阅览章奏。没想到，又有人来传圣旨，急召大臣们入宫。原来道光爷已经“龙驭上宾”，走完了他的六十八个春秋。

道光爷走得如此之快，不仅弈詝吃惊，满朝文武也不敢相信。新立的太子刚刚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就立刻意识到：太子的宝座还没坐热，他马上就要黄袍加身了。

道光爷平稳地完成了皇权的交接。从他签署传位遗诏的日期可以看出，他把皇位传给十九岁的儿子弈詝，是在三年多以前就已经做出的决定。任何人都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

在道光爷眼里，他的第四个儿子有两大优点，一是精明，二是沉稳。道光爷看得很准，弈詝做皇帝的资格，在于他是一个沉得住气的年轻人。

弈詝的这种品质，登基后立刻显露出来。

传说道光爷病倒以后，成皇后撺掇皇上把皇位交给她最宠爱的亲生儿子奕訢。父母同心向着这个儿子，道光爷也乐得让宠儿承继大统，便把奕訢的名字写在纸上，藏到大殿的匾额内。不巧在写名字时，被一名太监在台阶下窥见，见末笔很长，估摸皇上所写的是“奕訢”二字，便把此事传了出去。道光爷知道事机泄露，忽然改了主意，决定把皇位传给已故孝全皇后所出的奕詝。

那么，奕詝登上皇位之后，将会如何对待最大的竞争对手奕訢呢？这是满朝文武心中一个很大的悬念。

成皇后只比道光爷晚一步离开人世。病危时，新皇帝奕詝在一旁侍候。皇后的视力已经不行了，以为身边的人是亲生骨肉奕訢，握着他的手说："阿妈本意是要立你，如今立了别人，也是命中注定。你要爱惜自己。"

新皇帝沉默不语。成皇后立刻醒悟自己张冠李戴了，当下脸色煞白。奕詝压抑着心中的不快，跪下叩头，发誓道："朕在位一日，必当保全六弟。"他深思熟虑，做了一个周妥的决定：打发六弟去圆明园读书。此后十年中，奕訢除了读书，也曾办过一些差事，咸丰三年十月出任军机大臣，第二年领班军机，直到咸丰五年七月免职，也算得到了重用。慈禧干权后，他又活跃起来，终于有了出头的机会，加授议政王，还在军机上行走。

弈詝如此对待六弟，没有做出手足相残的傻事，成为一段佳话，说明他是一名顾全大局的政治棋手。

另一件事情也说明奕詝耐得下性子。道光爷在道光三十年的第一个月份就已去世，奕詝完全可以在当年更换新的年号。谁都知道，父皇的那个道光年号，真的是很不吉利。民间传说"道光道光，道路光光"，成了一句已见端倪的谶语。田间颗粒无收，路上饥民死光，很多地方满目凋敝。老百姓盼望气象更新，指望新皇帝启用吉利的新年号。奕詝初登大宝，未必不想用新政覆盖旧江山，但他手下的臣子还是那一班老臣，他还得依靠他们推行全国的行政。路还得一步一步走，于是他告诫自己：要戒骄戒躁，还是把父皇的旗号再打一年吧，明年再启用咸丰年号。

年号未改，气象却要更新。军机领班大臣穆彰阿，专权擅政，残害忠良，朝野共愤。咸丰既登大宝，容不得他继续留在最高决策层面。他完全可以颁发一纸诏书，将这个前朝重臣撤职查办。但他不想锋芒毕露，决定低调地进行人事更替。

道光三十年二月，咸丰悄悄变动高层人事。他的措施顺应官心民意，却未曾闹出太大的动静。那个撺掇道光爷向英国人屈服并且迫害禁烟大臣林则徐的穆彰阿，在军机大臣中的排名往后挪了一位。汉人祁俊藻升授体仁阁大学士，领班军机，排名在穆彰阿之前。咸丰欣赏的赛尚阿被提拔为协办大学士，架空了穆彰阿。五月份，穆彰阿的门生陈孚恩自请离开军机处，回到江西老家休养，皇帝也下旨恩准。于是朝野上下都知道穆彰阿失去了圣眷，离下课已经不远，而新的气象已经露头了。

不可容忍的前朝重臣

穆彰阿失宠，文武百官都看得出来，新皇帝对这位前朝重臣心有芥蒂。咸丰不喜欢穆彰阿，不管他的反感中纠缠着怎样的个人恩怨，主导意识总与国事相关。穆彰阿掌领军机十五年，道光爷在位的三十载，后面一半时间都对穆彰阿言听计从。那是一个怎样的十五年啊？国运衰颓，外国入侵，中国战败，割地赔款。就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素来以征服者而自豪的满人弯曲了双膝，中华帝国的各个民族都跟着统治者一族铭刻下了永难忘怀的国耻。

道光爷生前不聋也不瞎，但他对于自己治理的这个国家，并无多少忧患意识，就像一个又聋又瞎的皇帝。既然他最信任的大臣是穆彰阿，那么不仅是咸丰，任何一个国民都有理由相信，正是这个穆彰阿，把道光爷变成了一个耳目不聪的残疾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在道光二十二年结束，那时弈詝只有十一岁。然而，这个年龄的小皇子，已经能够从宫廷沮丧的气氛中体味战败的羞耻。奕詝直到登上皇位的那一天，也没能搞清楚父皇在道光二十年开始的那场战争中遭到惨败的全部原因。但他单凭着皇族的直觉，至少也能了解战败的症结何在。一度骑在马背上打天下的鞑靼民族，已经丢失了尚武的传统。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但谁都知道，更应该为这次战争的结果羞赧汗颜的是统治中国的满人，尤其是号称八旗铁军的满人军队。

17世纪的人类世界，马背上的民族是强者。那时候，没有一种武力能够对抗强悍的骑兵。汉人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武力。满人靠着铁骑的践踏，从软弱的明朝皇帝手中夺得了统治中国的“天命”。

从17世纪中叶到道光爷去世为止，二百多年过去了。按照强者自己的说法，清朝的“列祖列宗创业垂统”，“文德武功超轶千古”，说到底，他们懂得武力征服是硬道理。远的不说，只说嘉庆年间三省教匪作乱，不是也被他们镇压下去了？西南省份很快恢复了安定的局面。中土人民安居乐业，半个世纪“寇盗不作”，虽然边鄙偶有骚动，也会被朝廷的武力打压下去。

但是，自从嘉庆皇帝那一次炫耀武功之后，进入道光一朝，北京的统治者发现他们讲不起这个硬道理了。他们失去了发言的本钱。大清的武力，已在中土文化和太平盛世的荣华富贵中剥蚀消退。

一百多年的一统江山，大清的大业传给了道光。要说道光爷是爱新觉罗一族的不肖子孙，咸丰连想都不敢想。父皇选择了他来继承大统，他感激不尽啊。何况父皇一生恪守儒家的做人标准，以身作则，个人修养无可挑剔。

的确，从咸丰的父亲道光爷身上，用儒学的标准来审视，你也许找不出什么缺点。尤其是他的私生活，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他以节俭著称于史，连他的御衣上都能找到补丁。看到这个皇帝，你会由衷地赞叹，他就是儒家生活方式的典范。

道光爷处理国事，也是严格遵循孔圣人的教诲。他主张以和为贵，倡导和谐宁静，希望臣民们能和他一起实现安定团结的美好愿望。

如此一位好皇帝，怎么会给儿子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他的教训是否值得后人吸取？道光爷的俭朴为什么只是一个人的廉洁，他为什么未能约束文武百官，起不到垂范下属的作用？

一个小故事就能反映出道光朝的怪现象：一个好皇帝如何生活在贪官污吏的包围之中。道光爷放弃山珍海味，追求民间的小吃。他叫太监

从宫外给他买来油炸果子，吃得有滋有味。有一天，他为了检验一下节俭的成果，去内务府查账，看看一个油炸果子究竟要花多少钱。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那一份小吃，太监竟然报销了三十两银子。道光爷被雷到了。这下他才知道，按照自己制订的伙食标准，他这个皇帝，连民间的小吃也消费不起。他只能叹息：官场作弊实在防不胜防，连皇上的俭朴也会变成下属贪墨的机会。他没有惩罚那个无耻的太监，因为他心肠太好，奉行批评教育、治病救人的原则，不会把犯错误的臣仆一棍子打死。

这就是道光王朝的侧面写照，虽然滑稽而夸张，却刻画得入骨三分。在大清帝国权力的宝塔尖上，坐着一位省吃俭用、不事铺张的皇帝，他脚下却是一大群贪婪聚敛、奢华淫逸的各级官僚。这样一幅对比鲜明的漫画，就是那时中国的现实。

道光爷打造出来的和谐，只是一种表面的宁静。官场中忌讳谈论社会矛盾，下级向上级隐瞒群体性事件。官场内部也是和气一团，皇帝不喜欢臣子们互相揭发和攻讦，诏谕臣民相安无事，互不得罪。官官相护，构建了一个嘻嘻哈哈的权力圈。官员们没有丝毫开拓精神，热衷于中饱私囊，巧取豪夺，不顾百姓疾苦。读书人醉心于八股，追逐功名，睁着眼睛说瞎话，讴歌所谓的太平盛世。道光爷和他宠幸的穆彰阿大玩柔术，加速了衰败的进程。

放弃武力，漠视国防，疏忽治安，这是道光爷致命的弱点。他违背了祖宗靠武力一统江山的成功传统。他害怕血腥，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对内对外，息事宁人。为了宁静，他听不得全国各地上报治安事件，也不愿采取措施消除社会隐患，宁愿做一只把头藏在沙堆里的鸵鸟。他造就了一种强制的安宁，而不是真正和谐的平静，各种社会矛盾正在积蓄着爆发的伟力。还是为了宁静，他不愿继续鸦片战争，不惜向英国人求和，授命满人首席大臣穆彰阿主持签订五口通商条约。

鸦片战争，中英双方打的是鸦片战。争战的焦点，是允不允许把鸦片输入中国，允不允许中国成为吸食鸦片的超级大国。鸦片为害甚大，世人家喻户晓，道光爷不可能不知道。林则徐焚禁鸦片，对朝廷一片忠心，道光爷也不可能不知情。可是宠臣穆彰阿抓住了他怕打仗的软肋，危言耸听，夸大战争的恶果。他还说，一定要惩罚好斗的林则徐，才能令英国人甘心。道光爷害怕了，为了息事宁人，他顺从了穆彰阿的意思。

道光爷不会没有接受过满人透过刀光剑影树立威信的传统教育。他在做出屈辱的投降决定时，确实也经历过一番内心的痛苦挣扎。

那是道光二十二年，西历1842年，大学士王鼎刚从河东查勘水灾回京，听说要跟英国签订和议条约，痛哭流涕，极力反对，还拼死为林则徐美言，恳求道光爷收回成命。他向林则徐拍过胸脯："皇上误会林公了。王某回到京城，一定设法消除皇上的误会。林公或许用不着去新疆了。"可是他斗不过穆彰阿那班宠臣，无法兑现对林则徐的承诺。

王鼎和穆彰阿同在军机上行走，他恨透了这位同僚，见一次就大骂一次，声色俱厉。穆彰阿总是微微一笑，悄悄躲开。

有一次，两人同时被皇上召见。王鼎在皇上跟前一点也不发怵，仍然厉声责骂："穆彰阿，你就是当朝的秦桧、严嵩啊！"

穆彰阿装成弱势，偷看皇上一眼，也不吱声。

道光爷呵呵一笑，对王鼎说："你喝高了！来人啦，把他扶下去，省得他在这里胡言乱语！"

王鼎是个硬骨头，就是不下道光爷给他的台阶。第二天上朝，照样说一些逆耳忠言。道光爷耐不住性子了，拂袖而起。王鼎一把扯住皇上的衣裾，大喊："林则徐冤枉啊！"

结果还是一样，道光爷又令人把他拉了下去。

王鼎回到家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决定效法古人，重演史鱼尸谏的故事，当天夜里上吊身亡。

当时，江西新城人陈孚恩在军机处任章京（军事委员会参谋），为人机警，最得穆彰阿的宠任。王鼎死后第二天，他就扮演了一个令人痛恨的角色。

第二天早朝时，军机大臣都到了，单缺一个王鼎。陈孚恩知道王鼎为什么没来，连忙出宫，朝王鼎家里赶去。

可想而知，王大臣自杀了，家里已经乱成一锅粥。尸体悬在梁上，尚未解下。家人恪守王法：但凡大臣自缢，必须奏闻朝廷，派人前来检验，然后才能解下。

陈孚恩一到，便做了一件知法犯法的事情，令王家人将尸体解下。他走上前去，在死者衣带中一阵搜索，找到了王鼎临死写下的遗疏。这份绝命之作的核心，就是弹劾穆彰阿，保荐林则徐。

陈孚恩对王鼎的儿子说："龙颜大怒，不愿再听这些胡言乱语！如果把这份遗疏呈上去，令尊只怕连恤典都得不到了！而你们做子女的，这一辈子别想翻身！你现在是翰林院的编修，如果还想在朝中为官，不如把这份遗疏毁掉，不要上奏，我担保皇上会给令尊优厚的抚恤。你们好好想一想吧。"

话刚说到这里，张芾赶来了。他是穆彰阿最亲厚的门生，和死者同为陕西蒲城的老乡，所以他的到来，情理上讲得过去。表面上看，他是为吊唁同乡而来；实质上，他也是为了老师穆彰阿来做说客。同乡情谊是幌子，政治目的是真意。

张芾一来就为陈孚恩帮腔，劝死者亲属隐瞒死者的临终遗愿。陈、张二人口才不俗，洗脑成功。陈孚恩起草了一份假遗疏，然后上报朝廷：王鼎暴病身亡。

皇上听到王大臣的死讯，倒是深为震悼，批准了规格颇高的丧仪。令成郡王送去茶酒祭奠，对死者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三个孙儿，都等到成年时带领引见。

那份真正的遗疏，被陈孚恩拢在袖子里带到军机处，交给穆彰阿邀赏。穆宰相大喜，于是大力提拔陈孚恩，不出十年，就把他抬举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张芾也在几年间从翰林跻身于大臣之列。王鼎的儿子，却被这二人害得不轻。由于他没有成全父亲的遗志，王鼎的门生和蒲城同乡都将他列入黑名单。他自己也愧恨终生，不再为官。

王鼎自尽一案，传闻有不同的版本。尸谏是肯定的，但谏劝的内容有所不同。有人说，王鼎反对五口通商，并非针对穆彰阿本人。那么陈孚恩掩盖真相，也许就不是为了邀功请赏，张芾帮同附和，也就只是为了支持恩师的主张，维护恩师的尊严了。但不论是为了什么，掩盖真相总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说是污点，一点也不过分。

王鼎死后，祁俊藻也力争不与英国讲和，但他在军机中为后进大臣，而且是个汉人，没有决定权，小胳膊拧不过穆彰阿的大腿。

中英双方定下了在白门议和的意向。那一天，道光爷退朝，背着两手在偏殿里走来走去，整整一天一夜没有歇息。内侍只听到皇上一声声叹息。漏下五鼓，皇帝才进入正殿，用朱笔写了一份上谕，严密封存。

那一夜思想斗争的结果是，道光爷决定用大把的银子向入侵者购买苟且的安宁。那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一向省吃俭用的道光爷居然狠得下心来。二千七百万两白银啊，相当于清廷一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

十，他也在所不惜。除此以外，他还割让土地，允许英国人开埠通商，并且让鸦片流毒全国。

上谕写好之后，天还没亮，宫门还未开启。道光爷吩咐内侍：把这道上谕送去枢密处，只能交给穆彰阿，不能让祁俊藻知道。

这份上谕，就是授权各位谈判大臣在和约上画押的廷寄。

鸦片战争的失败，清廷的和议，动摇了臣民们对这个天朝大国的信心。鸦片的流毒，吏治的腐朽，军力的衰颓，民心的背逆，灾害的摧残，形成强大的合力，挑战新皇帝奕詝的统治。

强者的挫折是弱者的机遇

由于道光爷的一念之差，咸丰从父亲手中接过的皇座，是一把失去了荣耀的交椅。投降和屈辱，已经覆盖了征服者皇冠上的威风。

道光爷的遗产，是对外软弱的羞辱。登基的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咸丰心中恢复了往常的郁闷。他已习惯于跟忧患意识为伴。父皇家道中落，虽还不至于家破国亡，却已大失爱新觉罗的颜面。他如何才能重振大清帝国的雄风？

咸丰毕竟太年轻，阅历既浅，又是刚掌权柄，对国情的严重性并无充分的认识，也无法知道如何去应对。他知道外侮尚在，犹如芒刺在背，但他没有料到内乱将临。那是一场将要席卷全国的规模空前的大动乱，足以动摇大清王朝二百多年的根基。

咸丰皇帝刚登基就遇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他不得不依赖湘军镇压广西的造反者，湘军在他的支持下崛起并发展起来。

咸丰此时还未意识到，父皇移交给他的是一座即将喷薄而出的火山，在爆发之前，表面上呈现出令人窒息的平静。火山一旦爆发，他将被炽热的烈焰烤得惶惶不可终日。他即将面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根据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外国评论家评估，这场内战在中国历史甚至全球历史上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了应对这场可怕的危机，他至死都会焦头烂额，不会再有一日空闲。

咸丰登基以前的十个年头，满清统治者脚下的火山，迅速地积聚了摧毁性的力量。道光二十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在道光二十二年以英国人的胜利而告终。中国在军事上惨败，满人威风扫地。在这场毫无悬念的战争中，异国人一支为数不多的军队，打败了广州的钦差大臣，沿着海岸线乘胜前进，打进了长江，最后在金陵向大清政府榨取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条约。这件事震撼了整个中国，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满人统治者自己，无不感到惊讶：号称无敌的满洲旗兵和绿营军究竟是怎么了？平日里耀武扬威的满人将士们，什么时候已经变得如此贪生怕死，一触即溃？

然而，满人不应该有的失败却是一个事实，说明大清王朝确实是外强中干，而官军的功能已经大大退化。

一战之后，满人创造的奇迹已经成为陈迹，剩下的只有笑柄。这件事导致的后果，谁也无法预料。自然灾害雪上加霜，大大削弱了大清帝国的实力。备受贪官压榨的汉人百姓，看到满人的武力神话完全破灭，认为北京的统治者已经不堪一击，推翻清王朝的最佳机会已经到来。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汉人，自然萌生了建立一个汉人王朝来取代满人统治的念头。

溃败的广东清军官兵，很快地分散到他们家乡的村庄和山野，有些人重操和平的旧业，另一些人则投身于刺激性很强的打家劫舍。他们向朋友和伙伴讲述洋鬼子的武力多么可怕，夷人的枪炮如何厉害，西方人

的战略战术何等新鲜，在民众当中传播对于夷人的恐惧。

但是人们惊讶地发现，如此可怕的洋鬼子，居然只敢驻扎在广州附近，并没有进城啊。再一打听，那些令朝廷钦差大臣不寒而栗的洋鬼子，原来没有获得进城的批准。中国官方把他们挡在城外的主要理由，竟然是担心百姓骚乱。此事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满足感。民间开始流传一句话：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洋人怕百姓。这个结论不单是满足了某些人的虚荣，还使一些人意识到了民众当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洋人是不是真怕中国的百姓？如果说他们出于贸易利益的考虑，暂时不愿激发事态，那么回答是肯定的；如果说他们决定暂时不进广州，是害怕中国百姓的反抗，那么就低估了他们的贪婪和野心。

但是无论如何，清朝当道者遭受的屈辱，必然使汉人百姓得到一种印象：只要举行一次国民起义，就能打败无能的清军，建立一个汉人的王朝。

客观的事实鼓舞了遍布全国的革命会党。一些会党把政治诉求和宗教教义捆绑在一起，利用传教来增强凝聚力。另一些会党则明确打出反抗朝廷的旗帜，会员们从事地下活动，避开官府密探警惕的目光。

众多的会党并非在一夜之间冒出，自从满人入主中原，地下社会的活动就十分活跃。仅在半个世纪以前，一个名叫白莲教的组织，发动了一场波及西部和西北数省的叛乱，甚至渗透到了华中。从嘉庆元年到嘉庆九年，官府都在忙于扑灭这场暴动。白莲教诞生的宗旨，是抗议蒙古人篡夺中国的皇位。他们在汉人统治的明朝偃旗息鼓了，但是在满人推翻明朝时又死灰复燃。

具有传奇色彩的三合会是另一个著名的秘密结社，人们更多地称之

为天地会。它在鞑靼人统治中国的第一个世纪内就出现了，在清廷鞭长莫及的南方十分活跃，广东和广西是他们孳衍的根据地。这个结社目标明确，坚决反清复明；会员分布广泛，团结在庄严的誓言之下。他们蛰伏起来，只等机会一到，就会纷纷起事，推翻清朝政府。

中国有太多的会党，包括白莲教和天地会，都怀抱着驱除鞑虏的共同心愿。他们从鸦片战争的结局中看到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他们等得太久了，而现在有了天赐良机。因此，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影响，可以如此总结：这个事实震撼了中国，羞辱了满人，给汉人带来了机遇。

汉人的这个机遇，对咸丰皇帝而言，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他穷其一生对付死死抓住机遇的造反派，而这一切都是从帝国的南方开始。

对外战争影响到有识之士，影响到广州附近的农民，也影响到了秘密帮会。道光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一系列天灾又加强了这种效果。湖南和广西的一些地区谷物歉收，遍地饥民，盗抢成风。有些匪帮规模很小，随聚随散；也有一些大型匪帮，人数成千上万，首领颇有人望，给县官和省级官员带来很大的麻烦。

为了对付这一类盗匪，官府号召各地训练乡团，组建武装。这种民间武装组织广泛存在，本意是维护社会治安，制止局部动乱，但是一些造反组织正是利用这种局面，就汤下面，从自发的民间武装运动中脱颖而出，例如咸丰登上皇位以后才出现的太平军。

南方的海岸线上海盗猖獗，不但劫掠中国的船只，也会攻击挂着外国旗帜的船舶。他们对海上交通的骚扰实在恼人，英国人不得不于道光二十九年派出军舰来跟他们较量，在广东附近的海上击沉四十八艘海盗船。

英国人向海盗开战的那个月内，广西的陆地上有一大股造反军正在跟官军交手，距离海战的地方只有几天的步程。被英国人击败的海盗，有许多武装人员被迫登陆。他们加入了广西陆地上的造反组织，或者自成一股，为害城乡。他们很容易跟那些地区的客家居民互相沟通，这些客家人，正是太平天国的雏形拜上帝会的群众基础。

种种迹象表明，大清王朝的寿命不长了。鸦片战争虽然没有打垮清政府，但已完全破坏了它在国内外的形象，或者说，暴露了它骨子里面的腐朽与虚弱。康熙和乾隆传下的强大帝国，如今已经凋敝衰颓，卖官鬻爵与日俱增，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差，货币贬值，日益接近金融破产，海盗与陆盗公然啸聚，匪众日增，各省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大。

正是在这样一种危急的情况下，道光爷还在竭力掩盖矛盾，享乐升平。对外战争的可笑失败，对内放任造反武装的软弱无能，表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权普遍瘫痪。任何一个胆识和能力出类拔萃的汉人，都可以大胆制订雄心勃勃的计划，致力于恢复汉人的王朝。在有记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如果表现出道光时期这样的特征，那就意味着它即将离开历史舞台。

大清王朝已经成为一出大悲剧的主角，人人都看在眼里。一位名叫米窦斯（也称密迪乐）的西方驻华外交官亲眼目睹了道光二十九年的中国，写下了一句断言："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判断，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动乱时期，它迟早会让满清王朝走到穷途末路。"

第二章　黔中干吏

胡林翼语录：

国之需才，如鱼之需水，鸟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才者无求于天下，天下当自求之。

乱世中的另类知府

前面说到，大清帝国承平日久，却因广东焚禁鸦片拉开战幕，大清蒙受屈辱，威风扫尽。境内危机四伏，寇盗潜滋。岭峤以南，广西、云南、贵州山区，奸宄亡命，勾结兵役，四出劫掠。道光皇帝渴望和平，尤其害怕疆臣用兵激发事态，各省高官秉承风旨，惟务安静。官吏们轻易不敢如实上报匪情，反而竭力粉饰颟顸，不加擒治，致使盗匪横行。

贵州省是全国的一个治安重灾区。黔西的安顺府，正当云南要冲，苗汉杂处，冒顶的大五、小五强盗帮，一向啸集，在民间暴力掠夺。

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节过后，安顺来了一位新任代理知府，名叫胡林翼。此人三十六岁，年富力强，一张长方脸，目光炯炯，颇有威仪。

胡林翼此来安顺，是因为这个官位刚好出了缺，因此来得偶然。但他到强盗四出的贵州来做官，却是有备而来。

前年五月，他到北京捐钱买官，听说京官年内可以补授，但是升官缓慢，所得的薪俸，不足以奉养长辈，因此他决定捐一个外省官位。他按照陕西买官的价位，捐了一个知府，可以由吏部发往贵州，由该省政府具体安排职位。但是陕西捐官的价位很高，所费不菲。好在他在京城熟人多，向老师和朋友借了一万五千两银子，一个月时间就办好了买官的手续，领到了分配到贵州的公文。

湖南龙山人李如昆是他的好友，对他此举甚感困惑，问道："润之兄捐钱买官，按照惯例，可任兄台选择好地方，如今兄台花了一万多两银子，却买了崇山峻岭中一个穷省的官位，真是闻所未闻！"

胡林翼笑而不答。再三逼问之下，他才答道："全国的官场，只有贵州的州县官吏奉上以礼，而不行贿。林翼此次出道，费用都是别人资助的，我胡家两代人世受国恩，贵州又是先父持节之地，对于当地的风俗，林翼已有耳濡目染。初次打理地方政务，贫瘠之地，或许有助于保持清白之风，而不致辜负了良友的厚意。"

李如昆听了这番话，才知这位好友是为了避腐就廉，想在下级向上级行贿之风尚未盛行的穷省当个清官，不由得肃然起敬。

胡林翼打算献身于一个贫穷的省份，做好了扎根贵州的准备，决定把未了之事打理妥当，还要接上家人一起赴任。从北京到贵州，他绕了一个大弯。先到江苏办事，然后回到家乡湖南益阳，去拜祭父亲的坟墓。他对着父亲之灵发誓：一定要做一名忠于朝廷的清官，非分的钱财分文不取。

绕这一圈，花了近一年时间。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一日，他母亲汤太夫人率领眷属登船出发。胡林翼绕道安化的小淹，去岳母家辞行，然后前往常德，与家人会齐。堂弟胡保翼也有一个府经历的官衔，随他一同前往贵州。六月份抵达贵阳，等待巡抚安排职位。这一等就是五个月，直到治安混乱的安顺府有了出缺，他才动身上任，于春节后来到安顺。

胡林翼知道安顺知府不好当。这里匪盗横行，秩序混乱。不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不配当这个官。一到任上，他立刻搜集盗匪的情报。他令官府的捕快提供线索：盗匪首领叫什么名字？相貌特征如何？匪巢在哪里？距离府城有多远？可是一问三不知。很明显，手下人收了盗匪的贿赂，有意隐瞒有关盗匪的内幕。

胡林翼又去民间探访。百姓虽对盗匪恨得咬牙切齿，却也不肯透露口风。胡林翼琢磨道：他们究竟害怕什么？经过耐心地沟通，方才得知，原来百姓不是畏盗，而是畏官。百姓们说：我们抓到盗匪，送到官

府，是需要花钱费力的。可是官府不及时审理，反而对我们找岔子、挑毛病，要治我们的擅杀、擅伤、非法捆绑之罪。我们担心盗匪反咬一口，又怕事后报复，只好忍气吞声。

胡林翼依靠当地的士绅，虚心就教，打消他们的顾虑，请他们派人多方打探。士绅们心想，这位新任知府是要动真格的了，才敢鼎力相助。

情报一有头绪，胡林翼亲自率领捕快抓盗。他脱去官服，换着短衣，脚穿草鞋，领着小分队出入深山老林，风餐露宿，有时寝食俱废。他的队伍中既有衙门的捕快，也有志愿参加的百姓。

通过几次抓捕行动，胡林翼有了根治匪盗的崭新思维，概括为八个字：与其用捕，不如用民。也就是说，他要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治安战争。

有一天，士绅送来密报：匪首黄老广等人月底要集会饮酒，地点已经探知。为防事机泄露，胡林翼不动声色。出发当晚，他照例宴请僚佐。喝了两杯酒，吃了几口菜，忽然起身更衣，召集身手好的捕快，连夜赶到匪首聚会场所，捕获黄老广，党羽无一逃脱。

这个代理知府任事一年，前后抓捕巨盗二百多名，全部处死。安顺治安状况彻底好转，盗贼衰息。城乡百姓为他在十几个地方建立生祠，自发地表达对他的感激。

按照惯例，贵州省的知府在辖区内可以独立审案。如果主管官员玩忽职守，就谈不上司法公正。如果知府贪赃枉法，伙同僚属算计有钱人，那就难免一人告状，十家破产。胡林翼为了避免司法腐败，决心来一个弊绝风清。他每天坐堂审案，严格规定办案程序。状纸一到，决不拖到隔日才看，而且当场剖断。判决结果，在交通要道张榜告示。由于

政务公开，无人再敢私下舞弊。前任积压的案子，清理出三百多起，桩桩审理公正，没有一人喊冤。

接下来，胡林翼狠抓正本清源。他跑到十几个辖区倡立义学，采访八百多名节女和孝子，汇总上报，请求朝廷表彰。安顺一地，二百年来未曾弘扬儒家的主旋律，胡林翼带了一个头，从这时起，当地政府一直注重正面宣传，大树道德标兵。

胡林翼注重调研，找到了贵州省治安形势恶劣的根本症结。他发现，这里的行政区划很不合理。许多府和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穿插交错，纠缠不清。这种现象名曰“插花”。安顺行政区划的穿插交错现象尤为严重。胡林翼亲自下去勘察走访，洞悉了这种现象的起源和弊端。

贵州行政区划混乱，大致有三个历史遗留的原因。第一是明朝卫戍区的设立，第二是元朝和明朝土司领地的划分，第三是清朝初年“剿抚”苗民所得的土田。在创设这些区划时，古人的规划做得太粗放，致使官府所在地距离所辖区域远隔一百里或二三百里。

混乱的行政区划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例如百姓搞运输，读书人应试，道路遥远，劳力费钱。从治安的角度来看，问题更加严重。乡村发生了命案，由于官府离得太远，拖延了侦察审办的时间。盗案往往发生在两个以上区划交界的地盘，两地官府互相推诿。就连普通的小官司，也往往牵连到其他行政区，只能靠公文交涉，纠缠不清。

贵州的百姓深受其害。一个普通的案子，在州官和县官眼里只算鸡毛蒜皮，对于百姓却是财产得失，性命攸关。时间拖长了，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但因证据搜集不全，往往又无法定案。许多人几年都跟父母官见不上一面，即便见着了，也是白见，还是得不到判决。原告和被告仇恨越积越深，就有可能转变为大案。

贵州的地方官也不好当。肘腋之下，都是邻县管辖的居民；卧榻之旁，又有别人管辖的地盘。他们有必须教诲的子民，有必须整顿的秩序，有必须倡导的精神风貌，也有必须抓捕的犯人，可是他们施政的对象，都远在几百里以外。府、厅、州、县，为官者都自称亲民之官，可是与民众相距太远。其中也有清官良吏，关心民生疾苦，却因距离阻隔，无法施展抱负。

安顺府管辖三县二州，知府、同知、通判各有分管的地区，名义上只有五个辖区，实际有八个辖区。八个辖区之中，有几十处是插花区域。安平和镇宁两县辖区支离破碎，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土壤。

胡林翼向巡抚报告，打算对各个辖区逐一勘察，根据各地的地形，重新规划，截长补短。对于粮食征购和税收，也要重新核定。然后绘制地图，加以文字说明，拟订章程，请巡抚报送中央各部，确定新的行政区划，划定边界，方便官民。

这么好的提议，巡抚乔用迁却不采纳。他对胡林翼说："弊端虽在，积重难返，重新划分行政辖区，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知能否讨好。何况安顺的治安局面已经大大好转，你胡林翼的才干已经得到公认，贵州还有很多地方发生匪乱，你这个干才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何必自找麻烦呢？"

治安别动队的长官

胡林翼在安顺待了一年多，安顺从大乱恢复了大治，他这个代理知府可以离开了。乔用迁把他当成了一把治安的利剑，要靠他整顿其他治安混乱的地区。

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八日，胡林翼交卸安顺知府的官印，返回贵阳。两个月后的一天，乔用迁召见他，说："胡知府，你是本部院手中的王牌啊，哪里有难，你就去哪里救急。"

胡林翼微微一笑，说："大人过奖了。如今又是何处有难？"

"东部的镇远府，大盗为害二十多年，无人能治。近年来势不可遏。本部院想让你去当几个月的代理知府，狠抓治安，胡知府可愿前往？"

"大人如此信任，属下岂敢推辞？"

"如此甚好！本部院正在增募士兵，胡知府若有需要，可以随时调用。"

镇远在贵州东部，从贵阳前往，路途太远。胡林翼怕母亲受不了长途跋涉，请她留在贵阳。

镇远府的辖地位于潕阳河南北两侧，居民以苗族和瑶族为主。西部的黄平，南部的台拱和清江，寇盗充斥；黄平以东，从施秉到天柱，治安状况略好。高山、革夷、山丙、沙邦四个苗寨，位于省界边缘，地势险峻，寨民经常出外抢掠，这就是乔用迁的心腹大患。

胡林翼一到镇远，就添设卡哨，购买眼线，信赏必罚。受印半个

月，破获了前任廖知府移交的一桩大案。

这是一桩轮奸杀人的重案，罪犯是一个团伙，其中五人是强盗。他们轮奸了杨秀才的妻女，还将杨秀才杀伤。此案发生已有两月之久，廖知府尚未侦破，府城内人心惶惶。

胡林翼一进镇远城，立刻听到了有关此案的反映。他召集衙役和捕快，责令迅速破案。衙役说："知府大人，我们也想早日破案，可是没有办案经费啊。"

衙役说的是实话，镇远的财政非常困难。

胡林翼脸色一沉，说道："没有经费就不办案了？你们以本府名义去借，由本府出具借条。"

衙役借来一千两银子，捕快们不敢怠慢，用了不到十五个工作日，就抓到凶手及奸犯十一人，从重惩办，府城民心稍稍安定。

事后，衙役们问胡林翼："大人为何要借款办案？"

胡林翼回答："本府矢志为民除害，豁出去了，借钱办案也甘心。"

破了这个大案，还只是走了第一步。镇远地势复杂，盗匪隐匿方便，出没无常，所以势力猖獗。胡林翼知道，必须搞到一手的情报，摸清地势与匪情，才能有的放矢。办完此案以后，他便离开了府衙，四处走访土著居民，了解山径和险僻处所，以及何处居民守法，何处居民行盗。一边走访，一边描画地图，随手记载。一天下来，记载的图文就有了一大册。

走访上百人之后，经过详细考证，胡林翼已经成为本地通。要隘之处，险僻之区，当地土人知之不全的，他都全部掌握了。

一个月后，胡林翼报告乔用迁，请求调派官军和乡勇攻打高山寨。此寨有五十八户人家，只有三户不做强盗，胡林翼决定一锅端掉。乔巡抚没有食言，给他派来一支官军。胡林翼集结一百二十名官兵，加上六千名乡勇，在奇险万状的山路上行军，包围了高山寨，随即展开攻势，很快就结束了战斗，抓获匪徒多名，兵勇未伤一人。

剩下的问题寨子还有三座。革夷是一座大寨，分为上、中、下三寨，共有七百户人家，并非都是盗匪，也有良民。胡林翼派人分别登记户口。其余各寨良民很多，为盗的只有十分之二三。

经过此仗以后，胡林翼提议暂停攻击。攻打深山中的苗寨难度极大，高山寨就很典型。它的地理位置格外孤峭，仰攻很难，若非道路熟悉，靠突袭得手，否则很难成功。山里人身手灵活，翻山越涧，矫捷如飞，或分或合，忽聚忽止，而且林密箐深，易于隐身。若无得力的部队，肯定要吃败仗。

胡林翼是一名文官，接触军事不久，就已发现，官军绿营已经蜕化变质，官兵斗志不强，贪生怕死。一人受挫，万队先奔。靠这样的军队作战，一无地利，二失人和，贸然攻击，毫无把握。

与此相反，盗匪的消息非常灵通。官军刚刚出发，盗匪已先逃遁，官军刚刚返回，盗匪便重新集结。官军频繁出动，无功而返，既有损军威，又无伤于盗匪。即使侥幸碰上盗匪，贸然攻击，又恐怕误伤了良民，放跑了奸恶，有伤于仁义。

胡林翼经过一番思考，认为上策是发动良民团练自卫，使盗匪没有空子可钻；中策则是收买盗匪来捕盗，以毒攻毒，使盗匪互相猜疑。乔用迁赞同他的看法。正好知府朱逢辛请求返回本任，胡林翼便于八月二十五日交卸官印，返回贵阳。

胡林翼消停了一个月，于十月份奉命出任武举人乡试的监考官。可是道光末年已没有太平的日子。黄平县的巨盗抱禾等人，聚集部众，抢劫云南和贵州进京赶考的学子，事情传到了北京。道光爷极不愿意听到出乱子的消息，无奈事情已经传开，他只得下诏诘责贵州巡抚，命他赶紧摆平此事。

乔用迁本想把案子压着不报，却不料皇帝已经知晓，他不得不打起精神，再次对镇远的盗匪用兵。派谁去呢？想来想去，还是胡林翼去最令他放心。

道光二十九年（1849）除夕前夜，贵阳府城到处洋溢着节日将临的气氛，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过年。胡林翼忽然接到命令，叫他立刻赶去巡抚衙门。胡林翼一进议事厅，发现司道大员都在，气氛非常紧张。

“胡知府，大年在即，本部院还有件要事，不得不跟诸位议一议。抱禾打劫赶考举子一案，皇上有旨申斥，本部院必得派兵进剿。”

按察使道：“大人，明天就是春节了，若要进军，何不等到正月十五以后？”

胡林翼说：“大人既然已下决心要派兵进剿，属下以为兵贵神速，不能延期。山里人在年底要回寨赛神，料不到官军会突然赶到。如果等到年后，风声走漏，头目就会先溜了。属下以为，最好今天发兵。”

乔用迁说：“本部院正有此意，只是大年在即，却又要辛苦胡知府走一趟了。”

胡林翼当下领命，当天启行，同时向镇远各属发出密令，约定各路官军和乡勇按期集结。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六日，部队抵达黄平的岩门司，地方文武

官员率领绿营兵一千七百多人，驻防兵和苗兵一万七千人，先后到达。胡林翼调配兵力，从四面合围，堵截各个要隘，以防盗匪逃窜。

胡保翼随堂兄来到黄平，胡林翼当晚令他运饷去台拱，并协同同知陈竹坡防堵后路。

当夜三更时分，部队开抵台拱，陈竹坡和都司王伯昌已带兵前往革夷，分头扎营于革夷背后的养开和山丙背后的望坪，两营相距三十里，离台拱城六十余里。

第二天，胡保翼率兵驰抵陈竹坡军营。千总罗亨禄送来一架帐篷，给胡林翼宿营。随从兵丁围绕帐房，用松毛作被，就地露宿。

正月十一日，巡抚的命令送达，批准明晨进剿革夷，令胡林翼督兵分布要隘，以免盗匪逃窜。胡林翼谕令附近的良民前来军营登记，发给暗号，让他们互相保卫，不要害怕。

第二天战斗打响，官军攻破革夷和沙邦两寨。九天后，开始攻打山丙。盗匪有十几处根据地，都被官军烧毁，抓到匪首抱禾以下二百九十八人，顽抗的盗匪都被斩杀。

当地的苗族居民大受震动。先前已有六十寨的苗头到军营登记，战斗过后，他们又带领三千八百多人到军门参见，请求从此剃发摘环，编入保甲，听从约束，如居民再有不法行为，自愿缚献。

胡林翼认为他们很有诚意，命令地方官编造户口册，发放免死腰牌。然后遣撤部队，酌留几名委员清查户口，安抚良民，进行善后。一个月时间，全部办理完毕。

革夷一带的强盗为害五十年，盘踞三百里，作案对象涉及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四省的行旅客商。经此一战，消除了祸患，而且保全了

无数生灵。胡林翼认为，此战分别良莠，投首者免死，抗拒者剿杀，问心无愧。

胡林翼的革夷之战打完，战功报到北京，皇座上已经换了新人。咸丰皇帝正需要这样的铁腕官员，欣然下旨，给胡林翼赏戴花翎，留在贵州，只要知府官位出缺，立即补任。

这时，湖南新宁的李沅发造反部队活动在湖南、广西、贵州交界的地区，乔用迁大为震动。贵州的黎平处于动乱地带，李沅发随时可能窜入，乔用迁急需干员指挥防堵。此人非胡林翼莫属，他把官军和乡勇交给胡林翼，叫他去办这件大事。

二月十七日，胡林翼从黄平启行，三天后进驻黎平。胡林翼一到，便领兵出击，将小股造反军追逐到广西古宜，驻营堵截。

胡林翼参与军事，所干的事情件件漂亮。乔用迁上报他的战功，得旨以道员使用。一些官员为胜利冲昏了头脑，请求大举清剿黎平和镇远两府的会党，胡林翼指责他们拿打仗当儿戏，写信制止。他以正月征剿抱禾一战为例，说明打仗绝非易事："那一次，官军按期会师，部署周密，仍然让对手逃走了，致使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如今我们对黎平的东西南北还摸不着头脑，为何要轻言大举进攻？"

胡林翼在贵州为官两年，主要治理治安灾害地区，已经卓有声望。新皇即位，给他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咸丰采纳曾国藩等人的意见，有意于人事改组，诏令大臣们举荐司道以下可以担负大任的官员，要从中层干部中提拔一批高干。云贵总督程矞采保举了十人，贵州巡抚乔用迁保举了八人，这两份推荐名单上，都有胡林翼的名字。胡林翼本人颇感意外，他来到贵州之后，尚未正式补缺，老是代理别人的职务，不料两位封疆大吏如此把他放在心上。

乔用迁得到旨意，要胡林翼迅速进京引见。乔用迁鉴于本省边防吃紧，奏请缓期。咸丰虽然答应了乔用迁的请求，但他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凡是召见云南和贵州的大小官员，他都要垂询胡林翼其人。

胡林翼接到北京故交的来信，劳崇光、常大淳、武棠、郎汝琳等官员进京觐见皇帝，咸丰都问到他的情况："胡林翼在贵州为官，官声何以如此之好？"一个小小的知府，皇帝如此挂念，是胡林翼做梦也没想到的。遵义人唐树义给胡林翼写信说："皇帝很想用你，只是因为你在剿匪，还须稍待时日。"

机遇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湖南益阳里仁桥的胡家湾，在清朝的嘉庆年间，即西历19世纪初，有一对非常可敬的兄弟，操持着一个大家庭。兄弟之间在家庭内实行社会分工，老大专务农业，养活一家老小；老二专务教育，培养后代成人。他们是孝顺长辈、友爱兄弟的楷模，也是忠厚诚实、治家有度的典范。

这两个兄弟，就是胡林翼的祖辈。当农夫的老大名叫胡显巍，抓后代学业的老二名叫胡显韶。

胡显巍不仅会种田，还是个大管家，两家几十上百口人，都听从他的指挥。儿子和侄儿们娶了媳妇，都归他安排家务，早起晚睡，按规定作息。三十年的家庭生活有条不紊，和睦无怨，劳务公平分担，实行轮休制度。谁的贡献大，大管家就设宴犒赏。胡林翼的母亲汤夫人嫁到胡家以后，挑水舂米，为上百人做饭菜，为下田的人做后勤。

胡显韶教育后代的资格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是一个秀才。他有四个儿子，个个都被他教成了秀才，前程似锦。他的教学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授予特级教师也当之无愧。他的长子叫做胡达源，就是胡林翼的父亲。

这是一个男耕女织、书香飘逸的大家庭。它是湖南耕读文化的一个缩影。乡里人说："胡氏一门，丁口繁衍，耕读相承，男勤女贤，一定会兴旺起来！"

嘉庆十七年六月六日酉时，西历1812年7月14日下午，胡林翼出生在这个大家庭里。这一年以干支纪年为壬申，属相为猴。他的父亲此年在岳麓书院进修，同学左观澜在此年冬天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左宗

棠。胡林翼和左宗棠长大以后成为生死之交，左宗棠有文记叙他们从娘肚子里出来时的情景：

> 我生于湘，公产于资，岁在壬申，夏日冬时。詹事文学，读书麓山，两家生子，举酒相欢。

文中的“詹事”，是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文中的“文学”，是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

胡林翼是汤夫人所怀的第三胎，她已经生过两个女儿。儿子的出生给了她十分的惊喜。她对丈夫说：“前些天我梦见一只五色鸟飞进屋后的树丛，张开两翼，飞翔唱鸣，群鸟跟随它飞翔，从林中啄来一根芝草。”

胡达源一听，喜不自禁，连说：“此梦吉祥，此梦吉祥！此儿就依乃母梦中情景命名吧。五色飞鸟，林中展翼，啄来芝草，那就取名林翼，取字咏芝。”

神鸟转世的胡林翼，果然颖慧异常。三岁那年，父亲被选拔到北京的国子监读书，离家之前，抱着他拜谒先祠，对着祖先的灵位祷告：“这个孩子看上去非常聪明，靠祖宗保佑，长大之后或能自立，但我不敢放松对他的管教。”

父亲进京了，胡林翼成了祖父的跟脚虫。胡显韶走到哪里，他就牵着衣角跟到哪里。晚上也要跟祖父同睡，祖父爱之如至宝，嘴里却抱怨道：“此儿太爱说话，有些难缠。”

胡显韶以教学为本业，小儿子远走高飞了，他便收孙儿为徒。胡林翼长到五岁，胡显韶就给他讲授《论语》，教他识字写字。

胡林翼很受上天的眷顾，七岁就得到人生的一个大机遇。这一年他

入塾读书，不算奇事。难得的是他小小年纪就有了结婚的对象，而且女方是名门闺秀。

有一天，跟脚虫随祖父来到益阳志馆。安化人陶澍在北京做官，奉皇命视察川东，取道益阳，来这里拜访乡贤。他一见胡显韶带来的孙儿，俯下身子，好一番打量，问道：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胡林翼。”

陶澍对胡显韶说：“此子器宇不凡，前途不可限量啊。”

他跟胡显韶一番交谈，决定将自己四岁的女儿陶静娟许配给胡林翼。当下两家人交换了生辰八字，胡林翼当场拜了岳父，举止得体，彬彬有礼。

紧接着就有了人生的第二个机遇。胡达源进京以后，仕途越走越开阔，几年内中了举人，又得以进士及第，授了翰林院编修。在京城有了根基，便张罗着把老婆孩子接进京城。胡林翼刚满八岁，就随母亲来到北京。湖南乡下的孩子能进京生活，那是少有的幸运。不过胡达源两袖清风，家道清贫，汤夫人来了，仍然下厨做饭，自操家务。

胡达源对儿子管教极严，早晚督责，以儒家做人的标准要求他，叫他大公无私，舍利取义。胡林翼年纪尚小，无法领悟如此之高的境界，却也记住了一些信条。

光阴荏苒，胡林翼在京城一晃就过了八年，长成一个丰神俊逸的十六岁少年。其间父亲请了多位教师授业，那些优秀的读书人成为他求学路上的良师。

接着胡林翼又有了游历祖国山川的机会。胡达源在道光七年五月出任云南乡试正考官。在考场之内，奉到谕旨，令他出任贵州省的督学。他于十月一日抵达贵阳受印，不久就从贵阳派使者进京，接走了父亲和儿子。

胡显韶祖孙二人在冬天抵达贵阳，住进了贵州省的考试院。胡林翼在这里熟悉了西南的方言，也目睹了这里的荒僻与贫穷。

几个月后，他奉父母之命，回家完成终身大事。他侍奉祖父回到家乡，随后来到风景如画的桃花江畔，在陶氏别墅中与陶静娟拜堂成亲，十八岁的新郎挽着十四岁的新娘走进了洞房。

野史记载胡林翼的婚礼有许多不实之处。作者把婚礼的地点改成了金陵，硬说胡林翼的婚礼用度花钱如流水，而岳父陶澍一点也不吝惜，要多少就给多少。还说胡林翼少年时代就放荡不羁，陶澍仍然肯把女儿嫁给他。陶澍身边的人无法理解，一向律己甚严的陶总督，对僚属也很严格，为什么单单宽纵这个女婿呢？陶澍回答："此子犹如沧海中的大鱼，一勺水怎能容他回旋？"

野史的作者别有深意，安排了一个劝浪子回头的情节。胡林翼成婚之后，陶澍摆设盛宴招饮，座上只有翁婿二人。岳父在席间畅谈先辈如何立志发奋，如何约束言行，如何令后人望尘莫及。胡林翼大为感悟，从此折节读书，留心吏治民生，戒绝了奢华的习惯。不过还留下一点尾巴，饮食上不愿亏待自己，不像曾国藩那样茹淡食素，日常开销也不如左宗棠那般克扣自己。

但这毕竟是野史。胡林翼并非出身于豪富之家，成婚之前似乎并无大把的银子可花，何况父亲约束严厉，哪里敢去花天酒地！如若他真有过一段不知节制的生活，恐怕也是婚后的事情。

阅历即是资源

胡林翼婚后留在了益阳，遵照祖父之命，去父亲的友人蔡用锡门下读书，那个地方叫做龙潭口。这件事看似平常，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他的知识结构在这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蔡老师教人务为有用之学，并不专重于文艺。他给胡林翼讲授军事和吏治，把胡林翼的学问从象牙塔里引向了社会实际。短短两年的教学，可令这位学子终身受益。

胡林翼已经懂得，秀才应当以天下为己任。他对民众的疾苦有了一腔恻隐之心，越读书越忍不住。

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沅湘大水，益阳濒湖，堤垸尽没，饥民塞途。十九岁的胡林翼恻然悯叹，匆匆拜访县令贾亨晋，请求按照灾区编查户口，劝富民出钱出粮，赈济灾民。有人劝他不要多事，他就给祖父写信，陈述利害。在他的呼吁下，一些富民给饥民发放粮食，救活了许多灾民。

岳父陶澍对他立志造福于社会施加了进一步的影响。第二年春天，陶澍的贺夫人返回金陵，胡林翼和夫人一同送岳母前往。他在两江总督衙门留居，亲眼见到陶澍的施政措施，也认识了岳父的一些僚属。他的一些见解，常令岳父大为吃惊。

有一天，他来到岳父的书房，问道："岳父大人可曾想过，您老离开两江总督的岗位之后，要向皇上推荐谁来接任？"

"贤婿莫非有合适的人选？"

"林翼认为，林则徐和伊里布二人，必将是朝廷可以倚重的肱股之臣，岳父可向朝廷举荐。"

陶澍先是一愣，接着笑道："贤婿好眼力！"

如果说胡林翼终究有过放荡不羁的日子，应该就是他居留金陵的这一段。秦淮河历来是一片欢场，金陵官员们在声色中熏陶，很少有人不涉足休闲娱乐场所。

陶澍整肃官场，严禁僚属出入红灯区。胡林翼来到这里，给总督衙门的僚属们开了一个口子。衙门里总有人拉胡林翼下水，胡林翼或许也乐得去逛一逛秦淮河，可谓一拍即合。僚属们想去找小姐了，就打着胡林翼的名号。奇怪的是，严厉的陶总督偏偏对女婿网开一面，只是责罚自己的幕僚。他说："润之将来要为国操劳，不会有时间寻欢作乐。他今天的所为，都是预先弥补他日后的劳苦。"

陶澍是个品行严正的君子，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却唯独容忍胡林翼作邪狎游。岳父大人能够容忍女婿的跌宕风流，简直匪夷所思。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陶澍确实说过那番话，那么他的确看得很远。胡林翼能发能收，一旦掌权理政，就顿改前态，成了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英雄之所为，与平常人大不相同。

陶澍之所以容忍胡林翼好色，大约也是因为他自己在两江总督任上收了不少姬妾，也就不好意思过于约束女婿。野史拿此事幽默了一把。据说有人给陶总督提忠告：后院人杂，恐不尽妥，必须留意考察。

一日，陶总督刚从某妾住所出来，忽然想起还有事交代，又返回去，只听得妾在训人："老爷刚走，你就来了，怎么如此大胆！"

陶澍没有惊动那一对偷情人，蹑手蹑脚地溜出来，对跟班说："我的妾尚知规矩，还是好女人。"

陶澍给女婿提供了宽松的休闲环境，胡林翼在金陵尽情玩了几个月，有些乐不思蜀了。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欢乐时光，人性得到

了最大的释放。此后他的学业和德行齐头猛进，人欲很少浮出水面。

道光十三年（1833）正月，胡林翼结束假期，偕同夫人从金陵入京。他此去是要跟父亲会面，因为胡达源此时又回到京城做官，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

胡林翼已经成人，聪明豪强，经过岳父的点拨，博览群书，却不去钻研八股文章。他爱读史地军事书籍，对于山川扼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正在此时，他遇见了一个兴趣相同的学子。

与他同年出生的湘阴人左宗棠，此年二月进京赶考。胡、左本是世交子弟，加上志趣相投，一见定交，相得甚欢。经常风雨连床，彻夜谈论古今大政，分析成败得失，前因后果。这时鸦片战争尚未爆发，但列强环伺，虎视眈眈。国内会党四伏，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尽管道光爷和臣子们极力粉饰太平，这两个年轻人却洞察了世情，预言国内将乱，相对唏嘘叹息，眉头紧锁。别人见了，怪诧不已，以为他们脑子有毛病。

胡达源此年攀上了仕途的顶峰，升任詹事府少詹事，不久就走了下坡路。他奉命出任武会试副考官，上司白镕阅卷有误，胡达源受到牵连，负有失察之过，降补翰林院侍讲。

因别人犯错而连累受罚，似乎是胡家父子的宿命。胡达源遭受官场中最大的一次失利，从此一蹶不振。胡林翼的官运中竟然也有相似的一劫。七年以后，他跟父亲一样吃了上司的苦头，而且跟头摔得比父亲更重。

胡林翼一家人的命运，从此起伏不定，动荡不宁。胡达源出事之后，又接到伯父胡显巍去世的讣告。胡达源叫儿子回家奔丧，顺便参加本省的乡试。

胡林翼此次回乡，人生就发生了更大的转折。他从十六岁开始参加乡试，到二十二岁为止，屡试未举。没想到此次回乡，竟然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他于道光十五年（1835）正月回到益阳，四月份到长沙备考，八月份进入考场，考中了第四十名举人。小叔父胡达滑也列名副榜。

中举似乎是胡林翼的一把钥匙，开启了仕途得意的大门。新举人怀着满心的喜悦，于年底启行入京。由于时间充裕，他绕道金陵，在秦淮河边度过春节。陶澍正在京城述职，总督署只有几个读书人同住。胡林翼心情舒畅，无拘无束，与他们纵谈学问，赓唱为乐。

正月十日，金陵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胡林翼潇洒启程，二月九日抵达北京，应试礼部，考中了第七十四名进士。接下来一路顺畅，殿试二甲第二十九名，朝考入选第九名，改翰林院庶吉士。

胡林翼在几个月内顺利地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从一介平民踏入了官场。道光十八年散馆，他考列一等第八名，授职编修，还是春风得意。他颇想衣锦还乡，祖父不许，希望他坚守岗位，更上一层楼。正好左宗棠第三次来京城会试，胡林翼会见故人，让左宗棠分享了他的喜悦，两人交往密切，相处极欢。

第二年二月，朝廷大考翰詹，胡林翼名列二等。正在仕途顺畅之时，忽接噩耗，岳父陶澍六月份在金陵辞世。胡林翼没有请假，仓促出京吊唁，星夜兼程，来到金陵，为岳父检料后事。他满怀哀伤，登上总督署后面的小楼，在寂寞中独坐。回想岳父的音容笑貌，泫然泪下。

胡林翼忘不了岳父对他超常的信任。陶澍病重时，朝廷先后将林则徐和邓廷桢调为两江总督，后来林则徐调任两广总督，朝廷又调伊里布取代邓廷桢任两江总督。当年胡林翼保荐两江总督的第二梯队，岳父记

在心里，果然向朝廷举荐了两位贤官。

胡林翼想到，岳父的儿子陶桄刚刚七岁，必须有个可靠的人来教养。他与贺熙龄谋划此事，决定聘请左宗棠为陶桄的老师。他擅自离京，不敢久留金陵，十日匆匆而返。

私自出京没有影响升迁。此年十一月，胡林翼出任国史馆编修。道光二十年三月，又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经他之手，录取十四名进士。一个月后，他率领十四名门生趋拜父亲。胡达源见儿子这般争气，十分欢喜。回想起林翼三岁时，他抱着此子拜谒祖祠时说的那番话，深为这个孩子感谢先祖的庇荫。

困窘只当是历练

祖宗的庇荫也没能阻止乐极生悲，胡林翼很快就遇到了跟父亲一样的霉运。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他奉命担任江南乡试副考官，与正考官文庆一同启行。

这本来是一份美差，但人在倒霉时，美差也有凶兆。时逢江淮大水，洪水淹没道路，行程阻滞。他在路上致信父亲，叙述各处都遇大水，陆道也要乘小船。水上行走几里，回到旱路行走一段，再行十几里水路，折腾得够呛。主仆行李，前后不能相顾，哪里是办官差，简直是逃难。

八月二日抵达金陵，这座美丽的城市已面目全非，贡院里是一片汪洋。乡试不能在水上举行，只得延期一月。水退之后，进入考场，主考官病倒了，公务全压在副考官身上。胡林翼竭尽三十多个昼夜之力，独力阅卷一万四千多份。虽然录取了一百一十七人，成果不小，但他已经累得不成人样。

超大的工作量导致一个小小的失误，一份卷子上的“下江”误注为“上江”，致使安徽多出一个名额。胡林翼自请处分，为这一字之误降了三级。但霉运还没到尽头。文庆这个满人官员，胆大包天，携带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东窗事发，胡林翼又得为此事担负失察之责，十二月奉旨降一级调用。

几个月后，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胡达源于五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古代官员承受失亲之痛的同时，还面临着失业的打击。按照儒家孝道的要求，失亲者必须离职守丧。胡林翼突然失去父亲，犹如天崩地

塌，几天内便被悲哀销蚀得骨瘦如柴。八月份扶柩从潞河南归。第二年正月，胡达源的灵柩从京师抵达家乡，可是老家益阳已无胡林翼一家落脚之地，胡林翼只能侍奉母亲汤夫人侨居长沙。

胡氏大家族自曾祖以下，全部聚居在胡家湾。胡达源生前友爱笃至，不营私宅，西头早已人满为患。现在胡林翼携全家归来，房舍连丧车都装不下，本应另修晏庄存放，却因没钱而办不成。死人尚且无栖息之地，活人就更无起居场所。此事早在胡林翼意料之中，经过岳州时，他给叔父写信，决定护丧归里，而让眷属暂居长沙。

人生的变故来得如此突然，胡林翼原来似乎拥有了人生所有的一切，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家族兴旺，然而一夜之间，父亲离世，仕途中断，一家人连生活也失去了着落。这时候，大叔父胡达澍要前往绥宁出任教谕，携带次子胡杏翼随行。胡林翼感念身世不测，流涕相送，不忍分别。

陶桄的情况也很不妙。安化乡里，族人欺负这个孤弱的孩子。胡林翼不能置之不理。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份，小老婆徐氏又撒手人寰。胡林翼满心哀伤，来到小淹，跟左宗棠商议处理陶桄的家事。贺熙龄也来到此地，他是胡林翼和左宗棠二人的老师，对两个弟子关怀备至。他说："林翼啊，你不能再拖了，令尊必须早日下葬！"胡达澍也从绥宁屡次来信，催促胡林翼让父亲入土为安。胡林翼内疚不已，极力辞掉澧阳书院的聘请，亲自营造墓地，数月不息。

此年八月，胡林翼服阙。座师潘世恩叮嘱门人刘宝楠写信劝他出山。胡林翼推辞不出，说母亲年老，需要奉养。十一月底他终于在藕塘坡卜葬父亲的遗体，十三天后完成葬礼。

胡林翼承担起家族的重任，为堂弟们担任教师。在祖父胡显韶昔年授经的紫筠阁，他指导胡保翼等堂弟潜心读书。那个地方名叫竹山，距

老屋二里多路。宅前一条汊港，胡林翼搭建了一座石桥。自撰楹联一副：池圃足高卧，图书供古欢。

胡林翼岩居川观，安贫守拙，督耕以养，大有终老乡里的志向。为了传宗接代，他又纳了一位王姓姑娘为副室。

乡间静谧，一年多时光倏然飞逝。突然接到陶澍夫人去世的消息，他赶往小淹吊唁。左宗棠仍在这里做塾师，好友重逢，晤谈十天。资江岸边，两个失意的年轻人哀叹时运不济。左宗棠早已断了仕途的念想，胡林翼则从仕途败下阵来。二人刚刚三十出头，却自叹迟暮。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们对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十分悲观。左宗棠说，除非皇帝得到林则徐那样的好官辅佐，否则国事不可有为。

胡林翼毕竟跟左宗棠不同，注定不会长久寂寞。他出身官宦之家，又是已故总督的女婿，社会交游颇广。闲居五载，每年都有师友从京城来信十来封，叫他重返仕途。但他心灰意冷，还未从命运的打击下恢复元气，毫不为之所动。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底，湖南巡抚送来书币，请他主持湘阴仰高书院。胡林翼有些动心。但是，两淮盐运使但明伦的使者同时送来书信，催促他出山做官，答应帮他筹集复官所需的捐款，就在扬州办理手续，可以事半功倍。胡林翼还是犹豫不决。恰好座师潘世恩、王植、林则徐和陆建瀛都写信来劝他复出。林则徐此年秋天从伊犁赐还，出任陕西巡抚，想到了这个优秀的年轻人，鼓励他为国出力。胡林翼打定主意重返官场，推辞了去湘阴教书的邀请，决定登舟远行，随大江东去。

道光二十六年（1846）初春，他与堂弟胡保翼一同抵达扬州，住在但明伦的衙门里，但因扬州商人的赞助没有谈成，捐官复出之事无法办妥，他打算进京捐个京官。四月份，他送胡保翼回家参加乡试，独游焦山，遇到风雨，逗留四天，前往苏州参见巡抚李星沅，然后返棹扬州。

五月二十五日启行入京，住在郑敦谨家。

胡林翼最终靠门生出钱捐了个贵州知府，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回到益阳，整装待发。出发之前，遍谒先祖坟茔，发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免给前人脸上抹黑。他来到贵州，先在黔西的安顺整顿治安，随后成为黔中干吏，其中经过，本章都已叙及。

第三章　新宁豪杰

野史：湖南人的面相

长沙有个看相先生，研究麻衣柳庄相法十几年，颇有心得。咸丰登基之初，有一天他忽然对人说："这些年来，我所见过的村夫牧童，大多有文武大官的相貌，朝廷哪里会有这么多官位来安置他们？"他由此而怀疑自己的相术，把所有的书籍付之一炬。

然而他的相术很快就应验了。太平军兴起之时，与之对立的楚军和湘军相继创立，朝廷提拔了大批官员，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是三湘子弟，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相术其实不差。

新宁一地多牛人

广西拜上帝会举行的造反运动，从人员的成分来看，可以找到两个源流。自乾隆年间开始从广东嘉应州流向广西东部的移民，即广西的客家人，是拜上帝会组织的主要成员；而广西和湘南一带的山地苗民，以及湖南的天地会，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清末湘南的造反运动中，新宁是最多事最著名的县份。这一片偏僻的山地之间，竟然名人辈出。从道光即将离世到咸丰即位不久的这段时间，广西的动乱尚未引起朝廷的重视，新宁会党的大规模造反却已闹得沸沸扬扬。这里的战火直接影响了广西的动乱，促使拜上帝会下定了举事的决心。

新宁位于湘南边界，南接广西，与粤北的山水人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里南下二百多里，便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若非行政区划有隔，这座美丽的小山城可以成为桂林风景区中的一道胜景。道光年间，此处跟广西北部一样，也是多民族杂居地，苗族、瑶族和汉族，分散居住在偏僻的山林之中。

新宁有两大特点，一是山清水秀，二是民风强悍。

原始的山水是怡人的风景，也是艰难的生存环境。狩猎和自卫，使武学在新宁的男人中盛行。在贫穷和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会靠武力去谋取生存。鸦片战争之前，这里的山水就不平静了。道光十七年（1837），一位名叫蓝正樽的瑶民，利用民间流传的斋教，结纳农民，拿起武器攻打西北面的武冈县城。遭到官军镇压后，余部被雷再浩与李世德收纳。

雷再浩也是瑶族人，家住新宁黄背峒。李世德则是广西全州的汉

人，跟雷再浩结为死党。他们决定成立棒棒会，深入民间，招收会众。他们吸取白莲教的经验，采取类似传销的方式，各自发展下线。下线又有下线，一批批发展会员。当招收的会众达到三四十人，就跑到野地里，搭个台子，杀鸡洒血入酒，轮流饮下血酒，发誓定约，叫做“拜台”。

贫苦农民乐意入会，但入会是有条件的，例如要交会费。若是一贫如洗，东拼西凑也交不上规定的一百五十钱。但是为了寻找靠山，只得倾家荡产，把会费交齐，把一切的希望寄托于组织。这是一个跨省的反政府结社，会众当中，以新宁八峒人与全州五排人居多。

蓝正樽失败以后，事隔十年，雷再浩与李世德已经羽翼丰满。

棒棒会是个武装组织。雷再浩在黄背峒的承天塘铸造兵器，打算跟官军大干一场。他们的势力日益壮大，活动频繁，风声露播，惊动了当地的士绅。有头有脸的人物一拨拨跑进县城，找知县李博告状。

“李大人，不得了不得了！雷再浩要公开造反了，求大人给我们做主！”

“别慌别慌，诸位请坐，我等议一议对策。”

秀才刘孔浚说：“请大人出个告示，令会民自首，解散胁从，把雷再浩孤立起来，然后出兵征讨！”

“此计甚好，请大人速断！大人若能悬赏重金，必能购得雷逆之人头。雷逆一死，棒棒会自然解散。”李博一听这洪亮的声音，就知道是本县举人江忠源。此人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从京城返乡，就积极联络乡绅，举办团练，训练出了一支足以保卫乡里的民间武装。

“好，既然诸位乡贤都如此说，本县就悬赏五百两银子，购买雷逆

的人头！”

可是，县衙里一有风吹草动，雷再浩立马就会知道。这里有他安插的“铁板”，就是通常所说的耳目。此人名叫李沅发，早先是水头村的农民，由于无田可耕，靠打零工谋生。他四处漂泊，见多识广，成了一个智慧型的草根人物。他混进县衙当了伙夫，与一班小吏交往频繁，消息灵通。雷再浩发展他入会，把“铁板”嵌进了县衙。

李沅发抽身跑到黄背峒，找到雷再浩，说：“大哥，风声已经泄露，李博那狗官在设法对付你，你得早拿主意。”

雷再浩说：“好兄弟，你别慌，先回县衙，继续打探。我得去一趟广西。”

雷再浩即刻动身，赶了一百来里地，来到庄塘，见了李世德。

“世德兄，我们那边走漏了风声，新宁官府要动手了。咱们必须联合起来，才有胜算。为今之计，你我最好把部队驻扎在两省边境，互为犄角，等待时机，再作计议。如果粤军打你们，我就增援你，分兵牵制楚军；如果楚军打我们，也请李兄照办。”

“放心吧，再浩兄。我李世德决不会眼看着兄弟挨打，袖手旁观。”

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天，雷再浩在黄背峒和滑溪等根据地部署了兵力，武装暴动准备就绪，打算揭竿而起，立即进攻新宁县城。他请李世德返回庄塘，率领部队响应。

起事前夕，他把老二李辉找来，交代一阵。

“辉兄，你带几个人，混进城内做内应，如何？此事你知我知，不能泄露！”

雷再浩的计划，官府一点也不知情。九月上旬，李博会同把总方开甲等人，带着部队到八峒一带捉拿会众。忽然得到线报：雷再浩的人已经潜入城内，打算夺取县城。他连忙返回县府，召集乡勇守城。亲自率领捕快，搜捕潜伏在城内的会党。李辉在会众掩护下潜出县城，回到根据地。

李博两头落空，觉得事情不妙，把乡绅们召来商议对策。

“各位乡贤，会匪虽已逃跑，肯定还会来攻县城。本县兵力不足，有劳各位回去增募乡勇，协助官军扼守要隘，配合本县实行城乡连坐法，杜绝县城内外往来联系，搜捕奸细。”

江忠源道：“大人不必担心。江某不才，平日里却也注重团练乡人，对付雷再浩一伙绰绰有余。”

李博道：“江兄有如此把握？”

邓树坤道：“大人，岷樵兄三年前从京城回家，便在杨溪村大办乡团。每到月初，召集各村丁壮，灌输忠孝礼义，教授兵法技勇，用正规军的办法管理团丁。几个月后，家乡就秩序井然啊。”

“如此说来，江兄也懂兵法？”李博的语气中还是有些疑问。

“忠源平日里读过几本兵书，办乡团时也有用到之处。”

邓新科道：“岷樵兄的乡团，绝非临时凑拼的乌合之众。杨溪乡团组织严密，列阵搏杀，都有章法。”

江忠源一听此话，颇为激动，起身说道：“不才常对乡人说，国家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和平，十分难得。新宁处在湖南和广西交界之处，又是大山之间，容易滋生不法之徒。官府畏首畏尾，不敢过问。山区汉

族和瑶族杂处，又与广西五排相连，一旦生乱，是很危险的！忠源与父老商议，跟乡人约定一条：不得加入会党。忠源进城之前，已撰得一文，阐述嘉庆初年官府剿灭川湘教匪的始末，劝谕新宁子弟，不要加入会匪，免招杀身之祸。请大人散发。”

邓树坤道：“岷樵兄在乡里禁止会匪活动，搜捕本地会匪，这是众所周知啊。他依赖家乡父老，剖断邻里之间的争讼是非，众人都能心服。乡土偷盗绝迹，也没人找知县大人打官司了。邻乡都愿听从他的指挥，会党销声匿迹，许多人脱离会党。而那些对会党敬而远之的人，感谢岷樵兄替他们解除了威胁，也就安下心来。”

江忠源道：“只要官府善于管理，何至于民心散失！从一乡的情况，就能看出天下大势。”

李博听了他们的话，觉得有些刺耳。这些人分明在指责官府治民无方，剿匪不力。但他顾不上面子了，赶紧说道：“如此甚好，就请忠源兄将乡团调来县城，协同防守。”

江忠源说：“李大人，依忠源所见，对付雷逆，不能光是防守，还得进攻才是。大人若能召集官兵，忠源愿领乡团，一起进攻黄背峒贼巢。”

九月十二日，雷再浩在黄背峒和滑溪等地集结会众，宣布起事，当即将汉民与瑶民组编为部队，雷再浩与李世德任总统领。部队分为五营，各营使用不同颜色的旗帜，任命一批将领分别统领。中营大将李尚开，前营大将万连兴和刘祚旺，后营大将龚卿宗，左营大将萧富兴，右营大将李必田、李佳柏，后备队大将陈新进、蒋武伦。“铁板”李沅发也是大将，相当于参谋，负责联络与侦察。

雷再浩没有料到，官军比他行动更快。就在这一天，李博与江忠

源、邓树坤、邓新科等人，从新宁南乡的盆溪、肖弓湾及水西一带，率乡勇二千多人，分路进攻黄背峒。雷再浩刚刚组建好部队，忽听得山口炮声隆隆。

探子来报："官军来势汹汹，兵力不少！"雷再浩想：你们既是有备而来，老子就暂避锋芒。他一声令下，会众转移到全州庄塘，与李世德会合。

李博率官兵闯入黄背峒，发现是空寨一座，气急败坏，下令放火烧寨，焚毁雷再浩的住房，缴获全部军资财物。

李博和江忠源此举，把会军赶进了广西，新宁暂时已无危险。第二天，部分会军从庄塘进击盆溪村。九月十四日，李尚开率领几百人进击官家坪，主力向全州的咸水口进击，大败广西官军。

雷再浩一击得手，还是想杀回老家。他扭头返回新宁县境，攻打侯家寨。他对会众喊道："攻下此寨，就直杀县城！"

江忠源料想雷再浩还会杀回，不敢松懈，率领乡勇据守要隘，切断会军的供应。他派人给李博写信，请县令跟广西官军联系，两省联合作战，不分疆域，一举击垮棒棒会武装。

江忠源得到李博的批复后，决定不等雷再浩杀回，主动向广西出击。九月十五日，他率领一千多名乡勇，加上几十名官军，突然袭击滑溪，进占石灰冲，与雷军遭遇，发生激战，相持不下。雷再浩无法返回新宁，只得折回庄塘根据地，暂时占据一些村庄，以事休整。

江忠源总是比雷再浩快了一步，屡次坏了雷再浩的好事。雷再浩咬牙切齿，发出狠话："抓到江忠源，老子要把他生吞活剥！"

江忠源的母亲听说儿子树了死敌，叫人找他回家避祸。江忠源对来

人笑道："毛贼怎能害到我！"但他不愿让母亲担心，留下乡勇扼守要隘，自己返回县城，协助李博守备。

新宁县城已无危险，可是"铁板"李沅发不会不闹出点动静。他不时派人造谣惑众。一天夜里，县城接到报告，说雷再浩已杀到城外，闹得居民心惊胆跳。江忠源知道这是谣言，顾自在县衙里安睡。不一会儿，乡勇抓到李沅发手下的两名特务，绑来县衙，请知县发落。

李博说："先关起来，听候本县讯问。"

江忠源道："李大人，不可！如今人心浮动，居民惊惶失措。必须立即将这二人处死，才能警示乱民不要造谣生事。否则会另生变故。"

李博采纳他的建议，下令处死两名特务，城内立刻恢复了安定。

江忠源处处当机立断，在非常时期，采用霹雳手段，不惜违反司法程序，也不按律量刑，轻取人命，虽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却给他挣来了"江屠夫"的恶名。他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司法观念的流派中，可以找到法家的依据，与儒家倡导的仁恕疏导之道颇为抵触，但也不乏儒生治国将之当作应急手段的例子。

谋勇双全的新宁举人

湖南和广西两省官军配合作战，大大局限了雷再浩的活动范围。棒棒会虽然武力雄厚，但对手更不可小觑。江忠源的乡勇战斗力比正规军更强。雷再浩遇到了江忠源，颇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广西官军很快就加强了对庄塘的攻势。雷再浩招架不住，为了保全实力，决定把主力再次转移到五排，重建那里的根据地。

五排位于全州、新宁、城步三个州县的交界之处，群山纵横百里，四面悬崖峭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必田和李佳柏家在这里，对地形道路都很熟悉，更增强了会军的优势。

雷再浩决心已下，会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李世德率领，保护军中家属，暂时驻扎苦竹坪和邓家冲；另一路由雷再浩率领，会合梅溪口瑶民萧立山等人领导的部队，先行进占五排。

九月二十二日，雷再浩攻克瓜岭，进入五排。当即分兵占据附近各村，为建立根据地做准备。

四天后，雷再浩在小池大败广西官军，斩杀四十多人，其中包括千总刘春林和外委陈国熊，缴获抬炮十二座，帐篷十二架，以及大量军火。

官军损失了营级军官和连级军官各一名，威风扫地。雷再浩军势大振，官军望风披靡，只有江忠源的乡勇在前线支撑。

广西巡抚郑祖琛坐不住了，严令全州驻军大力防堵。湖南巡抚陆费瑔也向新宁增兵，把长宝道杨炳坤派到前线。各路官兵齐集，实力雄厚，还有厅级大员坐镇指挥。

官军虽多，却把性命看得十分金贵，打前锋的仍然是江忠源等人的乡勇。江忠源决定各个击破，先打李世德，消灭雷再浩的广西盟军。

十月二日，江忠源与邓树坤、蒋启华集结一千多名乡勇，向苦竹坪、邓家冲等会军据点进击。杨炳坤的部队配合作战。乡勇攀藤缘石，分南北两路进入邓家冲。李世德部遭到袭击，猝不及防，被动挨打，李学林等三十多人被俘。雷再浩的妻子蓝禾妹也被官军逮捕。李世德愤不欲生，自缢而死。

雷再浩得知李世德遭乡勇袭击，从五排率部驰援，但为时已晚。李世德已不在人世，雷再浩只得收编他的部属。根据地的大门已被官军占领，雷再浩不得不放弃五排，率部经过邓家冲，抵达随滩，转战广西境内。

十月十二日，雷再浩抵达火把市，与广西官军发生遭遇战。会军奋力冲杀，击退对手，击伤都司何廷标，击毙守备李廷扬，歼灭外委马瑞春、麻学谦以下官兵八十多人，缴获抬枪二十二杆，鸟枪几十支。雷再浩伤毙官军中下级军官四名，军威重振。

杨炳坤和总兵英俊有些心虚了，打算请调湘西劲旅镇筸兵来增援。江忠源听到消息，心想：杀鸡焉用牛刀？连忙去找到两位大员。

“杨大人，英大人，对付雷逆游匪，何须兴师动众？外来的兵将不熟地势，倘若小有所失，翻令贼势坐大。”

杨炳坤逼问道：“新宁乡勇能否担此重任？”

“怎么不能？”江忠源干脆地回答。

江忠源担心杨炳坤还有顾虑，回到住处，将自己的看法形成文字。杨炳坤决定让这位本地书生一试身手，按下请求援兵之事。

江忠源并非大言喜功，他看到了雷再浩的软肋。此人修养没到家，一打胜仗就忘乎所以。他见广西官军不堪一击，以为其他官军也强不了多少。他忘记了劲敌江忠源犹在，这就是他致命的疏忽。

雷再浩的轻敌使他贸然离开根据地作战，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江忠源还未出手，他就败给了广西官军，右营大将李佳柏战死。雷再浩无法返回根据地，陷入四面楚歌。

会军在流动中不断遭到打击。十月十五日，他们躲进董家峒，官军第二天就杀了过来。两路官军分别从滑溪和烟竹冲发起攻击。雷再浩又折损几十人，残部一千多人退到龙塘，三天后又退到咸水口。广西官军寻找了两天，又摸了过来，从东西两岸夹击，歼灭雷部一百多人。

雷再浩与李辉逃到湾底，从农民中增募兵员，兵力恢复到一千多人。他们终于开始反省失误，意识到自己的部队不善于流动作战。他们决定再度进军新宁，到八峒建立根据地。

八峒是瑶民居住地区，会军在这里拥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此地山高林密，地形险阻，只要回到八峒，雷再浩就有可能从长计议。

十月二十二日黎明，会军趁大雾进军，从黄瓜冲分两路猛扑新宁以西的深冲峒，企图冲破湖南官军的封锁线。他很快击败了扼守该地的宝庆官军与辰州官军，占据了八峒山地。他令部队赶紧挖掘堑壕，设卡自守。官军无力攻坚，只得退驻石田，与雷再浩相持。

官军虽然在兵力上占了优势，但难以攻破会军的防御。杨炳坤担心时间一长，部队疲累，作战失利。他和英俊心里再次发虚，跟江忠源商议，打算就地征兵。江忠源说："二位大人大可不必征兵，在下率乡勇直捣匪巢，定能剿灭雷贼。杨大人若不放心，就请知会广西官军会攻。"

江忠源督率乡勇四面围逼，截断了雷再浩出兵的道路。雷再浩得不到食物，人心已经浮动。

杨炳坤还是担心兵力不够，他又把江忠源召来。

“江兄，可否策反雷逆内部，瓦解雷贼部众？”

江忠源道：“策反一事，在下亦有考虑。逆首陈新进的妻子蒋氏，还住在新宁城内，杨大人可知此情？”

杨炳坤道：“江兄如何知道？”

“此事系雷逆的妻子蓝氏供称，可以确信。”

“既是如此，那就有劳江兄去劝劝这个妇人。”

江忠源领命，派人把蒋氏叫到军营。

“蒋夫人，官军马上就要扫平八峒，到那时，你老公即便没有战死，也会成为阶下囚。你们一家人是死是活，就看你是否跟官军合作了。”

“江大人叫民女如何合作？”

“请夫人给老公写封信，我们派人悄悄送去。夫人要劝他找机会下手，暗杀雷再浩，以图自赎，如此便能转祸为福。”

信写好了，顺利地送到陈新进手里。老婆一番动情的话，虽然不是枕头风，也让他动了心。

江忠源没有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这封家书。他向八峒派去间谍，加烧一把火。在间谍的拉拢和策划下，陈新进与李尚开密谋叛变。他们没有

亲手杀掉雷再浩，却是用计陷害会军。

阴谋成熟以后，他们去见雷再浩。陈新进说："大哥，咱们死守八峒，早晚弹尽粮绝，不如主动出击。"

"向哪里进攻？"雷再浩问道。

"攻打武冈！"李尚开接口道，"全军开出八峒，从新柴经石田向北推进，还怕打不下武冈？"

这个提议貌似积极，比死守八峒更有革命性。雷老大没想到这是一个圈套，还以为两名下属斗志昂扬，精神可嘉，爽快地同意了这个提案。

官军很快得到了雷再浩进军的路线，按照约定，在毛安设下埋伏，等待会军进入口袋。

十月二十六日，会军抵达毛安，杨炳坤和江忠源已等候多时。正规军和民兵突然出击，会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四十多名重要将领全部被俘，部队全被打散。

陈新进和李尚开趁乱将雷再浩捆绑起来，送给江忠源，邀功请赏。

第二天，江忠源派乡勇搜山，捕获李辉。这些重要的战俘，都被解送长沙。陈新进和李尚开保住了性命，但没有得到更多的优待，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雷再浩所部一千多人投降，江忠源求见杨炳坤，说道："所俘逆党，其中勇猛多谋者，必须处死。"

杨炳坤不以为然，只杀了其中几人，其余一律释放。江忠源叹道："乱民已知官府息事宁人，不惧官兵军威，还会东山再起！"

江忠源的预言很快应验。雷再浩败亡后，影响还在延续，湖南南部边界不断有会党聚众起事。当年冬天，李魔旺、左广秀等人在道州聚众起事，一度攻入广西灌县，被当地团练乡勇击败。

湘南两种对立的武装力量，很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造反者十分勇悍，地方民兵同样强硬。但是，在湘南的动乱影响到广西以后，广西当地却没有足够雄厚的民兵力量来镇压造反者。

军功知县

雷再浩被两个兄弟出卖了，江忠源押着他来到县衙，换取赏金。

李知县为了调动本县人士镇压雷再浩的积极性，曾经悬赏五百两银子购买雷再浩的人头，现在他必须兑现了。

江忠源并不贪财，他要那五百两银子，是为了给父亲贺寿。

父亲却不肯收下这份寿礼。

“忠源啊，你去县衙领了赏，为父不怪你。县官以赏罚来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你立了功，却矫情而不接受奖赏，那就令长官失信于民了。不过，借助众人的力量立了功，却把奖赏独揽下来，那又伤害了自己的清廉。官府失信于民，就无法驾驭百姓；而你个人丧失了清廉，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这两种结果，为父都不愿看到。本县的城墙都倒塌了，如果你把这笔钱捐出去，用于兴修城墙，一定有人受到感召，跟着捐款，城墙就能修缮完好，百姓得以安枕，这可是十辈子的功德啊。”

江忠源谨遵父命，捐钱倡议，官绅纷纷解囊，用了两年工夫，城墙修复竣工，城防大大加固。

这年年底，雷再浩和李辉在长沙被官府处死。动荡不安的新宁县，此后安静了一年多。

江忠源出名了。湖南的读书人，个个知道这个新宁书生通晓军事。朝廷也知道了他的事迹，湖广总督裕泰将他的战功上报以后，道光爷赏给他一顶蓝翎冠戴，还给了他一个知县的头衔。

江忠源告别父亲江上景和母亲陈太夫人，进京向吏部报到，等待拣

派官任。他很快就见到了尊以为人生导师的曾国藩。

曾国藩说："岷樵啊，新宁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上次进京，我曾跟你开玩笑说，你在家治办团练，却老不见你说的青莲会匪闹事。你告诉我，你在家居时悄悄告诫亲友，叫他们千万不要入教，同时团结壮丁，密缮兵仗，只要事发，就可抵御。看来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雷再浩被你一战破焚其巢，又用计擒了雷再浩，你成了朝廷的功臣啊。"

江忠源恭谨地回答："涤师谬赞，前事虽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诛，余党难犹未已。"

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忠源等到了实差，奉派前往浙江。临行前，曾国藩叮嘱道："浙抚吴大人是我的座师，品学才具令我景仰，岷樵此去，当先拜见吴大人。"

江忠源一到杭州，便去拜会巡抚吴文镕。

吴文镕早已听说江忠源是个难得的贤才，还有一副少见的古道热肠，这已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对此人不仅有好感，还有一些好奇。听说他来了，连忙将他请入书房，亲切接见。

江忠源行礼已毕，宾主坐定。吴文镕打量这个新来的下属，见他约莫三十六七岁，长身猿臂，天庭饱满，宽阔的额头衬得脸颊略显瘦削，须髯黝黑，双目奕奕有神，神情豁朗，英姿勃勃。

"早就听曾国藩说过，记得江知县是出身书香门第？"

"回大人，家父乃岁贡生，对学生教诲良多。"

"江知县兄弟几人？"

"回大人，兄弟四人，学生居长。"

“听曾国藩说，江知县曾久客京师，与曾国藩、陈源兖、郭嵩焘、冯卓怀数辈友善，后来以大挑得教谕一职，却为何未留京候选，又回家乡去了？”

“学生看天下大势，盗抢之风盛行，有心实践经世之学，以保一方平安。家乡有青莲教匪，便是动乱的征兆。学生为了保卫桑梓，回家团练乡勇，密缮兵仗。不出几年，果然有雷再浩贼匪作乱。”

“新宁一役，天下皆知。江知县勇略双全，真是给读书人长了面子啊。”

“大人谬奖。学生能在大人手下当差，倍感荣幸。不知大人有何差事交办？”

“本部院正有一件要紧的差事，若非江知县这样的文武全才，恐难胜任。不知江知县是否愿意接手？”

“学生愿闻其详。”

“本省今年发大水，秀水县灾情严重，到处都是饥民，抢劫之风猖獗。本部院想派你去秀水赈灾，同时缉捕巨盗。此事若能办好，不仅是救民于水火，也了却了本部院一件心事。”

江忠源再无二话，领命来到秀水县。微服私访一圈，看到市面米价昂贵，饥民们耐饿不住，只好四处打劫。江忠源进入县衙，只见桌上案卷堆积如山。顺手翻阅，抢劫案就有二十几桩。江忠源连下几道命令，捕快四出，抓了一百多名盗贼。有一名重犯，作恶多端，百姓提起他就为之变色。江忠源说：“治乱世须用重典，一定要狠煞盗抢之风。传本县之令，将此犯关进牢笼，让他在烈日下曝晒而死。其余人犯关进大牢，暂且不问。”

盗抢的根源是饥饿。杀一儆百之后，盗抢之风有所收敛，江忠源便把全部精力投入赈灾。他想了一夜，已经有了主意。

第二天清晨，他跑到赈灾局，召集管事的绅士，邀他们一起去拜城隍神。人到齐后，他从袖子里抽出一份誓词，问道："我带领诸位来拜城隍，在神灵之前起誓赈济灾民。宣誓过后，诸位肯不肯签名？"

绅士们一见这个架势，人人点头首肯。江忠源命人焚香燃烛，敲响钟鼓，率领一干人在神像前跪下，高声领读誓词，他念一句，绅士们跟着念一句。誓词中写道：如若不尽心尽力救灾，做了昧良心之事，请神灵惩罚，天打雷劈。

这哪里是一般的誓词，简直就是毒誓！效果自然不俗，绅士们个个不寒而栗。江忠源料想，他们签署了誓言，出了城隍庙，不敢有违誓的行为。

接下来，江忠源令人制成两种匾额，一种写上"乐善好施"，另一种写上"为富不仁"。哪个绅士捐献得多，就叫人敲锣打鼓，把乐善好施匾给他送去，还给他戴上大红花；不肯捐献的，就把为富不仁匾挂在他家门上，责令地保巡视，不准取下匾额，也不许掩盖。

两项措施一经实施，无异于文明方式的劫富济贫，围观的百姓欢声雷动，民心安定下来。

江忠源把稳了富人的脉搏。越是大户人家，越是害怕盗抢。江忠源为了提高富豪捐款的积极性，决定大力保护捐献多的大户，给他们发放禁抢告示，贴在门口。上面写道：此户踊跃捐款救灾，若有人胆敢来此抢劫，一律处以站笼晒毙之刑。

江知县到任短短几天，未费多少周折，赈灾局就收到了十多万两银子的捐款。有钱人家既做了善事，又能得到保护，何乐不为！他们知道

这个湖南来的江知县有些雷霆手段，说得到做得到，抢着争要县府的禁抢告示，在家门口贴一张护身符。

江忠源乘船到各处查核饥民人数，分段汇编成册，交给捐赈的绅士，让他们自行按册发给粮款，每五天向县里汇报一次，以供查核。所有的钱粮，一律不交给政府，官员和绅董都不许染指，杜绝了贪污的渠道。

江忠源的办法太好了，好到给其他县份添了乱。

此事传到嘉兴县，百姓哗然，对县太爷说："大人为什么不学学江青天，也来救救我们，反而鱼肉百姓？"大家一窝蜂似的涌向县衙，又打又砸，气势汹汹。知府隆锡堂亲自前往弹压，还是无法制止。无奈之下，只得把江忠源叫去做安抚工作，事情才告平息。

赈灾告一段落，江忠源跟幕友商量如何处置县牢里关押的一百多名人犯。大家的意见，不是斩首，就是绞刑，不是充军，就是流放。

江忠源说："他们都是可怜人，饿得没法子了，才敢以身试法。一律打几棍子，都放回去吧。也用不着一一审理，总的造个册子上报就行了。"

幕友们说："哪有这样宽纵的道理？大人难道不怕上峰驳回？"

江忠源说："我去找吴中丞说说。"他风风火火地赶到杭州，跑进巡抚衙门，向巡抚当面陈情。吴文镕非但首肯，还夸赞道："江知县，你杀了一个人，却保全了一百多人的性命，功德无量啊。本部院要通令全省：对待盗抢人犯，一律照秀水江县令的办法办理。"

江忠源在秀水的司法举措，与他在新宁的主张大不相同，既有严打，又有从轻发落，可谓宽严相济。他对有组织的造反和饥民的暴乱，

在处置上有所区别。官僚政治的随意性，使他能够挥洒自如，灵活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使治安回归正常。而秀水的处置办法，更能体现他的悲悯之情。

灾后的重建，考验了江忠源施政的能力。洪水退后，已到秋天，田地里略有收获，聊供饥民果腹。江忠源下令，本县一概免征农业税。江浙州县的征税官员，素来欺善怕恶，弄得民不聊生。江忠源把赋税一免，万众欢腾。百姓渡过了难关，但县府和他私人亏欠了上万两银子，给后任留下了一大截亏空。

灾后的耕种遇到了难题。秀水县地势低洼，积水排泄不了，无法补种粮食。江忠源到郊野巡视，发现较高的地面没有积水，便劝说农民补种杂粮。

浙江西部盛行养蚕，但在水灾之后，桑树大多枯槁。江忠源从《农桑集要》等书籍中找到补救的办法，写成《补救六条》，告示百姓。

灾民流亡在外，田地缺人耕种。江忠源将流浪者召回，禁止游手好闲，惩治奸猾刁民。他发现，秀水虽穷，但民风喜好摆阔，恶习难改。若要提倡节俭，喊几句口号是不行的。他又想到一个绝招，令人张贴告示，广告百姓：本县每天只花六十四文钱。知县带头，民间不再以勤俭寒酸为耻。

赈灾告一段落，江忠源又小试武功，抓捕了十多名巨盗，社会治安完全稳定。

这时丽水知县在任上去世，士民禀报吴文镕，请求委任江忠源代理知县，吴文镕奏报朝廷，道光爷将他补授丽水知县。

江忠源在秀水知县任上干了九个月，改变了一县的大局，抚平了水灾的创伤。一位士绅提笔写诗，歌颂他的善政，称他为两百年未见的好

官。

二弟江忠济到秀水来看大哥，一入县境，便问父老："当今的县令如何？"父老说："父母生了我，如果我患病死亡，父母不能救活我。如今洪水杀人，甚于疾病害人，而江使君把我救活了。使君之恩，大于父母之恩哪。"

江忠济到了县衙，见江忠源天未明就起床，半夜才睡觉，每天忙得团团转，一刻也闲不下来。

江忠济说："大哥，不能歇歇吗？"

江忠源回答："二弟只见我身体劳作，却看不见我心中的歉疚。我是想以身体的劳作，来弥补心中的歉疚啊。"

江忠源官职卑微，战功和政绩却引人注目。咸丰即位之后，下诏求贤，吴文镕向朝廷举荐这位小官。曾国藩也上疏举荐。咸丰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颇为重视，命他来部引见。

然而曾国藩举荐江忠源，引起了朝中的议论。曾国藩是礼部侍郎，中央政府的部臣，举荐地方官员，有私结朋党之嫌。浙江布政使汪本铨起了疑心，以为其中有什么猫腻。亏得武进人赵振祚路过杭州，将秀水绅士赞扬江忠源的那首诗念给汪本铨听了，汪某才解除了疑虑。

江忠源仕途升迁有望，正要进京觐见皇上，不料海塘决口。吴文镕上疏请留，派他治理连年决口的海塘。四个月后，海塘工程完毕，江忠源可以进京了，没想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传来，哀恸之下，呕出几升鲜血，一病不起。

恰在此时，李沅发攻占了新宁城，谣传江忠源全家已被会军杀死。曾国藩听说此事，不知虚实，但他想，即便此系谣言，但会党寻仇，为

害江忠源一家，极有可能，不能不防。他连忙给江忠源写信，劝他弃官回家救人。其实李沅发不久便撤离了新宁县城，江家并无损害。可是江忠源在信息未通之时，且忧且愤，不知所措，病情加重，无医能治。

浙江有位名医能治绝症，只是索金太高，轻易不肯出手。秀水人听说江知县在杭州病入膏肓，结伴来求名医，请他赶紧去杭州治病救人。大家凑齐了医药费，没料到那位以爱财出名的回春妙手笑道："给江公看病，谁还好意思要钱？"他当下雇了一条船，赶到杭州，日夜为江忠源把脉问诊，开具处方，一切在所不惜。恰好新宁杨溪村有信寄到，江忠源得知母亲平安无恙，心火去了几分，病情渐渐好转，名医才告辞而去。

江忠源健康有了起色，便要回家为父亲奔丧。秀水人争着凑钱给他做盘缠，江忠源恳切辞谢。吴文镕听到此事，感叹道："像江县令这样的贤官，怎么可以让他穷到没有钱回家，回了家又没钱埋葬父亲呢？"正巧，吴文镕奉调云贵总督，他从浙江的官库里，以云贵总督的名义借支五百两养廉银，交给江忠源，叫他不要推辞。汪本铨也送给他一千两银子。江忠源感激他们的一片至诚至爱，哭泣着收下了，往家里赶去。

嗜赌好色也能有为

江忠源在秀水知县任上当了一回两百年未见的好官，真心办事，手段高明，体恤百姓，清廉自守，在清末的一千二百八十五个县级行政区的父母官中，很难找到如此的贤才。他在官场给人的印象，令人联想到他会有一份非常不错的履历。然而他的档案却达不到德才兼备的规格。如果秀水的百姓听说江县令在三十岁以前嗜赌好色，恐怕十人当中有十人不会相信。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青年时代的江忠源的确是一个浪荡子。

江忠源出生于嘉庆十七年，西历1812年。这一年，湖南还有两个了不起的婴儿出生，就是上文已有介绍的胡林翼和左宗棠。

江忠源出身的家庭无可挑剔，是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江上景是秀才，隐居教学，清贫度日。江忠源秉承父志，攻读诗书，少年时即能写一手好文章。虽然他不好八股，爱读对考试无助的实用书籍，却仍然是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十五岁便考中了秀才。

这个秀才不是中规中矩的斯文种，而是一个问题少年。他生就一副好身板，面目英俊，性格开朗，乐于交际。由于交游不慎，跟一帮赌徒混在一起，赌瘾深重。赌瘾越大，赌运越差，老是输得脱下衣服去质押，得了钱又回到赌场。偶尔赢钱，便去冶游（找小姐）。那些守法执礼的书生，对他侧目而视，不敢与他为伍。江忠源并不在意，由着性子在社会上玩耍，一直混到二十五岁，他因贵人相助，考中举人，才走上了大运。

那一年是道光十七年（1837），湘潭人欧阳兆熊出任新宁的教官。江忠源奉父命应试拔贡，四场考试，都是名列第二。第一名是个姓陈的

书生，富家子弟，文章似锦，赋也颇佳。学使蔡春帆把名列前茅的卷子发给各地的教官评阅，讨论冠军究竟是取江还是取陈。欧阳兆熊说："若论试卷，优劣悬殊；如果要求真材，恐怕还需斟酌一番。"

学使不高兴了，问道："你是什么意思？莫非有人请了枪手？"

欧阳兆熊说："有没有请枪手，很难查明，也不必深究。不过置身考棚之中，时间又如此紧迫，恐怕连邵阳和新化都没人写得出这么好的卷子，何况新宁这个僻陋的地方！"他从陈考生所写的赋中，摘出若干佳句，念了一遍，然后说："江考生是一介寒士，陈考生却是富人，卑职如此判卷，总不能说是收了好处费吧？"

欧阳兆熊一番雄辩，使江忠源名列第一，陈考生位居其后。

此年省城长沙举行乡试，江、陈两位考生都去应考。陈考生心有旁骛，选了八月初八的吉日，纳了一名美妾，自愿放弃乡试。蔡学使听说他如此不争气，对欧阳兆熊说："还是你有眼力，看穿了绣花枕头。"

说来凑巧，江忠源在那一年与欧阳兆熊同时中举，一同进京参加会试。江忠源中举是新宁的盛事。此地自清朝开国以来，没人中过举人，江忠源破了天荒。

江忠源中举之后，很快就要进京参加会试，这件事使他非常为难。他混迹于社会，讲的是哥们儿义气，忧人之忧，急人所急。可是他自己手头拮据时，却常常过不了门槛。第一次进京赶考就没有盘缠，只得空手而去。父亲江上景送他上路，回家时两眼含泪，担心这个新宁罕见的举人饿死在路上。江忠源偏偏筹到了旅费。筹措的办法，肯定非偷非抢，最大的可能，就是进了赌场，赢了一把。有些受惠于他的人，在他急需用钱时帮了他，也非没有可能。

江忠源虽有些许盘缠，进京时仍是一副落魄相。加上会试落第，心

中落寞惆怅。他曾在京城旅社的壁上题诗一首：

> 劳生无计了情缘，踏遍红泥意黯然。万里关河鱼腹纸，五更风雪马头鞭。浪游燕市悲前事，小别章台感隔年。寂寂晓风残月里，选词谁唱柳屯田。

这个落拓的考生，只有在赌场和青楼，才能暂时忘却烦恼。可是寄存烦恼的地方，都是销金之所。江举人的钱袋很快就空了。

更令他伤心的是，京城的秀才们，都不屑于跟他交往。一名公车，行为不检点，自然有人说他的坏话，令大家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也有一两人并不人云亦云。欧阳兆熊认为此人今后必有建树。另有一个在京城当侍御的黎樾乔，第一次看见江忠源，便说此人是个勇士，必死于战场。

这个预言在当时看来有些离谱，有几分相术士故弄玄虚的意味。品头论足是读书人的爱好，说出来的话多半不着边际。道光十八年天下太平已久，鸦片战争尚未爆发，一般人都在展望可持续发展的和平。江忠源是公车而非武将，又怎么会在不打仗的年代死于战场？

何况死于战场也不是什么好前程，所以江忠源仍然是个问题人物。此人豪爽直率，落拓不羁，有侠士风骨，捐躯之勇，由此令人联想到沙场猛将，如此而已。除此以外，他的价值无人欣赏，他的前程无人看好。

道光二十四年（1848）八月，他的生活圈子里出现了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湘乡人曾国藩使劲拉了他一把。

曾国藩是个京官，在京城湖南人的圈子里影响很大，接触面较广。他耳边早就有人说三道四：新宁来的那个江某又赌又嫖，千万不要理睬

他。

曾国藩和黎樾乔交往颇深。也许是黎樾乔的话引起了他对江忠源的注意。这一年江忠源因为打算参加会试而留居京城，跟随郭嵩焘来求见曾国藩。江忠源打量眼前的这位京官，只见他身长约五尺，精神奕奕；体格雄伟，身材匀称；方肩阔胸，头大方正，额头高阔；一对小三角眼，有棱有角，眸子榛色，目光平如直线，极为锐利；嘴宽唇薄，表明内心的信心和决断。

江忠源对此人肃然起敬，但他从不谨小慎微，并不拘束，宾主谈话非常活跃。两人居然没有切磋学问，尽聊一些市井琐事，不时开怀大笑。江忠源毫无掩饰，胸襟坦荡，侠气酣畅。曾国藩跟他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分别时，目送他出门，回头对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此人他日当办大事，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

郭嵩焘一愣，问道："涤兄如何知道？"

"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无文饰者，必成大器。"曾国藩回答。

江忠源的直率，也许正是曾国藩自己所缺乏的品质。人生的各种乐子，对年轻人诱惑最大。面对女人、美食和玩乐，此时的曾国藩心中也是波澜起伏，但他非但不敢放浪形骸，还要在内心做剧烈的挣扎，又到日记中拷问自己的品性。他看到江忠源能够心口如一，爱饮嗜赌，垂涎美色，并不藏掖，于是钦佩油然而生，非但能够包容，还向别人推荐。

曾国藩对江忠源的评价与黎樾乔的预言异曲同工，这把江忠源拔高了许多。黎樾乔和曾国藩都不是信口开河的人，尽管听者不敢苟同，却在吃惊之余有几分羡慕，不知江忠源为何入了曾大人的法眼。

在江忠源花完了银子的时候，也许曾国藩曾将他收留于自己的宅邸，劝他回家，并答应为他提供旅费。可是江忠源忽然不辞而行，曾国

藩发现以后，连忙追赶上去。

追到长辛店，见江忠源正在用午膳，曾国藩安慰道："以你的才干，何愁怀才不遇？但有父母在堂，还是回去吧，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

说罢，拿出一百两银子送给他。曾国藩回家后，门客问他去了哪里，曾国藩回答："去追江岷樵，为他饯行。"

门客问道："此人究竟有何长处，值得涤公如此费心？"

曾国藩说："岷樵必以忠节闻名天下，诸君都比不上他，以后诸位就知道了。"

江忠源能够打动曾国藩，也许不只是靠着几句言谈。他在下第南回时，三次为友人负灵柩归葬，为人所难为。这个新宁人历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哪怕典当衣物，徒步当车，也要将朋友的灵柩送回家。他的侠骨柔肠，对人的深刻同情和侠义之气，曾国藩都看在眼中。

进京赶考的公车，可谓含辛茹苦的北漂一族，许多人命运不济，为前程而做的赌博，往往是用性命来下注。江忠源的同年生中，有三位客死京师。

陕西学子邹兴如，祖籍湖南新化，算得上江忠源的老乡。此人温文尔雅，身体羸弱，江忠源对他十分照顾。邹兴如病倒在客栈，咳嗽咯血。穷书生没有仆从，无人照顾。江忠源把被子搬到他的房间，和他同住，为他寻医问药，进行特级护理。但他无力回天，几个月后，邹兴如病故。江忠源买来棺木，收敛邹兴如，嘱咐他的族人将遗体送归陕西。

湘乡学子邓鹤龄当过江忠源的老师，因病咯血，奄奄一息。江忠源护送邓老师南归。病人在路途中去世，江忠源又为他买棺木收敛，将灵

柩送回湘乡。

江忠源再度进京时，同年生曾如鑨在京师故世，江忠源又将遗体送回他的故里武冈。

江忠源行程万里，将朋友的灵柩送回原籍，误了考期，在所不惜。如此的古道热肠，也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急公好义声震京师，不仅在湖南人中传为美谈，外省人士也以结识他为荣幸。瑕不掩瑜，他那些放纵的行为，不但没有损害他的声望，反而令人从中觉出他的豪爽。

江忠源在京师客居八年，赢得的美誉，不下于注重修身养性的曾国藩。他们被誉为当时操节最佳的两个湖南人。他们助人为乐，在官员和学者中有口皆碑。传闻说，京城里只要死了人，曾国藩必送挽联，江忠源必会帮忙买棺材。

曾国藩被江忠源的行为感动了。他既居于京官之尊位，又以自我修养见长，就萌发了一个念头，想给江忠源做思想品德的导师，要求他阅读先儒的语录，用以约束自己的言行，狠斗私心一闪念，痛击邪念一抬头。早请示，晚汇报，努力改造世界观。

江忠源诚恳接受曾国藩的劝诫，开始与郭嵩焘、冯卓怀这些正人君子交往，折节读书。除了端正品行，他还钻研实用科学，仍然不屑于八股章句。

戒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好赌几乎是发自人的天性，阉割本能，要下极大的决心。江忠源每次经过路边的赌摊，或者听到赌场内吆五喝六，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流连忘返。但他还是忍住了，不再参与。偶然到友人家，还没进门，听见里面有打牌的声音，便依依不舍地离去。

不过江忠源毕竟是江忠源，赌博虽是戒了，小姐还是照找不误。

江忠源后来功勋卓著，荣登高位。欧阳兆熊一直关注此人的经历，对江忠源现象做过研究。他的结论是，放荡不羁的人，不乏建立奇功者，倒是号称理学模范的人物，能建奇功者不多。

民国时期的徐凌宵兄弟用曾国藩作为例子来反驳这种说法，其实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曾国藩的内心何尝波澜不惊，他胸膛里也有个潘多拉盒子，只是关得比较严实而已。尽管严关死守，不时还会有小妖魔逃逸出来。

欧阳兆熊欣赏江忠源敢于流露真性情。他发现，有些人深情厚貌，小廉曲谨，往往仕途顺畅，却无军功政绩。他们的讨巧之处，是做足了表面功夫。他们不必深入理学殿堂，不读《二程遗书》、《朱子大全》，不做内省之功，只须身着补丁衣，乘坐朴素的轿子去政府大院上班；亲自去市场购物，量盐数米，锱铢计较。如此便能成为传统美德的标兵。

前人如此走顺了仕途，后辈群起效仿，以为只须如此，便是得到了理学真传。且不说别人，就连胡林翼也不能免俗。他原是一名纨绔少年，摇身一变，浑身都是头巾气，去赶理学先生的时尚。然而究其根本，胡林翼之所以大有建树，在于善用权术，而非通晓理学。朴谨之士并非无能，但若单凭外表取人，就会成为流弊，不免如晋人清谈之祸。

江忠源将曾国藩尊为道德之师，努力按照曾老师的要求去做，做到多少算多少。因此，三十岁成为他个人修养的一条分界线。他开始留心圣贤之学，言行举止大多中规中矩，犹如恂恂儒者，与往昔判若两人。他不但自我修炼，还影响了三个弟弟。由于家贫，大弟江忠浚和二弟江忠济自幼废学，只有三弟江忠淑能够读书，考上了秀才，而他的老师就是江忠源。

江忠源从京城回家后，在汇原庵给三弟授课，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江忠淑学业不上进，他含泪对弟弟说："父母都老了，我多次进京会试，都没中榜，你又不肯刻苦学习，双亲是等不到我们做官，用俸禄来奉养了。"

江上景询问小儿子的学业，江忠源极口夸奖，回过头来严格要求弟弟。江忠淑犯了错，害怕父亲责骂，大哥总是为他说情，直到父亲消气。

道光二十五年，朝廷对参加三科会试未中的举人进行六年一次的大挑，江忠源名列二等，可以当个教职官员。江忠源慨然说道："穷达，命也。谋个教书的职位，奉养亲人算了。"

江忠源未能实现进士梦，失去了士人们渴望的进身之阶。失意之余，产生了另辟蹊径的想法。

曾国藩预言江忠源将因节烈而献身，既是评价，也是鞭策，或许还是一种暗示。江忠源与社会基层接触较广，能够洞察社会动向。嘉庆道光以来，社会危机四伏，他深有感触，预见到天下兵戈将动，形势将会大乱。客居京师时，他还关注着家乡的动态，留意湖南天地会、青莲教的动向。

他不满足于观察、思考和预见。他是一个实干家，血气方刚，意气风发。他将自己定位于经世之才，注重培养自身的执行能力。

他对曾国藩说，他的家乡新宁是一个动乱之源，他要回家团练乡人，依靠民间武装来保卫桑梓。除了培养弟弟，他把全副精力用于钻研兵法，从事本乡的民兵建设。两年时间过去，直到道光二十七年，雷再浩在新宁起事，他率领乡勇奔赴战场，取得了初次的军事胜利。此后朝廷将他派往浙江任事，政绩不俗，因此有两位高官应诏向皇帝推荐这位

英才。可是他无法进京觐见，必须回家为父亲奔丧，正在返回湖南的途中。

这些故事，上面各节已有记载。

第四章　兵戈大动

野史：刘坤一轶事

刘坤一年轻时家境贫寒，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天，友人请他赴宴，美酒佳肴，盛情款待。可惜客人太多，刘坤一担心吃不饱，假装在两足之间扪虱子，把臭袜子举在空中，一再拂扬。尘垢飞落到盘碗之中，座客没人敢下筷子。刘坤一慢慢抬起身子，大嚼一顿，果腹而去。

不是冤家不碰头

前面说到，江忠源在浙江做官期间，他的家乡新宁又在酝酿一场大乱。

李博在江忠源的协助下打败了雷再浩，却没能把自己眼皮底下的反军线人李沅发抓住。棒棒会留下了火种，正应了江忠源的那句话：他们还会东山再起。

李沅发虽然在雷再浩手下封过大将，但实际上的作用是当眼线。恐怕连雷再浩也没料到，这个下属的志向，比龙头老大还高远。雷老大死去之后，侥幸活下来的部众，虽然有心为他报仇，但全都灰心丧气，唯有李沅发不甘失败，图谋东山再起。他要接过雷老大的事业，自己当一回造反武装的总司令。

李沅发开展地下活动，联络雷再浩的余部，重新建立组织。“棒棒会”这个名称太容易暴露，他便改名为“靶子会”，自己出任首领，逐渐恢复了新宁的会党势力。

道光二十九年（1849），新宁旱灾。官府没有采取减负的措施，反而加大盘剥的力度，百姓负担有增无减。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干柴烈火，一点就燃。李沅发抓住时机，派人前往广西全州，联络天地会的会众，召集几百人来到新宁县境内。

十月十三日，李沅发在水头村集结会众，登上高台，树起一面红旗，上面大书一个“斗”字。这是一个庄严的揭竿仪式，会众在低沉的牛角号声中宣誓造反，表示服从李总司令的指挥。按照天地会的惯例，每个人的头上都裹上了红巾。

乡绅邓树坤接到线报，叹息道："江岷樵说得不错，雷再浩阴魂不散，他死了，李沅发又闹起来了，若不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怎能有安生之日！"

他把管家叫来，吼道："集合团丁，立即去抓李沅发！"乡勇尚未集结，李沅发已经打上门来了，指挥会众攻打邓宅。邓树坤无计，只得翻墙逃走。

李沅发占了邓宅，召集首领开会。他说："老子以为邓树坤有三头六臂，原来不堪一击。如此看来，县城不难攻下。大家兵分三路，立即进攻！"

李沅发部署停当，部队没有扎营，乘胜攻打县城。第一路两百多人，从王家渡口渡过扶彝江，抢占县城北面的要地摩阿岭；第二路一百多人，从潭冲过江，攻打县城南门；第三路是主力，三百多人，由李沅发亲自率领，从水槽源经白公渡过江，直攻县城东门。

城内的会众接到通知，马上与低层官吏联络，开门响应，会军很快杀进城内。那个名叫李博的知县已经调离，代理知县万鼎恩成了会军的刀下鬼。

李沅发进了新宁，没有肆掠一通就走人的打算。他想长久占据这个湘南重镇，然后向广西发展，与那里的造反势力连成一片。他首先部署兵力守城，然后开仓发放银粮，救济贫民，打开监狱，释放囚犯。

李沅发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新宁一地藏龙卧虎，击败雷再浩的江忠源虽然到浙江做官去了，他的几个弟弟还在新宁，他们手下的乡勇也不是吃素的。此外，李沅发一点也没有想到，他有一个命中注定的对头，常年在外读书，却在这时回到了新宁。尽管在此之前他跟此人并无一面之缘，他也没有刻意去惹这个冤家，但他们注定要在这时候打到一起。

这个人名叫刘长佑。

命运安排刘长佑在李沅发打进县城时回到家里，对刘长佑的一生影响颇大，对李沅发则实在不公，因为这个人极大地妨碍了李沅发长驻县城的企图。

刘长佑在岳麓书院读书，已有十一个寒暑。他回家乡并无确定的日子，事实上他已有两年未曾在家过春节。但恰在此时，他从长沙回到了新宁。他一进城，饥肠辘辘，急忙赶回位于金城里的家中。放下行李，刚刚见过父母妻儿，就听到街上有人呼喊："快跑啊，李沅发占了县城！"

刘长佑一愣，急忙跑到街上打探情况。一出巷子，就看到几个人头裹红巾，从他身边跑过。他想：反贼果然进城了！回头跑进家门，把门紧闭。凭着天生神力，举起一口棺材，把大门抵住。转身拿起一条大凳，擂倒屋后的围墙，背着父母从缺口出去。一家人跟随在后，出得城来，到西乡避乱。

第二天，城里有消息传到西乡：逆贼杀死了县官。刘长佑的父亲刘时华携带家眷抵达东江口，雇船赶赴府城宝庆避乱。刘长佑前往石田村，去跟比他小十二岁的族叔刘坤一会合。刘坤一的岳父对他说："长佑，你领着坤一快去宝庆，向府衙报告新宁有难！"

他们徒步行走一百多里，到了宝庆，找到知府张镇南，报告新宁已被棒棒会占领。

张知府说："你们先回去吧，把各乡练丁召集起来，准备协助官军作战。本府立刻禀请巡抚大人调派官军。"

知府的命令，读书人岂能不服从，何况保卫乡里人人有责。刘长佑和刘坤一，日后的新宁刘氏二杰，就这样卷入了一场镇压造反派的战

争。

新宁二刘年轻力壮，又赶了一百多里地，回到新宁。他们向二十八村的乡勇头目传达了知府大人的指示，各村的乡团向县城靠拢，预先约定各以腰牌为标识。

十月十七日，部队集结完毕，在刘长佑提议下，乡勇团团包围了县城。刘长佑指挥乡勇搜杀城外的会党。张知府很快赶到了，随他而来的有宝庆团丁二百多人。

刘长佑和刘坤一来见宝庆团长，只见此人约莫三十来岁，身材高大，左眼内长着一颗红痣，目光如炬。

刘长佑上前一揖，说道："在下刘长佑，兄台如何称呼？"

此人说道："在下李续宾，在湘乡家中读书，家兄李续家写信回家，说李逆占了新宁县城，要打宝庆，十分紧急，催在下前来。"

刘坤一好奇地问道："在下刘坤一，敢问李兄家在湘乡，为何做了宝庆乡团的团长？"

"在下只身来到宝庆，以为农家丁壮顾念身家妻子，当会尽力保卫桑梓。于是三日内召得寄居宝庆的湘乡同乡二百余人，略加训练，教之击刺。一听有警，就带到这里来了。"

"李兄在家乡可曾习武？"刘坤一又问道。

一名宝庆团丁抢着说："李团长天生大勇，双足脚底都有螺旋纹。十二岁学骑马，考求养马之法，颇善相马。十四岁就能手举三百斤，向同窗彭昌侃学习射箭，目有神光，用羽毛拂眼，眼皮不眨。初学便能挽强弓，百步之外，箭无虚发。"

李续宾面有赧色，说道："二位刘兄见笑了。续宾不才，自小除读书而外，颇爱习武打猎。道光十八年，湘乡和邵阳之间盗贼横行，白昼聚众劫夺，家父心忧天下将乱，打算在湘乡和邵阳交界处设立乡团，以靖乡里，令续宾向两县县令报告。次年自春至夏，续宾为经营团练一事，往返于两县县城，跑了十几趟，才定下合约。团练一起，擒杀诸强不法者，一乡得以安宁。诸兄因经商常在外地，续宾在家长期操持团练事务，湘乡练团自保由此而始。此次宝庆有难，宝庆友人自然想到续宾，故命续宾带乡团前来。"

刘坤一说："巧了！我们刘团长也是天生神力，两人合在一起，定能收复县城！"

李续宾将新宁二刘打量一番，问道："二位刘兄可是兄弟？"

刘坤一嘴快，答道："我小长佑一轮，可是辈分大，他得叫我族叔。"

李续宾微微一笑，又问："敢问长佑兄贵庚？"

刘长佑答道："在下是嘉庆二十三年生人。"

李续宾说："原来长佑兄与在下同庚。"

新宁二刘就这样结识了未来的湘军大将李续宾。他们意气风发，一起请战，张知府却只令乡勇与城内会党相持，迟迟没有下令攻城。他在等待正规军到来。

相持了二十多天，终于盼来了湖南提督（省军区司令）英俊与长宝道杨炳坤率领的绿营正规军。这二人都是当年和江忠源一起镇压雷再浩的高官。

英提督和杨道台一到，张知府的话就不管用了。杨炳坤说："攻城之战，怎能依靠乡勇？传我的命令：各村乡勇，一律驻扎十里之外，由营兵包围县城！"

谁知道，李沅发怕的是乡勇，而不是正规军。他见乡勇已经撤退到十里之外，胆气壮了，每天出城挑战，营兵伤亡惨重。打了十多天，县城还牢牢掌握在李沅发手中。杨炳坤想调乡勇助战，面子拉不下来，跟张镇南商量，叫他去找乡勇领头人协商。

刘长佑憋了一肚子气，跟江忠源的弟弟江忠济等人议论战法。他说："营兵如此仰攻不行啊，必须挖掘地道，埋设火药，轰塌城墙，才能从缺口冲进去。"

江忠济和邓树坤说："荫渠兄说得极是，我们去跟张大人谈谈。"

李续宾也叹道："李逆贼党都是乌合之众，其志未固，破之不难。可惜营兵无用啊！我们一起去见张大人吧。"

见到张镇南之后，刘长佑说："张大人，营兵还没攻城，反被逆贼重创。依学生之见，还是把乡勇调上来开挖地道，设雷轰城吧。"

张镇南大喜，说道："本府正有此意。营兵攻城，必得有乡勇助战。如此甚好，就让乡勇进驻城东，在东北郭挖掘地道吧。"

英俊和杨炳坤批准了这个方案。十一月二日，负责营务的刘坤一，找来一千五百斤炸药，装进十副棺材，夤夜派出五十多名乡勇，轮番挖掘地道，从东门刘家井入口一直挖到城墙下，将棺材置入。凌晨点燃引线，轰然一声，炸塌了五六丈城墙。

城墙缺口炸开了，营兵却迟迟挨挨，不敢冲锋。只有邓新科率领几名乡勇冲上去，却被会军挡住，无法前进。会军运来木石，将缺口堵

塞。

第一次机会被营兵丢失了。刘长佑不肯罢休，又和邓树坤等人指挥乡勇在城西南挖掘隧道，灌火药轰城，城墙崩塌几丈。会军严阵防守，营兵始终不敢冲锋。城墙很快又被会军修复。

正规军加上乡勇的力量，也无法迅速攻下县城。但乡勇的参与，使官军一方兵力大增，能将县城团团围困，切断会军与城外的联络。李沅发又被围困了二十天之久。城中粮食逐渐用尽，李沅发不得不考虑转移。

十一月二十九日，会军乘着夜间下雨，主动从北门撤出，从官军的营垒之间突围出去，乘竹排渡过扶彝江，挺进到深冲峒。刘长佑率领乡勇追击，一天跑了一百里，杀敌一百多人。

第二天，官军开进空城，颇有扰民之举。英俊和杨炳坤向巡抚冯德馨谎报军情：县城已经收复，李沅发为乱兵所杀。

李沅发这时活得好好的，率部开往广西兴安的苗山中。刘长佑与刘坤一正在谋划追击，但是杨炳坤既然已经上报李沅发被杀，担心乡勇发现真相，揭穿他的谎言，下令即日将乡勇撤回，只容许营兵追击残匪。

李续宾接到命令，当即解散宝庆乡团，返回湘乡。有人提出要给他向官府请功，他回信说：志在保卫乡里，一入保单，此心何以自白？何况想要保举的人趋之若鹜，我又何必跟别人争功呢？

书生也有千钧力

刘长佑出生在一个祖辈积德的大家族里。直到他父亲刘时华这一辈，孝友纯至，乐善好施。刘时华经营木材和土产而致富，成为新宁县的一大巨族，捐了个从九品的官衔，虽比七品芝麻官还小，但在新宁这个小地方，也算是个有些头脸的人物了。他致富以后，时常资助乡邻故友，赢得“乡党时贤”的称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后代中有男丁谋取功名，显赫一方，光宗耀祖。

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西历1818年12月16日上午9点，刘长佑出生在新宁县的金城村。这一年是虎年，而降生到刘家的这个男婴，果然有些虎相。

一个孩子若是不平凡，在他出生时，多半会有异象发生。平凡的孩子出生未必没有异象，只是决不会见于经传。历史记载下来的，自然都是名人诞生时发生的超自然现象了。

刘长佑出生的不凡预兆，应在伯母李夫人的一个梦。他出生的前一天夜里，李夫人梦见一颗大星落在自家堂上，金光灿烂。刘长佑出生后，李夫人马上宣布他是天星下凡。

这个新生儿的确与众不同，遍体栗色，眉目之间居然可见大人物般的威棱，两条大腿上隐约可见黑斑，犹如鳞甲。此儿嘴巴超大，能够容下一只拳头。

但凡婴儿出生，总有一番吵闹。刘长佑虽说也是呱呱坠地，可他见到天日之后，大人就很少听到他的哭声了。长辈们都说，此儿天性凝重，言行有度。几岁时便不苟言笑，如同成年人一般。他比少年老成还要难得，说他幼年老成也是当之无愧的。这个黑孩子跟同时代的咸丰皇

帝一样，天赋沉稳，在战争年代靠着这种秉性，紧急关头临危不乱，渡过了很多难关。

新宁人刘长佑擅长谋略，在江忠源死后继续带领楚军南征北战。清廷继续把他的部队当救火队，不断地把他派到战事吃紧的省份。于是他不仅出任过广西巡抚，还历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和云贵总督。

从古至今，中国人启蒙很早。成年人几乎一致认为，孩子念书越早，成材的可能性越大。刘长佑五岁就开始念书，一直念到三十出头。他的学业大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心无旁骛，埋头读书，从五岁念到十四岁。儒家的经典，伴随他度过了十年成长的光阴。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只有本村和外乡的私塾。

刘时华经常给人们讲述长子刘长佑刻苦读书的经典故事，语气中不无夸耀。十二岁那年，刘长佑迸发了学习的积极性，作文追求深刻的思想内涵。假期跟弟弟刘长佐一起回家，把自己关在楼上念书。白天想好几十个作文题，写在纸条上，扔到盒子里。夜间随便拈出一题，书写命题作文。父亲叫他早些歇息，他灭灯假睡，父亲一走，便用被子蒙住窗户，把油灯端到帐子里，文章写不好，他是不会入睡的。

第二阶段是坚持不懈的考试。从十五岁那一年起，刘长佑参加了一系列考试，完全称得上考试专业户。他每年都要进一两次考场，成绩不俗，每每得到考官的器重。他考取了童生，考进了县学，考成了学校的高材生，也拿到了政府的助学金。他还在同辈中摘下了书法之冠。他游学于湖南的几间著名学府，宝庆府的濂溪书院，长沙府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都留下了他求学的足迹。

道光十七年（1837），刘长佑十九岁，参加童子试，考官欧阳兆熊与他父亲刘时华来往颇密，于是索阅他的卷子，发现诗中有韵脚不对，帮他改了几个字。正好被蔡学使撞见了，质问欧阳兆熊为什么要帮考生舞弊，欧阳不敢隐瞒，把考卷呈送学使阅览。刘长佑则惴惴不安地站在堂下。学使见他的文理通顺，年纪又最小，一笑置之，允许他入学。

但是命运跟这位勤勉的学子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在青年时代屡遭科场失意的打击。没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五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

眼看着同县的江忠源等人成为硕士，他只能扼腕叹息，暗自神伤。

刘长佑在三十一岁那年夏天有过一梦，算是对他无缘举人做了一个宿命的解释。当时他从长沙回家，路过湘乡，下榻旅馆。夜间入梦，他到了岳麓山的魁星楼下，看到几名同学在楼上向他招手，叫他上去。他顺楼梯而上，眼看就要登上二层，忽见魁星起身下座。刘长佑不敢上前，呆立在楼梯上。魁星手执大笔，向他额上一点，说："去！"

这一声吆喝吓醒了刘长佑。睁眼一看，只见房中金光灿烂，如同白昼。刘长佑心想："这店主也怪，为何到了深夜还没熄灯？"心念一转，金光便随之消失。

刘长佑为自己解梦，料定这一科又考不中了。既然神谕如此，他打定主意，此后不再参加秋试。

但是刘长佑的毅力令人刮目。在此梦之前，他虽屡次秋试落第，却未曾动摇入仕的决心，也未曾打乱有条不紊的生活节拍。他从小就有一副健壮的体魄，得到乡人和考官的夸赞，自然也会得到异性的青睐。十八岁那年冬天，他把李夫人迎娶回家，二十岁就生出了长子刘思询。此后他虽年年参考，从未间断，李夫人却接连生下了次子刘思诣和三子刘思谦，后来又生下两个女儿和四子刘思训。长子四岁时，刘长佑就为他聘了江忠源弟弟的女儿，与江氏家族结成儿女亲家。

刘长佑和江忠源一样，是因炫耀武功而闻达于高层，进而踏入仕途。可是直到三十二岁为止，刘长佑并未练过武功，也未曾想过刀头舔血的日子。但他天赋神勇，是一个打仗的料子。

除了天生一副黑胚子，威风逼人，刘长佑在少年时代已经表现出胆大无畏。十一岁那年，他在外乡长湖念书。一天夜里，听到楼上传来窸窣声，抬头一看，一个小偷正朝窗外爬去。刘长佑跳起来，跟在那人身

后，一把拉住他的脚。窃贼回过头来。咦！原来是邻家的孩子，刘长佑认识他，冲他一笑，松了手，放他一马。

二十六岁那年秋天，刘长佑参加甲辰科省试回乡，下船登岸之后，同行的书生们先行一步，他与一名仆从看守行李。忽然想起茶袋子忘在船上了，打发仆人去取。仆从走后，林中突然冒出几名强盗，其中一人把箱子提走，其余几人把刘长佑围住。刘长佑哪里肯依，出手按住一名盗贼的肩膀，使劲一压，盗贼便仆倒在地，无法起身，只得跪地求饶。其余盗贼见状，仓皇逃走。一介书生，有如此神力，盗贼岂能不怕？

如果社会没有发生动乱，刘长佑的武力天赋也许永远无法施展。但新宁是个多事之地，而刘长佑又生活在多事之秋。凡是明眼人都知道，此地迟早会出乱子。刘长佑二十三岁那年，新宁县的典史刘金芝请他为儿子授学，多次劝他搬出新宁。

“刘君，你没看出新宁将有大乱？”

“民心思反，又有人煽惑，我岂能看不出来？”刘长佑说，“只是我拖家带口，又能搬到哪里去呢？难道连家业都不要了么？”

刘长佑没有迁出新宁，但是刘金芝在第二年请病假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只过了几年，新宁果然发生了雷再浩的大规模造反。刘长佑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置身事外，没有和江忠源一起参与镇压雷再浩的战斗。

然而，他虽然避过了雷再浩的风头，却躲不过李沅发掀起的风浪。于是就有了他与李沅发之间的这一场对抗。

总督屈驾请书生

接下来再述李沅发和刘长佑之间的战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二月一日，李沅发率部转移到丫口岭，站稳脚跟后，对官军发起反击，击毙尾追的几百名官军。都司张心铭率部反攻，仍然大败，又有几百名官兵丧命。

李沅发一战得势，信心陡增，决定杀回老家。十二月四日，他命令部队在新宁西部的大绢峒附近扎营，大力扩招兵员。广西苗儿山和五排等地的会众前来会师，部队增加到二三千人，军势更加振作。

李沅发这般闹腾，英俊瞒不住了，只得向上级请求增兵。但他不愿认罪，继续把李沅发这个大活人说成死人，谎称李沅发之弟李沅宝从五排率部前来报复。然而道光爷很快就得到密报：冯德馨、英俊、杨炳坤都在虚拟战功，谎报军情。皇帝有诏，将三人革职处分，另派大员接办军务。湖广总督裕泰和固原提督向荣来到了新宁前线。剿匪总指挥大大升格，由总督担任。新宁知县也换成了戚天保。

戚天保先到，立即重新启用乡勇。他命令邓树坤、邓新科等人各自招募几百名乡勇，与衡州协（旅）一同驻扎在深冲峒，协同正规军作战。

向荣到后，重新部署进剿。新任指挥官非常重视本地乡勇的作用。但这时乡勇首领刘长佑去了宝庆府城，与家人共度春节，乡勇无法大举集结。

向荣正在部署攻击，李沅发决定先发制人。阴历除夕，会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官军营垒，大挫绿营兵，随即继续向广西开进。几天

以后，取道全州、兴安、灵川和永福，又从五排转入湖南城步。

李沅发绕了一个圈，本来是为了迷惑官军，达到重返新宁的目的。可是从城步东进新宁时，遭到新宁乡勇的阻击，只得再度转入广西龙胜。

李沅发跟官军打游击，官军必须动员更多的乡勇参战。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刘长佑带领全家人从宝庆回到新宁。他没想到，湖广总督裕泰竟然到家造访。

刘长佑非常吃惊："没想到制军大人光临寒舍，不知大人如何得知学生的名字？"

裕泰说："乾州人张开霁，刘君是否认识？"

"回大人，学生认识。原来是张先生抬爱，将学生引荐给制军大人。不知大人有何见教？"

"张先生多次称赞刘君的才干。本部堂就住在王氏祠堂，离刘君府上不远，听说刘君回家了，本部堂便来看看。今天一见刘君，果然器宇不凡。听说李逆占据县城时，刘君为官军出过大力，本部堂此来，一为致谢，二来还想请刘君献计献策。"

刘长佑谦虚了一番，随后说道："学生以为，李逆起事，并无长远打算，在广西也未必站得住脚。若是到了穷途末路，一定还会返回新宁。"

裕泰说："刘君是本地人，还望率领乡勇，前往龙胜一带防御，不使李逆返回新宁。"

刘长佑道："蒙制军大人错爱，容学生与家父商量，再作决定。"

刘时华听到了裕总督与长子的对话，不赞成儿子带勇打仗。刘长佑去年通过考试，取得了省府保送进京参加朝考的拔贡资格，他希望儿子早一点进京备考。刘长佑不敢违拗父命，暂时没有出山。如果官军战事顺利，也许裕总督就不会再找他了。

可是，官军在游击战中屡吃败仗。李沅发刚到龙胜，遭遇参将玛隆阿所部，发生激战。官军畏葸不前，被李军击溃，相当于正旅级的将领玛隆阿败死战场。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会军行抵怀远北部的古宜。邓树坤、倪长浩等人率领乡勇出境尾追。李沅发对邓树坤恨之入骨，早欲除之而后快，在丛林设伏，前后夹击，斩杀邓树坤及其所率乡勇四十多人。

正规军和民兵接连遭到会军打击，裕泰与向荣因进剿不力，一再遭到新皇咸丰的严旨责备。李沅发转战湘桂边境，进展顺利。瑶民、壮民与广西天地会的会众纷纷起来响应，队伍一度扩充到四五千人。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贵州东南边境，都成了李沅发活动的地区。

裕泰不会轻易屈驾求助于一个书生，他的确是遇到了头痛的难题。李沅发的部队擅长于山地作战，在少数民族地区如鱼得水。官军的作战条件十分艰苦，野战部队适应不了悬崖峭壁之间的杀人游戏。他认为，新宁的乡勇是李沅发的克星。邓树坤死了，乡勇已无得力的首领。刘长佑一定要出山，助他渡过难关。他再三督促刘长佑重上前线。

刘长佑尽管荣辱不惊，却极重情义。总督大人如此礼贤下士，多次求助，他碍难违命。刘时华毕竟通晓大义，勉强同意儿子出征。于是刘长佑召集乡勇，立刻开拔，前往贵州与广西交界处的苗瑶山中，跟李沅发一较高低。

狭路相逢遇知音

官军对李沅发久剿难灭，朝廷担心会军“勾结苗瑶，蔓延日甚”。即位不久的咸丰是个强硬的皇帝，对匪患决不姑息，严令裕泰和向荣加大剿匪力度，又一再命令广西巡抚郑祖琛、贵州巡抚乔用迁迅速调集兵力，不分疆域，增兵分途堵截。贵州的干员胡林翼此时也奉令在黎平一带防御，必要时出省作战。

咸丰集结了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四省的兵力，分进合击，紧缩包围，倾尽全力，不让李沅发有喘息的机会。李沅发在湖南的靖州、通道等地流动作战，屡遭阻击，只得挥师南下，经过广西的融县、永宁、永福、阳朔和荔浦，进攻修仁。

追剿李沅发是一场苦仗，较之将李沅发赶出新宁县城，何止艰苦百倍。李沅发决不走大路，专挑险峻之地行军。所过之处，都是苗瑶山寨，林间野兽出没。新宁乡勇与对手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每天攀爬悬崖，行走在只有单人才能通过的羊肠小路上，必须忍饥耐渴，夜宿山林。有人掉下深谷，也有人被猛兽扑杀。

一天，刘长佑带队在广西万崖山的小路上行走，隐约听到缓缓悠悠的马蹄声。山径险绝，即便是奔驰如风的骏马，也只能放慢脚步。刘长佑因视线阻隔，看不清来人，不辨敌友，但他听得出来，对方只是单骑一匹。他挥手令部队停止行进，大家紧贴崖壁站立，等待骑者走近。

来人渐渐靠近，忽然大声吟起诗来。山间静寂，他嘴里吐出的字字句句，刘长佑都听得分明。

匹马西风别桂林，大军已远尽追寻。孤城雁唳前宵梦，绝涧猿啼此日心。怕误兵符抛病卒，拼将战袄冒愁霖。多情最是芙蓉主，暖得山醪款夜

深。

刘长佑松了一口气，对乡勇们说："不用紧张，来者是自己人。"

"团长怎么知道？"

"此人从桂林来，寻找官军，难道是盗贼不成？"

众乡勇一阵哄笑，骑者已进入视野。刘长佑抬眼望去，来人一身官军装束，身材高大，浓眉大眼，年龄与自己相仿。看他面目清朗，神情儒雅，倒不像一介武夫。刘长佑暗忖：此人骑马吟诗，有此雅兴，莫非也是书生从军？

来人突然见到一群手持武器的汉子，服装驳杂，还以为是碰上了盗匪，不由一愣，胯下的坐骑也惊得抬起了前蹄，发出一阵嘶鸣。

刘长佑连忙走上前去，拱手说道："这位兄台，不必惊慌，我等是新宁乡团，在下刘长佑，奉裕制军之令，率队追剿逆贼。"

对方翻身下马，也打一拱手，说道："在下彭玉麟，衡州协书办，从桂林公干返营，却不知本队已到何处，正在寻找。刘兄可有衡州协的消息？"

刘长佑道："原来是彭兄，幸会幸会！我等与官军分路搜剿，彭兄前行不远，进入我湖南境内，不难找到军营。彭兄风尘仆仆，从芙蓉寨而来，已行了上百里山路，何不在此歇一歇再走？"

彭玉麟惊道："刘兄怎知在下从芙蓉寨而来？"

"彭兄刚才所吟诗句之中，有'多情最是芙蓉主'之语，想是那芙蓉寨的寨主，昨晚把彭兄款待得不差。"刘长佑说罢，微微一笑。

“如此说来，刘兄也是读书人了。军中当差，难遇斯文，今日得见刘兄，真是三生有幸。方才在下信口吟来，都是此行的遭遇。在下此去桂林，带回了公文。跟随在下的两个兵丁病倒了，在下担心误事，将他们留在龙胜关就医，自己冒雨赶路，昨晚投宿芙蓉寨，已是三更时分，浑身湿透，幸得寨主为在下把衣服烘干，暖酒避寒，故而心存感激。”

“彭兄乃军中文职，可曾打过仗？”

“在下随衡州协而来，新宁围城时便到了战场。文案之暇，亦随队出战。正月随军征剿，去了靖州，过神滩，越黄罴岭，追到藕团，二月抵达贵州黎平牙屯堡，随后又到过下温，接着直趋怀远，抵达沙宜。此次奉命去桂林公干，正在寻找本部，却有幸在此遇见刘兄。”

“世道混乱，我辈读书人也置身戎间，不知彭兄以为如何？”

彭玉麟一听此话，似有无限感慨：“初次打仗，望见将军大纛，帐下貔貅，听得金鼓震天，劈开粤嶂，又见黔云昏扰，瘴雨腥红，也会豪气在胸，庆幸一鞭鞍马，投笔从戎。然而靖州一战，眼见得常德官兵一败涂地，遍野横尸，惨不忍赌啊。藕团村数百人家，都被贼人付之一炬，碧血满山，天地为愁，能不肝肠寸断！”

“唉，在下本也无心出征，怎奈乱世之中，桑梓几乎不保，只能勉为其难了。哦，彭兄在衡州协中高就，说话也带衡阳口音，莫非就是衡阳人氏？”

“刘兄好听力，在下正是衡阳人。不过，家父早年在安徽为官，在下出生在安庆府的怀宁县三桥镇，十七岁才返回衡阳故里。”

“彭兄贵庚？”

“在下生于嘉庆二十一年，在家为长子。”

“在下晚生二年，也是家中长子。彭兄受小弟一拜。”

一席交谈，刘、彭二人便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两人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但彭玉麟急于赶回部队，刘长佑也要带队前行，两人依依惜别。这两个湖南的读书人，已经受过战火的洗礼。他们的命运在即将到来的大动乱中，将要服从战争之神的指挥棒，发生他们无法料想的转折。咸丰年间大批湖南读书人踏上武功一途，而此时在山径中狭路相逢的这两个儒雅后生，若干年后将要登上湘军的帅位，成为叱咤风云的军事巨擘。

公安派出所长的后代

刘长佑告别彭玉麟以后，觉得此人富于感性，光明磊落，坚忍不拔，许多可贵的品质集于一身，令他印象深刻。后来得知他的生平，更对他平添一份敬意。

道光三十年的彭玉麟虽未显达，却已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为人行事，每每令人称道。他的刚正不阿的品格，多愁善感的灵魂，部分由父系遗传，部分是他早年经历塑造而成。如果刘长佑跟他深谈下去，就会发现这个汉子有过一段五味杂陈的经历。

彭玉麟的祖父彭启象是个佃农，就阶级出身而言，属于社会的最底层。父亲彭鸣九没钱念书，刻苦自学，少通五经，工于楷隶。母亲叫鸣九游学江南，却拿不出盘缠，只能靠他自己卖字为生。他自己挣钱在江苏的镇江上学，几年后进入京城，考了个从九品的官衔，留在京城候选，靠打工自给。嘉庆十八年（1813）选授安徽怀宁县三桥镇巡检。

巡检司是县级以下的基层政府组织，功能类似于公安派出所，而巡检属于最低一级的官职。彭鸣九是忠于职守的超级芝麻官，性情刚直，廉洁明干，勤于出警，敢于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为百姓所称道。他的政绩，使父母受到了朝廷的封赏。他把业余时间用于文化知识充电，写诗作文，有著作遗世。

彭玉麟的母亲王氏在出阁之前就知书达理，眼界颇高，青春蹉跎，竟然成了当时并不提倡的晚婚典型，三十出头才嫁到彭家。王氏是客居安徽的浙江人，嫁了彭鸣九这个客居安徽的湖南人。他们的结合是由怀宁县令作媒，婚礼就在三桥镇举行。尽管晚婚并非时尚，但两个不同籍贯的大龄未婚男女在异乡的结合，却给这个家庭留下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彭玉麟是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孩子。他诞生于三桥镇的巡检司署，一个打击盗抢走私维护乡间社会治安的基层专政机关。他从小的耳濡目染，都是一幅幅打击罪犯的画面，心里种下了嫉恶如仇的种子。他在显达之后执法如山，百姓称之为“彭青天”，可以视为童年经历的映射。

嘉庆二十五年（1820），彭玉麟四岁，弟弟彭玉麒出生。父母后来还给他生了四个弟妹，但那四个不幸的小孩全部早夭，只有麟、麒两兄弟享受了天年。

第二年，彭鸣九调任庐州府合肥县梁园镇的巡检，彭玉麟在这个小镇上开始了学业。他在这里过了十几年清贫安宁的生活，直到十六岁那一年，由于祖母去世，他们一家回湖南奔丧，他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衡阳县的渣江镇。

家乡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汇，回家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温暖。然而家乡对于彭玉麟而言，却是痛苦的渊薮。自从回到衡阳老家，彭玉麟就跟着父母备受煎熬，进入了青年时代的噩梦。

彭鸣九一家的不幸，根源于有一个贪婪无耻而且蛮横霸道的亲戚。彭鸣九在安徽辛勤工作二十几年，薪俸微薄，为了家人以后不愁温饱，他省俭度日，把一点可怜的积蓄寄回衡阳，拜托亲戚置办薄田百亩，满以为每年可得一百石租子。回到家乡之后，向亲戚问及田产，那人把地契藏了起来，不肯物归原主，反而说：“我为你供养母亲，你得先把欠我的钱还了！”

彭鸣九身无分文，万般无奈，只得典卖衣物，凑钱营葬母亲。从此一家人租屋居住，寄食族中。没过多久，彭鸣九就因亲党横暴，忧愤成疾，告别了人世。

十七岁的彭玉麟怒火填膺，大喊“我要报仇”。母亲把他按下，哭泣

道："儿啊，你要有远大的志向，不要惹祸害了自身。你没有证据，官司打不赢啊。"

父亲一死，这家人更加贫困。而那个夺走田产的恶霸亲戚，多次派人欺负他们孤儿寡母。彭玉麟连出门都失去了安全感，有一次去集市买盐，走到田垄之间，稻田中突然有人跃起，将他挤落水中。

这件事引起了族人的公愤，大家共讨公道，责令夺田者把瘠田的五分之一归还彭玉麟一家，同时归还旧屋三间。

彭玉麟在苦难中熬到二十岁，遇到了更大的不幸，被迫离乡背井。那一年衡阳大旱，颗粒无收。母亲忍痛用书本换来一点大米，和野菜煮熟，聊以充饥。夺田者嗾使无赖上门凌辱，麟、麒二兄弟不敢出门。母亲不想拖累两个孩子，对彭玉麟哭泣道："此地不可久居。娘老了，去不了别的地方，你们兄弟俩进城避难去吧。"

道光十六年（1836）冬天，彭玉麟带着弟弟进了衡州府城，住进石鼓书院，向各位老生请教经义，学诗习书。彭玉麒小小年纪，就在城内的商铺学做生意。

书院经费困难，提供的伙食，彭玉麟填不饱肚子。为了生活，这个知识青年决定投军，当了衡州协的标兵，充当文书。接着补了骑兵的缺额，有了固定的月饷。加上在书院考试合格，每月可以积攒三四千铜子。条件稍微改善，他便把母亲迎进城内，母子又能经常相见了。

青年时代的遭遇刻骨铭心，彭玉麟胸中激荡着一股嫉恶如仇、锄强扶弱的豪情。他发誓，若有出头之日，定要铲除世间不平，人间不公，还弱势人群一个公道。

如此过了四年，彭玉麟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浙江进士高人鉴来到衡州出任知府。有一天，他造访衡州协的副将衙门，翻阅公文，

看见了彭玉麟起草的文书，大为惊奇，对副将说："此人当大贵，而且一定会有功名。可否将他召来，让本府一见？"

彭玉麟进得副将署来，高人鉴一见，果然气宇轩昂，应对得体，十分高兴，当下便说："闲暇时可来府衙读书，本府亲自为你授学。"

第二年，彭玉麟二十八岁，参加衡阳府试。一千多名考生，竞争激烈，入围都不容易。但彭玉麟实力雄厚，对自己信心十足。

终审那一天，黎明时分，考生们聚集在府衙前面，忽然出来一名办事员，请点名发卷的考官入见。考官匆匆进去，不久就出来了，照常点名发卷。彭玉麟以为胜券在握，可是上榜的名字点完了，却没有叫到他的名字。

过了几天，高人鉴召见彭玉麟，对他说："以文章而论，你可以取在第十名。考官都把名次定下了，可是本府叫他们把你刷下来，你可知这是为什么？"

彭玉麟说："惭愧，学生不知。"

高人鉴说："终审那一天，本府召见考官，就是为了说这件事。本府对他说：'彭某今后名位未可限量，区区一个名次，迟得早得，无关紧要。今年我还要叫他在府衙内读书，如果现在取他为第十名，别人必定说我照顾自己的学生。本府虽不怕流言蜚语，却担心成了彭某终身的污点。'"

彭玉麟第二年才成为附学生员，熬出头做了秀才。这一次是湖南学政（教育厅长）陈坛按临衡州，看了他的文章，赞赏不已，将他目为国士。彭玉麟当即成为衡州的名人，毫无走后门取捷径之嫌。他突然悟出了高人鉴的深意苦心，更对这位贵人心存感激。

由于家境拖累，彭玉麟步父母后尘，也是晚婚的典型。而立之年，母亲令他迎娶早已订婚的邹家女儿。弟弟彭玉麒也于当年结婚，娶了一位姓赵的姑娘。可谓双喜临门。

中国人但凡晚婚，总会引人注目。关于彭玉麟晚婚一事，野史有一些戏剧性的说法，不妨在此一叙。

彭玉麟的岳家是个小康之家。儿女成年后，两家定下婚期。可是邹小姐是个嫌贫爱富的女子，知道彭玉麟家贫，发誓不嫁。

婚期已到，彭玉麟带着彩轿前往迎娶。邹家小姐玩不成消失，只能卧地打滚，号哭不起，闹得家人措手无策。眼看喜事就要办砸，一名帮厨的婢女挺身而出，对邹夫人说："小女子愿代小姐出嫁！"

主母一听，真是好事从天而降。冒名顶替也行，只要不被揭穿，好歹排解了女儿赖婚的难题。婢女临行前，邹夫人抚着她的背叮嘱道："好姑娘，你在我家，我对你如同亲生女儿，是不是？你相貌不丑，夫家必会好好待你。此一去，一定要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守口如瓶。男人多是白眼狼，你得留个心眼，千万别将冒名顶替的事情告诉彭郎！"

此女代主出嫁后，彭玉麟伉俪关系敦睦，第二年就生了孩子。此一节，野史与正史吻合，彭玉麟的儿子彭永钊确是在婚后第二年出生。

但彭夫人毕竟是代人出嫁，这个秘密究竟是否守住了呢？彭玉麟是否发觉自己误娶了邹家的婢女？

女人心里终究憋不住秘密。时过境迁，彭夫人觉得那些陈年旧事可以解密了。不把那份秘密档案抖出来，心里总是发痒。

婚后二十年的一天，也不知是不是瓷婚纪念日，这对老夫妻相对饮

酒。酒到半酣，彭玉麟追述艰难的往事，慨叹身世。夫人忍不住开了句玩笑：“我与相公的遭际，同样奇异。”

彭玉麟大为惊愕，一定要她把话说完。于是夫人将李代桃僵的始末和盘托出。她自以为跟丈夫恩爱日久，丈夫一定不会在乎上当受骗。谁知彭玉麟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从此跟夫人恩断义绝，不相往来。

书生岂愿久从军

野史说过，再说正史。彭玉麟婚后三年，李沅发在新宁起事，彭玉麟随衡州协开往了新宁。他所在的部队四处搜剿李沅发，就有了前面所述与新宁书生刘长佑的相遇。

李沅发接连不断转战各地，部队疲惫不堪。他本打算攻入修仁县城休整，但修仁知县刘益谟早有戒备，以重兵守城。会军急攻不下，拖延了时日，陷入官军援兵的包围。幸得瑶山的瑶族农民伸出援手，才得以突破重围。但是部队在突围时伤亡甚众，元气大伤。

瑶山地势险峻，李沅发起初打算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设险固守。但是官军猛扑过来，封锁了广西的各个要隘。另有官军进入瑶山，对李沅发紧咬不放，切断了瑶山与外界的交通。

李沅发被困瑶山，势难持久。由于信息闭塞，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以为湖南的官军都已开到广西境内作战，新宁必定空虚。于是他决定迅速离开瑶山，率部打回湖南，仍然转返新宁，以便打击当地乡团，重振会军声威。

李沅发的这个决定，正是官军希望看到的。裕泰和向荣正想“引其回窜，聚而歼旃”。

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李沅发突破官军重围，终于返回湖南。进入新宁地界，立即被乡勇部队包围。这些民兵来自各村，集结方便，熟悉地形，很容易将会军合围。

本来刘长佑有机会看到李沅发的最后失败，但父亲屡次写信催他进京参考，逼令他退出军事。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眼看就要大功告成，

刘长佑实在不想退出。但他知道，他这个拔贡生确实来之不易，每府只有两个名额，而且是十二年才有一次的选拔。他若不去北京，错过了拔贡朝考，就失去了出任京官或知县的机会。父亲对他进京赶考寄予殷切希望，是为他一辈子的前程着想啊。刘家的祖祖辈辈，无论阳世阴间，都在指望他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父命难违，前程要紧。刘长佑顾不得体味凯旋的喜悦，也顾不得乡勇弟兄们的战友情谊，将营勇交给堂弟刘长伟统带，辞别裕泰北上。

李沅发逃回新宁后，发现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湖南官军兵力甚强，已将他团团包围。这个造反首领叹息一声，令部队抢占大金峰岭和鸡笼山一带山地，要跟官军决一死战。官军源源向新宁增兵，向荣令部队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

金峰岭之战打得十分艰苦。血战两昼夜，尸横山谷，草木皆赤。彭玉麟办完文书公务，立刻拿起武器随部队战斗。

李沅发几个月来转战各地，此时只剩下二百多人。他指挥残部奋勇抗击，打到只剩十几人，躲进一个石洞内。刘长伟率领乡勇搜到洞口，将洞口封锁起来。

五月六日，李沅发出洞，企图突围，被刘长伟俘虏。刘长伟把他扎在竹轿上，抬到刘长佑的丈人李德鹏家。李德鹏派急使借了学官的轿子，刘长伟用轿子抬着俘虏送到裕泰营中。总督赏给花红一千串，刘长伟领到四百串。总督还奖给刘长伟六品军功，后来保荐为把总。咸丰四年（1854），刘长伟跟随曾国藩作战，在靖港阵亡，以千总议恤，赏云骑尉世职。此是后话。

李沅发就擒之后，彭玉麟写诗一首，记叙金峰岭之战的惨烈情状：

飞来将令肃于霜，万叠青峰绕战场。狡兔满山看乱窜，妖狐无地得潜

藏。六韬胸运阴符策，七尺妖横宝剑光。灭尽长枪始朝食，书生从此卸戎装。

李沅发被俘前后，广西已经大乱。李沅发转战三省边界，为广西的动乱推波助澜，而他的败亡，却未能影响广西造反的势头。在广西的各个造反山头看来，李沅发大动干戈，只是一个试探性的前奏。他们未曾想到的一个后果是，雷再浩和李沅发的两次造反，锻炼了湖南的乡勇，也造就了乡勇的指挥员。湖南乡勇参与镇压造反运动，已在江忠源和刘长佑的带领下两战成名，不少官员对乡勇的能为刮目相看。

但是新宁之战并未给彭玉麟带来多大的快感。李沅发被剿灭以后，他告别了军旅。这是他主动的选择，也是自愿的放弃。也许这个充满浪漫情怀的书生，从来未曾将自己定位于军人。因此，在军队打算提拔他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

新宁战事过后，朝廷奖赏有功人员，裕泰查看推荐名单，发现彭玉麟竟然是个秀才，决定提拔他做个小官，升他为临武营外委，赏戴蓝翎。彭玉麟推说母亲已老，需要奉养，辞官回到衡阳。为了生计，他受清泉人杨江所聘，到耒阳为他经营当铺。

刘长佑显然属于另一种类型。他是被迫提前离开战场，为没能亲手抓住李沅发而遗憾。他并不反感战场给他带来的人生新体验。他发现自己具有指挥作战的潜力。他后来敢于跟随江忠源南征北战，这段经历给了他很足的底气。

他告别战场以后，于当年五月抵达京城，在宝庆会馆下榻。他拜会了湖南人在京城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从曾大人嘴里听说新皇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材，颇受鼓舞。据说他的老成持重深为曾国藩看重，两人初见就如故交。

曾国藩有心帮一帮这位湖南同乡，得知他进京的来意，便说："朝

考在即，荫渠兄可否楷书一纸留存敝处？国藩或许用得上。”

曾侍郎当时已奉钦命出任朝考阅卷大臣，索要楷书是再明白不过的暗示，如果他预先认熟了刘长佑的字迹，就能在阅卷时行个方便。

刘长佑一听，栗色的脸膛上泛出一层暗红，说道：“长佑不才，却不愿走此捷径。曾兄美意，在下心领了。”

刘长佑死也不肯作弊，结果朝考落第，但落得一个心中坦然。他留京候选教谕一职。在此期间，他打算遵照父命，进入国子监学习。

可是造化弄人，他万没料到，父母在六月份相继离世。家人考虑到道路遥远，担心他不胜哀毁，只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隐瞒了父亲的去世，只说是患了小病。曾国藩邀集同乡的官员前来吊唁，赠送十二两银子作为丧仪。

刘长佑听到讣告，捶胸顿足，当场昏厥。他心忧父亲的疾病，刺破指头，以血来向上天祷告，请老天爷多给父亲寿命。在回程中，每过一个大神寺庙，都要坚持不懈地祷告。到了城东二十里，才知道母亲在六月十一日去世，父亲也于当月十四日撒手人寰。晴天霹雳，再次将他击昏，许久才苏醒过来。他日夜抱着棺木哭号，过了丧期还只能吃粥，“柴毁骨立”，见者无不落泪。

死者已逝，生者不息。当年十月十六日，刘长佑的第五个儿子刘思谨出生。这桩喜事只是暂时冲淡了为人父者的悲哀。没过几天，他继续沉浸在失去双亲的悲恸之中。

第五章　乱世圣贤

野史：给曾国藩看相

曾国藩器宇凝重，面如满月，须髯甚伟，正如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巨谷龙虎，变化莫测。知府张沣翰说：此人端坐注视，张爪刮须，如同一条癞龙。可惜眉发稍低，生平多劳苦而少逸豫。

积极融入新朝的旧大臣

咸丰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安排先皇的葬礼。本来此事无须他费太多的心力，道光爷生前对一切都做好了安排。他生前不肯乱花一钱银子，连自己的葬礼也设想得非常节俭，朱谕遗命四条，其中有“无用郊配、无用庙附”二条。也就是说，他叫儿子在为他举行郊天祭礼时，不要配祭始祖，也不要修庙附祀，坚持他一贯倡导的节约原则。但是道光爷死后，安葬之事就由不得他了。葬礼是否节俭，要由儿子来决定。咸丰既想让父亲风光地入土，又怕有违先帝的圣训，有些拿不定主意，便叫臣子们详议具奏。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三日，尚未登基的储君奕詝召见礼部侍郎曾国藩，咨询丧礼该如何操办。三天以后，咸丰在太和殿颁发登基诏书。第二天王大臣九卿集会，讨论丧礼究竟该不该从简。曾国藩专折具奏，引用古今制度，建议咸丰不要遵循道光爷的遗命。此议正合咸丰之意。

但凡新皇登基，和前朝的大臣总有一段磨合时期。曾国藩与新皇的第一次磨合，结果令双方满意。二月六日，曾国藩奉到上谕：“侍郎曾国藩所奏，颇有是处；其余京堂及科道等所奏，各抒己见，殊少折中。各折均著发还。”曾国藩以考虑问题周全、能够综合各方意见而得到咸丰的赏识。二月七日召见，曾国藩奏对甚详，咸丰更加高兴。

湘乡人曾国藩在道光朝最后十年每况愈下的国势中，醉心于加强自身修养，文章道德蜚声京城，契合了道光爷的宁静自守之道，得以飞快蹿升，从一个翰林，升到礼部右侍郎。据说他也曾借助穆彰阿的推荐和谋划赢得道光爷的关注，但他并未搅入穆彰阿一党的阴谋与祸害，洁身自好，维持了清望。

但是天下将乱的征兆十分明显，曾国藩也是看在眼中，心为所动，只是不敢妄言而已。作为一名汉人大臣，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既想维护他所服务的大清王朝，又很想改革官场的弊端，把贪腐无能的满人官员取而代之。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心思变，是局势突变的精神动力。不少汉人心中蠢蠢欲动。一类人想借此良机推翻满人的统治，另一类人则打算借机建功立业，登上高位，更新朝政的气象。曾国藩算得上第二类人的一个典型。

要让汉人官员更多地参与朝政，在不思更张的道光爷治下没有指望，但是皇位的更迭带来了机会。新皇即位，为第二类思变的汉人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咸丰为了培养忠诚有为的干部队伍，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于二月十八日颁发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中凡是有责任向朝廷贡献智慧的官员，必须从用人和行政的各个方面，谈出自己的真实意见，并且“封章密奏”，与皇帝秘密沟通。

咸丰皇帝号召官员献策，对象没有满汉之分，对于皇帝的号召，满汉官员同声响应。但是曾国藩的积极性特别引人注目。他于三月份上交了一份提案。

曾国藩没有针对行政问题发表意见。他说，人事和行政，两者同样重要。可是各项既定国策都有明文规定，不能轻易更改，所以如今只能在人事方面狠下工夫。朝廷必须感化人才，培养人才，考察人才，从三个方面来抓好人事工作。曾国藩还奉劝年轻的皇帝努力学习，每天听讲，广开言路，根据臣子们的章奏，考核他们的能力。

尽管曾国藩给人的印象是以道德文章为立身之本，但他绝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此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如果他仅仅倾心于修身齐家，而忽略了探讨治国之道，那么在咸丰小子打算推行改革的时候，他就不会站出来为新皇谋划，也不可能正中新皇的心思，引得新皇频频垂顾。

曾国藩脑子里究竟有多少想法，谁都莫测高深。从各种迹象来看，他对国家的管理和经营不乏兴趣。在京期间，学界经世济时的新思潮对他颇有触动，他也探讨务实之学，对澄清天下大局颇有见地，只是他明哲保身，不肯向因循守旧的道光爷一吐胸臆。如今机会到来了，只要新皇有心进取，曾国藩就会成为一个前朝的批评者，甚至成为不折不扣的持不同政见者，对当局一贯奉行的军政方针提出另类的看法。

曾国藩深谙机巧权变，做任何事情，都会相机而动。条件没有成熟时，他不会把政见贸然托出。所以他的第一步迈得很小，不谈行政，只议人事。咸丰礼贤下士的姿态，确实激发了这个湖南人心中的热情。但他还吃不准这个穿着皇袍的年轻人能不能容忍臣子们批评政治的弊端和官场的腐败，听不听得进去民生的疾苦，是否会对各种大胆的提案真正产生兴趣。如果咸丰只是叶公好龙，他所言过直，便不免惹来杀身之祸。他上的这份奏疏不过是投石问路，避谈既定国策，只谈人事问题，规避了问罪杀头的风险。

咸丰皇帝很快就表扬了所有敢于大胆进言的大臣。除了曾国藩以外，还有几名汉人官员响应号召跳了出来，但曾国藩在新皇眼中拔得了头筹。上谕写道：

> 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咸丰同意曾国藩的请求，允许大臣们保举人才，承诺自己会“广收直言”，并且把这个意思形成文件发下去，希望大大小小的臣工们激发天良，多交提案。

曾国藩向新皇抛出了一块试金石，实验结果表明，皇位上的那个年轻人的确有可能是一块金子。这对曾侍郎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决定一有机会，就继续向最高统治者提出坦率的忠告。

曾国藩作为前朝得意的大臣，在新主子登台后，公务更加忙碌，接连上折，为年轻的新皇献计献策，同时为家人请求封典，光宗耀祖。他虽是家中长子，却无暇兼顾家事，家中一切，都叮嘱弟弟们打理。

曾国藩与咸丰的君臣之谊，经过曾国藩积极参与朝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新皇投桃报李，很快就给他派了一系列美差。四月十七日，曾国藩出任会试复试阅卷大臣；当月二十九日又出任朝考阅卷大臣。五月十四日，奉旨在礼部衙门考试各省优贡。

咸丰皇帝求贤若渴，下诏令部院九卿各举贤才。曾国藩抓住时机，上疏举荐五人。第一个是李棠阶，此人在学政位上归家，一贫如洗，品学纯粹，可任翰林院侍讲；第二个是吴廷栋，此人诚实坦荡，才能干济，深谋远识，可当大任；第三个是王庆云，闳才精识，脚踏实地，可以为一方父母；第四个是严正基，此人洞悉民间隐情，有济变之才；第五个是正在代理浙江秀水县令的江忠源，曾国藩评价他忠义耿耿，爱民如子。

曾国藩所举贤才，个个名副其实，咸丰大悦。他决定给曾国藩压更重的担子。六月四日，曾国藩奉旨兼署工部左侍郎。十天后，钦派朝考拔贡阅卷大臣。这一科录取二百多人。刘长佑也在此科考试拔贡，拒绝曾国藩为他走后门，名落孙山。

曾大臣春风得意，阅卷时又出了利好的大新闻。德清人俞樾所作的《淡云疏雨落花天》一诗，有“花落春仍在”之句，曾国藩拍案叫绝，以为此诗的意兴，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存半面妆”相似，予以佳评。俞樾受宠若惊，以“春在”二字为自己的书堂题名。另有祥符人周星誉作《山虚水深》一诗，有如下诗句：鹤舞深崖月，龙吟大海潮。曾国藩叹道：“此真诗人之作也。”他将周星誉拔置第一，成为轰动京城学界的一件盛事，传为艺林佳话。

此次拔贡朝考，曾国藩遇到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情，又留下一段佳话。

凡是考取一等的考生，可以去当知县，以到省城报到的先后为次序先后补缺。所以，考取知县的拔贡们，只要在京城把凭证领到手了，为了早日做官，无不即刻前往省城。

曾国藩的两个门生获得了去直隶省当知县的资格，同时来拜访曾座师。曾国藩问道："你二人何时启行？"

其中一个名叫杨毓枏，接口就答："已经雇了车，马上起程。"另一人则答："还要整理行装。"

曾国藩想：这姓杨的小子，恐怕是投机取巧之辈。可是过了不久，听说先到保定的不是杨小子，而是另外那人。曾国藩叹道："人心难测啊。那小杨答得痛快，正说明他为人憨直。而另外那小子，真是太乖巧了。他先一步到了保定，必定先补缺，可想而知，他心里会很得意，但终究难保没有挫折。而小杨必定会做个好官。"

曾国藩看出了真伪，后来给直隶总督写信，为小杨说了一些好话。小杨再次来拜访恩师的时候，曾国藩问他："上级待你如何？"小杨答："上官待属吏都好，待毓枏也好。"

曾国藩一听，心想，要是换了别人，回答他的话，肯定会感谢他的栽培，可是小杨连场面上的话都说不来。于是大笑道："看来你真是个老实人！好，好！"

后来，小杨官至大名府知府，另外那个竟犯了错误，被弹劾罢官。曾国藩的预言再次应验。不过，小杨淡泊仕途。十多年后，曾国藩当了直隶总督，小杨还是没有进步。曾总督本想委他一个代理道缺，他竟推辞而回家去了。曾国藩送他一副对联：已喜声华侔召杜，更看仁让式乡

闾。此是后话。

曾国藩在新皇手下继续得到重用，声望日隆，权柄日重，门生故交层出不穷，举荐的贤才得到朝廷重视，手中掌握了大批人力资源，羽翼渐渐丰满。如果没有大规模内战的爆发，这位高官极可能顺利地位极人臣，而不必经历一段波涛汹涌、惊险万状的军事生涯，而他生命中也就缺少了许多传奇色彩。但是道光三十年六月以后，北京已经闻到了南方广西的战争硝烟，这个事件的进程，将把这位长于思辨和文学的大秀才改造为一支新军的领袖。

在讲述后来发生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传奇人物的成长过程。

曾氏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西历1811年11月26日，湘军的第一大佬在湘乡出生。他属羊。

这个孩子属于射手座，一个火象的星座，据说热情的丘比特是它的守护星。火能舔噬万物，象征人的热情和好奇。用星相学的语言，可以准确地描绘他的成长轨迹。这个孩子在学习生活中涉猎广泛，体验丰富，对未来充满希望。长大成人后，他在事业的道路上奋走，为了成功而不眠不休。他是个绝对的完美主义者，天生的使命感驱使他为达目标而不惜任何代价。他是一个行动派，把胜利当作人生的方向。他的不屈不挠，使他成功地组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支最强大的军队——湘军，并且统率这支军队打败了晚清最强大的农民运动武装——太平军。一百多年来，人们称赞这位晚清名臣宽容为怀，学识渊博，热情服务，向往开放的文明。

湘乡人曾国藩是湘军的集大成者，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不信书，信命运”。此图系清朝吴友如绘画。

我们还是回到他问世的起点。这个孩子出生在一天中较晚的时刻。他于亥时脱胎而出，那是晚上9点之后。

七十多岁的曾祖父已经入睡。老人梦见一条巨蟒盘旋空中，在住宅四周盘旋，不久进入室庭，蹲了下来。老人惊醒了，睁开眼睛，接着就听说曾孙出生了，脱胎在他做梦之时。这对他是一个莫大的惊喜，他脱口说道：“这是我家的吉祥，曾氏门闾将要光大了！”

这个巨蟒投胎的婴儿出生以后，曾家宅子后面的一棵古树，便有藤来缠绕。树是枯树，藤却是活力很强的新藤，一天比一天粗壮，矫若虬龙，枝叶苍翠，能够庇荫一亩见方的土地，世所罕见。巨蟒和粗壮的藤，都是力量和权势的象征。

这个孩子名叫曾子城。二十七年后，他在京城中了进士，改名曾国藩。

跟大多数婴儿不一样，曾子城是个规矩的男婴，态貌端庄。直到两岁，家里没人听到过他的哭啼声。这个特点，跟我们已经认识的刘长佑何其相似！

母亲江夫人没有得到几天产假，勤劳操持家务，不能看护小子城。这孩子每天靠在祖母王老夫人的纺车旁，流盼花开，聆听鸟语，对他刚刚来到的这个世界，似乎有所领悟。祖母夸他，曾祖父爱他。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小子城是个珍宝。

曾子城四岁开始在家中接受书本教育。他开始诵读诗书，多有颖悟，令曾祖父更加钟爱。五岁进入家塾，开始识字。七十四岁的曾祖父去世时，曾子城哭泣甚哀，执丧如礼，如同一个小大人。他的举止唤起了家长无比的喜悦，他们从这个小孩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最看重的品质——孝顺。

父亲曾麟书是一个纯粹的儒家书生，尽管屡次参加童子试都未及格，却在学业上坚持不懈，将家塾命名为“利见斋”。他教授十几个学生，谆谆训导。曾国藩接受了长达八年的家塾教育。

九岁那年，弟弟曾国潢出生，曾麟书笑着对他说：“你有弟弟了。”令他写一篇感想，题目是《兄弟怡怡》。文章写好了，曾麟书一看，笑眯了眼睛，对家人说：“文中有至性之语，必能以孝友承继家

业！”

衡阳廪生欧阳凝祉与曾麟书友善，常来家塾，道光四年来访，见了曾子城所写的八股文，极为赞赏。曾麟书请欧阳出题考试，欧阳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叫曾子城写一首律诗。

诗成，欧阳览而称善：“此乃金华殿中人的佳句。”他觉得这个孩子一定能登堂入室，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一首诗写来一房妻室，古往今来，都是浪漫的佳话。

从这一年起，曾子城开始跟随父亲到长沙参加童子试，十五岁就考上了秀才。他比父亲幸运多了。曾麟书四十三岁，刻苦学习，当了二十年的家塾教师，参加了十七次童子试，才补了生员，跻身于秀才之列。大儿子这么早就成了秀才，后继有人，令他喜出望外。

曾子城从十九岁开始，直到二十三岁，先后在衡阳私塾、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读书。就读岳麓书院期间，他与一位同学共居一室。曾子城见同学的书案距窗还有几尺，白白浪费了光线最好的位置，便将自己的书案摆到窗前。

没想到这位同学性情暴躁，怒道：“我案头的光，全从窗中射入，你把光遮住了，我读不成书啦。”

曾子城说：“那你要我摆在哪里？”

同学指着床侧说：“摆这里吧。”

曾子城遵命而行。可是没想到，曾子城半夜读书，同学又怒道：“白天不读书，休息时打搅别人！”

曾子城只好低声默念。他安慰自己：有室友如此，正好磨炼耐性。

曾氏家族的日子过得平稳安宁。曾子城二十岁成家立业，娶回了欧阳夫人。三年后，他考中了举人，功名超过了前辈。这是曾家的一件大喜事，这家人世代耕读，总盼着出人头地，三代人的努力，终于熬出了一个大学生。

为了早日踏上仕途，中举之后，曾子城立刻进京赶考。那是道光十五年的会试，曾子城名落孙山。但他仍是曾家重点培养的对象，为了第二年参考，也不回家，留在京师研读经史。他酷爱韩愈的文风，立志仿学，从此钻研古文词。但他第二年会试再次落第，只得离京回家。为了增长阅历，决意游历江南，于是绕道向东。睢宁知县易作梅是湘乡人，途经睢宁时，曾子城拜访了这位同乡。他因久寓京师，手头拮据，向易知县借了一百两银子。

从睢宁南下，经过清江和扬州，抵达金陵。他对六朝故都仰慕已久，游兴颇浓，却没想到这座秦淮河畔的城市，将跟他结下不解之缘。刚借来的百两银子，他在金陵城内挥霍一空。曾子城大把花钱，非为买醉，也非押赌，而是全部用于购书。钱花完了，书还没买够，于是典押衣裘，补充不足。提着大包小包的书籍，溯江而上，返回湘乡。

此行借钱不少，回家已囊空如洗。曾子城颇为不安。到家后，告诉父亲，他买回了廿三史。曾麟书询问哪来这许多钱，听他说了原委，为儿子爱书而高兴，嘴里却训诫道："你借钱买书，为父不惜为你还债，只要你能用心研读，就对得起为父了。"

曾子城听了此话，如同头上套了紧箍咒。从此清晨起读，半夜方休，纵览百家，几乎一年足不出户。

道光十七年（1837）十二月，曾子城再次进京赶考。没有盘缠，向亲戚家借贷，携带三十二缗钱上路。抵达北京后，还剩下三缗。公车寒苦，他恐怕算得上当时最寒酸的一个了。

本科会试，大学士穆彰阿是钦派大总裁，考官还有朱士彦、吴文镕和廖鸿荃。曾子城考取了第三十八名进士。房考官为季芝昌。四月份，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道光皇帝，拔置第二名。五月二日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进入了国家最高学术机构。

考取进士以后，曾子城改了名字，我们以后就得叫他曾国藩了。

功名终于到手，曾国藩狂喜无比。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和家人分享喜悦和光荣。

八月份请假离京，与凌玉垣和郭嵩焘同行。从陆路走到襄樊，登船抵达安陆，遇到大风，前后左右的几十艘船全部倾覆，唯独曾国藩的船安然无恙，似乎上天刻意保佑这位新科进士。

曾国藩年底衣锦还乡，在荷叶塘是一件莫大的盛事。曾氏一族自从移民到湖南的衡阳以来，没有一个人在科举仕途上成功。祖父曾玉屏有心扭转这个局面，要求子孙读书应考，在家中接待文士，给予礼遇。现在，这位老人如愿以偿了。

曾氏家族几代人终于盼来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曙光已经升起，而曾玉屏依然健在，亲眼看到孙子点了翰林，六十岁老人心中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其实这还只是好事的开头。这个孙儿真是争气，后来官至学士，祖父神志仍然清朗，又平添一份喜悦。孙儿官至侍郎时，祖父活着看到了他成为高干。京城的官员，据说都没有曾国藩这样的福气。

曾翰林回家，亲友来贺者络绎不绝，曾麟书大摆酒宴，款待客人。既是升学宴，又是升官宴。曾家上下，人生中也许没有比现在更为惬意的时刻。酒宴散后，祖父特意对儿子交代一番，叫他格外照顾这个长孙："咱家以农为业，虽然富贵，也不能忘本。他当了翰林，事业方

长，家中衣食不要他管，以免分心。”

从此以后，曾国藩安心做了十多年京官，未曾受到家庭的拖累。

圣贤是这样炼成的

曾国藩的家族为他衣锦还乡而狂欢的时候，也许没有发现他的内心深处正在悄悄发生一种深刻的变化。这个功成名就的湘乡青年，并未陶醉于人生得意的风光时刻，而是竭力地寻求冷静和淡定。他在踏上仕途的同时，为自己开启了一个以读书为基础的自我修炼课程。尽管这种修炼在形式上与出家人的做法有很大出入，但其实质上都是为了修心养性，遵循清规戒律，追求做人的某种超脱境界。这是一种内心的修炼，其核心是严格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具有相当大的私密性，所以他经常撰写一些不会示人的论文。

曾国藩衣锦还乡之后，在家乡待了一年多时间。为了对自我改造的过程有迹可循，他开始书写日记，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和所读之书，名曰《过隙影》。他从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开始游历湘南，或许是为了到大自然里寻求适合内省的环境。仕途上的成功鼓舞了这位年轻士子的进取之心，在湘南的山水之间，他立下一个宏愿，要成为一名鸿儒，一代哲圣。

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曾国藩回到了京城。四月十七日散馆，考取二等第十九名，引见皇上，授职检讨。

大约在七千英国官兵侵占浙江定海的时候，曾国藩在北京大病一场，差一点丢了性命。亏得同寓的湘潭人欧阳兆熊护持，六安人吴廷栋为之诊治，病情渐减，能够喝粥了。这场病耗去了他两个月的时间。朝廷派他担任顺天乡试的磨勘官（考卷复审官）。

在鸦片战争的硝烟里，曾国藩的目光始终追随着理学的光芒，热衷于自我的完善。对于一名年轻的京官而言，在国家遭受外侮的形势下，一味地扪心问学，琢磨做人之道，很有些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味道。

第二年，鸦片战争还在继续，国难进一步加深，而曾国藩的理学修养又上了一层楼。此年七月，善化人唐鉴从江宁布政使任上奉调进京，出任太常寺卿。曾国藩慕名拜访，跟随他讲求为学之方。这时他的治学方向出现了分歧，也许社会的现实对他有所触动。他开始从历史上寻找借鉴，访求经世之学。但另一方面，他仍然没有放弃写诗作文。

但是唐鉴的指导把曾国藩推向了一个斜面，为他的自我修养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位理学大师鼓励曾国藩专攻义理之学。曾国藩天天捧读朱熹的著作，在宋代儒学上狠下工夫。

此年十月，他出任国史馆协修官。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更加致力于程朱之学，同道中人有蒙古人倭仁、六安人吴廷栋、昆明人何桂珍、仁和人邵懿辰等，大家往复讨论，互相勉励。

曾国藩专攻理学，对他而言是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他要迈过的门槛太高，因为从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个刚到而立之年的士子，不但有年轻人的通病，而且比一般人病得更重。

曾国藩身上的毛病实在太多了。好色，吸烟成瘾，爱睡懒觉，起居懒散，心浮气躁，争强好胜，爱交际，打牌下棋，饮酒喝茶，言不由衷，等等。他意识到，如果放任自身，按照理学的标准，他就会一无是处。因此他喊出了一句极端的口号：不为圣贤，即为禽兽。此话令别人颇难理解，对他本人却很贴切。

曾国藩骨子里是一个热爱生活的男人，可是为了至高无上的理学，他只得时刻跟自己过不去。夫妻性生活，若有忘情之时，超出了规范，他便谴责自己“房闼大不敬”。朋友娶了小老婆，他缠着朋友把那女子叫出来一见，事后懊悔，责怪自己“狎亵大不敬”。听别人谈说美女，心中

便生羡艳，他咒骂自己“真禽兽矣”。与人交往，有了过节，心中愤愤不平，甚至肆口谩骂，他叹息自己与禽兽无异。朋友聚会，他的眼光老是瞟向美女，见了朋友女眷竟出语调侃，他觉得自己“直不是人”。下围棋赢了，便扬扬自得，“可鄙可丑”。户外刮大风，还无法静心在家读书，又出去串门，回到家里，又哀叹自己无可救药。

在曾国藩的时代，无人敢于倡导人欲的横流与个性的张扬，曾国藩随便照一照镜子，就能看到自己身上有一大堆毛病。也许正因为毛病太多，他意识到自己更要效法圣贤，愿意比旁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他在日记中载明自己的过失，痛心疾首地反省，力求改过。他每天对自己的言行必有记录，成为必不可少的日课。每月作诗、写古文若干篇，这是月课。课程共有十二条，条条都是针对自己的毛病。第一要主敬，克服轻佻；第二要静坐，避免串门；第三要早起，整治贪睡；第四要读书不二，以免学习不专心；第五要读史，为自己寻找借鉴；第六要谨言，收敛夸夸其谈；第七要养气，打消心浮气躁；第八要保身，杜绝作息不定和有害健康的习惯；第九要日知所亡，为自己敲响警钟；第十要无忘所能，激励自身；第十一要作字，锻炼恒心；第十二要夜不出门，自绝于夜色中的诱惑。

曾国藩不仅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也看不惯别人的毛病。他好为人师，随时随地劝诫，与人共勉。

曾国藩身在京师，身边的士大夫几乎没有不吸烟的，除了水烟与旱烟，还有所谓的“潮鼻大”三种。潮，是指潮州烟；鼻，是指用鼻子吸的烟；大，则是指鸦片。

有一天，曾国藩家乡的总角之交李广文前来做客。曾国藩知道他吸鸦片，便对他加以规劝。

李广文说：“我吸的烟只有一种，曾公则水旱潮鼻四者都吸，那又

是为什么？”

曾国藩一听，冷汗直冒，当即正色说道：“从今天起，请你戒掉那一种，我戒掉我这四种，行不行？”

李广文告别而去。后来曾国藩出山办理军务，屡次邀请李广文前来幕府，好不容易请来了，问他为什么总不露面，李广文惭愧地说：“自从与曾公约定，听说曾公早已戒了，而我仍然没有戒掉，所以不好意思来见曾公。”

曾国藩对他心生怜悯，亲自为他布置坐榻，让他坐在烟具旁，和往常一样交谈，最后叹息道：“你老了，不必当官了。”然后送给他二千两银子，把他打发回去。这也是后话。

曾国藩修身有道，试图影响三个弟弟。那段时间，九弟曾国荃在京城陪伴大哥。父亲叫他留住京城寓所读书，让大哥为他讲课。

曾国藩的日课中有书写小楷一项，每天坚持不懈。写的人不烦，看的人都烦了。曾国荃知道大哥厉行修身，却对他的执著不以为然。有一天，朋友给曾国藩推荐一名仆人，他不打算留用，而仆人恳求不已，曾国藩对弟弟说：“这人跟我死纠缠，我竟没法打发他。”

曾国荃说：“大哥，你只需把你所写的白楷给他看，他必然会心甘情愿地走了。”

曾国藩对弟弟的调皮无可奈何，只能狠狠地瞪他一眼。

曾国荃在京城住了一年多，决定回乡学习。曾国藩送他到都门外的卢沟桥，吟诗送别。

诗中有句：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这是他对三个弟弟

给出的评价：曾国潢四平八稳，曾国华机灵乖巧，而曾国荃是最棒的。

总之，年轻的曾大人以做人为本，刻意塑造自己的形象，醉心于文章道德，在追求安定宁谧的道光爷眼里大放光彩，仕途十分顺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他在翰詹考试中名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

对于翰林而言，翰詹大考是一个难过的关口。京城人有一首打油诗，专讲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翰林们，在大考前如何捏着一把汗。

> 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

野史说，这一届大考，曾国藩是侥幸通过。他们的主考官是许乃溥，一位老翰林请他关照："许大人，学生只求无过，不求有功。"

许乃溥说："考完后，在卷上洒几点墨水，以便辨认。"

老翰林感激万分，心里有了底，欣然应考。

曾国藩在做完考卷之后，把墨笔套上，不小心挤出了几点墨水，沾在卷子上。许乃溥阅卷时，以为是老翰林的卷子，将其列为二等末名。

阅卷完毕，呈交御览，道光爷详加批阅。看到二等卷，抽出最下面的一张，就是曾国藩的考卷，还没来得及过目，侍臣找皇上奏事，道光爷匆匆将卷子发出，曾国藩的卷子便摆在二等之首。于是曾国藩很快升为侍讲。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曾国藩官运真是太好了，连老天都在帮衬他。

此事过后不久，曾国藩又通过任职考试，奉命出任四川正考官。大热天出差，走到保定府就生病了。扶病而行，行至西安。陕西巡抚李星

沅将他请到衙门，提供医药，将养几日，起程入蜀。抵达成都之后，接到吏部通知，已于七月十五日补授翰林院侍讲之缺。

从这时起，曾国藩有了自己的门生，在官场内有了羽翼。

在八旗子弟骄奢淫逸的京城，曾国藩的清贫自守引人注目，声望节节高升。他在北京居留四年，宦况清苦，力行节俭，遇到穷困及有疾病死亡者，总是慷慨解囊。办完四川的学差，得到一千两银子的薪俸，全部寄回家里，接济家族之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曾国藩再次通过任职考试。道光爷于当月二十日在勤政殿召见他，命他出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九月份，分校庶常馆。十二月七日转补翰林院侍读。

第二年三月，曾国藩出任会试同考官。这一科湖南有八人考中，籍贯都是长沙府。贵州考中的举子，黄辅相与黄彭年二人原籍醴陵。状元为萧锦忠，朝元为孙鼎臣。去秋乡试，南元为周寿昌，也在这一科进了翰林。曾国藩当时管理长沙郡馆事，题名那一天，写了一副对联：

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

于是留下一段科举佳话。

当年五月二日，曾国藩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转补左庶子。

曾国藩注重理学修为，讲求平心静气，跟道光爷粉饰太平的国策正相吻合。他在道光朝得意于仕途快进，固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穆彰阿的提携。此人位高权重，处心积虑，为自己网罗人才。他是曾国藩的会试总裁，有心提拔门生，为己所用，常对道光爷称赞曾国藩遇事留心，可以大用。

野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段子。有一天曾国藩忽然奉到上谕：道光爷第二天要召见他。当晚他在穆彰阿的府邸借宿。第二天进宫，内监将他领进一殿，并非平时等候召见的地方。过了中午，还不见皇帝召见。不久，里面传来口谕："明日再来可也。"

曾国藩出宫，回到穆彰阿府内。穆相询问奏对情形，曾国藩摇头叹道："没有见到皇上。叫学生明天再去。"接着，他把等待召见的处所描绘了一番。

穆相凝思片刻，问道："你见到壁上所挂的字幅了吗？"

曾国藩回答："学生诚惶诚恐，哪有心思四顾！"

穆相怅然说道："机缘可惜啊。"他来回踱步，想了一会儿，召来一名干练的仆从，吩咐道："你马上带四百两银子进宫，送给内监，请他用蜡烛照明，将那殿内壁上的字幅为本相录下来，这些银子就是给他的报酬。"

他叫曾国藩仍在府内下榻，明早入宫。

第二天，曾国藩觐见时，皇上垂询的问题，无不有关殿内壁上所挂的历朝圣训。曾国藩胸有成竹，奏对称旨。

事后，皇上对穆彰阿说："你说曾某遇事留心，果然不错。"

曾国藩从此步步高升。

道光二十五年（1845）夏天，曾国藩发作了癣疾，到秋天才稍微痊愈。从此以后，癣疾年年发作。这种皮肤病给他带来终身的痛苦，但也令人想到他有可能是一条真龙，因为他的皮肤有如蛇皮，时时抓搔，鳞屑簌簌，散落于地，即便在接待客人时也不停抓挠。

宋人王安石也有这种疾病。王安石是进贤人饶氏的外甥，舅舅的下属见他的皮肤如同蛇皮，用不屑的眼光瞪着他说："你这种货色也想做官？"

王安石不久考中了进士，给那人寄去一首诗："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传语进贤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

曾国藩的这个病症，令人想到他日后的富贵。事实上他的仕途也是走得很顺。此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十二日，补授日讲起居注官。十天后充当文渊阁直阁事。

曾国藩地位名望渐显，而祖父健在，家道兴旺。以他的修养，自然要力戒骄傲。他把书斋题名为"求阙斋"，除了长辈幸福，他希望凡事都不要那么美满。这也是一种牛气，只有功成名就的人才有资格去求不圆满。像左宗棠那样怀才不遇，像胡林翼那样家道中落，生活中处处有阙，恐怕是不会刻意求阙的。

曾国藩难得之处，在于得道之时，力戒骄矜。他把做人的功夫练到了家。同乡京官及进京应试的举子，遇到生病或缺钱，都来求助于他。曾国藩说："银钱则量力资助，办事则竭力经营。"于是人人说他厚道。和他相比，尊他为师的江忠源在京城并无根基，也无收入，舍身为人，似乎更不容易，因此曾国藩对这位弟子颇为钦佩。

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曾国藩奉旨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月，出任武会试正总裁，录取六十四人。又出任殿试读卷大臣。李鸿章、郭嵩焘和李宗义都是这一科的进士，成为曾大人的门生。又一年，奉命稽查中书科事务。这时他已是副部级的高干，名望渐崇，仍然好学不倦。他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条编录为《曾氏家训长编》，分为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其下又有三十二个章节。

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奉旨升授礼部右侍郎。道光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对这位臣子频频召见派差。八月二日，曾国藩奉旨兼代兵部右侍郎。八月二十五日，出任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九月十七日，出任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十月四日，出任顺天武乡试较射大臣。

曾国藩进步迅速，门生众多，拥有了斡旋于官场的资本。道光皇帝统治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的底层动荡不安，造反的暗流汹涌翻滚，随时可能喷射而出。曾国藩这个从湖南僻壤中走出来的贫寒学子，恰好在这十年内靠着处世为人的成功，也靠着难得的运气，顺利完成了身份的转换，登上仕途，节节高升，为他在未来突变的局势中飞跃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第六章　广西奇闻

广西民谣：

强如狼，弱如羊，扶弱锄强张嘉祥。

第一号中央文件

对于咸丰登基前后广西爆发的武装造反，咸丰的儿子同治皇帝后来有所总结。按照他的说法，这场大规模的动乱始于道光三十年（1850），也就是咸丰皇帝刚刚接手皇位的这个年份。其实在此之前，广西的盗抢杀官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只是官府不敢上报，致使朝廷直到道光三十年才接到明确的奏报。于是官方的文件都统一于这一时间口径。

咸丰接到有关广西匪情的迟来的报告，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究竟有多么严重。即便他感到了某种恐慌，他也会表现得颇为镇定。他历来遇事不慌。他有父皇看好的可贵品质：沉稳。

当他的身份还是四皇子奕詝的时候，他就学会了忍耐。老师杜受田教他韬光养晦，增强了他内敛的天性。深宫内廷中发生的所有不愉快，包括跟六弟奕訢争强斗胜，他始终以平静的外表掩饰内心的波澜。登基以后，他总是把朝政时局引起的情绪强压在心里。

长久的内敛，导致这个年轻人体弱多病，面色发黄。他有气恼，有愤恨，有恐惧，有牢骚，但很少发作出来。他拼命地压抑自己，结果弄得身子骨非常虚弱。不论多么好的太医，哪怕是华佗再世，扁鹊转生，也无法给年轻的皇帝解除亚健康状态。想来想去，只能劝他喝鹿血。于是宫廷里养了一百几十头鹿，每天令人取血给皇帝进补。

然而咸丰的痼疾是无法治愈的，他的忧患注定没有止境。当他手持广西送来的战报时，他登上皇位之后才不过四个月啊。这份战报至少传达了一个信息：内战的火焰已在湿热的南方燃起，西洋的夷人已不是唯一令他头痛的问题。

根据广西巡抚郑祖琛的奏报，咸丰很快对南方的局势有了大致的了解。广西的贼情非同小可。郑祖琛真是胆大包天，居然长期对贼情隐瞒不报！广西全省几乎都有会党活动，他怎么敢拖到现在才奏报朝廷？

咸丰盯着广西地图，对照奏疏察看。广西中部的柳州一地，周边都有反贼。柳州本地有陈东兴和陈亚贵一伙，柳州西北面一百多里处的庆远有张家幅和钟亚春一伙，柳州东南约一百里处的象州有个区振祖，象州以南约一百里处的武宣有梁亚九和刘官生，武宣东南方约一百里处的浔州有个谢江殿，而在柳州东北方约两百里处的平乐也有一伙盗匪。这些盗匪“分散肆扰”，其中以柳州的陈亚贵一股最为厉害。

咸丰看得一阵头晕。父皇移交的江山真是不平静啊。他老人家不许臣子们报告贼情，讳疾忌医，那些奴才乐得报喜不报忧。咸丰嘴里不说，心里感慨万分。看来，朕要振作精神，把父皇留下的烂摊子拾掇一遍。多喝几碗鹿血滋补身子，一定不能倒下，一定不能慌张，一定要忍耐、忍耐再忍耐。前朝的勋臣们或许不是无能，而是畏惧父皇。朕要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朕还要加紧网罗人才。曾国藩说得对，必要时不惜打破人事制度的条条框框，也顾不得自己的好恶了。哪怕臣子顶撞，朕也要把怒气强咽下去。

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九日，西历1850年6月28日，弈訢就广西武装造反事件，给广西巡抚郑祖琛发了一道上谕。这道上谕，可以视为清廷针对广西会党造反下发的第一号中央文件。

由于清廷情报系统在全国处于瘫痪状态，加上官员有意的蒙骗和欺瞒，广西的官府甚至没有告诉皇帝，清廷在广西的真正对手究竟是何方神圣。咸丰在这份文件里没有提到洪秀全一党的名字，显然朝廷还不知道这帮大对头的存在。

后人读了这份文件，可以看出满清行政体系的一大堆问题。

第一大问题，满清官员的政治嗅觉非常迟钝。其实在这时候，广西柳州东南方向的山水之间，冯云山等人正在秘密酝酿咸丰年间最大的一场军政风暴，很难想象一个稍微敬业的官僚体系，会对洪秀全这位朋友主持的农民运动筹备工作毫无察觉。但事实上郑祖琛的班子就是如此缺乏效率，他们的确不知道治下有个拜上帝会正在蓬勃发展，即将公开对抗他们的权势。因此，他们没有向北京提供这方面的任何情报。

第二大问题，广西的官府在故意掩盖矛盾。应该说，广西官场中并非无人察觉拜上帝会的危险性。桂平县的代理知县李孟群，就对这个宗教组织有所警觉，并且有意将祸端消弭于未发之前。但是他官职太小，人微言轻，他的主张被广西第一高官郑祖琛当作杞人忧天，一手压下来了。

李孟群此时年方二十，血气方刚，正是新皇帝很想在宦海中寻觅的合格官员。他对拜上帝会的警觉发生在三年以前。

冯云山曾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被桂平县的官府逮捕下狱。当时的桂平代理知县就是李孟群。他对冯云山这个在本地客家人中非常吃香的外来人起了疑心，想查一查他是否有什么不法行径。实施逮捕时，衙役们搜出了十九本名册，上面登记了拜上帝会追随者的姓名。李孟群看到了冯云山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建议郑祖琛立即将他正法。郑巡抚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一心向佛，脾气温和，害怕暴力，担心杀了冯云山会引起事端。他下令释放这位外来客。李孟群叹道："这无异于放虎归山啊！"他虽不情愿，却无奈地执行了命令。

李孟群和郑祖琛代表着广西官员的两个极端。当一省局势完全失控的时候，李孟群对付造反武装决不手软，但他未在决策层，无法挽回官军的败局。他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行动也很果决。后来的事实说明，如果郑祖琛采纳了他的建议，也许桂平县境内还会有人起事反清，但会不会建立太平天国，就很值得怀疑了。

李孟群不仅善于识别造反派，而且由于进士出身，少年得意于官场，对朝廷十分忠心。他的父亲李卿毂是一名中级官僚，没少给他灌输忠君报国的儒家理念。特别难得的是，这个来自河南光州的年轻人虽然身居文官之位，却有军人的气概，领兵作战毫无畏惧，很快就让年纪跟他相当的新皇帝对他有了一些印象。

第一号文件暴露的第三大问题，是咸丰小子在政治上的稚嫩。咸丰在初登皇位的时候，还固守着祖制中的若干教条，不肯轻易饶恕逆党中人，不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镇压造反派。他在上谕中指出：广西布政使劳崇光在道光二十九年勉强招安造反头目张嘉祥，是一个失策的举措。此人单人匹马投靠朝廷，部众没有跟随他来吃皇粮，而是“四散勾结”，造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

咸丰的思维仍然没有摆脱老套。他虽然很想启用新的人才，但他的思想解放有限，还不能接纳一名投降的叛逆。他对劳崇光的做法颇为不满。他想，一个反贼，把他的部队打垮，把他抓起来处死就行了，何必急于招安？难道我大清缺少人才，还要靠这个目无法纪的贼头出力？

其实，犯错误的人不是劳崇光，而是咸丰自己。他不了解张嘉祥，也不懂得招安此人的重要性。直到几年以后，咸丰才不得不承认，劳崇光招降此人，为清廷办了一件大大的好事。张嘉祥不仅成了一名忠心于朝廷的大将，而且他接受招安并受到朝廷重用的事实，起了瓦解敌对阵营的垂范作用。

如果咸丰亲眼见过张嘉祥，也许会改变一点看法。张嘉祥毫无贼相，面目美秀，神情文雅，举止谦恭，如同书生。他属于外表和行事风格相冲突的类型。一副儒相掩藏了侠肝义胆和放荡不羁。

新皇帝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也是情有可原。他对两个情况估计不足。第一，广西官军确实打不过张嘉祥这股土匪；第二，当时的官军真

还是缺乏张嘉祥这样的人才。咸丰尽管头脑精明，但由于情报不足，消息不灵，未能知己知彼，在这个问题上错怪了劳崇光。

张嘉祥又称张家祥，广东肇庆府高要县人。家里穷得养不活他，他十五岁那年从广东老家来到广西贵县，投靠叔父。道光年间，广东人跑到广西实现抱负，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洪秀全与冯云山，张嘉祥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少年人生性落拓不羁，爱玩好赌，就是不肯出力做工。叔父给他找了个地方打工，他哪里肯受约束，很快就被雇主辞退。他整天跟一帮小太保混在一起。同伴遭到土豪的刁难，他去打抱不平。不是吵架起哄而已，而是动真格的，拔刀相助，暴力杀人。

到此为止，张嘉祥还只是一名小混混。他斗不过土豪，备受其辱。于是发誓报复，走上了强盗的亡命之路。他邀集同伙，绑架一位牛皮商人六岁的儿子，得到一百两银子的赎金。这是他步入绿林后挖到的第一桶金。

天地会最喜欢张嘉祥这样的年轻人，视之为天生的合作伙伴。几名会众找他结拜兄弟，推举他主持“义堂”。张嘉祥说：“要我当头，就要劫富济贫。”他们的活动，除了抢劫打单，就是绑架勒索。由于组织不够严密，遭到官府打击，他率领余部二十九人进入钦州境内的万山，投奔了一名山寨大王。

盗匪们称山大王为老大，其余头目则以兄弟相称，依次为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N。老大一见新来的小张，哟，这是个白面书生嘛，还能仗义杀人？太难得了。想了几天，决定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山大王的宝贝女儿嫌小张出身微贱，死也不嫁。山大王又打算把他提拔为老二，无奈手下又不同意。

众兄弟看不起小张，但还得给老大一点面子，议来议去，同意他做老幺。老幺排名第十位，也就是头目中的最后一位。

山匪排座次，也要论才干。才大居前，才小居后。评判才干的标准，当然不是文化考试，要看杀人越货是否利索，上缴的财物是否丰盛。

大家很快发现，让小张做老幺，没有体现以才任职的原则。每次出勤抢劫，张嘉祥的收获总是比别人多一倍；每次抗拒官军，张嘉祥总是打胜仗，众首领无不惊服。

有一天，山中缺粮了。山大王有令：去越南边境“借粮”！

“借粮”的潜台词自然是抢粮，如同“嫖宿”的潜台词可以是对幼女的强奸。可是越南人也不示弱，偏不肯“借”，赶着一群大象来抵抗。盗匪骑马，哪里是大象的对手，只得落荒而逃。张嘉祥没有逃。他知道，一物降一物，大象也有克星。他令手下捉来几百只老鼠。第二天再战，匪众将老鼠扔在地上。老鼠纵横跳踉，大象居然吓得不敢动弹。小张大获全胜，肆掠而归。

不久，老大病死，群盗推举小张做老大，自行纠正狗眼看人低的错误，也算是为小张平了反。这一年，张嘉祥十八岁。

张嘉祥手下有一万兵力。他用兵法约束部众，约法三章：凡是打劫官员和商贾，不准杀人；抢得的财货，必须留还十分之一，给被害人经商做资本；抢了官员和百姓，还要发给路费。

广西米价腾贵，地主、奸商乘机囤积居奇，抬高米价，贫苦百姓生计维艰。张嘉祥实践了“劫富济贫”的主张。他的话说得很明白：“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得觉眠，下等之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

张嘉祥连中产阶级都不去打扰，让人家能睡安稳觉，自然会赢得“侠盗”的美誉。为了严格控制打劫的对象，他用严格的纪律约束部下。他跟其他的强盗就是不一样。富豪拿出钱来，就能免于一劫。中产者他不闻不问。没钱的人，更是秋毫无犯。他真正做到了“杀官留民，劫富济贫”。部下偶然把抢劫对象扩大化，一经查实，他会砍下违规者的脑袋。

下等之人就是贫苦农民，跟着他就有温饱，于是纷纷加入张家军。张嘉祥领着他们四处打单抢劫。民谣唱道：强如狼，弱如羊，扶弱锄强张嘉祥。

张嘉祥为盗而不为民众所畏惧，反而受到普遍的欢迎，广西的官员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官军征讨山匪，山中仓促之间找不到武器，小张叫人砍下竹竿抵抗。匪众都很纳闷：竹竿怎能对抗金属的兵器？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跟官军交手之后，竹竿被钢刀一点点削去。交战越久，竹竿的尖头削得越锐利，只要刺中敌人，不死即伤。匪众们很快就用得得心应手，又获大捷。

张嘉祥优待俘虏。山匪抓到官兵，张嘉祥都以礼相待，好言安慰，然后释放。叫他们给官府带信，陈述自己不得已跻身绿林的苦衷。他保证，只要官府能够赦宥，他愿出力效死。可是，他没有遇到劳崇光这样有胆识的官员，所以只好继续在山上落草。

张嘉祥做了十年山大王。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嘉祥二十八岁。他率领一千多人下山，来到贵县。此地“五方杂处，良歹不分，奸宄易藏”，天地会动不动就召集民众烧香拜会。他学着官府的派头，公然在覃塘圩张贴告示，招兵买马。四五月间，他联合其他会众，抢掠南宁府的左江、柳州府的右江和桂林府的漓江等处。他的部众都用红布包

头，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他有枪有炮，还有骑兵。

拜上帝会网罗人才，想把小张也收到上帝的旗帜之下，派人来请。张嘉祥说：“我当盗匪，是不得已的事情，怎能跟随叛贼去造反！”

浔州府的文武官员率部会剿张嘉祥。张嘉祥从覃塘转移到甘塘，在此与官军遭遇，击毙清军参将段炳南，气势更加嚣张。

正在此时，劳崇光带领团练亲临剿匪前线。他发现，贼匪控制了河道，左江镇总兵盛筠竟然束手无策。官员行走水路，哪怕派水军护送，还是冲不过贼卡。走水路的商旅更是提心吊胆，竟然委托张嘉祥护送。张嘉祥并非奉了官府之令，但他居然连官员也肯护送，有些官员索性请他做保镖。

临桂人朱琦对劳崇光说：“劳公，常言道：盗亦有道。张嘉祥跟别的贼匪不是一路。听说他早就有心归顺朝廷，何不将他招安？”

劳崇光说：“这是好事，就请朱公试探一下，如何？”

朱琦做过朝廷的言官，以直言敢谏而著称，此时正在家乡办团练，跟劳大人一起剿匪。他非常欣赏张嘉祥的侠盗作风，写了一封招降信，派人送到山寨。

张寨主通过朱琦跟官军沟通，定下投降的计策。官军依计逼近山匪巢穴，张嘉祥亲自出山抵抗，虚晃几个回合，假装败下阵来。回到山里，召集部众，说道：“此次来的官军，端的厉害！大家把财物集中起来，我给每人分一份，各自回家当良民吧。”

张嘉祥解散了部众，跑到劳崇光军前投诚，听从布政使大人的劝告，改名为张国梁，字殿臣，希望成为朝廷的栋梁。劳崇光上奏朝廷，将张国梁录用为外委（充其量是个连长）。

张国梁不嫌官小，倒也十分出力，帮助官军消灭了南宁周边的几股天地会。不过，他仍然与一些会党中人保持来往，并勾结艇匪，向富户勒索钱财。

咸丰皇帝尽管不知张国梁暗地里所干的勾当，仍然对劳崇光此次招降颇为不满。其实对张国梁有成见的人不止是皇帝，地方官员也对他很不放心。他的名头太大，广西的很多官员在他手下吃过亏，如今要跟他待在同一战壕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大家议论纷纷，希望朝廷拒绝给这个投诚的贼首封官加赏。

朱琦是个一言九鼎的人，非常爱惜自己的声誉。他说："既然诸公令在下去招降，向张国梁做了承诺，那就必须兑现，否则朱某丢不起这个人！朱某早就知道此人堪当重任，愿以自家十口人的性命为他担保！"

在朱琦的推动下，广西当道向朝廷请旨，咸丰很不情愿地给张国梁赏了个千总官衔（相当于连长），交给新到任的广西提督向荣差遣。此是后话。

只能枪打出头鸟

清廷针对广西平乱的第一份文件，虽然对敌情的把握茫无头绪，但毕竟是一份很有分量的战斗动员令，使广西的官员们不得不打起精神来收拾局面。

咸丰跟军机大臣们交换看法，广西那边如此混乱，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大家议来议去，拿出了一种说法：广东广西民俗犷悍，而那里的官吏玩忽职守，既不去积极地疏导民愤，又不去动用武力镇压盗匪，听任匪徒啸聚劫掠，养痈为患，于是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这是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尤其对于两广官员的分析，应该说是切中时弊。大家的结论，促使咸丰下定决心，一定要大力整肃官场，启用一批良吏能官。

然而人事问题是急不来的。那个礼部侍郎曾国藩不是说过吗？对所有的官员，首先要继续进行忠君爱国的教育，然后有一个考察的过程，才能考虑提拔哪些人。当务之急是找几个能征善战的将领，剿灭广西的逆贼。

由于深度情报的缺失，咸丰根据广西官府的奏报，把陈亚贵确定为首要的敌人。这个在北京朝廷黑名单上排名第一的匪首，生长在浔州府武宣县的东乡，那里距离太平军举事的金田村不远。由于他十分显眼的活动，客观上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起了打掩护的作用。官府总是盯着他的天地会，而忽略了蛰伏在同一地区的上万名基督信徒。

陈亚贵只是一只出头鸟，其实根基尚浅，算不得资深老盗。他只有五年盗龄，在天地会里拉起自己的队伍，还不到三年时间。他以前干的营生是水上抢掠，跟着来自广东天地会的水上武装集团——艇军做水

盗。

陈亚贵之所以有机会出人头地，是因为他生对了地方。武宣人多不安分，造反基础甚佳，被广东天地会的头目陈香晚看中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陈香晚来到这里扩展地盘，找到陈亚贵，叫他加入天地会，展开反清活动。陈亚贵很机灵，一经点拨，立马有所领悟，放手招兵买马，自立山头，只用了一个月，就当上了天地会头目。此时他虽已染上政治色彩，但干的勾当仍然是打家劫舍。

又过了四个月，陈亚贵不负陈香晚所望，自称“大王”，拥众数千，用上了天地会的包装——头裹红巾，这正是元末朱元璋造反部队的标志性头饰。还打出“顺天行道”的旗帜，有模有样。武装也不差，马匹、弓箭、藤牌一应俱全。

部众多了，众口嗷嗷，就得掠取军饷。他一出手，就把柳州周边的州县搅成一锅粥。陈家军从桂平的大黄江一带出发，会合武宣、象州、大湾等处的天地会，西进迁江县的良塘圩，然后北上忻城与庆远，抢劫思里堡及思练圩的当铺，袭击大塘圩。其后，他又攻扰禄新区，驻扎在河龙一带的村庄里。

陈亚贵折腾得如此厉害，逼得一向息事宁人的郑祖琛也不得不动用武力来对付了。他派右江兵备道统兵进剿，乡勇派出奸细从陈家军内部瓦解军心。陈亚贵手下毕竟只是一帮乌合之众，初战即败，被迫退守思畔山。官军又环而攻之，虽然击溃了陈家军，却没能抓到他们的大王。陈亚贵在逃一日，就有可能东山再起。

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刚刚登基，陈亚贵卷土重来。陈亚贵和猪肚四年初率领四千多人在象州攻打中平圩一带。山猪箭和糯米四等天地会首领，也从武宣的东乡赶来应援。咸丰大为震怒。这么一个作恶多端的匪首，广西的官府现在才奏报上来，花了几年时间也未能将他剿

灭。郑祖琛究竟干什么去了？他颁下圣谕，把广西的巡抚、提督一帮大员训斥一通，要求惩罚“废弛捕务”的文武官员，责成广西官场痛改不良习气，把所有的贼党全部抓获，不许一个漏网。

八月八日，军机大臣祁俊藻和杜受田求见，神情十分急切。原来，郑祖琛和广西提督闵正凤又报告了新的贼情。

陈亚贵率众从象州向东北方奔走一百五十里，于七月十九日进抵平乐府的修仁县境，因城角缺口，顺利攻入城内，但未久居，旋即撤出，向东北方挺进四十里，抵达荔浦境内。官军“壮少兵单”，荔浦又被陈亚贵攻占。

危险大大升级了！修仁和荔浦二县四通八达，距省城桂林只有二百多里，如果陈亚贵又扩招兵员，壮大势力，桂林恐怕也保不住了。

咸丰一听此话，胸中气血翻涌。县城都能打进去，这还了得！盗匪一下子就打下了两座县城，他们进得了县城，就进得了州城府城，也可能杀进省城，依次类推，京城也会不保，大清的江山，岂不断送在这些无能的大臣手里？

咸丰越想越气，厉声问道：“郑祖琛有什么措施？闵正凤没带兵去剿吗？闵正凤乃朝廷一品大员，他就坐视不管吗？”

祁俊藻与杜受田对望一眼，低声答道：“已经派兵剿捕，可是郑祖琛说，该处路径分岐，水陆隘口均须防守，本省兵力较单，不敷分布，必须邻省拨兵助剿，方能合力进攻。他请皇上饬下两广总督徐广缙，酌调广东标兵一二千名，速赴广西，会合夹击。”

咸丰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知道，光发脾气没用。事态越是严重，越要冷静应对。他沉思片刻，抬头说道：“就依了郑祖琛，叫徐广缙调一两千标兵过去吧，军需也让徐广缙筹拨！此事一刻也不能耽

搁，否则匪徒蔓延各个州郡，就难扑灭了，恐怕还会连累广东。朕早就叫徐广缙校阅营武，马上拟旨，叫他尽快奔赴广西，会同广西文武合力剿办！”

咸丰一口气做了安排，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对了，前任云南提督张必禄离京回家，现在走到哪里了？叫徐泽醇立刻查明。看来还得辛苦他一趟，叫他火速赶到广西，会同徐郑等人剿办盗匪，千万不要耽搁！”

然而远水救不得近火，而指望郑祖琛自救是不可能的。三天以后，广西又有十万火急的军报送到北京，请求救兵。郑祖琛说，荔浦与阳朔交界，距省城桂林甚近，他现已离开桂林，在各处路口部署兵力防御，动员民团协力防守。可是柳州右江各属盗风四起，匪徒甚多，本省兵力本单，各处纷纷告警，既要筹防，又要筹剿，难免顾此失彼，请皇帝下旨，令邻近省份选派劲旅，迅速来援。

郑祖琛这个老臣慌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咸丰这个小皇帝却比他冷静许多。他看完奏报，冷哼一声，对祁俊藻和杜受田说：“徐广缙应该动身了吧？叫他日夜兼程，赶到广西。荔浦距省城甚近，不可再让匪徒分窜！”

杜受田略一沉思，奏道：“皇上，广西多股匪徒同时起事，必有个大头目在搞阴谋，企图分散官军兵力。当务之急，要查明盗首是谁，设法抓捕。广贴告示，悬赏通缉，解散党羽，自可一鼓成擒。该省兵力较单，若待邻省纷纷征调，诚恐缓不济急，应饬令该省督抚劝导本处绅民互相团练，鼓其忠义之气，藉资捍御。若有人固守城乡，使贼匪无从窜越，或者奋勇杀贼立功，让徐广缙他们破格奏请施恩，从优奖叙，使兵民协力同心，贼匪便能速就歼灭。如果兵少盗多，分剿不及，可以让徐广缙火速通知贵州，酌调官兵到广西协剿。如此安排是否妥当，恭请圣裁。”

咸丰道："事不宜迟，就照此拟旨吧。"

祁俊藻奏道："听说闵正凤专讲应酬，于纪律运筹一无所知，驻扎柳州，按兵不动，贼匪逼近府城，安心住了一个月，毫不把提督放在眼里，如此大员，有不如无啊。"

咸丰道："闵正凤是靠不住了。叫徐广缙秉公确查，该提督在土匪肆扰之时，如果纵贼养寇，畏葸无能，即行据实严参惩办，不必多虑！要紧的是，为今之计，调何人接替他为好？"

杜受田说："湖南提督向荣，不久前剿办湖南李沅发一股，甚为得力。湖南目下无事，但恐广西贼匪扰及。若是将向荣调任广西提督，可剿广西逆匪，兼防湖南受扰，一举两得。"

咸丰连说："妙着！妙着！"

现任湖南提督向荣，咸丰虽未见过，但知道他是一名久经沙场的三朝老将。嘉庆十八年河南滑县天理教李文成暴动，道光年间的新疆张格尔叛乱，朝廷派杨遇春镇压，向荣都在这位百战名将麾下效力。由一个小小的外委，经过多次提拔，升为游击（相当于副团级）。道光十三年，调到直隶，官至总兵（军级）。道光二十七年升任四川提督（省军区司令），本年调任湖南提督，到任不久，就在湘南的新宁县打垮了李沅发的造反。他在清末的军界是一个个响当当的人物，朝廷把他当作造反武装的克星。咸丰指望他一到广西，就能迅速地肃清各路会党。

咸丰把徐广缙和向荣派往广西，两人到位尚需时日。在此期间，陈亚贵采取灵活机动的打法，不跟官军主力硬碰，于八月上旬撤出荔浦，踞守修仁与荔浦两县之间的青山，又由青山向西南方奔走约七十里，抵达修仁所属的四排，几乎毛发无伤。郑祖琛不敢返回桂林，只得待在平乐府城，居中调度官军。

广西那边奇闻不断

咸丰调整人事，增强了广西的领导力量，指望那里传来一些好消息。然而左等右等，不见捷报传来。广西的战事总在考验他的耐性，不会让他消停一刻。

自从修仁和荔浦失守以后，郑祖琛除了上报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胜仗（还不知是不是捏报），几乎没有像样的战报送来。京城的官员却得到了南方的一些确切消息，每一条都足以让咸丰气得吃不下饭。

监察机关都察院的官员们，知道皇上关注南方的局势，积极行动起来，于八月二十九日呈上了一份内参。咸丰展开一看，气得脸色煞白。

广西的动乱，远远不限于庆远、柳州、浔州和平乐四府。西南部的南宁府、东部的梧州府和中南部的思恩府，都有造反的武装，就连东北部的省会桂林也不平静。官员们不敢将实情上报，但是一些百姓不堪盗抢动乱，选派代表进京上访。其中有个名叫李宜用的举人，报告了骇人听闻的情况。

报告中说，广西到处有人造反，四处攻劫，闹得民不聊生，纷纷逃散。近年以来，各地惨遭匪毒。从去年四月到今年五月，匪首张嘉祥（就是已经投降的张国梁）、杨捞家等人，抢劫南宁府的左江和柳州府的右江等处，以及桂林府漓江一带地方。村庄被焚，财物被劫，妇女遭淫。

关于盗抢成风，咸丰约略知道一些。但是李举人反映的情况中，还有广西官府没有汇报的重要细节，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广西的几百名造反首领，包括广东人和湖南人，都用红布包头，打的旗帜上有“替天行道”等字样。各项枪炮器械马匹俱全。

替天行道，就是要推翻本朝。这还了得？最令咸丰心惊肉跳的是，百姓把这些情况反映到当地官府，那些拿着朝廷俸禄的地方官，竟然敷衍塞责。一位县令说："派人去现场看看，好歹有个交代。"另一位父母官说："派一百名士兵，前去打探贼匪踪迹，再来回报。"官员们如此姑息，匪势更加张狂。官员被戕，几万家居民先后被劫。

咸丰眉头紧锁。真是可怕啊。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竟然完全瘫痪，已经成了聋子的耳朵！

再看下去。另有一个名叫莫有发的人进京告状，他受庆远府绅士莫子升等人之托，历尽艰辛，航海来到北京，陈述逆匪肆劫，连日扰乱。匪首陈亚贵、黄四、张亚珍、文亚英、严亚文等人，各自拥有几千部众，劫掠村圩和典当行，杀死男女人口不计其数。宜山县的县令率乡勇抓到了一名匪首，是一个名叫詹德刚的秀才。可是官兵太少，贼匪太多，抓一名匪首无济于事。官军屡防屡败。如果朝廷不增派兵力，贼匪是无法剿灭的。

什么？秀才也跟着盗匪造反？还当上了头目？广西官府如何管理读书人的？咸丰看到这里，脑门上迸出了汗珠。

都察院送来的材料还有一份。南宁府宣化县的秀才何可元上诉，去年十一月间，他家一个月内被匪徒劫掳四次，房子烧了，人被杀了。告到官府，兵差不敢缉捕匪徒。现在，外来的匪徒勾结土匪，一天比一天猖狂。本县有二百多村遭劫，二百多人被杀，一百多名妇女被抢走。匪徒所到之处，都打着反对朝廷的旗号。

都察院是什么意见呢？根据举人李宜用与秀才何可元等人的陈述，结论如下：广西逆匪横行，波及七府一州，种种不法行径，罪不容诛，若不及早剿除，恐怕胁从日众，滋蔓难图，成为边省地方的大害。

群众上访代表的陈述，也许有些夸张，不可尽信。可是，朝廷于九月七日接到两广总督徐广缙的奏报，进一步证实了情况的严重性。徐广缙对郑祖琛早有不满，如今忍无可忍，狠参一本：此人粉饰战功，虚应故事，导致广西动乱日益恶化。

广西巡抚统计盗匪约为十几股，每股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蔓延五府一州，影响广东广西两省。可是，徐广缙根据自己得到的情报判断，盗匪不止这个数量。最令两广总督头痛的是，匪徒聚散不定，外省部队去剿办，恐怕疲于奔命。只有靠本省各地官府和驻军，随时随地坚壁清野，让匪徒抢无可抢，同时切实组织民团，使匪帮无法扩充实力。

徐广缙捅破窗户纸，直接指出郑祖琛是个不合格的巡抚，请求朝廷特派“实心任事大员”，驰往广西，专驻督办，以资补救。还要防止匪徒窜到广东。他在广州不能袖手旁观，决定于八月二十六日派兵从广州启程，驻扎梧州，截断匪徒东窜的道路。

徐广缙要求朝廷派人取代郑祖琛指挥广西的战争，倒不是因为他跟这位老臣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因为他认为此人误国太深。郑祖琛是道光爷培养出来的一位模范臣子，为官清廉，粉饰太平，对人对事一团和气。他跟道光爷的关系，可谓上行下效，一脉相承。道光爷容许他对广西的盗匪无所作为，但如今形势变了，咸丰要求各级官府如实汇报辖地的匪情，严厉打击造反活动，不容他再捂住广西的盖子，用虚假的和平来瞒骗朝廷。

然而，就算郑祖琛打算改弦更张，他也已经力不从心。他已经习惯了和稀泥的做法，只顾自己的为官操守，而缺乏有效的行政能力。有时候，他处理问题就跟一味洁身自好却纵容臣民为非作歹的道光皇帝一样荒唐。

广西的太平县有个名叫王淑元的同知，为官清正廉洁，在百姓中口

碑不错。一天夜里，风高月黑，一帮盗匪偷袭县城，撬门扭锁，大肆抢劫，末了还放火烧毁了几间民宅。王淑元正在县城巡视，听说来了盗贼，从床上鱼跃而起，带领手下兵勇追出城门，是夜一共活捉了十名盗贼。

王淑元抓到的罪犯，押解到省城，交由郑祖琛审讯。盗贼们齐声诉苦。有个犯人说："小人第一次出手偷东西就被捉住，家有七十岁的老母，望大人饶恕。"

郑祖琛平生信佛，心肠慈悲，将十名盗贼一起放了。盗贼却不买账，发誓要报复王淑元。他们纠集大队人马，袭击太平县城，活捉了王淑元和他十五岁的儿子。他们将同知父子带到一个荒僻的处所，把刀架在少年的脖子上，逼王淑元交出官印。王淑元不理睬，盗匪手起刀落，儿子脑袋落地。王淑元心如刀绞，破口大骂，又被盗匪一顿恶打，捆绑起来，用布条堵住嘴巴，押到城外。途中过河，王淑元从船上一跃而起，跳入河中，投水自尽了。

此事过后，郑祖琛对自己的做法颇为后悔，但他并没有改变息事宁人的一贯风格。

文官如此软弱，武官也不管事。闵正凤管辖全省兵力，平时部队不操练，武器不修整。道光二十九年，盗风渐炽，他派兵分头剿捕，但兵力怯弱，不能御敌，武器也不适用。

道光三十年五月，贼匪窜到柳州府治所在地马平县的大发圩抢劫典铺，距柳州只有几十里，闵正凤安坐衙斋，并未亲往督捕。官兵在咸堡攻剿匪徒，阵亡多人，闵正凤仍未渡河救应。

来自民间和监察机关的反映，忠实记录了广西全省的无政府状态。爱新觉罗皇室几乎已经失去对这个西南省份的控制。如果失控范围继续

扩大，社会动乱将会影响到周边的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南方的局面将不可收拾。咸丰此刻已经完全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但他对于前朝的文武功臣，对于官军的武功，还怀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以为，只要徐广缙和向荣赶到了前线，一定能够扭转局面。于是他继续守候着前线的战报，暂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第七章　湖南巡抚

野史：傍了富姐好做官

骆秉章发迹之前，壮年独身，择偶标准非常现实。姓金的财主家有个妹子，相貌等级属于暴丑，颧骨高耸，宽额麻脸。尽管家财万贯，还是难觅夫君，落得个大龄未婚。时有媒人撮合，骆秉章中意丰厚的陪嫁，当机立断，前往金家提亲。金老爷见骆公子一脸儒相，当下允诺。骆秉章抱回一块金砖，衣食无忧，伏案读书，专心科举。四十岁考成进士，踏上仕途。

如履薄冰的广东老人

道光三十年（1850），广西乱成一团，北边的邻省湖南也进入了军事戒备的状态。湖南巡抚骆秉章，被推到了筹兵筹饷、调兵遣将的风口浪尖上。这位刚刚到任不久的省内最高军政长官，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

骆秉章为官十八载，修过历史，任过考官，当过监察御史，办过经济案件，阅历也算得上丰富了。但唯独在军事方面，他还是个门外汉。如今他身任封疆，军政责任重大，想起来就有些头大。

骆秉章在上任的路上时，就听说广西出了大乱子。湘南乃盗抢渊薮，会不会有人跟着闹事？还未到任，他便有些紧张。最讨厌的是浑身酸胀，弄得脑子不大好使。从上一年年底开始，他就在路途上奔波。那时道光爷把他从湖北调往云南，他在今年二月二日刚到昆明，九天后就接到吏部公文，得知欣赏他的老主子已经殡天。他忙着写折子吊唁道光爷，刚刚喘过气来，就接到吏部公文：新皇帝三月有旨，将他补授湖南巡抚。

咸丰真是看得起他这个老臣，刚一登基，就给了他更大的舞台。四月二十日，骆秉章把还没有捂热的云南布政使官印又交了出去，八天后启程赶赴新的任所。

骆秉章好一个来去匆匆，长途跋涉。连续两次调动，千里赴任，山路颠簸，他这把熬了五十七年的老骨头，真是经受了一次考验。骆秉章记得，由于交接匆匆，连车马费、租船费，都是他自己掏腰包。手头本来不宽裕，这一下又折进去不少。不过他也想得开。既然矢志做个清官，怎会计较自掏腰包支付公款？毕竟升官是好事，吃点小亏不算什么。

六月十二日，骆秉章走进湖南巡抚衙署。在这里等待他的，是一群盼眼欲穿的下属，忙不迭地禀报：广西的战事一天比一天吃紧，有许多紧急公务，等着新任巡抚打理。

湖南一干官员初见骆巡抚，觉得这位上司从外表上看，并非精干之才。如果他不穿官服，活脱一个百无一用的乡下酸老秀才。其实这个貌似笨拙的老头，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国家大事能够洞察，手下的贤愚也难逃法眼。

骆秉章是一名责任感超强的官员。新官接印，别人多半是喜滋滋的，他心里却总有沉甸甸的感觉。这一次接到的官印，分量更是非同寻常。谁都知道，皇上交下的差事，最难办的当数军务。前任巡抚冯德馨下台，就是因为新宁出了逆贼李沅发。上年官军收复新宁之后，冯德馨奏报李逆死于乱军之中，谁料到今年春天李沅发又复活了。皇上治了老冯的谎报军情之罪，老冯被逮问遣戍。这是前车之鉴。

骆秉章在路途上多少为履新做过一些功课，深知湖南是个非同小可的省份。自从英夷向大清开炮之后，湖南深受官军战败的影响。白银外流有增无减，银少钱多，银贵钱贱。赋税增加，百姓苦不堪言。同朝为官的湖南人魏源有两句诗，是对他家乡的真实写照。一句是“下赋田征上赋钱”，说的是赋税苛重；另一句是“尾闾愁说海堪填”，说的是怨声载道。天灾人祸，太多的人无法安居乐业，各地的会党活动频繁。湖南成为一个治安极为不稳定的省份。

近年，湖南几乎年年都有武装暴动，声势极大，足以震撼朝野。道光二十一年（1841），湖北崇阳人钟人杰揭竿造反，波及湖南东部。道光二十三年（1843），宝庆府武冈县的曾如炷、曾以得两人领头造反。一年后，耒阳县发生反抗钱漕积弊的群体事件，随后演变为武装暴动。道光二十六年（1846），宁远会党聚众攻打县城，东安和祁阳等地则有王宗献与魏洪培等人通过传播宗教煽动造反，抗拒政府征收钱粮。道光

二十七年（1847），乾州厅的苗民武装造反，凤凰、永绥等地苗民纷纷响应，影响到整个湘西，持续到下一年。

近两年，新宁连续发生两次规模浩大的武装造反，雷再浩闹了一阵，被江忠源镇压了，时隔一年，李沅发接着再闹。这两个人都把战火烧到了广西。官方和民间纷纷传言，分析广西反贼群起的原因，其实是受了湖南的影响。骆巡抚毫不怀疑，湖南的会党造反和广西的伏莽蜂起，确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骆秉章一生中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代人受过，这是官宦生涯给他最深刻的教训。他上任之后，总在琢磨一桩心事。当今皇上是否听到了楚粤逆贼互通的传言？如果广西的局面总不能收拾，皇上会不会迁怒于湖南的臣子？这个传言对他具有潜在的杀伤力。尽管他来到湖南为时不久，但他毕竟已经成为此地的最高长官。这里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不利于朝廷的事情，都跟他脱不了干系。

骆秉章隐隐有些不祥之感。广西战事一开，咸丰就把眼睛盯住了湖南，接二连三给他发来上谕。他感到北京皇座上那两道锐利的目光，屡屡刺向他的脊梁。因此，这位妻妾成群的老臣，虽然健康并没有被女色所侵蚀，但他每次接奉上谕，都会因紧张过度而感到虚弱。

为了争取主动，骆秉章必须未雨绸缪。上任之后，他用一个月时间摸了摸情况，七月十五日就提出了应对两广盗匪的措施。

湖南确实受到两广动乱的威胁。广东英德县有一股以李泳酬为首的匪徒，于五月二日抵达浛洸，杀死了官军守备，被官军追赶，很可能取道连山和连州，杀进湖南。六月三日，李匪窜到广西鹅公岭抢劫，又折回桂岭圩一带。他们现在驻扎在里松的圩市，离湖南江华县濠界卡所只有五十多里，难保不窜入湖南。

骆秉章立刻派出飞马，通知代理永州总兵谷韫璨，令衡永郴桂道张其仁率领部队，驻扎濠界卡所。他还命令，与两广交界的各个要隘，一律要严密戒备。他想起了新宁乡勇所起的作用，号召湘南士民举行团练，以乡勇协同防卫，凡有贼匪入境，立即兜拿。

骆秉章的举措令咸丰颇为满意，希望湖南官府多与民兵沟通，严防死守。他还特意指出：湖南刚刚剿平匪徒，交战之地已是千疮百孔，千万不能再让外省匪徒过来蹂躏。

在广西修仁和荔浦两县被造反军进占之后，尽管战火距湖南地面不算很近，咸丰又向骆秉章敲响警钟：小心你的责任田！咸丰把向荣调往广西，担心湖南的军事指挥受到影响，叮嘱骆秉章帮助代理提督文安加强湖南的战备，必要时还可以越境剿匪。

骆秉章不敢怠慢。他认为，湖南与广西交界之处，永州府属的永明等县，靖州所属的通道等县，是防御的重点，必须调兵前往，择要防堵。他令新任提督余万清与永州知府，带兵在永明一带部署防务，又令辰永道和靖州协文武官员负责通道的防务。他又多次命令宝庆知府，加强邻近广西的新宁等县防务。与广东交界的郴州宜章一带，也派永州镇和衡永道分别驻扎，负责防堵。

骆秉章尽管预先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但他还是心中无底。措施固然得力，谁知道执行者会不会尽力？官场上败类充斥，榨取民脂民膏，祸国殃民，却无人忠心为朝廷办事。国家的内忧外患，无不是官场腐败所致。自从他成年之后，他就知道，满人当道的清朝，开始走下坡路了。康乾盛世过后，嘉庆、道光年间衰气显现，败相渐露。

和平日子过久了，国人二百年“目不睹兵革”，官场上文恬武嬉，纲弛纽解。皇族奢逸，八旗子弟全失锐气。官员搜刮自肥，剥削加深，弱势群体不断扩大。对于苛政，反抗四起，社会动荡，生产停滞，百姓负

担加重，生活日益贫困。道光年间，严重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

对于官场的腐败，骆秉章有切肤之痛。他不想同流合污，也没打算去做反腐英雄，但求保持自身的清白，仍然做得十分吃力。他骆秉章经过几十载寒窗苦读，好不容易步入官场，立志做一个清官。但他置身于贪官群体之中，自身洁白，却不得不背负漆黑者的罪过。命运就是如此不公，他的洁身自好得到道光爷的嘉赏和公众的赞美，但他还是不得不替别人背黑锅。

那件事，他至今记忆犹新。

国有资产是怎样流失的

骆秉章替别人背黑锅，起源于十年以前的一件差事。

道光二十年（1840）十月，监察御史骆秉章领了个重要的差事，道光爷令他去稽查户部的银库，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道光爷是一个守财奴一般的皇帝，他把去财政部清产核资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骆御史，自然对他是格外信任。骆秉章受宠若惊，非常积极地投入工作，领旨后十天就到了银库，找四名库官谈话。那四个人的姓名，他还记得清清楚楚：荣鹿、嵘禄、公占和苏隆额，清一色的满人官员。

第一次接触，骆秉章对他们印象不好，觉得这几人都是庸碌之辈，责任感非常淡薄。于是他有了几分戒心。

骆秉章接连去了几趟银库。有一次，库官们把他请到库内汇报工作。

“骆大人既是奉旨来到银库办差，有些事情，我等不能不做个交代。银库有一项业务，就是接收捐款的入库。捐款人每交一百两银子，我们要加收四两，嘿嘿，那就是我等的辛苦费啦。”

“辛苦费？”骆秉章眉头略皱，心里打了个问号，但没有说出口来，姑且听他们把话说完。

库官们接着说：“可是好景不常，有一次成亲王稽查银库，请求皇上将多收的四两划归公款。我等也不能白干活呀，于是每收一百两捐款，给交款人加码四两。所以嘛，捐款入库，每百两加收四两，那是为公家收的正款，我等再加四两，其中二两归银库办事员，二两归银库主

管。奉旨查库的御史，也能利益均沾。此事已成惯例，捐款人愿意多出这些银子呀。我等一年到头在这里辛苦，总算有了一点酬劳。”

骆秉章想：哦？还有这等事情？除了朝廷俸禄以外，还要多收交款人的银子，私自分掉，明明是灰色收入嘛，怎么到了你们嘴里，就说成了合法收入？

广东花县人骆秉章身任湖南巡抚，与湘军结下不解之缘。他指挥湘军部队保卫本省，同时不遗余力地支援湘军在外省攻击花县老乡洪秀全的太平军，最后还率领湘

军转战四川。

不过，骆秉章是心里明白嘴上不说的老好人。他还想了解更多的情况，问道："你们各人每年能得多少？"

库官回答："大约二万多两。"

骆秉章吓了一跳：这么多？相当于我多少年的俸禄啊！一贯提倡廉洁节俭的道光爷，难道会容许你们这么做？

心里如此想，还是不动声色，又问："这笔收入，是否已经奏明皇上？若已奏明，本御史我就收下，未经奏明，本御史分厘都不敢收。"

库官们被他将了一军，顿时语塞。但他们财迷心窍，还不死心："阁下不收，我们兄弟五人还是要收啊。"

骆秉章想，事到如今，只好直言了。他说："各位，这件事如果损害了公家，诸公要容本官考虑一番。如果对公家无碍，本官就不管了。骆某平生从来不受别人挟制，如果骆某我也收了这份钱，就没法秉公办事了。"

过了几天，库官又请骆秉章谈话。

"骆大人，这四两银子，阁下既不肯收，那就还有一个办法。阁下把银号的人带来上缴捐款，每年大约能收入一万多两。"

骆秉章回答："公事公办，银号自己可以来交纳捐款，何必我带？库内有六名同事，都带着银号来缴款，那也不成体统啊。公开的不要，却在暗中收取，这件事恕本官干不来。"

库官又无话可说了。

但是事关白花花的银子，那些人不会轻易放弃。没过几天，一个姓李的同乡来到骆秉章的寓所，刚刚落座，就直奔主题："老兄肯不肯收到任礼？如果肯收，各银号马上送来。"

骆秉章问："数目多少？"

李同乡说："大约七千。三个节日，每次也送七千。"

骆秉章问："恕在下愚钝，银号干吗要送礼啊？"

李同乡说："求都老爷不要挑刺嘛。"

骆秉章说："他做银号业务，有钱赚就接受捐款业务，没钱赚就不接，何必如此来求本官？请老兄告诉各家银号，按照规定缴纳成色足够的银子，本官就不会挑刺，如果以少充多，银色低潮，本官怎能不挑刺呢？"

李同乡没料到骆大人说得如此直白，也哑巴了，不辞而别。

接着，最好的朋友出场了。他们来找骆秉章，请他受贿不挑刺，骆秉章一概拒绝。

骆秉章想：哼，你们这些人，总希望本官收黑钱。要是本官自己不干净，看到你们作弊，就不敢举报了。这种小儿科的贪赃手法，在我老骆这里没辙了吧？

骆秉章总结出一条经验：人人都说稽查银库是个难办的差事，其实银库里的弊端很容易查出。真心想办案子，一点也不复杂，一点也不难。但是监察官只要得了好处，事情就棘手了。大抵贪污受贿难以查处，问题出在监察机关。官员们总是强调老规矩，那是不能见光的潜规则。我老骆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绝对不能接受收黑钱的老规矩。自己

坐得正，收发银子，就可以按规定办理，不讲关系，不徇私情，认真稽查，杜绝弊端。

骆秉章在银库，每月只收伙食费三十八两银子，并从一年所得的伙食费中，拿出一百两，给予车夫和跟班，不准他们在银库里索取分文。收银放银，严密稽查。一时间，外间传言："这次骆都老爷查库，如此认真，难得舞弊了啊！"

为了把住收发两关，骆秉章用了个最笨的法子，搬一把矮脚椅，坐在天秤对面，把砝码查核一遍，不给收银员做手脚的机会。

骆秉章抓住两大关键。第一，发放数目最大的，总是八旗的钱粮。只要称银时查验清楚，防止多出就行。第二，作弊最多的环节是收银。捐款和崇文门的税银，在接收时弊端丛生，不可胜数。收银员常常把六七百两或四五百两当作一千两收进来，导致库银亏短。

为了防止收银作弊，骆秉章事先令人打扫银堂。只准银号一人、银库收银员两名进入。一名收银员上砝码，另一名收银员上银子。御史必须当面称兑，不准收银员压秤。如果银两不足，还须添补，只准将银子逐锭轻放；库官用锤子敲秤，必须敲在当中，不准敲在旁侧。

每天盯着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就跟盯着正午的太阳看差不多，眼睛非常受伤。哪一天收银超过十万两，眼前准会金星乱舞。骆大人还不敢做眼保健操，唯恐眼睛一闭上，收银员就做了手脚。

工作一天，下班出库，坐在炕上休息一会儿，金星还没冒完。回到家里，必须小睡片刻，才吃得下饭。这项工作非常辛苦，但不如此，就不能杜绝弊端。

除了辛苦，还会得罪人。关系好的人来缴银，不徇私情，难免反目成仇。不过，骆秉章性子慢，脾气软，也有办法对付过去。

有一天，乾泰银号的掌柜领着一个人来交银子。一看那人大咧咧的模样，就知道来头不小。掌柜对骆秉章打一拱手，凑到他耳边说："此人就是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潘世恩大人四公子的亲戚的家丁，想必四公子已经给大人打过招呼了？"

骆秉章想起来了，恩师潘世恩宰相家的四世兄，确实提前给他打过招呼，说有个亲戚要来交银捐个官做。他自然不敢怠慢，连忙吩咐收银员称银。

那人要交的银子，共计八百五十两。库官称过以后，对骆秉章说："少秤二十五两，就按八百五十两收下吧？"

骆秉章说："既然少了，必须补足。"

库官说："潘相家人来交银，少这么一点点，值得计较吗？睁只眼闭只眼算啦。"

骆秉章道："就算潘相本人来了，也要补足。这是公事，不是私事啊。"

潘相亲戚的家丁又出了个难题："现在没带这么多银子，怎么办？"

骆秉章说："你去告诉四少爷，如果有银子补，明天送到银库来。如果不补，下官代他补上便是。"

第二天，潘四少爷派人把银子送到银库，补足了缺额。

外间传言：潘相是骆秉章的老师，他都不给面子，何况别人？此后再也没人到骆秉章家里来说情了。

骆秉章又对库官说："朋友来托，是担心库丁多收，并不是要求少交，只求本官主持公道，不让库丁作弊多收。朋友的要求，也不过如

此。”

有一次抽查收入，发现多收了十多两，原因是收银员上错了砝码。骆秉章说：“公事怎能出错？最轻的处罚，也要打几十大板！”

库官求情：“交款人都是大款，锦被牙床，十几两银子算什么！”

骆秉章说：“就算如此，也不应该！既然当了这份差事，就该遵守法纪。”

结果收银员还是挨了四十大板。

几个月下来，银号知道收银员无法作弊了，停止支付好处费。库官和收银员毫无外快，银库里竟然连馍馍也赊不到。这些人被逼到了绝路上，处心积虑要把骆大人弄走。

四月份，京畿道有个官位空了出来，银号的几个人便去了帅副宪的宅子，求见少爷。

门房说：“少爷从不见客！你们求见少爷，有什么事情？”

银号的人说：“现在京畿道有个空缺，二爷能不能求求帅大人，将查库的骆都老爷保举去做京畿道呢？咱们送一千两银子给二爷，送六千两银子给大人。”

门房说：“胡说八道！”将银号的人大骂一通，赶了出去。

帅承瀚回到家里，门房将这件事禀报。帅大人说：“你把那些人留住了吗？”

门房说：“都撵出去了。”

又问："可否留下姓名？"

门房答："奴才没问。"

帅大人火了，申斥道："不懂事！"

第二天，帅大人到都察院上班，秘书果然把京畿道出缺的文件送了上来。

恩桂总宪问道："哪位都老爷资历最深呀？"

秘书回答："骆都老爷资历最深。"

恩大人说："那就把骆秉章报上去吧。"

帅副宪忙说："别人可以报，这个骆秉章却断断不能报！若是把他调走了，就中了小人的圈套！"接着，他把昨天银号的人到他府中的事情说了一遍。

恩大人说："这样看来，真是不能把他调走了。"

由于这件事情，京城内传遍了：银库办事员出七千两银子为骆秉章捐京畿道。后来，骆秉章每次见到潘相和穆相，两位老师都说："你今年查库，干得不错嘛！"

穆彰阿说得更明白："你查库的办法，真是超前绝后啊。我一定要上奏，留你再查三年，对银库大有好处！"

骆秉章说："这个地方，查了一年，已经很难办了。再留三年，恐怕没有活人了。"

穆彰阿说："我也查过三库，三年差使，时时提心吊胆，岂不是更

难为我了？”

在此之前，库官嵘禄外放山西大同府，他是穆彰阿的晚亲，临行前到穆宰相府上禀辞。穆彰阿说：“如今你不在银库了，以后库上的事情一无所闻，我实在不放心啊。”

嵘禄说：“中堂大人尽管放心！库上决不会出事。现在有骆御史稽查，事事认真，又不拿好处费，库丁个个怕他。有他在这里，绝对不会出状况。”

穆彰阿问：“四两平银他也不收？”

嵘禄答：“也不收。”

穆彰阿说：“真是给我挣面子啊！他是我门生，想不到能如此廉洁自爱！”

但是嵘禄的话有些言过其实。单靠骆秉章一人的力量，绝对斗不过成群的贪官。贪墨伎俩层出不穷，骆秉章哪里应付得过来。从前银库作弊，只是在库外截留，截多截少，由书办决定。他们一旦发现库内有盈余，便截留解数，在外瓜分。这是多余的款额，对公家没有损害。但是，自从穆麻子做了库官，就修改章程。书办只能得一笔好处费，收方盈余都归官丁，无数可查，虚报收入，盗取公款，毫无节制，公家究竟亏损了多少，也无可考究。这就为骆秉章后来受处分留下了定时炸弹。

事情败露之前，骆秉章已从银库撤出。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骆秉章奉了特旨，补授鸿胪寺少卿。五月二日，补授奉天府丞兼学政。他在奉天府干了一年，庆幸自己年届五十，官运正佳。没想到，忽然飞来一劫。五月十七日奉到吏部公文，因银库出了贪污大案，骆秉章失察，皇上将他革职，还罚他赔偿公款。

骆秉章吓得魂不附体，赶紧回京接受处罚。看到罚款单时，他差一点晕倒。对他而言，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万二千八百两！可怜他两袖清风，哪来这么多积蓄！多亏亲戚朋友、门生故旧捐助，拖到十一月底，才缴齐了赔款。

骆秉章受罚，道光爷知道他冤屈。为了安慰他，特意召见，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话，打消他的顾虑，也算是对他无罪受罚做一个交代。

“今年查库办得好。朕知道，人人都知道。操守是读书人的本分，当以清廉二字为本。你在库上办事，很想为国家出力，事事整顿，人所为者你不肯为。可惜啊，积重难返，你一人无力回天。库款如此之多，也不是你一人能够清盘的。为君难，为臣也不易啊。库上亏欠，你也不过听到传闻，必定搞不清数额，所以不敢奏告。如果你知道短缺了九百万两之多，绝对不会隐瞒。就好像仓中之米，不知准数，就是奏请盘查，而挪东补西，哪怕清了盘，还是查不出究竟。奏了还不是白奏？就是王大臣、管三库大臣，也有知道亏短的，但没有准确的数字，也不敢奏，怎能怪你？朕若是把所有库官、御史杀头、发配、革职、调走，四种办法，也无不可。但于公事无济。即便将此等人正办，有已故的，他们又岂都是好人？岂不有失公平？所以一律革职，一律罚赔，也是易经变卦。今日有此案，你的名声更大了。若无此案，朕也不会知道你。今天赏你庶子，这是翰林出身的升迁之途，你不要看是个五品官，你要看将来。怎么样？你以前是府丞，虽是四品，不过四品罢了。你好好读书，好好做官，将来为国家办事。”

道光爷顿了一顿，又问：“你今年多少岁？”

奏答：“五十一。”

皇帝说：“你如此年力，什么事情不可办？”

道光爷的勉励，骆秉章感激涕零。但他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第一次冤枉背黑锅以后，就多了个心眼。难怪他这次来湖南上任，承担了新皇帝交给他的军机大事，他不得不时刻提心吊胆。

名字如何决定命运

进入咸丰年间，骆秉章已经是个四朝老人。他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生在广东花县，跟咸丰年间的另一位大人物洪秀全是同县。由于这层关系，有人编造出一段野史，说骆、洪二人小时候曾同塾念书。小洪秀全曾说："我长大了定要造反！"小骆秉章则回答："你若造反，我一定把你镇压下去！"两个小伙伴长大之后，洪秀全果然举旗造反，而骆秉章则果然成为他最厉害的对手之一。

野史段子可以任意编造，但这位作者并未篡改骆、洪二人在历史上的大结局。骆秉章因积极投入湘军的组建，热情支援湘军的东征，最后还亲率湘军出征四川，成为湘军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家乡的学者甚至把他抬到与曾国藩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这部《湘军为什么这么牛》中，理所应当将他隆重地推出。

骆秉章从娘肚子里探出头时，万物平静，没有炸雷洪水，也没有蛟龙腾空，不像有些大人物，例如曾国藩，一生下来就闹得惊天动地。如果说平静也算一种兆头，倒也说得过去，骆秉章生就一副好脾气，跟他出生时的环境非常契合。

骆秉章原名骆骏，顾名思义，家长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这孩子既如骆驼般吃苦耐劳，又像骏马一样驰骋在前。他在高宗皇帝治下生长了两年，三岁就进入了嘉庆皇帝的年代（1796）。

也许是仁宗皇帝与骆骏相克吧，骆骏在他的治下状况不断。命中第一槛在五岁就碰上了，他差一点被天花杀死。幸得名医曾华麟抢救，才保住了小命。

过了这一劫，他就开始了启蒙学业。先后换了好几所学校，跟了好

几个老师。从五岁学到十一岁，终于能够写成半篇作文。如此看来，这孩子天赋也是一般，比那些五岁就才气横溢的大人物，例如左宗棠，真是差了一大截。

骆骏是个大器晚成的典型。他长到十二岁才写成整篇的作文。三年后初次参加县试。第二年连考几场，县试、府试、院试一路考去。不过考来考去，并未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只有一件事让他兴奋了一阵。家里为他订了亲，未婚妻姓陈，是顺德人氏。

骆骏有些灰心，十八岁从学堂停学，图个清静自由，找了间出租屋，跟朋友结伴自学。从县试到院试，又走了一遍，还是业绩平平。第二年继续上学，参加初级考试，终于取进县学第三名。

嘉庆十九年十月，他把未婚妻陈小姐娶回家里。骆骏成家时，他未来的合作者曾国藩还只有三岁，他未来的师爷左宗棠还只有两岁。

娶妻以后，骆骏仍与友人结伴读书，偶尔到某位老师那里听讲。虽然命运不济，还是要发扬骆驼作风，坚定不移走科举之路。于是他一路考下去，二十六岁参加乡试，中了第五十八名举人，可以进京参加会试了。

然而嘉庆年代老是跟他过不去，他脚下离不了沟沟坎坎。喜事刚到，哀事接踵。那年八月，嫁过来才五年的陈夫人病故了。骆骏是个情种，看重夫妻情分，哀伤过度，卧病不起，会试泡汤。

丧妻的第二年，骆骏开始教书育人。他过不了身边没有女人的日子，赶紧征婚，当年六月，娶了鹤中的张小姐为继室。

骆老师不是那种板着面孔的教员，他是文艺细胞携带者。他不修边幅，穿着比较休闲，一看就觉得容易亲近。他还爱好音乐，每每“引吭高歌”，尽管没有音响设备，也能传到街坊四邻，引得议论纷纷。

“哎呀，又是小生骏在唱吧？好好听的男高音哦，生角的正音呢。”

骆骏被叫成了“小生骏”，这是人们送给他的音乐外号，说明他很受欢迎。

除了唱戏，骆骏还有两大爱好，可以归入“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类型。他不擅长掩饰人性的弱点，是一只有缝的鸡蛋，总会有苍蝇来叮。

一个爱好是进赌场。广州一带的赌风以佛山最盛，骆骏受风俗熏陶，嗜赌如命。另一个爱好是好色，泡妞有一手。这两样人性的弱点，并非骆骏独专，在许多湘军大佬的隐私档案中都有记载。

骆骏再婚一年后，嘉庆皇帝去了，他踏入道光爷的时代（1821），时年二十八岁。他跟宣宗皇帝有缘，道光元年十一月，女儿骆报杏刚刚满月，他就领了公文，北上赶考。五名公车同行，挑了一条热门旅游线路，途经杭州、苏州和扬州，把人间天堂逛了一遍。初次出远门感觉真是好啊！花花世界，尽收眼底。年后进京，虽从考场败下阵来，他还想在京城多住一阵。

小生骏在京城逗留到道光三年，时逢皇上临雍御讲，他去国子监聆听，亲眼目睹天子容颜，颇为激动。遗憾的是，再次参考，没能缩短他跟天子之间的距离，只好回家继续做他的教书匠。

光阴荏苒，一晃过了五年。骆骏再次北上，会试礼部不第。他弄不明白了：做了这么多功课，怎么就考不上呢？想来想去，也许是名字作祟，骆骏骆骏，一点文气都没有，怎么考得中进士？这名非改不可了。一时冲动，跑到礼部申请改名，从此不叫骆骏，叫了骆秉章。

骆秉章回家后，始终没有放弃进士梦，还想试试改名后运势如何。三年后，他已三十八岁，老大不小了，再次北上赶考。还别说，也许真

是改名改对了，此一行会试中试，取为壬辰恩科第六十名进士。前面说过，正主考为潘世恩，副主考有穆彰阿。接下来无不顺利过关，殿试取为二甲第二十七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四月，翰林散馆，授职编修。七月大考，取为三等第二十八名。骆秉章衣锦还乡，向人们大谈改名转运的奇迹。

骆秉章当了官，发誓戒赌，再也不敢涉足赌场。好色的毛病却没改，踏上仕途之后，心情爽朗，迫不及待地收小纳妾。道光十四年，他纳了一位何姓小姐，带着娇妾回到京城。

第二年，骆秉章出任国史馆协修。那年六月，道光爷召见翰詹，向他垂询广东洋务，骆秉章得以近距离地瞻仰圣容。又三年，他出任国史馆纂修，又纳了一位崔姓小姐为妾，其乐融融。

道光十八年是骆秉章官宦生涯的转折点。他考上了御史，告别文史工作，成为反贪反渎职的官员，补授江南道监察御史。此后岗位时有调动，直到道光二十二年监察银库，虽然尽忠职守，却挡不住腐败的潮流，仍然栽了跟头。

道光爷没有长久地委屈这位廉洁的忠臣，道光二十四年将他补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在慎德堂再一次亲切召见。

皇帝说："你做官还有良心，所以天不亏负你。你好好供职。对了，你得过讲官没有？"

奏答："没有。"

坏事变好事，道光爷有心进一步弥补他的损失，几天后，令他出任日讲起居官。不久又启用他去山东查办牵涉到巡抚的重大案件。骆秉章结案回京，道光爷亲自听取汇报，叮嘱他引以为戒，在仕途顺畅时不要得意忘形。

由于母亲去世，骆秉章回家守哀三年，直到道光二十八年才回京任官。道光爷看重他的廉直公允，不徇情面，仍然派他查案。骆秉章办完三桩案件，已到十一月，回京复命后，道光爷非常满意。年底，将他补授湖北按察使，并在召见时给他交底："你在京城，就是升到侍郎，也不过随声附和。现在放你做外官，就能事事历练。你是京官四品，自可放外官三品。"

骆秉章请求训示，道光爷说："臬司为执法之官，总要持平，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不可一味地救生不救死。若救生，则死者岂不含冤？"

翌年二月，骆秉章接任湖北按察使，两个月后升任布政使。又三月，调补云南布政使。到云南接任不久，道光爷去世，咸丰将他升为湖南巡抚。这一段故事，本章开头已经叙过。

第八章　调兵遣将

咸丰皇帝挽林则徐联：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
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五十步莫笑百步

由于郑祖琛的软弱，闵正凤的玩忽，督促广西剿匪的第一份中央文件发出之后，三个多月过去了。咸丰陆续得到奏报和情况反映，广西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

看起来，郑祖琛是完全靠不住了，必须采取更得力的措施。咸丰把军机大臣统统召来，急切地说道："朕要再发一道上谕，督促广西加紧剿匪。"

祁俊藻问道："发给哪些人？还是发给郑祖琛吗？"

咸丰沉吟一会儿，说道："郑祖琛为官三朝，从知县做到总督，颇有清誉，朝廷对他不薄，为什么现在昏聩到如此地步？此人快有七十岁了吧？唉，真是越老越糊涂！两广的事情还得靠徐广缙把舵。此人五十出头，年富力强，去年虽曾违拗先皇旨意，不让英夷进城，可他那一闹，还真把英夷唬住了，先皇还不得不给他嘉赏。"

"皇上的意思，是给徐广缙下旨？"祁俊藻问道。

"向荣应该上任了吧？朕记得，他和杨遇春都是四川人吧？川人能征善战，想必他一到广西，就会有捷报传来。对了，张必禄走到哪里了？此人也是籍隶四川，朕记得他在新疆平叛时出过大力，任过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提督。难为他七十出头，还要再次出山效力。把朕的意思，告诉徐广缙、向荣和张必禄。朕初登帝位，不依靠他们出力，还能依靠谁呢？"

民众的上访提醒了咸丰，他意识到民情和民心的重要。官员不作为，民众呼吁他们剿匪，可见广西百姓渴望平定动乱。咸丰指示：上谕

中要强调民间蕴藏着巨大的积极性，官员必须重视，不论是绅士、商贾还是普通百姓，只要出钱出力，朝廷都要给予表彰，甚至可以授予官衔。他向南方的国民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靠着战功或捐饷，就能从朝廷换来官位。

退朝以后，咸丰还是放不下心来。广西盗匪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这件事令他非常不安。他越来越觉得天地会那帮盗匪不可小看。他们不是奸淫掳掠而已，还要颠覆大清的政权。一群草莽蟊贼，竟然想把他这个皇帝掀下龙椅，怎能掉以轻心？想了一宿，他决定向广西大量增兵。徐广缙从广东调去的那点兵力太少了。广西周边的省份都要动员起来，必须把反贼扼杀于萌芽之中。

第二天朝会，他向军机大臣咨询：“广西附近有什么得力的部队？”

祁俊藻回答：“回皇上，湘西的镇筸兵骁勇善战。”

咸丰说：“马上给裕泰和骆秉章发一道上谕，叫他们从镇筸等标营中选派精兵二千名，挑选得力将官分别统领，迅速驰赴广西，听候徐广缙等人调度。朕还得准备一支预备队。叫乔用迁从贵州绿营中预选精兵二千名，以备调拨。”

祁俊藻问道：“增调部队，军饷从哪里出？”

咸丰说：“广东不久前不是往湖南解运了二十万两银子吗？叫骆秉章拨银十万两，迅速派人解赴广西。户部也得拿钱，筹拨一二十万两，立即运往前线，以解燃眉之急。”

这时，殿下有人说道：“皇上，微臣有本要奏。”

咸丰抬眼一看，原来是兵科给事中袁甲三。此人身任军事监察之责，想必所奏之事与广西军事相关，于是叫他呈上折子。

袁甲三道："微臣奏参广西巡抚郑祖琛和广西提督闵正凤。广西盗贼充斥，蜂屯蚁聚，形势严峻，已非一年，郑祖琛却一手隐瞒。他八月三日曾奏称军务告竣，请求来京陛见，可是只过了十几天，他就加急奏报修仁和荔浦等县失守。如果说十几天前毫无察觉，岂不是漠视封疆，形同木偶，罪莫大焉！闵正凤纵贼养寇，畏葸无能，也应一并查明严参。"

咸丰心想：这个袁甲三奏得好。朕正想树一两个反面典型，借以树威，苦于没人呈递参折。他立马说道："军机处拟旨，传谕徐广缙，令他对袁甲三所参各条，秉公查核，据实奏参！"

咸丰调兵筹饷，一道又一道圣旨发往各地。他刚刚松了一口气，不料九月十三日，又看到通政使司通政使罗惇衍的一份奏报，不由心中一懔：广东也有盗贼，怎么没见徐广缙奏报过呢？

罗惇衍的职位相当于内阁秘书长，有一些情报来源。他给皇帝讲了一个故事，点明广东盗贼横行的实况。六月间，几千名匪徒围攻肇庆府所属的广宁县城。知县倒是有心为朝廷保全此城，却又担心打不过匪徒，竟然别出心裁，叫人跟匪徒谈判：你们不是要抢财物吗？本县不劳你们来抢，送你们二千五百两银子怎么样？这总可以放过广宁了吧？这一招还真管用，匪徒同意撤走，放出话来："弟兄们，广宁不打了，咱们去英德和清远一带活动。"

咸丰看到这里，气得直拍案几："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堂堂七品朝廷命官，一县主宰，竟然向盗匪行贿，放任他们去攻其他城市！"

罗惇衍说的另一件事更气人。七月初，还是那股匪徒，直扑韶州府所属的英德县。驻防军队的千总梁恩升，还算对得起朝廷，能够带领民兵抵御。可是此人武功太弱，成了匪徒的阶下囚。奇就奇在匪徒并不杀他，竟然拿他做人质，向官府索取几百两银子。

咸丰向军机大臣们吼道："这个梁恩升，究竟是剿匪，还是送给人家绑票？"

大臣们面面相觑，不发一言。他们知道，这份报告后面还有更奇妙的内容，皇上看了，指不定会气成什么样子。

广州府所属的清远县，是出行者的水陆必经之路。匪党们看中了这个地方，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公然在各个隘口设卡，拦截往来船只，对行李货物抽取重税。

这股贼匪头目不少，名字奇奇怪怪，有黎东狗、单眼德、大鲤鱼、大头羊等名目，号称有八千子弟，与广西沟通一气，枪炮武器"各极精良"，肆行无忌。本年以来，没有听说地方官严办过一个案子，所以贼匪无所忌惮。

通过罗惇衍的分析，咸丰对广东的干部队伍有了清醒的认识。广东官军的诸位军长出卖空出的军官职位，中饱私囊。师团营连级军官克扣部队军饷，虐待士兵。府厅州县的地方官放纵盗贼残害百姓。前任省级大员养痈贻患，现任督抚派了高级将领攻剿盗贼，但对付不了贼寇的游击战术。天地会部众越打越多，官兵越来越单弱，难操胜券。广东要想剿灭盗匪，必须大力征兵。

罗惇衍反映了情况，却想不出有效的对策。他说，朝廷的规章制度，也许是无法约束南边的那些官员了，只能请他们扪着良心想一想。他吁请广东高官严令部属"激发天良"，为民除害。这种激昂愤慨的呼喊，咸丰听得多了，听上去满腔忠义，其实有气无力。

出乎大臣们意料之外，咸丰皇帝看完奏报，没有再发脾气。事情到了如此地步，雷霆大怒也无济于事。官场必须整肃，剿匪迫在眉睫。他身为一国之主，必须做出冷静的决断。

那一夜，年轻的皇帝彻夜未眠。广东广西的官场，已经彻底糜烂，很难指望原班人马打败匪徒。徐广缙指责郑祖琛隐瞒匪情，放任逆贼，他自己不是一样吗？这样的官员，怎能替朕挽回大局？他连广东都搞不定，岂能靠他摆平广西？一定要派一名能干的大忠臣去广西，才能迅速打开局面。可是，谁能担负起这副重担呢？

事有凑巧，第二天上朝，祁俊藻奏道："内阁中书左宗植向微臣推荐一人，或许可以办理广西军务。"

咸丰忙道："快说，是谁？"

"林则徐。"

咸丰一听这个名字，顿时龙颜舒展。对呀！朕怎么忘了这位肱股老臣呢？这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先皇虽然处分过他，但据说王鼎死后，先皇经常听到空中有人呼唤他的名字，所以不久就赦免了这个功臣，重新起用，委以重任。林则徐未将个人荣辱放在心上，仍然忠心效力。陷害林则徐的穆彰阿，朕在削夺他的权柄，也算是替林则徐出了一口气。如今朕令林则徐出山，他定会替朕把广西的差事办好。就这么定了！

咸丰年纪不大，对前朝的事情却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他不喜欢穆彰阿，憎恨他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养奸；伪学伪才，逢迎主意。更可恶的是固宠窃权，在鸦片战争中倾排异己。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无耻，丧尽天良，穆彰阿同恶相济，尽力保全。他仗着道光爷的恩宠，怙恶不悛，竟然对新皇怀有二心。咸丰登基之初，他遇事模棱两可，缄口不言。几个月后，则渐施伎俩，用心阴险。潘世恩等人保荐林则徐，穆彰阿却多次从中作梗，硬说林则徐体弱多病，不堪录用，妄图蒙蔽新皇。咸丰把穆彰阿赶出权力核心，林则徐已经得知，无疑感到快慰，如今皇帝遇到难处，需要林则徐效力，相信他一定会万死

不辞。

咸丰拿定主意以后，向内阁颁发上谕。他首先提到广西的民生，把广西剿匪的意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广西的匪情已经十分严峻，各地民不聊生，令他寝食不安。

民生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释。

他接着说，为了解决广西的问题，他要派出最为得力的大员，任命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令他火速驰赴广西，会同郑祖琛、向荣、张必禄三人，督率藩司劳崇光，悉心剿抚。林则徐前在云南办理汉回军务，快刀斩乱麻，平息事端，才干超群。相信他此次赴任广西，定能荡平丑类，绥靖岩疆。

咸丰选定了广西戡乱的大帅，决定让徐广缙留在广东剿匪。徐广缙此时也不敢再隐瞒匪情，他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奏报，佛冈剿匪的官军，遭到匪军打击，部队溃散，文武官员都遭围困。

咸丰看了奏报，叹息一声，对大臣们说："匪徒竟然围困官军，也太猖狂了！为今之计，惟有大集兵力，四面兜剿，才能迅速扑灭。徐广缙就不要去广西了，专办广东军务吧。"

起用前朝勋臣

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底，六十五岁的林则徐在福州家中拜领圣旨，以及钦差大臣的关防。展开圣旨一看，不由一阵晕眩。林则徐一直卧病在床，对于广西动乱知之不详。可是圣旨令他“星驰就道”，就任广西剿匪大帅，可见年轻的天子心急如焚。

这些天，天气转凉，林大人又犯了脾胃虚寒的老毛病，正在拉肚子，身体虚弱得不行。但他接到圣旨，并无推辞之意。他对儿子林汝舟说：“朝廷有难，天子还记得我这个老臣，信赖有加。可惜为父病入膏肓，只能勉为其难了。”

福建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强硬态度，对许多湘军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他对新疆边防的关注，与左宗棠率湘军收复新疆，具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林汝舟说："广西的情形委实不妙，皇上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吧。可是父亲身体欠佳，此去广西千里迢迢，怎能担此重任？朝廷难道就别无人选了？圣旨已经接下，父亲究竟去不去上任呢？"

林则徐道："唉，皇上命我为钦差大臣，交付兵权，那是对为父莫大的信任啊。二百多年来，朝廷从未轻易把兵权交到汉人手中。像为父这样得到皇上信任的汉人，能有几个呢？既然国家有难，朝廷倚重，为父怎有推辞之理？"

"天下岂无干才，非得父亲出山不可？可惜藏匿民间，不为朝廷所识。父亲，您老记不记得，去年十一月间，我们从云南回家，途经湖南，您老特意派人前往湘阴去找左宗棠，请他到长沙一见。左季高不就是难得的干才？唉，可惜他如今还只是一个举人，无法为朝廷出力。"

"为父当然记得！"林则徐说，"左宗棠虽然屈居山野，却难得一身傲骨。记得为父发配到新疆九年之后，蒙道光爷赦免，道光二十八年出任云贵总督，代理安顺知府胡林翼就曾向为父推荐他。胡润之说，湖南有个左宗棠，品学为湘中学者第一。为父叫润之转告左季高，请他来云贵总督署任职。那一次，他婉言谢绝了为父的邀请。"

提起左宗棠，林则徐的精神突然清爽了许多。父子二人回想起左宗棠跟他们一家人在长沙的那次会见。

那一天，画舫在长沙停泊，林则徐不想惊动湖南官府，只派人向湖南巡抚借了两匹快马，派人去给左宗棠送信。左宗棠在天将晚时飞马赶到长沙，来到小西门码头。只见码头已经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原来林则徐借马后，禁烟大臣来到长沙的消息就已走漏风声，官民齐集小西门，要一睹林大人的风采。

林则徐的跟班见左宗棠无法穿过人墙，叫了一只鱼划子，驶到码头

上游，将左宗棠接到船上。林则徐站立船头迎接，眼看着划子就要靠上画舫，不料江波推涌，颠簸几下。左宗棠迫不及待，抬步过船，一个趔趄，扑通落下，跌进江水。几经挣扎爬上船，浑身滴水。林则徐将他一把搀起，笑道："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左宗棠说道："晚生拜见林大人，岂能失礼？听说古人对待士子，有三薰三沐之礼。现在三沐我已拜领了，三薰则还未受领。"

林则徐笑道："还讲什么礼数啊？快快更衣，免得着凉。"

左宗棠换上干衣，与林则徐重新施礼相见。宾主坐定，林则徐打量着眼前这个中年人，身材矮胖，一副儒雅之相，举止倜傥。圆圆的面庞，机警的双眼，不时投出两道探究的目光。从他上船时的几句交谈，可知他反应敏捷，口才不俗。

林则徐说："季高贤弟，看来你跟老夫一样，是个急性子。老夫任江苏巡抚时，曾手书匾额于听事之堂，曰'制一怒字'，颇有受益。"

左宗棠连忙揖道："林大人雅量，宗棠领教了。"

林则徐跟左宗棠聊了几句，初次对面，如见故人，引为忘年之交。

道光末年的中国，笼罩着对外战败的阴影，积极探索国防问题的读书人犹如凤毛麟角。那一刻在长沙碰头的林、左二人，便是全国国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们很快就进入圈内的话题，着重讨论东南海防和西部边防。世人皆醉，林、左独醒，同道切磋，兴致盎然。两人说出彼此的共识：中国必须加强军备，保卫漫长的海岸线；西域有大片的国土，迫切需要国家派人经理，不能闲置，更不容落入他国之手。

林则徐既是海防的先驱者，又是当代研究西部国防的第一人。他真是没有料到，左宗棠这个"湘上农人"，竟然以巨大的热情，不懈地研究

他所关心的国防课题，关注着西方列强的动向。一介寒儒，抱负宏大，目光高远，才情毕显。林则徐眼睛湿润了，心想此人一定能够实现自己未竟的心愿。他激动地说："老夫在新疆考察，对西北情势略知一二。老夫担心的是，中国的忧患，恐怕不在英国，而在俄国啊。胡润之说你左季高二十一岁就提议在新疆置省，真令老夫钦佩！"

左宗棠答道："不才俗务缠身，未曾涉足大西北，新疆的情况，还望林大人赐教一二。"

林则徐转向大儿子："舟儿，你把为父在新疆期间搜集的材料，还有为父预拟的战守计划，以及沙俄在中国边疆的动态，全部拿出来，我要送给左季高。"

林则徐亲手把一个个饱含自己心血的卷宗交给左宗棠，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说："东南洋夷，或许有别人能够抵御，而日后西定新疆，非君莫属！"

那一刻，他从左宗棠眼中看到了狂喜，看到了激动，也看到了真挚的承诺。他发觉自己跟这个湖南的后生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湘江夜话，林、左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论。天亮后，宾主依依惜别。临别前，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

>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林则徐为了表达他对左宗棠的敬重，上款书"季高仁兄先生大人法正"，下款署"愚弟林则徐"。

湘江夜话的情景，林则徐至今记忆犹新，只是为左宗棠久久未能出头而惋惜。

"舟儿，你还记得吗？我回到福州之后，即命聪彝代写奏折，向朝

廷一再推荐左季高，说他是绝世奇才。也不知为何，朝廷并未重用他。”

林汝舟说：“如今正当朝廷用人之际，父亲何不写信给左季高，邀他到广西效力？”

“到了广西再说吧。”林则徐说罢，叫儿子准备笔墨，当即缮写奏折。是否邀请左宗棠，他要等到抵达广西以后再作决断。此话含有潜台词，说明他对自己来日无多已有预感。

林则徐在回复圣旨的奏折中写道：

> 臣在福建省城本籍，因旧疾未痊，正在赶紧医治，特蒙恩敕，给臣以钦差大臣关防，令即驰往广西接办军务。
>
> 臣但能稍离枕席，即不敢藉病迁延，惟有矢敌忾之夙诚，冀以答绥边之至计。

十月二日，林则徐拖着病躯，从福州勉强起程。他选定了一条前往广西的捷径：从驿路经闽南的泉州、漳州，取道广东的肇庆。他打算沿途访查匪情，星夜兼程，争取早日到任。

这是一次悲壮的旅行。旅行者对自己是否能够走完旅程毫无自信，但他为了报效那个曾一度辜负他的朝廷，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林汝舟目送父亲离去，目光里透露出无限的悲凉。

临危受命的四川老将

林则徐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已经失去自信，咸丰皇帝却很庆幸还有林则徐这么一位重臣可以倚赖。给林则徐派差的谕旨发出之后，他心里轻松了许多。现在是时候惩办广西的失职大员了，他要杀一儆百。九月二十二日，他颁下谕旨，将广西提督闵正凤革职，押解京城，听候查办。

咸丰不再指望郑祖琛办什么事情，五天后，他接到广西的军报，阅罢只是冷冷一笑。郑老头还是跟他玩老一套的把戏，先报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胜仗，声称击毙陈亚贵的部众多名；然后才说真话，承认官军两次失利。广西东部的贺县有一股游匪，向西南方奔窜，抵达一百多里外的昭平，分为两股，将官军围住，加以痛击。广西的西南角上又有匪情，明江匪徒向西北奔窜，袭击几十里外的龙州。龙州同知竟然又是下落不明。郑老头拿不出任何得力措施，无非下几道空头指令，要求部队“分路进剿，力遏寇氛”。

咸丰想，林则徐未到之前，广西的匪情只会越闹越凶。林则徐到广西之日，就是郑祖琛下课之时。朕还得为林则徐多调一些兵力。不久，云贵总督程矞采和云南巡抚张亮基奉到圣旨，立即在广南府境内就近选调两千名标兵，火速开往广西。

林则徐还在路上勉力挣扎，咸丰寄托厚望的另一个人物已经出现在广西战场。五十八岁的向荣，在九月秋风的习习吹拂之下，从湖南来到桂林，从闵正凤手中接过广西提督的大印。

向荣是一位非常爱惜羽毛的将军。他知道自己身上承载着新皇帝的殷切期望，不由踌躇满志，浑身洋溢着必定大功告成的自信。他没把广西那些蟊贼放在心上。造反派他见得多了，一生的战功都是从平乱中得来。不久前他在新宁镇压李沅发，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那股逆贼剿灭

净尽，充分说明他武功正盛。

向荣的确是一员百战老将，运气向来不错。他在一次又一次胜利中养成了刚愎自用的性格。这造就了他性格中一个致命的缺陷，只能顺风跑马，不能逆水行舟。胜利是他最好的春药，每逢大捷，他必定意气风发；失败却是他不能沾的巴豆，一打败仗，他的自信就会一泻千丈，自暴自弃，趴下装死。他在逆境中的心理承受能力，只能达到小儿的级别。

向荣刚到广西时，运气仍然不错，屁股还没坐热，就捞到了一个向皇帝报捷的机会。胜仗虽然不是他打的，但他一到广西，下面就来了捷报，他就可以跟郑祖琛联衔奏报。他不免暗自得意：老夫真是吉星高照，未上前线，声威已将逆贼震倒。

这场战斗在向荣离开湖南时便已打响。陈亚贵从修仁和荔浦撤出之后，向武宣转移。当时闵正凤朝象州转移，正好可以堵住敌军，但他按兵不动，听任陈亚贵南下武宣。

陈亚贵跑到武宣的三里墟，纵部抢掠。官军副将李殿元闻讯，带兵进剿。陈军过河时，李殿元令水陆两路开炮攻击，把他们逼到河里，溺死不少。陈亚贵一看不对，立马率部奔逃，又遭到浔州乡勇的追击，损失了几百人。

李殿元作风顽强，猛追猛打，第二天四面围攻，陈亚贵又损失四百多人，另有一百多人缴械投降。陈亚贵带领余部翻山逃跑，抵达湾龙、崮岭一带，又被官军拦截，吃掉几百人，俘虏一二百人。陈亚贵跟搭档郑廷威逃得快，躲过一劫。

陈亚贵遭到重创时，太平及右江河下的官军击退了另一股盗匪，分头搜剿，汇报的战果是“斩获甚多，匪势涣散”。

官军好不容易打了胜仗，郑祖琛和向荣飞马报捷，奏折于十月八日就到了皇帝手里。得知向荣已经到任，咸丰的焦虑释放了一些。他欣赏向荣实话实说，胜败都报。官军在贺县与昭平遭遇两股土匪，吃了败仗。广西东部的永安、平南、藤县、郁林、贵县以及广西西部的宜山各个州县，还有匪徒四路窜扰，河池州境内也有匪情。这些不利的情况，向荣都未隐瞒。咸丰看完奏折，面露微笑。向荣比郑祖琛强多了，敢于奏报实情，这才叫人放心。

咸丰此刻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向荣上发条。他对祁俊藻说："向荣刚到广西，林则徐和张必禄还在路途。陈亚贵逆党虽然已被打垮，但他本人还没抓到。发一道上谕，叫他们不要因为打了胜仗而稍存大意。向荣一定要严令部队，在匪徒往来之处扼要搜捕，悬赏购线，务期必获。绅民缚献贼首，朕必立加重奖。三省援兵，要催令迅速到位。其余各地，匪徒四窜，也要分头往剿，不可顾此失彼。"

咸丰登基以来，第一次听到广西方面报来一个较大的胜仗。他不等广西大员请赏，主动提出：凡是在这次胜仗中奋勇出力的文武官员，你们都可以酌量保奏。

咸丰一天天计数着日子，估算林则徐何时起程，现已走到何处。十月十六日，上任不久的军机大臣赛尚阿兴冲冲地进得殿来，手里拿着一份折子，竟然忘了君臣礼仪，大声喊道："皇上，林则徐有消息了！已在路上。"

咸丰从他手里抢过折子，打开看了几行，说道："朕就知道，林则徐会不负重托。"接着叮嘱赛尚阿："林则徐对广西的情况不熟，尔等必得告诉他，广西盗匪遍地，千万不可轻敌！朕已从贵州、湖南和云南调拨援兵六千名，已从广东、湖南和户部筹拨军费四十万两。如果还不够用，可以找郑祖琛和劳崇光一起预筹。"

咸丰顿了一顿，又说道："朕还要林则徐切实调查，替朕排解疑惑。广西匪徒如此之多，究竟是怎么来的？督抚们说，有的是外来匪徒，有些是土匪勾结，是否各股之间根本没有联系？还是有一个总头目在号召他们反对朝廷？为什么他们四处抢掠，同时并发，究竟是从何时何地开始？文武各官有没有激起民变的行为？郑祖琛在广西待了五年之久，怎么没能把祸患消弭于未萌之时？是否办理延缓，不能振作？还有那个闵正凤，拥兵不出，已经革职，平素是否还有其他劣迹？叫林则徐一定为朕查明，据实参奏！各地官员，若有贻误，一经查明，一并严参。至于那些实在出力、素娴韬略、得到百姓爱戴的好官，以及团练义勇互相保卫或者捐资助饷的绅士，林则徐也要替朕查明，据实保奏。"

咸丰提出一连串问题，都是心中想弄明白而得不到信息的。清廷的情报系统至少在南方已经运转不灵。这时候的咸丰，对于广西造反派势力的日益强大，已有隐隐的预感。他很担心两广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的造反团体，以颠覆大清为宗旨。如果情况真是如此，单靠一介武夫向荣，绝对无法彻底消除匪患，必须有林则徐这样的文职大员才能妥善处置。

现在第一位重要的是情报，有关造反组织的情报。咸丰指望着林则徐为他解开心中的困惑，但他没有想到，就在他接到林则徐奏折以后的第三天，他想依靠的那位汉人大臣就已经告别人世了。

广西的浑水深不可测

林则徐离开福州以后，尽可能加快速度，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就到了福建最南端的诏安县。

然而病中的老人哪里还经得起如此折腾，未出福建境内，肚子拉得更厉害了。但他不顾劝阻，执拗地前行，向西南方向走了两百里，抵达广东潮州的普宁县，就再也走不动了。万般无奈，只得向朝廷写了请假报告。报告写完不久，便于十月十九日早晨在行馆病故。野史记载，他在临终时大呼三个字，根据发音判断，当为“星斗南”三字，人们不知其解。

崇仰禁烟大臣的粉丝们编了一个段子，炫耀林则徐的威风。话说太平军听说朝廷任命林则徐到广西剿匪，慑于林大人的威名，无不心惊胆裂，有心解散。忽然听说他已去世，不由信心陡增。这段野史可信度不高，因为直到林大人去世时为止，拜上帝会还未打出太平军的旗号，清廷也未将拜上帝会当作主要的敌人。不过，无论天地会还是拜上帝会，都不乏敬仰林则徐的会众，如果林大人寿命再长一点，到广西就任了剿匪总指挥，会党会不会自动偃旗息鼓，林大人会不会对他们严酷镇压，倒是未知的变局。

林则徐客死他乡，随行的家人将钦差大臣关防交给地方官收存，马上写信给林汝舟报丧。林汝舟顾不得悲恸，立即向福建巡抚徐继畬报告。徐巡抚考虑到广西军情紧要，不敢耽搁，连忙奏报朝廷，请求另派大员前往广西接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林大人的灵柩回籍时，尔等要妥为照料。

但是，徐继畬的报告要过十天半月才能送达北京，在此之前，咸丰又向林则徐发出了多道指令，都等于是放了空炮。

林则徐未到广西，郑祖琛还是这里的一把手。他的手下，并非个个吃斋念佛，都如郑巡抚一般慈悲为怀，也并非个个都如闵正凤一般无能懒散。有几个忠诚能干的官员，很想在剿办贼匪的作战中一展身手，可惜他们官职太低，无法影响全局。

大约在林则徐从福州动身的前后，桂平知县李孟群得到情报：陈亚贵遭到官军重创，钻空子逃走了。李孟群有心抓捕这个钦犯，率领浔州府的民团四处搜捕，果然手到擒来，同时抓到其弟陈火交。

陈亚贵在这一年两次攻城杀官，被官府视为凶悍的大敌。他耳目众多，在官军追击时总能逃脱。这一次落在李孟群一干人手里，他的路就走到了尽头。

经此一仗，李孟群崭露头角。郑祖琛奏报了他的战功。后来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捷的奏折之中，引起了京官曾国藩的注意。曾国藩在咸丰四年改组湘军时想起了这个名字，把他罗致到自己帐下，使他在湘军征战史上留下美名。此是后话。

陈亚贵的就擒并未扭转广西的局势。郑祖琛奏报捕获陈亚贵的折子，又给咸丰报了新忧。西部的河池州遭到匪徒袭击，知州被匪徒拦截，守备吏目也被围困。郑祖琛派参将岳龄带兵援应，可是岳龄手下兵员太少，只能“稳慎进取，协同剿洗”。

尽管河池州出现了新的贼情，但官军毕竟抓到了匪首陈亚贵，咸丰总算松了一口气。这件事发生在向荣到位之后，又记在了他的功劳簿上。咸丰估计林则徐也快到任了，那么广西就有了两位能臣，一文一武。只要能把援兵催到，应该不难把盗贼全数扑灭。咸丰表扬此仗打得还算漂亮，决定奖励有功人员，悬赏鼓励绅民绑拿其他匪首。

咸丰非常欣赏李孟群那样对造反派毫不留情的官员，无法原谅郑祖

琛的软弱无能。他正在考虑调整广西的省级班子，十月二十四日接到徐广缙的一份折子，促使他最后下定了决心。

徐广缙虽然不是军事干才，但他镇压造反的态度跟咸丰一样坚决。他再次请求皇帝把郑祖琛赶下其位。他指责郑祖琛只用怀柔政策，竭力粉饰太平，在州县一级则是上行下效，以致于酿成巨患。咸丰知道，其实这也怪不得郑祖琛，都是先皇倡导一团和气落下的病根。但是，郑祖琛在新皇登基以后，未能跟紧形势。咸丰再三下诏，要求用铁的手腕平定动乱，郑祖琛却辜负他的一片苦心，军务办得不如人意，那么让这个年老多病的老官僚下课，也是迫不得已了。

咸丰把赛尚阿召来，对他说："赶紧传谕，将郑祖琛革职，由林则徐以钦差大臣暂代广西巡抚。徐广缙说，陈亚贵的同伙郑廷威尚未抓获。林则徐到任后，令他专办广西剿匪，督促各部，将郑廷威并各股匪首设法购线擒获，如此才能瓦解伙匪，肃清全省。"

为了给林则徐上任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咸丰于十月二十七日下诏，主动提出为广西民众减负。用政客们的话来说，新皇要在广西收买民心。百姓不问政治动机，只看有没有实惠，自然希望有人收买。地方官员若能将减负落在实处，未必不是一个良策。

咸丰怀疑广西存在一个严密的造反组织，但在他得到的情报里，只有陈亚贵是头号匪首。现在陈亚贵已被铲除，他终于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他没料到，陈亚贵刚刚被捕，就有另股盗匪攻城掠地。十一月三日，赛尚阿呈上一份奏折，说道："皇上，徐广缙奏报，广西贼匪杀进了永康州城。"

咸丰问道："知州是谁，他干什么去了？"

赛尚阿回答："代理知州高汝霖正在陇东一带防守，一闻贼信，立

即赶回堵御，没想到贼匪在他赶到之前先已窜入州城。高汝霖赶紧召集团练，亲自带到州城，四面用火围攻，贼势不支，纷纷遁去，现在正筹划派兵追剿。”

咸丰怒道：“这个高汝霖，他不在永康州城防守，却跑到陇东去了。他说是防匪，防的究竟是哪一股土匪？贼匪都打进州城了，他为何事先毫无知觉？依朕看，恐怕又是逃避于前，装点于后吧？高汝霖先行革职，是否与其他官员一起临阵逃脱，着林则徐确查参办。”

赛尚阿说：“郑祖琛咨会徐广缙，称此股贼匪即系前次拥入明江龙州之匪，可是郑祖琛上次奏报说，太平的官军节次攻剿，贼锋大挫，这前后情形不符啊！依臣之见，莫非又是郑祖琛.....”

咸丰打断他的话：“别提那个郑祖琛了。丢城失地，不见他的奏报，倒是徐广缙的奏报先到了。朕既已将他革职，对他已不指望。朕现在只想知道，这股贼匪的头目是不是陈亚贵的同党？叫林则徐查核确情，一并奏闻！”

四天以后，咸丰才接到郑祖琛和向荣的奏报，又是一些七零八碎的小胜仗。广西的匪情仍然是云山雾罩。土匪究竟是何人为首？游匪又从何而来？一会儿说余匪无多，一会儿又有大股出现，攻城占地，广西那边浑水究竟有多深？

咸丰皇帝耐着性子，等待林则徐到任后为他理清头绪。

继续挖掘前朝勋臣

林则徐去世的噩耗，几经往返，在林大人归天二十三天以后，才由徐继畬报到朝廷。

听到林则徐去世的消息，咸丰脸色大变，或许是为这位忠心的官员悲哀，或许是因为他对这位能干的忠臣指望落空了。

咸丰沉默半晌，对身边的赛尚阿说："朕听人说，林则徐在官时，经常自诵一副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他倒真是身体力行啊。这句诗究竟是他自己所作，还是别人所作？"

"这个，微臣无从查考。"赛尚阿回答。

咸丰不愧是清朝皇帝中文学最好的一位。他略一沉思，提笔写下一副挽联，吊唁林则徐：

>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
> 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他让祁俊藻拟了一道上谕：

> 林则徐着加恩晋加太子太傅衔，照总督例赐恤。历任一切处分，悉予开复。伊子编修林汝舟、文生林聪彝、文童林拱枢，均着俟服阕后由吏部带领引见，候朕施恩。

咸丰给了林则徐以优厚的身后待遇，他更操心的事情是委派何人接替已然逝去的大臣。林则徐身兼钦差大臣和广西巡抚二职，朝廷必须尽快选派两个合适人选前往广西。

咸丰见过的前朝大员实在不多。几个月前，他为了熟悉人头，曾召

见朝中文武官僚，查阅高官档案，有个人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此人名叫李星沅，湖南湘阴人。咸丰发现他有三大优点。

李星沅从道光二十五年调任江苏巡抚起，所办的差事，件件都很令人痛快。他洞察漕务积弊，严惩奸吏，根除陋习，不但利国，而且利民。此后调任云贵总督，代理云南巡抚，大力整顿边防，严惩以权谋私的腾越镇总兵。此为第一大优点：敢于惩治贪腐。

道光爷于两年后将他调任两江总督。李星沅到任两江时，鸦片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江南半壁。李星沅整顿水师，建造船舰，肃清盗匪，拒绝沙俄商品进入上海，大力护卫海疆。道光爷将他倚为江南屏障，同时命他兼代河道总督，敕封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此为第二大优点：留心军事。

道光二十八年，江淮水灾严重，李星沅发赈收抚，稳定粮价，折银完漕，大利民生。此为第三大优点：爱民如子。

李星沅能有经世之才，跟道光朝名臣陶澍的熏陶很有关系。陶澍是李星沅父亲的故交，知道这个年轻人出身孤寒，开敏沉毅。于是将他招入川东幕府，委以书记。每当口授大略，援笔万言，曲尽事理。

陶澍喜形于色，说："你呀，是个实干家，但要多读书啊。"

陶澍看好的人，大致不差。林则徐、胡林翼、左宗棠，经陶澍相中，无不出息为一代名臣。李星沅名气差一点，但他对陶老师心存感激，奋发为官，也有不俗的政绩。

李星沅的履历很有说服力，咸丰认为他是接任林则徐所遗钦差大臣一职的最佳人选。可是此人于道光二十九年告病卸任回籍。咸丰早就有意重新起用这个人才，查明他母亲的诞辰，派人带着几枝长白山的特大人参，前往湖南湘阴，为他的老母祝寿。同时转达口谕，希望他继续为

朝廷效力。李星沅叩谢皇恩，恳请为母亲养老送终。咸丰当时没有勉强他，但是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他推辞了。此人只有五十三岁，年富力强，有什么理由辜负皇恩呢？

咸丰定下了钦差大臣的人选，广西巡抚的候选人还需斟酌。他决定召见军机大臣讨论人事。这时穆彰阿已经革职，陈孚恩失去恩眷，主动辞官回家养病。咸丰最信任的是祁俊藻和赛尚阿，何汝霖与季芝昌也得到了提拔。

咸丰问道："现已退休的前朝老臣，有何人熟谙兵略？"

祁俊藻等人揣摩圣意，皇上有心起用一些在前朝因种种原因归隐家乡的能臣，为自己所用。这样做不但有助于改善官场风气，也会使老臣们感恩戴德，鞠躬尽瘁。于是奏道："皇上，周天爵现在山东原籍，可否起用？"

咸丰说："周天爵？朕记得，此人乃三朝老臣，不是年纪很大了吗？"

祁俊藻说："皇上好记性！此人年事已高，过了七十八个春秋。不过，臣听说他精神还很健朗。"

"周天爵现在何处？"咸丰问道。

"回皇上，在山东阳谷家中。"

"他可懂得打仗？"

"此人乃嘉庆十六年进士。当过漕运总督、河南巡抚和湖广总督。道光二十年，因儿子代人说情，他偏听偏信，犯了庇护罪，先皇将他革职查办，遣发伊犁。翌年英夷犯我粤东，先皇将他调赴前线，在将军奕

山和钦差大臣耆英手下差遣。又两年，因抗夷有功，先皇赏了他二品顶戴，起任漕运总督，兼河南河道总督。不料又出了岔子。漕运书办私刻总督关防，周天爵失察，被降四级留任，后来他自请免职，以二品顶戴致仕。”

“哦？此人既能打仗，广西倒是用得着他。”

咸丰沉吟一会儿，终于下了决心。他先前启用林则徐，不仅看重他的声望，也是因为林则徐熟谙军务。启用李星沅，同样有这方面的考虑。当他听说周天爵抗夷有功，是个办军务的料子，就下定决心启用这位老臣了。

“你们拟旨吧，传谕李星沅和周天爵：命李星沅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驰驿前往广西剿办逆匪；令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一并驰驿前往。李星沅从湖南前往广西，程途较近。别忘了告诉他，朕叫林则徐查访的那些事情，他都得给朕查个水落石出，如实奏来。周天爵程途较远，到任尚需时日，就让劳崇光暂代广西巡抚吧。”

咸丰算了一下，他已从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向广西调派六千兵力，都会陆续开到。李星沅和周天爵两名文官到任，加上武将向荣和张必禄，班子够强大了，没有理由平定不了广西。

可是，咸丰刚刚敲定广西的剿匪班子，前线就有了新的变数。老将张必禄好歹是走到了广西，但是未跟匪徒交手，便步林则徐的后尘，在浔州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站。好在武将还有一个向荣，已经上前线领兵打仗。他手下的兵力已经大大增强，因为张必禄留下了他带到广西的三千云南兵。

向荣一到前线，便亲手打了一个胜仗。他探知武缘、宾州和庆远等处都有土匪活动，亲督官兵驰往庆远一带，发现二千多名会党驻扎在龙

门司的索潭圩。向荣用了一点心计，担心会党闻风逃走，一路偃旗息鼓，打算出其不意，打个措手不及，将其聚歼。他令部队马不停蹄，火速进攻，一举击毙几百名会众，又火攻敌营，烧死不少会众，逃跑者坠落山崖，伤亡惨重。向荣俘虏了几十名会党，缴获枪炮器械多件。武缘和宾州方面，官军同时发起攻击，也颇有斩获。

向荣一打胜仗，就会有雄赳赳的自我感觉。他摆出了前线统帅的架势，告诉皇帝：在他的统一指挥下，可以很快完成广西的剿匪战役。

向荣的自信感染了咸丰。他立刻对这位四川老将提出表彰。

> 向荣甫经到粤，即能身先士卒，激励将弁，实属忠勇可嘉，均堪嘉奖。

向荣的自信误导了皇帝。咸丰认为广西剿匪已完成第一阶段。平乐和柳州一带，自从陈亚贵就擒，已经安定下来。现在，如果集中兵力围攻浔州、庆远、思恩一带的贼匪，就能使其他匪股望风披靡，溃不成军。只要两广交界处严密设防，匪徒就无法四处逃窜了。

咸丰远在北京，遥控南方战事，顾虑到方方面面，发布的指示，都很中肯。只是他没有想到，那个趾高气扬的向荣，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劲敌。大规模内战的序幕，其实还没有揭开。

劳崇光也在进一步误导最高决策者。他接到暂代广西巡抚的谕旨以后，揣摩皇上已经原谅了招降张嘉祥一事，积极性大为提高。不出十天，咸丰接到他和向荣的奏报，声称庆远一带的匪徒经过官军追剿，基本上已经肃清。

向荣真是神了。咸丰想道。怎么他一到广西，柳州周边和庆远等地的匪徒就已歼除殆尽？看来只要用人对路，一省的动乱不难平定。咸丰的错觉形成了：广西剿匪可以速胜。浔州和南宁两地，固然还有盗匪作

乱；但有了向荣这员老将，战斗将会十分顺利。李星沅和周天爵这两位能臣还没出场呢，他们到任后，广西军务定会办得更为顺手。

咸丰心里夸着向荣，发出的上谕却颇为慎重。他指出，左右江一带的匪徒势力尚在蔓延，浔州府的大黄江和桂平的金田村，以及附近的平南和郁林等地，贼踪出没，人数甚多。他叫李星沅不去桂林，直接赶赴柳州，与劳崇光和向荣互为声援。周天爵也不要待在省会，必须驰抵军营，集结兵力，分路围捕。他相信，如此部署，广西这个多事的省份，很快就会看到和平的曙光。

这道上谕强调了浔州府的大黄江和桂平的金田村，算是触及了广西大造反的症结。但咸丰并不知道大黄江一带的大山里隐藏的对手是谁，也无法估摸对手的能力。他认定广西剿匪可以速胜，几乎是毫无根据的判断。

清廷闹腾了大半年的广西剿匪，因为前线将帅的误导，造成中央政府的盲目，因而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一个想当将军的四川兵

在咸丰大举向广西调兵的同时，一个二十二岁的志愿兵投入了广西的剿匪。

这个年轻人名叫鲍超，来自天府之国。大约在张国梁向官军投诚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长江三峡下游出口处的家乡夔州，千里跋涉，踏上了湖南红色的热土。

鲍超怀着在战火中发迹的梦想，决定离乡背井。他此来湖南，不是淘金，也不是寻情，只是为了战争。他听说湘南正在打仗，朝廷的军队正在打击李沅发领导的一伙反贼。鲍超渴望投身军旅，在战火中镀金，由一介草民上升为军官。

乱世给许多原本前途无望的人提供了机会。清廷把投降的强盗张嘉祥引入了官场，说明仕途的大门，对于从前没有资格担任一官半职的各色人等，已经打开了一条缝。新皇帝虽然并没有刻意要从科班取士以外的途径去寻找信得过的臣子，但是身处内战前线的官员，已经在劝说他对作战勇敢却没有功名的草根人士委以官职。

所以，鲍超的梦想，很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实现。鲍超想在军旅之途飞黄腾达，算是抓住了时机。

关于鲍超的这次投军之行，有一些无法证实的传说。有一段野史，说他在这次旅行中并非孤身一人，而是有一位女性陪伴。此女有可能是他的妻子，也可能是别人的太太。这是一次类似于蜜月的浪漫之旅，不论男女主人公是合法夫妻还是野合鸳鸯，都给小说家留下了很大的联想空间。他们可以将鲍超此行打造为一段罗曼史，任意改变鲍超的初衷。然而正史并不支持这种说法。给鲍超写传的人认为，他此次出山是为了

当一名捍卫朝廷的英雄。即便经过查证，他的此行确有异性相随，掺杂了儿女私情，那也只是一个男人在追求功名时捎带爽一把。

老派中国人的身份符号除了姓氏以外，还有名和字。鲍超姓鲍，名超，字春霆。他的字是他当上武官以后，湖北巡抚胡林翼给他改的。原来的字不是如此生猛，书生气很浓：春亭，春天的亭子。胡林翼认为亭台楼阁不足以象征这位英勇无双的武将，给他改字春霆，把他比喻为振奋人心的第一声春雷。

鲍超的确是雷霆一般的猛将，是千军万马之中的雷人。凡是对他的战争事迹有所风闻的人，都很容易误解他的形象，以为他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其实大谬不然。见过鲍超的人都知道，他只是中等个头，生就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看到他你会产生一种印象：稍重一点的衣服，似乎都能把他压垮。

就是这么一个人，却有万夫不当之勇。

湘军大佬里面，很有几个不可貌相的典型。湘乡人罗泽南没有英武的外表，近视眼，还不善驰马。谁也看不出这个学者还能上阵杀敌。

衡阳人彭玉麟，恂恂儒者，和蔼可亲。看到他随和的表情和打扮，无法想象他在战场上凌厉无前，在官场上执法如山。

善化人杨载福也是军魂的化身，敢于顶着炮火冲锋，重伤不下火线。但他浑身没有一丝猛男的粗鲁，言语间意味深长，相貌也很儒雅。

鲍超和他们一样，外表跟行为风格取向相反。其内在的风骨和性格，不熟悉他的人，无法根据外表揣摩出来。

鲍超出生在夔州府的奉节县。传记中没有关于他父亲的记载，只知道他的继父鲍昌元是夔州协标的骑兵。因此，他算得上军人的后代。

童年的鲍超跟着生母刘夫人，生活清贫。成人后过了一段独居的日子。他没有念过书，少年时代缺乏宏大的理想。为了能够填饱肚子，他只想当一名下级军官。这个追求显然和他继父的职业有关。他很羡慕继父军营中的那些小军官，每月有几升米的俸禄。有了这点米，他就得以奉养母亲。

抱负虽小，也能鞭策年轻人进步。鲍超知道当军官必须有一身好武艺。于是他专门致力于练习枪法，朝夕苦练。每次持枪，都用砖石悬吊在前肘上，起初悬吊一二斤，逐渐加重到十几斤。练得久了，百发百中。

道光二十五年（1845），鲍超十七岁，去考协标的守兵。缺额只有一个，参考的却有六十人，中选的几率，比科举考试的录取比率高不了多少。幸好他本领过硬，每次考试都是名列第一，将官和营官几次淘汰挑选，都无法把他刷下去。于是得以入伍。

人的愿望总是具有阶段性。鲍超虽然是为了几斗米参军，但一旦有饭吃了，愿望就开始升级。人是贪得无厌的高等生物，他们心中的梦想似乎是没有止境的。

鲍超在部队里待了些日子，想法就不安分了：想我小鲍武技虽精，却只是匹夫之勇，何以出人头地？于是他开始了文化追求，给自己开了励志课。他要从书本中寻找奋斗的楷模。

嘿嘿，鲍某我得读一读那些大人物的传记了。

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说部》。云台阁、凌烟阁供着画像的那些功臣将相，他们做过的事情，不是都记在这本书里么？郭汾阳、岳飞的事迹，书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哎，鲍某我不识字，怎么办？那就请读书人来给我讲解吧。有空就

去请人给他念书。一经入耳，就牢牢记住，再也不忘。还要咀嚼思考，悟彻当时成败得失的原因。

世上只听说过读书郎，没有听说过听书郎。其实听书同样可以成才，只是或许比读书成才需要更多的天赋。听了，能够记住，能够思考，能够彻悟，不是比读书背书更难一点么？

鲍超就是这么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大字不识几个，读书比较难，走了听书这条路，不仅确立了志向，有证据显示，也为他今后成为将才提供了军事谋略。

鲍超听书听了十九个年头，到了同治三年（1864），和他同时代的名臣沈葆桢（林则徐的外甥加女婿）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盛赞鲍超的军事才干。

沈葆桢做了一个总结。鲍超带兵打仗，都是谋定而动，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即便是仓促遇敌，也要挖掘深沟，加固壁垒，向四面八方派出探子，尽快掌握敌情。然后亲自率领部属勘察阵地，对于敌营的前后左右、山川向背、途径纡折，了然于心。回营后，询问诸将："谁愿出战？立下军令状！"

这时候，总有将领自告奋勇。鲍超将任务一一派定，在大厅的地上画出地图，标明敌垒，令诸将讨论进兵路径，行动次序，各部任务，让大家犹如亲临战阵。

第二天进行实战。军令一出，部队悄然无声，胆大的不会冒进，胆小的不会退缩，奇正分合，万众如同一身。发现有人退缩，哪怕是副司令，也要当即军法处置。鲍超身临前敌，将士功过，历历在目，中下级军官个个称职。每战一地，将士不用当地人。他很懂得人性的弱点，将士在战场附近有家室，就会有所眷恋，不能舍生忘死。他的部队中，官

兵彼此没有亲友故交的关系，这是防范人性的另一弱点：将士彼此庇护，就会违反军规。

沈葆桢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文盲鲍超的军事谋略，说明鲍超取胜不是单靠莽撞，而是有强大的智力因素作为支撑。有人简单地把他的才干归之于“天生”，其实是忽略了他靠耳朵深造的这个事实。

鲍超以一个四川粗人的身份，投效湘军，战绩煌煌，跻身于湘军大佬之列，应该说，耳朵帮了他的大忙。鲍超的事迹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靠耳朵来吸收知识、掌握本领的人才，不要用会不会读书写字来划一条杠杠，把听书人从人才库里面遗漏掉。

且说鲍超听了许多名人传记，更加羡慕古人忠荩之名，羡艳将帅号令风雷的宏伟气象。他毅然决定：我要冲天飞起，挥舞鲍字大旗，号令千军万马！

小鲍的愿望大大膨胀了，但仍然比较单纯，就是盼望打仗。不打仗，怎么出得了英雄？不打仗，在部队里窝一辈子，也别想四海扬名。

鲍超运气好，他想打仗，很快就有仗打了。

前面说过，道光二十九年九月，新宁人李沅发造反，官府调兵剿捕，长久无功。鲍超听说此事，立马辞去吃粮的兵额，骑上一匹快马（也许还搂着一位美人），星夜驰往湖南，希望马上立下战功。

然而好事多磨。鲍超赶到湖南，李沅发已被官军抓住。湖南这地方是没有仗可打了。

鲍超好一阵失望。可巧，不久就听说新宁南边不远处，广西境内盗匪四起。皇帝为了对付那些逆贼，命令湖南提督向荣前往广西会剿。

好啊，向提督是咱们四川人，何不立马跑去投效？于是鲍超加入川勇营，跟着部队向广西开进。

鲍超很快就来到了广西前线。在早期镇压广西会党的官军队伍里就有了鲍超的身影。

第九章　基督显灵

拆字童谣（拆解“咸丰”二字）：

一人一口起干戈，二主争山打破头。

两个明白人

李星沅从湘阴出发，程途不远，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底就抵达了广西。这位钦差大臣具有超强的政治敏感性，大致一摸匪情，就知道桂平县金田村的那些对头不是等闲之辈，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有千钧之重，以至于寝食不安。他老是对僚属们说："此贼了不得，眼前诸公不是对手。"

野史中有个段子，虚构历史场景，把李星沅奉旨当钦差的地点放在了北京，安排了他跟京官曾国藩的多次会面。

段子说，李星沅奉旨当天，李曾二人深为国运担忧，彻夜交谈。第二天，李星沅出京，临行前，他按着曾国藩的肩头，让曾国藩坐下，拜道："我看天下人，只有曾君真能打败粤贼。星沅老了，无足言者，这一拜，是为了将此重任托付给曾君。"

这个段子的创作者，意在渲染李星沅的识人有术，以及他对太平天国的造反有先见之明。当然，也铺排了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宿命。虽然这是无稽之谈，然而，但凡野史的野笔，总有着落于正笔之处。

李星沅的确是个明白人，他到广西不久，就为咸丰挖掘出了隐藏得很深的心腹大敌洪秀全。咸丰把他派到广西主持军政，看来还是没有用错人。

事情凑巧，李星沅"星驰"到广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历史记载太平天国在金田举事的那个日子：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历1851年1月11日。

由于李星沅的奏报，咸丰元年正月五日颁发的清廷圣谕，第一次出现了洪秀全的名字。不知是有意贬低还是情报有误，洪秀全的名字被写成了“洪秀泉”，而且排在韦政之后。

韦政又叫韦昌辉，他的后一个名字，在历史读物中更为流行。他是广西武宣的地头蛇，洪秀全从广东来他这里做客，主客有别，因此在广西官府的黑名单上，很自然地把韦昌辉排在了首位。

咸丰终于弄明白了，广西浔州府属的金田村，窝藏着两个贼首。他们兵力不弱，有水陆两栖作战的能力。但广西既有向荣在，咸丰倒也不很担忧。只是向荣一人未免还嫌单薄，张必禄去世了，还得另派一员虎将前去协助向荣。

咸丰对赛尚阿说：“贵州总兵秦定三不久前刚刚来京陛见，此时已经出京，叫沿途各地查一查，无论他现在走到了何处，令他立刻赶赴广西，协同向荣督兵分剿。还有，让乔用迁给向荣添调贵州精兵一千名，秦定三一到，就可酌量调遣。对了，再叫徐广缙从关税款内筹拨饷银二三十万两，派员迅速解往广西，以资支应。”

这时又发生一件巧事。咸丰刚刚叫贵州巡抚乔用迁调兵，他这位昔日的老师就主动来给皇帝学生汇报了。乔用迁是湖北杨店人，但他做过南宁知府和广西的道员，在广西颇有根基。虽然如今他身在贵阳，但他对东边邻省境内造反组织的了解，似乎比广西本地的官员们还要清楚。咸丰元年正月十日，皇帝接到他的一份奏报，又喜又忧，喜的是乔老师为他勾画出了广西造反势力的大致轮廓，忧的是广西的动乱远不如向荣报告的那么简单。

乔用迁这份情报虽然重要，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广西有四十名盗匪被官军驱赶到贵州，被贵州驻军拿获。匪首瞿召保供称，他是张满股匪中的小头目，曾在庆远与河池两地抢掠，对广西各处股匪的情况知之

甚详。

瞿召保说，广西天地会都是随地纠聚，自愿入伙。从广东招募来的会众叫做“广马”，在广西招募的叫做“土马”。谁有枪炮器械，拥兵较多，就是大头目。他们立了山头，便从自愿入伙的会众中，挑选孔武大胆者充当小头目。

广西是天地会的乐园。东部的平乐府与浔州府，中部的柳州府，南部的思恩府与南宁府，西南部的太平府，都有天地会活动，组织机构有“大胜堂”和“福义堂”等堂口。每堂都刻有大印，发布公文都以印章为凭。

天地会的首脑，有陈亚贵、大头羊、大鲤鱼、覃香晚、郑廷威、杨捞家、黄晚、钟亚春、颜大、陶八等人，派系约有二三十股，其余首脑的姓名暂未探明。各股人数多寡不等，每股各有暗号，或用竹牌布旗传信，或在衣带上用红布红线做标记。

乔用迁这位三朝老臣是个有心人，为了对咸丰负责，他从贵州派出差探，到广西侦察匪情。探子发现，南宁和太平二府境内，天地会发展最为凶猛。来宾、贵县、宾州、宜山，都有天地会往来劫掠。武宣、上林、平南、郁林州及所属的兴业县，还有其他会党，人数从一千到几千不等，沿村勒索抢劫。

乔巡抚最重要的发现，在于浔州桂平县境内的金田村一带。这里有个尚弟会（上帝会），啸聚万人，乔用迁认为这些人是乌合之众。而金田附近的大黄江地区存在一股水匪，船多匪众，聚泊江中，拦截商船，与金田村的那些人并不联络。

乔用迁一个外省巡抚，对广西的匪情了解如此之多，足以令广西所有的官员汗颜。他有心帮衬新皇帝，同时也有搞情报的天分。他第一个

向朝廷揭露上帝会这个宗教组织，甚至报告了这个组织拥有上万兵力。至于他判断上的失误，例如将洪秀全的部下称为“乌合之众”，考虑到他本非广西官员，这个错判是完全可以原谅的。

李星沅和咸丰昔日的老师为皇帝敲响了警钟，也留下了甚多的悬念。广西的贼匪究竟有多少股，怎么查不出确切的数字？那些头目究竟是些什么人？金田村以韦政为首的那个什么尚弟会，纠集那么多人，究竟想干什么？看来广西的形势向荣还是不甚了了，官军千万不能轻敌。从贵州和广东潮州派去的援兵，都要迅速发文催调。还要分别通知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四个邻省，要求交界地方的官员，协力同心，互相堵截。

咸丰元年年初，从贵阳到北京，对广西的形势都有了新的认识。然而在广西前线，惟有李星沅一人了解事态的严重性。周天爵到位以后，跟着向荣一起傻乐观，认为李钦差胆子太小，夸大匪情，不以为然。李星沅只得叹息一声：“诸位等着瞧吧，以后会知道本钦差所言不差。”

一个神秘的客家人

李星沅和乔用迁都是忠心为咸丰效力的汉人官员。他们能够揭开拜上帝会神秘的面纱，尽管情报有许多缺陷和失误，但眼光之敏锐仍然值得钦佩。须知直到今天，拜上帝会早期的活动，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团。就连一直跟太平军作战的湘军大佬，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等人，至死也未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奥妙。现代人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整理，也未能揭示出它的全貌。

人们对太平天国缺乏了解，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揭开洪秀全的神秘面纱。而这层面纱是由一系列宗教活动交织而成的。此人于咸丰三年（1853）在金陵立国建都，很难说是因为他有超群的军政才干，宗教氛围的烘托是他得到万民拥戴的关键因素。

洪秀全是客家人的后裔，居住在广东的花县，距离广州不远。他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比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小一到两岁。他有两位兄长。父兄操持生计，供他念书，直到成年。他几次参加乡试（省级考试），次次名落孙山。

从这时开始，洪秀全的遭遇就有了宿命论的神秘色彩。据说他在第一次赶考的途中，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叫他不要为考试浪费时间，因为他注定是个大人物，他决不可能获得常人的学位，他应该只靠自己来完成使命。

算命先生的一番话，对他影响很大。随着时间流逝，他开始对自己的宿命深信不疑，不再费神去努力影响命运的进程。

道光十六年（1836），二十六岁的洪秀才在省城参加考试。此时他的身高已超出中国人的平均高度，面目清朗，鼻梁高耸。即便按照西方

人的审美标准来看，也算得上一个俊男。有一天他在街上行走，基督教传教士派发给他一套宣传小册子，他毫不经意地收了起来，懒得阅读。

这又是一个宿命性的事件。这几本小册子当时虽未引起他的重视，却将影响他的一生，同时影响到中国的命运，还间接地催生了湖湘人才的崛起。

第二年，他再次考试落第，卧病不起，亲友用轿子抬他回家。他时断时续地昏迷了七天，进入幻境，看到了一些幻像。多年以后，他十分肯定地告诉大家：那是上帝给他的启示。

根据他的讲述，他在昏迷中被带进了天国，在天河中受洗，换了一颗新心。天使引领他去拜见端坐于帝位上的庄严老人。那人说："你是洪秀全，你来了，我很高兴。世上的人都是我所生所养，他们吃我的粮，穿我的衣，可是无人有心纪念我，膜拜我。更有甚者，他们用我的赐予去膜拜妖魔，故意背叛我，惹我生气。你不可效法。"

接着，老人给他一把斩魔之剑，一方镇妖之玺，还有一个香甜可口的黄果。洪秀全当即着手劝化站立在大厅内的众生。即便在此天国之地，居然也有人不听劝化，甚至采取敌意。老人领他走到天国的胸墙边，叫他注视尘世，邪恶腐败尽收眼中，令他深为震撼。

洪秀全多次进入类似的幻境，接受了进一步的指示。他频繁遇见一位中年男子，天使告诉他，这是他的兄长。他还遇见了古代的圣贤，有一次他甚至听到那位老人亲口谴责孔夫子未在经典古籍中宣扬他的事迹。

洪秀全从幻境中醒来，对凡人的邪恶行为和虚伪信仰充满愤怒。他激情满怀，要斩杀欺骗世人的妖魔，把中国带回正途。每当他慷慨激昂之时，亲友们关切地照看他，惟恐他变成疯子。

洪秀全在病中所有的幻觉，是这个人物神秘性质的核心部分。这些幻觉成为太平天国的信仰基础和根本起因。如果说，这些幻觉只是洪秀全的一些梦，那么根据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规律，我们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依据。如果说这纯粹是洪秀全编造出来的故事，那么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秀才，突然间虚构出西方宗教宣扬的天启，然后致力于传播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的确是匪夷所思。

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才有可能对洪秀全的那些幻觉做出至少有一些科学依据的解释。美国医学家雷蒙德指出，在濒临死亡的病患者中，普遍都会产生类似于幻觉的真实经历，而洪秀全的那些幻觉，是一种典型的濒死经历。许多宗教领袖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它对人们具有极大的改造作用。

洪秀全在昏迷中看到的情景，生动鲜活，效果强烈，对这个卧床的病人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响。然而，他在病愈之后回到现实的学业生涯，这种影响就完全消退了。从外表上看，这场疾病对他发生的作用，只是使他从一个欢快活泼的青年，转变成了不苟言笑的教师。

六年以后，一件偶然的事情唤醒了他对那些濒死经历的记忆，此后成为他内心永恒的动力。

他有一位姓李的表弟，来到他的书斋，浏览他的藏书。完全出于偶然，表弟翻阅了洪秀全于道光十六年在广州得到的那一套基督教宣传册。他对其中的内容非常好奇，征得表哥的同意，借回家阅读。他来还书的时候，建议表哥不妨一读。洪秀全一读之下，立刻激动起来，他明白了大病之中濒死经历的意义，或者说，他为自己的濒死经历找到了一种称心的解释。

洪秀全把自己的濒死经历与基督教的教义两相比较，他见到的老者无疑就是上帝；那位兄长便是耶稣；站立在神殿庙宇中的那些偶像就是

虚伪的妖魔。他本人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要恢复对真神的膜拜。濒死经历与书中的内容两相对照，完全吻合，双管齐下，把重任交到他的手中。

洪秀全欣然接受了使命，与表弟互施洗礼。他开始传播新的教义。他首先劝化了邻居冯云山和自己的族弟洪仁玕。此二人在洪秀全后来建立的新王国中都当上了王爷。冯云山是前期的南王，而洪仁玕是后期的干王和执政者。洪仁玕执政不久，太平天国就灭亡了。

然而，洪秀全的传教活动遭到了本村人的反对。他和冯云山结伴而行，到别处传教。他们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发，一路西行，抵达广西东南部的贵县。他们找到一家姓王的亲戚，受到热情的款待。洪秀全不愿长期享受王家的慷慨好客，打发结伴而行的追随者返回花县。

冯云山这时做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他事先未跟洪秀全商量，突然离他而去，前往桂平县北端的紫荆山。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他把紫荆山区变成了自己的大本营，培植宗教结社，名为“拜上帝会”（也有人认为就是“上帝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他们后来揭竿而起时，这些宗教结社已经遍布广西东部的几个州县，分布在流向广州的黔江和浔江两岸。在起事的队伍中，至少有若干学者和头面人物，但基层成员主要是客家农民和山上的苗民，他们都是上帝的信徒。

冯云山不辞而别之后，洪秀全以为他回家了，于是返回花县。他惊讶地发现，冯云山不在家中。他定下心来，重操教书的旧业，工作之余，从事宗教思考，写成了几本小册子，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理论教科书。他文才不俗，写作风格冷静而简洁。他的传道文章很少发泄自己的激情，主要照顾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理解能力。或者说，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撰写了适合于中国人阅读的基督教通俗读物。

洪秀全正在潜心做他的学术研究，从广州的基督教教会来了一位姓

穆的传教士。洪秀全通过他了解了传教士和他们的工作，于是在道光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洪秀全及其族弟洪仁玕前往广州的教会去听布道。然而，穆教士觉察到洪秀全有政治野心，入教目的不纯，因而拒绝为他们施洗。于是，他们没有接受洗礼就离开了广州。

客家人的宗教组织

大约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期，洪秀全决定再去一趟广西，到他三年前曾经传过教的地区看一看。在这里，他首次了解到冯云山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决定去紫荆山看望这位朋友。可是进山以后，他得知冯云山正在蹲大牢。于是他立刻前往广州，为此事与总督交涉，他以中国政府与外国所签的条约中允许宗教自由的条款为依据，请求总督下令放人。

洪秀全的请求没有获得批准，他急忙赶回广西。他得到一个消息：冯云山已经出狱，并在四处寻找他。洪秀全又返回花县，却得知冯云山已经回过家乡，现在又前往广西了。洪秀全不想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冯云山，干脆留在家中等待。他一直等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冯云山才重返家园，把洪秀全带到广西，请他领导太平天国运动。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建立拜上帝会宗教组织的过程中，洪秀全并非积极的因素。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在他被捕后所写的自述中明确指出："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他还说，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六个人知晓立国的大策划。洪秀全在初期也许并不了解冯云山心中的大目标，即便他知道，也极少参与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所做的实际工作。

道光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南方盗抢成风，来自饥荒地区的盗匪横行无阻，官府没有足够的武力资源来加以遏止，各省乡村的百姓自行团练，保卫桑梓免受侵害。冯云山新建立的宗教结社趁此机会组建民团，有了自己的军事组织。不过，他们谨慎地将没有入会的志愿者拒之门外。不同会党之间有强烈的门户之见，还有敌对的阴影。不过，拜上帝会总体上还是显著地扩充了队伍。

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这些民团组织就与官军发生了战斗。不过，这只是一些很小的冲突。这一年，拜上帝会的事业闯过了严重的难关，他们差一点遭到灭顶之灾，然后奇迹般地得到解救。其中的详情很难探明，从结果来看，此年出现了两大情况。其一，拜上帝会与官府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其二，他们的运动从内部发生了转化，变成了谋划立国的大业，需要洪秀全来担任最高领导。

上帝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他把灵感赐予了后来的东王杨秀清，而耶稣基督则通过后来的西王萧朝贵向凡人训话。如果这两件事发生在冯云山离开紫荆山的时候，就很容易令人怀疑杨秀清和萧朝贵有造假之嫌。然而，拜上帝会的追随者们对此深信不疑，使杨萧二人能够利用迷信巩固和增强自己在组织内的权势。

冯云山离开紫荆山返回广东期间，拜上帝会的男男女女当中，许多人发生了在昏迷中被神灵附体的现象。会员们记录了神灵的指示，有些杂乱无章的言辞，但大部分都是韵文。洪秀全抵达紫荆山以后，就成了最高裁判。所有的神谕都要由他来审查，确定真伪，宣布哪些是来自天国，哪些是出自妖魔。他把杨秀清和萧朝贵传达的神谕归于天国一类，他说杨秀清传达的是天父上帝的旨意，而萧朝贵口中吐出的则是天兄耶稣的指示。

那时的拜上帝会，究竟有些什么人在争夺领导权，也是一个谜团。但不管是谁在玩弄阴谋，洪秀全承认杨萧二人分别是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的喉舌，就平息了所有的异议，把运动的控制权交到了这两个人手中。但他们还需要一位领袖，这个人非洪秀全莫属。他是这场运动的源头，大部分的宣传，都是凭借他那段传奇故事的巨大力量。

拜上帝会内部这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有可能断送洪秀全的前程。他用这个办法暂时平息了争斗。

天父附身的杨秀清是桂平县的一个山民，住在平隘山，在家种树烧炭为业，并无见识。他在膜拜上帝之后仿佛脱胎换骨，变得精明能干，几乎无所不知。组织内部传说，这是天意的杰作，是敬拜上帝的神秘结果之一。洪秀全后来对他信任备至，将军国大事全部交付于他。但明眼人都知道，此人命运的转变与其说是从无才变为有才，不如说是因为发生了天父附身的神秘事件。

天兄的喉舌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岗人，农民出身，在家种田种树。洪秀全把义妹洪宣娇嫁给他为妻，两人的关系便有了家族色彩，所以他得到洪秀全重用。洪秀全对他显然有拉拢的意思，因为他已成为天兄的代理人。此人打仗勇敢刚强，冲锋身先士卒，是太平军早期最杰出的前线指挥官。

太平天国政府在将近三年之后才真正组建起来。但是，在此之前，拜上帝会曾将冯云山从桂平县官牢中解救出来，这是一个接近于奇迹的重大事件。由于这一年拜上帝会与官府进行了几次有预谋的战斗，武力解救冯云山很可能就是战斗的目标。因此，太平天国造反运动的起始，可以从这时算起。这是可以算作太平军起事的第一个日期。

显然，洪秀全那时还没有真正投身于这场运动。虽然他早在道光二十五六年就对一位亲戚提到过他要推翻满清的秘密志向，但他在实践中朝这个目标行走得很慢，至少比冯云山晚了几年。

天命天王
天命天王
天命天王
天国

广东花县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历史舞台。此像名为“天王洪秀全画像”，是从A.F.Lindley（Lin-li，呤唎）所著的《太平天国》一书的封面上临摹下来的。该书出版于1866年。洪秀全这副装扮跟天德皇帝大相径庭，其侍卫打的旗帜上所书字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说明了天国的归属不是明朝，而是天父皇上帝一家人。

洪秀全虽然已经成了神灵托言的最高裁判者，但是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的上半年，拜上帝会的军事组织还分属于几个领导人指挥，正在接受军事训练，洪秀全在其中的地位类似于教主，而非军政领袖。直到六月份，各支队伍才首次在桂平县境内的一个小村庄——金田村集结。这个行动是因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的纷争而起。

争执的诱因是一个女孩。一位富有的客家人要娶她为妾，可是她却属意于一位年轻的本地人。客家富人给了女孩的父母一大笔钱，不让她嫁给本地的追求者。本地人纷纷向官府告状，官员们无法摆平这件事，他们建议本地人用武力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这场小规模的战争中，客家人起初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勤劳活跃，能够吃苦耐劳。可是本地人在数量上占了压倒优势，又有官府撑腰，客家人被他们逐出了家园。愤怒的客家民团从周边的村庄涌入金田，寻求避难，为了躲避仇家，情愿接受任何形式的宗教崇拜。杨秀清在村子里将他们全部接纳。

洪秀全与冯云山没有参加这次行动，他们当时身陷囹圄，被关在平南县花洲镇的监狱里，西距金田有上百里之遥。

据说他们的被捕，是因贾知县察觉他们图谋不轨，将为大患。

贾知县得到密报，称洪秀全用黄金铸造天主像，高约三尺，供奉高台之上，率徒众礼拜。第二天，发现天主像被盗，洪秀全大怒，处死二十余人。

另有一种说法，洪秀全未塑天父金身，只是雕刻木像一尊，高约二尺，人身虎头，说是天父派来传话的天使，众人叩拜，极为恭敬。

每逢礼拜日，给木像裹上黄绸，置于台上。他们找来气象预报的高手，提前三天挂牌预告阴晴，诡称天父下凡，告知气象。

密报还称，拜上帝会的间谍无所不在，五人一小队，百人一大队，身贴指头大的小布一块，腿上和手臂上各有暗号，分道而行。有的扮成僧道，有的伪装成乞丐，有的假作货郎。每到一处，就在城墙上画一白圈为暗号，想使愚民相信是天神下降。

贾知县感到问题严重，查明洪冯二人为头目，便用计将他们诱捕，同时搜获“逆书”数卷，入教名册十九本。有了证据，贾知县便向郑祖琛报告，请求发兵剿灭此会。

郑祖琛高谈镇静，自诩慈祥，每杀一人，诵佛三日，得到贾知县的报告，踌躇不决。

贾知县说：“洪秀全耳目众多，大人如果觉得他们有罪，可杀即杀，不可杀，就不如放掉。如果长久关在牢里，防不胜防。在下死不足惜，只是不想连累城内的百姓。”

郑祖琛说：“追究到底，株连太多，人命关天，还是立即释放吧。”

贾知县叹道：“我花了一年时间，才将此二人购捕到手，放掉他们，不过一瞬之间，正是所谓放虎归山，为患无已！”

于是洪秀全和冯云山出狱了，赶紧制造武器弹药，开始造反。

但这只是野史传说。洪秀全与冯云山是不是被官府释放，是令人怀疑的。事实更可能是，杨秀清在八月份指挥一支联军把他们营救出来。

这次战斗，有人称之为“首义之战”，或称“迎主之战”。这是对太平军起事日期的第二种定义。

在被捕的人当中，也许还有日后太平天国所封的翼王石达开。此人出身秀才，富甲一方，羡慕游侠，喜欢结纳四方豪杰，交友不择人，门下食客繁多，多数是两广无赖之徒。他常与几十名健儿驰马骑射，击剑舞槊，乐在其中。

石达开居所十多里以外有一座山，交通要道从此通过，可是一群剧盗窃踞山上，杀人越货，过客无一幸免。一名福建商人携带巨款从此经过，听到盗情，忧心忡忡，手足无措。他早就听说过石达开的大名，于是前往拜访，备陈所苦，请求保护。

石达开答应下来，将福建商人留家居住，打算挑选壮士护送他过岭。

盗魁大怒，率领一百多名部众，找到石达开门上，打算抢劫。石达开听说强盗老大来了，立刻开门请入，说道：“壮士所要的是货财，但我想，福建客商携款离乡背井，行走万里之外，只是为了赚取十分之一的利润，也很辛苦。现在壮士要夺为己有，他丢了这些钱，何以东归？只有跳崖自杀了。我于心不忍，所以为他求情。”

于是询问福建客商带了多少钱。客商回答：“五千两。”

石达开打开钱箱，拿出五千两银子，摆在几案上，对山大王说：“聊备不腆，敬以为献，代客请命。大王若能放过此人，石某感同身受。”

山大王跟部众面面相觑，叹息道：“人人都说石先生重义轻财，我们算是亲眼看到了。我们这营生真不是人干的。既然石公有令，这位客商请上路吧，不必担心。但这些钱，我们实在不敢要，告辞了。”

石达开大悦，竭力把山大王挽留下来，设下酒宴，既是为客商饯行，又是为款待强盗。酒到酣处，倾吐胸臆，相见恨晚。宴席散后，客商告辞而去，强盗也要辞别，石达开坚持给他们五千两银子，强盗再三推却，最后收下一半。

山大王回到山中，感慨不已，总想报答，查明石达开的生日，带着金玉锦绣之类前来祝寿。石达开宴客三日，山大王也在座。有对石达开怀恨者，密报县令，说石达开藏盗于家，恐不免为害地方。县令也垂涎石达开的财富，打算侵吞，立刻率兵前来。

座客尚未散去，官兵将石达开与山大王一并捕获，扔进牢房。石达开与杨秀清早已是莫逆之交，杨秀清听说有此变故，带领部众去劫狱，随后跟随洪秀全起事，举旗造反。

总之，杨秀清率拜上帝会救出了领袖和至交，部队西进萧朝贵的家乡武宣县。他们此举是为了招齐武宣的会众，同时派人北上象州，把那里的会众召到武宣集结。

拜上帝会在武宣的大集结，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天地会有几名精英分子在此地参加到运动中来。其中有六十岁的壮族人林凤祥，此人老当益壮，后来于咸丰三年（1853）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从金陵向北京挺进；还有四十来岁的水盗罗大纲，他是天地会的头目，手下有一支二千多人的水军；最重要的新加入者是天地会首脑洪大全，他把所有的家财都献给造反活动。据说他后来成了太平天国的天德王，与太平王洪秀全平起平坐。

也有史家将洪大全与朱九涛视为同一个人。据说朱九涛在广东境内的一个山头上建立了反清的江湖组织，洪秀全与冯云山在开始传道之前曾去投靠他。但是洪冯二人认为朱老大的反清主张不如他们的基督教容易争取信徒，于是告别朱老大，去广西从事他们的传道事业。如果说洪

大全就是朱九涛，那么在金田起事的时候，他与洪秀全和冯云山已是老相识了。但这是一种得不到有力证据支持的推测。洪大全在被捕后的供词中的确声称他与洪冯二人相识是在广东花县，时间也确为金田起事之前，但他并没有说自己就是占山为王的朱九涛，而自称是一名游方僧侣。关于洪大全的身份之谜，本书下文还会有更多的探讨。

天地会头目大头羊张钊和大鲤鱼田芳，都是跟罗大纲一起活跃于大黄江口的盗匪，他们也有加入太平军的意向。但是张钊去金田考察过拜上帝会，认为太平军不够强壮，成不了大事，临时改变了主意。不久，他就投降了官军，在向荣手下打击昔日的同类。罗大纲与张钊素来不和，所以他投到了与官军对立的大阵营。

天地会本名为三合会。由于天地会三字比较通俗，会中人也就用了这个俗称。也有人说，天地会就是三点会、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等等，因为这些组织都是它的分支。

天地会成立于康熙年间。它的组建，据说是因为少林寺的僧侣被官府焚烧杀害，志在复仇。事情也许并非如此，但因会众遵守神秘的仪式，可以推想，该会是由僧道创始。

其后，在乾隆年间，天地会开始公开对抗官府。林爽文率会众反抗地方暴政，攻击官军，以失败告终。嘉庆十四年（1809），天地会的支派清水会，有胡炳耀等十七名会员，在江西崇义被捕，官府以叛乱煽惑的罪名，将他们处以死刑。

八年后，到了嘉庆二十二年（1817），天地会增加到一千多人，会员中有人被官府判刑。第二年，会众在广东的梅岭被官军击败，但仍然经常以武力与广东官府对抗。江西也有很多会员，常常干涉行政，令官吏闻名丧胆。

道光十二年（1832），两广和湖南各山的瑶族人反抗清廷，据说是受了天地会的影响。官军出兵镇压瑶族武装，同时征讨天地会，屠杀二千人。天地会本来作为第三种势力，夹在瑶族武装与官军之间，摇摆不定，官军一动手，天地会便迅速选择了立场，与瑶族人联手对付官军。

一天夜里，瑶族人仿效田单火牛之计，在羊角上燃火，把羊群赶进山内。官军迷惑不解，发兵进击，瑶族人趁机从后方突袭，大败官军。官府无计，决定采用怀柔政策，收买了瑶族武装，让他们退入山中，于是天地会独当前敌，损失了许多生力军。

那时候，台湾、两广和赣南一带，天地会势力最为强盛，福建也在酝酿之中。官府严令制止，也未能将之扑灭。

这种秘密社会，不仅令清廷官吏头痛，他们的组织发展到海外，也成为外国政府的心头之患。天地会从福建和广东输出，在马来及南洋各岛以及暹罗、印度等国发展，所到之处，都有盗杀行为。他们党羽众多，致使不愿入会的人也对他们有所顾忌，不得不寻求天地会保护，很多人因此而勉强入会。

道光三十年（1850）两广各地的乱局，首先是天地会造成的。这对拜上帝会震动很大。洪秀全与冯云山等人趁机迅速加强武装，宣布与清廷为敌。

洪秀全的部队虽然吸收了天地会的部分组织，但洪秀全本人并非天地会成员。天地会志在复明逐满，他也赞同；他主张蓄发易服，天地会也无异议。但两者的宗教信仰存在根本的分歧。三合会信奉道教和佛教，拜上帝会则信奉基督教，他们的信仰风马牛不相及。在洪秀全的组织中宗教狂热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们有意识地在自己的组织与持有不同信仰的天地会之间划分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警惕地阻止了彼此的渗透与融合。

洪秀全说过："天地会的目的是反清复明，它的创始在康熙年间，主义虽然正当，但必然要等到二百年后的今天，才能进行反清之举。至于复明，则又似是而非。既然把我旧有的山河还回来，那就必须另建新朝。如今号召复明，怎能得到人心！我们的真教，全靠上帝的威力为援助。有了上帝的帮助，我们几个人就可以打败他们百万人。我不明白，既然有了孙膑、吴起、孔明各位名将，天地会还有什么价值呢？"

他的这番话颇有见地，但不利于团结天地会的广大会众。他过于迷信自己的那些幻觉，以至于未能珍惜天地会的宝贵资源。

不过，在武宣的日子里，拜上帝会逐步地获得了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太平天国的政府和武装组织已有雏形。当人数得到扩充以后，他们又回到了金田村。

于是就有了本章开首所说的金田举事。史书记载，此事发生在西历1851年1月11日。这是第三个可以视为太平军起事的日子。

春节那一天，金田造反派开创了他们的新政府，称之为"太平天国"。洪秀全至少是这个政权名义上的主宰者。这个政府虽然还只是一个纸上的架构，但只要条件成熟，它随时有可能投入实际的运作。

谜团人物洪大全

武宣聚义时投靠拜上帝会的天地会首领洪大全，在这个宗教组织公开向清廷宣战的初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随着对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在这个时期扮演的角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由于他在历史舞台上藏匿自己的真名实姓，甚至伪造身份和籍贯，给后人探寻他的人生轨迹制造了障碍。太平天国高层出于某种目的，抹去了他在加盟之后的作为，不肯承认他在太平天国前期的地位，使他的真实事迹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洪大全的真名是焦亮。他的籍贯不是很多史书上记载的湖南衡山，而是湘南的兴宁（现为资兴）。他自称明皇室的第十一世后裔，也可能是一个谎言。他伪装明室正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加入推翻清室的战争。

焦亮是19世纪湖南民间的一个天才。他出生于道光三年（1823），自幼敏慧，读书过目成诵，九岁能背诵《十三经》。但他长久被科举制度埋没在山野之间。他屡应童子试不第，连秀才也没做上。他生性豪迈，不讲假斯文，由于无缘做秀才，他更加落拓不羁。他不再用心于八股，而是埋头阅读兵书，研究地理，思考天下大势，培养军政才干。

焦亮成年后，家境贫寒，生活没有着落。他把怀才不遇和穷困的现状，归咎于满人的压迫。他爱喝酒，爱发牢骚，爱与贩夫走卒、流丐小偷一起畅饮。酒醉之后，大骂官府，抨击时政。

有一段野史，把焦亮说成富家子弟，刻意渲染他的豪放。故事说，同里人张绅，曾任湖南衡永郴桂道，年老还乡，八旬寿辰，摆设盛筵，焦亮送礼祝贺，价值一百两银子。

焦亮带了平日里的一帮酒友赴宴，个个衣衫褴褛，见踵露肘。走到门口，门人把他让进去，却把酒友们挡在门外。焦亮厉声斥道：“这班奴才，狗眼看人低！”将门人推开，拉着酒友们一起进门。

焦亮走到堂上，向寿星作揖，指着酒友们说：“这些都是焦某至交。承主人招饮，不敢违命，但焦某非得他们同饮，不足尽欢，恐负主人盛意，便带他们一起来了。”

言毕，跟酒友们一同入席，畅饮欢呼，声震屋宇。满堂宾客，衣冠楚楚，看着焦亮，目瞪口呆。焦亮那帮人尽兴喝醉，踉跄而出。

野史刻画了焦亮的侠义心肠，但篡改了他的出身。其实焦亮本来就生活在社会底层，广交草根朋友，很快就接触到当地的天地会。他认同这个秘密结社反清复明的主张，无须更多的思想斗争，他已经把自己摆在大清王朝的对立面，树立了推翻清廷的志向。

道光末年，湖南和两广的天地会纷纷起事，此起彼伏。焦亮进入了秘密社会，凭着他的才能，在天地会里开了个山堂，号称“招军堂”，密谋起事。

道光三十年（1850），焦亮只有二十七岁。他已成为一个思想成熟的叛逆者，心中怀着建立新王朝的大目标。他的理想打动了弟弟焦玉晶，也感染了妻子和弟媳。

焦家兄弟的婚姻是一段佳话，他们娶了本县的许氏姐妹。哥哥娶了姐姐许月桂，弟弟娶了妹妹许香桂。

许氏姐妹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在父亲许佐昌指点下练字作文。年纪稍长，两姐妹时常习武。焦家兄弟应试路过许家，许佐昌见他们才情不俗，当下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们。焦家兄弟娶了一对女中豪杰，这两对男女，从爱侣发展为同志。焦家兄弟在湘南组织天地会武装，许家姐妹

也在永丰乡聚众响应。四个年轻人都是地下社会响当当的人物，而焦亮是他们的核心。

焦亮通过一段观察，对天地会失去了信心。他认为，多数帮会烧杀抢掠，各自为战，没有得力的统一领导，无法吸引民众，很难成就大业。听说广西那边的拜上帝会，尚未发起武装暴动，光凭着嘴巴传教，就吸收了众多的会员，这种强大的号召力，引起了他的注意。

焦亮决定去拜访一下广西教会的高人。但他不知那里的水究竟有多深，此去吉凶未卜，不敢贸然把亲人全部带去，他决定只身前往考察，让妻子、弟弟和弟媳留在兴宁，等待他的消息。

焦亮从事的事业是需要用性命博取成功的，为了家人的安全，防范官府和仇家，他不能随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自称明皇室后裔，改名洪大全，自封天德王，伪造籍贯，很可能都是为了隐蔽真相。也许他在天地会中便已采取了这种保密措施，也许这是他到广西之后才披上的伪装。但不论他的履历造假发生在何时，都是为了维护亲人。而他为自己改的姓名，与洪秀全只有一字之差，这个巧合，为外人揣摩他跟洪秀全之间的亲密关系，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天德

天德是所有天地会造反组织理想中的皇帝，画中人物完全是明朝皇帝的打扮。这幅画是天地会创作的宣传画像，其原型或许是一个虚构的理想人物，或许就是与洪秀全合作的天地会领导人洪大全，也就是湖南资兴人焦亮。此图曾被许多书籍的作者误认作洪秀全像，但也有人为之改贴了正确的标签。

焦亮只身来到广西，一路考察，对拜上帝会以宗教吸纳民众的显著

效果颇为钦佩。跟明朝的后裔相比，上帝似乎对民众具有更强的号召力。他对源于西洋的宗教毫无兴趣，只是渴望团结广大民众，开展反清运动。他说服了自己，决定与上帝的信徒合作。他来到桂平县，找到这个宗教组织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冯云山，发现此人是个有头脑的实干家。除了冯云山以外，这个组织中的骨干韦昌辉和石达开的才智也令他钦佩。他决定跟拜上帝会联手，掀起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他相信自己的才干能够指导这场斗争取得成功。

焦冯两人会面之时，拜上帝会正在广泛网罗人才，其中多数是天地会的头目。除了焦亮、罗大纲和林凤祥几人以外，其余草莽英雄都受不了教会严格的纪律约束，失望而去。

焦亮与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相见恨晚，共谋大业。他们为刚刚打出旗号的太平天国制定了组织规划、军事谋略和政治纲领。焦亮杰出的才能，使他得以与冯云山抬出的教主洪秀全平起平坐。洪秀全能够坐在拜上帝会的权力顶峰，只因为他是教主；焦亮之所以能够与他平分秋色，是因为他具有政治领袖所必需的素质。焦亮被捕后的口供中称，洪秀全掌握的用兵之策和治国方略，都是向他学习的。

对于咸丰皇帝而言，焦亮无疑是最危险的对手。如果说焦亮所控制的军事组织是一把狙击枪，那么这把枪的瞄准器就正对着北京的皇帝，而能够一枪致命的狙击手就是焦亮。不过焦亮是藏在暗处，广西的官府没有合格的情报系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向咸丰提供他的姓名，甚至包括他的存在。

金田附近的战事

咸丰元年（1851）正月，揭竿而起的基督信徒离开了金田，向东侧的大黄江推进。这里说的大黄江并非村镇之名，而是指桂平县城和平南县城之间的浔江段。他们抵达的位置在江北一带，包括地势险要的牛排岭。由于冯云山和焦亮位于军事指挥层，这支军队的行动此时已有明确的目标。他们此举固然是为了避开向荣所部的进攻，也是为了走出山地，扩充部队，获得给养，不排除渡到浔江以南向广东推进的企图。

李星沅和乔用迁的情报促使官军开始重视拜上帝会的存在。由向荣担任总指挥，官军向金田村搜索前进。官军把太平军逐出了金田，向荣下令就地驻扎，向前方派出搜索队。正月十八日，侦察部队在牛排岭一带找到了对手的驻地，后续部队开到，第一次与敌方展开较大规模的野战。

冯云山和焦亮分兵迎敌，双方从早晨战到中午。官军只是从远处开炮轰击，用器械抛掷火具，并无近战肉搏。太平军损失不大，只是营房遭到严重破坏。向荣高估了官军的战果，以为前方已无阻力，下令向前推进。官军大摇大摆地踏上敌人的营地，许多官兵踩中了地雷，只听得爆炸连声，前队官军哭爹叫娘。太平军左右抄袭。官军靠着枪炮抵挡，将余部撤下战场。

两军首战，互有胜负，李星沅、周天爵和向荣却向朝廷报捷。咸丰于半月后接到奏报，心里很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给向荣敲响警钟，叫他不要轻敌，一定要集结重兵，尽早攻破反军营垒。他还通知向荣：徐广缙奏报，广东潮州土匪纷起，一千名潮州兵必须留在本地，无法调来广西增援。

徐广缙此时自身难保，打算为广东多留一些资源。他给咸丰算了一

笔账：单是广东一省，为两广剿匪拨用的银子，已经多达一百二十万两。广东的银子已经用完，可是广西军务还看不到尽头。他希望朝廷安排广西的其他邻省早做筹备。咸丰预感到大黄江这股反军不易对付，不同意徐广缙保留广东的兵力。他给李星沅和周天爵授予特权，允许他们从湖南和广东各地调兵，可以先斩后奏，一面征调，一面上报朝廷。

咸丰既已决定向广西调发重兵，便有些担心事态失控。广西战场上，文武决策者都是汉人高官，首席军机大臣祁俊藻站在满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建议他调派满人将领前往广西掺沙子。朝廷于二月二十二日形成决议：令穆特恩与徐广缙把广州卫戍区的满洲副都统乌兰泰迅速调往广西，帮同李星沅等人办理军务。理由有两条：一是广西重兵云集，需要增派将领；二是乌兰泰系火器营出身，是个专门技术人才，希望他能把自己研发的火器，带一批前往广西军营，增加那边的火力。

咸丰的这个决定，看似老谋深算，却埋下了一个祸根。也许他不很了解向荣的性格，也可能他即便了解向荣，也谅他不敢有什么逆反情绪。但从事实来看，祁俊藻这个山西人绝对是给皇帝出了个馊主意，正如他后来提醒皇帝要提防曾国藩一样。乌兰泰的参与挫伤了向荣的自尊。向荣觉得自己不被信任，受到了钳制，积极性一落千丈，情绪极不稳定。他跟乌兰泰发生龃龉，主将失和，致使广西的战局对官军大为不利。

向荣的敏感使他把乌兰泰当成了对手，乌兰泰却不是心眼狭隘的人。此人生性豪爽，为人忠厚。但他既是武官出身，自然也有不服输的血性，向荣翘尾巴闹情绪的时候，他也不会谦让几分。

乌兰泰出生的年份有待查考，从可见的履历来看，只知道他是满洲正红旗人。他从前在京城火器营干得不错，从一名小小的护军，一直升到正三品的营翼长。道光二十七年升为广州副都统，官居二品，只比广西提督向荣低了一个等级。由于他是满人将领，自然更得咸丰信赖。他

在接到命令之后，率领五百官兵前往广西。

为了加强广西的文官队伍，咸丰又派湖北盐法道姚莹和江苏淮扬道严正基前往广西，交给李星沅差遣。严正基是曾国藩推荐的五贤之一，可见咸丰相信曾国藩的眼光。

乌兰泰抵达广西之前，向荣已经部署了四路兵力，开始对牛排岭等处太平军营垒进行围剿。太平军占有地利，但大黄江无助于他们振作军力，他们必须设法离开这一地区。

离开大黄江对于冯云山和焦亮来说并非难事。他们的军事智慧已经显露出来，太平军这一时期的作战很有章法。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官军在攻击部队里掺入了投降的盗匪。这些土匪熟悉地势，善于游击，给太平军造成了若干损失。

以盗制盗，以毒攻毒，是劳崇光招降纳叛的结果。他是湖南长沙人，此年四十九岁，在官场中说不上有很大的政绩，正因为四平八稳，在道光朝从知府升到了广西布政使。但他在广西动乱的特殊环境中得到了锻炼，他与盗匪周旋，瓦解对手，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加上他遇事不慌的性格，竟然从此大得其道。

劳崇光自从招降张国梁以后，信心大增，认识到自己有瓦解敌手的天赋。他加大工作力度，派人查访各路匪首的底细，终于查明了一些匪首的真实姓名。他的案头上摆着几份可信的情报：匪首大头羊名叫张钊，大鲤鱼真名田芳，卷嘴狗的大名是侯志，大只具则是关巨的绰号。

劳崇光与他们取得联络，准许他们投首，叫他们杀贼自赎。这些盗匪对正统的官位都很垂涎，接受了劳崇光开出的条件。劳崇光把候补知府刘继祖找来，令他指挥投诚的盗匪参与金田的战斗，竟然击毙了冯云山手下的一百多人。然后，他们被调往大黄江作战，又击毙二百多人，

夺获一批武器弹药。

焦亮发现天地会的叛徒加入了官军，决定用计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于二月三日派出几路兵力迷惑对手。向荣只得分兵应对，把云贵营队派往佛子口，防止太平军渡江，自己率领湖南营前往夹洲，搜索前进。叛将张钊等人随同官军追击。当官军自以为咬住了焦亮的主力时，焦亮令牵制部队假装收缩，令主力突然从金匏村出击，扑向官军的瑶壮营盘，另派兵力进攻向荣的大营。可是这次突袭受阻于官军猛烈的炮火，焦亮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下令稍稍退却。但是向荣已被对手搅晕了脑袋，对敌情毫无把握，只得采取守势。

二月五日凌晨，焦亮派出三路大军出击，企图冲出官军的包围。他在正南方的竹林内埋伏了一支生力军，以备不时之需。突围开始后，向荣和总兵李能臣等人分路阻击。北面是一个理想的突破口，只有向荣的儿子向继雄率领乡勇堵截。焦亮的伏兵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加强对北面的冲突。可是向荣发现了这支伏兵，下令向他们开火，把他们赶出了竹林。这一仗一直打到中午。太平军无法突破官军的炮火封锁，被迫撤出了战斗。官军趁机缩小包围圈，于二月八日火烧大黄江的牛排岭。张钊等人首先施放火箭，摧毁了太平军的营地。

向荣迫不及待地向皇上奏报战果，声称击毙身着红袍的敌首一名和手执蓝旗的军官一名，先后歼敌一千数百人。向荣的统计数字自然不大可信，但炮火无情，太平军在冒死冲锋时有将领阵亡，是很自然的事情。

咸丰于二月二十四日接到广西的捷报，认为其中多有夸大之词。但是向荣对敌情的判断渐渐符合实际，他承认了对手的顽强善战。咸丰宁愿相信，要彻底镇压这股“逆匪”，恐怕还有一场持久战要打。向荣提到了敌军首领韦政、韦元介和洪秀全，承认他们都是强大的对手。根据探报，太平军有不少兵力分别驻扎在各地，彼此暗通消息，互为救援。官

军专驻金田，无法分头攻击，恐怕顾此失彼。向荣没有更多的兵力可供调遣，他打算将金田这股反军先行歼灭，再图节节扫荡。

向荣亲临前线，冒死作战，轻狂之态也有所收敛。咸丰将他表彰一番，为他打气。咸丰还为向荣安排下后备兵力，叫张亮基和乔用迁各选精兵一千名听候调用。又令骆秉章预选精兵，整装待发。只要向荣觉得兵力不足，随时可以调用，一边征调，一边奏闻。为了收买民心，他进一步给广西百姓减负，将广西本年应征的地丁兵折等银，一并缓征。

第十章　门户之见

野史：李星沅遗疏

李星沅昼夜兼程，抵达桂林，调兵集饷，都无速效。共事者意见分岐，累月无功。忧愤之余，旧病复发，密求朝廷换帅。勉力来到前线，终于不支。口授遗疏：贼不能平谓之不忠，养不能终谓之不孝。临终前睁大眼睛说："广西宿将，只有向荣靠得住。"重复三遍，便已气绝。

战争筹码越加越重

咸丰元年（1851）二月，咸丰接到向荣从广西前线发来的奏报以后，整整十天，一直在思考战争的局势。官军跟拜上帝会的交锋刚刚开始，未能大伤对手的元气，他总觉得单靠眼前的兵力，无法迅速剿灭这股逆匪。他最怕广西的战争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不但要耗费大笔银子，还会有损朝廷的威望。更重要的是，夜长梦多，广西的造反，有可能引发相邻各省的叛逆之火。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速战速决。

经过一番斟酌，他决定继续向广西增兵。

但是，一个省内大兵云集，连带问题不少。广西带兵的那些汉人将领，令他实在放心不下。单派一个乌兰泰过去，级别还是不够高，无法镇住汉人提督和总兵。一定要有满人文职大员坐镇前线，才能牢牢控制统一的指挥权。

然而，派谁去合适呢？咸丰一边从各地调兵，一边琢磨统帅人选。

三月五日，咸丰发出几道上谕。两江总督陆建瀛和安徽巡抚蒋文庆，必须在安徽军营内迅速挑选精兵一千名，派往广西军营。陆建瀛还得从盐课关税中预筹几十万两银子，候旨拨解。同时，云南、贵州和湖南的预备部队必须立即开往广西，交给李星沅调遣。

咸丰一下子向广西再次增兵四千名。他把自己的心思形成上谕：

> 朕眷怀南服，亟思一鼓荡平。

李星沅和向荣不是说打了胜仗吗？广西的官军要乘胜截追堵剿，把叛乱彻底扑灭！

兵马云集，军饷要紧。咸丰于三天后命令江西、湖北和湖南加紧催运军饷。他下了死命令，邻近省份只要接到李星沅要饷的告急公文，必须一面筹解，一面奏报，不能借口未奉谕旨或未收到部里的文件拒绝输送。

该发的上谕都发了，咸丰召见赛尚阿，说道："告诉李星沅他们，朕已为他们提供了所有的方便，要兵有兵，要饷有饷，还有邻省的紧密配合，他们切不可劳师糜饷，坐失事机！"

接着，咸丰话锋一转："朕急需一名亲信大臣前往湖南，办理防堵事务，不知有无合适人选？"

赛尚阿立马明白了皇上的深意，奏答："皇上圣明。皇上所派之人，身在湖南，要替皇上看住广西的军务，自然是要派信得过的臣子。"

咸丰说："朕的意思，你倒是看得明白。朕记得，道光二十一年，英夷逞强，先皇派你去天津及山海关一带设防，你给朝廷献策多条，先皇把你大大夸了一通。翌年英夷进攻江浙，沿海危急，先皇授你钦差大臣，赴天津加强海防，你也办得妥当。"

赛尚阿一听此话，心里便明白了九分。皇上看重他略识军务，有意派他去南方督战，当即跪下，叩首奏答："奴才无能，蒙先皇擢拔，臣虽肝脑涂地，不足报答万一。奴才对皇上一片愚忠，自愿前往湖南，为皇上分忧。"

"如此甚好，"咸丰瘦削的脸上浮现一丝笑容，"朕立刻传谕内阁，任命你为钦差大臣，另派都统巴清德和副都统右翼总兵达洪阿随你前往，协同办理军务。直隶天津镇总兵长瑞，也可随同前往湖南，听你调遣。"

咸丰一口气道出胸有成竹的人事安排，赛尚阿不免有几分惊讶。他没想到皇上如此年轻，凡事都有深谋远虑。皇上叫他带领一班高级武将驻扎湖南，显然做好了两手准备。朝廷为李星沅等人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如果他们还不能取得广西剿匪的彻底胜利，那么，皇上就要动用亲信旗人大臣，从汉人大臣手里接过兵权。

但是咸丰企图对满朝文武掩盖他的企图。他将此任命传谕内阁，公开的讲法，是为了让广西前线将士知道有重兵在后，更加振奋军威。咸丰特地做了附带说明：朕担心中外臣民不了解朕的用意，特意加以阐明。可是，明眼人都能读出其中的潜台词。汉人大臣的无能令皇上失望了，他想让旗人大臣出来一显身手。汉人执掌重兵，皇上终究信不过。赛尚阿到了湖南，可以就地监督，也方便随时取代。

赛尚阿必须手握重兵，才能对广西那边构成威慑。这一点，咸丰也替他想到了，已有上谕，令福建巡抚徐泽醇在本省邻近湖南的驻防军中拣选一千名精兵，派得力将领统带，开到湖南与广西交界处，听候赛尚阿调遣。同时，令内阁发给赛尚阿钦差大臣关防，让他代表皇帝本人发号施令。

赛尚阿临行前拜别皇上，咸丰语重心长地叮嘱一番，赐给他一把对中下级官员可以先斩后奏的宝刀。此刀名曰“遏必隆”，以康熙朝的权臣遏必隆命名，早已尝过大臣之血。

此刀的旧主人遏必隆以战功著称，后因鳌拜伏诛，受到株连，罪当处死。康熙因其为顾命大臣，不忍诛杀，只是将他削职，后来又赐封为公爵，令他入宫侍卫。他的女儿就是孝昭后。

乾隆时期，遏必隆的遗刀犹存内府。金川之战，遏必隆的孙儿指责讷亲贻误战机，乾隆下诏，用这把刀将讷亲斩于军前。于是，遏必隆刀就有了皇命之威，此刀一出，杀气腾腾。相传此刀有雌雄各一，风雨之

夜，便会现出紫色，那是杀人如麻的血腥之色。

咸丰将此刀赐予赛尚阿，给了他一把尚方宝剑，为他树立至高的威望。赛尚阿可以在广西前线以刀立威，整肃军纪，甚至开罪同僚，就看他是否心怀杀机，并有用刀之妙招了。

冷静的头脑也会发热

咸丰登基之后，在人事路线上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精神。从道光三十年五月，直到咸丰元年二月，在十个月的时间内，他简用大员，委以重任，似乎未受重满轻汉的拘囿。他不仅让汉人掌管中央的军机大事，也把一批汉人名臣调任广西前线的最高指挥官。从向荣、张必禄到林则徐，从林则徐去世到启用李星沅和周天爵，他都表现得非常大度。

但是，随着清军调往广西的部队增多，却未能发挥充分的效率，他开始对汉臣的忠诚程度和作战能力产生了怀疑。他身边的重臣祁俊藻是用满人的脑袋考虑问题的汉人臣子，惯于换位思考，老是把自己摆到咸丰的立场上，往往暗示让汉臣执掌军权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的提醒令咸丰的思维变得狭隘。咸丰认为，派出一批亲信的旗人大臣去广西收拾烂摊子是个绝妙的主意。

在对汉人大臣失望之余，咸丰又开始怀疑他一贯倡导团练的乡勇。咸丰本来希望由地方绅士出资出力组建的武装，能够补充朝廷兵员和财力的不足，协助正规军剿匪。但是乡勇可左可右，若操控不当，也会威胁到大清政权。地方士绅与造反派勾结的事情时有所闻，倘使乡团头目别有用心，便可借团练之名，行造反之实。事实上，金田的农民军正是借着团练之风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对于乡勇的不信任，自然也是植根于满人统治者提防汉人的门户之见。各地的士绅多为汉人，他们组织起武装，如果不跟朝廷同心同德，就有可能成为第二、第三势力。当湘军兴起之后，祁俊藻提醒咸丰要多留个心眼，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他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乱世之中汉人势力纷纷崛起，洪秀全的第二势力几乎推翻了清朝，安徽人苗沛霖则是第三势力的典型代表，也曾坐大一方。

咸丰把宠臣赛尚阿派往湖南，监视广西，从大清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确是明智之举。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对皇室决无二心。他于嘉庆二十一年中举，授理藩院笔帖式。历任内阁侍读学士、头等侍卫、哈密办事大臣、都统、户部尚书等职，阅历丰富。此年五十六岁，在位极人臣的官员中，算得上年富力强。他已在军机上行走十年，咸丰元年正月授文华殿大学士，位居臣相，资历颇深，足以服众。

从军事角度考虑，赛尚阿不但办过抵御外侮的军务，也办过整肃官场的差事。道光十一年以后，他到一些地方核办过多起被参官员的案子，惩处了贪官，给被诬告的官员平了反，赢得了办事公允、认真负责的名声。

咸丰为自己的这次人事安排兴奋不已，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一直沉浸在自己大手笔的军事筹备之中，对广西前线的军报不大留意。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增派的大军，以及他最信赖的钦差赛尚阿。

赛尚阿奉旨出行时，前线的军报显示，官军已将金田太平军压缩在一个狭小的地区，随时可以发起致命的攻击。太平军撤出牛排岭以后，官军封锁了东面的通道，南面是江水，北面是大山，太平军唯一的出路在西面。如果他们二进武宣，仗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就有可能突破包围。咸丰虽然不知道洪秀全的妹夫萧朝贵是武宣卢陆峒人，但他接到报告：对手已经西进到武宣境内的东乡一带驻扎。

此后咸丰对前线的了解出现了一段空白。焦亮兵分三路牵制官军，得以金蝉脱壳。向荣对各部调度不灵，追击缓慢，用了十来天才推进百十里。太平军趁机在武宣四处活动，征集物资，大力扩军。向荣抵达攻击位置时，对手已经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补充。

咸丰于三月十七日才接到前方的奏报。向荣说他派兵分路进攻敌军

营垒，从中午打到黄昏，不但没能打败敌军，反而差一点败下阵来。危急时刻，代理巡抚周天爵率领广东勇队冲上前去，鼓舞了官军士气，各部转身向前，才将敌军击退。

咸丰阅罢奏报，哈哈大笑："这个周天爵，说话就是八十岁的人了，还能手刃两名逃跑的闽勇，亲自指挥东勇进攻，歼毙贼匪几十人。此人精神矍铄，并非老到不能打仗了！周天爵既在带兵，就让他专办军务，广西巡抚一职，由劳崇光暂行代理。哈哈哈！"

祁俊藻却没有陪着皇上开心，有些紧张地说："皇上，匪徒到了武宣境内，北上桂林就方便了。省城重地，一定要加强防守。"

咸丰说道："不要紧。叫李星沅他们一面围剿，一面严防，断不能让匪徒钻了空子，杀到省城。朕昨天又给他们增派了三千名四川兵，还让户部另筹一百万两军饷。官军兵多饷足，贼匪一定闻风丧胆，攻剿更易得手。对了，叫徐泽醇再从靠近湖南的驻军中选派精兵两千名，加上前次选派的一千名，一共三千名，前往湖南广西交界处，交给赛尚阿调用。"

自从派出赛尚阿以后，咸丰似乎有了必胜的把握，斗志格外旺盛。此后几天，他又连续几次下令向广西增兵，从各地调拨的兵力超过一千四百名。他还给赛尚阿调派了二十尊劈山炮，又令四川凑足五千石大米，从水陆运到湖南，交该省转送广西。他担心户部承担不起大额的军费，又令内阁安排内务府广储司拨发内帑银一百万两，迅速解赴广西大营备用。

咸丰的这些举措，为广西前线提供了最优厚的作战条件，所以胜券在握的感觉绝非虚妄。他特别得意的是，他已经造成了官军各部之间相互牵制的局面，建立起了满汉官员互相监督的机制，足以预防军队发生内乱和哗变。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咸丰处于亢奋状态所办的这些扎实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自己种下了苦果。他从各省抽调兵力，另选将领统带，势必造成官兵互不熟悉，难以协调，临阵观望，败不相救。而高官同处一地，共办一事，难免互不买账，彼此掣肘。这些弊端影响了终极效果的获得，导致官军在作战中屡屡失利。

弊端虽在，却未进入咸丰的视野。此时他心情很好，颇有游戏心态，决定把已经撩发少年狂的周天爵用作军事指挥官。三月二十六日，他给周天爵赏加总督官衔，叫他会同向荣专办军务。此时他有些后悔将李星沅委派为钦差大臣，他认为这场战争应该在满人指挥下圆满结束。

咸丰的做法和心情很好理解。这个皇帝正处在好胜逞强的年龄。皇族的本能使他急欲为满人挽回面子。他在给赛尚阿创造一切有利条件，迫不及待地想让这位宠臣指挥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提升大清统治者的气数。他越想越兴奋，激动得脱出了稳重的轨道。四月二日，他突然发出上谕，叫赛尚阿行抵湖南与广西交界处以后，不要停留，立即驰赴广西军营接办军务，并通知李星沅返回湖南，会同骆秉章办理防务。以前颁给李星沅的钦差大臣关防，即由驿站传递缴回北京。

这个突然的决定，很有些让亲贵大臣抢班夺权的味道。这里可以看到满汉门户之见的明显痕迹。但也不能否认，咸丰在此表现了未雨绸缪的预见性。广西的高官们平均年龄太大，周天爵老迈了，李星沅身体不好，体力上能够挺多久，令人放不下心来。

何况广西战事的最新动态，又令事态变得颇为复杂。武宣的太平军已经向外界发出求援的信号。他们指望与凌十八的土匪武装会师。这支土匪位于东南部的陆川，拥有相当大的能量。东北部的贺县也有一股盗匪趁机活跃起来。三月初，他们杀到与广东交界的里松镇，两广的官军不得不会同进剿。交手之后，盗匪从两侧包抄官军，击毙了副将（师级）以下军官多名。

咸丰最为担心的是凌十八，如果他的部队与武宣的太平军或贺县的盗匪会合，反清势力就会迅速壮大。好在徐广缙此时已经剿灭了广东的匪帮，咸丰令他率领得胜之师专门对付凌十八，并叫乔用迁调拨一千兵力，急行军前往广西百色增援。

咸丰不断向广西增兵，不断把高级官吏调往广西，为了事权统一，给他们指派一名自己信得过的统帅，可谓明智的做法。广西的剿匪领导班子年轻化也是势在必行。如果皇帝致力于消除前线领导班子和各部队之间内耗的因素，而不是加强这种趋势，也许能够保证用正确的办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为了杜绝权力失控的可能性，咸丰只能维持不利于团结的格局，而这就使他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在效率上大打折扣。

团队精神的比拼

洪秀全的部队占据武宣东乡以后，冯云山与焦亮根据这里的地势，决定主要驻守两个据点。东乡的东西两面都有六七十里的崇山峻岭，是天然的屏障。只要守住南北两面，太平军就有了生存的空间，也有了撤走的出口。焦亮派兵抢占了北面的双髻和南面的三里墟。

周天爵老当益壮，对军事颇为在行，他看出了焦亮部署兵力的意图。双髻是一个北上的口子，可从陆路通往象州、柳州和桂林。周天爵认为，官军必须把大营扎在双髻以北，阻挡太平军北上的陆路。

但是太平军还有另一条北上之路。他们只要牢牢控制三里墟，从这里派兵打通江路，也可从黔江北上，抵达以上三座大城。何况三里墟还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补给。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平军的军事指挥员确非泛泛之辈。

周天爵洞察敌军的意图以后，派兵抢先控制了水路。他跟金田农民军交手过招，发现先前大大低估了对手。他乐观不起来了。对手中明显隐藏着高人，运用古代的兵法作战。此人首先藏匿实力，然后稍露锋芒，接着出动主力，最终取得大捷，由此而形成一败二胜的规律性。周天爵认为，这就是孙子兵法的实践。

他在作战中得到了太平军的一本小册子，其中记载了一个军的组织结构。他判定这种军制是从古代的周武王那里学来的。他们的一军总人数为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人，只比周武王麾下一军的人数多出一百人。

这种军制显示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班长称司马，每班十人，十个班设一百长；百长以上采取五进制，五百人组成一旅，旅长称为旅帅；五个旅组成一个师，师长称师帅；五个师组成一个军，军长称军

帅。由此可以算出，每军统辖一万二千五百人。实际人数多出七百七十人，这应该是军官的人数。

对手的总司令号称洪大元帅。他既可能是洪秀全，也可能是洪大全。他将全部武装力量分编为九个军。这本小册子只记载了他手下第一军的具体情况，末尾说明，其他各军正在按照同一军制组建之中。可以推测，此时他只有一个军的兵力，但胃口不小，企图大肆扩军。

周天爵将这本小册子寄给了北京的内阁。与此同时，他惊奇地发现，对手的兵力不断增强，官军却越战越怕。周天爵认定对手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非凡的军队。与之相比，官军纪律松弛，难进易退，屡经劝诫，仍然疲弱不堪。

周天爵既已奉旨专办军务，不敢怠慢，振奋精力，对武宣剿匪的战局做了一番研究，跟提督向荣和总兵秦定三一起部署兵力：北路由秦定三把守，南路由向荣防堵。但控制水路的官军并非向荣的部队，而是张钊等九名投诚的天地会头目，统领七百水勇在江上巡逻守备。向荣的部队不善水战，全在陆地上驻扎。

由于物资匮乏，太平军遇到了头痛的问题。他们虽有粮食，却无食盐和烟硝。焦亮与冯云山决定拼死速战，攻下秦定三的黔军大营，突围北上。

太平军集中主力在三月二日向秦定三发起猛攻，重创镇远营，但未能实现突围的意图。但只此一战，却造成了官军高层领导人失和。秦定三孤军奋战，拼却损兵折将，也未放跑敌军。向荣的兵力部署比较分散，明显存在问题，战斗打响后，又未及时派兵增援秦定三，显然负有责任。但他反咬一口，指责秦定三临阵退缩，导致失利。周天爵年老昏聩，信以为真。他心直口快，当即把秦定三训斥一通。但调查结果表明，镇远营作战并无退缩情节，周天爵回过头来指责向荣推卸责任。周

天爵的这一通胡搅，他自己倒是颇为坦然，秦定三对他却心已不服，向荣对他也很恼火，加上他家公子周光岳从中干预，周天爵更是大失威信。至于秦定三跟向荣之间，就因此事结下了梁子。

焦亮无法突破秦定三的北面防线，打算派出一支兵力向南突围，牵制官军大营的兵力，大部队乘虚北上。这支部队的任务是攻打旧县墟的江口，强行渡到黔江以西，然后南下贵县，去迎接凌十八和刘八的两股天地会。只要此战成功，就能扩充一万多人的兵力。

官军于三月八日得到探报，得知太平军打算西渡黔江，迎接天地会。周天爵认为，控扼水路是当下的关键。可是，向荣称陆军不善操舟，又无法在船上用炮，“断难抵御”。周天爵无法调动向荣和秦定三的积极性，感觉到自己脚陷泥沼，无法自拔。在此困境下，他只好做出“按兵不动”的决定。

好在还有投降过来的张钊，愿意听从调遣。周天爵知道他长于水战，决定用以毒攻毒的老招，让张钊去跟敌军决一死战。投诚的天地会多一点伤亡，周天爵一点也不心痛。

三月十日，张钊果然用炮火压制了在东岸抢渡的太平军，击毙几十人。周天爵等人登山瞭望，看得一清二楚，扳着手指点数太平军的尸体。

太平军在分遣队抢渡的同时，主力扑向秦定三的兵营，攻击部队布满山谷，却无法突破镇远营的防线。周天爵看穿了对手的谋略，对向荣说：“此贼派一股南出，以偏师牵动大营，同时乘虚北上。我等必须多派兵力，昼夜水陆巡逻。”

向荣未当大敌，巡逻还算认真。官军搜索树林、山谷和江畔，抓到敌军的一些探子。有人招供，太平军计中有计。他们的南路派遣军明攻

旧县江口，暗攻勒马渡口。周天爵令张钊等人严加守备。张钊拨出少部分船只防守勒马，把大部分船只藏在山脚，严阵以待。南路太平军果然中计，折损二十多人。

在这一时期，官军的谍报工作毫无进展，纯粹依靠俘虏口供来了解敌情。俘虏供称，太平军头目共有几十名，周天爵一一登记，韦昌辉、洪大全、冯云山、杨秀清、胡以晃、曾三秀等人都出现在他的黑名册上。俘虏还说，洪大全和冯云山是最有谋略的指挥员，把部队分散在各处，分头出击，即使打了败仗，也不会遭到重创。

这些口供令周天爵和向荣更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一致认为，官军兵力不足，只能坐守待攻，一定要等到兵力大增，才能连营逼近，缩小包围圈，步步进逼，迫使敌军退缩。那时候，只要能把敌军驱赶到罗渌洞，就能聚而歼之。

他们为保守战略寻找借口：如果急于发起猛攻，即便得胜，必定会有敌军逃窜；我在明处，敌在暗处，敌人在交战时分头逃跑，又成了游击局面。结论是，现在出击，致使敌军四出，得不偿失。正确的办法是不求速战，只求固守。以静待动，以逸待劳，才能稳固军心，保持士气。

周天爵、向荣等人用投降的天地会来对付太平反军，究其动机，就是不愿消耗官军的兵力。因此，在针对拜上帝会的早期军事行动中，张钊等天地会叛将贡献甚大，以毒攻毒可以说是这一阶段作战的主要特征。这份功劳应该归于劳崇光的招降纳叛。劳崇光虽未因此得到朝廷的褒奖，但咸丰已对他另眼相看。咸丰看重面子，认为靠叛将取胜有失朝廷颜面。不过他也知道，此法效果非常显著。这是劳崇光后来得到重用的原因。

广西的天地会在这时已经分化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积极地为官府

剿匪，充当先锋打头阵，献计献策。张国梁和张钊是其代表。其中有些人要求在消灭太平军以后解散回家，徐广缙和咸丰担心他们重新落草为寇，都认为不妥，要求采取更稳妥的办法。第二阵营加入了金田农民军，林凤祥和罗大纲是其代表，他们后来成为太平名将，一时叱咤风云。第三阵营没有投降官军，也未加入拜上帝会，而是继续当他们的草头王，凌十八是其代表。他们反朝廷的意识刻骨铭心，不愿向异族统治者投降，但又受不了基督教组织的严厉管制。洪秀全一些极端的做法，确实造成了内部的军心动摇，也失去了外部的一些同情者。从冯云山和焦亮的角度看来，这未必不是一个好结果。他们对部队的要求是宁缺毋滥，与其让那些害群之马进入内部捣乱，还不如让他们对森严的约束望而却步。

这个组织要求会众绝对服从借上帝之口发布的命令，萧朝贵是一名严厉的纪律监察官。在起事之初，会众同进同退，互相支援，团队意识远在官军之上。组织在增募兵员时，宣传口号很简单。征兵负责人告诉饥饿的民众，参军便能吃饱饭。但是入伍者必须烧毁家舍，自断退路，坚定造反的决心。对于中国的农民而言，离乡背井，抛宗弃祖，尽毁家业，首先就革了自己的命根子。那些下不了决心的人，自然不会跟从，而一旦选择了加入，就会死心塌地。因此，这支农民军队最坚定的军人，一直是广西老兵。太平军的后期大将李秀成，参军时年纪尚小，就是为了果腹，放火烧掉自家房屋，糊里糊涂跟着“上帝”的部队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未能返回家园。

官军一方最欠缺的品质恰好是团结一致。周天爵和向荣想把太平军困死在东乡一带，采取守株待兔的战法，等待援兵，李星沅未必赞成。也许他更倾向于主动出击。如果真是如此，广西高层的意见可能并不一致。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很容易相信，官军之所以未能在桂平和武宣境内消灭拜上帝会，是因为文武不和，各怀其志。其实，高级指挥员提出不同的作战方案，是很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拍板的钦差大臣无法协调

各方意见，明确方案，统一号令。

军队的问题比司令部更为严重。官军各部仿佛不是在一口锅里吃饭，彼此之间若非暗中拆台，便是阳奉阴违。部队来自不同省份，兵勇繁杂，正规军与民兵相互轻视，正规军内部也互不买账。中高级将领统辖关系不明，指挥体系紊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跟司令部意见分歧并无很大的关系，而是朝廷玩弄权术造成的局面。李星沅抵达广西之后，已经身心交瘁，生命力正在衰竭，哪里还有精力排解派系之争和门户之见。何况他当时并未在前线指挥，对军事的干预非常有限。

尽管如此，李星沅仍然给向荣出了个难题，令他在湖南营的官兵中失去了威信。向荣带到广西的湖南绿营，一开始连获胜仗，给向荣的黑色帅旗增威不少，令造反军望而退却。湖南营如此舍命效力，是向荣重金收买的结果。他们每打一次胜仗，向荣就给每名士卒赏银一两。当时兵员不多，官府还能负担得起。可是，等到李星沅抵任时，军饷告罄，若要维持这个制度，省府拿不出庞大的奖励开支。他只得下令，将赏金减为三钱。湖南官兵顿时哗然，发誓不再出力。向荣向李星沅陈情，李星沅只得改回一两，但朝令夕改，无法取信于士卒，人心已经涣散。

向荣知道自己的部队战斗力锐减，所以坚持采取守势。周天爵与他意见一致。他们说，敌情不明，地势险恶，援兵未集，无法发起攻势。就连咸丰也未对这个领导班子寄予过大的希望，他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赛尚阿这个满人亲信大臣身上了。

咸丰同意了周天爵奏报的作战计划。天子心想，周天爵随军亲征，身在前线，定能明察秋毫，不会信口开河。但是，咸丰担心官军即便是守株待兔，也有可能被敌军冲突出去。他同意官军采取守势，但强调必须严密封锁道路，万不可百密一疏。如果敌军突围成功，与凌十八和刘八会师，那是咸丰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然而，正是这个静围待援的决定，把主动权交给了太平军一方，使得冯云山与焦亮有时间谋划主动出击，战争的天平再次向金田农民军倾斜。

能臣难过做人关

凌十八在广东遭到官军打击，从石城县进入广西陆川。接着向北挺进，围攻郁林州城。李星沅和周天爵不得不派兵前去应战。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统带滇军，会同代理按察使杨彤如督率的本地各路杂牌军，于三月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日，三次分路进攻，歼灭了凌十八的一支部队。广东乡勇重创了凌十八的另外一部，击毙了他的军师王晚。

凌十八遭到官军阻截，并受重创，暂时无法继续北进，无望与金田农民军会合。而拜上帝会能否南下，则取决于武宣的战局。官军也看出了这一点，朝廷委派的高官，都在向武宣集中。

乌兰泰于四月三日抵达武宣军营。向荣立刻意识到身边有了一个令他不安的因素。这两名武将今后的相处，都会感到颇为艰难。

第二天，李星沅也拖着病弱的身子到了武宣。这位钦差大臣抵达广西以后，从桂林南下柳州，如今才抵达前线。这一路走来，真是难为他了。他于四月一日从柳州登船，两天后抵达象州。有人上船拜谒，看到钦差大人已双腿发软，无法站立。

李星沅一到武宣，周天爵即赶来相见，只见钦差大人精神委顿，言语不清，连忙为他找医生调治，却不见效。李星沅已经不行了。他到广西之后做了两件大事，查明了最大的匪患在金田，并且已向桂平和武宣前线调派一万多兵力。不过，兵力派出之后收效不大，他自觉责任在肩，只好强打精神应付差事，不敢置身于军事之外，更不敢向皇帝请假，导致军心动摇。

这个湘阴人还不知道皇上对他已经失去信心，早已另有安排，他还怀着强烈的责任心，担心钦差关防丢失，被别人拿去乱用。他将关防放

在枕边，一觉醒来，还是放心不下，决定暂交周天爵行营保管。

乌兰泰得知李大人到了武宣，连忙前去报到。但他只能在卧榻旁参见钦差。他也发现李大人神志不清，无法深谈公务。

李星沅病重的奏报，一点也没使咸丰感到被动。他早就安排好了赛尚阿这颗棋子，于是他乐得就汤下面，叫内阁传谕：让赛尚阿火速驰赴广西，接办钦差大臣事务，并通知邹鸣鹤日夜兼程，前赴巡抚新任。

据说李星沅病重时，将关防交给周天爵以后，给皇帝写了遗折，举荐乌兰泰和向荣，说这两人可以接任钦差。但是咸丰早有成见在胸，不可能接受他的建议。

李星沅在武宣待了九天就离开了人世。四月十一日，他将钦差关防交给周天爵封存，第二天就病故了。李星沅带来的湖南官兵，由周天爵接手指挥。

咸丰派往广西的大员，继林则徐之后，又一名钦差大臣病逝。如果算上云南提督张必禄，清廷派往广西的大员，已有三位去世。他们的死因主要是劳累和紧张。咸丰把这些前朝老臣派往剿匪前线时，不顾他们年迈体衰，说明当时他确实没有更多的选择。他最终将赛尚阿派往前线，确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乌兰泰的到来使官军多了一个熟悉军事的头脑。他认为，周天爵和向荣根据地势和敌情所做的部署，大致称得上严密。

官军指挥员已经知道，武宣也是金田农民军的一个发源地，他们在这里有很深的根基。他们选择东乡为根据地，很有军事眼光。此处群山环绕，西临黔江，但中间是五六十里的平地，还有小山重岭。山谷中大小村墟共有六十多处，都被他们占据。东乡的村头村是韦昌辉的地盘，从这里向西行走三十里，就是东岭三里墟。拜上帝会把三里墟当做东乡

的门户，利用台村灵湖的淤田作为自然屏障，不许官军跨越山鞍岭。而他们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就埋伏在莫村一带的十多个村庄里。

官军的围守并未切断拜上帝会的所有退路。他们从凉亭新路口西行，可以攻击武宣县城，如果从二塘墟的大林小林北行，则可攻打象州州城。向北一路山径崎岖，官军很难设防，他们最容易从这里溜走。

江路自然也是太平军突围的一个途径。从武宣县城到桂平的碧滩，一百多里的江路，就有十多个渡口，他们只要占据一个渡口，就能从江北渡到江南。

乌兰泰对隐秘的道路并不熟悉，他高度评价了周天爵和向荣的兵力部署。根据他的观察，这两位老人都不是外行，确实分拨兵力堵住了四面的隘口，只要援兵开到，就能分路进剿。

官军已有部队轮流在北面的山径上巡逻，从二月二十日起，抓获了二十二名基督信徒，其中有大小头目，也有打过仗的老兵。江防还是交给张钊的七百名水勇，另派三百五十名福勇昼夜沿岸巡逻。江岸巡逻队也抓获了敌军的一名右先锋。这段时间，六处渡口发生了争夺战，官军的防卫毫不疏忽，金田农民军为争夺渡口付出了几百人的生命代价，却未能得手。

官军虽然没有主动出击，却采取了一些下作的手段。以周天爵为首的前线指挥官，确信太平军食盐奇缺，急于突围。他们订下毒计，派人把毒盐卖给敌人，太平军每天都有士兵中毒身亡。

拜上帝会没有在官军的饮食上做文章，但官军的减员人数跟太平军不相上下。他们虽然没有中毒，却因水土不服，不少人死于瘴病。向荣不肯轻易进攻，这也是原因之一。他给皇帝奏报的计划是：等到云南和贵州的援兵开到后，休息一两天，再将各处卡哨的兵勇挑选到进攻部

队，一攻东乡，一攻东岭一带的敌军根据地，将敌军一鼓逼入罗渌洞。

乌兰泰不失为一位认真办差的武将。他从广东来到武宣，一路查探敌情，发现了十多股土匪，在他眼里都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他认为凌十八的天地会比土匪强不了多少。但是，他一到武宣就悚然警惕。东乡的农民军给他的印象非同一般，他们明显在政治上大有图谋。他们的首领称王称官，会众全蓄长发，换了服装。部队人数超过一万，打仗有勇有谋，是广西的心腹之患。他坚信，只要将这股敌人歼除，其余各股土匪不难分头剿平。

乌兰泰所带的兵员只有五百人，加上向荣原有的兵力，也不过与对手相当。他同意周天爵的意见，以现有兵力只可相持严堵，以待援兵到来。

乌兰泰是满人高级将领，但他做人低调，来到武宣后并未指手画脚。可是官军的首脑们仍然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周天爵单独向咸丰奏报他的战情分析，乌兰泰也是单独奏报他的视察结果。咸丰已经看出一点苗头，前线的大臣们似乎都在单干，而没有形成集体领导。他们为什么没有联衔奏报？向荣为什么保持沉默？他连忙发了一道上谕，规定在赛尚阿未到以前，凡有军事陈奏，都要由周天爵会同劳崇光、向荣、乌兰泰联衔奏报，不许各搞一套。由于联衔奏报的基础是集体讨论，咸丰的意思显然是要求前线的臣子们统一认识，形成合力。

咸丰的嗅觉非常灵敏，前线果然发生了他不愿听到的事情，而事情的起因正是臣子们之间闹出的龃龉。由于总兵级高官不听命令，太平军从东乡突围而出了！

冯云山和焦亮指挥的这次突围成功于四月十七日，但官军松懈的迹象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显露出来，却无人能够弥补这个漏洞。

三月十七日，贵州镇总兵秦定三在东乡北路扎营，周天爵派人给他送去书面命令，令他向北推进，到大林扎营，以堵截太平军北上象州之路。

周天爵的信使对秦定三说："秦镇军，周大人说，从二月到三月，逆贼多次打探前往大林和小林的道路，都被官军擒获。贵部应当移驻大林，阻挡逆贼北上象州。"

没想到，秦定三一口回绝："本镇所部在此驻扎，足以防堵会匪，为什么非要再向北去呢？请回报周大人，末将恕难从命！"

秦定三不肯移营，似乎谁都拿他没办法。四月十日前后，连日大雨，周天爵派到敌军营内的探子回报："这几日天气恶劣，贼军打算趁我不备，北走东岭，从落梅取道东乡、大林、小林，奔赴象州的庙旺镇。"

周天爵一听，大惊失色，立即派人飞马传令，叫秦定三派兵在大林和小林倍加防堵。可是秦定三未发一兵。

四月十六日凌晨，军士来报：夜间望见大林和小林一带灯火齐明，敌军已经开始突围！周天爵与向荣、乌兰泰紧急磋商，立即派练勇和黔军前往大林驻扎，一定要截住敌军北上之路。秦定三接到命令，推说天色未明，不肯派兵接应，迟至七点钟还未出营。周天爵亲自赶到黔军兵营，当面督促，秦定三才带领一千人向北追赶。周天爵又叫贵州平远协副将周凤岐出兵接应，没想到周凤岐也不遵令。

周天爵派出多批探子侦察敌情，有了回报：十六日下午四点，先前派出的刘季三所部练勇已经抵达官桥塘，与敌军接仗。敌军无心恋战，丢下两门大炮，仓皇逃走，官军当即追杀。这时秦定三所部与贵县勇、桂林马平兵勇共计三千多人，已经全部赶到，开炮轰击，才打出了官军

的威风。

官军已占上风，秦定三本应乘胜追击，无奈部属不肯行动，他们叫喊着要吃饭喝水，秦定三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部队出动时未带锅帐，无法烧水做饭。秦定三不得已，下令折回军营，其余各部也随之南返。都司常启云对秦定三言听计从，湖南靖州协副将博春、湖南永绥协副将和春，也跟秦定三一个鼻孔出气。周天爵和向荣发了好一通官威，秦定三才于夜间三点钟再次离营追赶。这一耽搁，太平军已经全部突至庙旺。两夜一昼，已经足够他们顺利完成突围计划。

这一仗，彻底暴露了总指挥周天爵和向荣在下级将领面前毫无威信，各部队懒散畏战，将剿匪大业视同儿戏，根本不愿为朝廷卖力。尽管有满人将领乌兰泰督阵，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周天爵大发雷霆，当即请旨，要将秦定三与周凤岐先行治罪，将常启云革职拿问，还要惩办湖南官兵。周天爵说，湖南营兵来到广西，历时三月，并无一战，玩忽职守，请将博春与和春革职，仍留军营效力赎罪。

可是周天爵此事做得并不周全。秦定三的防区内，还有一个张敬修，统领着八百名东勇，也没有出兵追击。周天爵参了秦定三和周凤岐，却未参张敬修，被参官兵心中自然不服。

周天爵除了与向荣、乌兰泰联衔奏报失利的消息，还向皇帝打了一份小报告：向荣其人本有才气胆略，但他总是帮着儿子向继雄说话，引得湖南官兵不满，跟他消极怠工。向荣还不懂得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打击报复，以致失去人心。周天爵提出屯兵固守的方针之后，向荣又未积极支持他部署兵力，才导致堵截失利。看来周天爵已经失去跟向荣合作的信心，请求皇帝简派湖南提督余万清率领三千人来广西作战，言下之意，就是要用余万清来取代向荣的地位。

周天爵反映的情况也许都是实情，他对朝廷的忠心也毋庸置疑。但是咸丰看问题的方法大不相同。在他眼里，向荣虽不是尽善尽美，但周天爵问题更大。他虽然勇于任事，却不能团结下属。秦定三不听指挥，向荣也跟他不和，他自己却不反省，一下子就参劾了几员大将，却不设法调动众人的积极性。咸丰想，若是朕依了他的意思，把前线将领全部罢黜治罪，就得派人接替他们的职务。这一番折腾，就会留下几十天的空当，谁来替朕带兵打仗？

咸丰算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但他也想不出万全之策。看来广西的事情，还得等到赛尚阿抵达才会有起色。咸丰传谕赛尚阿，叫他加速奔赴广西，一路上要预先筹划对策，火速与乌兰泰、向荣和秦定三通气，叫他们同心合力，捕捉战机，断不可稍有延搁。赛尚阿一到广西，就要详查主帅为何不能服众，将领为何不听指挥，据实参奏，如有剿匪预案，也可以随时密报朝廷。

对于前线将领，咸丰决定和稀泥。他对抗命不遵的将领只是警告了一通。他强调，惩办违纪者事小，如何积极打击敌军，才是重中之重。将领不遵令，主帅有责任，他叫周天爵返回桂林，代理巡抚，部署省城防御。追剿武宣逃敌的军事行动，责成乌兰泰和向荣共同指挥，也给抗命的将领留下改正错误的机会。

咸丰对于这次军务失利，给了当事人一点象征性的惩罚。周天爵被革去了总督衔，不再暂代钦差大臣的军务，立即返回桂林；向荣和秦定三都被拔去花翎，与周天爵一并交部议处。

咸丰现在最为留意的是情报。他有一肚子的疑问，可是前线大员没人能给他满意的答案。贼匪突围北上象州，到底想干什么？东乡的贼巢是否已经平毁？桂林和平乐一带如何防堵？象州一带有无险要可守，可以堵截贼匪奔窜？向荣素来打仗勇敢，秦定三也以勇略著称，何以坐拥重兵，任贼远飏？

在赛尚阿到位之前，靠谁来查清这些问题呢？想来想去，只有依靠乌兰泰了。

周天爵建议用余万清取代向荣，这引起了咸丰的注意。如果这个湖南提督果真比向荣更强，那就要立刻发挥他的作用。咸丰根据骆秉章的报告，知道余万清已带兵驻扎湘南边界上的江华，提防太平军北进湖南。咸丰命令他探出敌军的确切去向，防止他们与贺县的贼匪会师。如果桂林有警，则应该立即前往，协同广西官军作战。

第十一章　主圣臣直

野史：评价曾国藩

陈广敷本是一名医生，却有预测人生的本领。刘蓉未发迹时，陈广敷根据他的颧骨，推断他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曾国藩在京城做官，陈广敷无缘得见，凭着众人的描述，预测此人是杜衍、文彦博一流的人物，却比不上韩琦、范仲淹。这个预测，比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低了一截。

老虎屁股何时能摸

咸丰元年（1851）的第一个季度，广西战争的局势逐步明朗。从金田村出发的太平军，表现出少见的纪律和谋略，与官军周旋于大瑶山与黔江、柳江之间的狭窄地区，成为咸丰最头痛的对手。其他各地的小股会党先后遭到官军镇压。张国梁和张钊投诚后得到重用，引发了天地会首领的一系列投降事件。咸丰政权已经找到了最强大的敌手，朝廷正在调集重兵，把主攻矛头对准拜上帝会的农民武装。

三月底，官军在广西西部的百色厅境内镇压了一个盗抢团伙。四月上旬，在广西东南角上的博白县，以刘八为首的天地会部队在遭到官军沉重打击后，部众纷纷投降，官府统计，解散不下二千人。四月十日，他们的头目黄锦泗与冯子材各率部众向官府投降，反戈打击刘八，击溃了刘八余部。三十多年以后的抗法名将冯子材，从此摘掉了造反的面谱。

咸丰接到战报以后，对黄锦泗和冯子材的投诚做了肯定的批示，他对投诚的天地会头目已不再反感。此战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游长龄，是周天爵曾向咸丰举荐的中层官员。如今他独当一面，打败了两股盗匪。咸丰很高兴看到，对郑祖琛和闵正凤的处罚，对优秀中层干部的表彰提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武宣前线失利的战报尚未报到京城之前，朝廷发生了一件令咸丰皇帝盛怒的事情。就事情的性质而言，也许不比广西的败仗更严重，但就它对咸丰脾气的影响而言，即便是丢失了整个广西，也不会令咸丰如此恼怒和沮丧。

这件事的主角是湘乡人曾国藩。

咸丰可以感觉到，曾国藩自他登基以来，一直积极向新主子靠拢。他主动献计献策，就是一个明证。咸丰投桃报李，对他颇为器重。尽管他有些话说得比较坦率，咸丰也不见怪，鼓励臣子们多进忠言。

曾国藩在三月九日呈上了一本很有趣的折子，名曰《简练军实以裕国用》。咸丰十分高兴。他很希望臣子们针对广西的军事发表意见，而曾国藩又抢了先机，而且很有点直言不讳的味道。他公然批评朝廷的正规军，把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概括为两条，第一是财力不足，第二是军队不精。何以见得？广西剿匪战争开始后，朝廷从各处征调军队奔赴前线，竟然没有一支正规军能打胜仗。其他省份官军的战斗力可推而知。然而朝廷能够支出的军饷已捉襟见肘，为了摆脱困境，只有适当裁军，对保留下来的部队痛加训练，既能节约军饷，又能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在咸丰不断向广西增兵的关头，提出裁军和大练兵的建议，虽然颇有见地，却毫无可操作性。全国官军的总兵力约为五六十万人，广西一省发生战事，朝廷已从七八个省份调兵前往，已到广西和正在赶往广西的作战部队，已达两万多人，而周边省份还有几万名驻防军处于戒备状态。这些作战部队和警备部队的兵力统计，还未包括补充正规军兵力不足的民兵。咸丰此刻深感兵力不够用，而曾国藩却要求他裁减兵员，岂不是釜底抽薪？如果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咸丰很可能还要向更多的省份征调兵力。咸丰也希望精兵节饷，但眼下的局势却很可能迫使他不得不下令增募兵员，所以在他看来，曾国藩的建议只是一纸空谈。

咸丰看了他的奏疏，不仅能够容忍他批评军队，也能原谅他过激的言论。官军在广西并非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曾国藩对官军的指责不尽切合实际。但是瑕不掩瑜，咸丰看重他的一片忠心，以及他对军务的关注。咸丰召他进宫陛见，表扬他的看法切中时弊，表示等到广西事定以后，再行办理。这几句圣训说得非常委婉，就是要让曾国藩明白：现在

朝廷用兵孔亟，现有兵力尚嫌短缺，裁军一事就免提了吧。咸丰还告诉他，他的这份奏疏留中不发，以免动摇军心。

曾国藩再次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鼓舞，有心加大劝谏皇帝的力度。四月二十六日，他上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折，借着预敲警钟之名，针对他在年轻皇帝身上看到的缺陷，直接提出批评。咸丰孜孜求治，朝廷的臣僚世故太深，都以为皇上只是图一时新鲜，摆个广求直言的门面，其实还是想听歌功颂德的赞美之音。所以，几乎没人敢以逆耳忠言上达天听。曾国藩却不随大流，意图独树一帜。他经过缜密的思考，认为新皇帝面对着一个烂摊子，确有集思广益的诚意，希望朝野之间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

这固然是一个犯颜直谏的有利时机，然而议论朝政、评价军队是一码事，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帝，即便是“敬陈”式的劝谏，也仍然要冒杀头的风险。曾国藩不得不掂量规避风险的把握究竟有几分。他看到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广西的军务已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皇上不得不把枢密大臣派往前线去指挥作战。赛尚阿奉旨出行，朝野上下无不震惊，感到了战争局势的严重性。既然皇权都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难道皇帝还会因为一个臣子提出坦率的忠告而削掉他的脑袋吗？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曾国藩想。不管皇上是否叶公好龙，他决定做一条真龙给皇上看看。他拿性命做赌注，要做一回骨鲠之臣，亮出风节，显露威棱。如果皇上不畏真龙，他必定以直言敢谏闻名朝野，而皇上也会对他更加倚重。

曾国藩决心既下，奋笔疾书，写下了这份著名的奏疏，“所陈多切直之语”。他指出新皇的三大缺点，第一是心思琐碎，第二是爱做表面文章，第三是刚愎自用。这些指责是否切合实际，并不十分重要。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一个年长二十来岁的臣子眼中，总会显出许多有欠成熟的品质，你可以称之为缺点，也可以说是成长的过程。任何一个爱

护后生的长者，都可能善意地提出建议，矫正他的偏向。但咸丰不是普通的后生，曾国藩也不是泛泛的长者。这是君臣之间的一场政治游戏，一场挑战和较量，也是一场押注甚大的赌博。

咸丰是一位颇有修养的君主，但他仍然是不可一世的天子。他看完这份奏折的第一反应合乎常情，勃然大怒，脸色煞白，把折子扔到桌上，不停地来回踱步。

这哪里是劝谏，分明是对新皇权威的挑战，太伤皇帝的自尊心！咸丰忍无可忍，用朱笔在奏折上批道：曾国藩逆言犯上，着即缉拿问斩。

咸丰在盛怒之中召见军机大臣，将朱批折子扔到他们脚下。

祁俊藻一看朱批，知道皇上气昏了头，做出了不明智的决策。他叩头如捣蒜，连声说："主圣臣直，主圣臣直啊。"

季芝昌是曾国藩的会试座师，极力为门生求情："这个曾国藩，是微臣的门生，生性愚憨，恳请皇上宽而宥之。"

军机大臣都是一个口径：曾国藩奉旨直言，此人杀不得。咸丰冷静下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没有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臣子治罪，还"优诏褒答"，把他夸奖了一番。

咸丰当然也要让自己有台阶可下，维护天子的颜面。上谕说：曾国藩此折意在预防流弊，虽然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凡对国计民生、用人行政等大事有所补益者，无不立刻采纳施行；即便是阐述理学之道，有益身心的奏疏，朕也会摆在身边，随时浏览。对于不具可操作性的建议，朕有时加以驳回，有时则说明理由。朕广求直言，绝非沽名钓誉，而是身体力行。你所指出的问题，除了有关广西军务的问题朕已查办以外，其余各条都不免偏激，有失公允，或者是以偏概全。念你的初衷是为朝廷建议，朕也不加斥责。至于

你说君主一有骄傲自满的念头，必然导致喜谀恶直，倒是说中了要害。朕知道自己德行尚薄，时刻反省自身的不足，若是因为臣子说了几句过当的话，便不听劝谏，以至于不能集思广益，那就是骄傲自满的萌芽。君主应当自省，臣子也当自勉，互相鞭策，才能治理好国家。

曾国藩犯上直谏，咸丰宽容不究，成就一段双赢的佳话。咸丰保持了从谏如流的贤君风范，曾国藩则在满朝文武中赢得了直言敢谏的名声。如果说这件事的赢家还有大小之分，那么曾国藩显然略胜咸丰一筹。此人连皇上的过错都敢评说，皇上也拿他无可奈何，他在官场中的地位，岂不是非常特殊了么？

据说，由于这件事情，咸丰对曾国藩怀恨终身，未能释怀。准确地说是又恨又怕，恼火几分，佩服几分，忌惮几分。

直言须向亲信求

在赛尚阿抵达广西之前，由于官军前线将领互相扯皮，咸丰只能寄望于派去掺沙子的乌兰泰提供真实可信的情报。乌兰泰跟皇上绝对同心同德，官军将领中唯有他对敌军的脱逃最为心焦。皇上跟他的密件往来透露了不少隐衷，乌兰泰深知皇上对他寄予厚望。这时官军在广西分散剿匪的压力已大大减轻，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从武宣朝象州方向突围的金田农民军。乌兰泰急于报效朝廷，却苦于手下无兵。他向周天爵要来两百多人，加入向荣的追击行动。

四月十七日中午，乌兰泰率部离开武宣，探知敌军驻扎在庙旺墟，屡次攻打古城的官军营盘，未能得手。乌兰泰认为这是一个良机，可以从敌军后方发起攻击。但他行至距离庙旺墟还有十多里的新远时，得知古城营盘已被敌军攻破。乌兰泰催促所有部队一齐前进，行至牛栏塘，太平军闻风撤退，返回庙旺墟等处。

乌兰泰心想：古城军营的败兵，如果回到象州，城内人心必乱。我必须领兵先进象州，发布告示，叫百姓不要惊慌。

乌兰泰很快稳住了象州城，展开地图，考察敌军可能进兵的路线。如果敌军从象州城以东北上，最可能行走庙旺—寺村—中坪—罗秀—大乐一线。他们通过这些村庄之后，即可取道桐木，进入四排。此地北上桂林，就只有约二百里的路程了；敌军也可能朝东北方挺进，进入大瑶山的八排，那里的地势易守难攻，很难找到聚歼敌军的机会。

敌军继续北上，后果不堪设想。乌兰泰当即决断，必须拦头将敌军阻截在寺村以南。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乌兰泰手下只有二百人，再无兵力可派。只有取得向荣的支持，才能实施他的战略意图。他派出一名通信兵，飞马给向荣送信，请他设法部署兵力防守。

向荣未曾主动派兵去寺村设防，但他没有理由拒绝乌兰泰的请求。可是对手比官军行动快了一步。四月十九日早晨，乌兰泰接到探报，敌军已陆续开入寺村。向荣此时才开始动作，带兵从象州东门外驰赴罗秀、桐木一带堵截。乌兰泰为了构成夹击之势，催促秦定三拔营尾追。第二天，探知敌军仍驻寺村，顺带占领了附近的大井、白石等小村庄，显然是在征集补给。四月二十一日，敌军从寺村奔向中坪和百丈。

太平军现在的位置在象州城以东偏南。他们占据的百丈、新寨、中坪一带，都是傍山依险，可以作为根据地。不过，照乌兰泰的推测，这里地势虽然有利，可是粮米无多，敌军一定不会久留此地。

乌兰泰赶紧跟周天爵和向荣会商，桐木是东路的总汇之地，越过桐木，就到了修仁的石墙，是东路通往桂林的咽喉；罗秀则是西路通往桂林的咽喉，从这里途经塞沙、鹿寨和运江，一路可到省城。毫无疑问，桐木与罗秀是两个重地，必须派重兵列营拦截，才能抵御敌军的突围行动。

向荣重兵在握，主动要求扎营桐木，控制北路，秦定三的黔军则在南路看守。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太平军从鳌村和马鞍山分七路进兵，攻击贵州三镇营盘。总兵重纶认为，与其出营应敌，不如坐守防御。将领们一致同意，令各营部署兵力打防御战。官军用九节大炮瞄准敌军，等到太平军逼近，开炮轰击，将太平军前锋几十人全部炸死。太平军受创撤退，稍作休整，发起第二轮攻击。由于连续遭到炮击，太平军失去了进攻力量，撤兵回营，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乌兰泰身在象州，密切关注着太平军的动向。几天后，他接到一份密旨，拆开一看，皇上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乌兰泰感慨不已，皇上年少，竟一心扑在国事上，为广西战事呕心沥血。他把前线奏报一份份对照着看，心里仍有许多疑问解不开。乌兰泰好一阵内疚，深感没有尽到为臣的本分。皇上如此伤神，都怪前线臣子提供情报太少。

咸丰远在北京，还在研究秦定三、周凤岐等总兵抗命不遵的真实原因。他向乌兰泰掏出了肺腑之言。周天爵说向荣包庇儿子向继雄，以致部队不服，不肯卖力，是否属实？博春与和春统带的湖南兵，为什么时历三月，并无一战？周天爵素来敢讲真话，应该不会诬陷向荣。可是向荣奋勇争先也是人所共知啊。如今连徐广缙也参劾向荣推诿责任，观望不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朕对秦定三缺乏了解，乌兰泰啊，你刚到军营，用不着维护任何人。这些官员为什么不和，你要亲自访察清楚，找出真相。是不是周天爵不善驭众，致失兵心？或者是向荣与秦定三等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打仗观望不前？查明之后，据实密陈，不要掩饰。赛尚阿未到以前，你要仰体朕意，调和诸将，使之尽释前嫌，共图决胜。朕对你了解最深，知你素来沉毅，一定会不负委任。这是密旨交查的事情，千万不可泄漏！勉之慎之。

咸丰的难处在这封密信中透露无遗。他对向荣已有疑心，但他不想公开流露。他想把余万清调往广西，可是骆秉章未必愿意放人。湖南的永州和郴州的确需要高度戒备，还要防止湖南土匪接应广西，余万清一时确实走不开。所以，在问题查实之前，咸丰还得依靠向荣。

钦差肚量不如皇上

广西官军在象州以东与拜上帝会胶着时，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刚刚进入湖北。他奉到谕旨，不得不预先筹划广西的战事。但他既非神仙，也非军事奇才，不可能比前线将领考虑得更为周全。他的复奏毫无新意，只是重复周天爵和乌兰泰的看法，认定拜上帝会为主要敌手，只要把此敌歼除，再去攻剿余匪，就能势如破竹。

赛尚阿于五月四日抵达湖北应山县境，接到周天爵的信函，得知自己将要面临的对手十分顽强，不由得有些心虚。他想，官军在广西打得如此艰难，如果不大量增兵，我一个文官，去了又有何用？他统计了一下，朝廷前后向广西调派的兵力，只有一万五千名。已经开到前线的部队，投入实战以后，战斗力并非很强；续调未到的兵力，应该还在途中，即便开到广西，还是不够调配。于是他连忙向皇帝请求增调二千名湖北兵为他撑腰。

赛尚阿的请求令咸丰颇为不快。他对祁俊藻说："古人用兵，有人以多胜少，也有人以少胜多。官军的战斗力在于团结，要靠统兵大员指挥得当，如果都像秦定三等人那样，兵力再多又有什么用？叫赛尚阿不要一味强调兵少，官军的恶习要靠他铲除，必须号令严明，信赏必罚，才能迅速殄除丑类。朕这一次就给他壮壮胆，叫程矞采和龚裕在湖北各营内挑选精兵二千名，赶赴广西军营，听候调遣。"

咸丰顿了一顿，问道："赛尚阿要骆秉章把前任秀水知县江忠源派往广西，只说他以前因为湖南匪徒滋事，团练颇有成效。此人还有些什么才干？"

"回皇上，其实这人还是微臣推荐给赛尚阿的。"

“哦？你这个大学士，又如何识得一个浙江的知县？”

“回皇上，微臣并不识得，乃是内阁中书左宗植向微臣举荐。左宗植是湖南人，熟知江忠源，说此人颇有军事才干，足以对付逆匪。他担心赛尚阿身边无人辅佐，特意推荐此人。”

咸丰道：“既是如此，朕便准了赛尚阿所请。”

赛尚阿五月九日渡过长江，行抵武昌，兼程前进。朝廷所调的四川官兵，已有部分赶到武昌，赛尚阿令他们陆续从水路行军。他自己与达洪阿、巴清德分别从陆路前进。

赛钦差离了湖北，很快进入湖南。他所带的文武官员，多达上百人。如此庞大的钦差队伍，令沿途地方接应不暇，接待的规格不免简陋一些。赛钦差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他那帮手下在京城舒适惯了，又想借跟随赛大人出差之机捞点油水，结果到湖南一看，食宿有所不周，油水也不大，于是对湖南州县的接待牢骚满腹。

钦差的大队人马刚到洞庭湖畔，总管便向钦差报告：“大人，地方官员的招待，比北方各省寒酸得太多。”

赛尚阿说：“不得胡言！各省州县接待兵差的规格，都有明文规定。若是有人故意讨好京官，浪费开支，我不但不会领情，还要一并严查，随时奏办！皇上临行前特地叮嘱，我们一行人数众多，经由驿站行进，不免给各地增添麻烦。我早就跟你们传达了圣旨：随同人员不得多带跟班，对兵役人等要严加约束，沿途行走，不许找由头勒索。皇上说了，从前征兵过境，往往包带客货，多用民夫，甚至广占民房，凌辱州县，种种弊端，皆所不免。你们难道不知道，本钦差从来都不到地方上揩油？从前出差，哪一次不是公事公办？此次皇上让几名大员分起出京，特意安排我最后起程，就是要我沿途探访，看看其他大员有无劣

迹，一旦查出滋扰地方的行为，无论是谁所带的随从，立即截留，依法惩办，并将管束不严之人指名参奏，不得稍有徇私隐瞒。难道你们还要我多说吗？”

赛尚阿嘴上如此说，心里却有些犯嘀咕：骆秉章是如何教育下属的？为何一进湖南，接待规格就降下来了？难道地方官不知我是当朝宰相，还有皇命在身？不知其他府州县的接待规格如何？不妨再看看。

五月十七日，赛尚阿行抵长沙，在省城待了四天。他以为下面的官员不懂事，巡抚总该明白事理。谁都知道，我赛尚阿如今恩眷最隆，来到你们南方，总得拿出过得去的排场吧？

赛尚阿遇到骆秉章，这个心愿就很难实现。他应该知道，此人在道光爷治下就以节俭而闻名，道光爷派给他的差事，多数是监察地方官员浪费公款的不良行为，如今骆秉章自己任了封疆，自然更守规矩。他来到湖南以后，在巡抚衙署的门前摆了一个检举信箱，专门供人举报贪腐。可想而知，他绝对不会随便动用公款，大事铺张，借以讨好钦差大人和他的随从们。何况从湖南再往前去就是广西，那里正在进行战争，官军的粮饷都难保障，作为臣子，更应当为皇上节约每一个铜板。所以，骆秉章并不担心对钦差的接待过于寒酸。

赛钦差对骆巡抚照章办事的接待方式颇为失望。手下人老是在他耳边嘀咕，他也难免愤愤不平。他哪里会理解骆秉章忠于朝廷的一片苦心，反而以为骆秉章对他有意怠慢。瞧他那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十有八九预先跟地方官打过招呼，叫大家不要把这位过路钦差太当一回事。

果然，赛尚阿从长沙起程后，一路南下，发现湖南省的接待规格处处偏低。难道真是天高皇帝远，钦差一到南方就掉价了？赛尚阿越想越气，他的脾气超过了修养程度的极限。

湖南巡抚是怎么管理干部的？当朝宰相，钦差大臣，身负剿匪重任，为何在他的辖区内处处受到怠慢？赛钦差提笔草疏，参了骆秉章一本，说他疏于管理，吏治废弛，干部队伍松松垮垮，巡抚和布政使难辞其咎。

从骆秉章的角度来看，他对赛钦差毫无轻慢之意。像他这样的好脾气，如果说他有意怠慢钦差大人，借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他和湖南的各级官员，只是遵照皇帝的旨意，按照规定接待钦差一行。湖南是个穷省，连年灾害，财政收入不多，加上多次剿匪，底子更薄了。沿途官府接待赛钦差一干人，也许是尽了最大的财力，可是人家还不满意，把账都算到巡抚身上。骆秉章自然也不会刻意为自己辩白，以为装个糊涂就过去了，没想到赛尚阿会借题发挥，参他一本。

对于赛尚阿的参奏，咸丰未予重视。大约他也料到，赛尚阿指责骆秉章御下不严，只是因为接待上出了纰漏。咸丰此刻哪里顾得上如此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只希望赛尚阿早日赶到广西，解决所有的难题。

正在此时，咸丰接到广西的奏报，在两广交界地带，有两股匪徒与官军交手。一股是温大与货五领导的武装，遭到官军打击，从怀集逃回广宁，官军正在合围剿捕。另有一股四百多人的会党武装，从广宁的周分冈奔向怀集县所属的南坪村，遭到官军拦击，被歼一百多人。但是还有残余四散逃窜，从广宁及附近的德庆州界内逃出。

广西南部的宣化县境内出现了另一股会党武装，驻扎在丁当村。百姓事先已将财物和牲畜搬运过河，会党为了得到供给，分兵夺得五艘民船，渡河掳掠。张国梁奉命率领几百人偷袭丁当村，正好遇到已经渡河的会军，当即开火。可是会军拥有几千部众，占据了有利地势，张国梁无法强攻，只能智取。他率部坐上快艇，从小河悄悄驶往丁当村附近，另派几十人沿河诱敌。会军发现了张国梁的陆上部队，蜂拥而出，开炮射击，击伤官军几人。张国梁已到村左，枪炮一齐开火，轰击村内房

屋，瓦片纷纷坠落，造成敌军大批伤亡。会军为了躲避炮火，躲在屋内，不肯出战，炮火也伤不到他们。第二天，张国梁派出敢死队，携带火罐，绕到村后，攀登山岭，从高掷下，其余部队仍分水陆两路进攻，前后夹击。经过一天激战，会军抵挡不住，撤往思恩府的武缘县境内，又被官军拦住。张国梁又率部追到，俘虏会军二名，击毙一百多名。这时，又听说广东巨匪颜品瑶将要杀进广西，张国梁奉命返回南宁驻守。

咸丰接到奏报，大为头痛。广西的匪情层出不穷，真可谓群盗如毛。象州的拜上帝会是最大的一股。此外还有凌十八、刘八、温大、货五等股，往返于两广交界之处，此拿彼窜，蔓延日久。从两省的奏报来看，大员们都有互相推诿的意思，不知一致对敌。看来必须集结重兵，合力围捕，才能将广西会党彻底铲除。赛尚阿不思前方吃紧，却因一点小事给骆秉章穿小鞋，实在令皇帝失望。咸丰给他发去上谕，令他看清形势，权衡轻重缓急，妥善部署兵力，将各股著名匪首抓到，然后解散党羽。

求功心切反中计

话说冯云山和焦亮将部队带到象州的中坪、百丈、新寨一带，知道官军大兵将至，正在紧急筹商应对之策。他们最大的困难是缺乏铅弹，有炮不能开，危急时只能勉强用铜钱代替。把铜钱发射出去，效果不好，而且令人心痛。他们认为，在炮火不足的情况下，跟官军硬拼，肯定是不明智的做法，只能另想对策。

幸好官军也未采取积极的攻势。周天爵、乌兰泰和向荣三位总指挥，加上秦定三、重纶等各镇总兵，往返磋商。他们既担心敌军钻空子突围，又不敢挥军贸然深入，恐怕会折损有限的兵力。他们决定步步为营，徐徐进逼，进一步弥合包围圈。

乌兰泰身负咸丰的重托，主张不失时机，积极进攻。他多次向周天爵进言，请求拨给他一支部队担任主力，由其他各部配合，及时围剿当面之敌。官军高层经过磋商，在四月底将部队的统属重新划分。贵州官兵划归乌兰泰指挥，他手下终于有了三千多人。

四月二十九日，乌兰泰驰赴西路的罗秀军营，查点兵数。他的主力为秦定三的镇远镇官兵，共有一千六百三十四名。此外还有重纶的威宁镇官兵一千名，李瑞的古州镇官兵八百名。

乌兰泰从镇远镇挑出一千名年轻力壮的士兵进行训练，分发抬枪、鸟枪、长矛等武器，教他们如何排兵列阵，同时加强纪律教育。

经过调整的官军，形成三路兵力，乌兰泰统领一路，向荣统领一路，经文岱与张敬修统领一路，约定对敌军进逼合围。

周天爵仍然担任前线总指挥。五月七日，他命令各路官兵拔营，逼

近敌营驻扎，克日四面围剿。这一天，乌兰泰驻扎罗秀，位于太平军西北面，屏挡北上桂林之路；向荣驻扎桐木，位于太平军东北面，封锁北上平乐的通道；经文岱驻扎在太平军的西南面，切断南下象州和桂平之路；张钊驻扎运江，位于太平军之西，切断西进柳江的通道。

官军计划从西北、西南和东北三面向太平军驻地逼近。周天爵要求乌兰泰从罗秀拔营，向东推进到独鳌山的南梁山村，驻扎在中坪之西；向荣从桐木拔营，向西推进到界岭，扼守中坪之东；经文岱从林村拔营，向寺村东进。三路兵力抵达指定位置后，彼此距离不出十里，便于互相声援。各营周围还有乡勇护卫，真可谓无缝可钻。

乌兰泰于五月九日从罗秀拔营，挑选得力战士一千名为前锋，招募乡民为向导，推进到指定地点，距中坪约四五里。乌兰泰察看地势，只见眼前一片平阳，东边有一条大河，河东就是中坪和仁义等村，历历在目。中坪村北面的第一个山头上，太平军设有望楼，他们的将领在上面摇旗指挥。

官军步步进逼，冯云山和焦亮必须迅速反应。他们决定，集中兵力吃掉官军中的一路。他们很快调集了几千人，悄悄向乌兰泰的三镇大营逼近。

乌兰泰将主力调到山南，令古州、威宁二营各分六队列阵。仁义村冲出敌军三四十名，进行试探性冲击，官军发射抬枪，击毙二人。敌军撤回村内。

这时，望楼之下，太平军已集结六七百人，用大炮向官军射击。乌兰泰向旗营下令："瞄准望楼开炮！"乌兰泰的炮兵训练有素，几炮打去，击中太平军望楼，望楼下的太平军顿时溃散。乌兰泰担心有诈，令各部坚守阵地，严密警戒，直到夜幕降临，才下令整队回营。李瑞的威宁营驻扎在西边山头，佟攀梅的古州营居中驻扎，秦定三的镇远营驻扎

在东。

对于双方而言，第一次临阵对垒，只是试探性的交手。

第二天凌晨五点，乌兰泰正在营内睡觉，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把他惊醒，他连忙出帐察看。探子下马报告：太平军几千人渡河而来，直扑威宁镇营盘。乌兰泰集合三镇官兵排队出营，太平军四五千人分为十几股进行攻击。他们显然集中了炮火，炮子如雨点一般落在官军阵地。

乌兰泰唯恐部队溃散，严令官兵排成队列，用大炮与火箭还击。他令佟攀梅向东推进，用炮火压制敌军。太平军主力已在桥南建立阵地，向官军倾泻密集的炮弹。但是官军占了有利地势，居高临下，枪炮火箭齐发，杀伤力颇大。太平军前队倒下，后队又进，从稻田里奔向鳌山西角，直扑官军营盘。乌兰泰下令排枪射击，太平军前锋倒毙，后队撤回。乌兰泰认为敌军已经势衰，令各部整队过桥追杀，大获全胜。

但是，一个小小的意外扭转了战局。

西南面高山上的太平军炮兵已被威宁营的炮火击溃，十几名太平军从山上逃下，奔向梁山村。威宁营对他们跟踪炮击，硝烟散去时，太平军只剩七名，奔向西面山梁，逼近威宁营。威宁炮兵手无长兵器，不敢近战，向步兵队撤回。太平军主力正在回撤，见官军炮兵已退，反身直扑威宁步兵，威宁营主力几乎没有抵抗，全部退回营盘。太平军乘势追扑，威宁营抵挡不住，弃营奔溃。

威宁营拥有上千名官兵，竟然被七名太平军吓退，乌兰泰怎么也想不通。尽管后来有人说，太平军还有伏兵突起，多达几百人，但一千人被几百人击溃，仍然说不过去。由于威宁营全军奔溃下山，南面山头的太平军也猛扑到西面，用威宁营的大炮轰击乌兰泰的军营。

战场形势突变，乌兰泰还算镇定，连忙入营指挥防守。他估计东南

一面可以保住，便亲临西北面督战。旗营和镇远营大声呐喊，率先上山，富珠隆阿集合威宁营的溃兵随同拥上。太平军放弃刚刚夺得的威宁营盘，向南撤退，官军恢复了原有阵地。

乌兰泰好不容易扭败为胜，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想，威宁营的损失，好歹可以弥补了。但他没有想到，焦亮和冯云山给他布了一道陷阱，就在前面等着他，只要他稍不留意，就会上当。

太平军此次打不赢就跑，是因为预设了诱兵之计。他们在撤退路上的稻田里，已经预先灌水，将田泥浸泡得稀软，只要官军踏入，就会深陷泥淖。他们又在田边的林中预伏了兵力，到时候起而砍之，陷在田内的官军断无生还之理。

战场已经安静下来，乌兰泰抬头一看，只见西南山头还有几十名敌军。参将马善宝大呼一声："逆贼哪里跑！"马鞭一挥，率部追击。乌兰泰担心有诈，正要制止，却已经来不及了。

乌兰泰试图制止马善宝，是他自己的说法。后来有一个调查结论，认为他非但没有制止部将，还命令他们乘胜前追，催令马善宝等人率兵渡河。但不管乌兰泰当时的态度如何，结果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官军策马竞渡，过河之后，奔驰了约莫一里路，逃敌忽然站住，西南山谷间冲出几百人，将马善宝一行归路拦断。官军再向前冲，战马陷入田泥之中，动弹不得，只能等着挨刀。马善宝当场阵亡，官兵二百多人，有十分之二成为刀下鬼。太平军又放水灌淹，官军其余的十分之八，全部死于激流之中。

乌兰泰发现中计，催兵力救，将敌军击退。乌兰泰目睹官兵的尸体，痛不欲生，拔刀自刎，被军士拉住，好一番劝慰，才返回营内。

这一仗从凌晨打到中午，官军固然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也造成了

对手的伤亡，但是两次失利，本身损兵折将，阵亡大小军官十五名，编制外的骑兵和步兵二百四十二名，广州驻防旗兵七名；受伤官兵四十四名。若说此战官军取胜，未免牵强附会，但广西大员还是按照“先胜后败、败后又胜”的基调报告朝廷。这是乌兰泰初次指挥官军与金田农民军交战，怎么说也是一次小小的失利，使他对敌手再次刮目相看。

官军对此战失利的原因，进行了多次调查和总结。关于威宁营溃败一事，结论比较一致，归因于主将缺席。威宁镇总兵重纶当天不在营内，据说是在象州城内治病。他生病在前，开战在后，所以并非临阵借病离营。但由于他的缺席，代他指挥的将领佟攀梅和庆禄等人，无法约束部队，致使部队一触即溃。

经文岱那一路，张敬修于五月九日率部向寺村一带推进，太平军三四百人开炮阻击。官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伤亡几人，为保存实力，撤回营中。第二天，张敬修部从庙旺进至寺村，太平军稍作抵抗，即行撤走。

五月十一日，总指挥周天爵也带兵来到寺村，张敬修部已于上午九时从桥东山口进兵。太平军分三股迎敌，每股约七八百人。张敬修在涧谷间设下伏兵，也分三路进攻。官军火力猛烈，击毙太平军上百人，迫使他们撤退。张敬修部追出几里之外，又有一支太平军阻击，副将常禄亲自点放抬枪，击毙两人。官军乘胜冲杀，击毙几十人。

张敬修部推进到寺村以东的长烈岭。此路进军之所以顺利，显然是因为太平军未将主力部署在寺村一路。五月十二日，张敬修分兵多头进攻，遭到太平军主力阻击。

中午时分，太平军从东南方向杀来，张敬修令福勇迎战。太平军分为两股，布满山岭。福勇与张钊所部先行接仗，东勇在后，开炮迎击，炮轰之处，太平军坠下崖谷。西股太平军沿山杀来，冲向刚从桂平与平

南调来的英勇。这支官军大声喊逃，立刻溃散。

太平军一击得手，东涧与西涧之中的伏兵蜂拥冲杀，与官军短兵相接，双方伤亡几十人，太平军才暂时撤走。冯云山本来有一支较大的兵力绕到官军之后，但迟到一步。他们抄袭官军后背时，经文岱和张敬修已腾出手来，领兵迎击，大战良久，双方伤亡二百多人，相持不下。

张敬修跑到经文岱身边，气喘吁吁地说："好险！倘若逆贼伏兵同时四起，我等就败定了！英勇尚未接仗，就大声喊逃，队中必有贼匪细作，必得小心提防！"

经文岱道："所言极是。英勇仓卒调来，我等并不熟知，如此东拼西凑的部队，我等统兵之将，怎能得心应手！如今兵勇已无心恋战，恐怕只能撤退了。张兄先令各部整队，我去向周大人禀报。"

周天爵同意了两名下属的意见，经文岱和张敬修部连夜撤回象州，寺村一路已经空虚。不过，周天爵还没有糊涂到只顾自己，他已派人给乌兰泰送信，叮嘱他权衡形势，如果独鳌山势难守住，也可撤回罗秀防堵，等到援兵到齐，再行会剿。

官军的这次围剿已经宣告流产。向荣进兵缓慢，五月十一日才推进到都金岭。周天爵已经撤退，乌兰泰所在的独鳌距中坪很近，孤军临敌，举目都是敌人。乌兰泰知道，此地可战不可守，硬着头皮坚持了几天，也于五天后率三营黔兵撤回罗秀，仍归旧营。向荣停留在界岭，与罗秀相距六七里，互相声援。

乌兰泰遵照密旨，调查向荣的情况。官兵普遍反映，向荣来到广西以后，统带湖南兵攻剿流匪，屡战屡捷，骄傲大意。向继雄依仗父亲的权势，在湖南营中作威作福，代替向荣发号施令，众心不服，导致官兵消极怠战，寻找借口出难题，不愿出力。向荣还向朝廷保荐儿子赏戴花

翎，不管是不是他自己出面保荐，终究是靠着他的影响。周天爵老了，精神不济，没有及时解决部队存在的问题。向荣知道湖南兵跟他离心离德，自己无法挽回，不敢依靠这样的部队作战，所以在执行任务时迁延推诿。

向荣确实存在问题，但此人号称老将，以前战功卓著，别人都治不了他。乌兰泰只能指望赛尚阿抵达广西之后，对他激励劝勉，或者更换他的部队，才有一线希望。

官军进行战斗总结，失利的教训，总是牵扯到许多人事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从根子上看，自战事一起，朝廷从各省军营抽调将领和部队，拼成一锅杂烩，统军将领无法选择参战的部队，致使官兵互不了解，互不服气；作战部队之间又毫无默契，无法协调，致使战场总指挥调度不灵，部队纪律松弛，斗志涣散，没有被太平军全数歼灭，已是万幸。乌兰泰此次失利，固然有他自身轻敌的因素，但主要原因是他没有指挥自己熟悉的部队作战。他对威宁营的情况一无所知，没有料到重纶病休，部队便失去了起码的战斗力。

第十二章　乌江联手

摘自曾国藩《江忠烈公神道碑铭》：

（江忠源）既至，则大为副都统乌兰泰公所宾敬，事无巨细，必再咨而后行。人无疏戚贵贱，必察公意向而厚薄之。

一份丰厚的见面礼

赛尚阿心怀对骆秉章的不满，离开湖南，进入广西。一到这个动乱的省份，他立刻感到爽多了。骆秉章没有巴结赛钦差，广西前线的大员对他却不敢怠慢。六月初，赛尚阿抵达临川县，立刻接到向荣的一份书面汇报。向荣被周天爵参过一本，又觉得乌兰泰压自己一头，周乌二人议事颇为融洽，他有受到冷落的感觉。风闻余万清要来取代他的位置，如果他再不寻找靠山，恐怕就混不下去了。他知道周天爵早已给赛尚阿去过信函，为了搞好跟新任大帅的关系，他也单独向上司汇报，争取留下一个好印象。

向荣不善于用文字表达效忠之意，他的长处是打仗，所以他在信中陈述了自己指挥的一场大捷，作为给钦差大人的见面礼。向荣的描述多有夸大之词，实际战况大约如下。

向荣屯兵桐木、界岭一带，已经沉寂很久。为了迎接赛钦差的到来，他决定有所行动。他命令绥靖镇总兵李伏等人，分带湖南和广西官兵一千七百名，加上本地乡勇，于五月十三日一同渡河，攻击中坪的敌军。代理参将成安在河水上游攻击敌军伏兵，先行开仗。成安吸引了敌军的注意，掩护其他官军部队涉水而进。

冯云山和焦亮没料到向荣会突然发起攻击，仓卒调集主力应战，从岭后蜂拥而出。向荣令各部用枪炮连环射击，从早晨打到中午，击毙敌军一百多名。李伏带兵率先抢上山梁，又歼敌几十人。焦亮派出十几股兵力，向官军反扑，镇筸左营把总熊士贵手刃几名敌兵，杀入敌阵，登时阵亡。李伏见敌众我寡，无法抵挡，只得撤过小河。太平军也不追赶，随即收兵。

中坪和仁义等村水田环绕，田埂路窄，小河阻滞，进退不易。向荣

感到兵力不足，飞调援军一千名，于二十二日赶到界岭。

向荣的这次攻击刺激了太平军，冯云山担心官军援兵近日开到，决定提前突围。根据地盐粮已经吃完，早突围一日，便能早一日脱困。

向荣得到情报，派飞马通知乌兰泰及各总兵严密堵截。五月二十五日，探得洪秀全把突破口选在界岭，要带兵攻扑湖南兵营盘。向荣连夜部署兵力防堵，令民兵埋伏在架村左右，以备分路截杀。

第二天凌晨，太平军约四五千人果然从中坪、仁义、邓村拥出，来到古磨黄岱岭上集结。该处水田及小河甚多，不利于官军作战。向荣决定将敌军诱出，在有利场所打伏击。他令潮勇埋伏在下官村背后，又派出几百名民兵诱敌，正规军各营则隐蔽等待。

诱敌的民兵打响了战斗。太平军见官军人数不多，出动二千多人蜂拥而来。民兵将他们诱到伏击地段，潮勇齐起，一拥而出，排枪射击。太平军措手不及，纷纷倒地，先锋骑马首领三人当即饮弹阵亡，余部惊惶撤退。潮勇紧追到小河口，太平军已经涉水奔回古磨岭上。潮勇被小河阻隔，担心前有埋伏，不敢深入。

焦亮见民兵后撤，立即调整部署，分出三股，试图实行多点突围。一股奔向架村，一股隐蔽在寺叶村，另一股越过苦瓜岭，企图抄袭官军营盘。其余部队在岭上集结，作为预备部队，准备增援各处。

向荣看出了太平军的意图，下令："湖南和广西各营分为五路，齐头并进！潮勇、仁勇从瑶山脚下进击。"

中路太平军二千多人开进架村以后，焚烧民房，烟光弥漫。向荣的提勇从左边山脚横冲攻击，和春督带几百名湖南兵，联合潮勇和仁勇一千多人，抢过架村，围攻寺叶村，开炮毙敌几十人。官军又追到小河口，担心敌军已有埋伏，再次撤回。

苦瓜岭一路太平军遭到游击瞿腾龙率领的五百名湖南兵攻击，见中路败走，也缩回古磨岭。只有要村一股太平军，大约一千多人，还敢鸣角舞牌，攻击向荣大营，也被官军包围击溃。官军还是只追到河岸，便又鸣金收兵。这一仗，官军以伤亡几人的代价，打破了洪秀全突围的企图。

向荣打了一场给赛尚阿看的政治仗，也是为了向皇帝表明他并非无能之辈。所幸此仗算得上小胜，他向赛尚阿报捷，给了钦差一个向皇上报喜的机会。他在信中吹嘘兵勇踊跃用命，一日之间三战三胜，只要等到大兵云集，声威更壮，似乎不难剿灭金田农民军。

向荣的这封信，使赛尚阿感受到了前线大员对他的尊重，也鼓舞了他的信心。他于六月四日抵达桂林，与先到两天的达洪阿会合。两天后，巴清德也赶来向他报到。

事有凑巧，就在赛尚阿抵达桂林的同一天，金田农民军突然有了大动作，全军从象州中坪一带南下近百里，回到东乡老根据地。赛尚阿从敌军的这一行动中找到了良好的自我感觉：哈哈，本钦差一到，敌军就闻风丧胆了。

洪秀全及其共事者的这一举措，动机其实很明显。他们在象州境内已经无法补充供给，突围北上的道路也被官军堵死，返回东乡和金田一带，既可以寻找新的补给源，也有可能趁官军兵力调动之时，钻个空子突出包围圈。

太平军回到东乡之后，立刻派部队东进，袭击了桂平县的新墟。乌兰泰和向荣跟踪追击，于六月九日逼近东乡。在这里，官军高级将领全部投入了战斗，而且配合默契。乌兰泰亲自指挥发射火箭，未能击败敌军的反扑。向荣见敌军如此顽强，怒不可遏，披挂上阵，策马当先，手执鸟枪，击毙敌军两名军官。

向荣正杀得痛快，忽觉身子向下坠落，一个跨步跳下马来，见坐骑已被炮子击中，马腿上血流汩汩。向荣跑得太快，随从尚未跟上，山头上冲下的太平军，距他只有几步之遥。正在危急之时，守备蔡庞龙跃马而来，下马说道："向大人，请上马。"向荣也不推让，上马再战。蔡庞龙步行护卫，短兵接战，击毙敌军三名。眼看两人寡不敌众，潮勇赶来接应，开炮轰击，击毙几十名敌军。潮勇队中，忽然冲出一人，手执短刀，抢上山梁，连斩几名敌军。太平军终于不支，败退山后。向荣挥军掩杀，又斩获十余首级，夺获许多炮械。太平军退回村内，困守不出。

官军抓到俘虏，经审问得知，太平军分为两路，前路攻占了新墟，韦昌辉、胡以晃、萧朝贵和杨秀清便在此股之内；后路占据东乡，洪秀全在此军之中，由冯云山任军事指挥，将部队向紫荆山内转移。

官军获得的情报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六月十一日，韦昌辉露面了。他指挥二千多人从思盘抢渡，突出包围，却被乡勇击退，只得改从盘龙河偷渡。他们遇到了老对头李孟群。这个小小的代理县令请守备李进荣带兵堵截下游，自己率领八百多名练勇驰赴盘龙水口。上午九点，太平军袭来，只见韦昌辉手执白扇，居中指挥，几名将领手执黄旗，呐喊而来。李孟群下令开炮，连续轰击，直到下午五点，才将敌军击退。清点战果，毙敌四十多人。

第二天，太平军又试图偷渡，李进荣率部抵击，得到增援，将敌军挡回。六月十三日，韦昌辉出动二千多人，在天坡排开阵势，分兵埋伏在竹林内。官军四路并进，开炮夹击，迫使太平军退入上蒌村。

李孟群官微职卑，却总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的作用。捷报传到赛尚阿那里，令钦差对他另眼相看，连忙向皇帝保举，请求将他升为知府，先换顶戴。

奇怪的是，东乡之战以后，官军只是防堵，却未发起攻击，听凭冯

云山部向紫荆山内转移，坐失战机。韦昌辉、杨秀清等人率领前路军，在新墟、安众、莫村、盘龙一带牵制官军，洪秀全、冯云山已经率领后路军占据了紫荆山内的花雷茶地和大坪村等处。焦亮派兵驻扎在北面的双髻山顶，扼险防守；再往北去，又派兵驻守猪仔峡天险。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建立了可观的粮食储备。

冯云山和焦亮依据陡险的山势，修筑牢固的防御工事，各个要口的道路已经挖断，垒石架木，设栅堵守。

赛尚阿投桃报李

官军激战东乡的那一天，即六月九日，江忠源来到了桂林。他在向赛尚阿报到之前，先行拜访好友严正基，与他商谈一件要事。

江忠源从新宁出发之前，接到曾国藩的来信，劝他在守丧期间，不要出山担任公务。曾国藩知道广西正在打仗，急需人才，料想官府会强迫江忠源从军，劝他早作打算，不要轻易出山，以免有损于孝道。江忠源感谢曾国藩一片赤忱，爱人以德，但他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曾国藩的来信迟到了一步，因为他已给赛尚阿复信，答应前往广西效力。江忠源从来不会失信于人，何况对方是朝廷的钦差大臣。于是他怀着些许愧疚，租了一辆马车上路，准备到桂林之后，与严正基细商，再决定去留。这就是江忠源造访的原因。

严正基听江忠源说明来意，当即表明与曾国藩不同的看法，极力劝江忠源出山。他慷慨激昂地引用严家前辈官员的事例，说明为国效劳，大可不必拘于小节。

江忠源听从了严正基的劝告，离开严家，便去钦差行辕报到。但理学家曾国藩的劝诫，仍然左右着他的情绪，令他感到自责。

江忠源将名帖递进之后，赛尚阿立刻召见。江忠源叙礼已毕，说道："忠源父孝在身，应中堂大人之召，前来效力，已是有亏于德操。忠源与大人约法三章：不任职，不带兵，不穿吉服。还望大人成全。"

赛尚阿道："你能墨绖从戎，报效朝廷，又能洁身自好，本钦差岂忍拂你一片孝心？你说的三条，自然依了你。"

江忠源揖道："忠源谢过大人，请大人派委差事。"

第二天，赛尚阿交下一项任务，令江忠源前往象州前线查看地形。当时赛尚阿以为太平军还在象州一带，其实他们已经南移。江忠源遵命赶到象州时，太平军已经到了桂平的新墟和紫荆山内。

江忠源没有拘泥成命，继续赶路，来到新墟附近，找到军营，参见乌兰泰。

乌兰泰打量着眼前这个湖南人，一眼看出他手臂长得出奇。此人手臂垂放时，两手直达膝部，真是奇人异相。又见他双目炯炯有神，顾盼之间，心胸坦荡。乌兰泰秉性耿直，也是性情中人，平生自负，看不起身边的将领，但他立刻就对眼前的这个中年小官产生了好感。

江忠源自我介绍之后，乌兰泰得知此人是赛钦差向皇上要来的人才，更加刮目相看。但他的好感，更多的是出于直觉。他从见到江忠源的那一刻起，就从他的两眼里读出了军人非常欣赏的气质：豪爽而重义气。

寒暄过后，江忠源说明来意："忠源奉中堂大人之命，察看象州地形，如今战场转移，忠源也得四处看看，也好回去交差，还望乌帅提供方便。"

乌兰泰道："江兄既是为军务而来，目下并无专职，何不留下参赞戎幕？中堂大人那里，由我禀知便可。"

江忠源初到前线，遇见这位满人二品大员，见他对自己礼敬有加，快人快语，也有一见如故之感。乌兰泰既有意留他，江忠源便痛快地答应了。他主动写信向赛尚阿报告，说他留在乌兰泰营内帮办军务。

六月天气，广西时有雨水。江忠源发现，乌兰泰冒雨出巡，不打雨伞。江忠源问他为何如此，乌兰泰说："我等将领，应与部属同甘共苦。军士没有雨伞，我也不能打伞。"江忠源很快发现，乌兰泰治军有

方，善待军士，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他从来没有余钱，所得的军饷，全部用来赏赐给有功的军士。江忠源在这个满人将军身上，看到了值得敬重的品格。

乌兰泰领着江忠源考察了敌情和地势，江忠源说："只要四面合围，定能将逆贼一举歼灭！"乌兰泰说："此言正合我意。倘若在事诸公同心协力，何愁逆贼不灭！"

乌江二人力主合围，但官军的调度，由不得他们做主。太平军躲进紫荆山后，官军反应迟钝，十多天后才发起攻势，让太平军能够从容布置防御。

官军的兵力部署，还是由乌兰泰和向荣分带兵力，南北驻扎。乌兰泰率领一部，分为西路和东路，驻扎在紫荆山南面门户新墟两侧。向荣率领一部，驻扎在紫荆山北面门户猪仔峡外。

乌兰泰要想进山，必须拿下新墟。他打算率秦定三部从思盘过河，从西面攻击新墟。经文岱和张敬修从马鞍岭、鸡公岭出兵，进攻新墟和莫村的东面；李能臣和王锦绣从罗塘和瓮窑出兵，进攻新墟的东南面；上瑶十八村乡勇一千多人推进到罗旺，过河直扑莫村后背的护甲村。为了扰乱山内敌军，他知会向荣，请北路官军派兵上山开炮。

攻击时间定为六月二十七日，以号炮火箭为令，各部同时行动。

临战之前，乌兰泰得到探报：护甲村地面积沙壅塞了河道，部队可以浅涉，正可以绕到敌营后面，攻其不备。他决定修改原定计划，留下部分兵力防堵思盘，自率一千五百人从护甲悄悄过江。

乌兰泰令几名士兵扮成百姓，到敌占区内侦察。两个时辰后，哨探报告：莫村前方有个竹园村，树木丛杂，没有敌军，便于埋伏。乌兰泰与秦定三耳语一阵，秦定三率领一队士兵，前往竹园村实地勘察。

秦定三抵达竹园村，令士兵断树截竹，抛弃到各条道路的要隘。部队埋伏在村子里，只留一条路出入。又令百名士兵改换装束，假装砍柴的农夫，引诱太平军深入。

攻击的日子到了。上午九点，乌兰泰率突击队来到莫村外围，突然发起攻击。刚一接仗，太平军便向后撤，忽聚忽散。遥见林内设有伏兵，忽出忽入，显然有诈，乌兰泰心下大喜：幸亏竹园村埋伏了官军，敌军若从竹园村迂回，就会落入秦定三的口袋。

乌兰泰下令发射火箭，燃烧莫村北边及大莫村东南的房屋，要把太平军赶出来。果然，五六百名太平军奔入竹林，打算抄袭乌兰泰之后，被乌兰泰的枪炮击退。另一股太平军从竹园村对面的平网峰冲出，直奔竹园。秦定三部已从竹园村潜出南面，进入第二片竹林之后。乌兰泰传令过去，叫他们严阵以待。

太平军进入竹园村后，四处冲突，但各条小路都被竹木阻塞，只得从秦定三留下的那条路进入两片竹林之间。秦军从南林后面出击，枪炮齐发，太平军仓皇，且战且走。一顿饭的工夫，太平军前锋尸首遍地，后队迅速撤离，跑到村后清理道路，落后的太平军都被官军刺死。乌兰泰挥军冲击，大有斩获，趁势穷追，四面合围。太平军拼死抵抗，发起七次反冲锋，官军抵死不退，一直杀进莫村，歼敌几百名。新墟的太平军派兵接应，莫村太平军部分逃散，其余全部撤入新墟。

李能臣那一路，于当天五更出发，会同王锦绣部，从白鸠、石角一带前进。行到离干村四五里处，遇到两条溪河，部队涉浅而过，快到岸西时，几千名太平军蜂拥扑来。李能臣令部队卧倒不动，开火射击，太平军纷纷倒地。从上午九点战至下午三点，毙敌数百人，把太平军赶回了干村。

李能臣还想扩大战果，亲率部队烧毁村外哨楼一座。太平军埋伏在

竹林内开炮，滇黔兵两路夹攻，太平军无法藏身，后撤至三里村。官军猛力直攻，太平军分三路迎战。李能臣一鼓作气，于下午五点将太平军赶回了新墟。

经文岱接到乌兰泰的命令后，也于当天会同张敬修率部进攻。部队来到古扫村，被古秀河阻隔，无法过渡。太平军出动几百人在对岸阻击。官军发射枪炮，将敌军击退。经文岱令部队砍竹扎排二十多架，用作浮桥。部队过河后，逼近到距离新墟约四里之处，看到一片蔗田。经文岱把张敬修召来，说道："此地可以设伏，我等伏兵在此，派一支兵力诱敌，如何？"张敬修赞同，当下派兵前往新墟诱敌。

诱敌之兵逼近新墟开火，太平军良久不见动静。官军再三挑衅，杨秀清终于按捺不住，出动二千多人迎击。官军诈退，太平军果然涉水来追。官军忽进忽退，一直退到蔗田，伏兵尽起，奋力攻击，从中午开战，打到下午五点，毙敌几百人。恰好代理武宣知县把粮食押到阵地，按人头发粮，军士一片欢腾。

新墟之战，三路官军各有斩获，但都未能攻破新墟。天色已经昏黑，官军鏖战一日，饥疲不堪，只得收兵回营。据各部上报的数字，当天歼敌二三千人。乌兰泰预计达洪阿的部队第二天可以抵达浔州，决定等到援军到来，再作计议。

北线的向荣所部也于当天开始行动，但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只是配合南路官军，虚张声势。部队推进到双髻山下。该处左山右水，羊肠小道起伏不断，十分险峻。部队连爬三座山岭，大约推进十多里。太平军吹响号角，放炮滚石，阻断隘路。向荣下令开炮轰击，相持一时许，但部队不再向前推进。

第二天，向荣亲率部队进至山脚，在屯应村扎营，派人上山，攀藤附葛，直上山巅。并派潮勇入山探路，连烧敌军五处哨卡，砍倒五座木

栅。哨探终于抵达猪仔峡，举目一望，前方便是天险，两山并峙，抬头只见一线天。太平军已用大石堵塞道路，官军仰攻，定是有去无回。向荣接到报告，叹息一声，说道："今天到此为止，日后另觅路径，再图进剿。"

新墟之战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赛尚阿的信心。自他坐镇桂林之后，官军没有吃过败仗。秦定三、李能臣、经文岱等人，在周天爵手下都是刺儿头，如今周天爵奉旨走了，将领们个个服从号令，不但同心戮力，还巧用心思，设计用伏，大创敌军。赛尚阿想，各镇总兵既然都给我面子，对于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又何必穷追细究呢？若是追究过严过细，难免打击大家的积极性。于是他决定宽大市恩，上折请求皇上，对所有将领既往不咎，旧账一笔勾销，一切功过，从他抵达广西之日算起。如果还有谁敢不听从钦差的指挥，他便要请出遏必隆刀，将之在军前正法，先斩后奏，以肃军令。

赛尚阿为了笼络人心，为前线将士大请战功，请求给乌兰泰和秦定三赏戴花翎，将李能臣、王锦绣、经文岱、张敬修和向荣交部从优奖励。他还有一个得意之处，便是援兵已经抵达前线。他决定将达洪阿部派到乌兰泰的南路，将巴清德部派往向荣的北路。他想，此两路平添劲旅，战事的前景，已是胜算在握，不久之后，他这个钦差，就可以向皇帝邀功请赏了。

赛尚阿的情绪感染了咸丰，皇帝非常庆幸把乌兰泰调到了广西前线。当时广东官军已经抓获了刘八和曾亚昌两名盗首，凌十八也逃到了广东的化州，如果官军在新墟再加一把力，消灭了太平军，两广合力剿灭了凌十八，那么广西的平定就指日可待了。

咸丰一喜之下，决定给乌兰泰赏戴花翎，并赏还秦定三的花翎。李孟群则以知府升用，先换顶戴；其余有功官员，都有奖赏。唯有江忠源是个例外，他已约法三章在前，赛尚阿自然不会为他请赏。

狭路相逢勇者胜

第一次新墟之战，官军小胜，主要功臣非乌兰泰莫属。这位副都统与麾下的各镇总兵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已经有了默契，加上江忠源到来之后，凡事积极参谋，乌兰泰如虎添翼。此次投入作战的官军，主要是乌兰泰指挥的南路部队，大部分战果都在南路取得。因此，新墟的胜利其实与赛尚阿没有多大关系。但是，钦差大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也过高地估计了达洪阿与巴清德两名满人高级武将的本领。他这种沾沾自喜的心态，注定要遭到现实的挫折。

官军都是老爷兵，一战之后，休整了十多天。将领们不断争论作战方案，乌兰泰和江忠源的合围之策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将领们拖到七月十日也没能统一认识，在赛尚阿的催促之下，南路官军单独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

此时达洪阿加入了乌兰泰的南路，两人经过协商，调整进攻路线，开始攻击。李能臣和王锦绣带领一千七八百人，从新罗塘等处攻打新墟东南；经文岱和张敬修带领二千多人，从马岭等处攻打新墟正东；李瑞和王梦麟拨兵八百，在新墟东北面截擒逃敌；达洪阿率部过思盘渡，取道安乐塘，攻打莫村之北、新墟之西南；乌兰泰督率秦定三部过思盘渡，攻打新墟西北，并堵住紫荆山口，兼防金田敌军。各部且战且进，自上午七点战到下午三点，歼敌四百多人。太平军撤回寨内休整，不再出战。

南路官军出动八千兵力，打了一整天，并未取得显著的战果，多半是由于副都统达洪阿从中搅局。此人是个地道的蛮汉，只知个人冲锋在前，不顾身后的队伍。幸亏他跟乌兰泰从同一路线进攻，否则全军覆没也未可知。在进攻途中，每与敌军交手，他不等部队做好作战准备，自

己已催马向前，导致部队乱成一团。他带的京兵和四川兵在混乱中伤亡不少，乌兰泰、秦定三和江忠源不得不时时照应。他带兵无能，却爱耍大牌，脾气火暴，对官兵无故打骂，赏罚无定，号令不明，部队未上战场，军心早已涣散。若非乌兰泰等人好言相劝，他的部众早已溃散。

战斗结束以后，达洪阿自知闯祸不小，致信赛尚阿，要请病假，自愿交出部队。赛尚阿令他去浔州府城内养病，将达军交给乌兰泰指挥。赛尚阿对此人已失去信心，唯恐他病愈后又要带兵，拉不下脸面来禁止他，只得请求皇上将他召回京城，也算是给他保留一点颜面。

北路官军为巴清德与向荣的部队，五天后才向紫荆山区推进。太平军在山内修筑的营垒星罗棋布，各处进山隘口都有守兵。巴清德与向荣对山内路径和敌情侦察了一番，令两营兵勇分三路攻击。

攻击从七月十五日凌晨开始。前锋部队行动隐秘，走小路翻山爬岭，乘着夜色抵达猪仔峡、双髻山等处隘口，绕到敌军上方，预备与山下部队合击；刘长清带领四百名川兵，由崇响翻山攻打猪仔峡；巴彦布带领一千二百多人的混合部队，攻打冷田黄矛岭；松安等人率领八百名安徽湖北兵攻打猪仔峡中路；其余各个要隘，分派官兵和潮勇攻击；巴清德统领京营及汉屯兵勇会合向荣，直由中路进攻。

冯云山在正面山峡内设伏阻截，木石滚落，枪炮连射，官军被压制在险窄的山路上，伤情严重。巴清德督战严厉，催令士兵分由两旁推进，不准退缩，直攻峡穴。

由于太平军炮火猛烈，官军各部观望不进，只有潮勇冲上前去。游击瞿腾龙对手下的镇筸兵说："潮勇号称能战，我镇筸苗兵岂甘落后！孩儿们，跟老夫冲上去！"话音刚落，只见勇队中冲出一个瘦小的身影，大喊"冲啊"，领头向峡口奔去。

瞿腾龙笑道："好小子！必是鲍超！"

旁边一名千总说道："大人好记性，连勇丁的名字都记得。"

瞿腾龙道："老夫年届花甲，脑子不管用了，手下几百勇丁，老夫一个都不识，只认得这个四川小子。人人都说镇筸兵和潮州勇乃向大人手下的王牌，独这小子不服气，要跟王牌争锋斗勇，次次冲在头里，咱们也不得不服气啊。"

鲍超的冲劲带动了众勇，官军从两侧小路冲杀下山，势不可当。太平军放弃隘口，撤上双髻山。官军终于夺得猪仔峡要口。

战斗间隙，瞿腾龙把鲍超叫来，拍拍他的肩膀，对镇筸兵说道："这小子是远方来的人才，老夫定要让他出人头地。"

双髻山介于新墟与猪仔峡之间，是新墟北面的最后屏障。冯云山丢了猪仔峡，令部众凭借制高点抵抗，铳炮齐射，木石如雨，官军很难前进一步。巴清德下令："等逆贼枪炮放过，我部齐心迎击！"

官军暂停进攻，向山头发射火箭，将太平军望楼焚烧。火箭命中一桶火药，爆炸声惊天动地，山头守军惊惶失措，军心大乱。这时官军已绕出敌后，上下夹攻，敌众纷纷逃窜。官军抢上山顶，仍然穷追不舍。太平军熟悉山径，由小路南奔新墟。官军追出三十多里，多有杀伤。

巴清德对向荣笑道："此逆扛不住多久了。他们之所以死踞新墟，皆因晚稻将熟，企图抢收入山。我看，只要严防鹏化、大樟二路，逆贼插翅难逃！"

官军在不同的时间从南路和北路攻击拜上帝会，据险临高，势若建瓴，捷报传到北京，咸丰极为高兴。但他担心敌军拼死抗争，而地处险要，要求官军在乘胜进攻时，提防敌军抄袭后路。一定要步步为营，声

势联络，计出万全。他最关心的是能否抓获包围圈中的韦昌辉、洪秀全和冯云山。他提醒前线将士，不要将这些头目放走。直到此时，他还以为韦昌辉是拜上帝会的一号人物。

官军的这次胜仗，是在赛尚阿到位以后取得，咸丰对这位宠臣更为信任。为了表示慰问，他奖给赛尚阿御用黄辫珊瑚豆大荷包一对，珊瑚松石豆小荷包二个，四喜白玉扳指一个，小刀一把，火镰一个。巴清德赏加军功三级，取消向荣的降三级留任处分，赏加军功一级，并各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一对，白玉扳指一个，小刀一把，火镰一个。刘长清赏换花翎。达洪阿与乌兰泰及各镇总兵都得到表扬。

罕见的同心协力

巴清德与向荣在北路得手，将太平军全部压缩到新墟。乌兰泰听从江忠源的建议，推进到三合水扎营。江忠源探听到，洪秀全、冯云山所部全部逃出山外，与韦昌辉、杨秀清会合。巴清德与乌兰泰约定，于七月二十八日南北对进。

约定日期一到，乌兰泰从下窑过河，发现一座小村庄内有敌军旗帜挥舞，立刻率部返回河北，派代理副将清长带贵州兵过河，朝西列阵；令秦定三率参将巴图带四百名广东兵过河，朝南列阵。河内有沙冈一道，江忠源建议留一支部队在此埋伏接应，乌兰泰依计留下一队湖北兵和一队贵州兵。

官军分布已定，一千多名太平军从四面冲来，离清长的贵州营不到半里。江忠源说："保持队形，不要开枪！"官军得令，稳扎不动，形成一股静默森森的气场。太平军不知深浅，不敢遽然冲击，退到南边树林之后观察动静。

官军营地的西面和南面各有一片树林，生在高坡之上。西面林内也有太平军埋伏，忽然冲下五六百名太平军，直扑湖北营。香山勇和湖北营开炮轰击，毙敌七八十名，太平军被迫撤退。忽然，南面树林又有五六百太平军绕出来，攻击沙冈旁边的官军伏兵。两队官军抵挡一阵，眼看支持不住，忽听一阵喊杀声传来，张敬修与王锦绣所部陆续赶到，毙敌二三十名，才将太平军击退。官军过河追赶，太平军已无踪影，乌兰泰下令收兵回营。

巴清德和向荣领兵深入紫荆山中，遇到风门坳险关，只见两峰并峙，敌军工事坚固。坳口已经垒砌石头，安放大炮，山下小路已被挖断，两边山梁搭建了几百间望楼和草棚。

巴清德召集各路总兵商议，决定三路齐进，攻上山梁，拔此险隘。中路由潮勇打前锋，四川营和湖北营殿后；东路由提勇打前锋，湖南营殿后；西路由团勇打前锋，广西营殿后。三路攻击力量，都是由编外武装当炮灰，正规军在后面督阵。巴清德又通知乌兰泰，请他的部队舞旗开炮，分散敌军注意力。

八月二日，三路官军衔枚疾走，行至山脚，一齐杀进，枪炮一阵紧似一阵。太平军放弃关隘败走，官军夺占了风门坳隘口。太平军慌乱之中，许多人滚落悬崖而亡。官军追到古调村外，太平军拼死阻击，官军抛掷火弹，将村房焚毁，太平军从村后撤走。官军四处放火，将太平军占领过的村庄全部烧毁。此处距离新墟已经不远。

第二天，巴清德和向荣于凌晨督率部队拔营，进至平山，正在查看地势，选择营地，探兵飞报：一千多名敌军藏在古林社内。巴清德当即分拨兵力进攻。长瑞和刘长清率领四川营和湖北营从山梁横冲杀入，枪炮火箭齐射，毙敌十人。太平军从村后撤走。

乌兰泰如约行动，令开隆阿、李能臣、张敬修炮击新墟，将敌军轰毙五六百名。新墟以南，大黄江口一带，到处都是官军营盘，鹏化要隘也由乌兰泰部封锁，太平军似乎已无路可逃。

官军在北路得手以后，休整六天。巴清德和向荣通知各路官兵，约定于八月九日围攻新墟。但他们自己提前一天派出一千多兵力，偃旗息鼓，悄悄奔赴前线，抛掷火具。太平军看见火起，冲出一千多人，开炮抵抗。巴清德和向荣派兵接应，太平军占据树林，官军四面包抄，多有杀伤，迫使对手撤回新墟。

八月九日，开隆阿和秦定三向孔村推进，听到紫荆山口炮响，探报向荣已与敌军交火。开隆阿派兵侦察，发现莫村以南都有敌军炮台，北面的三家陇、大墩岭、干村一带都有埋伏，古城一带还有木寨、炮台和

望楼。江忠源说："南路兵力不足，应请援兵。"乌兰泰派人通知总兵刘长清，请他领兵接应。秦定三带兵分路埋伏。乌兰泰率部居中，徐徐推进，向莫村放炮。

太平军深藏不露，不予理睬。官军将大竹园一带烧毁，干村也烧成了灰烬。太平军失去外围的藏身之所，撤回新墟。官军一路未遭抵抗，追至墟口。

北路的巴清德和向荣在此日向两翼分兵，沿河而进。部队刚刚抵达古林社外，太平军倾巢而出，约有三千多人，分七队奔到新墟数里之外，开炮轰击。副将奚应龙逼近开火还击，发射火箭，太平军望楼顿时燃烧起来。长瑞和李伏派兵焚烧村庄，击毙太平军执旗将领一名，击毙军士十名。

陶昌培的仁勇正在过河进攻，风雨骤至，只得徐徐撤退。太平军冒雨赶来，短兵接斗，因雨路滑，他们也未敢恋追。雨止后，陶昌培听到东面炮响，知道是乌兰泰部正在作战，便派兵接应，但天色已晚，走到半路便撤回营地。

八月十日，巴清德接到探报：敌军数千人倾巢而出，直扑大营。巴清德严令部队不要轻举妄动，搭起手篷瞭望，只见左边山脊有五名敌将骑在马上，十几面黄旗迎风招展，敌军分踞山梁，开炮轰来。右边山梁也有二三百人摇旗助威。巴清德和向荣即令提勇上山，截其退路，又派部队从营后上山助威。太平军集中兵力攻击湖南营盘，向荣急派援兵助战，双方短兵相接，各有斩获。太平军突围无望，撤回新墟。官军一直追到古林社，才鸣金收兵。

乌兰泰和开隆阿率部在步安桥一带扎营，忽然听到炮响，以为敌军迎战，立即下令前进，但太平军还是不露踪影。官军烧掉三家陇木寨，才有一百多名太平军冲出，交手一个回合，立即撤退。

八月十一日，几十名太平军试图过河，刘长清带兵渡河追捕，太平军立即撤回新墟。两天后，太平军六七百人突至孔村，乌兰泰带兵前往，太平军飞奔回营。乌兰泰追到干村，开炮轰击，太平军不敢复出。孔村练长接连报告，太平军七八百人从护甲过河南奔，乌兰泰约巴清德和向荣于十四日同时进攻，一面调配兵力，一面挖沟筑垒。

八月十三日，官军从南北两路向古林社发起攻击。几千名太平军预先埋伏在新墟外面的挡墙之内，巴清德和向荣指挥部队冲上去射击，毙敌不少。相持四时之久，太平军不肯出战，傍晚时分，巴清德下令收兵。

太平军经过几天的试探，于八月十四日发起了突围总攻，方向在南路，乌兰泰首当其冲。一支太平军从新墟扑出，另一支从莫村扑出。乌兰泰令胡俸伸、赵荣升、刘长清等人分路进攻或埋伏，乌兰泰与开隆阿各自带兵接应。秦定三在北面督战。太平军主力一分为二，一扑湖北营，一由竹林绕扑，在半里之外就用枪炮射击。官军等到太平军渐近，用小炮射击，击倒十余人。太平军拼命冲上来，官军枪炮同时开火，太平军招架不住，且战且退约一百多步，又用枪炮还击。

竹林后的一股太平军，遭到庆福的伏兵连环射击，倒下一片。庆福追出竹林，太平军也在林后留兵接应。乌兰泰见正南吃紧，留下开隆阿照料西边，调严承恩赶赴南面接应。太平军的莫村主力一半扑向正南，一半藏匿在大茶亭后。南扑的太平军见官军开枪，立即转向西去，两股合力攻击。官军枪热药尽，乌兰泰飞速将田学韬部调来增援，太平军力不能支，又后撤一百多步，稳住阵脚。

这时东南枪声又紧，开隆阿飞赴接应。但见莫村之敌分为两股，一股被庆福击退，一股冲向刘永钧的阵地，开隆阿横冲过去，太平军又扑向广东队阵地。开隆阿操起鸟枪射击，击毙二敌。太平军为避免伤亡，退入坡下沟内，伏身射击。官军稍退，企图诱敌出沟。

这时李能臣、张敬修所部赶到，太平军刚刚探出身子，又缩回沟内。官军兵力增强，下坡追杀，沟内太平军与林后太平军会合，约有四千多人，且战且退。北面干村又有五六百太平军赶来会合。天已阴沉，乌兰泰令部队向北迎击，以便就近撤回。不料太平军尽数追来，而乌兰泰的前军回走已远。乌兰泰大怒，下马提刀，要拼死一战。官军见主将下马，回身援救，一通砍杀，把太平军逼回。官军追至后岭。这一天转战四时之久，前后毙敌三四百名。

太平军撤出紫荆山之后，遭到两路官军连日围攻，情势十分窘迫。他们内部发生了冯云山和焦亮等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太平军将士们人心浮动，许多人在官军的包围圈中失去了希望。他们不明白拜上帝会为什么要与朝廷为敌，以至于遭到如此严酷的围剿。他们更不能忍受失去家园的哀痛，不理解首脑们为什么要断绝他们最后的退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天地会反清复明的理想对部众们显得非常空洞，无法激发他们以死相拼的斗志。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主张政治谋国的理性派首脑们面对这样的局面束手无策，宗教派首脑们却自有妙计。据说杨秀清和萧朝贵搞了三次天神附身的把戏，由于演得十分逼真，收拢了涣散的人心，重新唤起了天国战士们的斗志。宗教的伟力令焦亮等人瞠目结舌，不得不由衷地钦佩。他尽管已经意识到这种古怪的宗教有可能令这场政治运动无法得到广大国民的理解，但他不得不承认，这种宗教在会众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凝聚力。从这时开始，宗教狂热派在领导集团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焦亮若想让权力的天平朝理性倾斜，就不得不从长计议了。

但是天国的部队光有斗志还不行，天国的领袖们必须靠军事智慧把他们带出困境，以兑现天父和天兄的许诺。好在新墟地势险峻，竹木茂密，沟埂极多，加上密设木垒炮台，筑墙固守，虽不能说固若金汤，官军在短时间内也难攻入。于是理性派首脑们赢得了时间，积极地探讨突

围之策。

官军抓到的俘虏供称，太平军正在拆取房屋竹木，扎造排筏，企图从石嘴渡浔江南逃。乌兰泰赶紧令南路水勇拨船防堵，并派专人负责，在石嘴一带巡逻。

冯云山和焦亮告诉部众，他们将从南路突围，未必不是故意放出风声，实施声东击西之计。他们也许早就计划从东北面的鹏化一路突围。那里是他们的老根据地。巴清德和乌兰泰都没有忽视此路防御，他们派李瑞和王梦麟两部在占城坳埋伏，又派经文岱领兵在邓塘水守候，乌兰泰尽管兵力不足，还是调兵前往接应。

鹏化里有七十多个村庄，官府已令居民将积谷转移。巴清德和向荣认为，即使新墟一时难以攻破，敌军粮尽思逃，但石嘴和大黄江处处都有官军埋伏，断难飞越。鹏化一路业经周密布置，即便敌军从此处突围，官军前伏后追，较之困围死斗，更易得力。

官军从象州追到东乡，又从东乡追到新墟，乌兰泰是最辛苦的将领。他在鹏化等处严密设防，又昼夜指挥进攻新墟，劳苦功高。赛尚阿上一次着力奏报巴清德和向荣的战功，对乌兰泰的成绩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不符合一碗水端平的原则。赛尚阿意识到这一点，此次奏报战功，请皇上赐给乌兰泰头品顶戴。开隆阿作战勇敢，攻击时身冒矢石，赛尚阿为他请赏头等侍卫，先换顶戴。

乌兰泰在新墟战役中打得颇为顺手，非常感激江忠源的辅佐。他要向皇上单列保荐江忠源，可是江忠源牢记着曾国藩的叮嘱，他以守孝之身出山参战，本已有失于伦理，如果再领受官职，那就简直是大逆人伦了。在他极力推辞之下，乌兰泰只得作罢。可是乌兰泰背着江忠源，又把夹片悄悄放进折子里，事后才向江忠源说明，江忠源叹息一声，只好作罢。

咸丰接到广西军报，并未十分兴奋。他虽批准乌兰泰和开隆阿的升迁，但又谆谆叮嘱，官军前一系列作战，好像占了上风，但并未重创敌军，最大的战果是将敌军压缩到新墟。但是敌军纷纷向后路高岭转移，虽经官军冲杀围攻，但敌军股数众多，恐怕又是分兵牵制官军兵力，其中必定有什么诡计。因此，他强调兵贵神速，应当乘胜进攻，一鼓作气，扫平反贼。

第十三章　起死回生

李星沅咸丰元年正月二十九日《与向欣然提军书》：

武宣获犯邹观南，据供贼目适通湖南吴姓，邀匪二千人，须三月到此，好与官兵打仗等语。

常胜将军惨败官村

拜上帝会在新墟被各路官军攻逼，似乎已到了穷途末路。这支已经残破的农民武装，被困在弹丸之地，盐粮将尽，只能拼死突围，才有一线生机。他们做了两手准备，首先扎了竹排，企图从南渌和石嘴渡江。如果此路突围成功，便可潜往贵县和郁林等处，与天地会军会合。但是，官军早已觉察他们的这一企图，在沿河严密设防，过渡难度太大。他们的另一个方案是从陆路突围，而他们选定的路线，正是官军将领认为已经严密封锁的鹏化和花洲一路。

咸丰元年八月十六日夜晚，拜上帝会的会众放火烧毁新墟一带村舍，全军从大简翻越山岭，向东北方向开进。

太平军向东北方向突围的企图，很快就被平南团练及东勇发现。这些编外部队比绿营兵更为强悍，对着太平军横截过去，一通冲杀，打乱了敌军阵势。正规军闻信追到，四面围攻，昼夜开炮轰击。太平军依托山地与官军周旋，两军之间展开了游击战。

第二天，乌兰泰通知各路部队严防佛子岭、登高庙和胡村，又通知李能臣会同张敬修搜剿敌军，令刘长清带兵赶赴莫村和新墟搜捕余敌，然后从登高庙进山。

乌兰泰带兵来到黄茅界，接到探报：几百名敌军冲到平山，夺占了练勇营盘。乌兰泰连忙赶去围剿。到平山交手之后，才知情报有误，面对的敌军是一支主力。官军刚到山口就遭到炮击，太平军一共开了几十炮。乌兰泰命令抬枪抬炮向山下还击。由于射程不够，部队向山下推进，只见道路已被挖断，只得返回岭上开火。太平军没有恋战，向东撤去。

官军炮击时，敌方倒下了四五十人，其中有五六名执旗骑马的首领，可见这支敌军中有重要人物。为了掩护他们撤退，村内冲出五六百人，与官军对射。官军后队从一旁横击，将他们击退。官军在西边找到一条小路，鱼贯而下，绕过山头，但前方道路又被挖断，只能开炮轰击村庄。太平军全部撤下山顶，从南北两路撤退。忽然，黄茅界出动一股太平军，抄袭乌兰泰后路，乌兰泰只得将接应后路的部队撤回黄茅，令其攻上西山，遥见山腰有敌军埋伏，便留下开隆阿照料这一线，把秦定三的部队调到登高庙接应，自己转回平山扎营。

这一天的战况令人眼花缭乱，官军似乎在任何地方都能碰上敌人。李能臣和王锦绣率部跟追一股，在新罗村交手，太平军落败而走。张敬修率部赶到水枧村，太平军绕了一圈，又杀了回来。张敬修下令开炮，太平军抛弃辎重，爬山越涧。张敬修追杀二十多里，也到了新罗村。眼见得前方有一名乘轿的敌军首领，张敬修策马紧追，由于山径崎岖，马行不稳，被掀下马背，脚骨受伤。知州冯玉衡率队冲击敌军后队，毙敌二百多名。敌军尸体内，有一名头戴红风帽，身着黄衣，据俘虏供认，是军师周锡能。还有一名女官，头戴黄风帽，身着黄绸衣。

杨继昌率领的团练在独峰山遇敌，交手之后，毙敌几十人，正规军赶来接应，开炮轰击，毙敌一百多人。太平军共有几千人，回身反扑，分三路抄截官军。杨继昌退到冷水冲，与乌兰泰会合。王锦绣追到罗碧村，毙敌二百多人，再也无力追赶，下令扎营。

经过一天折腾，官兵饥乏已极，乌兰泰令部队暂在黄茅界、登高庙一带分别驻扎。

经文岱负责东面防御，从古狼渡河，发现满山都是敌军。他只带了一千名贵州兵，不敢抵敌，慌忙撤走。巴清德和向荣闻信，连夜拔营，企图赶到佛子岭堵截。

这是一场令官军晕头转向的游击混战。太平军为了突围，从所有缝隙往外钻，同时留下部队缠住跟追的官军。主力不时绕回来打突袭，敲一下就走。领导核心所在的部队，一直朝东北方向挺进。

八月十八日，太平军突围已有两天，巴清德和向荣得到探报，敌军取道石门，已抵达思旺。两人会商，打算率部东去横岭拦截，但见天降大雨，便暂缓行动。乌兰泰的追兵游击一圈，又回到了平山口，探知营盘村驻有敌军，赶紧催兵前进，果然有七八百名太平军从村内冲出，被官军堵住，又撤回村内。

乌兰泰不愿绕道，下令将道路填平，部队鱼贯下山，忽闻风门坳炮声响起，太平军五六百人开火阻截。乌兰泰部无法通过炮火封锁，只得在平山驻扎，开炮与敌军对射，虽然杀敌三百多人，却被拖住在平山口一带。王锦绣等部当天毙敌几十名，也无法向前追赶。

经文岱没有挡住敌军，跟在造反军后面，伺机小打一下。这一天，见敌军正在过河，下令枪炮齐射，毙敌二十多人。太平军不理睬他，继续东进。经文岱追到大旗岭，看到山径陡险，不敢跟追，在风门坳驻扎下来。

八月二十日，乌兰泰对面之敌撤走，官军终于能够拔营前进。又据探报，敌军尚有十之三四在山内游击。这时乌兰泰才嗅出了太平军的策略。江忠源叹道："逆贼之中，确有高人。他们既已预留兵力牵制官军，节节阻击，主力恐怕已前去甚远。逆贼既然是向东突围，就看巴都统和向军门能不能挡住此贼了。"

乌兰泰说："向荣兵力最厚，想必能将逆贼遏止。我部且将山内余逆搜剿干净，再往前追。"于是乌兰泰一路追剿山内余敌，颇有斩获，一直追到龙街，才扎营休息。张敬修一路东追，从下窑赶到平南县境内的得胜桥，探得太平军已从思旺东行，号称要打藤县。

巴清德和向荣为避雨耽搁了一天，拔营后向横岭推进，前锋已经渡河，探得树林中有敌军埋伏。巴清德催促后队迅速过渡，抵达距思旺墟六七里的官村庙，正要扎营，太平军主力已从思旺扑来，双方互射枪炮，激战一场，各有伤亡。忽然，松林中有七八百名太平军冲出，欲抄向荣之后，向荣急忙调兵从岭后压下，枪炮连环射击，却无法击退敌军。

湖南营由于火药全部被雨淋湿，遭到攻击时失去还手之力，全部退回选好的宿营地，太平军紧追不舍。官军营盘未定，工事未竣，当即溃逃。赶来接应的部队也被溃兵冲散。太平军又从左边山梁抄袭后背，巴清德和向荣所部突然遭到几路夹攻，不得不拼死突围，从都统到总兵，一概上阵，千总杨成贵中枪阵亡。

巴清德与向荣且战且退，担心敌军趁势杀进平南县城，于是迅速撤进城内。一路上，他们丢失大量锅帐武器。东路官军遭此沉重打击，几乎一蹶不振。鹏化团练也撤退到蚺蛇界内。洪秀全主力毫无阻碍地离开了思旺。

巴清德和向荣的这路官军暂时瘫痪了。达洪阿已被咸丰根据赛尚阿的建议调回北京，金田附近的战场上只留下乌兰泰这一路官军。太平军放出风声，说他们要东进藤县，使官军误判了他们的进军意图，实际上他们从思旺脱身以后，行抵藤县的太平墟，便迅速地分水陆两路北上，朝永安方向推进。

赛尚阿总结官军未能阻止敌军突围的教训，将之归咎于古城坳和邓塘水的驻军；至于巴清德和向荣的官村惨败，则被描述为一次意外。他说，敌军从新墟焚烧根据地奔向思旺之后，占据鹏化七十余村。巴清德和向荣绕道拦截，前路扎营未稳，突然被敌军冲扑，致使帐房军械全被敌军夺去。副将李瑞和王梦麟带兵驻扎古城坳，是敌军必经之路，却任其兔脱。经文岱驻扎邓塘水，兵力单薄，一见敌军满山，不敢抵抗，都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请旨将李瑞和王梦麟先行摘去顶戴，交部严加议处，湖南营管带李伏及经文岱交部严加议处，均责令留营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巴清德、向荣、长瑞也请旨交部议处，以示惩儆。

战略性转折悄然发生

巴清德和向荣在官村大败之后，暂时废了武功。向荣照例患了失败综合症，意志消沉，借酒浇愁。官军只有乌兰泰部还在活动。他们在山内游击了一天，于八月二十一日冒雨向思旺前进，从尖石顶大山抵达马头山口，遥见四处火起，立即派兵爬上左右两岭，令贵州兵从中路出击。拜上帝会断后部队五六百人见官军登上山峰，全部撤回思旺。乌兰泰部开抵龙门，驻扎两日，从山内追出，搜杀了敌军余部几十人。

不抵抗将军李瑞从古城坳退到佛子岭，接到探报，敌军已行进到界水。平南县和藤县团练预先在水冲埋伏，等到敌军开来，从两边发起攻击。太平军没有恋战，撤到大合水驻扎。乌兰泰、秦定三、张敬修等部当日驻扎在平岭，其余各镇部队驻扎思旺，巴清德和向荣暂时驻扎平南大将桥一带，理由是防堵平南要路。他们借口部队需要补充武器锅帐，迟迟不肯拔营，赛尚阿紧催硬逼，这两人仍然毫无动静。

乌兰泰虽在尾追敌军，却不知他们要去往何方。他率部追到麻油坪，终于看到了敌军的影子，探知敌军前锋驻扎在大旺墟，另一股分往南行。此地是分叉路口，南可通藤县，北可通永安。巴清德和向荣既已驻扎南路，乌兰泰为防北路不测，提议派刘长清带兵到修仁和荔浦一带堵截。他担心北上兵力单薄，令李能臣一同前往。

乌兰泰急于探明敌军行踪，跟踪追击。他听从江忠源的劝告，派出大批哨探，得知敌军已到藤县的太平墟，很可能北上永安。乌兰泰决定从山上绕路到北面堵截，八月二十八日拔营前进，得知有翻山小路可通永安，边开路边行军，行走七十多里，抵达豆田，又翻山越岭，来到马林市。闰八月一日进入二江峡、藤洞峡等处，越过了六梅岭。上午九点，只见远处尘土飞扬，一匹快马疾驰飞来。来人是永安州的衙役，翻

身下马，跪在乌兰泰跟前："启禀大人，州城被围，知州吴大人请乌都统救急。"

乌兰泰二话不说，催队急行。第二天赶到夏宜村，正在造饭，探子来报：永安州已于昨日被敌军攻破。永安州兵力单薄，代理知州吴江指挥守城，坚守了三天，被敌军攻入，文武官员全部阵亡。

乌兰泰不再等待各部到齐，率领已到部队前进，抵达离州城十多里的文墟，听说城外的水窦还有敌军据守，忙下令赶筑营垒，一面派人前探敌情。几个时辰后，探子回报：敌军占据了州城，以及城外的莫家村、卫龙村和水窦村等处。乌兰泰部连续行军三百多里，马匹已经累倒，乌兰泰和江忠源都要每天徒步行走二三十里，何况兵卒。将士体力实在难以支撑，只能让部队休整几天。

乌兰泰沉沉睡去，开隆阿和江忠源强打精神，料理营务，派人前往桂林，向赛钦差禀报军情。由于乌兰泰部走的是山路，第二天炮械还未赶到，部队无法投入作战。

在太平军后面追击的另一路官军，是张敬修率领的东勇。他们没走山路，跟乌兰泰的行军路线不同。他们行抵华锦村时，探知敌军在永安以南八十里的大黎也驻扎了部队。大黎距华锦村只有十几里，张敬修立刻提高了警惕，派人继续打探。

哨探回报，敌军分成两股，各有一二千人，分赴三江口和藤县所属的太平墟，主力部队及首领等三四千人，已先从大黎进入永安州境内，但大黎也有部队驻守。第二天，哨探又报，敌军纷纷拔营离开驻地。根据浔州府知府张其瀚的情报，敌军进入永安州城以后，城外还有三起，一起在距平南百里之处的大黎，一起在距大黎九十里的榕树江口，一起在距榕树江口三十里的太平墟。

从大旺墟前往大黎的太平军，八月二十八日于上坡村遭遇平南县令倪涛的团练部队。太平军乘坐三十多艘船只，沿河陆地还有一千多人。两军交战，各有伤亡。太平军继续行走，在藤县三江口又遭团练截击，太平军弃船而逃。

三路太平军左冲右突，在官军截击中各有伤亡，最终都到了永安，跟大部队会师。

永安州城失陷以后，巴向二人才有了动静。巴清德于闰八月一日起程，从平南赶到东北方约六十里的太平墟，向荣也于当天起程，从平南赶到东南方约六十里蒙江镇。他们一北一南，相距约五十里，两地有蒙江水路可通。这条水路从太平北行近两百里，便可抵达永安。

藤县代理知县张鹏万接到情报，说洪秀全打算从蒙江前往广东，他赶紧令乡勇在三江口蚺蛇岭旁埋伏。这是一条虚假的情报，也许是太平军故意散布的。虽然确有一股太平军走此路线，但洪秀全不在其内。闰八月二日，太平军有十三艘船开到，乡勇开炮击沉五艘，太平军上岸逃走，其余船只仍从上游驶回。大坡乡勇当天也跟太平军遭遇，交战之后，太平军直奔永安州。

张敬修在官军各部将领中算得上积极的一个，可是此次追击，他也陷入了绝境。他于闰八月二日从锦华村开拔，企图追击太平军，因地势险窄，乡勇前后拉开了距离，张敬修竟然无法集合部队。乡勇害怕悬崖陡壁，一个个开了小差。三天后进抵樟村，探知山门有敌军船只，第二天早晨下令出战，竟无一人敢进。张敬修领头追赶一里，还未见敌军踪影，乡勇呼喊“贼军来了”，纷纷四散。张敬修愤懑填胸，情急投河，经乡勇救起。虽然捡了一条性命，但部队锐气尽失，张敬修的武功，算是暂时被废掉了，朝廷前次对他的奖赏也已作废。赛尚阿只好将他的部队裁撤，需等广东增募的潮勇和东勇开来，交给他统领，他才能立功赎罪。

闰八月四日，乌兰泰恢复了体力，急不能待，不等炮械到来，便领兵向永安州城前进。行至佛子村，距水窦仅八九里，听说水窦有一千多名敌军驻守。江忠源说："全军去攻州城，恐怕水窦逆贼抄我后路。大人不妨留下几百兵力，由经大人和我带队，在此村后岭驻扎，以防水窦之敌。"

乌兰泰说："此计甚好，可无后患之忧。"

安排妥当后，乌兰泰、开隆阿和秦定三率兵前进，行至佛子村中间，忽见八九百名敌军从𪩘岭蜂拥而来。江忠源领兵抵挡，将敌军击退，乘胜追过𪩘岭。城内太平军闻警，派兵救援，水窦太平军也赶来增援，共有二千多人，从两旁抄袭。江忠源指挥若定，将抄出之敌击败，直追至永安南关。太平军撤入城中踞守。这一仗，先后毙敌七八百人，俘虏十一人。乌兰泰目睹江忠源的身手，对身边的开隆阿赞道："江岷樵不仅多谋，领兵打仗也是一把好手！"

开隆阿哼了一声，并不答言，满脸不忿之色。此人现在已是头等侍卫，官居正三品，擅长骑射，在马上发枪射箭，无不命中，曾经射杀十几头老虎，在军中有"打虎将"的称号，深得乌兰泰和军士们的好评。江忠源一到军营，就抢他的风头，令他心中十分不快。还记得这个七品小官初次见他时，只是一揖而过，并未给他充分的尊重。因此，每当听见乌大人夸赞这个湖南人，他心中就不服气。

乌兰泰微微一笑，也不跟他理论。他想，终有一天，开隆阿会懂得江忠源的价值。

直到闰八月上旬为止，开到永安州城外面的官军，只有乌兰泰一部。他们在永安城外孤军作战。闰八月六日，部队开到𪩘岭。乌兰泰查看地势，此处共有三座山峰，𪩘岭居中，又名秀才岭。此岭以北十几里处有个莫家村，遥见村内驻有敌军。乌兰泰令副将和福带兵在松岭后埋

伏，令开隆阿带兵驰往新村，秦定三等人随同接应。

太平军得知官军占据了秀才岭，从各处出动迎战。乌兰泰令火器营发射火箭，击中敌军，官军乘势而进，将中路敌军压退到山脚。西面山岭的太平军齐扑而下，湖北营冲上前去，连续开枪射击，击倒敌军一片。黔滇营轮流射击，将山根太平军击败。中路太平军被湖北营击退，只有莫家村的太平军隔河抗拒，坚守不退。东南面的太平军包抄过来，立即被官军赶走。太平军合而为一，用大炮轰击，经文岱赶来接应。秦定三所部勇气倍增，奋力冲杀，毙敌颇多。太平军中有一红衣黄帽将领骑马督战，也被官军击毙。太平军群龙无首，阵势大乱。官军趁势渡过蒙江，追杀到永安城下。守军关闭城门，败军无法退入，多被官军杀死。乌兰泰大获全胜，收兵返回秀才岭。

冯云山见官军两次冲到城下，找出外围阵地的纰漏，令部队连夜在各要隘赶造木垒炮台，加固阵地。

赛尚阿连次飞催向荣前进，向荣心情沮丧，迫不得已，于闰八月十日拔营赶赴昭平驻守，口上承诺将要进攻永安。赛尚阿又迭催刘长清和李能臣迅速拔营逼近州城。他认为，只要把这三路兵马催到，加上乌兰泰的部队，官军便可四路进攻，一举收复永安。

闰八月十一日，乌兰泰尚未等到援兵，但他不愿无所作为。他决定利用秀才岭一线的地势打伏击。他在窦村附近设伏，交代伏兵将领："等到逆贼渐近，你们便沿左右二岭缓慢退过山脊，严阵以待。"分派停当后，他自率火器营在秀才岭最高峰建立中军旗鼓，帐前竖立红盖，向敌军显示大帅所在，预埋地雷，等待敌军来送死。

诱敌之兵出动之后，太平军五六千人分路攻扑，乌兰泰的左右营皆退。太平军争相扑来，都想拔掉官军大帅的红盖。他们接近秀才岭时，官军火机忽发，地雷爆炸，天崩地裂，太平军死伤惨重。官军大队从岭

后突出，枪炮齐发，杀毙二三百人。太平军仍然退归木寨。

水窦太平军一千多人，企图乘虚攻扑官军营垒，乌兰泰的东面伏兵杀出。太平军一股从岭北抄后，一股直奔秀才岭，企图截断官军归路，都被官军击败。收兵时，秦定三臂膀被铅子击中，仍然督兵力战，官军大队出击，抓到大批俘虏。从此太平军一见乌兰泰的旗帜，就不敢靠近城边。

州城内的国家政权

永安州城在天国大军的锋锐之下轻易失陷，极大地鼓舞了金田农民军的将士。他们遵照上帝的旨意作战，终于攻下了第一座城市。杨秀清和萧朝贵表演的天启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巨大的胜利就摆在上帝的子民们眼前，山野之民竟然成了一座州城的主人。他们放声欢呼，感激天父和天兄的指引，宗教狂热在太平天国的组织中空前高涨。

太平军进入永安州城以后，他们的领袖究竟是谁，对于官军而言就不再是一个秘密。他们把旧政府的州衙改为王宫，洪秀全在三十多位嫔妃的簇拥下，住进了不大像样的宫殿。拜上帝会由八九个人组成的核心领导集团公开亮相，洪秀全宣称自己是太平王。

在太平军进城的最初一两天里，王号的确立似乎还在磋商之中。以丞相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自称“大汉军师”、“开国丞相左”，对君主的称呼是“圣神文武皇帝”。这个大汉军师有可能是杨秀清，而左丞相则可能是冯云山；皇帝则有可能是两个人：洪秀全与洪大全。

这份告示并未染上多少宗教色彩，遣词造句充满了正常的政治理性。左丞相说，他们这伙人起事出兵，是为了安邦定国，发政施仁，特别强调是为了平定社会动乱，而不是为了扰乱社会治安；是为百姓谋福利，而不是损害百姓的利益。

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说得过去的。当时的广西，按照江忠源的说法，的确是“无处无盗，无时无盗”。左丞相举出实例，把张家祥（张国梁）之流列为专政对象。这个强盗阻截江河，扰乱乡里，鱼肉生民，逞其虎狼之性，肆其狐狸之淫。

大军师和左丞相指出，张家祥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不法之徒纷纷仿

效，召集匪类，凌暴黎民，沿江收税，到处抢掠，商民当之者迎刃而倒，士庶闻之者望气而逃。官府不肯镇压犯罪，猫鼠竟然同眠一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何以聊生？所以左丞相领导的组织忍无可忍，聚集天下义士，大举义旗，以清妖孽。既然如此，村乡市镇，不用惊惶，士农工商，各安本业。

事实上，当时不仅在广西，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盗抢行为，官府无力制止，民众自行武装起来维护社会治安，也是为了上述目的。只是多数民间武装都没有跟官府对着干，更没有自立政权。那么，这位左丞相效忠的圣神文武皇帝，为什么要跟大清皇朝分庭抗礼呢？

布告借用天地会的口号，直接提出“满夷当灭，皇汉当兴”。左丞相说了一个“天地古今循环自然”的道理：久合必分，乱极思治。

天国的两位大臣讲述了道光一朝的现实：满清已经不行了，清帝软弱而昏暗，臣子们残暴而贪婪。朝中文武，首脑都是旗人；外省政府，掌权者都是用钱买来的官。大臣尽自贪赃，小吏能无索贿？天下的读书士子，一腔热血，雪窗勤学，终属徒劳，难抒抱负，虽有经济之才，岂有展用之日？朝无善政，野多遗贤。

这个提法，真是一针见血。对于全国所有读书无用的汉人，是振聋发聩的召唤。洪秀全和焦亮都是过来人，他们能写出汉人士子备遭冷落的愤懑和心寒，如果这个新的政权言行如一，虚心纳贤，重用读书人，他们的事业确实大有希望。

为了表明新政权的军队纪律严明，天国大臣宣布，从闰八月一日拜上帝会进入永安之后，左丞相深刻领会陛下待庶民如保赤子的圣意，不许部下妄抢一物，妄伤一人，倘有抗拒不遵，左丞相定必严惩地方官员。

这份告示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进军目标：首先打下东南半壁江山，然后向北方进军，杀进京城，擒获清帝，清算清朝历代皇帝的罪过，光复中华一统的天下。

最后，告示命令所有臣民剪掉辫子，不穿左边开襟的衣服，表明与满清决裂的决心，以完成建国的大业。如果效力有功，一定会封爵拜官，大加奖赏。

几天后，又有一份文告发布，署名为“奉天承运太平天国总理军机天下大元帅万岁洪”，自然是洪秀全与洪大全，或者是二者之一。文告指控清朝各级官吏，滥征钱粮，盘剥民众，比强盗更为残暴，“无异虎狼”。这一切都是因为清帝没有德行，远君子而亲小人，卖官鬻爵，压抑贤才，以致世风日下。

文告声称太平军已经夺得广西，现在预先晓谕湖南、湖北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带。凡是普通百姓，不必惊慌，农工商贾，各安本业。有钱人要备办粮食，为太平军提供军饷，数量多少，自行申报，太平军打下借条，作为凭据，以便日后清偿。

洪大元帅号召民众有勇出力，有智出谋，同心协力，共襄义举。等到全国太平之日，都能得到荣封。清朝政府各级官员，“逆吾者斩，顺吾者生”，首先发还原籍，听候他日起用。其余豺狼差役，概行剿除，悬首示众。倘有乡民胆敢助清官为虐，与太平军为敌，天兵所到，必予诛夷。

这两份文告充分体现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政治远见，起草者当属天国的理性派领导人，冯云山、焦亮、韦昌辉和石达开都有可能是执笔者。

后一份布告表明，太平军在此时就定下了北进湖南湖北的计划。也许焦亮的意见深刻地影响了最高决策层。焦亮曾向他们反复强调，湖南

的会党已经做好了迎接太平军的准备，太平军在湖南可以得到大量的补给和兵员。

洪秀全的另一选择是东进广东。从客家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客家人在自己的故土梅州一带很有可能调动较大的力量。但是他们进军广东东部难度较大，因为他们要在广东境内行进很远，必将遭到广东清军的重重阻击。

太平天国在永安宣布成立，三十八岁的洪秀全不久自称太平王，并未称帝。二十八岁的焦亮是否在此时自称天德王，姑且存疑。二十八岁的桂平人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三十一岁的武宣人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韦昌辉、秦日昌、石达开为左右丞相。从官位和排名来看，前三位权贵都是具有宗教神话色彩的人物。

后来他们的职务又做了调整，除洪秀全与洪大全以外，其余各人大大升格。杨秀清受封为东王，萧朝贵受封为西王，冯云山受封为南王，韦昌辉受封为北王，石达开受封为翼王。秦日昌和胡以晃等人分别被任命为丞相与军师。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而埋藏着危机的领导班子。杨秀清豪放无赖，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肆意煽动宗教狂热。韦昌辉是监生出身，经常出入衙门办事，见过世面，头脑冷静，善于权变，对神灵附体的无稽之谈颇为反感，洪大全的供词中称他极为善战，曾以千人之师击败官军一万人；石达开是个理想主义者，饱读诗书，文武兼备，富有激情，说话慷慨激昂，发誓要献身于天国的大事业，对神灵之说颇有保留；萧朝贵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但缺乏政治远见，为争夺权力而搅进了杨秀清的迷信活动；秦日昌原来是个打工仔，并无才情，只因对天王忠心耿耿，深得洪秀全信任。

这些人凑在一起共建大业，起初就未必志同道合。在面临共同的大

敌时，他们为了一致对敌，不得不互相配合。从新墟突围之前到进入永安之后，这个领导集团形成了两种泾渭分明的路线，并且开始了围绕运动控制权而进行的路线斗争。以焦亮、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为代表的政治谋国派，深为经过洪秀全改造的基督教背离国民主流意识形态而担忧，以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为首的宗教狂热派，却试图依仗眼下在部众中非常吃香的天启迷信，把太平天国建设成一个宗教王国。

据说在宗教狂热派占了绝对优势以后，杨秀清对太平天国初期的王爷划分了等级，声称东西二王为一等王爷，南北二王为二等王爷，翼王与天德王为三等王爷，这就表明在这个组织内宗教已经凌驾于政治之上。

太平天国诸王以下，又设七等爵位。以下为六官品级，分别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每种官又分正副。官僚以丞相为首，是一品大员，下至检点、指挥、侍卫挥御、将军、总制、监军、军帅、旅帅等职，都是武官。显然，冯云山和焦亮等人把太平天国构建为一个军人政府，以利于从事夺取全国政权的军事活动。将军分为总粮将军、坐关将军、巡狩将军，还有行营五将军，按水火金木土区分，各司其事。每省设文武首脑各一名。文官叫方伯，武官叫主将，副手叫做佐将。

太平天国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可用的人力资源，同时为了用严格的纪律约束女性人口，他们设置了女官。官职分为女丞相、女掌教、女掌簿、女指挥、女百长等，也属于行伍之列。

太平军进入永安时的总兵力，各种文献记载不一，但至多不会超过一个军。随军家属没有计算在内，也许有三四万人。家属中哪些可以投入战斗，哪些是纯粹的平民，恐怕他们自己也很难明确划分。

在杨秀清主持下，天国宣布采用太阳历，每年定为三百六十六天，

取消闰月，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他们还宣布，从明年起，改年号为“天德”。

这个天德年号为后世人留下了很大的悬念。年号既为天德，那么按照惯例，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应当称为天德皇帝。可是洪秀全从来没有这个称呼。这个年号令人联想到从武宣集结以来一直与诸王并肩战斗的天德王洪大全，即湖南兴宁人焦亮。但是，此人跟随太平军进入永安之后，在天国的核心圈子内究竟是否占有一席地位，还是一个疑问。据说太平天国官制的奠基人就是焦亮，由于他改名洪大全，太平军告示上署名的洪大元帅也有可能是他。然而奇怪的是，太平军后期的大将李秀成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介绍了太平天国初期所有的大人物，唯独对此人只字未提。

李秀成加入拜上帝会，是在太平军北上永安经过大黎的时候。他竟然根本不知道有个天德王的存在，这意味着洪大全也许在此之前就从拜上帝会的最高领导层消失了。如果说新墟之战中他还在出谋划策，那么在太平军北上大黎之前，他已经发生了不测。焦亮在被捕后的供述中说他进入永安后居住在宫廷内，身着绣袍，头戴黄帽，而另外的四王所戴的是镶红边的帽子，比他还低一等。他还说，虽然他在衙门里身着黄袍，但他并不想坐上王位。他的供述是否属实，似乎已很难得到验证。也许当时他已被反对派加以软禁。

天德王所遇到的变故，可能是拜上帝会领导集团发生的第二次权变。有人推测，这个集团中的一些人，特别是杨秀清和萧朝贵，不愿看到洪秀全身边有个人跟教主平起平坐。如果此人也效仿他们，利用会众的迷信制造出天神附体的事件，就会大大威胁到他们在集团中已经取得的崇高地位。

问题在于，洪大全非但不屑于去玩他们的那套把戏，而且还抵制他们的做法。他在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到武宣加盟拜上帝会之时，给洪秀全

的领导班子提交了一份建议书，纵论用兵方略，探讨军政形势和人心向背，颇有一番见地。令洪秀全最感兴趣的是，焦亮说，太平军只要占领了一个省份，向全国发出文告，就可以令全中国归附。他建议拜上帝会占领他的家乡湖南，雄踞潇湘而号令天下。他还自告奋勇，请求率领湖南的天地会打前锋。

看了这篇宏论，洪秀全知道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对他礼遇有加。通过洪大全的军事指挥实践，冯云山发现他具有卓越的才干，建议洪秀全跟他平起平坐。于是在那段时间里，洪大全进入了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官军从俘虏口中屡屡听到天德王洪大全的名字。

前面说过，焦亮之所以加盟洪秀全，并非认同他的宗教信仰，他不相信洪秀全是天父之子，更不相信杨秀清的天父附体和萧朝贵的天兄下凡。他只是认为这个宗教组织比天地会更容易团结民众。但他看到这个武装集团的权力逻辑全部建立在宗教迷信之上，便试图劝说洪秀全多在文治武功方面下工夫。很明显，要成就一番拯救万民于苦海的大业，怎么能用这种可笑的把戏来蒙蔽军民呢？

焦亮和他同时代的左宗棠性情相近，心有所想，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洪秀全，叫他不要依靠妖言惑众，指出张角、孙恩和徐鸿儒之辈不足效法，开天辟地以来，未曾听说过有人用妖术获得了成功，应该立即改正。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抓痒抠到了伤疤上。难道洪秀全不怀疑杨萧二人玩的是哄人的把戏？洪秀全不敢深究，是唯恐坏了大局。如今既已靠通灵的把戏赢得了几万名信徒的拥戴，难道还要他打自己的耳光？

拜上帝会毕竟是洪秀全的宗教组织，焦亮的干预直接威胁到他们已经拥有的权力，这个不信上帝的人不管为他们的事业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都会被排斥到权力中心之外。也许洪秀全和冯云山不愿意这么做，

但他们不能在事业发展的紧要关头失去信徒们的支持，或许就连焦亮自己也不愿成为这个集团新一轮权力之争的导火索。于是，焦亮此时有可能不再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

洪秀全和冯云山都不会残酷地对待这么一个杰出的共事者，焦亮得以平安地跟随太平军进入了永安。可是他出于对事业的忠诚，还在不断地向洪秀全进献忠言，彻底开罪了太平天国的权贵们。

永安建制以后，焦亮更加忧虑，他建议洪秀全不要反孔，不要修改历法。洪秀全考不取功名，错在清朝官府不识人才，怎能说是孔夫子的罪过呢？《论语》中没有宣传上帝的存在，上帝因此而怪罪孔夫子，简直是荒诞不经的理由。天王何必如此相信自己的一段幻觉般的经历，而不顾全体中国士子的感受呢？

焦亮说，反抗清廷大可不必模仿秦朝的皇帝！秦始皇自诩功德盖过三皇五帝，洪秀全则鄙夷伏羲和神农，非议尧舜。如果你不尊重中国人的祖宗，怎能指望赢得民众的支持？修改黄历，鞭挞孔子的遗像，将经史典籍投入污秽，无一不是丧失民心、侮没斯文的下策，必须马上纠正，天国的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焦亮劝说洪秀全不要反孔，是一条最重要的忠告。洪秀全在皈依西方宗教之初，跟冯云山和洪仁玕一起砸了自家供奉的孔夫子牌位。他把科举不顺的怨气发在孔夫子身上，牵强附会地解释他的濒死经历。他一直为自己大胆的举动而自豪，号召他的属下毁文庙、砸牌位。这一个看似意义不大的举动，却触到了中国最大的雷区。这个雷区，连满人入侵后也不敢去碰，现在洪秀全踏上去了。

中国的儒学，早已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流派，不仅仅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两千年来，它已经成为规范中国人精神和行为的圭臬。儒学之所以具有神圣的地位，因为它承载着世代中国人对人伦和社会生活最美

好的愿望和最坚定的信心。在孔夫子以后，许多代中国人通过对儒学经典的注释丰富了它的内涵。经典可以有不同的诠释，甚至可以曲解和阉割，但绝对不能诋毁或打倒。你可以把孔圣人的牌位制成不同的样式，也可以把学圣描绘成不同的模样，但你决不能烧毁他的画像。

连熟悉中国社会历史的西方人都知道，在孔圣人的国度，一个人若是追随儒家提倡的生活方式，不论他在当世会陷入多么凄苦的逆境，但绝不可能被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反而言之，一个人若是胆敢与儒学为敌，无论他在当世会受到怎样的追捧，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永久的笑柄。

然而洪秀全似乎缺乏对儒学地位的深刻认识。他对于自己的那次濒死经历深信不疑。他是一个真正的迷信者。他认为上帝能够指引他得到民众的拥护。不错，在饥民遍地的中国，在贫富悬殊、社会极为不公的局势下，他掀起的运动也许会得到饥饿和贫穷的拥护，但是他试图摧毁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也许会跟饥饿一样令中国人无法忍受，引起超出想象的激烈反弹。

焦亮对于反儒的严重后果有充分的估计，洪秀全却无法接受他这些带刺的批评。幸好太平王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肚量，没有过多跟焦亮计较。

焦亮为了维护共同的立国大业，不肯就此罢休。他又指责洪秀全大事未定，就迫不及待地建国称王，乃一大失策。把军政委托给杨秀清这样的投机者，简直就是罪过。

他给洪秀全讲了古代的教训。袁术在淮南，董昌在浙西，都占着几十座城市，妄自尊大，很快就灭亡了。洪秀全现在只占着巴掌大的地方，为何就追求虚名，而不顾实际付出的代价呢？打出金田不出两百里，就住进了宫殿，设立三十六宫，供自己取乐，而将军政大事交付庸

人，所犯的大错，比李闯王和张献忠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可能成就大业呢？

焦亮再次挑战洪秀全的修养。天王肚量再大，也容不得别人把自己涂成漆黑。为了不再有人危言耸听，他一定得做点对不住朋友的事情了。在杨秀清与萧朝贵的主张下，焦亮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在被捕之前试图逃跑，却被守卡的部队拦住了。他之所以没有丢掉脑袋，是因为冯云山的力保，天王有所不忍，没有批准杨秀清呈报的死刑。

太平天国在初进永安发布的文告中提出了一个可以令天下汉族读书人振奋的口号，但他们所行的却是另一套。洪秀全不肯接纳焦亮的劝谏，已经把自己置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对立面，并且为所有蔑视知识分子的天国官员树立了一个糟糕的榜样。

到了这一步，焦亮算是为太平天国尽心尽力了。他多么想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涤荡社会的一切污浊，可惜洪秀全这帮人不听忠言，恐怕是指望不上了。唉，本想造反，却沦为合作伙伴的阶下囚，这个世道真是荒唐！

焦亮被剥夺了发言权，但是不久之后，太平军还是按照他的建议向湖南进军了。这个计划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太平军的确在湖南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并且在这个省份真正强大起来。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由于洪秀全不肯放弃反孔的立场，太平军踏上三湘大地，极大地刺激了湖南读书人的抗争意识。他们唤醒了一群雄师，激发了这群孔圣人弟子骨子里怀有的野性。为了实现一生追求的功名，这些既有头脑又十分好战的潇湘才俊，将会站到清廷的阵营内，成为太平军最强大的对手。

不过，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前，还有更加荒唐的事情在焦亮身上发生。

第十四章　楚勇参战

曾国藩《江忠烈公神道碑铭》：

（乌兰泰）叙公之劳，请擢同知直隶州，换戴花翎，公亦竭诚赞画，募楚勇五百人助战。湖南乡勇出境讨贼，自此始也。

官场智慧坏大事

永安失陷以后，赛尚阿和官军将领们认为太平军时刻有北上桂林的可能。李能臣和刘长清虽已抵达修仁一带布防，但赛尚阿还是觉得兵力不够，赶紧从湖南和广东增调官兵一千名前来增援。同时在省城召集团丁，增募乡勇。又将派往南宁和太平的部队调回临桂。据邹鸣鹤报告，桂林集结的乡团统计有五万多人，纪律还算严明。有了这些武力保障，赛尚阿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就伸手向朝廷要饷要兵。

赛尚阿承认，他到广西的三个月来，调来的兵力不为不多，但是由于围困新墟功败垂成，导致敌军逃脱；又因军心不齐，以致尾追不力；向荣一军因雨受挫，顿兵平南十多天，只有乌兰泰一军翻山越岭追逐，又因军饷转运艰难，致使永安失事。赛尚阿认为，官军各部疲劳已久，具有作战能力的不过一半，难以得力，不得不添募撤换。而各地增募乡勇、赏犒乡团，需要的费用太大。粮台只剩几个月的军饷，广东关税还有六十万两没有解到，所以还要请户部多拨一些银子，以免前线停兵待饷。由于高级指挥官多已疲惫不堪，赛尚阿还请咸丰将河南的河北镇总兵董光甲、湖北的郧阳镇总兵邵鹤龄和湖北的镇标游击胡定国调来前线。

赛尚阿现在唯一的指望是乌兰泰。但是乌军独力连续作战，部队更需休整。秀才岭一战之后，乌兰泰让部队休整了七天。他派人送信给北路的总兵李能臣和刘长清，邀他们于闰八月二十日一同进攻水窦。

攻击之日的前一天，乌兰泰升帐分派兵力："秦定三、穆腾额听令：你二人各带所部，前往独水岭埋伏；田学韬、色钦额、戴文澜听令：你三人各带所部，前往龙虎岭一带设伏；开战以后，常禄、开隆阿分路接应此二路伏兵；经文岱、江忠源、和福严守各营，以备随时调派

接应。”

分派妥当，设伏各部分头衔枚前进。开战当日，乌兰泰率领火器营来到石燕岭，距敌营不到一里。太平军发现官军，连续开炮射击，从南头营内扑出六七百兵力。官军分路迎击，抬枪射击，火箭发射。忽然，莫家村的太平军分两路绕到官军之侧，常禄带兵从山上压下，开枪连射，将太平军逼向南面。北面二寨的太平军一齐冲出救援，被官军击退。太平军来不及回寨，向东南方撤退。南面的太平军奋力扑向官军，常禄从山上压击，清长从山腰截攻，南北两面的太平军拼死闯关，仍然未能会合。北路太平军全部撤到南面的两座大营。穆腾额、田学韬挥师攻击太平军大营，乌兰泰令兵丁紧逼营墙，进入太平军火力的死角。官军一齐向营内抛掷火筒，屯官思达朋首先带兵爬墙而上。太平军滚木抛石，官军冒死冲入大营，早将北门堵住。太平军拥向南门，也被截住。营内太平军约六七百名全部阵亡。官军搜获枪炮旗帜器械多件，将三百多架辎重和板房、帐房全部烧毁。

官军攻营时，东南山头的太平军扑来救应，被清长击退。北面有大股太平军攻扑秀才岭，被开隆阿击退，并乘胜追击。莫家村太平军又出动七八百人前来接应水窦，被和福迎头截击，乌兰泰率常禄的云南兵赶来接应，太平军已经败退。秦定三也率部协助追击，顺便烧毁了卫龙村。

这时西北方烟火四起，伴有隆隆的炮声，刘长清等部从北面杀到。经文岱和江忠源带兵赶到秀才岭，乌兰泰随即飞调清长拦截水窦太平军，其余部队都来攻城。水窦的太平军出营来追，被官军击退。莫家村等处的太平军退入寨垒，用炮火压制攻城官军。守军各处炮台一齐开火，攻城官军用了一个时辰，未能推进一步。时间已近黄昏，官军弹药火绳已经耗尽，只得收兵回营。

刘长清和李能臣那一路从龙眼潭向州城前进，该处山险路狭，山下

都是水田。北劳、六庙、竹枝等处都有太平军驻扎。刘李二人当即下令分路进攻，开炮轰击，放火烧村，直冲到永安西门外的西河村。太平军预先在山岭上安炮设卡阻截，见官军杀来，当即开炮射击。官军冒死逼近卡门，太平军同样顽强，不肯后退。官军只能靠猛烈的火力杀伤太平军。

太平军在水窦和莫家村的两处军营驻扎的都是精锐部队，火力配备也很精良。古今中外的军事观察家认为，太平军早期的武器装备比官军占了优势。他们信奉洋教，与洋人接触颇多，又由于起事之地在广西，可以通过两广沿海地区向洋人购得先进武器。这给兵器决胜论者提供了一个实证，他们之所以能够冲出广西，从湖南一直打到金陵，官军无法阻挡，是因为武器装备占了上风。至少可以说，清军绿营与旗营贪生怕死，军官腐败无能，加上兵力调配混乱，指挥机制落后，在武器装备不及敌军的情况下，进一步削弱了自身的战斗力。

在对永安州城的攻坚战中，乌兰泰虽在外围打了四次胜仗，但因攻城器械不足，兵力单薄的困难更加突出。由于没有部队接应，乌军攻破了水窦，也分不出兵力防守，所以乌兰泰只好放弃已经攻占的水窦堡垒。

江忠源见乌军孤军奋战，气愤不过，来见乌兰泰，说道："向军门相隔一百多里，坐拥重兵八千，迁延时日，究竟是胆小不敢进兵，还是什么原因？若非乌帅兼程追击，四战皆捷，大挫贼锋，省城恐怕已落入贼手了！"

乌兰泰说："向荣倚老卖老，以为朝廷拿他没法子。我早已不指望他出力，只望朝廷能多给我兵力，我也能攻下永安！"

江忠源道："乌帅不要想得太简单。逆贼据守永安州城及城外之东平、莫家村、水窦各处，与城中互为犄角。欲复州城，必先拔除城外据

点。而城外各村都占了有利地势，逆贼经营已久，深沟高垒，守备极其完固。我军兵与勇关系紧张，兵与将互不熟悉，将与将又互不服气。我无合力致死之心，贼有凭险负隅之势。虽现调各省兵勇不下四万多人，有才干的官员未尝不会打胜仗，也只是杀贼数百名或一千多名。然而逆贼焚掠裹挟，愈杀愈多，官军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以忠源愚见，用现在这些兵力攻打守城之贼，至少要四个月才能成功！”

江忠源的愤慨不无理由。但凡明眼人都能看出，官军的另两员大将不知在跟谁斗气，都把自己关在病房里。巴清德在梧州养病多日，方才痊愈，正在赶赴昭平。向荣也称病已久，据说还不能骑马，只能乘船，正好在乌兰泰攻破水窦这一天抵达昭平。两员大将一败之后，同时病倒，是真是假，无人能够判断。谁都知道，官场中人告病不出，在中国的官场文化中具有非常复杂的含义，对于需要摆脱困境的当事人而言，也是最佳的借口。

两名高级将领做了缩头乌龟，他们所带的部队总不能跟着赋闲，赛尚阿令总兵长瑞和李伏暂时统领，叫他们一面留防昭平，一面分兵进攻永安。这两名总兵也跟他们的上司一样不想动弹。遗憾的是上司已经病倒，他们不可能也请病假，只得装死。死猪不怕开水烫，任你钦差如何严厉申斥，就是按兵不动。

不过巴清德和向荣显然都到了病患非好不可的时候，病了一个月，再拖下去，那就是病入膏肓了，无论钦差还是皇帝，都会出手来给他们开一副猛药了。这也是中国官场养病文化的底线。因此这两个官油子不约而同地把握住了火候，选择最恰当的日子病愈复出。他们不仅来到了部队的驻地昭平，还向钦差大人报告：日内即当拔营前进。

赛尚阿没有过多地追究巴清德和向荣的病因。前车可鉴，他不想像周天爵那样，给皇上落下一个御下无能的印象。他也不敢动用那把凶神恶煞的遏必隆刀，砍掉几个中级军官的脑袋，因为他担心军士离心。

严旨碰在棉花上

永安州失守的军报送达北京之后，赛尚阿只接到一道简短而严厉的圣谕，字字威慑，令赛尚阿感到冷气钻心：

> 逆匪被困，正可聚而歼旃，勿令一名兔脱。至洪秀泉等欲由水路潜逃，严密防范，若有首逆未能擒获，只杀余匪以塞责，朕唯知将赛尚阿重惩不贷。懔之。

内阁接到的上谕是：

> 此次巴清德向荣军械损失，未能即刻进剿，以致贼匪分窜，咎实难辞。巴清德向荣均着摘去顶戴，拔去花翎，带罪自效。赛尚阿调度失宜，亦着交部议处。

赛尚阿现在后悔自告奋勇来广西督战了。这里真不是适合官军作战的地方。部队长期待在湿热窒闷的空气里，运动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随时可能被敌军火力所吞噬。从将军到士兵，大家都不容易。一些部队作战经年，胜败无常，而一旦吃了大败仗，士气很难恢复。将士大多疲乏不堪，现在杀鸡给猴看，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兵添饷。他已命令广东巡抚叶名琛再募潮勇三千名，又叫张敬修就近募勇一千多名，统归乌兰泰指挥作战。

皇帝严令不许让逆贼头目从水上潜逃，否则就要赛尚阿的脑袋。那道圣谕已经刻在他的脑子里，一想到洪秀全可能从蒙江逃脱，他就不寒而栗。情报表明，太平军确实在蒙江备有船只，随时可以从水上南下。赛尚阿发出一道道指令，在蒙江下游两岸秘密部署团练，又密令张钊的水勇潜伏在蒙江中流，随时准备截击。

乌兰泰虽然连获胜仗，但他兵力太单。他很清楚，单靠他的力量，

收复永安城毫无希望。李能臣和刘长清进扎古排，还要照顾荔浦的新墟隘口，兵力也感不够，只能与乌兰泰犄角相持，不敢轻进。他们等待巴清德与向荣的部队开到，才会发起新一轮的攻势。可是这两位大爷来到昭平之后，嘴里嚷着即日进兵，还是迟迟不动。赛尚阿一天一道手令催促出兵，他们回复说：山深路窄，部队必须另外选择行军路径。接着又返回梧州看病，往返迟延。直到九月三日，才绕路行抵永安以北一百里处的平乐。

赛尚阿松了一口气，官军总算是堵住了逆贼北上的另一通道，于是又催令他们立即南下攻打永安。谁想到，向荣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病势加剧了，需要请假二十天。然后不等批准，他把部队交给巴清德，当即擅自离开军营，从平乐水路赶赴省城。

这一次，向荣也许真的是生病了。他虽已年届花甲，修养却还差一大截，未能弥补性格的缺陷。得胜之时得意忘形，一吃败仗，情绪就会一落千丈。官村之败，也许他在指挥上并无失误，由于部队冒雨行军，致使弹药淋湿，无法抵挡太平军的猛攻。但他觉得丢不起这个面子，意志消沉，起初是消极怠工，也借此摆一摆老资格。他知道自己劳苦功高，皇上也会给他一点面子。可是前线战事紧张，如果他老是待在后方，皇上终究饶不过他。他打算投入战斗，但是由于心理上的长久沮丧，他真的病倒了。

恰在这时，赛尚阿对向荣的容忍已经到了极限。这位老将反复无常，老是不肯把部队带上前线，永安城长时攻不下来，叫他这个钦差如何向皇上交代？向荣真是欺人太甚，一点面子也不给！于是他请旨将向荣先行革职，责令随营效力。广西提督一职，由总兵刘长清暂行护理。巴清德总算是赶到了永安，但赛尚阿在气头上，索性恶人做到底，也请旨将他交部严加议处，仍留营带兵，以观后效。李瑞也不像话，从黄茅界拔营，在龙寮岭翻山，行抵永安境内的古束村扎营，未回昭平，又不

前进，赛尚阿请旨将他革职，拿问治罪。

赛尚阿如此处置，令咸丰大感意外。他更吃惊的是，向荣是身经百战的大将，素称骁勇，前次双髻山风门坳之战，都能身先士卒，多次立功，为什么官村一败之后，前后判若两人？他是广西提督，职责就是剿贼，就算有病，也要勉力工作，将功补过，为什么一言不发就到了桂林？他是不是跟巴清德合不来呢？巴清德为什么也称病退缩，与向荣如出一辙？咸丰很想了解其中的奥妙，但他不得不批准赛尚阿的处理意见，以便严明赏罚，鼓励士气，稳固军心。

赛尚阿为了给前线将士做出表率，力挽败局，决定亲自走出桂林，南移一百多里，坐镇阳朔，靠近前线指挥。他在临桂附近各支团练中挑选出二千名精壮，增募五百名乡勇，加上二百名京兵，以及新调的一千名湖南兵和五百名湖北兵，携带大炮，一起开往阳朔。

赛尚阿抵达阳朔之前，已经预先派飞马传信，令各营官军分路向永安靠拢，互相接应，发起攻势。九月十日，巴清德、刘长清、长瑞、李能臣等人的部队，从永安北路发起攻击，烧毁了龙眼潭、东山口及马背岭村等处的炮台和军营，同时将团官岭一带的炮台全部捣毁。乌兰泰率领田学韬等部从永安南路进攻，令秦定三与和春带兵接应，开炮轰击水窦一带石燕岭和铜盘村的敌营，前后杀敌四五百名。

这一天，江忠源接到曾国藩的来信，战斗结束才拆开一阅。他看了几行，不禁泪如泉涌。这个新宁人是铁打一般的汉子，可是曾国藩信上的几句话，令他惭愧不安，又有满腹委屈。曾国藩说，既然你应诏出山是为了忠于君主，那么不受荣衔，才能保全孝节，事后的一切提拔奖赏，都要辞去。

对于乌兰泰的保荐，江忠源确实是极力推辞了，他何尝不想按照曾老师的指点，做到忠孝两全？可是乌兰泰已经悄悄出奏，如同覆水难

收。在新墟和草村等地的战斗中，官军迭次获胜，都有他的功劳。经赛尚阿保奏，皇上赏他头戴花翎，待服阙后免发原省，归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遇缺即选。接着经吏部讨论，改由外补签掣陕西。

奖赏已经颁发了，木已成舟，他该怎么办呢？难道现在就告病归去？可是赛钦差和乌都统对他礼敬有加，诚挚相待，深相倚重，突然离去，又怎能对得起他们的知己之谊？既然已经得到保荐，升了官职，又怎么好意思逃离战场？叫他怎么开得了口？

江忠源顾不得夜深，去到乌兰泰的营帐，把曾国藩的信给他看了，说道："涤生师此言，令忠源惶悚无似。此处军务结束后，恳求乌大人不再保举，忠源方敢留营。乌大人若不答应，忠源即日整理行装回家。即便如此，忠源大节已亏，终究做不成完人了！既已失之东隅，只盼收之桑榆。"

乌兰泰见他说得如此严重，虽然有些不解，还是答应了他提的条件，江忠源便同意留在军营。

江忠源又道："我军东路空虚，乌帅还得请求增兵东路。"

乌兰泰道："增兵之事，我已多次禀报赛相，只可惜如石沉大海。"

据说江忠源多次劝说前线总指挥增兵东路，仿佛他已预见到后来的古东之败，但他人微言轻，乌兰泰爱莫能助，所以官军在永安的失败已经注定。

勇士不可貌相

咸丰元年九月十二日，官军终于对永安州城发起了迟来的总攻。巴清德的北路部队进攻州城，分队诱敌，三次毙敌二百多名。乌兰泰在同一天进攻南路，太平军坚壁不出，双方以炮战告终。十六日和十九日，南北两路官兵又发起了攻击，但仍然未能扫除永安的外围工事。

太平军首领分住水窦、莫家村等处，并非全部聚集在城内。他们将辎重船只顺流驶入蒙江，随时可能南逃。赛尚阿令新募的潮勇行抵梧州时，遇有敌船，即行截击。

官军九月份向永安发起了四轮攻击，都未能突破外围防线。乌兰泰总是跟江忠源叹息兵力不够。江忠源多次为他撰写报告，向赛尚阿请求增兵，如同石沉大海。十月初，乌兰泰把江忠源找来，说："岷樵，常听你谈起楚勇善战，尤其擅长山地攻击，我想招募一批楚勇，不知你能否助我一臂之力？"

江忠源道："楚勇是否能战，忠源并不知情，但忠源家乡的新宁乡勇，对付李沅发颇为敢战。若乌帅不弃，忠源可令舍弟招募数百人前来。"

乌兰泰说："如此甚好！就有劳岷樵了。"

江忠源立刻写信回家，叫三弟江忠淑招募楚勇前来广西。他还说，一定要请刘长佑一起前来。

十月上旬，官军又发动了一次南北会攻，仍然没有进展。不过，新招的潮勇陆续抵达永安城外，乌兰泰的兵力得到补充。

十月十八日，乌兰泰再次对窦村发起攻击，派副将常禄带队攻敌之

南，令秦定三带队在铜盘村一带接应；乌兰泰和开隆阿带队攻敌之北，令副将巴图在秀才桥设伏，另派一支部队在北荡村埋伏。守备戴文澜领队围攻诱敌，首先杀死四名哨卡巡更，将水窦村旁的屯粮小营和大瓮村一带敌屋尽行烧毁。州城和莫家村的太平军沉不住气了，分兵来攻，被巴图、经文岱和周凤岐等部包围起来，乌兰泰回兵截击，将太平军击退到奔石沟村。水窦以北的太平军也被开隆阿击退。官军统计战果，先后毙敌四五百名。

东南路驻扎的许祥光、张敬修、冯玉衡各部，开到古眉峡口，用火箭烧毁太平军望楼棚寮，将太平军逼进峡谷，对山的太平军也被北勇击毙二百多人。

北路的刘长清、李能臣、长瑞分三路进逼，红庙太平军鸣角开炮，官军攻击多时，未能得手。东平岭派出两股太平军增援红庙，被官军击退。

此次攻击仍未达到预期效果，乌兰泰到阳朔参见赛尚阿，请求重新部署兵力。他于两天后回到永安，一见江忠源，便气呼呼地说道："向荣有意迁延避战，赛中堂竟然还对他敬若上宾，岂不令人寒心！"

江忠源问道："乌帅见到向军门了？"

"见了！那向荣与中堂并排而坐，让我坐在下首。哼！若是败军之将都是这般供着，这仗还怎么打下去？"

江忠源道："乌帅息怒，想是赛中堂正在劝说向军门领兵前来，也未可知。如今大敌当前，一将难求，向军门既已革职，仍留军中，朝廷还是指望他出力的。若是将帅不和，官军难有胜算。向军门居功自傲，颇像古代赵国的大将廉颇，乌帅为了国家大局，何不学一学蔺相如，暂且委曲求全呢？"

江忠源给乌兰泰讲了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乌兰泰有所领悟，不再为此事生气。江忠源又劝他修书与向荣讲和。乌兰泰说："岷樵所言虽然在理，但向荣恐怕没有负荆请罪的雅量，这个信，乌某不写也罢了。"江忠源又写信给向荣，语气非常恭敬，希望大帅和衷共济，但向荣并无反应，没有奏效。江忠源对向荣大为失望。

这时，江忠淑带着五百名楚勇来到永安城外。江氏兄弟此举，开创了湖南乡勇出省作战的先例，为后继者指明了一条道路。不过刘长佑未随楚勇前来，他托江忠淑给江忠源带来一封信，说他要为双亲守丧，无法出山。

新宁乡勇虽然在湘南颇负威名，但他们在广西的登场，没有得到隆重的欢迎与喝彩。官军将领一见这些乡勇，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些湖南的乡下人，衣着土朴，颈项干瘦，不像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一些将领碍着江忠源的面子，不便明说，但心里却在嘀咕：罢了，这些人只能为官军大部队凑凑人头。

然而这支军队很快就令官军将领刮目相看。且不管战斗力如何，他们纪律严明，从不骚扰百姓，与官军各部形成鲜明的对比。

楚勇加入官军序列，江忠源没有夸耀这支队伍的战斗力。毕竟，究竟有没有真功夫，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江忠源令楚勇逼近太平军扎营，五百楚勇，无一畏怯。这些新宁的农夫，外表寒酸，身穿补丁衣，脚蹬草鞋，身材矮小。不仅绿营官兵私下里讥笑他们，连太平军也看不起这些刚入伍的乡勇，以为他们不堪一击，在他们立足未稳时，便迅速发起攻击，想把楚勇一举击溃。

江忠源按兵不动，命令部队沉住气，在营垒中守候。太平军认为楚勇胆怯，不敢迎战，放胆冲上前去。等到太平军逼近濠堑，距离不过一丈多，江忠源一声令下，壁垒大开，楚勇出击，势如破竹，首先是枪炮

射击，接着是军士冲锋，刀矛砍刺，斩杀几百名太平军。结果是，几仗下来，令将领们大开眼界。江忠淑水土不服，时患腹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楚勇也从未退缩。

江忠源走上战场之后，在短短几个月内，跃升四级，江忠信在作战中骁捷敢战，往往冲在前面，也被提拔为六品千总。咸丰对于立下军功的人才格外拔擢，也体现在江氏兄弟身上。湖南那些自负有经世之才的读书人，大约都不会看不懂清廷的用意。

楚勇的胜利令乌兰泰颇为激动，他搓着手掌对身旁的人说："你们看不起楚勇，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乌兰泰于十一月上旬再次对水窦发起攻势，焚烧敌营，搜获敌军的铸炮锅具。各路官军合力追杀，先后毙敌五六百名。

有一天，清军与太平军交战，开隆阿只带着十几人，遇到埋伏，被重重包围，子弹没了，箭囊也要空了，十分危急。江忠源登上望台，看到开隆阿深陷绝境，大惊道："被包围的一定是开公。我军岂能失去这员大将！"他几步跑下望台，翻身上马，策马疾驰，杀入围中，将开隆阿救出，并辔而还。

回到营内，开隆阿下马拜道："江君救了我开隆阿一命！开某惭愧啊！"

江忠源将他扶起，两人握手言欢，畅饮开怀，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向荣经过赛尚阿的一番劝导，决定不再养病，于十一月八日移营渟亭，打算配合南路的攻势，从北路攻击永安。咸丰对向荣表现得非常宽宏，赏给他三品顶戴，令他迅速出兵进攻。

向荣于十一月十五日推进到上垄、横岭等处，扎营未稳，就遭到太

平军的攻击。从这天以后，直到十一月底，南北两路官军对永安外围的敌营和炮台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势，每次都小有斩获，也扫除了城外的一些障碍，但还未能发起对州城的直接攻击。向荣走出了情绪的低谷，多次亲冒矢石，激励部队积极作战。虽然连日用兵，并未取得关键性的胜利，他还是从皇帝手里赢回了广西提督的官职，也赢回了头上的花翎。

咸丰不会一味地奖赏，他在十二月十九日的上谕中再次强调了赛尚阿手中那把遏必隆刀的作用，要求赛尚阿对于临阵退缩或守御不严致使逆贼窜逃者，用遏必隆刀当即正法，以肃军纪。

第十五章　围师缺隅

摘自《湖南通史·近代篇》：

太平军从永安突围，把焦亮交萧朝贵带走。这说明太平天国领导人对焦亮仍很重视，并非如某些史家所说的那样，只是太平天国的一个普通的犯人。

难堪的静默

当官军在永安城外对太平天国束手无策的时候，赛尚阿和新任广西巡抚邹鸣鹤认为必须继续增兵，并对原有官军进行换血，同时改善和增加官军的武器装备。要办成这两件事，需要大把的银子。他们经过核算，广西的军费开支，每个月需要七十万两白银。但是，库存银两和已拨未到的款子，只能维持七八十天的花费。于是他们联名向皇上请求再次拨发内帑银二百万两。

军费需求如此巨大，咸丰叫户部迅速拿出应对方案。他根据财政官员们商议的结果，决定由国家财政拨款一百万两，由皇家的内库中加拨一百万两，迅速解往广西。广西的内战从道光三十年七月以来，已经耗掉朝廷的白银八百二十多万两。这场战争进行了一年半，就耗费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几分之一，但还看不到一点结束战争的希望。户部官员为筹款绞尽了脑汁，决定加大卖官的力度。他们请求皇上对自愿出资助饷的商民“破格加恩，以昭激劝”。凡是出资数额达到几万两甚至十万两的大款，都可以由所在省份的大员专折奏请，给予官职。咸丰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卖官换饷成为一个主要的集资渠道。

赛尚阿向朝廷要到巨额军费以后，希望前线将士能有战功回报朝廷。可是向荣虽然回到了战场，官军对永安的攻击却没有明显的进展。向荣经过对太平军在城外据点的几次攻击，只是将各部营盘朝永安移近了一些。太平军见向荣逼近，在十二月发起了几次反击，双方各有伤亡。南路的乌兰泰与水窦太平军往返相斗，并无进展。许祥光和张敬修在东南面与太平军小有对攻，也是收效甚微。

江忠源认为，官军在城外与敌军进行拉锯战，起不了多大作用。乌兰泰和向荣自然也知道对永安攻坚远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尽管官军兵力

为对手的三倍，但永安城地势有利于守军，易守难攻，而且太平军火力太猛，往往能压制官军。如何才能有效地歼灭太平军，是官军前线指挥官十分头痛的问题。

江忠源提出一个比较现实的办法。永安城四面有山，形势险要，城内守军突围，很难冲破大自然的屏障。他提议采用锁围战法，挖掘深沟，修筑高垒，将太平军困在城内，控制粮道，断绝援助，相信他们支撑不了多久，官军的伤亡也会大大减轻。

所谓锁围法，要求官军对永安城八方合围，严密封锁，不让一只耗子出入。江忠源再次指出，官军在永安东路兵力比较空虚，如果敌军困窘已极，试图突围，很容易突破官军的东面封锁口，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让他们突入大山之中，无异于放虎归山，再也无法控制。可是乌兰泰本身兵力不足，不能向东面拨兵，只有向荣能够抽调部分兵力填补东路。于是他以乌兰泰的名义，接连给向荣写了十封信函，陈述自己的谋略，并提醒他警惕东路。但是向荣既未答复，也未给予重视。

官军大帅幕府中出主意的并非江忠源一人，许多谋士都在献计献策，为大帅们排忧解难。一位谋士自命颇通兵法，给向荣提议，既然攻坚太难，那就不妨故意放开一个口子，让敌军突围，然后在运动中将其歼灭。他说："向大帅，围城之法，最好只围三面，给敌人留一条退路，以免对手狗急跳墙，背水一战。我军何不网开一面，待逆贼从城内撤退时，我军以追为剿，不难在运动中将其歼灭。"

"哈哈，围师缺隅，穷寇莫追，老夫也曾在孙子兵法中见过。老夫正有此意。那乌兰泰说要把此城围个水泄不通，困死逆贼，要费多少时间！皇上可是等不及了。如今只要再将逆贼逼一逼，令他们窘迫不过，又故意卖个破绽，何愁他们不跑！"

向荣也许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主意，但是他要跟乌兰泰斗

气，乌兰泰主张锁围，他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咸丰急于看到战果，一再催促前线将士早将此股逆贼剿灭，也使向荣产生了侥幸心理，他甘冒一定的风险，争取在运动中击溃敌军，就会立下奇功一件。

江忠源听说向荣竟然要采纳围师缺隅的办法，急得顿足。他又以乌兰泰的名义写信给向荣，指出围师缺隅是一种没有自信的兵力部署。实施包围的军队，没有把握全歼敌军，或者无法迫使被包围的敌军投降，为了避免己方出现不必要的伤亡，才会采用这种部署。现在官军的兵力是太平军的三倍，还会陆续有增援部队到来，这时不将太平军困死，更待何时？留一个缺口让他们遁入深山，谁有把握将他们消灭？

只要是乌兰泰的话，向荣根本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两种意见汇集到赛尚阿那里，钦差大臣偏袒老将向荣，对合围的部署掉以轻心。江忠源只好徒自叹息。他知道，永安之战的结果一定是纵虎归山，后患无穷。

前线两位大帅意见不合，江忠源费尽心力也无法调和，他知道官军必然战败。他不愿亲眼见到不利的后果，决定采纳曾国藩的意见，告病回乡。江忠源回到新宁之后，得闲时去看望刘长佑，说起向荣其人的刚愎自用，互相扼腕叹息。

赛尚阿见官军营垒越来越逼近永安，却总未能攻入敌军的土垒炮台，决定把自己的位置再往前挪，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率同所有随员，从荔浦来到永安城北，距城三里安营。登高一望，敌军的炮台营墙历历可数。钦差一到，向荣立刻过来参见。赛尚阿要求他在第二天大举进攻，但天公不作美，隔日忽然阴雨连绵，只得将攻击日期推后。

这场雨似乎下了整整一个月，双方在一个多月内没有战事。直到咸丰二年（1852）正月二十七日，雨才停了下来。第二天，赛尚阿令各营兵勇扛运八九尊大炮，对准城内外房屋轰击，每击一炮，屋瓦皆飞。第

三天继续炮击，将西门城楼击塌一角。官军连续两天炮击，太平军不予理睬。

正月的最后一天，赛尚阿仍然坚持炮击，叫向荣先派民兵诱敌，一定要把敌军引出来。太平军出动一千多人，官军才打了一场伏击，但只造成了五六十名敌军伤亡。莫家村及西炮台的太平军也出动大约一千人，被官军炮火击退。官军伤亡与太平军相当。

乌兰泰的南路官军，也从正月二十七日开始炮击敌营，没有取得预想的进展。

这场炮击一直延续到二月二日，太平军始终没有出动主力接战。从城内和莫家村突出的小股太平军都被官军赶回了营垒。由于大雨骤至，官军又停歇了几天。

二月七日雨停，向荣派兵出击，刚刚逼近敌垒，大雨又泼了下来。太平军趁雨出动一千多人，分四五路包抄官军，两军正在相持，守备王家冀带领潮勇赶到，用鸟枪连环射击，将太平军击退。官军一直追到西炮台外壕。

二月十日雨止，赛尚阿派总兵和春取道马背岭前往古束察看，以使南北两路官军互通声气。长瑞、长寿和邵鹤龄带三千人随后接应。不料太平军已先出动一千多人，向东行走。和春将部队分为几支，分头截击，太平军立刻回扑。官军通过马背岭前后的水田时，行走非常困难，太平军抢先占领了三座小山，居高临下。乡勇照例打先锋，从田间发起仰攻，太平军用猛烈的火力压制，潮勇与提勇勉力招架。

和春带领湖南兵在后接应。长沙协守备塔齐布说："和大人，勇队撑不住了，我们冲上去吧？"

和春未及答话，只见队伍中一名小个子士兵大喊："还等什么，弟

兄们，冲啊！”声音未落，就领头冲出了队伍。

和春问道：“此人是谁？”

“回大人，他叫鲍超。”塔齐布回答，“此人本是一员勇丁，职下见他是个不要命的主儿，正月初一把他收到麾下，让他做了吃守卫粮的士兵。他对职下满怀感激，打仗格外效命。”

鲍超冒着枪林弹雨冲在前面，在他的带动下，兵勇一齐冲锋，将三座小山抢占。塔齐布赶上山头，拍拍他的肩膀：“好样的，下个月你就能吃战斗粮了。”

官军占领小山之后，乘胜追杀，击毙太平军八九十人。城中太平军冲出四五百人接应，旧县冲出七八百人截断官军退路，官军后队将旧县敌军拦住。前队官军追到马背岭前，然后在太平军后方的摩天岭列阵。太平营内黄旗挥动，有二三百人打算冲出。向继雄在对面小岭上开炮阻击，和春等部从水田冲去。太平军寡不敌众，退回营垒。

战事一直拖延到二月中旬，官军始终没能清除永安外围的太平军营垒。南面的水窦和莫家村，北面的东西炮台和红庙、摩天岭、旧县等处，仍然是永安的坚强屏障，跟城内守军互为犄角，给太平军留下了方圆三十里的活动空间。他们仍然能够从山僻间道偷偷将粮米、火药与食盐转运进城。官军的炮击也有弊端，大批的铅弹打进敌营，被太平军所利用，反过来打击官军。

如果官军不突破外围太平军的七个据点，就不可能直逼永安城下。但是积雨给官军的攻势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他们在泥淖中举步维艰，即便靠近了敌垒，也无法逾越深壕。赛尚阿心急如焚，只能望着连绵不断的暴雨叹息。他现在已经完全意识到，广西这趟浑水，他这个朝廷一品大员是真不该蹚进来。如今那些安坐京城的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员，一定

在悄悄地讥笑他这个主动请缨来到前线立功的傻子。

赛尚阿没有像样的战绩奏报皇上，索性保持静默，急得咸丰在大殿里团团打转。正月十日，他命军机大臣传谕赛尚阿与邹鸣鹤：上年十二月十七日赛尚阿奏报军务以后，迄今又将一月，不见续有奏报，朕心甚殷盼望，你们的捷报，怎么迟迟不见到来？

围师缺隅好突围

赛尚阿一筹莫展的时候，太平军的机会就到了。他们已在积极地谋划突围。天国的领袖们无意于久踞永安。他们虽然不缺粮食、食盐和弹药，但迫切需要补充兵员。湖南的天地会有人前来联系，其中包括安仁县的李严通，希望他们赶快北上。

二月十日的那场战斗是一次试探性的突围行动，他们派出一千多人向东面突出，为主力突围探明了路径。官军的薄弱部位已经暴露出来，而连旬的大雨又为突围提供了有利条件。雨季是官军的自然克星，他们在泥泞的道路上走不动，不可能在运动中发挥强大的战斗力。

太平军在二月十七日夜间开始行动。天上还下着大雨，官军正在酣睡，他们分批向东路潜行。永安的大广，昭平县境内的大洞、龙寮，荔浦县的天平坳，都有太平军通过。官军万没料到敌军会冒着大雨在深夜出城，加上永安以东防堵力量薄弱，太平军全部成功地跳出了官军的包围圈。

根据焦亮被捕后的供述，那天夜里太平军将兵力分为三支。大约八点钟，韦昌辉率领六千人突出永安，杨秀清与冯云山率五六千人跟随其后，于十点左右突出。他们带着洪秀全和他的三十多名嫔妃，有人骑马，有人坐轿，还带走了所有的资财。大约在凌晨两点钟，萧朝贵带着焦亮和一千多名官兵突出城外，距离洪秀全大约十里之遥。

这是太平军高层在突围之前所做的巧妙安排。焦亮被安排在全军后队，没有去掉他的脚镣手铐。这支最后出城的部队很容易被官军追及，如果焦亮落入官军手中，那些安排这个环节的人就能达到借刀杀人、排除异己的目的。谋划者自然是巴不得焦亮再也不可能挡住其权力之道的造反权贵，他们很可能就是杨秀清和萧朝贵。洪秀全和冯云山的嫌疑不

大，如果他们希望这个曾经的共事者从人间蒸发，大可不必采取如此阴险的办法。萧朝贵和焦亮一起行军，他没被太平军俘获，说明他事先就有准备。据说韦昌辉要回头营救焦亮，但被杨秀清制止。所以萧杨故意把焦亮送给太平军的嫌疑最大。如果有人愿意围绕这个计划写一部小说，将是一部很精彩的阴谋剧。

太平军离开永安不久，官军便发现敌情有变，急忙整队追击。向荣一直坚持围师缺隅，想趁太平军突围时在运动中将其消灭，现在应该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可是他决没有料到敌军会选择这样的天气和时间突出永安，对他们突围的方向也无把握，所以官军的尾追和堵截并不成功。

乌兰泰组织兵力从大路兼程北上，希望赶在太平军前面拦头堵截。但是雨大路滑，云雾迷漫，军士们浑身湿透，十分疲惫，部队很难跟上。乌兰泰的前锋领队是一名十八岁的营官，名叫金玉贵。他领着一批贵州兵跑在最前面，截住了萧朝贵后队的末尾，一通冲杀，在仙回岭歼灭掉队的太平军两百人。战斗结束，金玉贵在山间草棚中歇息，军士押着几名俘虏走过来。金玉贵见其中一名俘虏戴着枷锁，头上也戴着红巾，不由感到好奇，指着他询问其他俘虏："他是什么人？"

俘虏回答："回官爷，此人名叫洪大全，原本是天德王。"

"他是天德王？"金玉贵冷哼一声，"骗到老子头上来了！他既是天德王，你们还敢给他戴头枷？"

"小的们不敢说谎，小的们只是奉命办事。此人的确是洪大全，听说是开罪了太平王，才被打下大牢。"

此人是不是天德王，金玉贵半信半疑。但如果此人真是洪大全，金玉贵就立下了奇功一件。他想了片刻，决定不再前进，先把俘虏押回永

安，献给钦差大人。

焦亮被捕后的供词与此处的叙述有些不符。他说撤离永安时是他下令放火烧城，突出城外时又是他下令火烧东面的壁垒。由此可见他并未戴上枷锁，而且还在发号施令。他还说萧朝贵不听他的指令，以至于损兵折将一千多人，而焦亮自己也被官军俘虏。他们原本打算经苦竹前往昭平县，然后奔赴梧州，从那里前往广东。他陈述的路线与太平军主力的路线不符，也可能是萧朝贵欺骗了他。这些矛盾的说法令人莫辨真伪。总之关于焦亮的真实遭遇，仍然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问。

向荣在太平军后面追赶，却没有金玉贵这样的好运。部队追上太平军主力时，冯云山和石达开组织兵力杀了个回马枪。在陡峭的山路上，太平军居高临下，指战员又是以山民为主，善于山地作战，占了明显优势。他们一阵冲杀，大获全胜，击毙了官军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和邹鹤龄。这一仗，清军折损四名二品武职官员（少将），损失巨大。向荣设计的运动战不仅没有达到歼灭太平军的目的，反而使官军遭到重创。这位老将自尊心再次受到极大的挫伤，情绪跌到了冰点。在他精神恍惚之际，旧部将领杨遇春提醒道："逆贼必定乘胜北进桂林，我军必须从小道增援省城。"

杨遇春一句话提醒了向荣，他即刻挑选一千多名精兵，快马加鞭，向桂林驰去。

乌兰泰也探知太平军必是奔桂林而去，他哭泣着对部属说道："国朝二百余年，没有贼寇胆敢侵犯省城。现在逆贼攻打桂林，我辈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子！"他举起匕首，刺破手臂，把血洒在水盆里，向将士们招呼道："共饮血水，随我援救桂林！"

萧朝贵处理了焦亮之后，就率领太平军前锋向北挺进。他们在离开永安三天后已经抵达阳朔县境内的高田墟。又过了三天，太平军主力几

千人翻山越岭，抵达临桂县的六塘，距桂林只有六十多里。这时官军尚未追到。二月二十九日，太平军前锋二三千人在萧朝贵率领下，从六塘抵达桂林城下。萧朝贵刚到南门外的将军桥，乌兰泰率领一批死士撵了上来。萧朝贵担心桂林城内的官军出城夹攻，为了击退追兵，他下令对乌兰泰发起有力的反击。乌兰泰冒着猛烈的炮火冲锋，冲到将军桥上，膝上中炮，失去指挥能力。乌军没了主帅，南撤良丰，又从良丰南撤六塘。

萧朝贵占据了将军桥险隘，修立寨栅，堵击官军，同时向南门、文昌门和西门发起进攻。

向荣在太平军对桂林合围之前赶到了城内。城内存兵一千多名，加上向荣的兵力，也不过三千来人，与太平军攻城部队兵力相当。

萧朝贵有过奇袭永安州城的成功经验，以为桂林城没有准备，可以轻易拿下。但他没料到向荣已经率部进城，他的三千人很难攻破桂林这座大城。第一天的攻击被守军猛烈的炮火击退，他不得不后撤到炮火射程之外。

向荣自进城以后，就成了邹鸣鹤的主心骨。巡抚的满口夸赞和热情接待，使这个败军之将的心情略为好转。城内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他是说一不二的守城总司令。他不仅积极地部署防御，还积极地部署反攻。三月一日，谢继超奉命出城，将城外被太平军占踞的空房纵火焚毁。第二天，湖南兵又奉命出城冲杀，小有斩获。萧朝贵不服气，在此后两天连续攻城，都没有占到便宜。桂林城内的百姓暂时安下心来。

不可估价的战利品

太平军刚刚离开永安，赛尚阿就在官兵和幕僚簇拥下进入城内，频频派人送出命令，调兵遣将，增援桂林。邹鸣鹤则派按察使姚莹火速驰入永安州城安抚百姓。

赛尚阿进城后满腹忧愁，琢磨着如何向皇上交代敌军从永安逃逸一事。忽有一名执事来报："乌兰泰所部营官金玉贵求见，有紧急军情禀报。"

赛尚阿连眼皮也没抬，懒懒地说道："什么事这么急？一个营官，为何不领队追剿逆贼，反而回到永安？"

执事回答："金某说，他们在仙回岭抓到几名俘虏，内中有个名叫洪大全的，可能是逆贼的伪天德王。朝廷重犯在手，金某不敢延搁，现已将俘虏押到行辕门外。"

赛尚阿一听"天德王"三字，眼里立刻大放光彩。他当即把幕僚丁守存召到密室商议。不一会儿，丁守存走出密室，命人传令，叫金玉贵将洪大全交给侍卫，带进密室审讯。

两名军士把焦亮押了进来，丁守存喝道："大胆逆贼，钦差大人在此，还不跪下！"

焦亮怒目而视，不肯下跪，被军士强按在地上。

"你就是洪大全？"丁守存问道。

"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老子便是洪大全，狗官想把老子怎样？"

“何处人氏？年龄几何？”

焦亮不假思索，大声回答：“湖南衡州府衡山人，今年三十岁。”

“父母妻子何在？”

“父母俱已亡故，并无兄弟妻子。”

“一派胡言！你既叫做洪大全，岂能证明不是洪秀全的兄弟？”

“我本来实不姓洪，因与洪秀全认为兄弟，就改名为洪大全了。”

“如此说来，你就是那个胆大包天、大逆不道，跟洪秀全同称万岁的伪天德王了？”

焦亮不再言语。赛尚阿听到这里，挥一挥手，叫军士将犯人押下去。

密室的门再次关上之后，赛尚阿对丁守存吩咐道：“马上拟折，报告我军已俘获逆贼伪天德王洪大全。逆贼突出永安，我军折损四员镇将，皇上一定雷霆大怒，有了这个人，也算功劳一件，好歹对皇上有个交代。”

丁守存道：“卑职马上去办。大人打算如何处置这个洪贼？”

赛尚阿说：“先把口供做实，立刻槛送京师！”

这场秘密审讯所得的结果，只是部分符合实情。主审官赛尚阿无心进一步挖掘真相，犯人焦亮则乐得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赛尚阿的动机是急于向皇上表明官军并非一无所获，焦亮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属。

由于焦亮始终以洪大全自称，并且声称自己是太平天国的天德王，

清廷一直未能查明他的真实身份。洪大全究竟是谁？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究系何地人氏？他同太平天国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真实答案，直到五年之后，才会大白于朝野。

不过，焦亮自报的身份一开始就受到了质疑。在他被押送进京的途中，礼部掌印给事中陈坛提出了异议，请求皇上特降谕旨，将他交给沿途官府即行就地正法。陈坛提出的理由是，按照惯例，押解京城的逆反者，都是首领一级的人物，才能显天威而昭武功。但据他所知，洪大全不过是一名军师，属于胁从之列，并非著名逆首。赛尚阿把此人押解进京，是借着壮国威之名，掩饰自己的失败。他以为，京师之耳目易掩，而天下之耳目难欺，这样做不免被逃匪所讥笑，会使他们更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陈坛未能说服天子。咸丰览罢奏章，批示道：洪大全既已槛送在途，仍着解到京师，以凭讯究。很明显，皇帝和钦差一样，在剿匪不利的局面下，要用洪大全的被俘来给朝廷撑一撑面子。

赛尚阿派了两名心腹负责秘密押解焦亮进京。联芳和丁守存奉命之后，精心设计押送路线和程序。这名重犯既是湖南人，他们担心湘南的天地会在半路劫囚，于是在陆路虚张声势，一路传牌，要求各地预备护送。他们实际上所走的是水路，日夜兼程，不稍停留。这一招瞒过了天地会的耳目，即便天地会有心营救焦亮，也找不到他的行踪。

焦亮被禁锢在船的内舱，所有窗口遮挡得严严实实，不漏一丝光线。舱内点着一支蜡烛取亮。焦亮在船上埋头看书，读着朱熹的《通鉴纲目》。他已经走上了生命的末路，浏览儒家对古今兴废的评论，也许别有一番感慨。

焦亮心里还怀有一线希望，如果船到永州，他们一行改走旱路，天地会的弟兄们得到信息，有可能会来救他。于是他频频发问："船到永

州，是否会改走旱路？”

丁守存笑道：“你想走旱路？那就依你吧。”

焦亮越想走旱路，丁守存越是坚持不下船。这艘神秘的篷船顺流而下，很快就抵达长沙。丁守存对他说：“永州到了。”

焦亮出舱一看，失望地说道：“这是长沙啊，我没救了！”

这艘船从长沙起程时，焦亮怀着绝望的心情赋词一首，哀叹自己的遭遇：

> 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漫将金锁绾飞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这首词，表明他空怀一腔热血壮志，与拜上帝会联手造反，却被那一伙人无情地抛弃和算计。他对洪秀全彻底失望了。这种悲凉的心境，在一些投靠太平天国的穷秀才那里，都能引起共鸣。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书生去投入洪秀全的阵营。

焦亮是被金玉贵抓获的，赛尚阿和咸丰都把此人当做造反军的核心领袖，必然要奖赏金玉贵这个大功臣。朝廷给了他七百两银子的奖赏，还将他提拔为都司。

第十六章　蓑衣渡口

威廉·詹姆斯·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太平军在道州驻留一个多月，吸收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组织中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增强了兵力，得以成功地进军南京。但是这个有利的因素，被蓑衣渡战役的深远影响所抵消了。

王闿运《湘军志》：

蓑衣渡一战，为保全湖南首功。

小小劲旅带动全局

赛尚阿尽管为自己巧妙地安排了一个向皇帝邀功的献俘之计，但这并没有改善他不利的处境。桂林受到太平军的威胁，仍然令他寝食难安。皇帝和前线大员们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太平军突破官军包围，攻打广西的省城。如今这件事却成了摆在眼前的现实。如果桂林真被洪秀全攻陷，赛尚阿恐怕就保不住项上人头了。

赛尚阿不敢久留永安，当即北上荔浦，然后统率本部兵勇，加上经文岱的人马，迁移到桂林附近的阳朔。他同时空前积极地向桂林调派增援部队。代理临元镇总兵王锦绣、代理徐州镇总兵松安、泗城府知府李孟群，都奉令各带部队赴援，并且很快抵达桂林城外。前任湖南提督余万清也带着湖南兵向桂林赶来。但是太平军的主力也在陆续向桂林开进，据说共有六七千人。邹鸣鹤向湖广总督程矞采求救，请他从衡州移驻零陵，以便就近策应，并防太平军北上湖南。邹鸣鹤又向朝廷请求增拨白银一百五十万两，用作广西的军费。

程矞采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把余万清派到广西之后，又从湖南各地飞调一千五百名绿营兵，以五百名到永州设防，其余一千名待命，随时准备驰赴广西。另将已经调驻湖南的湖北兵六百名，交给湖南提督鲍起豹调配。

官军向桂林增兵时，萧朝贵也在等待洪秀全的主力到来。为了防止官军内外夹攻，他于三月六日夜间命令部队退驻漓江和桃花江对岸，只是向东西南三门和文昌门不时遥放枪炮，威慑城内守军。第二天早晨，他派出一千多人从南边绕到飞龙桥渡河，直扑北门。向荣派云南和安徽官兵出城反击，将太平军逼退到飞龙桥附近的各个村庄。萧朝贵中午改变打法，率大队冒雨攻打城外王锦绣的营盘。向荣赶到北城指挥，把他

手下的潮勇精锐调来助战。李孟群的良勇和银沆的福勇、枪勇从北门外绕到太平军之后，对射多时，萧朝贵力不能支，下令撤退。各路官军追到飞龙桥，由于桥窄人多，太平军挤作一团，不少人落水淹毙。

萧朝贵攻打北门不成，第二天令部队悄悄潜入西门和南门外的空房，同时向漓江东岸调兵。另派船只载兵，停泊在文昌门的象鼻山下，接应主力到来。

向荣缩在城内，不明城外的敌情。他发现敌军并未逼近城墙，便于三月十日出城，督率城外的官军从丽泽门出发，一路察看敌军阵式和炮台，同时派哨探四出侦察敌情。

向荣行至城西圈门脚，发现后面的古牛山上有敌军集结。太平军在这个制高点可以窥见城中。向荣命令部队向山上发射枪炮，抛掷火罐，颇有杀伤，太平军撤到山背躲避。各处哨探给向荣发回情报，报告太平军男女共有四五千人，多半操广东口音，部分驻扎漓江东岸各村，部分驻扎西乡五里墟。花桥、四圈楼、将军桥、头塘等处也有太平军，文昌门外的张氏宗祠，以及临江的象鼻山上，太平军都设有炮台。还有大小船只四十余艘，停泊在紫家洲和象鼻山背，妇女辎重都在船上。太平军首脑有杨秀清和萧朝贵，驻扎西南门外，传说洪秀全和韦昌辉也在其内。

就在向荣出城视察的这一天，乌兰泰手下的秦定三和马龙已率四千兵勇赶到，张敬修也率东勇三千多名前来报到。官军已在桂林城内外大致部署停当。城内有向荣和刘长清的湖南广西四川官兵分门防守，城外有王锦绣、松安、李孟群的部队驻扎北门外，张敬修驻扎北门外西头的飞鸾桥；三千潮勇驻扎老西门外沿城一带，秦定三和常禄驻扎东门外对河的上关；余万清已带楚兵一千名驰抵省城北门外扎营，只有南路空虚。

官军援兵云集，本可以立即分路进攻。但向荣有了永安惨败的教训，不敢轻举妄动。他知道赛尚阿已令劳崇光和张国梁两部飞速增援桂林，他想等到这两支劲旅赶到南路驻扎后，再向敌军发起攻击。

这时的劳崇光，和一年前相比已大不相同。咸丰非常赞赏他在南宁、太平一带剿匪的作为，多次对他嘉奖，并赏给他头品顶戴。张国梁在咸丰眼中也不再是值得怀疑的叛降匪首，因军功当上了官军的千总。他们所率的部队名声大噪，已经成为官军剿匪的生力军。

向荣的等待策略又一次得到赛尚阿的支持。赛钦差有自己的小算盘。他驻扎阳朔，正当桂林南路。而桂林南面的将军桥一带，是太平军最先抢占的阵地，乌兰泰就是在这里负伤的。官军在南路兵力空虚，如果桂林城内外的官军过早地发起内外夹攻，那么太平军很可能向南路涌来，赛钦差和他二千人的卫队岂不成了太平军的靶子？劳崇光和张国梁的劲旅，其实是赛尚阿最盼望的护卫部队。他们未到之前，赛钦差自然不会命令桂林官军发动攻势。

赛尚阿和向荣的小算盘虽然打得好，但须承担来自上面的风险。在皇帝看来，这无疑是消极待援的措施。这两名臣子都知道，如果战局由于他们的明哲保身而恶化，皇上的雷霆大怒定会将他们劈碎。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显露出病态，并且放出风声，说他们在带病坚持工作，以为自己留下退路。

赛尚阿和向荣不想进攻，可是城外的部分官军按捺不住。三月十九日，塔齐布率队来到文昌门外，与太平军鏖战，试图夺取炮台，纵火焚烧得元楼。鲍超冲在最前面，被敌军炮火击中，身受重创，被抬往营内。经过查验，属于头等重伤员。

这一天，和春正在营帐中议事，只见江忠源一头闯了进来。和春喜出望外，说道："江知府来得正好！江兄不会是只身前来吧？是否带了

勇队？”

江忠源端起一杯冷茶大口喝着，一边伸开左手五指示意。把茶水喝干后，他才说道：“向钦差给我写信，说乌帅身负重伤，我当即带了五百人前来。后队还有几百人，过几日就到。”

和春说：“如此好极！我等正愁兵力不够，没想到会平添一支生力军！”

原来江忠源在家接到赛尚阿的信函，得知桂林危急，乌兰泰重伤。他顿时甚感歉疚，后悔不该赌气回家。他当即找到在维新书院讲学的刘长佑，叫他招募乡勇，一同前往桂林。刘长佑起初推辞，理由还是要为父母守孝。江忠源说：“江某也在守制，但此时国家有难，我等读书人当以国事为重。上次我劝你墨绖从戎，你未同意，我也没有勉强。这一次情况更为严重，桂林岌岌可危。逆贼若是占了广西省城，新宁岂会不受影响？我估计前线兵力紧张，单是你我二人前去，起不了多少作用，我们分头招募乡勇，各带一支队伍过去吧。”

刘长佑听了江忠源这番大义凛然的话，再也不敢推辞。

江忠源为了救急，拿出自家的银子，添募五百名乡勇，和二弟江忠济一起，率部先行上路。刘长佑抓紧招募乡勇，随后出发。

江忠源到达桂林之后第三天，听说乌兰泰已死在军中，他仰天哭叹：“天哪！我本来要倚靠乌公有所作为，也算是报答了乌公，没想到乌公已先去了！乌公家本赤贫，数代单传，尚无子嗣，老天令他捐躯沙场，何其不公！”江忠源认定官军的失败和乌兰泰的战死，都是向荣刚愎自大的后果，此后对这员大将一直耿耿于怀。

刘长佑于三月二十一日抵达桂林，新旧两部楚勇会师，共有一千七百人，在城北扎营。从此江忠源自领一军，这就是楚军创建之始。他们

自豪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号，蓝色的军旗飘扬在军营上空。

江忠源和刘长佑一到前线，都主张积极进攻，摧毁敌军营垒，使敌军无力攻城。楚勇扎营甫定，便跟随友军从飞龙桥进攻古牛山，在大花桥设伏诱战，击败太平军。三月二十五日，江忠源得知官军在城东兵力稍薄，率部转移到城东鸬鹚洲扎营。他们连续出击，从猫耳山分路设伏，三面包围敌营，斩杀并追溺大批太平军。

三月二十七日四鼓，太平军逼近东门和西门，用枪炮射击守军，牵制守军火力。此为萧朝贵的佯攻之策。与此同时，石达开出动多架四轮档车，乘夜直扑城下，攻势极为凶猛。守军大量抛掷火药火罐，档车起火，太平军在火焰中嚎叫翻滚，纷纷败退。黎明时，太平军又扑向西南门和文昌门，都被守军击退。

江忠源见敌军攻城急切，认为城内外官军不能坐待援军，应该分头合围敌军。他于第二天进城与城内守军将领商议此事。太平军恰在此日出动一千多人，从栖霞寺一带过东门渡河，从花园里绕过李家岭，向秦定三部和楚勇扑来。另有几百名太平军埋伏在五通庙后面。秦定三和刘长佑从猫耳山分两路迎战，秦定三一通炮击之后，刘长佑和开隆阿率部从两边包抄，部队呐喊冲锋，将太平军逼退。两路官军追到城南的大花桥，太平军纷纷坠入桃花江，淹毙不少。

秦定三担心敌军隔河埋伏，和刘长佑一起喝令部队站住，撤退到猫耳山后背，等待敌军反攻。不一会儿，太平军果然从花园里、杨家碑和菜园分头袭来，每股几百人。楚勇和潮勇迎击菜园之敌，博白勇迎击花园里之敌，开隆阿迎击杨家碑之敌。三路官军一齐杀出，再次击败太平军。官军又追到花桥河岸，迫使敌人跳河。开隆阿和刘长佑烧毁附近的敌营，余万清派兵过河接应，官军各自返回营垒。

第二天，太平军出动几千人，从栖霞寺一带攻扑官军营地。秦定三

和江忠源商议，仍然从猫耳山分路出兵。太平军从福隆墟桥冲来，官军在各个小山头预伏抬炮，令博白勇出击诱敌。太平军一员大将手执大黄旗拼死冲来，部队成一字排开冲锋。官军迎头阻击，两边伏炮齐发，太平军招架不住，纷纷败走，但执旗大将挺立不动，两旁围绕数十名护卫。秦定三令部队抛掷火弹，太平军大将方才在护卫簇拥下后退。

秦定三一声令下，开隆阿和江忠源各带部队分路尾追，三面围杀，太平军纷纷倒地，官军俘虏几十人，太平军扑水过河淹毙者几十人。官军随即将杨家碑和菜园一带敌营烧毁。

这边的捷报传开，银沆和万明魁备受鼓舞，带领福勇和荔安勇从陆路攻击下关敌营，张钊的小船队分兵从水路协攻，邀约秦定三的湖南兵接应。太平军的十多艘船只停泊在斗鸡山西岸，张钊的船队驶到，开炮轰击，击破敌船。太平军败走后，张钊遥见两名敌将骑马飞驰在文昌门外雷祖庙一带，调出几十面黄旗，从斗鸡山下抄来。张钊令艇船顺流驶下斗鸡潭东岸，开炮轰击，相持约有两时。忽见敌后岸上火起，料系陆地官军接应，太平军果然仓皇撤走。

由于楚勇的参与，城外官军不再消极待援，而是主动出击，搅乱太平军的围局。太平军穷于应付来自城外的攻击，对桂林的围攻已经无望。四月一日，城内外炮声不断，太平军制造攻城的假象，积极准备撤围北上。夜晚二更后，他们从象鼻山向城内发射火箭，又在文昌门和西门外连续开炮轰城。四更时分，五里墟圈门脚忽起火光，向荣与邹鸣鹤上城查看，发现敌军已经撤走。

分裂的指挥系统

太平军从桂林撤围，意欲向何处进军？用官军的术语来说，就是“逃”向何方，“窜”到何处？向荣接到哨探的报告，太平军撤退时分两路行走。一走东路斗鸡山驾艇过河，焚烧欧家村，向江东背后而去；一经西路的庙头墟、黄塘而去。向荣一时傻眼，摸不清敌军走向。庙头墟路通义宁，那是一座无兵驻守的小县城，太平军很可能从此路迅速开抵龙胜，前往湖南武冈、新宁等地。江东一线可北走兴安，东走平乐、富县与贺县，从兴安可通湖南，从贺县可通广东，也可南下阳朔。这么多道路需要派兵拦截，官军主力究竟派往哪一路？

秦定三和江忠源驻扎城东，自然要追击漓江以东的敌军。向荣与邹鸣鹤还要留兵防守省城。其余官军，只得分头追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拦头截住太平军，已是难上加难。

劳崇光在三月三十日抵达了桂林。张国梁的部队在四月二日晚间才随后赶到，被派往桂林的东南面堵截。张钊的炮船被派往平乐。李能臣的部队被派往龙胜一路。由于太平军机动性很强，官军这三路兵力都是无的放矢，却又不得不派。官军成了无头苍蝇，在桂林的周围瞎忙。

赛尚阿、向荣和邹鸣鹤紧急磋商，决定集结七千兵力，跟在秦定三的后面向东北一路追击。向荣本来打算自己率兵追赶，但是在此关头，北京的上谕到了。由于永安的失误，皇帝给予他革职留用的处分。这无异于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凉水，把他本来就不多的积极性彻底浇灭了。于是赛尚阿决定，那七千人统归代理广西提督刘长清和余万清督带追击。

赛尚阿本人此前也在惶恐地等待着朝廷的处分。他感到万幸的是，皇帝没有一棍子将他打死，只是将他降四级留用。其实咸丰对向荣也很留情，朝廷实在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来取代他，否则连他闹情绪的机会也

不会给他留下。乌兰泰得到的处分是拔去花翎，但他已因伤重去世，赛尚阿已经将他为国捐躯的噩耗报给朝廷，因此，乌兰泰所得的这个处分很快就被皇帝改为加恩奖赏。这位已经魂归冥司的战将获得了轻车都尉世职。

不过，皇上给予赛钦差和向提督的轻度处分，是在朝廷尚不知太平军已从桂林撤走时决定的。对于赛尚阿和向荣而言，他们头上还是悬着一把惩罚的利剑。

向荣感到自己颜面无存，成了行尸走肉。他打算躲在桂林城里喝一喝闷酒。邹鸣鹤也舍不得把向荣放走，邀集几个有头面的士绅出面挽留，然后向朝廷奏报。他精心编造了一番说词：三月二十七日夜间的那次防御战，敌军动用吕公车攻城，城内形势十分危急，幸亏向荣登城指挥，从半夜两点战至早晨七点，才把省城保全下来。可是向荣劳累过度，下城之后就发作了胁痛，寒热交作，至今气喘不止。可怜向荣年龄已逾六旬，精神疲乏，无法骑马星驰追敌。城内绅民纷纷向邹鸣鹤吁请，都说多亏向军门兼程赴救桂林，百姓得获再生。现在贼匪虽然逃走，仍然担心奸谋百出，诈去复来，一定要向荣留城坐镇，民心才会安定。

向荣有了官民盛情挽留的借口，也有了留守省城的由头，再次做起了缩头乌龟。

太平军主力从桂林撤围以后，于四月一日直奔东北方向的海洋坪，从这里折向北面，于三天后进至兴安，进城后征集物资，焚烧房屋，然后出城驻扎。刘长清统兵追到兴安的岩关口，赶上了秦定三和江忠源，正好余万清和常禄也同时赶到。

几名大员会聚一起，统计兵力，总共七千多人。刘长清说："邹鸣鹤把向荣留在桂林，还留下一万多兵勇，真不知是怎么想的！如今逆贼

都在我们前面，重兵留守桂林有个鸟用！桂林城下，官军二万多人都未能剿灭逆贼，现在我们只有七千多人，必得小心从事。”

江忠源不以为然：“官军七千多人，与逆贼兵力相当，只要个个奋勇，也能将逆贼拖住。我等既有三路兵力，何不兵分三路，前后夹击？”秦定三极力赞成，其余大员意见不一，刘长清勉强同意了江忠源的意见。

于是当下商定：秦定三和江忠源打先锋，从西边小路进兵；余万清、李瑞、王锦绣从中路进兵；刘长清、常禄、虎嵩林率主力从东路大道进兵。探得敌军全部拔营，开抵兴安和全州交界处的唐家司，官军立即拔营跟追。

刘长清的东路部队于四月五日追到离唐家司五里的瓦子铺，太平军分出兵力，摇旗呐喊，蜂拥而来。刘长清只有招架之力，鏖战四个时辰，双方都无进展。

秦定三和江忠源从小路来到碎井头，距唐家司大约五里，一面扎营，一面拨兵防备敌军偷袭，并在山冲内的蛇岭设伏。太平军派出一千多人冲来。秦定三和江忠源将敌军诱至伏击地点，突起猛击，将敌军击退。冯云山认为阻截官军的兵力不够，令一半主力分水陆两路北上全州，另一半回到唐家司，在各个村庄要路部署兵力，修筑工事，与官军对峙。

由于官军并未发起有效的攻击，唐家司的太平军第二天拔营北上，抵达全州的界首。镇安司和凤凰嘴等处的湘江上已有太平军的船只游弋，同时有四五十艘船抵达全州江面。全州官军架炮在河面轰击，将敌船堵住。太平军的先头主力在全州对岸扎营，分批进入各个村庄征集物资。

刘长清不想与太平军主力交手，他这一路远远落在太平军后面，迎头拦击的计划全部落空。全州能否守住，全靠驻防部队防御。

四月七日，太平军后队已过觉山，前队已在围攻全州。刘长清停止前进，在觉山扎营。太平军后队在当天中午来到全州城下，控制了东门、南门、西门外的盘石脚和飞鸾桥，以及北门城外一带。他们安设大炮，昼夜轰击。

全州守军原本兵力单薄，幸好宝庆都司武昌显率领五百人增援广西，路过全州，奉令留下守城，城内才有了一支生力军。太平军杀来时，武昌显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城外附近民房均已拆毁，与湖南交界的黄沙河也有少量驻防军开到城内协防。但是仓卒之间，守城器具无法齐备，尽管营兵和团练昼夜合力防守，仍然难以长久挡住太平军主力的攻势。

赛尚阿在同一天从阳朔进驻桂林。他一接到前方战报，顿时六神无主。全州是广西的北大门，紧连湖南边界，太平军只要跨过全州这道门槛，一抬脚就踏入了湘南地界。如果湖南防御稍有疏忽，局面就更难收拾了。他知道前线官军兵力太少，将他从阳朔带来的一千多人交给经文岱与巴图统带，令其立即拔营北上。又将在桂林驻防的四川贵州广西官兵二千多名交给副将明安泰管带，令其一同赶赴前线。他总共派出将近四千兵力，加上此前增派的潮勇三千人，总共有七千兵力陆续开拔。赛尚阿派和春为前线总指挥，劳崇光为副总指挥。

邹鸣鹤在桂林留下重兵，致使前线兵力不足，令赛尚阿大为恼火。他向皇帝奏报了邹巡抚风声鹤唳、胆小如鼠的怪状。城外已无敌军，他还下令紧闭城门，留下劲旅坐守。赛尚阿还听到反映：太平军从永安攻扑省城时，桂林城内慌乱已极，毫无布置，如果向荣迟到几个时辰，太平军就会一举攻进城内。赛尚阿对幕僚说："省城这样的要地，还要靠劲兵骁将驰救，才得保全，其他府县的防御措施肯定比省城更糟！全州

就是一个例子，逆贼虽未攻入，但已将城外房屋烧毁，扬言将由水陆两路奔赴湖南永州。邹鸣鹤身为堂堂封疆大吏，不能筹顾大局，一心自卫，贪生怕死，叫人哭笑不得！”

他叫人把邹鸣鹤召来，申斥道：“邹大人，追剿必须添派得力之军。如今城防稽查自然不能松懈，但城门也该逐步开放了。城外的东勇和良勇，你不派去追敌，也要逐步裁撤。”

邹鸣鹤说：“中堂大人此言差矣。分布西门、南门、文昌门三处城上的一千五百名湖南兵最为得力，万不可少，未便调遣出外。城厢内外每天都查获了奸细，要防大股逆匪混入，城门断不敢轻开。城外兵勇现在只剩下二千多名东勇和二千多名良勇、香山勇，加上开隆阿所带的一千几百兵勇，此三营兵力不过六七千人，必得留护省城，等到将逆贼痛剿干净以后再行酌裁。”

赛尚阿知道邹巡抚无可理喻，懒得跟他理论，令他退下，回到书房，提笔缮折，弹劾邹鸣鹤。但是对于向荣的评价，他却颇费思量。此人久历戎行，赛尚阿仔细考察过他的才干和胆量，认定他确是可用之材。他的名头也不小，自到广西以来，战功最多，百姓称颂，舆论翕然。但他存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年事已高，驰驱日久，备极辛劳；二是用兵能胜而不能败，一经挫折，立刻推卸责任。赛尚阿跟他打了一年交道，鼓励的话讲了一箩筐，这次带兵驰救省城，他还能倍道星驰，精神奋发。到桂林一月，力筹防御，城中士民感戴更深。但赛尚阿一提要他率兵追击太平军，他就自称年老多病，多方推卸。赛尚阿前往探望时，见他其实并无病容。赛尚阿表达了深切的慰问，他仍然无动于衷。跟这种孩子脾气的老将打交道，赛尚阿真是不得要领。他只得如实向皇上反映情况，借以说明他目前面临的内困。

天象与国情

赛尚阿向皇上强调客观困难，希望皇上能够体谅他的苦衷。可是咸丰自二月份接到太平军突出永安的奏报以后，对这位钦差大臣便失去了信心。他将焦亮押送北京，向皇上献俘邀功，咸丰夸他此事办得漂亮，其实心里十分清楚，这又是敷衍塞责之举。

不仅是赛尚阿，邹鸣鹤也没让咸丰省心。皇帝刚接到太平军攻打桂林的奏报时，就对邹鸣鹤生了疑心。他对祁俊藻说："邹鸣鹤上任广西巡抚时，就以办团练为己任。现在会匪窜到省城，六塘、九塘一带，官军却毫无守御！他前奏省城团练乡勇五万人，看来也是吹牛。叫赛尚阿会同徐广缙密查，看看这个邹鸣鹤有没有夸大粉饰、遇事张皇的行为，倘有此事，马上据实参奏！"

咸丰来回踱步，接下来又说："听说赛尚阿病了，精神不佳，朕更加忧心。令徐广缙遴选精兵，驰驿前赴广西，会同赛尚阿筹办军务。如果徐广缙行抵广西，赛尚阿病势难支，即将钦差大臣关防接领。邹鸣鹤举行团练，未有成效，经理粮饷，是否核实，也叫徐广缙留心查一查。"

咸丰正在为广西的班子不得力而发愁，那个戳穿赛尚阿献俘谎言的给事中陈坛又上了一道危言耸听的奏疏，令咸丰更是对用人问题忧心如焚。陈坛上次奏劾赛尚阿虽然没有得到皇上的表扬，但他显然从曾国藩向皇帝大胆进言那件事中得到了鼓励，于三月二十九日谏劝皇上对全国出现的衰颓之势公开做出自我批评。他给皇帝指出的毛病是：被臣子们一次又一次地欺瞒，任人不当，多次撤换广西前线的将帅，未能妥善地指挥这场战争。他希望皇上从军营和平民中破格奖拔人才，鼓励对手当中的胁从者弃暗投明，对于杀敌自效的人给予奖赏。

陈坛借天象来说明国势已经岌岌可危。他说，从去年以来，天象多次呈现诡异，而人事也多次出现不幸。最可怕的天象在去年二月上旬出现，太阳连日呈现橘红色，淡而无光。今年二月十七日九点，太阳旁边有黑子迸发，一个时辰后才停息。而这一天，正是洪军从永安州突围之时。广西全省如今已经乱成一片，湖南也有会党与广西逆匪勾结。江南的丰工决口尚未堵合，几十万民工游手无食，直隶、江苏、山东、河南都可能发生骚乱。江苏的水手被官府逼勒遣散，沿河一带也可能发生动乱。天灾人祸，都是上天在警告和开导圣人。若想克服灾难而获得民心，必须从皇上做起，面对灾难要有恐惧之心，更加勤劳发奋。

对于如此露骨的批评、指责和规劝，咸丰再次表现了他的容忍。陈坛的批评加深了咸丰的反思，或者说启发他重点思考自己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的失策。年轻的天子在静夜中思考：朕究竟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呢？

第一是用人。咸丰反躬自省，广西将帅的更迭确实过于频繁，可是这能怪朕吗？林则徐没到战场就去世了，难道朕不该换人？张必禄和李星沅带病前往广西，刚到前线便已离世，难道朕也不该换人？这个陈坛，肯定是话中有话。想来想去，他的不满，一定是在林则徐和李星沅去世后，朕没有继续起用汉人重臣，而是把战场主导权交给了满人赛尚阿，同时向前线将帅中掺沙子，派出了达洪阿、巴清德等无能的满人统兵大员。唉，赛尚阿真是不争气啊。看来朕还得破除成见，不分满汉，大力提拔贤才。

第二是军队体制。几个月前，在官军包围永安时，咸丰看到赛尚阿大包大揽的奏疏，一度以为大功即将告成，要求预先考虑如何裁撤编制外的非常规部队——各地参战的练勇（现代的说法为民兵或国民自卫队）。他以前总以为勇队比不上常设的正规军，即旗营和绿营。现在他意识到自己的成见需要更新。来自广西的奏报多次提到潮勇、提勇和楚勇等部队在前线发挥的作用，也许这些奏报出于偏见，还没有公正而充

分地上报他们的战功。这些勇队跨省作战，总是冲锋在前，勇猛大胜官军，有时竟成为战场上的中流砥柱。看来大力发展民兵，已是大势所趋，应该号召全国绅民大办团练，要在作战部队中掺入更多的勇队，才能保证剿匪的胜利。

第三是招降纳叛。咸丰从战争一开始就对劳崇光针对造反武装的策反活动不以为然。在官军包围永安时，他再次要求赛尚阿警惕那些从逆匪中反水的将领。现在看来，无论是张国梁还是张钊，都已成为广西前线朝廷一方的得力军官。劳崇光用瓦解敌军的手法，消除了很多地方的匪患。咸丰发现起用此人来主持广西军政事务，会比郑祖琛、周天爵、邹鸣鹤这些人强得多。

咸丰想清楚了这几个问题，对于陈坛的奏疏批示道：陈坛所奏，有利于君主改正缺点，正合朕的心意。朕肩负着先皇交托的重任，要维护列圣艰难开创的大业，让全国百姓生活安宁。朕自登极二载以来，每天都以敬天爱民为念，兢兢业业，夙夜不遑，怎敢稍有骄傲自满，以致萌生偷闲的念头！朕一心指望中央大臣和地方官员痛改前非，共图大业。可是许多人仍然改不掉腐败的作风，法令废弛，治民无术，以致盗贼横行，不得不动用兵力。

自从去年广西剿匪不力，朕调兵剿办，各地盗匪渐次解散扑灭，唯独金田会匪尤为狡诈凶悍，大兵多次进攻，相持日久，仍然被他们突围而出，甚至挫师折将，导致省城戒严。前次会匪攻陷永安，合城文武殉难捐躯。贼匪突出以后，永安州城及莫家村、水窦各处，只留下几个盲人和病人，城内居民，有的被他们强行裹胁而去，有的因为不甘心从逆而被他们屠杀。现在会匪又窜扰桂林城外及附近村墟，想必居民又会遭到逆贼蹂躏，伤心惨目，不言可知。赤子何辜，惨遭锋镝，想到这里，朕真是寝食难安啊！

反省前任封疆大吏，个个粉饰太平，腐败无能，深堪痛恨！然而劳

师糜饷，连一些跳梁小丑都未能迅速荡平，都是我这个皇帝的罪过。江南河道丰工漫口，至今尚未堵合，灾民无家可归，四处游荡，更为可怜。朕自以为德量微薄，所以忧勤宵旰，内心的苦衷，本来很难令人理解，也不愿天下人知道。只有反省自己的过错，对自己倍加苛责。

广西军务，赛尚阿未能迅速奏功，朕多次给予薄惩，望他力图补救，将功补过。该大臣如能火速会合官军攻剿，不难复振军威，灭此群丑。如果还是旷日无功，朕又岂能宽宥！现在再次申谕赛尚阿及带兵大员，务必激发天良，不要复蹈故辙。国法俱在，不要以为朕不忍心执法！

广西的广大绅士居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举办团练，各卫身家，朕对他们十分挂念。如今会匪奔窜不定，望你们能够同心一致，敌忾同仇。如果有人被妖贼煽惑，或身陷逆贼之中，还能革心悔悟，自拔来归，朕不但准许你们自新，而且会妥为抚恤。有能杀贼自效者，更当加以奖赏。广东、湖南与广西交界，朕已多次谕令该两省督抚通令各地实力防堵，仍当号召士民团练乡民，并要加意抚慰，切不可驱良为匪，辜负朕除害安民的至意。

咸丰在做出自我批评的高姿态时，还特别指出，希望劳崇光能拿出出奇制胜的办法。对于向荣，则希望他能振奋精神。太平军尚未从桂林撤围之前，咸丰就预料到邹鸣鹤一心依靠向荣，而向荣又乐得坐镇桂林城。可是向荣做了什么呢？敌军来了，不能将敌军击退；敌军跑了，又怕他们卷土重来，一味困守待援，对桂林城外的战事一概都不过问。

咸丰和赛尚阿一样，很难理解向荣的情绪为何大起大落。朝廷待向荣不薄，难道他没有一点天良？如今他找借口株守省城，坐失事机，逆匪眼看就要打进湖南，他怎能撒手不管？桂林被围时，湖南的镇将立即带兵赴援，现在贼匪兵临楚界，广西岂可袖手旁观？如今桂林已经解围，还有巡抚坐镇，贼匪北上，追剿最为吃紧，向荣还待在省城干什

么？如此重要的大将，坐在城里吃闲饭吗？唉，开隆阿也患了风湿病，右臂麻木，无法领军追击。看来还得叫赛尚阿给向荣加压，哪里最为紧要，就叫他带兵去哪里！

向荣的转变也许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战事不待人，咸丰不得不做出应急的人事安排。邹鸣鹤顶风违旨，引火烧身，咸丰下诏将他革职，由劳崇光补任广西巡抚。前方总司令和春必须提高级别，才能号令全军，咸丰给他加赏提督官衔，令他和劳崇光一起统领各军。

咸丰一直希望加强广西的领导力量，甚至有心派一个能人取代赛尚阿。他下了一道谕旨，令徐广缙前往广西，就有这层意思。可是徐广缙还想等一等，不想过早介入广西的乱局，请求暂留广东剿灭罗镜的凌十八股匪，再去广西收拾残局。

生死相隔的渡口

赛尚阿所献的俘虏，化名洪大全的焦亮，在三月份就被押到了京城，四月份进入审案程序。军机大臣和刑部在四月二十六日会奏，维持了赛尚阿呈报的审案结论。

焦亮自称洪大全，承认曾经跟随太平军占据城池，抗杀官兵。为了保护家人，他供认的原籍是广东南海县。他还为自己编造了一份履历。下面是他的陈述。

本人幼年跟随胞叔洪云秀在湖南衡阳县读书，不久剃发为僧，阅读兵书，潜蓄异志。咸丰元年二月间，本人前往广东一带流浪，遇见洪秀全的党羽胡以晃。胡以晃将本人引到军营，与洪秀全见面，彼此投契，结拜兄弟。

焦亮把洪秀全的党羽开列了一个名单，除冯云山、韦昌辉、萧朝贵、杨秀清、石达开几位王爷以外，还有秦日昌、赖汉英、曾四、朱锡琨、曾玉秀、罗大纲和胡以晃等重要骨干。焦亮承认，他借着天地会名目，召集会众，到处抢掠财物，屡次与官军交手，都是他的主谋。他还亲自领兵与官军作战三次。

焦亮接着说：洪秀全自称太平王以后，封本人为天德王，冯云山也受了封号。闰八月一日，本人与同党韦昌辉等人攻破永安州城，与官军抗拒，后因四路接济不通，官兵围攻甚急，决定逃跑。洪秀全集结了大约一万二千人，带上随军家属四五万人，本年二月十六日烧毁民房，乘便冲出，韦昌辉等人护卫洪秀全，带领五千多人，与本人一并逃走。闰八月十八日，本人走到郁丛山，被金玉贵的部队追及，束手就擒。

会审官员根据焦亮的口供，判决如下：

查洪大全投入洪秀全贼营，代为主谋，抗拒官兵，攻破永安州城，复受伪封，实属罪大恶极，合依谋反大逆不分首从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枭首示众。

咸丰批复：

洪大全着即凌迟处死枭示，派刑部左侍郎书元、署右侍郎陆应穀前往监视行刑。

咸丰如此处理洪大全一案，意思很明显，是想给宠臣赛尚阿留一点面子，最后给他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既然赛尚阿在广西抓到了一个钦命重犯，并且由军机处和刑部做了最后的鉴定，那么赛尚阿在广西也并非毫无作为，接下来就看他能不能指挥官军把洪秀全逆匪消灭在广西与湖南交界的地区了。

但是赛尚阿身在桂林，对粤湘交界处的战事已经失控。刘长清的官军主力迟迟不敢北进，太平军得以从容地攻打全州。萧朝贵率领勇悍的部队逼到城下，城墙上的枪炮射不到死角。太平军分兵扼守城西盘石脚的羊肠小道，刘长清也不敢进兵。守军指挥武昌显下令将松胶熬熔，浇沥在糠上，凝结为饼，点燃之后，从城上掷下去，杀死大批太平军。

江忠源不怕死，率楚勇赶到全州城外，但兵力太薄，被太平军阻隔，无法进城。每当太平军发起攻击，江忠源便率楚勇在旁侧鼓噪骚扰，牵制太平军的兵力，使太平军无法集中全力仰攻城墙。冯云山设计对付江忠源，令部队将湿柴烧燃，散布股股浓烟，烟雾和火焰阻挡了楚勇的视线，咫尺莫辨，战斗力大减。

赛尚阿派往全州的援兵也不敢冒进，都在十多里外扎营，或者找借口离开。江忠源建议官军扼要部署，防止敌军四出，没有将领响应。

萧朝贵趁此机会加紧攻城。他对部众说：“加紧挖掘地道，一定要

攻下全州，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

地道挖好了，太平军填放火药，于四月十六日上午九点引爆地雷，炸裂城墙。太平军一拥而入。守军知大势已去，乘乱逃出。太平军满怀愤恨，在全州屠城发泄。

江忠源孤军驻扎城外，湖南已经在望，战火很快就要烧到他的家乡，他和他的楚勇都不免紧张起来。太平军将走哪条道路进入湖南境内，是江忠源十分关心的问题。新宁是他的家乡，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替新宁父老挡住造反军队，于是率部扼守富塘埔的桥头，阻截太平军进军新宁之路。但他又担心太平军乘着湘江涨水，抢夺船只，顺流向北进军，攻打省城长沙。

哨探的报告证实了江忠源的推测。太平军无法越过富塘埔，便征用了几百艘民船，将老幼妇女和辎重金帛全部载在船上，准备顺湘江水陆并进，北攻长沙。

江忠源和刘长佑走到江边，把江忠济和江忠淑找来商议。江忠源说：“大雨连日，江水暴涨，逆贼若顺流而下，三四天就可到长沙。为了拖延他们的行程，我们应在两岸伏击。”

刘长佑道：“伏击地点选在哪里？蓑衣渡如何？”

江忠淑问道：“蓑衣渡在哪里？”

“此处向北十里便是。”江忠源答道，“印渠所见极是，那里江面狭窄，水流湍急。两岸重峦叠嶂，树木参天，地势险要。下游三里有个弯道，我们就地取材，砍伐树木，在江中密钉排桩，构筑木堰，堵塞江道，就能拦截逆贼的船只。”

四人计议已定，决计火速控制蓑衣渡，在湘江西岸连营驻扎，阻扼

太平军北上。

楚勇开到蓑衣渡后，刘长佑一挥马鞭，指着对岸说："我军兵力不够，只能在西岸埋伏。若得一支劲旅埋伏在东岸，逆贼插翅难逃！"

江忠源道："我立即给和镇台写信，请他调兵赶来东岸。如果他能照办，或能大功告成。不过据我的经验，和镇台刚刚奉到统兵的命令，别人买不买账，还很难说。那些贪生怕死的军爷，恐怕连他也调动不了。"江忠源说罢，摇头叹息。

刘长佑说："既是如此，我派些人到对岸插上军旗，布置疑兵，虚张声势，迷惑逆贼，至少也能让他们恐慌一阵。"

江忠源派出信使，快马加鞭，给和春送信，请他调兵在湘江东岸阻击。

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手，江忠源自领几百人攻击太平军的营垒，遭到顽强抵抗。江忠源策马当先，楚勇齐进，迫使太平军撤到水上。

太平军果然于四月十七日分水陆两路顺流而下，六七千人沿湘江西岸推进。二百多艘船载着辎重和妇女，在军士护卫下驶到蓑衣渡，被木桩拦住，挤作一团。江忠源一声令下，楚勇枪炮火箭齐射，江上火起，岸上也乱作一团。但太平军兵力众多，前仆后继。

太平军前线总指挥是南王冯云山，他连忙调派精锐部队保护船队，仓促应战。部署停当后，对楚勇发起轮番攻击。江忠源与冯云山从凌晨拼到下午，鏖战七个时辰，毙敌无数。太平军放弃了向北的攻势。

太平军在蓑衣渡损失了几千人，尸体沿江漂下，直达湘潭和长沙，惨不忍睹。最令洪秀全痛心的是，冯云山中炮重伤，后来不治而亡。太平天国在战场上失去了号称七千岁的王爷，船只也被楚勇焚烧殆尽。

江忠源一战得手，又派快马给和春报信，请他火速率主力在湘江东岸连营，以防太平军从东岸逃走。和春由于指挥不动各部，迟疑未决，错失了战机。

太平军被江忠源打得心寒，不敢再从西岸进兵，全部撤出全州城，趁夜夺船东渡，以重兵掩护老幼妇女登上东岸，辎重船只一概抛弃。楚勇人数不多，又十分疲累，江忠源不敢挥军涉河追击。此时和春已经赶到，令部队用劈山炮轰击河流钉塞处，又派小分队潜到江中，烧毁敌船二只。

四月十九日黎明，和春尽力指挥官军分路攻击。太平军又抢来了船只，将二百多艘船停泊在蓑衣渡江心，如同营垒。两岸安设大炮，开炮轰击，阻止官军过江。楚勇鏖战一昼夜，又夺获敌船一百多艘。和春亲率部队四路攻击，太平军拼死阻击几个时辰，精锐部队消耗殆尽。这时候，尽管和春没有部署兵力在江东拦截，如果有一支湖南官军在边界防堵，前后夹攻，仍然有可能把太平军聚歼在全州附近。然而湘江东岸完全没有官军的影子，太平军从东岸走小路翻越山岭，向东北方行进四五十里，当天就进了湖南，朝永州方向行进。

蓑衣渡伏击战虽然未能将太平军全歼，却是官军抗击太平军以来取得的最大胜仗。江忠源的名字因此传遍大江南北。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写道：

> 蓑衣渡一战，为保全湖南首功。

这次战役为咸丰同治年间的内战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就太平天国方面而言，冯云山在蓑衣渡负伤而亡，这个组织继损失焦亮之后，又失去了一位最可能令这场运动变得不可战胜的领袖人物。在他离开舞台之后，太平天国主张政治建国的理性派领袖只剩下韦昌辉和石达开，他们力量太小，无法对抗杨秀清和萧朝贵用以作为立国之本的不伦不类的宗

教迷信。于是这场运动日益脱离广大国民，尤其无法得到知识阶层的理解和支持，甚至激起了普遍的反抗，直至走向失败。

就大清帝国而言，蓑衣渡战役是振聋发聩的一仗。在新墟和永安，那么多的朝廷大员，率领那么多官军，两度将太平军包围，却都让他们几乎是毫发无伤地逃走了。而江忠源率领一支小小的民兵部队，稳扎在蓑衣渡口，把乘胜前进的太平大军打得转向而逃，为官军在省会长沙部署防御赢得了大把的时间。咸丰及其重臣们从这次战斗中看到了征服太平军的新生力量，曾国藩、骆秉章、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则从新宁乡勇身上得到了莫大的启示。朝廷和湖南的有识之士，即将遵照江忠源开创的模式，克服现存体制中存在的致命弱点。

从蓑衣渡的失败中摆脱出来的太平军，于四月二十一日抵达距离永州三十里的水西桥，这是他们歇息的第一站。

根据江忠源的观察，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每天都有一千人投到洪秀全的旗下。湘南的会党群起响应，太平军的兵力迅速扩充。宿命论者洪秀全对于湖南的认识，此刻有些无所适从。湖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省份？湖南人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他在全州境内刚刚遭到湖南人的沉重打击，江忠源的楚勇是湖南乡勇的劲旅，官军总指挥和春手下也是湖南的官军，他们夺去了洪秀全亲密战友冯云山的性命，还击伤了他的妹夫萧朝贵，差一点把天国大军消灭在湘江之畔。可是，他刚刚踏上湘南大地，就发现洪大全所言不虚，这么多湖南人踊跃参军，使他的军力迅速复苏。潇湘大地和在此生息的居民，究竟是他的克星，还是他的救星？

第二天，洪秀全来到永州城外，在潇水西岸驻扎下来。他本来有可能攻下永州这个湘南重镇，但他的部队此刻处在一个三面环水的套子里。湘江从全州北流，进入湖南以后，折向东方，在永州以北与潇水交汇，于是潇湘二水罩住了太平军所在的区域。这支军队如果渡不过这两条江，就跳不出这个倒U形的水套。

洪秀全和杨秀清冒雨走到潇水江畔，看到潇水猛涨，水流甚急。他们的几十艘船载着战士驶向对岸，被官军击沉。永州城内，湖南提督鲍起豹及永州镇总兵孙应照在城头视察，指挥炮击。杨秀清看了一阵，说道："若要强行渡河，须得多弄船来。"

洪秀全说："天意不让我们渡河，天军只能南下，攻下道州，再作计议。"

太平军于四月二十三日向道州出发，当天抵达双牌。官军哨探从双牌奔入道州城，向代理知州王揆一禀报。王揆一连忙去参见余万清，恳求他迅速部署防御。

和春于第二天抵达永州，冒雨驻扎在城外河岸的山梁上。听说太平军已奔道州，当即拔营，跟踪追击。

空有城墙没有兵

道州是太平军在湖南攻打的第一座州城。这里坐镇防守的清臣是前任湖南提督余万清。他在桂林被围时，积极地率领湖南官军前往增援。太平军从桂林开往全州以后，赛尚阿令他返回湖南部署防守。由于永州已有现任提督鲍起豹坐镇，余万清决定担负道州的防务。就在洪秀全抵达永州水西桥的那天，余万清在夜间带领二百名营兵进驻道州城。他的兵力与千总唐得升带来的兵力相加，总计才有三百多名，若要对付太平大军，简直不堪一击。而且余万清并未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他没有料到太平军会舍永州不攻，径直向道州扑来，现在他将要独自面对太平军的军锋。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太平军开抵庄水塘，离道州城只有四十多里。消息传到城内，余万清慌了手脚，派人通知王揆一：逆贼向道州窜来，匪数众多。为保州城无虞，他要带兵出城，到城外十里处的蛇皮渡堵截敌军，城防就交给知州办理了。

王揆一听说余万清要溜，大惊失色，连忙赶到军营，将他拦住，陪着他登上城墙，巡查四门。王揆一边走边说："余大人，敌众我寡，不宜分兵。何况守城事大，我等岂可弃城不守？还望余大人留在城内部署防御，卑职当竭力襄助。"

余万清还是坚持要出城。王揆一认为，余万清主动提出出城截击，其实是为了方便开溜，所以坚持要留下余万清。他在城上看得清清楚楚，太平军从西北一带向城门扑来。城墙的西北角本是游击瞿我谦的防区，当时只有刚刚调来的千总唐得升在岗。王揆一叫唐得升乘势出击，一面去追余万清，请他指挥防御。可是，王揆一赶到西门时，守门卫兵报告："余大人已经出城。"

“部队呢？”

“回大人，防兵都被余大人带走了。”

正说话间，几名太平军冲来，王揆一指挥随从上前抵挡，被打伤左手腕。王揆一躲过太平军，当即出城，打算将余万清追回。城内文武官员都走了，毫无抵抗，太平军从容进入城内。王揆一在城外又愧又愤，跳入潇水之中，却被百姓发现，将他捞救起来。王揆一清醒后，又要自刎，也被绅民将刀夺弃，大家向他保证：“我等一定组织义勇，为官府收复城池。”王揆一才同意苟活下来。

唐得升本来驻防道州境内的蒋家岭，接到余万清的命令回防州城。他进城不久，就见到太平军杀入，连忙率部迎敌，但寡不敌众，腿上和手臂都被矛刺伤，又被太平军击到城外的壕沟内，也被百姓扶救出来。

太平军占据道州已成定局，在水南门修筑营垒一座，洪秀全等首领都住在其中。斧子岭、洪家村、何家村、柑溪铺、百岭头各处要隘，都有部队驻防。

官军迅速在道州城外集结。和春与劳崇光任总指挥，还有常禄、秦定三、李瑞、经文岱、王锦绣五位总兵，以及副将邓绍良、参将德亮，统领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东官兵，加上江忠源的楚勇和张国梁的捷勇，总兵力为一万五千多人，先后开进湖南，鲍起豹也委派游击傅振邦带兵六百名来到道州。劳崇光驻扎永州，与赛尚阿联络筹商。

五月五日晚，官军搭建好了浮桥，开始渡河。和春将部队分为中、后、左、右四路，一齐推进，令后路的四川兵在何家村山后埋伏，作为预备队。五月六日凌晨五点，各部一同抵达五里亭，逼近敌营。勇队照例打前锋，楚勇和捷勇用枪炮射击，诱敌出营。

大约半个时辰后，太平军分三路扑来，每路约二千多人，攻势极为

凶猛。常禄等人分带部队迎击。双方枪炮对射，激战几个时辰。官军随后向前推进，岭右突然冲出太平军伏兵二三百人，拦腰阻击。后路官军赶上，将伏击的敌军击退。太平军绕到岭后撤走。

和春于五月七日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各位总兵率部扼要筑营，并添搭浮桥，增加进攻通道。江忠源列席会议，说道："和军门，逆贼在城外加筑土城，竖立木栅，并在进城隘口设卡，似乎要死守道州，暂无突围之意。我军正可趁此时机，调动所有兵力将此城围死，将逆贼一举歼灭。道州四面江河环绕，城中粮食甚少，只要我军严密包围，可期逆贼不战自毙。再也不能像永安那样，搞什么围师缺隅，致使逆贼逃脱！"

和春说："本镇体察皇上圣意，何尝不想在此一举歼灭逆贼，但如今兵力有限，恐难合围。我军兵力仅能扼守东面和北面，西面之路通往广西的全州、灌阳，南面之路可通本省的永明和江华，靠刘总兵的部队，难期得力。南面的水南有路东通宁远，尤为紧要。邓副将所带镇筸兵八百名，加上江兄的楚勇和张国梁的捷勇，共得二千多人，如果再添兵二千，在水南驻扎，或许能堵住这个要隘。而宁远县城还要添兵防守。我已咨请程制军酌拨兵勇二三千名从宁远前来帮同你们，分扎宁远及水南二处。如此部署，逆贼或难突出，再切断逆贼的供给，也许还有些胜算吧。"

官军计议已定，连日更番进攻，诱敌出战，但太平军不予理睬。

太平军打进湖南，烫手芋头落到了程矞采手中。这位湖广总督原本坐镇衡州，统筹湘南防御。太平军打到永州城外，他本该积极调配兵力，不料他闻讯即从衡州乘船北上长沙。衡州知府陶恩培极力请留，他也不肯留下。他说："逆贼军力太强，本部堂必须去长沙指挥防御。本部堂此去长沙，自会向皇上奏报，尔等不用多言！"

程矞采在太平军进入自己的辖区时，表现得惊慌失措，令湘南官员

和百姓人心惶惶。余万清舍弃道州逃跑，也可能是受了总督大人的影响。

总督大人于四月二十八日行抵长沙，这时太平军已在道州站稳脚跟。骆秉章来到行辕参见总督。程矞采首先向他卖好："骆大人，去年赛中堂前往广西，路过湖南，跟随他的文武官员，对湖南州县的供应都不满意。赛中堂抵达广西以后，参劾湖南巡抚和布政使吏治废弛。皇上令本部堂查复，我是替你说了好话的。"

骆秉章忙道："制军大人一力维护，秉章心里明白。"

"长沙城防部署得怎样了？"

骆秉章回答："长沙城墙坍塌多处，草潮门已无门洞，城门无法关闭，城垛全无一座。去年秋天就打算修缮，丁学士认为一时很难筹款，竭力阻止。今年二月，我见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便带头捐银三百两，省城各司道纷纷捐款。又奏请借用公款二万两，动工修缮，请同年陈尧农担任总经理。如今草潮门已经竣工，其余各处，随拆随修。这几天，我正日夜到城墙上催工呢。"

程矞采清清嗓子，说道："长沙地势低矮，城墙必须加高，酌派官兵在城外扼要之处筑垒扎营，以壮声势。等到江西援兵开到，再行酌拨驻守，藉保无虞。还要团练壮勇，盘诘奸细，制造器械，添铸炮位。"

骆秉章正愁城防兵力不够，想借总督大人的春风增添兵力，连忙接口道："制军大人此来，正好可以增调兵力防守省城。我意先从湘西调来标兵四百名，练勇一百名，苗兵一千名，再向四川征调选备兵二千名。"

"行，我们联名发个咨文，请赛中堂选派几名有勇有谋的镇将来湖南，以供调遣。我等还须另派精兵几千名倍道赶赴衡州。"

程矞采在长沙待了六天。五月三日，一骑快马奔入长沙城内，报告道州失陷。程矞采得知永州无险，胆气升高几分，为了避免失职的罪名，星夜折回衡州。

咸丰得知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后，大为震怒，决定将赛尚阿交部议处，严令他迅速统带大军驰赴湖南，广西暂由向荣坐镇，由徐广缙前往桂林接替赛尚阿。咸丰又令刘长清将提督印派人送回桂林，由向荣接任提督。他号召湖南在籍官绅和士民一起团练乡勇，自固藩篱。为了加强湖南的领导力量，他令在家乡安化守制的前任湖北巡抚罗绕典迅速赶到长沙，帮同赛尚阿和程矞采指挥军事。赛尚阿未到湖南之前，由程矞采总管全局。

咸丰正在安排前线的人事，忽然收到道州失守的奏报，怒不可遏，对着军机大臣发泄对当事官员的怨气："湖南地方官员是怎么搞的？和春应在道州，为何道州突然失守？这帮人总是打乱仗，毫无章法！程矞采先回省城，又急忙奔回衡州，省城重地是否布置妥当了？和春现在哪里作战？程矞采、骆秉章咎无可辞，都要交部议处！余万清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叫赛尚阿查明此人去向，据实参奏！"

太平军刚到湘南，咸丰便已感受到了他们对北京的威胁。湖北巡抚龚裕给他送来一份加急奏报：四月十八日，武昌揭获太平天国的两张告示，署名为"总理军机镇守湖北地方大司寇郭"，年号为"天德"。这个天国还没走出广西，却已任命了湖北的地方官，还发布了告人民书，他们的势力究竟有多大？咸丰感到气血直向头顶涌来。

更加可气的是，太平军离武昌还有几百上千里，就吓倒了湖北巡抚。龚裕向皇上告病辞职，说他连日筹商防务，昼夜焦虑，寝食难安，以致老病复发，目眩头晕，精神委顿。而他又不懂军事，勉强占着这个重要的位置，担心失误事机。

咸丰心想：父皇怎么提拔了这么一批窝囊废？平日里一个个冠冕堂皇，吃着朝廷俸禄，一遇战事就急于开溜。这样的官员，朕要统统撤换！他当即下令：龚裕交部严加议处，调常大淳任湖北巡抚。常大淳到任之前，一切防堵事宜，责成龚裕带罪筹办。为了进一步加强湖南的领导班子，他决定将年富力强的云南巡抚张亮基调任湖南巡抚，责成骆秉章在交卸之前不得懈怠，要与罗绕典积极会商湖南的防务。

咸丰急于知道罪臣余万清的下落，几天后有了他的消息。余万清自称带兵出城阻击太平军，谁也没有听说他在哪里打响了战斗。程矞采回到衡州后，余万清出现在他的行辕门前，坚决要见总督大人。程矞采命人放他进来，一见面就申斥道："好个余万清！你临阵脱逃，还有脸来见本部堂？"

余万清跪下说道："卑职糊涂，以为逆贼必在蛇皮渡一带，所以领兵去堵，没想到逆贼已杀入城内。"

程矞采说："余大人，你驻扎道州防堵，道州城防就是你的专责。虽说你兵力单薄，也当固守城池。何况和镇军率大军在逆贼后面跟追，你只需坚守一两日，就可内外夹攻。你却自行带兵出城，致使官军错失战机。你前此来函，说要来衡州驻扎，防护长沙，本部堂因你舍近求远，已经驳回，现在你又说什么是想到蛇皮渡堵截，怎么又不是来衡州了？前言不搭后语，简直荒唐至极！"

程矞采没有原谅余万清，把应对道州失守负责的所有当事官员的情况奏报朝廷。咸丰下令将余万清、王揆一与瞿我谦全部革职拿问，而且一棍子打死，不准他们留营效力。程矞采和骆秉章保举了如此无用的官员，也交部分别议处。根据吏部建议，咸丰又将龚裕革职，责成他带罪筹办湖北防堵，赛尚阿则降四级留任。刘长清由于对全州援救不力，也被革职，责令带罪作战。

第十七章　湘乡练勇

曾国藩之前就有湘军。

——王闿运

湘乡勇团练的先驱

咸丰二年，太平军把战火烧进了湖南。这个省份的读书人面临着重要的抉择。第一个选择是要不要参与这场战争；如果选择了投笔从戎，那么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选择哪一方去加盟？湖南的书生们开始躁动不安。多数人在积极地思考，不少人开始行动。

李续宾，曾经参加过镇压李沅发造反的湘乡人，此时活跃起来。

这时的李续宾，尽管小有战功，但还不是名人。不过，他的出身是值得自豪的。他生长于湘乡的名门望族，先祖可以追溯到唐朝的郑孝王李亮。宋朝和明朝，李亮的后代都有人出仕为官。李续宾的曾祖父李本桂虽未做官，却是富甲一方，生性慷慨，借钱给别人，一百两银子以下不记账。祖父李百诗也很豪爽，助人为乐，唯恐不及，生平捐资修桥修路，建造庙宇，花去数百两银子；为人也是宽宏大量，别人得罪他，他从不计较。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答道："我只是可怜对方的愚昧。"

父亲李登胜是一位书生，擅长近体诗，精通书法。家乡有座关帝庙，悬挂"浩气凌霄"的大匾，就是他的手笔。李登胜虽然只是中产阶级，却继承了父辈的传统，仍然乐善好施。他特别爱惜人才，经常召集文人墨客吟诗饮酒，看重有道安贫之士，也以教授门徒为乐，但不肯收取学费。

李续宾共有兄弟五人。长兄李续宦，候选从九品；二兄李续家，国学生，道光二十年乡试不中，绝进取意，隐退从商；三兄李续宽，因团练乡民有功，授主事分部补用；老四就是李续宾；还有一个老五李续宜。后生可畏，老四和老五，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湘军大佬。

老四李续宾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西历1818年6月21

日。前面说过，他与刘长佑同庚，年长几个月。出生地点是湘乡县上里崇信四十三都岩溪里李第。这个地方，现为涟源市荷塘镇古楼村西山组。清末的湘乡是个大县，分上里、中里和下里，如今分属于双峰、湘乡、涟源和娄底四个行政区。弄清这一点对于分辨和考证湘军的源流十分重要，所以这里交代得比较仔细。

李续宾出生的前三天，李宅前面的温江井，井底忽然涌出一线红色的水流，喷出井口，顺流而下百丈，纹丝不乱。用水桶汲取一看，还是清水。这线红色的水流，直到李续宾出生后才停止喷涌。乡人都来观看这个奇景，无不称异。还有一件事情也很怪。李续宾出生在早晨六点，母亲萧夫人室内忽然出现一道异光。那时日出已有三刻，但平日却从未见过阳光如此明亮。李宅后面有片树林，此时聚集了鸟鹊千百，共同和鸣，节奏明快。种种迹象，都成了烘托这个男婴问世的吉兆。

李续宾出生后的表现果然有些不凡。周岁便能下地行走，在长辈看来，已有龙行虎步之概。四岁跟随三位兄长入学，诵读《孝经》及四子书，并学习写字。六岁学算术，读《毛诗》。七岁学《尚书》，辨别百谷蔬果种类。八岁学《周易》。在春秋佳日，跟随父亲游山，了解花木昆虫的名字。

李续宾十岁身高已超过四尺，在当时算得上很高的身材。和刘长佑一样，他生来就有超人的力气，这时已能挑起百斤重担。李登胜每天为他讲解治乱安危的来由，以及什么是忠奸邪正。

李续宾一生有四大特长，从十岁开始已经表现出第一种兴趣。他开始认真钻研地理，二兄李续家是个方舆学者，对他影响很大。

李登胜很注重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一年他叫李续宾单独去县城缴纳农业税。老师李白适说："续宾年幼，让他独自远行，恐有不妥吧？"李登胜说："我觉得这孩子能行，就让他试试吧。"

一个十岁的孩子独自出门，往返一百六十里，身上带着钱，还要跟衙门里那些狡猾的职员打交道，很少人会有这样的经历。而李续宾偏偏办好了事情，没让衙门占他的便宜。他在县城结识了同年的王勋。两个孩子一见如故，热情订交，约定岁时往还，互证所学。李续宾结交的这个王勋，就是湘乡勇元老王珍的哥哥。五天之后，李续宾平安返家。李登胜大喜，听说他还交了个读书的小朋友，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第二年九月，王勋果然过来看他，拜谒李家父母，住了两天才走。这一年李续宾开始发展自己的第二个兴趣：骑术和相马。李登胜家里养着两匹马，李续宾一边学习骑马，一边当起了伯乐。这个本领在他投入湘军之后起了极大的作用，胡林翼和曾国藩得到马匹，常常请他鉴定优劣。

李续宾爱好广泛，一边读书，一边掌握实用的技能。十四岁时，家里来了一个精于射箭的少年，跟他一起念书。此人名叫彭昌侃，李续宾跟他共砚四年，同时向他学习射箭，进步飞快。

这个好学的孩子从十五岁开始担起了家庭的重担。由于父亲多病，医药费用大增。加上好客乐施，家境每况愈下。李续宾的诸兄发奋经商，而他则专门操持家政，此后二十年未曾卸肩。除了照料父亲，还要料量米薪，养鱼养猪，莫不躬亲。只要闲下来，便温习功课，照着家藏的米芾字帖，右腕高悬，每天临写，手抄《尔雅》。

十六岁那年，李续宾将夫人谢邦铠娶回家中。其时一位兄嫂已经故去，其余三兄尚未娶妻，只有谢夫人先嫁到李家，家务事便全部落到她身上。后来兄弟分别娶妻，主事者仍是这位谢夫人。门庭之内，唯有肃敬之容、欢乐之声，不知有所谓倦怠傲慢之态、诟厉嬉笑之事。在李续宾的主持下，李家在住宅四周开荒，广植果木，种了几百棵茶树，还种了二十亩棉花。

李续宾十八岁去县城缴税，顺便看望王勋，登堂拜谒王勋父母。正好县令考录武童。王勋说："你精于射技，如今碰上了，何不参加考试，夺个冠军呢？"可是李续宾自命为读书人，将练武作为业余爱好，他回答说："我不想以此求名。"

第二年四月，王勋来看望李续宾，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本县中里有个罗先生，一介寒儒，坚持在家乡讲学，人们都说他迂腐，读书人却对他钦佩不已。我们既已结拜兄弟，道义性情相孚，互通有无，共担患难，何不一起拜到罗先生门下呢？"

李续宾欣然同意。他们约好时间，一起去听罗泽南讲学。后来两人都因家事缠身，没有坚持下去。野史介绍李续宾认识罗泽南的经过，另有一种说法。他和弟弟李续宜年轻时卖布为业，每天守在铺子里，老是坐在一个角落里读书，端直不倚。罗泽南多次从布店前经过，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给他讲解求学的方法。李家兄弟便拜他为师，成为他的门生。

从道光十八年开始，李续宾遵照父命参与团练乡民的工作，成为家乡团练的常务干事。从这一年开始，他发展出了第三种兴趣：打猎。这种本领，对他后来的军旅生涯大有裨益。

父亲久病，激发了李续宾的第四种兴趣：学医。二十三岁那年，他把给父亲治病的大夫刘君岩留在家里，拜他为师，开始钻研歧黄之术。此后他经常为乡人治病，以开具古方为主，药味少而分量重。他经常对病人说："病到中期，就要休息了。"他从此打下医学基础，从军后既是将领又是军医，士卒有病，他往往亲自诊治。统兵八年，军中没有流行疾病，全靠这位兼职军医采取了积极的防疫措施。

道光二十二年（1842），洋人再次侵犯浙江，进逼江宁，大学士耆英以五口通商为条件与之讲和，李续宾大为忧虑。他在大庭广众中可以

终日不发一言，但他心中牵挂着国家大事，只是不肯轻易说出口来。胡林翼说他言简意重，渊默雷声，可谓山不言高，海不言深。

李续宾看到了满清武力的衰败，隐隐感觉到天下将乱。他运用自己的第一种特长，开始摹绘地图，作为军事资料的储备。此后的十来年中，他共摹绘地图九百多张。这是一笔宝贵的兵学财富，在他从军后为部队作战带来了许多方便，连曾国藩都曾借用他的安徽省全图。

李续宾一边心忧天下，一边务农自给。父亲为人排难解纷，周济贫乏，加上近年捐款团练乡勇，家用更加困难。父亲在本乡的名望日益崇高，来访的客人与日俱增，开销越来越大。他把自家的田地卖掉一多半，号召子弟们仿效先儒的榜样，从事农业生产。他留下四十亩田用于自给，令李续宾兄弟分灶吃饭，每人发给三亩田，债务也要共同承担，让儿子辈经历艰苦。

道光二十五年（1845）秋天，庄稼将要成熟，天下大雨，禾尽萌芽，湘乡遇到大饥荒。李续宾和诸兄都要借钱到外地买谷子回家果腹。李续宾的次子李光久在饥荒中出生。李续宾这个儿子后来成为湘军名将，在对日作战中出了大力。

李续宾从此没有多少时间用于读书。他要操持家政，还要给长子李光大当家教。他和王勋都让弟弟就学于罗泽南，而他们自己则只能抽空去向罗泽南请教。

为了偿还债务，李续宾冬季种麦，比平常所种收获多了一倍。他与诸兄一起，把上年的借款全部偿还。这时湘乡附近的县份都有强盗为患，广西边界劫杀更加猖獗。李续宾号召邻里以练团自固，唯独他的家乡十分平安。但李续宾深忧天下将乱，加紧钻研军事，经常用巨幅纸张摹绘地图。乡人有共同经商而争夺财产者，李续宾将他们召到团练营房，为他们排解纠纷。他还通过狩猎活动习武，猎得许多獐麂雉兔。

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月，李续宾到县城纳税，顺便参加有司考试，居住在涟滨书院。杨载福因军事抵达县城，李续宾前去拜访，两人定交。

这一年李登胜六十寿辰，李家宅第贺客盈门，未来的湘军大帅们齐集一堂。罗泽南率其门人钟近衡、王勋、王珍、刘典、杨昌浚、康景晖来祝寿。前来贺寿的亲戚朋友还有萧启江、刘腾鸿、刘蓉等人。这些人都是当世俊才。这次罕见的群贤盛会产生了一部诗集，罗泽南作序，王珍书写。作者有刘腾鸿的父亲刘象观，以及谢琇、杨昌浚、康景晖、李登墀、李续禋、李杏春和钟近衡。聚会上还定下了李家的两桩婚事，刘蓉将女儿许给李光大，钟近衡将女儿许给李光久。

李续宾兄弟努力开源节流，诸兄经商每年都有收益，李续宾总管家政，竭力节用，清偿了所有的旧债。李登胜所卖出的四十亩田，地名叫鸠鸡塘，买主因负债非常窘迫，也想卖掉那块田，开价五百千，比买进时的价格略高。李续宾打算收复故业，征得父兄同意，双方已订立合约。

岁暮，李续宾徒步前往宝庆取款。李续家因商号生意萧条，拿不出钱给弟弟。二兄还说，鸠鸡塘的田产贫瘠寡产，每年收成不过三四十石，既然已经放弃，又何必收回呢？

李续宾说："农民懒惰，怎能责怪田地呢？"回家之后，他再次前往宝庆，只拿回一百千。李续宾素重信誉，闻名四乡，不愿违背合约，以免有失于义道。他为此事郁闷不乐，常常深夜独自悲叹。最后，他决定独力承担这份负担，私下向人贷款，借得三百千，然后卖掉自己所有的财产，凑足金额，支付了购田款。

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续宾在鸠鸡塘那片田里盖了住所，雇用三人，养了两头牛犊，亲自耕种，还蓄水养鱼，在荒地上遍种蔬果茶

麻。他同时还要亲自教授两个儿子。田地离家三里许，李续宾隔一天看望一次父母，风雨无阻。夏天又发大水，李沅发在新宁造反，李续宾应邀组建乡勇，前往新宁作战（见本书第二章），一个多月后返家。

李家兄弟经过三年的努力，迎来了家道隆盛的局面。由于父母健在，他们都以分灶吃饭为耻，认为兄弟不能持有私财。李续宾征得父母同意，在道光三十年（1850）重新合灶。人多了，房子没有扩大，大哥李续宦迁到别处居住，财产却没有分开。

咸丰元年（1851），广西时时传来战争的警报，湖南人心惶惶，乡人恐惧，李续宾加紧举办团练，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他开始撰写《孙子兵法易解》，用通俗的语言阐释古代的军事理论，供乡团的团长及乡民讲习。可惜这本书未能付梓。

正是在这一年三月，他去参加县试，受到知县朱孙贻赏识。四月间，他抵达长沙，建议官军使用火器对付造反武装。十月份，王勋来探视李续宾，商议练团一事。李续宾说："以正人心为主，以固人心为先。"他们商议的办法是，乡人每三口壮丁中抽出一人报名参加，团长登记他们的姓名、年龄和住址，每人发给一件武器，守望相助。有事鸣锣召集，无事则各执其业。作战结束后，父老公议，决定赏罚。花名册由团长保管。乡民所捐的费用，用于作战时开办伙食，购买刀矛炮火。湘乡上里的团练由李登胜倡导创办，而实际的操作则是李续宾抓起来的。

这一年，李续宾捐钱买了一个从九品的官衔，表明他愿意在官方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进占道州，朱孙贻来到茯苓桥办理公务，召见李续宾，说道："本县听说上里的团练办得有声有色，想看看你们的操练。"

“回禀朱大人，上里团练，只订下了团规及章程，其实并无常备部队。”

朱孙贻说：“本县需要乡勇搜捕本地会党，你们要抓紧组建部队，克日出发。”

过了几天，朱孙贻给李续宾发了个红头文件，催促他率部上路。李续宾只得招募二百人起程。朱知县只下命令，并未拨款，李续宾只能从自家拿钱充做军饷。部队开到朱清渡，听到几声枪响，以为会党杀来了，乡勇跑掉一多半。有三人平日号称胆大有力，此时也仓皇逃回家中。李续宾苦笑几声，只得增募几十人，补充缺额。

这次逃跑事件算不上坏事，胆小的逃跑了，留下的都是硬汉。第一次招募的兵员中，仍然有不少留下来，其中就有六个人后来成为大佬级的湘军将领，他们是胡中和、周宽世、蒋益澧、萧庆衍、李登辟、李续焘；增募的兵员中，又有五位日后成名的湘军大佬，他们是周达武、朱品隆、胡裕发、刘神山、李存汉。其中的周达武是个蛮汉，贩运时与人争道，负气伤人，被捕下狱。李续宾把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带到军中，加以教训，于是成材。

另一个创始者

湘乡知县朱孙贻在咸丰二年（1852）四月急于调集乡勇，没想到喜从天降，本县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书生主动向他请战。此人名叫王珍。他给朱知县写了一封信，请求团练乡勇，抵御已经杀入湖南的太平军。他说，广西造反军势不可当，只有靠乡勇堵御，才能将他们挡在湖南。如果知县能交给他几千乡勇，他愿领着部队去湘南杀敌。

王珍的运气不错，湘乡县的父母官不仅是一个团练迷，而且眼光看得很远，决不满足于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跟这个年轻人兴趣相投，不但没有像多数昏官一样申斥他痴心妄想，反而鼓励他团练乡民。事有凑巧，恰在此时，骆秉章正在积极部署湖南防务，命令湘乡县招募乡勇。王珍得到消息，邀约一些同志来开会讨论。

王珍的同乡友人刘蓉正遭丧母之痛，王珍前去吊唁。哀悼之余，他颇为兴奋地说："朱县令奉了骆巡抚的命令，要招募一千多名乡勇，前往衡州防堵。他让我们借贷军饷，用于训练。"

有了官府的支持，王珍立刻进城，在县衙门口招募乡勇。可是县民过惯了太平日子，加之太平军还在千里之外，大家并没有感到战争的恐慌。王珍只是一介书生，却比武官还要卖力，四处动员，号召人们武装起来，准备打仗。大家都觉得这个年轻人有点像痴人说梦，要不就是疯子。王珍后来回忆说："当时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没有一个不笑话王某！"

王珍是湘乡团练的先驱者之一。从上一年开始，他就未雨绸缪。咸丰元年八月，他到长沙参加乡试，得知太平军进攻永安，湖南官军正在加强边界防御，不安定因素四处萌发。湘乡东南与衡山交界之处，盗抢活动猖獗。王珍回家之后，中秋刚过，他便着手暗查会党首领的姓名，

辅助官府捕治。从那时起，他就呼吁乡民团练保伍，每天奔走在各家各户，给乡邻讲解办团练的好处。

王珍的说服工作做得实在辛苦。那时太平军还在广西，湘乡人对团练二字完全陌生，乍一听王珍的提议，个个充耳不闻。王珍仗着一副好口才，一副热心肠，不计成败利钝，不顾祸福生死，两月之间，悉心开导，任劳任怨，才使湘乡绅士普遍明白了团练乡勇的重大意义。他欣喜地看到自己辛勤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各乡办起了团练，县境之内的盗抢之风基本肃清。

这一次组建乡勇，是在官府的直接领导下，又是在县城进行，比上一年顺利多了，却仍然办得颇为棘手。部队初建，军粮和武器都是空白，关键是缺乏银子。官府无款可拨，财政来源全靠乡绅捐助。要想让乡绅掏腰包，又要跟他们磨嘴皮。有些乡绅甚至抗捐闹事。好在朱县令大力支持，召集乡绅开会，大声训话："粤贼已经窜入我省，本县团练乡民，保卫桑梓，是何等的好事，又是何等的重要！有些人家财万贯，却心疼一点小钱，舍不得出钱资助，与愚氓何异！总想苟且偷安，忘了巨祸即将临头。有病不肯吃药，害怕药苦，那是三岁小孩的懵懂无知！今后再有人抗捐闹事，本县要治他们妨碍公务之罪，处以重罚！"

朱孙贻为了团练大业顺利进展，不惜剥夺乡绅的言论自由，抓了几个胆敢非议团练的持不同政见者，给予轻度的惩处。他还代表官方下令设置保甲，要求练团练族，制定团练操习章程十二条。于是，湘乡的勇队得以顺利地组建。

王珍在组建乡勇部队的初始，采用江忠源倡导的原则：将领只用读书人，募勇只招朴实的山农，将散兵游勇、老兵油子和市井无赖一概拒于门外。这个原则的确立，为湘军日后的纪律性和战斗力提供了基本保障。

什么叫团练？按照王珍的解释，“团”，就是团拢一气，彼此相救，生死相顾；“练”，就是练兵器，练武艺，练阵法，尤其要练胆；而练胆必须练心。胆子有大有小，人心则可以统一到保全身家性命的认识上来。人人都想保全性命和财产，但是怎样才能自保？只有打击盗贼；而要打击盗贼，就必须操练。然而一个人的力量太小，而盗贼却是很多人聚在一起行动。百姓要想击败盗贼，唯有众人一致，同心共死，互相保护，才能自保。这就是团拢的意义。

王珍募集团丁时，征兵对象都是农民。邻里乡亲，怎么好意思要求大家签署合同，用法律来加以约束？王珍不得不耐心地向大家解释，部队是需要纪律约束的，必须办理正式的手续。经过反复解释，大家才勉强过了这道关。

接下来又有新的麻烦。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觉得湘勇的制服，也就是所谓的号衣，样式非常可笑。大家一见王珍拿出这种戏服般的玩意，哄笑不止。他们觉得，穿这种奇装异服太丢人了，扭扭捏捏像个临出嫁的大姑娘，死也不肯换上。

王珍有火无处发。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骂不得打不得，还是只能慢慢教化。他拿起一件号补，亲自缝在布袍上，大大方方地亮相，又苦口婆心劝说一番，大家终于同意统一着装。

这些问题解决之后，王珍便开始制定营制和号令。他每天跟老师罗泽南一起组建队伍，叫友人和师兄弟们分头带领操练。

王罗二人有时也亲自训导。王珍训话时，团丁们高声喧哗，一齐涌来，根本不知进退行止。王珍只好一个一个手把手训练，教他们操练步伐和技击。教好了一个人，就令他口衔一颗算盘珠，领着他站到队列中。然后另叫一人过来，从头教起。全部教完之后，他穿上军服登台，陈说忠孝大义，声情慷慨，听讲者也渐为感奋。

王珍是一个天生的说客，罗泽南弟子众多，就数他思维敏捷，口才不俗。他声音洪亮，爱发议论，争论时总是盖过别人一头。他的这些优点，加上他办事凭着一股冲动，好胜心极强，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他在军训中充分发挥演讲才能，每次训练结束，都要声情并茂、慷慨激昂地讲一番礼义廉耻。经过他反复灌输，湘乡勇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

江西人朱孙贻是个懂得官场规矩的官员，他希望大办团练的群众性运动能够得到总督大人的支持。程矞采从长沙返回衡州部署防御时，他在总督大人过境的地方恭候，得到了谒见的机会。他向总督讲述湘乡举办团练的办法，然后恭候上峰指示。

他没想到，总督大人给他劈头浇下一桶冷水。程矞采回答道："区区贼寇，自有官军扑灭，用不着你们杞人忧天，劳民伤财！"

显然，程总督不赞成湘乡这样远离战场的地方兴办团练。朱孙贻发现总督大人竟是一个书呆子，心中暗笑：大人，你迟早会因为防守不力被朝廷罢官！

总督不支持，朱孙贻照样大干快上。他打着确保一方平安的招牌，解决了筹款的问题。当地士绅踊跃出钱。湘乡勇很快就增加到二千多人。朱孙贻不想浪费大家的捐款，他让勇丁们亦民亦兵，平时在家种田，十天半月集中训练一个日次，有警时召集起来，参加统一行动。平时不发饷银，打仗时才发薪酬。

在朱孙贻的支持下，罗泽南李续宾和王珍组建了两营湘乡勇。接着，他们又到各乡各都挨家挨户选丁训练，作为保卫县城的武装力量。县城里成立了八个团，每个团都有一名团总，每团选取壮丁二百人，共一千六百人，分为八班，轮流执勤。

在朱孙贻、罗泽南、李续宾和王珍的努力下，湘乡掀起了团练的高

潮。不久以后，各坊各都团练的乡勇，熟悉阵法和战技的人，增加到十多万人。刘蓉也是积极参与者之一，在他倡议下，湘乡勇制订了连坐法：一人胆怯后退，同伍都要担罪。每个勇丁都要亲自纸写笔载，指天发誓，表示愿意接受连坐法的制约。

看到训练出了成果，朱孙贻踌躇满志，选择吉日，下令杀牛宰猪，犒劳湘乡勇。县令亲自率领全县有声望的绅士视察会操。操演完毕以后，同庭集体开餐嚼饭，众人欢腾鼓舞。

湘乡首开大办团练的风气，湖南各地纷纷效仿，宝庆、浏阳、辰州和泸溪等县，也纷纷办起了团练。

当团练大见成效时，湘乡人得知太平军已经进据桂阳州和郴州，抄小路从醴陵向长沙奔袭。王珍与罗泽南闻警即动，率领乡勇驻扎在县城以北的马托铺。敌人的靠近令乡勇们闻到了硝烟的气息，士气空前高涨。

尚武的理想主义者

王珍是团练的积极实践者，也算得上一个研究民兵建设和兵法的理论家。但是，以他生前担任的最高官职而言，严格地说，他在湘军大佬中排不上座次。如果我辈后人不让他在湘军的史册上登堂入室，曾国藩他老人家也许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许多已经作古的湘军将领，包括本书记述的一些大佬，还有若干煮酒论史的文人墨客，恐怕会在阴司里骚动起来，为他打抱不平。平心而论，这个人在湘军史上的地位实在是不可或缺的。王闿运曾断言：曾国藩之前就有湘军。这个论断，就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王珍才是湘军的真正创始人。

王珍的姓名，古书中都写作“王鑫”。鑫是珍的异体字，为了现代人便于辨认，还是写作“王珍”为好。

王珍家有兄弟三人，他是老二，生于道光五年（1825）正月十二日深夜。出生地点是湘乡县下里同风五都，现在叫做湘乡市梅桥镇荫山湾村。

王珍的成长历程，对于重视家教的中国人而言，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正面证据。

这个孩子三岁未满，母亲贺夫人就教他读经书。贺夫人采取的似乎不是填鸭式的教育，据说这个三岁的学生不但能够背诵课文，还能领悟课文的意思。有记载说他“过目不忘”，记忆力超群。

孩子的资质这么好，父亲王宗麓非常珍惜，在他四岁时便送他入塾读书。老师就是他的叔叔王宗余。王珍的堂兄王人树一同入学，他对这位堂兄极为友爱，而且对堂兄的训导恭谨顺从。

王珍生长在一个恪守儒家道德的人家。祖父王璨是秀才，对于孝道的执行，在现代有些骇人听闻。他在母亲（王珍的祖母）去世后，竟然居住墓庐，守丧三年。他不仅对死者尽心守护，对活人也是笃质厚道，乐善好施，为乡里所钦重。

父亲王宗麓也有两大优点，其一是求学不倦，其二是道德超人。王珍从军以后，他经常谆谆告诫儿子，叫儿子打了胜仗不要骄傲，更要有好生之德。另一方面，又让儿子以国事为重，不要牵挂小家。

母亲贺夫人也是妇女模范，既然她从儿子幼年就着手抓教育，可见相夫教子很有一套。

传统道德模范的家教环境，培养出了令天下老年人都会羡慕的大孝子。五岁的王珍，已经对祖父祖母表现得极为恭敬，赢得长辈们的“奇爱”。这个孝子贤孙，简直是一帖良药，老人家有什么不舒服，孙儿一到，毛病就蒸发了，心情倏然舒朗。

道光十一年（1831），省城长沙举行乡试，王珍的家乡有人中了举。父亲逗他说：“这个举人，你是否羡慕他？”

六岁的儿子答了一句话，令父亲大吃一惊：“能不能中举，很难强求，我的愿望是能够造福于天下！”

九岁那年，王珍的个性已经十分明显。私塾中的小同学们，到了黄昏，都会跑出去游戏，只有王珍独自留在教室里。这孩子在干什么？父亲不放心，悄悄走过去窥视。只见儿子手捧一卷朱子的《通鉴纲目》，诵览不辍。再看他的表情，时喜时忧，不时把书页折上一角，做个记号。

父亲还想探出个究竟，等到王珍出了教室，便去把他诵读的书籍检视一番。原来儿子看到面露喜色的那些地方，写的都是圣君贤相；令儿

子忧形于色的篇幅，便是记载的奸邪僭乱。看来这个小小读书郎，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辨别能力，能够“辨忠奸，识治乱”，只是和所有小孩一样，还没有学会掩饰自己的内心活动，所以“心所领会，动形于色”。

王珍十岁就能照顾父母了。双亲有疾，他便侍奉汤药。这个亲生“保姆”一定要等到父母痊愈，才去吃饭睡觉。

一次，母亲手上生疽，痛得钻心，可是，看了好几个医生，他们都说治不好。

王珍说：“娘，我来替你治。”

他轻轻拿起母亲的手指，放进自己嘴里，把脓血吮吸出来，然后用舌头舔掉烂皮腐肉，清洗干净，敷药包裹。然而，王珍没有料到，他这番孝心带来了不可逆料的后果。不一会儿，母亲生病的手指间“血溅如箭”，晕厥过去。全家人手足无措。

王珍对天号啕大哭，请求老天把他收去，让母亲活转。这一次，孝心非常灵验，伤口马上止血了，过了几天，母亲安然无恙。这件事传出去，感动了所有的乡邻，大家都说：“这个小孩的孝心了不得，能够感天动地啊！”

王珍十三岁就成了书呆子。这个呆，不是说他傻，而是说他整天危坐，读书不辍。脱下鞋子之后，就扔到几丈之外，不许自己再穿。他通过阅读圣贤书籍，更坚定了九岁就曾立下的宏远志向。他曾在壁上写下几句话：

> 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死生祸福，皆所不计。

第二年，王珍的表现就有些狂放了，大有拯救万民于水火的气概，常常说些豪言壮语：“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祖父王璨常常打击他，叫他不要好高骛远，要注重自我修炼。王珍听了，才有所收敛。

这个胸怀大志的孩子十七岁就独立谋生，在绅士杨寅亮家当塾师，同时开始著述，写了一部《四书通义》。他这个教书匠当得很划算，顺便娶了杨家女儿为妻。其间是否有一个自由恋爱的过程，不得而知。即便有，也是热恋即婚，当年冬天就把新娘接到了家里。

道光二十四年（1844），湘乡县发大水，淹没了王珍的住所，家里贫困升级。他坚持在家乡开馆教授儒家经典，制定《书塾学约八则》，向学生公布。他的教学方法，不拘泥于八股文章，而从做人的大处着眼，注重端品行、正心术。

王珍总是以天下为己任，不但教育学生，还试图教化乡邻。他二十岁那年制定了《乡约十条》，在家乡推行。同时他开始从事公益事业，对乡党邻里以仁厚之心相待，凡有乡邻遇到迈不过去的门槛，他都会不遗余力，加以调护。遇到不平事，则不顾自身利害，为受害人伸张公理。

这个年轻书生总是活在自己的理想中。大而言之，他是忧国忧民；小而言之，就是热心公益；市侩的说法，则是爱管闲事，爱操闲心。他过于关心别人的疾苦，耽搁了自己的学业。他发现自己两年来功课长进缓慢，不禁有些后悔。“清夜自思，辄椎胸饮泣，恨学问之无成，叹光阴之不再”。二十二岁那年，他在自己的书房门上悬挂“自芸山房”的匾额，告诫自己不要再管别人的闲事，一心研究典籍，笃修躬行。然而他爱打抱不平，名声在外，犹如覆水难收，县令也常常找他协助公务。他既要教书，又要给自己进行知识充电，同时还要从事公益事业，日子过得非常充实。

道光二十八年（1848）是王珍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此年参加府试，名列前茅，得到知府恽光宸的欣赏和提携，马上就补了县学生员。当秀才固然是大事，但他跟同县人罗泽南相识，对他的影响更深。当时罗泽南家居讲学，王珍从长沙回到乡下，拜在罗泽南门下，罗泽南对他深为器重。师生之间，日夜讲求明善复性、修己治人之道，王珍学道甚勤，每每恨自己拜师太晚。

这时候的王珍，体貌清癯，目光炯炯射人，声大而远，言语如出瓮中，滔滔不绝，常与诸位学友侍坐于罗泽南身边，阐发议论时，别人插不上嘴。罗泽南微微一笑，缓缓说道："璞山，拜托你稍歇一会儿行不行？也让我们说上一句吧。"王珍一听此言，自己也忍俊不禁。

罗泽南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乡间学者，王珍结交了本县的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钟近衡、钟近濂、朱宗程、康景晖、罗信北、翁筼登、易良翰、李续宾、李续宜、潘鸿焘、左枢、杨昌浚等人。王珍与他们互相勉励，共进学业。平时和他交流学术的朋友，同县人有谢邦翰、罗信南、刘蓉、彭洋中、周牧、贺雍、魏万杰、洪长龄；湘潭人有王士达、王荣兰；湘阴人有左宗棠、郭嵩焘；长沙人有丁叙忠；宁乡人有刘典。凡是读过湘军史的人都知道，这些人个个都是当时的才俊。

王珍置身于学者的圈子里，却以注重实践而闻名。他不喜欢空谈理论，给自己取字"璞山"，将居所命名为"返璞"，都是强调对理论的实践。

王珍在罗泽南身边待了一年，为了生计，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同县左仁先生家开馆授徒。这个左仁，是江苏铜山县的知县。王珍在教书时又有著作问世，题为《崇本编》。夏天大旱，几百名饥民啸聚，在县城以南抢掠粮食，居民惶恐不安。王珍按捺不住，又要管闲事了。他从学舍回家，立刻召集里中居民，按照兵法部署，率领邻友几百人出境打击抢劫，声言宝庆城的守军将要开到，饥民闻言，立刻解散。当时承

平日久，百姓都不习武，湘乡人老实怕事。王珍如此年轻，能够带领众人抗暴，全靠着满腔的热诚，才能获得成功。

饥民闹事被强压下去以后，王珍认为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要求知县开仓发谷，平抑粮价，并为知县起草告示，谕令富民捐赈，县境内赖以安定下来。当时湘乡的知县和手下那帮胥吏都是贪婪暴虐之辈，县民吃够了他们的苦头。王珍与县民屡次向巡抚告状，犹如石沉大海。大家商议，推举王珍进京上访。

王珍身负父老乡亲的重托，携带口粮，七月份从家里起程。途中夜宿小船上，夜半风雨大作，声响凄厉。他想到自己一路上看见许多灾民流离失所，如今他们不知在哪里躲雨？我还有小船能避风雨，比他们又好了何止万倍！胸中为悲天悯人的感慨所填塞，王珍失眠了，吟出六章绝句。

船过湘阴，王珍登岸，拜访好友郭嵩焘。主人不在，已去江边巡视各处的灾民。王珍等待半日，四更才见郭嵩焘回家。听说王珍要进京告状，郭嵩焘请他捎带信函给曾国藩。王珍匆匆告辞，继续旅程。船过巴陵，他登上岳阳楼，读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强烈共鸣，吟出一首长诗，其中有句：夕阳出没成今古，天下安危系乐忧。船泊武昌时，他又登上黄鹤楼，作长诗纪游。此番旅行大开眼界，但他因病中途返回湖南，上访没有成功。

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天下开始大乱，朱孙贻从酃县调任湘乡知县，一到任上就听说王珍急公好义，派人把他请来，询问本县的基本状况，并请他协助整顿社会秩序。于是王珍废寝忘食，任劳任怨，辅佐朱县令剔奸除弊。他告诉朱知县，湘乡的钱粮税收都是由衙门的书记官征收，他们大大加码，任意妄为。朱孙贻决定将税收办法改为百姓自己缴纳，也就是纳税人主动报税缴税，由官府发给凭证，不再经过书记员之手。这一举措在几个月内就完全落实下去，废除了百年来的积弊。王

珍提笔写碑，立在城门，记载这件大事。

在朱孙贻决定大办团练的时候，王珍又是最为积极的执行者。其中的故事，已在前面叙及。

一生坎坷的湘乡勇首脑

从道光末年到咸丰初年，湘乡县出了个声望最高的儒学家，不少有为的青年书生拜倒在他的门下。他就是王珍、李续宾等人的老师罗泽南。由于他和他的许多学生，在湘乡大办团练的群众性运动中带头响应，并且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湘军武装集团的组建过程中，他们都是元老级的人物，而罗泽南以老师之尊，自然成为大家尊崇的首脑。

罗泽南出生于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西历1808年1月19日，属相为兔。在所有的湘军大佬中，他的年资较长，比曾国藩大三岁，比左宗棠和胡林翼大四岁。他不仅年龄大，军龄也长。在湘乡派系的湘军中，他属于资格最老的一批，因为他跟王珍等人一起负责创建了湘乡的勇队。

王闿运说过一句话：曾国藩之前就有湘军。另一位学者说过一个对仗的句子：李鸿章之前就有淮军。且不管李鸿章之前的淮军是谁干出来的，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之前的湘军，就是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鼓捣出来的。后世人评价湘军，如果说湘军是反动的，那么这个反革命的根子，就要追到罗泽南身上；如果说湘军是进步的，那么罗泽南就当之无愧为一个伟大的缔造者。

罗泽南是个山里人，他的字与号都体现了出生地的特色：字仲岳，形容自己是一座高山；号罗山，是对当地峰峦罗列的写实。他的远祖是江西老表，从吉水迁到湖南的衡州，后来迁到湘乡县中里二十九都的湾州，这个地方现在是双峰县石牛乡湾州村。传到罗嘉旦这一代，他和夫人萧氏在这里生下了罗泽南。

罗泽南出生时没有留下奇异的传说，但他小时候的聪明却引人注

目。四岁刚离襁褓，就进了学前班。老师就是他的叔叔，学校就在叔叔家里。这个小屁孩对汉字有超强的记忆力，每学一个，都不会忘记。看到比较难认的楹联，就仰着小脑袋，独自观览，一副若有所悟的样子。领着他去上学的祖父罗拱诗，暗暗称奇。外祖父萧蔗圃经常指着这个外孙对女婿说："这个小家伙不简单啊，家里再穷，也要供他念书，以后必定会光大家门。"

外祖父的意思，是要靠这个外孙来改变家族一穷二白的面貌。但他给外孙指出的道路是读书，而不是造反。如果说贫穷是造反的动力，罗泽南一家是赤贫，按说应该对现实不满。可是祖父对他的要求是"明大义，识纲常"。这个纲常，除了父父子子，就是君君臣臣，所以万万不能对抗长辈，反对朝廷。如此才能"不坠先人清德"。

罗泽南五岁正式入学，老师仍然是叔父。家里太穷，拿不出钱来供他读书，但是祖父和父母对他钟爱有加，无论如何不让他荒废学业，于是请他的叔父担任家教。他的表现比念学前班时更加优秀，读书过目成诵，每天可学习一千多字的文章。直到九岁，叔父教他的水平不够了，家里才把他送到一位族父的私塾就学。

那时候，祖父年将七十，家业零落，四壁萧然，甚至吃不起稠一点的稀饭。但是，老人家只要听到孙儿的读书声，便会拈须自喜，饥寒俱忘。罗泽南在学堂里吃不饱，家长便把衣服和家什拿去典当，换来粮食给他充饥。祖父的一件布袍，他老人家亲自拿去当铺质押了六七次，都是为了供孙儿念书。只要有了米，无论远近，祖父都要亲自送到学堂，反复对孙儿强调："我让你读书，是要你明大义、识纲常，不坠先人清德。"

然而，罗家属于赤贫，即便是全家人忍饥挨饿，也供不起孙儿的学费。罗泽南十岁又回到了叔父的私塾。这时他开始学诗，在穷得当当响的家庭环境里，表现得才气横溢。他住的那间屋子，外面是一间药房，

左邻是一家染坊。罗少年提笔写了一副楹联，把药房和染坊夸赞一番，令人啧啧惊叹：

生活万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

孙儿展现出如此的天才，更坚定了家长们培育他成材的意志。第二年，他们又将他送进了私塾。罗泽南阅读《左传》，往往自己命题，模仿该书的篇法写传记，内容无非战守攻取之类，典型的秀才谈兵。凡是看过罗泽南作文的人，都知道他胸中有过人的抱负。

道光元年（1821），罗泽南十四岁。有一天，母亲得到一把米，舍不得吃，拿到私塾，交给泽南，叮嘱道："儿啊，今后可别忘了现在所吃的苦啊。"这句话，深深印在罗泽南的脑子里。

母亲操持着一个多子女的贫困家庭。罗泽南得到的家教，多半来自秉性淳朴厚道的母亲。这个女人夙夜勤苦，对公公非常孝顺，教育子女、整顿家风，井井有条。罗泽南每次从私塾回家，母亲便拿儒家先圣的格言启发他，叫他效法古人行事。母亲说："这些都是你外祖父教为娘的，你一定要牢牢记住。"

罗泽南在饥寒交迫中学到十五岁，开始显露独特的文风。他不求迎合大流，文中义理充足，浩气流行，比得上明末清初的散文家张岱。对于世道人心，他分析得十分透彻，往往自负有才，令人莫测高深。

贫穷未能消磨这位年轻书生的生活意志，他十七岁娶了夫人张氏，第二年二月参加童子试，回家后开始自食其力，在石冲的外公萧家教书。可是，他刚刚能够自立，母亲便撒手而去，卒年仅四十一岁。罗泽南满怀愧疚，恨自己来不及对母亲尽孝养之道，悲痛欲绝。

从这年开始，命运不断地打击罗泽南，令他接连遭受丧亲之痛。道光六年（1826），他在涟滨学院读书，五月份得到嫂子萧氏谢世的消

息，七月份又接到哥哥罗清漪去世的讣告。

亲人接连死去，养家的担子落在了罗泽南身上。道光七年（1827），罗泽南在离家约十里的椿树坪开馆教书。每天黄昏，他带着学生馈赠的菜肴回家，供养祖父。如此过了三年，直到祖父去世。

罗泽南的世界是悲惨的，严酷的命运在继续考验这位儒生的承受能力。道光十二年（1832），他的两个儿子相继因病夭折。罗泽南想不通老天为什么要如此责罚自己。他既怀疑郎中开的药方不对，又疑心是自己克死了儿子。其实只有一个明显的解释，那就是生存条件恶劣，小儿营养不良。

不过，罗泽南仍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逆来顺受，表现出达人知命的怀抱。他先后两次游历南岳，站到山岳之巅，扩展眼界和胸怀。

如果说老天对罗泽南不公，那么更为悲惨的事情还在后头。道光十五年（1835）六月，田土大旱，穷人无粮，乡间疫病流行。罗泽南省试落第回乡，徒步行走，半夜回到家里，见所种的田地已经荒芜。叩门时，听到屋内一阵呻吟声。那是侄儿庚日疾病加剧，哼哼不已。进门一看，又听到夫人哭泣，原来是刚满一岁的三子兆杰两天前夭折了。罗泽南饿得口中清水直涌，直问夫人："米在哪里？快煮饭！"

夫人哽咽说道："我看不见，你自己瞧瞧米缸吧。"

打开米缸一看，哪里还有一粒米？

"眼睛怎么啦？"罗泽南这才想起，夫人说她看不见，一定是眼睛出了毛病。

"哭瞎了。"夫人抽泣着回答。

罗泽南一捶额头：真笨！夫人为兆杰的死伤心过度，哭坏了眼睛啊。

饥荒年头，死人稀松平常，第二天，侄儿也去世了。

如此的贫穷，如此的哀戚，世所罕见，都摊到了这位未来湘军大佬的身上。他后来回顾自己的悲惨岁月，说他十九岁教书糊口，家庭就连遭不测。先是母亲去世，五年后祖父离去，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继十一人撒手人寰。妻子因三次丧子，伤心过度，双目皆盲，耳又重听。他自己也体弱多病，潦倒坎坷，几乎没有得过一天的安宁，整天为衣食而奔走。

罗泽南点背到头了，但他还要读书，完成祖辈的期望。白天为生存奔波，晚上借着萤火与糠火照明看书，他的学业不仅没有荒废，还在节节攀高。

罗泽南在私塾中有一位同事，名叫王云。他们经常讨论为学之道，取来《性理》一书阅读，大为感叹，认为自己往日的学问太肤浅，于是潜心钻研宋儒之学，追随圣贤之道，修身养性。此时他更加钦佩祖父教训有方。他改号悔泉，作《号悔泉说》。第二年撰写读书心得《常言》，后来改订为《人极衍义》。道光十八年（1838），又写成《悔过铭》。

同县书生刘蓉博通经史，为文宏宕，奇气洋溢。罗泽南与他谈论《大学》明新之道，刘蓉叹服，与他成为莫逆之交。后来刘蓉闭门读书长达十年，时与罗泽南书札往来，彼此规劝，考求先圣先贤治学的要旨，身体力行，诚恳磊落，引得书生们羡慕不已。

理学的目的是道德修养，空谈容易，实践最难。一些理学家遭到世人攻击，是因为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所以一提理学，真伪不可不辨。一

个人声称自己是理学家，社会不见得认同，要看他的言行而定。

罗泽南是一个罕见的真理学家，好友欧阳兆熊通过一系列观察，得出这个结论。罗夫人眼瞎了，罗泽南仍然是伉俪情深，不讨偏房。欧阳兆熊见他在长沙买了一副叶子牌，心想："此人不该有如此嗜好呀！"于是问他为什么要买牌。罗泽南回答："家父爱打叶子牌。"欧阳兆熊见他规劝朋友高云亭，苦口婆心，说得自己泪流满面，真情流露，表里如一。当家乡出现盗匪时，他也站出来维护安定。捕盗的差役与盗匪狼狈为奸，勾结豪强奸猾之徒，诬陷良民，企图让百姓拿出全部家产来昭雪冤案，弄得民不聊生，罗泽南牵头订立乡约，狠杀诬陷之风，端正了乡间的民风。

罗泽南的著作不仅谈理，还涉及天文、地理、历法、兵法、盐务、水利、漕务等实务，无不探究事情的原理。他的坐言起行，都是探索有用之学。

罗泽南如此刻苦治学，端正做人，却还没有取得秀才的身份。其中缘故，是因为他不愿随波逐流。他曾七次参加童子试，次次都未考中，都是因为作文不跟俗流，不愿苟且中榜。道光十九年（1839），他再次参加府试，考题为《举枉错诸直》。他以古今贤奸进退为例，反复论证，文中包融经史。太守何其兴看了卷子，叹道："此人是个奇才！"于是将他取为第一名，收入县学。罗泽南泫然泣下，说道："祖父和母亲辛劳一辈子，资助我读书，生前期望我考取秀才，如今我熬到了出头之日，他们却看不见了，好不叫人心痛！"

第二年，罗泽南就学于长沙城南书院，著写了《周易朱子本义衍言》。当时宁乡人刘典、浏阳人谢景乾与罗泽南是同窗，一起讲习讨论，互相砥砺。

此后九年，罗泽南一直以教书为生，其间为了传宗接代，娶了一位

副室，正副夫人又生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为两个儿子订了两门好亲事，一个聘了胡林翼的妹妹，另一个聘了曾国藩的千金。在生儿育女的同时，他又出产了几部著作，其中包括《姚江学辨》《孟子解》《小学韵语》《西铭讲义》《皇舆要览会》。他还跟前云贵总督贺长龄、太长寺卿唐鉴讨论学问，过从甚洽。

道光三十年（1850），新皇登基，大搞道德建设，提倡孝顺、廉洁和品行端正。那时的道德标兵称为“孝廉方正”。各地都要推选标兵，朱孙贻把罗泽南报了上去。舆论没有反对票，都认为名实相符，罗泽南当之无愧。

罗泽南渐渐摆脱厄运，前途已然开阔。咸丰元年（1851），广西战事大开。此年他已有四十三岁，在善化贺长龄家设馆教书。贺长龄已经去世，留下遗命，要儿子拜他为师。京城有消息传到湖南，他得知咸丰皇帝要求各级官员多拿提案，曾国藩响应号召，建议朝廷提拔贤能、精简军队。人们纷纷传阅曾国藩的奏章，罗泽南阅后，写信给曾国藩，大为赞赏，认为他说到了根子上，希望朝廷能够加大力度，从事正本清源的工作。他说，作为臣子，如果不敢直言，就是怀有私心，贪恋官位；如果不抓根本的问题，而只抓细枝末节，就是苟且应付的学术。

罗泽南的信寄出后，曾国藩又于四月二十六日上了著名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这道奏疏可视为对新皇权威的挑战，大伤了咸丰的自尊心。曾国藩接到罗泽南的来信，认为这位寒士的看法，与他所上的奏疏意思吻合，可谓万里神交。他给罗泽南回信说：从你的信中看出，忠君爱国，不分贫富贵贱，穷人布衣，也在关心国家大事。

罗泽南的确时刻关心着前方的战事。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攻占道州，在湘乡大办团练的热潮中，他回到家乡，和王珍等人一起，从事湘乡勇队的建设，此事已在前面叙过。

第十八章　得失湘南

太平军诞生于广西，壮大于湖南，他们用于持久对抗清军的兵力，就是如此形成的。

绝处逢生是道州

说完湘乡的团练热潮，我们回到道州前线，看看战事如何。

道州县城四周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太平军却未急于离开道州，任凭官军调集部队包围州城。这件事未免有些不可思议。赛尚阿待在后方，想当然地以为太平军经过兴安和全州之战，元气大伤，他们在道州停留，不过是苟延残喘，已经无力突出官军的包围。

太平军确实在全州遭到重创，但他们待在道州不走，却绝非再也走不动了。他们进入湖南以后，不断地补充生力军，之所以在道州休整，是为了更多地补充兵员。从全州过江的这支几千人的部队，进入道州以后，短短一个月内，就扩充为几万兵力。这么多的新兵加入进来，需要时间进行起码的组编和训练。杨秀清估计，官军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调集比他们更多的兵力来对道州合围。所以他们信心十足地防守道州，以使招兵整编工作顺利地完成。

官军对于对手的突然强大似乎并无察觉。这一时期所有递往朝廷的奏报中，都没有提到这个情形。和春部署好防堵兵力之后，继续对太平军进行挑衅。咸丰二年（1852）五月十九日，他命令半数官军向前推进，在五里亭筑营。太平军从城内冲出二三千人，分三路扑来，攻势猛烈。和春令部队镇静等待，直到敌军进入弓箭可以射达的距离，才下令发射枪炮。太平军在猛烈的火力下纷纷撤走。

这时候，广西的大员开始调动位置。劳崇光从永州返回桂林，徐广缙已经抵达梧州，而赛尚阿带着钦差大臣关防，准备北上湖南。这样一来，湖南就有赛钦差和程总督两名大员，咸丰可以比较放心了。

赛尚阿于六月一日抵达永州府城，经过一番访察，终于明白了两件

事情。第一，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各地响应造反的会党比广西还要多，因此，他们现在的兵力不可小瞧；第二，官军必须对道州四面合围，才能开始攻城。

赛尚阿立即给驻守道州西面的刘长清增调了两千多人，又继续从桂林向道州增兵，还是令他们驻扎西路。前面说过，南路是最伤脑筋的地方，此处有多条道路四通八达。太平军只要从这里北进衡州，就可长驱直上长沙。可是南路只有邓绍良、江忠源和张国梁驻守，兵力单薄，如果官军逼得太紧，太平军很可能从此处突围。

从情报分析，南路情况不妙，太平军精锐部队已在水南驻扎。赛尚阿要求程矞采从衡州和永州等处再调二三千兵力，由此路前进，对抗水南的太平军。程矞采调派苗兵一千名，交给邓绍良管带，又挑衡州防兵六百名，派总兵王家琳管带，从常宁、新田前进。赛尚阿又将留守永州的湖南兵拨出六百名，交给邓绍良管带，跟邓绍良原带的八百名湖南兵和七百名楚勇一起，从宁远推进驻扎，逼近水南。赛尚阿还不放心，他在等待新调的江西官兵到来。这支部队一到，他要再抽拨一千人前往水南会合。

赛尚阿这一次的兵力部署，大致抓住了要害。但是太平军为了迷惑官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致使官军防不胜防。

洪秀全在道州扩编了队伍，接受湖南人的忠告，决定跳出官军包围，到湘东南一带继续吸收兵力。为了扰乱官军的视线，他们六月八日派出二千多人，忽然向南挺进一百里，进入江华县境。这一举动，果然给徐广缙造成错觉，以为他们会继续向南，进入广东的连州、阳山，或者广西的富川与贺县，于是他急忙调兵遣将，扼守湖南与两广交界关隘。

太平军的南进也给和春造成了错觉，他以为对手将放弃道州，当即

下令攻城，在五里亭一带用枪炮射击。可是太平军反而出城迎敌，与官军相持甚久，才退回城内，似乎并无突围之意。和春正在疑惑，忽报有几名江华官兵前来求见。和春令他们进帐，几名官兵叩头如捣蒜，说道："和大人，江华县城已被逆贼攻破！"

和春道："尔等也有几百官兵，难道未曾抵抗？"

"回大人，城内有永绥防兵三百名。可是逆贼几百人诈称潮勇，说是奉和大人之命前来协防，游击秦武林便下令开门，将他们放入。逆贼进城后内外夹攻，秦游击左脚为贼所伤，知县刘兴桓被杀，女眷自尽。我等好不容易才夺路逃出。"

和春赶紧向赛尚阿禀报江华失守。后者令他派刘长清从永明赴江华应敌，留下几百人防守永明。

刘长清此刻正在赶赴永明的途中，和春火速派人给他送去军令，把江华之事交给他办理。和春决定帮他一把，再攻道州，以牵制江华的敌军。他从南路抽调部队，由常禄统带，于六月十一日从白马渡过河，分兵三路进攻道州。

和春在五里亭树林内设伏，作为预备队，自己率部向前推移，发射枪炮，诱敌出城。太平军出动二三千人，分两路扑来。经文岱、李瑞、秦定三、王锦绣、江忠源各自率部分两路迎击。和春居中调度，枪炮连环进击，将敌军逼退城内。常禄的部队当天仍然返回南路驻扎。

此战以后，江忠源与刘长佑商议："印渠，你多次提议选拔一支敢死队，现在可以着手进行了。你看以多少人为好？"

刘长佑说："挑选五百死士，能攻能守，好铁用在刀刃上，当能起到很大作用。"

“行，你加紧去办。我已收买一名负伤的逆贼头目，让他回去做内应。我们组成敢死队之后，就可跟他约定日期，内外夹攻。”

长沙协的官军也准备轻装上阵，决定将伤病员转移到长沙。六月十三日，塔齐布叫鲍超撤回长沙本营养伤。

回头来看江华和永明的战事。江华一经失守，邻县永明的知县常连紧张起来。两县辖地毗连，太平军随时可能从江华杀向永明，常连急需增兵设防。他决定亲自往道州求援。当时刘长清驻扎在道州西面的三十里桥，常连于六月十二日来到刘营请求发兵，刘长清一口回绝。常连又去道州找和春求援，和春当下书写命令，令刘长清率部赶往永明。

常连的担心并非虚惊，太平军果然再出奇招，于六月十三日从江华和道州两地派出一千多人西扑永明。该城守备钱志祖带兵迎击，身受重伤，随从将他扶救出城。常连也在两军交战时赶到，被太平军围住，身受刀伤，侥幸逃到城外。太平军顺利地占据了县城。

刘长清于第二天行抵永明的上江墟，得知县城失陷，他的反应不是攻敌，而是担心自身安危。他对部属说：“上江墟三面受敌，我军若朝永明推进，定有一场恶战。”

正在这时，常连带伤赶到上江墟，找到刘长清，用哀求的口吻说：“镇台大人，求你赶紧发兵，夺回永明县城！”

刘长清道：“贼踪未定，本镇不可轻易行动，还需观察一下。”

刘长清这个已被革职的总兵，已经两度有违使命。江华吃紧之时，他奉命前往应敌，却未能救下县城；永明吃紧时，他又奉命加强永明的城防，带兵来到永明境内，得知城池失陷，本可以趁太平军立足未稳，趁势进攻，将县城夺回，可他却袖手旁观，贻误了战机。

常连有伤在身，卧在民房休养。刘长清派人打探，得知通往永明的道路已被敌军挖断，进兵困难，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故意避战。他一边拔营，一边派人通知和春：我担心敌军袭击广西的富川县，必须领兵绕向南路拦截。刘长清就此脱离前线，此举无异于临阵逃跑。此人的军旅生涯已到尽头，脑袋能否保住，也是很成问题了。

赛尚阿接到和春有关刘长清消极避战的报告，怒火中烧，当下派出捕快，要将刘长清缉拿到永州问罪，并请朝廷将他按照临阵先退问罪，判处斩监候。他从桂林调来总兵马龙，从恭城取道永明，接管刘长清的部队。太平军的此次行动确为高招，进一步分散了官军的兵力，而且接应了永明的会党。

六月十四日，和春对永明失守做出反应，出动几成兵力攻打道州，仍然是从五里亭开炮诱敌，可是太平军不予理睬。官军继续推进，发射枪炮，太平军才派出一千多人与官军对射，然后撤入城内。

太平军已经成功地分散了官军的兵力，他们的部分兵力跳到了官军的道州包围圈之外，兵员和物资得到了补充。此后的十天内，他们在积极筹备主力突围。官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和春与常禄发动的几次攻击，根本无关痛痒。太平军有时干脆不予理睬，有时派一支小部队出城应战，然后撤回。

六月二十五日，和春再次约定西南两路官军进攻道州北路，直逼敌营。太平军仍然不予理睬。官军分三路围攻，太平军还是闭营不出。到了夜间三更，官军已疲惫入睡，太平军从道州城内突出，取道四眼桥小路，全部安全撤出。

四眼桥一地，可通宁远和蓝山，也可通向永州。和春还算清醒，知道首先要保的是宁远县城。他派飞马送信，令邓绍良、瞿腾龙、江忠源等部火速绕到四眼桥前方，护卫宁远县城。

江忠源火速拔营赶往四眼桥一带，途中遇到一支江华乡勇，为首的是王吉昌兄弟，部队的军饷也是由王氏兄弟自家掏钱。他们听说太平军要逃，火速从石牌赶来。弟弟王德榜只有十五岁，是个监生。他们人数很少，决定与楚勇一起作战。少年王德榜的这次军事实践，为他日后参加湘军提供了经验。

太平军离开四眼桥后，果然东进宁远，抵达水打铺时，发现邓绍良和江忠源已经挡在宁远西南十里处的天堂墟。萧朝贵见官军有备，决定放弃宁远，挺进下灌。和春带兵追击，只抓到一些掉队的太平军官兵。

太平军这次转移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挺进湘东南。永明县的太平军同时撤走，江华县的太平军也回师水南。明安泰和虎嵩林领兵收复了永明和江华，却未能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

和春在追击之中颇为茫然，摸不清敌军的行军路线。下灌东通嘉禾，南通蓝山，太平军在运动之中，动向难以揣测，和春只能尽量考虑周全，在各路布兵备战。邓绍良、瞿腾龙和江忠源奉令从宁远赶往嘉禾，明安泰奉令从江华驰赴蓝山，但是能否截住敌军主力，谁也无法预料。

运动战中的弱者

进入夏季之后，北京的军机处空前繁忙。道州一带的统兵大员多次奏报官军兵力不足，令咸丰百思不解。两万多人的大军，竟然对太平军束手无策。他们要兵要饷，朝廷对他们的要求无不满足，却不见他们有像样的战果报来。咸丰深感这些大员的无能，又想起了窝在桂林的向荣，令赛尚阿将这员骁将调到湖南前线，另外派人代理广西提督。

咸丰已经明白，官军战斗力太差，单靠现有兵力，湘南的战局恐怕无法扭转，必须大规模向湖南增兵，湖北和江西也要加强防御。他叫福建巡抚从泉州、漳州、汀洲等营挑选精兵三千名，迅速分起拔营，取道广东，前往湖南军营。

清廷正在七月的闷热中紧张地调兵遣将，徐广缙给皇宫中送来了一缕清风。根据他的奏报，官军六月上旬在罗镜歼灭了凌十八逆匪，并斩杀了凌十八兄弟。咸丰将徐广缙赏加太子太保衔，叶名琛赏加总督衔，同时令他们迅速选派得力将领，前往湖南军营协同围剿。

但是，紧接着徐广缙的捷报，太平军从道州间道突围的奏报就送到了北京。咸丰一气之下，下令将常禄交部议处。他感到军武人才奇缺，必须不拘一格地选拔武将，决定进一步深化用人制度的改革。他诏谕内阁，要求各省督抚将军，从部队中选拔忠诚可靠、才技出众的军官。他指出，下级军官由于资格不够，无法及时为国效力，甚为可惜。镇将以下的军官，无论官职大小，只要谋勇兼备，或者具有为朝廷平定叛逆的才干，各方大员都要立即据实保奏，听候皇帝简用。邻近湖南的各省，已经向朝廷保奏的干员，凡是可以调往军营效力的，要立刻奏明请旨，派赴前线，听候指挥大员酌量委用。

根据皇帝的诏令，湖南的各级人才都在积极行动起来。前任湖北巡

抚罗绕典在家乡安化守丧，奉命帮办湖南军务，于六月二十八日行抵长沙，立刻来到巡抚衙门，会晤各级官员。罗绕典过去是骆秉章的上司，两人都是有名的清官，惺惺相惜，所以骆秉章亲自在衙署大门口恭候，将他迎入内室。

骆秉章满脸憨笑，说道："道光二十九年武昌一别，转眼又是两年多了。"

"是啊，"罗绕典感慨地说，"那时罗某丁忧回家，临行前打算推举骆大人代理湖北巡抚，可惜骆大人极力推辞。"

"嘿嘿，那时秉章奉调前往云南，湖北巡抚一职，自问不堪胜任，所以拂了罗大人的美意，抱愧至今哪。"

"绕典钦佩骆大人清廉自守，是道光爷树立的模范啊，所以才有心举荐嘛。"

"彼此彼此，罗大人拒贿白银数万两，传为美谈，骆某自愧不如啊。罗大人风尘仆仆，也不休息，就来商议公务，真是好精神啊。"

罗绕典说："骆大人见笑了。绕典并无所长，所幸有一副好筋骨。少年时在岳麓书院念书，苦读十二载，每年回家，都是步行，就是为了锻炼筋骨。"

"说到罗大人的体魄，秉章倒是想请教一件事情。在武昌时因公务繁忙，未曾来得及请教，如今倒想问个明白。"

"有何疑问，但讲无妨。"

"听说罗大人出生时手上便有一个'典'字，可有其事？"

"哦，骆大人也听说了？这个嘛，小时听家父说起，绕典出生时，

手纹颇为复杂，形似‘典’字，取名时便用了此字，图个吉利。”

“对对，名字重要，名字重要！罗大人真乃奇人异相！”骆秉章感叹一番，话锋一转，“罗大人奉旨办理湖南军务，不知有何吩咐？”

“这个嘛，绕典为官以来，多年留心财政，对军务并不熟悉，还忘骆兄不吝赐教。”

骆秉章说：“罗大人谦虚了。秉章听说，罗大人自点翰林之后，潜心于经世之学。前些年湖南瑶民起事，道光爷垂询军事，罗大人绘了一份军事地图送交朝廷，曹振镛相爷向皇上举荐，说罗大人乃有用之才。”

“绕典留心经世之学，也只学得一些皮毛而已。眼下逆贼突出道州，谣传纷纷，只说是马上要打省城，不知骆大人已做了哪些布置？”

“秉章接到前方战报，未敢松懈，赶紧募练乡勇。省城附近，各地募练了三千二百人，包括浏阳勇和湘乡勇，已经查核，当为实数，请罗大人查点。新任巡抚尚未到来，长沙的士绅担心贼匪打来，无人总领城防，请求罗大人留在长沙指挥防御吧。”

“也罢，绕典就跟骆大人一起部署城防。”

罗绕典连日在长沙视察地势，与官民一起部署防御，边走边发指示：“城南及大西门、小西门外等处，居民铺户几万家，毫无遮蔽，唯有搭建木城，架设枪炮，才能抵御逆贼。沿江的昭山和龙潭湾，也要安设木筏守兵，派几艘炮船巡逻，横越江面，防贼偷渡。江岸左右山径纷歧，更需叠设望楼，密派伏兵防截，以限贼踪。”

长沙根据罗骆二人的指示，紧锣密鼓地部署城防，湘南的官军却还未找到太平军的确切去向。和春于六月二十八日亲率主力追至下灌，常

禄所部也到了宁远县城。江忠源连忙去见和春。

“和大人，我军二万兵力，若以一万一千人赶到逆贼前方拦截，以九千人尾追，便可将逆贼拦截在宁远、蓝山、嘉禾之间，予以歼灭。”

和春道：“此议甚好！”当即分发指令，派定拦头部队。可是各镇总兵阳奉阴违，迟延不进。太平军却一刻也未停留，当天从下灌分兵出击，一部抵达蓝山县的楠木桥，另一部攻占了嘉禾县城。第二天，楠木桥的太平军攻击前进，占领蓝山。

官军没有快速部队赶到太平军之前，而嘉禾与蓝山都有会党开门迎接太平军，这两座县城的官军没有守住片刻。和春与常禄只能带兵跟追，六月二十九日在嘉禾县城之外的夏门墟扎营。七月一日，和春令各镇部队分路进攻。太平军见官军将到城下，开火射击。官军逼近城根，夺门而入，太平军主力从北门撤出，留下几百人坚持巷战。官军摆脱纠缠后，追到城外十里的西车湾，太平军已分路撤退。和春下令就地扎营，江忠源留下四百名楚勇守护县城，搜捕太平军残余，抚谕居民。

常禄所部行抵新田，七月二日得到探报，行囊墟有几百名敌军驻扎，而桂阳州城业已被陷。第二天，和春从旌德桥拔营，抵达距桂阳州城十里的七里亭。明安泰、虎嵩林与米兴朝等带领湖南四川营兵赶到，合力同追，直至桂阳城下。太平军从城内扑出约二三千人，几次冲锋，被官军击退。当天鏖战五个时辰，官军小有斩获，也有伤亡，千总马金柱及楚勇队长银邦光阵亡。

当夜四更，州城火起，和春接到报告，传令各营出队。黎明时分，部队翻越山坡，遥见太平军已从东门络绎前往郴州大路。第二天，太平军已抵达郴州，夺城占据。太平军此次行军疾速，目标明确，八天之内奔袭几百里，连克嘉禾、桂阳州与郴州，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无意于驻守嘉禾与桂阳，掠得物资之后，便直奔郴州。

萧朝贵和杨秀清看出了官军的致命弱点，知道他们不敢拦头截击，所以由后队阻挡追兵，以前队攻掠城池，形成了对付官军的有效作战模式。官军跟在屁股后面追击，虽然相继收复了嘉禾与桂阳，却根本没有在运动中合围敌军的可能。

萧朝贵的先手

郴州是湘南开向广东的南大门，物资颇为丰饶，贸易发达，货栈集中。城外四十里处的东江河面上船只甚多，下游的永兴和耒阳都有停靠的码头。从永兴和耒阳北上，水路便捷，直出耒水河口，即达衡州，逼近长沙；陆路也不难行，从永兴北上安仁和攸县，可直达长沙。

战争的重心明显已向湖南的省会推移，赛尚阿于七月十五日从永州驰赴衡州，与程矞采会合一处，调度军事。

太平军占据郴州以后，洪秀全等首领住在郴州城内，萧朝贵派人前往兴宁、永兴和安仁，与各地会党联络，叫他们集结起事，积极内应。谣传他们将从衡州直扑长沙和湖北的荆州。从永兴到安仁一带，州县官军和乡勇望风披靡，丢城失地，太平军的军势空前强盛。

广西武宣人萧朝贵是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也是积极致力于将洪秀全推向神坛的人物之一。他自称“天兄”，娶了杨秀清的妹妹杨宣娇为妻。他是一员猛将，身高一米八以上，打仗不怕死。由于轻敌冒进，在攻打长沙时阵亡。

太平军走出永安之后，已经失去了两个核心领导人物。如果说焦亮被某些人故意送给了官军，洪秀全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冯云山因伤重而亡，却绝对是洪秀全不愿看到的巨大损失。这两个人活着的时候，在太平军的权力架构中举足轻重。洪秀全是天子，冯云山是臣相，

焦亮是军师，萧朝贵则是元帅。如今臣相和军师都不在了，元帅独存，杨秀清的地位凸显出来。他没有去填补臣相或军师的空缺，这两个位置对他而言还嫌稍低。他靠着宗教崇拜的支持，直接登上了摄政王的位置。

太平军此时的作战指挥几乎完全依赖于萧朝贵的决策。他在手中兵力大增的情况下，善于奇兵四出，扰乱官军的视线，牵制对手的兵力。他在道州玩了一手，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分兵攻击江永和永明是一个障眼法，使官军以为他们要南下广东。然而他们突然东进，又是兵分两路，一指宁远，一指蓝山。接着，他突然挥师向东北方迅速挺进，连下嘉禾、桂阳州和郴州。来到郴州之后，他又率领分遣队北上，于七月十四日攻陷兴宁和永兴。无论是衡州的赛尚阿与程矞采，还是郴州的和春与江忠源，一时都无法确定他的意图，不知他是要东进江西，还是要北上衡州或长沙。

广西巡抚劳崇光是长沙人，虽然身在桂林，但他预计太平军很可能从陆路北上，屡次上书赛尚阿，请求拨兵严防安仁与酃县，但此议未被采纳。劳崇光惦记家乡的安危，满怀忧虑，写信向身在贵州的胡林翼诉苦。

劳崇光说，敌军驻扎郴州，官军在二十里外扎营，不敢贸然进攻。敌军分兵四出，袭击附近各县，官军也不过问。听说永兴与安仁相继失守，如果敌军从安仁挺进茶陵和攸县，则可从醴陵直攻长沙；倘若他们从安仁挺进草市，则可经衡山与湘潭直下长沙。长沙城池远不如桂林坚固，百姓不会武功，人心不免浮动，而城内又无向荣这样声望卓著的大将，也没有瞿腾龙、邓绍良一般骁悍敢战的副将，苞桑能否安全无恙，他很是担心。赛尚阿已往衡州与程矞采共同指挥，不知他们面商机宜，有何奇计。他屡次上书请求拨兵前往安仁与酃县严防，却被束之高阁，如今两位大人恐怕是惊慌失措了。赛尚阿令向荣火速前往长沙，向荣却

告诉劳崇光，他要等到接任官员到来后才能起行。劳崇光想，敌军进兵如此迅速，向荣恐怕是赶不及了。

劳崇光的焦虑表明了他对家乡的顾念之情，但是他过于低估了长沙军民的能力。这也难怪劳崇光，湖南人的战争潜力直到此时尚未显露出来，直到长沙之战开打，人们才会对湖南人刮目相看。

当萧朝贵率领先遣队从郴州开拔时，江忠源积极主张拦头截击。不管敌军动向如何，这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他邀约和春从石子岭暗出奇兵，拦在太平军前面，但和春认为官军兵力不足，不宜分散，主意未定。江忠源兵力单薄，未能阻止萧朝贵北上。

萧朝贵分遣队的北上给和春的兵力部署带来了难题。敌军主力在郴州，但分遣队已远在郴州以北一百多里处的永兴。和春如果在郴州与太平军主力相持，那么萧朝贵可以继续北上，威胁衡州、长沙和江西；和春如果分兵北上，又担心无法控制敌军主力在郴州的活动。和春陷入了两难的被动局面，不敢轻举妄动。江忠源在此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萧朝贵此时伤已痊愈，思考着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主力此刻在郴州扩军整编，兵力已经增至五万多人。道州成立的大旗和郴州矿工组成的土营，使天国的武装力量增强了十倍。和春赖在郴州城外不走，萧朝贵一点也不担心。和春手中的那点兵力，根本不是天国大军的对手。他已经试探出清妖在郴州以北防务空虚，这更加鼓舞了他的信心。在道州时他就向四面八方派出探子，装扮成商人或农夫，刺探两广、湘赣乃至湖北各地的清军布防情报。派往长沙方面的谍探回报：长沙是一座烂城，城墙倾圮不全，守军只有二三千人，一攻就破；城外民房尚未拆除，可以隐蔽攻城部队。他想，和春被天国主力拖在郴州，其余清妖部队正在调往衡州设防，如果他带一支奇兵突袭长沙，一定能够得手。

萧朝贵身边有人称“武缘双雄”的壮族骁将林凤翔和李开芳，以及两

千多名死士。他觉得这支劲旅足以攻破长沙了。于是他带领林李所部，立刻从永兴出发。他们没走通向衡州的大道，而是轻装行军，绕道行走山路，向东北推进一百九十里，奇袭安仁。七月十八日夜间，萧朝贵已经睡在安仁县衙。第二天一早继续行军，向北推进一百里，攻占了攸县，然后马不停蹄地向北推进两百里，开始攻打醴陵。

这时，郴州的太平军不断向永兴增兵，和春被迫分兵以对，将监视永兴的任务交给常禄。但常禄兵力不足，对永兴太平军构不成威胁。赛尚阿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将张国梁的四千名捷勇调到永兴，归常禄指挥。可是萧朝贵的先遣队进军迅速，杀到攸县之后，江西官军不得不防。赛尚阿又从福建调兵三千，令其取道江西，增援湖南。但这支部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和春还要分兵驻扎兴宁，官军处处受到牵制。

和春的主力驻扎在郴州西南的狮子岭，东北一路兵力空虚。他于七月二十日移营至黄泥坳，两天后，湖南营、贵州营与江忠源的楚勇共计五千人，冒雨拔营前往卧鸟坪，留下朱启仁的潮勇驻扎郴州以东，其余部队前行到陈家楼安营，挡在郴州东北方。王锦绣带领云南营和广西营驻扎郴州以西的塘昌埠。经文岱、清保带领云南营和江西营驻扎郴州以南。

萧朝贵离开安仁之后，王家琳率领河南新兵暂时进扎安仁，邓绍良则奉令追击萧朝贵。衡州派出苗兵一千名向北进军。赛尚阿希望骆秉章从长沙派出新到的陕西兵一千名，前往醴陵迎击，与邓绍良所部寻找敌踪，共同堵截。

官军的兵力部署，出自赛尚阿和程矞采的主谋，似乎面面俱到，实则是纸上谈兵。太平军主力分驻郴州、兴宁和永兴三处，官军都无足够的兵力对付，只能以劣势兵力在城外摆摆样子，美其名曰相持，其实太平军一有动作，官军根本无力遏止。至于对萧朝贵的追堵，纯粹是一种设想，官军调兵的速度，根本无法应对萧朝贵的飙急进军。

和春驻扎陈家楼以后，根据本地绅民和各营哨探报告，得知洪秀全现居城内的州衙，杨秀清住在考棚，各有几百名侍卫防护。和春立即在距离州衙和考棚不远的朱木山筑立新营，威胁太平军的首领，迫使太平军做出反应。果然，七月二十六日，太平军分两股来扑，每股约有二千多人。江忠源此时已升为知府，与秦定三和李瑞各带一支部队迎击。和春又令仁勇从河对岸涉水截击，先后毙敌四百多名。第二天，各部进攻敌营，又毙敌几十名，但无法攻进营内。

常禄从郴州移营进扎小平冲，此处距离永兴县城十多里，距城外敌营也有四五里。前路都是茶山，蹊径丛杂，难以进兵。这时德亮带领张国梁等潮勇、捷勇四千多名，分两路进扎永兴城外。常禄亲率部队绕到敌营附近查看，发现距灵龛桥二里之处，太平军分三处驻扎，形成犄角之势。常禄移营到太平军营垒之前，会合张国梁等部进攻，毙敌几百名，并焚毁一座敌营。但是太平军兵力大增，营垒已连成一气，常禄根本无法撼动敌军阵势。

满人钦差淘汰出局

咸丰二年（1852）七月十八日，即萧朝贵攻占安仁的那一天，咸丰接到罗绕典的战情奏报，不由大吃一惊。接着，他连日接到报告，得知江华、永明、嘉禾与桂阳州相继失守，现在逆贼已从小路北上，威胁到湘东各处。

咸丰立刻想到长沙已经危险，拍案嚷道："桂阳和嘉禾两城失守，已有二十几日，怎么还没接到赛尚阿和程矞采的奏报？嘉禾至桂阳仅有百里，北接衡州，逆贼很可能窜扰衡湘，各路带兵大员究竟在干些什么？自贼匪窜入楚境，各州县纷纷失守，大兵只能尾追，并不能设奇拦截。长沙城外的木城或可御贼，若贼以炮火攻扑，岂不反而为逆贼提供了工事？木筏笨重，恐怕也运掉不灵，贼匪得之，正好可以用作攻城之梯。叫罗绕典、骆秉章想清楚了，妥善布置，不要留下遗患！"

赛尚阿与程矞采的战报，直到七月二十四日才送达北京皇宫。咸丰令军机大臣传谕赛尚阿和程矞采："逆匪窜入湖南以来，势甚剽悍，连陷数城。你们说，那是因为到处都有土匪勾结内应，那么各州县的地方官兵，为何不能先事侦缉，又不能婴城固守？赛尚阿奉命出征一年有余，历次奏报军情，不过派兵尾追，并未迎头截击，出奇制胜，他到底还是不是指挥官？程矞采筹办防堵，为日已久，为何地方文武毫无布置，遇贼扑城，为何连几天也坚持不了？现在逆贼已越过永兴，踞守郴州，势将下窜衡州，图攻长沙。似此蔓延滋扰，到哪里才是个止境？"

咸丰顿了顿，又说："传谕徐广缙，赛尚阿自统领大兵以来，日久无功，朕早就担心他性情过于慈柔，赏罚未必都能妥当，以致将官人心涣散，不肯用命，更担心他被贼匪看出破绽，动辄中其奸计。朕给了他遏必隆刀，他却不知如何使用。徐广缙沉毅有为，朕所深悉，现在湖南

逆焰鸱张，情形甚为吃重，朕已明降谕旨，令徐广缙统兵前往湖南会剿，叫他迅速统领高州镇总兵福兴的几千名得胜之兵，驰赴衡州一带，扼要部署，不得稍有延误！并将此旨宣示赛尚阿，叫他立即将钦差大臣关防交徐广缙祈领，军营及地方文武各员，全部归徐广缙指挥。徐广缙一定要执行军纪，严明赏罚，以期壁垒一新，迅殄群丑，解除朕的南顾之忧！”

咸丰又命军机大臣传谕叶名琛：徐广缙奉旨从广西带兵驰赴湖南会剿，他的两广总督和钦差大臣关防，由叶名琛代理，广东巡抚则由柏贵暂代。湖南与广东交界地方防堵紧要，叶名琛务必严令提镇及地方文武随时侦探，扼要设防，倘需越境夹击，不要拘泥辖地之分，一定要迅速出击，以免贻误战机。

官军在广西和湖南的节节失利，引起舆论哗然。那些置身事外的官员们看不下去了，纷纷要求制裁前线玩忽职守的各级官员。

七月二十五日，正红旗蒙古副都统阿彦达上奏，就湖南军务向皇帝提出四条建议。第一要审察地势；第二要裁汰乡勇；第三要严明纪律；第四要严行法令。此人有心挽救危局，但他所提的建议，大多为老生常谈。第二条建议裁汰乡勇，更是不明事理。前线的乡勇作战最为勇敢，已是公认的事实，他却一点也不明白。唯独最后一条建议，颇有一些见地。他提出，广西军营每获胜仗，主管大臣保奏的勇往出力者，往往多至数十人，而在失败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将谁以军法从事。赛尚阿等人的奏参，都是要求将触犯军法的人留营差委，以观后效。对于失守城池的地方文武，多数是找借口为他们开脱，不加重惩。他提议对于桀骜不驯、推诿不前及防守不力、失陷疆土者，根据情节重轻，依照军法，立予重惩。

同一天，江南道监察御史黎吉云参劾湖广总督程矞采。黎吉云是湘潭人，也是左宗棠的朋友。他在北京经常收到湖南的来信，比较了解前

线的情况。他说，程矞采去年奉命驰往广西防堵，却赖在衡州不走，离广西边界还有三四百里之遥。他在衡州驻扎几近一年，既不结寨筑堡，也不守险设伏。当逆贼攻破全州，渡过黄沙河抵达永州时，他却于四月二十五日微服乘小船离开衡州。城中官民哭泣挽留，他拂袖而去。到了长沙，听说逆贼未能攻破永州，他又于五月四日返回衡州。自从他离开衡州之后，沿途各地惊传“制军逃走”，都以为永州已经陷落，居民跟着逃跑，老弱妇女投河而死者不计其数。贼踪尚远，该督随意一动，便导致几个县的居民受害至此。

黎吉云接着又参劾赛尚阿。湖南的来信，多言赛尚阿现在患病，恐非凭空捏造。赛尚阿陈奏逆匪不能窥伺宁远，又说“逆匪窜往下灌，游弋屯聚”。下灌就是宁远所属之地，赛尚阿连这一点都不知道，明显是精力不济。赛尚阿担负着如此重任，如果已经患病，就不适合担任战场的总指挥，否则会贻误军情。

连续两条参劾，都是针对湖南前线的最高官员。咸丰已经意识到赛尚阿和程矞采不能再用，但他手上确实没有更为合适的人选。他唯一的指望就是徐广缙早日到湖南接任，向荣早一点重上前线。

然而向荣还是不愿体察圣上的深意。徐广缙忍无可忍，他也不得不参劾向荣一本。他于七月十一日奉到谕旨之后，给向荣发去公文，令向荣接印任事，向荣写信答复：皇上的圣谕，劳崇光已经转达，无奈我这病一时半会好不了，请求制军大人代为奏请开缺。此信令徐广缙大为惊骇。好个向荣，你犯了那么大的过错，皇上既往不咎，反而重新起用，圣恩高天厚地，你自己于六月二十七日先已接印任事，七月六日奉到上谕之后，竟然又借口推脱，实属丧心病狂！不行，我要恳请皇上将他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赛尚阿一直不肯处理向荣，现在就由老夫来做这个恶人吧！

咸丰看了徐广缙的奏报，对军机大臣说：“向荣如此大胆，你们有

何看法？”

祁俊藻回答：“向荣到广西上任以来，偶有战功，皇上无不立即给予优厚的奖赏。他在官村、古束两次战败，马上称病休养，拖延时日，久旷职守，皇上却只是象征性给予薄惩，随后让他复任提督，赏还花翎。微臣记得，吴文镕和张亮基五月份曾参劾向荣夸诈冒功，饰智欺人，以致军心不服。他们说向荣吹牛很有一套，却不干一点实事。屡屡自表军令严明，将士用命，却未听说他攻破一座贼营，抓到一个贼首。逆贼放弃永安几天之后，向荣才统兵前追，又不审机宜，猝遇埋伏，导致大军溃散，伤亡镇将四员。他只带几十名随从，一昼夜奔驰二百多里，躲入省城自保，反捏称统带大兵走捷径赴援，这些都是实情。”

咸丰接口道：“朕记得，当时徐广缙也查到他趋避过明、非人是己，朕都没有深究。不料他丧心昧良，胆大藐玩，至于此极！着即将向荣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树立一个反面典型！”

祁俊藻奏道：“广西军营的指挥员，文员中只有劳崇光，武员中只有乌兰泰，堪称有胆略有血性。”

咸丰说：“可惜乌兰泰已经死啦，劳崇光又离不开广西，湖南这边，只能指望徐广缙了。”

“皇上，福建道监察御史张铭谦有个建议，微臣以为值得重视。他说洪秀全逆匪贼踪无定，伺隙奔突，湖南和湖北必须预筹防堵，杜其勾结。洞庭湖和长江，都有捕鱼小船，不下几千只，名曰‘网划’。这种船轻利便捷，不畏波涛，大船不能行走时，它能前行；大船不能到之处，它能到达。渔民以船为家，从小练习，何处可以停泊，何处可以偷渡，全都了如指掌。大江口岸的水手习惯打捞，名曰‘水摸’，善于凫水，若让他们乘驾捕鱼船，或作水师探报，或作水师向导，或为兵船护卫，就算逆贼杀到，也无法与之对抗。水摸都是穷人，容易受到利诱，如果官

军不早为招募，恐怕将来会为逆贼所用。他请朝廷通知洞庭湖和长江一带的地方官员，广为招募渔民，先行团练，编列字号，由水师统辖，制定纪律，给予优厚的报酬，让他们协助防堵，为水师声援，必能事半功倍。”

张铭谦这个建议，可谓有先见之明，咸丰令常大淳和骆秉章根据他的建议办理。在官府指导下，洞庭湖渔船云集。但是后来由于官军作战不利，集结的渔船都为太平军获得，反为对手提供了水师装备，使太平军在道州和郴州一带扩军以后，军力在岳阳进一步得到充实，形成更大的气候。

咸丰首肯了张铭谦的建议，又说道：“据常大淳所奏，衡州、长沙、岳州各属已均有贼匪窜扰，官军只知尾追，从未迎头截击，刺探贼军情报也无确信。例如广东现已抓获四十多名奸细，假扮客商，其实都是道州、江华、零陵、永明等处奸民为贼探路。逆贼的谍报如此厉害，官军的耳目怎会如此闭塞？若湖南官府早能确探贼踪，先时防备，何至被其勾结，连城失守？我军的兵力部署本来就不慎密，又让贼匪刺探得去，令贼匪得以恣意横行，官军的知己知彼体现在哪里？现在徐广缙是否已经抵达湖南？赛尚阿与程矞采做了怎样的部署？两楚交界如何设防？贼匪窜扰各处，情形究竟如何？叫徐广缙等人迅速据实奏闻，不许再有延宕！”

赛尚阿失宠，向荣因任性而遭受处罚，咸丰已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徐广缙，催促他火速赶到湖南接办军务。徐广缙能否不负咸丰所望？萧朝贵即将兵临长沙城下，湖南人能否保住自己的省会？骆秉章与罗绕典采取何种对策？江忠源和刘长佑的楚勇战况如何？曾国藩和左宗棠起了什么作用？罗泽南、王珍、李续宾是否参战？鲍超和塔齐布有何作为？

欲知后事，请看《湘军为什么这么牛》之二：《一朝天子一朝臣》。

湘军为什么这么牛

② 一朝天子一朝臣

王纪卿 著

最会说书的湖南人

为您细说晚清湘军为什么这么牛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荃、江忠源

揭开湘军将帅百战百胜、仕途通达的彪悍人生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湘军为什么这么牛.2：一朝天子一朝臣
作者：王纪卿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湘军为什么这么牛.2：一朝天子一朝臣
第一章 人才谋略
未能成功的突袭
一将难求
将帅集结号
第二章 高人出山
北京对战局的思考
会战长沙
江忠源遇见知音
身不由己的立场选择
第三章 湘阴卧龙
晚清诸葛亮
高效率带来的幸福
旷世奇才的失落
忘年之交的缘分
真想去当参谋长
湘上农人
卧龙即将腾空
第四章 对弈长沙
圣贤撞上了战争
争夺龙回潭
攻不破的潭州城
第五章 东进战略
英杰聚首湘乡
洪天王的宿命决策
武汉三镇出现的神迹
下层官员的呼声
绝望之城
向财富进军

第六章 湘运之兴
帝国军队总动员
左江默契
团练大臣的新思维
曾国藩有了现成的部队
刘长佑与王珍初次联手
第七章 金陵败局
形同虚设的长江防线
金陵失陷
满蒙亲贵呼吁大举增兵
南大营和北大营
第八章 防不胜防
金陵变成了天京
突兀的北上
陆应穀大胆陈言
朱仙镇和虎牢关
古战场上的新英雄
诡秘的西进
第九章 保卫南昌
必死的信念
官场必须换血
赖汉英撞上江忠源
争分夺秒
地道战
第十章 湘勇出省
曾侍郎主持严打
骆秉章添柴加火
左宗棠镇守鄂北
各路兵勇集南昌
湘勇横扫南昌周边
第十一章 三线作战
滚滚财源出智囊
胡以晃加入西征
满人露脸只是昙花一现
第十二章 南北吃紧
胜保铸成大错
讷尔经额大出洋相

江忠源战斗不止
失守田家镇
第十三章 热浪腾腾
倾轧与和谐
王珍的知己
武昌城内的风波
第十四章 危如累卵
天津的民兵
秋风并不凉爽
孤独的新巡抚
乡勇究竟行不行
王珍为何去不了安徽
第十五章 步入陷阱
知府的谎言
诡异重重
定时炸弹
第十六章 明争暗斗
难以调和的矛盾
到处都在窝里斗
团结一致的湖南
第十七章 战守庐江
援军惨败
拉锯与绞杀
惨烈的搏斗
优势与劣势的转换
城破后的悲愤
第十八章 前仆后继
一脉相承的事业
新军即将上阵
胡林翼走向主战场

湘军为什么这么牛.2：一朝天子一朝臣

王纪卿著

卧龙出山，长沙解围。左宗棠设计打垮征义堂，江忠源孤军扫荡造反军。武昌失陷，咸丰如坐针毡；长江失守，洪杨建都金陵。曾国藩临危受命练乡勇，王璞山自立山头募新军。林凤祥挥军直指北京，赖汉英潜师西征南昌。骆秉章重回湘江之畔，罗泽南遇险赣水之滨。塔齐布忠于职守遭排挤，曾国藩得罪武将难容身。江忠源南昌守城，曾国藩衡州练兵。胜保雷大雨小无战功，僧王骄横傲慢难胜任。左宗棠退隐湘阴辞邀聘，江忠源上任庐州入陷阱。刘长佑率师东进救主帅，江忠源舍生忘死保庐郡。曾国藩奉诏整师待发，胡林翼遵旨带兵东征。群雄崛起，战火熊熊，鏖战在即，胜败难分。

本书为非小说类历史文学读本，情节与人物无一虚构，谨此说明。

——作者

第一章　人才谋略

野史：误打正中

太平军攻打长沙时，城头有两名守军士兵违令发射大炮，险遭杀头。不料，那一炮击中了西王萧朝贵。

未能成功的突袭

《湘军为什么这么牛》第一部卷尾说道，咸丰二年（1852）七月，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率领一支先遣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长沙挺进。官军方面，尚未卸任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和湖广总督程矞采调部队前堵后追，在速度上比萧朝贵慢了几拍。下面的记叙，便是从那以后发生的历史故事。

七月二十八日早晨，萧朝贵的先遣快速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湖南省城南边十里处。

神鬼不知是夸张的说法，太平军的到来还是引起了几个百姓的注意。一名百姓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赶紧跑到城内，向守卫的军官报告："洪秀全的部队打来了，快到石马铺了！"

军官说："不要胡言乱语，造谣惑众！"

"军爷，不是胡言乱语，是我亲眼所见啊！"

军官正色说道："逆贼来攻长沙，必走衡州大道。衡州都没派人报警，逆贼怎么可能来到长沙？你硬要说逆贼来了，你有报警的公文吗？"

"我一个平头百姓，哪有公文啊，可我确实看见了太平天国的旗帜！"

军官对士兵下令："此人是逆贼的探子，把他抓起来！"

长沙军民做梦也没想到太平军来得如此突然。萧朝贵在城郊扎下营帐时，附近一个姓杨的书生，还以为他是官军大官，赶来参见，向他献

策。萧朝贵点点头，表示愿意倾听。

不一会儿，进来一名太平军将领，见了杨书生，大为惊奇，指着他问萧朝贵："西王殿下，他是什么人？"

萧朝贵答道："这位是杨先生，来向天国献计献策。"

杨书生发觉自己错把逆贼当成了朝廷官员，连忙躲到帐后，翻山逃走。

太平军经过石马铺，陕西潼关协副将尹培立管带陕西营兵二千名，正在营内等待早餐。陕军吃不惯稻米，但石马铺没有面粉供应，要到城里购买，耽搁了开餐的时间。部队空着肚子，见敌军突然杀来，毫无斗志，对峙大约一个时辰，全部溃散，尹培立死于乱军之中。据说许多官兵投降后被杀。

驻扎金盆岭的沅州协副将朱瀚得知石马铺陕西营盘失守，前往接应友军，没料到萧朝贵分兵从黄土岭回扑，端了朱瀚的营盘。

萧朝贵收拾了城外的守军，挥师向长沙城杀来。

由于守城军官的大意，城郊发生的战事城内全无察觉。罗绕典当天视察城郊工事，乘轿子出城。走出城门几十丈，随从嚷道："前面来了一支部队，旗号是'太平天国西王萧'。"

"什么？逆贼来了？快快回城！"罗绕典大喝。

敌人来得太快，轿夫们情急之下，只是转了个身子，将轿子倒抬入城。进了城门，罗绕典吩咐守军迅速封塞通道，对身边的侍卫说："快请骆巡抚和鲍提督上城，就说逆贼杀来了！"

巡抚衙门内，鲍起豹正在跟骆秉章议事。

鲍起豹说："程制军根据郴州探报，得知逆贼打算从醴陵东进江西，令我调兵前往醴陵、茶陵、攸县一线堵御……"

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得脚步杂沓，几名下属跑来，说："逆贼打到南门了，罗大人请二位大人上城督战！"

半个时辰后，骆秉章和鲍起豹登上了南门城楼。一个单瘦的年轻人跟随其后，他就是从道州撤到长沙养伤的鲍超。他的伤口已经愈合，由于他有过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骆秉章把他召到衙署咨询。听说有紧急军情，他便跟着来到城楼上。

骆秉章一见罗绕典，气喘吁吁地问道："罗大人，逆贼来了多少人？"

"至少有好几千吧。"罗绕典似乎惊魂未定，"他们军容整齐，看来都是精锐。幸亏他们一到城下就朝东南角的城楼奔去，否则南城门都来不及关闭！千钧一发之际，真是叫人捏了一把汗！"

骆秉章搭个手篷，看了一阵，说："嘿嘿，怕有一万多人吧？逆贼大概是误以为东南城楼下有城门，所以攻错了方向。"接着，他转向鲍起豹说："鲍提督，怎么还不开炮啊？此处不是安设了铜炮吗？"

"是啊，为啥还不开炮？"鲍超也跟着叫嚷。他一副斯文相，说起话来却是粗声粗气。

鲍起豹回答："我也想开炮啊。无奈下属提醒，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炮。"

"有炮不能放，那又是为何？"罗绕典问道。

"新修的城墙并不牢固，铜炮后坐力太大，恐怕将城墙震垮。我已

下令，没有本提督的命令，谁也不许开炮！”

罗绕典和骆秉章面面相觑，不好再说什么。

鲍起豹向城外了望一阵，又说：“罗大人，我早就说过，城外民房必须拆除，可是大人你偏说要爱惜民房，现在那些屋子都成了逆贼的掩体工事，后悔莫及了！”

罗绕典脸上红了一红，对骆秉章说：“骆公，我有一事不明。逆贼从南边杀来，必得通过石马铺，难道尹培立毫无察觉？为什么不派人进城来报？”

“这个、这个——”骆秉章也说不上什么。

鲍起豹冷哼一声，说道：“依鲍某看，尹副将怕是早已逃走了。”

骆秉章说：“亏得城垛早在七月十五日就已完全修好，否则今天就惨啦。”

正在这时，又有几人来到城头上。为首一人，约莫五十多岁，一副精干模样。骆秉章迎上去，握住他的手：“南坡先生，你们来得正好！”

此人是长沙绅士黄冕，是个闲居在家的退休官员。他向骆秉章和罗绕典打一拱手：“二位大人，保卫桑梓，人人有责。城内人手不够，我等愿意分担责任。”

罗绕典说：“逆贼突至，正缺人手啊。布政使恒福已应召进京，代理布政使潘铎从山西赶来，还在途中。南坡先生于道光年间曾在海滨与夷人交手，劳于军务，今日城防之事，还望多拿主意。”

萧朝贵奇袭长沙，确如罗绕典所说，差一点就一击得手。由于阴错阳差，攻错了方向，耽搁了一点时间，才没能建此奇功。

太平军逼近长沙城墙时，萧朝贵手勒马缰，举目环顾，说道："谁说长沙是烂城一座？分明是墙高濠深！探报不实，误我大事！"

林凤祥道："此城墙完固，甚难攻入。恐是我军谍探已被妖官收买，诱我孤军深入！"

"李开芳！"萧朝贵吼道，"将那几名间谍找出来，立即处死！"

"遵命！"

"殿下请看！"林凤祥手指城墙东南角的一座高楼，"那边有座城楼，其下必有城门，我们从那里进攻吧！"

萧朝贵刚一点头，林凤祥便跃马扬鞭，带兵冲向东南。萧朝贵目视部队冲到城角，忽见他们回头奔跑。林凤祥一马当先，奔回萧朝贵身边，说道："错了！那里并非城门。"

萧朝贵派出几名骑兵寻找城门。片刻后便有人回报："南城门找到，门已堵塞！"萧朝贵抬头一望，只见城中守军已登上了城墙，城上人头攒动。

此时，李开芳已经指挥部队占据了城外的民房，架设了炮位，请示从何处进攻。

萧朝贵说："一边向城内开炮，一边寻找破绽。"

长沙城内，在罗绕典下令阻塞南门以后，城内居民好奇地登高观望，猛然发现太平军的旗帜。于是消息风传，城内一片惊慌。忽然炮声响起，城内火光冲天。街上有个卖豆浆的小贩正在吃饭，饭碗被弹片击碎。城内军民更加恐慌。

太平军开了几炮，步兵开始冲锋。守军见太平军蜂拥而来，两名士

卒按捺不住，点燃了大炮。这一炮阴错阳差，竟然就打在萧朝贵身上，西王当即负伤倒下。

鲍起豹听到炮声，怒声责问："谁在开炮？"不一会儿，下属报告：有人违反军令，擅自开炮。鲍起豹说："将违令者斩首！"但开炮的两名士卒早已躲藏起来，没有抓到。其实他们为官军立了一功，那一炮不仅击伤了敌军首脑，而且测验了城墙的承受能力。

事实证明，开炮不会震垮城墙。鲍起豹大喜，顾不得追究两名违令士卒的下落，下令在城上密排炮位，调四川营和江西营登城射击。这一场枪炮之战打了两个时辰。四川营兵和浏阳乡勇表现出色，击毙太平军一百多人。

萧朝贵已退下前线养伤，林凤祥一时想不出破城之法，决定迅速建立攻击阵地。他令部队向大西门、小西门一路潜行，又派部队逼近南门外的妙高峰扎营。他下令在妙高峰上的鳌山庙修筑壁垒，摆出了持久攻城的态势，并踞高发炮，向城内轰击。鲍起豹针锋相对，下令将大炮运上南城的魁星楼，对准敌营射击。他又飞调石马铺等处驻军前后夹击，可是他后来才知道，城外驻军已被消灭，来不了了。

城内的兵力共有正规军二千多人，以及罗绕典招募的浏阳乡勇二千人。从第一天防御的情况来看，浏阳乡勇颇为得力，三位守城大员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估计敌军人数超过一万，觉得自己的兵力过于单薄，于是分头拟写奏稿和公文，向各处求救。他们希望和春的主力能够从郴州火速赶到长沙增援。

第二天，太平军仍然在妙高峰上用枪炮向城内射击，但因射程太远，无法瞄准，守军无一人死伤。守军从城墙上对射，却击毙了几十名太平军。

林凤祥是一名老辣的将领，决定逼近城墙修筑工事。他令部队挑土肩石，蜂拥而上，搭建炮台。鲍起豹也不含糊，派一千多名浏阳乡勇出城，埋伏在妙高峰下，然后下令用大炮对准修建炮台的太平军连续轰击，击伤击毙几十人。太平军哄然四散，循原路返回。浏阳乡勇拦头截击，又击毙一百多人。浏阳乡勇也有伤亡。

太平军找到两个制高点，在鳌山庙及马家高屋部署火力，通过墙缝射击。官军派兵分头放火，将鳌山庙与马家高屋焚毁，太平军无处藏身，纷纷撤退。官军一通截杀，林凤祥率主力来援，将官军逼回城内。

林凤祥把部队集结在南门外的金鸡桥和浏阳门外的校场，派出小股部队，时而在小吴门等处游弋，昼夜围攻这三座城门。鲍起豹请求赛尚阿和程矞采将安仁的王家琳所部，以及邓绍良和张国梁等部兵勇六千名调来长沙，并请驻扎岳州的湖北提督博勒恭武迅带官兵前来应援，同时沿途迎提下游四川、贵州等省未到的官兵，又请赛尚阿催促和春带兵来救。

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长沙城内的书生们积极行动起来，主动请战，各自带领几十人或一百人协助巡查城墙垛口，有事一般都向罗绕典请示。

长沙人黄冕是围棋国手，也是军政干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受过战火熏陶，在新疆曾与林则徐共事。太平军第一次兵临湖南省会时，他就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此后他对曾国藩、左宗棠和曾国荃等湘军大帅给予了积极的援助。

岳麓书院的山长丁善庆已有六十二岁，也投入了城防工作。他力主坚守长沙，给弟弟写下遗书，誓与省城共存亡。他还命令儿子丁驯日夜巡城。善化知县王葆生和已无官职在身的黄冕都对军事颇有见解，也积极地参与防御部署。湖南人迷信鬼神，长沙居民相信城隍神能够显灵，天天都有人前去祈祷，人数太多，道路都被堵塞。鲍起豹驻扎在城墙的南楼，索性把城隍神大像抬到城楼上，供在他的对面。

整个长沙已经积极地动员起来，应对突然到来的攻击。

一将难求

在萧朝贵突袭长沙的那一天，新任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从常德乘船起程。此时他对湖南的战事心里根本没底，身边既无充足的兵力，又无得力的幕僚。因此，在登船之前，他派出一名快足，前往湘阴东山的白水洞给左宗棠送信，请这位高人出山。他的行李箱里放着几封胡林翼的信函，都是向他推荐左宗棠的。胡林翼向张亮基推荐了七位湖湘人才，其中他最推崇的就是左宗棠。他说此人才能和品格可谓超群，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不同凡俗；胸中自有古今地图和兵法，精通时务；张亮基只要见到他，必然十分欣赏；而且他即使为张亮基谋划有功，也不会接受奖赏，更没有世俗的利欲。

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张亮基，他很想得到此人的辅佐，期盼左宗棠能应邀而来。

张亮基两天后抵达沅江县，得知长沙被袭。沅江距离长沙只有两百多里，张亮基只要加紧赶路，两三天便能到长沙上任。但他此时有些瞻前顾后。他以为太平军主力已经抵达长沙，而他身边只有十来名卫士，他想：我不仅可能在途中遇险，而且单身一人前往长沙，对省城的防守并无多大作用；如果逆贼迅速北上，常德兵力空虚，将无法防守。我不如先将常德防务布置周全，再作打算。拿定主意之后，他又从沅江返回常德。

张亮基奉调来到湖南，知道长沙兵力单薄，得力的文武官员已被抽调一空。他早在经过辰州时，已从该地调动一千名士兵，令他们迅速开往长沙。赛尚阿以前调往长沙的一千名贵州兵，已有四百名开入湖南，张亮基把他们留在常德。他打算等到另六百名贵州兵和辰州士兵到齐之后，酌留兵力防御常德，带领主力驰赴长沙，通知长沙城内派出精兵合

力夹击。

张亮基这一举措，为自己留下了后患。不论他是否有心拥兵自保，客观上已经给人造成了畏缩不前的印象。咸丰认为他胆子太小，一些大臣则参劾他临阵退逃，拖延去省城上任的日子。

在咸丰调往前线的大员中，张亮基是一位年富力强的干部。这个江苏人此年只有四十五岁，前几年都在云南任职，深得林则徐的赏识。然而他毕竟没有督军作战的经验。他此时并不知道攻打长沙的只是太平军的前锋，人数不多。他对长沙的防御情况也缺乏了解。出于谨慎，他决定退驻常德，结果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

张亮基积极地网罗人才，同样是出于谨慎。他对自己信心不足，觉得必须得到一批能人的辅佐，才有可能应对复杂的局面。他不仅希望得到左宗棠的支持，还向朝廷奏调云南粮储道崔光笏、贵州黎平府知府胡林翼、湖北黄州知府徐丰玉。这些人都是他非常了解的能人。十多天后，咸丰批准了他的申请，但是除了徐丰玉以外，其余两人因本地官府留用，都未能成行。

贵州巡抚蒋霨远不肯放走胡林翼。他跟前任巡抚乔用迁一样，认为此人是本省不可或缺的人物。胡林翼在贵州为官两年多，成为贵州盗匪的克星（见上一卷）。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朝廷委任他代理思南府知府。当年十二月，将他补授黎平府知府。当时他听说林则徐奉诏办理广西军务，心中甚慰，以为广西的动乱很快就能平息。没想到林则徐在途中去世，胡林翼悲痛地撰写对联吊唁这位故人：

> 千古英雄皆堕泪，四方妇孺尽知名。

咸丰元年（1851）六月十六日，胡林翼交卸了思南知府的官印。他本想请求巡抚乔用迁发给公文，进京觐见新皇。但乔巡抚认为广西的造

反军很可能攻打贵州，一再催促胡林翼去黎平上任。一个月后，胡林翼终于抵达黎平受印。

黎平与广西交界，有将近二百里的边界线，在这场刚开始的内战中，是一个受到严重危胁的区域，随时可能发生重大的治安事件。官军在广西与太平军作战期间，胡林翼在黎平也没闲着，致力于打击此地十分猖獗的盗抢活动。

胡林翼一到黎平，便致书按察使，询问广西动乱的情形，准备积极部署防御。按察使非常钦佩他能实心任事。

黎平人本来非常淳朴，大家相处融洽，很少打官司。但是在道光爷治下的二三十年间，盗贼日甚一日，几乎每天都不止发生一桩刑事案件，每个案子都不止牵涉一条人命。有时候，一天内有十多户人家遭劫，或者一家中有三五人惨遭杀害。妇女遭到强暴，鸡犬都被掳走。无辜的小民完全失去了安全感。

强盗如此猖獗，官军却十分软弱。胡林翼以前的各任知府带兵捕盗，只要与强盗遭遇，立即抛弃枪械，拼命逃走，往往一名强盗撵着一百名士兵奔跑，后面的官军扭头狂奔，把武器装备都留给了盗寇。府衙的差役更加无能，见了强盗就叩头求饶。但是他们对百姓却是心狠手辣，妄拿善良，无恶不作。

胡林翼经过调查，掌握了官军和差役的情况，提出“兵差万不足用”。他亲自训练一百名壮勇，发放月饷，每人每月可得四串钱。公款不够，他自己掏腰包补足，每月补贴二百多两银子。如此就有了一支信得过的武装力量。

在兵法方面，胡林翼也有所改进。他仿照明朝参将沈希仪和嘉庆时期傅鼐行之有效的战法，派出精干的小分队四处巡逻，流动侦察，找准

盗贼巢穴，猛烈突袭。犹如老鹰盘旋在空中，发现猎物，一头猛扎下去，名曰“因间雕剿”。这种战法灵活机动，打击精确，比起过去的围剿之法强了不知多少倍。

保甲和团练是胡林翼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用得十分顺手的两个法宝。他要求每个居民都负起捕盗之责，并赋予他们捕盗的权力。他为各村各寨制订严格的条约，要求居民切实执行。

第一步，他命令各寨设立乡长、团长、牌长，姓名全部注册，收藏在知府衙署。一有事情发生，他便按册点名召见，待之以礼，甚至设宴招饮，详询当地的治安状况，借以观察其人的态度。

第二步，胡林翼亲自到基层蹲点。每次入寨，都会随身带着那本名册，对基层干部一一考察。

第三步，胡林翼悬赏购凶，翘首以待。凡有百姓抓捕了盗贼，送到知府衙门，他都给予高规格的接待，发给丰厚的奖金。随到随审，审明即赏，一分钟都不耽搁。押送盗贼的百姓可以早至早归，夕至夕归，不在城中耽搁，不用花费。

胡林翼为了黎平的安定团结，贴进去几千两私房银子，经济亏损巨大。但他想到数百万家之生灵得以安枕高卧，创下了黎平近二十年来未有的奇迹，心中十分快慰。

胡林翼所亏的不仅是银子，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有时去村寨巡视，一头扎下去，蹲点十来天，召集众人训话。回到衙署以后，先前交给文书代办的事务，他都要亲自检查一遍。如此昼夜工作，一直未能休息。

他给左宗棠写信说：我所管的地方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府，文案工作还是压头，每天不停地批发文件，嘴里不停地下达指令，还有什么精力

思考大政方针？必须上报的公文，我都交给幕友办理。一个人能有多大的精力？如果文案过于疲劳，则已被小事和琐事弄得精疲力竭，反而办不成影响深远的大事了。

左宗棠复信说，团练必须参用碉堡，才足以制伏剧寇。胡林翼虚心采纳，立即照办。

胡林翼按照自己的想法，扎扎实实工作了半年，绅士和百姓都乐意为他效劳。他在述职时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总结。他依靠群众，抓获三百多名盗匪，在一千五百多个寨子里成立了乡团，设立了四百五十多座卡栅。每卡都有四名到二十名民兵分班轮守。各地负责人遵照他的要求，按月巡视，互相监督。通过大家的努力，剪除了盗首黄浪子等人，使安分守己的良民见到了天日。

胡林翼在黎平这个动乱了二十年的地区建立了社会秩序，百姓大悦，妇女儿童得以安生，外来商旅也有了安全感。他每巡视一个村庄，便有成百上千的百姓跪在前后左右，大呼青天大老爷。

咸丰二年（1852）二月，广西的永宁、怀远、融县土匪蜂起，这些地方环绕着黎平辖境的西南。胡林翼听说洪秀全从永安突围，抵达昭平，挺进桂林，形成流动作战的态势。他立即报告布政使吕佺孙，请求在黎平招募精壮苗民一千名，由地方绅士指挥，加以训练，选择要隘筑堡浚壕，严防太平军。他又请求速筹军费，令绅民捐资助饷，对捐款人破格奖励。黎平府城过去没有粮食储备，胡林翼劝谕富民捐谷置仓，以备城守。

太平军没有向贵州挺进，但是锦屏的四弯和永从的大年都有盗匪进入黎平。胡林翼立即召集练勇，擒拿斩获，全歼匪帮。从此境外会党不敢进入黎平，在动乱的咸丰二年，黎平竟然成了一片太平乐土。

胡林翼此时有了一个极好的帮手。州判韩超五十多岁，精通戚继光的兵法，辅佐胡林翼练勇三年。胡林翼发觉他忠勇奋发，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心及时提拔，极力向上级推荐。后来此公官至贵州巡抚，是胡林翼发掘的一个良才。

咸丰二年三月，太平军正在拼死围攻桂林。胡林翼对官军的无能痛心疾首。他想，广西之战，朝廷已经耗费二千万两银子，朝廷频繁向广西增兵，但官军兵将窳懒骄昏，屡致挫衄。由此看来，中国将会大乱，预计湖南将首蒙战乱之害，他的家乡益阳也无可幸免。至于贵州，比广西更加贫瘠，若被卷入战争，还不知到何处去找军费。他经过一番深思，建议督抚在贵州边界修筑碉堡，坚壁清野，防止太平军侵入。他的意见可以概括如下：言战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而民众要能自卫，必须依靠地利自保。

胡林翼心中时刻记挂着湖南的安危。他三次给湖广总督程矞采上书，指出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湖南，应当紧急备战。他向程总督推举七个湖湘人才，以备任命使用。可是，他的热脸碰到了冷屁股，所提建议，程总督一条也未采纳。胡林翼只能在黎平为前方的战事干着急，关心着每一条战报。当他听说太平军攻占全州，抢掠船只，企图顺湘江奔赴长沙，他急得寝食不安；又听说江忠源率领楚勇在蓑衣渡扼守，大败太平军，便兴奋了好一阵。接着，不利的消息接踵传来：洪秀全率军东奔永州，被潇水阻隔，转而攻占道州，长沙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萧朝贵抄小路向东北方挺进，袭击安仁，取道攸县和醴陵，袭击长沙。胡林翼日夜“引颈东望”，真想飞回湖南，和左宗棠等人一起为保卫桑梓尽一份力量。

前面说过，尽管朝廷批准了张亮基奏调胡林翼到湖南襄办军务的报告，但蒋霨远抗辩道，若胡林翼离开黎平，会致使“士民失望，关系匪轻”，“事关全省大局”，请求将胡林翼留在本省。随即奉到上谕：毋庸

调往。

蒋霨远抗辩圣旨的理由，绝非他凭空捏造。据唐树义说，黎平绅士和百姓得知胡林翼要调走，惶惶如婴儿之失慈母，纷纷请托关系向蒋巡抚请愿，要求他向朝廷请留这位好官，后来还联名写信，书面请愿。

胡林翼虽然原地未动，但有张亮基请调于前，又有蒋霨远请留于后，令咸丰对他刮目相看，他的朋友们都说，这使他有了“一飞冲天”的势头。从此可以看出，胡林翼在贵州是待不长了，不久之后，他必定会为朝廷担负更重的使命。

这时候，胡林翼最担心的是，尽管他已向张亮基推荐了左宗棠和江忠源，但恐怕左宗棠一身傲骨，不会轻易出山，坚持“高隐”。若是那样，长沙的防御战就少了许多胜算，桑梓之祸，或许会更加惨烈。于是他又写信给左宗棠，派飞马送到湘阴。

将帅集结号

咸丰二年八月初，赛尚阿派出的援兵正在陆续向长沙推进。副将邓绍良率领九百人，于八月四日抵达长沙。鲍起豹已经召回了石马铺溃散的陕西兵二百二十四名，金盆岭的九溪营官兵也陆续向他报到。加上邓绍良的九百援兵，长沙城的正规军已经达到三千多名。长沙城内还有乡勇二千多人。此时鲍起豹心中已经有数，城外的敌军不过三四千人，于是底气大增。他派川兵川勇下城攻击，多次取得小胜。

林凤祥和李开芳不愧为两员猛将，明知官军兵力已增，却毫无退缩之意。他们一面派人向郴州求援，一面在金鸡桥水道开挖地道，打算埋雷炸毁城墙。官军预先在水道中安放了火桶，突然引爆，轰毙敌军几名。长沙水道甚多，鲍起豹想堵住所有漏洞，对于每一条水道，他都派部队设防。

张亮基在这几天里仔细思考了自己的处境，认为他这个新任巡抚不去长沙接任，终是不妥。于是他又向长沙进发，来到汉寿。地方官员禀报，前方的益阳和宁乡等县路当要道，无兵无饷，人心惊恐，而益阳的位置尤为重要。

张亮基一想到自己身边兵力不足，心里就直发虚。他决定迅速调集兵力，部分用于驻防，部分随他前往长沙。他将刚到的二百名铜仁兵调往益阳驻防，将二百名松桃兵暂留常德。还有六百名官军已在途中，他打算等这支部队入省后，叫他们从常德开往益阳，由自己一并带赴长沙。他又增调镇筸兵八百名开往常德，酌留部分驻防，其余也跟随他开往长沙。他嫌贵州的援兵行军太慢，派出一名专差，前往贵州方向迎催，令其日夜兼程，火速赶赴长沙。他还担心兵力不够，又请皇帝从湖北和贵州就近各调一千兵力增援。他想：只要我能带一支劲旅赶到长沙

城外，就可以通知省会驻军，来一个内外夹攻。

除了张亮基以外，湖南的大员们都在向长沙增兵。已到湖南的官军，正在从各地向长沙集中。

江忠源在郴州城外待了几天，得知太平军前锋迅速北上，担心前方无兵堵御，长沙有可能失守，局势将对朝廷更为不利。他请和春从九千人当中挑选一千多人，自己和刘长佑带领五百名楚勇一起援救长沙。他让江忠济和李辅朝率领一千五百人留下，继续攻打郴州。

江忠源于八月四日从郴州起程，当晚抵达永兴县境内的油榨圩，只见一骑从衡州方向疾驰而来。江忠源命人将他拦下，那人道："江大人，小的是赛中堂派来的信使，逆贼前队已于二十八日逼攻省会！"江忠源得报，心急如焚，率队从衡州大道兼程前进。

长沙守军的情况并未像江忠源想象的那么糟。太平军尽管连日攻城，却未取得进展。他们在南门外开挖地道，预装火药。守军将他们的药桶焚烧，并杀毙掘洞部队。代理四川绥定营游击周兆熊等直冲太平军营垒，兵丁接踵扑入，跟追数里，双方各有伤亡。

代理湖南布政使潘铎及时赶到了长沙，八月四日进城接任，在城内徒步巡查，晓谕居民和所有商贾各安生业，不要恐慌。到这天为止，太平军来到城下已有七天，长沙并未出现多大的险情，官民守城的信心增强，社会秩序渐渐安定。

八月五日，太平军又用大炮轰城，将南门城垛削掉数尺，步兵发起冲锋，乘势扑城。守军的火力无法压制，城防吃紧。黄冕带人用石条沙袋抢筑缺口。紧要关头，邓绍良进城报到，鲍起豹令他率领五百营兵从敌后进攻。邓绍良赶紧出城，率部冲击太平军后背。太平军被迫转身应对，守军趁势杀出，一通追杀，毙敌几十名。太平军退入各所民房，坚

守不出。鲍起豹下令在城上另筑炮台，安放三千斤大炮，准备轰击。这一天，副将瞿腾龙率领几十名精锐苗兵疾驰而来，另外一千名苗兵也随后赶到。鲍起豹的胆气又壮了几分。

官军接连得到增援，长沙城下的太平军兵力明显处于劣势，林凤祥决定坚壁不出。鲍起豹仗着兵多，敢于拨出兵力攻击敌营。八月六日，邓绍良奉令率部攻击，鲍起豹另拨川兵五百名、川勇四百名出城助攻。邓绍良将一千八百人分作两队，后队埋伏，前队进攻，自早晨挑战，直到下午，太平军才出营应战。官军前后夹击，毙敌一百多名。

罗绕典不肯将城外民房烧毁，恶果已经毕现。太平军占踞了碧湘街、鼓楼门、西湖桥、金鸡桥一带的民房，正在积极地修建炮台，老龙潭和白沙井等高地都搭起了高台，只要安设大炮，就能轰击城内。对于官军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炮台，焚烧城外民房，令太平军无法藏身，然后将其围歼。可是鲍起豹安坐城内，把攻击任务交给城外的二千多人，显然他们很难达成目标。

八月七日和八日，邓绍良、瞿腾龙率领苗兵和川兵，继续攻打城南敌营。他们的战法仍然是枪炮射击，诱敌出战，靠后队挫敌，却无近战血拼的行为。林凤祥和李开芳很清楚官军的套路，缩在营内保存实力，一边部署攻城的重火力，一边等待援兵到来。

官军还在陆续向长沙集结，但是长沙缺少一位得力的大将。在这个节骨眼上，向荣决定重上前线。他在七月底接到了皇上决定严厉惩罚他的谕旨，马上就明白了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举国之大，谁闹情绪也闹不过天子。革职发往新疆，对他这把老骨头来说，可不是好玩的事情。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赶快向天子低头吧。遵照前次的皇命，立即起程，驰赴疆场效命。

为了给自己台阶下，向荣说自己深受皇恩，心非木石，岂能不知感

激思奋！前些日子，确实是因气疼的老毛病时发时止，两足麻木，行动不便。他没有忘记提醒皇上，他向荣是个有功之臣。他说这是年轻时攻打滑县腿受矛伤落下的病根，后来从西宁凯旋途中，又染上了瘫疾，多年才得治愈。如今年老衰弱，瘴疠交侵，以致旧病复发，步履维艰。现在皇上叫他去湖南打仗，他只有带病前往，誓死图报，决不敢顾惜自己的身躯。他于八月二日登船，踏上了新的征程。

张亮基抵达益阳已有时日，距省城只有一百多里。长沙居民听说陆续会有援兵开来，新任巡抚也即将上任，人心更加稳定。

鲍起豹依赖邓绍良和瞿腾龙的城外之兵连日进攻敌营，太平军负固不出，官军没有攻坚之举，无可奈何。鲍起豹把瞿腾龙叫到城内，抱怨道："罗大人不肯拆除南门外的民房，以致被逆贼占踞，作为攻城据点，构成极大威胁。"言下之意，要求瞿腾龙解决这个问题。瞿腾龙心领神会，于八月九日出城率部发起攻击，杀敌多名，却未能拔除太平军的据点。

第二天，邓绍良和瞿腾龙又对南门外的敌营发起攻击，首先烧毁南城墙外东侧的房屋，又从西侧抛掷火弹，烧掉敌军的几十间哨棚。太平军从墙孔暗放枪炮，击伤不少官兵，邓绍良被迫下令后撤。

太平军失去了一些民房据点，林凤祥决定设法占据地利，以弥补损失。八月十一日，他分兵占据城外高地，远瞰城内。官军发炮轰击，杀伤不大。鲍起豹接到探报：南河港停泊了敌船五十多艘，以及木排几架。长沙知府令乡勇秘密潜往港口，焚烧敌船二十多艘，夺获两架木排。太平军被迫从港口逃走，但他们仍然据守着南门外的鳌山庙和黄土岭等处。

王家琳统辖的一千名河南兵于八月十二日赶到长沙，邓绍良和瞿腾龙约他分路进攻，但官军仍然不敢近战，只是从远处射击。王家琳从北

路小西门南进，见太平军一半盘踞民房，一半驻扎山顶。他令前队抛放火罐火弹，烧毁敌军所住的民房。太平军丢下一些尸体，从南路后山撤走。

第二天，邓绍良会同王家琳和瞿腾龙分兵出击，排枪齐射，毙敌一百多名，生擒一名，割获首级四颗，夺获武器多件。副将朱瀚开炮击毁萧朝贵所住民房，毙敌十多人。

正在此时，长沙守军盼望的主力援军到来了。和春与秦定三带领贵州等省营兵先后赶到。下午五点，江忠源的楚勇也抵达长沙。他们从湘江西岸的荣湾镇渡江抵达城北，然后绕到城东，驻扎在小吴门外。

和春将兵勇分扎各门，当即进城，会见罗绕典、骆秉章和鲍起豹。经过查验，城内有江西、四川、湖南官兵四千多名，和春认为城内兵力足够守御。接着视察城防，发现只有南门一面受敌。长沙西面濒临湘江，而太平军并无水师，所以西面暂无威胁。和春将他带来的部队全部驻扎在东门外，令王家琳所部在西门外扎营。和春的兵营紧挨江忠源的营垒，距敌营甚近，可以确保城外饷道和通讯往来。

第二天早晨，江忠源攀城进入城内，立即巡视四面城墙，发现兵力部署稍嫌杂乱，立即与和春商议改进。他说："逆贼兵力不多，攻势并不猛烈，我等何不内外夹攻，将逆贼聚歼？"

和春对江忠源的建议深以为然，两人商定于八月十五日发起攻击。和春率领一路，江忠源率领一路，分两队攻打敌营。太平军仍然伏营不出，从墙孔开炮回击，负隅坚守。官军整个上午连续开炮轰击，打入敌墙之内。江忠源等得不耐烦了，说道："老是从远处发炮，不敢近战，何时是个了局？"他率领楚勇抢到墙边，夺获大黄绸旗一面，但后续部队没有跟上来，无法将敌军逼出营垒。这一天，官军只是小挫太平军。

战斗结束后，刘长佑说："东南角的地势高瞰城内，若被逆贼抢先占据，就会对城东和城北构成威胁。"

江忠源点点头，立刻去找和春，说："城南天心阁地势甚高，与城外东南侧的蔡公坟形成犄角，可以屏蔽东面和北面。如今逆贼已在蔡公坟修建木栅壁垒，占据了半边。我军必须抢占蔡公坟，才可与逆贼相持。若一任逆贼盘踞，东门和北门将会受敌，西北角的粮道也会受阻。如果逆贼援军到来，难免形成对府城的合围之势。"

林凤祥见官军劲旅开到，更加不敢出战，急于加固营垒。官军第二天又发起进攻，太平军仍然从墙眼开枪开炮，官军无法得手。江忠源让刘长佑带领一队人在蔡公坟挖筑营垒，刘长佑又密请和春带着营帐和武器驻扎在天心阁下面，楚勇在白马庙扎营。

太平军发现了楚勇的企图，林凤祥说："决不能让妖军在蔡公坟筑营！"他从妙高峰寺派出一千多人扑向楚勇，江忠源分兵出击，且战且筑营垒，和秦定三部一起将敌军击退。

八月十七日，蔡公坟营垒筑成，和春与江忠源移军扎营，逼攻敌垒，昼夜用炮轰击敌船。天心阁外的这个阵地与东路官军形成犄角，为长时间坚守长沙提供了保障。

与此同时，和春令凤凰厅的苗兵移扎河西，以堵敌军西渡。

林凤祥见楚勇已经占领有利地形，发誓要拔掉这颗钉子，派兵前来争夺。江忠源指挥部队一边作战，一边修筑壁垒，和春也督率所部跟进，林凤祥无力攻进。江忠源与和春两军的壁垒连成一气，逼近太平军，与他们从同一口井中汲水，夜间打梆的声音都能听见。

由于楚勇强行楔入，太平军占据的阵地就只剩下南城外面和西南角上的一块，无法向旁边发展，大大有利于长沙守军的防御。太平军营垒

背水面城，处于绝地，虽然还有部队陆续到来，也无法发挥兵力优势。

江忠源的部队与太平军对峙，双方都蛰伏在军营内。营外一里，行人来往自如。百姓想进城，只要避开南门就行了，其余六道城门，都可攀绳出入。街道和小巷里，女人们来往行走，餐馆照常营业，食客盈门，比平时还要热闹，人们好像忘了城外有一支虎视眈眈的太平军。

官军开抵长沙的援军，加上原有守军，已有一万多人，对付太平军先遣队几千人绰绰有余，只要内外夹击，完全可以歼灭萧朝贵的这支劲旅。可是城内的三位高官和城外的和春、王家琳，都没有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鲍起豹一味强调敌军居高负固，砖墙林立，既难围剿，又难火攻。

官方人士已经知道，向荣又出山了。大家议论道："向军门对贼情较为熟悉，不如等他到了之后，与他筹商，再设法围剿。"这时，长沙方面得到情报：太平军主力已从郴州开拔，正向长沙推进。如果官军能赶在洪秀全到来之前，迅速歼灭萧朝贵所部，自然是最理想的结果。可惜各位高官无法统一意见，大家似乎都等着向荣来拿主意。就这样一直等到八月十九日，才盼到了这位带罪前来的大将。

第二章　高人出山

野史：城墙也是城门

太平军在咸丰初年打进湖南，省会长沙关闭城门，在东北城墙上设置桔槔和长梯供人上下，出城入城。赛尚阿从衡州来到长沙，也只能从此处登梯进城；出城作战的将士则是攀着绳索出城。罗绕典见此情景，笑道："此门不简单，乃是出将入相之门。"

北京对战局的思考

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都不是政策的制订者，缺乏创造性的策划能力。他们的功能只是批准或驳回大臣们的动议。咸丰皇帝也不例外。特别在他登基后的前几年里，由于缺乏治国的经验，又面临着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不得不鼓励大臣们对军国大事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从中采取令他满意的对策。通过两年的实践，对于文官的腐败，武官的怕死，军队的无能，他已深有体会。因此，只要有哪位大臣提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来充实干部队伍，他总是举双手赞成。

自从咸丰得知太平军进抵长沙，剿匪人才缺乏的问题更加令他困扰。在他眼里，向荣是个不错的战将，可是此人倚老卖老，不大听话，爱闹情绪。咸丰几经迁就，最后不得不以发配新疆来吓唬他。

至于文职官员，咸丰也无得力之人。他从云南把张亮基调往湖南，原本希望他取代不够干练的老臣骆秉章，把逆贼剿灭在湘江之滨。可是张亮基走到沅江又返回常德，令咸丰颇为失望。他不得不警告这位大臣：长沙是省会，比常德更为重要；凡是调到的新兵，都应该首先派往长沙，迅速解除省城之围，才是根本所在。如果你留守常德一带，无所作为，等待远处的救兵，何以救目前之急？你要调一些干才到湖南辅佐你，朕已批准；你请调湖北贵州兵各一千名，朕也下了调令；你请拨云南大理提标精兵五百名，朕也叫吴文镕办了。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去长沙接印上任吧。

咸丰百思不解的是，前方的大员与湖南各地官员究竟是干什么吃的。长沙是湖南的根本重地，既然有逆贼抄小路奇袭长沙，为什么衡州大营的官军没能预先侦探到呢？发现敌踪以后，为什么沿途又没有官军截击？难道衡州眼下也被逆贼围攻了？如果逆贼又耍诡计，佯装攻扑省

城，而暗中派部队袭击岳州，湖北的驻防军仅能自顾，无暇越境攻击，那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咸丰越想越头痛，想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真希望能有几个能干的大臣挺身而出，迅速地为他扭转不利的局面。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还得依靠那个无能的赛尚阿，叫他迅速地调派几名得力的总兵督率主力增援长沙。他还得依赖张亮基、罗绕典、骆秉章这些人激励将士，安抚居民，劝募勇壮，坚守长沙。

张亮基迟迟不到任，咸丰虽已任命罗绕典代理江西巡抚，但现在还不能放他离开长沙。一定要等张亮基上任，省城已经解围之后，才能根据那时的情况，决定是否让他前往江西。

咸丰又传谕两江总督陆建瀛和代理江西巡抚陆元烺，叫他们在边界严密布防，随时警惕逆贼窜入江西。他要求回籍养亲的前任刑部尚书陈孚恩帮同陆元烺办理团练防堵。

徐广缙是咸丰心目中替代赛尚阿的最佳人选。咸丰连发上谕，叫他体察自己的焦虑，考察湖南的敌情，做出完善的谋划，争取调动大军前后夹击，将逆贼消灭在长沙一带。

湖北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新任巡抚常大淳得知太平军已杀到长沙，立刻感到本省岌岌可危。他跟江西的陆元烺争调部队，官司打到北京。咸丰令已经调动的安徽官军仍然开往湖北，如果江西兵力不足，由江苏巡抚杨文定和安徽巡抚蒋文庆再选精兵二千名，火速开往江西的吉安、袁州和瑞州一带，听候江西大员调遣。

所有的封疆大吏都是如此，一听说贼匪靠近本省，立马伸手向朝廷要钱要兵。明明心里发慌，却故作镇静，声称已经做了周密部署。可是贼匪一到，势如破竹，却不见有谁拿出有效的方案。即便有了谋划，执行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咸丰能够怎么办呢？他只能连发上谕，要求大家

多办团练，四处防堵，多出奇兵。

长沙的防务眼下还得依靠罗绕典、鲍起豹和骆秉章。兵力不够，就叫湖北提督博勒恭武从岳州增援长沙。赛尚阿与程矞采简直是两个饭桶，半月以来见不到他们的奏报，真是不可思议！咸丰一气之下，下旨将赛程二人摘去顶戴，拔去花翎。

咸丰急中生智，自己想出一个办法，叫赛尚阿率兵驰往长沙，徐广缙若已领兵进入湖南，赛徐二人就能南北夹击。可这只是咸丰的一厢情愿，徐广缙北上的速度很慢，赛尚阿也难得挪动屁股。咸丰感到整个官僚系统运作效率太低，大员们总是能够找到借口推脱，不是调兵未齐，就是临敌遇雨。所谓合力进剿，分路堵截，完全是空口许愿。临阵怯懦的总兵经文岱等人，也不见徐广缙查出什么结果。余万清和刘长清已经革职拿问，交程矞采严审定罪，赛尚阿会同审办，至今也无奏报。这么简单的案子，都要拖延如此之久，还没结案，如何能指望他们整顿军纪？

体制的毛病纤毫毕露，咸丰苦于一时想不出改革的良策。他只得发布一道严厉的上谕：倘若带兵官员迁延观望，畏葸不前，即着立正典刑，毋稍姑息！

当咸丰几乎失去耐性的时候，终于接到了赛尚阿和程矞采的奏报。可是看完他们的说辞，咸丰便对这两个蠢蛋完全失去了信心。你们说逆首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都在郴州城内，并且分踞永兴县城，那么大股逆匪尚在郴州和永兴，只是派出小股兵力扑到长沙，你们怎知这不是牵制官军，声东击西？既然长沙城下只是小股逆匪，现在各路援兵陆续抵达长沙，为什么不趁机将之歼灭？张亮基还担心什么？为什么你要将刚调来的援兵分拨截留，迁延不进？朝廷大员都在长沙扎了堆，文官有罗绕典、张亮基、骆秉章，武将有鲍起豹、向荣、和春，你们还在等什么？为什么还不指挥各路兵勇，分头部署，给朕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至于郴州和永兴，奏报中说两处都打了小胜仗，但又说逆贼声势浩大，还说贼匪人数比以前更多了，看来所谓获胜，也是谎报军情！既然逆贼主力还没有北上，官军又怎能迎头截击？逆匪进入湖南以后，虽然有很多土匪附从，但都是乌合之众，起自广西的悍贼总计不过几千人。只要能将大股逆匪痛剿，其余胁从自然瓦解，可是你们为何总是没有良策呢？

向荣既然已从广西赶往湖南，那就暂且不要发配新疆了。令他统带四川、河南等处官兵，奋勉剿贼，带罪图功，以观后效。朕还要调一名大员前往湖南，四川提督苏布通阿必须驰驿前赴长沙，听候钦差大臣调遣。

太平军主力尚在郴州，令咸丰十分头痛。如果他们从郴州和永兴北窜长沙，中间还要经过安仁、攸县和醴陵等处，官军是否能够从中路冲截，令他们无法与长沙的贼军会合？倘若部署不够周全，贼军主力不但会去增援长沙城下的股匪，也可能分兵从浏阳和平江北上湖北，或者分兵东进江西。唉，各地防不胜防，官军却派不上大用。大营将骄卒玩，锢习已成，兵勇虽众，遣调无策，试问贼匪全股越过衡州向北，势若燎原，谁能负得起责任？朕前此令博勒恭武赴援长沙，程矞采请求让他仍然驻扎岳州。现在看来，控扼岳州确有必要，但平江一带也须择要扎营，使逆贼不能从陆路北上通城和崇阳。

长沙城外的贼匪，根据最新的战报，据说屡次被官军击败，负固不出，自然是因为官兵势盛，他们在等待贼匪主力救援，或企图在会师之后继续游窜。罗绕典和张亮基能不能抓住机会，激励各路兵勇，将城外贼营痛加剿洗？但愿他们不要坐视株守，失此机会！

鲍起豹说，长沙城外的贼匪总计不过三四千人。由此可见，官军数倍于敌人，完全能够乘贼匪主力未到以前及早剿洗啊。鲍起豹称该匪居高负固，砖墙林立；可是另据奏报，南门外的妙高峰地势尚不甚高，难

道官军竟无劲旅将之攻克？民屋砖墙虽然坚固，难道会跟城墙一样坚固难攻？八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接仗，敌我双方只是互相射击，十三日分路进剿，王家琳尚属勇往；而十五日和春等人分两队攻打贼巢，从早晨打到中午，只有十多炮打入墙内，可见官军距离墙壁很远，炮击也没对准目标；当时只有一个江忠源率领楚勇抢攻到墙边，其余部队为何不同时强攻？贼营占地并不多啊，我军应当各路会合，四面围攻，同时并举，为何要分日轮流出队，任令贼匪负隅抗拒？原因还是在于官兵积久疲玩，不能并力向前，殊为可恨！

和春是朕临时任命的统帅，他已赶到长沙，却并无大的战功。楚勇如此奋勇，和春的部队为何畏葸不前？和春自从统领各部以来，总是跟在贼匪后面追赶，道州、郴州等处，任由敌军冲突蹂躏，竟然未曾与贼匪鏖战一场。这次到了长沙，倘若再不奋勉出力，致使郴州和永兴的贼军主力北上，与长沙贼军会师，朕一定要拿他问罪！

唉，好在向荣已抵长沙，但愿他跟罗绕典、张亮基通力合作，马上指挥部队发起总攻，将城外屯踞的贼匪全数歼擒。赛尚阿和程矞采若能知罪感奋，应该立即派兵前往攸县、安仁等处，从中路拦截贼军主力，并令常禄等人迅速进兵夹攻。此战结果如何，朕就拭目以待吧。

会战长沙

洪秀全和杨秀清接到长沙方面求援的报告，得知萧朝贵已经阵亡，发现此次分兵北上突袭是一个不小的失误。萧朝贵的死对洪秀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萧朝贵不仅是优秀的前线指挥员，还是最严厉的纪律监察官。据说他因自己的父母触犯天条，而不惜将双亲处死，然后召集部众讲话："我们的父母触犯了天条，就失去了做父母的资格！"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领导班子的宗教狂热派中，萧朝贵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既是天兄耶稣的喉舌，也是洪秀全最得力的亲信。他的去世给洪秀全带来的损失也许比冯云山的牺牲更大。洪秀全现在面临着一个教义上的难题，作为教主，他必须跟杨秀清一起向会众解释，为什么万能的天兄耶稣没能保护他在人间的替身，使之免受枪炮之害？

死者已逝，长沙城下的活人还需要救助。如果郴州的主力不立即增援，林凤祥和李开芳两部会有被清妖围歼的危险。杨秀清决定从永兴派出一千多人的快速部队，由罗大纲率领，先行救援，全军随后北上，解救萧朝贵的分遣队。洪秀全愤怒了，他要攻下长沙，为冯云山和萧朝贵复仇！

永兴城外，常禄探知太平军小股部队出城，急速北上，令张国梁分拨捷勇，加上一千名湖南兵前往安仁大路拦截，但是未能成功。

八月十一日和十二日，太平军主力从小路撤离郴州，分头北上。官军的总兵李瑞不敢拦截，率部尾追，跟随太平军向永兴推进。八月十三日，李瑞追到乐丰桥，击溃了一些掉队的太平军。第二天追到永兴城外，见太平军纷纷渡过耒水，奔入城内。

太平军在永兴集结，立即撤离北上。石达开和韦昌辉并辔而行。石达开感叹道："可惜这次不走衡州，那里还有跟我学过拳术的几百弟子

呢。”

韦昌辉道：“莫非翼王去过衡州？”

“十八岁那年去过一趟，”石达开说，“在一座寺庙里教授自创的两路拳术，高一路叫做弓箭装，低一路叫做悬狮装，可以九面应敌。还有一种连环鸳鸯步，决斗时在敌前站立，并拢五指，遮蔽敌手眼光，反跳百步之外，等敌人追来，旋身疾转，踢其腹脐以下，若遇敌劲，则多转几圈，连环踢腿，敌人飞起，跌出数丈甚至数十丈之外。少林、武当两派，恐怕也无此武功吧。”

“对呀，”石达开的随从说道，“那座古寺的前幢有一座丰碑，高二丈，厚三尺。翼王回家那一天，弟子们为翼王饯行，翼王酒后对门下的第一高徒说：‘邦森，今天我要跟你比试武艺。我用身子紧靠石碑，让你打三拳。然后由我照样还击你。’陈邦森握拳打击翼王，拳头如同击在棉花上，一直碰撞到石碑。拳头缩回以后，翼王的腹部又平整了。翼王还击陈邦森，那小子有自知之明，知道吃不住这一拳，侧身躲避。翼王击在石碑上，石碑裂为几段。”

韦昌辉听了这番话，将信将疑地看着石达开，心中有些发怵。

太平军撤离永兴时留下了少量部队守城，企图拖住官军。常禄探知城内兵力空虚，很想趁机表现一下，下令向永兴发起攻击。他令张国梁从勇队中挑选二千多名精锐，攻击城北崇福庵敌军营垒。八月十四日，两队捷勇悄悄在东门和北门外设伏，参将庆福带领湖南兵和川勇从西门外沉沙港一路焚烧敌营。常禄率领湖北官兵从灵龛桥新路下街大路进攻。官军还是老一套的打法，假装败退，等太平军追到，伏兵枪炮齐射，击毙一些敌军。

张国梁此时用了一点心计。他令李连升带领五百名捷勇，装扮成太

平军，直奔崇福庵敌营。太平军真伪莫辨，正在犹豫，李连升已逼近营盘，火罐喷筒齐射，打乱了太平军的阵式。捷勇乘势冲入营内，杀毙大批敌军。太平军余部向城内逃窜，守城部队打开城门，打算出城接应，张国梁率大队人马乘势抢入城门，刀砍矛刺，毙敌四五十名，生擒十六名。

太平军守城部队已完成牵制任务，从东门撤出。东门外预伏的潮勇开枪射击，击毙几十人，生擒七人。守军余部拼死向茶山突出，走到西门外，沉沙港的太平军见城中火起，也搭浮桥过河，向东撤离。官军这时敢于逞能了，趁势追杀，将不少太平军逼落耒水。但天色一黑，官军便停止追逐。

第二天，常禄率部向安仁县进发，走到安民司一带，隔着永乐江，发现对岸有一千多名敌军。常禄见江水干涸，可以涉浅过江，命令部队分头前进。刚到江边，太平军举旗迎战，但寡不敌众，被官军击溃。常禄乘胜追杀几里，又回到河岸扎营。据俘虏供称，洪秀全和杨秀清已率主力向前，他们这一千人，只是一支后卫部队。

官军在追击中打了两次小胜仗，都是靠着张国梁指挥的勇队。咸丰毫不犹豫地将他升为正四品的都司，相当于一个团级军官了。

咸丰部署的战略是中路拦截洪秀全的主力，可是官军未能实现他的战略意图。洪秀全的后方有李瑞率领的一支官军。他领受的任务是拦截太平军，但他实际的操作还是尾追。八月十八日，他追到安仁的白泥塘，马龙也带川兵赶到。太平军加快行军速度，直奔茶陵。

李瑞于八月二十一日追到茶陵州城，太平军于当天夜间分头北上攸县和醴陵。李瑞、王锦绣、经文岱与常禄分路追赶，第二天常禄赶到攸县，仍然落在太平军后面。马龙于上午九点追到攸县河边，算是赶到了太平军后队的前方，听说太平军从对河上游渡口蜂拥而来，立即派副将

虎嵩林率几百人前往下游渡河，从县城以北绕向东南面的五里亭，抄到敌军前方埋伏。马龙率部渡河攻扑，遭到枪炮火力阻击。官军扑入敌阵，短兵相接。太平军从县城以东顺河北上，马龙督兵追杀到五里亭，虎嵩林的伏兵突起，歼敌几十名，却未能阻止太平军前进。常禄探知敌军主力改道从攸县小路直奔醴陵，官军追到新市，已经疲惫，便就地驻扎。

由于咸丰设计的中路拦截成为泡影，太平军很快就来到长沙附近。洪秀全的前锋逼近长沙时，刚刚到任的向荣新官上任三把火，决定于八月二十日对长沙城外的太平军发起一次较为猛烈的攻击。他令官军分三路进攻，中路从白沙井直攻敌营，左路从仰天湖进攻妙高峰，右路从蔡公坟沿城墙推进到南门大街进攻敌营。另外还有一路，由王家琳指挥，在城西发起攻击，不在向荣的计划之列。

清晨五点钟，各部同时推进到敌营之外。中路官军扑到敌营外墙边，一拥而上，前面一队踩上了竹签，攻击失利。后面的部队费了很大的力气拔除竹签，将敌营外墙拆毁几十丈。参将郑魁士正要抢上内墙，太平军在墙内开火，击中郑魁士额颅，顿时血流满面。郑魁士令部队冒着枪弹攻击，仍然无法摧垮坚壁，只得撤回。

左路官军是秦定三的营兵和江忠源的楚勇。他们来到妙高峰下，太平军突出五六百人迎战。江忠源一声大吼，部队冲压过去，将敌军击退，夺得敌军旗帜，毙敌百名以内。

右路官军从蔡公坟直下，抛掷火罐，烧毁房屋，扑到敌营墙边，将外墙木板拆毁，乘势拔去地上的竹签，但也未能攻入内墙。

三路官军毙敌四百多人，兵勇受伤一百四十多名，阵亡十三名。

向荣还没来得及组织第二次攻击，洪秀全的人马就出现在长沙了。

八月二十二日，洪秀全的前锋三四千人已经抵达长沙以南不远处的仰天湖，秦定三和江忠源赶紧前往迎击。双方众寡悬殊，秦定三的贵州兵被迫退却，形势非常危急。江忠源带领楚勇向前冲击，短兵相接，藏匿在坟茔草丛中的太平军挺矛刺击，江忠源小腿被矛刺伤，落马坠地。太平军正要挺矛再刺，楚勇步卒滕加胜连忙用矛格开，将太平军刺死。楚勇将江忠源扶上战马，护卫他回到军营，他才得免一死。这时江忠济率部赶到了长沙，与江忠源一起驻扎在浏阳门。

另一路太平军一千多人，企图从东路包抄官军后背，官军用猛烈的火力阻击，太平军才撤退回营。贵州朗洞营参将任大贵头被炮伤，当即阵亡，副将德安腿受石伤。

此次交战，官军伤亡严重，并且失去了围歼萧朝贵先遣队的机会。

太平军主力陆续开到长沙城下，向荣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八月二十三日，他下令将城内的五千斤大炮移到南门天星阁，另筑炮台，直对敌营轰击，基本上摧垮了房屋和围墙。第二天，敌军突出四五千人，兵分三路，从秦定三营盘的东面扑来。官军以猛烈的火力阻击，太平军无法得手，分出兵力，打算抄袭贵勇营盘。秦定三率部夹击，将敌军击退回营。这又是一场激战，双方各有伤亡。

太平军主力抵达长沙后，据江忠源观察，他们的主力约为一万多人，本可以对官军形成反包围，但他们全部集结在南门城外，西面湘江，北面长沙。他们的东面是和春与江忠源的部队。如果官军的后路追兵赶到，在太平军南面扎营，就会使太平军四面受敌。江忠源认为，敌军的一万人当中只有二三千人的战斗力。而且这二三千人也并非异常骁勇。官军只要敢于冲杀，他们就会后撤。但他对向荣毫无信心，而各路总兵中，他认为能战的只有和春一人。所以，官军能否在长沙城下聚歼太平军，江忠源没有把握。

江忠源遇见知音

八月二十四日，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终于来到了长沙。从常德到长沙，不过三百多里的路程，他却用了二十六天，令人不得其解。他从路上接到的圣谕中，仿佛看到咸丰那张稚嫩的脸上布满了怒容。从那时起，他不敢再多耽搁一个时辰，迅速赶完了剩下的路程。

第二天，他十分渴慕的高人左宗棠也来到了长沙。当时城门紧闭，防卫森严。左宗棠通报姓名后，城墙上甩下来一根绳子。左宗棠把绳子系到腰上，城上有人拉拽，他攀着绳索登上了城头。张亮基派人把他接到巡抚衙门，迎出来一看，只见这个中年人身材不高，身形微胖，举止利索，但不失儒雅。一张圆脸上，两眼目光机敏，略带好奇，仿佛时刻在探究事物的底蕴。

宾主握手，如见故人。军情紧急，也顾不得说许多闲话。左师爷当即考察城防，部署兵力，调配武器弹药。张亮基见他如此干练，乐得将全城的军事全部交他指挥。左宗棠后来写信给女婿陶桄说：

> 比见石公于围城中，握手如旧，干以数策，立见施行。

左宗棠视察城防以后，赶紧去见江忠源。

江忠源说："季高兄能来长沙，真是太好了！我在郴州就给程制军写信推荐你，可是没有回音。"

"这位程大人部署不力，我看他也混不了几天了。即便他叫我出山，我也未必答应呢。"

寒暄过后，左宗棠问道："城外这许多民房，怎么都不曾烧毁，倒让逆贼占了，构筑坚固的工事，岂不是办了糊涂事吗？"

“是啊，我到长沙时，也觉得奇怪，怎么连这种常识都没有？”江忠源回答，“听鲍军门说，罗大人不忍拆毁民居，才弄成这样。”

“哼！看来这罗大人也是个庸才。”

第二天，左宗棠为张亮基起草奏章。张亮基道：“此番到长沙接任，拖延了许多时日，使皇上对我的印象大打折扣，真叫人后悔啊。”

左宗棠笑一笑，说：“不才试试，或许能为张大人挽回一些不好的影响，也未可知。”

左宗棠略一凝思，提笔代巡抚撰写奏章。他写道：官军已经击毙两名太平军首脑。据俘虏供称，萧朝贵于八月二十二日出来察看地势，被官军炮击左肩，伤重未愈，已经一命呜呼；韦昌辉则已在郴州病故。

这是长沙大员第一次向朝廷报告如此重大的战果，自然有助于扭转皇上对张巡抚的印象。其实这条奏报并不准确，萧朝贵也许在七月底就已负伤，而韦昌辉在长沙还活得好好的。但如此奏报还是有根据的，俘虏的供词中有此一说，不管消息是否确切，呈报到朝廷，足以令皇上宽慰一阵了。

左宗棠接着写道：张亮基一到长沙，立刻向北门外增派了一千五百多名驻防兵，以保障通讯和饷道的畅通。这一条奏报，表明了张亮基办理军务的干练。

张亮基阅罢草稿，对左宗棠的心思缜密和奏报技巧大为钦佩，但在左宗棠看来，这不过是自己的一点雕虫小技，他的才干岂止如此！他一到长沙，就发现地方官员们过惯了太平日子，武官懈怠，文官对军事一窍不通。长沙城外，只有江忠源与和春积极部署防御，城内则只有黄冕稍知兵法，在他到来之前，城内的防御都是这个已无官职在身的老人打点。黄冕天性喜欢鼓捣制造，城防所需的器械，多数是从他家里搬来

的。

左宗棠接管防御以后，跟江忠源一起找黄冕商量战守机宜。

黄冕问道："季高来见老夫，有何事吩咐？"

"服周兄，我们要把城内能够作战的人都调动起来。现在最重要的是军饷，要向有钱人家征集捐款。"

黄冕说："季高放心，我马上去办。"此人雷厉风行，一出马就筹集了四万两银子。

左宗棠又说："岷樵兄，早在道州和郴州，你就想聚歼洪逆，未能如愿所偿。现在洪逆的全部兵力都集中在长沙城外，被压迫在江东一隅。只要能够说服中丞大人调兵堵住湘江西岸，江东的兵力压缩包围圈，就能实现你的愿望了。"

江忠源道："季高所言，正合我意。这也正是皇上的意思。"

"哦？圣上也有此意？那就太好了！岷樵兄，此事不难啊。冯云山在蓑衣渡被楚勇击毙了，萧朝贵乃是洪秀全手下最厉害的角色，足智多谋，打仗勇猛，可他也死在长沙城下了。刚刚封了五个王，转眼间只剩下三个。杨秀清和石达开两人勉强算得上是劲敌，只要除掉这两个人，洪秀全就会元气大伤。岷樵兄的楚勇威震敌胆，足以担此重任，可惜你腿伤未好，无法领兵，我们还得请中丞另外调兵过江。"

"中丞对季兄你言听计从，我们这就去找他，请他部署兵力吧。"

两人来到张亮基的公事房，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中丞大人，不才已将城防部署妥当。"左宗棠说道。

“有劳二位了，请坐，请坐。”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向大人禀报。中丞想不想一举歼灭洪贼全军？”

“二位认为有此可能？快快请讲！”

“粤贼背水面城，我军援兵已到，扼断了敌军东面和北面，他们已自趋绝地。只是西路的要隘还有土墙头和龙回潭未派兵力把守，粤贼定会过江，从那两处登陆掠夺粮食，也可从那里逃窜。我们先派一支部队渡到河西，阻断他们的逃路，便可将其一举聚歼。”

“对呀。”张亮基眼睛一亮，“不过，那向荣如今总管军事，他知道我曾和吴中堂联衔弹劾他，记恨在心，我说的话，恐怕他不会听。赛中堂对他言听计从，兵力调动，还得跟他们商量着办。”

张亮基说的是实情。那个时候，长沙城内外，清廷高官云集。五位省级军政首脑（新旧三位巡抚和两名提督），十支野战部队的军长（都是总兵），全是和张亮基平起平坐的人物，大家互相观望，推诿责任，仗势托大，保存实力，致使军队的管理和调动乱成一团。张亮基无法调动他们的部队，想要说服他们，更是难上加难。

左宗棠想，张中丞纳谏如流，倘若皇上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事情岂不就好办多了？只要给他统一指挥部队的权限，让他手握尚方宝剑，有我左宗棠和江忠源辅佐，何愁不能将洪秀全那点军队一举荡平！

不过总的来说，左宗棠出山来到长沙，这里的军务立刻有了起色。左宗棠总是自比为当今诸葛亮。诸葛亮二十七岁出山，左宗棠出山比他晚了十三岁；但他的社会阅历，比诸葛亮刚出隆中时丰富得多。不同的是，他的起点不如诸葛亮那么高，同是军师，还得从基层干起。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从此启幕，而湖南官府委任绅士筹饷治民，抵御造反武装，

也是从左宗棠这里开始的。

身不由己的立场选择

左宗棠四十岁第一次出山，的确是给了张亮基很大的面子。此人才高八斗，虽然没能步入官场，但道光朝的名臣陶澍、贺长龄和林则徐等人，都十分看好他的才学和能力。道光二十年（1840），贺长龄在贵州巡抚任上，请他去幕府任职，他没有去；道光二十八年（1848），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也请他去幕府襄助，他仍然没有成行。此次张亮基请他出山，颇费了一番周折。左宗棠之所以同意出山，是因为有了众人劝说的合力。

左宗棠接到张亮基从常德送来的邀请函时，正躲在湘阴白水洞为一家人营造的避难所里。他展信读罢，虽然感激张亮基诚挚的信任，却并未为其所动。他提笔复函，快马给张亮基带回来的是一封辞谢信。

可是，白水洞这个世外桃源，从此不得安宁。张亮基派来的快马没走几天，江忠源派来的信差又到了。

江忠源向左宗棠告急：季高兄，长沙危险了！我跟在逆贼后面赶到长沙城外，好不容易抢占了蔡公坟的制高点。长沙要靠我们湖南人自己来保卫，绿营兵是指望不上了。那是一群酒囊饭袋啊。我在道州和郴州两次力主围歼逆贼，可我官职太小，没人肯听。快来吧，有你协助张中丞，长沙就有望保住了！

左宗棠素知江忠源的为人和才干，有些动心了。此公与太平军作战已有一年多，对敌我双方知之甚深，他的邀请分量很重。何况身为湖南人，左宗棠没理由坐视长沙被困。城内有他的学馆，还有很多学生。只是不知道，张亮基此人究竟如何？左宗棠心里还是没底。他想，贺大人与林大人是我尊敬的师长，他们的邀请我都没有答应，凭什么张亮基一请，我老左就非去不可呢？还是等等看吧。

刚刚拿定主意，有人自贵州来，交给他胡林翼的一封信函。拆开一看，贵州的这位死党抓住他崇拜林则徐的心理，盛赞张亮基是林则徐推荐的好官，和林大人都是一流的人物。这番话，把左宗棠的心说活了。

胡林翼说，张中丞两次派专人带着礼物来请先生，一次被敌军阻拦，另一次想必已经把信送到了先生手中。昨天接到中丞八月二十三日从乔口船上送来的信，说他对你的想念如饥似渴。中丞肝胆血性，举世无双。林大人曾向宣宗皇帝推荐，所以他才得到重用。先生最敬服林大人，而中丞的确是林大人一流的人物啊。

左宗棠对张亮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记得，道光二十九年，他在长沙跟林则徐夜话湘江，关于官场中的人才，有过一番交谈。当时林则徐说："云南的张亮基、贵州的胡林翼和黄宅中，都是老夫的左右手。"

左宗棠跟胡林翼是死党，胡某的才干如何，不用林则徐多说。但他不熟悉张亮基，便问道："张亮基有何擅长？"

林则徐答道："此人开爽明干，不易得见。我给你说个故事吧。此人早年任中书小吏，办过水利。有下属向他行贿，被他谢绝。但他没把此事告诉别人，只是写在日记里。后来他来拜会老夫，把日记给老夫看了，其中记载了他拒贿的始末。从此老夫便对他另眼相看了。"

"原来林公对他还有过知遇之恩。"左宗棠说道。

"人生在世，若无知遇，断难出头啊。老夫也是遇到一位伯乐，才有今天。家父以卖柴为生，我幼年跟随家父干苦力。十二岁遇见一位巨室富户，说我器宇非同一般儿童，颇以为异。试着与我交谈，见我应对有序，又夸我聪颖殊常，将来必有成就，于是与家父商量，让我随他的几个儿子一起读书。我有此机缘，后来才得以涉身科举，步入仕途。"

左宗棠想起这段往事，知道胡林翼信中所言不虚，张亮基的确是林

则徐看好的官员。想到这么多人都希望他这个草根书生出山一展才华，不禁心头一热。再看下去，胡林翼信中还有一段话，说得左宗棠有些无地自容。

季高兄，不是林翼我想害你，家乡的战祸，就摆在你的眼前！你若能委屈一下自己，去拯救湖南的百姓，民众得到了好处，相比之下，你的损失就小了。如果你不能体谅我这番诚意，还是不肯出山，你自己是保全下来了，难道你忍心看着本朝两百多年的和平毁于一旦吗？张中丞也是不世奇人，虚心延访，请你做他的宾客和师爷，为他运筹帷幄，也不至于辱没你啊。如果湖南全被洪秀全占领，难道唯独你那柳家庄梓木洞能够幸免吗？

左宗棠想，这个胡润之，把话说得好实在。柳庄是我的生计所在，一家十来口，就指望那几间房子和几亩薄田活命了。教书挣的那点钱，养不活我一家人。要是柳庄毁于战火之中，我靠什么抚养后代？一个人活在人世间，若是连肚子都填不饱，还谈什么抱负？天下苍生，和我一样，没有和平，哪来温饱？润之这次铁了心，硬要把我老左推出去。我要是再不出山，他岂不会指责我是自私自利的小人？

正在犹豫间，二哥左宗植来到了白水洞。

“宗棠，如今世风日下，很久不见公卿大夫礼贤下士了。张公诚心邀你出山，你该成全他的这番美意啊。”

夫人周贻端接口道：“张大人既是林大人一流的人物，他诚心相邀，也不算委屈我老公啦。”

同县的郭嵩焘和郭崑焘兄弟随左宗植同来，二人也在一旁相劝。

郭嵩焘说：“季高，你十九岁便中了举人，可惜怀才不遇，三次会试未中，以至于绝意于仕途。如今你已到不惑之年，纵然有一肚子的才

学，可是不出去办差，又怎能帮助天下苍生呢？”

“罢，罢，都别说了，我去就是。”左宗棠说，“但我有个条件，意诚要跟我一起进入张公的幕府。”

郭崑焘一愣，没想到左宗棠会拿他来垫背。他想了想，随即腼腆地一笑，说：“行！”

如此多的亲友好心相劝，才说动了左宗棠的心。也许他并非故作姿态，自抬身价，而是确实不想做官，也不想参与这场内战。但他拗不过众人的一番热心，不得不勉为其难。

左宗棠在四十年的生涯中，饱尝世态炎凉，教过书，务过农，赖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懂得百姓的疾苦，痛恨腐败无能的官场，却从来没有起过造反的念头。他跟那些期待改朝换代的汉人视野不同。天地会和拜上帝会这类会党执著于建立汉人的王朝，左宗棠则比他们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些，始终关心着中国如何自强，如何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如何稳健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左宗棠绝意于科举仕途之后，在贫寒的岁月里浸淫于实用科学，钻研军事、中外地理、西洋历史、农学和行政管理，创建自成体系的国防理论，把自己锤炼成政治家和军人的坯子。他以高远的眼界，密切关注着鸦片战争的全部进程，指望林则徐这样的强硬派官员击败夷人的侵略。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大力整顿海防，左宗棠从他身上看到了富国强兵的一线希望。他钻进故纸堆中，考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根源。他知道英国为了倾销鸦片，企图以武力要挟清廷开通商埠；俄国人则垂涎我们的领土。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把中国人当成好捏的软柿子。林则徐此举，发出了一个强硬的信号。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军舰侵入广东海面，鸦片战争爆发。左宗棠听到战况，为自己只能袖手旁观而焦虑不安。他身在后方的山野，心却已驰往海滨的前线。他让自己进入帝国军队参谋长的角色，分析敌情，制订作战计划。他有出色的作战方案，有因地制宜的谋略，也有必胜的信心。但他连最低的军衔也没有，甚至没有一个军人会看一眼他的军事提案。

英军随后大举北犯，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左宗棠闻讯，更加忧虑。官军怎么会如此缺乏战斗力？明朝的军队抵御法国与荷兰侵略军，不是有现成的战略战术摆在那里吗？为什么没有一位中国将军懂得正确地用兵呢？左宗棠急得夜夜失眠。

战局一旦恶化，穆彰阿就有危言耸听的本钱，把道光爷吓得六神无主。道光爷身上已没有其前辈皇帝神武的影子，他居然将坚持抗战的林则徐革职发配新疆，以此来讨好猖狂的敌人。可是英国人还有更大的企图，要求租借香港，于是继续用武力施压，攻陷了沙角和大角，沿海大震。

左宗棠听说爱国护国的林大人被诬指为“误国殃民”，恨得直拍桌子，手掌都拍红了。他对道光皇帝非常失望，简直怀疑此人是不是康熙和乾隆的子孙。

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

投降派占了上风，没有林则徐的参与，中国战败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令左宗棠感到切肤之痛，沮丧万分。

中国战败的后果，草根阶层的左宗棠非常清楚。蒙羞的中国人爆发了对满清的怒火，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和瘟疫，也在逼迫挣扎于死亡线

上的民众举旗造反。时局败坏到如此地步，他想不出有什么能人可以挽回。他无意于参与即将开始的内战，而是想找一个荒僻的处所，领着老婆孩子躲避战乱。

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这类汉人知识分子，是咸同时期最为强大的人力资源。谁能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旗下，谁就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他们是山野之间的藏龙卧虎，如果咸丰看不到他们的存在，或者在发现他们的潜力之后，不愿破格地把他们从布衣提拔为高官，那么这位新皇帝将无法守住道光爷传承下来的祖业。如果咸丰的敌人得到他们的加盟，那么清帝国的大厦就会倾倒得更快。

所以，曾国藩说得很对，中国的形势如何发展，取决于咸丰皇帝将要采取何种人事路线。而咸丰在经历了痛苦的思考之后，也领悟出了这个不二法门。虽然咸丰还没有直接下令提拔左宗棠，但他号召地方大员招募贤才，提拔干员，为左宗棠的出山创造了条件。左宗棠此番应张亮基之邀来到长沙，已经做出了立场的选择，加入了官军的阵营。因此可以说，张亮基为皇上办了一件大好事，为朝廷请出了一位最重要的人才，他将在晚清历史上发挥无可估量的作用。他的此次出山，实乃清廷之大幸。未来同治光绪年间的历史将表明，对全体中国人而言，这个“四亿中国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能够登上晚清军政舞台的高位，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第三章　湘阴卧龙

左宗棠联语：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晚清诸葛亮

嘉庆十七年十月七日，西历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的文家局左家埡，也就是现在的湘阴县金龙乡新光村。他和胡林翼在同一年出生。胡林翼在资江之滨第一次看见夏日的阳光，左宗棠在湘江之畔第一回感受冬天的寒风。

据说左宗棠在二十岁以前叫做左宗樾。“樾”是树阴，父亲左观澜为小儿子取此字为名，指望他能得到祖宗的庇佑。这很可能跟这个婴儿的身体状况有关。据说他生而病弱，身体瘦小，小肚皮鼓胀。在他生命的最初两三年内，连存活的希望都很渺茫。

祖宗保佑这个小孩活了下来，让他继承了三代书香的遗传因子。前辈人三代都是秀才，左宗棠带着斯文的基因来到人世，尽管因身体不好而有些难养，但幼年就表现出聪慧的天资。他给大人两个最突出的印象：一是记忆力超强，过目成诵；二是悟性过人，从对对子就能看出来。人家出上联，他稍加思索，便能对出下联，堪称顶尖高手。

对对子乃中国文人最热门的智力游戏，因为游戏的过程最能集中展现丰富的联想力、准确的语文知识和敏捷的才思。一个孩子能够成为此道高手，自然令人称奇。童年的左宗棠完全有资格跻身于神童之列，具备进天才班的智力条件。

祖父左人锦和父亲左观澜很快就发现这孩子非同寻常。祖父偏爱此孙，在他四岁的时候，亲自带他到附近的梧塘读书。

有一天，左观澜给长子左宗棫和次子左宗植授课，教授《井上有李》一文。两个儿子念道：“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

左观澜说："暂停！提个问题：'二桃'典故出自何处？"

小儿左宗棠在一旁玩耍，顺口答道："这都不知道啊？古诗《梁父吟》里面就有哇。"

父亲一惊，随后有悟：一定是这个小机灵鬼平时听到两位兄长诵读，就记在脑子里了。

祖父喜欢这个孙儿的聪明，更看好他的胸襟。他带满孙到住宅后面的山上采栗子，左宗棠采了一把，自己先不吃，带回家里，平均分给哥哥和姐姐，演绎了孔融让梨的清代版。左人锦认定，这个孙子是左家的福气，有了他，光大家门有望。

左观澜为幼子的聪颖而暗自窃喜，把此子的前程设定为自己未能达到的目标：应科举，登仕途。他是个正统的儒生，尽管无缘做官，也不愿下海经商，家中因此而缺乏大坨的银子。他只能靠教书授业，勉强维持一家人贫寒的生活。但他把入仕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左观澜心爱幼子，却未敢放松管教。左宗棠刚到五岁，他就迫不及待地领着儿子到省城长沙读书，不是念学前班，而是正儿八经地诵读儒家经典，学习成年人都永远参悟不透的《论语》《孟子》，以及朱熹的《四书集注》。

中国的为人父者通常不愿教授自己的儿子，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会延聘教师来为儿子授课。理由很简单，为父者觉得很难做到严厉地对待儿子，而教学体制要求教师们对学生板起面孔。中国人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孩子们是不打不成材。左宗棠的父亲却是因为太穷而请不起教师来管教三个儿子，他只能亲自上阵。

左宗棠刚到八岁，就开始学写八股文章。左观澜领着儿子提前朝他心中的大目标进军。这个提前量虽然大得惊人，左宗棠却未感到太大的压力。这个得到两代长辈宠爱的孩子，学习的过程相当轻松。他保持着

童年应有的活泼，每天读完父亲规定的课业，就跳跳蹦蹦地地去玩他的游戏。

但是八股文毕竟是乏味的玩意儿。善于思考的孩子，长久浸淫于其中，必然会感到腻烦。老师不断地灌输，一定会令孩子心生逆反。左宗棠开始抵触这种讨厌的文体了。一方面，他以写八股文拿手而自负，另一方面，他感到老写这种东西十分无趣。左宗棠是他那个时代的新新人类。他在正统儒生的管教下，产生了叛逆的想法。他虽能写一手好文章，但他偏不喜欢迂腐的应试教育。他“不好八股，但文才非凡”。

左宗棠爱的是历史。抽空一读历史书，便觉荡气回肠，历史人物的浩然志气和宽阔胸怀，令他十分景仰。他捧读三国，有个人吸引了他的眼球。他读到诸葛亮的事迹，眼睛就闪闪发光。此人鹅毛扇轻轻一挥，就能指挥千军万马打胜仗，高深莫测，运筹帷幄，一肚子学问，都派上了大用场。孔明先生不但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熟谙兵法，知人善任，于兵器和机械都有心得，还有经济头脑。

年幼的左宗棠说：“我长大了，要做孔明！”

这个愿望很普通。一个人的志向，往往在童年便已形成。拿破仑七岁想当皇帝。其实在他那个年龄，想当皇帝的男孩比比皆是。遗憾的是，皇帝一职只有一个名额，几千万人的国家，只有一个超级幸运儿能够上岗。但这并不能妨碍孩子们大胆去想。如今的小孩想当银河大总统的不下十万个。由于社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无法提供这个职位，他们将来当上厅长、处长或者集团老总之后，也就算得偿所愿，找到君临天下的感觉了。

左宗棠倒没有如此缺乏民主精神的志向。他不想独裁，只是想做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当然，社会所能提供的这种职位，较之皇帝一职，其实多不了多少。能不能照这个定位走下去，还得靠命运的安

排。

初生牛犊不怕虎，小孩子很少思考命运。谁也无法阻止他怀抱这个梦想。他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练就诸葛亮的那一身功夫。令他纳闷的是，孔明的那些本领，应试教育怎么就不教呢？净读些儒家经典和八股文，真是无趣得很啊。

幸好左宗棠生而逢时。晚清时期，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正在发生裂变和重组。学术界已经有人吹响反叛的号角。学术造反派尖锐地指出，盛行于汉代和宋代的儒家学说流于烦琐空疏，脱离实际，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大儒们身居高位，谈经论典，不关心官风建设，也不搞政绩考核，至于国防问题，更是搁置一边。他们的学问对朝廷无用，无法提供国家大事的决策依据，不足以保卫疆土，更无助于解救民众于苦难。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左宗棠受到了另类的影响。他加入了学术造反者的行列，使他在学子中享有盛名。左宗棠的口号是，学习必须与实践相结合。

曾国藩说过，懂得了一句话，便去实行这一句，才叫做身体力行。左宗棠说得更尖锐：认得一个字，就要实践这个字，才叫学懂了；整天读书，实践还不如一个村农野夫，只是会说话的鹦鹉而已。照他们的说法，社会上充斥着有秀才头衔的文盲。

但是左宗棠遇到了一个问题。儒学经典和八股文固然令人生厌，却是科举考试的必读课本。千古不变的制度，不是靠两声造反的号角就能吹垮的。你想踏上仕途，就得现实一点。左宗棠悟出了世界的无奈。应试教育不会照顾大家的心情，仍然灌输无用的知识。当然不是完全无用，而是考试必用，不能不学。

左宗棠觉悟得早，看穿了其中的玄机。他知道应考是一码事，要掌

握真正有用的知识还得另辟蹊径。有用的知识无不关乎国计民生，左宗棠涉猎的科目非常广泛，计有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农业技术、制造、人事管理。道光、咸丰年间，这些学科尚未细分。这类学问比较注重对于边疆的研究，可以称为边疆史地学；若要再分，可以区分为西北边疆的史地学和内地边境史地学。研究者以军事为目的，把经济、水利和农业技术融合于其中。梁启超给这种学问起过一个名字，叫做“历史地理学”。

在列强环伺的时代，左宗棠钻研的学问对于制订军国大计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左宗棠为了造福社会，自觉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但他同时折衷妥协，一边贪婪地摄取经世之学，一边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他的座右铭是：读书当为有用之学，科举特进身阶耳。

左宗棠十四岁就开始引人注目。那一年，他进了湘阴县城，参加童子试。考场设在大成殿，搭了棚子，间隔起来，一名考童独坐一格。左宗棠不怵这种考试。他虽留心异学，正统也学得不比别人差，甚至常以八股文自夸。八股有什么了不起？本少爷虽不感冒，但一动笔，照样拔得头筹。后来回忆那段日子，他说自己喜欢逞能，出言不逊，每作一篇八股文，就向同学炫耀一番。

年轻人争强好胜，十分正常，关键还要有逞强的资本。可是步入中年以后，左宗棠反思年轻时的骄态，颇为失悔，在给儿子的家书里，做了一番检讨，以告诫后辈。原文如下：

> 近时聪明子弟，文艺粗有可观，便自高位置，于人多所凌忽。不但同辈中无诚心推许之人，即名辈居先者亦貌敬而心薄之。举止轻脱，疏放自喜，更事日浅，偏好纵言旷论；德业不加进，偏好闻人过失。好以言语侮人，文字讥人，与轻薄之徒互相标榜，自命为名士，此近时所谓名士气。吾少时亦曾犯此，中年稍稍读书，又得师友箴规之益，乃少自损抑。每一念及从前倨傲之态、诞妄之谈，时觉惭赧。

左宗棠的八股文确实高人一筹。这次考试交出的考卷，令考官大为赞赏。展卷一看，不仅字写得好，文章也有新意，便褒奖有加。

左宗棠迈过了应试的第一道门槛，爽不可言，决定继续考下去。第二年，他从湘阴来到省城长沙府参加府试。主考官是长沙知府张锡谦。他是少年左宗棠遇见的第一位伯乐。左宗棠交卷后，张大人一看，就非常喜欢，清清嗓子，对诸位同考官说："这个姓左的少年，他手中那支笔，比我们大家都强，前途无可限量。"

张锡谦这句话出口，令同仁都不免汗颜。一不小心，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们就被一位少年超越了。张大人倒不是存心寒碜同事，他确实对这姓左的少年心折。于是把左神童的考卷往前腾挪。眼看这份考卷超越了一份又一份卷子，就要名列第一了。忽然，张锡谦感到挪不动了。

为什么？他撞上了从古至今都起着决定作用的潜规则，所以前路不通。为了搞平衡，另外的考官们想对名次的排列适用多重标准。他们说，有一名老童生，已经参加了许多届考试，精神可嘉，应该照顾照顾他，把他取作第一名。张锡谦说："你们认为他的文章比起小左来，高下如何？"大家承认，论文章优劣，老童生无法和左少年相比。但他们自有一番说辞：少年人嘛，将来还有机会，那就还是照顾一下老童生吧。

发榜的时候，老童生的名字排在第一，小左的名字排在了第二。张锡谦良心有愧，对其他几位考官说："天下的事情，总难做到真正的公平啊。"他歉意地召见了左宗棠，对他着实夸奖一番，以示勉励。

左宗棠对此事倒没有十分放在心上。他经过县试和府试两次考试，知道自己成绩不俗，信心倍增，一心想参加省一级的乡试，也就是三年一度的所谓"大比"。

左宗棠对乡试胜出信心百倍。可是，当他正在摩拳擦掌时，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他决定放弃这次进身之机，回乡照顾母亲。他的母亲余氏于道光七年（1827）冬天去世，终年五十三岁。左宗棠在家丁忧。他无缘这次大比，还得等待三年。

就在这段时间里，经世致用的思潮在全国逐步兴起。左宗棠以敏锐的嗅觉，备受新思潮的鼓舞。但是功名还得博取，考试不能荒废。道光十年（1830），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第二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湘水校经堂，左宗棠七次参加校经堂的考试，七次名列第一。

左宗棠跑遍长沙的书店，买到三本书。那时的书肆里，陈列的多是儒家典籍。淘到这三种书，左宗棠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不仅要找到卖家，还要筹书款。清贫岁月，左宗棠的口袋基本是布贴布。

什么书这么重要？书名并不惊人，作者却都是一代名家。三种书分别是：《读史方舆纪要》，作者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史学家顾祖禹；《天下郡国利病书》，作者顾炎武，明清之交的经济地理学家；《水道提纲》，作者齐召南，比左宗棠早生一百多年的地理学家。

《读史方舆纪要》列入了影响中国的百种图书之一。它的内容，包含军事地理学、人地关系学，以及关乎国计民生的历史地理经济学。左宗棠一看这书，便怦然心跳，那里面记载的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令人了如指掌，真是难得！他心系天下，一旦出仕，决策能有根据，得益于此书不少。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地理著作，内容涉及军事、赋税和水利。它告诉左宗棠：一个地方，从地理形势、物产和兴办农业的条件而言，都各有利弊。

《水道提纲》是关于中国河道水系的专著。左宗棠每任一地督抚，都十分关心水利，晚年还亲自督导直隶、山东与两江地方的水利工程，造福于民，就因他早已具备这方面的学识。

这三部著作包含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为左宗棠提供了做一个为朝廷办实事的官员所需的学识。左宗棠淘到书后，贪读不止，朝夕钻研，“潜心玩索”，有了心得，便做笔记。这种事在当时居然有些见不得人。同学见了，嘲笑他做无用功。这些人目光短浅，哪知鸿鹄之志！左宗棠倒也挺得住，不跟他们理论，犟劲上来了，不但坚持不辍，还更加勤勉。

左宗棠省下饭钱买了这些书，但这已令他囊空如洗。这个“颇好读书”的青年，“苦贫乏，无买书资”，碰上价格昂贵的大部头书籍，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十八岁那年，好事从天而降。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冬天回善化家中为母亲治丧。左宗棠对这个嘉庆和道光两朝的名臣景仰已久。经世济用学派的领军人物，一个是魏源，另一个就是这位贺老师了。左宗棠早就听说这位贺大人是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又是率先倡导经世致用风气的大学者，倾慕他“学术纯正，心地光明”，连忙赶去拜访。

左宗棠的到访未使贺长龄感到唐突。他弟弟贺熙龄在长沙城南学院教书，左宗棠是贺老师的高足。他对恩师的兄长执师生之礼，也在情理之中。贺长龄对左宗棠有些印象，他弟弟说起过这个名字，说此人“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湖南老乡也曾对他提起过这个湘阴的奇才。

年轻人拜师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贺长龄看好这个学子，给他以国士的待遇。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这个年轻的在野人士已经得到部分官员和学者的青睐。

左宗棠此来，是为了求教借书。贺长龄对他无所保留，经史书籍任他挑选。左宗棠坦言家道衰落，买不起书。贺长龄把公家和私人的藏书对他全部开放。左宗棠每次借书，四十五岁的贺长龄还“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

俗话说，“老虎借猪，秀才借书”，就是有借无还的意思。贺长龄也不催这个后生还书，他知道，书到了有用的人手里，就是物尽其用。

左宗棠的知识结构就是如此打了框架。为了功名，他继续攻读儒家经典；为了救世济民，他更多地吸收实用的学问。儒家经典随处可得，实用的名著一册难求，被他视为至宝，日夜捧卷阅读，爱不释手。他举着墨笔，在书上勾画批点，“丹黄殆遍”。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得益于饱览经世之学，从青年时代就注重培养自己的策划能力和执行能力。

左宗棠不是一般的饱学之士，在实用科学一途，有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造诣。他对中国有史以来历朝历代的版图，都能了然于胸。全国各处的军事重地，包括所有的山隘与河卡，他都如数家珍。他和夫人周贻端婚后的浪漫岁月，既有男耕女织，也有男绘女绣。绘是左宗棠的功夫，根据史籍和图册描绘地图；绣是周贻端的活计，把地图绣在绢布上。成品是一幅幅湘绣地图，可以长期保存，便于携带。

高效率带来的幸福

道光十一年（1831）春天，左宗棠在长沙城南学院读书。几位学友凑在一起闲聊时，说起一件未婚男青年都会感兴趣的事情：湘潭县有个周姓大户，正在为大小姐征婚。大家看好左宗棠的实力，商量好了，要唆使他去应征打擂。

征婚的这个家庭是个大户人家，家道厚实。他们住在湘潭县的隐山，那里有个隐山书院，书香浓郁。周家住在隐山东麓的辰山，盖了一所大院，取名“桂在堂”。村夫野老不懂此名的雅趣，俗口流传，以讹传讹，说成了“贵子堂”。

周家大院占地近一万平方米！这么大的面积，就是只盖平房，也足够上百小户人家居住了。不但地面圈得大，建筑也很奇特。全院四十八口天井，按八卦图形排列。进得院内，廊道通幽，曲折逶迤，和迷宫一般，不懂易经的人进去，绝对找不到出口。

这个宅院的大门口竖了一块青石碑，据说乃皇帝钦赐，凡来桂在堂的文官武将，见了这块冷冰冰的石头都得落轿下马，叩首而拜。显见这家人是官宦的后代，只因老爷们已经去世，才显得有些落寞。

左宗棠听着好友们眉飞色舞的描述，不免纳闷：大户人家的黄花闺女，且不论才貌如何，单是陪嫁的银两之丰就令人垂涎。这周家小姐也算得上是湘潭名媛了，为何要开门招婿？难道嫁不出去吗？

他把心中的疑惑提了出来，欧阳兆熊说道：“季高多心了！周家太夫人王慈云是远近闻名的才女，擅长作诗。你还不知道么？湘潭一地，自本朝以来，冒出了许多女诗人。郭氏一族的女眷诗人辈出，名冠湖湘，郭步蕴、郭友兰和郭佩兰等人，都是书香一道的著名女流。到了咱

们道光年间，又出了周家女眷这个女性诗人的群体，人数多达十三位，个个声名卓著。这个要招郎君的周贻端，就是周家女性文学团体的核心！”

左宗棠一听此话，心中的疑虑释去了一半。欧阳说得很明白，这个周贻端是个知书达理、性情贤淑的女子。只是不知容貌怎样，芳龄几何。

欧阳继续为他解说：“周贻端小姐雅号筠心，相貌娴静，举止端庄。芳龄已度十九个春秋，对了，正好与季高同年！”

“十九岁了？”左宗棠一愣，“奇怪啊，如此才女，不知道年岁不饶人么？为什么仍然待字闺中呢？”

欧阳回答：“这有什么可奇怪的？筠心小姐不嫁，就是因为自身条件太好，不肯随便嫁人，以致耽搁了嫁期嘛。她母亲急得团团转，万般无奈，出此下策，公开征选佳婿。这虽非上上之策，却能扩大视野，增加了挑选的余地。”

根据欧阳的介绍，王慈云公开招女婿，采用斯文的竞争方式：比诗招亲。她身兼主持和评委主任，要当面考察有心娶她女儿的男性才俊。

左宗棠的一帮铁哥们儿鼓动他前去打擂，唯恐别人到周家捷足先登，抢走美人。听了大家的一番说辞，左宗棠怦然心动。欲念已被勾起，但不免顾虑重重。在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里，穷人和富人结亲，总有太多的难堪。他只是一介贫民，没有成就功名，拿什么去讨老婆呢？何况对方是个富家千金，又是眼光挑剔的才女！周家招婿，据说看重的是才干和人品，但谁知道她们是不是势利眼，会不会嫌弃自己太寒酸呢？万一高攀不上，反受其辱，我左季高可丢不起这个人！

何况，给异性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他有自知之明。相貌不俗，却算

不得超级帅哥。明快果决的左宗棠，竟然踌躇不前。欧阳兆熊和他未来的连襟张声玠竭力打消他的顾虑。他们说："你左季高可是敢作敢为的人，难道就被一个周家大小姐吓得畏葸不前了？"

激将法果然有用。左宗棠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服输。也好，就去试试吧。虽说万般不济，既无银子又无地位，相貌也难比潘安，但还有唯一的胜算，就是才高八斗，志向高远，前程无量。若她周筠心真是个有眼力的奇女子，就会着眼于未来，而不会把我拒之心扉之外。

左宗棠拗不过大家的一番美意，决定勇闯周家的招婿擂台。他请二哥随同欧阳兆熊前往周府提亲。第一关顺利通过了，周家同意面试。于是他前往湘潭隐山，登门拜访。

他倒要看看，这些女才子名声在外，究竟是否惠质兰心。

左宗棠来到隐山，出现在王慈云面前。遗孀诗人不禁眼睛一亮。眼前这个年轻人，英气勃勃，面目清朗，浑身洋溢着傲然正气。她打心眼里暗喜了。

王慈云是过来人，才情不俗，眼光独到。小伙子虽然个子不高，但两只眼睛又黑又亮，目光炯炯，双眉浓黑，似剑如刷。配上这双眼睛，整个面目就透出一股刚劲。再看眼睛上下，上方是印堂饱满，富有光泽，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傲气；下方呢，鼻梁坚挺，嘴阔唇厚，那是坚强沉毅的象征。

王慈云的目光盯上了季高少爷的双耳。这对听觉器官又大又厚，耳珠圆润。面相学有云，此是福相。接着察看嘴唇。这个部位的好坏，取决于厚薄。无知的女孩钟情于薄嘴相公，白面书生。须不知嘴大唇厚，才堪身膺重任。左少爷的嘴正是王侯之相，看得王慈云心中欢喜，不由得连连点头。

这当口，还有另一个女人在打量左少爷。她不是别人，就是周家大小姐贻端。旧时相亲，女当事人照例回避，但偷窥是免不了的。躲在屏风后面，可以尽兴一览，比面对面瞅几眼刺激多了。可以想象，左宗棠刚进周家大门，贻端小姐便已在隐蔽处选好位置窥视了。终身大事，如何决断，在此一窥，此外别无良机。

贻端小姐偷窥的结果其实并无悬念。母女心意相通，于择偶标准，使用同一版本。这个候选郎君非常养眼。不过，贻端小姐更关心此君的才具如何。

于是，一切都要由下面的才情考试来决定。王慈云备好了考题，前面说过，考的是文才。她先跟左宗棠左少爷拉起了家常。旁敲侧击，很快就掌握了左公子的出身和家境。爱好什么？志向如何？王夫人笑吟吟地把一个个问题抛过来。左宗棠思路敏捷，对答如流。家境是瞒不过去的，只好实话实说；志向高远也是真的，想装作不高远也不行。

母亲和左公子的对话，周贻端听得真切。咦，这位左公子真是人上之人，谈吐从容，进退有度，一派学子风范。才女敬才子，芳心已动。

答辩一过，面试就进入第三轮。王慈云想：家境不好不要紧，暂无功名也不必苛求，只要你真有硬功夫，过得了下一关，本夫人就把小姐许配给你。

硬功夫的考核是填空。王慈云指着桌上的一些残缺的对联，要求左宗棠填补上联或下联。

考题浮出水面，左宗棠就乐了。就考这个？难道你们不知道，本公子从小就是对对子的高手？不过在未来岳母面前不敢造次，嘴里还得谦虚一番，然后才轮到卖弄才学。

季高少爷在准岳母家，稀里哗啦，对出了一串对联。这里选出三

副，供各位欣赏。

第一副，有下联缺上联。下联是：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

季高少爷说出他的上联："手执两杯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

第二副，有上联缺下联，上联是：鸿是江边鸟。

季高少爷对道："蚕为天下虫。"

第三副，有下联缺上联。下联是：凤凰遍体文章。

季高少爷脱口而出："螃蟹一身甲胄。"

左宗棠露了真功夫，王慈云喜上眉梢。左公子确是才貌双全啊。所对联语，格律工整，文词恰当，尤显气势不凡。

试卷答案一出，很快就由用人交给了贻端小姐。她还能说什么呢？还是那句欲盖弥彰的老话："听凭母亲做主。"按照惯例，王慈云亦喜亦悲，双眼潮润，对左公子说："季高啊，你以后可得善待我的女儿！"这种场景，千篇一律，无须赘述。

左宗棠与周贻端相识的经过，还有另一版本，纯属民间传闻。道光十二年某天夜晚，周家大小姐梦见一条黄龙，盘缠于自家宅院前栋的柱子上。第二天清晨睡醒后，她忆起梦中情景，连忙起床，顾不得梳洗，跑到前栋一看，只见一名年轻的乞丐爬在柱子上。一问缘故，原来是躲避狗咬。

不用说，这位年轻的丐帮弟子就是左宗棠。周贻端不存门户之见，只因这青年气度不凡，谈吐不俗，就将他收留，以身相许，结为夫妻。

这个版本把左宗棠打入了社会最底层，虽说有些夸张，却同样展现了周贻端择偶不看衣帽看人品的趣旨，与打擂相亲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何况左宗棠虽未沦为乞丐，却也徘徊于赤贫的边缘，以至于赢得了美人芳心，却无经济实力把她迎娶回家。

左宗棠打赢了相亲的擂台，仍然赶回长沙念书。二哥左宗植做主，把婚期定在下一年。几个月过去，若说左宗棠心无旁骛，铁定是假话，心里牵挂着湘潭的未婚美女不说，还有更加烦心的事情。

人间的烦心事多数与金钱有关。钱多惹事，钱少办不了事。左宗棠的烦恼属于后一种，他家没钱，怎么操办婚事？四壁徒空，娶了老婆饭都吃不上，岂不是拉着周家大小姐跳火坑？

左宗棠决心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恰好在道光十二年（1832）秋天，长沙将要举办乡试。左宗棠此年二十岁，父母与长兄都已去世，他和二哥左宗植相依为命。他见二哥正在打点行装，要去省府长沙赶考，不由得心痒痒，说道："我也要去。"

左宗植向他扬一扬手里的一张纸，说："你没有这个东西，去了也是白搭，人家不会让你进考场的。"

左宗棠知道，那张纸是生员的证书。二哥有证，他没证，因为他没在官学念过书。无证就无参考的资格，连考场也进不去。左宗棠有点不信邪。他想，难道一张监生的证书，就能把我挡在考场门外？左宗植设法凑到一笔钱，为弟弟捐了个监生，得以参加乡试。

左宗棠在乡试中交了一篇作文，题为《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任有功》。文如标题，议论如何选拔有用的官员，训练能打仗的军队，重用有功劳的将领。这篇文章的立意，符合左宗棠以孔明的角色考虑军政要务的立场。

第一次阅卷，左宗棠名落孙山。此次乡试，名额只有十七名。左宗棠没有入选。第一名是他的二哥左宗植。人们认为，这个结果对左宗棠很不公平。他的作文水平不可能比二哥相差那么远。

考试落选也出乎左宗棠意料之外。他走出考场以后，立即凭着记忆，抄写了一份底稿送给贺熙龄，请恩师给他估分。贺熙龄一看底稿，立刻感到大事不妙。不是文章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好过了头。他的评价是：该文言之有物，文采飞扬。

贺老师夸过左宗棠的文章以后，却眉头紧皱，缓缓摇头。左宗棠急忙请教文章错在哪里。贺熙龄说："错不在你。若说有错，就是错在文章写得好。那些考官只看得上一个模子里套出来的东西，你破了他们的规矩，恐怕没有好果子吃。"

果然，阅卷的同考官在左宗棠的卷子上批了"欠通顺"三个字。按照他的意思，左宗棠连文章都写不通。他将此卷打入"遗卷"堆，将左宗棠刷了下去。左宗棠此次乡试落败，已在意料之中。

然而，幸运之神给了他一个机会和一位贵人。

这一科考试提前了一年，是为道光爷五十大寿特别开设的"万寿恩科"。道光爷高兴，特事特办，钦命湖南录取举子可以超过十七名，额外录取六名考生，增补的举人就从遗卷里面挑选。选中者，另列一张副榜，以示皇恩浩荡。

从五千多份遗卷中择优录取是一份苦差。由于副考官胡鉴突然病逝，主考管徐法绩一个人担负起这个重任。左宗棠时来运转，碰上了一位敬业的官员。若是徐大人偷懒，随便看几份卷子，或许就看不到他的考卷。可是徐大人不辞劳苦，硬是把几千份考卷都看了一遍。

看到左宗棠的考卷时，徐法绩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么优秀的考卷，

怎么被批成了“欠通顺”呢？一路小跑，去找写批语的同考官，请他修改一下批语。那位老兄却很执著，偏着头说：“中不中由主考大人拿主意，推不推荐是下官的事。大人要让他中，悉听尊便。要下官改批语，恕难从命！”

徐法绩略一沉吟，面孔一板，压低声音说道：“你可知道，我增选考卷，是奉了皇上的谕旨？”这一招很灵，同考官再硬，硬不过圣意。徐法绩没有得理不饶人，拿出了雅量，索性走个民主程序，想让大家口服心服。他把左宗棠的试卷发给所有考官传阅。

大家犯嘀咕了：徐大人如此关照这位姓左的考生，莫非这是一份温卷（关系卷）？他们互相丢了个眼色：既然徐大人是想避嫌，让咱们为他分担走后门的责任，咱们何不卖个好，集体通过了这份关系卷？

顺水人情，人人乐得去做。文章优劣不重要，给徐大人的人情却不能不卖。至于阅卷嘛，敷衍一下吧。可是一看考卷，考官们就蒙了。文章且不说，单是那一笔翰墨就叫人喜爱。大家先把小左的书法夸了一番，讲的都是心里话。再读文章，哎呀，真是写得太好了！是谁批的“欠通顺”啊？若非对这考生怀有深仇大恨，实在说不过去啊！批语必须改，却又不能让阅卷官下不了台。大家决议：把批语改成“尚通顺”。

徐法绩甩出了圣旨，又尊重了民主，终于把左宗棠的卷子选拔出来，心中大慰。可他还不甘心。尚通顺？狗屁！对得起这么好的文章吗？对得起圣上的惜才之心吗？本官不管那些滑头怎么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这份考卷塞进正榜案卷吧。

卷子塞进去了，到了深夜，徐大人还是睡不着。他左思右想，最终决定，怎么也要把那姓左的才俊取在正榜的第二名或第三名。

清晨，他爬起床，一路小跑，来到公事房，去正榜案卷中寻找左宗

棠的那一份，打算把批语再改一个字，成为“极通顺”，却发现那份考卷不翼而飞了！一问诸位同考官，才知道他们又在搞平衡。

“徐大人啊，唯楚有才，咱们湖南人才太多啊。左家两兄弟，哥哥取在正榜第一名，中了解元，弟弟就给别人让让路嘛。正榜只有十七个名额，都有人占着，那就让左宗棠屈居副榜第一名吧。”

左宗棠好歹中了举，成为当年的第十八名举人，算得上一件喜事。徐法绩无端背上了推荐关系卷搞不正之风的嫌疑，很快也被洗清。揭晓中举名单时，湖南巡抚吴荣光起身打一拱手，说道：“恭贺徐大人为国家选得良才。”巡抚大人都说此事办得公允，别人还有什么可嚼舌头的呢？

左宗棠走出考场，没等到成绩揭晓，马上前往湘潭去结婚。定下这门亲事之后，左周两家都不愿延搁婚期。左家生怕错失良机，周家不愿耽搁女儿的花季。两家急在一处，只要没有地震，婚事就要如期操办。左宗棠无房无钱无收入，不能迎娶，那就入赘妻家。男穷女富，倒插门是唯一的选择。

周家宅邸里响起了喜庆的鞭炮声。时当道光十二年八月。左宗棠面子上有些过不去，心中却有成算。乡试不是考过了吗？只待发榜，我就成了举人，兜里没钱，头脸总算是挣到了。蜜月一过，就该筹备进京会试。若是进士及第，何愁不能把娇妻接回自家？

如意算盘一拨拉，新郎的心情豁然开朗。女婿前程有望，王慈云也心知肚明。新娘却是一心系在郎君身上，无暇去想日后的温饱。左季高是何等人才，还怕挣不到功名？

左季高娶了有钱人家的才女，在别人眼里，该是春风得意。可是“倒插门”三字总是梗在他心里，不时泛出一股酸楚。好在蜜月还没度

完，中举的通知就到了。进京会试，已成定局。太好了！倒插门不是长久之计。别人能在妻家过一辈子，我左宗棠不能。要想迅速地脱贫解困，京城的会试是最好的机会。明年年初的会试，一定要去。只是——只是囊中羞涩，路途遥远，没有盘缠怎么进京，到了北京又怎能住宿吃饭？

进京赶考，既是智力投资，也少不了金钱投入。算一算盘缠，即便紧着花，也得用掉几十上百两。这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四五品官员一年的俸禄！对没钱娶老婆的人而言，那是一笔难筹的巨款。

左宗棠在岳母家里一边发奋备考，一边盘算如何筹集盘缠。他给湘阴的亲戚捎了话，请大家帮衬一把。左氏族人这个出三两，那个出五两，为他凑够了一百两银子。

临近起程的日子，周贻端正在为腹内的孩子提前准备衣服和尿片，左宗棠一脸晦气地回到家里。周贻端问："什么事不开心？"左宗棠唉声叹气，摆摆手说："明年春闱，怕是去不成了。"

明明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待择日起程，怎么突然就说去不成了呢？

在妻子追问下，左宗棠回答："我把盘缠都送人了。"

这么大一笔银子，等着派如此重要的用场，关系一生的命运，左宗棠说送就送出去了。送给谁了？还有谁比他更穷？

比左宗棠更穷的是他的大姐左素清。左家大姐嫁了朱姓姐夫。本来左宗棠的穷跟朱姐夫有得一拼，但他入赘妻家，饭是有得吃了，比朱姐夫就强了几分。年关将近，左宗棠去看望大姐。一看家中光景，平日里柴米油盐都难自给，春节也得挨饿。大姐炒菜，无油可放，连盐都舍不得多撒一点。一家老小，啼饥号寒。左宗棠想，自己如今不愁饱暖，姐夫一家惨到如此地步，不能不帮。他心血来潮，把那一百两银子全部送

给了大姐。

周贻端听了此事，默默不语，也不知打着什么算盘。若是一般女子，听说丈夫把赶考的钱都送出去了，即便嘴上不说，生闷气也在所难免。周贻端是何等贤淑的女性？她心里自有主张。夜深人静时，她在床上翻个身，忽然对丈夫说："你明天打点行装，赶考去吧。"

左宗棠以为妻子在说梦话，把她摇一摇，告诉她："钱已经没了，怎么赶考？路途遥遥，天寒地冻，车船费都没有，总不能走路去北京吧？"

周贻端也不答话，起身披衣，打开柜门，拿出出嫁压箱底的钱，正好是整整一百两银子。又退下手上的镯子，取下耳坠，抽出发簪，全部交到左宗棠手中。她轻声说："你拿去赶考吧。若是不够，我再去借。"

左宗棠捧着夫人的首饰，呆了好一阵。夫人此举，于无言之中，赞同了左宗棠的义举，又解了燃眉之急。她把事情办得如此低调，照顾了夫君的颜面。左宗棠对夫人不由得刮目相看。他想，夫人看重他的才华，盼着他有出头之日，就是吃糠咽菜，也会乐在其中。于是他发下宏愿，一定要金榜题名。

旷世奇才的失落

左宗棠第一次进京会试，途经汉口，在长江之滨过年，然后匆匆北上，正月没完就进了京城的大门。他怀里还揣着新婚的余香，思念娇妻，想到一家人今后的生活，更想扬名科场。

有一段野史，记载左宗棠在此年梦到了自己的宿命。他中举了，会试落第，后来参佐戎幕，手握兵权，当上封疆大吏，得到封爵，平定边乱，然后万里进军，收复边疆，功成名就，返回故里。一觉醒来，方知为梦。这个梦预告了他的所有前程，从中举到成为一代名相，都被他后来的经历所验证。

如果左宗棠真的做过此梦，那么他似乎并未将它当真。他不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考不中进士。不过这一关确实不容易通过。京城会试，人才荟萃，强手如林。他虽不怯场，却不能否认竞争之激烈。考官中缺少伯乐，真正的人才有几人识得？八股文孰优孰劣，都是考官说了算。想到他们对考卷任意生杀，委实令人惴惴不安。

三场考试，要写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外加五道《策问》文。所有诗文，左宗棠一挥而就。主考官徐熙庵看中了，评语尽是好话："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

徐熙庵欣赏，大部分考官却不喜欢，徐熙庵孤掌难鸣，堵不住科举的破网，只得眼看着人才漏出去，爱莫能助。发榜以后，左宗棠榜上无名，只得南归。考举人时遇见的伯乐徐法绩奉命考察河道，左宗棠出京时写信给他，说自己功名未就，并不沮丧，将注重培养实干能力，为国计民生解燃眉之急。

此时的左宗棠，年方二十一岁，只是一个小举人，却如枢密大臣一般，满脑子装着军国大计。他在为几千里之外的祖国边疆筹划大计。他所思考的问题，举国之大，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费神去想。

西部边疆建立省级行政区划的建议，浙江杭州人龚自珍率先提出。他在嘉庆末年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那一年，龚自珍二十八岁。左宗棠是否读过龚自珍的这篇文章，尚须考究。也许只是处于独立思考的状态，年轻的左宗棠在第一次进京会试期间，重点考虑了这个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称为“杂感”，写成诗句，题为《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其中第三首，专写西域军政大计，提议清廷建省于新疆。

一个湖南的青年书生，遇到了怎样的契机，竟会对天山之麓的戈壁沙滩发生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那时的中国，清廷只设了十八个行省。新疆地处西北边陲，遥隔几千里，清廷对那一片广袤的国土疏于管理和防卫，没有一个王公大臣把新疆设省提上议事日程，就连驻军新疆的大将也未感觉有此必要。

但是这个来自湘江之滨的书生，牵挂着祖国的西域。他来到京城，杂感丛生。茫茫人海，同胞几亿，似乎只有他一人忧心西部的国防和建设。朝廷庸官充斥，对新疆的认识只有菜鸟的水平，说起喀什一带的部落混战，如同听《西游记》里的故事。西部边陲的开发和防御，怎能指望他们的重视？唉，恐怕是后患无穷，永无宁日啊。有什么办法说服道光爷，请他老人家在版图内的这块领土上设立省级行政机构，由官员进行日常的管理呢？

在道光爷统治的第十三个年头，中国处在西方列强环伺之中，国防危机隐伏未发，全国上下文恬武嬉。左宗棠心怀如此忧思，莫非他提前七年预见到了鸦片战争的硝烟，感觉到了西方列强对中华大地的虎视眈眈？

青葱岁月的左宗棠呼吁道光爷重视边疆的稳定，指出西部国防建设的艰巨性。那里是一片茫茫戈壁，田地瘠硬，不宜耕种。只有靠骆驼给部队运粮，行程万里，耗时费钱。如果在新疆设立省一级的行政区划，驻扎军队，兴办农垦，生产自给，就能节省国家的额外投入。他写道：

>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左宗棠自问自答，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贡献一个出色的解决方案。这位青涩的考生未曾接触任何军政机要，却对大西北的治理做了成熟的思考。这件事情，是不是匪夷所思？

左宗棠感到危险在悄悄逼近，《燕台杂感》的第四章满篇忧危之词，试图敲响警钟，呼吁昏睡未醒的国人筹备国防。他指出，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之心，从西疆到南海，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

> 南海明珠望已虚，承安宝货近何如？攘输品俗同头会，消息西戎是尾闾。邾小可无惩虿毒，周兴还诵《旅獒》书。试思表饵终何意，五岑关防未要疏。

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孤独的，真正的意识超前不会有人追捧。那不是一场快乐闹剧的创意，而是把我们的星球当作小小寰球来把玩的洞见。这个湖南伢子高唱西部国防，曲高和寡，直到几十年后，打动了权倾朝野的铁腕女人慈禧，他的“杂感”才得以上升为施政纲领。后人回顾道光十三年那个赶考书生的忧患意识，不得不折服于他的远见卓识和爱国热忱。他的才识跨越了若干时代，他是一个真正的旷世奇才。

七年以后，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大清帝国的臣民才意识到，二百多年的铁桶江山，已经脆弱得经不起一点敲打。一向沉稳的道光爷居然惊惶失措，放下爱新觉罗皇族的架子，不顾中华民族的尊严，开始书写

一段屈辱的历史。即便在这时，也无人为那个姓左的贫寒学子喝彩，尽管他一直高唱我们民族急需的国防，尽管他对灾难深重的祖国负有强烈的使命感。

民族的悲剧就是从这里启幕。麻木，愚昧，无知，让国防先锋坐在冷板凳上候场。谁也不会关心一代英豪为什么默默无闻地走过几十年的崎岖之路。为了能够步入容他一显身手的官场，他兴致勃勃地进京赶考，耐着性子去写令他恶心的八股文，但他无法冲破愚昧的藩篱，无法扭转会试落第的宿命，极不情愿地让满腔热血任由俗世之风吹凉。

左宗棠此次进京，只有两件事聊堪慰藉。其一，他在京城会见了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两人共论时事，相谈甚欢，关系向死党发展；其二，难得观光几千里，阅历大为充实，民情了然于胸。归家途中，沿途考察各地时务，颇有收获。

第二年年底，左宗棠喜得次女左孝琳，再次进京，第二次参加会试。他总结上次的经验教训，遵照科举的模式，力图交出能够对上大多数考官口味的卷子。入闱就试，果然是文章似锦，又遇知音。考官之一的户部尚书温葆琛，评说更上一层楼："立言有体，不蔓不枝。次畅。三顺。诗妥。二场尤为出色。"温葆琛拿着这份考卷，向总裁力顶。

总裁的评语再次加码，说小左的诗文是大清立国以来少见的文字，可以问鼎状元、榜眼和探花。内部消息透露出来，左宗棠一听，大为释怀。

然而组织考核总是免不了令人一惊三乍。立马又传出利空的消息。不少考官在会上说，小左年纪尚轻，头角峥嵘，担心他自视太高。于是立主打压，把他取在最后一名，位列十五。温葆琛综合大家的意见，虽然觉得未免屈才，还是勉强首肯了这个提议。

内幕再次泄露，左宗棠只得摇头叹气。好在没有出局，还算不坏的结果。他想，这下总算吃下定心丸了。

第二天放榜，还是出了岔子。时间已到，还不见有人出来张榜。左宗棠骑在石栏杆上，嘴里啃着馒头，一副稳操胜券的神态。可是，左等右等，还是不见张榜的人出来。有人传播小道新闻，说黄榜本来已经写好，临时出了变故，正在改写。

左宗棠万没料到，所谓变故，正是出在自己身上。本科录取进士，湖南的名额超出一名！天下之大，难道科举是为你湖南一省而开？唉，又得平衡平衡。湖北是个大省啊，怎么没取一名进士？说不过去啊，应该调剂一个名额给湖北。取在最后一名的左宗棠是湖南人，这个小子朝中无人，咱们开罪得起，那就把他调剂下来吧。温葆琛为左宗棠力争，慷慨陈词，也未能扭转局面。

经过修改的黄榜终于发布了。左宗棠依然是榜上有名，但不是进士，而是誊录。考官们见他写得一手好字，把他留在官府当个抄写员。一个才华横溢的进士，就这样被平衡成了抄写先生。这个岗位，左宗棠推辞不就，炒了老板。如果他愿意屈就，倘若工作勤奋，朝廷看在卖力的份上，一般会赏个县令当当。左宗棠心高气傲，不愿接受不公平的裁断。他有更高的追求，决定几年后重新赴考，再次一搏。

左宗棠心怀宏愿，却因地位卑微，遭到世人的冷落，连妻家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周家人原以为大女婿在科场上一展身手，必能出人头地，没想到他两次会试不第，做官恐怕是指望不上了，不免对他冷眼相看，闲言碎语多了起来。她们对周贻端的态度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有一首湘潭民谣，分明是揭左宗棠的短。小孩子满街唱道：

湘阴左宗棠，来到贵子堂。吃掉五担粮，睡断一张床。

无非是说，左宗棠食量大，房事勤。若是住在自家吃自己的，说你吃掉多少粮，睡断多少床，那是夸你身体健康；如果你寄人篱下，那就对不起，分明是损你，刻薄摧残你的自尊。左宗棠一次次赶考落第，本就超级郁闷。遭周家人冷眼看待，也要忍声吞气。这点糗事还被传唱开了，心里是什么滋味？他后来用了五个字，道出当年心中的苦楚：

耻不能自食。

世上不乏吃着软饭还能沾沾自喜的男人，但款姐富婆养活的男人毕竟少得可怜。除非母系社会再现，绝大多数男人都会为不能自食其力而羞愧难当。这种时候，周贻端的态度，对左宗棠举足轻重。天要塌了，扛不扛得住，就看夫人帮不帮。

周贻端是个用情至深的女子。新婚那年冬天，丈夫进京赶考，不知是哪个没心没肺的家伙，传出一条谣言，说左宗棠半途病重，奄奄一息。周贻端身边的人担心孕妇受不了这个打击，有意瞒着她。但她从异样的氛围中隐约嗅出了气味，以为丈夫性命堪忧，竟然忧思成疾。直至接到左宗棠的家书，报知已经起程南归，一切平安，她才心中释然。“肝气上犯”的慢性病，却从此伴随终生，成为亚健康。当年八月生下大女儿左孝瑜，身体又差了一大截。

左宗棠不甘寄人篱下，不堪外人的耻笑，周端贻都看在眼里。为了照顾丈夫的脸面，她宁愿再苦一点，劝夫君另立门户，外出谋事，她自己在家带孩子。左宗棠向孀居的岳母借了一所房子，独进独出，另外开灶做饭，算是自立了门户。那地方在湘潭的辰山，就是岳母家的西楼。妻子的妹夫张声玠一家住在隔壁院落里。

分家独立了，左宗棠顿时兴致高昂。他对妻子谈了一个想法。他手头有不少古今地理书籍，还有几份地图，若能据此绘出一份全国地图，然后再绘出各省地图和各府地图，加上详细的注解，岂不是大功一件？

周贻端一听，大为赞同。她扩大了丈夫的构想，提议绘出当代的地图之后，再上溯到古代，把明朝、元朝、宋朝直至更远朝代的地图，全部绘出来。

真是锦上添花！左宗棠兴奋不已，地图工程当即立项。两人分工：左宗棠负责画草图，周贻端负责描绘。

周贻端是个正儿八经的诗人，一生著有《饰性斋遗稿》，收入古近体诗一百三十五首。她嫁给左宗棠以后，便从诗坛隐身，放弃本业，充当丈夫的助手。其实她本人不仅会写抒情诗，还熟读历史，写过几十篇咏史诗，评论古代人物，从秦始皇批评到明代的张居正，足见她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子。

左宗棠伉俪启动地图工程，在作图过程中，通过考证，指出一些图志的弊端，对历史地图力求精确，附加文字说明。这项工程为时一年才告竣工。左宗棠志得意满，写下一副联语，张挂在书房壁上，陈述处境，表达志向：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每日审视这副联语，自觉“志趣不凡”。对联明志，左宗棠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社会定位。其一，人穷志不短，自负不凡，以天下为己任，一旦登上仕途，就要施展经世之才；其二，“神交古人”，要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

左宗棠为了自食其力，出门授徒。一个教书匠，收入可怜，勉强可以自给，日子依然清寒。常年在外，“非过腊不归”，春节才是回家团聚的日子。张声玠也在外面打工，左张二人，同试礼部，同是落第而归，关系融洽。每到腊月回家，把酒对饮，切磋学问，评论文章，谈论应办的时务，谈笑风生，兴致勃勃。

春节一过，左宗棠就成了一个不回家的男人。周贻端不担心他有外遇，只挂念丈夫身单影只，落寞孤单。她拿起枕套，绣上一幅《渔村夕照图》。一叶轻舟，系在绿杨树下，远山笼翠，碧水含烟。

绣完了，凝神片刻，在画边绣上情诗一首：

> 小网轻舠系绿烟，潇湘暮景个中传；君如乡梦依稀候，应喜家山在眼前。

左宗棠出门，这个枕套夜夜都睡。客居异乡，孤枕寒衾，乡愁涌上心头，难以入眠。侧身抚一抚那幅绣画，默念诗句，便会安心睡去。

周贻端身子太弱，总未见好。念左家“子息不繁”，担心难以延续左家香火，她力劝丈夫纳妾，把贴身丫环张妹子给了他。一妻一妾，“茹粗食淡”，她们的劳作，比乡村的堂客们还要辛苦。周贻端出嫁以后，就自觉地完成身份转换，老老实实地做她的寒士之妻，不再以富家千金自居。她以幽娴贞静的态度，处变不惊，完满地担负了贫家主妇的角色。

左宗棠自从入赘周家，在湘潭的岳母家总共寄居十二年，才把妻妾子女接回湘阴的柳庄。左宗棠伉俪的生活，清贫忙碌，温馨愉快。这种快乐，多半是周贻端给他带来的。

男人最怕温柔乡，一入其中，雄心尽蚀。左宗棠备享天伦之乐，他的奋斗若是到此为止，他的一生，除了这段佳话，就无可再书了。但他未能忘怀见用于世的抱负，周贻端也无意于把丈夫锁在身边。这个男人是公认的才子，他的妻子都不甘就此认命。怀才不遇的苦恼，一直啮咬着这对夫妇的灵魂。

忘年之交的缘分

左宗棠独立门户后，出门教书，于道光十七年（1837）来到醴陵的渌江书院主讲。恰在此时，两江总督陶澍，道光朝最负盛名的务实派官员，在江西阅兵已罢，向朝廷告假，回家乡安化扫墓，途经醴陵。

不论古今，一位部长级的高官和一个穷教员，是很难凑到一块的。可是醴陵知县作为东道主，却把左宗棠与陶澍串到了一起。

知县得知陶大人要经过他的辖地，忙不迭地布置接待的馆舍。他素知左宗棠是对联高手，又写得一手好字，便请他撰写楹联。左宗棠早已景仰陶大人的学问和政绩，挥笔写道：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大人下得车来，走到馆舍大门前，见了贴在两旁的对联，不由得面露微笑，连连颔首。

湘阴人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为祖国收复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不仅在湘军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武功，即便在历代的中国将领中，也是首屈一指。

这副对联，含有一个掌故，陶大人是当事者，自然知晓。左宗棠是局外人，凭着博闻强记，竟然可以信手拈来。他后来写信给贻端夫人，解释了这副对联的寓意。

陶大人家里有一所印心石屋，进京觐见时，他曾把此事奏闻皇上，请皇上御笔书写“印心石屋”四个字。道光爷准其所请，欣然命笔。这是陶大人一生引以为荣的大事。左宗棠在上联中以纪实手法叙述此事，陶大人读了，心下大悦。嘿嘿，老夫与皇上的君臣之谊非同一般，醴陵这个小小的地方，竟然也有人知道？

下联的意思比较直白，夸赞陶大人在所有封疆大吏中声望最高，湖南人对他的返乡都极为盼望，恭维得恰到好处，没有拍马屁之嫌。陶澍心里暗暗称奇，兴致高涨，对这副楹联加以“激赏”。

知县将陶大人延入馆舍，进得客厅，一幅山水画扑进陶大人眼帘。上面题有两句小诗：

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

又是同样的手笔，同样的文采。陶澍激动了：小小醴陵，一定有老夫的知己！他说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是老夫一腔正气的见证！

陶澍一扫老年的迟缓，也顾不得总督尊贵的身份了，追问道：“此人是谁？写这些对联的是谁？老夫一定要见见他！”

知县答道：“回大人，此人名叫左宗棠，是一位年轻的教员。”

“此人竟是年轻人？”陶澍大为惊诧，连连催促，要知县把左宗棠请来。

就这样，二十五岁的左宗棠走到了陶澍眼前。宾主入坐，聊聊数

语，便觉投机，忘了时间，竟然谈了一个通宵。左宗棠告诉陶澍，他有一个至交，就是陶大人的女婿胡林翼。

陶总督和左宗棠有三十四岁的年龄差，老总督阅人无数，却被眼前这个青年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对他的不凡见识甚感钦佩。陶澍深为女婿能和左宗棠结为死党而高兴。

陶总督对左宗棠，可谓惺惺惜惺惺。他也经历过左宗棠这样的成长阶段。少年家贫，随父念书，一直关心实务。他做官以后，总是造福一方。在四川，他取缔私人贩盐；在安徽，他治理水灾，赈济灾民，安顿了几十万流离失所的百姓；在江苏，他大兴水利，疏浚河流，有口皆碑。

左宗棠的激动也不下于陶大人。巴结权贵非他平日所愿，陶总督礼贤下士，主动召见，引为知己，出乎意料之外，令他受宠若惊。他请求陶大人允许他以老师相称，表示要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两人结下忘年之交。

这次会晤，陶左两家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会见过后，左宗棠写信给贻端夫人，心潮澎湃，洋溢于字里行间。他没有掩饰自己的骄傲，说陶澍大人想见他，急不可耐，“敦迫促见”。见面以后，又将他“目为奇才”，和他“纵论古今，至于达旦”。

也许是受到陶总督的鼓励吧，左宗棠第二年再次进京会试。这是第三次进京赶考了，路还是那条老路，时间还是那个时间。

左宗棠在汉口过春节，会合好友欧阳兆熊。此人是他青年时代的死党，前面说过，左宗棠打擂娶妻，他是主要教唆者之一。欧阳年长左宗棠五岁，中举却比左宗棠晚了四科。左宗棠最后一次赶考，正好遇上他成了公车。

两人按时践约，故交异地相见，格外兴奋。左宗棠说："小岑，此次船过洞庭湖，我去祠堂拜了洞庭君，作对联一副，念给你听听：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呵呵，书生意气，自比湖神，独领风骚，意态雄杰，由此可见。"

见面当天，两人各自给家里写信，一夜无话。欧阳第二天过船探视左宗棠，主人不在。只见书案上摆着几页信笺。欧阳心想：季高定是上岸溜达去了，这几页纸想必是他写好的家书，他既不避人，我无妨偷觑几眼。

拿起来一看，果然，那是左宗棠写给夫人周贻端的家书。信中说，他昨夜熟睡之中，忽听得舱外有些动静。悄悄起身，蹑手蹑脚走到舱外，只见一伙蒙面人上了跳板，向舱室摸来。他仓卒之间找不到武器，拿起一枝船桨，高喊一声，朝盗贼冲去。盗贼不知船上有多少人，居然仓皇逃上岸去。左宗棠得意地写道：我乃一介书生，谈笑之间，就将强敌吓退。你们尽可放心，我在外面，完全可以照顾自己。

这封家书，看得欧阳兆熊一头雾水。强盗？我怎么不知道？左季高深夜斗强盗，总会有些声响吧？可是昨晚水上和岸边悄无声息啊！难道我睡得太死？即便如此，今天怎么没听人说起呢？

正巧左宗棠的随从走进船舱，欧阳忙问："昨晚来强盗了？我怎么不知道？"

随从一愣，想了想，笑道："哪里是么子强盗罗，是公子做梦呢。昨夜不知哪个误扯了他的被子，他便大喊捉贼，邻船的人都惊起了。公子现在说话都嘶哑着呢，一会儿看见他就知道了。"

话音刚落，左宗棠步入船舱。欧阳劈头喝道："季高，我素来认为你是个诚信君子，却不料你谎话连篇！"

“在下做错了什么吗？”左宗棠一脸无辜。

“你连老婆都骗，瞎吹牛，还配谈‘诚信’二字？”

“哦，知道了。”左宗棠轻描淡写地说，“你偷看了我写给贻端的信。这可是你不对啊。”

“对不起，你摊在桌上，我就看了。”

“看了就看了，我都不怪你，你又何必大惊小怪？”

“你把子虚乌有的事情当成真事告诉家人，就不怕她们为你担心？”

左宗棠正色道：“小岑啊小岑，亏你读过那么多书，怎么还如此低幼啊？你想想，巨鹿大战和昆阳大战，够轰轰烈烈了吧？可是看来看去，也只有班固和司马迁能描写得绘声绘色。没有生花妙笔的铺排，那就是另一番情景了。事实究竟如何？只有天知道！这跟做梦有什么不一样？天下事，难道不都是可以搬入梦境，又从梦境中搬出的么？”

欧阳本来要兴师问罪，却被左宗棠绕了进去。声讨欺骗老婆的大罪，变成了梦文化的讨论。左宗棠认为梦也是人生一境，可以视同人生体验，并非没有道理。两人谈笑一番，就此作罢。

两人结伴北上，途经正定的栾城，到街上观光，见到桂知县发布的告示，劝百姓从事农业，讲授种植木棉和薯芋的好处，甚至介绍备荒的招数，无微不至。

左宗棠对欧阳说道：“如今还有这般爱民的好官？”

“是真是假，问问百姓就知道了。”欧阳答道。

两人向居民打听当今县令为官如何，众人都说桂知县爱民，出于一

片至诚，连过去的清官都比不上。左宗棠心仪这位好官，铭记在心。进京以后，遇见知交故友，逢人便说此事。劳崇光告诉他："那位桂县令，名叫桂超万。"左宗棠从此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若干年过去，左宗棠仕途发迹，同治二年（1863）出任闽浙总督，八十多岁高龄的桂超万以道员身份代理福建按察使，成了他的下级。左宗棠敬重他为人刚直，在他去世后，专上一道奏折，请求朝廷为他在史馆立传。此为后话。

左宗棠进京之后，照例应考，还是榜上无名。左宗棠第三次落第，在家书中写下几行字，向妻子发誓不再属意于科举入仕：

> 榜发，又落孙山。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

他受够了，不会再去咀嚼科举的苦果。他在京城穿街走巷，买下一大堆农业书籍。看这架势，他决定做一个农业技术员。他提着大包的农书，绕道金陵回家。他累了，要沿途观光散心；他要去找忘年交陶澍，向他倾吐心中的块垒。

陶总督将左宗棠引为知己，安排他住在衙署内，怕他冷清，找来幕友和亲故，与他谈今论古。陶澍时年六十，官高位尊，政绩赫然。他的得力助手，有江苏巡抚林则徐、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以及魏源和包世臣等人，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他们注重务实，整肃官场，治理江河，促进漕运，梳理盐政，积粮备荒。左宗棠在这里感受到"实学"的风气，大为快意。

总督大人如此礼遇一个刚从科场败下阵来的家乡学子，官署中人都不免对左宗棠多瞧几眼，殷勤有加。有时候，陶澍索性把公事搁下，跟左宗棠单独晤谈。

"季高啊，咱们之间是忘年之谊，也不妨以同辈论交。老夫晚年得

子，小儿陶桄尚在髫龄，令爱孝瑜与他年纪相仿，若能下嫁，我们就是亲家了。”

左宗棠惶恐地说道：“学生不敢高攀。”

陶澍曰：“季高不必如此谦让，依老夫之见，季高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之上。我老了，儿子年幼，不能亲眼见他成家立业，拜托季高教诲，并且一并将家事托付。”

左宗棠知道无法推辞，便慨然允诺。

第二年，左宗棠于初春时节来到长沙，寄居于二哥左宗植在碧香宫的寓所。左家兄弟一碰头，碧香宫就热闹了。读书人凡事都要辩个明白，意见不合便争吵起来。加上邻居邓显鹤与邹汉勋这两个新化人，辩论之风盛行。

南边的广东时有消息传来。鸦片毒害国人，官员们居然引领吸食之风，上行下效，时事堪忧。左家兄弟谈古论今，时常彻夜争论。家人劝不住，只得拿出酒来。

“来来来，别争了，喝几口，吃点菜。”

酒菜也堵不住口舌。几杯酒下肚，吵声又起。只有喝醉了，才会平静一时。左宗棠后来记载下了那一段值得留念的日子。

> 碧湘宫畔，更阑烛炮，雨声断续，尊酒对谈。
>
> 每剧谈竟夕，争驳不已，家人乃温酒解之。酒后或仍辩难，或遂释然。虽谐语常露憨态，回思多可笑者。

那一年是西元1839年，林则徐从6月3日开始在虎门销烟，同时大力整顿海防。左宗棠从林则徐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他深感词章之业无用，风花雪月损志，只有像林大人这样务实御侮，中国才能自立于强国

之林。别了，空洞的词章。这个时代急需经世致用的人才。地理图说对于国防万分重要，这是一门尖端的军事科学。军事统帅务必明晰山川道里和疆域沿革，历代战例都必须参考。

左宗棠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军事科研。为了国防大业，他需要沉毅冷静。他反省自己生性粗豪率直，火气太大，时时自诫，要求寡言养静。

同时，他钻研农业科技，提倡区种，写出《广区田图说》。他读的书路数更野了。他写信给京城考棚中结识的朋友徐松，请他为自己借书。其中关于大西北的著作，就有《汉书》中的《西域传》，以及徐松自己所著的《西域水道记》。

神交古人，不再泛泛而交，锁定一个诸葛亮。师法这位三国名臣，专心钻研实用科学。晚清政治腐败，国运衰颓，强邻环视，战端将起。倘有孔明传人，何愁国防不保！

这个三试不第的才子，藏身于山水之间，目光纵横天下，寻求挽救国家颓运的途径。他争分夺秒地研究军事地理，抄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和各省通志，对于山川关隘和驿道远近，分门别类的做了记录，共有几十大册。

他已经实实在在进入诸葛亮的角色，不是演戏，而是效仿。他没有被科场失意打得趴下。他不仅立得起，而且自视甚高。他一点也不含糊，把诸葛亮的名字和别号都用上了，自称“卧龙”、“今亮”，给人写信，署名都用“亮白”二字。这样还不过瘾，索性写一副对联自喻：

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

论文章，可与西汉的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媲美；论才干，直比等待明主的卧龙先生。他延续了儿时的志向，仍然把自己定位于军师和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有两样引以为傲的资本：第一，满腹经世致用

的学问；第二，刚正清高的品格。

当他给自己放假的时候，他便回到湘潭，在辰山种下千株桑树，教家人养蚕治丝。即便是扛着锄头去种田，他也不会看轻自己。

此年六月份，陶澍在金陵去世，归葬家乡。左宗棠失去了一个新知己，林则徐失去了老上司，胡林翼失去了老丈人。贺熙龄转告左宗棠，陶澍临终前把儿子陶桄托付给他，请他到安化的陶家设馆授徒，并且重申前约，一定要结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孤傲的性格使他一度迟疑不决，担心别人说他趁人之危，攀交官宦人家，从中获利。但他考虑再三，毅然决定，不负陶公所托，把陶桄培养成人，收为女婿。于是，七岁的孤儿陶桄，等待着未来的岳父左宗棠去培养。

秋天，恩师贺熙龄进京。朋友弟子十几人聚会饯别。左宗棠作诗，汤鑊作画，依依惜别。左宗棠与罗汝怀渡到河西，将老师送到江边。站在岳麓山上，挥手告别，目送画舫远去。怅然回到河东，一夜未眠。

贺熙龄船抵九江，作诗寄怀左宗棠，写在一把扇子上：

> 六朝花月豪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贺熙龄为此诗写了一条注脚，暗示他这位弟子已有将相之才：

> 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

真想去当参谋长

道光二十年（1840）春天，鸦片战争前夕，广东那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英国人公然触犯林则徐颁布的鸦片禁令，摆明要诉诸武力了。

左宗棠在这时来到了安化的小淹村，履行对已故陶总督的诺言，教授他的遗孤。陶桄很听话，也堪雕琢。左塾师是公子未来的岳父，在授书之余，还要帮同料理家务。

左宗棠身居山野之中，却密切注视西方列强的动向，发现动武的预兆越来越明显。他为自己新开几门课程：西洋历史、外国地理、现代军事学。

他对照陶澍家所藏的《康熙舆图》和《乾隆内府舆图》，悉心考究，依据新得的资料，修订往年所绘地图的错误。陶澍的女婿胡林翼对这位死党佩服得五体投地，到处宣传。

> 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
>
> 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这年五月，英国军舰侵入广东海面，鸦片战争爆发。左宗棠听到战况，急得背着双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抬头仰望夜空中的“妖星”，发现它闪烁不定，预言英国人会吃败仗。看星星，卜国事，聊以自慰。

> 山馆无聊，言念时艰，不胜愁愤！惟夜望妖星明灭，以此卜西寇剿除之期耳！

他把自己当成了前线统帅的参谋长，分析敌情，制订作战方案：英国军队劳师远征，舰船有限，兵员不多，补养不足；只要我方严阵以待，坚持抗战，是可以打败英军的，决不能屈辱求和，更不能不战而

降。

他建议正规军增设碉堡，训练精兵，改造船炮；又提议发动海上的渔民和水勇，乘坐小艇，用木炮趁着黑夜袭扰英国军舰。他认为，开展人民战争，胜算更大。

对付侵略军，他有一肚子的办法。可是他能给谁进言呢？前线的抗敌军队如何才能得到他的指点？对了，把作战方略写下来，寄给恩师贺熙龄吧。恩师虽然只是个监察御史，或许还是有办法上达天听，转给广东的林则徐大人也行。

左宗棠摊开纸，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下六篇军事方案。

打仗要知己知彼，必须全面而准确地掌握敌对国家的情况：国力怎样？兵员几何？使用哪些武器装备？运输是否便利？后备力量强不强？这一篇叫做《料敌》。

光有对敌的军事策略还不够，还要采取外交策略。这一篇叫《定策》。

沿海地区的军舰、炮台和兵员，必须相互配合，合理配备。这是《海屯》。

军舰、枪炮和弹药装备必须增强。这是《器械》。

谍报工作很重要，一定要多取情报，加强侦察，了解敌人的虚实与动向。这是《用间》。

战争的善后事宜，必须事前考虑。这是《善后》。

写完之后，觉得还有不足，又补充一份提案，建议开设工厂，制造炮船与火船。

这个未经朝廷任命也未到任的参谋长，指出最高统帅机关在军事上的失策。他说，朝廷每当接到海防警报，便把远近的官兵都调去防守，而这些部队对于海防并无经验，还没开战就溃败了。部队由于换防而降低了质量，军饷由于太多而难以筹措。

左参谋长说，正确的做法是让一个省的兵力足以担负本省的攻防，便能节省兵员和军饷，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

官军高层若能按照左参谋长的意见去办，鸦片战争获胜的一方很可能就是大清帝国了。无奈这个参谋长是虚拟的，真正的参谋本部都是一些饭桶，而且多数是投降派。虚拟的左参谋长只是一名乡村塾师，即便他声嘶力竭地叫喊，声音也传不到决策的层面。贺熙龄也无法把这些作战方案摆到天子的案头上。他爱莫能助，为左宗棠报国无门而惋惜。

小小举人左宗棠，偏要去想由军国首脑考虑的军国大计，卑微的身份和高端的思维，形成巨大的反差，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想了也是白想，徒然令自己生气。这个反差，反映了清末官场的愚昧腐朽，反映了个人命运的不公，也反映了左宗棠心中的悲凉。

那么就不想了？不，左宗棠办不到。他没有计较官方对他的冷淡，依然执著地报效国家，他心中蕴藏着炽烈的爱国热忱！

七月至九月，英军大举北犯，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左宗棠闻讯，更加忧虑。他对贺老师说，官府实在是腐败不堪了。他打算参照明朝抵御法国与荷兰侵略军的战略战术，结合目前的见闻，撰写军事论文。但他恐怕自己人微言轻，当局不会采纳一名穷书生的意见，只得作罢。

道光爷害怕了，九月份将林则徐革职，发配新疆，以向英国人示好。他的思路很清楚：你们不喜欢林则徐，说他挡了你们的财路，朕就

把他撤掉，换上琦善做两广总督，你们总可以停战了吧？可是英国人还有更大的企图，要求租借香港，于是继续用武力施压，攻陷了沙角和大角，沿海大震。

左宗棠听说林则徐被罢了官，还被指责为“误国殃民”，恨得直拍桌子，手掌都拍红了。

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

冷静下来一想，原因何在？因为臣子们欺骗皇帝，致使皇帝分不清谁是好官谁是坏官。

时事之坏，只是上下相蒙，贤奸不辨。

他多么希望朝廷重新启用林则徐这个贤臣！一个林则徐，只要他能复出，足以稳固岭南千里的国防。这是天下人的期盼。但他知道，朝廷言路堵塞，希望渺茫。

这时贺熙龄在贵州巡抚任上，再次写信召左宗棠前往辅佐，还寄来了路费。左宗棠既身系陶家前约，又对清廷颇为失望，没有启行。

年底，英国单方面宣布《川鼻草约》，派兵强占香港。清廷逮问两广总督琦善。清军作战多次失利，英国战舰进逼广州。

左宗棠在清廷上层找不到知音，只能把一腔热血倾注到诗句中。他一气写成了四首《感事诗》，抒发愤懑，倾诉心愿。他总结历史的教训：对付掠夺成性的侵略者，一味地寻求和议，决不是长久之计。他为林则徐和邓廷桢鸣冤叫屈：民族英雄抗击英国侵略，并不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而是为了传播国威，保卫和平。他控诉卖国贼为虎作伥，而他想请缨杀敌，可惜身无一官半职，无能为力。他深信中国有能力战胜侵略：西洋的战船到来，我们有险可凭；即便我们不善于用计，他们也会

有来无回。他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我想为国家筹划防御，但在山间学馆，我能跟谁去诉说呢？

湘潭人黎吉云在京城做官，写信给左宗棠，询问应该如何进言。左宗棠回答：你告诉皇上，必须严厉惩处主和玩寇的官员，将纵兵失律的将领治罪，否则人心无法振作！

陶澍馆舍里有一部《图书集成》，左宗棠从中查阅到了历史上英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他了解到，西洋各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来不是我们的属国。康熙年代的官方书籍记载了英圭黎派使者前来进贡。据他推断，这个英圭黎就是现在所说的英吉利。

左宗棠的这个考证纠正了一个错误的认识。当时人们认为英吉利是在雍正年间才与中国通商的。左宗棠说，这个公然炮击中国的强盗国家，就是康熙年间请贡来朝的英圭黎。他接着指出，英国是西方列强中最富强的国家，一贯四处掠夺，包藏祸心已久，决不可轻视。英国人用武力对付中国，就是为了能够继续倾销鸦片。英国的奸商一开始和中国做生意，就居心不良地把鸦片带到了中国。当时由于上瘾的人不多，没有引起重视。直到雍正年间，鸦片被列入药材，收取关税，才公开拿到市面上交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道光年间新疆喀什噶尔驻军的一份报告，引起了左宗棠的重视。报告中说，有英国商人从边外经过新疆北路售货。他当时无从查考英国人的企图。后来他才知道，英国人是暗中在与浩罕人交往，觊觎我国的新疆。

广东有一位名叫潘仕成的绅士，将洋人雷壬士所制的水雷进呈朝廷。朝廷令天津镇总兵向荣监同演示，发现威力很大。这件事，也引起了左宗棠的注意。

总之，从道光十九年起，左宗棠广泛地搜集各种信息。凡是唐宋以来的史传、别录、说部及清朝地方志所记载的官方文件和民间著作，只要是有关海疆问题的，左宗棠无不涉猎，试图了解前因后果。

这个山间的举人拥有信息的优势，有助于抵御外侮，但他却只能无所作为。怎么办呢？他“夜坐独思，百感交集”。他是时代的骄子，渴望为国建功，却因制度腐朽，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被迫独坐深山。

左宗棠的悲剧属于整个时代。这个悲剧表明：这样的政治制度已经朝不保夕。结果正是如此。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廷求和而告终。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廷屈辱求和，宁愿付出本不应该付出的代价。左宗棠的心情从沸点降到了冰点。他在信中哀叹：贺老师，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时局到了这步田地，真是古今未有！纵有能人出来，也无能为力了。

还未出山的英雄心寒了，仿佛走到了末路。世事茫茫，前途黯淡。他自然想起了隆中高卧的诸葛亮。隐居去吧，选择一个“人迹不到之处”，“买田数十亩”，亲自耕种，以逃避现实。仿效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做一条不折不扣的“卧龙”。

湘上农人

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左宗棠迎来了第二十九个生日。他已接近而立之年，却仍然未立功名。一个友人为他画了一幅肖像，他凝视着这幅画，抚昔感今，写了八首七律诗，记述自己的人生历程，题为《二十九岁自题小像》。这是自传体的组诗，回顾物质匮乏的童年，壮志难酬的青少年时代，以及怀才不遇的现况。

其一是陈述现状。快三十的人了，还在教小屁孩念“人之初”。人活到这个份上，也该反思一下自己了。都说念书就会有出息，我读破万卷，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蚕子休眠之后该作茧了；喜鹊绕着树枝飞翔也该有个较高的落脚点了；可我左宗棠回首过去，飘零二十九载，竟然还找不到一个像样的舞台！

其二是展示抱负。我左宗棠没能成就一番大业，无须算命先生来指点前程。君王希望臣子年富力强，我精力正旺，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仍然胸怀大志，怎能说是轻狂？要我去当一个小小的誊录官，辛苦一阵子，自然可以弄个县令当当，可是谁会愿意做了京官以后又回到小地方呢？富豪子弟说我太骄傲，他们胸无大志，怎能理解高远的志向？

其三是立志修身。我只是担心自己的才干不能见用于社会，当不当官又有什么关系？贾让治理水灾，其实并无良策；桓宽编纂的《盐铁论》，也只是空头理论。我已经知道学习不能如同吃快餐，说话不能直言无忌。不入仕途毫无牵挂，修心养性乐在其中。

其四是怀念父母。父母撇下我们而去已有多年，令我常怀失去双亲的悲痛。我们全靠父亲当教书匠的收入养活，仍然难得温饱，有时只能吃糠饼度日。我纵然能用五鼎烹食祭祀父母，却未能让两老活着享用一只鸡。上有无法孝敬父母的忧痛，下有抚育儿孙的艰难，只能走父亲的

老路，当个教书匠，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存。

其五是写手足之情。二哥，我们都未能实现平生的大志，过去的岁月命运不济。我们一个像许靖，未发迹时靠推马磨为生；一个像王章，在长安求学时生病，穷得没有被子盖，只能睡在牛衣里。我们兄弟的命运如此乖舛，又有什么办法？改天再到碧湘宫来看你，陪你聊天吧。

其六描写天伦之乐。我把老婆孩子寄在湘潭岳母家，已经长达九年。入赘的女婿久久不能独立，满心羞惭。大女儿孝瑜都七岁了，已经开始学写字；小桑树也开始长叶，可以喂蚕。多亏妻子不嫌我又穷又笨，自得其乐，小老婆也懂得安分随缘。一家人争论历史，唱和诗词，生趣盎然。盼望有一天能在昭山买下一块小地，盖几间茅屋，就有属于自己的家了。

其七寄怀于友人。朋友啊，身在旅途，更想见到你。禽鸟尚且要成群结队，而我们隔着千山万水，只能书信往来。我们在洞庭湖的凉风中吟诗道别，在京城的夕阳下依依分手。但愿我的梦能飞越四千里，在茫茫人海中见到你！

其八写怀才不遇。唐玄宗为了得到杨玉环，不拘翁媳之礼；小矮人在汉代宫廷里诙谐逗趣，也能填饱肚子。想要当官何必心急，真正的人才不必如此。灯前的身影，孤独如点缀秋山的黄石；下巴上的胡子，如听到惊雷的春笋一般嗖嗖冒出。等到年老衰迈的时候，打开画卷一看，还能依稀找出当年的雄姿。

湘潭的朋友罗汝怀读了他的《自题小像诗》，与之唱和，有心安慰一番：

> 捂地九州归指掌，匡时五亩树蚕桑。

罗汝怀还特意做了注解：左君啊，你两手就把地球捂住了，天下大

势，尽在掌握之中。虽然暂时未能登上军政大舞台，可是你在五亩地上栽桑养蚕，不同样是为了解救百姓的困难吗？

贻端夫人读了丈夫的《自题小像诗》，也写诗唱和，以慰夫心：

> 清时贤俊无遗逸，此日溪山好退藏。树艺养蚕皆远略，由来王道重农桑。

相公啊，像你这样的才俊，是不可能被社会埋没的。在溪水清凉的山间隐居一阵，照样能有一番作为。栽树养蚕都是长远的规划，自古以来的帝王，岂不是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

其实何须别人安慰？左宗棠一直未能摆脱贫贱的社会地位，难道这个倔傲的汉子认输了吗？没有。只要心中还有匡时济世的热情，他就不会向命运低头。

从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七年，他投入八年的青春，隐居安化小淹村，在陶家宅邸任塾师。山庄僻静，日子如出家人一般寂寞。好在陶家藏书颇丰，还有官宦生涯的公私档案、清朝宪章，为左宗棠提供了一个从事研究的资料室。

八年教书生涯，左宗棠博观纵览，知识精进。他研读陶澍与林则徐等人的书信往来，对军政要务了如指掌。陶家的藏书还为他提供了新的地理资料，他与夫人一起，对以前绘出的地图及时补充修改，完成了第二期工程。周贻端把地图描绘下来，用湘绣工艺绣在绢布上。遗憾的是，这些地图竟没有流传下来。

这时的左宗棠，只要给他一个舞台，他就能差遣百官千僚，指挥万马千军，治理一方疆土。虽然暂且报国无门，但他通过有偿服务，毕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他在陶家坐馆教书，每年有二百两银子的年薪。他省吃俭用，攒起银子，指望建立一份家业。

左宗棠几经查勘，在老家左家塅以西十多里处的柳家冲，买了七十亩田土。此地现称湘阴县樟树乡巡山村。他预感到乱世即将来临，选地时侧重考虑治安条件，是否利于躲避兵祸。

左宗棠买地，不是为了开发房地产，只为起码的生存。新房只盖一所，其余的田土用于耕种。设计规划是自己做的，一座小型的庄园很快建成。园内有稻田，有坡地，还有水塘。

哈哈，我左宗棠总算有个家了！

秋收季节，左宗棠携带妻小从湘潭周宅移居湘阴柳庄。他唯恐别人误会他是暴发户，在屋前的门楣上亲笔题写“柳庄”二字，让大家知道，他以五柳先生陶渊明自比，要隐居山野了。

左宗棠家住湘阴，上班却在安化，两地相距三四百里，乘车坐船，单程跑一趟都要一两天。这样的上班族是敬业的典范，那时真是罕见。他回家休假也不闲着，监督农庄的工作，用平时钻研的农业技术进行实验。他每天都在田地上巡视，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湘上农人”。

农民有什么不好？至少一家人的温饱有了着落。从此就做个规规矩矩的老百姓吧。

> 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则幸甚耳。

边耕田边读书，是一种非常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既有田园乐趣，又有诗书馨香。当岳母想念女儿和外孙女时，时常带着孙儿来到柳庄，抽空教孙辈念书。夜晚，孩子们坐成一排，朗朗读书声，传到户外很远的地方。村民们经过这里，听到读书声，肃然起敬：柳庄就是柳庄，这里住的，不是纯粹的泥腿子。

乔迁新居的一年很快过去，左宗棠在安化陶家授馆进入第六年。农业虽然成了人生的第一要务，但他一年里仍然浏览新书上万卷，然后摇摇头说：近时佳作不多，仅得几篇。算了，还是写点农业书籍，向人们传授园圃技术。分门别类写了十几篇，题为《朴存阁农书》

安化是著名的茶乡，左宗棠想到一个问题：湘阴人为什么不懂得种茶呢？一转念，他把茶树种植引入家乡，在柳庄种茶植树。

秋天，胡林翼来到小淹，参加陶澍夫人的葬礼。两个好友晤谈十天，友谊更加巩固。他告诫左宗棠，考虑事情不宜过于周密，论述问题不宜毫无遗漏。左宗棠说："谢谢，你一针见血，指出了我的毛病。"

道光二十六年（1846），左宗棠从古代农业技术中采取当时便于操作的办法，试行耕种柳庄的农田，充分发挥地利，扩种茶树、桑树和竹子。茶园产生的收入就足以付清国家的税收。《朴存阁农书》编撰一年，已经完工，对湘阴农业和林业的革新起了开创性的作用。三儿子左孝同后来在《先考事略》中回忆道：

> 府君于柳庄栽茶种树，期尽地利。湘阴茶产，实府君为之倡。

左宗棠研究问题总是从大处着眼。他说，现在的种田人和读书人一样，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急功近利，抓小放大，误了自己，也误了别人，对国家的负面影响不小。

炎热的八月，天气久旱不雨。这时左宗棠身在安化，一天夜间，忽然梦见雷电绕身，大雨如注。过了几天，接到柳庄来信，才知他做梦的那天，周夫人为他生下了长子。左宗棠欣喜之余，忆起梦境，将儿子取名叫"霖生"，后来改名"孝威"。

这一年，湖南宁远有胡有禄造反，东安有王宗献造反。左宗棠感到乱世真的要来了。他开始钻研筑墙掘壕和修建碉堡的办法。他认为，住

在乡下，学会自保和学习农业与畜牧业同样重要。

道光二十七年（1847），农人左宗棠家里又有两件喜事。一妻一妾连生男丁，次子左孝宽在四月出生。此年八月，左宗棠兑现了与陶澍的盟约，将长女孝瑜嫁给了陶桄。完成了这件大事，他于秋后结束在陶氏家馆七年多的塾师生活，返回柳庄。

动乱的局面越来越明显，湖南又有新宁瑶民雷再浩揭竿造反。江忠源组织乡勇，会同官军镇压反军，保升知县，赴浙江补用。这件事令左宗棠颇有感触。书生带兵打仗，因功踏入仕途，也是一种出路。战事如此频繁，军事学似乎大有用武之地。左宗棠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军事研究。他又给自己想到了另一个人生定位：

> 古人谓："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 弟则谓："不为名儒，即为良将。"

第二年，湘阴在连年大旱后忽然大水成灾，柳庄也不例外。人闹饥荒，庄稼被淹，家人皆病。左宗棠度过了一生最困难的时光。

老天没日没夜地浇下雨水，稻田被淹，谷子都发芽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进了当铺。一家十二口都成了病号。光是发愁也没用，左宗棠跟同乡开个玩笑："我要把杜老的诗句'男呻女吟四壁静'改一个字，变成'男呻女吟四壁空'。"

左宗棠开设了家庭病床，无照行医。他还给自己封了个赈灾领导小组组长的职位，有空就往外面跑，办理赈灾事务，劝富有人家捐赈。他信奉孔子儒学，认为行善是第一要义。他对捐赈行为给予极高的评价，向富人们反复灌输一个理念：捐赈是传统的美德。据他统计，经过大家的劝说，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和宁乡各地，捐献的银钱谷米，折合银子，不下五十万两。

光靠救济也不是办法，左宗棠劝左氏家族的人们储备粮谷，以备饥荒。各家拿出一些粮食，存放在一个粮仓里，遇到灾荒，便开仓自救。这个粮仓需要管理，于是就有了仁风团。

这是一个具有预见性的备荒措施。官府无心过问，民间由左宗棠发起。经过了两年的苦旱，又碰上一年的大水，谁敢说明年就一定没有天灾？在他的劝说下，左氏一族纷纷响应，一个救灾基金就这样形成了。

左宗棠一边救灾，一边还得关心军事。灾荒往往是战乱的前奏。种种迹象表明，政局不稳，民心混乱。当一个名将，定国安邦，或许是一条必行的道路。他给身在北京的二哥写信，自称在军事上的造诣决不是纸上谈兵。

文韬武略在胸，还得为生计操劳。天灾严重，“湘上农人”种田都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活口，只得进城发展。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来到长沙，继承父业，在朱文公祠开馆授徒。第一个学生就是女婿陶桄。其他学生无不是今后的干才。益阳少年周开锡，长沙少年黄瑜、黄上达和黄济兄弟，都是左宗棠的高徒。黄家三兄弟的父亲就是长沙保卫战中大出风头的黄冕（见第一章）。此人也是林则徐的旧交，他信得过左宗棠，把三个儿子都交给他培养。

这一年，湘阴果然又遭大水。左宗棠身在长沙城，也没有忘记水灾作孽多么可怕。他给二哥写信，忧心忡忡。

> 弟一家不足忧，惟如此奇荒，邻里之颠连者必多。倘不急筹赈济，则大乱即在目前，其可忧又不但贫也，其受害又不止一家也。

水灾刚有迹象，左宗棠便向学生家长预支学费，回到乡下，买下一些谷粮，一半接济左家塅的族人，另一半接济柳家冲的同乡。可是需要救济的灾民远远不止这些，逃难的灾民源源不断地经过柳庄。

柳庄距湘江只有十里，又靠近湖滨，处在重灾区的边缘。每一天，成百上千的饥民取道门径口，前往高乡求食，柳庄是必经之地。路边到处是饿死鬼，满眼都是可怜人。左宗棠不忍心看着不管。和周夫人一合计，把粮仓里的谷子全部搬出来，煮成稀饭，散发给饥民。

家里的粮食很快就送完了。大水不仅为害湖南，也把东南各省变成了汪洋泽国。大米奇缺，每斗卖到六七百文钱，道路上都是逃荒的饥民。他们营养不良，缺乏抵抗力，疾病迅速传播。左宗棠和家人组成医疗队，救助病倒的灾民。他掌握了一些单方，买来药草，做成药丸。他对医治流行病颇有心得，妙手回春，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

左家人是一个团结的救灾集体。左宗棠在灶边熬药，周夫人和张氏率领仆妇站在门口指挥护理。没钱买药了，就把发簪和耳环当掉。当铺成了左宗棠经常光顾的取款机。他们缩减家里的粮食供应，省下口粮，尽可能救活更多的灾民。小小柳庄，为救灾尽了全部的力量。

灾荒把大批孤儿抛向人间。左宗棠凑了二千两银子，捐给家乡的育婴会。希望工程也要操办。实在没钱了，卖掉田产，来办义务教学。孤寡老人只能靠敬老院，他又兴办了养老会。如此一来，和谐社会已有雏形。

那一段时间，左宗棠累坏了。长沙的学生要读书，课不能不上。课业一完，马上和湘阴同乡一起，四处奔波，劝富裕人家捐赈。赈灾好不容易告一段落，左宗棠松了一口气，在柳庄过了一段短暂的宁静生活。回想所做的公益事业，他感到十分满足。

卧龙即将腾空

道光三十年（1850），天下将要大乱，湘阴建立了仁风团义仓。左宗棠身为表率，一家节衣缩食，捐出所有值钱的物品，筹备积粮。他亲手制订章程，报官府备案。先与周夫人惨淡经营，后来选择公正人士主持。此后很久，乡民们受惠于这个粮食基金。

局势越来越乱，广西无处不在造反。冬天的一个深夜，左宗棠忽闻林则徐奉旨前往广西指挥作战，在途中去世。他手捂胸口，目瞪口呆。

回想去年，正是在这个日子，他来到湘江边，上船拜见林公。为了找个清静的所在，他们解缆开船，乘着乱流，渡到河西，停泊在岳麓山下。他与林公的儿子林汝舟兄弟一起陪侍林公左右，把酒而谈。林公说，带兵的统帅贪得无厌，是军政的蠹虫；总督这个官位最容易产生腐败。

林公谈到，新疆是个好地方，可惜屯田没有办好，土地没有充分利用，本该肥沃丰产的地区，却没有富强起来。吐鲁番素来丰产粮食，如果新疆南八城都像苏州和松江一带兴修水利，广种稻田，粮食产量不会低于东南。

江风吹浪，舵楼嘎嘎作响，仿佛在回应船窗里传出的人语声。黎明的更鼓敲响，一阵阵催促，左宗棠方才告别离去。没想到才过了三百多个日子，林公已成千古！

人之云亡，百身莫赎。悠悠苍天，此恨何极！

左宗棠悲痛之余，与郭嵩焘周游湘阴东山，寻找避乱的落脚点。他们来到周礤岭，约定在此结庐，比邻而居，以避战乱。

这是一个计划了十年的心愿。自从林则徐被罢官后，左宗棠就感叹国运衰败，预料天下将乱，已经心灰意冷。他留心避难之所，在湘阴东山寻找山地。左氏家族必须保全，需要一个险僻的去处营造居所。只要有田可种，有柴可烧，有红薯芋头果腹，有园子可以种桑，有山可以栽竹，有羊可以放牧，就可以做个山民，优游于山野之间，安享天年。

未雨绸缪总是聪明之举。藏身之处刚刚找好，大规模的内战接踵而来。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起事。这时候，左宗棠还是闲人一个，置身于内战之外。春天，他回到柳庄，随时准备逃避战乱。他对新皇帝寄予一点希望。新老更替，能否出台好一点的政策，就指望这个关口了。乡间消息闭塞，他给友人写信，希望得到京城的消息。

新皇即位，要展示新的气象。清廷颁发特诏，开设孝廉方正特科。这个科举项目是为了提拔品行优良的读书人，也就是罗泽南那样的道德标兵。湘阴县从前无人应举，这一次却有了左宗棠这个合格的候选人。他孝顺廉洁，助人为乐，大家有目共睹。本县有些头脸的人士，由郭嵩焘牵头，联名推荐左宗棠应举，先进事迹的材料已经报上去了。大家知道左庄主空有庄主之名，其实口袋里没几两银子，决定免了他的参赛费，连文具费也不用他交。

但是左宗棠委婉地拒绝了保送。他认为自己还没达到道德模范的标准："抚躬循省，字字疚心，深愧无以副兹嘉命。"这是肺腑之言。在荣誉面前他素来低调，何况身处乱世，无心去出那个风头，也在情理之中。

与此同时，江忠源奉调招募乡勇前往广西参战。江忠源早已是湘南会党的死敌，他的立场非常鲜明。左宗棠虽然没有摆明自己的立场，但是江忠源的为人，素为他所敬重。

洪秀全的部队越战越强，从广西武宣挺进永安，湖南进入备战状

态。战争离左宗棠越来越近。胡林翼来信了。他在贵州的黎平任知府，辖地与广西交界，太平军随时有可能杀到。他守土有责，不能和左宗棠一样在这场内战中作壁上观。他在信中说到在黎平实行保甲团练，颇有成效。

在官军无法依靠的时候，如何组织民兵来保卫一方乡土，关系到当地百姓的利益，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军事问题。左宗棠在这方面虽无亲身经验，却密切地观察广西的内战，随时加以研究。他这个旁观者，比官军的前线统帅清醒百倍。他把自己的见解提供给胡林翼参考。

团练乡民的办法，为什么在广西未见成效？因为团练只适合对付小股的盗贼，如果碰到强大的对手，既要防卫，又要出击，那就必须加上一个条件，就是碉堡。

团练加碉堡，是左宗棠提出的著名公式。所谓团练，就是让乡亲们团结起来，以免被非政府武装夺去财物，抢人当兵。这一点并不难做到。谁不愿意保卫家乡的平安呢？人心一致，熟悉地形，便于设计陷阱，不必是聪明人，也能够出奇制胜；不必是勇猛者，也会奋起反抗。这就是民兵的有利条件。

左宗棠的分析，真是入情入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都是民兵发明的，具有颇大的杀伤力。男人们在家门口保卫老婆孩子的时候，会变得聪明过人，勇猛异常。

左宗棠接着指出，民兵虽好，却也需要保护，而最好的防御工事就是碉堡。只要有堡，就可以安顿老弱妇女，放置米粮器具。一有战事，就转移到堡内，人心自然就稳定了。在堡垒四周各建一碉，民兵住在碉内，配备弩、铳、炮、石各种防守武器。两碉的距离，要在炮火与抛石的射程之内。碉内每一层都开枪眼，多少不限。环绕碉堡挖掘深壕，暗设机阱。堡的面积，方圆不过一里，可以隐蔽几千人。一堡配有四碉，

登碉防守的民兵，只需几十上百人。需要的人不多，就能轮流作战，昼夜都不松懈。堡内预先储备充足，防守器械预先安设。敌军一到，马上入堡，坐等敌人到来。这种事情，不必智勇过人者也能办到。

接下来，左宗棠分析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得失利弊。他认为太平军的计谋和勇猛非同一般，致使官军的进攻屡次失利，他们则安然地驻扎在根据地，以逸待劳。官军缺乏军饷，大将束手无策。谋士们乱出计策，不得要领，甚至有人妄自菲薄，声称敌勇我怯，敌狡我蠢。他们怎么就看不到，真正的原因是太平军常常掌握着主动权，而官军常常处于被动呢？

太平军首先攻占罗渌洞，抢了先手。官军围攻几个月，太平军没有轻举妄动，屡屡击退官军的攻击。他们接着攻占新墟，也是以静制动，屡次击退官军的攻击。现在太平军分兵占据永安州，采用同样的策略，官军又没有占到上风。这究竟是士卒不行，还是将领没用？对手经常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官军老是陷入被动，所以敌军从容不迫，官军手忙脚乱；敌军得到休整，官军则疲于奔命；敌军设下陷阱等待，官军则每每中计。

左宗棠说，兵法曰："谋定而后战。"又曰："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太平军知道自己为什么打胜仗，官军将领却不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这就是分别胜败高下的关键。那些将领真是没脑子啊。办法其实很简单。官军只需调拨公款，命令民兵在敌军根据地附近修筑碉堡，正规军则驻扎在险要之地，修筑壁垒，步步为营，同时推进，逼近敌营。太平军知道官军合围，一定集中兵力来攻，这时他们被动，官军就主动了。

左宗棠还指出，官军每战溃不成军，是因为没有严明的纪律，赏罚不能执行；官军之所以屡次受挫，是因为将领不懂得分合奇正的战术，在上峰严责之下，勉强轻易出战，以求速胜；又不善于使用谍报人员，

不明敌情，所以老是陷入敌人的埋伏圈。太平军派出了大批的探子，而官军又无法提供假情报，以混淆他们的视听。

这封信表明，左宗棠已经找到了官军失败的根本原因，也看出了扭败为胜的关键。他身在山中，对战局了如指掌。无论他加入哪个阵营，都可谓知己知彼。但是洪、杨等人连焦亮都容忍不下，更不会邀请左宗棠进入领导核心。而清廷的官员，包括江忠源、胡林翼、张亮基和曾国藩，对左宗棠钦佩不已，逐步借重他的军事知识和智谋，为湘军击败太平军增添了胜算。

在这场内战的初期，左宗棠已经看重民间武装的作用，而且考虑了基本的战法，只是还没有想到把地方武装发展为正规军。他在这场战争中的巨大影响，正在以不很明显的方式逐步形成。

这一年，他在长沙城东的定王台会见了未来湘军的几位大将。罗泽南在长沙讲授经书，左宗棠和刘蓉一起与他会晤，一起见面的还有李续宾、李续宜、王珍及李杏春。这一群朝气蓬勃的书生，即将在湖南人的军事同盟中成为密切合作的伙伴。左宗棠后来怀念这次聚会，有诗吟咏：

> 紫光画阁且迟开，竞羡长沙好秀才。省识旧游如昨日，春风归咏定王台。

洪秀全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左宗棠的命运将被这件事左右。这个湘阴人心忧天下，如今邻省的农民军队要跟清廷分庭抗礼了，他将何去何从？

内战在人间划分阵营，许多人被迫描绘自己的政治面貌，显露阶级立场。左宗棠不喜欢乱世，但他对于搅乱时局的太平天国，起初并无鲜明的态度。

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也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与左宗棠一样，读过许多儒家经典，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却总不得志。他把科场失意的窝囊气统统砸向孔老夫子，转而信奉洋人的宗教。又将基督教改编成中国的版本，把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妖魔化，用信仰来点燃降妖的战火。他改认了祖宗，自称天父之子，不仅令所有喜爱寻根的国人非常郁闷，而且把国内那些清醒而痛苦着的穷书生弄得十分困惑，无法想象跟着他去造反算不算一条出路。他有大批盲目的追随者，却无法调动大多数书生造反的积极性。

洪秀全是个穷秀才，和左宗棠处于同一社会层面。他懂得人间疾苦，很想建立和谐的社会。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是左宗棠正在家乡实践的理想。但是洪秀全所做的事情，是用暴力、用战争来改朝换代，同时扫荡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迫不及待地自立为天王，几乎听不进有识之士的劝谏。

洪秀全发起的战争，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左宗棠这样的忧国忧民之士而言，他的很多做法值得商榷。你反对腐败的政治，救民于水火，那是好事；可你为什么要否定本国的传统文化？你为什么要信奉洋教，在所到之处焚烧宗庙，把土地文星菩萨全部打倒？灭绝传统，斯文扫地，你想把中国折腾成什么样子呢？

左宗棠对洪秀全有没有同情？未必没有。想不想跟这位造反的首领理论一番？未必不想。野史传说，当太平军打到长沙城外时，左宗棠去太平军大营会见了洪秀全；当太平军杀到湘阴时，他去会见了石达开。他的谈话只有一个重点：放弃洋教，尊重传统，保护文化。天王和翼王身处高位，没把这个湖南的穷书生放在眼里，对他的劝谏充耳不闻，更没有请他辅佐军机大政的意思。

野史虽然有很强的可读性，但很可能讲述的不是事实。左宗棠没有见过洪秀全与石达开。不过，野史的特点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捕风捉

影。左宗棠没有做过这件事，但是与他很相似的一个人做过。这就是风声和影子，足够野史作者来为左宗棠编造一个段子了。

这个段子的影子就是焦亮。左宗棠比他大了十一岁，但两人的遭遇非常相似，只是焦亮的路比左宗棠走得更为坎坷。左宗棠好歹是个举人，焦亮却连举人都没考中。

焦亮反抗清廷，却被同道者抛弃，他的悲剧中暗含着左宗棠命运的玄机。野史作者看出了这一点，抓住焦亮的影子，杜撰出左宗棠与太平天国首脑会晤的故事，不是纯粹为了供人消遣，多少有些寓意。如果左宗棠真的走了焦亮那条路，他岂不是也成了一场滑稽剧的主角？

反过来说，如果洪秀全听得进焦亮的忠告，那么太平天国运动无疑会比较健康地发展下去，而且会吸引一大批知识分子投身这场运动，其中包括左宗棠这样的穷秀才。

不过，正如人们常说的，历史没有如果。所以，左宗棠与洪秀全没有共事一场的缘分，而只有相互为敌的可能。

太平军打进湖南以后，左宗棠正要组织家人去白水洞避乱，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这个人名叫左纯州，是他的远房侄儿。他一直在广西做生意，每次回家，都要来看看季高叔叔。

左纯州一来，左宗棠就警惕了："纯州贤侄，你从广西来，那边可是乱得厉害啊！你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没碰到粤贼么？"

"碰到了。"侄儿回答，"其实太平军没有官府说的那么坏。咱们不是做官的，也不是财主，干吗要怕太平军？"

左纯州这次来找左宗棠，是有备而来。他想劝说叔叔投奔太平军。

“季高叔叔，您才高八斗，谁不知道？可您一直不得志啊。满人入主中原以来，一直歧视压迫汉人，哪个汉人不切齿痛恨？太平军很快就要打到长沙了，难道叔叔没有一点想法？”

原来侄儿是来做说客的？左宗棠心里一惊。侄儿的话，当然不无道理。可是这种话乱说不得，左氏家族性命攸关。对于太平天国，他还要看一看。他板下面孔，教训侄儿：“左氏家族几代人知书达理，不能造反，去干大逆不道的事情。快住嘴！难道你想给全族带来灭门之灾？”

但是，太平军北上的步伐仿佛已经能够听见。洪秀全攻取江华和永明之后，从道州东进，五日之内，连克嘉禾、桂阳州和郴州。照这种速度推算，要不了一个月，长沙就会燃起战火。柳庄是待不下去了，左宗棠领着家人躲进了白水洞，接着先后接到张亮基、江忠源和胡林翼请他出山的信函。他在亲友的劝说下，终于来到长沙，立刻投身于省城的保卫战。此中经过，前面已经叙及。

第四章　对弈长沙

威廉·詹姆斯·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官军逐渐沿江而下，只要他们拥有像江忠源的楚勇一样善战的官兵，他们就有了另一次歼灭造反军的机会。

圣贤撞上了战争

历史有一些惊人的巧合。洪秀全来到长沙城外的第二天，即咸丰二年（1852）八月二十三日，他宿命中的最大敌手曾国藩也抵达了长沙西南两百里处的湘乡。

尽管湘乡的团练在全省首屈一指，王珍、李续宾、罗泽南、刘蓉等乡勇首领都进入了针对太平军的临战状态，而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也因身为当地名人，应邀出任乡团的总团长，但京官曾国藩此番回家，却绝无参战的意思。

曾国藩回家，是为母亲奔丧而来的。

两个多月前，咸丰有旨，命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曾国藩呈递谢恩折时，附带请求在公务办完之后赏假两月回籍省亲。他自道光十九年冬天进京供职，已有十多个年头，从翰林七次升迁，官至侍郎，深得新老皇帝的器重。其间祖父衰老病弱，他屡次请假探亲，未得批准。此次皇恩浩荡，终于同意他顺便回家一趟。

曾国藩于六月二十四日乘坐驿车出京。五天后经过河间府，与代理知府吴廷栋在途次相见。七月十三日道过宿州，周天爵正在家乡病休，函约曾国藩相见于旅店，纵谈今古，自夜达旦。

曾国藩说："敬修公可否谈谈广西前线的见闻？"

"唉，不说也罢。"周天爵显然还在为广西的遭遇而生气，"前方将领互不服气，不听指挥，皇上怪老朽办事不力，老朽是费力不讨好啊。今年三月，皇上因逆贼窜出永安，要将赛尚阿、乌兰泰和向荣交部严加议处。乌兰泰虽无罪过，向荣和赛尚阿却是罪无可逭，结果还是不了了

之。弄到如今，逆贼都打进你的家乡湖南了！”

“那一次国藩也曾赴部会议，”曾国藩说，“我提出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应当从重，不应比照成例。会议罢后，国藩上专折奏请从严议处，可是皇上下诏，改为从宽处理。”

“眼下你圣眷正隆，春风得意啊。去年三月兼了工部侍郎，四月再兼兵部左侍郎，五月又兼了刑部侍郎，今年正月又兼吏部左侍郎，是皇上离不开的大红人了。”

“哪里哪里。皇上下诏求直言，国藩上疏激直，未获咎戾，已是万幸了！内阁学士胜保上疏失检，不是要降三级调用吗？国藩奏请特旨宽免胜保处分，以广言路。全赖皇上圣明，采纳了国藩的建言。”

“逆贼在湘南节节推进，会不会危及你的家乡？你不回去看看？”

“国藩心系桑梓，无奈公务在身，还要过些时日才能回家啊。”

“这倒也是，当以国事为重。老朽听说，你打理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在工部潜心研究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般大政，详求折中。老朽佩服！”

“唉，部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益无虚日。国藩退食之暇，手不释卷，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汇记录，共有十八门。”

“听说唐镜海公（唐鉴）去年五月入都，皇上召见十余次，极耆儒晚遇之荣。老朽知道，你前在翰林时，与倭艮峰公（倭仁）、唐镜海公等人讲学，每天都做笔记。不知这次相见，有何收获？”

“惭愧，因公务繁忙，记注之事已中辍数年。刘传莹为我的书斋题

额，曰‘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此次唐先生进京，国藩乃仿程氏读书日程之意，为日记曰《绵绵穆穆之室日记》。每日自课以八事：曰读书，曰静坐，曰属文，曰作字，曰办公，曰课子，曰对客，曰复信。触事有见，则别识于其眉。”

“去年会审琦善的那件案子，大得人心啊。”周天爵话锋一转，“究竟是怎么回事？说给老朽听听！”

“琦善在新疆办案，犯了大错，萨迎阿前往查办，奏请将琦善交刑部治罪，奉旨逮问。闰八月，琦善抵达京师，交刑部议罪，钦派军机大臣三法司会审。琦善自供说，这是萨迎阿陷害他。朝廷高官为了包庇琦善，也说萨迎阿原奏有错。会审时，琦善极力为自己申辩，萨迎阿却无法辩白，因他代理琦善的职务，不得回京。军机章京邵懿辰反驳琦善的供词，罗列了十九条，会审官员置之不理，打算将萨迎阿专案组的四名办事人员传上公堂与琦善对质，甚至有人提议治他们一个诬陷罪。当时国藩看不过去，一人力争。我说：‘琦善虽位至将相，但我等既然奉旨查办，审讯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专案组办事人员职位虽低，岂有传上公堂与罪犯对质之理？如果他们因为查办此案受到处罚，将来大员有罪，还有谁敢过问？皇上谕旨，只是要我等会审琦善，并没说要审讯专案组，你们坚持要传讯，也要奏请奉旨才行！’国藩词气抗厉，四坐为之悚动。大家见我如此认真，也就不再提对质一事了。”

“痛快！痛快！去年十二月，你上了《备陈民间疾苦》一折，奏称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大患。其根据如何，老夫愿闻其详。”

“国藩认为，目前之急务，其大端有三：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其时银价昂贵，朝野均以为苦。我那份奏疏，请求皇上向外省申谕弭盗贼、清狱讼二条，以为会使情况有所好转。”

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第二天依依分手。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行抵安徽太和县境内的小池驿，忽有家人从湘乡来报：他母亲江老夫人于六月十二日撒手人寰。曾国藩哀痛至极，立即脱下官服，披麻戴孝，急赶回家。他取道黄梅县，一时租不到大船，便乘小舟渡江，抵达九江城，雇船溯江西上。

船行两日，曾国藩抵达黄州，登陆改走旱路，两天后抵达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前来吊唁，对他说："你须得赶快起程，粤贼已扑长沙，湘乡也不安宁了。"

曾国藩大为吃惊，连忙抛弃行李，只带一名仆从，于八月十四日从武昌起程，船行五天，抵达岳州。他从小路行走，经过岳州，取道湘阴和宁乡，在洪秀全抵达长沙城外的第二天赶回了家乡荷叶塘。

曾国藩一进家门，扑在母亲的棺木上痛哭。接着拜谒祖父之墓。

在曾家的哀哭声中，洪秀全已率主力来到长沙城外的消息传到了湘乡荷叶塘。对于曾国藩而言，可谓家有大哀，国有战难。曾国藩心情沉郁，全心投入丧事，九月十三日，将母亲葬在下腰里宅后的山内。

不久，长沙又有消息传来：太平军开挖地道，轰垮长沙城墙。内地人过惯了太平日子，骤经兵乱，人心惧怯，谣言四起。湘乡人还没见到太平军，就有很多人家纷纷逃难。曾国藩遇见同乡便说："大家不必惊惶，逃难不是办法，大家要团练乡民，保守平安。"

湘乡县正在大办团练。曾国藩是回籍的礼部侍郎，自然有人请他出来主持团练事务。曾国藩以母忧为由，推辞不出。他认为自己不熟悉行军用兵，不适合出来挑这副担子。

曾国藩没有投身战争，但他作为一名在籍的文官，可以从宣传上对官府有所帮助。他撰写了一组《保守平安歌》，奉劝家乡人办团练自

保。

这组韵文分为三首，第一首题为《莫逃走》，号召士绅百姓不要逃跑。天下之大，只有家乡堪称桃源仙境。

>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第二首题为《要齐心》，提倡乡人团结一心，互相帮助，写透了“团练”二字中的“团”字。

>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一人不敌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

第三首题为《操武艺》，讲的是“团练”中的“练”字。他号召书生、农民、工匠、商人和雇工，学会用石头、石灰罐、叉子、耙子、长矛、弓箭以及铳和炮做武器，练好使用这些武器的本领。

>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撰写通俗而贴近生活的韵文，是曾国藩这个大秀才的拿手好戏。韵文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包含实用的知识和朴素的思想。这组韵文在湖南乡野广为流传，影响颇大。它表明，曾国藩虽然自称不懂军事，但他至少对于团练一事，其实颇有一番见解。

此后的三个月，曾国藩一直待在乡下丁忧，同时关注着外界的战情。

争夺龙回潭

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后，官军和太平军双方都进行了几天的休整和部署。在短暂休战的几天内，官军未能及时派兵控制湘江以西的要点，为太平军的西渡留下了机会和空间。

官军的前线统帅赛尚阿于九月一日才离开衡州，统领亲兵前往长沙。程矞采仍然留在衡州，剿办新田一带的土匪。但是咸丰已经对赛尚阿忍无可忍，于九月二日颁发上谕，将他革职，由徐广缙派员逮捕，交刑部治罪。程矞采也即行革职，仍留军营办理粮台事务。湖南剿匪的重任全部交给了徐广缙。咸丰认为此人平素办事慎密，指挥稳妥，决定让他接任钦差大臣，并代理湖广总督，所有军营及地方文武，统统归他节制。

就在这一天，太平军开始按照制订好的预案行动了。他们一面向城东发起猛攻，一面派兵渡向河西。当天早晨九点钟，六七千名太平军突然从妙高峰绕到浏阳门外的校场，分三路进扑官军。太平军这一行动，显然是要绕过官军的东南壁垒，争夺城东的控制权。此时江忠源腿伤已经愈合，带领楚勇与湖南官兵一起迎击，秦定三带队从中间攻截。向荣选派城内精兵二百余名，加上开隆阿所率川兵，缒城助战。

太平军正在分扑营墙，和春驰至，上前横截，立毙太平军多名，接着三面夹击，太平军纷纷倒地。官军踏着敌人的尸体前进，刀矛相接，太平军死伤枕藉，见势不敌，便由校场东头撤走。官军正在紧追，太平军忽然聚拢，回头猛攻。官军枪炮一齐开火，仍然无法阻挡太平军的进攻，双方短兵相接，太平军鏖战一阵，方才撤退。双方战到下午，打了六个时辰，各有伤亡。

官军接到探报，太平军已在湘江上游扎营，派出小股部队渡江，袭

击龙回潭一带的村庄。左宗棠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龙回潭有路可通宝庆和常德，距湘潭县城只有五十多里。太平军显然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军事要地，正在设法布兵。

左宗棠接到探报，立刻去找张亮基，强调事态的严重性。张亮基决定不顾个人脸面，去拜访向荣，请他领兵到西路督战，赶在太平军之前，迅速占领龙回潭和土墙头。

“向大人，你是沙场老将了，龙回潭和土墙头的重要性你不会不知道。如今军情紧急，请以国事为重，不要闹个人意气，请你迅速派兵夺回龙回潭！你是洪逆的老对手，千万别让他从龙回潭逃跑！这次再让他漏网，以后的麻烦就大了！”

向荣不会不知道这点利害关系，但他因皇上还没恢复他的提督职务，仍在闹情绪。他想，老夫落得如此下场，就是拜你张巡抚所赐，老夫为什么要听你的调遣？

向荣哼一哼鼻子，说道：“向某如今无官无职，逆贼从这里逃走，账也不能算在向某头上！”

向荣仍然只顾江东，九月三日令开隆阿、邓绍良各带部队缒城出击，令秦定三带兵从城外营盘到阿弥岭接应。遇到太平军四五千人由南路北来，官军将之击退。第二天，和春约常禄移近敌营驻扎，常禄正在拔营，太平军五六千人分头扑向李瑞的营盘，枪炮如雨，常禄分兵接应，直冲敌阵，才将太平军击退。

九月五日，常禄移营到石马铺。第二天探得太平军已分股于上游数里渡河。和春等人多次攻打南门外敌营，太平军坚匿不出，注意力集中于攻占河西阵地。当天夜晚，太平军又分兵二三千人，悄悄从南湖港过江，通过龙回潭，继续西进。

赛尚阿尚在前往长沙的途中，他接到太平军西进的报告，决定拦截西渡的太平军。他身边带有亲兵二千多名，还意外地得到了三千名潮勇。这些潮勇原来由朱启仁带领在郴州作战，但是军心不稳。抵达衡州后，朱启仁请求将之遣散，但衡州的粮银不足以打发这些人，担心他们在衡州闹事，于是打算带到长沙领饷。赛尚阿抵达湘潭后，得知朱启仁刚刚乘船离开此地，立即传令，叫他立刻登上西岸，前探敌踪，与向荣派出的追兵前后合击。

太平军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石达开渡到龙回潭一带后，见到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向当地人讨教，知道名叫见家河。石达开下令渡到见家河以南，驻扎在阳湖等村。当地向导说，此地离坪塘镇只有几里，而坪塘镇是从湘潭进至长沙的必经之路。

太平军已把军力分为两部，东王杨秀清留在长沙城南指挥攻城，执行西渡任务的首领是翼王石达开。这项行动一举数得。阳湖一带盛产大米，他们可以从这里得到补给；同时控制了湘江两岸渡口，可以从容往来。更重要的是，诚如左宗棠早已指出的，他们占领了撤退的前进基地，随时可以从西岸撤走，而进军的方向，可南可西可北，又会给官军留下巨大的悬念，令官军无所适从。

朱启仁遵照赛尚阿的指令，率领有哗变嫌疑的潮勇在坪塘登陆扎营。石达开想，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他立刻部署了一次奇袭。

九月八日黎明，太平军一支小船队突然靠近西岸停泊，几百人登陆，扑向朱启仁的营盘。潮勇也不含糊，拼死阻击，将太平军打回船上，然后追到江边开炮。太平军战船撑出江心，退出了战斗。西岸树林突有石达开的伏兵一千多人杀来，见家河有二千多名太平军前来接应，江心的船队立刻回靠西岸。潮勇正在吃紧之时，赛尚阿带领陆军和水勇炮船赶到，开炮击碎敌船三艘。炮船追杀到豹子山脚，并将东岸太平军的一座望楼击倒。石达开没料到官军会有援兵开到，跺一跺脚，命令部

队放弃攻击，见家河及阳湖的部队全部撤回营垒。

同一天，在湘江东岸，常禄推进到金盆岭，太平军绕到常禄东面，踞住岭头，势欲从高压下。

左宗棠要走几步关键的棋子，还未到位，由于统兵将领拖拖拉拉，都被石达开看破了，等于提醒对手填补漏洞。左宗棠和江忠源围歼太平军的企图已很难实现。左宗棠情急之下，再次向张亮基强调："中丞大人，我军不能错过最后的机会。龙回潭已被逆贼占据，但土墙头不能再落到敌军手中。"张亮基再次督促向荣，后者还是不肯派兵渡江。一念之差，太平军又控制了土墙头。

张亮基气得团团转，对左宗棠说："我亲自率兵渡到西岸，驻扎龙回潭，阻击逆贼西进，你看怎样？"江忠源道："如此甚好，忠源愿为中丞详细策划，并率楚勇开路，筑好壁垒，再请中丞前去坐镇指挥。请中丞大人将宝庆和湘乡的团练调到西路会师，以增强兵力。"

左宗棠关上门说话："向荣这家伙，只顾个人意气，全不把大局放在心上。官场和军队，若不大力整治，官军只会一败涂地。"江忠源频频点头。

向荣此时已用连续不断的炮轰击毁了城东南的鳌山庙等处房屋。杨秀清派兵昼夜挖掘地道，都被守城官军杀毙。官军正在城外挖成一道横沟。但是，在长沙城的正南及西南面，太平军占据的房屋仍然多数完固，妙高峰一带地势较高，太平军建立了土城和望楼，顽强据守。

赛尚阿从西路向长沙赶来，已经意识到湘江以西必须有官军驻扎。他派人给向荣送信，令向荣统领新到驻防兵及邓绍良、马龙、常存所部即日渡河，与现在坪塘的潮勇合攻河西的太平军。让和春与秦定三留在河东，合力攻打南门外的敌营。

赛尚阿还算有些面子，向荣执行了他的命令，但未将邓绍良调走。他亲自带着总兵常存的二千人驻扎河西，以防太平军西走宁乡，北走湘阴和益阳。长沙府县也派乡勇潜往河面，烧毁敌船十多艘。石达开见官军开始重视河西的防御，又于上游的见家河乘夜分批偷渡筑营，向荣飞调马龙所部过江，与朱启仁的潮勇夹击敌营。

九月九日黎明，河西的官军分为两队，直攻敌营，炮船从水路助攻阳湖，村内的太平军立即撤走。官军乘势进攻，将太平军占据的阳湖一带村房尽行烧毁。太平军乘小艇渡到见家河北，官军炮船赶到，轰毁敌船二只。太平军躲在河北营垒不出。官军凫水攻击，受伤数名，阵亡一名。赛尚阿从岳麓山后取道前进，令朱启仁立即在见家河南岸驻扎，以防敌军再次渡到河南。部署停当后，他渡江进入长沙城内。

这天晚上，湘江上出现一条神秘的小船，迅速朝西岸驶去。小船靠岸后，一个瘦小的身影蹿上岸堤，摸到太平军军营，扔出几颗火弹，爆出几团火光。太平军以为官军来袭，乱作一团。那人悄悄摸回岸边，回到船上，迅速地返回河东。

这个瘦小的人影闪回镇筸营内，刚进营门，就被哨兵拦住，对他说："玉面书生，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私自出营！跟我们去见邓军门！"

进了副将营帐，玉面书生跪在邓绍良跟前。邓绍良板着面孔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回大人，小的田兴恕。"

"哪里人？"

"凤凰人。"

“为何深夜私自出营？”

“向大人不让咱们过河，小的好奇，想过去耍耍，朝敌营扔了几颗火弹。”

邓绍良道：“好小子！原来敌营那几团火光是你干的？你回去吧，从现在起，你就是哨长了！”

田兴恕此年不过十五岁，是个童子兵。但他天生胆大，秉性莽撞，好胜心切，私自出营，偷了一艘小船奇袭敌营。原以为会受军法处置，没想到邓副将看重他的勇猛，因祸得福。后来他一路升迁，成为湘军大帅。

九月十二日，河西的官军推进到渔网洲，太平军从见家河派出二千多人攻击，官军游击曾正川阵亡。正在吃紧之际，向荣飞骑赶到，亲率屯兵二三百人接应。一阵冲杀，太平军前队纷纷倒地，后队撤走。官军追过两重山梁，太平军全部撤回旧营。

和春与秦定三也在河东攻击南门外的敌营，遭到三四千人阻击，官军反攻为守。忽然南面又有一二千太平军冲来，官军方面也有开隆阿接应，张国梁从南面赶到，前后夹击，将太平军击退回营。和春与秦定三仍然驻扎妙高峰下，紧逼敌营。他们商议，等到向荣将河西敌军全部歼灭时，再在河东发起更大的攻势。

左宗棠不赞成等待，他说：“我已派出很多探子，得到可信的情报，那洪秀全虽然号称有三万多人的兵力，但真正的中坚力量只有几千人，其余都是临时扩招的。这三万兵力，战斗力并不很强，分别驻扎在湘江两岸。河东约有两万多人，河西有一万多人。他们在江上搭建了三道浮桥，沟通两岸，互相声援。我们城内有五千兵力，城外援兵陆续开到，已经抵达长沙周边的兵力还有三万多人。如此阵营，足够在湘江两

岸把三万多敌军包围起来。即便他们从局部突围，也难逃在长沙附近被歼的命运！”

咸丰接到长沙的战报，认为官军完全有力量在长沙全歼太平军。皇帝的想法和长沙的师爷不谋而合。问题是徐广缙迟迟未到长沙，前线大员们没能统一思想。如果咸丰早一点起用左宗棠和江忠源这些小人物，这场内战很可能会提前结束。但咸丰直到目前为止仍然重用前朝老臣，而他们几乎都无出色的表现。这场战争注定一直要持续到新的骨干们崛起在高位之后。

石达开为了牢牢控制河西一线，不断向西增兵，增修了几座营垒，控制了见家河至岳麓山脚一线，营垒连接长达十多里。常存和马龙开到河西之后，被石达开的阵势所吓倒，不敢挥军出战。

九月十三日，向荣亲督官军从排头口向南攻击，朱启仁则从南向北攻击，将岳麓山边太平军占据的村庄烧毁。朱启仁用计引诱太平军出兵一千多人，潮勇与炮船水陆并进，企图吃掉这股太平军。见家河的太平军从营内扛出大炮，沿岸阻击。张宏邦带领潮勇登岸，夺获铜炮一门，约重四五百斤。太平军又从见家河北岸沿河西走，企图从上游过河包袭。秦如虎急率广西兵从南岸沿河飞往迎击，凫水过河，乘势冲杀，毙敌多名，烧毁北岸田中的一座敌营。

和春与秦定三在河东分路攻夺妙高峰、西湖桥等处敌营，未能成功，只是烧毁了敌营墙外的望楼和哨棚。常禄移营进逼金盆岭，与敌军只隔着一条田垄。第二天直攻敌营，一面派队到湘江边的新开铺筑营，分兵驻扎。正在攻打敌营时，一支太平军从江边翻山前来接应，被新开铺筑营的官军击退。

九月十五日，官军炮船开到见家河口，太平军又扛出几百斤的大炮，并用大船载炮对击，被官军炮船击破二只。河东这边，李瑞、经文

岱和王锦绣于五鼓时分出兵，直抵黄土岭敌营，枪炮齐射，将敌墙草棚延烧。太平军将火扑灭，从墙孔用枪炮密集射击。官军扑攻数次，伤亡不轻。

邓绍良率部从魁星楼城下的地洞钻到南门外，攻打碧湘街敌营。太平军躲在墙后，从孔内用枪炮射击，官军从后墙抛掷火罐，发起火攻。太平军见火势紧急，蜂拥出营迎敌，官军未能得手。

向荣此日没有攻打西岸敌营，站在江边，眺望江心的水陆洲。此洲长达十多里，横亘江心，如同匹练。北段名叫牛头洲，太平军在上面扎了几座小营，为西岸部队声援。

向荣望见牛头洲上人影绰绰，又见江水已经枯缩，估计部队可以徒步涉水上洲。他一时心血来潮，对身边的马龙和王家琳说："二位总兵，你们快去点齐人马，随我杀上牛头洲！"

身旁的幕僚一听，大吃一惊，忙说："大人，此洲四面环水，地理条件过于凶险。如今大家都在观望，我们何苦去冒这个风险呢？"

向荣撅一撅嘴，说道："哼，难道老夫真是怕死？前几天老夫不肯过江，那是要气一气张亮基。老夫现在倒要让他看看，老夫是不是孬种！你们怕什么？攻下水陆洲，易如反掌！"

向荣亲自披挂上阵，率领三千多名精兵，从牛头洲上的江神庙一带涉浅过河。上洲之后，刚要整队前进，树林里钻出几百名太平军阻击。马龙下令射击，太平军立刻撤退，全部隐蔽在洲南的树林里，不时派出零散骑兵引诱向荣。

向荣恼了，大喊："列队！向前方射击！"

太平军悄悄从树林旁边绕向北面，斜抄到向荣后侧。林木蔽目，向

荣没有察觉太平军的动向。忽然，一名军士嚷了起来："后面有逆贼旗帜！咱们被包围了！"

向荣惊出一身冷汗，正要组织抵抗，部队已经溃散。多亏手下有两员得力健将，游击萧逢春和都司姬圣脉拼却性命挡在前面，一阵厮杀，相继阵亡。向荣与王家琳骑着好马，仗着精于骑术，得以涉水逃生。清点部队，折损一千多人。

左宗棠站在长沙城头，目睹这一场乱战，摇头叹息："向大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耍小孩子脾气？你吃了败仗不要紧，你就不怕动摇城内守军将士的军心？你没见他们个个心惊胆战，都耷拉着脑袋？"

这时，将赛尚阿和程矞采革职的上谕送到了长沙，徐广缙却还没有抵达湖南的消息。咸丰非常欣赏的满人提督福兴刚刚领兵抵达道州。赛尚阿派飞马催促，叫他取道衡州和湘潭，从湘江西岸北上，协助向荣作战。

向荣吃了败仗，有心挽回颜面。九月十六日，他令四川兵和广西兵移近敌垒扎营，赶筑营垒，令潮勇仍然从车坛渡北渡见家河攻击。第二天，潮勇来到龙回潭，发现几百名太平军据守此处，赶紧开枪射击，太平军撤回下游河岸的营垒。潮勇也退回见家河南岸。

九月十八日，向荣分派各路官军攻打渔网市、唐家洲、黑石头的敌营。太平军埋伏在墙内用枪炮射击，墙外遍插竹签，官军很难攻入。马龙下令焚烧敌军盘踞的房屋，明安泰带四川屯兵从左家垅绕来，潮勇也过河进至见家河北岸夹攻。鏖战六时之久，双方互有杀伤。

官军连日作战，稀稀拉拉，没有大的战斗，也就没有大的成效，没能控制湘江西岸的军事要点，无法对太平军形成合围。

太平军对长沙的攻击已经长达五十天，咸丰天天盼望徐广缙赶到长

沙统一指挥官军，整顿军纪，惩处畏葸不前的将领，鼓舞全军，一举消灭洪秀全的武装。可是徐广缙带头畏葸不前，该斩的就是徐广缙自己。他于十月一日才行抵衡州。左宗棠计算他从梧州走到衡州的日子，长达一个多月。他这种走法，分明是为了躲避战事。他到衡州时，长沙河西的太平军已经多于河东，湘江两岸都有敌营，江面上已经搭造浮桥，见家河口已筑炮台。徐广缙令福兴火速增援向荣，但福兴也学会了徐总督的走法，从衡州走到湘潭，短短的两百里地，他准备磨蹭七天的时间。

攻不破的潭州城

向荣带兵渡江以后，左宗棠开始部署长沙城东的防堵。张亮基下令，官军各营盘之间的空档必须赶挖长壕，以防敌军突出。同时，左宗棠请他给向荣送去密信，叮嘱他一定要扼截河西敌军的去路。

和春与江忠源继续在城外发起攻势。九月二十五日，官军各营出队，齐抵敌营。妙高峰上的太平军从远处射击抵抗，官军未能得手。

官军回营之后，只见一骑马驰到营门外，朝着营内叫喊："叫塔齐布出来，本检点要跟他单打独斗，决一胜负！"

卫士问道："你是谁？"

"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手下检点王欣是也！"话音未落，一箭射入营内，箭头上插着一份挑战书。一名军官闻讯，连忙去向塔齐布报告。

塔齐布问道："谁要向我挑战？"

军官答道："那人是逆贼的一个检点，名叫王欣，外号'大头检点'，也有人叫他'王大头'。此人不仅头大，力气也大，号称悍将，上阵必执长矛，骑马驰骋。今天他还绕到我军阵后侦察了一圈，方才归队。"

"我想起来了，"塔齐布说，"此人攻陷江华县城后，乘马出了北门，门上悬有一条巨木，他从下面骑过，用两手攀木，两脚勾住所乘之马，人马一起升空，悬吊片刻，方才落下。"

"对对，正是这个王大头！他听说塔大人神勇无匹，很不服气，要跟塔大人比个高下。"

“他想怎么比？”

“都不乘马，不拿武器，徒手比武，双方都不许有人助战，一定要分出高低胜负，才算结束。”

塔齐布岂会怯阵？他出得营来，只见王欣已不耐烦，正在大声叫骂。此人头颅确实很大，比常人大出两倍。两人来到空地，互相搏击，一直打到日暮时分，塔齐布体力渐渐不支。塔齐布一名亲兵疾奔上前，举枪射向王大头，将他击毙。塔齐布砍下他的头颅，拿回营中一称，竟然重达十四斤有余。

第二天，朱启仁和张国梁在河西攻打浮桥，企图截断太平军的东西交通。太平军出动水师，以十多只炮船前来应战，东西两岸还有二千多名陆军接应。潮勇和捷勇胡乱射击一通，算是交了差事。

长沙城头巡夜的官军经常可以听到城外锄镐掘土的声响。根据声音的方位判断，太平军在挖掘十几条地道。骆秉章觉得城墙随时有被炸垮的危险，必须增调兵力进城防守。他非常不想见到赛尚阿，但是为了调兵，不得不勉强去见。

两人一见面，骆秉章发现这位过气的钦差神情委顿，心中便不再别扭。他上前说道：“中堂大人，自从向荣调到河西之后，逆贼加强了对南城的攻势。城内现在得力的军官不多，向荣把鲍超也带走了，邓绍良又领兵在城外游击，可否下令将邓绍良调回城内？”

赛尚阿挥挥手，说：“我都是已经被革职拿问的人了，调兵遣将的事情，你们觉得合适，就看着去办吧。”

骆秉章告退，连忙去找张亮基商议。他们决定让瞿腾龙和邓绍良率领八百精兵入城。左宗棠又另调江忠源手下的把总徐以祥，令他从楚勇中挑选二百名精兵进城防守。骆秉章又将鲍超召回城内，以备不测。

长沙城的最大危险隐伏于西南角。官军始终未能在这里立足，太平军得以为所欲为。那些郴州加入的矿工，以其不凡的专业素质，迅速地挖成了地道。

左宗棠向张亮基建议道："要防敌军穴地轰城，我军须对准地道来路，预修月城，开凿内壕，派壮士攀绳下城，围绕城墙开凿外壕，防止逆贼挖掘地道。"

张亮基立刻首肯，官军依计而行。太平军知道这一招厉害，对准挖壕的官军开火射击，将开凿外壕的人大部分击毙。左宗棠在城上观看，见官军吃了亏，忙说："把竹板捆扎起来，做成盾牌，蒙上湿棉絮，斜靠在沟壕上，子弹打在上面，便会滚落下去。"

左宗棠的办法果然奏效，沟壕终于挖成，破坏了太平军的七八条地道。但到夜深人静时，守军仍然可以听到城外传来锄镐的声响，说明太平军仍未放弃挖地道的努力。

果然，九月二十九日，南城西边一阵巨响，地雷爆发，四丈多长的城墙立即塌陷。太平军二三千人立即向缺口冲来。邓绍良大呼一声，跃出缺口，手刃数敌，右膊被炮子穿过，仍然屹立不退。

太平军将领麾众直上，官军千总赵继宗头受枪伤，当即阵亡。邓绍良手下的镇筸兵聚集在天妃祠摊钱赌博，听说邓副将正在作战，顾不得把钱收起来，飞奔到城墙缺口，迎着太平军冲上去。徐以祥也带着二百精兵冲了过来。官军当即斩杀了太平军将领，夺获"太平先锋"字样大黄旗一面，乘势压下，杀毙长发敌兵精锐一百多名，短发敌兵三百多名。余敌纷纷败退，骆秉章急令长沙知府仓景恬和黄冕指挥军民搬运木石。

为了加快修补城墙的速度，仓景恬喊道："凡是搬来一块麻石者，赏钱一两！"

长沙协有个标兵，名叫李朝斌，参军不久，但力气超人。他听说搬石头有赏，格外卖力，来回奔走，搬来了二百多块麻石。由于仓景恬的奖励措施，城墙当天便已修复。

代理布政使潘铎也有一套劳军之法。他带着酒肉饼粥，犒劳守卫城墙的军士们，悬赏鼓励他们出城作战，每斩杀一名太平军，就奖励五十两银子。

官员们的鼓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城内居民个个奋勇，青壮年都拿起了武器，老人小孩则送饭送水，夜晚点着灯坐在家门口，防备有人为太平军做内应。每当太平军攻城时，阵地上的士兵发出喊叫，市民们也跟着呼喊，连湘江水也为之震荡。

李朝斌得了赏钱，当晚就跟官兵赌博，一群人团团盘踞在屋檐下，把铜钱抛到空中，落下时用帽子盖住，大家押注赌正反。李朝斌很快就把二百多两赏银输光了，起来一看，一根蜡烛还没燃尽。谁也料不到这个嗜赌成瘾的年轻士兵将来会成为湘军水师赫赫有名的战将。

骆秉章当晚回想白天守城之事，还有后怕。如果不是他将邓绍良调回城内，无兵堵上缺口，那一刻间不容发，长沙城必定已被攻陷。

向荣上次攻拆浮桥未果，九月三十日再次行动。他和马龙五鼓出队，明安泰下令用枪炮射击，虎嵩林从上游接应，正在攻拆浮桥，石达开又调来十几艘炮船救护。官军跃上浮桥，戳死几名敌军，夺得敌船二艘，但还是未能将浮桥拆毁。

十月二日，南月城外的官军正在加挖壕沟，突闻一声巨响，金鸡桥下地雷爆发，离城根只有一丈多远。土石迸裂之后，太平军二三千人冲上前来。和春指挥部队从本营横冲截击，率领两名亲兵上城，亲临垛口，指挥杀敌。太平军一炮飞来，两名亲兵应声倒毙，和春也被垛砖碎

砂砸伤头面，并伤右手。

江忠源听到爆炸声，瘸腿赶到现场，令江忠济率楚勇增援。和春正处在生死关头，一队楚勇从城西缺口两旁抢下，江忠济和徐以祥直奔敌队，斩杀冲在前面的几十名太平军。队长伍坤宣夺得先锋金黄大旗。邓绍良率镇筸兵跟着抢下，会合和春所部，三路合力冲杀，鏖战一个多时辰，杀毙敌军三百多名，保住了缺口。楚勇军官徐志近率部下城，挖掘壕沟，横截太平军的地道，几次受伤不退，阻止了太平军的攻势。

由于长沙守军连续两次守住了城墙缺口，咸丰决定加赏一批有功将士，其中有和春、王葆生、邓绍良和徐以祥。同时，咸丰将副都统萨炳阿发往湖南军营，交徐广缙调遣。皇帝先后将两名满人大将调往湖南，用意非常明显，还是为了平衡汉人将领的势力。

向荣经营河西战局，久未攻占要点，江忠源对他毫不指望。他再次请张亮基前往西岸。张亮基叹息道："我当然知道，守城容易，但要堵住决心突围的贼寇，则很难办。我倒是不怕困难，无奈已经错过了时机。当时和你们商量时，逆贼还没有轰炸城墙，如今呢，十天内两次地雷爆炸，魁星阁的守军还能听到挖地道的声响，闹得城中人心惶惶。现在我若出城，渡到西岸，大家一定会说我这个巡抚是为了逃命外出，我怎么能够洗清自己？"

江忠源听了这番话，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

太平军攻打长沙已有八十天，两次埋地雷炸垮城墙，仍然无法攻入城内。官军经常出兵破坏浮桥，威胁到他们湘江两岸的交通。杨秀清和韦昌辉都知道，一旦浮桥被毁，不仅两岸部队无法沟通，而且东岸太平军就断绝了粮食供应。城南的壁垒也被官军捣毁了一批，他们只有藏入地洞，才能躲避枪炮，生存得非常艰难。而且部队缺盐缺油，难以久撑下去。

这一天，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直闯洪秀全的大营。卫士将他拦住，他说："我要见太平王！"还要硬闯。卫士怀疑他是刺客，将他逮捕搜身。

此人大骂起来，满口市井脏话。骂声惊动了杨秀清，出来查看。此人打一拱手，说道："此公想必就是东王吧？在下湘乡萧智怀，敢问阁下今日举兵，究竟是为了反满，还是为了助满？"

杨秀清说："混账！这是什么话？我天国大举义兵，当然是要反满，怎么会助满呢？"

萧智怀说："东王要举大事，为何让这些走卒侮辱我一个国士？"

杨秀清大笑道："看来先生也是个狂人。"走上前去跟他握手，一起去见洪秀全。

杨秀清说："陛下，萧先生豪荡不羁，前来投奔天国，有要策献上。"

洪秀全问道："先生有何良策？"

萧智怀答道："萧某幼年读书便能一目了然，却没耐性读完，喜欢玩耍，召集牧童赛跑拔河，指挥进退，如大将指挥士卒。少年时也曾有些文名，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萧某不喜八股，行文随意挥洒，以气行之，顷刻千言，见者吐舌，故此不能见容于科场。如今听说陛下反满，倒是有心辅助陛下。"

洪秀全道："如此甚好。先生有何见教？"

萧智怀说："天军已有数万之众，陛下何须恋战于长沙？只要顺流而下，急取湖北，出兵中原，窥视燕京，就能成就大业了！"

洪秀全说："本王正有此意，拟与各王商议进退之策。先生既肯向

天国献策，就留下做个谋士吧。”

经过一番议论，洪秀全和三位王爷一致认为，迅速撤离长沙，乃是最好的出路。

杨秀清、韦昌辉和石达开紧急碰头，制订了一个悄然撤离的计划。为了迷惑官军，他们决定派间谍传递假情报，同时对城墙实施最后一次爆破。如果能够冲进城内固然更好；若不能进城，也可以蒙蔽官军，以为他们还在力图攻下长沙。

十月十八日黎明，官军正在挖掘壕沟，太平军从旧有的地道中斜穿一洞，忽然将南城轰塌一段，缺口宽至八丈有余。紧接着，他们向缺口发起冲锋。瞿腾龙督部拼死堵御，眼看就要支撑不住，鲍超站在两个垛口之间，不准湖南官兵退后。他创伤初愈，屡次跟随塔齐布出城打游击，杀敌最多。长沙解围后，张亮基奖给他六品顶戴。他从广西打到长沙，至此已经身经大小几十仗，总算实现了自己的军官梦。

太平军眼看城墙已有缺口，却硬攻不下，恼恨不已，只得且战且退。官军乘势抢下缺口追击，杀敌三百多人。此次爆炸形成的缺口距离学使署很近，署内存放了几千缗钱。学使急忙募人运石填墙，运石一块，给钱千文。许多人争着运石前往。当时官军与太平军混战在一起，难解难分。有的士卒落到缺口中，筑城者来不及分辨敌我，全部筑在其中。后来修城，发现了许多尸骨，人们将之并葬在一座坟内。

太平军在南城爆破时，忽有军士挖掘到一方玉玺，上刻“太平王印”。据说太平军将士大受鼓舞，一扫因西王萧朝贵阵亡和长沙久攻不下而导致的沮丧。全军将士将此视为天授王权，当晚举行了一个庆典，将士们山呼“万岁”，把这个只能由皇帝享受的称号加给他们的太平王，并将太平王之妻称为“娘娘”。一些文献表明，洪秀全的元配夫人为赖氏，她在长沙享有了这个尊号。但据她的儿子洪天贵福后来供称，赖氏

还是第二个夫人。

不管怎样，洪秀全也许就是在长沙将他的王号做了更改，由太平王晋级为天王。他永远不能自称皇帝，因为拜上帝会的宗教信条规定，“帝”字是上帝的专利，除至高无上的上帝以外，任何人的称号中都不得使用这个字。洪秀全只能用“天王”这个称号来表明自己真命天子的身份。

任何一个不信上帝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方玉玺是由天使送到长沙城下。毫无疑问，是凡人事先悄悄把玉玺埋在城墙之下，然后指引军士佯装偶然地将它挖掘出来。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样做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这件事可能是洪秀全安排心腹所为。可以猜测，冯云山和萧朝贵的去世，威胁到他在太平天国的首脑地位，他需要通过一个神迹来证明自己承载的天命。当然，这件事也有可能是整个领导核心的集体密谋，目的是给洪秀全举办一个正式的登基仪式，借以提高士气。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此期间做出的一个决议与这个推测颇为吻合。据说他们从长沙撤围后，打算去常德建国。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那么洪秀全称帝的地点是长沙城外，而称帝的时间就是咸丰二年十月十八日。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另有资料表明，洪秀全的登极既可能发生在金田村，也可能发生在永安城内。其中永安建制的说法颇具说服力。大量证据表明，太平军在永安时期已经正式建立了政府，发布了国家政令，并且确立了军制。然而，如果洪秀全的登极地点真是永安，那么他怎么会连一方玉玺都没有，非要到了长沙才来演出这一幕呢？

但凡中国人都会明白国人为何对印章的信赖达到痴迷的程度。太平天国的臣民也不例外。他们的官印大小依据官职大小而定。级别越高，官印越大。因此，洪秀全在登基之后的一到两年之内还没有玉玺，是无

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唯一的解释是，洪秀全在抵达长沙之前，有过一个太平王的印信，这个印信也可能是跟天德王共用的，所刻字样为“天德太平王印”。也就是说，直到太平军撤离长沙的前夕为止，至少在理论上，他是太平天国两个最高领导人之一，而离开长沙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唯一的最高领袖。

十月十八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洪秀全借着玉玺的神秘出现确立了他的统治地位，杨秀清则借着此事鼓舞士气，进行了一次战斗总动员。同时他们对萧朝贵的死做出了自圆其说的解释，声称战死的西王其实是被天兄耶稣接到了天国，而洪秀全已在升天时会见了这位昔日的战友。杨秀清又通过神谕指明了进军的方向，上帝要求他的子民们从长沙安全撤离，到湖南西北部的常德去建立他们的国都。

杨秀清在第二天继续执行另一个预谋。一名自称姓刘的太平军投到江忠源的营中自首，称太平军正在对准天心阁挖掘地道。江忠源连忙派人进城报告张亮基，叮嘱城内守军严加戒备。转眼之间，那个姓刘的投诚者不见了，四处搜索不得。江忠源想，此人一定是逆贼的间谍，故意来谎报军情。可是，他说逆贼在挖掘地道，是想让官军产生什么错觉呢？莫非逆贼要撤围了？

当夜二更，长沙城南起火，空中刮起一股旋风，挟带几点急雨而过。杨秀清一声令下，太平军从长沙撤围，从浮桥渡过湘江，向西推进。他们取道龙回潭，分队抄小路行军，很快就消失在丘陵之间。他们的目的地是宁乡。

太平军这次撤围照样做得非常漂亮。为了迷惑官军，他们派出小股部队向南行进，诱导官军误判他们的前进方向。向荣果然中计，以为太平军向湘潭挺进，命令西岸官军拔营追赶，同时连夜传令到东岸，令东岸官军全部开往湘潭。和春接到军令，与江忠源的楚勇一起向南追去。

城内的文武大员们得到消息稍迟。四更时分，城外南面腾起火光，左宗棠站在城楼上，注视着城外的动静。他在高处看得明白，太平军已经全部撤到河西。他双眼布满血丝，捂着口不断地打哈欠。自从进入围城之后，他很少睡眠，日夜巡视城防，观察防卫部署的每个细节。他的才干、冷静和勇气，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他虽然没有司令权，缺乏权威，但他的观察、指正和建议，都得到了张亮基和其他大员的认同。

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张亮基、骆秉章和罗绕典匆匆登上城楼。左宗棠指着城外对他们说："逆贼全从河西跑了。"

骆秉章问道："他们会逃向哪个方向？"

左宗棠说："逆贼定会北上，不过会布置几路疑兵。"

骆秉章又问："向荣会向何方拦截？"

左宗棠道："除了东面，三面都需扼守，我想向军门应该明白。"

"那可难说哦。徐中堂到了湘潭就止步不前，不敢北上长沙，不是出乎我等意料吗？据说他的幕僚有的主张他北进，有的却在拖后腿，说什么赛中堂在长沙城，总督不宜逼他出战。此次防守长沙，城内城外，河东河西，兵勇共有六七万人，还有一位中堂，三位巡抚，三位提督，十二名总兵，湘潭和衡州还有两位总督，若是让逆贼跑了，真是不甘心哪！"

左宗棠嘿嘿一笑，说道："岂止是徐中堂，连福军门也不肯来长沙。张中丞给他写信，他既不回信，也不照办，窝在蕲家河不动。赛中堂倒是到了长沙，正好统一调度，不料接到上谕，要将他革职拿问，他也不便指挥了。这么多大员凑在一起，让谁来指挥都难得心应手啊。"

暗夜沉沉，风雨萧瑟，太平军的突然离去，给站立在长沙城头的大

员们留下了太多的悬念。敌人会不会暗中埋伏在丘陵之间，等到官军离去，又重新回到湘江以东，继续攻城？他们会不会西奔宁乡，绕道前往湘乡？他们会不会南下湘潭，北上岳州？一个个猜想，无不令人牵肠挂肚。

骆秉章暗想：只要逆贼不返回长沙，我奉旨暂留湖南办理长沙防剿事宜的任务就算是结束了。天亮后我就要拜发奏折，请求皇上下达新的旨意。

第五章　东进战略

益阳城内，洪秀全召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罗大纲等人议事。

洪秀全说："我把尔等找来，就是要议一议，天国大军向何处进发？"

杨秀清一愣，问道："不是说好了去常德建都么？"

"不错，此事确在长沙议过。"洪秀全慢条斯理地说道，"可是天军开到益阳，即有这么多船只等着装载天军，尔等细思，这岂非天意昭示？天军顺江而下，即可攻取湖北的省会武昌，常德不过一座小城，我等岂能舍大取小？"

英杰聚首湘乡

太平军从湘江以西撤离长沙，河西的官军负有防堵的全责。这时向荣已按照徐广缙的安排，从和春手中接过了指挥权，命令湘江以东的官军向南追击。但太平军主力并未南下，那么和春、秦定三和江忠源这一路肯定是扑空了。

长沙城内，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误以为太平军是从东岸撤走，说道："粤贼从和春这边逃走了，定是和春放跑了他们。"又有人说："不对呀。如果粤贼不怕官军，怎么会向官军行贿呢？"

洪秀全的部队翻越了金牛岭，被驻扎在象鼻坝的福兴探知。福兴纠正了向荣的错误判断，派朱启仁的潮勇从小路行走，渡过见家河，追到牛头山，见到小股太平军，打了一个小胜仗。向荣本来驻扎在见家河北岸，得到消息，也派马龙等部追向安乐铺。

太平军的断后大将是石达开。他率领三千人在安乐铺迎候官军。两军交手不久，石达开得知主力已抵宁乡，便下令撤退。他将翼王的旗帜留在后队，马龙斩杀了后队将领，误以为歼毙了石达开。真正的翼王率部且战且走，马龙担心前方有伏，不敢孤军深入，下令在安乐铺驻扎。向荣于当晚赶到，探得敌军已到宁乡。

罗绕典和张亮基根据太平军俘虏的招供和自己的判断，认为太平军既然到了宁乡，那么不是南走宝庆，就是北走常德。和春、秦定三、李瑞、王锦绣、瞿腾龙、江忠源一路空追，于十月二十一日抵达湘潭，令徐广缙大吃一惊。他说："没有本部堂札调，你们为何来此？"

和春说道："我等奉向军门之令尾追逆贼来此，却未见逆贼踪影。"

徐广缙说："逆贼已向西逃去，尔等火速向西追赶，便可赶上福兴和马龙。"

和春等人计议一番，主力立即向西进军。为防万一，由江忠源率领二千人赶赴湘乡，与王珍的湘勇一起，截断太平军南下宝庆之路。罗绕典和张亮基令向荣抵达宁乡后，设法赶在太平军之前抵达益阳堵截，扼断太平军北走常德的要道。朱启仁、常禄和张国梁则奉令率领上万人驰往长沙西北一带拦截，不让太平军前往湘阴。

江忠源参谒徐广缙之后，当晚留宿在好友欧阳兆熊家。主人陪他一起走访娱乐休闲场所，想从里面找个合适的女子做偏房，可是"遍觅勾栏中无当意者"。

江忠源心中已有预感，这场内战不会很快结束，他很可能在战争中死去。他已年届四十，尚无子嗣，原因也许是夫人没有生育能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早想在新宁讨个偏房，可是新宁女子个性很强，都不肯给人做妾，他只得在外地寻找。由于军情紧急，他见缝插针，行军途中也不放过机会，急切地寻找一个生育机器。若是寻访良家女子，恐怕一时难以谈妥。而他根据游历的经验，知道青楼中也有不错的女子，于是出此下策，可是仍然未能如愿。

江忠源和刘长佑第二天推进到湘乡县城，见到了王珍、罗泽南与李续宾。

江忠源握着罗泽南的手说："只知王璞山在此驻守，却不料罗山先生也来了。"

罗泽南道："自从粤贼攻打长沙，泽南与王璞山和刘霞仙就奉知县大人之令团练乡勇，以资防堵。我等仿照戚继光的办法部署乡勇，敦之击刺，勖以忠义，纪律肃然。如今也该派上大用了。"

王珍忽见江忠源来到这里，大为惊奇，问道：“岷樵先生为何领兵到此？”

江忠源答道：“据向军门说，粤贼拟从湘潭西下宝庆，徐节相令我等扼守湘乡。”

王珍道：“刚刚得到探报，粤贼已到宁乡，我料定此贼必去常德，正要拔营去雷家铺扼守，向军门的情报恐怕不确。”

刘长佑见到李续宾，也颇为惊讶，说道：“听说迪庵兄率领团丁驻扎宁乡，何时返回湘乡了？”

李续宾答道：“逆贼七月包围长沙，我领团丁驻扎宁乡，八月份便返回湘乡了。”

“湘乡办团，不知是否顺手？”刘长佑又问。

“唉，费了不少周折。”李续宾叹息一声，“那时城内团丁不满三百人，无所统属，闻警则逃。民家信不过团丁，往往不肯留宿，我和罗山老师、璞山老弟在河岸买了一所房子，权当指挥所，罗山师称之为‘养暇处’。团丁驻扎在涟滨书院，每天训练坐作进退，军规礼节。好在朱县令给我们撑腰。我请他出面指挥，制定了严格的法令。又请他张贴告示：凡不遵号令约束，造谣惑众，奸淫掳掠，泄漏军情，损坏人民房屋、坟墓及身体，犯此者死；凡有聚饮赌博，吸食鸦片，遗失器械，喧呼斗殴，犯此者责罚。如此一来，训练才有了起色。”

“如今粤贼已经西去，迪庵兄打算何往？”

“唉，还是将团丁带回家乡务农吧。”

“不去追赶粤贼了么？”刘长佑见李续宾意兴索然，有些不解。

“这种窝囊仗，不打也罢。”李续宾郁闷地说道，“我曾对朱大人说：‘逆贼自造反以来，一直没有遭到重创，心气未定，却已十分骄矜。现在他们聚在一起，官军理应合围，将其一举歼灭，方为上策。’朱大人向上峰反映，不见答复。上峰尚且如此，我等夫复何为？”

王珍闻言，插嘴道：“迪庵兄要回家，我却想去找粤贼打几仗，以洗国家之耻，不给后世的历史评论家留下话柄，说朝廷供养读书人二百多年，当朝廷有难时，却很少有人出来报效。”

王珍说罢，跟江忠源和刘长佑道别，带领乡勇，匆匆赶往雷家铺。将部队部署停当后，他只身前往长沙，打探确切的情报。他想不通的是，官军云集长沙，怎么会让粤贼轻松逃走了？这个平民百姓跟远在京城的咸丰皇帝一样气愤。他有脾气，却无处可发，只能给朋友写信感叹：省会官军有十万之众，包围了垂死的贼军，竟然又让他们掉尾以去，蹂躏州县，荼毒生灵，无所底止。蒿目时艰，堪为痛哭！

这个急性子快马加鞭，疾驰到长沙城下，只见省城大白天里还闭着城门，出入都要攀上城墙。他想：我身上只有一张通行证，未带公文，无法证明身份，只怕进得去出不来。于是当即返回雷家铺，打算探听到敌军的确切行踪之后再作计议。

不久，王珍探明了太平军的去向，向朱孙贻请战。朱知县立刻报告上级：本县书生王珍打算请兵出境杀敌，可否发给口粮，以免由湘乡转运？可是省里的官员还守着旧观念，批复道：民兵应该防守县境，防止敌军窜越，不要出境作战。

王珍无奈，只得继续留在本县管理治安。湘乡勇虽未参加长沙保卫战，毕竟为湘乡做好了防御的准备。省会解围后，张亮基论功奏保，请求给罗泽南授予训导资格，由吏部铨选。罗泽南有了一个七品的职称，品级与知县相等，但还没有上岗。

洪天王的宿命决策

官军前线大员的部署总是想得很周到，但每到执行者手里就会大打折扣。向荣于十月二十二日从安乐铺赶到宁乡，太平军已从宁乡拔营。行至陆贾山，见官军追来，排列阵式抗拒，官军分三队进攻，被太平军打败。

太平军并不恋战，从城外小路北进益阳。向荣赶到敌军前方抄截的计划落空，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阻挡拼死突围的太平军。

第二天，官军追到苍水铺，太平军已抢到大批船只，搭造浮桥渡过资水，抵达益阳县城。向荣当即带领马龙和郭仁布紧追，韦昌辉派兵渡到江南阻击，与明安泰交战之后，退到河边村庄驻扎。官军害怕埋伏，不敢追击。探报说，资水中的船只已全被敌军抢走，官军无法渡江。向荣且忧且喜，忧的是他可能要承担放跑敌军的全部责任，喜的是他没能绕到敌军之前，有了充足的借口。

太平军到了益阳，拥有大批船只，水路畅通，西北方可从龙阳（今汉寿）去常德，东北方可从湘阴去岳州。到底是去常德，还是去岳州？太平天国面临着一个关键的选择。

益阳城内，洪秀全召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罗大纲等人议事。

罗大纲奏道："陛下，妖军已追到江南，我军是否立即开拔？"

洪秀全说："我把尔等找来，就是要议一议，天国大军向何处进发？"

杨秀清一愣，问道："不是说好了去常德建都么？"

“不错，此事确在长沙议过。”洪秀全慢条斯理地说道，“可是天军开到益阳，即有这么多船只等着装载天军，尔等细思，这岂非天意昭示？天军顺江而下，即可攻取湖北的省会武昌，常德不过一座小城，我等岂能舍大取小？”

韦昌辉说：“陛下所言甚是。武汉商贾辐辏，乃是富庶之地，既是天意昭示，天军自应乘船顺江流直下，先取岳州，再取武昌。”

杨秀清说：“前几日巴陵人晏仲武来到长沙，请求天军进兵岳州。此人曾到广西，入了我拜上帝会，回湖南之后，组织亲族和附近农民，手执黄旗，头系红巾，自称东王，活动在岳州新墙河一带。他说过，他的部队可在岳州接应天军。”

财富的巨大诱惑力，使天国领导人迅速地统一了意见。他们决定放弃在常德建都的计划，立即向东北方的岳州挺进。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就因为一个牵强附会的神启，便轻易改变了建都常德的计划，似乎过于轻率，令人难以置信。但若站在洪秀全的角度思考，这件事的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在天国的高层，洪秀全对上帝信仰最深。他经常流连于一个类似幻觉的感知世界，他相信自己到过天国的圣殿，相信自己的一切遭遇都是由上帝指引。就连杨秀清和萧朝贵的装神弄鬼，旁人一看就知道是虚伪的阴谋，他也能够以宽容的心态接纳。所以，一旦他认定某事为天降神迹，他就会把此事的意义看得无比深刻而庄重。

洪秀全在益阳所做的这个决定，对于天国前途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它决定了太平天国不再打算依托山区壮大势力，而要勇敢地踏入长江流域发展天国的事业。这至少表明了天国领导集团有了更足的底气。这个时候，天国的军队在湖南境内从天地会那里扩充了有生力量，天国的组织已经大致完善，许多服从纪律的官兵已被彻底洗脑。太平天国农

民运动在跟清军的战争中得到锻炼，已经羽翼丰满，一个大致的国家政权已经形成。

然而太平天国走到此时，已经蒙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他们的事业蒸蒸日上，但其组织的主要规划者冯云山和洪大全已经牺牲，而最有能力的大将萧朝贵又在长沙城下殒命。对于天国而言，这三个顶尖人才的损失，具有无法承受的重量。一些观察家认为，即便太平军在湖南补充了五万人的新鲜血液，也无法弥补这三位杰出领导人的缺失。如果洪秀全能够挽回这份损失，他的事业会有更好的前景，但他也许没有意识到失去三位合作伙伴对他而言是致命的，因为他并未遍求天下名士，延聘堪与洪大全等人媲美的干才，牵制杨秀清小集团的权力膨胀。因此，这三人的去世明确地标志着这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天国的权力重心开始向杨秀清倾斜。而这个趋势，最终将引发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

太平军抵达益阳之后，官军的追击也进行了若干调整。左宗棠接到益阳方面的情报，立刻感到岳州比常德更为重要，在他的提议下，大员们当即委派和春、秦定三、王锦绣、李瑞督带主力驰往岳州，令他们确探敌踪，拦头迎击。

楚勇跟在太平军之后赶到益阳，洪军已经扬帆而去。江忠源对刘长佑说："向荣无能，屡失机宜。和春还能听进去意见，可惜已失去指挥权。我真是不想再跟向某追下去了。"

刘长佑默想片刻，说："我们只推说楚勇原有约定，出兵是为了保卫桑梓。如今逆贼已解围而去，我们就驻扎益阳，兼剿安化的土匪吧。"

江忠源说："甚好，就这样报告中丞吧。"

张亮基同意了江忠源的报告，于是楚勇驻扎益阳，担任防务，分兵

攻打安化的土匪。

向荣追到益阳之后，只能望水兴叹。洪秀全把上帝赐给他的船筏全部带走了，没给不信上帝的妖兵留下任何水上交通工具。向军只得沿着资水南岸北上，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宁家铺。官军一到此地，立即沿江寻觅木排和竹排，搭造浮桥，安排过渡。

此时向荣接到探报，太平军从益阳取道蓝溪前往临资口。他当即令郭仁布于十月二十六日五更出发，直抵蓝溪。太平军派出四五千人分路迎战。两军从早晨七点打到九点，相持两时许，官军渐渐吃劲不住。这时福兴援兵赶到，太平军才退入村内抵抗。第二天，向荣与福兴亲率部队于五更出队，探得太平军已于初更时全股撤走，又在沿江抢得许多船只，分兵奔向西林港。向荣催兵前进，发现沿路桥梁都被太平军拆断，官军必须扎筏才能渡河，于是向荣又掉在了太平军后面。

太平军主力于十月二十六日已经驻扎临资口，当晚派出三艘船从芦林潭下行侦探。岳州绅士吴士迈督带渔勇沿河追捕，枪炮开火，太平军船只驶回营内。由于官军在临资口设了水卡，太平军船队无法迅速通过。十月二十八日，太平军带领几千百姓帮拆河内卡桩，仍然沿河而下。

向荣的部队于同一天沿着河岸跟追，在田埂小路上行军，部队只能单行鱼贯而行，行动迟滞。向荣另率一支部队找到渡口过河，企图绕向湘阴截击，可是太平军前锋已于当天从临资口取道芦林潭，连夜抵达湘阴城外。次日早晨，林凤祥和李开芳来到湘阴南门对岸的扁担峡，下令开火射击，乘船渡河。

湘阴城头上，知县庄心庠对长沙协左营外委杨载福说："杨大人，本县听说你从小练习骑射，精于技击，在湘江里放过排。前次打李沅发有功，所向无敌，皇上赏戴蓝翎，今天城防全靠你了。"

“庄大人放心，杨某不爱多话，等到逆贼渡到中流，我便下令开火。”

正在紧急之时，只见大队官军赶到城外，沿河开火，与太平军对射。不一会儿，探子来报：“总兵常禄和千总张国梁领兵赶到！”

林凤祥见对岸火力密集，对李开芳说：“妖军主力已到湘阴，我们不攻了，命令部队撤回！”

太平军从湘阴撤出战斗，向北面的营田进发。向荣行动迟缓，于十一月一日才行抵湘阴，探得太平军前锋已从营田起程，将船只和辎重全部抛弃，改走陆路，轻装奔到归义驿，方才驻扎下来。向荣道：“不好！归义驿位于通往岳州的大道，也可走小路东进平江，折向北进，攻击湖北的通城、崇阳和蒲圻。这个军情，须得速速报告徐节相。”

太平军的动向报到长沙，徐广缙、张亮基和罗绕典总要讨论好一阵。他们做出的决定，往往还没来得及执行，太平军便有了新的动向。

向荣抵达湘阴时，徐广缙才来到长沙。四天后，接到向荣送来的急函，得知常禄所部于十一月三日赶到大荆铺，而太平军已连夜北上，此刻应当已到岳州。常禄说他当即拔营追赶，一面派专官通知镇守岳州的湖北提督博勒恭武，请他严守岳州，只要能固守一两天，大兵即可赶到。

然而，常禄采取的措施已经晚了。第二天，向荣行抵岳州的新口铺，听说岳州城已经失守。

向荣听到的消息令他十分沮丧。驻扎岳州的大员于十一月二日已经出城，第二天早晨，知县也已弃城而去。中午时分，太平军分三路涌到城外，只见城门大开，无人把守，官军全部溃散。太平军随即进城，城内的火药大炮及饷鞘都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向荣说："博勒恭武和王东槐带兵防守岳州，城池也算坚固，就算逆贼兵力强盛，守一两天总该没问题吧？可是两名长官弃城而逃，谁还愿意守城？"

博勒恭武精通逃跑的艺术。他给常大淳送去一份报告，说他在十一月三日下午三点探知敌军离城只有三十里，便带领八百名官兵出城迎战。走到五里排，遇到敌军二千人，下令开火，毙敌无数，官军也有损折。不料东门火起，后面又杀出敌军的骑兵和步兵，官军腹背受敌，不能抵御，以致溃散。博勒恭武因坐骑中枪跌地，腹胯受伤。此时官兵营盘全被烧毁，不能安扎，只能撤回武昌。博勒恭武从此下落不明，咸丰下令满天下地寻找这名逃将。他的这份报告，显然一个字都不可信。

洪秀全在岳州大有收获。晏仲武兑现了他的承诺，积极地接应太平军。当吴士迈招募渔勇防守洞庭湖的各个入口时，晏仲武千方百计地阻挠。吴士迈好不容易招到一千多人，令他们驾驶五百艘渔船驶到土星港，把渔船首尾连接，拦在水面阻截太平军的船队。他的这一举措是好心办坏事，帮了洪秀全的大忙。在太平军抵达之前，吴士迈拦住了五千艘商船和民船，这些船只无法通过，全部羁留在土星港。太平军一到，由于晏仲武在渔民中成功地做了瓦解工作，吴士迈征用的五百只渔船不战而溃。太平军把两岸的人和船全部羁押，补充到部队里，军势骤然雄壮。晏仲武的部队扩充到两千多人，不断袭击驻防官军。

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义的事件。岳州的官军不战而逃也就罢了，可是他们预先在岳州所设的防御，不但没给自身带来任何好处，反而给太平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太平军的声势大增。太平军的水师从岳州开始形成。洪秀全下令另立水营，任命三十六岁的湖南祁阳人唐正财为典水匠（水师将军），统领水营。

唐正财自幼练习撑篙划桨，成年后擅长驾船，以贩卖木材为生，兼带贩卖米谷。他正在湘江下游贩运，船到岳州，遇到了太平军，被杨秀

清的演讲所打动，献出他打算贩卖的米谷，协助太平军的军饷，还联合其他船户一起加入太平军。水营的建立对于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太平军有了水师，今后便能在长江上往来自如。而清廷的官员们到这时为止尚未意识到水上作战的重要性。

从湘南到湘北，从道州到岳州，太平军在湖南尽得天时地利。以此看来，洪秀全与湖南的关系，似乎真是在冥冥中有一种宿命的安排。太平军真正的兴盛始于湖南，而后面发生的事情表明，太平天国军事行动最终的失败，也是由于他们在湖南和其他战场上与湖南人组成的湘军作战失利造成的。

但在此时，洪秀全站在岳州城头，还未参悟到这个宿命的两面性。他看着刚刚组建起来的天军水师，禁不住微笑了。

武汉三镇出现的神迹

太平军主力进占岳州之后，没有给官军将领留下多少时间来猜测他们的行踪。他们的后队在临资口、土星港各处征集商船，顺流东下，后队变成前锋，已经驶过岳州江面，从湖南临湘县的城陵矶陆续挺进湖北，取道监利县的杨林矶、嘉鱼县的泸溪口和排洲，顺流直下。他们的前锋船队拥有四五百艘船只，兵力不少，沿途口隘驻守的官军虽然也做了一些抵抗，但他们声称敌船假扮商船，很难分辨，以此为借口避免大的交锋，所以太平军畅行无阻。

向荣于十一月五日行抵岳州，太平军主力仍未北上，只见城外四面的高地上都扎有营垒。如果太平军水陆并下，前路并无拦阻。第二天，向荣令常禄带领湖北官兵一千七百名，王锦绣带领云贵官兵一千五百名，从小路驰往武昌，希望他们能绕到太平军前方。向荣部署停当，于十一月七日早晨逼近城下，探知太平军主力船队已经开动。向荣最喜欢趁敌军撤退时进击，立即督带各队兵勇进攻。城内的太平军已经撤走，官军抢杀掉队的一些太平军，追赶二十余里。看到敌军大队去远，向荣下令在冷水铺扎营。

向荣的追兵行进不算快，福兴和玉山的部队还在向荣之后，苏布通阿等人又在福兴之后，都在观望不前。他们的故意拖延，大大影响了向荣的积极性。

太平军在岳州的短短几天内收编了不少会党。从陆路北上的太平军不过几千人，但大多数是骑兵，官军步兵很难赶上。其余都是从水路顺流而下，沿途的船只全部被他们控制，官军无船可渡，也影响了向荣追击的速度。

向荣于十一月八日督率各队跟追，第二天得知敌军已经抵达蒲圻。

此城原有二千名官军设防，但已被常大淳调回武昌，城内只剩下四百官兵，经太平军冲击，无法抵御，当即失守。太平军一过即走，官军分批赶上，总是掉在他们后面五六十里。

太平军前锋很快就抵达江夏县的金口，征集了不少物资，距武昌只有六十里。这个消息令常大淳手忙脚乱，无计可施。湖北省城周围二十多里，原有驻防军及赶来增援的陕甘官兵，加起来只有三千多人，雇募的乡勇也只有一千几百名，连分布在四城垛堞守备都不够数，根本没有出兵迎击的可能。长江对岸的汉阳府城与汉口镇，商贾云集，都无官军防守，官军虽在武汉上游派有战船堵截，却毫无把握截住太平军的水师。即便水上得手，太平军还可弃舟登岸，从陆路进攻，路程更近。

十一月十二日，太平军的船只出现在武昌附近江面上。官军从两岸开炮轰击，水师也向敌军开炮，击沉了一些划船。太平军马上绕到对岸登陆，攻扑汉阳府城。陆路的太平军约有六七千人，从蒲圻北上，直抵武昌东门外，分作两翼扑攻，遭到城上的炮击，暂时退踞洪山一带。

向荣从湖南派来的常禄与王锦绣，领兵二千七百多名，中途被太平军冲散，只有一千多人抵达武昌。据湖北官军侦察，太平军船队湾泊武昌上游十余里，约有几百艘，全部安有炮位，所载军火粮食十分充足，两岸对渡又便于接应。

常大淳认为，如今官军水陆都被截断，粮运不通，必须先将大小敌船消灭，方可制胜。他听说湖南大营带有广西炮船，请求朝廷下令调来湖北助战。他又听说太平军早有直奔金陵之说，连忙请求下游的江西和安徽两省早作戒备，并请调江南水师的广艇炮船以及中号小号炮船在九江拦截，顺风溯长江而上武昌，迎头截击。如此一来，不但可以遏止太平军东进，还可以截断他们两岸的接应。这位巡抚把希望寄托于上下游的官军，自己却想不出任何应敌之策。他指望官军水师上下夹击，为武昌解围，但这只是他一相情愿而已，因为此时长江上下游并无官军水

师，即便有几艘炮船，也难与强大的太平军船队匹敌。

常大淳还面临着供给中断的问题。武昌城内的食物和日用品全靠汉口店市及客商货船供应，太平军突然攻占岳州，水师下行，所有店货商船逃徙一空，钱米油烛等物无从购办，加上水陆梗塞，更难转运进城。常大淳请求朝廷令湖南粮台多为购办，运来湖北，探查转运路径，以资接济。

官军在汉阳没有设防，但知府董振铎还是率领少量兵勇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攻城的太平军是林凤祥和李开芳两员猛将，他们在萧朝贵死后，打仗更加拼命，只用了一个昼夜就攻陷了这座府城，在巷战中击毙了董振铎。

林凤祥下令用船搭建浮桥，过汉水通往汉口，过长江通往武昌。这时洪秀全的信徒们又看到了一个神迹。武汉江面宽阔，但冬季江水干涸，江中浮出一片河床，为搭建浮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唐正财率领水营把铁链拴在汉阳晴川阁上，连接江中的船只，一座浮桥立刻搭成。浮桥一直通到武昌的汉阳门外，供太平军往来渡兵。江水不起波涛，浮桥十分平稳。神迹显示的天助，更加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坚定了他们对上帝的信仰。

太平军轻松地渡到了汉口镇，放火焚烧房屋，大火绵延十五里，火声隆隆，五昼夜不绝，汉口繁华的集市顿时化为灰烬。

常大淳也在武昌城外放了一把火，烧毁城外的村舍和民房，不给太平军提供隐蔽的工事。虽然他的做法是合乎围城防守兵法的明智之举，但接连两把大火，已经把过惯了太平日子的武汉居民烧得心惊胆战，人心惶惶。

罗大纲率队渡到武昌城外，指挥部队在武昌的东南西三面修建营

垒，同时分兵直下黄州。武汉周边，应山、孝感、黄陂、黄冈等处驿路都有太平军把守，黄陂一带也有太平军营垒，距河南信阳州只有三百多里。太平军又于长虹桥隔港驻扎，以阻官军北进。

太平军完成对武昌的围城部署以后，向荣才赶到距离江夏六十里之处，下令在白木岭扎营。四天后，他才率领前锋从长虹桥直抵敌营，但也只是用枪炮射击。太平军分队迎战，和春、秦定三、李瑞分头攻击，从早晨打到下午，互有伤亡，官军并无进展。

太平军很快占据了汉阳的大别山，又在襄河的小河口、谢家嘴等处搭建浮桥，并在武昌的塘角泊有船只，连亘数里，势力极大。

下层官员的呼声

晏仲武为太平军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后，没有跟随大军北上，留在岳州骚扰过路官军，抢劫军饷，阻遏通讯。张亮基和徐广缙商议，联名发文，令邓绍良在带兵路过巴陵时顺便攻剿。徐广缙还不放心，又派总兵阿勒经阿前往协助。邓绍良刚刚起程，又听说副将巴图带兵护送军饷行抵巴陵，被晏仲武抢去饷银三万两，还杀伤官兵十多人。

这时候，张亮基急于搜捕本省的土匪，已将江忠源的二千名楚勇调到长沙驻防，又函令罗泽南、王珍等人招募一千名湘勇前来省城。但是晏仲武在岳州的势力令他不安，他决定增派劲旅北上讨伐，江忠源奉令挑选一千名新宁勇驰往岳州，会同邓绍良和阿勒经阿作战。

十一月二十二日，晏仲武分兵三路攻击邓绍良，损失一百多人。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军屡次接仗，官军都有斩获。江忠源和刘长佑从古大路前进，先攻黄伏太、阳夫显、龙凤庵三处的会军，活捉五十多人，将三处敌营焚烧殆尽。邓绍良则直抵晏仲武的根据地，将晏家大屋全行烧毁，逮捕了晏仲武。

徐广缙此时奉到上谕，令他到武汉前线指挥作战，但他要等到大兵云集武汉时才敢亲临第一线，挨到十一月十五日才从长沙出发。行抵巴陵时，见福兴、玉山、苏布通阿的部队先后到齐，便令向荣直逼武昌东门外的洪山扎营。向荣连日从长虹桥、板桥一路转战而进，在卓刀泉扎营。十一月二十三日，官军各部合力进攻，湖南、贵州、广东、四川营兵最为卖力，首先抢到敌营之前，却不再前进。太平军分几队迎战，两军互相对射，各有伤亡，然后各自回营。

江忠源决定留在湖南以后，还是放心不下北方前线，给徐广缙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劝告信，总结官军两年多来失败的教训，希望徐宫保能

够采纳，以利于官军在湖北的作战。

和曾国藩向皇帝直谏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相比，江忠源的这封劝谏信可谓同样大胆。如果不是在特殊的环境之下，他的直言不讳很可能给他招来杀身之祸。他不但指责了徐广缙本身的错误，还向朝廷的正规军高级将领挑战，请求将他们撤下战场。谁都知道，官军的提督、总兵一级大员，骄奢横蛮，个个都是火暴脾气，江忠源一个小小的知府，却对他们指手画脚，甚至要端掉他们的饭碗，不是活腻了么？如果不是出于对朝廷的极度忠心，谁也不会干这种傻事。

江忠源说，洪秀全在广西起事以来，窜扰三省，迁延两年，攻陷了几十座城池，官军死伤无数。向朝廷请求的军饷，达到几千万两。为什么会遭此失败？不是敌众我寡，不是敌强我弱，也不是敌智我愚。那么弊端在哪里？大致上可以总结三条：第一是军法不严，第二是军令不一，第三是军心不齐。

为什么军队要严格执法？江忠源指出，军法是将领管理军队的工具，士卒不敢违反，可以驱使他们出生入死。将领不能行使军法，就不成其为将领；士兵不知畏惧军法，就不成其为士兵。可是广西开战以来，军法已完全成了摆设。

江忠源以湖南的战事为例，说明执行军法的重要性。全州因为得不到增援而陷落，教训惨痛；可是此后仍然有许多将领见死不救，按兵不动。道州因为将领弃城而陷落，这是一个反面教材，但其余的城市纷纷效仿。蓑衣渡之战，敌军锋芒已挫，只要官军在河东连营，斩断敌军右臂，就能取胜，可是官军指挥不灵。道州之战，敌军已被包围孤立，只要官军分兵驻扎七里桥，截断敌军东奔之路，就能取胜，但官军仍然调遣不动。长沙之围，敌人处于穷途末路，官军只要在龙回潭和土墙头驻扎，堵住敌军西撤之路，官军就能取胜，可是官军仍然不听指挥。利害关系已经陈明，下面屡次请求如法部署，将领们却无动于衷。道州、双

牌、莲涛湾六十里奇险之路，敌军自己走入了死路，可是官军却要放他们一条生路。长沙驻军四五万人，围守有余，又给敌军放开一条生路。士卒都认为逃命是上策，临敌毫无斗志。州县官员认为躲避逆贼是理所当然，守城没有决心。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指挥作战的都是提镇大员（军区司令或军长），级别高了，就想躲避危险；权力大了，就很难对他们执法。兵志说：法行自贵。大帅必须执法，才能控制将领，使将领依法管理士卒。军营体制，县官不如现管，士卒畏惧下级军官甚于畏惧高官，因为下级军官是他们的顶头上司。部队临战，先退的必定是高官，接着是中下级军官，然后才是基层军官，最后才是士卒。军法难以执行，就是因为高官太多。所以，他恳请徐广缙奏明皇上，把大员们从前线撤走，只留下一两名身经百战、懂得军事的高官，借用他们的权威来控制部队。中层军官不乏能征善战的将才，根据他们的才能，委派具体的职能，使资历较浅的军官奉令不敢迁延，军威便能整肃。他们得到提拔，更会感激朝廷，士气高昂。然后和他们约法三章，多加鼓励，赏罚分明，提高斗志，部队壁垒一新，军情自壮。

江忠源还从财政的角度指出裁撤提镇的必要性。他指出，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军队筹饷困难，高官的薪水和补贴比中级军官高出数倍，撤掉他们，能节约大笔的开支。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立刻实行选择将领的办法，为他们树立执法的权威。军法能够执行，权威自然树立，军事自然顺手。

为什么军令无法统一？江忠源认为，根子在于大帅没有随军。军情移步换形，瞬息百变，胜负之机，间不容发。古代名将莫不亲历行间，躬冒矢石，故能随机应变，所向有功。如今大帅距敌远者数百里，近者也有八九十里。刚刚看清地图，危险的地方已经发生变化，谈不上有什么地利；敌情刚刚侦探确切，而战情又发生了改变，谈不上知己知彼；

士卒的强弱，不是探访所能了解的；军官的才干，又因毁誉而多误；所以说，遥控是行不通的。

江忠源指出，前线总指挥必须由大帅亲自担任。如果从高官之中选出一名总指挥，而受他指挥的人也是高官，平日里平起平坐，此时就不会把总指挥放在眼里。如果总指挥强行钳制，就会离心离德。何况大帅每出一令，总是由于不符合军情，而被前线总指挥改变；而前线总指挥每发一令，也因不对大帅的胃口，又被大帅修改。加上驿递缓慢，指令很难按时抵达，信函往来，又会造成一些误解。更有甚者，让总兵出任前线总指挥，会引起提督的猜嫌；如果让总兵和提督都任前线总指挥，则两人同时发号施令，会有冲突和错误。军中积习，打了败仗，谎称胜仗；打了小胜仗，就谎称大胜仗；杀敌不多，就谎报杀敌甚多。大帅根据总指挥的报告奏报朝廷，功过不明，赏罚失当，士卒不服，军心涣散。

所以说，大帅必须亲临前线，才能不受蒙蔽。江忠源请徐广缙驻扎军中，事权归一，号令自明。大帅一到，军营耳目一新，将士精神一振。然后因地制宜，根据敌情作战，便能取胜。他认为，只要重创敌军，对手必做鸟兽散。

官军为什么会军心不齐？那是因为大帅对待官兵亲疏有别，赏罚不公。江忠源说，军中兵勇都是朝廷赤子，也都是大帅的爪牙。大帅对待他们必须绝对公平，不分亲疏远近，才能得到他们的效力。不论何人，同样罚过赏功。只要对亲军稍有偏重之心，必然导致将士离心。乌兰泰初到前线时管带贵州营兵，后来总统南路，对贵州兵便有所偏重，而云南兵和湖北兵便有怨言。向荣初到前线时管带湖南兵，后来他总统北路，略为偏重湖南兵，而四川兵和贵州兵就对他失望。徐大福只是一名守备，赛尚阿偏重他，全军都不服气。谢继超只是一名投效的委员，向荣偏重他，众人不服。士卒并不愚蠢，他们能看出上级的意向。千总、

把总级别虽低，却能辨别主将的优劣。军中各伍都有伍长，各营都有营将，一军胜则群起而抢功，一军败即按兵而自卫；甚至左队前进，右队先退；前队推进，后队反却。若再加以偏爱和歧视，则会互动干戈，争执不已，恐怕日后再做工作，居中调停，反而难办了。

江忠源语重心长地说：徐宫保，你初到湖南，命令手下的文武官员破除积习，互相救援，也是希望众志成城，面貌一新。可是如今人们议论纷纷，都说你徐大人偏重广东兵勇，我想一定不会有这种事情。徐大人身负天下的重望，一定能团结诸位将领，以成大功。人们之所以这么说，也许是你言语之间对广东兵勇微有褒奖之意，所以引起了误会。

江忠源这已是第二次向徐广缙进言，他认为钦差大人是否锐意改革，关系到对太平军之战的成败。也许此时他对徐广缙还抱有一些幻想，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使他对此人彻底失望。对徐广缙丧失信心的不仅是江忠源这个小官，连咸丰皇帝也不耐烦了，不久便让徐广缙交出了差使。

绝望之城

徐广缙没有积极向武汉推进，仍然坐在岳州遥控指挥。十一月二十八日，向荣所部直扑洪山，攻占敌营，将所有营垒全部烧毁。官军直追到城下，太平军撤向江岸。官军先前已拆断通往汉阳的浮桥，太平军没了退路，便反身死斗，官军各部与之相持，不敢收队。

向荣统领一万兵力，竭力攻破敌军壁垒，是为了杀开一条进城的道路。由于官军各路总兵观望不前，向荣深感兵力有限，无法达此目的。他秘密派人进城，邀约常大淳出兵夹击。常大淳接到信函，犹豫半晌。城内人心不稳，如果现在还派部队出城，会不会动摇军民的意志？还是等一等再说吧。

十二月二日，向荣从洪山改向东面进攻，击破太平军的几十座营垒。向荣将太平军逼到沙河，造成太平军大批伤亡，尸体枕藉，堵塞了河水。

距城墙只有三里了！向荣赶紧派人呼唤城内官军，邀他们出城夹击。无奈常大淳年事已高，无此胆量。他身负守城全责，不敢承担丢失城池的风险。他说："城内兵力单薄，部队士气不高，还是不要出城吧。"不管他的决策是否正确，向荣已经失去了进城的机会。寒风凛冽，大雨倾盆，向荣待在城外，对着远处被雨幕遮蔽的城墙，连连摇头叹息。火药已经淋湿了，部队失去了火力，向荣说："常大人不敢派兵出城，我等还是收兵回营吧。"

罗大纲带领矿工部队驻扎江边，顶着恶劣的天气，在滨江的平湖门和文昌门外指挥部队不懈地暗挖地道，六天便已挖成。林凤祥和李开芳带领敢死队掘进一丈多远，在城根下埋好炸药。

尽管雨声不绝，锄镐的声响还是惊动了守军。一些士兵把管子埋在地下，耳朵凑到管口谛听，声响越来越清晰。他们立即报告常大淳，请求从城内挖地道灌水，淹没城外的地道。可是还没来得及施工，十二月四日早晨七点，太平军已引爆地雷。轰隆一声巨响，城墙倒塌，守军顿时溃散。武昌城内没有一支江忠源那样过硬的部队，常大淳也没有左宗棠和黄冕那样的高人辅佐，民众没有调动起来，这已是一座笼罩着绝望的死城。罗大纲挥刀高喊，四五千名太平军冲入缺口，几乎没有遇到抵抗，顺利地占领了武昌。

太平军的旗帜还没飘上城头，城内守军和城外的援军就望风而逃，躲进了武昌附近的城镇。湖南人常大淳投井自尽，十几口家人自愿跟他去了阴间。他虽然以身殉职，却成了无能官员的典型。人们把武昌的失守归咎于他，后人谈起此事，每每摇头叹息，为他感到遗憾。

罗大纲的手下杀死了布政使梁星垣和按察使瑞元以下的湖北高官。江夏县的知县绣麟持矛巷战，奋力搏斗而死。武昌的绅民妇女将太平军视为洪水猛兽，许多人悬梁投水。

武昌失陷后，向荣拔营退驻青山，暂时与外界失去联系。太平军的几百艘战船驶到黄州抢粮。武昌离九江不远，乘船朝发夕至，江西面临着太平军的威胁。湖北境内到处拉响了警报。荆州的官军得到情报，太平军已派间谍到荆州侦察，打算正月上旬从仙桃镇一带派兵奇袭荆州，主力则从金口沿长江向荆州开进。长江上下游人心震动，战争的氛围使这个寒冬显得更为冰冷。

武昌城外，向荣是唯一积极作战的大将。他现在也和江忠源有了同感。武昌被攻破时，城墙上还有六千官军（向荣奏报的守军人数比常大淳奏报的多出一千左右），为什么堵不住一个缺口？友军观望不前，致使他无法歼灭围城的太平军。正规军陋习很深，而乡勇不但行军迟缓，所过乡村，还要恣意掳掠，甚至有通敌之嫌。至于地方文武官员，更是

没有尽到守土之责。如岳州城坚地险，几千官军守城，竟然一天也守不住。益阳、临湘、咸宁、黄州、武昌，没有一地固守城池，听说敌军杀来，立刻弃城先逃。百姓知道官府靠不住，纷纷迎接太平军进城。

太平军攻占武昌以后，重新搭起浮桥，沟通汉阳与汉口。杨秀清派出三千多人，驾驶三四百艘船只，赶赴长江下游运粮。十二月十三日，太平军袭击黄州府及武昌县。

太平军在黄州府掉入了陷阱。黄州知府及副将预先将居民迁走，然后令官军装扮成百姓模样，顶香迎接太平军进城，设席送酒。太平军喝醉之后，遭到官军杀戮。太平军余部向西逃走。

太平军在黄州吃了亏，十二月十五日分兵抵达蔡甸，向百姓征粮二十万石，征钱二十万串。百姓答应供给稻谷二千石，铜钱二千串，没有全部满足他们的要求。

十二月十七日，太平军到黄州复仇，占据空城一座。第二天行至郭店，不料向荣派兵杀到，又损失了一些兵员。前往蔡甸收取钱谷的太平军满载而归，碰上官军大举进攻，将钱谷夺归官军大营。

官军虽然打了两个小胜仗，但向荣手中没有船只，无法渡过长江。他无计可施，只好暂且休战。他认为，只有先将太平军的船只和浮桥焚毁，斩断他们的往来通道，才能设法收复武昌。于是他决定等待各地水师增援。

常大淳生前遇到的难题，向荣也无法解决。他向咸丰建议从九江调来江浙水师战船在下游堵截；由陆建瀛和张芾率领部队溯江而上，在道士洑扼守，那里河面窄狭，山势险峻，水师停泊此处，可以控扼长江。官军若在两岸部署四五千兵力，与水师犄角扎营，依靠深沟高垒，便能互相应援；他还提议徐广缙调拨广东水师战船从海道驶入镇江。

向荣认为，上游也要有水师攻击。水师从何而来？他想当然地要求将陆军改为水师。他手下张国梁的捷勇曾在长沙靳家河驾船击敌，颇为得力；广东兵勇内可以挑选出水战炮兵配备到水师。向荣感到缺乏的是炮船。他想起了曾在长沙靳家河作战的卢应翔，此人手中有几艘炮船，徐广缙已令其驶往武汉。总兵音德布有贵州陕西官兵一千多名，可以让他派游击韩世禧在常德和长沙多雇船只，配齐大炮，顺流而下。韩世禧可在长沙城防兵内再挑几百人，凑成一千人，加上邓绍良的一千多人，在岳州一带寻觅船只，并在洞庭湖招募水摸二三百名，预备柴草硝磺，全部乘船驶至金口会齐，约定日期，一鼓而下，焚烧敌军船只和浮桥，一定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向荣的此番谋划，看来井井有条，只是他想象中的那些援军一时根本无法到位。陆军改为水师，根本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计划仍然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过是他的一相情愿。因此，他的调兵遣将充其量只是画饼充饥而已。而太平军的迅速异动，完全打破了他的梦想。

十二月二十一日，向荣派和春等部攻扑新南门，派苏布通阿等部攻扑双峰山、长春观、小龟山、田家园等处土城，并令瞿腾龙攻打长虹桥。太平军在土城内开火，顽强抵抗。城头守军用连环大炮射击，炮子密如骤雨，击毙上山抛掷火罐的广东代理守备萨国亮。官军无法攻克太平军营垒。

向荣在此次攻击之后，一意等待水师增援。可是江西巡抚张芾通知他，所调河南、安徽官兵及舢板战船尚未抵达道士洑一带。新任云贵总督罗绕典则通知他，刚在长沙挑选兵勇五百名前往襄阳防御北路，还有重兵已经调动，但一时难以赶到。因此，太平军北走信阳、东下九江、西上荆州、南回岳州之路，官军都未设防。向荣此时只能驻守一方，距离洪山二三里的卓刀泉为东路要隘，他将部队拉到这里驻扎。

武汉上游六十里处的金口，是从西进攻武汉的要路，向荣的主力都

在金口采办粮食，这个地方是必守之地。由于金口一带没有船只，苏布通阿统带的川军无法渡江，向荣令该部驰往金口驻扎。

向荣期待官军水师到来，可是接到徐广缙的通知，常德的兵船仍须留守当地，只能由从衡州和永州撤回湖北的部队，管带几艘炮船驶下武汉。向荣又请张亮基在长沙雇用三四百艘民船，多安大炮，派人送到金口，令张国梁挑选善于驾船燃炮的捷勇二百名火速赶来，以便向下游攻击。

向荣得到情报，洪秀全还在汉阳，杨秀清住在武昌，石达开和罗大纲往来不定。韦昌辉、胡以晃、曾三秀则毫无消息，向荣怀疑他们已被官兵击毙。

向荣为了增强兵力，致力于收集从武昌城内逃出的官兵。正在此时，长沙遣散的一千多名潮勇来到向荣营中，要求杀敌报效，向荣兵力有所增加。他将主力分别部署在东路的卓刀泉、南路的长虹桥和西路的金口，打算分三路进攻武昌。他又抽拨官兵赶赴武昌县防守，以便上下兼顾。但是他这番努力似乎并无作用，城内逃出的百姓声称，太平军打算从水路撤出。

官军的探子证实了百姓的说法，太平军打算在武昌过年，然后分三股向东面水陆并进，直攻安庆和金陵，并打算截住瓜洲水口的粮船，召集丰北饥民。太平军现有兵力四五万，战斗力较强的有一万多人。他们拥有几千船的煤米，要带去金陵使用。部队乘坐满江红船，银钱都放在大船上，煤米放在小船上。

向财富进军

太平军进入武昌以后，据说已经拥有五十万之众，包括妇女、老人和小孩。领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去留。武汉乃九省通衢，四通八达，如果要留，会遭到官军四面八方的进击，同时缺乏雄厚的物资基础。天国领袖们在这里找不到踏实的感觉，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长久坚守武汉，于是大家的意见统一为继续前进。

剩下的问题是去向何方。这个决策似乎比去留的取舍更为复杂。从交通枢纽出发，可去的地方太多了。北可直上北京，杀死清朝皇帝，彻底改朝换代；西可挺进巴蜀或陕甘，坐大一方；南可回到运动的发源地，称霸两广；东可挺进江浙，立刻拥有天下大半财富，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然后再图进取。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倘若焦亮和冯云山仍在领导集团之内，他们一定能够说服洪秀全长驱北上，直捣清廷，实现他们为天国制订的政治理想。中外观察家都有人认为，在这个时候，太平军举全力北伐，一定能够成功地打进北京，推翻清朝皇帝的统治。然而焦亮和冯云山已经作古，影响不了洪秀全的思维，杨秀清却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东王认为，如果他们经襄阳向北进军，在河南定会遭到不可克服的抵抗。他主张天军向东开进，攻占东南财富之地。

也许杨秀清只是说出了大多数将士的想法。天军从长沙一路而来，时间过于仓卒，征集的物资还不足以令他们享受荣华富贵，连部队吃饭都成问题。他们目前没有进军清朝巢穴的自信。至于西进，也非将士们所愿。巴蜀闭塞，陕甘艰苦，进去了很难说能否再打出来。南下的选择更不符合军心，天国的臣民们已经烧毁自己家的房屋，表明了离乡背井的决心，现在大业未成就打道回家，显然有些说不过去。上帝的信徒们

无不垂涎江浙的繁富，纷纷请求东进。在长沙城下劝说杨秀清撤围北上的萧智怀，此时力请东王继续北进，但他的声音被东进的声浪淹没了。

在太平军东进决策的形成过程中，野史安排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此人是浙江长兴人钱江，一介布衣，胸负奇才，饱览另类的书籍，足迹遍及天下。

据说钱江对生养自己的江南情有独钟。他少年时一度进京，给皇帝上了一份万言书，议论时政，请皇帝迁都江宁，废除八股，停止科举考试，令各省根据考生的实际才干选录人才。

朝廷对钱江的奇谈怪论十分恼火，皇帝下旨将他逮捕，发配新疆的乌里雅苏台为奴。不久他得到赦免，返回内地，再次进京，与李鸿章、何绍基结为朋友。

洪秀全攻占武昌后，钱江星夜赶去投奔。洪秀全被他标新立异的言谈所打动，对他十分器重，令他掌控机要。他给洪秀全上书，提出十四条国策，劝天王直攻北京，洪秀全不听，径取金陵。他非常失望，离弃洪秀全而去。

钱江主张北上是一种说法，换了一个作者，野史又不一样。有人杜撰了一份钱江给洪秀全的上书，说他为洪秀全夺取江山规划了一个三部曲。第一步攻取金陵，那里聚集了中国的大半财富，可以充实太平军的实力，而且金陵是古代帝王建都之所，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第二步是攻取汴梁，与金陵形成犄角之势；第三步是攻取济南，构建攻打北京的前进阵地。这样做的好处是，太平军可以控制齐鲁的运河，不让粮食流入清朝的地盘，同时掌控了南北的邮道，还能牵制大清的勤王之师。

不管有没有钱江的献策，洪秀全集团进入武昌不到一个月，就确立了东进金陵的方针。也许以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为首的理性派是主

张北上直捣清廷的，但他们一个是二等王爷，一个是三等王爷，无力扭转杨秀清的决断。富腴的江浙大地仿佛在召唤太平军将士们，渴望迅速致富的农民军巴不得早一天离开危机四伏的武昌。

洪秀全在武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据沈懋良的《江南春梦庵笔记》记载，赖汉英及其三岁的儿子，以及他新婚不及一月的十六岁继室娇妻黄氏，一同被太平军掠去。洪秀全在船上见到黄氏，频递秋波。属下见状，揣摩天王属意于此女，便叫她女扮男装，将她送到天王身边。后来洪秀全谎称黄氏姓赖，而赖汉英是她的舅舅，并将赖汉英之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洪天贵福（或称洪福瑱），也就是后来的幼天王。这段记载几乎无人肯信，因为诸多史料中都称赖夫人是洪秀全元配，生有二女一子。尽管如此，沈懋良言之凿凿，称黄氏的婆婆就在他家做用人，而且还是邻居。对于这个事件，信与不信，但凭读者见仁见智了。

再说太平军决定去向之后，杨秀清令部队放出风声，扬言要在武昌过春节，试图麻痹官军。实际上天国的臣民依据基督教已经放弃了过春节的习俗，他们把中国人最大的传统节日选定为撤离武昌的日子。

根据向荣后来送到北京的奏报，他当时已经看出了太平军撤离的意图。但也许这只是他事后的捏饰。我们很难相信，他会在除夕那一天下达大年初一发起全面攻势的命令。但他向皇帝报告了这次不合常情的军事行动。实际情况也许是官军发现太平军已经撤防，便开始了一轮炮击。张国梁乘势攻入敌营，将土城拆毁十多丈，夺获两尊六百斤大炮和二十多件重型器械。

这一天城内有一些百姓逃出，他们反映，太平军纷纷将大炮搬到船上。韦昌辉使用疑兵之计，放出风来，说要从上游攻打荆州，还要分兵回攻长沙。他派出二百来艘船只驶向上游，抵达距离汉阳三十多里的沌口，还有一些船只陆续扬帆而上。太平军的这些动向，都有探子向向荣报告。

沌口有一条小河通向荆州，向荣不得不重视这一情报。他立即通知驻扎金口的苏布通阿留心侦探。如果敌军果然向上游进发，就要跟踪追击。一面又派快马飞奔常德，令音德布率部赶往荆州，会同将军台涌实力堵截。

向荣当然也想到了敌军可能声东击西，以小部兵力示形于上游，主力向下游撤离。他知道道士洑兵力单薄，第二天就派玉山和刘开泰率部向道士洑增援。

正月二日夜晚，太平军的主力开始撤离。他们在保安门和大东门一带放火，借以迟滞官军的追击。向荣派和春与秦定三从后面进袭，他本人率李瑞等部分攻东门和南门。官军直抵城门，太平军的断后部队自动下城撤走。官军进城后，太平军已从草湖门和汉阳门撤出，迅速上船。向荣追到江边，船队已经启航，他只能望水兴叹，收兵回城。

太平军水师前锋二百余艘船只于正月九日夜晚驶到武昌下游六十里的阳逻，其余船队仍然停泊在长江北岸一带。向荣令总兵和春、李瑞、秦定三带兵先从南岸沿江追击，他本人留在武昌安排接管事务。他派飞马向河南报信，请琦善派兵绕到江南上游攻击敌军；他又知会陆建瀛和张芾，请他们迅速率领水师在长江拦截；又令玉山和刘开泰在五日内赶到九江，与陆、张会师。

向荣不擅长打理政务，而且急于带兵追击敌军，他已照会身在岳州的河南布政使严正基，请他速来武昌安民复市，又派飞马请已经调任湖北巡抚的骆秉章赶紧前来上任。

第六章　湘运之兴

《湖南通史》：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湖南一改以往“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的状况，一跃而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省份，“由是湖南名闻天下，天下皆以为强国”，出现了“湘运之兴”的新局面。

帝国军队总动员

在太平军撤离长沙到撤离武昌的这段日子里，咸丰皇帝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他在接到太平军从长沙安全撤走的战报时，气得胸口隐隐作痛。他把这笔账算在福兴和向荣身上，将福兴交吏部议处。向荣本是带罪效力之身，咸丰尽管对他恨得牙痒，但苦于还要用他，只能把他的这个罪过存记下来。他自我安慰道：这对向荣也许是一个促进，他若再犯过错，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咸丰无论如何想不通，逆贼窜到宁乡安乐铺时，据报不过三四千人，兵力实在不多。他们进至宁乡之后，朱启仁带了四千名潮勇驰往长沙西北一带，阻挡他们前往湘阴。官军堵截的兵力已经达到逆贼的一倍半，逆贼怎么就没有遇到一点抵抗，顺利地抵达岳州了呢？所有的官军一定只是跟在逆贼后面尾追，没有一路绕到逆贼之前。想起那些畏葸不前的统兵将领，咸丰恨不得将他们生吞活剥。

更可气的是，逆贼在益阳与官军接战之后，退到河边村庄，官军居然担心有埋伏，便不再跟追。十月二十八日才沿河岸追赶，走的全是田埂小路。向荣为什么要绕道走另一条路呢？这不是谎报军情又是什么？完全是为了掩饰他的故意迟延！至于没有船只，一个前线总指挥，怎么事先就没预备下来呢？所有船只反而被逆贼领先抢占，弄得官军无船渡河，说这些话还不是为了推卸罪责？你们参劾一个县令，借此掩盖自己的玩误，难道大官们的过错就不追究了？

咸丰想着这些令人恼火的事情，焦虑地等着前方进一步的战报。过了好几天，等来的却是岳州失守的消息。咸丰骂道：“贼匪从湘阴境内直接窜入岳州，府城的文武官员为什么毫无准备，使贼匪如入无人之境？岳州失守几天之后，徐广缙和张亮基近在长沙，为何茫然不知，只

是听那些将官谎报军情，放任他们延误军机？莫非你们早已知道了岳州失守，却先压着不报？徐广缙从广西到湖南，已经迟了许多天。他到了湘潭，贼匪正在穷蹙图窜之时，朕远在北京，屡接奏报，也知道扼守贼匪逃窜之路最为关键，为什么他就不知道？徐广缙必须立即统带大兵驰赴岳州以北，亲临前线指挥，不得再有迟滞！徐广缙到湖南以来，军营并未有起色，朕如此重用他，朕都感到自愧，他于心何忍何安？徐广缙、罗绕典、张亮基、骆秉章，都先行交部议处！”

不难看出，咸丰的这些斥责，几乎与江忠源对徐广缙的批评如出一辙。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对太平军作战的初期，一些基层官员和民间有识之士的看法，与最高统治者完全吻合，但是宝塔尖和宝塔底座无法形成合力，改变不了宝塔中部糟糕的现状。

湖北的官员在咸丰眼中也是一群饭桶。岳州失守，肯定是有逆贼内应，该城文武防御日久，何以毫无察觉？岳州以北还有蒲圻、嘉鱼、咸宁等县，为什么常大淳不去选择要隘堵截，却急着将部队撤回武昌？蒲圻等县难道不是朝廷的领地？凡此种种，咸丰都无法理解。

博勒恭武明显是个大浑蛋，咸丰当即决定将他革职，再查他的劣行。罗绕典看来必须暂留湖南，不要去江西上任了。咸丰仔细推敲湖南军营的弊端，总是由于带兵大员不能预先绕到贼匪之前迎头兜剿，或在要隘设伏拦腰截击，后面的追兵又不肯跟踪紧追。向荣追贼，追到吃紧之时，又以兵力单薄为借口，要等长沙的兵到才肯发兵尾追。如此举动，怎会不坐失良机？

咸丰越想越气，决定将徐广缙革职留任，张亮基、鲍起豹各降四级留任。

皇上心情不好，祁俊藻作为军机领班，却不能跟着他一起心浮气躁。他冷静地指出：逆贼虽还未出湖南，河南、江西与安徽就必须预作

准备，以免临时来不及调集兵力。他为咸丰拿出一套调兵遣将的方案。

河南方面，可令布政使郑敦谨驰赴信阳州一带，会同南阳镇总兵柏山扼要部署防守；这还不够，还要令代理巡抚琦善迅速起程，驰抵湖北与河南交界之处，指挥部队严防；从陕甘调来的三千兵力，都由琦善调遣。琦善兵力不足，可令讷尔经额从直隶省选派精兵三千名，交提督陈金绶统带，随同琦善前往。

江西方面，可令代理巡抚张芾立即赶往九江，督促九江镇总兵清保部署防务，省城事务由布政使陆元烺会同在籍尚书陈孚恩代理。

安徽方面，可令按察使张熙宇和寿春镇总兵恩长火速前往沿江扼要处所联合布防。巡抚蒋文庆仍驻省城安庆，就近调度。

这番部署，咸丰批准照行。祁俊藻又提醒皇上：前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已经奉旨进京，此时应当还在湖南境内，可否令他行至湖北时，留在武昌，帮同常大淳办理防务？祁俊藻说："此人老是替别人背黑锅，赛尚阿、程矞采自请朝廷处分时，总要把他捎带上。此人倒也识趣，并无怨言，尽管他无权指挥大军，也能帮同死守长沙。"

咸丰道："既是如此，或许此人才堪大用，就让他留在湖北帮办军务吧。"

蒋文庆奉旨在安庆部署兵力，但他手下无兵。他向咸丰请调江苏水陆各营精兵三千名，咸丰令陆建瀛照办。为了进一步充实安徽的防御力量，咸丰又令山东巡抚李僖迅速挑选精壮兵丁二千名从宿州驰赴安徽。

琦善奉旨开往前线，觉得直隶调来的三千兵力远远不够，还向咸丰请调吉林、黑龙江骑兵四千名，直隶官兵六千名，陕甘官兵二千名，通通到河南布防。咸丰觉得阻挡太平军北进是重中之重，只能满足他的要求。琦善请调之兵已有一万多名，担心军粮不足，咸丰令户部迅速调拨

饷银二百万两，分别解送军营及河南。

十一月二十日，咸丰令接替琦善的代理河南巡抚陆应穀在河南各营中再抽调一二千人，迅速派到与湖北交界处择要部署。又令李僖选派山东精兵一千名、郭梦龄选派山西南镇精兵三千名驰赴河南。

从广西发端的造反事件，时隔两年多，影响已经扩大到中原各省，咸丰不得不动员全国各省兵力参战。太平军出现在武汉之后，河南、安徽与江西如临大敌，咸丰令各省大员严密防堵，特别强调九江的重要性，坚持要张芾亲自指挥防御。

武汉的命运令咸丰魂牵梦绕，但是他几天没有接到常大淳的后续战报。徐广缙自从奏报岳州失守后，再也没有奏报到京。咸丰感到前线的大臣几乎无一可靠，决定陆续起用一批新人。但如今战况紧急，他还必须依靠老臣支撑一阵。于是，他向满朝文武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先朝旧臣在此极为困难的紧要关头，一定要同心协力，挽救天下苍生，以他们的努力来弥补皇帝的不足。

咸丰提出，他这是为民请命。他代表天下苍生向朝廷的高官们发出恳请。他每当阅读军报，看到地方被害，便会心如刀割。大臣督抚应当体谅他的一片苦心，努力为民除害。军队作战，纪律为先，务必信赏必罚，约束严明，使将士知道有进无退，人人用命。小胜小负，不过是兵家常事，一定要据实奏报，不可谎报军情。他作为皇帝，赏功罚罪，全以军报为依据，倘有偏重偏轻，怎能令将士们知恩图报，畏惧惩罚？

他非常担心地方官员打着团练乡勇的幌子盘剥百姓。他指出，乡勇是民间为了保卫桑梓而自发举办的，经费由绅董自行经理，如果地方官以此为借口大肆募捐，苛刻摊派，骚扰民众，基层官员狼狈为奸，又怎能让良民安稳度日？

咸丰强调自己一心想为百姓减负，凡是被贼匪侵扰的省份，他都曾降下谕旨，令督抚查明，奏请减税和抚恤。现在岳州失守，贼匪扰及武昌、汉阳一带，他想到江南百姓的痛苦，更加忧虑重重：如果官府照常征税，百姓怎么负担得起？他告诫省级大员一定要充分关注民生。凡是逆贼经过之处，都要分别减负，使百姓在颠沛困苦之时，不再背负沉重的赋税。

年轻的皇帝屈尊降纡，请求得到高官权贵的协助。他迫切需要忠心而能干的臣子为他排忧解难，人事问题已经成为他关注的焦点。

太平军进入长江的消息传到京城，迫使咸丰更大规模地调兵遣将。对手拥有强大的水师，湖北黄州、蕲州、广济等处沿江险隘，处处都关系到长江下游的安全。他命令陆建瀛迅即驰往九江上游，扼守长江天险，援应湖北，同时为江西和安徽树立藩篱。当他获悉对手占据汉阳以后，急令徐广缙带领湖南追兵火速赶到武汉救援。又令常大淳和双福指挥武昌守军竭力防守，并与城外救援各将密商，内外夹击。

咸丰得知向荣率先赶到了武昌城外，觉得此人还不算无药可救。看来他明白自己在长沙犯了大错，此举是为了将功抵过。咸丰又把希望寄托在这员老将身上。他对军机大臣们说："向荣每遇接仗，尚能身先士卒，桂林、长沙先后被围，向荣都有守御之劳。现在逆匪攻扑武昌，也是向荣先派常禄和王锦绣带兵赴援，并亲督兵勇追至蒲圻，福兴、玉山和苏布通阿都落在他的后面。向荣督兵剿贼，虽未见成效，究属老于行阵，临事尚知机智。因念将才难得，已叫徐广缙派他总统诸军。该员具有天良，谅必知晓感奋。朕就把提督衔赏还给他，令他帮办军务，提镇以下全部听他节制，让他速解湖北省城之围！"

祁俊藻问道："那些丢城失地的文武官员，皇上打算如何惩处？"

咸丰道："这些人丧尽天良，朕决不轻饶！胡方毂与阿克东阿即行

处斩。廉昌也应斩首，先关押起来，秋后处决。福兴有心推诿，厥咎尤重，先行革职，留于军营，交向荣差遣委用，带罪自效。和春、秦定三、李瑞、经文岱、瞿腾龙追击不力，一概先行革职留任，仍责令剿贼，以观后效。”

武昌被太平军攻陷的那一天，咸丰当然还不知道此事，但他为了谨慎起见，已将军事责任做了划分：湖南湖北两路剿匪，责成徐广缙和向荣二人专办；江苏、安徽、江西三省邻近湖北的各个要隘，责成陆建瀛部署防御，但陆建瀛仍然必须在长江上游扼要督剿；河南的各条要路，责成琦善带兵进攻。

祁俊藻说：“陆建瀛前因丰工之事，已被革职留用，此番要他负责三省防御，恐众官不服，是不是还得给他一个头衔？”

“赏还他头品顶戴吧。”咸丰答道，“朕听说此人颇为英锐，敢于任事，好谈经济。平日当差还算谨慎，也有些声望，只是还不知能不能言行如一。”

“微臣听说，此人身边有一些贤士大夫和名流辅佐，严正基、魏源、梅曾亮、陈奂，都曾被他罗致到幕府。他在丰工督办河南合龙时，获悉逆贼北上武昌，据说他毫无惧色，从容不迫地对幕客说：‘群盗弄兵，无坚不摧，然实少远略，如今只是苦于没有敢于承担责任的官员！’此话掷地有声，看来此人还是有些胆色。”

“不错不错，他奏来四条有关作战的建议，朕觉得还有些见识，所以令他考察军情，必要时亲往前线扼要指挥，允许他酌情筹办，朝廷不予遥控。又令他分别命令文武大员，严防水陆要冲。他上疏建议，虽然小孤山是扼守长江的要隘，但还不如在上游黄州和蕲州一带设防。朕看重的就是他的胆气。这样吧，索性命他为钦差大臣，总管三省防务。”

这时候，祁俊藻再次向咸丰推荐湖南的干才。他说："中书省的左宗植向微臣力言曾国藩和江忠源可以大用，请皇上斟酌委任。"咸丰对这两个名字并不陌生，当即下诏，令曾国藩以侍郎身份帮办湖南团练，并令各省起用缙绅协助巡抚，江西的黄赞汤、安徽的吕贤基与河南的毛昶熙等人，都奉命协助封疆大吏举办团练。

陆建瀛奉旨部署东南防御，调兵募勇。兵员尚未集结，上游突然发来鸡毛信：逆贼已攻占武汉。战争警报日益紧迫，长江上游必须钦差大臣亲自督促布防，陆建瀛不得不仓卒出师。他上奏说：东西梁山及荻港各需一千兵力防守，请江苏和安徽两省巡抚如数拨给。

武昌失陷的消息终于报到北京，咸丰瘫倒在龙椅上，好一阵头晕气闷。当他回过气来，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将徐广缙和向荣革职，留在军营带罪自效！"

咸丰丢了武昌，顿感河南吃紧，他最担心对手直杀北京。经过一晚的慎思，第二天上朝，他发布一道上谕，给琦善调派一批满蒙大将做助手。都统西凌阿，副都统明庆、德崇额和忠泰，头等侍卫穆克登额和德兴阿，同时奉令前赴河南军营，听候琦善调遣。咸丰心想，琦善好歹是经历过阵仗的大员，见识过英国的武力，想必对付国内的逆贼应该不会胆怯。加上这些悍将辅佐，必能将逆贼挡在河南边境。

接着，他对军机大臣说："徐广缙前次奏报，还说武昌可以解围，他的话几天就失效了，武昌竟被地雷攻陷！徐广缙对敌情如此缺乏了解，朕对他大失所望！还不是因为进兵迟缓，误了大事？向荣在城东打了那么多胜仗，又有何用？未能督率诸军保护省城，罪无可解。现当贼势猖獗，剿办吃紧之际，朕只得对他们从轻发落。徐广缙必须立即前往武昌，会合向荣妥办兜剿。罗绕典应该已到荆州，叫他跟台涌严防上游。陆建瀛要迅速驰赴九江，与张芾一起派出精兵，溯流而上，截击逆贼，不得再有迟延。武昌城中截留的三十多万两军饷，都被逆贼所得了

吧？官军的费用从何接济？徐广缙一定要飞催后方绕道解运，还要加倍慎重。叫叶名琛设法筹划，从江西和湖南解运军营，以济急需！”

除了催调徐广缙和陆建瀛的两路兵力，咸丰还令琦善与陈金绶火速领兵南下，与南路和东路各路兵力四面兜围，相机进攻。咸丰一再告诫前线大员，不要区分疆域，致误事机。同时，他还令陕甘总督舒兴阿和代理四川总督裕瑞加强西部防御。

为了琦善专心于军务，咸丰给他赏加都统衔，又任命为钦差大臣，令他专办军务。安徽也需要得力的臣子，已经回到老家的周天爵，奉旨协同蒋文庆办理团练防剿。候补盐运使但明伦奉令听从陆建瀛差遣委用。

可是，奉旨开往第一线的大员们行进缓慢。徐广缙现在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对战争的前途感到悲观。他也知道皇上饶不过他，索性窝在长沙不动，在给别人写信时，很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紧张的心情：他屏住了呼吸，等待雷霆降临。但是他知道逃避上前线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很不情愿地从长沙起程。武昌陷落以后的第五天，他才行抵岳州。看来江忠源的劝告对他没有产生多大的作用，他仍然企图遥控前线。骆秉章此时也已抵达岳州，奉到了帮办湖北军务的圣旨。他得知武汉已经被太平军攻占，前路不通，便与徐广缙暂住岳州。

咸丰知道徐广缙已是一个废人，而武昌的丢失必须有人负责，他正好要拿一个大员开刀。既然徐广缙与向荣不和，索性让徐广缙退出，让向荣放手去干吧。

十二月二十六日，咸丰下令拿问徐广缙，由代理湖广总督张亮基派员解交刑部治罪。他任命向荣为钦差大臣，赏还提督顶戴，令他接收徐广缙的关防，专办军务。所有军营文武官员，全部由他指挥。他希望向荣能够体谅自己的这片苦心，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咸丰是一个细心的年轻人，唯恐遗漏细枝末节。他担心吉林和黑龙江的骑兵南下，仗着他们是满人劲旅，一路上违反军纪，影响军民关系。他叫琦善严格督查，不许部队沿途勒索车辆口食，任意骚扰百姓。

他又想到，陆建瀛所带兵力不到五千人，恐怕还不够用。九江上游一带本来兵力单弱，必须从河南与湖北调兵前往协助陆建瀛，武昌下游才能设立有效的防御。他屡次令琦善与向荣各选精兵驰往九江及安徽一带，与陆建瀛会合堵截。

左江默契

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南各地的会党备受鼓舞，蠢蠢欲动。张亮基必须密切关注本省的治安。有一天，他把左宗棠找来，问道："季高，你知不知道浏阳有个征义堂？"

"征义堂？是个贫民组织吧。"左宗棠答道，"我想想——此堂在道光十四年就有了。那时钟人杰在湖北通城造反，距离浏阳不远，浏阳东乡人周国虞以兴办团练抗逆为名，召集乡民，成立征义堂，练习刀矛，制造枪炮，形成自己的势力。浏阳有很多百姓加入征义堂，历任县令担心征义堂闹事，不敢过问。中丞怎么问起此事？莫非征义堂要造反？"

张亮基叹了口气，晃了晃手里的一份公文，说道："这是军机处转下来的一份奏折。浏阳的一桩杀人案惊动了皇上，批给我来查处，此事恐怕征义堂脱不了干系。我已犹豫很久，不知该不该发下去办理。征义堂是不是会造反，我问过浏阳的赵知县，他说那些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并无异心。"

作为一名刚刚经历过战火的清廷大员，区区杀人案，在张亮基的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更看重的是全省的防务。如果为了一个杀人案而得罪了征义堂，逼得他们造反，那就非同小可了。可是，如果对此案不闻不问，皇上追究下来，又如何交差呢？

"季高，你先看看案卷，给我拿个意见。"

左宗棠接过案卷，迅速浏览。御史的奏折上说，太平军刚进湖南时，周国虞虽然没有跟着起兵，但他派人与太平军暗通消息，已经包藏祸心。太平军包围长沙时，派密使给周国虞写信，让他起兵响应。此信落到了浏阳团总王应苹手里。征义堂怕他向官府告发，便将王应苹杀人

灭口。

左宗棠看完案卷，说："此事容我想一想，再禀报中丞。"

他退下之后，派人把典史孔昭文和武举人诸殿元叫来，吩咐道："有件机密公务，须得你二人去办。你们脱下官服，乔装改扮，去浏阳暗访那里的征义堂。不要惊动地方官，更不要打草惊蛇。务必摸清他们有无造反的迹象，侦察征义堂根据地的交通和地形，把该堂大小头目的姓名住址一概查明，登记造册。"

几天后，左宗棠交给张巡抚一份调查报告。孔昭文和诸殿元此去，深入到征义堂的根据地古港、山光洞和宝盖洞等地，查明周国虞手下有两万多名会众，平时确有劫掠私斗的行为。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派密使来往于长沙与浏阳之间，但周国虞为人谨慎，征义堂并没有轻举妄动。浏阳团总王应苹所部乡勇捕获了太平军的信使，周国虞等人给太平军的回信落到了王应苹手里。太平军从长沙撤走以后，王应苹由于仇恨周国虞，到官府举报他私通洪党。周国虞不甘坐以待毙，派侄儿带领三百名会众进入浏阳县城，声称协助正规军保卫仓库和监狱，表明他的部众不是造反军队，而是民兵组织。周国虞这一手，也是为了威胁王应苹，让他不要再去告状。

很明显，征义堂处在黑白两道之间，属于灰道。周国虞是个智慧型的人物，自我定位非常巧妙，平时不黑不白，有利时亦黑亦白，必要时可黑可白。太平军攻打长沙时，他造反的可能性较大；太平军离开了长沙，他造反的可能性较小。但他手下的头目曾世珍和邓万发不够冷静，行事莽撞，为了寻仇报复，集结部众烧毁了狮山书院，杀死王应苹，顺带抢了一些富裕人家。

这个举动激怒了各乡团勇，他们要为王应苹报仇，在浏阳东部的达浒集结，大有对征义堂用兵之势。周国虞不得不为两位兄弟擦屁股，派

出六十人的先锋部队驻扎在杓形，阻遏乡勇，又调集其他会众准备出击。但是征义堂战斗力不强，周国虞的先锋很快就被乡勇消灭。他只得采取守势，率领会众在古港、穴山坪和宝盖洞一带集结，扼险自守。

赵知县非常懂得为官之道，也深知征义堂势力强大，担心自己惹不起，唯恐事情闹大，便把王应苹一案压着不办，一再向上面辩解，说周国虞并没有造反的迹象。没想到，王应苹的家人和朋友把这个案子捅到了北京。这就是王应苹被杀一案的始末。

张亮基看了调查报告，沉吟半晌才说话。

“季高，征义堂人多势众，凶手是周国虞的人，若要缉拿，非得兴师动众不可。赵知县说，他有很多下属都是征义堂的成员，据说我身边也有征义堂的耳目。真要发兵攻打，牵扯面很广哪。我看犯不着为了一个杀人犯大动干戈吧？是不是写个折子，把此意奏告皇上？”

“不妥。”左宗棠回答。

“为什么？”

“理由有四条。其一，征义堂确实跟洪逆有联系，又杀了个团总，如果中丞置之不理，恐怕文宗会怪罪于中丞；其二，省城附近存在这么强大的一股势力，甚至渗透到了县衙和省署，怎么说也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必须要将其瓦解；其三，如果中丞压着不办，王应苹的手下也不会答应，要是发生武力争端，征义堂没了退路，极可能揭竿而起，那时就难平息了；其四，征义堂会众虽多，铁了心要造反的不过几百号人，只要制住了这些骨干，其余会众不打自散。这么便宜的事情，中丞怎能不办呢？

“有道理有道理！”张亮基如梦初醒，“季高先生有什么妙法，能够既将征义堂一举铲除，又不把事情闹大呢？”

“办法早就有了。”左师爷微微一笑，“只是，宗棠有两个不情之请，不知中丞能否应允？”

“请讲请讲，一切照你说的办。”

“此事必须绝对保密才能办好。除了中丞、意城（郭崑焘）和我三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万一走漏了风声，恐怕就办不成了。这是其一。”

“这个嘛——依你就是。其二呢？”

“有一支部队我必须秘密调用，还要借用中丞的名义，但不发公文，请允许我便宜行事。”

“哪支部队？请师爷明示。”

“我要用江岷樵的楚勇。此时岷樵在湘北进剿晏仲武，想必已大功告成。我想让他即刻赶往浏阳，对外宣称是去平江追剿晏仲武余部，才不至于惊动周国虞。该部开到浏阳之后，又须对外假称要去江西剿匪，暂驻浏阳，等待补给。只要征义堂不轻举妄动，等到岷樵完成部署，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了。”

左宗棠提的两个条件，张亮基都答应下来。一张大网，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浏阳撒去。张亮基坐在巡抚公署作秀，配合左宗棠的部署。

王应苹被杀一案，受害者的亲友已经告了御状，湖南的官府却毫无动静。浏阳的团丁到省城告状，张巡抚只是打几句官腔，一概不予理睬。

“本部院已派通判裕麟去了浏阳嘛。此案还要调查研究，你们等着吧，本部院自会秉公断案。”

浏阳人上访碰了钉子，以为张巡抚被征义堂买通了，有意包庇杀人凶手，只得通过关系，求助于邻省江西的官府。

张芾和陈孚恩看了邻省递来的状纸，义愤填膺，给张亮基发来公文，请他发兵捕治征义堂。他们说：张大人一向爱民如子，官声极佳，对待上访的群众，怎么摆出一副官僚的嘴脸呢？张亮基爱惜自己的名誉，有些沉不住气了。但他想起左宗棠的叮嘱，不得不对兄弟省份的同僚也打起了官腔，还是顶着不办。

征义堂派到省署和县衙的卧底，打探到了巡抚和知县的态度，不断给征义堂的头目发回“一切平安”的信号。

这时，身在岳州的江忠源接到左宗棠一封绝密的函件，里面附有浏阳县地图和有关征义堂的各种情报。左宗棠写道：岷樵兄，这虽是一封私信，却是传达中丞大人的命令，只因事属机密，不能下发公文。望兄台接信后，火速带兵赶赴浏阳，目的是收拾征义堂。但是进军目的不能暴露，只说是去平江追剿晏仲武余部。贵部抵达浏阳，将兵力部署停当，再张贴告示，利用强大的宣传攻势和武力威慑，力争招安。遇有反抗，立即镇压。正式的红头文件，等岷樵兄到了浏阳，我再补发过来。此事万万不可泄露，切记切记！

十二月十四日，楚勇从巴陵出发，经平江来到浏阳。江忠源一到，想做些调查，却没有一名绅士敢来见他；走访民众，也无人敢提征义堂之事。可谓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好不容易打消了一些人的顾虑，才得知征义堂在洪秀全攻打长沙期间在浏阳焚掠淫杀，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而他们的武器精良，技艺不凡，绝对不是寻常的土匪。他想，季高此事办得好，若不及时将征义堂铲除，真是后患无穷！

楚勇开到浏阳的目的虽未走漏风声，但赵知县多了个心眼：江知府此来，莫非是为了镇压征义堂？他连忙拜见江忠源。

“江大人，敢问贵军将向何处进兵？”

“江某奉中丞之命前往江西剿匪，只等长沙运来粮饷，部队就会开拔。”

赵知县放心了。不料过了两天，楚勇在县城东边的冯家岭扎营，张贴告示：本知府奉令前来处理征义堂一事，要抓捕的只是几名首犯，其余人等，一概不问。只要将首恶绑来献给官府，本知府决不出兵。

楚勇扎营时，邓万发和曾世珍等人混在人群里围观，打探江忠源的形迹。百姓认出这两个会党首领，也不敢指认他们。邓万发等人回去后，对部属们说：“原以为官军都是壮汉，今天一见，个个骨瘦如柴，如同乞丐。哼，一群乌合之众，混饭吃的！我们征义堂内，刀矛、拳棍和枪炮样样精炼，吃掉他们又有何难？为什么不敢迎战！”

赵知县听说征义堂要大动干戈，急得连连跺脚，一狠心咬破指头，写下血书，上呈巡抚，以身家性命担保征义堂不会作乱。他还说，如果把事态闹大，他负不起这个责任。

血书呈到张亮基手上，巡抚再次迟疑不决。

“季高，意城，非得取缔征义堂吗？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左宗棠和郭崑焘说：“请中丞不要犹豫，按既定方针办。一定要相信江岷樵，他的楚勇足够对付征义堂。”

巡抚的工作做不通，赵知县又去找江忠源，说话时带着哭腔：“江公，你素以诚信闻名，这次为什么骗我？你了解征义堂吗？他们占据了东乡周边十里宽的地盘，有几万人哪。难道在下不知他们为恶十多年，可是谁敢拿他们怎么样！现在大军都到湖北追赶洪逆去了，而江公你只带一千多名疲弱的士兵来这里，你自己想想，凭你这点兵力，能把征义

堂打下去吗？在下一把年纪了，难道还怕死吗？我是担心坏了大局！只要征义堂举兵起事，长沙就保不住了哇！”

江忠源笑道：“赵大人，我的确对你隐瞒了实情，多有得罪了。兵不厌诈，江某身负重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怎么不知道情势危急？只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至于江某的区区一千人是不是对付得了征义堂，很快便见分晓。”

赵知县求告无门，只得听任江忠源为之。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向张巡抚告急，请求给浏阳增兵几千，筹饷几万两。

张亮基接到报告，与左宗棠相视一笑，不予理睬。

江忠源正在思考如何进剿，担心山径丛杂，溪峒深险，仰攻不易。不料征义堂主动来进攻了。十二月十八日，征义堂五六千人分三路扑向冯家岭楚勇营地。会众高举白旗，上面大书“官逼民反”，宣布武装造反。会众漫山遍野地杀过来，刀矛林立，喊声震天。左路出击詹家岭，直逼江忠源的大营。

曾世珍欺负江家军兵少，以为很容易对付，却没料到对方是一支精兵，面对强敌，一点也不慌张。江忠源事先已派守备李辅朝率领一营兵力驻扎在县城内，以防内变。他自己督率两营兵力打阻击，在营外设了三重伏兵。

会众冲到离营半里处，发现营中毫无动静，起了疑心，不敢贸然进攻。江忠源派出几十名骑兵诱敌。会众果然上当，蜂拥而进。

江忠源一声号令，伏兵杀出，将会军截为几段。会军首领手持大刀，一阵砍杀，连伤几名楚勇。楚勇毫不慌乱，一齐挺矛刺杀，将会军首领戳死。

杀向县城的会军，遭到李辅朝所部抗击，落败而逃。

会军一战失利，全军撤退。江忠源命令部队全部出击，一直追杀到二十里外的双江口，才收队归营。楚勇斩杀征义堂三百多名精锐，俘虏五十多人，缴获大量炮械和旗帜。经过核查，得知被刺杀的征义堂首领名叫张大武，是会众的教头。

江忠源趁势张贴告示，声称凡愿脱离征义堂者，可以领取良民牌，不予追剿。当夜，征义堂回营后，散去八百多人。从此陆续离散，来楚勇营中领取良民牌的达到一万多人。各乡打算跟随征义堂闹事的人也就不敢轻举妄动。

江忠源知道征义堂的势力已经瓦解，连忙分兵，直捣三坪洞和山口两处会军根据地。张亮基调来的援军，由经文岱等人率领，冒雪向平江的卢洞、十八盘和福石山进军，抵达征义堂根据地的东北部，防止会军撤离。浏阳团练和平江团练出动几千人，配合楚勇扼守各处要隘。

十二月二十三日，楚勇进占古港，江忠源下令进攻。楚勇一举击败曾世珍和邓万发的阻击部队，周国虞所部退守三坪洞。楚勇于除夕日追逼到征义堂的根据地双江口，抓获首领朱兴祥、陈国材、陈朝泾和陈德昭等二十多人，全部斩首。征义堂举事的最高领导曾世珍负伤潜逃，也被抓获斩首。楚勇斩杀七百多名会军，俘虏六百多人。

江忠源命令征义堂余部投向楚勇兵营领取免死牌，各自回家。当晚，楚勇解散了几千名会众，周国虞逃往汉阳的鹦鹉洲。他和邓万发两人这次都幸免于难，到下一年才被官军捕获，处以磔刑。

江忠源在浏阳用兵十二天，称雄于浏阳几十年的征义堂被楚勇一战解除。赵县令大为惊诧，对江忠源刮目相看。

“江大人真是雄才伟略，下官佩服得五体投地！”

“赵大人，你认识左宗棠吗？”

“左宗棠？他是何人？恕下官孤陋寡闻，还望江大人指点。”

“赵大人，有些话不便明说，你只要记住这个名字就行了。对付征义堂，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史官有论：湖南的官府征讨会党，就是从这一仗开始。

团练大臣的新思维

张亮基在为征义堂伤脑筋的那些日子里，奉到一份上谕：

>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这份上谕，显然是祁俊藻根据左宗植的提议向咸丰推荐曾国藩的结果。张亮基不敢怠慢，以极快的速度，于十二月十三日将寄谕送到了湘乡。

曾国藩奉旨以后，第一反应是不愿出山。他还记得，当赛尚阿要江忠源赴广西效力时，他曾奉劝江忠源坚持守制，不能有失于孝道。现在他自己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自然要以理学约束自己的行为。第二天，他起草了一份奏疏，恳请在家终制，并给张亮基写信，请他代奏皇上，陈述不能出山的苦衷。

奏疏刚刚写就，还未发出，十二月十五日，张亮基派差官到荷叶塘送信，通知他武汉已于十二月四日失守，长沙人心惶恐，恳望他出任帮办团练的大臣，为保卫桑梓尽心尽力。

曾国藩大为震惊，他的决心动摇了。湖北省城的失守事关重大。如果此时他再请辞朝廷的重托，皇上会怎么想呢？如果他为了自己做人的完美，不顾桑梓的安危，家乡的官民又会怎样想呢？

正在他难做决定的时候，郭嵩焘来到荷叶塘，吊唁曾国藩的母亲。深夜时分，曾国藩见到了这位年轻时义结金兰的挚友，和他秉烛恳谈。话题由缅怀死者转到国事，曾国藩为了试探对方的想法，说他打算守制，无意于出山帮办团练。

郭嵩焘劝道："你素来有澄清时局的抱负，现在机会来了，你不乘机为朝廷效力，怎么对得起天恩？何况戴孝从戎，也是古来的惯例啊。"

曾国藩没有说话，郭嵩焘却看穿了他的内心。这位友人雄心勃勃，想要整顿中国的政治秩序，只是因母丧在身，有些犹豫罢了。郭嵩焘又说道："如今适逢乱世，英雄辈出，老兄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大展宏图？"

曾国藩的心已被说动，但他城府极深，仍然没有应允，还是一口咬定：他已打定主意为母亲尽孝。郭嵩焘看出他想要下台子，但还需要阶梯。于是他去找曾国藩的父亲，大谈他儿子出山保卫家乡的必要性。老先生深以为然，把儿子找来教训一通。

也许曾国藩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父命难违，遵循父命乃是最大的孝道。儒学的伦理规定貌似死板，但巧妙地预设了开脱的机关。只要有足够的智慧，拐几道弯子，人人都可以达成自己的意愿而无亏于大节。既然父亲开了口，曾国藩自然同意遵循皇上的旨意办事。

曾国藩答应了，但不能表现得过于积极，于是他拖延了几天。郭嵩焘索性再烧一把火，领着弟弟郭鹭焘一起前往曾家，催促曾国藩起程。曾国藩沉吟半晌，说："若要我应诏帮办团练，你兄弟二人须得入幕参赞。"

郭嵩焘并不讨厌功名，爽快地应承下来，于是曾国藩出山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

曾国藩烧毁已经拟好的请辞之疏，带着九弟曾国荃，和郭嵩焘一起，于十二月十七日起行，四天后抵达长沙，立即拜访张亮基，筹商如何举办团练，查办匪徒。

张亮基非常乐意看到曾国藩到来。此人豁朗大度，巴不得能人荟

萃。他所领导的湖南官场，为曾国藩提供了非常宽松的环境。

湘阴人郭嵩焘虽然对湘军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他本人并不擅长军事。他作为近代

杰出的外交家著称于世。

曾国藩在张亮基的衙署内走动，自然会见到师爷左宗棠。曾左二人此前虽然未曾谋面，但通过共同的朋友，彼此都有耳闻。曾国藩知道左宗棠是湖南的一大才子，而左宗棠已从各种渠道得知，曾国藩为官清廉正派，敢于负责。特别是江忠源，谈起自己的曾老师，总是赞口不绝。

曾国藩现在所任的这个职位，也令左宗棠瞩目。左师爷自从参佐戎幕之后，一直力主用乡勇对付会党，轻易不会调派正规军参战。绿营将士不服调度，贪生怕死，目无军纪，劳民伤财，把这样的部队调上前线，无异于自找麻烦。乡勇部队能够吃苦耐劳，作战勇猛，服从命令，爱护百姓，左师爷对他们格外青睐。如今曾国藩被皇上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左宗棠希望他能把湖南的乡勇训练成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

因此，当张亮基向左宗棠请教如何与曾国藩合作时，左宗棠力主将乡勇的组建和训练，以及全省的社会治安，全部交给曾大人办理，让他放开手脚，才能有一番作为。他还表示，他会积极地为曾大人推荐人才，献计献策。

张亮基听了左宗棠的忠告，已经胸有成竹，诚恳地对曾国藩说道："曾大人是湘省人士，人脉广布，省情熟悉，团练和治安这两块，就劳你多费心了。曾大人尽管放手去办，亮基全力支持。"

曾国藩满口谦词，心中暗喜：张石卿果然爽快！不过，这样一来，究竟谁是谁的帮办啊？口里却问道："本省治安形势如何？"

"逆贼在本省境内从南到北一扫而过，省内蛰伏已久的土匪趁机纷纷举事，长沙府、宝庆府、辰州府、岳州府、衡州府和桂阳州的辖地，都有土匪活动。各地刁民麇集，纷纷起事。"

曾国藩说："土匪虽然没有形成大气候，但若粤贼再次打进湖南，

他们很可能成为内应。治乱世须用重典，非得严厉打击不可啊。”

“保民治安的重担，既然交给了曾大人，就请曾大人多拿主意。”

“不知省城驻防兵力有多少？”曾国藩又问道。

“长沙城内有营兵四千，但统领多头，一名将领多则统领五百人，少则统领一百人，由游击色钦额总管营务。”

“团勇有多少？”

“已经练成的团勇，有南县勇、浏阳勇、新宁勇、宝庆勇和湘乡勇，全部由文官统领。级别最高的是五品同知王葆生，其余都是起用生监。”

曾国藩说：“如此看来，本省治安形势十分严峻。营兵指挥不统一，团勇数量不多。当务之急是招募兵勇，认真训练，镇压各地的骚乱。”

左宗棠初次会见曾国藩，在一旁留心观察这位比他年长一岁的京官。郭嵩焘、胡林翼、江忠源、欧阳兆熊等人多次跟他提起此人，都是赞不绝口。通过亲眼观察，他同意大家的看法，曾某的确为人正派，敢作敢当。不过，他似乎缺少办实事的才干。

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热情，“季高兄，久仰大名，人材难得啊。不才奉旨帮办团练，恐难胜任，若能罗致季高这般的高才，心里就踏实了。”

“涤公如此爱才，殊为难得。在下倒是看中一个武才，不妨荐给涤公。此人身在绿营，却如鹤立鸡群，虽然只是个候补都司，却知兵善战。前次长沙之战，他率部出城游击，多有杀伤。宗棠以为，涤公若让

他训练团勇，必有成效。”

“季高说的是塔齐布吧？”张亮基接口说道，“此人确是不凡。不仅季高向我举荐，江岷樵也说，此人素为已故都统乌兰泰所器重。曾公奉旨兴办团练，百事待举，不妨借这个满人将领之力，统带训练一支部队。”

左宗棠和张亮基的推荐，为曾国藩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将才。可见曾左初遇之时，彼此都有结交的诚意。此次见面之后，左宗棠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说他与曾侍郎相处很好，可惜曾侍郎出山，来得太迟了。

左宗棠和曾国藩的社会地位当时相差悬殊，而且曾国藩的官声、文名和口碑颇佳，左宗棠能得到他的友谊，觉得自身的价值又一次得到认同。但左宗棠自视甚高，对曾国藩有褒有贬，褒的是德，贬的是才。他认为曾国藩是个书呆子，执行能力不够。野史抓住了这个事实，编造出一个段子，专讲左曾二人之间争强斗气。

话说曾国藩在京城里做了几年侍郎以后，一年冬天回家省亲，从湘乡返京时，在长沙盘桓几天。昔日岳麓书院的同学们轮流做东，请他吃饭。一次宴请，在座的有左宗棠、郭嵩焘和江忠源等人。

左宗棠是个屡试不中的书生，平日里最怕别人点到自己的这个痛处，和曾国藩坐在一起，眼看着他只比自己大一岁，木讷寡言，才干显然不如自己，却已经做了好几年的京官，而自己三十大几了，还什么都不是，心里不是滋味。

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饭桌上谈论国家大事，左宗棠自然要有所表现。他博闻强记，议论时引经据典，观点标新立异，又能自圆其说。他滔滔不绝地讲话，曾国藩只有听的份儿。

左宗棠成了聚会的中心，令曾国藩心中不快。哼，这个左季高，一

介布衣，湘阴的一个农家子弟，竟然喧宾夺主，狂放不羁。我得让他出出洋相。大家趁着酒兴出对联时，曾国藩念出一条上联：

季子自季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

“左季高”三字，嵌在此联之中。左宗棠一听，气得脖子都粗了。好你个曾涤生，居然直戳我的痛处。我老左无缘进士及第，做山民又不甘心，还要卖弄才学，那又怎么了？且看我怎么损你吧！老左我反正不在官场，无求于你，管你什么京官不京官，怕你个屁！他略一思索，念出更加刻薄的下联：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

此联嵌着“曾国藩”三个字。曾国藩一听，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哈哈，这个左季高，真不是吃素的。我不懂军事，缺乏经世济民的学问，你还不是纸上谈兵！还想反击一下，转念一想，酒席上的话当不得真。我堂堂一个侍郎，与他斤斤计较，倒显得我没有肚量了。

野史的含义，无妨见仁见智，各得其旨。左宗棠在务实人才奇缺的年代，对曾国藩才干的评价不高，其实是因两人之间知识结构的差异。这个段子，准确地表达了知识结构不同导致的认同障碍。

左宗棠和曾国藩在四十岁之前，由于经历和爱好不同，曾国藩务虚多一些，左宗棠则务实多一点。曾国藩以性理之学而闻名，潜心研究宇宙观、人性论和道德学，对于经世济用之学，他虽寄予关心，但比起痴迷此道的左宗棠，还是小巫见大巫。

左宗棠的知识结构比较新进。作为积极的务实派，他热衷于钻研应用科学，为此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他与曾国藩的学问有许多无法重合之处。而曾国藩作为清廷的二品大员，以文章道德享誉朝野，但在实用知识方面，不及一介布衣左宗棠，也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此刻曾国藩正在谋划建立一支新军，由于缺乏经验，非常谦谨地听取各方意见。左宗棠不仅劝说张亮基放手让曾国藩主持团练，还非常热心地为他参谋。

把湖南的团练交给曾国藩来主持，确实是一个英明的决断。对于团练一事，曾国藩早有一番与众不同的谋划。抵达长沙的第二天，他就拜发了一道奏折，陈述他关于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的设想。

曾国藩自从决定出任帮办团练大臣之后，便在考虑如何为团练乡勇闯出一条新路子。他一直揣摩圣意，发现当今圣上热衷于团练，是想照搬祖宗的办法，走半个世纪以前嘉庆爷的老路。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四川、湖北、陕西与河南四省交界的地区，白莲教造反此起彼伏，声势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1799），清廷的绿营正规军已经招架不住白莲军。嘉庆皇帝启用古老的保甲制度管理城乡居民，并在此基础上团练乡民，组建民间武装。

嘉庆下旨之后，团练广泛兴起，民间武装竟然把白莲教打得无处藏身。三年时间内，白莲教基本肃清，大清帝国的国内政局，此后总算稳定了差不多五十年。

咸丰皇帝现在想起了嘉庆爷的法宝，想把各地乡民武装起来，在本地保卫桑梓，对付太平军的进攻。他认为，只要全民皆兵，太平军便会举步维艰，而且会失去兵员补充。为了这个目的，咸丰打算任命一批团练大臣，下令刊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和《坚壁清野议》，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

然而，曾国藩认为，嘉庆的做法已经过时了，若想打败太平军，照搬老黄历是行不通的。

嘉庆时代团练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

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官军野战部队，防止城乡士民与造反军勾结呼应，让官军作战部队没有后顾之忧，此外还能断绝造反军的粮食供应，给造反军攻城制造障碍。

当初的白莲教和如今的太平军一样，擅长流动作战。但白莲教在野战中不是官军的对手，全靠游击得胜。因此，各地乡勇只要完成了那个八字任务，白莲教就变得寸步难行。各地乡勇配合官军，把白莲教困死在战场上了。

咸丰时代则完全不同。如今的正规军大势已去，不堪一击。太平军经过各地，官军当即溃散，乡勇成为抗击造反军的主力。但是各地乡勇通常不能出境作战，缺乏野战能力和统一的指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各地乡勇组织起来，经过训练，改良武器装备，组建成强大的兵团，才能取代绿营部队，为朝廷剿灭太平军。

曾国藩明知咸丰的想法落伍了，但他不好直截了当地指出天子的谬误，同时担心把话说白了，会让咸丰看出他在军事上的野心而对他心生顾忌。他自己心里清楚，要想靠各地的老式团勇来扑灭太平军，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这个钦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其实对团练乡民毫无兴趣。咸丰既然要他从事军武，他就要组建一支新式的军队，取代现存的朝廷正规军，挽狂澜于既倒。不过，一切还得谨慎从事。

曾国藩一天都没有办过团练，他所做的工作，是在得到皇帝的授权之后，把已经团练好的乡勇部队，召集到自己的旗帜之下，进一步加强训练，补充装备，改革军制，扩展为清末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他从一开始就借鉴江忠源的经验，试图组建一支正规军，以对抗全国的太平军为己任。他的设想规模宏大，是罗泽南、王珍和李续宾这些元老级的团练专家不敢去想的。那些人没有曾国藩这么高的级别，也没得到皇帝的授权，就是想办也办不到。

曾国藩在这份奏折中所谈的设想，是在省城长沙成立一个大团。他心中设想的大团，就是一个军的兵力。他要把各地已经办好的乡勇部队集结到长沙，由他统一指挥，根据需要到各处作战。这实际上就是一支新的野战部队。为了隐藏真实的目的，他为这个想法找了一个恰当的理由。他说省城长沙兵力单薄，行伍空虚，不足以担任城防。有了这个乡勇大团，进行扎实的训练，既可以用来剿捕土匪，也对省城防御不无裨益。

曾国藩还从财政入手，阐述了在省城办大团的好处。皇上号召团练乡民，确实是当务之急。但团练的难处，不在于操习武艺，而在于难以募集资金。

朝廷财政紧张，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道光二十年以来，清廷为鸦片战争陆续支付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纹银。道光二十三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两，清廉的骆秉章也因此受到连累。全国税款欠缴几近五千万两。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两。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曾国藩说，国库空虚，朝廷无法像嘉庆年间那样资助团练，而民间捐款，指望虽大，却是画饼望梅，当不得真。他提出把各地团练集中起来，编组更有战斗力的新式军队，可以为朝廷节省军费。把壮健朴实的乡民招募到长沙，训练一个人，就收一个人的成效。这种做法比各地一哄而起操办团练，也能减少许多团练经费。

官军进剿太平军以来，时间已有两年多，消耗的军饷不可谓不多，调集的军队不可谓不众，但是将士们遇敌即逃，很少迎斗。官军只是从远处开火，不敢短兵相接。原因在于士兵没有经过训练，既缺乏胆量，又没有武艺在身。他要改弦更张，注重练兵，吸取明朝戚继光和近人傅鼐的经验，练兵只求其精，不求其多。不指望马上见效，只指望能够接济前方作战的兵力。

曾国藩使用这样一番说辞，从本质上改变了团练的性质。按照清朝的惯例，团练只是在各州各县就地兴办，省城和重镇的防务还是由绿营担任。曾国藩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大大提高了团练的地位，增强了团练的职能。

曾国藩为了表明自己不愿违背人伦，在奏折中写了一个附片，说他在京供职十四年，今年回家，祖父祖母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野草，母亲的葬礼也没有办完，不忍心突然离家担任公务，请求等到战事顺利之后，团防之事办得有了头绪之时，仍然回籍守制，以遂乌私。

事实上，曾国藩也知道，官军的战事不可能很快逆转，他回家继续守制的可能性不大。只要皇上允许，他可以在团练一事上大有作为。

咸丰正处在病急乱投医的时候，不管曾国藩是不是违背了祖宗留下的团练原则，也不管曾国藩是否有心当一位军事首领，只要能够有助于打败洪秀全，他都会同意。所以这份奏折奉到朱批："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关于团练的新思维和新实践，使他成为咸丰时代最成功的团练大臣。咸丰任命的第一位团练大臣是前任刑部尚书陈孚恩，第二位就是曾国藩。此后三个月里，咸丰一口气任命了四十九位团练大臣。这些人当中，只有曾国藩真正把团练办成了气候，这是因为他勇于改革旧的团练体制，让乡勇走出了家乡，集结起来，组成了强大的野战部队。

曾国藩有了现成的部队

在曾国藩奉旨出任湖南团练大臣的同时，张亮基命令湘乡知县朱孙贻推举可以担任将领的人才，朱孙贻提名王珍。张亮基命令王珍、罗泽南和罗信南分别率领团练的乡勇到长沙设防。王珍率领三百人进入长沙；罗泽南和罗信南率领七百人开入省会。

从湘乡出山的团练大臣，以及来自湘乡的团练乡勇，在咸丰二年的最后一个月聚首于长沙。王珍将所部称为“湘勇”。湖南已有楚勇、南勇、宝勇、浏勇等勇队，王珍采用“湘勇”的番号，是为了区别于其他的勇军。

第一批来到长沙的湘乡勇，包括了罗泽南的中里湘乡勇和王珍的下里湘乡勇，但不包括李续宾的上里湘乡勇。一千人分为三营，王珍指挥左营，罗泽南指挥中营，罗信南指挥右营。

曾国藩决定按照明朝戚继光管理军队的办法，每天操练湘乡勇，并且为之酌定训练章程。曾国荃佐理兄长，为他拟写了治兵三十二策。王珍也十分积极地与曾国藩兄弟探讨训练方法。

王珍此年二十九岁，比曾国藩小了一轮，但在团练湘勇方面，足以做曾国藩的老师。他曾跟随罗泽南在湘乡山中学习，领悟自我修养的道理。罗泽南手下有几十个门生，空闲时教授战术，练习技击、剑术、跳远，排列战阵，经常演习。那时候，很多老乡认为罗泽南精神异常，罗泽南则说：“你们错了，过不了几年，天下必将大乱，不可不先修武备。”

王珍年少，性情最为刚猛，习武最为勤勉。罗泽南说：“我门下唯有王珍有望成为名将！”

王珍的练勇开到，曾国藩兄弟和郭嵩焘观摩阵法。校场之中，湘勇列队而入，王珍登上将台，挥旗擂鼓。左右每队各有一百人。第一通鼓声响起，队伍鱼贯而行，列为两行，左侧的队伍奔向右侧，右侧的队伍奔向左侧，行走三轮以后，围成圆圈，都持武器对外。第二通鼓声响起，队伍向左右奔走，回复原来的队列，相对格斗，左起则右伏，右起则左伏，三起三伏。军士们再次奔走，圆阵变为方阵。于是，后军分别从左右出场，蛇行绕攻，前军三合而退，前方的左右两军也互为进退。王珍擂鼓鸣角，旗帜成圆周挥舞，士卒便奔走一圈，聚为城郭。城有三道门，先聚集的士卒分左右行走，先从门口奔出，其余也按次序再起成队。士卒的行动只听从旗鼓的指挥，疾奔犹如风雨，听不到任何声息。

看罢演习，郭嵩焘和曾国荃大为喝彩，曾国藩频频点头。他已经看出，王珍是一位将才。

王珍给观摩者讲解他为湘勇制定的营制。湘勇以队为基本单位。一队由十四人组成，设什长一名，伍长一名，副伍长一名，炊事员一名，散勇和抬枪队员十名。六个队合成一哨，每哨八十五人，设正哨长一名，副哨长一名。四个哨合成一个营，营的长官叫营官。因此，一营人数为三百四十人。加上由营部统一调配的整容师、缝衣师、医生、药师、铜工和木工，共有三百六十人。

曾国藩问道："勇队的武器都有哪些？"

王珍回答："主要以冷兵器和热兵器交替使用，包括普通刀矛，耙叉，长刀，七尺矛，腰刀，火罐，火箭喷筒，神鞭，抬枪，鸟枪，劈山炮，藤牌，短枪，弓箭，三眼号炮。每队配备两袈帐篷，供宿营使用。"

曾国藩步下看台，走到队伍前面，仔细打量湘乡勇的号衣。他们的制服都是蓝色镶边，仿造旗人服装镶边的式样。衣服有四粒扣子，号铺

用白布印字，中书“湘勇”二字，上注营号，左旁注哨号，右旁注队号，下注姓名。每个勇丁都有一副腰牌，上书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还有担保人姓名和入营时间。

王珍跟在曾国藩的身后，解说道：“营部有一本花名册，注明本营所有士卒的基本资料，及担保人姓名。新勇入营，必经人担保。”

曾国藩微笑着点点头。王珍又说：“湘乡练勇，原则是兵归将选，并为将有。兵归将选，就是由营官组阁，如同一朝天子一朝臣。给营官三百四十人的编制，他愿意要谁就要谁。营官自己挑选的哨长和什长，自然都会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这就是兵归将有。以我之见，什长和伍长，以沉默寡言的人为上选。”

接着，王珍向曾国藩等人介绍了湘乡勇独特的管理办法。营官管理部属，有一定的民主程序。每月初三和初八，营官设茶，召集各级军官饮茶，商议军务，了解什长是否称职，散勇是否勤操听令。每月十四和二十九日，营官召集部队公开赏罚升降。每定一桩赏罚，必邀集哨长和什长共同参加，说明赏罚的原因。

营官还要做思想工作。在作战时间以外，要经常召集大家训话，灌输做人的准则，激发听者的天良，鼓舞他们的斗志。营官要常检阅操练，教习阵法，同时要关心勇员的疾苦。

在部队里做思想工作，是湘勇指挥官的一个重要发明。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白天打仗，夜里讲学；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罗泽南说，军人从事着风险极大的职业，很容易陷入拿性命去博取利益的强盗逻辑。这样的军队，最终会败在一个“利”字上。对于军士，必须把思想工作做深做透，部队才可能不畏艰苦，百折不挠。

湘勇指挥官用宋儒理学武装指战员的头脑，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管理

军队的方法。由此可见，湘军的创始者们从一开始就注重文化教育和思想建设，在他们的努力下，湘军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军营文化。

湘勇部队明确了各级军官和各兵种的责任制，定编定岗，核查都有依据。营官以下，所有官佐和士卒，以及其他随营人员，都有相关的职责。营官，是一营的核心，他要挑选并管好哨长和什长；帮办，是营官的副手，协助营官训练和督查部队，负责侦探、粮饷、文书、军器、武器和名册功单；侍勇，负责传达鞭笞和斩首的命令；壮勇，负责差遣勇丁、递送公文及探信，临阵则跟随营官；游勇，临阵随营，由营官指挥，策应各哨，战斗部队中有缺员时便选补上去；护勇，负责掩护正哨长冲锋，每营设四名；散勇，听从什长和伍长的指挥；探勇，负责探路和探查敌情；伙勇就是炊事员；长夫就是挑夫。从营官到士卒，形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

湘乡勇的号令以能够发声的器械来传达。王珍采用的响器五花八门，简直可以拼凑一个戏班。

炮，是最威风的发声器械。号炮是大家都能听到的，营官用炮声向全营官兵传达命令。天黑睡觉前放一炮，称为“定更”。天亮起床前放一炮，称为“醒炮”。吹唢呐时又放号炮两声，表示要互相传递消息：开始行军，或开始操练。连放三声号炮，表示必须肃静，上级有命令要下达。晚上突然响炮三声，是通知大家：敌人来偷袭了，准备操家伙战斗。

除了炮以外，王珍用来给湘勇传达号令的发声器械，都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乐器。他采用了常见的吹奏乐器唢呐和喇叭，还有打击乐器鼓和锣。

唢呐是哨长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吹一声是召集哨长开会；吹两声是命令哨长带什长一起来开会。

喇叭传达的命令，关系到生活、行军和作战。吹一声，埋锅造饭；吹两声，准备吃饭；吹三声，准备收营行军；连吹数声，是下令急行军；如在与敌人酣战时，喇叭吹作天鹅声响，便是命令埋伏的部队出击，或是命令众人一齐呐喊。

鼓是用来指挥火力和战法的。敲三通鼓，表示威严；敲鼓边，是命令枪炮手放炮；在平和的鼓声中突然重击一下，是命令大炮开火；鼓声急促，是命令部队开始肉搏；鼓声忽缓忽急，则是下令改变打法了。

锣是用来退兵的。战斗中鸣锣三声，是命令部队拼命顶住敌人的进攻；连鸣不止，表示放弃战斗，全线总撤退。

宿营时则有暗号，每夜由统帅发布两个字作为口令。

湘勇在建设初期就形成了一些纪律和规定。指挥员鼓励士卒献计献策，勤于探索学习，积极侦探敌情，重视军器的使用。提倡士卒之间培养友情，规定对伤亡者厚加恤养。各级官佐必须明辨功过，赏罚分明。禁止部队骚扰百姓，传播谣言，杜绝各种漏洞。军营出入要严密把关，夜晚禁止勇丁私自外出。不许部队在战争中劫掠财物。作战要慎重，打了胜仗不能骄傲。

以上各项要求，都有具体的命令。仅以禁止骚扰百姓一条为例，命令中说：湘勇所过之处，务须秋毫无犯，不得求买求卖，强赊强借；擅自挪动民间一草一木者，处以斩首；强奸妇女的勇丁，已成奸者，凌迟处死；强奸未遂者斩首；调戏妇女者要从严治罪。

王珍对于湘勇的训练有一套独特的心得，把训练的要求总结为十一个方面：练目，练耳，练口，练手，练足，练心，练胆，练谋，练识，练气，练精神。

曾国藩认为王珍制定的营制具有独创性，决定采用，注重训练乡勇

的胆识和战技。从这时开始，曾国藩统管着湘乡勇和其他团练部队，颁布营制，勤加训练。

刘长佑与王珍初次联手

曾国藩在接管团练的同时，着手用严厉的刑法整顿社会治安。他委任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安徽候补知县曹光汉编查保甲。为了表明诚恳的态度，把思想工作做得深入细致，他以书函劝谕各地绅士，不用公牍告示。他日夜写信，发给各府州县的士绅。

曾国藩把募练乡勇的责权高度集中，由自己一肩挑起来，没有把这项任务交给各地的绅士。他说团练很难筹集经费，不必遍地开花，要选择合适的地方与合适的人才来办。各地的急务是清查保甲，分清良民和歹徒，以锄暴作为安良之法。一旦发现土匪作恶，便可密函报告。只要向省城密报，他就可以拿出巡抚的令旗，将匪徒就地正法，用不着再给监狱添麻烦。这样省去了公文旅行的周折，做到无案不破。

曾国藩加重治安处罚，引用岳飞“不要钱、不怕死”的口号，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时得到好评。他善于用诚意感召人心，每当有乡下的学者来访，他都是和言细语，谦恭有礼。他会耐心地听完对方陈述意见，如果提议可行，他就斟酌照办；如果提议是他不能采纳的，他也不会横加指责。对于草根来访者，他也以礼相待。于是人人都想得到提拔，都愿为他效力。他权衡各人的才智和特长，酌情使用，无论是聪明伶俐的才俊，还是忠厚谨慎的老实人，都能得到合适的位置，可谓人尽其才。

通过第一轮考察，曾国藩为自己罗致了几个可靠的帮手。他重用四十七岁的新田人张荣祖。此人是一名在籍的七品知县，曾国藩让他参与办案。曾国藩又将道员张其仁任命为总巡，任命夏廷樾和裕麟为团练委员，称为“干练”，有事参与谋议。

阴历除夕，咸丰下旨，命令张亮基、潘铎和曾国藩共同负责在湖南招募兵勇。大年初三，咸丰再次颁旨，说自己在皇宫内日夜思考除莠安

良的事情。他说，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为封疆大臣，只有铲除恶心，才能使人民不受伤害，让地方得到安宁。浏阳和攸县等地的匪徒，必须总督和巡抚认真查办，并与曾国藩一道，参照地方形势统筹办理，才能最终剿灭。

曾国藩接到谕旨，立即向湖南各个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和逃勇格杀勿论。他自己在长沙招募勇丁，揭开了严厉打击会党和其他造反武装的序幕。

曾国藩办案果断，刑罚从重。凡是破坏社会安定的疑犯，解到之后，罪行一经查实，只有三种处理办法：罪行严重的立即斩首，罪行较轻的用棍棒击毙，罪行更轻的也要挨上千百鞭笞。

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湖南能够有所作为，首先是因为他采取的严厉措施，与皇帝的意思非常吻合，能够挟天子之威而雷厉风行；其次是得到了巡抚和布政使的全力支持，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他借助审案局办案，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全省。

曾国藩正在狠抓治安，湖南高层人事突然发生变化。咸丰三年（1853）正月七日，张亮基在长沙奉到谕旨，代理两广总督，湖南巡抚由潘铎代理。张亮基必须去武昌就任。他接到升官的圣旨以后，立刻想到了左膀右臂，令人把左宗棠找来。

“季高，请坐。”

“中丞有何吩咐？”

“刚刚奉到圣谕，令我署理湖广总督。”

“恭喜制台大人！”

“喜从何来？如今全国军政，就数湖北最为棘手，事情难办啊，除非——”

“大人何时起程？我也收拾回家。”

“季高，你听我说呀。长沙怎么守住的？晏仲武是谁打败的？征义堂是谁收拾的？全靠先生的谋划在内，岷樵的作战在外！二位还得助我一臂之力，否则这个总督如何当？”

经过一番动员，张亮基如愿以偿，左宗棠同意跟他前往武昌。在江忠源的问题上，他也抢了先手。他想把江忠源带走，曾国藩却想留下江忠源。可是张亮基已抢先奏调，曾国藩无法如愿。江忠源不想有负于曾老师，只带走四百名楚勇，留下江忠济与李辅朝率领其余一千名楚勇，交给曾国藩调遣。

正月十一日，张亮基、江忠源、左宗棠离开长沙，前往湖北。临行前，张亮基对江忠源说：“印渠是个当官的料子，让他留在浏阳办案，审讯处置俘虏吧。”

刘长佑奉令留在浏阳办理善后，对征义堂投降的部众采取宽大政策，凡是愿意悔改者一律释放，保全了许多俘虏的性命。事情办完以后，浏阳绅民焚香送行，许多人感激流泪。

刘长佑离开浏阳，打算前往武昌。这一次，曾国藩先行一步。他未能留住江忠源，已是非常遗憾；他想把刘长佑留在湖南，来不及征求刘长佑的意见，发了一纸军令，叫刘长佑来长沙报到。刘长佑接到公文，觉得曾大人事先不跟自己私下通气，对他未予应有的尊重，颇为不快。

刘长佑抵达长沙，到湖南审案局递进名帖。曾国藩迎了出来，笑道：“印渠来得正好。我用军令召你前来，你有些不解吧？湖南正在多事之秋，张公要调你去，我是担心你走掉，所以把你强留下来。”

刘长佑说："曾大人客气了。长佑才疏学浅，恐怕帮不上什么忙，不如就此回乡，还望曾大人成全。"

曾国藩说："印渠何出此言？眼下省城正缺得力的人手，怎好让干才回乡赋闲？你我先去见一见潘中丞，再做决定，如何？"

代理巡抚潘铎热情地接待了刘长佑，一见之下，大为器重，好言相劝，刘长佑碍于面子，勉强同意留下。

张亮基一行走了两天，于正月十三日抵达武昌，接印任事。咸丰刚刚任命的代理湖北巡抚骆秉章也从岳州抵达武昌履任。来自湖南的几位高官在武昌聚首，看到眼前的景象，相对摇头叹息。这时太平军撤走不过二十天，官衙和民房都已烧毁，公私财产荡然无存。城内凋残，不堪寓目；司道各库，荡然无存；富绅大贾，焚杀殆尽；官项既无，民捐又竭。左宗棠叹息道："百废待兴，智尽能索，奈何奈何！"

唯一值得张亮基庆幸的是，省一级的官员都很得力。巡抚由骆秉章代理，布政使由严正基代理，两人都是能办实事的官员。若是按察使能由江忠源代理，这个班子就非常理想了。张亮基上疏请求任命，咸丰爽快地批准了所请。于是，张亮基手下有了三位名噪一时的干吏。加上师爷左宗棠这个智囊，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湖北的领导班子，基本上是把湖南原先的班子搬了过来。这些人锐意改革，决定革除官场长期以来积累的弊端和陋习，抓紧修缮城墙，筹集军粮，开市通商，抚恤难民，惩治会党，抓捕逃犯，恢复社会治安。

张亮基把湖南的主角戏留给了曾国藩，而正在此时，曾国藩得到一个机会，得以检验湖南乡勇的战斗力。

正月二十二日，他接到耒阳和常宁的报告，天地会首领何禄与吴玉老十在白沙堡集结，袭击嘉禾县境。他令刘长佑和李辅朝率领五百名楚

勇，令王珍率领三百名湘勇，于正月二十五日起行剿办。湘勇和楚勇尚未抵达耒阳，王珍接到常宁的函件，称当地乡勇已将何禄击溃，俘虏了吴玉老十。王珍打算去常宁和安仁一带搜捕残匪，又接到衡山信函，说会党曹戴和李跃聚集几百人在草市造反。

刘长佑走到半途，迎面遇见王珍轻骑而来，王珍隔着很远就招呼道："印渠兄，常宁不用去了！"

刘长佑惊讶地问道："璞山为何去而回返？"

"刚接常宁来函，土匪已经溃散。可是衡山的草市有警，几千土匪聚众闹事，我们回师衡山吧？"

于是两军一起回兵，于二月九日抵达衡山流霞渡，闻知衡阳乡勇当天与会党交手，吃了败仗。曹戴与李跃正在得意，听说湘勇和楚勇开到，大惊失色，连忙下令退后三十里，驻扎在县城以东的吴集。刘长佑与王珍合军渡到湘江以南，将民船全部藏匿起来，约定一见楚勇的蓝旗便同时出击。

刘长佑发现王珍精力过人，到了夜间，他还召集部众开会，讲解《圣谕广训》和关于性理的儒家学说，会后又令军士们练习射箭和写字。

第二天，会党攻击流霞渡，想渡湘江，苦于找不到渡船，仍然退回吴集。王珍和刘长佑率部直逼敌营，曹李被迫下令迎敌，会众鼓噪出击。刘长佑一声号令，蓝旗突起。王珍见到信号，亲自击鼓传令。第一通鼓响，军士们排列如墙；第二通鼓响，左右翼从两侧兜围，如同巨鸟张开翅膀；敌军炮火射击过后，王珍擂响第三通鼓，部队迅速冲锋，势如潮涌。会军反身逃跑，湘勇紧追不舍。王珍亲自挥师奋击，斩其首领，会军大败而逃。两军斩杀二百多人，阵擒李跃及六十多名会党，夺

得武器无数。会军余部也被楚勇和湘勇分别诛杀或释放，衡山平定。这一仗，五百楚勇与三百湘勇击败三千会党，自身未损一人。

刘长佑的部队已是身经百战，而湘勇则是参与整顿本省治安的第一仗，取得了可喜的战果。曾国藩得到战报，心中对湘勇已有了几分底气。

湘勇和楚勇连日追捕余寇，二月十日抵达大洲，听说另一支会军已经攻破安仁，占据界首。王珍与刘长佑商议分头星夜进攻，刘长佑前往大坪头，王珍前往大源冲。两军抵达预定位置后，分头向界首进发。部队尚未抵达界首，王珍接到信函，得知张荣祖已从新田赶来，将会军击溃。王珍听说大源冲是会军老巢，又回头搜捕，将会军的三十多处根据地捣毁。

此次剿匪之后，刘长佑和王珍奉令返回长沙。官府叙论王珍湘勇在草市的战功，保举他为县丞。王珍力辞，没有接受官职。

从此，湖南和湖北的各个大府，都想得到楚勇和湘勇的援助。刘长佑的行政才干在浏阳得到了验证，潘铎令他审理衡山官役的贪污案，刘长佑十天审完，返回长沙。

第七章　金陵败局

江宁童谣之一：

蝴蝶飞过墙，江南作战场。

江宁童谣之二：

太平天子朝元日，南北分疆作战场。

形同虚设的长江防线

太平军离开武汉之后，水师浩浩荡荡，直指九江。林凤祥和李开芳统领陆路大军，沿长江两岸推进，扫过黄州，挺进蕲水和蕲州。

林凤翔领兵攻打江南的蕲州，在城外六七里扎营，派人送信给清廷的知州伍文元，劝他投诚。信中说：天国大兵无战不胜，无攻不取；你伍文元助满拒汉，想在城破之日玉石俱焚，这并非天国救民于水火的本意；我天国大军劝众官仔细权衡，以免后悔。

蕲州民众见了这道檄文，同声指责伍文元不该抵抗。一位名叫汪得胜的官军营官大呼道："现在不归顺天国，更待何时？"他率领一百人，号为义勇军，杀入州衙，取了伍文元的性命，乘势杀散官军。林凤翔得知城中大乱，下令奋力攻城，里应外合，不到一天就占领了蕲州。

洪秀全的哥哥洪仁发率领一路部队攻打江北的蕲水，蕲水知县徐汝成下令死守。洪军打了两天两夜，没有攻下。洪仁发派义勇队潜入城内纵火，扰乱守军军心，趁乱攻进城内。县衙仓库的十万多两白银，都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

前面说过，官军在武汉下游长江两岸的兵力部署，由钦差大臣陆建瀛负责。此时陆钦差已令寿春镇总兵恩长督兵赶赴长江进入江西的入口处。他自己走得更远一些，已经行抵湖北广济。在这里，他接到向荣的通知，得知太平军夺得一千多艘船只，水陆并下。陆建瀛知道上游兵单，抵挡不住，决定撤到九江一带防守。

向荣于正月三日进入武昌城后，发布了几道命令，没有停留，立即带兵出城追击，第二天晚间追到葛店，看见了敌船，下令开炮，击沉二艘。又令部队抛掷火弹，烧毁近岸敌船三艘。但这根本阻挡不了太平军

的船队，其余船只全部顺流下行。

向荣把和春、秦定三、李瑞、玉山、福兴找来，令他们从各营中挑选出二千四百名精兵，不带锅帐，由他率领，轻装行军，昼夜追赶，企图抄到九江，拦截太平军东进。途中听说张芾已从九江推进到与湖北交界的瑞昌县防堵，向荣冒着大雨，于正月八日傍晚赶到瑞昌，据他估计，他已经绕到太平军前方。

向荣见到张芾时，身上还带着雨滴，寒暄几句，立刻询问兵力状况。张芾说："湖北武穴一带扎有江苏、安徽及江西官兵二千三百多名，北岸的老鼠峡也有一千六百多人。陆制军率领二千多人，加上水师，驻扎在距离武穴三十里的龙坪。制军乃湖北人，熟悉长江上游要隘，如此设防，自有他的道理，依我之见，不难遏止逆贼下窜。"

向荣哼了一声，说："光会纸上谈兵，又有何用！老夫听说，武穴一带部署毫无章法，部队未修壁垒，全是住在船上。逆贼一至，定会贻误事机。老夫必须亲往布置，与陆制军会商酌办。"

其实向荣与太平军几乎是齐头并进，当天五鼓时分，太平军已顺流进入武穴一带，与恩长率领的守军遭遇。恩长是陆建瀛派到武穴增援守军的，陆建瀛把两千人交给他，自己在龙坪只留下了四百人。

向荣的担心不无道理。恩长手下有五千多兵力，人数不算太少，可是陆建瀛两次派驻老鼠峡的绿营兵全是零星凑集，官兵互不熟悉。抵达驻防地点以后，没有选择要地驻扎，更没有浚濠筑垒，以求自固。他们听说太平军将到，胆气已寒。

太平军出现时，恩长下令分水陆三路接战。刘长清的太湖水师用大炮射击，击碎敌船三十多艘。但是太平军兵力强盛，勇往直前，绿营兵当即溃退。恩长使用的鸟枪射击过多，枪管炸裂。他独力指挥亲兵拼死

抵抗，精疲力竭，投水身死。

陆建瀛毕竟未曾经过战阵，加上身边无兵，急得措手无策。武穴的残兵败将逃到龙坪，描述官军战败的惨状，陆建瀛和随从们无不大惊失色。这个六十一岁的老人第一次知道战争是如此可怕。他当初说大话逞能，如今已是后悔莫及。又有哨探来报：逆贼船队驶向九江，已在姑塘一带放火。陆建瀛原想等向荣的重兵救援，但他如今已经失望。他想：敌军的目标既是攻打金陵，我还不如直接返回金陵部署防守。江西就交给向荣和张芾，安徽交给蒋文庆和周天爵，不必我来布置了。

第二天，向荣率部绕道前往武穴防区。中午时分，离武穴还有十多里，探子来报，敌船已过武穴，该处设防的官军全被击溃，大炮火具已被敌军缴获。探子又说，陆建瀛也已退回九江，现在敌船已驶进江西，离九江仅百里，顺流直下，瞬息可到，情形十分危急。

向荣折回瑞昌，派和春等人带队星夜向九江推进。连日大雨，陆地行进比水上倍加艰难。又接探报，敌船已抵达卢家集一带，离九江只有三十里；九江城内，百姓搬迁一空，防城器具一无所备。大炮与火药倒是极为充足，可惜无兵防守。

向荣急得直跺脚，急问哨探："陆制军在哪里？"

"小的听说，陆制军已离开九江，向下游去了，消息不通，未知停泊何处。"

向荣思索片刻，说道："令部队继续前进，救援九江！"

向军于正月十二日行至九江附近的官牌峡，太平军先锋船队十几艘已于前一天开到，驶到九江岸边。官军开炮轰击，击破敌船七艘，太平军驶到北岸停泊。这时太平军主力乘坐一千多艘船只连樯而至，官军与太平军开炮对射，太平军一面在十几处登陆，集结五六千人，向官军冲

杀，从早晨打到中午，将向军击退。太平军将九江城附近小河上的浮桥砍断，切断了官军的进路，向荣眼睁睁地看着对手开进九江。

向荣的下一个救援目标是安徽的省会安庆，但他认为部队必须渡到江北，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如果仍然从江南追蹑，既担心绕道太远，又担心小河太多，还有鄱阳湖阻隔，极为不便。太平军从水路进发，军行迅速，官军步行追赶，疲于奔命，势难赶上。另一个办法是寻找大量船只，从江上追击，方能得手。于是向荣把找船的任务交给江西，叫兴国州加紧征集，又令张芾赶紧设法迅速从上游放下，以备追剿。

向荣知道自己无法迅速应援安庆，指望直隶提督陈金绶统带的北路兵马迅速赶赴安徽，保卫安庆。他令部队在距离九江二十多里的拖船沟一带驻扎，等待船只到来。

张芾正月十日还在瑞昌，次日听说太平军全部东进，他便企图从小路赶回九江。行至中途，得知九江失守，陆建瀛已经撤走。他不知太平军会不会开进鄱阳湖，窥伺南昌，陈孚恩又多次写信催他返回省城部署防守，于是他决定返回南昌，令驻扎姑塘的按察使恽光宸等到太平军离开九江后，立即进城安抚居民。又令知府林福祥会同各位将官收集兵丁，以备遣用。张芾自知罪孽不轻，自请皇帝治罪，果然是革职留用。

杨秀清进入九江，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没有留下多少资财。他下令将庙宇、官署和税厂放火焚烧，第二天就开始陆续东进。从武昌征召的百姓，只要太平军靠岸，就有许多人逃脱。于是杨秀清决定不要轻易停泊，所过小地方都不靠岸。林凤祥的陆路大军则从湖北双城驿向安徽宿松境内开进。

向荣跟在太平军后面进入九江，派出军官前往大姑城一带雇觅船只，令苏布通阿统带川兵从金口前来，一路寻找船只带到下游，以便大军渡江。

向军此刻已经没了饷银和军粮，加上风雪交作，连日不停，部队忍受不了寒冷。于是向荣干脆原地休整，等待给养和船只。向荣通知张芾，令他迅速提取十万两银子解赴大营。同时四处张贴告示，招商复业，派官员下农村采买米粮。他又令邓绍良星夜带兵赶来大营。音德布所带的云南兵一千多名已经开到，但并未带来船只。向荣又请两广总督叶名琛速调外海水师战船并快蟹、大爬等船，凑足百只，多配子药，遴员选带，由海道驶至江南迎头堵击，但这显然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陆建瀛离开九江以后，乘小船夜过小孤山，只见几百名官军驻扎山脚，安徽按察使张熙宇指挥炮船停泊在山下防守。大家都知道这点兵力不管用，但是小孤山兀峙江中，岿然为东南屏障，山峰斜对南岸的彭郎矶，南面宽约一里，北面宽约半里，正是狭窄之处，如果不守此处，还有哪里可守呢？然而这么点兵力放在这里，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陆建瀛越过小孤山，不敢停留，炮船也在第二天夜间开走，不知去了何方。此段长江几乎成为官军不设防的地带。

陆建瀛在安庆登陆，乘轿经过安庆城外。蒋文庆登上城墙，大声喊道："陆大人！上游战况如何？"

陆建瀛靠在轿子上，摇手说道："敌军势力浩大，万不可敌！"

蒋文庆说："请陆大人入城，卑职有要事相商。"

陆建瀛回答："江宁要紧，我要赶紧回去！"

陆建瀛撇下安庆，赶到太平府，视察东西梁山。此处是从安徽进入金陵的道路，陆建瀛把芜湖、荻港和板子矶的驻防军都撤到这里，对将领们说："你们不须害怕，本部堂将亲自指挥广艇和舢板船进防此处。"

陆建瀛又召见代理知府潘筠基，令他召募一千名乡勇备防。然后，

他从采石矶进入江宁镇。这里是金陵的西大门，他令江宁知府魏亨逵也招募一千名乡勇备防，派五百水勇驻防龙江关，派一千二百名商勇驻防上河。

陆建瀛草草对金陵附近的江防做了布置，便返回金陵，缩在城内不出。他从九江出发后，水陆兼程，只用了七个昼夜，就回到了省城。

陆建瀛带回金陵的只有十七人和两条船，对金陵的防御毫无补益。将军祥厚等人联名写信给他，请他还是带兵去上游迎战，陆建瀛不予答理。祥厚又请他在城外扎营，与城内互为犄角，陆建瀛也不回答。祥厚率领提督福珠洪阿、副都统霍隆武、布政使祁宿藻等人来见，要商谈军事，陆建瀛称病不出，闭阁谢客三天，坐在衙内吃斋念佛。

江苏巡抚杨文定发现势头不对，趁机开溜。他说："既然总督已归，杨某可以走了。"他即日向朝廷报告，说要移守镇江。祥厚等人联名上疏，弹劾总督和巡抚，指责他们"丧师避寇"。

金陵失陷

再说安庆的情况。蒋文庆听说太平军占了九江，派出大批哨探向上游侦察敌情。正月十六日下午，这个六十岁的旗人巡抚接到探报：九江的太平军全部东进，已经抵达小孤山，距安庆不过二百里。太平军船队驶到这个要隘，竟然如入无人之境。

太平军水陆大军都已逼近安徽，而安徽各地驻扎的官军最多不过一千多名，若要阻击，简直是螳臂当车。各省相继赶到安徽的援军，蒋文庆都已分派到小孤山和宿松一带驻防堵守，省城兵力十分单薄。

安庆是一座沿江城市，位于江北，城墙单薄，又不见援兵到来，城中居民对官军失望，早已迁徙一空，只剩下粮饷和武器装备。太平军一到，将会全部缴获。周天爵在广西就已知道太平军的厉害，他致函蒋文庆，告诉他安庆绝对守不住，请他立刻率领各级官员携带饷银退保庐州。周天爵建议他带兵驰赴正阳一带，既可策护粮饷，也可为金陵提供后路援应。蒋文庆处于两难之地，如果不把粮饷撤走，落到太平军手中，他的罪过不小；但如果他跟粮饷一同撤走，又担心皇上治他临阵脱逃之罪。于是他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下令将粮饷武器分水陆两路押赴庐州，他和省级高官仍然带兵在安庆防守。

太平军船队第二天就驶到了安庆岸边，开炮轰城。官军不待命令，自动从北门撤走。蒋文庆登上城楼督阵，见部队自行溃退，知道无力回天，随即自尽。其余文武官员各奔东西。二更时分，太平军从八卦门和大小南门直接入城，抢掳仓库，烧毁官署。

太平军前锋第二天就离开安庆，继续东进。此后三天，主力陆续从安庆出发，搬走藩库白银三十多万两，漕米四十多万石。

周天爵行抵宿州，接到凤阳府知府杨福祺的禀报，知道安庆已经失守。他飞令前路庐州、凤阳、颍州、滁州等府县速行招募乡勇防堵，催促琦善带兵遮护全淮，通知陆建瀛竭力防守江苏。

太平军于正月二十一日攻占太平。这时陆建瀛还待在金陵城内，他带领战船进驻东西梁山的许诺，已经成为一句空话。

河州镇总兵吉顺于正月二十三日驰抵安庆城外二十多里处，听说城内还有几百名敌军搜掳银物。吉顺于次日早晨带兵进城，分头缉捕，毙敌几十名，抓获长发太平军十几名，全部处死，太平军余部逃走。官军号称已将省城收复，其实只是进占太平军放弃的城市。

张芾在南昌调拨船只，把运粮用的漕艇全部征用，已有一百多艘于二十二日前后抵达九江。向荣看着船只入港，仍然紧锁眉头。这点船只根本不够渡兵，军饷也只到了三万两银子。但他能够想象到，皇上已经对他迁延时日非常恼火。他当即决定，拨出六成兵力先行渡江，从陆路追击。在连绵的春雨之中，渡江的官军衣服淋湿，军火沾水。正月二十三日，贵州官兵先行渡到了江北。

太平军于正月二十五日攻陷芜湖。三更后，船队从太平的四合山顺流而下。第二天早晨七点，福山镇总兵陈胜元指挥部队分驾艇船迎战，打沉敌船三只，其余太平军退至芜湖。林凤祥的陆军见到水师蔽江而下，赶紧从陆路推进。官军艇船继续向太平军水师开炮，击沉敌船二十多艘。战至傍晚七点，天晚风息，艇船无法前进。太平军于晚上九点再次顺流而下，官军无法阻挡，陈胜元中炮落水殒命。

太平军现在已直指金陵。官军已无多少军力防守这座重要的城市，旗营和绿营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千名，而所调援兵都无消息，陆建瀛先前下令招募的乡勇也未到齐。金陵周长九十多里，这点兵员根本无法分布。守城大员们完全寄望于外援，指望皇上俯念金陵为省城要地，南北

咽喉，又是东南财赋之区，其重要性超过其他省份，一定会严令向荣、琦善和陈金绶飞速前来驰援。

但是向荣现在还远在江西，对金陵爱莫能助。正月二十六日，他又收到七万两饷银，将银子分发各部，催令各部于第二天开行。船只仍然不够，湖南营、广西营和捷勇奉令赶赴姑塘登船。

太平军兵行神速，前锋已在这一天逼近金陵。指挥官巡视城外形势，城上枪炮齐发。指挥官收兵不动，在金陵南门外扎营。第二天，太平军已完成了攻击准备，分水陆两路直攻金陵。祥厚和陆建瀛等人登上城墙指挥防御。太平军在城外焚烧民房，船队停泊在上下十多里的江面上。南岸一带都有太平军扎营筑堡，占据了金陵南门通向太平府的陆路，以及金陵东门通向镇江府的陆路，控制了城外方圆七八十里的地面，以防官军后路追兵攻击。金陵对岸的浦口也有太平军驻守，时有船只往来于金陵与芜湖县城之间，为攻城部队搬运粮米。

正月二十九日黎明，陆路太平军开始攻打南城聚宝门，分兵攻击水西门、旱西门、仪凤门、太平门、洪武门和通济门。他们动用火箭和巨炮，火力猛烈，从早至晚，不断射击。官军的几千兵力仗着城高墙坚，也有炮火还击，好歹挺了下来。

第二天，太平军船队冲到金陵城下，太平门和仪凤门威胁骤然增大。陆建瀛和祥厚盼望的山东援兵仍未赶到，向荣和琦善两支大军也无消息。

这一天，洪杨主力全部开到金陵城下，联营二十四座。船队从新洲大胜关排列到七里洲，群集蜂萃，不计其数。二月一日，林凤祥领军开到城下，搭梯仰攻，晨夜不息。

在城防战开始时，守军和城内外的百姓还能协力固守，但是一个偶

然的事件大大挫伤了乡勇的积极性。聚宝门外的米商自动招募乡勇攻击太平军的攻城部队，眼看就要得手，城上的守军开炮助威，误伤几名乡勇，吓得乡勇一哄而散。祁宿藻在城墙上见到此情，气得连呕几口鲜血，当即死去。

二月二日，杨秀清下令发射火箭巨炮，轰击城墙。陆建瀛见情势危急，匆匆写就一纸求救的文书，派人缒城而下，送到镇江，交给杨文定。字条说：省城正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二日遭到贼匪昼夜攻击，危在旦夕；镇江虽然重要，但还不如省城为根本重地，请急速拨兵数千救援。杨文定没有发兵，只是向皇上报告了这一危情。

二月四日以后，攻城部队对水西门、旱西门和仪凤门四面围攻，遭到城内炮火打击，伤亡颇多。杨秀清召集韦昌辉、石达开总结经验，决定采用更有效的攻城办法。他们令部队在仪凤门外的静海寺中挖掘一百多丈的地道，抵达城角，装入火药。二月十日黎明，轰然一声巨响，地雷爆炸，城墙崩溃。太平军这时发生了一个技术失误，第一波地雷爆炸后，攻击部队立即冲上前去，正好赶上了第二波爆炸，几百太平军葬身火海。

官军见太平军炸了自己人，欢呼雀跃，跑到缺口处，割下敌军将领的首级或士卒的耳朵回城领赏。林凤祥抓住仪凤门守军分散的机会发起猛攻。邹鸣鹤见势头不对，连忙从其他各门把部队调到仪凤门。水西门、旱西门、南门三处防兵减少，罗大纲令部队趁机搭接木梯，爬城而入。

罗大纲首先突破了水西门，守军顿时溃败。城内的间谍放火骚扰，大喊“太平军进城了”，其余守军斗志顿消，纷纷溃逃。三座城门随后失守，太平军如潮水一般涌入城内。

这时，提督福珠洪阿已经战死，祥厚与霍隆武退保内城，旗营男女

登城守御，拼死斗杀，击毙太平军三四千人。内城陷落后，旗人战死者多达四万多人，祥厚与霍隆武也在其中，无一幸免。上元县令刘同缨身穿公服，坐上公堂，大骂太平军，被太平军处死。邹鸣鹤随办团防，也死于城内。大批官兵被驱胁屠戮。

满城的浴血奋战可见诸官军的奏报，但太平军的说法完全相反。金陵陷落后不久，他们告诉英国驻华外交官密迪乐（Meadows）：那些满人下跪求饶，临死就像哀鸣不已的绵羊。

金陵城高墙坚，却未守住半月。由于陷落过于迅速，咸丰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祥厚等人弹劾陆建瀛和杨文定的奏章抵达京城之后，咸丰决定临阵换帅，令祥厚兼代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将陆建瀛逮捕，派人解送刑部治罪；杨文定革职留任，继续防守镇江。可是驿路相距二千里，这份诏书到来时，金陵已在陷落前夕。祥厚这个新任的钦差来不及调整部署，对钦犯陆建瀛的惩办也无法落实了。诏书到来之前，陆建瀛乘小轿去拜访祥厚，归途中经过十庙，遇到太平军，死在刀丛之中。

陆建瀛死后还遭到谣言的中伤。江南官民怨恨他无能御敌，爱说大话空话，传说他其实已经投降太平军。建阳守备汪大臣说得有鼻子有眼，他向向荣报告，说他亲眼看见陆建瀛头裹黄巾与官军作战。

陆建瀛自命为理学家，教人尊崇程朱，钻研《近思录》，阅读性理书籍，孜孜不倦，做官规行矩步，以端方率领下属，赢得了天下的景仰，大有身后进入文庙的希望。可是很不幸，他迎头撞到了战争。在敌人没来时，他表现得慷慨激昂，主动请缨；可是当他亲眼见到战争的残酷，便惊慌失措，于是一败涂地，把一辈子积攒起来的好名声都埋葬了，成为天下人的笑话。由此可见，一个人的理学修养未必是成功的充分条件，他还必须具备其他的素质，尤其是实践经验。

陆建瀛究竟是被吓死，是被斩杀于总督署，还是乘着小轿逃出城外

十几里才被捕杀，抑或是逃到了镇江，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他对于战争的双方，已经都不重要了。他的位置将会有别人取代。

向荣和琦善两位钦差大臣都没能看到金陵失陷的场景。向荣派往姑塘的部队于二月一日才登舟东进，开出湖口。向荣第二天从九江出发，在金陵陷落的这一天，他才行抵安庆。

向荣刚刚进城，喘息未定，听说陈金绶与胜保前来参见，连忙出帐迎接。他和陈金绶以前都是杨遇春的老部下，一起刀头喋血，关系最铁。向荣一把握住陈金绶的手说："你我兄弟多时不见，如今同剿一匪，又得共事一方，更当戮力同心，剿除丑类！"

向荣设酒款待故人，当下会商，向荣先从水路救援金陵，陈金绶与胜保从江北的陆路前往浦口接应。

第二天，琦善也到了安庆。向荣与琦善会见，说："琦大人所部都是生力军，但未曾与粤逆交手。我部从广西一路打来，大小几百仗，颇有心得，还是由我部打先锋吧。我部立即从水陆两路推进，贵部可从江北陆路开向浦口，以图接应。"

琦善久历官场沉浮，鸦片战争中接替林则徐，与英国人又打又和，差一点被道光爷要了脑袋，早已没了锐气。如今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再次奉命统兵打仗，巴不得有人勇挑重担，立即表示赞同。

向荣这时自我感觉良好，颇有前线最高统帅的自得，跟琦善道别之后，仍令张国梁为前锋，立即向金陵进发。

满蒙亲贵呼吁大举增兵

安徽吃紧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坐不住了。他是安徽庐州东乡人，年方三十，血气方刚。他身在翰林院任编修，却渴望从军，回乡保卫桑梓。他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陈述在安徽举办团练的重要性。征得吕贤基同意后，他急不可耐地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咸丰接到这份奏疏，十分高兴。吕贤基是安徽人，何不顺水推舟，任命吕贤基担任安徽的团练大臣呢？

吕贤基奉到圣旨，私下对李鸿章说："少荃害我！皇上令我回安徽举办团练，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主意是你出的，奏疏也是你代草，那么此行你也跑不掉。我要再上一个折子，请调你同回庐州。"

正月二十五日，吕贤基请调李鸿章、刑部员外郎孙家泰、候补主事朱麟祺、武生张瑞庆等人随他一同前往安徽。

在吕贤基强调团练重要性的同时，云南籍的翰林院编修何桂珍也就团练乡勇一事向咸丰提出极具眼光的忠告。此人只有三十六岁，但在咸丰登基前做过皇四子之师，咸丰自然重视他的意见。何桂珍指出，太平军去住无常，不过志在掳掠，但官军防剿三年，竟然让这股逆贼蔓延六个省份，调兵虽多，毫无实用。将帅迁延观望，贻误战机；疆吏袖手旁观，苟且偷安；有军法而不执行，缺经费又难筹措。正规军肯定是靠不住了，如今只有责成封疆大吏专办团练，尚可安定人心。必须分令各省督抚专心筹办，狠抓落实。同时还要得到乡绅的合作，共同拟定章程，妥善布置，使各省自固藩篱，百姓不用再逃难，逆贼也抢不到财物。这样一来，就用不着拿巨额的军饷去供养庞大的正规军，也能逐步将逆贼荡平。

何桂珍这份奏折得到了咸丰的重视。正当此时，北京接到安庆失守的报告，咸丰连忙下旨，催促吕贤基等人起程。吕贤基临行前陛见请训，咸丰殷殷嘱托，叫他一定要办好团练，保住安徽，说到动情之处，潸然泪下。吕贤基身系天子的重托，率李鸿章等人匆匆起程，迅速南下。

咸丰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派往前线的大员都是如此无能，正规军为什么完全指望不上。在逆贼尚未离开武昌时，他就料到他们可能沿长江东下，安徽必定吃紧，连续降下几道谕旨，叫琦善先派陈金绶带领精兵驰赴安徽。陈金绶明明是一员骁将，为什么二十天过去了，都不见他奏报起程日期？如今调到河南的官兵为数实在不少了，琦善完全可以拨出兵力援救安徽，为什么对上谕置若罔闻，坐视邻省危急不救，他到底是何居心？

想到这里，他令军机大臣拟旨发往河南：琦善若以部队没有到齐为借口，不让陈金绶赶紧起行，致使安徽再有疏失，朕必将琦善在军前正法，断不饶恕！陈金绶久历戎行，系朕特命帮办军务，凡是调到河南省的部队，你都可以从中挑选精锐，挑得几千兵力，火速前往安徽救援！

咸丰现在对误事的大员深恶痛绝，惩处他们毫不手软。他谕令内阁，将陆建瀛先行革职，仍然责成办理地方军务，以观后效；琦善先行革去都统衔，以示薄惩；赛尚阿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谕旨刚刚下达，总算得到琦善的奏报，陈金绶已经起程，琦善也已随后开拔。令咸丰感到宽慰的是，去年曾国藩上疏求保的那个内阁学士胜保，主动要求同陈金绶一起带兵前进。咸丰连忙下旨表扬，并令河南巡抚陆应穀为开往安徽的军队源源接济军饷。

胜保和曾国藩一样，以敢于上疏言事闻名于官场。去年他为战争局势担忧，上疏陈述时务，指出太平军“起事以来，未尝挫衄，视官兵如

儿戏”，而官军则“日久暴师，钝兵挫锐”，清王朝已面临从海疆到畿辅“在在堪虞”的地步。太平军直逼武汉时，胜保又奏陈筹防之计，认为太平军不会守备武汉，而会东下金陵，请朝廷在长江沿岸加筑炮台，控制江面，以防太平军顺流东下。他表达了以镇压太平军为己任的决心。咸丰扭转了对他的看法，以为胜保满腹经纶，且有力挽狂澜之志，便令他到琦善帐下听候差遣。从此胜保离文就武，踏上了军旅之途。

琦善虽然离开了河南，但并未打算迅速进入安徽战场。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才走到湖北应山的东旺镇，一待就是五天。

正月三十日，祁俊藻向咸丰奏道：“今接琦善奏报，大军在湖北应山境内驻扎。”

咸丰皱眉问道：“他留在湖北干什么？”

“据他说，在等待河南的驮骡。可是，据微臣所知，河南似非产骡之地，即便向民间雇用，一下子岂能雇得六千头之多？似这样等待下去，恐怕会耽误大事吧？”

咸丰站起身，从祁俊藻手中一把夺过折子，打开看了几行，怒道：“哼，又是敷衍塞责！春时耕作方兴，田间需骡孔亟，若是强行征集，势必闹得全省鸡犬不宁，那么朝廷用兵，又怎么谈得上保卫百姓？琦善明知其中利害关系，却叫陆应穀去办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为他贻误军机预设借口，此人究竟是何居心？你赶紧替朕拟严旨训斥，令其不待驮骡，火速进兵！”

朝廷的文武百官，都看出前线大员无可依靠。二月二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宋晋为皇上出主意，建议重用江忠源的楚勇。他指出，安庆失守以后，长江下游岌岌可危。向荣统带大军绕道行走，不知能否赶到敌军前面，而后路并无劲旅跟追，也难收合剿之功。邓绍良在湖南守城时极

著声威，江忠源谋勇兼备，屡有战功，他们的部队都是劲旅，应当任命邓绍良和江忠源帮办军务，令邓绍良仍带镇筸兵，江忠源仍带旧部楚勇，迅速觅船顺流东下，紧追逆贼，与向荣前后剿抚，才有希望迅速成功。

由于蒋文庆死在安庆，安徽已无巡抚，咸丰决定再次起用老臣周天爵，补授他为安徽巡抚，把安徽的军务和民事全部交给他，叫他尽心筹划。同时，他采纳宋晋的建议，令新授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寿春镇总兵邓绍良，各带亲信部队，火速赶赴江南向荣军营。为了预防太平军越过黄河，又令太常寺少卿雷以、翰林院侍讲学士晋康前往河南，会同杨以增巡查黄河口岸；令詹事府少詹事王履谦前往东河，会同福济巡查黄河口岸。

接着，咸丰接到向荣的奏报，上疏日期为正月二十六日，地点仍是九江。咸丰大吃一惊，不知这位老将的行动为何如此迟缓。原来向荣认为陆军根本无法阻挡敌军沿江而下。他说，敌军银粮辎重尽在船中，绝不肯弃舟登陆。根据途中的谍报，敌船有二千多艘，单是在武昌得到的大炮就有二百数十门，从岳州、武穴、九江所得的大炮也为数不少。既然敌军拥有大量船只与火炮，官军没有水师，就只能眼看他们得逞。向荣听说上海泊有火轮船，上海道吴健彰对海上情形最为熟悉，他现派人送去急信，令吴道台配齐拖罟、舢板等项战船开向江苏。他又听说温州洋面有头等蟒船及拖罟、大爬各种船只，船坚炮利，但不知数量有多少，炮勇多不多。他已派人给温州镇总兵送去急信，令他统计船只和兵员数量，委派得力的水师将领，带到江苏联合作战。

二月四日，咸丰令军机大臣给怡良和王懿德下达上谕，令他们迅速从福建各标营内拣派得力精兵二千名，配足军装器械，火速经浙江开赴江苏，交给杨殿邦调遣。

长江下游败报频传，京城的满清王爷贝子们都坐不住了。同一天，

十二名王爷和两名贝子，包括恭亲王弈訢、睿亲王仁寿、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联名向咸丰呼吁，谴责两年来朝廷派出的前线总司令指挥无能，要求向东南一带添派精兵。他们认为，只要将满人的精锐之师派上前线，就能迅速地结束战争。否则让逆贼堵塞了南北的通道，粮运不通，京城就失去了江南的财富和粮食，留下心腹大患。

这些皇亲贵胄商量出一个方案，要求从盛京调兵六千名，从吉林调兵二千名，在旅顺口登船，从海上运往江苏；再从北京调兵一千名，从密云调兵一千名，携带京中的枪炮器械，走运河运往前线大营；再从西安调兵一千名，从宁夏调兵五百名，从绥远调兵五百名，从山西调派绿营兵二千名，从甘肃调派绿营兵二千名，从陕西调派绿营兵四千名，火速赶赴军营，交钦差大臣统领，分路攻击。另外，四月间从察哈尔调动的骑兵四千名，从归化城调动的土默特骑兵一千名，立即在张家口外选择水草繁茂的地方驻扎，交察哈尔都统训练；从黑龙江调骑兵二千名，从东三盟调蒙古骑兵三千名，共计调取骑兵一万名，都驻扎在距京五百多里处，一有紧急状况，五六日间即可到京，以便调遣；又从察哈尔调取官马二万匹，在战马倒毙疲乏时，可以及时补充。直隶省黄河以北的地区，要加强防守，请令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仔细勘察地形，添派精兵驻扎，既可防逆匪北窜，也可为琦善声援。

亲王贝子们要求如此大规模地调动满蒙旗营和绿营兵，既是对咸丰前期剿匪无功的不满，也表明整个爱新觉罗皇族已陷入恐慌之中。咸丰不能不积极地应对，他令内阁安排大学士、军机大臣、九卿，会同户部速议具奏，并要求户部缩减各项日常开支，用于支持战争军需。同时，他决定蠲免或缓征江西和安徽遭到兵燹地区的钱粮。

第二天，咸丰接到吕贤基奏报，鉴于安徽办理防剿及团练事宜正当吃紧之时，需才孔亟，他请求将给事中袁甲三和广东潮州遗缺知府赵畇

调往安徽军营，协助他帮办军务。咸丰批准了他的请求。

二月八日，咸丰接到周天爵奏报，这是清廷大臣第一次对战争双方所做的评估。这位老臣认为，太平军进入长江，连破湖北、安徽省城，直攻金陵，如入无人之境，原因有两条；第一是官军失去了有利地形。敌军占据了长江上游，水陆并进，蔽江而下，官军在下游阻击，失去了地利，所以无力抵挡。第二是官军战法不利。陆战要靠车马，水战要靠舟楫。洞庭湖和长江上下的木排船只都被敌军占有，在汉口集结多时，匪徒号称几十万，锐不可当。而官军总计不过几万人，即使集结一处，全力迎击，也难制胜。何况从黄州以下，直达金陵，沿江一千多里，分布着几十处要隘，官军更无木排战舰，只有陆军分守各个要隘，每处或一千多人，或几百人，零星散布，如同儿戏。敌军主力到来，如同秋风扫落叶。

周天爵认为，清朝开国以来，凡遇战事，官军是第一次处于如此不利的地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作战，所以才会一误再误。现在敌军攻打金陵，断绝了官军运道，占领了官军的盐关，一切漕米课银，全被贼盗抢走。反过来说，逆贼也是第一次占有如此好的地利，拥有如此有利的条件。京城的粮仓和银库，官员的俸禄和士兵的粮饷，百分之八九十靠江苏供给，倘若江苏丢失，洪秀全必定会划江而守，以他们强大而富有的部队，侵犯朝廷空虚的领地。敌军分头进攻，忽南忽北，官军必须统筹全局，预先制订攻防之计。

周天爵建议皇上特派亲信重臣，统带大军，从中路进攻，一面檄调广东水师义勇，前后夹攻，一面团练山东、江苏、安皖、河南相连四省的乡勇，保护黄河各隘口，阻遏敌军北窜之路。他自己与吕贤基统带兵勇，左右其间，以灭逆丑而彰天威。

咸丰看了他的奏折，叹道："此人对成败得失的分析都很中肯，提出的办法也不错，只是由谁来统带大军呢？难道琦善和向荣不是朕的亲

信重臣？他们手中的兵力难道还少？只要他们还有天良，难道对付不了区区逆贼？陈金绶和胜保奏报，他们正月十九日从信阳起程，二月六日进入安徽宿松县境内，当晚赶到了太湖县，且看他们有何能为吧。”

但是琦善和向荣都辜负了咸丰的期望，金陵失守的战报接踵传来。咸丰脸色煞白，胸口一阵气闷，喘不过气来。调养了几个时辰，他强打精神做了新的人事安排。他将闽浙总督怡良调任两江总督，填补陆建瀛的空缺，令他督带已奉旨调派的二千名福建标兵星驰就道。这时杨文定请求防守金陵下游一百五十里处镇江对岸的瓜洲，咸丰觉得此人还算有些勇气，让他在怡良到任前代理总督之职，令联英暂行办理江苏巡抚事务。

杨文定与文艺一致认为镇江不能防守，把金陵周边的兵力集结在山嘴头驻守。咸丰指望他们能够堵住句容至丹阳、东坝至苏州的各条陆路。根据奏报，向荣已抵六合上游，咸丰要求漕运总督杨殿邦与向荣南北联络策应，严防江口，不可让敌军阻隔官军交通。

咸丰知道，琦善和陈金绶已经来不及救援江南，索性令他们专门负责江北一带的防御，“内戢土匪，外遏贼匪北窜之路”。据报黑龙江骑兵已抵宿州，咸丰令他们与担任前锋的吉林部队择要部署兵力。咸丰最担心太平军从江苏北上，令代理四川总督慧成立即从陕西折回，驰往江南、淮扬、徐州一带，会同杨殿邦办理防剿事务。

与此同时，他接到奏报，吕贤基和李鸿章一行已抵达庐州。他们应周天爵之邀，联络当地的乡勇。此时庐州一带已有小股太平军和土匪骚扰，当地绅士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以及刘铭传和唐定奎等人，开始团练自保，结寨互助。这是李鸿章到庐州之后团练乡勇的基础，也是他多年后组建淮军的基本力量。

江忠源奉到驰往江苏的圣旨以后，积极思考进剿太平军的方略。他

给曾国藩写信，提出必须联合湖北、安徽、江苏各省，制造几百艘战船，从福建和广东调来几千水师，首先肃清江面，然后才能收复金陵、扬州和镇江，否则沿江各省后患无穷。江忠源提出兴办水师，就是从这里萌芽。他和向荣都认识到了水师的重要性，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寄望于上海与温州的战船，而是提议战火中的各省自造战船，交给福建和广东的水兵使用。这对曾国藩后来自办水师，是一个极大的启发。

南大营和北大营

且说向荣连日催督兵船扬帆东驶，前锋于二月十四日晚赶到芜湖，兵勇一拥登岸，突袭守粮的太平军。太平军丢下几具尸体，当即逃走，官军进驻芜湖。向荣第二天早晨赶到城外，立刻舍舟登岸，令部分兵力改由陆路继续向金陵前进。

陈金绶与胜保从长江北路进兵，于二月十五日抵达桐城，打算取道舒城、合肥、滁州一带，向金陵和浦口开进。

向荣骑马来到芜湖城门，只见城墙上有些标语：

> 无须陆建瀛引路，可免其沿途迎接。
> 向大哥一路辛苦，无劳向大哥远送。

向荣看罢，脸上红了一红，干笑两声，说道："丑类可笑，以为老夫不敢进剿。哼！老夫立刻就要让你们尝尝厉害！"

向钦差身边的僚属立刻吩咐士卒："快去，将这些狗屁标语统统清洗掉！"

向荣说道："传我的命令：船队停下休整。本部原是陆军，不懂水战。船队中炮船太少，并无足够的炮位领先轰击，掩护兵船前进。船队必须在此赶造炮船，等所调炮位到齐，配备到炮船上，才由水路进攻。"

向荣此时还不知道金陵已经易手，所以颇为镇定。他还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以为只要他的陆路援军率先赶到金陵城下扎立营盘，为城内声援，再相机从芜湖调船队前往金陵，扎成水寨，与陆军互为犄角，就不难对付胆敢讥笑他的那些逆贼。

向荣离开芜湖之后，才知金陵已经失守。他于二月十八日驰抵江宁县的板桥，查看近城扎营处所，不料太平军先在城外挖掘了陷阱，密布竹签，并在长寿桥左右修筑了土城，连扎了几座军营，防备非常严密。周边都是小河，无法绕越。向荣发现，东路的孝陵、雄黄镇一带地势宽敞，进攻较易，还可以扼截太平军进兵苏州和常州的陆路，当即率部从秣陵关一带驰往东路，寻找地方扎营，作为进攻基地。但金陵北面没有官军，向荣赶紧派出军官，迅速通知琦善，请他率部在北岸扼要之处驻扎，设法堵御，以防太平军北进。

杨秀清没有等到琦善抵达金陵北岸，就开始攻击长江下游。太平天国从金田发兵之后，一路打到金陵，不过是挪了个地方，所过之处，并未割据一城一池，也没有建立根据地。他们经过的城乡，在他们走后，立即被官军进占。他们来到金陵之后，打算长期盘踞，就必须在金陵周边建立堡垒，拱卫这个大本营。杨秀清认为，必须赶在清军主力合围金陵以前，在长江下游攻占几座繁华富庶的都市，既能为金陵提供补给，又能为金陵建立犄角。他跟韦昌辉、石达开商议了一个计划，决定攻占镇江与扬州。

二月二十二日早晨，杨秀清派林凤祥为先锋，试探官军在北岸瓜洲和南岸金山一带的实力。林凤祥率领一百多艘战船蔽江而下，直逼瓜洲。

官军的水师正好集中在瓜洲和金山。杨殿邦从瓜洲派出艇船迎战，杨文定也从金山派叶常春指挥艇船迎击。官军艇船击破敌船十多艘，迫使林凤祥退到黄天荡。林凤祥下令弃船登上北岸，改为陆军，按计划向扬州推进。

杨秀清摸清了官军的实力，下午三点钟，亲率主力船队三四百艘向下游攻击。叶常春抵挡不住，指挥艇船退到金山脚下驻扎，太平军冲到瓜洲江面。杨殿邦令驻守瓜口的二百名徐州兵开炮轰击，还是阻挡不住

攻势。杨秀清率领一支船队从运河直趋扬州，林凤祥也已从仪征陆路北上，直抵扬州城下。

罗大纲率领另一支船队驶到镇江附近。罗大纲发布了一份告百姓书，令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区百姓从城内撤出，以避战火，待打完仗后再回城内。

> 安东将军平满大元帅抚辖水陆兵马罗、参赞军机大臣抚辖粮饷王，为照得吾主于二十二日定鼎金陵，一切满贼概行诛戮，鸡犬不留，汉官陆建瀛等尽行归于汉王，本帅不日兵临城下，苏、松、常、镇四郡所属厅州县等处地方，你等百姓不必惊惶，本大臣深晓天文，以罡星在，太白星在，松江、上海，丑夷亦非人类，沪邑难保不作战场，尔常、镇百姓各宜退避远方百里之外，可保太平。清之民亦汉之民，百姓各祈自谅，待吾主大定之日，再颁发榜文招安，尔等回里安居乐业，考试行文，各宜知道，毋违晓谕，特示。

杨文定指望陆路官军助战，派人登山瞭望，岸上不见一人一骑。罗大纲未知金山官军的虚实，分兵从鲇鱼套登陆，火烧金山。杨文定和叶常春大为恐慌，立即令艇船退过焦山。罗大纲一击得手，继续放火，烧了北固，直攻镇江府城。

据说罗大纲的前锋中有一队女兵，为首的名叫萧三娘，二十多岁，长身猿臂，骑在马上，左右挽弓。她是萧朝贵的妹妹，勇悍胜过男将，官军望风披靡。她的嫂嫂洪宣娇也得服她几分，因为洪宣娇虽能骑马，却不能纵马杀敌，萧三娘则能在马上挥师作战。

萧三娘来到镇江城下，见城头上空无一人，城门大开，官军副都统已率守军撤走，萧三娘兵不血刃地进了镇江。

北岸的杨殿邦没有保卫扬州的信心，北撤到高邮、宝应一带。林凤祥第二天轻易地攻占了扬州。杨殿邦的防区是运河与淮河流域，他在逃跑途中查看地势，发现处处城池都处在河堤之下的低洼地带，毫无把握

固守。各路援军他都指望不上，他便别出心裁地想了个放水断敌的主意。淮安水利工程可以开闸放水，也可以闭闸蓄水。他向皇上请示：可否开启所有闸门，泄尽淮水，使敌船无法行驶，敌军就无法从水路北上。这样就只需在陆地堵御，较为容易。如果敌军攻到高邮、宝应一带，他便开决洪湖，使水下注，敌军就会全军淹没。

南岸的叶常春也有自己的担心。他害怕敌船绕袭下游，从后背袭击艇船，也不跟杨文定打招呼，便指挥艇船下行二十多里。杨文定本来也想后撤，但想到如此避敌无法向皇上交代，于二月二十四日又令艇船回到焦山口外驻扎。但他一到焦山，又后悔不迭。想来想去，还是下令大踏步向下游撤退，转移到江阴和靖江一带江面，派人绕过扬州向北京报信，等待大军增援。

太平军顺利地攻占了镇江与扬州，南北对峙，控制了长江水道。向荣的担心得到了证实，官军在长江北岸毫无还手之力。扬州失守以后的第三天，陈金绶和胜保才抵达距浦口二十五里的护国庵。部队扎营以后，派出哨探，得知浦口已无浮桥；敌船停靠在浦口一带，有的几十艘一队，有的几百艘一队，防备森严。杨秀清还在北岸刨挖了陷坑，遍插竹签，以防官军推进。

陈金绶决定先把浦口拿下，控制金陵的对岸。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三点，陈金绶部分队进攻。上午九点，部队开到浦口镇城。陈金绶在前面围攻，胜保在后面跟随。忽听得南岸敌营炮声不绝，江边帆樯络绎，驶泊北岸。石达开组织部队登陆迎击。陈金绶令部队绕到敌前截击，分兵从东关冲入。浦口一失，石达开无心恋战，率部退回江岸登船，全部开赴下游一带。陈金绶打了个小胜仗，攻占了浦口镇。但他找不到船只渡江，只能在江北扎营。

向荣在同一天五鼓时分发起了对金陵的攻击。官军分十路攻击金陵城外太平军修筑的土城。向荣在土城一带站住了脚跟，并且击退了钟山

敌军的反扑，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二十九日，向荣出兵攻打钟山敌营，经过反复绞杀，逼近孝陵一带扎营。他为自己制订的作战目标是攻占钟山，俯瞰全城，进而克复金陵。

第二天，琦善抵达浦口，与陈金绶和胜保商议作战方略。他们得知扬州与镇江已经陷落，官军必须收复的城镇已有三座。琦善的部队在江北，没有渡船过江，他的任务只能是控制浦口，收复扬州。琦善留下西凌阿的黑龙江骑兵驻守浦口，率主力向扬州进发。如此一来，官军在金陵战区兵力部署的格局已初步形成，琦善的江北大营和向荣的江南大营分设长江两岸，琦善负责浦口至扬州一线，向荣负责金陵至镇江一线。

琦善从抓获的俘虏口中得知，杨秀清现在扬州城中，并供称太平军正在计划从浦口与六合一带北上。但是，琦善对这两条重要的情报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向荣的部队多次诱太平军出战，太平军总不搭理。向荣决定以计取胜，密令各营挑出勇士，以备偷袭敌营。同时暂停进攻，企图麻痹敌人。恰值连日风雨，太平军防备渐渐松懈。三月六日夜晚，向荣突然召集部将，布置任务。他说："探得通济门外敌营稍单，尔等密传号令，分兵两路，一攻钟山，一攻中和桥，以牵制逆贼兵力。苏布通阿率一支精兵，从中和直袭通济门外敌营，不得有误！"

当天夜间，官军发起攻击。李连升部先绕到敌营之后，中途摸掉了太平军的几个巡逻哨，埋伏在山脚下。秦如虎和李若珠从前面进攻，杨瑞乾、朱占鳌、郑魁士从左山梁进攻，虎嵩林、明安泰从右山梁进攻，一齐逼近敌营，四面叠进。太平军仍然伏营不出。官军屡次进攻都未到此，此次逼近攻击，出乎太平军意料，营内慌作一团。张国梁一马当先，被炮火击伤了中指，仍然不下火线，率先抢到墙边。朱占鳌被子弹

射中胸侧，继续战斗。官军抛掷火罐喷筒，打入营内，寮棚帐房顿时腾起熊熊的火焰。

官军见敌营火势已大，同声呐喊，抢入营中，刀砍矛刺，杀毙极多，迅速地攻破了三座敌营，长发太平军几乎全部葬身火海。几名战士刚刚逃出火海，又为李连升伏兵擒杀。城上的太平军见三营已破，立即从通济门内派出二三千人来救，被官军堵了回去。太平军不敢恋战，即时退回。据向荣统计，此战杀毙敌军约三百多人，烧毙六七百人，斩献首级一百五十余颗，生擒九十余人。向荣赶紧奏报战功，声称获得大捷，并称仍然计划先夺钟山，占据有力地形。

琦善、陈金绶和胜保不甘落后，在扬州城外与太平军接战，奏报于三月九日和十日大获胜仗，歼敌几近四千人。

与此同时，向荣也对镇江采取了行动。他派出邓绍良和李瑞在丹阳集结，向镇江进攻；希望杨文定的艇船参与攻击，还指望麟桂和吴健彰迅带海口战船开至京口，与陆军夹击镇江。

向荣的金陵驻军经过几天休整，于三月十一日半夜出击，趁太平军熟睡时偷袭七瓮桥，攻破毗连的三座敌营，附近的四座敌营无人敢来救援。从半夜打到中午，先后作战六个时辰。苏布通阿和马龙等部迅速将敌垒修复，进驻七瓮桥敌营。三月十二日夜晚，向荣又密派张国梁所部潜赴七瓮桥西，烧毁敌营一座。据他的统计，当天烧毙敌军三百多名，斩取长发首级五十多颗，俘虏四百多人，救出胁从难民一千多人。

同一天，太平军从扬州分批出动一万多人与琦善交手。此仗从早晨打到中午，琦善声称焚毁敌营土城五座，连获五次胜仗，杀毙敌军七八千人。

三月十三日，向荣又分兵五路进攻金陵，主力直捣钟山，另四路攻

打其余敌垒，牵制敌军。官军各持稻草一束，既能蔽身，又能填壕烧营。四鼓时分，偷袭队伍出发烧营。三更后，钟山前后五座敌营一齐火起，明孝陵飨殿也已燃烧。太平军的钟山军营遭到猛攻，南门雨花台军营也是火光冲天。钟山太平军知道营垒已无法防守，连夜自行焚毁，在朝阳门、正阳门、通济门外将旧营加高培厚，为退守之计。

在抵达扬州的十来天内，琦善和向荣接连向咸丰报捷，给咸丰造成错觉，以为两支官军主力有望迅速收复金陵和扬州。琦善报告的战果，一次歼敌四千多人，另一次歼敌七八千人，明显水分太多，但捏报战功为他赢得了奖赏。咸丰赏还给他都统官衔，并发给他白玉扳指一个，白汉玉烟壶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陈金绶也赏还了顶戴，并发给四喜玉扳指一个，白玉翎管一支，大荷包一对。胜保已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帮办军务，这次也得到了四喜玉扳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

向荣的奏报虽然水分不多，但捷报频传，咸丰也得给他嘉奖，发给他白玉如意扳指一个，白玉翎管一支，绿玉烟壶一个。又发给翎管十一支，扳指三十六个，荷包一百四十四个，火镰十三个，小刀四十九把，叫他分赏给手下的将领和官兵。随后又赏向荣穿黄马褂，再次勉励。

然而，向荣和琦善两军都是初登场时做一做秀，忙完了这一阵，此后就不见再有大的动作。琦善称扬州敌军修筑了木城，官军要等大炮架好，才能有效进攻；向荣则说要暂缓攻打金陵，首先肃清水面，但水上作战要等水师到来才能着手。

金陵和扬州一线捷报不断的时候，咸丰接到了大学士、军机大臣、九卿的会奏，算是对皇亲贵胄提议大举调兵的回复。他们说，洪秀全起事已有两年多，朝廷陆续征调各省兵员八万四千七百余名，连各省原有的兵力，共计动员九万七千七百多名官兵，这还不包括各省练勇的人数。经户部先后奏拨军需银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所以兵力不为不厚，

拨饷不为不多。

咸丰被向荣与琦善的捷报所迷惑，又迫于财政上的压力，认为继续大规模增调劲旅已无必要。他指出，惠亲王等人奏请特派援兵分路攻剿，如此厚集兵力，确实足以震慑敌胆，大快人心。但是，向荣统带的兵力已有一万多名，加上已经赶到前线的陕甘军队，以及从云南、贵州、武昌等处征调的部队，共计七千人，向荣的兵力已经十分充裕；琦善和陈金绶等人统带京城火器营及吉林、黑龙江骑兵，加上西安、青州驻防兵，以及直隶、山东、山西、陕甘各处官兵一万七千三百四十名，兵力也很雄厚。两路官兵总数超过了三万，昨天又有圣旨向扬州增兵，加上怡良和慧成所带的兵马，又增加了一万多人。增派的兵力，与惠亲王等人奏请调派的驻防绿营兵数相符，而且核计程途，都距江苏和安徽甚近，较之从远处征调更为便捷。所以，咸丰决定，惠亲王等人计划调动的军队，暂时无须调派。

吕贤基和周天爵的奏报进一步增强了咸丰的信心，他们使咸丰觉得安徽方面的官军也在加强防御。他们不仅向皇上提出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对敌宽大政策，还汇报了具体的部署：吕贤基暂驻宿州，周天爵驰赴庐州、凤阳一带抄剿南路土匪，并且部署兵力巡防。

如此一来，咸丰仿佛胸有成竹，决定先看一看向荣、琦善、吕贤基、周天爵等人的作为，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第八章　防不胜防

野史：

洪秀全举办的科举考试中，一位考生献了一副对联：
“一统江山四十二里半，满朝文武三百六行头。”

金陵变成了天京

太平军攻占金陵之后，军威雄壮，清廷朝野畏惧，几千里之外的居民都忧心忡忡，举家迁徙，在山上修筑岩寨，进去躲避。清廷在京的官员，许多人借口有病，回归乡里，不敢再为清政府效力。

金陵的少数居民对太平军进行了地下抵抗。金陵西南城角下的浮桥右委巷中住着一名机匠。此人孔武有力，三个儿子也是壮汉。太平军入城后挨家挨户征集财物，大院豪宅无一幸免。他们不大注意普通住宅，开着门的就进去，关着门的暂不骚扰。居民全部关门闭户，只有机匠家开着门，坐等太平军到来。他家的房屋只有三间，每间房内都坐着他的一个儿子，把刀杖放在角落。如果是成群结队的太平军进了院子，父子四人便弓背送迎，家里没什么好东西，太平军看一眼就走了；如果太平军只有一到三人，父子便请他们进房，父亲去关大门，三个儿子将太平军击杀，把尸体埋在后圃的荆棘中。

埋葬死人以后，父亲又把家门打开。如此进行了十几天，杀死太平军近百名。邻家有个老妇人看在眼里，对太平军说："那家去不得，进得去出不来。"太平军夜间派兵包围这座住宅，冲进院子，机匠跟两个儿子都搏斗而死，只有二儿子逃脱。

据说太平军在攻占金陵时杀了三万人。杨秀清为了消除金陵居民的敌意，以开国军师大元帅的名义发布文告，要求民众停止反抗，抛弃清廷，禁供佛道，改信上帝。其中透露了定都金陵、开科取士、收拾人心的意图。

> 本帅敬承皇命，兴兵伐暴，所到之处，望风瓦解。破城之日，将贪官污吏剪除，并不扰害一民，前已出示晓谕，料必知悉。风闻乡市有不法顽民，藉大兵未到，肆行焚掠，现为本帅拿获，斩百数十人。今着校尉李宪

带兵数百，遍行乡市，一经拿获，就地正法。其有良民，各将顺字贴门，不必畏惧。尔等捐资助饷，纳临捐职，试问此等功名，何荣何辱？即将向来匾额除去，不得自误。我定金陵之后，定议考试，衡文取士，再定甲乙。其有各处庙宇，供养僧道，何如养乡里穷民之为愈也。现今拿获僧道斩首，查首倡及重修之人，一一拿究。

太平军把经过改造的基督教带进了金陵，每次进餐前，都要诵赞美诗。赞美诗是洪秀全自制的，强调他是上帝的儿子，替天行道：

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封为神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天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智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醒悟，天堂路通。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人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此诗把洪秀全的意思表露无遗，但稍嫌粗糙，所以后来屡经修改。部队诵毕，各向外跪，手书默念："小子秀全跪在地下，仰求天父皇上帝老亲爷大开天恩。"然后齐呼"杀尽妖魔"，才能开餐大嚼。

太平军攻占扬州一带之后，由于基督教的包装对于西方世界颇为亲切，列强的舆论称之为"革命军"，并说"两个中国有满汉两个皇帝"。英国驻华公使文翰（George Bonham）奉命率军舰从上海赴金陵视察，与洪秀全联系，向他申明英国的中立态度，并会谈中英南京条约。东王杨秀清说："天王乃耶稣之弟，英国人同为上帝子民，应当归顺天国。"文翰大为吃惊，当即拒绝。他以为杨秀清头脑有问题，还不死心，又去会晤韦昌辉和石达开，得到的答复大致一样。于是他返回上海，向国内报告，建议英国采取中立。他附加了一条评论，使得英国政府对洪秀全存了戒心。他写道："太平军的排外，较满清更为可怕。"

天王洪秀全此时的自我感觉的确很好，他住进了金陵的两江总督署，拥有百万雄师，认为太平天国已经无敌于天下，把建都大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杨秀清奏道："河南居天下之中，是古代的东京，天国应该建都汴梁。"

洪秀全说："东王此言有理。萧智怀先生向朕建言，出兵荆襄，杀向河洛，同时出兵皖赣，杀向淮颍，挺进开封。金陵留部驻守，由朕亲率大军从扬州杀出，沿运河水陆并进，扼临清，赴幽冀，所在招纳豪杰，易置守令，一切因俗从简，暂不更张，如此则河北将望风而下！"

唐正财作为太平天国的水师指挥官，听说杨秀清提议在河南建都，大为震惊，连忙奏道："北路不利于水师作战，而且田地贫瘠，民风剽悍。天国应该建都金陵，先平南路。"

韦昌辉也想留在金陵不走，旁敲侧击："金陵城中火星庙有一座铁炉，上铸'烽烟太平'四字，此乃祥瑞之兆。"

洪秀全说："北王所奏甚是。命军士抬着铁炉在城内游行一圈，然后抬进天王府内。"

韦昌辉又说："我天军攻破扬州，附近的百姓用枣、栗、灯笼、鸡蛋犒军，寓有'早立登基'之意。"

洪秀全道："依北王之见，还是在金陵建都为好？朕今天有些倦了，此事改日再议吧。"

何去何从，一时难以定夺。有一天，杨秀清带着侍卫走到江边，一名老船夫在江上喊道：

"河南缺水又缺粮，若被敌人围困，无法突围。金陵有长江之险，城高池深，百姓富裕，粮食充足，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而要跑到河南去呀？"

犹如醍醐灌顶，杨秀清恍然大悟，改变了主意，连忙去见天王，表示同意定都金陵。于是，太平天国将金陵改称天京，将清廷的总督署捣毁，建立王宫。颁布十条法令，称为“天条”。

道光三十年年底，洪秀全在金田时下过命令，为太平军制定了五条纪律：“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其中所谓的条命，就是拜上帝会必须“时时遵守”的十款天条，因为这些天条是皇上帝制定的。

十款天条中，第一款和第二款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只能崇拜皇上帝，皇上帝以外的神都是邪神，一律不得敬拜。第三条还是拜上帝的规矩，就是不准直呼上帝的本名“耶火华”，更不准咒骂皇上帝。

第四款依据圣经中上帝六天开创万物第七天休息的故事，规定星期天安息日要分外虔敬礼拜，颂赞皇上帝的恩德。

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和第九款都是最常见的道德伦理，分别为孝顺父母、不要杀人害人、不要偷窃抢劫、不要讲谎话。

第七款是男女大防。虽然禁止的是奸邪淫乱，但具体的标准订得太高，简直使男女之间失去了自由交往的可能性。此条的阐释中说，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淫荡的男女叫做“变怪”，触犯天条最为严重，哪怕是抛个媚眼或意淫一下，以及吸洋烟、唱邪歌，都是犯了天条。

第十款跟第七款和第八款密切相关，要求会众不起贪心，也就是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女，不要贪图别人的物产，不要赌博，不要博彩。

天国领袖们听信船夫一言，便放弃全军北上的计划，这跟洪秀全在益阳看到大批船只时改变主意一样，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船夫只是一个代言人，说出了大多数将士的心声：天国将士不愿开往长江以北。长

久以来，长江已经成为华南与华北的一条自然分界线。一个南方人只要渡到江北，离开江岸不远，便会觉出氛围大不相同，他会感觉到自己踏上了北方的土地。

太平军从广西挺进到南京，一路走来，如同一支迎亲的队伍，到处受到欢迎，民众因为他们打开了清朝统治的枷锁而欢欣，并未介意他们那稀奇古怪的宗教信仰。可是他们一旦渡过长江，进入北方的省份，情况也许就大不相同了。他们有可能成为敌占区的陌生人；他们也许很难招收到新兵；官军和居民的抵抗也许会更加顽强。老船夫替全军将士说出了心中的这些疑虑。

事实也许不会如此，老船夫的话也许只是杞人忧天。如果天王洪秀全的胆子再大一点，他完全可以将这些疑虑从部众中消除殆尽。北方官军的防御部署如同南方一样混乱脆弱，那里的捻军已经开始四出袭击；西北边疆地区的回民正在酝酿农民运动。太平天国的领袖只要多一点果敢，多一点理智，将疲倦的部队好好休整一番，然后挥师北进，完全有可能达到焦亮和冯云山等人为这场运动制订的目标，一举推翻清朝政权。如果这两个杰出的人物还活着，定能对洪秀全施加有益的影响，那么整个历史进程就有可能彻底改变。

可是洪秀全和杨秀清轻易就被老船夫说服了。他们在金陵建立了自己的首都天京。作为宗教立国派的核心，杨秀清此刻最注重的是宣传天条。天国的官员每到一处，就开设讲坛，派人坐上高台宣讲，叫做“讲道理”。天国用严厉的天条约束男女臣民的行为，限制了臣民的一些基本自由，甚至有悖人伦。他们禁止夫妇同宿，禁止母子交谈，违反天条的两性接触会受到“点天灯”的残酷处罚，即将犯人裹在用易燃液体浸泡过的材料中点火燃烧。

太平天国在建都之后大肆封官赏爵。为了犒赏功臣，王爵封了不少。侯爵以下，有捐米五百石者，即加一等。他们借用五行概念，设立

金、木、水、火、土五将军，各司其职。土将军、水将军、木将军都是工兵将领，前者负责挖地道、筑土墙，中者负责搭桥渡河、挖掘壕沟，后者负责造木栅、筑木城、修理营帐。火将军是炮兵将领，负责发射枪炮。金将军是兵器将领，负责制造武器。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公布了一个纲领性的施政文件，称为《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文件将社会组织、军事组织、土地制度、文化教育、妇女解放各方面的规定和措施一锅烩，其最著名的主张是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地上天国。许多学者认为其核心部分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土地分配制度，但恰好这个核心部分是天国政府无法落实的纲领。太平天国一直未能长久地占领乡村，而在短暂占领的有限区域内，又无法成功地推动平均主义的土地分配，这个纲领基本上流于空谈。《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迫于天京粮食供应紧张，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洪秀全批准施行。他们仿照清朝的办法，将地主定为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向他们征收地丁银和糟粮。太平天国实际上承认了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

据说此年天国在钟山举行了科举考试，由于东王势力坐大，考试的诗题定为《四海之内有东王》，得王字，五言八韵。

一名考生是个顽固的孔孟之道捍卫者，有心戏耍洪氏的科举，在卷子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胆为红巾破，愁随黑发长。伤心怜姊妹，含泪别爷娘。杀贼全凭向，殃民总是杨。避秦何处好，搔首对斜阳。”杨秀清看了，勃然大怒，下令将作者处死。

还有个段子，说一个名叫郭镐的安徽贡生被太平军抓了，决定投降天国。但他对天国的一些做法仍有不满。洪秀全把八月三十日定为中秋节，郭镐便撰写了一副对联的上联，贴在门上：“明中秋月暗，暗中秋

月明，好教我不明不暗。”第二天，有人对上了下联：“长头发日短，短头发日长，试问你谁短谁长。”

突兀的北上

且说太平天国建都金陵的国策既定，杨秀清等人充分发挥唐正财水师的优势，占据了下游的镇江和扬州，控制了金陵东至镇江的长江水面。但是琦善和向荣两路官军主力的到来，从陆地上威胁到金陵、扬州和镇江三个据点的安全。若要把这两支官军主力调走，只有派出得力的部队杀出江南，袭击清军必救之处。

这个时期，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河南、山东一带的捻军更加活跃。如果太平军派出一支劲旅北上，突入中原，可望得到捻军的应援；继续北上，便可直捣清廷的老巢北京。杨秀清脑子里酝酿着这个计划，往返于金陵与扬州之间，要求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精兵，做好北伐的准备。

石达开、罗大纲等人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建议在长江上游建立根据地，以保证金陵的水上通道和物资供给。他们决定派出得力的部队西征，杀向安庆、九江和武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与春官正丞相胡以晃自告奋勇，充当西征前锋。四十岁的赖汉英是广东花县人，天王娘娘赖惜英之弟，天国臣民称之为“国舅”。三十七岁的胡以晃则是广西平南人，他是天国官员中唯一的武秀才。他老家在平南县花洲的山人村，据说金田集结时，洪秀全与冯云山就是躲在他家里谋划起事，被驻防在思旺圩的官军所困。他协助带领会众据守，并派人往桂平金田村告急，邀得援兵击败官军，护送洪秀全至金田举事，因此是一个大功臣。

杨秀清非常高兴有猛将自愿西征，但他顾虑小股劲旅杀出金陵和扬州，必须长途奔袭，才能对清廷构成威胁。若在金陵附近被琦善和向荣发现，很难突出官军的包围追击。于是，他与韦昌辉、石达开等人进行了精心策划，导演出一些扑朔迷离的神秘行动，致使琦善、向荣和北京

的咸丰皇帝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一段。

在太平军实施奇兵出击的计划之前，琦善的江北官军经过认真部署，在咸丰三年三月底对扬州城外的敌军发起攻击。三月二十九日夜晚，琦善将兵力分为西、北两路，密令总兵双来从象鼻桥偷袭城北敌垒；陈金绶、胜保派鞠殿华于三十日夜半时分从西面分三路进攻。到四月一日为止，官军捣毁了扬州城外的十座敌营，迫使太平军撤入城内。根据琦善的统计，此战斩获太平军的广西老兵三百多名，湖广等新兵二千多名。琦善估计，在扬州城内固守的太平军约为三四万人。

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向荣的江南清军也对金陵发起了攻击，但未能重创敌军。邓绍良跟杨文亭会合以后，于三月三十日从甘棠桥出兵二千多名，进至镇江南城外面的观音山一带，轻率深入，没有部队在后方掩护，以致遭到太平军四五千人伏击，伤亡惨重。向荣向咸丰遮遮掩掩地奏报了这次惨败，有意掩饰，但被咸丰一眼看穿。

让向荣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他的努力，水师已经出动。四月二日，和春、叶常春、李德麟带领水师溯江而上，驶至焦山口，烧毁来不及撤走的敌船。随后从甘露寺驶到大码头一带，发现二百多艘敌船，开炮轰击，一直冲到瓜洲口，又发现七八百艘敌船，烧毁敌船二十一艘，击坏几十艘。这是一次纯粹的水上攻击，邓绍良的陆军因援兵未到，没有参与攻击。

就在琦善和向荣在大江南北发起攻势的时候，杨秀清策划的北进行动悄悄启动。他们根据谍报，否决了从扬州北进的计划。杨秀清得知，淮安一带有漕运总督杨殿邦把守，他从淮安南下两百多里，驻防扬州东北面四十六里的邵伯。太平军虽然将其击败，但朝廷又令福济取代他的职务。杨秀清认为，北伐部队从此处突围，风险太大。

江苏按察使查文经的一个举动增强了杨秀清的这个印象。查文经奉

旨治理黄河，驻扎在离淮安只有三里的繁华商业城市清江浦。为了防止太平军从此地北进，他扬言将有几十万京兵开来，命令各州县预备马料。查文经这一诈唬，起了疑兵的作用。杨秀清得到情报，惊愕犹疑，更加不敢令北伐部队从此路推进。咸丰令查文经暂代漕运总督，率领漕运标兵和徐州镇兵驻扎在扬州东北面的运河口岸茱萸湾。

杨秀清的北伐部队由林凤祥与李开芳统领，决定从浦口突围。林凤祥留下曾立昌防守扬州，自己率部乘坐一千多艘船只，从扬州运河上驶入长江，朝上游驶去。通过仪征与六合的江面时，已被当地百姓察觉，报告官府。这时周天爵已被解除巡抚职务，奉令负责江苏江北的军务，吕贤基奉旨坐镇宿州，新任安徽巡抚李嘉端驻扎临时省会庐州，令李鸿章募练乡勇。关于太平军的这一行动，他们都得到了百姓的禀报，而琦善和向荣却未发觉。

林凤祥的船队在官军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抵达浦口江面，把扬州的金银绸缎和妇女运送到天京。四月六日中午，船队中有几十艘船停泊浦口北岸，船上的太平军分头登陆。

浦口驻防的官军分为两部，一部是山东营兵二百名，驻扎在上斗冈的庙旁；另一部是号称劲旅的黑龙江骑兵，共有一千六百多人，由西凌阿指挥，零散地住在民房之内。

黑龙江骑兵暂时没有自己的营房。他们在赶赴浦口的行军途中，为了乘船加快速度，丢掉了锅帐和马匹，抵达浦口以后，分散在居民家中住宿。满人骑兵乐得闲散，尽管四月三日锅帐已经运到，西凌阿却没有立即把部队集中起来。与锅帐同时运到的还有战马八九百匹，已经下发到各部。第二批运到的几百匹战马，黑龙江官兵嫌其瘦弱，拒绝收领，几百名官兵仍然没有战马。

西凌阿的部队没有处在临战状态。当四月六日太平军的船只靠岸

时，只有山东营兵赶到岸边应敌，但因寡不敌众，且战且退，撤回上斗冈的军营旁。黑龙江骑兵在江边麦田放马，一见太平军登陆，当即弃马逃走，上千匹战马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

林凤祥自然不会放过歼敌的好时机，当即挥师分头追赶。他们发现黑龙江骑兵分头钻进了民房。林凤祥下令，将妖军所占民房全部烧毁。大火起处，黑龙江官兵纷纷逃离火海，直奔二十里以外，在江浦县的东葛、西葛各处躲避。他们当中发生的伤亡，都是逃走落后被杀，并非打仗受伤。

琦善得到来自浦口的报告时，太平军已经朝东葛追赶。琦善连忙派参将张守仁率部火速增援浦口，赶至浦口西门时，尽管天已将晚，光线却仍然如同白昼，因为大火已经烧成一片。西凌阿等带兵大员不知去向，也无音信。琦善不由分说，连忙上奏，请将西凌阿、明庆、乌凌额、魁福摘去顶戴。

杨秀清把林凤祥送上岸后，当即率船队向下游驶去。四月七日下午，船队经过仪征附近江面。这些船上各色旗帜俱全，显然有大人物乘坐其上。知县都綮森不知太平军搞的什么名堂，担心他们驶入瓜洲，连忙派人向琦善报告。

号称满洲铁骑劲旅的黑龙江骑兵逃到东葛之后，惊魂未定，于第二天继续向滁州北撤。四月八日，林凤祥追到东葛，令部队将驿马全部抢来。官军对浦口已完全失控，而滁州又向琦善告急，安徽代理布政使奎绶将过境的八百名山东兵截留，令他们驰赴滁州关山一带堵御。

杨秀清为了迷惑敌军，令曾立昌清扫扬州周边的地界。四月八日凌晨，太平军在六合县境内与副都统德崇额的吉林骑兵相遇。双方交手以后，德崇额不敢恋战，借口兵力单薄，骑兵不能渡过运河，向琦善请求援兵。

曾立昌来到六合城下。知县温绍原知道向荣和琦善刚刚扎营，壁垒尚未修好，都不可能前来救援，全城的安危，都系在他一人身上。他率领民团在龙池守御，形势岌岌可危。太平军环城占据民居，似有长久攻城的态势。

城外有座火神庙，甚为宏敞，太平军将领住在其中，率部去抬神像。这时怪事发生了，几十名太平军士卒居然抬不动一尊神像。将领下令刀砍，可是刀砍不入。挖空后壁，用巨木擂撞，神像屹然不倒。士卒恐惧，不敢再动。

当天夜晚，空中飘起了小雨。太平军正在酣睡，陡然火起，部队住宿的房屋全部烧成了灰烬，大火把天空染成通红一片。太平军以为是清军杀到了，大骇狂奔，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温绍原趁机从城内出兵袭击，大有斩获。一千多名太平军，只有二三百人得以逃生，而且个个焦头烂额。从此六合的遭遇被太平军传为神话，许久不敢攻打六合。

驶过仪征的太平军船队于四月九日驶回上游，接应从六合败退的部队。德崇额率领吉林骑兵闯过浮桥，使太平军首尾不能相接，小有斩获。但是由于官军仍未控制浦口，杨秀清的第二批北上部队三四千人又顺利地从浦口登陆北上，朝滁州挺进。此情被江浦县知县曾勉礼察觉，上报琦善。而此时林凤祥的先头部队已经攻进了滁州。

四月十日，林凤祥越过了关山，抵达定远县境内的池河驿，然后北进总铺，直扑凤阳所属的临淮关，将濠梁驿号舍烧毁。

西凌阿的骑兵部队徒步逃到滁州，才开始征集马匹。四月二十一日，太平军从北面退回滁州抢夺物资。山东官兵随黑龙江骑兵追了过来，抵达滁州的朱龙桥，与太平军遭遇，黑龙江骑兵又要退走，山东营兵在后阻止，骑兵不得不奋力前进，将太平军赶出了滁州。

西凌阿没有向西北追赶，而是在滁州等待，台面上的理由是等待上级发箭。他向琦善请求绕到东北方，途经敌踪未到的天长，到扬州自请琦善处分。

琦善对浦口发生的事情仍然摸不着头脑，尤其不知西凌阿究竟去了哪里。忽然，西凌阿的部属福拉登布等人来到大营，报告浦口失守，并说西凌阿正带着部队向大营赶来，请求钦差大人严厉惩处。

琦善问道："军火武器是否齐全？"

福拉登布回答："全被烧毁，只剩随身弓箭、鸟枪，战马还有三百多匹。"

琦善问道："部队为何停在滁州不动？"

"都统大人说要等待弓箭到来，还请钦差大人发给粮饷。"

琦善一阵急火攻心，喝道："一派胡言！西凌阿明明知道，金陵、扬州、镇江三城失守，缺乏造箭之人，箭支无从制造，他却故意屡请添发，以此为借口推诿责任。至于粮饷一事，现在河南并未解到，拿什么发给你们？等到河南的军饷解到，我就拨给他一万二千两银子。你们遇敌即逃，既然已到滁州，复不自奋，反而要绕道来扬州请求处分，以为巧避之计。我不准他前来！如今河督已解到战箭五千支，全部发给你们，叫西凌阿立刻跟踪追击。来人啦，将福拉登布顶戴摘去！火速派差官去迎西凌阿，不准他来营，令他前往滁州追剿。倘再退避不前，定将他们请旨俱行正法！"

琦善是一个懂得羞耻的大臣。他既不满意陈金绶和胜保夸大战果，又为浦口失守放走了太平军而羞惭。他请求朝廷任命慧成为扬州前线总指挥，自己率兵绕到北边迎击北上的太平军。咸丰看出他与陈金绶、胜保意见未合，又担心慧成带来的部队不听调遣，不想把他从扬州调走，

反而任命他为江北大营的统帅，希望陈金绶和胜保两人中抽调一人赶赴北路。

陆应穀大胆陈言

太平军的派遣军已经越过滁州北上，成为咸丰的一大心病。细想之下，安徽一带并无能够截击这股逆贼的官军劲旅。这时他又想到了江忠源。四月二十三日，咸丰令军机大臣传谕张亮基和崇纶：由于滁州、凤阳一带吃紧，而该处兵力单薄，所调官兵一时未能到齐，考虑到江忠源亲历行间，战功屡著，前曾谕令他驰赴江南帮办军务，现在他正在剿办湖北广济的土匪，如果此时尚未完成，即令代理提督阿勒经阿接办，令江忠源率部迅速驰赴安徽凤阳一带，会同周天爵等人攻剿。咸丰硬要把江忠源与向荣扯到一起，说他是向荣大营的帮办，此去安徽，可与向荣声息相通，南北联为一气。但他没有摸清江忠源的心事。江忠源一直替乌兰泰打抱不平，对向荣耿耿于怀，根本就不愿去做他的帮办。

此时林凤祥已经抵达临淮关，将已撤掉的浮桥仍行搭起，夜间宿营南岸，白昼移营北岸，分赴附近乡村征集民财，同时直扑凤阳府。

林凤祥从浦口登陆时，兵力只有二千多人，沿途招兵，抵达临淮关时，兵力已增加一倍多。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代理凤阳知府裕恭和知县黄元吉率领乡勇，在北门外九华山与林凤祥交手，寡不敌众，以致败走。林凤祥分兵从小路杀入东门，城内烟火突起，九华山龙兴寺的两股太平军忽向北门奔去，将乡勇冲散，蜂拥而入，凤阳府城当即失守。

▲

广西武鸣人林凤祥是太平天国的一员老将，在太平军的第一次北上和东征中打前锋。长沙战役和武昌战役中，他都冲在最前面。

林凤祥攻打凤阳府城以后，仍然驻扎在临淮，分兵西进怀远，意图很难判明。此刻距离临淮最近的清廷大员是周天爵。这个老人在举人臧纡青的辅佐下，带领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打算从临淮以北和以西堵御林凤祥。可是吕贤基担心林凤祥北上宿州，留下从河南永城赶来的营兵六七百名，以及从汉中赶来的营兵五百多名，暂时驻扎在宿州以南，令孙家泰带领二千乡勇，协同寿春镇总兵玉山赶赴凤阳。周天爵同意吕贤基的判断，于是改变主意，决定返回宿州。李嘉端令李鸿章率领八百名合肥乡勇开到东关，加上当地的一千五百名练勇，严阵以待。琦善虽从扬州派出了武庆和开隆阿的二千人，但他们和西凌阿所部黑龙江骑兵，以及咸丰从北京派出的托明阿所部，都未抵达凤阳。

前面说过，咸丰希望琦善派出骁将，率领劲旅，追剿太平军北伐部队。琦善奉到谕旨后，与陈金绶和胜保商议，最终决定，由胜保率部从天长、盱眙斜插临淮。咸丰得知胜保离开扬州，令刑部侍郎雷以代替他帮办军务，与琦善、陈金绶督兵克复扬州。

也许是吕贤基和周天爵判断错误，也许是林凤祥和李开芳侦知了官军的部署，他们没有北上宿州，而是决定向西北方挺进。四月三十日，林凤祥从怀远开向蒙城，五月一日抵达蒙城县西北五十里的西阳集，扬言要继续向西北挺进亳州，然后直奔开封。河南巡抚陆应穀闻警，大惊失色，派兵奔赴两省交界处的宋家集，他自己也向前线靠拢。

陆应穀在途中接到报告：太平军于五月四日下午一点抵达亳州，攻破州城，难民纷纷逃出。河南官军陆续赶到商丘的宋家集，陆应穀也向宋家集赶去。亳州与河南交界，此处失守，河南门户已经大开。

林凤祥未在亳州驻留，继续前进。他们离开亳州以后，捻军趁机在此城抢掠。五月六日，林凤祥抵达归德。陆应穀率领的河南官军在宋家集与林凤祥遭遇，交战之后，太平军从小路悄悄推进到归德，攻入府城。陆应穀顾此失彼，连忙带兵奔赴刘家口，林凤祥却已先派一万人进

驻该处。陆应穀中途折回到归德城外，攻城一昼夜，伤亡惨重。他原有三千兵力，归德一仗，除伤亡以外，溃散不少，连日收集，只得到几百人，军火器械多半不堪应用。

陆应穀为了不误差事，火速赶到柘城，听说太平军分为两支，一支向北，奔赴刘家口，一支向西，奔赴省城开封。陆应穀派人给省城送去鸡毛信，要求留守官员严为预备。可是他知道开封非常危险，因为城内只有一千多名驻防军，乡勇也只有一千五百名，兵力十分单薄。

北进的太平军在曹河上游抢得几只大船，扑过河岸。这一着威胁到山东的济宁和兖州，连直隶的大名一带也成为他们可能进击的目标。

对于咸丰而言，局势瞬息千变，万分危急。林凤祥北伐部队快速推进，从东向西穿过安徽，正在袭击河南，占了归德以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直指开封，一路北上渡到曹河以北，兵锋北指。官军的主力集中在金陵战区，屯兵城下，将近三个月，不仅没有收复一座城池，还放跑了敌军的北伐部队。造成不利的既成局面以后，西凌阿等部又不能迅速追击北上的敌军，如今闹得河南的省城频频告急，山东和直隶处处隐藏危机，而北方的官军又已纷纷南下，无力堵截，朝廷几乎无兵可调，无款可筹。这时候，咸丰才意识到惠亲王他们调集重兵对付逆贼的想法是多么正确。

事实已经表明，官军方面，不仅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无能，安徽的大员也没能挡住这支人数不多的太平军。当林凤祥从临淮关攻入凤阳时，周天爵不但没有迎头进剿，反而向北折回宿州。当时他若能率部迅速堵截，林凤祥也不至于如此之快地杀到河南。周天爵直到林凤祥袭击亳州之后才带兵追赶。此人算得上一名勇敢的大员，而他一再保举臧纡青的乡勇，说他们可当一面，但仍然将敌军从安徽放跑了。这种局面，不仅咸丰想不通，直到今天，仍然令人费解。

林凤祥离开归德以后，向正西挺进，接连攻破宁陵和睢州，然后折向北进，攻破兰仪县，来到了黄河南岸。河南的黄河口岸都无重兵把守，林凤祥可以很轻松地渡到黄河北岸。

不过，林凤祥没有急于过河，而是试图打下开封。他的先锋部队约二千人西进陈留，于五月十三日向开封进发。

自从林凤祥的北伐部队离开扬州之后，相关的清廷官员都以为这只是太平军二三千人的小股部队，对他们的战斗力估计不足。陆应穀带领几千人跟林凤祥交手之后，转战三天，亲眼见到太平军以几百人为一队，有进无退，又擅长包抄官军后背。他们从亳州抵达开封时，据陆应穀估计，兵力多达数万人。探子提供的情报更加深了陆应穀的印象。他们说，太平军从陈留到开封，横排二三十里。

陆应穀已经知道这支敌军战斗力非同一般，对北京构成很大的威胁。他冒着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嫌，请求皇上调集重兵防御京畿。他说，沿途官员都说这支部队无足轻重，都是为了粉饰太平，借以推诿责任。如今开封危在旦夕，万一敌军掘河灌城，则人皆鱼鳖。黄河以北渡口太多，只要敌军占了开封，可渡者不止一处，所以河北一定要严密防守，北京也要早做准备，调精兵护卫京师。

陆应穀的提醒震动了北京，京城人心惶惶。咸丰令舒兴阿率领陕甘精兵四五千名驰往河南，令周天爵和胜保火速增援开封。他指望舒兴阿、胜保、周天爵、托明阿及善禄这些精兵强将能够保住河南的省会。为了稳定人心，他命令京城加强戒备，委派御前大臣僧格林沁、步军统领花沙纳、右翼总兵达洪阿、军机大臣穆荫统领旗营，巡防京城。

五月十二日，林凤祥抵达陈留，分兵攻打开封。第二天，河南布政使沈兆沄等人登城眺望，只见太平军从东南方向涌来，在开封东面和南面开炮射击，往来攻扑，行动诡秘。沈兆沄下令用重炮还击，林凤祥的

部队颇有伤亡。

林凤祥试探性地攻城，得出的结论是：城头上炮火猛烈，攻城部队很难渡过护城河。他明白，自己的任务是长途奔袭，而非攻坚。如今碰到有备的坚城，他立刻决定放弃攻击，令部队撤到几里之外的繁塔寺驻扎。

朱仙镇和虎牢关

再说开封城内，守城总指挥沈兆沄无法估算攻城敌军的兵力，但城内军民都很惶恐，感到兵力太少，无法守住城池，居民大半出城逃避。陆应穀此时待在南边的陈州一带，与开封断绝了联系。沈兆沄只得硬着头皮指挥死守。他决定首先烧毁城外的房舍，不给太平军留下攻城的前进阵地。

五月十四日黎明，沈兆沄悬赏重金，组成敢死队，缒城而下，携带火弹，焚烧太平军所占的村屋，杀死村内的余敌。下午，太平军的大批骑兵和步兵从东面开来，沈兆沄以为他们要来硬攻了，连忙令守军上城防备。不料太平军在离城几里处绕道而行，只有一些侦察兵到城下探视地形，被守军发现，下城追击，小有斩获。

傍晚时分，太平军向西南行走，在较远的村庄集结。林凤祥与李开芳商议，决定在开封以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休整部队，再谋进军之策。这里是传说中岳飞以五百精兵大败金兵铁骑的地方，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人员复杂，有利于造反武装招兵买马。镇西有一条贾鲁河，与黄河相接，交通非常便利。

林凤祥到了朱仙镇，立即用黄绫写信二封，盖上大印，分别交给两名信差，叫他们分头前往扬州和金陵送信，然后叮嘱道："如果途中信已丢失，你们一定要转禀东王，我军力争渡过黄河北上，若不成功，便南下打回长沙。"

林凤祥知道已有数路官军前来攻击，担心北渡黄河受阻。他只让部队休整了一天，就挥师北进，于五月十八日抵达开封与郑州之间的中牟，距黄河不过五十里。他另派一支部队向西南挺进，背道而驰，以便牵制官军，保证北伐成功。官军行军缓慢，给他提供了转移的时间。

林凤祥从中牟西进郑州，然后继续西进到黄河之滨的汜水，率领几千人冲入汜水县城。他想通过传说中刘备、关羽、张飞大战吕布的虎牢关北渡黄河，但是由于当地官员已经有备，实行了坚壁清野，他们虽然通过了虎牢关和老犍坡要道，控制了这一地区，却苦于一时找不到足够的船只。林凤祥叫部队在嵩山之内征集物资，一面向老乡打探何处有船。林凤祥得到高人指点，派出一支有力的部队沿黄河向西南推进，抵达巩县。

官军此时在黄河南岸已有一支劲旅赶到。来自西部省份的托明阿，加上西凌阿和善禄所部，为了加快追击进度，将骑兵和步兵分开行军，绥远城骑兵及陕甘骑兵归并黑龙江骑兵，由托明阿和西凌阿率领，走在前面，善禄率领步兵随后接应。

五月二十四日，托明阿的骑兵驰抵荥阳，距巩县约六十里。这时林凤祥已在汜水。托明阿率领骑兵跟追，于第二天赶到汜水县城东，探得城内还有敌军五六百名，托明阿和西凌阿分三路进攻。留守渡口的太平军见官军追到，直奔渡口，企图上船，被官军追杀，眼看就要亡命。太平军忽然杀个回马枪，从东西两座土山内一齐扑下，开火射击。接连三次反攻，都被官军击退。太平军在这一天损失了宝贵的船只十三艘。

这时善禄的步兵赶到，从后面夹攻，小有斩获。五月二十六日，官军骑兵和步兵分路进攻，太平军在渡口上下排列船只抗拒，官军用抬枪和抬炮连环射击，又烧毁船只十几艘。太平军不再抵抗，乘船启航。有些船只顺流东下，有的船只驶往北岸，其余部队向山内撤退，躲入汜水县以西的北土山大沟。太平军充分利用地利设立营垒，岸边停泊着大约一百艘船只。山路崎岖，深沟道狭，不利于骑兵进攻，托明阿等人对此无可奈何，只能通知河南与山东的巡抚在黄河两岸扼要严防，并调兵就近渡到黄河以北堵击。

当留守汜水的太平军牵制着托明阿的部队时，林凤祥率领主力沿黄

河向西南行进，来到巩县境内，抢夺洛河的船只，企图从洛河进入黄河，再行北渡。洛河在黄河之南穿过洛阳、偃师、巩县三县境内，本来未设渡口。林凤祥无疑得到了高人指点，突然从这里抢船进入黄河，大大出乎官军意料之外。黄河北岸的官军兵力单薄，河岸遥长，官军若无大批援兵赶到，林凤祥便能顺利地达到目的。北岸官军急调柳园口等处的驻防军，迅速开往温县和孟县的渡口。

然而官军还是晚了一步，从汜水渡河的太平军已于五月二十六日占领了温县。两天后，林凤祥已经从洛河抢到船只北渡，率领主力在北岸登陆。温县距怀庆府只有四十里，太平军可入山西，也可进入直隶。但是林凤祥又出奇兵，从汜水派一支部队东回郑州，于六月三日攻入密县，第二天占领东南面的新郑，接着通过南固，南下许州。

林凤祥的部队一南一北，迫使官军两头施救。他的北进部队摆脱了河南官军的追击。托明阿进入汜水县城，遥望着北岸的太平军军营，只能兴叹而已。林凤祥迅速从温县撤出，向官军兵力空虚的怀庆和卫辉地区推进。他们沿河向东北方急奔，抵达武陟，在司马集遭遇乡勇阻击，决定暂停攻击，进行休整。

古战场上的新英雄

太平军杀入河南境内，左冲右突，官军无力遏截，开封的乡勇却将之挡在城外，只得绕城而走。咸丰接到战报，认为乡勇是阻击敌军必不可少的力量。他再次要求各省加强团练，以开封附近乡民协助官军沿途剿杀贼匪为榜样。

但是团练的成效不可一蹴而就，眼看敌军就要打到家门口了，咸丰不得不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他任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统辖河南河北各路官军，令理藩院尚书恩华和江宁将军托明阿帮办军务。陕甘总督舒兴阿、山东巡抚李僖、山西巡抚哈芬，都奉到谕旨，要求他们督兵会剿。

在调往河南的所有官军中，胜保的表现最为积极。他自五月十二日从扬州起程后，遇到五天大雨。他心焦如焚，不准部队休息。可是部队长途跋涉，路上泥水过深，每天只能推进三四十里，于六月四日才抵达亳州。胜保没有停下休息，令部队从陆路兼程前进。

林凤祥获悉官军劲旅正在迅速向他赶来，不敢在武陟停留太久，突然挥师西进，攻打怀庆府城。据城内守军估计，攻击兵力约为三千多人。讷尔经额派出两支部队前往增援，大名镇总兵董占元为一路，代理正定镇总兵双禄的一千人为另一路。代理河北镇总兵花里雅逊布奉令仍在开封对岸的延津渡口驻扎，副将甘恪修的五百官兵奉令驻扎获嘉，以为后路声援。

六月六日，林凤祥派出的南下分遣队几千人逼到许州城下，发起攻击。守军严守一昼夜，太平军未能攻入城内。经文岱第二天抵达密县，柏山于六月八日赶到许州的八里桥。太平军探知官军追到，于当天夜间撤围，取道临颍县南下。柏山紧追不舍，第二天赶到郾城县的王店，追

到敌军尾队。官军接仗小胜，太平军继续南下。柏山又取道西平县，一路穷追。

柏山于六月十一日在遂平追到林凤祥的南下分遣队。太平军前有沙河，河水暴涨，无法渡河。太平军分出兵力阻击，掩护主力撤走。阻击部队损失惨重，牺牲了一名李姓丞相，有可能就是李开芳。但此人的名字后来又频频出现在南北战场，无法确定究竟是死在何处。

被沙河阻截的太平军南下分遣队在阻击部队掩护下，撤到遂平附近的渡口，于六月十二日渡河，继续南下。柏山带兵穷追，第二天抵达确山县的南京店。官军经过连日追赶，疲惫不堪，再也走不动了，柏山不得不下令扎营。

六月十四日黎明，柏山下令拔营，追到臻头河北岸，见太平军已经渡到河中。太平军得到转机，此时距离湖北只有一百多里，于是狂奔向南。可是走到三官庙一带，遇到经文岱率领的官军。太平军无心恋战，继续南撤，却发现前面拦着一道淮河。他们无暇多想，顺着河岸东奔。第二天，柏山追到明港驿，已经落在太平军后面较远处。

六月十六日，经文岱追到小股掉队的太平军，发生了小战斗。南下分遣队主力已经抵达正阳和罗山一带，进入河南捻军最活跃的地区。

话分两头，林凤祥抵达怀庆后，周边未见官军，但城内守军抵死抗拒，无法攻进城内。董占元的一千人已行抵获嘉，距怀庆只有一百多里。可是董占元探知敌军兵力比他多出几倍，不敢再向前进，在获嘉驻扎下来，讷尔经额迭次严催，他总是说要等后起部队到齐。

托明阿、善禄和西凌阿终于渡过黄河，抵达怀庆，突然发起攻击。林凤祥损失一千多人，招架不住，下令撤到四门之外。官军审讯俘虏，得知敌军春官正丞相吉文元已被击毙。太平军分散驻扎在四关，官军与

怀庆城内取得了联系。

尽管官军主力已向怀庆周边集结，林凤祥仍未放弃对怀庆的进攻。他把主力集结在怀庆以北。沁河与丹河在这里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把太平军主力夹在其间，林凤祥显然是要利用河水作为自然屏障。

董占元已被革职，不敢不带罪效力。他听说官军主力已到怀庆，便不再犹疑，率部赶到丹河以东，击败太平军前哨，率部过河。林凤祥派出一千多人迎敌，以一支部队出村攻击，另一支部队绕到河东，抄袭董占元后路。由于官军火力太猛，林凤祥令部队藏入高粱地内，然后安全撤走。这时恩华也统带部队进抵河东的清化镇。

林凤祥对董占元十分恼火，于六月二十一日诱敌接仗，一举击溃董占元所部，彻底打垮了董军士气。西凌阿的骑兵一直没有斗志，此时更是见敌就退。

怀庆府从六月三日被围，已经长达二十天。知府余炳焘派人缒城报告，城西角被太平军用地雷轰击一次，东南角轰击二次，虽然都经抢修完好，可是城内粮食只能维持几天了。一万名乡勇断粮以后，情况无法设想。

这时胜保的部队终于开到。他于六月二十三日在怀庆东关外距城六里的申赵扎营，第二天与托明阿、善禄、西凌阿等晤商机宜。

托明阿说："胜大人的部队堪称劲旅，较为得力，就请胜大人打前锋吧。"

善禄与西凌阿连忙附和，一番恭维，令胜保十分陶醉。他自离开扬州以后，未曾与敌军交手，正因行军迟缓不好向皇上交代，巴不得抓住一个表现的机会。他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在众将恭维之下，也不推辞，从二十五日开始，催动本部兵马向敌军发起攻击。胜保连战三天，

然后向皇上奏报斩擒敌军约二三千名的战果。其实就连胜保对林凤祥的壁垒也是无可奈何，怀庆仍然处在太平军包围之中。城内守军翘首以盼，还是不见官军到来。

这时候，山东巡抚李僖率领一千八百名兵勇来到战场，与恩华、蕴秀商议对策。他说："官军营兵只有二千多人，其余几千人都是乡勇。估计逆贼有七八千人，如果我等轻举冒进，只怕会全军覆没。唯有厚集劲兵，才能破其巢穴。"恩华与蕴秀连连称是，于是李僖请求朝廷增兵三四千名。他指名请调的部队有：驻守庙工的直隶布政使张集馨所带官兵，驻守卫辉县的长芦运司杨霈所带兵勇，以及直隶境内的山西官兵。

诡秘的西进

杨秀清策划的北伐行动取得成功后，官军对扬州的攻击不但未能奏效，还出现了指挥系统的混乱。琦善从四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连续发起攻击，收效不大。慧成、晋康和查文经率部抵达扬州城外的湾头，自成一体，不与琦善联系。他们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进攻扬州东门，也是收效甚微。

扬州太平军死守城池，而韦昌辉和石达开在金陵策划的西征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西征计划原来也是打算从陆路实施。金陵城内陆续派出一千多名太平军，剃掉长发，伪装成逃难出城的平民。但是，由于官军哨卡盘查严密，这些人都被查获。他们供认，他们出城之后的任务，是到金陵以南的东坝集合，然后听令行动。

向荣得到报告后，命令各哨卡继续严密盘查。西征计划眼看着就要流产，但是太平军首领并未死心。既然陆路走不通，那就走水路。计划的核心转移到船队。但是，要把大批船只从金陵调走，想要瞒过官军的耳目，几乎是不可能的。

官军对太平军的水上优势一直耿耿于怀。金陵至镇江一带的江面全被太平军控制，大量船只穿梭来往，官军对此束手无策，也弄不明白船队调动的理由。咸丰对此深感忧虑，屡次令向荣采用火攻。但向荣此刻却显得老成持重，担心火攻之后太平军更会化整为零，因此他迟迟不肯下手。于是他给赖汉英创造了一个机会。

大约在林凤祥抵达临淮关的同时，西进计划开始秘密实施。四月十八日，太平军船队在金陵观音门外忽行忽止，一天数变。第二天，船队

仍然形迹诡秘。这些行动没有瞒过向荣的眼睛，这是石达开故意给向荣安排的一场表演。同时，他还安排了另外一场戏。

四月二十日，几名水手投到官军营内，向军爷们诉苦，说太平军征用船户的船只，仍然叫船户的水手驾驶。他们征调频繁，忽东忽西，叫船户们无所适从。

向荣得到报告，以为逮到了一个瓦解太平军船队的好办法。只要船户们跟着官军走，何愁不能解散敌人的船队？于是，他跟巡抚徐乃钊商量，派官员和士绅前往江边，给船户水手做思想工作，承诺给他们发放免死路票，只要他们逃走，官军会派部队接应。

那些向官军诉苦的水手正是石达开派来的间谍。向荣派人解散船户，石达开便达到了目的。四月二十二日，向荣委派的工作队报告，他们做通了船户的工作；船户和水手决定与太平军决裂，各自将船只焚烧。果然，从凌晨五点直到中午，江面火光不绝。向荣相信，押船的太平军已被烧死无数。与此同时，一千几百艘船陆续从夹江驶入大江，向荣估计此次散遣水手不下一万多人。其实这一千多艘船内载着赖汉英、林启荣、白晖怀的几万名西征部队，顺利地离开金陵，溯江而上，而向荣自以为成就了大功一件，连忙向咸丰报功。

观音门外的船队驶走了，三山门、石城门及江东门、栅栏门还停泊着几千艘船只。这些船只中载有太平军的辎重，防守严密。向荣以为，城北船队解散一事进行得非常隐秘，还没有传播开来，于是他多次向船户散发告示，希望船队全部解散，致使太平军江上无船可通，南北之路中断，他就可以从陆地上一举歼灭金陵的敌人了。

向荣现在做着一个黄粱美梦。他庆幸自己体会了上天的好生之德，没有听信皇上的劝告去采用火攻，使各省被太平军胁迫的船户免遭火难，而又解散了敌军的船队，江面可望肃清。而官军的艇船已有七十多

艘抵达下游，只要天上刮起东北大风，即可上驶攻击。官军在上游还有少数炮船，并且添设了大小木排，虽然无法抵挡太平军的大船队，但只要和春能统带二十艘艇船驶至上游，与炮船会合，就能够取得制江权。

从金陵上行的太平军船队驶至西江口，遇到向荣水师的炮船，暂靠北岸，随后扬帆驶过芜湖三山的江面。江浦知县派出的探马追到安徽和县的乌江镇，回头禀报，而这支船队已尽数驶向上游。

安徽巡抚李嘉端接到报告，立即向朝廷反映情况。但是向荣已经奏报观音门外的船户与太平军起衅，烧毁一千多艘船只，遣散水手一万多人，因此咸丰认为，这次驶过芜湖三山江面的船队，很可能就是向荣遣散的民船。向荣不但自己上当，而且以他错误的判断影响了朝廷的决策。

其实向荣心里也对所谓解散的船户生了疑窦。根据探报，这些船只乘风扬帆，直向上游驶去，似乎不像船户所为。为了防备万一，他于四月二十七日令福兴带领二千兵力前往采石矶截击。当天夜深时分，又有探马回报，说这支船队确系敌船向上游攻击。向荣以为金陵的敌军会随后西进，可是金陵城内毫无动静。向荣心中没了主意，敌军究竟是分兵西进，还是打算全部撤离金陵？只有一面侦探，一面仍令福兴带兵赶赴太平、芜湖一带堵截。

向荣的儿子向继雄带领炮船驻扎在上游，果然与赖汉英遭遇，但不堪一击，朝上游撤退。赖汉英追到铜陵，向继雄已退驻九江。

太平军部分兵力从金陵溜走一事，向荣想瞒也瞒不住了。他未将此事通知朝廷，却不得不通报给了安徽和江西两省有关地方的官府。九江的文武官员接到通知，饶九道义泰和九江镇总兵罗玉斌商议如何应对。

义泰说："九江存兵无多，亟应厚集兵勇，以资堵御。不知罗镇台

有何高见？”

罗玉斌说：“如今人们都说‘北胜南江’，江北有个胜保，江南有个江忠源，都是著名的骁将，名震敌胆。如今江忠源率领一千七百名楚勇驰赴江南会剿，不日即可到九江，何不奏请朝廷，将他留在九江加强城防呢？”

“我听说江忠源打仗，全靠其弟江忠济，不知这员猛将是否也在军中？”

“好像也在军中。”罗玉斌回答。

于是江西官员连忙奏留江忠源。向荣此时也想到了这员大将，由于朝廷已委派江忠源做他的助手，他便发了一道公文，令江忠源迅速赶赴安庆查看情形，或者赶赴太平、芜湖，会同江南大营的部队迎头堵截西进的太平军，如果敌船已过太平，直上安庆，便折回九江下游一带择要扼截。

赖汉英这次行动安排得天衣无缝。他的船队从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先后通过芜湖，虽然跟官军交手，却未曾上岸放火抢掠。官府往往依据是否烧杀抢掠来判别对方是良民还是逆匪，赖汉英此次利用这一点，致使沿江官府迟迟无法判明他们的真实身份。

第九章　保卫南昌

就在江忠源防守南昌的这个夏天，美国培理舰队的四艘战舰出现在日本海岸，依靠坚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剑为支柱的武士梦想。

必死的信念

且说江忠源于咸丰三年年初跟随张亮基抵达湖北以后，一直忙于四处征讨会党。张亮基刚刚接任便接到报告：崇阳的陈北斗，通城的刘立简，嘉鱼的熊开宇，公开反抗朝廷，手下兵力达到几千人。他听从左宗棠的建议，把剿匪事宜全部交给江忠源。

江忠源率领楚勇，于三月份进攻通城。此地自从道光十九年钟人杰起事之后，潜伏着许多会党。由于湖北高官没有严厉镇压，留下了反叛的火种。刘立简、罗经仁与何天进等人发起抗粮运动。他们认为官府忙于恢复武昌，无力派兵镇压。不料江忠源率领四百名楚勇和三百多名开化勇与泸溪勇前来挑战。

江忠源只有孤军一支，但他要对付的不止是刘立简，还有嘉鱼和蒲圻的会党。他只得将开化勇和泸溪勇分派到嘉鱼和蒲圻，自己率领楚勇，直攻通城麦园的刘立简根据地。楚勇一战告捷，抓获刘立简，处以磔刑。接着进军葛家坪，五天打了六仗，斩杀四百多名会党。

江忠源正要继续深入会党根据地，忽然得到报告：陈北斗率领几千人，与通城会党残余何天进联手，袭击桂口及通城的下畈，并要趁机夺占通城。嘉鱼的熊开宇和梁一举也与何天进联合，军力重振。江忠源认为通城在武昌上游，不可丢失，便返回通城固守。由于兵力单薄，请张亮基调江忠济与刘长佑、李辅朝率旧部楚勇来湖北会剿。他同时写信给曾国藩，请求他把刘长佑派到湖北。

楚勇本是江忠源的部队，曾国藩不能见急不救，他收到信后，当即令江忠济带所部楚勇从平江前往增援。三月五日，刘长佑率楚勇回到长沙，曾国藩也令他驰赴崇阳和通城会剿。

几天后，江忠济率领五百名新宁勇赶到湖北。这时陈北斗已回驻桂口，江忠济令部队隐蔽前进，当夜打了一场漂亮的偷袭战，阵斩陈北斗和十一名首领。接着击溃何天进等部，烧毁会党军营，斩杀会党几百人。然后立即拔营赶赴通城，和江忠源一起在城外扎营。

江忠源得知陈北斗已被打败，料定通城会党一定感到孤立，便拔营攻入山中，同时写信令刘长佑前来增援。正在此时，江忠济赶到，和大哥一起在城外扎营。几万名会党蜂拥而来，四面夹攻，重重包围。楚勇不到一千人，江氏兄弟却毫无惧色，令部队站立不动。

江忠源拍着江忠济的肩膀说："要破此贼，全靠三弟了！"

话音未落，江忠济挥舞双刀，大喊出阵，部队跟随冲杀，所向披靡。江忠源击鼓助战，楚勇无不拼死搏斗，会军大溃。江忠济率部分路追杀，活捉首领张西园等二十多人，斩杀和俘虏大批会党。

刘长佑于三月八日抵达通城，会党已逃向蒲圻，刘长佑率部追击，将之击败。

太平军在湖北走了一遭，在各处引发会党起事，长江两岸的沔阳、监利、石首和蒲圻等地，以及汉水两岸的襄阳、安陆、德安等郡，都有会党起事。张亮基有高人辅佐，一点也不恐慌。他遵照左宗棠的建议，仿照湖南的办法，命令各州县举办团练，由德高望重的士绅主持，募集资金，训练丁勇，保卫乡里，迫使盗窃之风稍有收敛。

曾国藩把楚勇派到湖北，不得不防与通城相邻的地区。他已经起用江忠源非常赞赏的四川人林源恩，令他招募五百名平江勇丁跟随自己。当会党从崇阳和通城攻打平江时，他命令林源恩回援，在北乡的上塔市扎营。

江忠源以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不断立下奇功，被咸丰视为得力的

大将。金陵战事吃紧，他令江忠源襄办江南军务。江忠源本已不打算再涉足军事，广西的战事已经伤透了他的心。他第二次出山增援桂林时，本以为有乌兰泰做靠山，可与太平军决一雌雄。可是乌兰泰死了，江忠源认为自己位卑望轻，报国无门，打算脱离军旅。没想到皇上对他如此看重，令他去做向荣的副手。虽然他不喜欢向荣，认为广西的败绩和乌兰泰的战死都跟这个四川老将脱不了干系；但他感念于朝廷的器重，还是改变了主意，决定继续军旅生涯。

接到任命的当晚，他挑灯书写家书，洋洋一万余言，把家事全部安排妥当。他在最后写道：我要说的话，就此为止。从此以后，我就一心为国家担当军事，与贼寇作战，你们不要再用家事来干扰我了。

江忠源不想受到任何拖累，他驻军益阳时，买了一个姓陈的女子做小老婆，他决定让这位爱妾返回家乡。他也许还不知道，他在爱妾腹内播下的种子，将在十个月后成为他的遗腹子，使他死后留有子嗣。

江忠源出于对咸丰的一片至诚，写了一道长达五千言的奏疏，直言不讳，在他给徐广缙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陈述军事见解，请求朝廷根据他的提议进行八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是严军法。江忠源指出，长久的和平导致军人养尊处优，贪生怕死。他从人性的根本上论述，是人就会怕死，但是军人受军法约束，必须敢于出生入死。严厉的军法会使军人明白一个道理：进可能死，退则必死。军法约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不二法门。

第二是撤提镇。所谓提镇，提就是提督（省军区司令员），镇就是总兵（军长），两者都是清廷派驻省级行政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位高权重，他们跺一跺脚，脚下的土地都会抖三抖。撤掉提镇，就会砸掉上百名高官的金饭碗，无异于从老虎嘴里抢肉。如此大胆的建议，只有江忠源这样忠肝义胆的人才会冒死提出。如果遭到报复，就会死无葬身之

地。江忠源不但提议撤销提镇，还指责这些人腐朽无能，贪婪怕死。他说出了大家心知肚明但都不敢吐出的真言，咸丰居然没有驳回他的建议。

第三是汰弁兵。这是对大清帝国全体军人的一个挑战。自从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朝野上下对官军的整体素质评价很低。江忠源顺应官心民意，提出淘汰那些只会钻营不会打仗的官兵，选拔朴实勇敢的军人来补充他们留下的空缺。换言之，他要求对全军中下层进行一次大换血。

第四是明赏罚。官军将领们不敢亲临第一线，赏罚不公，导致军心涣散，这是江忠源在广西时就观察到的现象。他请皇上责令将领亲赴前沿，明察秋毫，一赏一罚，开诚布公，以振军心。

第五是戒浪战。江忠源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委婉地告诉皇帝，官军的敌手谋勇兼优。在这一点上，他跟周天爵的看法略有不同，但结论一致。周天爵看出太平军套用周武王的军制，采用孙子兵法，所以胜多败少。江忠源则认为，太平军打防御战时阵地严实，打进攻战时能出奇兵，而且重视谍报工作，行军时虚实并举，动作迅速，所以能战能守。总之，周天爵和江忠源都肯定了太平军是官军的劲敌，一些西方观察家也支持这种看法，不过他们主要是从武器装备方面认定了太平军的优势。江忠源指出，既然官军是面对可怕的强大对手，作战时就必须小心谨慎，知己知彼，稳扎稳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六是察地势。打仗要看地势，因地制宜，这是一个常识。江忠源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呢？那是因为官军将领普遍缺乏地理地形知识。江忠源认为，官军在全州、道州、长沙、湘阴和岳州的失利，都是因为没能掌控军事要地。

第七是严约束。官军扰民始终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官军镇压太平军的公义之一，就是制止盗抢奸淫，保民安民。如果官军的行径跟盗匪

一样，甚至比盗匪更甚，不仅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而且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江忠源说，太平军只抢富人的财物，官军则连穷人都抢，百姓自然会拥护太平军。必须加强官军纪律性，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第八是宽胁从。江忠源的军武生涯起始于道光末年。在镇压雷再浩的作战中，他提出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在浙江为官时，他仍然是爱憎分明，对盗贼如同严冬一般残酷，对良民如同春风一般温暖。但是通过咸丰年间的军事实践，他发现敌军中也有大批良民，属于胁从之列，不能一概诛杀，应该争取他们投诚。他建议官军打仗时在阵地旁树立“投诚免死”的大旗，对于投降的太平军一律不予处罚。

江忠源的这份奏疏，对清廷镇压大规模造反的方针大计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曾国藩等湘军大佬组建和训练湘军，制定湘军营制，思考行军作战的方略，无不参考他的这些见解。这份奏疏是江忠源的经验之谈。他是湖南乡勇将领中对抗太平军的第一人，对于敌军的战法了如指掌；他多次与绿营配合行动，亲身体验到了绿营的弊端，对于交战双方可谓知己知彼。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读书人，他的意见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不仅使乡勇将领中的后来者少走了弯路，对清廷中刚愎自用的文武大员们也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官场必须换血

江忠源拜发奏疏之后，遵旨率领一千七百多名楚勇东进。行近蕲州，听说长江对岸的广济有个宋关佑领头抗交官粮，胁众数万，斩杀了黄州知府邵纶和黄梅知县鲍开运。江忠源抵达蕲州时，听说宋关佑已经集结了几万部众。

江忠源认为，百姓是误听了宋关佑等人关于免除粮赋的谣言，所以不肯交粮；鲍开运是邻县的县令，发兵攻打广济，操之过急，所以酿下了大祸。要摆平这件事，必须不问胁从，严惩起事首领。

江忠源下令在蕲州扎营。广济的百姓跑来求见，请楚勇不要过江，他们许诺把宋关佑绑来献官。江忠源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是，约定的时间到了，不见把人送来，江忠源果断令部队过江，进军广济城北。

宋关佑的起事，张亮基和崇纶已经接到报告。他们一方面通知江忠源顺道镇压，一方面奏请皇上批准。但是，江忠源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大部分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朝廷和地方大员给他的命令送达时，往往落在他的行动之后。镇压广济会党一事，他在奉到圣旨之前就着手进行了。

三月二十九日，刘长佑已经驻军黄梅城南。这时军中疾病大流行，李辅朝卧病不起。江忠源将军事全部交给刘长佑掌管。楚勇三战三捷，斩杀五百多人，俘虏三百人，释放其中的一半，令他们带回告示，转告其他人解散。

第二天黎明，会党从城西分两股杀来，再次被楚勇击败。会党悄悄来攻营垒，又被刘长佑用计击破，只得逃亡广济。江忠源审讯俘虏，发现有许多是昨天放走的人，知道他们是死心塌地的会党，便将他们一律

处死。

江忠济从蕲州运粮前往军营，遇到土匪，遭到猛烈的围攻，江忠源急忙援救。这对兄弟生死患难相倚，令人感慨不已。

四月二十一日，江忠源接到李嘉端的通知，说太平军分兵袭击滁州，请他率部从捷径驰赴河南与安徽交界之处扼要堵截。四月二十五日，又接到圣旨，叫他在广济剿匪之后再赴江南大营。地方大员的请援，朝廷的圣旨，叫他去往不同的地方，江忠源只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了。

江忠源于四月二十七日将大金铺的会党根据地焚毁，并将张东铭捕获，会党余部胆落，四散逃匿。

前面说过，江忠源还没离开广济，咸丰已得知太平军正在从滁州北上，又给江忠源下了一道圣旨：如果广济战事未完，便由代理提督阿勒经阿接办，令江忠源统带兵勇，迅速驰赴安徽凤阳一带，会同周天爵等人作战。

江忠源接到圣旨以后，把广济的善后事宜交给代理汉黄德道徐丰玉和阿勒经阿接办，自己率领所部从蕲州出发，打算取道九江，再渡江进入安徽。

但是赖汉英的西征部队再一次改变了江忠源预定的行程。他来到九江之后，得到情报，太平军在分兵回攻上游，他与向荣的大营已经隔绝，声息不通。何去何从，江忠源还要看一看。这时的江忠源深感任大责重，很想有一番作为，但苦于兵力不足。他请求朝廷从云贵给他调派几千精兵，让他挥师向下游攻击。他还打算派军官回归新宁，添募壮勇三千，凑足万人，自成一军。他向咸丰保证，只要有了雄厚的兵力，他就亲率将士，竭力扫除东南逆贼，与之势不两立，如若不能成功，请皇

上拿他治罪。

江忠源的奏报引起咸丰的感慨。那些朝廷大员，饱食俸禄，怎么一到朝廷要用他们时，个个都用不上手？不是畏葸避战，就是互相推诿。而江忠源这么一个刚从基层升上来的官员，怎么就敢于承担起责任？

咸丰想到此处，给内阁再发一道上谕，要求对那些从草根阶层中涌现的忠义勇敢之士，只要他们建立了奇功，就要给予奖赏提拔。他以江忠源作为例子，说此人在家乡团练乡勇，多次立下战功，被提拔为按察使，可见练勇之中人才辈出，朝廷也敢于放手提拔。北方民风素称骁勇，安徽、河南、山东、江南交界地方不乏奇杰之材，能为百姓御灾捍患，其中有些人，自己出资招募乡勇，投效军营，杀贼立功，统兵大臣应立即奏请优奖，或给官职，或给予荣誉，以此形成急公好义的风气。有些人在家乡举办团练，保卫桑梓，遇到贼匪，合力擒捕，也有保卫乡里之功，要跟那些随军打仗的一视同仁，给予奖励。

这道谕旨，说明咸丰已下决心要从民间选拔人才，并且决心使用民间的武装力量。他已经意识到，必须网罗一批效忠于自己的能人志士，才能保住江山。而对那些前朝的庸臣，必须重重地敲打一下，对有罪的臣子们则要严惩不贷。这个想法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不过，咸丰此时并未充分重视湖南的人才，而是寄望于北方豪杰四起。

咸丰想起琦善和向荣这些前朝老臣，没打一个像样的仗，反而谎报军情，越想越气，下了一道颇带威胁口吻的谕旨：你们各拥重兵，未能收复一城，以致另股贼匪从安徽窜到河南，迫使朝廷不得不从各处调兵应对。琦善和向荣都是有罪在身，朕弃瑕录用，若再不知感奋和畏惧，早日收复三城，坐使贼势蔓延，劳师靡饷，国法俱在，你们给朕小心一点！

咸丰已经意识到官场问题的严重性。洪秀全从广西打到湖北以后，

所过州县，无不失守，就连省会安庆和九江府城都没能把他们阻挡一阵。从根源上说，都是由于各个地方的官员首先就有怕死之心，将土地和人民委之不顾，实堪痛恨！咸丰下过死命令，要求统兵大臣和守土大吏严办丢城失地的官员。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官员谎称下乡招募乡勇去了，有的则谎称是危难中被百姓救起，捡了一条性命。还有一些官员，干脆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朝廷长久失去了他们的行踪。这帮遇敌就逃的官员，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肃国纪而儆将来？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前任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在北京出现了。他从岳州逃走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缉捕，来到湖北穀城，改装易服，逃到清江，又偷偷逃到京城外面的黄村，改换姓名，打算隐居下去，但还是被巡捕拿获。刑部审讯时，他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但还为自己辩解。咸丰决定将他立即处斩，派刑部尚书周祖培监刑。

博勒恭武一案再次提醒咸丰：官场必须换血了，必须剔除博勒恭武这样的败类，换上江忠源这样的新生力量。江忠源陈奏的八条改革军务的办法，咸丰看得十分仔细，觉得与现实情况非常吻合。这位新提的按察使已经跟洪逆打了两年多的时间，所有的军情都是他亲眼所见，不是那些大臣们的空谈可以相比的。他希望江忠源抵达江南大营后，能够说服向荣和许乃钊，认真进行一番改革。

赖汉英撞上江忠源

咸丰三年（1853）五月三日，赖汉英的船队逆流而上，接近安庆。李嘉端不敢轻视，当即带领文武官员登上城楼，部署防御。中午时分，太平军船队乘风直扑安庆城下，用大炮射击城墙。官军抵挡不住，渐次逃散。第二天上午九点，太平军炸垮城墙，进入城内。剩下的二百多名官军下城力战，立刻就被消灭。文武官员紧急商议，认为安庆城池破坏，人民尽逃，并无仓库钱粮，不如退守距城十多里的集贤关，至少可以挡住太平军北进的道路。

五月六日中午，赖汉英登陆，兵分几路，分扑集贤关。官军用枪炮连续射击，挡住了他的进攻。

安庆的李嘉端和南昌的张芾纷纷向咸丰告急，咸丰这才知道，向荣所谓解散的太平军船队，其实是一支向长江上游攻击的水军。但他仍然认为敌军是混在解散的船只当中向上游进发。他经过权衡，认为还是北方的战事要紧。他已命令江忠源不去江南，而是改救河南之急，因为归德已经失守，太平军逼近了黄河，北省军情重于江路，势不能不先其所急。因此，他告诉张芾，如果江忠源还没有走出江西，要催令他兼程北上，不要误了事机。

太平军出现在安庆的消息也令湖北震动。张亮基不断接到安徽和江西十万火急的公文，通知他有敌军溯江而上。可是赖汉英的船队继续保持低调，经过各个州县，都未曾加以侵扰。抵达彭泽以后，赖汉英按兵不动，没有攻城掠地之举，不同于太平军往日的行为。张亮基判断，或许这支船队的确是被胁迫解散的民船，甚至有可能是湖南的渔民。他和左宗棠商议，打算先派一些湖南衡阳、郴州的人士，带着公文前往彭泽，秘密侦探，看看这支船队究竟载的是解散投诚的水手，还是行为诡

秘的逆党，再根据情况决定如何办理。

再说江忠源抵达九江之后，接到探报，敌军分股攻向长江上游，拥有一千多艘船只，顺风驶上，已于五月七日抵达彭泽县。

江忠源与刘长佑商议："我军可否向下游迎击？"

刘长佑说："我军只有一千多人，兵力单弱，而且没有火炮。江面宽至十余里，沿途无险可扼，仓卒遇敌，不但难以发起攻击，还恐怕措手莫及。还是坚守九江为好。"

江忠源决定留驻九江防守，并向皇上奏报留守九江的必要性。他当即令部队入城分垛坚守。但是九江城墙过宽，合计一千七百八十余垛，楚勇不敷守垛之数，九江存城兵丁六百多名，皆系未经战阵，如果敌军攻城，兵力过于单弱。江忠源做好了与城共存亡的准备，一面飞探下游消息。

江忠源在九江驻扎下来，咸丰事后批准了他的奏请，令他在九江妥为部署。同时，他令湖广督抚迅调重兵前来策应，并同意江忠源派军官回湖南添募乡勇。同时他提醒江忠源：逆贼飘忽不定，倘在江西遭到痛击，逃散到湖北一带，江忠源应当先其所急，驰赴救援。

尽管赖汉英船队行踪诡秘，九江前线的官员对这支船队的身份却没有任何怀疑。江忠源来到九江之后，认定这是太平军的战斗部队。他一边部署九江防御，一边向张亮基通报敌情，请上游注意戒备。张亮基和左宗棠不敢怠慢，下令采办木排，预备船只，扼要设防，并委派代理按察使罗遵殿驰赴下游择要驻兵。张亮基和左宗棠也率领亲兵赶赴道士洑与黄石港一带驻扎。

到此为止，向荣仍未向朝廷说明真实情况。咸丰询问：这支船队沿途没有抢掠，但又为何攻击安庆？又为何与向继雄作战？一定要查明确

切情况，火速通知上游各省督抚，妥为预备。

争分夺秒

赖汉英虽然在彭泽按兵不动，但已派人到彭泽以南不远处的南康府城策动造反。这里的百姓开始行动，接应太平军入城。五月十四日，一百多名居民将星子县代理知县罗云锦押到城内偏东的同善堂看守，随即劫狱，放出囚犯。第二天，代理知府恭安前往城隍庙烧香，居民又将他押到同善堂，和罗云锦关在一起。

赖汉英得到情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下令对彭泽县发射火箭，烧毁衙署，立刻率领船队乘风溯长江直上。行至湖口，赖汉英又下令对县城发射火箭，然后命令船队驶入鄱阳湖。

五月十六日，太平军船队开到南康府城的南门外，部队还没登岸，居民就将两名官员献出，并给太平军馈赠银米食物。都司胡瑶林乘马出城，也被居民抓住，送到太平军船上。传闻三名文武官员都被太平军拘禁于船，甚至有人说恭安已经死亡。

赖汉英得到江西百姓的拥戴，大喜过望，对南康百姓赞不绝口，立刻上岸进城宣慰居民。一些百姓欢欣鼓舞，追随赖汉英回船，加入了太平军。

赖汉英一动，张芾就探知了太平军的这一动向。他判断，敌军有可能指向九江，也可能从湖口进入鄱阳湖，直指南昌。如果他们入湖，官军在南康和吴城各处驻兵无多，无力阻挡，只能听任他们南下。南昌守军不满三千，团练壮勇也只有二千多名，共计五千多人，防守将十分吃力。

张芾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必须选择是保卫九江还是保卫南昌。正在为难之际，督粮道邓仁坤匆匆跑来求见。

“中丞大人，如今只有江忠源能够守住南昌，请大人立即上疏请调楚勇来此。”

张芾刚刚因为太平军东进时丢失了九江而被革职留用，他不能再冒丢失省城的风险。何况他还踩着一脚屎，当今皇上不久前惩办的穆彰阿就是他的恩师。他头上如同悬着一把剑，必须处处留心，稍有疏忽，就会丢掉前程。如果再丢掉了南昌，他的性命恐怕都难保住。但他又担心九江失守，皇上同样会怪罪他。于是他回答：

“邓大人所见极是，本部院早已上疏请调江忠源，只是不知圣意如何。如果我擅自做主将江君调离九江，致使九江失守，我还是难逃干系啊。”

“九江只是一座空城，与其分兵防守九江，不如集中兵力保卫南昌。何况南昌还要为江南大营提供粮饷，如果南昌丢失，官军就被敌军掏了心脏，断了粮饷！”邓仁坤由于心急，声音有些发颤。

“对呀。”张芾沉吟半晌，终于下了决心，“就这样吧。江忠源有一千七百名楚勇，对防守南昌举足轻重。如果把九江一千多名驻防军也调来省城，他们还可以从后面追攻敌船。”

张芾当天就拜发了请调江忠源的奏疏。咸丰览奏之后，考虑到上驶船队身份不明，加上九江战略地位重要，不同意江忠源退守南昌。但是朝中也有呼声支持张芾的动议。军机章京段成实给军机大臣上了一份说帖：江西也是财赋之邦，为东南要地，断不可令贼据之。如今求吏才还算容易，求将才确实困难，请皇上调江忠源去救江西，安徽按察使可派他人上任。他的意见，军机大臣也奏告了皇帝。咸丰权衡再三，终于批准了张芾的请求。

咸丰虽然做了决断，上谕却要过十天左右才能送达南昌。张芾没等

上谕到来，决定先派军官去请江忠源。一匹快马将他的告急信送到九江城内。

江忠源所奉的上谕是坚守九江，但从巡抚的告急信中已看出事态的紧急。前线的情况瞬息万变，他想起戏文中常说的一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他派人把刘长佑找来，说道："皇上要我前往金陵和凤阳，但那里都已是残破之区，我去救援，虽然难见效果，作战却也不难。南昌这边，皇上还没有令我去救，但这是完善之地，事情紧急而难度较大。我应当先挑重担。"

刘长佑说："部队因伤亡和中暑已经大大减员，还望斟酌。"

江忠源问道："除掉病弱，精兵还有多少？"

"一千二百人。"

江忠源说："留下伤病号，集合所有精壮，准备出发！"

江忠源决定先斩后奏。他给咸丰上了一道奏疏，不等批复，立即开拔，力争抢在太平军之前进入南昌。刘长佑和江忠济随他同行。

这一天是五月十六日，楚勇离开九江，刚刚起程，探闻敌船已入鄱阳湖口，乘风直上。情况已经十分明显，敌军的攻击目标不是九江而是南昌。江忠源庆幸自己先走了一步。

他催马追上刘长佑，问道："印渠，我军可否在吴城阻截？"

刘长佑答道："据探吴城湖面宽阔，我军兵力太少，就算能够保住吴城，也无法阻挡逆贼前往南昌。"

江忠源沉吟半晌，说："既然如此，还是直接去南昌吧。"

江忠源的楚勇开始用脚板跟赖汉英的船队比赛。这个新宁人自从咸丰元年在赛尚阿的召唤下赴广西协办军务，在清廷统管军队的钦差大臣和封疆大吏眼里，就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从广西到湖南，从湖南到湖北再到江西，他所率领的楚勇成为一支快速救急部队。太平军打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

赖汉英于五月十七日经过吴城镇。江忠源率领楚勇急行军，于五月十八日夜间抵达南昌。他见城外的民房鳞次栉比，很可能成为太平军的隐蔽所，见到张芾以后便说："请中丞下令，立刻焚烧城外的房屋。"

张芾一愣，问道："为什么？"

"靠近新城门的章江门和广润门，外面人烟稠密，若有贼寇藏在民房里，我军看不见啊。必须全部烧毁，否则没法守城！"

张芾略一沉吟，果断地说："听凭江公处置。"

南昌市民没有张芾这样的觉悟，对江忠源烧房牢骚满腹，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江忠源是什么人？怎么一来就烧房子？逆贼还没杀到，你就实行焦土政策，不是你家的房子，烧了不心疼，是不是？

江忠源向绅士父老耐心解释："你们没有守过桂林，也没有守过长沙，不知贼军占据了城外的民房，就有了攻城的前进隐蔽所。如今南昌城周围房屋这么多，楼高墙厚，留下来会后患无穷啊。"

江忠源没有更多的工夫磨嘴皮，手一挥，率领亲兵出城放火。据说大火三日不息，古代名胜滕王阁也被烧毁。

江忠源一到南昌，张芾就退居二线。张巡抚放下架子，交出实权，

请江忠源挂帅，虽有苦衷，也算难得有自知之明。江忠源通过邓仁坤，很快就掌握了敌我双方的部署。张芾对这两个湖南人倾心倚任，说："作战由江君负责，守城由邓君过问！"张芾如此豁达，恐怕还是因为负有守土之责，担心丢掉顶戴的缘故。

邓仁坤对南昌的城防早有研究。上一年太平军打进湖南时，他曾请求上峰在南昌修筑工事，筹备城防。不久前，太平军从武汉蔽江东下，官军没能守住九江，南昌的百姓纷纷迁往别处。当时巡抚不在城内，他便下令安抚百姓。他向张芾提出防守赣江的策略，请求增兵控制湖口，又拟写了城防注意事项，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江忠源一到，他的价值凸显出来，立刻成为江忠源的得力帮手。

江忠源预测太平军将从东北方向攻来，而南昌的得胜门和章江门首当其冲，决定分派楚勇防守这两座城门，他自己在敌人主攻的章江门楼坐镇。刘长佑驻扎在得胜门，训练守军轮流防城，还要担负楚勇的文案工作。

江忠源夜宿谯楼，下令炸毁城墙外面的矮墙，不让太平军有隐蔽之地。

楚勇只比太平军早到了半天，五月十九日上午，赖汉英率领一千多艘船只组成的大军，乘着北风大作，向章江门驶来，风帆蔽江，黑压压一片。船队在南昌附近停泊，陈孚恩等率乡勇逼近江边，可是无险可据。乡勇都没有作战经验，更无攻击的胆量，担心寡不敌众，又顾虑城内兵单，当即撤回城内，登城守望。

赖汉英说："我军突袭，城内应无准备，兵贵神速，立即进攻！"

江忠济随大哥站在章江门上，只见敌船向岸边靠拢，纷纷向城头开炮。江家兄弟冒着炮火，指挥守军开炮还击。一排炮弹射到江面，击沉

敌船三艘，把太平军压制在水面上。赖汉英因为大意而损兵折将，抬头一看，只见楚勇的蓝色军旗在章江门上空飘扬，不由倒抽一口冷气，惊叹一声："江忠源来了？他怎么来得这么快？"

城头上忽然一阵喧哗，江忠源问道："什么事情？"

不一会儿，只见江忠济带领楚勇押着四名绿营兵过来，报告说："敌军方才开炮，这四人就要攀绳逃出城外，被楚勇抓住了。"

江忠源说："统统斩首，以肃军纪！"

张芾和陈孚恩也在城头，颇为尴尬，说道："本省官军初次打仗，城内原有的几千人都没见过阵仗，想来是一时吓坏了。"

江忠源道："缺乏作战经验不怪他们，可是临阵脱逃，说明纪律松弛，必须杀一儆百！"

赖汉英初战失利，当下派小船抄到南门外的南湾。这里的守军指挥官是知府林福祥，他命令机动部队开炮，击沉敌船二艘，并将登陆的敌军击退。

南昌官军初战小胜，士气高昂。江忠源还是不放心，对张芾说："我带来的楚勇，个个身经百战，军纪森严，我要派他们到四城督战。"

江忠源环城巡视，分兵防守城垛，将一千二百名新宁勇抽出七百名，分派到七座城门，每座城门各派一百名楚勇。各门的楚勇又分散开来，每四五个城堞都有一名楚勇监督几名守兵。另外五百名楚勇作为机动兵力。江忠源下令："只要发现有人企图逃走，立即斩首。我会日夜在城头巡防！"

楚勇的勇敢表现大大鼓舞了其他守军，南昌的城防力量大大加强。城防部署完毕以后，张芾来找江忠源，说："江西民情柔弱，听到警报之后，百姓纷纷迁避，南昌的绅士及工商匠役人等无不远走高飞。多亏邓仁坤啊，一切军需品平时都有储备。可惜城内兵力太少，还得请皇上从湖北和湖南遴选得力镇将带兵赶来增援。"

江忠源道："我军兵力虽少，但守城绰绰有余。敌军初到，布置未定，我军应拣选轻锐，潜师出城，抄击敌后。等到援兵大集，再大举反攻。"

赖汉英在湖南吃过江家军的苦头，知道这一次的攻坚战不好打，决定稍稍后退，率领船队向得胜门驶去。这时城外的大火还没烧尽，赖汉英指挥部队登陆，连连下令："快快救火！"太平军扑灭了得胜门外的火焰，这里的民居保留下来，成为太平军的掩体。太平军以此为根据地，不久便挖地道轰城，南昌人这才明白：江公果然有先见之明。

赖汉英在城外巡视了一圈，叹道："看来南昌城防已经部署定妥，我们只能靠水陆夹攻，困死清妖！"他下令在北兰寺一带连营数里，掘壕起堑，作为进攻阵地，又分派游军，沿鄱阳湖西向南昌、新建两县所辖二三十里境内巡逻，日出夜归，断敌接济。

江西百姓对太平军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各地有人倡议进献物资，东至饶州府、广信府，西至瑞州府，南到临江府、抚州府、建昌府，每天都有百姓举着旗帜，远道送来猪米等食物，清廷官吏不敢禁止。太平军派人迎接拥军的百姓，热情接待，见面以兄弟相称，打成一片。他们将《太平诏书》《天条书》《幼学诗》《三字经》数卷，加上收货凭据交给百姓。重度的答谢，则有棉花、油盐、衣服等物。农民到营门来卖农产品，太平军支付高出市价几倍的价钱。在他们支持下，南昌附近的农民到地主家开仓分粮。

这时九江镇和南赣镇的营兵部分赶到了城外。上谕也送到了南昌，咸丰不但批准江忠源增援南昌，还根据张芾和陈孚恩的奏请，任命他总统城内外各营兵勇，统一指挥。

南昌的西南北各门外，民房墙壁尚未毁尽，赖汉英以此作为前进基地，令部队开枪放炮，暗挖地道。五月二十日，江忠源令楚勇从永和门空心炮台突出门外，三四千名太平军在高坡上开火射击。楚勇冒着枪林弹雨直扑敌阵，太平军抵挡不住，退到坡后。楚勇在高地站稳脚跟，太平军拼死回扑，楚勇顽强抵御，当天击退了太平军发起的四次冲锋。

楚勇不怕死的精神再次鼓舞了守军。知府耆龄和林福祥在城上指挥大炮和抬枪射击，打破两军对峙的僵局。邓仁坤新筑空心炮台，指挥乡勇在台内用大炮连射，以猛烈的火力击毙不少敌军。林福祥一介文官，亲自发射连珠火箭和大炮，命中敌阵，因炮位退坐，致伤腿足。城内各营不忍让楚勇孤军作战，下城增援，一时矢石如雨，迫使太平军全军撤退。此日先后约伤毙敌军二百多名，官军伤亡近百人。

张芾与陈孚恩都在城上督战，亲眼见到楚勇奋勇敢战，以一当百，惊诧不已。楚勇把总李光宽身先众勇，深入敌阵，所向无前，更令张芾等人看得惊心动魄。那一天的战斗十分惨烈，李光宽最终饮弹身亡。

楚勇收队之后，江忠源下令加筑月城，鼓励士卒下城焚屋清壕，以防地道暗攻。同时在城内严密巡逻，缉拿奸细，以弭内讧。江忠源忠勤懋勉，筹划周详，官兵无不悦服。

赖汉英也不示弱，令部队在章江门外的沙井修筑了营垒。太平军沿着赣江岸边的小洲筑起炮垒，日夜对城轰击，炮子如雨点一般落在城头。

江忠源每天登城守备，到夜里疲倦万分，卧榻休息。张芾有事找

他，直接走到卧榻前与他交谈，丝毫没有巡抚的架子，如同劳军的三陪先生。两人坐定，随从在左右侍候。

张芾说："江大人，真是惭愧，江西的官员无法守住南昌，还得烦劳楚勇出力。幸得贵部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江忠源道："中丞不必客气。忠源来此，未见到几位江省官员，不知都去了何处？"

"唉，"张芾长叹一声，"说来惭愧啊。闭城以后，经我委派稽查城门、巡查街道的官员，竟然都未来跟我见面。有些人未奉差委，屡传不到，显系先期远避。南安府同知杨正祥，抚州府通判范寿椿，饶州府通判王煊宇，候补知县刘世炜、祁启萼，万安县知县黄瑞图，峡江县知县蔡廷兰，试用知县袁思韩，本来都在城内，如今连人影也不见了。"

江忠源拳头紧捏，说道："忠源最恨这些胆小怕死之辈，拿着朝廷的俸禄，国家有难时，他们躲得比谁都快！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肃官守而励人心！不过，少了他们也无妨。陈尚书和恽皋台带领练勇一千八百多名，加上处州营兵几百名，在城北得胜门外分立营垒，已与城内互为犄角。忠源随中丞负责登城守卫，还可随时出城策应。只是兵力还嫌单薄，何况除楚勇以外，都未经过阵仗，还请中丞催请援兵早日到来。"

张芾说："援兵到来之前，全靠楚勇支撑局面了。我立刻上疏，请皇上责成向荣及湖广督抚迅即拨兵救援。"

江忠源说："在下也会上疏请援。向军门营中只有和春与秦定三最为得力，若能由他二人率二三千精兵来此，南昌定能保住。"

两人谈到要紧处，忽听一声轰响，炮子飞来，击碎了侍从的脑袋，然后洞穿了座位后面的墙壁。张芾大惊失色，连忙叫来随从，悄悄叮嘱道："赶紧去找知府林大人，叫他送几张牛皮过来。"

当晚，林福祥派人过来，用牛皮制成防弹屏挡，遮在江忠源的卧榻前。江忠源看到了，笑道："军人作战，怎能躲避炮弹？快把牛皮拆掉！"

这几天里，赖汉英没有强攻南昌城，而是在完善自己的营垒。得胜门外很快就竖起了一道栅栏，保护太平军的水师。他们将上千艘船连接起来，从七里街向东，绵延十多里，构成水上封锁线。为了保存实力，赖汉英不许部队出战，只有工兵在悄悄挖掘地道。

江忠源隐隐听到地下的声响，知道老对手在打什么主意。他悬赏招募敢死队，亲自率领出城，把得胜门外的房屋差不多全部烧光，这样就便于寻找地道口。赖汉英令部队稍稍退后，靠着文孝庙修筑三座壁垒，三面围墙，一面靠水，保护船队。部队前可登陆，后可上船。

太平军的壁垒修得坚不可摧，开挖的地道长达五六里，斜向逼近城墙。江忠源令人迎着声响挖过去，破坏了四条地道。楚勇又用石头在城门外垒砌一座小城，阻挡一面，以防敌军把地道挖到城墙下。

连日操劳，江忠源也病了。但他不敢休息，仍然坚持巡城。想到金陵、镇江和扬州尚未收复，太平军又攻到了河南，而他这位百战骁将身染疾病，力不从心，一时百感交集，随口吟道：

> 东望三城久未收，又闻鼙鼓入中州。孤城保障吾何敢，大局艰难剧可忧。
>
> 前席每思廉李将，中兴谁是岳韩俦？时危多病宁天意，差幸甘霖兆有秋。

江忠源和刘长佑是城防的主心骨，两人长期缺乏睡眠。地下常常传来一些怪异的声响，仿佛死神随时可能从地底钻出，弄得人心惶惶。张芾偕同陈孚恩巡城，夜半走到章江门，想跟江忠源进一步磋商城防。江忠源困极了，已闭目沉睡。张芾不忍把他叫醒，在城楼上徘徊，忽见桌

上灯后有纸，纸上有字，取来一看，原来是一份命令稿，凡是张芾和陈孚恩所顾虑的城垛紧要处，都已加派守军严密巡逻；城中挖掘隧道，阻截敌军地道，也做了周密部署。二人大为惊喜，说："城无忧了！"下楼而去。

第二天，他们见到江忠源，对城防部署大为赞赏。江忠源说："那份计划是刘长佑制订的。"江忠源不经意的一句话，令张芾和陈孚恩对刘长佑刮目相看，连忙请来晤谈，对他的见识大加赞赏，从此刘长佑名声大震。

地道战

赖汉英的攻城策略，使南昌攻防战的核心转移为地道战。太平军不断在城北得胜门外暗挖地道，江忠源在城内加筑月城，从章江门到得胜门楼，两军不断接仗。江忠源又令部队在得胜门老月城内开掘深壕，安设瓮听，侦察敌军动向，防止敌军轰塌城墙。

太平军把文孝庙作为挖掘口以后，此处成为江忠源的心腹大患。一天夜间，他派兵下城去烧文孝庙敌营。楚勇放火之后，抓回几个舌头，江忠源连夜审讯。俘虏供称，石达开已从金陵派出几千援兵，即将开到南昌。

为了防止守军袭扰，赖汉英在永和门与得胜门外的高坡上连扎三营，分兵攻击各门。江忠源令守军击退攻城敌军，不时选派敢死队下城追击。从五月二十一日到六月一日，城防固若金汤。

罗玉斌的九江援兵于五月二十八日全部赶到南昌。江忠源手中兵力增强，决定于六月二日发起一次反攻。他派楚勇、川勇、九江兵和南昌乡勇从城西顺化门出兵，分三路进击，另派守备封九贵带领一百多人的放火队，从章江门下城，去烧敌垒和敌船。江忠源带领林福祥，率练勇在城外高处接应。张芾与陈孚恩在城上督阵，陆元烺、恽光宸、吴其泰、邓仁坤、王训和沈涛等官员负责分守各门。

三路官军出城后，迅速逼近敌营，遭到大炮轰击。徐思庄的南昌乡勇遭到几千名太平军阻击，立刻处于劣势。张芾令耆龄对准敌阵发炮，将敌军稍稍压退。炮火一停，太平军又反扑过来。九江兵、楚勇、川勇和南昌乡勇三面接应，合力抵御，鏖战二时之久，才将敌军击退。封九贵的放火队从章江门下城，携带火罐火箭，正要放火烧房烧船，太平军出动二三百人顽强阻击，放火队拼死冲锋，毙敌几十名。游击常海在城

上指挥浙江兵用枪炮射击，将太平军压制下去。这一天的战斗，攻击部队和放火部队因兵力单薄，都未得手。

江忠源下令收兵回城。他刚回到城内，张芾便来找他，一脸愁容地说道："据湖口县禀称，又有贼船百余只开来，恐怕赖逆凶焰更加嚣张。"

江忠源说："招募乡勇有无结果？"

张芾道："增募了一千多人，只能协助守卫城墙，用于攻击，太无把握。"

江忠源叹道："是啊，即便我们能够保住省城，可是逆贼又会窜往别处。若能再得精兵五千，便可将城下此股贼匪扑灭，不致再有蔓延。"

"唉，可惜向钦差那边的援兵还不见到，若是和春与秦定三能来，加上湖南和湖北的援兵，相信江大人一定能将赖逆歼灭。"

江忠源的反击未能奏效，反而促使赖汉英决定加快对南昌的攻击。六月四日早晨，他下令引爆地雷，炸塌了得胜门西月城外六丈多长的城墙，缺口两旁还各有三四丈的裂缝，声震一城，黑烟迷目。江忠济率领一百多人用布袋盛土垒筑，修补缺口。不料城墙大垮，筑墙者多被埋在墙下，江忠济也在其中，未被埋掉的随从将他拔掖而出。

江忠济站立起来，只见几千名太平军蜂拥而上，江忠源和江忠济督率楚勇当先阻击。张芾闻报赶到缺口处，战情正在紧要之时，太平军用火箭枪炮向城内射击，子密如雨，楚勇军官唐邦兴和陈周吕等站立缺口，指挥众勇冒死拒敌，血战一个时辰，将冲上缺口的敌军全部杀毙，击毙几名身着黄衣、手执黄旗的太平军将领，敌军方才稍稍退却。楚勇乘势压下，太平军抵敌不住，败入屋内。楚勇林立城下，形成一道防御

线。

得胜门城墙轰塌时，太平军分兵攻扑各门，陆元烺、徐思庄、陈景谟、汪茹鉴等人在各门分段守御，将攻城敌军全部击退。

张芾和陈孚恩赶紧号召官兵和民工连夜抢修。邓仁坤和林福祥最先赶到缺口，冒着箭矢和石头督率抢筑，尤为出力。他们很快筑起高约七八尺的城墙，堵塞了豁口，江忠源才令楚勇撤回城内。第二天将缺口及开裂处一律筑补，得以化险为夷。统计战果，当天各处共毙敌五六百人。

这一仗能够保住南昌城，靠的是楚勇抢护，江忠源调度有方，又能先事预防，江忠济不避锋镝，督率楚勇当先阻击。对于楚勇和协同作战的部队，张芾分别从重给赏。张芾请求朝廷赏给江忠济五品顶戴花翎，被江忠源拒绝了。恰在此日，京城快递给江忠源送来咸丰颁赐的白玉翎管一支，白玉四喜搬指一个。江忠源对咸丰满怀感激，发誓要死守南昌。

赖汉英功亏一篑，大为遗憾，下令在这条地道的左右继续开挖几条地道，暂不动用主力攻城。太平军只是躲在屋内凿孔，用枪炮射击，派小股部队四出侦察。江忠源派出探子，测出敌营位置，指挥大炮轰击，击毁几处敌营，又令各部在城内开挖暗壕，杜绝太平军的地道。总兵马济美率领援兵赶到，江忠源与张芾商量，令他率领本部人马和罗玉斌的九江兵，加上新募的川勇，扎营在城东北的永和门外。

这时候，都司戴文兰率领二千人从湖北赶来。此人是江忠源的老战友了，江忠源一见他，十分高兴，握着他的手说："贵军来得太及时了。我就知道，湖北不会坐视不管。"

戴文兰说："左季高听说南昌吃紧，呼吁两省协作，对张制台

说：‘江西有难，湖北不能坐视不管。如果各省只顾自己的辖地，就会被洪秀全各个击破！’制军颇以为然，连忙派我等前来。”

江忠源道：“贵军可否到城外扎营御敌？”

戴文兰说：“遵令！”

江忠源又对张芾说：“援兵陆续到来，我想再发起一次反攻，中丞以为如何？”

张芾说：“向荣的援兵尚未开到，是否等到援兵稍多时再行反攻为好？”

江忠源道：“我也担心反攻开始之后，赖贼会从水上撤退，官军无从追击。若有水师上下追堵，形成夹攻，才能将敌军全歼。”

“向荣倒是有水师，只恐怕他不肯调来南昌。”张芾说道。

“向荣靠不住！此股逆贼离开金陵后，他曾派福兴率水师从附近追击。福兴明知向继雄炮船失事，却不援救，行至芜湖便已返航。那时逆贼多未上岸，自然是乘风直上。如今想来，逆贼之所以没有沿江抢掠，一是为了保密，二是考虑到沿江城镇残破之余，已无可掠。福兴应当已将此事禀报向荣，但向荣却对朝廷谎称是难民船只，致使逆贼蔓延到江西内地，真是可恨已极！”

六月十一日，戴文兰等下城扎营，太平军突出几百人冒死来扑，戴文兰等人率部毙敌数十名。第二天，戴文兰等正在支搭帐房，太平军又出动一二千人，分作五路，直扑官军营盘。戴文兰指挥开化勇迎战，张金甲率辰州兵设伏于短墙下，开化勇佯退诱敌，辰州兵突出冲截，开化勇又从旁围攻，共伤毙太平军一百多名。

六月十四日，张芾派马济美统兵由东向北，戴文兰由西向北，在得胜门外北面空心炮台后驻扎。六月十五日凌晨五点，两部同时出兵，马济美指挥参将罗玉斌等部从东路进攻城北敌营，几千名太平军蜂拥迎截，广勇首先冲锋，川勇与镇标兵继之，三面围攻，鏖战两小时，大有斩获。派在空心炮台策应的广勇练勇人数较少，刚刚列队，几百名太平军直扑而来。广勇头目程智泉拼死抵御，练勇在一旁接应，空心炮台内也同时开炮护卫，才将太平军击退。

城外开战时，张芾、陈孚恩、江忠源等人一同在城上指挥，并令知府耆龄、游击祥麟等用大炮射击，击毙一些太平军。戴文兰等人从西路进攻城西敌营，太平军突出三百余人，被官军击退，退入营内，不再出战。但是太平军兵力约有一万多人，其中有不少骨干力量，进退有序，即使在伤亡严重时，部队也未溃散，官军无法将其重创。

南昌保卫战打到此时，张亮基调派的兵力已全部到位，向荣所派兵力只有总兵音德布率领的一千二百人到位。此外还有骆秉章派来的六百人、赣州总兵阿隆阿带来的三百多人陆续赶到。江忠源打算让援兵在永和门和章江门外扎营，分为左右二翼。东南四门距离太平军稍远，防守较易，江忠源未派部队在那里驻扎。

第十章　湘勇出省

野史：曾国藩好相术

曾国藩喜欢钻研相术，有人向他请教看人的方法，他念了一套口诀："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他又说："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曾侍郎主持严打

咸丰三年（1853）的上半年，太平军从金陵、扬州一线把战火烧到了黄河以北。金陵的太平军又向西线回攻，再次攻克安徽省会安庆，包围了江西的省会南昌。

官军在各条战线都陷入全面防守的被动态势。金陵—扬州—镇江战区，由满人文官琦善和汉人老将向荣看守，攻击毫无进展，还放走了一批又一批敌军；黄河以北，由托明阿、西凌阿、胜保等一批满人将领率领旗营劲旅阻截，与林凤祥的北伐军相持，京城如临大敌，调集重兵拱卫，进入了一级戒备；在安徽，官军没有一支得力的部队阻击太平军的攻击；在南昌，全靠着江忠源为数不多的楚勇在极力支撑，才牵制住了赖汉英的西进部队。

咸丰皇帝起用了几乎所有的前朝重臣，但他一次又一次失望，只能把扭转战局的希望寄托于弃文从武的胜保和从基层崛起的江忠源身上。他希望江淮之间、河洛之畔涌现出更多的“北胜南江”，为他保住已经岌岌可危的大清江山。谁也不能指责这位皇帝未能摆脱自己的局限性，他已经尽力地不断解放思想，大力推进用人制度的改革，呼吁重视基层人才。

但是北胜南江的提法明显带有褒满贬汉的色彩。把胜保排在江忠源之前，本身就是为了抬举满人。其实胜保岂能跟江忠源相提并论？江家军战功卓著，从广西、湖南、湖北打到江西，身经数百战，作战顽强，经验丰富，见识不凡，是胜保望尘莫及的。

在咸丰眼里，能有胜保这样的满人官员挺身而出捍卫帝国的利益，已经是够不容易的事情了。尽管胜保投入战争不过几个月，也未打几个胜仗，从金陵赶到河南的怀庆，拖拖拉拉走了一个多月。但即便是这样

一名战将，在满人臣子中也显得弥足珍贵。

而且，到这时为止，江忠源脱颖而出只被视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并没有令朝野对更多的湖南人刮目相看。没有人注意到，湖南一地正在涌现大批江忠源式的人才。江忠源是一个先驱，一个典型，一个榜样，正在带动湖南的读书人投身于这场战争。咸丰和所有当局者都没有料到，尽管许多省份都在朝廷号召下大办团练，但真正足以捍卫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只是在湖南一省酝酿形成。这个从前默默无闻的江南省份，形成了一个必将深远影响后世中国的人才格局。湖湘人才从此崛起，将改变中国甚至世界的命运。

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找不到任何的预言。只有野史传说，李星沅曾经寄望于曾国藩平定粤逆。另外有一个名叫朱骏声的江苏长洲人，也预见到曾国藩将为本朝平定动乱，带来太平。曾国藩奉诏在长沙帮办团练时，朱骏声卧病安徽黟县山中，听到这个消息，大喜道："太平有望了！"

别人问："您怎么知道？"

朱骏声说："前些年，我拿着自己的著作，要呈送皇上御览，就是此公带领引见。常人眼斜颧高，此公却两颊平直，髭髯甚多，直连颌下，披覆于宽博之胸，益增威严。我看他办一件平常的小事都慎重周详，所以相信他能办大事。"

这些说法，即便有几分真实性，恐怕也难逃事后诸葛亮的窠臼。

湘军的崛起不是在一声号令下发生的事件，它经历了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经历了许多偶然性的碰撞与糅合。所有湘军大佬都在咸丰登基前后逐步开始注重军武，但他们都未策划过一支新式的军队。可是咸丰三年的国家大局，以及咸丰皇帝求贤若渴的人事路线，使他们走到了一

起，成为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于是湖南民间的武装力量开始呈现出爆发之势，逐步凝聚成清末最强劲的一股军事伟力。

由于湖南的不少书生热衷于团练事业，该省民间军伍的形成有了不错的基础，但还需要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曾国藩的出山。湘军的崛起绝非发端于曾国藩，也绝非由他一人之力而生成，但跟他出任帮办团练大臣的确有直接的关系。湖南的乡勇原来各自为阵，由于曾国藩的出山，他们才有可能脱离本乡本土，整合在统一的旗号、统一的指挥机构和杰出的指挥员之下，集结力量，进行大规模和大范围的作战。

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三年所做的事情，对于湘军的诞生举足轻重。

曾国藩年初来到长沙任事以后，和代理湖广总督张亮基、代理湖南巡抚潘铎一起于二月三日奉到上谕：

> 封疆大吏翦除百恶，即可保卫善良，着该署督抚等认真查办，并着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体察地方情形，应如何设法团练以资保卫之处，悉心妥筹办理。

虽然咸丰只给了曾国藩一个辅助的角色，但对于团练乡勇保卫全省的责任，曾国藩有心一肩挑任。这位团练大臣自从决定出山以后，心中就打好了算盘。既然在守孝期间奉旨办差，就要大干一场，如果只是玩一玩地方的团练，那就太没意思了。

曾国藩要办大事，就要把手伸向湖南的官场，控制一些要害的职能部门。他盘算着如何借助皇上的天威来为自己打开局面。奉到上述圣旨九天以后，他就上奏了《严办土匪，以靖地方》一折。他说湖南存在各种各样的土匪，但近年来当局隐瞒不报，任其猖獗，只有动用严刑峻法，才能把大规模的动乱制止在萌芽状态。

这位团练大臣说，太平军在湖南走了一遭，这里的会党多半都随太

平军去了，但仍然有串子会、红黑会、边钱会和香会聚集闹事。湖南的崇山峻岭，有利于会党的孕育。东南部的衡州、郴州和桂阳州，南部的永州，西南部的宝庆和靖州，到处隐藏着会党。地方官府知道会党的势力无法遏止，都不想自己的辖地里发生祸患，千方百计地加以遮掩，苟且偷安，留下了几十年应杀而没有杀的人，听任他们横行霸道。现在乡下的无赖刁民气焰高涨，他们见有人命在身的强盗首犯常常逍遥法外，又见太平军势力强盛，朝廷没法制止，便以为法律只是一纸空文，官员也只是摆设，对他们不起作用。如果不用高压手段，就无法打掉他们嚣张的气焰。

曾国藩相信皇帝一定赞成他的这个分析，更会赞赏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他告诉咸丰，他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严打，铲除强暴势力，给良民以安生之日。这话听起来有些像申韩法家治国的主张，似乎不应该出自一个理学家之口。这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他会借重不同的理论观点。现在他把仁恕放在一边，鼓吹治乱世须用重典。这种做法体现他实践学问的博大，不会吊死于某一种学术之上。同时在并非贬义的基础上，也可以说他是某种程度上的机会主义者，体现了湖南人特有的变通精神：灵泛。

曾国藩所说的严打，就是从重从快打击犯罪活动。从重，是靠严厉的刑罚对罪犯形成威慑；从快，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手，把罪犯打蒙，但不免简化程序，错判罪案。这跟儒家治国的理念大相径庭。但曾国藩此时急功近利，已把儒学修养抛到脑后，连身败名裂都在所不惜。他说，他虽然会由于严厉的司法得到残忍严酷的名声，但他也认了。当今的急务，要使全省没有破不了的案子，清除大小各路会党，就可以指望涤荡一切污浊。对于那些曾经有过抢掠、拜会、结盟行为的人，要当即正法。只要清除了内奸，太平军从外省再次打来，也无法有什么作为了。

咸丰看了曾国藩的奏折，心绪颇为激动。这位大臣讲出了皇帝心里的话，咸丰完全支持他推行严打，在他的奏疏上用朱笔批道：

> 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咸丰的朱批无异于赐给曾国藩一把尚方宝剑，可以号令湖南的大小官员。他在长沙设立自己的行辕，不叫帮办团练衙门，而是叫湖南审案局，一听名字，就像一个面向全省的专政机构。这个机构设在鱼塘街，紧挨着巡抚衙门，有了跟巡抚平起平坐的味道。曾国藩明确了审案局的功能：专管治安案件，凡有加入会党、抢劫及其他严重侵害治安行为的嫌犯，都由审案局审理。如此一来，曾国藩成功地操控了湖南的司法管理。

曾国藩现在有了两种面目，在接近绅士和书生时，他和蔼儒雅，令人觉得容易亲近，一脸优美的须髯，有助于缓解对方的不安；作为审案局的头子，他表情稳重，举止威严，看人时瞪着一双三角眼，眼光凝注对方，看得人毛骨悚然。但无论在何种场合，分手之后，他会记下对方的优点和缺陷，准确无误，这是他颇为得意的识人方术。

曾国藩委任了审判员，拿获犯人，立即严讯。他借用巡抚的令旗，掌握了死刑判决权，可以将犯人立即处死。有些犯人在杖击之下当场死亡，他也无动于衷。他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把自己当成了法家的代言人：既然是为民除害，他就问心无愧，要用重法以锄强暴。你要说他冷酷无情，他也敢担负尚武不仁的名声。于是继江忠源戴上“江屠夫”的帽子之后，曾国藩也有了“曾剃头”的绰号。

湖南的土匪成分复杂。曾国藩将土匪区分种类，有会匪、教匪、盗匪及寻常痞匪。有了区分，就能根据罪情分别处罚。

在他执掌审案局的初期，他要对付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主要不是盗

匪，而是残留在湖南境内的散兵游勇。太平军进攻长沙时，官军调集各省兵勇几万人，后来主力由向荣率领追击太平军，留在湖南的散兵游勇十人一队，百人一群，出没在长沙附近的村墟，或者打着兵差的旗号，在湘江上下游封存船只，敲诈勒索。商旅畏惮，不敢行走，物流几乎断绝。官军逮捕了三名强封民船的川兵，曾国藩下令立即斩决，割下首级，挂在江边示众。从此游兵敛迹，风帆畅行无阻。

审案局采用严打的方式，从重从快审判罪犯，不再遵循正常的办案程序。有些嫌疑人已被州县立案，尚未进入审讯环节，审案局为了加快速度，立即把他们提来，讯出供词，就立即正法。

咸丰初年的严峻局势，使一些官员深化了对社会的认识。他们指出，官场腐败，导致民不聊生，盗抢成风；而软弱的官员又对治安混乱放任不管，甚至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总之，社会不得安宁的总根子，都在官场的弊端。咸丰皇帝头脑清醒，赞同这个判断。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就曾在奏疏中强调这个问题。如今皇上授权他负责社会治安，他决定两手都硬，一手惩治“恶民”，一手查办贪腐的官吏，尤其不放过那些镇压土匪不力的官员。

他动员全省各级官员积极整顿社会治安，只要接到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的举报，马上严参。他的行馆成了审案的公堂。三个月内，他杀了五十多人。这件事震动了湖南官场，激起了文官和司法官员的不满。这些人叫苦不迭，却又害怕曾大人拿自己开刀，不敢不打起精神料理公务。

曾国藩为了表明自己敢作敢当，所有布告都署上自己的姓名。他接连给各地下发文件，要求各级政府招贤纳才。各地的知府和知县一下子适应不了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但畏惧心理令他们努力地改变风格。见到曾国藩与乡民秀才平等相处，基层官员稍有悔悟，不敢高高在上，脱离民众。他们开始做一些调研，摸清本地的民生疾苦，向上级报告兴利

除弊的情况。

曾国藩广泛听取民众的呼声，感动了民间的有识之士，一些绅士找他讨论行政事务，对恢复治安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见解。湖南的社会秩序很快就有了好转。

骆秉章添柴加火

战火烧到湖北以后，湖南暂无大的战事。代理巡抚潘铎立足于他的本位思考，不愿意多养军队，多供军饷，奏请朝廷撤兵二千多人，只留下一千七百名沅州兵防卫本省。省城所招湘乡练勇一千多人，潘铎也要撤销，令湘勇还乡。

潘铎的做法阻碍了湘军的建设。曾国藩要依靠乡勇的武力整顿全省的治安，与潘铎的想法背道而驰。好在曾国藩已经调取三百多人，以王珍统领，在衡州和永州各地剿匪。

潘铎的裁军迫使曾国藩走精兵路线。兵员不足，更要重视训练。这是曾国藩对湘军建设的重大贡献。他从王珍和李续宾创办乡勇的实践中吸取了经验，决定狠抓军训。在潘铎的大刀阔斧之下，只有少数团勇留在长沙，曾国藩要求他们每天操练。曾国藩还向正规军伸手，命令绿营的城防部队每月六次集合操练。

军训带来了实效，团勇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实力超过绿营，随时可以投入实战。曾国藩每次接到州县报警，立即派出几百名团勇。部队轻装出发，路上不许停留，所到之处，事端立即平息。团勇不但镇压会党，还就地逮捕不法官吏。

曾国藩要抓正规军的训练，需要有军官配合。大多数绿营军官对曾国藩不买账，只有塔齐布支持他的工作，服从他的号令。每当曾国藩检阅部队，他总是脚踏草鞋，带刀侍卫，勤勉有加。曾国藩记得，左宗棠和张亮基曾向他推荐此人。

曾国藩与塔齐布交谈，发现这个武夫虽然官职不高，却是见识不凡。考试他所带的兵勇，基本上训练有素。他想，左季高和张石卿所言

果然不虚。通过了解，他得知塔齐布是满洲镶黄旗人，此年三十六岁，官职为五品守备，代理长沙营都司。他在广西接受过战火的洗礼，善于识拔优秀的士卒，鲍超就是被他延揽到旗下的。

曾国藩为了进一步考验他的能耐，令他密捕几名巨盗，塔齐布顺利完成了任务。

潘铎没有裁撤的团勇部队中有一支几百人的辰州勇，带队军官是千总诸殿元。这支乡勇在操练中表现出色，曾国藩对诸殿元另眼相看。他令塔齐布兼管辰勇，与湘乡勇会同操练。这支部队在两名优秀军官的带领下，练得胆技精强，成为曾国藩手下的劲旅。

潘铎在三月份发了一个指示，为湘乡勇重新组建提供了机会。朱孙贻奉巡抚之令，派湘乡团勇捕诛本地会党。他趁机将本县的团勇增加到六百人，绅士们共推罗泽南担任总指挥。李续宾增募三百人，率部驻扎云门寺，打算前往衡州和耒阳之间阻击会党，后来没有成行。

在湘乡的团练元老中，有人从一开始就对曾国藩不感冒。大家聚在一起，谈到曾侍郎时，王珍说道："此人京官做久了，动不动就发公文，打官腔，真是看不惯！跟他交谈，话不投机半句多。"

李续宾把王珍拉到一边，说："部队必须团结，才能打胜仗，哪里有工夫计较这些小事？何况曾公是朝廷的钦差，单凭这一点，我们也该尊重他。"

湘乡勇此时有了九百人的队伍，每天每人发一升米和二十钱的柴费菜钱。官府负担不起这项开支，李续宾就从自家拿钱，由父亲李登胜与王宗麓提供。

正在这时，潘铎具折告病，湘乡勇如何发展，要看新任巡抚的态度。他们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咸丰这时想起了骆秉章，决定让他回

到湖南巡抚的任上。

骆秉章自从清明节跟新任湖北巡抚崇纶办好交接之后，遵照皇帝以前的旨意前往北京，三月十六日行抵汝宁，在廖亲家衙门内小住。两天后接奉上谕，令他代理湖南巡抚。几天后他便起程南下，于四月十一日在长沙接收官印。

骆秉章经历过长沙的战事，对团练颇为上心。他改变了潘铎的政策，支持曾国藩加强省城的团练建设。塔齐布得到曾国藩的器重，对公务十分热心，给骆秉章送来一纸建议书。骆秉章正与曾国藩商谈公事，把建议书接过来一看，一句话也没看懂。于是，他递给曾国藩过目，说道："这个塔守备，倒是对军事非常上心，可惜我一句也看不懂。涤公你看看，究竟说了些什么？"

曾国藩接过建议书看了一阵，也是一头雾水。

骆秉章说："看不懂吧？粤贼北上长沙时，塔守备也曾上书讨论军事，他的文章写得实在不敢恭维，老夫几乎一句也读不通。"

曾国藩说："你这个大秀才看不懂，曾某自然也看不懂。"

但是曾国藩心里并未将此事放下，回到审案局之后，把塔齐布召来，说道："你写的建议，我和骆大人都看不懂，现在你给我讲一讲，或许我能听懂。"

曾国藩没想到，塔齐布虽然不通文理，说话却甚为明白。原来他是想改革选拔基层军官的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曾国藩听后大为高兴，连忙与骆秉章商议，予以批准。

塔齐布的建议通过了，他令宝庆勇到校场集合，树起四面旗帜，下令道："谁能最先夺得这四面旗帜，我就让他做哨官！"

队列中奔出数人夺旗，夺到旗帜的那四个人，果然当即被委任为哨官。四人当中，鲍超是其中之一。他进入吃战斗粮的正规军之后，决定靠战功来继续攀升，训练时格外勤奋，在塔齐布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时，他立刻拔得头筹。

塔齐布又树起八面小旗，下令："夺得小旗者，就是队长！"

就这样，下级军官很快选拔出来，塔齐布当天就率领部众在校场开始训练。骆秉章决定犒赏他，在巡抚衙门设宴，亲自为他斟酒，说："骆某只看文章，没能听你当面陈述，险些错过了人才，先饮此杯，聊表歉意。"

从此，塔齐布名声大振。骆秉章听从曾国藩的劝告，奏委塔齐布代理抚标中军参将。

在骆秉章的支持下，曾国藩一手抓军训，一手抓严打。各州县捕送到长沙的匪徒渐渐增多，曾国藩严刑鞫讯，每天都有斩枭杖毙的大案，前后杀掉了二百多人。湖南的匪徒闻风敛迹。严打违背了儒家倡导的仁恕之道，连曾国藩的门生都看不下去了，替他捏着一把汗。李鸿章的长兄李瀚章在益阳担任代理知县，给曾国藩上书，劝他减轻刑罚。曾国藩把他的信函扔到一边，没有理睬。

骆秉章刚刚回到湖南巡抚的位子上，就遇上了一些严重的治安问题。但是由于团练得法，所有问题几乎都能迎刃而解。安化县境内的兰田市有串子会聚众造反，曾国藩令朱孙贻亲自上阵，率团勇前往缉捕，擒拿一百多人，事情平息下去。

接着，湘南的桂东县送来紧急军报：江西和广东边界有土匪窜入县境，占据了县城。曾国藩与骆秉章共同行文，派知州张荣组带三千兵勇前往攻剿，又调候补盐道夏廷樾率领七百多名湘乡勇随后增援。这支湘

勇的指挥官还有邹道坤、吴坤修、县丞王珍和训导罗泽南。

罗泽南所部开到衡山，听说附近的草市有会党起事，集结了一千多人。罗泽南连忙赶赴草市，擒捕了会党头目刘积厚、龙念七等二十多人，处以死刑，会党溃散。

王珍于六月一日抵达桂东，得知张荣祖已经收复桂东县城，王珍奉令留守。会党向永兴和兴宁等县进军。罗泽南从草市来到桂东，与王珍会师，连日追击，迭获大胜，将会党赶回江西上犹、龙泉等县。骆秉章综合汇报罗泽南的战功，保奏以知县使用。

但是江西的会党并未沉寂，又从万安攻击龙泉。王珍和罗泽南率部越境迎击一百四十多里，进军大汾圩。会党正在竹坑集结二千人，大肆抢掠，气焰十分高涨。王珍令乡勇把守隘口，分兵左右进攻，自己从蕉山绕到会党后方夹击。哨官（连长）钟开诚、易普照驰入阵内，斩杀会党首领三名，会党大败。此战共活捉八十五人，斩杀二百多人，夺取大量武器，将会党根据地全部扫平。

把守隘口的本地民兵也俘虏了逃跑的会党四百多名，全部斩首，会党余部溃散。这次江西会党袭击湖南，不到两个月便被湘勇扫平。

骆秉章切实感到了团练的好处，觉得团勇是一件称手合心的好工具。他下令增募一营湘乡勇，令监生邹寿璋率领。

江忠源奏请招募三千名湖南乡勇随他到江南大营，咸丰批准之后，曾国藩大力支持，函致江忠源之弟江忠浚和江忠淑，请他们操办此事，同时令宝庆府知府魁联支持江氏兄弟招募宝庆勇，又令朱孙贻招募湘乡勇。他计划在长沙对这两批乡勇加以训练，然后派赴江南大营，与江忠源旧部合成一军，使江忠源手中有一支劲旅。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施，因为江忠源没有前往金陵，而是从九江去了南昌。

五月份，曾国藩最小的弟弟曾国葆奉令招募一营湘勇，驻扎在长沙南门外。这时接到永州府报告：广西兴安、全州、恭城等州县聚有匪徒，请兵防堵。骆秉章派代理衡永道徐嘉瑞前往。正好张荣祖率部从江西凯旋，骆秉章与曾国藩商议，即派张荣组所部赶赴永州作战。恭城会党接着挺进永明，兴安会党挺进零陵县界，江蓝厅也有会党进入，贺县的会党又挺进江华。兵勇分头作战，不久就将会党镇压。

赖汉英从金陵西进到长江上游时，咸丰警告湖南：逆贼有可能回攻长沙，并会袭击南昌，曾国藩与骆秉章必须会筹防御。湖南的高官得到了一个大力充实地方武装的机会。骆秉章通知提督鲍起豹，叫他调兵来长沙，并把江氏兄弟招募的宝庆勇和朱孙贻招募的湘乡勇共三千人留在省城，听候调动。在将张荣祖派赴永州的同时，骆秉章和曾国藩命令夏廷樾、罗泽南带领湘乡勇返回长沙。

太平军舰队开到南昌城外的消息传来，咸丰令湖南派兵增援江西，骆秉章立刻派出镇筸等绿营兵八百名前往增援。紧接着，江忠源在南昌向湖南求救，朱孙贻和夏廷樾都主张增援江西，曾国藩则在认真考虑江忠源、左宗棠等人的提议，准备组建水师，在衡州造船。骆秉章听从了朱、夏等人的提议，决定征调二千名湘乡团勇，加上一千名新宁团勇，由夏廷樾、朱孙贻、江忠淑、罗泽南、李续宾等人率领开往江西。

江忠淑的千名新宁勇和朱孙贻的一千二百名湘乡勇陆续抵达长沙集结。李续宾于六月三日领到官府发给的军费，当即从湘乡出发。勇丁们脸上有了笑容，他们每人每天有一百钱的伙食费了。这支勇队于六月五日抵达长沙，驻扎在城南书院。

骆秉章去看望湘乡勇，他们还没来得及换装，衣裳褴褛，面目朴野。巡抚的随从们见了，都捂着嘴发笑。骆秉章对朱孙贻和罗泽南说："孤军远行，兵力还得增强。服装要添置，军队嘛，就得穿上衣甲。"

李续宾在一旁施礼，说道："骆大人，依在下之见，本军无须改装。逆贼由于轻装上阵，所以善战，我们湘勇也是起于畎亩，与逆贼争锋，全靠短衣草鞋，灵便活泼，还是不要用甲胄束缚他们，令他们胆怯吧。"李续宾此话也许在湘乡勇将领中具有代表性，湘勇此后作战一直不穿甲胄，冲锋时以肉身冒着炮火，对着刀刃，这就是李续宾倡导的勇敢。

六月十二日，曾国藩与骆秉章会奏办理防堵事宜一折。曾国藩又专折奏称：

> 臣母丧初周，拟回籍修小祥之礼。适闻粤贼回窜江西，臣应留省城会筹防堵，不敢以事权不属，军旅未娴，稍存推诿。

同一天，曾国藩又与骆秉章联合上奏，参劾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理营务，请旨革职，交部从重治罪，以儆疲玩而肃军政。

曾国藩又专折奏保塔齐布和千总诸殿元，说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积苦，深得兵心；诸殿元精明练达，胆勇过人，恳恩破格提拔。为了表明他的保举十分慎重，他说此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皇上可以将他一并治罪。

曾国藩在大办团练时重用满人军官塔齐布，而他向皇帝奏保的人员，首先就是这个满人武官，可以看出他行事之谨慎。他要向满人统治者表明忠心，借以消除最高统治者的猜疑。

曾国藩训练新军，确实也要借重塔齐布。他和骆秉章将各路兵勇几千人调来省城防守，全赖塔齐布逐日抽调操阅，暑雨不辍。可是塔齐布听令于曾国藩，便间接地得罪了提督鲍起豹。鲍提督来到省城，声称盛夏酷热，不应操练。官兵不愿吃苦，都怨塔齐布给他们找苦头吃。怨气也发到了曾国藩头上，于是正规军与勇队发生争讧。曾国藩奏参的副将清德连忙依附鲍起豹，成为塔齐布的仇家。

但是曾国藩得到了咸丰的支持。咸丰览奏之后，决定将清德革职拿问，交张亮基、骆秉章讯明定罪；同时赏给塔齐布副将衔，将诸殿元以守备补用，先换顶戴，以示鼓励。

这样一来，正规军对曾国藩的怨恨加深，为日后的骚乱埋下了种子。

曾国藩此时还种下了一个苦果。在招兵买马的浪潮中，王珍的积极性最高，一下子就增募了二千人。曾国藩对王珍颇为不满，骆秉章却不反对，留下王珍的兵力作为湖南的游击部队，令他驻扎郴州，以防南路土匪。曾国藩和王珍的分道扬镳，从这时起就显露出征兆。

当时广西会党进攻全州，王珍赶赴郴州防守，不久又到桂东办理团练。他发现桂东民情淳朴而懦弱，若有疾苦不敢言者，于是秘密察访，锁定扰民最厉害的一百多名匪徒，逮捕归案，全部处死，由此民心大悦。王珍趁热打铁，召集乡民，教之战阵，形成几千人的劲旅。

援赣大局既定，曾国藩做了具体的布置，他令江忠淑从浏阳进兵，朱孙贻从醴陵进兵，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共领兵勇一千四百人从醴陵随后进发。合计援江兵勇三千六百人，这就是湘乡勇出境征讨太平军之始。

曾国藩对湘乡勇特别关心，担心他们缺乏针对太平军的作战经验。他认为，楚勇身经百战，随同前往，可以弥补这个缺陷。江忠源的三弟江忠淑熟悉江家军的营制，曾国藩令他率领新宁勇打前锋。曾国藩又担心楚勇崇尚剽悍精锐，营制却不严密，令千总张登科率领二十名湘乡勇为他们做前哨。

部队出发前，曾国藩对江忠淑和张登科叮嘱道："必须在百里之外派出哨探，到了瑞州，就停止行军，等待湘乡勇到来，一起前进。"

六月十八日，湖南援赣军的湘乡勇从长沙出发，部队番号为“湘勇”，没有营名，营以下也没有设立哨和队，也就是没有连、排建制。领队的军官，除了罗泽南、朱孙贻、李续宾兄弟，还有夏廷樾、郭嵩焘、杨虎臣、康景晖、杨昌浚、罗信东、蒋泽沄、易良幹、罗镇南、谢邦翰、李杏春，一共十五人。骆秉章和曾国藩没有起用绿营将领，营官和哨官都是清一色的书生。曾国藩对书生的忠诚寄予厚望。

曾国藩在密切注视着增援江西的湘勇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但他并不把这支援军的胜败放在心上。曾国藩更加关心的是，他家乡的这些带兵的书生，到了残酷的战场上，究竟有没有胆量一搏？这次观察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他对湘勇的信心。

湘乡勇出发后，途中都能找到民舍住宿，但李续宾反对借宿民宅。他说：“军队最宝贵的素质就是不侵扰百姓。”他建议设置帐幄，开壕筑垒。湘勇表现出了严明的军纪和亲民爱民的态度。

左宗棠镇守鄂北

援赣军从长沙起程的时候，湖北的官军感到了太平军从河南方面的威胁。

咸丰三年六月十九日，林凤祥的南下派遣军从罗山县西南一带继续南下，第二天抵达纲庄，然后奔赴龙旺和宣化等镇，于五天后抵达大胜关，进入湖北地界。王家琳从河南带兵跟踪追入湖北。

早在这支太平军抵达河南许州时，湖北官军就已做出反应。左宗棠令按察使唐树义领兵赶赴应山和孝感防御。张亮基对左师爷深为倚重，每晚手持总督关防，交给左师爷，叮嘱道："军情一起，便是燃眉之急。关防放在你这里，紧急时你可先发公文，再向我报告。"

太平军抵达罗山县以后，距湖北孝感北界的九里关及黄陂北界的河口一带不远。左宗棠料定太平军会从麻城、黄冈的内河进入长江，上攻武汉，令唐树义手下的许连城等部从河口赶赴黄安阻击。许连城所部抵达麻城，几千名太平军刚从河南杀到。许连城兵分两路，将太平军击败。

唐树义认为这支太平军是由李开芳率领，根据探报，他们已于六月二十七日进入黄安。唐树义的通讯兵快马加鞭，深夜将告急信送到左宗棠手中。

左宗棠还未就寝，急调省会城防部队三千多人，全部交给都司董玉龙和同知张曜孙率领，令他们星夜驰往鹅公颈集结，全力扼守团风镇。董玉龙的四百多人在太平军之前赶到了团风镇，张曜孙的部队也赶到了团风镇的鹅公颈，唐树义火速赶到黄安县坐镇指挥。官军到位不过一两个小时，太平军便分水陆两路杀到，企图夺船入江。官军打了他们一个

措手不及，太平军大乱，夺路而逃。官军分两路追赶，将这支太平军击溃。

七月三日，同知伍煋等部从东湖追到张家集，太平军见官兵扬帆追及，纷纷凫水登岸，淹毙无数，四十多人被俘。官军夺获敌船三十七只，烧毁敌船十多只，夺获骡马四十匹。另一股太平军大约千人，奔至马鞍山一带，被许连城追上，五十多人被俘，二百多人丧命，内有长发太平军五十多名。这股太平军已经溃散，成股者不过二三百人，其余都弃械剃发，纷纷逃匿。

左宗棠事先已命令各州县官员通知各地乡团，遇有零星敌军逃入辖境，必须迅速抓捕，送至官衙。他还要求各地在交通要道上多设陷阱，水路要将船只驶走，桥梁都要拆掉，把敌军困死在辖境之内。

尽管左宗棠做了周密的部署，但各地报来的敌军人数大大超出他的预料。他匆匆去见张亮基，说道："制军大人，河南巡抚通报，窜入湖北的余贼不过几百人，可是本省各州县禀报，都说有一万多人。根据我的情报，从罗山仙花店进入黄安和麻城的敌军确有三千多人。黄安一战，敌军溃败，于六月二十九日奔赴麻城。从六月三十日接仗，到七月四日为止，从麻城到罗田，官军毙敌已近千名，其溺毙逃散者不计其数。根据派出的军官查验，长江和内湖浮出的敌尸已有不少，此刻还有敌军在逃，各路官军正在分途兜剿，可见窜入本省的股匪不止几百人。但从罗田逃往安徽的敌军估计不过两三百人。"

张亮基说："我这里也得到情报，六月二十四日又有一千艘敌船从湖口驶入江西，号称二万人，加上现在攻扑南昌的贼军，人数不下两三万。由此看来，从扬州和金陵两处窜出的敌军，共计已有七八万之多，而分窜河南、江西的逆贼越来越多，困守金陵、扬州的逆贼却不见减少，岂非咄咄怪事！"

左宗棠冷哼一声，愤愤地说道："前此江苏大营尚时有捷报，近来阒寂无闻。贼逸我劳，贼锐我钝，师老饷竭，言之寒心啊！长江流域，从金陵到江西，一千几百里，毫无阻遏，敌船来往自如。上月初旬，江西敌船一百多只满载米粮，运到金陵。如今正值秋收季节，到处都有余粮，贼匪运输十分方便，金陵的逆贼恐怕是饿不着肚子了。如果他们找到机会，突出包围，大举他窜，后果不堪设想！看来还得请皇上号召文武百官踊跃献策，痛除谎报军情、贻误军机的积习，才能迅速荡平。"

张亮基说："季高所见甚是。如今盘踞东南三城的贼匪未见有减于前，而各处分窜的贼匪几于策应不及，不知以后的局面如何收拾！你就代我写个折子，如实奏报吧。"

左宗棠连夜起草奏疏，如实向朝廷反映敌情的严重性。写完之后，想到湖北官军近日的作战，在自己的指挥调度之下进行得有条不紊，连获胜仗，颇有成就之感，于是，他又提笔给女婿陶桄写信，回顾近几个月从铲除浏阳征义堂以来的各次战役，不无炫耀之意。

> 仆自去年佐制军平浏阳土匪，解长沙重围，今年平通城、广济土匪，剿此股贼匪，颇有阅历，其实与平时所论相合，尚有见到而未能行者。

左宗棠已经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他平日纸上谈兵，如同在电脑网络上面反恐，纵然精彩绝伦，却没有实战成果，难以取信于人，自己毕竟也是心中无底。如今几仗打下来，指挥调度，都是神来之笔，验证了他的才干。还有一些军事行动，是他已有筹划却来不及实行或没有条件实行的，都已经证实他的学问不是空谈，完全具有可操作性。

这样就够了。诸葛亮的再世，已经活生生地摆在世人面前。

左宗棠经此一战，将林凤祥的南下派遣军消灭在湖北，致使他们无法实现南下长沙的战略。但因派遣军人数大大超出预料，仍有小股太平军逃到安徽境内。安徽官军了解到的敌情跟左宗棠得到的情报有所出

入。据报，从罗田逃入安徽的太平军有一千多人。七月六日，此股太平军扑入英山县，开监放犯。第二天，他们向安徽的太湖进军。抵达太湖后，攻破太湖县城西门，烧毁县衙，然后乘木筏沿太湖河东进石牌抢掠，北进到安庆以西的三桥头，插上太平天国的旗帜，声称要攻打集贤关、练潭和桐城。

各路兵勇集南昌

交代过了湖北的战情，回头来看南昌的攻防战。

前面说过，太平军在攻坚战中擅长挖掘地道，埋设地雷，轰塌城墙。南昌守军虽然已经几度破坏了太平军的地道攻势，但仍然承受着城墙被爆破的危险。得胜门外仍有许多民房尚未捣毁，太平军隐藏在民房内偷挖地道，官军防不胜防。

鉴于这种情况，张芾、陈孚恩和江忠源商议秘密调整部署，将机动兵力与驻守永和门、顺化门、进贤门、惠民门的楚勇，大约一千兵力，加上浙江的抬枪兵，全部调集到得胜门，昼夜严防。为了防止中计，不论太平军如何挑衅，这里的驻军不再出城迎战。江忠源叮嘱道："逆贼有可能在多处爆破城墙，楚勇军官要分段防守，不得顾此失彼！"

六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赖汉英在前次炸开的城墙缺口之西，又用地雷炸塌四丈多的城墙，太平军趁势发起冲锋。江忠济正在巡城，来到得胜门，发现敌情，指挥楚勇打退敌军的冲锋，正要乘胜压下，右边相连处又被轰塌五丈多，两处共塌九丈多，轰伤多名官军。江忠济见势危急，持刀督勇向前，誓不独存。他刚刚冲到缺口，太平军向缺口内抛掷大火药包，烧伤几十名楚勇。太平军将领手执黄旗，乘势上城，江忠济率部奋力迎击，太平军站不住脚，将领被江忠济击毙。楚勇一齐赶上，将太平军赶下城头。

西边打得正惨烈的时候，太平军又在旧缺口东面引爆地雷，炸垮六丈多长的城墙。多亏李辅朝已预先部署兵力，尽管西面情势危急，李辅朝也未擅离岗位半步，不敢过去增援。爆炸声中，顿时巨石掀空，尘土四塞，黑焰上腾，李辅朝所部楚勇立刻堵住缺口。太平军也将大火药包抛掷进来，当时南风壮盛，毒烟内迷，楚勇军官戴利行、夏春潮和许多

勇丁都已受伤，自计必死。刹那间，忽然北风反火，毒烟外迷，太平军阵脚动摇。几名绿营军官受到感动，率部协助抵御，邓仁坤带领练勇冒着矢石赶来，合力将太平军杀退。

江忠源听到爆炸声后，亲自带人到缺口救援，部队士气更加高涨。江忠源想：士气必须鼓舞，光靠嘴巴不行，连声喊道："藩台大人在哪里？快把他请来！"

主管财政的副省长一叫就到，"江公，有何吩咐？"

"有劳藩台大人，叫人从银库里提些银子过来，摆在城墙上，我自有用处。"

副省长不说二话，银子很快就运来了。

江忠源说："传我的命令，运一块砖来，赏银一两！运一块石头、一根木头过来，赏银五两！"

张芾刚从得胜门赶往永和门，闻警折回，听说江忠源在给重赏，连说："这个办法好！"他赶紧指挥文武官员率领各自的部队搬运砖石，连夜抢筑。一日之内，缺口已经填塞，新墙修得跟旧墙一般高。

江忠源令马济美率部从永和门外的营盘出兵，由东向北，又令戴文兰、张金甲各带所部从章江门外的营盘出兵，由西向北，两路夹击，牵制太平军兵力。太平军伏匿不出，从墙内放炮抗拒，官军屡次攻扑，适值大雨，枪炮难以发射。文孝庙敌垒趁机杀出几百人，戴文兰迎头痛击，将敌军逼回庙内。

赖汉英这次攻城，同时在三处爆破城墙，轰塌城墙共二十五丈有余，致使城防比前面几次更加危险。由于新宁勇的杰出表现，守军仍然化险为夷。各处守军前后毙敌约二百多名。

由于赖汉英不断向金陵求援，石达开陆续向南昌派出援军。赖汉英兵力增厚，虽然攻城未果，但有望扫清南昌外围。他想：清妖保住了城墙，定会麻痹大意，何不趁机再攻？于是，决定在第二天再打一仗。

六月二十四日，得胜门外的太平军出动几千人，突然直扑永和门外马济美的营盘，引诱官军出战。马济美果然上当，小胜之后，穷追不舍。经过一片树林时，太平军伏兵突然出击，将马济美拦住。官军稍稍退却，马济美却不肯后退，喝道："吾父吾祖都效死疆场，我有何惧！"奋力督战，手刃数敌，却被团团围住，身受矛伤，当即阵亡。

南昌官军在江忠源的指挥下，懂得互相救援之道。张芾在城头观战，见马军失利，忙令军官用二千斤大炮射击，正中敌阵，城外官军营内也开炮接应，将太平军压制下去。知县沈衍庆带领乡勇从南面用枪炮连环射击，压制敌军；千总王树英也率部前来增援；罗玉斌率领四川勇和贵州勇，文忠带领九江镇兵，分三路夹击，总兵阿隆阿率部从进贤门前来策应。官军配合作战，终于将太平军击退。张芾又令耆龄派一支部队拦击，毙敌颇多。马济美死后，九江镇总兵由阿隆阿继任。

赖汉英没能扫清南昌外围，只得继续在得胜门以西挖地道，同时企图在赣江上游扩大战果，牵制官军兵力。由于官军没有水师，太平军在赣江和锦江往来自如。七月二日，太平军攻占锦江之畔的瑞州。赣江之畔的丰城县城早被水淹，太平军抵达之后，立即焚烧城外的庙宇，并抢走了几船粮食。七月六日，太平军四五百人突然在南昌以南的京家山登陆，焚烧庙宇，沿河放枪，遭到官军阻击，被迫退回船上。

赖汉英为了获取给养，分兵南取丰城，西取瑞州，东取饶州、乐平、浮梁、景德镇等地。太平军几百艘船的队伍向赣江上游窥探，江忠源接到报告，令正在从湖南赶来南昌的夏廷樾从上游迎头截击，并令上游各处官员严密防堵。为了牵制赖汉英，江忠源派新宁勇专门对付地道，从城内向外挖掘，十天之内破坏了三处地道。他又决定对城外发起

新一轮的攻击。七月十日，守军分路进攻，太平军负隅不出，只是从墙孔发射枪炮。广勇和镇勇绕到东北七里街，太平军只派几百人迎战。官军无法攻克敌垒，焚毁敌军营房十间，然后回营。

七月十三日，向荣派出的一千二百名援兵终于开到南昌，音德布向江忠源报到。同时有快马飞报：湖南的援军不日即将到来。江忠源心中大喜，决定等到新的援军开到，再对城外发起更大的攻击。

且说江忠淑率新宁勇打先锋，很快就进入江西，从锦江水路向南昌开进。这支部队的指战员都是山农出身，不少人性格柔懦，不愿离乡背井去远征。江忠源曾给新宁勇讲过忠君报国和礼义廉耻的大道理，加上物质刺激，通过多次实战，才将他们训练成勇敢的斗士。然而此次出省，江忠淑疏于思想工作，加上指挥失利，新宁勇士气并不旺盛，进入江西之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和江忠淑同船的有一位四十八岁的新化学者，名叫邹汉勋。他因弟弟邹汉章同江忠源一起在南昌被围，心急如焚，不断催促部队加快行军。船队开到瑞州，江忠淑对他说："叔绩兄，曾公叫我们在瑞州等待湘乡勇，会齐以后，一起进兵，你看如何？"

邹汉勋道："南昌被围紧急，我军距离南昌已经不远，何必如此拖拉？"

"叔绩兄所言极是！"江忠淑大有同感，"我江家军素来号称劲旅，涤公担心我们孤军深入，遭遇不测，也是过于谨慎了！叔绩兄精通舆地，有你随军，难道还会有什么不测？"

江忠淑下令继续前进。船队驶到光义市，忽然遭遇一支船队，前锋大喊："粤贼杀来了！"江忠淑命令抬枪射击。枪声传到锦江两岸，百姓赶来鼓噪，向新宁勇示威。新宁勇以为遭遇大敌，丢弃军械和饷银，惊

慌上岸，四处逃散。江忠淑的船上也乱成一团，船只翻覆，行李被江水冲走。

江忠淑游水上岸，一阵凉风吹来，浑身直打哆嗦。来到一个大户人家，主人送他一件绸衣，让他把湿衣换下。江忠淑退到义宁，收拢部队，休整了十几天，不见太平军到来，才继续前进。

新宁勇遇见的船队究竟是不是太平军，还是一个疑问。江忠淑事后给江忠源写信，说敌方船队有一百多艘，但是一通抬枪射击后，对方并未还击，可见并非多么勇猛的敌人，甚至有可能不是敌军，只是商船而已。不过，太平军既已攻克瑞州和丰城，江忠淑遇见的船队也有可能就是太平军。

江忠源盼望的湖南援军终于陆续抵达南昌。七月十八日，夏廷樾统带一千三百人抵达永和门外扎营。罗泽南和朱孙贻的一千二百人于七月二十日抵达南昌外围，驻扎在得胜门外的七里街。江忠淑的一千名新宁勇也在同时开到，在章江门外扎营。

与此同时，太平军也有援军新到。七月二十二日，他们的七十多艘战船从下游驶到河干停泊。

江忠源不是迁延避战的司令官，援兵一到，立即部署攻击。七月二十四日，官军分七路进攻。广勇与江西勇、南昌勇从空心炮台出兵，进攻得胜门外的敌营，太平军派出几百人迎敌。耆龄和祥麟在城墙上指挥守军开炮，压制太平军。这路官军与太平军打成平手，太平军三进三退，攻防双方各自回营。

九江营等正规军从永和门外湖岸一路进攻，新宁勇、辰州兵和抚州兵从章江门外分两路进攻，太平军都坚伏不出，官军只得撤回。

此次出击，最激烈的战场在七里街。音德布统带云南营，朱孙贻带

领湘乡勇，王坤带领镇筸营，加上川勇和贵勇，总共二千八百人，来到永和门东北，分三路进攻七里街敌营。

太平军出动三四千人迎敌。罗泽南带湘乡勇首先出击，云南兵随后。鏖战良久，太平军后撤。罗泽南不知是计，挥军追杀，直抵敌营。罗泽南见到太平军纷纷上船，心中大喜，令部队焚烧船只，捣毁敌营。忽听一声炮响，二千多名太平军从左边山后抄出，侧击湘乡勇。罗泽南反身抵抗。太平军又从右边营后抄出一千多人，湘乡勇腹背受敌，顿时乱了阵脚，纷纷逃走，千总杨受春等人当即阵亡。

太平军乘势扑来，领队的湘乡书生拼死搏杀，罗信东、罗镇南、易良幹和谢邦翰四人战死，太平军紧追不舍。阵亡的四位书生都是罗泽南的弟子，虽然他们不怕死，却无法约束部队。幸亏武生杨虎臣率部奋力横截敌前，勉强抵挡一阵，才保住了湘乡勇主力。经查点，云南兵阵亡三十二名，湘乡勇阵亡八十一名。

湘乡勇一方的记载未将这一仗写得十分狼狈，但实际情况确实很糟。这场战斗除了杨虎臣的拼死截击以外，只有一个亮点。李续宾在敌军追杀时存了一个小心，令李存汉等一百六十人埋伏下来，等到敌军追过去以后，从敌军后背攻击，击斩三十七人。

李续宾发起的偷袭打乱了太平军的阵脚，太平军的追击受挫。此举救了罗泽南一命，他趁乱躲进一户百姓家中，幸免于难。夜晚，李续宾和李续宜率领乡勇四处寻找，多方打听，才把罗泽南找到，接回营内。

我们在《湘军志》中找不到罗泽南避难的记载，也就看不到李续宾兄弟智救老师的功绩。这段故事未入史册，也许是由于李续宾兄弟得罪了史家。据说李氏兄弟发迹以后，《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到湘军军营中四处募捐，李氏兄弟对他颇为冷淡，他们的英雄事迹因此而很少见于作者的笔端。王闿运的写作态度跟现代媒体颇为相似，不付广告费就不

给你做宣传。如果你惹恼了他，说不定就会笔下打人，给你弄点难听的弦外之音。

第二天，湘乡勇后撤三十里，收集溃卒，整顿营伍。

湘乡勇的这场败仗很快就传到曾国藩耳中。曾国藩嘴角上浮现出若隐若现的微笑，令人莫测高深。书生带兵打仗有优势，重谋略就是其中的一条。但又有个致命的弱点，读书人胆子小。最令人不放心的是，他们真刀真枪干起来，会不会怕死呢？湘乡勇在南昌第一次跟太平军较量，仗是打败了，但是书生似乎都不怕死。有人战死了，其余的还在坚持，说明书生带兵打仗，是一条能够走通的路子。

王珍听到这个消息，反应完全不同，他捶胸顿足，悲愤不已。死去的四个人都是他的同学好友。他没能增援江西，已是有些悔恨，如今好友死了，他还活着，他总得为死者做些什么。他铁下心来投身于这场内战，恐怕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于湘乡勇的挫败，江忠源也未放在心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能因为一点失利而放弃作战部署。七月二十六日，官军又照原路发起攻击，江忠源和刘长佑亲自出城督战。战斗结束后，江忠源和刘长佑会见湘乡勇将领。

他们把来自家乡的援军将领接进城内，张芾、陈孚恩和黄赞汤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江忠源、罗泽南、刘长佑、李续宾一干湖南将领。张芾举杯祝酒，显得颇为激动，对江忠源的家乡人说："四君子在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江忠源走到罗泽南身边，轻声说道："我今天察看地势和水道，发现贵军营垒与贼营之间路多阻隔，贵军可否移营进逼贼垒，以便攻击？"

罗泽南说："岷樵兄高见，泽南遵命。"

庐陵人黄赞汤与李续宾举杯畅谈，大有相见恨晚的样子。此人是刑部侍郎，道光十三年的翰林，在城内协助张芾料理军务。他比李续宾年长十七岁，却看中了这个年轻的布衣，愿意与他深交。此事传出，世人诧异，也认为难得。可见李续宾的个人魅力不小，其"道德光辉"使人心折。李续宾家里存留着二人的结交书，这段故事出自黄赞汤长子黄祖略之口。

江忠源回到桌旁，大声说道："忠源不才，有个想法，求教于诸位。粤匪从湖北、安徽转陷江南，沿途掳掠民船，数已逾万。自九江以下，江路一千几百里，贼船往来停泊，官军无敢阻拦，金陵、扬州、镇江等处都是两面凭江，官军虽然并力攻围，但贼得水陆兼护，以牵制官军兵力，故欲克复三城，必须肃清江面；欲肃清江面，必先制造战舰，以备攻击。"

郭嵩焘问道："岷樵兄以为何处制备战舰为好？"

"愚见以为，应当奏请皇上，令四川、湖北、湖南各省督抚，依照广东拖罟船的样式，制备战船一百余只。这种船容量大，每艘可载五十人。另叫广东督抚购备一千多门大炮，三百斤和五百斤重的各备几百门，限期三个月制造装备完毕，陆续驶到武昌，以备调遣。这个建议，我已向皇上奏报。"

郭嵩焘又问道："若是三个月内粤贼已被剿灭，岂不是多此一举？"

江忠源摇摇头说："官军在如此短期内击败粤贼，恐无指望。即便能在此限内完事，这些战舰可以分配给沿江水师各营，大大充实水师力量。何况粤贼船多，失败之后，定会向远处逃窜，官军必须沿江搜捕，不能不用战舰。"

罗泽南又问道："战舰造齐以后，水师官兵从何而来呢？"

江忠源说："战船炮位限期造好之后，朝廷可以调集福建、浙江和广东三省的水师营兵，同时招募广东水勇，扼守长江天险，与逆贼开战。这样一来，只要找到机会，就有力量发起攻击，而在防堵时也能依营据险，以壮声势。不过，造船必须挑择干员，募勇必须选择良将。忠源已向朝廷推荐夏廷樾、俞文诏和劳光泰三人。若令他们监督造船，必能办理妥速。张敬修和林福祥都是广东人，熟悉购炮雇勇之事，可以委任他们办理，然后督率舰队赶赴江苏，听从调遣。"

邓仁坤在一旁说道："此言甚是。我们必须有一支水师，才能对付逆贼的战船。鄱阳县的知县沈衍庆办事果断，很有谋略，可以令他率领所部一千人，准备一些船只，在稻草里面埋藏火药，从水上袭击逆贼。"

张芾一听此言，连忙阻止："沈衍庆的团勇不悉水战，不可冒险。城内守军已经不多，我们不能再损兵折将了。"

邓仁坤心想：你不让沈衍庆去办理，我可以将几十艘运粮船改为炮艇，招募水兵，扼守进贤门，以保饷道的畅通。

几个湖南人在江西的省会慷慨激昂地议论国家军务，令在座的江西大员钦佩不已。此次夜宴，大家尽欢而散。

第二天，罗泽南遵照江忠源的部署，令湘乡勇逼近敌营驻扎。部队正在扎营，太平军蜂拥而来。湘乡勇因几天前损兵折将，个个同仇敌忾，誓死报仇，打得颇为勇猛，但因失去了四名指挥官，部队调度不灵。幸亏太平军交手之后便撤回营内，城内练勇又从空心炮台出兵诱敌，炮台上开炮掩护，毙敌颇多，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但官军也未敢直趋敌营。

罗泽南和李续宾在战斗间歇总结经验，李续宾说：“我军初战即败，士卒临阵脱逃，究其原因，除营官阵亡以外，主要是指挥系统不够灵敏。罗山老师，我觉得应当缩小作战单位，明确统属关系。”

罗泽南同意他的意见，将剩下的一千一百人分解为两个营，罗泽南指挥一个营，叫做“玉字中营”；李续宾指挥一个营，定名为“右营”；留在湖南的湘乡勇则定名为“左营”。

如此划分之后，各营都成为独立作战单位，互相没有统属关系，各营的长官无法指挥其他营。这时候，湘乡勇的士卒也出现了体制差别，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中营和右营各有三百六十人吃官饷，享受公务员待遇，余下的四百人称为“余勇”，由罗泽南与李续宾两人募捐来养活他们。这四百人都归李续宾指挥。换言之，罗泽南管辖着三百六十名吃官饷的士卒，李续宾管辖七百六十人，其中三百六十人吃官饷，其余四百人靠募捐养活。

这两个营的湘乡勇打出了“湘军”的番号。湘军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异军突起，从此载入史册。

湖南人的军队当时还有几个分支。江忠源所部起于乌兰泰麾下，累次增募，拥有四千人，兵力最为强盛，自称“楚军”，比湘军名气更大。

湘勇横扫南昌周边

援赣军来到南昌以后，张芾接到报告：南昌西南方几百里外的泰和有会军起事，攻打泰和与安福。接着又接到吉安的告急信，说会军攻打吉安，杀死了知府。

江忠源一直带病坚持作战，援军的到来使他放松下来，再也支撑不住，此时卧病在床。张芾带着一帮僚属，急匆匆来找他商量对策。江忠源沉思片刻，说道："湘军刚刚吃了败仗，颇难对付粤逆，不如派去泰和镇压会党。我把楚勇也派去，合成三千人，吉安当可无恙。"

江忠源算得上湖南团勇的老大哥了，为了照顾湘乡勇，打算让他们离开主战场。张芾对江忠源言听计从，唯独这件事有所顾虑。他说："逆贼几次炸毁城墙，城内人心惶惶，如今抽出三千人增援吉安，城防力量大大削弱，恐怕不合适吧？"

布政使说："湘乡勇前去也就罢了，若将楚勇也派去，城防力量就会大打折扣！"

张芾和布政使提出反对意见，僚属们纷纷赞成。不管湘乡勇是不是劲旅，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江忠源。

江忠源道："泰和土匪刚刚造反，即时扑灭，还算容易，要是他们扩张了势力，与长毛勾结起来，断绝了南昌上下的道路，那就危险了！如今南昌的兵力超过一万，留下这三千人，也不会多到哪里去，派出这三千人，城防兵力也不为少。事情孰轻孰重，一眼就能看出，诸位还犹疑什么？"

江忠源力排众议，派夏廷樾驻扎南昌西南约二百里处的樟树镇，派

刘长佑和罗泽南率部前往吉安。

八月一日，刘长佑与李续宾、罗泽南率部从樟树岭进攻吉安，会军解围逃跑。他们一分为二，一部占领安福，另一部占领泰和。罗泽南、刘长佑、李续宾商议，决定由刘长佑攻击泰和，罗泽南和李续宾攻击安福。

八月四日，湘军进攻安福，一战而据县城。当晚，会军集结兵力，杀了个回马枪，又被湘军击败。第二天，会军又来争夺县城，湘军以一当百，鏖战许久，斩杀大批会军。会党落败，逃向莲花。罗泽南移驻吉安城内，李续宾率队追赶。

八月九日，李续宾追到莲花，会党主力迎战。八月十二日，李续宾部一战而胜，士气振奋。李续宾留守五天，搜捕潜藏的敌军。与此同时，刘长佑所部也攻克了泰和。

且说江忠源把罗泽南和刘长佑派往吉安之后，休养了几天，又强打精神巡视城防。郭嵩焘陪伴着他，为他出谋划策。有一天，章江门抓到一名太平军探子，郭嵩焘亲自参与审讯。俘虏供称，太平军所到之处，都在船上宿营；他们在文孝庙修筑栅垒，是为了保护船队，派兵轮番巡守，官军杀来时，他们就列队阻击。当时长江及内湖的水路都被太平军占据，而官军几乎没有一艘船在水上。太平军的船只数以万计，在南昌周边东西往来，穿梭于饶州和瑞州之间。

郭嵩焘认为，江忠源建设水师的想法应当得到高度的重视。他对江忠源说："东南都是水乡，贼寇占据了长江水路，而我军只以陆师攻击，势必鞭长莫及。我军一定要与贼寇争夺长江之险，然后才可以制胜。如果不造战船，就无法与贼寇作战。"

两人商议，制造战船目前尚无可能，但制造木筏还有可行性，木筏

也能用于水上作战。郭嵩焘自告奋勇前往樟树镇造筏，江忠源派江忠淑前去协助。

南昌城内，军饷已经匮乏，军火也供应不上。江忠源担心发生意外，但他又想不出好办法向城外发起攻击。他一心盼望木筏早日到来，官军水陆夹攻，或可得手。

吉安战事平息后，木筏将近竣工，江忠淑等人打算督催船筏返回南昌。郭嵩焘和夏廷樾给江忠源写信，说已经造成八架木筏，八月二十二日可全部完工。罗泽南和刘长佑正在追剿余匪，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返回樟树。郭嵩焘和夏廷樾只有湘乡勇一千三百名，乘木筏一同返回南昌。江忠源令郭嵩焘务必于二十三日起程，又令刘长佑返回南昌。等他们一到，就可以水陆并进，迫使太平军撤围。

夏廷樾驻扎樟树镇，几次捕获会军的谍报人员，搜出他们与南昌太平军往来的书信。其中有一封赖汉英的命令，要求会军急攻吉安，赖汉英许诺派兵增援。张芾接到夏廷樾的报告，额头上沁出一层汗珠。若非江忠源果断地派兵增援吉安，江西的局面恐怕就不可收拾了。

由于楚勇作战勇敢，南昌算是保住了，江忠源、刘长佑和江忠济都受到了褒奖。但楚勇内部却暗藏着危机。部队没有及时地得到军饷，部属们打了胜仗，巴望着奖赏，当奖赏颁发时，却因分赏之事发生了内讧。

这件事的导火索是张芾。此人在穆彰阿时期的作为虽然颇为人不齿，但他这次防守南昌，放下架子依靠江忠源，却是做得无可挑剔。他拿出二万两银子犒劳楚勇。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然而江忠济的贪心把好事变成了坏事。

江忠源正在病中，赏银由江忠济派发。有人说他把所有的银子都私

吞了，没有发给将士们；也有人说他分配不均。结果都是一样，部队哗变，一些部属喊着要杀江忠济。

江忠源听到此事，忧心忡忡，病情加重。刘长佑正在极力排解，江忠源把他找去，叫他以自己的名义收拾残局。刘长佑为了楚勇不致解体，只得照办。他派人前往火神庙，把刘字旗立在戏台上，告诉大家，愿意跟随者主动报名，重新组建一支部队。一批新宁勇果然集合在刘长佑的旗下，从此刘长佑自成一军。

江忠源解除了江忠济的职务，不让他统领部队。可是江忠济也有忠于他的部属，这些人大多数散去，其中有不少勇健的士卒，楚勇的战斗力大打折扣。这件事导致了江家军的衰退，跟江忠源过早死去有不可忽略的关系。

刘长佑离开泰和之后，罗泽南和李续宾留在吉安地区继续剿匪。从莲花逃走的会党跟其他会党会合，再次进驻安福，在城外设立三座军营，沔洞和洋山各地的会党起来响应，占据朱村桥，阻击湘军。永新也有会党起事。

安福刚被会党攻占，城内无人居住，会党也不愿据城固守。罗泽南于八月十三日进城，会党以为是本县的乡勇，扬言要聚而歼之。天色将黑，会党蜂拥而来。湘军猝不及防，持矛站立在街道上，左右横刺。灵活一点的，跑到屋顶上大声喊杀。会党拼死冲杀，无法进城，惊慌失措，奔走相告：这是湖南团勇！

第二天，会党又来攻城，把巨炮安在十字路口，轰击湘军，士气高昂。罗泽南分派各哨扼守街口，从旁道横向冲锋，杀得会党大溃，击毙几百人。会党余部逃向永新和莲花厅，放火骚扰上坪司、天河与东坑等地。

罗泽南以三百人击败安福的几千名会党，但会党仍然在四路集结，罗泽南不得不请求援兵。夏廷樾说：“敌军已经落胆，罗山自己足以对付，哪里需要增援？”罗泽南令李续宾赶赴天河攻击，自己从林陂迂回，前往天河策应，果然兵力未增，又获大捷。

第十一章　三线作战

野史：太平名将李开芳

太平军大将李开芳擅长谋略，北伐时采用明朝徐达和常遇春北征的老法子。最初的方案是以李开芳为西路，杨秀清为东路。西路从扬州进攻滁州，途经凤阳、归德、开封、怀庆，绕道山西，进入直隶，与东路部队在天津会师；而东路军则傍海北上。杨秀清不想北行，让林凤翔代替自己，以至于深入无援。

滚滚财源出智囊

咸丰年代的清江浦，是运河与淮河交汇之处南北东西的通衢，既是七省咽喉，又是京师孔道，南船北马，五河要津。在河运主宰经济命运的时代，清江浦占尽河漕优势与天时地利。

太平军打到扬州时，清江浦紧张了一阵。这个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地方，成了官军担心被太平军占领的战略要地。副都御史雷以奉命巡防运河，驻扎在清江浦，有意于积极参与军事，干出一番大业，可是他手下无兵，不知从何下手。

有一天，雷以到邵伯巡视，忽有门人来报："有名士钱江到访，来献安邦之国策。"

雷以说："快快请见！"

雷以心想：早就听说这个钱江，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颖悟立群，十二岁时能操笔成文，立就六百言，被邑人称为"奇人"。因屡试不第，科场受挫，家道中落，投笔出游，一路抑郁不得志。后来辗转至广东，慕名投奔林则徐，不料林则徐已被革职遣戍新疆。在广州时，钱江见英人索要不已，经常滋事，欺负国人，与何大庚起草《全粤义士义民公徼》，联合绅商，招募三万壮士，攻打英人商馆。当时朝廷已与英军议和，琦善听说此事，大为惊骇，在英国人的威胁之下，只好查办，将钱江逮捕，以"虚张声势"罪将他充军新疆，钱江因此名扬海内。钱江在新疆与林则徐相聚，辅佐林大人治理水利。林钱二人因治屯有功，被朝廷特赦。道光二十六年林则徐被起用，代理陕甘总督，钱江为新幕客。道光二十八年林则徐奉命移督云贵，钱江与之分手，出游京都。钱江进京之后，交游于公卿之间，放荡不羁，爱说大话。如今他跑到我这里来献安邦之策，不知是否真有两把刷子？

雷以正在思忖，只见一个五十岁出头的文士走了进来，拱手一揖，说道："在下长兴人钱江，字东平，号晓峰，见过副都御史大人。"

雷以道："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幸会！幸会！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钱江说："在下看得出来，雷大人如今有为难之处，不知在下说得对也不对？"

雷以道："哦？你倒是说说看，雷某有何难处？"

"清江浦并无城郭，很难防守，而且大权尽在河臣，雷大人在那里，不过每天收一收各地的报告，多半是例行公事，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大人有心前往扬州助战，可是手中无兵，岂不是很犯难么？"

雷以暗暗吃惊：此人果然不凡，雷某的心事，都被他看穿了。于是问道："钱先生可有法子为雷某解难？"

"这有何难？"钱江笑道，"在下有一小策，能为大人解难，不调兵而兵至，不请饷而饷裕。"

"愿闻其详。"

"里下河一带十分富裕，不难从民间募集军饷。有了钱，大人就可以招募乡勇，何愁手中无兵？大人带兵前往扬州，驻扎在仙女庙，既可巡防运河，又能保卫里下河富庶地区，皇上必定高兴，说不定还会让大人参与江北大营的军事，大人大有可为啊！"

雷以道："先生屈驾，请留幕府辅佐军事，办理粮台，不知可否？"

钱江此来，本为投奔明主，雷以既发出邀请，他便爽快地答应下来。雷以听从他的劝告，拉起一支乡勇，驻扎在扬州以东约三十里处的

仙女庙，几天间招收了几千名勇丁，募集军饷几十万两，军威大振。

咸丰得知雷以自告奋勇组建部队，靠近扬州前线，兼守里下河门户，果然大为赞赏。自从洪秀全造反，多数官员避之唯恐不及，难得有这么一名文官自请拿起武器，主动向前线靠拢。

惠成的儿子晋康与雷以一同办差，主动请战。雷以和他驻扎在万福桥，控扼了扬州的东南方。太平军得知里下河地区非常富有，企图取道万福桥向这一地区推进，都遭到雷以乡勇的阻击，无法过桥向东推进，官军得以保全通泰的十几座城镇。

雷以一开手就做得如此顺利，又听从钱江的劝告，向皇上报告：清淮东路募勇筹饷，大有可为，不但可以守住里下河的门户，还能牵制敌军北窜之路。

咸丰大喜，授予雷以很大的权限，令他一面设法保卫里下河，一面同漕运总督杨以增严密巡查河岸。胜保离开扬州后，咸丰任命雷以为刑部右侍郎，顶替胜保在琦善的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做了琦善的副统帅。

琦善不以带兵打仗而著称，而雷以却是熟读兵书。他率部到扬州城下扎营后，军营里彻夜打梆子，烧火堆，精心守备。奇怪的是，琦善的军营一片寂静，漆黑无亮，没有火光也没有人声。

有一天，雷以来到琦善军营，琦善嘴上挂着讥讽的微笑，对他说："雷大人的军营里很热闹啊。"雷以不知琦善此话为何意，沉默不语。

过了半晌，琦善又说："夜间防守，燃起火光，贼寇便能看见我军；我军敲打梆子，就听不见外面的声响，这很危险啊。"

雷以一听，顿时领悟到自己做得不妥，面露惭色。他忽然悟到，不

根据实战情况来照搬兵书，是很危险的。

雷以抵达扬州以后，江南江北两大营的战事都不顺利。大约在四月下旬，琦善发现一个可疑情况：新江口江面有太平军战船乘风扬帆驶过三山江面。五月二日，已有太平军出现在安徽蒙城。陆应穀得到的情报说，此股敌军有一万多人，乘坐三四百号战船。蒙城距亳州仅一百数十里，这股太平军威胁到河南的归德和陈州，令陆应穀不安。他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这股太平军正是杨秀清给林凤祥派出的援兵。

从五月份以来，向荣对金陵的攻击没有取得进展，无以向朝廷表白，便向皇上自请治罪，作为讨贼不力的反面榜样。咸丰一眼就看出了向荣的小伎俩。他请求给自己治罪，不过是为了装死老虎来逃避责任。咸丰不吃这一套，催促他加紧收复金陵。

琦善本来有望攻进扬州城，可是由于各部无法协同作战，初胜终败。

琦善连日指挥部队对扬州城进行例行的炮击，炮兵击塌了一丈多长的城墙。接连几天炮击，又将城墙缺口炸开许多。猛将双来见有机可乘，用木棍搭建浮桥过河，支架云梯，首先奋勇直上，率领官兵登城。

琦善在城下督战，令陈金绶火速指挥各路部队登城接应。陈金绶没有赶来，倒是福济派来二百名乡勇助战。这时双来已领着十几人登上城头。东门那边，福济和查文经亲自上阵，指挥部队攻城。北面已经登城的官军枪矛并进，杀敌不少，又用火箭将城内房屋烧毁数处，攻击颇为得手。可是陈金绶在西面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太平军在城楼上开枪开炮反击，抛掷火弹，燃烧了城上的席棚和城下的板屋，登上城头的官军被火焰熏蒸，睁不开眼。子弹击中双来左颊，打掉两颗板牙。双来晕倒在地，被兵丁扶下城墙。部队伤亡惨重，十分危急。

琦善亲自跑到陈金绶那边，催他挥兵登城，但陈金绶已指挥不动部队，他只好身先士卒，冲向城墙，部队还是观望不动。城头的官军得不到接应，支撑不住，只得撤退。琦善气得大叫大嚷。双来攻上城头时，他满心以为能够杀进城内，没料到友军不肯接应，未能得手。除双来轻伤外，官军还折损了许多中下级军官，士兵伤亡更多。琦善回到军营，立刻写折，狠参陈金绶对部队指挥失灵，请求将他摘去顶戴，以观后效。同时，他也跟向荣一样，自动请求处分。

这时琦善遇到了更大的难题。从北方陆续赶到江苏的各路官军全部驻扎在扬州城外，军饷供应中断。琦善的江北大营所支军饷，一部分由户部拨款，另一部分由外省协助，后者总是未能按时送到。由于拖欠军饷，江北大营军心不稳，作战连连失利。雷以身为帮办，很想为琦善做点什么，连忙召见钱江。

钱江一到，便问："大人把在下找来，莫非是为了大营缺饷、军心动摇一事？"

雷以道："正是！正是！看先生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想必是有了良策？"

钱江微微一笑，说道："点铁成金并非难事。大人只要在各地设关置卡，从商人的生意中一两银子抽他一厘钱，就不难筹得军饷。在商贾眼中，千中抽一，不关痛痒，并可转嫁买主，而大人这里，则是滴涓之水，汇集成河，可养十万百万之精兵。兵精粮足，洪杨岂有不灭之理？如是，功在大人，利在国家。"

雷以一听，如醍醐灌顶，翻然大悟，连说："先生真乃用兵理财的高手！"

钱江说："其实厘金并非我钱东平的发明，这东西是商人鼓捣出来

的。在位于交通要道的城镇里，各地的商人都会开设会馆，为家乡的商旅提供方便。会馆从百货的赢利中抽取一定的金额，储备起来，公用开支。

“厘金是一种商业税，征收对象为行商和坐商。针对行商的称为‘活厘’，针对坐商的称为‘板厘’。其税率大体为百分之一，即按货物价值抽百分之一的捐税。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或‘厘捐’。征收厘金的专门机构有两种，对于坐商，设立税务局征收，通称‘厘局’；对于行商，设立税卡征收，通称‘厘卡’。关卡由官府或军队在通商要道设置，进行征收、查验和缉私。交纳税金后发给税票。征集的税金全部用于军饷。

“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驻扎在北部边关雁门郡，军饷匮乏，便从集市上抽取商业税，用于养活自己的士兵。他拥有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匹战马，加上十万大军，费用浩繁。赵国是个小国，李牧又驻军在那么偏僻的地方，靠着商业税的供给，军饷也不见短缺，行军不缺粮草，士兵不愁吃穿。

“明代不征商业税，全靠农业的税收来供养军队，赋税的一半用于养兵。全国每年收入应该有二千多万两银子，但十年的节余，还不够一年的收入，郡县府库照例都没有储蓄。大农春秋有两次收获，往往还不够开销。战火一起，田地里不再播种收获，朝廷收不到关税，而赈灾抚恤，各种费用层出不穷。于是劝人捐输，商议借贷，想用一两位贵戚大臣的私财填补天下的费用，实在想不出办法了，便增收农业税，弄得民不聊生。

“本朝察觉了这种弊端，两百多年坚持不加农业税。然而，每当战火燃起，百姓仍然不免经年累岁的徭役，把国库的钱全部拿出来，也不能满足所需的开支，谋臣们束手无策。

“粤逆起事，朝廷筹饷派兵，耗费几千万两银子，财源已经枯竭，所拨的钱财，只是公文上的数字，长久无法落实。大家都靠捐输，可是如今捐输也不灵了，只有靠厘金了。捐输和厘金两种办法，都起源于战国和秦汉时代。但比较起来，捐输是个笨拙的法子，朝廷卖官鬻爵，流弊很大，败坏了风气。何况与捐输比较起来，用商业税来供给军饷，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来源。商人做生意，手头比农民宽裕多了，让他们交一点税收，也算是官军收的保护费，不会伤他们的元气。

“穷苦百姓做小本生意可以免税。商人缴纳了厘金以后，会把税收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提高商品的售价，他们损失也不大。古往今来，商家卖货总有两种价格，交税的价格较高，不交税的价格较低，税收总会转嫁给买家。”

钱江这一番说词，有理有据，说得雷以心服口服。他的部队缺饷最为严重，户部拨给他的款项太少，请求增拨无门，他不能眼看着军士们饿死，情急之下，决定马上实施钱江所献的厘金法。他下令设立厘捐局，针对百货抽取税收，奏明专供本军之用。他首先在部队驻地仙女庙等镇的水陆要道劝捐助饷，对行商和坐贾，根据他们的营业额征税，规定每百文捐纳一文或二、三文，每担米捐钱五十文，每担豆子捐钱三十文，每担鸡鸭捐钱八十文。几个月下来，雷以所部比江北大营所得的军饷更为优厚，半年时间“汇捐至两万贯”。雷以有了钱，钱江又为江北大营募勇三千人。于是江北大营粮台殷实，兵力大增。各省相继仿效这一课捐办法。

雷以虽然推行了取得养兵之财的好法子，却未能培养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但是他的办法启发了正在崛起的湘军大佬。湘军的崛起虽然未能得益于厘金的征收，但不久之后，曾国藩靠着这个办法，把湘军带出了最艰苦的岁月。

胡林翼当上湖北巡抚之后，精思熟虑，效法刘晏“专用士人理财”一

语，制定章程，为厘金税收制定了详明周到的制度，立刻带来了财政的富强，湖北全局赖以振兴。东南各省，继起日盛，大抵上都是采用相同的办法，百姓也能够接受。胡林翼证实了钱江的分析，他说，设立厘金，只向商人收取，不向农民要钱，比增加田赋好多了。

总之，在咸丰同治年间几无间断的内战中，厘金为官军提供源源不竭的饷源，使官军最终得以肃清全国的敌对势力。随着厘金在全国逐步推广，官军将帅不断提高收税比率，所设的税卡越来越多，抽取的税金越来越重，每年的收入超过人口税的数倍。战争平息后，厘金成了惯例。此后几十年，全国的商贾都为这种税收感到头痛。

因此，钱江倡议的厘金开征以后，对清代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影响。除田赋（农业税）以外，厘金与海关税、盐税等其他各税一起，成为官府的大宗税收。由于经常随地设卡征课，随意定物征课，税额可观，税收旺盛，所以太平天国战事结束，这个税种仍然无法废除，直至1931年，民国政府才裁撤厘金，改征统税和营业税。

另一方面，厘金之法长久执行，被那些等待补缺的官吏看做发财的机会，设立的厘局日益增多，立法日益严密，一所厘局就有几十名胥吏和仆役，大者官侵，小者吏蚀，甚至对大米和布匹都开始收税，税收章程订得过于苛刻，执行的官员也有许多坏人。但这些显然都不是钱江献计开征厘金的初衷，而是官场腐败带来的负面效应。

雷以采用厘金法以后，收入大增，于公于私都尝到了甜头，又派钱江与五名幕客亲赴下河地区，督劝捐纳，谁不服从，就用武力威胁，时人畏之，目为五虎。

钱江倡收厘金以后，名声更大。他自恃功高，往往出言不逊，常与雷以争执，由此种下祸根。他把一个姓沈的亲戚推荐到雷以的幕下，沈某多次因文字出了毛病，遭到钱江的责备。沈某怀恨在心，向雷以暗进

谗言，说钱江有心夺取部队的指挥权。雷以左右的小人也在火上加油。另一幕客张从九挑唆怂恿，说钱江有谋反之心。雷以信以为真，便设下埋伏，邀钱江来议事，交谈中稍不相合，便唤出伏兵，将钱江乱刀砍死。然后雷以上奏朝廷，说钱江谋反。这也是沈某的主意。

钱江挥金如土，虽然只是一介布衣，却名动海内，但处事马虎。欧阳兆熊在公开的场合曾多次批评钱江无才，只是气盖一世而已。钱江死后，人们都指责雷以太狠心，欧阳兆熊则说：雷以对钱江已经仁至义尽了。以钱江的粗心和怪诞，不出一个月，不是被长毛抓去，必定为属下所杀，一生已经走到头了。现在虽然冤死，而天下惜之，此其为德乎为怨乎？不少人赞同欧阳兆熊的意见。

沈某后来也走上了没落之路，临终时自己把舌头咬成几十段，人们传说是钱江在阴间报复他。据说后来朝廷为钱江平反，说是遭雷以错杀，并用黄金铸一金头下葬，据传共有七十二座坟墓，三十六座在杭州临安，另三十六座在雉城。这些都是后话。

胡以晃加入西征

太平军在咸丰三年春末夏初开始的北伐和西征，大大牵制了官军的兵力，不但使官军无法增援江苏战场，而且迫使咸丰从琦善和向荣的军营里调走了几千兵力。显著的成果鼓舞了杨秀清和石达开，他们计划增援林凤祥的北伐军。具体的做法是从金陵派出八千人，从镇江派出四千人，分头进攻六合，为上次在六合的惨败复仇；然后，这支一万二千人的部队取道来安与天长，前往河南接应林凤祥。他们若能顺利北上，首先攻下开封，就能进一步牵制官军的兵力。为了顺利执行这个计划，金陵的太平军仿造安徽团练的服装，秘密制作红边白团马褂，打算以假乱真。在对六合进攻的同时，他们在镇江和扬州发起了一系列攻势。

这个时候，围攻东南三城的官军已成为疲兵惫将。进入六月以后，天气酷暑，镇江官军营中的兵将患病甚多。邓绍良现已升为江南提督，负责镇江方面的军务。他令军官们在各自管辖的营中查点患病及受伤人数，将他们安排到附近的民房内医治调养。靠近镇江城驻扎的炮兵病患更多，邓绍良不得不设法招募补充。

而正在此时，太平军对镇江官军发起了反攻。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太平军昼夜攻扑官军营盘，虽然都被击退，但已令官军心惊胆战。六月十三日，镇江北门突然冲出二三千名太平军，转向东门，向焦山一带的官军各营发起攻击。邓绍良令前路三营派出六成兵力迎战，中路两营相继出击。忽然，北固山一带冲出三四千名太平军，抄截各营后路，城墙的一道暗门中又冲出几百名太平军，直扑邓绍良的大营，发射火箭火罐，烧燃了寮棚和帐房，七座营垒全被焚毁，官军同时溃散。邓绍良令部队偷偷撤退，都司刘挺鋆率领潮州勇断后，才将太平军拦住。

刘挺鋆是个商贩出身的将领，胆大心细，足智多谋，主动从上海招

募勇丁来镇江作战，扎营于城南。他的部队打仗善于以少胜多，所以太平军对他有几分畏惧。这次亏得他出手，邓绍良才得全身而退。

和春得知镇江太平军发起了南下攻势，率领湖南营兵等部驰抵马陵。探知京岘山的官军营盘已被敌军占据，丹徒镇也被敌军焚烧，和春立即从马陵前驻新丰，阻遏敌军水陆南下之路。刘挺鍈救下了邓绍良，又去援救京岘山各营，虽然毙敌甚多，但因营盘被毁，孤立无援，随即返回丹徒驻扎。他听说邓绍良已在丹阳，便退到丹阳与之会师，旋即驰往新丰堵御。

六月十五日，太平军大举袭击丹徒镇，一百多里外的常州城得到消息，吓得连忙戒严。向荣命令和春扼守徒阳运河，刘挺鍈也率部从镇江赶来，挡住太平军南进的道路。

邓绍良退到丹阳后，请求向荣增兵救援。向荣请旨，将邓绍良先行革职治罪，留于军营效力赎罪。这个提议后来得到咸丰批准。

扬州方面，太平军一千多人突然于六月十五日出现在虹桥，放火烧毁民房。驻扎此地的山东官兵开火阻击，无法阻挡太平军的攻势，伤亡惨重，全部溃退。太平军夺占虹桥以后，扬州与瓜洲联为一气。

琦善输了一着，心中焦急，不得不发起一次硬攻，以图挽回损失。六月十八日，江北大营用粮船造成了楼船，从水上攻打扬州。官军从高高的船台爬上东关的城墙，同时在北面搭云梯仰攻。时逢瞿腾龙从六合防堵折回，琦善和陈金绶令他跟双来一同督兵进攻，搭桥过河，直抵城下。太平军枪炮如雨，双来、瞿腾龙身先士卒，贾勇向前，用抬枪抬炮竭力仰攻，毙敌多名。太平军在城墙上打洞设炮，从高处向下轰击，官军躲避炮子，但没有撤退。双来右腿被大炮子打穿，由兵丁抬回营内，部队也跟着撤回。东关的进攻也被太平军击退。

第二天，双来因伤重去世。瓜洲和浦口的太平军趁势反攻，向金陵附近的三汊河出击，被都兴阿的部队击退。

咸丰对向荣和琦善的作战极为不满，指望湖南和湖北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根据御史黄经的建议，他于六月十八日给张亮基、崇纶与骆秉章发出上谕，令他们从各路水师中迅速调拨船只，或设法雇备民船，配带炮位，从上游驶赴金陵，与陆军合力攻击，并与下游艇船两路进攻，以便肃清江面，扫尽贼踪。

杨秀清奇袭六合未果，却未放弃从金陵向上游增兵的意图。七月十三日，胡以晃率领拥有二百多艘船只的船队来到芜湖下游的裕溪口，扬言要从运漕河攻扑庐州。吕贤基和李嘉端感到了恐慌：从湖北被左宗棠赶进安徽的太平军东可进兵安庆，北可进兵庐州，而裕溪口的太平军则可能西上巢县，直逼庐州。

八月六日，胡以晃的部队企图从裕溪河进入无为州，知州林兰率部到无为以北的仓头迎击，获悉裕溪河的敌船全部撤走，驶向仓头以北的东关。林兰刚刚松了一口气，忽然得报：敌船从长江驶入泥汊口，威胁无为州城。林兰令仓头团练集结，保卫乡梓，自己率部向泥汊前进。第二天，走到距泥汊十多里之处，忽然遭遇枪炮射击，林兰下令还击，双方各有伤亡。林兰追到长江口，突闻东关敌船回扑州城，仓头守军兵力单薄，支撑不住，城内民勇惊散，敌军乘乱而入，州城失守。林兰等不到外援，召募乡勇攻夺州城，胡以晃也不抵抗，驾船撤离。林兰进城安抚百姓。

紧接着，巢县又发现敌船多艘停泊在黄洛河内，窥伺东关。八月十三日，太平军的十多艘战船突入神塘埠，黄元吉率部抵抗，烧毁敌船四艘。太平军集结一千多人，从陆路抵达太平岭，距巢县只有五十里。

八月二十二日夜间到第二天午间，太平军船队的六百多艘船只陆续

停泊在安庆城外，胡以晃率领五六千人乘夜进城，不许百姓逃避，又到北门外各村庄征集人畜，在黄花亭和马山两处建筑土城。胡以晃下令在准提庵修筑土墙，截断大路，北门城楼安置枪炮，各城添筑望楼，城墙增高五尺。胡以晃在安庆屯兵，集贤关已经岌岌可危。

胡以晃此次进攻安庆，是太平军对安徽省会的第三次攻击。他这次一来就不打算走了。他下令在城内添造刀矛，把妇女老弱赶到城外修筑迎江寺围墙炮台，派船分往上下游征集物资。

太平军不断从金陵和扬州突围而出，向荣与琦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琦善不再隐瞒实情，向咸丰奏报：不时有小股太平军企图从扬州突围。咸丰狠狠地批示：

> 东路欲窜，早在意中，琦善断不能辞责。赛尚阿一误之后，再误者琦善也。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

九月二日，太平军船队闯入黄洛河，李登洲令部队用枪炮射击，颇有杀伤。但铅药很快用尽，官军寡不敌众，退守芙蓉岭，死伤二百多人。李鸿章和张印塘报告，九月三日有敌船一千多艘拥进东关，经玉山和王正谊派富惠、辛本栴、黄元吉各带兵勇力御，众寡不敌，东关失守。

满人露脸只是昙花一现

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进行攻击的时候，林凤祥也在对河南的怀庆府城发起激烈的攻势。官军的总指挥讷尔经额见兵力已经集结，决定反击林凤祥的围城部队，争取为怀庆城解围。

七月二十八日，讷尔经额令托明阿、奕经、杨霈率部渡过丹河，直扑林凤祥的营垒。林凤祥派四路人马迎敌。官军分作五路，其中四路攻击出营的太平军，一路从中直冲木栅。讷尔经额又令吉林与黑龙江骑兵从两侧包抄，攻入木栅，用炸炮轰击。太平军猝不及防，自相惊扰，旗帜被官军夺去，木栅都被拆毁，火器也被扔进河中。一时烈焰飞腾，木栅房屋焚烧几尽。营内的太平军冒火冲烟，奋力死斗，与官军短兵相接，伤亡惨重。

在栅外迎敌的太平军见栅内火起，归路已断，纷纷撤退。官军在追击中歼敌五六百名。托明阿、胜保、善禄移营紧逼敌垒，昼夜攻击，并张贴告示，动摇太平军的军心，用反间计促使几百人投降。太平军俘虏供称，在七月二十二日的战斗中，林凤祥和李开芳已被炮伤，太平军人心浮动，仍然在府城东南角挖掘地道，企图攻入城内。讷尔经额当即秘密派人进城，令守军严加防范。

这时恩华和舒兴阿将火箭等武器送到，胜保也于七月二十八日选派敢死队暗扑敌垒，炸炮、竹炮、喷筒火箭一齐射击，部队随进随攻，击毙太平军几百人。西凌阿、明庆、双成、乌凌额等带领骑兵追击溃散的太平军，俘虏四十多人。官军纵火焚烧敌垒，城内守军也派兵下城助战，郝光甲和乌勒欣泰各自率部接应，四面围攻。据讷尔经额统计，此战歼灭太平军二千多人，缴获大批枪炮、旗帜、器械和骡马。

林凤祥损失惨重，立即撤围，向西而去。官军在城外搜捕残余的太

平军，一面运送米粮接济城内民食。托明阿、胜保和善禄入城安抚，讷尔经额和恩华随后进城，抚恤坚守怀庆长达两个月的守军和百姓。

官军主力没有及时跟追林凤祥，只派副都统托云保分带骑兵和步兵跟踪追击。胜保的部队疲惫已极，进城休整之后才拔营追赶。讷尔经额通知山西巡抚哈芬、河南巡抚陆应穀和黄河大臣长臻、太常寺卿王履谦，以及驻扎孟津渡的副将珠克登阿，令他们严密堵截，不使一名敌军漏网。

讷尔经额出任钦差大臣后，打了一个大胜仗，咸丰皇帝大为高兴，这一仗总算给满人露了脸。咸丰赏给他双眼花翎和黄马褂，赏恩华和托明阿穿黄马褂，还给了托明阿一个“西林巴图鲁”的名号。胜保被赏了都统衔，并赏穿黄马褂，给予“霍銮巴图鲁”名号。善禄赏戴花翎，赏给“斐里巴图鲁”名号。西凌阿在浦口不战而逃的罪行也得到赦免，官复原职，仍然当他的都统，还赏戴花翎，以示嘉奖。怀庆府的文武官员也各有加官晋职。连军机大臣祁俊藻、麟魁、邵灿、彭蕴章、穆荫都沾了光，赏加军功一级，兵部捷报处郎中保成由于递送捷报有功，赏加军功一级。其余参与军机事务的京中小官，也跟着得了奖赏。

咸丰还大肆为满人大臣吹牛，说此次怀庆解围，逆匪歼除殆尽，黄河南北生民重登衽席，军威大振，不难水陆并下，直抵江南。他还借此机会敲打琦善和向荣：你们各统重兵攻围金陵和扬州，已经围了几个月，还是守株待兔，毫无战功。如果你们一定要等到北方的官军南下助剿，才能打胜，难道不会汗颜？

咸丰这一次真是滥施奖赏，可见他是多么渴望满人臣子们能给他挣点脸面。汉人官员打了胜仗，他决不会如此大方。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慷慨奖赏的这些满人臣子，还是无法为他挑起保卫江山的重担。

怀庆这一场胜仗并非决定性的大捷，山西布政使郭梦龄的奏报不久

抵达京城，力称林凤祥和李开芳仍然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八月一日，林凤祥部抵达济源县境内的封门口，第二天就从河南跨入了山西，包围了垣曲县城。此城有几百名山西兵驻扎，知县晏宗望下令关闭城门，但都司玉恒与代理都司景亮指挥的守军，还没见到太平军就已溃散。南门尚未关闭，太平军就从这里进了城，将晏宗望斩杀，河东道张锡蕃也未能逃脱一死。官军未能守住垣曲城，本可退守横岭关，好歹阻截一阵，但两名指挥官都未尽力。林凤祥兵不血刃地进入县城，并不停留，令部队继续北上，顺利地越过横岭关，直奔绛县。

胜保于八月三日才抵达封门山口，遭到林凤祥后卫部队的炮击。此处两山对峙，道路狭窄，只容一马通过。胜保令部队分头从樵路包抄而上，太平军弃关撤走。

胜保令副都统松玉等带领骑兵和步兵跟踪追赶，抵达王屋镇和邵原镇一带。八月五日，他们追过垣曲几十里，此时胜保才进入垣曲县城。林凤祥军行神速，此日已从绛县北上到曲沃县境内，逼近平阳府城，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临汾。府城内只有二百多名官军，关闭城门防守。

这时候，郝光甲率另一路官军从泽州翻山驰赴垣曲和绛县一带，胜保还在垣曲，两路官军都落后了一大截。虽然平阳距离省城太原还有五百里之遥，但山西大员们已经感到了危机。巡抚哈芬决定在太原以南的灵石县韩侯岭天险集结兵力，扼要据守。

八月六日，胜保督兵尾追至横岭关。这座山险峻异常，最易守御，越过此山即入平原。胜保原以为此处必有山西军队防守，他到来之后，前后夹击，可将林凤祥部一举歼灭。但是山西官军没有在此设防，林凤祥早已从这里通过。

胜保虽未追上林凤祥，却已赶上了他的后卫部队。据他奏称，他斩

杀了长发太平军三四百名。林凤祥发现追兵已经不远，加快行军，沿途征集羸马，更换行走。这一来，胜保的部队疲于奔命，无处休息，还得忍受饥饿，因为沿途的粮食已被太平军搜尽，官军无可觅食。胜保来到绛县，不见一名地方官，听说林凤祥又前往曲沃了。很快接到探报，曲沃城内有人接应太平军，杀死知县典史。太平军在城内四处放火，官军赶到后，胜保一面安民救火，一面令骑兵追赶，步兵随后开拔。不料林凤祥在城外留下了二千多人打阻击，付出了两百多人牺牲的代价，将官军阻截了一阵，然后向西撤走。官军追杀十多里，天色已晚，胜保下令扎营暂歇。

官军正在调集兵力，林凤祥于八月十日在平阳府东西南三门放火攻城。北面六十里处的洪洞县内人心惶惶，百姓全部逃散。

咸丰刚刚表彰了一批官员，不得不再次举起惩罚的棒子。八月十六日，他降旨将哈芬革职拿问，解京治罪，同时将丢失城池的一批知府和知县革职拿问。讷尔经额刚刚获赏的黄马褂，又被咸丰勒令脱下了。咸丰将恒春补授山西巡抚，在他到任前，由郭梦龄暂行代理。

太平军抵达平阳时，府城内没有守军，知府和知县督率百姓守城，哪里挡得住太平军凌厉的攻势，府城当即失守。胜保赶到时，城头已插上太平天国的旗帜。

胜保将善禄召到帐内，屏退左右，说道："你去通知西凌阿，令他连夜绕到府城以北扼要设伏，杜绝逆贼北进之路。此为绝密行动，不得泄漏！"

胜保自以为出敌不意，抢了先着，其实他晚了一步。林凤祥警惕性很高，料到官军会派兵北进，已在东关列队，阻挡官军北进之路。西凌阿遇到阻击，策马砍杀，将太平军冲为两段。太平军一半撤回平阳，其余向北撤去。西凌阿没有穷追，下令收兵。

此战以后，胜保推测太平军抵达平阳时兵力已得到补充，从五千人增至一万多人。抓到的长发俘虏供称，林凤祥打算从山西乘虚直攻北京，沿途攻破城池，不愿据守，补充给养后立即北进。胜保据此得出一个可以偷懒的理由：如果追踪太急，前方官军来不及调集兵力拦阻，若被敌军闯过了韩侯岭，近扰京畿，大局不堪设想。

这时候，郝光甲赶到了平阳，胜保兵力增强。他又跟善禄密商："逆贼已有一部北进洪洞，我等须得先将此股逆贼拦头截住，方能确保京城的安全。"

善禄道："何不让郝光甲率所部二千人，加上托云保的三百多名吉林骑兵，王定坤的一千一百多名步兵，堵截平阳城内的敌军，我跟胜大人乘夜督率骑兵前往洪洞？"

当下计议已定，胜保把平阳交给郝光甲等人，自己与善禄于八月十三日驰抵洪洞。前方来报：太平军正在排队出城，企图北进。胜保当即令骑兵绕到洪洞北关大路扼要截击，又令步兵从东面夹攻。

洪洞的太平军没料到官军来得这么快，决定撤回城内，紧闭城门，等待平阳部队的增援。这时胜保已经绕到太平军北面，颇为得意，立即在城北十五里的上纪落镇扎营扼守，并分派兵力扼守小路要口，堵住了太平军向东向北突进的道路。

第十二章　南北吃紧

曾国藩《江忠烈公神道碑铭》：

贼昼夜环攻，阙地十道，分扰旁郡以眩我谋，终不得穷公方略。凡九十余日而围解。

胜保铸成大错

且说林凤祥所部在平阳被官军截为两段，一部不得不退回平阳。这两支部队急于会合，林凤祥下令：拼死也要跟洪洞的部队会师。八月十三日，几千名太平军冲出平阳城门，向北挺进。郝光甲挥师拼死截杀两时之久，将他们逼回城内。他赶紧审讯战斗中抓到的俘虏，得知太平军的企图仍然是挺进北京。俘虏还说，林凤祥于十一日夜间被官军截回时下落不明，有可能已死于乱军之中。

这个情报很快就送到胜保手中。胜保哈哈大笑，“林凤祥已死，平阳的逆贼快要涣散了！”

根据后来的情况判断，林凤祥的死讯显然是个假情报，但胜保信以为真，对平阳之敌掉以轻心。他把主要目标锁定为洪洞，打算先攻下此城，再集中兵力合攻平阳。为了断绝南北两支太平军的联系，他令郝光甲驻扎平阳以北，设置一道屏障。其余兵力的部署为：总兵乌勒欣泰驻扎东关外，堵截平阳太平军向东突进的道路；董占元驻扎南门外堵截，兼防西路汾河河岸；托云保带领吉林骑兵驻扎平阳东南，日夜四路巡哨。这个部署表面上万无一失，不论太平军向何处突围，官军都能适时堵截；但实际上胜保忽略了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董占元所部尚未抵达指定位置，因此平阳南面和西面，实际上存在两个防御缺口。

除此以外，胜保企图首歼洪洞太平军，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山西省的官军兵力空虚，而百姓对太平军深为同情。洪洞被太平军占据时，北面的赵城等村镇率先为太平军送来羸马和米粮。赵城以北霍州城的百姓更是对太平军翘首以盼。霍州城门大开，居民逃散，绅士们准备好了粮食，准备给天国的军队提供给养。山西省的兵力和人心如此，胜保想要迅速攻破洪洞，真是面对着一道难题。

这时候，平阳是太平军北伐部队的核心，林凤祥在这里指挥作战。如果胜保集中兵力围困平阳的太平军精锐，或许有望将林凤祥滞留在山西。但是胜保未将主力摆在平阳，给林凤祥提供了突围的机会。

林凤祥急于前往洪洞，多次试探性地突围，摸清了敌方的部署。八月十六日，他下令开始总突围，部队冲出平阳东门，绕道东北，乘夜急行军，抵达洪洞东门外。黑龙江骑兵及天津正定营前往迎击，未能拦住，林凤祥成功地进入洪洞南门。胜保令郝光甲派兵进入平阳府城安抚，一面飞调平阳官军前来洪洞。

林凤祥成功地与洪洞部队会师，令胜保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现在太平军只要从洪洞向北，即可经霍州与灵石进军太原，向西可从蒲县抵达汾州，向东则可从岳阳奔赴潞安一带。胜保若要四面预先派兵阻截，明显兵力不够。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将洪洞合围，将林凤祥部一举歼灭，但援军一时不能赶到。

林凤祥此次从平阳突出，就是因为官军未能合围。胜保指望董占元在平阳南门外布防，但此军迟迟未到。托云保的骑兵驻扎在平阳以东，林凤祥突出时，该部没有追击，借口兵力单弱，难以拦阻。乌勒欣泰所部抵达平阳已有数日，但乌总兵本人还在泽州逗留。胜保一气之下，请旨将托云保、董占元、乌勒欣泰先行革职，责令带罪图功，以观后效。

胜保光是发脾气没有用，他必须尽手头可用的兵力包围洪洞，主要扼守北面、东面和西面。东南面的曲亭也当要道，曲亭以东可经浮山、岳阳通往潞安府，曲亭以北可从山路直接进入沁源，奔赴太谷、徐沟，直达太原。胜保派郝光甲驻扎曲亭。托云保的骑兵行军缓慢，刚刚抵达曲亭，胜保即令他就地驻扎。

八月十七日夜间，太平军从胜保未设防的南门全部突出，向东南方挺进，郝光甲抵御不住，太平军冲过营盘，向东飞奔。托云保猝不及

防，也被太平军冲营而过。胜保急得直跺脚，立即令黑龙江骑兵和西安骑兵共六百多人跟踪追击。他知道太平军行军速度太快，步兵尾追总是掉在后面，而北路最关紧要，便令各路步兵经赵城与霍州赶到韩侯岭，企图绕到太平军北面，保护太原。

善禄问道："如果逆贼窜往潞安，如何应对？"

胜保说："若是探得逆贼确实行走东路，你我即由韩侯岭取道沁源，转折而南，直捣潞安北面截击，一面飞催清化续拨官兵从泽州直接赶赴潞安，并通知前方严防获鹿、辽州及泽州各口，免其东窜磁州，回窜怀庆。"

这时，胜保接到讷尔经额发来的公文，得知进入山西追剿的官军主力先后已有一万四千人。胜保算了一下，他与善禄、西凌阿等人所带的骑兵和步兵只有四千多人，加上郝光甲所部一千五百人，总计六千人。董占元的八百人还未赶到。照此计算，进入山西的官军还有七八千人，他们究竟到了何处？胜保是一头雾水。

这些部队究竟在哪里呢？且说托明阿一路，从太行山的小路翻山行军，于八月十八日才抵达山西的长子县，距西面的洪洞还有两百里。但他行军迟缓似乎也有好处，刚好碰到林凤祥从洪洞突围后向东疾进，来到了长子县以西一百多里处。托明阿和明庆指挥骑兵从捷径迎击，令步兵随后推进。八月十九日，骑兵行抵屯留县的丰仪镇，探得太平军一千多人已到距丰仪五六十里处。这显然是林凤祥的前锋部队。

托明阿顿时紧张起来，派人催促后面的步兵跟进。又得到探报，说太平军已陆续朝丰仪赶来。八月二十一日，托明阿命令骑兵迎击，二三百名太平军从山头扑下，与官军交手。这一处战场南北山峰对峙，中间有一道弯曲的河流。河湾处突然绕出二百多名太平军，抄到官军后背，南北两座山上也有三四百名太平军蜂拥扑来。托明阿只有二百多名骑

兵，难以支应，为了保住后路，他令部队先去应对抄后的太平军。这时北面山上的一名太平军神枪手瞄准托明阿射击，鸟枪一响，正中托明阿头部，子弹穿过官帽，从脑骨射出，托明阿血流满面，当即脑袋一阵晕眩。

奇怪的是，托明阿当时还保持着清醒的理智。他担心属下惊惶，忍痛鏖战。恰好步兵赶到，分头迎击，太平军朝北面的山上退去。托明阿也不追赶，收队扎营。他头上血流不止，回营后不能支持，命人写折，奏请皇上赏假调养，推荐副都统明庆督兵有方，建议将自己的部队交给明庆统率。于是追剿太平军的责任，就全部压到了明庆肩上。

咸丰得悉山西的战情以后，决定任命胜保为钦差大臣，剿办窜扰山西的逆匪，各路官兵统归节制。又得知托明阿负伤，连忙将他亲自佩带的大荷包一对、小刀一把，赏给托明阿，并颁赏五等参八两，给假调养。他同意托明阿的建议，赏还明庆副都统，令他统领托明阿的所有部队。

林凤祥从洪洞突围以后，经过岳阳县和沁源县之间的山路进入长子县境内，前锋遭到托明阿的截击，主力继续推进，于八月二十二日围攻潞城。托明阿所部追赶不力，林凤祥于第二天攻陷潞城，并不停留，全部奔赴东北面的黎城，企图从该处出口直扑河南北部。郭梦龄终于松了一口气，太平军即将离开他的责任田。于是他火速通知讷尔经额和陆应穀，请他们赶紧拨兵截击。

讷尔经额大出洋相

太平军一出山西，烫手芋头就回到了讷尔经额手里，迫使他不得不回防直隶。这位钦差大臣也曾研究过山西的路径，正在犹豫到何处堵截，幕僚向他献计："讷中堂，潞城和黎城之间有条小路，沿太行山东出，可从河南的武安直达直隶的临洺关。此路很近，逆贼极可能从这里进军直隶。但是此处有险可凭，只要派五六百人扼守，即便林逆有十万大军，也无法冲关而过！"

讷尔经额却说："潞城和黎城乃山西地盘，我军不用派兵。马上以我的名义发一份咨函，让哈芬派兵扼守。我军只要守住临洺关即可。"

官军的互相推诿，给林凤祥提供了机会。讷尔经额的公文还没送到太原，潞城和黎城已被林凤祥攻陷。他们果然是由此路东进，很快就进入了河南，抵达涉县和武安县，又从武安山路直奔临洺关，进入直隶境内。

讷尔经额领着一万多人开向临洺关，林凤祥比他快了一步。前一天，林凤祥的前锋乔装改扮，打着钦差的旗号，要求州县提供招待。部队得到官府提供的给养和装备，从这里往北去了，讷尔经额毫不知情。

讷尔经额抵达临洺关时，林凤祥的主力刚好杀到。钦差大人的部队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一万多人溃散略尽。八月二十八日，林凤祥占领临洺关，杀死同知周宪曾。太平军到处放火，大肆征集物资，然后继续北进。

讷尔经额率领几十人逃入邯郸以东的广平府城，官印、令箭、军用物资和文件等物全部丢失，幕友吏仆无不星散。他没有官印，连上奏的资格都丢了。广平知府为他报告省城，桂良代他向朝廷奏报。

临洺关北至正定，一路没有险要可守。讷尔经额得到盛京各处调来的援兵，收集临洺关接仗溃散的官军二千人，先派总兵经文岱管带，跟踪追击。他自己还要等待后续的一千多名援兵到齐，才肯继续前进。胜保通知他，说西凌阿带领骑兵从山西尾追而来，可是讷尔经额没见一骑一卒到来。他只好向咸丰求助，请求速派精兵赶赴正定一带截击。

林凤祥此次北进可谓一帆风顺。太行山以东多是平地，官军没有险隘可守。林凤祥于八月三十日攻破隆平，又于九月一日攻破柏乡，军锋北指正定。

咸丰接到军报，惊出一身冷汗。对手如此快地进入京畿重地，他已无暇过多思索，当即令培成、多尔济、那木凯率领驻扎南苑的察哈尔兵四千人赶赴正定，又派庆祺和维禄率领驻扎天津的盛京兵二千人火速驰赴保定，以保直隶省会。

这只是应急措施，咸丰必须增添兵力和大将，才能万无一失。他稍经思索，急令僧格林沁、德勒克色楞、特兴额挑选得力精兵二千名，分起南下。咸丰恼怒讷尔经额未能守住辖地，将他革职，留在军中效力，补授桂良为直隶总督。他又撤掉了一个亲信满人大员，为了保卫京畿，几乎把老底子都掏出来了。如果僧格林沁还无法挡住太平军的北伐，在满蒙的人才圈子里，他就再也找不到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了。

咸丰向正定和保定一带派出重兵后，讷尔经额的奏报才送到紫禁城内。咸丰看罢，冷哼一声，说道："此人真是辜恩溺职之至！他久任直隶总督，究竟筹备了什么事情？经文岱未必真能得力，他自己也不过远远观望，掩饰先前的罪过。朕早已派兵前往正定，要是等他的奏报到京才作决定，又不知要耽误多少宝贵的时间！"

咸丰部署京畿防卫之时，林凤祥已经抵达赵州。桂良派飞马令代理提督保恒率部防堵，并叫正定的官员在滹沱河渡口多派部队昼夜把守。

林凤祥攻下赵州以后，在大石桥驻扎，派兵前往藁城县，离正定只有二十里。保恒于九月四日带兵进入正定城，胜保带领四千兵力于同一天行抵正定以西的获鹿。官军估计太平军必定会从滹沱河北渡。

咸丰再次采取紧急措施，任命惠亲王绵愉担任京城巡防总指挥，带领一帮王爷大臣防御京城。为了再树立一个反面榜样，他同意祁俊藻的意见，批准将杨文定定为斩监候，待秋后处决。

尽管桂良严令死守，官军的正定防线仍然如同虚设。林凤祥在藁城搭建浮桥，顺利地渡过了滹沱河，前哨抵达定州的李青果村，距离直隶省会保定只有一百来里了。很明显，林凤祥的攻击目标是北京而不是保定，太平军为了争取速度，可能绕过保定北进。如此一来，保定东南面的河间、景州一带，就成为太平军理想的进军路线。桂良连忙请求朝廷迅速布防。

北京的形势空前严峻，而讷尔经额仍然株守广平。还有那个恩华，自从太平军从怀庆撤围后，他奉旨带兵尾追，却未与太平军遭遇一次。胜保屡次催他前行，他置若罔闻。咸丰得知此情后，决定将恩华革职，并立即逮捕讷尔经额和恩华，分别由桂良和胜保派人押解进京治罪。恩华所部交胜保指挥，飞催前进。

林凤祥渡过滹沱河以后，果然决定绕过保定北上。他下令东进，经过藁城的郝庄，抵达深泽。

太平军进军如此迅速，咸丰不得不拼出所有的老本。先前他已派出培成、多尔济、那木凯、达洪阿等统带旗营和察哈尔部队出京迎敌，但他对那几个人并不放心。他决定把亲近重臣派出北京，指挥各路官军。他将绵愉授为大将军，将僧格林沁授为参赞大臣。咸丰亲御乾清宫给他们颁发关防，并将锐捷刀颁给绵愉，将讷库尼素光刀颁给僧格林沁，令他们即日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捕五

营、察哈尔部队、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东三盟蒙古劲旅，从北京南下，与胜保等人的部队前后夹击。僧格林沁出京后，增派亲王衔郡王载铨、内大臣璧昌负责北京巡防军务。

林凤祥还在向东推进，很快就抵达深州境内。咸丰接报，决定添派恭亲王奕訢办理巡防军务。

胜保进入直隶以后，开始对林凤祥紧追不舍。九月十一日，他探得林凤祥已经分兵北上，攻击安平、蠡县，以及距保定仅六十里的张登。林凤祥此举，显然意在牵制官军兵力。他的主力仍在深州一带，正在选择合适的进兵道路。他的东面和南面都是大河，难以渡过；北面水小，靠近饶阳，泥淖可行；西路无水，可通安平、祁州、深泽、无极等处。胜保认为，太平军主力可能向任一方向进兵，官军仍然需要四面围截。

咸丰接到军报，深知北京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给周边的驻军将领发出密旨，令他们从各地驻军中迅速挑选精壮官兵，操演纯熟，备齐武器弹药，听候谕旨，一经调拨，即刻起程来京。为了不致在民间造成惊惶，各地将领都要不动声色，暗中筹备。

林凤祥抵达深州以后，决定在此集结部队。胜保在晋州追到林凤祥的后卫部队，连忙分路攻击，太平军后卫也奔入深州城内。

江忠源战斗不止

且说太平军攻打南昌九十多天，后期并无大的举动。张芾腾出手来，在城内镇压倡议给太平军提供银子和粮食的造反分子，以及乘机抢掠的土匪。为了震慑城外的太平军，他令官军将十多门二三千斤的大炮分布在章江门和得胜门，紧对敌垒，昼夜轰击，击沉敌船二三十艘。

江忠源测度出地道的方位，令健卒向城外挖沟，引水灌入地道，将赖汉英所挖的地道废除。赖汉英对攻占南昌失去了信心。太平军在上一年未能攻克桂林和长沙，此后连克武昌、安庆、金陵三座省会城市，赖汉英本以为南昌能够轻易攻占，没想到碰上了一块硬骨头。杨秀清和石达开决定将他撤回大江，改攻长江上下游。

江忠源看出太平军已经丧失攻击意志，决定发起反攻，迫使敌人撤围。此时南昌城内的高官对局势看得很清楚，以现有兵力和设施，要想把这股太平军聚歼在南昌城外是不可能的，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保住南昌城了。

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官军右营分路攻扑敌营，太平军躲在营垒中射击。官军扑近墙根，抛掷火弹火罐，用火攻骚扰敌军。

张芾想把南昌守住，可谓殚精竭虑。据说这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见到了真君。这位真君是江西人祭祀的一位神仙，原本是凡人，名叫许逊，在山西的旌阳做过县令。传说他为江西省除掉了一条为害的蛟龙，江西人感激他，为他盖了万寿宫，一千多年来，祭祀不断。从巡抚到草民，每月朔望都会前往肃拜。张芾那天夜里梦到他，不足为怪。

奇怪的是，真君托梦来见张芾，是为了给他提供一批重型武器。

真君说："火药局的地下埋了几十门古炮，如果不把那些古炮起出，就打不过攻城的贼寇。"

第二天，张芾走进衙门，逢人便问埋炮的由来，可惜无人知晓。张芾还不死心，带着几名僚属翻阅地方志，书都翻遍了，也不见有此记载。

张芾说："究竟有没有，咱们去火药局挖一挖，不就知道了？"

他跟江忠源说了此事，后者也想查个究竟。两人率领一干兵丁到火药局挖掘。挖到六七尺深处，果然找到二十七门大炮。经查验，上面没有标记铸造年月。

一位幕僚说："年羹尧说过，旧炮难用，容易爆炸。从土中起出的旧炮更不好用。如果用这些旧炮抵抗长毛，必然坏事！"

张芾和江忠源瞪他一眼，没有言语。忽然得到这么多大炮，仿佛看到馅饼从天上掉下。大炮究竟能否发射，不试验一下怎么行？江忠源令人将古炮抬到城上发射，竟然没有一门炮炸裂。不过，其中的二十六门劲道不大，炮弹射出五六十步就落地了。有一门却很争气，每放一炮，轰隆不绝，射程远达沙井。

更奇怪的是，一般大炮发射多了，便会火烫，不能填装炮弹，此炮不然，即射即填，轰击了一昼夜，依然如故。

第二天夜晚，敌军向城内开炮轰击，江忠源下令开炮反击，敌炮顿时停止，官军乘势下城放火。那时正是三更时分，南风大作，大火烧得很旺，太平军纷纷上船，在鄱阳湖上扬帆而去。官军小有斩获，夺得十二艘战船和三门火炮，还有十三杆抬枪。

这时城头上发生了更神的事情，那门古炮在太平军撤退时自行炸

裂。

最离谱的是，太平军的俘虏中有人绘声绘色地描绘：炮弹射到太平军营内，能够横行逆转，每一炮都击伤了几百人，导致死尸枕藉，太平军因此折损了上万人。他们把赖汉英撤退的原因归因于官军大炮的轰击。

南昌坚守了九十五天，终于解围，张芾和他的那个梦，也算是做了贡献。太平军在撤离之前，小小地报复了一下。他们从指挥塔上看见张芾带着两个随从巡视城防，从服饰判断这是一个大官，便照准张芾开了一炮。张芾的前后两个随从都倒下了，张芾却安然无恙。

太平军撤退时，官军没有船队，无法顺流尾追，只得看着赖汉英撤走。太平军渡过鄱阳湖，进入长江，扬长而去。饶州的太平军已从都昌东渡，先一步出了湖口。

江忠源令戴文兰等人带领辰州兵、开化勇、新宁勇、广勇二千多人从陆路赶赴九江，力争绕到太平军前方，沿途截击，他自己与音德布随后起程跟追。推测太平军的走向，无非两处，一是出湖后向上游行驶，一是返回安徽和江苏。如果太平军上行，官军应于九江一带堵击；如果太平军下行，就进入了安徽和江苏战场。不论如何，江西已经卸下了重担，张芾和陈孚恩可以松一口气了。咸丰撤销了张芾革职留任的处分，给陈孚恩赏戴花翎，江忠源得到了二品顶戴。

可是皇上不喜欢张芾，还是找出了他的茬子。张芾一时冲动，向朝廷保荐守城有功人员二百多人。咸丰说："这个张芾，保得太滥！叫他把功劳最大的报几个上来就行了。"

张芾却上疏抗争，说他保荐的人都是舍生忘死为国尽忠的将士；这些人不分日夜在城头露天之下睡了三个多月，他是挑了又挑，选了又

选，只报了二百多人，不算多啊。如果不把他们稍微提拔一下，不足以鼓励人心。

咸丰见张芾不肯减少指标，有些不悦，令军机处拟旨，交部议处。军机大臣有人妒忌张芾的守土之功，在交给吏部讨论的上谕里，添上“实属执拗，有负委任”八个字。部务会议领会皇上的精神，得出结论：此人应得革职处分。

于是张芾费尽心机守住了南昌，还是被罢官了。此是后话。

且说张芾履行了守土之责，跟踪追击的任务却落在江忠源头上。太平军从水路撤走，江忠源却只能从陆路追击。可是长江下游陆路不通，江忠源莫可奈何，只能从陆路赶赴上游，再作决断。江忠源决定率领云南营和湖南营，以及湘乡勇和新宁勇，先去九江，然后赶赴田家镇，力争阻断太平军向上游攻击。若能找到船只，便可派部分部队从水路追赶。如果太平军顺流而下，便令戴文兰从九江雇船驶下，与他会合，从水路追入安徽境内，探明敌踪，相机作战。

江忠淑在南昌与江忠源告别。大哥见小弟身穿绸衣，不由眉头紧皱，伸手摸摸他的衣服，问道：“你穿的是绸子，从哪里得来的？”

江忠淑低着头说：“途中翻船，行李尽失，此衣是别人送的。”

江忠源训诫道：“你要回去了，我送给你几句话：孝以事亲，慈以教子，诚以应世，俭以保身。只要做到这几点，我就放心了。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江忠淑自幼与大哥相依为命，未曾分离，南昌一别，便成永诀。

失守田家镇

林凤祥从山西杀入直隶境内之时，太平军在长江沿岸策应他的行动。赖汉英从南昌撤围后，石达开主持西征战事，决定分兵两路：由石祥祯、韦志俊率军西进，直取武汉；胡以晃和曾天养率军固守安庆，保证天京至九江交通无阻，并经略安徽北部，策应林凤祥的北伐。赖汉英因围攻南昌不利，奉调返回天京，另行安排。

石祥祯奉到王命，立即率部西进，于八月二十八日攻克九江后，船队继续上行，攻入湖北。江忠源飞催张金甲等率部增援田家镇。第二天，江忠源与音德布带领一千九百人从陆路驰赴九江，以图克复此城。

江忠源于九月二日行抵马回岭，探悉敌船攻扑田家镇，当即留下戴文兰、李辅朝管带一千多名楚勇，驻扎九江城外的东林一带，以防太平军回攻南昌。他自己与音德布率一千多名云南兵和四川兵赶赴田家镇救援。他打算从武穴渡到江北，可是来到江边一看，太平军掌握了制江权，江面兵船往来不绝，官军无法抢渡。他决定绕到瑞昌，取道兴国州，前往田家镇。这一路必须翻山越岭，部队行军十分艰难。

石祥祯所部从九江水陆并进，驶至广济县的武穴，距田家镇仅四十多里。石祥祯下令暂停前进，似乎在给官军制造悬念，一边观察官军的动静。官军此时确实摸不准他们的意图，因为田家镇以北为黄州府的黄梅、广济、蕲州、蕲水各县，与下游的安庆府和六安州紧接，处处有路可通。太平军若分兵从陆路进攻，也可以直接控制田家镇上游。

太平军闯入了张亮基的防区，张亮基和左宗棠紧急商议，当即委派代理臬司唐树义等人率领二千兵力，驰赴蕲州、黄梅一带择要驻扎，并叫他们广发哨探，只要见到太平军，立即发兵迎击，同时兼顾田家镇江防，互为犄角。

石祥祯于八月三十日早晨等到了顺风，开始对田家镇进行试探性攻击，分派陆军从彭塘分扑官军的岸上营盘。防守此处的军事指挥官是道员徐丰玉和张汝瀛，以及总兵杨昌泗。他们已经做好了防守的部署。太平军水师沿岸行驶，噪呼索战，官军水陆各营仗着有墙栅遮蔽，有恃无恐，严阵以待。

太平军船队驶近时，遭到官军密集的炮火射击。官军炮兵测量射程，从容开炮，击沉敌船四艘，太平军纷纷落水。石祥祯的陆军扑到距离官军营垒百余丈处，官军越壕开枪，毙敌十人。太平军并不恋战，立即撤退。官军步兵乘胜压下，追出很远。

九月一日黎明，太平军主力船队上驶，开炮猛扑。徐丰玉等严令岸上各营准备，添兵接应。太平军兵分三路，每路约一千多人，傍岸登陆，绕扑田家镇。官军也分三路迎击。游击董玉龙身先士卒，冲入敌阵，毙敌几十名。杨昌泗也打得颇为主动，率部夹击。游击许连城率兵越壕射击，都司旷辅廷、参将骆永忠各率所部分途攻击，刺死执旗的太平军将领。官军此战打得有板有眼，又将敌军击退。各路官军乘胜掩杀，徐丰玉调水师顺风下击，直逼敌船，焚毁大船二艘，约毙敌七八十人。从冯家山渡江的太平军船队遭到炮击，指挥船被炮火击坏，其余船只簇拥指挥船撤退，全部乘风退去。

第二天，太平军船队上驶一段，停泊在距田家镇十五里的富池口，企图从南路袭攻半壁山后侧。石祥祯登峰遥望，看到官军陆营和水寨布置严密，下令撤退，另图再举。他令部下放出风声：等到东北风紧时，还要直闯田家镇。

九月三日早晨，石祥祯从富池口派出几百艘兵船，从湖路直抵兴国州。张亮基和左宗棠派出增援兴国的都司任大华尚未赶到。兴国距长江岸边六十余里，是由江西进入湖北的小路，湖汊密布，水陆可达通山。太平军船队从湖汊进至偏远的山地，既是为了征集米粮，也是为了牵制

官军兵力，使主力能够乘虚攻进田家镇。左宗棠曾告诫田家镇的守军："你们兵力不多，只能就近策应，不得分兵远处，致中奸计。"

左宗棠已经得到江忠源的通知，知道张金甲和马良勋正率领二千人从瑞昌和兴国一带赶赴田家镇，可以就近救援兴国。江忠源本人也在水陆并进，星夜向兴国推进。但左宗棠仍不放心，决定向兴国增兵。他令知府伍煜带领五百人，令都司周禄带领三百多人，会同任大华所部相机夹击。左宗棠相信，田家镇的官军兵力将会逐渐增多，北岸的蕲州和广济一带有唐树义的精兵扼险以待，田家镇可无后顾之忧。南岸兴国州一带有江忠源重兵前来，声势更壮。张亮基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又调劳光泰携带武昌新造的炮船十几艘前赴田家镇助战，官军似乎完全能够守住湖北的门户。

这时候，由于安庆再次失守，太平军船队闯入裕溪，情形紧急，咸丰发出谕旨，希望江忠源能够援救下游，会同李嘉端设法水陆防剿，使太平军不致扰及庐州。但是江忠源此刻身在路途，无法得知咸丰的圣意。

江忠源的队伍跋山涉水，郭嵩焘跟队行军，备感艰难。此刻他很想离开军旅，返回家乡，于是赋诗一首，抒发乡愁。九月四日，江忠源行至瑞昌，探知太平军已从富池口西进，袭破兴国，他五内焦灼，连连对郭嵩焘说："武昌堪忧了，不知左季高如何部署防御。"

郭嵩焘说："季高心思缜密，想必不会疏漏这一路。"

江忠源催促部队加快行军，第二天接到徐丰玉的来信，报告田家镇屡获胜仗，太平军未能闯过。张金甲的信使也带来了消息：张部已绕到兴国上游。江忠源舒了一口气，说："张金甲或许可以堵住逆贼北上武昌之路，只是——"

郭嵩焘见江忠源手里握着徐丰玉的信函，眉头仍然紧锁，问道："岷樵兄还有什么放心不下？"

"田家镇恐怕会有不测啊。"江忠源答道，"徐丰玉报告说，他们用战舰封锁了江面，但因兵力不足，没有在南岸的半壁山设防，已被逆贼占据。这是一个致命伤！"

江忠源当即向富池口一带派出探子，然后对郭嵩焘说："明早就能得到回报，那时再决定我们是进兵富池，还是绕道赶赴兴国。"

郭嵩焘说："逆贼主力船队已经驶到上游，留在九江的兵力不多，官军是否可以乘虚收复九江？"

江忠源道："依我之见，此时不必留兵驻守九江。逆贼贪图乘船的便利，不会改走陆路回攻南昌。我已派飞马送信给戴文兰和李辅朝，令他们率楚勇赶赴兴国增援，另调贵州兵赶赴九江驻扎。"

"如果兴国可以收复，田家镇又能堵住逆贼船队，岷樵兄打算怎么办？"

"那就设法制备木筏，横冲而下，九江无须攻打，自然克复。如果兴国已失，田家镇已破，我等便飞速赶赴武昌，力图守御。"

郭嵩焘点点头，说道："如此甚好。"

江忠源又说："此时印渠想已回到南昌，我已给他送信，请他星速起程，由建昌直赴兴国。那里去田家镇只有四十里，不必再走德安，以免绕道。"

第二天早晨，江忠源得知太平军仍在兴国，决定去兴国救援。山路崎岖，军马颠簸劳顿。一路上见不到居民，百姓都为躲避战祸而迁居

了。部队无处获得食物，只得挖掘薯芋为粮，一边进食，一边行军。士卒们又饿又累，坐下休息，不肯走了。江忠源只得下马，带头前行，一天走了几十里，没有休息。

兴国的太平军听说江忠源将到，不愿接仗，从富池口回到江面。江忠源抵达兴国后，令朱孙贻带兵入城安抚难民。

湖北的情况如此吃紧，咸丰尚不知情。他惦念着巢县与合肥的安危，最担心太平军从此处继续北进，接应攻打直隶的部队。他叫李嘉端和周天爵妥筹布置，令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带兵增援安徽，一定要将敌军截住。他还想叫戴文兰和李辅朝从九江乘船下驶，攻复安庆，援应庐州。这时他还不知道，周天爵已于九月五日在颍州行营病故。

但是，对于咸丰的这一切指令，江忠源暂未知悉，他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行止，调配附近的兵力。九月十二日下午，他带队赶到田家镇，赶紧察看情形，只见他所在的北岸扎有木筏，列有炮船，陆地上也有部队扎营防护；南岸的半壁山悬崖壁立，江流湍急，官军没有在此扎营。江忠源叹道："这是天险啊！我们既失先着，又失了地利！"

太平军从富池口绕上半壁山沿，抵达徐家山下，扎营数座，与官军夹江相持。此山为田家镇南岸的巨险，山体横插江中，控制着富池口的背面。江水在这里向南流淌，沿着山麓折向东方，水流湍急，无法行船，过路船只能靠北岸行驶。由于南岸空虚，太平军唾手而得。他们在上面的戚家山扎营，控制了南岸所有的险要阵地。

江忠源无可奈何，只得死马当做活马医。他立即去找徐丰玉，说："南岸为何不派兵驻守？"

徐丰玉道："回臬台大人，卑职在信上已经禀告，兵力不够啊。"

"伍煜和周禄还没赶到么？"

“尚未赶到。”

江忠源说：“我要派兵到南岸上游沙村一带扎营，另用木筏拦截逆贼船队。北岸营盘也要调整，移扎扼要之处，羊角山必须有部队把守。”

下午，江忠源下令开饭，忽然东南风大作。哨探来报：“逆贼船队逆水而上！”

江忠源问道：“船有多少？”

“回大人，逆船一千多艘，傍山扬帆直上。”

江忠源所带兵勇未能全数渡到江北，随行仅数百人，部署尚未来得及调整。他当即与徐丰玉、张汝瀛督率兵勇尽力设防。敌船已驶至徐家山下，傍靠陆营停泊，水陆两军互相声援。

江忠源赶赴水营，跳上木筏，指挥炮兵射击，竟夜不停。官军的所谓水营，就是用缆绳把巨筏固定在江畔，正对着南岸的半壁山；其上装载几十门火炮，以火力阻截太平军船队，岸边则有陆营护卫。太平军已在半壁山架起巨炮，对准巨筏下轰，炮声隆隆，炮子落地，密密麻麻，官军驻防部队承受不了这番痛击，多半溃逃。

江忠源叹息道：“田家镇已经难保，只要逆船两天不驶向上游，武昌或许还能保住。”于是写下一篇祷告文，向天痛哭宣读。也许是巧合吧，风势果然转向。

九月十三日黎明，风向又变成南风，而且更加强劲。石祥祯大喜，令船队从南岸扬帆上驶，又令陆军从羊角山下仰攻，围攻官军水营。徐丰玉和张汝瀛率部阻击，鏖战多时，同时阵亡，官军大溃。江忠源水陆兼顾，来往督战，亲随楚勇二十多人血战阵亡，仅存几人。

劳光泰带来了二十艘拖罟船，江忠源令他迎击太平军，可他一见太平军船队气势磅礴，便不由胆寒，竟至率部逃走。江忠源成了空头司令，无人听从他的命令。他见大势已去，急忙收集余部，几名亲兵拥着他驰赴广济。

第十三章　热浪腾腾

邓瑶《汝舟江君形状》：

江西围既解，忠烈（江忠源）虑贼窜据九江，谋间道往守，而九江先为贼据。时湖广总督设防田家镇遏贼上窜，急檄忠烈往援。忠烈即日就道，属君（江忠济）与刘公长佑留江西，遴拣兵勇继发。

倾轧与和谐

咸丰三年（1853）的夏季，长沙的闷热不下于号称火炉的南昌。对于曾国藩而言，官场的倾轧比自然界的热浪更加逼人，令他如热锅上的蚂蚁，痛苦不已。

且说罗泽南等人率援赣军离开长沙之后，曾国藩协助骆秉章调整好了湖南的防务，松了一口气，回到湘乡看望家人。他只在家待了几天，便回到长沙。此时接到江忠源的来信，说长江上下敌船自由往来，官军不敢过问；当务之急，只有制造和购置船炮，打击水上的敌军（见第十章）。郭嵩焘在江忠源幕中给曾国藩写信，也力主创办水师。咸丰发给各省督抚的圣旨，也屡次提到这个问题。他给骆秉章和曾国藩交代了一个重大的使命，叫他们募集民船，配带炮位，驶赴金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这道旨意给骆秉章提供了一个兴办水师的机会。但骆秉章是广东人，出于习惯思维，马上想到家乡的水军比湖南的民船强多了。其实后来的事实证明，广东水军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倒是湖南本地创立的湘军水师，尽管比较老土，在北上东进的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曾国藩与骆秉章接到圣旨以后，两人商议，认为民船恐难得力，奏请朝廷令广东海南岛的红单船从海路驶到上海的崇明入江口，进入长江下游，攻击金陵、扬州、镇江一带的太平军；同时从广东内江调派快蟹船和拖罟船，从广西梧州府溯漓水而上，经过斗门，驶入湘江，从湘江下游进入长江，便可收到上下夹击的功效。这两位湖南的大员商议的事情，就是清末建立长江水师的最早提案，但他们过于迷信沿海的水军，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咸丰皇帝跟着骆秉章的思维转，同意了他的提议，令广东妥为办理。紧接着，咸丰根据江忠源的提议，给骆秉章和四川总督裕瑞、湖广总督张亮基、湖北巡抚崇纶发出上谕，令四川、湖北、湖南三省仿照广东拖罟船式，立即雇觅工匠，制造一百多艘战船，每船约载兵五十名，限三个月内造好，投入使用。

为了造船顺利进行，咸丰命令两广总督叶名琛火速将船只式样发给四川和两湖参考，并准备好一千多门大炮装备战船。咸丰规定，四川省可在本省或在湖北宜昌一带制造，所需经费由裕瑞筹集。由于造船尚需时日，咸丰又令湖北和湖南两省继续购募船只。

江忠源、左宗棠、郭嵩焘这些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人才，和原本在位的几位朝廷重臣，看出了官军的缺陷，已经达成共识，呼吁朝廷早日创建一支强大的水师。但水师究竟如何形成，大家的提议各有千秋。骆秉章和其他督抚都没有认真地贯彻咸丰的旨意，唯有曾国藩在着意留心这件事情。

骆秉章此刻最关心的还是本省的治安。他得到报告，广东乐昌县的会党威胁湘南。骆秉章心想："老夫培植的王珍用得上了，这股贼匪正好撞在王珍的枪口上！"他庆幸自己早已令王珍所部留防郴州和桂阳州，如今正好用来对付这股外来的匪徒。他令王珍飞速赶往兴宁。

湖南自从派出兵力增援江西以后，湘南的剿匪重任主要由王珍承担。他此时驻军桂东，面对着复杂的敌情。广东乐昌的会党已北上到桂阳境内，江西泰和的会党攻击万安，向龙泉（遂川）推进，也威胁到桂阳的安全。

王珍兵力不多，只能援救一处。他召集军官开会，决定去何方增援。有人提议："龙泉距桂阳很近，何不先去增援龙泉，打掉江西的会党？回头再救桂阳，两不耽误。"

王珍回答："江西土匪刚刚受挫，必不会立刻去打龙泉，我军只要示形于江西，就能将之吓跑。广东土匪进入我省，郴州、宜章、兴宁、桂阳都会遭害，必须在他们得意时加以痛击！"

王珍把湘乡勇的旗帜分发给郴州团丁，令他们前往龙泉地界示威，自己率部向桂阳急行军。部队还未到达，乐昌会军已进扑兴宁，占据县城。王珍自负戈矛，赤足前进；七月二十九日黎明抵达兴宁，分设伏兵，搭梯爬上城墙，进入城内。会党惊起抵抗，火力很猛。巷战进行了一个多时辰，会党忽然分头出城。

王珍说："敌军佯败，不可轻视！"连忙派兵袭击敌后。敌军果然掉头而来，王珍命令伏兵出击，两头夹攻。会军不支，余部一百多人逃走。此仗毙敌二百多名，生擒五十四名。曾国藩听到警报，急忙派兵增援，援兵到时，战事已平。

骆秉章两次上疏奏报王珍的战功，得旨以知县即选，并可升用为直隶州同知，赏戴蓝翎。

王珍此战对曾国藩也颇为有利。他借着骆秉章大办团练的春风，又凭着乡勇部队四处剿匪、缉捕罪犯的威势，再次把手伸向了湖南的军界。他陆续向咸丰保荐湖南的人才，参与了湖南的人事组织管理。由于他插手面太宽，侵犯了别人的领地，尽管骆秉章并无明显的不满，但湖南的文武官场仍然不免对曾大人心怀怨恨。

骆秉章以他的儒雅和宽容，可以把文官们的怨气冲淡，但武官们的火气却不是他能剿灭的。由于上层的龃龉，湖南营兵与湘乡勇屡屡发生冲突。

天气一天比一天闷热，湖南兵勇的冲突也跟着达到白热化。七月十三日，提督鲍起豹的标兵与湘乡勇械斗。曾国藩知道问题的根子在自己

身上，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委曲求全，没有责罚标兵，只将湘乡勇棍责一通。

八月四日，塔齐布管带的辰州勇查获永顺协的镇筸兵赌博，将其抓捕，导致镇筸兵与辰州勇械斗。镇筸兵触犯了军法，还敢向执法的宪兵反扑，显然有提督在后面撑腰。塔齐布如今已是曾国藩的人，鲍起豹认为他背叛了自己，故意整一整他，给曾国藩一点颜色看，也不怕做得过火。

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有意于息事宁人，知会鲍起豹，请他按军法惩处肇事者。鲍起豹索性撕破脸皮，不予理睬。镇筸兵更加得意，于八月六日夜晚掌号执仗，来到参将衙门，要加害塔齐布。塔齐布躲在菜圃草中，得以幸免。镇筸兵没有得手，为了解气，将他的居室捣毁。他们的气还没出够，来到又一村，要找塔齐布的后台老板曾国藩闹事。这里是巡抚衙门，曾国藩就住在旁边的射圃。镇筸兵闯进门内，眼看就要动粗。骆秉章见镇筸兵闹得太不像话，只得出来干预，饬令营兵散去，才算控制了局面。

曾国藩的僚属说："涤公何不参劾鲍起豹治军无方？"

曾国藩回答："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乱，反而拿一些琐事上渎君父之听，曾某于心不安啊。"

曾国藩不想告御状，显然是担心皇上认为他无能，处理不好各方面的关系。但他又惹不起骄横不可一世的镇筸兵。他想，我早在今年二月份就曾奏请移驻衡州或宝庆，就近剿办土匪，现在何不以此为借口，迁往衡州去避一避？于是他找到骆秉章，请调塔齐布率领宝庆勇、辰州勇八百人，加上巡抚标兵，移驻醴陵；请调邹寿璋率领湘乡勇驻扎浏阳，以防江西之敌；请调储玫躬所领湘乡勇一营前往郴州驻扎，以防土匪；请调曾国葆率湘乡勇移驻衡州。

骆秉章说："我刚接到江西战报，泰和土匪遭到刘长佑打击，从莲花厅东进本省，抵达茶陵州境内。依我之见，索性派塔齐布前去剿匪，也好让他暂离是非之地，涤公以为如何？"

曾国藩道："如此甚好。"

骆秉章又道："另派王葆生、周金城和王珍等部前往，可保无虞。"

塔齐布及王珍等部团勇抵达茶陵后，迭获大胜。会军随即分兵进入安仁、酃县、桂东、兴宁等县，官军分头追击，不到十天，便已肃清。

八月十一日，骆秉章奉到上谕：补授湖南巡抚。这道圣旨，反映了咸丰对骆秉章前段工作的肯定。两天后，曾国藩向咸丰奏报：湖南衡州、永州、郴州、桂阳州各地是匪徒聚集之区，数月以来，他们聚众为乱，巨案迭出。他决定立即移驻衡州，就近调遣征剿兵力。

曾国藩不等上谕批复，第二天就从长沙起行，绕道湘乡，抵家省亲，八月二十七日抵达衡州府。这时他接到王珍的来信，请求他准许自己回家问学。原来王珍在兴宁大办团练，为当地建立了自卫武装。他见国家大局日益艰难，自己位卑权轻，无力扭转大局，打算告病回家，读书学习。他后悔过早地踏上仕途，耗尽了心力，却仍然滞留于基层。他想给自己充电，希望将来能有一番大成就。

曾国藩回信，劝王珍不要突然离开营伍，令众人失望。正在此时，王珍突然听说罗泽南的湘乡勇在南昌城下失利，友人谢邦翰、罗信东、易良幹、罗镇南阵亡。这个事件激发了王珍的斗志，他仰天哭泣道："我们一起出山，期望与同志一起共灭此贼。如今你们都死了，我怎么还好意思回家？"

王珍决定去江西复仇。他上书骆秉章，陈述郴州和桂阳州剿匪善后的四大策略，请求离开湘南，回家增募湘乡勇增援江西，以雪耻辱。他

又给家乡写信，约乡人入伍杀敌。

曾国藩也接到王珍从郴州的来信，说他听到援赣军四名营官阵亡的消息，打算回湘乡增募乡勇，前往江西剿敌，以抒公愤而复私仇。曾国藩见此信词气慷慨，为其打动，同意王珍的想法。他给王珍回信，请他来衡州面商。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在复信中写道：如今最大的弊端在于兵勇不和，败不相救。而其不和之故，由于征调之时，彼处数百，此处数十，东抽西拨，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知。地势乖隔，劳逸不均，彼营出队，而此营袖手旁观，或哆口而笑，要用这样的部队来平定逆贼，怎么能够办到！如今若要革除陋习，必须万众一心。我打算增募几千名乡勇，与援赣各营合成一军，交给江忠源统领，用于扫平逆贼。

从这两次通信看来，曾国藩与王珍对彼此颇有诚意，有可能握手言欢。但究竟有无可能达成完全的一致，还要看以后事态的发展。

王珍的知己

且说太平军占领田家镇之后，江忠源北撤广济，太平军继续攻击上游。这时张亮基奉旨调任山东巡抚，咸丰任命吴文镕为湖广总督。

左宗棠趁此机会向张亮基辞职。这一次，他是真的灰心了，去意已决，无论张亮基如何劝说，他也不肯继续奉陪。

“张制军，朝廷把你调来调去，宗棠跟着你跑，劳累难堪，却难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所建言的几个方略，都未蒙朝廷采纳。我还是归隐山野，继续做我的湘上农人吧。”

张亮基的另一位幕僚王柏心，家乡就在湖北监利，也跟左宗棠一起辞归。张亮基长叹一声，只得听从其便。左宗棠归心似箭，九月四日登船离开武昌。船过监利，王柏心盛情邀请，左宗棠却之不恭，便在王氏“莲园”短暂停留。他在这里阅览了王柏心的几十种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的著录，颇受启发。

王柏心为左宗棠无法得到发挥才干的大舞台而叹息，赋诗一首：

> 吾子天下才，文武足倚仗。谈笑安楚疆，借箸无与让。建策扼梁山，事寝默惆怅。复议造戈船，进破万里浪。鄂渚临建康，拊扼等背吭。从此下神兵，势出九天上。赞画子当行，麾扇坐乘舫。

诗中谈到左宗棠建议派兵分扼东西梁山，未被清廷采纳，致使太平军得以溯江而上江西与安徽。而造船争夺长江险要的建议，由于张亮基调任，湖北未能完成造船大业。（这个计划直到曾国藩稍后在衡州创立水师，才得以在湖南实现。左宗棠对此给予了全力的支持。）

左宗棠离开武昌后，太平军迅速地攻占田家镇，接着上攻黄州和汉

阳，北扰德安，南下江西的兴国，湖南岳州戒严。骆秉章写信到衡阳，与曾国藩谋划防堵之策。曾国藩得知茶陵和安仁已经平定，将塔齐布等军火速调到长沙，并调援赣的湘乡勇一同回援。

这时朝廷已经得知武昌将有危险，咸丰令湖南伸出援手。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和骆秉章奉到上谕：

> 长江上游，武昌最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著骆秉章、曾国藩选派兵勇，并酌拨炮船，派委得力镇将驰赴下游，与吴文镕等会合剿办，力遏贼冲，毋稍延误。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会试座师。九月初，他从贵州前往湖北上任，途经长沙，小住几天，写信给曾国藩，邀他到长沙一见。曾国藩由于军务缠身，未能赴约，吴文镕见不到这位学生，只好星驰赴任。

此时王珍已会同塔齐布镇压了茶陵的会党，来到衡州拜访曾国藩。王珍与曾国藩此时有太多共同的语言，两人就增募乡勇一事达成共识。

曾国藩说："江西现有新宁勇二千名，湘乡勇二千名，彼此十分团结。只是援赣的湖南乡勇总计才有四千人，兵力远远不够，而敌军动辄出动几万人，我真担心江忠源、朱孙贻和罗泽南无法保全自己。我看这样，你我共同努力，将湖南的乡勇充实为一万人。我们再训练六千乡勇，与江西的四千人合成一万之数，都交给江忠源和朱孙贻统领。"

曾国藩一番话，说得王珍热血沸腾，当即表态："如果让我招募三千名勇丁，必能将粤匪扫荡！"

曾国藩写信给骆秉章，信中写道：王璞山有此大志，我们何不成全他呢？

骆秉章复信：请他到省城面商。

王珍应邀来到长沙，向骆秉章汇报了增募湘乡勇的设想。骆巡抚正因太平军攻打湖北，深感长沙必须增强防御，当下正式令王珍回乡增招兵员，带来长沙布防。王珍赶回湘乡，增募三千名湘乡勇。仓卒之间募集的兵力，十天内就教练成军，全靠昼夜操劳，呕心沥血。

新军练成之后，王珍偕同吴坤修来到长沙，参见骆秉章，要求先发给粮款二万两银子，硝磺费一万两银子。他还说，湘乡招勇三千，必能不负所望。

湘乡话实在难懂，何况骆秉章是广东人，更是如听鸟语。他见王珍的嘴一张一合，表情慷慨激昂，却不知他说些什么，两眼呆呆地看着他。

王珍见骆秉章没听明白，便说："湘乡话难听懂，吴坤修代替我说吧。"

吴坤修把王珍的原话用官话说出，骆秉章听明白了，表态说："暂且招募二千人吧，经费实在紧张啊。将来觉得还不够用，可以再招嘛。"

当即吩咐师爷发给王珍公文，令后勤局发放口粮及硝磺等项费用。王珍大喜，拜谢过后，跟吴坤修一起返回湘乡。

骆秉章刚刚打发了王珍，就听说曾国藩写信给老师吴文镕，极言王珍是个干才。没几天，吴总督就发来公文，咨调王珍招募的三千名勇丁前往湖北。于是，骆秉章给王珍下文，令他招足三千人。

没过几天，吴坤修来到长沙求见巡抚，说道："王璞山回乡招勇，出入鸣锣摆执事，乡人皆为侧目。其人如此张扬，实不可用。"

骆巡抚说："他被保举了同知，初次回家乡，不过是想荣耀一下。

我们广东的新科举人回乡也是这样嘛。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吴坤修无言以对。但他第二天又来求见巡抚，还是来说王珍的坏话。他说：“王璞山招的那些勇丁，多是流氓地痞，又不发口粮，连夜在县城偷窃，赖县令不胜其苦，却不敢言，将来带部队来到省城，难免骚扰。”

骆秉章说：“你同王璞山回湘乡招勇，又是死党，为什么不规谏一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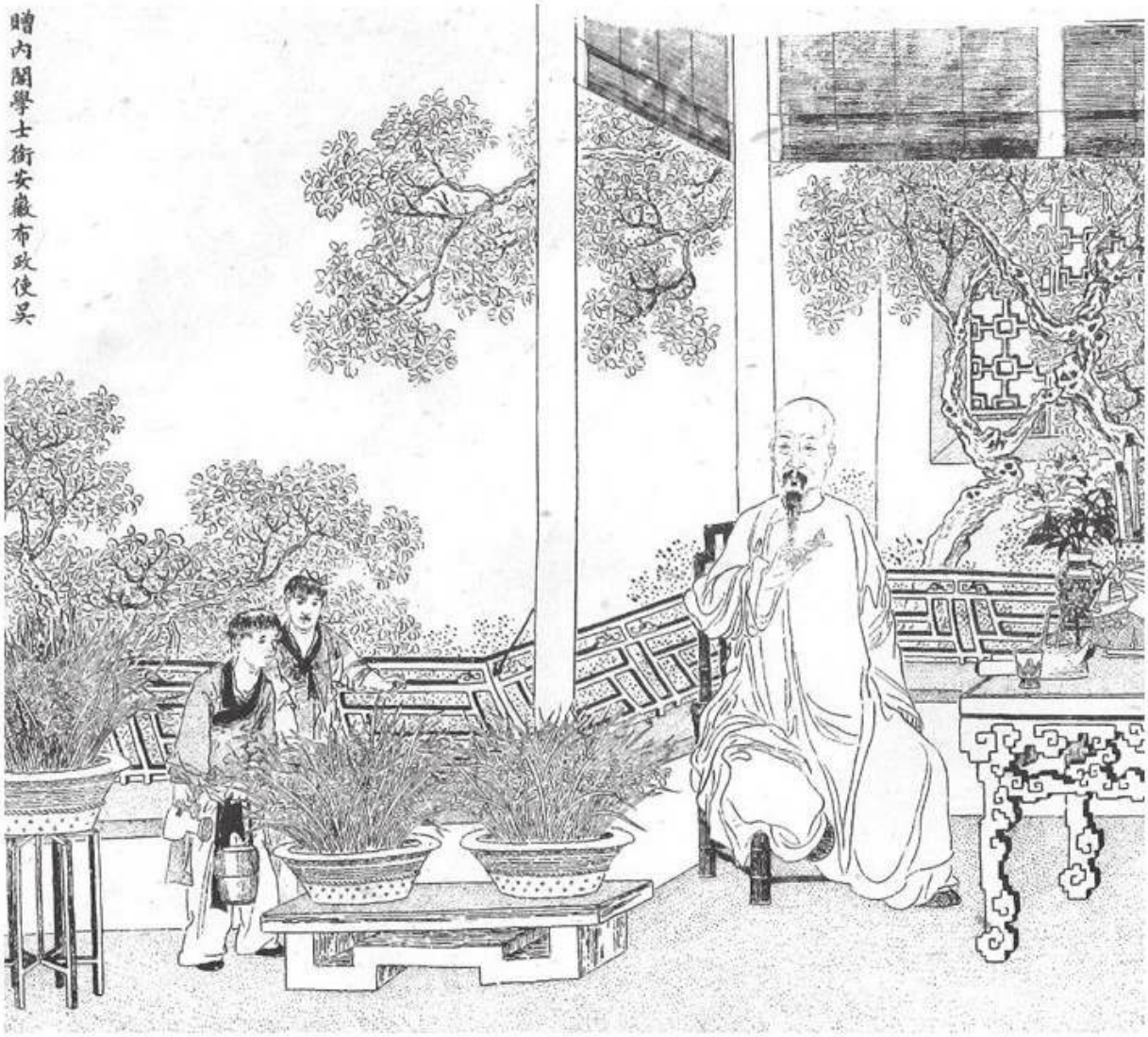
吴坤修道：“他凡事不要我插手，所以很难进言啊。”

骆秉章逼问道：“他一切都不交给你管理，所以你才说他坏话？”

吴坤修见骆秉章这里讲不进油盐，便告辞而去，到衡州找曾国藩告状去了。果然，两旬之间，吴文镕就有公文送到，大意是：王璞山所部恐怕靠不住，叫他不必来湖北了。

事情很明显，吴坤修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又影响了吴文镕，致使总督大人出尔反尔。即便贤明如曾国藩，也架不住有人挑拨，对王珍产生误解。可是王珍不知内情，没过几天，就带着部队来到长沙。骆秉章却有容人的雅量，向他出示总督署的公文，好言说道：“璞山老弟，湖北不要你的部队，你就留在湖南。不过湖南要不了三千人，你把部队裁掉六百人，只留二千四百人，裁掉的六百人留作长夫。这些人必得天天训练，以备总督大人调遣。”

骆秉章是王珍的第一个知己，如果没有这个广东老人为他撑腰，恐怕他很难有出头之日。



江西新建人吴坤修加入湘军后，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他在1856年倾尽家资为湘军提供军饷，还劝族中富人出银出米，又筹到四万两银子解送省城，收集平江溃勇。此图系清朝吴友如绘画。

武昌城内的风波

田家镇的失利，也许是江忠源生平的第一个败仗。在这一仗里，徐丰玉和张汝瀛战死，江忠源捡了一条性命，上疏自劾，替人受过。清廷下诏，将他降四级留任。

且说江忠源来到广济，见到按察使唐树义。这位年届六十的前辈毫无架子，当即表示："所部兵马愿听江大人调遣。"江忠源计算兵力，他带来的楚勇不到一百人；四川勇和云南勇只有几百人，加上几百名开化勇和广勇，合计只有一千多人。他在广济收集张汝瀛和徐丰玉的溃军，与唐树义所部合并，也只有四千多人。

尽管兵力不多，江唐二人还是急谋合兵赴援武昌。这时李辅朝的楚勇尚在长江南岸与兴国一带，江面二十多里都是敌船分布，无从飞渡。江忠源当即决定，与唐树义这四千多人，会同音德布从小路驰赴武昌，一面飞令未到的部队从长江南岸直接赶赴省城。

武昌城内如今已是人心惶惶。吴文镕于九月十五日来到武昌接印，巡抚崇纶第二天到总督署拜访，说道："中堂大人，现在城内居民迁避一空，势难坚守，不如扎营城外，尚可一战。"

崇纶这番话，听不出什么道理，吴文镕不以为然。他想，部队在城内不可守，难道调到城外就能守了？他本想发作，但转念一想：我到任还只有两天，对城内情况还不熟悉，不好固执己见。于是说道："崇大人的意思，可向朝廷奏报，吴某愿意联衔拜发奏折。"

随后，为了稳定军心，他对僚属们说道："如果十天半月之后，各处援兵赶到，有了制胜的把握，我们当然可以出城扎营。如果三五天内援兵未到，而敌船已至，大家还是要闭城坚守，不得因为有此奏报，就

弃城不顾了。”

没想到，崇纶不等朝廷批复，已经做好了出城的打算。九月十八日深夜，太平军的船队驶到离城不过三十里处。吴文镕赶紧派人去请崇纶和文武官员来总督署商议守城之计，可是他等到天明，不见一人到来。吴文镕骑马驰往巡抚衙门，中途听说崇纶正在布置文武官员出城扎营。吴文镕大吃一惊，快马加鞭，赶到崇纶的衙门，把他拦住，坚决地说道：“现在唯有闭城坚守，决不允许出城扎营！”

崇纶嚷道：“空城一座，守它何用？我知道，总督大人只求一死，博取美名，怎不想一想，国家屡丧大臣，还成何体统？”

崇纶此言一出，一些官员也在一旁帮腔。吴文镕此时恍然大悟，原来崇纶坚持出城扎营，是要找机会逃跑，保全自己的性命。皇上追究下来，他就会说自己本来就在城外，武昌失陷与他无关。

吴文镕当下抽出佩刀，说道：“现在情势危急，我等身为朝廷重臣，一方大吏，只能与此城共存亡，谁敢不从，本督先手刃此人！”

崇纶和众官见总督拔刀相向，不敢争辩。吴文镕主持部署防御，决定登城坚守。崇纶对吴文镕怀恨在心，虽然身在城楼，但凡事都跟总督过不去。

吴文镕手下的守军不过二千人，巡抚又不跟他同心同德，他感到左右为难。正在犯愁的时候，只见城外开来一支队伍，通过询问，原来是刘长佑率楚勇从南昌赶来。吴文镕大喜，连忙下令大开城门，将刘长佑迎入城内。

原来，刘长佑在南昌接到江忠源从九江发出的命令后，立即率部起程。路上听说官军在田家镇战败，担心太平军挺进上游，连忙从德化取道义宁和兴国，赶到武昌城中。吴文镕得此劲旅守城，心中大慰。

此时田家镇失守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咸丰知道武昌危在旦夕。但他知道，江忠源、唐树义和音德布正在赶赴武昌，吴文镕不久也将到任，武昌军民想必能够渡过难关。他最担心的仍然是庐州的安危，因为庐州接近颍州和亳州，太平军只要攻下此城，便会从这里北上，增援已经打到北京附近的林凤祥。安徽的危局，他只能指望江忠源去解救。于是，他再次谕令江忠源绕道前往安徽救急。他把武昌的防御交给张亮基，叫他在交卸之前，与崇纶和唐树义一起，赶紧设法堵截太平军船队溯流而上，扼守道士洑和蕲州等处。

江忠源这时依然不知皇上的意图，只能再次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他没有前往安徽，而是从广济向武昌进发。行军路上，郭嵩焘疲饿交加，十分狼狈。郭嵩焘骑在马上，江忠源在一旁步行，叹息说："都怪这乱世啊，让吾辈读书人如此困窘！"

郭嵩焘脸上红了一红，说道："岷樵兄与士卒同甘共苦，郭某佩服！可惜郭某办不到，真是惭愧啊！真想快一点赶到武昌，我就南下回家，歇息一阵。"

江忠源说："筠仙高义，增援南昌，为我吃苦了。"

郭嵩焘又道："岷樵说的哪里话！你我同为书生，我却吃不了这份苦。我有一事不解，你是如何深通兵法的？我听说，每当大敌当前，你总是骑在马上，观察山川形势，见到坡岭重重的地形，就举起马鞭，对部将指点说：'在这里埋伏一支部队，等到我杀到那里时，你就出兵接应。'"

江忠源自豪地笑道："忠源的确读过几本兵书，颇能心领神会。"

徐以祥在一旁插嘴："江公用兵如神！有一次，眼前是一片平地，但是田畴交错，他留下几名骑兵，埋伏在阡陌之间。开战之时，我军与

逆贼相持，情势危急，江公令伏兵突出，大获全胜。”

郭嵩焘问道：“岷樵，当时你为什么要在那里安排伏兵呢？”

江忠源道：“我也说不出所以然，全凭直觉布阵罢了。”

江忠源一行行军之时，太平军已从水陆两路长驱西进，攻占黄州，斩杀知府金云门。九月十八日，太平军攻占汉阳，分为两股，一股攻打嘉鱼的牌洲，一股攻击蔡店，向德安推进。他们的水师有二千多艘船只湾泊江面，开始围攻武昌。江忠源失去了跟武昌的联系。

江忠源于九月二十一日抵达黄陂，打算找船走捷径渡江。他通知安襄郧荆道罗遵殿招募襄阳义勇，与他的部队声势联络，如果敌军窥伺襄樊，他便从德安驰赴上游堵剿。

此时江忠源已奉到前次的上谕，他必须奏报自己未去安徽的理由。他称田家镇溃散之兵亟须召集抚绥，而敌船上驶，武昌十分吃紧，守城兵力又很单薄，敌军北可驶达襄阳，西可驶抵荆州，这两处都是北上要道，所以他与其单骑赶赴安徽，不如会兵援救武昌，还可以照顾襄樊北路。

江忠源拜发奏疏之后，准备立即领兵驰赴汉阳，以图收复。此时他探得敌军盘踞汉阳，敌船从汉水上驶，有向西北面推进之势。接着，青麟送来情报说：敌军从涢口和云梦水陆进攻德安。江忠源认为，当务之急是阻挡太平军北进之路，而暂时不能顾及汉口。他探得太平军从武口分兵向黄陂袭来，便拨兵五百名留防黄陂，将所余一千人派杨昌泗管带，星夜驰赴德安，江忠源随后策应。

九月二十四日，一名信使追上江忠源，交给他一封厚厚的信札。江忠源拆开一看，原来是曾国藩在八月二十三日从衡州寄来的信函，同信还寄来了曾国藩与王珍往来的信札。曾王二人一致认为，朝廷的正规军

已经失去效力了，只能依靠乡勇。

这些信札所议的事情，说到了江忠源的心坎上。曾国藩通知江忠源：他和王珍打算增募六千名乡勇，作为消灭太平军的工具。曾国藩还说，他打算把这六千新勇派来支援江忠源。看起来，曾国藩和王珍决心大干一场。曾王的通信是这二人在合作蜜月期的心迹表白，字里行间，江忠源看出王珍也是个血性汉子，令他神往。

江忠源读完这些信札，一阵激动，连忙撰写奏章，请调王珍来营。他希望曾国藩多备船筏，配带炮位，从洞庭湖驶下长江，一路攻击前进。

郭嵩焘见江忠源意气风发，颇为羡慕，但他本人不愿再随军前进。九月二十六日，他与江忠源分手，打道返回湖南湘阴。江忠源派几名士卒一路护送。两人分别后，江忠源“惘惘如有所失”。

第十四章　危如累卵

野史：咸丰的最后选择

李开芳的部队打到京城周边，胜保和僧格林沁出尽了洋相，动用满洲精锐，旷日持久，剿不尽太平军的北伐部队，而太平军的主力已在长江流域打得满人将帅没有还手之力。咸丰皇帝实在没有办法了，抓住湘军这根救命稻草，重用了曾国藩。

天津的民兵

咸丰三年（1853）九月份的中下旬，太平军的西征部队和北伐部队几乎同时在进行最令咸丰头疼的攻击。在石祥祯攻占汉口两天后，即九月二十日夜间，林凤祥的部队休整完毕，决定赶在官军对深州合围前突出，全军从深州东南面撤出。四天后，林凤祥的部队出现在深州东北方向的交河、献县境内，距离河间只有五六十里，桂良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由于官军防御空虚，林凤祥继续向东北方推进，几天后抵达沧州，继续北上青县。他们在这一天抢到船只，走运河北上天津。

胜保于九月二十七日抵达静海县境内，追上了林凤祥的主力。胜保马不停蹄，立即集结部队投入战斗，但是林凤祥已经攻入静海城，躲进城内防守。

第二天上午九点，林凤祥的前锋已经兵临天津城下，离城只有十里。中午分路直扑天津，用枪炮射击。

天津守军主要是民兵，这支民兵的建设者有官员也有绅士。太平军北上的消息早在春天就传遍了天津；到了秋天，太平军越来越近，天津市民大为惊恐。林凤祥攻入直隶以后，天津的防卫迫在眉睫。长芦盐运使杨霈在天津制枪五百杆，招募壮丁，在衙门教演，号称“芦团”。

咸丰也派了一个前任浙江巡抚梁宝常，协同天津地方官办理团练。杨、梁二人设立了二十八个义民局，每局组织五六十名民兵，按期训练。

这时天津人当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一个名叫张锦文的本地人倡

议捐款，给民兵提供经费，并向文谦提出防守方案。文谦对张锦文的方案非常满意，给了他一支令箭，让他筹备布防。张锦文自己训练三千民兵，号称“铺勇”。

芦团和铺勇，是天津官绅为了对付太平军组建的两支民兵部队。驻防天津的正规军连年征调到外地作战，城内只剩下这两支民兵。而二十八局的民兵又散布各处，全县总计只有几千民兵，守城的部队为数不多。

张锦文于九月二十六日侦知敌军进入沧州境内，连夜参见天津知县谢子澄，捐献票钱四千缗，作为招募民兵的费用。他说：“逆贼气势嚣张，必须打掉他们的锐气！”

谢子澄说：“天津地势平衍，无险可守，你有什么想法？”

张锦文说：“只要大人下令，在下可以招募民工万人，在小稍直口挖掘长壕，用草席裹土，做成盐包的样子，叠成炮台，安置六座炮盘，或可抵御逆贼。”

谢子澄道：“张先生如此热心，就烦劳你去照办吧。”

天津人第二天就开始修筑工事，到了九月二十八日，工事已经造好。张锦文来到县衙报告，谢子澄又问他：“昨夜狱犯喧哗，恐怕生变，如何是好？”

张锦文道：“不如把那些够不上死罪的挑出来，动员他们杀敌赎罪。”

谢子澄喜上眉梢，“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妨一试。”

谢知县命令衙役依计而行。回民刘继德刚刚出狱，振臂一呼，召集

了回民一千多人，率队赶赴教场听令。张锦文手头上刚刚预领了盐税的二万两银子，全部换成铜钱，分写小票，给民兵发粮。官绅开会，讨论由谁来任司令，谢子澄自告奋勇，穿上短后衣，持枪上马，率领民兵来到城西小园驻扎。

本县还有个名叫贾庆堂的热心人，曾向官府献策。他说，太平军可能在水浅处偷渡，村民中有一些猎人，专打水鸟，擅使排枪。他们把枪搁在小船上，用草席覆盖，推到水中行走，发现目标，开枪射击，百发百中，人们称之为“雁户”。如果官府招募雁户，设下埋伏，便可防备不测。官绅们认为此计甚好，仓卒招募五百名雁户民兵，当天就派贾庆堂率领，前往稍直口东南面埋伏。

谢子澄当上司令的这一天，天津防卫战打响了。中午时分，太平军蜂拥而来。谢子澄率部迎战，芦团用抬枪射击，几万县民持械相助，汇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太平军将领是个小秃子，矫健绝伦，军中称为“开山王”。他手执黄旗，左右指挥，迅奋剽疾。官军的火枪打不中他，打上面，他就伏倒；打下面，他就猱腾；枪一停，他就随烟而进。一名大沽老说：“这家伙狡猾，非巧取不可。”守军用两支枪上下交击，小秃子防不胜防，顿时就被击毙。

太平军失去将领，并不后退，冲到民兵设伏处呼喊渡船。雁户民兵口里答应着，推船前行，距太平军只有几步远时，号锣一响，排枪射击，太平军相继倒地，都以为碰到了水雷。太平军遭此偷袭，斗志全无，全军溃退。一些太平军乘坐二十多艘船向下西河而去。这时已到深夜，守军也未追击。

虽然天津民兵善战，若无天时地利，这一仗也难打胜。太平军进军神速，但被水阻挡，绕道东边，晚了一天，民兵得以在稍直口设防。加

上分叉小路都被淹没，太平军能走的路只有一条。民兵全力设防一路，所以一战斩杀五百多人，官军和民兵无一负伤。从此小稍直口改名“得胜口”，以表彰战功。当时太平军后面若有一支官军夹击，或许能将太平军一鼓歼灭。但是胜保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而守军兵力不够，不敢远追，太平军逃到杨柳青，然后回奔静海。

善禄和西凌阿在天津开战的这一天才赶到静海。胜保令他们在东南面进攻，胜保从西南面攻击，太平军出城迎敌之后，仍旧退回城内。

十月一日清晨，太平军从静海南运河的东岸蜂拥而出，西凌阿和善禄列队堵击。胜保担心他们兵力不够，从西岸策马渡河，亲自督阵。太平军又从南门出动七八千人，胜保一面挥军抵敌，一面飞调西岸德州兵和西宁兵渡河接应，鏖战两时之久，统计杀敌一千多名，夺获马匹无数。

林凤祥的一系列快速进军，令咸丰目瞪口呆。他早已谕令胜保飞调各路官兵迎击，可是根据接到的奏报，胜保只知太平军越过青县，却未知前锋已达天津，可见太平军是分路狂奔，而官军却只能尾随其后。咸丰怒道：“贼众既能分头窜进，为什么官军不能分兵？西凌阿和善禄本来在胜保前面追贼，为什么反而落到了胜保后面？近畿剿捕，何等紧要，难道还像偏远省份一样，指望能够掩饰？先将西凌阿、善禄摘去顶戴，拔去花翎，以示薄惩。若再借口拖延，必以军法从事！”

天津的民兵挡住了太平军，咸丰有了很深的印象。他希望各地都能像湖南、河南与天津一样，组建比正规军更为得力的民兵部队。但他眼下还得寄希望于胜保的官军主力。

秋风并不凉爽

进入十月以后，天气虽已转凉，咸丰心中却如火烧火燎。广西的逆贼已经打到家门口，庐州受到威胁，而武昌兵力单薄，频频告急，金陵、扬州那边，向荣和琦善毫无进展。十月三日，他命军机大臣传谕骆秉章和曾国藩：现在台涌所带官兵及已经咨调的江西官兵，未知何日才能赶到武昌？曾国藩团练的乡勇必须再次出省作战，驰赴湖北。所需的军饷，由骆秉章负责筹拨供给。

第二天，吕贤基和李嘉端的一份奏疏呈到咸丰手上，报告集贤关于九月二十四日失守，官军已北撤到练潭。咸丰原来想依靠江忠源救援安徽，但江忠源既已到了武昌附近，还是让他先救武昌为好。庐州这边，他只好从金陵调兵救援了。于是，他谕令瞿腾龙带兵星夜起程驰赴安徽。

刚刚口授了上谕，湖北学政青麟从德安发来的奏报到了。青麟报告，田家镇战败是因劳光泰带领潮勇倒戈相向，击溃了官军。太平军主力已于九月十八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而德安只有守军二百多人，万分危急。

咸丰此时意识到江忠源留在湖北确有必要，当即颁发上谕，批准他不去安徽。上谕写道：

> 已有旨暂留汝在湖北剿贼，兹览汝奏，适相符合。武汉最为紧急，设法分路剿洗，兼杜北窜，亦应防其西窜。该逆匪即时北窜患虽速，尚易为力，若任其扰及秦蜀，则大事无了局矣。

但是湖北战场显然需要更多的劲旅，他再次催促曾国藩带领船炮驶赴下游，策应武昌，又令张芾派夏廷樾救援武昌。咸丰给骆秉章和曾国

藩的上谕写道：

> 着曾国藩将选募拟赴江西的楚勇六千名迅即酌配炮械，筹雇船只，由该侍郎督带，驶出洞庭湖，由大江迎头截剿，江面贼船肃清，不特两楚门户藉可保卫，并可杜贼纷窜豫省及秦蜀之路，想曾国藩与江忠源必能统筹全局也。所需军饷仍着骆秉章迅即设法筹备。

此刻对咸丰威胁最大的是林凤祥。此敌一天不被围困，他就饮食不思，难以入寝。两天之后，他看到胜保从静海发来的捷报，得知胜保大军已在静海与太平军相持，林凤祥的进军好歹被遏止了，他才舒了一口气。咸丰不失时机，令内阁赏还西凌阿和善禄的顶戴花翎，希望这两员大将协助胜保围歼林凤祥。

第二天胜保又有奏报到京，咸丰得知他三天前已从静海乘船绕过下西河，连夜兼程前进，十月五日早晨抵达天津。奕纪带兵一千八百名先期已到。林凤祥在静海被创，企图困守，悄悄分兵盘踞独流镇和杨柳青一带，并在独流镇的两岸修筑木城，以防官军攻击。林凤祥已知道官军在南，企图乘机窥伺天津，并有可能刨堤北进京城。

这个消息令咸丰感到脊骨一阵阵发凉。林凤祥分兵三处，可攻天津，也可直捣北京。

劲敌犹在，甚至可能马上杀进京城。他连忙谕令僧格林沁传旨飞催多尔济、那木凯、达洪阿带兵前赴天津。他再次呼吁这些臣子“激发天良”，在敌军北面构筑强大的防线，不得再有迟延。

这时，官军已在各条战线上陷入危机，纷纷向咸丰告急，犹如雪上加霜。李嘉端已被咸丰撤职，但他还守在岗位上。他又从安徽发来败报，称九月十六日夜，太平军抵达池州城下，焚烧东岳庙，攻入府城。几百艘船只停泊在池州南门外，尚未开行。石达开几乎已经完全控制了汉口以下的江边城市。李嘉端伸手向朝廷要兵，而陆应穀听说太平军在

德安一带活动，很可能进入河南，也伸手请求增援。

咸丰再次想到了曾国藩和骆秉章，但湖南那边按兵未动。他一直指望湖南能够派兵援救湖北，可是骆秉章和鲍起豹还在考虑如何完善本省的防务。他们向咸丰奏报，已陆续调派一千一百多人分批前赴岳州布防。

第二天上朝，咸丰对一帮大臣说："曾国藩和骆秉章怎么不懂朕的意思？湖南固然需要部署防堵，但情形尚可稍缓，前已有旨令湖南拨兵勇协济湖北，若湖北贼匪歼灭，湖南自可无虞。赶快拟旨，叫他们务必不分畛域，一定要统筹大局，不可只顾一省！"

恭亲王奕訢奏道："哈芬一案，经臣审讯，此人在逆贼打进山西时，不但没有进行任何阻击，反而跟布政使郭梦龄斗气，互相参劾，还说郭梦龄有意诬陷他，实属只顾个人意气，贻误重要军机，臣拟将哈芬充军赎罪。"

祁俊藻奏道："讷尔经额经惠亲王等拟罪，按律当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咸丰不耐烦地说道："此二人辜恩负任，就依尔等所奏，谕令内阁办理。胜保那边有无消息？"

祁俊藻奏答："回皇上，林逆分兵驻扎静海和独流，留在静海的部队只有三成，主力和马匹船只全在独流集结。两地相距十八里，都挖掘了深沟，修筑了高垒，打算和官军对峙，寻机北进。胜保深感兵力不足，无法合围，请调天津知县谢子澄到大营办理粮饷，同时率领民兵作战，充实围攻兵力。"

咸丰道："就依胜保所奏，令他定将林逆合围，不许突出一人，否则严惩不贷。"

孤独的新巡抚

话分两头，且说江忠源从黄陂向孝感推进，当晚驻扎在孝感的杨店。十月二日，江忠源在孝感军营接到郭嵩焘的手书，得悉他在仓子埠遇险，深为派遣之人不当而遗憾。他想，郭嵩焘一介文士，这次到江西辅佐他，遭遇了生平未曾经历的惊险，值得江氏子孙世世感戴。

当天夜间，江忠源奉到圣旨，方才得知，皇上已将他补授安徽巡抚，令他立即驰骋赴任。咸丰告诉他：太平军已经进入庐江，距离庐州不远，李嘉端已被革职，安徽无人照管。江忠源突然当上了封疆大吏，深知责任重大，应该星驰前往庐州上任。但他考虑湖北正当紧急之际，而湖南也受到威胁，不忍立刻离去。他决定会师汉口，扎定营盘，布置周妥，再行赴任，图个心安。

江忠源是第一个从戎以后被封为封疆大吏的湖南书生。他的遭遇，是咸丰人事改革的典型事例，对于所有已经投身于这场战争的湖南书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江忠源本人受宠若惊，觉得皇恩深重，万难报答。他拟折叩谢天恩，向皇帝表明志向：如果能够立下战功，战死也不需要抚恤；如果辜负了委任，就是下鼎锅烹煮也在所不辞。

江忠源没有离开湖北，完全是为了大局着想。但吴文镕还不能理解他的这番苦心。这位上任不久的总督，跟巡抚崇纶坐在武昌城内，亟盼援兵到来。他好不容易把江忠源盼来，以为他在任浙江巡抚时的这位老部下（故事见第一卷），一定会到武昌来给他撑腰。可是他听说江忠源不攻汉阳，不顾武昌，而要亲自增援德安，似乎忘了过去那段上下级的情谊。想到这里，他沉不住气了，写折告御状，请皇上责成江忠源和唐树义迅速扫清汉阳的敌营，借以保障武昌。

吴文镕的举措没能吓倒江忠源，他认为增援德安是最大的急务，他

的决定是正确的，问心无愧。江忠源想：吴中堂指责我借阻击敌军北顾为名，置省城重地于不救，只能说明这位老人过于心急；仗只能一个一个地打，我江忠源从来是勇挑重担，你们要误解，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江忠源的名气如今已经如日中天，咸丰非常倚重他，太平军则对他十分忌惮。江忠源派出的探子回报，溳口和云梦的太平军得知楚勇将至，已经退回汉阳。江忠源想：德安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那里的防御还是必须加强。他派副将骆永忠率五百人赴德安防守，当即挥师收复孝感，将杨昌泗所带之兵调回汉阳。他现在可以回师汉阳了，当即率部从汉川进逼汉阳。接着，又听说汉川的太平军也已经闻风下行，于是江忠源决定进扎滠口。

江忠源所处的位置四处被水阻隔，但他无船可渡，只得取道三汊埠，打算将滠口作为进攻汉口的前进基地。他派员在牛湖搭造浮桥，准备向汉口推进。

江忠源回师武汉，暂时解除了武昌受到的威胁。可是他已经多次接到命他救援安徽的谕旨，而咸丰批准他留在湖北的上谕尚未送到。这使他处在两难的境地：武昌这边丢不下，皇上又催他前往安徽。但他认为，既然上谕都是在他奏报田家镇失事、敌军西进之前发下的，显然皇上那时还不知道湖北的敌情是何等严重。如今湖北也是重灾区，唐树义带兵无多，他必须暂留湖北协助，等到立定营垒、造成浮桥以后，进攻较有把握，才能遵旨前赴安徽。

十月五日上午，江忠源和唐树义进扎滠口，距汉口不过几十里。太平军派出船只过来侦探。刘福成下令开炮，击沉敌船三四艘，夺获大船一艘，并小有斩获。

当晚二更后，太平军突然张帆开炮，向下游驶去，到十月六日黎明，汉阳城外及汉口河内停泊的太平军船队全部驶离。江忠源下令用抬

炮射击，击沉几艘敌船。其余敌船驶向中流，官军苦于无船，无法追赶。

江忠源急忙赶到武昌，与吴文镕和崇纶相见。他对二人毫无责怪之词，说道："二位大人一时心急，为武昌担忧，参劾江某，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德安暂无险情，何劳皇上下令，我还不是自动回到武汉了吗？"接着，他向督抚二人提出田家镇江防的建议。

江忠源在武昌所办的第二件事就是看望刘长佑。他的这位战友此时已经病倒，江忠源只能在病榻旁与他相见。老友重逢，分外激动。江忠源从增援桂林到转战长沙、湖北与江西，都有刘长佑跟随，他深知刘长佑品行廉洁，深沉有谋，凡是营垒战守、军书筹笔及调和将弁，事无巨细，都非常依赖他。

江忠源说："你好好养病，我等你病愈后一起东进。"

刘长佑道："我这病一时尚难见好，若是安徽事急，你这个巡抚大人还是先去吧，我病愈后定会赶来。"

江忠源道："印渠一日不在身边，我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此去庐州，吉凶未卜，我在庐州等着你！"

江忠源言语之中，已经透出他为朝廷效死的决心。他在几个月前已将上年在益阳找到的小老婆陈氏送回家中。离别时，他还不知陈氏已经有孕在身，后来从家书中得知此事，心中大慰。这位小妾能够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他为朝廷战死，也就死而无憾了。

江忠源在武昌连日派出差探侦察敌情。探子回报：敌船或一二百只，或数十只，在距武昌六十里的阳逻以下至黄州一带靠北岸停泊。江忠源一时难以揣摩敌人的意图，但他知道敌军随时可能趁机驶回上游，于是他尽可能周密地部署武昌的防御。

这时有两名差人送来郭嵩焘的信函，江忠源得知这位好友已于十月一日抵达咸宁。他屈指一算，估计郭嵩焘十月十日之前可以回到湘阴。同一天，吴文镕转交给他曾国藩的一封来信。江忠源惊讶地发现，时隔一个月，曾国藩已经完全改变了对乡勇的看法。湖南团练大臣听说了新宁勇在南昌求赏闹事，认为乡勇也是靠不住的。

对于曾国藩的这个转变，江忠源不能苟同，亲身经验告诉他，乡勇不但具有战斗力，而且是忠诚可靠的部队。新宁勇在南昌闹事，事出有因，只要指挥员多加注意，应该可以避免。他正在热烈地盼望王珍带领家乡的勇队前来，曾国藩此信，给他兜头泼了一桶冷水。江忠源焦急万分，连忙提笔给郭嵩焘回信，请他在回家之后立刻赶往长沙，一定要尽力促成增募乡勇之事。这时候，江忠源重任在肩，无法求助于外省人，只能对家乡人寄予莫大的期望。

江忠源不仅希望增加可用的兵力，还希望得到来自家乡的助手，湘阴人左宗棠是他求贤的目标。他知道，武昌岌岌可危的时候，左宗棠已经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于九月二十二日抵达湘阴县城，次日归居东山白水洞。这位高人似乎对当局深为失望，甚至懒得再想国家大事，打算归隐山林，不再出山。他已得知官军未能扼守半壁山，导致田家镇的溃败，太平军又回到湖北了。对于未来的局势，他已经不抱幻想。

江忠源认为，左宗棠回家赋闲，实在是浪费人才。他跟左宗棠在长沙相识相知，共同谋划，并肩作战，对这位军师钦佩不已。如果此人继续为官府服务，那就是湖南之幸。但江忠源更希望左宗棠能够应他之邀前往安徽，只是不敢贸然启齿。他知道郭嵩焘是左宗棠的死党，请郭出面代为邀请，也许能请动这位高人再次出山。他请郭嵩焘转告左宗棠：如果左宗棠愿意出山，不是为江忠源一人而来，而是为天下人谋福。

其实左宗棠回乡之后并未清闲下来。骆秉章听说左师爷回到了湘阴，仿佛得到一个天大的喜讯。从长沙到武昌，他与左宗棠多有接触，

早就看中了张亮基身边的这个师爷，对张总督羡慕不已。他想，如今左师爷回了家乡，只要把他请来辅佐，何愁治理不好湖南！如此一来，因防御不力而被革职的霉运，恐怕就再也不会摊到他的头上了。

骆秉章觉得事不宜迟，赶紧把郑司马召来，叫他骑上快马，把他的亲笔信送到湘阴白水洞。郑司马第二天就来到左宗棠的面前，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说："左先生，这是骆巡抚带给你的信笺和银两，区区薄资，望勿见笑。骆大人说，先生见信后若能随在下去省城，他就是三生有幸了。"

左宗棠拆阅来函，匆匆览毕，说道："郑司马有劳了。请回禀中丞，宗棠辱承厚爱，只恐才薄识浅，无助于中丞大业。中丞的厚赠更是不敢领受。司马请回吧。"

骆秉章第一次邀请，碰了个钉子。左宗棠说他"礼意优渥，实为可感"，但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但骆秉章没有死心，他摇着大蒲扇，心中念道：左季高啊左季高，不管你还想不想做诸葛亮，老夫却一定要学一学刘备。茅庐须得三顾，第一次请不来算什么？老夫还要二请三请，直到把你请来为止！想到这里，他高喊道："来人啦，我要再写一封信函，找个稳妥的人送到白水洞，看看左先生怎么说。"

骆秉章执意要请左宗棠出山，因此，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要请左宗棠，就得跟湖南的巡抚竞争这个人才。

乡勇究竟行不行

曾国藩对乡勇的怀疑，使江忠源陷入困境。如果说正规军和民兵都不可靠，那么朝廷还能依靠什么武装力量呢？他这个安徽巡抚又能带领什么部队作战呢？他意识到曾老师眼下有些走极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他虽已拜托郭嵩焘去做曾老师的工作，希望能够扭转曾老师的认识，但他觉得还需要亲自再烧一把火。经过几天的思考，他于十月十六日给曾国藩回信，陈述增募乡勇的必要性。

江忠源指出，乡勇未必都不可靠，问题在于指挥员不得其人。潮勇、捷勇都是桀骜不驯之辈，但湖南的乡勇大不相同，其中有几支部队在长沙都能杀敌，已为实践证明是劲旅。后来邓绍良把他们带到镇江府城外，他们就变质了，淫掠杀戮，激起百姓的愤慨。百姓向太平军投诉，自愿为太平军做向导，顷刻之间，邓绍良全军溃散。多亏和春接手指挥，加以训练，又稍稍成军。这说明只要指挥员得人，乡勇还是能用的。湖南各地的乡勇当中，新宁的楚勇比较驯服，未曾出现弊端；之所以发生南昌哗变，是因为其中有小人教唆。由于指挥员跟士卒亲密无间，掉以轻心，所以未能事先预防。

江忠源又以湘乡勇为例说明自己的观点。湘乡勇本来比新宁勇更加驯服，但在低劣的指挥员手下，八月二十六日也有一支部队为了索赏而几乎哗变。可是罗泽南的湘乡勇很守纪律，王珍的湘乡勇也很听指挥，因为指挥员都是杰出的书生。

广勇在南昌保卫战中的表现，也是江忠源举出的一个例证。广勇本来最为跋扈，向荣将之解散，张亮基却将他们收拢，派到江西增援。江忠源本来不想要这样的援军，但又担心不收他们，会把他们逼向敌军的阵营。江忠源只好令他们驻扎在南昌城外，而留心管理，结果他们为保

卫南昌出了大力。

江忠源总结说，由此看来，乡勇出现问题，原因不在于士卒，而在于指挥官。只要多找一些像罗泽南、王珍这样的指挥官，就可以发挥乡勇的优势，避免乡勇的弊端。

在曾国藩对团勇部队产生怀疑的时候，江忠源给他打气，并且指出办好团勇的关键在于将领。江忠源此时转换了角色，似乎已不再是曾老师的学生，而是向曾国藩传授自己的经验。他不仅希望曾国藩增募团勇，还指望他牵头统帅湖南团勇，成就剿平太平天国的大业。与其说，他已经预见到湖南军队和曾国藩在这场战争中将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不如说这是他在慷慨激昂中的热烈期盼。他说，如今逆贼据有长江之险，官军只有多造船筏，广制大炮，训练水勇，首先肃清江面，才能扭转江苏、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各省的被动局面。然而天下人才，能够办成这番大事业的人，只有你曾老师一人；而能够率领战船、指挥水勇与敌军在波涛险隘战斗的将领，只有我江忠源、刘长佑、罗泽南和王珍寥寥数人。

江忠源指出，现在全国大局危难，不能再拖下去了。他请求曾国藩与他联名向朝廷奏报，并致书海内豪杰，广集经费，号召湖南忠义之士迅建义旗，蔽江而下。他还说，他要在淮南收集奇杰，以为应援。

江忠源即将主持安徽军政事务，幕府中缺乏人才，如今身边只有一个博学多才的邹汉勋。他向曾国藩请教，安徽的绅士，除了吕贤基和吴廷栋以外，是否还有可求之人？他希望湖南的左宗棠和刘蓉诸君子能来助他一臂之力，请曾国藩为他邀请。

然而江忠源时运不济，未能得到左宗棠的辅佐。郭嵩焘确实带着他的嘱托去探了左宗棠的口风，看看这条卧龙是否愿意为天下人而出山，但郭嵩焘未能说动柳庄的庄主，江忠源只好直接写信给左宗棠，“用词

弥苦”，苦苦相求。

在左宗棠心中，江忠源是个重量级的人物。但他知道，此公临危受命，兵单力薄，疲于奔命，前途未可乐观。他狠下心来，谢绝了江忠源的邀请。

曾国藩收到江忠源的信函以后，也来帮江忠源求贤。他请左宗棠训练三千名乡勇，训练好了，就由他带着这支部队去增援江忠源。换言之，他想要左宗棠取代王珍去增援安徽。这个提议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在乱世当中，谁都希望自己手中握有枪杆子，何况左宗棠本来就是带兵打仗的料子。可是，在左宗棠看来，单单是拥兵三千，还是无法挽回颓局，他拒绝了这个诱惑。

胡林翼也来信了，他始终保持一副热心肠，力劝死党建功立业。可惜他自己只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根本就没有资格向中央组织部门推荐一名下岗的县级干部去当部长以上的大官，不然他早就给皇帝写推荐信了。

请求出山的呼声如此之高，左宗棠充耳不闻。他对夫人周贻端说，左宗棠这个名字，从此以后要在尘世间消失了。

左宗棠跟出家人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而江忠源虽然登上了高位，却至死也无缘得到这位高人的辅佐。由于曾国藩变卦，王珍也未能率部随他作战。江忠源得不到来自家乡的支持，只能做一位孤独的新巡抚。

且说江忠源在武昌危急时不忍突然离去，湖北大员都已知道，这位救火队的队长已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他应当立即前往安徽上任。此时皇上给了他自行决定去留的方便。咸丰说，湖北和安徽相连，哪里紧急，他就可以去哪里，不必拘泥于朝廷的成命。也就是说，如果江忠源不愿去安徽送死，他完全可以不去，也不算违抗旨意，皇上给了他选择的特

权。

如果换了别的人，也许就留在武昌了。这里也是前线，留下不算苟且偷安，也是为了保卫疆土，完全说得过去。但江忠源是个认真的人，他知道庐州那边吃紧，而武昌的敌情已经缓解。他对幕僚们说："我前次没去增援凤阳，是因南昌比凤阳更急；现在安徽的军情更紧迫了，我不马上前往，何以面对那里的父老子弟？"

朝廷刚刚任命的安徽省长，决定送死也要去上任。下定决心之后，他在斟酌究竟带多少兵力过去。这个问题，也可以由他自己决断。他的亲信楚勇，以及他从江西带到湖北的云南营和四川营，都可以随他而去。他很想把这些部队带赴庐州，但武昌的防卫似乎离不开他们。太平军虽然撤走了，但离武昌只有一百多里，顺风时溯江而上，飞快就能抵达。江忠源不忍削弱武昌现有的兵力，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和音德布一起，带领在田家镇收集的一千四百多人先行赴皖，等到敌船全部退出湖北，再把留驻武昌的旧部调入安徽。

十月十一日，江忠源从汉口起程赴任，打算从黄陂一带取道六安，直赴庐州。为了筹划安徽全局的作战，他已派出哨探，侦察安庆和庐江的敌情。这时候，吕贤基驻扎舒城，代理安徽巡抚刘裕珍驻扎庐州，正在急盼他的到来。敌对阵营内，胡以晃也在加快行动，率太平军主力直扑集贤关外，向北攻击，于十月十四日攻克桐城。

江忠源走后，湖北的情势立刻恶化。唐树义一肩担任湖北的战事，打得颇为艰难，一仗获胜，一仗惨败。

这位老将驻扎黄州，令部队向下游搜击敌军。十月十九日黎明，探子来报：发现五六百艘敌船停泊在巴河。唐树义令部队分为四路，分批开拔，中午时分，前锋队靠近敌船开火，遭到猛烈还击。唐树义令前锋佯败，引得太平军登岸追赶。官军中队和后队赶到，分三路包抄攻击，

用火力杀敌一百多名。官军杀到岸边，火箭、火弹与喷筒一齐向敌船发射，烧毁七十多艘。太平军后队发现登陆部队已经溃散，增派一千多人登陆，企图抄袭唐树义后背。官军伏兵四起，打击敌军援兵，又毙敌三百多名。太平军自从攻下田家镇之后，沿途未遇到有效的抵抗，这是第一次遭到沉重的打击。

唐树义于四天后又对太平军发起连续两天的攻击，迫使他们退回下游。石达开于十月二十八日增派军力回攻黄州，将唐树义所部击溃。湖北学政青麟认为，这是吴文镕只顾省城不顾德安的结果，向咸丰告状。湖北的官场，不止是总督巡抚不和，驻扎德安的青麟也只顾自己的防务，缺乏全局观念。大家互相指责，吴文镕的处境更为艰难。

吴文镕和崇纶失和以来，湖北的军政事务总是政出两门。荆州将军台涌先后接到崇纶和吴文镕的公文，崇纶令他带兵去武昌，吴文镕令他不必开拔。他不得不向皇上请示，究竟应该听谁的，让皇上知道了湖北官场闹得很不团结。崇纶又奏报自己努力筹备发起攻势，而吴文镕则闭城坐守，无所作为。

崇纶认为，敌军已经撤到下游，荆州大可不必驻军。他把台涌调来武昌，是为了让武昌厚集兵力，派兵向下游进攻。吴文镕认为荆州也是重地，不能不驻兵防守。崇纶坚持要调，吴文镕再三阻止。崇纶干脆不顾总督，擅自发函，催促台涌开拔。他在调兵的理由中撒谎，说他已调绿营精兵七八千人向巴河攻击，所以省城需要添兵防守。吴文镕发现此人已丧失了为官的起码原则，竟然把影子都没有的事情写进官方的文件，将军务视同儿戏。想到这里，吴文镕不寒而栗。

可是崇纶善于迎合皇上，他的奏报很对咸丰的胃口。咸丰处在四面楚歌的境地，很希望有人能对太平军发起攻击，而不是一味地防守。于是他指责吴文镕辜负了圣恩，竟然株守省城，不图前进。对于两人闹不团结，他各打五十大板，责令他们协力同心，迅速对下游的逆贼发起攻

势。若因各怀己见，致误事机，要将两人同等治罪。

咸丰一反常态，把手伸向了前线，根据湖北的敌我态势，给大员们具体分派任务。他指出，敌军既然已在田家镇修筑工事，黄州一带也有敌军主力，唐树义必须继续带兵前往黄州发起攻击；吴文镕也要亲自率部开到前线，敌军打到哪里，就到哪里阻击；省城防守由崇纶负责，不得有疏虞。台涌要不要带兵到下游作战，由吴文镕和崇纶会商决定。

王珍为何去不了安徽

前文说到，江忠源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时候，王珍的新军刚刚建立。他接到江忠源的来信，请他去安徽辅佐。那时吴文镕也向湖南求援，咸丰令曾国藩率湘乡勇赴鄂。王珍倒是很愿意领兵开上主战场，但是曾国藩和吴文镕先后改变了主意。曾国藩不但对王珍产生了成见，还因乡勇屡次哗变，曾国藩和一些大臣，与咸丰皇帝一样，对组建民兵部队为朝廷作战产生了疑虑。乡勇表现出来的弊端，一是扰民太甚，二是索要军饷闹事，三是勾结太平军。

曾国藩这时感到王珍虽然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但个性太强，心性太高，不会成为驯服的属下，因此不是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会妨碍自己一统湘军的局面，跟他争夺兵源和饷源，更可能独树一帜，造成湘乡勇体系的分裂。他一方面写信劝说王珍，叫他戒骄戒躁；一方面写信给骆秉章，说兵贵精而不贵多，刚刚募集的乡勇，未经训练，见敌易溃，而且军粮供应不上，应该裁汰。骆秉章非常明白曾国藩想做湘军大帅的心思，但他也看到了乡勇队伍保卫湖南的重要性，希望手中有一支得力的部队，于是装了个糊涂，对曾国藩的意见充耳不闻。

然而战局容不得大家多想，前方急需部队增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虽然曾国藩不愿将王珍派上前线，但他仍然不得不遵旨办事。曾国藩屡次奉到上谕，令他赶紧统领炮船和部队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骆秉章也接到了火速增援湖北的旨意。与此同时，湖北和安徽的告急信接连送到湖南，曾国藩知道，他可以不亲自领兵增援武昌，但决不能阻止骆秉章派兵前往。两人经过商议，决定派知府张丞实、同知王珍，率领王珍新募的三千名湘乡勇去湖北增援。

十月九日，王珍来到长沙，骆秉章就给他吹了风。九天后，王珍再

次到了长沙，骆秉章又催他出发。

王珍招募湘乡勇，初衷是为在南昌牺牲的诸君复仇。现在复仇的战场已经转移到湖北，王珍义无反顾，整装待发。忽然得到消息：太平军已从武昌撤退。王珍仍然打算北上，可是在曾国藩的坚持下，骆秉章把援鄂的任务取消了。

曾国藩开始在衡州举办水师，提议将陆军合并为十个营，决定趁此机会将王珍从自己的体系中排除。现在的曾国藩不再愿意插手湖南的司法和军务，一心一意要组建一支曾家军。这是他建功立业的全部本钱，是他必须死保的武装力量。为了给自己留下更多的兵员名额，他命令王珍裁撤部队，只留下七百二十人。

王珍虽然恃才傲物，但他在官场上起点太低，没有曾大人那样的野心，打算遵命裁军。这时曾国藩又接到圣旨，要求他亲自率领六千名湖南乡勇前往长江下游作战。骆秉章认为，曾国藩迟早要率领他的大部队走人，那么本省必须尽可能保留更多的勇队，于是他叫王珍暂时不要裁撤本队，视曾国藩的情况而定。王珍得了巡抚之令，留在长沙，每日朝夕练兵。

但是曾国藩暂时还未打算出征，王珍一军的存在总令他感到不安。他又函商骆秉章，令王珍仍照原议进行裁军。骆秉章决定，让王珍精选二营留下，余部全部遣散回家务农。

骆大人和曾大人朝令夕改，王珍只能叹一口气，再一次着手裁军。曾国藩坚持要裁撤王氏乡勇，勾起了骆秉章对这支部队的好奇心。他索性摆轿，直奔王珍军营，检阅这支令曾大人耿耿于怀的勇队。王珍给他看了一出精彩的操演，骆秉章一看就舍不下了。原来这是一支战斗力超群的武装力量！老骆当场改变主意，发布一道命令："此军不裁，全队驻扎省城！"

骆秉章已过花甲之年，不会轻易赌气，也不会做没来由的事情，他留下王珍的部队，自有充分的理由。太平军正在长江上往来无定，湖南省仍然应该狠抓战备，否则太平军打进湖南，叫他拿什么去抵挡？他把王珍的三千四百名湘乡勇正式纳入自己的指挥系统，令王珍继续统领这支部队，认真训练，严加约束，听候调遣，不得违令。

王珍从此独立于曾国藩指挥的湘乡勇体系之外，得以独树一帜。有了如此宽松的平台，他更加狠抓军训，增加了魔鬼训练的项目，令士卒在脚上绑上铁瓦跑步训练，又参考戚继光的兵书，加以变通，创造出独特的阵法，令部队操演。

王珍的部属个个重视阵法，他的部队成为出产优秀将领的人才基地，其中以蒋益澧和刘松山等人尤为突出。他们习得的城墙阵、梅花阵、大鹏阵等，都是歼敌制胜的法宝。王珍著有《阵法新编》，书中变通古人成法，别具心得，当时作为军事机密保管，没有付梓。

为了区别于曾家军和其他部队，王珍重新改定军制。长沙的朋友们提出请求，劝他将平日教学的内容写成讲义，便于营官以下的官兵掌握。王珍撰写《营制》、《职司》、《号令》、《赏罚》、《练法》五篇，题名为《练勇刍言》。胡林翼认为，王珍的军制与曾国藩的军制以及他自己的军制略有不同，但同样具有严谨宽博的特点。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王珍曾向曾国藩大谈建军思想，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肯定借鉴了他的思维。

与此同时，曾国藩也在积极建设自己的武装力量。江忠源在安徽对湖南乡勇的增援盼眼欲穿，王珍去不了，他就只能寄望于曾老师。他们通过信函讨论建军方略，曾国藩采纳了他的意见：扩军并不难办，筹饷却是难题；乡勇容易招募，但带队将领难求；陆战容易取胜，水战却需要更高的水平。

江忠源曾派夏廷樾和郭嵩焘在樟树镇制造几十具木筏，在筏上载炮，打算用于冲击太平军水师。木筏刚刚造好，将要出发，太平军已经退出鄱阳湖。曾国藩受此启发，在衡州仿造木筏，拿到江面上试用，发现木筏笨拙，掉头困难，并不适用。曾国藩改变主意，决定购买民船，改造为炮船。

对于长江沿线作战的大局，江忠源为曾老师提供了第一手的参考资料，同时发表了真知灼见。曾国藩综合各方面的情报，终于理清了思路：建立水师是第一要务。

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向咸丰奏报：既然武昌已经解严，他决定暂缓增援湖北，留在湖南筹备战船。太平军以舟楫为营垒，横行在千里长江之上，等到他的水师建成，他便驶往下游，增援长江流域作战的官军。

筹办水师需要大笔的经费。当时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饷银经过长沙，曾国藩请求截留四万两，作为筹办炮船、招募水勇的费用。他初步确定湘军的营制，规定每营三百六十人，使用一百四十名长夫，加起来共为五百人。

曾国藩规定了选拔将领的四条标准：第一才堪治民，第二不怕死，第三不急名利，第四吃苦耐劳。曾国藩把王珍排除之后，决定继续招募六千人，与江忠源的旧部合成一万人。

刚刚拿定这个主意，江忠源就正式奏请，调曾国藩所练的六千人增援安徽。咸丰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请求。他令曾国藩立即选募湖南乡勇六千名，酌配炮械，筹雇船只，亲自率领，驶出洞庭湖，从长江上游迎头截击，肃清江面敌船。还令曾国藩在途中抓捕从田家镇败退下来的官兵，这些人侵扰百姓，抓到之后，立即斩首，使民众得以安宁。

但是曾国藩的建军计划还在实施之中，距离出兵还有时日，在时间上无法满足江忠源和皇上的要求。他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募集人才。十月中的一天，他正与幕僚议事，打算在湘乡县城建立忠义祠，祭祀援赣军阵亡的四名营官，并且以湘乡勇附祀，大家纷纷表示赞成。忽然门房来报：彭玉麟求见。

曾国藩大喜，对众人说道："此人是已故湖北巡抚常大淳之子常豫向我推荐的，说他胆略超群，可以倚重。我同意见他，可他对常公子说，他母丧未及一年，不愿出山。我屡次写信劝他来军营为国出力，看来终于说动他了。"

彭玉麟第一次出现在曾国藩面前。寒暄过后，曾国藩一双三角眼正视着这位访客，见他言谈举止儒雅不俗，明显是个读书人；但他语音爽朗，目光磊落，又有军人气概。曾国藩顿时对他起了好感。

彭玉麟说："蒙曾大人晓以大义，玉麟决意从戎报国，但自誓不求保举，不受官职。"

曾国藩知道，这是彭玉麟向他摆明正派做人的姿态。上一年八月中旬，彭玉麟从耒阳回到衡阳，照顾生病的母亲，不久母亲去世，他埋葬了母亲，在家守丧。如今他听从曾国藩的劝告"夺情而出"，他说的这番话，表示自己不求功名，但求报国，正是理学家曾国藩想听到的。江忠源墨绖从戎时，他就是如此要求江忠源；后来他自己走了同样的路，还是以不受保举、不受官职来求得心安，维护名声。现在彭玉麟一上来就表明态度，使他自然地将对方看做同道中人。

曾国藩庆幸自己又得一个人才，当即将彭玉麟分到曾国葆营中，令他帮办营务。

关于彭玉麟此次从军的原因，野史有另外的说法，把他的动机归于

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据说邻家一个名叫梅仙的女孩赢得了他的爱慕，而梅仙也仰慕彭相公的才学，不仅愿意委身于他，还对他百依百顺，甚至不惜给他提供赌资。彭玉麟年轻时和江忠源一样好赌，也和江忠源一样是赌场上的常败将军。输光了以后，他悄悄将梅仙的钗珥拿去当了钱，再入赌场，孤注一掷，照样是血本无归。

有一天，彭玉麟又拿梅仙的首饰当了二十两银子，跑去赌博，再次败北。回家后，彭玉麟满怀歉疚，向梅仙坦白认错。他本来准备挨一顿臭骂，跪下忏悔一通，没料到梅仙轻描淡写地说："相公，只要咱俩能够白头到老，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然而这对有情人未能成为眷属。两家已有口头婚约，因女家翻悔，未能履约。梅仙怏怏去世，彭玉麟悲痛欲绝，发誓要画十万幅梅花，报答爱人的深情。他写过一首《题采石矶太白楼》，诗中有句：

三生石上因缘在，结得梅花当蹇修。

其余诗作，也常以梅花抒发诗情：

其一：颓然一醉狂无赖，乱写梅花十万枝。
其二：一枝留得江南信，频寄相思秋复春。
其三：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

很有可能，这些诗句中蕴涵着作者因梅仙逝去而排遣不掉的哀思。

彭玉麟沉浸在失去爱人的悲痛之中，竟至大病一场。他躺在床上，捂着胸口说："死于枕席，算什么大丈夫！既然我今年一定会死，何不找一个好地方去死？"

于是他投笔从军，到曾国藩帐下出力，每战都朝刀风箭雨里面钻，以求一死，而往往因此就立下奇功。

也有野史家说梅仙并未早夭，彭玉麟身居高位时，她还健在，不过已经嫁人，又已守寡。彭玉麟顾念旧情，经常到她家里给钱周济。两人对饮对弈，俨如伉俪，却严守大防，未曾上床。强调二人发乎情，止乎礼，当然是为了突出才子佳人的高风亮节，却未必可信。上床没上床，局外人是无法知晓的。

第十五章　步入陷阱

野史：李鸿章之相

合肥人李鸿章身材很高，长身鹤立，瞻瞩高远，识敏辞爽，胸无城府，人们说他是仙鹤之相。

知府的谎言

且说江忠源从陆路兼程前进，风雨无阻，从湖北的东北角插入安徽。军官们在路上都已病倒，江忠源本人也未幸免。咸丰三年（1853）十月二十六日，部队抵达安徽霍邱县境内的洪家集，江忠源忽然咳嗽打喷嚏，寒热交作，第二天带病疾行八十里，晚间到达六安州城，因高烧而头晕目眩。他勉强睁着两眼，对音德布说："我得吃点药才行。部队也已疲惫不堪，不如暂留州城吧。"

江忠源进了六安，官民盛情接待，请他多住些时日。音德布见江忠源病情太重，也在一旁劝道："逆贼已在桐城，难保不攻此城。大家希望巡抚留住，就是希望守住州城。"

江忠源说："是走是留，还得看看。但我驻留一日，就要把城防部署妥当。"于是他带病工作，日夜指挥部队修筑工事。一面派飞马通知刘裕珍，叫他赶紧在庐州布防。

到了第三天，探马来报：太平军于昨日下午进陷舒城，团练大臣吕贤基死在城内。

这一天是十月三十日。舒城营兵的指挥官恒兴闯进庐州城，向刘裕珍报告舒城失守。刘裕珍赶紧向朝廷奏报。他一眼就看出恒兴是临阵脱逃，但他没有向朝廷参劾。

舒城陷落，江忠源肩头的压力更重了。放眼安徽，没人能替皇上分忧，解救危局的希望全部落在他的身上。敌军进入舒城，距庐州仅一百二十里，距六安州也只有一百二十里。不论是六安还是庐州，只要落到敌军手里，他们都能顺利北上。但是江忠源分身无术，只能掂量何处更为关键。相比六安而言，庐州是新改的省会，地位更加重要。江忠源在

高烧中自言自语："还是尽快去庐州接印管事吧，这样才能守住根本。"

江忠源大口喝药，巴不得尽快康复，可是服了几天汤药，病势反而加重，一时无法上路。江忠源迷迷糊糊地想道：胡以晃那逆贼此时是怎么想的？真想得知敌军的动向啊。

江忠源此时的心情很好理解：如果胡以晃从舒城杀到六安，他也就省心了，他就留下来，与六安城共存亡；如果敌军从舒城杀往庐州，他就等不到病愈，叫人搀扶着登上轿子，立刻动身，去救庐州。

这个病人全身烧得火烫，内心更加焦灼。他给咸丰上奏，表明只要一息尚存，就竭尽一息之心力来报答圣恩。

进入六安的第五天，江忠源热度稍退。刘裕珍派来的使者求见，送来了巡抚关防和芜湖关的关防。这两个关防，此时已成烫手芋头，谁接到手里，保全安徽的责任就落到了谁的肩上。这一天是十一月八日，江忠源捧着官印，微微一笑，说道："本抚从今天开始，正式接管安徽军政。"

舒城方面送来探报，敌军正在补修城墙，开挖壕沟，闭门坚守。庐州方面的消息则喜忧参半。知府胡元炜在信中说，敌军已从舒城和桐城向庐州进军，庐州十分吃紧；不过，省会兵力充足，团丁就有一万多人，军饷也很丰足，请巡抚大人火速前来指挥防守。

江忠源把音德布召来，说："六安暂且无事，庐州方面告急，我决定前往庐州。六安就交给你了，给你留下一千多人。"

接印的第二天，江忠源勉强打起精神，带领二千七百多人从六安出发，兼程急进，于十一月十日驰抵庐州。

江忠源此时所想的不是防守，而是积极地进攻。他计划先在庐州布

防，然后与音德布约定时日，叫他从六安向舒城推进；江忠源则率部从庐州前进，对舒城两路夹攻，力争收复失地。

咸丰接到舒城失守的奏报，心如明镜，知道又一员大将犯了死罪，使吕贤基死在围城之中。他命令舒兴阿带兵飞速增援安徽。令咸丰感到意外的是，江忠源病倒以后，生命力还是如此顽强，能够挣扎着执行朝廷交给他的使命。他令福济火速驰赴庐州和六安一带，去当江忠源的帮手。

但是江忠源并不需要一位副总司令，他需要的是更多的兵力。从进入庐州的第一天，他就发现自己最大的需求是援兵。他进城后就登上了城楼，举目四顾，便知此城易攻难守。他在城墙上巡视，四面都不见高山峻岭。刘裕珍介绍，城墙周长三十六里，若要不出一点破绽，需要的兵力何止数万！

庐州是一个交通枢纽，夹在淮河与长江之间，水陆交通都很便利。这样的地理位置，从古至今都很重要。如今金陵、扬州、镇江三城已成洪秀全的大本营，林凤祥又像钉子一样插在京城的脚板上，庐州处于太平军南北对接的途中，成为争夺的焦点。加上此城新改省会，关系安徽全局，江忠源能否守住此地，关系到今后的战局向何方倾斜。

江忠源来到巡抚衙门，胡元炜已在门口守候。江忠源见到他，剧烈咳嗽一阵，然后清清嗓子，问道："本部院在来庐州的路上，尽管卧病不起，还勉力支撑，给你送来命令，叫你清野浚濠，简料军实，不料你一件都没办！"

胡元炜额头上冷汗直冒，垂手站立，一言不发。

江忠源又问："庐州共有几座城门？"

"回大人，共有七座城门。东边的两座叫做威武门和时雍门，南边

的两座叫做南薰门和德胜门，西边的两座叫大西门和水西门，北门只有一座，名叫拱辰门。”

江忠源说：“胡知府，我刚才见到，只有南边两门外没有房屋，水西门外房屋不多，其余各门外民房鳞次栉比，逆贼一到，便于隐藏。你不是说工事都修好了吗？可是据我所见，城上并无守御器械。你这知府是怎样当的？”

胡元炜支支吾吾，答不明白。江忠源又询问兵力装备，胡元炜回答：“城内原本只有营兵几百人，加上李鸿章的六百名乡勇。不过，刘大人新募了几千乡勇，加起来也将近有一万人了。”

江忠源顿时血往头上涌，还是压住怒气，瞪着他说：“这么说来，能打仗的部队，加上本部院带来的部队，满打满算，总共才有三千人。我从湖北带来的只有四川兵、开化勇和广勇七百多名，其余二千人是在六安新募的乡勇。刘大人新募的乡勇还需训练，方能得力。”

胡元炜说话闪烁其词，言不由衷，江忠源已经感到，这是个惯于撒谎的官员。他又询问城中军粮的数量，胡元炜回答：“由于乡勇进城，消耗不少，存粮已经不足，藩库的银子也用完了。东关守卫部队已欠发口粮二十多天。”

江忠源长叹一声，说道：“我带了六万两银子，已给旧部发了十一月的口粮，新募的乡勇发了半月口粮，还购置了锅帐器械，已经用去二万多两，只剩下三万多两。看来还得给城内守军补齐口粮，那就所剩无几了。不用说，城内军火并无储备，弹药铅丸都不够用？”

“大人说的极是。”

江忠源道：“你听好了，刚才所说的一切，你都要设法置办。”

现在一切情况都明白了，原来庐州钱粮军火都很匮乏。江忠源更担心的是人才缺乏。刘裕珍急于撂挑子，身边的胡元炜已经欺骗了他，十分可疑。新任按察使还没到来，只能由罢了官的张印塘代理。拣发的四名知府只到了一个陆希湜，候补知县只有几个，就连候补佐杂也只有十几人。江忠源对他们都不了解，要办的事情这么多，不知派谁为好。

江忠源感到自己被人诱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他清朗的眼神里忽然蒙上了狐疑的阴霾。他一向以忠诚待人，最不能忍受欺骗，何况在最紧要的关头。他的心犹如被刀插一般刺痛。他强压着怒火，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下去吧。"

胡元炜低眉回答："下官就去筹备，就去筹备。"

江忠源觉得此人必须考察，但眼下的公务千头万绪，无暇跟他罗唆。胡元炜走后，江忠源独自思量安徽的局面。长江南岸，从东流直到芜湖，滨江几百里，太平军的船队可以随处停泊，也就可以随处登陆；长江北岸，西自望江，东至和州，沿江六百多里，防不胜防，其中东关最为关键，而玉山与张印塘只有二千二百人。

江忠源没有兵力增援东关。庐州是座大城，城墙都已倒塌，守军这点部队还不够扼守一道城门。他被胡元炜戴了笼子，若无援兵到来，庐州肯定守不住。但是笼子已经套在头上，已经逃不掉了。按照江忠源的脾气，他既然已到庐州，就不肯弃城退守。

庐州的防务存在太多漏洞，应该马上弥补。江忠源呼唤随从，派人到街上张贴告示，要求拆毁城外民房。

深夜，刘裕珍匆匆赶到巡抚衙门，说道："江大人，派往沙河防守的乡勇败回了！"

江忠源叹道："逆贼已过沙河，现在拆房都来不及了！"

诡异重重

江忠源抵达庐州的第二天，刚到薄暮时分，就有飞马来报：胡以晃的前锋已抵达庐州以南五十里处的派河。江忠源下令关闭城门，当夜撰写防御守则，告诫所有的官吏。

十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从四面逼近庐州。守军登上南墙了望，只见车马扬起一片飞尘，炮弹落在城楼下方，大炮弹有鹅蛋那么大。正在此时，江忠源骑马到来。只见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军官前来报告："中丞大人，逆贼号称数万，我们怎么办？"

江忠源一看，来人是他在京城曾国藩寓所见过的李鸿章。昨日他已听说李鸿章从舒城带勇撤到了庐州，不想今天便在城下见到他。江忠源说道："少荃老弟，你我都是涤公的学生，彼此不必拘礼。我带来的兵力只有二千多人，分配到各方城墙防守，兵员过于单薄，还得设法增加人手。"

江忠源略一沉吟，问道："留在城内的百姓，不知还有多少？"

李鸿章答道："还有四五万人，可是官员不许百姓登城。"

江忠源说："庐州居民没有见过逆贼，如今躲也躲不过，倒不如请百姓各备铲柄锹锸，全部登城，自由观战。"

李鸿章说："这倒是个好法子，人多了，自可为守军壮胆。"

于是，江忠源令官员们发布告示，欢迎百姓上城观战。时过不久，城墙下挤满了人，约有几万人，发出一阵阵呐喊。城外的太平军听到城内人声鼎沸，不知守军虚实，稍稍退却，抢占民房，构筑掩体，用枪炮向城内射击。江忠源拖着病躯登上城楼，抓紧分分秒秒部署城防，激励

将士誓死守城。他叫来几名通信兵，写就几纸公文，令他们飞马分头送给六安的音德布，东关的玉山和张印塘，以及凤阳的袁甲三和颍州的臧纡青，请他们火速领兵来援。

江忠源发现，水西门城墙太矮，城外的坡陇偏偏最高，太平军在坡上扎营，可以俯瞰城内，所以此处最为危险。江忠源说："我就驻扎在这里，我要亲眼看到城墙加高培厚。"

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在湘军中只是一个幕僚。但他自从创建淮军以后，就形成了宏大的格局。

巡查结果表明，大西门也是一个隐患。这里民房逼近城根，城外又无壕沟，太平军一到，就在该处开挖地道。江忠源令邹汉勋和邹召旬驻守，雇觅民夫，从内朝外迎挖。

江忠源在水西门现场办公，当即给其余各门委派守将。德胜门由四川都司杨焕章负责；南门由云南参将惠成驻守；小东门派池州知府陈源兖驻守；大东门派胡元炜驻守；北门派合肥县知县张文斌把守。他要求其余文武官员一律驻扎城上，分别守卫关键之处。布政使刘裕珍也有任务，江忠源令他白天总理军务，夜晚巡视各个城门，严密巡查。

庐州城防守最大的困难是城墙太长，守军兵力不够分布。三十六里长的城墙，共有四千五百七十多个城垛，可是守军只有三千三百人，就算一人守一个城垛，兵力还是不够。而且部队多为刚刚招募的乡勇，不懂守城规矩。江忠源只得将他带来的几百名老兵分布在各个城门，他手边并无一支劲旅。此外，各门的月城厚度不满三尺，高度不及一丈，又与主城墙不通，防守更难得力。

见到胡元炜以后，江忠源的心已冰冷。他对这个说假话的家伙窝着一肚子气。这个知府，平日没有部署防守，事到临头，又给上级打假报告。江忠源越想越恨，每见他一面，少不了申斥一通。胡元炜不想挨骂，干脆躲起来，不再到巡抚这里露面。

好在城内的绅民给巡抚送来了温暖。他们深明大义，见江忠源带病登城部署防御，人人感激兴奋，出丁助守，而且自动设立后勤局，分头送茶送饭送粥，昼夜不断，部队无须开伙，可以专意守垛。

当天夜里，江忠源就撰写奏章，将城防情况奏报朝廷，同时向咸丰请求更多的援兵，并请筹拨饷粮，以济急需。

第二天夜半，胡以晃下令对庐州发起围攻，太平军悄悄在西平门架梯缘墙而上。城头上的守军将领是个长相颇为怪异的汉子，他身材不高，双目深陷，眼珠略带绿色，宽宽的额头下是一对高耸的颧骨，下颚瘦削，胡须坚硬。他说一口湖南土话，庐州无人能够听懂。

此人就是七月份跟随江忠淑增援南昌的邹汉勋。此时他按照平时的习惯，已经喝下几杯酒，袒露一条手臂，在城头巡视，忽听得一阵异常的响动，探头一看，只见敌军爬梯而上。他当即发出一声怒吼，一挺长矛，向敌军刺去。守军听到他的吼声，纷纷上前，奋力杀敌。太平军蜂拥而上，刚要登城，被邹汉勋抢上去，刺毙将领，夺得黄旗。太平军顿时泄气，舍梯而逃。守军斩杀一百多首级，邹汉勋战功最多。

邹汉勋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书生，打仗却异常勇猛。邹家五兄弟个个都是颇有建树的学者。大哥邹汉纪是个音韵学家和地理学家；二哥邹汉璜是医学家；两个弟弟邹汉嘉和邹汉章对军事地理学颇有研究。南昌解围后，邹汉章已返回湖南，投到曾国藩帐下。

邹汉勋本人博学多闻，喜欢写长文，墨艺不合规范。他中式的文章中所引用的语录，九房考官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出自哪一本书。当时宋子亭在外帘，最称博雅，考官将这份卷子拿去请教，宋子亭也不知道，只好说："我回到寓所翻翻书就知道了，诸位翻书也是白搭。"

尽管庐州百姓对守城显示了巨大的热情，城内仍然暗流汹涌，令新到的巡抚防不胜防。有个名叫郑潮的小衙役给太平军做内应，正在秘密破坏社会秩序。

胡以晃开始攻城时，书生徐子苓在姻亲家吃晚饭，见邻居家的主妇个个都杀雄鸡，把血沥在放了水的盆子里，插上筷子，置于门外，并在门楣插上香烛。

徐子苓不解，向主妇们询问其故。女人回答说："抚军有令啊，咱们照办。"

十一月十四日五更时分，天下大雾，拱辰门突遭炮火攻击，城楼上炮子滚滚如注，太平军冲锋时吹着响哨，如同鬼怪呼啸。居民在雾蒙蒙的世界里，目睹阴惨惨的火炬之光，听到这种恐怖的声音，吓得魂不守舍。

太平军在大雾中冲杀过来，知县张文斌率部抗击，把总尹孝忠、外委张得贵、武生周恩及兵勇奋死抵御，毙敌四五十名，尹孝忠腹部受枪伤，不久身故。张得贵炮伤肩膀，右手被炮弹击伤，当即断落三根手指，拼死不下火线。

迷雾之中，其他各门也有太平军分扑。陈源兖和程智泉在时雍门堵击，斩杀六七十人。太平军发起更猛烈的冲锋，周恩父子率部拼死堵击，才将太平军击退。

各门当天合计击毙太平军六七十名，阵亡乡勇二名，居民一名，受伤兵勇十余名。

天亮以后，胡以晃又下令分攻六门，将领举着黄旗冲在前面，大炮推到德胜门下，云梯架上了城头。都司杨焕章和把总尚德胜将敌军击退，夺得五十多架云梯。其他各门都有斩获。

战斗结束后，徐子苓来到城楼上陪陈源兖饮酒，他问道："我有一事不明，抚军为何令百姓杀鸡取血，在门外祭祀？"

陈源衮大吃一惊："这是什么话？江大人没下这样的命令啊。"

酒罢，徐子苓中午沿着菜地行走，见几名衙役手持令箭，步履匆匆，鸣锣喊话。顷刻之间，各家各户又燃起香烛。衙役还宣布百姓不得

蓄水，要把棍子长竿之类全部收藏。

第二天，城内又有怪事，一些人在街头巷尾大喊："江巡抚派人收集妇人亵布，制造旗纛，压制逆贼。"过了一会儿，一群捕快涌来，将造谣者抓住枭首，脑袋挂在威武门下。

但是内应又有新的花招，四处放火。民房屡屡失火，随即谣言四起，但追根究源，都不知从何而来。

这一天，胡以晃重点攻击时雍门，但攻城将领被程智泉用大炮射毙。百姓帮着将滚木推下城头，用火罐和砖石往城下齐砸，大创太平军。中午时分，太平军从东大桥而来，一名头裹黄巾的将领骑马当先，身后有几辆大车。走到包公祠前，守城百姓中有一位木工从墙缝里开枪射击，击中太平军将领，致使人骑惊飏，跑了一段，方才倒地。有一名军官头戴红帕，手持腰刀，翘立墙头，跳下城墙，奔向太平军，将他们惊退。官军缴获两车盐和一驴一马，俘虏敌将一名，还有不少服装。

此仗之后，江忠源再次上疏向朝廷求援。他说守军兵力单薄，军饷不够，加以敌情诡谲，既盘踞民房以为藏身之固，又在民房中分扎营垒，企图围死庐州；现在天气严寒，恐怕日久部队发生懈怠，而他本人疾病尚未复元，又担心身体支持不住，请求皇上迅调援兵，多拨军饷，星速救援。

江忠源在奏疏中高度评价庐州百姓，他说，他曾力守桂林、长沙、南昌各城，绅民中不乏急公好义之人，但都不如庐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请求皇上下诏嘉奖，鼓舞人心。他请咸丰允许他在此特殊情况下，随时保奏出力人员，将不服从命令的官员随时正法。

这时候，江忠源感觉到知府衙门有鬼，对胡元炜已经起了杀意，但他还没找到机会。

定时炸弹

且说庐州已经开战，咸丰方才接到舒城失陷的奏报。他为庐州悬心已有数月，然而不好的结果还是发生了。他情急之下，严催舒兴阿率部驰救庐州，令已到徐州的和春向庐州救援，还叫吴文镕速派戴文兰赴皖。财政方面，他令张芾给江忠源拨银十万两，要求河南与山东迅速筹解银子前往安徽。曾国藩率领六千名楚勇，乘坐炮船去增援江忠源，仍是咸丰最大的指望。

江忠源请袁甲三从凤阳速发救兵，袁甲三却很为难。他手下的兵力，宿州营兵已返回驻地，其余的兵力也分拨到各地，如果全部开往庐州，淮南一带就会人心惊惶，土匪会趁机捣乱。如果他另外招募兵力，恐怕很难得力，对于庐州起不了作用。

袁甲三把希望寄托于陕甘总督舒兴阿。此人奉旨援皖，带着几千名营兵，已于十月十七日从河南陈州起程，向安徽开来。袁甲三派飞马给他送信，请他火速赶往庐州，估计十天内能够赶到。袁甲三对这支部队期望很高，他相信，只要舒兴阿能与江忠源会合，必能保住庐州。

袁甲三没有救急，却表现得颇有远见。他似乎更加操心眼下还不存在的危险。他说，倘若太平军在庐州被江忠源击败，有可能向北逃窜，徐州和宿州一带就会吃紧，而临淮和固镇更是紧要的门户。他决定赶赴宿州，先行部署，与和春商酌，如果和春进扎临淮，就让他驻守固镇。袁甲三自己的兵力全部交给和春指挥，构成第一道防线。他跟王梦龄、百胜等人分驻宿州和徐州，作为第二道防线。说来说去，袁甲三就是见死不救。从庐州救急的角度来看，他这种事前诸葛亮比事后诸葛亮好不了多少。

袁甲三是个明白人，对安徽的形势看得十分清楚，所以纸上谈兵很

有一套。他主张庐州以北应以防守为主，庐州以南应当发起攻势。他认为朝廷把英勇善战的江忠源派到庐州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可惜江忠源兵力太少。对于安徽的乡勇，朝廷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他们不如楚勇训练有素，自从正月安庆失陷以来，所招的乡勇无不遇敌即溃，甚至助敌投敌。凤阳的乡勇在城陷之后跟随敌军抢掠；舒城的乡勇战败后把敌军引入城内。所以，江忠源不能依靠安徽的乡勇，必须得到舒兴阿三千陕甘兵力的补充，才能发起攻势。袁甲三的错误在于，他对舒兴阿及其手下的骑兵估计过高，其实这支部队远远不如他所想的那么骁勇。

江忠源指望不上袁甲三，但他还有两支援军能够依赖。戴文兰正从湖北赶来，舒兴阿率四千九百多人从陈州由水路而来，都在路途上了。此刻他还不知道，刘长佑接到他的几封告急信，恰好病情略有好转，便率领旧部三百人，和江忠浚在家乡增募的二千人一起，经蕲州和黄州赴援庐州。

江忠源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尽量采取手段瓦解敌军。在对付造反军的策略上，他跟道光末年镇压雷再浩造反时已有不同。那时他力主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他的主张与地方官员的仁恕之道两相抵触，未能实施，反而给他招来嗜杀的名声，赚了一个“江屠夫”的外号。但在浏阳征义堂一役，他遵照左宗棠的安排，只惩首恶，不问胁从，办得非常漂亮。也许在几年的征战中，他发现敌军阵营中确有许多贫苦善良的百姓，于是也就改变了想法。

江忠源分派官员，以巡抚名义发布解散胁从的告示。他郑重宣告：本部院已令各路将士限期进兵，考虑到平头百姓盲目跟从逆贼，不忍他们玉石俱焚。粤贼凶残异常，没有人性，杀死父亲而掳掠儿子，奸淫妻子而杀其丈夫，焚烧屋宇，抢劫家资，把你们当奴隶驱使，当罪囚拘押。每次作战，都将掳来的平民当炮灰，替他们抵挡子弹和刀箭，稍有退缩便被杀身。战败被俘，官兵因其有抵抗行为，也会斩首示众。你们

若有人性，自应激发义愤。现在你们进退都是一个死，只有反正才是活路。

江忠源对他所谓的胁从人等开出了条件。他说：本部院奉到上谕，自动投诚者免死，杀贼立功者受赏。本部院已预先通知官军将领，凡是投诚者，无论造反时间长短，只要自首，就是良民，不准妄行杀戮。逆贼中的头目，若能痛改前非，洗心归化，也会量才录用，还要重加奖赏，决不食言。

就在江忠源发布告示的这天夜里，胡元炜待在知府衙门，思考着明天如何应付巡抚大人。一个黑衣蒙面人闪身而进，扯下面罩，从身后轻轻一拍他的肩膀。

胡元炜惊出一身冷汗，回头一望，看到了一副熟悉的面容，于是又惊又喜地喊道："恩人，你怎么来了？"

黑衣人把食指举到唇边，轻嘘一声，叫胡元炜压低声音。

来人是胡元炜生命中的一个神秘人物，胡元炜知道他神通广大，但至今不知他的身份。此人对胡元炜恩重如山，如果没有这个人在他的人生中出现，胡元炜现在肯定还是一个乡下的平民。

胡元炜年轻时官瘾很大，却又不愿寒窗苦读，无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咸丰初年，他的机会来了。朝廷为了募集军费，大开捐纳之风气，杨秀清认为有机可乘，从心腹当中挑出一百多人，个个面目端正，身材魁梧，令他们伪造姓名和籍贯，前往京城买官，并指定省份，要求分配到该省候补官职，预伏内应。有的奸细买到了道员和知府的官职，清廷的组织部门竟然毫无察觉。

除了为自己人买官，杨秀清还在官瘾很大的平民中物色对象，出钱替他们买官，以此收买过来。胡元炜也被他们盯上了。

胡元炜当时向亲戚朋友告贷，借得几百两银子，打算去京城捐个从九品的杂职。动身那一天，他在渡口等船，和一个陌生人攀谈，话很投机，决定结伴同行。那人正是为杨秀清执行卧底计划的奸细之一。

到了京城，他们一同下榻客栈。胡元炜天天到外面活动，但忙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买到官职，回到客栈，躺在床上唉声叹气。

奸细见状，问道："这些天你都忙些什么啊？干吗这么无精打采？"

"嘿嘿，本想捐个小官做做，可是没门。"胡元炜答道。

奸细说："何不把履历给我看看？或许我能为兄台办到。"

奸细拿到胡元炜的履历，几天之后，跑回客栈，对胡元炜说："我为你找人捐了个知府。银子不用给我了，你回家还要路费嘛。"

胡元炜惊呆了，眼睛瞪得溜圆。他原本只想捐个九品超级芝麻官，因为他实在是囊中羞涩，没想到，这位新朋友为他捐了个五品知府，而且还分文不收。天上掉下了馅饼，胡元炜惊喜之余，对新朋友满怀感激。

奸细拍拍他的肩膀，说："大丈夫在世上走一遭，何必当个龌龊的小官。朋友间应该互通有无，我有余钱，怎么不为你图个像样的功名呢？"

扑通一声，胡元炜两膝跪地，拜谢不停，说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份恩德。

胡元炜出了京城，回到安庆，不久就奉命出任庐州知府。可是到任不久，就遇上了胡以晃进攻庐州。胡元炜资望尚浅，朝廷怎么可能让他身负重任，防守一座大城？胡元炜自己不知原委，其实是有人幕后操

纵。那个操盘手，正是为他谋得官职的神秘人物。

胡元炜自从出京之后，跟这位大恩人不曾通过音信。临别时，恩人叮嘱过胡元炜不要将他捐得知府的内情告诉任何人，所以胡元炜一直讳莫如深。

此时，恩人就在眼前，胡元炜心中充满了好奇，问道："大哥深夜造访，有何见教？"

黑衣人对他一笑，说："有要事相托，请到密室细谈。"

胡元炜将恩人迎进内室，再次拜谢他的恩典。黑衣人说："你不用谢我，我还有借重老弟的地方。首先我要告诉你，我就是城外攻打庐州的天国中人。我们将在十二月十七日攻下庐州。你不是想做官吗？只要你能迎降，庐州知府还是你来当，还将受封王之赏，否则你绝对活不过今天，因为这城内到处是我们的内应。如今庐州兵寡饷缺，如何守得住？与其执迷不悟，自取早死，何不选择一条富贵之路呢？你不是要报答我的恩情么？你自己看着办吧。"

胡元炜并未犹豫太久，决定寻找合适的时机，把太平军放进城内。

第十六章　明争暗斗

野史：胜保爱端架子

咸丰以来，统兵大员只有曾国藩未尝台坐，每次接见僚属必定台坐的大员是胜保。所谓台坐，是一种旧制度。大官见小官，在中间设一个单独的座位，坐在上面，参见者坐在两旁。曾国藩身名俱泰，而胜保不获善终，那是因为满招损，谦受益。

难以调和的矛盾

就在江忠源奔赴庐州期间，咸丰发现了直隶官军存在的问题。原来官军的数量其实并不短少，问题出在胜保和僧格林沁身上，他们之间因指挥权的归属发生矛盾。咸丰为此十分头疼，劝谕僧格林沁，叫他跟胜保合力同心肃清畿辅。咸丰也担心胜保失去积极性，赏给他黑狐腿马褂一件，珊瑚豆大荷包一对。为了一碗水端平，咸丰又于十月二十五日下旨，表扬僧格林沁关心士卒，与部属同甘共苦。上谕还说：天气严寒，僧王辛劳备至，朝廷表示慰问，给你发去一顶御用貂皮帽子，一件黑狐马褂，一个绿玉烟壶，一个四喜扳指。

但是咸丰的调和工作并未奏效，胜保仍然得不到僧格林沁的配合，急需增兵。郝光甲半月之久尚未到营，连消息都没传来，胜保请旨将他革职，仍令带兵，以观后效。咸丰批准胜保的奏请，几天后，又将张集馨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在全国战局不利的情况下，林凤祥占据着静海和独流，犹如插在咸丰肋间的尖刃，咸丰真想胜保为他利索地动一个手术，拔出这把尖刀。十一月一日，咸丰谕令胜保在十天之内消灭这股太平军，不得再有拖延。

咸丰正在拭目以待，八天之后等来了一份胜保发牢骚的奏疏。胜保满腹委屈，说他虽然得到君主的赏识，却得不到同僚的谅解。僧格林沁每天派差官来他军营中打探消息。他每次发起攻击，都要把差官带到阵前，一一说明情况，令其回报僧王。此外还要向僧王做书面汇报，给皇上的奏疏也要预先给他审读，如此虚心下气地求得团结一致。

胜保得出一个印象，即便僧王不怀疑他，僧王左右的幕僚多半是在广西吃过败仗的人，未必不对他满怀妒意。上月十一日的独流之战，僧

王派奕纪到阵前接应。奕纪临阵胆怯，未敢上前，胜保看在他善造火器的分上，只是申饬了一番。在山西误了战事的臣子也对胜保怀恨在心，似乎是因为他的参劾害得他们丢了顶戴。皇上屡次谕令德勒克色楞及达洪阿前来，他们也以为是胜保的意思，对胜保心怀怨恨。胜保认为自己生存在夹缝之中，办事做人都很棘手。为了说明这不是他的多疑，他说有达洪阿和奕经为他作证。胜保请求咸丰对这些妒贤嫉能的行为加以严厉的谴责，以杜绝同僚的恶言；要不就简派亲信重臣来任总指挥，他只要遵命办事就行了。

胜保这一通牢骚堵住了咸丰的嘴，他不但没有申斥胜保未按期完成任务，反而要安慰他：朕任命你为统帅，难道你还不是朕的亲信？

咸丰认为，他交给胜保的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一度战无不胜的满人旗营。可这正是胜保的苦恼所在。咸丰的精锐在胜保手中就是老爷兵，绝对不会冒死冲杀。胜保主要靠天津的民兵向独流进攻。他每次发起攻击，都是天津民兵率先攻入木城，旗兵却无人跟进，听任民兵在敌营内挨打。民兵伤亡惨重，对正规军心生怨恨。这个矛盾胜保不便直言，咸丰一时也领悟不到其中的弊端。山东监察御史向咸丰奏报，要求嘉奖民兵，处罚旗营军官，也未引起咸丰的重视。

时间又过了十一天，胜保还是未能报捷，反而请求增兵。咸丰依了他，令恭亲王等人立即挑选前锋护军骁骑技勇各营兵共一千名，交瑞麟统带，前赴胜保军营。

胜保在等待一个机会，只要水流结冰，他就发起攻势。庆祺派人给他送来密函，报告独流西北有水之处近日将会形成坚冰，而敌营防范稍疏，易于攻扑。

胜保对庆祺并不放心，亲自到前线察看地势。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率百名护卫乘坐冰床，来到西北面积水处视察，然后折回庆祺营中，面

商机宜。绕到第六铺时，忽然东南方枪炮声不绝于耳，胜保料定是官军开始进攻了。他眉头一皱，心想：我不在营内，为何擅自开战？转念一想，南岸有德勒克色楞和达洪阿指挥，一定能够顶住；可是北岸兵力较少，敌军可能从那里突出。胜保驰马先赴北岸，果然看到官军已被敌军主力包围。胜保令卫队开火，击毙敌军军官四五名，击倒长发太平军三四十名。太平军抵挡不住，开始撤退。

胜保命令部队掩杀，遥见南岸官军也投入了战斗，还听到神威炮在连射，太平军的黄旗纷纷倒落，敌军尸体枕藉。胜保心想：我军已获大胜，应趁势两岸夹击。不料南岸官军马上撤出了战斗，太平军发射喷筒火弹，掉头攻击，官军自相拥挤践踏。胜保知道南岸官军有险，但隔着河流，无船可渡，只得干瞪眼瞧着。

值得胜保庆幸的是，北岸的太平军已奔回土垒，胜保得以从浮桥渡到南岸大营。这时太平军已退入木城，胜保下令收队，追问南岸部队为何早早收兵，各营将士向他报告经过。

“钦差大人，本日午时，我们忽见贼垒拥出二三千人，分三路扑来。我军奋力迎击，毙贼无数。下午逆众倾巢而出，我军分头掩杀，逆贼顺南堤逃走，副都统佟鉴下令开炮横击，黄旗纷纷坠落，堤面贼尸填积，我军约毙敌四五百名。敌军未能入垒，乱了阵脚，南北两面又有知府朱镇、知县谢子澄带勇追杀。敌军沿堤岸上下狂奔，窘蹙万状。”

“行了行了！”胜保气呼呼地说，“你们只需回答：究竟为何提早收兵？”

“回大人，因为出了一点意外。”

“有何意外？快讲快讲！”

“佟军门见敌军大溃，飞马驰赴壕边，搜查敌营搭壕的木板，意在

断敌归路。可是随行兵员不过二三百名，敌军拼死从佟大人背后冲去，将我军分为两截。佟军门下令搜取木板，不料木板冻在冰层之内，一下子无法拔出。佟军门下马指挥抽拽，脚底一滑，跌倒在地。敌军蜂拥前来，举矛齐刺，佟军门顿时阵亡。朱知府和谢知县遥见佟军门被困，十分危急，指挥部下援救，却已来不及了，只得亲自策马跑去救护。谢知县身受七伤，跳水自杀而死，朱知府也被枪击伤。幸亏我军主力及时赶到，敌军夺桥奔回，我军仅将朱知府扶救回营。”

“还有什么损失？”胜保追问。

“护炮官兵及拉炮丁夫被敌军冲散了。”

“这又是为何？如实说来！”

“达军门指挥健锐营与火器营靠近营垒，收队时先行退下，全军受到影响，逆匪又全部从营中扑出，德大人急令吉林骑兵和蒙古兵极力抵御，又蒙钦差大人从北面给予了火力支援，始将贼匪击回营垒。健锐营与火器营再次撤回，溃不成军，以致二品大员失援阵亡，四百斤神威炮八尊遗失一半。”

胜保总算是打了一仗，先胜后败。但他很容易开脱自己，不但不主动承担责任，还说了一些便宜话：“本帅离营只有半天，未能临阵指挥，就出了这等事情！达军门久历戎行，部下都是京旗劲旅，跟随本帅作战已非一次，对指挥的诀窍也应该略有知晓了吧。想不到他贪功锐进，又因轻退失利，致使逆贼在万分穷蹙之余，又重振了军势。”

咸丰得到奏报后，并不认为胜保能够不负责任。胜保身为统帅，是所有部队的总指挥，为什么离营半日，部属就会不听指挥，轻率进兵？平日总说号令严明，体现在什么地方？咸丰将胜保和德勒克色楞各降四级留任，拔去花翎，以示薄惩，达洪阿即行革职，交胜保责令带罪自

效。

胜保能力有限，咸丰已经看出来了，只是没有明说，但他不能容忍胜保的骄傲情绪。胜保毫无耐力，跟僧格林沁互不买账，忘了自己原本只是一名学士，竟然以常胜将军自居，不把僧王放在眼里，岂不是托大？难道你不知道，连朕都对僧王忍让几分？你凭什么忍受不了？咸丰一怒之下，要把这个苗头打下去。他特意对胜保下了一道圣旨，加以申斥。

上谕说，胜保指挥军队追剿渡河北窜的逆贼，打了几次胜仗，所以在怀庆解围之后，朕特授你为钦差大臣，朕待你不为不厚，倚重不为不专。你中夜扪心，也应当知感知惧。可是自从逆匪占踞独流、静海以后，你渐有自满之意，导致两次失败，还推卸责任，又何以折服将士之心？你经这次训谕后，若能反躬省过，与所有将士合力同心，限期消灭逆贼，不但可以尽赎前罪，仍然可以获得奖赏。如果照此拖延下去，虚费朝廷的银子，那是你自己承受不了皇恩，国法又岂能放过你？

咸丰训斥归训斥，仍然希望胜保从战场发来捷报。可是十二月十八日，僧格林沁有奏疏到京，说他暂驻王庆坨，扼守敌军北上的道路。咸丰眉头紧皱，觉得此事十分棘手。王庆坨离敌营三十多里，僧格林沁不去攻击敌军，守在王庆坨干什么？看来他是不愿跟胜保共办一事，有意回避啊。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理应申斥僧格林沁，但他没有这样做，很明显是有所顾忌。眼前的这台戏如何唱，他还没有想好。他只能继续对胜保施压。第二天，他给胜保和德勒克色楞发了一道上谕，谴责他们拿小胜仗来敷衍塞责，没有定下扫荡逆贼的期限，同时提醒他们：新建的军营逼近敌垒，要严防敌军狗急跳墙，以免损失有生力量。

山东堂邑人宋景诗参加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向清军官员胜保投降，官至参将。后来因清廷将胜保治罪，他再次率黑旗军起义，参与捕杀僧格林沁的战斗。他的结局说

法不一。

到处都在窝里斗

天津战区陷入僵局的时候，咸丰指望江苏战区传来捷报。然而事与愿违，琦善奏报：仪征于十一月三日失守。

官军丢失仪征只是扬州板块失利的序曲，对杨秀清而言则是解救扬州驻军的一个步骤。赖汉英此时已被杨秀清从江西调回，在江北登陆。他和仪征驻军一起，以仪征和瓜洲为据点，向北面的扬州推进。

十一月二十三日半夜，瓜洲的太平军探得瞿腾龙手下的一支乡勇，由冯景尼统领，分为两部，驻扎在扬子桥附近。一处在扬子桥之北，一处在扬子桥附近的庙内。太平军决定拔掉这两颗钉子。他们从运河东岸偷渡扬子桥，抄袭瞿腾龙乡勇的后背。太平军潜至寺庙时，乡勇还在睡梦之中。他们将寺庙团团包围后，发起突袭，一通砍杀，击毙和俘虏几十名乡勇。

此战惊动了其余官军，各部纷纷派兵救援，但太平军已从扬子桥撤回河南。冯景尼决定向桥北增兵防守，赖汉英则决定再打一个突袭。第二天下午，他们绕到扬子桥下游，再次渡到北岸，攻击扬子桥军营。经昨夜一战，乡勇已毫无斗志，听说敌军又来袭营，不战先溃，把大炮和其他武器全部留给了太平军。太平军两战得手，备受鼓舞，分兵攻击雷以负责防守的施家桥。守将张翊国带队逃走，赖汉英兵不血刃地进占施家桥。

从扬子桥军营溃败的一千多名乡勇手执兵器，沿途抢掠，令局势更为动荡。

太平军从仪征到施家桥一线的胜利，威胁到扬州以南的官军围攻部队，琦善不得不立即做出反应。十一月二十五日黎明，他令瞿腾龙挑选

各营精锐，从三汊河渡至运河东岸，向太平军发起反攻，暂时遏制了太平军向北的攻势。但是赖汉英转向东路推进，扬州以东的乡勇全部溃散。赖汉英占据了官军的陈家巷营盘，继续推进到三里桥，随时可能攻击慧成和晋康驻守的湾头。

第二天，赖汉英从三汊河进逼扬州城，猛力攻击官军，击溃琦善的围城之师。城内守军在曾立昌指挥下奋力突围，与赖汉英一起归并到瓜洲。琦善率部入驻扬州，上奏自请罢官，留营效力。

按照琦善的理解，放跑了曾立昌是慧成的责任。慧成驻守扬州以东，招募的乡勇超过一万名，口粮充足，不知为何全部溃散，慧成带着剩下的一百多名兵丁匆忙上船逃跑。琦善和陈金绶在南面阻击，东面却出了纰漏，赖汉英得以绕道向北推进，接应曾立昌突围。

慧成的说法却不一样，他说，敌军从仪征开到运河，搭建浮桥，向东攻击。琦善的部队都在西岸，却不阻截，也不拨兵援助东路，致使敌军北上，解了扬州之围。

两位大员各执一词，互相推诿责任，与天津战区僧格林沁和胜保的矛盾如出一辙。

官军在扬州片区连连受挫，金陵片区的官军却毫无声息。向荣向咸丰奏报，说他正在执行一个巨大的计谋，暗中通过内应瓦解城内的贼党，现在已陆续有几万人逃到城外，城内密报，约有三千多人等待着内外夹击。他正在准备攻城器具，等到大炮撑上炮架，就对城内开火，发起总攻。这是不是他为按兵不动寻找的借口，谁也无法判断。

武汉战区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太平军于十一月份重新在黄州集结，对上游构成极大的威胁。而崇纶对吴文镕的刁难变本加厉。为了应对敌情，吴文镕主张从省城派出兵力，走陆路侦探敌踪，寻机攻击。之

所以不走水路，是因为曾国藩的水师尚未齐备。崇纶马上唱反调，坚持要立刻雇用几百艘民船，派出五千兵力，水陆并进。吴文镕说："现在城防兵力匀不出五六千人，而民船临阵必退，反而误事。"于是崇纶不再理睬吴文镕，连总督给皇上奏报军情，他也不肯列名。吴文镕对这种无赖的态度无可奈何，请求咸丰将自己罢免，另派重臣接任，或者先让崇纶兼代总督。

吴文镕此举犯了咸丰的大忌，紧要关头，咸丰最恨臣子们撂挑子。臣子们可以互相不买账，但不能拿脸子给皇上看。咸丰严旨申斥吴文镕，责成督抚同心协力。他仍令吴文镕迅速带兵出城迎战，令崇纶专办武昌城内外防守，又令台涌火速赶往德安接手防务，以便青麟调往武昌。

十二月初，吴文镕决定奉旨出征。这是一个无奈之举。皇上不许他等待曾国藩组建水师，担心延误出征，那么他只得领兵赶紧渡江，驰赴黄州前线。他对此次征战毫无把握，已经怀着必死的决心。他被崇纶逼到这个地步，只能以死来抗争崇纶的无理取闹。

吴文镕决定从武昌带走四千兵力。由他先后调往黄州前线的兵力，共计七千多人。他给崇纶留下六千人守城，担心省城兵力不够，通知官文从荆州调二千名满兵来接济武昌。

吴文镕正要开拔，崇纶忽然觉得失去了安全感，动员僚属一起去跟吴文镕商量："制军大人大可不必急于带大军出城，先派唐树义率领水师去黄州就行了。等到军饷和兵力充备之时，大人再亲自前往，如此便可防剿两不耽误。"

崇纶出尔反尔，吴文镕哪里肯听！崇纶说服不了吴文镕，又向皇上告了一状，说吴总督性情偏执，不听人言，没有因时制宜，不搞集思广益，以致百姓愤怨，官兵离心。

咸丰接到告状的折子，也看出崇纶自相矛盾。此人先前参劾吴文镕闭城坐守，现在又责怪吴文镕坚持出城作战。咸丰非常诧异，崇纶为什么出尔反尔？为什么从直隶到江苏到湖北，官军领导班子总是在关键时刻闹不团结？唉，也罢，这两位大员同在一城，一定互不相容，还不如将他们拆散。于是他坚持要吴文镕赶紧渡江，亲赴黄州指挥作战。

咸丰正在为各地大员与朝廷离心背德而烦恼，又接到张芾奏报，以江西财政困难为由，请求暂停采买铜铅运往云贵。咸丰觉得此人越来越不听话，奉到谕旨时不能虚心体会，为皇上分忧，反而“呶呶置辩”，于是决定将他交部议处。

咸丰罢免了穆彰阿，对他手下的红人张芾与陈孚恩自然也不喜欢。南昌保卫战中，这两名失宠的大臣都在城内，与江忠源合作得不错，守住了危城。但咸丰并未因此加赏张、陈，反而指责张芾保奏太滥。张芾凡有所请，咸丰总要找茬子驳回，并颁谕申斥。这一次的奏章，也许确实带着张芾的几分怨气，但咸丰比他的怨气更大，所以张芾撞到了枪口上。

团结一致的湖南

骆秉章在十月份接到衡州和郴州的告急公文，称两地有大股会党起事。他决定将援赣湘军调回增援，给罗泽南发去命令：江西泰和会党窜扰湖南茶陵、攸县等处，令你部立即驰回湖南会剿。骆秉章强调是江西的会党杀进了湖南，所以要将援赣军撤回，使张芾那边不好反对，说明这位老人做官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江西镇压会党的战斗这时已经进入尾声。李续宾于九月二十日攻破了安福的一座敌营，然后再接再厉，击败朱村桥的会党。紧接着，他得知沔洞和洋山的会党在永新集结，于十月六日向永新攻击，几败会党后，追到莲花，烧毁会党的五座军营，将他们逐向湖北。五天之后，会军从安福撤走，李续宾进占安福城。这时他接到罗泽南的命令，叫他去吉安会师。

李续宾赶到吉安的时候，罗泽南率部从固江开到，罗李两营会师，于十月二十一日向湖南开拔。

骆秉章欢迎援赣军回省，令李续宾将吃官粮的士卒增加到五百人。加上体制外的湘乡勇，李续宾手下有了八百多人。罗泽南和李续宾两部分别定名为“中营”和“右营”，还刊发了两颗木印，官方化程度增高。从这时开始，湘乡勇各营确定了军旗的颜色，中营打红旗，右营打白旗。

官方虽然还没有为湘乡勇制定军饷制度，但李续宾的部队待遇还算不错。当时粮价便宜，士卒每天得到一钱银子就会乐得合不拢嘴。湘军各营发放饷银都缩水，只有李续宾按照湘平发足军饷。所谓“湘平”，是湘潭县所用的秤。用这种秤来称量银子，比国库的秤略少一点，每一两约合库平八钱一分一厘七毫。湘潭商务殷盛，常有汽船往还汉口；咸丰以来，将卒多为湖南人，营中称量银子的秤都是湘潭秤，所以推行于湖

南全省及长江流域的大商埠。李续宾能按湘平足额发放军饷，已是非常难得了。

李续宾与士卒同甘共苦，偶然遇到粮食匮乏，士兵每天只发四两米，李续宾也只领四两。他跟最下级的士兵打成一片，同卧同起。士兵的家人向李续宾家打听自家子弟的情况，李续宾收到家信后，一定会把那人叫来，将家里的情况告诉他。李续宾写家信时，也会把该士兵的情况写上，请家人转告他的父兄。士卒感恩戴德，愿意为他效死，不敢犯禁，右营因此而独享盛名。当时辰勇和楚勇自相仇杀，但他们都钦佩李续宾的品德和威望，不会攻击湘乡勇。

这时的湘乡勇接受骆秉章和曾国藩的双重领导。骆秉章在长沙给他们定编发饷，曾国藩则从衡州对他们发号施令。湘乡勇回省后，当即接到曾国藩从衡州发来的命令：永兴会党一千余人抢掠县城，驻扎在油榨墟，令你部往剿。罗泽南即日驰赴永兴，制订作战方案。他分派永兴的乡勇攻打圩北，自己率部直捣圩西和圩南。三面夹攻，攻破敌垒，斩杀大批敌军，将永兴平定。李续宾在十一月份打了十一仗，随后与罗泽南一起驻军衡州。

罗泽南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学者，一位老师，非常关心教育事业。他一边搜捕油榨墟的会军残余，一边集资修复石鼓书院。江西巡抚张芾上奏罗泽南平定安福的功劳，保升他为直隶州知州，与刘长佑一同留江西补用。李续宾得旨以府经历补用。

大约在罗泽南和李续宾征战永兴的同时，周凤山和曾国葆也奉命镇压常宁的会党，彭玉麟跟随部队前往。官军很快收复了县城。十一月十一日，会军逃到羊泉洞，曾国藩又调张荣组和储玫躬前往增援。会军三天后进占嘉禾，然后攻打蓝山，推进至道州的四庵桥。曾国藩添调邹寿璋和魏崇德增援。官军各营与会军作战均有斩获，储玫躬战功最大。

此仗结束，曾国葆来见大哥，汇报战斗经过。他特别推重彭玉麟和杨载福，说他们“才当任一军，不宜屈为帮办”。这时彭玉麟只是一介生员，杨载福前因守住了湘阴有功，已被提拔为千总，曾国藩决定重用二人，令他们分头招募水勇，各自率领一营。彭玉麟和杨载福从此成为湘军水师将领。

江忠源身在庐州，迫切需要湖南的援助。这时礼部左侍郎、光禄寺卿宋晋向咸丰提议，吕贤基死了，江忠源病了，曾国藩却拥有实力，可以依靠，应当令他挑选练勇，乘船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歼灭安徽沿江敌船，则会令金陵、扬州、镇江的敌军落胆，向荣和琦善就能将敌军一举扫平。

曾国藩奉到上谕，皇上令他率部乘船东下，与江忠源合作，迅速压制安徽的太平军。此时安徽的局面比任何省份都要糟糕，咸丰指出，不利的情况都是由于长江上面没有官军水师战船拦截追剿，听凭敌军往来自如。既然曾国藩也懂得水师的重要性，就应该火速建立水师，亲自统领，去拯救安徽的危局。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曾国藩已经彻悟了水师的重要性。但是咸丰千呼万唤的水师在哪里呢？曾国藩并非没有尝试创建水师，但他的努力失败了。木筏造过了，可是无法使用；水师的战舰湖南没人见过，幕僚们面面相觑，不知该从何下手。

曾国藩日思夜想，广泛听取意见。岳州营的守备成名标、广西候补同知褚汝航、知县夏銮等，先后奉派来到曾国藩的行辕。曾国藩请他们做了幕僚，询问拖罟、长龙、快蟹、舢板各种船只的式样，然后召集衡州和永州两地的工匠，按图制造。曾国藩也成为设计师中的一员，细心钻研，不遗余力。

这时候，广西巡抚劳崇光派人押送二百尊火炮前往湖北，船过衡

州。曾国藩得到消息，赶紧把押送官请上岸，说："这批火炮是要送往田家镇的炮台安装的，可是那里的驻防军已经溃败，你们还能往哪里送？不如将炮位留在此处，也请押运的各位水手留下，为我们教练水师。"

炮位留下来了，经费还是不够。湖南的财政部门无法满足他的需求，军饷还得靠募捐接济。曾国藩选派秀才和绅士，在各州县设立募捐局，但是不用官印，以防强权勒索。他自己印刷军功执照，盖上巡抚和布政使的印章，按照所捐的数额填发给捐款人，从六品到九品不等。

十一月二十六日，曾国藩终于给了皇上一点安慰。他向咸丰奏报，说他正在筹备水军和陆军，准备开往安徽作战。但是战船火炮和水军还未集结，他在等待广西右江道张敬修购办外国炮和广东炮一千尊，带领工匠从广东来湖南。张敬修来后，湘军便可开拔。

曾国藩为了解决湘军在征途上吃饭的问题，奏请设立水路粮台，从湖南的漕米中提取二三万石，作为湘军的粮食供给。为了确立使用捐款的合法性，他请皇上批准将他经手劝捐的款项用于湘军的军饷。为了进一步提高绅民捐款的积极性，又请求允许他随时发放吏部的卖官执照。对于曾国藩的请求，咸丰全部照准，还安排吏部给了他一些盖了大印的空白执照，可以随时填写，用来从捐生手中兑换银子。在这种意义上说，曾国藩的军队无论用的是财政拨款还是民间捐款，都是经过朝廷批准的款项，而捐款一项，是用作为国家资源的官衔来交换的。

曾国藩原来的打算是增募六千名步兵交给江忠源统带；奉旨筹备水师之后，他扩展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建立一支包括水军和陆军的万人大军，由他亲自率领，大举东征。江忠源从庐州发来求援信，语气非常迫切。为了给江忠源救急，曾国藩和骆秉章商议，决定派江忠浚率领一千名新宁勇增援庐州，曾国藩自己则留在湖南抓紧经营战舰。

这时曾国藩已形成了一个具体的进军方案。他要制造二百艘炮船，率领水师从江路进发，雇用二百条民船跟随在炮船之后；陆军则从大江两岸随同推进。执行这个构想需要巨大的经费，还要取得中央政府和湖南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与骆秉章书函往还，请求援助，骆秉章大致满足了他的需求，使这番大业得以完成。曾国藩把自己比为“蚊虻负山、商距驰河”，又说是“精卫填海、杜鹃泣山”，表明他在扩军时期所经历的艰难。咸丰三年的冬季，曾国藩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建立起了镇压太平军的利器——湘军水师，为他戎马生涯的辉煌铺垫了底色。

十二月一日，曾国藩委派褚汝航前往湘潭设立一座分厂，监造战船，衡州造船厂则委派成名标监督。他们制造的战船分为大、中、小三号，大号的叫做“快蟹”，中号的叫做“长龙”，小号的是从民间购买的钓钩船，改造为炮船。褚汝航在湘潭添造了几十艘舢板和小艇。两座造船厂的产品进行比较，各用其长，湘潭船厂的产品较为坚利。

第十七章　战守庐江

徐子苓《庐阳战守记》：

迹公（江忠源）之死，与城之破，非贼之强，战守之不力，民之不足与守也。

援军惨败

且说胡以晃率军来到庐州城下，连续四天攻城未果，得知官军援兵正在赶来，不由有些心急。十一月十六日，他令部队攻扑小东门炮台，携带云梯爬城，遭到程智泉广勇的火力阻击，损失长发老兵六名，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只得弃梯回营。

大东门外有一条护城河，一座大桥跨越两岸。太平军盘踞在桥东的民房内，但是桥头有一支官军，阻挡了桥路。在这处地方，两军日夜开火对射。桥头官军曾向江忠源请战，要求出营迎敌，到四乡去打游击，与城上的守军互为犄角。可是太平军攻来时，这支官军立马溃逃，江忠源只得另调部队守桥。太平军屡次与官军争夺大桥，都被官军击退。十六日这天，程智泉派兵偷出威武门，驻扎桥东的太平军出营夺桥，被程智泉击退。

太平军初到时，胡以晃就下令在大西门开挖地道，江忠源令负责驻守该门的邹汉勋从内迎掘，大西门已无危险。胡以晃又在大东门这边打主意。

十一月十七日早晨，程智泉报告："逆贼屡次夺桥失利，悄悄在桥北水面编搭浮桥，偷偷接近城根，开挖地道，高度和宽度都有几丈。"

江忠源说："你亲自前往月城察看，我要派队出城，傍城扎营桥西，堵住逆贼来路。"

江忠源悬赏重金，从广勇中募得二百多名敢死队员，当晚九点由程智泉统带，从月城以南挖道而出，直攻地道。一名太平军将领把秃头从洞口伸出窥探，外委冯富上前，挥刀斩下，秃顶的头颅应刀落地。冯富将手一挥，士卒朝地道内连掷火罐。只听得一阵惨叫，地道内没了声

息。事后清点，地道内共有四十七具烧焦的尸体。

桥东的太平军十分恼怒，一千多人向桥西冲来，气势汹汹，程智泉督率敢死队拼死鏖战，一面下令赶筑营盘。不到两个时辰，营盘已经扎好。城上用密集的火力支援，将太平军击退。这次战斗毙敌一百几十名。

太平军所挖的地道完全被官军控制，官军随时从隧道冲出，火烧敌营。敌营设在坚固的民房内，如果江忠源不出奇兵控制地道，庐州城很快就会陷落。

大东门发生激战时，刘长佑和江忠信的楚勇援军开到了庐州西南面的四十里铺。刘长佑一到，就听说福恒的部队在前一天被太平军击溃于水西门外。

音德布率部驻扎在二十里铺，听说刘长佑到了，心中大喜，连忙派人到四十里铺迎接。

“刘大人，音总兵约你明天一起攻城。”使者说道。

刘长佑不想打无准备之仗，回答说：“请你转告音镇台，我军扎营未稳，明日无法出兵。”

玉山和张印塘此日也从店埠来到了庐州。他们率领东关守卫部队二千人经过北乡，各位乡勇团长夹道欢迎，馈赠食物，请他们暂时扎营。

团长们说：“玉镇台来了，我们先报告中丞大人，请他通知各路援兵协同作战，我等可将一万名乡勇驻扎在玉镇台左右，以资护卫。”

玉山一笑，拱手答道：“各位的好意心领了，我堂堂一员镇将，何用团勇护卫？”

第二天，玉山挥师进攻，乡勇头目支三虎率领一百人进援拱辰门，连抢敌营三座，接着攻夺炮台。太平军弃营逃走，支三虎带人入营，搜抢财物。广勇跟着进营，骑兵随后。

太平军抓住时机，从东面抄袭官军后路，枪炮骤然射击，官军骑兵战马受惊，四处奔窜，冲乱了步兵队伍。玉山竭力抵抗，当场阵亡。西安骑兵队长伊昌阿和珂登额阵前逃跑，张印塘拦也拦不住，不知去了何方。张印塘令部队将玉山的尸身夺回，查验头面身腰，共受枪伤十七处。张印塘收集残兵，返回店埠驻扎。

城外的援兵吃了败仗，都是玉山部署不周、轻敌出击所致。刘长佑老成持重，不愿仓卒投入战斗，音德布却再三要求他联合进攻。刘长佑拗不过他，只得于十一月十九日向庐州攻击前进。楚勇一路急行，直扑城下。来到距城约二里处，不见敌军踪影，只有太平军挖掘的壕沟横亘在前，一时无法跨越。

敌情不明，部队散坐在草坪上歇息，军官聚在一起商议进城的办法。忽听得哨官徐以祥大声呼喊，楚勇急忙整队。太平军已从两路包抄过来，楚勇仓卒迎敌。若非徐以祥号令及时，很可能全军覆没。

胡以晃此时两线作战，一面阻击官军援兵，一面加紧攻城，城中军民昼夜难眠。江忠源心急如焚，一早就登上了水西门，遥见远处红蓝旗帜闪闪，知道是音德布带兵从六安来援。

城内得知有援兵来自西方，军民欢呼雀跃，纷纷要求出城助战。江忠源派马良勋和尚得胜各带一百多人下城接应，却被太平军拦阻，无法与援兵会师。

楚勇和音德布被太平军阻隔在壕外，在突袭中迅速溃退。楚勇步兵行动迅捷，太平军来不及合围，步兵已从圈内跳出。但是刘长佑的骑兵

被太平军咬住不放，追到一个狭窄的山口，逃兵挤作一团，一时过不去。徐以祥下马，将大刀插在田埂上，大喊："老子徐以祥，不怕死，有种的上来！"

"徐以祥"三字，太平军如雷贯耳。此人跟随江忠源从广西一路杀来，身经百战，杀得太平军寒心。他这一自报名号，居然吓得太平军不敢上前。刘长佑收队回营，逃过一劫。

楚勇初战失利，却给城内送来了信心。尽管援兵犹如昙花一现，城内已是一片沸腾。百姓一传十，十传百，人人兴奋，叫喊着要出城助阵。可是过了一阵，了望哨报告：红旗直朝西面远去了。

楚勇撤走后，太平军一路烧杀，民居尽毁。城外民愤沸腾，把气撒在官军身上，一些百姓在枣林岗大肆抢劫，音德布被迫下令丢弃辎重，返回官亭扎营。

楚勇收住阵脚以后，在庐州以西四十里处的岔路口扎营，然后转移到夹林江。

此后三天，太平军不时分攻各门，都被守军击退。但是江忠源在城楼上遥望，再也未见到援军的踪影。

拉锯与绞杀

庐州从被围的第六天起，城中的鸡猪、柴薪和蜡烛，所有日用品都告匮乏。东北门外原先堆积着许多货物，胡元炜没有令人搬进城内，全部让太平军享用了。这究竟是有人暗中捣鬼，还是纯粹的疏忽，已经无从考察。

江忠源深知庐州的官员不好对付，他以不变应万变，还是用自己为官的两大法宝：第一是刑赏必信，知府、知县乃至军官犯法，都要绑到帐前，决不宽贷；第二是与属下和市民同甘共苦，虚怀纳善，唯恐失之。守城百姓煮蓐粥给他吃，江忠源说："何不再来点青菜？"青菜给他端来了，原来是野藿，而且还没蒸熟。江忠源夹起来，塞进嘴里，吃得津津有味，饭罢，欠身说道："我久病不支，多谢父老为我守城。由于城内一贫如洗，拿不出什么犒劳诸位，连累大家每天吃这种淡食。"

百姓们转过背，泪如泉涌，长叹不已，久久才去。

江忠源做了几天表率，官场和军队的风气为之一变。巡抚每日巡城，看到百姓给部队送饭，都要下马尝一尝。肚子饿了，就在席棚中与百姓一起进餐。他的部属，即便是大官，也与百姓打成一片，欢声笑语处处可闻。楚勇健儿脸上没有桀骜难犯之色，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很有些子弟兵的味道。

市民们看到了巡抚和楚勇的表现，踊跃为之效力。孩子们总是提着一筐豆，怀里揣着砖石，协助官军杀敌；成年的市民则不顾天寒，上城助守。有一次，江忠源听说有个市民中炮身亡，立刻拿出银子，为他购置棺木，还要骑马去停尸房看望。僚属说："存银不多，何必如此花费？"江忠源回答："我已有令，凡百姓上城协助杀贼，若为贼所杀，赏恤与官军相同，怎能吝惜几十两银子，以至于辜负了死者？"

江忠源极为重视民众的上访。上访人白天找不到他，夜间来到下榻处，江忠源卧病在床，强打精神，坐在床上接见。事情说清楚了，便叫人拿来笔墨，顷刻间写就几百字的批文。

徐子苓曾去拜访江忠源，只见他咳嗽不停，形销骨立，在火炉边取暖，只有一名老卒为他调药，服侍帐下。各部门官员不断前来报告，徐子苓请求告退。江忠源说："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何不再坐一会儿？"

公事间歇，两人才能插谈几句。

徐子苓道："江公的部队纪律森严，庐郡人士无不夸赞。"

江忠源叹息一声，说道："古代的名将用兵，非常讲究'节制'二字。所谓'节'，能使士卒进退有法，而心意相交；所谓'制'，则能使之取舍有主，手足一致。我是一介书生，仓卒之间募兵打仗，来不及加以训练，怎么谈得上纪律？南昌哗变，都是因我照料不周，亏待了弟兄们。"

徐子苓问道："庐州解围之后，江公有何打算？"

"托皇上洪福，忠源果能守住庐郡，则将进兵长江，制造几百艘战舰，截断逆贼的水上往来，然后与两大营对进，收复金陵。"

此时又有人来报告军情，谈话中断。来人走后，江忠源长吁一声，环顾四周，说道："我的精兵多数留在江西，很想舍弟前来，可是路途太远。昨天有人献书，要求我开门大战，说各乡团勇愿意助战，可是到现在也不见一队乡勇到来。依先生之见，庐州乡勇究竟如何？"

徐子苓也望望四周，低声回答："各乡练勇可以对付小盗，恐怕不足以当巨寇。"

江忠源说："我看也是如此。请先生为我走一趟，绕道去东路求援。逆贼撤围后，还要请先生为我起草告示呢。"

胡以晃受到官军援兵的压力，加大攻城的力度。十一月二十三日，太平军对庐州发起猛烈的围攻，枪炮如雨，守军奋力抵御，从下午七点战至深夜三点，胡以晃才下令撤退。暗夜之中，官军无法统计战果。

十一月二十五日，音德布奉江忠源之令，再次向庐州开进，在蜀山旁边扎营，其地距城大约二十里，音德布称之为西大营。另有一个东大营，是张印塘率领东关败军撤退到店埠扎营，从店埠至威武门约有四十里。

胡以晃硬攻了几天没有成功，决定改用偷袭。十一月二十六日夜间，太平军乘着夜色偷越城壕，逼近城根，扎下营盘，开挖地道。五更时分，月亮露头，官军趁着月色，发现了敌军的企图。江忠源决定反击，令马良勋带领开化勇和本地勇从水西门月城凿开墙洞，鱼贯而出，直扑敌营。他对卫队队长邓春珍说："你率领卫队，带领庐州练勇，从紫金埂缒城而下，牵制大西门一带的敌军。"邓春珍的卫队共四十人，都是江忠源从湖北带来的亲随楚勇。到了紧急关头，江忠源总是把他们用在最关键的地方。

马良勋扑近敌营，逼近墙根，抛掷火弹，发起突袭。太平军乱作一团，官军趁势一边攻击，一边拆毁营墙，太平军遭到重创，撤回壕外高坡营内。统计战果，官军毙敌五六十人。

水西门的爆炸声传到大西门和紫金山，这里的太平军果然派人救应。邓春珍率部横出拦截，鏖战一时之久，太平军抵挡不住，退回营垒。邓春珍乘势烧毁敌营一座，大约毙敌六七十名。

江忠源还想扩大战果，又令程智泉带领广勇从小东门凿墙而出，攻

夺敌营，毙敌二三十名。统计战果，这一天烧毁敌军新营二座，旧营一座，总共毙敌一百五六十名。

马良勋返回城内，江忠源站在城下迎接，见他头上和肩上都有轻伤，连忙上前慰问。马良勋说："只有德胜门外新营尚未焚毁，深为可虑。"

十一月二十七日，戴文兰从湖北赶到庐州城外。他派出五十人，每人携带二只巨锭，夜间偷越太平军军营，进入城内。城内早已缺乏银两，又见援军撤走，人心浮动，这笔款子的到来暂时稳定了人心。

为了配合城外援兵，江忠源决定驱赶德胜门外的敌军。当晚，他令尚得胜带领六安勇缒城而下，傍城扎营。二十八日黎明，营盘刚刚建成，几千名太平军蜂拥而至，尚得胜令部队在营内开火，杨焕章指挥城上守军用火力支援。太平军虽然凶悍，但一靠近城墙即被击倒。

江忠源令楚勇为骨干，从大西门去接应尚得胜。杨焕章见敌军猛攻了两个时辰，士气已经低落，令部队下城。尚得胜也令部队出营攻击。三路官军发起反攻，太平军抵挡不住，大败逃奔。官军乘势追杀，毙敌一百几十名，生擒十九名，焚烧敌军新营一座、旧营四座。

尚得胜浑身都被火罐烧伤，正午收队入城。楚勇和六安勇撤回大西门，不料太平军引爆地雷，轰倒大西门月城十丈六尺。太平军蜂拥而上，邹汉勋身先士卒，率部奋力阻击，将太平军击退。官军追出缺口，拦住敌军，用沙袋和石块抢修缺口，堆积到五六尺之高，才令城外官军撤回城内。直到下午七点，月城修复完整，与正墙等高。

太平军以主力攻扑德胜门时，也有小股兵力攻扑南门和小东门，都被守军击退。由于大西门的爆破未能取得成果，太平军在当天夜间又偷越水西门外的壕沟，扎下二座营盘。

江忠源在二十九日黎明发现鼻子底下又出现了敌营，令马良勋和徐怀义带兵出城，奋力攻扑，遭到顽强抵抗。开化勇和本地勇战斗力不强，从早晨战到晚上，未能攻破敌营。

太平军也派兵攻扑小东门和紫金埂各处。程智泉牢牢地守住了小东门，楚勇顽强地守住了紫金埂，在敌军撤走时，还下城追赶了一阵。

刘长佑和音德布十二月一日再次向庐州推进，开抵城西的二十里铺。江忠源接到音德布的信函，看到了一线希望。城外还有援兵陆续到来，舒兴阿来信说他正从西北方赶来；张印塘也有报告送进城内，说他在店埠收集了玉山的残部六百多人，又把江南大营遣散的一千名川勇招拢，跟李鸿章一起召集各乡团勇，准备进逼城下。

官军在水西门月城外所扎营盘逼近太平军营垒，胡以晃决定将之拔除。十二月一日夜间，太平军朝营内连掷火罐，高坡上的太平军给予火力支援，用枪炮对城头射击。江忠源到此处巡视，发现城上守垛的都是新招的乡勇，枪炮都未配备，当即决定将城外营盘中的部队撤回城内。

胡以晃达到了目的，令部队专心从营内开挖地道。大西门月城外，太平军总共挖了三条地道。官军从城内对掘过来，但尚未挖通。除了十一月二十八日引爆的一处外，还有另外两条地道可用。

十二月二日，刘长佑派人把信送到城里，说他已在城外，江忠源信心大增。邹汉勋又挖通了太平军的另一条地道，危险又下降了几分。

为了配合援军开进，德胜门守将杨焕章率百人出城，还有守城百姓跟随，拔掉两座敌营，烧毁营垒，缴获大批牛马货物，斩首一百多级，俘虏二十多人。这一仗从早晨打到中午，官军士气旺盛，太平军无心迎战，闭营不出。

第二天，戴文兰送信进城，报告援兵到位。邹汉勋又挖破一条地

道，胡以晃气得大发雷霆。刘长佑和戴文兰与音德布会师，推进到城外十里铺扎营。庐州附近的战局眼看就能逆转。但就在这天夜间，城外又发生了一幕惨剧。

前面说过，张印塘新招了一千名川勇，却不料因此而惹祸上身。这些川勇过去隶属于向荣，争功邀赏，屡屡闹事，被向荣裁撤。张印塘手下的李登洲急于招兵，把他们网罗到旗下，对他们百依百顺。川勇自推六人为头目，变本加厉，更加骄横。

这天中午，他们从店埠转移到拱辰门外十三里的古堆驻扎。抵达目的地时，天色已暮，他们懒得修垒，借宿民家。李登洲扔下部队，找张印塘喝酒去了。

曾添养发现官军的这支援兵向庐州靠近，率部杀到。川勇来不及穿衣，裸身奔逃，在夜色中徒手格斗，几乎全军覆灭。

张印塘的行营离敌军很远，李登洲来访，两人对酒啸歌。川勇逃来，他们才知军营已遭偷袭。张印塘连忙下令撤到更远的地方扎营。

官军的各种部队纪律素来松弛，为了赏金贪功冒进，或者孤军深入，失去后援，以致全军覆没，将领阵亡。李登洲在驻守东关时就屡战屡败，此次失败倒也不足为奇，但是大大耽搁了对庐州的救援，令守军空怀一腔期盼。

十二月四日，音德布、刘长佑、戴文兰等三路进攻，江忠源令各门派兵分路出城接应，牵制敌军。刘长佑等部并力向庐州冲击，捣毁敌营外哨棚二十多座，随后扔掷火弹，敌营顿时起火，烧得烟雾弥漫，帐篷开裂。官军各部乘势扑杀，将敌军击溃。

这时，西南敌营忽然冲出几百人，向南路攻击。寿勇抵敌不住，刘长佑率领各部将之击退。转战到西平门外的五里墩，得知留守营垒的士

卒伤亡太多。太平军作战非常顽强，内攻外突，刘长佑眼看着城墙就在前面，令部队殊死拼杀，就是无法抵达。

江忠源指挥城内守军积极出城接应。水西门的守军从紫金埂缒城而出，小有斩获。德胜门守军参将崇禧率部出城攻击敌营，毁营五座，也有斩获。北门由外委黄占超率部出城，谋毁敌营，毙敌十多名，其余各门约毙敌五六十名。但是，各支突击部队都无法与援军会合。

刘长佑未能杀开一条通道，令戴文兰在半夜率领六十名敢死队员，身怀串钱和油烛，偷偷越过太平军的军营，攀绳进城。

惨烈的搏斗

庐州攻防战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胡以晃攻破庐州的信心已经动摇。舒兴阿的到来，使官军有了获胜的更大希望。

舒兴阿行军的速度，表明他救援庐州并不积极。他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才抵达颍州。在这里，他向朝廷报告：江忠源已经抵达庐州，打了胜仗，逆贼已南逃庐江一带。舒兴阿的情报显然有误，是不是他自己编造的都很难说。两天后，他从水路取道颍上县和正阳关，抵达寿州。

舒兴阿从寿州开拔后，部队分水陆两路前进。他多次派人送信给江忠源，请他坚守庐州，秘密订下日期，内外夹击，但他一直没有接到回信。从这一点他应该可以看出庐州的情况非常不妙。但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危。从寿州开拔时，他派郝光甲和杨青鹤率领三千人当前锋，从庐州西北方分两路侦察前进。

十二月四日，庐州激战正酣的时候，舒兴阿抵达吴山庙，询问向导："此去庐州还有多远？"

向导回答："只有四十里。"

前锋通信员来报："庐州城内派来两名差兵，带来了巡抚江大人的复函。"

舒兴阿拆信一看，江忠源说敌军围困七门，急待援兵。舒兴阿向僚属问道："郝光甲已到何处？"

"回大人，郝镇军估计明日可抵庐州水西门外的高桥，杨镇军估计稍后也会赶到。"

“张印塘现在何处？”

“据报，已从店埠移扎冈子集。”

舒兴阿得到的情报大致准确。十二月五日，张印塘赶到高桥，与郝光甲见面，约定次日先攻敌军在水西门所扎的木城。兵力部署如下：郝光甲亲率五百多人攻打西面，游击富昌等带五百多人攻打东面，千总段作栋等部往来策应夹击。张印塘派何朝亮与李登洲率八百人从中路前进，杨青鹤率部在土梁左右埋伏，以备接应。

张印塘等人正在筹划，胡以晃先行了一步。舒兴阿的逼近令他感到紧张，他决定加紧攻城。就在这天早晨，大西门下的最后一处地雷引爆了。胡以晃本来打算在夜间引爆，但守军彻夜戒备，没有机会。早晨引爆后，守军奋力堵击，城上一门大炮忽然自动射击，炮弹击碎了太平军主将的脑袋，太平军赶紧撤退。

胡以晃的地雷又落空了。城内外官军合力夹击，各路均有斩擒。太平军感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不敢近扑城门。胡以晃将四面围攻改为重点进攻。水西门外的太平军利用有利地势昼夜攻击，城内一天落下一百几十颗炮弹。

江忠源担心还有未被发现的地道，唯恐水西门和大西门再出意外。太平军的士卒中许多是湖南和湖北的刑事犯，曾在山中伐炭，擅长挖掘隧道。挖成之后，将炸药填入棺木，送入深曲的隧道之中，直达城墙。线燃火发，无不爆裂。江忠源对此已有经验，夜间加强警戒，所以每当出现危急情况，都能应付自如。但此时兵力疲惫，他感到防不胜防。他派人通知舒兴阿、张印塘和刘长佑，让他们步步为营，渐逼城下，随时接应。

十二月六日上午，张印塘与郝光甲开始行动，两路直扑木城。太平

军发现后，全力迎击。官军前锋很快攻到木城，攀援直上，木城内的太平军顽强抗拒，木城外的太平军则纷纷逃走。第四第五座木城内的太平军分为两路拥出，抄袭官军后路。郝光甲担心被包了饺子，立时回击，守备包纪功等各带伏兵齐起，分头截杀。太平军仗着人多，拼死迎敌。这时何朝亮部赶来助攻。战斗从上午打到黄昏，鏖战八个小时，结果是太平军退回北门木城，坚守不出。郝光甲统计毙敌约八百多名，俘虏一名。张印塘部开炮击毙敌军一百多名。

战斗过后，舒兴阿率主力骑兵一万五千人行抵冈子集，距郝光甲等营五六里。他察觉到庐州城墙太长，城区广阔，确实不易防守。七座城门之外，都有敌军的木城土垒，此击彼应，连成一气。他必须攻破一两座木城，才能与城西官亭驻扎的音德布和刘长佑沟通，并与城内取得联系。

庐州存亡到了关键时刻。江忠源祭拜庐州城隍。他对着庐州的守护神朗声说道：他上任刚刚一天，逆贼就来围城，他不得不带病登城指挥防御。所幸将士用命，官民一心，二十多天以来，屡挫凶锋，人心更加稳定。但是军饷告竭，借贷已穷，弹药无多，物资匮乏。援兵虽然到来，未能直抵城下，倘使发生不测，只怪他办事不力，死有余罪。百姓无辜，遭此荼毒，城隍享有国家祀典二百多年，当此寇临城下，一定不会袖手旁观。这些逆贼凶残异常，毁及神鬼，万一此城不保，即便神灵不惜，百姓岂能不自顾其身。他最后说道："望城隍爷三日内率领部众，协助城内外的官军，协力同心，共歼丑类，迅解重围。"

这天夜间，江忠源接到报告：湖北太平军从蕲水推进到英山，扬言要北攻六安与霍山。江忠源立刻想到，太平军也可能北攻河南的光山和固始。他派人飞马通知河南巡抚，请他赶紧设防，并通知舒兴阿在城外拨兵前赴六安防堵。

十二月九日，舒兴阿从冈子集进援水西门。这位总督不如玉山那么

自负，心计颇深。他派几百名川勇打先锋，又把各位乡勇团长召集起来，令他们率领一万多名练丁殿后。舒兴阿的主力在一旁观战。

胡以晃为了对付舒兴阿，派出劲旅迎敌。川勇为了一雪前耻，殊死搏斗。但舒兴阿没有料到，他的骑兵被敌军惊扰，马匹失控，冲向一旁，踩踏了自家的步兵，搅乱了阵脚。太平军倾巢出动，一通追逐。幸亏团练部队人多势众，严阵以待，太平军不敢冲击，才撤回营内。

舒兴阿的失败，江忠源已在城头看到。通过两天的观察，他发现城外援兵虽多，却无称职的统帅。刘长佑官职太小，戴文兰到了城内，音德布和张印塘都不善战阵。郝光甲与杨青鹤虽是总兵，指挥作战毫无章法。舒兴阿一心保存实力，骑兵没有用在刀刃上。他决定请求朝廷让和春来统一指挥城外的援军。

江忠源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胡以晃又在水西门外挖通了一条地道，采用声东击西的手法，十二月十一日五更，派出几百人在小东门（时雍门）外大张声势，发起攻击。陈源兖、程智泉率领二百多人奋力阻击，江忠源又添派三十名楚勇前往增援。但他已经看出小东门的敌军只是佯攻，再三叮嘱马良勋和戴文兰加意严防水西门和大西门。

果然，小东门那边还在激战，水西门外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响，月城以北的城垛忽然炸开八丈多的缺口。大火烧到火药库，更如万雷迸发。黑烟喷涌，昏不见人。缺口处的守军衣裤着火，不得不跳入护城河内，遍身皮肤都被烧焦了。其余守军正准备阻击，但见火光凶猛，城身摇撼，士卒纷纷从马道滚下。

城墙缺口眼看就要失守，全赖马良勋和戴文兰站立缺口处，纹丝不动。江忠源久病卧床，闻声跃起，手执大旗，缘郫行走，大声呼喊，召集士卒，朝缺口处飞奔。还在远处，他就见两员战将站在缺口，以为他们已经阵亡，心中一凛，率部冒烟冲去。

太平军正在此时发起冲锋，一名黄衣将领手执大旗，已经越过缺口。只见马良勋朝敌将扑去，敌将一挺长矛，直刺马良勋胸膛。马良勋抬起左手，格开长矛，右手将长矛刺出，正中敌将胸膛，敌将踉跄后退几步，滚落城下。又一名太平军朝马良勋扑来，又被长矛刺死。戴文兰也扑了上来，手刃几名冲过缺口的太平军。江忠源令部队用枪炮射击，抛掷火弹，击毙敌军一百多名，击伤无数。猛烈的火势烧得砖石四迸，反而击中太平军，重创攻城部队。太平军付出了巨大代价，无法冲过缺口，终于稍稍退后。

攻击小东门的太平军在守军顽强阻击下，阵亡四五十人，也撤出战斗。守军从营内抄出城根，跟踪追击，毙敌十多名。

太平军撤走后，守备龙天保督促百姓修复城墙，须髯被火灼烧，纷纷焦脱。他顶着高温，带领劳工将城墙修复。

胡以晃此次攻击差一点就得手，对于庐州守军而言，这是最凶险的一次战斗，安危在呼吸之间。此战为江忠源赢得“霍隆武巴图鲁”名号，马良勋获得“卓哩克泰巴图鲁”名号，戴文兰升为副将。

优势与劣势的转换

庐州攻防战最惨烈的时候，江忠源盼望的和春已抵庐州城外。和春的到来，本来使官军有了更大的胜算。江忠源指名道姓向咸丰要和春，是因为他们曾在广西和湖南并肩作战，江忠源对他知之颇深。江忠源信不过向荣，对和春的指挥能力却很满意。太平军在上一年攻进湖南时，赛尚阿曾令和春担任前线总指挥，和春与江忠源配合，打了几个胜仗。但是程矞采横加干涉，导致官军指挥混乱。徐广缙一到衡州，又剥夺了和春的指挥权，起用了向荣，所以官军越战越弱。和春一提起这段经历，总是为朝廷慨叹，激动得泪流满面。江忠源认为，和春已有几年的实战经验，熟悉敌情，谋勇兼优，放眼全国，高级将领没有一个比得上他。

和春从镇江领受的任务是扼守徐州，但是江忠源的请求使咸丰改变了主意，令他赴援庐州。和春只在徐州待了十三天，把防务移交总兵百胜和徐州道王梦龄接办，便率领热河驻防兵和臧纡青的练勇，共计一千多人，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程，驰赴宿州。他和袁甲三会商了临淮关的防御部署，便向庐州进发。

和春愿意助江忠源一臂之力，但他所带的部队未经阵仗，他觉得底气不足。他很需要从广西就一直跟随他征战的湖南官兵，那些老兵顽强敢战，有了他们，他才更有把握。他的旧部此刻还有七百多名驻扎镇江。和春通知向荣，请他将这支部队交给郑魁士指挥，向庐州急行军。

和春行抵庐州东北方的梁园，得知舒兴阿驻扎在庐州的西北面，拥有一万多兵力。根据探报，庐州的东南面敌军最多，那里又是太平军北上的咽喉，和春认为，必须在庐州以东的店埠集结主力，才能发起有效的攻势。他手下的一千多人，加上张印塘的一千多人，兵力实在太少。

如果等待其他援兵，又恐怕庐州守军挺不住那么久。和春请求舒兴阿给他分拨二三千人，以便迅速发起攻击。但是舒兴阿和所有大员一样，惯于拥兵自重，他自己没有发起有效的攻势，却舍不得把一兵一卒交给别人。

和春跟舒兴阿商量借兵，注定不会有结果。他立即向朝廷奏报，请求皇上干预。咸丰接到奏报后，自然支持和春，严令舒兴阿服从和春的调配。但是圣旨抵达庐州尚需时日，庐州城已经危在旦夕，和春只能眼看着江忠源在城内苦熬，爱莫能助。

援救庐州最为心切的莫过于江家兄弟。十二月十二日，江忠浚率领一千五百名楚勇开到。两战之后，进营西平门外的五里墩。江忠浚和江忠淑都能团结士卒，部队愿意效力。太平军听到江家军到来，无不退却。

十二月十三日深夜，楚勇带着蜡烛和银子入城劳师，告知援兵已经来到。到此为止，城外援兵先后有四百人进入城内，江忠源的族弟江忠信也在入城官兵之列。但是，来自城外的援助仍然解决不了粮食问题。

对于城外的援兵而言，舒兴阿的态度举足轻重。可是，舒兴阿不但不给和春调拨兵力，反而令张印塘从店埠向他靠拢。十二月十四日，张印塘和黄元吉来到冈子集，与舒兴阿会师，当下商议，决定进援水西门。舒兴阿还调来了刚从凤阳招募的五百名乡勇。官军前锋进抵四里河，遭遇太平军，发生激战。舒兴阿令麾下骑兵一万人在堤上排列，发现有黄旗从东北方而来。探子来报：敌军援兵开到。这个消息比舒兴阿的命令更管用，他的骑兵立即向四面溃逃，骑士舍马，徒步逃跑，有的藏入松林，有的坐地哭泣。太平军赶到，一刀一个，犹如削瓜，有个太平军连杀十几名官军骑兵。

各乡的练丁奉到江忠源的手札，从各处赶来增援，但已失去旺盛的

斗志。玉山的傲慢羞辱了团丁，他的阵亡又令乡民胆寒。城边的百姓为了保命，远逃外地。李鸿章四处奔走呼号，仍然无力回天。胡以晃趁机恩威并施，首先四处张贴告示，派出游骑，杀戮帮助官军的百姓；又用金钱和衣物收买人心，招兵买马。舒兴阿到来后，情况进一步恶化。他的骑兵多次溃散，正规军饱食终日，嬉戏游玩，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打家劫舍。乡民与官军结下梁子，一见官军溃散，便在中途夺走他们的钱财和服装，官军因此也把乡民视为仇敌。李文安和李鸿章父子在庐州经营团练的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

官军援兵云集庐州，本来占尽了优势。太平军号称几万人，其实只有一万兵力，遭到官军打击，死伤一半，多次受挫，打算撤围。但是官军贪生怕死、倒行逆施，很快就输掉了本钱。太平军在几天内从劣势转为优势。太平军在城内的间谍更加活跃，给胡以晃送来情报：守军已无粮食，军火也快用完，天国军队不应放弃攻击。

胡以晃信心陡增。他令骑兵把官军援兵隔在外围，不许逼近城墙。刘长佑和江忠浚正在挑选劲卒，组织敢死队，与友军协调，企图大举进攻，但他们已经无法挽救庐州的危局。

胡以晃把最后攻击的目标锁定在水西门。这是一座旧城楼，外面地势起伏不平，便于隐蔽。太平军在要害处逼近城墙扎营。江忠源就睡在城楼上，屡出奇兵。胡以晃决定打一场硬仗，与江忠源一较高低。

守军的内讧给胡以晃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淮勇头目徐怀义过去做过县里的衙役，有胡元炜做靠山，善于玩弄权术，他的死党饮酒赌博，每晚呼呼大睡，巡城官多次叮嘱，他们全然不顾。有些人过去就跟太平军勾结，时常靠在城头喊话，与敌军互通手语。太平军新招的枪手与徐怀义所募的乡勇都是近邻，而且还是一同犯法的逃犯。他们与胡以晃约定，在下一次攻击时举事内应。

十二月十七日凌晨，浓雾如雨，能见度极低。水西门地雷引爆，轰隆声中，十多丈外墙骤然垮塌。太平军冲向缺口，江忠源已领兵堵在这里，以猛烈的火力阻击，太平军被迫暂停冲击。江忠源急令各门严守，民众奋力呼喊，愿意效死。如果没有内应，太平军很难得手。

但是内应积极活动起来，在其他城门下手。他们在拱辰门城楼放火，烧成一片火海，守城乡勇逃遁。有几人从东北面跑来，绕城大呼："贼军杀来了，还不快逃！"这是造谣惑众，其实市民们还没有见到一名太平军。

拱辰门就是徐怀义与六安乡勇头目周恩负责驻守的地段。徐怀义守北门之西，周恩守北门之东。徐怀义放火驱走守军之后，自己也撤离岗位，把绳子拴在城垛上，让太平军攀绳登城。

水西门外还在继续战斗。江忠源纵兵将太平军击退后，马良勋率部追赶，杀到金斗圩，转战到城北。城北这边，夜冥星晦，太平军已爬上城头。马良勋赶到，砍杀登上城墙的敌军。战了一个时辰，官军越打越少，马良勋受伤阵亡，终年四十九岁。

与此同时，太平军主力攻打大西门。这里是邹汉勋驻守的地段。他夜饮方半，听到喊杀声，拔出佩刀，冲上去杀敌，砍倒几人。太平军将他团团围住，一刀砍中他的颈脖，顿时鲜血迸射，头颅偏折。在两名士卒护卫下，他前行几步，倒地死去。这时戴文兰也已负伤。十几名死士杀开一条血路，企图向西大营求援，也被太平军拦住，全部战死。

太平军回头夹攻水西门，江忠源正在组织人员抢堵缺口。这时下层的地雷引爆，胡以晃指挥部队登上废墟。江忠源挥军拦截，无奈士卒或死或降，乱作一团。又听说城南有太平军登梯而上，军心大乱。江忠源对江忠信说："我今天活不成了，你快走吧！"

江忠信连忙出城，捡了一条性命。

天将明，露水簌簌如雨，几名军官砍开一条血路，簇拥着江忠源，请他离城而去。江忠源哪里肯逃，大声说："城破了，如何向百姓交代！"说罢拔刀自刎，被随从拦下。

随从劝道："大人，城外就有我们楚军的营盘，我们定能将大人护送到营中。"无奈江忠源已抱定必死的信心，不愿苟且逃生。一名士卒不由分说，将他扛在背上，奋力奔逃。行至水关桥的古塘，江忠源咬住他的脖子，迫使他放手。士卒忍痛不过，将他放在水滨，江忠源跳进古塘，溺水而亡。

那一天，庐州城内死去的官员，还有布政使刘裕珍和李本仁，以及池州知府陈源兖等人。

庐州城破的过程，城外的援军或者亲眼目睹，或者亲耳所闻。楚勇进行了最后的拼搏，仍然无法突破太平军的阻击线。据说杨青鹤与张印塘听到城内炮声不绝，也想救援，无奈道路桥梁已被太平军拆毁，太平军火力太猛，他们无法突破敌军阵地，只能对峙，眼见着水西门被地雷炸开几丈，守军即时补塞，敌军未能得逞。但不久，他们又看到敌军在南门和小东门等处用几百架长梯登城，并从城外抛掷火弹与火球。然后，敌军如潮水一般涌进城内。

城破后的悲愤

江忠浚带到庐州的新宁勇多半是江忠源的旧部，每天拼死作战，想把主帅救出来。他们尽了最后的努力。庐州失陷的那天早晨，阴霾蔽空，天光惨淡，江忠浚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率领部众再次冲向庐州。不久，他们看到城头黄旗摇曳，那是太平军的旗帜。江忠浚知道哥哥性命不保，肺腑摧裂，晕绝堕马。部队发出一片哭号，丢掉兵器，几乎溃不成军。

这时候，刘长佑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部众喊道："你们为江公而来，如今就这样散去，谁来为江公复仇？"在他的号召下，部众重新集合，仰着头，以悲愤的眼光看着浓烟滚滚的庐州城。

舒兴阿得到报告，知道庐州已经陷落。从城内逃出的军民，都说江巡抚在水西门内抗敌阵亡。张印塘报告的情况大致相同。音德布说，楚勇拼命救援，仍然无能为力。舒兴阿发出一声叹息，他知道，庐州的主帅拼到了最后一刻，庐州的陷落是悲壮的。

他不敢耽搁，连忙向咸丰奏报，把江忠源大大夸赞一通。作为一名满人大员，他表达了发自内心的钦佩：江忠源忠勇素著，守护庐州一月有余，力疾办公，昼夜不形疏懈，官民无不感戴。怪只怪城墙太长，内外兵力都很单薄，竟至城亡遇害，令人心酸。

庐州易手之后，城外的官军主力原地未动。总指挥和春驻扎在店埠；刘长佑的楚勇驻扎在庐州城南，首当敌冲。刘长佑和江忠浚商议，悬赏一千两银子，征集死士，到城内寻找楚勇统帅的尸体。周昌发主动请缨，带着一名助手，于十二月十九日出发。他很可能不是为了那份赏金，而是出于对主子的一片忠心。

十二月二十一日，刘长佑偕同江忠浚去参谒舒兴阿，提出楚勇与大部队会合，一同作战。舒兴阿拒绝了他们的提议。第二天，刘长佑提出与和春联手，将楚勇转移到城东，和春非常高兴他们加盟。两天后，楚勇向北转移，驻扎在东门外。胡以晃感到芒刺在背，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兵来攻，被刘长佑与和春击退。

咸丰四年正月五日，副将金玉贵率领两千人从淮南赶到庐州。胡以晃得到情报，趁金军扎营未定，派兵出城攻击。刘长佑和和春派出大部队助战，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

正月七日（立春），太平军又来挑战，又被击退。

正月十日，距江忠源去世二十二天，周昌发背着江忠源的尸体从敌营中出来。江氏兄弟检视长兄的遗体，由于天寒地冻，尸体还算完好。身上有七处创伤，创口已呈白色；颔下一刀，宽约一寸，但砍入不深，那是江忠源自己抹的；另外六处伤口都在腰胁，是江忠源投水后被敌军乱刺而成。

江忠源生前操劳过度，面容憔悴，肤色惨白，面色青绿，头发深长。江忠浚将遗体迎进房内，抱在怀里大哭，只见七道创口有鲜血涔涔流出，面色忽然如生。江忠浚将他扶起，遗体竟然可以坐起剃发。江忠浚得到冥冥中的暗示，决定留在庐州，为哥哥复仇。

刘长佑和江忠浚来不及询问周昌发的冒险经历，赶紧遵礼殡殓，把皇上赐给江忠源的珍品陈列在灵柩前。将士们见了，无不凄感距跃，掩面哭泣，很多人痛哭失声。

殡殓完毕，刘长佑和江忠浚把周昌发找来。刘长佑说："昌发兄弟，你辛苦啦！难为你深入敌巢，找回大帅的遗体。"

"入城倒也不难。"周昌发嘿嘿一笑，"我们二人穿着长毛的号衣，

拿着他们的军牌，很快就混进城里。不想被巡逻兵抓住，送交一个穿黄衣的大头目。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中表，立马将我们释放。他让我们藏在军营里，不许外出。住了几天，跟一个长毛混熟了，常常带我们溜出去，到一个老人家里闲坐。我试探地提起大帅，老人说：‘江公死啦，尸体在一座桥下，埋在泥土里。’

“我说：‘吹牛吧，才不信呢。’

“老人为了证实自己的话，把我们领到桥边，指着一个古塘说：‘江公就埋在这里。’

“夜半时分，我们悄悄来到桥下，按照老人的指点，果然将大帅的尸体挖了出来。我们解下衣服，将大帅的尸体包裹起来，轮流背着，走到城墙边，先把大帅的尸体埋好。第二天夜里，一个人攀着绳子爬到城墙外，另一个人躲在壕沟内，猫着腰，把大帅的尸体绑在绳索上，拖着蛇行，过哨卡时没人发觉，来到城东，回到军营，正是四更时分。”

江忠浚哭道：“这是天意啊。大哥平日节俭，殉难时只穿着一袭布袍。城破之后，逆贼一定找过他的遗体，却未找到。他们怎会想到，堂堂巡抚穿着会如此普通？”

江忠源之死，庐州城之破，并非太平军战力强大，也不是守军作战不力，更不是庐州百姓给官军拆台。江忠源从军已久，具有将才，庐州民众爱武，援兵从四处赶来，那么为何会走到城破身死的地步呢？原因在于，江忠源抵达庐州之前，这里的官员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反而埋下了内讧的种子。江忠源未接手防务之前，已经有病在身，视事之后，疾病日益加重，他的精力已无法应对过于复杂的局面。庐州兵败，是祸起萧墙，无能的前任种下了祸根，让能干的后继者蒙受其害。遭此不幸的人，岂止一个江忠源！

庐州防御战，军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自从安庆陷落后，庐州居民一日数迁。官府倡导团练，用行政命令摊派捐款，朝令夕改，庐州人几乎掏空了腰包。而战端一开，庐州人又捐出了生命。太平军进城后，城上尸体枕藉，井坑都被死人填满。

作为安徽的新任巡抚，江忠源看到了庐州人为战争付出的牺牲。他只有死在这里，才对得起自己的子民。

江忠源去世十三天后，他的爱妾杨氏在除夕为他生下一个遗腹子，取名江孝棠，承袭了他为江氏家族挣来的世职。如果他在武昌时未将爱妾打发回家，杨氏跟他转战各地，恐怕会和他一起死在庐州。那样一来，写史的文人们就会为忠臣无后而大发哀叹。江忠源似乎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于是文人们都惊叹苍天有眼，“忠臣不令无后”。

香火未绝，也许是江忠源生前最大的安慰。或许因为有了这个底蕴，他在庐州城破后选择了体面的自尽。他履行了向皇上所发的誓言，与庐州城共存共亡。曾国藩当年在京城预言江忠源将因忠义节操而死，这个预言已经应验。

咸丰登基以后，一直鼓励臣子们为朝廷殉难，但他似乎并不希望江忠源死在庐州。北京已有廷寄送往安徽，上面有皇帝的朱批：不必与城共存亡。但圣旨晚到了两天，没能救活已无贪生之念的安徽巡抚。

死去的江忠源成为庐州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在城外为江忠源建了祠堂，仿造岳庙的创意，用铜铸成胡元炜和徐怀义的跪像，背上插标，书写“通贼犯官知府胡元炜”“犯人县役徐怀义”，江忠源的铜像用手指着他们，姿势和神态都做怒骂状。

不久之后，民间就有了神秘的传闻。故事中说，太平军进城几个月，突然无故惊退。当时大风扬沙，空中出现无数阴兵——来自阴间的

武装力量，那地方正是江公祠的所在。

江忠源的灵魂不止一次出现在传说中，帮助他生前所在的阵营。他的爱将钱玉贵在一次战斗中赤膊上阵，勇悍无前，孤身深入太平军阵内，夜间迷了道路，江大帅忽然出现，为他指点路径，使他得以返回军营。

咸丰将江忠源追赠总督，赐给他“忠烈”称号，照总督阵亡例赐恤，赏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褒扬三代，入祀昭忠祠，并在湖南、江西和庐州为他建祠。

咸丰把失去荩臣江忠源的账算到了舒兴阿头上，说他拥兵自卫，坐误事机。又一名满人大臣在这场战争中被年轻的皇帝革职，饬令带罪自效。舒兴阿虽然在咸丰接管的前朝大臣中算不上最恶劣的一类，但咸丰也没冤枉他。他所犯的错误听起来并不严重，无非是自己治军无能，却还要摆摆老资格，不肯把兵借给下级官员指挥。但这个错误的后果十分严重，致使庐州在官军大兵压境时丢失，还让朝廷损失了咸丰初年最杰出的一位汉人大员。

江忠源生前对和春的推许左右了咸丰对于安徽的人事安排。咸丰下旨，将城外各路官军一万多人全部交给和春指挥。咸丰珍惜江忠源所部，令和春赶紧收集，不许听之涣散。江忠浚收集的部队也归和春指挥。咸丰又令琦善和向荣向安徽派兵增援。琦善从扬州军营拨兵四千名，派萨炳阿管带，向荣拨兵一千名，派秦定三管带，即日驰赴安徽，统归和春调遣。

胡以晃和曾添养攻占庐州，剪除了一名湘军大帅，被太平天国视为一次极大的胜利。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四十一岁的胡以晃被显赫的仪仗队簇拥着，在敲锣打鼓声中，坐在八台大轿上，从大东门进驻庐州。

太平军进入庐州后曾将城内男女编组入馆。胡以晃进城后，立即传令安民。他让市民们手持令箭，由太平军战士打锣，大声喊叫："合肥新兄弟们听着！士农工商各执其业，愿拜降就拜降，不愿拜降就叫本馆大人放回，倘不放就到丞相衙门去告。"

捷报传到天京，洪秀全和杨秀清十分高兴，封胡以晃为护国侯，不久改封护天侯。他奉命驻守庐州，经营安徽北部，打通南北粮道。

胡元炜的情况也有必要交代一下。庐州百姓听说他私通太平军，在城破时一起涌到府衙，杀了他的全家。胡元炜被太平军收下，叫他挑水做饭，然后给了一个官职，据说让他到了天京。

第十八章　前仆后继

詹姆斯·威廉·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如果他（江忠源）活得长久一些，能够参与后来的战争，他的名字肯定会排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列，或许还是排在第一个。他的工作为后来曾国藩更为引人注目的作为奠定了基础。

一脉相承的事业

江忠源步入官场以后的人生轨迹，表明曾国藩识人有术，预言不虚。他在刚认识江忠源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位新朋友由性格决定的宿命，注定是铁肩担道义、忠心洒热血。江忠源死后，曾氏相术因为得到了验证，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明摆在这里，江忠源正是曾氏所说的性情中人，湘南淳朴的民风哺育的磊落汉子。由于豪侠仗义，他的生命只过了四十二个春秋，就过早地终止了。

曾国藩喜欢江忠源，欣赏他的诚实坦荡，却又希望他收敛一些落拓不羁，劝他戒赌戒色，试图把他塑造为儒家道德模子里的文明人。江忠源愿意皈依曾氏理学的教化，但他骨子里仍是一名随性而为的侠士，而不是儒学礼教的完人。他乐善好施，不计个人得失，是出于至情至性，而不是为了遵循任何一个道德学派制定的行为规范。

一个侠士要为民除害，为社会造福，必须是一个行动派。江忠源会考不第，便不打算再把时光虚耗于寒窗苦读。社会动荡的前兆令他兴奋不已，催促他积极地行动起来。在一个沉闷到令人窒息的社会里，只有一场大规模的动乱才是大显身手的机会，而江忠源看到了动乱的前兆。他回到家乡，投身于维护社会治安。他组织民间武装打击盗抢，然后击败了雷再浩的造反，凭着这种社会实践，彰显了他生存的价值，踏入了仕途。他在浙江担任基层官员，按照自己治国安邦的理念，挥洒自如地办了几件令人瞩目的大事。

江忠源在浙江秀水的作为，清晰地勾勒出他的为政之道。清廉自律，是他追求的品格；缉捕大盗，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劝捐赈灾，采用特殊的手段，就是变相惩罚为富不仁，颇带杀富济贫的色彩；兴修水利，劝耕劝农，是为了消除贫穷，改善民生，澄清民风。

他的作为给他带来了名望，他本来可以青云直上，在更大的行政区域内施展抱负。然而父丧中断了他的升迁之路。他回到家乡，经世济时的热情却未稍减。当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的时候，得到赛尚阿的一纸调令，他就带孝从军，积极投入到规模空前的内战中。

江忠源带领一支小部队，给官军注入了积极的因素和新鲜的理念。他自从戎之后，总是力主攻击。从永安到道州，他呼吁全力合围，全歼洪军；从郴州到长沙，他向高官们力请攻剿，毕全役于一城。但他人微言轻，兵力单薄，跟随官军主力尾追洪秀全，参与围城的防守。在防御战略节节失利的情况下，他充其量只能成为防守战中最有用的一颗棋子。于是他守了南昌守田家镇，守了武昌守庐州，最后毙命于破亡的临时省会。

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基本战略只有两种，就是攻与防。咸丰作为最高统治者，理所当然会倾心于进攻性的战略，也就是他所说的“痛剿逆贼，歼除丑类”。他希望臣子们能够忠实地执行以剿为主的积极的战略方针。但是从前线大员到宫廷谋士，不论文职还是武职，都落入了防守围城的窠臼，不是退守重点城市，就是跟在太平军后面尾追，几乎无人实施主动攻击和积极围剿。江忠源和左宗棠跟咸丰有着共同语言，但他们都是说不上话的小人物，只能郁闷地在大人物们划定的轨道上运转。左宗棠不愿奉陪下去，选择了放弃，得以全身而退，而江忠源则成了保守战略的牺牲品。

江忠源的攻击理念未能如愿以偿，但他即便困守围城，也会主动向城外出击，也许这便是咸丰对他最欣赏的地方。咸丰三年是内战开始以来清廷最为狼狈的一年，林凤祥把战火燃到了天子脚下，赖汉英和胡以晃回攻安徽、江西和湖北，官军几乎调动了全部精锐，仍然应对不暇。败报迭传，官心沮丧，咸丰祈祷上苍，渴望能人横空出世，挽救颓局。果然，官军中涌现出两员大将，独领风骚，堪称骁勇，他们就是民间所

谓的“南江北胜”。

江南的江忠源和江北的胜保，是咸丰三年满清帝国的骄子。如此的盛名，江忠源当之无愧，胜保却纯粹是由于幸运。他在此年刚刚投身军旅，起点很高，部众不少，也未见他打几个像样儿的胜仗，怎么会与江忠源相提并论呢？

首先因为，胜保是满人将领。咸丰急于在自己的族类中树立一个正面的典型，看到胜保自告奋勇上前线，欣赏他的勇气，对他青睐有加，决定破格提拔。另一个原因更为重要，那就是胜保一直处于攻击的地位。自领兵以来，胜保未曾防御过一座围城。他统兵来到扬州城下，打的是攻坚战，虽无骄人的战果，却也算得上主动。离开扬州以后，战开封、救怀庆、攻临汾、打洪洞，最后追着太平军来到天津，对峙于静海和独流。尽管他所谓的“攻剿”，在许多情况下也只能算作尾追，但他毕竟撵着林凤祥跑了一路，勉强算得上“攻剿”。这就很对咸丰的胃口，于是不断地提拔他，让他当了钦差大臣，总统北路官军。咸丰并非不知道，胜保对付的只是太平军人数不多的北伐部队，而他统帅的官军兵力远远超过对手，他却未能将林凤祥歼灭在黄河以南，说明他比其他满人将领强不了多少。但是咸丰对胜保仍然寄予很大的期望，有些自欺欺人。因此“南江”不是虚名，“北胜”却有些水分。

江忠源是太平天国在运动初期的真正劲敌。许多人给他贴上“儒将”的标签，其实他更注重建功立业，报答赏识他的君上。由于对清末军政形势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把自己的想法很快地付诸实施，迅速地从基层脱颖而出，给北京的统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行为具有开创性，为后来的湘军巨头如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等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他尊为老师的曾国藩影响尤大。

杰出的美国汉学家威廉·詹姆斯·黑尔如此评价江忠源的去世和他在晚清这场内战中的作用：

这个不幸的事件使帝国失去了一名最杰出的将军；尽管江忠源因早夭而未能登入中国的名人堂，但他首次在广西显示了民兵在镇压造反者的战争中所具有的价值。他在蓑衣渡改变了太平军的进军路线，为湖南的省会部署防务赢得了时间，无疑是他拯救了长沙。在长沙被围期间，他指挥自己的小部队为这座城市的防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启发了曾国藩按照同样的模式组建了一支军队，并且创建了一支水师在华中的水道作战。如果他活得长久一些，能够参与后来的战争，他的名字肯定会排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列，或许还是排在第一个。他的工作为后来曾国藩更为引人注目的作为奠定了基础。

江忠源并非不懂得自己为什么会吃败仗，他是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之。他的性格驱使他勇挑重任，不顾生死安危，哪里艰难就到哪里去。眼见着亲信的楚勇已经在战争中消耗殆尽，他却不愿停下来招募训练新勇，就匆匆投入几乎无望取胜的战斗，终于独臂难支，在胡以晃的进击下兵败身亡。

江忠源在晚清历史舞台上的表演有如昙花一现，他的热忱烧光了他的生命。燃烧的余晖照耀着湖南的书生，为他们指明了建功立业的道路。他组建和训练楚勇，开以勇代兵之先河，率领劲旅转战四省，直接影响了后来湘军和淮军统帅的建军事业。他在咸丰和曾国藩都对以勇代兵的做法怀疑动摇的时候，极力打消他们的顾虑。他以亲身的经验奠定了湘军的建军原则，倡导湖南的乡勇以“忠义血性”的书生为将领，招募缺少心眼的山农为部众，奉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兵归将有的原则，把家长制的管理方式引进军队。但他自己却没有将这一原则贯彻始终，在兵力不足、兵员不精的情况下勉力守卫庐州，导致他匆匆地结束了军旅生涯，这对后人也是一个警示。

江忠源以书生带兵，挑战职业将领的素质。在与太平军作战的官军大将中，提督向荣名重一时，江忠源却看不起这个人。曾有人问他：“乌兰泰和向荣比较谁更优秀？”他回答说：“各人看法不同吧。我觉得乌公忠勇，而向公工于心计。以永安战役为例，乌公是南路总指

挥，向公是北路总指挥，向公网开一面，让洪贼逃脱了！其他就不必说了。”

那人又问：“向公是享有盛名的大将啊，这是为什么呢？”

江忠源叹息道：“这是因为，向荣还懂得征讨贼寇是自己的责任，比其他将领强了一些。天下实在缺乏人才，可叹可叹啊！”

咸丰深感官军中太缺江忠源这样的干才。如果朝廷的军队中多几个江忠源，他就不会过早地死去。江忠源在实践中发现了清末军事组织的弊端，向咸丰如实奏报。《清史稿》认为，这是关系到清廷成败大局的谋略。江忠源意识到了水师的重要性，并且实地摸索，对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具有启示作用。

江忠源不但自己带兵打仗，还把三个胞弟和两个族弟领上了战场。他的胞弟江忠浚、江忠济和江忠淑，族弟江忠义和江忠信，先后跟随他从军。江氏兄弟都得到了清廷的提拔。这种做法形成了示范作用。罗泽南率领门徒从军，曾国藩把几个弟弟带出家乡建功立业，都跟江忠源一样，成为“一门忠义”。

新军即将上阵

江忠源战死庐州前后，曾国藩加紧在衡州组建和训练新军。这支新军的组建，最初的动机是为江忠源提供有用的兵力，而最终的动机也是配合江忠源南北夹击。同时这也是咸丰皇帝的战略性安排。所以，曾国藩和江忠源的事业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江忠源死后，曾国藩能否崛起，将对咸丰年间的军政格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曾国藩用于建军的时间并不算长，本来有望于实现江、曾联手的格局。可是前方的战局发展太快，曾国藩一时还无法对战局施加影响。

在湖北战场，太平军只是短暂地撤离武汉，随后溯江而上，再次攻陷黄州。曾国藩写信给吴文镕，请他挺住，并强调湖南、湖北两省要以坚守省会为主，必须等到他的水师建成，才可以发动反攻。

曾国藩和吴文镕非常默契，都在等待湘军水师建成投入作战。但是别人未必认同这个计划。崇纶无法理解这种拖延，参劾吴文镕闭城株守，而咸丰竟然听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下诏申斥。吴文镕顶不住朝廷的压力，率部开出省会，到黄州前线督战。他给曾国藩留下一封信，大致意思是：我本来打算坚守武昌，等待你率水师北上；可是崇纶逼我出兵，我也只好一死报国了。尽管如此，你建设的水军和陆军不要轻易出动，必须等到万事齐备，才能发起攻势，千万不要为了救我而轻率北上。彻底打败粤贼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一人身上，你必须老成持重，如若失足，恐怕后继无人。

曾国藩看了这封信，十分感动，又深为忧虑。他感到了吴文镕殷切的期望，决定等到扩军工作完成后再出兵救援。

在此期间，骆秉章考虑到长沙兵力有余，令罗泽南的二营湘乡勇到

湘江上游镇压土匪。罗泽南溯江而上，于十二月十日抵达衡州。曾国藩与罗泽南商榷兵事，改革陆军的营制，增加各营的兵力，以五百人为一营，每营四哨，每哨八队，亲兵一哨六队，火器刀矛各居其半。每营用长夫一百八十人。他们仔细斟酌，精确地规定了营官、哨官、队长以至勇夫的薪水和口粮，然后刊发了几十条制度和几十条军人守则。湘乡勇又经历了一次正规化建设，按照曾国藩和罗泽南制定的规章制度行事。

在直隶战场，胜保和僧格林沁的矛盾一直无法调和，恐怕的确是由于僧格林沁对胜保盛气凌人。胜保偏偏忍受不了这个，满怀牢骚委屈。这个问题不解决，他没有多少心思部署作战，一定要辩个是非曲直。他向皇上奏报，强调军务办得非常棘手，言下之意，责怪皇上没有解决他多次反映的问题：僧王及其僚属对他造谣中伤，“非笔墨所能形容”。如今处在功亏一篑之时，究竟应当力攻，还是应当围困，他拿不定主意。措施稍有失误，关系全局成败。他恳求咸丰准许德勒克色楞火速进京，当面奏报军营复杂的关系。他还说，他有机密的作战方案上报，如果当面得到皇上的批准，便可回营遵办，对军务国事都有裨益。

胜保把事情说得如此神神秘秘，咸丰一看就火了。逆贼占据静海、独流三个多月了，胜保如此强调慎重，肯定是因为他已经没了主意。庐州已被攻陷，江忠源已经殉难，逆贼主力随时可能从庐州北上，与天津周边的逆贼会合，胜保却还在那里打着他的小算盘。咸丰拍着桌子，对殿上的大臣们嚷道：“德勒克色楞有什么事情要来京密奏，就叫他赶快来吧！”

僧格林沁虽是前线大员，却远没有咸丰这般焦虑。他守在王家坨，打算静观胜保的好戏，自己先向皇上小儿卖一卖关子。他接到探报，林凤祥分出兵力，在独流和静海之间的五里庄修筑了木垒，太平军的据点从两个发展成为三个。他还抓获了敌军的间谍，从审讯中得知，林凤祥将缴获官军的大炮架设在木城之内。由此可见，敌军远不像胜保所说的

那样已到穷途末路，反而是壁垒坚固，连得利器，足以抵抗官军的进攻。

僧格林沁打破静默，向咸丰报告，并派部队从东西两面日夜向敌营开炮轰击，但敌军伏在营内，不肯出战，所以无法交手。他的部队抓到敌营中逃出的人，供称有女匪已扮作乞丐往南边求援去了，南边的援兵两个月内就可开到。所以，他认为应该迅速将此股逆匪歼灭。

僧王的奏报无疑是在扇胜保的耳光，咸丰确信逆匪其实还有很强的战斗力。但僧格林沁也只是说了一番空话，只字未提如何才能迅歼敌军。他先前说过，等待水流结成坚冰，就能逼近敌营发起火攻。如今坚冰形成已有多日，僧格林沁既未发起火攻，也未提起此事。这是僧格林沁与胜保争宠的招数。这个关子卖得好，吸引了咸丰的注意力。咸丰连发上谕，催问他有何妙计，又做出决定，让僧格林沁和胜保会师，归并一处，迫使僧格林沁与胜保合力筹划攻击。

咸丰三年年底，全国的形势严峻无比，曾国藩却还只能对付本省的土匪。广东协拨给湖北的七万两军饷，押解到湖南境内，经过郴州和桂阳州，正好遇到永兴土匪闹事，曾国藩令罗泽南、萧启江、杨昌浚率部迎护这批军饷，同时剿捕永兴土匪。湘乡勇一到永兴，将土匪一鼓荡平。

随着全国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咸丰越来越耐不住性子。他不仅逼迫吴文镕上前线，对曾国藩的迟延出兵也已颇不耐烦。在庐州陷落的前一天，咸丰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示：安徽形势紧急，你不要偏执己见，按兵不动；望你激发天良，去救燃眉之急。咸丰说：从你的奏折来看，你要把几个省的军务一身担当，可是你的才能是否足以担此重任？你平时爱说大话，认为没人比你更高明，事到临头，要是真能显出真本事才好。如果你惊慌失措，岂不会贻笑于天下？你一定要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抵达，即早一点得益。你能勇挑重担，远非胆小怕事的官员可

比。你既然夸下了海口，那就要拿出行动来，把事情办好，给朕看看！

咸丰的话说得很重，曾国藩被逼到了绝路上。咸丰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筹备的时间，而且他必须很快做出一些成绩给皇上看一看。他于五天后就写好了奏疏，给了咸丰一个明确的答复：

第一，起行日期，必须等到广东的大炮解运到湖南，能让战船全部配上大炮，我就马上开拔；第二，黄州巴河已被逆贼占据，湘军必须首先扫荡湖北境内的江面，才能前往安徽；第三，武昌在金陵的上游，是逆贼必争之地，如今应力保武昌，然后才能发起攻势；第四，我所训练的乡勇，现在郴州和桂阳州一带剿办土匪，不能立即撤回，等到明年正月船炮齐备之时，一并带赴下游。

然后，他明确地回答咸丰对他提出的挑战。他说，他兵力单薄，军饷缺乏，所以不敢保证一定能打胜仗；但他对朝廷是一片愚诚，绝对不会怕死逃避。丑话不妨说在前面，以免将来毫无功绩，被治个吹牛欺君之罪。

曾国藩担心咸丰误解，又向皇上解释：衡州、永州、郴州、桂阳州一带，还有一股会匪没有歼灭，余党尚多。这股会匪实为湖南巨患，也是我经手没有办完的事情。

曾国藩的答复有些赌气的意味，但在咸丰看来是表达忠心的最好方式。咸丰批复说：胜败当然是不可逆料的，但你的忠心可对天日，众所周知。咸丰的语气变得非常温婉：你一个回乡守丧的官员，能够如此为朝廷出力，精神已属可嘉。没有剿完的贼匪，你可以知会巡抚剿办，若有你素来深信的绅士，也可以交他办理。

曾国藩与皇上沟通，赢得了建军所需的时间，但他未能救援江忠源。刘长佑和江忠浚的新宁勇，加上各路援军，都未能开进庐州。曾国

藩只能在湖南遥望着庐州，听任安徽新省会陷落，江忠源自尽。

对于江忠源的死，曾国藩鞭长莫及。他只能催促船厂加快进度，年底也不休息。在他的督促下，湘军的战船已经造成过半。

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国藩从衡州回到湘乡探亲，向家乡告别。这个时候，他已经做好率师北上的心理准备。

胡林翼走向主战场

江忠源战死庐州前夕，另一位未来的湘军大帅也做好了融入大规模内战的准备。

胡林翼在上一年十月交卸了黎平知府。他在黎平当了两年父母官，尽心尽力，培植了淳朴安分的民风，养成了“不刁、不诈、不淫”的社会风气，在贵州各府中树立了一个模范。但他处在多事之秋，认为辖地民风太弱，又通过一年的努力，对百姓加以军事训练，令民气有所增强。

胡林翼离开黎平时，太平军从长沙撤围，袭掠宁乡，进军胡林翼的故乡益阳。贵州人听说太平军将要攻打常德，盘踞在镇远、都匀、黄平、瓮安各府县的苗军和榔军顿时虎虎生威，以盗抢为主的治安事件频繁发生。巡抚知道胡林翼勇担重任，把棘手的军务推到他的头上，令他总管与湖南交界处的边防，负责重灾地区的防剿。胡林翼拥有了整个贵州东部的军事指挥权，当上了黎平、镇远、思州、都匀、铜仁、松桃一带的剿匪总司令，还在镇远另设一个审案局，由他主持。

胡林翼上任后，盯上了乌沙这个地方。此地与清江、丹江、台拱、八寨交界，是所谓的缓冲地区，最适合隐藏盗匪。胡林翼知道那里道路纷歧、盗匪出没，必须各地合力防剿，否则难以扫除盗匪。而他要进军乌沙，必须取道古州，才能下手。

为了搞清楚胡林翼活动区域内的这些地名，有必要说明一下：清江就是现在地图上所标的剑河县，丹江即是雷山县，台拱即是台江县，八寨即是丹寨县，古州即为榕江县。

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胡林翼率领二百名民兵从黎平出发，六天后抵达乌沙，指挥正规军和民兵合力追逐，擒捕巨盗牛坐、九坐等一百

多人。他请巡抚命令各地绘制险要之处的地图，举行保甲团练，以绝根株。而丹江的毛坪和台拱的台盘此时又有盗匪蠢蠢欲动。年底，胡林翼令韩超和张礼度分途追捕，他自己回到镇远侍奉母亲，留下过年。

胡林翼接到曾国藩的信函，得知曾侍郎已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曾国藩说，他到长沙之后，每天跟张亮基、江忠源、左宗棠感慨深谈，互相鼓励，都有负山驰河、拯救家乡的抱负。言谈之中，总是提到胡林翼鸿才伟抱，足以挽救当今的滔滔危局，恨不能跟他一起整顿经历战灾之后的三湘大地。

胡林翼此时已经感到了同乡贤达对他的期望，有心返回湖南大干一番事业，只是时机尚未到来，因他手头上的剿匪任务还未完成。咸丰三年正月，他仍然率领民兵赶赴乌沙。正月十日移驻凯里。上年对乌沙的攻剿已经歼灭那一带的大半盗匪，只有革夷的高禾、九松、荡垢一股，仍然依据险恶的地势，煽动苗民造反。胡林翼指挥兵练会剿连月，抓捕了二百多名强盗，对情节较轻的不予惩罚。

韩超经过历练，总结出治安剿匪的方略，胡林翼非常欣赏，加以补充，制定出《剿盗十三条》，向巡抚报告。他认为，捕盗的工作应该与时俱进，过去用围攻之法，现在应该用雕剿之法；过去用收买之策，现在应当加大抓捕的力度。革夷的盗匪隐藏在深山老林，一天可以转移到百里之外，敌情瞬息万变，强盗凶狡异常，动用驻军去剿，遇见盗匪便会溃散。盗匪的活动范围遍及三府六七厅之地，尾追又追不上，分兵则兵力不足。唯一的办法，是严令各地选用士民，举行保甲团练，合力擒剿，才能把盗匪镇压下去。

胡林翼身在贵州，外省的大员们却都想将他挖去，特别是太平军攻陷金陵以后，长江流域急需人才，张亮基和骆秉章联合上疏，请将胡林翼调到湖北。咸丰考虑到胡林翼熟悉贵州事务，调到湖北可能人地未宜，未予批准。

胡林翼在贵州待久了，对于民俗利病、政治得失，都能看透，引为深忧。他时常向上司做书面报告。自从离开黎平之后，他就跟巡抚约定，不愿再去其他地方任父母官。此时巡抚打算任命他代理贵东道，让他总抓贵州东部的军政事务。胡林翼却认为，如果专心缉盗，还可以为贵州的百姓消弭患害，如果要对一方行政负责，反而牵制更多，便上书力辞。

不过，胡林翼对黔东军政要务发表了一番高见。他认为，贵州东部的情况岌岌可危，有十几件大事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首先，胡林翼最担心的是民生疾苦。苗民居住在各地的寨子里，大寨有一二百户人家，小寨也有三五十户人家，连年遭到抢劫，积蓄一空。良民怕盗，又怕官差，若是为盗，则无所畏惧，这种形势就是逼良为盗。良民终日采芒为食，四季都吃不到一口米饭。耕种所入，在青黄不接之时，借谷一石，一月内就要偿还二到三石，称为“断头谷”。借钱也是一样，受到高利贷盘剥。甚至只借一碗酒、一块肉，如果拖久了不还，就要变卖田产，偿还几十上百两银子。苗民心头衔怨，口不敢言。爱动脑子的人则要发泄怨恨，引来群盗，为自己报仇雪恨。而汉人当中的奸民还不觉悟，钱财被强盗抢走了，便来盘剥苗民，以弥补损失。苗民的产业全被奸民盘剥，而官府的摊派仍然要苗民负担。在秋风劲扫、冬雪摧残之际，穷苦的苗民甚至不得不自掘祖坟，获取银饰。蒿目痛心，莫此为甚。

民生如此困苦，官府却无力救济。各地官府并无余粮，专靠摊派用于公费开支，或者中饱私囊。近年来民力日衰，官事日多，如果按章收税，官府将难以维持，各种摊派怎能加以禁止？但是如果完全免除苗民的摊派，他们便会脱身化外，不知有官府的存在了。所以摊派很难禁止，而放纵下去，则苗民穷愁怨叹，水深火热。能不能变革摊派办法，只对汉民地主征税呢？官府所派的公差和实物税收，已经成为约定俗成

的惯例，并非正式的税收，苗寨本不纳税，汉民岂肯交纳？各方争论不已，却都朝苗民下手。官府从苗民那里只得到了十分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从苗民那里却获得了十分之七，吸良民之膏血，以供其享乐挥霍。台拱、丹江、古州、八寨、清平，其弊尤甚。

其次，胡林翼担心军队的破败。贵州东部的几万官兵已经成为废器。一个上千人的营盘，十名盗匪就能攻破。只要是有些血气的人，看了莫不痛心。驻防军有九千多名，分布在各堡，本来极为周密，然而形同摆设，对治安毫无实效，几十年的积弊无法一旦廓清。现在那些驻防官兵多半是一些刁滑之徒，一旦绳之以法，则捏造黑白，煽动苗民造反，酿成大祸。

第三，胡林翼担心官员办事敷衍。如今为了保证边界的安定团结，必须日日练兵。贵州东部幅员广阔，必须挑练八百精兵，分防分捕，且战且守，才足以缉拿奸宄，把动乱遏止在萌芽之中。但是每年的费用从哪里开支？如果军饷不继，部队立刻疲软，不攻自乱。保甲团练确实是维护治安的好办法，但临时派人负责，为时短暂，恐怕难以得到民众的信任；外地人来负责，又很难深入当地百姓；所以只有知县才能办好。但是各地知县接到命令，只是应付上级，很少落到实处。上级讲得焦口烂舌，各地真正做到的只是贴几张告示，写几份报告。

胡林翼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同时推辞了贵东道的任命。他于四月一日回到镇远探望母亲，四月中旬听说黄平有人抗粮闹事，知县无力弹压，巡抚又令胡林翼前往。遵义人唐树义当时在家养病，接到诏书，叫他去湖北上任。他函邀胡林翼见面，请胡林翼在镇远等他几天。他在赴任途中，经过镇远，两人得以相见，尽欢而别。

四月十五日，胡林翼率领二百名民兵从镇远起行。途中增加了三百兵力，第二天会师，下一天抵达黄平旧州。胡林翼下马伊始，遍召士绅，晓以利害。不久盛传距城五里的牛市坡有几千匪徒分三路来扑。胡

林翼当即指挥民兵前进，行军一里左右，只见地势平旷，便下令扎营。

匪徒果然蜂拥而至，鸣钲鼓噪，声如怒潮。胡林翼对同行的绅士说："这些人多半是良民，被盗匪胁迫，林翼不忍诛杀。请各位前往劝导，令其头目自动投案，并以家人作为人质。"

可是匪徒不听绅士劝告，持矛进攻，并投射桀石。胡林翼迫不得已下令射击，击毙几人，其余匪徒部众纷纷作鸟兽散。胡林翼知道对方是乌合之众，不忍穷追，下令收兵回营。

匪徒首领没料到前山的先锋轻易溃败，接着派出几百人越过山沟，拦截胡军去路。胡林翼已从另一条路返回军营，听说匪徒还敢过来挑衅，一怒之下，策马回奔，指挥练勇，大呼驰下。匪徒惊退，民兵俘虏斩杀二十多人。打扫战场后，民兵凯旋。

第二天，各乡士民听到消息，十分震动，来到营门前求见，表示悔罪之意。几百个寨子同意接受约束。胡林翼责令他们把领头造反的人捆绑送来，具结投案。又为他们核定交粮数额，明令禁止多收，减掉官府榨取的三千两银子。恩威并用，民情帖服，两个月就平定了局面。

不久，黄平以西的瓮安又发生了战事。这里有个刘瞎幺，伙同十几人，从上年四月聚众倡乱，打出"齐榔"的旗号，私设政府，敛钱建庙。他们担心百姓不买账，便说："官府历年都不判官司，不办盗贼，大家有什么冤屈，不如交给我们的组织来判决，在乡间用私埋沉河的办法处死罪犯。"他们担心百姓不肯出钱，就宣传道：成立组织以后，一切税收都由组织来管理。对于他们的宣传和许诺，十个人当中有一二人听信。于是，他们在六里村等村寨挑选凶悍的村民当头目，有的管领几千户，有的管领几百户。这样一来，十个人中就有八九人当了胁从。他们又按户勒令制造火器，有敢违令者，便带人过来烧抢。官府得到报告，却不敢过问。直到代理知县徐河清上任，巡抚才得到真实的报告。巡抚

又将此事交给胡林翼办理。

八月底，胡林翼率领三百名民兵驰至瓮安县，侦知土匪四起，他们的司令部在二十里外的干溪。九月一日，胡林翼率部出城，行至距敌十里处扎营，召集绅民，晓以祸福，责令大家将造反首领绑来献俘，对胁从一概不问。刘瞎幺闻讯，连日派部队拆毁桥梁、拦截粮运，阻断官府通信。一时之间，军民迁徙，人心惶惶。

刘瞎幺实力果然不弱，于九月五日集结几万人三面来攻。胡林翼不许部队迎击，等到刘军发起第三次冲锋时，才率部出击，一通追杀，击毙六十多人。榔军士气顿时下跌，分头散去。当夜，大多数良民来向官军投诚。

第二天，胡林翼进入瓮安城，安抚城内百姓。刘瞎幺已经逃脱，又在十里外的白岩垒石为关，架设巨炮，负隅顽抗。胡林翼得报，约定徐河清，指挥营兵和民兵，携带干粮，半夜冒雨急行军。天刚亮，部队直抵岩下，毁关而上。榔军没料到官军来得如此神速，大惊失措，抢路逃跑，许多人被挤下山岩。官军追斩几十人，俘虏刘瞎幺、卓老五等人，方才收兵。

徐河清怒火未消，几次请求逐寨放火攻杀。胡林翼一听他要搞大屠杀，连忙劝阻："焚剿之余，生灵涂炭，势必激成流寇。一处造反，风声走漏，又会有奸人趁机煽动蛊惑，集结反民，种下百年的祸根！"胡林翼强压着徐河清，不许他轻举妄动。徐河清还是想不通，胡林翼只好请按察使孔庆鹕亲临瓮安，才把他说服。

胡林翼事后仍然心有余悸，给堂弟写信说：这一次若非我力主解散，势必多杀千万人，而且必定激成大乱。这次保全了不少人的性命，很快恢复了社会安定，可以问心无愧。

果然，每天有几十个寨子的胁从榔军的良民前来投诚。胡林翼请求设立专门机构，按寨按户编造牌册，详书人口。良民牌发给百姓，良民册存在官府，为办理保甲团练打下了基础。寨中的著名逃犯，勒令各寨限期捆绑献来，作为赎罪的表现。经过六十天的努力，瓮安恢复了平静。

胡林翼用当地人擒拿当地的土匪，不派一名官员下乡，还责令各寨呈缴枪炮，既省了人力，又省了经费。他连月奔驰，维护治安，保护生灵，自己却没落下任何好处。他不仅得了瘴疠，神情憔悴，形体瘦削，还遭人讥笑，说他贪功擅杀。胡林翼想：我一个身处异乡的小官，带领二三百人，抵抗一万多名反军，到头来还落得个刽子手的名声，还有谁敢舍身为朝廷办事？

再看大局，全国的形势到处吃紧。林凤祥已经北上，威胁京城；东南一带，已经成为洪秀全的大本营。贵州省吏治腐败，武备松弛，汉苗杂处，伏莽潜滋。就拿瓮安来说，朝廷派驻正规军四十八人，其实只有八人，其余的四十个名额都被贪婪的军官吃了缺。如果瓮安真有五十来个军人，何至于人情惊恐，动辄欺官？照此下去，前盗已死，后盗又生，不过一年，又会有人造反。贵州全省要全部恢复治安，那就更难了，绝非旦夕之功。

胡林翼想，以我一人之力，怎能挽救大局？不由得心灰意冷。又想到母亲年老，久处异乡，思乡心切，经常哭泣。思前想后，他已不想留在贵州，希望返回湖南。

他向巡抚提出辞呈。贵州的大官们大多昏庸，既要强留胡林翼，却又不让他发挥更大的能量。十一月，胡林翼请求进京，巡抚不许。正在此时，御史王发桂上疏，推荐胡林翼才识过人，可以委以重任。王御史说，听说胡林翼已由贵州送部引见，计算时日，应该已经行抵湖北境内。皇上若让他留在湖北带兵作战，可期得力。

咸丰此时认为湖北的战情非常紧要，批准了王发桂的奏请。与此同时，湖广总督吴文镕也奏调胡林翼率领黔勇赴援，于是胡林翼前往湖北已成定局。

胡林翼认为镇筸精兵有名，便给时任永绥厅同知的但文恭写信，请求老师在湘西代募二三千名精壮，在他经过辰溪时，他会停船上岸检验部队。他对士兵的要求是：不要油滑怯弱之人，因为他将士卒视同自己的生命，要跟他们同甘共苦。

十二月十日，胡林翼率领三百名练勇，带着母亲从镇远启行。胡林翼这一走，就将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走向更壮观的人生。

热血山河

将领讲述

中央军抗战

34位中央军将领，铁血铸就的亲历文字
讲述激情、悲壮的中央军抗战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将领讲述：中央军抗战
编者：《热血山河丛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7-01
ISBN：978-7-5034-9260-0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编辑委员会
何应钦
中原抗战纪略
安阳大名失陷及对峙
陇海沿线之作战
鲁西防御及归砀失陷
兰封附近诸战斗
豫南会战
郑州战斗
豫中会战
陈诚
以全力保卫大武汉
以全力保卫大武汉
保卫大武汉之阵容
第三期抗战中敌兵的重大损失
薛岳
长沙会战亲历记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
常德会战
湘北湘南阻击战
湘北阻击战
湘南阻击战
张治中
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幕
战前准备，定下“先发制敌”的战役思想
成立京沪抗日秘密指挥部
对京沪抗日作战的建议和决心

西安事变对京沪防御的影响
受职京沪警备司令官，定下“先发制敌”的战役思想
揭开战幕，进攻日军在沪据点
抗日将士神速进入淞沪战场
决心犹豫，丧失战机
喋血淞沪，决心抗战到底
挽救危局，进行彻夜激战
狮子林、川沙口和罗店江防阻击战
冒敌机轰炸，亲临前线，挽救危局
由攻势转入守势
第五军参加淞沪战役的经过
淞沪参战
庙行战斗
浏河战斗
葛隆镇战斗
沉痛的收场
罗卓英
上高会战概述
敌之企图与我之作战指导
敌我参加会战兵力
会战经过概要
会战检讨
卫立煌
卫立煌率师反攻滇西
卫立煌接任司令长官后的措施
初期和中期的反攻情况
反攻后期的胜利
中缅边境会师和卫立煌出国
杜聿明
古北口抗战纪实
第十七军的北上
二十五师接防古北口前后
战斗经过概要
古北口之战
南天门之战
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
留下德国战车

被断送的战车连
两个真正的英雄
台儿庄大战中的战车防御炮部队
宋希濂
兰封战役的回忆
战场上接任军长
土肥原师团的南下
仪封及其西南地区的战斗
兰封的失而复得
全线撤退和花园口决堤
富金山、沙窝战役
黄杰
南天门之激战
蕴藻浜、苏州河战斗
陈沛
第三次长沙会战龟山之役
敌我作战部署
作战经过
敌我伤亡情况
郝梦龄
忻口阵中日记
10月1日「星期五，气候晴，温度70（华氏，下同）」
10月2日（星期六，气候晴，温度70）
10月3日（星期日，气候晴，温度65）
10月4日（星期一，气候晴，温度65）
10月5日（星期二，气候晴，温度60。早冷午热暖夜凉，一日有四时之气候）
10月6日（星期三，气候晴，温度65）
10月7日（星期四，气候晴，温度60）
10月8日（星期五，气候晴，温度65）
10月9日（星期六，寒露，气候晴，温度65）
10月10日（星期日，气候早晴午后阴，温度65）
10月11日（星期一，气候阴多风，温度60）
10月12日（星期二，气候晴，温度52）
10月13日（星期三，气候晴，温度52）
10月14日（星期四，气候晴，温度50）
10月15日（星期五，气候晴，温度52）

抗日殉国的郝梦龄将军
由农民到军长
要抗日，不愿打内战
立下遗书，决心拼死在疆场
尽忠报国，浩气长存
张轸
阳新作战日记片断
8月26日
8月28日
8月29日
8月30日
9月12日
9月24日
9月28日
南洛、金陵寺、八里屯之战
第一一〇师的成立和指挥系统
开赴鲁南担任运河南岸的防务
夜渡运河攻占南洛及追击敌人
敌反攻八里屯之战斗
奉令北进截断枣临交通扰敌后方
敌军大举反攻我艰苦奋战的经过
徐州总退却
黄维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淞沪战争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激烈战斗
赤心报国，罗店鏖战
四天五夜的北新泾战斗
扼守苏州河上泗江口公路大桥
王应尊
血溅杨行、刘行记
开办抗日将校训练班
第一军同仇敌忾，奋勇抗敌
勠力同心，浴血抗战
陈安宝
回忆陈安宝将军
叶佩高
忆叶佩高将军在腾抗战事迹片断

灰坡和北斋公房之战
西门和拐角楼之战
来凤山和攻城之战
重光不言功
阙汉骞
阙汉骞将军与腾冲歼灭战
滇缅战场敌我形势
滇西反攻 强渡怒江
寒雨险越高黎贡山
腾城外围据点战斗
围攻腾冲 血染古城
挖掘地道 九次荡决
顽敌勇猛 寸土寸尸
美军顾问拍成电影
勒石纪事 名将千古
方靖
虬江、宝山、月浦、广福血战记
战前敌我双方的情况
第九十八师在淞沪抗战的经过
虬江码头战斗
宝山、月浦战斗
广福战斗
国防工事近似虚设
第六十六军宜都、松滋作战经过
作战前敌我态势
第六十六军的部署和作战经过
宋瑞珂
保卫大武汉会战纪略
武汉——抗战初期的实际首都
军事地理及敌我部署
日军分途进攻，长江两岸激战
在安庆、望江一线
鄂东新的部署
九江以东的战斗
庐山附近苦战
万家岭我获大捷
瑞昌阳新全线争夺激烈

太湖黄梅我军反攻
田家镇守军喋血
大别山北麓鏖战
武汉撤守
陈颐鼎
杨树浦、蕴藻浜战斗
构筑锡澄、吴福线国防工事
潜入上海市区，实施现地侦察
奔赴淞沪战场，决心报仇雪耻
受命加入突击队，进攻敌重要据点
黑桥宅、陆家桥宅战斗
大场战斗
北新泾之战
陈明仁
我的主要经历
惠州之役
九江会战和预二师
在滇西战场
吴绍周
韩庄、泥沟、峄县之战
豫西南抗战的回忆
孙立人
淞沪抗战中的孙立人
廖运泽
阜阳保卫战
郑洞国
昆仑关攻坚战亲历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裴昌会
国共合作在忻口战役中
覃异之
漳河之战

“比家山千秋不朽，福临铺一战成功”
一
二
三
戴安澜
戴安澜日记（节选）
1937年8月2日
8月4日
8月7日
9月18日
10月25日
1942年3月22日至4月1日合记
追念戴安澜将军
鲁南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下旬）
桂南昆仑关战役（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
缅甸战役东瓜之战（1942年3月中旬至月底）
马革裹尸 千古如生
杨伯涛
第十一师作战经过
会战前敌我态势
战斗经过
廖运周
出敌不意 巧袭制敌
台儿庄会战中的“翼”字军
临战之前
贾汪会议
运河南岸
白山西战斗
峄县、枣庄运动战
全线反攻和追击战
尾声——九里山掩护战
西峡口抗战的回忆
力攻丁河店 围歼奎文关
蒲塘、豆腐店之战
反攻西峡口 激战大华山
邱行湘
武阳歼灭战
湘西会战前第五师概况

武阳战役经过
湘西会战前敌我态势
战斗开始
武冈以北地区追击战
战斗总结
贵池、青阳阻击日军航运战斗经过
贵池附近战斗
斗龙山战斗
青阳附近战斗
韩梅村
刘庄、税郭和虎皮山战斗
刘庄争夺战
向税郭进军
虎皮山阻击战
谢晋元
谢晋元与八百壮士
第八十八师孤军的由来
孤军光荣达成任务
冒险献旗的41号女童子军
最高统帅部下令孤军撤退
孤军为国旗而流血
何玉湘烈士被害
谢晋元烈士殉国
日本型的野蛮残暴行为
孤军的最后奋斗
邱维达
第五十一师罗店防御战
受令开进
参战经过
掩护上海总撤退
淳化阻击战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家强
委　员：沈晓昭　刘　剑　韩淑芳　刘发升
张剑荆
学术顾问：杨玉文
主　编：沈晓昭　韩淑芳
策划编辑：王文运　张春霞　牛梦岳　高　贝
孙　裕　李军政　朱闻宇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伟欣　马合省　方云虎　卢祥秋
刘　夏　刘华夏　牟国煜　全秋生
李晓薇　张蕊燕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殷　旭　徐玉霞　梁玉梅
梁　洁　程　凤　詹红旗　窦忠如
蔡丹诺　蔡晓欧　薛媛媛　戴小璇

何应钦

吾人固早深知非备战不足以图存，非备战不足以维护公理与正义。

● 1890年4月2日生，字敬之，贵州兴义人。

-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在四川主持整军会议，并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 1938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军制计划和参与各个战役的指挥。
- 1943年2月，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偕同史迪威等飞赴印度检阅中国远征军。
- 1945年2月，飞赴缅北重镇苗斯，主持升旗仪式，后参与指挥了中国远征军的第二次入缅作战。
- 1987年10月21日，病逝于台湾。

中原抗战纪略

何应钦

安阳大名失陷及对峙

敌于攻陷石家庄后，即将第六师团之一部、河边旅团之一联队，及第二十师团之全部，转攻晋东之娘子关。沿平汉线南下者为第十四师团主力、第六师团一部，及第十六师团之一部。我平汉线军队除孙连仲、冯钦哉、曾万钟各部，已划归山西方面作战外，现有兵力仅步兵三师半与骑兵一师。敌乘我立足未稳，分两路进击，主力以铁道南下，一部由宁晋、柏乡趋内丘。我军于10月11日晚[1]，到达赵县、元氏之线，12日晚，又被迫转移至赞皇、高邑、柏乡、巨鹿之线，14日退守内丘。因河北平地无险可守，又加兵力单薄，15日邢台又陷，邯郸、磁县亦于17日、18日两日先后不守。幸我汤恩伯军团18日赶到安阳及漳河南岸之线[2]，严阵以待，我吴克仁军亦于是时到达汤阴。敌分三路渡漳河进犯，斯时在平汉线正面者为敌之第六师团；由武安[3]、观台[4]犯我左翼者，为第十四师团之主力；沿肥乡、成安、临漳企图攻我右翼者，为第十六师团之一部。10月19日后，敌不断向我漳河铁桥炮击，另以一部着便衣混入难民群中，由观台、东西保障渡河，期掩护其主力之偷渡。东、西保障一带高地，于20日上午已为敌占。我关麟征军，遂于21日拂晓开始攻击当面之敌[5]，当被我二十五师将该高地夺回，将敌压迫于河岸，歼灭甚众。但敌又得河北[6]之增援，遂再图反攻，自晓至暮，反复肉搏，激战至晚12时，敌我伤亡均重。旋以安阳以东辛店集附近，敌渡过约一联队，斯时我军极为疲乏，乃停止攻击，占领阵地，与敌呈对峙状态。敌军主力因前进受阻，伤亡甚大，自23日后已撤退至邯郸、武安附近，拟由武安、涉县进窥晋南，威胁我平汉线左侧背，同时声援山西之作战。我汤军团遂于24日推进至沿岸一带与敌对峙。斯时山西又告吃紧，娘子关被敌攻陷，山西战局危殆。我汤军团之第十三军，于11月2日兼程往援。敌乘晋东胜利，平汉线上又向我安阳附近攻击。我守军商震部以实力薄弱，左右友军距离甚远，不得应援，11月5日安阳又告失

陷[7]，商军退守宝莲寺东西之线。

宋哲元集团军，在临清、堂邑、大名、内黄、南乐、清丰、濮阳[8]之间，以协同平汉线正面友军，击破平汉线南下之敌，使晋东我军作战容易之目的，以主力沿平汉线东侧地区前进，其骑兵部队于11月5日占领南和、任县，并将邢台以北之官庄车站占领，其步兵部队则向邢台攻击，6日晨已迫至邢台附近。不意敌一面由邢台西北增援，一面由邢台以南沙河方面赶到步骑炮联合之敌向我夹击，且以敌机多架助战，敌我相持两昼夜，于8日下午任县竟被敌夺去。10日邢台之敌向我反攻，11日因大名失守，敌攻广平甚急，我骑兵部队感受侧背威胁，于12日乃向卫河右岸移动。步兵部队11月6日进攻成安之敌，当晚占领县城，7日敌由磁县方面增加，激战竟日，8日并由临漳方面续到步骑炮联合之敌进窥广平，9日复由广平西北向大名运动，10日更以全力进迫大名，与我三十八师发生巷战，11日县城遂失守，步兵部队乃退守卫河南岸。敌占大名后，以一部进窥卫河，主力扼守大名。是时华北敌军先以主力进窥山西，11月9日占据太原后，复转用其第六师团一部于东战场方面，故对平汉线仅以第十四师团及十六师团之一部暂取守势，在平汉线之漳河及卫河北岸构筑工事，与我军对峙。

陇海沿线之作战

鲁西防御及归砀失陷

民国27年5月上旬，敌分向皖北、鲁西转移。我为集结强大兵团击灭该敌计，乃以孙桐萱军主力在相里集、潭集之线及微山、独山、南阳各湖西岸之李必蕃、李英等师，展开于郓城及纸坊集、巨野之线，以掩护大兵团之集中。5月9日，济宁方面之敌，开始向金乡、鱼台、郓城进犯，并一部西渡微山湖进攻沛县，以威胁我侧背。在鲁西广阔之平原内，敌利用机械化部队，向我间隙内到处窜扰，郓城、鱼台、金乡、沛县[9]于11日、14日、15日、18日等日相继失陷，敌直趋陇海线。5月11日我俞济时军及黄杰军分在砀山、归德[10]等地已集结完毕，李汉魂军向归德输送。斯时由蒙城北犯之敌豕突北窜，陇海线形势渐趋紧张，我最高统帅乃令薛岳统率俞、黄、李三军为鲁西兵团[11]，以击灭当面之

敌。5月12日，北犯之敌又占永城，即以其轻快部队直趋砀山、归德，于是在韩道口、周寨等地发生剧烈之战斗。5月21日起，敌猛攻砀山，24日被陷，黄军西撤。敌陷砀山后，以一部经虞城[12]转归德，主力沿铁道西进，26日开始向我归德阵地攻击。27日、28日两日，经敌以猛烈之炮火袭击后，28日归德又陷[13]，黄军遂向睢县、柳河集转进。

兰封附近诸战斗

自5月18日以来，由菏泽南下之敌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主力，向铁炉集南进[14]，企图遮断我陇海线交通。其一部17日由新兴集向兰封以东之仪封前进，18日其主力进至大黄集附近。我当准备于21日夹击该敌。5月19日、20日两日，窜仪封之敌一部已与我宋希濂军在仪封及内黄[15]附近发生激战。同日我空军第一、五两大队，曾出动轰炸永城、蒙城、贯台集、三叉寨及蚌埠敌机场，毁敌桥梁、车辆无数。我马丁机两架，并飞往日本长崎散发纸弹，促其军民觉醒。21日，仪封之敌向西南窜扰，一部于当日窜抵兴隆集附近，罗王寨、白寨附近均发生战斗，同时贯台之敌益逐次渡河增加。我程司令长官乃以俞济时、李汉魂、宋希濂三军向兰封[16]、阳堌集之线急进，胡宗南军团由开封方面沿铁道东进，扫荡当面之敌，刘和鼎军任兰封、开封间之河防。22日，敌一部续窜罗王寨。23日我胡宗南军团向该敌攻击，刘和鼎军拒止该敌北窜。23日土肥原[17]窜据罗王寨、三义寨一带者已陆续增多，又有一部由陈留口开始南渡。我李汉魂、桂永清两军24日晨由阳堌集协同开始向该敌攻击，斩获甚众。但兰封方面本晨敌以一部于我宋军换防之际乘隙窜入[18]，26日我宋希濂军反攻[19]，27日乃告克复。斯时我军仍以主力向罗王寨、三义寨一带行连续之围攻，颇有进展，25日至29日之间，予敌军以巨大之创痛，终以敌负隅顽抗，凭险死守，未能完全歼灭。28日我战略要点之归德被陷，黄军主力退集睢县、柳河一带。29日晨敌骑一部窜抵宁陵附近，我程司令长官为避免敌在豫东平地决战，乃决定转移各军[20]，6月1日、2日两日陆续向平汉线以西地区撤退，7日、8日、9日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兰封西侧之敌于我军西移后，即继续向开封前进。6月5日我放弃开封[21]，敌分攻中牟、尉氏，该两地亦于6日失守[22]，随即进扰新郑。7日敌轰炸黄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

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呈对峙形势。

豫南会战

自民国29年11月敌在鄂中战斗失败后，民国30年1月下旬又发动豫南攻势。此时我军守备正面，横亘鄂、皖、豫三省，自远安西南经荆门、钟祥北面沿大洪山南麓、桐柏山东麓、明港、皖北、豫东而至兰封，全长达400余公里。在我正面之敌，约步兵七个半师团、独立骑兵一个旅团、独立战车三个联队、独立野战重炮一个联队，共计步兵15万余、骑兵8500余、炮550余门、战车300余辆、装甲车200余辆，并集中空军于安阳、新乡、淮阳、信阳各地百余架。

敌自民国30年1月上旬起，即由长江下游，向信阳附近输送弹药器材，并调集空军于信阳附近，不断向我后方侦察。1月17日，华北空军亦向安阳基地集中，同时各地上部队，亦秘密向豫南集结。

1月23日晨，鄂省襄河两岸之敌第十八混成旅团、第三十九师团等部，先对我王、冯两集团进犯，企图牵制该方面之我军，以便向豫中会战。至集中豫南方面之敌军，计有下列各部：

（一）第三师团全部，附第四师团第八联队，及水野战车部队，归第三师团长丰岛指挥，是为左翼兵团。

（二）第十七师团（欠一联队）附第十五师团第六十七联队，及吉松楠濑等战车部队，归第十七师团长平林指挥，是为中央兵团。

（三）第四十师团主力，归该师团长天谷指挥，是为右翼兵团。

以上三个兵团，统归圆部和一郎指挥，于1月24日起，开始向豫南北犯。

此外皖北豫东方面，另有敌骑兵第四旅团全部，附平战车联队为一路，由亳州向涡阳进犯；又有第二十一师团之太田联队，由宿州向西进犯；又有第三十五师团之汤口联队、小林联队，附太郎田工兵联队，及骑炮兵、战车、装甲车各一部，分由开封、通许、朱仙镇沿黄河以北向郑州北岸，并沿泛滥南下。以上各路，均为策应其豫南方面军之作战。

我统帅部事先综合诸般情报，判断豫南方面之敌，将集中主力沿平汉路北进，求我主力决战，皖北豫东之敌，将西犯以行策应，乃训令李

司令长官，避免与敌正面决战，以一部于正面节节抵抗，牵制敌之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交通，主力由两翼向敌侧击而击破之。

李司令长官全般部署，悉遵统帅部指示，在平汉路正面，仅配置一师于西平附近，主力则伏于预期敌人进犯路线之两侧，纵长区分，保持机动，准备于敌人向汝南、郾城、舞阳分路北进时，向敌两侧及其背后机动围击而歼灭之。

因部署适切，各军均保持机动之有利态势，故作战之始终，均能予敌包围打击。

会战开始，敌于1月25日晨，分六路前进，计左翼三路向小林店、固城、金山[23]攻击，中央一路向明港攻击，右翼二路向陡沟、槐河镇[24]强渡淮河攻击，同时敌空军亦协同地面作战，对我各阵地线猛烈轰炸。26日敌攻至确山、邢店、高邑、泌阳之线，27日又攻至驻马店[25]、沙河店、春水之线。

汝南附近及接官厅附近战斗。当敌进至驻马店、沙河店、春水之线时，我北方汤集团之李军主力，向上蔡附近机动，张军向象河关附近机动，孙集团之刘军，向象河关以南之敌人尾击，曹军由唐河向泌阳前进，冯集团之黄军向南阳前进。29日敌左翼各路在舞阳南方之接官厅、尚店、小史店附近，被我张军攻击，激战甚烈；其右翼两路于上蔡东南汝南附近，被我李军激烈攻击；中路敌军，沿平汉路及其西侧北进，因我军北撤，以致扑空。此时敌军最右、最左之两纵队，受我优势兵力打击，尤以接官厅附近之战斗，敌伤亡达3000余。至31日，敌乃变更部署，以第十五师团之一部，由遂平经上蔡左右旋回，企图与汝南北进敌军会合，对我李军南北夹击。其第十七师团主力，则由遂平、西平分两路向舞阳方面左旋回，第三师团主力，及第四师团一部，亦西向舞阳前进，企图由北向南夹击接官厅、尚店、小史店我张军。但我李、张两军于敌合围未成之先，李军主力已向商水、郾城间沙河以北地区转移，张军则向叶县以北地区转移，同时我豫西主力，刘、曹、黄各军，分由泌阳、唐河附近，向舞阳敌后围击，而皖西莫军，及游击队向正阳北进，并于29日克复正阳。敌因对我汤集团主力未获适于所期之地点，形成优势兵力，反以劣势兵力被我打击，其侧背又感受我刘、曹、黄各军之威胁，遂于2月2日夜开始南退。

南阳附近战斗。敌第三师团主力，以一部残置舞阳、保安寨牵制我

张军，其主力由方城向南阳西窜。我张军向当面敌人猛攻，克复保安寨、舞阳后，即向方城敌后追击。2月3日，我黄军于南阳东侧沿白河之线防御，敌分路由南阳北侧大石桥向南阳、镇平间迂回。4日夜，敌陷南阳，我黄军乃转移于南阳西侧潦河西岸防御，是时我张军主力，已进出于方城向敌后攻击，曹军已向南阳南侧前进。6日拂晓，黄军向敌反攻，克南阳，敌向唐河东窜。

象河关附近战斗。当2月2日晚，敌以三师团主力窜南阳时，其第十七师团主力，及第十五师团、第四师团各一部，亦由舞阳经象河关向泌阳、唐河南窜，企图与南阳东窜敌人会合，夹击我刘、曹、陈各军。当其窜至象河关附近时，被我刘军猛烈截击，敌伤亡惨重，遗弃军品甚多。及窜至泌阳附近，又被我陈军迎头截击，敌伤亡甚重。至7日夜，敌被我四面围击，乃以一部沿唐、泌大道，主力沿桐柏、信阳大道，向信阳附近退却。我李军向泌阳东南追击，黄、曹两军各一部，及张、陈两军，向信阳附近追击。

皖北豫东战斗。皖北豫东之敌，为策应其豫南方面之会战，与豫南敌军进犯之同时（1月25日晨）分路西犯。一路为二十一师团之太田联队，由宿州向西进犯；另一路骑第四旅团附平战车联队，由亳州分三路向涡阳、山河集、双桥西犯，与我骑兵何军之马师，在什字河、倪丘集各附近激战；另一路为第三十五师团之汤口联队，由通许、朱仙镇向泛滥进犯，与我贺师激战；另一路为小林联队，则沿黄河郑州北岸西犯。此时安阳附近，敌空军亦不断出动，向周家口、郑州、郾城、叶县、襄城、舞阳、洛阳各城市，及我第一线轰炸。1月29日，敌进至三塔集附近，被我李军攻击伤亡甚重。淮阳附近之敌，乃向我左侧威胁。我何、李两军，遂退守阜阳、太和、界首之线。旋敌军以炮兵、战车，向太和、界首猛攻，5日相继失陷。6日晨何、李两军向敌反攻，克复太和、界首，敌向东北退却。

战果。此次会战，自1月25日起至2月10日止，前后17日，完全击溃来攻之敌，敌伤亡9000余，由南阳退却时，曾焚毁汽车300余辆，我虏获军品无算，伤亡较敌为小。

郑州战斗

敌犯长沙时，为牵制我豫中部队，乃由平汉路北段，抽调第一一〇师团，由晋东抽调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会原驻豫东之第三十五师团，暨独立第四旅团一部，并配属化学兵一部及战车、重炮、飞机等，共约兵力5万，于民国30年9月底，先后在中牟、京水、荥泽口等处集中，于10月2日拂晓前，分三路在界马、大黄、琵琶陈、荥泽口渡泛会犯郑州。其左路渡泛之敌，被张师阻于中牟西南；右路渡泛之敌，亦被我耿师阻于荥泽[26]西南一带。至中路渡泛之敌，则使用毒气攻击，4日陷我郑州。斯时左路之敌，亦陷我中牟，旋进至郑州会合郑州之敌，西窜须水镇，另一股窜至十八里河。13日拂晓我军反攻，曾一度攻入郑州城。14日下午4时，又曾一度克复中牟城。后因我军不断向其进攻，至10月31日始克复郑州城，残敌向东溃退，我军续向琵琶陈、京水方面追击。同时中牟及广武[27]方面之敌，亦呈动摇，我军乘势分别猛攻。至4日，郑州东北大部之敌溃退，泛东一部逃遁不得，乃经京水由黄河铁桥南端西窜，我即分头围攻。战至6日，中牟及黄河铁桥以西残敌，借河泛对岸敌炮兵之掩护，分别退据中牟城及邙山头顽抗。我乃对敌构筑工事，派一部实行监视，主力则撤回郑州以西地区整理。郑州附近之战斗，乃告一段落，是役敌伤亡3000余。

豫中会战

敌寇以打击我豫西之野战军，并打通平汉路之目的，于民国33年3月底，将新乡及邙山头间铁道及黄河铁桥先后修复，并抽调原驻黄河以北各地敌寇约10万，集结于新乡、开封一带，于4月18日、19两日，分由中牟、邙山头渡泛。至23日敌分别窜占我新郑、密县以北各县城。我军于27日拂晓，全面向占领新郑、密县之敌反攻，近迫城郊，斩获甚多。29日敌主力向许昌方面转移，30日分三路围攻许昌。我守军与敌血战数昼夜，因伤亡过大，于5月1日突围转进。是时敌并以快速部队分向襄城、郏县窜扰，以步兵万余围攻禹县，3日陷我禹县、郏县，4日陷襄城、临汝，其先头一部5日窜抵洛阳以南龙门附近。我军予以坚强阻击，敌受创甚巨，攻势为之顿挫。5月9日，敌得援复由龙门、伊阳向洛阳近郊，及新安、嵩县以西窜犯。同时垣曲附近之敌，亦由南村、白浪渡犯，12日陷渑池，并续向西犯，连陷张茅、陕县，一度窜占灵宝，逼

近阌乡。由龙门、伊阳窜新安、嵩县之敌，陷宜阳、洛宁，20日分窜至卢氏及狮庙一带。经我军胡宗南兵团增援，及我豫境各部队猛烈反击，先后得将西犯之敌击退，克复函谷关、灵宝、卢氏等地，旋我敌仍在嵩县以东、洛宁、陕县附近地区对战中。由许昌、襄城南犯之敌，曾会合信阳，敌一度打通平汉路，但西平、遂平、确山、驻马店等地，旋亦经我次第克复。敌复增援反扑，于6月17日再度打通平汉路，并陷我上蔡、汝南、正阳等处，我军当予阻击。进犯洛阳城郊之敌，自5月10日起，由各路向洛阳围攻。我守军浴血苦战予敌重创后，至26日，乃向城郊转进，不断袭击敌后。综合豫中战役，我高级将领阵亡者，计有李家钰总司令，新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少将副师长黄永淮、卢广伟，上校团长杨尚武、李培芹、刘国昌、曹和等，敌亦伤亡甚重。

[1] 此系1937年10月11日。

[2] 据《第一战区第二十军团于漳河抗日之役战斗详报》及《陆军第五十二军于漳河南岸东、西保障一带战斗要报》，10月18日前，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第十三军的两个师已分别在安阳和磁县。18日到达漳河南岸的是该军团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

[3] 武安及后文之临漳、涉县当时属河南省，今属河北省。

[4] 观台当时属河南省安阳县，今属河北省磁县。

[5] 据《陆军第五十二军于漳河南岸东、西保障一带战斗要报》，关军于20日上午即以两个团攻击该敌，但未奏效。21日拂晓又以主力再次攻击。

[6] 此“河北”系指漳河北岸。

[7] 据《第一战区平汉沿线重要战报摘录》及商震支戌、歌辰两电，安阳车站及安阳城均于4日失陷。又据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11月4日，敌先期反攻，陷安阳。”

[8] 南乐、清丰、濮阳当时属河北省，今属河南省。

[9]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军第十六师团主力5月14日占领金乡，第十师团19日占领沛县。

[10] 商丘县在清代为归德府治，自1913年2月民国政府废府存县后，该县除一度被载入商丘市外，其名称至今仍为商丘县。

[11] 关于薛岳兵团的名称，《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中为鲁西兵团，其他资料中为豫东兵团或第一兵团。

[12] 当时的虞城县城今为利民镇，今虞城县城为马牧集。

[13] 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军于29日占领商丘。

[14]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日军土肥原师团主力5月17日早经菏泽向铁炉集前进。

[15] 此系指民权县之内黄集。

[16] 兰封与考城1954年合并为兰考县。

[17] 此处应为土肥原部或土肥原师团。

[18]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陆军第八十八师兰封战役战斗详报》，第八十八师于22日夜奉桂永清之命向红庙撤退；宋希濂于23日下午1时得知兰封自22日晚即无守备，但至本日中午日军尚未进城。据《陆军第二十七军兰封之役战斗详报》及《陆军第四十六师兰封附近会战经过》，第八十八师是擅自撤退的。

[19]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24日晨6时宋希濂得知兰封已失，即指挥部队开始反攻。

[20]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5月31日，程潜奉到蒋介石关于主力转移至平汉线以西的命令，并于当日转饬薛岳、汤恩伯两总司令。

[21]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开封守军宋肯堂师于6月6日1时退出开封。

[22]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6月8日在尉氏县南之砖桥、南曹等地发现日军骑兵，9日拂晓中牟被敌攻破。

[23] 固城为古城之误，金山为查山之误。

[24] 槐河镇为淮河镇之误。

[25] 驻马店当时属确山县，今为驻马店市。

[26] 荥泽系旧县名，其县城即今郑州市邙山区古荥镇。

[27] 广武系旧县名，一部今属郑州市邙山区，大部属荥阳市，县城今为荥阳市广武镇。

陈诚

中国的每一尺每一寸的土地，都是须得保卫的。

● 1898年1月4日生，字辞修，号石叟，浙江青田人。

● 1937年8月，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淞沪会战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

● 1938年1月，任湖北省主席、武汉卫戍司令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防务。

● 1939年9月，奉命和白崇禧抵湘，协助薛岳指挥作战。

● 1943年，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同年5月，离滇返鄂，指挥对日作战，取得鄂西大捷。

● 1944年11月，任军政部部长。

● 1945年1月，兼任后勤部总司令。

● 1965年3月5日，病逝于台北。

以全力保卫大武汉

陈诚

以全力保卫大武汉

中华民族斗争史上最光荣的日子，是抗战建国发轫的双七纪念节。从去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经过整整一年的苦斗血战，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光大，从世界上一切爱护和平正义的人民，博得无限的同情与赞美。当今天纪念这伟大节日的时候，我们应当从总结一年来宝贵经验教训中，来展开今后更伟大的斗争，尤其是要以全力来保卫大武汉。

大家必须认清，一年来的抗战我们虽然遭遇了不少的军事挫折，丧失许多城镇，似是正如领袖[1]所说："全国军队之后退，绝不能谓为日本之胜利。"而且实际上，我是愈战愈强，敌人却愈战愈弱了，因为我们采取的是持久战略，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从长期的消耗战中来争取最后的胜利，而敌采取的始终是"速战速决"的战略，也就是企图以最短时间，取得决定的胜利，避免它"久战必败"的危机。一年来我们顽强持久的抗战，换得敌人无限量的消耗，已经击破了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获得了战略上极大的战果。这就是我们愈战愈强的根本出发点。

敌人虽然表面上侵占了许多重要的据点，但是他们的矛盾与困难，却与日俱增，铁的事实证明敌人愈战愈弱的破绽，已经暴露出来。第一，敌人兵员的极大牺牲，军火的巨量耗损，军费的巨额增加，都使人力财力与资源十分贫乏的日军无法弥补。第二，敌人战斗力的削弱。第三，敌人愈深入，则兵力愈不敷分配，补给运输，亦愈感困难，同时战区愈扩大，则敌人顾此失彼的困难愈益增加，现在敌人的许多后方，已经成了我们的游击区域，敌人军事交通的命脉，到处都有被我们截断的危险。正因为这样，敌乃更显其急躁凶残，色厉内荏。反之，我们愈战愈强，也有很显著的事实可以证明。第一，在兵员数量上我们由100多

师已达200多师，而源源不绝的补充，生力军是在不断地大量地增加。第二，在军用资源上我们有无穷的财富可以开发。第三，在军器补充上我们不仅有大量的接济，而且正在加紧地制造。第四，在火力上我们现有的新式武器的质量和性能，甚至超过敌人，至于战斗精神旺盛，战略战术上的进步，与今后的优势地形，一定能够使敌人陷于更不利地位，而逐渐地予以歼灭和驱除。

在政治经济上，我敌强弱对比，也表现得很清楚。就国内关系上说，我们是日益坚固着团结与统一的基础，而敌人则内在的矛盾与分裂日益加深。就国际关系上说，我们取得了国际极盛大的同情与援助，而敌人则日益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至于经济上，敌人资源的缺乏，财经的困难，整个经济的危机，早已是丑态毕露，而我们自抗战以来，对外贸易反而达到了平衡，财政金融甚至比战前还稳定，今年又有良好丰收，所以在物资上，我们完全具有最后战胜日寇的优越条件。

总之，一年来抗战的教训，证明我们坚持到底，必能确实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但是检讨了这些重要教训之后，我们就应当更坚定胜利的信心，以更大的勇气去进行第三期的抗战，尤其要用全力来保卫大武汉。

现在敌人向武汉的进攻，更加紧迫了，无论在消耗敌人，或是打击与消灭敌人的意义上，这次大会战对于整个的战局，都有重大的决定作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固守大武汉见危受命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以空前的努力，无比的忠勇来准备奋斗牺牲。首先我们要坚信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之下，只要大家一心一德，绝对服从命令，胜利是绝无问题的；其次，大家必须以抗战建国纲领，为我们行动的准绳，保卫大武汉，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每个人民的具体贡献，任何妨碍抗战的行为与组织，都必须绝对禁止，这样就能够使人人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去进行英勇的光荣的战斗。

保卫武汉，是一件极艰巨的任务，大的部署方面，中央自有整个计划，我们所应该做的具体工作，就是怎样加紧动员壮丁入伍，怎样统一民众组训，怎样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征募及物资动员，巩固后方治安及改善慰劳与救护工作。这些工作，在这次抗战周年纪念节中，应当进行普遍的宣传，使民众了解当前的任务，加强抗战的决心。

今日武汉已成为第三期抗战中最重要的据点，这里是我们雪耻复仇

的根据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今日全国民众，尤其是在武汉的每个军民，应当激发最大的同仇敌忾心，人人都下定与武汉共存亡的决心，来守住这个重要的国防堡垒，必能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造成将来决战中极为有利的形势。

保卫大武汉之阵容

中国的每一尺每一寸的土地，都是须得保卫的，但在军事上，或者因为某种战略已经相当地达到了目的，或者因为须得诱敌深入，以敌人的后方为前方，或者因为避免无益的过大的牺牲，便往往有由某一个据点撤退的事实，但撤退并不是失败，被撤退了的地点也并不是说把它抛弃了，这些土地倒正是我们安在敌人后方的地雷，等待时机来了，是要次第爆发，把敌人炸成粉碎的。

目前的大武汉，政府要用绝对的力量来加以保卫，上自我们的蒋委员长，下至我们的一般民众，都是具有最大的决心的，已经屡次声明过，目前保卫大武汉之战，将成为我们对敌决战的开始，我们在这次大会战中，要愈加消耗敌人的力量，要击破敌人的主力。

敌人因为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损失过大，早已在作最后的挣扎了，因此，我们保卫大武汉的阵容愈见巩固，他就不免愈见发慌，自然要放出种种的流言来，以离间我们的内部，以淆惑国际的视听，故如我们前月有疏散武汉人口的计划，这正表现着我们要保卫大武汉的决心，因为减少了无谓的牺牲与消费，正便于作战，然而敌人却曲解着，以为我们是准备逃难。敌外相宇垣上台不久的时候，曾经公开地声明过，以为战事不久会结束了，如第三国有出而调停之举，日本也有接受的用意。但前几天由敌陆相板垣所发表的谈话，又全然把宇垣的话打消了。他说，日本要长期作战，无论何种提议，均不得接受，日本兵非把中国打得不能再起而止，同列于一个内阁的阁员，作两种相反的谈话，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所表现的不用说是日本内部对立的尖锐化，同时也表现着他们屡次所放出的和平空气，不外是无诚意的一种政略的表现而已。保卫大武汉的阵容，原来是有准备的，目前是更加严肃了。

从军事方面来说

……

（一）我们在武汉四周配置有大量的精锐的部队，并不断地派遣空军轰炸长江敌舰，给予严重的打击。

（二）我们加强了沿江防务，添修了各处的要塞与封锁线。

（三）我们把水陆上的军事交通，都整调完毕了。

（四）我们把防空的设备更加充实了。

（五）我们的保安团队，由鄂省府保安处组织已积极地加以了改进。

从民众动员方面来说

……

（一）我们成立了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文化团体联合会、自由职业团体联合会、妇女团体联合会。

（二）我们依照着居住地、工作场所和工作性质，组织了宣传、慰劳、征募、工程、运输、侦察、技术、救护、消防、向导等十数种工作队。

（三）我们已经在进行着武装武汉民众，组织工人商民的各种自卫队伍，就这样，我们是在军民合作的严密阵容之下，准备着给予敌人以彻底的歼灭。

第三期抗战中敌兵的重大损失

日寇侵略战开始的最初10个月中，动员的人力，计167.5万人，在我国各战场配置的兵力，计30个师团。最初10个月，敌军死伤总数为40余万人，占其全国动员人数1/4。这些数字，证明日寇在第一、第二期抗战中已遭受了重大的兵员消耗。但是根据历次作战的经验，日寇最初调来我国作战的，以后备兵占其大部分，虽然伤亡众多，敌军主力，还没有受到不可补救的打击。因此在第三期抗战开始以后，敌我兵力对比，我军虽然已比第一、二期抗战时优越得多，但是我军作战的主要任务，却依然是疲困敌人，消耗敌人，以造成未来决战中，我军的绝对优势条件。因为战争愈是旷日持久，我方的战斗力愈是增强，结果敌方主力削弱，补充困难，饷械告竭，财政破产，必然有总崩溃的一天。我国持久抗战必胜的根据在此，而我国军民，必须忍受一切困难，以全力争

取时间，其原因亦在此。

本年6月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预料到敌军要从国内增兵，集中大江南北，以向武汉进攻，同时亦为赣鄂皖的山地形势，不利于敌人进军，日寇必然遭受比第一、二期抗战更大的消耗，以便利于我决战胜利。现在，这四个月的战斗结果，证明我们以前的推测没有错，至少在兵员方面，我军已尽了消耗敌人的最大努力。这可以分作三方面来说：

第一，在第三期抗战中，因战线的延长和战区的扩大，使敌人不得不调遣更多的兵力，消耗在中国战场上。在第二期抗战中，敌军配置在战场上的还不过30个师团，到了目前已增加到40个师团以上，其中在长江两岸作战的敌军，据已经调查到的番号，就有近卫师团、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二、第一〇一、第一〇三、第一〇四、第一〇六、第一〇七、第一一六各师团，以及波田旅团、山下师团，与海军陆战队10个团，共计兵力在22个师团以上，约计战斗人数在60万以上。要是连北战场东战场以及东北合计，日军在我国境内作战的部队，总数在百万以上。查敌全国动员的最高额，不过300余万人，能够立刻调动作战的部队，却不过其中的半数。所以目前的战局，已经牵制了敌人几乎全部的兵力。不但以后无法大量增援，连伤亡的补充，都要感觉困难。当8月张鼓峰事件发生时[2]，敌因无兵可调，仓皇失措，不得不向苏联屈服。从这里也就可以想见，在第三期抗战中，敌兵力受牵制的严重情形了。

第二，在第三期抗战中，因为主要战场多在山地，敌重炮及机械化部队失其效用，有许多次都是进行肉搏，所以敌军伤亡的比例，大见增加，在上海战争中，敌我伤亡，为一对三之比，现在已逐渐成为一对一之比。就最近四个月来，长江北岸黄梅、宿松、广济、富当、金山、叶家集、商城、沙窝、潢川、光山、罗山各战场，以及江南九江、湖口、香山、瑞昌西南与东南、沙河、东西孤岭、南浔路各战场所调查敌军阵亡人数，为9.6万人，伤病人数约为25万人，总计伤病死亡当在35万左右。在华北以及东战场，敌军伤亡人数，还不算在内。依照这比例计算，敌人现在保留的全部兵员，只够半年的消耗而已。

第三，在第三期抗战中，战场移向内地，敌军因给养困难，气候不适合，疾病死亡额大增。上述长江两岸敌军伤病25万人，其中病兵大约

当在半数以上。据俘虏口述，敌若干部队中，病兵有时占60％。以后敌军深入内地，气候转寒，敌军受疫疠疾病的打击，更将十分惨重。

在第三期抗战中间，敌人财力物力都受了极大消耗，贸易减少，现金流出一空，下年度预算，无法编制，且不问这一切，单就作战最必需的兵员而论，我国抗战已收消耗敌军主力的最大效果，全国军民务须再接再厉，一心一德，渡过一切难关，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

[1] 指蒋介石。

[2] 据查，张鼓峰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1938年7月。

薛岳

战胜敌人的唯一要诀，就是要不怕牺牲。

● 1896年12月27日生，又名仰岳，字伯陵，广东乐昌人。

-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加入左翼军战斗序列，驻节安亭。
- 1937年11月13日，任左翼军总司令，进行吴福线军事部署。
- 1938年5月，调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驻节河南开封，指挥兰封会战。
- 1939年9月，指挥第一次长沙会战。
- 1941年9月，指挥第二次长沙会战。
- 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 1998年5月3日，病逝于台湾。

长沙会战亲历记

薛岳

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寇侵略战争既逾两年，师老无功，举国焦闷。敌阁阿部首相登台之日，即谓："决以全力解决中国事件。"板垣[1]抵华之始，首谋夺取长沙，压迫我军于川黔内地，以打击我长期抗战之国策。

敌原图分从赣北、鄂南、湘北六路会犯长沙。赣北方面之敌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自民国28年9月14日起，以其一部一五七联队犯高安，被我四十九军、三十二军、五十八军、七十四军痛击；22日克高安。敌主力自奉新、靖安沿潦河南北两岸向会埠、上富、甘坊、找桥进犯，图出铜鼓、浏阳以趋长沙，被我第一集团军、十五师沿途节节阻击、夹击，至9月28日，全部窜至上富、甘坊、找桥、沙窝里地区，伤亡疲惫，已达极点。被我一〇五师、七十四军、第一集团军、十五师、三十二军、七十二军分从南北西三面节节夹击、阻击、截击。10月4日夜，敌开始东溃，又被我分途追击。14日，残敌逃回奉新、靖安原阵地。

鄂南方面之敌三十三师团于9月22日，分由大沙坪、通城南犯，被二十军、七十九军东西夹击，第三师自北而南尾击，至10月1日，窜至龙门厂、长寿街、嘉义、献钟地区，原图出平江以趋长沙，继被我夹击、阻击、截击，伤亡甚众，分匿深山穷谷间，敌酋已失掌握。10月2日起，分向长寿街、渣津、修水、通山道、长寿街、龙门厂、桃树港、通城道、平江、南江桥逃逸；其向修水、通山逃窜者，被我第一三四师、第三师于渣津南北，第三十集团军、第三师于修水附近两次夹击，第一九七师于九宫山阻击，11日逃回通山；向桃树港、通城逃窜者，被我第一三三师、第一四〇师于白沙岭、南楼岭一带截击，10日逃回通城；向南江桥、通城逃窜者，被七十九军尾追，10日逃回通城。

湘北方面为敌主攻，其第十三师团、第六师团，于9月18日向我新

墙河五十二军攻击。23日，敌借炮火、毒气之掩护强渡新墙河，其第三师团，同时分自鹿角、古湖、营田登陆，被我五十二军于长湖、汨水南岸，三十七军、七十军于营田、东塘、南湖及新市、归义，分别阻击。26日，敌分两股，一由长乐街、福临铺道，一沿铁道两侧南犯，此时我第七十三军（欠十五师，附一九五师）已伏于福临铺、桥头驿及其以北地区待机歼敌。28日，敌全部窜至福临铺、栗桥、三姐桥一带地区，翌日，其先头窜抵永安市、上杉市、青山市、桥头驿，完全入我伏击区域。比经五十二军自东向西，七十三军自南向北，突起阻击，激战四昼夜，歼敌甚众。

10月1日，余奉令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4日，敌开始北溃，被我五十二军、七十三军、第四军侧击、截击、伏击、追击。10月10日，敌第六师团，溃回新墙河北岸原阵地；第十三师团、第三师团，由城陵矶用船舶输送武汉，逃回原防。敌六路会犯长沙，预对国际宣传："九月杪占领长沙。"并取分进合击战法。但其一〇六师团由奉新、靖安、上富、甘坊、找桥、铜鼓以趋浏阳，须通过192公里山岳地带，道路崎岖，运动、联系、补给均困，宜其为我各个击破，非独占领长沙之迷梦为我粉碎，反而取笑国际。在本会战之前，正值欧战乍启，德波风云，紧急万端。判断：敌乘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必更起猛犯，敌一面加强攻袭，一面囤备粮弹，更将战地公、铁、驿路彻底破坏，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运用；将战地民众物资疏藏于公铁路30里外安全地带，使敌无食无用。平时准备周到，战时自然应付裕如。且会战全期，不呆守阵地，不死用方案，彻底集中兵力使用兵力，采取绝对攻势，以反包围破敌之包围，于战术上开一诱敌歼灭战法之新纪元，均为制胜之因素。唯诱敌歼灭战法之部署，应区分野战、警备、决战、预备各兵团，相机活用，不可预将地域划分，兵力固定，必须随敌情之变化，作适切之处置，则成功自达耳。

第二次长沙会战

民国30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反侵略集团与侵略集团之壁垒，愈见鲜明，英美援华制日之行动亦更积极。当此时也，倭寇正徘徊于北进南进歧途，方略未定，受兹打击，窘境益深，尤恐我乘机反

攻，故纠集第三、第四、第六、第四十师团，第三十三师团之二一四联队、二一五联队，第十三师团之一一六联队，第十四、第十八独立旅团之三个大队。第三、第四师团附第十三师团之一一六联队，第四十师团附第三十三师团之二一四及二一五联队，分由港口、潼溪街、新墙强渡新墙河。我第四军附六十师在新墙河南岸阻击后，转至杨林街、关王桥、三江口之侧面阵地，与五十八军、二十军，自东向西侧击、尾击。

9月19日，敌分向黄棠、浯口、长乐街、伍公市、新市、骆公桥、归义，强渡汨罗江，其主力指向瓮江铺。我第二十六军在瓮江铺，第三十七军及九十九师在汨罗江南岸及河夹塘、营田、湘阴各要点，第十军及九十二师在金井、福临铺、栗桥、三姐桥各地区，逐次自南向北反击，消耗敌力。

9月27日，敌渡捞刀河，已入我预定包围聚歼区域，我暂八师由东山方面，第十军由枫树河方面，自西南向东北；第三十七军由渡头市方面，自南向北；第七十四军由永安市方面，自东南向西北；第七十二军、第二十六军由沙市街方面，自东北向西南；第四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由金井、福临铺方面，自北向南；第九十九师、第九十二师由大娘桥方面，自西北向东南；第七十九军由长沙方面，自西南向东北，包围敌军于捞刀河南北地区，猛烈聚歼。敌伤亡惨重，弹尽援绝，于30日早6时开始突围北溃。我二十六军向长乐街追击；第四军在金井，第二十军在麻峰嘴，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九师在青山市、马鞍铺各方面猛烈截击；第七十九军向新市追击；第七十二军向杨林街，第五十八军向大荆街超越追击。10月5日，敌溃渡汨罗江，我第七十二军由杨林街，第五十八军由大荆街，第四军由长乐街各方面，自东向西截击；第二十六军向关王桥，第七十九军向大荆街，第二十军向伍公市、新市渡江追击。10月7日，敌溃渡新墙河，我第七十二军向忠防、临湘，第五十八军向桃林，第四军向西塘，均自东向西截击，第二十军向筻口、新墙追击。至10月10日，敌全部溃回原阵地，旋由外地调来之敌，先后络绎返防，我截击、追击各军，均到指定地区。故自捞刀河两岸北溃，退至新墙河北岸，被我军截击追击经旬，伤亡惨重，非独不能占领长沙，掠我资源，且愈曝其无能无力，亦可哀也。

按本战区本年3月所策定之反击作战计划：“敌如以主力由杨林街、长乐街、福临铺道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犯时，则诱之于汨罗江

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基此要旨，在会战前，即于关王桥、大荆街及金井、福临铺、栗桥、三姐桥各一带地区，构成纵深强固网形阵地，分令各军，按计划所要求事项，举行参谋旅行、干部演习、阵地攻防演习，以熟谙地形，增进技能。战前既准备周密，战时即令各军于各线既设阵地节节抵抗，消耗敌力，再彻底转用赣北、鄂南兵力于杨林街、关王桥、长乐街、平江、沙市街、永安市方面，自东向西侧击，及以有力兵团紧衔敌尾，南渡汨罗江尾击，同时加强外翼，争取外翼，对敌形成反包围。谈战略者誉为外线作战之典型，用能陷敌后路断绝，弹竭援尽，遂得战胜。又敌以全力使用于湘北方面，在赣北、鄂南不能牵制我军之转用，有正无奇，实其作战指导上之最大错误；而其悬军深入，短时间内，既不能击破我军，占领长沙，后方水陆交通又不能构成，则绝对不能持久，敌经我军猛烈围攻，自必弹尽援绝而溃退，所谓军无辎重则亡也。

第三次长沙会战

民国30年12月8日，敌既掀起太平洋战争，对我英美友邦宣战，复以攻占长沙，打通粤汉线，牵制我军策应友邦作战之目的，发动三犯长沙之攻势。抽集第三、第六、第四十师团，及第四、第五师团之各一部，为第一线兵团，直犯长沙；池上、加藤、平冈、外园支队，为第二线兵团，任长沙岳阳间之交通警备，及策应第一线兵团之作战；第十三、第十五、第三十九、第一一六师团之各一部，第十四独立旅团主力，第十八独立旅团一部，为第三线兵团，任临、岳后方据点之守备，必要时，策应第一、第二线兵团之作战，合计兵力12万余人，企图于元旦日攻占长沙。并以第三十四师团主力、第十四独立旅团一部，分向上高、修水进犯，牵制我军。

12月19日，敌开始犯游港河，24日，敌由四六房、荣家湾间强渡新墙河。我第二十军在游港河东岸，新墙河南岸阻击后，转至三江口、王家坊侧面阵地，协同占领杨林街、关王桥侧面阵地之第五十八军，自东向西，侧击南犯之敌。

27日，敌由长乐街、河夹塘间，强渡汨罗江，其主力沿铁道南窜。我三十七军、九十九军之九十二师、九十九师，在长乐街、伍公市、新

市、归义、河夹塘及汨罗江南岸网形阵地顽强抵抗，节节阻击，敌死伤颇众，进展迟滞。

12月31日，敌窜至长沙外围，民国31年1月1日子时起，第四十师团向长沙南郊，第三、第六师团向长沙东南郊，第四师团向长沙东北郊猛烈进攻。我第十军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在长沙外围猴子石、黄土岭、阿弥岭、杨家山、五里牌、杜家山一带，与敌浴血搏斗。激战至元月4日黄昏，敌伤亡惨重，遗尸遍野，弹尽粮绝，智穷力竭，虽其第二线兵团由长乐街、新市南进急援，及运用毒气弹、烧夷弹，终不能挽救败局，遂全线崩溃，残部向东北溃逃。其时犯高安之敌，被我新三军在杨公圩、村前街以东地区击溃回窜；犯三都之敌，被我第三十四师在三都附近击溃回窜。

当敌开始攻击长沙外围时，余即令第十九集团军之第四军，自株洲向长沙东南郊，第七十九军自渡头市向东山、梨市，第二十六军自洞阳市向东屯渡，第三十集团军之第七十八军自三角塘、更鼓台向湖迹渡，第三十七军自蒲塘向望仙桥，第二十七集团军之第二十军自清江口向石子铺，第五十八军自长乐街向安沙，直辖之第九十九军向洪山庙、捞刀市，七十三军自岳麓山渡湘江向长沙东南郊，四面猛烈围攻。至元月4日，第四军将阿弥岭、黄土岭、金盆岭一带之敌歼灭，其余各军均积极向目标进攻。饥疲惨败之敌，伤亡过半，溃不成军，残部阻于浏阳、捞刀两河之天然障碍，泅水溃逃，厥状至惨。至敌第二线兵团向长沙急援之池上、加藤、平冈、外园各支队，此时进至福临铺南北地区，亦被我三十七军、二十军各个击破，同遭溃败。

元月4日夜，为彻底歼灭败残之敌，以罗副长官卓英，为南方追击军总司令，指挥第四、第二十六、第七十三军，先在东山、梨市、长桥截击，继向长乐街、伍公市、兰市河、新市追击；王副长官陵基，为东方截击军总司令，指挥第三十七、第七十八军，在枫林港以北长乐街以南地区，自东向西截击；杨副长官森，为北方堵击军总司令，指挥第二十、第五十八军，在象鼻桥、福临铺、栗桥，自北向南堵击；傅军长仲芳，为西方截击军司令官，指挥九十九军及一四〇师，在石子铺以北新市以南地区，自西向东截击。

元月4日夜，自长沙外围败残之敌逃至东山、梨市、长桥、石灰嘴地区，第四军自东屯渡，七十三军自湖迹渡追击；七十九军向东山、梨

市，二十六军向长桥，七十八军向滨墈，自东向西截击；九十九军向石灰嘴、白茅铺，自东向西截击，形成第一次追击包围战，聚歼二昼夜，斩获甚众。

元月7日，败残之敌逃至麻林市、福临铺地区，其第二线兵团，亦进至福临铺南北。第二十六军自伍家埠，第四军自枫林港追击；第二十军自福临铺，第五十八军自影珠山，自北而南堵击；七十八军自上杉市，三十七军由将军坝自东向西截击；七十三军自青山市，自西向东截击，形成第二次追击包围战，聚歼二昼夜，敌遗尸遍野。

元月9日，败残之敌逃至福临铺、麻峰嘴地区。第二十六军自梅林桥，第二十军自福临铺，第五十八军自影珠山追击；第三十七军由麻峰嘴自东北向西南截击，九十九军由黄柏埠，自西北向东南截击，形成第三次追击包围战，历五昼夜，尽歼敌十三联队。13日，残余之敌溃渡汨罗江时，又被三十七军在颜家铺，第四军在伍公市，七十三军在新市，二十军在武昌庙、新市痛击，敌自相践踏，落水死者盈江。

元月14日，败残之敌逃至汨罗江北岸大荆街、龙凤桥地区。第三十七军自颜家铺，第四军自伍公市，第七十三军自新市追击；暂五十四师自洪桥、长湖，一四〇师自黄沙街，自北向南堵击；第七十八军自长乐街、大荆街，自东向西截击；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自黄谷市、关山，自西向东截击，形成第四次追击包围战，聚歼二昼夜，残敌被斩俘几尽。

元月16日，残敌尽逃新墙河北岸。第七十八军追至四六房、潼溪街；第五十八军追至新墙，第二十军追至荣家湾，暂五十四师向忠防，一四〇师向桃林、西塘，扫荡残敌。自敌由长沙外围溃逃至我追至新墙河，追击作战亘12昼夜，残敌被我四次追击围歼，其生还逃回临岳者，仅余1.3万余人，实为空前之惨败。

自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最高统帅蒋公即亲莅南岳，召集各军、师长剀切训示今后作战方略；11月17日，余复集全战区官兵代表于长沙，举行会议，谆谆嘱以战胜决于平时，故平时应视如战时，操场应视如战场。且本既往所得之经验教训，创天炉战法。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性打击。盖

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战略既定，复审度地形及历次战役经验，选定新墙、汨罗二水间为伏击、诱击地带，捞刀、浏阳二河间为决战地带，并令战地民众加紧犁田、蓄水、削路工作，故此次敌之进犯，无异自投天炉，予我以熔化之机。

回忆第一次长沙会战，国内好谈战略者，拟以福煦元帅之马连哥退却攻击；第二次长沙会战，又誉为外线作战之典型；第三次长沙会战，更拟以拿翁威得比斯克之分进合击法。虽战法尚相吻合，但拟之先贤，则吾岂敢。

此役所得战果：击毙敌联队长五，大队长五，中队长四，小队长十余，敌官兵遗尸5.6万余具，马1200余匹，其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其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者，尚不在此数；生俘敌炮兵大尉松野荣吉以下官兵390余名，军马780余匹，夺获武器、被服、装具尤多。

其能获此伟大战果者：计划绵密，准备周到，一也；12月下旬，敌向湘北集中时，判断必三犯长沙，遂抽调赣北鄂南及后方兵力集中战场，故能不失时机，把握主动，二也；平浏间百公里之侧击态势，始终未被敌察觉，而浏阳河北岸要点，始终在我掌握，三也；各军、师长，咸具必死决心、必胜信念，第十军于战斗开始即多具遗嘱，四也；战斗纪律严肃，五也；步炮协同良好，六也；又在此次会战时，余始终在长沙指挥，并指定余战死后之代理人，所予将士精神之鼓励甚大。

敌既在赣北发动攻势，一以策应湘北作战，一以牵制我军，应加强进犯兵力，方克达到目的，但事实上能使用者不过仅一联队兵力，不但目的不达，反受重大损失，捉襟见肘，窘态毕露。第一线兵团，悬军深入以犯长沙，携行粮弹过少；第二线兵团，单位繁杂，战力低劣，皆为战败因素。但敌侦察我阵地甚为确实，攻击重点，指向适当，战况危急时，常能为大胆之钻隙攻袭，纵被围，明知必死，终不肯投降，而举火自焚，此于长沙攻城战时，数见不鲜，其勇于任务及富于牺牲精神，实堪钦许。

常德会战

薛岳

敌图攻略常德、汉寿湘西门户，确实掌握洞庭湖全部资源，及击破我野战军攻势准备，确保占领区，获得局部胜利，以振作士气，安定民心，乃由长江两岸抽调第三、第十三师团主力，第三十四、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八、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一部，以一部集中华容、石首、藕池口，主力集中沙市、江陵，向我第六战区进犯。

民国32年11月2日，敌第四十师团开始向我第六战区南县、安乡进犯，即日陷南县，6日陷安乡，我九十九军之九十二师一部反击南县，9日克之，继向安乡侧击。自11月14日至21日，敌连陷第六战区之石门、澧县、慈利、临澧、桃源，围攻常德；15日起，安乡、流碧潭、德山之敌第四十、第六十八师团，配合汽艇百余只，自东、西、北三面，水陆夹攻汉寿城，第四十师团，且由德山、石门桥向太子庙以威胁我侧背。我第九十九军猛烈反击，激战至25日，连克酉港、鸭子港、接港口、汉寿城。

11月22日，敌开始向我第六战区常德守军第五十七师余程万部围攻。为速解常德之危，自27日拂晓，第九十九军（附暂五十四师）由汉寿自东向沧港、毛家滩，第十军自资水左岸向薛家铺、赵家桥、放羊坪一带之敌第四十、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第三、第十三师团3.5万余众猛攻。我第三师钻隙突进，30日午后克德山，即以一团两次北渡沅水，进攻常德外围之敌，协助守军五十七师作战。嗣我后续兵团五十八军、七十二军、暂二军到达战场，自12月6日拂晓全面猛攻，至8日夜，九十九军攻克软纳桥、新兴嘴、伍家嘴，第十军攻克石门桥，第五十八军攻克苏家渡、德山、常德南站，第七十二军攻克黄石港、沙市港、斗姆镇、裴家码头，遂将沅江右岸之敌肃清。

9日，第九十九军（附暂五十四师）分向南县、安乡及涂家湖追击，13日克涂家湖，19日克安乡，20日克南县。第十军向石桥追击，13日克之。第五十八军于8日夜渡沅水，9日克常德。10日敌反攻，据城西北隅；11日夜再将敌击退，续向渡口追击，16日克之。第七十二军于8

日夜渡沅水，9日克常德西关及河洑；10日敌反攻，河洑又陷，11日夜再将敌击退，续向新洲追击，16日克之。至是澧水以南之面遂告肃清。

常德会战，敌深入200余公里，作战一个半月以上，作战正面过宽，因是兵力减弱、分散，后方空虚，陷于内线不利态势，予我军有抽援之余裕时间，及形成外线围击有利之战机；其后方虽有河道可资为交通，然会战距离太长，作战正面过广，且其空军劣势，水陆运输，受我空军之妨害甚大，致粮弹补给，极感困难，均为失败之因。

会战初期，我即判明：敌在战区正面发动攻势之公算甚少，乃抽调分宜之五十八军，修水之七十二军，衡山之第十军，衡阳之暂二军，平江之一四〇师，长沙之暂五十四师，迅向资水右岸集中，故得适机参加决战。而五十八军、七十二军，渡河动作秘密迅速，故能趁敌退据常德、河洑喘息未定，击溃之以收复常德。至第九十九军对湖防部队之掌握，颇为确实，故使用灵活，在汉寿、沧港、太子庙作战，虽遭敌正面、侧翼多方攻击，仍能应付裕如，予敌重大打击。

湘北湘南阻击战

薛岳

民国33年（1944年）春，敌鉴于马绍尔群岛失陷，及凛于海运船只吨位之不足，知海洋交通不可必恃，乃变策略，以库页岛之利饵苏联，订（日苏）中立协定，移关东防苏兵力于我中原湘北各战场，欲以重兵急掠粤汉路，进而打通湘桂路，循我内陆以达马来半岛，攻印通越，以济其窘；且图击破我野战军，摧毁我空军基地，使无反攻力量。遂于5月初旬，任板垣为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由第三、第五、第六各战区抽调大军，会合本战区当面之敌，以第十三、第三师团集中通（城）、崇（阳）地区，第六十八、第五十八、第一一六、第三十四师团集中临、岳地区，第四十师团，集中华（容）、石（首）地区，为第一线兵团；第六十四师团、第十七独立旅团，守备湘北各据点，掩护后方交通，为第二线兵团；并由关东军抽调第二十七、第三十七师团，为后续兵团，7月下旬先后到达战场；以第七独立旅团守备赣北，第十二独立旅团守备鄂南各据点。以上兵力共20余万人。此外尚有第十一军直属骑兵联队，独立山炮兵第一、第二、第五、第三十九联队，独立第九中队，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八联队，独立工兵三个联队，铁道兵两个联队，独立电信第三、第五联队，战车第三师团之一部，飞机600余架，汽车3000余辆，以备倾巢窜犯。

湘北阻击战

（一）民国33年（1944年）5月25日夜，东路敌第十三师团、第三师团，分自南林桥、崇阳南犯，被我鄂保安团第三挺进纵队，新十三师阻击。28日陷通城。6月2日，第十三师团越长寿街、献钟以南大山，被我第一集团军后调部队及四十四军一面阻击。敌循东门市、永和市南窜，我五十八军、七十二军、二十军之一三三师围击于蒋埠江、横山、高坪间。14日，敌窜澄潭江、上栗市、白兔潭，第三师团经平江，出安定桥，以犯浏阳，我四十四军据城反击，二十军尾击侧击。14日浏阳陷，敌随渡浏阳河南窜。我急令五十八军自桐木向西侧击，七十二军自

澄潭江南拊敌背，二十六军自萍乡北上芭蕉塘，三十七军自醴陵疾趋白兔潭，阻敌南犯。

（二）5月27日，中路敌第六十八、第五十八、第一一六、第三十四师团，分由潼溪街、八仙渡六路强渡新墙河，被二十军阻击。敌向汨罗河急窜，我三十七军、一六二师、九十九师于汨罗河两岸阻击。31日，敌由浯口、归义间强渡汨罗河，被我节节阻击。6月6日，敌主力抵金井、福临铺、沙基市、大路铺、五伦铺之线，先头进至捞刀河畔；而其3000人又在营田登陆，会攻湘阴。九十九师守兵一营，与城同殉。第三十七军以其六十师置金井、栗桥，阻迟敌人，主力向洞阳市、浏阳河转用。第九十九、第一六二师移匿三姐桥、大娘桥东西山地，侧击伏击。7日，敌六十八师团、五十八师团、一一六师团、三十四师团，在大桥市、路口畲、春华山、沙坪、桥头驿、霞凝港分别集结完毕。我长沙守军之第四军，以五十九师、一〇二师扼长沙城，九十师扼岳麓山，严阵以待。8日，敌六十八师团、五十八师团向长沙，第一一六师团、三十四师团向岳麓山进犯，我节节猛击。10日，长沙外围之阿弥岭、雨花亭、金盆岭，岳麓山北之谷山，鏖战最烈。14日夜，敌以纵深部队进逼益烈。长沙南之红山头、黄土岭、妙高峰、岳麓山北之石家冲、西之熊家冲，屡失屡得。16日夜，红山头、黄土岭陷，是时敌已集结达3万余，我第四军与敌搏斗者，才万余耳，连日苦战，伤亡逾半。我倚岳麓山建瓴之势，以制长沙，敌则志在先夺岳麓。岳麓主阵地，广袤50里，我以伤亡过半之三团固守，实感不足，且隔河分阵，三面饶敌，势极险恶。张军长德能慑于危局，于黄昏时，令五十九师、一〇二师，各置一团固守长沙，抽主力渡江保岳麓。18日拂晓，敌机30余架更番狂炸，重炮毒弹集中射击，我守军伤亡中毒者又半，岳麓山核心，卒被突破。长沙城内亦火光烛天，张军长指挥余部，且战且却，洎至湘乡永丰时，仅余2000人。敌积愤数年，耻深三败，且以世界局势威逼，不能不倾国力以图苟延，屡进屡退，长围血污。侵略者伤死固不足惜，而我以一军之众，力御数倍强寇，搏战10余昼夜，竟使我忠烈将士与名城俱殉，可哀也。

先是6月4日，敌第三师团主力，分由花桥、金井南犯，我三十七军主力御之洞阳市、跃龙市。13日，敌渡浏阳河进犯株洲，暂七师拒敌至15日夜，移渌水北岸。

（三）5月27日，西路敌第四十师团自华容、石首南犯，我九十九军节节阻击。6月1日，敌水陆夹击赤山岛，6日陷沅江，9日分由资水两岸犯益阳。我七十七师据城反击，第十九师由澧县趋援。14日，敌转犯宁乡，十九师尾击之。初，敌陷沅江后，分两股，一由白马寺、关公潭、吞口、靖港南窜，被九十二师阻于沩水北岸；一由南湖洲，自烂泥湖登陆，渡沩水，合益阳之敌，从沩水两岸犯宁乡。我五十八师据城反击，十五师压城南，七十九军薄回龙铺，自西南向东北，十九师出岳家桥，自西北向东南侧击，剧战4日。敌陷宁乡疾趋湘乡，第十五师续战宁乡，五十八师、十九师逐敌尾击，七十九军驰赴永丰以固衡阳左侧。

湘南阻击战

（一）东路敌第十三师团被围击于上栗市、白兔潭后，6月18日窜湘东登官、醴陵，第三师团一部，亦薄醴陵西。我五十八军、七十二军、二十六军自萍乡西，三十七军自醴陵南，二十军、四十四军自澄潭江、白兔潭，逼醴陵东北，六十师自金井进至醴陵北，二次围击。敌急自浏阳增援两万余，瞰虚东犯，23日陷萍乡。24日，敌第十三师团向攸县进犯，五十八军、七十二军、二十六军自萍乡东、南、北三面反攻。28日，五十八军克萍乡，遂与七十二军向醴陵进击。7月7日，五十八军克醴陵，七十二军克泗汾、横岭铺、皇图岭。旋敌二十七师团自浏阳增至醴陵，第三十四师团亦自长沙经浏阳东南犯，第十三师团全部向攸县、安仁续窜。10日，敌复陷醴陵东出，其时留置三姐桥、大娘桥之九十九师、一六二师已越白兔潭南下，乃令与五十八军、七十二军合力击敌，颇有进展。而敌三十四师团，又经上栗市窜至芦溪，27日，萍乡复陷。九十九师、一六二师、五十八军、七十二军主力向萍乡合击。8月4日，九十九师、一六二师再克萍乡，第三十四师团向莲花南窜，九十九师、一六二师衔尾击之。二十七师团向醴陵回窜，五十八军、七十二军向醴陵再攻。13日，五十八军迫城东、南、北郊，15日夜，移击淦田、朱亭。七十二军继之续攻，曾突入东门，巷战三日。其新十五师于9月25日亦一度突入株洲；至10月10日，仍向醴陵及株洲之敌攻击未已。

五十八军自8月26日迄9月3日，先后攻占泗汾站、淦田、朱亭、石湾，颇有斩获。旋其新十一师击攸县，薄城东北接官亭。嗣为兼顾茶

陵，9月17日，以其一八三师留击渌口、淦田、朱亭，鲁（道源）军长率新十、新十一两师疾集湖口圩、浣溪圩。

当6月24日，敌第十三师团出醴、攸大道时，第三师团亦由铁河口渡渌水南窜，陷攸县，窜安仁。30日，第十三师团之一〇四联队，向耒河之淝江口进窜，我二十六军尾击之。其时四十四军已经萍乡、莲花进至茶陵北，急击攸县北，二十军进至茶陵黄石铺，急击攸县南。7月5日，四十四军攻占新市，二十军攻占渌田、草市，三十七军亦攻占潭湖市、平田圩，敌急由明月桥南援，第三师团之三十四联队，且由皇图岭向茶陵南窜，四十四军转向茶陵北，二十军转向茶陵东合击。14日茶陵陷，我仍合力反攻。是时敌正围衡阳，乃令九五师悉力压安仁北郊敌，六十师急赴泉溪市，击衡阳东岸。23日，敌第十三师团之一〇四联队回窜界首圩以援茶陵，我乃以四十四军续攻茶陵，二十军、九十五师主力及暂二军两营合击界首圩，敌不支，回窜竹塔市。是时敌攻衡阳益急，遂以二十军续攻安仁，九十五师再赴泉溪市，与六十师会击衡阳东岸敌。

第九十九师、一六二师衔敌三十四师团尾击，8月13日克莲花。而敌二十七师团又循高垅窜茶陵，第三师团之三十四联队则西窜耒阳。四十四军向茶陵围攻兼旬，8月28日夜突入西南门巷战。第三十四师团，8月中旬由安仁附近渡永乐江，被二十军、九十九师、一六二师阻击于九如山、洋际市、华王市，29日续西窜耒阳，图与衡阳南下敌出常宁、白水、零陵。9月3日，以一六二师继二十军攻安仁，九十九师向耒阳尾击。其时二十军向零陵转用，归入四战区指挥。迄10月10日，四十四军之一五〇师、一六一师分压茶陵东南郊，一六二师压安仁东、南、西郊，与敌二十七师团对战。

（二）中路敌陷长沙后，即循湘江两岸南犯，第六十八师团6月23日窜至泉溪市，第一一六师团6月25日窜至南岳市。我守衡阳之第十军，以一九〇师、暂五十四师（步兵一团）扼衡阳东岸，第三师、预十师扼衡阳城，严阵以待。

6月23日，敌第六十八师团，开始向衡阳东岸进犯，25日夜，以其主力渡湘江，扑衡阳南郊。第一一六师团，同时扑衡阳西南郊，且分置精锐于泉溪市、白鹤铺、金兰市各要点，拒我外援。27日，我东岸守军移守衡阳城，敌向城外围瓦子坪、火车西站、汽车西站、五桂岭诸要地

猛攻，激战亘10余昼夜，敌伤亡綦重，攻势顿挫。

7月15日，敌整顿阵势，向我易赖街、青山街、杨林庙、西禅寺、五桂岭、电灯厂、外新街连续猛攻，战斗日趋激烈；我外援兵团已开进配置完毕。16日，第六十师、第六十二军、七十九军、第六十三师，分向衡阳东岸及城西南、西北郊，第十九师向金兰市，为第一次攻击。激战至20日，六十师攻占长岭铺；六十二军攻占黄茶岭、欧家町、托裹坑、火车西站，与第十军隔山相望；七十九军攻占贾里渡、铜钱渡；六十三师攻达望城坳、樟木市；十九师攻克金兰市，敌退元公寨。21日，敌集力向六十二军反扑，翌日，我退盘古街。其时敌四十师团由永丰向渣江、衡阳南窜，五十八师紧蹑尾追；五十八师团由长沙向衡阳急援，六十四师团亦向长沙、湘潭跟进。

25日，外援兵团为第二次攻击，迄28日，六十师攻占林木塘、回龙庵；六十二军攻占木厂边、龙家町；七十九军攻占二塘，渡过蒸水南岸；六十三师向望城坳攻击；十九师转攻潭子山；五十八师击退元公寨之敌，向演陂桥追击。29日，敌援五十八师团至，全面反攻。我稍却。是时衡阳守军，困斗已久，伤亡甚重，疲惫匮乏，不忍言状。8月2日，四十六军之新十九师加入作战；外援兵团为第三次攻击。六十师攻抵泉溪市；六十二军攻占七里山；新十九师、十九师攻占雨母山、杨柳井；五十八师攻占鸡窝山；七十九军攻抵贾里渡、铜钱渡、集岳滩，六十三师攻抵樟木市、江柏堰。敌仍不断反击，5日，我新十九师、十九师、七十九军、六十三师又稍却。

8月4日起，敌六十八师团、五十八师团、四十师团、一一六师团，倾力向我天马山、西禅寺、五显庙、岳屏山、五桂岭、电灯厂、外新街诸要点攻击愈厉，我第十军集余力苦撑。外援兵团亦奋战日夜不息。6日午，敌占西禅寺、花药寺，攻益急。7日晨，敌500余由小西门突入城内，我第十军竭力与之搏斗巷战。其时外援兵团，虽获进展，但敌自7月15日猛攻以来，28日援至愈烈，我第十军守城47日，竭尽忠虑，伤亡殆尽，8月8日晨城陷，遂留光荣战绩，与名城永存。

衡阳陷后，外援兵团攻击至18日，第三十七军转用于耒阳、常宁方面；六十二军、四十六军、五十一师扼衡阳西南北郊，与敌对战；七十九军移集白鹤铺附近；十九师、五十八师、六十三师移集永丰、余田桥间。

敌围衡阳时，敌第十三师团于7月7日窜至梧桥铺、小水铺、耒阳，我连日攻御。10日，二十六军克梧桥铺。26日，暂二军克耒阳。8月1日，敌第三师团一部，由安仁陷耒阳，小水铺敌陷梧桥铺。第九十九军、二十六军、暂二军分从东、西、北三面合击。旋三十七军已渡茭河，向荫田圩、水口山会击，将敌压于耒阳城、灶头市、南京桥。9月1日，敌第十三、第三、第三十四师团，相继窜集耒阳荫田圩；第十三师团北向以渡湘江；第三师团向西犯常宁，以出白水、零陵；第三十四师团继之。我常宁守军六十师与敌苦战逾月，10月1日夜，退守南郊。是时第二十六军及九十五师，又于9月4日归杨森兵团指挥，向四战区转用。

8月中旬以来，敌三十七师团由长沙渐向衡阳、邵阳间移动。9月1日，敌集十三师团、五十八师团、四十师团进犯湘桂路，第三师团亦经常宁、白水犯零陵。李玉堂兵团之七十九军、六十二军阻击于祁阳、冷水滩、芦洪司、山口铺、巡检司，第一突击总队阻击于零陵，第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战殁。

（三）西路敌于6月19日由宁乡犯湘乡，我九十二师与三十二师、新二十三师，各后调部队阻击；十九师、五十八师逐敌尾追，26日陷永丰，十九师、五十八师又合力反击，7月10日克永丰。敌更南窜金兰市，续窜衡阳，我又衔尾逐之。

8月21日，敌一一六师团沿衡宝公路，第三十七师团沿潭宝公路，向邵阳猛犯，我王耀武集团之七十四军、一〇〇军，于高真寺、白果市、台源市、湾江、金兰市、永丰、佘田桥、青树坪诸地阻击。9月12日，敌猛犯邵阳城，10月3日城陷，我据城西北及西南地区与敌对战。

回忆此次作战，时连5月，地贯全湘，以我劣势之师，御敌倍蓰之众，敌且时有增援，我则久战疲敝，为攻为守，筹策维艰。将士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或纵横攻防，或钻隙奇袭，皆能排除艰难，遂行任务，深堪自慰。

先是战区预定于湘江东岸新墙、汨罗、捞刀河、浏阳河、渌水间，湘江西岸资水、沩水、涟水间节节阻击，消耗敌力；置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于是由赣北及请由第三、第四、第六、第七战区抽调大军，令我湘北、滨湖、长（沙）、衡（阳）各地守军，并力于预定地区与敌决战，唯暂编第二军、第十军因各奉固定任务，及

六十二军、四十六军又不能调至湘中，故本策不能实现。盖谋事在人，于所预期者，往往出意料外，斯为憾耳。

第十军固守衡阳，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盖自开始构工，以迄作战终了，官兵终日处于烈日烘炙与雨侵之中。衡阳房舍，被焚炸几尽，物资全毁，幸米盐早经埋藏，无多损失，作战全期，官兵饮食除米盐外，别无若何副食，因之营养不足，加之长时不能睡眠，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甚多，又无医药可资疗冶。各官兵忘其本身之痛苦，一意尽其天职，视死如归，坚守待援，故能苦斗47日，永留光荣之战绩，供后人凭吊。外援兵团第一次攻击时，均获甚大进展，且已与守军隔山相望，遥取联络，但无后续兵团策应，致被敌反攻退回，功亏一篑；迨后虽两次增兵再攻，而敌亦不断增加，终不能达到解围之目的，斯为遗憾。

此次作战，敌行广正面进犯，多通过崇山峻岭，人迹罕到之蹊径，其高级指挥官，亦多临前线指挥，致有六十八师团长在欧家町阵亡之惨（被炸成重伤，抬下战场）；攻长沙、衡阳时，尤多践战死者尸体，而厉行猛扑；独立防御时，不屈不挠，拼死抵御，虽全部战死不惜，有时多数阵亡，仅残余一二士兵，犹不肯降。其勇往迈进牺牲之精神固值赞许，然实凛于危局，不能不倾国力，以图苟延一线也。

[1] 板垣征四郎，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张治中

唯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乎不再，凛凛勿忽。

● 1890年10月27日生，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湖人。

● 1938年，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淞沪会战。

● 1940年9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

● 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 1969年4月6日，病逝于北京。

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幕

张治中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为几个国防区，我奉命兼任京沪区的军事负责长官。

战前准备，定下“先发制敌”的战役思想

成立京沪抗日秘密指挥部

我担任这个极为机密的备战工作，是不能公开进行的。我在奉命之初，先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选调了一批干部，筹划一切。

首先我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用什么名义来掩护这个工作的进行。中央军校是个教育机关，我是该校的教育长，我就在学校东大楼教育长办公室的旁边，设置了一个高级教官室。我利用这个高级教官室，作为备战的实际司令部。把从军校选调来的工作人员，武的派在参谋处，文的派在秘书处。我当时对所有的工作人员，有一个很严厉的规定：绝对不许对外泄露工作的机密。因而，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小小的机构，竟是日后揭开全面抗日战争序幕的司令台。

我把机构设立之后，首先决定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关于国防工程；二是关于民众的组训。我派了两批人员分别到京沪区各地去视察。

半个多月以后，我把这个高级教官室移驻苏州。为了不引人注意，先选定比较偏僻的狮子林作为办公处所。后来，因为机构扩大，工作人员增多，狮子林地方狭窄，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决定移驻留园。在移驻留园时，我觉得高级教官室这个名义不能掩护工作的积极进行，决改对外名义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如果说苏州是全国最负盛名的风景区之一，那么留园就是代表苏州风景的最令人留恋的一座名园。说起这座名园的历史，许多人都知道，

那是清代维新后，鼎鼎大名的邮传大臣盛宣怀的家园。这座用民脂民膏所建成的美轮美奂的名园，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它是集东方古典艺术之特点，一楼一阁，一亭台，一水榭，幽静曲折有趣，乃至水池里各种各样的金鱼、古老的树木、鲜艳的花卉，都极尽园林之胜。然而，我今天所留恋的不只是这所名园的风光，而最令我回味的是我在那座名园中，考虑过许许多多有关民族抗战前途的问题，拟制和决定过许多对敌作战的计划方案。在那些怪石嵯峨的假山之上，或茂林秀竹丛中，也曾留下我一点深思熟虑的痕迹啊！

这个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一直到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前夕，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干什么的，敌方更是始终不知道。我所任的抗日备战工作得以从容布置，得力于这个秘密机构不少。留园啊！我向你致意。

我们这群在留园工作的同志们，都怀着孜孜不倦的心情工作着。把平时当作战时看。

我又把这个机构学校化，实行很有规律的作息，常常集合参谋人员研究一些问题，作出若干决定。派出一批一批的人到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这批人回来之后，完成了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并开始构筑淞沪线、苏福线和锡澄线一带的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这都要在种种困难情况下，秘密地进行工作。特别是在上海，敌人耳目众多，为不让敌人侦知，必须采取巧妙的掩护手段来进行工作。

为了加强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研究设计工作，我又设置了军事研究委员会和政治研究委员会两个附属机构。两会的职能是搜集有关军事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材料，研究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各方面的情形，做出报告或建议。除了从本处干部内选充研究委员外，又聘请了几位有专门学识的人担任研究工作。他们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我当时兼顾中央军校的校务，并时有向政府请示工作，需要来往于南京、上海间。政府为此曾给我指定一节专用车厢，随时挂在任何一次客车上。这个时期，我成为京沪路上来去匆匆的忙人。

对京沪抗日作战的建议和决心

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到1936年期间，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阴险地让溥仪傀儡粉墨登场，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又肆无忌惮地侵占了我国华北；1936年八九月间，在上海方面又制造紧张局势。9月23日夜，日方以“出云”舰水兵三人，在上海北站附近租界内被人狙击，伤二死一事件为借口，出动全部海军陆战队，在青云路、八字桥、粤东中学、天通庵、五洲公墓一带，布设岗哨，派队巡逻，大有挑衅的企图。我方虽经多次交涉，渐趋缓和，而其陆战队驻沪人数，则借故增加。日军频繁地举行各种演习，且送派舰队到宝山、福山镇、段山港、浒涌各港口，测量水位，积极图谋进犯。当时的中日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当时认为形势严重，不能不做进一步准备。即将第三十六师由无锡推进至苏州附近，第八十七师由江阴推进至常熟、福山一带；原在南京附近的第八十八师推进至江阴、无锡；并秘密设计扩充上海保安总团。我于9月23日向国民政府陈述意见：

1.请将本分区作战上必须之部队，密令配拨，以便指挥。

2.请即令饬通信主管机关建设京沪分区军用电话及指定地方长途电话，战事发动后之使用权。

3.请将京沪铁路及锡沪公路之车辆尽量控制于无锡以西各站、昆山支塘以东及上海附近。所有船舶，请密令各县尽量诱至于吴县、常熟附近，以利我军运输，且免为敌所利用；并将本区各县船舶车辆明定统制管理办法，俾得于军事运输适时利用。

4.请于本区预定作战地区各要点，囤积必需粮秣，以供军食。

5.请将阵地内已由驻军筑成路基之各路桥梁涵洞，迅予建筑。

我当时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种种情形，又焦虑，又愤慨，又于10月4日再次沉痛地具述意见：

1.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视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亦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

2.为达成上述任务，须有兵力六七个师，以4—5个师任淞沪正面，

两师控制浏河、福山、常熟一带。如此，在淞沪附近作战当可支持三个月以上。除现有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三个师外，请再调3—4个师来沪。

3.大局至此，无论外交如何，似应以决心抗战积极准备。唯各方面仍不免空泛、纾缓、推诿，使部属无所秉承，如徒有作战计划，迄今毫无准备，即其例也。

从这几个月来，日军在上海的动态，推测中日形势，今后可能更趋恶化。我为了应付万一，于11月初，下令进行下列部署：

1.令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在苏福线上一面警戒，一面继续构筑工事。

2.令第八十八师接防锡澄线阵地。

3.以地方团队担任沿江防务。

4.以各县警察为监视哨。

5.令江苏保安第四团分驻浏河、梅李镇、牌头镇等处，为东自浏河附近西迄大港镇地方警察各监视哨后方之支援。

6.成立太湖水警联防处，任太湖水上之警备。

西安事变对京沪防御的影响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然发生了。当时南京国民党首要对西安事变主张用军事解决的占多数，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少数人之一。在调兵遣将的“讨逆”计划之下，原驻在京沪区的第三十六师、第八十八师被调走了。这时对日军的戒备兵力，只有一个第八十七师了。第八十八师在8个月后，才调回。第三十六师到“八一三”战起才调回。这对淞沪作战的准备，是一个顿挫。

我当时最担心日军乘我内部发生问题的时候，爆发淞沪方面的战事，那就没有办法来应付。不过上海方面的日军，此时却反而采取冷静观望的态度。这或者由于当时西安事变完全出于日方意料之外，或者它作了错误的估计吧！

受职京沪警备司令官，定下“先发制敌”的战役思想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上海的行动，咄咄逼人。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各屋顶架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市中心区及南翔方面试设炮位，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拟退各地侨民，扩编义勇队及在乡军人队，等等。日军将原驻汉口的陆战队千余人撤调到上海，日军舰10余艘位于浏河至吴淞间，对海口施行封锁。在日本国内也已派定正式陆军，待命出动。并先后制造水兵宫崎失踪及撕毁日本国旗事件，真是形势紧张到了极点。

七七事变以前，我正在青岛养病，忽闻卢沟桥战事起来，即于第二天拒绝医生的劝告，径返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

这时，我所指挥的部队，除第八十七师在常熟、苏州外，第八十八师已调回至无锡、江阴，其他仅江苏省、上海市保安团队数团。原指定协同作战的空军、炮兵等，都调到华北去了。为维护上海的资源与海口，我方不愿在上海轻易发生战争。但万一发生战争，我则必求立于主动地位。所以尽力为运输、通信等各项工作做好准备。不久，第二师补充旅到达苏州。我令其一团化装为上海保安队，入驻虹桥、龙华西飞机场，加强警戒；一团化装为宪兵，开驻松江。又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的防务。

这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本，可分作三种形式：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东北之役；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如“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作“先发制敌”，又叫作“先下手为强”。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我在7月30日向南京国民政府郑重提出这个意见：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下列征候之一，如：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输送时；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必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曾迭电具申意见，未蒙核示，兹预拟本军行动标准，谨

申呈核，是否有当，敬祈示遵。

南京国民政府的复电是：

卅未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我知道战争决不能免，就在给南京国民政府电报的第二天——8月1日，发布了一篇文告，鼓励我京沪区的卫国将士。文告述：

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且展开。兹特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

自甲午一役，失地丧师，我同胞忍辱负重，而徒抱复仇雪耻之愿者，殆已四十余年矣。乃敌自此更逞淫威，肆其凶焰，蹂躏我主权，占领我土地，荼毒我人民。本其岛国野心，妄标大陆政策，鲸吞蚕食，肆无忌惮。攻城略地，何日无之？因之“九一八”之血迹未干，“一·二八”之屠杀顿起，长城之役甫停，察绥之变旋作。含垢忍辱既已六年，创巨痛深，几难终日。兹复驱师启衅，扰我平津，更且大举动员，图占冀察。然后挥师南指，侵我中原，跃马而行，纵横朔漠，以遂其逐步吞噬之迷梦。我最高统帅所以认为最后关头，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而举国人士所以奔走呼号，誓死不能退让者，正以此耳。

文告又说到全面抗战实出于不得已，完全为自卫图存。接着说到敌忾同仇的真正意义，以坚定将士们的信念与决心。最后，我提示了对敌作战应注意的几个要点：如誓雪国耻，不怕死，不怕敌人，信仰中央，爱护袍泽，长期苦斗，百折不挠，实行连坐法等，作为京沪区全体将士的精神教育和纪律的基础。

同日，我又发表了一篇《告京沪区民众书》，除提高亡国灭种之警觉及剖析敌国实情外，重在宣示此一战的重要，发动民众，尽力与军队合作。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

凡我民众，无分男女，无问老少，智者尽其能，勇者竭其力，以绥靖地方，杜绝奸宄，厉同仇敌忾之气，坚至死靡它之心，以听命于政府，则虽不擐甲胄，不执干戈，不冒矢石，而其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实且伟大莫与伦比矣。至于体力精壮，英勇果敢之同胞，愿为父老之前驱，愿作本军之后继者；精警有为，熟悉敌情，能扑灭无耻之汉奸，能肃清敌方之间谍者；抑或有他一技之长，愿以供战争之使命者，或编入

地方组织，或隶属部队机关，不患无效命之机，不患无杀敌工具。昔孙武子以吴兵复楚，阎应元以江阴抗清，东南为人才文物荟萃之区，孤忠英勇之士，悲壮激烈之操，史不绝书。揆之十步芳草，十室忠信之义，市井田畴，动多壮士，必有闻风兴起者。自由之葩已胎，独立之旗高举，为民族之英雄，抑为子孙之罪人，决于自择。唯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乎不再，凛凛勿忽。

这样，我从各方面都加以准备布置了，只待大战时机的到来。

揭开战幕，进攻日军在沪据点

抗日将士神速进入淞沪战场

1937年8月9日，日军官大山勇夫[1]在虹桥飞机场与我守军冲突被杀，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11日，敌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浏河以下各港口，有即在淞沪登陆发动战事的企图。

这时，我京沪区在苏州、常熟、无锡一带的驻军，仅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及炮兵第八团、炮兵第十团、警察总队一总队、独立第二十旅的一个团。我立即命令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做输送前进的准备。

11日下午9时，我接到南京统帅部的电话命令，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

我当即作了下列几个重要决定：

第八十七师的一部进至吴淞，主力前进至市中心区；

第八十八师前进至北站与江湾间；

炮兵第十团第一营及炮兵第八团进至真如、大场；

独立第二十旅在松江的一个团进至南翔；

令炮兵第三团第二营及第五十六师自南京、嘉兴各地兼程向上海输送；

派刘和鼎为江防指挥官，率领第五十六师及江苏保安第二、第四两团，任东自宝山、西至刘海沙的江防，并控制主力于太仓附近。

我是8月11日夜半离开苏州，统率全军从苏州、常熟、无锡一带向

上海挺进，12日晨，进驻上海。清早，上海居民从梦里醒来，看见遍地都是抗日将士，惊喜交集，都问："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神速？"这是由于我们事先控制了火车、汽车，能够于一夜功夫，便进入了上海预定阵地。

决心犹豫，丧失战机

这时，我决定攻击部队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攻击准备。此时，我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电话命令："不得进攻。"我飞急电告："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但回电还是"不得进攻"。

因此，原定13日拂晓的攻击，不得不停止。我预定13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据说是：上海外交团为避免在上海作战，建议南京政府，改上海为不设防城市——自由口岸。这个建议文件，大概是11日发出，12日到达外交部，南京政府不免犹豫了一下，故忽然命令我不得进攻。我未见着正式文电，真实的是否如此，无从确断。

我们的进攻，因此延到14日午后3时才开始。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抗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在8月14日。这样耽搁了两天，却给敌人一个从容部署的机会。

喋血淞沪，决心抗战到底

大战的血幕既已正式揭开，我外交部在这天曾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同日，我也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主要显示我军坚决抗日的态度，其中一段是：

昨（13日）下午4时，日方军舰突以重炮向我闸北轰击，彻夜炮声不绝，我居民损失奇重。同时复以步兵冲出界外，进攻我保安队防地，我方仍以镇静态度应付，从未还击一炮。现日方又大举以海陆进攻，我

为保卫国土，维护主权，决不能再予容忍。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反顾。兹应郑重声明者，上海和平既为日方炮火所震毁，而我祖先惨淡经营之国土，又复为敌军铁骑所践踏，不得不以英勇自卫之决心，展开神圣庄严之抗战。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誓不共戴一天。五年以来，无日不申儆军中，以湔雪国耻、收复失地为己任。我十万健儿之血肉，即为保卫国土之长城！决以当年喋血淞沪、长城之精神，扫荡敌军出境，不达保我领土主权之目的，誓不终止。

上面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我对敌行动的正式宣言。

从8月14日起到22日止，是我军对虹口、杨树浦敌根据地猛烈攻击的时期。

敌自我军开始行动后，就在虹口、杨树浦两大根据地，利用其炮舰火力的掩护固守，等候他们国内的援军到来。8月14日上午，我空军开始向黄浦江敌舰轰炸。我军于下午3时下达总攻击命令。下午4时，我们的炮兵就开始集中射击，步兵勇猛攻击前进，到日没时止，多有进展。突然又接到上级命令：

密。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寒酉待参京电）

于是攻击实施，又因此停止。

15日、16日两日都是奉令做攻击准备，并没有实行全线攻击，仅将五洲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各点攻占。其中以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第八连与第七连合力突入敌阵地，占领敌海军俱乐部一役为最壮烈、最英勇。

15日，我发出一个通电，原文如次：

各报馆转各部队、各机关团体暨全国同胞公鉴：元日下午，暴日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保安总团防地，我保安队忍无可忍，起而应战。治中奉命统率所部，星驰应援，保卫我先祖列宗筚路蓝缕辛苦经营之国土，争取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华胄之生存，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今日之事，为甲午以来五十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壮，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无论暴敌如何披猖，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愿我举国同胞，武装袍泽，毋忘我东北、平津数千万同胞呻吟于日寇铁蹄践踏之奇惨，毋忘我“一·二八”战役、长

城战役、天津战役忠勇牺牲先烈之血迹，以悲壮热烈之精神，共负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之重任，遵奉最高统帅之昭示，以百折不挠抗战到底之决心，求得最后最大光荣之胜利。擐甲陈词，不胜激越！

在日援军登陆以前，我认为对虹口、杨树浦的攻击，尤为必要。17日拂晓，奉令继续开始全线总攻击。这次总攻击，其经过及成果的概要，可见我给南京军委会的一个电报：

密。本军于今（筱）晨五时半，按预定部署，全线开始总攻击。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谨将各部激战实况分陈如次：（1）八十八师以主力由北分向日本坟山、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攻击，往返争夺，伤亡甚重，仅法学院一处，已牺牲一营之众。而攻日本坟山之部，于上午11时攻入后，因受敌侧方机枪射击，未能返出，死伤尤多。日没前，北正面受敌反攻，已被我击退。（2）八十七师先对日俱乐部、日海军操场及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迄9时许，得王师长（敬久）电话报告，已占领日俱乐部及海军操场。唯经派员确查，据称日俱乐部旁之四层楼油漆公司，尚为敌死守，我军正向其包围。对沪江大学、公大纱厂及引翔港镇方面，则激战终日，尚未得手。下午5时许，敌由海军操场南两次激烈反攻，均被我击退。（3）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

我在这天上午8时许到前线视察，经第八十八师炮兵阵地到第八十七师，所见官兵士气高涨，不怕牺牲的精神，都极可嘉。从正午12时到下午4时，我在万国体育场附近督战，枪炮声密集，战斗激烈。我又看见我国空军也很敏捷勇敢。敌人高射炮声如连珠，弹发如雨，胜于民间过年晚上放爆竹。

18日，我又接到暂停进攻的命令。这是开战以来，第三次的停攻命令。

但是，敌人在这时却整天在其飞机掩护下，到处以小部队向我反攻。我们司令部到前方的电话，也常被敌谍破坏。

19日，我军又开始攻击。到下午5时，接到第八十七师王师长电话，说他的左翼最前线部队已经突入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附近。我决心

即刻扩张战果，突入贯穿杨树浦租界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当即我率同重要幕僚，进驻江湾叶家花园第八十七师司令部，部署一切。

1.令第三十六师即夜加入沙泾港至保定路间的正面，向汇山码头江边突破攻击。

2.在日俱乐部正面的第九十八师之一旅，受第三十六师指挥。

3.令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旅归第八十七师指挥，加入该师左翼，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

20日拂晓前，我之突破，西进展至欧嘉路，东至大连湾路，南至昆明路、唐山路。敌从昆明路方面向我多次反攻，都被我击退。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有一件事，使我到今天想起来还觉得难过：就是突破杨树浦租界时，我们只凭几辆破坦克（是在厂内修理的，临时拉出，好的坦克早调北方去了）冲击。带领坦克车的连长，也是军校的学生。我命令他冲杨树浦。他说："车子太坏，而敌人的火力过猛，我步兵又很难跟上。"我说："那不行，你的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结果他冲到汇山码头，连人和车子一起牺牲了！我军虽一度冲到汇山码头，但未能确实占领，因敌人利用钢骨水泥的楼房作据点，放射密集小炮弹，火力异常猛烈，我们的步兵虽极勇猛地跟上，但挡不住黄浦江面敌舰炽烈的炮火，也不容易冲破敌方在街市上的坚固据点。所以这天虽一度攻入汇山码头，仍是站不住脚。

20日晚上，我乘月夜亲赴江湾前线督战，指挥各部队继续猛攻，并以第九十八师全师加入，准备以全力先攻略杨树浦。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的第一线部队推进到百老汇路、唐山路、华德路之线，以新到的第十一师及教导总队第二团控置于江湾市中心市区为总预备队。21日，各部队继续攻击。第三十六师最前线部队，在新调来的战车掩护下，又攻抵汇山码头，到拂晓后，因受敌海军炮火的猛烈攻击，迫不得已，才退回百老汇路北侧。我战车第一、二两连，全被击毁。第八十七、八十八、九十八各师攻击，也都没有多大进展。22日，我军各部继续进攻，但因敌增援已到，攻击已不得手，仅第八十七师在午后将精版印刷厂及康泰厂两据点占领。入夜，敌分途反攻，都被击退。

这是从8月14日至22日，攻击虹口、杨树浦根据地的战斗经过概

要。

挽救危局，进行彻夜激战

狮子林、川沙口和罗店江防阻击战

8月23日上午5时半，我接到江防司令刘和鼎的电话报告：狮子林、川沙口方面，有兵力不明的敌人登陆。那里的守军仅第五十六师步兵一个连（因兵力不够支配，这里只配了一个连）。我当时决心拒止并歼灭登陆敌人的目的，由正面抽出部队，向狮子林方向前进，支援江防军的作战。

这时，我已被任为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淞沪附近的全军作战。总司令部设在南翔附近一小村中。拂晓后，敌机到处狂炸。总司令部通到各方的电线，都被炸毁，通信联络完全中断。我为明了状况，分别派遣参谋到各方观察联络，又为须于指示机宜，亲率重要幕僚，于8时30分到达江湾。

23日的战况以及我的位置，可以在我呈报统帅部的漾亥参电看出轮廓：

密。本（漾）日上午5时半接到刘军长电话报告：敌于拂晓以前，在狮子林、川沙口登陆，即与陈次长诚商定部署，以十一师向罗店北进，支援五十六师之作战，而由正面抽出兵力为预备队。当因前方电线为敌机炸断，未能由电话指示各部，乃于8时半亲赴江湾八十七师料理一切。是时，据报张华浜、蕴藻浜附近，同时有敌登陆，我守军正迎击中。……兹为顾虑左侧登陆之敌起见，将对虹口、杨树浦正面作战之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独立第二十旅、保安总团、教导总队第二团各部归王敬久指挥，派其为淞沪前敌指挥官，命对正面固守原阵地；而以教导总队第二团拒止张华浜之敌；由八十七师调一旅支援吴淞；并抽出第九十八师令向宝山、杨行、刘行、罗店之线前进，以该师师长夏楚中指挥该师及第十一师，拒止上陆之敌。……迄下午5时，十一师已不顾敌机轰炸，进至罗店南六公里之处，因罗店为少数敌军占领，该师已将前卫展开，将其驱逐。教导总队第二团，因张华浜上陆之

敌近2000人，尚在其附近与敌对峙，当由八十八师抽调一团前进至蕴藻浜南岸设防。

电报最后又说：

因驻地于日间受敌机轰炸，本晚正在移营，电话尚未架通，焦急异常。拟即赴太仓或嘉定与罗军长卓英一晤。

这一夜，进行彻夜激战。狮子林、川沙口方面，进至罗店附近之敌，于17时顷由第十一师驱逐，并击毙敌下级军官一名，在其身上搜得军用地图，知敌重点指向罗店、嘉定及浏河。我决心：以第十一师向川沙口方面攻击前进；第九十八师向狮子林方向前进。但宝山已被敌占领，第五十六师据守的一营，撤退至陶家宅、张华浜、蕴藻浜方面；教导总队第一团前进展开于张家浜、殷家浜、南徐家湾之线，迎击登陆敌人。嗣于17时由第八十七师派兵一个团增援，于24日3时到达，由第二六一旅刘旅长指挥，与敌激战。

吴淞附近敌军于23日下午，以约千余人登陆。吴淞方面原由保安第一团守御，24日4时，由第八十七师先派第二六一旅的一个营到达增援，现正与敌激战中。

冒敌机轰炸，亲临前线，挽救危局

我要叙述当时一段危险的情景。我在听到敌人在川沙口登陆报告后，觉得敌人已抄到我军的后面，我军有全部被敌包围的危险。因此，我决定亲到前线去，一面镇定军心，一面设法挽救目前的危局。

从南翔到江湾只有18里路，本不算远，但我们一出门就碰上敌机3—9架，不断地在上空来往轰炸扫射。我本来坐小汽车去，敌机临头，我就下车隐蔽；敌机转头，马上前进。但走不多远，敌机来往太多，小汽车不能再坐了，我穿着一双马靴徒步走去。中途遇见一个骑脚踏车的传令兵，下车向我敬礼，并问我：“总司令怎么走路？”我也来不及对他说别的了，骑上他的脚踏车就走。一路上，我一会儿停止掩伏，一会儿又乘隙前进。就这样冒险赶到江湾叶家花园第八十七师师部，才把正面军心稳住。

我到了江湾，决定不顾任何困难，抽调第十一师、第九十八师迎击

登陆的敌人。那时由正面抽出这些部队真不容易，且因敌机狂炸扫射，部队简直无法行动。第十一师师长彭善在初接到调动命令时，对我说："简直炸得不能抬头，怎么办呢？"我说："不能抬头也得走，难道我能从南翔一路冒轰炸走到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吗？"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局势下，抽调两个师迎敌。由于这样迅速部署，才把已经失去的罗店收复。罗店收复的影响很大，不仅稳定了正面，而且维护了对后面的交通，使后面的部队能继续增援，才能与敌保持对峙的态势。

在攻占罗店的同时，第九十八师也已将狮子林之敌驱逐。保安总团的一个团仍守吴淞。唯张华浜的敌人，虽经教导总队猛攻，还是未能击退。23日、24日，先由第三十六、第八十七两师抽调四个团前往围击，经几度猛攻，才把敌人包围在张华浜沿岸泗塘以东的狭小地区。27日，敌人被我左翼军（指挥官王敬久）于夜间迫退到张华浜车站附近。

杨树浦正面，我军仅四个团的兵力。突入巷战的我军，因受敌军夹击，在24日夜不得已撤出，沿租界路口固守。25日、26日两日无激战。27日拂晓前，虹口、杨树浦正面敌人，由俱乐部方面向我反攻两次，都被我右翼军（指挥官孙元良）击退。吴淞方面登陆之敌，经右翼军迎击，尚残留于纱厂百余人，也被我包围。教导总队第二团及炮兵第八团、炮兵第十团，都奉命调至后方。第六十一师的主力，已输送至大场附近。28日无激战。29日，全线战事沉寂。30日，战事平静无变化。

31日拂晓后，敌以飞机30余架，并以海军舰炮猛击吴淞，强迫登陆；敌另一部由市轮渡码头登陆。我守吴淞的第六十一师的一个团，伤亡过半，不支后退；唯吴淞炮台，仍由上海保安总团固守。我将在刘行的第六师调到杨行、吴淞，驱逐登陆之敌。该师于31日夜，向吴淞攻击前进，与敌遭遇于杨行以北地区，发生激战。从9月1日到5日，全军正面无激战。6日晨，敌在虬江码头登陆，经我右翼军猛烈攻击，激战至黄昏，卒将敌包围于码头的栈房中。7日，张华浜之敌倾全力向右翼军及中央军（指挥官宋希濂）阵地猛攻，经全日激战，将敌击退。躲在虬江码头栈房顽抗之敌，也由我第六十一师增援之一团打退。8日，这股败敌倾全力来犯，均被击退。9日上午10时，敌集中军舰炮火和飞机轮流对军工路一带的我左翼军进行猛烈射击与轰炸，掩护一个团的步兵进攻，激战到薄暮，敌伤亡惨重，我也受到很大损失，但因我军奋勇抵

抗，阵地屹然不动。10日、11日均无激战。

这是从8月23日到9月11日，抗登陆战斗经过概要。

由攻势转入守势

从9月11日沪战转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攻势转为守势的时期。

战事爆发以来，敌在淞沪一带作战的兵力，陆续增加到8万多人，军舰40余艘，停泊于定海桥至吴淞镇之间，协同作战。敌机成群结队，滥施轰炸。自9月初旬起，敌主力向吴淞方面猛烈攻击，至10日夜，我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敌突破，退到杨行、月浦的新阵地，与敌对峙。我第九集团军的左侧背，因之越发暴露，大受威胁。9月11日上午，敌向我蕴藻浜南岸阵地猛袭，战斗异常激烈，潘家宅、徐家宅的阵地被敌占领。我军退到河流西岸固守，并由第二六一旅派兵一部在蕴藻浜上游警戒。午后，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

为整理淞沪嘉浏一带阵地，节约兵力，俾达韧强抗战之目的，着第九、第十五两集团军即转移。第九集团军即向北站、江湾、庙行、蕴藻浜右岸之线转移，占领预筑阵地，但须节约兵力，抽出第六十一师及独立第二十旅充集团军预备队。

我即依令变换阵地，转入守势。各部队奉令后，即于夜间开始行动，到第二天拂晓前，转移部署均告完毕。直到9月23日我辞职照准那一天，第九集团军正面，敌我没有多大接触，可以说一切无变化。

第五军参加淞沪战役的经过

张治中

淞沪参战

“一·二八”淞沪抗日之役，是接连九一八事变而来。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野心，首先在征服满蒙，对于我国东三省的侵略，无时不在积极地准备，就在1931年9月18日夜偷袭沈阳，实行占领。于是数日之间，河山变色，辽东巨野，尽陷铁蹄。其后，更扩大其侵略目标，向我沿海各要埠肆扰，乃有天津事件，福州告警，纷至沓来。而上海“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也系暴日侵略野心及挑衅阴谋所造成。最先，暴日制造五日僧被殴案；继乃有日浪人的暴动，焚烧三友实业社工厂，捣毁北四川路中国商店，使上海空气趋于极度的紧张；终乃有四项条件之提出，要求我国取缔抗日运动及解散抗日救国会，挑衅阴谋层出不穷。于是日舰队集沪示威，日陆战队登岸布防，各地日侨撤退，等等，而最后的一幕，就是“一·二八”的闸北夜袭，我们淞沪抗日的战幕正式揭开。

这时，十九路军驻守上海，首先举起抗日之旗。

战争之幕既揭开，这时，蒋介石虽已退职在野，但鉴于当时形势，也曾发出一道通电。但是我看到一种大可忧虑的情形：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孤军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同时，有党内反对派的人在上海就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按兵不救。蒋是2月初由洛阳到浦口，我去迎接他，我就表示我的意见：“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说：“很好。”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合成为第五军，命我率领参战。

当时我所率领的第五军所辖计有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八十七师师长由我兼，副师长王敬久，辖两旅：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也辖两旅：二六二旅旅长钱伦体，二

六四旅旅长杨步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为唐光霁。

我在2月14日奉到军政部的正式任命，2月15日又奉军政部令："第五军着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当即调动军队出发。首先从南京出发的是八十七师宋旅，他们在14日已经奉蒋总指挥命接防蕴藻浜北岸阵地由胡家宅至吴淞两端曹家桥之线；八十七师孙旅也在15日开到南翔（当时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附近集结待命。八十八师亦已经由沪杭线开到南翔附近待命中。

我是在2月16日从南京出发的。我住在中央军校，15日深夜鸡鸣以前，我起床端正地写了一封遗书，然后出发。我为什么要写遗书呢？这是表示我的决心，表示我尽忠国家的最大决心！因为这是一次反抗强暴的民族战争，也是我生平对外作战第一次，我必以誓死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我知道：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决定的是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

我于2月16日上午9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当天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接替十九路军防务，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线，并以一部在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亘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担任沿江警戒。我就令八十八师担任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八十七师担任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西端之线，军校教导总队之一部担任狮子林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带警戒，于18日先后接替完毕。这天，我奉总指挥令任左翼军指挥官（蔡廷锴是右翼军指挥官），吴淞、宝山、狮子林要塞地区司令谭启秀、翁照垣，也归我指挥。在17日黄昏，我由南翔进驻刘行镇。

有一天，我接到南京统帅部的慰问电。

我当即呈复一电，誓与十九路军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一死报国。

我亦发布了《告全军将士书》，着重指出："本军此次奉命来沪，协同十九路军作战，……治中个人，誓与我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全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

庙行战斗

2月20日，敌人从这天拂晓起，开始向我总攻。敌飞机成群结队在我阵地附近及我阵地后方到处掷弹，更以重炮及舰炮向我吴淞、庙行一带阵地集中射击，敌步兵则借飞机炮火掩护，向我攻击前进。我军奋勇抵抗，击毙敌人很多，并且击落敌机一架。入晚敌继续向我攻击，战斗益酣，竟夜炮声不绝。我阵地工事被毁很多。我官兵掩处战壕内，沉着不动，等敌步兵接近，就用手榴弹、步枪迎头痛击，冲锋肉搏。这样血战两昼夜，敌死伤甚重，不支而退。

到22日，敌人又倾巢来犯，继续攻我庙行镇以南阵地，想突破我阵地一点。这天上午9时，我庙行镇以南八十八师五二七团第三营大小麦家宅阵地，惨受敌炮火及飞机轰炸，工事全部被毁，被敌突破一段，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我立即亲率教导总队（缺一营）赴八十八师指挥策应，并令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孙元良旅长率部向庙行增援；令守蕴藻浜北岸的宋希濂旅长率他的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袭敌的侧背；令俞济时师长率部对被敌突破地区反攻。我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张炎副师长也率兵两团由竹园墩出击。敌被我三面夹击，仓皇溃退，仅一小部残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顽强抵抗。血战到晚8时半，才把敌包围，完全解决。这一天，庙行战斗的激烈，为开战以来所未有，中外报纸一致认为是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26日，南京统帅部有一个电报给我们，说到庙行一役的战斗效果：“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

这是日军在沪第一次总攻的失败，敌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伤亡重大，庙行、江湾间敌尸到处都是。而使我伤悼者，就是我的忠勇的袍泽，牺牲于此一役中的为数亦复不少，官长伤亡八九十员，其中包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旅长钱伦体和副旅长陈普民，士兵伤亡1000余名。

浏河战斗

浏河在我军左侧背。沿江七丫口、杨林口、浏河新镇及小川沙一

带，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只由本军教导总队一营会同少数冯庸义勇军担任守备的责任。根据南京统帅部2月26日的指示，对浏河方面应该早予准备，至少应该配备三团兵力。可是前线自从20日以来，无日不在激烈战斗之中，各部队都有重大伤亡，兵力实在感觉不敷。我所以把原守蕴藻浜北岸阵地的八十七师宋旅两团调往田湾为预备队，也就是准备一旦战事吃紧，前可以策应江湾、庙行，后可兼顾浏河、杨林口。这个时候，日将白川义则大将率领日兵约10万来沪增援，令第十四师团全部驻运输舰中，泊在崇明海面，一面用飞机将我吴淞要塞及狮子林炮位毁损无余。

3月1日的拂晓，敌就开始在江湾、庙行一线向我总攻击，战舰20余艘携带无数民船和马达船，利用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单薄的六浜口、杨林口、七丫口登岸，并以舰炮向我沿江各口猛烈射击，飞机数十架从吴淞起沿江活动。敌登陆后，即连占浮桥等地，向茜泾要隘猛扑，我教导总队的一连死力搏斗，伤亡殆尽。我立即派遣八十七师宋旅两团飞驰截击，想乘敌人立足未稳时一鼓而歼之，同时报告蒋总指挥请派兵赴太仓、浏河协助。

宋旅奉命后，即依五二一团、五二二团及各营的顺序，于午前9时由顾家宅汽车站向浏河输送，但只得汽车11辆，每次只可输送一营。宋希濂旅长率先头部队五二一团第一营于正午12时到达浏河，得到一个紧急的情报：敌军约1万人，在占领浮桥后，有向我急进模样；教导总队的一营（欠一连）正在马桥附近坚强拒止敌人。他得到这个报告后，观察形势，以茜泾为浏河屏障，位置扼要，就打算先行将其占领，以掩护该旅后续部队的展开，即命五二一团第一营唐德营长率部迅速向茜泾营搜索前进。哪里知道，才走到茜泾营南门附近，敌已先我占领，于是与敌接触，展开尖兵白刃战。到下午3时许，五二一团团长刘安祺率第二营到达浏河，敌飞机正集中轰炸浏河车站，输送汽车及房屋全被炸毁，同时在途中装运部队的汽车也多被炸坏，使我后续部队不得不徒步前进。在这个时候，茜泾营附近的战斗愈演愈烈，敌机20余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飞行，掷弹如雨，敌舰的重炮连珠发射，4时许，敌大部向宋旅左翼绕攻，右翼方面教导总队的一营，死伤殆尽。这时与敌在茜泾营苦斗的五二一团第一营，乃处于前、左、右三面受敌围攻的紧迫状态，伤亡惨重。而全营官兵仍然沉着应战，几度冲进寨内，与敌肉搏，卒以

敌火力过猛，众寡悬殊，不能得手。

到了下午6时，天色已昏，我五二一团第三营才赶到。宋旅长即命第一营仍在原阵地死力抵抗，阻敌前进，并命已到部队迅速沿浏河南岸积极布防，等五二二团全部到达后，再行乘夜大举反击。一直到夜晚11时，五二二团以徒步行进，路程过远，还没有到达。这里我要指出的，就是我军仅以一营之众，在茜泾营抗敌数倍之师，自晨以至深夜，使敌人不能有尺寸的进展，而我军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卒使敌密集茜泾营寨内，虽以一师团之众，仍不得犯我浏河。我教导总队孤军死战，我八十七师宋旅仓促应援，都抱必死的决心，以期挽回全线被围的危险。激战至日没，敌我始终相持于浏河镇茜泾营间。

同时，八十七师及八十八师正面与右翼友军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正面，均被优势之敌压迫，我官兵奋勇迎战，伤亡甚大。尤其这天午后3时，七十八师阵线被敌突破。第五军的右翼被敌包围，预备队皆已用尽，阵地因伤亡而生之空隙无法补充，竭力支持至日没，乃退守杨焕桥、水车头、谈家宅、孟家角之线。蕴藻浜北岸阵地仍旧。

这天夜里，我军奉蒋总指挥命转移阵地。攻击茜泾营的部队，撤至太仓占领阵地。五二二团还在黑夜中向浏河挺进，中途得令，才转向太仓。于是浏河一带，黯淡地陷于敌人之手，留下一个永远沉痛的回忆。

葛隆镇战斗

3月1日午后9时，蒋光鼐总指挥在南翔总部发下了撤退命令。关于第五军的指示主要内容有：左翼军须派一部在胡家庄、杨家行占领收容阵地，主力于本日午后11时向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利用嘉定城、太仓城为据点，派出一部于罗店及浏河方面警戒。

9时30分，我在刘家行军部，下达左翼军变换阵地的命令，规定八十八师由马桥宅退集嘉定城，八十七师孙旅由唐桥退集娄塘镇，宋旅及教导总队由浏河退集太仓，独立旅第一团退集蓬阆镇，第二团集结钱门塘，七十八师翁照垣旅也集结于嘉定。各部队得令，都按时分途撤退，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军部及直属部队也到达钱门塘镇。我一到就下命令，叫各部队即在新防御线构成坚固阵地，利用河川为外壕，构筑据点式的工事，逐次增强为主阵线。

在我奉命统率所部向新阵地嘉定、太仓背进的时候，又遭遇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那就是3月3日我八十七师二五九旅五一七团在葛隆镇附近的娄塘、朱家桥一带的战斗。

在这一个静悄悄的午夜（3月3日的凌晨1时），我五一七团已在昨天的薄暮，由庙行左翼趋抵娄塘附近，此地距浏河仅15里，积疲未苏，血衣犹湿，夜凉野旷，哨线兵单。忽然敌以千余之众，自浏河猛扑而来，分向我警戒线夜袭。我娄塘镇、朱家桥、四竹桥三个前哨连奋起抵抗。战斗两小时，敌越来越众，轻炮10余门向我猛烈射击。我每连警戒线达3000米之宽，且损失已及1/3，前哨线乃逐个被围，但仍死战不退，把敌人抑留在娄塘附近。战到午前8时，敌又增加主力4000余人，开始向我阵地突击，并向我右翼包围。这时我军正在构筑工事，匆促应战，被敌冲到朱家桥北岸我五一七团团部门前。我阵地势极危迫，幸该团第一营第三连奋勇冲击，才把敌人打退。到了午前10时，我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得讯，急赴五一七团团部指示机宜，并令坚强抵抗，同时向我紧急报告。我立即急令驻蓬阆镇的独立旅莫团迅速增援，又令太仓宋旅掩护二五九旅的左翼，令嘉定的八十八师俞师长固守嘉定城，相机策应孙旅的右翼。

这个时候，敌军已增到七八千人，环绕于娄塘一带我阵地前面，我五一七团孤军力战，弹药已将告罄，拼死相持。午后，各点都破，我五一七团被困核心，弹雨纷下，死伤逾半。莫团援兵还未到达，而敌军已突过娄塘镇连占各村落各要点，直陷贺家村。孙旅长这时在葛隆镇，看见敌军披猖形势，在下午3时，亲书一件，派员急趋钱门塘军部向我紧急报告，内容如下：

（一）第五一八团早尽，第五一七团现受包围，团长失踪。

（二）职拟在葛隆镇殉职。

（三）钱门塘将有危险，请军长迁移。

我接到了这个报告，马上打电话给孙旅长，告诉他莫团即可到达，五一七团于日没时可向葛隆镇撤退，在河川岸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午后4时，莫团到达葛隆，即部署最后的抵抗线，并向前线增援。在这个时候，五一七团战况越陷于不利，朱家桥左翼又被敌突破，张世希团长到战斗的最后关头，乃率所部官兵向前冲击，并对众激励以必死的决心，各荷枪向蒋家村方面冲出。敌军机枪如雨，我军前赴后继，顶死冒

进，直扑日军阵地，杀声震野，势不可当。敌军受了这一猛击，才向后退去，重围遂解。零落而忠勇的我五一七团抵外岗与八十八师会合，经昆山转赴我军新阵地。

葛隆镇一役，关系很大，因为敌军的企图，在突破我嘉、太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我后路。如果不是我五一七团奋勇拒止，则敌趋葛隆，陷钱门塘，直下铁路，我们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的归路就断了，那后果是不能想象的。

这一天的血战，死了我军一个营长，两个连长和连附，六个排长，士兵伤亡近千数。其中第一营营长朱耀章身中七弹，殉国成仁，尤为伟烈！他在殉国前两天还作了一首诗，题目是："月夜巡视阵线有感"。今天读他的遗诗，真可以说是一字一滴泪，一字一滴血了。诗原文如下：

风萧萧，夜沉沉，一轮明月照征人。尽我军人责，信步阵后巡。曾日月之有几何？世事浮云，弱肉强争！

火融融，炮隆隆，黄浦江岸一片红！大厦成瓦砾，市镇作战场，昔日繁华今何在？公理沉沦，人面狼心！

月愈浓，星愈稀，四周妇哭与儿啼。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人生上寿只百年，无须留连，听其自然！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蕴藻浜河），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沉痛的收场

正值我二五九旅五一七团与敌在娄塘苦战时，3月3日下午，又奉到蒋总指挥电令，要我撤到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之线，构筑工事。奉命后我又令各部队依次撤退，令八十八师撤至常熟城集结待命，八十七师宋旅撤至白茆新市之线，孙旅撤至石牌之线，军部进驻东塘墅，独立旅第二团及军校教导总队集结于东塘墅附近待命。4日上午，军部及直属部队都已到东塘墅；5日，各部队也先后到达指定地点，都在积极着手整理并布防。于是，我们退守第二道防线了。

为了防线持久抗战，我特令各部队构筑纵深的第一、第二、第三之三线阵地。不过几天，各线阵地都已次第构筑完成，一面激励士气，整

备军实，准备与敌作殊死战。9日，上官云相师长统率四十七师开抵常熟，由总指挥部拨归我军指挥，当令该师在常熟东北梅李镇、谢家镇、福山镇一带构筑阵地，并严密警戒沿江各要点。而自从我军退抵第二道防线以来，敌未再犯，每天只有飞机向我作侦察动作。

我驻在常熟县东南的东塘墅大约一个月，中外人士络绎于途，或来慰劳，或来访问。而在慰问者中，使我感怀不已的，是过去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在黄埔我们都尊称她廖师母），她特来我军驻地，慰问之余，慷慨赋诗，现将她所作的《赠前敌将士》那一首记在这里：

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复占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在这以前，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她曾寄给我一封信，送来女褂子一件，要我转达黄埔学生的将领，并附一诗如下：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老充满了爱国热情，民族义愤，真令人敬佩不已！

到5月5日，上海休战协定签字了，淞沪抗日战役至此告一段落。就是这样收场，实不胜感慨沉痛之至！

我在5月7日奉到南京来电，命第五军复员：八十八师开驻武汉，八十七师暂驻常熟附近原阵地集结整理。18日复奉来电，令第五军八十七师及军校教导总队调京训练，本军遂陆续返京。

第五军在这次战役中，计官长阵亡83名，受伤242名，失踪26名；士兵阵亡1533名，受伤2897名，失踪599名。合计5380名。因特于军中组织一个抚恤委员会，以司死难烈士家属的抚恤事宜。关于烈士的遗骸，国民政府在南京总理陵园附近的灵谷寺前，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一·二八”事变之役阵亡烈士遗骸128人，第十九路军70人，我第五军及宪兵团58人，以隐示“一·二八”的血痕，并使“一·二八”阵亡烈士所代表的精神永垂不朽。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各立了一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但在1937年南京失陷后就被日军毁坏了。

[1] 一说是日军军曹大山勇夫。

罗卓英

军人事业在战场，军人功罪也在战场。

● 1896年3月19日生，字尤青，广东大埔人。

- 1937年，淞沪会战中，参加宝山、罗店、浏河一带的防守。
- 1938年9月，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为保卫武汉加强各方面的管理。
- 1939年9月，指挥第十九集团军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
- 1940年2月，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 1941年，参加上高会战，取得了以劣胜优的辉煌胜利。
- 1942年4月，被任命为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
- 1961年11月6日，因病逝于台北。

上高会战概述

罗卓英

敌之企图与我之作战指导

倭寇西进大陆政策的迷梦，经我四年来之抗战打击，已深陷泥沼，无力自拔。乃企图浑水摸鱼，乘英美有事欧西之秋，发动南进，窃取资源。但欲发动南进，以先天不足的倭国，决难再由国内扩兵，势必由西进中抽兵以行转用，去冬南宁的退出，即其明证。其余各战场为遂行其部分的抽兵，并为巩固其既占的城镇，乃以先发制人的阴谋，对我各战场实施其所谓扫荡战。此种扫荡战，其目的实含有下列三种：

（一）军事上的打击：企图击破我之野战军，摧毁我之军事部署，使我无力反攻，俾达其抽兵南进，以攻为守之目的；

（二）经济上的掠夺：抢劫我之现有物资，以解决其经济困乏之一部，摧毁我之生产工具，以增加我之经济困难；

（三）政治上的毁灭：即以焚杀奸淫的手段，造成政治的恐怖，战地的浩劫，使战场内无村落、无人烟，我军队无法进驻。

敌为达成上之三种目的，其扫荡计划，常为不断的行动，其地区以愈扩大、愈深入为愈好。去岁的浙东战役与今春的豫南战役，已可见其流窜之阴谋。本会战敌企图一举攻略上高后，即经新余（原名新喻）、清江，东渡赣江，骚扰樟树、丰城，扫荡我赣江两岸物资，即企图横扫本集团军全正面，以图巩固南昌外围，达到扫荡战之目的，故敌命名此次进犯为“鄱阳作战”，非无意义也。

由获敌文件证明敌企图一斑：

（一）3月12日，龟岛队（第二一七联队炮队）编成表及3月10日第二一七联队上山中队编成表，均冠有“鄱阳作战”字样。

（二）敌赣江支队长坂本，于3月21日，呈池田旅团长之电报第五条：“速示师团（编者按：此师团系指大贺师团，盖当时池田亦归大贺指挥）主力渡赣江日期及预定渡点。”同日另一电报第二条有：“支队拟

排除万难，在泉港附近，实施师团渡河准备。”

（三）敌第三飞行团司令远藤少将，3月22日，致大贺师团长之函有：“上高占领，就在目前，希望速收赫赫之战功……”又有：“上高占领，迁延时日，敌（指我军）整顿态势，后方扰乱，亦渐活泼，希望迅速占领后即转移……”

（四）所获敌日记簿上，均记载有丰城、清江、新余、上高、宜丰、上富等地名。

观上述文件，足知敌之企图，企先夺取上高，然后转师东渡赣江。并知其企经新余、清江，实施其大规模之“鄱阳扫荡战”也。

我军在赣北方面之作战指导，对于敌人来犯，早经策定反击计划。在第一、第二线，运用磁铁战，实施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并消耗敌人，俟诱至地形于我有利之第三阵地前，则运用歼灭战，实行反击，与敌决战。

1941年3月15日起，敌集结兵力两师团一旅团共5万余众，分三路，取分进合击态势，以上高为目标，大举西犯；另以一支队（赣江支队又称坂本支队）沿赣江南犯，企图攻占清江、樟树、丰城，做渡河准备，以接应其主力军攻占上高后之渡江东犯，其来势可谓极其凶猛。但我洞烛其奸，依照既定计划，以坚定决心，指导作战。经两旬苦斗，卒仰我层峰详确指示，与赖我将士忠勇用命，对于其两翼之北南两路及骈支之赣江支队，首先运用各个击破战术，逐次予以摧折。然后以囊形态势，于上高东北地区，复围歼其主力，使敌之“鄱阳扫荡战”变为我之对敌“上高歼灭战”。由此足证上高会战，虽发自敌人，先发制人之阴谋，然开战之后，完全由我主动，强敌作战，迫敌就歼也。

此一战役，敌之初步进犯目标，分三路指向上高，我亦以确保上高为中心，运用对敌围歼战术，故此役在敌若得上高，其扫荡计划，即可自诩完成，在我必须凭借上高为囊底，始克完成对敌歼灭战。因之上高之得失，敌我均为胜败之所关，所以定名上高会战，一就会战态势取形，一就会战胜败取意也。

敌我参加会战兵力

在赣北本集团军正面，右起鄱阳湖，左讫武宁，自1939年秋长沙会战后，敌即调来第三十三、第三十四两师团担任防守。当鄂西豫南战役时，该两师团均曾抽兵前往增援。此次敌为对我施行扫荡战，鉴于过去迭次所受之挫折，似已经有了相当慎重的准备。自1941年元月起，除陆续将第三十四、第三十三两师团他调之兵，全部调回外，另新增池田混成一旅团，并先放弃武宁，抽出第二一三联队，开向安义，彻底集中使用兵力，以图大逞。截至3月上旬，南昌、安义敌军共增至各种兵6.5万余人，飞机百余架（远藤空军少将指挥之第三飞行团），战车40余辆，并强拉民夫万余，使南昌市上，顿成慌乱。

我军参加会战兵力共九个师，我与敌较，敌军一师团，兵数2.5万余，我军一师约1.2万人，但实际每师平均8000余人，就兵的数量言，我须三个师才与敌一个师团相等。且敌军进攻时，各种配备部队颇多，加上其优势之装备，依据过去各战役经验，我欲攻击敌人，常须五至六个师对付敌人一个团，才算兵力相等。本会战敌军两师团一旅团，我为九个师（在会战中，曾由战区增加两个师，但仅一部到达参战，我会战胜利即已定局），是我以劣势兵力（若就兵的数量言，则略相等），对优势敌军，然我军终敢施大胆之四面包围战，并获得歼灭敌人之战果，此岂非我军愈战愈强之一铁证乎！

会战经过概要

敌总兵力，迄3月上旬，增至6.5万余众，已如前述。其出动兵力约为全兵力2/3，即为4.2万余，其余2万余则担任其原阵地及后方之守备。出动兵力，初分三路分犯上高：北路为第三十三师团，由樱井师团长指挥，兵力1.5万余；中路敌为第三十四师团大贺师团长指挥，兵力2万余，为各路中之主力；南路敌为第二十混成旅团，由池田旅团长指挥，兵力8000余；另由池田旅团派出一赣江支队，由坂本大队长指挥，以独立步兵第一〇二大队及独立工兵第二联队池田旅团工兵大队之各一部编成之，其任务已述如前。

北路与南路敌，先中路敌发动，其企图显然欲以两臂合抱之态势，先捕捉我军主力于高安、上高间地区而歼灭之。但我洞烛其奸，除令第一线部队遵照既定计划用磁铁战术诱敌外，并令分向两翼作离心的转

进，迫敌南北两路部队，不能合犯上高，并不得不与我对战。于是我先摧折其两臂膀之计划，首先完成。在此期间，同时遵照领袖过去指示，由不重要正面，大胆抽兵，随战况之进展，渐次对敌形成反包围。敌以过去各战役之侥进，养成轻忽心理及骄妄行动，故虽陷孤军，仍图深入，终于予我以克奏歼灭之机会。兹将作战经过，概述如下。磁铁战诱敌时期（自3月15日至3月19日）

北路敌于15日3时开始行动，其主力由干洲南下，借空军之掩护，午陷奉新。16日窜入官材山东坪，被我痛击后，陆续增援抵水口甘。17日与由石鼻街经儒里温村窜猪婆大邱，被我击退，转经米岭西犯之一部敌会合伍桥何。此后，我左翼诱击部队主力，即为离心的转进，将敌诱至下观童、花门楼、苦竹坳一带山地，经两昼夜之围击截击，歼敌2000余；另以一部由会埠方面经水口甘指向伍桥何，蹑敌尾击，残敌乃不得不分三路回师，其主力于19日突围经上富，一部循原路经伍桥何回窜奉新。

南路敌于15日午到达锦河与赣江合流之河口夏附近，在炮兵、飞机掩护下企图渡河，均被击退。入晚，复恃其优势炮兵与浅水汽艇之协攻，渡过锦河。16日窜抵曲江附近，与我派出之增援军一营，在仙姑岭、梅仙岭一带激战。17日分三股，其主力西窜坑里胡，一股窜独城，一股窜坞社里（即赣江支队），均与我派出之诱击部队发生接触，18日经坑里胡、独城西窜之敌，与我诱击部队在清（江）高（安）路沿线对战。19日该两股敌与我锦河南岸决战部队在来脊岭、猪头山发生激战。该南路池田敌，其战斗力较之大贺师团稍逊。而我锦河南岸部队，为力量极强之师（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以后由赣江东岸抽调担任合围之部队，其战力极强（第二十六师），尔后渡锦河对敌退却路担任侧击，更使敌狼狈溃逃，几陷全灭。总之锦河南岸，我以战力坚强之部队，对付敌人战力较弱之部队，故每一接战，均如摧枯拉朽，动辄演成局部歼灭战，使敌各路为之胆寒。上高会战胜利，我锦河南岸部队，实居首功也。19日来脊岭、猪头山两战斗，各歼敌800余，该两战地，敌遗尸400余具。

南路敌派出赣江支队，18日分窜泉港街、张家渡、经楼圩等地。19日泉港敌以200余偷渡赣江东岸，企犯樟树镇。是晨，其先头窜抵新市街时，适我由赣江东岸抽调西进之部队赶到，乘敌半渡，予以迎头痛

击，残敌不支，慌乱图逃，乘船大部覆没江心，寇尸漂流，使敌从此不敢再觊觎我赣江东岸。窜张家山残敌，为其支队主力，由坂本支队长率领，19日经蓝家桥、张家山，企图渡过陈家坊急窜清江县城。殊不知我由赣江东岸抽调担任合围部队之先头李团，18日午后，于樟树在本部直接电话指挥之下，已迅速渡过赣江。19日午，敌先头窜到张家山、崇祯观、蜀家埂附近时，我李团亦适时赶到，发挥极勇敢之攻击精神，予敌以歼灭打击。崇祯观一地，敌遗尸达4000余具，马30余匹，樟树、清江，确保无恙，民众有誉该师为神兵者。窜经楼圩之敌，其主力已被歼于崇祯观附近，乃闻风北窜，该赣江支队敌，自20日至23日，始蜷伏曲水河西北，未敢稍动。

中路敌继北南两路发动之翌日（即16日）开始行动，以高安为目标，先以战车20辆，冲到祥符观。17日在飞机数十架轮流轰炸下，除祥符观一股仍继续西犯外，另两股附战车10余辆，由赤土街分经常家巷、熊塘桥，南犯莲花山。经激战后，17日晚，我自动放弃高安，将该方面之部队，转向锦河南岸，衔接原在锦河南岸部队之右翼，对敌形成反合抱式之右手臂。18日敌经高安西窜至龙团（潭）圩，19日继续西窜至官桥、泗溪我决战阵地前，于是敌我两军，开始明（20）日以后之主力战矣。包围战歼敌时期（自3月20日至3月24日）

北路残敌于19日回窜时，复遭我尾击截击，被歼大部，20日我克伍桥何、车坪，残敌向奉新溃退。至此，北路作战未六日，已先行溃退，我军遂得迅将兵力转用于对敌中路包围歼灭战。

南路敌于19日在来脊岭、猪头山一带，迭遭覆灭后，仍执迷不悟，20日再向猪头山猛犯，复被我军歼灭千余。至此，南路敌锋始挫，乃乘夜将主力窜由灰埠北渡锦河与其中路军会合，故敌企图围抱我军之两手臂，经19日与20日之战斗，完全被我摧断，而我军依两翼胜利之部队，因得自然对敌形成包围态势，此即所谓以反包围对付敌之包围也。

敌两臂已断，理应回窜。但敌酋大贺，以任务与颜面关系，不顾孤军，仍然深入。20日起，敌中路在飞机30余架轮番轰炸下，用锥形突击法，向我官桥、塘坎、泗溪阵地猛犯，当于塘坎附近，被敌突破一部，是晚，我左翼阵地略向后转移。

21日，敌继续以第二一七联队攻我白茅山，第三一六联队攻我云头山、源山庙、龟形山各阵地，第二一八联队攻我泗溪阵地，来势甚凶。

但我军亦以极机动的新态势，迭予还击。敌我伤亡均极大。本部更以极坚决之决心，除令担任正面作战之军以攻击手段确保上高外，当令北翼包围部队以杨公圩、泗溪、官桥为目标，用突击方法兼程南下。南翼包围部队，以已渡赣江之先头师协力锦河南岸部队，先彻底解决锦河南岸残敌，并逐次向左移靠，缩小对敌包围圈。并令赣江东岸部队继续抽调数个团渡江兼程西进。

22日，全线大战。敌池田旅团残部渡过锦河后，于本日丑刻复由锦河北岸渡窜石头街、华阳一带，急图西犯。当时情势，十分险恶。卒因我南岸部队，运用最大机动力，其中抢救华阳之第五十一师胡景瑗团，以每小时15华里之速度，在敌机轰炸扫射下，先敌赶到华阳，一幕遭遇战，我得以先敌展开有利态势，予敌以迎头痛击。使敌欲切断我锦河两岸部队联系，以遂其包围上高之迷梦，顿成泡幻。同时上高方面，我为缩小正面，已转移上高核心堡垒区，敌在30余架飞机的轰炸下，集结最大兵力，向我下陂桥（今名“陂下”）阵地猛犯，演成上高核心区最激烈之争夺战。是日一日间，全线敌我伤亡均在4000以上。本部为加强各级指挥官决心，及增援第一线兵力，于午刻命令本部特务营开赴第一线，参加作战。

是夜（即23日子刻），卓英手拟当前胜利保障十则，颁行各部队，其条文如下：

1.记住委座的训示：“我不怕敌，敌便怕我。”

2.记着司令长官的训言：“苦斗必生，苦干必成。”

3.记着本总司令的训告：“军人事业在战场，军人功罪也在战场。”

4.目下对敌包围形势，业已完成，包围圈也已缩小，今天就是我军全线对敌施行求心攻击开始的时候，也是我军对敌展开歼灭战的良机。

5.我忠勇将士，苦战八日，业已取得八分胜利，今天第九日，必须努力争取九分胜利，以保障明天的十分胜利。

6.依昨日战况判断，敌军攻势，业已顿挫，力量已经耗尽，若无后续援军，不仅不能攻我，而且必遭惨败。纵有增兵，亦不过一大队。而我合围已成，力量凝集，增援部队新编第十四师今日可加入战斗，新编第十五师明日即可赶到参加。预计战局多延一小时，我军多得援兵一营，多延一天，多得援兵一师，围歼力量，绝对优势。

7.过去八天苦战中，万余伤亡将士的血花，正期待吾人今明两日之努力，结成胜利之果，报答国家。第七十军奉新烈士墓，第七十四军高安烈士墓，巍然在望，吾人必须迅速歼灭巨敌，以伟大战果，报慰英灵。

8.吾人必须把握住抗战四年来仅有的对敌取得包围歼灭战的有利态势，将十天以后的作战精神及力量，提前到今明两天来，适时使用，充分发挥，俾在赣北战场，收一劳永逸之效，而开今年胜利年之先路。

9.各级指挥官，绝对不许有怕牺牲、保实力之观念，务须指挥中国之军队，歼灭中国的敌人，以表现中华民族革命军人之真精神。凡属最能牺牲最奏战绩之部队，我领袖必然予以优先之补充与厚赏，本总司令亦当负责报请补充，迅恢战力。

10.各级指挥官，务须确实掌握部队，向指定任务坚定迈进，并切实执行连坐法。

23日，锦河南岸，我克石头街、灰埠及华阴以北地区，各伤残敌一部，据家屋顽抗之敌，我集中迫击炮，向敌轰击。北岸敌在飞机掩护下，仍尽死力迭向我石洪桥、下陂桥阵地猛攻，我阵地始终屹然未动。是日，我北翼包围部队第一〇七（宋）师已进占杨公圩，向泗溪前进中，第十九（唐）师进抵官桥附近。

24日，我北翼包围部队之第十九（唐）师，由官桥向敌大贺师团部所在地之毕家猛攻，第一〇七（宋）师由杨公圩指向泗溪敌左侧翼猛攻，已占领泗溪。此时由战区派来之新编第十四（陈）师，亦展开于水口圩，向东南压迫。同时，我事先由锦河南岸右翼抽出之一师，亦进出上高西北地区。此时锦河南岸，我有三个精锐师，正准备渡锦河北进中。总览全态势，敌本日完全在我南北约10华里，东西约30华里包围圈中矣。但是敌机更为活跃，被围之敌，迷梦不醒，以为其飞机威力足恃，仍向我上高核心阵地猛攻，企图最后一逞。我守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自获悉各路包围情形后，勇气百倍，向敌施行猛烈逆袭，迄午后3时许，敌势终呈动摇，我乃开始部署全线出击。围歼敌突围军与增援军时期（自3月25日至3月30日）

敌因陷重围，尤以我北翼包围部队，以攻击箭头由其背后直指向毕家大贺师团司令部，威胁甚大，其“皇军”荣冠，无法再顾，于24日午后开始崩溃，已见前述。但敌以通信灵活，该大贺师团在被围时，曾声请

其汉口军司令官复派第三十三师团，由奉新前来增援，于是（24日）夜到达伍桥何，25日经村前街以一部窜犯棠浦，主力则向官桥急进。大贺残敌，得此援救，于25日晨起，向我东北包围线行极猛烈之突围战。我北翼包围部队，在敌东西夹击之下，是晚稍向北转移，开一袋口，敌增援军与突围军乃得于官桥附近合流。敌既合流，欲图再逞，但以我正面出击部队之奋勇进击，于河埠附近大挫其锋，敌势乃敛。是时，敌因伤亡官兵及残械与骡马待运，乃盘踞官桥、南茶罗一带集团家屋，负隅顽抗。

26日，雨雾蒙蒙，敌机不能活动，我正面出击部队尾敌压迫，当进展泗溪、桥头、河埠、南坑、胥家埂之线，锦河南岸部队已渡河向龙团（潭）圩、杨公圩挺进中。

27日，我正面出击部队，继续向官桥进迫，右翼当进展敖古山、水南、毕家之线，敌被迫乃开始向泗溪河东岸溃退。但我北渡锦河部队，已进出龙团（潭）圩、杨公圩、虎形岭一线，对敌退路形成长蛇式之侧击阵线。而敌以被围情急，曾到处请援。由九江运牛行（今名“昌北”）下车，经高安来援之敌2000余人，是日亦到达龙团（潭）圩附近，与我进出龙团（潭）圩部队发生激战。其经泗溪河溃退残敌，则与我进出杨公圩、虎形山部队发生激战。敌为掩护退却，以困兽之斗，向我全线猛攻。而我以战胜之威，以极活泼之姿态，向敌进击。是日也，我夺获大炮两门，其他枪弹装具甚多。

28日，我正面出击部队克官桥，残敌被歼殆尽。我一部并由桥头渡过泗溪河东岸，右翼连系我南路侧击部队。此时，我北路南下部队，进占打鼓岭以及谅山脑之线。于是从右翼起，我南西北三面部队，复于龙团（潭）圩、杨公圩、官桥、亘村前街西南地区，对敌形成第三次包围。其东向虽开放小口，可是我南路侧击部队之右翼伸展于龙团（潭）圩，终使敌无能循大道退却。同时，我挺进部队，早已设伏于米岭、伍桥何一带地区。故此时之敌，确仍在我包围圈内。总之，进犯之敌，经我数度围歼，伤亡官兵人数，确在2万以上，骡马辎重损失，尤不可数计。

29日，被围残敌，犹作困兽之斗，前线战况，仍极激烈。本日我北路部队之左翼，已进展湖城圩，逼近村前街；南路部队之右翼，亦进展龙团（潭）圩东北地区。

30日，残敌向东溃退，于是我编成两个追击军，全线移于追击。追击时期（自3月31日至4月9日）

31日子刻，我任伏击任务之挺进纵队克复高安。敌以归路被截，晨起，借15架飞机掩护下突围，向斜桥方面逃窜。我右追击军乃经高安向西山万寿宫、牛行方面追击；左追击军向奉新、安义方面追击，沿途扫荡。迄4月2日，我除恢复原态势外，并攻占西山万寿宫。8日、9日两日，克安义外围之长埠、宋埠、干洲、伏桶山、弯弓尖各要点。是后，因我参战部队另有任务，奉令停止攻击。

1.由获敌文件查知，敌称此次作战为“鄱阳作战”，其企图实欲一举攻占上高后，横扫赣江两岸地区，但结果其作战第一目标之上高，亦无法夺取，则可证明其企图与计划完全被我粉碎无余矣。

2.3月22日，敌第三飞行团长远藤少将致第三十四师团长大贺信：“大贺中将阁下：连日连夜之战斗，想极辛劳，气象台虽稍报天气恶化，但仍继续晴天，可谓天佑。上高占领，即在目前，请继续奋斗，以收赫赫战绩，不胜盼切。池田支队、坂本支队，已取得联络，弹药已投下，状况较为缓和，请安心！本团虽力量微薄，当尽死力协助于上高占领，倘因时间迁延，则敌将整顿态势，后方扰乱，亦将活泼，希望迅速占领后，即行回师。请示知上高总攻击时刻，本团当以全力协助之！请决定时刻，一举突入如何？”观此信，足见敌陆空两指挥官攻上高不下之焦灼与恐怖矣。

又函：“因为侦察负伤将校，对不起！我现回去，但当另派侦察机来协助……”观此信，即知其空军因我地上部队之射击，亦受到极大损失。

3.3月，第三十三师团命令第一条：“奉军通报，第三十四师团正面之敌，在上高附近（棠浦南方）顽强抵抗中。”第二条：“师团拟突进于棠浦方面，击攘该方面之敌，协力于第三十四师团之战斗。”

3月26日，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四联队第二大队作战命令第二十二号第一条第二项：“滨田支队拟与河村部队联系，于明（27日）7时，由茶罗坂西南侧向包围大贺师团之敌侧背开始攻击。”

观上述，足见大贺师团被我围歼惨败之一斑。

4.观前述赣江支队各报告，足知本会战我部队之行动迅速，攻击勇

敢，与敌伤亡之一斑。

会战检讨

A.敌失败原因

1.战略上敌指挥运用错误。

本会战敌战略上用分进合击，即所谓外线作战，在包围攻击中本为最能收得大成果之方法。但本方法，如运用不得宜，则亦被敌各个击破。盖本方法须各纵队能适时进出利害转换线为最紧要条件。本会战敌初以上高为目标，采三路并进之分进合击，在战略部署上，固不失为一积极之案，但实行上敌之本身犯行动不一致之错误。我之对策，更出敌之预料，使敌各纵队终未能齐一地适时进出利害转换线，而遭各个击破的惨败。如其北路第三十三师团之被我诱击部队离心的转进所诱，而被迫放弃其原来会攻之任务；其中路部队滞迟一日进攻，使我得各个击破其南北两路后，而自然对其中路作向心前进，形成反包围的良好战例是也。

2.指挥上，敌缺乏前进指挥机关。

赣北方面，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两师团，均受其汉口方面之军司令官遥制，于赣北方面，则别无统一指挥之机关，故该两师团，行动上常无法协调。

3.行动上，敌犯“轻”“急”“忽”三字。

敌初对我军战力估计过低，故其计划，陷入轻敌之过。因之一切随行，均极轻装，致于上高东北地区被围时，不能不用大批飞机运送粮弹，甚至投送鞋袜。及上高一再进攻不克时，似觉有失皇军面子，因愤而急，乃不顾孤军，深入重围，致陷歼灭。至于由不重要方面，大胆抽兵，以使用于决战场，对敌施行反包围战，更是稀有之事，敌遂因此养成其骄妄心理，常集结优势兵力，任意击我一点，对其自己背后联络线及阵线侧背，往往疏忽无警戒。本会战，我北翼包围部队，进抵杨公圩、泗溪、官桥一带时，敌即均无守兵，及我唐师由官桥直指向其毕家师团司令部进攻时，大贺始觉察，急谋对策，但此时包围圈已缩小到南北直径五公里。在我四面围击猛攻之下，敌虽顽强，亦终无法挽救其被

围歼的厄运矣！

4.天候与交通影响。

会战期间，适值雨季，道路泥滑。据俘虏供称：一遇雨雾，飞机不能出动，敌官兵即呈恐怖心理，惧怕我之进攻，且有哭泣者。可见寇军一离物质，即无灵魂。又观其赣江支队之行动报告，及其飞机之投送鞋袜情形，则可想见其泥足之一斑。

B.我胜利原因

1.战争指导方针明确，准备尽力。

本部基于层峰指示，事前策定作战计划，将诱击兵团与决战兵团，划分清楚，任务分明。抵抗线亦慎重选定三线，并明确决定以第三阵地线为决战阵地。结果，敌之扫荡顶点，适为我算预定之决战线。

2.战场指挥，争取主动，主宰战场。

我诱击兵团，为离心的转进，使敌只有分进，无法合击；我决战兵团系以逸待劳之精锐部队；且我于判明敌之企图及行动时，大胆由非决战正面，尽量抽兵，变被包围为反包围等，此皆争取主动，主宰战场之明证也。

3.发挥内线作战原则，各个击破敌人。

敌分三路，以抱合态势向我进攻，我既处内线，乃运用内线作战原则，令北翼部队，作离心转进，迫敌进入苦竹坳附近山地内，予以局部围歼，而先断其右臂。次令锦河南岸部队伸出，迎击敌人，该方面之敌——池田旅团，战力较之大贺师团稍逊，而我则为精锐部队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以上驷对下驷，故猪头山一役，敌即丧胆。红石岭再战，敌全部挫败矣。尔后依我合围部队之紧迫，更摧折其左臂，敌之两臂，先后被我各个摧断，剩下者仅寡头而已，故其中路军及空军，虽费尽死力，亦终无法钻入上高。

4.大胆由非决战正面尽量抽兵，变内线为外线，即变被包围为反包围。

包围为解决敌人之最好方法，故欲解决敌人，必须设法导致态势，形成包围，在大军作战，此包围即所谓外线也。坦能堡会战，兴登堡第八军，在全般态势上为内线，但在坦能堡则为外线。本上高会战，在初期态势，我处内线，但依战况之进展，尤依非决战正面兵力之抽用，迄

上高东北地区围歼战时，我已完全导态势为外线，此种大胆由非决战正面抽兵，即所谓兵力经济使用原则，亦即所谓适时适地集中使用兵力于要点之原则，此原则经统帅时时指示吾人以行之之法也。

5.正面部队抵抗坚强，使包围轴稳固，俾担任包围部队，得有余裕时间，渐次对敌紧缩包围圈。兴登堡于坦能堡歼灭战之奏功，固有赖于担任包围之第一军团动作迅速果敢，然若无第二十军团于季耳根堡方面作坚强抵抗，则全局终非矣。本会战任正面守备部队（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之屹然不动，确保上高，诚有坚固囊底，不容敌人脱颖之殊功。又上高核心阵地为扇形，且背负锦河，为一种背水战，将士用命，尤为难能。

6.机动部队运动迅速，能发挥极大机动力。

甲、抚河东岸，以两日半时间，渡两次河，行约200华里途程，至赣江西岸参战，得保樟树、清江无恙。

乙、李天霞师及余程万师控制部队，在华阳及下陂桥争夺战时，均以一小时十四五里之行军速度，在敌机轰炸下，向任务迈进。结果均能争得时间上之先制，与空间上之有利态势，不但转危为安，且能歼敌取胜。

7.各级决心坚确，上下信赖诚笃，达成“以战斗保障战术的胜利，以战术保障战略的成功”。

本会战中，各部队均能彻底奉行命令，达成任务要求，危急时能咬紧牙关苦撑，不诉苦，不告急。如上高核心，我正面部队在背水状况下，对于陆空协同，明冲暗袭，志在必得上高之顽敌，苦战五日，迭予反击。其间，各级指挥所位置，均能遵照本部命令，未稍后移，华阳、下陂桥两处争夺，尤均能自动抢救，此皆战术保障战略成功的好战例。又各部队战斗力均充分发挥，伙夫以扁担与敌肉搏，士兵两三人共一把刺刀与敌格斗，此种事迹，在官兵谈话中，到处可以见闻。战后，卓英赴各医院慰劳伤兵，见官兵负刀伤者颇多，其中并有负刀伤至六七处者，尤可想见当时格斗之情景，精神胜物质，此战斗保障战术的胜利之确据也。

8.民众用命，彻底破坏交通，使敌解除优势装备，达成“以破坏战保障歼灭战的成功”。

民众均能努力服行任务，尤以交通破坏，特见彻底。不但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运动，即驮马行走，亦感困难，致其追送补给，仅赖人力，当战斗达到顶点，被围困后，不得不以飞机运投粮弹鞋袜矣。

9.我派出敌后之挺进队与潜伏敌后之地方团队，均能积极行动，使敌无法抽守原阵地之兵，再赴前线增援。例如我第二挺进纵队，挺进奉新、高安，截敌归路及辎重，并发动民众破坏张安公路桥梁；安义自卫队冲入万家埠，焚毁敌兵舍仓库等，使敌一夕数惊，蜷伏不敢稍动。

10.通信灵活，在情况紧急时，本部得直接指挥下级部队行动。例如樟树、清江电话局，在情况极紧张时期，均能从容服行任务，使抽调担任合围之赣江东岸部队之先头团，能在本部直接指挥下，迅速渡河，获得机先。又当敌侵入上高东北地区决战最激烈时，我北翼包围之各师，能在本部掌握下，听受指挥。战区增援部队之先头团，亦受本部直接电话，适时参加合围。锦河下游两岸部队，迅速向高安龙团（潭）圩、杨公圩等地挺进，造成第三次对敌之包围夹击，皆通信不断之效也。

11.后方勤务良好。

兵站设施，年来已渐臻健全，兵站人员及地方民众，亦极努力。故本会战于敌进犯时，对于伸出之兵站末地弹药，得全部抢救后运，无一损失，而会战进行中及追击时，补给复极圆滑，使部队得专心作战，此于会战胜利，亦有功也。

C.本会战心得

1.以劣势兵力，对优势敌军，实行大胆包围战，结果，以歼灭战答复敌之扫荡战，打破过去以同等或劣势兵力对优势敌军不能行包围攻击心理。

2.证明我军越战越强，敌人越战越弱，足以坚定各级必胜信念。

3.确保上高，以“守必固”打击敌之“攻必克”，打破过去守不能固之心理。

4.发挥内线作战原则，各个击破敌人，证明在战略上我已长足进步。

5.第一、二线用逐次抵抗，施行诱击消耗敌法，诱敌至第三线，始与敌决战，此即由我主宰战场。

6.大胆抽兵，大胆转用兵力，得将作战态势，及内线为外线，即以反包围对付敌之包围，是即我能争取主动。

7.证明我军不但有抵御倭寇的力量，同时，渐有进攻的力量。故我军参谋总长曾言："我过去抗战宗旨，为敌人一日不退出中国领土，我一日抗战不止；而今后则敌人一日不退出中国，我必须进而消灭它。"

8.震醒敌后伪组织，将其心理改变过来。赣北方面，当我军战胜消息传出后，南昌、安义等处伪组织，有向我投诚之事实，及向我接洽作内应之倾向，由此可见一斑。

D.我今后应有之改进

1.本会战中，当我危急关头，大部分部队均能充分发挥其战斗力，证明"战斗是以保障战术，战术是以保障战略"。但其中尚有少数部队战斗力稍次，致未能尽歼敌人，终使其一部漏网。故国军应待别注意养成齐一的战力，否则，虽计划周密，态势良好，亦难奏全功。

2.破坏交通，使敌解除其优势装备，故我能以同样之武器与敌作战，此即"破坏战保障歼灭战"。嗣后更望军民一致，再加紧破坏交通工作，使敌驮马亦无法运动，则其山炮亦无法随行也。

3.本年元旦，本人曾训告各将士，应注意遵守两种纪律，一为打仗纪律，一为爱民纪律。本会战对于打仗纪律，已充分做到，但对于爱民纪律，则尚有少数官兵，未能自动做到，应注意纠正。纠正的办法，在军队本身上。各级部队长，自须负责，但革命军队，为民众的武力，故地方政府与民众，对于军队军纪，亦有纠正之责任，并须不客气随时据实上报，军队能在此几重监督之下，相信必能完成两种纪律使命矣。

卫立煌

大敌当前，宜以整体计划为重。

● 1897年2月16日生，又名辉珊，字俊如，安徽合肥人。

● 1937年，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

● 1938年2月，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

● 1939年，1月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5月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9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 1943年11月，任中国远征军司令。

● 1944年，指挥所部击败滇西和中缅边境的日军，收复滇西。

● 1945年1月，所部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孟尤会师，打通滇缅公路。同年4月，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

● 196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

卫立煌率师反攻滇西

王理寰

卫立煌接任司令长官后的措施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由于统帅部的失策及其他原因，在缅甸境内遭到惨败，退守怒江东岸，形成敌我对峙状态。滇缅公路的交通从此中断，中国西南半壁河山处于敌人的严重威胁下。当时虽有中英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协定和中英军事同盟，却于危机无补。蒋介石乃转向美国与史迪威进行协商，计划反攻滇西，打通中印公路。

1943年4月成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于楚雄，初以陈诚为司令长官。陈诚到任不久，对蒋嫡系军官的指挥颇感掣肘（当时的“黄马褂”“陆帽子”，指黄埔军校毕业和蒋政府成立后的陆大毕业者，都是蒋的亲信，颇难指挥），遇事头痛，遂辞去职务回重庆养病。蒋介石再次召卫立煌赴渝（卫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因其执行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甚力，不合蒋的初衷，被调西安行营主任。1942年春，蒋派专机接卫由西安赴渝，要他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卫因在洛阳时赴前线视察，马惊坠落，震伤脑部，不能就任，在成都疗养一年始愈），坚持要他继任陈诚职务。

卫立煌到云南宣誓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鉴于陈诚对“黄”“陆”两派人物还不好统带，长官部如不接近前方，对实际情况不能亲睹，将更难于指挥。此外，他并不同意蒋暗示杜聿明等监视龙云行动的办法。他常常说，中国抗日如不能把全国全民团结起来，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卫立煌到昆明，首先与龙云接洽，建立团结的关系，解除龙云的疑团，取得他多方谅解，应允对卫支援接济。卫到保山后，召集各将领，晓以救国大义，捐弃私见，联系地方群众，不分种族。当地彝族共有土司十几个，其中芳土司、龚土司、阚土司、刀土司等，在地方上统治势力很大，握有地方上人力、物力和经济力量，对粮食供应潜力尤大（土司等自收粮租），对搜集敌人情报也极得力。所以卫立煌到任后，首先将长

官部由楚雄推进到保山，并在诸葛营设立前方指挥部。这一切战略战术的部署，奠定了滇西反攻胜利的基础。远征军统辖四个集团军，共12个军，36个师，约40万人，卫立煌都一视同仁。蒋的嫡系霍揆彰、宋希濂、何绍周等人，虽未把卫立煌放在眼里，但卫的为人宽宏大度，不拘小节，坚决以抗日恢复失地为己任，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远征军的教育是以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和兰姆伽训练学校的教育为基础。该两校教官多数是美国人，训练美国新式武器的使用。各部队选初级干部到驻滇干训团受训，毕业后，各回原部队担任教育骨干。卫进一步令各部队军部成立干训团，师部成立军士训练班，毕业后为师团营连的教育骨干。所以远征军各部队的教育是一元化的。卫立煌特别重视军事教育，时常亲自到各部队视察教育的进度，并加以指导，所有12个军都亲自视察过。有一次到嫡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第一一六师师长赵镇藩，第一三〇师师长张玉挺）视察，历时约五天整。现将视察经过追述如下：

卫立煌在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陪同下（因第五十三军此时归第二十集团军指挥），先视察军部干训团。干训团教育长是我（当时任第一三〇师副师长兼任教育长），训练每期两个月毕业，共分八周：一、二两周进行典范令的教育，三、四两周兵器训练，五、六两周射击训练，七、八两周战斗训练。典范令教育分为预备、讲解、复习、整理、应用等五段教授。兵器训练（以美国新式武器为标准）：（一）武器各部名称的认识和功用；（二）拆卸结合的方法；（三）故障排除的道理；（四）瞄准的练习；（五）实弹装填的练习，射击训练。（1）环靶；（2）人头靶；（3）散兵靶；（4）冲锋枪散兵靶；（5）各种重武器的射击靶。战斗教育：班、排、连、营、团的实地战斗训练。

卫立煌视察之后，甚为满意，最后集合两师在弥渡阅兵。当检查武器时，见步兵连每连六〇炮仅四门，按编制应为六门，尚少两门。卫马上问："为什么不都拿出来？"周福成答："第二十集团军扣留未发。"霍揆彰在旁面红耳赤地说："是准备补发的。如一次发完，坏了就没得补发。"卫问："第五十四军、第二军为什么都发了呢？"霍当时无话可答。卫立即以很严肃口气说："大敌当前，宜以整体计划为重，不应再存歧视心理。少发两门六〇炮，减少火力，这是自己配苦药给自己吃。

都是国军，有什么东北西南之分呢？”霍答：“明天即发。六〇炮在库里存着呢！”卫即集合全体军官讲话，其要旨谓：大家在这个时候应加紧训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杀敌复土，人人有责；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得视为谁的私有物。请大家放心，今后第五十三军不论是谁，都应平等看待，对补充上一律按司令部的规定，不听命令，必受处罚。卫立煌走后，霍揆彰马上把六〇炮补发。从此以后霍揆章对第五十三军，表面虽好，暗中更为歧视。尤其是他的参谋处长刘召东（“陆帽子”），在各方面都给第五十三军以掣肘。

初期和中期的反攻情况

开始攻击后，各集团军的攻击行动如次：

第十一集团军派遣新编第三十九师的一个加强团，于1944年5月11日，在惠通桥上游附近渡江成功，12日攻占红木树。又第七十六师、第八十八师组成的两个加强团，于5月12日，在三江口、攀枝花渡江，会攻平戛敌人。13日残敌突围，窜逃芒市，两个加强团遂占领平戛。

第二十集团军的右翼是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于5月12日由栗柴坝渡江，以一团的兵力迂回，攻占桥头、马面关等地。第一九八师主力围攻北斋公房敌人的第一四八联队，敌人凭险死守不退。第五十四军左翼的第三十六师由双虹桥附近渡江成功，将敌人击退，占领唐习山。13日，敌人激烈反攻，双方伤亡甚重，我方复丢掉唐习山，退到江岸。此时第二十集团军，命第五十三军令部渡江增援。5月14日，第一一六师又收复唐习山阵地，第一三〇师攻占大塘子。5月18日，第五十三军分两路向高黎贡山追击敌人。经过巴地和蛮黑河天两处的激烈战斗，将敌击退，开始向高黎贡山山顶敌人主阵地攻击（此时第一三〇师师长张玉挺因指挥失当，军长周福成商请长官部撤张玉挺职，长官部允调张玉挺为长官部高参，遗缺以副师长王理寰接充）。第一一六师、第一三〇师齐头并进，攻到高黎贡山山顶时，官兵随身携带的给养均已吃光。时逢雨季，山顶云雾满天，飞机不能投掷粮秣，官兵一律挖野菜和竹根充饥。森林茂密，松柏参天，山上山下温度悬殊，山下怒江两岸温度为25℃以上，高黎贡山顶上仅摄氏七八度，入夜更低。山上气候，变化无常，时有阵雨，雷电交加。此时官兵都是一律穿单衣向山上进攻的，边

攻击边开辟道路；虽有美式胶皮雨衣亦无济于事，而且雨衣湿后，冷似冰霜。地滑坡陡，山路崎岖，悬崖绝壁，只有屈曲攀登。如山石滚下，即有砸伤人马之虞。300里内无人烟，得不到群众的一点帮助，这是滇西反攻最为艰苦的。到6月10日始攻占瓦甸、江苴街以东之线。6月20日攻占江苴街，随即尾追逃敌，于6月底，第五十三军全军进抵腾冲城以南地区，切断腾冲城内敌人归路，并准备会攻腾冲城。

各部队渡江后围攻敌人据点奏效后，重庆军委会鉴于我驻印军先头部队，已开始攻击密支那，判断日军无力再调大量军队增援滇西。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计，令远征军相机进攻腾冲与龙陵，以主力渡江扩大战果。远征军长官部遂在中期变更部署，以第二十集团军为右集团军攻占腾冲，第十一集团军为左集团军（欠预备第二师）攻击龙陵、芒市，并限第十一集团军各部队，于5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准备。两个集团军的战斗经过如下：

右集团军于6月初，以预备第二师渡江接替第一九八师桥头、马面关防务。俟第一九八师以全力攻克北斋公房后，第三十六师即经北斋公房前进。当准备进攻瓦甸时，6月9日被敌军反攻，突破我军桥头、马面关阵地，与困守北斋公房的残敌取得联络。第一九八师败退后，第三十六师以一部监视瓦甸之敌，以主力增援第一九八师。预备第二师、第三十六师于6月14日协力再攻克北斋公房。16日又攻克桥头、马面关。我方乘势前进，相继攻占固东街，于6月底到达腾冲西北郊。第二十六师于6月20日攻占瓦甸后，亦到达腾冲东南，与第五十三军取得联防后，也开始准备攻击腾冲城。腾冲城为古时腾越，城墙历代均以青石板筑城，特别坚固，形势险要。城西南二三里许为来凤山，山势险要，为腾冲城的制高点，控制全城；城南三四里许有东董和西董两大重要村落。腾冲为云南西南重镇，因此敌人以重兵死守。

左集团军右翼部队为第七十一军（附以新编第二十九师）于6月1日，由惠通桥、三江口地区渡江，到6月4日，新编第二十八师始攻克腊猛街，进围松山敌人。松山系敌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一三联队所守的坚固据点，所有重机枪掩体和掩蔽部都能抵抗重炮弹，是左集团最难攻的一个据点。第八十七师渡江后，其一部于6月9日攻克镇安街，以其主力及第八十八师于6月10日攻占龙陵。敌军由芒市增援反扑，第七十一军不支，于6月16日退据龙陵东北郊，与敌对峙。我军恐敌北进迂回，以

新编第三十九师由龙江桥南下掩护右侧。7月初旬，第八军（军长何绍周系何应钦的侄儿，作为继承子）的荣誉第一师、第八十二师、第一〇三师由昆明向滇西移动，归远征军长官部指挥，为长官部的总预备队。荣誉第一师主力开抵龙陵附近，于8月中旬，对龙陵作第二次反攻，但未成攻。左集团的左翼部队第二军，于6月上旬渡江，以第七十六师的一个团攻占平戛后，掩护我军左侧，其余向象达、芒市前进。第九师于6月24日攻克象达，续向芒市前进。第七十六师主力于8月上旬攻克放马桥，截断敌人龙芒间的公路交通。

反攻后期的胜利

远征军反攻的后期，攻克腾冲、龙陵、松山主要城镇。

腾冲是以第二十集团军所指挥的第五十三军和第五十四军全力攻克的。7月初旬，先以预备第二师、第一一六师进攻城垣。敌人以城西南来凤山周围坚固阵地为掩护。第一一六师首先攻下来凤山，敌人退守城内。第一一六师尾敌后登城，由西南角攻入城内。预备第二师由西北角登城亦进入城内。敌利用街道墙垣及群众房屋，顽强抵抗，进行巷战，我伤亡很重，于是以第一三〇师增加第一一六师的攻击正面，以第三十六师、第一九八师增加预备第二师攻击正面。第五十三军和第五十四军两军战线，由腾冲城东门至西门，连成一线，线上属第五十三军。但城内北部多系果园和空地，地势平坦，属于第五十四军。城内东南部完全是大街小巷，房屋毗连，尤以城隍庙、孔庙、关岳庙，房屋高大，墙垣坚厚，炸弹和炮弹均难摧毁。这些敌人坚固据点均划归第五十三军战斗地区内，每攻取一墙或一个院落，非先用炸药爆破，将墙垣房屋炸倒，不能前进。敌人最后据守东门里路南一个大院，拒不投降，战斗至为激烈，由开始攻击到8月上旬，我军伤亡颇重。到8月下旬，日机时来投送弹药和给养。23日午后，敌战斗机九架，保护运输机三架到腾冲上空投掷弹药，被我军预先查知。我方飞机按预定计划，起飞战斗机15架，包围敌机，在空中鏖战，击落敌机一架，其余敌机且战且逃，我机追到缅甸边境芒市大河左近，将大部敌机击落，我机亦有损伤。这是在围攻腾冲一役中，最大的一次空战。直到9月14日，才将腾冲敌人尽数歼灭，腾冲城宣告收复。腾冲城的收复，一尺墙、一间房、一个院落都是官兵

的汗和生命换来的。

腾冲城攻下以后，霍揆彰忌恨第五十三军的功绩，捏造情报，准备解散第五十三军，竟直接报告蒋介石。大意如下："查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第一一六师师长赵镇藩、副师长刘润川、第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均系东北军张学良的余孽，腾冲作战不力，应予撤职查办，组织军法会审。所遗各部队分拨各军补充空额，以充实力。"蒋介石接此电后，转令"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遵照办理具报"。卫接到此令，即以电话向霍揆彰质问："收复腾冲城，打的是胜仗，第五十三军的战斗要报，每天前进若干米，歼灭敌人若干名，缴获敌战利品若干件，都是你第二十集团军总部报告长官部的。现在你呈报第五十三军作战不力，如果属实的话，那是你战斗要报报错了，你应受军法处理。"霍揆彰无言以对。卫立煌又以长途电话向蒋介石说明此事，蒋说："无其事，就算了吧！你不要告诉第五十三军。"霍揆彰因此无颜再留，就悄然溜到昆明养病去了。卫立煌一面将第五十三军调归第十一集团军指挥，一面整理第五十四军，并向蒋介石呈请，说明抗战团结大义，现在滇西反攻尚未完全成功，霍揆彰这种做法，是破坏团结，有利于敌；同时第五十三军副军长遗缺，保荐第一一六师师长赵镇藩升任，遗师长缺以该师副师长刘润川升任。此后第五十三军官兵更为团结，人人效命，勇于战斗，对卫立煌印象更为深刻。

松山的围攻：松山在怒江西岸，位置于惠通桥附近，6月4日，新编第二十八师攻克腊猛街后，进围松山敌人第五十六师团的第一一三联队。敌凭据坚固阵地，顽强抵抗，我始终未能攻下。7月，将松山攻击任务移交第八军。经过战斗后，虽将敌后方归路切断，但敌仍据险固守不退。到8月底，第八军攻击尚无进展，伤亡甚大。卫立煌亲到松山前线视察，对第八军军长何绍周进行反复指示，并说："敌人已是山穷水尽，精疲力竭，可选用适当战术，出奇兵攻之，松山很快就能攻下。"卫回指挥部后，给何绍周一个详细攻击命令，限该军于两周内攻下松山，以绝后顾之忧，以利于整体向缅甸边境前进。何绍周当时在电话里表示，攻击不下来。并说："长官先把我枪毙，另找旁人来松山吧！"卫在电话里笑说："不用急躁，不服从命令，当然枪毙。"后经萧毅肃参谋长多方晓以大义，并告诉他，在阵地前，依恃家庭势力是要吃亏的，卫长官是敢作敢为的。何绍周这才不得不按命令实行。结果不到

十天，果然把松山攻下，敌人全部被歼灭。松山战役也是滇西出色的一个歼灭战。

龙陵的攻击：龙陵县位于腾冲至缅甸的要道上，是敌人堵击中国军队南进的一个要点。在这方面负责的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8月底，他估计龙陵敌人兵力不大，令新编第三十九师攻占龙陵城。次日夜间，敌人由芒市增援，包围龙陵城，新编第三十九师几乎全部被敌歼灭，一部退回原阵地。敌人乘胜追击，大有动摇原阵地之势。该师师长洪行，单人突围，乘吉普车向昆明开去，在途中桥上翻车轧死。宋希濂要求长官部派兵增援，卫立煌遂命第二〇〇师火速增援，方才保全了原阵地。宋希濂要求入陆大将官班学习，遗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职，以第六军军长黄杰升任。9月上旬以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三十九师一部、第五军的第二〇〇师，先行切断龙陵、芒市间的敌人联络线。11月3日，攻克龙陵城。黄杰到任后，很顺从长官的命令，在龙陵附近重新整理各部队，加强团结，准备打通中印公路以便与驻印军会师。

中缅边境会师和卫立煌出国

日军经过腾冲、松山、龙陵惨败后，第五十六师团、第三十三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二师团因伤亡惨重，国内又无力增援，企图从缅甸东北部，退归越南固守。这个情报为我国远征军长官部所侦知，遂命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率第五十三军、第七十一军的主力、第二军的一部以及第二〇〇师主力展开总攻击。于11月12日和12月1日，先后攻克芒市、遮放。继以左翼第七十一军、第二军的一部和第二〇〇师向畹町攻击；右翼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向芒友攻击，第一三〇师经过大小陇川向猛卯攻击。于1945年1月20日左右，各部队先后攻占畹町、芒友、猛卯（以上各地点均在芒市大河北岸）。21日，第一一六师渡河攻占木遮；第一三〇师渡河攻占道坎，将敌人在中印公路上的归路截断，又沿中印公路向西扩大战果。1月22日，与驻印军的新编第一军的先头部队取得联络。至此中印公路上所有日军被扫荡尽净，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1月27日，远征军大会师于畹町、芒友、木遮之间，当时参加的部队，有第二军、第五十三军、第七十一军、第二〇〇师、驻印军的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以及美英法联络军

官、将领。卫立煌由保山乘飞机到木遮机场降落，亲莅会场阅兵。阅兵后向官兵训话，宣告滇西反攻胜利。

总结这段九个多月的战果，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全部被我军歼灭；第二师团、第三十三师团也损失大半，残余逃往越南边境。中国远征军方面，伤亡人数亦达4万多人。

远征军胜利后，举国欢腾。蒋介石忌贤妒能，开始撤销远征军，调卫立煌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空衔）。同时另行成立四个方面军，将远征军所属蒋介石的嫡系各部队，大部分调拨几个方面军指挥；一部分归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带领入越南，留第五十二军在云南归杜聿明指挥。第五十三军军部和第一一六师驻昆明附近的禄丰，第一三〇师驻昆明附近的安宁县。卫立煌接到命令后，移住昆明城内翠湖东路二号，于短期内，将远征军的一切军务结束，交代清楚。卫立煌不久出国，考察军事和政治，出国前，他告诉我说："为将之道，必须待人以诚，甘苦与共，上下一心，军队才能克敌制胜。像现在国民党这样腐败，灭亡在即。延安的作风，必能统一中国。"

杜聿明

有道是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 1904年11月28日生，字光亭，陕西米脂人。

● 1933年2月，代理第二十五师师长职务，指挥该师官兵，同日寇浴血奋战。

● 1938年12月，第二〇〇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为副军长。

● 1939年11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日军，取得昆仑关大捷。

● 1942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率第五军入缅抗战。

● 1981年5月7日，病逝于北京。

古北口抗战纪实

杜聿明 郑洞国 覃异之

第十七军的北上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九门口以后，2月分兵三路进攻热河。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南京工人通电抗日，平津等地工人、学生电请对日宣战。蒋介石在全国舆论的压迫下，不得不调一部分中央军北上抗日。驻在徐州、蚌埠一带的第二十五师（属第十七军建制）奉命于2月16日开始输送，限3月5日以前在通县集中完毕。驻潼关、洛阳一带之第二师奉命于2月28日集中洛阳开始输送，限3月8日以前到达通县待命。在湖北花园、孝感一带的第八十三师，于2月下旬集中汉口，3月上旬开洛阳（据说是为了对日军保密，故在洛阳绕道），3月20日前后到达北平附近，3月25日集中密云。独立炮兵第四团、炮兵第七团、骑兵第一旅、重迫击炮第一营及其他直属部队等，均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间，先后开到密云。以上各部队均归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指挥。（战争末期第八十八师的一个旅曾开至北平待命。）

当时北上抗日部队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呼声的鼓舞下，敌忾同仇的情绪很高，人人摩拳擦掌，准备效命疆场。就是一向热心“剿共”的徐庭瑶，本来奉命到江西上饶担任赣东北“清剿”指挥的任务（该军第四师正在上饶一带“剿共”），也请求北上抗日，可见要求抗日已成全国人心之所向。蒋介石迫于形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他既无抗日决心，更谈不上抗日的准备工作。正因为这样，部队平日训练都以“剿共”为目的，对抗日所需要的对空和对战车以及近代的筑城作业等训练，根本不加注重。甚至第二十五师2月25日由徐州出发，3月份的伙食费还没有领到；该师临时在地方上借了10万元，部队才能开动。当时北平，尤其古北口一带，仍然是冰天雪地，而第二十五师到达时，尚是赤足草鞋；至于大衣等防寒服装，则更谈不到了。当时北平各界所组织的抗日后援会，尤其是朱庆澜先生等所领导的后援会，竭尽全力为第二十五师捐送皮大衣等防寒装备，该师官兵对人民支援抗战的热忱非常感

动。更荒唐的是第二师的轻机关枪还在仓库里，未发到士兵的手里。各部队的工作器具很缺乏，尤其在长城一带的山地，多半是岩石坚土，工具消耗又大。幸赖朱庆澜、车向忱等所领导的抗日后援会及时捐赠，全军官兵受到极大鼓舞。后勤部队卡车很少，勉强可供运输弹药之用，粮秣运输全靠骡驮和牛车，一日行程不及80里。为了防空，行动都在下午5时以后，至翌日6时前，必须在树林中隐匿，由石匣往返北平一次，需六七日，给养时有中断之虞。

二十五师接防古北口前后

第二十五师接到动员北上命令后，师长关麟征先遣第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乘快车赴北平，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下简称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请示机宜，并了解日军进犯的情况。

杜聿明大概是3月1日到北平，住前门外李铁拐斜街中国饭店。在上午10时前后，打电话给军分会，要求见张学良，军分会交际处说张今天不会客。再打电话到顺承王府，张的左右说："少帅今天开会，恐怕今天不会客。"直到第二天（2日）才得到通知，约杜午后4时在顺承王府会见。

张学良见杜时，对第二十五师的编制、装备、训练及日常事务生活等情况，问得非常详尽；但对于日军侵占热河、东北军抗战的情况，以及我军抗战计划、战略战术与经验教训等则毫无指示。杜聿明为急于了解这些情况，就问张："热河的情况如何？"张答当天尚未得到电报，但说日军并不多。杜又问我军现在何处作战，张说在承德附近。再问对第二十五师计划如何使用，张说先到通县休息休息再说。最后杜问对日作战应注意些什么，张说日军飞机很厉害，要注意防空，详细情形将来同王以哲军长研究研究。张又对杜说："东北军打得很好，日军吃了很大的亏，中央军来更有办法。"但什么办法，张并未对杜说出，杜见此情况，即行辞去。杜在北平好几天，未得到热河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据说就是张学良本人也不十分了解。

3月5日，第二十五师在通县集中完毕，这时第十七军军部尚在蚌埠，该师归军分会直接指挥。6日奉张学良战字第五〇一五号命令，着该师即进驻密云待命。7日该师正向密云前进间（密云距通县120华

里），中途接张学良急电，大意是敌已侵入平泉、承德，其先头似达滦平；第一〇七师在青石梁、曹路口、巴克什营构筑工事；第一一二师在古北口加紧构筑坚固阵地，阻止敌人等语。8日午后6时该师全部到达密云县城，晚间各部队正在就寝中，于午后10时奉到张学良齐戌电："据报敌人今晨向我古北口外阵地开始攻击，刻正对战中。着第二十五师迅速向古北口前进，与在古北口之王以哲军长极力联系。"该师奉令后，即于夜11时出发，于9日午前8时到达石匣镇。为避免日军飞机轰炸，休息至午后8时，继续向古北门前进。此时部队暂归第七十五旅旅长张耀明指挥。师长关麟征和第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乘汽车先到古北口与王以哲联络，了解情况，以便决定作战部署。

关、杜二人的汽车从石匣镇北开数里，即见东北军车马人员向南退，步骑炮兵及行李辎重毫无行军序列，道路为之阻塞。车行如牛，深夜12时前后始到古北口。当时第一〇七师正由热河撤退下来，古北口街道人喊马嘶，杂乱异常。这时王以哲和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正在王的司令部，大声争吵。张说："你的队伍能走，我的队伍就不能走，是什么道理？"王说："没有命令你就不能走。"张说："听谁的命令？你能走，我也能走。"关、杜到后，争吵犹未停止。据王以哲说，有诸兵种联合之敌，兵力未详，已逼近长城，刻正与我占领长城一带阵地的第一一二师对战中。但关、杜二人当时未闻有枪炮声，似乎当日长城沿线并无战斗。事实上也是在翌日（10日）午后3时敌人才开始向古北口攻击。但此时王以哲要第二十五师接替长城一带第一一二师的阵地，关麟征则要第一一二师在第一线担任防守，第二十五师在古北口南城占领第二线阵地；关并请王以哲坐镇古北口指挥。王则既不同意第二十五师占领第二线阵地，又不欲在古北口指挥，而想急于交防撤退。双方争执，相持不下。在争执间，关曾问杜的意见，杜认为东北军士无斗志，王、张二人意见不和，既不可能强留，即留亦不能力战。从地形上看，长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敌人；失之则处于不利的态势（因古北口南城地形低于长城，是历史上战役中驻军后方所在，形成一个小市镇，北关大，城内小，军事上的价值不及市外的长城）。如我们坚持占领第二线阵地，第一一二师将弃长城而撤退，反不如以第二十五师接防古北口将军楼第一线阵地，让第一一二师占领古北口以西、河西镇以北长城及八道楼子之阵地，使双方阵地正面缩短，互有依托；而第一一二师不担任正面，尚可能多留几天。因之向关建议，可以照王

以哲的意见，接替古北口长城第一一二师防务，但第一一二师必须担任河西镇及八道楼子防务，与第二十五师协同作战。当时关以杜未支持他的意见，内心非常不满，他坚决不同意接替长城第一线阵地，仍与王相争不已。直争到10日午前4时前后，王见第二十五师先头部队已到达古北口，遂令第一一二师守长城第一线，令第二十五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并向两侧高地延伸，布置第二道防线。王下令后，即匆匆退去，第一一二师亦同时退出古北口，仅留一团步兵在长城第一线阵地。

10日上午6时，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已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及龙儿峪阵地（即第一一二师右翼之第一线阵地），并加紧构筑防御工事。该旅的第一四五团在右地区，第一四六团（欠一营）在左地区，并以第一四五团的一营在右翼第一线占领龙儿峪阵地。第一四六团的一营为旅预备队。第七十五旅集结于黄道甸附近，师部及直属部队位置于古北口之关帝庙。

战斗经过概要

古北口之战

3月10日午前7时30分，第七十三旅甫部署完毕，敌机一架即来古北口上空盘旋侦察，约一小时后投弹而去。午前9时敌机五架又来盘旋轰炸，以后每小时一队敌机，往返轮流轰炸，竟日未稍停止。我军既无对空作战的有效武器，又无对空作战的经验。古北口长城一带高地都是坚硬的岩石秃山，构筑工事及掩蔽部极为不易，在潮河支流上游有少数树木，亦为敌人投弹目标。因此，在敌机低空更番轰炸之下，我军未战之前已有相当的伤亡。这可能是日军侵略我东北以来惯用的战法，企图以飞机轰炸吓退我抗日军。日军见我军被轰炸后屹然未动，遂于午后3时以炮兵掩护步兵向我第二十五师最右翼龙儿峪阵地及第一一二师右翼将军楼阵地开始攻击。敌人攻击正面虽广，但并未实行强攻，很显然，这种攻击是威力搜索的性质，作明日实行总攻击的准备。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敌人可能从我最右翼的龙儿峪阵地进攻，企图突破我军一翼后，沿潮河支流大道包围古北口守军之后路。关麟征和杜聿明决定即将第七

十三旅第一四五团的主力，增加到龙儿峪方面，左翼与第一一二师的将军楼连接，右翼延伸至龙儿峪以东500米高地之线；并调第七十五旅（欠一五〇团）集结于古北口东关相机策应。另派第七十五旅一四九团的一营，于通司马台大道警戒我军的侧背。午后6时敌以威力侦察的目的已达，退回原线。我军乘夜间调整作战部署，准备迎接明日的激战。

11日拂晓，敌军开始总攻，以飞机及炮火掩护其主力向我龙儿峪及将军楼阵地攻击，至10时许，将军楼我第一一二师阵地被敌突破。当时守古北口正面的第一一二师部队，既不支援将军楼的战斗，亦不固守古北口正面，仅于河西镇留步兵一团收容该师退却；古北口守军亦自动撤退。敌人占领古北口关口后，即乘胜以主力向我第二十五师右翼龙儿峪阵地包围攻击。我守该地的第一四五团，受敌两翼包围，伤亡惨重；而占领将军楼之敌又以猛烈的步炮火力封锁潮河支流上的交通，该团与旅部的交通电话，均被截断。同时古北口南城的战斗亦很激烈。当时关麟征决定要杜聿明指挥古北口南城正面的战斗，他亲率特务连赴右翼前线，指挥第七十五旅主力，拟恢复将军楼阵地以支援右翼第一四五团的战斗。出古北口东关不远，即与敌人的战斗前哨发生遭遇。关麟征亲率第一四九团拟强占潮河支流北岸（干沟）高地，走到山腰，即遭敌人的潜伏侦探狙击，双方短兵相接，关虽首先被手榴弹击伤，仍继续指挥第一四九团与敌搏斗，双方相继增援，战斗极为惨烈。我军终于将敌人击退，占领高地，并与第一四五团取得联系。是役第一四九团团长王润波阵亡。据关麟征说，在他身旁的士兵由于不会使用手榴弹，未拉引线即行掷出，结果并不爆炸，否则他是不会受伤的。他认为这是一次惨痛教训，所以后来他要求第二十五师士兵，每人都要投几个手榴弹才算及格。

关麟征受伤后，即调第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为副师长代理师长职务，第一四六团团长梁恺调为第七十三旅旅长，继续作战。午后6时许，河西镇第一一二师的一团又擅自撤退，第二十五师即派第七十五旅的一五〇团推进至河西镇占领阵地，以巩固我军左翼。同时以骑兵连由北甸子经汤河向敌后迂回，以威胁敌之左侧背。激战竟日，第二十五师仍保持原阵地。

11日晚，杜聿明与第七十五旅旅长张耀明，综合研究当时情况，认为敌我兵力悬殊，第二十五师除在河西镇之第一五〇团伤亡较小外，其

余均伤亡惨重。目前第一线又与敌人胶着，欲抽调兵力缩短战线，势不可能，倘明日敌增兵从我任何一翼迂回，或我某一阵地被突破时，均无兵力以挽回战局。为迟滞敌人前进、以待我后续部队到达计，决心以仅有的两连预备队及师部特务连，晚间在古北口以南高地及南天门一带占领预备阵地，在不得已时掩护师主力逐次转移到预备阵地，与敌作持久战斗。

12日拂晓，敌增加重炮及飞机向我全面攻击，主力指向第一四五团，同时以大部兵力向我右翼延伸包围，战况较前两日更为激烈。官兵虽死伤相继，仍与敌顽抗，连续击退敌人三次攻击。在12时前后，仅有的电话总机及无线电报机均被敌机炸毁，前后方失去联络，消息不通，后援不继，前方部队各自为战；同时向我右翼包围之敌有增无已。午后2时，敌已迂回到古北口东关附近，驻在关帝庙的司令部已被敌机关枪封锁，又无预备队以应付迂回之敌。此时，杜聿明与张耀明仓促离开司令部，到古北口南高地的预备阵地指挥。预备阵地与各部队间的电话亦被炸毁，阵地已被敌人截为两段。午后3时左右，杜聿明在指挥所看到第一线部队，自右翼起且战且退，已逐渐崩溃；由古北口东关，沿潮河支流谷道中，渐有官兵溃散下来。不久，两旅阵地（除第一五〇团河西镇阵地外）完全崩溃，沿潮河支流溃退的大部队，成为敌人瞰射轰炸的有利目标，因而伤亡更为惨重。第七十三旅旅长梁恺负伤，各部队长对自己部队都失了掌握，未能按照预定计划转移阵地。仅有少数部队在古北口以南高地及其西南的南天门占领阵地，河西镇的第一五〇团仍在原阵地，与敌隔河对战。

在这里有一件事是值得补述的：第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军士哨因远离主力，未及撤退，大部队转移后，该军士哨仍在继续抵抗，先后毙伤日士兵百余名。后来日军用大炮飞机联合轰击，始将该哨歼灭。日军对这军士哨的英勇精神，非常敬佩，曾把七具尸首埋葬起来，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

12日午后6时左右，杜聿明转移到南天门时，除师特务连及少数部队占领阵地外，其余部队都失去掌握。不久张、梁两旅长先后到南天门，才派出参谋传令，分头收容各旅官兵，逐渐占领阵地，与敌对峙。入夜杜聿明为了缩短防线继续抵抗，乃重新调整部署，令第七十五旅的第一五〇团由河西镇撤退至南天门以左高地占领阵地，南天门以左地区

归第七十五旅守备，南天门以右地区归第七十三旅守备，师指挥所设于南天门。

12日晚，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已到达密云，徐与杜通电话后，决定命令第二师星夜向南天门急进，接替第二十五师防务。13日上午5时前后，第二师郑洞国旅（第四旅）已到南天门，未及休息即接替阵地；第二十五师交防后，撤回密云整补。

第二十五师是1933年1月1日由第四师的独立旅扩编而成，2月下旬即匆匆北上抗日。该师除迫击炮外，山、野炮全无。是役仅以四个步兵团独当优势之敌（满洲派遣军两羲一第八师团全部及骑兵第三旅团）；既无坚固阵地可凭，友军又不协力抗战；加以官兵政治训练很差，虽有抗日爱国的热忱，而无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技术，以故伤亡极重。计激战三昼夜，全师伤亡4000余人。但敌自侵入热河以来，又一次遇到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敌军伤亡不下2000人，不得不承认这一战役为“激战中之激战”。自3月13日至4月20日，将近40天中，敌人未敢轻于冒进；一方面固然在玩弄外交阴谋，另一方面对于下一战役不能不集中更大兵力，作更周密的进攻准备。

南天门之战

古北口之战以后，日军为了进一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以达其逐步控制华北的阴谋，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击破中央军；自4月15日起，即将滦东兵力逐渐向古北口方面转移。除两羲一第八师团外，有坂本政右门第六师团主力，中村第三十三旅团（混成旅团，内有满蒙伪军及满韩联合军约6000人），并附有强大的空军、炮兵、坦克等部队。

我军鉴于古北口之战的经验，充分利用作战期间，加强阵地的构筑，并修筑阵地内的交通，以利炮兵的活动。南天门阵地，右自潮河岸的黄土梁起，左至长城上的八道楼子止，正面宽约10里的中段以421高地为据点。阵地编成系以抵抗巢为核心的纵深配备；并于南天门阵地后方，构筑六道预备阵地。

在双方对峙期间，各师自发地派遣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人。如4月5日第二师别动队在色树沟以短枪、手榴弹狙击，毙敌骑兵第八联队军官一员，士兵数十名，并炸毁敌汽车数辆。又第八十三师由魏巍（不

久升为团长）率领的别动队，袭击古北口北关，给敌后方部队以沉重打击。4月11日同时在敌左右翼与敌之游动部队激战。我别动队曾将偏桥通承德的汽车道破坏，敌方接济为之断绝者多次。当时日文报纸曾说我军在运用苦鲁巴金战术。这种情况为何应钦知道后，曾责备各师长说："你们这样干，会惹起敌军进攻的，你们不出长城口去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大举进攻的。"徐庭瑶也认为敌人大举进攻南天门，是各师别动队在敌后活动所引起的，他在战斗报告中就这样写："此为战事剧烈之一大原因也。"

南天门之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4月21日至28日。

在战斗开始之前，4月16日敌机轰炸第二师师部驻地石匣镇，18日又轰炸第十七军军部驻地密云县城。20日夜敌军派一个大队的兵力由古北口一个姓李的汉奸（原任保长）带路偷袭南天门左翼制高点八道楼子（该处有八座碉楼故名）。这八座碉楼建在很险要的山上，是南天门阵地左翼支撑点，原命令第二师派一营兵力防守。而第二师师长黄杰却认为日本兵穿皮靴，无论如何是爬不上这几座碉楼的，他决定只派一个连防守。这些官兵也以为地势险要，放松了警戒。一夜之间，这八座碉楼全部被敌占领。担任守备的是第二师第六旅第十一团。当时黄杰大为震惊，据说他将八道楼子失守的情况向徐庭瑶报告时，徐在电话中严责黄杰说："你们怎样失守，你们就负责任怎样收复。"第六旅旅长罗奇，反攻无效，第四旅旅长郑洞国率第八团并指挥第六旅的第十一团继续反攻。因为敌人居高临下，仰攻徒遭伤亡。决定于22日夜间把阵地变换到田庄小桃园之线。23日午前7时起，敌人利用八道楼子瞰射之利，以陆空军联合向南天门阵地的中央据点421高地猛烈攻击，进攻四次，均被击退。24日午前6时起敌继续攻击，尤以午后的战况最为激烈，我守军第十一团伤亡颇大，旋派第七团前往增援，卒将敌击退。25日敌继续以炮火向该阵地射击，终日未止。第二师苦战五昼夜，伤亡甚大，疲劳不堪。于25日夜间，由第八十三师刘戡部接替南天门阵地的防守任务。26日拂晓，第八十三师接防甫毕，敌复集中炮火向421高地猛攻，防御工事全被击毁，继以步兵猛扑，经该师第四九七团顽强抵抗，激战至下午，因伤亡过大，终于放弃了这一重要据点。28日上午5时敌集中火力向我南天门附近的372高地及425高地射击，其步兵分三纵队向我猛冲，

同时以坦克车掩护骑兵向我左右翼威胁。第八十三师第四九七团及补充团的一营，与敌激战竟日，营长三员均负重伤，阵地工事完全被敌毁坏。因此于是晚变换阵地，占领南天门以南600米的预备阵地。八昼夜的血战，敌人伤亡之大，为“九一八”以来所少有。而战线仍胶着在南天门附近，殊出敌预期之外。

第二阶段：5月10日至14日。

4月29日以后，敌虽停止大规模进攻，每日仍以炮火向我阵地零星射击，时常以小部队向我袭击。

5月10日敌步兵5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向我车头峪阵地进攻，被第八十三师第四九三团击退。11日上午1时，敌第三十一、第三十二两步兵联队约5000人，向我稻黄店涌泉庄及其以南高地，用密集队形夜袭，战斗非常激烈。第八十三师的第四九三团及补充团损失极大。午前5时，敌坦克车六辆冲至上店子，威胁我军侧背。午前7时敌机八架在我阵地上空往复轰炸，协同敌步炮兵攻击，形成混战状态。午前8时敌炮70余门协同步骑联合兵2000余人，攻我左翼笔架山阵地，第四九四团竭力抵御，激战至午，团长魏巍受重伤，中校团附汪兴稼阵亡，士兵伤达2/3。由于该师伤亡巨大，全线崩溃，不得已撤至后方五里的预备阵地，复以第二师接替第八十三师的战斗任务。

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以该师一昼夜间遭到惨重损失，被迫撤离阵地，感到非常悲愤，曾企图拔手枪自杀；当时被参谋处长符昭骞、作战科长吴宗泰二人抢夺了手枪，这次自杀没有实现。

11日午后，敌乘第二师郑洞国旅占领阵地未完毕之际，复向我磨石山、大小新开岭、香水峪一带阵地大举进攻，并以坦克10余辆，冲至白水涧附近，截击我后方的交通。继又增加兵力，乘夜猛攻我小新开岭左翼405高地。12日敌复增加兵力，全线进攻；第二师各团伤亡惨重，遂撤至后方七里的新阵地。此时第二十五师覃异之团（第一四九团）尚在西北岭及下会之线与敌激战，支持至13日始撤至后方六里的新阵地。

12日下午3时，敌攻占我大小新开岭一带阵地后，乘胜向石匣镇攻击：第二师在摇亭南香峪之线与敌激战。傍晚，敌坦克10余辆冲至南茶蓬我炮兵阵地，炮兵第四团第九连军官全部伤亡，炮四门被毁。同时我在潮河西岸的炮兵被敌重炮轰击，毁炮三门。由于我炮兵受严重损害，火力间断，敌之战车更加活跃，激战至13日午，全线后撤。徐庭瑶令守

潮河右岸的第二十五师，抽出一个旅向左翼延伸，占领后方八里之新阵地，掩护第二师撤至黄岗峪不老屯之线。13日午后1时，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向左翼移动（此时该师第七十五旅仍在城子村小槽村原阵地与敌激战），第七十三旅第一四六团未及占领阵地，即遭到优势之敌攻击。此时敌战车已越过石匣镇三里许，冲至我南山口附近阵地，午后4时敌炮兵向石匣镇集中射击，掩护其步兵前进，石匣镇遂陷敌手。第一四六团在南山口与向南追击之敌激战，死伤甚大，夜间12时退守后方六里之新阵地。14日拂晓，敌步骑炮联合2000余人在空军掩护下向我潮河右岸阵地攻击，其战车20余辆由潮河滩上突进，与我第二十五师激战三小时，敌向石匣镇方向退去。同时黄岗峪不老屯之线亦发现敌之小部队进行扰乱。连日以来，第十七军各师死伤又达4000余人；如不补充，实不能再作有力之抵抗。随即奉令以第二十六军于14日夜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第十七军除第二十五师一部担任石铁峪五座楼之线警戒任务外，余调密云整理补充。15日各师开始移动，17日复奉命调回怀柔、顺义之线。第八十三师奉命担任北平城防。

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

杜聿明

留下德国战车

1937年11月9日，上海抗日阵地全线崩溃后，我军仅有的机械化部队——陆军装甲兵团，共有战车、搜索车、战车防御炮三个营，也奉令向湖南湘潭撤退；同时，这三个营在上海参战的一部，已经撤回南京。当时决定搜索营、战防炮营沿京（南京）赣（南昌）公路撤退，战车营搭上火车向长沙输送。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于这一战略撤退事先毫无计划，沿公路走的车辆没有油料，沿铁路走的战车没有平车装载，这些部队一直就在南京方山营房待命。等到敌人迫近时，才弄一点油料，将汽车开走；战车则是将客车篷车拆毁后才装上车的。

在待命期间，有一天（大概是11月20日左右）晚上10点钟前后，何应钦忽然找我去说："现在决定唐生智守南京，委员长（指蒋介石）要将德国战车全部留在南京抗战。"我说："德国战车虽然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战车，可是有枪无炮，威力不大；而且为数只有15辆，在南京河流错综的江湖地带作战，性能也不适宜。不如留下英国的水陆两用战车和炮战车，有枪有炮，又可以水陆两用，适宜于南京附近作战。必要时还可以横渡长江，开往江北。"何说："你不要想撤退江北，委员长说要死守南京，应照命令将德国战车留下。"我见这种情况，不敢再说，但心中总是百思莫解，为什么蒋介石、何应钦都不根据战车的性能使用，而一定要留德国战车在南京抗战呢？

被断送的战车连

陆军装甲兵团自12月4日开出最后一批车辆撤离南京后，即与留在南京抗战的第一连失去联系。12月13日南京沦陷，我想这一连战车一定全被消灭。但是战车是如何使用又如何被消灭的，一点情况也不了解。

直到20日以后，才有该连自南京陆续逃回来的官兵报告经过。原来自战车连向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报到后，对于如何配合步兵作战没有得到明确指示；等到12月5日，忽然奉到长官部的命令开往汤山附近协同某军（我记不清是哪一军）[1]作战。该连当日到达汤山附近即遭到敌机的俯冲轰炸，次日清晨参加战斗，以后数日继续在京（南京）汤（汤山）公路及光（光华门）方（方山）公路一带先后配合好几个部队与日军作战。在方山附近战斗中，战车三辆被日军击毁，遗弃在公路上，12月12日，中华门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溃退，战车无人指挥，找卫戍司令长官部也无人负责。战车连长见上自卫戍长官部下至各军师情况均极混乱，即自动撤到下关，准备找船舶渡江。到下关后，见仅有几艘小火轮皆被第三十六师控制（据宋希濂讲实际上是被卫戍司令长官部控制），只找到四只木拖船将战车装上，又向第三十六师的一个营长借到一只小火轮；正在拖着木船过江之际，突然又有一只小火轮追来，不准这只小火轮运送战车渡江。双方经过激烈争执，因小火轮上第三十六师的官兵较多，强迫将绳索砍断。载运战车的木船既无舵又无桨，不能掌握方向，只有听任江水冲击，顺流而下。有的木船在沙滩上搁浅，有的一直冲到江阴附近，官兵才只身脱险逃回。这一连战车就是这样毫无意义地断送了。

两个真正的英雄

保卫南京战役，虽然战前既无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以致全军覆没，丧失了抗日部队的元气。可是其间也有一些中国人民的忠勇儿子，激于爱国义愤，作出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如上述被击毁的三辆战车中，一辆战车上的两个战士中的一个（记不起姓名）逃回后，很气愤地对我说，当他的战车被敌人打坏时，排长怕死不支援救护他的战车就往后跑，他俩看到敌人的轻快部队已跟踪追来，想到继续在坏车上打必被敌人活捉，下车逃命又感到耻辱，就“决心与战车共存亡，埋伏在战车内，相机打击敌人”。果然敌人第一线部队来清扫战场，搜查战车，贸然长驱直入，向南京前进。这两个战士一直隐藏到下午4时前后，看见敌人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两人计议这是狙击敌人的最好机会。“他妈的，老子一个换你几十个！”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

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滚滚倒地的有几十人。可是敌人也非常顽强，立刻散开，前仆后拥地向战车攻击。但好几次皆未得逞，因这一大队敌人仅有步兵武器，没有平射炮和山野炮，无法击毁战车。就这样战斗到黄昏以后，敌人仍无办法。这时两个战士商定，丢掉战车乘夜撤退。他俩离开战车不远，敌人突然以机枪迫击炮轰击，他的战友不幸牺牲了，他自己脱离敌人逃回。

当这个战士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湘潭向我报告以上的情况时，我只在口头上称赞了他的英勇杀敌行为，一直到1939年11月15日日军为截断我西南通海防的交通线，由钦州防城登陆，深入南宁，12月30日我军在昆仑关歼灭敌人中村正雄所部将近一个旅团之后，在虏获的文件《皇风万里》这本小册子内，发现日军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这时我才知道这两个战士才是真正的勇士。我急忙再找这个战士时，才知道他已在昆仑关战役中为祖国、为人民英勇牺牲了。这两个英勇的战士，实在是祖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顽强地与日军单独作战，创造出当时预想不到的奇迹。他们真是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的好儿子！

台儿庄大战中的战车防御炮部队

杜聿明

1938年1月15日，装甲兵团扩编为第二〇〇师，任我为师长，积极整训，准备参加抗战。到3月间台儿庄外围战斗发生时，苏联支援的战车（五吨级炮战车87辆）及由意大利购买的战车（三吨级枪战车200辆）尚未运到，全师来不及参加台儿庄会战。这时只得将已装备完成的炮兵第五十二团冯尔骏部的三个营及师直属步兵炮营佟大芳的一个营，共计四个营，每营有37辆战车，防御炮18门，配属台儿庄会战各部队参加作战。这些战车防御炮，配属到第五战区之后，由战区司令长官部分割配属各部队协同作战，并未集中使用，致未能予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现将台儿庄会战中，战车防御炮（以下简称战防炮）部队长报告的一些情况，就回忆所及，提供参考。

据参加台儿庄战役的一个营长（记不清是佟大芳还是谢成章）对我说，这个营是配到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作战的，都是分割使用，有的师配属一个连，有的师配属一个排。有一个连同孙连仲的步骑兵一部，在台儿庄北面构筑前进阵地阻击敌人。3月23日，日军以飞机、炮火掩护一支轻快部队（有装甲汽车、机踏车、步兵等）千余人向台儿庄来犯，我战防炮在公路附近占领一个侧面阵地，骑兵在前面警戒。日军边打边进，我骑兵未作抵抗即行撤退。敌人得意洋洋，沿公路形成一条长蛇阵追来，我战防炮待敌人装甲车队在公路上完全暴露时，由尾车打到首车，打得敌人进退不得，慌乱一团。可惜我步骑兵以任务关系未能及时出击，否则当可取得更大胜利。第二天，日军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步兵坦克配合，再次向台儿庄进犯。敌坦克冲到有效射程内，被我战防炮打毁几辆，未能冲入台儿庄内。敌步兵一再顽强猛扑，有一部冲入台儿庄内，占领几幢房屋，与我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十分顽强，我军前赴后继，激战甚久，未能将其打出去。以后该营长向池峰城建议，在黄昏前用战防炮瞄准敌人机关枪眼，夜晚掩护步兵攻击，驱逐台儿庄之敌。池峰城接受了这个意见，但担任反攻的团长有顾虑，怕战防炮摧毁不了敌占领的建筑物，完成不了任务。这个营长告诉他，战防炮不仅有穿甲弹，可以打穿坦克、打穿墙壁，还有爆炸

弹可以大量杀伤人马。这个营长为了证明他的话真实可靠，还说可以当场试验。于是他们一同到阵地上，用一门战防炮对准敌人的一个机关枪眼，连发三炮，打得敌人机关枪立刻变成哑巴，房子塌了一个角，连步枪的声音也不响了，附近官兵叫好，士兵大为振奋。那团长高兴地说："伙计！请你今晚把这几个火力口都打成哑巴，我们就拿这大刀、手榴弹把敌人一个个消灭掉。"当晚调来了一连战防炮（火炮六门），摆开阵势，做好准备。等到深夜后，六门炮一齐发射，将日军好几个机关枪打哑了，我步兵接着冲入敌阵地，激战了一阵，日军伤亡甚多，仅有少数残敌，狼狈逃窜。

这个营长还告诉我，日军在台儿庄的作战非常狡猾，坦克、步兵攻击战术，每次不同。一次日军向台儿庄我第二十七师及独立第四十四旅阵地攻击时，起初并未出动坦克。等到双方激战甚烈，敌人步兵接近冲锋的距离时，敌方坦克突然出现，疾风骤雨般冲来。我阵地内官兵顿觉紧张，连续要求开炮打。一个步兵营长怕敌方坦克冲入他的阵地，亲自跑来硬要战防炮射击，否则阵地失守要战防连长负责。该连长坚持要等坦克与步兵发动冲锋时再打。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敌军步兵、坦克一齐冲来，战防炮利用隐蔽好的阵地突然射击，打得敌人坦克晕头转向，有的被打坏履带，有的起了火。营长及时指挥集中步机枪反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狼狈溃退。以后独立第四十四旅士气旺盛，官兵与战防炮连相依为命，作战协同较好，始终未被敌攻破阵地，直到5月中旬该旅撤退淮阴，转到信阳，都对战防炮掩护得很好。

据说，日军向台儿庄阵地左翼攻击时，又改变战术，坦克与步兵各分一路，分头向我第三十师进攻。当敌坦克在1000多米外出现时，第三十师师长张金照即指挥战车防御炮赶快射击。战防炮排长说，这次来犯的敌坦克是一个纵队沿公路来的，打敌人的坦克纵队，应待敌人坦克全部暴露时，在有效射程内以一门炮打首车，一门炮打尾车，使敌人坦克前进不了、后退不得的时候，再集中火力歼灭中间的全部坦克。可是师长一再强要开炮打，该排长顶不住，在敌人坦克纵队尚未完全暴露，在五六百米之外就开始打了，仅打毁敌坦克四五辆。后面的敌人坦克见势不妙，立即掉头窜逃。

在台儿庄会战中，第二〇〇师参加的战防炮四个营，拥有比较新式的武器，又是机械化装备，通信设备比较完整，排、连、营都有无线

电，各营无线电可以直接同我通报。在我先后接到的战报中，自3月23日序战开始到4月6日这期间，共计先后击毁击伤敌装甲车、坦克30多辆。当时我得到日军溃退的捷报，正拟设法将这批战利品运回时，得到机械化兵监徐庭瑶的指示，着派人到台儿庄将这些车辆运回，尔后运往湖南湘潭。我即于4月中旬派人前去，计运回中小型坦克八辆，另有一五点五重炮二门及履带式牵引车四辆。这些战利品运到湖南湘潭后，车和炮都只剩下个空架子。这是因为这些车和炮在战场上打毁后，又被日军在撤退时予以拆卸和破坏。日军在战场上被打毁的坦克，因撤退时来不及运走只好加以彻底破坏，丢弃在战场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日军既未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为什么将重炮和牵引车也毁弃在战场上则令我很久不得其解。直到1939年12月在昆仑关作战中缴获日军对台儿庄作战失败的检讨文件中，才发现日军在台儿庄所以失败，是由于轻敌冒进，久攻不下，弹尽油缺，后路又遭截断，被迫撤退，因而将大炮和牵引车也毁弃了。5月中旬，日军用一支数千人的轻快部队插到徐州以西黄口附近，截断陇海铁路交通，企图将台儿庄一带的我数十万大军击垮。这时我接到前方各营长来电说，前方并无激烈战斗，奉命正随大军撤退中。此后半年之久，一直未得各营长的报告，我很担心这支新成立的战防炮部队，会不战而牺牲掉。后来陆续接到报告说，这次大撤退，怕日机追击轰炸，白天不敢走，都是晚上行车，沿途车辆人马拥塞，混乱不堪。战防部队丢了不少车辆，但极大部分已在混乱中安全撤出。只有配属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德勤部的一个连，退到苏北淮阴后，情况不明。差不多过了将近半年，忽然接到该连长的一份电报，说他们在苏北配合韩德勤部打游击。此后又久无讯息。又过了一个时期，连长和大部官兵回到广西全州。那连长哭丧着脸对我说，韩德勤命令将车辆和战防炮（六辆卡车、六门炮）毁掉，部队自行撤退，归还建制。他将卡车烧毁，战防炮埋藏后，经苏皖交界我军防地回来，沿途并未遇到日军，一路由老乡们送情报，做向导，老乡们仇恨日军奸淫烧杀，全力支援部队，军民团结合作。如果将车炮带上，那还可早日安全归队呢！

[1] 据查，担任汤山守备任务的是叶肇的第六十六军。

宋希濂

当一个军人真正认识到为何而战的真理时，他就会不知道什么叫作困难危险了！

● 1907年生，字荫国，湖南湘乡人。

●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打响，以誓死保卫祖国的壮志，率部日夜兼程，从西安开赴上海。

● 1938年5月，调任第七十一军军长。

● 1939年11月，兼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 1941年11月，升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

● 1942年4月，日军由缅甸入滇西，率第三十六师日夜兼程，迎击日军于怒江惠通桥畔，尽歼渡江之敌。

● 1993年2月13日，病逝于美国纽约。

兰封战役的回忆

宋希濂

战场上接任军长

1938年5月10日前后，我在湖南浏阳荣誉第一师司令部（当时我任荣誉第一师师长，这个师是以抗战负伤治愈的官兵编成的）接到何应钦的一个紧急电报，叫我马上到武汉去见他。我仅带了一个参谋和一个卫士，第二天清早就到了武昌。上午10点左右，我到军事委员会会见何应钦（那时何是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他对我说："现在调你去接任七十一军军长的职务。这个部队的人事你是熟悉的，指挥上不会有什么困难。"我问："七十一军军长不是王敬久吗？他在这个部队已有相当时期，为什么要叫我去呢？"何说："王敬久和祝绍周大闹意气，败坏军纪，委员长（指蒋介石）很生气，所以把他换了，叫你去。"（据了解：祝绍周那时担任洛阳地区警备司令，七十一军开到那个地区整训，要受祝的指挥，王敬久不愿意，因王于1932年任八十七师副师长时，祝任参谋长，地位次于王。）我又问："荣誉第一师交给谁？"何说："交副师长林英升代。"我说："那我今天就回湖南去交代，然后再到七十一军去接任。"何说："现在豫东战况紧张，七十一军正由洛阳向豫东运输，委员长已于昨晚乘车去郑州，临行时嘱我转告你，叫你赶到郑州去见他。你不要回湖南去了。"这样，我又很快赶到郑州。

我在郑州见了蒋介石，他对我说："现在有一股敌军已由濮县附近渡过黄河，企图南下截断陇海路，包围我徐州附近的部队，你的队伍先在兰封一带集结，现在兰封的一〇六师也暂归你指挥，将来与归德的薛总司令[1]所指挥的部队夹击这股敌军，你到前方要告诉各级军官，我们的兵力较敌军有绝对优势，大家要努力打好这一仗。"随后他又补充说："这一仗关系很大，大家一定要奋勇战斗，如有不听指挥或畏缩不前者，就应严加惩办。"我除表示照他的指示去努力外，并问："我的部队归谁指挥？"蒋介石想了一下说："暂归我直接指挥。你到兰封后，随时来电话报告，我将在郑州暂住一个时期。"那时七十一军本来是属于

第一战区的战斗序列，第一战区长官部也设在郑州，论理我军应该归程潜指挥，但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常常不尊重指挥系统，有时甚至直接指挥到师、旅、团等单位。

我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后，又到长官部会见程潜及参谋长晏勋甫等人，更多地了解了敌军和友军的情况。

大约是5月16日或17日我到了兰封，七十一军军部已先一天到达，驻在兰封西北边的一个村庄里。所属的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二六四旅已东运到归德附近，八十八师师部及直属部队和二六二旅本来也是要运到归德去的，因内黄车站附近发生情况，便在兰封下车了。所属的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已有一个团开到兰封，其余正在运输中。兰封城区还驻有一〇六师沈克部（这个师是以石友三残部编成的）。我到兰封后的第二天，乘马到城内去看沈克。正谈话间，忽然来了十几架敌机，我们想出城到乡下去已来不及，城内又无防空设备，弄得不知所措。一刹那间，敌机便开始狂轰滥炸，我和沈克所在的一间房子周围落了好几个炸弹，室内玻璃全都震毁了，瓦砾和碎土不断地打落到我们的身上。当时我和他面对面坐着，一言不发，只好听其摆布。敌机滥炸一阵后飞走了，我们在惊悸之余，不约而同地说："险哉，险哉！"据事后调查，一〇六师被炸死炸伤的官兵达300多人。当时城内居民已不多，也被炸毙了20多人，房屋被炸毁者达十之七八。牲口被炸死不少，我的乘马也被炸毙了。

我就在敌机的轰炸和战况紧张的情况下，在战场上接任军长。

土肥原师团的南下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自平津沿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故敌寇骄傲异常。矶谷廉介率领第十师团由济南猛攻台儿庄，以为直取徐州可以不费吹毛之力，指日间即可占领，不意进至台儿庄附近，遭到孙连仲等部的坚决抵抗，损失惨重，被迫后撤。于是，侵华日军统帅部策定了一个五路会攻徐州的计划，企图将国民党军主力一举歼灭于徐州附近。这五路是：

一路主力由津浦路南下进攻韩庄、台儿庄，另有力的一部由临沂趋邳县、郯城；

一路由苏北的盐城北上；

（这两路预计在新安镇会师后直薄徐州。）

一路由津浦南段北上，直趋萧县、永城；

一路由鲁西南下，进薄丰县、沛县；

（以上四路的目的，企图包围徐州，聚歼国民党军主力。）

另一路，即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由濮县渡黄河南下截断陇海路，阻止国民党军队东进增援。

1938年5月11日，土肥原部开始在菏泽北面的董口附近施行强渡，守军兵力薄弱，在日军飞机和大炮的轰击下，只有微弱的抵抗，便退走了，使敌军顺利地渡过了黄河。5月14日敌军进攻菏泽，守军是商震的三十二军的一部（约有一个多团的兵力），经不住日军的猛攻，菏泽于当天就沦陷了。于是土肥原师团就分路向陇海路进发。

我到兰封后的第三天晚上，蒋介石在电话里命我到考城去和商震联系。翌日上午我乘一辆卡车带着必要的人员前往考城。由兰封到考城，并无正式公路，只能沿着乡村大道走一段问一段行进。不料走到半途，被一架敌机发现了，老在我们的上空盘旋，我判断这家伙不怀好意，急命停车，人员疏散到路旁麦田里隐蔽。果然敌机很快就俯冲下来，向汽车附近扫射了一阵，但没有扔炸弹，我们并无伤亡。11点左右，我们到了考城南面的一个村庄——商震司令部所在地。商震那时的职务是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所指挥的部队，除他自兼军长的三十二军外（三十二军辖一三九、一四一、一四二三个师及一个独立旅），还另指挥两个师（番号不详）。他的任务是担任广阔的河防线，兵力分得很散，处处薄弱，既不能在河岸阻止敌军的渡河，也不能很快集中相当兵力来打击和迟延敌军的行动。

我在商震那里得到一份重要的情报。这是他司令部直属的一个骑兵部队在考城东面巡逻警戒时，发现敌军的一辆小汽车，他们将车子击毁，打死了司机和一个日本军官，在那军官身上获得一份十四师团的作战计划及部队编组情形的材料。这个日本军官的职务是个少佐主计（即军需官）。从这份材料里，才知道敌军的番号、兵力和指挥官姓名，以前是不知道的。

土肥原师团的任务，就是如前面所述，截断陇海路，阻止国民党军

队东进增援，并相机歼灭在兰封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材料中对商震部队的兵力、位置等都调查得很清楚，并对商部力量表示相当轻蔑。记得材料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军南进中，对在考城附近的商震部队，不必多所顾虑，派少数兵力向他戒备就行了。"同时了解到，土肥原师团除骑兵部队外，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机械化和摩托化。据商部骑兵所侦得的情况说：敌军由菏泽一带南下时，有几百辆装甲车、卡车以及炮兵牵引车等，摆成五六华里的正面，践踏着正在成熟的麦田，浩浩荡荡地向南行进。

我们在归途中提心吊胆，既要防备敌机的袭击，更要注意东面的敌情。

黄昏时回到兰封，当以电话向蒋介石报告赴考城会晤商震的经过及所获得的情报。蒋介石说："桂永清[2]率四十六师，还有邱清泉带了一个战车营和搜索装甲车一连，即可到达兰封。你等他们到达后，率所部向北面的红庙（在兰封、考城间）附近集结，然后向敌军的侧背攻击。"第二天上午我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向他们说明了战场的一般情况，并研究军的作战任务。这天下午，桂永清、邱清泉、李良荣等先后到了兰封。蒋介石来电话，要我于黄昏时率八十七师向红庙方面移动。我问八十八师（欠二六四旅）是否一道去？蒋说："八十八师留在兰封，暂归桂永清指挥。"我听了心里不乐意，知道这是桂永清捣的鬼，但蒋介石的语气是命令态度，只好忍受着而已。

仪封及其西南地区的战斗

5月14日，敌军陷菏泽后，主力分成几个纵队南进；迄20日，窜集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寨及其附近地区。蒋介石令前线所有部队统归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围攻土肥原师团。

我到红庙后，接到薛岳的命令，要旨如下：

（一）敌军十四师团现窜集内黄、仪封、楚庄寨、野鸡岗等处；

（二）我军决心攻击该敌，并以野鸡岗、楚庄寨、石楼、内黄、仪封、贺村为攻击目标；

（三）命第六十四军、第七十四军为东路军，沿铁道两侧向野鸡

岗、楚庄寨、贺村攻击；

（四）命第七十一军、第二十七军为西路军，自西而东，向仪封、内黄、马王寨攻击；

（五）命新编第三十五师向宋庄、纸坊集攻击；

（六）命第三集团军[3]向旧考城、贺村攻击，并以一部埋伏于鲁道口、大寨集、王庄等处，相机袭敌；

（七）命第三十二军以一部确保大黄集、团集，并埋伏于杨桥、郭庄、马庄等处，相机袭敌，其余部队仍继续担任河防；

（八）定于21日开始攻击。

21日，我率军直属部队及八十七师，分两个纵队向仪封前进，先是向东走，随折而向南，在向南行进的道路上，随处可以看到敌军摩托车轮的痕迹。到了下午2时左右，突然前面响起了机枪声，得知前卫部队已接近仪封。仪封是个土寨子，据报寨内有二三百个敌人据守，敌军大部分则已向南去了。我和沈发藻站在一个土堡上用望远镜向仪封观察一番后，遂决定以先头团开始向仪封的东北角一带攻击，并命配属于军的一个山炮营（有法造士乃德山炮12门）予以支援，同时派另一个团向仪封南面迂回，以威胁敌之侧背。

一开始，守敌十分顽强，我攻击部队逼近寨子时，被其稠密的火力射击，伤亡颇大。我即命令集中所有火力，包括山炮、迫击炮、重机枪等，全力制压对我危害最大的敌军火力点，发生了效果，我步兵两个连迅速地突入了寨子的一角。但敌军仍然凭借在寨内的各据点，继续负隅顽抗。我军兵力逐次投入战斗，扩大战果，使战斗愈演愈烈，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有如急风骤雨。当战况正在十分紧张时，寨内敌军突然放弃阵地，向西南方面窜走。我们当时推断，可能因十四师团主力已向南进展，同时发现我有大部队向南运动，恐被包围，故而撤走。寨内敌军遗尸数具，丢放的弹药和罐头食品等颇多。我和沈发藻率指挥所人员于下午4时进入寨内，登上城寨向西南方面瞭望，看到我步兵分数路正向前搜索中。一刹那间，忽然敌军大炮向我前进部队射击。我用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敌军野炮八门在一些小丛树的后面并列一排向我发射，距离仪封大约有八九华里。当命我炮兵立即进入阵地向敌炮发射，敌炮乃变换目标，对我炮兵射击，这样就形成了双方的炮战。由于我们的指挥

所离炮兵阵地甚近，中弹10多颗，八十七师指挥所的一个副官和一个传达兵被炸毙炸伤。这时前线部队报告，敌军向我反攻，但兵力不大，刻正在战斗中。我们判断系敌军企图阻止我军继续前进，不是想要夺回仪封，当命部队就地抵抗。战到黄昏时，战况也就渐渐沉寂了，各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严密戒备。

由东向西攻击野鸡岗、内黄一带的六十四军及八十八师二六四旅，因这一带敌军兵力不多，经我军的压迫，没有顽强抵抗，就窜向西南方面去了，他们顺利地克复了内黄、野鸡岗等地。21日晚，我派小部队沿铁路两侧往东搜索，只走了六七华里，就与二六四旅取得了联系。

22日上午，我和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在仪封东南端的一个村庄举行了会议，并和薛岳通了电话，商定：

（一）二六四旅归还七十一军的建制；

（二）七十一军统归李汉魂指挥；

（三）两军密切联系，向窜据在仪封西南地区的敌人攻击。

22日下午3点左右，六十四军在左，七十一军在右，开始向西前进，很快就和敌军接触。由于我方兵力较多，不断向左翼延伸，遂在仪封西南一带，形成了一条弧形的攻击线（因缺乏详细地图，许多地名记不起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两军都有相当进展，伤亡亦颇大。

我们这次在兰封作战，这一带的居民几乎逃避一空，地方行政人员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因此使我们的补给、运输、伤病兵的遣送事项，都遇到严重的困难。22日晚上，我彻夜未睡，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些事项的处理上，伤透了脑筋。

23日我两军继续向当面之敌攻击，敌军因兵力不够，收缩防线，自动地放弃了一些村庄。这一天的战斗，两军都获得了一些进展，但因敌军火力猛烈，我军的进展还是有限的。

兰封的失而复得

桂永清和邱清泉，都曾由蒋介石派赴希特勒德国学习过军事，他们两个人的性格，真可称得上一对孪生子，平日骄横跋扈，不可一世，除

了对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阿谀逢迎，以达到其升官发财的目的而外，是什么人都瞧不起的。一到战时，当形势于他们稍为有利时，便得意忘形，大肆夸张吹嘘；而当战况紧张时，便张皇失措，满头大汗，急得团团转，我曾好几次看见过他们这种丑态。

这次，他们两人联袂来到兰封时，仍然和过去一样，神气活现。当我向他们介绍当面的敌情和友军情况时，他们还没有等我的话说完，便满不在乎地说："这点敌人算得了什么！看我们来打它个落花流水。"他们那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神气，实在令人作呕。我当时曾以讽刺的口吻笑着对他们说："很好，你们两位德国将军来了，这次一定可以打个大胜仗。"

大约是5月21日或22日，桂永清派了四十六师的一部分步兵由兰封向东搜索前进，邱清泉也派了几辆装甲搜索车和一些战车同去。他们进到离开兰封不到10华里的地方，正好遇着敌军步骑兵100多人。这股敌军的任务，是向兰封方面搜索情况的，没有想到我方有战车、装甲车，便掉头后退了几里占领阵地抵抗，随后又调来了战车防御炮，桂、邱两部便不敢前进了。但是桂永清、邱清泉却利用敌军稍为后退这件事，大事吹嘘，向郑州、向武汉、向友军，宣传他们的什么"兰封大捷"，真是不知人世间有羞耻事。

薛岳给予桂永清军的任务，是要他率部东进攻击敌军，同时必须保持兰封这个重要据点，以利于东路部队的西进攻击，但桂部没有任何进展。到23日，敌军调集相当兵力，附以大炮及战车，向桂永清军发动攻击，仅仅两三个小时，桂军便全线崩溃了。溃退的队伍似潮水般向西逃窜，邱清泉的那些战车当然逃跑得更快，一口气就逃到罗王车站以西去了。桂永清知道自己的部队是控制不住了，如果丢了兰封，他的责任很大，便匆匆地写了一个纸条给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命令他率所部固守兰封。桂本人在敌军打击下，丧魂落魄，有如丧家之狗，拼命地向后逃跑，也是一口气就跑过了罗王车站。他的基本部队四十六师，就这样溃散了，一直到开封附近才收容了一部分，以后这个队伍就改编到胡宗南集团里去了。

龙慕韩对敌军的攻击，招架不住，他这时也无法向任何人请示，便自行决定退出兰封城，率部转到西南方向去了。就这样，敌军于23日下午攻陷了兰封。

薛岳得到桂永清军失守兰封的消息，非常气愤，因为按照他的企图，想在兰封附近歼灭土肥原师团。现在桂永清弃守兰封，这就打破了薛岳的计划，薛便以前敌总司令的身份向军事委员会控告桂永清，说他贪生怕死，贻误戎机，请求严办。桂永清则把兰封失守的责任推诿于龙慕韩，结果，龙慕韩被判处死刑，后来在武汉枪毙了。桂永清在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袒护下，仅仅以撤除第二十七军军长的职务了事。

现在再回头来谈土肥原师团的企图和行动。土肥原师团窜集于仪封西南地区后，由于七十一军和东路军在仪封附近会师，逐次向它压迫，形成包围的局势，这对它是不利的。尤以它已没有后方联络线，必需的粮食和弹药还可指望其飞机空投接济，但在那时没有直升机的情况下，几百辆车子所需要的汽油的补给，成了极严重的问题。因此，土肥原决定先攻陷兰封，然后将其部队的主力转移于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这三个据点，以期能从黄河北岸经柳园口获得物资的接济，因为这三个村庄都靠近黄河。同时，土肥原又留置一部分兵力于兰封及罗王车站，成掎角之势，以分散我军的兵力和滞延我军的进攻。

敌军窜陷兰封后，在郑州的蒋介石、程潜等，大为惊恐，恐其长驱西进，直取开封、郑州，将使全局陷于极端混乱，乃急调在西安至潼关一带的胡宗南军团（第十七军团，辖第一、第九十两个军）赶运到开封，同时程潜亦率必要人员到开封设立指挥所。嗣得悉土肥原师团的行动后，乃策定围歼土肥原部的计划。记得这个计划的大概要旨如下：

（一）由胡宗南指挥第一军、第九十军及邱清泉的战车营，并配属重炮兵营，向曲兴集、罗王寨之敌攻击；

（二）命在豫北的朱怀冰军（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队），向柳园口黄河北岸活动，截击敌军的增援，遮断其补给线；

（三）命俞济时的七十四军、第三集团军的第二十师及新三十五师、一〇六师等部，进攻三义寨；

（四）命七十一军攻击兰封；

（五）命六十四军先进攻罗王车站，得手后，再协助胡军进攻罗王寨；

（六）命商震所部逐步向西移动，担任守备开封及开封、郑州间之防务。

我于24日晚奉薛岳命令负责攻击兰封，25日晨亲率各师旅团长在兰封的东南端和西南端观察地形后，随即赋予两个师的攻击任务。我命令八十七师负责东北面的攻击，八十八师负责西南面的攻击，并指示各部队充分利用城外村落接近城垣，选定易于爬城的攻击重点。

其时蒋介石已来命令，将龙慕韩革职查办，并派我兼任八十八师师长。我乃将军部移至兰封南面的一个村庄，与八十八师师部同驻一处。同时调整人事，将二六二旅旅长邓经儒调为副师长，将资历较深、作战勇敢的团长沈芝生调升为二六二旅旅长，并以军参谋长陈素农兼任八十八师参谋长。

我亲自指挥八十八师进攻兰封的西南端，八十七师则完全责成沈发藻指挥。

兰封城并不大，城墙也不高，大部分都是用土筑成的，只有各城门附近有部分砖头，唯四面开阔，不容易接近，我于25日黄昏后率两个团接近南门及西南角，选定了两团的攻击重点，命部队漏夜挖掘壕沟，炮兵测定射击目标，命在第二线的部队绑扎爬墙梯子运送到第一线应用。

26日拂晓，两师同时开始攻击，先集中炮火射击选定的攻击点，摧毁敌军工事，随即集中火力掩护步兵爬城。激战至正午，前后冲击三次，由于敌军顽强抵抗，两师攻城部队伤亡枕藉，均未能突破一点获得立足地。我乃命暂停攻击，积极调整部署，并调来炮两门接近城垣，准备直接射击。延至下午5时，重新发起攻击，官兵前仆后继，奋勇战斗。到黄昏时，终于打破了几个缺口，在城墙上获得了三个立足点，即八十八师在西南方面爬登了两处，八十七师在东北角爬登了一处。当立命增加部队，扩张战斗，遂在城墙上和敌军展开了激战，敌军一再反击，企图消灭我登城部队，但均被我击退。

鏖战竟日，双方都感到疲倦，所以到晚上9时后，战况渐趋沉寂了。我方连夜调配力量，准备明日拂晓继续攻击。不料到27日凌晨3点左右，兰封城垣枪声大作，手榴弹的爆炸声尤为猛烈，据报说是敌军向我反扑，我严命各据点务必坚守，并嘱各团适当增加兵力，经过这样紧张的战斗约两个小时，随后便只有稀稀落落的枪声了，时天已微明，才发觉敌军已向西北方向逃窜。八十七师某团首先发觉，派了一部分兵力去追击，打着了敌军的后尾，击毙敌军10余名，缴获步枪轻机枪10多支及军马10多匹。他们送了我一匹军马，以后我在军中经常乘骑，把它叫

作“土肥原”。

27日我军克复兰封后，清扫战场，发现敌军遗尸20多具及枪支子弹食品等，判断系敌军撤退时，留下这一小部分人向我猛扑，以便其守城部队（据虏获文件，得知敌军兵力为一个大队）的主力得以安全撤出，因而这20多人便全部战死了。

全线撤退和花园口决堤

七十一军克复兰封的当天，六十四军也在同一天克复罗王车站，我两军正准备各派一部分兵力协助攻击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之敌，不意到29日，东面情况发生严重变化。薛岳原留第八军在归德附近，竭力阻滞由鲁西南下的敌军西进，但黄杰并未执行薛岳赋予的任务，当敌军先头部队刚刚接近归德，他便率部撤走了。事后，薛岳曾向军委会报告，指责黄杰不服从命令、擅自率部放弃归德，但黄杰同样在蒋介石、何应钦的袒护下，以革职了事。

敌军于26日陷归德后，即分两路西犯：一路沿铁路而西，一路犯宁陵、睢县。薛岳当命六十四军、七十一军及另外的几个师（番号记不清楚）位置于民权、杞县、太康之线，迎击西犯之敌。七十一军在杞县附近布防，部队紧张地构筑工事，到6月初，仅我警戒部队与敌军的搜索部队小有接触，即奉命率部经扶沟向许昌转进。

围攻土肥原师团的胡宗南等部队，经过几天的激战，克复了一些小据点，但困守罗王寨、曲兴集、三义寨这三大据点之敌，仍然顽强抵抗，我攻击部队伤亡颇大。第一战区长官部正拟增厚兵力，并从后方积极运输炮弹等物资，期于短期内歼灭土肥原师团，但这时沿铁道两侧西进之敌，已于6月1日窜陷睢县，迫近兰封、杞县，而另一股敌军则由亳县方面，经鹿邑、柘城向太康进迫，其目的不仅在救援土肥原师团，且有进犯平汉路许昌、郑州一带的企图。这样，有使在开封、兰封间的我主力部队陷于包围的危险。在武汉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乃命停止对土肥原师团的攻击，除由三十二军派一部守备开封阻滞敌军的西进外，主力部队绕向平汉路以西撤退。

6月6日，守备开封的部队，在敌军的猛烈攻击下，退出开封。6月7日，敌军步骑兵千余人附战车10多辆到达中牟附近，与我警戒部队接

触，郑州形势岌岌可危。

第一战区长官部在情况紧急时，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在花园口决堤，造成平汉铁路以东地区的泛滥，以阻止敌军的西进。这一建议，立即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长官部派驻在郑州附近的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和一个工兵营执行挖掘和爆破的任务，于6月9日决堤。黄河决堤后，黄水滚滚向南奔流，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广大土地，受灾人口达1000万人以上，财产的损失更难以计数。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进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时，国民党政府不是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动员广大群众，激励士气民心，来抵抗和消灭侵略者，相反地，在其丧失广大国土，节节败退之际，竟异想天开，企图借河水来救命。这充分说明国民党政府是根本不顾广大人民的生存利益的。

富金山、沙窝战役

宋希濂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想乘机逼我屈服，但未能如愿。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后，立即将兵力转到长江方面，企图深入武汉，破坏抗战的中心区域，欲使我不能继续抵抗。

为了阻止日军西进，我抗战部队在花园口决堤，使军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争取了保卫武汉的准备时间。

日军也同时完成了进攻武汉的部署。日军集重兵于江南、江北，派畑俊六大将担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准备进犯长江南面的部队有：

第十一军：司令官（中将）冈村宁次；

第六师团：师团长（中将）稻叶四郎；

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中将）伊东征喜；

第一〇六师团：师团长（中将）松浦淳六郎；

波田支队：支队长（中将）波田重一；

第三师团：师团长（中将）藤田进；

第九师团：师团长（中将）吉往良辅；

第十八师团：师团长（中将）牛岛中雄；

第一一六师团：师团长（中将）清水喜重；

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中将）本间雅清。

准备进犯长江北面的部队有：

第二军：司令官（中将）稔彦王；

第十师团：师团长（中将）筱冢义男；

第十三师团：师团长（中将）获洲立兵；

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将）中岛今朝吾。

同时还将第十五师团（师团长岩松义雄中将）、第十七师团（师团长广野太吉中将）、第二十二师团（师团长土桥一次中将）、航空兵团

（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小岛吉藏少将），编入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

除上述主力部队外，还配备了机枪联队、山炮联队、迫击炮联队、高射炮联队等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此次会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因而倾注最大努力，欲确保武汉。截止到8月中旬，约集中了90个师的兵力，准备对敌作战。

我所率领的七十一师在兰封战役会战之后，退到郑州以西的河南郏县一带，进行整补。

我军所辖三十六师，六七月间从江西萍乡运送到偃师，军委会命其归还我军建制。

8月下旬，我部奉命开到商城附近。

日军这时从六安西进。我部奉命在史河地区加以阻击。我立即率领各师师长去叶家集一带侦察地形。我们当时发现富金山有如扇形，靠叶家集很近，在公路南翼，居高临下，可控制公路，是一处良好作战要地。我当即决定，由两个师在富金山布置阵地。三十六师在左翼，八十八师在右翼。另派遣归我指挥的六十一师开到固始，占领阵地，竭力阻击敌军西进。如遇强大压力，可逐步转移，向商城靠拢。

我七十一军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商城一带的阻击任务由孙部三十军负责。

8月底，在叶家集前沿阵地与日军接触。

9月2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向我富金山阵地发起了进攻。敌进攻的主要方向是三十六师的阵地。该师阵地有几条棱形线，可伸到平地。而三十六师就在这几条棱形线的山腰布防。沿着棱形线一直可通到山顶，我的军指挥所即设在山顶上。

日军集中火力，猛攻三十六师防地，战况极为激烈。敌军的炮弹甚至打到了我的指挥所。我们也可以从山顶清楚地看到日军的活动。激战10昼夜，双方伤亡很大，由于三十六师的英勇抵抗，敌军沿着山脉的棱线向上仰攻，而我部呈梯形配备，敌每进攻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他们既用飞机轮番轰炸，又用大炮密集轰击。然而整整10天，日军终始未能攻达我军在山腰一带的主阵地。连日本自己的报纸，也不得不承

认："此役由于受到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将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毫无进展。"这个10天，我这个指挥所就是在富金山山顶上度过的。我经常到三十六师指挥所，有时到各个团指挥所去。对他们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狠狠地打！"我们在山顶上，对敌军的活动，包括他们的炮兵阵地、运输车队，以及一些搭有帐篷的伤兵救护所等，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惜我们没有炮兵，如果有一个炮兵团，或至少有一个炮兵营，很可以给予它们毁灭性的打击。

这时，我八十八师还没有遭到很大压力。日军因为久攻不下，遂派第十师团进行支援。该部利用夜间向我军指挥部所在地——武庙集，进行侧背迂回包围，企图一举击破我指挥重心，并切断我后方联络线。可是其企图被我部派赴敌军侧翼侦察的搜索部队（八十八师五二三团第一营营长梁筠），从民众方面探悉。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了该师师长钟彬，该师认为情况紧急，当即召集有关干部及当地向导，研究敌人的必经道路及地形。发现坳口塘是一处重要隘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遂迅速抽调五二八团，前往伏击。敌人以为其行动秘密，可以出我不意。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军侦察部队，不仅获得了准确的情报，而且各级指挥官应变能力极强，行动迅速。使敌人的企图没有得逞，反而遭受重大损失，死伤300人以上。敌人因受到这一挫折，立即狼狈逃窜。

至此，敌军第十三师团，虽对我叶家集以西的阵地，进行全力攻击，但由于我军的顽强作战，该师团伤亡过半，包括大队长一级伤亡也很多。敌军不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五次补充兵员。敌增援的第十师团，也同样遭到我军阻击，始终未能攻占富金山。后因另一部西进之敌，陷我固始，并向商城进攻，威胁富金山阵地之侧背。我富金山阵地遂于9月11日奉令放弃。转移至沙窝、小界岭一带防守。

富金山之战，予敌以重创，我军威名大震。日本报纸也出现了"我军遇到强手，束手无策……"等语。

9月5日，敌军进攻商城，与三十军展开战斗。三十军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部队。商城的争夺战，也是十分激烈的，双方伤亡均重。随后我方放弃商城。三十军和七十一军奉令共同防守沙窝、小界岭一带。这是保卫武汉整个战局的重要关键。因为日军如突破小界岭防线，一越过整个山脉，便可沿着公路西进，占领花园，直逼武汉。

我部三十六师由于在富金山伤亡很大，剩下还能作战的官兵，缩编成一个团，留在战场归军部直接指挥；其余的，奉军委命令，由陈瑞珂师长带到襄河以西整补。

孙连仲的三十军在沙窝左翼，我部八十八师主力布防沙窝正面，八十七师防守在右翼。进攻这条线路的敌军拼命攻击，战况十分激烈。敌军多次企图拿下我阵地，每次都遭到我军沉重的打击。

在沙窝守卫战中，我军与三十军（军长田镇南）合作得很好。两个军的指挥部同设在小界岭南面约三公里的白果树。一旦发现敌军动静，不必通电话，两军指挥人员一商量，即可定下作战方案，只要日军一发动进攻，我们即施行两面夹击。我既设阵地，敌人攻月余，始终未能突破。我军虽然伤亡重大，但也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迫使敌军改变了进攻路线——即敌军增加部队，攻占潢川、罗山后，向信阳进攻的作战方针。

富金山战役以及沙窝战役，由于我七十一军英勇抗日，当时的军委会，根据国外的新闻报道，并综合前线部队的战报，认为我军战绩卓著，曾经通令全国军队，进行嘉奖。同时给我个人颁发了华胄荣誉奖章与奖状。

大别山北麓之敌，此时已越过潢川西进，又继续占领了罗山，9月下旬与我胡宗南军在信阳以东发生激战，经胡宗南部痛击，致使敌人死伤5000余人，敌军被迫退至罗山等待增援。俟援军一至，立即再度猛攻，胡部伤亡惨重；于10月12日晚，未经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的批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当时李因病赴武汉疗养，由白代理）自动放弃信阳，撤往南阳附近。日军遂于10月12日攻占了信阳。然后，即以有力的一部从信阳西边的平靖关，越过桐柏山脉，占领应山，全线震动。因日军如迅速从应山南下安陆、云梦、孝感、汉川，则所有在东北地区作战的部队，均将陷于日军包围圈内。

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安陆与花园之间的陈家庄，得此消息后，立即命令各部队，迅速向汉水以西地区撤退。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以电话告知我部，即从小界岭一线撤退，经花园、云梦、京山向钟祥以西地区转移。几乎所有部队都向西去了，最后仅剩我部2万多人（我所指挥的三十六、八十八两个师，因作战伤亡过重，已于旬日前奉军委会命令，该两师留下还能作战的队伍，归我直接指挥，其余由师

长陈瑞珂、钟彬率领开赴襄樊一带接领新兵整训）。我立即命令在左翼的六十一师（师长钟松），向钟祥转进。亲率八十七师及直属部队，以四路纵队，沿黄安至花园的公路西行。是日，天气晴朗，大约下午3时到4时这一段时间内，日军飞机三批（每批24架），先后从我军上空飞过，目标这样大，日机既不投弹轰炸，也不低飞扫射，径直向西南方向飞去。我当时感到很奇异，但随即听到孝感西南地区的爆炸声，才断定日机的目的，是在破坏孝感至长江埠一带的桥梁和船只，企图阻止和延滞我军的撤退。将近黄昏时（下午6时左右），我所率部队均已到达花园附近。当时得知的情况是：钟松率六十一师已于上午通过花园向孝感方面去了；听到西面大约三四华里的地方有稠密的枪声，判断安陆已被日军占据；友军的四十四师（萧之楚部），约有两个团和一个山炮连及没有跟上队伍的其他友军部队，有三四千人，均已到达花园附近，因情况不明，处于彷徨中；沿长江两岸西犯之敌，正向武汉附近地区进攻中；据我军后尾部队报告，尚未发现敌军的追击部队；北面的广水、应城一带，尚无消息。

我立即召集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到花园车站来开会。跟他们说明当前的形势，是处于敌军的大包围圈中，再向西行进，可能钻入敌人口袋，有被歼灭的危险。在此观望坐延，敌军将包围圈缩小，亦有被歼灭的危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暂将部队分散隐藏三里城、宣化店、七里坪一带及花园的东北地区，俟机突围。所有到会者全部同意。只有些人表示部队走得很疲倦，希望吃些东西再走。我当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时间稍纵即逝，必须立即行动。"随即就各部队行进的路线，隐藏的大概地区，以及今后的联络方法，予以明确指示。我亲率军直属部队及友军部队，立即循原路东行。约一小时后，折而北向，进入丛林地带。

由八十七师沈发藻师长率该师全部，由花园经二郎店向三里城前进。经一夜的行军，到第二天上午，大都到达三里城、宣化店一带地区，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地区，几乎没有一点战争气氛。街上行人如流，熙熙攘攘。尤以三里城颇为繁华。特别令我感到高兴的，即三里城竟囤有军粮2000多包（每包200斤）。当嘱军需人员通知各部队来领。除吃用外，尽量带足预备粮。军部到达三里城附近一个村庄住下后，我即命通信营迅速架通各团级以上部队电话，并采取下列多项措施：

（1）所有无线电台，应暂行停止与外部联系，防止被敌军侦察，发现我军位置；（2）严密监视通往黄安、花园、应山方面的敌军动态；（3）派出一些便衣人员前往潢川、罗山、信阳等地，侦察这方面的敌军情况。在这一带大约住了三四天，我命令各部队，利用夜间逐步北移，接近信阳至潢川间公路的南面二三十华里处住下。根据详细侦察结果，信阳至潢川间，只信阳、潢川两城有日军据守，白天常有装甲车在信潢公路上巡逻，晚间颇为寂静。于是我就决定，于某日晚10时至12时，所有部队（约2万人）要全部通过这条公路，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一切均按照预定的部署实现了。接着渡过淮河（这时淮河可以徒步），第二天到达息县，即分两路向驻马店、确山两处前进。我率军部及直属部队到达驻马店后，立即由电台向军委会报告经过情况，迅即得到蒋委员长、何参谋总长分别来电嘉奖，内有“极为嘉慰”之词。并命部队即向南阳地区集结整训。随我一道出来的友军部队，各自归还建制，其军、师长均曾来电表示感谢。

此次战役，我方伤亡甚重。而敌军亦在我庄严的国土上，陈尸4506人（内将校172人），负伤17380人（内将校526人），合计21886人（内将校698人）。（注：这一数字引自日本年史。）

1939年7月，我部驻军河南灵宝休整。为纪念抗战两周年，我曾召集全军干部讲过这样几句话：“淞沪鏖战，予贼重创，富沙歼敌，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嗣当激励士气，功期再战，驱逐倭寇，还我河山，余之愿也。”就让它成为这段战史的结束语吧！

[1] 薛岳当时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黄杰的第八军、李汉魂的六十四军、俞济时的七十四军、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还有一个新编第三十五师及八十八师的二六四旅（旅长廖龄奇）等部队。这些部队当时都在归德附近。

[2] 桂永清那时是二十七军军长，四十六师师长是李良荣，邱清泉是二〇〇师副师长。

[3] 第三集团军原系韩复榘部，韩死后，归孙桐萱统率，约有三个师的兵力。

黄杰

咸抱必死决心，逐屋必争，一墙不让。

● 1902年生，字达云，湖南长沙人。

● 1933年，率第二师北上抗日，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与侵犯日军激战5昼夜。

● 1937年，升任陆军第八军军长兼税警总团长，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

● 1943年4月，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率部进驻滇西。

● 1944年4月，所部编入中国远征军战斗序列，参加滇西反攻战役。同年9月，升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 1945年3月，任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官兼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副司令，参与指挥了对日反攻作战。

● 1995年，病逝于台湾。

南天门之激战

黄杰

民国22年3月3日[1]，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坐镇省会承德，弃职逃亡，日军第八师团川原挺身队，得悉情报，遂翻山越岭，漏夜前进。于4日清晨，仅以110人的小部队，进入承德，控制全市，热河全境，也就轻易地失守了。全国舆论，为之哗然。

在此期间，日军继续进攻，以北平东北约100公里的长城古北口为主要目标。古北口是由承德到北平的交通孔道，守备古北口的部队，是第七十六军（军长王以哲）之第一〇七师（师长张正枋）与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之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从3月5日起，与敌激战，牺牲重大。至12日，古北口失陷，退守南天门一带。斯时我的职务，是第二师师长，奉命率领第二师集中洛阳，向北通州输送，随即兼程向密云前进。12日到达石匣，加入第八军团（总指挥杨杰）第十七军序列，13日奉命接替第二十五师南天门防务，守备黄土梁、南天门亘八道楼子一带阵地。

敌军自增兵古北口后，即声言一星期内，攻下南天门华军阵地，故自4月16日后，敌机10余架，即更番至南天门及石匣、密云一带阵地猛烈轰炸。至21日，敌军更全面向我黄土梁、南天门、八道楼子之阵地攻击，炮弹密如雨点，烟火弥漫，尘沙蔽天，五昼夜未曾终止。尤其左翼八道楼子一地，着弹3000余发，工事尽被摧毁，骨肉悉为灰烬，我阵亡营长聂新、吴超征之忠骸，在敌机炮重量炸弹下化为乌有，惨烈情状令人痛愤！我军浴血苦战，伤亡官兵达3000余。敌军此次进犯南天门、八道楼子，企图中央突破直趋密云，以建立其侵略整个华北之基础，诚不料我军能如此奋勇苦战，自认此次古北口、南天门之苦战恶斗，为侵沈、热以来未有之血战。敌人伤亡5000余人，为历次损失最大者。

4月26日，本师南天门、黄土梁一带阵地，奉命交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接替，移驻金扇子、九松山一带整理补充，准备再战。斯时北平方面，有酝酿停战空气。5月23日，事态急转直下，日军突然要求停战，为保守华北，保全北平文化古都，我政府忍辱负重，同意协商，5

月31日上午11时11分，我代表签署了这场停战蒙耻的《塘沽协定》，以换取四年备战的时间，我前方将士，遵照政府命令，含泪退出寸土必争的战场。

蕴藻浜、苏州河战斗

黄杰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当时我的职务是陆军第八军军长兼税警总团总团长。第八军是在8月间以税警总团原有编制兵力编成的，奉命调沪参战，由海州经陇海、津浦、京沪铁路，专程迅速输送，在南翔下车。9月30日，推进至小南翔地区，当晚集结完毕，步兵第六十一师配属第八军，从此参加抗日行列，负担起捍卫国家、保护人民的使命。

淞沪地区属第三战区作战地境，当时，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委员长亲自兼任，副长官是顾祝同上将。依作战地域，区分为右翼、中央、左翼三个作战军，作战军之下辖各集团军。第八军初期隶属中央作战军第九集团军，10月9日一度改配属左翼作战军第十九集团军，10月15日复回隶中央第九集团军。从10月1日起至12月5日止，在全战役期间，参加蕴藻浜与苏州河阵地守备战斗，及敌人在杭州湾登陆后，担负掩护大军转进作战等任务，历时66天。作战地区系沼泽地带，河流纵横，工事构筑、阵地守备均极艰难，而敌人利用空军轰炸，舰炮支援，兵力运用灵活，火力发扬炽烈。我军装备虽处劣势，但士气高昂，奋勇作战，前仆后继。就第八军来讲，蕴藻浜唐桥站的争夺战和苏州河刘家宅的争夺战，最为残酷，最为激烈。

唐桥站之争夺战：10月2日拂晓，敌军第九师团在优势空军支援下，配合战车部队，由北南犯，攻击我第九集团军蕴藻浜陈家行至唐桥站间既设阵地，企图由大场以西南窜，切断京沪铁路，以孤立我由大场镇至江湾的守军。第八军之税警总团奉命接替第八十七师阵地，与敌主力相遇，经过两日激战，双方损失均重。敌复以第三师团增援，猛攻我左翼友军，将陈家行至黑大黄宅宽约三公里之阵地突破数处，渡过蕴藻浜，向南继续猛攻，致我税警总团阵线特别突出，处于三面受敌，孤军苦战的险境。但官兵抱寸土必争之决心，艰苦支持，得确保唐桥站阵地。10月3日，敌强大部队继续向南压迫，固守严家宅、曹家宅之税警总团守军，牺牲重大。后相继失陷。我再以可堪调用之部队，配合炮兵，向敌实施逆袭。至14时，遏止敌之攻击，并夺回严家宅及西曹宅。敌复集中炮火轰击，继以步兵反扑，数度肉搏，双方牺牲惨重，税警总

团严家宅守军，全部殉国，再告失陷。10月4日，自拂晓开始，敌机穿梭向我第八军阵地猛烈轰炸。9时许，敌地面部队由东、北、西三面向我唐桥站之桥头堡形成包围攻击。激战至19时许，数度肉搏，我守军伤亡惨重，上级以迟滞敌前进的目的既已达成，遂令第八军撤回至右岸主阵地固守，继续拒止敌人。

刘家宅之争夺战：10月30日晨，敌集中炮兵，向我苏州河右岸丰田纱厂、北新泾镇、屈家桥等处猛烈轰击。12时，敌主力借炮兵之弹幕射击及烟幕掩护，强行渡河。苏州河南岸之周家镇，因地形隐蔽，被敌利用南窜，当即与税警总团发生激战。另一股强大敌军亦向税警总团苏州河南岸之刘家宅阵地猛烈攻击，我亲至前线指挥守军奋勇抵抗，数度肉搏。终以敌不断增援，形成敌众我寡，我军伤亡颇重，但敌伤亡则数倍于我。我军事最高当局认为已达成消耗敌军之目的，急令我将刘家宅军转移至后方阵地，加强守备，刘家宅遂被敌占领。是日，我冲过敌猛烈炮火形成的弹幕，亲赴刘家宅之第一线，激励守军，守军士气高昂，咸抱必死决心，逐屋必争，一墙不让，敌尸横枕藉，血流成渠，一日之间，伤亡2000以上，虽幸占刘宅一村，所付代价至大。此役本军已达成上级作战指导目的，深蒙各长官之嘉许。11月2日1时30分，我税警总团之第三团第二营，向刘家宅以西攻击前进，协助第三十六师作战，企图夺回刘家宅。6时15分，敌再以强大空军支援地面作战，向税警总团第五团阵地猛烈攻击，该团奋勇抗拒，团长丘之纪上校于激战中饮弹阵亡，官兵亦伤亡过半，情况危急。我乃令第四团前往接替，同时亲率官兵，出敌意表，向刘家宅反攻，企图将进犯苏州河南岸之敌一举歼灭。9时30分，我军冒死犯难，奋勇攻击，将刘家宅南区之房屋攻克一部，唯敌仍据守其他房屋进行顽抗，演成逐屋逐室之争夺战。当我陷于敌我双方难分之混战中，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得悉情况，曾令该军之第二一六团支援作战。11月3日，敌乘我伤亡惨重，不断增援猛攻，税警总团第二支队司令孙立人身负重伤。是日午后，税警总团遵令将刘家宅至蔡家宅防线交第三十六师接替。

[1] 民国22年3月3日即公元1933年3月3日。下同，不另注。

陈沛

几经肉搏，反复冲杀，战斗至9日13时，始将该敌击溃。

● 1904年生，又名国裕，字度侯，广东茂名人。

● 1938年，武汉外围战，奉命守江西修水县之麒麟峰，歼灭前来突袭的日军，升任第四十八军副军长。

● 1939年5月，任第三十七军军长。

● 1940年12月，授陆军中将。

● 1944年1月，任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

● 1987年12月24日，病逝于台北。

第三次长沙会战龟山之役

陈沛

敌我作战部署

第三次长沙会战龟山之役起始时间为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0日。战斗地点主要在湖南省汨罗江及龟山一带。我军战斗序列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所辖之第三十七军，中将军长陈沛，中将副军长罗奇。该军辖陆军第六十师，师长董煜；第九十五师，师长罗奇（兼）；第一四〇师，师长李棠。

敌在第一、二次长沙会战失败之后，在鄂南一带集结强大兵力，妄图再举。12月24日发动攻击，击破我第二十军新墙河南北两岸阵地，并强渡新墙河，于27日拂晓，攻击本军汨罗江、新市、伍公市、长乐街、浯口之既设阵地。

薛岳以湘北形势，策定战略指导方针为“天炉战”。“天炉战”为“口袋战术”之代名。本军奉令固守“天炉门”，即自归义（不含）、新市、伍公市、长乐街至浯口（含）之主阵地，迎头痛击南犯之敌，极力固守；予敌以重创后，相机开放“天炉门”，向右侧翼转进，占领侧翼阵地，形成长沙核心之外围，诱敌南进；俟长沙核心猛力迎击，待敌攻势顿挫之际，即向敌之左侧后转移攻势，与长沙核心互相呼应，夹击南犯之敌而聚歼之。

本军以第六十师占领浯口（含）—清江口—长乐街—自由桥—颜家铺—伍公市（不含）；第九十五师占领伍公市（含）—新市—骆公桥—归义（不含）之主阵地；第一四〇师控置于金丹地区为总预备队，军部及直属部队位置于将军霸附近。

利用汨罗江为天然障碍，江北设置坚强据点，江南构筑强固阵地。两次会战，三年时间，已成铜墙铁壁。以少数兵力守阵，控制主力，机动运用。

作战经过

本军当面之敌为第三、四、六师团及第十一独立旅团各部，于24日越过新墙河之线，经我大云山之友军侧击及我军之前进部队逐次抵抗，前进迟滞。26日15时，敌之先头部队，进抵汨罗江以北地区，与我第九十五师前进部队接触。17时，我长乐街方面第六十师之前进部队，亦与敌之先头部队接触。我即命各师严阵以待。敌27日5时先行猛烈炮击，拂晓后敌主力在8架敌机掩护下，向我汨水主阵地作全面攻击，战斗至为激烈。我官兵沉着应战，迎头痛击，战斗竟日，敌难越雷池一步。28日6时，敌军在飞机12架、战车8辆掩护下，猛力进攻。我官兵奋不顾身，沉着抵抗，苦战撑持。迄是日17时，我第九十五师被敌越过新市以东之骆公桥，第六十师长乐街之西南侧亦被敌突破一部，激战两日，已予敌重创，乃报告薛岳按预定计划向右侧翼转进，占领新阵地，相机侧击敌人。28日18时，令我左翼第九十五师以一部逐次抵抗，主力转进至栗山巷—检市厂—长岭—飘风山之预定阵地线，侧击南进之敌，并与六十师切取联系；我右翼第六十师，以一部逐次抵抗，主力同时转进至清江口—乌石尖—马头岭—兴隆山之预定阵地线，相机侧击南进之敌。

18时奉薛岳命令："新墙河之敌，已进至新开市，该军即派第一四〇师，星夜出发，限29日黎明到达新开市，协力第九十二师，攻击进犯之敌。"我当即转饬第一四〇师师长李棠，立即遵令出发。该师随即挺进岳阳，袭击敌后。

22时奉薛岳电话指示："敌已越过汨罗江积极南进，该军应即转进至金井东南地区，准备侧击南进敌之左侧背。"本人深感正面受敌压迫，转进金井东南地区较远，掩护转进困难，且金井东南地区无良好地形利用，恐敌追击压力大，不易立足，失却尔后侧击之作用。但金井东南地区距敌南进路线较远（20余里），位置在敌侧，转进后行动自如、安全，伸缩性亦较大，若就近进据此地区之龟山，位置敌后，尔后虽艰险，但转进容易，且有利于攻击敌后。权衡轻重，毅然下定决心，立即电话报告薛岳，申述权衡之轻重，建议本军可否改为进据龟山，当蒙采纳，且获嘉许。遂作如下之新部署：

（一）以迅速之行动，星夜将位置于将军霸之直属部队，进据龟山，并以龟山附近连山地带为中心，作为长沙核心之外围。

（二）第九十五师即进占龟山东西地区，准备攻击敌后。

（三）限各部队于29日拂晓前完成新部署。

29日6时，敌继续南进，误认本军转进金井，乃以第四十师团，直扑金井，企图击退本军，以解除其侧背威胁。然此一行动，立即予我军由龟山侧击之好机，我第九十五师与第六十师以居高临下之优势地形予敌痛击。若非敌之空军掩护得力，诚为歼敌之良机。

敌以所图未逞，即退据金家坳、桂峰尖、金华山、双华尖、仙姑殿、邹家岭之线，阻止我军之攻击，企图掩护其左侧背。在此一线之战斗，以第六十师之攻夺仙姑殿最为壮烈。因此一弹丸之小峰庙宇，系乎彼此尔后之得失，非常重要；而桂峰尖，则为第九十五师之攻击重点，其战斗更为猛烈。

30日，敌之第四十师团继续增加，企图确保桂峰尖、仙姑殿之线，以掩护其左侧背之安全。我亦抽调预备队向该线继续增强攻击。

以夺取长沙为攻击目标之敌，迄31日晨，大部已通过福临铺、栗桥、三姐桥，迄黄昏已进抵捞刀河、浏阳河中间地区之春华山、枫林港、石子铺一带。长沙核心之战，近迫眉睫。

1942年1月1日晨，敌第三、四、六师团，开始向长沙外廓阵地攻击。连日激战，迭受我第十军守城部队迎头痛击，及岳麓山强大炮兵之压制。同时本军在龟山外围积极向桂峰尖、仙姑殿施行猛力攻击，发挥我外围与核心互相呼应之功能，形成南北夹击之态势，予敌背后之威胁极大，并因敌补给线已被我第一四〇师截断，敌已成强弩之末，呈退却模样。

1月4日，接奉薛岳全线反攻命令。其命令要旨如下：第四军、第十军、第七十三军自长沙由南向北，第七十八军自永安由东向西，第九十九军由长沙西北向东南，第二十七军则自龟山由东北向西南，作全力反攻，聚歼北退之敌。

本军奉命后，即加强攻击，经两昼夜之激烈战斗，于6日黄昏占领桂峰尖、仙姑殿一带，敌退守飘风山、影珠山之线。其时敌进犯长沙之主力，已经栗桥方面，退过新市以北地区，我友军衔尾节节追击，以扩大战果。本军之追击部署如下：

（一）第六十师集全力攻击飘风山，一举摧破之，向西北追击，右

与我第九十五师切取联络。

（二）第九十五师集全力攻击影珠山，一举摧破之，向西北追击，左与我第六十师切取联络。

（三）令第一四〇师适机截击向北逃窜之敌。

（四）我率军直属部队进至检市厂。

我罗、董两师，激战至7日18时。飘风山、影珠山敌之第四十师团在飞机、战车掩护下，负隅顽抗。因察敌确保该地带，为掩护退却之屏障，复令罗、董两师不惜牺牲加强攻击。几经肉搏，反复冲杀，战斗至9日13时，始将该敌击溃。其时敌之主力已退至新桥及其东北地区，而追击之友军尚未取得联络，即命罗、董两师衔尾追击。10日15时，敌军在飞机12架掩护下，全部退越汨罗江。是役我虽未能将敌歼灭，但已予敌以重创。

敌我伤亡情况

是役战斗迄1月10日追击终止，共计毙敌第六师团之联队长友成敏一及其他军官28员、敌兵1000余，俘敌军官13员、敌兵100余名、马100余匹，武器弹药等军用品甚多。据敌俘称，其两个旅团长均负伤。此为本军自参加抗战以来，战果最丰硕之一次。

本军第九十五师二八四团团长黄红率部攻击桂峰尖，在几将敌指挥官俘获时，因勇敢前进而暴露目标，被敌机扫射阵亡；第六十师三六〇团团长张巩率部攻击仙姑殿，几番肉搏冲锋，虽身负重伤，仍裹伤力战。其他各级军官参与肉搏，奋勇杀敌者尚有多人，不能一一枚举。唯敌机肆虐，战斗激烈，伤亡重大，共负伤官长42人，阵亡28人；负伤士兵536人，阵亡248人。

此役胜利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传令嘉奖本军，并对有功人员分别叙奖。司令长官薛岳对本军作战有功人员亦传令嘉奖，并赏银洋5万元。

郝梦龄

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 1898年2月18日生，字锡九，河北藁城人。

-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自重庆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
- 1937年10月11日，忻口保卫战打响，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
- 1937年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第九军与日军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
- 1937年10月16日，亲自到前线督战，反攻大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连克敌人几个山头。不幸的是，在通过一段隘路时，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壮烈牺牲。

忻口阵中日记

郝梦龄

10月1日［星期五，气候晴，温度70（华氏，下同）］

早起电话孔旅长[1]及闻师部到石家庄附近，准备今夜登车。饭后乘马到窦妪车站，因无车，至高迁李团长处，并约王旅长[2]同登车到石庄。而令李明日到大乡村登车。12时到石庄，仍住慎新饭店。到石门中学访张春生，据云，卫□□[3]部亦开山西。又到阎司令处。复到石门谒林厅长[4]，据云，委座以山西重要，令阎部援晋，商部守平山、尝城线[5]，将来孙[6]部守娘子关。临行，林面谕今夜开出兵车八列，而后运输后部。归来有多数乡亲逃出来找，无法为力。原定今夜返家一行，因无汽车作罢。11时30分登车，到12时30分始开车。正太系初次走，今夜入山西境。两月来行军，经过六省。

10月2日（星期六，气候晴，温度70）

早7时到阳泉。此处产大煤，名冠全球，并有铁矿。停车30分，士兵买熟给养，一元五斤馒首。12时到榆次。途中接到警报，停车树林内。午后2时始抵太原。平常票车9时余，兵车行14小时。下车住山西饭店，当谒陈云轩院长，老友魏郁周来陪，对晋方一切情形甚熟。午后7时到绥署谒朱参谋长[7]、贾秘书长[8]、阎司令长官[9]。而后又与徐子忱通电话，闻石庄今日敌机轰炸甚重，三二四团已开去，师部各处勉强通车，给养被炸，伤兵二名，留石医治。午后老友刘律初来谈此次晋北失利，李慕颜[10]被扣经过，今夜朱参谋长来催，先开三列车至原平。

10月3日（星期日，气候晴，温度65）

早起与陈团在车站谈话，又到东关街与孔旅官长训话，大意谓：此

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定要实行连坐法。完毕，敌机来袭，即就近在空地内躲散。12时在孔旅部午饭，与老友王飞鹏谈晋军情形，归来刘师长[11]已率师部人员到，决定今夜北上督战。又率刘、王等到绥署与前方王旅长电话，知已到忻县前方，姜旅[12]守原平，又发现敌情，就开车到忻口镇下车，而后再徒步前进。又谒阎、朱，要求官兵棉衣及毯子。

10月4日（星期一，气候晴，温度65）

今上午0点30分，到正太车站登车，转同蒲路车站，魏、刘送行。至上午4时始开出站。至高村因上坡机车力小不能行，留下三辆。而后将到平社，敌机八架又来袭太原。过平社车站，曾停数列车，未掷炸弹，当在此地下车躲避，并令官兵做饭。至午后4时30分始开车，6时到忻。下车有杨军长[13]派参谋等候，即赴该军部。8时与杨军长谈，据云：前方战况甚佳，又借电话与绥署朱参谋长报告军队到达位置，及王旅李团便衣队在平地泉与敌使衣队接触，伤三名。9时开车，机车又坏，连换两三次始开出，夜12时到忻口，与王旅长谈前方情形。

10月5日（星期二，气候晴，温度60。早冷午热暖夜凉，一日有四时之气候）

早3时，戴团长来。6时孔旅长来。在忻县车站领棉军衣5100套，官长300余套，驴子120匹，平分两旅及师部各处。7时，同刘师长各旅、团长到忻口西北高地看阵地，又过河到二团团部。据云：今晨之炮，系该部自放之炮。午后1时归，□总司令派来高级参谋视察。据云：□□师已到太原，今日由太原步行出发，明夜或可到忻县。到齐后，以备出击。接□总司令来电云：崞县之敌，有向后撤退之模样，按各处情况判断，不确。午后4时，敌又以大炮坦克车及飞机轰炸之下，仍攻原平甚急，并敌骑一部，到我阵前，十余次警戒及侦察。棉军衣已发足，驴子尚差半数，如取齐，而后行动较便。

10月6日（星期三，气候晴，温度65）

早6时起床，拟迁入洞内办公，沿河视察地形，见官兵作工多不得要领。到界河铺。敌机侦察之后，轰炸原平。自晨至午，敌攻原平西北方甚激烈。午间电话不通。雁门关援队到此，因等候弹药，直至7时始出发。接阎司令长官及刘书霖[14]电话，□□军接右翼阵地，□□□师接奇村镇。9时30分与姜旅副官长通电话，据云：仍固守土围，因西北两关，较城内地势高，恐不易守，希望我师派队夹击。当派李团长率兵两营，送崔团进城，及保护弹药事。回忆援助蔚县晋军守城之围，平安解除，此次仍可援助，及解此围。前者系内城，此次系国际战，较有功于国多多矣。或因李服膺枪决，晋高级将领早具决死之心。

10月7日（星期四，气候晴，温度60）

早起王参谋长[15]由并[16]归来，据云：在并参加军事会议，部拟朱□、卫□□、杨□□分任三路总司令[17]，候集中完毕后，开始向当面之敌攻击。今晨与原平姜旅送弹药10车，未送完，敌来袭，又失去半数，并丢汽车五辆。□军战败过来，胆小如鼠，如中央军不到，恐敌已到太原矣。刘书霖已到宏道镇取得联络。午间到孔旅长处，相距甚远。晚饭同乡靳□□来，彼任阳明堡飞机场站长，此次亦丢汽油2000箱。原平之米，又被敌食，因粮与敌，军家所忌，闻保定易州亦如是也。6时与王团官长训话。今日拨到晋山炮□□，中央平射炮□□到忻口。

10月8日（星期五，气候晴，温度65）

早起拟与刘军长同赴太原，接郭寄峤电话云：卫日内进驻忻县，不必前来。早饭后同刘师长沿河边经界河铺、官村[18]、南怀化、赵家庄、刘家庄、张家窑、金山铺巡视一周，约45里。归来接王师长[19]通报，8日早3时，敌入崞县城内，该部因伤亡过半，已退出城外，在河东岸□□。7时，山野炮约10门退至河东岸。拟令明晨过河。将此情形转电阎司令长官、朱参谋长，电云：原定集中完毕，即行进攻，刻崞县又失，改先取守势，将工事及阵地内通讯先后设备好。接阎作战命令，左

翼友军□□□师，以奇村、永兴为界，右翼友军□□□师以滹沱河为界。

10月9日（星期六，寒露，气候晴，温度65）

早6时同刘师长、王旅长、王参谋长，到河东岸看阵地，见阵地正面过宽，右翼□□联络亦不确实，拟将陈团长再率□营过河，不过左翼友军，尚未取得联络。10时据某团附到此云：□军长[20]率部□□□人已到河东大慕村，当将此情形转朱参谋长矣。午后接到□总司令令，本师担任之正面缩小，令陈团长率步炮各□营，到河东岸，以巩固忻口镇正面。据通报崞县到有敌万余人，并在东关架桥。午后5时□军□炮□门过河，因上午敌机在渡口投弹四枚，伤□炮连班长一人。又接□令，□炮兵□□团归余指挥，（略）下令，以1/2人数，进入阵地，严加戒备，防敌再犯也。

10月10日（星期日，气候早晴午后阴，温度65）

今日为国庆26周年纪念日，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了。夜2时30分接报告，我阵地已到敌装甲车及坦克车数辆，幸已有准备，将小桥拆断。车停桥上，派兵□□出击，将该桥上汽车烧毁，余车退去。8时敌派重炮猛攻原平，此时又接□令，姜旅留余指挥，如早日出动，决无此事。午间接□部长途电话，令与姜联络。后午6时，□总司令来忻口，到□□看阵地，归来到部，谈甚久，而后回忻县。候装甲车到，拟明早派王营沿公路游击，并与姜旅联络，炮兵今日皆进入阵地。

10月11日（星期一，气候阴多风，温度60）

昨夜风雨交起。2时30分接□总司令令，派有力部队，驱逐原平以南之敌，解姜旅之围。即令□团长率兵两营，3时出发。装甲车未到。王营拂晓到平地泉，闻原平炮甚烈。9时有溃兵出城，恐此时城亦不保。午间接郭寄峤[21]电话，姜旅仍固守东半城，士气亦壮，决定今晚攻击。部署以三团分两路前进，六团跟进，五团俟到原平后再跟进。见烧毁之

敌装甲车，载有飞机汽车多数零件。午后3时，接王团长报告，我装甲车过小官道，在北三泉之敌，用轻重机枪射击，并坦克车10余辆及小炮向我射击。晚饭后即开始动作。接郭寄峤电，□到并请示阎长官，□□□□，有改战略之意。

10月12日（星期二，气候晴，温度52）

早饭后到阵地，时有飞机来扰。归来下令确实进入阵地。午后6时据炮兵团长报告，敌分三纵队用坦克车10余辆掩护步兵，由原平分二路向我阵地前进，又一纵队炮兵一营向永兴村前进。7时到前方，正敌机向我射击甚烈，当令沉着应战，非有命令不退。9时归来，炮兵团长报，恐石庄不保，孙（连仲）退娘子关。如此，祖墓已沦亡矣，痛心已极。恐明晨敌拂晓攻击，除与前线孔旅补充弹药外，令□□□师一团，明早进至界河铺，陈团到桥边，以便支援王团，准备出击。又原平姜旅崔团长到，悉姜旅长已阵亡，实为可惜。该旅伤兵等，代为收容。与朱参谋长报告今日午后情况，又与刘军长通话。

10月13日（星期三，气候晴，温度52）

昨日正在前方督战，归来见有受伤官长，始悉南怀化□□□团阵地已突破，即令李师[22]派兵一团由金山铺往援，另将界河铺之预备队增援，并同李师长督战，将□□□团收容训话，仍继续抗战，将原阵地稍向后撤，归来向□报告，想设法补救，请先将傅□□[23]拨一旅，以便明晨拂晓攻击。是夜陈军长□[24]来此间会商此事，派于旅同往，直至夜间3时始到，即向西方高地布置。至5时到，即向南怀化出击。连日昼夜炮战甚烈，5日来已伤团长一员，营长5员，连长20员，士兵数百名。

10月14日（星期四，气候晴，温度50）

早3时上山，5时开始向南怀化、新练庄出击。□□□团在前，晋军在后，限三小时攻下，1时后即达到目的地，因伤亡过重，两翼未动，故仍在原阵地。1300高地，亦到有敌人，令□□师恢复。今日督战，李师

长负伤，戴团长负伤，官兵受伤过多。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午后4时返部，与陈军长商定晋军四团，明日出击。闻1300高地有失去说。右翼刘书霖，亦有战事，今日敌机亦见10余架。3时将阵地分配完毕下山。李□□今日到晋。

10月15日（星期五，气候晴，温度52）

一夜炮声未止，我晋军由前进阵地出击，亦未成功，又退回阵地，兵有溃样。1300高地之情况，仍如昨日，早饭后仍在第一线督战。

抗日殉国的郝梦龄将军

剧纫秋

今年（1982年）10月16日，是我的丈夫郝梦龄殉国45周年。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深地悼念，并嘱身边女儿慧英、女婿及孙辈去武昌洪山卓刀泉祭扫墓地。让他们也不忘先辈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是怎样为祖国而英勇献身的。

郝梦龄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冀察失守，晋北又告急之时，以身许国，请缨北上前线杀敌。行前给家人写下了遗嘱。自日寇侵华开战以来，以军长亲赴前线，身先士卒，英勇血战，牺牲之烈，成仁之勇，使敌军丧胆者，郝梦龄为第一人。

毛泽东主席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给了郝梦龄很高的评价。

由农民到军长

郝梦龄，字锡九，系河北省藁城县庄合村人，生于1898年2月18日，家中世代务农。因家境贫寒，仅读三年私塾，就随父务农。14岁时，父亲郝瑞枫送他到正定县一家广货店当学徒，因忍受不了老板的虐待，投奔到东北魏益三部下当兵。魏是奉军三十军军长，系郝家亲戚，看他勤奋向上，既学文化，又练武艺，认为是有用之材，送他进陆军军官小学学习。后又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因病返家务农。1921年病愈又投奔沈阳魏益三部下任营长。当时郭松龄是奉军第十军（配备有大炮、坦克的奉军主力）军长，魏益三是郭的参谋长，又是东北炮兵司令。第一次直奉战争起，郭松龄率领奉军进关，打到保定。冯玉祥派熊斌等人秘密联络郭松龄倒戈打出关外，许他为国民军总司令，共辖四个军。郭回师占领锦州，魏益三驻山海关。张作霖加紧勾结日本军头目，迅速调集20万关东军协助抵抗郭松龄部队。日本关东军并派浦大佐由旅顺搭汽艇到秦皇岛登陆，向郭松龄提出最后通牒，不准郭部在南满铁路两侧有军事行动，违者解除武装。日本人对张作霖方面不加限

制，并派一旅团在南满铁路阻止郭部前进，实行武装干涉。这是导致郭松龄失败的主要原因。

1925年12月23日，郭松龄夫妇被张作霖杀害。当时郝梦龄是魏益三部的团长，继续在山海关阻止奉军与日军入关。后来冯玉祥派代表到山海关与魏益三联系，郝梦龄是魏益三方面的谈判代表。谈判结果，1926年1月3日，魏益三担任冯部国民军第四军总司令，在山海关就职，郝梦龄升为旅长。在北伐战争中，郝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师长。北伐部队开到郑州改编，为陆军五十四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兼郑州警备司令，以后升为第九军军长。

要抗日，不愿打内战

梦龄多次参加军阀混战，见“人民遭殃、流血千里”，深为忏悔和痛恨。1935年蒋介石率领军队进江西“围剿”时，他请求解甲归田，未得批准。同年被调到贵阳负责修筑川黔、川滇公路。1937年5月，再度请求归田，上级批示调他到四川山洞陆大将官班学习。行到重庆，得知卢沟桥事变发生，对我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我应该去与敌人拼。”他毅然放弃去陆大学习，立即返回部队，要求北上抗日。但未如愿，而被指调到庐山受训。他又上书请缨。军事当局见其报国心切，前线战事又吃紧，同意他率领部队北上抗日。因此，他往武汉与家人告别后，未去庐山而径奔石家庄前线。

立下遗书，决心拼死在疆场

梦龄和我一向住在武汉。1937年他由贵阳率部队北上抗日过武汉，与我和儿女最后一次告别时，抚着儿女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他写下遗书，封好交给大女儿慧英，叫待他走了三天以后再拆开看，念给我听。13岁的慧英当时硬要拆开看，他不忍心看到行前我们全家哭哭啼啼，就在与女儿对抢中撕毁了，

说以后再写一份寄回来。

当年双十节，梦龄由山西忻口寄给我的家信是最后遗书，原函云："余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所念者中华民国及我们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妹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尽忠报国，浩气长存

梦龄率部开赴前线，兼程北上，到石家庄一带集结。面对的敌人是世界上自夸常胜不败的最野蛮的强盗，空中及地面上的火力均占绝对优势。梦龄誓死报国，毫不畏缩，鼓励部属说："报国的时机到了，守土杀敌，抵御外侮是军人的天职，决不能让国土在我们面前丢失一寸。"由于他的慷慨激昂，士气益加振奋，牺牲虽大，阵地巍然未动。

嗣后，晋北战事紧张，梦龄又奉命率部从石家庄一带到忻口镇，支援在那里日夜血战的晋军姜玉贞旅，在忻口镇红沟一带布防。

自10月12日起，敌人以飞机、大炮、坦克发起猛攻十数次，由于梦龄和他的部下抱定牺牲决心，坚决阻击，敌人终不得逞。至15日夜，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曾亲临阵地嘉勉备至，并增加七个旅交梦龄指挥，由正面向敌人袭击，左右翼同时出击策应，期收夹击之敌。

夜2时，梦龄亲临前线，身先士卒，挥兵前进，突袭敌阵，连克数山头。迄5时，天已微明，他恐天明后我新阵地受敌飞机、大炮、坦克的火力威胁而不能巩固（当时前线制空权属于敌人），不如乘胜追击，将残敌歼灭于俄顷，以期决战决胜。遂继续挥兵奋进，敌势纷乱，乃以机枪榴弹掩护后退，此时梦龄在上官村身临散兵之前，距敌200余米，身中敌机枪弹数枚倒卧，犹挥兵前进，待特务连士兵抢上前去，救护出阵，已魂归天上，光荣殉国。

参加了忻口战役的梦龄部下连长秦福臻回忆说："我团旋即开到忻口，又以轻装强行军的步伐向原平镇前进，支援在那里与日寇血战的晋

军姜玉贞旅，中途即知原平已失守，姜旅长在力战中光荣殉国，全旅官兵无一还者。我团遂即折回忻口，进入山上阵地，与日寇板垣师团接战。敌方空中及地面上的火力均占绝对优势，我团战况十分严重，团长立即组织一个百余人自告奋勇的奋斗队（牛坤山为队长），向敌方某高地发动奇袭，数十分钟就夺取一个山头……当我从战场上被背回裹伤所时，正听到郝将军在所前的阵地对我团归来的剩余士兵百余人讲话。他以气壮山河的悲壮语调说道：‘我们这100多人编成一个连。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一个阵地，现在我们剩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寇决不生还。现在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刻枪毙他。’将军接着又大声补问一句：‘你们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全体士兵都像雷鸣一般齐声答道：‘誓死坚守阵地！’将军这一壮举，深深感动人心，40余年我印象犹新，终生也不会磨灭……两军在忻口对峙月余，日寇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乃一再增兵向我阵地猛扑，郝将军始终亲临前线应战。独立第五旅邓旅长阵亡。将军委李团长为代旅长，当日亦战死。翌日战斗特别激烈，郝梦龄将军遂亦光荣殉国，同日殉国者尚有刘家麒师长。”

梦龄于1937年10月16日阵亡在晋北之大白水，越8日于10月24日灵柩由太原起运来武汉，当时武汉各界素车白马恭迎忠骸于火车站达4000余人。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并下半旗致哀，由何成濬以武汉行营主任代表蒋介石主祭。献花圈读祭文，数千人轸念忠烈，均为之涔涔下泪。后以国葬仪式安葬于武昌卓刀泉，参加葬礼各界人士达万余人。当年国家为纪念烈士的功勋，在汉口改日租界的北小路为郝梦龄路（今吉林路）。

[1] 孔旅长系第九军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孔繁瀛。

[2] 王旅长系第九军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二旅旅长王晋。

[3] 卫□□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下同。

[4] 林厅长系林蔚。

[5] 商系商震，平山、尝城线，疑为平山、藁城线之误。

[6] 孙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

[7] 朱参谋长系第二战区参谋长朱绶光，亦为太原绥署参谋长。

[8] 贾秘书长系第二战区秘书长贾景德。

[9] 阎司令长官即阎锡山。

[10] 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字慕颜。

[11] 刘师长系第九军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

[12] 姜旅系第三十四军姜玉贞第一九六旅。

[13] 杨军长系第三十四军军长杨澄源。

[14] 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字书霖，当时系忻口正面战场右翼兵团指挥官。

[15] 王参谋长为第九军参谋长王冠。

[16] 并为太原简称。

[17] 朱德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任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任左翼军总司令，是第二战区于10月1日策定的，是整个第二战区的军事部署。

[18] 官村应为关子村，下同。

[19] 王师长为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第七十师于战前改称第十九军，10月1日奉命守崞县，8日撤出。

[20] □军长即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

[21] 郭为第十四集团军参谋长，郝梦龄于10月16日殉国后，接任第九军军长。

[22] 李师为李仙洲第二十一师，李仙洲师长于14日负伤。

[23] 傅□□即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

[24] 陈军长□即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

张轸

4月3日夜，我武术大队以梭镖大刀冲入韩庄车站，杀敌数十人，曾一度占领韩庄，给敌军以有力打击。

● 1894年4月15日生，字翼三，河南罗山人。

● 1937年5月，调任豫北师管区司令。卢沟桥事变后，在豫北举办游击训练班。

● 1938年，率一一〇师参加台儿庄战役，受到最高统帅部传令嘉奖，晋升为第十三军军长。6月初，率十三军参加武汉外围保卫战。同年秋，任桐柏山区游击总指挥。

● 1939年5月，率部参加随枣战役，获宝鼎勋章。

● 1941年底，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六军军长。

● 1942年4月，赴缅甸抗击日军。

● 1981年7月28日，病逝于郑州。

阳新作战日记片断

张轸

8月26日

武汉外围作战，总司令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参加作战部队有第十八军、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第五十二军，以及孙桐萱、王陵基部队（即第三十集团军）。

本军（即第十三军）奉令由通山出发，当晚宿营阳新附近。

8月28日

渡阳新之富水，至金鸡岭。当即命令欧阳师长占领牛角泉、大岭山、石头嘴一带阵地。

本日王陵基将鲤鱼山、笔架山失去；第五师将磨山失去。情况异常紧急，余赶到石乌街附近侯镜如第二十一师师部，晤谈甚欢。

8月29日

孙桐萱将阳新失守。

8月30日

夜敌攻我虾蟆岭，乃集合第三十五师营长以上军官，讲山地战要领，主要是讲占领制高点。前边这一个山头非常重要，占领这个山头，对于整个阵地，完全在控制之下。其次需要占领制高点两旁的山头，以便发生侧击之效。如仅占领这个山头，而不同时占领这两个高地，如人失去左右手一样，就不能应用自如也。讲罢了，大家一致高兴。

9月12日

王师长（王劲哉）报告：昨夜12时至1点30分，敌攻笔架山甚急，以步炮联合之敌千余人，向我右翼进攻。我当以第一营全部，奋勇还击，激战3小时，将其击退。敌又反复冲杀，卒未得逞，我军乘胜奋勇冲杀，将敌击退，我方追击三华里以外，才停止追击。

是夜敌攻周庄、泉岩周甚急，集结步炮2000余人，向我第八十九师左翼冲击，我方将机枪集中扫射30分钟后，敌攻势顿挫，微向后退，我乃猛力追射。及拂晓前，敌又增加步炮联合之敌2000余人，攻势激烈，遂将周庄、泉岩周陷落。第八十九师伤亡甚大。该师失陷周庄、泉岩周后，随即令第二十三师参加纱帽岭之线，以掩护第八十九师右侧翼，该师第一一三旅之雷营长带领本营三次向敌冲锋，掩护第八十九师，其功亦伟矣。

同时王基脑、罗成山之守备欧阳师长，并未致力，致整个战局陷于不利。

9月24日

拂晓，步炮联合之敌3000余人，向我太阳岩、瓜坑进攻。

9月28日

敌以大量飞机大炮向牛下排集中攻击。第三十五师只守半日，将瓜坑、太阳岩完全失守。瓜坑关系整个战局甚大，瓜坑失陷，敌可出入自由，我亦无控制余地。

这次作战，最高统帅部拟定10月1日放弃武汉，所以作战要领系节节抵抗，节节退却，后退即可。

南洛、金陵寺、八里屯之战

张轸

第一一〇师的成立和指挥系统

第一一〇师的前身为补充第二师，由鲍刚的独立第四十六旅，东北谭自新的骑兵旅和豫北师管区的五个新兵营，于1938年1月在焦作混合编成，同年2月开赴孝义训练，即改编为一一〇师，归汤恩伯指挥。

当时副师长为王晓民，师参谋长为秦鼎新，第三二八旅旅长为鲍刚旧部辛少亭，第三三〇旅旅长为谭自新旧部李世，第六五五团团长鲍汝澧，第六五六团团长廖运周，第六五九团团长王振淮，第六六〇团团长张继烈（雪平）。师直属部队有工兵营、骑兵连、通信连、特务连、武术大队、军士队和战地服务队。全师官兵共为11340人，马389匹，破旧步枪7100多支，轻机枪124挺，重机枪38挺，迫击炮14门，另外武术大队有梭镖200杆，大刀200把，装备之劣，训练之差，为当时台儿庄抗日部队所没有的。

开赴鲁南担任运河南岸的防务

1938年3月18日奉令由临汝出发，到许昌以火车输送徐州，25日到达。当见李宗仁司令长官后，即拨归孙连仲指挥。28日接关麟征由万年闸至韩庄运河南岸防务，由台儿庄至万年闸30华里，归孙连仲部担任，由万年闸至韩庄30华里归第一一〇师担任。韩庄车站为敌前进据点，随时有渡河威胁徐州的危险。本师未经严格之训练而装备又差，居然担负如此重任，所恃者，拨归我指挥的有15生的榴弹炮及75生的野炮各一营，每日向韩庄车站及敌人重点发射，并不时以小部队出击。官兵有旺盛的士气，都抱同仇敌忾的决心，所以由3月28日至4月5日的八天运河的防御中，虽经过许多艰苦，卒能完成任务。4月1日夜敌由韩庄渡河，向我守军阵地袭击，激战四小时将敌击退。4月3日夜，我武术大队以梭

镖大刀冲入韩庄车站，杀敌数十人，曾一度占领韩庄，给敌军以有力打击。

夜渡运河攻占南洛及追击敌人

1936年我在豫北曾办军官军士训练班，有100名青年男女学生参加，我任班主任，秦鼎新为副主任，聘请第一战区八路军联络参谋朱瑞、唐天际为游击战术教官，讲授政治要领和敌后活动的游击战术。

现值日军矶谷、板垣两师团的主力向台儿庄正面进攻，孙连仲部池峰城师奋勇抗敌，坚守不退，虽经各路援军陆续参加，终不能将敌击退。与此同时，孙、汤两部转移攻势，第一一〇师也奉命于4月5日由得胜口夜渡运河。在台儿庄至枣庄以西，韩庄至临城以东，运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战地服务团的男女学生，开富人仓库救济穷人，组织侦探队、担架队、运输队。6日拂晓前占领獐山，威胁泥沟，我师配合孙连仲、汤恩伯的主力军，于6日夜令李世旅长带兵一营佯攻峄县，令王振淮团长带兵一营佯攻泥沟，令袁国贤营长率本营佯攻北洛，我率辛少亭全旅及张继烈的第六六〇团猛攻南洛，由夜间10时开始，各按原计划进攻，南洛之敌被我南北西三面包围，我以迫击炮八门、重机枪八挺集中向村庄西端猛射，使坚守该村庄之敌死伤惨重，救援不及，遂于7日拂晓前廖运周团完全占领南洛。台儿庄前线之敌与后方联络线被截断，全线退却。

4月7日拂晓，向敌猛追。午后3时，追至白山西，遇敌反扑，廖运周第六五六团占领白山阵地与敌对抗。是日敌无大规模行动，仅以小部队阻止我军追击而已。

8日拂晓，敌先以飞机三架两次轰炸白山西村落，继以大炮向我白山阵地集中射击，由拂晓至黄昏，敌发射炮弹一万余发，尤以下午3时后为最烈。午后6时前，敌以两营兵力向我白山左翼山头猛烈进攻，先以优势火力制压住我方火力后，即向我方阵地猛冲，守白山山头的鲍汝锐营长带全营由山腰向下反冲锋，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遂将敌人击退，我鲍营长亦壮烈牺牲。柏得福营长亦负重伤，官兵共伤亡900余人。

是夜我转移至金陵寺望仙山一线阵地，连夜构筑工事，准备坚决抵

抗。

我军占领南洛以后，立即报告孙连仲及李宗仁司令长官。

4月9日午后3时，孙连仲始派黄樵松的第二十七师、吴鹏举的独立第四十四旅前来支援，我当时把金陵寺望仙山一带防务交给该部。是夜我部就进占八里屯，并驱逐敌军监视部队，占领老虎山卧虎寨，控制有利地形，瞰制峄县之敌。

敌反攻八里屯之战斗

我军占领老虎山卧虎寨之后，使敌军感到极大威胁，敌遂乘机向我进攻。八里屯距峄县城只八华里，为700余户的大村落，屯北群山中之最高峰老虎山卧虎寨又为我师占领，地形于我极为有利，师部设魏楼，距第一线之八里屯卧虎寨为四华里，每日遭到敌炮轰击，故终日除巡视阵地外，均在掩蔽部中指挥作战。4月12日8时起，敌反攻八里屯，敌以大炮集中射击，毁我两个碉楼，遂以坦克车四辆，后随步兵两连向我军进攻，我张庚寅营之王连避开当面阵地，隐蔽右侧森林中，猛烈侧射，将敌击退。第二次，敌又发射燃烧弹10余发，将村落房屋几乎全部焚毁，又用步、炮连合一营以上的兵力，向我右翼包围进攻，亦被我军击退。第三次敌于午后4时，以两营以上兵力三路进犯，猛烈进攻，反复突击，我以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三挺密置于卧虎岩山麓，待敌人接近时猛烈侧击，又以预备队两营由第六五五团长鲍汝澧率领，切断敌左翼联络线，向敌侧射，守八里屯张庚寅全营同时奋勇逆袭，遂将该敌击退，并追出五华里之外。自此以后，敌军有20余日不敢轻犯。

奉令北进截断枣临交通扰敌后方

4月15日至26日的10余日间，在敌后大量展开活动，派王振淮的第六五九团深入敌后，威胁临城。该团毕连长于4月18日焚毁张店附近大桥，截断枣庄与峄县交通，我袁国贤营屡向敌部袭击，并于4月20日协同群众200余人扒断临城至韩庄间铁路四华里。在这期间，敌猛攻台儿庄右翼的胡山、禹王山一带阵地，致卢汉优良装备的第六十军损失极大。该军损失后，孙连仲的正面同时紧张，4月23日将黄樵松、吴鹏举

东调增援，我师奉令接替金陵寺望仙山防务，对于老虎山、卧虎岩、八里屯一带，只留少数部队，于敌后从事游击活动，而以卜集村马山为第一线阵地，以金陵寺望仙山、铁角山为主阵地，东西30里的重大防务由一一〇师担任，旬日以来，以徐清心为首的战地服务队，配合活跃。

敌军大举反攻我艰苦奋战的经过

在这10余日当中，敌我形成对峙局面。数日来，我军左翼方面之敌在韩庄增兵一部，枣庄约增两个联队，并有向峄县移动模样。敌整个部署，即以山东主力向济宁一带移动，更由淮南调集大军，已开始向永城集结，企图断我陇海路交通，以与济宁南下之敌会合。同时由兰封渡河威胁开封，并与东面之敌遥相呼应，对徐州已形成战略包围。

4月20日前后，敌进攻台儿庄右翼，除卢汉的第六十军遭受损失外，汤恩伯军团顿时吃紧，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虽曾以一部由汤恩伯右翼侧击敌寇，终未收夹击之效。

4月29日，敌军向我师大举进攻，我第六六〇团张继烈之戴忠信营守备白庙、卜集村第一线。白庙失陷后，戴营坚守卜集村，由晨至午激战五小时，戴忠信营全部官兵壮烈牺牲，卜集村随之沦陷。敌又继攻马山及马山套，曾营和钟营勉强支持至黄昏，将敌击退。

4月30日拂晓，敌以飞机大炮轰炸马山后又以大部兵力包围马山，马山失陷，敌遂攻我铁角山主阵地，该阵地为第六五九团王振淮之两个营防御，以该团战斗力薄弱，支持不到三小时即为敌占领，我望仙山主阵地随之大受威胁，遂与敌军激战终日，我官兵死伤1100余名。黄昏后，退守南庄子。敌军进攻，我两天连向孙连仲请援的电话、电报不下10余次，而援兵不到，至为焦灼。

5月1日晨，敌又大举进犯我金陵寺，鲍汝澧团长带着张庚寅全营奋勇抵御，将敌击溃，敌军又大增援兵，反复冲锋，该营连、排长几伤亡殆尽，副营长王毓衡亦于此役牺牲。

金陵寺既失陷，南庄子势不能守，渴望援军犹未到达。至5月2日始将王长海的第一三二师归我指挥，当即协同反攻金陵寺南庄子。攻了一天未能奏效，第一三二师损失兵力一营以上，王师长负重伤，我师亦伤亡官兵500余人。当敌军反攻正烈时，营长钟××不战而退，立即将其枪

决。同时我右侧后张金照的三十师所守的张庄、朱庄及白山西一线阵地，也被敌军攻陷，形势极为紧张。

5月3日，敌又大举进攻我卜落村第一三二师阵地。我将临时归我指挥的野炮8门、山炮12门参加战斗，集中火力向敌侧击，使敌三次进攻均未得逞。5月5日，师部移驻大荒。其后数日来未参加大的战斗。

第一一〇师自3月28日接替运河防务，至5月5日参加近40天的战斗，共伤亡官兵4310人，原来四个团，现只编四个营。敌军大举进攻时，将金陵寺、望仙山的阵地失守，台儿庄左翼大受威胁，除呈请将第三三〇旅李旅长及其两个团长同受撤职查办处分以外，我应负指挥失当之责，也同时自请处分。

5月14日我以第十三军军长名义，参加运河南站的高级军事会议，到会者有李司令长官，白崇禧部长，徐永昌参谋长，林蔚次长，刘斐厅长，孙连仲、于学忠二总司令，汤恩伯、张自忠二军长等。

统帅部的作战原案，系以主力攻击永城之敌，掩护徐州左侧翼，维护陇海路交通，如不奏效，即行总退却。

徐州总退却

5月16日奉急令开赴徐州增援，17日乘车急行，早8时前赶到徐州，看到全市被炸几成焦土，不禁惨然。当至长官部，先见刘斐厅长，继见林蔚次长，后见李、白二长官，立令开至段庄，掩护徐州退却。当即迅速率领本部，不顾飞机轰炸，急向段庄布防。是日形势严重，敌炮竟向我城内不断发射，当晚全线总退却。本师奉令归还第二十军团建制，并掩护第十团重炮10门及第六团野炮一营，夜行军通过淝河，脱离危险地带。

黄维

官兵前赴后继，愈战愈勇，出现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激烈战斗场面。

● 1904年2月28日生，号悟我，江西贵溪人。

● 1937年，奉命赴德国深造，因抗日战争爆发，被提前召回国。

● 1937年9月下旬，接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职，率部参加淞沪抗战。

● 1938年，升调第十八军军长，参加了武汉会战。

● 1940年，调任第五十四军军长，从广西入广南、富宁等滇越边境抗击日军入侵。

● 1989年3月20日，病逝于北京。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淞沪战争

黄维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以来，我国军民为了救亡图存，要求对日抗战的热潮，日益高涨。我原任国民党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为了提高个人的军事素质，准备进行抗日战争，于1936年请准赴德国考察和研究军事。几经周折，于1937年2月由上海乘船赴德。是年7月，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向我国当地驻军大举进攻。我军英勇抵抗，战局急剧扩大。在日本侵略军疯狂进攻面前，我国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从而展开了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

这时，我应召回国参加抗战，于八一三事变的那天，由柏林起程回国。当时，获悉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向我国发动进攻，使我心急如焚，恨不能缩地有术，此时，只能照原定旅程，经热那亚搭乘“康特罗梭”号邮轮回国，船到香港，已不能驶往上海，而改由火车经广九路、粤汉路、浙赣路、沪杭路转赴上海。在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遭到日机空袭，走走停停，9月下旬，我才抵达上海前线。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激烈战斗

我到上海后，立即到第十八军军部，向军长罗卓英报到。罗军长指示我到罗店附近我军阵地，视察战况。此时，第十八军的主力正在罗庙以南，与日军对峙，时有步机枪声划破长空的静寂。经过几天的调查，我了解了一些情况：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在吴淞方面，我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旅长黄梅兴，于指挥攻击日海军陆战队所占据的持志大学的坚固据点时，在激烈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黄梅兴是八一三淞沪战争中，最先牺牲的将领。在沪西罗店方面，我第十八军的第九十八师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城，在日军的强大攻击下，营长姚子青及全营官兵壮烈殉国。第十八军的第十一师和第六十七师，在沪西与日军为争夺罗店进行拉锯战，鏖战

逾月，战况激烈，为淞沪战场所仅有，敌我伤亡惨重，第十一师团长韩应斌阵亡，官兵伤亡累累。第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负伤，团长傅锡章负重伤，旅长蔡炳炎、团长李维藩均阵亡，其以下官兵伤亡极大。在反复争夺罗店的过程中，官兵前赴后继，愈战愈勇，出现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激烈战斗场面。我亲自看到这些部队，经过这么大的激烈战斗之后，正在继续抗击日军，士气甚盛。

现在回顾：淞沪抗日战争，迫使日本侵略军在淞沪地区，使用十几个师团的兵力，作战三个多月，使日军受到沉重的打击，陷入泥沼，无法自拔，并使疯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付出无比高昂的代价，达不到侵略的目的。

赤心报国，罗店鏖战

我到达上海前线才三四天，便接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职务。这时，该师已在罗店与日军进行拉锯战，坚持了大约一月，伤亡惨重，特别是干部伤亡更大，已逐步后撤至接近罗店的金家宅既设阵地之线，与日军阵地对峙中。时有小规模的战斗，白天是日机在阵地上空盘旋侦察和小部队的进攻。我们的部队白天烧饭冒烟，便会招来敌机的扫射轰炸，由于制空权完全为敌方所掌握，所以我们很被动，但一到夜间，便是我军调动部队和向敌搜索骚扰的时候，而敌军一般都在夜间龟缩不动。这样比较沉寂的状况，大致延续了个把星期，我们预感到日军在向我正面增加兵力，将对我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当我接任第六十七师师长后，军长罗卓英转到太仓方面指挥。第十八军的其他各师均调走了。仅第六十七师改归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指挥，仍在原阵地与据守罗店的日军阵地相对峙，时有局部战斗。我回到师后的大约三四天吧，就在拂晓时，日军开始炮击，向我阵地发动全线进攻，其主攻的重点在我右翼的第七十四师方面。对我师的进攻并不猛烈，对我攻击之敌，被我火力所拒止，双方对战。此时，罗店全镇毁于炮火，成为一片焦土。我军经常趁敌机不能活动的晚间，发动夜战以夺回白天丧失的阵地，有时进行肉搏战，双方伤亡都很大，第六十七师伤亡过半。这时，我接到命令，上级指示于夜间主动后撤到南翔集结。我师在友军的掩护下，安全撤出阵地。这是我罗店方面作战部队的一次

主动后撤行动。

由于第六十七师参加沪西罗店方面的作战，经过长时间的苦战，部队建制残破不全。后撤到南翔后，一面担任构筑工事的任务，一面进行休整补充。幸而，陈诚总司令和军长罗卓英，早已抽调驻防在后方的第九十九师等部队的官兵3000多人开到战地，及时补充。还有各团均派出多数得力官兵，到后方和医院动员组织大量本师和其他师的伤病愈归队士兵，一并调整补充。所损耗的武器、弹药、装具也得到及时的补充。这时，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在全师进行了作战检讨、战斗训练和精神教育，团结军心，激励士气，做了很多工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把部队整补完成，基本上恢复了战斗力。

四天五夜的北新泾战斗

10月上旬以来，日军使用新增援的强大兵力，由蕴藻浜北岸强行渡河，向南岸猛烈进攻。我防守部队，乘其渡河，予以反击，累挫凶锋。但日军不顾牺牲，继续增加兵力，扩大地盘，使我军在该方面陷于苦战。

11月5日，我第六十七师奉令由南翔附近增援苏州河南岸的作战。当夜以第四〇二团、第四〇一团、第三九九团接替北新泾方面厅头，我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及其以东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的阵地。以第三九八团控制于八字桥为师预备队。师指挥所设地虹桥飞机场东北角独立家屋。我左翼的邻接部队为占领姚家宅阵地的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6日拂晓，日军把主攻指向我师，发动猛攻，用系留气球升高在我阵地上空，指导炮兵向我阵地射击，敌飞机助威滥炸，并以战车掩护步兵向我猛烈进攻。当时，我官兵沉着应战，双方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我占领姚家宅之第四十六师在日军攻击压迫下溃退。使日军直插厅头第四〇二团左侧阵地，包围该团。此时，我在八字桥之第三九八团，措手不及，不得已在原处应战。与第四〇二团几乎成一个90度的拐角，形成向西的作战正面，势甚危殆。幸而作战的第二天即7日，广东部队巫剑雄师到达增援，但该师不是向敌军外翼反包围，而是对向西正面延伸，老老实实地在那里挨打。

战斗的第三天，第四〇二团仍坚守厅头，逐屋争夺，团长赵天民负

伤，以后成残。中校团附叶迪负重伤，少校团附王家骏阵亡，营长连长基本上伤亡殆尽，士兵前赴后继，伤亡更为惨重。但到最后仍有部队死守厅头的一角，屹然不动，直到作战的第五夜，才把阵地移交给教导总队接替。

在八字桥之第三九八团团长曹振铎负伤后，仍带伤坚持指挥作战。第四〇一团连接第四〇二团右翼，受其影响，曾一度动摇。作战的第三天下午，一时电话中断，我很担心出问题，立即率工兵营向该团增援。当我们接近第四〇一团阵地时，见到该团团长朱志席和零星部队向后转移。当他们看见我亲自率部到前线时，该团立即稳定下来，转危为安，继续激烈的战斗。我军官兵就是在这样的激烈战斗中坚持下来，使敌人的攻势徘徊不前，再衰三竭，这次战斗坚持了四天五夜，才由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这个总队比一个师的实力还强）接替我第六十七师的全部阵地，由他们继续阻击日军进攻。

扼守苏州河上泗江口公路大桥

9日夜间，第六十七师把阵地移交完毕后，于10日凌晨前开向七宝镇休整。部队开到七宝镇，只休息了一天，当夜接到薛岳的命令，限第六十七师务必于11日到达安亭车站附近，扼守苏州河上泗江口公路大桥，掩护全军总退却。

我接到命令时，的确感到部队已经打得七零八落，筋疲力尽。如何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当时为了应急，决心把四个团的战斗兵集中编到第三九八团和第三九九团，每团编足两个营，以便投入战斗，归第一九九旅旅长胡琏指挥。而把其余所有的勤杂人员，编为第四〇一团和第四〇二团两团的营底，归旅长杨勃率领，立即开赴后方接领新兵。11日上午，部队编配调整完毕，即分头行动。

我率第一九九旅实则是四个营的兵力，于11日傍晚到达安亭火车站附近，在泗江口公路大桥的苏州河北岸占领掩护阵地。此时，公路大桥已由第十九集团军的工兵部队装好炸药，只要一按电钮，便可将公路桥彻底炸毁。当时，安亭以西所有村落房舍，俱已有部队宿营，非常混乱。师部和旅部在一起，都在距离泗江口公路大桥以西相当远的小河边的村落宿营。入暮以后，由东而来，由南而来，向西退却的大军，漫山

遍野，争先恐后，如潮涌一般向西急行，部队混乱不堪言状。

师部很快与在济公桥的第十九集团军指挥所架通了电话。我与薛岳总司令通了话，我向薛总司令报告当前情况，告诉他，我师只有四个营的兵力，在这里掩护，我师以东以西都没有联系到掩护部队。薛总司令告诉我，他已命令巫剑雄师在我师右翼担任掩护。于是我派人四出寻找巫剑雄师部，最后终于找到了，与巫剑雄取得了联系。但是，巫剑雄与所属部队失去了联络，对部队失去了掌握，无法将部队配置于掩护位置，以遂行任务，因而误了大事。

当日深夜，日军挺进队在泗江口以西十几里的地方，偷渡过苏州河，骚扰和袭击我退却部队，造成了我军更大的混乱，以致有自相践踏等现象。当夜，我正在电话中向薛岳总司令报告情况，突然在电话中听到了枪声，薛总司令在和我讲话时，惊慌失措地中断了电话。当时，我判断集团军总部可能遭到袭击，事后听说，日军的挺进队是夜间由泗江口以西10余里的两棵树渡口，混在退却部队中渡过苏州河，向我混乱的退却部队袭击，同时也袭击了薛岳总司令的指挥所。在这一情况下，我即转移到泗江口，直接掌握部队，为应付情况的变化。出乎意外的是泗江口公路大桥方面平安无事。快天亮时，退却部队已通过完毕，公路大桥也已由负责的工兵部队炸毁。于是我指挥所部向北进入丘陵地带，经无锡、宜兴、广德、誓节渡、宁国达到皖南山区，进行保卫南京的外围作战。我师在宣城附近与日军相持。

王应尊

我军官兵具有同仇敌忾，不怕牺牲，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 1907年生，山西阳高人。

- 1937年，任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上校团长，参加淞沪会战。
- 1944年，任第九十军二十八师少将师长。
- 1945年，指挥第二十八师参加豫西西峡口战役，在友军的协同下，经过连续四个月艰苦战斗，歼灭日军一三九联队，之后被调任为二十七军中将军长。

血溅杨行、刘行记

王应尊

1937年春季，胡宗南的第一军由甘肃开至江苏徐州，接替了郑洞国第二师在徐州和归德一带的防务。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前夕，派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刘超寰辖第一、第二两个团接替黄杰税警总团在海州连云港和赣榆一带的防务。各部队一面担任防务，一面积极备战。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在上述情况下，胡宗南部的第一军官兵抗日热情沸腾，积极要求开往前线，与日本侵略军决一死战。

开办抗日将校训练班

胡宗南在徐州将第一军团营长以上干部集中学习，专门派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吴允周到陆军大学聘请了几位教官，如伍培英、曾继远等前来训练班讲授抗日战术。在学习中，以日军为作战对象，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研究对敌战术，特别是对付海陆空联合作战的敌人的战术。在学习中，不但学习战术原理和图上作业，而且频繁地进行了大规模陆空联合作战的实兵演习，提高将校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作战能力。这一学习一直进行到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胡宗南从庐山开会回来才结束。在学习班毕业典礼上，胡宗南传达了庐山会议的情况和对日本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的决定，希望大家迅速回部队，鼓励全体官兵积极完成一切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开往前线，参加抗日救国战争。这实际上是对全军下了动员令，学员们受到极大的鼓舞，感到无比的高兴。

第一军同仇敌忾，奋勇抗敌

所谓胡宗南部，实际上在当时就是第一军，胡宗南任军长。该军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李铁军）和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文），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当时我是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团长。

1937年8月底，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得十分激烈时，第一军奉命从防地用火车输送到上海附近的昆山和南翔一带。由于日本空军白天不断空袭，我军活动异常困难，只能利用夜间行动。9月初，始陆续到达刘行、杨行一带。原来的任务是增援在宝山作战的第六师。当我团到达刘行附近时，宝山已经失守，第六师残余官兵被日本空军低空追逐扫射，溃不成军。我因无法前进，当即就地占领阵地，阻击日军，以掩护我军主力的到达。在这种情况下，全军奉命担任杨行、蕴藻浜和纪家桥之线防御，与右翼罗卓英的第十八军取得联系。各部队利用黄昏和夜间到达指定地点，连夜构筑工事。

翌日拂晓，日军先是用空军轮番侦察和轰炸，又以黄浦江的军舰猛烈炮击，接着以步兵进攻。日军虽是陆海空联合作战，火力比我强大，但我军官兵具有同仇敌忾，不怕牺牲，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战斗不断发展，形成了艰苦的阵地战，几乎每一阵地都经过反复的争夺，使日军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我军由于防地狭窄，又无既设工事，而日军陆海空的联合作战，特别是黄浦江敌舰的炮火对我军的威胁太大，经过几昼夜的激烈战斗，我军第一师和第七十八师遭受了重大伤亡。据我所知，仅第一师李铁军部伤第一旅旅长刘超寰和我二人，第二团团长杨杰和第四团团长李友梅二人阵亡，营长以下军官和士兵伤亡约达80%。第七十八师官兵的伤亡基本上与第一师差不多，严映皋就是当时第七十八师仅存的一个老营长，后来提升为团长的。

根据这种情况，为了减轻日本海军的威胁，我军奉命撤到刘行、顾家宅和罗店之线，继续作战。战线虽然后撤了一些，但仍没有脱离日海军火力的威胁。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我军的伤亡日益增加，战斗力大减，继续坚持下去显然是有很大困难的，于是由陶峙岳的第八师接替了我军防务。第一军开到昆山附近进行第一次补充。在补充的同时，胡宗南部奉命扩编为第十七军团，胡宗南任军团长，所属部队除原第一军两个师外，增加了陶峙岳的第八师，共三个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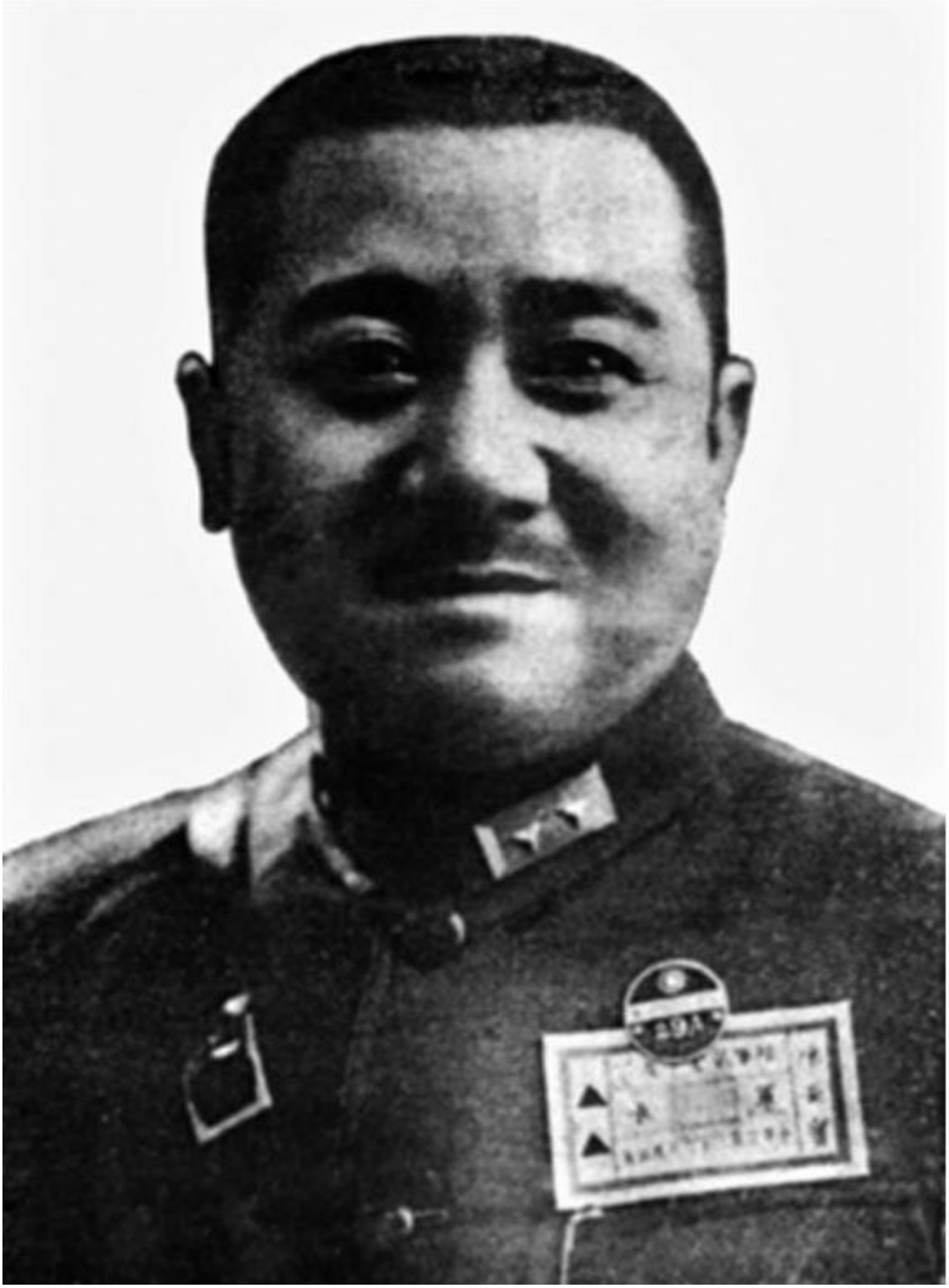
勠力同心，浴血抗战

在昆山附近整补和扩编以后，即奉命到蕴藻浜、陈行、大场之线。这次战斗较前更加激烈，经过几天的战斗，全军官兵伤亡竟达80%以

上。这次战斗，因为吸取了前次的经验教训，重要指挥官伤亡比较少些，团长阵亡二人，文于一就是这次负伤的。但营连长以下的干部所剩无几，士兵更不用说。后由广西部队接防（事后听说广西部队接防后，打了三天就打光了），第一军又调至黄渡附近进行第二次补充。这两次补充，官兵的素质比较好，都是从后方未参战部队中自愿要求上前方抗日的官兵中调来的。因此，补充之后，不仅能作战，而且都很勇敢，很快恢复了部队的元气，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例如贾亦斌就是第十军组成的参战营的营长，整营补充到第一军的。这个营官兵非常勇敢坚强，给敌以重创，贾亦斌负伤不下火线受到表扬，后调为旅参谋主任。这是胡宗南集团在上海抗战中之所以能够从9月上旬一直坚持到全面撤退的主要原因。

10月中旬第一军又调至苏州河南岸继续作战，担任南纪家桥、北新泾之线的防守任务。这次作战没有前几次激烈，伤亡也不太严重，一直坚持到11月初，由于日军从金山卫登陆，严重地威胁到我军侧背，不得已我军从上海全线撤退，胡宗南第十七军团奉命经南京转到汉口。

陈安宝



为抗日而生，生当作人杰，为抗日而死，死亦为鬼雄。

● 1892年生，字善夫，浙江黄岩人。

●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多次请缨上阵杀敌。10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在独山、虎啸桥、广陈镇一线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 1938年7月，升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兼第七十九师师长。

● 1939年5月6日，在南昌会战中激战日军，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 1940年7月7日，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回忆陈安宝将军

周小莲

陈安宝将军，字善夫，生于1892年，浙江省黄岩县横街乡马院村人。他天资聪颖，胸怀大志，在小学念书时，深受校长、老师的器重。因家境贫寒，小学未毕业就辍学了。当时还是清末，他感于国弱民穷，立志图强。1911年到南京考入伍生队，后转到湖北省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考入保定军校第三期，1916年毕业，担任浙江陆军第二师排长、连长。

1926年，国民革命军进入浙江，他看到了曙光，毅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营长。参加了浙、苏、皖、鲁、冀、豫、鄂等省的北伐和西征各大战役，先后参战40余次，屡建战功，升任团长和旅长。1935年，升任师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陈将军部队在潼关、渭南、高陵一带驻防。同年10月，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在山西忻口对日军作战中不幸壮烈牺牲，灵柩运到潼关，我与善夫都参加了追悼会，并送了挽联。我想起以往与郝军长夫妇的亲密情谊，而今郝军长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已英勇捐躯，不复相见，感到万分悲痛！善夫心里更加难过，他扶柩痛哭，仰天长叹道："国破山河碎，这是军人的奇耻大辱。郝军长为雪国耻，热血洒在疆场上，我们应该像他那样，为抗日而生，生当作人杰，为抗日而死，死亦为鬼雄。"

1937年11月，陈将军部队奉命开赴淞沪一带后，他率领部队从嘉兴连夜急行军赶到平湖以西布防，分兵据守独山、虎啸桥、广陈镇等战略要地，防线曲折80余里，与日军激战十昼夜，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坚守了阵地。1938年2月，又奉命率领部队从诸暨渡富春江，向余杭敌人进攻。他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伏击从杭州方面来援的敌军，与日军激战一昼夜，打得敌人尸横遍野。敌人用了20多辆载重汽车把尸体拖了回去。他经常对官兵说："我们是中华儿女，不能让小日本鬼子欺侮，只要我有一口气，一定要与敌人血战到底！"由于陈将军英勇善战，运筹帷幄，图立战功，深受上级的信任和嘉奖、部属的爱戴，人们赞誉他是

常胜将军。但在我脑子里永世难忘的，是他那颗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国杀敌、不惜牺牲的赤子之心。

随着抗战日益激烈，前方战事，日趋紧张，我心里对陈将军也日益记挂。部队在诸暨时，我事先未告知就到部队去探望他。他见到我时，既严肃又很惊异地说："在这战火纷飞的时刻，你怎么到前线来？"当天便劝我回老家上饶。后见我有点不愉快，就说："我也很想家，想念你和孩子。国事，家事，孰轻孰重？你是明理人，不用我多说。现在，将士们都说'日本侵略者未灭，何以家为？'平日我们虽然恩爱，国难当头，怎能儿女情长？望你速急回家，好好抚养孩子。万一我在前线有个三长两短，你也不要过分悲伤，要教育孩子，继承父志。"我听了很是不安，也很感动。从此以后，我每次写信都说我和孩子身体都很好，劝他不要惦念，鼓励他奋勇杀敌，早日光复国土。

不久，陈将军奉命转入杭、嘉、湖沦陷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他在敌后进行深入的政治宣传工作，安抚在敌人铁蹄下幸存的民众，收编当地青壮年和在杭州嘉兴等沦陷城市潜伏人员，组织力量，进行暴动。其间击毙敌人、缴获枪支、炸毁车辆、击沉船艇，其数甚多。

1938年8月，陈将军以战功晋升为第二十九军中将军长，仍兼第七十九师师长，部队转入江西东乡一带驻防。当时南浔线正面形势严重，陈将军亲率第七十九师星夜进占德安以北阵地，掩护友军安全转移。为了战斗需要，他奉命接替友军阵地，在隘口与日军第一〇一师团激战，敌人凭借鄱阳湖船艇和陆空军优越武器，向我军阵地进攻，陈将军昼夜不息，奋勇督战，坚持了31个昼夜。后因部队伤亡过重，才撤回后方休整补充。

1939年3月，日军越过修河，进犯南昌。4月，陈将军奉命率第七十九师从浮梁兼程奔赴东乡，在抚河和鄱阳湖滨布防。敌人在我军攻击下，处境困难，利用其空军和炮兵优势，进行轰炸和炮击，同时调遣部队增援。5月3日，陈将军奉命指挥预备第五师、第二十六师和第七十九师等部反攻南昌，限五日到达目的地。因时间紧迫，他未等部队全部到齐，就带领幕僚，先行奔赴庄港指挥。因渡河工具缺少，部队行动迟缓，5日下午才到达沙窝章村，先头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军、师后面的通讯连、辎重排和两个团，也被高坂的敌人拦腰截断。他当机立断，亲率师长刘雨卿、军参谋长徐志勖，带领身边的特务排（即警卫排）向敌

人反攻，很快地夺回了被敌人侵占的桐树庙的西北高地。敌机六架，轮番轰炸，炮火密集攻击，左翼龙里张方面，敌我已处于混战状态。陈将军留下的预备队，已经用光，他就带领随从官兵，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赶往督战，激战中，师长刘雨卿负伤，陈将军仍然沉着指挥战斗，侍卫劝他从壕沟中转移，他坚决不干，誓与官兵共存亡。5月6日下午5时15分，陈将军不幸中了敌弹，伤及心脏，壮烈殉国，时年48岁。他终于实践了自己的报国誓言，对于他的牺牲，我万分悲痛！事后，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明令褒扬。中国共产党对抗日阵亡将士，也甚为悼念，1940年10月7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张自忠、陈安宝等将领举行了追悼会。会场上高悬毛主席挽词“尽忠报国”，朱总司令挽词“取义成仁”，周恩来副主席挽词“为国捐躯”。朱总司令在追悼会上讲了话，号召“全国军人要一不怕死，二不要钱，要为国家民族而牺牲奋斗”。最后，大会通过了致诸抗日阵亡将领家属的慰问电。

陈安宝将军是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牺牲的，是无上光荣的。作为他的妻子，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陈将军牺牲之时，我才29岁，40多年来，我历尽了人生坎坷，饱经忧患，但晚年还好。1983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陈安宝将军为烈士，黄岩县人民政府为他竖立了墓碑。1984年4月，恢复以他名字命名的黄岩县“安宝小学”校名。上饶市人民政府给了我烈属待遇，把我儿子调到上饶市工作，照顾我安度晚年。现在我的孙儿、孙女都已走上工作岗位，我的心情已大为舒畅。陈安宝将军在天之灵，也可感到安慰了。

叶佩高

腾冲战役的胜利，是霍总司令指挥有方，全体官兵英勇效命，腾冲人民鼎力协助，我仅尽其天职而已。

● 1902年生，海南文昌人。

● 1937年，任第十一师三十三旅少将旅长。同年5月，被正式授予陆军少将军衔。8月，参加了淞沪会战。

● 1938年元旦，被授予云麾勋章和干城奖章各一枚，因在淞沪会战中的优异表现而被提升为第十一师副师长。

● 1939年5月，正式接任第十一师师长。

● 1940年10月，任第五十四军参谋长。

● 1945年8月，代表战胜方在海南岛上接受日军的投降。

● 1987年8月31日，病逝于美国。

忆叶佩高将军在腾抗战事迹片断

叶奋平

抗日战争反攻腾冲部队为二十集团军，下辖五十三军和五十四军。五十三军下辖一一六师和一三〇师。五十四军下辖一九八师、预备二师和三十六师。当时我在一九八师师部特务连，跟随中将师长叶佩高在前线作战，对其作战思想、指挥方法、顾全大局、关心群众等，知之较多且详，略书片断如下。

灰坡和北斋公房之战

1944年5月11日黄昏，一九八师奉命由栗柴坝强渡怒江反攻腾冲。翌晨攻灰坡敌据点，是时叶师长一反常态，脱下粗布军衣，穿上毛呢戎装，雄赳赳气昂昂地赴前线指挥。我暗想：师长穿着一身整齐特别军装，不是容易被敌人发现，很危险吗？迨至战斗开始，敌人据险固守，以逸待劳；我军跋山涉水甫到，地形敌情尚欠了解，战斗一时失利，部队退将下来，看见戎装整肃的师长，岿然挺立在前面，马上停止脚步。师长一声令下："踅回去，往前冲。"全体官兵立即转向敌人，再次发起进攻。我始领悟叶师长严装上阵的思想和用意：一是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二是肃军纪鼓士气以克敌制胜。灰坡是北斋公房敌人的前沿阵地，要攻北斋公房，必须先夺取灰坡。敌守我攻拼命搏斗，激战经旬，占领该地。

敌人败退北斋公房，据险顽抗。我军进出灰坡，越过韭菜地，沿着冷水沟一路扫荡攻击前进。北斋公房，地势险峻，荆棘丛生，无路可循，运动困难；气候恶劣，终日雨雾，寒风刺骨；况敌早已凭险设防，构筑坚强工事，尤其在北斋公房附近通过高黎贡山顶路旁的敌垒最为坚固，用合抱粗的大树构成二层，尽管大炮轰击、飞机投弹轰炸了上层，下层仍安然无事，而且居高临下，非常难攻。一九八师五九二团上校团长覃子斌和数百名官兵就是在进攻北斋公房敌堡垒阵亡的。五九二团的官兵用血肉、用不怕牺牲的拼搏精神，数次血战，终于攻开了敌军堡

垒，扼守的日寇除一人活着外，其余全部被歼。北斋公房的险要地势加上坚固的堡垒，实有一夫当关、万夫难攻之势。在攻北斋公房的同时，师部派遣五九三团迂回奇袭桥头、马面关之敌，策应北斋公房正面作战。在我军猛攻下，敌军不支，将全部被歼之际，突然援军到来，猛烈反扑，我军抖擞精神，迎击敌援，一鼓作气，歼其半数，人仰马翻，敌军不敢恋战，遗尸遍野，狼狈溃逃。至此腾北咽喉之北斋公房，为我攻占，部队则超越险峻艰难之山顶隘口，跟迹追击败退之敌，桥头之敌又凭所筑据点顽强抵抗。我主攻部队和迂回部队会合后，发起强大攻势，血战二旬余，敌终不支，溃退南逃，我尾追到护珠寺油灯庄一线后，进驻上下马场。

西门和拐角楼之战

一九八师五九三团自大佛寺、老草坡追敌前进，占领玉泉村，将至西门，敌出大队猛扑，在玉泉村大路两旁稻田中，我军阵亡官兵少校营长郭振楚等三四百人，尸压禾稻，遍地横竖，血染田水，处处鲜红。然而，我军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再接再厉，狠击顽敌，誓歼日寇，以复国仇，寸土逼进，占领西城，敌寇终成瓮中之鳖。

我军攻占来凤山和肃清城外之敌后，8月2日由南面入城，分三路向北进攻，敌人节节败退，龟缩到北城墙、拐角楼和饮马水河一带负隅顽抗。我军采用内外夹攻战术，重新部署兵力，五十四军的一九八师、预备二师和三十六师合击拐角楼，策应五十三军城内作战。敌在拐角楼城墙上构筑的工事，固若金汤；北城墙上设置的火网，万条火舌密集，进攻、占领，更增困难。更出人意料的是，在北城墙附近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上，狡猾的敌人借密叶遮蔽架设着机枪监视着外围，当我军前进到射程内时，突然，敌人的机枪猛烈扫射下来，我官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一个连继一个连的官兵倒下去，更增加了我军对敌人的愤恨，杀敌之志更切。大树上的敌人架设的机枪被发现了，集中火力，猛轰猛扫一阵，狡敌如落崖的死猪，掼落树下。众战士一拥而进，硝烟石块，泥土横飞，不辨东西南北，亦不顾火烧弹射，打烂了金汤暗堡，击破了拐角铜墙，如猛兽闯进城内，横扫土主庙，围攻县政府，生擒汉奸县长钟镜秋，斩头示众，人心大快。此战对攻城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周

之后，龟缩在城东北隅和饮马水河之敌，悉被歼灭，宣告全城克复。

来凤山和攻城之战

我军陆续攻占飞凤山、宝峰山、老草坡等地的敌军据点，敌失去了东西北三面屏障，龟缩城内，借坚厚的石城墙和最后唯一屏障——来凤山，顽强抵抗。我欲攻城，必先夺来凤山。来凤山上日军之堡垒是日军入侵中国构筑的最坚固的工事之一，共构筑有五个堡垒群，仅次于龙陵松山。7月26日，五十四军和五十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同时发起进攻。预备二师主攻来凤山顶敌垒，一九八师、三十六师和一一六师（属五十三军），侧击来凤寺、海关、验货厅、白衣阁、小团坡，在空军配合下，血战竟日，一一攻占。是时一九八师已移驻和顺乡。

敌退入城内，与城内守敌合并，编为一个混成联队。四门紧闭，深沟高垒，企图固守待援。8月2日，我利用空军轰炸的城墙缺口，由南面紧逼进城，先把城墙上之敌人一一肃清，后从东西南三面攻入市区，展开巷战。敌凭借坚固的暗堡工事和改造的街市房屋、挖掘的暗道，冷枪暗弹，飞蝗射来，我军虽然伤亡惨重，而战士们必死不胜的决心，是阻止不了的。匍匐摸索，或顶尸前进，喊杀震天，与敌拼搏。历时40余昼夜，至9月14日，将敌全部歼灭。边疆重镇，复见天日，军民同欢，举城共庆。一九八师各团伤亡惨重，攻城时战斗力不足，叶师长派遣特务连参战，连长传达命令时，士气高昂，各个争先报名杀敌，挑选其中60名，编成混合排，进城参战。迨至全歼日寇，战争结束，该排阵亡过半。叶师长这种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安危的高贵品质，令人敬佩。

重光不言功

反攻腾冲战役，自1944年5月11日渡怒江起，至9月14日克复腾冲城止，历时127天，自夏至秋大小战斗10余战。共生俘敌军官四员，士兵60余名，营妓18名，毙敌军官100余员，士兵6000余名。我军伤亡官佐1234员，士兵17075名。其中一九八师阵亡官佐126员，士兵1335名。一九八师师长叶佩高，每战必亲临前线指挥，对鼓舞士气，及时决策，克敌制胜，起的作用极大。腾冲战役最为剧烈，战果也极辉煌，是抗日战

局的转折点，开全面反攻胜利全部歼敌的先声，驰名遐迩，誉满中外，震慑敌寇。11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国抗日战争全面胜利，腾冲光复，叶师长晋升五十四军副军长。他谦虚地说："腾冲战役的胜利，是霍总司令指挥有方，全体官兵英勇效命，腾冲人民鼎力协助，我仅尽其天职而已。"腾冲失而复得，损失惨重，以城内言，断垣残壁，无一完屋，秃树焦木，遍地灰烬，弹痕累累，瓦砾塞路。叶副军长目睹此状，殊深怜惜，遂与刘楚湘、张问德等地方士绅开会磋商，创办一所学校，由地方供校址和一部分经费，由叶副军长修建校舍和聘请教师。磋商停当，留一九八师政治部副主任罗履仁和我筹划建校事宜，叶为校长，罗为代校长，我为总务主任兼教师，另从昆明、贵阳聘来一批教师。校址选在大盈江畔的毗卢寺，校名定为腾冲大同职业学校。1945年春开学上课，腾冲重光，首次听到弦诵之声。开学不久，叶副军长奉命北上抗日。后来，学校因经费困难，于1946年秋在李根源老先生主持下，大同职业学校与其子李希泌办的商科学校合并为腾冲县立职业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腾冲职校又与女中、腾越中学合并为现在的云南省腾冲第一中学。叶佩高副军长既是英勇善战、功勋卓著的武将，又是热心教育、关心学子的文士，博得腾冲人民赞扬永志不忘。当时的云贵监察使、反攻滇西作战部队督导李根源有诗云："海南有猛将，重光不言功（腾冲以9月14日为重光节）。止戈思讲艺，黉舍启大同。"

阙汉骞

战场是军人人格之极致表现的地方。

● 1902年生，字拨云，湖南宁远人。

● 1937年，任陆军第十四师步兵第四十旅少将旅长。8月，率部参战淞沪战役，在罗店等地与敌激战。

● 1939年夏，任陆军第十四师少将师长，参加长沙战役和昆仑关战役。

● 1944年春，升任陆军第五十四军副军长，7月升任第五十四军中将军长，反攻滇西，攻克滇西重镇腾冲，嗣与友军连克龙陵、芒市、畹町。

● 1945年元旦，获三等云麾勋章，后协同新一军接收广州。

● 1972年11月11日，病逝于台北。

阙汉骞将军与腾冲歼灭战

李生纬

我参加过“剿赤”、抗战、“戡乱”诸役，但在脑海中，印象最深仍以腾冲之役为最。在对日抗战的环境中，由于滇西地理环境的特殊，我方武器装备不够理想，敌人工事之坚固、抵抗之顽强，使这场战斗进行得惨烈非常，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一位前在石牌实践学社受训的学长告诉我，有位日本教官上课时问学员：“中国最成功的歼灭战是何战役？”有人答以“赤壁之战”。日本教官说：“赤壁之战曹操和几位大将都逃回去了，我看腾冲之役才是中国最成功的歼灭战，因为日本军队全军覆灭，一个也没有跑掉。”听到这话，我心中感到无限快慰，因为我们已为国家创下了一个成功的歼灭战例。同时怀念我的老长官阙汉骞将军，由于他卓越的领导，使得这场振奋人心、增强“抗战必胜”信念的一战得以完成。

阙汉骞将军身材魁梧，声如洪钟，讲话斩钉截铁，令出如山，他的气魄，真是巍巍乎如山如岳，令人由衷地起敬，每当战事激烈之时，他总是神态从容，指挥若定，真有名副其实的大将风范。他不苟言笑，纪律极严，对部属提拔照顾，爱民如子，有机会追随他的人，都能在他严肃的表情之外，体察慈祥而纯真的感情，但到了战场上，则是军纪严明，丝毫不得宽贷的。

中国远征军反攻腾冲之役，我们遭遇到了河川战、山地战、攻城战。眼见弟兄们无视于敌人的存在，仰攻山峰时，奋不顾身，累死而上。在山头狭道上，伴着枪炮声响，血肉齐飞而毫无惧色。在山缘绝壁一步一步攀登，从不稍作迟疑。在枪林弹雨中强行登城，置生死于度外。在城内反攻肉搏，虽伤犹战的情景，皆是震撼人心的史画，这种战斗精神，有赖平时革命思想的熏陶、军纪的严明，以及主帅坚定的意志。阙将军常对部属说“战场是军人人格之极致表现的地方”，“打仗就是打人格”。当年将士用命，以忠勇爱国的情操表现其人格。我常想，腾冲之战，真是革命军人人格的最佳表现，也是主帅人格表现之极致。

我军视死如归，不计牺牲地歼灭凶残顽寇，正是中国人人格的表现，那些遇难的弟兄正是中国国魂之所系。

兹将腾冲歼灭战之经过分段说明，供史学家参考，并纪念阙汉骞将军。

滇缅战场敌我形势

民国31年，日寇五十六师团等沿密支那、腊戍、畹町、龙陵、芒市的滇缅公路长驱直入，进窥滇西。其后，龙陵之敌越惠通桥，强渡怒江，进据桥头。时三十六师击溃来犯之敌，阻敌于西岸，粉碎日寇会师昆明之迷梦。此后，我军与日军隔江对峙。日寇时相侵扰。

五十四军原辖十四师、五十师、一九八师共三师，驻防云南文山，入侵日军震于五十四军声威，皆不敢犯我滇南。

民国32年敌由印缅侵入麻厄岐河流域，盟军告急，中枢令五十四军十四、五十两师由副军长阙汉骞将军率领，自云南祥云起飞，越过喜马拉雅山圣母峰，到达印度解盟军之危。该两师留驻印度，编入新一军和新六军，皆有辉煌战绩。阙将军仍返回云南坐镇。嗣后，中枢决定由滇西发动反攻，三十六师、预二师编入五十四军，军长由副总司令方天兼任，副军长阙将军仍任之（民国32年7月25日升任军长）。一九八师师长为叶佩高将军，三十六师师长为李志鹏将军，预二师师长为顾葆裕将军。

滇西反攻 强渡怒江

民国33年春，国军发动滇西总反攻。反攻滇西，必须攻克滇西重镇腾冲，要进攻腾冲必须越过怒江和高黎贡山。这一山一水是敌人在腾冲的最佳防线，却是我军的极大障碍。

五十四军奉命为攻击第一线部队，民国33年4月，部队陆续运动抵达怒江东岸，完成渡江攻击准备。有人说长江界限南北，战时犹如一道天堑，而怒江之险则有过之。怒江的狂流是由西康高原经高黎贡山直泻而下，入缅甸则为萨尔温江，两岸皆千尺悬崖，水势湍急，流速每分钟

在120米以上，雨季则增至300米。百余里间除栗柴坝、猛古等渡口可利用特制渡船勉强通过外，其余地方都不能行舟。每年雨季，河幅往往增加为200多米，渡河则更加困难，因此，这对于敌人对抗我军是很有利的。而此时正值雨季。

我军由于渡江工具非常缺乏，只可利用少数特制的民用渡船和少数美制橡皮艇。更令人忧虑的是，我军并未接受过特种训练，并不熟练操舟和登陆要领，以致困难重重，其危险性自不待言，然而我们终于奇迹般地登陆于彼岸。

这是民国33年5月间的事，“五月孤军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千余年前诸葛武侯南征时的艰苦，我们现在又作着新的尝试，当时我们都相信这是求生存之道，是成功复国之路，凭着这信心我们要强渡怒江，杀敌于彼岸。然而就在这时，日寇却低估了我军的能力，他们滥用了“后退配备”的河川防御战术。此法就是防御部队将其主力放在后方，只安置少数部队在河边，对方渡河之时，监视部队稍作后撤，等对方兵渡一半时，方转取攻势。由于此时对方兵力分散在河之西岸，很容易将其击破歼灭。

这种“后退配备”战术便是孙子所说的“半渡而击之”。这原本是正确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日寇岂能料到我军有着“人定胜天”的本领，我军有着革命精神与斗志，在上述恶劣的气候、地形、装备与缺乏训练的情况下，能顺利地取得胜利，现在想来似乎真有神助。

在于敌有利的情况下，敌人本可阻我渡江，或击我于半渡的，然而，我们都能安然全军渡河，并建立了坚强的滩头阵地，这不是奇迹么？阙将军说：“这是由于准备秘密而周到，加上我军作战力之坚韧，所以粉碎了敌人‘后退配备’河川防御的企图。”

五十四军于5月11日下午7时起，趁着黑夜在栗柴坝、猛古渡、水井、康郎、缅戛、大沙坝六处开始渡江，到12日拂晓止，只用了10小时光景便渡过怒江到达西岸，虽然遭到日军的攻击，但位处优势的日军反而为我所击退，记得克劳塞维茨曾说：“河川是好的防御，但如遇强攻，河川便是弱者的防御了。”此番我军强渡成功，正可印证他的理论，也证明了唯有向最危险的道路前进，才是成功之道。

寒雨险越高黎贡山

军队强渡怒江之后，面临的就是高山险阻。高黎贡山横踞怒江西岸，其地形是由北向南蜿蜒而下，沿怒江进入滇西，再折向缅甸，绵延数百里，形成天然屏障，最高的山峰海拔6000余米，矗入云霄，陡峻险阻。山中的森林都是原始的，丛叶密布，蔽日遮天。山中可以通行骡马的道路只有南斋公房、北斋公房两个垭口，陡峻而急倾，下雨的时候就很难通过，虽有两三条羊肠小道可以横过山脉，但都是经溪流侵蚀而成的谷道，崎岖危险，攀登的人稍有不慎，就会坠崖而死。在雨季时间，6月至10月间，山上隘路有些变成了山溪，有些泥泞深可及膝，滑得站不住脚，人们的鞋上经常拖着几寸厚的泥，同时因为山谷中的空气流通困难，瘴气及毒蚊随时都能侵害人的生命，而我们的士兵连蚊帐、雨衣都没有。盘踞高黎贡山的敌军，曾以一个联队的工兵，费时半年，使用现代筑城材料，在战术要点上筑有碉堡式的据点、鼠穴式的散兵壕、鸟巢式的树上工事、蟹洞式的掩蔽体。其后又不断地加强整修，使每一个据点能够互相支援，联贯编成大规模堡垒群的坚固阵地，构成数重火网，具备近代永久筑成的优越性能。高黎贡山有着上述险阻的工事，再加上敌人刻意为战事经营，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工事，已足以令攻击者却步。另外还有一件令我军困扰的事，就是气候的恶劣。高黎贡山山顶的气候寒冷异常，作战时有时要派人在前面扫雪，部队方能推进；山麓的气候却又是酷热的夏天，使人闷热不堪，这对作战有很大的影响。怒江之战初期胜利的原因之一是日寇想不到我军会在雨季开始时发动那样大的攻势作战。但是雨季在后来也确实为我们带来行动上的困难，严寒的天气，士兵们缺乏御寒的被服，也没有雨衣，身上背着武器弹药和七天的粮食，头上淋雨，脚上沾泥，体内还在流汗，很容易生病。山上气压又低，氧气不足，稍不留意，坐下去就站不起来，常常就这样死去，同伴们自顾不暇，也无力相救，单单三十六师冷水沟一役，沿途冻毙者便达300余人（但到达冷水沟后挟优势炮火，两小时便将敌阵摧毁）。牲口骡马一旦陷入泥中便挣扎不出，死亡亦以数千计。由于高黎贡山地势高峻，经常云雾笼罩，空军固然失其作用，炮兵也通视困难，一定要等到正午云消雾散时才能活动，可视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因此，攻击在气候上受到很大限制。我军渡江后，第一个攻击目标是大尖山和唐习山，它是怒江西岸第一个要点，是高黎贡山的锁钥，敌军每一据点由上而下，射击较易命中，又有俯瞰展望之利，加之敌方守备大尖山、唐习山者，系以前在北海道所训练之“黑风队”，乃著名的山岳兵团最有力之

一部。我军处在这种一切利于防守，而不大利于进攻的情况下，又遇到顽强的对手，我们只能凭借旺盛的士气和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心，以精神战胜物质、战胜环境、战胜敌人。我们的战士喘息在险峻的羊肠小道上，攀登爬行，铲除隘路上的障碍，随时都冒着受敌机袭击或各个击破的危险，尤其是我们缺乏山地作战装备，炮兵和步兵的重兵器都没有背负装备，以致行动上更受到阻碍，火力也相对减少，我军是攻击者，必须在山中日夜不停地作战，但本身携带弹药、粮秣皆极其有限，后方运输能力又极薄弱，时因补给不够而影响战况进展，所以问题十分严重。尤其山中有时虽见一村，但食料饮料皆非常缺乏，不能就地取得。由于重炮不能前来参加战斗，飞机亦因草木云雾不能找到正确目标，所以我军唯有始终保持高度牺牲精神，发挥我中华民族既坚且韧的特性，与敌拼斗，每至机关枪与迫击炮相奏，山鸣谷应之际，我军战斗勇士无不裹伤再战，无视于生死，在火网中冲刺，踏着弟兄们的血迹向目标迈进，而在与凶顽敌人拼命搏斗之同时，还要抵抗饥饿、疲劳、严寒酷暑与疾病。虽然我们的运动缓慢而艰苦，但我们终于冲上峻峭的山峰，当然牺牲也极为重大。此后小沟头、灰坡的夺取，冷水沟之战斗，南北斋公房的占领，马面关、朝阳地之反复激战，桥头两度攻下，瓦甸之克敌，均甚艰苦，其牺牲也与大尖山、唐习山的激战情形类似，现仅略述高黎贡山最重要据点北斋公房之战情形如下。

北斋公房之日军凭借工事之坚固，据险顽抗，一九八师为减少伤亡，以小部监视，主力却由北斋公房之南北侧绕越，向桥头、马面关攻击。在炮、空火力支援下，将北斋公房日军与后方的主要交通线完全切断，5月21日开始攻击北斋公房，激战近月，终在预二师一部及三十六师支援下，击退增援日军，于6月16日攻克北斋公房。是役毙敌大队长以下300余人；我五九四团覃子斌团长不幸阵亡。日军因后援早为我所断，已沦至割食同胞尸肉之景况。战至6月21日，高黎贡山阻我西进之敌已大致肃清，我军主力乃在龙川江东岸略事整顿，至6月底，各师皆越过龙川江准备对腾冲展开攻击。此时我军兵力已大量耗损，有的团兵力已不及一个营，战斗进行之惨烈可想而知。参加过新几尼亚岛上的欧文史丹莱山脉作战的美国军官和战地记者都认为高黎贡山的作战比欧文史丹莱山要艰难多了，而他们更佩服我们，只靠一点简单的饭菜便能越过这种地形，并达到硕大战果。

腾城外围据点战斗

日军自龙川江东岸撤退后，因我军不断追击，几无喘息余暇，迄6月25日，概已退守腾城附近，期凭借城墙外围，拼死抵抗。而腾冲城郊东有飞凤山，南有来凤山、芭蕉关、文笔坡、营盘坡、文笔塔等要点，以及飞凤山侧的娘娘庙、董库，大盈江岸的龙光台、毗卢寺、白衣阁、小团坡，城北的观音塘等重要据点。这些据点都有三道铁丝网，三道外壕之工事。攻城必须先攻下城外各据点。我军于6月27日展开攻势，首日占领南北宝峰山，继而芭蕉关、飞凤山、娘娘庙及董库也相继占领。至7月5日腾城向北道路，已完全为我控制。各师损失皆重，如三十六师一〇八团第一营编制800余人，攻下飞凤山据点后只剩100余人。

展开攻势的这一天，即6月27日，我和顺乡的处境，正遭遇到最危险的一天，鬼子们大批人马由县城绕道金银堆，约正午12时先抵达水碓，进入和顺乡，再遍布到各巷道，及围起中天寺（寺内，乡人在里面暗设办理接洽国军、供应粮秣等事务处），敌人全副武装，还携带汽油，意欲抢掠物资，拿去囤积城里，然后放火烧屋，使国军不能用此作据点。这是千钧一发的危险时间啊！乡人一时慌乱，东躲西窜狼狈之极。尤其中天寺里的办事人员，更难设想，忙于逃命！和顺乡夙负敦淳的美德名气，犹如神灵感召，这时，恰巧国军的攻势正抵达芭蕉关土锅铺一带，闻鬼子下乡，当即发炮过来，枪弹声一时轰隆，骇得鬼子们措手不及匆忙逃奔城里。至下午5时左右，国军前锋预备二师罗营长带队陆续进入和顺，乡人方得安定下来，得免于这场大灾难。一直到光复后，房屋整齐无损，乡人都认为乃罗营长的功劳。这位营长，因与乡人相处融洽，战后，安家于李家巷寸家。这场经过，是和顺人记忆最深刻的“六二七”大事。复原瓦城后，同乡人于是日举行聚餐以纪念之。6日我军进占陈家巷、何家寨、田心坝。7日晚预二师向老草坡攻击，激战至8日午夜，始行攻克。9日续攻龙光台、毗卢寺，敌退大盈江北岸，形成隔江对峙。

16日霍揆彰总司令召集攻城部队师长以上诸指挥官于护珠寺商讨攻城部署，乃决定各师积极准备，20日再行攻击。结果因连日大雨，攻击未能如期展开。

7月25日，奉电令：方天将军专任副总司令，五十四军军长由阙汉

骞将军升任，当日交接完毕。两位将军各具特殊性格，在领导统御方面皆有天生禀赋。

26日久雨放晴，碧空如洗，阙将军在张家坝指挥所召集各师师长，面授攻击来凤山要旨，12时许，各师在我空军轰炸后开始攻击，下午营盘坡、文笔坡相继攻克，入夜敌军数次夜袭均予击退，次日晨2时，敌行决死反攻，我军奋力与敌肉搏，战至拂晓，终将来犯之敌全部歼灭，并续行攻击，近午攻占象鼻子，13时半攻下文笔塔。至此，日寇称为要塞的来凤山遂全入我手。是役，敌遗尸200余具，虏获轻重武器极多。三十六师与预二师攻占来凤山之翌日，亦将小团坡、白衣阁、叠水河等坚固据点先后攻克。敌之主力被迫退入城内。

此时五十四军指挥所，已由张家坝迁到和顺乡上庄，继而总司令霍揆彰亦迁住和顺图书馆内，预二师驻扎张家坡张家宗堂，其他部队，分扎于绮罗、大董、董库等地。和顺乡民房建筑多为三房一照壁，宽敞整齐，能容纳的部队较多，大部分房屋都驻有国军，成为军民一体，辅助作战。恢复国土，国军所需粮秣肉食，各家只剩下一小点外，一概献出供给，全乡所养的猪、牛，每日轮流宰杀，前后千条以上。为着争取胜利，与前方战士合力杀敌，乡人义勇热烈乐而为之。住在我家的方诚团长对我说，他经历过的战场不少，像和顺乡，这样处于枪林弹雨回罩之下，村民不顾危险，守护家园，更齐心地协助国军作战，不惜人力物力，支持应付，诚属少见，令人佩服。我回答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团长莞尔笑之。

阙将军再任军长，获此胜仗，欣喜之余，特骑爱马至来凤山顶拍照留念。其时战马长啸三声，更壮威仪，将军吻马面后返回和顺乡指挥所，是日加菜进餐，并加发马夫20元。

围攻腾冲 血染古城

城郊的飞凤山、老草坡、龙光台、毗卢寺、来凤山等高地相继为我军攻占后，敌主力遁入城中，并以一部扼守东城外税务司署、帮办衙门、白马庙，北城外饮马水河及拐角楼，西城外西林寺及英领事馆等据点。

腾冲古城，建于明正统时期，为我国标准式之城墙，内分东南西北

四区，有如“田”字，高约八米，厚约六米，城垣之构筑，下为巨石，上为砖砌，城上有城垛，外有城壕。内驻日军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及十八师团一一四联队等，除部分于高黎贡山战死，城中敌人在万人左右，当日军退守城内时，即决心死守，便将百姓全部赶出城外。腾城经日军两载经营，工事极为强固，城南为来凤山，东、西、北三面地形开阔，阡陌交错，河流纵横，接近困难，为易守难攻之地。

7月28日，阙将军率重要幕僚登来凤山前线视察，并于和顺乡对各师、团长指示机宜，翌日决定攻城，部署如下：

（一）三十六师以小部控制小山脚、和顺乡，主力展开于东营以南之线；以一〇六团（团长谷宾）对南门城墙，以一〇七团（团长麦劲东）对西门城脚。

（二）一九八师以一部守备尹家湾及董库，主力展开于陈家巷、何家寨、饮马水河；以五九二团（团长廖定藩）对拐角楼；以五九三团（团长陶达纲）对饮马水河，准备攻击。

（三）预二师守备来凤山。

围攻期间，前进指挥所设在来凤山顶侧方，阙将军每天率两位作战参谋在该处指挥作战。来凤山标高不大，但攻腾冲城之战争的进行及日军在城内的活动，在望远镜中皆一览无余。

8月2日，一切准备就绪，下午1时，三十六师、一九八师南北同时发起攻击，三十六师一〇七团几位弟兄攻至城脚无法返回，乃于城壕中向内挖掘，忽闻人语，乃于夜间加派人手，果挖至城内，遂以第二连兵力强入，虽连长刘恩宪上尉阵亡，仍占得西南城脚据点，但因敌火猛烈，后续部队无法进入。一九八师在北，因地形开阔，火网浓密，接近困难，乃于距城200米处构工事暂停。我攻城时，离城稍远，日军便不开枪，及至离城百米左右，日军万枪齐发，发则必有死伤，无奈地势如此，除了往前硬冲亦无其他办法。

挖掘地道 九次荡决

一连数日，我军以炮火掩护，用云梯爬城，前仆后继，死伤极重，然皆未能成功。因日军除守备城垛外，并在城根及城墙腰部设有枪眼，

一旦接近，即为射杀。直至7日，以一九八师佯攻北城，牵制敌人，由三十六师挖掘地道，分别以工兵用炸药破坏南城及西南城角，再以步兵强行突入，美空军亦助我对城俯冲轰炸，炸开城墙数处。但举凡城墙有一缺口，日军便在两侧以机枪封锁，并于缺口后配置掷弹筒，不啻为死亡陷阱，然我官兵全无惧色，在炮火弹幕掩护下强行攻入，虽死伤累累，终能攻入城中。

入城后，因敌工事坚固，扩展不易，遂就地构筑工事，暂行固守，入夜，敌拼死反攻九次，均为我击退，战况极为惨烈。此后每夜，敌皆利用夜间，向我占领之城墙和饮马水河攻击，幸我官兵沉着应战，占领之阵地得以巩固。敌城既为我突破，阙将军为迅速歼灭敌人，乃重新部署，令守备来凤山之预二师亦加入攻击。

15日晨4时，各师开始攻击，预二师攻占南城墙缺口，再以兵力向南门城楼攻击时，受敌侧击，未能成功；三十六师向英领事馆攻击，对方工事坚固，进展困难，鏖战竟日，仅占领碉堡一座；一九八师一度攻入拐角楼，终因伤亡重大，乃就大盈江北岸与敌对峙。

当此之时，为向南城方面扩张战果，阙将军乃令一九八师以一部担任饮马水河及大盈江通西门大道一线警戒，主力转于叠水河水碓间地区，向南城攻击。

8月19日拂晓，阙将军下令开始攻击。各师进展顺利，至21日间，预二师首先下城，攻击东岳庙、电报局、玄天宫及督办公署；一九八师攻占南门城楼西侧缺口，并向右扩张，与预二师取得联系后，以五九三、五九四团（团长董铎）两团突入城中，进抵田家巷；三十六师则攻下英领事馆，一〇八团（团长李定陆）攻占西城墙缺口三个，并向北延伸300米。21日奉总司令命令，规定西半城为五十四军作战地区（东城为一一六师攻击）。

各师随即继续攻击，一九八师攻下高等学堂，预二师攻下女中及县党部，三十六师攻占西城数处缺口。各师日有进展，日寇亦全力反击，敌我逐屋逐巷血肉相搏，战斗激烈，至8月31日全军已进抵西门街一线。

9月5日，一九八师五九三团攻下文星楼；7日，五九三团攻抵距北城百余米处，五九四团攻占县政府及北城墙；预二师以吴、李两团（吴心庄、李颐）由南向北，以方团由北向南，与一九八师协力将县政府、

极乐庙及北城墙完全占领；同日，三十六师攻克拐角楼。此时，西半城已完全克复，任务完成。

五十四军完成任务后，当夜奉总司令命令，以三十六师开腾龙桥附近警戒，阻敌增援。这一夜间，我们和顺乡曾做出突出而记忆价值的一段事，就是上述三十六师有急令马上要开拔，全腾各乡镇此时已无余粮可分负担，最后结果，和顺乡火速地拼凑得几千斤米，当时得以应付急需。这件事曾得到长官的赞扬："和顺乡出力大，办事有为。"并以一九八师向右回旋，由西向东协助一一六师攻击，翌日预二师抵财神庙，一九八师攻下北门并东进百余米，时一九八师叶佩高师长调升，由刘金奎将军升任师长。

在攻击中，东门城防空洞中获日本全部侵华计划共两册，当即送军政部。

9日两师冒雨进攻，激战竟日，一九八师和预二师进抵财神庙东端，完成总司令交付任务。同日，三十六师亦到达指定位置布防。

是日国军俘敌四人，其中有一人据供称系台湾籍，名白炳璜，曾毕业于台湾农业大学，随军到腾冲任指挥部书记（人称他白师爷），愿供陈紧要消息："10日将有日机来腾上空助战。"我空军经布设准备，果然第二天，敌轰炸机架、战斗机六架飞临腾冲上空，即遭我机迎击，激烈空战，不几分钟，敌机被击四架，余向西逃遁。该消息证实正确后，该俘不但生命幸免，而且加以另待。战争结束仍住在和顺乡，与乡人相处较好，还给他在土锅铺农场经营数年，后闻返回台湾。

10日，敌空军飞临腾冲助战，被我空军击落四架，一架坠落来凤山，离指挥部仅数米。这架坠机的残骸，事后几天张本鸿约着我上山顶去看，他还拆下一两样小零件带回来。当晚预二师攻克龙王庙、李家塘。是日，美军联络组一少尉联络官阵亡，军长深表痛惜。敌机共来两次，两次均被击落，之后遂未再来。

翌日，两师再度猛攻，进展颇多，已攻抵东北城角，并向南推进150米。

12日，两师于完成任务后，奉命重新部署，第二度回旋，由北向南攻击。当日一九八师进展七八十米，五九三团攻占饮马水河。翌日，预二师攻占龙王庙东侧民房，战斗激烈，建功殊多的李颐团长不幸于是役

殉国。

顽敌勇猛 寸土寸尸

9月14日拂晓，我军协同一一六师进击残敌，肉搏血战至9时许，除南城角一部日军数十人向南溃逃，余均被歼（十余人）或自杀，代理指挥官太白大尉战至最后焚旗自杀，在逃者数十人，经派队追杀，亦全数就歼，腾城内已找不到一个日本活人或伤兵，腾冲之战，至此终结，除十余俘虏外，日军全数就歼。

据幸存之营妓称，日人在大势已去时，便将营妓（多为韩国及中国台湾籍）集体射杀而后自杀，东北城角坑道内的堆堆白骨，即为集体屠杀之营妓。战事终结后，第二天李祖和我们几人去城内游看，曾目睹这些堆尸。又据俘虏供称：日军指挥官藏重康美大佐某日开会，适逢我空军大轰炸，指挥官及重要干部多人遂被活埋于坑道内，故由太白大尉代理。

日军虽然尽遭歼灭，其侵略必败，亦固属罪有应得，但其战斗精神，亦令人钦佩，日军皆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自始至终未闻有投降者，负伤三次以上仍继续战斗者比比皆是。相对的也可想见，腾冲的收复是我们的战士寸土必争地踏着自己弟兄和敌人尸体争回来的，我军之惨重牺牲无不在日军之下，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

战后腾冲满目疮痍，实已“片瓦无存”，在城中巡视，已无法分开何处是街道，更无论住户之门开向何方，只剩下一片颓垣，只有尸臭和城外跑来的野犬，凄凉景象，非身历其境，实难以想象。有一位一九八师的营长形容是：“没有一片树叶没有两个以上的弹孔，没有一幢房子，可供人临时避雨之用。”据正式的统计：“城内屋宇尽成粉碎，夷为平地，一片瓦砾，计毁学校、公署、庙宇20余所……”我想那些统计数字和战前腾冲房舍的统计数字应该是一样的。受苦两载的腾冲百姓，虽然房舍尽毁，仍兴奋非常，因为只要国土重光，家园是不难重建的。

美军顾问拍成电影

当时的美军顾问史塔尔将军（后曾任美国陆军部长、印第安那大学

校长），特将攻城经过情形，补拍成电影，带美国宣扬我军之英勇。史塔尔将军后来在我国时，不论公私场合，都一再表示他们对阙将军的崇敬。他之所以对阙将军如此推崇，就是因为他目睹了腾冲战场上阙将军的卓越指挥及领导才能。

继腾冲大捷之后，五十四军挟胜利之余威，续以破竹之势，远征军各友军连下龙陵、遮放、芒市、畹町、南坎。民国34年1月，远征军与驻印军会师，中印公路遂告打通，外援物资以源源引进，抗战胜利之基础于焉奠立。

勒石纪事 名将千古

由战争性质来看，从5月开始，首先是雨季星夜敌前渡河，是为“河川战”；接着仰攻高黎贡山，是为“山地战”；山中茂林参天，有严寒、酷暑、毒蚊、瘴气，又是人与自然之争的“丛林战”；敌退守城中，我军奋力攻城是为“攻城战”，入城后白刃相接，是惊心动魄的“肉搏战”；最后杀得日寇片甲不留，总结则是光耀史册的“歼灭战”。我五十四军健儿在这一连串的激烈战斗中，壮烈成仁者成千上万，但在这关系民族存亡的战斗中牺牲，身去功成，死又何憾！为纪念腾冲大捷殉国的英勇将士，阙将军特于来凤山上勒石存纪，碑文如下：

曾同甘苦好兄弟，身去功成起我悲。
畴昔英风回想象，只今剑气凛须眉。
一抔埋骨真吾土，万口传名为尔碑。
手酹清浆酬国土，临风不觉泪交垂。
重泪何堪慰国土，吹笳重着祖生鞭。
扶桑东下八千里，航海南行四五天。
魂助声威来飒爽，寇将溃败急戈铤。
云开白日堂堂见，照尔精忠入简编。

回顾自渡怒江以后，五十四军在攻城之前，便已有重大牺牲，在攻高黎贡山时，在崎岖山道上，冻毙、病死、阵亡者皆难以数计，至腾冲攻城时，按理应已是强弩之末，日军则以逸待劳据城防守，而我军仍能在兵疲马困之余奋勇杀敌，创下震惊国际的腾冲大捷，无非官兵受领袖

感召，深切体认此役关系抗战之成败、民族之存亡，加上阙将军英明的领导，卓越的指挥，终能将士用命，以鲜血凝铸惊天地泣鬼神的腾冲歼灭战。阙汉骞将军与五十四军自是蜚声中外，名垂青史，政府为表扬五十四军功勋，特颁荣誉旗一面，阙将军获颁云麾勋章一座。阙将军毕业于黄埔四期，转战南北，功勋彪炳。除战功外，将军于书法上自成一家，有高深造诣，印有《四体千字文》传代，当代名书法家于右任等皆曾予极高之评价。

1972年阙将军逝世时，某一文学家综述其生平有云："报国有百姓，传世有不朽之书法。"至今匆匆已十年矣，笔者不敏，仅能依五十四军军部《滇西作战日志》等史料，并访问旧时长官袍泽，共忆往事，略记腾冲之战始末，以为纪念，并悼念壮烈成仁的英勇将士。

方靖

官兵不能擅自后退，只有拼死与阵地共存亡。

● 1900年生，字海濂，江苏江都人。

●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

● 1938年春，任第七十九军七十六师副师长，7月任第七十五军十三师师长，参加武汉会战。

● 1939年，率部驻鄂北，参加冬季攻势作战。

● 1942年3月，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12月任暂编第九军军长。

● 1943年10月，改任第六十六军军长，参加鄂西、常德会战。

● 1944年9月，任第七十九军军长，驻防四川内江。

● 1990年7月，因病逝于北京。

虬江、宝山、月浦、广福血战记

方靖

战前敌我双方的情况

八一三淞沪抗战前，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原驻武汉，8月11日奉命轮运南京担任卫戍。于12日乘轮东下，13日午后抵南京下关时，得知日军已在上海方面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占领上海，形势紧张。我师于14日下午奉命车运上海，15日拂晓前到达南翔车站下车。天明后，敌机40余架对南翔车站大肆轰炸，幸而我军已提前向四郊疏散，未受大的损失。

第九十八师编制是两个旅（每旅两个团）及直属部队炮、工、辎重各营。师长夏楚中，副师长王甲本，参谋长罗广文。第二九二旅旅长吕国铨，副旅长陈集辉，第五八三团团长路景荣，第五八四团团长胡一。第二九四旅旅长方靖，副旅长龚传文，第五八七团团长侯思明，第五八八团团长向敏思。师的装备是以国产装备为主，每团三个步兵营，每营有重机枪一个连；每团有八二迫击炮一个连；每步兵连有捷克轻机枪六挺；师炮兵营有江南造七五厘米山炮六门。

第九十八师在淞沪抗战的经过

虬江码头战斗

8月15日晚，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旅奉命由南翔车站进至新市区马玉山路，接替第八十七师沈发藻旅在马玉山路虬江码头向公大纱厂之攻击准备位置。第二九二旅亦须进至马玉山路以西地区结集，暂归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指挥。我当天夜间到虬江码头，经交通壕进到趸船上，见有市政府的武装警察一个连担任守备，同时看到三四百米远处的黄浦江内有日本兵舰两艘，没有灯光。我当时看到阵地防御工事太薄弱，担

心易被登陆之敌攻破，必须增构钢筋水泥工事。

8月16日，敌机数架从早到晚对我不断轮番轰炸扫射，因制空权在敌手，致使我军部队日间行动大受限制，只能在黄昏后开始活动。8月16日至20日，每晚协同第八十七师向马玉山路公大纱厂一带敌人阵地进攻，因无重火器，皆未能奏效。我空军在日间偶尔出动两三架飞机，如遇到敌高射炮射击即行飞避，不起丝毫作用，从20日以后，不再见到我飞机。

宝山、月浦战斗

8月20日，日增援部队盐泽师团一部由宝山狮子林登陆，侵入罗店，向我第十一师进攻。当晚，第九十八师奉令调到宝山月浦方面，归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当时师的部署以第二九二旅第五八三团守备宝山及狮子林炮台之线，阻敌登陆；第二九四旅在月浦以东地区占领阵地，构成村落防御，拒止敌人。因此时我后续部队尚未到达，必须固守阵地待援。

8月25日，日军在狮子林炮台及宝山之间大举登陆，首先攻占狮子林炮台。至8月底，我第五八三团第一营（营长姚子青）固守宝山县城，被敌攻破，全营官兵壮烈牺牲。此时日军约有两个联队向我第二九四旅月浦阵地展开攻势，利用海军炮击我阵地，每分钟发射炮弹百余，并用系留气球升空观测，命中效力相当准确。但敌步兵前进缓慢，每进一小段必构筑机枪掩体工事。敌以步炮空联合作战，而我则以步枪、机枪、迫击炮应战。有时派出逆袭部队与敌激战，利用村落构成据点工事，逐村防守，约坚持一星期之久，所有村落阵地多被敌机敌炮击毁，我官兵伤亡很大，但士气很旺盛。后改变以村落房屋为据点的办法，在村落阵地前缘百米的空地构成阵地坚固工事，拒止敌人，因此伤亡日渐减少。

某日正在激战中，接到保安总队吉章简电话，传来消息说，国共两党现已真诚合作，共同抗日，共产党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促其实现而努力。当时全战场官兵感到无比欢欣，士气更加旺盛，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团结抗日无比坚强的力量，胜利一定属于我国人民。

9月初旬，已形成阵地战，每天都有相当大的伤亡。因在战争初期缺乏经验，所构筑的工事太薄弱，不能抵抗15厘米榴炮弹，因此有许多人员武器被敌炮击埋葬在掩蔽工事内。全师官兵伤亡达4960人，阵亡团长一人，伤团长一人，阵亡连营排长200余人。经过三四次补充，所补的官兵都是由后方部队中抽调而来，随时补入连队，发给武器，立即开上火线，加入战斗。有的刚上去就负伤，送入医院，他还不知自己所在部队番号。每天每营、连要增补几个营、连长，因为当时防御工事不坚固，官兵不能擅自后退，只有拼死与阵地共存亡。

9月10日晚，第九十八师将阵地移交给胡宗南部第一师接替，后撤至嘉定县城及其外围，一面整补，一面构筑预备阵地。

据我所知，在9月10日前后，我军已有十几个师先后到达上海战场，陆续加入南翔南北之线阵地。先后投入战场的计有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九十八师、十一师、十四师、六十七师、三十六师、一师、九师、六十师、九十师、五十九师、三十二师、十三师、六师以及两广部队、川滇部队等，还有些不知道番号的部队。此时蒋介石为了鼓舞士气，已明令发表胡宗南为第一军军长，李延年为第二军军长，王敬久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宋希濂为第七十八军军长，夏楚中为第七十九军军长。

广福战斗

第九十八师经过一个月的整补以及构筑预备工事，复于10月20日晚进驻广福镇方面第一线阵地，接替第十三师防务，与敌激战。当晚广东部队第一六〇师，协同第九十八师、第二九二旅由广福镇阵地正面向敌阵地猛攻，已陷入敌火网内，直至21日天明未能奏效，我进攻部队后撤整理。此役我第九十八师第二九二旅四个营自营长以下官兵皆壮烈牺牲。

21日晨，我第二九四旅接替第十三师广福镇阵地后，继续与敌战斗。此时阵地形势是由罗店西北向南沿徐行、罗店间，经刘行、广福、老陆宅至公共租界西侧之线。敌我双方皆构成坚固工事，形成阵地战，我方阵地工事掩体系用铁路的钢轨作横梁支柱，能抗15厘米榴弹炮弹，异常坚固。同时奉指示说，国联正在开会，要我们官兵尽力固守阵地。

这是幻想国联开会，强令日军撤出中国。

此时，第九十八师的阵地正面，不足一公里，敌我对峙，每天伤亡不多。我阵地左翼是第九师第十八军部队，右翼是广东部队第一六〇师，再右是第六师周岩部及第三十二师等部。

相持至11月初，整个战场情况起了变化，因敌军增援部队由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向我右侧背大迂回。此时作战中心已移到松江、青浦县朱家角方面。因此全军即于11月12日晚间放弃上海战场全部阵地，全线向常熟、昆山方面撤退。当时官兵思想，认为常熟、昆山有国防永久坚固工事，能作持久抗战，待机反攻，因此在撤退时并不气馁。

11月12日晚10时，我第九十八师由广福镇阵地撤至嘉定城预备阵地，担任掩护右翼友军安全撤退。13日晚间，经嘉定向太仓、常熟撤退时，有十几个师的部队拥挤在一条公路上，争先恐后，遇到敌人的飞机在上空投照明弹，不断轰炸扫射，致使秩序大乱。尤其在太仓县分路口，原定第十五集团军第九十八师与第二十一集团军广西部队皆向右往常熟，其他各部队皆向左往昆山。此时混乱不堪，有的应向昆山的，却向常熟，有的应往常熟的，却向昆山走。

国防工事近似虚设

11月15日拂晓，第九十八师刚抵常熟，即命第二九四旅迅速占领城东既设阵地，第二九二旅任城防守备，迅速进入阵地工事。当时发现既没有现地工事位置图，找不到工事位置，亦找不到钥匙。据当地老百姓说，工事位置图和钥匙是由保长保管的，而保长早就逃跑了。

我官兵随即按方向寻找工事位置。所谓国防工事，钢筋水泥机枪掩体在公路大道两旁南北三四百米之线，仅有十几处像坟堆的土包一样，当时掘开上层，有的是机枪掩体，没有钥匙打不开，只有立即钻开。有的扒开了是棺材，不是水泥工事。再向三四百米以外去找寻，就找不到水泥的掩体工事了。我们只有急急忙忙地占领阵地，构筑临时工事。阵地前面隔着一道十余米的小河，对岸的树木房子很多，从前没有扫清射界。我们正在占领阵地时，而敌人也到小河沟对面占领阵地，开始战斗。我所占领的掩体工事皆没有联络交通壕，每个掩体工事仅能容一班兵、一挺轻机枪，在日间不能联络，后方粮弹也送不上来，只有在夜间

补给。我官兵以为退守到国防工事线上定能持久抗战，现在看到公路南北两侧二三里处，仅有十几座水泥掩体工事，如再往远处就没有工事了。至于湖内湖边上，皆没有防御设备，使官兵大失所望。

本日下午，有敌机20余架对常熟城轮番轰炸，同时有日军一个中队从我两个集团军的间隙，如入无人之境，窜入常熟城北能俯瞰全城之虞山（当时罗卓英第十五集团军同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之间有八华里的空隙）。

16日，在虞山上的敌人增到一个大队以上兵力，以机枪和轻榴弹炮火力控制常熟城。17日、18日、19日，罗卓英亲自指挥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彭善）反攻虞山，曾一度将虞山夺回，毙敌甚众。经过反复争夺，并于18日增加第四十四师协同进攻虞山之敌，敌人由浒浦镇方面登陆，向常熟城郊进攻。我第九十八师在常熟城沿北门、东门至大悲桥以南之线，与敌激战。直至19日下午，奉命同第十八军第十一师、第二十一集团军（广西部队）及第四十四师，撤出常熟阵地，强行通过被敌炮火封锁的第二十四号桥。20日下午，又同各友军先后退到无锡市。22日，第九十八师奉命随同第十八军向皖南广德方面撤退，第二十一集团军向浙西方面撤退，其他部队向常州方面撤退。

第六十六军宜都、松滋作战经过

方靖

作战前敌我态势

1943年10月，沙市方面之敌约一个联队，在沙市南岸太平口、黄金口一带。宜昌方面之敌第三十九师团主力，仍在当阳及宜昌南津关一带；一部在宜昌南岸二流坡以及古老背、董市等处。

我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第四十四军的四个师，在临澧、常德间；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两个师在石门、慈利，另一个师（第五十七师）在常德；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第七十九军在公安、藕池口，第六十六军在松滋、枝江、宜都沿江守备；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在三斗坪；第三十军（军长池峰城）在宜昌以西下红溪、平善坝与宜昌之敌对峙；第十八军罗广文部在三斗坪、石牌附近。

第六十六军的部署和作战经过

第六十六军（军长方靖、副军长宋瑞珂、参谋长王靖之）辖第一八五师、第一九九师，6月10日前后奉命开赴松滋刘家场、茶园寺附近，以第一八五师接替第九十四军第一二一师，任松滋、枝江、宜都一带沿江守备；以第一九九师在渔洋关、仁和坪抢筑预备阵地工事；军部驻在刘家场。

1943年11月1日，沙市方面敌约一个联队，由松滋方面渡河西犯，同时，宜昌方面敌约一个旅团渡过长江，进占宜都，企图西犯。

我第十集团军预定作战计划，是采取后退配置，准备占领子良坪、仁和坪、聂家河间之线，阻止敌人。

第一八五师主力部队，已撤至朝阳、聂家河之间，阻敌西犯，并留一部（约一个营）在敌后机动打击敌人，以及侦察敌之行动，随时具报。

3日，当面之敌由公安、黄金口、宜都方面全线向西进犯。上午敌人便衣队进扰西斋、茶园寺。第七十九军准备黄昏后，由暖水街后撤至子良坪南北地区之线占领阵地，阻止敌人。

第六十六军遵照集团军总司令部作战计划，部署如下：

（一）第一八五师着于本日黄昏后开始后撤至聂家河南仁和坪间占领阵地，左与聂家河西北第九十四军第一二一师取得联系，右与第一九九师相衔接，阻敌西进。仍派一个营留在茶园寺、洋溪、朝阳、王家畈地区机动打击敌人，并侦察敌之行动随时具报。

（二）第一九九师（缺第五九七团）着于本日黄昏后开始后撤至仁和坪占领既设阵地拒止敌人，左与第一八五师衔接，右与子良坪方面第七十九军阵地相联系。该师第五九七团（团长黄坤山）以第一营占领刘家场以东一带山地，准备在敌后机动打击敌人，并搜集情报随时具报。团主力部队潜伏在刘家场通向仁和坪大道两侧山地内，打击敌人后方补给联络线，并侦察敌后情况随时用无线电具报。该团（缺一营）于本日午后先在刘家场西端通向仁和坪大道两侧占领阵地掩护，等待军部及直属部队通过后，再逐步向西后撤，执行指定任务。

（三）军部及直属部队在第一九九师（欠第五九七团）后尾行进。

4日上午8时，部队在行进途中遭受敌机两架轰炸扫射，未受损失，于午后全部到达仁和坪南北地区指定位置。

集团军总司令部转来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已调第八十六军第十三师（师长靳力三）暂归第六十六军指挥作战。"

第六十六军又作了部署：

（一）我当面之敌现已由刘家场向仁和坪前进，其兵力不详。

（二）第一九九师（欠第五九七团）着在仁和坪进入既设阵地，右与子良坪方面第七十九军取得联系，左与第一八五师相衔接。第五九七团仍服前任务。第一八五师在仁和坪以北至聂家河间占领阵地（聂家河不含），右与第一九九师衔接，左与聂家河以西第九十四军第一二一师联系。

（三）第十三师暂在渔洋关集结待命。

（四）军部位置于仁和坪。

7日，敌人约一个联队，突破我第七十九军子良坪、卸甲坪防御阵地，该方面战况不明。刘家场方面敌约一个旅团，正向我仁和坪方面攻击前进，其先头部队已逐步逼近仁和坪，正与我第五九七团阻击部队激战中。我右翼卸甲坪方面之敌约一个大队，已窜到我仁和坪以南地区。我第一九九师当夜放弃仁和坪，退守渔洋关。

9日，敌人约一个联队，侵入仁和坪后，续向渔洋关进犯，我当即命第十三师猛力反击。激战一天，该敌退回仁和坪转取守势顽抗，我第十三师对仁和坪之敌进行包围反击；第一九九师即由仁和坪、卸甲坪之间突入敌人后方，打击敌人由仁和坪、刘家场之间增援的部队；第一八五师在仁和坪西北地区集结待命。

10日以后，我第十三师（属第八十六军）、第一九九师连日反攻仁和坪，虽与该敌多次进行阵地争夺战，并付出较大伤亡，但进展不大，形成阵地战。敌飞机两架不断在上空盘旋掩护侦察，防我进攻，守敌每日白天在民房内休息睡眠，夜间则聚集在山坡上防我袭击。敌派出小部队向我阵地骚扰袭击，均被我守备部队击退或击毙。

我第一九九师第五九七团在仁和坪、刘家场之间不断截获敌人的辎重粮弹及少数马匹等，造成敌人补给困难。

11月中旬有几夜，敌人夜袭第十三师师部，形势紧张，师长靳力三要求将其师部位置向后移动。我当时对该师长在电话中说："在夜间无论如何紧张，决不能移动，以免影响士气，造成混乱。"结果撑过去了。

我的军部位置距第十三师师部指挥所不足一公里，夜间经常紧张得不能休息。有一夜，我在电话中向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请求说："军部指挥所位置太接近第一线了，请求拟于明日向后移动一段。"王答复："决不能移动，以免影响部队士气；如遇到敌人袭击，一定要拼死抵抗。"

11月下旬，我第十八军罗广文部由聂家河、刘家场间渗入刘家场、暖水街、西斋敌后，破坏敌人由太平口至津市间的交通补给线。该部不断破坏敌人的临时公路，击毁敌人汽车多辆，使敌人补给增援大感困难。第十八军当时没有携带这一地区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以致行动迟滞，后由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命驻恩施中美空军混合部队派飞机空投了所要的地图。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策应六战区作战，派方先

觉第十军由益阳向占领常德之敌攻击，进至沅水南岸德山附近，该军预备第十师师长孙明瑾阵亡，部队与敌隔水对峙，未能渡河。

12月4日，奉命派第一八五师参加反攻石门的战斗，同时我第十三师、第一九九师对仁和坪之敌进行猛力攻击。侵入石门、子良坪、卸甲坪、仁和坪、聂家河一线之敌，不敢深入西犯，在这一线与我相持到12月13日（先后计43天），开始全线总退却。我第一八五师派在聂家河以东敌后游击的一个营劫获敌机投下的通信袋，内容是总退却的作战命令，令各部即日退守宜昌、沙市原防。通信袋由我游击营指派便衣排长由敌后绕道送到军部，我虽立即转报总司令部、司令长官部、军事委员会，但已延误了四天时间，致使我军失去了向敌进攻的良机。如果部队的通信设备完善一点，能给该游击营配备无线电发报机，就不致贻误戎机了。

14日夜间，当面盘踞仁和坪之敌开始向东撤退。我第十三师即于15日拂晓前向王家畈、枝江方向追击前进，第一九九师即于是日早上6时向刘家场、茶园寺、洋溪方面追击前进。15日以后，敌退守宜昌、沙市原阵地。第七十九军恢复公安、藕池口阵地，第六十六军于12月22日恢复松滋、枝江原守备线，战役结束。第六十六军在这次战役中共伤亡官兵850余人。

宋瑞珂

我们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而战斗，敌强我弱，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 1908年生，山东青岛人。

● 1937年，率部参加淞沪会战。

● 1940年6月，升任第一九九师师长,参加枣宜会战。6月参加宜昌战役，与敌人激战十多天。

● 1943年春，升任第六十六军副军长。5月，参加鄂西会战，至6月上旬，取得大捷。同年11月，参加常德会战。

● 1944年9月，获五等云麾勋章，并升任第六十六军中将军长。

● 1945年2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 1995年，在上海逝世。

保卫大武汉会战纪略

宋瑞珂

在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抗日战争中，我亲身经历了多次战斗，而保卫大武汉的会战，尤其使我终生难忘，现将见闻所及，简要分述如后。

武汉——抗战初期的实际首都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对我发动进一步大规模进攻，我军将士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全面抗战开始。在北平、天津、太原相继沦陷后，上海亦经激战撤退，12月13日首都南京随告弃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党主要党军政首脑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白崇禧、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以及外交、财政、内政等部都集中在武汉。

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国共两党已实行第二次合作，一致对外。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由南京迁来武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组成的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陈绍禹（王明）等人都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内，叶挺、项英也在这里设置新四军办事处。作为国共合作的一个实体的军委会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以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罗致了大批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许多爱国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章伯钧等齐集这里。

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国民参政会也作为一个民主、民意机构登上历史舞台，便于共产党人和各界领袖讨论抗日救亡的主张。一个团结一致、齐心抗战的局面，从表面上涌现出来，武汉已成了全国抗战的实际首都。

日寇要占领中国，一定要夺取武汉，中国军民要坚持抗战，一定要倾注全力保卫武汉，武汉会战不可避免。

军事地理及敌我部署

从军事上看，武汉周围湖沼密布，港汊纵横，南抚洞庭，东扼鄱阳，南倚五岭山脉，东屏幕阜山、大别山，蜿蜒环抱而交于长江，形成向东之门户，北倚大别山及大洪、桐柏等山脉，西以大巴、大娄等山脉，与川黔相邻，群山环绕，中成一沼泽之平原，形成天然壁垒，有利于持久防御作战，以补助我军武器装备训练上之缺陷。

日军在徐州战役后，不但未能达到歼灭我野战军的目的，而且为我军消耗其兵力极大。西进受阻后，必须溯江而上，始可进窥武汉。我军乃利用武汉外围的有利地形，南以庐山山系，北以大别山系，构成野战阵地。日军为贯彻其武力决战的目的，乃积极调集兵力，转用于长江方面，企图深入武汉，以消灭我野战军，占领我军事、政治、商业的腹心要地。以达其摧毁我抗战意志，达到其速战速决、灭亡我国的狂妄野心。

1938年6月以来，日军由畑俊六大将统率、冈村宁次和稔彦王指挥的第一〇一、第一〇六、第六、第三、第十三、第十、第十六、第九、第二十七、近卫等师团及波田支队，先后集中于南京、合肥地区，溯长江向安庆、九江进击；占领九江后，分五路向西进犯。在长江以南：一路沿南浔铁路南进，一路沿瑞武公路西犯；在长江以北：一路沿大别山南麓趋黄陂；在大别山以北，一路沿霍山出麻城，一路沿六安、固始、潢川趋信阳，迂回武汉之北，另一路以波田支队舰队，溯江西上，陆战队沿江到处登陆。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以达其侵占武汉的目的。

我军为阻止敌之企图，以第一、第二两兵团，在庐山、九宫山、幕阜山等山脉，以第三、第四两兵团，在大别山、富金山等山脉，预筑坚固阵地，并利用江河湖沼等地隙构成多线防御阵地；在马当、湖口、武穴、田家镇构筑江防要塞，布设机雷，阻止敌人深入，给予逐次的打击。

日军分途进攻，长江两岸激战

在安庆、望江一线

我军自陇海线西撤后，日军主力向开封、郑州进犯，嗣为黄汛所阻，乃转移其主力向津浦路方面向合肥以北地区西进，先后于6月初，犯涡阳、凤台、寿县、正阳等地，并联系合肥之敌西犯。长江方面，也向大通进出。这时，我廖磊四十八军、冯治安七十七军，转进到阜阳河西岸，南到霍邱之线，阻止敌之西进，同时在合肥西北附近的徐源泉第十军，也向六安附近转进。我安庆守备及巢湖沿江之防务，则由杨森的二十军担任。1938年6月6日起，敌由合肥南犯大关，长江敌舰也在蠢动。12日凌晨，敌舰数艘，在安庆下游各处，以猛烈的炮火，掩护敌军2000余登陆，我军抱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迭次击退敌之攻击，激战至午，敌舰增至20余艘，驶近安庆，向城内猛烈轰击，入夜后，敌由安庆下游登陆江北之一部，也到达北郊，经我军阻击，敌受重创，我军乘夜向潜山转进，安庆遂陷敌手。

合肥之敌，自6月8日起，即向我杨森所部之大关阵地进犯，激战至11日，我即转移到原潭铺附近，又与敌激战之后，于13日转移至潜山附近，继续抵抗，战斗激烈，相持四日之久，敌虽集中其猛烈炮火向我强攻，我军仍屹然未动。18日，敌继续增援猛犯，我军乃撤至小池驿及太湖附近，继续阻敌西进。26日，我徐源泉部第十军由霍山方面，对太湖之敌侧上，鏖战至29日，敌死伤惨重，大部向望江，一部向潜山撤退。

这时，我为阻敌西进，即以杨森集团军占领望江、太湖之线，以徐源泉集团军占领潜山以西山地，五家牌楼亘天柱山之线，侧击潜山，太湖西进之敌，另以韦云淞三十一军部署于太湖附近，策应徐军之作战。7月上旬至中旬之间，敌以其第六师团之一部及台湾军佐藤旅团牵制我军，而将主力转用于长江北岸，我各部对当面之敌猛攻，以牵制其转用兵力。并于7月中旬，以主力占领广济、大河铺、二郎河及太湖、潜山西北之线，侧击西进之敌；一部守备宿松、黄梅、田家镇附近沿江各要点，拒止敌之登陆。7月下旬，小池口、望江等处江面之敌舰，渐次增多。25日，敌舰20艘炮击小池口刘汝明六十八军阵地，同时以飞机70余架结队轰炸，掩护其陆战队四次登陆，均被我军击退。但小池口已为敌机炮轰炸成废墟。26日，敌继续猛攻，我守军伤亡殆尽，该地遂告陷落。我军于27日，对敌猛烈反攻，该地又告克复。同时潜山方面之敌约千余，已经小池驿陷太湖，南向宿松进犯。望江方面，敌一部千余西进徐家桥。29日，进占凉亭，我韦云淞军撤至二郎河。8月2日，二郎河失

守，敌直趋宿松，以猛烈的炮火掩护其步兵冲入城内。同时敌以两个联队，进迫黄梅城，与刘汝明部激战三日后，黄梅被陷。并进至黄梅以西之金钟铺南北之线，企图协同向九江进击之敌，准备攻略武汉。

鄂东新的部署

这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牙病住在武昌东湖疗养院。蒋介石于7月16日，命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代理其职务（到会战末期，李病愈回到长官部，白返武汉仍供旧职）。7月28日白将长官部，由河南商城移驻鄂东宋埠，以便与江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取得密切联系。

8月7日，白崇禧到浠水，召集军事会议，根据李品仙、廖磊等的敌情报告，制定作战方针和兵团区分。于8月16日，下达了命令要旨如下：

左翼军团李品仙，辖第三十一军、六十八军、八十四军、八十七军、二十六军、五十五军，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向我进犯之敌，预期将他们消灭于右翼港湾错杂的地区。

中央军团廖磊辖第七军（张淦）、四十八军（张义纯）、第十军（徐源泉）、豫皖边区的游击队，以及安徽省的保安团队。

由廖磊接替李宗仁所兼任的安徽省主席。预定将廖磊留守大别山区，所以将游击部队和地方团队，均归其指挥。中央军团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窜入。在大别山游击根据地囤积粮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阻击敌人。

左翼军团孙连仲辖第三十军（池峰城）、四十二军（冯安邦）、五十一军（于学忠）、五十九军（张自忠）、七十一军（宋希濂）、七十七军（冯治安）。左翼军团逐渐诱敌西进，并集结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阵地，击破敌人。

九江以东的战斗

安庆方面敌军企图击破我长江封锁线，于6月24日，以陆海空军联合西犯。长江南岸我李韫珩十六军五十三师与敌在黄山、香山等地作激

烈的争夺战。黄山、香山，旋得旋失。敌军虽联合陆海空军猛烈强攻，但我守备马当要塞核心部队，仍不惜牺牲与敌白刃搏斗。迄26日午，要塞之一部被敌突破，但我增援部队连同核心守备部队，连续向敌猛攻，予敌以极大损害。敌乃于29日，以装甲汽艇载陆战队800余人，冒险越我封锁线，在彭泽附近之将军庙强行登陆，攻占我彭泽，我军乃停止对马当敌之攻击，占领其以东阵地，继续抵抗[1]。

7月3日占据彭泽之敌，继续西犯，与我军激战于流斯桥以东。同时敌以波田支队，乘装甲汽艇向湖口强行登陆，鏖战两昼夜，我炮台守兵，奋战击敌，伤亡殆尽。我二十六师利用湖口城与敌激战，反复逆袭至7月5日，终因敌众我寡，湖口陷于敌手。旋以十一师、十六师增援，向湖口之敌猛攻，自5日至8日，迭予敌以重创，并封镇沿江地区，惜我军缺乏重火器，射程不及，以致未能将敌军击灭于江中。

7月9日，敌自湖口向鄱阳湖扫雷，中旬以后，并逐次以飞机轰炸扫射。23日凌晨，敌利用暗夜，在姑塘（九江东南）附近登陆，与我关麟征军团之一部作激烈之战斗。旋又继续增援，与我守军在九江东南高地附近发生激战。我以李觉的七十军增援反攻，将敌击溃，并乘夜暗收复塔顶山、普泉山之线。24日拂晓，敌更以海空军协同作战，炮火猛烈，我军攻击被迫停止。午后，我李玉堂第八军续向北进之敌攻击，激战至翌晨，我雅雀山阵地被敌突破。

同时九江方面，敌机炮猛烈向我九江市内轰击，并各以一部在九江和马厂湖附近登陆，我因伤亡过重，以致无力拒止，这天晚上，向南昌铺、沙河之线以南转进。九江遂于7月26日失陷。敌以一部由姑塘南方向沙河附近截断南浔路，遂于长江以南取得向武汉进击的据点。

庐山附近苦战

日军占据九江后，为掩护其南侧翼之安全，即分向南浔铁路和瑞（昌）武（宁）公路前进。我守备瑞昌附近第三集团军孙桐萱十二军，在瑞昌以东高地严阵以待。8月上旬以来，敌常向我阵地扰乱，均被我击退，迄8月8日，敌以一部，于瑞昌东北之港口登陆，当被我军击退，至10日又有敌400余人，在该处登陆，占领望夫山、平顶山。我孙军展开攻击，将敌击退，敌再举增援，并以舰炮掩护攻击，又将两山攻占。

15日，敌另一部利用舰炮掩护，在徐家湾江岸登陆，与我军经两周之苦战，仍坚持在原阵线。到8月下旬，这方面之敌，大举增援，于24日攻陷瑞昌。同时敌舰以鄱阳湖之鞋山为根据地大肆活动。

8月20日，敌机对星子县城施行轰炸，敌舰20余艘，向星子炮击。敌一〇一师团（和田直孝）一部，向我猛攻，经我军竭力抵抗，予以重创，为避免地势不利，我军转守东孤岭阵地，阻敌再进。24日，敌又由东屎墩登陆，企图与星子之敌，夹击我东孤岭阵地，经分途阻击，即成对峙之势。

9月4日，敌挟其海陆空军之威力，猛攻我东孤岭，第五十二师（冷欣）阵地，激战终日，我阵地守军伤亡甚重，但日军较我伤亡尤多。终因敌炮火过猛，即转移阵地继续抵抗。10日敌分三路向我西孤岭第一九〇师进攻。11日，更向我烂泥塘、鸡笼山六十六军叶肇所部一六〇师攻击，均经我奋勇猛击，予以消耗后转移阵地。旋敌于9月26日，以步炮联合，向我胡思祖师金轮峰阵地猛攻，我与敌激战后，再转移于隘口阵地，继续抵抗。日军为避免正面攻击损失大，乃以一部由柏树垅、望岭小道，攻击隘口阵地我军的右侧背，我第十九师苦战之余，继续奋战，终因敌我火力悬殊，隘口于10月9日被攻陷。敌遂沿德（安）星（子）公路，迫我军于郑家桥、象山、白马山阵地。

瑞昌方面之敌，第九师团一部，于8月25日，向我王陵基所部七十二军鲤鱼山、笔架山进攻，我军予以迎头痛击后，乃向南转移。旋敌继续增援反扑，我辛潭铺、岷山、大屋李等要点相继不守。南浔路遂受威胁。

万家岭我获大捷

8月底，我军增援反攻，敌不顾损失，与我作殊死战。9月2日，敌复增兵一个联队，向马回岭突进，我以俞济时七十四军，协同黄维十八军及第四军欧震的九十师向该敌夹击。激战竟日，为保持后方之联络，乃于2日晚，将马回岭放弃，向南转移。我南浔路方面的正面部队，亦向马回岭以南对敌形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打破敌南下德安的企图。9月21日，敌二十七师团，沿瑞武公路向西进犯，企图攻占武宁，以威胁我德安。我王陵基、李汉魂（六十四军）两部协力反攻，将敌击溃，歼敌

千余。27日，敌复以一部南窜层岭，我七十四军五十八师（冯圣法）予以迎击，同时第四军欧震派队由大岭头南下夹击，另以宣铁吾九十一师和预备第六师各一部向东侧击，对敌形成包围。唯箬溪方面王陵基部失利于白水街，向修水南岸撤退，我向东侧击之九十一师和预六师各一部，亦被迫于10月2日向西转移，致包围敌军目的未能达成。敌亦增援，凭山地村落固守。此时，德星、瑞武两公路之敌，采分途击破手段，而以盘踞层岭、万孤岭（万家岭）、孤古山一带之敌，居中策应，我军为歼灭该敌，于10月6日调集第六十六军增援，协同第四军、第七十四军等军猛力围攻，争夺激烈，敌借据点工事死守，激战至10月10日，我将该敌歼灭约四个联队之众。

9月26日，我王陵基部反攻麒麟峰阵地奏功，歼敌甚多。10月1日，又全线向王家铺之敌反攻，也获得进展。2日晨起，战斗愈趋激烈。3日，敌不顾死伤，将我罗盘山阵地一部突破，我军乃转移至修水南岸。日军以近卫师团一部附炮10余门，战车10余辆，自10月11日起，猛攻我杨家洼、杨家山阵地，激战至15日，工事全毁，阵地被陷。我万孤岭以西各部队，相继后撤。16日，右翼敌军突破我第五十二、第一九〇师之象山、大岭头、青石桥一带阵地，同时，左翼第四、第六十六、第七十四军，退守马鞍山、郭背山至鲤鱼山之线整理。我中央及右翼各部队，乃转移至德安河（博阳河）右岸，于小竹山、虎山、金鸡山、德安至尖咀壁之线占领阵地，联系五十一师（王耀武）之烟包山、永丰桥阵地，拒止敌人。10月20日，步炮联合之敌千余，又向我左翼鲤鱼山阵地猛攻，当被我击退。25日，敌大举于德安附近之心佛寺强渡，经反复争夺，敌以猛烈炮火向我轰击，我第一九〇师伤亡过重，德安于10月28日，陷于敌手。10月30日，我军全部转守修水南岸高地，与敌形成对峙态势。

瑞昌阳新全线争夺激烈

日军第九师团及一〇六师团主力（一部分向七十二军进攻）于8月27日西进，向我关麟征五十二军磨山、白龙泉、望人山、武山之线阵地猛攻。同时长江敌舰40余艘，向我霍揆彰五十四军马头镇阵地炮击，我军伤亡虽大，而阵地屹立如故。同日因鲤鱼山、笔架山阵地被突破，即

以汤恩伯军团的十三军占领牛角泉、大岭山、仙女池之线，以掩护关麟征军团之右侧。8月28日以来，日军迭向关麟征军团阵地攻击，均被我击败，激战至9月7日，关军团之洪山、磨山、乌石街阵地被突破，经我军奋勇反攻，终被我击退，敌死伤遍野。此时长江敌舰，集中新洲附近，屡图破坏我武穴附近之封锁线，并炮击我马头镇阵地，经我要塞炮还击，敌损失奇重，未敢前进。9月11日，我军调整部署，将正面阵地移至雷鼓山、金鸡铺、太阳寨之线。14日，敌利用其优势的炮空威力，向我五十四军马头镇阵地轰击，经激战后，终以火力不济而陷落。9月24日，敌军冲破我武穴的封锁线，直趋富池口。汤集团军以左侧要点尽失，乃逐次转移至富水（阳新境内）南岸，拒敌直进。此时，我军万福麟（五十三军）、周岩（七十五军）、甘丽初（九十三师后编成第六军）等部，在阳新、半壁山、大冶、黄颡口、石灰窑、黄石港一带，担任湖防及江防之守备，对西犯之敌军，屡予重创。敌终利用其炮空之优势，先后于10月中旬之间，攻陷我半壁山、阳新、大冶等地。

此一作战，据日本军阀兴亡史中所述，日军颇受打击，其一〇六师团在马鞍山受到包围，补给中断，陷于穷境，苦战之中干部军官丧失甚多，依空中与地面的援助，始告脱险。8月下旬开始，日军以其第二军和十一军齐向武汉攻击，在庐山为轴的山岳地带，反复实施肉搏突击，屡次展开激烈战斗。在战斗中，一〇一师团伤亡最大，战力丧失大半。饭塚师团长战死，其牺牲之大，是中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因我军敌忾同仇，奋勇战斗。堡垒天成，苦战40多天，至10月9日，始渐攻占隘口，日军陷于持久作战之中。

太湖黄梅我军反攻

长江北岸，我军以萧之楚二十六军守备茶山、大佛寺之间；刘汝明六十八军、覃连芳八十四军担任大金铺、团山河、苦竹口、渡河桥之线，为南部的守势地区。另以韦云淞三十一军、周祖晃第七军、徐源泉第十军及川军之一部，控制于隘口坝、天庙、马王庙，以及太湖、潜山西北攻势地区。预计诱敌深入时，即由山区出而侧击，以压迫敌军于湖沼地区而歼灭之，俾能尽利用大别山区居高临下，与长江湖沼之地隙，陷敌于死地。8月26日，我军开始反攻太湖、潜山，当即将敌击溃。敌

向东南溃退，并转变其后方联络线于小池口，盖为便于长江之补给。28日、29日两日，我军开始向黄梅之敌反攻。彼此激烈战斗，敌军伤亡甚众。战至8月30日到9月1日，敌增加兵力，向我反击，终以其炮火猛烈，我伤亡甚大，乃于2日晚间，撤到团山河、田家寨、生金寨之线。连日激战后，敌军遗尸遍野，我军死伤亦重。乃于9月6日，向广济西北高地转进，并以二十六军协助田家镇第二军之作战。敌在广济方面，大量施放毒气，我军为避免伤亡，乃放弃广济。9月8日，我第三十一军反攻广济，一举攻克，获敌辎重颇多。9日，敌增援反击，广济再陷敌手。

田家镇守军喋血

9月上旬，长江的敌舰，一面攻击南岸的马头镇，7日即以猛烈炮火向我武穴轰击，企图攻我长江北岸的田家镇要塞。此时已攻陷广济之敌，也转用兵力协攻要塞。9月18日，敌复联合海空军的火力，猛攻武穴，因兵力悬殊，武穴于18日失陷。我为策应要塞作战，乃于19日，以广济附近的二十六军、四十八军和八十六军，侧击南进之敌。激战至9月下旬，敌死伤颇众。9月28日，由武穴西进之敌，联合飞机70余架，大小炮百余门，不断轰炸田家镇，阵地几被全毁，守军伤亡殆尽，29日晚，放弃田家镇。我军乃守广济两北山地，拒止敌之西犯。另以一部担任下巴河至蕲春间江防。10月初以来，敌军主力转用于豫南方面。当面敌情，转趋沉寂。迄至10月3日，有敌小部队，在蕲春附近登陆。10日，蕲春守军一营与城偕亡。我军乃以主力占领浠水沿河之线，一部占领东西界岭，对敌作持久的抵抗。

大别山北麓鏖战

由长江南北沿岸西犯之敌，被我军节节抵抗，遭受巨创。日军为策应该方面的作战，于8月中旬集结第十、第十三、第十六等师团5万余人在合肥、桃溪镇，企图由豫南地区绕攻武汉。8月27日开始，敌以一路进犯霍山，我军冯治安七十七军阵地于29日晚被突破，该军退守西城，另以一路，于27日向六安进犯，我于学忠五十一军甫到该处，部署未

定，激战一昼夜后，撤至淠河西岸，8月28日午后，六安被陷。我军为打破敌之阴谋，乃以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的一个师，开往商城，主力向麻城小界岭集结。张自忠二十七军团开往潢川集结。以韦云淞三十一军的一个师开往流波疃策应冯治安军，并担任立煌（今金寨）之守备。宋希濂七十一军防守富金山，预计与敌在商城以东决战。9月2日，敌十三师团一部，进攻富金山阵地，经我军予以很大打击，毙伤敌5000余人，阵亡联队长二员。但我伤亡亦大。由六安西进之敌，9月6日陷固始，威胁我富金山阵地之侧背，我遂于11日放弃富金山阵地。16日，商城陷于敌手。时我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部开进敌后展开游击战，多方面打击敌人。

寿县方面之敌，沿淮河西犯，9月7日经乌龙集（今淮滨县）乘汽艇向潢川西进，与由固始西犯之敌，进迫潢川，我张自忠部于春河集附近，予敌痛击后，转进至潢川县附近，激战一周。敌第十师团（藤田进）以及伪军3000余，炮兵两个联队，重炮兵两个大队，骑兵一个联队向潢川进犯，除以空军轰炸、炮兵猛击外，并施放毒气。我军官兵中毒颇多，但仍不怕牺牲，奋力苦战。至9月19日，潢川城终于失陷。当敌攻潢川之际，另以有力部队，越过潢川西犯，21日陷罗山城，进至栏杆铺附近。我胡宗南十七军团予以痛击，毙伤敌五六千人，迫敌退回罗山城。旋敌以第三师团之一旅团增援，并力反攻，血战亘两昼夜，我胡宗南部以消耗之目的既达，乃退守信阳附近。敌更以一部进犯信阳以南之柳林南北地区，以牵制信阳之作战。我军为保持尔后的机动，于10月12日，放弃信阳，胡军撤至信阳西北山地，其刘安祺七十八师扼守淮河北岸长台关、明港等地。另以第三十一军及吴良琛的第十三师（归武汉卫戍总部直辖）等部扼守武胜关、鸡公山，阻敌南下。

猛攻商城之敌，于9月16日后，沿商（城）麻（城）公路南犯，企图略取麻城，被孙连仲、宋希濂两部痛击于打船店、沙窝之线及大别山之间，将敌第三、第十六师团歼灭过半，相持经旬。

武汉撤守

10月中旬，长江南岸之敌，除对南浔路取守势外，主力陷我阳新、大冶后，分三路积极西进，一路由箬溪、辛潭铺向通山大道；一路沿三

溪口、高桥、咸宁，以截断粤汉路；一路沿大冶、鄂城会合沿长江部队，直趋武昌。长江敌舰复突破我封锁线，向武汉急进。长江北岸，自10月19日，我李品仙集团军退守浠水后，我团风、阳逻等处的江防，则以曹福林的五十五军，萧之楚的二十六军担任。敌旋在兰溪登陆约3000人向下巴河进攻，我全线退守巴河沿线，与敌恶战达两昼夜，敌我伤亡均大，巴河阵地又被偷渡突破。团风、阳逻方面，敌以巨型军舰十余艘，掩护敌兵登陆。10月24日突破仓子埠阵地，转向黄陂攻击。

进占信阳之敌，直趋平靖关、应山县，企图截断我襄（阳）花（园）公路。

总计自日军6月12日在安庆登陆起，到10月25日进占武汉止，历时四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其所使用十二个师团竟补充五六次之多。敌之损失20万人，我军伤亡倍之。

同时，自10月12日由广东大亚湾登陆之敌，21日侵入广州。我武汉作战基地的性质亦有所改变，业已先期将附近物资撤退，乃于10月25日，自动将武汉空城放弃，人民亦向后方转移。江北部队向平汉线以西随县亘天门南北之线撤退；江南我张发奎兵团，亦逐次沿粤汉路南撤。11月10日，通城失陷，11日溯长江西进之敌，登陆城陵矶，12日攻占岳阳。我军乃转守通城、岳阳以南九岭亘新墙河之线，与敌对峙，武汉保卫战就此结束。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1]　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失守马当被撤职查办。第一六七师（陕西部队）师长薛蔚英（黄埔军校一期）失守彭泽，被判处极刑。

陈颐鼎

奔赴淞沪战场，决心报仇雪耻。

● 1906年生，字文新，江苏宿迁人。

- 1937年12月，担任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 1940年3月，调升第六十七师少将师长。
- 1942年5月，率部参加浙赣会战。7月，升任第八十六军少将副军长兼第六十七师师长。
- 1943年12月，调任第七十军少将副军长。
- 1945年6月，升任第七十军中将军长。
- 1994年，病逝于南京。

杨树浦、蕴藻浜战斗

陈颐鼎

构筑锡澄、吴福线国防工事

第八十七师是1935年秋参加句容、溧阳地区大演习后，调到江阴驻防的。当时军事当局对形势分析，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自从1931年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在1933年侵占了热河省，整个华北岌岌可危，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国，中日双方不免一战，不能不做某些抗战准备工作。

1935年12月，为了迅速完成京沪杭三角洲地带战备，乃派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三个师和几个独立工兵团，先完成海盐、嘉兴、平望、无锡至江阴线永久性阵地工事构筑，再推进到乍浦、嘉善、苏州、常熟至长江边福山镇线，继续构筑工事。

第八十七师先承担锡（无锡）、澄（江阴）线构筑任务，于1936年9月完成。10月间推进到苏州、常熟地区承担吴（苏州）、福（常熟县福山镇）线部分构筑任务。这两线永久性工事设施，是根据地形特点，假想敌人的行动，从我军现有装备和可能投入兵力的实际情况出发构筑的，有轻重机枪掩体和观察哨、通信枢纽、指挥所等，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射击孔、展望孔、出入口皆有钢板门窗，并有密封防毒设备，一旦战事发生，只需挖掘交通壕将掩蔽部连贯起来，即可形成整体防御，迎击来犯之敌。可惜在八一三抗战中，因指挥不当，两线国防阵地，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

潜入上海市区，实施现地侦察

由于日中关系日趋紧张，难免一战，为了准确掌握日军部署情况，第八十七师呈准上级，安排连长以上军官，身着便装，分批潜入上海市区进行实地侦察，对日军所建地堡、街垒，按自右至左的顺序，统一编号，标志在五千分之一的地图上，每个据点的通道、射向、兵力、可能

配置的武器，均另册登记，除呈报上级外，每个步兵团印发一本备用。战斗打响后，我方能把敌人重要据点围困起来，挺进至黄浦江岸，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事先准备比较充分。

奔赴淞沪战场，决心报仇雪耻

卢沟桥事变后，8月9日，日军在上海挑起虹桥机场事件，使局势更趋紧张。11日，第八十七师奉命征用苏、澄地区300多辆汽车，连夜装载部队奔赴上海，但规定未遭到敌方攻击前，不得先行开火。第二五九旅车运到新市区，在虬江码头地区待命；第二六一旅第五二二团到淞沪线张华浜火车站附近待命；我率第二六一旅第五二一团在蕴藻浜火车站、吴淞镇、炮台湾地区待命。

12日，天将破晓，全师各部皆已到达指定地点。当时市面平静，男女工人照常上班，黄浦江上日本的巡逻炮艇，在汇山码头到吴淞口间不断来回逡巡，我们则按预先规定，迅速构筑工事，清扫射界，完成战前准备。当天下午师长王敬久来吴淞镇视察，我以一个步兵团兵力承担自蕴藻浜火车站到炮台湾数十华里正面防御，地境过宽，曾要求调整，接着陪王同去炮台湾视察。此时炮台湾的炮台，根据1932年中日淞沪停战协定，已被拆除，仅残留炮座痕迹。举目向吴淞口外望去，有日本战舰十余艘。我对王说，如炮台还在，不论火力如何，日舰决不敢在我要塞前如此放肆。王也很有感慨地说："国家受人凌辱到如此地步，我们军人要承担主要责任。这次民族大决战，正是我辈军人报仇雪耻的时刻，为国家牺牲要从我们身上做起。"

受命加入突击队，进攻敌重要据点

13日下午3点多钟，忽然听到江湾方向炮声大作，经询问乃知日海军陆战队向第八十八师八字桥阵地发动进攻，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

战斗打响后，逡巡在黄浦江中的日军舰艇即向沿江我军阵地猛烈炮击，吴淞镇是炮火集中攻击的目标。次日上午8点多钟飞来三架敌机狂轰滥炸，吴淞镇及同济大学成为一片火海，但未见敌军登陆。

16日夜，第六十一师开到吴淞地区接我团防务，我团集中到师部新

市区叶家花园附近，受命加入突击队，向北四川路敌心脏地区进攻。这支突击队由两个轻装步兵营、一个工兵爆破队、一个三七加农平射炮连和一个通讯班组成。每人携带两日干粮，步兵连、营长皆配有步机枪一挺。我们向日军攻击，全凭战前熟悉路线，遇到敌火力封锁则穿墙破壁，或在房上架桥通过，力求隐蔽接近敌人主要据点，一举攻克。

17日拂晓，突击队开始行动，当天打下敌人地堡约10个，敌人龟缩在较大据点内，连头都不敢露出，突击队之一部挺进到黄浦江岸。上级指挥这次突击非常慎重，规定每占领一处据点，必须及时上交门牌证实。18日突击无收获，原因是我们武器太差，啃不动敌重点工事，特别是公大纱厂，围攻两天未奏效。18日夜间，我团奉命撤出这一地区，转移到蕴藻浜车站西侧的黑桥宅、陆家桥宅至蕴藻浜一线设防。

黑桥宅、陆家桥宅战斗

23日拂晓，日军增援部队在长江口岸狮子林、川沙口和蕴藻浜附近的黄浦江沿岸登陆，其中一部向我团黑桥宅、陆家桥宅防地迫近。黑桥宅距敌登陆地点只有2000米左右，该处河面上的大木桥，为敌必经之处，在我火力控制之下。当日军以密集队形通过大木桥时，我们集中10多挺重机枪和其他武器向敌猛烈扫射，打得敌人纷纷滚下河去。我们在此阵地坚持了13天，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但该地区处在敌海陆空协同作战地带，敌人每发动一次进攻，必先进行10—20分钟的炮火袭击，第一线的简易工事多被击塌，其战斗之激烈、官兵之奋勇，实属罕见，表现了我军同仇敌忾、顽强作战的精神。这次战斗使我方损失重大，营长以下各级干部非死即伤，战士伤亡近千人。后来，我们采取两线配置，每线相距300—400米，第一线留置个别干部负责观察，余下人员全部在第二线阵地待命，听到视察人员哨音，即循交通壕返回第一线岗位投入战斗。经实践证明，确实减少了伤亡，有效地打击了敌人。

大场战斗

10月11日，敌突破蕴藻浜我军阵地，大场方面吃紧，第八十七师奉命增援。此时，我已接任第二六一旅旅长。某日清晨，天气转凉，大雾

迷漫，正当我部集结时，听到坦克轰轰声自北而来，不一会儿10多辆敌坦克驶到面前。敌人因大雾而视野不远，每辆坦克都打开炮塔，站立一人用手旗指挥行动，但未发现我军所在位置，我待坦克驶过后，立即令向凤武团到大场东占领阵地，阻止由江湾方面来的敌军，令唐德团长选择有利地形，准备迎击尾随坦克的敌步兵。当时浓雾未散，敌军步炮协同不灵，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将敌击溃。

当晚，上级命江苏省孙天放保安团补充我军。按当时规定，凡属补充部队，原则上士兵全部接收，各级干部任听去留。孙团长是黄埔军校一期同学，要求保全原有建制，经协商任他为副旅长，所率部队以营为单位拨补给团。我将保安团集合在一片竹林内，向他们介绍情况，话音未落，即闻大场正东阵地被敌突破，情况紧急，我下令该团立即投入战斗，向敌军左侧背突击，该团官兵奋勇争先，几经肉搏，终于夺回阵地。事后点检该团，幸存官兵不到500人，他们作战之英勇、牺牲之壮烈，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北新泾之战

10月26日，日军占领大场。第八十七师撤到苏州河南岸，以北新泾为中心沿河据守，敌军曾多次强渡，均被击退。11月初，敌军集中火炮和飞机沿河滥施轰炸，弹如雨下，企图掩护步兵强渡。我旅在北新泾外围占领阵地，阻止敌军深入，相持多日。旋因日军在金山卫登陆，陷松江，趋青浦，我大军侧背受到威胁，第八十七师奉命于11月9日夜向昆山方向撤退。道路阻塞，秩序混乱，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第八十七师自8月13日开战到11月9日撤出上海，整整三个月，无日不战，其间补充兵力四次，每次都是二三千人，共伤亡官兵1.6万多人。激战中，团、旅长不亲临第一线部属共同作战，阵地就不易守住。我自己就曾两次投过手榴弹，开过轻重机枪，可见战况之激烈。那时我们的武器装备落后，但官兵士气旺盛，浴血奋战三个月，以巨大牺牲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写下了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陈明仁

凡是其他部队拿不下的任务，都由七十一军来担任。

● 1903年生，号子良，湖南醴陵人。

● 1938年6月，调任预备第二师师长，随后移驻湖南。

● 1939年秋，移驻湖北松滋、枝江。同年冬，率部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

● 1940年春，亲率官兵血战昆仑关，夺取了324高地。

● 1941年冬，改任第七十一军副军长。

● 1943年冬，指挥七十一军，主攻龙陵，经过大小几十次激烈战斗，龙陵守敌大部分被歼。战后，接任第七十一军军长。

● 1945年1月，率部主攻回龙山，歼守敌800多人。随后，协助友军攻克了中缅边界重镇畹町。日军投降后，陈明仁部被调往无锡，接受日军渡边师团的投降。

● 1974年5月21日，病逝于北京。

我的主要经历

陈明仁

惠州之役

我于1924年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在东莞、惠州等战役中屡立战功，一年之内，由见习排长而节节升任排长、连长，以至营长。

1925年9月，一天晚上，由虎门向东莞出发作战，那时营长和副营长都因我有病，要我留在后方，但我自己坚决要求去，拂晓攻击开始了。这时第一营接受攻山任务，我们第三连本是作预备队的，但首先望见东莞东门的一个山头，有很多敌人在企图抢山。营长当时便要我们第三连首先占此山，而连长竟下令派我第一排去攻占，我当时认为自己病得不能动，而他偏要我首当其冲，这是故意与我为难。我气愤之下，忘记了痛苦，一个人身先士卒，爬上此山，指挥部队将山头占领，并一鼓作气，趁敌人未攻之前，先行攻击，带领全排勇猛冲入敌阵，猛打猛冲，结果缴了敌人一营人的枪。缴获数目之大，以我排为最。团长认为我战功卓著，一面到黄埔报功，一面将我升为本连连长，而将原来的连长调开。

1925年，广东政府第一次东征，久攻惠州不下，到了第二次东征的时候，对于惠州乃采取监视政策，并无再攻之意，但我所在的第四团团长刘尧震自告奋勇，愿以所带的第四团攻打惠州，自信一攻必克，而当时负指挥之责的蒋介石，也就寄希望于刘尧震，把攻惠州的任务交给了他。当部队由东莞向惠州进发时，我病已经转剧，多人劝我回后方休息，而我仍然不肯示弱，坚持要去参加战斗。

开始攻惠州的日子定在10月12日，首先挑选奋勇队，我这连被挑了20余人，以杜从戎为奋勇队长。当时的兵力部署是：第一、第二两营担任攻击，由北门进攻；第三营监视西门。这天早上开始攻击，一接触便死伤很多。第一营营长，第一、第二连连长都负了伤。因而攻击任务，未能达成。下午团长命令我带第三连增援，我接受命令后，立即准备攻

击，惠州城四面皆水，要跨过一座桥，才能达到城边，地势极为险要。我受命后率领全连的兵力，冒着炽烈的炮火，先抢过了桥，离城已经很近了。但因预备的一些爬城用的梯子，都放在桥那边，抢过桥时没携带，没有梯子无法上城，又只得到桥那边将梯子搬来。在桥上一来一往过了很久，敌人用密集火力射击，我连死伤很大，结果只搬过来八张梯子，当梯子搬过来时，团长刘尧震到达我连的位置。他知道已搬过来八张梯子，就命令我准备赶快爬城，就在他吩咐我的一刹那，忽然敌弹飞来，中了他的要害，他马上阵亡了，我不禁悲愤交加，不顾一切，带着一连兵力，冲锋前进。但因梯子搬不上，仍是无法上城，这时，天色已晚，阵地上的士兵，在敌人火力的监视之下，根本不能再动，茶饭也都没有，我只好冒险来回行走于阵地上，亲自送茶饭给每一个士兵，并把阵亡人员所遗下的枪支收拾，交给伙夫带回后方。团长死后，由副团长黄庚矍和一少校团附负责指挥。这天晚上，副团长接到何应钦的命令，无论如何要限当晚将惠州城拿下，否则军法从事。副团长接命令后，马上找我去接受攻击使命。我当时坚持当晚不能攻击，理由是兵散无人掌握，加之官长多负伤阵亡了，力量不能集中，梯子也背不上去了，即令能攻入城内，晚上无法清扫敌人，也是不能坚守的。但副团长懦弱无能，毫无办法，他对我的主张又不敢呈复，要我自己写报告复何。我便把不能当晚攻击的理由，写了一个报告由副团长转给何应钦。何接到我的报告后，随即来令要我指挥第一、第二两个营，于明日拂晓攻击。我接令后，立即准备收集队伍，并拟以一夜之力，把梯子搬靠城边。但经过通宵的努力，一、二两营能收集的士兵不足150人，八张梯子也只搬了一张靠近城边，其余七张因城上炮火激烈，使人寸步难移，未能搬去。同时，原来规定拂晓攻击的信号为打10发炮弹，在打到第三发炮弹时，便开始冲锋，可是届时一直没有听到炮声响，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等了一会儿，接何应钦的命令，说要重新布置，并要把监视西门的第三营调来，同时发表第三营营长惠东升为代理团长，我接到这个命令之后，马上松了一口气，以为攻击惠州城的任务是第三营的了。可是事实不然，惠东升代理团长以后，却仍然给我命令，要我指挥，将第一、第二两个营，编成七个队，每连一队，我连人数多一点，便编成两队，每队带一梯子，并指定攻击目标。到时，各队向攻击目标冲锋前进，时间为下午1时，仍听炮声三响为信号。届时我一切准备妥帖了，炮声一响，我便带了七个队，冲锋前进。这时，眼看到凡属前进的都倒下了，

再也不能抬头，我心里很着急，于是只带着一个号兵，手中拿着一面旗子，吹着冲锋号，猛向前冲，但是回头一看，部队并未行动，这时我军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视线之下，前后左右，都是死的伤的，号兵也死了。我在这万分紧张之际，仍拿着旗子向城下跑，经过几段跃进，到达了头天晚上放梯子的位置。这位置处在死角，比较安全。当时，城楼已经被打垮，城墙出现了缺口，机枪步枪对城下射击还是很密，不过敌人打不着我。我站了约半小时，一直看不见我们部队的一个人。过了一会儿，才陆续来了两个士兵，是第一连的，我把他们叫到面前，商量爬城计划。于是，由我领头，他们两人跟着我前进。当时，我身上带了一支驳壳枪、四个手榴弹，手里仍然拿着一面旗子，当梯子刚竖起来，我便拿着旗子沿梯而上。等到梯子靠到城墙，我已跃上了城墙顶。到顶上后，首先以手枪向敌人射击，接着抛掷手榴弹，敌人猝不及防，立即四散。等我继续抛掷两个手榴弹时，旗子已插上城头，并眼见敌人开始溃退。我们城下的队伍，也蜂拥而上，惠州城终于被我们占领了，这是10月18日下午4时的事，第三天，蒋介石、何应钦偕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在惠州集合全体部队，由蒋介石亲发口令，吹三番号向我敬礼，并宣布命令，升任我为第三营营长。

九江会战和预二师

1938年春，我在陆军大学毕业后，由于何应钦的关系，被派到军政部当部附。在此期间，曾一度被派为点验主任，负责点验湘、赣、浙三省的部队，6月底发表我为第二预备师师长。

原来第二预备师是由贵州保安团队编成的，师长为贵州人冯剑飞。部队由贵州开到岳阳时，才装备武器。装备后，又由岳阳开到咸宁。这时冯剑飞去见蒋介石，蒋问这个部队能否作战，冯答："没有把握。"蒋一怒将冯撤职，冯被撤职后，何应钦推荐我继任师长，我接到任命之后，是在某一天的早晨至咸宁接事的，而在当天下午便奉命率部队赴九江作战，这时部队已发了枪，但都未经过射击训练，干部也是没有作过战的，尤其大部分负责人，在出发之际，都怕上前线而纷纷逃跑，司令部六个处长逃了五个，整个部队都很乱。当部队开拔经过汉口的时候，我见到了何应钦，何得知这支部队要开往九江作战，为之愕然，认为这

个部队在目前，无论如何不能参加战斗，并向蒋介石建议，把这个师的任务变更。蒋介石当然也认为他的建议是对的，所以我这个师开到九江后，开始受张发奎指挥，并直接受李汉魂节制。一到九江，便加紧训练，我自己在晚上训练营以上干部，天亮前训练排连干部，白天便由干部训练士兵，一星期后，部队大有进步，作战才有了点把握。当敌人在九江发起进攻时，蒋介石特别电告张发奎、李汉魂，不要将预二师投入战斗，而调到瑞昌整训。但张发奎、李汉魂还是命令我师参加了战斗。九江会战的结果，八个师都被打垮了，只有预二师非但未被打垮，反而完成了任务。当时蒋介石、何应钦都很嘉奖我这个部队。不久，便发表命令，令预二师与四十四师合并，我当四十四师师长。本来四十四师是由税警团改编的，装备是新式武器，但是归军长俞济时指挥。我担心在他的指挥下，不能如同预二师一样独立自主，因而由瑞昌跑到汉口去找何应钦，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个命令。我的理由是：预二师本来是一个不能作战，而且不必参加作战的部队，可是结果在战斗中完成了任务，并未溃逃，比任何老部队都要好些，上级也曾奖励，现在反而又将它的番号撤销，这仿佛成了一种处罚。但何应钦极力解释说明，这是由预备师改为正规师，并且变为一个有很好装备的部队，这自然是赏的意思。而我则坚决表示，这非赏而是罚，同时说明预二师的官兵多系贵州子弟，四十四师的干部都很齐全。将来一旦人事异动，干部都会被淘汰的。他们在九江作战有功，我不忍坐视他们将来流离失所，我只好和他们同进退。当时，何应钦认为我的理由也对，但又说命令既下，很难收回，要我直接向蒋介石去请求收回成命。我当时拒绝去见蒋，因为这是军政部长的事，何可以处理，无须去向蒋介石请求。僵持的结果，我终于胜利了，逼得何应钦向蒋介石要求，把成命收回了，这样，我才带了预二师开到岳州报到，后来陈诚知道我得到何应钦的支持，保留了预二师，大为不满，便向蒋介石建议，仍然坚持要把预二师撤销。撤销后的部队开到江西，拨给第八军节制。蒋介石采纳了陈诚的建议，便下了命令，当我接到命令后，马上就准备移交，不再去找何应钦了。我不再找何应钦的理由是：原来上面要取消预二师，发表我当四十四师师长的时候，我去争执乃是为了全体官兵，而非为我自己。这次发表命令，则只有对部队的处理，没有对我本人的安排。如果再去争执，显然是争地位了。所以我接到命令后，便将部队送至江西武宁，交第八军补充，表示个人无所留恋，交代清楚后，我打电报向何应钦请示处理。何复电要我回军政

部待命。这时，陈诚到了武宁，当我去见他时，他要我留在武宁，担任第八军副军长，我答复他因为何部长要我回军政部，不能留部队工作。他听了马上变色，表示不满，认为我是属于何一派的。从此以后，陈诚始终把我看作是眼中钉，一直不放心我，其实是我当时说话没有留心，太直率了，而并非自己真的存了什么派系观念。我离开武宁之后，回到汉口，何应钦又决定从四川补充三个团，恢复为一个师，并改换为正规番号给我率领，但是由于我的坚决要求，这个部队仍然保持了预二师的名义，这个部队成立后，便调到长沙，拨归张治中指挥，以便附带担任长沙的警备责任。当部队由岳州向长沙开拔之中，长沙警备司令丁炳权被调率部抗日，警备司令改由酆悌接充，我当时得了这个消息，很是不满，认为我的部队开到长沙，长沙警备司令应归我来担任，为什么给别人呢？因为怀此成见，所以部队一开到长沙，便立即渡河驻扎在白箬铺一带，表示我既不任警备司令，则部队便不担任警备任务，后来张治中要我调一部担任警备，我答复他我的部队在长沙的任务是整训，除整训方面的事我愿意接受指挥外，其余概不接受，而张治中对我也无可奈何。从此，我便在长沙一心整训了。不久，长沙大火，我在11月12日大火之时，还曾由河西渡河进城，想找张治中问问我的部队应该如何行动，但到长沙后，不知张的去向，13日、14日两日我们仍然在岳麓山等着，总希望上面有所指示，结果等了两天，没有消息，这时，我才独断地把部队向湘西开动，一直开到经过沅陵的时候，才接到上级一电，发表我兼任芷江警备司令。不久，预二师被编入第六军，移驻衡山，我改兼湘潭、株洲警备司令。以后，又再扩大范围，兼任衡山、衡阳、耒阳警备司令。

1939年秋，我部调归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并到湖北松滋、枝江一带驻防。1940年春又由松滋调入广西参加桂南会战。桂南会战时，总司令是徐庭瑶。他当时有一打算，准备在支持不住的时候，将部队撤退，留在广西境内打游击。他的打算竟通知了各部队的高级军官，我接到这个通知，认为非常不妥。后来由于这个打算，一到紧急关头，便都准备打游击，各自撤退，不顾一切，造成全战场14个师的大溃败。可是，我这个师没有执行这个通知，一直在前线坚持到底，等待命令，大约坚持了一个星期之久。那时各方面的敌人，都来围攻，我部死伤7000多人，战斗部队牺牲殆尽，直到奉了命令要我撤退，我才撤下火线，我这一次作战，取得了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进一步的信任。不久，蒋介石

在柳州召开检讨会议，各部队将领都受到处分。没有受处分的只有我一个人。因此，尽先给我补充部队。补充后，一直驻在武鸣一带担任防守。1940年冬，开到贵州，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整训。到达防区后，我颇以整顿社会风气的责任自居，除了整理部队外，并干涉地方行政，禁毒、禁赌很严。我严格执行命令，在黔西枪决过一个贩卖鸦片的保长、一个勾引妇女的司令和一个为群众所痛恨而又神通广大的恶霸。1941年夏，部队开入四川，奉令去川南接周成虎的防务。周成虎是四川军阀刘湘手下的一个师长，在川南霸占几县，军队专门贩卖毒品，不听调遣，过去国民党政府几次派人接防，都因武装冲突，不能实现，因而蒋介石便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加到我的身上。首先，我到重庆去见蒋介石，他要我在既不冲突又能接好防务的原则下，完成这个任务。我接到命令后，一面准备部队行动，一面派人先到川南了解情况。了解的结果，是周成虎无意交接，准备和我作战。但我想如用武力解决，不能达到目的，不如改用政治手腕好些。因此，我决定亲自到泸州去，直接找周成虎商谈接防问题。同时，还利用洪帮关系和周成虎联系。及到泸州，为了表示诚意，还特别住在他的家里，两人混得很相契了。于是隔阂化除了，无话不讲了。一天，他先向我表示："中央要我交出八县，由中央派人接防，在过去任何人来接防，我都是不交的，今天交给你我很愿意，而且欢迎你的人早日来接防。"这时，我才问他准备什么时候交。他说："我马上可以下令，将部队调走，让你来接。"不久，他实现了诺言，我很顺利地接防了，我接防后驻在叙永，兼任了第八区的"清乡"司令，此时八县归我管辖，更得到了直接参与地方政治的机会，对于执行国民党政府的"清乡"政策，我特别卖力。例如清剿惯匪、禁烟、禁毒等，都皆认真进行，而且在出巡清理积案时，杀了八个著名的土匪头子。川南八县的人民，认为确实是替地方除了大害，尤其禁烟严厉，使云南、四川间经常贩卖烟毒的人，根本不能在境内通过，这也算是一点特殊的成绩。

在滇西战场

1943年冬，日军开始向滇西攻击，渡过怒江，前方非常吃紧。我认为自己平常不管事，打仗时候到了，便应该出来负责。于是离开干训团

回到部队去。1944年春，我军开始反攻，七十一军奉命围攻松山、龙陵，在此战役中，我在七十一军中起了很大作用，几次战斗危急，足以影响整个战局，都是我来挽救的。例如，当我军围攻松山、龙陵之时，有一次日军将腾冲方面部队集中攻打龙陵，以解松山之围。我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作战不力，节节败退，已退到黄草坝了。师长张少勋认为再无办法抵抗，要变更阵地，开放公路。如果这样做，则日军松山之围可解。松山之围既解，则他们一直可以攻到怒江，打到昆明，我认为这样关系太大，坚决要八十七师一定守住，不准再退，我在电话中严厉警告张师长说："你如果违反了我的命令，你只好自己提头来见吧。"张师长在这个时候，知道情势不对，在两小时后便自杀了（未死）。这事发生以后，我便另派师长将战局挽回。自此，八十七师再没有打过败仗了。

我接任七十一军军长后，对于作战特别认真，当时，凡是其他部队拿不下的任务，都由七十一军来担任，例如芒市附近的三台山、囊佐寺、回龙山等，都是七十一军攻克的。而攻克回龙山一役，不但挽回了当时的战局，而且提高了我个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声誉，我自己也公然认为这是我生平的又一得意之作。

吴绍周

此身一息尚存，报国之志，决不稍懈。

● 1902年生，字子斌，贵州天柱人。

● 1937年，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保卫南口，后任第八十九师二六九旅旅长。

● 1938年，始任第一一〇师副师长，继任师长，在山东省峄县、枣庄、台儿庄一带阻击日寇，参与了台儿庄战役。

● 1939年，奉调河南邓县，11月中旬参加邓县、枣阳、随县战役。

● 1940年春，高城失陷，再度率师进攻高城，一举击溃日寇第三师团主力，收复高城。继又进攻长岭岗日寇坚固据点，激战五昼夜，夺取长岭岗，以战功炳耀，荣获国民党中央军委会三等云麾勋章。

● 1945年4月，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参加豫西会战，在西峡口消灭日军第三支队，击毙支队司令。

● 1966年5月10日，病逝于长沙。

韩庄、泥沟、峄县之战

吴绍周

1937年春，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在阜阳一带集结，次年春开徐州，参加台儿庄战役，汤恩伯到达徐州后，出席李、白所召集的军事会议，在会上发言强调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越性。实际是汤自参加太原、子洪口等战役，通过同八路军并肩作战所得经验，对游击战术亦确有体会，后李、白即就汤自己的建议，决定第二十军团为机动部队，划定台儿庄东北地区归他负责指挥，更基本的经验是扼守运河，巩固徐州。当时以这样庞大的正规军投入运动战，台儿庄这次战役究竟多大，曾引起好些将领的疑议。

台儿庄西面、北面几次较大的战斗是：韩庄、泥沟、峄县、枣庄、临城。汤的军团司令部驻运河南岸郾庄寨，张轸军部亦驻该寨北边村子里，我率第一一〇师驻杨楼，军委会所配属的重炮连亦布置在杨楼附近，归第一一〇师掩护，第八十五军、骑兵师及其他各部均散布在这个区域的运河北岸。汤部第一次战斗是支援腾县，时敌军与川军王铭章部激战，呼援甚急，汤恩伯令王仲廉率第四师、八十九师驰援，出发前，军团部第一次在郾庄寨召开师长以上主管作战会议，军团参谋长万建藩主张直扑滕县敌阵，王仲廉判断在枣庄的敌人兵力较弱，坚持先攻枣庄，以牵制敌人对滕县的攻势。但当王仲廉在枣庄展开围攻时，王铭章在滕城阵亡，所属部队向南撤退，第八十五军的一部在兴隆庄受敌一次猛烈的袭击，军部被敌人骑兵冲入，王仲廉由水沟逃出。

滕县沦陷后，敌紧随王铭章残部向南追击，并侵占韩庄，该庄在第一一〇师驻地的杨楼正北面，逼近运河，铁桥除时常有我游击部队出入外，无固定军队驻守，被敌人盘踞后，对运河南北岸交通威胁很大，汤恩伯乃决定从周岩的第六师北进监视滕城之敌，并策应枣庄，令我率第一一〇师配合炮兵攻取韩庄。在韩庄作战的10天左右，先对守护铁桥兵力再增加一个连，掩护进攻部队让返过河，利用敌人不敢夜战的弱点，经常是夜间出击，白天隐伏，除韩庄西边微山湖无战斗以外，其余三面每晚均有激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轸先任第一一〇师师长时，由豫西带来红枪会的一个梭镖队，并配有大刀、板斧和手枪等武器，他们各

有一套神话，带有迷信色彩，勇于夜袭，一到展开肉搏，个个拼死不要命，确使敌人无法招架，为之胆寒。他们有时是在步炮兵进攻以后，再打进庄内，有时偃旗息鼓，单由他们秘密袭击，在连续约10天的搏斗中，被梭镖队刺死、刺伤及活捉的敌人不少。不久，枣庄为王仲廉攻下三个碉堡，一个水楼，而韩庄仅一个中队的敌人却始终顽抗不退，同时峄县、泥沟也相继沦陷，周岩在滕县附近又无作为，汤恩伯又召集第二次作战会议，开展运动战。时战地形势是：台儿庄为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驻守，几经激战始终屹立未动；其余滕县、峄县、泥沟、韩庄均在敌人手中，与围攻台儿庄之敌互为犄角；由临城通枣庄的铁路支线点被敌军侵占，但这一区域的广大乡村则均为我军活动范围。汤恩伯针对这一形势，决定作战方针大致是：占领各沦陷据点的外围村庄，不让敌人有活动机会；以部分兵力深入敌后，展开游击战；白天由各师自派小部队四出搜索，主力是昼伏夜动，相机对敌猛袭。具体做法虽与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不可同日而语，但所搬用的却是游击战术中“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等方针。汤恩伯嘴里经常说“既是运动战，又是游击战”。至于部队作战地区，无固定分配，大致是第十三军靠近运河北岸，第八十五军进入临城枣庄附近，第六师及骑兵师之一部出入峄县、泥沟间，其余第二师、二十五师在兰陵地区。关麟征曾在抱犊崮驻守很久，作战情况不明。在王仲廉率第八十九师由峨山向台儿庄移动时，郑洞国亦率第二师从右侧面齐头并进，在整个晚上的行军中，突于拂晓与敌人骑兵遭遇，当即以两个师的兵力将敌骑围困在一个村子里，并予以全部歼灭。

汤部依据上述的战术指导，经过约两个月昼伏夜动的东奔西跑，占用兵力达8万人以上，除迫使敌人龟缩在所盘踞的城镇没有猖狂进攻外，一大片战场却始终处在胶着状态，对台儿庄整个战局不起积极作用，当时的紧急任务是支援台儿庄的战斗，汤恩伯始决定同第一一〇师攻取泥沟，再集中兵力对峄县展开攻势，经他召集张轸和我等研究后，提出“明攻峄县，暗取泥沟”的计策。第一一〇师出发时，先令廖运周的第五五六团在白天前进（平日大部队均夜间行动），并直趋峄县，我率主力晚上出发，张轸亦率骑兵一个营参加指挥。廖运周到达峄县东南面，与原在该县周围的第六师联络，提前在下午对峄县佯攻，主要是集中炮兵猛烈轰击，夜间设疑兵，到处纵火，我到晚上按预定部署向泥沟展开围攻，经过一整晚的冲杀，迫使敌人向峄县溃退。泥沟克复的当晚，我发现台儿庄外围之敌亦有撤退模样，因电话时常中断，对军团部

无法联络，乃派员驰赴台儿庄通知池峰城，并告继续进攻峄县，池得到通知后才发现他周围的敌人亦乘夜间时向峄县撤退。

接着的任务是仍由张轸率第六师、一一〇师攻取峄县，该县敌军约一个大队，加上由泥沟退却之敌和炮兵部队，亦不足两大队人。其指挥官为一白须着道服的老头，在居民和士兵中间流传不少神话。先是第四师两次进攻，不克；在台儿庄解围和泥沟收复以后，汤恩伯乘敌人动摇及我军士气稍振机会，责令张轸限期攻克。我们的兵力部署是：第六师攻东南门，并负责攻天柱山敌炮兵阵地；第一一〇师攻西北门，罗芳珪团攻东北门，另配合骑兵为机动部队。在部队开始集结时，第六师所属陈团被敌炮火轰散，陈团长中弹阵亡。周岩要求张轸将原定的总攻时间延缓一天。我们连续攻击两个整夜，伤亡惨重，敌军在其优势的炮兵掩护下，继续顽抗。第三天，张轸召集团长以上部队长临时开会，责令第六师以足够兵力提前在下午先将天柱山敌炮兵阵地摧毁，攻城部队亦将夜战时间提早，争取在限期已届的当晚克复峄县。会后，罗芳珪回到团部，与副团长李友益查阅地图，竟被敌炮弹击中，两人同时殉职。是晚各部队继续战斗，天柱山在战斗不久为第六师攻下。

韩庄之敌，由第一一〇师分出部分兵力配合红枪会的梭镖队监视未动，其他各部队仍同以前一样，白天避战，晚上游击，目的在于扰敌诱敌，相机聚歼，每晚出发，无计划，无目标，形成了盲目行动。

台儿庄大战是抗日以来支持较久的一仗。后汤恩伯军团奉命向许昌转移，我率第一一〇师掩护重炮部队撤退，在河南行军途中看到各地祝捷标语，才知台儿庄大捷的影响是颇大的。

豫西南抗战的回忆

吴绍周

抗日战争中，日军侵略河南到达的最后地点，是内乡、淅川山区的西峡口、重阳店和荆紫关。我当时任第八十五军军长，曾在那里指挥部队抵抗日军的进攻，了解当时的情况，现就回忆所及，简述如下。

1944年，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汤恩伯，因在河南指挥作战不力，被蒋介石撤职调走。由陈诚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任副司令长官，郭寄峤任参谋长。当时我国军队仍部署在伏牛山区、秦岭以东及潼关以西地区。胡宗南所部的第一军、第九十军、第二十七军在潼关；第四集团军的张耀明第三十八军在卢氏；刘茂恩的第十五军在朱阳关；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所指挥的第八十五军在嵩县以西的潭头、合峪及卢氏庙子（今均属栾川县），监视鲁山、嵩县城内之敌，固守伏牛山要点；第七十八军赖汝雄所部在淅川西坪（今属西峡县）、陕西商南清油河整补；黄永瓒师在荆紫关、鲍汝澧师在淅川县城整补。我军没有出击的计划。

1945年1月，陈诚回重庆以后，胡宗南任代司令长官。前方军队部署，仍与以前一样，没有变更。

南阳、老河口属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原是李宗仁，后为刘峙，兵力部属不详知。只知道刘汝明集团军在南阳，孙震集团军在老河口，并闻贺粹之的十二军在邓县、新野一带。

1945年3月间，我与赖汝雄随同王仲廉到西安向胡宗南请示今后伏牛山区作战事宜。胡要我将现有兵力部署在沙盘上讲给他听，又要王仲廉在沙盘上讲如何作战。我们讲了依靠山间隘路正面阻击、两面侧击敌人，截断敌后，实行尾击的计划；没有讲如何反攻，收复南阳、鲁山、嵩县，截断平汉路。胡也没提反攻的事。第二天，胡宗南用电话催我们连夜乘汽车赶回前方，说据鲁山、南阳方面的情报，日军有向西进犯的企图。当天下午，在西安乘汽车，我回到西坪，王仲廉、赖汝雄回到清油河。

3月25日，我接前方情报，说日军已绕过南阳进犯镇平县城。下

午，我即到西峡口，召集各师、团长会议，决定第二十三师张振坤的第六十八团由西峡口推进到内乡，阻滞日军行动；以黄子华的第二十三师主力在西峡口西南高地构筑工事；电令驻伏牛山北麓卢氏县庙子的唐夔甫团占领老界岭，准备向南出击。

3月28日，日军侵入内乡城，然后继续西犯，冲破我第六十八团的阻击。29日，日军战车部队和步兵向我西峡口城及附近高地进攻，与我李守正师的一部及黄子华师的第六十九团反复激战。31日，日军攻占西峡口及城南的马头山高地，在城北杨岗至吕家营一线与我军形成对峙。此时，我第二十一集团军在西坪及重阳店一带的赖汝雄军业已就绪，乃按照王仲廉总司令的原定计划，实行后退包围，撤至西峡口以西20公里的重阳店决战。重阳店及其以西山地有赖汝雄军的黄国书师占领，李守正的暂编第五十五师撤退到重阳店以北山地埋伏，黄子华的第二十三师撤退到重阳店以南山地埋伏。4月1日夜间，我第八十五军开始行动，由西峡口沿河西公路向重阳店南北山地转进。军部在西坪东边一村庄设指挥所，并派军参谋处长张钧铸与黄国书联络，架通了电话。王仲廉又令廖运周的第一一〇师由伏牛山北麓向丁河店、西峡口转移，准备断敌后路。

4月4日，日军战车和步兵部队由西峡口向重阳店进犯，企图经西坪、清油河、龙驹寨、秦岭进入陕西。敌先头战车和骑兵进抵重阳店以西的隘道，即被黄国书师阻击，损失惨重。5日下午4时以后，我黄子华师和李守正师分别由南北两面向重阳店出击，激战至7日早晨，日军遗尸300多具，退至丁河店，又遭我廖运周师伏击。敌我双方在丁河店、奎文关、半川一带反复争夺拼杀，迫使日军于15日撤离半川，与我军在奎文关南北一线形成对峙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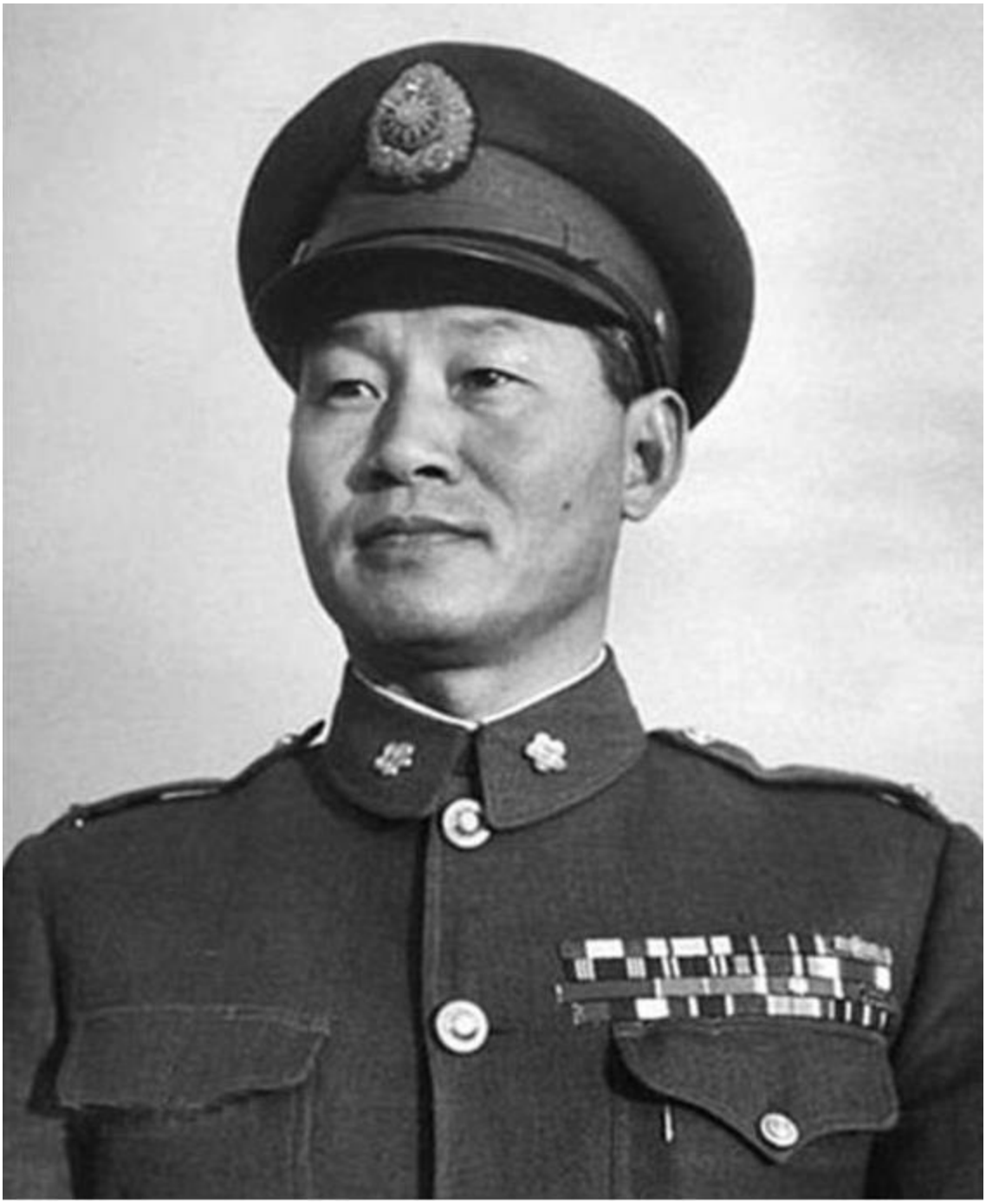
重阳店、丁河店之战，我暂编第五十五师第三团袁峙山团长负重伤，官兵伤亡数百人；第二十三师于西峡口、重阳店两次作战，官兵伤亡1/3，调到荆紫关、西坪两地整补，以赖汝雄军接替我军的防务。

从3月底日军侵入淅川境内，4月1日县城失守，到8月中旬日本投降的几个月中，我鲍汝澧暂编第六十二师和陈舜德第六纵队协同作战，与日军进行了大小几十次战斗，毙敌甚众，牵制了日军的部分兵力，减轻了西峡口友军的压力。为巩固淅川、荆紫关之间的既设阵地及维护西坪、郧县县城的后方交通线，王仲廉令第八十五军控制于淅川的卧龙

岗，以主力支援鲍汝澧师作战。他亲自指挥赖汝雄军及廖运周师反攻西峡口。

西峡口作战期间，胡宗南派来一个山炮（苏联造）连，并配属一个美国空军中队和一部对空联络电台。另外，王仲廉还令黄永瓒师归我指挥，协同廖运周师向西峡口反攻。几次袭击，都因日军由南阳方面增援，未能成功。以后，西峡口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点，形成拉锯状态，一直到8月15日日本投降。

孙立人



面对在质量上数量上强大之敌，只要发挥我军的优势，战胜敌人是

完全可能的。

● 1900年生，字抚民，号仲能，安徽庐江人。

● 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参与“一·二八”抗战，战功卓著。

●1937年9月，税警总团奔赴淞沪会战前线，成功阻击日军橡皮艇七次渡河。

● 1941年，晋任为新编第三十八师少将师长。

● 1942年4月，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

● 1944年，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一军入缅作战，孙立人任新一军中将军长。

● 1945年9月7日，率军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投降。

● 1990年11月19日，病逝于台中。

淞沪抗战中的孙立人

郑殿起

七七事变之前，孙立人将军是财政部税警总团（总团长黄杰）第二支队（相当于旅，支队司令官王公亮，辖第四、第五、第六团）第四团上校团长，驻在江苏东海县的新浦镇（即现在的连云港市）。七七事变后，黄杰升为第八军军长仍兼税警总团长，第八军的参谋长是周学海，我由总司令部少校参谋调为第二支队司令部少校参谋。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税警总团于9月28日由海州调到上海参战，先后参加蕴藻浜和大场两次战斗。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伤亡均大。孙立人的第四团在这两个战斗中，阵亡营长一员，少校团附郑宗周（山东人，东北讲武堂第十期毕业）负重伤。由于孙立人指挥有方，沉着应战，在税警总团的六个团中，第四团的战绩最佳，受到上级的嘉奖，特别是受到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嘉奖。

孙立人指挥作战的特点是：在任何情况下，他手中都掌握部分预备队，增援战况最紧急的方面。在大场战斗中，他曾两次亲带预备队去增援被敌人突破的第一营阵地。由于团长亲到第一线指挥，很快将突入阵地的日军击退。在大场战斗后，税警总团的两个支队司令官何绍周（何应钦之侄）和王公亮均因指挥无方而被免职。第一支队的第六团团长钟宝胜（是桂永清的同乡，1936年初，黄杰由第二师师长调为税警总团团长时，由桂介绍给黄杰的）也因作战不力而被撤职，独有孙立人升为第二支队少将司令官，仍兼第四团团长。

孙立人任第二支队司令官后，因第六团伤亡较大，将残余的官兵拨补第四、第五两团，将第六团番号暂时取消。10月18日，我军退守苏州河南岸，孙立人的第二支队担任紧靠沪西租界的周家桥一带的防御任务。从10月20日起到11月3日止，敌我隔苏州河战斗将近两周，很激烈，只在晚9时以后至翌日拂晓前，战斗较缓，我军才能生火造饭。因为我空军处于劣势，白天敌机不断在战场上空轰炸扫射，发现地面上有炊烟处即行轰炸，所以不论军民白天都不敢生火做饭。每天在拂晓前后和日暮之后，孙立人则带我和两名卫士到第一线视察，白天有时战斗激

烈，则带我到战斗最吃紧的前线指挥督战。

10月27日晨，日军趁涨潮和晨雾之际，用事先连接好的小型橡皮舟作浮桥，偷渡到南岸四五十人，隐蔽在岸下，岸高约二三米，中有间隔不等的储煤洞，日军躲藏在洞内。孙立人得报后，亲到第一线指挥第四团的两名班长，在岸边竖起四块厚钢板当护墙，连续投了100多枚手榴弹，将敌军的橡皮舟浮桥炸断。然后将十几捆用汽油浸透的棉花包点燃后，推到岸下滚到储煤洞里，将大部日兵烧死。残存者因浮桥已断，进退无路，被我军打死。用了两个多小时，便将偷渡到南岸的日军全部消灭。

从11月3日拂晓起，战斗异常激烈，日军趁晨雾之际，先后将我左翼第一支队的阵地突破，第五团（在第四团之左）当面之敌，也正在利用橡皮舟连接的浮桥向南岸强渡。晨6时许，蒋介石在南京直接用电话指示黄杰，速将侵到南岸之敌歼灭。于是黄杰带中校参谋李则尧赶到第二支队司令部指挥所（距第一线约200米）指挥督战，孙立人则偕少校参谋龚至黄赶到第五团团部指挥所（距第一线约100米）指挥。因中校参谋主任谢慕庄临时有病，我留在支队司令部指挥所，记录战报和与各方的联系。这天终日战斗激烈，第五团团长丘之纪（广东人，黄埔三期毕业，也是桂永清介绍给黄杰的）阵亡，第一营营长（云南人，姓名已忘记）负重伤。

下午6时，军部转来第十七军团胡宗南的命令，第二支队的防御阵地由第三十六师接替，限当日晚9时以前交接完毕，但周家桥西端有一小红楼（两层楼）在入夜时被20余名日军侵入，第五团第一营虽几次攻至楼下，但日军在楼上顽抗，因此接防部队以上级命令中未说南岸有敌兵为理由而拒不接防，当时孙立人仍在第五团指挥所。他说："好吧，等我们将侵入小红楼的日军消灭后，再把阵地交给你们。"于是他打电话给我，令我要求军部速送20个地雷来，准备用地雷将小红楼炸毁。于是我给军参谋长周学海打电话，报告前方的情况，并要求速送20个地雷到第五团。不久，军部派参谋处长米致一到第二支队司令部指挥所来协助消灭小红楼的日军，因军部没有地雷，得向上级请领，我和米致一数次向军部打电话催要。于4日凌晨3时许，军部才将地雷用汽车送到第五团指挥所，此时日军已开始拂晓进攻前的炮击。孙立人知道地雷已送到，很高兴，立即走出指挥所掩蔽部，弯腰低头用手电筒看地雷，这时

一颗榴散弹在他的上空爆炸，将孙立人的背部、臀部及两个上臂炸伤十几处，有八九块弹片进入体内，幸好因戴着钢盔，正低着头，所以头部未受大伤，即将他抬到掩蔽部内。当时他满身是血，军医抢救裹伤，但他仍坚持令第四团第二营营长张在平代理第四团团长，并负责用地雷将小红楼炸毁，消灭侵入的日军。然后孙立人则由军部派汽军送到上海租界拉斐德路宋子文临时所设的医院治疗。在孙立人由周家桥赴上海市内的途中，军长黄杰赶到看望，慰问了他。4日上午，第二支队的阵地全部交给第三十六师接替，支队司令部率第四、第五两团撤至徐家汇附近休整。

11月6日，我和龚至黄到上海市内看望孙立人，问明他住在二楼的单人病房内。我俩到二楼后，先向护士说明进来看孙立人司令官的，我俩是他的参谋（当时我俩都穿便服，因为当时规定穿军服的不能进入上海租界），护士说，宋部长有手令贴在孙司令官的病房门外，不准任何人探视。我俩又找护士长，说明孙司令官负伤时，我们在一起，现在特意来看望他的。于是护士长领我俩到孙立人病房的门外，果然看到有宋子文写的不准任何人探视的手令贴在门上。护士长告诉我俩在门外等一等，她则进到病房内报告孙立人。不久，护士开门招手请我俩进入病房，孙立人侧卧着身体，面向外，我俩向他敬礼后，他向我俩点头还礼，他面色苍白，上身及头部均裹着绷带，但精神还好。他先问部队驻在什么地方，然后说："你俩在上海休息几天再回去。"我说："今天报纸上登了，登陆日军已到松江方面，我俩今天即须回到防地。"他说："情况紧急，你俩就赶快回去吧。"还送了我俩每人50元钱，我俩就辞别回到部队。

1938年7月初，我随黄杰将军在汉口编写第八军在归德战斗的战斗详报时，正赶上孙立人伤愈由上海经香港转到汉口。这时原税警总团在上海抗战中人员伤亡过多，武器损失严重，而孔祥熙不给补充（原税警总团的经费由财政部支付），乃由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建议，于当年初改编为第四十师，脱离了财政部。孙立人到汉口后，孔祥熙将原税警总团存在财政部仓库的可装备一个师的武器装备交给孙立人，重新成立税警总队，孙立人任少将总队长，辖三个步兵团和炮、工、通、辎各一营，在贵州都匀训练。1941年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师长，归杜聿明指挥入缅作战，后又转到印度北部，扩编为新一军，孙立人任军

长。1945年初，该军配合远征军，打通了滇缅路后回国。

廖运泽

誓和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为阵亡将士报仇。

● 1903年7月生，字汇川，安徽寿县人。

-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副师长。
- 1938年5月，任第二十一师师长兼阜阳警备司令。
- 1939年秋，随九十二军由湘西调往湘北，参加鄂西会战。
- 1943年7月，任骑兵第二军军长。
- 1944年5月，参加阜阳保卫战，取得胜利。
- 1945年8月，奉命率骑二军到徐州接受日军投降。
- 1987年9月27日，病逝于南京。

阜阳保卫战

廖运泽

1944年春，日军为了打通平汉线进军西南，从郑州沿平汉线向南采取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行动，开始了豫、湘、桂战役。我军密切地注视着这一动向。据我深入敌后侦察的参谋报告：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的太田米雄所部、骑兵第四旅团滕田所部[1]、汪伪花其望部，配备有炮兵、骑兵、空军等数千人，在沿淮的田家庵、寿县一带集结，有进犯阜阳占领皖北的企图，目的可能是牵制汤恩伯部对徐州、郑州的增援。于是我骑兵第二军立即改变部署，放弃涡河防线，集中主力于阜阳附近地区，面向东南布置阵地，做好保卫阜阳的准备。

当时的具体安排是这样：（一）暂编第十四师以三十里铺为界，确保阜阳。阜阳城内街口巷尾构筑工事，准备和敌人巷战。在敌军必经之渡口三里湾布上一个加强营，充实装备，阻敌强渡。河东布雷至三十里铺，沿公路挖深沟，阻敌前进。（二）军特务团迅速开往颍上，占领前沿阵地，尽量与敌人保持接触，逐次抵抗，诱敌深入[2]。（三）第一一七师撤离涡河防线，进驻沙河东岸，保障暂十四师左翼安全，并抽一部分兵力找机会袭击敌人水上运输船只[3]。（四）骑八师撤离涡河防线，进驻阜阳城西南，控制三十里铺至颍上西南地区，保持机动，随时听令出击。（五）骑兵第三师仍以主力控制太和地区，负责对涡阳、蒙城方面的警戒，阻止日军从东北方向增援，掩护全军后方安全[4]。军指挥所移驻阜阳西北十余里的泉河北岸。这一方案报鲁苏豫皖边区总指挥部批准后，总部负责安徽战事的陈大庆又下令把暂编第九军的第十三师（师长洪显成）临时拨归我指挥[5]。我把他们安排在阜阳城下进行合围，以优势兵力全歼来犯之敌。

4月底5月初，我军刚布置完毕，日军数千人在空军掩护下果然由寿县、正阳关向我颍上前沿阵地发起猛攻[6]。战斗打响后，在前沿阵地的军特务团按计划且战且退，每撤离一个地方就将电线杆砍倒，不给敌人利用。日军误认我军败退，骄狂至极，遂以担任左翼的骑兵尾随我军，长驱直入。这样，敌人的左翼就暴露出来了，我立即命令骑八师全部出动，给孤军深入的敌人以迎头痛击。骑兵第八师是青海军队中的一支劲

旅，不仅训练有素、马术精湛，而且久经沙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全师5000多人，每人配一骑、一枪、一刀，官兵性格强悍，勇猛无比。师长马彪（鸿达，回族人）[7]虽已是花甲之人，仍亲临前线拼杀。日本骑兵照惯例是下马作战，我方决定乘敌人下马之际发起冲击。当骑兵第八师在颍上境内的十八里铺附近与日军前哨部队遭遇时，乘敌人下马尚未集结之机，旋风般冲向敌阵，居高临下马踏刀砍，日骑兵来不及还击就成了刀下之鬼。敌200多人，死里逃生者仅20余骑，遗尸枕藉，而我骑八师几乎没有伤亡。日军大炮是用马驮的，遭到骑八师的袭击后，死伤了很多马匹，只好靠人拉着大炮走，十分狼狈。我军初战告捷，大大挫伤了敌人的锐气。

气疯了的日军立即组织反扑，在三架飞机和数门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我前沿部队放弃了颍上，且战且退，尽量消耗敌人的兵力。日军怕再遭到我骑兵第八师的袭击，就加强了左右两翼的兵力，以便在颍上六十里铺地区包围骑兵第八师主力。这时驻守在六十里铺阵地右翼的阜阳县的三个自卫中队贪生怕死，在中队长带领下临阵脱逃，擅自撤离阵地，致使我军右翼空虚。日军乘机集中兵力将骑兵第八师包围，疯狂地对骑兵第八师进行报复。陷入日军包围中的骑八师毫不畏惧，组织力量反复冲杀，战斗十分激烈。该师副师长卢广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8]。我命令已撤到阜阳尤家花园的军特务团火速回师参战；命令作为军预备队的暂编第十三师的一个团紧急驰援。日军的兵力被分散，骑兵第八师就从左翼突破包围撤出阵地。这一场厮杀，我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敌人欺我既没有空军，也没有对空射击武器，肆无忌惮地对我阵地进行低空扫射，狂轰滥炸。愤怒已极的我军战士端起轻机枪、步枪对空还击。在六十里铺的战斗中，一架低空飞行的敌机油箱被打中起火，坠毁在中岗村附近。六名机组人员跳伞降落后，被我当地驻军和老百姓包围。穷凶极恶的敌人伏在坟堆上顽抗，被我军民全部击毙。由于我官兵奋勇抗击，消耗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从而迟缓了日军向阜阳进犯的时间，日军从颍上边境之六十里铺，又打了五天才推进到距阜阳10余里的地方。此时，我阜阳军民和调集来的各路军队早已严阵以待，准备在阜阳城下和日军决一死战。同时，为了严肃军纪，我一方面命令将三个临阵脱逃的自卫队队长就地正法，一方面对英勇杀敌、不畏牺牲的骑兵第八师进行表彰。当我前去骑兵第八师慰问时，全师官兵正因为卢副师长和许多弟兄在反包围中英勇牺牲而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带去的许多蛋、禽、粮食等慰问品无人下咽。马师长见到我不禁老泪纵横。我也止不住潸然泪下，随即勉励大家化悲痛为力量，誓和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为阵亡将士报仇；并传令全军学习骑兵第八师，奋勇杀敌。

正当我军调集兵力打算聚歼敌人之际，5月7日，进入阜阳十八里铺的日军突然在炮火掩护下向后撤退[9]。我命令骑八师、军特务团紧紧跟上，追击退却之敌[10]。5月10日下午7时我军收复颍上、正阳关等地，敌人只好舍弃皖北向寿县方向遁去。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在徐州受降时才知道当时日军退兵的原因：一是日军师团参谋长被我警戒部队击毙；二是我军云集，拉开了决战姿态，而当时欧战激烈，轴心国军事失势，日军已无兵力补充；三是平汉线会战已结束，日军没有必要再牵制汤恩伯的兵力。

[1] 据《河南会战》，日军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藤田茂）于4月25日由郑州以北黄河铁桥渡过黄河，至6月上旬，一直在豫中、豫西地区作战。

[2] 据《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在颍上一带与日军作战的是骑兵第二军补充团。

[3] 据《第三十一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第一一七师（师长刘漫天）属石觉第十三军建制，当时在临汝一带。

[4] 据《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骑兵第三师当时控置于汝南、正阳、新蔡间地区，为总预备队。

[5] 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4月26日，陈大庆令暂编第九军之暂编第三十师归骑兵第二军廖军长指挥。

[6] 据《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日军于4月20日发起进攻。

[7] 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当时骑兵第八师师长是马步康。

[8] 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5月5日上午10时，敌机一架袭击四十里铺骑兵第八师司令部，副师长卢广伟殉职。

[9] 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5月7日，日军由四十里铺攻占五十里铺，并向六十里铺包围猛扑。经我军反击，日

军退回四十里铺。

[10] 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奉命追击退却之敌并克复颍上的是暂编第十四师部队。另外，骑兵第二军补充团因损伤颇大于4月27日撤至十八里铺附近整理，骑兵第八师于5月5日控制于公路以西保持机动。

郑洞国

为了避免第一线部队过度疲乏，乃以营为单位，二十四小时轮换一次，使士气始终饱满。

● 1903年生，字桂庭，湖南石门人。

● 1937年，率第二师参加了保定防守战。

● 1938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7月，参加武汉会战。

● 1939年初，任九十五军副军长。12月，参加昆仑关战役，取得胜利，升任新编第十一军中将军长。

● 1940年5月，率部参加枣宜战役。

● 1943年春，担任新一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

● 1991年1月27日，病逝于北京。

昆仑关攻坚战亲历记

郑洞国 郑庭笈

一

1939年冬，国民党军第五军奉命协同友军对侵犯南宁的日军作战，担负昆仑关攻坚战的主攻部队。

第五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新成立的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直辖第二〇〇师、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二师。军直属队有两个步兵补充团、两个战车团、装甲车搜索团、重炮兵团、汽车兵团、工兵团、辎重兵团，并有苏联顾问帮助教育训练。军长杜聿明。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该师是杜聿明从装甲兵团扩编的，是该军基本部队；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兼，该师是由从抗日战争中伤愈的官兵编成的，因此，加上“荣誉”二字，官兵勇敢善战，经过训练后，士气更加旺盛；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该师是由新兵成立的部队。军部及军直属团队，第二〇〇师在广西全州；新编第二十二师在湖南东安；荣誉第一师在湖南零陵地区整训。重庆军事委员会校阅全国各军教练训练，第五军被评为全国第一。1939年秋季第五军在广西界首举行大规模各兵种联合攻、防、追、退演习，历时1月之久，更打下了第五军的战斗基础。

二

当时抗日战争形势：193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搬到重庆后，敌人占领武汉，切断粤汉、平汉南北铁路和公路交通线。接着又占领了广州，控制华南沿海海岸线，对外联络线亦被切断。仅广西与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还保持畅通。重庆统帅部根据敌人在南海地区军队调动频繁，判断敌人有切断我华南国际交通线、实行封锁政策、直接威胁重庆之企图，遂命第五军在界首演习完毕后，各回原防，进行战备，待命行动。

不久，荣誉第一师从零陵开往衡山，准备参加长沙会战。

三

1939年11月15日，敌军在我国南海北部湾钦州龙门港登陆后，进占钦州、防城。于11月24日沿邕钦公路北犯，侵占南宁。据报这次侵占南宁之敌，有两个半师团。其番号就是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之一部和台湾旅团等。

第五军奉命派第二〇〇师第六〇〇团，由广西全州用汽车输送向南宁前进，阻止敌人北犯，掩护我军主力集中。11月24日，该团在团长邵一之的指挥下，到达南宁城郊二塘，与敌遭遇，展开了血战。敌人在飞机和优势的炮火掩护下，对我第六〇〇团进行猛击。我军沉着应战，一次又一次把敌人击退，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进入夜晚，战场双方进入停战状态。26日拂晓，敌人向第六〇〇团阵地迂回，包围我军，切断退路，邵团长命令各营坚守阵地，他亲自指挥步兵第一连，向敌迂回部队反击。邵团长身中两弹，仍继续指挥部队，向敌猛击，敌我双方正处于激烈的肉搏战中，邵团长坚持指挥作战，不肯退下战场，不幸又中第三颗子弹，壮烈殉国。副团长文模、团附吴其升和全团官兵知悉团长牺牲了，悲愤异常，士气更加高昂，誓为团长报仇，继续顽强战斗，打退敌迂回包围部队，并夺回团长遗体。这时团附吴其升牺牲，副团长文模亦负伤。由第一营长大伟代团长职务，利用夜间逐步撤回思陇附近归还建制。敌人跟后前进，12月4日进占昆仑关地区。

据第六〇〇团在战场上获得的文件表明，与该团激战的敌人是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和四十二联队。

四

1939年11月24日，敌侵占南宁，25日在二塘同我第二〇〇师第六〇〇团激战后，12月4日进占昆仑关，第五军各师从衡山、东安、全州向迁江、宾阳清水河和红水河间之邹圩、石陵圩地区集结待命。

各师集中完毕后，12月16日，军长杜聿明在迁江附近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我们参加了会议。会场设在一个地洞里，周围树林茂盛，非常掩遮，容易防空。会场里用横木挂上一张桂南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图上用红蓝纸标志敌我态势。军长杜聿明介绍了当前敌我的形势。

据我方情报探悉，这次侵犯桂南进占南宁的敌人兵力共有两个半师团，即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一部分和台湾旅团。第五师团有第九旅团，辖第十一、四十一联队；第二十一旅团，辖第二十一、四十二联队；每联队有官兵3000余人。敌人称第五师团为“钢军”，因为是台儿庄战役板垣征四郎旧部，在侵华战争中参加过南口、山西忻口、太原、鲁南台儿庄、华南广州等战役。在开辟华南战场前，经过两个月山地作战训练，官兵多系日本山口县人，禀性彪悍，长期受武士道训练，侵华战争两年多，战斗攻守经验丰富，成为这次进犯部队的主力。敌人攻占南宁的战略企图是：第一，切断我西南交通，首先是越桂公路，威胁越滇铁路；第二，侵占广西，威慑云南、贵州，扰乱我抗战大后方，给重庆方面以致命的打击，力求达到以军事上手段配合其政治上“逼和”的战略目的；第三，威胁英、法，使之感觉越南、缅甸危险，屈服于日本。并对重庆方面实行国际交通上封锁，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日本在亚洲的地位。

接着杜聿明介绍了昆仑关的形势：敌军在邕武路占领高峰隘南地区，邕宾路占领昆仑关至九塘间高地，日夜修筑工事。昆仑关是西南国际交通上控制着邕宾公路的扼要雄关，它的四周，丛峦万壑，绵亘相偎，由公路进入了这个地区，不但是迂回曲折，而且正覆压在公路的中腰，其地势的险要，实可比食道的咽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古战场，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南宁外围的重要据点，敌军以重兵扼守，还在昆仑关北的仙女山、老毛岭、同兴堡、四四一、六五三、六〇〇、罗塘南高地、界首等高地，赶筑据点式的堡垒工事，外围有数道铁丝网和鹿砦等障碍物，构成拱卫昆仑关的坚固防线，并以轻重武器编成火网，各阵地以火力互相支援。日军阵地伪装非常好，阵地和枪口都不容易发现，敌兵在掩体里休息，高山上观察不到目标，同时，附有炮兵、机械化部队来加强防守。这次同我第六〇〇团在二塘激战的敌人，就是第五师团的第二十一旅团，直辖第二十一、第四十二两个联队。缴获敌的作战部署图，获悉第五师团司令部及第九旅团两个联队在南宁。第二十一旅团两个联队守昆仑关、九塘、八塘至南宁之线。杜聿明讲到友军位置和本军作战部署时说，我最高统帅部集中四个集团军的兵力来同敌军决战。蔡廷锴第二十六集团军在敌后邕钦公路游击，负破坏公路、桥梁，阻击敌增援部队及后方输送粮、弹补给的任务；夏威第十六集团军，指挥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六军；叶肇第三十七集团军，指挥第六十六军担任邕武路高峰隘南的对敌攻击；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指

挥第五军担任邕宾路上对昆仑关攻坚战的主力部队。

接着杜聿明谈第五军作战部署：采取战略上迂回，战术上包围，“关门打虎”的方针。其部署如下：（一）荣誉第一师、第二〇〇师为正面主攻部队，以公路为界，公路线上属第二〇〇师，军重炮兵团、战车兵团、装甲兵搜索团、工兵团，协助主攻部队作战，按战况需要由军部指挥，按命令行动，以完成战斗任务。（二）新编第二十二师为军右翼迂回支队，由原地出发，超过昆仑关，选小路进占五塘、六塘，切断南宁至昆仑关之间公路、桥梁交通要道，堵击敌增援部队北上。（三）第二〇〇师副师长彭璧生指挥两个补充团编为军左翼迂回支队。由原地出发，经过岭圩、甘棠、长安圩，向八塘大迂回，进占七塘、八塘，策应正面主攻部队对昆仑关的攻击。（四）汽车兵团、辎重兵团，归兵站指挥，担任后方粮弹补给及伤病人员向后方输送。（五）通讯联络以有、无线电为主，传骑为辅。（六）军指挥所设在第一线部队的后方，跟随第一线部队行动。（七）攻击时间为12月18日拂晓。

最后杜聿明说，这次战役胜负，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前途，也关系到本军创建军的前途，是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第五军是抗日战争中新建立的第一个机械化部队。我相信全军将士一定能勇敢善战，胜利完成这次攻坚战斗任务，一定要抱“不成功必成仁”的决心，歼灭日军，收复失地，以慰革命先烈在天之灵。

会上，大家一致举手宣誓一定完成这次攻坚任务。宣布散会已进入黄昏，各乘车返回部队。各部队接战斗任务后，按指定的路线利用夜行军进入准备位置。

五

第五军军部前方指挥所，设在正面主攻部队第二〇〇师和荣誉第一师分界线的公路边一个高山的地洞里，山顶地势很高，又掩遮，瞭望前方方便，山顶和山洞里都架设有线电话编成通信网。山顶上架设炮兵用的远程观测镜，对前方阵地、地形、敌我的行动，看得清清楚楚。杜聿明日日夜夜在山顶上观测镜和电话机旁，观察前方战况，并同各部队长通话，交换战况。同重炮兵团团长朱茂臻通话，要求对前方敌阵地进行测量，规定各目标的距离；又同战车兵团长胡献群通话，要该团选测战

车攻击准备位置，同步兵协同各种记号。敌机不时在指挥所上空盘旋，对公路后方车辆进行扫射和轰炸，杜聿明规定公路上哨兵站岗，有警报时，用红旗指挥车辆进行掩遮，因此，空袭时车辆没受损失。敌人炮弹纷纷落在指挥所附近，在他身边爆炸，但他极为镇定，从容指挥战斗。

12月18日凌晨，我军重炮兵团和师的山炮兵营，集中炮兵的火力向昆仑关及周围阵地进行炮击。双方进行炮战，在我远射程的重炮火力压迫下，敌炮兵中断向我射击。随即我第一线攻击部队第二〇〇师、荣誉第一师发动攻击，在战车和我轻重武器的火力掩护下，向敌阵地运动。敌机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企图空袭我步兵，但遭到我军高射炮火猛烈射击，致使敌机不敢低飞。待我步兵接近敌阵地后，敌机再不敢在阵地前扫射和投弹，仅在我后方交通补给线上狂轰滥炸。荣誉第一师官兵久经战阵，作战机智勇敢，该师第一团在团长吴啸亚的指挥下，先把仙女山敌人击退，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利用夜袭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第二〇〇师第五九八团在团长高吉人的指挥下，攻占653、600高地。该师第五九九团在团长柳树人的指挥下，在战车掩护下沿公路长驱直入，占领了昆仑关。荣誉第一师第二团在团长汪波指挥下，占领了罗塘高地。

19日午后，敌大批飞机出动掩护反攻，昆仑关口被敌人夺去。我军占领各据点，反复争夺战，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新编第二十二师右翼迂回支队，占领了五塘、六塘。后来五塘又被敌反攻夺去，我军坚守六塘，阻敌增援，收效很大。我彭璧生左翼迂回支队，亦将七塘、八塘占领，切断敌后退路。增援八塘的敌人，在八塘附近被我军包围，打了一昼夜，敌死伤极众，残部攀山越岭，向南逃窜，汽车几十辆被我军炮火烧成了灰。我右翼支队占领六塘后，日军台湾混成旅团由南宁向五塘增援，反攻六塘。师长邱清泉命令刘建章团死守六塘，邓军林团、熊笑三团将主力埋伏公路两侧高地，仅留小部队于五塘至六塘之间，引敌深入，且战且退，当日下午4时，熊笑三团一部与敌援军激战。入晚敌坦克车、装甲车向六塘街道推进，邱清泉亲率主力向敌反击，命令工兵部队破坏公路和桥梁。战斗激烈，敌坦克车被我军战车防御炮击中两辆，邱师各团四处猛击，敌军大乱，纷纷向公路南侧高地溃逃，敌遗弃卡车、坦克车、装甲车，多被我军炮火打毁。这时，杜聿明为加紧在战术上围歼昆仑关敌人，命令荣誉第一师派一个加强步兵团从右翼包围九

塘。

郑洞国得命令后，立刻派该师第三团在郑庭笈指挥下，利用夜行军从右翼高地袭击九塘阵地。该团占领九塘西侧高地，是下午4时左右，郑庭笈用望远镜观察九塘敌阵地，发现九塘公路边的大草坪里有敌军官集合讲话，遂命令第一营在高地上占领阵地，命令迫击炮连、重机关枪连集中炮火向敌猛击，瞬间，迫击炮打中了目标，敌军军官纷纷向九塘逃窜。收复昆仑关后，在缴获日军的日记中有记载："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在九塘被中国军队炮火击毙。"随后，昆仑关第二次被我军收复，但不久被敌军在关口四周的炮火侧击，我军伤亡很大，又被敌军夺去。

杜聿明研究两得两失的原因，是敌人在关口的两侧高地有坚固的堡垒式工事，配备轻重武器，组成交叉火网，互相支援，兼地形优势，可以保护着关口的安全，以火网来封锁我军对关口的进攻，如果不首先消灭敌军在昆仑关四周的高山据点，光是攻占关口，是无法立足的。因此，杜聿明在电话上同各师师长研究，更变原来作战方针，采用要塞式攻击法，将各据点分配给第一线师各团负责，同时攻击，逐次攻克，缩小包围圈，同吃饭一样，一口一口地吃。要军部参谋长黄翔下达命令将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调为主攻部队的总预备队。留少数兵力在五塘、六塘扰敌后方，荣誉第一师第三团建制，负担主攻据点的战斗任务。这时，敌人最困难的是饮水和弹药、粮食、医药补给困难，不得不用飞机输送，有些投入我军的阵地里。第二〇〇师、荣誉第一师调整攻击部署，12月25日荣誉第一师第二团在团长汪波的指挥下，再次攻克罗塘南高地。这时师长郑洞国正在第二团指挥所，将攻克罗塘高地的战况向杜聿明报告，杜当时对汪团传令嘉奖。郑洞国命令汪团继续向老毛岭、441高地进攻，在441高地进行了反复争夺，最后将敌人全部歼灭。第二团的伤亡很大，阵地在我军稳固的控制之中，从而给昆仑关守敌致命的打击，但敌仍坚持固守中。这时，敌机虽在上空盘旋，因敌我在近战对峙中，不敢向阵地扫射和轰炸，敌炮兵在我重炮压制下，不敢向我阵地炮击。第二〇〇师第五九八团在高吉人团长的指挥下，两次攻克同兴堡敌据点阵地，第六〇〇团在刘少峰团长指挥下，攻克600高地，该师伤亡很大。

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保关口的敌坚固据点，是属第二〇〇师

战斗境内的，因该师担负不了对界首攻坚任务，杜聿明命令郑洞国派该师第三团归戴安澜师长指挥，于28日晚对界首攻击。敌机在上空盘旋，该团士气旺盛、对界首进行强攻，在敌火力侧击下，伤亡很大，组织爆破手，用手榴弹从敌据点枪口投入，多次都失败。入夜12时，敌我正在对峙中，该团九个步兵连，有七个连长伤亡，郑庭笈身边的司号长李均也中弹阵亡。杜聿明要郑庭笈不顾重大牺牲的代价，一定要攻克界首阵地，利用夜间调整部署，选突击队，编成突击组。29日早晨，军部重炮兵开始对界首阵地猛击，炮弹均命中阵地上，这时各突击队分别向界首阵地匍匐前进，在三小时的激战中，界首阵地被我军攻克，这时杜聿明通令全军对第三团传令嘉奖。昆仑关各据点均被我主攻部队各师占领，界首阵地移交新编二十二师派兵接替，第三团归还建制。30日新编第二十二师邓军林团第三次收复了昆仑关。

六

第五军在战斗中共击毙敌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第四十二联队长坂田元一、二十一联队三木吉之助、副队长生田滕一，第一大队长杵平作、第二大队长官本得、第三大队长森本宫，班长以上军85%以上，士兵有4000余人死亡。这是日本战后公布在昆仑关同中国第五军作战死亡的数目。生俘士兵102人、战马79匹、山炮10门、野炮12门、战防炮10门、轻机枪102挺、重机枪80挺、步枪2000余支，其他军用品和弹药等堆积如山，拍成照片。这是第五军在柳州、桂林、全州开展览会公布的数目，各师未上缴的数目尚未在内。

裴昌会

我们第二战区国共两党的军队，不仅在忻口共洒一腔血，以后的几年也一直合作得很好。

● 1896年10月23日生，字同野，山东潍坊人。

●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任第九军第四十七师师长，率部参加太原保卫战。9月，任第九军副军长，兼任第四十七师师长，率部参加忻口会战。

● 1939年1月下旬，率四十七师在洪洞、古县一带阻击敌人。

● 1940年7月，升任第九军军长，率第九军向太原以东转进，到王屋山、太行山，长期驻豫北济源一带，同八路军配合打击敌人。

● 1992年3月23日，病逝于重庆。

国共合作在忻口战役中

裴昌会

1937年抗战开始时，我任第九军副军长兼第四十七师师长，驻在湖北。8月初，奉命开赴抗日前线的河北涿县白沟河地区，协同第三十军作战。当时由津入侵华北平原的日军装备精良，我们固守阵地很困难，苦战一周，即转移保定城关，继续移至元氏县城及其以西高地，逐次抗拒日军南进。之后，奉调晋北归建，经平阳关、太原、忻县，参加忻口南怀化防御战。

忻口是晋北通往太原的门户。七七事变后，日酋曾扬言三个月内要中国当局屈膝。它的关东军一部和板垣师团入侵山西，分两路自大同和平型关会师雁门关，向忻口袭来，企图一举攻陷太原。面对敌人的进攻，我方及时组织了忻口会战，阻击敌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率部自河北赶来晋北前线，并担任前敌总指挥。当时的部署是：忻口正面阵地，分为中央和左、右两翼三个兵团。以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为右翼兵团指挥官，指挥第十五军、第十七军；以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和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先后为中央兵团指挥官，指挥第九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第二十一师、独立第五旅和晋军第六十一师；以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为左翼兵团指挥官，指挥第十四军，晋军第六十、第六十六师；以第八十五师陈铁部为总预备队。第三十军孙连仲部和邓锡侯的川军，赵寿山、冯钦哉的陕军守备娘子关，由黄绍竑指挥。

八路军为了配合忻口会战，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由陕北开往山西抗日前线（按照国共合作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国共双方在忻口地区的部队协力指向进攻忻口的日军。

忻口会战是从1937年10月13日揭开战斗序幕的。日军集中兵力，利用大炮、坦克、飞机立体战的优势，向忻口阵地猛攻。我们中央兵团第九军及配属部队首当其冲。敌机从晋北代县阳明堡机场分批飞来，从早到晚轮番轰炸助战。第九军装备差，又缺乏防空训练和武器，战斗十分

艰苦。我率领的第四十七师，由于行军中沿途军民南撤拥塞阻挡，又担负掩护老百姓安全撤退的任务，当部队赶到忻口县城时，忻口守军已西撤，我即率部掩护第九军直属及配属部队向忻县以南地区转移。到忻县时，据第五十四师参谋长孔繁瀛汇报前线战况：10月15日下午，双方为争夺忻口以北之南怀化及其迤南的204制高点，日军三易酋首。在这一场战斗中，中央兵团将士伤亡7000多人。郝梦龄军长、第五十四师刘家麒师长、独立第五旅郑廷珍旅长壮烈殉国，第二十一师李仙洲师长胸部负伤。在忻口前线部队正与日军酣战的同时，娘子关阵地也被日军突破，晋东晋北同时告急。

忻口会战开始后，八路军积极协同忻口正面部队作战。林彪的第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地区南移，与刘伯承的第一二九师会合，夹击自平型关西进之敌。贺龙的第一二〇师活动于朔县、神池、宁武至忻口地带，向日军侧背猛烈袭击，斩断其补给线。10月18日，第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烧毁日军输送粮、弹汽车500余辆，并收复了雁门关。在23天的战斗中，八路军将代县、平型关、灵丘、广灵至张家口和崞县、雁门关至大同的交通要道完全破坏，并肃清了这两条主要交通线上的敌人。这不仅给日军补给造成极大困难，也振奋了前线我军的士气。

在此同时，八路军总部还令第一二九师摧毁了代县西南阳明堡敌人的临时机场。该师所属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率第三营于10月19日夜间奇袭阳明堡机场，焚毁敌机24架，击毙敌人数百，夺获一批航空器材。第三营赵宗德营长身先战士勇猛进袭敌踞堡垒，壮烈牺牲。后来卫立煌总指挥在太原见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时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补给线都截断，并摧毁了阳明堡机场，对我们忻口作战部队帮了大忙，我代表在山西的全体将士向八路军表示衷心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经过国共两党军队的阵地阻击和敌后猛袭的配合打击，日军伤亡惨重，凶锋大挫，前进缓慢。但在10月26日以后，我太原以北部队两面受敌，而应援部队又不能及时赶到。在此情势下，最高统帅部遂决定调整部署，其要旨是：（一）傅作义部（配附五个炮兵团）守太原城关既设阵地；其他晋军转移到黄河迤西的吕梁山区固守要隘，并随时派部队策应傅作义部的作战（当时阎锡山长官司令部驻黄河东西河槽内，预先挖有大批窑洞）。（二）第十八集团军主力控制在五台山区和五台县，随

时派部队袭击破坏日军在附近地区的补给线，并以有力的一部南下，向进攻太原敌人的后方进行袭击，支援傅作义部的作战。（三）卫立煌前敌总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除以一部西移吕梁山区，并随时支援守备太原友军作战外，主力转移至中条山区。以上调整的具体部署由卫立煌总指挥区处。

卫立煌根据上述决定，下达如下命令：刘茂恩的第十五军（辖第六十四、第六十五两个师）主力西移吕梁山区，第六十四师（欠一个团）留在太原城关以西，配合傅作义部作战；李默庵的第十四军和第八十五师在榆次、平定以南，沁源、长治县以北地区，向北、向西铁路交通线袭击；第五十四师、第二十一师、独立第五旅调黄河南、洛阳以西地区整补；第四十七师的一个团担任卫立煌前敌总指挥部警卫，移垣曲县南某村；第四十七师（欠一个团）主力位置在横岭关，一部监视踞守绛县城的日军。在当时敌人全面进攻的情势下，国共两党的部队都能服从统一安排，协同作战。

忻口会战后，我们第九军向太原以南转进，先到中条山，后经王屋山到太行山，长期驻豫北济源一带，同八路军配合打击敌人，一直坚持到1942年。1938年春天，我们第二战区的各个师都指派了一部分营团级军官到晋北五台县附近八路军驻地学习游击战术。陈赓的部队在中条山区坚持敌后斗争，条件十分艰苦。有时派到敌后的小分队到我们防区，要求作短暂休整，我们都热情接待；缺粮食、弹药我们都予以调整补给。他们行动敏捷，搜集情报及时准确，我们经常互相交换情报。

回忆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在我们第二战区国共两党的军队，不仅在忻口共洒一腔血，以后的几年中也一直合作得很好，这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覃异之

马首悬明月，三军气若虹。
夜寒茶当酒，星斗落杯中。

● 1907年7月7日生，广西宜山人。

● 1933年3月，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任一四九团团长。

● 1937年9月，奉命参加平汉路北段对日作战，在保定保卫战中胸部中弹负伤。

● 1938年3月，任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少将参谋长，参加台儿庄战役。4月，任该师第七十三旅少将旅长。7月，参加了武汉会战。

● 1943年春，升任第五十二军副军长。

● 1944年，参加衡阳战役。

● 1995年9月17日，在北京逝世。

漳河之战

覃异之 姚国俊

1937年10月中旬，日军沿平汉铁路南犯，豫北告急。13日，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奉命开往林县古城、涉县一带集结待命。17日，部队在行进途中两次接到改变行进路线的命令，于18日晚到达安阳以西的观台、水冶，与安阳以东的商震第二十集团军（辖第三十二军一个军）共同守卫漳河防线。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关麟征当即进行部署：以第二十五师主力占领西保障以西漳河南岸的高地，一个团占领河北岸高地；第二师骑兵连在漳河南岸之东、西保障至东、西清流之间担任警戒，主力控制于水冶。

19日，日军猛烈炮击漳河南岸，特别是平汉铁路漳河铁桥附近，其便衣混入我友军南撤部队和难民中陆续到达南岸，骑兵也不断进行强渡。至20日上午，东、西保障附近的高地陷入敌手。关麟征令第二十五师派一个步兵团协助第二师骑兵连攻击该敌。由于日军占据有利地形，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南渡，我军虽反复攻击，但未能收复高地。

21日拂晓，关麟征亲赴前线督战，指挥两个师的主力同时对漳河南岸之敌发起攻击。我军虽一度攻占东、西保障附近的高地，将日军驱逐至漳河南岸的河滩上，但该敌在后续渡河部队的策应下反将我军包围。敌我双方遂展开反复激烈的争夺战和白刃战，战况至为惨烈。激战至深夜，双方在伦掌以北至漳河南岸之间形成对峙。一天的战斗中，第二十五师第一五〇团团长曾谦阵亡，全军共伤亡校官18员、尉官近百员、士兵3000余名。当夜，汤恩伯令第五十二军停止攻击。22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下令调整部署，第五十二军奉命守卫水冶及其以南地区。此后，日军因伤亡严重，后方空虚，退回漳河北岸。

10月底，晋东重镇娘子关告急，第二十军团奉命驰援。第五十二军的任务是由林县绕至涉县附近，以涉县为根据地，进出彭城、武安等处，向邯郸、磁县附近之敌不断进行昼夜袭击。我军在当地农民掩护下，行动机密主动。敌人死守邯郸、磁县城内，完全陷于被动。城外飞机场有敌机十余架和汽油库等，周围设铁丝网工事，日军一个步兵中队

守卫。关麟征由第二十五师选出一位机智勇敢的营长梁智伟，先带少数便衣官兵到机场附近农村侦察，组织农民配合行动，将附近农村所有的狗都管制起来，以便夜间秘密行动，然后将全营官兵分为突击队、放火队，乘夜暗潜伏。1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该营乘敌不备，突击队突破了敌人飞机场周围的障碍设置，包围攻击敌守兵营房；放火队乘机冲入机场内，放火焚烧敌飞机、油库等。敌守兵被我突击队包围攻击，无法救火，一时间火光冲天，爆炸声音雷鸣，邯郸城内的敌人仅以枪炮盲目射击，不敢出城。我梁智伟营烧毁敌人飞机后，安全撤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立即传令嘉奖，提升梁智伟为第二十五师的团长，并给全营官兵发了奖金。

12月初，第二十军团归还第一战区建制。关麟征奉令率第五十二军先开郑州附近休息一周，又开漯河附近整理补充。第五十二军在休整三个月当中，总结了古北口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加强了部队的战斗训练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和决心。各级指挥官也加强作战指挥的学习。关麟征本人在督促部队教育训练期间也抽时间阅读陆军大学课本战史、战斗纲要、战术作业以及古代兵法等。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教育训练、整顿补充，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比家山千秋不朽，福临铺一战成功”

覃异之

一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关麟征的基本部队第五十二军由武汉外围转移到湘北，奉命在岳阳南边的新墙河南岸建立防线。这期间我先任军参谋长，后任第一九五师师长。湘北属第九战区，关麟征由第五十二军军长升任第十五集团军代总司令，负责指挥湘北战场。集团军总司令部驻金井镇东南的贺家大屋（后移至福临铺）。该集团军辖三个军，即第三十七军（军长陈沛）、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第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湘北防线的兵力部署如下：

第七十九军为右翼，军部在平江县城附近，该军第八十二师（师长罗启疆）驻詹家桥，与第一九五师连接，其他各师位置不详。第五十二军为左翼，军部在金井西南将军坝。第三十七军除第九十五师（师长罗奇）在营田（洞庭湖与湘江连接处）担任江防外，其余为机动部队，集结在汨罗江沿岸。

当时在湘北与第五十二军对峙的是日军第六师团。第五十二军的兵力部署如下：

第一九五师（师长覃异之）为右翼，担任守备东自詹家桥（不含），西至新墙（含）之阵地；第二师（师长赵公武）为左翼，担任守备东起新墙（不含），西至洞庭湖滨的鹿角之阵地；第二十五师（师长张汉初）为预备队，集结于军部附近。

第一九五师兵力部署情况是：

第五六六旅（旅长刘一华）为右地区守备队，守备詹家桥（不含）至杨林街东端某高地（含）之阵地；第五六五旅（旅长刘平）为左地区守备队，守备杨林街东端某高地（不含）至新墙（含）之阵地；补充团（团长武希良）为预备队，在师司令部（金井东北步仙桥）附近集结；炮兵营在杨林街南端占领阵地。

师之防御作战指导要领：右翼依托幕阜山，防守重点为杨林街。右翼守备队须集结一个团的兵力，准备策应杨林街之战斗。根据战斗的发展，师主力相机从右翼出击，歼灭敌人于新墙河南岸。

1939年上半年，湘北战场没有什么战斗，第五十二军各师都在加强练兵活动。下半年开始，第一九五师奉命派出部队深入敌后，破坏敌人之交通线，袭击敌人的小据点及巡逻队，保护临湘、岳阳两个县政府在敌后开展农村工作。当时第一九五师第五六六旅派出一个团（团长黄建墉），以临湘县的大云山为根据地，在当地政府及民兵的配合下，多次破坏粤汉铁路羊楼司、羊楼洞一带的交通，并袭击敌之小据点。同时第七十九军方面也派部队深入鄂南之通城、崇阳境内，开展敌后游击活动。

二

1939年9月18日，日军全面袭击第五十二军新墙河北岸据点，彻夜炮声隆隆，日军首先突破第二师第六旅第十二团的荣家湾（粤汉铁路线上）前沿阵地。同时，第一九五师杨林街北岸比家山前进据点也遭受猛烈袭击，战况甚为激烈。杨林街受到猛烈炮击，而杨林街以东第五六六旅的阵地只受到零星炮击，北岸也只有日军少数部队在作威力侦察。因为这个地区是幕阜山脉，地形复杂，不利于大部队及陆空联合行动。我与参谋长韩梅村、参谋处主任尹先甲共同分析当面敌情，根据前线情况判断，杨林街正面之敌估计是一个加强联队（不超过一个旅团）。韩参谋长建议：杨林街以东的阵地留一个营监视敌人；第五六六旅的主力集结起来，准备向敌侧背出击。尹参谋主任则主张该旅留一个团防守原阵地，以防万一，由该旅长率领一个团及师补充团作出击部队。我决定采纳参谋长的方案。我认为当面的敌情已基本明了，最大限度地集结兵力，既有利于防守，又有利于出击。比家山阵地战况很激烈，守该阵地的部队伤亡甚大，营长史思华阵亡，我决定拂晓前放弃该据点，利用夜间撤回南岸。

9月23日拂晓，敌以猛烈炮火轰击杨林街，步兵以疏散队形涉水向杨林街攻击，屡次被我军击退。此时接到张耀明军长电话：“第二师的阵地已被突破。敌人一支陆海军联合部队已在我军左后方的营田登陆，

正与守备该地之第九十五师激战；我军奉命向汨罗江以南转进；着第一九五师掩护我军之右翼，逐步向汨罗江转进。”我立即命令补充团速到金井占领侧面阵地，掩护师之左侧背。因敌人飞机不断巡回轰炸，白天行动很不利，乃决定坚持到黄昏后开始转移，9月24日拂晓前到达汨罗江上游之浯口镇宿营。部队进入宿营地不久，即接到张耀明军长的电话：“敌人已进到汨罗江，正在与我掩护部队激战中。第一九五师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开往福临铺占领阵地，师长即带必要人员速来福临铺当面接受指示。”我把以上情况告知参谋长，并指示通知各部队，立刻准备出发。我率两位旅长及参谋处主任先行，部队由参谋长率领，按第五六六旅、师部直属部队、补充团、第五六五旅之次序，以多纵队的疏开队形，迅速向福临铺前进。

福临铺已是十室十空。总司令部已经转移，军部已开始后撤。张耀明和军参谋长杨学房在等候我们。张军长指着地图向我们说明情况并给我们下达作战命令，大意是：现在营田登陆之敌正与第九十五师激战中，湘阴方面之第七十军（军长李觉）正派部队增援营田，以迟滞敌人向湘江方面前进。第二师正向汨罗江以南转移。我集团军决心在长沙市以北地区与敌决战。第四军（军长欧震）归我集团军指挥。总司令的作战部署：第四军、第三十七军及第二十五师在长沙东北郊占领出击阵地，准备把敌人压迫于湘江而歼灭之；湘江方面有第七十军等。第一九五师的任务：在福临铺至上杉市（距长沙市30华里）之间迟滞敌人三天，以掩护我主力部队完成作战部署，尔后则在敌之侧背，配合主力歼灭进犯之敌。张耀明又对我说：“长官部原计划在长沙以南与敌决战，理由是引敌更深入，以利于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总司令不同意在长沙以南决战，而主张在长沙以北决战。他考虑，在长沙以南打，我们要负放弃长沙之名，在长沙以北打，则有保卫长沙之名，同样牺牲，当然在长沙以北决战合算。因此，他向委员长建议在长沙以北决战，得到了委员长的批准。”后来关麟征同我谈起此事流露出得意情绪。很明显，在决战地点问题上，关与薛岳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战斗开始，薛的长官部就搬到耒阳。这是长沙以南决战的指挥位置。我根据张的指示，即带两位旅长及参谋人员视察福临铺的地形并选择防御阵地。

福临铺周围地形是起伏不大的波状地。无险要地点，便决定以村落防御为主，因时间紧迫，便依靠村落及附近高地挖工事。防御部署如

下：

第五六八旅附搜索连，以福临铺为核心构成第一道防线；补充团在福星庙与福临铺之间构第二道防线；第五六五旅为预备队，集结于福星庙附近（在福临铺南约10华里）；师部驻福星庙。

28日下午2时许，各部队均已进入阵地。黄昏时分，敌之侦察部队与我搜索连在我阵地前方发生激战，我搜索连长金雄阵亡。敌军亦遭我军伏击、侧击，伤亡甚大。

29日上午，敌对我阵地猛烈炮击，敌机对福临铺侦察、轰炸，敌步兵在飞机及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攻击，战况很激烈。福临铺外围两个村庄、一个高地，先后被敌攻占，几处阵地形成犬牙交错状态，到黄昏时候，我方已伤亡300多人。我与师部幕僚研究当时情况，一致认为：福临铺地形易攻难守，且无死守任务；如继续在原地抵抗，在敌之飞机及优势炮兵的压力下，第五六六旅可能支持不住，明天被迫白天撤退，势必遭到更大伤亡，这于我们迟滞敌人三天的任务不利；上杉市地形好，紧靠幕阜山脉，全力防守，再打两天不成问题。因此，决定当夜撤出福临铺，退守上杉市。命令第五六五旅（附补充团）即开往上杉市占领阵地，第五六六旅即向上杉市转进，在某村集结，作为师之预备队，师部移至上杉市东南某村庄。

9月30日上午，敌骑兵在我阵地前与我搜索连发生战斗，我主阵地用炮火支援，敌未敢前进。接着敌侦察机在上杉市上空盘旋。下午，敌机轰炸我阵地，敌之先头部队亦接近我阵地前沿作威力侦察。我判断敌人将于10月1日大举进攻，命令各部队加强防御工事，坚决守住上杉市。当夜张耀明、关麟征先后和我通电话。关责问我为什么不在福临铺多顶一天。我告诉他当时的情况及退守上杉市的理由，他要我在上杉市至少顶住两天。当夜在我阵地后方的第六十师（师长梁仲江）的旅长黄保德也来我师了解情况。看来集团军的主力正在紧张地准备着迎接未来的大决战。

10月1日上午，敌机照常来轰炸，步兵除零星炮击外，未有进攻的迹象。下午只有侦察机在上空盘旋。敌军的动向如何值得研究，我决定派侦察兵深入敌后摸清情况。10月2日上午，综合所有情报，证明敌人正在撤退，飞机轰炸是掩护撤退。我一面报告张军长，一面组织广正面的搜索部队跟踪搜索。2日夜间，我搜索部队已到达汨罗江沿岸。这时

接到命令，要第一九五师广正面搜索，跟踪追击。我的追击部署如下：两旅并列前进，第五六五旅为左纵队，沿粤汉铁路搜索前进；第五六六旅为右纵队，沿福临铺、新市大道搜索前进；师部及直属部队补充团在右纵队后跟进。每旅派出两个营，分为两个搜索支队，在各纵队前并列搜索前进。10月3日夜间开始追击前进。一闻追击，人心振奋，士气高昂。这时正是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深夜月明星稀。行军休息时，我端一杯茶在喝，看见杯中闪烁着几颗星星，啊！“星斗落杯中”，这是一句好诗。继续前进，我骑在马上思考要完成这一首诗，抬头看见半轮明月，因而又得一句“马首悬明月”。于是便凑成：“马首悬明月，三军气若虹。夜寒茶当酒，星斗落杯中。”前人说：“得句犹如将成功！”对此我深有体会。10月6日，第一九五师占领了新墙河原来第五十二军的阵地。10月7日派出一个加强营渡新墙河，一直搜索到敌据点的外围，并监视敌人的行动。追击行动到此结束。沿途只有敌人遗留下来的电话线及一些罐头盒之类，此外岳阳县民兵从树林里搜出日军下士伤兵一名。

第一九五师奉命暂守新墙河阵地，等待第四军前来接防。这时第四军军长欧震打电话问我：“一九五师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我把全师的布防（驻地）情况详细告诉他，解除他的疑虑。五六天以后，第四军才来接防。

会战结束后，第一九五师举行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时，我写了一副挽联：“比家山千秋不朽，福临铺一战成功。”

戴安澜

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决心，与敌作拼命战。

● 1904年11月25日生，字衍功，自号海鸥，安徽无为人。

● 1933年3月，率部参加古北口战役，战后荣获五等云麾勋章。

● 1937年8月，升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

●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迫使台儿庄之敌后撤。5月，在徐州会战中，因战功卓著，升任第八十九师副师长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干训班教育长。8月，率部投入武汉会战。

● 1939年1月，升任第二〇〇师少将师长。5月，率部参加抗击日军进犯的随枣之战。6月，晋升陆军少将。9月，参加长沙保卫战。11月，参加桂南昆仑关战役。

● 1941年12月，率第二〇〇师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

● 1942年2月，参加东瓜保卫战。3月，参加同古保卫战。

● 1942年5月26日，第二〇〇师残部行至缅甸北部茅邦的克钦山寨，因伤重而牺牲。

戴安澜日记（节选）

戴安澜

1937年8月2日

天气晴热，在室中和树荫下，都挥汗如雨。午后，集合全团官兵讲对日作战之注意事件，及对于平津问题之认识，其要旨如下：

一、中日是世仇，战争是长期，对日的敌忾志气，要保持到战斗结局，不要始勇终怯！

二、军队勇气之维持，首在保持战斗力，使人员少受损伤，故以利用地形地物为主要条件。对于地形地物之利用，谆嘱再三，并喊出“不隐蔽就是自杀”的口号，以为激励！

三、对射击要认清目标！并举出三不打以告诫士兵。即：“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

四、对平津问题的认识：一时的顿挫，不能悲观！我们唯有提起会师平津，驱逐日寇出中国领土的精神，以与日寇作持久坚强的战斗！我们生死存亡，完全操之于自己之手，敌人无能为也。努力吧！洗刷我国60年来的宿耻！

8月4日

我现在总觉得时间太快，我们闲住在这里，实在是没有理由。因为自己的躁急，而抹杀当前一切环境，和政府的布置，这是感情支配理智了吧！

昨夜燥热，露宿庭院中，鸡鸣即醒，再睡不着。想着此次战争，关系于国家存亡，民族生死，稍一不慎，则浩劫随之。又想到日寇对我所用战术，恃其武器精良，常用“中央突破”，而寇敌换其名曰“楔入战术”，取锲而不舍之意。并另俗呼之为锥入，以示硬锥之意也。措辞刻薄，令人发指。又觉日寇长处在炮兵射击精准，其步兵并不高明。思索

结果，想出战术两则：

一为起伏战术，专为打破日寇中央突破之用。其办法在敌步兵随其炮火指向我一点前进时，在该一点之部队，取隐伏与之对战。两翼部队，则起向敌攻击，迨敌人将攻击方向转移向我攻击部队，我攻击部队即变为隐伏防守。而我防守部队，而起而攻击。似此轮流隐伏，则敌捕捉我之目标困难，不怕其中央突破了。

二为潜入战术。挑选敢死之官兵，多在一排，少在一班，取其少而易活动。此种，队员须特别酬庸，付予任务，在两军对垒之先，使此潜入部队，由两翼潜入，以夜行昼伏行动，接近敌人炮兵，而向其扰乱，使其不能安心向我射击，而我步兵不受敌炮限制，胜算即多了。据以往经验，日寇对我所用之炮的口径，多为七生的五者，此种口径炮之射距离，为八九千米远，射距离既短，其阵地离步兵亦近，如能潜入，效果自大也。凡此见解，当于明日向上峰呈报之，能否采用，则非我所知，唯尽吾心耳。

8月7日

中日战事开始，已1月矣。迄今攻击动作，尚未开始，心中焦急之至！

早间，阅情报，知石友三到保，得悉其态度始终未变，并在北平激战，而救护廿九军实力不少，由张、石两氏之事证明，我国人心究竟未死。日本，你何必心劳日拙，来自寻苦吃！俗话说："回头是岸。"现在还是你们觉悟的时候！如果过了这宝贵的时间，你感到欲罢不能，则后悔已晚了。我中华民族立国5000余年，根基雄厚，你那爆发富的小国，哪能望其项背呢？你若执迷不悟，势非沉沦于此苦海不可。

下午出发，到大布村宿营。因午夜到达，倦极而睡。

9月18日

今日以"九一八"六周年，国难重重，悲愤已极！而现今军队，复有多数不肯战斗和不能战斗，更令人焦急！午后召驻地校长来谈：以我辈

应作孤臣，人民应作孽子，不怨天，不尤人，不消极，不悲观，来挽救国家，复兴民族，并下一战斗指导命令，规定应办事项。

耳痛一日，未出考察，心甚烦懑！

10月25日

早因第一四五团全团官长班长回洛训练新兵，该团自民国20年成立迄今六年，余为该团团长亦六年。现甫离团两个月，在历次战争中，均负有最大使命，尤以长城及漕河漳河之战为最有价值。今因牺牲过重，致不能成团，奉命训练，余目击心伤，回思往事，不禁酸楚泪下。默祝第一四五团今后不再受厄运，而为国家建大功。或可慰我历次战死官兵之灵于地下也。遂即席召集该团官长、班长训话，以坚定抱负，努力工作，大意如下：

一、发扬第一五四团历史。

二、官兵训练之确定。

（一）对生命信念。

（二）对妻财信念。

（三）要有做好汉和勇士信念。

三、训练之注意。

（一）精神之锻炼和对国家之认识——今日不胜则死。

（二）所教与所用要联系一致。

（三）官长、班长指挥要按程序——搜索、部署、实施、指导。

（四）士兵要确实利用地形、地物，及熟练射击——射击教育之程序——预行演习，空包射击，减药射击，基本射击，战斗射击。

（五）战斗演习时，步兵重火器，要以实弹发射，以免士兵到战时恐慌。

（六）注意联络和通讯。

夜阅《元史》完。

1942年3月22日至4月1日合记

昨夜由上令死守孤城，援军根本不至，为了恪尽职责，准备战死于古，写遗嘱两通，饬车夫及副官先到安全地点等候，因决心死矣，故不作日记，自29日突围，遂将此中经过补记之。自22日起敌即进攻阿克春前进阵地，守该处者为吴营长志坚。赵团附立斌，激战两日，毙敌甚多，战绩极好。24日敌以步骑炮断我北方后路。遂撤回阿克春谭吉宝前进阵地，专守同古。25日夜敌大举进攻，是夜同古城不守，遂撤至城外街市与敌相持，激战至28日，阵地屹然不动，28日夜敌以步与炮攻击会之指挥所，鏖战一夜，拂晓奉命转移阵地，余亲往河防指挥守城部队撤退，30日到卡温江，31日到达三滩河，一日仍在三街衙收容，堂堂之同古战役，遂告结束矣。所可憾者，本可打胜仗，而转为败仗耳，此役之教训有三：

甲、终日不见援军来。

乙、余之态度略欠稳定。

丙、官兵确愈战愈强。

至敌之战法，则推陈出新，应予补记，或专记之。

追念戴安澜将军

李以劻

中国八年抗日战争中，1938年的鲁南台儿庄战役，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的桂南昆仑关战役，1942年3月的缅甸东瓜战役，是几次著名的歼敌战役。鲁南战役戴安澜任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桂南战役直到在缅甸为国捐躯，戴安澜任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在这些战役中，他屡建奇功，敌酋闻风丧胆。

鲁南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下旬）

鲁南战役也称徐州会战。我方统帅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司令部设在徐州。

山东地区自韩复榘集团军退守鲁西后（国府以韩作战不力，已明正典刑），敌军步步南下，与南京失守后渡江北犯敌军，企图南北夹攻打通津浦线。敌军十师团矶谷廉介部，于占据滕县后以一部进占韩庄，而以濑谷旅团主力沿台枣支线推进，欲以迅雷之势，攻占台儿庄据点，作为进攻徐州的根据。此时适我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的三十军到达该处，予以迎头痛击。二十军团汤恩伯部之八十五军王仲廉部，此时仍在山东峄县与敌相持，五十二军关麟征部即向峄县以东挺进，会合王军准备攻击该敌。此时敌军逐次增加兵力，从3月24日起至4月3日止，矶谷师团主力全被我孙连仲集团三十军吸引于台儿庄附近。这时，台儿庄之争夺战极为猛烈。敌以全力并利用优势炮兵及机械化部队（计野炮70余门，重炮10余门，战车30余辆）猛烈围攻。我军孙部之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抱定与台儿庄共存亡之决心，奋勇抵抗，反复肉搏，虽台儿庄城寨被敌占去3/4，我守军屹然未动，死力支持以待我机动兵团包围之成功。敌主力既被吸引于台儿庄附近，鲁南峄县方面仅存一部，汤军团在2月底（或3月上旬）向峄县之敌猛攻，关麟征之二十五师和戴安澜率七十三旅火攻陶墩，协同友军歼其一半；残部负隅顽抗。敌复由临城增援。关麟征乃令全军放弃攻击峄枣之计划，而以主力侧击台儿庄之敌的

侧背。经过苦战，3月31日，台儿庄之敌已完全陷我军包围之中。此时戴安澜据报临沂方面敌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部及预备役之一〇四师团所编成之沂州支队，正苦战于临沂，攻我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四十军庞炳勋部未能得逞。敌以台儿庄万分危急，乃将临沂方面之板本旅团、沂州支队，转用于爱曲方面，攻我汤恩伯军团之侧背，以解第七师团矶谷之围。汤军团长乃下令五十二军转用于对爱曲之敌，戴安澜旅长率所部协助友军迎击，大战两昼夜，伤亡颇大，所率新加入二十军团序列归汤军团长指挥之，后七十五军周岩部到达增援，始将此股敌人击破。在4月4日回头协攻台儿庄之敌而尽歼之，约达3万人，残余北遁至峄县，利用良好地形坚守城寨。台儿庄大捷威震中外，使敌寒胆。此役是诸军联合作战，戴安澜身为旅长，屡立战功，备受上峰嘉奖。

在台儿庄歼敌之后，我军追击残敌。该敌在峄县守敌掩护之下占据了獐山、龙山及税郭等要点。4月20日，我四十六军樊崧甫部、六十军卢汉部相继到达战场，加入禹王山及其以东地区之作战。敌军另由津浦路增援，以猛烈炮火向我反攻。5月13日以前，敌军第五、十、一〇三、一〇五、一一〇等师团各一部及山下兵团、酒井兵团各一部，与我军对峙于杨家集、艾山之线。日军进攻我艾山阵地，五十二军二十五师戴安澜率部守艾山，坚持四昼夜，敌多次进攻，终未得逞。戴以战功被上峰晋升为八十九师副师长。戴氏乃黄埔三期毕业生，在当时如非殊勋是升不到副师长职位的。据戴氏的回忆，他1938年5月离开七十三旅时，曾修函该旅官兵致慰，并引用了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名言“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来互勉。

徐州会战，我军伤亡近10万人，但在台儿庄战场歼敌逾3万，在我国抗日史上开辟了光荣的一页。

桂南昆仑关战役（**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

1938年5月下旬，徐州会战结束后，二十军团改编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升任总司令。所属除十三、八十五、五十二军三个军外，原属四十六军之九十二师黄国梁部扩为三十七军，另加入五十四军霍揆彰部、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共计六个军归该集团军序列参加武汉会战，转战于鄂东南以至湘北地区。1939年1月，戴安澜调任第五军第二〇〇师

师长。这个师是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乃首任师长杜聿明与机械化学校教育长徐庭瑶训练起来的一支新军（在苏联顾问帮助之下）。该师辖有两个摩托化步兵团，及两个战车团，开始创建于湖南湘潭。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除辖二〇〇师外，尚有荣誉师（抗战负伤官兵愈后编成的），师长由副军长郑洞国兼，新编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桂南会战中，该军在攻守昆仑关中是负有盛名的。下面概述桂南会战经过。

日军于1939年10月中旬，以第五师团及台湾旅团，借舰艇掩护，于我南战场广东钦州湾登陆。15日陷防城，16日陷钦县，随即举全力沿钦邕公路北进，23日强渡邕江占我南宁。在陷南宁后我军才进行调度兵力拒敌，部署反攻，其作战序列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先在曲江，后迁柳州），军委会另设柳州指挥所，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主持，辖有三十八集团军徐庭瑶部（下辖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九十九军傅仲芳）；三十六集团军叶肇部（基本部队粤系六十六军）；三十五集团军邓龙光部（基本部队六十四军、粤系）；十六集团军夏威部（参战部队有四十六军、新桂系）。

作战经过：第五军杜聿明部驻防在广西境内之全州，首先集中，从柳州向南开进，12月16日开始攻击占领昆仑关之敌。随后跟进的第六军（辖四十九、九十三、预二等三个师），再次加入攻击的有九十九军（辖九十二、九十九两师），我空军第一路、第二路也参与反攻，协助地面部队作战。我军12月18日进攻昆仑关及九塘时，杜聿明以炮兵竟日轰击该关敌军阵地，令二〇〇师戴安澜部确保412高地，与阵地共存亡。该师经一日血战，终于完成任务，攻占该关附近山头，毙敌数百，虏获战车多辆及山炮多门。19日，第五军继续攻克大高峰坳，继日又攻克五塘、六塘、七塘。20日，敌军增援反攻，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又重陷敌手。此后我集中兵力于邕（宁）宾（阳）之线，计五军、六军、六十六军和第二军之九师反复猛攻，卒于12月31日再克昆仑关，1940年1月4日又进占九塘。敌军之五师团之十二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中将被我第五军击毙，该旅伤亡殆尽。我军进至八塘，残敌溃不成军。此役各军将士伤亡颇大，却立下了不朽的战绩。

广西省在战前，民团（地方武装）组织严密，敌自被我克复五塘之后，南宁之敌受到威胁，乃以汽车数百辆进占龙州，希图引我军于该方面，以策其背后安全，但被我民团迭次阻击而回窜，并于西长圩以西地

区被我军歼其一部。1月15日以后，南宁守敌恐慌，敌方乃从广东调回近卫第一旅团及十八师团、二十八师团各一部，向邕宾以北地区我军阵地正面攻击，并以一部进攻甘棠，直指宾阳，企图包围昆仑关正面之我军，予我以打击。此时我左翼部队兵力薄弱，1月21日，守军六十六军陈琦部作战不力，宾阳、思陇相继失陷，然我昆仑关正面部队五军、六军、九十九军并不因此退缩，乃在思陇以北山区与敌苦战六昼夜之久（1月30日至2月4日），予敌重创，敌军广播誉我第五军为劲敌（戴安澜师系机械化部队，威力强大，起重大作用），后因敌补给断绝，乃向上林撤退，其包围我军计划乃告失败。2月8日，我军后续部队业已到达，在外围侧击敌后之六十四军（陈公侠）、四十六军（何宣）均起到牵制作用。我军即发动攻势向贵县、宾阳之线侧击。我五军、六军、九十九军分别进占了六塘、七塘、八塘及昆仑关一带，敌军退守高峰坳、南宁城，其主力则纷纷南下钦州湾，上船撤退，自我军反攻以来，敌之损失在一师团以上，结果只占据南宁一城，其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并未达成。

兹将敌军退出九塘时，贴《璧还九塘》的布告一件写在下面，以了解这一战役双方伤亡的情况："此次作战的步骤，系我军派遣驻扎九塘之一部，受蒋军密集攻击，我军把握着这个时机，企图一大反击作战，经五旬半期间，驻扎该地之我军数大队，竟能与蒋军10余师周旋到底。在此地带之上，蒋军比任何方面空前的英勇，这是值得我军表示敬意的，至于在数量方面比较，极少数之我军，能坚韧地抵抗优势之蒋军，宣扬威武于中外的战功，更值得大家赞许！我军对于九塘以来粉碎蒋军之目的已达，璧还九塘于蒋军。最后我们扫祭九塘附近数万死伤之日华两军，赞其武勋，并祈冥福。"

桂南会战告一段落后，1940年2月下旬军委会召开柳州军事会议。蒋介石亲自出席。会议由军委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主持，总政治部长陈诚也出席，参战的部队师长以上均出席，会上表奖杜聿明军长及副军长兼荣誉师长郑洞国，师长戴安澜、邱清泉均记大功。对作战不力的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拘留查办；六十六军军长陈琦撤职；九十九军军长傅仲芳撤职留任。第二师师长郑作民阵亡，该师作战不力，改为无名师。九十七师师长姜亨敦撤职。这次会议，为今后战胜日寇起了重要作用。

缅甸战役东瓜之战（**1942**年**3**月中旬至月底）

1942年2月，日寇占领马来亚、新加坡以来，为彻底打击英军并切断我国际补给线，以十二、十八、三十三、三十五、五十五等师团十余万人，集结缅南、泰北地区，分三路北犯：以三十三师团沿伊洛瓦底江东岸进犯普罗美；以五十五师团沿仰光至曼德勒铁路附近地区北犯东瓜；其在泰国境内之十八师团，由泰西景迈向东进犯。我国应英军之请，即以驻滇之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六十六军张轸三部进入缅甸，协助英军作战。随又组织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以罗卓英任司令长官，杜聿明兼任副司令长官，另设一个军委会参谋团，在滇协助作战。

1942年3月8日，敌陷仰光后，与英军相持于那瓦的附近地区，并积极准备继续北犯。敌三十三师团及五十五师团先后进出庇古，企图占东瓜。此际我入缅部队虽兼程赶进，但以交通工具缺乏以致运输迟缓。我第五军杜聿明部之先头部队二〇〇师戴安澜部乘汽车取道腊戍到达东瓜，一面备战，一面掩护军部及后续部队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之集结。敌19日开始进犯皮尤，我先头部队及军部骑兵团即行迎头痛击，持续了一天，敌未得逞。迨至25日，敌军迫近东瓜附近，戴安澜师长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该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指挥步兵三个团固守东瓜城，戴安澜与副师长高吉人则设指挥所指挥直属部队，位置于城外，以便与军部取得联络。因郑庭笈任团长以来以勇敢著称，当时且兼任一个团长，加诸戴安澜对副师长高吉人信心不足，故乃作出这个决定的。二〇〇师系遵照军长杜聿明的命令，决心死守该城的，在开会时宣布师、团、营长阵亡的继承及接班人。该师自3月20日起在前哨战中击破敌军先头部队，掩护了英国军队的撤退。25日以后，敌军五十五师团即以炮火轰击全城，多次冲锋均被我二〇〇师所击退，从25日至29日血战四昼夜，敌我双方伤亡惨重。28日敌又发起向东瓜城东戴安澜的指挥所进犯，郑庭笈率队驰援，终将该敌击退。29日，城内部队与桥东指挥所失去联络，随即接到戴师长转达军部的手令放弃东瓜。敌连日除以飞机猛炸，战车纵横扫射外，还多次使用催泪性毒气。此役血战12昼夜，毙敌5000以上，击毙五十五师团联队长横田大校一名，迟滞了敌人北进企图，完成了战略任务。东瓜之战为中外所钦，

戴安澜之名大震，全师官兵伤亡虽大，但血战异邦，士气异常旺盛。

日寇自3月29日攻陷东瓜以后，为减少侧背威胁，以其三十三师团于4月1日攻占普罗美，经英、印、缅军节节抵抗，敌军损失不少，但仍冒险北进，16日窜至玉彦南彦，该地盟军一部被敌包围，我军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以协同作战精神，即派第六军甘丽初部驰援（该军辖九十三、四十九、暂编五十五三个师）激战两昼夜，击退该敌，救出了英军数千人。25日，英军再向卡列瓦转进，我军亦向曼德勒转进以准备尔后之作战。4月2日，蒋介石由昆明飞抵梅谋与罗卓英接见戴安澜，戴向他们汇报了东瓜作战经过，蒋、罗俱表奖之！

普罗美被攻占之后，东瓜方面之敌即分路北进。一路以十二师团两个联队（团）及十八师团之一部为基干，沿同腊路猛犯，于毛奇、雅多及南色拉克等处与我军发生激烈战斗，24日敌军窜罗以考并继续猛进。我军为避免决战，逐次向北转进，计划于腊戍附近予敌以重大打击。28日，敌开始猛攻腊戍，并以飞机10余架、战车30余辆助战。我军奋勇迎击，战至29日午后，双方伤亡甚重。我向畹町撤退。5月2日，敌再犯畹町，5日窜至怒江西岸惠通桥与我隔江对战。5月3日，英印缅军总司令魏菲尔下令撤退。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温藻车站了解此情况下，也决定退入印度。罗卓英、杜聿明率第五军直属部队及新二十二师，已知敌军已占八莫、密支那，于是率部入印度。时值雨季，山路险滑，人马通行困难。当时入缅部队计7万之众，处境艰难，而第五军的二〇〇师及九十六师在转进中未能集中，则分别向怒江东岸转进，戴安澜率部通过细泡至摩谷，在不见天日的密林中行进，于5月18日夜间被敌军五十六师团别动支队夜袭负重伤。因救治无方26日为国捐躯了。所部则由副师长高吉人、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率领回至云南。回忆台儿庄、昆仑关战役是诸军联合作战的，而缅甸东瓜之战乃戴安澜一个师歼敌致果的，并获得盟军授勋，中外瞩目，为国家民族争取了荣誉。

马革裹尸 千古如生

戴安澜阵亡后，遗体由工兵营制造一具木棺装殓，每日抬着行军，当渡过瑞丽江后，因遗体腐烂，乃于5月29日将棺木火化，捡出骨灰装入木箱内，以马驮载行军。这就是新时代的“马革裹尸”，能不伤心惨目

耶？！6月2日抵达祖国大地，脱离缅甸。6月17日到达腾冲，7月中旬始将遗骸运抵昆明。抵昆明不久即行公祭，正是万人空巷，吊者垂泪。国民政府通令，由昆明运回广西全州，沿途各县设供路祭以慰英灵。7月27日运灵柩抵贵阳，省会军民郊迎数里，焚香祭拜。7月31日运抵广西全州。军委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上将主持追悼大会及安葬仪式。国共两党领导人均有挽联，世界各地华侨领袖也有挽联。其中概括戴安澜一生的是周恩来的“黄埔之英，民族之雄”八个字，表奖得非常适当，感人至深，备极哀荣，安澜九泉有知也应含笑。

追念前贤，特吟一诗以志感触，以示景仰：攘外丹心纪我公，丰功伟绩昭外中。卌载艰难怀宿将，海峡两岸泪痕同。

杨伯涛

我一生做人处事，扪心自问，俯仰无愧。

● 1909年4月19日生，湖南芷江人。

● 1937年8月，由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委为营长，率部搏斗，后调任军部参谋，自淞沪战场转移至皖南广德战场。

● 1939年2月，任第九十四军一八五师五五三团团长，驻宜昌西岸。

● 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宜昌失陷后，随九十四军在大巴山高地守卫重庆门户，与日军对峙。

● 1941年，任一八五师参谋长，参加反攻宜昌之战。

● 1943年1月，任八十六军参谋长，参加鄂西战役。10月，参与策划常德会战，主管作战计划。

● 2000年2月20日，病逝于北京。

第十一师作战经过

杨伯涛

1945年初，日本侵略军在印、缅及太平洋战区处境日蹙，但侵华日军仍在作垂死挣扎，于4月调集兵力，发动了湘西雪峰山战役，历时两月，在我军打击下，大败而退。日军遭此打击，气焰顿挫，不敢再发动攻势，仅隔三个月即宣布无条件投降。

我第十八军（军长胡琏）原属第六战区序列，担任洞庭湖西岸的守备。该军辖杨伯涛第十一师，守备常德、汉寿地区；覃道善第十八师，守备益阳地区；戴朴第一一八师，随军部控制桃源附近地区。1944年冬，第十一师首先接受美械装备，在雪峰山会战前已经过一段训练。其他两个师因运输关系，未及改装即参加会战。1945年4月日军向雪峰山进攻，在战况紧急阶段，第十八军奉命改归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指挥，南下参加会战。

会战前敌我态势

日军虽于1944年底打通了自北平至广州和自衡阳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但湘桂和粤汉两铁路不断受到我军袭击和破坏，未能通车。特别是在我芷江机场起飞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的轰炸下，武汉至南京、上海的长江航运亦不能畅通，致使日军企图将我国东北、华北同东南亚地区联成一片的战略计划无法实现。因此，日军视芷江机场为其心腹大患。日军发动雪峰山会战，第一个目的就是捣毁芷江机场，占据这一战略要地；第二个目的是破坏我军调换美械装备、待机反攻的部署。日军自1945年3月起即开始调兵遣将，在长沙、衡阳、邵阳各要点，囤积粮弹，进行备战。

日军发动雪峰山战役得到了驻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批准，具体作战由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指挥，参战的有内田银之助的第一一六师团，度边长的第四十七师团，伴健雄的第三十四师团，提三树男的第六十八师团一部，船引正元的第六十四师团一部及独立第八十六旅团

等作战部队，加上后勤部队，约近10万之众。坂西一良指挥所进驻邵阳后，敌人的兵力部署态势为：

第六十四师团一部及伪和平军第二师，集结于宁乡、益阳附近地区；

第一一六师团、第四十七师团集结于邵阳、永丰间地区；

第三十四师团集结于广西全县、兴安间地区；

第六十八师团的一部之第五十八旅团集结于东安、零陵间地区。

我军方面担任湘西全面防守的部队是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所辖韩浚第七十三军，施中诚第七十四军，李天霞第一〇〇军，都正在接受美械，调整训练。当时各军的防守配备如下：

第七十四军主力置于雪峰山东麓，占据山口要隘有利地形，构筑决战主阵地，以确保芷江机场的安全，一部于武冈、石下江、洞口各要点构筑工事，准备逐点抵抗，消耗敌军兵力，阻滞敌军行动，赢得时间。对盘踞东安、邵阳之敌，以游击部队加强活动，严加监视。

第一〇〇军连接第七十四军左翼，配备于雪峰山东麓之山口、龙潭一线，构筑坚固工事，作为决战主阵地。一部于隆回、山门各要点构筑工事，逐点抵抗。对盘踞湘乡、邵东之敌加强侦察监视。

第七十三军主力占领新化县城，构筑工事。一部对宁乡、湘乡方面之敌保持接触。

这次会战最高指挥官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战况紧急时，何曾离开昆明总部设临时指挥所于距离芷江不远的安江。根据王耀武第四方面军所获情报，判断日军有发动夺取芷江机场的企图。第四方面军欲增强兵力，以确保这次会战的胜利，遂将在印度兰姆伽接受了全副美械装备，于1945年春打通了中印公路后回到昆明的廖耀湘的新编第六军，迅速空运芷江，作为总预备队。该军从5月初开始起运陆续到达芷江后，未及参战，我军即已告捷。

芷江机场驻有中美混合航空兵第五团，拥有各种战斗机群。日机曾来轰炸多次，在芷江上空与我空军发生过激烈空战，日机被击落多架，机场一直保持完整。唯芷江县城则遭到狂轰滥炸，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以后中英空军混合第五团战斗力一再得到加强，逐渐居于绝对优势，在会战中掌握了制空权。

在黔桂边区的汤恩伯第三方面军，除以主力对付湘桂铁路之敌外，还抽派所属牟廷芳第九十四军进驻广西龙胜、湖南城步地区，向由全州西进之敌拦腰截击，胁迫敌左翼兵力，以配合第四方面军进行决战。

战斗经过

1945年4月中旬，日军对我军攻击部署俱按预定计划完成后，开始分左、中、右三路向我第一线守军展开全面攻击。

日军集结在宁乡之第六十四师团一部为右翼攻击队，其任务为掩护日军在邵阳的主力部队——中央攻击队右侧背的安全，向益阳攻击前进。沅江之敌数千人亦南下向益阳北面攻击。我益阳守军在敌南北两面夹攻下，主动撤出，退据预设阵地，逐点予以阻击。敌侵占益阳后继续向桃花江（现桃江县）、安化西进，遭到我第七十三军顽强阻击。激战至5月初，日军前进至烟溪、新化之线。我新化守军固守城垣阵地，敌屡攻未能得逞，两军形成对阵，互无进展。

日军集结在零陵、全州之第六十八师团、第三十四师团为左翼攻击队，分两路向我军进犯，敌第三十四师团于攻占新宁后继续西犯，由武冈南侧直犯武阳。我第七十四军守备武阳的一个连，全部战死殉国。敌逐点攻击，于5月中旬前进至瓦屋塘、水口一线，向我第七十四军雪峰山主阵地展开猛攻。敌第六十八师团则沿新宁、武冈大道西犯，击破了我前进阵地，从三面包围了武冈县城。守备武冈的我第七十四军一部，在予敌重创后，转移至主阵地。

日军集结于邵阳附近的第一一六师团、第四十七师团为中央攻击队，是这次会战的日军主力。该敌利用湘黔公路运输的便利，附有坦克、炮兵部队，企图在左、右两翼攻击队的掩护下，以优势兵力迅速击破我第四方面军雪峰山主阵地，直取芷江机场。因而将其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分四路同时进攻。

敌第一路由邵阳循湘黔公路线西犯，窜至桃花坪我第七十四军前进阵地时，受到我军坚强阻击。敌两面包围攻击，我一部守军撤出桃花坪，敌跟踪追击，相继攻陷我高沙市、石下江、竹篱塘等阵地，直抵我七十四军洞口主阵地前，展开猛攻。我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凭据山险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予敌重创，敌攻势顿挫，虽一再增加兵力攻击，

俱未得逞，两军陷于胶着状态。

敌第二路沿邵阳洞口公路线北侧向西进犯。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部协同第一〇〇军一部，逐点予以阻击，敌疯狂钻隙而进，我军退守雪峰山东麓放洞既设阵地，奋力阻击，杀伤敌军甚多。

我第一〇〇军增调兵力投入战斗，对敌进行反包围，鏖战一周之久。敌无力再发起攻击，退据放洞周围，转取守势。

敌第三路由邵阳向西北进犯，攻击我石马江、巨口铺、顺水桥各既设阵地，我第七十三军逐点予以阻击，该敌全力西犯，击破山门镇我守备部队阵地，进抵龙潭、雪峰山我第一〇〇军主阵地。敌企图一举突破，未能实现。经数日激战，敌我阵线犬牙交错，我军坚守阵地毫不动摇。

敌第四路由邵阳北犯，击破我第七十三军一部守军，窜至新化、洋溪桥附近，经我第七十三军主力及第十八军第十八师一部增援，两部协力反击，战线遂稳定在新化东西地区一线。

日军自4月中旬发动全面攻势后，遭到了我军大纵深阵地阻击。敌人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因此前进迟缓，费时两旬，始到达我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占领的雪峰山主阵地前沿，但敌军兵员粮弹大量损耗，已精疲力竭。

我军利用大纵深既设阵地逐步阻击，利用空间优势赢得充裕时间，以加强雪峰山主阵地的防御工事和调动增援部队，同时乘敌于正面仰攻、兵力分散、部队运动暴露之际，各部队在炮兵协力下，对敌进行猛烈攻击，并组织逆袭部队轮番向敌军反击，致使敌人穷于应付。

早在4月初，我空军中美混合团即加强了驻芷江机场的实力，日夜轰炸粤汉、湘桂铁路的交通运输，以迟滞敌军的集结和补给。战幕揭开后，空军全力支持前线战斗，随喊随到，协同地面部队联合作战。这时日本的空军在我国大陆上残留无几，不仅丧失了制空权，而且陆军的侦察、联络手段也丧失了。因此日军在会战过程中，表现钝拙，不像过去那样灵活敏捷了。在山门要隘争夺战斗中，几个山头上的日军企图阻我前进，我在摆好攻势后，命令一个营向山头攻击。在一架轰炸机配合下，这个营一直冲上了山头，用冲锋枪对准手端刺刀的日本兵一阵扫射，日本兵纷纷倒毙，少数日本兵弃阵逃跑，不到两小时，我军就全部

占领了这几个山头。

过去和日军作战，我在战场上遭遇日军时，都要极力隐蔽身体，秘密窥视日军动态，若不慎被日军发现目标，就会招致日军炮兵和空军的轰击。这次作战就大不相同了，我率领师指挥人员和美国联络官司乐中校一行，到第一线观察地形、敌情时，发现对面700余米处，走来十几个日本兵，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似乎也在侦察情况。他们发现我们后，就钻进树林隐蔽起来，我们哈哈大笑，从从容容指挥部队向其进攻。

5月初，我军陆军总司令部开始部署反攻，决心动用精锐兵团歼灭当面之敌。于是命令在黔桂边区之汤恩伯第三方面军，以主力对湘桂铁路沿线之敌，另以所属牟廷芳的第九十四军自城步、绥宁疾进，向武冈西北我第七十四军对阵之敌左侧背展开攻击。被攻之敌不得不分兵抗拒，形成两面受敌态势。第九十四军经过激战，逐步进展至武冈、瓦屋塘一线，敌对雪峰山正面转而采取守势，我第七十四军乘机转移攻势，协同第九十四军合力围歼当面之敌。

早在4月末，最高统帅部将守备常德、桃源地区之胡琏第十八军拨归第四方面军指挥，向辰溪附近集结待命。胡琏命令全军克日登程，行军速度一日约40公里，赶赴湘西会战前线。芷江是我的家乡，这次战斗对我来说既是卫国又是保家，为了尽到神圣职责，我决心不避牺牲，奋勇杀敌，我师部分官兵也议论说："我们一定要保住师长的家乡，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千万不能让师长在家乡人民面前丢脸！"

何应钦与王耀武原定的作战计划是：乘日军攻势顿挫之际，将未参战的精锐部队第十八军用于雪峰山正面阵地作战，居高临下，对敌出击，给敌军以粉碎性打击，一举结束整个会战。后来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等建议：日军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的，主力部队用在雪峰山正面，企图直捣芷江，其两翼则是掩护和助攻部队，兵力较为薄弱。我军从正面出击，未避其锋，难操胜券，不如向敌侧面薄弱处出击，较有把握。最后采纳了此建议，决定以第十八军由溆浦南下，向日军右侧背新化山门之线发动攻势，断其退路。当时第十八军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已通过辰溪、花桥、怀化，到达安江附近，奉命后立即掉头向溆浦前进，寻敌攻击。第一一八师由溆浦向东从新化南下。第十八师以一部向新化前进，协同第七十三军进击围攻新化之敌。

第十一师遵照上级命令，向日军侧背猛进，截断其后方联络，经过溆浦县城后，即以战备姿态向南搜索前进。预定第一攻击目标，指向敌右翼兵团之交通要隘山门镇；第二攻击目标指向敌中央兵团之主要交通动脉——邵阳至洞口的公路。师先头部队前进至山门正北15公里之马颈骨附近时，即遭遇日军迎面阻击，我即命令部队展开猛攻。激战方殷，适逢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辎重联队经山门向龙潭雪峰山前线之敌增援补给，那个步兵联队即转援马颈骨之敌。我乘该敌展开运动之际，组织突击队迅速肃清当面之敌，而将锋芒指向该增援联队。这个联队尚未部署完毕，即遭我突袭，伤亡颇众，一度陷于混乱，惊魂稍定之后，才占据附近高地和村庄，进行抵抗。日军素以白刃战见长，这时日本兵都端着闪亮的刺刀向我军扑来。我师士兵已装备美式近战武器，用冲锋枪于数步之内向密集日军迎头扫射，卒将该联队歼灭，并缴获山炮两门、机枪多挺，生俘日军（含轻伤兵）60余名。随师美军官兵听说俘虏了60名日兵，都好奇地去观看。其中有一通讯少尉持枪欲将一名俘虏枪毙泄愤，被我阻止。战利品内有一堆日本钞票，美军以所带美钞兑换，作为纪念。次日，我师来不及清扫战场即向山门进攻。山门地当东西要道，为日军后方补给点，有一部日军防守。我师与日军接触后，日军兵力稍有增加。我即分兵一部从山门东北地形比较开阔之处迂回敌后攻击。在我两面夹攻下，残敌向南溃退。我即刻要副师长王元直指挥一个团追击，全歼敌辎重联队，缴获大洋马300余匹和许多武器装备。我师克复山门镇后，日军右翼侧背阵地开了一个大缺口，后方交通有被完全截断危险，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日军在雪峰山前线的部队，立即抽调兵力向我反扑，意图夺路东窜。我师迅速调整部署，在山门北面高地占领侧面阵地，控制东西隘口严阵以待。日军向山门进攻时，摸不清我主阵地所在，盲目向山门乱轰一阵，即贸然进入山门。我师乘此良机各个阵地枪炮齐鸣，日军毫无还手之力，其先头部队几被全歼，后续部队只得觅路逃窜。我师以少数伤亡，获得全胜。

为彻底截断日军后方交通，协同友军全歼日军，我师继续向南攻击前进，以达到第二个攻击目标。这时日军向我雪峰山进攻部队，由于形势不利，已开始向东后撤，部队聚集在邵阳至洞口公路两侧，占据了所有山头和村庄，我师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敌人的拼命抵抗。但我师已装备美械，火力较日军占优势，加上中美空军也积极协同作战（美军联络官司乐中校携带陆空联络电台，随我身边行动，在战场上向驾驶员指示

射击和轰炸目标），敌遭受重创。日军飞机由于失去了制空权，只在拂晓时，以单机低空飞行，在我军阵地上空一掠而过，对我军根本没有什么威胁。故此我师能主宰战场，乘隙猛进，席卷敌阵。我以一个团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攻占了湘黔公路要点石下江镇，完全截断了日军后方的交通线，形成了对日军四面包围的态势。我军左翼第一一八师亦前进到荷香桥附近，向邵阳迤西前进，敌顽强阻击，战斗甚烈。军长胡琏以第十八师一部从侧面增援，制压敌人的火力。

我南面战场第三方面军之第九十四军，经过激烈战斗，击溃了新宁、武冈之敌；左路敌军向东溃退，该军尾追，封锁了南部战场。

我据守雪峰山主阵地的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不失战机，全线发动反攻，不顾长期苦战的疲劳，奋勇直前，咬住敌人，毫不放松。日军在包围圈内越来越紧缩，濒临绝境。

我判断日军处此严峻关头，势必竭尽全力打开一条血路。因此，我准备好应付日军突围的大战，以师主力面对雪峰山拥来的日军，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加强封锁，迎击突围之敌。另以一个团的精锐一部占领石下江镇一处坚固建筑，卡住公路，断绝交通，成为阵地锁钥；该团主力以此为依托，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迎击东窜之敌。第十一师正在秣马厉兵、严阵以待之际，忽然接到军长胡琏转来上级命令，要我将扼守在石下江镇的一个团全部撤离，集中全力向敌侧面攻击。这样一来，包围网就出了一个大口子。被围日军一见有路可逃，就不顾一切地一拥而出，我虽督队猛击，但斩获之数不大。随后我军亦全线乘胜追击，很快恢复了所有失地，恢复了会战前态势。湘西雪峰山会战于6月初胜利结束。

第十一师在这次会战中，共伤亡官兵400余人，大多是在山门战斗中阵亡。对此我极为悲痛。战后，我征得全师官兵的同意，派得力干部数人，在山门镇建立了“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坊”一座，以寄托哀思。

廖运周

力功丁河店，围歼奎文关。

● 1903年生，安徽淮南人。

● 1937年10月，率部参加平汉路北段正定保卫战。

● 1938年2月，廖部改编为第一一〇师第三二八旅第六五六团，廖运周任上校团长。三个月后，在台儿庄会战中身先士卒，率领所部屡立战功。

● 1938年10月，参加了武汉会战。11月，任三三〇旅旅长。

● 1943年初，任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师长。

● 1944年，参加豫中会战。

● 1945年3月，参加豫西鄂北会战。

● 1996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

出敌不意 巧袭制敌

廖运周

1937年11月南京被围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武汉当时实际上成为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是中国政府继续抗战的指挥核心所在。日本政府在徐州会战中，已制定了1938年秋以攻占武汉三镇为目标的作战计划，企图以霹雳之势，尽速结束战局。因此，徐州会战结束不久，自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安庆登陆起，武汉会战就拉开了序幕。

我所在的第一一〇师从徐州会战下来后，几经调转，开到永修，参加了瑞（昌）武（昌）公路保卫战。第一一〇师没有固定的防守阵地，任务是沿公路打运动仗。

瑞昌到龙港这一段公路正处江西、湖北交界处，两侧全是岛山。我军在山上布置了兵力，以图层层截击，阻敌沿公路前进。日军也把攻击重点放在抢占山头阵地。开始，双方争斗激烈，死伤均重。后来，敌依仗强大炮火，屡有得手，日军一占山头便停止轰炸，其后续部队就前进一段。中国军队不得不后退一步继续阻截。

我当时任第一一〇师第三二八旅第六五六团团长。起初两天，我们团在公路两侧抓机会打埋伏。敌人攻下山头，沿公路前进，我们就拣能够对付的一段打。由于敌人未料到山头阵地被攻下后，仍会在两侧碰到中国军队，因此几次都让我们捡了便宜。

在小寨贤，第三二八旅第六五五团一个营扼守在小山包的寨子里。日军一个全部由马队组成的辎重营要通过这里，不得不弃下马队去攻寨子，第六五五团居高临下，日军始终未能攻上去。就在他们攻寨的时候，我团和第六五五团另一个营从公路两侧包抄过来，袭击了兵力空虚的马队。上下夹攻，日军辎重营死伤惨重，马驮的大米、罐头、军毯也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茨芭山附近树丛茂密。我团正自北向南运动时，与另一日军辎重营相遇。这个辎重营有100多匹马，押运的日军约两个连，正沿着公路从东向西前进。我们借着树林的掩护，拦腰截击。战斗十分激烈，我们的

士兵与敌人在公路上拼开了刺刀，我团一个副营长、一个连长都在战斗中光荣捐躯。这一仗我们又歼灭了几十个日军，缴获了许多枪支和弹药。

这两次战斗都大大鼓舞了士兵，并编了歌子歌唱这两次胜利。

第三天下午，我军忽然纷纷后撤。眼瞅着我团即将处在敌后，我带着第六五六团也只得尾随西撤，急行军二三十里后，约摸当晚6点多钟，来到了小坳。

小坳位于箬溪以西，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坳口，再西进30里便是幕阜山，正处鄂赣交界处。公路在小坳这里形成一个“S”形的弯路，里侧是山，外侧为河，“S”形的中间是个十几米高的小高地。在这次战斗中，小坳属于预备阵地，我们赶到时，这里的守军早已逃得无影无踪，连小高地后面的一座弹药库也忘了上锁。我们打开库门，里面装的全是迫击炮弹，弹箱一摞一摞，足有上万发。

带着旅部人员先一步撤到小坳的第三二八旅旅长辛少亭，看见我团到了十分高兴，他第一句话就说：“廖团长，想不想在这里打一仗？”

小坳的有利地形和充足的炮弹储备已经让我心动，辛旅长的建议一下子使我的作战意图明确起来。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干，这么多炮弹留给敌人不是太可惜了！只要把道路堵死，迫击炮照样打坦克。”连日被作战和退却弄得精疲力竭的士兵，一听说要打一仗，立刻来了情绪，腰也挺起来了，劲头也有了，忙着搬运炮弹。

在这次瑞武公路之战开始之前，我曾随第一一〇师师长吴绍周到德安西边的一个小镇，面见第十八军军长黄维。黄维在知晓我是黄埔军校五期炮科毕业生后，又当面考问过用炮原则，郑重地将他的一个反坦克炮连（四门炮、七八十人）临时配属给我团，并反复叮嘱了打坦克的要领。

在即将开始的小坳阻击战中，为了充分发挥反坦克炮连的作用，我把这个连安排在小坳的山下，公路的正面。这里正好是坦克准备转第一个弯的地方。坦克前部钢板厚，火力强，侧面没有火力，反坦克炮连安排在这里，正面不受敌，打侧面最有效。只有反坦克炮连一战奏效，成功地将坦克打趴在这里，我们的迫击炮才能发挥出威力。在“S”形的第二个弯路处，小坳的山后面，架起了12门迫击炮。我团原有八门，辛旅

长为了加强火力，又下令将撤退到我团前方左近的第六五五团的四门迫击炮调过来。12门大炮，炮口正对公路，由团附常海亭指挥。团指挥所就设在了中间的小高地上，以利两面的指挥。

黄昏以前，公路上开来了七八辆敌坦克。反坦克炮连一阵炮火打坏了两三辆，由于这里一侧靠山，一侧邻水，前面的堵住了道路，后面的也无法前进。天黑以后，日军的车辆陆续开来了。本来，日本人不在夜间行军，这次中国军队一撤，他们自以为一路太平，夜间也敢行车了，没想到复仇的炮口正在小坳等着他们。

这天晚上，月光明亮，公路上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日军的车辆越聚越多，由于不能通行，喇叭声、喧嚷声响成一片。就在这时，我下令开火，迫击炮把密集的炮弹泼向敌车队。这次阻击十分痛快，迫击炮只要对准公路方向，不用瞄准，几乎弹弹不空，炮弹也有的是，没有后“顾”之忧。我们的炮火在纵深二里多长的公路上，到处可见敌兵车中弹后升起的火光，这一段公路上成了一片火海，火光把周围照得亮如白昼。

在约摸打出5000发炮弹后，我们停止了炮击，公路上死一般沉寂。下半夜，全团士兵放心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看到被打坏的20多辆坦克，无数日军的尸体趴在公路上，打坏敌运输车辆未加以细致统计。这时，小坳的上空出现了敌侦察机，附近的山头上也插上了膏药旗。我团当即从公路两侧的小路隐蔽地撤离。

这次阻击，我方无一伤亡，迫使日军停止前进一天，这是一次计划外的战斗，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后来，我团受到了何应钦、徐庭瑶的电报嘉奖，电称这次战斗“战果辉煌”。

小坳阻击战后的第三天，我们赶到路口，接受了汤恩伯让我团掩护撤退的任务。任务完成后，我们与上级失掉了联系，便自己开路，拉上了幕阜山。

这一带，北侧的山很陡，南侧树林茂密，我们便隐蔽在公路南侧打埋伏。为了避免吃亏，我们专截日军的辎重车。日军的运输车辆，除了司机，一般只有两三个人押车，每次我们都大胜而归。前后五天，我们截击了日军二三十辆汽车。

小坳战斗后的第九天，我们来到九岭。九岭是幕阜山的制高点了。在这里，我们既不知道我军的一点消息，也没有碰到一个敌人，直到督战团来幕阜山找队伍，我们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退到湖南平江一带。嗣后，我团便奉命开到南江桥整顿。

台儿庄会战中的“翼”字军

廖运周

1938年，原国民党第一一〇师参加了台儿庄会战。由于该师师长张轸字翼三，全师官兵的左臂上都戴着蓝底白字的“翼”字臂章，所以，当时人们就把这支队伍叫作“翼”字军。会战中，“翼”字军主动出击，十分骁勇，在侧击、追击敌人，破坏敌人通讯联络，捣乱敌人后方，掩护我大部队转移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荣立了战功。

临战之前

第一一〇师是由国民党独立四十六旅、东北军骑兵旅和豫北师管区三支队伍，1938年1月在河南焦作合编而成。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任师长，王晓民（后为吴绍周）任副师长，秦鼎新任参谋长。该师辖第三二八、三三〇两个旅，四个团。第三二八旅是以原独立四十六旅为基础改编的，辛少亭任旅长，鲍汝澧任六五五团团长，我任六五六团团长。第三三〇旅是东北骑兵旅与豫北师管区合并的，旅长李世，第六五九团团长王振淮，第六六〇团团长张雪平（继烈）。师部和直属部队由原师管区调充，还有汤恩伯从第十三军派来的两个营。

这个师的成分虽然比较复杂，却有着良好的传统和作风。独立旅的前身是抗日同盟军，骑兵旅在东北军时也曾参加过对日作战，第十三军来的两个营还参加过南口抗日。师管区的部队，曾在辉县组织集训队，宣传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讲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孝义集训干部时，张轸亲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还成立了一个抗日救亡社，组织了有数百名男女青年参加的宣传队，这些队员和一批比较进步的官兵，成了部队的骨干力量。第一一〇师的军纪也比较严明，记得我们到达运河南岸进入守备阵地的时候，运输连一个班长掀开了群众的红薯窖，拿了红薯，引起群众不满。张轸师长知道后，尽管我们大家一再劝阻，他还是命令运输连严惩了这个班长。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很大震动，由此对“翼”字军更加热爱，军民、军政关系搞得不错。这些，为该师参

加台儿庄会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8年2月，第一一〇师按照第二十军团司令汤恩伯的命令，由许昌开赴安徽蒙城作第五战区的机动部队，集结待命，准备参加保卫徐州的大会战。3月初，日军沿津浦路南下，3月下旬进攻津浦线上的韩庄和临、枣、台支线上的台儿庄，图谋包围徐州。3月15日，第一一〇师奉汤恩伯的命令由蒙城经宿县开到了徐州北的贾汪、柳泉、利国驿地区待命。听说要打鬼子了，全师官兵摩拳擦掌，精神振奋。在利国驿、柳泉车站，补给了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等大量物资，尤其四川省给我们送去了很多榨菜等食品，这在市面上都很难买到。很多官兵领到手里激动得热泪盈眶，都表示："如果我们不消灭日本侵略军，就对不起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期望，就无颜见家乡父老！"

贾汪会议

到达利国驿的当天夜里，全师团以上干部被召到设在贾汪的师部开会，师长张轸指着墙上的军用地图，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

他说，3月以来，津浦路北段之敌已有夺取鲁南要地，进窥徐州之企图。自3月14日起，敌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约两万人，从津浦路正面两下店向我第二十二集团军发起攻击，15日突破了该部正面界河和右翼香城之线。之后，该敌兵分两路，一路以步兵第十联队为主力，直趋滕县县城；一路为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向南迂回绕过滕县。于16日到达沙河，继续向临沂、枣庄之线进犯，有攻占韩庄、台儿庄、运河之线，威胁徐州之企图。17日，我守滕县县城的师长王铭章率部与敌进行反复激烈的争夺战、巷战，18日该城陷敌，王师长殉国。敌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进犯临沂，于3月19日被我庞炳勋和张自忠两军合击，敌溃不成军，临沂大捷，从而粉碎了该敌南下增援敌第十师团之企图。

张师长又介绍说，我汤恩伯军团于3月15日由归德开往滕县增援，第八十五军先头部队于3月16日在河南沙河、官桥附近与敌遭遇，未及增援滕县。滕县失守后，敌军主力继续南犯。汤恩伯军团第五十二军扼守运河南岸，第八十五军在峄县与敌交战后，即转移到峄县附近山区。

他传达了战区的命令：（一）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渡过运河扼守台儿庄要点，另派一个师与张轸第一一〇师衔接，据守运河南

岸；（二）汤恩伯军团第八十五军秘密向枣庄东北山区转移，准备从北面向敌侧背进攻。第五十二军将守运河南岸的任务移交给张轸的第一一〇师接替完毕，秘密向东过运河绕道北上，到枣庄以东郭里集与第八十五军配合，侧击南犯之敌；（三）张轸第一一〇师接替第五十二军守韩庄附近运河南岸的阵地，右翼与孙连仲部的守备部队衔接。

张轸师长命令我们：第三二八旅为第一梯队，20日接替韩庄附近运河南岸的防御阵地，以第六五五团为右翼队，我的六五六团为左翼队。第三三〇旅为第二梯队，控制在贾汪迤北高地前沿，构筑防御工事。

他还要求我们：限3月20日夜间接防完毕，接防前派小分队和侦察队监视敌人之行动；21日派谍报队深入临城、枣庄、峄县附近活动；黑夜加强防御工事，特别要增挖前后方的交通壕；密切注意韩庄车站敌之动态，组织火力消灭向韩庄增援之敌。

回头说几句，我师在蒙城的时候，曾与地方政府联合宣传抗日，动员参军；邀请该县知名人士钮玉书为师部秘书，参加政治部宣传工作；他发动地方武装500多人组织武工大队，配合部队进行打游击训练；还在地方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谍报队，他们当中有开饭馆的，有小商贩，有卖唱说书的妇女，甚至有青红帮，三教九流，各色俱备。当时，这些人也抱有杀敌报国之志，又不容易被敌注意，在敌后活动频繁，战斗中为我师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可贵的敌方资料和情报。

运河南岸

根据我们师的成分和装备情况，战区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守备运河南岸。我们于3月20日夜间接守了韩庄附近运河南岸的阵地。天很黑，阵地上静悄悄的。友军第五十二军给我们每个营都派来了向导，带着我们先接替了运河北岸的警戒点，然后进入南岸的战壕。大家秩序井然，鸦雀无声，一直未被敌人发觉。战壕深、宽均为两米多，作战需要的设施齐备，掩蔽部也比较坚固。友军向我们介绍说，夜里阵地上严禁烟火，即使划一根火柴也会被对面敌人发现，前几天就因为有人吸烟被敌炮火打死打伤不下十多人。所以，我们更不能在战壕里做饭、烧水了，只得趁白天在后方山区把饭菜做好，夜间送到战壕里，送来一次够吃一两天。即使这样，有一天在利国驿通往我们团部的路上行走的我方掉队人

员和车马，还是被敌人发现，引来了一阵炮火，被打死打伤十多人，我团部驻扎的村庄也被轰击了半个多小时。张轸师长亲临我团部询问情况，要求我们人马车辆白天不准在通往前沿及车站附近的开阔地上行走；连夜挖掘通往前沿的交通壕；速派谍报人员到临城、枣庄、峄县查清敌军番号、兵力及动向；各团均在运河上设两个渡河点，并加强火力掩护这些渡河点。

我们师并没满足于完成守备运河南岸的任务，站稳脚跟后就开始了主动出击。3月22日，为了进一步摸清敌情，我派出一个加强连开到距运河北岸七八里的几个村庄进行火力侦察，驱逐了一些由临城到韩庄沿线据点出来捉鸡抢狗的零散之敌，掌握了敌人的一些动态。第二天，到峄县活动的谍报队员们也回来了。他们报告说，枣庄之敌被我第四师攻下了三个碉堡，炸毁了中兴公园的水塔。敌主力已向峄县集中，逼向台儿庄。因此，我第四师也向峄县活动。张轸命谍报人员继续与第四师保持经常联系。24日，鲍汝澧的第六五五团奉命向獐山、北洛方向侦察，我带六五六团向临城附近的一个车站威力搜索，以便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是夜，武工大队对韩庄车站发起围攻。他们只有两挺轻机枪，队员大都以红樱枪、大刀为武器，但每个人都有一套武功，而且不怕死。记得队员中有个姑娘女扮男装被我发现后，还让我保密，也参加了战斗。他们很快攻占了车站外围，迫使敌人钻进票房，又钻进车站地下室。那都是敌人的防御工事，非常坚固，除门窗等对外枪眼外，别无他孔可通。武工队就用红樱枪往门窗里捅，里边的敌人用马刀把红樱枪杆砍断。车站虽未攻下，但武工队却缴获了大批敌人的物资，于拂晓前回到了运河南岸，大大鼓舞了我军的斗志，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白山西战斗

3月24日，敌主力向台儿庄发起攻击，其后方峄县城内只有少数车辆运输弹药向前方补给。为了策应台儿庄作战，张轸师长命令我们第三二八旅抽调两个营，相机夺取獐山，截断敌后方之交通线，并派一个连到峄县截击敌之辎重车辆。

我们于黄昏后渡河，由旅长辛少亭亲自指挥向獐山秘密前进，于夜里11时到达了白山西庄。白山在獐山西北，是个椭圆状的孤山，东北接

近峄、台支线。山的东北面是个缓坡，西面坡陡，山脚下有个百余户人家的村子，就是白山西庄。敌人只注意攻击台儿庄，在运河北岸特别是峄县附近未派部队警戒，所以，我们很顺利地到达了獐山附近山区进行侦察，熟悉地形，直到白山附近也未与敌人遭遇。天明后，敌辎重车马50多辆由峄县南向台儿庄运动，我们猛攻下去，敌弃车而逃。这时，北洛方面的敌人发现了我们，第一批200多人向我们发起攻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山脚下的无名村庄反复争夺。

我正在指挥作战时，几位穿着整齐的草绿色军服的女青年来到团指挥所，齐刷刷地站在我的面前："报告团长，还认识我们吗？我们从孝义调到鲁山集训毕业啦！现奉命前来做战地服务工作。昨天我们见到了张师长，听说您这个团打得很漂亮，特来看您！"我一看，原来是曾在我们师搞过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青年学生，她们一边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边流泪的情景犹在眼前。我很高兴，却又批评她们不该到阵地上来。正说着，五六架敌机飞来投下了许多炸弹，指挥所被炸塌了，瓦砾纷纷落下。她们立即扑上来掩护我，并把电话机搬到了桌子底下，我就在桌下与各营通话联系。敌机轰炸后，前沿阵地仍在激烈地战斗。我到山上命令第三营派第九连占领制高点，掩护第二营正面的兵力向山腰撤退，占领第二线有利地形，诱敌前进，两翼部队分两侧疏散隐蔽。当敌人进到我阵地前，三方面同时合击，敌伤亡过半，畏缩不前。过了一会，敌在峄台公路上的炮兵向白山东坡倾泻过来密集的炮火，霎时山崩石裂，烟雾弥漫。接着，敌人又派出第二批步兵500多人向我猛攻，我团第二营营长鲍汝锐头部中弹阵亡，五连连长杨世忠、排长李树荣先后负伤。第九连据守的制高点阵地稳定，没有伤亡。我马上派第三连从左翼山北坡增援。敌人已到了山腰，我第三营立即向山腰敌人侧背冲去，敌人纷纷向南侧运动。我又派第三连从右翼山脚向敌后背集中射击，使敌前后受到夹击，死伤惨重。接着，第九连和第二营向敌出击，居高临下，投出了一批手榴弹，机枪更是拼命扫射，敌人已支持不住，弃尸大败而逃。我们缴获了十挺轻机枪，80多支步枪，13把战刀，手枪多支，这些都装备给了武工大队，队员们真是乐不可支。

这一阵拼杀真可谓惊心动魄。那几个青年学生见到在这样血肉横飞的时候，我一面沉着指挥作战，一面很坦然地与她们谈话，有的激动得流下泪来。黄昏，敌人全部撤退了，我派人把她们送回了师部。行前，

她们戴上士兵们刚刚缴获的钢盔，一齐向我举手敬礼，十分英武可爱。没几天，她们就写了一篇报道，把我们团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大大褒扬了一番，“翼”字军的名声大震。回到运河南岸，张轸师长也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表示嘉许，使我团官兵深受鼓舞。

由于我们这次主动出击，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方面我对敌作战，使敌分散了兵力，放缓了对台儿庄的进攻。我们在白山西还烧毁了敌人的弹药库，捣乱了敌人后方，给敌造成很大威胁。谍报人员回来说，敌人再也不敢小看“翼”字军了，说我们这支部队像只乌鸦，飞到哪里，哪里的“皇军”就倒霉，真是“不祥之鸟”。我们就是这样不断出击，几乎每天都有所获。台儿庄方面的友军说，我们在后面攻一攻，他们就会松一松，因而一再感谢我们。

峄县、枣庄运动战

3月27日至4月4日，台儿庄战事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我们在运河南岸的阵地距台儿庄不过十几公里，不断听到那边密集的枪炮声，夜晚还不时看到那边漫天的火光。一天，从临城和枣庄回来的谍报人员说，日军已攻占台儿庄大部地方，敌我连日进行巷战。敌方伤亡惨重，连非战斗人员都补充了上去，后方又没有增援的部队。如果我们出兵峄县，捣其后方，敌必定从台儿庄撤退。我向张轸师长提出了出击峄县的建议，以第三三〇旅接替第三二八旅守备运河南岸的任务，第三二八旅到运河以北相机攻击峄县和枣庄附近之敌。师长赞同我的意见。

4月1日，第三二八旅渡河占领了峄县西南面10多个山区村庄，日夜进行侦察，发现峄县城内只剩下接运尸体和运送弹药的百十辆马车，十分空虚。4月2日下午，敌人对我们进行了轰炸，但我们并未撤退。晚上，我派陈银贵连长、左虎排长带领50多人组成突击队，偷袭了峄县北门外的汽车站一个大院，把敌人的弹药库及装好弹药的车辆浇上汽油点燃，爆炸了两个多小时，一度中断了敌人由枣庄、峄县向台儿庄的弹药输送。记得张轸师长打电话跟我说，敌人整整一天没有补充上炮弹，几乎停止了对台儿庄的炮击。他下令对突击队员每人奖赏50元钱。

4月3日上午，我们抬着云梯向峄县县城发起了进攻，到达城南门附近还没打，城里的残敌就向城东北逃窜。中午，敌五六架飞机向我们扫

射，北洛的敌军也向峄县增援，我们调转兵力迎了上去。鲍汝澧的第六五五团派出一个营击退了来敌，还破坏了敌人的通讯联络。接着，临城方面之敌又派出200多人，在空军的掩护下，分两路向我围攻。我派了两个连向枣庄附近佯攻，诱敌向东北方向转移兵力，又派第二营从左翼猛攻来敌，使敌措不及防，大败而逃。枣庄之敌恐慌万状，不敢轻易外出。我们又一次取得了可喜的战果。

全线反攻和追击战

4月6日，张轸师长传达了战区命令要旨：进犯台儿庄之敌，经我英勇抗击，伤亡惨重，腹背受击，后无援军，弹药不济，有向枣庄、峄县地区撤退的动向。我军自6日起向敌全线反击。（一）命张轸第一一〇师和第三十军第三十师立即渡过运河，由西向敌背后的泥沟附近进攻，截断敌之后方联络线，乘胜追击；（二）汤恩伯军团主力从东威胁敌侧，向枣庄地区追击；（三）曹福林部从北面截击敌后方交通线。

我团于6日夜间，经白山、獐山之间，向泥沟猛攻。第一营攻占泥沟以北公路两侧的辛庄。天明后被敌发觉，獐山守敌向我打来密集炮火，并以坦克掩护步兵，向我第一营包围。营长王韵泉将主力撤守白山附近占领阵地，可是第一连的张明山班却被冲散了，与大队失去了联系。他们只带了一挺轻机枪，冲进了公路边的一个小寨子。寨内有座三层的碉堡，他们钻到里边。敌人用炮击，又派100多名步兵围攻，打了一天也没攻下这个碉堡。第二天上午，这个班弹尽粮绝，宁死不降，士兵全部战死，张明山最后自杀殉国。敌人见了，也十分感动，在那里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的英雄班。"这一班弟兄真是死得壮烈！

4月7日，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达了向敌追击的命令。那时，台儿庄的敌人已退到了峄县、枣庄地区，在獐山、天柱山、黄山和峄县迤东地区重新组织力量，固守待援。我师追击敌人越过枣庄、峄县间的交通线，直至邹坞、枣庄东北山区，突破了敌人的封锁。这期间，我们曾攻下了敌人占据的一个山头，开始只靠步兵，攻到山腰就被敌人打了回来。我团常海亭副团长在东北军时当过炮兵连长，是个神炮手，他亲自用迫击炮轰击山上敌人占据的石寨子。我们终于攻下了这座山。4月10日，第三二八旅旅部和我团占领了峄县西南的一个小村子。敌坦克攻了

过来，我们就用高粱秆裹上棉花，再浇上汽油点燃，阻敌前进。黄昏后，敌人用平射炮向我们射击，一发炮弹打进了指挥所，旅参谋主任魏琳的腿被打断，我的脚也被打伤，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张轸师长马上命第三三〇旅旅长李世、参谋主任张大错组织一个连的敢死队前来营救，才使我们脱险。

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敌我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大批敌人从南北增援，东西会合，截断了陇海线，形成了包围徐州之势。面对这种局面，战区只好调整部署：（一）命孙连仲部主力附周岩第七十五军、张轸第一一〇师，在高皇庙、峄县迤南之线，占领纵深据点、阵地，持久抵抗，并控制有力的预备队于南洛、北洛附近；（二）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守备韩庄南面的运河；（三）汤恩伯军团控制于大小良璧机动；（四）樊崧甫部集结于贾汪附近。

我师加强了对据点的守备，并派人深入枣庄、峄县附近，有的以白山为重点，在金陵寺望仙山迤东山地活动，与敌犬牙交错。张轸师长命令组成了爆破组、阻击组、游动炮兵组，常海亭副团长为神炮指挥官，协助步兵集中迫击炮轰敌在山头的石围子，摧毁了敌人五个小型据点。别动小组群专门利用夜间潜伏枣庄、峄县内部进行破坏，敌人有线通讯随时被我破坏，其交通已处于瘫痪状态。

尾声——九里山掩护战

由于我方配合不力，战局急转直下，我军本来在台儿庄获得大捷，结果还是以撤离徐州告终。5月12日，张轸师长参加了台儿庄会议回来介绍说，淮北蒙城之敌北窜永城，鲁西之敌分别攻陷丰县、沛县、砀山县，并向徐州南进；命汤恩伯军团主力在徐州迤西孤山集结部署，向淮北来犯之敌进行反攻；命张轸第一一〇师速过运河，经贾汪进驻徐州市内，占领九里山，掩护部队转移，交通要道由该师控制。

我团遵照张轸师长的指示，于13日拂晓前占领了九里山阵地。我视察了工事后深感痛心，所谓很完备的国防工事，不过只有几处钢筋水泥的机枪掩体，而且只有向北的射击孔，连步枪掩体和交通壕都没挖掘。临时构筑工事，山石难挖，我们只好占领制高点和其他有利地形，把部队控制在隐蔽的地方，避免敌机轰炸扫射。上午9时以后，几架敌机不

间断地对我阵地扫射、投弹，部队未遭伤亡，徐州市内秩序尚好。几十万大军依次撤退，的确不易。黄昏时分，传来敌装甲车部队窜到陇海路上的黄口车站，李庄铁路已被破坏的消息，徐州市内一度混乱，但由于我们掩护得当，次日，撤退的秩序又稳定了下来。

5月17日，敌人向韩庄运河和台儿庄全线进攻。我师奉命在萧县、三浦附近集结，掩护机械化炮兵团经宿县、涡阳突围，向周家口、漯河转进，九里山阵地由孙连仲派部接替。我派钮玉书秘书带武工大队和搜索队，先到濉溪镇找宿县区长兼大队长王燮亚，请他协助侦察，架设桥梁，布置团队掩护炮兵团转移。我们还与蒙城、涡阳团队进行了联系。同日，敌机不间断地在萧县附近低空扫射，并继续沿着我们的行进路线向徐州增兵，我们幸未与敌人遭遇。炮团团长吕国桢与我是黄埔同学，担心炮车渡河困难，非常焦急。我让第一营挑选两个连负责掩护炮团，派工兵连跟炮团行进，逢河搭桥。敌人白天通过浍河、涡河时在河上搭设了铁板桥，而且晚间无人看守，我们就掩护炮团夜里在敌人搭设的铁板桥上，顺利地通过了这些河流，我师和炮团都没一点损失，还收容了不少失散的官兵和志愿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通过涡阳，武工大队离开我们回到蒙城地方政府去了。我师出色地完成了掩护机械化炮团转移的任务。军令部对我师官兵都分别记了战功，并发给了我们十万元钱的奖金。第一一〇师到达河南唐河整编时，只剩下一个旅的兵力，在这次会战中伤亡了5000余人。我们重整旗鼓，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西峡口抗战的回忆

廖运周

1945年3月开始的豫西西峡口抗战，是八年抗战即将结束时的一次战役。主要战场在鄂、豫、陕三省交界，包括老河口、南阳、邓县、西峡口、西坪等地区，历时五个月，我方直接参战部队三个军12个师约10万人。这一战役有力地粉碎了日军进攻西安的企图。

中原会战失利后，陈诚一度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4年在内乡一次会议上，陈诚指出，为了确保西安，巩固陕南，必须以伏牛山为根据地，固守潼关、朱阳关、西峡口、荆紫关各要点，控制住豫陕公路、荆（紫关）西（峡口）公路，协同第五战区准备反攻。为此，第一战区兵力以豫陕公路为中心，呈辐射状布置在各主要地点，准备阻击西犯之敌。

3月14日，日军由南阳进犯镇平县城，西峡口战役的序幕从此拉开。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在西峡口召集师、团长会议，部署迎敌措施，决定第二十三师主力占领西峡口及其以南高地，暂编第五十五师占领西峡口以西以北高地，阻击敌人。第二十三师派出第六十八团向内乡推进，迟滞敌人行动。我当时任第一一〇师师长，全师正在栾川整补。吴军长令我师先派一个团占领老界岭，准备向南出击。

日军于3月20日占领内乡后，继续西犯，于30日攻入西峡口，西峡口虽陷敌手，但在内乡到西峡口的公路和两侧高地上，日军却遭到了我军节节阻击。80里的路程，他们花去了10天时间。日军攻入西峡口后，我军仍利用有利地形，给予猛烈的炮击，致敌遭重大损伤。西峡口失陷，战局险恶，我师奉命由栾川驰援，正式参加了西峡口战役。

力攻丁河店 围歼奎文关

西峡口失陷后，日军继续向重阳店进犯，企图攻占西坪，进入陕西。面对紧急局势，我军决定以一部占领重阳店西北、西南既设阵地，主力由公路两侧实施包围，压迫日军于重阳店、丁河店之间，进而歼灭

之。

我命第三二八团向丁河店进攻，切断了河店敌人与重阳店之间的公路；命第三三〇团进出大老虎沟，向丁河店及其以东河东村进攻，首先占领奎文关以西116小高地掩护我军左侧背之安全；第三二九团作为预备队，控制在大竹园以南，并派一部监视奎文关之敌。该团在小水与敌遭遇，激战半夜，副团长鲍允超、连长杜锡武壮烈牺牲。

为歼敌于不备，各团按照命令于4月4日夜间到达预定位置，次日早上4时向敌发起猛攻。第三二八团占领邪地村，向丁河店西侧、东侧，占领有利地形和村落，集中炮火向丁河店射击。敌人在三面被围的情况下，仓促应战，一片混乱，伤亡很重。

午后，敌人从西峡口增步兵500余，战车四辆，在行进中被第三三〇团隔河侧击，不敢贸然前进，又退回奎文关。不久，敌向116高地发起猛烈炮击。116高地位于奎文关前沿约1000米处，是敌前进阵地，战斗位置十分重要。欲截击西进之敌，必须首先攻夺此高地。我师得到这一高地后，敌人也企图拼力夺回。炮火从一开始便密如急雨，一块长仅百米的椭圆形山头阵地上，竟有2000多发炮弹倾注其上。小山头硝烟弥漫，土石飞扬，阵地三次被敌人摧毁，我们三次重新占领。就这块阵地上，我们伤亡了200名战士和八名军官。

是夜，第三二八团、第三三〇团适当调整了部署，各以一部构筑工事，防敌反攻；主力截击由奎文关、丁河店向重阳店增援和由重阳店、丁河店向西峡口撤退之敌。

4月6日凌晨1时，丁河店之敌分两路趁夜黑向重阳店运动，被我第三二八团发觉，予以猛烈袭击，敌人伤亡甚多，其步兵800余向半川逃跑。奎文关之敌看到丁河店炮火连天，不敢向前增援。天明，公路上的人马尸体到处可见，还有两门残炮歪倒在路旁水沟里。

这时，接到吴绍周军长命令：重阳店战斗激烈，第二十三师已攻占重阳店南部，着第一一〇师包围丁河店，控制公路，注意奎文关之敌。接到命令，我师即包围丁河店，并将奎文关增援之敌300余击退。至午夜，将丁河店全部占领，残敌不到百人向东南山地逃走。

在攻打丁河店的战斗中，我师受到了老百姓的热情支援。一天，当地小学校长率领学生手持彩旗来欢迎我军，我一看，校长竟是过去含美

中学的同窗孟子厚。20年不见，却在他乡抗日前线遇故知，不禁惊喜交集。他同当地一位士绅主动承担起战地救援的组织工作，组织了有20多副担架的担架队。还组织百姓给士兵们送水、送饭，派向导协助我们作战。民众的支援，振奋了全师官兵的斗志。官兵们英勇杀敌，切断了敌人的交通和联系，支援了重阳店的战斗。在我军连续攻击下，7日午后，重阳店敌人攻势受挫，黄昏后被迫撤退。我第二十三师和第一一〇师追击撤退之敌，敌人除几十人逃到蒲塘外，其余全被打死打伤。

丁河店收复后，奎文关成了我军下一步必取之地。奎文关距丁河店直线距离为八里，横跨南（阳）、（西）坪公路，左边依山，右侧傍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奎文关之敌恃其有利位置和强大炮火，经常向丁河店及我第三三〇团阵地炮袭，我军行动受到很大威胁。同时，发现敌步兵向河南岸高地侦察，似有逃跑的企图。我师准备以第三二九团、第三三〇团歼灭该敌。

为了一举摧毁敌炮兵阵地，我们将全师的炮兵观测员组织起来，从东、北、西三面观测，集中炮火，拟从不同方位向敌人实施突然的炮击。并部署第三三〇团从西北、西南进攻，第三二九团沿公路两侧截击向西峡口退却之敌。

12日深夜，各项准备完毕。两小时后，红色信号弹飞向夜空，顿时，排炮齐发，声震陵谷，奎文关立时变成火海。我第三三〇团随即冲入关去，在喊杀声中，手榴弹、掷弹筒投向敌纵深处。敌人仓皇应战，不知所措，有的畏缩在战壕内，有的涉河逃命。200余步兵在敌战车掩护下沿公路东撤，我截击部队击毁战车，除少数敌人逃走外，余尽倒毙在火网之中。7时，我师完全占领了奎文关，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这次战斗，我方有营长二人、连排长五人、士兵50余人伤亡。

蒲塘、豆腐店之战

我军在重阳店、丁河店、奎文关严重打击了进犯之敌，敌人在退却中又遭到我军追击和伏击，伤亡惨重。日军为了策应西峡口方面的作战，只得另派主力改由淅川县向荆紫关进攻，企图威胁西坪，截断我军后方郧阳城的交通线。我第八十五军奉命控制在淅川卧龙岗一带，第二十三师和暂编第五十五师阻击由淅川向荆紫关进犯之敌，支援鲍汝澧

部、黄永瓒师及淅川陈舜德纵队作战，确保后方交通。第一一〇师同第七十八军在王仲廉指挥下反攻西峡口。

4月30日，敌上坂联队步兵炮兵千余人，由淅川县城经毛堂向鹰爪山进犯，攻占我老君台、石门观阵地。我第二十三师第六十八团被包围于鹰爪山，经我第二十三师、暂编第五十五师连日激战，终于打退了敌人，敌人转而向蒲塘方向侵袭。

蒲塘有三个自然村落，分别称为上蒲塘、中蒲塘、下蒲塘。5月2日，北退之敌到达上蒲塘，先头部队已进入中蒲塘。为了围歼这股日军，2日下午2时，我空军出动战斗机向蒲塘敌人轰炸扫射。自抗日以来，在我经历的战斗中，这是第一次有空军配合作战。空军的参战，使官兵士气大振。第七十八军从蒲塘西北山地，暂编第五十五师从黑沟、下蒲塘之线，我师第三二九团在中蒲塘东北1310.7高地，一起向敌人发动攻击。第三三〇团占领大苇园阵地后，即向中蒲塘冲进。中蒲塘敌人往东南逃跑，又遭到我师第三二八团的火力封锁。

中蒲塘是一个无险可守的盆地山村，村内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村外芦苇、蒲草丛生。我师居高临下，炮火直接射击，弹无虚着，敌人死伤很多。我们冲入中蒲塘后，但见街道上、池塘里、废墙下，到处是日军尸体和抛掷的枪械，小小的乡公所里就有30多具烧焦的敌尸。

经过一天的激战，退入蒲塘一带的敌人伤亡过半，残敌逐步向豆腐店附近退缩，有依靠霸王寨以豆腐店为中心固守待援的态势。

5月3日，第三二九团占领乌鸦岭西南各高地，第三二八团与暂编第五十五师在豆腐店东南高地完成衔接，第二十八师占领了东北方面山顶上的寨子。4日，各部齐头并进，午后4时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5日上午，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谋长朱镇淮亲临阵地观察。日军陷于其中的这块谷地三面都是陡坡，只有三个各宽两三丈的沟口有盘旋小道容单人行走。看过地形，朱镇淮说："上坂联队是日军专门训练的山岳部队，善于山地作战。这次被我包围于山谷盆地，粮尽弹缺，我军应全力将其歼灭。"午后，我军对敌人进行了一次火力急袭，将谷中房屋打塌。敌人很狡猾，分布在山谷四周，在陡坡角下掏洞挖壕，我方火力虽猛，但对敌杀伤不大。是夜，我军又组织了突击队由沟上冲进，与敌展开近战肉搏，厮杀甚激烈。经过八次的反复争夺，我第一一〇师终于攻占了两个沟口。

6日，第三二九团集中炮火向对面陡坡角根直接射击，效果很好。第三二八团突击队由沟口逐步推进，使敌阵地逐渐缩小。午后3时，为援救豆腐店之敌的突围，霸王寨的日军700余人向母猪峡1240高地进攻，被我第三二八团协同暂编第五十五师予以猛击，致敌增援未逞，伤亡不小。黄昏前，庞家寨之敌二三百人进到第二十八师山坡阵地，亦被击退。

7日，我师突击队将我阵地前之敌歼灭，第三二八团由悬崖盘旋小道下到谷底，敌人被迫由崖角向东南转移，并利用地形地物攀登霸王寨西坡山脉上的陡崖，在隐蔽处构筑工事。

8日上午，空军侦察后，我军集中炮火向豆腐店谷地射击，敌人向东南角一条峡谷撤退。午后5时，突然从谷地发出巨响，15分钟剧烈炮火声之后，友军的山寨上出现了一面太阳旗，这是连日来敌人逐层秘密向山寨上运动，发起突然袭击的结果。是夜，百余名残敌以霸王寨和西坡山寨为掩护，由1240高地附近的峡谷逃走，丢下了大量尸体。

蒲塘、豆腐店两次战斗，我缴获敌武器、器材多件，俘虏敌伪军官53人。

反攻西峡口 激战大华山

日军上坂联队在豆腐店遭到惨败后，逃跑之残敌在霸王寨之敌掩护下又转回毛堂。西峡口守敌约500人、霸王寨及其附近山寨守敌约200人，都在运输粮弹，有固守待援的态势。我和第二十八师王应尊师长商量，决定肃清残敌，相机对西峡口之敌形成包围。迅速恢复地方行政机构，动员群众团结抗敌。

经过两天的战斗，我师对1240高地、母猪峡、河南湾、赶鸡沟一带残敌进行清扫；第二十八师利用其炮兵优势攻占庞家寨及霸王寨附近各高地，进展顺利。进而，我师与第二十八师配合，使西峡口、霸王寨的守敌陷于完全孤立。嗣后，我军三二八团派两个连，第三三〇团派一个连佯攻霸王寨，敌人由西峡口派兵增援，在运动中遭到我炮火拦截和第三三〇团的侧击，伤亡很大。夜间，我第三二九团又派出三个突击队，摸进西峡口，一队破坏了敌人的通讯线路，一队炸了弹药库，一队袭击了汽车站。几声巨响，几处火光，把敌人弄得不知所措。

6月15日，我们接到吴绍周军长的命令，得悉近日敌人又派遣一个旅团沿荆（紫关）、淅（川）公路西犯，企图攻占荆紫关，截断我第一、第五两个战区的后方交通线。为消灭这股敌人，第一一〇师、第二十八师、鲍汝澧部、黄永瓒师和陈舜德纵队，统归吴绍周指挥。同时，为随时呼唤空军配合作战，军部和我师师部各配属了对空联络站一个。

6月22日，据我空军侦察报告，在老君垭以南地区发现大量敌人向西运动。我命令第三三〇团立即经大流水村、将军寨向大华山前进，并与黄永瓒师取得联系。师指挥所、对空联络站和第三二九团取捷径到李家湾，沿荆淅公路到北大华山地区集结待命。第三二八团随第三二九团路线跟进，到老庄集结待命。

6月23日，第三三〇团到达王滩、赵河附近，发现敌人小分队正在淇河东岸侦察。第三三〇团当即占领阵地，准备迎进渡河之敌，并派一个营迅速占领南大华山，以此为主阵地构筑工事。同时，第三二九团在北大华山占领阵地，并控制崖屋、罗坡等高地，与第三三〇团密切配合。

6月24日，敌先头部队向我进攻，被击退，其主力向南移动，意在对我翼侧迂回，我集中火力封锁河床和黄连树附近的公路。空军对敌后续部队进行扫射轰炸，使其白天不敢活动。入夜，敌攻占南大华山南侧高地之后，继续向大华山偷袭，适值倾盆大雨，我阵地的西南角被敌突破。拂晓，乘敌立足未稳，我军又将已失阵地夺回。双方冒雨肉搏，均死伤严重。次日夜间，敌主力攻占赵河、王滩，向潘家沟进犯，被我空军轰炸扫射。

从此，围绕着大华山开始了一场拉锯战。大华山并不很高，分成两层台子，一度敌占领了第一层台子的大部，我便抢先登占了第二层台子。第二层台子上有两个小山包，台子又陡峭，依据这优势，我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使敌人始终未能占据大华山。

师指挥所设在大华山西北的猴山。猴山海拔900多米，站在山上，四下白云缭绕，树木翠绿，周围情况尽在眼底。在战役的这一阶段，空军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日军没有炮兵也无空军，攻击力与防守力都受影响。空军轰炸时，我方所占山头都亮出联络布板，没有联络信号的山头就成了轰击目标，打得敌人不敢在山间露头。

大约是8月13日，随同我师行动的两个美国顾问听了广播后手舞足

蹈，十分兴奋。通过翻译，知道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美国在日本扔了原子弹，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8月15日中午，王仲廉从西坪打来电话，把侵华日军投降的消息告诉了我，并命令我们撤出战斗，向西坪集结。就这样，我们在豫西与日军的对峙中，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邱行湘

第五师以“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为号召，纪律严明，官兵经过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

● 1908年生，字辽峰，江苏溧阳人。

● 1937年1月，任军政部补充一团团长，抗战爆发后任第十八军六十七师二〇一旅副旅长兼四〇二团团长，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

● 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

● 1941年冬，任第八军第五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

● 1943年3月，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副官处长。5月，任第五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参加鄂西会战。

● 1945年4月，参加湘西会战，战后升任第五师师长。

● 1996年12月8日，病逝于南京。

武阳歼灭战

邱行湘

湘西会战前第五师概况

第五师是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其前身是追随孙中山先生北伐的赣军。1941年反攻宜昌战役后，第五师改隶第三十二军。先后调刘云瀚、李则芬接任第五师师长，邱行湘任少将副师长，姚葛民任参谋长。康步高任第十三团团长，罗莘求任第十四团团长，许颙任第十五团团长。

第五师以“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为号召，纪律严明，官兵经过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在1943年5月保卫石牌要塞的战役中得到过考验，为这次歼灭战打下了基础。

武阳战役经过

湘西会战前敌我态势

4月11日以来，日军分三路向湘西进犯，其右翼兵团以第六十四师团由宁乡分向益阳进犯；其中央兵团以第一一六师团、第四十七师团由邵阳附近沿宝榆公路向安江进犯；其左翼兵团（即本军当面之敌）以第六十八师团主力及第三十四师团之一部由东安、新宁、武冈、武阳经洪江向芷江进犯。

4月15日，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第三方面军以第九十四军于4月底以前集结通道、靖县地区准备向武冈以东地区，协力第四方面军击灭进犯湘西之敌。

我第三方面军即命第二十六军之第四十四师集结城步，担任第九十四军集中之掩护，并限第九十四军于28日前到达绥宁附近集中，完成作战准备。

第三方面军汤恩伯司令官命令：第九十四军归第二十七集团军李玉堂副总司令指挥，以第二十七集团军主力固守桂穗路及其两侧，拒敌于龙胜以南地区；第九十四军迅速向城步推进，求敌外翼而攻击之，并依情况之发展，以军主力向武冈东南地区进出，参加第四方面军之决战。

第三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务必密切联系协同作战，不受三、四两方面军作战地境之限制，以达歼敌之目的。

第五师坚决贯彻执行上述作战指导。武阳之役，首战告捷，打断了敌人的左臂，使敌陷于被我围歼的境地。

战斗开始

根据第三方面军通报，步炮联合之敌3000余人，4月20日窜至新宁后，21日展开一部犯我武冈，主力约2000窜至新宁西30公里之后狮、七里山地区，企图经梅口、绥宁、会同与由放洞西犯之敌会合，进犯芷江。由东安西犯之敌，已越梅口，被我第四十四师各团阻击，遭重创。当时我第四方面军原在武冈、武阳的守军均已西撤，两军接合部已被敌军占领。

4月29日、30日两天，梅口之敌转趋关峡，我第四十四师第一三二团跟踪追击，于30日克复关峡。

我第五师于4月17日由贵州省三穗县长吉镇出发，经天柱、靖县，于28日全部到达靖县以东地区，奉牟廷芳军长电令参战。

武阳战役第一期战斗于5月1日开始。

军第一号作战命令要旨：

着第五师于卯艳集结于长铺子、绥宁间地区向梅口、武阳之敌搜索攻击；着第一二一师派出一个团卯艳集结鹅公岭附近，主力集结杨家寨、靖县以北地区；军指挥所向靖县推进。

这时我第九十四军处于分散状态，对当面敌情亦不明了，师遵命先向长铺子附近推进，并作渡河准备。30日到达长铺子，得知：梅口方面已无敌踪；武阳在敌手，详情不明，傅家坳附近，有敌警戒部队，万福桥集敌七八百；哨溪口、阳武店、毛店子各有我第一九三师之一部警戒。

师基于上述情况，决心即日向武阳附近之敌攻击前进。以第十三团为前卫，首先渡江（巫水）进出于黄东塘、若黎冲之线，掩护师主力之进出并搜索当面敌情。

5月1日，第十三团续向武阳攻击前进，师主力继续渡河，并以第十五团第二营经田心渡、大岸、茶溪向珠玉山前进，掩护师之侧背。16时许，第十三团先头驱逐敌少数警戒部队后攻占武阳。敌据守六王庙东西高地之线。

5月2日，师为搜索敌情，警戒我侧翼并相机袭击敌后方联络线，令第十三团（附第十五团第一营）以有力一部经茅柴岭、罗家铺向李滨桥附近挺进，主力向六王庙之敌攻击，师主力即推进于傅家坳附近。

两日来，武阳之敌增至七八百，附炮三门，其主力展开于武阳市街以北亘鸦雀桥西北高地之线。

敌据三里庄附近高地顽抗，攻击初期，我略有进展，占领马鞍山；迄晚敌续有增加，我进展困难，遂相持入夜。我虽毙敌中队长铃木中尉以下官兵30余人，但敌占制高点，且愈增愈多，我军缺乏炮兵掩护，对敌仰攻，伤亡太大，情况十分危急。

2日下午，我赶到傅家坳师指挥所，同李则芬师长、涂副师长、姚参谋长和康、罗、许三团长及师直属部队长等聚集研究。大家感到这个仗不好打，因敌火力强，又已占领制高点，我无炮兵，正面强攻，弊多利少。师决心正面采守势，另编一个有力的支队，对当面之敌进行远距离的包围攻击。我们遵照师长下列部署进行：

（一）第十五团（欠第二营）及第十三团第三营为挺进支队，归副师长邱行湘指挥，即由傅家坳经珠玉山、曾家桥、罗家铺、李溪桥迂回攻击曾家坊、万福桥之敌，以协助主力之战斗。

（二）第十三团（欠第三营）附第十五团第二营继续对当面之敌攻击并抑留之，待我迂回部队到达后，务将当面之敌于六王庙附近捕捉而歼灭之。

（三）第十四团（欠第二营）为左翼包围队，于3日开进欧溪桥东南地区，预定而后自西向六王庙攻击敌侧背。

（四）第十四团第二营为师预备队，位置于傅家坳附近，尔后随战况之进展向欧溪桥推进。

（五）指挥所在傅家坳。

（六）因须待挺进支队之进出，敌攻击开始之时间预定为4日拂晓。

我们是实行90里以外的180度大迂回，当时我对支队最主要的要求是秘密迅速，出敌不意，要使敌人在制高点上不能发现我军的任何征候。我们约定在敌后没有打响前，连无线电也不联系，以免泄密。我们全师官兵同心同德，做得很好，挺进队官兵连枪弹走火的事都没有发生过。

5月3日，第十三团正面之敌已增至1300人，拂晓，敌以一部与我争夺马鞍山，炮火猛烈。我守备该山之第十三团第五连（欠一排）因地形孤立，瞰制、应援不易，对敌炮无法制压，阵地全毁。该连伤亡过半，犹反复冲杀，拼战至午后3时，先后毙敌50余人，因众寡悬殊，马鞍山遂陷敌手。

邱支队拂晓开始行动，经90里强行军，酉刻到达李溪桥。5月3日午后9时师部继作下列部署：

（一）敌情无变化。

我第一二一师第三六二团明日（4日）可进出于杉水冲之线，该师主力控置于长铺子附近。

我第七十四军同时反攻。

（二）师于明日以有力一部挺进敌后，主力由右翼包围当面之敌，进出于万福桥东西高地之线，将敌捕捉而歼灭之。

（三）挺进支队（第十五团欠一营附第十三团第三营）于明日（4日）晨由李溪桥向曾家坊、万福桥、六王庙、龙烟山之敌攻击，截断敌之退路，协助主力之战斗。

（四）第十三团（欠第三营附第十五团第二营）为右翼队，继续攻击当面之敌，与第十四团取得联络。

（五）第十四团（欠第二营）为左翼队，由欧溪桥向连相冲、大河冲之敌攻击。奏功后向六王庙攻击，右与第十三团取得联系。

（六）两翼队应于明日（4日）拂晓前完成攻击准备，待命攻击。

（七）第十四团第三营为师预备队，位置于傅家坳附近，随攻击之

进展向欧溪桥附近推进。

（八）工兵营（欠一连）在傅家坳待命。

（九）师长在傅家坳指挥部。

4日拂晓前，各部队概已准备完毕，旋即开始行动。右翼队经激烈战斗，于11时再度克复马鞍山。

正午，由罗家铺增来敌千余，附炮三门，分两路向我右翼队猛扑。其一部攻抵神仙坛附近，企图包围我之右翼队，当以右翼队之预备队迎击；其犯茅柴岭之一部，当被我第十四团第二营抑止于茅柴岭以北谷地，战斗激烈异常，我营长甘健民即于此役负伤。另敌一股约六七百人，自午迄戌，对我鲤鱼山第十五团第二营阵地一再猛扑，我各级官兵均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誓死拼战，虽全营伤亡百余，我阵地屹立未动。

挺进支队以一部扼守李溪桥，防敌东窜，主力第十五团于戌刻前先后攻克曾家坊、万福桥、六王庙、龙烟山之线，敌大部退据附近山隘顽抗。是日毙敌400余人，我亦伤亡营长以下200余人。

其时判明与我对战之敌，除原有之第五十八旅团主力外，还有由罗家铺增来之第一一七大队（俘称）兵力不下3000余人。经我连日攻击，敌伤亡甚重，其重点及炮兵转移至神仙坛、茅柴岭、龙烟山间地区。师以合围之势，乘夜调整部署，继续围歼该敌。

师的部署：

（一）当面之敌经我连日攻击，伤亡甚重，其重点及炮兵，已转移至神仙坛、茅柴岭、龙炯山间地区。

（二）明日（5日）拂晓续行攻击，由两翼包围敌人而歼灭之，重点指向神仙坛。

(三)第十四团（欠第一营附第十三团第二营）为右翼队，展开于铁陂寨及神仙坛南端之线，攻击当面之敌，进出于茅柴岭附近，重点指向神仙坛。

（四）第十三团（欠第二、三营附十五团第二营）中央守备队，确保武阳东端至鸦雀桥北端高地之线，并以积极行动，协力两翼之攻击；以一部守备武阳市街。

（五）挺进支队之第十五团（欠第二营）及第十四团第一营为左翼队，向六王庙之敌攻击，重点指向龙烟山，奏功后由北向南攻击，协力右翼队之战斗。

支队抢守李溪桥之部队，仍续行前任务。

（六）战斗地境如在左

军丛山（含）一茅柴岭（不含）之线，线上属左。

（七）各部队应于明日（5日）拂晓前部署完毕，待命开始进攻。师指挥所在傅家坳。

4日晚，适第一二一师第三六二团已到欧溪桥，请其以一部推进至棉溪附近，警戒师中央队与左翼队间由于兵力转用所生之空隙。

5日拂晓，备部队开始攻击。10时许，右翼队方面第十四团第二营攻占神仙坛之大部，敌凭险顽抗，数度增援，激战至烈。连长萧叔康身负两创，犹裹伤再战，士气益励。迄午，第三营主力加入攻击，反复冲杀，5时顷将敌击破，完全占领神仙坛。敌向茅柴岭方面溃退，阵地遗尸数十具，我乘胜追击。

左翼队方面第十四团第一营拂晓与第十五团第一营、第三营第八连对六王庙附近之敌攻击，出敌不意，猛烈果敢，一举摧破敌之炮兵阵地，继而占领六王庙东北高地，总计毙敌200余，马30余匹，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三门、收发报机两部，文件、地图等甚多，生俘敌兵两名。残敌200余东窜，当令第一营尾敌追击。

左翼队第十五团第三营数经激战，于拂晓前完全攻占龙烟山后，与第十四团第一营取得联络，夹击由六王庙附近向东败窜之敌，计毙敌200余，生俘四名，缴获军马20余匹，步枪及其他军用品甚多。第十五团第一营一部对北警戒，主力与由六王庙向北败窜之敌激战于万福桥东南高地，毙敌200余。敌折回东窜，我军于横溪冲附近获马30余匹、军用品甚多，俘敌二名。

5日晨，由瓦屋塘方面窜来千余日军，抵李溪桥时，经第十三团第三营痛击，伤亡极重，折向花园市退去，第三营派队尾追，与其掩护部

队发生激战。

自4日、5日两日总攻以来，敌受我两翼夹击，伤亡惨重，遂开始溃退。唯龙烟山、横溪冲山地有敌第一一五大队残置之掩护500人，及茅柴岭、鲤鱼山附近地区也有敌200潜匿，我仍继续扫荡中。

5日晚，师遵军长牟廷芳电令，改变部署如次：

（一）当面之敌为我击溃后，主力已向东逃窜，其盘踞武阳附近之残敌500余人，潜匿龙烟山、横溪冲附近地区，另一股200余人潜匿于茅柴岭、鲤鱼山附近地区，企图向东潜窜。

（二）师以歼敌之目的，于明日（6日）向该敌围剿。

（三）进剿部队应于明日（6日）拂晓开始行动，务以勇敢果决之行动，绵密之部署，搜求残敌而歼灭之。

（四）东北方面堵剿部队应在各该部队现在位置附近封锁敌可能利用之道路，择要构筑工事，广派便探，务使该敌无法脱逃。

（五）西南方面堵剿部队应以一营位置于铁陂寨附近，另一营以一连扼守武阳市街，择要构筑工事，主力控置鸦雀桥西南方面高地，防止敌人脱逃。

6日拂晓，第十四团第二营排除当面敌微弱之抵抗，向罗家铺方面追击。侦知残敌约千人，携炮三四门于5日夜半通过罗家铺东溃，该营衔尾穷追，6日午后于黄羊坪附近将该敌追及。敌顽强抵抗，我略有斩获。入夜后，敌续向东窜，此时第一二一师第三六一团到达，跟踪追击。第十四团第二营即回罗家铺待命。

第十五团当面龙烟山、横溪冲间之残敌，经该团围攻，大部就歼，残部100余人，更换便衣，乘夜东窜，被我李溪桥第十三团第三营阻击，转窜湾头以南山地中。第十四团第三营经大竹山向北，协力第十五团搜剿，将敌大部击毙。敌残部三五成群，四散盲目奔逃，武器大都沉于水塘河潭中。被地方民众搜获及击毙的日军不下200人。到5月10日，武阳附近残敌始告肃清，第十五团旋即奉令开赴武冈参加主力作战。

武冈以北地区追击战

武阳附近之敌经我击溃后，师奉命留置第十五团欠第三营附第十四

团第三营于李溪桥、万福桥间清扫残敌，对北警戒，主力经武冈东北地区向黄桥铺追击前进。9日开始行动，11日14时许，先头部队到达黄桥铺。主力进至花桥附近，得知黄桥铺方面无敌踪，冷水铺附近则有残敌千余被友军围攻。为防敌东窜，师部即令第十三团派队守备施家渡、茅益渡；第十四团派队守备柳山渡、田家渡及其以南徒涉场；第十五团第三营守备关家桥并于河西占领桥头阵地，以利尔后之进出。

是日23时许，敌五六百附山炮、迫击炮各二三门，向我关家桥桥头阵地攻击。第十五团第三营（欠一连）早已有备，沉着应战，先后击退敌四次突击，毙敌有余。敌以关家桥为东窜必经之路，誓死争夺，于拂晓前第五次向我桥头阵地密集冲锋，势在必得，战斗激烈空前。我第十五团第七连官兵伤亡殆尽，被迫转移到河东，死守桥梁。敌机在关家桥上空彻夜盘旋，敌突围东窜之企图至为鲜明。师为聚歼该敌，遂集结兵力，适我第一一八师一个团到达黄桥铺，师作如下处置：

（一）围困于关家桥、明月寨、冷水桥间地区之残敌约兵力2000人附有山炮一二门，马鞍石附近亦有敌一部2000余人，似已合股，并有待援东窜之企图。现我第十八军第一一八师由石马江、黄桥铺向南，第一二一师由刘家桥、高沙市向东对敌围攻中。

（二）师以协力友军歼灭该敌之目的，以一部扼守资水右岸，防敌东窜；主力即进出资水左岸，攻击该敌。

（三）第十五团为守备队，应以有力之一部占领关家桥东端要点，择要构筑工事，防止敌之东渡，并以一部于荆竹铺、癞坪岭各附近，对东对南占领阵地。

第十四团为出击部队，应由田家渡附近渡过资水，先进出于池塘、沙子冲之线，相机占领风神寨，掩护师主力之渡河，攻击开始时间由该团自行决定。

第十三团为预备部队，除以步兵一连派出于水浸坪附近及保坊庙附近并应派出斥候对东警戒外，主力应位置于花桥、大塘铺、紫山砦间地区，视出击部队之进展，适时进出于资水以左地区，以扩张既得之战果。

嗣以茶铺子、盐泉山发现敌情，军指示第五师以一部留置关家桥、花桥及其以北现位置，扼守资水东岸，阻止东窜之敌，主力转移于茶铺

子及其以西至余家桥间，联系第一二一师向北攻击敌人。

师决心以第十五团（附第十团第一营）留置花桥，迄盐泉山间任沿河守备，因防线过宽，且到处都可徒涉，特饬该团重点应置荆竹铺附近。第十四团先以一部占领茶铺子东西高地掩护师主力之转移；其主力逐次由朱溪桥附近渡河，向西延伸，左翼衔接第一二一师向北攻击。第十三团先控置磴子铺、曾家冲附近。师命令即时开始行动。是夜敌乘我主力转移之际，猛攻关家桥，冲锋10余次。我第十五团第七连仅余连长刘旺等官兵三人，仍坚持至最后。13日拂晓，第十三、第十四两团概已到达磴子铺附近时，盐泉山方面由鲢鱼渡乘夜偷渡之敌增至五六百人，盐泉山成混战状态。经第十四团第三营及第十五团第二营各一部与敌互相争夺后，敌占据北端山顶，我占据南端山顶相对峙。此时，第十五团兵力分散，且受鲢鱼渡方面敌人之迂回。为避免被敌包围计，师乃命该团向癞坪岭方面稍事集结，即与茶铺子东西线之第十四团协力攻击敌人。迄午，该团第一营进出桐木塘侧击敌人。午后3时，配属本师之山炮兵一连到达朱溪桥附近，当即于先锋寨东侧占领阵地，协力第十四团攻击盐泉山之敌。经数度冲锋，于黄昏占领该地。是夜敌以有力一部与我争夺盐泉山，反复冲杀，战斗激烈。我军毙敌六七十，颇有斩获。我伤连长一员、排长二员、士兵50余人。14日拂晓，始将该处残敌肃清。敌主力于先晚渡过资水，经花桥向东北退却，师遂以第十四团继续向北扫荡当面残敌，以第十三团主力及第十五团有力部队（第一营及第三营第八连编成的加强营）为追击队，经水浸坪向北追击，迄午通过桐木塘继续向北急进。第十四团第二营攻击紫山砦后，闻花桥方面枪声甚密，知第一二一师先头已到达该处，遂继续追击败退之敌，协力第一二一师第三六一团战斗。攻抵花桥附近之大山岭时，遇敌有力抵抗，战斗转激，毙敌20余人，生俘一名，缴获步枪一支，我亦伤亡排长以下30余人。

5月15日，第十三团进抵天鹅山附近，故扼要死守。师部接到军长命令，其要旨：

（一）当面之敌主力向桃花坪及其以南地区撤退，一部在芭蕉桥、烧纸铺间据险顽抗。

（二）军即超越追击，期于桃花坪以南地区包围歼灭之。

（三）第五师以第十三团（附第十五团第一营）对芭蕉桥、烧纸铺

之敌攻击，尔后向栗山铺进出；第十四团即经谢家铺、朱山铺追击包围敌人；第十五团（欠一营）及师部位置于水浸坪。

（四）第一二一师经马坪街向石狮门、易家桥前进，并与第五师夹击芭蕉桥、栗山铺之敌。

师遵令部署，于5月16日正午12时开始行动。此时，第四十四师亦已进出邓家铺、水浸坪之线，与本师交叉重叠，指挥行动颇为不便。

5月17日，我第十三团继续攻击当面之敌，占领572高地，敌遂向东北溃退。该团当即协同第一二一师第三六一团先头追至芭蕉桥、两路口，得第一二一师通报：部队将有新任务。遂在原地待命。

第十四团于辰刻通过邓家铺，正向栗山铺迈进，得第四十四师通报：该师奉命转移，敌乘其部队移动之际，突入刘家塘以南地区，激战甚烈。第十四团以一部截击敌人，支援友军，阻敌南窜。至申时，因新宁方面发生新情况，师奉命以一部继续追歼残敌，主力集结武冈西北地区待命。师当饬第十四团第三营续向资水西岸追击，师主力概于19日到达武冈石平桥间地区，任资水西岸之守备。

战斗总结

敌发动此次攻势以来，到处流窜，极力避免攻坚（战场多数要点敌皆未实施攻击），且强拉民夫，充分携带弹药，粮食则就地征掠，对后方联络线的安全，并不顾虑。这说明了敌人的战略意图是急取芷江。根据俘获的敌打马掌化铁炉装上马达即可使用并每匹马携带四副马掌装备的情况判断，敌人的战略目标是湘西多山的芷江。但敌人使用的改良马种仍不适用于山地。

综观敌我双方情况及在战斗中的表现，制胜的因素在我方。日军的长处是士兵体力好和射击技术优良，长于白刃战和狙击，对我军官兵造成很大伤亡。同时救护工作好，不轻弃尸体，突围时尚抬走百余伤兵。但是此时法西斯已穷途末路，进犯湘西的日军师老，士气不振，在空军处劣势的情况下，白天不敢活动，行动常在夜间，因地形不熟，官兵均以此为苦，士气更加低落。受到我军包围攻击时，跪地乞降者不少，自杀者尤多，日军军马多系改良种，不适应山地战。日军平时作战依靠步炮协同，无炮兵配合则行动怯懦。

第五师在武阳战役中，虽然未获空军支援，没有改换美械炮兵装备，口粮、医药和弹药等补给也跟不上，但官兵们上下一致，同仇敌忾，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我们的政工人员和士兵同在一个舞台上演戏，同在一个战壕里打仗，如连指导员张大震就为国捐躯。受伤不下火线形成风气，第十四团的连长萧叔康两次重伤，仍坚持作战，打退敌人。我军经过严格训练，如在湖北长阳进行冬季深山围猎和实弹对抗演习，射击技术有很大提高，且能节省弹药，对这次歼灭战起了不小作用。我们还能用缴获的敌人武器来打击敌人。清理战利品时，美军上校联络官狄南乐兴奋地说："我们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逐岛攻击，从来没有缴获完整的大炮；你们自己还没有领到炮，能用敌人的炮来打敌人，真是难得！"

我们战胜日军是合情合理的。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和盟军对武阳之捷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一）蒋介石电："敌犯湘西，该方面军以有力一部参战于梅口、武阳、高沙市，同心协力英勇作战，击破敌寇，首开本会战胜利先声，即传令嘉奖。"

（二）何应钦电："查此次敌犯湘西，贵总司令亲赴前方指挥，协同四方面军作战，督指有方，各军师长以下官兵忠勇效命，作战初起，即能拒止敌寇于绥宁、城步以东地区，继歼除武阳、武冈一带敌人，迭克数地，开胜利之基石，殊堪嘉慰。用特传令奖勉以资鼓励，并希我全体将士自勉，穷追残寇，以竟全功，有厚望焉。"

（三）汤恩伯电："我第五师在武阳附近痛歼顽敌并获战俘，殊堪嘉许，着先犒赏30万元，希将战斗经过及得力官兵查报饬奖。"

（四）第二十七集团军李玉堂副总司令战报："第五师行动之敏捷，攻势之勇猛，为击破左侧背之主要条件，开拓胜利之转折点。"

战后，我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云麾勋章和美国政府颁发的自由勋章。

萧叔康等获美国颁发的自由勋章。

这是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的功劳，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贵池、青阳阻击日军航运战斗经过

邱行湘

1938年10月，第三战区为了截断长江水上交通，策应武汉会战，调集了三个炮兵群、部分海军、炮兵、布雷队及工兵两个营，以第二十三集团军为主力，沿长江东流、贵池、青阳、铜陵占领有利阵地。

其正面自东流、殷家汇、贵池、河口、铜陵之线，其左翼为第二十九军之第二十六师，右翼为第三十二集团军第一〇八师、第六十三师。

当时，第六十七师属第十八军，留在第三战区尚未归建，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直接指挥。9月，配属第二十三集团军作战，由第二十三军军长陈万仞指挥，后归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指挥，参加贵池至青阳沿江一带之作战。

第六十七师师长原为黄维，黄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调到江西作战，第六十七师师长由莫与硕升任。

9月下旬，第六十七师由安徽、绩溪经徽州、石埭、太平、青阳进到贵池附近之马牙桥地区，奉命占领贵池、青阳一带沿江阵地。

当时的战斗序列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二十三集团军辖第二十三军军长陈万仞。第二十三军辖第六十七师（师长莫与硕）辖两个旅。第一九九旅旅长胡琏，辖第三九七团，团长覃道善；第三九八团，团长戴振球、陆静澄。第二〇一旅旅长杨勃，辖第四〇一团团长曹振铎，第四〇二团团长是我。

1938年7月1日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命令：第六十七师迅速接防，击攘毛冲及江家附近之敌，确实占领61.0及72.5高地，以掩护重炮射击。

我第六十七师决定第一九九旅10月1日拂晓前到达灵芝塔及马牙桥一带。第二〇一旅10月1日抵五溪桥及灵芝塔附近。3日四〇二团接替馒头山范子英部防务。

我第六十七师附炮兵第三群150榴弹炮、76.2野炮各一连，105榴弹炮、卜福斯山炮各两连，接替馒头山附近及上下江门、清溪间之守备，

掩护江岸游动炮兵。

我六十七师第一次攻击任务是：

（一）师决于10月5日，以第一九九旅主力攻击72.5高地，亘67.0诸高地。以一部固守叶家山、流波矶、清溪之线，并固守上下江口，阻敌登陆。

（二）第二〇一旅四〇二团主力占领馒头山其前进阵地推进到煤炭厂、前江口之线，以掩护我馒头山炮兵之射击及施放漂雷。

（三）第二〇一旅第四〇一团为师预备队位置于马牙桥以北地区。

6日，敌百余名向我洪家冲阵地攻击，被我击退，毙敌数十名，获步枪三支。贵池上游第一四六师正面各点，敌不断登陆。同日，第二十三集团军部署如下：

（一）右翼兵团由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担任兵团长。

1.右地区队第一四五师（欠四三三旅）附新四军第二支队守备清弋江、夫子阙、奎潭、峨桥、山桥之线；

2.中央地区队第一四四师（欠四三〇旅）守备横山桥西端、旧县、坝埂头一带地区。

3.新七师（欠第二旅）守备坝埂头、铜陵、大通镇、林坂洲一带地区。

4.炮兵第一群在铜陵、大通间占领阵地，腰击敌舰。

5.预备队第四三〇旅位置于黄浒镇、孙村附近。新七师第二旅位置于丁家桥文庙附近。各队防务限10月8日接替完毕。

（二）左翼兵团由第二十三军军长陈万仞担任兵团长。

1.右地区队第四三九旅附小炮第五十一团第十六连守备童埠、毛坦、观前一带，小炮任射击湖内活动之敌舰。

2.中央地区队第六十七师炮兵第三群守备梅埂至清溪间一带地区，掩护炮兵射击敌舰。

3.左地区队第一四六师附炮兵第二群守备池口、乌沙夹、李阳河、前江口至张溪镇地区。

4.预备队第一四七师（欠第四三九旅）位置于马牙桥、童婆铺附近地区。

敌自贵池上游第一四六师正面登陆后，第二十三集团军预备队第四三三旅（欠两营）受左翼兵团长陈万仞指挥，担任童埠、观前之守备，使该兵团第一四七师全部策应左翼，并责成左翼兵面，迅速以主力肃清登陆之敌。

贵池附近战斗

第六十七师我团占领馒头山、煤炭厂及沿江阵地，掩护炮兵要击敌舰及施放漂雷。

我团以馒头山为主阵地，煤炭厂为前进阵地，我便衣侦察队担江清溪至梅埂沿江正面之侦察及警戒。我团以第一、二两营赴筑馒头山坚固阵地，并在馒头山设置能抗24公分以上炮击的掩体，作为团指挥所。第三营营长张楚南率该营进占煤炭厂抢筑坚固阵地。师属侦察部队推进到江边，协助工兵及海军部队利用黄昏或拂晓施放漂雷。

马牙桥是江边要冲，布雷队、运输队往往以此为塞。我军防空力量极为薄弱，附近只有一个苏鲁通（两公分）高射炮连。我第一九九旅旅部在马牙桥后山沟，第四〇二团归第一九九旅旅长胡琏指挥。10月6日，我江岸炮兵共击伤敌舰10艘，其中一艘重伤。

贵池至梅埂沿江各处，敌不断以铁舟登陆，多次被我击退，毙敌30余人，缴获步枪12支，防毒面具数个。

6日下午2时我第一九九旅以第三九七团为主力，协同炮兵向72.5高地攻击，下午6时我军一部突入阵地。敌即施放催泪性及窒息性毒气，我突入敌阵之全部官兵均牺牲。我军被毒气阻于阵地外，师令曹团进到石灰嘴亘华严庵、地藏庵之线加筑工事。是役我炮兵毙敌不下300人，我三九七团伤亡，中毒官兵约115名。

次日，我胡琏旅覃团继攻72.5高地阵地。敌因得增援部队及兵舰协助，并借坚固工事顽抗，激战至晚，我军仍无进展，我伤亡营附以下官兵200余名，暂固守现阵地，掩护炮兵向敌舰轰击。敌伤亡在300人以上。

8日，敌第一一六师团青山联队的一个大队，在20余艘兵舰及敌机10余架掩护下，猛攻我煤炭厂阵地。激战至晚，敌不支退回敌舰。是

役，我第三营营长张楚南率部拼死冲杀，迭挫凶锋，我机枪三连连长王少章英勇牺牲，伤亡官兵50余人。

为了策应武汉会战，陈万仞兵团长10月8日以第六十七师（附炮兵第三群）担任梅埂、馒头山至清溪之防务，相机攻击当面之敌外，并傍江面选择炮其阵地，努力攻击敌舰。

我奉命指挥第四〇二团推五一战防炮到江边攻击敌舰，五一炮破甲弹威力大，进出方便，战果显著。10日晨，敌六七十名乘汽艇借海空军掩护由宝兴圩向麻埠潦强行登陆，经我守军血战一小时，将敌击退，毙敌20余名，缴获步枪两支。我伤10余人。下午敌百余人，再度登陆。我军击毙敌三四十名，残敌多溺于水中，我伤10余名。次日拂晓敌增援二三百人，仍猛犯我麻埠潦、下江口阵地。我麻埠潦守军大部牺牲，我派兵增援，午后麻埠潦东端敌增至400余人，强筑工事，我派有力部队驱逐。

12日第三战区炮兵指挥官娄绍铠来电告："海军炮五门，使用于贵池方面。迄今为止，我沿江已敷设水雷80枚。"午前，在池口被我击伤焚烧之巨舰为三个烟囱之大型运输舰，满载弹药，至11时50分完全沉没。13日，我炮兵于叶家山、煤炭厂附近与馒头山西南等地，共击伤敌舰七艘，其中四艘重伤。

15日，第二十三军周师第四三八旅失守前江口。

16日，我横港、煤炭山等地炮兵共击伤敌运输舰五艘。近日敌畏惧我煤炭山炮兵封锁，所有敌舰利用夜暗时机经过该地。

18日以后，敌清水重喜师团及海军舰队，每天以20余架敌机向我第四〇二团阵地攻击。我军坚守煤炭山前进阵地及沿江前沿阵地，激战七昼夜，阵亡连长刘秉之、王国华、董祺平三员，阵亡及受伤排长以下官兵110余名，我馒头山阵地，屹立未动。

当面之敌又增志摩部队、坂口雅夫第一二〇联队向我攻击。经我团坚强抗击，我馒头山阵地，迄未动摇。后友军弃守贵池，我师于10月28日奉命转移至太白山、灵芝塔之线。

我团转移至灵芝塔附近，休整数日，继续担任对东西斗龙山之攻击。

斗龙山战斗

11月1日，敌机20余架先后在白洋、齐山、馒头山、观前、马牙桥、青阳附近及广教寺一带投弹百余枚，并以机枪扫射，我伤亡官兵30余名，高射炮亦被炸毁二门。敌第十七师团宏兴联队、秃和联队在贵池、前江口等地集中兵力企图攻占我沿江各重要据点。

我六十七师防守茶叶山、独龙山、童婆铺之线。11月7日，我团奉命向东西斗龙山、五指山攻击，我团第一三营先后攻占东西斗龙山。敌不断由梅埂登陆，向我斗龙山阵地反攻。8日敌千余人，炮五六门，分三路向斗龙山、五指山我团阵地猛攻，均被击退。9日晚，坝埂头泊敌舰20余艘向我炮击，敌机20余架先后在斗龙山、太白山一带侦炸。我师第三九八团团长戴振球在我左翼太白山阵地负伤。

连日来敌千余人三度猛犯斗龙山，均被我击退，我团伤亡甚大，第一营营长汪忠民、连长邵志远阵亡，我师伤亡官兵500余人。

青阳附近战斗

1938年12月初，我第六十七师调驻青阳地区稍事整补，即投入战斗。

第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总司令指示："川军作战经年，未能补充完善，战斗力未免减退，贵师两月来屡挫敌锋，巩固阵线，颇著功绩。刻沿江登陆之敌，势尚猖獗，故以贵师集结青阳，以备策应江岸防御，部署调整，希统筹决定。"

12月11日，第六十七师归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指挥，先令第一九九旅第三九七团覃道善部，恢复大成山，曹振锋第三九八团推到田里村附近，并扼守茶山亘牌坊山之线，派一营驻店门口附近。我团集结于青阳附近，为总预备队。

敌攻占大成山、大脚山后，窜至何家湾、了山镇、锅冲附近。我师覃团及范师一部、田师残部正向大成山、锅冲方面攻击。田师一部扼守五峰山、天坪山。

第三十二集团军通报：（一）由荻港、顺安侵入之敌不足两联队，

一部进占何家湾，主力占木镇。（二）郭勋祺军现退守清弋江镇、南陵、娥岭镇、三里店至狮子山之线。第六十七师现在狮子山、茶山至童婆埠之线，与敌激战中。第五十军田师极度混乱，第一四四师扼守繁昌附近阵地，绵亘百余里，无法抽出部队转移攻势，且敌大举深入，无法牵阻，诚恐影响全局，现以清弋江、管家店、葛林桥、安山头、港桥，沿河经三里店、骡马店、陈家垄、合村、钱家桥、高家岭、木镇之线为新阵地线。限12日部署完毕，并以第五十军一团以上兵力及谭支队全部留置南繁要点，担任游击。第六十七师（欠一旅）占领合村、木镇、曾形山之线，掩护右翼兵团之转移，再图抽聚兵力，力图反攻。

11日，敌进至丁家桥附近与我田师一部及莫师覃团于狮子山、雷公山等地发生激战。何家湾、了山镇附近之敌也与我混战激烈，入暮木镇也窜入敌一小部。敌千余人，炮数门，攻我第一四五师（师长佟毅）曾团奎潭阵地，我伤亡甚大，退守河南。小钢窑附近之敌三四百人攻我老鼠石184高地，正激战中。

11日13时，木镇被陷，敌与我对峙于木镇以南约一公里之倪家冲一带，我师之第三九七团向其反攻，敌竟使用毒气，我军中毒300余人。木镇附近发现敌尸符号证明，该方面之敌为清水师团之石谷联队，顺安方面敌为松岛联队。

同日黄昏，木镇到敌三四百人，我团占领全村、钱家桥亘木镇之线，当派队驱逐木镇之敌，未克。

12日午，敌石谷联队获增援，猛攻我曹家塝、倪家冲阵地，被敌突破。我师曹团、覃团反攻，激战两小时，敌不支，即使用大量毒气，我官兵中毒200余名，仍在激战中。

12月14日，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改变部署：敌约五六千人，将我大成山、亮山、挂岭、鸦山岭、锅冲、殷家嘴、杨街等阵地攻占，并以一部绕袭木镇。情况紧急，决转移新阵地，部署如次：田师右接野猪冲亘高岭、木镇之线，占领阵地。莫师胡旅（陆团在内）应占领木镇（含）亘茶山、牌坊山之线。

14日晨，敌500余人攻我汪祠、肥子垅（木镇西南四公里）一带阵地，在激战中。我师曹、覃两团主力续攻曹家塝、倪家冲之敌，将敌击溃，正乘胜追击。敌放大量毒瓦斯，我中毒三四百人，致使攻击顿挫。但我也毙敌百余名，并获步枪五支。午后，敌一部窜至匡北桥以北地

区，入暮仍对峙中。

我师14日拂晓在木镇公路两侧，敌我均取攻势，战斗激烈，肉搏多时，敌以飞机五架助战，覃团因伤亡过重，左右发生空隙，遂被敌侵入，经我曹、邱两团由敌两侧夹右，毙敌甚众，敌我成相持中。本日敌伤亡约七八百人，我也伤亡官兵五六百名。

16日，唐总司令查敌约一个旅团以上兵力，向我六十七师青阳阵地猛犯，似有略取青阳之企图，为巩固青阳，击破敌军，决定以第五十军一部扼守原阵地，主力由该军长亲自率领立即向木镇、肥子龙、南冲一带之敌攻击。第六十七师附第四三三旅、第四四一旅，炮三团第二营及第五十一团之一个连，固守青阳，并以有力之一部协同第五十军向当面之敌攻击。郭军长亲自率领第一四四师四三二旅于15日拂晓向木镇、肥子龙、南冲之敌攻击。

15日，我师以章团固守公路两侧现阵，曹团占领水坞、尖山一带高地，侧击敌之侧背。陆团占领青山。邱团占领金鸡岭亘何家山之线。石旅守备燕窝山亘东蓉桥、孙家之线，戴旅任务如旧。

15日拂晓，敌向我青山、尖山攻击，被我军击退。晨，敌八九百向我东蓉桥进犯，经我师及第四四一旅击退，我军乘势反攻，将田里村之敌百余人包围歼灭。敌三四百人两度攻我程家大山，均被击退。9时敌200余人攻我老牛圈，激战至15时，也被击退。

战至12月17日，我沿江参战各军，因伤亡日增，战力锐减，唐总司令对青阳附近之作战，作如下之指示：各兵团须避免与敌决战。郭、莫两兵团应以主力在现阵地抢筑工事，迟滞敌之前进，并不时以小部队袭击敌之侧背，以牵制其攻击，以一部在青阳东南一带山地抢筑第二线阵地。不得已时，可适机转进于第二线阵地，唯青阳城附近应以一部占领前进阵地。

18日唐总司令为稳固青阳阵线，重行调整部署如下：（一）第五十军郭军长率所部并新四军之谭支队为右翼兵团，俟第一〇八师将清弋江、三里店防务接替后，以主力占领三里店（不含）合村、钱家桥、高家岭、小路口、南冲、观音洞之线，并以谭支队进入繁昌地区担任游击。（二）第六十七师莫师长率所部并指挥第一四五师及第一四七师之四四一旅，炮三团第二营之两个连、第五十一团之第十六连为中央兵团，应占领观音洞（不含）新田坂、杨美桥、东蓉桥、孙家、许家、焦

家埠、老虎尖、底岭庵、河口、石门埠之线，青阳附近应构筑据点，油榨拐、百万江、乌黾山一带地区应构筑阵地。（三）第二十三军陈军长率所部指挥第一四六师为左翼兵团，应占领河口（不含）灵芝塔、雷鸣山、太白山、白洋、灌口、吴田铺、张溪镇、东流之线。（四）作战地境：右翼兵团与中央兵团为查村、花园吴、观音洞、官埠苏、陆家潭、五峰山相连之线；中央兵团与左翼兵团为南洋湾、牛角山、童家嘴、石门埠、老鸦尖、观前、梅埂相连之线线上属右。（五）各兵团限19日以前部署完毕。

唐总司令上述新的部署以后，已是12月下旬，1938年第三战区的冬季攻势已接近尾声。12月底，我六十七师奉命调绩溪附近整训。三个月的浴血抗战，我总计伤亡官兵3400余人。1982年秋，我由安庆经贵池到青阳，愧未上山，一吊烈士的忠魂。特写此文，作为我对已死的英雄的祭奠。

韩梅村

只要加筑工事，组织火网，是可以坚守的。

● 1901年12月8日生，又名雪庵，湖南华容人。

● 1937年8月，任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一四五团团长，在平汉路北段阻击日军。

● 1938年4月，任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少将参谋长。6月，调任第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五六六旅少将旅长，参加武汉会战。

● 1939年7月，任第五十三军一九五师参谋长，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

● 1945年5月，任昆明防守司令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

● 1996年11月27日，因病逝世。

刘庄、税郭和虎皮山战斗

韩梅村

刘庄争夺战

在敌军矶谷师团进犯台儿庄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之第八十五军由抱犊崮山区南下攻枣庄，第五十二军和第十三军攻峄县，威胁敌之左侧背。第五十二军奉命由兰陵镇附近经郭里集向峄县前进时，由于侦察不严密，失去耳目。当第二十五师先头队伍第七十五旅进至郭里集时，遭到炮楼上的敌军警戒部队突然袭击，使之伤亡近百人。当调来炮兵打垮炮楼后，少数敌人被击毙，多数逃跑了。接着敌以飞机、大炮轰击郭里集，第二十五师即向东撤退至山区。

3月29日，敌军板垣师团从临沂以西窜来步、骑、炮联合兵种约3000人（这时临沂仍在庞炳勋、张自忠两部队固守中），侵入兰陵镇北面之向城，并派出一个加强中队约200人侵占向城西南面的刘庄。汤令关麟征负责消灭刘庄之敌。当时我是关军第二十五师第一四五团团长，由于我这个团在河北保定及河南漳河两次战斗中伤亡惨重，剩余老兵拨补了其他团，在洛阳接收新兵2300名，虽经过了三个多月的严格训练，但很需要实战锻炼。因而关麟征令我团附卜福式山炮一连，包围刘庄之敌而消灭之。

刘庄居民近50户，村外四周是麦田，地形开阔。我令第一营立即占领刘庄西北面的两个小村庄，向刘庄构成火网，防敌向西逃窜；令第二营向刘庄东南疏散前进，迫近刘庄；令山炮、迫击炮、苏罗通小炮位于刘庄南面约700米的两个小村，其余部队随团部位于炮兵阵地稍后的小村，团指挥所在炮兵阵地。3月30日上午7时许，各营电话架通。炮兵开始向刘庄射击。由于刘庄有部分茅屋，在我炮击后成了火海（村里老百姓早已逃走）。中午前后，第二营之一个连，已冲进刘庄东北角房屋。据该连报告，敌人在刘庄外沿房屋墙壁上有枪眼，墙脚下挖洞，上盖门板，门板上盖土，守兵在洞里，因而我军接近时颇有伤亡。战斗至黄昏

时，有40多个敌人向村西冲去，全被我第一营消灭。这时，我亲率第三营增援第二营，同时令第一营派出一个连突进村内。午后8时左右，第二、三营全部进村，战斗结束。俘敌50多名，内有伤兵30余名，其余全被打死。在清扫战场时，还有少数敌人躲在墙脚洞内不肯出来，顽强抵抗，均被打死。日军练兵，每班均带着写有“武运长久”的小白旗，每人都随身带有小刀，自杀者亦有。据说这是所谓“武士道精神”。从俘虏口供和缴获文件可知，敌是板垣师团以片野联队为基干的步骑炮联合支队，其任务是增援攻台儿庄的矶谷师团，掩护其主力南窜。

我团在这次战斗中，有两名排长阵亡，三名排长负伤，士兵伤亡80余人，而日军则死伤、被俘180多人。增强了我军与强敌作战可以取胜的信心，鼓舞了士气，锻炼了我团新兵。这次胜利，得力于炮兵，而敌人孤军无援，我又以多胜少。

这时敌矶谷师团之一部，仍在台儿庄城内与我军池峰城部队进行拉锯战，在得到庄野支队增援后，更为疯狂。孙连仲令第三十师师长张金照派出一个团归池师长指挥，接着又令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率领敢死队20个组向侵占台儿庄城里东北角之敌进行突击，终于在4月6日将敌人逐出台儿庄，打了个胜仗。当时中外新闻记者云集徐州，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得到了这一消息后，纷纷赶到台儿庄，也有几位记者到了我团，察看了对庄，报道了一些战斗胜利的消息。

向税郭进军

这时正是我军乘胜追击受挫之敌的好时机，李宗仁严令汤恩伯军团向峄县、枣庄之敌进行侧击。第八十五军绕道攻峄县，第五十二军攻枣庄。第二十五师于4月13日上午在第二师之右经陈岭、税郭之线，向枣庄攻击前进。第七十五旅第一五〇团团长高鹏知道税郭有敌军防守，他指挥各营前进到离税郭五里附近村庄停止不动，只派出一个连向税郭之敌警戒。我团在高团之后，前进到陈岭，驱逐了敌之军哨，占领了陈岭及其西北一个小村。上级用电台令我团速向枣庄东侧攻击前进。我令第三营（营长段培德）在陈岭及其西北小村作为团的预备队，并就地构筑工事。我率领第一、二两营及团直属两个炮兵连开始向枣庄东侧进攻。当第二营接近枣庄东南角一个小村时，突然遭受税郭之敌的侧击，该营

虽抢占了这个小村，但伤亡了近百人。我带着第一营进入小村，由于受到税郭之敌的大炮轰击，第一营也有伤亡，第二连代理连长袁双亭牺牲了。我令第六连连长王存忠指挥第二营，在原地构筑工事，第一营也疏散在小村西南面的麦田里构筑工事，防止税郭及枣庄之敌向我攻击。就这样，我团攻击前进的态势一变而为防守。

下午3时左右，枣庄和税郭之敌果然向我反攻，敌之飞机、大炮也向我团阵地轰击，同时板垣师团也有一部向我右侧进攻，我打电话指挥第三营向右侧警戒，旅长戴安澜指挥第一四六团增援我右翼。就这样战况形成了胶着。当天黄昏后，我团奉命撤退。

虎皮山阻击战

敌军矶谷师团强攻台儿庄失败后，转移兵力，绕过台儿庄，企图经邳县南下。这时在临沂附近的板垣师团主力也南侵与矶谷师团会合。4月17日，第五十二军奉命由台儿庄东面撤退到邳县北面燕子河及其以西连防山、半步店子、虎皮山至艾山西之线筑阵防守，第二十五师在第二师左翼，阵地是连防山、半步店子、虎皮山至艾山西之线。我团奉命防守连防山。我带着三个营长和团直属单位的负责人先到连防山察看地形。连防山是约有200户居民的大村庄，四周有高约三米的土筑围墙，墙外是筑墙取土挖成的小河沟，沟外是麦田，平坦开阔，圩子里有街道、商店，树木成行。只要加筑工事，组织火网，是可以坚守的。在我团到达后正要构筑工事时，又奉命转移到半步店子、虎皮山，将连防山交第一五〇团防守。

半步店子在连防山西侧约500米，有20多户居民，再向西300米是虎皮山，此山高约20米，东西长约千米，山是光秃秃的石多土少的孤山，山的南面是艾山，艾山北坡有起伏不大的丘陵。我团的部署是：以第二营（第六连连长王存忠代理营长）防守半步店子及其以西至虎皮山东侧；以第三营防守虎皮山；团属苏罗通小炮连在虎皮山西侧，迫击炮在虎皮山东侧，其余部队随团部位于虎皮山后约千米的小村。各单位进入阵地后即抓紧时间构筑工事，准备迎接到来的战斗。团指挥所位于虎皮山后500多米处的小山丘上，离三营指挥所仅200米，可观察全阵地。

4月19日，敌飞机不断飞临第五十二军阵地上空侦察、投弹和扫

射。20日凌晨，敌炮开始向我阵地轰击，并以坦克车掩护步兵向我虎皮山作试探性的进攻，均被我炮火阻止。我当时估计到敌人必以虎皮山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因为占领了它可俯瞰我阵地的大部。敌军第一天向虎皮山进攻未得逞，21日上午又向连防山进攻，连防山丢失。当天下午2时，第七十五旅旅长张汉初将第一五〇团收容完毕，准备以第一四九团（团长刘世懋）与高团协同反攻连防山，关麟征不同意，这时第二师的防守部队也丢失了一个小村庄，关说："谁失的阵地，就要谁负责反攻夺回来。"因而高鹏又集合部队于下午3时向连防山反攻。敌人用大炮猛烈射击，高鹏中弹阵亡。

在敌军侵占连防山的同时，半步店子受到敌之侧击，我第二营五连拼死抵抗，与敌逐屋争夺，形成胶着。4月21日拂晓以后，敌炮射向虎皮山的炮弹在200发以上，我军虽筑有工事，仍伤亡近百人。随着我在一起的传令兵、通讯兵、警卫兵，有二人受伤，一人阵亡。在敌坦克车掩护下，进攻虎皮山的敌步兵，也因我炮兵和轻重机枪猛烈阻击，未能得逞。23日，敌再猛攻。在坦克车掩护下的步兵成倍增加，被我苏罗通平射小炮击毁了几辆。此时王存忠代营长亲率第六连向敌接近虎皮山脚的步兵猛烈冲击，敌未及防，死伤很多。我第六连亦伤亡过半，王存忠代营长英勇牺牲。这时我又令第一营派出一个连由虎皮山左侧突击敌之右翼。这天的战斗敌人死伤很大，残敌逃窜。是夜，敌曾发动夜袭，因我方有周密防范，仍被我方打退。自后成胶着状态。虎皮山之战，我团坚守了五昼夜，伤亡官兵300多人，而敌军死伤500多人。由于敌以炮火掩护，离阵地稍远地段，不能清查，时值初夏，天气渐热，阵地前沿的敌尸臭气很大，而麦地的尸体，敌人也不敢掩埋。

第五十二军在邳县北面的防御战，与敌成相持状态。根据缴获文件，知道了进攻第二师阵地之敌，是板垣师团之板本旅团。进攻第二十五阵地之敌，是矶谷师团。

谢晋元

在未完全达成任务前，绝不轻率怠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

● 1905年生，字中民，广东蕉岭人。

● 1930年，调入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任少校营长、参谋等职。

● 1936年初，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任旅部中校参谋主任，为准备抗击日本侵略，部队从四川万县调无锡一带驻防。

● 1937年，参加闸北八字桥战斗。后任五二四团团副，团长牺牲后接任团长，率部驻防闸北火车站，与日军激战两个多月。

● 1941年4月24日，被刺杀身亡。

谢晋元与八百壮士

孙元良

第八十八师孤军的由来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之役，国军坚强抗战，日军屡攻不逞，相持三月。10月26日，我大场阵地失陷，迫得国军于当夜从第一线转移到沪西。11月12日更向后总退却。

10月26日早晨，上海战区国军最高指挥官顾祝同先生打电话给我："委员长想要第八十八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怎么样？"我略加思索，答："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五次的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形，所以我不同意。"

最后终于奉命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孤军光荣达成任务

在全军退却沪西前，我请第五二四团的团附谢晋元中校和该团第一营营长杨瑞符少校两位同志到"四行仓库"（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银行联营的仓库）我的司令部里，我亲自交给他们"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

我向他们说："你们最好把指挥所和核心部队布置在这里。这幢庞大的建筑物不只坚固易于防守，同时更易于掌握部队，我们的新兵实在

太多啦。这里粮弹存储很多，为防自来水管被截断，饮水也有存储。有这样好的根据地，你们可以坚持下去，好好地打仗了。”他们很骄傲地接受了我的命令。后来果不负我所期，在抗战史上留一极壮烈的史迹。

坚守最后阵地三天后，晋元同志给我一封信：

元良师长钧鉴：窃职以牺牲的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全达成任务前，绝不轻率怠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日夜加强，业经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定不得逞。27日敌军再次来攻，结果，据瞭望哨兵报告，毙敌在80人以上。昨（28）晨6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掌欢呼。现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牺牲！一切祈释钧念。

职谢晋元上。29日午前10时。于四行仓库。我的回信：

谢团附、杨营长、暨我诸忠勇同志：余顷在沪西前线。余虽在沪西前线，余之心魂与诸同志同在闸北。

余奉命防御闸北轴心阵地，保我疆土。诸同志奋勇却敌，固守2月有半，倭敌终于未能越雷池一步，所以报国，幸不后人。近以一发之动，全线西移！本军亦奉令转移阵地，而以最后守卫闸北之责付托我忠勇之诸同志。

诸同志能服从命令，死守据点，誓与闸北共存亡！此种坚毅不拔、临危受命之精神，余与全军同志同致无上之敬意。

我中华民族自古多果敢赴难之士，岳家军屹然不动，戚公军剽悍却敌，以身许国，浩气长留天地间。我国民革命军赋此美德，重以最高统帅之教训，不吝牺牲，早抱成仁之决心。此次杀敌致果，实开震天动地之历史伟绩。我黄帝亿兆子孙，全世界千百万后世人，必以血诚读此史页。

诸同志孤守闸北已三日夜矣，敌之畏葸与我之勇敢已为举世所共见。沪上中外人士交口钦佩，民众奔走援助；咸负如可赎也，人百其身之愿。此诚中华民族之光荣，我中华民国之光荣，亦我国民革命军之光荣。

望继续奋斗，完成抗敌使命，流最后一滴血！我最高统帅于诸同志之壮烈牺牲，殊深嘉慰。余敬以转告。

10月29日，孙元良于沪西。

冒险献旗的41号女童子军

41号中国女童子军杨慧敏在10月28日中夜，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火线，向我四行仓库的英勇守军献送国旗。此一壮举和41的编号，立即由路透社传遍世界，在国际童子军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以下是杨慧敏女士的自述：

中华民国26年，抗战军兴，时局一天天地紧张。8月初，敌人的炮火已经迫近淞沪了。那时我才高中毕业不久，在美的糖果公司任职，此时已经停工。我像其他爱国青年一样，献身捍卫祖国的洪流，加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对前后方军民展开广大而深入的服务工作。

经过三个多月的保卫战，上海终于失守了！我们童子军服务团有的随军队撤走，一部分随着难民撤进租界。我率领七个男女童军，在公共租界苏州河畔一个尼姑庵里为1000多难民服务。

这天（10月27日）夜里，沉寂的夜空忽然响起激烈的枪声，我悄悄地溜出尼姑庵去侦察。上海10月的夜是寒冷的，疏星几点，像往日一样还是那么懒洋洋地挂在天幕。远近的建筑物静静地罗列着。苏州河水默默地流着，没有半点声音。我听着自己胶鞋擦在柏油路面的单调脚步声。

沿着苏州河往西边的垃圾桥走，毫无目的地，我不知道枪声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走到垃圾桥，一排铁丝网挡住去路。我正在探望，想找一个空当钻过去，忽然“噗”的一声，星光下一把寒光闪闪的刺刀挡在我胸前。几个月来枪林弹雨的服务，我的胆子也磨大了；加上四周岑寂似水的夜空，使我的心情格外镇静，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的眼光沿着刺刀往上移，朦胧星光下，隔铁丝网站着一个高大的英国兵。他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你是什么人？”我没有答他，只伸三个指头敬礼。他喊了一声，用英语说：“Boy Scout。”

我告诉他，我要侦察枪声的来源。他见我说得轻松，态度又满不在乎，再加上我的装束是男童子军，说话却是娘娘腔，他找不出一句适当的中国话来问我，只好跟在我的后面走。我们过了垃圾桥，进入桥头的英国守兵碉堡，从枪眼中清楚看见仅隔开一条马路的四行仓库。

英国兵告诉我，四行仓库里的中国守军要死守，刚才的枪声正是与

敌军在激战。我听得兴奋，心中升上一个念头——我要帮助我们勇敢的守军。

天已破晓，我只望见一座弹痕累累的四层楼大建筑物，看不见人。我又望见这大建筑物矗立在三方是太阳旗、一方是英国米字旗的中间，我心里产生一个迫切的祈求。为了鼓励上海市的人心，表现我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四行仓库的屋顶必须飘扬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回到住处，到了晚上，我脱下童子军制服，将一面大国旗紧紧地缠在身上，我再罩上制服。夜空是黝黑的，有英国兵走动的影子。马路对面的四行仓库像一个巨人，俯视着我。我观察了一下地形，若是溜过马路，势必要被左右的英国警戒兵发现，把我作为枪靶子。过了马路，四行仓库有重重铁丝网围着，只有沿着铁丝网工事爬到缺口处，再从窗子爬进去。终归是冒险的，我卧倒地上，爬过马路。我急跳的心刚稳定下来，忽然枪炮声大作。我以为我被敌人或是警戒兵发现了，忙伏在路旁的工事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我头上飞舞。原来是敌人又向四行仓库进攻哩。不过敌人似乎不敢过分乱放枪炮，因为隔苏州河对岸英租界耸立一排大汽油坦克，一颗子弹飞错方向，全上海市民连日本人也不例外，都要遭受祸殃！

不久，枪炮声沉寂下去，我又开始慢慢爬，终于到了东侧的楼下。谢晋元团长、杨瑞符营长早有消息，知道我要来献旗，他们都在等候我。

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给他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他立刻吩咐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地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两声冷枪声，但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谢团长带我参观各处，窗口和各种工事都就地利用仓库积存的整麻袋黄豆或麦子堆成，十分坚固。负伤的弟兄们躺在地上，有的在呻吟！我的热泪长流，我坚决要留下来替他们服务。但是谢团长硬把我送出门

口，将我推出去。他喊：“冲过马路，跳下河！”

我猛冲过去，跃下苏州河。头上枪声大作，我知道敌军发现了我，这时已是白天了。我平日练就的游泳技术救了我，我深潜水中，游至对河公共租界登岸。抬头一看，苏州河畔站满了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招手欢呼！

最高统帅部下令孤军撤退

“八百壮士”在几天以后，奉到我统帅部的命令，于11月1日拂晓，退入上海公共租界。

先是英国军同情他们，认为孤守无益，劝他们退入租界。孤军感谢这种好意，但告以遵守命令，乐于杀敌，不同意随便撤退。这使英国军大大佩服。临到奉命退却时，英军指挥官马勒提少将不顾日军的抗议，亲自站在他警戒线上的重机关枪阵地上，掩护我孤军通过新垃圾桥。这本不是他的责任，也不是我孤军所需要的。——由于我孤军的英勇，激发起英国军人的侠义心肠。

这一役，孤军坚守最后阵地，力战四日夜，击退敌军六次围攻。敌军横尸四行仓库附近约200，伤者无算，并毁其战车两辆。我孤军仅伤亡37人，营长杨瑞符少校弹穿左胸，负重伤。

为什么一会儿要孤军死守，一会儿又要孤军撤退呢？晋元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

我等困守闸北四行仓库凡四日夜，击退敌军六次进攻。弹药的消耗不及1/10，至于给养，虽坚守三年亦无绝粮之虞。

我政府为维护世界和平，达成抗战神圣的目的，复兴中华民族，为千秋万世基业计，虽牺牲千万人之生命，亦无所悔恨！似此四百余之我等孤军，实沧海之一粟耳，何惜牺牲！且我等已有充分之弹药与给养，准备重创敌人，作光荣的战死！“借租界的庇护以保生命”，我等绝未作此想。

我等之撤退，系因第三者要求维护中立地区（公共租界）之安全，请求我政府同意，而由我最高当局下令撤退者。

孤军退入上海公共租界后，在租界内所处的地位非常微妙。他们既

不是俘虏，也不是要求庇护者。因此，他们以后的经历就十分复杂。

我国政府循上海中立人士的呼吁，为维护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正式下令撤退孤军。孤军服从命令，全副武装整齐地退入公共租界。他们既不是被俘虏，也不是自动要求庇护，可说是公共租界邀请的客人。这是当日的事实。

更有事实足以证明孤军并非俘虏，不应长期被羁留，就是那时公共租界当局因为孤军不是俘虏，不肯供给伙食。临时借垫的少数款项，后来都向我政府索回了。孤军在最初两个月全靠上海爱国团体（刘鸿生等主持）供应给养，以后则由我政府按照国军待遇，源源接济，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公共租界沦入日伪手中才停止。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对于真正溃逃租界、借保生命的日军完全放还，武器也一并送还，而对我孤军则不能作同样的处置！虽由环境使然，出于无奈；然而有强权、无公理，丑恶怯懦面目又在这般人身上再度显露一次啊！

孤军为国旗而流血

孤军羁旅上海公共租界四整年又一个月零17天（1937年11月1日至1941年12月18日）。“此种长期奋斗，实较之前线官兵在炮火炸弹之下，浴血作战，慷慨牺牲，尤为艰苦卓绝，难能而可贵。”他们的生活是艰苦卓绝的，同时也是光辉灿烂的。晋元同志从1938年元旦起，直到他遇害前两天（1941年4月22日）止，连续写了三年的日记。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孤军在上海晋元路孤军营中出操、上课、工作、游戏，以及和上海租界内学生、工人、市民同胞等交往各种情形……

国军撤退后的上海，孤军营成为上海同胞唯一振奋和关切的对象。孤军的荣辱否泰，上海同胞都视为自己所身受的一样。有一段时期，孤军营未被限制普通人的出入，上海同胞可以随便和孤军接谈，所以晋元路上，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好像信徒们拥向圣地。

1938年8月，孤军为纪念“八一一”（1937年8月11日第八十八师自无锡出师向上海抗日），向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团长亨培交涉，悬旗三天。8月9日，孤军营内竖起旗杆。亨培来干涉，先是不许悬旗，后要求将旗杆截短，俾与营内大礼堂屋顶相齐，避免日军看见，引起麻烦，使工部

局为难。翌日，孤军“八一一”“八一三”两大纪念日将临，而悬旗问题尚未决定，不得已将旗杆砍去数尺，重新竖立起来。

11日晨6时，举行升旗典礼，国旗飘扬于孤军营内。上海市同胞望见，无不感奋流泪！

四小时后，工部局派英格兰兵300名，包围孤军营房，派意大利兵400名，散布晋元路一带警戒；又派白俄一队向孤军营冲入！幸有万国商团中国团员吴启荣事先发觉，来告。晋元同志即令第一连负责警戒瞭望塔，第二连分散于大操场。下令后不到五分钟，白俄队即冲进营房，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孤军扫射。当有刘尚方、尤长青、吴祖德、王文义四同志殉难于国旗下，另负伤官兵11人。

白俄队行凶后退出。同日晚10时又来了一队白俄，强将我全部孤军挟入救护车多辆，驶往外滩中央银行幽禁，晋元同志及全体官兵对此绝食抗议。

此事引起上海同胞的愤怒！一致罢市三天，声援孤军，要求将孤军送回晋元路原营地。工部局不得已照办。悬旗事件暂告一段落。但经此事件后，孤军营内的国旗被收缴，此后只能举行“精神升旗”了！

何玉湘烈士被害

1940年“九一八”，孤军营又发生了何玉湘中士被白俄开枪杀死，高广云上等兵被击伤的血案！抗战胜利后，1946年，凶手米奇亚可夫经上海法院审讯，判处徒刑15年。当时上海新闻报登载审讯经过颇详，内容如下：

1940年，上海万国商团白俄雇佣兵米奇亚可夫枪杀四行孤军何玉湘中士一案，自本（10）月12日初审后，以该案证人未能到齐，故改于昨日（10月22日）下午再审。昨日到案证人有前四行孤军中士班长石洪谟，及在警察局任警官之前万国商团白俄队长伊凡诺夫。

推事吴荣林、书记谢寅生升座后，首传被告米奇亚可夫讯问。据米供：民国29年（1940年）9月18日那天，担任守卫孤军营的白俄士兵由七岗增至十三岗。当时被告担任守卫第一岗。因那天形势紧张，迫不得已乃开放一枪。同时，在被告开枪后30秒，第七岗之拉希开维支亦开放

一枪。被告虽开枪，但不能确定何玉湘即为彼所伤。

次由证人伊凡诺夫做证。伊称，当时并未在场，但从报告书上得知米曾开枪。于米开枪后30秒，第七岗亦曾开枪。唯记录上并未载有开枪致何玉湘死命一文。又因奉上司令，无论何人不得入孤军营，故亦无从查得开枪后所发生情事。彼当将每日记事簿一册呈交庭上，以备参考。

伊发言完毕，由证人石洪谟发言，石称，年28岁，现服务于中央干训团，原在孤军营唐棣连长部下任中士班长。现唐连长因公赴苏州，故由本人代连长作证。出事那天，因奉谢团长命令，察看营外马路上是否有事发生。本人奉命后，当即驰往出事地点，而情逢其会，故知之甚详。当时因欲察看马路上是否有事情发生，故与何玉湘并肩站在一凳上，向外观看。当时孤军与民众等因营门无故被封锁，与白俄守兵发生冲突，米乃向营内开放一枪。记得当时米曾瞄准二次，至第三次瞄准才开枪。所放枪弹先中何头部，再中另一士兵高广云之腿。因高适在洗浴室内，而该室地位颇高，故弹中腿部。

石讲述完毕，被告律师刘剑刚乃起立为被告辩护。“当时环境恶劣，日人屡次要求接管孤军，租界当局则竭力避免。因之派白俄队戒备，明为看守，实则暗中保护。9月14日为升旗一事已有不幸事件发生，盖当时租界不准孤军升旗，而孤军则因情绪热烈，故未得着管理当局允许，仍将国旗升上，因此遭管理当局用自来水、催泪弹将士兵冲散后，将旗降下。此事发生后，白俄警士等奉令不得入营。九一八那天，马路上已有民众数百人与营内士兵互相摇手呼应。那时米年纪不过20岁，因年幼无法应付当时紧张情形，故而开枪。事后本人亦曾向白俄队长伊凡诺夫询问，何以不多派人协助米等？伊答以无法。米之上司亦应负担相当责任。本人有三点为被告辩护：（一）被告承认开枪，但未承认杀人，亦未能证明彼杀人。（二）何玉湘致死之枪弹，未能证明即为被告所开放者。又因环境不许可入内调查，故无法证明子弹为谁所发。盖当时第七岗亦曾开放一枪。（三）当时民众包围被告，营内孤军又发动呼应，有缴械形势。因当时守卫孤军营之警士有法令一条，即于形势险恶，可以无须长官允许开枪。白俄警士入伍之初，乃依照英国军队规定规律，彼等未受良好教育，对法律一项不明了。又当时租界之法令，到现在看来，又大不相同。故请庭上判被告较轻之罪或无罪。”

刘律师辩护完毕后，庭谕：本案定28日下午2时宣判，被告还押。

1946年10月28日，上海法院判凶手米奇亚可夫有期徒刑15年。

谢晋元烈士殉国

1941年4月24日，晨光熹微的5时许，孤军营官兵循例在操场集合，列队早操。点名时，发觉士兵郝鼎诚等四名迟到五分钟。晋元同志治军素严，当众予以训斥。不料郝等早受敌伪方面诱骗，趁机下手。在全体跑步时，乘晋元同志不备，用短刀向他头腰两处猛刺，晋元同志伤重立殒！团附上官志标中校见状趋前援救，也受重伤。凶手当场被附近官兵捕获，移解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法办。

晋元同志的死讯传出，上海同胞哀痛至极！任何危险也阻挡不住爱国同胞在马路上汇成的大洪流。他们拥进孤军营向他致敬，瞻视他的遗体，三天内共达25万人，人人显露出悲愤的面色。

蒋介石于1941年4月28日发出通电："谢晋元同志之成仁，为我中华民国军人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上留一极悲壮之史迹，回溯该团长率领八百孤军，坚守闸北，誓死尽职，守护我国旗与最后阵地而绝不撤退，其忠勇无畏之精神，已获举世之称颂。而其留驻孤军营中，为时三载以上；历受艰难，尚能坚毅不移，始终一致，保持我国民革命军人独立自强之人格。此种长期奋斗，实较之前线官兵在炮火炸弹之下，浴血作战，慷慨牺牲，尤为艰苦卓绝，难能而可贵。此次被刺殒命，显为敌伪方面久已蓄意，收买暴徒，下此毒手！而我孤军营之忠勇官兵赤手擒奸，固绝不损其全体之荣誉。谢团长不幸殒命，然其精神实永留人间而不朽。谢团长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概，亦为我民族不屈不挠正气之代表。除已优予抚恤外，甚望我全体官兵视为模范，共同景仰。以期无负先烈之英灵，而发扬我民族正气之光辉也。"

日本型的野蛮残暴行为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由此沦为真正的孤岛，而孤军坠入了更黑暗的地狱。

12月10日，伪上海市长陈公博致函孤军营代团长雷雄同志，要孤军全体参加"和平运动"。雷同志严词拒绝。

12月28日，日军数百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全部押到宝山月浦飞机场拘禁。

1942年2月9日，敌人又将他们从宝山押到新龙华游民习艺所，强迫他们挖壕沟，做苦工。因为孤军反抗，敌军残酷地镇压，把他们押去南京，关在珠江路老虎桥原第一监狱的俘虏收容所里。

处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孤军仍表现出坚强的团结力和严肃的纪律，每天抽空由官长率领跑步和体操。这种强硬不屈的精神激怒了敌人，使敌人痛恨。于是敌人第一步将孤军的官长和士兵分开，第二步将士兵50人押去光华门外，60人押去孝陵卫，100人押去杭州；另押解裕溪口和南洋群岛各50人。其余仍关在城内原处，将官兵杂在一起，强迫他们做不堪忍受的无休止的苦工！

这种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占领地的俘虏和一般平民所施的残暴不法行为，后来经盟军远东军事法庭肯定。盟军在审判德国纳粹战犯时，也曾特别提到“在战争中采取日本形式的野蛮残暴行为，蹂躏了国际法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孤军的最后奋斗

日本蔑视国际公理，残忍狠毒的手段，压制不住孤军反抗强暴、热爱祖国的精神。11月6日，光华门外的孤军趁着和孝陵卫的孤军对调的时候，大部分逃走。他们先到小茅山藏了几天，有的就留在本地参加游击部队，有的绕道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回到抗战首都重庆——这是回到重庆的九个孤军同志施彪、陈裕松、段海青、陈祖谟、徐文卿、万国卿、张永祥、黎时德、肖益生的最后的冒险经历，也就是大部分孤军的同样的冒险经历。

日本战败投降，抗战胜利后，孤军除了早回到了重庆的以外，从全国各地和南洋回到上海的，计有100余人。受敌人折磨，赍志死去的当然不在少数了！

被日军押至新几内亚做苦工的孤军36人，经澳大利亚政府派军舰送还，于1946年8月24日到达上海。他们的姓名是唐棪、陈日升、冷光前、王长林、吴萃其、童字标、邹莫、汤聘莘、刘一陵、严占标、陶杏春、伍杰、杨德余、刘辉坤、许贵卿、赵庆全（以上16人都是官长）、

李自飞、赵春山、傅梅山、傅冠芷、石洪华、谢学梅、徐毓芳、周正明、邹斌、陈翰钦、杨柏章、赵显良、张永善、徐玉开、魏成、何英书、杨振兴、任全福、雷鑫海、钱水生（以上20人大部分是上士中士阶级）。——这36人都是孤军干部，被日本人送到最远最坏的地方做苦工！

我们读古今中外的战史，实在还没有发现过像我四行孤军这样壮烈的史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使我们想象到苏武在北海冰天雪地中持汉节牧羊的情景。然苏武终于由敌国匈奴送还汉朝，而我们残留的万劫未死的孤军却由于日本败退，才能重新享受到光复后祖国的自由。

邱维达

“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没有构筑巩固阵地之前，无把握盲动出击，是毫无把握的。

● 1904年生，原名邱青白，字力行，号杏荪，湖南平江人。

● 1936年3月，任陆军步兵少校。6月，补一旅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师，升任参谋处上校主任。11月，调任第一五三旅第三〇六团上校团长。12月，任陆军步兵中校。

● 1938年5月，入武昌珞珈山中央训练团短训班，因京沪作战有功荣获军委会授予的云麾勋章。

● 1939年3月，升任第一五三旅少将旅长，与日寇在江西高安作战。

● 1940年，调任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副师长。

● 1941年9月，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

● 1944年夏，参加衡阳会战。

● 1945年3月，升任第四方面军中将参谋长。

● 1998年3月29日，病逝于南京。

第五十一师罗店防御战

邱维达

八一三淞沪抗战时，陆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正集中在陕西南郑、洋县、西乡地区整理补充训练，上级指定为第一期参战部队。

受令开进

第五十一师在积极备战过程中，随时预备整装待发。在待命期间，师司令部工作，也密切注视上海及其他方面敌我动态。

正值淞沪战争战线扩大，战线愈趋紧张之际，陆军第五十一师，于1937年8月20日，接到军委会命令：第五十一师迅速集结宝鸡火车站，使用列车紧急输送，经西安、洛阳、徐州，到达浦口过江转京沪铁路，到达安亭下车，再接受新任务。

部队从陕南开赴上海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意外事件。当我部队整装待发时，忽然接到南郑天主教堂请本师营长以上军官赴宴，表示欢送之意。奇怪的是本师驻扎南郑，与天主教堂从未有接触，部队亦无信奉天主教的，但请帖已到，为礼貌亦不能不理。到时我们被请军官都已赴约，该教堂神父、主事们都到大门迎接，礼貌周到，宴席是用法国大菜款待，场面华丽。经交谈我们才知道该教堂是意大利派来的神父。在用餐时，神父们还祈祷祝愿华军胜利归来，表示很拥护华军战胜敌人似的。宴会完毕后，神父们请师团长到另外一个小休息室饮茶。在谈话中暴露一些蛛丝马迹，神父们拿出一幅莫墨里尼同德国希特勒合影的照片给我们看，并大吹特吹这两位领袖伟大胸怀、伟大抱负等等，事后我们回到部队，就有人向我提出：德、意、日是结为轴心国家，现在我们是去打日本，为什么它还欢送我们上前线？值得注意！这是一个意外。第二个意外是：部队徒步行军抵达宝鸡车站（当时陇海路西端只修到宝鸡），再登列车，但是每一列车在开行过程中，都发现列车上空有日本飞机追踪侦察。第三个意外事件：列车经过浦口渡江到下关时，又遭到敌机轰炸，列车是乘轮渡过江，好在夜间灯火管制，目标不明显，炸弹

均落在江中，我无损伤。最后一个意外：当本师所乘之列车经过苏州火车站时，补给站在这里换发新兵器、新装备，为办理交接事宜，每列车最少要停留两小时，也遭到敌机轰炸，略有伤亡，连苏州车站房屋均被毁掉。

结合以上四点意外情况，联系起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怀疑内部有敌方间谍，问题在南郑以及陕南地区，我们提出陕南外国教堂很多，人员复杂，呈请上级通过各种渠道侦察。又经过一年半的时间，部队接到上级通报，汉中天主教堂，是一个潜伏国际间谍组织，查出武器、枪支、文件以及通信工具人证物证俱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军事保密，何等重要。

参战经过

1937年8月24日晚，第五十一师各旅团，经过三昼夜紧急列车输送，沿途排除敌机干扰，轰炸障碍，全部按计划抵达安亭车站。人无休息，就接到淞沪战区指挥部的命令：8月22日晚，敌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及第八师团之第四旅团、第一师之第一旅团，在川沙口、狮子林、宝山县同时登陆，部队展开后，目标分向宝山、罗店、浏河之线南犯，重点似向罗店通往嘉定公路两侧地区进行攻击，企图威胁战区左翼之侧背。我陈诚部第十一师从24日起，对进犯罗店之敌实行反击，尚在激战中。第五十一师的任务是立即出发，星夜以急行军前进，到达嘉定县以后，向罗店我第十一师作战部队切取联系，增援该方面作战，稳定该地区战局。

师长王耀武接到上级作战命令后，即召集本师旅团长在安亭临时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授予各旅团任务。经判断从川沙登陆之敌军，总兵力约有三个师团，同时敌利用舰上炮火作掩护，兵力火力均为优势，我参加罗店反击兵力只有一个师，要保守罗店阵地，似难固守。决定以邱维达、程智两个团的兵力，展开为第一线，支援罗店方面作战。部队前进时分两步走，用急行军搜索前进，到达嘉定县稍事整顿，联系友军，第二步加入作战。

我根据师行动方针，命令部队用膳完毕，先派一个搜索队循安亭—嘉定—施相公庙—罗店道搜索前进。我随团先头行进，便于掌握情况。

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急行军，部队已安全到达嘉定县，此时尚未天明，我进入县城想了解一些情况，结果大失所望，全城空无一人，灯火全无，家家户户紧闭门窗，群众都已逃避一空，呈现一派战时紧张气氛。我又登上城墙观察一下，觉得城墙尚坚固，可以临时用作野战工事，此时已经到25日拂晓，我命令派一个营利用城垣向罗店方向戒备，其余部队休息两小时，恢复疲劳，以利尔后作战。立即派少校团附刘振武向罗店方面联系友军、查明情况迅即回报。又经过两小时，刘团附有报告送回给我说："我沿公路到达施相公庙，即遇上我第十一师一个营长，他讲，第十一师昨日反击罗店之敌没有成功，部队伤亡很重，师主力退守施相公庙东西之线，现正在加强防御工事；罗店已被敌军占领，仍欲向南进攻；希望火速增援。"

我根据刘团附的报告，前方需要部队急速增援，如何增援？我考虑，天明以后，敌机活动频繁，同时川沙口敌舰远射程炮火已能打到嘉定，有的友军在增援中就被打乱，损伤甚重。因此决定：各营从嘉定开赴前线增援，接替第十一师一部分防地时，利用公路两侧排水沟荫蔽前进，官兵一律伪装，不使敌军发现。一律限黄昏以前接替完毕。

25日12时，我已到达施相公庙东南侧顾宅设立指挥所。并到第一线指挥各营增援第一线，陆续进入阵地。午后4时，各营报告都说按计划进入阵地，都很顺利。此时我才松了口气，我认为部队只要第一步站稳脚跟，以后就有办法。

我团接替施相公庙阵地后，考虑如欲对当面罗店之敌立于不败之地，必先吸收上海参战友军一些经验教训。我采取如下措施：

（一）巩固阵地：部队有旺盛士气和敌忾同仇热忱，也决不可以硬拼，上海参战部队伤亡大，一是由于地形平坦，二是与敌硬拼。要维持部队能作长期作战准备，必先构筑好阵地，规定从团指挥所直达第一线，均须构成有掩体的堑壕。交通壕防御体系，限三天完成作业。

（二）纵深配备、疏散配置：友军的教训，敌人海军炮与飞机投弹，往往造成我军一个班一个排的损失。故在兵力布置时，采用纵深疏散配置。

（三）防空、伪装：在公路两侧阵地，是敌机频繁轰炸目标，必须使用高射机枪构成对空火网，以制止敌机低空干扰。阵地和部队必须伪装。

8月29日，我方阵地布置就绪，为欲试探当面罗店之敌的虚实情况，我组织一次夜间强袭行动。使用预备队加强两个连的兵力，由第三营营长胡豪指挥，乘深夜静肃前进，使敌不防之际，一鼓作气冲入罗店南侧阵地，打开一个约200米缺口，对敌阵地内施行猛烈攻击，以各种火力射击，并用刺刀冲杀，敌在睡眠中猝不及防，拿起武器乱射，慌作一团，我因目的已达，待敌以预备队来反击我突击队时，我以机动且战且退，把追击我突击队之敌，引诱到我阵地前200米地带，我发出红色讯号，整个阵地守兵，发出最威猛最炽盛火力，歼灭暴露在我阵地前之敌。激战两小时之后，敌军无法立足，也无法前进，正在进退维谷之际，我命令所有轻重兵器，将暴露在我阵前之敌，给以歼灭杀伤。战斗到天明，阵前枪炮声已呈现稀疏状态，敌人被我击溃。我到前沿用望远镜观望，发现阵地前沿击毙敌人甚多，死伤累累。我命令各营连派出小分队清理战场，收拾武器，掩埋尸首。

我团采用夜间突击敌人，初战有所收获，士气大振，把以往之怯敌心理，一扫而光。从此经上级传令表扬以后，上海友邻部队，也纷纷派军官前来观摩吸取经验，我对他们介绍经验说，我们是本着下面两句名言去做的，“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没有构筑巩固阵地之前，无把握盲动出击，是毫无把握的。

从9月1日起，日军后续部队陆续向上海战区增援。参加上海作战友军，每个部队都感到压力大，伤亡严重，后备兵员接济不上。有的部队，一师兵力上战场，到换班时，只剩下一个团的兵力，有的一团只能编成一个连，其损伤之大，由此可见。上海战场形势，自罗店、吴淞、宝山相继失陷以后，淞沪战场形势，我军与敌军相持在北站—江湾—庙行—蒋王庙—施相公庙—双草墩地带。

淞沪战区作战到9月中旬，根据上级敌情通报所示，已到达上海战区之敌军，计有第一师团、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第六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六师团，共六个师团，估计总兵力在10万以上，火炮300余门，坦克200余辆。敌军并在鸭窝沙高尔夫球场、泗洲岛地域，构筑空军着陆场，各种作战飞机已经增到300余架。说明日本发动对上海进犯，绝非短暂挑衅目的，是配合东北、华北整个侵略我国意图相联系的。因此，我参加作战部队，应有充分思想准备。

从9月中旬起，我施相公庙正面之敌，又开始活跃，敌人多次进行

试探性进攻，发现我方阵地坚固，一计不成，又想集中陆海空火力，摧毁我防御阵地之后，再使用部队，进行强攻，其目的企图是从罗嘉公路两侧突破我阵地，占领嘉定，以迂回包围我左翼部队，威胁上海战局。我察觉敌之阴谋后，必须加固现有阵地，与敌决战到底。9月30日，当面之敌发动较大攻势，使用第八师团主力配合台湾派遣军一个联队，先以各种炮火、飞机轰炸，一波又一波不停地进行数小时之久，黄昏以后，展开强大步兵进行攻击，其主要突击方向，仍在公路两侧。此时，我令前线部队，对远距离之敌，不必消耗弹药，沉着等待敌人接近，当敌步兵出现在我步炮兵有效射程内，我发出讯号，命令射击，整个阵地前沿形成一道火海，将敌军吞食在火海之中。一直战到天明，战斗告一段落。此役我牺牲营长刘振武，连排长四人，战士30余人。

9月30日，友军第七十七师防守之万桥、严宅被敌突破，次日拂晓，敌突破我陆桥、刘家行阵地，经我第五十七师派队逆袭，一度夺回陆桥，阵地未及巩固，敌增援部队反攻，我军向蕴藻浜南岸陈桥、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之线转移。

我军转移至新阵地后，敌继续增兵，其番号有第一〇二、一〇六、一〇七、一一四、一一六共五个师团的兵力，另有台湾派遣军一个师团，以上新增援的部队，均已到达上海战场，据估计敌军总兵力，已达到20万人以上。

10月7日，敌军第三、第九师团向蕴藻浜北岸我第八师正面之黑大、黄定，以及胡宗南部防守之西亦房开始强渡，激战数日，互有伤亡。战至10月11日，该方面之敌又继续猛攻，并集中火力企图突破我大场阵地，与我军争夺甚为激烈。此时，上级指挥部决定，为恢复蕴藻浜南岸阵地，命令新增援之韦云淞军，由黄港、北侯宅、谈家头附近，向蕴藻浜南岸之敌反攻，以叶肇军由赵家宅向东攻击，以第九十八师由庆福南侧地区向孙家头、张宅之线攻击。并命令原守备之各军师助攻，以策应主攻友军。19日晚，各部开始攻击，恰遇当面之敌军也同时向我进行攻击，形成了一场大血战。敌我损失重大。23日夜，我进攻之部队退至顾宅、大场、走马塘、新泾桥、唐家桥地区。但闸北至庙行方面，及陈行以北各阵地仍无变动。当我军在阵地转移时，敌猛攻大场，25日，大场阵地大部被敌炮火摧毁，将我阵地突破。我军因侧背受到威胁，于26日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之线撤退。

掩护上海总撤退

10月30日，上海战局有所变化。当面之敌，又在周家宅、姚家宅两处强渡苏州河，占住数要点，我军反攻未奏效。11月5日到7日，敌后续部队增援，为达到迂回包围我淞沪作战部队之目的，使用日军第六、第十八两个师团，由杭州湾北岸之全公亭、金山嘴登陆。当浦东、枫泾我军奉令夹击登陆之敌，又因联络中断，行动迟缓，未能达到阻击目的，使登陆之敌继续向松江方面进迫，松江岌岌可危。此时我淞沪战线，侧背受到严重威胁，统帅部决定上海战区全线撤退。

11月8日下午8时，师长王耀武命令，第三〇六团团长邱维达率领该团为总掩护队，掩护部队安全撤离。我迅速集中全团以急行军向青浦、松江方向前进，阻击杭州湾登陆之敌前进，以掩护部队安全撤退。部队通过京沪铁路时，即遭敌机轰炸。此时我不顾一切干扰，冒轰炸继续前进。9日晨，部队到达青浦以西朱家角镇。此时，得知松江已于8日午为敌占领。我决心以朱家角为据点，一面令部队占领掩护阵地，构筑工事，阻击松江方面前进之敌。在敌强我弱之形势下，我只能采取机动防御，以达到掩护部队撤退目的。

9日，尚未发生战斗。10日，从松江向我前进之敌，已接近朱家角我掩护阵地，一经接触，敌发现我兵力单薄，即展开强大兵力向我包围攻击，我以且战且退方式，达到迟滞敌人目的。

10日晚，我团转移到青浦县，此处有城墙可以利用，我团第二营营长尹远之拼力抵抗敌人，不幸阵亡。此时我下令向昆山撤退，行抵距白鹤港尚有五公里时，发现白鹤港已有日军，而且发现通往昆山的公路均有敌军，无法通行。在此无路可退之时，我发现一位军人刚从上海逃跑出来，通过询问，他是友军罗卓英总部的秘书，系上海人，对附近地区均很熟悉。据他说，日军已超越我一日行程，我若要向昆山方向前进，事实上已不可能。他建议我团不如暂留在此地打游击，他可以协助我们。我考虑，我们是国家野战部队，我还负有掩护任务，不能自作主张改变任务。我说你要帮助我的话，请你打听一下，尽可能绕小路向昆山方向转移。于是找来两位本地农民，帮我带路走乡村小道，经过两夜绕小径，有时涉水前进，终于在昆山附近找到师主力部队，我的第一期掩护任务完成使命，以后向南京撤退，第二期掩护任务，交由张灵甫团担

任。

淳化阻击战

邱维达

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任国民党陆军第七十四军（俞济时任军长）第五十一师（王耀武任师长）第三〇六团上校团长。淞沪会战逐渐扩大后，接南京军事委员会训令，我部奉命参加罗店、施相公庙的守备任务，前后固守85个昼夜。1937年11月初全线撤退，我部又调青浦、松江一线担任掩护整个战区部队撤退任务。任务完成后，我团尚在青浦，敌军已超越我一日行程，其先头部队已到苏州白鹅潭。为了赶上部队，我们在当地群众帮助下，穿越数道敌人封锁线，于12月初到达南京东南的上坊镇、淳化镇与本师会合，参加保卫首都之战。

我团到达上坊镇后，稍事补充，调整人员，准备继续加入战斗。一天，师长王耀武向大家宣布：上级来电话，召集团长以上将校军官到中山陵听委员长训话。

上午8时许，全军团以上将校军官40余人陆续抵达军部，由军长俞济时率领向中山陵前进，途中躲了几次敌机轰炸，到达陵园墓道中间厅堂时，见到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等高级将领已经到达。休息一刻钟后，蒋介石一行才乘车到来。蒋着戎装，表情严肃。他强调守卫南京的重要意义，戏剧性地向大家推出唐生智，并任命他为首都卫戍司令长官，要求我们绝对服从唐的指挥，共负保卫首都的重任。其实唐生智早在11月20日就被任命为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了。

师自上海战场转南京后，奉命担任方山至淳化镇的守备，我团为师预备队，驻宋墅附近，任务是策应第一线部队的战斗，重点保持于师的左翼。12月7日，我团接到师部命令，要我团策应第一五一旅（旅长周志道）作战，立即派一个营守备湖熟镇。我即派第三营胡豪营担任是项任务，他们与数倍之敌血战一天一夜，阵地屹立未动。8日，敌后续部队源源增加，大量坦克、重炮、飞机均加入作战，第一五一旅的程智团和张灵甫团阵地均被敌军突破，部队纷纷后撤。是日，师长下令转移阵地，我团撤至光华门外飞机场布置新阵地，继续抵抗。我到达飞机场后，见到有几架残破机体东倒西歪地停在机库内无人看管，油库、零件

库储存物资不少，也没有人过问。

8日晚，我团布置阵地完毕，守至深夜，从牛首山撤退下来的部队要通过我团防线。为防止敌人乘隙突入，被我阻止，经询问，得知该部番号为第五十八师。有位姓吴的营长对我说："牛首山防线已被突破，部队损失严重，被打得七零八落，我只带一个连冲出来。"他还告诉我，敌军部队跟随而至，叫我做好准备。凌晨，第一五一旅也接着从淳化镇撤退下来。据周志道旅长亲自告诉我，敌军坦克和步兵紧跟后面，应作好一切准备。随后师长王耀武坐吉普车也到我团阵地。他说现在情况紧急，守备南京外围的阵地和据点，经过三昼夜激战，敌军主力部队已增援上来，淳化镇、方山等处均被突破。他命我团调整部署，在原阵地除留少数警戒部队外，主力撤进城，利用城垣为阵地，守备中华门到水西门之线。

10日晨，我团从中华门入城，正在部署新阵地时，敌机编队轰炸雨花台第八十八师阵地，方山方面敌炮兵亦开始向我城垣轰击，中华门城墙垛口被轰塌许多。此时我已意识到，一场守城恶战就在眼前。我将任务分配完毕，即带领一组侦察官到城外侦察地形，联系友军，组织协同。

午后4时许，南京城区战况已经激烈展开。我雨花台守军第八十八师防线，遭到敌军炮火的猛烈轰击，雨花台东、西高地失守，这样，敌就将炮兵阵地推到该处，掩护敌坦克和步兵直接接近，进攻城垣。炮弹像雨点似落在城墙上，使守城官兵伤亡很重。我当时在中华门城上指挥所，发现敌坦克两辆掩护步兵企图通过中华门外军桥（此时没有大桥）。我命令集中步兵炮数门，直接瞄准射击，敌两辆坦克中弹掉入河中，敌步兵失去坦克掩护，纷纷后逃。我即令一个加强连出击，斩获数十人，士气为之一振。

敌我双方激战到12日黄昏，南京城四周炮声隆隆，不绝于耳，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更是此起彼伏，彻夜不停。这天上午9时许，第三营营长胡豪电话报告，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垣突出部有一段被炸开，敌攻城兵正在利用绳梯爬上城墙。我立即命令该营集中主力挑选100名精壮战士组织敢死队，严令务必在一小时内，将突入城墙之敌完全肃清。命令下达后，营长胡豪亲率敢死队勇敢地向突破口冲杀过去，我亦指挥全团火力直接掩护。一时杀声震天动地，不到一小时，将

突入之敌全部肃清，除战死者外，生俘10余人。在格斗中，我第三营营长胡豪、少校团附刘历滋不幸中弹英勇牺牲。我团虽奋力将该敌驱逐，然因受雨花台敌火力之俯制，兵力又极单薄，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相持至晚7时，接师长王耀武电话：南京全城战况混乱，要作有计划战斗已经不可能。为了保持一部分实力作尔后长期作战计，部队完成当前任务后，应相机撤退，浦口以北为撤退方向。我接到电话后，认为情况不妙，任务亦艰巨，正与敌胶着时，如何后撤呢？在包围状态下哪里是后方呢？于是我集中几位营连长在城墙上研究撤退方案。敌人发现了我们手电光亮，向我处扫射，我左腿中弹骨断，幸有团附继续指挥。我被担架抬下战场，由于流血过多，已昏迷不省人事，等我苏醒过来，人已在下关码头。

我在中山码头停下约一小时，眼见下关一带情形比战场更凄惨！从前线退下的散兵、伤员、后方勤杂部队、辎重、车辆以及眷属、老弱妇孺，把沿江马路挤得水泄不通。一会儿江中的敌舰机关枪扫射过来，侦察敌机掉下几颗照明弹，吓得人群乱窜乱逃，到处是哭声、呼救声、喊声、怨恨声，搅成一片。

夜已深，仍无法过江，我的副官和卫士只好分头去找船。分开不到一刻钟，忽听江中遥远处有人在呼喊我的名字："五十一师邱团长在哪里？"连续几声，犹如天降喜讯！我停住呼吸细听，喊声来自煤炭港方向。等我们赶到煤炭港，发现江中停有一艘机动船，离我们约有200米距离，船上的人声已经听得十分清楚。后来我才知道，这条船是交通部长俞飞鹏留下给俞济时过江用的。因王耀武听说我没有过江并又负了重伤，特请示了俞济时，留下船并派一位副官和两个卫士来接我的。

由于岸上人山人海，船离岸尚有30米远，就有大批人跃进江里，向船游去，几乎把船弄翻。后来我被一条绳索一头系着腰，从水中拖拉上船，才得以离开这座被血染红了的城市。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军将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诸多战役中，与侵华日·军展’开较量。

本书收录了何应钦、陈诚、张治中等34位中央军将领51篇关于中央军抗战的亲历文章，基本涵盖了抗战期间中央军重要将领及其参加的重大战役及事件。

热血山河

将领讲述

川军抗战

25位川军将领，铁血铸就的亲历文字
讲述激情、悲壮的川军抗战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将领讲述：川军抗战
编者：《热血山河丛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7-01
ISBN：978-7-5034-9261-7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编辑委员会
刘湘
刘湘出川抗战前后
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
邓锡侯
回忆邓锡侯先生事略
自幼勤奋 立志从军
袁护国　结交朱德
川战中逐步成为地方实力派
出川抗日 南畔村遇险
重逢老友朱德 同八路军友好相处
奉命回川安定后方
与共产党接触
联合川康地方势力
邓锡侯出川抗战和安定后方的点滴见闻
请缨杀敌 率部出川
驰援晋东 南畔村遇险
保卫徐州 转战鲁南
安定后方 支援前线
李家钰
李家钰将军事略
请缨杀敌 意志坚决
防守长治首战失利
学习游击战术 与八路军建立友谊
晋升总司令 坚守河防四年
整顿法纪 提高士气
主动承担后卫 壮烈殉国
李家钰将军殉国记
李家钰将军殉国目击记

王陵基
我率三十集团军出川抗战的经过
集团军的组建情况和首战瑞昌
马回岭之战
武宁之战
修水之战
九宫山之战
上高之战
第三次长沙之战
常德之战
衡阳会战
赣南之战
许绍宗
鄂北抗日述略
王铭章
无限怀念抗日殉国老师长王铭章将军
顾全大局 支援友军
坚守孤城 视死如归
缅怀先父王铭章将军
北上抗日
驰援鲁南
血战滕县
王上将之钟事略
饶国华
饶国华将军事略
缅怀抗日殉国的饶国华烈士
许国璋
许国璋将军事略
黄广之役 英勇抗战
田家镇要塞陷落 许国璋旅一峰独秀
固守大洪山 因功晋升师长
固守津澧 取得鄂西大捷
常德会战 壮烈殉国
岳星明
二十三集团军出川抗战概述
忆1939年的“冬季攻势”
战斗经过概要

陵阳镇的总结检讨会议
吴鹤云
忆抗战中的五年零九个月
1939年底第二十三集团军部署概况
青贵战役
我军腰击布雷及日军反击情况
攻克马当要塞 收复九华山
参加浙赣会战
张宣武
东回村遭遇战
台儿庄会战的前奏
敌我双方的作战兵力
战役开始前敌我两军的态势
滕县外围战
守城的部署
决心与城共存亡
东关保卫战
调整部署 死守孤城
最后的激战
感谢人民的支援
襄阳失而复得真相
枣宜会战中双方的兵力和部署
日军全线进攻 我军全线败退
张自忠阵亡 日军控制襄东迫近襄田
黄琪翔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守备襄樊和襄河
日军突破襄河
我军撤离襄阳 退守泥嘴、南漳之线
襄阳失而复得
王澂熙
挺进敌后战顽敌
第一二七师增援老河口作战
向廷瑞
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记新墙河战斗及影珠山截击
追击日军到新墙河
新墙河抵抗及影珠山截击
茶陵、安仁战斗

长衡战役的发生与作战经过
衡阳陷落与第二十军西调
胡临聪
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入晋抗战
北出剑门 驰赴秦晋
增援晋东 败退洪洞
第二十二集团军豫鄂抗战概述
信罗战役
随枣会战
冬季攻势
枣宜会战
第三次随枣会战经过概况
大洪山战役
第四次随枣战役经过概况
汉水流域若干战役
张志和
麒麟峰上战鼓急
前线情况
战斗打响之后
战胜日军
记武宁鏖战
何翔迥
记挺进皂市的战斗
老河口战役亲历记
李文密
第八十八军出川抗战的回忆
苏南防卫
挺进杭州附近 一度克复余杭县城
参加浙赣战役
金佛山、雅畈之役
克复丽水 攻占温州
李秾
二十九集团军出川抗战概述
参加武汉外围保卫战
防守襄河和参加大洪山诸战役
转战鄂湘
襄河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

守备襄河和冬季攻势
宜沙会战和集团军的改编
林华钧
金村南山阻击战
一
二
三
四
川军第五十军在皖南抗战经过
驻防皖南后的一般情况
进驻初期军的抗战业绩
利用间隙开展各项活动
张仲雷
豫西撤退及李家钰的牺牲
日军战俘营脱归记
我是怎样被俘的
战场上的审讯
大营夜审
被押到会兴镇
会兴镇俘虏收容所
日军对我们的虐待
奇怪的道士
日军西进的伤亡
日军的宣传和厌战情绪
准备逃走
跑出了收容所
寻找部队
回到四十七军
骆周能
第二十三集团军出川抗战片段回忆
刘湘请缨抗日 唐式遵蓉城誓师
广德泗安战役
卫戍江防战
江南沿线作战及马当要塞陷落
长江下游沿岸要击布雷战
攻克马当要塞
（一）进攻马当之意图及其作战指导思想

（二）进攻目标的选择与决定
（三）选定攻击马当的根据
（四）攻击部署（包括作战准备与措施）
（五）马当攻坚战
浙赣会战
熊顺义
微山湖畔抗敌记
战前形势
对阵战斗
四月反攻
徐州会战战场见闻
日军违犯国际公法使用毒瓦斯
日军集体屠杀我军徒手新兵
第四十一军突围中的对空战斗
第一二四师在武汉会战中
参加武汉会战
罗山城及任岗之战
罗山县城以南槐店之战
隆兴寺之战
光山城之战
龙升镇之战
子路河之战
柳林车站的陷落
大别山区的撤退
西安军事会议
傅英道
信罗抗战见闻
刘识非
第三十集团军参加南浔路战役片段
会战概要经过
增援万家岭友军
武汉弃守和南岳会议
第三十集团军在三次长沙会战中
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
会战前敌军动态
长官部的作战部署
第三十集团军作战经过

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
会战前敌我动态
会战经过概述
第二次南岳会议
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
战前敌我态势
参加会战经过
战后检讨会议
第三十集团军策应浙赣会战
一场虚惊
策应作战
第三十集团军在长衡会战中
敌军动态
我军情况
战斗经过
（一）萍乡战役
（二）醴陵战役
湘粤赣边区战斗片段
战斗前敌我情况
战斗经过概要
张光汉
三十六集团军出川抗战概述
一
二
三
将领讲述：川军抗战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家强
委　　员：沈晓昭　刘　剑　韩淑芳　刘发升
张剑荆
学术顾问：杨玉文
主　　编：沈晓昭　韩淑芳
策划编辑：王文运　张春霞　牛梦岳　高　贝
孙　裕　李军政　朱闻宇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伟欣　马合省　方云虎　卢祥秋
刘　夏　刘华夏　牟国煜　全秋生
李晓薇　张蕊燕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殷　旭　徐玉霞　梁玉梅
梁　洁　程　凤　詹红旗　窦忠如
蔡丹诺　蔡晓欧　薛媛媛　戴小璇

刘湘

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到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 1889年生，又名元勋，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

● 1937年7月10日，电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一致抗日。

●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拟调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14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刘湘任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

● 1937年10月，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率部从川东沿江东下，经湖北开赴抗日前线，作战地境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

● 1937年11月22日，刘湘乘船到南京，下令所部各军、师堵击在浙江金山卫登陆、正向浙江境内侵犯的日军。

● 1937年12月30日，专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唐式遵接任。

● 1938年1月20日，病逝于汉口。

刘湘出川抗战前后

乔诚

1931年2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1933年3月又任命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刘令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六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江西中央红军长征到川黔边境时，国民党中央电召刘湘赴京会商川政，中央提出：（一）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二）将原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改为川康绥靖主任公署，由刘湘任主任；（三）派康泽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长，中央派10个师的兵力入川，协助刘湘堵截红军。刘湘承诺川军堵截红军，但坚决拒绝派军入川。几经争执，最后只好接受中央派参谋团入川。

1935年1月，以贺国光为主任、康泽为政训处长、叶维为副处长的参谋团率领别动队到达重庆。同年2月由刘湘任省主席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康泽、叶维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正副政训处长。他们在四川各专员公署设政训室，由别动队队员任政训室主任。康泽原为全国禁烟委员会缉私室主任，现将其缉私总队调来四川，在全川各水陆要道设置缉私专员，形成一整套侦察机构。6月蒋介石来川，在川康绥靖公署召集川军将领讲话，宣布川军要裁减1/5，并在成都北较场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吸收川军编余军官6000余人入校受训。8月至9月，蒋介石在峨眉主持军官训练团，调训川军各级军官和团警干部。10月，又将参谋团扩大为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杨永泰为秘书长，并成立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所有国省两税悉数解存中央银行重庆分行联合金库。还要省政府迁成都，把四川门户重庆让出来。由此，国民党中央势力骎骎渗入四川。刘湘遂改变其以往拥蒋反共的政治态度。

1934年初夏，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等1700多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次年，5月下旬，黄子谷回川（黄曾任邓锡侯的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岷江大学校长，为邓部师长黄隐的胞弟），通过各种关系向川军各将领及社会人士广泛宣传宋庆龄等的抗日主张，建议刘湘等以团结抗日为重，与各方面加强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派张曙时来川，张即约其老友、川中知名人士傅春吾入川（傅是刘湘高级幕僚乔毅夫、马嗣良的老师，与刘湘亦有旧）。张商得傅的同意，以傅的名义给刘湘写了一封长信，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日前景，劝刘团结抗日力量，反对不抗日的人，建议刘将省政府迁成都，摆脱外来干扰。刘接信后，即派甘绩镛为代表会傅，约傅面谈，对这封信所谈各点表示赞同并请傅今后多予指教。

1935年夏，刘湘派张斯可到泰山会晤冯玉祥将军，向冯请教应付当前时局的方略，要求冯派人帮助整训部队。冯乃派高兴亚、汪导予、李荫枫三人。高在北平遇到郭秉毅，邀其返川。他们来川后，刘湘极表欢迎。此后，刘又派王干青为代表去延安，征询时局意见，并将省政府迁到成都。

四川政治中心移到成都后，刘即放手开展统一军政的工作：召开各军将领会议，彻底取消防区制，地方行政官吏，由省统一任命；统一币制；减轻粮税，改一年八征为一年四征；聘请汪导予、李荫枫、郭秉毅三人为他办二十一军教导队，训练抗日骨干；办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军官研究班，对在峨眉军训团受过训的军官进行抗日教育。以后，刘又扩大他原来的“武德学友会”，并在其中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武德励进会”，聘高兴亚为高等顾问，汪导予、李荫枫、郭秉毅为顾问。委张龄九为武德励进会秘书处长，郭秉毅为副处长和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与国民党在川的各种特务组织暗中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刘还支持车耀先等办《大声周刊》；又以高兴亚为国民军训会主任，张秀熟为副主任，向青年灌输抗日思想[1]。

1937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川康军队人数太多，应予缩编。于6月28日发表川康整军委员会人选，何应钦为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为副主任委员，各军师长及行营总参议夏斗寅等19人为委员。7月6日，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举行开幕典礼。7月8日，何应钦宣布七七事变发生。与会川军将领当即表示请缨抗战，并表示愿在刘湘统率下，同心协力，共御外侮。9日，何应钦提出整军方案，与大家商定，限在一月之内各军整编完毕，即散会。

7月10日刘湘返成都即电呈中央，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团结一致，抗击敌寇。然后召集其主要幕僚绥署参谋长傅常、总参议钟体乾、顾问张斯可、高级参谋乔毅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商量整军

及出兵抗战的问题。大家认为，整军应以团结抗战、减少摩擦为原则，各军原有番号不变，内部自行调整。出兵问题俟请示中央后再定。14日，刘又通电全国谓：日军侵略绝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敌一拼。

7月25日，刘令绥署直辖各军师长，在3日内返回原防，遵令整军。

8月，中共中央派张曙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与刘湘接触；不久，又派罗世文为中央正式代表，与刘湘联系。

8月7日，刘湘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成都各界有5000余人前往机场送行。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向刘呈递了“请愿书”，刘当即表示竭诚接受，并发表书面谈话略谓：“今日之局势，舍抗战外，别无他途。此次进京，当将此意，陈诸当道”；“个人愿以身许国，成败利钝早置之度外”；“各界同仁及民众救国抗敌热情，定将转达中枢，决不有负殷望”。同日，成都举行了约10万人的盛大集会，请求中央立即发动全民抗战，保卫国土，收复失地，肃清汉奸。

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刘湘慷慨陈词，力主全国团结一致对外，并表示抗战局面开展后，四川的人力物力都可贡献国家。会后，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到刘湘住地会晤，就抗战问题交换意见。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川军为二路预备军，辖两个纵队，并发表刘湘为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担任平汉铁路方面的作战任务。

8月18日，刘湘约集邓锡侯、孙震、李家钰、刘文辉商谈整军和出川抗战问题。经协商决定：绥署直辖的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三个军各出两个师，邓锡侯、孙震部各出两个师，李家钰部出一个师。共11个师出川抗战。走时又增加绥署一个直辖师，两个直辖旅，李家钰军全部。赓即刘湘组成第二路预备军和司令长官部：

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 刘湘

副司令长官 邓锡侯

第一纵队司令 邓锡侯（兼）

副司令 孙震

第二纵队司令 唐式遵

副司令 潘文华

第一纵队辖三个军：

第四十一军军长 孙震（兼）

第四十五军军长 邓锡侯（兼）

第四十七军军长 李家钰

第二纵队下辖三个军：

第二十一军军长 唐式遵（兼）

第二十三军军长 潘文华（兼）

第四十四军军长 王缵绪

独立第一四四师师长 郭勋祺

独立第十三旅旅长 田钟毅

独立第十四旅旅长 周绍轩

司令长官部：

参谋长 傅常

副参谋长 余中英

秘书长 郭春涛

参谋处长 周从化

秘书处长 喻疑光

经理处长 刘航琛

交通处长 乐述言

副官处长 陈杰

侍从室主任 胡尚武

侍从室副主任 曾伟澜

兵站总监 魏军藩

第一纵队军事联络组长 王海平 乔诚

第二纵队军事联络组长 李御良

9月1日，刘湘决定川军出川抗战部队第一纵队由川北道出发，第二纵队由川东道出发，限各部在10月中旬到达指定地点。

此次川军出川抗战经费460万元，国民党中央指定由四川自筹。刘

湘令省财政厅长兼二路预备军经理处长刘航琛赴渝筹集，刘于9月15日如数筹足，分别拨发给各开拔部队。

刘湘在组成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部后，即派余中英为长官部驻汉口办事处参谋长，陈松云为副官处长。此时又派余中英率领观战组，到上海前线观战，吸取与日军作战的经验。

10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为副司令长官。改任邓锡侯为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刘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

刘湘命令东路的第一四八师陈万仞率部先行，其余各师徒步到达重庆搭轮船，随第一四八师之后，陆续开往汉口补充武器装备，再乘火车到指定地点集中。殊10月中旬第一四八师刚到汉口，即接到由武昌行营转来蒋介石手谕，将二十三集团军拨归第一战区战斗序列，由程潜司令长官指挥，部队随到随上火车，开赴新乡、卫辉一带候命。唐式遵闻讯，同参谋长刘熙鉴于10月25日赶往郑州，程命唐将总部设在郑州。一四八师开往新乡至汤阴一线阻击日军，打了一仗后，正奉命跟进，忽奉蒋的命令将该集团军调往浙江、江苏、安徽一带，参加拱卫京畿的外围战。

刘湘命令北路四十一军孙震部先行，第四十五军次之，第四十七军在后。第四十一军的一二二师王志远旅，徒步到达宝鸡，改乘火车到西安，原定在西安补充武器装备，然后向郑州集中。哪知火车刚到西安车站，忽接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蒋介石手谕：命令原车东开。王志远当即去找先派到西安的四十一军参谋长章雨初，由章去问蒋鼎文：原定在西安换武器装备，再向郑州集中，听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指挥，怎么叫我们原车东开？蒋鼎文说，请示后再答复。军事联络组长王海平、乔诚得知，也去询问，蒋鼎文答称：委员长来电，改变指挥系统，二十二集团军划入第二战区序列，受阎锡山司令长官指挥。10月22日孙震赶到西安，部队已过黄河，孙即转飞太原。邓锡侯随后亦赶到西安，只留住一日，亦到太原去了。第四十五军由陈书农、陈离陆续带往山西。第四十七军由李家钰率领到达西安后，行营亦转达蒋介石的命令，一部分开往山西长治、长子受卫立煌指挥，一部分开往河南新乡受程潜指挥。至此，出川的两个集团军，全部脱离七战区建制。

刘湘在成都得知两个集团军都调离了建制，心急如焚，急于赶赴前

方，要求归还建制，在南京筹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由他统一指挥，担任一个战区的作战任务。于是召集绥署参谋长傅常、总参议钟体乾、顾问张斯可、高级参谋乔毅夫、参谋处长周从化、省政府保安处长王陵基、省府秘书长邓汉祥、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等，商量亲自出川督师问题。因为这时刘湘确实有病，穿鞋都弯不下腰去，所以一致劝他留川养病，由参谋长傅常代行司令长官之职，到前方去代为提出归还建制的要求和主持一切。但刘湘去意坚决，他把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交钟体乾代行，四川省政府主席交邓汉祥代行，保安司令交王陵基代行，并由傅常、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邓汉祥等组成绥省联合办公厅，军政大事由联合办公商量解决。刘还嘱咐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要迅速扩编部队补充已出川的空缺；催促周均时、沈芷仁等迅速将向欧洲购买的枪炮弹药器械运回；令所属四川的兵工厂、炮弹厂赶造枪弹；命袁筱如、宋襄成扩大教导总队，训练下级军官，以便补充前方。

刘湘11月9日乘飞机到汉口，将长官部驻汉口办事处高级人员带在身边，改乘轮船东下，在芜湖停留慰问勉励由此上岸东开的川军部队，12日到达南京。连日向蒋请示筹组第七战区长官部和联系指挥所属部队等问题，均无确切答复。刘又拟具一份万言书，详陈如何发展四川经济，加强军备等问题，亦无答复。刘在南京尽量设法与其部队联系。能打电话的通话，不能打电话的派人去接头。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移驻重庆办公。刘湘立即发电“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同时刘向蒋介石请求，将川军两个集团调集拢来，由刘指挥负责保卫南京，仍未得到明确答复。刘在南京不仅见蒋介石难，就是见何应钦亦难。只有孔祥熙、张群等人与之应酬。11月28日，刘的吐血病复发，在医护人员照料下当即转到汉口万国医院治疗。

刘湘到汉口后，经过短期治疗，吐血病即稳定下来，精神逐渐好转。侍从人员扶着他，已能在病院小花园内散步晒太阳。每天除与代行日常工作的傅常和中将参赞黄秋侠谈话外，还能看前后方来的重要信电，接见少数亲近人员。从12月上旬起，开始会见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和社会贤达，当时董必武、张澜、沈钧儒等，都曾到医院慰问，并畅谈抗日大计。王昆仑也曾到医院同刘谈及国民党的宪兵特务与八路军后勤人员及宣传人员发生摩擦的情况。刘当面托王代笔写了一篇建议书送呈蒋介石，希望即时解决和防止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并希望加强团结，加

强对抗日军队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检查总结过去一段时间内，抗战的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教训。建议加强后方建设和军备，为长期抗战奠定基础。国民政府经济部副部长黄季陆（四川人）到医院看望他，他很关心经济方面的事情，多所询问。黄对他在病中尚如此关心国家大事，既惊且佩。他对爱国青年亦相当关怀。东北流亡到汉口的学生，通过川康通讯社随行记者王少礼的介绍，会见刘湘，得到刘的支助。后来又支持组织“武汉市旅外川人抗日剧团”，宣传抗日。

在上述这段期间，由于山西战场逐步缩小，日军从津浦铁路南北两头向徐州推进。蒋令邓锡侯率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和四十五军到鲁南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一个师留山西长治、长子，一个师留平汉路新乡护路。12月12日，邓锡侯在去徐州之前，请假到陕西临潼华清池休息两天，事前电邀王海平、乔诚前往等候。我们三人在“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住过的那间屋子里交谈。邓向我们说：川军出川以后，好像没娘的孩子，被人东支西舞，弄得东一块西一块，实在不是个办法。请你们辛苦一趟，到汉口面报甫澄兄（刘湘字），请他向蒋介石委员长力争，无论如何要把川军集中起来使用，我们一定听从他的指挥。川军出了川才感到大家格外亲热，死，我们都愿意死在一起……说得非常沉痛恳切。第二天我们送走邓锡侯后，回到西安。由于部队大部东调，我们的办事处亦推进到郑州。不久，李家钰和他的参谋长魏孝宽，邓锡侯派的参谋长朱瑛先后来到郑州，再次向王海平和我说，希望你们赶快到汉口去向刘司令长官转报，务必请求将川军调还建制，统一指挥。12月20日左右，王海平和我乘火车到汉口，当天我们就向傅常和黄秋侠详细报告了二十二集团军方面的情况。又一天，刘的侍从室主任胡尚武打电话，要我们速去见刘。我们把部队调动情况和邓锡侯、李家钰的参谋长的原话向刘报告后，刘头微低，眼下视，思索片刻才说：“你们回去代我问候晋康（邓锡侯号）、德操（孙震号）、其相（李家钰号）。他们的情况和苦衷我很清楚，希望他们各自保重，要注意掌握好自己的部队。集中使用问题是大家的心愿，已经请求过了，还要继续请求，大家一定要相互关照，有什么事情仍由你们互通消息。”

1938年元旦，武昌行营送来一个《日日命令》，上面有一条说：“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所兼二十三集团

军总司令一职，勿庸再兼，着由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唐式遵升充。”此事刘事前毫无所知，深感突然。

1月13日上午，冯玉祥来访，谈了两个多小时，刘精神很好，大谈其团结抗日和建设四川的雄心壮志。下午1点后，何应钦来访，又谈了一个多小时。何走后不久，刘就吐了半痰盂血，从此昏迷过去。拖到1938年1月20日下午8时，刘湘就气绝于汉口万国医院。刘临终没有遗言。第二天清理遗物时，在两抽柜上发现一张纸条，是刘亲笔写的两句古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不知何时所写。刘湘刚一闭眼，蒋介石当晚召集孔祥熙、何应钦、张群、陈诚、康泽等在武昌开会。次日即明令撤销第七战区和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在汉口各报发表治川方针。这一做法，激起留川将领特别是中层干部的强烈反对。当时，刘湘搞的“武德励进会”召开紧急会议，举王陵基代会长（原是刘湘自兼会长），并决议没有“武德励进会”的命令，所有部队不准调动[2]。1月25日由王陵基、潘文华、钟体乾、张再、乔毅夫以及郭昌明等师旅长数十人联名通电拒绝张群来川。1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在新任四川省主席未到任以前，省政暂由省府秘书长邓汉祥代理，川康绥靖主任，暂由总参议钟体乾代理”，以缓和舆情。随后又陆续发表邓锡侯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为副主任兼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该部在大巴山布防）；王缵绪为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4月又令王代理四川省主席，但该集团军留川部队得开赴鄂东北）；王陵基为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克日出川抗战，至此川事暂告一段落。

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

刘湘

中国民族为谋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此盖我全国民众蕴蓄已久不可动摇之认识。今者，自卢沟桥事件发生，此一伟大之民族救亡抗战，已经开始；而日本更乘时攻我上海，长江、珠江、黄河流域各大都市，更不断遭其飞机之袭击。我前方将士，奋不顾身，与敌作殊死战，连日南北各路，纷电告捷。而后方民众，或则组织后援，或则踊跃输将，亦均有一心一德、誓复国仇之概。

默察此次战事，中日双方均为生死关头，而我国人所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者，厥为最后之胜利。目前斗争形势，不过与敌人搏斗于寝门；必须尽力驱逐于大门之外，使禹域神州，无彼踪迹，不平条约，尽付摧毁，然后中国民族之自由独立可达，而总理国民革命之目的可少告完成也。惟是艰苦繁难之工作，必须集四万万人之人力财力以共赴。而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地下无尽矿藏之足为战争资源，亦为世界所公认。故在此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担荷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各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各界奉公人员与文化知识分子，更应集中精力，分配部门，一致努力于后方民众之组织训练与战时管理建设诸工作。

我农工商各界广大民众，为组织中华民国之主要分子，尤应认清责任及民族解放与民族抗战之不可分割，敌忾同仇，毁家纾难，在国家统一指挥下，整齐步调，严整阵容，在整个民族解放战线上作最前进之先锋，在实际战事上为前方之后盾。如此军民一心，上下共济，含国家民族无（之？）意识，掷身家性命于脑外，只知抗敌是目前唯一的中心，只知抗敌解放中国唯一的坦道，排除一切歪曲的认识，克服一切事实的障碍，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则最后胜利终必属我民族，而抗战始于斯时告其完成。

湘忝主军民，誓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在中央领导之下，为民族救亡

抗战而效命。年来经纬万端，一切计划皆集中于抗敌。睹我七千万同胞抗敌情绪之高亢激昂与其意识之坚决，所以领导提挈之者，唯恐落后。今战幕已启，正吾人躬行实践之时，是非诚伪，正于斯时判决。我各界人士尚不及时奋然兴起，平日空言高论之谓何？务即摩顶放踵，贡献民族斗争。湘倘或不忠实于抗战，愿受民众之弃绝；抑或各界人士反暴弃退缩，湘亦执法以绳其后。须知国家民族之生命系于此时，非可再容吾人之瞻顾与假借也。至敌我长短，政府知彼知己，早经分析；连日前方战报，亦已予吾人以事实上之证明。

总之，我民族为自己生命及世界人类公理与正义而奋斗，势逼处此，虽赤手空拳，犹当与彼飞机重炮一角，何况我优势正多，前途利钝，只系于吾人今后决心与努力之程度若何。我各界人士，其共兴起；我各界人士，其共懔之哉！

[1] 据张秀熟同志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为对青年加强抗日爱国教育，川康绥靖公署同省政府共同举办大中学校战时寒假训练班，由杨芳毓任主任，下设军训、政训两个处，高兴亚为政训处主任，我为副主任。"

[2] 见田一平《我所知道的武德励进会》，载《四川党史研究资料》总四十四期。

邓锡侯

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之大事，决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

● 1889年生，字晋康，四川营山县人。

● 1937年8月，任第二路预备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一纵队司令。9月任第四军团军团长。

● 1937年10月，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率军出川抗日，在山西对日作战。

● 1938年初，率部参加徐州会战。

● 1938年3月，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负责川康军务，协调各派、稳定后方、保证前线供给。

● 1964年3月30日，病逝于成都。

回忆邓锡侯先生事略

田德明

自幼勤奋 立志从军

我的丈夫邓锡侯字晋康，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回龙场一农家，姐弟两人，父母甚为疼爱。不幸四岁丧父，八岁丧母，锡侯即由舅母文氏抚养。他从小聪明，反应快，爱动脑子，故文氏节衣缩食，一定要让他读书。他幼时读私塾，一贯勤奋好学，尊重老师，孝顺长辈，深得私塾老师李铁樵喜欢。当时，习武气氛浓厚，恰好清廷在成都开办陆军小学堂，以培养陆军骨干，建立新军。他便在乡绅甘某的支援下，从营山走到成都报考被录取，毕业后升送南京陆军中学堂，后又升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毕业后，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即回川参加新军，在第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民国建立后，他在川军第四师刘存厚部任职，实现从军报国的愿望。

袁护国　结交朱德

1915年，锡侯已在川军刘存厚部任营长，适蔡锷起兵反袁入川，刘在川南响应，与蔡率领的滇黔军一起，同袁世凯的北洋军曹锟、张敬尧等部作战。泸（州）纳（溪）战役时，他奉命守马鞍山，时年26岁，血气方刚，身先士卒，作战勇敢，击败了北洋军的进攻，受到护国军总司令蔡锷的当面嘉奖。在此期间，朱德率部随蔡军回到四川，两人一见如故，十分亲热，又都是川北人，家乡紧邻，同为青年军官，志趣相投，十分要好。

川战中逐步成为地方实力派

反袁斗争结束后，锡侯升任川军第二师舒云衢旅第五团团长，驻防

成都北较场。1918年，升任独立第五旅旅长，驻防眉山、彭山、仁寿一带。这时他已有发展私有武力的意图，特在眉山开办军事教育团，自兼团长，将各团营军官调来训练，培植亲信。1920年又升任第三师师长，驻防新都、广汉一带。不久，北洋政府任命他为四川省长，后又改任四川清乡督办。1925年后，他已拥有人枪3万，其防区辖松潘、理县、茂汶、华阳、彭县、郫县、灌县、金堂、新都、广汉等地区。1927年，他易帜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这时其部队已扩充到114个团，编为5个师，17个混成旅，另有炮兵等特种部队。从此，锡侯羽毛丰满，成为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之一。

出川抗日 南畔村遇险

1933年，刘湘、刘文辉交战，刘文辉败退西康，四川各军由刘湘统管。1937年，抗日军兴，锡侯出于义愤，与川军将领刘湘、李家钰、杨森、孙震（德操）等先后通电，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出川抗日，蒋任命刘湘为第二预备军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不久，他改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亲率第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三个军由北路出川抗日。他的部队共有两个军（四十五、九十五），四十五军由他自兼军长（后为陈书农）带领出川抗日；九十五军由黄隐（逸民）任军长，留守成都，军部设在华兴街，这个军就是后来起义的基本队伍。锡侯出川临行前对我说："我走了……放心，这回是去打日本人，不打倒它，大家都不安宁！"语气十分坚定，我说："何必你亲自去嘛？"他愤然说："我是总司令，不亲自上前线，何以对国人，对士兵，对川中父老？！"1937年11月6日，在山西前线太原附近的南畔村，由于阎锡山已撤退的消息未通知他，致使他陷入敌包围。突围时，邓乘马坠入沟内，烂泥齐胸，三个士兵跳入沟内将他救起，脚受伤不能走动，由士兵和副官背着冲出重围，后经卫队和八路军游击队掩护才脱险，一路上吃喂军马的胡豆充饥，受尽艰辛。后来在右脚小腿处还留下伤痕，所以每年11月6日这天，全家都要在西门百花潭康庄别墅的船房内举行宴会，以示纪念。

重逢老友朱德 同八路军友好相处

锡侯脱险后，奉命在山西洪洞县整顿部队，总部设在该县同心花店，恰好八路军总部也在县城东关外一个村庄，两军相距甚近。他与老友朱总久别重逢，格外亲切，想当年青春年少，如今快50岁的人啰，感慨万分。特别是他此次满腔热忱率部出川抗战，阎锡山等不给补充，川军衣物单薄，武器装备窳劣，在娘子关等地作战中死伤惨重，使他看清了国民党中央军对地方军的歧视态度。南畔村遇险，已使他认清了国民党内部的倾轧实质。而与朱总的交往中，他认识了八路军是抗日和爱护人民的军队，从而增强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抗日的决心。从此，锡侯经常与朱总司令会晤、交谈，从中接受了不少进步思想，懂得了许多道理。他还多次请朱总给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游击战术，向官兵训话，使川军将士大受启发，增强了抗日杀敌的信心。丁玲女士还率领文工团为川军演出节目，八路军与川军还经常开展联欢活动，增强了两军的团结和友谊。事后，他奉命调往鲁南参加保卫徐州和台儿庄战役，临行时，朱总赠他战马一匹，以示永不下马，抗日到底。他曾派部属张鹏翼等到延安“抗大”学习。

奉命回川安定后方

1938年1月，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病逝后，刘的某些部属就想争夺他空出的两个位子：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但蒋介石却任命锡侯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而绥署文武官员都是刘湘的旧部，担心他当了主任会丢了饭碗，于是又有人掀起反邓继任。在此严重情况下，他以大局为重，表示继任后要以“公、诚、信、和”四字为准则，对待刘湘部属，并召集原绥署处长以上官员训话说：“蒋委员长调我回川续任绥署主任，是为了团结川康军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因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绝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原绥署处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变动，照常供职，我只派一个参谋长和各处几个副职人员协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他说到做到，既树立了威信，也安定了人心，对巩固后方做出了贡献。1941年，他领衔组织“四川党政军民前线川军慰问团”自兼团长，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其次，他在调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地方实力派系之间的意见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费了不少心血，

这对维持抗战大后方基本安定的局面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使四川的兵员、武器和粮食，不断补充前线，支援抗战也做出了贡献。

与共产党接触

锡侯除了在抗日前线与朱总司令交往外，还与别的中共领导人接触，受益不浅。1937年他率军刚抵山西前线，连山西军用作战地图都没有，正在焦急时，周恩来将军亲自带来了平型关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送给他，他大为感动地说："患难见知己。"从此对周恩来十分敬重。抗战期间，周恩来有一次路过四川，他特命交际科长马某以私人客人的身份送周一程，以保安全。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协开会，周总理还问及马某的近况。1938年，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路过成都，特先看望锡侯。他即在庆云西街公馆内接见并宴请了他们，谈话从下午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谈至9点多钟方散。第二天，还专门把他们安置在沙利文饭店（今市政协），一切食宿由他付款。1939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路过成都，也会见了他，彭对抗日形势的分析，增强了他的抗日信心。此外，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也曾派人来做他的思想工作，中共四川党的领导罗世文等也奉命对他做过工作。潘大逵先生也与他深有交往。

联合川康地方势力

蒋介石对川康地方势力一贯分化、瓦解，锡侯是明白的。特别是出川抗战后，又亲身经历了地方军受歧视的滋味，在与八路军接触中又体会到团结友谊、互相支持的重要。因此，他的思想逐渐开阔、明朗起来。返川后，即与刘文辉、潘文华等川康地方实力派人物联成一气，互相配合。1938年六七月间，他与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秘密订立了川、滇、康三省秘密协定，加强了各方团结，1948年后，在与蒋介石心腹王陵基的斗争中，邓、刘、潘三方又更进一步与辛亥元老熊克武、但懋辛加强联系，并组织"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熊老任主任，邓任副主任，团结川、康、渝各界人士与王陵基对抗。邓、刘、潘在这些斗争

中，逐渐明白只有联合、团结才有力量，这与周恩来电示要刘、邓等川军将领团结起来待机行动的精神是一致的。周的电示，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为以后联名在川西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邓锡侯出川抗战和安定后方的点滴见闻[1]

陈仕俊 傅英道 刘伯平 奉伯常 王席儒 郭开铭

请缨杀敌 率部出川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掠夺我国土，残杀我同胞，激起全国亿万军民无比愤慨，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迅猛开展，强烈要求国民党迅速同共产党实现合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抗击侵略者。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激于爱国热情，先后通电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出川参加抗战，掀起了全川军民要求抗日杀敌的高潮。

8月18日，刘湘召集川军将领商定，准备出兵11个师：刘湘六个师，邓锡侯、孙震各两个师，李家钰一个师。继李家钰决定全军两个师都出动，驻贵州的川军杨森亦愿率全军两师开赴前线，于是出川抗战的川军实际增为14个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二预备军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一纵队司令，唐式遵为第二纵队司令，由刘湘统一指挥。

9月5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在成都市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全体出川抗战部队官兵代表及各界民众代表和大、中学生约计万人参加大会。刘湘、邓锡侯、孙震、唐式遵、潘文华诸将领及尹仲锡、张澜、徐申甫、陈益廷、刘豫波等著名人士均出席。会场上悬挂着“欢送出川将士奋勇杀敌！”“欢送出川将士收复失地！”“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巨幅横标，充满庄严、肃穆、悲壮、激昂的气氛。大会由抗敌后援会常委陈炳光主持。张澜先生致词时，对日本帝国主义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日寇发动侵略战争不得人心，不能持久，利于速战，我们则利于持久战，鼓励川军要有坚持长期抗战的决心，发挥冲锋陷阵、吃苦耐劳的特长，奋勇当先，杀敌致果，夺取最后胜利。刘湘讲话时略谓：军人御侮救国，为应尽天职，川军今得献身疆场，为民族存亡而战，洗掉过去私斗（内战）的耻辱，是很光荣的。邓锡侯致词时，语气坚决，态度鲜明，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他开头就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

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20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藉以酬报四川人民。”接着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的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最后他沉痛地说：“我们出川抗战，要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更希望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如此前仆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台下群众为他的激情壮语所鼓动，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继邓之后，唐式遵也表示，川军应当自勉，努力杀敌，发扬昔日之光荣。抱定必死决心，以报国家！要求后方人民一致总动员，为前方补给作好充分准备。最后胜利，终会属于我们。三位将领的讲话，都表现出刚毅不屈的坚强意志和视死如归的报国决心，使在场将士热血沸腾，人人振奋。后由中下级军官营连排长代表公推李召南致答谢词，他谈到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时，语极沉痛，表示了誓复国土，不成功便成仁，为民族解放战死沙场的决心。民众代表方面，大学生邓名芳（女）和实验小学年仅10岁的小朋友杨照明都致了热情洋溢的欢送词，尤其邓名芳表示誓和全中国两万万女同胞一起拿起枪杆，踏着出征将士的热血，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时全场群众都为他们的激烈讲话所鼓舞，增强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恨，一齐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抗战，收复失地！”的口号。大会还向抗战部队将士赠送锦旗：司令长官赠“秉钺鹰扬”旗，军长赠“为国干城”旗，师长赠“抗敌先锋”旗。四川大学向出征将士赠送毛巾2000张，妇女后援会赠手巾250打。话剧团当场演出《保卫卢沟桥》，话剧闭幕，散会。

欢送会后，唐式遵司令将东胜街沙利文饭店（现市政协会址）的房产，捐作抗战经费。陈炳光代表抗敌后援会表示钦佩和敬意，房产契约交中央银行经理杨孝慈暂时保存，俟专案报请省府核夺。唐司令的实际行动，受到军民热烈赞扬。邓锡侯司令召集四十五军驻蓉的出川抗战官兵作了动员训话，勉励所部爱国御侮，特别强调军人天职是保卫国土，出川抗战急如星火，要立即奔赴前线杀敌。众官兵聆训后，极为振奋，一致要求立即出发。

不久，蒋介石适应当时战局需要，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河南许昌。邓锡侯、孙震分别被任命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正副

总司令，辖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一二四师（师长税梯青代），四十五军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四十七军一〇四师（师长李青廷）、一七八师（师长李宗坊）共六个师。全体部队沿川陕公路经宝鸡到西安整补后，再到许昌集结待命。因各军在川驻地分散，不能集中，邓锡侯命令四十七军李家钰部，从西昌驻地出发，径赴西安，其余四十一、四十五两军由原驻地出发北上。

当时四川交通不便，车辆缺乏，出川部队只有徒步行军，到达宝鸡才能改乘火车。大部队行军，每天行程只能走60至80华里，从成都附近出发约需30天才能到达宝鸡，再转乘火车到西安，共需一个月零几天，行进相当迟缓。而这一个月中前方敌情变化极大。9月12日，平绥战事激烈，敌寇猛扑晋北。9月18日，大同就告陷落，晋北战事吃紧。所幸9月26日，适我英勇的八路军在平型关首告大捷，敌寇凶焰稍挫。但10月初，西北战场最高指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军事失利，导致南口失守，敌人几度进犯娘子关，并进窥晋东各口，于是晋东晋北，连日皆发生激战，战局趋于恶化。

驰援晋东 南畔村遇险

1937年10月，二十二集团军先头部队一二七师陶凯旅及一二二师王志远旅刚抵西安，即奉蒋介石急电，以娘子关吃紧，命令该集团军立即开赴山西，改受第二战区阎锡山长官指挥。陶、王两旅鉴于军情紧急，不敢休整，星夜兼程开赴山西，增援娘子关。此时四十七军李家钰部才到宝鸡，奉蒋介石电令开赴河南，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当即驰往中条山一带作战。

当时已入冬季，西北地区，气候寒冷，川军士兵尚着单衣短裤，赤足草履，因战局风云突变，来不及等待配发装备，将士一心杀敌报国，服从调动，毫无怨言，冒霜雪，越潼关，渡黄河，入山西，奔赴前线，途中无一退缩，无一逃亡，其艰苦卓绝的精神，杀敌报国的雄心，实堪钦佩。

10月22日，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偕同四十一军副军长董宋珩及周镜吾（孙震部参谋长）、王席儒（邓的副官）、欧阳××（孙的副官）一行六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直飞西安。陕西绥靖主任蒋鼎文

设宴为之洗尘，下榻西京招待所。邓即与南京军令部长白崇禧通电话，请速配发装备。白崇禧答：“委座调兄部火速驰援山西，装备在山西配发。”邓锡侯只好令饬后到部队，不必等配发装备，星夜赶往山西增援。邓又与阎锡山长官通了电话后，即偕同孙震、董宋珩及随员搭乘火车赶到潼关渡过黄河。

其时战局非常紧张，黄河边已成兵山一座，输送部队极为繁忙，秩序很乱。潼关警备司令樊崧甫为防止士兵逃亡，坚定军心，规定任何部队只准渡过去，不准渡回，违令者斩，他本人手提马刀，坐镇河边，监督部队过河。

邓锡侯一行过河后，阎锡山长官已派有装甲专车在站口迎候，车上配备一连武装保护，同时派有一位上校联络参谋负责接待联系工作。邓等乘坐专车沿同浦路北上，到达太原时，已是10月30日深夜了。

这时敌寇已夺回忻口，北由大同沿同浦路向南进犯，东自娘子关沿正太路向西进逼，越过盘石、岩会，乱流进犯平定，我军死守阳泉、寿阳一带。阎锡山长官坐镇太原，指挥晋北军事，副长官黄绍竑在寿阳支撑晋东危局，形势极为严重。邓锡侯、孙震偕同高参李鸿涛、副官王席儒、译电室主任郭开铭，于11月1日晨，去长官公署见阎锡山请示机宜。阎以晋东危急，决定改调四十五军一二七师陶凯旅及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王志远旅支援晋东，并亲自陪同邓、孙两位司令参观太原钢铁厂，这个钢厂设在地下，地面上只能看见烟囱，看不见厂房。又参观了城防工事，构筑也异常坚固。当晚12时，邓、孙及随从人员即乘装甲专车到寿阳马首村，总司令部便设在该村，并到寿阳见副长官黄绍竑决定行动部署。当即命令陶凯和王志远两旅布置在寿阳、阳泉，由副长官黄绍竑指挥，协同友军堵击敌寇。

当时川军武器窳劣，步兵只有一支步枪和两颗手榴弹，而且步枪种类又极复杂，有成都、重庆和湖北汉阳几处兵工厂造的。口径也不一致，有七九口径的，也有八六口径的。极少数连队配备有很少的八二迫击炮和马克沁式、三十节式的机关枪，大多数连队全是步枪。如此劣势的武器与日寇机械化部队的现代武器飞机、大炮和坦克作战，怎能抵挡得住。川军健儿完全凭着满腔爱国热忱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与强敌鏖战，故伤亡特别惨重。一二二师王志远旅在阳泉与日寇激战了半天，因伤亡过重，被迫撤退。一二七师陶凯旅在寿阳担负掩护友军任

务，备极艰巨，由于张鹏翼营陷入敌阵，下落不明，也只有后撤。

11月5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丁玲同志带了十几名士兵，乘马来到马首村总司令部，要会邓总司令。因朱总司令和士兵一样装束，背斗笠、穿草鞋，门卫不识，要等通报，朱才出示名片，门卫飞报。邓锡侯立派副官王席儒跑步出迎，他也急忙趋出。邓和朱在20余年前护国战役中就已结识，本是故人，见面特别亲切。朱总司令向邓说明，现在情况严重，太原危急，他接到电话，阎锡山已离太原，由傅作义留守，特来通知，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回援太原，嘱邓赶快准备。又说："火车不通了，装甲专车不要了，你只能骑马走。"临分别时，朱向邓说："时间紧迫，我先出发，你随后赶来。"

邓锡侯鉴于战局突变，即同孙震、陈离等会商决定，命令部队火速回援太原。邓先行，孙随后赶来。当由王文拔团送来几匹战马，并派兵一连护送，由连长陈纠桓率领，雇用向导带路前行。然后是副官王席儒、高参李鸿涛、译电室主任郭开铭、副官邓石民骑马依次行进。孙震又加派一个手枪排殿后，以策安全。中途王席儒发现路边有一纸盒盖子，上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前方，注有外国文字，当命士兵拾起转呈邓总司令，邓看后不解而扔掉，命令部队继续前进。11月6日将要到达太原南畔村时，还没有察觉该村已被日寇占领，因向导是一个汉奸，一直把他们引到村子前面，才发觉村内已用包谷秆堆成工事，隐约见有人影晃动，正惊疑间，突然枪炮声大作。邓锡侯恐怕是友军误会，还急喊不要还枪。而对方枪炮射击更猛，陈纠桓连长急命部队散开卧倒准备还击。王席儒座马被打死，他摔下马来；李鸿涛座马也被击毙，左足负伤。邓即下令还击掩护后撤。在忙乱中，王席儒率同手枪排保护邓策马冲出敌人枪炮火力圈外，向太谷方向撤走，敌人碉堡上的迫击炮弹如泼雨般地射击。撤退途中过一壕沟，邓锡侯纵马跃过，殊马失前蹄，被掀入道左泥淖中，淖深，直陷过腹部，形势万分危急。王席儒冒死冲过火网，将邓扶出泥淖，背负背上疾走，敌炮弹纷落左右，机枪射程幸已不及。此时手枪排士兵伤亡过半，仅余数人护送邓总司令前行。

邓等一行脱险后，至一村落，时已深夜，该村败瓦残垣，空无一人，当系遭受敌机轰炸，呈现一片荒凉景象。邓及随从士兵，只有忍着饥饿在民房土炕上蹲了一夜，直到天明。不期孙震副总司令和王志远旅亦撤退到此，孙震当向邓总司令自责保护不力，邓抚慰之。以后每年11

月6日，邓都以这一天作为他抗日遇险纪念日，以示永远不忘日寇侵华的仇恨。

郭开铭等是在南畔村遇险时走散的随从人员，第二天也就跟上来了。于是部队继续往太谷方向进发。殊前哨侦察回报，太谷已被日寇占领，无法前进，只得绕道转向榆次。11月9日太原发生巷战，同月10日陷落。由于战局急剧恶化，二十二集团军乃转移到洪洞县城，此时由四川陆续出发的四十一军和四十五军部队才陆续齐集洪洞附近，一面在山西韩侯岭、安泽、沁源、长治之线，构筑阵地拒敌前进，一面积极整训部队，待命反攻。

前在寿阳担任掩护友军撤退的张鹏翼营，因陷在敌人占领区内，与总部失掉联系。他们在敌占区受到八路军游击队的掩护，提供给养和医药，白天潜伏，晚上护送，辗转回到洪洞，全营官兵和枪支完好无损，归还建制。我军官兵看到张鹏翼营能在敌占区安全回来的事实，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深为信服，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以后，邓派张鹏翼等到延安学习。

二十二集团军总部驻洪洞县同心花店，八路军总司令部驻洪洞县东关外八九里远的一个村庄。从此邓锡侯经常与朱总司令会晤，曾多次请朱给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游击战术，聆训军官受到教育；士兵看到八路军战士与当地人民群众水乳交融，表现出军爱民、民爱军的动人景象，也深受影响。丁玲同志率领的文工团每天进城，举行文娱晚会，为二十二集团军演出不少鼓舞士气的精彩节目，愈增强了川军的抗战爱国激情。八路军和川军还经常开展联欢活动，两军官兵团结合作得比较好。

保卫徐州 转战鲁南

1937年12月，山东韩复榘弃守津浦路北段，急需调部队前往防守，巩固徐州外围。蒋介石电令二十二集团军由山西洪洞开赴徐州，改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邓锡侯受命率领四十一、四十五两军经陇海路前往徐州。1938年元旦，邓锡侯、孙震到达徐州，受到李宗仁长官热情欢迎。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驻徐州近郊高堤湾，旋奉命指挥所部沿津浦路北上，向两下店兖州方面前进，布置防御阵地阻敌南下。

当时，李宗仁长官下达的作战任务是：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应在春节前推进到临城，以四十一军防守津浦路沿线各要点，向韩庄推进，并将一二二师王铭章部和一二四师吕康旅结集滕县附近，在城内构筑坚固工事，准备固守；以四十五军沿津浦路两侧择要据守，配合四十一军作战，令一二五师由界河向泗水之敌出击，一二七师在微山湖东向太平场方向前进，牵制敌人。

当我军部队从山西出发进入山东地区时，邓总司令指示全军说，这是孔孟礼义之乡，从上到下，都要相互告诫，必须尊重当地人民风俗习惯。因为山东非常重视“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民间内室视为禁区，不容外人进出。故严禁我部官兵进入民间内室。由于军纪严明，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密切了军民关系，以致在侦察敌情和部队后勤工作方面，都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合作，为以后对敌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部一二五师七十六团在一次战役中，奉命突击两下店的战略据点，在当地民众帮助下，侦知日寇两下店兵力布置情况后，该团决定组织敢死队，采取夜袭近战，遂动员民众星夜赶制马刀备用。在铸造完成，执行战斗任务时，夜间忽降大雪，派参加敢死队的第一营陈仕俊、第二营陈隆光率部先后突入敌阵，士兵全用马刀及手榴弹，与敌人拼搏。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命令士兵将棉衣反穿（因里布是白色，与雪相似），麻痹敌人。是役，完全是白刃血战，敌我双方伤亡奇重，敌不支后撤，我军占领砖房。战斗结束，该团两个营，只剩200多人，阵亡和负伤将士500人左右。战场上抢运伤员，都是民众主动冒雪进行，不要报酬。第一营营长陈仕俊因负伤，送到微山湖治疗。这次战斗，虽终伤亡甚重，但光荣地完成了任务，鼓舞了士气，增强了胜利信心。

最激动人心的是滕县之役，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孤城喋血，全师就义，以身殉国。这些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是我们川军的最大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由于川军在鲁南浴血抗战，打击了日寇的凶焰，迟滞了日寇板垣师团的前进，为尔后台儿庄会战赢得时间，才有震惊中外“台儿庄大捷”的辉煌胜利。

这次在山东境内作战，能够取得较好战果，首先是本军学习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密切了军民关系，得到合作。其次是部队由本集团军邓、孙两位总司令统一指挥，不受任何牵制，所以打得灵

活，打得顽强。而在山西晋东作战时，是由副长官黄绍竑直接指挥，后续部队尚未到达，即仓促应战，到一团就用一团的兵力，因而处处陷于被动，未能发挥全集团军战斗作用。

邓锡侯曾在山东白沙河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训话时说过："我军在山西作战时，阎锡山说我们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武器不好，虽是事实，只怪没有给我们配备新武器；作战不力，就不是事实，我集团军官兵伤亡3000多人，连我本人在南畔村也几乎死于敌人炮火之下，能说作战不力吗？这是他对川军的诬蔑。"

安定后方 支援前线

1938年1月20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病逝后，四川军政界形成群龙无首的局面，刘湘旧部都有保持自己实力和争权夺位的企图。当蒋介石明令发表张群为四川省主席时，即遭到刘湘部属和地方政客的激烈反对，掀起轩然大波，四川政局一度出现紊乱局面。为此蒋介石于2月上旬在汉口召见邓锡侯征询安定川局的意见。邓认为川局紊乱，主要是刘湘旧部引起，若能对刘部重要人物王缵绪、王陵基、潘文华等人表示倚重，畀以重任，使其心安，并将他们留川的部队编成几个集团军交其统率指挥，既可充实前线兵力，又满足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同时建议继续保留川康绥靖公署，协助省府动员四川的人力物力，征兵征粮支援前方，并统驭留川部队，巩固四川后方。俟局面稳定之后，再由张群出主川政，是会得到各方支持的。蒋介石采纳了邓的建议，先发表邓为重庆行营副主任，3月10日又发表邓为川康绥靖主任。并决定以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兼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为四川省保安司令兼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为川康绥靖副主任。邓锡侯自拟电稿命译电室主任郭开铭译发给成都留守的参谋长马毓智，嘱其同二王和潘等留川将领磋商，他们感到各有出路，复电赞同。以后蒋介石才分别正式任命，川局始告平定。邓锡侯在汉口会议后，即飞回四川，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交副总司令孙震代理。

这时川康绥靖主任公署的文武官员，都是刘湘的旧部，担心邓当了主任他们会被撤换，于是又有人酝酿反邓。邓锡侯以安定川局，支持长期抗战为重，表示要以"公诚和信"四字，对待刘湘部属，决不谋求私

利。建议以七战区长官部副参谋长余中英为川康绥靖公署副参谋长，以调和折中各方面的意见。并召集原绥署处长级以上的官员谈话说："蒋委员长调我回川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是为了团结川康军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因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决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原绥署处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变动，照常供职，我只派一个参谋长（马毓智）和各处几个副职人员协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他说到做到，表里如一，既树立了威信，也安定了人心。

对征兵工作，邓锡侯极为重视，强调既要坚决完成任务，又不准骚扰人民。如某次中江县征兵，经办人员抽签舞弊，引起民变围城。重庆行营电令川康绥署和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派兵抚剿，安定后方，恢复秩序。省主席王缵绪邀功心切，即派保安处副处长王元晖率保安一团，从广汉直趋中江，竟命令部队先剿后抚，击溃叛民，再安善良，致使一些无辜的人民冤死于枪弹之下。邓则一反所为，派疏散区参谋长奉伯常和绥署高参吴克仇（中江人），率兵一营（周育南营）前往中江黄鹿镇，执行先抚后剿的命令，不准任意杀人。奉伯常等在执行任务时，先大力宣传，驱散多数被胁从的群众，然后才对少数顽抗到底的土匪加以剿办，按照邓的指示办事，未打一枪，未杀一人，就平息了叛乱。

邓锡侯一向以国家民族为重，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他的旧部李家钰早年跋扈骄横，不受节制，但是出川抗战殉国后，在成都举行隆重追悼会时，邓锡侯在会上沉痛地说："李其相（家钰）是我旧属，也是我率领出川抗战的四十七军军长。他过去在四川做过一些对不起川人的事，但他出川抗战是积极的，对日作战是英勇的，部队所到之处军民关系极好，尤其长治巷战，保国保民，卓著功勋，早为中央嘉奖。他愿为民族战争牺牲，是下了决心的，他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男儿欲报国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这是何等英雄气概！他的阵亡，是四川军民的光荣，也是四川军人学习的好榜样。"

1941年邓锡侯领衔组织"四川党政军民前线川军慰问团"自兼团长，赴前线慰劳川军，激励士气，坚定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他对当时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及进步团体的爱国行动，总是热心支持。如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要求绥署邓主任督饬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迅速出兵加入会战时，邓立即复电赞同。不

久，二王即先后率部出川抗战。

邓锡侯在担任川康绥靖主任期间，虽未再度亲临前线，但在调和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实力派系之间的意见，使抗战大后方能够长期维持基本安定的局面，是费了不少心血的。同时在困难条件下，使四川的兵员、武器和粮秣不断补充前线，支援抗战，功绩也很显著。

[1] 本文根据邓将军旧部陈仕俊等六位同志回忆，提供三亲资料，并搜集其他有关资料，整理成文。

李家钰

男儿欲报国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

● 1890年生，字其相，四川省蒲江人。

● 1937年7月，任陆军第四十七军军长，所部编入第二十二集团军，率部出川赴晋抗日。

● 1938年春，率部参加长治保卫战。

● 1939年2月，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 1939年冬，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七军军长，率部转战于山西、河南等地。

● 1940—1944年春，李家钰部担负河南陕县、渑池、灵宝、阌乡一带黄河防务。

● 1944年5月21日，率部掩护友军后撤中，遭遇日军伏击牺牲。

李家钰将军事略[1]

龙腾 奉伯常 靳竞等供稿

李将军，讳家钰，字其相，四川省蒲江县人，汉族，1890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出生于蒲江大兴乡一富农家庭。有兄弟四人，长兄为前母所生，他与三弟注东、四弟家英三人为后母所生。李于1909年考入四川陆军小学堂第四期，1911年毕业后，适逢辛亥革命，参加了推翻帝制的斗争。1912年，升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学习。1913年春，反对袁世凯的走狗四川都督胡景伊，与同学愤然离开学校，夏季赴南京，入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参加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的癸丑讨袁之役，加入柏文蔚组织的将校团参加上海“龙华之役”，很为出力。1914年返川，继续插队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三期，1915年毕业后，分配到川军第四师刘存厚部队。

1915年袁世凯卖国称帝，护国军兴，李家钰随刘部参加讨袁的“泸纳战争”，于马鞍山之役，击溃北洋军曹锟、张敬尧等旅，战绩卓著，晋升营长。以后他在历次战役中，均以英勇善战著称，遂由川军第三师邓锡侯部的第十二团团长、第六旅旅长，屡迁至第二十八军第一师师长、四川边防军总司令等职。曾统辖三个师，四个混成旅，共有步兵22个团；划遂宁、乐至、安岳、潼南、简阳、华阳等县及蓬溪县之一部为其防区。人事经理全部独立，与邓锡侯仅保持形式上的上下级关系。

1933年，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鄂入川，在嘉陵江左岸建立“川陕省苏维埃”革命政权，解放被压迫人民。蒋介石勾结指挥一切反动军阀大举“剿共”，1933年7月7日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分路进攻红军。李家钰被刘湘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参加围攻红军的战争。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经粤、桂、湘、黔入川，1935年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继续挥师北上抗日。此时，送走了红军的蒋介石乘机囊括四川的军政权力，大肆裁遣川军。原有20余团的“四川边防军”因与红军作战已溃不成军，被蒋介石缩编为两旅四团制的一个师，李家钰被任命为一〇四师的中将师长，指定驻防西昌及大凉山一带。蒋介石为了牵制西康的刘文辉，1936年让李家钰部恢复了军的建制，发表李为陆军第

四十七军中将军长，于11月9日在成都就职。所辖第一〇四、一七八两个陆军师，仍驻西康。

李将军青年时期志切救国，历次革命战役，无不英勇以赴。自四川防区制建立后，连年卷入军阀混战与“剿赤”之役。他深感国难日殷，渴盼早日统一，共御入侵之敌。1935年，他在四川整军会议上慷慨陈词说：“……故唯整军，才能谋中国之统一，唯整军才能抵御外侮，才得复兴中华民族……”爱国思想，溢于言表。（原词见1936年成都《新新新闻》日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将军从出川抗日直至英勇殉国为止，用鲜血实践了他在洛阳会战期间的亲笔题词“男儿欲报国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的豪言壮语。（1944年5月将军在新安会晤刘砻潮先生率领的慰问团时亲笔题词）他参加抗战，历时7年，其光辉事迹，令人永志不忘。

请缨杀敌 意志坚决

七七事变的卢沟烽火，唤起了全国各族爱国人民。李将军于1937年7月底发出了“卅电”，敦促蒋介石动员全面抗战，充分表达其高度爱国热情。电文略谓：“……窃维国难至此，已达最后存亡关头，应恳钧座立即下令全国，一致动员，挥师应战，还我河山，严惩群奸，以雪公愤。职军正事整编，士气激昂，倘蒙移调前方，誓当执芟赴难。迫切陈词，伫候训示！职李家钰叩卅卯。”（原文见成都《新新新闻》1937年8月3日第六版）蒋介石虽准其所请，但却指令他将第一七八师留驻西康，只允率第一〇四师出川。经将军再次代表爱国将士坚请全军共赴前敌，才获电准，并编入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的序列，开赴前线。同年9月，李将军即率全军由西昌出发。经成都，沿川陕公路徒步北上，行抵宝鸡以后，乘陇海铁路火车东进，甫抵西安，即奉驻陕绥靖主任蒋鼎文转达蒋介石电令：“四十七军拨归第一战区，受司令长官程潜之节制指挥。”因长官部在郑州，全军乘原车东驶。到郑州后，又奉程潜长官转蒋介石之令，开赴晋东接管长治守备任务，受第二战区阎锡山长官之指挥。乃再由郑州转乘平汉铁路火车北上，在新乡下车，再转道清铁路之火车，在博爱下车，徒步经高平到达山西长治。

第四十七军出川之际，时值农历中秋，长途跋涉40余日，关山四千

里，行抵黄河北岸，已是初冬，一片冰雪，人马僵冻，官兵犹是单衣草履。军至博爱，始穿上棉衣。但川军武器十分窳劣，遇装备精良的日寇，全仗血肉之躯，高昂之士气，与强敌相搏斗。全军将士沿途受到人民群众夹道迎送，愈益坚定杀敌报国之决心。

防守长治首战失利

第四十七军到达长治，防阻日寇西犯晋东。李将军派遣第一七八师李宗昉部守备长治以东之东阳关，此为由河北入晋东的门户，该师为前进部队；另以第一〇四师李青廷部及军直属部队，构筑阵地，固守长治城郊。1938年2月，敌之一〇四旅团下元雄弥部队，在大量空军掩护及优势炮兵坦克配合下，沿平汉线南下，在邯郸经武安、涉县转向东阳关进犯。我一七八师奋力抵抗，因火力与敌悬殊，官兵死伤累累，营长周泽初等军官阵亡。次日敌攻陷东阳关直趋长治。我一〇四师在长治城郊迎战，阻止敌寇狂进，保卫晋东地区安全。敌初以飞机多架次猛袭长治城，继之以疯狂炮击达半日之久。郊外守军多战死，城垣多处被炸塌。敌以坦克掩护步兵冲入城内，我守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4日，卒以我火力悬殊，又无制空权，官兵牺牲过半。是役，一〇四师营长杨岳岷、连长夏抚涛、杨显谟等多数军官阵亡。

长治城陷后，李将军以川军武器太落后，损失奇重，决心西渡黄河，入陕整补，换发武器，以利再战。但行抵荣河县渡口以木排试渡，均被波涛击沉，乃率残部东返，在晋南安邑、平陆等地袭击敌人，驱逐附近刚占领风陵渡之敌，使我对岸陇海铁路免遭其炮火袭扰，确保我军补给运输之安全。第四十七军主力转移至中条山南麓休整后，继续与这一带和入侵太行山之敌搏斗，将军命令一七八师一〇六三团团长孙介卿攻占安邑县城。两日后，日军纠集其闻喜、夏县、运城之敌千余人反攻，包围安邑县城。战斗至午，孙团伤亡过半，县城垣被陷，团长孙介卿只身逃出。将军以孙作战不力，将其枪决，以整饬战场纪律；而孙团第一营营长赵前裕、营附贾国华、连长陈绍虞，中尉副官黎迓冬，在巷战中与敌反复冲杀，最后被敌围攻而壮烈牺牲。

1938年夏秋之间，在第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我一〇四师同日寇在侯家岭及平陆县冯单村一役，战斗半日，连长李国亮等40余人英勇牺牲，

使敌死伤百余人而溃退。

1939年1月25日，李将军下令攻夏县城，在裴介村、大吉村及平陆县境与敌搏斗，连长胥泽宗、陶学皋等多人阵亡。

1939年6月6日，第二次反扫荡战役，第四十七军与同蒲路沿线之敌军牛岛师团部队战斗，日寇出动飞机多架次轰炸我军阵地，并以数千人插入我一〇四、一七八两师之间，直攻南村军部。李将军率军部向东北山中撤退，两个师亦转入第二线阵地，各组织小部队乘夜出袭敌人，恢复了原阵地。

是年冬，李将军奉命调防晋城，并指挥三个游击支队，防守太行山南麓之获嘉、焦作、博爱以北地区，向道清铁路之敌警戒。1940年春，道清铁路之敌1000余人，扫荡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以主力犯晋城，将军派部队阻击未成，遂退北洋泉河山地，命一七八师以一部侧击敌后，迫其后退，在激战中，营长龚盛卿等阵亡。

学习游击战术 与八路军建立友谊

李将军多次与日寇作战，因火力逊于敌人，伤亡较重，认识到自己非蒋嫡系军队，武器装备不可能获得圆满补充，要杀敌致果，必须学习游击战。特别是平型关战役，八路军以近似川军装备的一个师，歼灭敌板垣师团之一个旅，从这个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之敌的典型战例，更加坚定将军学习游击战术的决心。1939年秋，将军特派侍从副官孟体富、营长樊德厚、副营长龙德云等10余人，到翼城地区，向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部队学习游击战术。然后，将军亲自主持在平陆槐树庄开办军的干部班，对本军干部进行游击战术的训练，以后均在实践中收到辉煌战果。

1940年春，李将军驻晋城郝匠村时，曾派科长谭席珍赴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联络。在李军退守北洋泉河时，八路军朱德总司令赴洛阳经过四十七军军部时，留宿一夜，与将军欢谈至深夜。次日将军派出一营部队，护送朱老总通过敌人封锁区，直至黄河渡口。后来，将军向参谋长魏粤奎说："我与玉阶（朱德之别号）谈到民主问题，听他说后，受到很大启发，很感兴趣。"云云。

早在1938年1月，第十八集团军刘伯承师长参加开封会议回部途

中，也曾在长治城四十七军军部留住一周以上，李将军曾邀请这位有名军事学家为全军营级以上军官讲授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和战略战术。当时十八集团军也有一个连驻长治城内。山西省晋东专署行政专员薄一波亦住长治城，与将军常相往还，军政关系十分融洽。

由于以上因素，李将军的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尔后在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中，他认为蒋分裂抗战阵营，打击进步力量，有碍团结对敌。蒋下令四十七军进攻八路军太行游击支队，并令将有关共产党的情报、密令等，另立保密专案陈报，将军十分鄙弃这些指令，只是敷衍应付而已。

1940年夏，第四十七军奉调由晋城南渡黄河时，有少数政工人员掉队，第十八集团军派员发给证明，护送至黄河渡口。这是团结对敌的友谊表现。

晋升总司令 坚守河防四年

李将军在晋南指挥作战数年，屡奏战功，1939年夏，晋升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的副总司令，同年冬再晋升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辖原四十七军及陕西之第十七军高桂滋部队。1940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派来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即皮斯诺夫中校，住在总部。1941年，三十六集团军奉命东移，总部移驻河南省新安县北的古村，当时守备洛阳的第十四军张翼鹏部队也划归此集团军序列，并指挥河北民军驻渑池的部队，担任黄河的防卫任务。在河防四年间，将军经常巡视警戒线，了解敌人动态，每月轮番派遣游击部队过黄河北岸袭击敌军，捕捉敌伪俘虏，搜索情报，以加强戒备，防御日寇越河南犯。

整顿法纪 提高士气

李将军治军，纪律严明，既密切了军民关系，也提高了官兵士气。第三十六集团军在与共军部队并肩战斗过程中，深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宣传教育和政治感染，认识到“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是共军每战必胜所一贯遵守的信条。例如在1938年春节期间，将军据报查实“有一个军官奸污了当地一个民妇”，立即下令“就地枪决！”受到长治

一带人民称赞。群众皆说："川军比阎锡山晋军的纪律严明得多。"1942年，河南发现蝗灾，李将军下令全军抽出部分人力，在新安、北治、官水磨地区，协助当地群众消灭蝗虫，保障民食，收效不小，使军民之间的团结益臻巩固。

此外，李将军在战场的法纪，更是奖惩分明，不仅对作战不力的团长孙介卿就地予以正法，而且对勇敢杀敌而受伤不退的炊事兵李发生，则专案报请中央从重奖赏，并在李的家乡仪陇县为之新建住房一所，以资表彰，还将他晋升为炊事班班长。李发生是一七八师某团第三连的炊事员，在晋南毛家山战斗中，因送饭到前线，途中偶遇敌人与我士兵正在战壕边拼刺刀，他放下饭挑，手持扁担，乘敌不备，猛力打死打伤敌人数名。接着他又被敌兵数名围攻，我全线官兵，乘势冲出战壕，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李此时身负八伤，还夺获敌人三八式步枪3支，亲自背下战场。其英勇事迹传遍全军，受到勋章奖赏，使部队士气为之大振。

以后，全军陆续出现不少英勇献身的烈士，如1944年5月13日，云梦山之战，第一〇四师三一〇团八连连长李某（名字待查）与敌激战至最后一人，身受数伤，仍坚不退却。不幸被一敌军官使用战刀，从其背后拦腰劈为两段而壮烈殉国。5月17日，第一七八师五三二团团长彭仕复执行掩护大军转进的任务，在陕县和尚沟地方，被敌炮榴散弹击中，炸得粉身碎骨而壮烈殉国。这些悲壮事迹，充分说明第四十七军将士，在李将军指挥下血战抗日之一斑。

主动承担后卫 壮烈殉国

1944年3月，中原会战前夕，李将军在洛阳军事紧急会议上提出"先发制人"的方针，主张使用飞机轰炸北邙山头（日寇在黄河铁桥南端北邙山占领的桥头堡阵地），并继之以佯渡以牵制之，使敌立于被动，我争取主动。这一正确主张，竟未得到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重视和采纳。以致敌寇采取主动，出我不意，西渡黄泛区，造成洛阳会战时的一次大溃败。

同年5月17日，洛阳会战开始，敌军分由中牟、陕县两处渡黄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率先西逃，群龙无首，部队失去统一指挥，各自盲目后撤。李将军当晚在途中渑池县之翟涯，与洛阳西撤的第十四集

团军副总司令刘戡、十四军军长张翼鹏、新八军军长胡伯翰、暂四军军长谢辅三等将领相遇，因各军拥挤一途，极度混乱。经会商研究，根据当时状况，必须统一指挥和派遣掩护部队，指示退却目标和退却道路，集结整补，再图反攻。一致公推李家钰将军出任统一指挥官。他主动指派自己的四十七军承担后卫掩护任务，掩护各军转进。5月20日宿营于陕县之东姚院村，为了明了敌情，将军派其总部参谋宋洪勋，赴高树勋军部联络。据回报，始知敌人千余已由陕县太阳渡渡河，进犯大营村，与友军发生战斗。李将军判断敌之行动，还不致立即到达；同时，为了忠实地执行掩护友军西撤的殿后任务，未能及时对敌情作深入侦察。5月21日上午7时，将军得知敌人距东姚院村仅十余里的紧急情况。此时，第四十七军李宗昉军长率两个师向西前进。行军序列是：第一七八师是先头部队，总司令部跟进其后；李宗昉军长则和一〇四师在总部之后跟进。因总部的人员辎重较多，行动迟缓。在行进中，停停走走，不时由张庄方向飞来炮弹。李将军考虑人员安全及加快行动，临时改变行军计划，把原来由西而南的行军路线，改为由南而西的行军路线。还未登攀秦家坡高地前，突然发现秦家坡顶上麦地边沿有着伪装部队，将军同总部人员还认为是自己的先头部队一七八师。在登坡时，坡下老百姓呼喊："上面有日本人啦，去不得！"惜未引起将军等的注意，仍然往上攀登。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的敌军，俟我毫无战备的队伍登至近距离时，突然用机枪袭击。一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齐发。不到半小时，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人员全被日寇机枪的伏击歼灭。李家钰将军不幸身中数弹，额上和左肋均被洞穿而壮烈殉国，终年53岁。同时殉国的高级军官有步兵指挥官陈绍堂（曾充任三一〇旅少将旅长）、少将副官长周鼎铭、连长唐克俊等多人，幸存官兵无几。

继任的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惊闻将军殉国噩耗，立即命令第一〇四师师长杨显名率三一二团跑步赶到秦家坡，对敌猛烈仰攻，战斗至夜，敌始溃退。在一麦田崖下寻着李家钰将军之遗体。全军将士闻耗，无不热泪泉涌。

重庆《新华日报》于1944年6月10日发表了《上月中原惨烈战役中，李家钰将军壮烈殉国》一则。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人亲到文庙前街李宅向家属慰问，蒋介石也致电吊唁。李将军以一个集团军总司令在前线牺牲，全国悲悼。忠骸运回四川，灵柩抵达成都，受到省会各界群

众团体、成都行辕、四川省政府、川康绥靖主任公署、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等，联合行公祭和隆重追悼后，被安葬于成都南郊红牌楼广福桥“李上将墓园”。

李将军英勇为国捐躯后，1944年6月11日《新华日报》还曾发表《悼李家钰将军》短评，文章指出：“中原大战……我将士英勇，李家钰将军在此役中杀敌殉国，是应受到全国尊敬的。……我们哀悼李家钰将军抗战殉国，希望前线将士都抱为国牺牲的决心！……”

1944年6月13日，行政院第六四四次会议讨论通过“军事委员会以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于此次豫中会战，亲冒锋镝，壮烈殉职，忠勇之风，尤足矜式，请转呈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以慰忠魂而励来兹案。”6月22日，国民党政府下令：

“故陆军中将李家钰，追赠为陆军上将。”

同年，6月19日《新华日报》又曾报道：“蒲江旅蓉同乡会，前些时旅蓉曾开会决定：为纪念李其相将军壮烈殉国，拟请政府将蒲江县改名为‘其相县’。但李将军夫人却谦词婉谢，她说‘其相殉国本是军人天职，何劳更改梓里名称’等语，实堪令人钦佩！”

1944年7月10日，国民政府又下褒扬令：“陆军上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器识英毅，优娴韬略。早隶戎行，治军严整。由师旅长洊领军符。绥靖地方，具著勋绩。抗战军兴，奉命出川，转战晋、豫，戍守要区，挫敌筹策，忠勤弥励。此次中原会战，督部急赴前锋，喋血兼旬，竟以身殉。为国成仁，深堪矜悼。应予明令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恤，并入祀忠烈祠。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旌壮烈，而励来兹。此令！”

1984年4月25日，复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同日寇作战中牺牲的李家钰将军为革命烈士，将军夫人王明德率其三子李克林代表烈士家属，受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之《革命烈士证明书》。人民政府还拨款重新修整李上将之陵寝。

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曾作有《挽李其相上将》诗一首以示悼念，诗曰：

万里中原转战来，前师急报将星颓。

归元先轸如生面，化碧苌弘动地哀。

军令未闻诛马谡，思论空遣重曹丕。
灵旗风雨无穷恨，丞相祠堂锦水隈。

李家钰将军殉国记

田光明

1944年5月，我军自洛阳撤退后，李家钰由新安向西转移，至陕县秦家坡，遇日军伏击阵亡，为国捐躯。我当时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参谋处上尉参谋，是这一战役的亲身经历者。现将其经过追忆于后，唯时间过久，漏误难免，请各方予以教正。

洛阳作战时，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驻河南新安县古村（距洛阳90里）。会战全面失败后，我集团军以孤军之势最后退出新安，向西转移。至陕县张村宿营，发现友军，当由参谋处派去联络参谋与该军联系，始知是先退驻附近的第三十九集团军高树勋部。我联络参谋进入该驻地，见到他们已进入战备状态，并向我参谋人员声称：决定住下来，占领阵地，准备抵抗。要求我军协同作战。联络参谋向李家钰回报后，李即命令部队向粮站领粮，就张村一带占领阵地，准备作战。

第二天拂晓，我总部电话再三与第三十九集团军总部联系，均无回答，感到情况有异，立即派遣原联络参谋驰赴昨日联络地点察看，始知该部已于昨夜全部转移。李考虑情况严重，决定立即全部向西出发，决定行动顺序是：前队是总司令和参副各处成员，以总部直属特务营第二连为近卫，后继第四十七军军属特务营一营，后面是第四十七军属第五三三团为护卫，匆促向陕县进发。李家钰身着黄呢军服，脚蹬长筒马靴，还坐上滑竿（用竹子做的便轿）。行进途中，很显眼地暴露出特殊的目标。李家钰及其前部刚行进到逐级升高的三级高地秦家坡第三个高地时，山上的敌人机枪响了，实际已进入日军的伏击圈。李家钰忙从滑竿上下来，指挥身边特务营第二连连长左良俊率部分官兵分两路抢占阵地还击。这时敌人居高临下，对我情况一目了然，集中三八机枪射击黄呢军装的显著目标，李家钰当即被击中阵亡。左连长慌忙分兵抢占阵地，但全连仅有一挺苏式机枪，枪弹却各在东西，无法发射，只凭步枪勉力支持；加上高地裸露，伤亡特别严重。参谋处上校参谋蒋权，后上高地，见战斗激烈，回头跑下，但他的裤脚也被打穿一个枪孔，同时还跑下来一个姓陈的排长。上至集团军总司令，下至士兵，仅生还两人。后来听说，姓陈的排长被第一七八师师长李家英以失职罪枪毙了。

正在近距离的激战中，第四十七军特务营赶到高地，姓袁的营长（湖南人）看见敌人多穿便衣，还误认为是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先退至此，发生了误会。他用杵路棍挑起雨衣，还向敌人喊话："不要弄错了！"话音未落，一排机枪扫射，把他两脚打断，他咬紧牙关滚下高地，才向军长报告战情。军长李宗昉（仲曦）立即设指挥所于高地棱线下，督战指挥；后卫第五三三团又增援赶上，进入阵地。稍后第一〇四师师长杨显名也带队前来助战。第三高地棱线下，是一片较宽的死角地带，地形于我有利。虽然敌人集中步枪、机枪、小炮向我猛击，我们仍能固守，进而展开争夺战。不久，第一〇四师苟载华营也增援赶到。李宗昉军长即令苟营组织突击队，抢救前队总部人员。经过血战，只抢回总司令李家钰的尸首。李满身都是枪眼，但形态面貌可辨。随同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谋处处长萧某、上校副官长周鼎铭等均牺牲。战斗从早晨开始，到薄暮方停止。

我部因李家钰阵亡，停火后立即作通宵转移。军长李宗昉在前，李家钰尸首用麻袋装着跟后，杨显名师长护后。

这次战斗，我为什么能幸免呢？因我战前负伤，出发时用驮马驮着，随总部后跟进。李家钰率队到达秦家坡第三高地时，我正在第三高地棱线下，战斗发生后，就停留在那里（后来李宗昉的军指挥所也设在那里）。从战斗开始到结束，我都未离开那里。必须强调的是：这次战斗，日军多数化装为河北民军，曾谣传"李家钰是老百姓打死的"。为了澄清事实，特追记于此，以供参考。

李家钰将军殉国目击记

刘玺

1944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洛阳与日军会战中失败。日寇从茅津渡渡过黄河，向我军袭击，使守卫黄河其他地段的我军部队，陷于被包围的境地。第三十六集团军李家钰总司令率部自新安附近，由敌之空隙地区，越过陇海路以南，且战且走，行军两三天，到达洛宁地区，天雨泥泞，道路崎岖，部队行动迟缓。在这困难时刻，为了激励士气，李总司令召集随行官兵讲话。他说："值此生死存亡关头，凡有爱国爱家之志，誓死消灭日寇者，随我前进。如有他心，可自寻生路……"在场官兵纷纷表示：愿同生死，共患难。无一开小差者。部队继续前进，第一七八师李家英部在前面开路，总部佐属人员同直属部队居中，第四十七军李宗昉军长同一〇四师断后。当行至陕县秦家坡附近时，被日寇搜索部队发觉，遭到敌人大炮猛烈轰击，先头部队一七八师只好改道侧行，致使总部中间梯队正面突出，与敌遭遇。5月21日，当总部人员到达秦家坡山脚时，断后的一〇四师被日军跟踪追击，沿途采用打蛇退壳的方式撤退。李宗昉军长知道李总司令身边只有一个总部特务营，战斗力弱，即派军部特务营屈治洲连长率部跑步追上，以保总司令安全。屈连长在秦家坡半山腰追上总司令报告说："奉军长命令，前来随同总座行进。"李总司令详细询问后续部队情况，命屈连稍事休息，俟总部电台机器到达，保护前进。李总司令年高体弱，行动艰难。我们用滑竿抬着他上山，因滑竿稍高，他可以用目力搜索四面。由于他有多年作战经验，察觉坡上情况有异，立即跳下滑竿，口传命令，令屈连占领阵地。命令刚传下去，日寇机枪打响了，射击猛烈。屈连亦进入阵地，以机枪还击，双方激战。日寇集中机枪、迫击炮、掷弹筒，向李总司令困守的小山头猛轰，弹如雨下。李总司令由其卫士扶着，由原路后撤。敌人机枪交叉扫射封锁退路。这时李总司令负伤了，还坐在地上，手执钢笔在日记本上写命令，继续组织战斗。日寇的枪炮愈加猛烈，李总司令又连中敌弹数发，当场阵亡，胸部中敌掷弹筒破片，脚上穿的布鞋也被敌机枪子弹打穿数洞。同时阵亡的还有少将高参陈绍堂、上校参谋肖孝泽、中校参谋上官政等人。上校副官长周鼎铭负重伤，当晚死亡。中将参谋

长张仲雷等被俘，张被俘不久，就同本军五三二团炮连连长尹建业在夜间乘敌不防，越墙逃出敌占区。被俘的上校情报科长陈兆鹏、上校秘书罗寄蜀与其弟上尉书记罗宥蜀，因患痢疾严重，无药医治，均死难于日寇监狱中。

我当时任集团军总部译电员，随侍在李将军近旁，故得以亲睹李将军殉国场面。我也与张参谋长等不幸为敌所俘，后来乘间脱逃。

今仅将李将军殉国情形回忆出来，以供后人景仰。

[1] 本文根据李家钰将军部属：原川军第二十八军军官奉伯常、陆军第四十七军营长靳竞的来稿和蒲江县文化馆龙腾同志搜集徐翰香（前四十七军监察官）、李浩东（前四十七军一〇四师参谋主任）、安和璧（前三十六集团军总部搜索营营长）、杨克思（前四十七军五三二团营长）以及李家钰将军之子李克熊、李克林等同志提供的珍贵资料、文献撰写之《抗日殉国革命烈士李家钰将军》一稿，并参照李卓夫同志撰写的《四十七军抗战经过》等资料，由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辑组合并整理而成。执笔人万金裕。

王陵基

为了早日出川抗战，我没有向蒋介石请领开拔费，是以保警处积余项下的四十多万元开支的。

● 1883年生，字方舟，四川乐山人。

● 1938年4月，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率军出川参加抗战，8月参加南浔会战。

● 1939年，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因功兼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同年11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驻防江西省，兼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 1940年5月，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 1941—1944年，率部参加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粤赣边区作战等。

● 1967年3月17日，病逝于北京。

我率三十集团军出川抗战的经过

王陵基

集团军的组建情况和首战瑞昌

1938年春，刘湘在汉口病死，蒋介石电召我和王缵绪去汉口商谈川事，同时任命我为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三十集团军辖七十二、七十八两个军和一个补充团。这支部队是这样组成的：我在从汉口返回成都的途中先到万县与刘若弼商定，以他的旅为基础，另调四个保安团补充成为新十三师，刘任师长。又以驻西昌的陈良基旅为基础，另调四个保安团补充成为新十四师，陈任师长，再以范南轩旅另加四个保安团编为新十五师，范任师长。以邓国璋旅另加四个保安团编为新十六师，师长由吴守权暂代。[1]省政府原有警卫团调为第一补充团随集团军总部先出发。为了早日出川抗战，我没有向蒋介石请领开拔费，是以保警处积余项下的40多万元开支的。因为三十集团军是临时由各保安团和军队组成，彼此缺乏了解。我令各师分头出发，先到沙市集中训练一个短时期，使各师官兵彼此认识，上下互相了解再行使用。部队尚未集中即奉令移防岳州。正当我集团军大部尚在由川去沙市途中，只有一师到达岳州时，蒋介石电约我到汉口，当面向我说，现在日军除沿长江而上外，又有直趋江西之势，由浙赣路夺取南昌，该方面现无一兵，要我部由岳州分成两路，一路由平江经通山到武宁，一路由岳州经长沙到修水至武宁，以解浙赣路之危。我即命令第一补充团急行军赶到修水，我亲自率一个师到长沙经修水直趋武宁，后方各师全部采取轻装先到武宁集结。我部到达前线后即奉命接瑞昌县的防务。原防守瑞昌县的是李仙洲部的二十一师。我奉命后即派新十三师刘若弼部接替。瑞昌阵地是沙砾土质地带，原来没有构筑工事，我即令昼夜赶做。3天后，刘师报告已与日军接触。因九江以下友军把正面让开退后若干里，日军得以长驱直上，当时我判断日军兵力必大，单是刘师决不能支，即派新十五师由该师参谋长指挥应援（师长范南轩尚在四川未来）。开始，新十三师作战相当努力，哪知应援的新十五师组合不久，无作战经验，以致全军溃

退，瑞昌失守。

马回岭之战

瑞昌失守后，我接到薛岳长官的电令和陈诚命令，要本集团军派一个师参加马回岭的会战，我遂就地令新十三师刘若弼参加，受广东军李汉魂指挥参加战斗。日军兵力约有两个师团，在黄龙门、马回岭、德安、永修、涂家埠沿南昌九江铁路展开对我军的强大攻势，战斗持续近一月之久，新十三师最后在守一个据点时[2]，集合轻重武器实行白刃战，反复争夺数次，终被日军击败，一部横走东面又参加沙河车站的战斗，一部从西撤至柘林、白槎一带，经派人收容后，部队损失一半以上。

武宁之战

马回之战后，新十五师损失一部，新十三师损失一半左右，加之我军各部从长沙市出发步行至江西，时遇气候特别炎热，一入秋季，疾病大发，病员增多，我决心把新十五师和新十四师一个旅择其精壮官兵归并与新十三和新十六师，由七十八军代军长夏首勋统率归十九集团军罗卓英指挥。我奉蒋介石命令将其余官兵1000多人带去进贤休整补充。此时南昌已沦陷，去进贤已不可能，转而去沅陵。在沅陵设战地军官训练团，派参谋长张致和主持教育，同时对伤病员进行治疗。然后重新编组三个补充团成立新十五师，3个月后我就亲率新十四、新十五师重返前线。

1939年3月，日寇正拟攻击武宁。陈诚命令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第八军李玉堂和柳善一个军归我指挥。[3]初日寇以一个旅团进攻，即遭李玉堂部顽强抵抗，日军又加一个旅团，又遇柳善部阻止，攻打一日一夜之久毫无进展，在箬溪又受到新十六师的威胁。第二日中午日军用大批飞机轮流轰炸，集中巨型炸弹、烧夷弹把武宁城毁去一半。各军之间的电话线打断了又接，接了又断，相互无法联络，午后6时左右，日军一部利用河边接近县城，与新十四师陈良基部终夜激战。第三日日军用十五榴炮援助步兵前进，一天即发射炮弹204发。入夜我接到

陈良基师长电话报告，各方日军冲击厉害，我军各部有退却之势。我即冒大风雨亲自带队守住马路，同时电各部要坚持，至午夜我军伤亡颇众，武宁终陷敌手。武宁失守后，我又将陈良基、刘若弼、吴守权等师于甫田桥布防，总部设澧溪。事后，我到武宁检查，只在横断山脉一处[4]，就有将近3000具尸骨，战斗之激烈，可想而知。我遂将这些遗骸安葬在武宁公园内，修成一个塔以作纪念。

修水之战

日军侵占武宁后，重兵渐次转移方向，长官部电令三十集团军对东面敌军只留一个军防御，重点放在北面，即湖北之阳新、大冶、通山、通城。集团军遂指定七十八军部驻澧溪，新十三师在前，新十六师在后，注意武宁方向之敌。七十二军住三都，新十四师在后，新十五师在前，注意九宫山方面之敌。樊崧甫边区部队注意通山方面之敌，集团军总部住南姑桥附近。各部部署完后，即加紧整训。有一天早晨，突接老百姓递次传报，日军已翻山，正向修水前进。我立打电话问樊崧甫，他家人接电话说他酒醉未醒。我即亲自跑到樊部驻地问樊情况，樊一概不知，连正面的防御部队都在酒后糊里糊涂地调往他处。我一听大惊，急用樊的电话令就近的七十二军工兵营长率领该营立赴马坳坚守待援。我返总部后又令手枪警卫营去马坳。据警卫营长报称，工兵营在马坳山上与敌人发生激烈战斗，但警卫营在渡河时被敌炮兵火力控制，无法活动。同时日军迫击炮已经封锁前往征村大道安口，总部被迫退入山内，修水遂失守。在仓促中我和各部失去联系，立派得力侦探四处搜查，才知七十八军夏首勋军长（武宁战后夏升军长）率刘、吴两师到征村和对岸山区。后我又令新十三师刘若弼部在三都地区与日军激战一日，迫使日军直奔九宫山向鄂南逃窜。

九宫山之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我三十集团军七十八军军部驻澧溪，新十三师驻武宁河东，新十六师在其后，七十二军驻三都，新十四师驻三都北面，新十五师驻防九宫山构筑工事，总部驻在修水南姑桥。

1940年7月，日军以一部向九宫山新十五师进攻，我新十五师英勇还击，经三日激战，阵地屹立如故。后令十五师加派一部出击，敌乃溃退。

上高之战

1941年春，南昌方面之敌，突然对十九集团军防守的上高方向发起攻击。十九集团军是以三十七军罗奇部和七十四军王耀武部为主力，当时该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已离开上高，罗奇部另有任务调别处，王耀武的三个师在敌猛攻面前有不支之势，长官部临时命我派一个师前往增援。我遂派新十四师陈良基部前往受王耀武指挥。陈师去后向我报告，日军出动大量飞机，我张雅韵团（系新十五师，临时增派的）团部被炸，张团长、余副团长同时阵亡，后因二十五师刘雨卿部及时增援，日军方始溃退。

第三次长沙之战

1941年底，日寇从长沙正面新墙河发起攻势，兵力主要用在两翼。东有攻掠平江、浏阳之势，西沿铁路线直攻长沙。三十集团军奉长官部命令，留一部守修武外，主力出平江、浏阳之间向敌攻击前进，确保战区右侧之安全，并将三十七军陈沛部拨归我指挥。我遂决定七十八军夏首勋军长率新十三师和新十四师的一部留守修武。新十四师的另一部和新十五师、新十六师全部由七十二军军长（此时我已未兼）韩全朴指挥先行出发，确保平、浏至长沙大道的交通，注意古港、永安市地区，侦察今井、高桥方向之敌情。总部指挥所暂住浏阳之北乡。当总部将到永安时，得三十七军陈沛报告，日主力在福临铺与我军战斗激烈，我即令陈军加入战斗，并令新十六师吴守权向长沙挺进。福临铺敌人被我各军围攻，据险拼命顽抗。我十六、十五两师在长沙东南地区与敌展开激烈战斗，第二日得知长沙城已被围，乃令陈沛务随敌军进退抓住不放。不料长沙警备司令张德能在长沙被围的第二天下午，知敌军大部已绕过长沙城，占领岳麓山，后方危险，于是一人渡河离开部队，军心瓦解，长沙失陷。不久日军又退出长沙返回原地。[5]

常德之战

1943年夏，日军侵华陆军逐渐撤往其他战场，在我集团军当面武宁之敌于秋季开始撤走，而沙市日军派出一部利用原来的马路线（沙市直通常德）攻击常德，当时傅仲芳守备湘阴县，常德无兵。长官部临时从各方抽调兵力前往常德。三十集团军派新十五师师长江涛驰援。由修水到常德有将近十日的路程。新十五师到时，各友军正与日军激战。江涛知日军无增兵之可能，所以一到即放胆攻击，出敌意料之外，激战二日，敌兵不支开始撤退，我军遂收复常德。新十五师这次行动敏捷快速，长官部相当满意。战斗结束后，新十五师仍回修水九宫山防地。

衡阳会战

1944年5月，日军主力分为两路，同时向长沙、衡阳方面发起进攻，来势极为猛烈，三十集团军奉长官部命令，务在浏阳、萍乡地区将敌击破而歼灭之，确实掩护战区侧背。我限令七十二军代军长傅翼（韩全朴被换掉，由傅翼充任）率新十五师江涛和军直属部队，以上栗市为目标挺进，新十三师唐郇伯在后跟进，三十四师作为总预备队（当时因夏首勋回川未来，我向中央自请裁去七十八军，十三师并与七十二军、十六师受总部直辖）。决定将集团军总部经铜鼓到宜春地区。原修水总部只留一营守卫。待我到铜鼓，知长官部移往衡阳朱亭，二十军杨森部已由浏阳前进。我到了宜春，知长官部由朱亭移到衡阳，我电台经一昼夜的呼叫仍无法与长官部取得联系。据傅翼报告上栗市无敌踪。我令他在萍乡占领阵地，迅速侦察敌在何处。我从杨森处得知薛岳已退回广东，长官部的电台呼号仍叫不应。随即发现醴陵有敌、株洲有敌，估计会向我萍乡攻击。我电令傅翼加强准备，并将三十四师拨归他指挥。果然敌来攻击萍乡，激战两日两夜之后，日军自动退回醴陵。我与杨森部取得联络，派新十三师唐郇伯采用游击方式攻击株洲车站附近之敌，派新十五师攻击醴陵附近之敌，使敌军处于被动地位。杨森部亦复采取这种方式袭击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因为这样打击敌人，使衡阳守兵能守衡一月之久。直到衡阳失守，我终未与长官部联络上。

赣南之战

1945年春，日军空军的主力当时集中在汉口，而美军空军基地是芷江、邵阳、衡阳、遂川。其中又以芷江为主，遂川为辅，邵阳次之。衡阳在前线等于来往之中间站，非常重要，美空军有计划地按日出动轰炸汉口，予日军以重大打击。最初日机尚能由汉口起飞经过衡山轰炸衡阳，继而不能来衡，只有在汉口抵抗，最后汉口抵抗力逐渐削弱，日军又抽调一部兵力发起赣南之战，以破坏遂川飞机场为目标。本来赣南不属九战区战斗地境，长官部令三十集团军派部队应援。我遂令三十四师师长祝顺锟（三十四师是新十四师更名，原师长陈良基被撤换，由参谋处长祝顺锟任师长）先以泰和、遂川为目标，速取捷径前往增援。祝师赶到泰和附近，得知遂川机场已失。赣州兵力也少，上官云相早已离开，随即赣州失守。祝师请示行动，我令他们确保泰和，但他们与江西省政府未能取得联系，就在赣江河边择要扼守，日军苦于兵力不够，本无长久占据之企图，随即退回原防，祝师亦奉令返修水。

[1] 据刘识非回忆，每师补充的是两个保安团。

[2] 指麒麟峰争夺战。

[3] 据查，长官部拨第八军李玉堂部和第七十三军彭位仁部归王指挥。柳善系彭部的一个师长。

[4] 系指武宁城东北约六十里的棺材山。——刘识非注

[5] 据查，张德能弃守长沙，是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时张德能为第四军军长兼长沙警备司令，后被蒋介石枪毙。

许绍宗

我廖震部守河岸士兵曾击中敌机一架，坠落河左岸，机上之敌大佐渡边广太郎等六人跳伞，夺船欲逃，被我守兵击毙。次日派队过河将坠

机运回，系敌机“天皇号”。

● 1896年生，号尧卿，河北青县人。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第七十二军一六一师师长，留守四川。

● 1938年春，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六十七军军长，率部出川抗日，参加武汉会战。

● 1939年，率部参加随枣会战。

● 1945年，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 1967年，病逝于重庆。

鄂北抗日述略[1]

许绍宗

1938年春，蒋介石为平息四川各方对其派张群入主川政的反对情绪，命王缵绪代行省主席职，并命王编组二十九集团军出川抗日。王乃以其基本队伍第二师扩编而成的四十四军，与由我率领先期开赴湖北的六十七军合编成二十九集团军，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我为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在前方指挥作战，而集团军的经费、补给和人员任免的全权，则由王在川遥控。

1938年夏，二十九集团军所部两个军先后经汉口船运至兰溪登陆，进至浠水后，奉命受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指挥。五天后，张兵团转调长江南岸九战区，二十九集团军改隶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指挥，奉命在浠水、罗田、英山至安徽宿松一线布防。我指挥部驻张家塝。继又奉调至英山、广济一线，对安庆之敌布防。日军攻占太湖、宿松、黄梅、广济后，二十九集团军曾受命进击宿松之敌，继又奉命在蕲春附近，分兵一部向广济之敌进攻，另一部向黄梅之敌进攻。我两军经数昼夜激战，与敌据阵相峙。不久，敌乘兵舰溯江而上，欲抄我后路，我四十四军之一部，在浠水以南与之相抗，击败来敌，并俘获荒木重之助等敌军数名。

敌陷田家镇要塞后，二十九集团军奉命撤守浠水。在浠水、上巴河布防。其时，敌已从水路向汉口迫近。我部刚到指定位置，布防未妥，自广济前进之敌已到浠水，与我六十七军接触，进行炮战。这时，忽又接到总部自汉口发来电令，要我部速调一军兵力回援汉口。我只好令廖震率四十四军星夜赶汉口增援。四十四军刚走一天，即被先期于黄冈登陆之敌阻击，与我失去联系。我六十七军撤至上巴河（此河是干沟）阻敌时，从团风登陆之敌已抄至上巴河我后方，六十七军被敌前后夹击，不得已，命其化整为零，入夜突围，过花园铁道线，撤退至潘唐镇。这时，汉口方面未经抵抗，已撤退了三天。我二十九集团军和各路友军混杂后撤，沿途又遭敌机、敌骑、敌炮袭击，混乱不堪。我由上巴河突围，经过十数昼夜才撤到沙洋镇，迅即赶到当阳收容部队。

守备襄河期间，二十九集团军总部驻河溶镇，指挥所设后港。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为使该地区各部队协同拒敌，令二十九集团军接受张自忠总司令指挥。张与我协商，各派兵一旅由沙洋渡河，在汉（口）宜（昌）公路上的杨家峰一带阻敌进犯，以固襄河河防。张部在公路以左，火盒山高地地区布防，我部在骑公路线之杨家峰布防。敌约一个联队由应城沿公路前进，先攻左翼张部，将张部击退后，由正面进攻我杨家峰。我部守军与敌激战一日，至傍晚时，乃令其转向右翼下游多宝湾方向集结。在此之前，我预将沙洋正面沿河船只调集在多宝湾待命，至半夜，督令集结部队向杨家峰之敌施行猛攻。战至拂晓，敌向应城退去，才令我攻击部队撤至多宝湾，安全渡过襄河右岸布防。敌侦知我部队在多宝湾附近，即由下游挺进敌军一支到多宝湾，见我军已安然渡河，该敌就场镇宿营。至夜半，令廖震派兵一营，分别在多宝湾上下游渡河，夹击多宝湾之敌，歼灭其半，余则逃窜。经这两次歼敌，以后约半年，敌未敢来攻沙洋。

此外，我廖震部守河岸士兵曾击中敌机一架，坠落河左岸，机上之敌大佐渡边广太郎等六人跳伞，夺船欲逃，被我守兵击毙。次日派队过河将坠机运回，系敌机“天皇号”。后送至重庆，在中山公园展出。

俟后，第五战区为防阻敌上窜，令我军将沙洋河防交丁治磐师接防，我部从旧口起上溯沿河石牌至钟祥上游布防，并调一军过河东岸，在大洪山附近防阻京（山）钟（祥）公路，我令廖震四十四军沿河布防，我即率六十七军全部过河，到大洪山附近张家集一带地区，不断出击京钟公路，袭击阻扰敌之交通运输。

敌约两个师团由德安沿铁路线进攻南阳和唐河、邓县一带，抄我战区后方；钟祥之敌约一个师团，经张家集向襄樊进击。第五战区长官部自襄樊撤退老河口。到襄樊之敌不敢再前进，即分兵撤退，扫荡沿河和大洪山我军。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督部队，由宜城渡河截击回窜之敌，不料在南瓜店阵亡，壮烈殉国。

敌又派一个师团由茅茨畈向大洪山扫荡，我军侦知敌系混编的部队，不过6000余名。我调廖震部袭击张家集附近侧背之敌，亲督六十七军两师在大洪山三合店、板凳垭阻击敌人，激战两日，节节阻敌。敌以飞机每次10余架掩护进攻，继又用烧夷弹轰炸山林，我军乃全部后撤，脱离敌人。

1939年冬，王缵绪来到前线。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来电调我回川述职。1941年我回川后，又调我到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去当副总司令，我未同意。从此，我即蛰居家中。

[1] 据许绍宗1964年撰写的《抗战中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一稿删节整理。

王铭章

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

● 1893年生，字之钟，四川新都人。

● 1937年9月，率所部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经川陕公路开赴抗日前线，转战于山西、山东、津浦北段一带。

● 1937年10月25日，在山西指挥所部参加娘子关战役等。

●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奉命防守晋南沁源、介休一带。

● 1938年2月，升任第四十一军前线总指挥，代理军长，统一指挥第一二二师、一二四师。

● 1938年3月，率部坚守山东滕县，担负保卫徐州第一线防卫，迟滞日军南下。

● 1938年3月17日，滕县失守，不幸中弹牺牲。

无限怀念抗日殉国老师长王铭章将军

熊顺义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这副光辉灿烂的挽联，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陈绍禹、吴玉章、秦邦宪、董必武等委员，于1939年5月9日，送给原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军代军长及所属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山东滕县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祭典的珍贵礼品。读到这篇铿锵有声的史诗，勾起我对这位老长官、老师长的无限怀念，特将我当年任第四十一军一二四师三七二旅七四三团二营营长时，同王将军一起，奋战守孤城、决心歼强敌的亲历和亲见史实，如实记述，对抗战史料作点滴补充。

顾全大局 支援友军

1938年二三月，原侵占我山东济南的日寇第十二军团长西尾寿造，又纠集矶谷第十师团和一〇六师团，配有重炮二三十门，坦克四五十辆，装甲车两列，共六七万人主力，在四五十架飞机空中支援下，从邹县之两下店、峄山之线，沿津浦路南侵；另一部敌军板垣第五师团3万余人，则沿潍台公路南犯，妄图一举攻下徐州，进窥武汉。

我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驻临城）根据持久防御的作战方针，虽仅有两个军共四师、八旅、十六个团（每团仅有两营作战部队）的劣势兵力，决心抗御强敌，守卫国土。第四十五军之一二五师守备界河第一阵地带，一二七师守备北沙河、龙山、濮阳山第二阵地带；以第四十一军之一二二师三六四旅的七二七团守北沙河左翼，三六六旅任临沂、滕县间之联络，警戒分置于前城、平邑二地；一二四师之三七二旅守备滕县城，三七〇旅为集团军的总预备队，控置于南沙河之线，迎击敌人的挑战。

王铭章将军以一二二师师长，临危受命，担任四十一军代军长，指挥全军固守滕县城。

是年3月11日，日寇开始向我第四十五军界河主阵地带之前进阵地和警戒阵地，进行威力搜索。

12日拂晓，日寇再向我界河主阵地带发起进攻，经我第一二五师守军英勇反击，激战一日，我下看埠、白王、黄山等前进阵地和警戒阵地放弃，敌主力受重创而退。

13日，日寇发起总攻，除主力猛攻界河主阵地带外，并组织3000余人的步、炮联合支队，向我右翼之龙山、濮阳山战略要点包围攻击，激战终日，不仅正面之敌未能得逞，连右翼包围我军之敌亦被击退。

尽管与敌初战无甚不利，但我第四十五军为了左翼侧背安全，仍请求援助。王将军顾全大局，毅然命第一二四师第三七〇旅，星夜驰赴邹滕交界之深井地区，向济宁方面派驻石墙之敌警戒，支援四十五军。

14日，敌步骑兵万余，大炮20多门，坦克二三十辆，在其二三十架飞机空中支援下，除继续向我第一二五、一二七师主阵地带攻击外，其石墙寇军步、炮3000余，也同时向我三七〇旅深井地区攻击，但均为我军击败，我界河主阵地带及其两翼的龙山、濮阳山、深井之战略要点，都巍然屹立。

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总司令自激战开始，立即由临城乘火车来到滕县前线视察指导，并召集王将军和各部队长作指示，要求大家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与日寇拼搏到底！14日午后，接到三七〇旅伤亡惨重，勉力支撑待援的报告，王将军为了巩固第四十五军主阵地带之防守，防止日寇从石墙方面向我左后迂回，立令守城之三七二旅七四三团之胡、熊两营，七四四团之黄营，星夜驰赴深井左后之池头集，支援三七〇旅。

坚守孤城 视死如归

1938年3月15日黎明，敌除以主力3万余人，继续对我四十五军主阵地带发起强大的正面攻击外，还各以3000余人，进行两翼包围，同我一二五、一二七、一二四等三个师，展开激烈战斗，妄图一举攻占我军阵地，但敌人的野心，被我粉碎。在池头集背后五个山头以及邹滕公路山口的争夺战中，我七四三团之熊顺义营、胡少瑗营与七四四团之黄伯亮营，英勇顽强，与敌反复冲杀，四进四退，最后又挥舞大刀，砍倒一些

敌人，敌军才被迫退回石墙，连夜逃遁。当曾苏元旅长带领守城之卢高暄营赶到增援时，逃敌已不知去向了。午夜以后，第一二四师之两旅，转移到大邬小邬。

王将军为了防止日寇钻隙渗入滕县左侧，在15日中午敌我激战中，又令北沙河防线之七二七团抽出一营，赶到滕县城西北18里之洪町、西南20多里的高庙防守。

在前线捷报频传之际，不料敌步、骑、炮、工、辎、坦克等兵种联合之战略迂回部队1万余人，秘密绕击龙山以东，依山南下，直指滕城而来，于午后5时已窜至滕城东北10余里的冯河、龙阳店一带，企图夺取滕城，迅速瓦解我整个集团军的防御阵地。

王将军眼看战局严重，城内仅有一二二、一二四、一二七等师部和三六四旅部的直属、警卫、通信、卫生等16个连队，守城有困难，想抽调前线部队，又恐影响友军。于是急电前城、平邑尚未与敌接触之三六六旅回城，但恐中途被阻，不能全到，又急电总部求援。孙震总司令商调汤恩伯军团先头部队增援滕县，王仲廉军长坚持要待三军10万人到齐，才能北上，孙不得已，乃将总部警卫营只留一连，其他三连由营长刘止戎率领，立即乘火车驰援滕县城。

王将军仍感兵少，守城无把握，先请示总部，后协商友军，抽调北沙河七二七团张宣武团长带一个营进城，由张指挥黄昏刚到东关之七三一团严翊营和入夜后即将到来之总部警卫营等10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为基干，加上师、旅部直属连队，七四三团从池头集回城领弹药之一连以及周同县长所属武警、保安团队四五百人，共约3000人（实际战斗部队，不足2000人），组织守城防务。

16日拂晓，敌除以主力继续猛烈攻击我四十五军界河、龙山、濮阳山主阵地带外，其迂回滕城之先头部队，亦于8时许开始向我东郊各村的警戒部队攻击，以炮10余门、飞机12架，同时向滕城东关、城里、火车站猛烈射击，轰炸扫射，军民伤亡甚众，城区群众秩序顿时大乱。

王将军以刚毅沉着从容不迫的态度，命令我军严守阵地，指示周同县长立即组织疏散老弱妇孺，维持城区秩序，并组织担架、裹伤。他自己则率主要指挥人员跑步进城，与一二七师陈离师长、一二四师税梯青代师长、三六四旅王志远旅长及城防司令张宣武、周同县长等共商大计，判断东郊之敌，在一阵威慑炮击、轰炸、扫射之后，必将大举进

攻，而且后续部队将愈来愈多，城郊大战，迫在眉睫。我军应变方案有两个：一是孤城死守；二是出城机动作战。如果汤军团援军今晚赶到，守城有利；如友军不能及时增援，则以机动作战为好。会后，王将军立即向总司令兼军长汇报请示。孙震在复电中坚决地说："委员长要我军死守滕县，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解围，汤部先头部队，昨日已到临城，后续部队将陆续赶到。我当催促王仲廉军赶紧北上，你应确保滕县城，以待援军。你的师部立即移到城内，以便亲自指挥守城！如兵力不够，可把四十一军所有部队，通行调回城内，固守待援。"

王将军接到指示后，不管困难多大，决心死守待援，立即命令城防司令张宣武，传达总司令的指示，正告全体守城官兵："决心死守滕城；我们大家一道，与城共存亡！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并令张速将南北城门堵死，东西门各留一交通小道，准备随时关闭，并在四城贴布告"任何人没有师长手令，一律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旋将师部和直属部队，全移城内。陈离师长因赴北沙河指挥，准其出城，离城不远，即被敌装甲车队袭击腿负重伤。王将军再协商友军，命令一二四师之两旅回城增援。

从16日拂晓开始攻击滕县城的日寇，在炮击和轰炸整整两小时之后，间隙了半小时，于10时30分，向东关发起攻击，炮火集中猛轰东关南边土圩，十几分钟就打开一道十多米宽的缺口。随即集中几十挺机枪向缺口集中射击，掩护其步兵五六十人突击，他们刚跳入外壕，预伏于两侧的我军六七十人，即迅猛冲击，各投四枚手榴弹，打死日寇50多人，生还者不满10人。日军又组织第二次突击，虽以更加猛烈的机枪火力制压我军，但其五六十人跳入外壕时，我守军又如法炮制，迅速投掷几百枚手榴弹，结果他们又遗尸40多具而逃。接着又来第三次冲锋，仍然遭到死亡三四十人的惨败，遂不得不中止冲锋。除敌机继续在空中盘旋外，战场暂归沉寂，严翊营长迅速派第三连换下第一连，继任东关南边守备。第一连清点人员，伤亡近百。

是日下午2时、5时，日寇先后集中更多的炮火，指向东关东北角及东门猛轰，最后增加到30多门火炮猛轰后，如法以机关枪火力猛射，掩护其步兵冲锋。我守兵仍然以大批手榴弹，打退其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不料入夜的瞬间，敌寇三四十人钻入东关大门，城防司令张宣武急调守城部队之张进如连猛烈反击，全歼寇兵，使东关失而复得。在战斗中该

连牺牲排长两人，士兵70多人。营长严翊也负重伤。

是日小计，滕城东关、城关、火车站共落敌炮弹万余发，敌机投弹300多枚，东门至东关一里长的电话线炸断27次。城内到处弹痕累累，墙倒房塌。除东关守备一营伤亡300多人外，东关、城内西关、火车站等地区军民，也伤亡二三百人。晚上，敌怕我夜间袭击，通宵放射照明弹，使滕城夜空耀如白昼。

当晚9至11点，北沙河、洪町、高庙七二七团之两营及一二四师之两旅，由大邬、小邬陆续回到城中。当熊黄两营最后到达火车站时，集中几十名司号吹奏三七二旅全部到达，号音响彻云霄，城里城外，一片掌声，士气为之大振！同时得知三六六旅从平邑调回的部队，中途迂敌，已绕道回临城总部。

王将军根据今日战况和我军部队陆续回城情况，愉快地同将领、幕僚们研究后，思想乐观，神采奕奕地作出了新的守城部署，以命令下达部队：

一、日寇明日攻城，必将更加猛烈，后续部队可能继续增多。

我四十五军虽经数日浴血奋战，伤亡过半，现同滕县交通通信断绝，但大部阵地仍在手中。

二、我军决心死守滕县城，以待汤军团增援解围。

三、第一二四师三七〇旅七四〇团（欠一营）接替东关防务。

四、第一二二师七二七团仍附七三一团第一营残部，守备南城角（含）至西北城角（不含）之东北两面城防，并以一部守卫北关。

五、第一二四师三七〇旅七四〇团蔡钲营及四十一军警卫营，任西北城角（含）至东南城角（不含）之西南两面城防。三七二旅七四四团之卢高暄营守卫南关，统受三七〇旅旅长吕康统一指挥。

六、第一二四师三七二旅七四三团熊顺义营守备火车站。胡少瑗营和七四四团之黄伯亮营控制西关，作总预备队。

七、粮弹十分充足，各部抓紧补充，守城部队每人一箱手榴弹。各师、旅、团、营、部，应控制适当基数。

八、各部队必须抓紧构筑工事，准备明日大战。为了减少敌炮火杀伤，每班挖一个防空洞，在城墙下掩蔽的部队，各班必须扎一云梯，准

备敌人一旦爬城，随时可登城反击。

是夜日寇也迅速集中第十师团、第一〇六师团之一旅团共三四万人，山、野、重炮70余门，战车四五十辆，对滕县城进行了东、北、南三面包围，妄图一举突破我10个营的城防。

17日黎明，日寇开始以五六十门山野炮集中火力，猛射东关和城区，重炮十几门，猛烈射击西关和火车站。同时敌机27架凌空轰炸，低飞扫射，顿时满城烟火弥漫，除北关美国教堂区外，房倒墙塌，爆炸声震天动地，整整两个小时之后，城里城外已成一片焦土。

接着敌以几十门大炮集中猛击东关，轰开许多缺口，步兵在20多辆坦克掩护下，冲入东关。一部炮火对城内东关间进行遮断射击，阻止我军增援，同时敌机满空低飞，疯狂扫射。但我东关守备部队在王麟团长、何星荣副团长的指挥下，英勇顽强，对敌反复冲击，使敌人遗尸累累，我亦伤亡甚众，自晨至午，东关阵地，依然无恙。

日寇攻东关时，另一部敌炮集中轰击东南城角20分钟，打开缺口，坦克8辆，掩护百余步兵冲上。我七二七团守兵见此紧急情况，立即以集束手榴弹炸毁其先头两车及五六十人。因我军一连伤亡殆尽，随后四五十个敌人冲上城角，张宣武又命第一营王承裕营长指挥第一连反攻，一阵手榴弹猛投之后，挥舞大刀，猛砍、猛杀。至午，将登城之敌，全部歼灭。该连除10多人堵住缺口外，全部为国献身。

此时，王将军急电军部："立到，临城，军长孙，〇密。敌以炮火猛轰我城内及东南城墙，东关附近又被冲毁数段，敌兵登城。经我反击，毙敌无数，已将其击退，若友军深夜无消息，则孤城危矣。职王铭章印。"

下午两点，日机二三十架集中轰炸南关，配合其重炮12门，猛射南城墙下街道，守关卢高暄营死伤殆尽，所余少数人被迫退居西南城下。随后南城墙被轰平，七四〇团之蔡钲营守兵，血肉与砖石横飞。敌步兵五六百人，在10余辆坦克掩护下猛扑南城。一二四师三七〇旅旅长吕康亲自指挥反击，官兵伤亡殆尽，吕康及其副旅长汪朝廉，均重伤而下，激战一小时半，南城墙沦陷。

王将军在南城敌我激战时，给军部一电："立到，临城，军长孙，〇密。独山友军，本日仍无枪声，想系为敌所阻。目前敌用重炮、飞机

从晨至午，不断猛烈轰炸。城墙缺口多处，敌兵屡次登城，屡被击退。职忆委座成仁之训，及开封面谕嘉慰之词，决心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职王铭章印。”

下午3时顷，东郊日寇以炮五六十门，集中火力猛轰东关，土圩和野战工事全部被毁，我军伤亡剧增，占领南城墙之敌，又配合东西两方敌步兵五六百人，在数十辆坦克掩护下，突入东关。我一二四师七四〇团王麟团长、何星荣副团长，奋不顾身，亲自督战，团长与团政训员胡清溪重伤，抢救无效，以身殉国。

王将军在王麟团长负伤时给军部电报：“……黎明敌即以大炮向城猛攻，东南角城墙被冲破数处，王麟团长负伤，现正督师死力堵塞中。……”随后，东关全部失守。该团雷迅营长率残兵数十人沿城根返下，经火车站时，被熊顺义挽留，回任北关接合部防务。

王将军在日寇占领我南城墙与东关后，义愤填膺，亲临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督战，眼看南城墙上之敌机关枪以炽烈火力掩护其步兵，从西南城角向我西城墙上守兵压迫，敌炮又集中猛轰西门城楼、西关、火车站，而西城墙上守兵因无背墙掩护，伤亡太大，难以持久。王将军乃命令三七二旅固守西关和火车站，并要患病之一二四师代师长税梯青退下火线，由该师参谋处长税斌、何星荣等护送出城。三七二旅曾苏元旅长奉命固守西关和火车站后，即令原控置于西关之七四三团团长余坚亲自指挥胡少瑗营，沿西门外护城河西岸守备；控制西关一些楼房制高点，压制敌人向西门城楼进攻，同时，注意西南城外卢高暄营残部的防御，令熊顺义营死守火车站，巩固西关核心，令七四四团之黄伯亮营控置铁路以西为预备队。

下午5时，西城墙和西门被敌占领后，便集中火力猛射城中心十字街口。王将军除令城内各部队与敌巷战，三七二旅死守西关待援外，亲身登上西北城墙，指挥作战。当命警卫连剩余之一排夺回西门城楼，以期挽回战局，不料城墙上毫无掩蔽，该排尚未到达城楼，即全被打倒，反而招致日寇向西北城角进攻。

这时，王将军决心缒城到西关指挥三七二旅继续与敌拼搏，哪知刚到电灯公司附近，即被西城楼敌军一阵机枪猛射。王将军及其参谋长赵渭宾、副官长罗甲辛，参谋谢大壎和一二四师参谋长邹慕陶、副官长傅哲民、参谋罗毅威、谢世文、张重以及滕县县长周同和随从10余人，同

时为国献身。仅一名上士幸免于难，慌忙跑回军部报告。当时我旅毫无所知，未曾抢救死难将士，护送后方，至今犹以为歉！

王将军与我们永别了，但守城将士没有辜负他的希望，仍然继续与日寇拼搏。担任东北城指挥的张宣武团长，随同三六四旅王志远旅长，不顾敌人猛攻东门的危险，亲赴东门，指挥吴忠敏营长率部猛烈向东南城角北进之敌冲击，并全歼钻入东门之敌几十人。激战至黄昏，东门失守，残部不得已，退守东北角旧城墙，王旅长、张团长均在北城墙指挥战斗中负重伤，因而城内此时已转入人自为战中。

黄昏前，日寇虽占领了东、北、西三面城墙，但西北、东北城角两个制高点和北城墙仍在七二七团残部顽强抵抗中。晚9时，该部二三百人，才在侯子平副营长领导下，从北门撤出，安全转移到后方。城内剩下守军三四百人和一些零星部队继续彻夜与敌军战斗，枪声不绝，至18日中午还在逐屋争夺，直至英勇殉国，全部牺牲，全城才陷入敌手！

守火车站西关之三七二旅，17日夜也是整夜战斗，在日寇照明弹光耀如昼下，守火车站之熊营，袭击鲁庄至东关道上敌军车队；西关隔护城河对峙之胡营，同城上敌人不断交火、爬城；西关东南之卢营，夜袭南关；铁路以西之黄营，接待战场下来的战友和民众，组织裹伤、担架护送等后勤工作。

18日，日寇主力南犯，清扫战场之敌与火车站、西关我守备部队时有激战。但敌为了减少伤亡，避免与我拼搏，只是双方交火，未敢冲锋、肉搏。下午2点以后，曾苏元旅长鉴于各方联络中断，消息不通，决心向夏镇方向转移。以熊营为后卫，占领火车站与西关铁路线为掩护阵地，其余按雷、卢、胡、黄营次序隐蔽撤退，待至下午7时，各部队撤离后，我营始转移。将出西关西口，突遭敌军袭击，在我前面的二三十人，被敌机枪扫射打倒。我乃命江有厚连长等数十人，转入左街院内与敌对战，指挥后续部队从小巷西出。我同江有厚等人战至入夜再走，不远又被麦田中一个小墓地潜敌伏击，我们立刻卧倒麦丛中，组织机枪火力猛射制压，然后脱险。

19日晨，我领着殿后之数十人赶到夏镇。曾苏元旅长早已为我们布好警戒，防敌奇袭，并请镇上同胞给我们烧好开水，做好饭菜，备好渡船。我们痛饮饱餐之后，才告别山东父老，扬帆西渡。湖中敌机来袭，有的船避入小岛湾，有的被炸，翻船落水牺牲。我们这些幸存者在黄昏

始到丰县登陆，当地人民以牛车、马车、人力车来接，令人感激涕零！入村后，人困马乏，一觉睡了24小时。以后到九里山北拾屯休整，我营仅余105人。江有厚连长中途失散，沿铁道到利国驿；武累文连长率10余人，行至薛城，被逼入湖中，与敌激战而死，热血染红了部分湖水。抗日英雄的大无畏精神，真是令人起敬！

滕县之役，第四十一军自王将军以下，一二二、一二四两个师共伤亡官兵5000余人，其中有旅长、副旅长2人，师参谋长2人、团长1人、副官长2人、参谋4人，营连长以下干部甚多。加上第四十五军，总计伤亡两位师长以下万余人。这一战役我军以巨大牺牲迟滞了日寇南侵，使鲁南庞炳勋、张自忠、于学忠三个军和二十二集团军残部以及新增之孙连仲集团军、汤恩伯集团军等部，赢得了在台儿庄与日军会战的充分准备时间，对围歼敌矶谷、板垣等师团，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保卫徐州、巩固武汉，立下了不朽功勋。

当时战区最高长官李宗仁评价滕县战役说："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是滕县先烈所造成。""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

全国舆论，对滕县战役也作了高度的赞扬，对王将军等殉国将士同声哀悼。蒋介石得到李宗仁的电话后，在复电中也说：

"王故师长铭章力战殉国，达成任务，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准给抚恤12000元，转请国府，特予褒扬。追赠陆军上将，由军委会依上将例给恤，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资矜式而慰忠魂！"

关于王将军身后荣哀及忠骨运返四川，受到隆重祭悼情况，别人已有记述，本文从略。

伟大忠烈的爱国英雄王铭章将军永垂不朽！

缅怀先父王铭章将军

王道鸿 王道义

1937年7月7日，日军无端寻衅，炮击宛平城。我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御侮，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帷幕。当时华北战局急转直下。除9月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战中，歼灭日军3000余人，大快人心外，津浦线上我军节节南撤。山东韩复榘为保全个人实力，所部十万大军，一撤再撤，许多城市相继失守，致日寇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席卷冀鲁察，全国为之震动。

北上抗日

先父自“西安事变”后，对中共“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主张，衷心拥护。1937年5月《答表弟谢君书》云：“接来书，欣悉吾弟有志深造，赞佩不已，后有机当为吾弟图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从此结束，今后全民全军精诚团结，枪口一致对外，洗雪国耻，此诚国家民族之幸，亦吾侪戎行殷切之宿愿，此间正按中央整军方案，进行部队编练，以期达到枕戈待战，朝令夕发共赴国难。”出师前9月12日在驻地德阳慷慨誓师，先父在军民万人大会上，以悲壮激昂的语调，向与会军民表示：“寇深国土，国难当头，我一定要用热血报国的实际行动，来赎回20年来参加内战危害人民的罪愆。”接着返回新都，辞别家乡父老，处理家事，在临行前的晚上，把一家人叫在一起，他说：“……现在日寇深入国土，国家危亡在旦夕，我军率先请缨出川抗日，已奉电批准。我知道，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弱敌强，当然要付出很大代价，何况川军的编制不足，武器装备低劣为国军之最，这次出征非三年两载，我的决心不成功则成仁。我身为军人，战死在为国为民的疆场上，也是死得其所。……”

1937年9月中旬，先父率部北上抗日，10月上旬到达西安火车站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并赠送大批慰问品，热情洋溢，我全体官兵受到莫大鼓舞，士气倍增。但是由于统帅部一心要借对内对外的战

争，企图把收编的“杂牌”部队消灭，排除异己。所以平时扣发军饷，而战时不给补给，待该部在战争中消耗殆尽时，中央就吃掉这个番号发展“嫡系”。所以各部队长官也深知其情，因此在国难当头，愿打硬仗的也提心吊胆。为此蒋、阎、蒋（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互相推诿，枪支、弹药装备没有得到任何补充。此时，正值雁门关失守，晋北吃紧，二十二集团军单衣草鞋奔赴了第一线。军次太原，忽闻娘子关告急，又奉令转往晋东驰援娘子关。先父率两旅向娘子关急进。在东、西回村与敌遭遇。以装备窳劣之川军，对装备精良之日寇，虽火力十分悬殊，但该师官兵，激于爱国义愤，均能忍受一切痛苦，发挥了与敌拼搏到底的高度爱国精神。后又奉令掩护娘子关友军撤退。娘子关一战，我军伤亡达半。后奉令在洪洞、沁阳之间韩侯岭休整布防。驱逐敌之留守骑兵部队，收复了平遥县城。

太原失守，敌以快速部队向溃军追击，川军随大军后退，遇沿途的晋军军械库，便破门而入，自行补给。被阎锡山污蔑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电请统帅部将川军他调。

驰援鲁南

1938年二三月间占我济南、泰安之敌第十二军团，纠集矶谷第十师团、一〇六师团，配属空军、重炮、坦克等兵种七八万人从邹县峄山之线，沿津浦线南侵，企图与向临沂进攻之敌板垣第五师团3万余人，分两路一举直下我淮海重镇——徐州，因此徐州吃紧。

2月下旬日寇板垣师团，并附属山炮一团，骑兵一旅，攻临沂。我守军庞军团据城死守，激战数日，敌我伤亡枕藉。板垣亲自督战，我临沂守军渐感不支，连连来电告急。时我方除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外，又无兵可调。原在1931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庞张都是冯系健将，彼此情同手足。不意庞氏受蒋的暗中收买而倒戈反冯。此时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为了雪国耻、报国仇，张自忠将军毅然抛弃个人前嫌，令部队急行军于3月12日下午赶到临沂郊外。翌晨，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约定时间内外夹攻。板垣师团不支，仓皇撤退。临沂之战告捷，是台儿庄大捷前的一次序幕战。

徐州位陇海、津浦铁路的交会点，铁路公路四通八达，据险可守，

实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寇企图打通津浦线会师徐州贯通南北战场，直接威胁我抗战中心——陪都武汉。

台儿庄是山东省峄县的一个小镇，位于津浦线、台枣支线及台潍公路的交会点，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津浦北段之敌，矶谷第十师团和板垣第五师团，分兵三路，由右左及津浦正面进攻。因韩复榘不抵抗，而正面之敌，沿津浦线日益向南推进。

临沂一战告捷，敌之左臂为我军砍断，粉碎了日寇第十师团、第五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而第十师团，乘韩不抵抗由津浦正面孤军深入，企图沿台枣支线突进，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线的首功。值此紧要关头，四十一军代军长兼一二二师师长先父王铭章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固守滕县三日待援”。

血战滕县

3月上旬，敌寇在邹县、兖州大量增兵，敌以小部队及飞机向我前沿阵地进行反复侦察，势将大举进犯。

先父早怀以不成功则成仁，以死报国之志，出师前对家人“予立遗嘱”，德阳誓师壮怀激烈似易水悲歌，从而所部将士万众一心。而以仅有川造步枪、少数土造轻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和大刀的4000步兵奋挡拥有飞机几十架、坦克二三十辆、山野榴弹炮几十门的日军3万余人，浴血奋战四天半，战至弹尽援绝，流尽最后一滴血。

3月14日至3月17日，自攻城战开始，日军向滕县炮击达四万发以上，敌机轮番轰炸，城墙轰塌十几处，我军民用粮袋、盐包抢堵，敌步兵在机枪火力和坦克的掩护下发起上百次冲锋，登城渗入之敌，均屡被消灭。由于我军武器装备窳劣，乃充分发挥近战武器的威力——手榴弹、大刀。我守军将战区拨来的手榴弹万箱（每箱50枚）全部耗尽后，乃用迫击炮弹抽去保险针而代之猛掷敌群。

我全体守城将士在先父的勉励下，同心同德，以有敌无我的必死决心与城共存亡。城破后一片焦土，先父以下官兵几乎全部殉城，而残余

守军和未及运出的伤员，均人自为战，直至18日上午，最后洒尽热血，无一被俘。是役全军伤亡官兵达5000余人，一二二、一二四两个师部的全体将士除两三人外均壮烈殉国。战况悲壮空前，显示我中华男儿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滕县一役，开创了川军以寡敌众、以弱敌强的光辉战例，大振我军士气，大灭日寇的威风。如日寇随军记者佳滕芳子报道："一九三八年初，我军攻占济南后，组织赖谷旅团混成支队，以步兵两联队配合相当数量的炮兵、坦克、飞机继续南进，在泰安、兖州等处，均未遇到抵抗，但到滕县后，遇到四十一军之一二二师顽强抵抗三天，我军遭受很大损伤。"

在滕县攻防血战正酣，守军迫切待援的时刻，而拥有精兵10万的机械化部队的汤恩伯军团（中央军）、五十二军、八十一军于15日到达临城，孙震总司令与其恳商，而遭拒绝。孙乃将总部唯一的特务营抽调三个连增援滕县，致令滕县孤城孤军，苦战无援乃至全军覆没。

先父在滕县血战中，致孙震总司令的最后三电：

一、"立到，临城，军长孙，〇密。黎明敌即以大炮向城猛攻，东南角城墙被冲破数处，王麟团长负伤，现正督师死力堵塞中。职王铭章印"。

二、"立到，临城，军长孙，〇密。敌以炮火猛轰我城内及东南城墙，东关附近又被冲毁数段，敌兵登城。经我反击，毙敌无数，已将其击退，若友军深夜无消息，则孤城危矣。职王铭章印。"

三、"立到，临城，军长孙，〇密。独山（滕县东南十余里，汤军团预定到达点）友军，本日仍无枪声，想系为敌所阻。目前敌用重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烈轰炸。城墙缺口多处，敌兵屡次登城，屡被击退。职忆委座成仁之训，及开封面谕嘉慰之词，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职王铭章印。"

从以上电文足见先父报国必死之衷，故能以装备低劣之部队，奉令即行，毫无瞻顾，转战晋东，战功卓著，远道驰援鲁南，而以数千疲惫之师（包括滕县武装警察、保安部队）抗击十倍之强敌，据城死守，重围中指挥若定，击退日军上百次冲锋。将士裹伤死战，弹尽援绝，先父最后率残部与敌巷战，身中七弹倒地，犹连呼"杀！"壮哉！主将慷慨洒

热血，将士悲壮抛头颅！如此全军与城共存亡，悲壮绝伦的战役，在抗战史中实属罕见。

如果抗战一开始，我各方面军均能顺应当时士气民心，发扬卢沟桥初战军威，能像平型关那样辉煌，日寇的野心是绝不会得逞的。

王上将之钟事略

孙震孙震，1938年任国民党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巴蜀健儿，驰援鲁南，抵抗日军，后去台湾。

本年（民国31年）3月17日，为王上将之钟抗日作战阵亡第四周年纪念日，吾川各界为建专祠亦于落成，并遵中央明令于是日举行公葬及铜像揭幕典礼，王夫人乞余为序，勒石祠内。追忆抗战初期，京沪失陷之后，国军创敌甚剧，而本身亦待整理补充。此时敌寇以徐州为战略要点，倾全力进攻，我方则以徐州空虚，亟待后方转运兵力，因此前线危迫，群情忧急。上将当日爱国之忠贞，受命之果决，城亡与亡之决心，以及牺牲之壮烈，实为我辈军人之模范。而战果之大，影响于二期抗战者至巨至深。四年以来，因我大本营谋略深远，贯彻国策，终致国防势力变迁，列强与我联合，共御顽寇。现在抗战军事前途之乐观已定，今胜利在望……追念良友，当年任务之艰苦，誓死以达成任务之精神，及临死前决心以身殉城之三电，佩痛俱深，谨此笔为序，以志悼念。

王上将铭章，字之钟，四川新都人，毕业于陆军小学及四川军官学校，曾参加辛亥、癸丑革命战事……七七抗战军兴，本军编入第二十二集团军战斗序列，余奉命兼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上将爱国情殷、忠勇奋发，亲立遗嘱付家人，誓以必死。遂率所部一二二师，并指挥一二四师首先出川入陕。间关数千里。先头抵潼关，即以晋北战况紧迫，上将奉命，不待全军部队集结，即令各旅、团陆续由潼关第二战区，向晋北推进。继又以晋东之敌已绕晋东娘子关南之侧鱼口，抄袭娘子关友军侧后，奉命转趋晋东娘子关西南地区，直接受黄副长官指挥，截阻西进之敌十四师团。上将至晋东寿阳后，督部血战于正太铁路娘子关西侧之东西回村柏井驿、平定一带，伤亡极重，卒能掩护娘子关友军安全撤至寿阳。至太原形势变化后，又奉命扼守晋南沁源一带，推进克复平遥县城。继因山东济南失陷，战况紧迫，奉调入第五战区。开封参加军事会议时，晋谒委员长，备蒙训勉，上将益为感奋。民国27年2月，本集团军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担任鲁南津浦铁路正面邹县、滕县一带攻防之责。时余奉命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即报请以上将代理四十一军军长，负责全军前线指挥。值倭寇企图一鼓攻下徐州，以大军分向滕县、

临沂，声势甚锐，徐州空虚。本集团军奉委员长命令，饬上将率全军死守滕县三日，以待徐州后方之兵力转用，巩固徐淮防务。上将平日临事多审慎求全，以期达成任务，独此次接余电话转述委员长命令后，慷慨激昂，毫无瞻顾，毅然以与城共存亡自任。敌方矶谷中将指挥两师团，自邹县大举南下，于3月13日和14日两日与我第一线之四十五军及四十一军之一二四师在普（濮）阳山、界河、香城、石墙激战后，敌我伤亡均重。15日起，敌冲破界河南窜，以数万之众，挟飞机大炮，经东沙河、北沙河，迫近滕县城猛攻，上将誓众必死，挥军血战，城外堡垒尽毁，即继以守城，城破继以巷战，十荡十决，卒于17日午后3时巷战间，身负三伤，大呼中华民国万岁，饮弹殉城（孙以新闻报道为据，其实王铭章殉非如此，以亲自参加者为准）。官兵随之就义者，自一二二师参谋长赵象贤，一二四师参谋长邹绍孟及团长王麟以下凡3000余人。负伤者自旅长王志远、吕康、张宣武、汪朝濂等以下4000余人。城破以后，除有机会跳城归队者外，其余城中残留官兵，均战至最后，以手榴弹互戕，无一被俘投降者。吁！奉命之忠，死事之烈，克以保障徐淮，奠定抗战后期胜利之基；睢阳之后，一人而已！且因上将之全军殉城，血战三日，迟滞倭寇南下，陇海路转运兵力得以到达，徐州之保卫战部署得以完成，遂有震惊世界之台儿庄大捷，歼倭寇万人以上，上将死亦瞑目矣！……

饶国华

切望部属官兵努力杀敌，拼死收复，俾上报国家培植之思，下副国人期望之切，进而驱敌出境，苏我国魂！自决与城共存亡，虽死无恨。

● 1894年生，字弼臣，号退思，四川资阳人。

● 1911年，投身刘湘川军第一师当兵，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

● 1937年10月，随刘湘、唐式遵北上抗日，任川军第一四五师中将师长。

● 1937年11月，率部开赴安徽广德布防，在广德、泗安与日军作战。

● 1937年11月30日，广德失陷，留下绝笔书后自杀，以身报国，后被追赠陆军上将军衔。

饶国华将军事略[1]

吕伟权 胡仲威 杨国材 饶毓琇等

饶国华将军，字弼臣，汉族，1894年12月7日生于四川省资阳县宝台乡张家坝。母陈氏，勤劳持家。国华在村中私塾启蒙，13岁奉母命入县城拜前清举人伍鋆为师，攻读史书四年，爱国爱民思想于兹萌芽。

中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势更为猖獗。国华时方英年，素怀大志，蒿目时艰，以班超、张骞、马援史事自勉，决心投笔从戎。

1911年，国华17岁，投身新军，先当伙夫，不久升为班长、排长，1917年升至连长，原属川军刘存厚系统，嗣改隶川军第二师（师长刘湘）任连长。他勤研《孙子兵法》，刻苦练兵，得于当年经选送该师军官传习所培训，半年毕业，名列第一。但从不以此自傲，仍保持谦虚朴实本色，同僚咸赞以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耻下问”，尤为师长刘湘所倚重。

他性俭约，笃信佛教，布衣粗食，数十年如一日，人皆以“饶菩萨”称之。其立志也，恒慕陆秀夫、文天祥、史可法诸贤，以儒将自勉，以忠义自励。其治军也，以“武勇忠贞，良心血性，明义知耻，遵礼守廉”十六字为训，以身作则，坚持不渝。

他在战时以骁勇著称。据《新蜀报》于1937年12月3日载《饶师长小传》云：他在充任排、连长期间，每战必身先士卒，资州（中）之役，曾与敌人肉搏，左右手各夺执敌人刺刀，敌畏其勇，弃枪而遁。饶两手破裂，血流如注，视若无睹。未一月，升营长而团长。

1930年至1932年间，国华任副旅长，驻防重庆地区，公余博览群书史籍，常以护国、卫民、爱兵自勉。向亲友及部属曰：“当兵，应以保卫国土、爱护百姓生命财产为己任。做人，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准绳。如果穿上军装，拿起刀枪，不为老百姓办事，反而欺负弱小、胡作非为，那就只能算土匪而不是赳赳武夫了。”

1935年10月，刘湘所部第一次整编，唐式遵升任第二十一军军长时，国华由第一师第二旅旅长调升为第一师师长，旋改为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一四五师中将师长，仍坚持经常改着便装深入军营、下到连队，与

士卒共甘苦、话家常，细如内务、厨、厕清洁，必亲自检查过问。对人事力主公开，唯才是用。于财用丝毫不苟，躬自稽核。尤重赏罚，尝曰："赏所以资激劝，罚所以儆将来；赏不得其当则私，私则偏；罚不得其当则蔽，蔽则滥。"所言如是，其行副之。故官兵之于将军，亲敬如父兄，而将军之于官兵，爱护如子弟。当时川中部队众多，名额恒苦不足，竞相招募，此逃彼补，习为常事。逃风滋蔓，致许多部队不敢放假。独将军所部，则放假如常，不虞逃亡。如遇战时，官兵多归附之，一时传为美谈。其统御有方，将士归心，功非一日！

1933年至1936年间，国华在师长任内，驻防邛崃，时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积极组织人民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向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后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北上抗日。其时，他身为国民党川军将领，曾奉命堵截红军。据《新蜀报》载："岁癸酉……'剿共'时，在宣汉被围，几覆全军。道路流传：国华已遭阵亡。"此次战败，促令将军深思：红军主张团结抗日，人民支持红军，如今国仇未复、大敌当前，竟使兄弟阋于墙而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乎？故于1935年2月22日，在小关子与红军殿后部队一度接触后，23日正午至宝兴，作出继续向红军追击姿态，实则是尾随红军，把红军一直送到3月中旬离开懋功为止。从此时起，在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影响、促进下，饶将军逐渐成为川军中的有名爱国将领之一，并为以后行动证明名副其实矣。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继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达成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协议。饶将军以军人当以卫国为天职，立即上书请缨杀敌。待命期间，告假还乡省亲扫墓，庆祝老母70寿辰（旧历八月份），与家人作最后一次团聚。临别资阳时，拜托业师伍鋆老先生曰："此行，为国抗战，不成功即成仁。学生如幸得马革裹尸还，学生之家属，尚望恩师照拂也。"（据川康社电讯）又转对其妻兰紫仙曰："余此去，为国而战，义无反顾。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老母年高，望尽心奉养。"夫人慨然应诺。

《新民报》记者汪导予生前写回忆录称："我执教于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设立的抗日教育之军官研究班第五期时，饶将军任班副，当时国难愈急，华北已沦敌手……饶将军和我每次相见，一说国事，就慷慨激

昂，深感于国府委曲求全，不能立即决战之苦闷。他曾说：‘只要开始抗日，我就要立在战争的最前线！’……我每一念及饶将军说这话时的壮烈神情，就不禁为之振奋，甚至拔剑而起。”“上月18日（指1937年11月），刘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驻汉口，所部二十一军军长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驻安徽青阳县，饶的一四五师为唐部属，奉命赴皖，政工会驻汉口旧日租界大和街20号，饶将军率部过汉。这天，风雨晦暝，饶将军冒雨来访，当时正有杨亚夫、吴秋影、鲁自诚诸君在座。彼此畅论前方战事，他那豪壮、慷慨、英勇、沉毅的精神，一如畴昔。临别时，握手互道‘珍重！’他还笑着说：‘前沿见！’谁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壮烈遗言，而这一分别，竟是最后的永别呢！”

饶将军摒挡家事既毕，返部加紧所部训练，准备出征。是年9月22日，第二十一军奉命出川抗日，驻防邛崃之军部及饶的第一四五师在出征开拔前，由邛崃县民众抗敌后援会组织各机关团体、学校数千人，在新公园隆重举行欢送大会，将军致答词谓：此次奉命出川抗战，誓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坚贞，用尽军人天职。……决心率所部效命疆场，不驱逐倭寇，誓不还乡，其誓死报国之意决于斯时矣。

1937年10月初，饶将军率部快速徒步行军2000余里，经川北、转万县乘轮东下。时至11月中旬，淞沪沦陷，苏常二州相继失守，形势已急转直下，日寇组成有力兵团，对我军采取战略包围，在海空军掩护下，从金山卫海岸登陆，以快速部队直趋长兴，主力指向安徽芜湖，威胁南京侧背。刘湘立令唐式遵及其全部五个师、两个旅约五万人，限期集中安徽广德、浙江泗安一线，以饶的一四五师担任右翼设防，固守广德，阻敌北犯，拱卫南京。广德之得失，实系首都南京之安危！

11月23日，敌军牛岛师团，由太湖窜抵宜兴、长安，出动机械化部队，兵分两路猛攻广德、泗安，并配有大批飞机轮番轰炸，致我方工事尽毁，城镇为墟。当时饶将军所部先头部队四三三旅佟毅部，甫经集中完毕，即奔赴广德前方约60华里之泗安占领阵地，于27日与敌前锋遭遇，苦战三昼夜，终因敌军依仗飞机、大炮、坦克配合的优势，多次发起猛攻，我军武器窳劣，虽拼命还击，时进时退，使敌受挫，但伤亡奇重，泗安遂告失守。同时，敌军主力沿吴嘉公路直趋广德。将军亲率四三五旅之刘儒斋团，于广德前方五里之界牌，冒着弹雨指挥战斗，将士奋勇争先，以一当十，虽死亡枕藉，仍前仆后继，不稍退却。将军目击

此状，热血沸腾，乃振臂高呼：这是我们军人报国的严峻时刻到了，一定要为国争光，流尽最后一滴血！由于四三五旅旅长孟浩然尚未到达，乃于28日晚直接命令该旅之戴传薪团，速向界牌增援，迨至次（29）日拂晓，发现该团长抗不从命，竟擅自率部向宁国方向撤退，增援中断。致使刘儒斋团陷于孤军奋战，几被全歼，阵地被占，广德亦告失守。

饶将军率残部退至距广德15里之七里店，以守土无能，部属违命自责，致通宵不寐，洒泪写下绝命书，谓：戴传薪偷生怕死，在千钧一发之际，擅自撤退，贻误戎机，以致影响全线崩溃。深感自己无颜以对国家民族，更无颜再见甫公（指刘湘——编者注）。书中还指出：该师扼守广德，掩护友军后撤集中，已完成任务，官兵为国效命，不惜牺牲，忠勇可嘉。然广德地处要冲，关系首都安危，不忍坐视陷入敌手。切望部属官兵努力杀敌，拼死收复，俾上报国家培植之恩，下副国人期望之切，进而驱敌出境，苏我国魂！自决与城共存亡，虽死无恨。书毕，焚香祝祷，即于11月30日晚，在极度悲愤中，盘膝坐于一大树下，举枪自戕，慷慨成仁。时年四十有四。[2]

饶将军以身殉国后，全师官兵无不痛哭，一致高呼："要继承饶师长遗志，驱逐敌人出境！""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倭寇，为饶师长报仇！"据1937年12月3日，《新民报》报道广德战情称："经28、29两日之激战，于30日失陷。我军即退至距城三四公里处，仍坚守据点……饶师长身先士卒……指挥作战……卒以身殉职，同时旅、团长三人受伤，士兵亦伤亡惨重。此时，我军工事俱被炸毁，不得不自广德西移。此役战事之激烈，为我军退出淞沪以后所仅见……我饶师将士，同仇敌忾，俟机还击。此时我吉安守军，乘敌立足未定之际，北进突击，敌仓皇应战……泗安赓即收复，敌腹背受击，狼狈……向长兴溃退。于是，沦陷敌手一昼夜余之广德，于一日午完全克复。"

据1937年12月20日《国民公报》载：饶将军于"11月30日午前2时殉难后，至4时，忠骸由其胞兄质彬（一四五师师部副官）运出战区，行路300余里，沿途无车马可乘。直至运抵芜湖后，始购备木匣一副，暂为装殓。因无轮船，不得已雇木船运至九江，有二宪兵为饶师长之学生，乃为照料一切，商托该县县长设法运至汉口，始交由民生公司之'民俭轮'转运回川。过宜昌时，全市军民曾举行悲痛之公祭云"。

国民政府嘉饶将军忠烈，明令褒扬，追赠为陆军上将，发给治丧费

1万元，在武汉举行隆重追悼会。遗骸上溯三峡，经万县，于1937年12月19日午后4时抵重庆。途经各地时，各界人士均举行隆重追悼仪式。成渝各报连日皆以各种形式大篇幅报道。略举各报标题如下：

二千余人吊国殇各界追悼饶国华

饶国华忠骸昨抵渝，本市各界今到江干迎祭。殉国经过可歌可泣，雍容遗像，万人争睹。

江巴市民同声一哭今日追悼饶国华

饶氏家属将在渝成服

资阳筹备举行扩大追悼会

各界人士敬献花圈、唁电、祭文、挽联，正如《新民报》所报道："罗列夹道，触目墨花，宛如泪点，香绕烛泣，哀悼忠魂。"

蒋介石也分别为重庆、成都灵堂撰写对联：

虏骑正披猖，闻鼓鼙而思良将；上都资捍卫，冒锋镝以建奇勋。

秉节之来，捍国卫民方倚舁；存仁而达，唁生吊死倍哀思。

据《资阳县志》载："太夫人始闻子丧，人或吊之，太夫人曰：'子为国死，此大佳事，吾宁受贺不受吊。'君子谓：非此母不生此子云。"

将军遗骸灵柩运回资阳后，故乡父老兄弟为之举行隆重、肃穆之追悼会。于1938年1月23日国葬于出生地附近甘溪沟。送葬者逾千人。

第一四五师出川前，驻戍邛崃有年，军民关系十分融洽，地方人士闻悉饶师长抗战殉国，同声哀悼，缅怀忠烈，举行盛大追悼会，公推邑中学者段升阶先生为之撰书墓志铭，并题写诔词。文曰：

功成身殒，涂肝脑兮。哀此国殇，泣芄兰兮。我旌厥勋，于盖棺兮。南山伐石，书之丹兮。

抗战中期，四川各界同胞为纪念为国捐躯名将，在成都中山公园（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内，铸造将军铜像一座，并竖立"饶上将国华纪念碑"。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字。塑像出自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教授之手。

早在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主席即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讲话称："现在说到追悼抗敌阵亡将士的意义。……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

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香、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我们要向一切抗日军人的家属尤其是死难烈士的家属致敬礼，因为他们家中出了这样为国奋斗、不怕牺牲的抗日军人……”[3]

1983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又批准追认饶国华将军为革命烈士。

缅怀抗日殉国的饶国华烈士

罗明萱 徐梅墉

饶国华烈士字弼臣。1894年12月7日生于资阳县城东乡（今宝台乡）张家坝一个贫苦农家。幼年丧父，靠母亲陈氏替人织麻纺纱度日。13岁时，母亲送他过河向前清举人伍鋆学习四书五经。辛亥革命爆发这年，国华17岁，眼见武昌起义发生后，各省相继起义响应，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乃于是年冬月（或腊初）去成都当兵。1912年春补进了刘湘部队待命。开始时当伙夫，后来当班长，1933年当上陆军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

1937年7月，日本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大举进攻上海，从此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民族危亡迫于眉睫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通过积极的倡议和推动，正式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饶国华此时任二十三集团军一四五师中将师长，对团结抗日的号召极为拥护，一再上书请求参战。11月12日上海失陷后，日军兵分四路，虎视眈眈地急欲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蒋介石急令驻汉口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增派部队充实京师外线的防御力量。刘湘指派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率部进驻安徽青阳一带，意在牵制和阻截企图由太湖流域西侵南京之敌。饶国华当时既是唐所属的一四五师中将师长，故也奉命离鄂赴皖布防。唐式遵考虑到自己的左翼广德在战略上的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失守，不但南京危在眉睫，而且敌人可凭借这一冲要之地，迅速集结重兵，进犯皖赣、两湖。因此特选派能征善战、素以骁勇著称的良将饶国华前往驻守。饶富有指挥经验，且熟谙战史，深知广德为兵家必争之地，凭险而守，南京可保无虞。史载太平天国将领黄文金屯兵广德，拱卫天京。清廷派猛将鲍超亲率“霆军”进攻其地，终年不得一逞，便是一例。故饶国华对于调遣他率部驻守广德，既深感责任艰巨，更庆幸壮志能酬。他在广德战役打响前夕，曾对侍从副官顾延兴说：“我奉命出川，志在歼灭强寇，还我河山，解我同胞倒悬之苦，现在幸而优先被派到前线御敌，战机就要来临，怎能不叫我热血沸腾，怎能不叫弟兄们揎拳捋袖，跃跃欲试？”饶将军就是这样怀着国

仇家恨和为捍卫民族尊严而战的大无畏精神，严密布置防务，反复晓谕将士，使官兵同仇敌忾，深深懂得“守一城，捍天下”的道理。所以部属士气旺盛，纷纷表示：“誓与广德共存亡，不许倭敌逞凶狂！”然而由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已经普遍形成溃退的被动局面，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侵华、灭华的凶焰。自11月12日上海失守后，仅八天时间，国民党政府即宣布迁都重庆，以避敌锋。中央机关纷纷逃奔武汉。宜兴、长兴告急，战局吃紧。11月下旬，常熟、苏州、无锡、江阴、武进相继失守。11月23日，日军第十八集团军中岛师团突然由太湖分乘百余艘汽轮、橡皮艇侵入宜兴、长兴，随即兵分两路，抢占泗安，猛扑广德。敌人由于战线太长，兵力不足，侵犯泗安、广德的仅4000余人。但因是机械化装备，拥有机枪、大炮等兵器上的优势，气焰十分嚣张。敌侦知饶军凭险坚城而守，采取纵深防御，步步为营，工事坚固，且士气甚旺，未可小觑，乃出动27架飞机轮番轰炸，倾泻成百上千吨钢铁。阵地上但见硝烟弥漫，火光熊熊，我方工事遭到严重破坏，城垣屋舍，夷为丘墟。敌步兵在重炮掩护下，发起进攻，冲锋号声不绝于耳。饶将军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地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镇定指挥，全师上下，誓死抵抗。从27日与日军交火，激战数日，饶师虽陷于三面包围之中，官兵仍浴血固守防线，寸土不让，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英雄本色，用血和肉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反侵略战歌。敌军见广德急切不能得手，不断从东洞庭山、西洞庭山增调精锐部队增援，加倍动用大炮，频繁出动飞机、坦克，无休止地疯狂进攻，饶师消耗极大，幸有广大爱国民众，愿为后盾，军民和衷共济，阵地勉能维持，致敌军的猛攻，不断受挫。但不幸的是在情况万分危急、亟须增援的时候，我方宣城至广德的铁路干线被敌机炸毁，火车停开，连补给也告中断。饶军孤军死守，艰险逾常。饶所辖的一个团长刘儒斋，系唐式遵最倚重的一个亲信，他对唐言听计从。刘自恃有唐这样的后台，非常跋扈，平时即目中无饶，常以恶语相加。此次临阵更不服调遣，贪生怕死，企图保存实力。刘在关键时刻，竟然不听饶的指挥，擅自后撤，给日军以可乘之机，以致全线溃败，让日军在30日占领了整个广德。但唐式遵事后并不追究刘贻误戎机的罪责（后来还擢升他为旅长），只命饶立即组织反攻，限期克复广德。饶将军本已下定“与城为殉”（史可法语）的决心，乃亲率仅有的一营官兵反攻，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重重包围于十字铺据点。敌人不敢进逼，一再劝降，饶氏威武不屈，紧握雪耻刀对左右从容讲道：“我从

七七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线杀敌，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幸能如愿以偿，奉命出川抗战，引为生平快事。诸君还记得吧，我们离川时，蜀中父老兄弟姐妹曾举行盛大仪式欢送。潘文华军长（潘是二十三军军长）代表我们川军将士致答词，表示我们一定要血战到底，收复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生，败则死，不成功便成仁。我们要牢记当时的誓言，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呀！”就在当天晚上，饶将军在弹尽援绝，人马伤残，困乏已极的情势下，给刘湘写了绝命书，中有“刘儒斋不听指挥，以致兵败，职唯有不惜一死，以报甫公（刘湘字甫澄）知遇暨川中父老之情”等语，写毕，倚案沉吟良久，复起身在卧室内来回踱步，到30日凌晨2时许，竟拔枪自戕，以死报国，时年仅43岁！

饶氏救亡图存的壮志未酬，即以身殉国的噩耗传出，官兵莫不感泣。时有人挥泪口赞一绝咏叹此事云：“广德军威振，义胆挫敌酋。成仁昭大节，英名自千秋！”饶将军悲壮的死，更加激发了军民同仇敌忾、血战到底的民心士气，纷纷表示要学习和发扬他的爱国思想和牺牲精神，为死难军民复仇。我吉安守军化悲愤为力量，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星夜穿越浙皖边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击广德。敌人仓皇逃跑，野炮两门及装甲车多辆皆不及运走，加上泗安镇克复，使敌人腹背受到夹击，只得避开公路，绕道向长兴、太湖狼狈逃命。这样，仅仅沦陷一昼夜余的广德，于12月1日午便告克复。

对饶国华的死，当时川康通讯社曾有中肯的述评。文章指出：“饶国华勇于公战，而不幸捐躯，其死实重于泰山，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尤以国华死而军民团结御侮，报仇雪耻之心益切，光复河山，灭此朝食之志愈坚，足见志士仁人的人格感人之深！广德之得以迅速克复，赖其精诚感召之力不小。”这样的评价，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公论。国民党中央立即追认饶国华为陆军上将，以资表彰。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于1938年3月12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的大会上，曾给饶国华以应有的评价。他指出：“从赵登禹、饶国华……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典范。”

[1] 本文根据抗战时期陆军第二十一军营长吕伟权、胡仲威、军部作战科长杨国材文稿及饶国华之女饶毓琇提供资料整理而成。

[2] 据1960年12月出版《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载黄应乾《广德、泗安的防御战》一文中称："因团长刘儒斋不听饶国华指挥，擅自后撤，以致全线溃败。""因刘儒斋不战自溃，广德失守。饶觉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刘湘；又因唐（注：指唐式遵）掌握大权，痛感难期长处，便决意自戕。……写就致刘湘绝命书，内有'刘儒斋不听指挥，以致军败，不惜一死，以报甫公，等语'。"很显然，黄文与本文相矛盾，可两说暂予并存，孰是孰非，留待史家深入考证。

[3] 毛主席讲话全文可见1938年4月1日《解放》第三十三期、1939年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四册、1939年新华日报馆出版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

许国璋

为国捐躯，军人分也。今日当与敌决一死战，敢有临阵退却者，必手刃之！

● 1897年生，字宪廷，四川成都人。

● 1918年，投川军，后入刘湘部，历任团长、旅长等职。

● 1938年4月，任第六十七军四八三旅旅长，随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抗日，随后参加武汉会战。

● 1941年，升任第一五〇师副师长兼第四四八团团长。

● 1942年，晋升第一五〇师师长。

● 1943年春，率部参加鄂西会战。11月21日，在参加常德会战时身负重伤，为避免被俘受辱，举枪自戕，以身报国。

● 1944年2月，国民政府追赠中将军衔。

许国璋将军事略

邱正民　段耀章等邱正民曾任第六十七军作战科长，段耀章曾任第六十七军四八三旅九七一团二营营长。本文根据两人提供资料整理而成。

许国璋将军，字宪廷，四川成都人，汉族，生于1897年。少有大志，1918年，护法军兴，弃文就武，投效川军第二师做战士，每遇战役，英勇过人，不数年积功升军官，选送该师合川军官传习所，系统学习军事知识，以勤奋努力，获得优异成绩卒业。为人忠厚正直，对己清廉自持。对军队纪律要求极严，每驻防一地，均与群众和善相处。一生笃信佛学，在驻防重庆期间，常听高僧能海法师讲经。曾谓："佛以助人成佛，普度众生脱离苦海为宗旨，做一个职业军人，更应以保国救民为本职。"他对当时川军各派连年内战，"互挖墙脚"（指交战双方互以高官厚禄引诱对方官兵投向自己，以削弱对方力量），深表反感。当许任刘湘部杨勤安团营长时，在一次军阀混战中，杨团被军阀赖心辉的第二十二军马昆山诱骗拉走，他非常气愤，多次劝杨要重气节，讲信义，设法重返原部。杨感其言，乃乘1929年川军"上川东之战"，赖军由黔反攻回江津之际，率队毅然返回第二十一军防区。刘湘军长获悉此中原委，嘉其忠贞，以后选送该军"军官研究班"深造，准备遇机拔擢。1935年川军整编，许被升为二十一军三师九旅第二十五团团长。

七七事变，抗日军兴，许国璋激于爱国热情，多次请缨出川抗战。1938年4月终如所愿，被调升为第六十七军一六一师四八三旅少将旅长，编入第二十九集团军序列（辖四十四、六十七两个军），拨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节制指挥。

当时集团军总司令为王缵绪，因王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暂时不能出川，职务由副总司令兼六十七军军长许绍宗代理。是年4月28日乘轮东下，开赴第五战区。其时，徐州已经陷落，日寇正积极沿长江两岸跃进作战，企图冲破我军重重阻力，向武汉核心进犯。第二十九集团军奉战区长官李宗仁之命，驰赴安徽宿松、太湖阻敌西窜。

黄广之役 英勇抗战

1938年7月中旬，敌寇第十三师团和一个骑兵大队由安庆沿怀宁公路线向我宿松、太湖地区进犯。当时，由第四十四军军长廖震率领一个军及两广军队阻击敌人。我军在太湖、宿松与敌竭力拼搏，经过反复争夺，终因敌空军和火炮优势，两地均为敌陷。日军乘胜向我湖北黄梅、广济急进。同时，九江之敌约为一个加强师，一路由小池口登陆进犯黄梅；另一路则由龙坪登陆进犯广济。第六十七军奉李宗仁长官之命堵击该敌，许将军率四三八旅在亭前一线沿山地向进犯之敌攻击前进，由于敌军三路合击，在其机群及火炮疯狂轰击下，黄、广两地也很快陷落。我田家镇要塞因黄梅、广济陷落，感到威胁，使我武汉统帅部大为震动。田家镇要塞扼长江中下游之咽喉，如不守则危及武汉。蒋介石始电令五战区从速收复黄梅、广济，以解除田家镇要塞之威胁。李宗仁转令两广两个军进攻黄梅，第六十七军进攻黄梅以南及大金铺之敌，分兵合击，以保卫田家镇要塞的安全。许将军率四八三旅奉令转移在大金铺以北，担任攻击梅川之敌任务。由于我军缺乏火炮及高射炮制压敌军飞机和大炮组成之弹幕，虽付出重大牺牲，各军仍屡攻不克。敌军藐视我军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乃以精锐步骑兵联合部队向我梅川以西四八三旅防线猛犯。许将军亲临第一线，鼓舞士气，使全线坚若磐石，粉碎了敌寇进攻阴谋。双方相持达月余之久，敌军终无丝毫进展。

田家镇要塞陷落 许国璋旅一峰独秀

敌对黄梅、广济之线屡次进犯，均未获逞，乃变更作战部署，于1938年9月初，调集陆、海军约两个半师团兵力在其飞机掩护下，由龙坪沿长江西上，大举深入侵犯，采用钻穴、迂回战术，在突破我军广济防线后，猛攻田家镇要塞，屡攻不下，曾残酷施放毒气，再配以海空军疯狂轰炸与炮击。我保卫田家镇守军遭受惨重牺牲后，不得不放弃阵地，退到长江南岸的白沙铺、铜录山及大冶县一带山地，田家镇终于失陷。敌乘势分兵数路向武汉包围前进，我长江北岸守军因而陷入一场大溃退的劣势，敌乘胜骄狂，派出机群从每日7时起，分批向我各部队轮番轰炸扫射。由于我军缺乏高射武器，不能制压敌机凶焰，致第二十九

集团军及友军部队均遭惨重伤亡；各军师之间又因无线电讯中断，彼此情况不明，上下左右失去联系，于是秩序大乱。代总司令许绍宗原驻上巴河，亲睹此景，未及采取应变措施，仓皇率其直属部队由山区小道沿英山、罗田向西溃逃，企图脱离敌之包围，保全自己实力。此次溃退，第二十九集团军几乎一蹶不振，非重加整训，将不利于再战。及至到达湖北当阳开始整训点阅时，整个集团军唯有许国璋将军率领的四八三旅在组织上军容上还比较严整，虽伤亡人数将近30%，但沿途收容了部分脱离原队的散兵，补充了缺额，全旅指挥联系均好，未失掌握，是许绍宗所部最完整的建制，曾受到第四十四军军长廖震的嘉奖，这是与将军平时治军严明和纪律教育良好分不开的。

固守大洪山 因功晋升师长

在当阳整训期间，第二十九集团军奉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电令，指定总部位置于当阳河溶镇，所属部队担负守备襄河东西两岸任务：左翼同钟祥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将军部队相邻接；右翼与沙市江防司令部郭忏部队相邻接。保持重点于襄河两岸，以防堵江陵之敌进犯。许国璋的四八三旅作为预备队。次年（1939年），敌屡次进犯襄河、石牌，均被许将军所部击退。是年秋，部队进驻钟祥，保卫大洪山。1940年、1941年两年，敌军曾两犯豫南，再窥鄂西，大洪山均首当其冲，几乎无月不战。许将军常亲临前敌，躬冒炮火，鼓舞士气。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此时已移驻张家集，部队则在大洪山地区与敌寇进行一场磨盘战术。秋季蒋介石电令各部发动反攻，虽无进展，但大洪山在四八三旅固守下，始终岿然不动。

1941年秋，许将军因战功卓著，晋任第一五〇师副师长。次年春，又晋升为该师少将师长。

固守津澧 取得鄂西大捷

1942年春，奉最高统帅部电令，第二十九集团军调长江南岸，归第六战区节制指挥。这次调遣，由江北转移江南，是经过长达1500华里以上的大迂回。该集团军原在河南内乡整训，由内乡出发经邓县、老河

口，沿保兴公路到达秭归，直插长阳、源利，进入湖南常德、桃源，直至7月底，各部队始全部到达。奉第六战区长官陈诚电令，该集团军在长江南岸的澧县、临澧及洞庭湖以西的安乡、常德、桃源一带担任守备任务，许将军率领的第一五〇师当时驻三阳港，守备华容、石首、公安等县。1943年春，敌大举渡江南犯。沙市之敌约一个师团亦分三路进犯。另一股约3000余人，在其长江舰队重炮的支援下，向我藕池口第一五〇师四四九团阵地进犯。与此同时，敌飞机六架与敌长沙舰队炮兵也集中火力，轰炸我藕池口据点，并以燃烧弹射向市内民房。这些民房多系芦苇及竹木结构，最易着火，一时烟雾弥天，敌乘烟雾与尘土飞扬之际，一举登陆。经我守兵凭工事掩蔽，激烈射击，予敌重创。敌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向我轰炸，并对我增援部队及撤退的居民疯狂扫射。在此危难之际，许将军亲临前线，一面指挥作战，一面严令部队掩护居民撤退。并规定师部卫生队的担架，先抢救负伤居民。此时敌弹横飞，遮天蔽日，将军毫不顾个人安危，沉着安详地督饬部队占领预备阵地，阻击敌之前进。居民群众见将军如此镇定指挥，很自然地安下心来，使撤退工作比较有秩序地进行。当地居民还不胜欣佩地说："许师长都在第一线亲自指挥，弟兄们都在与日寇浴血拼战，有了这样血肉筑成的坚固长城，我们还怕啥！"不少人甚至感动地流泪，极口夸赞我军坚强的抗战意志和为国献身的精神。

第一五〇师奉令固守津市、澧县，许将军鉴于任务艰巨，慷慨激昂地对所属官兵说："为国捐躯，军人分也。今日当与敌决一死战，敢有临阵退却者，必手刃之！"其时安乡、南县、公安等处均告失陷，而津市、澧县仍峙立如故，以此作为基点，终于取得鄂西大捷，将军这种临危不惧、从容却敌的精神，是值得后世景仰的。

常德会战 壮烈殉国

常德会战是抗日史上一次名震中外的大战役。当时我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第六、九两战区兵力保卫常德。敌军则在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下纠集了六个陆军师团及一个混成旅团配属若干炮兵联队、坦克部队约15万人，在大量飞机掩护下，进犯常德地区，企图控制滨湖物资，并牵制我抽调大军增援缅甸战场，破坏我打通中印公路之计划，借此向

即将召开的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示威。在这次会战中，敌以一个混成旅团为第一路，向华容直趋南县、安乡，渡澧水，截断我津市部队的退路；另以一个师团为第二路，由藕池口突破我第一五〇师守备之虎渡河防线，再分三个支队渡澧水与第一路会合，包围我第一五〇师；第三路以一个师团由弥陀寺直插澧县，渡澧水直趋常德；第四路以三个师团由董市、宜都间正面渡过长江，企图击破我第七十三军、七十四军，渡过澧水直奔常德。在这种情况下，我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命令：第四十四军王泽濬率一六一师到漆家河、羊毛滩，协同第七十四军向敌侧击；许将军所属的第一五〇师立即撤往太浮山占领阵地，与太阳山之友军第一六二师相策应，袭击敌之侧背。当时许将军所属各部方由南县、安乡及虎渡河撤过澧水，立足方定。津市、安乡一带之敌，已渡过澧水。许将军立令四四九团团长谢伯鸾率部驰赴太浮山占领要点，并令四四八、四五〇两团分别由捷径向太浮山前进。他指示说：“太浮山、太阳山是打击日寇的两只铁拳，必须不顾一切先敌占领，我赓即率师直属部队跟进。”但渡过澧水之敌行动迅猛，事前已截断了我一五〇师到达太浮山的道路。随同师部行动的两个直属连之进路，亦为敌所遮断，当时处境极为困难。许将军根据情况，当机立断，决心把敌人引向南去，以减轻对各部的压力，使各部队及早占领太浮山各要点。由于敌寇紧跟不舍，只好且战且走，被迫到达陬市。将军认为陬市是常德之门户，且构筑有工事，乃将仅有的兵力就近占领外围各据点。此时已近黄昏，将军乃向师部参谋人员说：“与敌战斗至入夜时，可乘机钻隙进太浮山。”追来之敌，不知守兵虚实，仅向我方威力搜索。许将军遂乘机鼓励官兵，慷慨指出：“我们为国家尽力的时候到了，我们能多打一个日本兵，就给守备常德的部队减轻了一分压力，以尽我们军人的天职。”同时分析形势说：“由戚家河方向前来之敌已迫近陬市，桃源县城方面火光冲天，我们已经被三面包围，背后又是深不可测的沅水，既无渡船，气候又冷，与其当俘虏被日寇侮辱、杀害，或落水淹死，毋宁在前线为国奋战，直至战死光荣得多。我们前进才是生路，我决不离开阵地一步，我的热血要洒在这里。这里是祖国的土地，我要誓死保卫它，死了也是我的光荣。”全体官兵听了将军悲壮的誓言，勇气倍增，都表示决心与敌人作一殊死战，尽其全力，保卫国土。敌此时已侦知我军守兵薄弱，向常德前进之敌愈益增多，攻势愈猛，轻重机关枪火力交叉发射更为炽烈。许将军在此紧急关头，手持步枪与敌还击，他的身体本已

瘦弱多病，兼以作战兼旬，既劳顿疲乏，又身负重伤，在战场上休克多次，直属部队的连排长也相继伤亡，兵员所余无几，师部军佐人员亦多受伤，几个主要据点次第被敌占领。由于时已入夜，敌未敢进入街市。许将军因平时待人温和宽厚，深受官兵爱戴，在休克后，误认为他已阵亡，将其抬至市街草房。有渔民两人正欲驾舟离开，感于将军忠义，挺身而出，将其“遗体”运送至南岸，并愿将轻重伤员也一一运过南岸。因值夜间，他们先把将军抬往一农家的小屋内暂时停放，等候天明启渡。殊次晨4点钟左右，将军复苏转来，神志稍感清醒，发出微弱的声音，问及当时的战况。当他了解到陬市已经被敌占领，便急促地呼喊：“我是军人，应该战死在沙场，你们准备把我运送对岸，这是害了我呀！”语毕，又昏厥过去。过了片刻许将军才苏醒过来，他用手触摸到身旁睡着的一卫士所佩带之手枪，乃毅然拔枪自戕，砰然一声，这位以身许国的爱国将军，用悲壮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碧血丹心，长留正气，不仅为国家民族增添了光彩，也为抗战史书写下了灿烂的篇章。噩耗上报总部后，王缵绪总司令派出参谋人员赶到陬市郊区，查实将军确系忠于职守，坚贞殉节，便将其忠勇事迹报请表彰，经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随即派第一五〇师的副官主任王禹城护运许将军遗体回成都原籍。经四川省会各界人士在成都忠烈祠隆重追悼，由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潘文华主持大会，并挽将军一联以彰忠烈。文曰：

大忠大孝，以国家民族为先，频传常桃鏖兵，光复名城摧敌虏；

成功成仁，继之钟弼臣[1]而去，远昭睢阳授命，长留正气满潇湘。

[1] 挽联中的之钟、弼臣系王铭章、饶国华二人之号。

岳星明

据被俘的敌兵说："中国的草鞋兵很勇敢。"这是对我川军官兵的英勇战斗的客观评价。

● 1908年生，号启东，四川眉山人。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二十三集团军二十一军副官处处长，随军出川抗战，先后转战于太湖、广德、芜湖、长江中下游地区，参加泗安、广德之战。

● 1939年11月，参加对日“冬季攻势”作战。

● 1940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同年底被任命为二十一军副军长。

● 1942年，率部参加浙赣会战，同所部承担长江南岸江防任务，直至抗战胜利。

● 1995年5月15日，因病去世。

二十三集团军出川抗战概述

岳星明

第二十三集团军是由原第二路预备军第二纵队改编成立的。由刘湘兼任总司令，唐式遵、潘文华副之。下辖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兼）、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兼）。1937年12月，泗安广德战役后，二十三军撤销，潘文华转汉口返川。1938年1月上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免去刘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之职，由副总司令唐式遵升任，下辖两个军：

第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下属第一四六师师长周绍轩、第一四七师师长章安平、第一四八师师长潘左。

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下属第一四四师师长范子英、第一四五师师长孟浩然、新编第七师师长田钟毅。

唐式遵总司令先受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指挥。刘湘在汉口养病期间，由该战区副司令长官陈诚代行指挥。1938年春，刘湘病逝，第七战区长官部撤销，第二十三集团军改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两个月后，改由顾祝同指挥。

1937年夏，抗战军兴。唐式遵奉命率部于9月初，分赴抗日前线。9月3日，成都各界人士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集会，热烈欢送川军抗日健儿。唐式遵应邀代表全军在会上表示决心："失地不复，决不回川。"

此时，二十一军所属各部的整补尚未完全就绪，部队武器窳劣，装备简陋，各部开拔以后，在行军途中，时令已入深秋，官兵们身着单衣，脚穿草鞋，肩背背夹，甚为艰苦。但官兵们抗日志坚，杀敌心切，满怀报国救民的热情，置困难于脑后，冒寒霜夜露，兼程东下。各部在重庆、万县乘轮经宜昌，于11月初在武汉集结，旋奉命由平汉路车运郑州，紧接着又转调新乡、汲县、博爱、蒙泽一带集中待命。

同年11月中旬，淞沪战场形势逆下，中央军全线西撤。苏州、常州等地亦告危急。唐式遵部奉军事委员会急令，调至江浙的宜兴、长兴和皖南的泗安、广德一带阻止日本侵略军。综观八年抗战，第二十三集团

军抗击日军的斗争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11月下旬至1938年1月底的太湖、泗安广德和反攻芜湖三大战役。

第二阶段，从1938年春至抗战胜利，第二十三集团军主要担任长江南岸的江防任务，并参加了浙赣路战役。

1937年11月下旬，驻淞沪一带的中央军全线西撤。日军以三个师团、十数万人之众，沿沪宁路，渡太湖，在乍浦登陆，企图抄袭包围西撤大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各部奉命阻击日军，掩护大军西撤，太湖战役由此展开。此役，第二十三集团军仓促与敌遭遇，既无预设的工事，又不甚熟悉地形，而日军挟步骑优势，配合飞机、坦克，气焰十分凶狂。但我官兵不畏强敌，奋勇抗击，作为出川抗战的第一仗，第二十三集团军在太湖战役中表现了自己的特色。

泗安、广德战役是紧接着太湖战役进行的。在上述困难条件下，第二十三集团军参战各部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多次出现肉搏拼杀、寸土必争的激烈战斗场面。据被俘的敌兵说："中国的草鞋兵很勇敢。"这是对我川军官兵的英勇战斗的客观评价。

在太湖战役中，第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腿部负重伤，属下的旅长黄柏光也负了重伤。在泗安、广德战役中，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与广德城共存亡，壮烈殉国。

太湖和广德、泗安战役，虽没有完全粉碎敌人的西进，但是敌人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在战略上取得了阻滞敌军的效果，为大军较顺利地西撤赢得了时间，并且为保卫南京京畿的准备和部署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南京陷入敌手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愤于首都弃守、敌焰猖獗，决心惩创日军，激发和坚定我军的抗战斗志。刘湘选调第二十三集团军所属一个军的兵力，反攻芜湖，欲攻占这一长江水运之咽喉要冲，以牵制自皖北豕突狼奔的日军。驻守芜湖的日军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急调飞机轮番轰炸。我官兵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勇猛杀敌，就在我军正逼近芜湖大街、大功即将告成之际，不料刘湘病逝噩耗传来，致使反攻芜湖战役功亏一篑，殊为遗憾！

1938年春以后，第二十三集团军担负起固守长江南岸，掩护炮兵腰

击敌舰、布放漂雷、阻断日军长江航运，策应保卫大武汉作战的艰巨任务。所属各部沿长江南岸，在东起铜陵、西迄湖口约700余里长的战线上构筑据点、工事，据险守备。

不论腰击或布雷，都需步兵确实掩护。在犬牙交错之敌我战线，执行任务之艰巨程度，实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尽管如此，我执行任务的官兵，仍视困难若等闲，置生死于度外，很好地完成了使命，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8月到1941年底，我击沉和击伤敌各类船舰2000余艘。敌人心惊胆战，一方面派出大批部队进行扫荡，一方面被迫靠长江北岸夜间航行。

在此期间，我军为了掩护炮兵，扩展据点，也曾对敌发动过多次攻击作战。从1938年上半年至1941年底，先后进行过的战斗有：贵池、青阳的战斗，东流登陆战斗，冬季攻势，阻敌流窜石门街战斗，陵阳镇、木镇战斗，攻克斗龙山战斗，贵池、东流布雷战斗，攻克马当要塞战斗，东流、至德战斗，何家潭、马路口战斗，收复九华山战斗，鄱阳湖东岸战斗等。

以上战斗，以1940年10月12日我军攻占马当要塞、阻断敌人长江航运数天之久一仗战果最为辉煌。此役的胜利，鼓舞了川军士气，坚定了必胜信心，同时对皖北、湖南战场，也起到了战略性的策应作用。国际国内舆论，对此次胜利交相赞誉，成都各界人士还举行了祝捷大会。

长达4年的长江南岸江防战斗，给予侵华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其于战略上之重要性及抗战全局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1941年1月，在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二十三集团军曾派出两师一团之众，在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指挥下，参与了这一有损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亲痛仇快的反共事件。沉痛之历史教训，思之殊感内疚。

此外，川军在抗战中值得一书的战绩，还有下面几次：

1941年，敌犯金华，第一四八师驰赴浙东，阻击了敌人西犯。

1942年5月8日，在浙赣路会战中，第二十一军一四六、一四七两师分别驰援，据守浙东寿昌、赣东鹰潭；又以游击战方式夜袭怀玉山南横峰、弋阳，迫使敌人缩短防线，与衢州之部龟缩金华。

1944年，已是强弩之末的敌人回光返照，又犯衢州，第一四五师沉

着应战，保卫了衢州的安全。团长刘一战死机场，备极壮烈，英名永垂。

作为第三战区总预备队的川军八十八军所属新二十一师，在赣东、苏南，以及浙江之富春江三角地带、浙赣沿线地区的战斗中，特别是在进攻丽水、攻克温州等战役中均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再者，川军二十六师虽不属于第二十三集团军，但在第三战区直接指挥下，曾参加反攻南昌、赣东抚河东岸战斗，奇袭绍兴，守备诸暨前线和浙赣路会战等战斗，尤其是投入抗战初期淞沪会战的大场之役，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为川军争得了荣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部队整编的形式，将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及其所辖之五十军军部、第一四四师、第一四八师、新编第七师均予撤销（唐式遵调任武汉行营副主任，其余军官全部入杭州军官总队），只保留了一个军的番号，即二十一军，军长刘雨卿，副军长岳星明（1940年底已发表为二十一军副军长），下属三个师：一四五师师长凌谏衔、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一四七师师长黄柏光。

我集团军出川抗战将士，转战八年，备尝艰辛；无数英雄，血染江南，骨埋异乡，光荣事迹，可歌可泣。抗日健儿无愧于国家民族，无愧于川中父老，其英勇战绩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忆念之中！

忆1939年的“冬季攻势”

岳星明

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和战略上的需要，同意苏联顾问团的建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同年9月起，军委会陆续调第八十六军一个军、第十八军的两个师到第三战区。加上原来守备皖南地区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指挥的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三集团军指挥的第五十军、第二十一军，此时战区兵力已有14个师之多。调来炮兵有德造卜福式山炮的炮兵第一团、76公厘野炮的炮兵第二团、10.5公厘榴弹炮的炮兵第三团、10.5榴弹炮的炮兵第十三团、150公厘重炮的炮兵第十四团，81迫击炮的炮兵第十八团、3.7公厘战车防御炮的炮兵第五团和炮兵第十六团，以及20公厘高射炮一个连（还有一两个炮兵炮种番号，已记忆不清）。

1939年11月初，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冬季攻势的命令。对第三战区的指示大意是：应以主力11个师切断长江的交通，分由湖口、马当、东流、贵池、大通、铜陵、荻港间隙进攻，一举进入江岸，占领沿江阵地，并以轻重炮兵火力及水雷封锁长江。助攻限11月底，主攻限12月上旬实施。

奉到军事委员会指示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即拟定了战区冬季攻势计划。其要点如下：

1.将战区兵力组成右、中、左三个兵团。以中央兵团为主攻兵团。

2.第五十军郭勋祺部为右翼兵团，从荻港、大通间进攻当面之敌。重点置于左翼，先攻占程家大山，并确保之。另编有力部队分向荻港等积极机动挺进江岸，腰击布雷。

3.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敬久指挥第八十六军及第十八军的某师为中央兵团，进攻梅埂—煤炭山当面之敌，一举攻占，并确保之，掩护我军腰击、布雷。

4.第二十一军陈万仞部（加派十八军第六十七师）为左翼兵团，重点置于右翼，一举攻占馒头山、贵池而确保之。对东流、香口、彭泽、湖口间，应以步兵一个团为基干，配属平射炮、工兵布雷队，挺进江岸

腰击、布雷。

5.将重、野炮兵分组编群，由战区炮兵指挥官统一部署。山炮和战防炮应适当配给各兵团。

6.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在陵阳镇设立前进指挥所，由司令长官进驻，指挥各兵团的作战。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总司令仍在太平潘村总部与战区前进指挥所保持密切联系。

7.以上部署限于12月上旬完成。

战区参谋处根据计划，下达了命令。此时顾祝同长官要我候命随同赴陵阳镇前进指挥所。同时，电召第二十五军参谋长吴鹤云来陵阳镇，与我共同赞襄顾祝同长官指挥此次冬季攻势。

战斗经过概要

1939年12月16日，全线攻击开始。虽然月余以来敌人早有防范，调集了一一六清水师团全部、防守梅埂—煤炭山、贵池之线，另调两个混合联队扼守大通、正阳山、铜陵一带高地，均构筑了坚固工事，并增调了山野炮兵加强守备。我军在炮火的支援配合下，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冒着敌人的炮火轰击，飞机狂炸，顽强进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第一天的攻击，各兵团均有进展。

右翼兵团一四四师进攻程家大山，克服了程家大山系的船行山、罗带形山、杨家山、朱家坝等几处高地。

中央兵团的预备第十师攻抵煤炭山山麓时，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和猛烈炮火，两度攻上该山，占领了部分山头。后因敌人援兵大增，火力加强，才被迫退到山下原阵地继续战斗。第十六师攻占了煤炭山系步山岭等高地。第一九〇师攻占了煤炭山系的团山、寒山、狮子山高地。

左翼兵团第六十七师攻占馒头山，第一线曾推进到江岸，敌飞机多架及海军炮猛炸猛轰，我军被迫退守馒头山。第一四七师攻占灰洛岭、缸窑岭，并以战防炮推进到江岸郭家口，腰击敌上驶舰艇，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但终被敌人压回。第一四六师对殷家汇之敌猛攻四次，一部分曾绕攻突入殷家汇镇，镇内敌人施放毒气向我反扑，因伤亡较大，我被迫撤回。

各兵团所属各部连续三四日，继续同日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均重，战况甚为惨烈。敌人20余架飞机整天轮番狂轰滥炸，又有舰上火炮不断轰击，我军奋力还击，英勇战斗。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枪炮轰鸣，数里外可闻。激战至12月21日，敌大举增援，敌机整日助战，我军伤亡甚重，难获进展，分别退守原进攻出发阵地，坚持固守。23日，敌分兵围攻青阳，连攻三日，终未得逞，退回原地。至26日，日军也因伤亡惨重，全线停止进攻。

12月28日，鉴于我军伤亡惨重，敌人也无力反击，战场形势发生变化，顾祝同司令长官发布命令，变更部署如下：

1.右翼兵团：固守现阵地，抽出主力另编成步兵基干团一个，又并组三个小组，各以一个营为基干，配属炮兵和布雷队，分向荻港、大通，乘虚钻隙突进，腰击敌舰，布放水雷。

2.中央兵团：确保青阳，编组支队和小组，加紧活动，乘机钻隙突进，腰击布雷。

3.左翼兵团：固守现阵地，确保北面山、红草山，编组支队和小组，乘隙进出江岸，腰击布雷。

至此，冬季攻势实际上已告结束。

陵阳镇的总结检讨会议

1940年初，第三战区在安徽陵阳镇召开了师以上军官参加的“冬季攻势总结检讨会”。会议由顾祝同司令长官主持。我和吴鹤云列席了这次会议。

检讨会上，顾祝同长官对这次作战艰苦辛劳的官兵给予慰勉，深切悼念牺牲的将士。对这次未完成军事委员会命令切断长江交通的任务表示遗憾。然后，各兵团司令分别作了检讨性的发言，共同强调了以下几点：

1.敌人有飞机支援，完全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而我方没有飞机前来助战，难免被动。

2.主攻指向的煤炭山的敌工事特别坚固，山形险峻，山顶上还有天然水池，致使我军攻上山顶棱线以后，难以扩张战果、继续攻击前进。

3.供重野炮兵进入战场待机位置的道路太少，因而放列阵地不能有利展开，难免遭受敌飞机和火炮的攻击，造成较大损失。观测条件，敌在高山，我在低处，未能发挥我炮兵火力，有效地支援步兵作战。

4.因敌飞机连续轰炸和大炮猛烈射击，我方通信联络常常中断或受到干扰，以致各部队间的协作配合不够密切，难以掌握战场主动权。

5.战斗激烈紧张，战场交通不便，给伤员的后送和抢救治疗增加困难，这对士气不无影响。

会议上，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出于长期的狭嫌，加之第五十军在此次攻势中指挥也有失误，当场指责五十军军长郭勋祺不服从统一指挥，擅自将该军一四五师置于远离战场位置，贻误该军全力进攻之战机。二人发生龃龉。唐式遵拿出以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名义拟好的命令（当然已先取得顾祝同的默契，并已请顾署名盖章）宣布如下：

1.右翼兵团司令郭勋祺，不服从作战统一指挥，贻误戎机，着撤去其第五十军军长职务。

2.第一四四师团长王烈光，擅行停战半日，着撤去其团长职务，听候议处。

3.第一四四师团长张昌德，增援迟缓，着记过两次。

4.第一四四师师长范子英，素著功绩，着升为第五十军军长。

5.第一四四师旅长刘儒斋，屡著战功，着升任该师师长；旅长遗缺由该旅副旅长许元伯升充。

6.其余功罪人员，由该军自行议处。

另外，关于中央兵团和左翼兵团的得失功过，会后由各该兵团报请战区长官部审议后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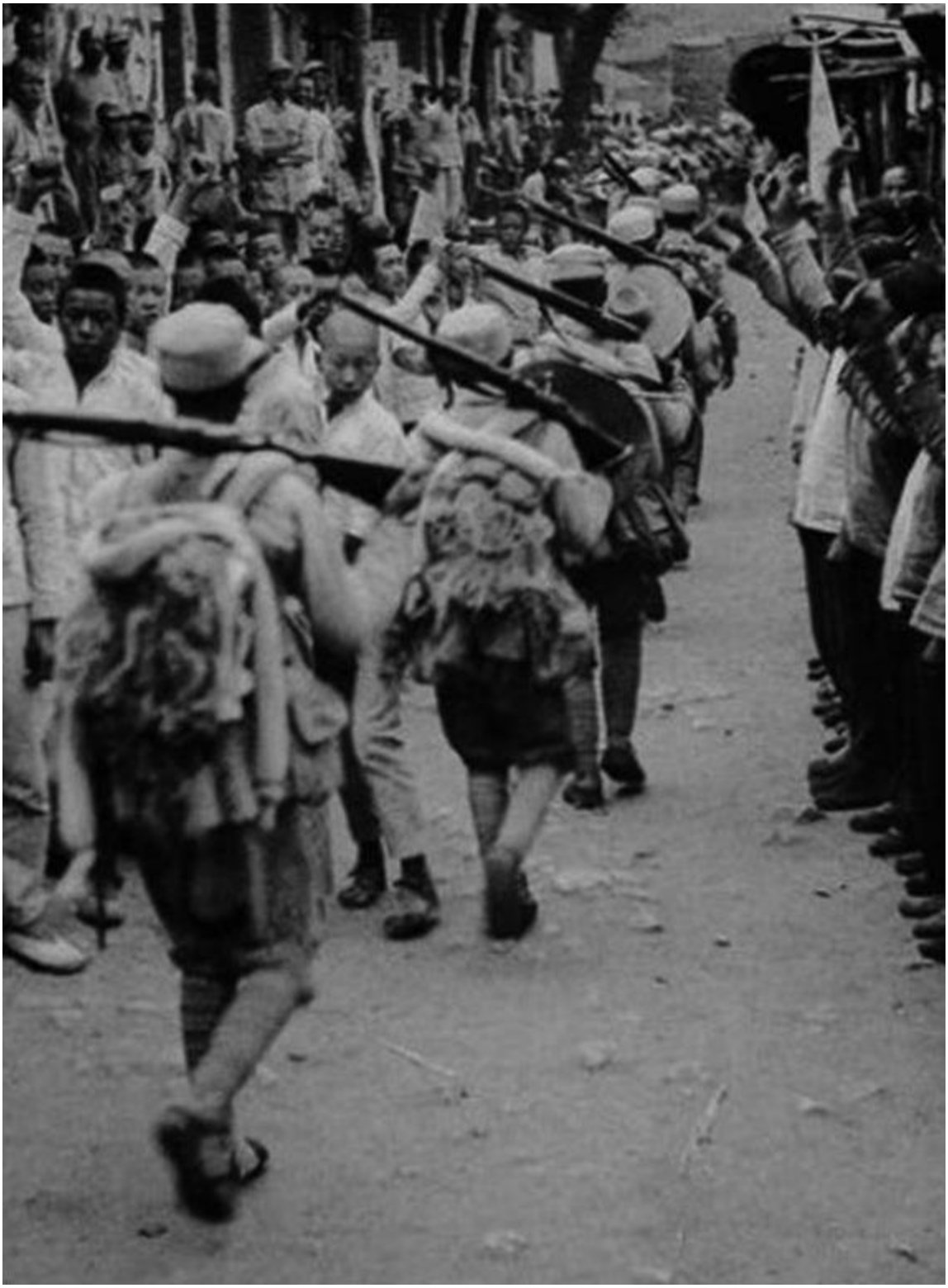
此次冬季攻势任务未能奏功，至今追忆，犹感遗憾。如上所述，我以为在陵阳镇总结检讨会上，各兵团强调的几点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然而，各兵团指挥官及其下属各级部队，能克服不利条件，奋不顾身，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英勇作战，面对险峻高山进行仰攻，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这种为抗日救国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敬佩。

在这次战斗中，我官兵奋勇冲杀、临危不惧的战斗精神，给敌人以

巨大的威慑。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这次冬季攻势，对于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重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量。特别从昭和十五年（1940年）积极进行的粉碎敌人战斗力为目的的各次作战的历史事实看，可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

此次冬季攻势，就军事委员会的目的来说，是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用以显示我国军队仍然强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这对维系国际信誉、稳定民心，起了一定的作用。我第三战区参战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精神，显示了中国人民坚决抵御外侮、誓死保卫国土的决心，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吴鹤云



从1938年下半年至1941年上半年约三年时期，我军腰击和布雷共击沉击伤敌人大小舰船2600多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 1907年生，福建莆田人，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十一期。

● 1940年，任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五十军参谋长，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 1942年5月，参加浙赣会战等战役。

● 1943年1月，任第五十军副军长，后调任第八十八军副军长。

● 1945年2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 1991年1月1日，病逝于南京。

忆抗战中的五年零九个月

吴鹤云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第二十三集团军工作了五年零九个月。这五年零九个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0年正月至12月初，任第五十军参谋长；第二阶段自1940年至1942年底任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三阶段自1943年初至抗战胜利，任第五十军副军长。在此期间，我军对日作战的许多具体情节，处于第一线的官兵，当比我知之更详。因此我仅从总的部署方面，提供一点材料，以资参考。

1939年底第二十三集团军部署概况

自1939年底，第三战区冬季攻势结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战区的八十六军、十八军的两个师调去第九战区，炮兵部队也调走大部分。为此，第二十三集团军对皖南、赣东地区的守备和长江南岸的江防作了调整。五十军的江防向左扩展至殷家汇，即担任自荻港、铜陵、大通、梅埂、贵池至殷家汇（不含）段江防，并守备繁昌、南陵、青阳一带地区。第二十一军担任自殷家汇、东流、至德、马当、彭泽至湖口段江防。同时指示，两个军都应以一个步兵团为基干编为皖南和赣东两个支队，积极掩护炮兵、布雷队，配合工兵，钻隙乘虚挺进江岸，执行腰击敌舰、布放漂雷的任务。

第五十军自参加冬季攻势后，损失较重，亟须整顿。因此，除该军第一四五师担任江防和腰击、布雷任务外，第一四四师和新七师都集结于以青阳为中心的周围地区，进行整补。军部仍住盛村。

日军在冬季攻势中遭受了损失，需要休整，所以整个战线比较平静。但我江防部队对炮击和布雷的准备，仍在积极进行。这些工作十分艰巨，如摸清敌人各据点空隙的大小道路，地形情况，进出隐蔽的条件，昼夜待机位置，水流的急缓，水津的所在，战场据点火力配备，江岸何处易于进出，如何选择可靠的响导，组织运雷、运炮的老百姓等事，都需细致而周密地做好工作。

1940年春，全线准备就绪，即抓住时机，进出江岸，不时进行腰击、布雷。在荻港方面，新四军表现较为突出，给敌人以很大威胁。其余各部，也积极行动。当时日方材料记述："根据活动在扬子江方面的第一派遣支队的记录，仅2月至4月之间，在一一六师团的警备地区内，发现机雷38个，船舶被炮击二三次。"敌人一一六师团警备地区，即是我二十三集团军江防地段。由于我军腰击、布雷战果显赫，予敌以沉重打击，故日军痛恨在心，蓄意报复，于1940年4月突然发动青阳贵池战役（简称青贵战役），企图一举歼灭驻扎在青阳的我五十军主力。

青贵战役

4月22日，敌人突破我第一四五师在贵池附近的江防阵地，接着分股袭击我在青阳周围整补的第一四四师、新七师。一股敌军突破九华山，窜至刘街、庙前两地，另一股曾窜至陵阳镇和石埭附近，迫使第五十军军部由盛村迁至龙门。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迫由太平、潘村退至黄山山麓的汤口。战斗中，第一四四师戴传薪旅畏敌不前，不敢抵抗，并与军、师部失掉联络两日，致使新七师不明敌情，受到攻击，损失惨重。此时，集团军唐式遵总司令决心不再后退，严令五十军各师奋力反击，才将敌击退。

青贵战役是我冬季攻势结束后，日军为了防止我军腰击、布雷，解除对长江航运的威胁而作出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敌参战的主力为一一六师团、一三〇旅团，此外还使用了十五师团进犯繁昌，包围南陵，击败了该地我守军第五十二师，以策应一一六师团的作战，妄图击溃我五十军。久据青阳及繁昌之敌，由于我军奋起反击，加上兵力不足，不得不于5月2日停止攻击，返回驻地。其欲消灭我五十军之企图终未得逞。

我军腰击布雷及日军反击情况

第二十三集团军的腰击敌舰、布放水雷的行动，从转移到皖南担任江防以来，一直在不断进行。如新四军曾在荻港附近布雷，重炮团曾在馒头山炮击敌军。冬季攻势以后，皖南、赣东两个支队，以及各师均以一个营为基干，编成三个小组，采用游动炮击和乘虚布雷的军事活动，

也取得了可观的战果。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下半年至1941年上半年约三年时期，我军腰击和布雷共击沉击伤敌人大小舰船2600多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被迫改昼航为夜航，由靠长江南岸行驶改为靠北岸行驶。在这期间，我每次炮击、布雷成功，都会导致敌人疯狂地进行报复，故长江南岸，战事频繁。

1940年12月初，我参加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的全军参谋长会议，我向大会报告了炮击、布雷的辉煌战绩，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较高评价和嘉勉。

日军对我腰击和布雷视为心腹之患，十分痛恨，发动了多次扫荡战，对我部队及当地民众进行疯狂的报复，但遭到我军沉重打击。1940年7月中旬，敌一部经张溪铺、平湖坡、吏部口，窜犯青阳，被我一四七师和一四四师配合夹击于九华山、瓢山之线，溃败而回。在布雷中我军也有失误，如1940年第一四五师四三三曾植林团配合海军布雷第一大队进行布雷时，由于准备不周，求成心切，致使布雷失败，担任掩护的一个营和布雷第一大队几乎全军覆灭。曾植林团长引咎自戕。

攻克马当要塞 收复九华山

马当要塞在江西省北部彭泽县境，地处长江中游之咽喉，工事坚固，敌恃而无备。为打击敌军、占领这一重要据点，我二十一军经过缜密的策划、多次的侦察和充分的准备，决定派第一四七师四四一李昭团奇袭马当。1940年10月12日夜，四四一团利用黑夜作掩护，乘敌不备，以极小的代价，一举攻占马当。据守达三天之久，敌人航运全停。我军在此期间从容布下漂雷，给敌以极大威胁。这一重大战果，轰动了国内外，各大报刊都作了报道，成都各界群众还举行了庆祝活动。这对于鼓舞军民斗志，坚定其抗日必胜的信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敌人对此惊恐异常，决意报复。同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敌先后出动1万多人、火炮30余门，进犯我军。我一四八师师长潘左亲赴前线督战，一四八师与一四六师相互配合，在项家山将敌击溃，歼敌500余名。

此后，我腰击、布雷的活动仍常获得成效。敌人深感如芒刺在背，

恨之入骨。在1941年5月曾发动窜犯我第一四七师师部所在地石门街一带的报复行动。我一四七、一四八两师密切配合，激战于青山桥附近地区，终将敌人击溃。同年7月，敌人出动了两个联队为基干的混成支队，袭击我一四四师，进占了九华山中的肉身殿，威胁着青阳县城。第五十军命令第一四五师四三四罗心量团并指挥一个步兵营、两个迫击炮连、一连工兵兼程驰援，击退敌人，收复九华山。罗团入暮后与一四四师李志干团取得联系，罗团所部攻击敌占据的山腹地区，李团所部两侧设伏。约在17日拂晓，罗团进击敌人两翼薄弱环节之处，火力集中敌人正面，梯次配备，波状进攻。敌战力疲减，又无后援，经我正面攻击和侧击，歼敌一部，敌人主力放弃九华山据点，从五溪口方向仓皇逃走。

参加浙赣会战

1942年4月18日，美军从航空母舰起飞的远程轰炸机袭击了日本本土，日本举国惶惶，日军大本营策划了浙赣会战，作垂死挣扎。日军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在浙江方面集中了五个师团，在南昌集中了两个师团，先后于同年5月中旬和月底发动从浙赣路东西两段进攻我第三战区，企图一举摧毁衢州、玉山和丽水的飞机场，打通浙赣路。

第三战区对敌人这次进攻，以浙赣路东段为主战场，主力集结在衢州及其周围地域与敌进行决战。浙赣路西段为次要战场，阻敌东进掩护策应主力方面的决战。沿富春江、兰江，部署有力部队，阻敌奔向衢州方面。

为此，调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一军的第一四六师驰赴寿昌、兰溪一带，归浙西方面第二十八军陶广指挥，协同守备兰溪的第六十二师作战并固守寿昌城。我第一四六师在兰江西岸策应兰溪方面作战，在大小长山一带与敌进行旬日的大小战斗。其所属独立工兵第八营，在代理营长黄士伟的指挥下，在兰江东岸布设了地雷地带。敌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触雷毙命。

第二十一军所属的第一四七师奉调赣东归第一〇〇军军长刘广济指挥，守备鹰潭，转战鹰潭、贵溪浙赣路西段，一日三受命，来回阻截敌人，极为艰苦，为迟滞敌人、打通浙赣路赢得了时间。

浙赣会战末期（6月下旬），第一四六师从浙西寿昌归还第二十一

军建制后，仍活动于怀玉山的横峰和弋阳北边的山区，进行游击奇袭，对据守铁路据点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不小。

1944年在太平洋战争逐步扩大的情况下，敌人十分恐惧，担心衢州、玉山等国际机场恢复使用后，使本土遭受空袭，在同年5月，又从杭州发动进占金华，进击衢州、玉山，捣毁我方机场的龙游、衢州战役。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一四五师兼程由开化驰赴衢州担当保卫重任。该师指挥有方、将士用命，不仅保卫住衢州，还追击撤退的敌人，直至迫使敌人退守金华。

我在第二十三集团军的五年零九个月的岁月里，集团军官兵上下一致认识到腰击、布雷切阻长江航运的战略意义，全体官兵殚精竭虑，英勇机智不畏艰险，出色地完成任务，并击溃了敌人多次反腰击布雷的扫荡战。此外，在第三战区浙赣会战中，集团军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回首往事，殊堪自慰。虽然事隔多年，时过境迁，但我至今仍深切怀念着当年曾与我一同共事的战友和那些与我们同甘共苦、付出许多血汗的老百姓。

张宣武

此时，王铭章才下了最后决心，首先对我说：“张团长！你立即传谕昭告城内全体官兵：我们决心死守滕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

城亡与亡。”

● 1907年生，原名张明霖，字崇文，河南泌阳人。

● 1922年，投冯玉祥部西北军从军，历任班长、营长、团长等职。中原大战后改投川军田颂尧部。

● 1937年8月，所部改称第一二二师三六四旅七二七团，任上校团长，率部参加忻口会战。

● 1938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后升任第一二二师三六四旅少将旅长。

● 1940年7月，陆军大学毕业后，任第一二二师少将参谋长。9月，升任第一二二师师长。

● 1940—1945年，指挥第一二二师转战于湖北随县、枣阳、襄樊、老河口、大洪山一带，与日军周旋。

● 1984年10月13日，病逝于山东济南。

东回村遭遇战

张宣武

七七事变后，川军纷纷请缨杀敌。八一三掀起全面抗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川军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五军和第四十七军组成第二十二集团军，命令北上抗日。

第四十一军没有骑兵和炮兵。除步兵团各有一个迫击炮连外，全军没有一门野炮和山炮，轻重机枪和步枪都是四川土造，质量极差，数量又少。例如第三六四旅只有八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步枪十之八九没有刺刀，士兵另配一把大砍刀。

第四十一军各部于9月上旬从成都附近开拔出川。到达西安火车站时，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彩色小旗，高呼“欢送川军抗战杀敌”口号，高唱抗战歌曲，并赠送大批食品、鞋袜、毛巾、茶缸等慰劳品。他们热情洋溢，使我们深受感动。

当时第七二七团兵员2300人，骡马近百匹，只拨给20节车皮，而且多数是敞车和闷罐车。我们在车内极其拥挤，行程五六百里，人困马乏，已到极点，所以打算下车停留两个小时，稍事休息。但是列车刚到站，就见到蒋鼎文派来的参谋人员。他手持蒋介石的命令，要我们立即原车东开潼关，北渡黄河，到太原归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10月12日到潼头下车，14日从风陵渡渡河。15日，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在赵村车站对第三六四旅官兵讲话。他提出了四不原则：“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16日乘同蒲车北上，一列车只能输送一个营。19日，第三六四旅到达太原，官兵被敌机炸死炸伤一二十人。这时，军、师首长都未到，黄绍竑就直接命令第三六四旅乘车并赴阳泉待命。我们当夜到达阳泉，刚下车，黄绍竑又电令我们立即原车东开，到程家垅底车站归第一军团军团长孙连仲指挥。走了一站，站长又转达黄绍竑的电令，叫我们在移穰车站下车，后来又改在岩会车站下车。23日夜间，第三六四旅到达岩会车站。24日午后，黄绍竑电令我们“即刻出发还击西进之敌”，至于敌从何来、番号是什么、兵力有多少，我旅有没有配合作战的部队，归谁指挥等，都不清楚。

第三六四旅于10月24日黄昏由岩会出发，第七二七团在前，向东搜索前进。25日拂晓，到达平定县的东回村。正在埋锅做饭，村东忽然响起了枪声，我们的尖兵与日军的尖兵遭遇了。旅长王志远命令我团迅速占领东回村南山阵地，第七二八团以一个营占领北山阵地，以一个营占领村东高地。团部和一个营位于村内，旅部在南山上。上午9时许，我们部署尚未完毕，敌炮即在飞机配合下，轰击我阵地，敌机也来投弹扫射。我们没有重武器，无法还手，只能任其肆虐。10时许，敌炮轰击我东山阵地，第七二八团第二营伤亡百余人。半小时后，敌向我东山阵地发起冲锋，每次四五十人，连续三次，均被我官兵用手榴弹击毙或击退。敌人第四次冲上来时，我们的手榴弹打光了，就用砍刀同敌人展开肉搏。这一批敌人被砍杀殆尽时，敌人又上来一批。作为预备队的第六连，急由半山坡向山顶增援。这时，敌人使用毒气弹，该连官兵几乎全部中毒，生还者不到20人。第七二八团第二营只剩官兵100多人，山头阵地遂被敌占。

当东山战斗最激烈时，第七二八团第三营曾去支援，刚到东山山麓，山头已被敌占。他们仰攻，未能奏效，在敌炽盛火力和飞机袭炸扫射下，伤亡过半。

下午2时许，敌一面佯攻北山阵地，一面主攻南山阵地。第七二七团采取梯次配备，以有两挺轻机枪的第一营为第一线，防守山麓；以有四挺重机枪的第二营为第二线，防守山腰；以第三营为第三线，防守制高点；团部和迫炮连位于山顶。敌人照例在步兵进攻之前，先以飞机大炮进行制压射击，第七二七团伤亡200余人，四挺重机枪被敌压制成了哑巴，一挺轻机枪被摧毁。半小时后，敌步兵逐渐接近，我官兵抡起大刀与敌肉搏。第七二七团第一营第二连连长邵先志被敌人的刺刀戳穿了左手掌，而他右手中的大刀却将敌人的脑袋砍了下来。敌人使用火焰喷射器，我官兵被烧死烧伤不少，在前线抢救伤员的团部军医主任田兆鱼衣服着火，头发被烧光。第一营伤亡殆尽，被迫退守第二线。敌人乘势向我第二线进攻，双方又是白刃混战，反复冲杀。到下午5时，南山仍在我手中。

敌人在进攻南山的同时，也向北山进攻。战至黄昏，敌接近我阵地，第七二八团第一营营长司吉甫下令用手榴弹打击敌人。敌被炸死炸伤多人，攻势顿挫，第一营乘机撤入东回村。

当敌我激战之时，旅部即以无线电向黄绍竑、孙连仲联系，但始终呼叫不到。孤军作战竟日，第七二七团伤亡800余人，第七二八团伤亡1000余人。入夜后，第三六四旅向西转移。日军不惯夜战，没有追击。我们脱离敌人七八里，就在山沟露营。

10月26日拂晓，北面西回村、柏井驿一带枪炮声紧密，据探报，是第三六六旅正在与敌激战。我旅决定北上，与第三六六旅会合。进至黎坪以北约五里处的一个村子时，忽遭敌拦腰截击，我措手不及，伤亡200余人。我们且战且退，回到黎坪，占领阵地。27至28日，即在黎坪一带山地与敌周旋。多日以来，第三六四旅与上级机关均联系不上，既无法报告，也无法请示。

这时，曾万钟的第三军自旧关撤退，娘子关一带的孙连仲部向西转移，第三六四旅也随大流向西撤退。第一天退到水冶镇，第二天退到松塔镇。正在松塔镇休息时，由昔阳西进之敌约一个联队向松塔进攻，战至日暮，我们转移到阔郊镇。10月初的一天，第三六四旅到了上龙泉，这才与师长王铭章和第三六六旅会合在一起。越过寿阳，继续西撤，目标是太原。第三六四旅退到榆次以东的长凝镇时，才同军长见面。在长凝镇曾一度同敌接触，当晚宿营北田镇。这时候才打听到，第四十一军各部竟是成团甚至成营地被黄绍竑直接割裂指挥，逐次使用到平定县的西村和阳泉、测石、赛鱼、芹泉一带作战。部队建制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结果分批被敌各个击破。黄绍竑的指挥方法是，军团军团长未到，他就直接指挥军长；军长未到，他就直接指挥师长，乃至直接指挥旅长、团长、营长。结果使一个军在战场上变成了大大小小若干条无头之蛇，蛇无头怎么能行？当师长王铭章到达前线时，第一二二师已经被打烂了；军长孙震到达前方时，第四十一军已经打得不成形了；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到达太原时，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兵力只剩下半数了。

大约是11月初，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命在太原南郊布防，保卫太原。11月5日，第一二二师由北田镇进至张庆镇。敌机不停地轰炸，敌炮不住地开火，我们又有不少伤亡。11月6日，第三六四旅由张庆镇向太原南郊的秋村前进。在途中忽见一群穿着和我军一样服装的人从北向南而来，他们大声疾呼：“不要打枪，是自己人！后面有敌人追赶，你们快顶住！”到了跟前一看，才知是集团军总司令同他的一些幕僚和随从。

他们说到达南畔村时，忽遭敌人袭击。于是，第七二七团迅速摆开阵势，把敌人打退。11月8日太原失守，当夜第四十一军向南转移，到达交城，以后经文水到达孝义以南的义棠镇休整。第四十一军损失半数，每旅整编为一个团，另一个团的干部回川接领新兵。原来全军八个团，这时只有四个团了。

我们在平遥、安泽等地行军途中，曾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两次相遇，他们总是主动让路。在安泽，以丁玲为团长的西北女子战地服务团曾深入到我军连队演出。在洪洞，孙震军长曾请朱总司令讲授游击战术，两军相处十分友好。

台儿庄会战的前奏

张宣武

抗日战争初期的滕县战役，是台儿庄会战的前奏和组成部分。在这次战役中，我任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第三六四旅第七二七团团长，负城防之责。现将这次战役的战斗经过，追记如下：

敌我双方的作战兵力

进犯滕县之敌，为日军第十师团和第一〇六师团、第一〇八师团之一部，携有大炮70多门，战车四五十辆，并有配合作战的飞机四五十架，装甲火车两列，共三四万人，统由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

我军参战部队，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初为邓锡侯，继为孙震，指挥两个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兼），辖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第一二四师（师长孙震兼，副师长税梯青代）；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兼），辖第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因病在郑州休养，由副师长王士俊代），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

第二十二集团军在出川前分驻成都西北地区。所辖两个军均系“乙种军”编制，即每军两个师，每师只有两个步兵旅，每旅两个步兵团，其他任何特种兵都没有。整个集团军不过四万多人，武器窳败，装备陈旧。主要武器为四川土造的七九步枪、大刀、手榴弹和为数很少的四川土造轻重机枪、迫击炮。重兵器如山炮、野炮，特种兵器如高射机枪和战车防御炮等，则完全没有。至于交通、通信、补给、卫生等各种装备器材，亦均阙如。

第二十二集团军在出川抗战之前，曾经要求蒋介石换发武器装备，蒋复电：“前方紧急，时机迫切，可先出发，途经西安，准予换发。”该集团军遂于1937年9月5日开始徒步出川北上。10月上旬，先头部队刚抵西安，又严令着速东进，过潼关，渡黄河，到太原加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部队没有得到任何武器装备的补充，且于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在晋东南一带与敌周旋了40多天，损失惨重，伤亡过半，两个军四个师没有

一个完整的建制。我军为了继续作战，乃于12月初在离石、赵城一带进行整编，将每旅原有的两个团合编为一个战斗团。至此，每个军名为两个师，而实际只有一个师、两个旅，全集团军实际只有80团，总兵力不过两万来人。

此时，山东韩复榘不战而退，济南、泰安、兖州相继弃守，津浦路北段危急。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大本营电令于12月底由第二战区晋东南战场调到陇海东段的商丘、砀山、单县、徐州一带，归第五战区指挥。1938年1月11日韩复榘在开封被捕，翌日，第二十二集团军奉李宗仁命令，开赴滕县南北地区填防，阻止日军南下。

战役开始前敌我两军的态势

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1月5日，日军占领了济南、泰安、兖州、邹县。之后，即以邹县为据点，以两下店为前进阵地，暂时与界河东西一线的我军保持对峙状态。在邹县、两下店一带的敌军，为第一〇六师团的一部800余人，由福荣少佐指挥。2月下旬，敌第一〇六师团的一个旅团增援到邹县。3月初，敌第十师团经济南、兖州也到邹县。

我第二十二集团军于1938年1月上旬由陇海线经徐州沿津浦路北调，以第四十五军为第一线部队，由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指挥；第四十一军为第二线部队，集团军总司令部设临城（即今薛城），第四十五军以滕县为据点，在界河东西香城、九山、王福庄、张庄、后圪、金山之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击敌人进犯，与敌保持接触。第一二七师师部驻滕县，以一部支援第一线阵地之第一二五师，一部游击于兖州、邹县、曲阜之间。第四十一军第一二四师的第三七二旅（旅长曾苏元，只有一个战斗团，团长刘公台）进驻滕县，负城防之责；第一二四师的三七〇旅（旅长吕康，只有一个战斗团，团长王麟）进驻滕县西北的深井，掩护第四十五军第一线阵地的左侧背，并相机游击于石墙、济宁之间，师部位于利国驿。第一二二师为集团军总预备队，其第三六四旅（旅长王志远，只有一个团，团长张宣武）位置于台儿庄亘顿庄闸一线；第三六六旅（旅长童澄，只有一个团，团长王文振）配置于顿庄闸（不含）亘韩庄一线；师部位置于台儿庄与韩庄之间的万年闸。从1月中旬以后的40多天中，第一二二师在台儿庄亘韩庄这段运河，构筑了半

永久性的防御工事。

1938年1月末，川康绥靖主任刘湘病逝，邓锡侯奉调回川继任。所遗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一职，由副总司令孙震升任；邓所兼第四十五军军长一职由第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升任；陈遗师长职，由本师副师长王士俊升补。陈离升任副军长，仍兼第一二七师师长。

3月上旬，敌在邹县、兖州大量增兵。从3月4日起，敌即不时派出小队、中队的搜索部队向我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五师的第一线阵地施行威力侦察，敌机亦在频繁出动，进行空中侦察。我军侦得敌人行将大举进犯。为了阻击敌人的南进，决心固守滕县，乃于3月10日前后重新调整部署，加强守备。将在台儿庄亘韩庄一线的集团军总预备队第一二二师师部和第三六四旅旅部移驻滕县；同时，第一二四师师部亦由利国驿进驻滕县城内。孙震仍任命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为第四十一军前方总指挥，以统一指挥第一二二、一二四两个师；王铭章令张宣武团由滕县以南之南沙河进驻滕县以北15里的北沙河；部署第二道防线；王文振团由韩庄进驻滕县东北的平邑、城前，以掩护第四十五军第一线阵地的左侧背，并防止临沂方面之敌的侧击。

滕县外围战

3月14日拂晓，敌步、骑兵万余，大炮20多门，坦克20多辆、飞机二三十架，向我第一二五、一二七师第一线阵地展开全线攻击。我军凭借既设阵地，奋勇迎战，激战竟日，除我下看埠、白山、黄山等前进阵地被敌占领外，我界河东西一线的正面主阵地屹然未动。

在临城的孙震总司令，得到敌人大举进攻的消息后，立即乘火车到滕县了解情况，旋即亲临前线视察。随后孙又在北沙河召集附近的一些部队长和幕僚长指示作战方略，并下令：人人要抱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与敌死拼。士气为之大振。适在此时，敌轰炸机六架飞临北沙河上空，反复投弹、扫射，正在构筑第二道防线的第七二七团，竟伤亡六七十人。

15日，敌鉴于从我界河正面阵地进攻未能得手，除以主力继续猛攻外，另以3000余人向我第一线阵地的右后方龙山、普阳山迂回包围。但龙山、普阳山早已有我第一二七师的有力部队设防据守，敌猛攻竟日，

亦未得手。

同日，另一股步、骑、炮联合之敌3000余人，由济宁东南的石墙出动，向我深井的第一二四师第三七〇旅进攻。该旅兵力单薄，布防不久，工事简陋，苦力支撑，死伤惨重。在滕县的王铭章总指挥，为了巩固第四十五军第一线的正面阵地，防止敌人向我右后方迂回包围，乃急调在滕县担任城防的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驰赴深井以南的池头集支援第三七〇旅。经过激烈战斗，第三七〇旅始得在深井稳住。

15日中午，王铭章为了防止敌人钻隙渗入滕县左侧，命令在北沙河的第七二七团抽出一个营的兵力，到滕县西北十七八里的洪町和城西南30多里的高庙布防，拒阻敌军。

守城的部署

15日下午，当面之敌愈增愈多，但我界河正面阵地仍未被突破，龙山、普阳山亦仍在我手。于是敌人复以万余人的兵力由龙山以东延翼向滕县方向右旋迂回。下午5时许，其先头部队已分别到达滕县城东北10多里的冯河、龙阳店一带。十分明显，敌之企图是在撇开我正面阵地而直攻我战略要点的滕县城，迫使我正面阵地不战自弃。

此时，滕县城关有我第一二二、一二四、一二七师的三个师部和第三六四旅旅部，每个师部和旅部只有一个特务（警卫）连、一个通信连和一个卫生队，此外没有任何战斗部队，城防处于十分危急状态。当时，我军绝大部分都在前线被敌吸引，与敌胶着，只有在平邑、城前的第一二二师第二六六旅尚未与敌接触。王铭章乃以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该旅迅速回援滕城。但该旅远在百里之外，一则缓不济急，再则，途中也难保不被敌人阻挡。王铭章向临城集团军总司令部请求援兵。据云，蒋介石已命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全部（三个军约10万人）北来应援。其先头部队王仲廉军已于15日正午到达临城，但该军必俟其军团司令部到达后始能北上，因而不能指望他来救燃眉之急。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在临城唯一的一支战斗部队，是第四十一军直属的特务营，这个营的编制是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手枪连。孙震为了支援滕县的守城，只留下一个手枪连担任总司令部的警卫，令营长刘止戎率三个步兵连星夜乘火车开赴滕县。但这也缓不济急，滕城已是危急

万分。下午5时30分，王铭章在电话上直接向我下达如下命令："（一）师决心固守滕县城；（二）第七二七团除在洪町、高庙的一个营仍在原地执行原任务外，另以一个营留置北沙河第二线阵地暂归第一二七师指挥，该团长即率领其余部队立即由现地出发，跑步开回滕县布置城防。"

当我从北沙河撤走时，王铭章又命我将北沙河上的铁路大桥予以炸毁破坏。

两小时后，时已黄昏，当我到达滕县北门时，王铭章已是十分焦急地在城门外迎候着。他把各方面的情况向我扼要地述说一遍，命我立即着手布置城防。这时，配置在城前镇的第三六六旅第七三一团第一营（营长严翊）也奉调回到滕县东关。王铭章又告诉我："刘止戎营已由临城乘火车出发，再过一两个小时也可到达。所有这些部队，归你统一指挥，由你担任城防司令，统一部署守城事宜。"

滕县东关有一道土筑圩寨，相当完整坚固，可以利用作为据点阵地。敌人由东面来，我判断敌人攻滕县一定先攻东关。因此，我就命令严翊营担任东关守备任务，利用寨墙连夜构筑防御工事，并在东关附近各村庄派出警戒部队。严翊这个营，原为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但机枪连因临时拨归团部直接指挥，尚未来到，故严翊以两个步兵连配置在东关圩寨阵地上，以一个连作为营预备队，夜10时左右布置就绪，部队彻夜构筑工事。

我率领的第七二七团辖三个营，此时第一营位置于滕县西北的洪町、高庙，该营第一连有轻机枪两挺；此时第二营留在北沙河，暂归第一二七师指挥，该营第八连有重机枪四挺；我带回城的是第三营，这个营是四个步兵连，没有重机枪或轻机枪。此外，团有一个直属迫击炮连，有四门土造八二迫击炮；有一个通信排，只有四部破旧电话机；有一个担架排，只有20副竹子担架。我以两个连担负城东、北面的城防，以一个连为营预备队，以另一连作为团预备队，归我直接掌握。

夜10时顷，刘止戎营由临城开滕县，我命令他们一下火车就直接开到城墙上布防；该营以两个连担任南、西两面城防；以一个连为营预备队。

担任城防的部队，都彻夜构筑工事；作为预备队的部队，则彻夜搬运弹药、粮秣。这天夜里从临城运来一火车粮和弹，特别是手榴弹很充

足，它成为守城战中最得力的武器，东关和城上的守兵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箱手榴弹（每箱50颗）。

我的团指挥所设在东门内路北的一家山货铺内，连夜和这三个营部架通了电话，师、旅部也都向我的团指挥所架通了电话。第三六四旅旅部驻在西门里路南的盐店内。第一二二师师部驻在西关电灯厂内。第一二四、一二七两个师部同驻在城内北街张镜湖的宅第内。

截至15日深夜，滕县城关的战斗部队，共为一个团部、三个营部、10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另有师、旅部的四个特务连，还有临时来城领运粮弹的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第七四三团的一个步兵连，共约2500人。此外，滕县县长周同所属的武装警察和保安团有五六百人。合计城中有武装力量3000人，但真正的战斗部队尚不满2000人。

决心与城共存亡

16日黎明，敌万余人继续向我第四十五军正面界河阵地和龙山、普阳山阵地猛烈进攻。上午7时50分，滕县东关外附近各村庄先后听见机枪、步枪声，冯河、龙阳店方面之敌已开始向我守备东关的警戒部队进攻。8时许，敌炮兵约一营（山炮12门）在东沙河附近高地放列、试射之后，接着即以排子炮的密集火力向我滕县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猛轰起来。同时，12架飞机飞临城上空，疯狂地轰炸、扫射。

敌人进犯界河阵地两天来，城内外人心尚安定。此刻忽然炮弹、炸弹如狂风骤雨般从天而降，市民顿时慌乱起来，男女老幼纷纷出城向西逃去。半小时后，除了守兵之外，简直成了一座空城。

驻在西关电灯厂的王铭章师长，听到枪炮声后，先在电话上向我询问情况，随后他就进城到第一二四师师部，同陈离师长、税梯青代师长、王志远旅长和我会面。他先问我城防部署、工事构筑、弹药补充等情况，接着又问："张团长！守城有没有把握？"我说："守多久？"王说："两三天。"我说："城内现有兵力和敌情你都清楚，你看可以守多久？"王说："守一天多有没有把握？"我说："担任城防的十个步兵连，有六个连都不是我所属的建制部队，严、刘两营的战斗力如何，我无法估计，因而我不敢保证能守一天多。"王说："我们的援兵最快也得夜里才能来到，如我们不能守一天以上，那就不如在城外机动作战。"他说

完，就问在场的几位师、旅长："你们大家意见如何？"几位师、旅长和几个师参谋长都同意在城外机动作战。于是王铭章师长立即打电话向临城的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报告情况，并提出到城外机动作战的意见。孙回答说："委员长来电要我们死守滕县，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解围。汤部的先头部队昨日已到临城，其后续部队亦正在陆续赶到，我当催促王仲廉军赶紧北上，你应确保滕县以待援军。你的指挥部应立即移到城内，以便亲自指挥守城事宜。如兵力不够，可把城外所有的第四十一军部队通通调进城内，回守待援！"

此时，王铭章才下了最后决心，首先对我说："张团长！你立即传谕昭告城内全体官兵：我们决定死守滕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立即把南、北两城门屯闭堵死，东、西城门暂留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可在四门张贴布告，晓谕全体官兵，没有本师长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同时又命令他的师部副官长罗甲辛把师指挥所和师直属各部队全部搬进城内。

此时，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因所属部队都在龙山、普阳山作战，而计划中也没有调他的部队进城固守。因此，陈师长向孙震请示后，同他的指挥所一起出城去指挥他的部队作战去了。在他离城只有三四里路时，就遭到敌装甲车的袭击，右腿负了重伤。

东关保卫战

占领东沙河的敌炮兵，16日上午8时开始攻击，足足打了两个小时，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共落炮弹3000余发。上午10时许，敌炮忽然停止射击，敌机亦同时逸去，东郊各村庄的我军警戒部队亦已撤到东关，因而枪声亦已停止，一时空气异常沉寂。过了半小时，敌炮突然集中一点向我东关南半部寨墙的突出部猛烈轰击，不到一刻钟，那段寨墙被炸开了一两米宽的缺口。此时，敌人集中了轻、重机枪数十挺，对准缺口猛烈射击，掩护其步兵攻击前进。当敌炮猛轰寨墙时，我寨上守兵猝不及防，略有伤亡，随即避开炮轰目标，伏伺缺口两侧，严阵以待。当敌停止射击时，我伏伺缺口两侧的士兵迅速堵住缺口，弥漫的烟尘刚一消失，敌步兵五六十人迫进我阵地，跳进缺口外的寨壕沟内。我守军第七三一团第一连连长（忘其姓名）亲临缺口指挥，他集中了六七十人

的兵力，每人握四五枚手榴弹，当敌人全部下到寨壕时，连长一声令下，二三百枚手榴弹同时投向敌群，使敌遗尸50来具，逃还者不满10人。

敌发觉攻击没有奏功，立即以更猛烈的火力向着那缺口轰击、扫射。我守兵仍同上次一样，避开目标，躲伺两侧。敌人二次进攻仍是步兵一排，约五六十人，头戴钢盔，两手端着上着刺刀的步枪，从寨壕内向缺口冲锋。我守兵仍和上次一样，在敌人将要爬上缺口的一刹那，几百枚手榴弹像雨点似的向敌人丛中扔去，结果，敌人又遗下了尸体40多具。敌人第三次冲锋，结果又死亡三四十人，以失败告终。此时，我东关右翼守军第七三一团第一连已伤亡近百人。营长严翊将该连残部抽下，以营预备队的第三连接替守备任务。我亦将团预备队第七二七团第十二连由东城门内调赴东关，作为严营新的预备队。

战地沉寂约两个小时。我们趁机调动了兵力，调整了部署，修补了被摧毁的阵地工事，并将东关和城内几家盐店、粮行内堆放的一两千包食盐和粮食，搬来填补被敌人炮火轰开的缺口和加强寨墙工事，并补充了弹药。官兵擦了擦血汗，喝了点水，吃了点干粮。我在这时也亲临第一线巡视，对守备官兵加以慰问和鼓励。

下午2时许，敌人再次进攻，乃转向我东关的东北角，猛烈攻击。我守军第七三一团第二连，在严营长的指挥下，也和第一连的打法一样击退敌人。敌人连续五次攻城，每次都以遗下三五十具尸首而告结束。

在战斗过程中，我军伤亡也很大。王、税两师长命令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来城领运弹药的第七四三团第十一连（连长吴赞诚）归我指挥。王铭章师长将他的师部特务连（连长何经纬）除留一个排作为警卫外均交给我指挥。我即将吴赞诚连作为严营的预备队，以何经纬连作为团预备队。

下午5时许，敌人又发动了第六次攻势。敌炮有所增加，机枪火力也比以前猛烈，飞机每批约在10架以上。敌人转移了攻击目标，是从东关的正面城门下手，还以一部分炮火向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等处施以纵深射击。敌人的步兵改用一次三个排，每排相距约百米，前后重叠形成梯形攻击法，最前的一个排，向东关门冲锋时，仍被我们的手榴弹消灭得所剩无几。可是，敌人猛烈的火力，把我东关门及其两侧附近的守兵也几乎消灭殆尽。严营长急将吴赞诚连填补上去，立足未稳，敌

人的第二梯队又冲击上来，于是展开了一幕惨烈的肉搏战。结果，敌一个排全被消灭，而我吴连亦只剩下一二十名士兵，全连官长和100多名士兵都壮烈牺牲。值此危急之际，我令团预备队何经纬连（欠一个排）从东城门内奔赴东关补充，受严营长指挥。但敌之第三个梯队已经冲上来，何连已缓不济急，严营长急将守备东关南、北两头的部队都调到附近堵击敌人，但敌人仍突入关内40余人。此时，业已入暮，敌人并未增派后续部队，只有这40多个敌兵，也无力扩大战果，于是双方相距几十步形成对峙局面。何连到达东关后，严营长立即命令驱逐这些日军，结果，何连伤亡2/3，而敌人还有二三十个未被消灭。这时，天已黑透，我决心抽调守备城垣东、北面的第七二七团第三营的预备队第十一连（连长张进如）驰赴东关，归严营长指挥，还亲自对该连全体官兵作了简单的讲话，以鼓励他们的斗志，并对连长张进如说："如果不能把这几十个敌人消灭，你就不要回来见我！"该连士气极旺，锐不可当，猛扑之下，一举成功。虽然该连阵亡了两个排长，死伤了70多名士兵，但终于把这股敌人全部消灭干净，东关城门也终于失而复得。苦战竟日的严翊营长，也在最后督战中，大腿中弹负伤。

晚8时以后，停止了战斗，枪炮声歇，双方处于休憩状态，只是敌方的照明弹不时划破夜空，把城关内外照得如同白昼。

16日这一天，滕县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共落炮弹约万发。从东城门内我的团部至东关严营长的营部不到一里路的一段电话线，就被炸断25次之多。敌人的飞机自上午8时直到黄昏，不断地在城关上空盘旋，最多的一批有18架。其实敌机的轰炸、扫射给予我军的伤亡，并不比机枪大炮更多，但它给予我军精神上的威胁，却远在机枪、大炮之上。

16日上午，在敌进攻东关的同时，我城北45里当面之敌，愈益加强攻势向我龙山、普阳山一带阵地进犯。我第四十五军三天以来，浴血奋战，伤亡过半；同时与滕县的交通、通信全被截断，指挥发生混乱，因此，在正午前后，第四十五军正面阵地，逐步被敌突破。

石墙方面之敌，于16日早继续向我深井、池头集的吕、曾两旅猛烈进攻，经过竟日的战斗，吕、曾两旅逐次退守大坞、小坞一带。

调整部署 死守孤城

16日激战一整天，晚9时许，王铭章师长约我到他的指挥所详询战况。我一踏进他的房门，他就握着我的手说："张团长，你太辛苦了。想不到我们只这一点点子人竟能撑持一整天，你真有办法！"我说："这主要是士兵的勇敢和严营长的出力。"王说："严营长是勇敢善战，你是指挥有方，明天我将直接打电报给委员长为你们两位请奖。"接着他又说："能把今天撑持过去就不要紧了，我们在城外的部队马上都要调到城里来，他们正在行动中，大约一两个钟头之后即可来到。"王师长这时很乐观。我问："调进城来的有哪些部队？"王说："吕、曾两旅的两个团和你那个团的两个营都有把握来到，只是童旅在路上可能要麻烦。今天我们不足一个团就能撑持一天，明天我们增加两三个团，还怕什么？如果再把明天撑持过去，汤军团的援军就可来解围了。"

当晚，吕、曾两旅先后从大坞、小坞一带脱离敌人，夜10时至12时先后来到滕县。在洪町、高庙和北沙河一带我所属的第七二七团第一、二两营亦于此时来到城内。唯有在平邑的童旅（欠严营）途经城前时被敌阻挡，被迫绕道向临城方向退去。

当夜重新调整部署如下：（一）以第一二四师第三七〇旅的第七四〇团（欠一个营）接替东关第一二二师第三六六旅第七三一团第一营的防务。（二）以第一二二师第三六四旅第七二七团仍附第七三一团第一营担任东南城角（含）亘西北城角（不含）的东、北两面城防，并以一部守卫北关。（三）以第一二四师第三七〇旅第七四〇团之一营（营长蔡钲）及第四十一军特务营（欠一个连）担任西北城角（含）亘东南城角（不含）的西、南两面城防，由第三七〇旅旅长吕康指挥。（四）以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第七四三团为总预备队，并以一部守卫南关、西关及火车站。

城内储备的粮弹相当充足，当夜各部队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充。部署调整后，各部队不顾疲劳地拼命抢修工事，挖防空洞，还绑捆云梯。这是因为滕县城墙高而且陡，城内上城的道路只是每座城门的旁边有一条，当敌机投弹、扫射和炮火轰炸时，我守城部队为避免和减少伤亡，城上只留少数瞭望哨，其余都在城墙脚下的防空洞内隐蔽和休息，待敌人冲锋爬城时，再迅速登城抵抗。若只靠城门旁边那一条道路，则容易误事。因此，规定守城部队每一个班至少都要有一架云梯，以备迅速登城之用，并打开手榴弹的箱子，揭开了手榴弹的盖子。全体官兵一直忙

到17日天亮没有休息片刻。

最后的激战

敌人出乎意外，在界河、龙山、普阳山一带，在滕县城关等处，碰了硬钉子，伤亡惨重，猛攻竟日而不能下。于是矶谷廉介在16日夜间，调集了第十师团和一〇六师团的一个旅团，共3万多人的兵力，大炮70多门，战车四五十辆，向滕县城关东、南、北三面猛攻。

17日上午6时许，敌人以五六十门山炮、野炮密集攻击，敌机20余架临空投弹、扫射，炮弹、炸弹如倾盆大雨，整个滕县城除北关一隅因系美国教堂所在地外，一时硝烟弥漫，墙倒房塌，破坏之惨，实属罕见。当敌开始射击时，我适在西门内第二六四旅旅部研究守城问题，在我乘炮轰间隙返回东门内团部的时候，竟找不到东、西大街的街道了，满街都被倒塌的建筑物堆成了一个个小山丘，石板路被炸成一个个深坑，全城一片火海，遍地都成焦土。此时，我才领会到“焦土抗战”的含义。

两个多小时的轰击后，敌步兵开始向我东关进攻。敌用前日办法轰开缺口，并以十来辆坦克掩护步兵冲锋；同时以炮火分向东关全线和城内施行遮断射击，以牵制我守军的临时调动和我军后线的增援，敌机更是如乌鸦似地满天飞，疯狂地进行低空扫射。防守东关的第一二四师第七四〇团（欠一营）顽强抵抗，反复肉搏，虽然死伤惨重，而敌人也是遗尸累累，激战至正午12时，我东关阵地依然固守无恙。

在敌进攻东关的同时，敌另一部向我东南城角攻击，先以强烈的炮火猛轰城墙。约一二十分钟，即轰开一个缺口，接着就是七八辆坦克车掩护步兵百余人冲锋。这里的守兵，是我团第二连。该连以手榴弹炸毁敌坦克两辆，炸毙敌步兵五六十名。但由于该连死伤殆尽，无力阻击，终于被敌冲上城角四五十人。第七二七团第一营营长王承裕立即命令营预备队第一连反攻突入之敌。该连在其仅有的两挺轻机枪火力掩护下向敌猛扑，一阵手榴弹投掷之后，接着就抡起大刀猛砍。一场白刃交手战后，突入之敌被我全歼无遗，而我军这一连150人，只剩下14名士兵，连长张荃馨、副连长贺吉仓以下，全部为国捐躯了。这是正午12时左右的事情。

自上午8时起，敌以飞机、大炮、坦克和步兵向我东关寨垣和东南城角猛攻；敌兵屡次深入，屡被我军歼灭击退，战至正午12时稍过，敌因攻势顿挫，于是中止进攻，整顿态势，准备新的攻势。我军亦趁此间歇时间，调整防御部署，以迎接更剧烈的战斗。

下午2时，敌突以十五生的榴弹重炮12门猛轰我南城墙的正面，同时敌机二三十架集中轰炸南关。我守备南关的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第七四三团的两个连，因昨天深夜始由大坞转移至此，只有简单的掩蔽工事，而无坚固的防空设施，以致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炸死炸伤达半数以上，剩余部队在南关无法存身，被迫转移到西关车站附近。南城墙被重炮轰炸一个多小时，城墙被毁倒塌，几乎夷为平地，处处可以攀登。防守南城的第一二四师的第三七〇旅第七四〇团的蔡钲营，突遭重炮猛烈轰击，城墙上的守兵血肉与砖石交织在一起。敌步兵五六百，在10余辆坦克的掩护下猛扑南城，第一二四师第三七〇旅旅长吕康、副旅长汪朝廉亲临城墙根指挥督战，但死伤殆尽，下午3时30分左右，敌人占领了南城墙。吕康旅长和汪朝廉副旅长皆负重伤。

在敌军攻占南城的同时，东面敌军对我东关再次发起更猛烈的攻击，寨墙被敌炮炸得犹如锯齿，到处都是壑壑牙牙，阵地工事全部摧毁。东关守军无所凭借，以致死伤愈来愈多；同时弹药（特别是手榴弹）已告罄，因而在南城墙被敌占领之后不久，东面之敌步兵五六百在10余辆坦克车的掩护下，突入东关。守备东关的第一二四师第七四〇团团长王麟，在激烈的炮火中，奋不顾身地亲临前线督战，竟被敌炮击中头部，尚未抬出西门，即因伤重致死。该团政训员胡清溪，亦同时中弹阵亡。

敌占领南城墙和突破东关之后，王铭章师长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督战。

这时，南城墙上之敌，以炽盛的机枪火力掩护步兵从西南城角向我西城墙上的守兵压迫。同时，敌炮兵又集中火力猛轰西城门楼，我西城墙南半部的守兵死伤太大，以致西门和西门以南的城垣在下午5时落于敌手。

敌攻入南城、西城后，即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射击。王铭章师长和他的幕僚、随从无法在市街内存身，乃从西北角登上城墙，继续与敌周旋。王命令身边仅有一个排的师部特务连从西北城角向西城门楼

之敌猛扑，但这个排尚未接近西城门楼，即被敌之机枪全部打倒。西城门楼之敌继续向北压迫，王师长此时没有还手之力，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王师长迫不得已缒城出去，准备到火车站指挥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继续与敌搏斗。但当他出城之后，即被西城门楼之敌发现，一阵密集的机枪，王师长和他的参谋长赵渭宾、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壎、第一二四师师参谋长邹慕陶以及随从10余人，同时为国捐躯。只有王师长的卫士李少昆等二人幸免于死。

突入东关之敌，付出重大代价后，随即猛攻我东城门；同时占领南城墙东半部之敌，以猛烈的冲锋，夺占了东南城角，并继续向北逼进。我东城墙上南半部的守兵，被迫退守东城门楼。东城门及其附近，我配置了一个整营（第七二七团第二营，营长吴忠敏）的兵力。当东关之敌和东南城墙上之敌向我东门猛攻的时候，我和第三六四旅王志远旅长都在东门附近督战、指挥。敌人除以大炮猛轰东城门楼，并以平射炮的破甲弹猛轰东城门洞，城楼中弹起火，上面守兵无法存身，城门亦被摧破敞开，在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下，敌步兵三四十人突进了东门。但我们以四挺重机枪的火力和数以百计的手榴弹，犹如暴雨似的向突入东门之敌扫射、投掷，三四十个敌人全被消灭。此后，敌人以波浪式的攻击接连不断地进攻，终以敌兵源源而来，而我军则弹尽援绝，无力反击，黄昏时东门亦落入敌手。我军残部逐次退守东北城角和北面城墙。这时，我的右腿和双脚中弹负伤，王志远旅长的左臂也中敌一枪。自此以后，城内陷于无人指挥、人自为战的混战状态。

入夜之前，敌人占据了东、南、西三面城墙，而东北、西北两个城角和北面城墙仍在我军手中。在北城墙上的守军，是第一二二师第七二七团的第三营（其中有两个连已在昨天东关的战斗中伤亡殆尽）和其他零星部队，仍在顽强抵抗，与东、西两面城墙之敌对峙着。敌人不惯夜战，入夜之后，未向我北城墙方面压迫。占据城墙的敌人也未敢走下进入市内。

夜9时，我北城墙上的守军共二三百人，在副营长侯子平、连长胡绍章等指挥下，扒开了已经闭死的北城门，有组织地逐次掩护突围出城。北面围城之敌，远在北关二里以外，未曾发觉；而东、西城墙之敌，只以火力追击，未敢下城追赶，因而这支二三百人的突围部队，得以安全地撤退到后方。但在城内，人自为战，与我大部队失掉联系的零

星小部队，未能突围出城，彻夜枪声未停地与敌对抗，直至18日午前。

敌人包围了滕县后，只有一条可与后方（临城、徐州）联系的通路。到后方去的人，出城后向南行。黄昏以前，出城的伤员和突围的部队，在途中又遭到敌人炮兵的火力拦击，被打死、打伤了很多人。有一支突围的部队和伤员共200多人，在17日的下半夜，走到夏镇附近微山湖东岸的渡口上候船，因疲劳至极，都睡着了。18日天亮后，突遭敌骑兵和战车的追袭，大都被打死或被逼到湖里淹死。

16日、17日两天以来，滕县城关落下3万余发炮弹。第四十一军守城部队自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下伤亡5000余人，在滕县以北界河、龙山一带作战的第四十五军，自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以下伤亡亦达四五千人。这次战役，共毙敌2000余人。自3月14日早晨开始，至18日中午止，共四天半，计108个小时。

感谢人民的支援

在滕县战役中，许许多多的重伤官兵，他们是万分艰苦地爬出了战场或者是由战友们背扶下了火线。沿途各村镇的老乡们热情地把他们收容，隐蔽起来，给他们洗血裹伤，烧茶做饭。等到入夜之后敌人停止活动的时候，有车的就套起车来，没车的就用门板或小床捆成临时的担架，老乡们争先恐后地把那些伤员们运到临城或者沛县。我自己就是其中身受其惠的一个。第一二二师第三六四旅旅部少校副官鲁福庆，于18日上午在城内巷战时为敌所俘，日军把他和其他被俘的20多个官兵一齐拉到城外的沙滩上，用刺刀一一戳死。入暮之后，附近的老乡们前往收尸掩埋时，发现鲁福庆尚有一丝气息，他们悄悄地把他抬到村子里隐藏起来，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弟一般千方百计地为他治疗。这个九死一生的人，竟然一天天好转起来，两个月后，伤势好转已能行动，老乡们就派青年人把他护送到后方，辗转到了汉口，回到了自己的部队。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负伤后也是多亏当地的老乡们予以掩护，始得脱险回到后方。

襄阳失而复得真相

张宣武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鄂北成了抗战前线，于是襄阳就成为鄂北前线的基地。但是，襄阳在1940年夏枣（阳）宜（昌）会战中曾一度失守，只是很快失而复得，沦陷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昼夜。

从1938年夏季起，至1945年秋季日本投降的七年时间中，第二十二集团军始终战斗在鄂北地区。我原为第一二二师第三六四团团长，1940年9月初，原师长王志远因襄阳失守遭到撤职处分，由我继任师长。襄阳失陷，我虽未亲历，但曾多方调查，了解较详，现将襄阳失陷经过概述如下。

枣宜会战中双方的兵力和部署

1940年五六月间，盘踞在华中地区的日军，从武汉亘确山沿京汉铁路以东地区的南北之线，向我宛南、鄂北、鄂西各地区作广正面的窜犯，展开了日军所谓的“襄东进击战”，即我军所称的“枣宜会战”。

当时，宛南（南阳专区）、鄂北（襄阳专区）一带，为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长官部在老河口）的作战地境。守备豫南和桐柏山、大别山方面的，是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守备襄樊和襄花公路以南地带的，是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守备襄（阳）花（园）公路正面及其以北地带的，是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守备荆门、宜城和大洪山方面的是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

为了方便指挥和容易协调起见，第五战区把宛南、鄂北两个地区的作战部队区分为左、右两个兵团；以驻在南阳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为左翼兵团司令官，以驻在荆门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为右翼兵团司令官。此外，第五战区还有总预备队周岩的第七十五军，分别控制老河口、襄阳、荆门以西地区。

上述第五战区在宛南、鄂北的作战部队，共有50多个师，约30多万

人。

日军全线进攻 我军全线败退

1940年5月1日，日军所谓的“襄东进击战”开始，敌之北方兵团分三路向西进犯：

右路之敌5月2日攻占确山、竹沟。我军孙连仲的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之第一一九师、第一四三师和第三十军池峰城部之独立第二十七旅被敌攻破后，向西节节败退。敌于5月5日占领泌阳县城[1]，5月6日占领泌阳与唐河之间的大河屯，5月7日窜抵唐河县。

中路之敌5月1日攻占明港、平昌关，5月3日攻占小林店。我军池峰城的第三十军之第三十师和第三十一师被敌击破后，5月5日桐柏县城被敌军攻陷。

左路之敌，沿襄花公路及其两侧西窜，在攻破我军汤恩伯部第十三军之第八十九师和孙震部第四十一军之第一二三师、第一二四师和第四十五军之第一二五师后，5月5日占领随县以北的高城镇、以西的安居镇和西北的澴潭镇、厉山镇，5月6日占领随县的唐县镇和大碑店，5月7日又占领浈阳镇和吴家大店，5月8日攻占枣阳县城。

日军“南方兵团”沿京（山）钟（祥）公路向北、向西进犯。自5月3日突破安陆以北我军前进阵地以后，即进入大洪山地区，与我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七军之第三十七师、第一三二师、第一七九师，第五十九军之第三十八师、第一八〇师、骑兵第九师和王缵绪部第四十四军之第一五〇师展开激战。5月5日，日军攻下大洪山的峰顶阵地，并占领大洪山西麓的长寿店、张集、丰乐河诸要地和距襄阳90里之襄河渡河点流水沟。

5月6日，第三十三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即在流水沟以北、襄河以东地带与敌鏖战，形势极为不利。此时，在襄阳以东50里双沟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的第四十一军之第一二二师，奉命驰赴流水沟以北之田家集支援第三十三集团军之作战，合力阻击敌军北进。

当时的第一二二师，战斗力非常薄弱，不仅装备很差，而且三个团中有两个团（第三六四团和三六六团）是才从四川补充而来训练还不足

三个月的新兵，其中一个团（第三六四团）还缺少一个营。5月7日，我师在田家集附近与优势之敌激战一昼夜，力不能支，败下阵来，乘夜退回双沟镇。

张自忠阵亡 日军控制襄东迫近襄田

5月中旬，我军左翼兵团孙连仲部，集中兵力在唐、白河畔与敌之北方兵团展开激战后，仍然遏止不住敌人的西窜。到5月下旬之初，日军占领了新野县城和由新野通往襄阳的公路上的新店；敌之一部越过了白河西岸，进占了距樊城只有40里的吕堰驿和红绫铺。

退到随县以北天河口一带的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于5月中旬之初曾向襄花路上枣阳县、唐县镇一带之敌反攻，结果被敌击溃。

控制于汉江以西地带的第五战区总预备队周岩所部的第六师、第十三师，于5月12日调过襄河东岸，迎击西犯之敌，结果也都被敌人打垮。

我右翼兵团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在5月中旬之初，退守襄河东岸、宜城对过之垭口、板桥一带，日军乘胜连续猛攻，战斗极为激烈。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乃于此时渡过襄河东岸，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由于他只随身率领了战斗力非常脆弱的曹福林第五十五军所属第七十四师的一个旅，和他的警卫部队一个手枪营，到了襄河东岸，在尚未同他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部队第五十九军和第七十七军取得联络之际，突然遇到敌军南方兵团的主力，张自忠决心以死相拼，终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张自忠将军于5月16日在襄河以东宜城境内之南瓜店附近壮烈殉国。

张自忠阵亡之后，他的部属第三十三集团军全体官兵，悲愤填膺，决心与敌死拼，于南瓜店一带数度向敌猛烈反攻，也曾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并将张自忠的忠骸夺回。但嗣后不久，敌之北方兵团中止对我左翼兵团方面的进攻，而以主力南下，与其南方兵团会师，合力对付我右翼兵团。同时，第三十三集团军苦战之后，终于在襄河以东站不住脚，不得不逐次退到襄河以西。

时至5月底，除汤恩伯部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和其他一些因迫不得已而留于桐柏山、大别山和大洪山的残置部队以外，襄河和唐、白河以东

地带，差不多已无我军踪影。于是，敌军遂即直扑宜城对岸至老营之间的襄河东岸，准备渡河西窜。

黄琪翔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守备襄樊和襄河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在枣宜会战之前因事请假回川。当会战发生时，李宗仁指派黄琪翔临时代替孙震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

黄琪翔原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总部组织倒齐全，只是所辖的两个军已经调走。他于奉命后即带着他的各处室幕僚人员和警卫、通信等直属部队，设指挥所于襄阳城内。原驻樊城之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在会战开始后不久，即由参谋长陈宗进率领，从樊城移驻襄阳以西30里之泥嘴镇。

第二十二集团军辖有第四十一、四十五两个军。第四十一军军长由孙震兼任，辖有第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三个师和一个军直属独立团。第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辖有第一二五、一二七两个师。

到5月底，第四十五军全部和第四十一军之第一二三师，已被隔在襄河以东，留置在大洪山区与日军打游击战。退到襄樊附近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只有残破不全，新兵参半的第四十一军之第一二二、一二四两个师和军直属的一个独立团。

当日军在5月初开始发动进攻时，黄琪翔曾经再三强调：敌人绝不会进入大洪山隘口，决不会越过大洪山以西。及至敌人攻占了大洪山顶，越过了大洪山西麓，黄琪翔又非常肯定地判断：敌人决不会渡过襄河右岸（即西岸、南岸）。因此，对于襄樊两城和襄河河防，未作守备计划，亦未预行构筑防御工事。5月下旬日军的北方兵团越过了唐、白河西岸，南下与其南方兵团会师，扑到了襄河左岸（即东岸、北岸）准备渡河；到了5月底，黄琪翔才匆忙命令第四十一军（欠第一二三师）担任右自小河与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部队相衔接，左至襄阳城沿襄河右岸60里的河川防御和襄樊两城的守备任务。

由于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兼任着第四十一军军长，军部的一切事务也都由集团军总司令部兼办，另外没有成立军司令部的机构，也未设置专职副军长。在孙震请假回川时，他临时指定第一二四师师长曾苏元暂为代行第四十一军军长职务。

第四十一军奉到黄琪翔的布防命令后，曾苏元即命第一二二师担任小河亘刘集、欧家庙至襄阳城南门襄河右岸的河防，第一二四师则担任襄樊两城的城防；军直属独立团原驻襄河右岸襄阳以东15里之东津湾，即在原地作为前进据点，与襄樊成掎角之势。

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受领任务后，即令副师长兼第三六五团团长胡剑门指挥第三六五、三六六两个团担任河防，第三六四团（两营新兵）摆在襄阳南关作为师预备队，师指挥所位置于襄阳南门外周公庙。

第一二四师对襄樊两城并未作出坚决的守城部署，襄樊两处，每处也只摆了一个营，而却派出一个团（第三七二团，团长卢高暄），摆在第一二二师河防部队的后边作支援河防的态势；其师部则率着其余部队搁在襄阳至南漳道上距襄阳20里之习家池及其附近。

日军突破襄河

日军于5月底直接控制襄河东岸以后，进行了三天的渡河准备，于5月31日入暮时乘夜暗（那天是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正是月黑头）在刘集对岸集中炮火，向我河防部队第一二二师之第三六六团及其右翼（小河以南）友邻之第二十九集团军的部队猛烈轰击，并施放烟幕和催泪瓦斯，掩护强渡。

我河防部队凭借临时构筑的简单阵地工事，尽力阻击强渡之敌。但终以阵地工事被敌炮火摧毁，同时因缺乏防毒面具，对日军施放的催泪瓦斯无法抵御，致使敌人从第二十九集团军的新四旅（系由四川保安部队改编而成，才由四川开到宜城的）与第一二二师的第三六六团接合部之小河、刘集附近强渡成功，突破了襄河西岸我军防线。

日军强渡襄河时，其渡河工具中有装着动力机的船只，我河防部队过去尚未见过；加以强渡是在月黑天的夜间，又在敌人施放烟幕和催泪瓦斯的状况下，很不容易辨别清楚，只是影影绰绰地望见它在河面上沉重地爬行着，又听到它发出轰轰隆隆的巨响。担任河防的第三六六团团长陈择善，未经调查研究，就慌里慌张地向师部报告说："敌人使用大批水陆两用坦克向我强渡猛冲。"师部也未经过分析判断和复查，就糊里糊涂地转报给黄琪翔。

黄琪翔先已得到敌人施放毒瓦斯掩护强渡的报告，这时候又听到敌

人使用大批水陆两用坦克冲过河来的报告，于是急忙带着指挥所的幕僚人员和警卫部队，从襄阳西门向谷城撤逃。

我军撤离襄阳 退守泥嘴、南漳之线

黄琪翔从襄阳逃向谷城途中，于5月31日夜半，经襄阳西北30里之泥嘴镇时，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陈宗进事先得知了消息，与该部高参章雨初在路口迎邀黄到该部休息。此时，陈宗进已经接到前线消息：日军强渡成功，突破我军河防，占领襄河西岸，小河、刘集均已落入敌手。陈宗进遂向黄琪翔报告，并请示办法。黄琪翔当即写了一个便笺手令，大意是：第四十一军着即退守泥嘴至南漳之线，扼敌西进。随又匆匆就道，继续向茨河（泥嘴西北40里）、谷城方向而去。

陈宗进根据黄琪翔手令，立刻用电话通知曾苏元率领他的第一二四师向南漳撤退。可是，这位代行第四十一军军长职务的曾苏元，竟然忘记了代行军长的职责，对于第一二二师和军直属独立团都未给予任何指示和处置。而一二二师的第三六五、三六六两个团，在敌军突破河防阵地以后，却已退到第一二四师先前派出支援河防的第三十二团的所在地了。因为他们从卢高暄团长那里得知退守泥嘴至南漳之线的消息，也没有等待命令就自动地撤过襄河西岸，一直退到泥嘴镇去了。

此时，只剩下第一二二师师部和第三六四团尚在襄阳南关。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在5月31日夜半的时候，只知敌人已经强渡成功，突破我军河防阵地，占领襄河西岸，而并不明了我军各部队的动向和现况，虽然也得知第一二四师向西撤退和军直属独立团已经撤过河西，但尚不悉第三六五、三六六两团已随第一二四师转移；同时，自己并未接到撤离襄阳的指示，不敢自由行动。因此，第一二二师师部和第三六四团继续待在襄阳而没有撤退。由于黄琪翔的指挥所和第一二四师摆在城内的一营人先后撤走，襄阳城内已无部队，形成一座空城。王志远乃令在南关的第三六四团进入城内，布置城防，第一二二师师部亦移入城内。黄琪翔在6月1日早晨得知第一二二师和三六四团尚在襄阳城内未退，他就下了一道命令：“着第一二二师守备襄阳城。”至于只有两营新兵的第三六四团和一个师部，对于一座偌大的襄阳城，能不能守得过来，他却未加考虑。

襄阳失而复得

渡过襄河西岸之敌，系北方兵团。6月1日拂晓，其主力沿襄宜公路向宜城方向南窜，其一部万余人，向北直奔襄阳。6月1日上午9时许，日军兵临城下，大炮、机枪齐向城上轰击扫射。在力量对比过分悬殊的情况下，第三六四团实在难以支持，由西门撤出，退西关外真武山、周公山一带高地；第一二二师师部则移至城西10里云万山。至此，日军随即入城，襄阳落入敌手。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陈宗进，得知在襄阳附近与敌周旋之第一二二师，仅有两营新兵，乃令由东津湾撤退到泥嘴镇之第四十一军军直属独立团开到万山附近，归第一二二师师长指挥，与第三六四团合力拒止敌之西进。

日军占领襄阳城后，只顾在城关内外和四邻村落烧杀奸淫，掠夺财物，而未继续向西进攻，敌我双方只是对峙地互以枪炮时断时续射击而已。

到6月1日入夜，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接到黄琪翔转来蒋介石的一道“死守襄阳”的电令。黄琪翔还在蒋介石的电令后边加上一句：“等因奉此，着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立率所部即日克复襄阳为要。”

6月2日拂晓，王志远亲率郑道东的军直属独立团为前驱，反攻襄阳城。在前进途中，未见敌人动静，及至冲进西门，始知敌已由南门出城，正向南漳方向转进。郑团先头部队进至南关时，遇上日军后尾部队，随即展开战斗。日军且战且走，并在城南10里之岘山隘口摆下了后卫部队，占领掩护阵地。我郑团追击至南关外，因南关与岘山之间是一片开阔地，前进困难，伤亡了二三十人之后，即停止追击。

日军在这次发动所谓的“襄东进击战”中，只是以打击我军有生力量为目的，到处寻求我军的野战部队作战，而对于攻下的城市集镇和村庄，在其蹂躏践踏破坏之后，通通丢掉，而不据守，襄阳也不例外。所以襄阳县城就在6月2日失而复得，而日军则向南漳开去。

6月2日下午，我左翼兵团司令孙连仲亲率第三十军，从谷城方向前来救援襄阳。进抵城西10里万山村附近时，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前往迎接，并当面报告敌人已向南漳转进和襄阳已经克复的情况。孙连仲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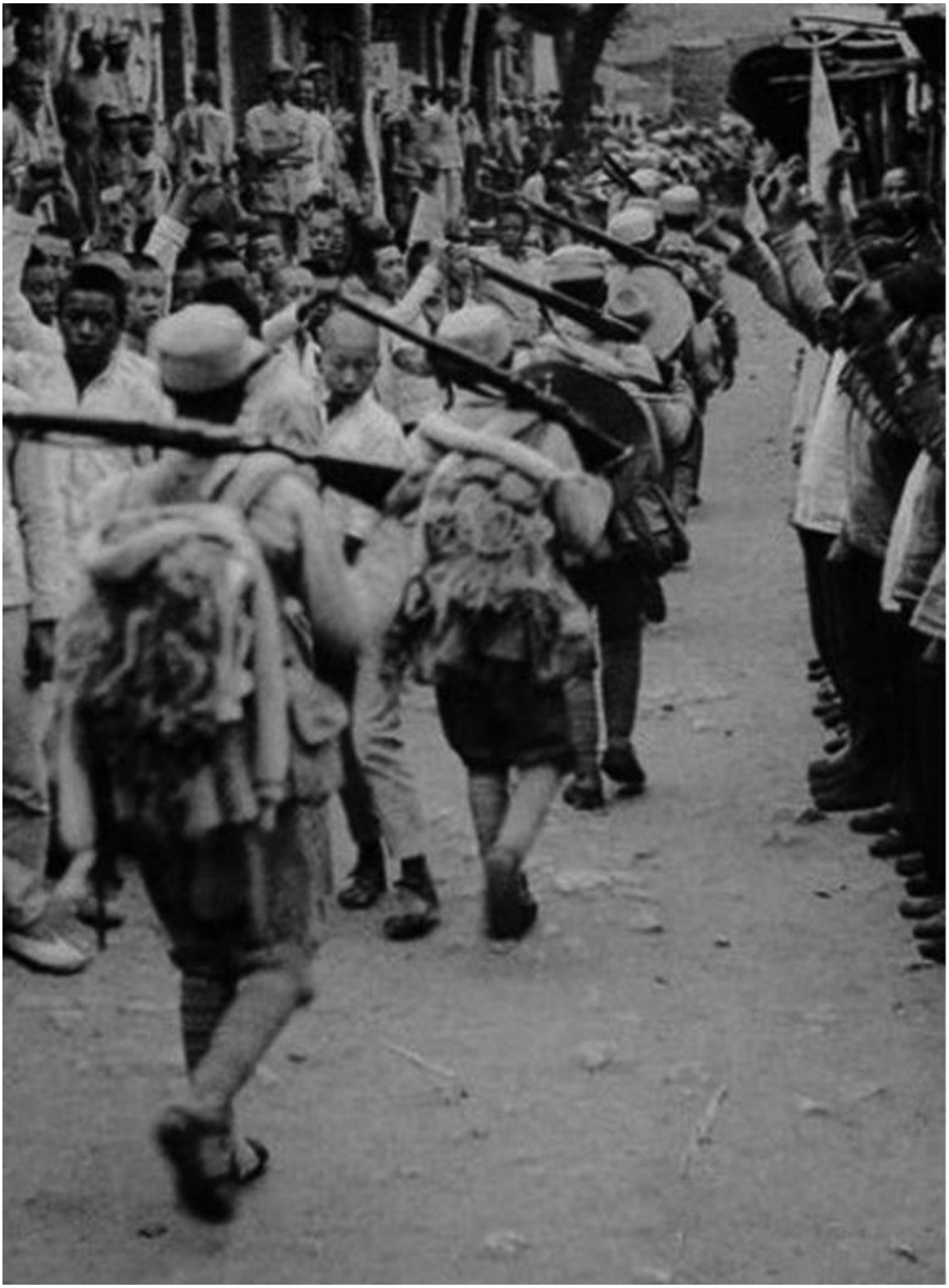
听报告后，即由万山折向襄阳西南30里之隆中宿营，未进入襄阳城。

黄琪翔在谷城得到襄阳方面之敌已向南漳前进的消息之后，急命第一二四师布置城防，固守南漳。6月3日，从襄阳而来之敌对南漳展开攻击，猛扑竟日而终未下。6月4日，敌未再继续进攻，竟然自动撤离，转趋荆门方向而去。

至此，第二十二集团军在这次会战中之作战任务，遂告结束。

[1] 据查，泌阳失陷是1940年5月6日。

王澂熙



当天夜间又是日军发起猛攻老河口的时候，第一二七师以第三七九团直攻马头山和飞机场之敌，以第三八〇团抄袭光化县城和徐家台，师

部率领总预备队第三八一团由张家集推进黄山陂，第一二七师两个团通过一夜的激战，终于阻止了敌人的攻势。

● 1903年生，原名英，四川眉山人。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第四十五军一二七师三七九旅七五八团团长，出川参加抗战。

● 1938年，任第四十五军一二七师三八一旅副旅长兼七六一团团长。

● 1939年，率部参加“冬季攻势”作战，后升任一二七师三七九旅旅长。

● 1940年，任第四十五军一二七师副师长。

● 1942年4月，任第四十五军一二七师师长。

● 1945年3月，参加豫西鄂北会战，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 1987年7月，因病逝世。

挺进敌后战顽敌

王澂熙

1939年我军发动“冬季攻势”，二十二集团军担负着攻击随县城及其外围据点之敌的任务。总部把四十一军的一二二师和一二四师及四十五军的一二五师和一二七四个师，部署在南起随县城南的独崇山，北至天河口一个漫长的弧形正面上；以四十一军的一二四师为主攻部队，担任攻击滚山敌人的主要据点；四十一军的一二三师为总预备队。部署完毕后，全线即展开了连续几个昼夜的攻击。除一二二师一度攻入擂鼓墩敌人据点，夺获了野炮一门以外，各部队均无大的进展。

于是总部改变作战方针，派队挺进敌后进行游击，以灵活机动转运有限兵力的优势，使敌人分散的据点孤立起来。集团军总部派我为挺进司令并兼第一支队长，总预备队的一二三师黄伯亮团为第二支队。当时我是一二七师三八一旅副旅长兼七六一团团长，我团担负着攻击余家店敌人据点的任务。我从阵地上抽出陶德舟营同一二二师陈择善团的周易俗营组成第一支队。我首先率领第一支队乘夜从余家店、徐家店敌人两个据点之间插入敌后，以随县、应山之间的萧家店、金榜寨为据点，便于进出应山、安陆、随县之间的公路交汇点。由于我们缺乏打游击战的经验，结果我们的行动明显地被敌人注意到，处于敌人的监视中。拂晓时部队刚到金榜寨，陶德舟营就被迫应战，去打退从徐家店窜来的一股进行威力侦察的敌人。不出所料，次日就从应山、淅河、马坪出动了三股敌人对我进行扫荡。我军进入敌后，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根本没有什么前方、后方，孤立无援，遇着敌人，别无二法，只有死力地拼杀。我军当天在金榜寨同前来扫荡的三股敌人激战到黄昏时刻，我们寸土不让，敌人终于撤退。我们得到新四军第五师周志坚、陈鸿汀等同志的协助，他们组织老百姓连夜把伤员从敌人的据点间悄悄地送到随县北面的高城。

由于情况变化，使用两个支队的计划落空。我考虑到我军在敌后回旋半径有限，又缺乏灵活机动性，有必要同新四军配合共同对敌。遂立即电告集团军总部，命第二支队暂停后方待命。三五天后，周易径的一个连，把机枪排列在公路旁边的水沟里，将敌人的七辆运兵车打翻了三

辆，并同敌人在公路上展开了近距离的战斗，重创敌人。敌军遗弃了约两个机枪组士兵的尸体和一些武器，狼狈而逃。进入敌后才几天的时间，就同敌人打了大小三仗。新四军陈鸿汀同志担心我们很快就会遭到敌人的沉重打击，建议我们转移到公路南边。正在准备转移，陈鸿汀同志派人匆匆忙忙地来告诉我们说："今天应山和安陆到了大批从别处抽调来的敌人，一两日内必有大的行动。这两股敌人一动，你们就首当其冲。"我们当机立断，入暮后就向公路南边转移了。这次行动对阻止敌军增援的任务虽未完成，却起到配合主力军作战的作用。

我们拂晓时转移到了公路南边，正忙于侦察地形，部署伏击阵地时，从应山、安陆出动了2000人以上的敌军。一路六七百人，徒步穿过我们刚离开的金榜寨向滚山的侧背方向开去；另一路是大队人马，徒步掩护上百辆汽车，经淅河、马坪向随县方向开去。我们有些手忙脚乱，立即用迫击炮向敌汽车队射击。敌人却没有向我们发起攻击，只是用一部分兵力占据山头作掩护。我陶德舟营沿公路尾追增援之敌，在公路旁误触地雷，并遭到马坪之敌的阻击，即停止追击。我们把敌军的行动电告集团军总部。二十二集团军和汤恩伯集团军都及时作好了痛击增援之敌的准备；汤恩伯集团军的吴绍周师在天河口给予增援之敌以沉重打击。

我们趁敌军正在随县和天河口一带同我军作战、敌后兵员空虚之际，在新四军地下工作同志的协助下，放心大胆地用集束手榴弹和迫击炮破坏了通往应山公路上的桥梁，并把滴水岩的山嘴炸塌，堵塞了公路。又以排为单位的小股兵力编组，随时袭击公路上往来的车队和敌兵。我们挺进敌后作战约有半个月时间，在击退由安陆窜来的一股对我侧背进行扫荡之敌后，奉命经閤（夏）家河、洛阳店撤回枣阳双沟休整。

第一二七师增援老河口作战

王澂熙

在抗日战争中，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移住老河口以后，这个地方已成为鄂北豫西南军事政治中心，它经常有一个师的兵力担负着卫戍任务。1943年李才桂的暂编第一师从老河口调去大洪山，老河口一时呈现出空虚，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从大洪山地区调第一二七师到老河口填防。师部同第三八一团驻光化县附近的徐家台和飞机场附近，第三七九团驻莲花堰，第三八〇团驻张家集，集中整训了一年的时间。

1944年秋至1945年春，第一二五师同第一二七师对调，第一二五师接替了老河口的卫戍任务，第一二七师开去大洪山担任防御任务。

1945年的春夏之间，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老河口。豫南日军分为两路，主力直攻老河口，南路日军由荆门、宜城、南漳向襄阳、樊城进犯，企图两面夹攻老河口。

这两路进犯老河口之敌，其总兵力合起来约三个师团，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把司令长官部移到草店去了。第五战区当时计有三个集团军，七个军，十四个师的兵力。其中刘汝明集团的两个军驻在南阳县附近；冯治安集团军的两个军驻在南漳、宜城；孙震集团军的三个军中，第四十七军驻新野、邓县，第四十一军驻襄阳、樊城，第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去重庆中训团受训，这个军的第一二五师守老河口，第一二七师守大洪山。

日军攻占南阳、邓县后，刘汝明集团军和第四十七军全部撤过丹江以西。敌攻占襄阳后，冯治安集团军撤退到南漳以西地区，孙震率第四十一军退过汉水到谷城附近地区。

当日军猛攻老河口的时候，孙震急调第一二七师前往解围，曰："第一二五师和第一二七师两个师是姊妹师，容易同心协力。"

当第一二七师把大洪山的任务交给暂编第一师后，日军已经把通老河口的通道襄阳、樊城占去了，迫使第一二七师绕道双沟赶到老河口作战[1]。第一二七师进入准备战斗位置的张家集时，日军已连续猛攻老河口五天五夜了[2]。当天夜间又是日军发起猛攻老河口的时候，第一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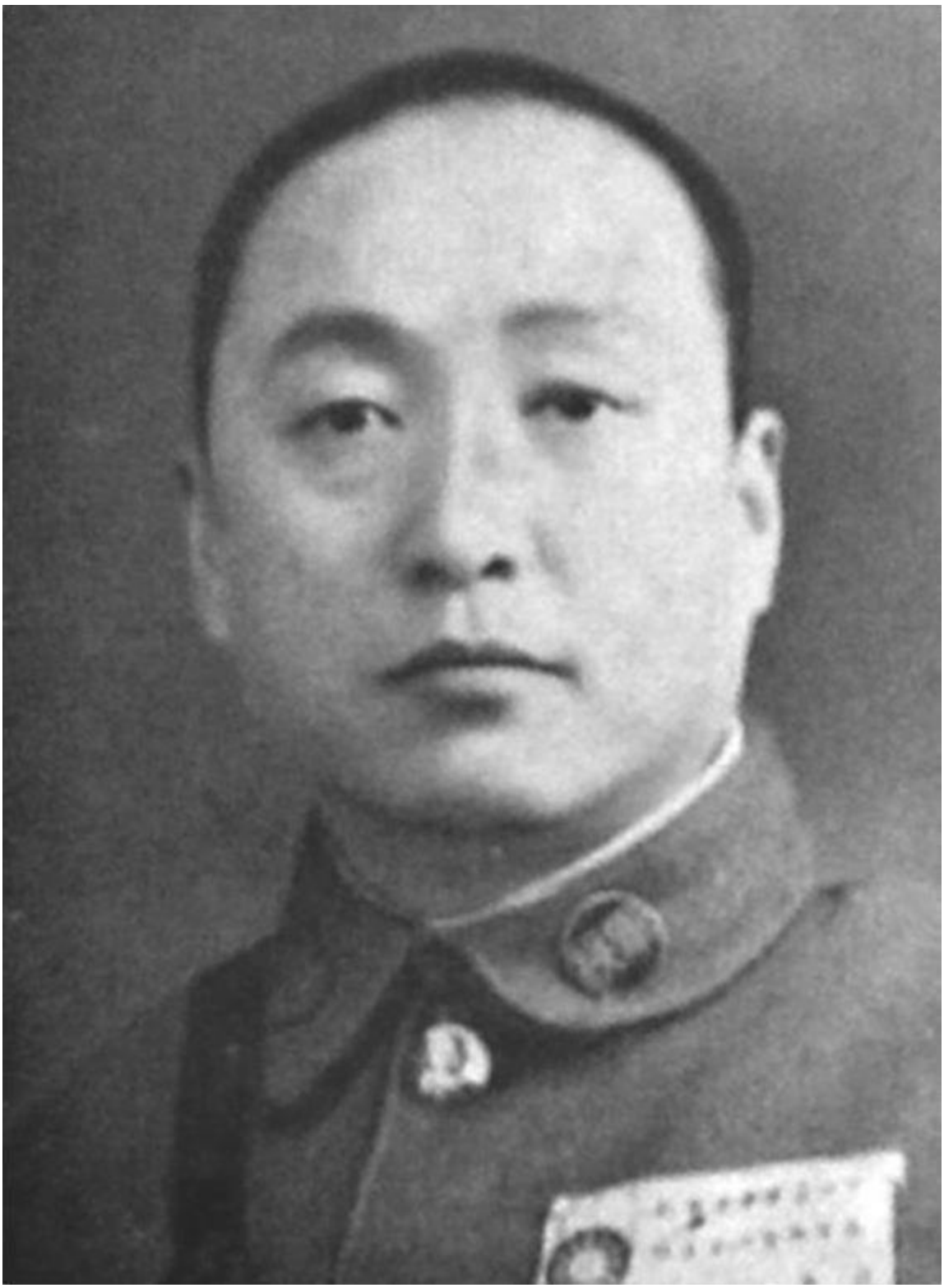
师以第三七九团直攻马头山和飞机场之敌，以第三八〇团抄袭光化县城和徐家台，师部率领总预备队第三八一团由张家集推进黄山陂，第一二七师两个团通过一夜的激战，终于阻止了敌人的攻势。

翌日，第一二五师汪匣锋师长派人绕道杨林铺前来张家集联系，决定第一二五师坚守城池，第一二七师站稳脚跟作外围战之后，我派往仙人渡向襄樊方向警戒的工兵连已被由襄樊向老河口进犯的敌人威胁，撤退过了汉水。眼看第一二七师已成腹背受敌之势，被迫转移到光化城以西，以高山作依托，孰知，当第一二七师到了光化城西的山地立脚还未稳的时候，又发现从丹江而来向我侧背攻击之敌。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渡过汉水，一面占山扼守，一面派副师长率第三八〇团进入老河口城内，增援第一二五师的作战。我们这样布置之后，尽管日军发动过多次猛攻，老河口终于坚守了13天。

[1] 据《第二十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四十五军于3月23日奉命率第一二七师开双沟，26日开始侧击进攻老河口之敌。当时襄阳、樊城尚未陷落。

[2] 据《第二十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一二七师于3月28日夜到达老河口东南地区，与第一二五师取得联络（此时是日军攻击老河口的第二天），29日即开始在老河口外围作战。

向廷瑞



许多士兵还说：“我们这次是打国战，就是牺牲了也值得！”

● 1898年生，号国琛，四川遂宁人。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第十九集团军第二十军一三三师三九七旅副旅长，参加淞沪会战。

● 1939年，任第二十七集团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后任第二十军一三三师少将副师长。

● 1941年9月，率部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

● 1941年12月，率部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

● 1944年5—6月，率部参加长衡会战。

● 1993年7月，逝世。

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向廷瑞

1937年夏，我从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五期毕业，回到重庆，接到杨森命令，要我随同他到贵州省黔西县第二十军军部，参加部队整编。整编后，我随部队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

第二十军原有三个师，缩编成第一三三、一三四两个师，撤销第一三五师。军长杨森、副军长夏炯（原第一三四师师长），参谋长解光俊，参谋处长周希濂。第一三三师师长杨汉域，参谋长冉裔（继伯），辖第三九七旅和第三九九旅。第三九七旅旅长周翰熙，副旅长向廷瑞，下辖第七九三团，团长蔡慎猷，第七九四团，团长李介立；第三九九旅旅长刘席涵，副旅长杨鉴黎，下辖第七九七团，团长徐昭鉴，第七九八团，团长陈亲民。第一三四师师长杨汉忠（原第一三五师师长），副师长李朝信，参谋长郭大树，辖第四〇一旅和四〇二旅。第四〇一旅旅长罗润德，副旅长阎定礼（未到职），下辖第八〇一团，团长赵嘉谟，第八〇二团，团长林相侯；第四〇二旅旅长杨干才，副旅长杨汉印（未到职），第八〇三团，团长李麟昭，第八〇四团，团长向文彬[1]。

卢沟桥事变后，杨森电陈蒋介石请缨杀敌。蒋复电嘉许，令其率部开赴上海，第二十军遂为四川军队中最早参加抗战的部队。9月初，部队分别从黔西和安顺出发，集中贵阳，参加贵阳各县在南门外操场召开的欢送大会。随即由副军长夏炯指挥，沿湘黔公路徒步行进，到湖南辰溪，乘木船至常德，再换轮船经洞庭湖抵达长沙。一路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送，从长沙开始，我们经过的车站、码头，都有群众为官兵送洗脸水和茶水。我们坐火车到武昌徐家棚车站，连夜渡江至汉口，再换火车，其情景还被摄入电影，这更加激发了官兵的爱国荣誉感和抗敌斗志。

部队在行进时，杨森率我和军部参谋任敬修（南京步兵学校毕业）及成都某报记者张克明等，经重庆先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说明此次对有现代化装备的日军作战，与过去内战迥然不同，要求先到南北战场参观，吸取作战经验。蒋介石准予先至上海郊区，继到山东胶济路沿线了

解战况，发给旅费10000元，并电知沿途驻军，以便联系。

杨森到达上海后，在安亭会见了张治中，张告以前线敌我态势。又在大场会晤了第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参观该处我军防御工事和掩蔽部等。只见战场及附近上空，白天全为日军飞机控制，我军调动均在黑夜进行，因此夜晚公路上很拥挤。我们又到昆山拜访陈诚。其时已有一位军人在座，陈诚指着他对杨森说："你们两位都是全国知名的将领，请互相猜一猜，对方究竟是谁？"他俩都想象不出对方为何人，于是陈诚指着那位军人说："这是叶挺。"又指着杨森说："这是杨森。"我这才认识英勇善战，中外驰名的叶挺将军。然后我们乘火车北去青岛，参观了过去德军的炮台，修理军舰的船坞、警犬表演及水族陈列馆等。回到汉口，第二十军官兵正从长沙坐车到来，杨森在汉口对他们训话，略谓："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绝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旋即乘招商局轮船驶往南京。

我随杨森到南京时，第三九七旅刚离开下关，我即赶上部队，同往上海。到上海后，军指挥所设在南翔车站附近一号桥后的一个院子里，受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指挥，负责桥亭宅、顿悟寺、蕴藻浜、陈家行一线防守任务，右翼与大场王敬久军，左翼与阮肇昌的第六十九军衔接。第二十军防线，原为第三十二师王修身负责。这时正值日军实行所谓"第三次增援，第四次总攻"之际，敌军数万以桥亭宅、顿悟寺至陈家行一线为攻击重点，企图中央突破。第三十二师阵地失守，几被全歼。第一三三、一三四师奉命前往增援。当时蒋介石以第二十军初到战场，不谙敌情地形，将部队分割使用，由原在战场的高一级将领指挥。王修身转达上级命令，要第四〇二旅旅长杨干才派兵一团于夜间向敌反攻，收复阵地。杨即令第八〇四团团长向文彬执行任务。本来部队在黔西整编时，因军部在编制上无直属部队，故杨森将原手枪团裁编成一个营，列入向文彬团第三营建制，实际上手枪团仍担任守卫军部勤务，向团实只步兵两个营。向文彬平时治军，不仅注意提高技术，而且关心士兵生活，所以该团士兵精神状态颇好，较其他各团更为活跃能战。向奉命后，即率团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入夜后，向敌攻击前进。敌亦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经反复冲杀，鏖战至午夜，终将敌击溃，完全收复

阵地。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长非死即伤，排长仅存4人，士兵剩120余人。原来杨干才说完成任务后，由李麟昭第八〇三团接防，此时改变原令，仍由向团防守。向将残余官兵编成一个连，由彭焕文率领，连夜修复工事掩体，固守待援。向团是第二十军中最先参战部队，单独出击，上级指挥部在守候该团战报。阵地收复后，蒋介石在电话里嘉奖向文彬，升为少将，奖金6000元。次日又来电正式嘉奖。

向团收复桥亭宅、顿悟寺阵地后，林相侯第八〇二团进入蕴藻浜阵地，掩护侧翼。第二天，日军一部分与向团相持，另外集中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林团阵地猛攻。双方激战一天，日军数次进攻，均被击退。林相侯身先士卒，始终在第一线与敌拼搏，最后饮弹殉国。林原系杨森弁兵，后到四川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回部队，历任排、连、营、团长，素来作战勇猛。林相侯牺牲，全团伤亡亦大，只剩200余人，编为一营，由营长胡国屏率领。后杨森电话命令师长杨汉忠亲到前线指挥。杨汉忠迅即前往，同时急令赵嘉谟率第八〇一团增援。第三天，日军继续猛攻。赵团沉着应战，终日搏斗。敌人多次进攻，均被阻止，伤亡惨重。第四天，日军又转向桥亭宅、顿悟寺阵地进攻，旅长杨干才命李麟昭团增援。李团昼夜前往，目标显著，受敌攻击，伤亡颇大，但官兵激于民族义愤，且有向团榜样，顽强战斗，阻遏敌人攻势，阵地毫无动摇。

第五天午后，王修身师陈家行阵地被突破。薛岳命杨森派部队反攻。杨森命杨汉域率第一三三师火速前进，执行任务。其时第一三三师仅第三九七旅和第三九九旅徐昭鉴团赶到，第三九九旅旅长刘席涵率陈亲民团尚在途中，于是杨汉域以第三九七旅为第一线向敌攻击前进，徐昭鉴团为预备队。蕴藻浜左岸至陈家行，全系棉花地，旅长周翰熙和我命蔡慎猷团和李介立团分左右两翼，散开队形向敌急进。前面枪声密集，我们眼见王修身师残余士兵逃跑乱窜，但官兵拼命向前，毫无迟疑与惧色。许多士兵还说："我们这次是打国战，就是牺牲了也值得！"越过王修身师残部后，先头部队立即变为散兵队形，用机枪、步枪向追来日军猛烈射击。原来日军以为他们胜利了，正追击王师残兵，冷不防忽然出现这么多兵力，于是停止不前，双方对峙。接着，我们发起冲锋，全线冲杀，与日军展开肉搏。双方伤亡都很大，但我们是生力军，前仆后继，上去的人越来越多，日军飞机大炮不能发挥作用，经过一小时，

敌遂不支，向后溃逃，阵地完全收复，并缴获一批枪支弹药。这时，王修身师的梁副旅长（在军校高教班与我同组学习）前来交防，并说，蕴藻浜右岸还有一段阵地系他防守，现敌退回原线，必须立即派队占领。我和周翰熙决定派李介立团随梁副旅长前去布置防务，蔡慎猷团防守正面陈家行阵地，旅部位于陈家行后方战头桥（即横跨蕴藻浜之桥）左侧竹林内，以利指挥。时已薄暮，日军惯于白昼作战，夜间停止进政，我军则后送负伤官兵，修补工事，补充弹药，准备次日战斗。

从这天开始，我旅与敌连续激战三日。每天拂晓后，日军升起气球观察，然后飞机轮番侦察轰炸，大炮掩护，不断进攻。我军顽强抵抗，伤亡极大。支援的后续部队一遇敌机，即潜伏棉花地里，待日机掉头，再跃进一段，匍匐前进。战场上如果白天生火烧饭，敌机看到冒烟就来轰炸，我们每天只能在夜晚烧饭，入夜和拂晓前各吃一顿。但官兵斗志仍旺，坚持战斗，阵地屹立不动。第三天上午，李介立团防守的蕴藻浜阵地形势危急，预备队徐昭麟团仅剩吴伯勋一营。陈家行阵地只剩数名士兵。杨汉域无兵可派，即动用师部手枪连。下午，杨森转达薛岳命令，由广西部队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接替第二十军防线。不久，该部韦云淞第四十八军派队接防我旅蕴藻浜、陈家行阵地。交接之际，日军一部向蕴藻浜阵地猛攻，接防部队刚入阵地，立足未稳，向后退缩。旅部立命李介立团继续抵抗，候阵地稳固再行撤退。介立当即指挥吴伯勋营奋勇还击，将敌击退，但伤亡更大，介立亦手部负伤。至薄暮才交防完毕，入夜随旅部撤到李家村，后送苏州医院治疗。战后军事委员会授予李介立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升为少将。全旅士兵只剩40余名，伤亡之大，前所未有。

第二十军淞沪激战共七昼夜，使日军未能前进一步，然损失惨重。除前述伤亡者外，营长弋厚培、王笔春、先纠华等阵亡，营长刘龙骧、罗光荣、田阡陌、吴伯勋、何学植，副营长陈瑄等负伤，连、排长伤亡280余人，士兵伤亡7000余人。其中两名连长给我印象最为深刻，高峻参战前，把家庭地址报告上级，表示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后来英勇牺牲。姚炯擅长武术，他用马刀、刺刀、手榴弹杀退敌人几次冲锋后，在电话上说，日本人怕大刀，请把直属队大刀供他使用。姚炯收到大刀，高兴地说："这下可杀死更多的敌人了！"第二天激战，他所在营营长负伤，就率全营官兵冲杀，守住阵地，后负伤流血过多，抢救无效，为国

捐躯。

第二十军交防后，到纪王庙附近整编，全军编成两个旅，分由刘席涵和杨干才率领，统受杨汉域指挥。然后到苏州、常熟一线掩护军民转移。这时，日本海军深入长江，陆战队在常熟登陆，企图迂回无锡，截断京沪铁路，将上海撤退部队歼灭在太湖地区。适先头部队第三九九旅第七九八团在梅李以北地区与日军登陆部队遭遇，阻击日军一天，团长唐武城受伤。其余部队进入常熟、辛庄、巴城镇一线，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又向第二十军猛攻，在常熟城郊战斗尤为激烈。第二十军官兵凭借国防工事，与敌激战两昼夜，伤亡200余人，完成了掩护任务，旋接朱绍良转来蒋介石电话，命杨森率部撤离阵地，到南京整补。我们经过石塘湾车站时，见敌机三架轰炸扫射车站，难民死伤10余人，我们用机枪步枪集中射击，击中一架，起火坠毁，其余两架逃窜而去，军民拍手称快。部队随即经句容到南京秣陵关，稍事休整。杨森刚到南京鼓楼街第二十军驻京办事处，蒋介石立即召见，说："你的部队这次在上海打得很好，第一批进口枪械到时，优先给你补充。"并发奖金3万元以示慰劳。随即命第二十军到安徽整补，担负防守安庆的任务。

记新墙河战斗及影珠山截击

向廷瑞 苏直方苏直方当时系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参谋长。

追击日军到新墙河

1941年9月，敌在鄂南、湘北集结10万左右部队，突破新墙河南岸欧震第四军防线后，越过汨罗江，分道南犯，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会战前，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已克复了通城，这时奉命由通城向西南急进，侧击南犯之敌。部队连夜赶到步仙桥以东地区，知敌主力已经南下。敌机群向该师猛烈轰炸，师部中弹，特务连在还击中伤亡惨重。敌机系希特勒援日的“容克式”飞机，较之日军在上海战场使用的飞机先进得多，不惟轰炸、扫射的命中率高，其凄厉的尖叫声亦够先声夺人。我师摆脱敌机，继续向南犯之敌衔尾急追，进到捞刀河以北地区。

敌主力经福临铺南下，击溃陈沛、萧之楚等军后，越过金井、高桥，继续南犯。其一部经平江至长寿街，杨森即率总部经大桥退驻杨坊（祖师岩山下）。这时，长官部已电调江西上高的王耀武第七十四军火速增援浏阳，阻敌南下。王耀武率领该军由上高经万载进入浏阳境内，连日急行军，士兵已很疲劳。长官部这时发现日军骑兵先头已到黄花市。当时若令第七十四军在浏阳河构筑工事，沿河布防，尚可阻敌前进，但薛岳令王耀武第七十四军跑步向黄花市前进。该军第五十七师余程万部和第五十师廖龄奇部刚过浏阳不远，与日军骑兵联队遭遇。部队既不明敌情，也不熟习地形，部队又来不及展开，士兵尚未喘过气来，遇到日军骑兵冲击，顿时大乱。王耀武险些成了俘虏，第五十七师和第五十八师各损失一半，第五十七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阵亡。眼见日军逼近，王耀武急与长官部派去联络的中将高参沈久成潜藏在大路边树林里，日军沿树林外大道向株洲进犯。上述情况，系沈久成亲口所谈。

日军进到株洲附近，第七战区增援部队已乘粤汉路火车由粤北到达株洲，立即予以反击。日军以目的已达，仍沿前进道路向湘北回窜。杨森这时指挥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对日军进行阻击、侧击、尾追，使

敌受到重大伤亡，并缴获大量马匹、枪支与弹药，一直追到新墙河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恢复原来态势。薛岳以杨森这次指挥二十军和滇军尾追日军，打得很出色，而第二十军一直追击敌人到了新墙河，于是把新墙河的防守任务交给第二十军，并对杨森说："这个任务，只有第四军和第二十军才能胜任。"杨森听了很高兴，即令第二十军正式担任新墙河南岸防务，军部驻水口桥；第一三三师驻关王桥，担任洞庭湖右岸由鹿角至下高桥一线防务；第一三四师驻杨林街，担任白洋田一线防务，右翼与第五十八军衔接。总部由长寿街移驻平江甲山三圣庙，以便对第二十军就近指挥。

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逃回祁阳后，准备组织民兵打游击，请当地县长给予援助，县长电耒阳省政府（长沙大火后，薛岳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省政府迁耒阳）请示，省府转电兼主席薛岳。这时，王耀武以师长廖龄奇失踪，正电请长官部调查其下落。薛岳当电祁阳县政府将廖龄奇逮捕（又一说廖龄奇在株洲江南乘火车回祁阳老家，在车上与九战区一高参相遇，向薛岳告发）。随即押解到南岳（蒋介石到南岳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以廖龄奇不收容部队，擅离职守，在会议上公开宣布，处以枪决。

这次战役薛岳指挥失当，实为造成王耀武军两个师溃败的主要原因。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上对薛岳严加批评，而对杨森在追击日军过程中战绩卓著，特别嘉奖。会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到长沙，对杨森表示慰劳。

新墙河抵抗及影珠山截击

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宣称："东亚安危，帝国存亡，在此一战。"因之，除偷袭珍珠港外，又向南中国海各地及香港进攻，以实现其南进政策。为了牵制第九战区部队不使增援港九，于是在结束了于9月初发动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1941年12月中旬，日军悍然对长沙又发动第三次进攻。第二十军奉命在汨罗江以北、新墙河以南地区（纵深约40华里）阻止敌人10日，掩护长沙布防。第一三四师向文彬团占领关王桥既设阵地，阻敌东犯；第一三三师以景嘉谟第三九九团担任鹿角至龙凤桥防务，徐昭鉴第三九八团担

任龙凤桥至新墙河下高桥防务。第三九八团当以向有余第三营、王超奎第二营、彭泽生第一营沿新墙河警戒，为团预备队。但在敌发动进攻前两天，徐昭鉴忽命令王超奎："该营以排为单位，占领九个排据点，至开战时起死守3天，完成任务后，到关王桥集合。"王超奎与副营长杨羲臣研究后，以第四连何腾文守下高桥连据点，以第六连余煜星专守谢子其连据点，第五连及营直属部队守新墙河杨公岭据点。第三九九团第三连王化南部守黄沙街连据点。整个师正面只留四个连，其余部队全部撤至关王桥一线。

敌突破新墙河防线后，即以主力向南突进，目的在于拔除汨罗江以北据点，扫清它南下长沙的障碍。日军进攻时，各据点都各自为战，坚持抵抗。激战两天一夜，敌用燃烧弹摧毁据点的鹿砦障碍，士兵被燃烧弹烧伤及负伤者过半。到第三天下午，王超奎下令突围。他命副营长杨羲臣率领士兵数名到后方高地掩护，自己首先跳出外壕与敌肉搏，掩护据点内士兵撤出阵地，在拼搏中，被敌机枪子弹连中三发，壮烈殉国。杨羲臣得知情况，立即率部冲回，又牺牲排长两人，才将王超奎尸体抢回。为了迟滞敌人前进，不使迅速接近师主阵地，于是收容残部，又在长湖冲、虹桥两处阻击敌人，入夜才撤回关王桥。当撤回的士兵哭诉营长王超奎如何英勇与敌搏斗殉国时，兼师长夏炯亲解其衣覆盖在王超奎遗体上，抚尸恸哭，在场者无不为之堕泪。旋因团长徐昭鉴汇报战斗情况，催促师部撤退，师乃向山区转移；左翼第三九九团阵地邻接洞庭湖，距师部较远，为了便于联系，曾配属电台一部，该团团长景嘉谟以这次战况剧烈多变，诚恐有失，乃派步兵一排护送电台绕道黄沙街以南归还师部。敌主力在南下汨罗江向长沙进逼之际，另以一部东向关王桥，企图把我军推远一点，以保证它后方的交通运输，连续三天先后从左、右翼与正面，对向文彬团固守的关王桥阵地，不断猛攻。但向团官兵在朔风怒吼、雨雪交加、战壕内积水没胫的艰苦情况下，日夜奋战，使阵地屹立不动。日军遭到重大伤亡，毫无进展，不得不于第四日晨悄然撤退。

当敌向长沙进攻时，长官部命杨森指挥第二十军及第五十八军，在影珠山及附近古华山占领阵地，截断敌军归路。杨森以日军这次系有限进攻，牵动不大。总部仍在平江甲山不动，只率部分幕僚人员到影珠山后面紫泉岭的长江源设指挥所。以第五十八军在影珠山设防，第一三四

师在左翼古华山占领阵地，与东面第三十集团军部队切取联络，并急调第一三三师到影珠山增援。第一三三师刚进到福临铺附近，师谍报队长蒲殿敏侦知日军独立第九旅团已越过汨罗江南下，接应进犯长沙北撤之敌，当晚可宿营福临铺。兼师长夏炯与师部参谋长苏直方等研究后，认为必须先对付敌后续增援部队，才能使影珠山免于腹背受敌。因之，全师部队在福临铺以南尽量隐匿，不让敌人发现。方式是采取“老鹰叼鸡”办法，打了就走。于是命第三九七团夜袭福临铺街上的敌人，只带手枪和手榴弹；第三九九团分成若干小股，只带步枪和轻机枪，夜袭住在场外村庄的敌人。到了深夜，两团夜袭部队一齐动作，第三九七团罗剑秋营首先攻入福临铺，将敌骑兵联队马匹炸死很多，敌士兵亦伤亡三四百人；住在场外村庄的敌人，亦到处遭到我机、步枪的射击，伤亡不少。敌遭到迎头痛击后，次日拂晓，即向第一三三师猛烈进攻，并用飞机在上空侦察扫射。由于我军官兵已有准备，士气旺盛，坚持抵抗，激战一日，敌我伤亡均大。但顶住了日军的多次猛攻，敌毫未得逞。

敌在第一三三师方面无进展，于是以一部夜袭第五十八军阵地。该军鲁道源新编第十师被击溃。约一中队敌人，于次日拂晓后，由第五十八军阵地渗透到影珠山后面，向山顶进攻，杨汉域的军部就在前山脚下，受到极大威胁，当时军部仅有杨汉烈的一个骑兵连（实际并无骑兵，只有步兵）可供调遣。于是严令杨汉烈率骑兵连火速上山，阻击日军。因杨汉烈尚未参加过战斗，无作战经验，乃加派手枪兵一排，命师部少校参谋赵敦善随杨汉烈前进，帮助指挥。同时命第一三四师速派一营兵力增援杨汉烈。骑兵连刚登上山顶，日军亦到达山顶，见有我军部队即退据一庙内，与骑兵连对峙。第一三四师李怀英营随即赶到，李统一指挥，发起进攻。敌其余部队经第五十八军和第一三三师合力阻击，未能上山增援。日军利用庙宇顽抗，从午前到傍晚，除逃跑一小部外，其余全部被歼灭。上述情况，是听杨汉域、李怀英讲的。

突入第五十八军阵地之敌，又以炮兵向第一三三师阵地猛轰。该师第三九八团官兵满怀为王超奎营长复仇的怒火，决心消灭敌炮兵，巩固师阵地。代团长陈嘉谟（团长徐昭鉴负伤）亲自指挥，不怕牺牲，一举冲入敌炮兵阵地。一战士手刃敌兵六名，夺得敌军山炮一门，自己亦遍体鳞伤。大家把他抬到师部时，他胸前还横挎着缴获的三挺轻机枪。混战一天，直至夜幕降临，枪声才逐渐稀疏。四处乱窜的敌人，夜间又被

击毙五六十人。第三日拂晓，南下接应的敌独立第九旅团，因伤亡惨重，掉头北窜。我军在追击中，沿途收缴大量辎重、马匹和弹药。敌在机群掩护下，逃回新墙河北岸，我亦恢复了原阵地，并为影珠山阻击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第一三四师向文彬团在关王桥击退敌人后，奉命增援影珠山，阻击由长沙回窜之敌，激战两日，敌未能越雷池一步。该团第二营五连阵地被敌机11架猛烈轰炸，向文彬立派副官率卫士一人前往第二营，监督营长赵世鸿，不准后退一步，否则就地枪毙。敌机空投弹药于敌阵地内，该团士兵冲入敌阵，抢夺弹药袋，并夺获了军马35匹，缴给总部后，杨森总部以这批马成立了一个骑兵排。

敌因在影珠山、古华山为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所阻，乃向东突破第三十集团军防线，回窜新墙河北岸；向文彬团在击毙的敌佐级军官身上搜得一张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与我军军用地图完全一样，图上用红色铅笔标出在影珠山有第二十军固守，在神鼎山有第九十九军蛰伏，由长沙方面追击的部队有第四军。可见日军在运动战中，对我军情报掌握得极其迅速与准确。

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后，军事委员会为了表彰王超奎营长的英雄业绩，将新墙乡改为超奎乡，杨公岭（王超奎殉国地方）改为王公岭。宋美龄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说："中国没有降将军，只有断头将军，如王超奎少校守新墙河就是这样。"副营长杨羲臣被授予干城甲种乙等奖章。年终又授了陆海空军乙种二等奖章。

茶陵、安仁战斗

向廷瑞 陈德邵陈德邵当时系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三九九团团长。

第二十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担任新墙河防守任务。但第二十军只有两个师六个团，兵力不敷分配，于是司令长官部拨暂编第五十四师孔荷宠部归第二十军指挥，充实防守力量。由于孔师系游击队编成，不惟武器陈旧，兵员不足，而且纪律松弛。其士兵多系平江人，平时携枪回家，仅关饷时返回部队领饷。孔荷宠本人待在该师长沙办事处，经常不在部队。因之军长杨汉域报请长官部将孔师调走，另派得力部队接替。薛岳将暂编第五十四师调长沙附近整顿，以新编第二十师（师长李子亮、副师长李以劻）列入第二十军建制，归杨汉域指挥调遣。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薛岳背着杨森向蒋介石电保副军长兼第一三三师师长夏炯升任第二十军军长，原军长杨汉域调升第三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事被杨森得悉，急电驻渝办事处长李寰到军政部查询。委状已经办好，尚未发出，当商请何应钦将委状搁置，不予发表。杨森于是以夏炯派工兵连长左崇高将汨罗江粤汉铁路桥梁拆除，售与桂林厂商，破坏铁路基础为由，报请蒋介石撤其职，蒋照准。夏撤职后，第一三三师师长由副师长周翰熙升充，副师长由第三九七团团长陈亲民升充，陈亲民遗缺，由彭泽生升充；第三九八团团长徐昭鉴调任军部辎重兵团团长，遗缺由萧传伦升充。师搜索连连长由副营长杨羲臣调充。

1944年春，军事委员会为了充实前线兵力，规定凡三个师的军须抽调一个师到后方接收新兵。后调的师只派少数士兵和干部去后方接收，而将所有兵员补充前线两个师。杨森为了团结新编第二十师，将久经战斗锻炼的第一三四师缩编为两个团，第四〇〇团（团长向文彬）编入新编第二十师为第五十八团，原第五十八团除留足接兵官兵外，其余士兵补充第五十九团及第六十团；第四〇一团（团长赵举）由军直接指挥。第一三四师师长刘席涵率师直属队及第四〇二团、第五十八团留下官兵回四川接兵。旋因战事爆发，刘席涵随军行动，第五十八团随新编第二十师行动。故作战时，第二十军仅有新编第二十师、第一三三师共七个步兵和一个辎重兵团。

第二十军整编后，立即调整防御部署，以第一三三师第三九八团担任大云山、草鞋岭至新墙镇（不含）守备任务，另派第三九九团第二营配无线电台和谍报员到临湘县敌后游击，师部和其余部队驻关王桥、王复泰地区整训；新编第二十师第五十九团、第六十团守备自新墙镇（含）起，沿新墙河南岸经荣家湾至鹿角防线，与日军隔河对峙。师部驻洪源洞，第五十八团驻关王桥西北地区，为师预备队，军部及直属队仍驻水口桥。

1944年5月中旬，在临湘敌后游击的第三九九团第二营电称："日本侵略军在蒲圻至岳阳沿线集结兵力，赶运作战物资，洞庭湖中运输频繁，有进犯长沙模样。"当经层次转战区司令长官部。适杨汉域因公到长沙，又向薛岳面陈，薛答："现在是雨季，湖南地形不利于敌机械化部队作战，其次是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兵力分散，海空军力量薄弱，无力南侵。"由于这一错误看法，以致未及时通令各军积极备战。

长衡战役的发生与作战经过

1944年，意大利已投降，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已注定失败。日本海军在珊瑚岛海战中，遭到美国海军的歼灭性打击，完全失去了制海权。空军亦损失惨重。其在印度支那与缅甸的占领军，在不得已时，已不能从海上撤退，只有通过中国大陆，才能撤回日本本土。因之，日军于1944年5月大举南下，发动长、衡、桂、柳战役。目的在于占领长沙、衡阳，然后打通湘桂铁路经桂林、柳州一直到广西镇南关（友谊关）的通道，以便与印度支那取得联系，保证当地日军有进退自如的归路。

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与薛岳在战略上有很大的分歧：蒋介石要薛岳到湘江以西，固守湘桂路与湘西，不让日军动摇西南大后方。而薛岳坚持不到湘江以西，认为必须固守湘东南，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与香港取得联系，并使湘、粤、赣间五岭山脉广大地区免被共产党占领。因之，他一开始，就只留第四军守长沙，第十军守衡阳，而把司令长官部移驻湘东南位于湘赣边境的桂东，并将各部队陆续转移到该地区，以贯彻其个人的主张。这就是这次战役着着失败的关键所在。

5月27日拂晓，日军开始向长沙进攻。这次进攻所采取的战术是：

编组若干纵队穿插到我军后方，企图分割包围消灭我军有生力量。当其突破新墙河新编第二十师防线后，即将其主力分成几个纵队，向新墙河、汨罗江以南迅猛推进。除以一部沿粤汉路南下，直扑长沙外，并以经过特种训练的山地作战部队，穿插二十军后方。即：一路由湖北通城经天岳关袭击平江的杨森总部；一路由杨林街、大尾冲、新开岭直插谭家坊，截断第二十军退路；又分兵一部由杨林街、大屋冲、红花尖袭击第一三三师师部。当时，第一三三师奉命掩护前线部队向山区转移，以第三九七团占领斗南尖，第三九九团占领水口桥以北山地，师指挥部设于红花尖。约10时左右，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第一三三师猛攻，一部潜入红花尖下，企图暗袭师指挥部。幸经搜索连长杨羲臣发现，予以痛击。排长蒋秀廷、杨日轩负伤。这时，军因退路被截断，改由步仙桥退长寿街。师即开始转移，以第三九九团作掩护队。该团先以一个营沿军退却路线分别占领要点，向敌阻击，逐步后撤，尽管敌机轮番低空扫射投弹，我军仍利用敌机间隙向军指示目标前进，在长岭以西地区宿营。次晨，向梅仙前进，适逢敌千余人在长岭附近袭击军辎重营和战防炮连，陈德邵急令该团任和清营与第三九八团屈占武营合力围歼该敌，激战至午后四时，敌伤亡惨重，向梅仙方向逃窜。在此时刻，陈德邵诱擒敌特六名，他们供称日军主力正在汨罗江沿岸渡河，另一部在南江桥梅仙间抢修公路。陈根据敌情，与向文彬团长、军干训班教育长陈亲民（一三三师副师长）等取得联系后，于第三日研究决定突围计划：由陈亲民率干训班、辎重团一个营和守库部队为左纵队；向文彬率五十八团及收容的新编第二十师部队为中央纵队；陈德邵率该团及军战防炮连为右纵队，由南江桥、梅仙间越过公路，向长寿街前进。约定于4日傍晚开始行动，突围时，周翰熙率师直属队随突围先头部队第三九九团前进，该团以庞贵能营走先头，其余两营占领梅仙以北高地，掩护突围部队通过。庞营刚到南江桥至梅仙间公路，即与敌车队遭遇，发生战斗。当烧毁敌汽车三辆，缴获大批战利品。突围部队通过南江桥公路后，敌增援部队到达，师搜索连与野战医院伤病员被切断。次日夜，搜索连又掩护后勤部队突围至天岳关，此后，师经东门市、长寿街到青梅湾集中。

日军沿粤汉路南下进犯长沙之敌，吸取了上次由东而进攻遭到岳麓山炮兵轰击的教训，除以部分兵力进攻长沙城外，另以一部由长沙下游曾口渡过湘江，迂回到岳麓山后面，向岳麓山发起猛攻。当时第四军军

长张德能仅以陈侃第九十师驻守岳麓山（也未向山后布防），而以第五十九师与第一〇二师驻守长沙城。陈侃师在岳麓山忽然遭到大部日军从山后袭击，猝不及防，手忙脚乱。而炮兵阵地又在岳麓山前面，不能支援，因之，岳麓山很快被日军占领，大炮全未发生作用，破了炮栓，一齐丢掉。陈侃仅率残部向衡山撤退。岳麓山一失，长沙全在包围之中，驻守城内部队，指挥无人（因军长张德能与长官部参谋长赵子立俱在岳麓山指挥所），只得夺路逃跑，遭到日军追击，损失惨重。敌遂于6月18日占领长沙。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旋解重庆，被蒋介石枪决。至此，名城长沙，终于陷落在日军手中了。

杨森在战事发生后，因敌进逼平江，即率总部及特务营先后移驻大桥、杨坊，旋越连云山、祖师岩到浏阳北的古港。当时驻浏阳的第四十四军王泽浚受杨森指挥，据称由平江南下之敌，除一股直扑浏阳外，余分东西两股已渡过浏阳河向南进犯，不能再前进。总部于是经张家坊到江西境内的铜鼓、万载、宜春、越武功山至莲花暂住。这时，不惟王泽浚第四十四军早脱离杨森指挥，即到达醴陵的第二十军，薛岳基于夏炯被撤职的仇恨，也拨归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欧震（因欧震与薛岳关系亲密，由薛岳保升为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指挥，陷杨森于极端孤立状态。当总部在宜春东坑时，有一友军经常与总部联系。到莲花后，突然电话半天不通，派副官带军鸽两只前去搜索，下午4时军鸽飞回，得知有大部日军向莲花疾进。总部立即撤离莲花，刚出城时，特务营即与敌接触。总部至此，又移驻宁冈。

第一三三师到青梅湾后，陈团电台与军取得联系。军主力正在醴陵上栗市与敌激战。令陈亲民率干训班及守库部队配合总部守库负责人黄润民在幕阜山区游击，由陈德邵拨电台一部以资联系；令陈、向两团及军直属速去上栗市，经铜鼓、万载连续两昼夜急行军到上栗市时，适敌一部与我友军第七十二军周旋，主力向衡阳前进。欧震副总司令命第二十军经莲花向茶陵前进，掩护衡阳侧背。军即以第三九九团为前卫，迅速开茶陵。该团经数日行军到距茶陵约90里宿营之际，奉军长杨汉域转欧副总司令电令："限陈团于次日正午到达茶陵，指挥专员和保安团守备茶陵。"陈德邵因预函专员准备好渡河船只，并由茶陵城至黄沙铺发动沿途民众备好饭菜供军食用，粮钱照付。同时令副团长苟肇修于次日拂晓率第一营及团直属队沿团行进路跟进。陈亲率通信、特务两排和

二、三两营于午夜出发，在专员及民众支持下，次日正午到达茶陵。随即到黄沙铺（攸县至茶陵、安仁公路交叉点）布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使命。次日，军主力及周翰熙所率部队，亦先后赶到茶陵地区。这时，守衡阳的方先觉第十军，已与日军展开战斗。欧震命第二十军以一部向草市前进，军转令陈德邵率该团及第三九八团向草市搜索前进。但陈团刚出发，即得知日军分数路向茶陵扑来，军急令第一三三师自茶陵城西端沿渌水南岸至黄沙铺布防；新编第二十师沿涞江布防，固守茶陵城北面及东面，并确保城南各高地。由于新编第二十师布防未完，日军即在茶陵河北岸猛烈炮轰茶陵城，掩护步兵进攻，致新编二十师后卫部队未能破坏浮桥，日军即经过浮桥攻入茶陵城北端。军长杨汉域严令各部固守茶陵城，展开激烈巷战，逐街争夺。昼夜枪炮声、手榴弹声，不绝于耳。日军将主力集结茶陵涞江北岸，入城部队被歼后，又不断增援反扑，形成20余昼夜拉锯式战斗。我军为确保兵站弹药库，向文彬团与敌反复冲杀，敌我伤亡均属惨重。向团始终守住了弹药库，保证了我军的弹药补充，对茶陵战役转败为胜，做出了巨大贡献。

敌在城内屡遭失败，另以2000余人经茶攸公路夺袭黄沙铺，妄图以西面包围我军后方。守备该地区的陈德邵第三九九团，乘敌立足未稳，居高临下，集中团迫击炮，摧毁敌炮兵阵地。又令第一、第二两营乘机出击，多次击退敌人的反扑。随即以第三营围攻敌侧背，激战两日，敌遗尸溃退，该团乘胜追击至渌水河边，在敌渡河之际，集中火力向敌急攻，打死打伤和被淹死者甚多。傍晚，杨汉域得知进袭黄沙铺日军已被击退，于是令陈德邵只留副团长苟肇修率兵一营守备黄沙铺，令陈亲率两个营当夜赶到马伏江，于次晨沿公路向茶陵城东南推进。陈团到达时，发现敌一部向友军进攻，一部构筑工事，即令迫击炮向敌猛烈射击，掩护第一营进入阵地，协同友军将敌击退。该营杨排长（隆昌人，忘记名字）奋勇出击，为国牺牲。时因电线缺乏，团长陈德邵重奖通信兵寻找电线，发现在茶厅封存大批有刺铁丝和迫击炮弹，即令输送连赶运前线。适敌又发起进攻，陈德邵又用刚运到的迫击炮向敌猛轰，并协同友军将敌击退。适守河西第四军警卫营电请增援，欧震即令该营受陈德邵指挥。陈发现该营阵地前面小山，系敌进攻的良好阵地，但该营无力扼守，只好在当地西式楼房顶构筑工事和监视所，监视日军动态。次晨，日军800余人利用小高地掩护，向该营攻击前进。陈团即令全团迫击炮照预测目标向敌迅猛射击，又令第一营向敌侧面进攻，敌伤亡枕

藉，仍狼狈退回茶陵城。

因第二十军得到大量有刺铁丝，整个防御阵地，都构筑了铁丝网，阵地更加巩固。加以连战皆捷，士气高涨，坐困茶陵的日军，一筹莫展，后在其援军的掩护下，弃城南窜。至此，第二十军经过25个昼夜的拼搏奋战，终于屡挫强敌，克复茶陵，粉碎了日军从外线包围衡阳的企图，对支援衡阳守军与日军鏖战47个昼夜，起到了积极作用。

衡阳陷落与第二十军西调

日军占领长沙后，其主力即沿湘江南下，进犯衡阳。6月22日即进逼衡阳外围的泉溪市。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敌进犯长沙时，即奉命在衡阳作防守部署。日军抵衡阳郊区，首先占领湘桂铁路衡阳车站，截断第十军退路。旋即对衡阳发起猛攻。第十军凭借工事，坚强抵抗，双方伤亡俱重，薛岳派饶少伟（四川人，原长官部高参，其部队为暂编第五十四师改编不久，并有一部守飞机场）师部驻湘江东岸，受方先觉指挥，形成互为犄角，以资声援；日军因久攻不下，伤亡累累，曾一度向北撤退，稍事整补。当时在衡阳以东受薛岳指挥的，尚有第七十二、第五十八、第四十四、第九十九、第三十七军及暂编第二军与第四军余部等。倘乘敌疲惫撤退之际，立即组织反攻，或增援衡阳，将使敌打通湘桂铁路，遇到极大困难。第十军鏖战多日，兵力锐减，只得紧缩阵地，疲兵再战，方先觉在孤军无援，固守不下之际，愤慨地向大家说："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遂于8月8日向日军投降。因之，位于粤汉、湘桂两铁路交叉点的战略要地衡阳，终于继长沙之后，又陷落敌手了。

第二十军由醴陵转战到茶陵，已挫败了敌之外翼包围。然而衡阳仍不免于陷落。衡阳陷落后，贯穿西南的湘黔公路与湘桂铁路的大门俱已敞开。这时军事委员会才急调王耀武军驻湘黔公路的宝庆一带，作贵州东面的屏障；命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成立副总司令部，指挥两个军在湘桂铁路沿线迟滞日军前进。但在狂澜既倒之际，才试图抓沙抵水，从事挽救，已于整个战局无补了。

先是第二十军在醴陵、茶陵与敌鏖战期间，受薛岳亲信欧震副总司令指挥。大家都知道环境不佳，非拼命硬干，不足以图生存。尽管全军

官兵奋勇杀敌，勋劳卓著，终于收复了茶陵，而这些情况，在薛岳压抑下，始终未向军事委员会上报。以致第二十军与杨森的行动，军事委员会毫无所知。约在8月中旬，重庆大本营从日军广播中收听到："湘北战将杨森在茶陵地区被围歼中。"蒋介石得此消息，当即电询前线战况，方知杨森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营，并未指挥有部队。因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欧震指挥的第二十军，仍交还杨森指挥。并令江西遂川飞机场空军支援作战，先派陆空联络班到总部联系。这对杨森和所属官兵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这时茶陵残敌与增援日军，改由攸县至安仁公路南下，企图打通粤汉铁路南段。杨森急令第二十军驰往安仁截击。军长杨汉域率令全军向安仁急进，并以第三九九团为前卫。该团到达安仁附近，侦知敌军大部在安仁城南平原地区露营，立即组织突击队，乘夜猛袭，打得酣睡日军，昏头乱窜，人仰马翻。激战至拂晓，转移至山地，继续战斗。但在夜袭战斗中，排长汤正谟与敌冲杀，壮烈牺牲。次日，新编第二十师以第五十九、第六十团由南向北在公路两侧占领阵地，协同第三九九团阻敌南下，日军在炮兵掩护下，一部向第三九九团进攻，主力猛扑新编第二十师阵地，经两昼夜激战，新编第二十师虽屡挫强敌，固守阵地，但伤亡很大。军即令第一三三师第三九八团受新编第二十师师长李子亮指挥，接守该师阵地。第三九八团采取积极防御战术，不断攻占敌突出据点，将敌压迫到平原地区，予以歼灭性打击。其中屈占云和王朝浒两营，战绩尤为卓著，受到军传令嘉奖。同时，第三九九团又由西向东侧击日军，以任和清营掩护第三九七团伍明孚营绕道夜击日军后勤部队，毙伤敌军马20余匹，焚毁一批作战物资。次晨逐步撤退，又诱敌200余人进入伏击圈，将其合力围歼，敌遗尸20余具，在炮兵掩护下向西逃窜；第四天，美军陆空联络班到达第三九九团指挥所，由总部少校参谋杨汉烈（杨森次子）担任对空联络翻译，指示空军轰炸目标，协同地面部队作战。当时秋高气爽，连续4天上午，都有美机20余架次轮番轰炸、扫射日军阵地及其补给线。第二十军前线各团，在美空军支援下频频出击，歼灭了日军大部有生力量。第三九八团激战三昼夜后，因伤亡很大，杨汉域令李子亮师长派向文彬第五十八团接替第三九八团阵地。此时，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向文彬团与第三九九团密切配合，为使敌无喘息机会，不断对敌猛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八昼夜激烈战斗，敌伤亡惨重，乃放弃其沿公路南下企图，改由羊际市小道南窜。军长杨汉域即指挥全军，并以陈德邵率该团及军搜索营为前卫，向

敌尾追，多次击溃日军掩护部队，直至郴州（今郴县）以西地区。杨森这时亦率总部及特务营由宁冈经酃县到资兴。蒋介石由于安仁阻击战的胜利，迭电杨森嘉奖。旋因桂林危急，于是令杨森率第二十军增防桂林，受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

[1] 第二十军编制与陈亲民《为国牺牲，在所不辞》一文有不同说法，供参考。

胡临聪

我守军凭借工事尽力阻击，终以工事被毁，同时对催泪瓦斯无法防御，致被敌人从二十九集团军新四旅与三六六团的衔接部小河、刘家集

附近强渡过河并直趋襄阳。

● 1906年生，字剑门，四川犍为人。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第四十一军司令部高参，随军出川参加抗战，同年参加太原会战。

● 1938年4月，任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三六六旅旅长，参加徐州会战、信罗战役。

● 1939年6月，任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副师长兼三六五团团长，参加随枣会战。

● 1940年5月，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参谋长。

● 1945年3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抗日战争胜利之际，随孙震赴河南受降。

● 1989年3月19日，病逝于成都。

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入晋抗战

胡临聪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并吞我国的野心，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因慑于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救国的正义呼声，而令其军队参加抗战。并明令四川各军，编组为几个集团军出川抗战，第二十二集团军便是其中之一。

我自1937年8月8日在国民政府所办的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毕业后，即从南京回到第二十二集团军所属第四十一军任高级参谋，随军出川抗战。

北出剑门 驰赴秦晋

1937年9月，第二十二集团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以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四十七三个军编组而成。上将总司令邓锡侯，上将副总司令孙震，中将参谋长朱瑛。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兼），统辖3个师，6个旅，12个团；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兼），下辖3个师，8个旅，16个团；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李家钰，下辖2个师，2个旅，7个团。

集团军所辖各军从9月初旬开始，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先后出发，开赴河南郑州集结待命。第四十一军（欠第一二三师——师部及第三六七旅留驻绵阳，第三六九旅留驻陕南西乡）由原来的驻区绵阳、广元一带出发；第四十五军（欠第一二六师——独立第十七、第十八两旅留川）由原来的驻区成都附近出发；第四十七军由原来的驻区西昌一带出发。

当时各军部队的武器装备极为低劣简陋。所有步枪十分之八为川造，十分之二为汉阳造，更因使用已久，质量太差，以致大部不堪使用。至于轻重机枪，其数极微，每师多则10余挺，少则数挺而已。火炮方面，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野炮一门都没有。装备方面，单就士兵被服而言，其时虽已秋风萧瑟，但每人仅有粗布单衣两套（短裤），绑腿一双，既窄且短的单被一床，小竹席一张，雨鞋两双，斗笠一顶。而其所赴之地，则系气候多寒的黄河附近地区，真是武器不堪杀敌，衣

被难以御寒，因之各军曾向蒋介石请求换发补充武器、装备与冬季被服。蒋允到西安补充。所以当先行出发的第四十一军两万左右的士兵，沿着川陕公路，赤足草履，跋山涉水，翻越秦岭走到宝鸡时，满以为在此改乘火车到达西安后，即能得到武器和装备的补充，以增强御敌的战斗力量。

殊不知，其时因晋北忻口与晋东娘子关两方面战况紧急，西安行营奉转蒋介石的命令，要第二十二集团军所属各军立即由宝鸡乘火车直开潼关渡河，隶入山西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驰援晋东。至于武器装备的补充，除已电告太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拨补外，着集团军径自向太原方面洽领。我记得当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在成都得到上述命令后，孙震除派我及章雨初高级参谋、第四十一军参谋处长周静吾于10月15日先行飞西安向行营接洽有关第四十一军的事务外，邓、孙两位于10月20日飞到西安，亲向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请求先在西安对部队的武器装备予以应有的补充之后再行开赴山西，亦未得到结果。所以部队仍然只得由宝鸡直开潼关北渡黄河，再由同蒲路车运榆次转经正太路东开娘子关方面。

邓锡侯、孙震两人，由于集团军改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为了将集团军所属部队的状况和必须补充武器装备等的情形，当面向阎锡山报告和请求，所以在西安住了两三天后，即率我们少数高级幕僚赶赴太原。他们在见阎后得知：晋北方面，雁门、忻口地区的我军被日军击败后，正向南退却中；晋东方面，娘子关一带的我军亦被日军击败，正沿正太路向西退却中。值此紧急情况之际，第四十一军的部队已由负责指挥晋东方面作战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令其开赴娘子关方面增援作战去了。至于武器装备的补充问题，阎锡山则推诿说：因山西方面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早已运过黄河储存于潼关附近，所以在太原实无办法，拒绝补充。结果仅送了山西造的轻机枪20挺给第四十一军作为礼物了事。不仅武器装备得不到任何补充，在今天回忆起来，犹使人感到痛心的另一件事，即当时各军师连作战地区的军用地图也没有一张，通信器材亦极缺乏，致使我们不但对敌我态势不明，就是自己所属部队的位置和行动也不明白。当时我因主管第四十一军的作战业务，深深感到第二十二集团军这个部队，好似一个又聋又瞎、残废衰弱的人，而要其去抵御一个身强力壮、手持利刃的强盗，尽管自己不惜

牺牲，而其结果如何是不卜可知的。所幸当时阎的参谋处长楚溪春与我是陆大特二期的同学，以私人关系才把晋东方面的地图赠送了两份给我们使用。

邓、孙两人同我们在太原招待所住了两三天，因见武器装备的补充绝望，晋北、晋东两方面的战况又非常紧急，为了急于到晋东方面去掌握自己的部队，以免把“政治资本”被黄绍竑拿去输光了，乃向阎告辞，由太原折回榆次住了一晚，即转赴寿阳方面去见黄绍竑请示一切，并对第四十一军参加作战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指挥。

增援晋东 败退洪洞

1937年11月1日，邓锡侯、孙震率章雨初高参和我以及第四十一军军部参、副两处的一些人员和一个警卫连（当时邓的集团军总部人员还未到来），由榆次乘了一列专车经正太路向寿阳方面开出。列车行至中途一个小站便停了下来，邓、孙带着我和第四十一军参谋处长周静吾去到离车站不远的明月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所去见黄绍竑。我们见黄以后，得知前几天因娘子关方面我军受到日军的猛攻，战况危急，需兵增援甚于星火的时候，黄绍竑即命令第四十一军部队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并限令在阳泉下车，不拘是一团一营，随到随即驰赴娘子关南的侧鱼口一带阻击日军的迂回部队。至于第四十一军部队战斗的情况如何，由于部队是逐次零星使用的，师旅团的指挥系统已被打乱，加之电信器材极端缺乏，联络不上，以致对所属部队失去掌握。因之，黄绍竑希望邓、孙两人速到寿阳方面与孙连仲取得联系，以好掌握指挥自己的部队。此时，邓、孙两人亦很着急，尤其是孙震更急于到前方去了解第四十一军的位置和作战情形，所以我们与黄绍竑谈了两三小时之后又乘车向寿阳继续前进。

当列车行至马首村时，见到许多由娘子关方面退下来的零星部队和伤兵，麇集在此休息，情形非常狼狈，其中也有一些第四十一军的。经停车询问之后，得知正待联系的孙连仲总司令亦退到了这里。于是邓、孙便带着我们一道去会他。孙连仲从睡梦中起来，向我们介绍了他所指挥的部队在娘子关附近与日军作战被击败后决定向榆次、太原方面撤退以及第四十一军部队曾在固关以南、东西回村参加作战，现在上下龙泉

附近掩护主力撤退的情况，并希望我们立即与自己部队取得联系。

我们听了孙连仲的介绍之后，一方面为知道了自己部队的情况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为使自己的部队既要达成掩护友军主力后退的任务，又不致再遭受重大牺牲而煞费踌躇。几经研究之后始作出如下决定：（1）所有第四十一军的部队即由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统一指挥；（2）于上下龙泉、松塔之线占领阵地，掩护友军主力的转进；（3）遇敌来攻，可逐次向阔郊、太谷方面引退。孙震将上述决定以命令下达给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及第一二四师代理师长税梯青后，即随邓和我们由此徒步向阔郊方面转进。

11月3日，我们到阔郊的途中，阎锡山的传令军官乘三轮机车给我们送来命令一件，其要旨如下：（1）第二战区决定集中兵力固守太原；（2）第二十二集团军应于5日开到太原城南的狄村集结作总预备队。邓、孙奉命后，当即转令第四十一军随同我们立即改向长凝镇、榆次，西渡汾水，向狄村前进。

邓、孙率领我们于11月5日午间到达长凝镇。适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率其所部陶凯的第三七九旅抵这里。当时，由于在此捕得一名身带手枪的日军便衣侦探，以及敌机的不断侦察袭扰，从而判断情况虽已趋于紧急，但马上继续前进已不能遵限赶到狄村。为了避免敌机的空袭和等待第四十一军的部队，决定在此处休息半天，待日没后再开始行动。

5日傍晚，我们开始行动，由榆次附近越铁道，渡汾河，经仁村向太原南20公里的两下店[1]前进。到6日上午八九点钟，我们进到一个小镇，只见沿街关门闭户，一个人影也没有，使人感到情况有些特异。但由于我们走了一个通夜，疲劳已极，决定在此略事休息，并找点东西吃。当我们进到一家民房不久，就有敌机一架飞到这个村镇上空盘旋侦察。并在我们休息的院墙外面投下一颗小型炸弹，所幸没有爆炸。敌机去后，我们又继续向太原城南的狄村前进。殊知，当我们走到南盘村附近时，走在我们前面约一公里的邓总部警卫营（随同第一二七师到达长凝镇时才同我们一起行动）突然与日军搜索部队相遭遇而发生了战斗。我们以事出意外，而第一二七师及第四十一军的部队又在后面未到，若不立即处置，将为敌所乘而发生不幸。于是命令警卫营就地占领村庄，拒止敌人，我们即折向南行数里之后，始停下来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处

置。此时得知阎锡山本人及其司令部早已离开太原撤向西山方面去了。所留固守太原的傅作义部队的主力亦离开了太原，似无固守决心。因之，我们综合当时敌我情况既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认为集团军就应当机立断，绝不能再墨守阎的命令再向狄村前进，唯一的正当行动，就是向南撤退。

但其时邓、孙两人正沉思着两个问题：（1）从哪条道路南退？（2）如此处置，万一将来蒋介石或阎锡山认为不令而行，要以军法论处，这就会影响到个人及部队的前途与生存。继经我建议，最后决定：（1）以祈县、平遥作为初步转进目标。由于大部友军均系沿太原到汾阳的公路南退的，道路拥挤，秩序混乱不堪，同时，日军的骑兵或机械化部队进行追击，亦必以公路为主要道路。所以我们的部队最好避开公路而利用从太原到汾阳公路与汾河之间地区的一般道路南退。（2）为了避免将来被蒋阎认为擅自行动，可能发生军法处分，可以第四十一军的第一二四师第三七〇旅作为后卫，暂留原地，命其与敌保持接触，逐次向南撤退。邓、孙采纳建议并部署完毕之后，即率领部队径向祈县、平遥转进。行至中途，便接到阎的命令，指定第二十二集团军到洪洞集结，收容整理。

我们于11月中旬到达洪洞后，即对第四十一军部队进行收容整理。此次在娘子关附近战斗中，伤亡和失踪官兵计3000余人。此时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才由参谋长宋瑛率领前来。第四十五军的第一二五师则令其在所到之绛县、侯马待命。

至于集团军所属的第四十七军，于11月初旬始到西安，其时因第一战区方面需要兵力，即奉命经陇海路东运郑州转开晋东南的长治、东阳关一带，改隶第一战区指挥。

我们到洪洞不久，集团军又遵奉阎锡山的命令，将第四十一军和第一二二师推进到赵城一线，除在其以北的山地构筑防御阵地外，并派出部队向平遥附近进出。直到第二十二集团军于12月奉调鲁南为止，均保持这种状态。

第二十二集团军豫鄂抗战概述

胡临聪

信罗战役

1938年8月间，在徐、蚌方面的日军，经由皖北的寿县、正阳关、霍邱等地向豫南进犯，企图攻占武胜关，将平汉铁路截断，转而向南包围武汉。当进至河南的固始、潢川地区时，就与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发生了战斗。其时，我二十二集团军正在襄樊地区整补，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以现有可能作战的部队，抽编两个师开赴信阳集结，以策应第二集团军的作战。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其时因请假回到成都，得知上项情况后，遂电襄阳总部参谋长税梯青转令四十一、四十五军各抽编一部，统归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指挥前往。四十一军遵令由一二二、一二四两师各抽编一个旅，归一二四师师长曾苏元指挥；四十五军由一二五、一二七两师各抽编一个旅归一二五师师长王仕俊指挥。

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率领曾、王两师于8月先后出发，经枣阳、桐柏开到信阳集结。

9月初旬，日军越过固始、潢川向西急进，情势紧张。四十五军奉命向罗山挺进，归第十七军团长胡宗南指挥，其时胡的部队正开始在信阳集结。

9月中旬，潢川失陷。第二集团军的部队向光山以南地区撤退，潢川至信阳公路的正面洞开。此时四十五军在罗山以东之竹竿铺南北之线及罗山东北到息县方面布防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敌寇。

9月18日，约一师团之众的日军，即向四十五军阵地进行攻击。激战三昼夜，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并使用催泪瓦斯，致使四十五军伤亡甚重；更因右翼胡宗南的十七军团部队被敌击败后撤，致使四十五军侧翼空虚，日军便乘隙越过宣化店以北的龙升镇附近公路，并以一个小部队进占小罗山（在栏杆铺偏西约12华里）。四十五军在此情况突变之下，为避免被围乃决定撤至罗山以西栏杆铺附近沿狮河布防扼阻敌人。在此

地又与日军作战四日，因日军集中火炮，配合飞机，将狮河防御阵地突破；同时又因胡宗南部已南撤信阳，四十五军以孤军难于继续作战，遂向湖北枣阳以北之鹿头镇撤退。继而奉命仍回到襄樊整补。

此次参加作战的四十一、四十五军部队，因系新由山东作战之后，经数百里辗转始到襄樊稍事整理即奉命抽编而成，装备又劣，加以受到日军毒气的攻击无法防御，以致伤亡近半，损失惨重。

随枣会战

1939年2月，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命以所部四十一、四十五军开赴钟祥、京山两县所属之流水沟、张家集、周家集、袁家台子及随县所属之均川一带，接替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守备正面宽达200余里的任务，与原在京钟路方面之丰乐河、长寿店、洋梓、黄家集、官桥一带的日军及在淅河、马坪等处的日军相对峙。

5月上旬，在京钟路与襄花路两面之敌，对我同时发动攻势。在流水沟方面之四十一军一二四师经与敌战斗后被击退，即向襄樊退却。一二二师在周家集、袁家台子等地与约一个旅团之敌经过一天的战斗后，因正面过宽（周家集与袁家台子之间的正面有40华里），彼此无法支援呼应，当时我所指挥的三六六旅三七一团在袁家台子方面为敌隔断，情况不明；而在周家集的三七二团虽在跑马寨、三台山等据点尽力与敌搏斗，亦以敌众我寡，又得不到援应，不能作持久战斗，结果败退到张家集。师部见战况不利，决向枣阳北退。在均川方面之四十五军，经与进攻之敌战斗后亦被击败而向枣阳撤退。

当四十一军之一二二师及四十五军的部队从东南两方面向枣阳转进之际，原以为在流水沟方面之敌于击败一二四师后，势必尾追该师直取襄樊，殊知这股日军竟直趋双沟，截断樊枣交通转而东进，与由随县方面西进之敌及由洋梓、周家集北进之敌会合于枣阳地区，企图包围二十二集团军的主力与二十一集团的部队。为了避免包围受歼，我军急从枣阳附近向北，经由唐河、南阳、邓县而退回襄樊。

此次战斗，全集团伤亡损耗的兵员3000余人。又由于对枣阳城的放弃，致其在陷落时被敌放火焚毁一部。

冬季攻势

第二十二集团军败退襄樊后，继续从事整补训练。是年秋又奉命开赴均川、厉山一带担任守备，左翼与在高城天河口、草店一带之汤恩伯所率的三十一集团军相邻接。

1939年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基于军委会的命令，决定利用冬季向应（山）随（县）方面之敌寇发动一次攻势。第二十二集团军于12月下旬遵命以四十五军向淅河、马坪之敌人据点进攻，曾一度攻至马坪。以四十一军（配属野炮一营）向随县城、擂鼓墩、滚山各据点之敌进攻。一二二师三六四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有力协助下，曾于一个夜间将擂鼓墩据点攻占，并夺获三八式野炮一门和一部分武器、弹药与装备；一二四师对据守滚山之敌，曾数次利用夜暗实行仰攻，奋勇前进，一度攻进滚山据点的外砦，但因日军死守内砦的核心工事，以致始终无法攻占。自发起攻势之后，各军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既未将敌人据点彻底攻占一个，邻接友军汤恩伯方面的战况亦无多大进展，适天下大雪，行动益为困难，更由于部队损耗日增，战斗力日减。战区长官见此情况，只得下令停止攻击。集团所属各军仍退守原阵地与敌保持对峙局面。

此次战役，集团所属两军伤亡共千余人，其中四十一军的一二三师，因新由四川开来前线，无作战经验，其团营长又多无防空常识，以致该师于一天的白昼在厉山附近的两水沟河坝集合讲话时，被敌机轰炸，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五六百人。

枣宜会战

会战开始前，第五战区所属之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的部队，在京（山）钟（祥）路方面之流水沟、周家集、三里岗之线与在长寿店、洋梓、黄家集、官桥之线的日军相对峙。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则在襄樊率其所属的四十一军（欠一二三师）从事整训。

1940年5月中旬，京钟、襄花两路之敌同时发动攻势。在京钟路方面之敌，将其攻击重点置于我军右翼，首先将三十三集团军阵地突破后，即沿襄河东岸北进。此时二十二集团军奉命以四十一军之一二四师

守备襄樊，以一二二师驰赴田家集支援三十三集团军之作战，合力阻止敌寇北进。该师在田家集附近与敌寇作战一昼夜，力不能支，遂乘夜向双沟撤退，随即转到襄樊与一二四师共同担任这一地区的守备，并由一二四师师长曾苏元任襄樊守备指挥官，统一指挥两师部队。一二二师被指定担任右自小河左岸起，亘刘家集、欧家庙至襄城南门之线的河防守备；一二四师则担任襄樊两城的守备。

5月中旬，襄河东岸之敌续向退守垭口、板桥店一带之三十三集团部队进攻，张自忠总司令亲自过河督战，战斗非常激烈。不久，张自忠总司令在南瓜店一带遭敌合围，力战不退，壮烈殉国。

敌人在将三十三集团军的部队再度击溃后即直扑宜城对岸至老营之间的河岸，准备渡河。

敌人于直接控制襄河东岸之后，进行了两天的渡河准备，遂于一个夜间在刘家集对岸集中火炮向我河防部队一二二师三六六团及小河右岸的二十九集团军的部队猛烈轰击，并施放烟幕和催泪瓦斯掩护其强渡。我守军凭借工事尽力阻击，终以工事被毁，同时对催泪瓦斯无法防御，致被敌人从二十九集团军新四旅（系由四川保安旅改编而成，新开到宜城训练的）与三六六团的衔接部小河、刘家集附近强渡过河并直趋襄阳。

四十一军部队于河防失守后即向南漳所属的石门、茨河及襄阳以西的泥咀一带撤退。

敌寇进占襄阳数日后，又自动放弃该城而转向南漳方面。于是我一二四师又奉命从石门驰守南漳，在该地与敌作战一日，因敌人自动向荆门方面撤去，战斗遂告结束。

在此次战役中，因四十一军部队于敌人渡河后不战而放弃襄阳城，致使敌寇于进占时放火将南门及南关一带烧毁，并以炮火轰击樊城，将该镇河街焚毁一部，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又一二四师之三七一团在守备南漳时对所部士兵约束不严致对居民进行抢劫，使人民受到相当损失。

第三次随枣会战经过概况

战役前二十二集团军所属之四十五军在均川、安居一带，四十一军在厉山、高城一带，与淅河、马坪、随县、应山一带之敌相对峙。

1941年5月，应山方面日军11个支队（约为一个加强大队）之敌，首先出动向高城附近的一二四师之三七二团阵地攻击，经过一天的战斗，敌人将该团击败后继续西进至青苔镇时即转向西南的唐王店前进。在此经一二四师三七一团予以阻击。与此同时在随县方面之敌亦发动攻势，其一股配有一个坦克中队，向厉山附近的四十一军一二四师三七〇团阵地攻击，敌人在厉山、唐王店附近将一二四师主力击败后，又继续西进到唐县镇附近。四十一军的一二二师因见一二四师在厉山、高城之线被敌击败后退，敌人亦继续西进，遂遵照军的命令在唐县镇附近占领阵地迎击敌人。所以当敌进到此地，即受到一二二师阻击，但经过战斗仍被敌击败，只得向枣阳撤退。

从随县出动之另一股敌人，则向均川、安居之四十五军进攻。当由厉山方面西进之敌在唐县镇附近与由唐王店方面而来之敌会合将四十一军击败后，除以主力追击四十一军外，并以一部南下，经河源店向澴潭前进，与由随县西进之敌会攻四十五军。该军不支亦向枣阳方面撤退。因敌人继续西进，所以四十一军即由枣阳以北经新野向老河口方面撤退，殊料在新野境内又遭到由唐河方面而来之敌骑的袭击，部队致被冲散，人马武器及通信器材损失很重。四十五军则由枣阳退到樊城以北30公里的吕堰镇。

敌人在追至樊城附近后，仍折回钟祥、京山、随县、应山一带的原阵地。

二十二集团军即在襄樊地区对四十一、四十五军进行整补。

大洪山战役

1941年5月随枣战役后，二十二集团军的四十五军即在襄阳欧家庙、东津湾等地整训。10月，四十五军之一二五师移驻熊家集、吴家大店附近整训。12月中旬，集团军遵照第五战区命令，指派四十五军前往接替二十九集团军大洪山地区的守备任务。并于扁担山、张家集、薛家集、客店坡一带阵地加强防御工事。

12月下旬，在京山、钟祥之日军乘我军交接之际，集结约1个旅团

的兵力，首先向我左翼客店坡阵地攻击，并随着战况的发展，由东向西逐次对我薛家集、张家集、扁担山阵地进攻。一二五师凭借工事不断予以阻击，一攻一守的战斗持续了七天之久。此后敌寇便停止了攻击，并分为两路：一由周家集、跑马寨，一由客店坡、青龙山，向京山撤回。

在这一战役中日寇伤亡百余人。四十五军伤亡300余人，俘日军士兵一人，缴获步枪数支。

第四次随枣战役经过概况

四十五军于1941年12月在大洪山作战后，仍在扁担山、张家集、薛家集、客店坡之线与敌相对峙。四十一军则在襄樊进行了短期的整训之后，东开厉山一带担任守备任务，与随县附近之敌相对峙。

1942年5月，随县之敌以约一个旅团的兵力，向守备厉山之四十一军发动攻击。该军因战力薄弱，不能作坚强抵抗，乃逐次向静明铺、唐县镇、万福店、枣阳西退。敌人亦节节跟追，直至枣阳城附近始停止西进而折向东南经澴潭、安居转回随县。

四十一军由唐县镇向枣阳西退之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命令在南阳方面的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派其所属之二十九军陈大庆部前来枣阳方面增援，并归二十二集团军指挥。但由于二十九军姗姗来迟，当其到达枣阳时，敌人已自动退回随县，结果该军空劳往返，仍开回南阳归制。

在此次战役中由于四十一军的节节败退，致使随枣广大地区的人民遭受敌寇的蹂躏，尤其枣阳附近人民当敌寇临近时，携儿带女赶着牛车向西仓皇逃难，在枣阳城东十余里之红花铺被敌机误为我军炮车，投弹轰炸，致使数十人惨受伤亡。

汉水流域若干战役

1945年3月在襄河西岸襄（阳）沙（市）公路的荆门附近驻有敌人；襄河东岸之京钟路与随县、应山方面之敌仍在原来之线；豫西南方面自1944年中原战役之后，敌寇即进占方城。

我军刘汝明的第二集团军则据守南阳附近。

二十二集团军总部驻在樊城。所属四十一军及暂归指挥的六十九军（军长米文和）均在襄樊附近整训。四十五军主力一二七师及暂编第一师在大洪山地区担任守备，所属之一二五师则在老河口归战区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担任该地区的守备。新近由第一战区调归集团原来建制的四十七军则在邓县附近整训。

1945年3月下旬，在豫西南之敌寇一一六师团发动攻势，首先向南阳之第二集团军进攻。当时该集团除留其黄樵松的一四三师据守南阳城及其附近阵地外，该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即率其主力由镇平、内乡、淅川地区向丹江以西地区撤退。因此，敌人除以一部向南阳黄师攻击外，主力即由潦河、邓县与老河口之间的孟楼，沿公路向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之老河口攻击前进。司令长官刘峙看情势紧急，立将其司令长官部渡过汉水撤到均县所属的草店。

向老河口进攻之敌，于3月26日与守备该地之一二五师发生战斗。该师在马头山一带的第一线阵地抗击敌寇。

此时刘峙命令二十二集团军立即派队驰援老河口。集团当即派四十一军的部队，由樊城出发向敌人侧背攻击，以协力一二五师的作战，同时又电令守备大洪山之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率其所部之一二七师及暂一师赶回襄樊加强支援。在邓县之四十七军则因1944年于中原会战中伤亡惨重，没有作战能力，令其由邓县西渡丹江撤到均县附近的青山港一带集结。

敌寇一一六师团对老河口实施攻击的同时，在襄沙路方面的敌人一个纵队，又由荆门、宜城北进直攻襄阳。守备该地的六十九军予以抗击，战斗竟日，终因阵地被敌击破，部队溃败，遂放弃襄阳。其时集团总部驻在樊城曾家湾，眼见六十九军溃败情形以及总部又被对岸敌炮不断轰击，欲在襄樊附近继续作战，已势不可能，于是决心暂向大洪山方面撤退再策后图。正待开始行动之际，即奉刘峙急令，要集团总部立即移到谷城，指挥老河口之守城战。集团根据当时情况与今后任务，立命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由樊老公路间之朱家坡渡河，在茨河附近向东南方面占领阵地以阻襄阳方面之敌由泥咀、茨河向谷城前进，并掩护总部渡河。

集团总部移到谷城后，即令由襄阳撤退之六十九军残部速到茨河接

替一二二师任务，同时将一二二师调集谷城附近，由总部直接控制作为机动部队。

四十一军（欠一二二师）与四十五军（欠一二五师）在驰援老河口的途中，得知有敌寇两个纵队由新野方面向西南前进，判断其企图在截击我援军，似此在我不但不能达成从侧背打击进攻老河口敌人之目的，并且自己之侧背有反被敌人攻击压迫于襄河北岸遭受歼灭之危险，加以四十一、四十五军缺乏联系与协同作战之精神，只顾自己利害，各不相谋，因之四十一军在代理军长陈宗进的率领下，未经请示即转向双沟东退。而从大洪山调来之四十五军则从邓县与老河口之间的间隙部越过公路，所属之暂一师在师长李才桂的率领下竟脱离指挥擅自行动，西渡丹江而跑到均县所属之黄龙滩，一二七师则绕至老河口以西的山地去了。

集团总部在得知上述情况后，一面命令一二五师固守老河口，一面命令四十一军立刻由双沟附近折回，并根据情况指定其由太平店、仙人渡附近渡河到谷城集结待命。令一二七师以积极行动向攻老河口的日军右侧背予以有力的打击以协助一二五师守城作战。

从襄沙路北进之敌于攻占襄樊以后，复经泥咀、茨河向谷城前进，到茨河附近即被我六十九军予以阻击。此时集团以四十一军业已在太平店附近安全渡河，并在白虎山一带占领阵地，乃以一二三师之三六八团及一二七师之三八〇团拨归一二五师师长汪匣锋指挥以加强老河口之作战力量，同时命令六十九军于不得已时撤至茨河以西山地相机牵制敌人。

进到茨河之敌与我六十九军战斗之后，继续向谷城前进企图拊我之背，当其进至茨河与庙滩之间的白虎山一带，即被我四十一军予以有力的阻击，从而激战数日，敌以目的难达，且另有企图，遂向茨河方面撤退。

固守老河口之一二五师背水作战，在补给、交通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与进攻之敌连续激战了11昼夜之后，终以敌机不断轰炸、数次以坦克冲入城中进行巷战，因之死伤甚重，加以外围的支援作战未能起到有力的牵制作用，以致本身无力再守，集团遂准该师师长汪匣锋率领残部退出该城；同时令四十一、四十五军除留一部在老河口附近从事游击活动与担任敌情的侦察外，主力均撤回从事整补。

集团军总部即由谷城移驻谷城与均县间的石花街。

在这一战役中，六十九军伤亡营长孙子厚、董志远等以下官兵3000余人（有两个营在襄阳战斗中被歼，一部士兵在溃败中泅渡襄河时溺亡），一二五师伤亡中校团附周启强以下官兵2000余人，其余各部共伤亡官兵4000余人。

至于敌人伤亡情形虽不详悉，但估计亦在千人以上。

此外在此一战役中，人民的生命财产亦受到相当损失。在老河口的攻守城作战中，我军为了扫清射界将西关民房烧毁数百间，以及为了消灭冲入城中之敌人一个中队所占的据点，曾放火烧毁民房数十间。

再就是由于进攻襄阳之敌寇一股迂回到隆中，致使在该地的襄阳中学学生在逃难中被日寇开枪击伤数人。

[1] 两下店地处山东邹城，此处疑为北营。

张志和

现在敌人攻我三天不动，他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们精疲力竭了，我们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胜利。

● 1894年生，原名清平，字志和，四川省邛崃县临邛镇人，中共党员。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秘密赴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并被批准恢复党籍，年底回到成都，从事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

● 1938年，应王陵基邀请，并经党组织同意，任第三十集团军战地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参加武汉会战。

● 1939年初，任第九战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8月续任军官训练团团长，率部参加万家岭会战、鄂南战役、湖南会战等战役。

● 1941年，奉中共党组织指示，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1942年底，转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兼战时干部训练团副教育长。

● 1975年10月，在北京因车祸逝世。

麒麟峰上战鼓急

张志和

前线情况

日军攻占上海、南京后，又于1938年春，攻占我江西省湖口要塞，九江岌岌可危，武汉震动。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急从各方调兵前往阻击。第三十集团军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奉命由四川开往湖南岳阳、长沙一带的。全军尚未完全到达指定地点，即闻九江已告吃紧。因此，又奉命开往江西武宁、修水待命。在行军途中，又接到开往江西瑞昌附近结集的命令。我们部队通过武宁时，听说九江已经失陷。

敌占九江后，一路沿南浔路向德安、南昌前进；一路沿大江南岸的公路向瑞昌、阳新、鄂城、武汉前进。此时，南浔线上的友军在德安附近防御，由陈诚直接指挥。关于我军左右友军的番号和兵力部署情况，我们一点也不明了。对于敌情，更是茫然。能知道的，只是第三十集团军的任务是增援瑞昌方面友军阻击敌人前进。

当时的三十集团军，编制虽是两个军，但因有一个师（新十六师）远在四川西昌，还未开拔拢来，实际只有三个临时由各方面拼凑拢来没有经过集中整训的师（新十三、十四、十五师），好在官兵都打过仗，有些战斗经验。他们尽管武器装备差些，倒也满不在乎。但因从四川出发，一直开到江西，没有好好地整顿休息过，感到困乏。见到敌人陆上有战车，空中有飞机，又感自己的武器装备相形见绌，思想上受到了一些不利影响。这就是第三十集团军战斗前的基本情况。

战斗打响之后

我们部队快要到达瑞昌附近的岷山时，据派往同友军联络的人员回报："友军已无踪影，前面尽是敌人。"怎么办呢？只得向后撤退，择险扼守。即改后队为前队，前队为后卫，全部向麒麟峰一线高地占领阵

地，拒止敌人。

因仓促应战，有的营、团竟乱不成军，甚至跑过麒麟峰一线我方一侧的后方很远了。总司令部看到这种情形，乃选派很多得力干部，分赴各地严肃整顿，勒令他们归还建制，开赴指定阵地，积极布防。幸好敌人与我后卫部队激战一阵后，没有追来。我们抓紧时间，收容布防，为下一步麒麟峰战斗创造有利条件。

战胜日军

两天以后，敌人开始进攻了，日夜炮声隆隆，枪声不绝，白天还有飞机轰炸，我方伤亡虽大，但官兵还能勉力支持。到了第三天上午，据前线指挥官新第十三师师长刘若弼报告，官兵伤亡太大，已有不能支持之势，请示方针。总司令王陵基，加以勖勉鼓励，要他督部坚守。不久他又好几次来请示，最后还说："预备队已经使用完了，没法负责了！"

但是，当时的情况，如我们撤退，敌人就可包围、威胁右翼友军，迫使友军全线也不得不后退。王陵基乃嘱他对前线官兵多加勉励，顽强坚守。但是没有生效。正在这紧要关头，王陵基忽然对我说："你来替我指挥吧！"我说："你当指挥官说的都不行，我怎行呢？"他说："他们平日对你宣传的'抗日必胜'的主张，是很敬佩的，对你也有信仰的，你就替我负责指挥吧。"他说完，便倒在睡椅上了。这说明他已是精疲力竭了。

我承他这样诚恳地嘱托，只得承担起替他指挥的责任来。我首先对刘师长说，他和前线官兵们三天来对敌英勇鏖战，不但为国家民族立了大功，而且为川军雪了"望风崩溃"的耻辱，恢复了川军能战的声誉。接着又对他说，现在敌人攻我三天不动，他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们精疲力竭了，我们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胜利。请你把总司令部这一意图转告全线官兵，共同努力，奋勇抗拒，坚守待援。

刘师长回答说，前线情况十分紧急，伤亡既大，又没有预备队了，敌人再攻，怎么办呢？我告诉他，打仗之道，杀人三千，自损八百，我们伤亡既大，敌人伤亡也不小。我们拿出拿破仑最后五分钟精神，一定可以胜利。至于预备队，总部立刻抽调一旅兵力，飞驰前来增援，并望你相机出击，反守为攻。一定可获得最后胜利。我们等候你们最后胜利

的好消息到来！

这样反复分析情况，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之后，刘师长才答复：就这样办吧！

我们立即把后方所有的部队，加以挑选，组织了比较强健的两个团的兵力，派一旅长率领，驰赴前线增援。不久，得到刘师长的报告，说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士气已经给鼓舞起来。我们大家才放心了。

第四天拂晓，刘师长就举行反攻，一鼓作气，把敌人打垮了。还打死了敌人大队长（相当我军营长）一名，敌人连他的尸体都没来得及运走，说明敌溃退得十分狼狈。我们虏获了他的战刀和日记。

根据敌大队长日记，知道敌人是原驻华北驻屯军的三个联队（相当我军的团）新编成的一个师团（即师），由平津开来南京参加进攻武汉的。

我们把这胜利消息报到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还给我们发了奖励。不久，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同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亲来武宁前方箬溪慰劳我们，对提高全军的士气，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为第二年春天的武宁鏖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记武宁鏖战

张志和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我武汉。长沙大火后，蒋介石在衡阳南岳召集第三、第九两战区的各集团军总副司令和参谋长开会。八路军叶剑英参谋长也出席了会议。目的是整顿训练部队，说是要准备反攻。我们听了，都很兴奋。

整顿，首重训练。尤其是思想训练。大敌当前，怎样训练呢？研究结果，决定采用轮训办法，以一半留在前方继续作战，一部抽调到后方来集训。第三十集团军决定先留第七十八军在江西前线抗战，把七十二军的军官从师旅长到准尉，都抽调到湖南沅陵县属麻溪铺集中训练。名称是：第三十集团军战地军官训练团。总司令王陵基兼任团长，我兼任副团长（第三十集团军出川抗战时，王陵基聘我任总司令部的高等顾问，望我履行在北平时互相帮助抗战之约，同赴前线。出席南岳会议时，我才担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负责主持训练事宜。

训练团的组织，是在团本部下设政治、军事训练两组。政治训练组，由第七十二军政治部主任汪导予（安徽省铜陵县人）兼任主任。军事训练组，由新第十六师副师长于渊（号邦齐，四川省射洪县人）兼任主任。学员分为三队，每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

训练的课程，以讲授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为主，以达到建树各级军官抗日必胜的信念为目的。

军事训练方面，则注意练就急行军、强行军、夜行军、风雨行军、翻山越岭、开路搭桥等各种硬功夫，做好打游击战、运动战的准备。至于投掷手榴弹、刺枪术、打靶等演习，亦特别加强训练。

在开始组织时，我曾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叶剑英同志，请求指派政治、军事训练工作人员来担任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工作。当时，因刚从武汉撤退下来，一时派不出人，叫我自己去找，我才找汪导予、于渊来担任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工作的。这样的训练，经过三个月之后，所有的各级军官，除极少数外，大都树立了抗日必胜的信念，绝大

多数人都想重赴前线同日军见个高低。第二年（1939年）春天，训练刚毕业，就奉令开赴江西武宁前线集中待命，听说是春季要全线反攻，大家都异常兴奋。

我们开到修水时，奉到反攻出击的命令。蒋介石还把第八军（军长李玉堂）、第六十四军（军长彭位仁。据刘识非回忆，此军番号应为七十三军——编者）、湘鄂赣游击总指挥樊崧甫所率的游击军，都拨归王陵基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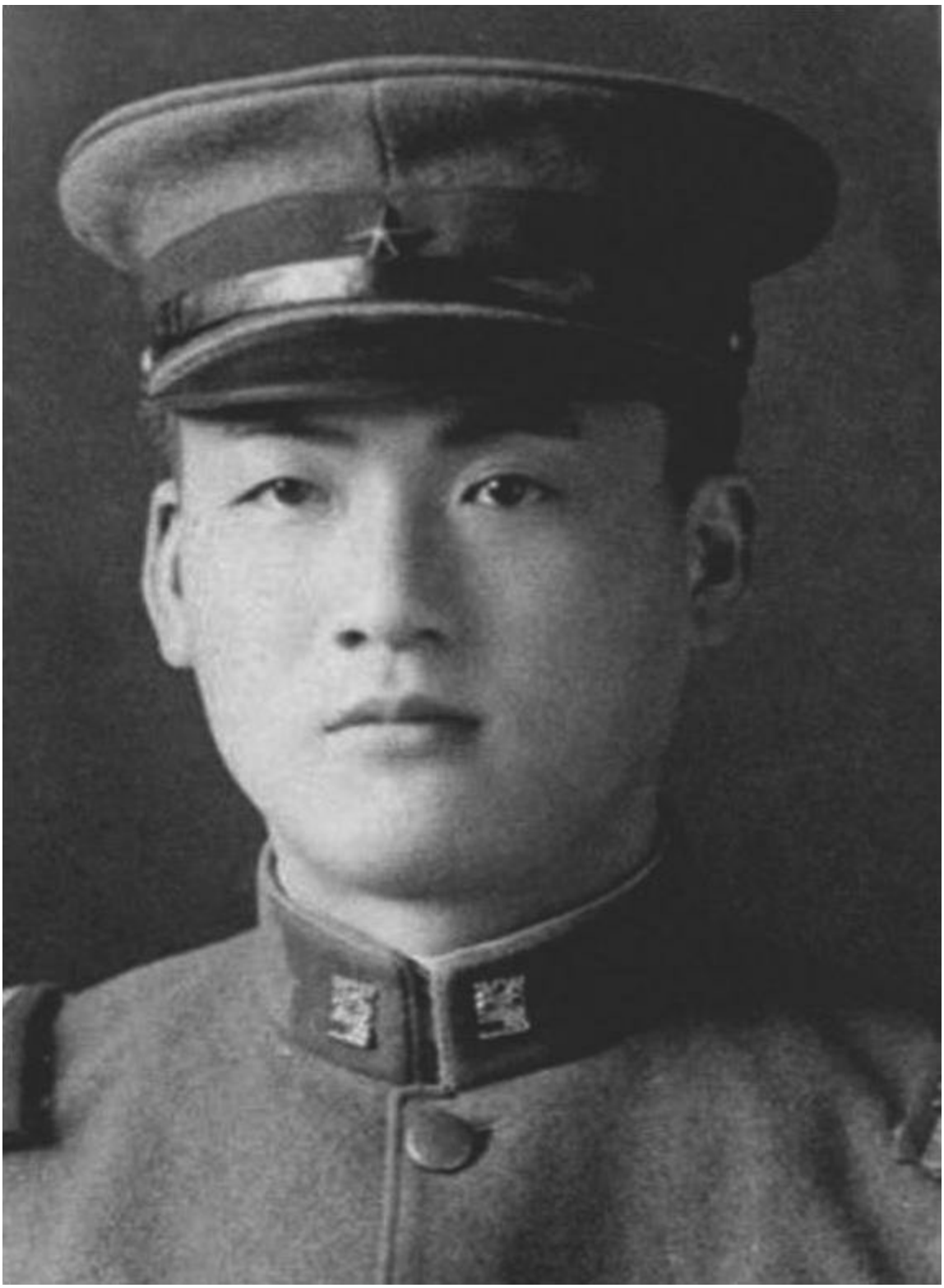
我们总司令部刚到修水前方的三都附近，距离预定全线发动反攻出击的日子还有两天，就是说，我们的部队还没按照出击的部署到达指定地点之前，敌人就先期向我们开始进攻了。这对我军是极端不利的。敌人既已找上门来，也就只好将就现有态势来部署作战了。

我们的作战部署是：以第八军、第六十四军为中央队，第六十四军在左，第八军在右，在修河左岸地区，沿修武公路向敌人攻击前进。第七十二军为右翼队，在修河右岸地区，协同中央队向敌攻击前进。湘鄂赣游击军从左侧深入敌人后侧，围歼敌人。第七十八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于武陵城西附近。总司令部也进到武宁县城西门外约二里的地方。

这样，第八、第六十四军军部、师部，就不能不进到武宁城东十来里的地方。团、营、连，更加接近敌人。敌人是从箬溪附近前来进攻的。箬溪距武宁城不过20多里。这样短的纵深战场，摆了我、敌双方这样多的队伍，说明双方都是决心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战斗果然十分激烈。敌人的重炮不断轰击，飞机也不停地轮番前来轰炸。尽管每次只有几架，但对我们的杀伤，仍是相当大的。我们在敌人的猛烈炮火轰炸之下，鏖战了三天三夜。

战斗结果，我们后退了十来里，把武宁城放弃了。而敌人也没有前进。我们因伤亡甚大，十分疲劳，已没有力量反攻，战事也就停止下来。

何翔迴



4月7日晨，敌人集中数十门大炮，向老河口东北门这一带城墙轰击，炮弹如雨，连续不断地落在化城门及东门一带。

● 1907年生，别名嘉惠，四川营山人。

● 1931年7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山炮科，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司令部特务大队大队长，警卫营营长。

● 1936年12月，入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8年10月毕业。

● 1941年，任第四十五军参谋长，兼任该军独立炮兵团团长。

● 1942年，任第四十五军一二七师副师长，在鄂北参加抗战。

● 1945年2月，任第一二七师代理师长，4月，指挥老河口战役。

● 2001年7月，病逝于成都。

记挺进皂市的战斗

何翔迥

1943年隆冬之际，日军大举进攻我湘南、湘北地区。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命以一部向皂市挺进，打断敌军汉（口）宜（昌）公路之交通运输联络线，阻止敌军派队增援，以策应湘北大会战。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把这个任务交给守卫在大洪山的四十五军。此时四十五军的部署情况是：一二七师和第三挺进纵队（纵队司令曾献臣）、第六挺进纵队（纵队司令曹勖）、第九挺进纵队（纵队司令李朗星，挺进纵队是由地方部队编成的），守卫在大洪山沿环潭、柳林店、洛阳店、张家集前沿之线，与当面之敌相对峙；一二五师为军预备队，集结在周家口、耿家集地区整训；军部设在周家咀。

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奉命后，即以一二五师接替一二七师上面所述的守备任务，命令一二七师率所部向皂市挺进作战。一二七师当时是三团制的师，参加这次挺进作战的只有三七九团、三八〇团和三八一团的第一营，至于该团团部及第二、三两营的干部已回四川接收新兵去了。

一二七师奉命后，当即命令前线各部队将防守大洪山东南方面的任务交与一二五师接替，然后在六房咀集结；并将所有笨重物资及伤病员留置于此，即以该地为根据点，派副官主任何国钧指挥三八〇团第一营在罗汉岭占领阵地，以防京山、应城之敌来夹击我六房咀根据点。并指挥师工兵连与师部留守的文武官佐确保此根据点之安全。

轻装的各部队，于1944年1月从六房咀出发，由师长王澂熙率领、经过三步岭、五台大湾，又一次在五台大湾整理各部戎装，并派出便衣谍报人员数组，向皂市方面侦察前进道路及皂市附近的敌情、物资、仓库等。

1月某日一二七师成立师指挥所，以副师长何翔迥负责指挥。三八〇团罗汝汉营（缺第一营）先头部队到达大洪山南麓前沿，就地搜集情况、待命前进。这时，该团即从老百姓及师谍报人员处得知：（1）汉宜公路白天有日军车辆通过，夜间无人，可以无阻碍地横过汉宜公路向皂市前进；（2）皂市敌军不多，其附近有敌军械仓库一处。师部亦得

知同样情报，遂命令三八〇团以一个营附迫击炮连，多带燃烧弹，利用夜间横过公路向皂市挺进，其余各部及师主力即在大洪山南麓前沿占领阵地，以待情况的发展。三八〇团奉命后，即派副团长董玉书率领该团第二营（营长曾世庸）及团属迫击炮连，于1月某日夜12时至午夜4时用烧夷弹袭击了皂市之敌兵营及其仓库。敌兵营及仓库火光四起。任务已完成，官兵们十分兴奋，即趁夜间返回三八〇团掩护阵地处。为了避免京山、应城之敌夹击我师，师指挥所命令各团利用五台大湾以南这一带高山梁子上森林中的小路速向五台大湾撤回。

1月某日晨8点多钟，一二七师各部队从五台大湾向六房咀行进，三八〇团行至三步岭、罗汉岭梁子上时，师指挥所人员忽然发现罗汉岭山下骑龙集下面山沟里有日本兵千余人在行动，经指挥所人员迅速研究，认为这股敌兵是从应城方面来腰击我军的。如果我军不利用居高临下有利地形、出敌不意袭击敌人，敌人就会开上山梁子来向我师攻击，我师在山路行军的一字长蛇阵就首尾难顾。于是何翔迴立即下令三八〇团及三八一团第一营就地展开，在上午9时同时向沟里行进之敌发起攻击。此刻三七九团已过了三步岭，正进行在三步岭北面的山沟里，何当即电令该团（团长唐开）返回三步岭参加战斗。敌人遭此突然攻击，在沟里还是行军姿态，无法还击，伤亡颇大。不到半小时，敌人亦迅速展开，以炽盛的机炮（大约有山炮四门）火力向我射击，并向我三步岭、罗汉岭三八〇团正面仰攻两次，均未得逞，伤亡很大。战至中午，敌人继续三次向我仰攻，均被击退，激战相持到午后4时左右。这个时节正是草枯叶黄的时候，三八〇团李传林团长又下令用迫击炮的燃烧弹，将对面山上的枯草烧燃，烧得遍山是火。战至5时左右，敌人将许多死尸在山后面运走，以一部顽抗，大部向骑龙集山背后败退。据李传林团长电话报称，到傍晚，骑龙集山顶上还有不少类似火把或手电筒的光点，向应城方面移动而去。我师为了扩大战果，连三八〇团特务排亦加入追击队，战到黄昏，追到骑龙集，我军始停止追击（如果三七九团能及时赶到，战果还将扩大）。

这次战斗，敌军伤亡很大，据估计，打死打伤敌人200多人，我军伤亡30余人。战斗结束后，师指挥官何翔迴及团长李传林、营长罗汝汉、卜玉廷均分别受到勋奖。

老河口战役亲历记

何翔迥

1945年3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前任司令长官李宗仁已于当年1月调任汉中行营主任[1]），率领第二、第二十二两个集团军在豫西南及鄂北（包括大洪山）与敌对峙。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在老河口，其总预备队的第一二五师（属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五军，师长为汪匣锋）集结在老河口附近的光化县徐家滩、莲花堰一带整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总部驻在南阳，所部据守在南召、南阳、邓县一带地区，与在舞阳、鲁山方面之敌对峙。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总部驻在樊城，所属的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兼[2]）和暂归指挥的第六十九军（军长米文和）集结在襄（阳）樊（城）地区整训。第二十二集团军所属的第四十五军（欠第一二五师）率所属部队和暂归指挥的暂编第一师（师长李才桂）和地方部队的第三挺进纵队（纵队司令曾宪成）、第六挺进纵队（纵队司令曹勖）、第九挺进纵队（纵队司令李朗星）据守在大洪山东南的张家集、洛阳店、环潭一带，与在应城、随县方面之敌对峙。第三十二集团军（3月23日调归第五战区指挥）驻防宜城、南漳地区，与荆门、当阳、宜昌之日军对峙。

1945年2月，由第一战区归回第二十二集团军建制的第四十七军这时驻在邓县、李官桥间地区整训。

2月份第四十五军军长陈鼐勋（号书农）奉调由大洪山赴重庆陆大甲级将官班受训，其军校职务由一二七师师长王澂熙代理，第一二七师师长职务由我（时任第一二七师副师长）代理。

1945年3月，日军集中10万兵力，企图夺取我豫西南（丹江、汉水以东）一带地区，并以我第五战区所在地老河口及其附近飞机场为其主攻目标，由敌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指挥（4月7日转任第十五方面军司令官兼中部军区司令官，其职由鹰森孝接任，时因攻击老河口而未交接）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一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战车第三师团，附以飞机百架，于3月21日，兵分两路向豫西、鄂北我第五战区全面扑

来。其左翼由荆门向宜城、南漳方面发起进攻，以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所在地襄阳、樊城为目标，攻击前进；其中路和右路由舞阳、鲁山方面发起攻势，企图夺取新野、南阳、邓县后，夹击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

3月26日，敌人以其主力避开南阳，向老河口扑来。

3月28日，第五战区长官部撤过汉水西岸，移驻草店，当即命令第一二五师固守老河口三天，以掩护长官部人员和物资的转移[3]。

3月27日，第四十五军奉命率领在大洪山东南麓张家集、洛阳店、柳林店一带与敌对峙的第一二七师，将大洪山的防务移交于暂编第一师（包括该师所指挥的第三挺进纵队曾宪成部、第六挺进纵队曹勖部、第九挺进纵队李朗星部）后，驰援老河口的第一二五师[4]。3月29日，我代理第一二七师师长率领第三七九团（团长张观群）、第三八〇团（团长陈筱文）、第三八一团第一营（营长卜玉廷，第三八一团回四川领兵去了，只有这个营在前方），随第四十五军从大洪山出发，取道平林店、茅茨畈、张家集、樊城，向老河口驰援第一二五师[5]。

第一二七师原奉命前进驰援路线是从大洪山出发，后准备经平林店、茅茨畈、张家集、樊城向老河口前进。由于那时我老河口飞机场飞机随时出动，对敌方及其交通要道进行轰炸，敌机来袭不多，加之要争取时间驰赴老河口增援，故我军都是白天急行军。当第一二七师到达茅茨畈时，获得情报和军部转来的通报说：襄阳、樊城已陷于敌手，军部命令第一二七师改变路线继续前进，驰援第一二五师[6]。第一二七师当即决定改由茅茨畈经双沟、龙王集向老河口前进。于是从茅茨畈起即分两个梯队前进。第一二七师师部和师直属队及第三七九团、第三八〇团为第一梯队，在先头作战备行军；军部直属各部队及第三八一团的第一营为第二梯队。两队紧密靠近前进。

两梯队兼程前进，4月1日晨，第四十五军军部到达龙王集，第一二七师师部及第三七九团、第三八〇团到达离晋公庙（一个小庙，在通龙王集的交叉路线边）四五里的地方[7]。这时老河口方面传来了稀疏的枪声。另据谍报人员及百姓报告说：昨夜老河口城墙周围火光通明，枪声稀疏。塔子山有敌人据守，晋公庙岗上无敌人。此时军部命令第一二七师速向老河口之敌攻击。第一二七师奉命后，我立即召集张观群、陈筱文两团长到设在塔子山、晋公庙之间的师指挥所研究地形敌情。根据老

河口的枪声，我们一致认为敌人仍然在围攻老河口。如果我师能攻击晋公庙、塔子山之敌，出敌不意，打击敌人侧背，敌人腹背受击，老河口第一二五师之围即可解除。我当即口头命令第三七九团团长张观群率领该团迅速在塔子山东南岗上展开，向塔子山之敌攻击，第三八〇团团长陈筱文率领该团（缺第二营）迅速在晋公庙、塔子山的岗上展开，向晋公庙、老河口方面之敌攻击；第三八〇团第二营（营长曾世庸）为师预备队。师部指挥所位于塔子山通晋公庙去龙王集的交叉路口附近。第三七九团、第三八〇团都在上午9时由岗上同时发起进攻，并令师通信连向各团架设电话线。

在晋公庙方面的第三八〇团左翼的第一营，原以为晋公庙附近无敌情，殊不知在搜索前进中，晋公庙附近的敌人迅速向该营的搜索队射击，当即打死我搜索队员一人，伤两人。该营钟营长见此情况，当即命令第一、第二两连队立即展开，集中火力猛烈向该敌射击；在第三八〇团右翼的第三营亦于同时从右向该地左翼攻击。敌不支，向晋公庙敌据点后面退去。据团长陈筱文报称，晋公庙方面之敌为数不多，不过百余人，可能是敌前哨阵地。陈团长命令迫击炮连炮击晋公庙敌据点，敌虽顽强抵抗，但战至午后1时，该敌且战且退。我第三八〇团第一线部队占领了晋公庙岗上通向老河口方面的棱线时，发现有数百敌人，从老河口方面向我第三八〇团方向扑来。团长陈筱文当即命令第一线部队即在岗上的棱线附近，利用我居高临下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占领阵地，停止前进，以逸待劳，将敌消灭在我阵地前。数百之敌散开在麦田里攻击前进，我军在岗上居高临下，猛烈向麦田之敌射击，只见中弹之敌有三四十人倒在麦田里。敌遭此有力的打击，被迫停止前进。战斗到午后5时，第三八〇团前线部队加强工事，准备次日拂晓攻击。这次战斗，第三八〇团阵亡排长一人，伤亡士兵20余人。

在第三八〇团向晋公庙攻击的同时，第三七九团出敌不意，以第一、第二两营攻击塔子山之敌。第二营（营长岳华杰）集中机枪和迫击炮的火力，猛烈向塔子山之敌攻击，予敌人以重创。该营士气虽然旺盛，但由于敌人据守在工事内，并以炽盛火力向我第三七九团前线部队还击，使第三七九团第一线部队攻击到距敌人300米左右时，前进困难。这时已是午后5时，只得就地停止攻击，构筑工事，准备拂晓再战，该团伤亡20余人。

将入暮时，军部得知第一二七师在塔子山、晋公庙作战胜利情况的同时，又得到情报说：敌人已经占领仙人渡及谷城[8]，并有向我军部所在地龙王集[9]及第一二七师背面来犯之势。军部即命令第一二七师趁黑夜向龙王集集结后，分三路纵队，用夜间行军，从敌人后方突围出去，必须在两天之内通过邓（县）老（河口）公路，向李官桥、三官殿方向前进。第一二七师奉命后，即令第三七九团、第三八〇团趁夜间迅速脱离敌人。为了不争路，以交叉路行进，第三七九团在前，第三八〇团在后，各部队都向龙王集集结。第一二七师各部队均在4月1日夜间全部到达龙王集，遵照军部规定分三路纵队，从敌后突围，通过邓老公路向李官桥、三官殿转进。第一二七师当即命令第三七九团为左翼纵队，第三八一团卜玉廷营随军部为中路纵队，师部、师直属各部队及第三八〇团为右翼纵队。白天各部队在农村宿营，傍晚开始行进，各纵队必须先派出便衣谍报人员探知当地及前进道路上有无敌情，并须探明前进道路，以便夜间不致走错路。当第三七九团在莲花堰附近敌据点侧面通过时，被敌军发现。缩在据点内的敌人，向该团先头的第二营射击。营长岳华杰当即命令第五连予以还击，掩护该团主力通过。约战斗1小时，在该团全部通过后，敌人仍然缩在据点内，营长岳华杰负伤，伤士兵3人。当右翼纵队于拂晓前在孟家楼附近要通过邓老公路时，适敌人有12辆兽力车部队，每个车上都有几个日本兵，正向邓县开去。团长陈筱文在部队的先头行进，见此情景，一面立即命令行进中的先头部队卧下作战斗准备，以防敌人发现我军后向我攻击；一面向我报告说，这时如果我军向其攻击，可能夺获车辆，但必定要战斗到天明；战斗结果，可能影响我各部通过邓老公路，为了整个部队能迅速通过邓老公路，不影响全军的行动，如敌车队不犯我，我亦不打他，才不会受敌人车队的牵制。我当即同意了陈团长的意见。待敌车队通过后，我右翼纵队还没有到，拂晓时就全部在孟家楼南方三四华里处迅速通过了邓老公路。三路纵队于4月3日拂晓前到达三官殿（汉水西岸）对岸附近的高地上，旋即征集船只，分三个渡口渡河。

渡河后第二天，即4月4日，老河口的激战又起。为了支援第一二五师和牵制老河口之敌，第一二七师命令第三八一团第一营营长卜玉廷率领该营并附第三七九团机枪一连，轻装由老河口上游的三官殿渡过汉水，沿汉水东岸河边高地，相机袭击徐家滩（光化县城东边）、老河口飞机场之敌，打击围攻老河口之敌侧背。该营渡河后，以第三连在河边

高地上占领阵地，以备必要时掩护该营的进退，由卜玉廷营长率领主力，出敌不意，指向邓老公路边的徐家滩和飞机场之敌。该营在徐家滩附近战斗至午后2时，夺得徐家滩附近的村庄。战斗到4时，该营有一连要穿过邓老公路向飞机场袭击，情况骤变，敌人由老河口、光化方面开来二三百人的增援部队。卜玉廷认为牵制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当即果断命令该营停止前进，以第二连断后速向第三连方面转进。敌人见该营停止向飞机场方面前进，并向占有阵地的高地转移，敌亦停止前进，该营利用黑夜渡过汉水到西岸。

在老河口的第一二五师，由于连日来与敌战斗，伤亡很大，加之敌人攻击甚猛，因而要求军部和总部派部队进入老河口城内增援。

4月6日，第四十五军军部遵照总部命令，指派我率第三八〇团（团长陈筱文）由三官殿附近出发，于当晚到达老河口城西岸，利用黑夜渡过汉水抵东岸，进入老河口城内，受第一二五师师长汪匣锋指挥。当日将入暮时，我率领第一二七师指挥所人员及第三八〇团到达老河口西岸河堤，渡船都是木船，每只船只能载一排人左右，由陈筱文团长指挥部队渡河。我先行过河到第一二五师师部（是个地下室），见到汪匣锋及其参谋长吴奇英。我同汪、吴是陆大特三期同学，他们见我来很高兴，说："第一二七师来得正是时候！"接着，汪匣锋指着老河口东北门一带敌我态势图说，敌人向我攻击的重点是化城门（即北门）附近，目前化城门第三七三团（副师长陈仕俊兼团长）方面紧急万分，必须增加部队；你们是主力军，第三八〇团就插在化城门的第三七三团与其右翼第四十一军的第三六四团（团长黄伯亮）[10]之间，加入战斗。汪并说："从化城门右边起到东门止，为第三八〇团的作战区域，现在来不及写命令，请就这样部署吧。"这时陈筱文来报告说，该团已一排一连地带到化城门去了。我同陈走出第一二五师师部后，一面走一面谈情况和部署，并迅速赶到化城门右边，看见第三八〇团第一营部队已有一部由第一二五师引路人带到城墙上面去了，其余部队正在城墙内向菜地里集结，有的部队还在从河边开来。我们两人研究决定：第一、第二营登上城墙担任守城的第一线任务，第一营在左，第二营在右，特别要注意交叉火力；第三营为机动部队[11]。并立即命令通信排对各营架设电话线，师指挥所和团部设在第一、第二两营间的城墙脚下的临时掩体内。

4月7日晨，敌人集中数十门大炮，向老河口东北门这一带城墙轰

击，炮弹如雨，连续不断地落在化城门及东门一带。坦克分数路掩护其步兵向城垣前进，其中一股向第三八〇团第二营左翼的城墙缺口蜂拥而来。当敌步兵接近城垣，我守城官兵齐心协力，与第一二五师指挥的战防炮部队对准敌坦克猛烈射击，我前线部队亦用手榴弹和机枪拼力还击，有100多敌人被打死在麦田里。与此同时，攻击第三七三团方面缺口之敌，由于第一二五师副师长兼团长陈玲（陈仕俊）督率所部与敌在缺口处搏斗，敌人伤亡惨重。第三八〇团缺口当面之敌不顾一切，仍然向缺口处冲来，我及陈筱文团长指挥机动部队的第二营增援上去，向缺口之敌反击，加之两边机枪交叉火网，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打得敌人抱头鼠窜退去。到上午11时，枪声渐渐稀少了，第三八〇团第三营立即用箩篓及麻袋装土将缺口填起来，城墙上各连也加强工事，以防敌人再攻。

4月8日拂晓，敌人又发起进攻，敌炮弹如雨，向化城门和东门一带城墙打来。大约轰击了一个小时，城墙被炸坍了好几个缺口，灰尘硝烟弥漫天空，在缺口附近的官兵身上都扑上了灰尘硝烟，我与陈筱文、曾世庸也不例外。河对岸第四十一军的炮兵营被敌炮火压制得不发一弹，第三八〇团方面的城墙被打垮了两个大缺口，城外麦田里的战车分两路向第三八〇团开来，掩护其步兵前进。我守城部队以机枪及手榴弹与城下之敌激战。战车不顾一切向缺口开来，第三八〇团第二营杨排长带头以集束手榴弹向敌战车投去，击毁敌一辆战车，但其步兵仍继续冲击。我第三七三团、第三六四团、第三八〇团都在各自的正面与敌冲杀。当敌人向我第三八〇团第二营缺口处攻击时，第三营也增加到第一线与敌冲杀，最后上起刺刀与敌搏斗。我和陈筱文督饬特务排也加入战斗。敌后续部队亦增加上来，特别是缺口处战斗惨烈。我曾下令，如果排长伤亡，由连长指定军士代理，连长伤亡由营长指定排长代理。连、排长伤亡后，由于有人代理，故部队仍能继续坚持战斗。第三八〇团由排长代理连长的5人，军士代理排长的达13人。第三八〇团两翼的第三七三团、第三六四团亦在鏖战中，但都没将缺口之敌赶走。在左翼的曾世庸营长报称，化城门的敌人已经进入城内。在此极为险恶的情况下，我立即以电话向汪匣锋报告，汪说逐步向南转移过河。我当即命令陈筱文团长，要他即派机动部队第三营以两个连在师指挥所附近占领两三处比较坚固的民房，并利用街巷工事，在城内与敌巷战，并准备为掩护守城部队在城内阻击敌人，逐步向城南转移渡河；并还令陈筱文准备在河对面

么店子附近收容部队。渡船是第一二五师师部派人掌握分配，当我与营长曾世庸退到第一二五师师部时，该师部空无一人。出门遇到第一二五师师部的一位副官，他说汪师长已奉命率领师部人员过河去了。

老河口西面是汉水，渡船不多，部队且战且退，到下午5时各团部队才退到河边。虽然第一二五师师部有人掌握分配船只，但因船只不多，有些部队在河边等船，有些部队则沿汉水东岸河边向南方谷城方面走去。我和第三八〇团第二营营长曾世庸由城内与部队一道亦向谷城方面走去。此时敌炮不断进行延伸射击，炮弹在部队行进的河堤上爆炸，我的卫士杨斌廷在行进时被敌弹打中，当即死去。这时被敌炮弹打死打伤的有十几人，都被身强力壮的官兵们往下游运走了。我们又向前走了半里路左右，由上游划来载着第三八〇团官兵的一只船，船上的官兵才把我和曾世庸等叫上船去。这只船快到对岸时，又被敌人炮弹弹片打穿，船上的人也被打伤两人，打死一人。在船漏水将翻时，各人取船上木板，趴在木板上游向西岸。我游上西岸后，望见对岸还有不少人向谷城方向走，其中有老百姓，也有部队。第一二五师管渡船的人尽量把东岸的人渡过西岸来。

我过河后，在老河口对岸么店子附近找到了第一二五师师长汪匣锋和第三八〇团团长陈筱文，当即要求汪匣锋命令管船只的人在老河口南边再增加些渡口，多渡些人过河来，同时命令陈筱文团长在这个么店子附近设立了第三八〇团收容站，收容了第三八〇团过河来的官兵。当晚收容站就收容了第三八〇团300多人，第二天在这个么店子及其下游附近又收容了500多人，该团奉命在戴家湾附近整训。当汪匣锋、陈仕俊和我在么店子附近收容部队时，第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获准提前由重庆陆大甲级将官班赶回部队。陈这时也到达这个么店子，彼此见面，汪匣锋、陈仕俊和我分别向陈鼎勋军长报告了第一二五师和第一二七师作战经过。汪匣锋说，长官部开始只命令第一二五师在老河口守三天，以掩护长官部物资和人员的撤退；守了三天之后，又下令继续再守一星期；又守了一个星期后，长官部又下令还要再守一星期。陈鼎勋军长说，第一二五师、第一二七师在保卫老河口战役中，都是努了力的。部队牺牲太大，当即向上面要求补充。这次战役根本应该是整个第五战区来与敌人作战，南阳、邓县很快失陷，襄阳、樊城又早已失守，老河口成了一个孤城。总部派第四十一军直接支援第一二五师部队，只有黄伯亮团的

两个营了，太少了。从大洪山远调第一二七师来增援，是远水难救近火，这是漏斗战术，不应该守这个孤城。不过我军将士能服从命令，这样团结奋战，使日军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次战役第一二五师伤亡不计外，只是第一二七师就伤亡了500余人。

老河口战役后，第二十二集团军奉令固守汉水右岸。第四十五军奉命担任襄阳以上三官殿河防，第一二七师担任襄阳至谷城间一段河防任务。直到日军无条件投降为止，都保持这个状态。

[1] 李宗仁是1945年2月调任汉中行营主任的。

[2] 据《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战斗经过概要》，当时第四十一军军长是曾苏元。

[3] 据《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战斗经过概要》，日军于3月27日已开始攻击老河口。

[4] 据《第二十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3月23日，第一二七师奉命开往双沟，于26日到达，即奉命向黑龙集方向侧击日军，27日到达白家。

[5] 据《第二十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3月20日，该集团军总部令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兼程前进，向围攻老河口之敌侧背攻击。当夜第一二七师到达老河口东南，与第一二五师取得联络，29日即开始攻击马窟山。

[6] 据《第二十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及《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战斗经过概要》，第四十五军于3月28日奉命驰援老河口，日军于29日突入襄阳、樊城。

[7] 据《第二十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3月30日至4月1日，第一二七师连续攻击杨程坝山、韩家堰、莲花堰之敌；于4月1日夜攻占该三处阵地。

[8] 在《第二十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中，从3月21日至5月5日，未见到日军攻占谷城的记载。

[9] 据《第二十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四十五军军部于4月1日晚在沙院营渡河到三官殿。第一二七师主力于4日由沙院营渡河到三官殿附近集结。

[10] 据《第二十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进入老河口

城增援的第四十一军部队是第三六八团。

[11] 据《第二十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三八〇团进入老河口增援的是两个营。

李文密

次日14时天气倏变，狂风大作，阴云四合，雷鸣闪电，暴雨倾盆，平地水深丈许，我军立即征集木船几只和农民的拌桶，利用村房隐蔽接

近敌碉堡，投入集束手榴弹，并用六〇炮平射把碉堡炸毁，全歼守敌……

● 1906年生，四川阆中人。

●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利用其西安行营侍从室后勤课课长的条件，为中共代表团传递信件、电函，提供物资钱粮，为进步青年赴延安参加抗日提供帮助。

● 1939年，任第二十三集团军第八十八军新二十一师六十二团团长。

● 1942年5月，参加浙赣会战。

● 1943年，任第三战区高级参谋，陆军新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师长，金华兰溪守备司令。

● 1996年3月8日，病逝于四川阆中。

第八十八军出川抗战的回忆

李文密 陈章文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于8月13日进攻我上海，遭到我军坚决抵抗。当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时，范绍增应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顾祝同之邀，与罗君彤一道去上海战场观战。范在我前线战士浴血奋战的激励下，向顾表示愿意返川组建新军参加抗战。经顾祝同签呈举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春任命范绍增为八十八军军长，罗君彤为副军长。范在组建军队过程中，曾将其在重庆的房产（包括上清寺花园）抵押出去，用该款购置了一批精良武器。

1939年春，顾祝同电令该军从速出川，到江西上饶附近集结待命。4月上旬全军到南川整训了两周，旋即开赴前线。名为一个军，实则只辖新二十一师一个师。其编组情况如下：

军长 范绍增

副军长 罗君彤

参谋长 刘展绪

参谋处长 高震寰

新二十一师师长 马昆山

副师长 吴韶金

六十一团团长 高鹏

六十二团团长 李文密

六十三团团长 黄君殊

军直属补充团团长 徐有成

新兵大队大队长 陈章文

自南川出发前，军长范绍增、副军长罗君彤曾集合全体官兵训话指出，过去我们在四川多年都是打内战，这回是为了反抗日本侵略我国。抗日的军队，要有个好样子，要人人当英雄，不准出狗熊。要求官兵互相爱护，严守纪律，提出了约法三章：一不怕苦，不怕累；二不准掉

队，逃跑者重办；三爱护老百姓，不准拿人家东西和毁坏庄稼。全军官兵95%以上虽因从未出过川，对远离家乡有依依之情，但见沿途贴满了“抗战必胜”“日寇必败”“欢送八十八军上前线”等大幅标语，军政治部又提出“日寇未灭，何以家为！”以鼓舞官兵，并沿途大唱抗日歌曲，士气为之大振，官兵们都想早日到达前线，报效国家。全军徒步行程4000余里，穿越湖南，到达江西弋阳，被列为第三战区总预备队。这时，在人事上又作了一些调整：新二十一师六十一团团长高鹏调任军部副官（处）长，遗缺由补充团长徐有成充任。军参谋长刘展绪、参谋处长高震寰因故被去职，任命陈章文为军参谋处长。

作为第三战区总预备队的八十八军，曾先后接受过二十三、三十二集团军的指挥，在赣东、苏南、浙江省境内担任防务，对日作战。我们二人自八十八军组建时起到抗日战争结束，均在该军任职。现就记忆所及，对该军（实则是新二十一师）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主要战役、战斗记述于后。

苏南防卫

1940年11月奉长官部电令：八十八军即由广德开赴苏南张渚，接防五十二师所担任的太湖沿线防务，并指挥原在该地的江苏保安旅张少华、江西独立旅黄振球两部。

军部以主力新二十一师六十三团黄君殊部担任鼎山、蜀山之线，六十二团李文密担任归径桥、徐舍之线为正面的前沿阵地，由六十二团之一部担任龙池山、善卷洞、离墨山为主阵地，另一部固守徐舍、归径桥两坚固据点，其间利用水网以联结之，对东酒、西酒水上的封锁，主要是对宜兴水面的控制。六十二团的指挥所在归径桥。以两个营配备在主阵地带上。后方阵地在戴埠、张渚以北。张、黄两旅担任游击、巡逻及侦察、谍报的任务。新二十一师师长马昆山请假免职，遗缺以副军长罗君彤兼任。军指挥所在张渚附近。

1941年1月中旬，日军利用“皖南事变”之机，掀起所谓“冬季扫荡”。敌二十二师团长土桥一次指挥所部及古货龙一师团之一个联队，从水上（东酒、西酒）以汽艇几十艘，配合炮兵空军轰炸与地面日军协同进犯。战争一开始即异常激烈。经过两日两夜的鏖战，我军伤亡甚

大。鼎山（宜兴窑都）附近之黄龙山、徐舍等处更为激烈。第三天正面被突破，敌汽艇进入张渚市区，两个中队的敌骑向纵深突击。军部令总预备队据龙池山固守，掩护各部逐次撤退至流动桥、门口塘占领阵地拒止敌人。

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命令我们立即反攻。范军长立即召集军官会议，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占领张渚后，似已无力深入，正掩护民工构筑工事，有久据模样，其不断向我突袭是假象，如果我们不迅速反攻，失掉太湖天然屏障，就会不断为敌军蚕食，对战局将带来很大不利。军部决定反攻计划是：采用游击、运动战术，敌南进，我北进，用两翼包围迫使撤退。以新二十一师六十一、六十二两团为主攻，重点在右向川埠、汤家山之线攻击前进；保安旅张少华部向湖汊丁蜀镇方面佯攻，敌进我退牵住敌人，确实掩护军之右侧臂；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攻击开始，军长、副军长亲临第一线，部队士气高昂，英勇进攻，前仆后继，重创敌军。我军进攻的第二天到达汤家山地区，日军飞机群低飞助战，步炮协同疯狂反扑，战况紧张到极点，我军团、营长亲冒矢石不断进攻，连续发起冲锋，与敌肉搏拼刺刀。经过三天两夜的苦战，虽然六十一、六十二两团伤亡较大，终将日军击溃。于农历除夕前，完全恢复了原来阵地。据事后捡得的日军退却命令记载，敌师团长土桥一次曾到汤家山要隘亲自督战。在这次作战过程中六十二团第三营营长丁蜀川（南充人）因负伤住在军医院，日军飞机被迫下降在附近时，他督率伤病官兵，奋不顾身冲上去将飞贼击毙，破坏了飞机，这一英雄行为传遍了苏南地区。春节期间，当地人民穿着节日盛装，扶老携幼带上过年的腌酱鸡鸭鱼肉、糖果、米花，抬着多坛绍兴花雕，沿着100多里的防线慰劳部队，每个战壕的官兵，都吃上了老百姓送来的过年货。老百姓的慰劳对官兵鼓舞很大，一再向老乡们表示，一定要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来报答父老兄弟姐妹们的盛情。战斗结束后，曾得到军事委员会和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明令嘉奖，还派来高级参谋偕同苏联顾问到战地视察、总结战斗经验。

挺进杭州附近 一度克复余杭县城

1941年7月我军奉命挺进杭州附近地区，布防于青云、南涧之线，

并以一部进出于横畈一带地区。根据战区长官部指示，决定派出一部深入敌后进行袭扰活动，当即组成两个步兵加强连，由六十二团两位营级军官（第二营营长杨明、第三营营长黄长龄）各率一队分别深入敌后游击，在共产党地下组织抗日后援队的武装配合和广大人民的掩护下，在仓前、良渚、留下、三墩、梅家坞一带活动，并经常进入里西湖袭扰敌人，并曾一度占领昭庆寺，突入敌军疗养所击溃日军一个中队，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1941年10月三战区长官部发动“双十”总反攻，全面出击。我军部署在富阳、余杭一线以六十二团为主攻，该团在抗敌后援队的无私配合下，开始以一部佯攻富阳，转移敌人注意力，夜间由坎堤湾开进，与事先潜入余杭城内的突击队里应外合，骤然发动突击。黄长龄身先士卒，攻下了敌碉堡群，夺取了两座炮兵阵地，一举迫近城根，于10月8日夜间收复了余杭县城，消灭了盘踞在城东的敌人一个大队。此后敌人几次反扑均未得逞，乃用飞机多架次昼夜轰炸，城内外尽成废墟。六十二团伤亡千人左右，三营营长黄长龄身负重伤。10月13日奉命撤出。这次“双十”总反攻，全战区独我军收复余杭，士气振奋，战果辉煌，影响颇大。各处慰问、贺电如雪片飞来。军事委员会转颁我军二级云麾勋章三枚，陆、海、空军一级奖章六枚，二、三级干城奖章24枚。

此后不久，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告诉范军长，已签呈蒋委员长扩编八十八军，很快就会批下来。范回部不久，长官部就发表了六十三师赵锡田部，拨归八十八军节制指挥。

1942年1月，八十八军移防浙江东北地区，以新二十一师六十一团担任枫桥地境（绍兴方面）防务；六十三团担任茨坞地境（萧山、富阳方面）防务。六十二团在牌头、安华、占领阵地构筑工事。这时长官部又命六十二师谭道平部拨归八十八军建制，于是八十八军便成了辖三个师的甲种军。不久升范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范之军长遗缺，则由何应钦之侄何绍周接替。这样一来，范绍增有苦说不出，只得回到重庆，遥领副总司令虚衔混日子。

参加浙赣战役

1942年初夏，敌人为了进攻我东南广大地区和夺占我衢州飞机场，

编成东、西两个兵团，每个兵团各三四万人，各附空军一个联队，东路由绍兴、萧山、诸暨沿浙赣铁路之义乌、金华，攻击前进，另一股分由富春江水路攻掠桐卢、兰溪等地指向金华；西路则由江西抚河、临川、崇仁、弋阳、贵溪、横峰沿浙赣铁路东犯，敌有力之一股，窜扰河口，妄图直扑上饶摧毁第三战区长官部，然后与东路兵团会师衢州。当时三战区的防线，由福建沿海经浙江、江苏、皖南、江西与湖北接壤，全长数千里，兵力很不足，乃决定与敌人展开运动战和游击战。八十八军的情况是，新任军长何绍周尚未到职，拨归的六十二师、六十三师只见命令空文，不见一兵到来，副军长兼师长罗君彤命令新二十一师部署如下：六十一团徐有成部位于枫桥占领阵地，监视章镇、绍兴之敌；六十三团黄君殊部位于茨坞占领阵地，监视萧山、富阳之敌；六十二团陈章文部集结于安华附近，同诸暨各区民工，右起梅花坞亘安华、布岱岭、狮姑坪、滴水岩、同山岗、边村、九曲岭诸点构成坚固、纵深防御阵地（绍兴、萧山地区有浙江保安军萧冀勉的游击部队活动）。

5月中旬绍兴、萧山、富阳之敌开始攻击。第一天枫桥、茨坞各团就地抵抗，阻止了敌人前进。夜间六十一团转进璜山、梅花坞之线，六十三团转进到布岱岭、狮姑坪。次日午前9时许，敌强行猛攻，与我各团展开激战。六十一团璜山据点被敌攻占后，曾一度夺回，旋得旋失。继因梅花坞地形不利，即沿铁路线右翼之大陈、苏溪方面占领阵地。六十三团放弃安华，凭布岱岭既设阵地坚决抵抗。六十二团派去的远距离搜索队（一个加强连）与由诸暨西乡经五都、三都前进的日军先头部队周旋，使敌人大部队入暮时始到达同岗山麓。次晨敌炮开始轰击，敌机多架次轮番低飞扫射和轰炸，到下午5时日军多次强攻和反复冲锋，有的工事虽为敌炮或敌机投弹命中，有的机枪掩体被击毁，官兵埋于其中。但在我官兵浴血鏖战下，仍保持了主要阵地。当夜各团调整阵地，六十三团占领狮姑坪及白马庙纵深地带，六十二团占领滴水岩、九曲岭地带，此地射界良好工事坚固，依山傍村得到当地民众组织的抗日后援队配合（出面领队的是老乡长沈发藻，实际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金萧支队的一部分）与日军反复冲杀，血战竟日，我阵地仍巍然不动。又派出一部夜袭敌人，使其终夜惊惶、晕头转向。第二天夜间，新到任的军长何绍周以沿铁路线及富春江两路之敌，已到金华地区，命我师迅速脱离敌踪，隐蔽于北山、鲤鱼山、浦江、中余、马剑镇等广大地区，东不过浙赣线，西不渡富春江，实行游击作战，拖住敌人。各团乃与敌脱离接

触。

6月中旬，六十二团在游击区马剑镇（属浦江，距安华站百里）奉到何军长命令，立即进入敌占区，截断安华地段铁路交通，彻底破坏水下张铁路桥，限3日内完成任务，否则军法从事。全团当夜赶到唐仁，侦察结果，安华火车站住日军一连警备，水下张铁路桥头筑有碉堡一座，兵力一排，火力除轻、重机枪外有四支掷弹筒，射界良好不易接近，铁路上不时有铁甲车巡逻。团部决定次日入暮后派兵一连附重机枪一挺阻击安华之敌；由第一营营长刘光远率该营围攻碉堡，阻绝出路；第三营附工兵一排，由营长丁蜀川指挥强行破坏铁路桥的作业。次日14时天气倏变，狂风大作，阴云四合，雷鸣闪电，暴雨倾盆，平地水深丈许，我军立即征集木船几只和农民的拌桶，利用村房隐蔽接近敌碉堡，投入集束手榴弹，并用六〇炮平射把碉堡炸毁，全歼守敌，又征得部队和老百姓中水性好的几十人，下水撬挖桥基。因为铁路桥在我军撤退前曾破坏过，现在日军修的是简易桥，加之山洪暴发，水中漂下木头，横七竖八冲撞桥基，半夜时轰然一声震天巨响，不仅桥面垮塌冲走，桥基亦随之彻底崩溃，敌人铁路运输完全截断。铁路桥破坏后，我们就隐蔽诸暨西乡一带敌后游击，活动于富阳、诸暨、浦江、金华地区，主要任务是在东面袭击敌人的铁路公路交通，西面择沿富春江岸要点，阻击水上航运，袭扰敌人交通运输。由于当地人民的真诚合作，常常送来可靠的情报，收到很大的效果。在旗鼓山燕子坪袭击敌人有两连武装押运的汽车队，敌遗弃打坏的汽车九辆，狼狈逃窜。其中一辆是小轿车，内有两个着花哨和服的日本女人，被炸得血肉模糊。在虏获的物资内有弹药、被服、医药、食品，还有一大盒日本大管钢笔，镌刻有“天皇御赐第十师团攻克宜昌纪念”，证明其为东路进犯之敌，其主力是日军第十师团。由于我们截断了铁路线，又阻击了公路运输部队，使敌受到很大损失。敌乃抽调了两个大队，配合飞机几架，由诸暨县城和安华两头出动，向我夹击。在子母石地方与之遭遇。这一带地形，我们特别熟悉，派一连人从右后方深谷绕袭，正在煮饭准备午餐的敌人遗尸两具，丢下菜饭抱头鼠窜。从此敌机每天多架次轮番侦察，敌人别动队日夜袭扰。全师乃出其不意深入富春江边之龙门山地境。这是一个地层断裂的洼谷，有里陈、外陈、里钱、外钱几个村子。这儿山明水秀，人民诚朴富裕。我们进入这一地区，对部队的纪律约束很严，与当地百姓相处很好。休整了一星期左右。有天半夜房东起来煮早饭告诉我们说，近来观

音菩萨降乩，这个村子一带，今天起将发生灾难，外逃可免，他们饭后就往外跑。我们同师部研究，觉得很蹊跷，决定部队拂晓即疏散。到了次日9时过，突然数十架日本飞机临空投弹，附近几个村子，也就是我们住的村房，全被轰炸成一片焦土。后来始悉是一个在城内的人得到消息，借口神灵显圣透露的。

夏末秋初，日军已把浙赣路全线打通，占领衢州机场。我们在富春江三角地带受敌人夹攻，活动地区不大。军部命令新二十一师相机突过铁路线，向松阳地区转进。铁路线上金华至安华段，敌军铁甲车巡逻频繁，我部在地方的抗日后援队的协助下，邀请了20多名铁路工人，组成两组，分在东西两头，利用铁甲车开过的间隙，迅速把铁轨扒掉。下午6时狂风骤起，大雨如注，部队立即接近铁路线，入夜即开始突过，在长十数里的荷叶塘铁路线上越过铁道。两头敌人的铁甲车吼声不断，探照灯乱晃，因铁路被我破坏无法前进，又受到我阻击部队的有力袭击，敌人只能躲在乌龟壳内盲目射击。当我们全师安然突过铁路到达东阳念三里时，街房已被水围困，附近几十里一片汪洋，我们走不出去，敌人也没法来攻，后来我们又经武义、松阳，到达仙霞岭山脉的石仓原、大阴村一带休整。

9月初奉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对浙赣路之敌全线反攻。八十八军新二十一师自松阳地区出发，向盘踞在缙云、武义、永康之敌攻击前进。六十一团在武义城郊与日军展开了两天一夜的攻守战，经过多次冲锋和肉搏，始将武义县城收复，推进到雅畈一线。六十三团经缙云攻击前进到达黄碧村时受到日军的有力抵抗，经两日的反复冲击，敌人乃撤守永康之仓前、溪坦一线。六十三团组成了一个加强连为基干的三个攻击波部队，不顾牺牲轮番冲锋，终将守敌击溃并跟踪追到石柱街，敌人凭借已设阵地和河川障碍阻止我军前进，六十三团乃派部队由右翼舟山村方面绕袭，敌人发觉我迂回部队，便撤到永康城郊；六十三团又经过两日的强攻遂将永康县城占领，追到上、下茭道之线。日军沿铁路线层层设防，碉堡林立，火力交叉，铁丝网多层密布并通了电流，安放了地雷，至此即成对峙状态。浙赣战役，自5月中旬展开，至9月告一段落。

金佛山、雅畈之役

1943年春八十八军新二十一师的防线，自浙江义乌亘永康、武义至汤溪地境，右为六十二团守备，左为六十一团守备。由于日军随时率同伪军搞所谓“扫荡”，四出掳掠骚扰，老百姓深受其害。军部命令第一线各团对当面之敌，择要打击，相机占领要隘，阻止敌人侵扰。六十二团当面的金佛山，在上下茭道的右前方，是金华、武义、永康的交通要道，为一孤立的土石山，有一个大庙子金佛寺，此山高仅100多米，但耸立于平原上，展望良好，射界广阔，不易接近。日军有一个排、伪军一个连，火力很强，筑有碉堡和坚固工事。敌伪经常出来抢掠并遍搜所谓“花姑娘”，老百姓恨之入骨。有一次我军得到群众报告，即乘敌伪到村掳掠时，派出一个连潜伏村内，将敌包围。另以第二营营长石青云指挥全营附重机枪一连，迫击炮二门围攻金佛山，两处同时打响，使之彼此不能救援。进入村内之敌约30人，被伤毙10多人。金佛山之敌，虽曾顽抗，因伤亡颇大，入暮时也只得遗尸11具向金华溃逃。我军令附近群众彻底挖毁敌设阵地。据俘虏的伪军（7人）供称，日军队长吉村中尉粗暴蛮横，士兵畏之如虎，当我军进攻时，他多次强令用密集队伍冲出反扑，以致伤亡较大。我迫击炮命中两发，立毙日军五人、伤多人，吉村逼伪军抬走日军尸体，所以遗尸中无日本人。敌人失去金佛山决不会甘心。我在本道上设阻击线两道，逐次抵抗，迟滞日军前进，摆出要固守的样子。次日午前9时，敌机三架飞来侦察，发现所设假目标，投弹轰炸，金佛寺大庙多次中弹。10时许，敌伪六七百人，利用飞机炮兵的掩护向我扑来，经我两道阻击防线的逐次抵抗，使其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黄昏时才到达金佛山。敌人发现阵地已被彻底破坏，不堪设防，于当夜撤走时，又被我袭击追杀，狼狈地逃回敌巢。这次战斗，我伤排长2名、士兵15名，阵亡士兵5名，俘虏伪军7人，缴获三八式步枪13支、子弹2000发、轻机枪两挺（一挺已打坏）。浙江《东南日报》刊载是役消息的标题是：国军血战金佛山，大量歼灭敌伪军。

在武义方面，六十一团以有力之一部夜袭雅畈据点，很顺利地即将该地占领。敌人迅速纠集龙游、汤溪方面的部队分两路猛烈反攻，经一天一夜的艰苦战斗，我方撤回原阵地防守。

克复丽水 攻占温州

1944年入夏以后，日军为了扩大浙南占领区，进窥闽北，在金华、义乌等铁路沿线城镇集结了大批日军和作战物资，温州海面敌舰游弋频繁，有大举向我进攻之势。

这时八十八军已扩大编制，新二十一师已扩成甲种师，军长何绍周已调走，继任是刘嘉树（原第五军副军长）。新二十一师在松阳整训后，于5月到永康接防。李文密由陆大特别班毕业后回到新二十一师任副师长。六十二团担任从义乌亘永康至武义青溪口长100余里的防务。永康石柱街、武义青溪口为通金华公路要隘，构筑坚固阵地扼守，其余以游击部队配合民众武装巡逻警戒。由于地形熟悉，军民感情融洽，情报灵通，弥补了兵力不足的弱点。师部率六十一团在缙云括苍山地带设防。六十三团集结丽水整训。

8月，三十二集团军参谋长曹耀祖在浙江云和召开第一次作战会议，对新二十一师下达的作战任务是：第一阶段在永康、武义、缙云地区拒敌，以疲惫、消耗、迟滞日军，掩护我主力部队集中；第二阶段坚守丽水，巩固瓯江防务与敌决战。新二十一师命令六十三团立即加强丽水城防工事，六十二团仍担任第一线原有防务，师率六十一团在缙云、丽水地区策应各方。

1944年8月22日晨，日军两个联队分向永康、武义全线进攻。刘嘉树军长电话命令，第一线部队（新二十一师六十二团）必须阻敌三天，掩护后方部队推进。因日军来势甚猛，第一天傍晚即将我前哨阵地大部夺取，逼近石柱街、青溪口主阵地。为了推迟第二天敌人的进攻，六十二团命令石柱街守备部队第二营、青溪口第一营各组一支袭击队，配合地方抗日群众武装，携带手提式机枪、轻机枪、手榴弹、大刀等，利用日军骄横、警戒疏忽，入夜以后摸近敌人，骤然突袭后，从相反的方向绕回。民兵则在先头部队向敌突袭时潜入，稍后再猛烈袭击，打得敌军晕头转向，前后几个村子之敌互相自打，彻夜惊惶。第二天10时许，敌人才整理好部队向我进攻。石柱街方面之敌在优势炮火和飞机三架俯冲轰炸扫射掩护下，步兵冲到河边与我对峙。在青溪口方面之敌人虽有坦克数辆掩护步兵冲击，因山陡、林箐茂密（纵横百多里皆白夹竹林），公路隘口又挖成很深的陷坑，坦克无法前进。第三天敌人用火焰喷射器纵火，满山起火燃烧，我第一连阵亡排长一员、伤亡士兵20多人。军部直接命令六十二团必须逐次抵抗，迟滞敌人五天，以待后方部队到来，

如违，军法从事。军长刘嘉树又在电话上对该团团长说，事关大局，你要勉为其难。丽水城防正在采取一切手段加强工事构筑，各部队没有命令，不准过河。我在瓯江岸上督战。该团在与右翼括苍山的六十一团联系后，即集中力量、纵深配备扼守双溪（此地为缙云、武义大道要冲），凭险拒敌五天，打退敌人以飞机配合的多次进攻。该团虽伤亡200多人，不但阵地未为敌所动，且据抓回的伪军二人供称：连日来敌伪伤亡亦很大，还有一个日军少佐被打死。第五天午夜，因丽水附近已发现敌踪，该团乃奉军部电令，渡过瓯江在南岸布防，策应丽水作战。

丽水位于瓯江中游，是浙南的交通枢纽，东去温州出海，西去龙泉以通闽赣，为三战区军事、经济要区。其地形：括苍山横亘西北，有居高临下瞰制城区之势；东近好溪，南背瓯江大河，西面是武义、松阳，此处毫无屏障和依托，为敌人进攻重点。罗君彤师长虽提出过孤城难守，但总司令部仍指定新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坚守，师主力集结于瓯江南岸，并说这是有计划设下的所谓“出奇的背水阵”。六十三团依城墙旧址构筑了坚固城堡，在城根挖成深壕设防阻敌进攻，又在城内打通家屋墙壁，择要构筑据点准备巷战。敌人集中了约一个师团兵由壶镇、缙云、武义南下，势在必得丽水县城。头一天敌逼近城墙被我击退，夜间敌一小股曾突入城内，经过巷战被我赶走。第二天凌晨，敌人利用优势炮火轰击，10时左右敌机多架次飞临上空轰炸扫射，敌步兵又以云梯强爬城墙，并用喷火器掩护开路，城内工事多处被毁，我军伤亡甚重，而敌人不断增援，愈战愈多。傍晚时日军已攻进城内，敌我各据半城激烈巷战。六十三团团长彭孝儒（前团长黄君殊春天于松阳病故）新任不久，对官兵了解不深，深夜得到军部命令可以相机突围时掌握的部队已不多，形成人自为战，天明退到江边，又因是所谓“背水为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处置，已事先把浮桥拆了，彭团长只得率部分官兵泅水渡瓯江，师主力眼睁睁无法出击增援，只有与敌隔江对射以作掩护，但渡江官兵大多牺牲在江中。

敌人占领丽水后，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在云和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三战区副长官、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参谋长张少杰及各军、师长、副师长，突击第一、二总队长等参加了会议，批判了丽水防御战的“出奇的背水阵”，曹耀祖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命新二十一师副师长李文密率六十一团乘黑夜在海口渡过瓯江，到敌后游

击，相机收复丽水，截断敌向温州进击；六十二团在瓯江南岸，对丽水之敌严密监视，与六十一团密切配合，相机收复丽水。副长官黄绍竑认为应派第一、第二两突击队迅速沿瓯江截击敌人，第一步占领青田，最后确保温州。新二十一师则作集团军总预备队，收容整顿，不宜用于过江打游击。但李总司令仍按原案报往三战区，顾长官未批准，要副总司令陈铁指挥第一、第二突击总队，沿丽温公路截击沿江之敌，向温州进击。以八十八军新二十一师主力（两个团）由青田南之山地，向油竹夺取温州。当时第一线的实际部署，基本上实施李总司令部方案。

新二十一师副师长李文密率六十一团，在海口以西之石帆（著名风景区，瓯江至此形成大弯回水，石岩壁立千仞）腰击敌人，击沉敌运输船12只，缴获装有弹药、器材、食品的辎重船五只，截断了敌人的交通，使丽水之敌形成孤立。瓯江河面宽，北岸城墙壁立高丈余，水枯时河心有一沙洲，城墙西脚杂草丛生。据一警察说此处有个水洞可容一人进出，原为旧书院排水洞，房子倒塌荒废了，有难民由此逃出。六十二团侦得丽水城内之敌出好溪一带抢粮，便乘机攻城。此警察愿效力带路。第一营入夜即渡河，分向东、南门城楼猛攻，夺取城关。第三营借夜幕掩护，从沙洲抢攻西门城楼，营长黄长龄甚机警，带着向导从水洞内偷袭进城。团指挥所推进到江边，集中重机枪、迫击炮制压敌人。当我军渡过瓯江攻近城根时，敌人烧火亮城，这就为我在死角上的偷袭给了便利，既爬城墙又钻水洞，与敌人在城楼反复拼杀。凌晨3时南门城楼为我第一营攻占，敌人据市中心天主堂的碉堡顽抗，正巷战间，水洞口冒出一队“土行孙”，枪击、刀砍、手榴弹炸，敌人惊慌失措，夺路出东门向壶镇方面逃跑，丽水县城为我克复。是役夺回日军步枪10多支，掷弹筒两具（一具可用），俘虏伪军30多人；日军遗弃尸体数具，有的裹了白布，有的裸体。三战区来电嘉奖，并为黄长龄记了大功。

丽水收复后，军部命令六十二团在丽水构筑工事，休整待命。新二十一师之另一部仍按以前计划，在突击总队之后跟进、由青田南面（瓯江南岸）之山地经油竹夺取温州。前方部队仍由副师长李文密指挥，部队在青田附近经两天一夜，始登上没有人烟的尖山子最高峰，然后在南田附近翻山越岭。当我师部队到达油竹、山口时，暴雨竟日，入夜山洪始退。休息一日，即向温州方面搜索前进。在前面运动之突击总队忽然失去联系，电台、侦察人员都联系不上。我部已抵达温州郊外之莲花

心，此地是温州城的屏障。敌人在此筑有坚固的工事和炮台，山高坡险，峻峭难攻，我部将配属的山炮一个营（四门）协同步兵仰攻，五次攻击，两次得而复失，与日军肉搏三次，官长士兵虽伤亡1000余人，但士气不衰，仍继续苦攻。中秋之夜，一度冲入温州城内，并掩护和带出500多老百姓脱离虎口。由于莲花心尚在敌手，不得不退出温州城。此后即进入对峙炮战中。这是我第一阶段进攻温州的情况。

11月下旬在丽水县城的六十二团直接奉到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命令：该团（即新二十一师六十二团陈章文部）驰赴温州仍受罗师长指挥，务将该城（温州）攻占，把日寇驱逐下海。部队行程五日经青田在温溪过瓯江，越山口到达瞿溪师部受领任务。我方得知温州之敌是以粟岗少将的一个联队为基干附诸兵种的混合支队，海面有兵舰三艘，带有飞机数架。温州城防，右从永强绕城南经梧梗、鲤鱼山，核心阵地为温州西面之莲花心、报国寺，山高约600米，长10余里，岩壁陡削，雄峙温州西关外，除山石裂缝处长有些杂草荆棘可以攀登外，别处就无法攀登了。我右翼瑞安方面，有浙江保安军，突击一、二总队。我师六十一团、六十三团（收容整理成两个营）攻击莲花心，已得而复失两次，伤亡一千数百人。总司令部拨来山炮一营、重迫击炮一营（四门15公分）、要塞重炮两门（一门可用）。于是师部决定，以六十二团担任主攻莲花心，夺取纵深阵地报国寺（附六十一团一个营），攻击得手后即攻占温州城。六十一团、六十三团进入鲤鱼山之线担任右翼佯攻，确实掩护六十二团右侧臂之安全。六十二团攻击部队分两路，第一营在右第三营在左，各向直前目标攻击前进，第二营为预备队（六十一团拨归指挥的一个营亦为预备队）。通信连派出通信组随各营前进，架设电话到第一线。团指挥所设在胡公庙山上与莲花心遥对，中为谷地，观察阵地甚为明晰。

次日拂晓攻击一开始，敌我炮战激烈，对我军来说这次拥有的火炮是空前之多，官兵精神振奋，勇猛向前。中午第一线攻到莲花心山腹时，发现敌人最近又加强了防御设施，当我正前进时，敌炮猛烈还击，兵舰上长射程炮向我前后方猛轰，大地为之震颤，耳内一片轰轰嗡嗡分不出炮声枪声。激战到日暮，我已伤亡官兵近100人，但第一线仍被阻于山腰。本日在战斗过程中，曾发现敌左后报国寺洼地内冒出增援部队，询问土人，始悉左翼棱线后面，有一顺山边小径，可由出海口增援

上来。是夜乃命令第三营十一连胆大心细、年轻勇敢的连长瞿良，率该连精锐，由向导带到山涧潜伏，待我攻上敌阵地前沿，即从左后方突进报国寺纵深地带，夹击日军。

次晨细雨蒙蒙，山间云雾缭绕，敌人阵地笼罩在雨雾之中，给我翻越障碍、排除地雷接近敌阵的很好机会。9时左右天朗日出，当即发起总攻，炮兵经过不断观测和修正，命中率大为增加，大大提高了官兵进攻的勇气，冲锋号尖脆震天，大红旗指向敌阵，冲锋组、敢死队登上棱线，在敌人工事掩盖上、阵地内猛投手榴弹，与躲在战壕内之顽敌拼刺，顽敌在长200米重叠侧防地带，进行顽抗。六十二团指挥所推进上棱线时，敌人纵深阵地报国寺一带，机、炮轰鸣，杀声震天，绕袭敌后的我十一连连长瞿良，率部揳入敌阵，左右冲杀，与正面进攻的我军前后夹攻，敌人一片混乱。就在这时敌人自城内冲出一个多列纵队，枪上刺刀，把退下去的日军赶回来，不顾一切地疯狂向我反扑。因我已占领报国寺庙门高地，敌系仰攻，我军火力发挥了最有效的射击，我各营官兵在报国寺和城关之间，与敌激战至傍晚，敌乃向城内溃逃。乘战胜之机，六十二团第二营蹑敌之后迅即占领温州西门城楼。于当晚7时（19时）发出确实占领温州敌人已落海上船的告捷电。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亦于当夜电令：温州攻击任务已完成，六十二团着即停止前进。新二十一师开赴碧湖整补待命。我六十二团在攻击莲花心、占领温州城的战斗中，阵亡排级军官11员、士兵700多人，又伤军官20多员、士兵500多人。其中，三营十连连长邓子惠阵亡于报国寺庙外；十一连连长瞿良率队冲进报国寺阵亡于庙门口，身体下还压着一个敌人军官的尸体，背上中了一刀两枪，胸前也被刀伤。还有第一营三连连长龙曙海，在莲花心棱线上与敌肉搏时，腹部被战刀刺伤，肠子流出，于夜间牺牲于医院。他们为反侵略战争光荣牺牲，真堪称中华民族的好儿子。

这次战役自8月22日永康、武义、缙云阻击战起，至12月中旬攻占温州止，八十八军新二十一师全师阵亡团长以下军官60多员、士兵2000余人，负伤官兵2000余名。

当时重庆报纸通栏大标题刊载：“八十八军迭克名城：克复丽水、攻占温州。”浙江《东南日报》称为“中国东战场‘斯大林格勒’之战”。

1945年1月，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召开丽温作战总结会议，由新二十一师六十二团团长陈章文作了战斗详报。军事委员会、三战区长官

部电令表扬，奖励法币三万元。温州各界邀请六十二团派出代表，去温州参加报国寺抗战烈士陵园落成典礼，并赠送锦旗多面、慰劳金法币两万元。

1945年5月，八十八军新二十一师在碧湖补充整训后（全师补充3000多新兵，六十二团补充1500人），再次接防永康、缙云、武义一带的防务，直至日本宣布投降。

李秾

第二十九集团军同日军在大洪山展开激战，要隘全部失守，只得与敌转磨打圈；日军则死死咬住不放。几经激战，我军伤亡颇重，日军也

遍处是死马遗尸。

● 1907年生，字话农，四川西充县人。

● 1938年8月，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四四七旅八九三团二营营长，随部参加武汉会战，后因功升任八九三团团长。

● 1939年底，率部参加对日“冬季攻势”作战。

● 1940年7月，任第六十七军一六二师四八五团团长。

● 1943年5月，升任第四十四军一六二师少将副师长兼代军部参谋长。同年参加常德会战。

● 1944年6月，率部参加长衡会战。

二十九集团军出川抗战概述

李秾

1938年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病逝汉口，不久七战区撤销，蒋介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川康将领通电反对。于是改任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并令王将刘湘留川部队编成二十九集团军出川抗日，由王任总司令。这年3月，王缵绪在成都成立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报请任命许绍宗为副总司令，下辖四十四和六十七两个军。随即各部奉命分别在重庆、万县、荥阳等地集中，于同年5月轮运至湖北兰溪登陆，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王缵绪以身兼四川省主席未出川，报经蒋介石批准，由许绍宗代理总司令。长官部令该集团军司令部位置于浠水县之张家塝，所属四十四军守安徽的宿松、太湖地区，六十七军守湖北的黄梅、广济地区。

参加武汉外围保卫战

1938年7月，日军第六师团沿合肥至田家镇公路南犯，我四十四军在太湖、宿松一带阻击日军。六十七军在黄梅、广济一带阻击日军。7月底至8月初，太湖、宿松、黄梅、广济先后陷落。

四十四和六十七军均退到合（肥）田（家镇）公路以西山地守备。其间，四十四军曾两度攻占宿松城。

9月中旬，长官部决定在黄梅、广济地区与日军第六师团决战，以保卫田家镇要塞。当时叫“黄广战役”。长官部命二十九集团军攻黄梅，广西廖磊部队攻广济。许绍宗受命后，以四十四军攻黄梅，六十七军攻黄梅、广济间之金中铺。两军与敌激战五日，均未攻下，与敌成对峙状态。9月底，日军在陆海空军联合猛攻下，陷我田家镇要塞。随后敌海军沿长江西犯，一部在蕲州西之黄柏城登陆，一部向浠水以南之兰溪进犯。在黄柏城登陆之敌，被四十四军四四七旅在九狼山击溃。从兰溪登陆之敌，分别向浠水、黄岗等地进犯。这时，长官部又命二十九集团军在浠水和上巴河地区掩护五战区转移。许绍宗刚接到命令，浠水已被敌

占领，并向我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张家塝进犯。许绍宗率总部和直属队由英山、罗田小道向西转移，四十四和六十七两军与总部失掉联系。

与此同时，黄梅、广济方面之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四十四、六十七两军进攻。两军退到上巴河西岸后，因闻浠水已陷敌手，与总部又失掉联系，四十四军军长廖震召集四个师长开会，决定以一四九师、一六二师在上巴河掩护其余部队向孝感、应城转移。会议未完，敌人已攻破上巴河，并以飞机大炮猛烈轰击我西岸各师，各师秩序大乱，向孝感、黄陂、沙市、宜昌溃退。师长王泽浚、张竭诚等，这时亦离鄂回川。接着，武汉亦告沦陷！

11月上旬，二十九集团军在浠水、上巴河溃散之各军、师先后到了当阳，奉令在当阳收容整顿。这次溃退，二十九集团军人员、武器损失过半。经过半年多才恢复元气。

防守襄河和参加大洪山诸战役

1938年11月底，奉战区长官部令，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位置于河溶镇，所属两军右接江防司令郭忏部、左接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沿襄河东西两岸守备。许绍宗令四十四军守备江陵的后港地区，六十七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于河溶、荆门地区。四十四军军长廖震令一四九师守备沙洋地区和襄河南岸之杨家洚；一五〇师守备马良地区和襄河东岸之旧口。

1939年1月底，杨家洚守军曾与沿汉宜公路西犯之敌激战三天。沙洋守军曾击落日军指挥机一架，机上之空军大佐渡边广太郎等六人被击毙。2月，京山、钟祥、旧口相继陷落，四十四军与日军隔襄河对峙。

5月初，长官部命令二十九集团军向襄河东岸之敌突击，一五〇师杨勤安部曾袭击黑牛渡之日军据点获胜。

10月，蒋介石令全国各战区开展“冬季攻势”，12月冬季攻势开始。我集团军根据长官部令到达大洪山地区，与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协同攻钟祥。三十三集团军先攻钟祥以北洋梓，二十九集团军先攻钟祥东北的汪家河和王家岭，经七天的苦战，二十九集团军攻占了王家岭，与敌对峙；三十三集团军屡攻洋梓不下，也与敌对峙。

1940年1月，日军增加一一六旅团向我反攻，三十三集团军败退于长寿店、丰乐河。二十九集团军败退于客店坡、三阳店。冬季攻势即告终结。

在冬季攻势开展的同时，四川的一些将领发动了反对王缵绪任省主席的“七师长反王”事件，蒋介石自兼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愤而请缨出川杀敌。在冬季攻势快结束时，王缵绪到了大洪山。行前，王将刘湘编到四川保安队的七个团、三个独立大队编成四个旅（李承魁、冯浩如、陈杰才、李鸣九分别任一、二、三、四旅旅长），由四十四军副军长王泽浚率领出川，随即担任宜城地区之襄河西岸守备。

1940年5月，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沿襄河东岸北犯张家集、襄阳、双沟；一路西犯随县、枣阳。沿襄河北犯之敌，先向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继向二十九集团军驻地张家集猛攻，三十三集团军向襄阳转移、二十九集团军退守大洪山西北要隘。

5月16日，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宜城东岸南瓜店英勇殉国。李宗仁令王缵绪集中主力前往增援，王缵绪即令四十四军军长廖震率全军和六十七军一六一师执行。

6月初，日军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即组成几个梯团南下。四十四军首当其冲，受到猛烈攻击，败退到大洪山。王缵绪令全集团军固守大洪山各要隘。日军第四十师团长天谷直次郎指挥所部四面围攻大洪山，并派飞机狂轰滥炸，我凭借山险和预筑工事与敌激战10余日，各隘口虽被敌占领，但我予敌以重大杀伤，敌师团长天谷直次郎亦被我击伤。此后，我利用山地隐蔽与敌旋磨打转，又激战10余日，敌伤亡甚重（我毙伤其将校军官达10人），疲惫不堪，不得不撤出大洪山。

与此同时，敌后继梯团，在宜城、钟祥、沙洋等处，强渡襄河，宜城守军王泽浚所部四个旅被击溃。日军直犯宜昌、沙市。蒋介石忙命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要他抵挡日军。但陈诚部署未竣，宜昌、沙市已陷落敌手。长官部仍令王缵绪率所部守备大洪山。是役，该集团军守大洪山之部伤亡达三分之一。

在二十九集团军守备大洪山的一年又四个月（1940年9月至1941年底）中，日军对这个地区的“扫荡”和我军反扫荡的战斗曾多次进行，每次作战的规模虽不很大，但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到1941年12月奉命开赴河南内乡整训，移交防务给二十二集团军时，仍保有大洪山之第一线

阵地。

转战鄂湘

1942年3月，二十九集团军奉命自河南调六战区，受司令长官陈诚指挥，同时升王缵绪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8月，陈诚令该集团军总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位置于桃源草街子，所属两军担任洞庭湖西岸的南县、华容、监利和石首、公安、沙市、松滋、枝江、宜都的长江南岸守备。

1943年2月，日军从岳阳、沙市、宜昌等地，向二十九集团军所守地区进犯。滨湖战役开始。2月15日拂晓，日军在枝江高山庙等地的炮兵，集中轰击六战区前线指挥部“松滋要塞”，要塞被敌击毁。同时敌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六十七军一六一师四八三团所守百里洲进攻，激战两昼夜，百里洲陷落。该团退守松滋河南岸，2月底该团反击获胜，收复了百里洲阵地。3月上旬，日军全面向南县、华容、石首、监利、公安和沙市南岸太平口等地进犯，我集团军与日军激战到3月下旬，南县、华容、石首、监利、公安失而复得。敌退守洞庭湖西岸、沙市南岸的四处据点与我对峙。4月上旬，奉陈诚令，停止攻击。滨湖战役遂告结束。这时，王缵绪根据战役情况，进行了人事上的升迁奖惩。笔者即于此时由团长升任六十七军一六一师副师长。

1943年10月，日军纠集约九个师团的兵力和大批伪军，进犯常德、桃源，新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七十四军师长余程万率该部死守常德，令二十九集团军在南县、华容、石首、公安地区节节抵抗，以待六、九战区部队到来。此为“常桃会战”。

会战开始时，四十四军遵照命令，在南县、华容、安乡和石首、公安、津市地区，与日军鏖战20余日，并有所缴获。但另一路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进犯很快，先后陷澧县、石门、慈利、临澧，并围攻常德，四十四军被隔断。敌迅即迫近二十九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桃源。王缵绪忙将总司令部退到沅水以南郑家驿，令四十四军的一〇五师、一六二师在常德东北的太浮山和太阳山地区截击敌人。一五〇师与日军激战于常德附近的陬市以外，师长许国璋在作战中身负重伤后自戕殉国。

12月3日，常德陷落后，六、九两战区的增援部队陆续赶到太浮山

地区，分头向敌猛攻，击败敌人。我四十四军其时也击退桃源之敌，孙连仲又令我军追击，日军退至注磁口、石首、公安、太平口、藕池口等地据守。本集团军攻藕池口月余未下，与敌对峙。随后我军奉命集结澧县待命。

在1944年2月的南岳军事会议上，王缵绪提出撤销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六十七军，将人员装备补充四十四军的意见，当即被蒋介石批准。四十四军由王泽浚任军长，于当年4月完成改编（辖一五〇师、一六一师、一六二师。一四九师亦列入四十四军建制）后，调属第九战区指挥。王缵绪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报到后即回四川，后任重庆卫戍总司令）。

1944年5月中旬，日军大举进犯长沙、衡阳，开始了“长衡会战”。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令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守备浏阳。王泽浚以一六一师为第一线，守备浏阳以北黄金台、沙市街、蕉溪岭、道吾山地区；以一五〇师为第二线，守备浏阳城；一六二师守备三姐桥地区（一四九师奉命在沅陵整补）。

6月6日，日军六十八和一一六等师团分西、中、东三路进犯浏阳，四十四军在浏阳四面受敌。一六一师在黄金台、沙市街、蕉溪岭、道吾山一线，与日军激战11昼夜，以上地区全部陷落。军长王泽浚令退守狮子山，一五〇师和直属部队在浏阳城鏖战两昼夜，浏阳失守，也退到狮子山地区。

6月18日，长沙陷落，战区长官部退至湘赣边境的桂东。日军东路军连陷醴陵、茶陵、攸县、安仁。7月下旬，长官部令四十四军向茶陵、攸县之敌攻击。我军三攻茶陵、两攻攸县，均未成功。第三次选派一五〇师四五〇团营长李芳率全营从茶陵东南门之间攀城而上，一部冲入城内，激战通宵，全部壮烈牺牲。此战结束后，四十四军奉命在茶陵、安仁地区任守备，直至日本投降。

襄河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

李秾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后，第二十九集团军的各军、师先后到了当阳，许绍宗率总司令部和直属部队最后到达。清点部队，全集团军人员损失过半。王缵绪请求蒋介石批准，兵员由他令四川顺营师管区征补，武器由第四十四军和六十七军原来存在四川的武器补充。经过大半年，才大体恢复元气。

守备襄河和冬季攻势

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当阳收容整顿后，于1938年10月底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该集团军总司令部位置于当阳的河溶镇，所属两军，右接沙市江防司令郭忏部，左接钟祥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沿襄河东西两岸守备，置重点于西岸。许绍宗当令第四十四军军部位置于荆门的后港，担任上述地区的守备；第六十七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于河溶和荆门地区。第四十四军军长廖震当令第一四九师守备沙洋地区，并以一部守备襄河东岸的杨家峰；第一五〇师守备马良地区，并以一部守备襄河东岸的旧口。

1939年1月底，日军第十三师团的一部沿汉（口）宜（昌）公路西犯，并狂炸沙洋地区。守备沙洋地区的第一四九师第四四七旅第八九三团，击落日军指挥机一架，机上的空军大佐渡边广太郎、空军中佐藤田雄藏等7人，拟驾船从襄河逃往汉口，也被该团在沙洋附近截住打死，渡边广太郎等七人的尸体及其武器、军刀、文件等，均被缴获，当时称这场战斗为“杨家峰战役”。这年2月，京山、钟祥、旧口均相继陷落，第四十四军遂与日军隔襄河对峙。

4月，李宗仁令第二十九集团军调有力部队向襄河东岸日军突击，自行选定目标；许绍宗转令第四十四军执行，第四十四军军长廖震转令第一五〇师执行。于是由第一五〇师师长杨勤安选定黑流渡为突击目标。5月初一个夜晚，该师以一个营猛攻黑流渡日军据点，以两个营埋

伏于日军增援的路上。第二天拂晓，日军一个中队驰援黑流渡，当钻入我伏击区时，被我四面包围，激战1小时，打死打伤日军30余人，缴获三八式轻机枪4挺，步枪20余支。余敌逃回钟祥；该师突击部队也撤回襄河西岸。当时把这一战斗叫做“黑流渡战役”。

10月，蒋介石令全国各战区进行“冬季攻势”。李宗仁令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冬季攻势前，于10月下旬，以一个加强团东渡襄河，深入敌后破坏汉（口）宜（昌）公路和京（山）钟（祥）公路的桥梁，以及日军的通讯设施，并相机袭击日军，限两周完成，以便开展冬季攻势。廖震令我率全团（此时我任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第四四七旅第八九三团团长）和第四四五旅的一个营，以及总司令部的一个机关枪连，前往执行。我率部于10月21日从钟祥以南的南兴集附近渡过襄河，深入到京山和皂市地区，炸毁了汉宜公路上的大官桥和京钟公路上的孙桥、官桥（东桥），破坏了日军在汉宜公路、京钟公路上的专用电话线，并袭击钟祥的东兴和京山的北关。11月上旬，基本上完成任务后，接军长廖震电：“上令冬季攻势，延期一月。令你在敌后继续执行原任务，待命返回。”并说：“本集团军将开进大洪山。”这个电报，为日军第十三师团窃获后，即派立花联队和川畈骑兵大队以及京山、钟祥一带的伪军，向我团进行所谓“讨伐”，企图在冬季攻势前，先歼灭我团。

日军的这个“讨伐”计划，当时我军并不知道，而是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天，由新四军的游击支队通知我的。后来在这次战斗中，从缴获日军文件里证明，此事完全属实。

我率领的四个营和一个重机枪连，在汉宜公路与荆钟公路之间，与日军的立花联队和川畈骑兵大队战斗七天后，被困于京山以西、钟祥以东的虎爪山和聊曲山。军长廖震电令突围撤回，我乘夜以一部向北突围，到达大洪山；主力向南突围，回到襄河西岸。接着随集团军开到大洪山。

12月，集团军到达大洪山后，冬季攻势开始。李宗仁令第二十九集团军和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攻钟祥。第三十三集团军先攻钟祥以北的洋梓，第二十九集团军先攻钟祥东北的汪家河和王家岭。许绍宗以第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为攻击部队，第一四九师为掩护部队，第六十七军为总预备队，进行攻击，战斗七天，第二十九集团军攻占王家岭，以后即与王家河的日军成对峙状态。第三十三集团军屡攻洋梓不下，也与日军

成对峙状态。直到1940年1月，日军增加第一一六师团，开始向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反攻。第三十三集团军败退长寿店、丰乐河地区守备；第二十九集团军败退客店坡、三阳店地区守备。第五战区以两个集团军参加这次“冬季攻势”的战斗，就此告终。

以后，蒋介石亲兼四川省主席；原四川省主席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则将四川保安团队编成四个旅，列入第二十九集团军建制，由第四十四军副军长王泽浚率领出川。王缵绪本人亦于冬季攻势快结束时，到达大洪山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专任总司令。新编的四个旅由王泽浚指挥，在重庆集中轮运巴东，经兴山、南漳，于1940年三四月间，到宜城孔家湾整训。随即担任了宜城地区襄河西岸的守备。

宜沙会战和集团军的改编

1940年1月底，在冬季攻势结束后，李宗仁令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位置于大洪山西北的张家集，所属两军，右接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守备大洪山。王缵绪当以第四十四军为守备队，右接第三十三集团军骑兵第九师所守的跑马寨，守备牯牛岭、青峰山、双峰观、王家岭、三阳店之线。军部位置于袁家台；第六十七军位置于张家集、长岗店地区，军部位置于竹林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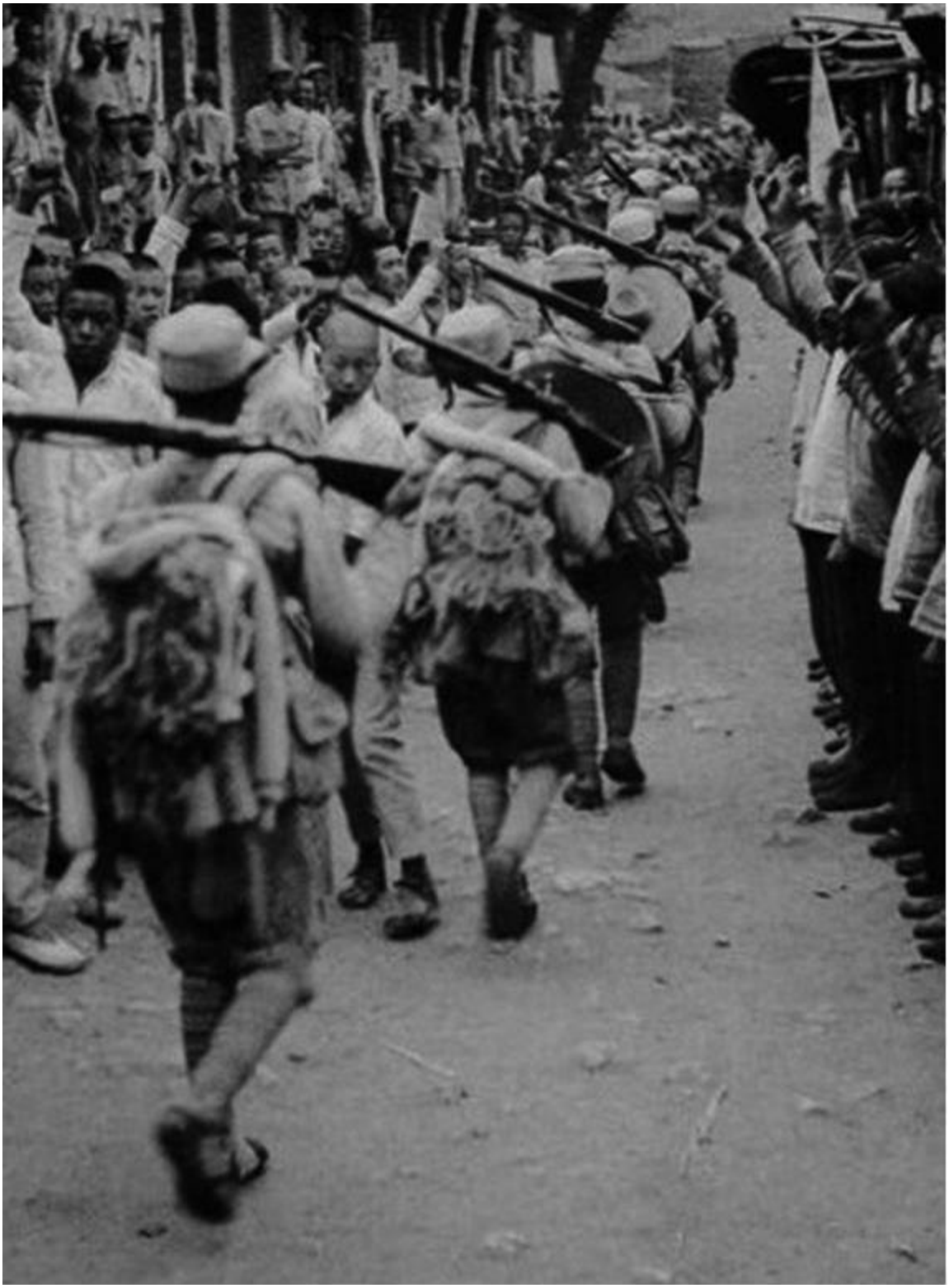
5月初，日军分兵两路，一路由汉口沿公路西犯随县、枣阳和双沟；一路从钟祥沿襄河东岸北犯张家集、襄阳和双沟。

从钟祥北犯的日军，先向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守备的丰乐河、长寿店、跑马寨猛攻。第三十三集团军向襄河转移后，日军继向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张家集猛攻，集团军即退守大洪山西北要隘。6月初，日军北犯至宜城东岸地区，张自忠将军在宜城东岸南瓜店英勇牺牲。李宗仁即令王缵绪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王缵绪当令第四十四军全军和第六十七军的第一六一师，出板桥向日军尾击。日军的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后，迅速组成了几个梯团，立即沿襄河东岸南下；尾击日军的第四十四军三个师首当其冲，受到猛击后，败退到大洪山固守。日军南下的头两个梯团，由师团长长谷川指挥，四面围攻大洪山，并派机狂轰滥炸。第二十九集团军同日军在大洪山展开激战，要隘全部失守，只得与敌转磨打圈；日军则死死咬住不放。几经激战，我

军伤亡颇重，日军也遍处是死马遗尸。

这时，日军从双沟沿襄河东岸南下的后续梯团，在宜城、钟祥、沙洋等处，同时抢渡襄河西岸。王泽浚指挥的守备宜城襄河西岸的新编四个旅，溃不成军，纷纷西逃。日军即直犯宜昌、沙市。蒋介石急派陈诚到宜昌指挥全局，不料陈诚部署未竣，败局已无法挽回；不久，沙市、宜昌即相继失守。

林华钧



不多时，受伤官兵被陆续送下。记得有一连长被敌人三八式枪击中头部，子弹从耳打进，面部穿出，他竟能走下火线，还能说话。

● 1914年生，四川隆昌人，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十一期。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第二十三集团军一四四师参谋长，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

● 1938年3月，任第五十军少将参谋长。

● 1939年，任炮兵总指挥部少将高参，后任第二十军少将高参。

● 1975年，逝世。

金村南山阻击战

林华钧

一

1937年8月，上海战场正在激战时，蒋介石要四川出兵，刘湘随即派主力部队出川。我时为第一四四师参谋长，随部乘船东下，11月13日转车到新乡。下车后不久，新乡兵站司令杜岗转来刘湘电令（此电是蒋介石命令刘湘的参谋长傅常在南京以刘湘名义缮发的）：

该师（第一四四师）赓即乘平汉、陇海、津浦车到浦镇。

11月14日在徐州换车，我同师长郭勋祺及师部人员在徐州住了一夜，知道该地部队是广西部队，并无川军开到，可知孙震部尚在途中。

11月15日第一四四师师部先到浦镇（距离浦口尚有五里），其部队及各师部队，随后亦陆续转到浦镇。不过，田钟毅旅系由老河口、襄阳步行到郑州，并曾到了新乡，故到浦镇较迟。当田住襄阳时，据田说，蒋介石曾派了飞机接田到南京，何成浚也曾派高参去说田，劝田服从蒋命到南京。田概婉词拒绝，只听刘湘命令。

15日晚，郭勋祺到浦镇后，随即过江到南京城内刘湘驻京办事处，见参谋长傅常，知道刘湘还未到南京，战场的转变，是蒋命令傅常调的。郭由中央接待，住南京首都饭店。以后各师师长陆续到来，都被招待住首都饭店，蒋还一一接见了他们。

11月18日正午，第一四四师在浦镇接到刘湘长官部（实际是驻宁办事处）发来江苏、浙江、皖南的地图和命令（此令是蒋命令傅常以刘湘名义缮发的），其命令如下：

我军有拱卫南京之任务，该师于明（19）日由浦镇出发，过江出中华门，到溧水集中待命。

我将命令和地图看了以后，随即下达本师次日行军命令。把部队分成两个纵队行进。从浦镇出发，到浦口过江，出中华门，一队经淳化到溧水；一队经秣陵关到溧水。并作了一些过江处理（交涉船只等）。全

师在20日全部到达溧水。在溧水遇见川军郭汝栋部的萧毅肃、龙鸣越等，摆谈中，知道上海部队已经撤退到了苏州的情况。他们对我们拱卫南京的任务有些担心，当然也鼓励我们为保卫首都多多出力。在溧水待了一天，21日下午3时，又接到刘湘长官部（仍为蒋令傅以刘湘名义缮发的）命令如下：

该师赓即开赴溧阳前方，在戴埠、新芳桥（今芳桥）一线，占领掩护阵地。

我将命令和地图看了，知道戴埠、新芳桥尚在溧阳前方二三十里。于是将命令转告各旅，并分派唐明昭旅、黄柏光旅在戴埠和新芳桥占领掩护阵地的任务。为了免受敌机威胁，通限于当晚出发。但四川部队官兵多着草鞋，从南京出发时，天下大雨，道路泥泞，且以新筑公路，概是碎石路面，草鞋穿烂，脚也走破，故到溧阳，虽想赶急，也不可能。以致22日下午4时才到溧阳，遂未再向戴埠、新芳桥前进。5时左右又接到刘湘命令（此令是刘湘亲笔所拟缮发的）如下：

（一）敌军已在浙江金山卫登陆，正在浙江境内激战中。

（二）我军有堵击该敌之任务，重点保持于广德、泗安方面。

（三）该师应在京杭国道（宁杭公路）长兴、宜兴间占领阵地，右与泗安、广德第一四五师切取联系，左与宜兴第一四七师切取联系。

（四）（略）。

我看了这道命令，略知刘湘的部署概况。刘湘部署的部队不是对付京沪线（沪宁线）上来的敌人，而是对付浙江方面来的敌人。但敌人的兵力多少，电文没有说明。电文所示“我师在长兴与宜兴间占领阵地”，从地图上看，大概就在江浙交界的山地。但电示我师应与“泗安、广德第一四五师切取联系”，量过地图，我师与第一四五师相距50—100公里，要“切取联系”是很不容易的。“与第一四七师切取联系”倒还可以，因该师正走在本师之后，同时也知道我军重点是在泗安、广德方面。

二

我师从南京出发几天来，郭勋祺师长没有同部队一路行进，全师由我负责率领。11月22日接到刘湘命令已有敌情任务了，我思想上一面盼

望郭来，一面又不能不略作准备。因此找了唐明昭、黄柏光两旅长商量，当晚下达23日的战备行军命令如下：

（一）敌情（略）。

（二）师有堵击浙江金山卫登陆敌人之任务，明（23）日晨6时以战备行军之态势，向宜兴、长兴方向前进。

（三）由黄旅派张定波团为前卫，于明晨6时出发。

（四）唐旅、黄旅（缺张团）及师直属单位和特务营（即警卫营，概是手枪）为本队，在张团出发后半小时，依次出发。

（五）（略）。

11月23日黄柏光旅长从溧阳出发不远，因干涉士兵，士兵手榴弹落地爆炸，将黄右手炸伤，立即送后方治疗。部队由副旅长许元白率领，代理黄的职务。

午后2时到达宜兴，没有进城。休息时，闻郭勋祺已乘汽车过了宜兴，向长兴驶去。他向部队说："请林参谋长来长兴。"我恐郭找我有任务，在途中找了卡车，乘到长兴，时已5时。进城见街道被炸，遍地瓦砾，目不忍睹。据说，日军飞机于本日下午三四点钟投了弹。到县政府找县长，不知去向。郭勋祺究竟在何处，打听不着。天黑出城，宿于炮二旅驮马队。次日晨，又在车站附近探询，亦未得悉。正遇敌机突来袭击，在车站投弹数枚，使我几乎殒命。这时我觉找郭很难，不如仍找部队。遂沿公路向宜兴走去，步行约五里，见背背架、着草鞋的乘马兵至，知是四川军，问他向哪里去，他说："找参谋长。师长派我来接他。"我说："我即是。"于是这兵将马给我骑上，他步行。约走四五里，即见郭正与参谋处长谭伟在路侧人家研究地图。时近中午，长兴又被轰炸。我们将地图研究完毕，正吃午饭，见由长兴前方李家巷向宜兴撤退的中央军部队，分四路纵队经过公路，其装备良好，头戴钢盔，足着军鞋，甚为整齐，总共约有两三个师，似犹未经作战即行退下。问其师、旅、团长姓名和部队番号，均不答复。实际恐是浙江部队。

时长兴前方已有机枪声传来。敌机仍在长兴上空盘旋投弹。我们看到情况紧急，郭和我决定下令：先令张定波团的前卫营，随即展开于夹浦附近和公路两侧施行警戒，掩护师主力在后方开进；令其余各团在金村南山之后停结待命。命令下达后，我同郭、谭等人跑到南山山上观看

了地形，即下达师的防御命令：唐旅担任右地区方面的防务，占领朱砂岭之线，迅速构筑阵地；黄旅担任左地区方面的防务，占领南山之线，迅速构筑阵地。师以唐旅唐映华团和师特务营作为师预备队，位置于金村后面森林中，师部设在公路右侧一独立家屋内。命特务营在南山构筑掩蔽部，为师指挥所，卫生队在师后方路侧独立家屋。

当我们部队进入阵地时，友军炮二旅有两连山炮在南山。经郭和我晓以大义，强留阵地，协助作战，在26日这天的战斗中，给我们一次很大援助。

11月24日下午，中央部队不断撤走，其后尾部队仅约一团多人，像是打过仗退下来的，非常狼狈。在当天晚上，我夹浦的警戒部队，与敌人少数部队有接触。

三

25日晨，敌机三架，在我阵地上空投了十几枚炸弹，就朝宜兴方向飞去。我与郭、谭等同到南山指挥所叫各团加强工事，作好准备；叫炮兵务必沉着，非到最有把握、最有效力时，绝不射击，以免暴露企图，徒耗弹药。当天，敌人有小部队向我们警戒部队进行侦察射击。他们十分谨慎，并未冒失进攻。当晚四处都有枪声，我们随时同前方保持电话联系。但敌人并未实行夜间攻击。

26日清晨，夹浦方面打得十分激烈。不多时，受伤官兵被陆续送下。记得有一连长被敌人三八式枪击中头部，子弹从耳打进，面部穿出，他竟能走下火线，还能说话。其他伤手伤腿的甚多，只觉担架太少（每团仅10至20副）。8时左右，长兴方面敌炮兵即开始向我阵地射击，炮弹从头上飞过，我们躲在掩蔽部里。这时候，我们叫山炮仍不用还击，敌方打了90余发炮弹后，山上已经烟雾沉沉，我阵地前后都落有炮弹。我们占领的阵地是江浙交界的山地，山虽不高，但能倚托，且有森林，可以隐蔽；兼之又有工事，故士气旺盛，毫无顾虑。10时左右，敌步兵七八百人向我猛攻。待敌到阵地前1000米以内，我们机枪才开始猛烈反击。这时，炮二旅也对准敌人的火力点——机关炮、步兵炮、装甲车和密集部队进行破坏和歼灭性炮击。果然打得好，敌人两三个大队完全被我近距离的机炮火力击溃。打到午后2时，双方成停止状态。以

后敌人也未敢向我阵地再行攻击。一天战斗中，我们官兵沉着勇敢，战斗力强，也得力于炮兵的火力协助。但炮二旅两连山炮在战斗结束后，非撤走不可，虽经郭再三挽留，毕竟还是走了，我们只好听之。当天夹浦这营步兵，除公路两侧被敌人冲垮外，夹浦仍在其手中。不过，这营官兵伤亡很大，约百人左右。因无弹药，亦无补充，张团要求撤回。我同郭商量后，准其夜间撤回，作为该团预备队。张昌德团也有很大伤亡。据当晚师卫生队统计，负伤官兵已在100人以上，阵亡官兵尚未统计在内。敌人伤亡若干无确切数字，因各团只报“敌伤亡惨重”。敌军番号，主官姓名，我们也不知道。郭非常生气，当晚电话告知各团，要求“活捉日本官兵，决予重赏”。

27日晨7时，敌人太湖水上飞机两架，飞来阵地扫射投弹，并在师部附近打机枪。我们怕有汉奸给敌人摆信号，乃令特务营以一排人着便衣，在师部附近巡逻。早饭后，郭上山对各团、营长说：“你们昨天打仗没有俘虏，不知敌人番号、主官姓名，是打混仗！”并说：“打仗不只是打退敌人了事，硬要俘虏敌人，夺获武器，才能算数！”郭、谭和我在阵地上走了一遍，认为我们所占阵地很好，左边是太湖，敌人大部队不会来，中间是公路，只怕敌人用战车来冲，但敌人知我们有山炮。山炮用直接瞄准，在1000米以内的威力很大，战车也未必敢闯。只是敌人不知我们的山炮已撤走了，所以大家都说，我们在唱“空城计”。不过右边地形比较复杂，敌人容易接近，我们不可不防。正谈论间，从太湖方向来的敌机正在向金村和师部附近投弹。我们跑回师部，见全村人已跑光，面前尽是弹痕破片，师部门前落下一颗炸弹，把守卫的士兵也炸死了。敌人昨天正面攻击未成，今天却从右翼来了。3时左右接张昌德团电话：“唐旅徐元勋团受敌人大部队攻击，战斗很激烈。徐团似已稳不住，已向后撤退，以致本团侧背受到威胁，不能支持，请想办法。”同时，张定波团也来电话报：“敌人已向本团进攻。”接到这两个团的电话，郭同我研究后决定：一面叫张定波团死守阵地，一面告张昌德团，立即派唐映华团增援。同时电话告知唐明昭旅长，要他坚决督促徐团不许后退。

唐映华团以右翼增加上去，打了两三个钟头，即来电话报告：“敌人大约两三百人已被本团包围在朱砂岭的夹沟中。”郭听了电话非常高兴，说：“打了几天，没有见着日本兵什么样子，我今天非去活捉几个

日本兵来看看不可！”

午后6时稍过，师部炊事兵从十几里的后方把饭送来，摆在桌上，我叫郭吃过饭去，他高兴得饭也不吃，就随身带几个卫士上山去了。哪知郭刚过公路正在爬山，就遇太湖边上埋伏的敌人，用三八式枪打了两枪，就击中郭的左腿，即由几个卫士将他背回师部。

此时，中央工兵第一团奉命，要将京杭国道的桥梁全部破坏。经我了解，知道该团长是傅博仁，和我是士官同期同学。我即向他说明师长郭勋祺现已负伤，急需后送，待汽车将郭送走后再破坏桥梁。郭临走时提笔写了一条：“师长职务由参谋长林华钧代理。”

四

连日战斗以来，据各团报告，我师伤亡官兵已达二三百人，重伤不能抬下来，轻伤自己走下来，看着极为悲壮。尤以携带弹药不多，前线都喊要补充，各团给养也成了问题。因附近村庄的人都已跑光，军队拿钱也买不到粮食。这两三天来，官兵们都仅吃早晚两餐。每连派出炊事班，以营为单位，率领所派人员到四乡去购买粮食。师部虽然每天都用电报将战况、弹药、给养等情况逐一上报，但竟无一纸回电，也无弹药送来，给养也无指示。而郭已负伤，前线紧急，又闻徐团不服从唐明昭旅长指挥，要撤走，因此我也很着急。

郭走不久，我部叫野电话（即无线电报话机），将驻宜兴的第十一军团上官云相接通。我将郭师长已负伤，本师弹药缺乏，给养困难等情形向上官讲了。他说即刻派队伍来接防，第一四四师可以撤退。我请他给我撤退命令，他叫我派人去受领，于是便派了师部少校参谋曹之盘去取。我同时通知各团，要他们准备交接，并指示各团交接后向张渚撤退，向我军主力靠拢。

晚10时左右，上官派来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我随即向他们作了移交。唐旅徐元勋团先就撤走了。唐映华团包围的敌人，因天黑早已逃走。我同唐明昭及师部人员在11时以后才离开金村，向张渚撤退。

11月28日上午9时左右，全师均已到达张渚。拂晓前，曹之盘把上官给本师的撤退命令拿回。这里是山中，本可休息整顿，但想到应当迅速靠拢本军主力，于是与唐明昭、许元伯商量，决定午饭后向广德方向

前进。4时左右，于途中遇潘文华军长派送命令的军官。潘的命令大意是："该师能于本月30日以前到达广德即到广德，否则，尔后到宁国集中。"我看了命令后，仍照原来决定的路线向广德前进。当晚夜行军，29日正午，到达距广德30里的门口塘，见广德城内大火，烟雾冲天，城内逃出来的老百姓，接连不断向我方山地跑来。我问："广德有无部队？"答："已是空城一座。"时敌机正在投弹。我细看潘给我师的命令上未说有作战任务，乃令全师各部向郎溪方向前进。途中，遇一四七师章安平旅长率部亦开赴郎溪。由门口塘到郎溪，是苏皖交界山区，地形复杂，且是小路，当晚又是夜行军。30日晨6时，唐明昭率唐映华团先到郎溪县城河南岸，我率领师部人员和特务营也相继到达。当时有三个团未到齐，于是留置了一些服务员等待部队，我叫部队立即向水阳镇方向前进，在距离郎溪10里的道上做早饭。我们离开郎溪仅走了五六里，敌轰炸机五架就在郎溪上空投炸弹了，城内顿起大火，我的行李夫也被炸死，部队官兵和老百姓，不知被炸死炸伤多少。

师和旅派出的留置人员也起了作用，不到中午，全师各部均走到一条道上了。此后，经水阳镇，约3日到达湾沚，遇范子英副师长自川来芜，也到了湾沚。我即将代理师长职务移交于范。范在芜湖第七战区长官部知道郭负伤情形，据范说，郭到南京，医生都已跑光，未能上药，到了芜湖才上药，耽误了三四天，伤口已经溃脓，后找船到汉口去了。范在芜湖还知川军已向太平、黄山撤退，于是命令部队经宣城、泾县、茂林去太平。在太平谭家桥会到潘文华军团长后，我将本师作战经过、郭的负伤经过、第十一军团接防经过以及接到潘命令后本师按令行动等情况，一一向潘作了汇报。潘听了很高兴，笑着说："翼之（郭勋祺号）带伤，真是家常便饭。太勇敢！"

唐明昭到了宣城，因闻徐团已先经宣城到了宁国，唐要去找徐团（因我说过唐不能掌握军队，他很气愤，所以要去找徐团），我便派师部上尉参谋林文龙同唐一路去追。唐、林二人到了宁国，不见徐团，唐心里着急，拿着手枪拟自杀，幸经林一手抢着，未遂。而徐团却早已到了太平。关于徐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他到谭家桥后无故枪毙一排长（据说，这个排长在途中谈了徐撤退的怪话）等事，我都向范子英谈过，但范未理。在郭升军长后，我又向郭谈了。郭认为徐作战既不勇敢，又这样跋扈，应当给予处分才成，即将徐的情况向唐总部报告（即唐式遵，

这时已当总司令），似唐也未处分徐，仅把徐改调第二十一军仍任团长，以后且升旅长。这只是因为唐与徐的父亲有关系。

附：广泗战役概要

刘湘11月22日到了南京以后，除蒋介石先将刘部第一四四、第一四七师使用于拱卫南京外围，已调到溧水、溧阳外，其余部队都陆续到达南京。因刘把指挥权抓回，改变了部署，准备集中对付浙江金山卫登陆之敌人，故决定将第一四五、一四六、一四八师和田钟毅、周绍轩两独立旅使用于泗安、广德地区。

这时已到南京的部队有第一四五师、田旅和第一四六师，刘先令第一四五师到泗安，田旅和第一四六师跟随其后。部队乘火车到宣城下车，再步行到泗安，第一四五师出发日期为22日，到达日期为24日；田旅和一四六师23日出发，25日到达。为防日机轰炸，全部是夜行军。

按照部队建制，第一四五、一四六师属于唐式遵直辖，田旅是临时配属。因田与唐不和，田不愿听其指挥，曾当面请示刘湘改变其配属。刘说："我深知，不用顾虑。"并说："我已叫仲三（潘文华的号）来前方，必要时我亲自在电话上指挥。"潘文华的直属部队原是第一四四、一四七师，因蒋已命令这两师到溧阳方面；又因潘素来指挥部队比较灵活，刘遂命令潘率领其必要人员到广德。唐式遵亦率部到前线。但唐仅到达十字铺，是在潘的后方。当第一四五师到达泗安时，正遇广东吴奇伟部队撤下。

泗安镇的地形十分平坦，只南北有浅山，在芜湖至杭州的公路上，距离长兴约四五十里，属浙江境内。该镇分为上泗安、中泗安、下泗安。

第一四五师与敌人接触的时间，同第一四四师在金村南山、夹浦与敌人接触的时间大致相同，即是在11月24日、25日。敌人最初并没有大部队向该师进攻。26日，敌人使用装甲车和坦克车，向泗安进攻。因川军官兵没有看过装甲车和坦克车，当即向公路两侧溃逃，于是整个泗安即沦入敌手。该师师长饶国华立即返回十字铺，向唐式遵报告泗安失守经过。唐即命饶去收复，否则提头来见。于是饶又到前方，但部队已经跑散，不易集中。饶以为刘汝斋团还未投入战斗，遂命刘率全团反攻，但刘竟不服从。饶无办法，又跑回十字铺，即用手枪自戕。

当第一四五师与敌人接触时，潘文华用电话告知刘湘，怕该师支持不住，刘湘即来电话命令："田冠伍（钟毅）独立旅从右翼，第一四六师刘兆藜从左翼，包围泗安敌人。"刘湘下令之后，适陈诚已到芜湖。陈一面命令吴奇伟部向徽州撤退，一面命令唐式遵、潘文华向黄山方向（太平）撤退。唐、潘二人即将陈的命令转第一四五师孟、佟两旅。当孟、佟两旅接着命令向后撤退时，正遇田旅上去包围敌人。孟浩然问田冠伍："我已奉命令撤退了，你呢？"田说："还未接到命令。"但也停止进攻了。因为送命令的人由广德到泗安是从公路去的，田旅和刘师是从两侧去的，所以送命令的人还没有找到田旅；同样，第一四六师也未接到陈诚的命令，因而该师刘兆藜师长仍按潘文华转发的刘湘的命令执行，于26日晚，出其不意给敌猛烈袭击，在27日拂晓前，将上、中、下泗安一度夺回。敌人仓皇退走。该师俘虏日军女看护两人，一日军军官来不及逃，竟剖腹自杀；日军四五辆汽车所载呢军服、呢大衣、毛毯等，均被该师夺获，汽车亦被焚毁；日军有两门野炮未及拖走，但已将零件卸去，川军不懂拆卸火炮常识，故将炮仍留该地。其他军用品亦获得不少。经过这次战斗，知道日军番号是第十八师团，师团长是牛岛真雄。据田冠伍说：第一四六师政治部主任何炳文（军校学生）大为高兴，在路上曾对田说："大有宣传资料。"可是，部队以后因撤退关系，大家都在行动中，好的消息恐并未发出，以致武汉七战区办事处和中央，对这次战况全然不知。

唐式遵在十字铺转发了各部队撤退命令后，即到绩溪，转徽州，又到太平。田旅的撤退命令送到最迟，田曾在十字铺等了一天，敌人并未来。

唐离开十字铺时，大概周旅和第一四八师还未到，所以后来范子英在皖南会着唐时，唐说："如果第一四四师从郎溪开来十字铺，那我还想与日寇再打一仗。可是我那时手里已无部队了……"范对我说："幸而你没有把部队开到十字铺，不然会打垮了事。"

第一四五师和第一四六师在泗安作战以后，潘文华也就跟着从广德下来，因广德无险可守，且潘手里也无部队了。那时田旅虽尚未与敌人作战，但撤退命令已经下达，遂于30日将广德放弃，放弃时吴奇伟部队在广德焚毁飞机场仓库，田旅亦前往协助破坏，以后潘便从宁国到太平了。

此稿承邓汉祥、余中英、田冠伍诸先生大力协助。笔者谨此致谢。

川军第五十军在皖南抗战经过

林华钧

驻防皖南后的一般情况

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逝世后，他在皖南的部队于2月份被编入第三战区的战斗序列。战区司令长官是薛岳，长官部驻屯溪[1]。唐式遵由第二十一军军长升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二十一军与第二十三军。2月下旬，郭勋祺在汉口伤愈，来到皖南南陵，到繁昌观看第一一四师的战斗部署，并询问了师的一些情况。此时他已升为军长，把我从繁昌师部调到军部，随他到南陵筹组军部。3月10日军部迁到青阳木镇，16日郭宣布就任军长职，军的番号为第五十军。下辖三个师，即：第一四四师、第一四五师、新七师，师长分别为范子英、佟毅、田钟毅。1939年2月第二十一军军长、师长的人选也发表了。即：陈鸣谦（即陈万仞）任军长，第一四六师师长周绍轩、第四十七师师长章安平、第一四八师师长潘左。集团军参谋长刘熙鉴、第五十军参谋长林华钧，第二十一军参谋长罗诀云。第二十三军的番号在皖南没有了。

川军两个军担任的防务：右从南陵起，经繁昌、铜陵、大通、青阳、贵池，左到东流、至德止。两军的作战边境是大通、丁家桥、青阳以东的无名桥，属于第五十军。翌年，第五十军左翼防务曾延伸到贵池以东，第二十一军左翼延伸到彭泽。

3月下旬，薛岳曾在屯溪战区长官部召集师以上参谋长会议。会中，薛首先对全国的敌情作了分析判断，他说：日军占领南京后，可能与山东的敌人共同打通津浦线，把徐州攻下；河北的敌人，可能把郑州攻下，然后分兵由水路和陆路会攻武汉。根据敌情，薛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1.敌人可能沿江而上，直取武汉，为其行动安全起见，可能是先夺南昌战略要点。敌人这样行动，即是威胁着本战区的后路。因此本战区应与邻接战区协同，将敌人歼灭于南浔路上。2.敌人占领杭州后，可能打通浙赣线，我驻浙赣部队（当时第十集团军刘建绪部和浙江的第七

十八、第七十九师等）应将敌人歼灭在浙赣线上。3.敌人占领南京后，可能从芜湖沿江而上，专门“扫荡”我沿江部队，以便进攻武汉；但也可能分兵“扫荡”我皖南山区部队，因此我皖南部队一面须固守江岸，一面须歼灭敌人于皖南山区。

薛岳讲完话后，要求到会的参谋长对这三个方案发表意见。当时我感到第一和第三方案都与我们在皖南的川军作战关系密切，便大胆讲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敌人沿江而上，无论取南昌或武汉，我们川军都有责任。如果敌人进攻山区，‘扫荡’我们的部队，我们自可同敌人拼一拼。但敌人以兵舰、运输舰等沿长江上驶，我们川军只有步兵而无炮兵，要阻止敌舰上驶，只能是望江兴叹！”薛听了我的发言后说：“很好，很好，我可以请求上面派炮兵来。”

这次会议以后，上级果然派炮兵来了。我们第二十三集团军的任务主要是担任江防，封锁长江交通，掩护江防炮兵腰击敌人上、下行驶的舰艇。其次才是巩固陆地，保卫皖南战区。在武汉会战之前，第二十三集团军防区负有重大责任，尤以第五十军的正面更为重要。

进驻初期军的抗战业绩

关于第五十军当时作战的战绩，值得记录的约有以下数点：

（一）第一四四师在南陵的竹丝港、三埠营、湾沚附近，曾破坏日军由芜湖到宣城的铁道和桥梁数次。并俘虏敌观测排长山本（大岗山工业学校学生），经审问，知道了对面敌人是第一一六师团，师团长为清水喜重。此人1931年以前，曾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干事长、教育长。我在该校就读时，曾听过他讲话。这次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想不到他就在我们的当面，我一定要给予沉重打击，来回敬他一下。该师团的任务是掩护其船舶在长江航行，其部队分布于从芜湖到湖口的长江南岸一线，共有4个步兵联队（即团）和一个山炮兵联队。第一四四师前后俘虏日本兵四五名，经审问后都送到了后方。

（二）新七师在繁昌方面，曾击落日军侦察机一架，飞机当即焚烧，残骸已运缴后方。机上有两名驾驶员已烧死，但身上还有姓名符号，并有白色塑料制成的小型通信器材。该师在荻港、大通方面作战中，曾阵亡两名营长，其战斗激烈，可以想见。

（三）同年5月中旬，在贵池东面有一个馒头山（俗名煤炭山，产无烟煤，即白煤）被友军失去。当时总司令部令第五十军立即派部队收复。我打开地图，见此山既不很大，也不甚高，但在山的偏右有一个制高点，即725高地。从后面去是一条鹅颈形独路，两面有湖沼；山的右侧面地形较复杂，有水田和堤埂；山的前面有两条铁路通到江边，1000余米长。我想，要夺取这座山，必须将725高地攻下，并且只有从后面去，才比较容易成功。我的意见经军长郭勋祺同意后，即以命令下达：抽调驻木镇的第一四四师前往收复馒头山，重点指向725高地，以川军摸夜螺蛳（奇袭夜袭）的方式，一举占领之。军指挥所当即移到九华山下的半边桥。第一四四师受领任务后，以一个旅的兵力立即行动，当夜将该山全部攻下，仅伤亡二三十人。负伤官兵，军官每人发给20元，士兵每人发给10元。军部随即将占领馒头山的情形电报总部和战区长官部。

不久，战区长官部即派战区炮兵指挥官娄绍镗（湖南人，日本士官学校二十一期炮科毕业）随同中央炮兵第十三团团长黄正成（浙江人，日本士官学校二十二期炮科毕业，与我同期。因黄与蒋介石是同乡关系，后又派赴德国学炮。据娄说，黄这回率领的15公分的重榴弹炮，是新从德国买回的）率领全团到达军指挥所当面的公路（青阳至贵池）上。娄、黄二人来到军指挥所，我把馒头山的地形与我部占领的情形，以及炮兵的进入路线和射击阵地设置等，从图上向他们作了介绍。黄很忙，不吃饭就率领全团炮兵到馒头山进入阵地。我同娄绍镗、郭勋祺几人吃过午饭后，便到驻地侧面山上察看。娄看后认为馒头山是一天然的炮兵阵地，只要敌人的舰艇在江面出现，一定逃不脱我炮兵，尤其是经不起这15公分重榴弹炮的轰击。果然，炮兵第十三团在本军第一四四师的掩护下，腰击敌运输舰艇显示了威力。曾有若干艘运送弹药的敌舰，在江中被该团击中，爆炸多时，火光冲天，我军官兵和附近居民目睹此景，莫不鼓掌称快！我们将其射击成绩报上，后来黄调回去不久就升为炮校教育处长，以后任炮兵第二旅旅长。另外中央野炮兵在第五十军正面大通附近山地，亦击沉击伤敌人舰艇多艘。第五十军为掩护炮兵完成封锁长江任务做出了贡献。当时武汉的报刊对第五十军夺取725高地和掩护炮兵作战大为宣扬。随后馒头山交由广东军队梁华盛师接替，第一四四师回归第五十军建制。武汉失守之后，炮兵第十三团和梁师调走，馒头山阵地又被敌人占领。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原来是薛岳，武汉会战开始之后调走，其职务由曾任重庆行营主任的顾祝同接替。战区长官部即迁到上饶。当顾来第三战区就任时，川军范绍增所部编成了一个军出川抗战，亦到这个战区。从此，在顾祝同的指挥下，川军第五十军的日子很不好过。

利用间隙开展各项活动

从1938年3月郭勋祺升为军长后，我便向郭建议：我们部队在皖南除巩固阵线，对敌作战外，要加强下级干部训练，充实战斗能力；联系友军，共同对敌；组织地方群众，巩固后防；收容沦陷区青年，搞好文娱活动；注意伤病官兵，搞好救护工作，把全军彻底整顿刷新，团结一致，争取在战场上多打漂亮仗。并请他抽出时间，多做些对外联系工作；至于对内公文处理、训练干部和制定作战计划等，我愿完全负责。同在四川时一样，郭表示非常赞同。

轮训基层军官　第五十军驻防木镇时，中央还没有下达训练下级干部的指示，我们就拟订计划，由各师办了两期下级干部训练班。以后军部移防盛村，接中央每军须办干部训练班的指示，我们又办了三期干部训练班，对军官和军士分别进行训练。至此，全军的下级干部几乎训练完毕，对提高他们的指挥能力起了积极作用。

联系毗邻友军　当时在皖南的友军首先是新四军。郭任军长时，曾与新四军军长叶挺通信。因两军毗邻，希望共同对敌，彼此关照。郭负伤时，上官云相曾派部队接防，照顾第一四四师撤退，因上官又在战区长官部，故郭曾写信给上官表示感谢，并盼指示。当梁华盛师接馒头山第一四四师的防务时，郭曾写信并派联络参谋邓杰去联系观摩。另外由于军部有李卓贤（广东人，擅长英语）秘书的关系，郭曾写信给桂林的李济深主任，请李对抗战总方略随时指教。这些信都是由我盖郭的私章发出的。

1938年4月，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司令员来到木镇，约住了十几天。陈与郭同住一起，因他们过去相熟。陈也常同我谈他留在江西坚持斗争的艰苦岁月，也讲打游击战的一些原则和方法，我对他非常敬佩！新四军的夏秘书（四川人）也经常来军部，说他们的部队每月除伙食外，干部给3元零用钱，战士给1元零用钱。我听后感到惭愧！以后新四

军参谋长张云逸也来军部联系过。郭曾与张商讨今后互相协助、共同对敌的原则，当时我都在场。从那时起新四军第三支队谭震林部配属第五十军指挥。因新四军长于游击战，我们就把这支队当作骑兵使用，派在芜湖、当涂、南京附近打游击。这样既可以控制和扰敌后方，又可以掩护友军右侧背。我们的部队则固守江岸，既掩护着皖南战区，也掩护着新四军军部。双方互相帮助，两军不分彼此，做到了协同一致。以后，陈毅司令员的部队过江到北岸，是从我们军的正面过去的。我觉得他们去北岸打游击，扰乱敌人后方作用更大，非常赞成。新四军张云逸参谋长同夏秘书过江到北岸，也是由我们第五十军通知当面部队给予方便。据说，唐总部的参谋长官全斌（军校学生）对新四军处处刁难，所以夏秘书不再去找他，而直接找第五十军了。

我们第五十军驻在木镇时，凡有苏联和其他外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便请李卓贤秘书给郭和我当翻译。以后军部移驻盛村，因闻新四军来了一位进步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郭叫李写了封英文信去，欢迎史沫特莱访问我部。

发动组织群众　当时我们感到防守阵线太长，空隙太大，单靠部队来防止汉奸是不够的。曾召集南、繁、铜、青4县县长到军部木镇开会，拟订了一些防止汉奸的办法。同时关于部队的供应和伤病官兵的后送问题等，都商讨了一些具体办法。虽然当时部队设有兵站和伤兵医院，但组织不够健全，所以还需要地方行政协助才成。军部移盛村后，同样地召集过这样类似的会议。当时罗显功（郭的爱人）很热心，组织了泾、太、青、石妇女抗敌协会，发动本军眷属和地方妇女为伤病兵缝蚊帐、做棉鞋，设伤兵招待站，以及学习救伤工作。我爱人刘玛利（青岛人）也大力协助她们工作，并担任盛村小学音乐教师，对部队负伤官兵以及地方群众，起了良好的作用。

开展文体活动　当时由沦陷区到后方的失学男女青年很多，找职业非本军能力所及，因而特将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本军的战地服务团。并聘请沦陷区随同部队来的一位农彼得（芜湖人，大学生）来教他们抗日歌曲和排演话剧。更由于这个部队过去就有爱好川戏、京戏的同事，于是也都把他们组织起来，分为话剧组、川剧组、京剧组，他们除在军部演唱外，也到各师去演唱。

军部的球类，因郭一向喜爱，早有基础。在部队一出四川到了宜

昌、沙市，就与地方和学校比赛篮球，皆获胜利。到了木镇、盛村后，又逐渐恢复。郭本人喜爱网球，在前线也有他的对手。

[1] 据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和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薛岳”、“顾祝同”条，薛于1937年12月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1938年5月调往第一战区，不久调第九战区；顾于1937年8月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2月正式担任该战区司令长官。

张仲雷

一个日军翻译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用东北话问我：“你是什么官？”

● 1898年生，四川成都人。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第四十七军出川抗日，转战于山西、河南一带。抗日战争期间曾任第四十七军司令部上校处长、第三十六集团军参谋长。

● 1941年，参加中条山战役。

● 1944年5月，参加豫中会战，被俘后逃脱。

● 1978年，病逝于成都。

豫西撤退及李家钰的牺牲

张仲雷

1941年冬，卫立煌去职，蒋鼎文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我当时在第一战区所属的第三十六集团军任参谋长。蒋鼎文继任后，副长官有曾万钟、汤恩伯两人。曾万钟设副长官办公室于洛阳长官部中，汤恩伯设副长官部于叶县。长官部参谋长为董英斌。1943年秋，蒋鼎文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后，董英斌还以第一战区参谋长兼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为郗恩绥、万建藩、刘韶仿三人。

第一战区长官部所指挥的部队情况如下：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副总司令裴昌会，参谋长陈式玉。第四集团军下辖第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总司令部驻巩县，担任孟津以东黄河河防。

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下辖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总司令部及第十五军控制着洛阳附近地区。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副总司令陈铁、高桂滋，参谋长张震中（即张仲雷）。下辖有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第十四军辖第八十三师，师长沈向奎；第八十五师，师长王连庆；第九十四师，师长张世光。军参谋长为谭本良。第十七军辖第八十四师，师长高建白；新编第二师，师长高增级。军参谋长为梁文铁。第四十七军辖第一〇四师，师长杨显名；第一七八师，师长李家英（李家钰胞弟）。军参谋长为张持华。总司令部驻新安县古村。第十四军控制着洛阳吕家庙及其附近地区；第十七军原驻渑池，并担任渑池以北一带河防，洛阳战事发动前数月，调往陕北。第四十七军担任孟津以西的妯娌及新安以北而迄于渑池以东一带河防。

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副总司令胡伯翰，参谋长廖安邦。下辖有新编第八军，军长胡伯翰兼；以及临时拨归指挥的河北民军，司令乔明礼。军参谋长王有度。总司令部驻陕县观音堂。新编第八军接第十七军河防后，军部则驻于渑池附近。部队担任渑池以北以西一带河防，右与第四十七军联系，左与第八战区驻灵宝附近的陈瑞河军联

系[2]。

豫中、豫南方面，均为汤恩伯直接指挥的军队。当时，汤恩伯除在叶县设副长官部外，还因他兼任了苏鲁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又兼任了这四省边区的战地委员会主任，就设立边区总司令部及战地委员会于安徽临泉。汤恩伯直辖的有第十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3]；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4]。集团军下而又有：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第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第九十二军、第八十七军、暂编第十五军、暂编第九军、第五十一军、骑兵第二军、第九十七军等十几个军[5]。豫中方面黄泛区的防务和豫南方面右翼第五战区第二十二集团军在湖北天河口联接的这一带防务，均由汤恩伯负责指挥。

除上面听说外，长官部还直辖有：第九军，军长韩锡侯[6]；暂编第四军，军长谢辅三；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及炮兵旅，通信兵团、汽车兵团和游击纵队杨振邦、席祥钦等。

1944年春，第一战区长官部已侦知敌人将要发动攻势，袭夺我中原地区。蒋鼎文即于是年3月中旬，召集所属军长以上将领及长官部直辖各部队长等，在洛阳开紧急会议。李家钰在洛阳会议后返部，照例集合总部及第四十七军上校以上军官，在古村开会，传达洛阳会议情况，并会商本集团军应准备事项。

李家钰说战事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开始，我们要准备对付敌人进攻。在洛阳会议时，马法五已得庞赓臣（即庞炳勋）密电："敌人已计划4月发动攻势，望早准备。"马还将密电交给大家看过。但是，会议结果，不但没有决定如何准备对付敌人，而且对部署也没有丝毫变更或加强，只谈了将各军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迅速向后方转移。他接着又说："这次战事发动后，洛阳危险得很，泛区方面更厉害。因为我们兵力虽是强大，但在配备上，不仅涉及细部，没有重点，而且一切部署，都要经过上级决定后，才敢行动。这样遥控部署，就失去了灵活性，将来也难免有胶柱之虞。""我曾在洛建议，与其准备待敌来攻，不如'先发制人'，使用飞机轰炸邙山头（敌人在黄河铁桥南端邙山头占领的桥头堡阵地），并继之以佯渡，以牵制之。使敌人被动，我为主动。但建议也未蒙采纳。"

李最后还说："……总之，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的戏。锣鼓打响

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李家钰的这一段话，是有来由的。1942年秋，陈铁任第十四军军长时，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该军编在第三十六集团军战斗序列中，并升任陈铁兼该集团军的副总司令。陈曾对李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宗南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嫡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过后，李就拿陈这段话随时向部下军、师长谈，认定自己是一个杂牌队伍，只好当戏中的配角。

1944年4月18日夜12时许，我在古村总部突接洛阳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董英斌电话，他说：“今晚敌人已在中牟渡河，现在只有百余人，正同我军战斗中。希望你注意上游河防，严密警戒！如果中牟渡河的敌人还未完全驱逐，上游又发生敌情，两头都要对付，就不好办了。”接着，我就在电话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李家钰，并通知了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后来，我在日军的俘虏营中听说：敌人在中牟渡河时，河防哨兵还聚集在一哨所内赌博。敌人在我岸登陆后，就将这哨所内赌博的官兵包围，这些官兵才开始觉醒过来，但已来不及抵抗，大部被敌人用刺刀戳死。

敌人称这次作战为“中原会战”[7]。使用的兵力共三个师团，另一“虎师团”（新由东京调来的坦克第三师团的改称）[8]。敌在豫中方面使用的为两个师团及“虎师团”；而豫西方面的，是由黄河北岸运城调来的一个师团[9]。其会战主力在黄泛区方面，而作战目标，似指向潼关和卢氏[10]。

敌人在中牟渡河后，集结于黄河西岸地区。同时，敌人北邙山桥头堡阵地也随之扩大。这时，我遵李家钰之嘱，在电话中询问董英斌：敌人北邙山桥头堡阵地，我们炮兵火力既然微弱，不能将它摧毁，何不迅速调空军部队，赶快把它扫除？董答复说：“我们早已向重庆方面请求过，让迅速派飞机来轰炸敌人邙山头阵地。最高统帅部也答应通知盟军（美军）派飞机来，但盟军回信要我们供给他敌人的防空情报。关于敌人的防空情报，我们没有搜集，现在一下子也搜集不好。派飞机轰炸邙山头的事，也就搁下了。”敌人扩大了北邙山的桥头堡阵地，即与中牟渡河之敌会合，攻占了郑州。

敌人攻占郑州后，便展开大部兵力，攻击我登封及虎牢关既设阵地。配备在登封一带的是孙蔚如部[11]。战斗已至十日，敌人攻势顿挫，遂将北翼改攻为守，将主力南延。而一部之敌，竟迂回至洛阳龙门南之水寨。驻在洛阳的长官部和群众闻讯，均大为震惊。蒋鼎文乃将谢辅三所率的暂编第四军，张际鹏所率的第十四军（欠第九十四师）两个在洛阳的部队，及新编第八军之新编第六师（由渑池调来的）合编为一个兵团，以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戡指挥之，称刘戡兵团，以阻止由水寨北进之敌。刘戡兵团组成后，即于5月1日或5月2日向水寨方向出发[12]。到达龙门后，就利用伊水龙门之险，把敌装甲部队阻止在这新构成的阵地前。

龙门方面之敌，虽然受到阻止，但空军侦察新获情报：敌人有两装甲纵队分向洛阳、巩县前进。蒋鼎文惧怕敌人包围，遂于5月7日10点，乘洛阳开出的最后一趟列车，将长官部撤到新安县。令驻在巩县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及所部，撤退于洛阳北边的马屯附近。而洛阳城守，则以第十四集团军之第十五军及第十四军之第九十四师（师长张世光）担任，并重新策订固守洛阳计划：以汤恩伯及其所辖王仲廉集团等，组成为汤恩伯兵团，集结于伊阳、宜阳间地区，任南翼攻势兵团，以孙蔚如集团及第九军组成孙蔚如兵团，集结于马屯附近地区，任北翼攻势兵团[13]；刘戡兵团则由龙门转移正面为中间守势兵团，任洛阳延秋至新安磁涧防御；第三十六集团军之第四十七军则联系刘戡兵团左翼，而延至于黄河，正面对东对北（即黄河方面）。

在洛阳战事发动之际，驻在西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即允蒋鼎文要求，派两军来豫，以增强第一战区兵力。在蒋撤到新安时，胡派来的第一批部队，第二十七军之预备第八师（师长林伟宏），始由陕运来[14]。到达新安后，蒋即令这个师加入在刘兵团与第四十七军间，任磁涧附近陇海路防御，并掩护胡宗南所派由陕继续运来的部队。

5月8日早晨，李家钰由古村驱车前往新安见蒋鼎文。回部后说，蒋鼎文驻在新安城附近一个窑洞中，这窑洞共有三间屋，蒋住一间，中间空一间，余一间为董英斌与郗恩绥合住。电话就放在蒋住的屋内，他终日守着电话，自接自叫。李会过蒋后，董、郗两人还向李说："请司令劝一劝蒋长官，他太细致了！把电话安在我们窑内，也可以帮他接一接电话。"李家钰回部的第二天，蒋鼎文决定增派席祥钦的游击纵队去马

屯，拨归孙蔚如指挥，要李帮他转电话给孙蔚如。叨叨不休地搞了几个钟头，把李家钰搞得很恼火。

继高桂滋第十七军西调，担任渑池以北以西一带河防的，为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之新编第八军，而以河北民军配属之。新编第八军编制为两师制，洛阳吃紧之际，所属之新编第六师即编入刘戡兵团，转战于龙门、磁涧间。河北民军部队，为抗战以来在河北募集的流亡丁壮及难童所凑合，既无正式编制，也没有一定的粮饷。5月9日傍晚，与河北民军接联的第四十七军左翼的河防部队，即遥闻黄河北岸的垣曲方向，有浓密的炮声，向我南岸洋湖村、青风凹间地区打来。继后，又获悉：晚9时许，敌人已有一部在白浪渡口渡河，并占领了洋湖村[15]。10日晨，在洋湖村的河北民军，即已退至岱眉山，而敌则向中关锐进。

驻在新安的蒋鼎文闻此消息，即以新编第六师归还新编第八军建制，并以预备第八师增援之。还派空军轰炸白浪等各渡口，打了一整天。结果，没有将渡河之敌驱逐。这时，在新安附近的部队，有遭敌东西夹击之虞。蒋遂于10日午夜，偕同长官部高级幕僚，由新安经石陵而达宜阳，再向洛宁撤退。准备在洛阳附近地区会战的诸兵团也随之西撤，蒋鼎文到洛宁后，又碰着敌人装甲部队在洛（阳）卢（氏）公路上活动，就撤向卢氏。

5月11日晨，在重庆的蒋介石用长途电话指示李家钰说：新安以东，部队还多，情况很难明了。铭三（蒋鼎文字）去后，总部应即移驻新安铁道以南地区，就近照料。并利用电话线，随时通话，以便转达。这时，我们方知道蒋鼎文已于夜半从新安撤走了。上午8时许，接到由新安县府专人送来的蒋鼎文的密码命令，令第三十六集团军以一部暂留河防，抽调主力打击渑池之敌。

我集团军总部综合了当时情况：一、新安西北约30公里的曹村，由渑池渡河之敌已窜到；二、磁涧方面，炮声隆隆，晨午不休；三、孙蔚如集团，犹集结于马屯地区。李家钰遂一面策划应敌，一面指挥总部转移。而此际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也只有第四十七军的步兵四个团（有两个团后调四川接收新兵）。除分布在河防上的一时不能抽调外，当即令第四十七军之第一〇四师吴长林团，尽先集结，开赴石寺镇、云梦山（亦称云雾山）之线，占领阵地，阻止敌人东进。总部于是日薄暮时到达新安，随即越过陇海铁路，南迁至东华沟。

翌日，情况更为紧急，远闻延秋、磁涧间的炮声益为激烈；渑池方面敌人，已东进至云梦山、金斗寨，而陇海线上英豪镇，也发现敌迹；东西对进之敌，已相距不过70华里。虽然我集团军总部已越过情势岌岌可危的新安，但孙集团主力则正由马屯向新安行进，而第四十七军大部，亦以任务关系，还留在陇海线以北地区。李家钰考虑到英豪的情况严重，遂抽调第四十七军第一七八师之彭仕复团，开赴铁门西南王马廉沟及牛心寨附近地区，占领阵地，以掩护孙集团安全通过新安。

是日入夜后情况更较昼间紧急。磁涧方面之敌，已迂回至五头镇附近，并且还尾随孙军行动。13日晨，总部经新安通第四十七军电话忽然中断，李急忙对我说："我们先走！叫总部人员分段出发，跟着来！"我说："等我通知总部特务营，叫他们掩护电台一路行动后再走。"殊不知我把这事办完后，李家钰早已上路，我赶到赵峪（在东华沟西南约10余华里），在孙蔚如总部中才见到李。

我们原定由东华沟出发后，经赵峪、江屯向河上沟前进，因河上沟有我先遣的辎重、行李及非战斗人员驻在那里。在我们从赵峪出发后，即闻我在河上沟的部分行李被当地人抢劫。继到江屯（距河上沟仅五华里），又获彭仕复团长报告说，他已率部由铁门转到河上沟。一会儿，就听到河上沟方面有浓密的枪声。当时，就有士兵在旁说："听说彭团长已经在河上沟阵亡了。"因枪声刚响不久，我还认为是讹传，后来证实彭确是那天在河上沟阵亡的。鉴此情况，我们已不能再向河上沟前进，遂立派随行的第四十七军辎重兵团团长史跃龙指挥总部、军部直属部队，掩护我总部向石陵前进。是夜，我们宿于石陵。孙集团的孔从周师亦宿于此。

5月14日，李家钰等待吴长林、彭仕复、史跃龙三团的消息。午时，第十四军刘团（忘其名）到达，才知在延秋、磁涧间防御的刘戡兵团，已于5月13日夜南撤，而刘团则为其后撤的后卫部队。李家钰遂令总部及随行的部队一连，避开由新安经石陵到宜阳之公路，向西移动。是夜，宿于宜阳南郭庄。

15日晨，我总部继续西行。过尹村时，与刘戡、张际鹏等会晤，遂商定第十四军、暂编第四军及第四十七军三军联系作战，并占领五树（宜阳西北）、竹园沟、耿沟、马沟而西经会卦、寨沟、张村至杨村之对东、对北阵地，以阻止洛阳、渑池方面之敌。我们道出尹村，即遇第

四十七军残部。到达于村（尹村西边）时，遂与第四十七军的军、师长会合。总部是夜就宿在于村。第四十七军移驻在于村以北，以警戒渑池方向之敌。继于16日午，刘戡兵团因蒋鼎文之命，以阻止由宜阳沿洛卢公路西进之敌，须向韩城转进。因此，三军联系作战之策，即作罢论，并且李家钰还以第四十七军之第一七八师掩护刘兵团的转进。总部及第四十七军，则于午后3点移驻于四土地。

17日，我总部及第四十七军继续西行，预定路线是经石村集、河底村以达岳庄。孰料军队行至距河底村约三里许时，忽闻西北方有浓密的枪声，继闻一谍兵说，敌人此刻正与我新编第八军之新编第六师互战于河底村附近地区。因河底村（距渑池约为50华里）在渑池通韩城道上，敌人是企图切断我退路。因此，我遂改道城村（距河底村约30华里），向岳庄前进。过城村，会晤新编第八军军长胡伯翰时，才知道他在渑池被包围及为当地人所困事。胡当时要求我们以一部联系其左翼占领阵地，以保障他侧翼安全。李家钰遂以第四十七军之第一〇四师担任之。这时，第四十七军及孙集团（孙蔚如集团原定转移宜阳，已不能前往。刘戡兵团也不能到韩城，均相继折返，仍在这方面行进）部队、驮马、车辆，均拥挤一凹道中，被敌人炮兵发现，遂连续向我射来炮弹10余发。但仅伤及一不良于行的病兵。李家钰部署完毕，即偕总部南移。途次，因闻河底村之敌已迂回至我左后方，阻我达岳庄道路，遂改宿于翟涯，而不到岳庄了。

翟涯，为山中一小集，在城村西南，居民二三百户，属渑池县[16]。5月17日夜，先到翟涯宿营的为谢辅三及他的参谋长石彦懋。继之而至的，有李家钰、刘戡、张际鹏、胡伯翰、李宗旸等将领，及张震中、谭本良、王有度、张持华等参谋长及随行幕僚人员，共20余人。我们聚集在暂编第四军军部中，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商讨今后行动。胡伯翰首先发言说："这么大的队伍，都挤在一路，争先恐后地行走，一旦遇敌，就无法指挥。进退无方，大家都受影响。我提议请李总司令（即李家钰）统一指挥。如明日继续行动，也请先行规划，以便协力。"接着，刘戡说："我们部队确实不少，如果不加整理，彼此观望，敌人竟以小部队蹑我，我也不管，长此西行，又跑到哪里去呢？光跑不是办法！我们来商量一下，今后究竟如何行动，才能适合机宜！"李家钰说："就现在情况来说，我们是应该商讨一下今后的行动。倘若部队混

乱，当然会产生很多障碍，行动必然迟缓，指挥也必然困难，如果明天仍继续西进，窃愿殿后，以免挤在一起，彼此都不好办。”

当时，各军所感不安而又最现实的是粮秣问题，遂决议各军进出于西南山地，自谋根据地。并用地图划分各军境界，以就食养士。众公推李家钰领衔，以各军粮食匮乏、豫西民情刁悍、战后各军残破三事，电陈蒋介石及蒋鼎文，要求转地整补，再谋反攻。

会议决定以后，刘戡说：“我决心率领部队到卢氏，去找蒋长官，我判断他也要退到卢氏。我退到卢氏后，也才能与敌人脱离，容易整补。我愿意选在傍南一点的道路行进，并准备明夜宿头峪。”（当时划分境界的主要道路有二：一为经头峪即刘戡兵团所走的路；一为经前河、宫前、雁翎关，即李家钰率第四十七军所走的路。）接着，胡伯翰说：“我要到宫前去找我们总司令（即高树勋），因为他已经有电话要我回去。别人的总司令是抬起走，我们的总司令是要我背起走（我会意他指的是他们集团军只有一个军）。如果不回去的话，我们总司令还疑心我要拖他的队伍！”胡伯翰既然这样说，大家只好一笑置之。他也就自选了一条傍北一点到宫前的道路。留下来的是介于这两路之间的路，李家钰就决定走这条路，并拟于18日夜在前河宿营。这次会议，自傍晚6点至夜9点。

是夜，大军云集翟涯，把各街、巷、衢隙地，都已塞满。还有些部队挤在翟涯集外附近田野中，露宿风餐，人嚣马嘶，闹了一个通夜。由于张际鹏的说项，我总部还幸运，能得到谢辅三让出的一间小屋。这天，气候寒冷，有似深秋。我们就在这小屋内面火达旦，坐而不眠。

5月18日晨，诸军从翟涯出发，分道扬镳，皆向西行。由翟涯西北行约八里，达旧县。闻孙蔚如昨夜由岳庄抵此，还未出发。李家钰遂偕李宗昉及我赴孙部，见到了孙蔚如还有他的副总司令裴昌会、参谋长陈式玉等。李家钰即将昨夜的翟涯会商详情，逐一地转告于孙。之后，我总部及第四十七军军部仍向前河前进，但未到达前河，而改宿于西马蹄沟。

19日晨，李家钰在西马蹄沟接刘戡一缄，缄中说：昨夜到头峪时，即向高建侯（即高树勋）联络，据他电话说，敌人一部已在陕县渡河，灵宝亦有敌踪。李家钰接缄后，决定仍循宫前、雁翎关大道西行。因临时集合第一七八师讲话，迟至午后2点才出发。是夜，宿于雁翎关。在

到达雁翎关之顷，已闻西北方有断续炮声。据当地老者说，这炮声是来自陕县方向的。

20日黎明后，我总部即出发。行至约距陕县菜园10华里处，即折入南山，经张凹（疑为掌洼之误）达沟南。午餐时，听说高树勋已退驻距沟南约五华里的石原村，李家钰派参谋宋鸿持缄赴石原村晋谒高，询问他当前敌情，并征求对我军行进路线的意见。沟南是一村庄，完全是依靠山坡筑成的三四层窑洞。彼时，陕县车站的曹站长及某军医院也逃到此。曹站长和医院中的当事者，均与李家钰熟识，而当地百姓中，亦有认识李的（李家钰未赴新安接任河防前，曾驻陕县五原村，担任陕县、灵宝一带河防）。因此，总部就地征购粮食，较走过的其他村庄容易，官兵得以果腹。离开沟南后，继向赵家坡头前进。因道路崎岖，行军困难，越过西山，即接近黄昏，总部及第四十七军军部，遂改宿于东窑院。

在我总部还未到达东窑院时，派赴石原村与高树勋联络的宋鸿勋已返归。他在途中即将高树勋回信交李家钰阅，李又交给我看，信内说：敌人已于某日由陕县渡河，初为百余人，继增至千余人，刻在大营（属陕县）西南与我激战中；第四十七军徐象渊副团长（徐即彭仕复的副团长，在河上沟同敌人战斗后，绕道至此的）率兵9个连，昨夜宿石原村。今天，已令与暂编第四军同行。李家钰一到东窑院西北坪上，就向总部及军、师到达人员说："高建侯这封信恐不确，因为敌人绝不可能如此迅速。他们这样说，是为将来好报功。"继而又指示说："这几天连日行军，官兵疲劳已极，也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我看这附近村庄很多，可以寻找粮食，就在这里休息、整顿，明日午饭后出发。就像在四川作战一样，将午饭时间提早到11点钟，连着吃两顿饱饭再走！"

5月21日，李家钰新获情报，敌人因追击高树勋，已距东窑院约10余华里。遂在早餐时，令急忙收拾行李，将出发时间提早为午前10时。总部由东窑院出发，行未半里，即遇敌人由张村（距东窑院约20华里）射来的炮弹数发，阻我南行。于是，李家钰又改原来由南而西的路线为由西而南的路线，还找来李宗昉，要他派人去通知前卫部队李家英部，不要等他。之后，总部就改走赵家坡头—西坡—双庙到南寺院这条路。第四十七军（缺第一七八师）在总部后跟进。我总部刚越过赵家坡头，还未到达张家河村，一谍兵对我说："刚才陕县县府职员及眷属，均由

张家河上坡，经此而南了。”我遂追上李家钰，旋走旋说：“总司令，怎么不走陕县县府职员走的那条路？”他答说：“没得路嘛！”我回头南望，发现山头上有一密集的完全着草黄色军装的队伍。又问李：“怎么，这山头上有密集部队？”他答道：“是蕴长（李家英字）的队伍。”我接着又说：“蕴长在行军，为什么密集？恐怕有些不妥吧！”我向卫士唐某要来望远镜，说：“总司令，我们看看再走！”他气冲冲地说：“不要看，不要看！听命令！”他这样说后，即突闻后面（即东窑院方向）有步枪声。行不数武，又闻对面山头有浓密的机枪声。李家钰对我说：“仲雷，刚才后面有枪声，怎么对面又打起来了？”我说：“是呀，你前面还没有队伍啊！”他说：“喊一班步枪兵来，叫他们遇着敌人，不要打手枪。如果打手枪，敌人知道是高级司令部，就打得更厉害。”这样，旋说旋走就到了张家河。

在张家河休息时，还觅一老者做向导，大家就齐上了西坡。正在上坡时，北面山嘴有几个当地人对我们说：“你们是哪军的？你们来不得！上面已经有敌人啦！”当时，同行者中有人说：“这些老百姓怕我们要粮食，拿敌人来吓我们。”同时，又望见有从南山下来的十几个老百姓，他们望见我们后，口中不断地说：“我们是逃难的老百姓。”我遂派高级参谋萧孝泽下坡去询问。但没等到萧的回话，李家钰就继续上坡了。

登上山坡后，就地整顿部队（仅有总部特务营的一连），询问往南寺院的道路。做向导的老者说，山上山下都有路能去，不过山下不能走牲口。他还要求送我们到公路后，放他回去。我听说有公路，说：“既然有公路，我们应该注意。”李家钰对这一带道路像很熟悉，就向老者问道：“这条路是不是从张汴到后山联保的？”老者说：“是。”李就说：“既是通后山联保的路，就是本地人运柴火的路，是一条大车路，绝不是什么公路。”然后，李家钰就派了一排步兵任尖兵，总部在尖兵后行进，余部随总部跟进，继续南行。总部上校参谋陈兆鹏自任尖兵长，勇敢地向这一排兵说：“跟我来。”我们在山坪上南行不久，就望见距我三四百米处的一个山头，像一寨子（就是我们在张家河上面看见打机关枪的地方），有人在移动，又听着有步枪声。尖兵已过去，我对随行的谍报兵崔英说：“崔英，赶急去看看那山头上动的是些什么人，是老百姓，还是日本人？”崔英去后，我们又继续前进。还没走多远，崔

英就跑回来对我们说："报告总司令，我已经看清楚了，尽是戴钢盔的敌人，服装很整齐，伪装也很好，个个头上都插有麦子，不会说中国话，口中'啊！啊！'乱叫，向我招手。请总司令、参谋长坐起滑竿快些走！"李家钰同我急忙回头，也没有作何处置。李走得快，我走得慢，在我身边的卫士李俊明还催促我快走，我旋走旋说："都已经看见戴钢盔的，还跑得脱么？你们走得快，就快些走！不要等我！"李家钰和我还没走多远，山头上的敌人就一冲而下。散开在麦地中的总部特务连的一部及总部一些官兵都各自逃了，李和我被这冲下来的日本兵分开。我当时急不择路，往侧面崖下跳，右手跌伤，鼻子跌破了。我正立着俯看手上伤处时，两个日本兵跑在我面前。一个端着枪，把刺刀对着我，另一个用绳子将我捆住。他俩"啊，啊，啊"地指着我的自来水笔和手表，我都一一"奉送"。

我和李家钰被冲开后，对他阵亡的消息，是完全不知道的。我在被俘后，听一个日本兵说："那天，第二十七军的李军长同我们作战，我们把他打死了！你们明白不明白？"我听完后，虽然知道敌人没有把当天情况弄清楚，误将第四十七军为第二十七军，误总司令为军长，因为彼时的第二十七军是胡宗南所属，还没有完全开出潼关，军长是周世冕，而不是姓李的。但是，那天情况，我是亲眼看见的。李家钰跑得再快，也难躲过敌人的子弹，而他又身着黄呢军服。

我被俘后，在7月2日夜从会兴镇山西会馆中逃出。7月9日夜在杜关面晤了高树勋，证实了李家钰的确是那天牺牲的。高树勋说："你们遇着的敌人，就是从石原一直追我上山的。不过，我带的有一团人，又在山顶上占领了阵地，就是你们看见在山上的密集部队。我占领阵地后，还想等敌人来时，好揍他一顿再走，你们若下坡跟着陕县县府的人走，我也遇着他们，也就掩护了你们。你们从对面西坡走，就掩护了我。当时，我听到下面有浓密的机步枪声，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下午我在行军，就遇着李军长（李宗昉）率领的部队，抬着其相（李家钰别字）的遗体，才知道其相阵亡了。可惜！可惜！"

我到卢氏沙河街第四十七军军部后，对李家钰阵亡的情况，就更加明白了。据李家英说，那里是秦家坡，而不是西坡，属陕县管。又据李宗昉说："你们在山上南进后，我也上了山，跟着在走。忽然听见前面有浓密的机枪、步枪声，又看见一些人回头跑，不知道前方究竟发生了

什么事。过后，问跑回来的人，才知道你们遇着敌人。当时打得凶，我们在山嘴上立不住，就退过张家河谷，占住那条山梁，抵抗敌人。跑下来的人逐渐增多，但不见李老总和你。继后，随着军部一道的第一七八师的苟营长的妻子，带伤跑下来，她说，总司令已经带伤，倒在一个山坡下。我们根据她指的方向，又悬了重赏，募来5名敢死的士兵，才在日本枪弹下的一个死角中，把老总找着。但是，总司令已经死了。血泊中还躺着电话兵，也同尸体一道抬回到部队。”我到卢氏东关子，见着这电话兵。据他说，那天遇着敌人后，他跟李家钰跑，看见李在阵地上挨了敌人从后面打来的两枪和一个破片。过后，李还跑了几步，才倒在那个山坡下。

日军战俘营脱归记

张仲雷

1944年5月洛阳会战时，我任第三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在从新安一带西撤途中被日军俘虏，不久即从日军俘虏收容所逃出。此次洛阳会战，日军俘获我不少官兵，仅集中在陕县会兴镇收容所者就有一千四五百人。日军对我被俘官兵肆意虐待，折磨致死者，到7月份我从收容所逃出时已有300多人，现将我被俘及脱归的经过写出，以泄我20年来的宿恨。此文是根据我脱归后不久所写的《被俘脱归记》整理出来的。

我是怎样被俘的

1944年，日军准备向美英两国在太平洋展开海战前夕，企图先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以转移它的华北兵力于南洋，于是年4月发动攻势，不久即攻占洛阳，继而又占领长沙。在洛阳会战中，中国军队除豫中、豫南方面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所属部队外，在豫西方面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以及临时以第十四军及暂四军组成的刘戡兵团、长官部直辖的第九军、第四十军、炮兵旅、通信兵团、汽车兵团等部队。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原驻洛阳以西的新安县古村，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自洛阳弃守退到新安，再由新安撤退经宜阳、洛宁而至卢氏时，三十六集团军总部遂于5月11日自古村迁到新安铁道以南的东华沟。于13日又从东华沟随同第四集团军、刘戡兵团等部队经豫西山地向西撤退。

我们集团军总部和所属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在豫西山地中行军，进入陕县境。5月21日上午11时半从东姚院出发后，遇着敌人自东北方（大概是张村）打来三炮，总司令李家钰遂将原来由南而西的行军路线改为由西而南；还令前卫一七八师继续沿由南而西的路线前进，不要等他。于是，总部和四十七军军部行军时，都没有了前卫部队。我们沿途已有失误，如忽视敌情（敌人已由陕县渡过黄河，我们还认为不

确），行动迟缓（总部在各军后一日行动），是日又轻易变更决定，不慎重考虑行军路线，遂铸成大错。我们通过赵家坡头，越过张家河谷，就上了西坡（后来知此为秦家坡），在这西坡山坪上南行。行不数武，即遇着追击高树勋部（这是我会着高树勋后知道的）而来已经占领山头之敌。日军由山顶一冲而下，遂将李家钰和我截成前后两段。被敌冲开后，我同李家钰的消息就断绝了。后来，我在会兴镇俘虏收容所中才听到他有阵亡说。嗣后，我由收容所里逃出，7月11日夜宿杜关，听高树勋谈后，才知道李家钰那天确实阵亡了。12日到了卢氏沙河街四十七军军部会着李宗昉后，李家钰阵亡的情形就更清楚了。还得知那天除李家钰阵亡外，总部代理参谋处长肖孝泽、机要室课长黄伯绳、与总部一道的一〇四师师附陈绍堂也牺牲了。

我与李家钰分开后，既不能回头跑，就跟着一些人从侧面跳。跳下崖后，我跌伤了右手，跌破了鼻子，血滴在我灰布军衣上。我正立着俯视军衣上的血渍时，有两个头戴钢盔、身穿草绿色军装、足穿黄皮鞋的日本兵跑到我面前，一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把刺刀对着我；另一个一手提枪，一手在腰间取出绳子，将我的膀子捆住，拉我在一个土坎上坐下。坐下后，这两个敌兵就“啊，啊，啊”地指着我军衣左上兜别的派克水笔，又指我左手戴的手表，我都一一“奉送”。这时，我才惊觉过来，我就这样被敌人俘虏了吗？我想，除给日本兵拿去的东西外，我军衣右下兜里还有一个私章和参谋用的图上量距尺，如果这两件东西被敌人搜去，就会暴露我的身份。我把私章和量距尺藏在衣袖内，趁敌人不注意，抛到了崖下。一会儿，两个敌兵把我拉上坡去，交给一个下士看管。这时，又送来两个被俘的中国士兵，我认出其中一个是总部的谍报兵。坐拢以后，我安慰他们说：“不要怕，我们慢慢想法子，将来一定会逃脱的。”我问他俩认识我不认识，他俩有些惊异，我没等他们答话就说：“我是总部书记官王少杰（总部里确有一个少校参谋叫王少杰，四川成都人，不知我当时怎么想出他来）。你们不要乱说！只有不乱说，我以后才能替你们想法子。”我问了他俩的姓名，一个说是谍报兵王较臣，一个说是参谋处伙夫余云。在此一问一答中，看守的日本兵望着我们，像是听不懂中国话。

战场上的审讯

我同王较臣、余云谈话后，一个日军翻译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用东北话问我："你是什么官？"我答："书记官。"翻译："什么阶级？"我："上尉。"翻译："你叫什么名字？"我："王少杰。"翻译："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三十六集团军总部。"翻译："总司令来了吗？"我："我不知道。我们是总部的行李队，没有战斗人员（此时正看见日本兵在拾我们抛在山坡上的行李什物）。"翻译："总司令走哪条路？"我："不知道。我当个小职员，他叫我们走这条路，我就跟着走，其他的不知道。"翻译："还有部队吗？"我："有，还有几师。"翻译："这几师走哪条路？"我："不知道。对此地的道路我不熟悉。"敌翻译见问不出什么，就把王较臣引到一边去。一会儿，翻译和王回来了，王还吸着香烟，我很以为奇。翻译指着王对我说："他说你是参谋长。"我找不出话来回答，心里很着急，但仍表现出镇静的样子。我问王较臣："我是当参谋长的吗？你认不清楚，乱说什么！"王经我这一问，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我没说你是参谋长。我说你是参谋处的书记官，他听错了。"翻译听了我俩的对话，就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东北口音的敌翻译又引来一个日军的下级军官，或者是高一级的翻译，来对我进行第二次审讯。这个人满嘴短须，面目凶狠。他手中拿着我数年来记事的一个红色硬面日记本和我贴相片的一个小本及我的名片（这些东西是装在手提包内，和行李一起被敌人获得的），问我："你当什么官？"我说："书记官。"问："你身上装的什么东西？拿出来！"我说："我的东西刚才已被你们两个兵搜去了。"说话中，我从左边裤兜里摸出一包"大前门"纸烟，递了过去，他把纸烟装进口袋，又说："你不是当书记官的，你要说实话。"这时，那个东北口音的翻译忽然把我的军帽摘下，里外一翻，想看看帽子里的名字。恰巧，我这顶军帽因为是竹条编的硬衬，没法写字。刚才讯问我的那个敌人看问不出什么，气急了，右手按着刀柄，杀气腾腾地说："你不是当书记官的，快说实话！"我睹此情景，认为事已绝望，说："我已被俘，无话可说，听凭你们处理！"说着，我把军服解开，仰卧在麦地上，指着胸膛说："打吧，打吧！"然后就闭上眼睛，等待他们动手。见此状，敌翻译把我扶起来说："用不着这样，你是当参谋长的，说出实话，我们对你的待遇是不同的。"我说："我不是参谋长，也不想什么待遇。"之后，两个敌人走了。

不久，迫击炮、机关枪响了起来，看守我们的敌人说："睡，睡！"听枪炮声，我知道这是四十七军的队伍，暗中祝他们早些打拢，把我们救走。枪炮打了很久，敌人居高临下，不但没有看见我们的部队攻上来，而且也没有看见敌人有伤亡。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来了一个日本兵，把我们带到不远的一个空场上去。场上已有六七个我军的被俘官兵，我认出内中有我总部参谋处军士涂光武。敌翻译正在询问他们，旁边还有三个穿便衣的人，都是山西口音，像是汉奸。一会儿，敌翻译又问了一些关于我的身份的话，仍没有收获，就起身走了。

我们一直在空场上坐到黄昏，敌兵才把我们押走。先押到一个寨子里，后又把我们押到一个大空场中。只见黑压压的一大片人，走拢后，才看清楚都是我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的官兵，其中有参谋处上校课长陈兆鹏（四川峨眉人）。看到这么多的人被俘，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凄惨。我们的周围都是持枪的日本兵，还有一门炮，炮口向着南边的山头。一会儿，我看见远处有灯火移动，像是我们川军部队夜间行军的样子；敌人也在互相耳语，暗中移动。我不觉又幻想起来，四十七军来夜袭啦？希望终成泡影。又想，今天究竟有多少人被俘？总司令该没有危险吧？想来想去，昏昏沉沉地到了天亮。

大营夜审

天亮，空场中的人都站了起来，也看得清楚了，我的卫士李俊明（四川仁寿人）也在其中。我暗中移动挨拢他，他低声说："我以为参谋长跑脱啦。"我说："昨天那光景，怎么也跑不脱，我跳崖后就被两个日本兵捉住了。昨天审问好几次，我已经改了姓名，说是总部书记官王少杰，你暗中转告一下总部里的被俘官兵，好叫他们都晓得。"我又挨近陈兆鹏，他叹息地说："参谋长也被俘啦！"我把昨天被俘的情形和审问时我改了姓名、职务等都向他说了。陈劝我："参谋长还是把姓名、职务说了好，不然恐怕你受不了这个苦。昨天周鼎铭（总部副官处处长，四川邛崃人）阵亡了，敌人搜着他的符号、领章，还说可惜呢。我已经说了我的职务。"我说："我已经说是书记官了，吃苦也得坚持。昨夜听到你呻吟，伤在哪里？"陈说："我跳崖时摔伤了，左边膀子的骨头

已经错开，腰、腿也跌坏了。”

我正同陈兆鹏谈话，敌翻译引来了我总部参谋处上校课长孙伯涵（四川合川人），在距我十几米的地方站住。我向孙摆摆头，那翻译向我指了一下，孙伯涵望了望我。一会儿，他们都走了。后来我在俘虏收容所里曾问过孙，那天是不是叫你来认我，孙说，是的，我答复说那不是参谋长。

敌人集合了，我这才把他们的人数看清楚，大约有200多人，有一门一马牵引的小炮。集合后，敌人押着我们出发。这时，我又看见了总部机要室上校主任罗寄蜀（四川潼南人）。走了二三里，看见沿途抛弃的什物，才知道这就是敌人昨天来的路。

走了两三个小时，到了一个稍大的村庄，俘虏中有人说是原店。在这里休息后，继续行进，经过张汴又往西走，到了一个悬崖边，敌人叫我们面向小溪停住，有人说这里是大营后山的温塘村。此处已有一些我军被俘的官兵，有100多人。休息后，走没多远就望见一个四面有土围墙的大村，大营到了。

大营是一集镇，这次日军从陕县渡过黄河后，即进攻大营，由大营又进至陕县北山，以截击由洛阳撤退的中国军队。我们进村后，还看见一些空场上插着很多树枝，还有刺铁丝和拒马等。村内看不见一个老百姓，大概都逃走了。我们被押进在平地下面有五六个窑洞的一个院子里。我同罗寄蜀、李俊明睡在一个炕上。刚睡下，李俊明把我摇醒，一个手拿蜡烛的人对我说：“你跟我来，有话问你。”我跳下炕，跟着来人出窑洞，上阶梯，到了街上一个屋子里。屋里燃着蜡烛，一个日军中尉坐在矮凳上，正在审问我军的几个被俘军官，有两个翻译在记录。进屋后，引我的那人就问我：“你当什么官？”我说：“书记官。”他又问：多少岁？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被俘的？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由于被俘后的两日劳顿，我回答敌人时声音很细微，上气不接下气。听着我说话，日军中尉说：“有病，有病！”引我来的那个人就让我走了。

被押到会兴镇

我们在大营窑洞中关了两夜一天，5月24日上午，日军把我们押往

会兴镇。押我们的敌人有五六十人，还有一个翻译。

我们从大营出来后，就沿着陇海铁路旁的汽车道往东走，路上遇着不少西开的日军。还看见距陕县不远的铁路桥梁被破坏了，但公路通过涧河的桥依然存在。我们过了桥，来到陕县南关，街上家家户户都关着门，冷冷清清的。老百姓家的门上被迫贴了欢迎日军的标语，有的还插了“太阳旗”。出了南关，在一处凹道里休息。这时，一队飞机掠空而过，日本兵让我们不要乱动，看起来是我们的飞机。飞机过后，又休息了一会儿，敌人才押我们走。也不多远，就望见了黄河，还望见河北岸有一个大镇市，俘虏中有人说是平陆县城。河这边不远是会兴镇。会兴镇距陕县县城只八里，不一会儿就到了。

会兴镇是个不小的集镇，可走到街上一看，同陕县南关一样，家家户户的门都紧闭着。在一个巷口贴有一张白纸，上面写着“陕县会兴镇维持会”。我们就在维持会对面的屋檐下休息，维持会的人担了几桶水让我们喝，俘虏里有到过会兴镇的说：“这水很好，是井水，平时是要卖钱的。”好像是在劝人多喝水，以后不容易喝到似的。后来，敌人把我们集中住下，果然喝水很艰难。休息之后，维持会一个60多岁的老头在前面领路，敌人把我们押到会兴镇第三中心小学，点交给驻在那里的日军。

会兴镇俘虏收容所

进入学校后，看见两所房子内已拘押了不少我军的官兵，我惊异地暗叹，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多俘虏呀？这里的日军把我们这批人接收后，分编成两个班，指定一个姓罗的和一个姓李的当班长。我们一道来的有90多人，内中也有不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和四十七军的。姓李的临时班长是第八师（属胡宗南部）的，第一夜他与我住在一起，对我说，他姓林，湖南人，是团长，现在改成姓李，说是团附。他既然向我说出真话，我也把我改变姓名、职务的情况向他说了。他说：“改得对。使敌人不注意，才好想办法逃走。”这位林团长可真行，第二天出去做工就乘隙逃走了，后来我脱归到了西安，会着第八师师长吴俊（湖南人），问过林君的下落，吴说他早就回长安了。编完班，日军让我和罗寄蜀、林团长等住在一个小房里，还用粉笔在门框上写了“将校室”。

25日早起，日军集合了100多个被俘的士兵出去做工，昼出晚归，大多数是到黄河渡口搬运粮食、弹药，也有到黄河北岸去修公路的。以后每天出去的人数不等，被俘的军官不去做工。我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休息，养我的伤。这学校里的日军不多，但每天巡查不断。日军在小黑板上用汉文写了三项教令：一、肃静；二、早6时起床，晚9时以后外游不可；三、违犯以上二项，扣发给养。

我们在这学校里住了三天，27日下午，日军让俘虏们带上铺盖和餐具集合，像是要搬动的样子。除在外做工的人，集合起来的不过20余人。集合以后，敌人就把我们引出校门，往北走。街道上的铺店仍然是紧闭着门，有一两处铺门上还有布招牌。沿途只看见三四个老百姓，都是老人。会兴镇本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房屋也多，山西运城所产的盐，向由茅津渡渡河，经会兴镇运销河南全省，如今却是一片凄凉。

这次移动走的不远，日军把我们引到一个山西会馆里。进会馆后，叫我们坐在戏台当面的空场上，敌兵持枪立在我们周围。一会儿，我们被指定在外边有牌坊的三间厢房内住。住定后，才渐渐知道这会馆之大，绝非那中心小学能比。除戏台外，前后还有四个大场子，两座大殿，两殿外两旁有厢房，厢房后都有一个院落，仓房、磨房样样俱有，共有六七十间房；会馆四面皆有土围墙，由当面三道大门的东边一个门出入。

洛阳会战后，日军把在豫西新安、渑池、陕县、灵宝等地俘虏的我官兵陆续送到会兴镇山西会馆，把会馆称为“俘虏收容所”，派一个中尉当所长，还有一个翻译。这个所长住在会馆外，身材不高，满口短须，一脸横肉，其面貌狰狞常使人不敢正视。会馆内大概有20多个日本兵。

这里的俘虏，起初有300多人，后来陆续增加，到我临逃走时，听说有一千四五百人，被俘的官兵，大概洛阳附近的各军都有，我当时知道有一战区长官部的，有三十八军的，有新八军的，有第九军的，有河北民军的，有第八师的，还有洛阳附近某军医院的。四十七军的，除5月21日在秦家坡同我一起被俘的外，另有一七八师五三二团于5月13日在新安西南的河上沟被俘的。

因集中在这里的俘虏日渐增多，6月初进行了一次改编，把俘虏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临时大队，各大队人数不等。大队以下有的编有中队，有的没编。这些大队的编法，据我所闻，第一大队是以新八军被俘

的官兵为主，大队长姓金，原是新八军军部的副官。

新八军军部驻在渑池附近，日军在白狼渡河后，他们就结队投降了，姓金的常说，他带有轻机枪好多杆、步枪好多支、人员300多，是甘心投降的，不是被俘的。姓金的常足穿木屐，得意扬扬地学日本人走路，还组织人学日语。我脱归以后，听说姓金的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了。第二大队是以在河上沟作战被俘的五三二团的官兵为主编成，大队长是五三二团团附邓通元（四川人）。二大队下面编有两个中队，一个中队长是五三二团的指导员王益平，一个中队长是五三二团的迫击炮连连长尹建业（四川乐至人）。第三大队是从中心小学内迁移来的，大多数是在秦家坡和大营被俘的官兵，后来把在草庙反攻时被敌俘虏的杨振邦游击队的20多个官兵也编入三大队。李家钰阵亡的消息，最早就是听杨振邦游击队的人说的。第三大队的大队长是三十六集团军总部的参谋罗常（四川成都人）。该大队里还编有20多个官长，都是我们总部和四十七军的，我就编在这个大队内。第三大队编好后，大队部就迁到最后一个大殿里。临时大队是由河北民军被俘的官兵编成，有100多人，大队长姓什么，已经忘记了。河北民军被俘的士兵，都是在河北沦陷区抢救出来的十五六岁的孩子。被俘以后，饥不得饱，渴不得饮，一个个面黄肌瘦，满脸病容。

日军的这次改编，最可怜的是三个被俘的妇人：一个是我们总部译电课课长李克荣的妻子，一个是总部绘图员祝沐的妻子，另一个是洛阳附近某军医院主任郑某的妻子。郑是湖北人，他夫妇俩及两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一家四口全被俘了。改编后，敌人硬把这三个女人同两个孩子送到离收容所不远的老百姓家。我后来从收容所逃走一月以后，李克荣和祝沐两对夫妇也逃了出来，郑主任被敌人押到黄河北边去了，他的妻子同两个孩子留在会兴镇。

日军对我们的虐待

我在俘虏收容所内共住了30多天，在这些天内，所见日军虐待俘虏的事是不胜枚举的。现就我能回忆起的写在下面。

先说日军所发粮食的情况。我们在秦家坡被俘后，在大营住了两天，这三天中，敌人只发给每人两小包饼干。后来由大营迁移到会兴镇

小学，才给了一袋小米，分交两个班长，叫人去煮来吃。虽然一人只分得一小碗，但这几天总算是有点食物入腹了。移到山西会馆后，每天发两次小米。正常的时候，每日两餐，官长每人每顿三小碗米饭，士兵两小碗。士兵们出去做工时，就找些生麦子、洋槐树叶和野菜等带回来煮煮吃。

再说日军所给的饮水。山西会馆里原来有一口井，这井水在黄河附近一带，算是很好的饮用水。但此井极深，据说有20多丈，人多了，每天汲起的水就不够用。敌人规定被俘的官长喝井水，士兵到外边去抬塘水吃。我们三大队的被俘官长20多人，每天只给四洋油桶水，天热了就不够喝。在外边抬的塘水是当地人洗衣服、洗澡、喂牲口的不能流动的污水，水里看得见沙虫，闻得出秽气。

接着说日军对俘虏伤病者的医疗情况。我们从秦家坡到大营途中，因受枪伤、跌伤的人走得很吃力，敌人才叫在大营温塘附近休息，叫医务兵给患者上过一次药。到了大营以后，直到会兴镇山西会馆，五六天的时间，伤患者一再哀求换药，都被拒绝了。到山西会馆后，敌人看俘虏中患病者日有增加，就把俘虏中的医务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医院，把伤病者集中到医院里。这医院有名无实，一点药也没有，进去的病号就用砖石作枕，躺在地上呻吟，或生或死，都听命运。同我一起被俘的、编在第三大队的20多个人，在我走的时候，已死了参谋宋鸿勋、连长李克伦、书记陈某等。我脱归以后，听说罗寄蜀和陈兆鹏也因病没有药医，死在收容所里。在我要逃走的前夕，曾向郑军医主任问过收容所里已死了多少人，他说有300多。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就死了这么多人，真是骇人听闻！

最后说一下收容所里的翻译。移住到山西会馆后，我前后见过三个翻译。第一个年纪大些，大概是东北人，他还有点良心，不乱打骂人，照料过俘虏的饮食，放过一些被俘的士兵。第二个是年轻翻译，山西临汾人，他说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应该当军官，来当翻译是不愿意的。他随时拿着一根木棍，腰间插着手枪，被俘的士兵稍有点不如他的意，他就用木棍乱打。他很爱钱，有一天，他把几个俘虏大队的队长找去说："你们在这里久住是很苦的，我正设法早点送你们过黄河。但过河的时候身上是不能有法币的，你们赶快把法币交过来，以免过河时让日本兵搜出来挨打。"过后他又催促这些大队长交法币，光第三大队就

交了5000多元。这个翻译把钱弄到手后，就请假回了太原，临走时留下一张名片，没有再回来。第三个翻译满嘴金色短须，有人说他是蒙古人。他没来几天，我就从收容所里逃走了。

奇怪的道士

刚到山西会馆那天，我就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道士和几个青年人在戏台东边一张小桌旁安闲地喝茶，心里就有疑问，这是些什么人？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个道士是汉奸，来会兴镇已四年了。那几个青年是他手下的人。"戏台场子东边有一排房子，道士和那几个青年就住在那里。有一天，我无意走到这排房前，见一房门上贴有一张纸条，上写"此处住者……二二五六部队直辖情报人员……队长"（省略号是笔者加的，表示日文，因已记不清楚了）。道士住的房门口还贴有一张"禁止中国官兵入内"的纸条。

在我们住定后，那几个青年中一个姓赵的同我们谈过一次话。他是河南登封人，1943年从军医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某师管区当军医。他说："我到此一个多月了，因为我叔父有病，要我来看他。"他所说的叔父，就是那个道士。实际上他们是假扮的叔侄。后来，这些人在俘虏收容所内卖点葱蒜，售点料子（吗啡之类）和阿司匹林，有时去街上帮我们购买中药，好像在替俘虏们办事，其实是在骗我们的钱。

日军西进的伤亡

我们到会兴镇中心学校的第二天夜里，听到街上有炮车行走的声音，大概是敌人在茅津渡渡河后，夜间向西开去。同时日军还把被俘的士兵押到陕县去修飞机场，或到黄河岸边搬运汽油。我根据这些迹象，知道敌人在准备西进。隔了几天，在山西会馆里面就能听到隆隆的炮声和浓密的枪声。出去做工的人回来说，"外面打得很厉害，像是我们的部队在反攻。"此时，我们的飞机不断飞临会兴镇上空。过了两三天，枪声不大听得到了，我们的飞机也来得少了。

日军这次西进，到了灵宝及虢略镇附近，遭到我军阻击。日军被阻后，就改攻为守，伤亡相当大，光尸体就在会兴镇焚烧了六七夜。出去

做工的人回来说："我们这几天的工作改变了，天天搬运敌人的伤兵。从会兴镇搬到黄河边上船，一连搬了几天。会兴镇这几天家家门口都睡满了伤兵。"根据这些情况，我估计日军死伤总在5000人以上。我还听到道士向人说，日军中原会战（日军称洛阳会战为中原会战）的伤亡有一万多人。

日军改攻为守后，一面把会兴镇到交口段的铁路拆卸的铁轨、枕木和黄河北边运来的水泥等搬运到陕县修筑工事，一面更换部队。做工回来的俘虏说，有一夜，他们在黄河边上等到天亮，等敌人过队伍，开到河北岸去。当时听说八路军以及阎锡山的部队都和日军打起来了。

日军的宣传和厌战情绪

日军西进虽然受到打击，但在收容所内却说，阌乡县已被他们占领，潼关也被他们占领了。说占领潼关用了20架飞机轰炸。还有一个日军医务人员说的更离奇，他问一个被俘的人："有个西安你知道不知道？"那人说："我知道。"日军医说："西安我们都到了。"那人听了这话，就跟我说，我说："西安距这里多少里，只说走路，不说打仗，这么几天也走不到。这是敌人的宣传，不要信。"

大概是6月下旬，收容所里来了一个敌人的宣传班，带有一部小型播音器。到了会馆，他们先把播音器安装好，播放了两三张歌舞唱片，把被俘的人引去听后，就开始宣传了，讲的是"大东亚和平"之类的话。以后，又把被俘的官长集合在会馆大门外的场子中，叫一个汉奸讲"东亚共荣圈"。这个汉奸讲完后，又换了一个翻译讲。

在收容所内，日军还叫那个临汾的翻译集合我们作过一次"测验"，出了两个题：一个是"重庆政府与南京政府的比较"，让被俘的中级军官作答；一个是"如何调整保安队"，让被俘的下级军官作答。我得到题目后，就托罗寄蜀代答。随后，日军又叫我们填写履历，造册子，像要把我们送走的样子。

在收容所内，我还见到一件事，可以说明日军士兵的厌战情绪。有一天，我因跌伤躺在床上休息，来了一个巡查的敌兵，他见我躺着不动，就问我："你有病？"我点点头，并指着右臂示意。他就坐在我的床边，从怀中取出三张相片交给我看，一张是他父亲的，照片背面还题

有“给某某长男”，下面署的是某某步兵大尉于河内；一张是他姐姐的，是从南洋某地日军空军某联队寄来的；另一张是他妻子在日本东京靖国神社内照的。他拿着他妻子的相片问我：“你媳妇呢？你媳妇呢？”我回答：“在四川，在四川。”就这个士兵来看，其思念家人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他因战争而远离骨肉，割去亲情，隐忧深痛，无处诉说，所以竟忘了我是被俘之人，要我看他珍藏的照片。

准备逃走

被俘后，我一直想，只要敌人不发现我的真实身份，我慢慢把伤养好，总是有机会可以跑出去的。敌人把我们押到会兴镇中心小学，我知道那个第八师的林团长逃跑后，还暗中赞扬他。继后，搬到山西会馆，我天天见几个湖南兵，但不久都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都跑了。这时，我也想跑，但怕出去后道路不熟，走不出敌人的警戒圈。因此，我每天暗暗打算，怎样才能找个熟悉路的人一道逃走呢？

被俘的士兵出去做工，回来清查人数，天天都不够。有时早晨也听说，昨夜又跑了几个。我曾问过没跑的人，这些人是怎么跑脱的？他们说，出去做工换上老百姓衣服就跑了；也有把老百姓衣服带回来，夜里换上逃走的。敌人渐渐地知道了这些，叫翻译到各大队查问。我们总部有个译电员王以德，被俘后编在第三大队部当副官，很会讲话，对来查问的翻译说：“跑的都是老百姓，是部队打仗时拉来的夫子。他们是关不住的，天天都想跑。当兵的受过训练，不会跑的。现在收容所里还有很多老百姓，恐怕还要跑，不如把他们都清出来，叫他们出去。”翻译听他说完，没过多久，果然把穿便衣的俘虏清了出来，有四五十人，都放走了。被放走的人里，有我们总部一个谍报兵，叫赵斌，临走时，我给了他100元法币，叫他出去找着部队后向总司令（即李家钰，那时还未听到他阵亡的确实消息）或李军长（即李宗昉）报告一下，说我因伤被敌俘虏，等伤好后，即设法脱归；让他把其他被俘的官长也向总司令报告一下，请总司令把他们住在西安、宝鸡的眷属早点送回四川。赵答应着走了。我看着这些穿便衣的人就这样出去了，心中为他们庆幸，也更为自己焦虑，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呀？

三十六集团军总部有个附员叫葛成俊，河南广武人，同我一起被俘的。我曾利用他是河南人的关系，叫他去运动那个假扮道士侄子的赵某，答应跑出去找到部队后，酬谢赵几万元法币，葛去后回来说："他不答复，只说'你要跑是跑得脱的，穿上老百姓衣服，等到日本人换街兵时就可以跑出去。'让他护送出去他不干。"我说："他不干算啦，不要再找他了。"葛又说："参谋长要跑，咱们一路走，我去找便衣。"过了两三天，葛成俊病了，逃跑的事就不再提了。

有天下午，同我一起被俘的总部卫士唐振尧（四川遂宁人）对我说："参谋长，你的脸色不大好，心要放宽些，等精神复原后，再想法子跑，跑得脱的。"我说："我右手的伤现在已经不太痛了，但左膀忽然痛得厉害，等左膀稍好点，我是要跑的。会兴镇附近的道路你熟吗？将来我们一起跑！"唐说："这附近的道路我熟。跑的时候还想约总部军需谭青云一路，他剩的有钱。"我说："我早就想跑了，哪个愿意在这里受罪！跑不了被捉住，就当是被俘那天被打死了。不冒点险，怎么能脱险呢？"唐说："那么我们今夜就跑。"我同意了，让他去约谭青云，我去告诉李俊明。快到黄昏时，我把陈兆鹏找来，安慰他说："我准备今夜跑，你安心把伤养好后再跑。"然后，我到大殿后面去查看要逃走的路，遇见一个敌兵在巡查，我立即去找李俊明，将刚才遇着的情况告诉他，叫他去向唐振尧说，要他们仔细一点，如果今夜没有机会，我们另找机会跑。我回到床上躺着，等他们的消息。睡到天亮，醒后就听说昨夜唐振尧、谭青云、晏子云和段少书四人跑了。我叫李俊明来问，他说："他们走的时候来问过我，因为参谋长叫他们仔细点，我就对他们说参谋长今夜不走了。"听李说后，我心里很遗憾。

此后，我天天寻找跑出去的机会，找熟悉会兴镇附近道路的人。四十七军军部的军务课少校课员周必达（四川崇庆人）知道我正在找人同路跑出去，就对我说："现在编在第二大队当中队长的尹建业，从前当连长，在会兴镇驻过一年多，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和道路。"我说："你去向他打听一下往东走的路，怎样才能绕过敌人的警戒线。最好把尹建业约上一起走。"过了几天，周对我说尹建业现在不愿意走，我说："他不愿走，我们也不勉强。你把道路问清楚后，我们再商量。要保密。"

6月22日午后，周必达对我说："路已经打听清楚了，今天下雨，机会很好，我们今夜走。还约了王以德、朱治平（军部勤务下士）。夜里

我们先到东侧院里面的墙根去挖洞，洞挖好后，就从那里跑出去。”入夜，李俊明到我的床前低声叫我，我跟着李出了大殿，在牌坊下面会着了周必达他们，转到东侧门里第二大队煮饭的屋子里，王以德已在那里。王对我说：“朱治平已经把墙根挖开了一个洞，但洞的外边放有一扇大门，推不动，正在想办法。”等了很久，没有消息。敌人的巡查兵在屋门口走来走去。我觉得今夜机会不好，怕不能成功，反被敌人察觉，遂改变主意，回到大殿中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看见周等三人都在，知道他们昨夜没跑成。

后来，唐振尧、谭青云、王以德、周必达、朱治平和孙伯涵等，在我脱归到四十七军后，也先后从收容所中跑了出来。

跑出了收容所

虽然我两次都没有跑成，但一直在寻找机会。机会终于来了。7月1日下午，尹建业忽然来到大殿内，问我：“参谋长，有事没有？如没有事，请到我那里去，我跟你说句话。”我跟着尹到了他那里，尹低声说：“参谋长，咱们一起走吧？你不带人走可以不可以？”我说：“只要跑得脱，不带人走又有何不可！”尹又解释说：“人多了，跑起来就困难些，我们保着参谋长跑。这里有一个排长张雪晴、两个军士都熟悉会兴镇附近的道路，把他们约在一起，再约上仲曦（李宗昉的字）军长的内侄、军需主任罗开基，一共六个人。约好后，明晚就动手。”他又说：“日本人已经答应我，明天把中队部搬到东侧门里小院内。搬好后，傍晚就在屋内墙壁上挖个洞，我们就从那里出去。”听完他这些话，我有说不出的高兴，说：“好嘛，我等你的动作！”尹最后说：“参谋长，衣服要换一下。”

7月2日早饭后，我把李俊明叫到没人的地方，将昨天尹建业说的告诉了他，叫李同罗开基联系。下午，尹建业又来对我说：“我已经搬好了房子，你去看一下。”一会儿，我到了尹建业新搬的屋子里。屋的东墙一人多高处有开过窗子用泥土封填着的痕迹。看后，我仍回大殿里休息，以待晚上行动。

黄昏时，我叫李俊明做准备，让他把“盐梅丸”（这是出去做工的人带回来的）带上。这黑色小丸能生津止渴。9时许，我在床上躺着，李

俊明把我叫起来，我俩一前一后来到尹建业的房中。屋里漆黑，李俊明挨近我说："他们去探路了，探好回来就走。"我看见墙上的洞已经挖开，用军毯钉在那里。尹建业问我："衣服换了没有？"我说："没有。"转念一想，夹军服的里子是蓝布，反着穿也可以掩饰一下，我就把军服反着穿上。尹建业出去望风，巡查的日本兵不停地走动，只听尹建业说："你们不要乱撒尿！"其意是让敌人听着他在管理本中队的弟兄。日本兵过去了，尹急忙转回。这时，去探路的人也回来了，我们就依次从洞口往外翻。出屋后，面对东方，明亮的月色下，能看得见人的行动。北边不远是一与会馆东侧院成直角的高墙，大家挨着屋子后边的墙往北边的高墙跑去。探路的胡军士已经骑在墙上，用绑腿在拉尹建业上墙。李俊明、张雪晴等找来一根大树枝，往墙上一搭，李、张又将身子蹲下，叫我踏在他们的肩头上，把我往上送。我两手抓住树枝，足登树干，爬上了墙，然后抱着一根放在墙那边的木杆滑下去，翻过墙后，大家往西急走，到了一个砖砌的圆门洞下面，胡军士说："大家沉着点，今晚的行动已经成功了！"

这时，尹建业清点了一下人数，共有16个人。他说，我们现在编成四个组，胡军士、某军士和我与参谋长为第一组，张雪晴、李俊明、罗开基和某为第二组，其他的人编成两个组。编完后，胡军士就起身先走了，我们依次跟上。先向西北方找路，走到半坡尽是悬崖，又回头上坡，转往南走，沿着山西会馆西面的土墙疾行。正走着，有人说："要到敌人高射炮阵地啦，这里还有敌人的仓库。"说话间，听到日本兵在"啊，啊"乱叫，好像发现了我们，我们就拼命地跑，跳下崖去。我们沿着深沟的路走，敌人也没有追来。然后，又沿着一条仅能容足的小径上坡，胡军士、尹建业仍然走在前边开路。坡很陡，路又窄，我爬了一截就上气不接下气，赶忙让李俊明取几粒盐梅丸给我。我含在口里，才慢慢把气缓过来，爬上了这个陡坡。上坡后，走上了一条大路，往西走不远就看见了陇海路的铁道堤。大家十分高兴，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就逃过了敌人的警戒线。

我们沿着铁道堤走，尹建业和三个士兵在前面领路，忽然不见他们了，找了一阵也不见人影，大家只好沿着铁路慢慢走。一个士兵说："我知道到交口的路，前几天还去做过工。"我叫他领路。我们爬坡上坎，跳崖过沟，越过铁路，走了约两个钟头，找到了涧河。涧河是一

条山间溪水汇合成的小河，由东而西，在陕县附近流入黄河。我们沿着河滩东行，过河涉水都是李俊明背我。后来，我和李俊明、罗开基与他们走散了。在我们到了卢氏沙河街四十七军军部后好几天，张雪晴才到了那里，尹建业他们就到的更晚了。

我和李俊明、罗开基沿着河滩走了一阵，就傍着山边走，后又改道往南上坡。这个坡很长，爬了一段，就在半山坡上休息。坐下后，我心里很愉快，终于跑出了敌人的牢笼！休息后，我们继续往前走，遇到了一个小庙，就在庙里躺到天亮。

寻找部队

7月3日，天刚发白，我们三人就出了小庙，仍由原路上坡。我把军装脱下，抛在了崖下面。上坡后，才看出这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塬。路上遇着两个老百姓，我对他们说："老乡，我们从洛阳来，在路上遇到打仗，绕到这里，衣服也被人脱了，想往陕西去，不知道能不能绕过去？"其中一个老者说："我们这里是小李村，没有日本人。可日本人距这里不远，天天都要来清查。这里住不得。"我又问他过了小李村往南走绕得过吗？他说："走快点，绕得过，慢了日本人就出来了。"听后，我们就直往南走。走了一段，又碰见了老百姓，一打听，说这附近都有日本人，我们就又折了回去，仍回到昨晚那个小庙。从庙旁下沟，走了一阵，李俊明发现了一个窑洞，我们决定先在洞里躲着，等到黄昏再走。这洞一丈多深，四五尺宽，洞下边是十几丈深的沟。我们在洞里一直躲到黄昏，才走上去，从大路下坡。下坡后，业已入夜，我们就向河流声响的方向走，到了涧河边，见有个村庄，像是侯桥，我们就入村问路，问了三个人，都说从这里到菜园去燕翎关没有日本人。听说这里能到燕翎关，我心中就有数了，因为上次退却时从那里走过。我们走上大路，向菜园前进。途中碰见一卖杏人，买了他10元法币的红杏，还用我的绒衣换了他一件汗衫。

菜园属陕县，是一个大镇子，有一二里长的市街，街面整齐，房屋很多，当天夜里，我们过了菜园，循着汽车道行走。走了一阵，月亮已经偏西，快要天明了，我们困乏得很，就走到一个破庙院中，躺在草地上休息。

7月4日黎明，我们继续沿着汽车道走，在一个小坟园中休息时，遇到一犁地的老者，我对他说："我们是落难的人，衣服已被人脱了，两天没有吃上饭，想找你买点馍吃。"说着，我拿出100元法币交给他，他不接，只说："要馍，还有，拿钱我不卖。"说着让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拿来三个大馍，交给我们说："这是我犁地带的饭，给你们吃，不要钱的。"吃完馍，我们谢了老者，继续沿着汽车道向燕翎关走去。这时，天已大亮，已能远远望见燕翎关了。5月20日我和李总司令率部经过这里，现在这山势还完全认得清，可那时是浩浩荡荡的队伍，现在却是三个落难之人，触景生情，心中不免有些悲伤。

往前走，我们在张凹村下面遇到颜总司令的便衣队的四个人，他们把我们送到了队长那里，那队长询问了一些情况，我都一一作答。他说："李总司令阵亡那天，我们都知道。"我问他的姓名，他说叫曹守如。曹队长留我们休息。我问他四十七军的消息，他说："听说上戈街有中央军，南山里也有中央军，你们四十七军在哪里就不知道了。"曹招待我们吃了晚饭，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从收容所跑出来两天两夜了，没有吃过像样的饭，也没有睡过安稳觉，今天在这里吃得好，睡得舒服，精神好多了。通过交谈，知道这里是西黎园村。

7月5日，天刚亮曹队长就来了，我向他打听要走的路线，他在纸上写了"沟南—桐树岭—姚店—双庙—三角山"这样一条路，然后说："现在这一路没敌人，只是三角山有。你们不到三角山就往南拐，过了那里就是南山，中央军就多了，找你们的队伍也容易些。"我接过了路线图，换上了在这里找的便衣，和李俊明、罗开基一起向沟南走去。

沟南在陕县东南六七十里，我们5月20日曾从此地经过，这村的房子全是倚靠山崖挖的窑洞。我们三人在沟南村外遇到一人，盘问后把我们引进村。进村后，见到两个青年，我就向他们打听四十七军的消息，其中一人说："听说上戈街那边有中央军，不知道有没有四十七军。"我把曹守如开的路线图给他们看，他俩说："你们不要走那条路，那条路中间有日本人，可以直接到上戈街，陕州专员欧阳珍就住在那里。从这里到上戈街有120里地，尽是川路，很好走。陕州专署的人出来也走这条路，没危险。"我听他们说得这么清楚，就决定到上戈街去。顺着他们指的路，走到傍晚，在一个村子里借了一孔破窑洞，住了一夜。

7月6日，天亮后继续就道，走不到一里地，到了庙上村。过了庙

上，我们就在山梁上向西走，继而又顺着山腹道南行，路上还碰见了陕州专署催粮的人。我们边走边打听四十七军的消息。又翻过了两个小坡，来到胡树坪，这里有很多不小的核桃树。听老乡说再走一程就是窑子坪，到那里就可以住宿了。我们继续往前走，一段山路后便是布满鹅卵石的川路，走起来很吃力，脚上又起了泡，疼得很。走到一溪沟里树木丛深处，遇到两个哨兵，交谈后知道他们是河北民军的。哨兵引我们去见营长，营长姓黄。谈起5月21日退却的情况，黄营长说："我们那天在姚店听着枪声很密，但当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夜间才听说总司令（河北民军曾归李家钰指挥过）阵亡了，参谋长也被俘啦。"从收容所跑出来几天了，我们想在此住一夜，明天再到上戈街。黄营长叫他的部下让出一孔窑给我们住，说："这里是窑子坪，老百姓不多，只有这几孔窑。"在这里，还遇见了那天一起从收容所跑出来的、后在涧河边走散的游海青，以及两位朋友谢丙午和张天邦。谢、张听说我们要到卢氏去找队伍，主动说要给我们写封信。

7月7日，天刚微白，营部就送来了羊肉面条。谢丙午、张天邦为我们写了信，要我们到上戈街后去找谢的弟弟怀卿。之后，我们四人（新加了游海青）谢别了黄营长，向上戈街走去。途中，遇着了去看我的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李大同（河北人，保定军校毕业）和情报课王课长及一位姓郭的团长。他们昨夜得到黄营长的报告，知我脱归，今早去看我。李大同倾囊送我法币700元作为路费，郭团长又请李大同给上戈街的乔某写了封信，郭说："乔某是上戈街的大户，你说同我们总指挥（即乔明礼）是朋友，他就会帮助你。"告别了李大同等，我们就沿着一条溪边的小路走。窑子坪距上戈街30里，这段路又平坦，没多久，我们就到了上戈街。

上戈街是山丛中的镇子，有几百户人家，属洛宁县管；北边是陕县，西边为灵宝，西南为卢氏，是个四通的集市。此时，驻在上戈街的是新八军的部队。我们去找谢怀卿，把谢丙午、张天邦和李大同的信都交与他，他看信后对我说："参谋长在这里吃了饭，我们一起去找乔某。我们这里有个招待所，见过乔后，就住到那里，休息几天，等我兄和天邦回来后，再送参谋长到卢氏。"饭后，我和谢怀卿去见乔某。见到乔，把李大同写的信交给他。寒暄后，我即向他打听三十六集团军的消息，乔说："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像是发表为刘戡了，听说司令部现

在卢氏。”告别乔某，我即到招待所休息。

回到四十七军

我们在上戈街休息了两天。7月9日，谢丙午、张天邦回到上戈街，我们相约，如果明天不下雨，就出发到卢氏。7月10日早饭后，我和罗开基、李俊明、谢丙午、张天邦一起，离开上戈街，向卢氏进发。游海青因伤重不能与我们同行，我给了他200元法币，让他医好伤再走。后来听说游死在了上戈街。我们走了20多里，到了黄城村，就在这里休息。午饭后，继续前进，晚上住在桃树坪。

7月11日，晨起后向磨上前进。在途中得知，距磨上五里一小村内驻有新八军的新六师师部。这个师的参谋长李天汉（河北人，保定军校毕业）是10年前我在二十四军时的同事，就决定去找他，问询四十七军的消息。见到李天汉，没有打听出四十七军的确切消息。李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饭后，我们就离开新六师师部，来到磨上新八军军部，见到了军参谋长王有度（辽宁人，陆军大学第十四期毕业）。王叫人找来三套军装，让我们换上，我也把胡子刮了，这才恢复了军人的面目。我问王：“四十七军驻在哪里？”他说：“四十七军序列现在第十二集团军，改属第五战区指挥了。命令已来了很久，四十七军可能已开走了。”我即给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董英斌打电话，才知道四十七军还在卢氏沙河街。董在电话中还表示了对我的问候。沙河街距杜关五六十里，距卢氏县城30里，是个很热闹的集市。我打电话到四十七军军部，找到了李宗昉军长，他又惊又喜。我请他派两乘滑竿明天到杜关接我们回去。四十七军找到了，明天就可以回到军部，虽然军部不是三十六集团军总部，但军部、总部以前完全是一家。古村旧人明天就能见面了，我心中无限欢乐。

王有度在新八军军部为我们设宴接风，约来的陪客有：新六师程副师长、李天汉及军部各处长。宴后，我和罗开基、李俊明、谢丙午、张天邦及新八军的一个饲养兵一起上路，急忙向杜关走去。过官道口，天就渐渐入暮，又走了十几里的夜路，到了杜关。

杜关是灵宝到卢氏的公路上的一个关隘。进了“关门”，南行五里才是杜关街。到了杜关街，新八军的饲养兵把我们引到三十九集团军总

部，见到了总司令高树勋。谈起5月21日的情况，高树勋说："5月20号晚8点钟我们离开石原，走了一夜，敌人跟着追，还同新六师第三团打了一仗。那时，我正带着一团人在山顶占领阵地，还想等敌人上来，好揍他一顿。我正在山顶上指挥，听见下面有浓密的枪声，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下午行军时，遇到李军长（李宗昉），见士兵抬着其相（李家钰的别号）的遗体，才知道其相阵亡了，真可惜！"听了高树勋的叙述，心中不免有些悲痛。这晚我们就住在杜关。

7月12日上午，四十七军来接我们的滑竿到了，共来了17个人。吃了饭，我们一行20多人就上路了，三十九集团军的参谋长廖安邦（河南罗山人，陆军大学第八期毕业）把我们送到杜关西门外。劫后重逢，大家一路说笑，又谈起了5月21日的情形。

沙河街属卢氏县，距杜关50多里。由杜关到沙河街，要翻两个山坡，尽是山间小路。下午，我们到了沙河街，来到四十七军军部，军长李宗昉、参谋长张持华（四川巴县人）、一〇四师师长杨显名（四川邛崃人）以及军部各处、课长等已在等待我们。相见之下，不胜感慨。李宗昉设宴为我们洗尘，席间，李又说起5月21日的情况："那天总部在山上南进后，我也上了山，忽然听到前面有浓密的枪声，又看见总部一些人往回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问跑回来的人，才知道遇上敌人了。当时打得很凶，我们就退到张家河谷，占着山梁抵挡住日军。跑下来的人逐渐增多，但没有看见老总和参谋长。我就连着派了两三起人，到敌我中间地带的山沟、山坳里找，牺牲了几个人也没找着。后来，随军部一道的一七八师苟营长的妻子带伤下来，说总司令已经负伤了，倒在一个山坡下。我们根据她指的方向，冒死才从敌人的枪弹下把总司令找着，但总司令已经死了。接着，又派人找参谋长和总部的其他几位长官，没有找到。我们连夜护着总司令的遗体西行，走了三天，才在灵宝大南村把总司令的遗体装殓，过后送回成都了。"一会儿，李家钰的弟弟、一七八师师长李家英也来了。宴后，我与李家英、杨显名叙谈至深夜。

过了几天，我从沙河街去到卢氏东湾子，会过继任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刘戡，报告了我被俘与脱归的经过，辞去了总部参谋长之职，又回到四十七军。我随四十七军南移时，途经卢氏红涧，见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和参谋长董英斌，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到了内乡县的西坪，我即离开了四十七军，搭车到西安，遂回成都家居了。

[1] 据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台湾传记文学丛刊），1942年1月5日，蒋介石调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

[2] 据《陆军第四十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该军于1944年4月初奉命接替陕（县）灵（宝）阌（乡）河防。

[3] 据《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何柱国当时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任第十九集团军代总司令。

[4]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当时汤恩伯所辖的还有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

[5]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等资料，汤恩伯部当时无第九十二军、第五十一军、第八十七军、第九十七军。

[6] 据《陆军第九军中原会战登封及卢氏战役战斗详报》，该军是第八战区部队，于4月19日奉胡宗南之命开洛阳归蒋鼎文指挥，27日到洛阳附近。

[7] 据中、日双方资料，日军称此次作战为“京汉作战”，亦称“1号作战”。“中原会战”则见于中国军队的战报中。

[8] 据《河南会战》，日军投入此次作战的兵力，第十二军为第三十七、第六十二、第一一〇、第二十七师团及坦克第三师团，此外还有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一个独立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旅团。后又增加了菊兵团。

[9] 据《河南会战》，日军第十二军的大多数师团都全部或一部参加了豫西洛阳、宜阳、洛宁、卢氏等地的作战。

[10] 据《河南会战》，日军京汉作战的方针是“击溃敌军，尤其是第一战区的部队，将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冲占领并确保之”。

[11]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当时，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守卫的是巩县东部的金沟、褚岭迄老饭沟阵地和牛口峪迄马义沟河防，登封由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守卫。

[12]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5月4日，蒋鼎文令“第十四军（欠九十四师）、新六师、暂四军（欠四十七师），均归刘副总司令戡指挥（嗣后称刘戡兵团），于明（5）日俟敌接近龙门阵地，攻势顿挫时，即由龙门、伊川一带，对由白沙北窜之敌

出击，一举而歼灭之”。

[13]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蒋鼎文先后于5月2日、5日，令第九军的两个团归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裴昌会指挥，4日又令第九军的一个团暂拨归第四集团军指挥。另据《陆军第九军中原会战登封及卢氏战役战斗详报》，该军于5月5日夜自登封突围，6日各部均遭敌截击，此后伤亡惨重，几无战斗力，9日到达嵩县以东。各资料中均无“组成孙蔚如兵团”之记载。

[14]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胡宗南派来的第一批部队中，第九军于4月下旬已陆续到达。最先到达的第五十四师于4月24日奉命进驻登封西北府唐镇附近。

[15]　据《河南会战》，5月9日夜，日军第六十九师团（天兵团）分别从垣曲县城（今垣曲县古城镇）正面、河堤村及平陆县以东的白浪渡口强渡黄河。占领洋湖村的是由垣曲正面渡河的日军浅川中队。

[16]　渑池、洛宁境内均有翟延之地名。据本文所述作者行进路线及编者于1992　年所作的调查，此处当为洛宁之翟延（今名宅延）。文中之“翟涯”当为翟延之误。

骆周能

激战一昼夜，敌人伤亡惨重，势渐不支，战到26日黄昏，敌人全面崩溃，遗尸遍野，狼狈逃窜，最后退到东流、香山两处固守。

● 1907年生，号浚明，字怀哲，四川大邑人。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第二十一军一四六师四三八旅中校参谋，随部出川抗战。

● 1939年，任第二十一军作战科科长。

● 1940年初任第二十一军一四七师四三九团团长，率部在马当至湖口一带承担布雷腰击任务。

● 1991年，逝世。

第二十三集团军出川抗战片段回忆

骆周能

刘湘请缨抗日 唐式遵蓉城誓师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后第五天，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刘湘即通电“请缨抗日”。1937年7月14日，中央军委在卢沟桥事变第四次会议报告中说：“四川刘湘有通电，‘请缨抗日’并遵令整军待命等语，我委已嘱中央新闻检查处缓一二日再决定发表与否。”又7月16日顾祝同给蒋介石渝电说：“顷接到刘甫澄（刘湘）电称，在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弟昨已径电委座陈明下悃。并通电各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德一心，共同御侮，自当漏夜整军，赶速改编，以期适于抗日之用。川省应负责任，不惟不敢迟误，且思竭尽心力，多所贡献，耿耿此心，尚乞代陈。”又8月18日，何应钦报告说：“川军刘湘有电‘请缨抗日’，并拟暂出兵十师（四十团），须调精锐部队，或令准备五十团，先出兵三十团或三师至四师，其余第二期再调。”旋即成立第七战区，位置于武汉，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副长官陈诚，直辖三个集团军，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总兵力20多万人。后又成立第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三个集团军，先后出川，在晋东、鲁南、豫南、皖南及苏、浙、赣、湘、鄂等地区对日作战。

刘湘于出川前夕，曾提出如下要求：一、把战区划定一个明确地区，承担这个方面的对日作战任务；二、战区所直辖的三个集团军由战区统一指挥，集中使用，不能分割建制；三、财粮械弹的供应与补充应一视同仁，按照国军待遇。其他如人事任免和调动须事先商同战区决定等等。以上要求得到了何应钦、顾祝同、张群等人的保证，最后得到了蒋介石的承诺。

1937年9月中旬，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在四川成都少城

公园开誓师大会，庄严宣告：“失地不复，誓不返川。”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在出川时的各界欢送会上预立遗嘱：“胜则归，败则死。”随即率师6000余人，经武汉、郑州，转华南、太湖，辗转南北战场，时为11月中旬。

广德泗安战役

淞沪沦陷后，苏、常相继失守，政府除临时调集10万余人保卫首都南京外，对于广德、泗安一线的防御，实无兵可调。经蒋介石商同刘湘调该战区所辖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所属各部分防广德、泗安，以确保京（南京）芜（芜湖）侧背之安全，并掩护淞沪杭友军之撤退。当时川军部队转运不及，大部都在行军途中，只能以先头部队的一四四师和一四五师各一部和陆续到达的十四、十五两个混成旅赶赴前线，分任广德、泗安防务，第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等师的全部及一四四师的大部，均在转运途中，各相差为二至五日行程，各部奉命后赶赴指定地区部署防务，赶筑工事。此时由淞沪杭撤退之友军，内中夹杂由前线逃往后方的数十万难民，不分昼夜向后方撤退，势如潮涌，加以敌机轰炸扫射，敌骑兵扰胁，沿途军民均有伤亡，秩序很乱。我军出击敌骑，救护伤亡，动员组织民众，掩护了10余万友军和广大民众安全转移。

1937年11月23日，敌第十八师团由太湖乘汽轮及橡皮艇百余艘，窜抵宜兴、长兴一带，分兵进犯泗安、广德，首先与我守备泗安的第一四四师发生激战，我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亲临指挥，士气振奋。我军官兵目睹国土沦陷，广大人民被敌蹂躏，千家万户，走死逃生，敌机狂轰滥炸，血肉横飞，更激发了川军健儿对敌人的万分仇恨和高度的爱国精神。他们不惜牺牲，英勇奋战，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同时进攻广德之敌约一个旅团，步骑兵5000余人，在坦克装甲车30余辆、飞机20余架的掩护下，向我守备广德的第一四五师猛攻。在敌机和大炮的不断轰击下，工事尽毁，城舍为墟，该师激战一昼夜，伤亡过半，此时我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增援，又固守一日。因部队初到前线，情况不明，仓促应战，未能组织力量予敌以有力的反击，始终未改变被动不利的局面。

我守备泗安的一四四师，孤军奋战三昼夜，伤亡惨重，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腿部负伤，奉命向宁国转移。敌人占领泗安后，除留小部扼守

泗安要点外，其主力续向广德进犯，加强对广德的攻势。

我第一四五师师师长饶国华坚守广德奋战五昼夜，直到11月28日凌晨，敌在2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集中兵力，向广德城西一角连续猛攻，该师刘团防御阵地被敌突破，当时师长饶国华亲临督战，并严令该团乘敌未稳之际，立即组织反攻，恢复原来阵地，否则以军法从事。殊该团长不听指挥，迟迟不决，甚至率部后撤，致影响全局溃败。同时，我第一四六师已于芜湖登陆，遄赴前线，该师奉命调所属四三六旅直接增援广德，与守军第一四五师夹击进攻广德之敌，师长刘兆黎率四三八旅直趋泗安，并攻占泗安，截断敌人后方一切交通联络，阻击由长兴、吴兴西进之敌，策应广德方面我军之作战。

我四三八旅以急行军靠近泗安时，正是11月27日子夜，了解到敌人有两个步兵中队和一个骑兵队以及运输部队，仅600余人占领泗安各要点。该旅不顾长途跋涉疲惫，立即向泗安之敌进行夜袭。官兵奋勇，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激战到黎明，我军卒攻占泗安，立即破坏泗安公路桥梁及敌在泗安的一切军事设施，残敌向东溃退。此时师长刘兆藜令该旅以一部扼守泗安要点，截断敌后交通，其主力由旅长梁泽民率领向广德挺进，期速解广德之危。该旅行抵界牌附近时，与从广德增援泗安的由装甲车五辆、卡车10余部满载的敌军800余人遭遇，双方当即发生激烈战斗，历时约半小时，我军击毁敌人装甲车五辆，烧毁敌汽车10余部，并将敌团团围困。正欲全歼时，忽接副长官陈诚电令："广德失守，已令后撤，该旅立向宁国转移，另有部署，切勿迟误。"旅遵令向指定地区转移，同时得知我守广德各部已纷向旌德、太平等地撤退。日军占领广德后大肆烧杀，其主力直趋芜湖，以断我军后路，加剧对南京之威胁。我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于广德失守后，感到无以对国家对人民，无以对长官刘湘，临死前写就绝命书，略云："团长刘儒斋不听指挥，以致军败，职不惜一死，以报甫公。"等语，遂引疚自戕。此时刘湘病于汉口万国医院。

广德、泗安之役，共毙伤敌4000余人，击毁敌装甲车五辆，焚毁敌人大小汽车20余部，夺获山炮一门。我四三八旅夜袭泗安，消灭敌人一个骑兵连40余人，夺获三八式步枪40余支，焚烧汽油百余箱，缴获敌人军用物资和文件等千余件。我共伤亡军长以下官兵6000人左右，集团军副总司令潘文华被免职。其实，广德、泗安之战，刘湘、唐式遵、潘文

华均未使用其指挥实权，陈诚以副长官名义直接指挥一切，命令一日数改，一时手令，一时电令，并且不通过军长、师长，而是直接下达到旅长、团长的手里。由于部队转运不及，到一旅用一旅，到一团用一团，军长和师长常常不知道自己的部队派到何处去了，传统的指挥系统完全被打乱。

广德、泗安防御战的本旨是为保卫南京外廓而防而战，期有利于南京的固守，并掩护淞沪杭友军的转移，而实际上在南京的防卫方面，大本营或唐生智均无固守的信心与决心，只是鉴于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如果不战而退，有失国际观瞻，并且不利于国际调停。对于如何固守广德、泗安，确实掩护南京侧背之安全的兵力部署，在防御配备和设施方面，既无计划又无准备，且川军劣势装备，粮弹不继，许多官兵冬着夏服，穿短裤、草鞋，在冰天雪地中御敌，大批负伤的官兵缺医少药，啼饥号寒，在腥风血雨、硝烟弥漫中坚持战斗，辗转南北战场，疲于奔命，致川军元气大伤。

卫戍江防战

1938年2月，第二十三集团军调戍皖南、赣东，负责东自南陵、繁昌，西至彭泽、湖口的700余华里的沿江防务。我集团军从此划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之指挥，在不断阻击日军沿江强行登陆的大小百余次战斗中，赖我官兵忠勇和军民合作，保卫了江南大片河山免遭敌骑践踏。

自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我首都南京后，国军主力损失甚重，敌势猖獗，企图以战胜余威，凭借陆海空军优势，迅速打通津浦路，攻略武汉。为实现此目的，必先解除津浦路南段侧背之威胁，因此着意进攻淮南，打通长江，前者利于掩护津浦路进出之安全，后者便于海军舰队直捣武汉。日军于1938年3月先后攻占巢县、合肥，进犯无为，直趋安庆。此时我集团军在防广、任重、兵单的情况下，派兵两旅（一四五师四三三旅，一四六师四三八旅）共一万余人开赴江北，受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指挥，参加无为、舒城、桐城、潜山诸战役，直到同年8月，经九江、南昌、浮梁归还建制。是役敌军伤亡2000余人，我军伤亡1300余人。转战数月，长途跋涉，尤其是盛暑行军，官兵多感时疫，

疲惫不堪，亟待整休。

江南沿线作战及马当要塞陷落

日军自占领徐州后，以主力沿陇海路直趋郑州，以一部由合肥、六安向舒城挺进，企图略取信阳，会师武汉。敌自8月上旬以来，长江舰只大量增加，溯江上驶，向我两岸袭击，敌机亦在沿海一带不断侦炸，其陆上之敌与我军相峙于南、繁前方。第二十三集团军辖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第五十军等三个军，计六个师，二十四个团。自江北舒城、六安吃紧后，我第一四六师于5月下旬奉命北调增援。我沿江正面700余华里，以现有兵力在配备上颇形单薄。

6月上旬，敌波田、高桥、田中各部5000余人，山炮4门，小钢炮10余门，兵舰约40艘，在飞机10余架的掩护下，于我乌沙夹、李阳河、前江口、大渡河等处强行登陆。据被俘敌舰长松奇胜及司机田正朱夫供称，彼等为敌军海上运输队，隶属于侵华派遣军田尻部队一〇七队。此次由芜湖上驶巨型军舰三艘，各载敌兵约3000人，小型舰28艘，各载敌兵数百人到1000人不等，汽艇及木船不下百余只，其舰队司令长谷川乘快艇到芜湖。据我第五十军一四四师师长范子英报告，日军自5月下旬以来，军舰由数艘到数十艘不等，逐日驶至大通附近江面，向我铜陵、大通沿江阵地猛烈轰击，并用小汽艇驶至我大通附近水雷封锁线，施行破坏。因我水雷封锁区无炮兵掩护，不数日破坏完毕，敌舰畅行无阻。

6月1日以来，敌舰上的机关炮向我沿江阵地逐段轮流轰击，同时敌机数架不断侦炸，连续三日，每日敌机投弹百余枚，致我沿江工事和阵地附近村落炸毁甚多。当时我军亦预知敌企图将在我大通附近强行登陆。但我无大炮，对于敌舰行动无法制止。敌舰冲破我大通水雷封锁线后，肆无忌惮，往来大通、贵池游弋，并不断向我炮击。我新配属来的炮兵三团第一连在大通附近的军山矶阵地，开始向敌射击，阻扰敌舰行动，弹多命中，唯非破甲弹，故敌舰未受损伤。自敌发现我炮兵阵地后，每日敌机、兵舰不断进行轰击，但我炮兵阵地坚固，隐蔽良好，未蒙损害。

6月10日，先后有敌机30余架，兵舰8艘，掩护敌军5000余人，在乌沙夹、李阳河、前江口强迫登陆，同时敌机在贵池、梅埂、池口、上下

江口大肆轰炸，我军奋战终日，击沉敌汽艇一艘、胶皮艇及木船10余只，敌伤亡惨重，终止登陆，但仍对我军不断炮击。敌急求占领安庆，攻我马当，故打算在贵池附近登陆，占领江岸要点，以掩护其长江航运之安全。

6月12日、13日两日，日军在飞机8架、兵舰30余艘掩护下，大举进犯，次第攻占我前江口、牛头山、大渡口沿江据点，上述地区兵单力弱，且无险可据，受敌舰轰击伤亡较大。6月13日，我援军二十一军一四六、一四七两师各一部，与初登陆未稳固之敌激战一昼夜，卒将登陆之敌全部赶下江去，恢复原来阵地，是役击沉敌舰1艘，俘获敌汽艇1艘，俘敌兵3名，夺获重机枪1挺，汽油100余箱及其他战利品。敌我伤亡均800余人。

6月15日，敌一一六师团一一三联队步炮联合5000余人，在敌舰40余艘、飞机20余架掩护下，在我繁昌以西荻港强行登陆，我军激战数昼夜，伤亡重大，奉命转移，敌累役累犯，一心想攻占沿江据点，以为借坚固之工事和海空军火力掩护，就能保证长江航运之安全，这恰使我军于此机会从被动转为主动，随时可以集中兵力，机动打击敌人。

1938年6月24日，日军进攻马当要塞，目的是排除长江最大的封锁线及其要隘，便于从水陆两路攻略武汉。马当守备是战区直接指挥的，马当守备指挥官李韫珩辖五十二师和一六七师的四九九旅，指挥马当要塞司令王锡涛所属的要塞炮兵与守备营，另有海军陆战队一个团，炮兵第八团一个连，江西保安第十二团，新第二十六师四个步兵连，工兵两个连以及无线台通信部队等两万余人。

6月18日，江防总司令刘兴下达关于马当部署要旨：李韫珩为马当守备区指挥官，指挥第五十二师及第一六七师之四九九旅和马当要塞司令，其任务为固守香山、黄栗树阵地，并派兵一团于华阳望江，以攻击敌登陆部队，掩护马当要塞核心，并防止敌舰突入。

6月23日起，敌炮击并轰炸马当。24日拂晓，敌攻香山。上午8时，敌占领香山，9时改由香山向要塞核心攻击。25日拂晓，敌用小艇由石牛矶迂回登陆。26日拂晓，敌使用催泪瓦斯，由石牛矶、娘娘庙登陆，迂回其阵地后方。我预备队全部增援第一线，后方空虚，援兵迟迟不到，26日上午11时，马当沦陷。

马当失守后，守备马当军官除死伤外，大多畏罪潜逃，士兵溃散，

震怒朝野。当时蒋介石曾密令我集团军沿江前线指挥官，凡马当退下来的官兵，不论职别等级格杀勿论（即抓获就地处死刑）。并同时电饬战区长官顾祝同，“调集力量，恢复马当”。当时顾复蒋电称：“马当地势，利守不利攻，我军现在装备，施行攻击，恐难奏效，且照目前部署，转移兵力，尤恐失却时机。”等语。

马当要塞失陷之原因，据当时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报告说：一、马当守备指挥官李韫珩到防后，即办抗日学校，抽调部队军官1/3以上办学，对实际战备过于疏忽；二、香山乃马当外廓之主要点，已令其固守，但守军一触即放弃；三、马当已经失守，而指挥官尚不承认，且高谈恢复容易，但言而无行；四、命令部队增援，多未行动，不听指挥，如第一六七师驻湖口之旅，限两日赶到马当，但该旅四天未到。

马当失守后，敌借陆海空军威力，节节西进，有溯江而上直取武汉之势。

长江下游沿岸要击[1]布雷战

1938年6月，日军派遣大批兵舰，突破马当要塞，直趋湖口、九江、瑞昌、武穴等地，从水路直逼武汉；又一路以步骑兵攻占横川、罗山，进逼信阳，从平汉路进窥武汉。

8月，我集团军配属各种轻重炮兵共14个炮连，担任掩护和指挥炮兵要击敌舰，断敌长江航运任务，以策应保卫武汉之作战。主要炮兵阵地选置于贵池煤炭山（即馒头山），并分置于我左右两兵团，分区分段游动要击敌舰。其军队区分为：一、右翼兵团：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新七师，师长田钟毅；新四军第一支队；炮兵三团第一营，营长张津；第五十一师战炮连，连长王建基。二、左翼兵团：第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第一四六师，师长周绍轩；第一四七师，师长章安平；第六十七师，师长莫与硕；炮兵十三团，团长黄正城；炮兵十三团第一连，连长张庆农；第二连，连长刘屏玉；炮兵十四团第三营八连，连长卢韵平；炮兵十九团第二连，连长刘魁武；中央军校高射炮连，连长董信武；工兵第一团第四连，连长王孚；炮兵三团第二营，营长闻敏；第五十八师战炮连，连长赵子仲；小炮第五十一团十六连，连长刘士义；总预备队第一四八师，师长潘左；第一四五师四三三旅，旅长戴传薪；工

兵练习队第五连，连长杨永久。

日军自攻略九江、侵入南岸以来，我各区炮兵对敌上下驶舰艇，不分昼夜，努力施行要击，以打击敌人、阻碍敌长江运输为目的。同时采取游击战术，随时以奇袭手段，突进江岸，充分发挥炮火最大威力，致敌蒙受巨大之损害。本集团军江防绵亘700余里，在军事上已成为要击敌舰之主要区域，自施行要击以来的三个月中，计击沉敌大型运输舰6艘，汽艇4艘，俘敌汽艇1艘，重伤敌舰106艘，轻伤337艘。

自1938年10月武汉转移后，配属集团军指挥的炮兵先后奉命撤走，留置在前方的仅有炮兵第三团第一连、第三连、麦德森小炮连及军校高射炮连。然因任务关系，仍饬其尽量继行要击，其成效当逊于前矣。在1938年11月至1941年底的两年又三个月的要击中，击沉敌人各种舰艇51艘，除轻伤未计外，重伤各种舰艇53艘。

1939年底，海军部拨来海军布雷队两个大队，在我集团军步、工兵的配合和掩护下，挺进江岸，突击布放漂雷。据统计，1940年布放漂雷400余具，每具重量为200公斤，炸沉敌人各种舰艇51艘，炸伤运输舰2艘，在1938年8月至1941年12月的三年又五个月的时间内，我炮兵及水雷击、炸沉各种舰艇110艘，重伤161艘（轻伤未计）。敌人损失惨重，我军战果辉煌。

1940年12月18日莫斯科电讯：苏联劳动报评论：“长江沿线在战略上占主要地位，沿江要击炮兵，获得光荣战果，予日军行动及运输舰只以极大的威胁，日军在该处的进攻企图已告失败。”

何应钦在对三年抗战经过的一段记述中称：“唐式遵部在江西铁路沿线及沿江江岸之游击战斗，至为活跃。随时对敌后方联络补给线予以重大破坏与威胁，我江防炮兵要击敌舰，尤奏伟功。”

由于我江防炮兵要击敌人舰艇取得了重大战果，打击了敌人进攻武汉及其腹地的作战进程，因此敌视我要击炮兵为最大的威胁和障碍，除不断以飞机侦炸外，又凑集大部敌军，先后在我大通、梅埂、前江口、李阳河、马踏寺、馒头山等地，凭借海空军的强大火力，强行登陆，企图消灭我沿江要击炮兵，以保障其长江运输之安全。在敌人登陆之际，遭我守军一四四师的迎头痛击，该师同敌人争夺贵池附近主要据点725高地，失而复得者凡七次，战斗异常激烈，有八个连整连壮烈牺牲。我官兵前仆后继，反复冲杀，敌受重创溃退，我军乘胜追击，敌施放催泪

瓦斯阻我前进。我清扫战场时，敌遗尸于我阵地前400余具。

我一四六师四三八旅与敌搏斗于煤炭山附近，几经昼夜，击退敌人无数次进攻，我炮兵阵地仍岿然不动，但敌我均伤亡惨重。1941年元月，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发表有关二十三集团军战况时写道："唐式遵部在皖南担任江防，为占领江岸要点之馒头山，曾与敌军争夺725高地，失而复得者六七次，是役我军阵亡连长4员，伤6员，阵亡排长35员，伤23员，阵亡士兵900余人，伤700余人。据敌后情报，敌人在此次战斗中，运到大通上船伤兵2000余人，焚尸1000余具。"由于煤炭山炮兵阵地目标暴露，敌我争夺剧烈，敌机终日轮番轰炸，为了避免无谓牺牲，奉命将炮兵分割为游动要击炮兵，从东流、至德到彭泽、湖口江岸，选择阵地，除沿江守军掩护外，另派专门部队随炮运动，保证安全，发现目标就打，打了就走，敌人防不胜防，难于捉摸，其要击战果亦为显著。在39个月的要击战斗中，我军击沉巨型兵舰2艘，中型兵舰1艘，巨型运输舰13艘，中型运输舰15艘，小型运输舰1艘，扫雷艇2艘，汽艇15艘，大商船1艘。以上击沉敌舰的种类与数字，以中央社、川康社于浮梁、徽州、屯溪、太平、青阳等地的战报报道为根据。

中央社浮梁1939年10月23日电：10月14日，敌中型运输舰"凤凰丸"满载军需品下驶，经马当附近江面，被我炮兵猛击。中弹甚多，当即沉没。中央社屯溪1940年2月13日电：敌巨型运输舰一艘，满载敌兵及弹药，经彭泽上游江面，被我炮兵袭击，中弹爆炸，立即毁灭，仅余尾部残舷随波漂走。舰上官兵2000余人全被淹死，损失弹药、军用器材260余吨。中央社浮梁1940年3月3日电：2月15日，敌巨型运输舰"洪田丸"载敌官兵200余人，武器弹药800余吨，驶至湖口钟山附近江面，被我炮兵击沉，敌官兵200余人全数溺毙。敌派艇打捞尸体30余具，损失重大，迁怒民众，连日来敌在沿江一带大肆烧杀，其状甚惨。

日军在湘北赣西的战斗中，长江运输线是其作战的生命线，我炮兵要击，断其江运，敌受损害至巨，并感到是他们最严重的心腹之患。敌遂于1938年11月25日，调集杉岛、石谷、志摩三个联队，共有步骑兵两万余人，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我贵池、青阳大举进犯，与我守军第五十军及第二十一军，在木镇、丁家桥一线，形成激烈拉锯战。12日傍晚，敌对我军施放毒气，我官兵32人中毒死亡。但我仍坚持战斗到12月19日，历时25昼夜，敌人毫无进展！师久无功，被迫后撤，战斗暂告

一段落，青阳仍掌握在我手中。青阳是皖南战略重镇，是徽屯公路与芜屯公路的交叉点，如果敌人占领青阳，则易深入我军腹地，必然截断我沿江要击炮兵的后方联络与补给，因此青阳保卫战的告捷，是我沿江炮兵继续要击的重要保证。

1940年1月至12月，我海军布雷队在东流至湖口江面布放漂雷，先后炸沉敌中小型舰艇50艘，其中兵舰7艘，运输舰13艘，扫雷艇2艘，汽艇23艘，水船3只，炸伤运输舰2艘，以上数字系根据1941年1月10日《华西日报》刊载的记者洪兆钺对长江布放漂雷的综合报道，标题是“皖赣沿江的英勇将士”。文中表列水雷炸沉敌舰如上统计数外，并分析说，一具水雷的代价，最高不过500元，可是炸沉一艘兵舰就是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何况船上还有敌官兵和军用物资，这些是不能用数字来表示的。

1941年元月，第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在报告水雷炸沉敌舰时说：“抗日战争打的是消耗战，看谁的损失大。我们用一颗炮弹，或一具水雷，只花几十元到几百元的代价，却消灭敌人价值几十万元的兵舰，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倒被许多军事指挥官忽视了。”本来陈万仞这段话有所指，我军在皖赣沿江要击布雷，击沉击伤敌人舰艇共达500余艘，是日酋最敏感最痛苦、损失最大的战斗，也是我军最光荣的战果。但是我军前线官兵并不满意，因为配属炮兵太少，自武汉转移后，敌人长江航运更加频繁，反而将所配重炮全部调走了，经几次要求，仅配卜福斯山炮两个连，作为游动要击炮兵使用；炮弹、水雷不继，迟迟不予补充，经多次请求批准补充后，运输力又不足，夫卒骡马均缺，要从前线派步兵到后方用人力搬运，往返数百里，劳师费时，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效果和收获。

1940年11月中旬，敌在东流一带集结一一六师团，高桥旅团所属一〇二、一三八、一三九三个联队及志摩支队，共有步骑兵6000余人，大炮20余门，飞机8架，于11月21日分两路向我东流、至德一带第一四六师阵地进犯，企图以优势兵力扫荡我沿江炮兵及布雷队。敌来势甚猛，我军节节抵抗，反复周旋，利用夜袭和侧击消灭敌人。11月23日，敌一路攻破马田，旋入洋湖陂、雷公岭，主力攻陷我至德尧渡街，向我石门街窜犯。我第一四八师由赣东奉命昼夜兼程，于25日拂晓到达指定地区，会同第一四六师予敌以两面夹击。激战一昼夜，敌人伤亡惨重，势

渐不支，战到26日黄昏，敌人全面崩溃，遗尸遍野，狼狈逃窜，最后退到东流、香山两处固守。是役敌伤亡官兵1700余人，我俘敌太田荒山等3名，夺获山炮2门，重机枪4挺，步枪200余支，我伤亡官兵800余人。

攻克马当要塞

马当要塞位于长江中游的咽喉，是镇锁大江的主要要隘。我军攻克马当要塞，重创日军，震惊中外，全国祝捷，增强了我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一）进攻马当之意图及其作战指导思想

1940年9月底，第二十一军参谋长余贤立应召到上饶第三战区长官部开会三天，返部后传达了战区长官顾祝同的指示：为对敌沿江据点发动攻势，要不惜牺牲，攻克要点，挺进江岸，截断长江，这是我军的主要任务。并说明此次行动是大本营的要求，也是战区的头等任务，无论如何要拿出战果来。

日军自从攻略武汉得手后，控制了平汉路和长江航运这两条水陆大动脉，企图据此占稳京沪杭半壁河山，夺取大量经济物资，以战养战，进而进攻我腹地，在经济上、政治上疲困制服中国。他们疯狂叫嚣“保证长江安全”，还邀请各国商船进出长江与日酋协商办理长江航运和商务事宜。当时就有一些要钱不要命的外国商人，乘艇游览长江，直至武汉，以探虚实。这不仅有损我军抗战的士气，在国际视听上我也蒙受莫大的耻辱。所以截断长江航运迫在眉睫。

（二）进攻目标的选择与决定

日军掩护长江航运的沿江据点，设施工事坚固，层层障碍，大都是半永久堡垒式的防御阵地，并有海空军的火力支援，无论攻击点选定何处，都是攻坚战斗。以我劣势之装备，有限之兵力，要一举截断长江航运，谈何容易。如果集结我军主力，人多势众，以血肉之躯硬碰敌人的

钢铁堡垒，那等于驱群羊于虎口，未必奏效。如果用少数兵力沿江敲打，那又无济于事，徒劳无功。军长陈万仞组织以军参谋长余贤立为组长的“参谋旅行”（包括军参谋处主要成员和军部高参二人），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进行图上和实地的研究，得出结论是“避实就虚，出其不意”八字，决定选用少数精干部队，潜入进行突袭，一举攻克长江最狭窄江面的主要据点马当要塞。这样，步兵炮就可以完全控制江面，进入马当的一切舰艇都在我步炮的射程之内，我马上可以布放水雷封锁长江。军的一切战斗部署，都以服从这一主要任务为前提。

（三）选定攻击马当的根据

攻击马当的大胆决定是军长陈万仞的主见，当时我掌握以下一些情况：1.马当东南是敌人堡垒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内外三层防御阵地，火力配置强，但兵力少，距马当20华里左右，与我阵地前沿形成对阵态势；2.敌据点外围距我阵地一段丘陵地带，湖汊纵横，杂木丛生，地形复杂，湖水到秋冬季节多处可以徒涉，我军早在湖汊中间设有几条秘密通道，我侦察人员常利用这条通道，潜入敌后侦察，始终未被发现；3.避开了敌人据点和监视，进入敌后就如入无人之境（马当附近有一段无人地带）；4.驻守马当的敌人，无正规作战部队，大部是守仓库粮弹军用物资的后勤部队；5.居住马当内外的人民群众，深受敌人的摧残与迫害，对敌人万分仇恨，愿意不顾一切帮助我军，并与我早有联系。基于以上情况判断，做出了攻占马当的实施方案，报请集团军总部批准执行。

（四）攻击部署（包括作战准备与措施）

1.多次召开军事会议提供意见，发动政工人员做好振奋士气工作，派遣得力人员潜入敌后，侦察敌情，实施模拟实地演习，这一切都在黑夜行动。2.授命第一四七师师长章安平担任攻击马当任务。该师部署，指定第四三九团团长刘星耀，选该团精干官兵混编成六个突击中队，由该团第一营营长谢腾章指挥，指派该团胆识俱备的连长王家钟、张锦文、陈恕等人率领主要人员完成出入路线的侦察及潜伏掩护等任务，并

担任突击中队长。师直属各部队，选编为一个突击加强营，由师部上校附员苏子明指挥，配合主攻部队猛袭彭泽、湖口地区据点之敌，破坏通湖口公路桥梁，牵制敌人。该师第四四〇团团长李昭，指挥该团向东流至德沿江据点之敌，发起正面攻势，担任阻击由东流至德西进之敌，截断至马当的堤岸公路。第四四一团团长文学槐，除以一部接替第四三九团防务外，其余为地区预备队策应各团战斗。

（五）马当攻坚战

攻击准备就绪后，于10月11日黄昏开始行动，严格遵照规定路线和战斗区分，利用暗夜，在我两翼部队猛袭敌阵的掩护下，就在敌人据点的鼻子底下，绕过敌人据点和监视，遇水蹚水，遇湖涉湖，利用杂树芦苇，以冒险犯难之精神，诡秘敏捷之行动，乘隙潜行；并下令不论敌发现与否，绝对不许放一枪一炮。凡是要隘与岔路，我方都在事前设好暗哨与向导，因此行动敏捷迅速，于12日拂晓进入靠近马当的西南地区。各突击中队稍事整顿，即向马当突然发起攻击。当时马当据点的敌人正在梦中，毫无作战准备，遭此突然袭击，昏头转向，不知所措，来不及弄清底细即被击杀，当场被击杀百余人，其余四处逃窜，又被我追杀三四十人。战斗中焚毁弹药库汽油库各一所，马厩一所（内有马50余匹），粮仓一座，夺获战利品无数。天明时，我国旗已飘扬在马当炮台山上的最高峰，我随伴炮兵立即开始射击，正式宣告我军克复马当，完全截断长江航运，日军保证“长江安全”的狂言彻底破产了。

从我军完全攻克马当，到我炮台开始射击，我未伤亡官兵一人。这是抗战史上的一大奇迹。后来各据点敌人集结主力，向马当疯狂反扑，企图立即夺回马当，与我军展开激战。我军健儿居高临下，浴血奋战，敌处于不利态势。敌急于夺回马当，以密集队形强行仰攻。我军不仅有险可据，更能发挥近战的特点，敌人死伤累累，一再被我军击退。敌机从最初的8架增到30余架，在马当及其周围低空扫射轰炸。

我军在马当浴血苦战数昼夜，完全截断长江三日夜，我要击布雷任务已达。为避免无谓牺牲，奉命化整为零，完全撤出马当。敌于10月6日调集大军在多架飞机掩护下进入马当，我军已杳如黄鹤不知去向。是役敌军伤亡500余人，我伤亡200余人，敌人在物资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

打击，是不可数计的。

1940年10月18日，四川省各界代表2000余人，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庆功大会和克复马当的祝捷大会，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代表大会向第二十三集团军献旗40余面，由第二十三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处长张纯祖代表受旗。

浙赣会战

日军自发动南侵幸得一逞，但对此辽阔深远之战线，其陆海空军力量不足，处处感到空虚之苦，而犹以空中威胁为甚。自1942年4月18日，盟国空军轰炸东京、横滨、神户等地，日本国人心惶惶，社会骚动，朝野责难，一时风传将以阿拉斯加与中国东部为空军基地，持续穿梭轰炸日本国土。日酋环顾盟国空军，以为用以威胁其本土之基地，除阿拉斯加以及东北太平洋海上和苏联海参崴外，厥为中国浙闽赣各地，而且浙闽沿岸处于日军南进之侧背，如为盟国利用，不仅足供攻击其本土之空军基地，击毁其军事工业，困扰其神经中枢，又可击其海上航运。故日军于印缅战事甫告段落后，就尽力消灭盟国可利用之海空军基地。这实为浙赣会战之主要肇因，唯敌之兵员缺乏，系东抽西凑而来。

5月15日（日军开始进犯当天），日酋广播说：此次发动军事行动目的，在消灭作为美空军轰炸东京基地的中国东部机场（指我衢州、玉山、丽水等空军基地）。日军自5月中旬开始进犯，8月下旬开始撤退，迄逾三阅月，其作战时间100余天，窜犯面积为浙江全省东西南各县以及江西东部，浙赣路全线，其战役经过概况如下。

4月下旬以来，敌即调集兵力积极开始作进犯金华、兰溪、衢州之作战准备。敌之第七十师团大部集中奉化、溪口一带，敌二十二师团主力及伪第十三师，集中余杭、绍兴地区，由华北调来的第三十二师团、第十七师团主力陆续经津浦路南运，集中于杭州西南地区，原驻南京的十五师团及长江第一一六师团大部，分别集中于萧山、富阳等地，其海军陆战队，亦从厦门调运，总兵力10万余人，由敌酋泽田茂编为第十三军，直辖五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迄5月14日前均分别集中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我战区长官顾祝同于4月下旬，由湘西方面调王耀武军、丁治磐军

及第五预备师，5月中旬均到达指定地点；同时令上官云相驻淳安，指挥钱江北岸部队之作战；王敬久指挥钱南及金兰守军之作战；李觉进驻缙云，指挥浙南部队积极调集兵力完成准备；唐式遵派兵两师于5月初旬到达指定地区。

我集团军第一四六师及第一四七师，于5月初分别开赴浙江寿昌、赣东鹰潭，一四六师受第二十八军军长陶广之指挥，一四七师受一〇〇军军长刘广济之指挥，分别担任寿昌及鹰潭守备。5月15日拂晓，日军全面分路进犯，敌内田孝行中将辖第十七师团独立第十七旅团，沿奉新公路犯新昌、永康、武义，复以一部进犯金华西南。敌大城户三治中将辖第二十二师团、第三师团的三十四联队，从绍兴沿曹娥江两岸进犯嵊县，陷东阳，攻金华，陷汤溪、龙游。敌酒井直次郎中将辖第十五师团第一独立旅团进犯诸暨、兰溪、金华。敌武内井二郎中将辖第一一六师团、第六十师团一部自余杭进犯，陷新登、桐卢。敌井出铁藏中将辖三十二师团及一一六师团之一四〇联队，第二十七师团山炮二十七联队，第四十一师团山炮四十一联队，沿新登、桐卢进犯，建德、寿昌先后陷落。

我集团军第一四六师守寿昌，在兰江东岸敌人进攻要点敷设地雷，5月28日与敌十五师团主力激战于兰溪西北地区。当时连日大雨，平地水深数尺，敌军扫雷工作无法开展，敌酒井师团长即在此时此地触雷炸毙。据《战史资料丛稿》记载：6月28日上午10时45分，酒井师团长到达兰溪北方1500米三岔路口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砂石俱下，地雷爆炸了，师团长从马上坠落，马被血染红倒在地上，师团长左腿被炸掉，足心粉碎。

我第一四七师固守鹰潭与敌激战数昼夜，伤亡重大，奉命撤出鹰潭后复转战于弋阳横峰地区，几经被围突围的战斗，我第一四六、一四七两师伤亡官兵1/3以上，日军在整个浙赣战役中伤亡两万余人。

浙赣战役就战区来说，日军窜犯的时间最长，窜犯的地域最广，沦陷的县也最多，浙赣两省共沦陷44个县城，东西长1300余华里，南北500余华里，东起萧山，西迄临川，如此狭长的战线，倒成为我战区分散敌兵力，运用我军伏击、侧击、尾击战术的大好空间，终于使敌自感态势严重，不得不缩短战线，调整态势，到最后鼠窜而逃。

日军自8月上旬进犯企图失败后，一蹶不振，我利用第一线局部胜

利发起全面反攻。浙南方面，我暂三十二师首先于8月15日克复温州，浙赣两侧我军19日克上饶，20日克广丰，21日克玉山，23日克江山、常山，敌三十二师团十五师团及河野旅团各部先后经衢州向金华方向溃退。赣东方面，我军十九师、七十五师、一四七师，于19日克贵溪，20日克余江，21日克鹰潭，22日克临川，敌三十四师团及第三师团残部，沿浙赣线向南昌方向溃退。赣北方面，23日克鄱阳，24日克都昌，26日克进贤。浙西我军于28日克衢州，29日克龙游，30日克汤溪。浙南我军28日克丽水，29日克松阳，30日克缙云。浙赣战役从开始到结束共毙伤敌师团长以下24000余人，俘敌53名，击伤敌机2架，夺获大量军械文件，我伤亡官兵亦在三万人左右。我沦陷区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难以数计。

日军此次战役，其进锐其退速，不外兵源枯竭，物资短缺，伤亡重大，不得不将疲病之众撤退。而浙赣两省，乃我东南富饶之区，坚壁清野并未彻底执行，物资之损失不可数计。战区为了避免主力决战，因此战事初期，致敌深入流窜，敌踪所至抢劫财物，奸淫烧杀，任所欲为，大小城镇多被焚毁，千家万户走死逃生，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痛感不已。

[1] 要击，即截击。

熊顺义

我军本着去年在山西洪洞县朱德总司令所率战地服务团教育的方法，用日语在战场喊话，不论白天黑夜都不断地向敌军展开强大的宣传

攻势，收到一定的效果。

● 1910年生，字正仁，四川威远人。

● 1937年8月，任第一二四师三七二旅七四三团二营营长。

● 1938年，任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第七四四团上校团长，参加徐州会战。

● 1938年10月，参加武汉会战。

● 1939年5月，参加随枣会战。

● 1943年10月，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深造。

● 2004年8月，病逝于济南。

微山湖畔抗敌记

熊顺义

1938年3月中旬，第二十二集团军自山东邹县、滕县保卫战后，收容余部，重新整编，据守微山湖畔之南韩庄，保卫徐州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策应台儿庄会战的进行。

这次战役，从3月19日起至5月19日整整两个月，虽然双方兵力都不很大，战斗正面也不广，但战略意义却比较大。微山湖的战斗，给徐州长官司令部策划台儿庄会战以安定和从容指挥的条件，对赢得会战的胜利、暂保陇海东线的安全以回旋余地上，作用匪浅。这段战斗除中间有几天为我军作反攻战外，大部时间是在激烈的对阵战中度过的。

当时，我以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四师第七四四团团长名义调任第四十一军前敌指挥部代理参谋长职务，自始至终，参与了战斗的组织、计划、指挥等参谋工作。对这一重大活动了解得较多、较具体。

战前形势

1938年3月中旬，第二十二集团军在山东邹县、滕县战役中失利。日军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其主力部队由津浦线转台枣支线，尾追汤恩伯军团。而汤部在枣庄附近散入山区后，该敌即会同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所指挥的部队，窜犯台儿庄，企图切断我陇海线东段，迅速侵占我连云港海口，以便进一步入侵内地。同时令其一部七八百人，山、野炮各四门，由临城乘势南窜，直抵苏、鲁两省边境微山湖东岸的韩庄附近。因遇我军强有力的抵抗，即以韩庄车站、韩庄街道、微山湖大闸北头、运河铁桥北端等处为基础，构成前进据点工事，控制我鲁南要地，掩护其主力投入台儿庄会战。

在韩庄附近的侵略军抓捕我临城、沙沟、韩庄一带的劳动人民滥伐树木，修筑据点工事，数日之间，建成纵横交错的战斗堡垒群，形成一个完整的阵地体系。各种战斗堡垒的火口高高低低，大大小小，从前后

左右向四面八方张着吃人的血口，构成严密的交叉火网。各个据点的外围，安设铁丝网和鹿砦。韩庄铁桥北岸桥头堡、微山湖大闸北端桥头堡、韩庄车站以及韩庄中间地带之各据点增设三四层铁丝网，上面挂满了罐头盒、纸烟筒和其他发声器。在这些铁丝网外埋设地雷，在运河北岸水段偷布水雷，在微山湖岸边除布水雷之外，还安设电网。经常杀死我田间干活的和平居民和牲畜。

3月16日，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由临城转移到微山湖南岸江苏省境内之利国驿后，即收容沿津浦线撤退下来的残余部队，组织新的战斗队伍，据守微山湖东岸之南韩庄迄陈庄一带之运河大坝，阻止敌兵继续南侵；还收容由夏镇渡微山湖去西岸之残余部队，在徐州九里山前的拾屯，整编为战斗部队与接收新兵的干部队，调到利国驿前方参加战斗。以上总编五个步兵团，配属炮兵一营，约四五千人，担任运河南岸至微山湖南岸的守备任务。迄至3月25日，我军的部署大要是：

（一）第四十一军前敌指挥官第一二四师代理师长曾苏元，指挥第四十一军之第一二二师第三六四旅第七二七团（两个营），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第七四三团（两个营），第三七〇旅第七三九团（两个营），及配属炮兵一个营，守备微山湖东岸之运河南岸大堤及从陈庄经运河铁桥南头、南韩庄街道、微山湖大闸南头至微山湖南岸之铁山寺、利国驿、柳泉车站之间地区。

（二）第四十五军前敌指挥官第一二五师师长王学姜，指挥第四十五军之第一二五师第三七三旅第七四五团（两个营）；第一二七师第三七六旅第七五二团（三个营）守备微山湖南岸之铁山寺、南石楼、上马庄至拾屯以北之小王庄等地区。

（三）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五军之接收新兵干部队，暂在徐州至丰县道上之郑集、敬安集整训，听令参加战斗。

邹、滕战役失利我军伤亡较大，官兵恨日本侵略军的思想也更加深刻，但收容并编起来的部队，打破了原来的建制，在组织上、思想上有些混乱。由于广大官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经过短时间的工作之后，很快安定下来，决心坚守岗位，听从指挥，积极参加各项战斗活动。

当时，第四十一军各部队，在前敌指挥官第一二四师代理师长曾苏元的指挥下，大致部署是：

（一）右地区队：队长是第一二二师第三六四旅七二七团团长司吉甫，指挥该团第一、二两营，守备运河南大堤陈庄至韩庄铁桥（含）之线，团部在小陈庄。

（二）左地区队：队长是第一二四师第三七〇旅第七三九团团长蔡钲，指挥该团第一、二两营，守备运河南岸大堤从韩庄铁桥（不含）经南韩庄街道，微山湖大闸，折向西南沿微山湖南岸至铁山寺与小白庄之间地区。团部在小白庄。

（三）炮兵队：队长是炮兵第五旅十团一营营长（姓名不记得）。指挥该营三个炮兵连，在蔡庄以南至张小屯附近，占领阵地，以对韩庄车站、韩庄铁桥北桥头堡、北韩庄、微山湖大闸北头、韩庄车站西南敌炮兵阵地各点为主，并以一部对韩庄车站以北、津浦铁路附近之多义沟、周家庄等要点，准备适时射击。

（四）预备队：队长为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第七四三团团长余坚，指挥该团第一、二两营，在利国驿、蔡庄地区，构筑预备阵地。

（五）第四十一军前敌指挥部住蔡庄。

根据前敌指挥部的作战命令，3月25日晚上各部队即到新地区，执行战斗任务。第一线之两个地区队首先在运河南岸大堤上休整，增加地面防御工事，逐步由点及面，由地上转地下，与敌竞相争筑各种高堡、低堡、地面堡、地下堡，人人都想利用各种智慧，各种物质条件，多消灭几个敌人，减少自己的伤亡。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下，数日之内挖起了各种机枪掩体、交通壕和人员、弹药掩蔽部，编成极为严密的地上、地下各堡垒间的火力网与日军对峙。我军还在微山湖上，运河南边，设置了一些水上障碍，防止敌人偷渡。

在微山湖南岸，利用湖岸大堤与小山向北构成据点工事，大多数逐步转入地下，构成层层的火力网，以控制湖面及运河南大堤，防止敌人水陆两方面的进攻。

预备队则以利国驿附近高地与蔡庄中间各村庄构成互为掎角之纵深据点，作为万一敌人突破第一线阵地带，便于逆袭、反攻，或作持久的第二抗敌地带。

我苏、鲁边区英雄的人民纷纷与我军配合，做了许多侦察、防奸、反谍、带路、修筑工事、挖交通壕的工作，支援了我军的防守，打击了

敌人。记得利国驿以东张山子有一农民领袖杨大爷，经常带领着三四十名人民武装，渡过运河，深入到沙沟附近，破坏敌交通联络线，袭击敌人后方辎重等。在南韩庄、利国驿一带的人民群众给予我军很大的物质帮助。有的农民大爷把自己的寿材、房料都献出来作军用物资，毫无吝惜之心。还有许多少年儿童、青年学生，经常担任对空监视哨、放警报、防敌机轰炸等活动。

对阵战斗

自3月20日，日本侵略军窜到北韩庄附近，与我军隔运河对峙之后，我军即陆续与之展开了激烈的阵地宣传战、炮战、堑壕战、阻击战等各种形式的政治、军事斗争活动。

关于宣传战。我军本着去年在山西洪洞县朱德总司令所率战地服务团教育的方法，用日语在战场喊话，不论白天黑夜都不断地向敌军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收到一定的效果。听韩庄逃出来的渔民杨万方说："由于我军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敌军经常有想家和厌战等事情发生。偶尔他们也喊'我们都是穷朋友，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曾经有一段时间，敌人前线士兵不向我方放炮，多半朝着天放。后来，我们在反攻战斗中俘虏的日军供称，他们的军官很怕我们的战场喊话和各种宣传活动。

关于每天的隔河炮战。我军以压倒优势的炮火，经常在激烈的炮战中，打得敌炮兵销声匿迹而后已。敌人据点一有炊烟，也立即予以炮击，打得敌人吃不上热饭、热菜，喝不上热开水。敌人后方的火车也被打得不敢靠近韩庄车站，不得已被迫停于沙沟车站或沙沟、韩庄之间，增加了敌人运输上的困难。逐渐逼得敌人白天不敢出来行动，晚上出来又易遭受潜入敌后军民的袭击。敌人炮兵很狡猾，往往乘我不打炮的瞬间，偷击我阵地内各个村庄，一个月内，即将我大小陈庄、小白庄、蔡庄、南韩庄等村民房轰毁，弄得几百户和平居民无家可归，更激起了我军的仇恨。我军迅速将难民安置在柳泉车站以南及微山湖南岸各村，还经常带武装掩护渔民出湖打鱼。敌人的飞机，不断轰炸我利国驿、蔡庄、柳泉、贾汪、清山泉等地，造成很大损害。

关于对阵中的堑壕战。敌步兵经常在运河北岸大堤各据点，用轻机

枪、步枪，阻击我军前后方往来人员，经常打死打伤我军班、排、连、营长。敌人还利用短距离的有效曲射兵器，经常向我后方死角射击，曾打击过一班、一排集合在堤后休息、吃饭、开会的队伍，伤亡损失也不小。敌军还有时以轻机枪对准我堡垒的火口、展望孔、瞭望哨所等处射击，常常造成意外的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前线部队，也越打越灵活，逐渐由地面战斗转入地下战斗。经常以机枪、步枪的特等选手阻击运河北岸敌人各据点暴露目标的官兵，或修补工事的人员，在大堤后方晒太阳的人员，以及白天通信联络、送饭、换防的人员等。据了解，在对阵战中被我零碎打死打伤的连排长和军曹、兵卒相当多。据俘虏反映，吓得日本侵略军靠念咒吃符水，或者带着“天皇护佑”袋等迷信东西，祈祷菩萨保佑不死。敌人最卑劣的做法是，常把我爱国人民逮捕起来送到前线，故意一隐一现，让我军狙击手射杀他们。

四月反攻

我军一面据守微山与运河天然地障打击敌人，一面抓紧时间，进行战地训练，士气逐步提高。到4月中旬，即拟乘敌人台儿庄会战大败撤退之际，歼灭当面敌人，一举到达临城附近，切断敌人主力军之后方联络线，把战线推到远离徐州的地带，以便更有利于今后之作战。于是，侦骑四出，详细探明运河北岸敌人各据点的阵地编成、火网配置、障碍设施等。我也率领参谋组化装进入敌人后方，潜行侦察，先后曾接近韩庄车站、小王庄和柳桥等处，将敌人阵地里里外外摸得清清楚楚。确知敌大队长带领一个步兵中队、机枪中队在韩庄车站附近。炮兵阵地在车站南基地附近。另两个中队分别占据微山湖大闸北头，北韩庄街道、运河大铁桥北头以及车站与北韩庄中间的小村庄。绘成敌人阵地判断要图，带回前敌指挥部，作策定反攻计划之依据。然后制定四月反攻计划，经报请集团军总部转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批准后，于4月17日实施。

4月16日，第四十一军前敌指挥官曾苏元在蔡庄召开团、营长会议后，即下达攻击命令。大意如下：

（一）敌第十师团第十二旅团第二十四联队第二大队附炮兵两连，七八百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二三十挺，迫击炮二门，山、野炮八

门。现据北韩庄、大铁桥北头、微山湖大闸北头以及火车站各据点。其核心阵地在火车站附近。

敌第十、第五两师团在台儿庄与我军会战，失败后，退据台、枣支线附近地区，动向不明。

（二）17日拂晓，开始向韩庄之敌进攻，重点指火车站方向，一举歼灭敌人，迅速向临城方向进击，切断敌主力军之后方联络线，威胁侧背，以利我今后之作战。

（三）工兵队：工兵第三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指挥该连，于16日黄昏时，在陈庄以东运河上架设纵列桥一座，尔后除以一部组成几个地雷排除队，归右翼队队长第一二二师第三六四旅第七二七团团长司吉甫指挥，协助主攻部队向韩庄车站之敌攻击，一部协助左翼队强渡微山湖大闸，主力随阻击队挺进至韩庄车站以北柳桥、朱姬庄附近，破坏铁路线，斩断敌人后方交通联络，困杀敌人。

（四）阻击队：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第七四三团第一营营长胡少瑗，指挥该营为阻击队，并配属工兵二排。16日夜间由陈庄以东新架设之纵列桥，渡过运河，挺进韩庄车站以北之多义沟、周官庄等地，利用有利地形，构筑阻击阵地，阻击敌增援部队并破坏铁道交通。

（五）右翼队：第一二二师第三六四旅第七二七团团长司吉甫指挥该团于16日午夜，由陈庄渡过运河，拂晓开始向韩庄车站之敌进攻，一举歼灭该据点敌人后，即速向临城方向进击，切断敌人主力军的后方联络线，策应台儿庄方面我军之作战。

（六）左翼队：第一二四师第三七〇旅第七三九团团长蔡钲，指挥该团第一营由微山湖大闸上强渡运河，袭占北韩庄、大闸桥头堡、大铁桥桥头堡后，协助右翼队攻击。攻击奏功后，随第七二七团之后向临城附近挺进。

（七）炮兵队：炮兵第五团第一营营长指挥该营之主火力支援右翼队对韩庄车站敌人据点之攻击。一部火力支援右翼队对北韩庄东西各据点之敌攻击。

（八）预备队：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第七四三团团长余坚指挥该团，除以一营为阻击队外，其余控制于陈庄附近地区待命。

（九）前敌指挥部16日晚挺进至陈庄。

攻击命令下达后，各部队依次行动。前敌指挥官曾苏元和我率领部分参谋人员，随右翼队之后，16日夜挺进至韩庄车站以东之小王庄，亲临前线指挥，督导右翼队之攻击准备。17日拂晓前回到运河南岸陈庄指挥部。接到各部队已就攻击准备位置，作好攻击准备报告后，立即命令炮兵队开始射击。一时炮火连天，敌兵头都抬不起来。跟着命令各翼部队开始攻击，于是机枪、迫击炮、步枪万弹齐发，以急风暴雨之势袭击，使敌军仓皇应战，措手不及。我右翼队第七二七团很快打进韩庄车站敌人阵地核心、敌炮兵惊慌失措，不敢发炮。敌兵慌用步、骑枪起而应战，立即形成犬牙交错的混战局面。正当情况万分紧张眼看车站敌核心阵地全部瓦解的时候，北韩庄各据点之敌全部转过来，拥到火车站附近，与我军拼命决斗。战斗逐渐达到高潮，你争我夺，忽进忽退，喊杀之声，震天动地，我主攻部队始终占优势地位。

这时，我左翼第七三九团第一营营长曹先哲，窥破战机，指挥该营立即强渡微山湖口大闸，挥大刀、举白刃，斩杀留守闸头堡、北韩庄、桥头堡的敌兵30余名，俘虏10余名，胜利占领了各个敌人据点工事，立即转向韩庄火车站方面，施行围攻。忽然敌机12架飞来向我军猛烈轰炸、扫射。敌人在喘息已定之后，很快调整部署，逐步分区逆袭，我军预备队一时也增援不上，右翼攻击部队在立足未稳之时，即被敌人逐出韩庄车站。敌机枪猛烈射击，我攻击部队即停止于车站外边弧形铁路线的反斜面上，陷于进退维谷境地。左翼队也被阻于车站以南敌人三层铁丝网外，相持入夜。我军预备队投入战斗，发起新的攻势，又迅速打入敌人阵地内部。但敌人阵地工事经过整修、补充，特别是车站站旁等坚固建筑物内，都加强了措施，我军反复冲击，逐屋争夺，也未能全部得手。加之日军又利用楼上窗口射发机枪和投弹，伏在车站站房外边无掩蔽物之我军，遭受了很大的杀伤，由北韩庄向北合围之我军左翼队，也始终未能突破敌人层层的铁丝网，停滞于敌人火网之内，伤亡虽不甚大，但进展十分困难。激战彻夜，未达歼敌目的。

18日拂晓以后，敌机轮番飞临上空轰炸、扫射，我军也用机关枪对空射击，敌机虽不敢低飞或俯冲投弹，但精神威力相当大，我军再次发起的新攻势受到了挫折。10时以后，日军由临城用火车运来千余人，战车12辆，炮12门，在沙沟以南下车驰援韩庄，企图解韩庄之围。下午3时到达多义沟附近为我军阻击部队阻止，战斗甚烈。我炮兵队全部火力

支援阻击队，形成浓密的弹幕，于多义沟前方击毁敌战车五辆，其步兵被阻，不能前进，敌炮只得狂轰乱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张与敌人增援部队以重大打击后再回到运河南岸，而集团军总部则为保存实力，避免过重伤亡，严令撤退，以保运河防务。18日入夜开始按阻击队、右翼队、左翼队次序撤回原阵地，继续与敌隔运河对峙。

19日中午以后，敌增援部队到达韩庄车站附近，会合原守备韩庄附近之残破部队重新返回北韩庄，运河铁桥桥头堡、微山湖大闸等据点与我对阵。下午2时许，敌人20门火炮一齐向我军炮兵阵地轰击，我军炮兵立即予以还击。在激烈的炮战中，敌机也不断以六架、九架的不同编队飞到我军上空轰炸、扫射。新换防之敌步兵，也在运河北岸展开了佯攻活动。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和坚固堡垒，沉着还击，给敌兵以重大打击，制压着敌人的各种疯狂活动。同时，我苏、鲁边区的人民武装又深入敌后破坏交通，到处袭击，使敌人又发生了后顾之忧。于是，当夜即匆忙率领残兵败将，离开韩庄附近，沿着沙沟、临城大道向北逃遁。换防之日本侵略军继续与我军隔运河对战，我军仍然学习八路军在战场常用的宣传战，对新接防的日军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敌人军心，动摇其战斗意志。战场喊话，顿时又积极活跃起来，韩庄附近运河两岸，都显得特别紧张、热闹，既鼓舞了我军士气，又打击了敌人猖狂的气焰，使敌人的战斗活动，日渐消沉。炮战与阻击战也不似从前那么紧张了。有时敌兵也与我军官兵隔运河而对话。

这种对阵战，是冷战与热战交互使用，或同时使用，继续到5月19日，计两个月。直至我军全面突围时，我们才离开微山湖畔，转移到徐州以南之杨庄、褚兰、后程一带与南京方面北上的日本侵略军作战。当地人民武装仍留下与敌斗争。是役打死、打伤敌四五百人，俘敌50余人，轻机关枪10余挺，步枪50余支，掷弹筒10余具，军马12匹，各种弹药、粮秣不少。我军伤亡500余人，苏鲁边区参加我军作战活动的人民群众伤亡百余人，当地居民被日本侵略军打死打伤数十人，房屋、财产的损失很大。

徐州会战战场见闻

熊顺义

1938年夏初，抗日战争进入徐州会战时，我以四十一军一二四师七四四团团长名义，暂时调任第四十一军前敌指挥部代理参谋长职务，参加了这个会战。

5月上旬，津浦北线之日军，在兖州、济宁附近地区，集中诸兵种联合之部队，有由台儿庄会战失败，秘密转移过来的矶谷廉介师团、板垣征四郎师团，第一〇六师团，第一一〇师团以及新由华北抽调而来之土肥原师团。配属一两个装甲兵联队、化学兵联队等地面部队，以及华北派遣军之航空兵联队等空军部队协力，作为钳形的右翼。从5月中旬开始，向我鲁西孙桐萱所属之第三集团军，发动攻势。

津浦南线日军，以几个师团配属一部分战车联队、化学兵联队的地面部队，于5月上旬秘密集中在凤阳、蚌埠地区，在华中派遣军空军部队配合下，为钳形的左翼，从5月11日起，向我军淮河守备部队发动攻势。当日攻破我临淮关、小蚌埠等地于学忠第五十一军阵地。12日，我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队，由徐州前往增援，13日又把敌人占据小蚌埠的部队，打过淮河南岸的蚌埠附近。因为徐州方面情况紧急，张自忠之第五十九军马上调回徐州作战区总预备队。14日，日军又乘虚再兴攻势，强渡淮河，15日以后逐步占领我任桥、固镇、宿县、蒙城等地，主力直奔永城。17日窜抵萧县，联系北线窜抵黄口之日军，切断我徐、亳公路另一重要之后方联络线。一部控制于宿县附近，堵击我军由徐州以南向后方撤退。同时切击我军由徐州向淮阴方向撤退。

日军违犯国际公法使用毒瓦斯

5月17日，日侵略军所发动的钳形攻势的两个钳头，卡住我军徐州以西之黄口、萧县两个战略要点的时候，我第三十二军商震部队，立即予以反击。于是，徐州外围的争夺战展开了，两支日军的来势都很猖狂，我军的反击亦很猛烈。当时我们第二十二集团军在津浦北线的利国

驿、韩庄等地，也听见终日炮声隆隆，很少间断。华北敌机，不断飞往助战。

根据当时的战报，想起了第三十二军某部在萧县附近与日军打得如火如荼之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又命总预备队第五十九军张自忠军长，率领该军，在战区强大的炮兵群火力掩护下，驰往萧县方面增援，以期击退敌人收复萧县，为今后战区扭转局势，打下了有利基础。

当我第五十九军之第一八〇师打到萧县附近之张二庄、严寨附近时，日军被我军反复冲杀，势渐不支。又见我军攻势越来越猛，害怕招架不住，影响他们的所谓胜利的局势，便穷凶极恶地向我张二庄、严寨旁边的一个小庄的重点攻击部队，大量施放毒瓦斯。由于敌人使用毒气战，更加激怒了我军官兵的民族仇恨，除一面积极向敌攻击，猛打猛冲，一面采取各种防毒措施坚持战斗外，战区的炮兵群也发挥了高度的炮火威力，以压制敌人的反扑。结果越战越猛，敌人施放的毒瓦斯也越来越多。我第三十九旅的官兵中毒的人员也不断增加，战斗力就逐渐减弱。眼看张二庄、严寨附近的和平居民中受到敌人毒瓦斯毒害的人也不断增多。不得已才撤出张二庄、严寨附近，稍向后退，继续抵抗。当第三十九旅官兵退出张二庄附近以后，日军在萧县升起了观测气球，观测徐州城郊我军情况，指导其炮兵向着徐州西郊及徐州城射击，我第五十九军各部队，鉴于掩护徐州城及其以东等地区各军撤退任务的重要，仍继续与敌人鏖战于徐州城西郊一带。以后，因伤亡逐渐增多，18日，战斗逐步移至徐州西北的九里山以西之霸王山与城南云龙山以西的小太山一带。

日军集体屠杀我军徒手新兵

第二十二集团军各部队1938年春季在山东邹县、滕县一带与日军多次作战，特别是3月中旬滕县血战之后，官兵伤亡较多，为了继续抗战，除将各部队残余人员合并整编为几个战斗团，立即开赴徐州以北的南韩庄、利国驿以及微山湖南岸等地与敌作战外，其余各部组成班长以上的干部队，留在徐州西北之拾屯、敬安集等地训练，等待徐州新兵到来，即行接收、整训。

4月底、5月初，四川新兵陆续来到徐州一部分，两军的四个师的干

部队，各分一个多营的新兵，集中在以上所说的拾屯、敬安集一带整训。迄至5月17日，日军北线兵团伸到我徐州后方之黄口附近时，其另一部日军由丰县南犯，将接近拾屯、敬安集之际，我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下命令各新兵部队，以营为单位，迅速向后方撤退。各新兵部队即纷纷率领各自的部队，钻隙迂回，脱困而出，有的在途中平安无事，有的中途碰见少数敌骑兵，单凭干部所持少数武器一打，敌兵即行他去；有的遇着敌人大部队，不仅没有走掉，而且还遭受了残酷的集体屠杀。根据我的同学，第七三一团第三营营长罗浚对我诉说，该营新兵惨遭敌人屠杀的情况，大致如下：

5月17日，第七三一团新兵营400多人，正由敬安县沿梁寒、唐寨、砀山以东夏邑路线向亳州方向转移之际，部队刚刚走到梁寒与唐寨中间，突然遭遇日骑兵部队猛烈袭击。罗浚急忙命副营长唐少斌率领徒手新兵，跑步到黄河故道里面暂时掩蔽，自己集合拿枪的班、排、连长等五六十人，出来应战，打算掩护新兵移到黄河故道以后，慢慢再想法脱离敌人，偷越砀山、黄口之间的陇海铁路，逐步向夏邑、亳州方向转进。哪知日骑兵越来越多，除被我军打死打伤的敌兵以外，其余300多敌骑兵，即在梁寒以东广阔的麦田中，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该营干部且战且走，逐步掩护新兵部队退到唐寨以东地区，就渐渐陷入敌人重围。我持枪奋起抵抗的干部，经过一两小时的激烈战斗，伤亡20人左右，营长罗浚又命唐少斌副营长挑选新兵中比较优秀的分子，继续起而抗战，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所带弹药将要打完之际，又与敌兵肉搏冲锋。在这以前，敌骑兵多已下马徒步战斗，看见我军与它进行肉搏战时，很快又把后方马匹招来，骑上马背挥舞长长的战刀向我军冲杀。最后，敌我众寡悬殊，无法继续战斗。这时敌骑纵横驰骋，乱砍乱杀，越围越紧，到不得已的时候，为使一枪一弹都不落入敌手，营长罗浚便下命令，把仅余的几支步枪的枪把打断，枪杆扔入麦丛中，枪机埋在地里，带着徒手新兵部队，向西南方面冲去，还想脱围而出，再想办法。结果被敌人骑兵团团围住，含愤作了俘虏。

当日军得到这几百名俘虏之后，更加嚣张不可一世。罗浚营长在俘虏群中，一面鼓舞士气，一面观察敌人行动，亲眼看见一名日骑兵中队长，下命令搜俘虏的腰包，几十名敌兵跃身下马，跑向俘虏队前，每个搜10人，开始搜起俘虏的腰包来。不管士兵身上的3元、1元，军官身上

的10元、8元，都一点不留地全部抢劫一空。把这些官兵的腰包搜光摸尽之后又翻身上马，二三十名骑兵押着我军新兵部队，向唐寨以东走去。当全部队伍进入黄河故道以后，突然命令停止休息，用三列横队，整齐地坐在北岸大堤下面，四面八方都安设哨兵，不许我军官兵乱动。然后，敌人军官召集干部开会，布置如何进行大屠杀的罪恶活动。罗浚看见形势不对头，即出面与敌人交涉，希望敌方军官尊重国际公法，保护俘虏生命。一名骑兵中校骄横傲慢，根本不理不睬。在他们大屠杀的罪恶部署完成之后，一声令下，四面机关枪口都对准俘虏队休息地点，猛烈射击。罗浚营长看见敌人比野兽还残暴，急得蹦起来，高呼“冲出去！”“与敌人拼啰！”几百名我军官兵，一轰而起，翻过大堤，夺取敌人的武器一面冲杀，一面挥舞拳头与敌军拼命，打得北岸敌人一时混乱，不知所措。但未被冲击部分的敌人，仍然不断猛射，一部分日兵翻身上马包围拢来，我军官兵仍然奋不顾身与敌死拼，打到黄昏前后，罗浚营长才率领虎口余生的10多名战士，钻在茂密的小麦田中，一面痛恨万恶的日军疯狂屠杀我几百名手无寸铁的新兵！一面又沉痛悼念无故被敌屠杀的战友！他们十几人英勇奋斗，眼看敌骑在麦田四处搜索，整队向黄口方向窜走，然后，他们慢慢绕到梁寒以西第三个村庄，把这些日兵屠杀我军俘虏的惨案告诉村中的同胞。我父老民众一致愤恨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并且表示要跟敌人战斗到底，决不向敌人屈服。该村民众迅速募集一部分便衣，叫罗浚等人化装成老百姓，并招待他们吃了一顿好饭好菜，休息一夜，次日设法送他们偷越砀山、黄口之间的铁道向夏邑方向前去。罗浚等10多人，脱险以后，分为三人一组的几个组，约好每天住宿地点，分散在田野上的小道行进，以防再遇敌人突然袭击，被敌人一网打尽。他们徒步走了三四日，通过徐州、永城、商丘公路之后，脱离了危险区域，再大胆地集合起来在路上行走。沿途唯一依靠爱国的人民群众，给吃给住。他们这10多人中，又有好几个人受了不同的轻伤，营长罗浚左手指被敌人砍断两个，边走边休息，走得很慢，到了5月底，才慢慢地到河南潢川，获得医疗和招待。以后逐步转到信阳、襄阳整训补充，全军官兵对罗浚营长等10多人以及同他们在唐寨附近同日军浴血奋战的几百名手无寸铁的战士，都表示无限钦佩！

第四十一军突围中的对空战斗

5月19日，各部队奉命做好一切退却准备工作。第四十一军前敌指挥部指导炮兵部队集中射击敌人炮兵阵地和交通要点，并摧毁韩庄铁桥附近敌之核心阵地；指导工兵部队做好主要道路、桥梁的破坏准备工作；指导前线步兵部队一面作出佯攻样子，眩惑敌人，一面积极做好撤退准备；指导派往运河北岸敌人后方的侦察部队和侦察人员，既要准备撤退，跟上主力部队，又要不过早暴露我军企图。特别是兵站用火车送到利国驿以南的弹药，补充各部队以后，还剩下20万发子弹，除分别发给防区附近各地方抗日武装一部分外，不得已只好命令林肇戊团长派兵埋藏在附近山区耕作地的水沟、洼坑中。

在这一天的繁忙活动中，敌人炮兵也不断向我炮兵阵地射击，引起了激烈的炮战。同时对我交通要点的封锁射击，也不放松。我军人员、马匹的伤亡、损失，也比平常较重。因此还要处理伤员、埋葬烈士，调整军用马匹等工作，就格外显得忙碌一些。

不知不觉的，很快到了夜幕初垂，开始全面撤退的时间——20点来到了。第四十一军各部队除派第一二四师第七三〇团，在南韩庄津浦路正面，掩护全军撤离第一线，尔后改为军的后卫外，其余各部队，陆续撤下火线，按顺序在总部直属部队后面，迅速沿着柳泉、贾汪、黄集、杨庄的道路前进。第四十五军各部队也迅速从微山湖南岸撤下，沿着张家庄、贾汪以西之孙村，越过陇海路东段之大庙集、张旗杆、杨庄的道路前进。并派第七四六团为右侧卫，掩护集团军之右侧背。

第四十一军各部队，在敌前安全撤退之后走了一个整夜，5月20日拂晓，到达陇海路上的黄集车站附近，早餐后稍事休息，又继续南进，为了防御空中敌人的袭击，又命令各部队把现有的轻、重机关枪，组织成防空部队，在队列中行进，随时准备打击敢来空袭的日本侵略军。

军行不远，开始发现徐州城市上空，徐徐升起了几个观测气球，始知徐州市已为敌人所控制，这些气球，专供敌人监视我军各方的行动，以便指导其空中和地面部队，对我采取种种阻碍活动。同时还远远听见徐州市附近炮声隆隆，烟火四起，判断为敌人炮轰所引起的火灾。想我商震、张自忠两军官兵，正在浴血苦战，徐州广大人民已陷入或将陷入敌人铁蹄践踏之下，心中非常难过。

转进部队，不久翻过兔山，穿过林头村之后，即进入黄河故道。沙滩难走，行军速度突然减低，各部队除在黄河故道两岸及兔山、林头等

地，布置防空监视哨和对空射击部队，掩护我军通过障碍外，还组织一些步兵部队协助炮兵部队，推炮车、弹药、辎重等车辆，加快行军速度。8时左右，忽然发现敌机九架，飞临我军上空，黄河故道两岸部队，完全进入掩蔽，未被敌人发现。只有正在黄河故道中涉沙而行的炮兵部队，在大片沙漠中没有什么掩蔽，敌机即对准这些目标，滥肆轰炸并低空扫射。我军对空射击部队，万弹齐发，当即打落敌机一架，吓得其他敌机也不敢放肆俯冲轰炸和低空扫射了。不过，敌机发现我军这些目标之后，不断地分批飞来袭击，三架、六架、九架，一队又一队地轮番飞来，我军怀着对敌人的无比愤怒，各种火炮与轻、重机关枪，都一起对准这些空中强盗发射，即连陷在黄河故道沙漠中的各炮兵，也抱着与其白白遭受敌机轰炸，不如与敌机搏斗，拼个你死我活的决心。这样一来，我军的防空威力大大增强了，迫使敌机更不得不在很远、很高的高空即开始投弹。于是，炸弹多半落到我军行进路外较远的沙滩上和麦田中爆炸。我军各部队冒着敌人空袭危险，迅速通过了这段黄河故道。然后进入南岸村庄中，休息、整顿、救护伤员，调整炮兵马匹，扔去一部分没有挽曳力量的空弹药车，继续向杨庄前进。

正在这时，我后续部队第七三九团第二营又进入黄河故道。敌机18架又分两个编队，飞掠而来。我两个步兵团之对空射击部队，轻、重机关枪同时指向敌机猛射，又击落敌机两架，击伤多架，我军步兵部队也略有伤亡，敌机慌慌忙忙把炸弹扔下，即向南飞去。然后，远远望见徐州上空之敌气球，逐次降落，估计敌机空袭，可能有一个短暂的间隙，于是，我军各部队乘机迅速向杨庄急进。12时左右，全部到达杨庄附近各村庄，准备下一步越过津浦南线的种种工作。

第一二四师在武汉会战中

熊顺义

参加武汉会战

日本侵略军自从徐州会战得手，打通津浦铁路以后，就积极准备进攻武汉。1938年9月，日军纠集了华北、华中两方面的主力部队，沿着长江、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西侵。蒋介石除命令原驻江淮地区的作战部队抵抗外，又令在襄樊整补的二十二集团军参加。二十二集团军经向蒋介石请准，由两个军的战斗团组成两个师，由一个军长领导参加。当时即以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的七三一团、一二四师的七三九团、七四三团编成第一二四师，由曾苏元师长率领。第四十五军的一二五师的七五七团、七五九团及一二七师的七六一团编成第一二五师，由王学姜师长率领。两个新编的作战师统归第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统率，加入河南信阳方面胡宗南军团的战斗序列。9月下旬，这个新编的第四十五军分别由襄阳、新野两地出发，驰赴信阳集中。

月底，部队到达信阳附近，休息了两天。淮河以南的日军正越过潢川，继续沿信阳、潢川公路西窜。胡宗南命令第四十五军部队驰赴罗山、息县，抗击敌人。10月2日，第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派第一二五师到息县占领阵地，防止日军由息县向信阳及其以北平汉线上重要地点窜犯，同时亲率第一二四师向罗山方面前进。

当天早晨我们部队由信阳出发，沿信潢公路东进，经过五里店大桥、栏杆铺高地，沿途都有胡宗南部队的重炮兵、高射炮兵占领阵地，好像要打一次大仗似的。军部到达栏杆铺，发现罗山以东的竹竿铺已发生战斗，即在该镇南凹一个有炮楼的人家停下，开设指挥所，令第一二四师继续前进，限定当日挺进到罗山县城及其以东地区占领阵地。我们即速离开栏杆铺向罗山县城方向前进。

前进途中，第一二四师师长曾苏元召集团长们边走边研究，然后下达口头命令。大意如此：

日军一〇五师团部队正与我二十八师在竹竿铺战斗，估计将向罗山前进。为保卫罗山县城，决定在罗山城东的任岗、城南小罗山、罗山城地区占领阵地，阻止敌寇西进。令第七三九团、第七四三团为左、右两地区队。第七三九团在右，占领任岗以东各高地，并派一个加强连进出于竹竿铺至小罗山的小道上，掩护右侧安全。第七三四团在左，占领任岗高地并跨信潢公路构筑陷阱，以防敌寇坦克部队的进袭。第七三一团为预备队，以一个营占领罗山南关车站及小罗山，团部率两个营守备罗山县城。

各团长接到命令后，即分赴各团指定地区，进行战斗准备。

罗山城及任岗之战

10月初，第一二四师所属的三个团，在各自作战地区连夜赶筑野战工事，并利用任岗以东有利地形，埋设了若干地雷，以阻绝交通要道，并设置了必要的侧防机构。

次日拂晓，敌寇即沿公路向我进攻，逐步迫近我任岗及其以南第七三九团主阵地带。8时左右，主阵地战斗开始。敌寇炮兵向我左右两地区的主阵地猛烈轰击。我前线部队要求后方的炮兵开炮还击，哪知胡宗南早把栏杆铺附近的炮兵撤到信阳城附近去了。对此大家都很气愤。

9点以后，敌人步兵在其炮火掩护之下，逐渐接近我军主阵前方有效火网之内。我两地区队的守兵立即进入阵地，开始战斗。一时机关枪、迫击炮、步枪齐发，日军被我军打退。

日军第一回合失败了，马上重整旗鼓，12点后发起第二次攻势。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一部分携带毒瓦斯的日本兵偷偷接近我左右地区队前方掩避体下，放起了毒气。我守兵立即发出毒气警报，大家捂上防毒的湿毛巾，站到较高地点，等待毒气散开。这时也正是日军发起冲锋的时候。我军官兵马上进入阵地，万弹齐发，打得敌人一阵乱叫，败退下去。

敌人的冲锋部队刚一垮下去，敌炮兵马上又跟上来，弹如雨下。我军依据有利地形，沉着应战。敌炮击时间延长到下午2时许，步兵第三次攻势接着上来，毒气施放越来越多。我军体力差的和受伤的官兵退下火线，大多数人仍然坚持抵抗。敌人突击部队接近我主阵地带火网前沿

时，我方予以猛烈反击，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滚了回去。这天敌人再没组织进攻，我们也就抓紧时间休整队伍。

10月4日1时许，我军第一线部队派出一些小部队潜入信潢公路附近的日军营地周围偷袭。一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敌人顿时乱成一团。同时，前线侦察部队乘夜侦察我阵地前方两侧地形，发现前方公路旁有一个长湖，水深不能徒涉，恰好能掩护罗山城不受敌人威胁。但是，右前方队的右侧，则道路很多，都可以插到罗山城南至宣化店的公路上，再由南向北迂回到我第一线部队后方，直接威胁罗山城南面。因此，我军非常重视右方阵地以南的情况变化，准备明天大战。

第二天拂晓，正面的敌人仍然按照它们的战法向我军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攻势更加猛烈了。我军的反击也随之增强。可是，狡猾的敌人却钻到我军右后去了。到下午三四点，罗山城南1000米左右的小罗山高地发生了战斗。我军预备队配备在该处的一个排，猝不及防地被日军赶下山来。南关汽车站也受到小罗山敌人机关枪火力的瞰制，设在那里的师部指挥所待不住了。师长曾苏元和预备队的代理团长林肇戊被封锁在南关汽车站屋里。他们在急忙中打破北墙，越出这个危险地带，派预备队的一个营，在战车防御炮团的大力支援下，收复了小罗山战略制高点，形势暂时转危为安。据当时指挥这场小罗山争夺战的七三一团代理团长林肇戊说：攻势发起时，首先由战防团12门战车防御炮，猛烈向该山顶上的大庙轰击，数百发连珠炮弹，打塌小罗山上的大庙，一片火海。日本鬼子慌忙逃出庙外，又被七三一团的第一营官兵的轻、重机关枪打死打伤很多。该营官兵乘势冲上山去，夺回原来的阵地。这仗打得十分利落、精彩。

当夜，师长曾苏元考虑到日军一个先遣队已秘密窜到小罗山，它的主力部队也可能采用迂回我军右侧后背的战法，绕到小罗山附近，或者是侵入小罗山以东与任岗之间连绵山地，那时我占领任岗主阵地带的两个团就有被包围的危险。为了争取主动，即与军长陈书农商量，决定放弃任岗及罗山县城，将部队转移到罗山县城西南二三里的子路河以西，与栏杆铺连接的山地上布防。接着命令前线两个团在半夜零点开始撤退，经过罗山县城向北转移，到十几里以外再向西折到栏杆铺军部所在地以南，跨子路河两岸进行防御。一二四师撤退之前，一二五师已由息县调回，担任罗山汽车站以西二三里子路河桥以西的防御。因此，我们

撤下去之后，又连续到该师的右翼布防。

我们放弃罗山城后，日军也不敢进罗山城，其主力仍然停滞于任岗、小罗山一带乡村。

罗山县城以南槐店之战

我军转移到了路河一二五师右翼布防不久，胡宗南鉴于日军停滞在罗山城东南不动，深恐敌人沿罗山、宣化店公路，越过大别山脉，窜入武汉北侧之孝感、花园，切断平汉线，策应其主力沿长江两岸西犯，于是又命一二四师全部转入大别山区，封锁罗、宣公路各山口，阻止敌人南犯湖北省境。

师部命令七四三团占领罗、宣公路、龙升镇山口以北的槐店；七三一团占领龙升镇及其以南山区；师部率七三九团到周党畈附近各山地布防。七四三团即在槐店以北地区，跨着公路布置防御阵地，与子路河、栏杆铺的主阵地形成对罗山附近日军的半包围。

10月8日，夜雾蒙蒙。我军袭击队悄悄爬上小罗山敌人阵地，将敌寇哨兵杀死，然后钻进敌人阵地。一阵冲杀，打死、打伤鬼子兵数十人，生擒鬼子3人，虏获轻机枪1挺，步枪15支，掷弹筒2枚和其他一些军用品，胜利返回槐店我军阵地。这次俘虏的日本兵大多是入伍不久的新兵，不少是学生。他们也不完全赞成他们政府的侵华行为。记得有个俘虏对我们说，他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学生，参军不久就到中国来了，他很想回家，并把怀中存着的家信拿出来，连同一家大小的相片给我们看。他对我们团部政工处的胡干事说，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杀他。从俘虏口中得知，日军到罗山附近，几天没有向信阳进攻，主要是认为信阳有中国的重要国防设施，有机械化部队，有强大的炮兵，不容易攻下。现正在找寻新的进攻方向。由此，我们判断敌人有可能向槐店进攻，因为大别山区防御比较薄弱，又是接近武汉外围较近的地方。于是，我们一方面向军、师反映上述情况；一方面加强防御工程。

10月12日拂晓，敌寇果然向槐店发起攻击。先来一两小时的炮击，然后步兵在炮火掩护之下接近我军阵地，到了近战距离，再一举向我冲锋。我守备部队仍然按照我们的战术，先以少数守兵监视敌人，主力部队完全进入掩蔽，等敌人炮兵延伸射程，步兵逐渐接近我防御火网时，

才突然进入阵地，万弹齐发，加之这次我主阵地前方多是刚翻耕犁耙不久的水稻田，一片汪洋，敌人主力部队不得不沿罗山、宣化店公路前进。这又为我军集中轻重机枪火力于公路线上聚歼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一个不完整的团凭借有利的地形，跟敌人周旋了一天。

10月13日拂晓，敌寇沿罗、宣公路由北向南，继续展开攻势。战至8点左右，遥望竹竿铺方面有一股骑兵及一部分炮兵，沿竹竿河左岸至龙升镇大道迅速西进，颇有迂回我槐店后方的企图。我团昨夜派出的右侧警戒部队坚决予以抗击，同时通告龙升镇七三一团第一营协力我团，打击敌人。鏖战至午后3时，阵地被敌人击破，我军沿龙升镇山口外的西侧山麓向隆兴寺撤退。

隆兴寺之战

13日，我军退到隆兴寺时，天已入暮。战斗部署刚完，在隆兴寺集镇以东高地之一、二两营开始构筑工事时，敌人骑、炮兵即追到阵前，乘我立足未稳，一阵炮轰。我第一线部队溃退下来，团部马上令第三营掩护一、二营向青山店西撤。

部队沿着隆兴寺至青山店的一条蜿蜒的乡村公路，翻过连绵不断的山岗，穿过无数大小林区，夜半以后到达了大别山中的青山店，这里是万山丛中一个比较大的镇市。我们一到那里，不少青年主动出来与我们联系，要求帮助军队侦察敌情，做向导、烧茶、送饭、抬担架，甚至参加战斗也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里的人为什么这样热情对待我们，后来才知大别山是共产党的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群众受革命教育深，抗日热情高。

我们见这里地形复杂、地区重要，就决定在青山店的东北地区构成一个防御阵地。这样北侧可与栏杆铺第四十五军司令部及一二五师、二十八师等部队在子路河一带的阵地遥相呼应，东边可与我一二四师师部及其他两团友军和宣化店之第十三师联系，扼守着槐店、隆兴寺、青山店至九里山、柳林铺平汉线上这些战略要点的孔道，防止日军钻穴迂回，切断我信阳、武汉间之重要交通线，威胁武汉。这个建议上报军、师以后，得到了批准，接着便加紧构筑工事。

15日，各部队的野战防御工事初步完成，正拟继续加强各种战备措

施，忽然接到第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转来胡宗南军团长电报，大意说，罗山附近敌人主力部队似有沿罗、宣公路南窜，企图越过大别山，切断平汉线之势。为了加强罗宣公路、大别山区防务，令青山店附近之第七四三团，立刻开赴周党畈归还第一二四师建制。

17日，我们在没有友军接防的情况下，撇开青山店这个战略要地，就沿着涩港、周党畈的山村公路归还了自己原属部队。

光山城之战

9月间，潢川战役后，我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即先后退守经扶、光山等县，威胁敌人的主要后方联络线。10月初，日军为了配合长江流域的主力军大举进攻武汉，先侵占了我经扶、光山，以解除后顾之忧，便于继续西犯。

光山友军阻挡日军进攻的力量不足，求援于一二四师。曾苏元师长得到上级指示，派七三一团第一营前往支援。10月9日，配合光山城防部队五十九军之一个营及地方团队与敌寇接战，由于寡不敌众，当夜即退出光山，次日回到周党畈、龙升镇中间地区。

龙升镇之战

10月15日，日军在占领我经扶、光山之后，即以一部兵力沿罗山至宣化的公路向我龙升镇之第七三一团阵地进攻。该团代理团长林肇戊指挥各部队，在丛林中，在大而深的竹竿河谷两旁山地与日军展开激战。前后左右都遭到我军打击的日军，第二天不得不从龙镇缩回大别山口以外。

可是，战斗以后，大别山区病疫流行，不少连队患大吐大泻的官兵逐日增多；有的连队一天就躺下一二十人。后来连担架队也受到传染。竹竿河谷的群众，有的一家大小卧床不起。部队的军医、地方的中药大夫也病倒了不少，军民都受到很大的威胁。大家认为，极有可能是日军又秘密使用了细菌或有毒物品。

子路河之战

10月17日，日军开始以主力部队向罗山城西子路河西岸之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五师及连接该师右翼之第二十八师进攻，以配合其长江两岸西犯之主力军向我武汉发起总攻。终日炮声不停，敌机也轮番向我军后方要地进行战略轰炸。我军逐步向栏杆铺、五里店、信阳方面引退。

柳林车站的陷落

信罗公路附近日军主力部队10月20日左右进犯到五里店附近，其左侧支队以该师团骑兵团为基干，附属一部分炮兵，即从隆兴寺出发，经过青山店，直趋平汉线上之柳林车站，首先切断了信阳、武汉间的联系，加速了信阳、武汉的沦陷。由于胡宗南忽视隆兴寺、青山店至柳林车站山间小道的防御措施，敌寇这支部队占领柳林车站之后，继续钻隙平靖关、郝家店至淅河，又切断了花园至襄阳、樊城的公路；侵占武汉后继续西侵之敌寇又占领了我应城、云梦、安陆等地，在平汉线以西形成了又一个包围圈，给我方大军之后撤，带来了很大困难。

大别山区的撤退

10月25日武汉沦陷，原住宣化店之十三师万耀煌部，开到周党畈附近接防，我师移交完毕，奉命突围，返回襄阳、樊城等地整补。28日路过花园，发现车站附近兵站仓库存放很多武器、弹药、器材、被服、粮食。过往军队，都叫尽量携带，我们一些壮健的官兵，一人背了两三挺轻机关枪，30日左右，经过义堂镇，恰逢敌寇一个骑兵排在该处休息，当即给予袭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然后部队迅速向三阳店方向进发。

西安军事会议

武汉会战后的第二年夏天，蒋介石召集长江以北各战区的师长以上将领到西安开会，检查武汉会战的问题。

会议开了七天。当检查到信阳、罗山战役的时候，蒋介石怒气冲冲

追查放弃罗山城的责任。曾苏元师长再三申诉放弃罗山，实在是迫不得已，如不及时转移到子路河以西，即有全师被敌歼灭的危险。后来孙震总司令又再三提出，请求给曾苏元师长以戴罪立功的机会，这样，蒋介石才勉强答应给曾苏元记大过两次。

这事发生之后，二十二集团军许多将领都愤愤不平。他们认为信罗战役之失败，主要责任应该由胡宗南承担：第一，胡宗南没有利用罗山、潢川间北依淮河，南靠大别山之有利地形；第二，胡宗南只想保全自己的部队，把友军作为牺牲品，既不配属野战炮兵，又不给予协力；第三，各军各师都实行专守防御，非常被动。

傅英道

第二天拂晓后，只见敌机不断在信罗公路上往返投弹并低空扫射，同时在小罗山上面升起气球指挥敌炮射击我军阵地，炮声清晰可闻。

● 1911年生，四川简阳县人。

● 早年入川军陈鼎勋部，参加多次川军内战，任排长、连长。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编入第二十二集团军，随孙震部出川抗战。

● 1937—1945年，曾任川军四十五军、四十七军上校参谋、副师长等职。先后参加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襄樊战役、随枣会战等战役。

● 1992年，逝世。

信罗抗战见闻

傅英道

四十五军所属一二五师及一二七师由徐州会战突围后，经过长途跋涉，转战数千里，到达鄂北襄樊整补。当时两师四旅中每旅只剩一个实兵团，其余空团军官皆先后回四川接收新兵。一二五师三七五旅编成七四九团和七五〇团两实兵团，一二七师三七九旅编成七五七团和七五八团两实兵团留在前方训练。在连续作战中，各级主官人事变动较大：新任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新任一二五师师长王仕俊，三七五旅旅长瞿联丞，七四九团团长李传林，七五〇团团长陈玲（仕俊）；一二七师三七九旅旅长陈泽，三八一旅旅长陈资民，七五八团团长李岳嵩等均为各级新任主官，而其指挥机构，亦尚待建立或调整补充人员，才能适应指挥作战的需要。军长陈鼎勋从徐州突围经上海绕道香港回到武汉后，即开始成立新的军部，报任编制人员，尚未完全就职时，又奉二十二集团军总部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日军之一路正由信（阳）潢（川）公路西进，企图占领信阳切断平汉线交通，向南会合其他方面敌军，围攻武汉。本集团军奉令就现有兵力抽调一个军开赴罗山阻击西进之敌，掩护十七军团胡宗南部队集中信阳。总部现决定，由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指挥四十一军抽编的一二四师师长曾苏元及四十五军抽编的一二五师师长王仕俊，即经信阳开到罗山布防，尔后受十七军团长胡宗南指挥。

军长陈鼎勋奉命后，即由汉口率领军指挥所人员参谋长孙贤颂以下参副机要等幕僚一行乘火车至信阳住宿一夜，遂转赴罗山前线部署防御；以一二五师师长王仕俊指挥的三七五旅及三七九旅在罗山以东30里之竹竿铺至长台关占领阵地，含竹竿河大桥以北沿竹竿河西岸扼要防守，右与友军胡宗南部之警戒部队切取联系；以一二四师师长曾苏元指挥之部队固守罗山，阻敌西进；军部位置于罗山城西之五里店东端村庄。

记得一天上午，十七军团副军团长（姓彭或刘，已记不清）乘坐小汽车到军部同军长和曾、王两师长在院坝里以训话口吻讲话，大意是说，第一师部队快将开到罗山，希望协同对敌等，随即匆匆离去。当时天雨，曾、王两师长均赤足穿草鞋，裤脚卷至膝盖上，站立听其训话，

大家对这位盛气凌人的副军团长颇为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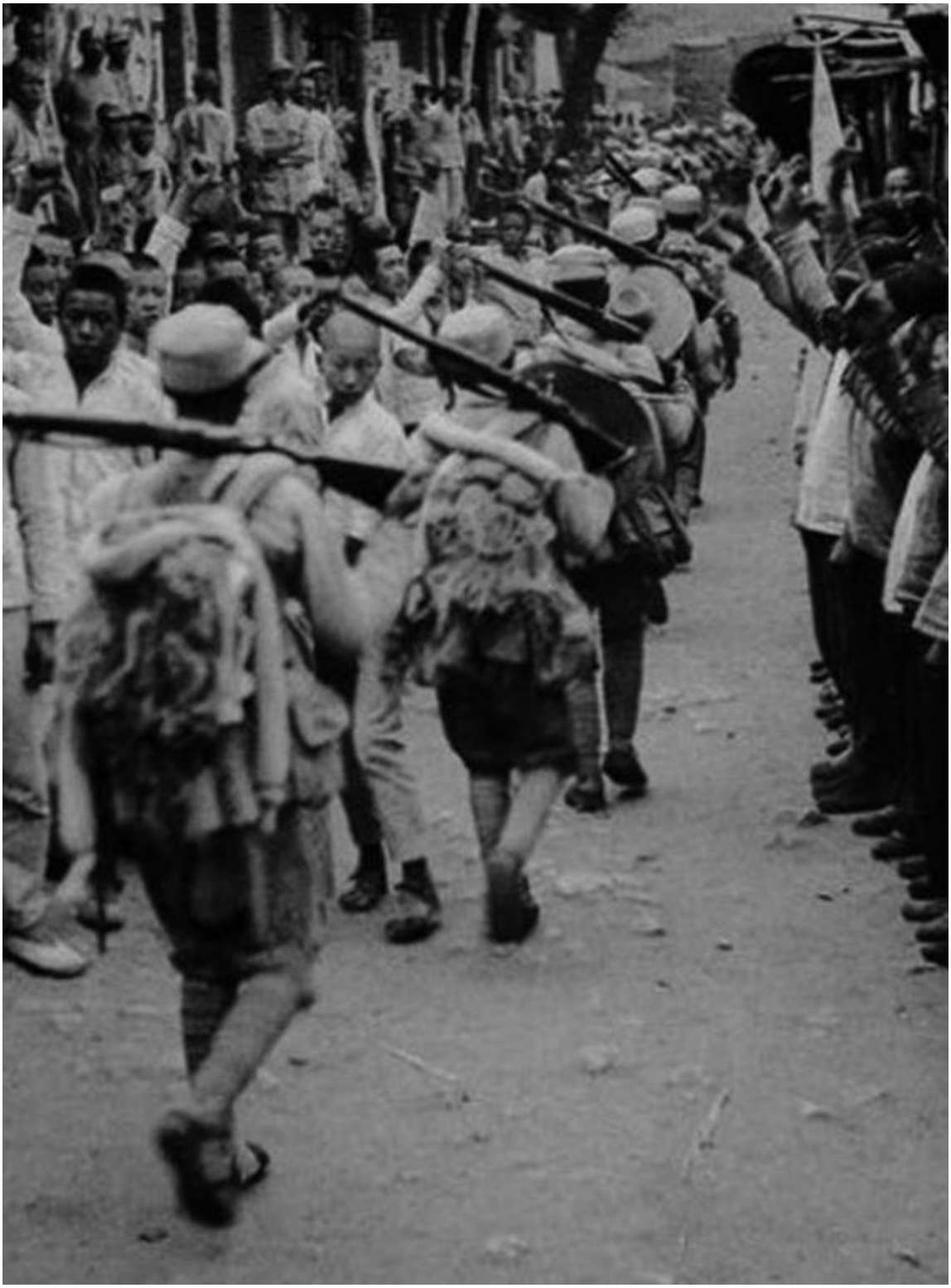
在前线战况激烈时，两师长不断电话向军长告急，请示行动，有一次我接到王仕俊师长电话，他以急促声音说敌用战车掩护其步兵已冲过竹竿河大桥，突破我第一线阵地，快请军长同他讲话；接着又听说敌军一股武装便衣已窜入占领小罗山高地，对罗山城内守军威胁很大。此后即看见前方一些士兵，三五成群地沿信罗公路向信阳撤退，战况顿形紧张。军长乃令两师长督饬所部尽力坚守阵地以待胡军团部队增援，并派军部少校副官陶碧池、上尉参谋傅英道立即到信罗公路上制止后退士兵速返前方，违者军法从事。至晚敌人攻势暂停，战局稍稳。第二天拂晓后，只见敌机不断在信罗公路上往返投弹并低空扫射，同时在小罗山上面升起气球指挥敌炮射击我军阵地，炮声清晰可闻。此时，军部人员和马骡已疏散至五里店东南端松林坡内隐蔽，观察敌情变化。至半下午，一二五师部参谋何少桓等陆续由前方撤至军部，报告战况，知敌人机炮火力太猛，我军伤亡过大，已无法支撑。军长陈鼎勋遂向军团部请示，决定待当天晚间第一师部队到达罗山后，一二五师在左，沿信罗公路北侧，一二四师在右，沿信罗公路南侧逐次向罗山以西之栏杆铺撤退，并在两侧掩护正面友军第一师第一旅陈鞠礼部作战。军部于入夜时，向信阳方向后撤。

四十五军军部在信阳西面吴家店停留期间，信罗公路主要是第一师第一旅部队担任正面作战，左右两翼是一二五师和一二四师协同掩护作战。第一旅在小罗山张湾对敌作战中击毙敌军官绵舍郎一名，在他身上搜到进犯罗山之敌军番号为第十师团三十九联队。在敌增兵向我两翼进攻中，一部指向我左翼明港，主力向我右翼青山店、涩港店直趋武胜关的柳林车站，在切断平汉铁路交通的情况下，遂迫使十七军团指挥的部队向西撤退。四十五军亦奉命撤回襄樊归还建制，整补部队。

信、罗失守，十七军团长胡宗南诿过于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作战不力，给陈以撤职留任处分；将失守罗山之责归罪一二四师师长曾苏元，给予撤职查办处分。当时对这一处分，不仅陈、曾两人感到受了委屈，就是参战官兵亦觉愤愤不平。大家认为我军仅有最劣势的川造武器装备和少数俄式轻机枪及马克沁重机枪，又系临时组成之师，在罗山前线与步炮空联合之敌奋战三昼夜，因伤亡过重，不得已请示军团部决定退守栏杆铺第二线，事实上已完成掩护十七军团主力集中信阳任务，尔后又

在两翼掩护正面友军作战，共同进退，怎能说是作战不力？如罗山之失应由四十五军负责，则信阳失陷之责又该谁负其责？何以未见有人受处分？由于这次处分关系到我们部队的荣辱，所以全军上下出自爱国良心驱使，对上面均有反感。其实，究其根本原因，应是方面军负责人指挥不当。各级指挥官均习惯专守防御观念，凡命令固守，就意味着与阵地共存亡，才算完成任务，尽到军人天职，这在指挥使用部队中已形成一股保全自己、牺牲别人的常见做法了！尽管我军内部有这些矛盾，但我们枪口始终一致对外，官兵们对于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神圣战争的奋勇牺牲精神，并未因此而减退。

刘识非



第七十二军转战于萍乡、攸县、醴陵等县境，为时两月。时当盛暑，部队基本无休息时间，伤亡病患颇大，官兵都愤慨损失大而未获得

有形战果，恨不能与敌决一死战！

● 1905年生，别名新甫，四川眉山人。

● 1938年，随王陵基出川抗战，曾任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第七十二军三十四师参谋长。

● 1938年8月，参加武汉会战南浔路战役。

● 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参加三次长沙会战。

● 1944年5月，参加长衡会战。

● 1945年1月，参加湘粤赣边区防御作战。

● 1986年，逝世。

第三十集团军参加南浔路战役片段

刘识非

1938年6月中旬，川军王陵基之第三十集团军（欠新编第十六师之第一旅，由师长率领从西昌出发，尚在途中）新编第十三师在万县集中后，即首先由长江水运到沙市新堤，其余各部陆续由水运到岳阳地区集中待命。迄6月20日，已全部到达指定地区，总部驻岳阳，积极请领各项装备，进行补充。在此期间，日机曾数次轰炸，部队稍有损失。7月下旬，为便于领取武器被服装具及通信器材药品等，总部移驻长沙附近，部队则在岳阳地区集结。请领各物比较缓慢，各部均未达到规定的补充份额，即准备参加武汉会战。

会战概要经过

8月15日接蒋介石电令：第三十集团军全部参加南浔（南昌至九江）铁路战役（武汉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务是防守赣西北瑞（昌）武（宁）公路一线，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警备总司令陈诚指挥。继奉陈诚电令，推进到永修、德安地区防守。8月下旬，日军陆海空联合作战，步兵以陆空火力作掩护，猛扑瑞昌县城。防守该处我军战斗不利，遂向武宁方面退却。防守岷山（瑞昌南约30公里）地区之新编第十四师郑清泉旅、新编第十五师韩任民旅，在敌军乘优势炮火掩护向我猛扑时，坚强抵抗，唯以武器较差，伤亡巨大，不支退下。新编第十三师和新编第十六师之吴旅，在麒麟峰附近地区同敌进行激烈战斗，新十三师数度夺占战术要点麒麟峰。敌在其飞机、火炮向我猛力轰炸之下，纠集大部兵力乘势反扑，并从侧面包围，该两师部队伤亡颇大，亦向武宁方面撤退。王陵基大吵大骂，参谋人员建议：各部队应即占领武宁东端约35公里之棺材山一线高地固守，不得后退，同时积极整理部队，准备反攻。王陵基同意照办。

南浔线战斗尚在相持中。蒋介石认为长江南岸地区，地势较为平坦，交通亦较便利，便于诸兵种联合作战，日军主力将沿长江南岸地区

向武汉进攻。殊敌军仅以有力之一部（约两个师团）牵制南浔线地区的守军大部分军队，另以主力稻叶、岗村、樱井等师团，由长江北岸之黄梅、广济、浠水方面（系湖沼和丘陵地区）向武汉长驱前进。武汉警总陈诚口说武汉固若金汤，但在敌军猛攻之下，防守部队伤亡巨大，纷纷撤退，武汉重镇，旋即弃守。

增援万家岭友军

当武汉危急之际，蒋介石企图挽回颓势，避免全国人民责难，电令守备在赣北方面之李汉魂、吴奇伟、卢汉、王陵基等部约20万人，发动攻势。以李汉魂为前敌总指挥，吴奇伟副之，并指挥卢、王集团，向南浔、瑞（昌）武（宁）两路挺进，以控制长江北岸之敌，阻止其向武汉进逼。

王陵基集团，并指挥第八军李玉堂部、第七十三军彭位仁部向瑞武路挺进。王陵基除电令各部遵令行动外，并未采纳参谋人员的建议：将总部推向武宁以东箬溪附近，以利指挥监督。但王只将总部位置移至武宁西端约10公里之甫田桥（沿公路）。

9月25日，吴奇伟部和王陵基集团之新编第十三师均以攻击前进态势，到达万家岭（德安西北）附近，日军以陆空火力猛扑我军控制地区。由于主要道路和桥梁早已彻底破坏，虽然可以阻滞敌军行动，但我支援部队行动亦极为不便，兼之敌以飞机、火炮轰炸阻击，我各部仍冒险增援正在万家岭地区与敌激战的友军。王陵基所部和配属指挥之两个军也均投入了战斗，苦战旬日，进展十分困难。各部虽伤亡巨大，但士气仍极旺盛，誓死粉碎敌进攻企图。

陈诚命令各部，退守修江南岸，依江布防，同时整顿部队。我各部有计划地撤退。敌酋本间师团长轻视我军，率部冒进，行至德安河岸，被我军猛烈射击，中弹毙命。其部队被我机械化装备之杜聿明军猛烈炮击，前进未逞，遂向长江北岸退去。同时新编第十三师乘势反击，将当面敌军击退，并有较大虏获。陈诚大力夸奖各部战绩，指出万家岭大捷，给敌以严重打击，关系极为重大。蒋介石命令嘉奖。

武汉弃守和南岳会议

武汉弃守，最初并未公布。10月23日，武汉警备副总司令万耀煌和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忽然轻装乘车来到甫田桥总部，同王陵基密谈了约两个小时后，即飘然而去。

万、杨二人离去后，王陵基绕室彷徨。午饭时，他说要到南江桥（属平江县）去晤陈诚长官。即令当时驻守武宁东面柘林、箬溪地区之新编第十三师全部、新编第十六师之吴守权旅，统归第七十八军代军长夏首勋指挥。新编第十四、新编第十五师较完整的营连，补充到新编第十三师及新十六师之吴旅。夏首勋即暂受在南昌附近之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曾拨受指挥之第八军、第七十三军，仍归长官部直辖。总部和第七十二军军部及新十四、新十五两师残余部队，由第七十二军副军长率领到长沙附近待命。上述命令要旨下达后，王陵基即同参谋长张致和匆忙乘车而去。

此时武汉弃守的消息，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官兵们对陈诚都有责难。

王陵基走后，夏首勋即率领新编第十三师及新编第十六师之吴旅，向罗卓英部队靠拢，确实受其指挥。

第七十二军副军长韩全朴，率领总部及新编第十四、新编第十五两师残余部队向长沙转移，到达铜鼓时，又改向湘潭转湘乡待命。

武汉弃守后，蒋介石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会上，他首先说明放弃武汉是正确的战略行动，抗战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其次检讨长江两岸地区战役的得失功过。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首先提出弹劾：北岸黄梅、广济、浠水等处失败，系川军许绍宗部（第六十七军）保存实力，不积极参战；廖震部（第四十四军）作战不力（许廖两部属王缵绪集团），以致影响第五战区全局。南岸王陵基部，首先败退，影响全线；后拨中央部队第八军、第七十三军给他指挥，反攻瑞昌，又不亲临前线指挥，以致贻误战机。陈调元这一弹劾案提出后，王陵基极为惊惶，会场亦阴沉。

入暮后，忽见许多厕所和一些过道，贴出“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小标语。次日会场气氛大变，首由陈诚将长江两岸失败，系他自己指挥无方，请中央从重惩处，以谢国人。这样，原来是阴森的会场，顿时现出缓和空气。由于陈诚之被迫作出检讨，无形中就把王陵基、许绍宗、廖震等罪过减轻。蒋介石并首先奖励汤恩伯集团师长李宗鉴，次对唐式遵

部予以表扬，对王陵基不仅未提出惩办，而且还列举战绩加以表扬鼓励。

是夜由陈调元大请其客，总司令以上都参加了，席间由陈诚发表谈话，大要是：抗战是长期的，预料国际形势转变，将会对我有利。政府迁渝，已经决定，不能改变。川军仍须继续保持令誉，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对于各军，中央当一视同仁，公平待遇，兵员粮饷、武器装备，当予尽量补充。各部如有困难，可向各战区长官陈述，必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并希望各部，在此间隙时间，加紧整顿补充，于明年（1939年）3月份以前开赴各指定防地，作好战斗准备。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第三十集团军在三次长沙会战中

刘识非

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

会战前敌军动态

1939年8月初旬以来，华中日军将南昌方面陆海军主力，逐渐转移到粤汉路北段，军事重心已由赣北转移到湘北。原在武汉和湘北、鄂南之敌，亦调动频繁，在湘北、鄂南地区集结10余万人。据报，敌酋冈村宁次有由武汉到湘北指挥之说。

长官部的作战部署

根据日军动态，第九战区长官部（司令长官陈诚，由副长官薛岳代行职权），立即调动部队，准备应战。其部署如下：

（1）以关麟征集团控置于平江、岳阳间山地，向敌进行阻击。

（2）以卢汉集团之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固守汨罗江防线，必要时含尾侧击敌军，策应关麟征部作战。以杨森集团之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置于幕阜山脉和九岭山脉间，侧击平江、浏阳方面敌军。

（3）以直属之第四军（军长欧震）、第三十七军（军长陈沛）、第七十军（军长李觉）等部，固守长沙外围浏阳河、捞刀河阵地。

（4）以王陵基之第三十集团军（并指挥第八军）固守修水、武宁间阵地，并抽出有力部队，策应各方面作战。

（5）以罗卓英集团、卢汉集团大部，严密监视南昌方面之敌，多方予以牵制性打击，不使其转用于湘北方面，并相机收复南昌城。

第三十集团军作战经过

战斗前态势 武宁战役结束后，即一面加紧整补，一面调整部署：

以第七十八军担任烟港附近修江南北两岸既设阵地的守备，同时对侵占武宁城之敌采取攻势行动。

以第八军占领石艮山—九宫山之线，准备同阳（新）通（山）公路各据点之敌作战。

总部同第七十二军在修水城附近，加紧整训，准备作战。

战斗经过概述 9月初，华中日军以主力沿粤汉线以一部沿长（沙）武（昌）公路分向长沙进犯。同时南昌方面之敌以主力向上高方面进犯。罗卓英告急。

长官部以上高方面兵力空虚危急，电令第七十二军驰援上高。该军遵令行动。

进犯长沙方面之日军约10万人，由于所有道路桥梁早已被破坏，敌军重炮、辎重等运动困难，诸兵种协同作战极为不便。敌军在进犯中，经该方面我军予以堵击、夹击、尾击后，攻势遭受挫折，伤亡损耗颇大，遂将其主力转由长武公路东西地区回窜，以一个旅团向修水方面突进，在渣津（修水城西约40公里）附近同杨森集团之第二十军激战。总部为支援杨军并确实掩护修水城，急令第七十八军之新十六师驰援渣津。该师在渣津以东即同敌接触，敌以主力从该师右侧包围攻击，该师不支后退，修水城陷入敌手。

第七十二军驰援上高，尚在途中。总部得悉上高方面已不紧急，遂急电第七十二军迅速折返，向修水以东之三都前进，协同第八军克复修水城。

此时武宁日军，亦向第七十八军阵地进攻，经该军之新十三师奋勇应战，将敌击溃，敌窜回武宁，龟缩不出。

日军侵占修水之际，其主力已沿长武公路地区向武汉撤退。当第七十二军反攻修水时，盘踞该城敌军，顽固抵抗。经该军同第八军之第三师一昼夜的猛攻，敌伤亡颇大，被迫向北撤去，修水城遂告克复。

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

会战前敌我动态

敌军动态　侵占箬溪附近修江南北两岸之日军，约一个大队；阳新方面有日军第十七混成旅团所属一个大队（编制较大，一般为四五个步兵中队，重机枪、炮兵各一中队）；通山方面有日军第四十师团之一个联队。

各方面的日军，都配属一部分伪军，分别驻守要点，经常派出小部队向我游击，有时同我方游击队遭遇，发生短时间战斗。

我军态势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李默庵）所属部队，在长江南岸湘鄂赣边区活动，主要是对付新四军。

第七十八军之新十三师在武宁城东端固守修水南北两岸阵地，经常派出小部队向日军后方游击。该师并奉命派出一个团，配属军部工兵营，编为第七十八军攻击队，进入敌后，进行袭击和破坏敌交通通信。军部和新十六师，在浬溪附近整训。

第七十二军之第三十四师，占领石艮山—九宫山阵地，与阳通公路各据点之日军对峙；该师并派出一个团配属军部工兵营编为第七十二军攻击队，进入敌后，任务同第七十八军攻击队。军部和新十五师在九宫山南整训。

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和直属之两个野补团在修水附近。

会战经过概述

1941年9月初，第九战区长官部（时薛岳任司令长官）通知：侵华日军正在武昌附近集结四五万人，有再度发动以长沙为中心攻势的征候。旋奉长官部指示：李默庵所部仍积极执行原任务，务将长江以南新四军部队彻底消灭；第七十二军即向阳通公路各据点及通山城附近之日军佯攻，牵制该敌转用于长沙方面。

总部奉到长官部这个电令后，立即转令各部队，并作扼要指示，饬其立刻积极行动。第七十二军奉到佯攻命令后，以第三十四师之一部向阳通公路各据点之敌攻击，以新十五师向通山城附近之敌攻击。为了确实达到牵制目的，在战斗中，我官兵勇敢冲杀，敌虽凭坚险工事顽固固

守，但我攻击仍有进展，克复一些小据点，并有一部进到通山城郊。总部负责作战的参谋建议：新十五师可乘有利形势，克复通山城，截断鄂南敌东西方面交通，进一步向崇阳方面进攻，更有利于长沙方面作战。但王陵基认为照长官部指示办就是，战斗遂形成胶着。

侵占武昌附近之日军，沿粤汉路向长沙进犯，据长官部通报有六七万人。但就笔者当时看来，进犯敌军可能要少得多。首先敌军只在一条路线进犯，在敌可利用的大小道路均被破坏的情况下，不可能使用这样大的兵力，也未见敌机的活动，且我友邻部队战斗情况并不激烈。估计可能是窜扰“扫荡”性质。

第七十二军同通山地区之日军相持间，忽接长官部电令，要该军停止向通山之敌攻击，立即转用于平江附近，并指示愈快愈好。之前，王陵基奉蒋介石电令到重庆述职去了，由参谋长宋相成代行其职务。

总部根据长官部电令，分析了集团军当面的敌情，决定先把第七十二军抽走，尔后再派部队向通山方面严密戒备。当即令第七十二军以有力之一部，掩护该军右侧背；主力直趋渣津，沿朱溪厂、长寿街兼程向平江前进；该军辎重部队则沿修水、平江大道前进。宋相成认为对第七十二军来说这个电令太限制了，遂将原指定第七十二军各纵队所经道路改为该军可取适宜路线赶到平江。但参谋人员认为根据该军长韩全朴的个性，以具体指示为宜，否则恐将贻误战机。结果，正如所料，该军先把部队撤下集结休整。宋乃批示照原指定该军行动路线立即行动。这个电令下达后，韩全朴极为不满，大骂总部负责作战的参谋人员，拿小鞋给他穿。虽经具体解释，仍余怒未息。但限于命令，该军勉强行动，但已迟误了将近两天。

旋奉长官部严令斥责该军行动迟缓，并指出：如能按时赶到平江，保持战略要地，则是此次会战功臣；如迟误致使平江失守，则是罪魁！韩全朴在途中接到这个电令后，大为震恐，立即挑选精壮官兵1000余人，亲自率领，星夜赶向平江。事后听说敌1000余人，距平江只有约10公里，闻第七十二军全军到达，乃改向西南窜走。第七十二军到达平江后，并未参加战斗。不久，这次会战即告结束。

第二次南岳会议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南岳召集第九战区及其他相关战区的高级军官会议。在会议中，枪毙了部队纪律较差而自己又离开部队跑回衡阳度蜜月的师长廖龄奇。事后听说廖之死与薛岳对他的不满有关。

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爱浮夸，信口说话，动辄伤人，如称蒋介石是蒋二娃，说陈诚是蒋同母不同父的弟弟，指挥部队根本不行等。在当时特务遍布的情况下，可能早已传入蒋、陈耳里。蒋介石在会上对第七十二军的行动，追问特别严峻，韩窘急万状，不知所对。王陵基向薛岳示意，请其缓颊。薛乃起立说：第七十二军在此次会战中，是完成任务的。蒋始未再加追诘。

白崇禧以军委会参谋次长身份讲话说："敌军此次窜犯，是自来自去。"这就否定了薛岳自称是打了大胜仗的宣传。薛对白的讲评感到很恼火，曾向蒋介石连续递辞职报告，并愤恨地说："再干，我就不是人！"经过劝说，蒋介石批了"慰留"两个字。

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

战前敌我态势

敌军动态。武宁方面修江北岸之箬溪附近有日军约一个中队，南岸有伪军一个中队。该日伪军不时派出小部队向我方游击抢劫；阳新、通山方面，各个据点都有日伪军一部驻守；敌后方广大地区在要点上都部署有部队，主要是对付新四军第五师之张体学旅。

我军态势。第三十集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将部队部署作如下调整：

（1）第七十二军之第三十四师，以一个团驻守武宁城修水南北两岸，并经常派出小部队前进10—15公里埋伏，袭击日伪游击部队；以一个团驻守石艮山、九宫山北麓，对付阳通公路各据点之敌；师部率一个团位于浬溪附近。

（2）第七十二军军部同该军之新十五师，集结于修水城附近整训。

（3）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部所属部队（第九十九军已调走）积极执行原任务。

（4）第七十八军驻渣津附近整训。

（5）总部和直属部队在修水附近整训。

参加会战经过

1941年12月初，根据军令部和长官部通报，武昌地区集结日军共10余万人，有向第九战区窜犯之模样。

旋奉长官部电令：侵华日军10余万人，正沿粤汉路向长沙地区进犯。其海军部队，已进入洞庭湖活动。

第三十集团军李默庵所部，仍积极执行原任务。该集团军除以有力部队留置于武宁、修水地区担任守备外，总部率主力参加长沙方面会战，总部指挥所进驻平江附近。

总部接上级命令后，即令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指挥第三十四师，担任武宁、修水地区守备；新十五师和第七十八军随总部参加长沙方面会战。

长沙方面战斗。总部指挥所到达平江附近后，长官部令直属之第三十七军受其指挥，当时该军正在福临铺地区同敌一部战斗。

旋奉长官部指示，日军主力已逼近长沙附近，各部队应立即击破当面之敌，向逼近长沙之敌军进行球心作战，聚歼其主力。

薛岳还发出遗嘱电报，大意是他一定与长沙共存亡，如司令长官战死，即以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代行。除上报委座（指蒋介石）外，并转告所部知照。事后得知敌军窜过汨罗江时，长官部已迁至某地隐蔽，长沙早已成为空城一座。

总部当时对于窜犯的日军，实际有多少？如何进犯？主力在哪方面？在什么地区同我军哪些部队作战？情况不明。原在平江以北新墙河南岸之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所部之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等，据悉尚在汨罗江南北两岸同敌一部战斗，战况并不激烈。但基于长官部指示向长沙围攻，即令第三十七军、第七十八军分成两翼队：第三十七军在右，第七十八军在左，沿平江长沙公路向长沙进行球心攻击，

聚歼敌军主力。

两翼队向长沙进攻，除右翼队当面有较大之战斗外，左翼队则只同少数敌军接触，敌军并未作激烈之抵抗，即向西北方向撤退。两翼队先头部队进至距长沙15—20公里时，得知友军（番号不明）在长沙附近同1000余敌军战斗。敌军主力何时由何地撤至何处，不得而知，总部参谋处即提出如下意见具申：

窜犯长沙之敌，鉴于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力，向长沙进行球心攻击，敌军不敢再事突击和顽抗，刻下似只残置少数部队于长沙附近，引诱我军，而迅速秘密将其主力转移于长沙东北山区，隐蔽集结，退出内线作战苦境。俟我军进至长沙附近，再从我右侧背压下，企图予我以歼灭性打击。如果敌军因战斗不利，已真正撤退，我军主力进至长沙，既无战果，反而迟滞尔后追击之任务。因此，可将右翼队即作梯次配置，重点保持于右翼，逐渐转向北侧；左翼队应即转为战备行军态势，准备向北退之敌追击。

王陵基采纳了这个意见，即令各部队照办。当时敌我实际情况，俱不明确，所提意见，只不过是作战术上适当处置而已。

旋得悉长沙附近之少数日军亦已沿粤汉路向北撤退，集团军当面已无明显敌情，总部即决心以第七十八军向平江以北行超越追击；第三十七军速将福临铺地区之散敌肃清后，即集结于福临铺附近待命。以上处置，并报长官部核备。

第七十八军向平江以北行超越追击，通过平江后，尚未发现敌踪。而原在平江西北至粤汉路间截击敌军之第二十七集团军部队，闻已集结待命，总部即令第七十八军在平江东北端集结待命。

在此期间，杨森几个亲信幕僚，轻装来到总部同王陵基会晤，双方幕僚亦欢聚洽谈尔后如何紧密联系。

两日后，奉长官部电令：此次会战，各军机动勇敢，予敌以巨大打击，敌已向武汉溃退，会战胜利结束，各部队即回原防整训。第三十七军仍归长官部直辖。此时已是1942年1月初了。

修水、武宁方面战斗。当我集团军主力正向长沙附近行球心攻击时，留置于武宁、修水地区担任守备之第七十二军军部和该军之第三十四师，受到箬溪附近日伪军的窜扰。武宁方面守军节节后退，军、师部

均报称有日、伪军各1000余人，向守备武宁部队进攻，第三十四师不能支持等语。

总部参谋处基于全局情况判断箬溪附近日伪军，不可能有较多增强，可能仅以原有兵力，向武宁窜扰，系牵制性质。由于第三十四师之撤退，该部日伪军遂乘机突进。于是，建议严令该师立即集结主力，首先将沿修水北岸进犯之敌歼灭，然后再歼灭南岸之敌伪军（南岸固守较易），恢复原守备地区。

王陵基除严令第七十二军军部和第三十四师遵照上级意见办理外，还恐该师继续后退，修水有失，不仅面子攸关，而且全集团军官佐家属及库存粮弹被服，均不能保。因此，又令第七十八军之新十三师第三十八团并指挥总部直辖之野补第二团，星夜兼程赶赴修水增援。但第三十四师并未照总部指示进行战斗，仍不断后退，致少数日伪军轻易窜入修水地境。

由平江前线抽调回修水之增援部队，赶到修水后，得悉沿修水两岸向西窜扰之敌，距修水城尚有10—15公里，即折返箬溪，但沿途居民，损失颇大，责难频繁。

战后检讨会议

会战结束后，奉军委会和长官部电令，均指出此次日军以10万之众，向长沙进犯，我各部队官兵用命，行动敏捷，战斗勇敢，不仅击破敌之狂妄企图，更予敌以严重打击，国家幸甚，人民幸甚，盟国亦大为振奋。应即论功行赏，希即将有功人员，报请奖叙。并定名这次会战为“第三次长沙会战”。

王陵基一面核报有功人员，一面又感到武宁、修水地区的失败可耻，特别是长官部在该方面活动之特工人员，证实窜犯日伪军总数不过四五百人，这使王陵基更感难堪，遂下令总部在渣津召集第七十二、七十八两军暨总部直属部队营长以上军官，进行检讨。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第三十四师师长陈良基在汇报战斗经过时支吾其词，矛盾丛生，不能自圆其说。王陵基大为震怒地说：“这次失败，以一师之众，被四五百日伪军打得望风而逃，还不执行总部命令，致使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几乎影响整个战局，使我这个副司令长官兼总司令下不了台！”最

后，给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以免职处分，将第三十四师师长陈良基撤职查办，担任武宁方面守备的那个团的团长撤职严办。

第三十集团军策应浙赣会战

刘识非

一场虚惊

1942年5月中旬以来，得悉友邻第三战区浙赣路东段，日军已发动攻势。此时，忽接军令部和长官部通报：第九战区当面敌军，调动频繁，有大举进犯长沙之势。饬各部队立即加紧准备，随时参加会战。

当时第三十集团军除各挺进纵队仍积极执行肃清长江南岸新四军的任务外，第七十二军之第三十四师，以一个团驻守武宁方面；以一个团驻守石艮山、九宫山地带，担任警戒，以营为单位，加紧整训；另一个团在烟港附近整训，并加强阵地构筑；师部及直属部队驻浬溪整训。总部、军部和新十五师在修水附近，新十三、新十六师，在渣津附近加紧整训。

旋又奉军令部和长官部通报：南昌、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处之日军，正分别集中，有向我进犯之模样。华北方面之敌，亦正向武汉、南昌移动中。总部、军部暨各师派出之情报人员，亦纷纷报称当面日军已有增加。但何时增加，及增加人数未查明。据伪组织及沦陷区人民传出消息，敌军即将大举向我进攻。担任第一线守备之第三十四师，师长因公到重庆，职务由参谋长代。我接到上述敌情后，认为当面敌军大举进犯消息不确，除加强戒备外，未予正式转报，并召集了一次幕僚会议，就此敌情，提出讨论：

（一）比邻第三战区浙赣路东段之敌，已开始窜扰，南昌、武汉之敌，调动频繁，很可能系增援浙赣路战斗。因各据点之敌，力量并不强大，处处捉襟见肘，不可能凑集较大力量，同时向第九战区发动攻势。

（二）湘鄂赣边区，此时正是梅雨季节，道路早已破坏，泥泞深陷，部队行动已极困难，负重马骡更无法通行。大小河流，洪水暴涨，平时可以徒涉的，现在不可能，平时用木船四五分钟即可渡河的，此时需两三个钟头才能横渡一次。所有河流，船只很少，且大多数为我所控

制。

（三）当面之敌，事前未闻增加，亦未征集渡河材料，箬溪之敌，只有折叠舟四只，此时不可能作渡河使用。

（四）各级情报人员，所报敌情，基本一致，显然系敌伪组织传出的假情报，必须细致分析，否则影响判断。

在幕僚会议上，经过热烈讨论，大家意见趋于一致。师部正拟将敌情判断电陈总部，但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不知是有意追问，还是沉不住气了，在电话上责问笔者："知不知道要打仗了？"并说总部奉长官部命令，已派人到平江附近设指挥所去了，该师当面敌情已有很大变化，为什么一点不报？我当即答复，敌不会打仗，所传当面敌情极不正确，显系敌人所放烟幕，可能是为了从当面调走部队，并说明各方面警戒已加强了。王陵基当时很气愤地说："出了事你要负责！"两三天后，所传敌情，已烟消云散。

策应作战

当第九战区紧张传说日军将再度进犯（长官部称其为第四次长沙会战）之际，据军令部通报：浙赣路东段地区日军，已向上饶（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方面西犯，南昌之敌，有明显迹象向上饶方面东攻之模样。

第九战区情况已经缓和。总部奉到长官部电令：由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部队驻奉新、高安、靖安地区）、第三十集团军各派出一个团为基干，配属工兵一营和其他必要的特种部队，组成攻击队，以集团军番号命名（如第三十攻击队），在各集团军作战地境内，深入敌后，对敌进行袭击，破坏、截断南浔路，以策应第三战区之作战。总部即指定由第三十四师派出一个团，照规定配属部队，执行长官部所示任务。

师部接到命令后，认为由各集团军派出攻击队，必然各自为战，不易协调，不可能截断南浔路。为了完成任务，最好由一个师负责，建议由第三十四师负责。但总部和长官部均不同意，饬遵照前令办理。第三十四师即派出所属之第一〇〇团，配属工兵营、情报队、电台等编为第三十攻击队，进入瑞昌、德安、九江地区，积极执行策应作战任务。该攻击队尔后即受总部直接指挥。鉴于南昌之敌，正向东窜犯，第三十四

师参谋长以个人名义，向长官部建议：为能确实策应第三战区之作战，我战区最好派出有力部队，向南昌方面进行攻击，使敌首尾不能兼顾，我可乘机克复南昌。如敌转而应战，我即得到策应作战目的。如我攻击不利，或敌更以较大兵力反攻，我可退守既设阵地，再相机反击。但接到长官部参谋处电话说：长官认为你的意见是危险行动，不符合战区作战精神，未便采用。

第三战区浙赣路战斗，从日军行动上判断，似系较大规模的扫荡性质，不久即趋沉寂。第三十攻击队，直接由总部指挥，战果不大，总部也未严格要求，不久即归还建制。南昌方面敌军，完成其任务后，又折返向第九战区进犯，闻该方面国民党军颇有损失。

第三十集团军在长衡会战中

刘识非

1944年春，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之战，占领河南的同时，又乘胜集中20余万兵力发起湖南作战，向长沙、衡阳地区进攻。第九战区集中约40万人迎击敌人。第三十集团军继上年参加常德会战后，今年又奉命参加长衡会战。其主要任务是阻击沿平汉路从醴陵以东地区向萍乡、醴陵地区南犯之日军。

敌军动态

武宁方面，只有日、伪军各一个中队，在箬溪附近防守，据传敌伪军将有所增加。

鄂南方面，有日军一个混成旅团，部队分驻各要点，该敌素质较差，初级军官一般系大学生受干部候补教育后凑合编成，主要担任守备。

武汉方面，根据第三十四师第一〇一团团长骆湘浦派到武汉的情报员，带回伪武昌市长刘立藩（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与骆先后同学，王陵基编组第三十集团军时，任总部少校参谋，后请假回武汉探亲，武汉沦陷后任武昌市伪市长）供给之情报称：日军在武汉地区，大量征集民夫，运囤粮弹，有大举进攻之模样；日军鉴于第一、二、三次长沙战役，只从正面进攻，收效不大，今后将以有力纵队从湘赣边境插入，指向株洲以南地区，围歼长沙地区我军。刘并附武汉地图，图上标明日军兵营及仓库的位置。

骆将上述情报，由集团军总部转报长官部，但长官部未予以重视。

我军情况

第七十二军之第三十四师（欠第一〇〇团，受总部直辖）率两个团，担任武宁、阳新、通山方面守备。

新十三师之一个团，担任平江以东上塔寺地区守备，师部率主力驻渣津附近。

总部、第七十二军军部和新十五师驻修水附近。

总部直辖之新十六师驻渣津附近，该师兵员已大部拨补第七十二军各师，欠缺兵员等待补充。

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孔荷宠）已改为师，调驻湘北，担负“剿共”任务。第二、三、四挺进纵队仍在赣鄂边区“剿共”。

战斗经过

（一）萍乡战役

1944年5月中旬，根据长官部电令：武汉方面日军五六万人，由临湘、岳阳分从平江、湘阴向长沙进犯；另敌约一万余经上塔寺（属通城）直趋长寿街（属平江）。

第三十集团军倾全力出长寿街侧击南下敌军，阻止其继续深入，令新十五师会同新十三师主力，向窜扰长寿街之敌阻击；第三十四师之第一〇一团以一个营守备九宫山、石艮山要点，师部率主力到修水集结；第三挺进纵队接替武宁方面守备；第三十四师副师长王刚毅留守修水，统一指挥修水地区部队，保护各部留存物资。

第三十四师部队（只有5个步兵营）集结后，向长寿街附近前进，会同军主力侧击南窜敌军。

窜长寿街之敌，一面同新十三、新十五两师战斗，另以有力部队向张家坊（浏阳东北约40公里）窜扰。同第七十二军战斗之敌，旋亦向张家坊南窜，该军主力追至张家坊附近时，敌已窜至大瑶铺（浏阳东南约25公里）。第七十二军主力继续向大瑶铺追击，不断同敌后卫部队发生战斗。大瑶之敌，继向醴陵、萍乡地区进犯，总部令第七十二军向萍乡附近之敌攻击。

第七十二军主力向长寿街之敌阻击时，总部由修水进驻渣津，随着战况发展，由渣津、铜鼓、万载到宜寿。总部在转移途中，长官部将第五十八军拨归第三十集团军指挥。该军已由湘北逐步转战到湘东镇（萍

乡西约15公里）。南窜之敌，直趋湘东镇向第五十八军攻击。

第七十二军到萍乡后，总部令其协力第五十八军阻击南窜之敌。军部令第三十四师向湘东镇前进，联系第五十八军作战。孰料第五十八军因战斗不利，已向东撤退。南窜之敌继续向萍乡进犯，同第三十四师发生遭遇战，战斗激烈，敌我伤亡均大。该师第一〇一团（欠一个营）被敌隔断，四日后，始绕到师部附近。

同时上栗市（萍乡北约25公里）方面，有日军约五六千人，沿第七十二军后尾向萍乡窜犯。第七十二军前后受敌攻击，不支，向上南坑（萍乡东面山区）方向撤退。在撤退时，有些部队比较零乱，军长傅冀对部队未能确实掌握。军部到达上南坑后，始派人到宜春、萍乡间收容散失排、班小部队共四五百人。此时，敌我态势，犬牙交错。总部转奉长官部电令：各部应索敌攻击。第七十二军转战于萍乡、攸县、醴陵等县境，为时两月。时当盛暑，部队基本无休息时间，伤亡病患颇大，官兵都愤慨损失大而未获得有形战果，恨不能与敌决一死战！

旋敌亦因伤亡损耗巨大，撤离萍乡和攸县地境，集结在醴陵城附近固守，战斗暂告结束。

（二）醴陵战役

萍乡战役基本结束后，第七十二军和第五十八军分别移于萍乡西南地区，与敌对峙，同时加紧整补，亦常发生零星战斗。

1944年8月上旬，总部奉长官部电令：第七十二军和第五十八军协力攻击窜踞醴陵城及郊区附近之敌。第七十二军以第三十四师为左纵队，沿渌水南岸；新十三师为右纵队，沿渌水北岸，一起向醴陵攻击前进。第五十八军由醴陵南面攻击，右翼同第七十二军联系。

左纵队第三十四师进至醴陵城东南四公里处，同日军发生剧烈战斗。先头之第一〇一团，机动勇敢，不断冲杀，师后续部队，侧翼包围，同敌发生肉搏战，将该处敌军1000余人击溃。我毙敌40余，生俘8人，内有小队长2人，夺获枪弹装具颇多。敌军退守醴陵城郊高地，龟缩不出。右纵队新十三师，攻击当面之日军，敌凭坚固工事，顽固抵抗，攻击无显著效果。

第七十二军及时调整攻势，以新十三、新十五两师，攻击渌水南岸仙岳山高地；以第三十四师攻击城东北渌水北岸之280.3高地。

第三十四师同敌激战两日，守敌多次增加，不断进行出击，双方伤亡巨大。特别是我第一〇一团步兵连军官伤亡在2/3以上，有些连队军官全部伤亡，甚至补充后又继续伤亡，该师伤亡人数共1000余人。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地人民即使在战斗剧烈炮弹如雨的情况下，亦冒险送水送饭，抬运伤亡官兵，使我伤亡官兵，得以全部运到后方医疗、安葬。攻击仙岳山的新十三、新十五两师，与敌战斗亦甚激烈，双方冲杀多次，敌凭坚险工事固守，我进展困难。

第五十八军方面的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后，呈胶着状态。

第七十二军向醴陵城郊攻击，两日两夜，均未奏功。军长傅翼认为连日攻击，各师伤亡巨大，特别是第三十四师，拟将部队暂时撤下，稍事整补，再继续攻击。取得总部同意后，即将部队撤下，令第三十四师、新十三师各以一部沿渌水支流防守，军部率新十五师，集结于湘东镇附近，各部加紧整补。

湘粤赣边区战斗片段

刘识非

战斗前敌我情况

1944年夏天，日军侵占长沙、衡阳。入秋以后，又沿湘桂铁路窜抵桂林、柳州。入冬并以一部沿黔桂铁路进入贵州境内，听说重庆已大为震惊。之后，敌则沿粤汉铁路分头窜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长沙退到耒阳，再节节退避，最后退到湘赣交界之桂东附近。长衡会战结束后，敌我形成犬牙交错的对峙局面，并没有严格的阵线，战斗一经停止，双方也就互不侵犯，整个战区都进入沉寂状态。据侦察所得，长沙、衡阳之敌，数目不详（敌随时流动），醴陵有敌约一个联队，其附近要点，常有敌小股出没。

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第七十二军，军长傅翼。该军辖第三十四师、新编第十三师、新编第十五师三个师，总部还有正待补充之直属新编第十六师，另有三个挺进纵队（每个挺进纵队等于一个师）。原先有四个挺进纵队其中第一纵队孔荷宠，已编为暂编第五十四师，调往他处，已不受集团军指挥。集团军部署，概要如下：

第七十二军之第三十四师（其中一个团，由总部直接指挥）、新编第十三师隔渌水和渌水支流与窜驻醴陵之敌，遥相对峙。军部率新编十五师驻湘东（萍乡西北约30华里）附近。

总部率第三十四师之一个团驻宜春附近。

新编第十六师，则留置于赣北之修水地区，补充整训。

其三个挺进纵队，始终都在长江南岸赣鄂边区，虽受总部指挥，但实际上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各挺进纵队武器粮秣（多在当地自筹）被服等项补充，直接向司令长官部请领。

战斗经过概要

1945年一二月间（春节前），第三十四师（欠一团）奉令增援莲花（属江西省，该方面敌我情况不详），受总部直接指挥。距永新约二三十华里，侦知原驻永新友军（番号不详）已于两日前经敌一度进攻，即行撤走，去向不明。该城被敌窜踞，在城西北四五华里处，设有警戒阵地。敌军兵力，约为一个大队，另有一部蒙伪军。师根据当时情况，决心向该敌攻击，克复永新城。正行动间，又奉电令，驰援遂川，如遂川已为敌占，即向该敌攻击，努力克复遂川城。这个电令系由第三十集团军总部转达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师侦知永新到遂川大道，不时有敌军部队通过，马骡苦力（敌军征用民夫）颇多。师即以战斗姿态，由小路（距大道十几、二十华里的一条路）向遂川前进。并令右侧卫相机袭击敌辎重部队，以迷惑敌人，迟滞其行动。在袭击战中，曾夺获山炮二门，炮弹数十发，马、骡三四十匹，还俘虏了敌兵两名。我先头部队距遂川约二三十华里，即与敌接触，一鼓作气，向敌攻击，敌向遂川城退走，我乘胜攻击前进。在攻击前进中，忽从永（新）、遂（川）大道方面窜来敌骑百余，将师通信连、输送连、野战医院，师部炊事班等冲垮，散藏于附近山林。师同总部遂失去联系，孤军作战。当时天气寒冷，连降大雪，我官兵尚未领到棉衣。师部也没有一份赣南详细地图，向导也不易找到，但我军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向遂川之敌发动攻击。遂川之敌，沿赣江支流，凭借原构筑之坚固工事（距县城四五华里）顽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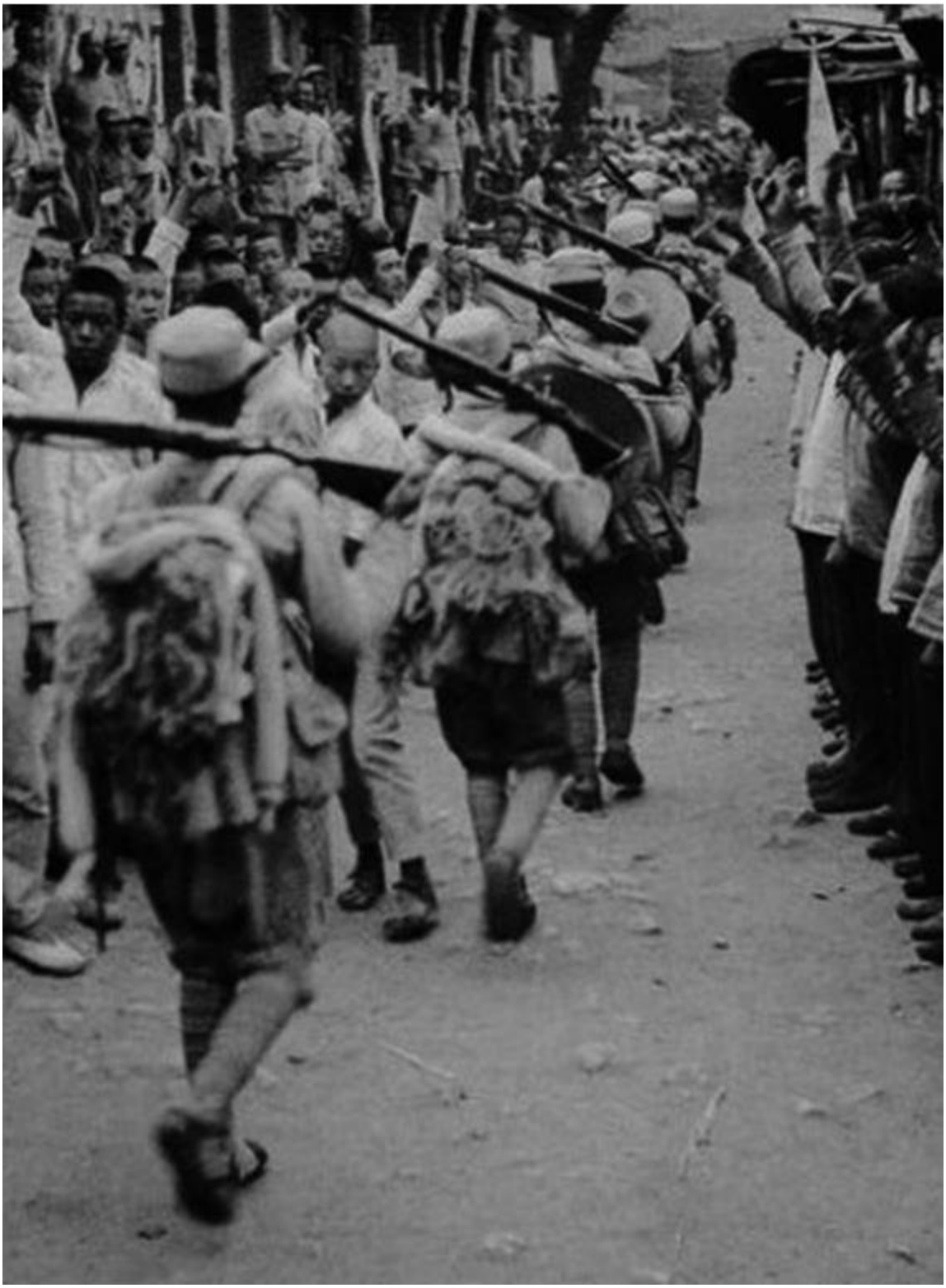
此时我已侦知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已陷入敌手，该敌正沿泰（和）、遂（川）公路南下，永（新）遂（川）大道，有大部敌军向我侧背进逼。赣江东岸，情况不明，且河宽水深，流速大，又无船只可渡。师鉴于在此狭小的三角地带（纵深约20华里，横广约10余华里），回旋不便，决定乘夜将部队向北撤退。第一步撤至后方20华里之珊田附近，以便看情况再决定行动。次晨，到达珊田，尚未发现新的敌情，即以遭遇战之态势，继续向北急进。11时左右，师到达潞田（遂川北约五六十华里）。此时在两日前被敌冲散藏在山林间之师直属部队归还建制。同时侦知敌2000余，沿泰（和），遂（川）公路南下，其先头便衣队数十人，已到达高陂（潞田北约二三十华里），将我伤员二三十人全部砍杀。师立即同集团军总部联系，将两日来情况概要报告，准备由高陂左侧山区小道绕向敌侧背攻击，获得批准，立即行动。午后，我先头部队将敌便衣队击退，在高陂北端丘陵地区，与敌前卫部队遭遇，展开

激烈战斗。在驱逐敌便衣队时，曾夺获敌通报："前面敌三十四师，各个队要谨慎。"该敌系侵华军第二十七师团，参加过"长衡会战"。在醴陵地区，同我激战数日，双方伤亡均大，我生俘敌小队长以下10余人，缴获雨衣、背包、弹药盒等各千余件，是该敌参加侵华战争以来较大的一次损伤，其戒惧之心颇大，故行动迟缓（据我昨天午后估计，该敌应在本日8时左右，到达珊田以北，乃至11时许，其主力部队尚未到达高陂，实给我以最好转移机会）。师将当面敌之番号及缴获敌人的通报，立即通知各部，我军士气，更加振奋，一致认为该敌系糍粑糖（软弱意）好吃。因之，尽管敌以浓密炮火，企图阻止我军攻击前进，但我接连夺获几个有利山头，掩护师主力由左侧山区小道安全转移至敌侧背，形成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至次日午前，我军已绕至马家洲（高陂北约30华里，在赣江支流北岸，水陆交通都便利）。而马家洲西北侧，尚有敌之少数警戒部队，我即将其驱逐。据侦察，泰和县城仍为敌占领，我即以有力之一部，向泰和急袭，该敌败退，向赣江方向逃窜，我遂克复泰和城。而高陂附近之敌，乃向遂川之敌靠拢。

泰和克复之次日，原撤退在附近之江西保安团此时归来，在沿江渡口设立关卡，对来往商贩征收过道捐税，无论蔬菜、柴火都要抽税。问之，则说是奉命征收。我们当即饬令其立即将关卡撤销，如违则从严惩办。并令部队，进城维持治安。

我第三十四师克复泰和后，将主力部队，集结于马家洲附近待命。此时总部已由宜春移至安福附近，军部移驻永阳（永新至吉安公路线上）附近。

张光汉



后北门一隅，因被敌连续集中轰击，炸开了缺口，敌人乘势蜂拥入城。我军奋勇抵抗，旅长李克源身先士卒展开巷战，杀敌极多。

● 1990年生，别号纯臣，四川蒲江人。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第四十七军一〇四师六二三团团长，出川抗战。

● 1938年春，率部参加长治保卫战。

● 1940年，任第四十七军一〇四师三一一团团长，负责黄河河防。

● 1944年，率部参加豫中会战。

● 1983年，逝世。

三十六集团军出川抗战概述

张光汉

一

三十六集团军是以四十七军李家钰部为基础扩编而成的。

四十七军原列入二十二集团军战斗序列。1937年9月从西昌出发，沿成宝公路北上经宝鸡、西安等地，12月到达山西长治，归卫立煌指挥，在晋东南对日作战。1939年冬奉调防守太行山南麓之嘉禾、焦作、博爱以北地区。不久四十七军同十四军、十七军组成三十六集团军，其主要负责人员如下：

总司令 李家钰（字其相，四川蒲江县人）

副总司令 陈铁（贵州人）、高桂滋（陕西人）

参谋长 魏粤奎（先）、赵培臻（继）、张仲雷（后）

第十四军

军长 张际鹏（湖南人）

参谋长 谭本良（贵州人）

八十三师

师长 沈向奎八十五师

师长　王连庆九十四师

师长　张世光第十七军

军长　高桂滋（兼）

参谋长　梁文铁（河南人）八十四师

师长　高建白第二师

师长　高增级第四十七军

军长　前李家钰、后李宗昉

参谋长　张持华一〇四师

师长　李青廷（先）、李伦（继）、杨显名（后）一七八师

师长　李宗昉（先）、李家英（后）

二

四十七军及三十六集团军对日作战经过大略如下：

首战东阳关，再战长治城

四十七军到达长治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令该军守备长治、长子、潞城、平顺、黎城等县，重点是长治和东阳关。李家钰奉命后，即令一七八师守备黎城、东阳关，令一〇四师（缺一旅）守备新店镇，军部和一〇四师的一个旅驻长治城。四十七军的右翼为十八集团军一二九师刘伯承部。

1938年春节前夕，从晋东南下的敌人分两路迂回，向我军扑来。其第一路，从河南安阳，经林县直犯平顺，向长治进攻；其二路从河北邯郸，经武安、涉县向东阳关进攻。春节后三天，敌人先以飞机对东阳关狂轰滥炸，继用大炮火力集中猛轰，敌步兵在其强大火力掩护下，攻击前进。我守关官兵，激于民族大义，士气高昂，以步枪、手榴弹，打退敌人几度冲锋，予敌以重创。终因敌强我弱，众寡悬殊，未能固守。

东阳关于2月17日沦陷后，敌人由黎城、平顺向长治作钳形进攻，并以一部兵力指向晋城地区，企图切断我后方。2月22日敌人以飞机大炮，轮番对长治城进行轰炸。守城司令李克源旅长。命令所属，堵塞四门，昼夜坚守。后北门一隅，因被敌连续集中轰击，炸开了缺口，敌人乘势蜂拥入城。我军奋勇抵抗，旅长李克源身先士卒展开巷战，杀敌极多。是役旅长李克源负伤，营长杨岳泯、连长夏抚涛、杨显谟，临死不屈，战斗到底，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负伤后自戕。敌我双方损失俱重，横尸街巷，途为之塞。

收复平陆、芮城、安邑，两过同蒲路

长治、长子失陷后，李部退到城外山区壶关、潞城一带，原想组织力量收复失地，苦战10余日，终以实力不足而未果。此时敌人业已席卷晋西南，占据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四十七军全部陷入敌人包围，与上级和友军都失去了联系。3月18日抵达荣河，与临汾的卫立煌总部取得

了联系。不久，接军事委员会来电，命令四十七军转到同蒲路以东，沿太行山西部中条山东部地区，分布兵力打击敌人。四十七军又再度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越过同蒲路，沿太行山脉分布于翼城、沁水一带，以破坏敌军交通，截获敌军辎重，与敌周旋。

1938年4月上旬，军部对敌情作了分析研究，认为，敌川岸司令官与西田、方谷、东村等部主力3000多人，附山野炮40余门，分驻运城、安邑、夏县、永济、虞乡等处，把守同蒲路沿线，似此兵力分散、实力单薄，正是我军开展活动的好机会。据此作出了以下部署：

命一〇四师，派出游击队与友军配合，对敌占之铁路桥梁进行破坏；

令李青廷师长亲率主力部队，相机向闻喜、夏县、运城之敌发动进攻；

命一七八师，对绛县、垣曲、万全之敌，进行压迫，伺机夺取城池。

在十八集团军及其他友军共同配合下，对深入之敌实行各个包围歼灭。此后又令一七八师进袭安邑、平陆、芮城；令一〇四师重点攻击运城，一部佯攻夏县、闻喜。

李家钰本人，由绛县太阴山指挥所前进到闻喜东河底镇附近指挥。到4月中旬，收复平陆、芮城。5月上旬，又派孙介卿团和张光汉团夹攻安邑，由孙介卿团担负守城任务。不久，运城和夏县之敌又卷土重来，争夺安邑。敌人运兵千余，轻重武器齐全，四面包围安邑，猛力强攻，孙团奋力还击，因敌我力量悬殊，孙团伤亡惨重，致使安邑得而复矢。

中条山与太行山之反扫荡战

1938年秋，敌人对中条山区连续发动猛攻，妄图使我军无法立足。8月，敌人向平陆、安邑、夏县、闻喜、运城一带的我军展开“扫荡”。敌以运城为中心，兵力3000多，配有飞机，分布于解县、绛县、闻喜、夏县、安邑等地区。我军一〇四师设防于运城、夏县、闻喜一带山区；一七八师，设防于安邑、张店镇、平陆一带山区，主要任务是阻击敌人，保卫茅津渡、太阳渡的安全。进而使风陵渡之敌，不敢轻举妄动，轻易渡河。

9月，驻张店镇、运城、安邑之敌，大肆增加兵力，目的是向南进

犯，我军获悉这一情况后，即令一七八师，依靠有利地形，据险阻敌前进，令一〇四师主力，袭击运城南下之敌。一部向夏县猛攻。战斗开始后，我军照计划进行，迫使敌首尾受击。是役，敌方损失甚重，不得不龟缩回城，放弃其攻占茅津渡之企图。我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扫荡。

1939年2月、3月与敌交战数次，互有损失。6月初，敌牛岛师团，派兵2000余，外加伪军两个支队，向我军进攻。重点指向一〇四师和一七八师接合部。李家钰亲临前线指挥，将敌人阻击在郑家圪塔、下洞之线。翌日敌猛攻一〇四师西沟村阵地，李家钰令一七八师向敌之侧背袭击，同时李青廷派两个营向敌后迂回，使敌惶恐不安，纷纷撤退，打破了敌之第二次扫荡。是役毙伤伪军1000余人、日军六七百人，我军恢复了阵地。

1939年冬，三十六集团军成立后，十七军高桂滋部名义上隶属三十六集团军，实际仍驻陕西，担任地方防务。

1940年4月，敌3000余人向我晋城、博爱攻击，我军在晋城郊区对敌实行反包围，予敌以迎头痛击，敌溃逃山中。敌一部向陵川西南逃窜，被友军围歼。我一〇四师乘机协同友军攻入陵川城。由于敌人向晋城以南增兵，拟打通晋白公路。一〇四师即南移，对进犯天井关之敌予以重创。一七八师和游击队则袭敌侧翼及后方，敌被迫撤走。此役共毙伤敌1000余人。

固守黄河与敌对峙

1940年夏，李家钰率总部及四十七军从白狼渡过河，担任渑池、陕县、灵宝、阌乡一线河防。

1941年冬，三十六集团军防务转移，担任孟津、新安、渑池线河防。总部驻新安古村，总部移驻新安后，军委会任命陈铁为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十四军军长。部队驻洛阳，由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在担任河防期间，除采取了一些加强防御的措施外，还积极进行部队的训练，并不时派出队伍，对敌人进行游击，先后炸毁过敌人的一些碉堡，打死打伤过小股敌人，夺获过一些武器辎重。

洛阳撤退，李家钰在秦家坡阵亡

1944年4月18日夜，敌在中牟渡河成功后，即以大量兵力一举攻占了郑州。敌人占领郑州后，以大部兵力攻击我登封和虎牢关。又以一部

迂回到龙门南之水砦。水砦与洛阳相距仅百余华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即将谢辅三的暂四军、张际鹏的十四军（缺九十四师），新八军的新六师合编为一个兵团，命刘戡指挥，利用伊水、龙门之险，阻止敌人。5月10日敌人又分数路向龙门以北地区渗透，直接威胁洛阳及其西南退路。犯虎牢关、密县之敌，俟其迂回部队进到龙门后，即向西陆续挺进。为保洛阳，蒋鼎文即命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放弃巩县，退守洛阳东面之偃师、马屯，阻敌西进。此时晋南垣曲之敌一个师团，分两路于白浪渡强渡黄河，我空军和重炮轰击竟日，未能阻止。蒋鼎文乃由新安向卢氏撤退。当时在优势敌人面前，真正受李家钰指挥的只有四十七军的四个步兵团（有两个团回四川接收新兵）。虽敌众我寡，李家钰仍沉着应战，令一〇四师吴长林团，尽先集结，开赴石寺镇、云梦山之线占领阵地，阻止敌人东进，总部由新安越过陇海路，南迁到东华沟。12日情况紧急，远闻延秋、磁涧间的炮声。渑池方面敌人，已东进到云梦山、金斗岩，而陇海线上的英豪镇，亦发现敌迹。东西对进之敌，相距不过70华里。李集团军虽已越过情势岌岌可危的新安，而孙集团军主力，则正由马屯向新安行进，四十七军大部，亦以任务关系，还留在陇海以北地区。李家钰当时以英豪镇新发现的情况较为严重，遂即抽调一七八师彭仕复团开赴铁门西南王马廉沟及牛心砦附近地区占领阵地，掩护孙部安全通过新安。

13日，李家钰总部与四十七军的电话突然中断，情况不明，于是开始向西南方向转进。在赵峪，李家钰与孙蔚如、裴昌会相会，研究了敌情和对策。当晚敌已占领新安车站。彭仕复团于完成掩护任务后，转到河上沟占领阵地，一〇四师亦于是日晚寂静无声地越过敌占领下的新安车站，向军部靠拢。15日李家钰与刘戡、张际鹏于尹村会晤，曾打算在此暂驻，三军联合，占领五树、耿沟、会挂、张村、杨村一线构筑阵地以阻止由洛阳、渑池追来之敌。因刘戡兵团奉蒋鼎文之命，阻止宜阳向卢氏西进之敌，原计划联合作战之策即作罢。李家钰即命一七八师掩护刘兵团转进。

十七军总部及四十七军继续西进，原预定经史村、河底村以达岳庄。行到距河底村约三里，忽闻西北方有浓密的枪声，据报，我新八军正在河底村与敌人战斗中。河底村在渑池与韩城之间，很显然敌人是为了切断我退路尾追新六军而到此。李部即改道程村，向岳庄前进。过程

村时，李家钰与新八军胡伯翰相遇，胡请求派兵掩护其退却。李当即派一〇四师占领阵地，掩护胡军退却。是夜宿营于渑池南边一个小集——翟涯。先后到此的有李家钰、刘戡、谢辅三、张际鹏、胡伯翰、李宗昉等将领，在暂四军军部开了一个临时会，商议如何统一行动，统一指挥，避免拥挤、混乱的问题。李承担了最后掩护各部向西转移的任务。

21日，获悉追高树勋之敌距东姚院只10华里，李家钰决定提前出发。当时决定行军序列是：一七八师（前卫）总部、四十七军军部、一〇四师。行来不到半里，即遇敌人由张村射来炮弹，阻我进路。李家钰即将前进方向由南转西。这一方向改变，由总部开始，未通知前卫。行到秦家坡，正上坡时，中敌埋伏，一时枪林弹雨猝不及防，又无掩蔽，李因身着黄呢军服目标显著，为敌击中，当场阵亡，为国捐躯。同时牺牲的还有总部少将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总部随行官兵200余人亦全部阵亡。

将领讲述：川军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将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捍卫民族、国家独立，转战晋、鲁、皖、豫、苏、浙、赣、鄂等十余省，在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大小战役中，无役不从，逢战必勇，以窳劣装备、血肉之躯抵挡了日寇的钢铁洪流。

本书收录刘湘、李家钰、王铭章等25位川军将领50篇关于川军抗

热血山河

将领讲述

八路军抗战

32位八路军将领，铁血铸就的亲历文字
讲述激情、悲壮的八路军抗战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将领讲述：八路军抗战
编者：《热血山河丛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11-01
ISBN：978-7-5034-9683-7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编辑委员会
朱德
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
六年抗战的回顾
六年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我们曾遇到哪些困难？我们怎样克服这些困难？
前途的瞻望
彭德怀
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
第一个时期——平型关战斗（1937年9月25日）至武汉失守（1938年10月25日）
（一）敌方情形
（二）友军情形
（三）我方情形
第二个时期——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
（一）敌方情形
（二）友军情形
（三）我方情形
第三个时期——百团大战后（1940年底）至抗战五周年（1942年7月7日）
（一）敌人情形
（二）友军情形
（三）我方情形
第四个时期——抗战五周年至今
（一）敌方情形
（二）友军情形
（三）我军情形
左权
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

一
二
三
三
聂荣臻
首战平型关
百团大战
战斗的展开
扩大战果
胜利中的问题
罗荣桓
谈山东抗日战争
贺龙
依靠群众夺取胜利
一二〇师与晋西北有血肉相关的联系
我们在晋西北是这样战斗的
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几点经验
刘伯承
我们在太行山上
一
二
三
三
四
徐向前
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反九路围攻前的晋冀豫根据地
反九路围攻开始的战场形势
粉碎九路围攻的关键一仗
平原游击战
徐海东
冀察晋抗战回忆
黄克诚
转战晋冀豫
陈赓
抗战的回顾
傅钟
敌后抗战的开端
洛川受命

云阳誓师
东渡黄河
首战晋北
吕梁山下
王震
一二○师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肩负民族希望 挺进敌后抗日
收复七县城 巩固根据地
利用战机大举袭敌 猛烈扩大根据地
坚持反顽斗争 大力支援新军
加强全面建设 将晋西北化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吕正操
一个历史的转折
保卫永定河
激战梅花镇
小樵改编
杨得志
出师大捷
陈锡联
夜袭阳明堡飞机场
参加百团大战
陈士渠
威震广阳
萧华
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一
二
三
三
张宗逊
滑石片歼灭蚋野大队之战
忆陈庄战斗
陈再道
反击敌人十一路围攻
萧克
抗战中的冀热察挺进军
形势与使命
挺进军成立

巩固平西
坚持冀东
开辟平北
难忘的历史一页
杨成武
“名将之花”丧命记
东团堡歼灭战
许世友
粉碎冬季大“扫荡”
秋季攻势捷报传
王新亭
沁源围困战
围困沁源
坚持斗争
麻雀战 地雷阵
断敌补给
困走沁源敌
廖汉生
雁门关伏击战
刘志坚
巧妙设伏 出奇制胜
黄新廷
威震冀中平原的齐会歼灭战
当机立断 周密部署
八路神威 顽敌丧胆
四面埋伏 天罗地网
皮定均
邯长大道上的日日夜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钱钧
五井歼灭战
王振祥

回忆一二九师骑兵团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片断
奔赴抗日前线
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
北马村痛歼日军
纵横驰骋平汉线
杨世明
战斗在晋北铁路线上
李懋之
日本“军官战地观战团”覆灭记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家强
委　　员：沈晓昭　刘　剑　韩淑芳　刘发升
张剑荆
学术顾问：杨玉文
主　　编：沈晓昭　韩淑芳
策划编辑：王文运　张春霞　牛梦岳　高　贝
孙　裕　李军政　朱闻宇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伟欣　马合省　方云虎　卢祥秋
刘　夏　刘华夏　牟国煜　全秋生
李晓薇　张蕊燕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殷　旭　徐玉霞　梁玉梅
梁　洁　程　凤　詹红旗　窦忠如
蔡丹诺　蔡晓欧　薛媛媛　戴小璇

朱德

我们一定要坚持华北抗战到底！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 1886年生，字玉阶，原名朱代珍。四川省仪陇县人。

●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后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开赴山西前线，指挥平型关战役，配合忻口作战。

● 1938年4月，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国民党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

● 1939年，任第二战区副总司令。指挥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粉碎日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第二次“九路围攻”。

● 1940年7月，与彭德怀、左权共同部署百团大战。同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打败日本侵略军建立了不朽功绩。

● 1945年8月，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向解放区抗日部队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准备受降。

●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 1976年7月6日，逝世于北京。

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1]

朱德

六年抗战的回顾

我们中华民族抗日的神圣的爱国战争，已英勇地进行了整整六个年头。所有已往的牺牲，准备着我们最后的胜利。六年来，我国军民，不顾武器的不精锐，准备的不充分，奋然起来单独抗战，首先抵抗日本法西斯强盗的侵略。经平型关一胜，台儿庄再胜，打击了日寇疯狂的锋芒。经过一年余的坚决抗战，停止了日寇的战略进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寇国内困难的增加，战争就转入相持阶段。这期间日寇虽曾发动过十数次对我正面的战役进攻，和数千百次对敌后的残酷“扫荡”，但均遭我国军民奋勇抗击，使敌寇灭亡我国的企图，终于破产，而光荣的抗战，竟坚持了六年。如果总结六年抗战的伟业，应当指出：首先敌寇速战速决3个月灭亡我国的计划，宣告破产，一改为一年，再改为10年，到东条内阁时则更改为“百年战争”了。就是说时间愈久，则敌寇泥足愈深。这是第一。第二，由于我国六年的抗战，特别是敌后普遍的游击战争，以及最近19个月来我盟国的积极动作，使敌寇战线延长。在陆地上，北起蒙古沙漠（包头），南至孟加拉湾（印缅边境），在大洋上则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迄新几内亚，各数千里之长。就是说敌寇树敌愈多，战线愈广，则兵力愈散，弱点愈多。第三，敌寇南战于南洋，北战于阿岛，特别在华北华中敌后数十万哩地域内，到处都有我军与游击队民兵的抗战，使敌寇在这广大的地域中，无时无刻不被迫进行战斗，最近一年来，敌后战斗，每日竟达60余次之多。就是说战斗愈频繁，敌寇人力物力的消耗愈浩大，因此战力减弱，战斗士气消沉，悲观情绪高涨，厌战自杀之事日有所闻。伪军之动摇反正，亦愈来愈多。第四，由于我国军民坚持了六年抗战，使我国国际地位大大地提高起来。百年来我国人所力求废除的不平等条约，已大体废除，我们已基本上取得在盟国中的平等地位，而日寇则反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地位。

六年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一）在对敌作战上：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敌后抗战，曾给予敌寇在兵力兵器上以很大损失，并使各地敌军无一刻安静休息的时间，我们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达66000次以上，杀伤与俘虏日军约达30万人，还钳制了在华日军50％，也就是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已打了半数以上的敌人。为了坚持这六年的敌后抗战，我们曾付出极大的血的代价，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这六年中阵亡与失联络的指战员共达137000余人，六年来伤亡总数则为38万余人。由于我们在敌后给予敌寇以不断的打击，也扰乱了敌人所谓在东亚作战的“兵战基地”，这对于盟国抗战，或不无贡献。在对敌军工作上我们进行了许多次政治攻势，使敌军士兵厌战情绪为之大增，我们从战场上争取了许多敌国被迫来华作战的青年，争取他们到反战同盟中与共产主义同盟中，并开办日本工农学校，帮助日本革命者训练这批青年；在对伪军的争取工作上，我们也做了许多成绩，使伪军更加动摇到我们的方面来。（二）在收复失地团结敌后人民上：我们在敌战区中，收复了许多领土，在这些领土上，恢复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政权，同时并把这些政权建设成民主的政府，实施民主政治，使各阶层抗日人民，都有四大自由与三权（人权、财权、政权）保障。这种政府，在敌后同伪政权对立起来，那些伪政权是专替敌人作虎伥，以镇压人民抗日和掠夺本国同胞的壮丁、妇女与财产的。这种对立与对比，使敌后人民更加向心祖国。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能够团结敌后所有抗日的人民一心一德，共同抗战，能够提高敌后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能够加强全国人民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些地方，建设成为坚强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支持我军在敌后的长期抗战。（三）在打击敌人经济掠夺与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上：由于我军的积极动作，并与敌后人民密结在一起，组织起无数的游击队与民兵，到处袭击与破坏敌人，所以使敌人在华北华中占领区中的物质掠夺，受到很大的打击。敌人拼命推行其所谓“治安肃正”与“强化治安”运动……正是最好的证明。同时，我们也在自己的根据地上加紧经济建设，用自己动手的方法，发展公私生产，一切军队、学校、机关在不妨碍战争的条件下都动员起来参加生产，以求自给自足。政府、军队、党的机关，都积极

帮助农民、工人提高生产，实行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使根据地经济建设焕然一新；一面则同敌人进行经济斗争，反对敌人经济封锁与破坏的阴谋。

我们曾遇到哪些困难？我们怎样克服这些困难？

敌后残酷斗争已进入第七个年度。胜利更加接近，则困难亦将更加增多。具体表现为：（一）敌寇由“碉堡”政策进而为“囚笼”政策，如筑据点碉堡与护沟护墙，来把我根据地分割破碎（特别是在冀鲁平原上），并加紧对各个被分割的根据地之封锁，使我军被迫分散，而活动与转移渐加困难。（二）敌寇对我军作战，由围攻到“扫荡”，最近更用连续“扫荡”、反复“扫荡”，以及对我后方的奔袭等战术，来求消灭我军、“蚕食”我根据地。虽被我军不断打败，但我之消耗因之加多，缴获因之减少。（三）敌寇实行“三光”政策，大杀我人民，大捕我壮丁，以摧残我根据地内的人力；大烧我房屋，大抢我粮食、器具、财物，以破坏我根据地内的物力财力。我方虽实行坚壁清野、空舍等工作，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不免遇到困难。（四）我军之弹药、被服、医药、粮饷等等，三四年来不能得到任何方面的补充。这种无弹药、无粮饷、无医药、无被服的数十万大军，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苦战数年，恐怕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怪事奇闻，然而这确是我们抗战中的事实，自然也应该说是奇迹。然而我们还是克服了上述这些困难。我们看清敌后更加困难的环境，采取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方针。我们实行精简政策，实行分散游击的战术，对付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以密切联系群众，积极而灵活地打击敌人，粉碎敌之“维持”政策，以对付敌之“蚕食”政策；我们以军民密切合作，广泛组织民兵与武装工作队与更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对付敌之“三光”政策；我们以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生产运动，以求自力更生，以克服无饷无弹无衣无药等困难。这样坚持了敌后六年的抗战，保存了我们主要的根据地与我军的精锐，并还能给敌寇以更多的打击，更好地建设自己的根据地，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抗日军队，保证我们的胜利。

我们为什么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坚持敌后的抗战呢？我们之所以能不被这些困难屈服，反而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坚持了六年苦战，是因为：

第一，我们下定了决心。我们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生存，下定决心，宁死不屈，坚持到底。我们看清国内外环境，坚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我们上下一致，军民一心，咬紧牙关，忍苦耐劳，牺牲一切，只求胜利。因此，我们能克服困难，坚持苦战。显然地，如果我们队伍中容许悲观动摇的情绪存在，如果我们遇到困难而屈服，那么我们敌后抗战早已不能继续了。第二，我们坚持进步。我们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与各界各军的团结，彻底实行“三三制”政权与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政策；我们彻底实施民主政治，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等自由，都有人权、政权、财权、地权等保障，因此，我们能得到各阶层人士的同情与协力。显然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我们实行一党专政，那末，我们敌后的根据地，也早已不能存在了。第三，我们自己动手。我们素来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辅之以争取外援。我们虽然得不到武器、弹药、器材、医药、被服和饷项的接济，虽然得不到外界物质的援助，但我们依赖军民一心，自己动手。我们发动生产运动，各地方政府设法帮助人民，提高人民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军队实行爱民，人民实行拥军，军民相互帮助，大家努力生产，以求达到“建设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同时我们提倡节约，节省开支，反对贪污腐化，严办贪污分子，以求节流。因此，我们解决了军民的衣食问题，我们也生产了相当数量的医药和弹药，以维持抗战到今天。敌人和汉奸亲日派希望我们因无饷无弹而被消灭，但我们依赖了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了。我们敌后根据地在敌人严重封锁与破坏中，还能够依靠自己动手，求得自力更生，自给自足；那么我们全中国人口这样多，资源这样富，贤能这样众，如果能够全国实行生产运动，严惩贪污分子，以求自力更生，又哪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呢？自然，我们敌后各根据地还有许多困难，还需要力求外援，如果我们能得到我们应得的接济，相信我们必能给敌人以更多与更大的打击。今后第七个年度的抗战中，我们希望能加强正面抗战与敌后抗战的更密切的策应和配合，希望能给敌后抗战以必要与应有的援助。我们全国也有许多困难，也需要友邦的援助。如果我国能得到更多的援助，我们必能进行战略反攻，并配合盟国，打败日本法西斯。我们也希望美、英、苏等盟国能加强对华的援助，以便予日寇以及时的打击。第四，我们实行精简。我们看清抗战的局面，看清敌后的环境，所以我们彻底实行精简政策。在党政军机关和民众团体中一律实行精简，使我们军队精简后能更适合

于今天敌后的军事行动，使我们党、政、民在精简后，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民负担。由于实行精简，使我们能抽出许多人力，用于前线战斗单位中与后方生产战线上，使人力能更合理地使用，也使许多人能各得其所。显然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部队将会遭受更大的损失，经济将会更难维持。第五，我们依靠群众。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与军队中的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六年苦战的基本原因。

前途的瞻望

抗战六周年的今天，在盟国方面是：中、苏、英、美及其他同盟国相互间的空前团结，军火生产力大大超过法西斯国家，战争经验逐渐丰富，战略行动配合一致，并取得了斯城、北非、瓜岛、阿图等地的伟大胜利，开始进行战略总反攻。在法西斯强盗方面是：德、意、日等法西斯侵略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内部困难更加增多，欧洲占领区中各国人民武装反抗与罢工、怠工、逃亡已成群众运动，军火生产由于盟机轰炸而开始减低，人民中胜利信心已被悲观失败情绪所代替，德意之间及其喽啰们之间的龌龊和德日之间的矛盾日益露骨，而日寇的困难则更多，主要表现于：（一）由于战线之延长，占领区之辽阔，无可避免地引起陆地上兵力分散，海洋上运输困难，加以日寇造船业既不如英美之发达，钢铁生产又不足，遂使日寇的船舰成为最大的困难。（二）六年来我国的抗击，与一年半来英美澳等盟军的打击，已使敌寇战斗力逐渐减低，这不特在陆战是这样，而在海战与空战中也可以看到。（三）六年战争也使得日寇国内经济走上困难的路上。（四）由于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力量加强与作战胜利和我国的坚持抗战，使日寇的战略地位陷入不利的形势中。（五）由于英美苏的团结及已开始联合作战并在斯城、北非取得伟大胜利，使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受到严重的打击，今后还将受到更大的打击，因而就使得日寇在国际上陷于更孤立的状态中。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第七年抗战的有利条件。只要我们能善于研究自己六年来的经

验。能使全民族团结于神圣的爱国战争中，发扬全国军民的人力，能善于与友邦团结争取外援，则我们的抗战必能得到最后胜利。敌后的抗战，虽然还将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但我们是有办法克服的，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些办法可以推行于全国。我们有了有利的国际形势，又有了这些克服困难的办法。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能够胜利。这是我们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我们有办法能够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我们应该以最大的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 本文根据1943年7月5日《解放日报》刊印。

彭德怀

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

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 1898年生，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

● 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副总指挥，后任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与朱德等率部挺进华北敌后，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领导取得平型关等战役的胜利。

● 1940年秋，在华北组织发动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 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

● 1943年9月，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华北敌后抗战。

●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 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去世。

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1]

彭德怀

今天利用这个很难得的时机，和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们，美国的朋友们，谈一谈我们七年来华北抗战的情形，把华北战场上的敌军、友军和我军的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以便反法西斯的国际战友们有一个概况的了解。

七年的华北抗战，可以分为4个时期：（一）平型关战斗至武汉失守；（二）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三）百团大战至我国抗战5周年；（四）抗战5周年至今。现在逐一叙述其具体情形于下。

第一个时期——平型关战斗（1937年9月25日）至武汉失守（1938年10月25日）

（一）敌方情形

日寇进攻我国，最初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这个方针，用之于既无准备又无决心的国民党军队则可，用之于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和抗日思想酝酿已久（自九一八以来即开始）的广大人民则不可，因而他只能获得初期的某些胜利。敌人进攻作战的重心，首先是在华北，这是根据田中奏折的老计划，由东北4省而进入华北，企图尽掠黄河以北，抢夺河北的棉花、山西的煤铁，然后举兵南下，经华中、华南而直抵南洋。在太原尚未沦陷之前，敌人作战的对手，主要的还是国民党的军队。当时，敌人的华北派遣军司令是香月清司，集12个半师团的兵力，为第五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二十师团、第一〇八师团、第一〇九师团、第一一四师团、铃木旅团、酒井旅团、山井旅团等之全部，及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四师团、第八师团之一半，近30万人，约占当时日寇侵华兵力20又半个师团的3/5的兵力，作所谓“堂堂阵容”的正面进攻，由北而南，长驱直入，未及4月，即占领了平、津、保定、石家庄、太原，控

制了北宁路、平绥路、正太路，以及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之北段。

太原、临汾相继失陷后，整个黄河以北的地区沦入敌手，友军望风南溃，退出了华北战场。此时在华北与敌人作战的，只有共产党人，八路军、山西新军决死队、河北的杨秀峰、山东的范筑先，以及由监狱释放出来的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游击队。这些新兴的抗战力量，团结在八路军的周围，与华北人民深相结合，就像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地生长起来，到处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和敌人周旋。从此，日寇在华北的作战，就以八路军为其主要敌手了。这时敌人提出“巩固已经占领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确实掌握华北”的方针，在其占领的铁路沿线和城市周围，修筑据点碉堡，以便防守。同时又提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口号，进行培植伪军、伪政权和掠夺人力、物力、财力的阴谋毒计。为了镇压方兴未艾的游击战争，日本侵略军除调走两个半师团（第六师团全部及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四师团之一半）参加徐州会战外，复增派7个师团到华北战场（第二师团、第十一师团各一半，第二十一师团、第二十三师团、第一〇四师团、第一一〇师团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混成旅团之全部），并另将铃木旅团、酒井旅团、山下旅团等3个旅团扩编为3个师团（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团），在华北兵力为18个半师团，约40万人，较战争第一年增加了6个师团，仍为当时日寇在华作战兵力30又半个师团的3/5。

敌寇初与我八路军交锋，尚不知我军特点和厉害，在战术上采取“突贯攻击”，单刀直入式地向我横冲直撞，以为我军如其他中国军队之易欺，企图把我们碰垮，但结果反而碰伤了他自己，常常遭受我们的歼灭打击，敌人遂不得不改变“突贯攻击”的战法为“分进合击”。在武汉失守之前，敌人以1000人以上兵力向我合击者已有10余次，以1万人以上围攻我一个地区者已有5次，企图乘我立足未稳，抗日根据地尚未臻于巩固之际，一举加以摧毁，以扑灭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焰。但这些合击，都在我集中力量打击一路之敌的战役思想指导下，被我一一击破，根据地在反围攻中逐渐巩固起来，我八路军也日益更加强大起来。

敌人为了巩固其占领要点，便利对我作战，吸吮我物资以达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乃开始修筑铁路。至1938年底，被我加以破坏而敌人重行修复的铁路，有平绥线、平汉线、北宁线、津浦线、同蒲线、坨里（良乡至坨里）支线、西陵（高碑店至易县西陵）支线、六河沟（安阳

丰乐镇至六河沟）支线、济宁（滋阳至济宁）支线、口泉（大同至口泉）支线等10线，约2792公里，新筑（北）平古（北口）线146公里，合计2938公里，在部分地区，且已开始建筑碉楼据点，但为数还不多。

在华北的伪军，在抗战前即有李守信、王英与赵雷等组织的伪蒙军及冀东保安队。抗战初，大汉奸齐燮元成立“靖安自治军”（后改为“治安军”），初仅有4个连，至1938年底已扩大为5个团，为华北正规伪军的主力。此外，敌军曾大事收编散兵、土匪、会门武装，组织伪皇协军、“剿共军”，以及伪护路保安队等，至1938年底，华北伪正规军与伪地方军合计约有7万人。但系统复杂，素质低劣，在我游击战争开展之下，多半（估计约4.5万人）为我八路军所消灭。

（二）友军情形

抗战开始，华北战场上的友军，有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等不下75万人，当时士气一般的还好，而且也打过几次仗，比如南口之战、忻口之战，并有若干将领于作战中英勇殉国，如赵登禹[2]、佟麟阁[3]、郝梦龄[4]等。但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缺乏信心，更无久远打算，所采取的政策是单纯的片面的军事抗战，而不是发动民众进行全面抗战，在战略指导上，又是正面单纯防御，而不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不是积极防御作战，更不承认灵活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因而处于被动，形成处处招架，也就是处处挨打的形势。再加以若干高级将领的贪生怕死，拥兵自肥，比如韩复榘[5]不知搜刮了多少金钱，在敌人进攻时，不作抵抗，一味地保护着“私人财产”向后退却。晋绥军战斗力很差，但高级军官们个个会做生意，个个发大财。李服膺[6]当敌人占领大同，距敌尚有几十里远时，就望风而逃，急急向雁门关以南撤退，因而形成不战即溃，日蹙百里。而太原、临汾、新乡相继失守，在城市和铁道交通线被敌人控制以后，友军更溃乱不堪，争先恐后地抢渡黄河。就是当初高唱“守土抗战”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先生亦退至黄河以西。被敌人截断而留在敌后侧翼的，只有第九十三军（刘戡）的五十六师，也是惊慌失措。至于平时鱼肉人民的官僚政客，一闻炮声，即携带妻妾细软，逃之夭夭，而难民伤兵，军需器材，全被遗弃。更有摇身一变，奴颜婢膝以事敌人者，如王克敏、齐燮元、潘毓桂之流。人民目睹心伤，悲愤莫

名。

（三）我方情形

抗战开始时，红军有官兵8万人，8月25日奉军事委员会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只给3个师的番号，按4.5万人编制和发饷，即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的番号。9月，我们自韩城、潼关两处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进，踏入了华北战场，增援前线。当时，我们就知道中国抗战是长期性的，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也给我们规定了作战指导的基本原则，“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因为根据敌我装备上的优劣悬殊，留置敌后进行长期战争的艰苦环境，以及我们具有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与特长，只有在此种作战指导原则下，才能制胜敌人，这已是被7年的战争实际所证实了。

我军先头部队，由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甫抵前线，一与敌人接触，即创造了平型关大捷。我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精锐的板垣师团1000余人，创开战以来的胜利纪录，一扫友军节节败退的耻辱，大大振奋了全国人心。平型关战斗使敌锋受挫，但敌人已自茹越口友军防地突入长城以南，我军旋即迂回敌后，猛袭敌交通线，配合友军忻口作战，保卫太原。此时，我一一五师光复冀西、察南10余县，一二〇师数度占领雁门关，一二九师则袭入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敌人后方的交通联络线全被我军切断，忻口被围之敌，粮弹俱绝，死伤极重，大有被歼可能。狡诈之敌，乃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进，进犯娘子关，声援忻口之敌。我一二九师闻警驰援，尚未进抵阵地时，该关友军已弃守，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机断行事，在正太路南平行路上之七亘村、黄崖底、广阳[7]连打了3个胜仗，打开了敌人阵地的一个缺口，救出被围友军曾万钟之第三军，阻滞了敌人的西进，掩护了友军的撤退。但不久太原失守，遂使忻口敌人获救，至为可惜。

在此以前，我军在华北的作战，主要尚系配合友军行动；在此以后，我军在华北即开始单独作战，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

太原失守前，我军已预见华北之将沦为敌后，故即确定方针：“变敌后为前线，发动广大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

争。”至太原失守，即有计划地将兵力分置于同蒲路两侧与雁北敌后，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管涔山等为依托，从事创造抗日根据地。对于敌人之围攻与合击，我则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以对抗之，使敌人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战线，常常扑空。我则灵活集中兵力，乘敌之隙，打击其一路，予以坚决粉碎。如敌人对晋东南和晋察冀的围攻，均合击一个中心点，待敌进至转换线上，我主力即跳出圈外，集中力量打击其一路，使敌人在尚未进抵中心点时，即被消灭与击溃。同时，我遣军东下冀鲁豫大平原，北击绥、察、热、冀东、长城口外，光复祖国河山，拯救沦于敌人铁蹄下的人民，协同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委与爱国人士，配合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光复的国土上，我们即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安抚流亡，救护伤兵，实行二五减租，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廉洁政治，发动广大民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帮助友军进步。所有这些，都是为着增强抗战力量，树立长期抗战的基础，把华北创造成为坚韧不拔的抗日基地，使中国抗战在正面战场以外，更增辟出一个敌后战场，以便前后夹击敌人，制敌死命。

在这一时期，我军为配合徐州、武汉两大会战，一方面坚决粉碎敌人对我新建根据地的“扫荡”与围攻，消灭敌有生力量，钳制敌人的调动，如1938年3、4月晋东南一二九师反对敌人九路围攻，长乐村一战，歼灭苦米地旅团主力，并使敌由同蒲路调兵东援徐州发生很大的困难；9月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反击敌3万兵力的25路围攻。曾击毙敌正亚、清水两联队长……另一方面，我军又主动地向敌交通干线、战略要点进击，并扫荡日寇培植的爪牙——伪军，计1938年初，晋察冀我军大破平汉路北段，袭入保定、定县、望都、正定等县城；2、3、4、5月，一二九师破袭平汉路、津浦路，在南宫赶跑敌清水司令，消灭盘踞河北伪军崔培德等约5000人；3月31日，一二九师伏击东阳关与涉县间的响堂铺，焚毁敌汽车180辆；山东我军在台儿庄会战正酣时，破击鲁南之台（儿庄）潍（县）公路、台（儿庄）枣（庄）铁路支线，发动矿工起义；7月6日起，晋察冀我军同时出击平绥、正太、平汉诸铁路，激战3天2晚，毙伤敌1400余人，炸毁北平城西北石景山之发电厂，使北平顿成黑暗世界；7月16日，唐山矿工在我党领导下，发动抗日起义；七七抗战1周年，我宋、邓支队[8]进入冀东；冀东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爆发20万人的大起义，占领遵化、玉田、迁安等10余县城；我一二九师所部主力进击平汉路、道（口）清（化）路，消灭冀鲁豫伪军扈全禄部；

9月，一一五师陈光旅在晋西三战汾（阳）离（石）公路，8月13日，山东我军袭入济南；10月3日，山东我军又破坏胶（青岛）济（南）路50余公里……

由于游击战争之广泛开展，反“扫荡”作战的连续胜利，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我军力量倍增，声威愈壮。活动区域东临渤海、黄海，北达冀东长城口外，南至陇海路，西襟黄河，几个大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在抗日民主政府确实管辖下的人民，为数达1000万以上。

第二个时期——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

（一）敌方情形

敌人在未占领武汉之前，已深感八路军在其后方的严重威胁，认为是灭亡中国的“绊脚石”。1938年8、9月时，敌华北派遣军即提出“五台与武汉并重”的口号。敌人占领武汉以后，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其战争重心放在对敌后八路军的进攻。从此，中国抗战的两个战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即以敌后战场为主。

此时期内，敌寇回师华北，兵力骤增，1938年敌寇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18个半师团，曾调走第五、十、十四、二十、一〇九等5个师团参加武汉会战，但旋即新增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第六、七、八、九、十、十五混成旅团，及第二十师团之一半，共计8个半师团，因而此时期内敌人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22个师团，44万人，较抗战第1年（1937年）增加了9个半师团，较抗战第2年（1938年）增加了3个半师团，占当时日寇侵华总兵力（1939年初为48个师团）之一半稍弱。

为了加紧进攻，敌曾二易其帅，由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其间阴谋层出，不断翻新。由于“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加以在上一时期敌人已饱尝我们的老拳，知道八路军和华北人民是个很“讨厌”的敌人，

故改唱“百年战争”，说要“掌握民心”，与我“进行比赛忍耐力的斗争”。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因为任何延年益寿的仙丹灵方，也不能使日本法西斯有百年之寿。1939年春，敌华北派遣军颁布所谓“治安肃正计划”，提出中国内战时期“反共英雄们”所早已唱滥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调“军政民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提出“巩固点（城市）线（铁道、公路），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1939年9月，多田骏上台后，更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牛刀子战术”为一日本术语，取中国语“杀鸡焉用牛刀”之义，表示八路军虽“小”，但需要很大的力量去进行征战。在政治上则高唱中日“同文同种”，说什么“黄种人联合起来打倒白种的英美”，在敌占城市举行反英美宣传，并把侵略中国的战争叫作“打回祖国去”。对于老百姓则大烧、大杀，以辣椒水灌鼻，强迫人民承认“不抗日”，“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英美”；一经承认则又施以小恩小惠，以事笼络，称之为“威德并用，软硬兼施”。在经济上，敌对我解放区施行严密封锁，说要陷我于“无衣无食”“自生自灭”的境地。这种封锁政策，以后长期继续，从未放松。敌人用这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毒辣办法，猛烈地向我们进攻。

战局是空前紧张，“扫荡”是大大加紧了，北起冀东及大青山，南迄黄河冀鲁豫，到处都爆发全面的“扫荡”与反“扫荡”。抗战第二、第三两周年，敌对华北1000人以上的“扫荡”有109次之多，使用兵力在50万左右。其中1万人至2万人的“扫荡”有7次，3万人以上的“扫荡”有两次，还有1次6万人以上的大“扫荡”。

配合这些“扫荡”，敌人疯狂地实施“囚笼政策”，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楼。1939至1940两年中，敌修复的铁路有同蒲、正太、胶济、道清、汾阳（平遥至汾阳）、微水、博山（张店至博山）、阳明堡（至原平）、周口店（琉璃河至周口店）等线，计长1870公里，新建铁路有白（圭）晋（城）、石（家庄）德（州）、新（乡）开（封）、凤山（南张村至凤山）、西佐（马头至西佐）等线，计长477公里，合计2347公里。新建公路有（北）平大（沽口）路、唐（山）大（沽口）路、邢（台）济（南）路、邯（郸）济（南）路等，计长1.56万公里。新建碉楼据点2749个，1940年即较1939年增加4倍。

所谓“囚笼政策”，为德国塞克特的“堡垒政策”与清代曾国藩“步步

为营”政策的结合，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给敌占区人民加上一副深重的枷锁。在“囚笼”之内，强化伪政权，组织伪自卫团，厉行“人质”政策，掠夺粮食、棉花，倾销海洛因毒品，强迫人民种植鸦片。但无论什么办法也不能阻止人民的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和反抗，有八路军、解放区的支持，敌占区人民是绝不愿当“顺民”的。比如敌军散发鸦片种子，老百姓将它在蒸笼里蒸熟之后，再撒播在田里，自然不会发芽。敌人莫名其妙，大叫“皇军倒霉，皇军倒霉！”对于我根据地说来，“囚笼政策”则是封锁、割裂、“蚕食”、“扫荡”我根据地的依据。白晋路的贯通，把晋东南划成太行、太岳两区，平汉路封锁沟墙的修筑，断绝我山地与平原的物资流通。而在平原地区大修公路，将我平原根据地割裂成井字、王字、田字形，缩小了我军活动的回旋地区。此外，敌人还专门修筑了一种圆形或螺旋形的公路，以为包围合击我军的基线。在敌人进行修筑“囚笼”之前，必先以兵力向我“扫荡”，迫我让路，而“囚笼”筑成之后，“扫荡”遂更有所凭借，故“扫荡”愈繁，“囚笼”愈密；而“囚笼”愈密，“扫荡”愈烈。这是华北战场敌寇活动的规律。

“囚笼”政策的实施，使敌人产生另一弱点，即兵力愈加分散，更感不敷应用。而此时由于汪逆精卫之投敌，敌人遂更加强化其“以华制华”的政策，大量地有计划地培植伪军，繁殖其爪牙，并开始将伪军加以整顿，小股的合为大股。1939年下半年，更采取“精兵主义”，放弃过去的乱编办法，改“皇协军”为“剿共军”，改“靖安自治军”为“治安军”，并加强伪军训练，提高其战斗力，使之协助据守公路据点，配合“扫荡”及进行清乡，时常以一班敌军控制一排伪军而据守1个小据点。同时，又大量建立伪军之地方部队，如伪县警备队、伪警察、伪保安自卫团等。又建立爱护村和厉行“连坐法”，协助敌人守望道路、电线。“连坐法”为古代专制魔王及内战时期“反共英雄”所用的“一人犯事，十人同罪”的杀人不眨眼的老办法，以期根绝抗日分子。至1940年底，华北伪军为数已达14.5万人，较第一时期内约增加一倍，而国民党军队这时已有投敌改编为伪军的，如驻防绥远的三十五军游击支队丁其昌、东北挺进军白凤翔，相继率部约1.3万人投敌；豫北的CC分子张岚峰，也率部数连叛变，使伪军的势力更加扩大。

（二）友军情形

国民党当局在武汉失守，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政治上即开始倒退。他们错认日本人再不会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不是日本人。因此，把抗日政策改变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专制独裁，走向法西斯。1939年春，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9月，又颁布了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的《异党问题处理方案》。此后，共产党遂被称为“奸党”，八路军遂被称为“奸军”或“匪军”。敌后解放区被称为“匪区”。抗战初期，他们曾将华北弃如敝屣。但到了八路军艰苦作战，解放沦陷国土，打开了一个抗日局面之后，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遣军北上，要再从抗日人民的手里去“收复失地”。这些被派到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其目的不是为了抗战，而是为了反共。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在抗日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做出来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危害抗战的罪行。

他们一方面下命令要八路军退过沧（州）石（家庄）路、正太路以北之线，另一方面调集大军26个师，以中条山为基地，杂牌军为先锋，嫡系部队在后督阵，自南而北向我追来，以与当时日寇的由张家口、北平一线，自北而南地向我军“扫荡”遥相呼应。而旧日被敌截留于敌后的石友三、张荫梧、秦启荣、赵云祥、胡和道等，当其托庇于我军之时，皆曾相安无事。此时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指使和特务阴谋的活动下，也就勾结敌寇，袭击我军后方，杀害我官兵，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破坏对敌作战。此时我军处于敌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两支大军夹击之中，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处境十分艰危。同时国民党当局又下令取消各地民选的抗日政府，连国民政府已经承认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也企图加以取消，硬派一批法西斯分子充任县长、专员，压迫民众抗日运动，解散群众抗日团体，暗杀活埋抗日干部家属，摧毁一切抗日民主秩序。陈立夫、戴笠、康泽的特务系统更派来大批特务，混入解放区，造谣惑众，放毒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至于我八路军，每月应得薪饷63万元，也从此取消，再无分文发给。总之，种种倒行逆施，使志士侧目，寇奸弹冠。记得当时北平敌伪还曾召开过一个庆祝会，庆祝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战绩”。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内战内行”的措施，我共产党、八路军起初曾一再忍让，据理交涉，希以团结抗战为重，勿令盟邦失望，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但竟未获见谅，反被目为“示弱”，而进攻愈急。有些人甚

且高唱“曲线救国论”，决心“联日反共”，释其卖国行为为“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行抗日”。在如此“反共第一”的政策下，终于爆发了1939年冬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正式向我们开火。当时情势紧急，迫不得已，乃对向我总司令部所驻之地进攻的朱怀冰的一个军予以还击。朱军起初声势汹汹，作战时且有日本飞机配合助战，暴露其与日军联合进攻之事实，全军官兵对此多数表示愤慨，一经接触，其内部即土崩瓦解。朱怀冰本人身为军长，竟经敌驻之邯郸，由平汉路、道清路坐日本人火车回大后方，至今尚在我大后方做官，诚为咄咄怪事。这次摩擦与反摩擦斗争，不仅是民主与反民主之争，而且是抗战与投降之争，这在以后看得更加明显。如果我军当时未能妥善应付，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高潮，则华北早已被国民党顽固派断送给日本，决不会再有今日敌后抗战形势，也不会有今天全国抗战形势，更不会有与英美盟邦共声正义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共同事业。

（三）我方情形

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正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的局面遂一天更比一天艰苦。这时期内，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华北抗战的既定方针，努力巩固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作战指导上，针对着敌人的“联合扫荡”与“囚笼政策”，而着重进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的反“扫荡”战与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

反“扫荡”战，此时期内在全华北展开。在晋察冀，1939年5月，敌人向边区北部进攻，我军在上下细腰涧与大龙华打了两个大胜仗，敌遗尸近千；9月，敌向我腹地陈庄突进，被我包围歼灭千余；10月，敌以2万兵力，分12路向边区进攻，血战43天，将敌击退，并于涞源黄土岭战斗中，毙敌阿部规秀中将，此为中国战场上打死敌人中将级军官之第一次，敌酋多田骏在追悼阿部之挽联上写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在冀中，曾粉碎敌人的5次围攻，1939年4月在河间齐会战斗中，我贺龙师长中毒负伤。为国际公法所禁止使用之毒气与达姆弹，敌寇在中国战场上于1938年就开始使用了。在冀察热，平西于1939年1月至6月，粉碎了敌人3次“扫荡”，冀东于1939年3月，粉碎了敌人的大举“扫荡”；7月间，我冀热察挺进军派一部队伍越平绥路深入平北，在明代十

三陵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在晋冀豫，1939年7月，敌以6万之众发动九路围攻，贯通白晋路，深入我腹地，尽占所有城市，企图“釜底抽薪”，一举摧毁我根据地，但终为我所粉碎。在冀鲁豫，敌于1938年至1939年底，连续发动4次大“扫荡”，兵力由1.5万至3万不等，并配备有机械化部队，也终归失败；1939年2月，刘伯承师陈赓旅之一部，在威县香城固，创造平原歼灭战1小时内歼敌两个中队的先例。在山东，自我一一五师之一部于1939年春挺进山东后，战事即告紧张；6月，敌以2万兵力合击沂蒙山区，为我击破；8月，梁山战斗，我以1个营歼敌300余人；1940年1月，敌以3万人“扫荡”鲁西南，又为我粉碎。在晋绥边区，1939年2月，粉碎万余敌的六路进攻；6月，我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歼灭静乐敌600余；大青山区，也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扫荡”。此外，在此两年中，敌曾7次进犯我陕甘宁边区河防，悉为我河防部队与一二〇师健儿联合击退。在这些胜利的反“扫荡”战中，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便日益巩固起来了。

为了破坏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发动了“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群众斗争，唯有军队与人民结合，协助破击，才能收到宏大的效果。这一斗争，起初是将重心放在平原，但也不放松在山岳地区的破击战。在山区，我们曾主动地发动白晋战役、邯长战役、平汉战役等，破坏敌深入我根据地的交通线，摧毁平汉路两旁的封锁沟墙。在平原，我们整年的从事有计划的交通破击战，在组织上，有军、政、民破路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机关；破击时划分一定地段，且有指挥、掩护、联络、侦察警戒、破坏等之具体分工，破击性质有战术性的破击，有战役性的破击，破击时机，有季节性的破击（如春季河流泛滥时期，秋季青纱帐时期以及“扫荡”前后等），与随时的不间断的破击。特别是对沧石路、德石路的破击，冀中、冀南均各动员5万人以上，坚持时日甚久，敌人的修路计划为之推迟半年。总计抗战第3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2660公里，公路8200公里，毁电杆42220根，收电线109246公斤；抗战第4周年，计破坏铁路1082公里，公路5242公里，毁电杆234501根，收电线703266公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3公里，公路15公里，桥梁1座半，差不多每7天炸毁1个火车站，9天炸毁1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1辆汽车，每天毁电杆642根，收电线1926公斤。仅抗战第4周年所破坏铁路的长度，就将及1条平绥路，或1条半同蒲路，3条胶济路，给敌人的“交通建设”的打击之大，是不难想见的。

在平原地区作战，不仅要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而且要挖掘道沟，以改变平原地形。道沟深2米，宽1.7米，刚好可通牛车，沟外有胸墙，以便我军凭之作战，沟内每隔1里挖一圆形或弧形沟，将积土堆在中间，既使敌人无法顺沟之纵深以行射击，而人马又可在此让路。1940年，河北平原已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8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所有道路的82％。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运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4至6公里。这样就使敌人失去了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像步兵一样的与我们作战。

拔除敌人据点，为反对“囚笼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据冀南经验，共有6种办法：（1）常用袭扰、袭击、强攻以袭敌；（2）钓鱼，即诱敌外出，以伏击之；（3）狐狸咬鸡，即埋伏于据点附近，待敌出来时给以意外的突然袭击；（4）利用坑道进行爆炸；（5）地道战，即在村庄内普遍挖地道，其内有横墙，并村与村相通，洞口多为隐蔽，内有储粮储水及防毒设备，如黄蜂窝形，敌来则利用此地道以进行战斗，小股敌则歼灭之，大股敌我则从地道中进行转移，伺机以打击之；（6）利用地窖封锁，并利用坑道钻入敌人据点内打击敌人。

为了更进一步地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大量钳制敌人的兵力，破坏敌人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计划，以及克服当时严重存在的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投降危机，我军于1940年8月20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百团大战。这是一个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系在统一的计划下各地区同时发动的，时间整3个半月，使用兵力达105个团，战线之阔，包括有晋、冀、鲁、豫、察各省。先后受我打击的敌军有第一一〇师团、二十五师团之全部，第二十六、三十六、四十一师团之各两个联队，第三十七师团、三十五师团之各一联队，第一、二、三、四、五、七、九混成旅团之全部，第六、十五混成旅团之各一部，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平绥、胶济、白晋、石德等8大铁路，均被我破坏得支离破碎。

此役共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为交通的总破击战，重点是在正太路。我晋察冀军区部队与一二九师主力，同时通过和深入根据地的纵深堡垒线，突然出现于正太路上，以有组织的行动，扫清沿线据点之敌人，将沿路的重要桥梁、车站、隧道、水塔等彻底破坏，铁轨枕木或毁或焚，敌半年后始完全修复。第二阶段自9

月20日至10月上旬，继续进行交通破击战，唯重点置于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根据地内之敌据点和交通线，其中大的战役有晋冀豫的榆（社）辽（县）战役，晋察冀的涞（源）灵（丘）战役，冀中的任丘战役，冀南的破击石德路、邯济路，晋西北的同蒲路之宁武南北段的破击等。第三阶段自10月6日至12月5日，以反“扫荡”战为中心，在各地次第展开了大的反“扫荡”，时间不一，此阶段内我军又打了几次歼灭战，如关家垴歼灭战等。

在百团大战这个大的进攻战役中，我军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消灭敌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煤矿5所，仓库11所，争取伪军反正者1845人，日军投诚者47人，解放煤矿工友10120人。

百团大战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潜在力量的无限伟大，并证明毫无接济的八路军是中国抗战的主力，整个中国战场，抗战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战役进攻。

第三个时期——百团大战后（**1940**年底）至抗战五周年（**1942**年**7**月**7**日）

（一）敌人情形

百团大战使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多田骏因其“囚笼政策”之破产而滚蛋，继任者为冈村宁次，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战争初期“剿共灭党”的口号，而为致力于“剿共”。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系“治安肃正”之演进，意即强化其对华北的进攻、统制、奴役和掠夺，把华北变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企图将华北作为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的兵站补给基地。

此时期内，敌人抽走了第二十一、四十一师团去参加太平洋战争，第三十三师团也曾一度抽走，但不久即被调回，此外又新增了第十七师团，并将第十、十六混成旅团扩编为第五十九、六十九师团，经常保持

着15至17个师团的兵力在华北。

在“治安强化运动”之下，敌人以“囚笼”为依托，将华北划分为3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与“非治安区”（即我抗日根据地），而施行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调“乡村自卫力之强化”，县筑县界沟，乡筑乡界沟，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用圈村办法编制大编乡，肃清内部的“不稳分子”（抗日分子或动摇分子），掠夺粮食物资，以一切方法巩固其占领区，强化其奴役的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头”“维持”，或制造“无人区”；并在这些地区广修封锁沟墙与碉楼，防止我军深入游击区、敌占区活动。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严重的摧毁和破坏，企图在人民中制造失败与悲观的情绪。在“扫荡”作战的战术上，则有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而“清乡”“蚕食”“扫荡”三者又是密切配合的。“清乡”以巩固其占领地的“治安”，限制我军活动；“蚕食”以伸张扩大其占领地，缩小与割裂我根据地，以便于进行大的“扫荡”；而“扫荡”的目的则是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消灭我八路军主力，以便“确掌华北”，这便是敌人政策的中心目的。

在敌人的千奇百怪的阴谋进攻之下，华北战场的敌我斗争，愈演愈烈，至为复杂，至为残酷，非目睹者所能想象，以“扫荡”而言，抗战第4、5两周年，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的1000人以上的“扫荡”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2/3，使用兵力达83.89万人，较前增加一倍。其中1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15次，亦较前增加一倍。“扫荡”的性质也愈演愈为毒辣，有所谓“毁灭扫荡”“抢粮扫荡”等，时间有延长到两三个月的，企图彻底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的生产、收割，消灭我之“生存条件”，情形是十分严重的。

同时，“囚笼政策”仍然是继续强化，1941至1942年新筑与修复之铁路752公里，公路发展至37351公里，封锁沟墙增加至11230公里，新增据点碉楼共7801个，尤以平原地区为繁密。1942年10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谈话：“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线的6倍，地球外围的1/4。”其工程之巨，扰民之苦，是骇人听闻的。这些堡垒、沟

坝，都是拆老百姓房屋的木料，毁老百姓的田地，强迫老百姓的劳力而修筑起来的。被抓去的老百姓，二三十人一起做工，稍有怠慢，敌兵即用皮鞭抽打，并有以水泡石灰，使之滚热，将怠工者抛入，而被脱皮烧死的。

由于前一时期敌我“交通斗争”与我百团大战对敌之沉重打击，敌人对于交通线、据点的建筑和保护，也采取了许多新的办法。比如，填高铁路之路基。路轨不用螺旋钉钉在夹板上，而改以死钉钉死，使不易拔取与破坏，又在重要地段附近预置铁轨器材以便遭我破坏后迅速修复。公路两旁挖护路沟，深2.7米，宽4米，许多重要公路且筑有平行路，此条遭破击，另一条仍可通行。电线杆用钢筋水泥加固，上悬路灯，每隔三五里置一电话机，不断地联络通报。碉楼筑外壕，架铁丝网，最重要的且通以电流。最毒辣的是利用编乡保甲，强迫敌占区人民分段保护交通，要他们晚间放哨当“肉电杆”，哪一地段遭到破坏，即由该地段附近村庄负责修筑，赔偿损失，甚至屠杀人民，以为报复。这些，就使我们在破坏敌人交通上增加了很多困难。

由于交通线与据点之增加，需要更多兵力配备，同时敌人企图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乃更加大大地扩充与整顿伪军，虽有我军之争取与瓦解，华北伪军在1942年仍达34万之众，尤以山东为多，占15.7万人，多半是由国民党地方武装哗变投敌的。国民党在敌后，为敌人培植了不少爪牙，增加我抗战军民的许多困难与负担。

但这一时期，敌人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困难和矛盾。主要的是：（1）“治安强化运动”之推行，奴役与掠夺分外加紧，民族矛盾空前增长，敌占区人民，无论哪一阶层都感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均增加了同仇敌忾之心，便利于我对敌占区工作的开展。（2）交通线与据点之增殖，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愈益暴露，不能不更多地依靠伪军，并分散配备，只得将旧据点的兵力抽到新据点去；使其后方更加空虚，为我造下更多的活动余地，至于伪军的“不可靠”，更是敌人不可挽救的悲哀。（3）日军厌战情绪比以前严重，士气比以前低落，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少敌兵感到返国无望，悲观沮丧与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我要在这里代表华北亿万同胞，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这一时期，日寇在绝望之中的疯狂暴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决非世人所能想象。这种暴行并非个别日本士兵的行为，而是日本军部有计划造成的，

反之，有许多日本士兵倒是不愿意而被强迫干的。敌人这个政策的名字，就是一提到都令人热血上涌的所谓“三光”政策。在“扫荡”中，凡敌人军行所至，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许多多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杀人之惨，较之吃人生番的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平白无辜的老百姓都被杀掉。八路军兵士或抗日干部被俘虏了只有死路一条，有用以训练新兵射击或刺杀作活靶的，有用以训练战犬作猎物的，有被活埋的。杀人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有滚水剥皮的，有挖眼睛的，有抽舌头的，有摘心肝的，有“五牛分尸”的，有将人挂在树枝上割为两半的。小孩子也被杀掉，并有剖开孕妇之腹以取出胎儿杀戮的。对于妇女的侮辱，更为古今中外所仅有，日寇对中国妇女任意强奸，甚至强迫父淫其女，子淫其母，以为作乐取笑，颠乱我中华民族的人伦和道德。虽疯狂的野兽，也赶不上日本军阀的残暴。敌人梦想其残暴兽行，可以收震慑人心，动摇我军民抗战意志的“功效”；但结果适得其反，我全体军民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是更加深重，抗战意志是更加坚定，只有消灭日本法西斯才能获得解放，这笔“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二）友军情形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友军遍布于晋、冀、鲁、豫各省的，号称80万大军，实际上约有48万至50万人。计中条山周围有曾万钟、刘茂恩、李家钰等部约25万人，晋冀豫交界地区有庞炳勋、孙殿英等部及地方纵队约8万人，山东有于学忠、沈鸿烈、秦启荣等部及地方保安队约15万人，此外还有阎锡山部队之一部。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这个数目不能算小，但他们采取的方针仍是：“反共第一”。他们认为敌人“不足虑”，在“剿共”中容易与敌订“无言协定”（反共将军李仙洲语），因而对敌人则一味观战、招架与应付，求得“和平共居”，更有暗地与敌人谈判投降条件，信使往返于平津、太原、新乡，大摇大摆，毫不以为可耻。而对八路军与抗日人民，则视之若眼中钉，所谓中条山抗日基地实际上主要还是反共基地。庞炳勋窥我太行，阎锡山于第二次反共高潮时（皖南事变），复派四十三军与六十一军袭我太岳，1942年李仙洲之奉命率部入鲁，也是为了反共。

敌人抓紧友军之“反共第一”的特点，采取诱降与威逼相辅而行的方针，在“和平”谈判不成时，即继之以军事压力。1941年5月7日，敌人发动中条山战役，友军既以“反共”为事，对敌人作战就毫无准备，致使不三日而敌人尽占温县、孟县、济源、平陆、垣曲等县，全军溃散，被俘达10万之众，有第三十师师长公秉藩以及第三、九、十七、八十、九十三、九十八军之各一部均行投敌，为数约2.2万人。与此同时，日阎谈判失败，敌人进攻晋西南地区，晋军骑兵第一军被击溃，第五十一军的1个团被消灭，骑一师师长赵瑞，骑二师的团长杨诚，都率一部投敌。1942年6月，敌在“扫荡”太行我军之余，进攻陵川、林县，新五军暂三师的两个团溃灭，第二十七军四十五师溃不成军，预八师在当时仅得保存2000人，新五军副军长刘月亭率部3000人投降敌人。接着敌人又“扫荡”山东，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率3个团（约5000人）投敌。这就是友军在这时期内的表现。

此外，这一时期内华北友军投敌者逐渐增加，其较大者有：冀察战区游击总司令孙良诚率部6000人投敌；山东警备处长孙玉田率部3个团投敌；暂编二师师长张步云率部800人投敌；暂编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率部4000人投敌；山东警备第三旅旅长、CC分子齐子修率部8000人投敌；新五军四师团长王天祥率部1个团投敌。此外，较小的在冀鲁方面的有杜心斋、吴恩胜、周长富、刘经川、高玉林、曹振东、苗春庭、董砚璞、成建基、董鸿儒、徐斌彝、杜孝先、莫正民、高玉璞、蔡吾康、李歧山等多人率领地方武装投敌，给敌人大大扩张了实力，且其中不少为地方武装（保安队等），对地方情形熟悉，为害不小。所有这些人的投敌叛变，国民党当局从无有一纸明令讨伐或通缉，而这时却正是国民党当局高唱“军令军纪”唱得最响的时候，所谓“军令军纪”为何，也就不难了解了。

（三）我方情形

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但我也支付了相当的代价。百团大战时，我军使用兵力的总数为40万[9]人，而1941年曾一度略有减少。同时，由于敌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下采取了一套新的特别野蛮和狠毒的进攻办法，而我们在初期，还缺乏充分的研究，缺乏一整套针锋相对的

方策，因而也曾吃了一些亏。至1942年春，华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6，人口锐减了1/3，冀中、冀南平原游击根据地变成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处于非常严重的局面，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与锻炼，我们便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寻到了制胜敌人的办法，证明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们的方针是：一面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同时，针对敌人的“总力战”，我们也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一元化的对敌斗争，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进军”，深入到敌人心脏里活动，打击敌人的封锁、割裂和“蚕食”，使敌人“变华北为兵站基地”的企图归于破产。如果详细说来，则可分别为在根据地、在游击区、在敌占区的三整套办法如下：

（甲）在根据地

我们首先努力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因为只有根据地建设得好，抗日的力量增强，才能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在建设根据地上，我们做的工作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实施三三制（即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的民主政治；厉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提倡生产，发展经济，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分散建设手工业，保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自给，冲破敌人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增设国民小学和中学，加强冬学等社会教育活动，帮助报纸书刊的出版发行，提高人民民族民主思想和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加强军区建设，培养地方武装和民兵，将正规军分遣于各分区，并抽调部分军队干部和武器分配给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帮助他们发展，帮助他们训练，以提高其战斗力，建设起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因而1941年我正规军数量虽有减少，但质量提高了，而县以下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又是兵又是民的民兵，差不多都较前发展了1倍。

在反“扫荡”作战方面，我们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我们以一部分主力分散开来与民兵相结合，依靠地方游击队与民兵日夜和敌人扭打，敌进也打，敌退也打，不断地袭扰敌人，截住敌人，围困敌人。民兵利用土制的地雷、手榴弹和石雷到处巧妙地杀伤敌人，

并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所掠夺，以切实保卫人民的利益。同时，我另以有力部队转进敌后，破坏敌人交通，打断敌之补给线，摧毁敌占区的统治机构，错乱敌人的作战布置，主动地制造敌人的混乱与恐慌，然后灵活地集结主力之一部，坚决消灭敌之一部，迫使敌人撤退，粉碎敌人的“扫荡”。这就是依靠地方武装与民兵有力地坚持我腹地游击战争，使二者作为主力有力配合的战法。此时期中之后期，许多次敌人的大“扫荡”，都是在这种战法下粉碎的。

比如，1941年11月，敌以6万兵力“扫荡”我晋察冀北岳区，敌人事先有周密的计划，首先在晋东北与冀西交界处的高山岭上，建筑起一条南北250公里长的封锁线，然后反复合击我腹地，以寻求我主力决战，我即在腹地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同时以有力部队出击平汉线，敌虽坚持了3个月的“扫荡”，但终于支持不住，鼠窜而逃，沿途又遭受我严重打击。又如，1942年4月，敌以5万兵力，发动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采取“拉锯捕捉”的办法，企图歼灭我主力，但在群众性游击战的广泛开展下，其目的终归落空，唐河两岸地区虽为敌一时所控制，但不久在游击战争火焰的燃烧下，又把敌人在大“扫荡”中所获得的些微成果夺取回来了。再如，1942年5月，敌伪以8万兵力，对我太行山区实行“铁壁合围”，起初凶猛无比，但当我游击战争展开时，便疲于奔命，终于在我军不断袭击下，被赶走了。

（乙）在游击区

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向敌人展开反“蚕食”斗争，我们采取充分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有机配合，实行“正面坚持和敌后配合”。在正面，我们组织联防线，以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密切结合，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斩断敌人的蚕食。在平原地区，堡垒林立，活动异常困难，我们便创造了黄蜂战，即以地道战（坑道和掩体），坑道爆炸（掘至敌人堡垒下，以硝药爆炸）和地面的游击战结合，以保卫村庄；敌人每占领一个村庄，一条河流，都需支付重大的代价。比如争夺冀中藁无县[10]的北堠村，敌人便死伤了700多人。在后面，我又以武装深入敌占区活动，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推翻伪政权，使敌人腹背受敌，顾此失彼。此外，我又集结主力，乘敌之隙，坚决拔除深入我内地的敌据点，或袭占敌纵深据点，或围点打援，迫敌处于被动地位。如此对付的方法，至1942年秋，敌人的“蚕食”政策，即归

于失败了。

（丙）在敌占区（或敌后之敌后）

以反“清乡”斗争为主。我们组织了武装工作队，越过敌正面的封锁沟墙、据点、公路，潜入于敌人的格子网内（囚笼里面），在“中国人大团结一致对敌”的口号下，与群众共商对敌斗争的办法，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

武装工作队是军队、政府、人民结合的一元化组织，也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其成员包括军队中的中下级干部和模范战士、政府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知识分子、敌工干部与日人反战同盟的战友等，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觉悟也较高。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政治活动，分合自如，出没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他们与老百姓却经常会面，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动的、静的各种斗争。其最高准则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一切为着人民利益，为着抗战利益。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的经常工作，是发动与组织人民，展开对敌政治攻势。比如寄慰问袋给日本士兵，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用电话通话，上夜课，占领敌人的会场，宣传我军与盟国的胜利战绩，访问伪军家属，通过他们以进行对伪军的政治工作，总之，用各种方法，燃起日伪军的反战火焰。打击敌宪兵队、特务队及死心塌地、鱼肉人民的汉奸，使之不敢随便入乡勒索人民，减轻人民的负担与痛苦。同时对于可以争取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也设法加以争取。摧毁伪政权，伪情报网，解散伪合作社、仓库，使敌失去统治、奴役和掠夺人民的爪牙。反对敌人的抓丁、抢粮，在敌人抓丁抢粮时，予以袭击或截击，以解救壮丁，保护粮食等等。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活动，处处要取得人民的掩护与配合，因而宣传与组织人民为其经常的重大工作。比如，组织“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游击小组、“保家民团”等，增加真正的人民自卫力量，以数村或数十村互通声气，齐心对敌。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生了根，就可以创造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如此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三者相结合的斗争，一方面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停止了敌人的前进，使其压缩与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的计划失败；同时，又在敌后之敌后，解放出许多村庄，建立起抗日基地，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以至游击根据地，使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破产，“治安区”永远不安，其一切吸吮物资，征兵南下的计划均成泡影。比如，敌人1942年拟在华北征粮2000万石，结果其所得当不超过1/10（太谷县预定征粮6万石结果连抢带买只得3000石，仅及预征额的1/20）。在我政治攻势宣传下，日军士气逐渐下落，一有调往太平洋的风声，士兵们就愁眉不展，向人表示“死啦！死啦的！”山西、河北、山东各地，都一再出现日兵集体自杀或失踪事件，石家庄、安阳等地还发生过日兵暴动事件。这样士气的部队，即使有一两个师团调往太平洋作战，效能也要降低。抗战第4、第5两周年，我俘虏伪军33296人，反正的有9484人。此外，被我打散解放的伪自卫团与被征的壮丁，则更不计其数。无怪乎敌酋和汉奸头子王揖唐都叫苦连天，说什么“华北因匪患不靖，兵站基地的一切使命均无法实现”。

这就是我们从敌我的生死斗争中创造出的一整套办法，一整套战胜敌人的办法。

第四个时期——抗战五周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情形，由于交通困难，有些报告尚未收到，有些材料尚在整理，因而只能较简略地谈一谈。

（一）敌方情形

这一时期，敌人经常保持14个师团左右的兵力。敌人进攻中原时，曾从华北抽调了第三十七、一一〇师团和独立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第一一〇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已为敌新编师团所接替；独七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已为申板旅团所接替；第三十七师团原在晋东南之三角地区，现为第六十九师团由晋中南移接替，而原第六十九师团所驻之临汾、汾阳地区，现由第十三旅团和特务旅团所接替；骑兵第四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砀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师团他调后，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之防务，已由钤木旅团及第四旅团所接替。

在向我进攻的方针上，自“治安强化运动”破产后，1943年3月，敌提出新的诱降政策，即所谓“对华新政策”。这是敌人“以华制华政策”的新发展，因敌占领南洋后，企图利用汪逆的臭招牌接管敌后，以所谓“民族形式和地方形式”来统治和进攻我国。同时，在华北敌占区，敌人还发动了所谓“新国民运动”，是为“治安强化运动”的继续，不过其名词较为“温和”一些而已。

“对华新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对付友党友军，并作为欺骗中国人民的幌子；而对于八路军的进攻和压迫，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疯狂和残暴。抗战第6、第7两周年，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1000人以上的“扫荡”共177次，使用兵力为61.62万人，1万人以上的大“扫荡”22次，使用兵力29.7万人。此时期内“扫荡”的特点是以“铁壁合围”与“驻守清剿”相配合，即更带毁灭性与长期性。

在“对华新政策”的诱降下，华北友军大批叛变。敌人并以“青天白日”旗帜诱骗善良的农民参加伪军，伪军数量遂较前激增，总数达47万。齐燮元的伪治安军，即由号称7个集团军扩大为12个集团军。1943年冬，敌人更大事整顿伪军，表面上由汪逆统一指挥（实际上绝不能达到统一的目的），将“治安军”“剿共”军陆续改编为华北“绥靖军”，并另扩充伪中央军；逐渐向充实装备、严整编制的方面发展。

（二）友军情形

中条山战役以后，华北战场上友军的实力已大为削弱，剩下的只有在山西的晋军，在晋豫边的庞炳勋、孙殿英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在山东的李仙洲、吴化文（于学忠在李仙洲入鲁时奉命离鲁），此外，为一些地方性的武装，如山东的宁春霖、秦启荣，晋豫边的侯如墉等。这些在华北战场上残余的友军，不但没有从中条山战役失败中取得真正的经验教训，以求改弦更张，放弃“反共第一”政策，反而变本加厉，更为丧心病狂地采取与敌寇“联合反共”，“变奸伪区（反共将军们给我抗日根据地的称号）为敌区，再由敌区变为自卫区”的“借刀杀人”政策。这明明白白地是在为敌人效劳，和敌人的“以华制华”的“对华新政策”两相心照呼应。

但是，敌人并不完全满意于友军的如此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态

度。“对华新政策”中不仅有“拉”的手段，而且有“打”的手段。敌人见“拉”的手段已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已把许多友军“拉”为实际上的奴才，乃进而迫其“明朗化”。1943年敌人对友军连续进行军事上的压迫，有所谓“山东战役”与“昭和18年夏的晋豫之战”。友军精神上早已投降敌人，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招架不住敌人的压力，乃纷纷公开投敌。除李仙洲部有一部退过黄河外，其他如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预八师师长陈孝强、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山东保安处参谋长宁春霖、二纵队夏维礼、三纵队秦启荣、四纵队侯如墉、九纵队李旭东、胶东四纵队王尚志、绥西伊盟游击军张励生等，都在国民党当局“机宜行事”的电令下，纷纷率部投敌，或者说奉“令”投敌。这就是为什么数十将级军官卖国投敌而国民党当局连一纸通缉令也没有的原委。自中条山战役以来，友军正规部队投入“汪逆之伪和平阵营”的，前后约有15万人。许多部队在投敌以后，番号不变，防地依旧，完全证明了是久已暗中通敌。而我英美盟国援助我国的武器弹药，不但早已不曾用之以打击敌人，而且整整齐齐地公开地奉献给敌人，实堪痛心。今天，这些伪军大多环伺我各抗日根据地周围，充当日寇向我“扫荡”之鹰犬走卒，其行为特别残暴和无耻，为我抗战军民之死敌。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一意孤行的反共反民主政策的恶果。

现在华北战场上仅存的友军，只有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张里元（第三十六师）、赵保元（暂十二师），都是不择手段谋求自己的存在。阎锡山部号称25个师，实际每师平均只有1500人到1800人，大部都背靠后方，与日寇“和平共居”。只有1个六十一军，为进攻八路军和决死队，于去冬与日寇订立协定，在日寇掩护下由晋西南进攻晋东南，形式上好像是在敌后，实际上跟敌人是一家人，也就无所谓了。

（三）我军情形

1941年至1942年的艰苦斗争，给我们奠下了这一时期胜利开展的基础。我们继续坚持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更努力于开展“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对华新政策”，揭穿其各种各样的欺骗，宣扬美国在太平洋上反日战争的辉煌胜利，以振奋人心，更进一步动摇日伪军，并不断地主动出击敌人，打击敌人爪牙——

伪军伪组织。

反“扫荡”作战方面：山东清河区曾于1943年4月与11月两次粉碎敌2万人的大“扫荡”。晋鲁豫太行区，曾于1942年10月与1943年5月，在4次反“扫荡”战中都取得胜利，特别是后一次反“扫荡”战，在主力与民兵紧密结合的作战方针下，依靠着出敌不意的袭击和广泛开展的地雷战、石雷战，显示了我军民作战的很大威力，辽县、武乡境内，凡与敌人接战村庄的民兵，平均每村打死13个日本兵，每5颗子弹打死1个日本兵，总部警卫团第五连与民兵相结合，100余人打死了123个敌人，自己仅有数人伤亡。晋察冀北岳区，于去年9月到12月，胜利地粉碎了历时3个半月的3.5万敌人的大“扫荡”。这次“扫荡”，敌人不仅想打击我主力，而且要破坏我秋收及屯粮计划，企图在经济上予我以摧毁，因而我们反“扫荡”作战的组织也十分复杂，一面艰苦作战，一面争取每一分钟时间从事生产，最后终将敌人赶走，并完成了秋收和屯粮计划。冀东区，曾于去年10月和今年2月至4月，击破敌人的两次大合击，第一次在山海关附近，第二次在锦（州）热（承德）路上。

各地我军主动出击和组织远征方面：晋冀豫的太岳区，在中条山友军退出后，即遣军南下，又从敌人手中重新解放了中条山地区，今年4月复攻克沁水等县，前后解放国土1.6万平方公里，我军先头部队已活动到黄河沿岸；太行区于今春收复林县、榆社；冀鲁豫平原，自德石路以南至陇海路，我军克复了清丰、内黄、朝城、城武、莘县、菏泽等县，并经武工队的活动，开拓了数十块隐蔽的小游击根据地，共解放人口1000万；晋察冀的北岳区，去年一年中消灭了敌人581个据点，恢复和开辟了3000个村庄；冀中，我连克任丘、肃宁、高阳等10余县城。敌人据点在1942年为1343个，至今被我消灭得只剩下495个了。冀察热我军北出长城口外，东向辽宁之锦州，热河之凌源、承德，新开辟了将近10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此外，晋绥边区和山东我军的活动均有发展，山东方面已扩张至海岸线。

讨逆战争方面：去年8月，太行我军出动讨伐伪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孙殿英部，毙俘伪新五军6000人，伪副军长刘月亭为我击伤；11月，鲁南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刘桂堂部，将其全部消灭，滋扰六七省，为匪数十年之刘桂堂也为我击毙；同时，鲁西我军讨伐伪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孙逆总部直属队被消灭，伪二方面军甄参谋长

以下官兵1600人就擒；又滨海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三十六师七十一旅，攻克赣榆县城，活捉伪旅长李亚藩等1200人，使之全军覆灭；鲁中我军于去年冬至今年春，曾3次讨伐伪和平救国军山东方面军吴化文部，将吴逆总部各处及伪四十六、四十八师两个师部，以及其部下13个团消灭殆尽。这些战斗大大削弱了敌人的羽翼，破坏了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某些收获，也使其始终无法由华北战场抽调大批兵力出去，其意义是很大的。

经过以上的许多战役，华北解放区的面积大为扩张，人口新增加了2000万，因而，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军在华北敌后渡过严重困难后的再次开拓和发展的时期。我八路军经常抗击着敌人侵华兵力的2/5至3/5（伪军30余万还不在内）。最多时，曾钳制敌人22个师团。

七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74060次，平均每天与敌人作战29次；共毙伤日军351113人、伪军239952人；俘日军2407人、伪军148726人；争取日军投诚者115人、伪军反正者49461人，约等于已消灭侵华日军之半数和全国伪军之半数。缴获长短枪189028支，轻重机枪3120挺，各种口径炮489门。我们主要就依靠这些战利品来武装和补充自己。七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支付了巨大的代价。我负伤指战员186593人，阵亡103186人，日伪与我伤亡的比例总平均为2∶1。

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5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事上划分为5个大的军区，即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与山东军区。东自锦州、山海关、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西至黄河，宽1100公里；北自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南至陇海线，长900公里，包括晋、冀、察、鲁、绥、热、辽7省。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人民达5000多万，占全华北人口60%左右；有组织的群众为1600多万，占根据地人口30%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158万，占根据地人口3%强。民兵的前途尚可大量发展，可能发展为根据地人口的7%，它是今天八路军在敌后作战的助手，也是我们将来进行反攻的强大后备力量。经验证明，农业社会动员兵力可以达全人口3%，将来反攻时，我们可以动员150万兵力。人力方面在我们是不困难的，食粮也可自给，再配合以强大的民兵作后备，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上的反攻。

在这些抗日根据地里，我们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言

论、集会、出版、结社、居住的自由，法律上一律平等。各级政府和官员，均由人民选举而产生。参议会和政府中，有各党各派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共产党员在政府中只占1/3，被选得多了就自动退出。在经济上，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而且较战前还好。比如根据晋察冀北岳区的35个村庄的调查，由1937年至1941年，雇农上升为贫农的占28.37%，上升为中农的占10.28%；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占18.57%，中农经济的比重，急剧增加。文化教育事业也在突飞猛进之中。虽然七年来受到敌人许多严重的摧残，但因我们在战争中始终注意建设，积蓄民力，培养民力，而且采取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环境中，依靠着丰富的地下蕴藏和资源，一定可以建设起一个自由繁荣的华北，成为民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年来，敌人对我华北八路军的作战，曾用尽许多阴谋与残酷的手段，五易其统帅，由香月清司而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而冈村宁次，手段一个比一个狠毒。在作战指导上，亦曾变换多次，由“突贯攻击”，“分进合击”转变到“治安肃正”的“总力战”，“囚笼政策”，“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又转变到“治安强化”与“铁壁合围”。但所有这些，都为我八路军所击破，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我们并不否认，日寇辛苦经营华北七年，是有其某些收获的，主要是交通线与据点的扩张与繁殖。但总计起来，毕竟是得不偿失，且其战果极不巩固，一有变动，敌人就无法控制。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认识到“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再地哀号：“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

华北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为什么国民党军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不能在华北存在，而我八路军犹能屹然独存呢？为什么强大而野蛮的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相反，我们胜利地坚持到了今天，而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呢？其中道理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首先看看敌人。日寇是一个强大而又野蛮的法西斯帝国，在军事上是占优势的。比如技术比较发达，装备精良，而常备役的军队，久经锻炼，黩武主义的“武士道”的毒中得很深，并且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它就占领了华北所有的铁路沿线和重要城市，无论在作战和统治上，增加许多便利，因而它在七年的作战中有了某些微弱的收获。但它有一个根本

弱点，就是在对付我们的群众游击战争中，深感兵力不足，以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常常顾了前方，则后方空虚，集中兵力对某一区域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则其对另一个区域的控制就会削弱。敌人曾以各种办法消灭这个弱点，如繁殖伪军，培养爪牙，作战指导上的“分散配置，联合扫荡”；但伪军不可靠，易为我军争取与瓦解，反而常常要用日本兵加以监视，“分散配置”的结果，使敌守备更为薄弱，处处露出破绽。而且由于战争的持久，敌军本身的政治素质也日见降低，士气消沉，军纪败坏，战斗力亦不如前。在政治上，日寇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它不仅和我整个中国人民站在对立地位，而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维持正义的各民族相对立，对于日本国内劳动人民说，这个战争也是有害无益的。敌寇在华北的疯狂屠杀和残酷掠夺，激起我全民的义愤和反抗，这种反抗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之下，就特别有力。敌人的一行一动，都遭到我人民明的、暗的反抗和破坏，真正是防不胜防。敌人收买和利用汉奸，并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恩威兼施”的办法。但汉奸究竟只有极少数民族败类去充当，小恩小惠的欺骗笼络，终掩盖不住其残暴掠夺的本质，至于强力压迫的结果，则是压迫愈烈，反抗愈大。日本法西斯是无法弥补这个政治上的基本弱点的。

我们的友军呢？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但装备弹药比起八路军来，条件要好得多。有一个时期，友军在华北的数量要比敌人多，装备也差不得很远，而且有后方的接济。在政治上，按道理说来，应该是属于优势的。但是，可惜这些有利条件，他们都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相反的，他们执行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错误政策，假抗战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心猿意马，动摇不定，时时求与敌人“和平共居”。驻防前线，不但不知体恤民困，发动民众，取得人民帮助；反而勒索无限，发国难财，随便吊打、杀害人民，有些地方老百姓称他们为“小日本”“二鬼子”。兵员的补充，不用政治动员，反用抓丁捆绑的办法。部队内部进行的是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教育。讳言抗战，长官们与敌人信使往返，也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而士气消沉，兵无斗志。部队与部队间待遇不平等，相互不团结，嫡系歧视非嫡系。步骤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作战时互相推诿，互不救援。当局甚至故意采取离间政策，扬甲抑乙，或抑甲扬乙，唆使互相摩擦，以便驾驭。战略战术公式呆板，缺乏主动性和机动性，平素又毫无准备，敌来只有挨打，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更加上当局对抗日有功者，不独无赏，反而加之以

罪，对通敌叛国者，不惟无罚，反而互通声气，保持联络。致使友军一遇敌人，上有叛心，下无斗志，只有溃散或投降两条道路。这就是友军不能在华北敌后存在的基本原因。

我八路军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也处于劣势，技术和装备远不如敌人，也不及友军，且无后方接济，武器弹药都要靠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但是，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较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严密，意志坚强，士气旺盛，每个连、排、班，甚至每个士兵都可单独作战。作战上高度主动和机动，善于研究敌人，发现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指挥统一，行动一致，部队虽然分散在如此宽阔的战线上，却可以组织统一的战役，敌人“扫荡”某一区域，邻近区域的部队就会自动起来配合，从外线反包围敌人，击敌侧背，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更主要的，我们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这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这就是八路军所以独能巍然屹立于敌后，制胜敌人的秘诀。

最近，我们获得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于去年8月1日所刊载的《中共军内幕分析》一文，称我军“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战斗技术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和敏捷的行动。”又有伪《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有《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一文，其中对我军有如下的描述：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下，也不要紧。后面的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这枪，使用绳子把它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时候，是使用肉弹。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暂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拥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地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的。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殴。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我

八路军战士的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十分恐怖的。我们相信，如果在我军这样英勇作战的士气上，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必增强百倍。如果我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轻炮、弹药和其他轻武器的装备，则我们即可扫除深入我根据地的敌据点和交通线，把根据地融成更大块的。如果我们获得重炮、反坦克炮等装备，则华北即会有更多的类似“百团大战”的战役进攻，敌人的任何交通线将无法控制，敌人将会更多地被我们钳制在华北战场上，以至将敌人赶出去。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战斗员，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缺乏此远大眼光，不仅无任何帮助，反而多方限制与打击我们抗战力量的增强，这对于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十分有害的。

我把华北七年抗战的真实情形，向我们反法西斯的美国盟友介绍，就此结束。

[1] 1944年7月和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并在我敌后战场进行了考察访问。这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1944年8月6、8、9日在延安对美军观察组的谈话。

[2] 赵登禹，时任国民党军第一三二师师长，牺牲于北平南苑。

[3] 佟麟阁，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牺牲于北平南苑。

[4] 郝梦龄，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军军长，牺牲于山西省忻口。

[5] 韩复榘，时任山东省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不战而放弃山东，又因与蒋介石矛盾很深，1938年1月被蒋介石处决。

[6] 李服膺，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军长，因弃守大同，于1937年10月被阎锡山处决。

[7] 参加广阳战斗的还有一一五师三四三旅。

[8] 宋、邓支队，指以宋时轮任司令、邓华任政委的八路军第四纵队。

[9] 这40万人员中，含地方部队。

[10] 藁无县由藁城、无极两个县各一部分地区组成。

左权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 1905年生，原名纪权。湖南醴陵人。

● 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参谋长。9月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一起率八路军总部挺进华北，指挥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并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 1938年春，指挥长乐滩之战，歼敌2000余人，缴获大量辎重。

● 1938年12月，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 1940年8—12月，协助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

● 1941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取得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

● 1942年5月25日，日军发起对太行山根据地的“扫荡”，左权为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在山西辽县十字岭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

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1]

左权

一

我中华民族为抵御日寇的侵略，进行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已经整整两年了。我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也整整两年了。两年的华北抗战，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从七七事变到太原失守止，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华北是全国的主要战场，气势汹汹的敌人向我作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军则节节退守；八路军为挽救当时危局，停止敌进，稳定山西战线之目的，星夜赶进参与战斗。太原失陷到广州、武汉失陷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敌人主要的进攻方向是津浦线与长江两翼，我们华北的抗战部队为配合徐州会战，配合大武汉的保卫战，一方面积极阻止沿津浦、平汉南进之敌，同时向敌后挺进，攻击敌人，收复失地，创立根据地，拖住敌人。从广州失陷到今天，是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敌人主要的企图是引诱中国投降，而以其军事配合政治上的阴谋，在为实现“确实掌握占领地”口号之下回师华北，向我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我们则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华北抗战，以保卫西北、西南，粉碎敌之政治阴谋，坚持持久战而奋斗。这三个阶段的战争，八路军自始至终都是参加了的，而且每一时期都创下了光辉的成绩。

回忆八路军由红军改编，奉命开入山西，加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正是敌人气焰最高涨的时候。那时平津要镇已经失陷，平绥线敌人攻破了南口、张家口等要隘，占领我归绥、大同等重要城市，正挟其锐利之现代武器，向晋北屏障——雁门关及东西长城各口，汹涌进攻，企图乘势冲破长城各险口，一鼓而下太原；同时津浦线、平汉线上之敌人，亦正笔直向保定、德州进击，期与平绥敌相互呼应，齐头南进，而国民党抗战部队则因种种原因节节退守，一时战局甚为混乱，企图苟安一时，避免作战者甚不乏人。而基本民众抗日运动，根本没有发动起来。八路

军即于此时怀着满腔的热血，抱着无限的信心，一面修筑道路，一面加速前进，于9月下旬，我先头兵团开始开抵前线了。为适应当时紧急战况的需要，及根据我“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之作战指导原则，未待部队集结，我即展开一一五师主力于恒山山脉，一二〇师主力于雁门关以西地域，配合友军，保卫雁门关及东西长城要隘。队伍还没有完全布置就绪，后续部队尚在源源开进中，敌人已蜂拥而至。9月25日，我一一五师主力即以机动、果敢、迅速、秘密的动作，予敌最精锐的板垣师团以迎头痛击，歼敌1000余人于平型关外。虽因某些毗邻部队配合不当，未能消灭更多敌人，扩大这一胜利，但这个胜利却创造了自抗战开始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捷战，也为本军出师后胜利战的序幕。它给予亡国论、唯武器论、恐日病者当头一棒，它给予了华北军民，以至全国军民以最大兴奋与胜利信心，稳定了雁门阵线，安静了混乱状态，兴奋了作战部队的信心，即国际视听，亦顿时改变，路透社向敌发出警告，说日军以前没有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战，现在碰上了，就不容易再占便宜，即日寇自己此后也不得不提心吊胆，慎重自己的行动。这次战斗，又给予以后全国抗战——尤其是华北抗战以很大影响，造成了以后忻口战役的重要前提。从此，我八路军便全部开始了艰苦紧张、连续不断的战斗生活了。

不久，保定、沧州相继陷入敌手，雁门关被闯破，各线敌人似又有长驱直入，压迫我华北各抗战部队之势，华北战场重入紧张危险状态之中。为挽救当时的危局，保持华北抗战的持久，保持山西有利阵地，八路军即向敌之两翼与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有名的杨成武等支队，即于此时逆着突破雁门关的敌人，向敌后方及其联络线出动，拖住敌之南进。同时卫总司令[2]所部亦兼程赶上，阻敌于忻口及其以北地区，开始了有名的忻口大战。在整个忻口战役中，一方面八路军以主力分布于进攻敌之两翼及侧后，以最积极的动作袭击敌人的远近后方，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截断敌人的接济与增援，同时又以一部直接协同友军作战。在28天战斗过程中，我们把代县、平型关、灵丘、广灵、蔚县至张家口的交通要道完全破坏，打击、消灭以及最后彻底肃清该交通线上的敌人，收复了繁峙、平型关、灵丘、广灵、浑源、蔚县、西合营、阳原、涞源、紫荆关等处，完全截断了敌人的这一交通联络线。在平汉线方向活动的部队，又收复了曲阳、唐县、平山、完县、行唐、满城，进逼保定附近。在雁北活动的部队则又不断截击雁门关及其通大同大道，

收复宁武、阳方口、平鲁、井坪，亦截断了敌人的联络，使忻口战场之敌，完全处于孤军深入，孤立无援与完全被包围的状态中。敌人的粮食弹药断绝了，机械化部队因缺乏汽油不能行动了，最后被迫不得不以飞机来输送给养，其困难亦可想而知。

正在敌人利用飞机滥肆轰炸我忻口正面阵地，以弥补其陆地部队战斗力之不足，也正在敌人利用飞机输送给养、飞机成为其生命线时，我八路军陈锡联团又奇兵突袭，以营长以下30余人牺牲之代价，于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更使忻口之敌恐慌万状！不料正待持久消灭该敌之际，平汉线敌川岸师团忽从娘子关沿正太线突入，企图威胁太原，抄我侧后，而解板垣之危。这时我军要使忻口战持久，必须扼住正太路西进的敌人，因之遂赶遣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地区南移，图与我一二九师靠拢，夹击敌人，但不幸敌已先我深入，逼近寿阳地区，我一二九师一部虽在平定、昔阳以东极力阻滞敌人，正面友军虽坚决抗击，终以正面压迫过重，于是我军不得不因情况之变动而改向正太以南移动，迟滞敌人西进，争取时间，以便各友军部队安全转移阵地。自11月4日起，我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与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先后在广阳镇、沾尚镇之线，奋勇侧击敌左翼部队于全线混乱状态中，独创广阳镇的胜利战斗，敌伤亡惨重，不敢沿原定路线进攻，行军迟阻，前后共被我阻滞约一星期之久，予友军转移新阵地以很大方便，而忻口战场我军也得以自动放弃，安全撤退。至此东、北两路敌人会合太原，华北战场第一阶段的作战，亦于此结束。

太原陷落的当时，我方复陷入严重之混乱状态中，多数部队受损过重，战斗能力锐减，不少部队尚未收容完毕，汉奸托派又乘机大造谣言，说山西、华北没有了，助长失败情绪，而敌寇亦有乘机挺进，直捣风陵渡之势。为停止敌之继续进攻，为消除当时之混乱状态，为全国抗战之持久，坚持华北抗战，坚持山西有利阵地，向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有着重大之意义。当时共产党及八路军即提出“坚持华北抗战”，“坚持山西抗战”，“八路军誓与华北及山西人民共存亡”，“创造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变敌后方为前线”等口号，这一正确的主张，固获得不少贤明人士的同情与拥护，但也有不少人们表示不信任的讪笑，不愿意了解这一正确主张之真实意义，反而抱着对这一正确主张的恶意的揣疑。

八路军为执行这一个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正确主张，为消除当时之混乱状态，停止敌人之进攻，便展开自己之全部兵力于同蒲、正太、平汉、平绥沿线，积极阻击敌人，同时开始在敌人后方晋察冀边、晋西北及正太沿线南北，创造坚持华北山西抗战的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同志留驻敌后五台坚决支撑。八路军一二〇师展开于晋西北各地直达大同、归绥；一二九师主力则活动于正太沿线，努力动员组织民众，建立民众武装，恢复已失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开展游击战争。在这过程中，这些部队在冰天雪地之中，积极向敌进攻，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的。一方面不断打击消耗了敌人，分散吸引了敌人兵力，争取了时间，给友军以休息、补充、训练、重新部署之机会。同时更因我敌后游击战争之开展，广泛的民众之组织与武装，使敌感受极大威胁。在敌军第一军参谋部第二课于1937年12月20日《关于全般的敌情判断》一文中，对八路军是这样说的："朱德、彭德怀所统率的共产军主力在榆社宜城镇附近，其主力部在五台山及太原西方山地，同时在各方面设立政治学校、民众训练所，努力军事的政治的训练外，还注意救济，所以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将来更合并各地的残败兵难民等，经过相当时期后，如果完成各方面的联络，势力一定会逐渐扩大……假如我方停止于现在配置状态，山西方面后方的捣乱愈发加多，共产军一定会协力夺还太原。"这就是当时敌人对八路军之恐惧，因之逼使敌寇不得不回头向其后方游击区作再次进攻。首先是敌板垣师团及其他一些部队，折转平绥线，配合平汉、正太线部队，共约2万人以上兵力，附空军与机械化部队向晋察冀边区作第一次的八路大举围攻，刚刚诞生的晋察冀边区，突遭此严重进攻，不无困难，幸赖我八路军以及八路军为骨干的新组织起来的民众武装的英勇抗击，以及全体民众勠力同心的协作，经过半个月的艰苦战斗，终于胜利地粉碎了敌寇的围攻，并予敌人以严重的打击。紧接着这个胜利，边区的青年武装又抓紧机会大举向平汉线出击，于2月11日袭占定州、新乐、望都、清风店车站、保定南关，破坏铁路数百公里，消灭守城部队1000余，缴获步枪五六百支，一时威震平津与平汉全线，群寇均面面相觑，丧魂落魄。而边区抗日根据地却从此扩大到平汉线以东及平汉线附近，且在战斗中日臻巩固起来。

同时敌人又以我晋北八路军不时破坏太原、大同交通线，几次收复忻口、原平、代县，尤其是八路军宋时轮支队多次恢复左云、右玉，直逼大同、归绥、朔县、岱岳、怀仁，给予敌人很大打击，因之一再向我

宋支队进攻，但其结果终归是徒劳的。

同时正太、平汉敌苦于我正太线南方部队之威胁，于12月22日起，分由元氏、赞皇、昔阳、平定、寿阳、榆次、太谷抽调万余兵力向正太沿线我军猛烈强袭，企图肃清正太沿线我军之骚扰，踏破晋东根据地。这个进攻计划曾以平（定）辽（县）路为界分两次进行，但均为我一二九师主力及当地民众游击队所奋勇击退，使敌人落得个败兵折将的悲惨结局。

整整有三四个月时间，八路军在雁北与晋察冀边及晋东各地，风餐露宿，履坚踏冰地艰苦战斗，没有休息，没有整理，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从而拖住了当时急欲南下的敌人，使友军获得了休息、整理、补充、训练和重新作战的条件，也为我军奠定了创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之基础，这对于山西及华北之能继续坚持抗战有很大意义。

敌第二期侵华战略的重心，已移往东部战场，不久徐州会战便开始了。而在山西方面，敌人配合其津浦会战，2月间便向韩侯岭猛攻，企图压迫我华北大军于黄河边，达到大举歼灭的目的。因此直下临汾、捣风陵渡，打通东阳关到临汾的交通线，并向茅津渡等处进逼。我华北山西抗战部队，分向同蒲线两侧散布。

由于敌进抵黄河边，我后方联络线被截断，大军转入敌后作战，这情况之巨大的变动，不无极大影响于坚持敌后抗战方针与办法，坚持华北抗战对于当时及将来配合全国作战之重大意义与胜利前途，是当时迫切待决的问题。

在当时严重混乱情况下，八路军一方面一本坚持华北抗战的正确方针与办法，以积极的胜利行动，打击敌人，稳定军民心情。同时于3月24日在晋东南地区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当时八路军奉命组织东路军，总领晋东南一切抗战部队），阐明敌后抗战的诸多问题。彭副总司令在该会议上详尽的报告，不仅对敌第二期作战计划有明确的判断，对持久战中敌我的形势有明确的分析，特别对坚持华北作战问题更有清楚的指示。他说："我们在第二期抗战中，转入到敌人的后方作战是保卫武汉、保卫西北，借以争取持久作战的重要方针之一，我们知道在今天要保卫武汉、保卫西北以粉碎敌人第二期进攻的企图与阴谋，就只有在敌人的前后左右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和运动作战。"又说："我们要以民众性的游击战配合若干军队的机动战，来尽量地消灭敌人，特别是敌人的有

生力量，使企图渡河的敌人，背后受到重大的牵制与打击，不敢侵犯西北，不易横截陇海路以策应津浦线，更不易配合长江敌军，进犯武汉，而达到胜利地保卫武汉与西北，以致造成战略上反攻，收回失地的条件。”他详尽地规定了坚持华北作战的纲领，创立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民众工作、军队战时的政治工作，以及瓦解敌军工作等。这一会议，大大地振奋了军民的心情，稳定了晋东南各方面的抗战情绪，坚定了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这一会议，对于不久以后晋东南粉碎敌人之九路围攻，以及坚持整个华北的抗战，都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在敌人进占风陵渡后，八路军始终是在敌后方积极活动的，抓住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晋西北方面，我八路军一二〇师配合友军，坚决驱逐侵入晋西北之敌，恢复岢岚、五寨、神池、宁武、河曲、偏关，并继续不断地在同蒲线北段及平绥线以南动作，威胁张家口、大同、归绥等重要城市。晋西方面我一一五师配合友军抗击敌南下部队，大麦郊、石口镇、午城镇、井沟各役，给予南进敌右翼队以从未遇到之重创。在晋东南方面，我八路军一二九师除以一部努力开向冀西工作外，并对深入长治之敌不断予以打击，神头岭、响堂铺两次大捷，及道（口）清（化）沿线之积极袭扰，予敌极大威胁。在东路军将领会议甫告闭幕时，敌人由同蒲、平汉、正太三线抽调兵力数万，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东路军所部即按既定方针，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配合，在统一指挥下，共策共勉，一致奋起，整齐步伐与敌展开晋东南的空前大战。经20余日的血战，最后于4月15日长乐村一战，将敌九路围攻完全粉碎。八路军并反攻南下，收复长治、长子、潞城等县。其时徐州会战方殷，八路军奉命东击东阳关，越平汉线追击敌人，深入河北战场心脏，开展冀南游击战争，聚歼冀南敌伪，破坏津浦线路，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配合徐州会战。而晋察冀又第二次粉碎敌人围攻，四次收复涞源，并总攻涞水、高碑店、涿州、琉璃河、卢沟桥，呼应徐州会战。八路军山东纵队则更在鲁南动员当地民众，破坏台潍公路与台枣线，阻敌军运，直接在其近后方骚扰敌人。台儿庄之大捷，得助于此配合实大。

徐州失陷后，凶恶的敌人，又向武汉进逼，保卫武汉成为全国军民的紧急严重任务。八路军为配合正面主力军保卫大武汉，更向华北所有干线积极行动。八路军晋西部队数次奇袭汾离公路，5月15日在汾阳属南北偏城毁敌汽车40辆。八路军晋西北一二〇师大战平绥线北击绥远大

青山，袭击丰镇、凉城。晋察冀边区则发动向平汉线北段数次大攻击，为纪念“七七”一周年，大举攻袭平西，克复昌平，直捣香山，与敌血战数昼夜，弹雨横飞北平城楼，震恐平津敌伪，同时并派遣强有力的宋邓纵队，绕道超越北平，深入冀东广大地区，收复冀东丰润、玉田、遵化等县，伪保安队纷纷反正，创造冀察热辽抗日根据地，控制长城古北口等各要口，威胁热河省会承德，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八路军冀中、冀南部队，则大举扫荡周围所有敌伪，发动平汉线、津浦线之历次总破路，切断该两线交通，该两沿线伪军如李福和、崔培德、李台、苏明启，亦被我肃清殆尽。伪军伪组织根本动摇。八路军山东部队于8月间配合友军一度攻入济南，并向胶（青岛）济（南）沿线出击，胶东由八路军领导下起义之民众武装，则粉碎敌海陆空联合大进攻，击落敌机，击毙敌伪极众。

这一游击战的开展，对于敌寇威胁是非常之大的，敌人进驻于华北的30万以上的兵力，除分驻于几十个大小城市以外，仅能守着几条铁路线，而大城镇之郊外及铁路线之两旁，概为我收复，即为敌寇经营多年之冀东区，亦转入了大规模游击战的漩涡。在敌寇出版的《支那事变阵中新闻》第27号（昭和十三年3月20日版）所载《败敌是用这种方法瞄准着我们的》一文中关于游击战争对敌寇重大的威胁是这样写着的：“他们最后的挣扎，是专赖游击战术的后方捣乱来应酬我们，这种游击战术如我们认为于战局的大势上缺乏重要性而加以疏忽，就会受到意外的损害。”

随着这一广泛游击战争之开展，广大失地之收复，八路军在各个区域纷纷地进行着广大民众的发动与组织，组织各个抗日民众团体，帮助着当地民众恢复政权，恢复社会秩序，繁殖新的游击队与继续扩大游击战争，这一时期中，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均已臻巩固地建立起来了。

总之，自太原失陷以迄武汉放弃为止，八路军无日不以坚持华北抗战，积极动作，配合主力战场战斗为自己的光荣任务。而在这一时期中，执行此任务之具体办法，一方面为消灭打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另一方面则为深入敌人后方，开始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占区面积。这是第二阶段的情形。

武汉、广州失陷，战局转入第三阶段，敌人的战略攻击方向在西北、西南。本来进攻西北之企图，敌人在去年2月占领风陵渡后，即跃

跃欲试，但敌为实现其“速和速决”，进行广泛之政治阴谋以图诱降，同时又因华北的坚持抗战，拖住了他的泥脚，使他不能背荷重负，渡河前进。因之，在占领武汉后，正面战局骤然停顿，敌寇即在“扫除后方不宁”，“确实掌握占领地区”，“开发华北资源”的口号下面，增兵华北，由30万增至60万以上之兵力，向华北各个根据地大举“扫荡”。

当敌人才开始“扫荡”华北以前，不少人对华北抗战形势，及其可能的演变，总是抱着一种不正确的估计。速胜论者认为：敌人再也无力了，不会也不敢再来进攻各个抗日根据地了，因之，便发生太平观念，不努力于抗战工作；而顽固分子们更大肆其制造摩擦之能事，专向八路军手里去“收复失地”，要赶走八路军，摧毁抗日政权，取消抗日群众团体，捏造各种谣言，制造各种事件，陷害共产党人及八路军。我们共产党人及八路军人，则完全相反，我们早就指出坚持华北抗战的艰难困苦时期尚在前面，敌人必将回师“扫荡”华北，争取华北抗战的胜利，仍待万分的努力，没有华北1万万军民的团结，没有各方面工作大踏步的进步，没有民众的依靠，坚持华北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决反对破坏团结，反对摩擦，我们要拼一切精力，准备对付敌人的“扫荡”战，对付这种艰苦环境。我们下定决心，不管顽固分子如何破坏与摩擦，不管敌人如何来“扫荡”，我们要坚持华北抗战到底，并以坚持华北抗战来保卫西北及全中国。

敌人的对华北进攻，是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而尤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加紧其政治阴谋。在政治的进攻方面：一是利用汪派、托派、汉奸，以及隐藏在抗日阵营内部的民族败类，进行挑拨离间制造摩擦，破坏我内部团结，并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的口号，诱惑我国某些民族意识薄弱的抗战部队与地方政权；一是以军事进攻并假手以某些反共分子摧毁我抗日政权，并在其占领地区，笼络不明大义的少数地方士绅，收买流氓地痞，建立傀儡政权；一是以形形色色的欺骗宣传与糖皮毒药的怀柔政策，麻醉愚弄我民众；一是派遣汉奸托派，收买和训练若干小孩、小贩、流氓、僧道、耍把戏者、妓女、相公、窃贼及其他各色各种人员，散布于各要点并混入军政机关内部，盗取机要文件，并从内部来瓦解我抗战部队。

其次在经济方面：一是施行经济封锁，窒息我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生活；一是大量发行联合准备银行伪钞，强迫民众行使，并贬低法币[3]价

值，以伪币套取法币，盗取外汇；一是实行工商业统制，排挤英法美等国的商品，施行敌货倾销；再一是在进攻时摧毁掠夺我物资，特别是粮食、牲畜农具等等，破坏我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

在军事方面：其作战的战略战术，也与以往不同。在作战指导上，一般用“分区扫荡”“分进合击”办法，日本侵略军的大本营说：“把握着消灭战略与消灭战术可以给敌人各个击破……广大广大的开展、压缩压缩的圈灭”。这几句话就说明了敌人在华北分区围攻，与每区“分进合击”的方法。进攻时多加强纵深配备，沿途修筑公路碉堡，巩固支点，囤积充足粮弹，徐徐推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为多数小块，缩小我之机动地区，限制我之机动能力，以图聚歼我军。但亦视地区不同，情形不同而生差异，在平原地带则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机能，东西乱撞，并以强大火力，抓住我弱点，实行突击；此外又利用飞机轰炸与散放大量催泪性、窒息性、糜烂性毒气，摧毁我战斗力。

这一“扫荡”战于去年9月就已开始，首当其冲的是晋察冀边区。因为这个区域深入敌后，其力量最强大，给予敌人的威胁也最大。敌人分20余路向边区进攻，但边区经过多次反围攻的陶冶，发挥其顽强的战斗意志，军政民三位一体的亲密合作，英勇无比的与敌抗斗，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战斗，终将敌人之围攻粉碎。我方虽蒙相当重大损失，然敌更损兵折将，伤亡共计9000余人，抗日根据地虽受部分摧残，但并未为敌根本摧残，而且各方面愈见其进步，阵容愈见其整齐，边区日益巩固，边区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强大。

其次是向冀中、冀南平原大举“扫荡”，由平汉线、津浦线东西夹击，北宁线、沧石线南北骚扰，分路“扫荡”。各区“扫荡”兵力不下三四万人，其目的是想以“分进合击”办法，缩小我回旋地，压迫我主力于不利的作战地区，一鼓施行歼灭。半年以来冀中、冀南经历了残酷苦战，敌人虽利用其优势兵力闯进来了，在大平原钉上了一个个的“梅花桩”（即据点），但并不能完成其预期歼灭我军的目的。我八路军挺进冀中的一二〇师及冀中第三纵队和在冀南的一二九师部队，配合当地抗日民众，已给敌极大消耗损失，冀南香城固之歼灭战，冀中齐会及卧佛寺两次大捷，更创造了平原战之模范战例。而组织民众武装，到处游击敌人，遍地发出悲壮的怒吼，冀中、冀南两行政主任公署领导所属行政机关，由专员、县长、区长亲率民众武装游击队，与敌誓死周旋。敌人

虽施用飞机轰炸，投射毒弹，然亦未能动摇我军民抗战的铁的坚强意志于毫发。而且我愈战愈勇猛，愈战愈奋发，誓为坚持平原游击战，驱逐日寇出平原而奋斗。

此外，敌人又向我晋东南区步步进逼，由于晋东南地区广大，地形复杂，人口众多，交通不便以及曾有过九路围攻被粉碎之痛苦教训，所以敌之进攻步调更特别慎重，步步推进，逐渐缩小我占领区。其进攻开始，起于进攻和顺县、辽县，曾一度占领辽县，为我八路军一二九师配合八路军晋豫边支队与决死队一、三纵队一部将敌击退，收复辽县。敌另一部突破子洪口，占领南关，正巩固支点，随时有进窥沁县企图。安泽、浮山也在再次激战。预料晋东南的大战，将继续发展。再如晋西、晋西北、平西、鲁西北、鲁西、鲁南、陇海路东段、大青山等，都曾遭敌“扫荡”或正在“扫荡”中，八路军的部队也都经受了，或正经受着残酷的艰苦的战斗。

由于华北各抗战部队之坚持，由于八路军之坚持，由于华北党政军民之团结与坚持，10个月来反敌人之“扫荡”作战，虽未能完全粉碎敌人之“扫荡”计划，但已给敌人不少的硬钉子。敌寇用了60万的兵力，花了10个月的时间，虽完成了“扫荡”计划中之某些部分，就是说向我各抗日根据地都“扫荡”了一次，并进占了某些所欲占之城镇，给予我某些损失与困难，但敌之“扫荡”战之目的却并没有达到。相反的，我们保有大块地区，仍能在各个地方继续坚持作战。敌已遭极大的消耗损失，60万大军被我游击战争抓住了，一切交通联络线仍时刻遭我破坏，往返移动部队仍不断遭我袭击，各个大小城镇仍处在我游击战争之包围中。

“扫荡”战继续到今天并没有结束，但又有些人们正在想着敌人进攻西北，即将停止“扫荡”华北了。我们认为这种想法又是错误的。事实证明从本年5月下旬开始，敌人又增兵华北，并向晋察冀边区及冀中区更番进行“扫荡”，目前边区正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敌人要进攻西北，必然“扫荡”华北，“扫荡”华北是进攻西北之直接准备；同时在进攻西北中，仍将不会停止“扫荡”华北。在整个相持阶段中，敌人仍将以最大的力量来进攻华北，华北是处在长期的紧张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争取坚持华北抗战胜利是有充分可能的。但必须熬过这一长期紧张艰难的战争环境。八路军将以最大的耐心、决心和最大的努力，来和敌人拼斗，渡过这个难关，迎接总的反攻，迎接华北抗战的胜利。

二

八路军自踏入华北战场第一天开始，便以英勇的战斗姿态出现于敌人眼前，两年来不管战局如何演变，困难如何加多，总是不屈不挠地主动地寻求敌人战斗。八路军的部队驰骋于晋、冀、察、鲁、绥、热各省，足迹踏遍华北每一个地区，鲜血洒遍了每一个角落。只要是在华北的敌人，到处都可以听到我们的枪声。我们不但是枪在手中的战斗者，而且是武装宣传员和组织者，我们团结了鼓舞了全华北的民众，掀起华北广大民众的武装斗争，我们发动华北广泛的民众性的游击战争，我们创造了大块小块的抗日根据地，我们决不放松每一个机会来和敌人做斗争，来配合正面战场的战斗。抗战两周年纪念，也是我们和敌人浴血苦战的两周年纪念。

两年抗战，八路军究竟有什么成绩呢？有些什么收获呢？我们的成绩和收获是难以统计的；我们有在战略上辅助了全国抗战，坚持持久的巨大收获，也有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给予全国民众精神上的收获，这些巨大的收获是不能以数目字来表明的，单就直接在战场上战斗胜利的统计来说，也是很难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我们的部队散布得这样的辽阔，我们的大小战斗又这样的多，即使要统计一天的成绩都很困难。因之，我们只能根据已接到的各部队的报告来作出概略统计。

总结两年来（实际上前年9月20日到今年5月30日）八路军直接协同友军或单独作战（绝大多数是单独作战），共计2689次，这是比较大的战斗，许多小战和向敌侦察袭击等战斗均不在内，即此较大战斗，平均每日在两次以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平型关、阳明堡、平鲁、井坪、灵丘、午城镇、井沟、南偏城、宁武、平社、牛武村、岱岳、洪子店、旧关、定州、保定、望都、昌平、兴平、涿州、涞水、琉璃河、门头沟、清风店、神头岭、响堂铺、沾尚镇、水冶镇、马房、威县、长乐村、张店镇、王安镇、西合营、彭城镇、町店、香山、王家池、冯家沟、耿家庄、阜平、张家湾、直峪、滑石片、上阳武、川口、蠡县、巨鹿、辽县、齐会、大曹村、卧佛寺、曲周、香城固、南宫、黄家庄、猫儿寨、景县、徐沙村、大营镇、大宗家、北魏镇、三十里铺、卧佛堂、大王庄、董庄、上下细腰涧、对村林、大龙华等战斗，尤其是最后这几次，最为剧烈，战斗每继续至数昼夜之久，敌人伤亡每次百计或千计。

这些战斗大多是八路军主动积极去寻求的，我们常常处于机动地位，因此我们便能常常灵巧机动地战胜敌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两年来在这2689次较大的战斗中，我们共杀伤日军65090人，伪军15430人，骡马4361匹。俘虏日军385名，伪军9615名，缴获骡马5020匹。击毙敌联队长以上军官多名。争取63批伪军反正，共计反正官兵19361名，摧毁伪维持会及伪组织更不计其数。破坏铁路437次，共计653.5公里，破坏公路734次，共计1230.5公里，毁车站36处，破坏桥梁387座，收回敌人电线10万公斤，这些破坏又多是在战斗中进行的。此外，缴获和破坏敌人资财则更多，缴获步马枪就有2万余支，轻重机关枪400余挺，缴获与毁坏大小炮100余门、汽车2000余辆，毁伤飞机20余架，其他东西难计其数。

有人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但是上述这些数字便足以粉碎他们的造谣诬蔑。获得这些胜利与成绩，决非取巧所能取得的，自然八路军的胜利依靠它的正确主张与办法，依靠其艺术的作战指导与主观的努力，而我们所付的流血的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两年来仅八路军各部主力在华北抗战中阵亡将士计有1.5万余人，负伤4万余人，其中有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贺龙师长的中毒，陈锦秀、叶成焕、邓永辉、朱仰兴同志等的阵亡。在这一伤亡总数中有50％以上的共产党员。我们以无限的哀痛谨向这些作了壮烈牺牲的英勇将士深致哀悼与崇高的敬意，向无数的光荣负伤的将士深致亲切的慰问与关怀。

三

为什么八路军能在敌人后方坚持，能不断战胜敌人，能取得上述成绩呢？当然有许多原因，这里应指出的在八路军本身具备着的是：

第一，在于八路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民族觉悟。八路军的每个将士都能认识当前大敌，知道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大道理，八路军每个将士都能了解自身献身于民族解放的意义，知道这次战争是为求民族的自由，为求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锁链下解放出来。同时，八路军将士更清楚知道，自身阶级的解放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也是从这次战争中去求得。正因为八路军有这样高度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这种对于国家民族无比的忠诚和对于战争的最高信心，才产生这种英勇牺牲的

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顽强的刚果的毅力，能够在任何条件下奋斗。八路军没有优良的武器，在全国抗战部队说来是武器配备最差的部队，但是他能以低劣的武器和优势敌人搏斗，并从他们手中夺取武器，这全仗八路军有坚强的意志和战斗的英勇顽强。我们的精神战胜了物质上的困难，而这种精神，其基础却在于政治觉悟和民族觉悟。

第二，在于八路军能坚决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知道与友军合作，知道与友军配合作战，知道帮助恢复政权，扶助政权，华北抗战之能支持，首先在于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巩固，而八路军之能在华北坚持战胜敌人，首先在于八路军能与友军协作，能取得地方政权与民众团体的帮助。军政民的三位一体是战胜敌人的基本因素，而八路军却能把握住这一点。八路军能团结抗战力量，并发挥这些力量。八路军很多胜利的获得，就依仗于统一战线执行得正确。

第三，在于八路军能团结民众，能取得民众的爱戴、拥护和帮助。八路军以模范的纪律来影响民众，并发动组织民众，民众和八路军像一家人一样，他们爱护八路军，掩护八路军，配合八路军作战。民众为我们担任运输、担架、侦察、警戒、交通、联络等等工作，民众帮助我们破坏道路，民众自动参加作战。这一切，解除了八路军很多困难，几乎没有一次战斗没有民众参加。正由于民众帮助我们，我们才更容易取得胜利。要是没有民众，想在敌人后方生存和发展，是很难想象的事。全国范围的抗战部队今天都应认识动员民众的重要。有某些这样的分子，他们不了解这点，奇怪为什么八路军能打胜仗，甚至认为八路军故意夸大民众的作用，故意动员民众来作要挟，于是压迫民众运动，摧残民众运动。然而事实教训他们，没有民众他们要吃大亏，有很多人已经吃了亏。正因为八路军能和民众亲密合作，与民众打成一片，就得到了民众热烈的拥护和帮助。因之也就能胜利、发展和壮大。

第四，在于八路军有健全的政治制度。八路军战士有很好的政治文化教育，有活泼的文化娱乐工作，能上下一心，指挥员与战斗员一律平等，指战员相互间的亲爱和睦、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更有优秀的共产党员在部队中起模范作用，因之八路军部队中富有生气，部队能十分巩固与坚强，能克服困难，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大大地提高了我们部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

第五，在于八路军有传统的指挥作战艺术，机动、灵活、迅速、秘

密，能善于抓住敌弱点，能够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能够巧妙地使用正规战和游击战，相互辅导，以游击战袭击敌人，骚扰敌人，疲困敌人，迷惑敌人，分散敌人，制造敌人的弱点，以正规军来歼灭敌人，击溃敌人，解决战斗。我们这种灵活的战斗动作，使自己避去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同时又使敌人遭到我们很大的打击。

八路军虽有上述的许多优点，保障了我们的胜利，但却不是没有困难的。在抗战愈益发展中，我们的困难可能愈益增加。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熬过困难的一段，光明的坦途就会到来。

第一个困难，在于当敌人疯狂的“扫荡”之下，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内部地区日益被分割，交通联络和指挥上的困难加多了。八路军的部队散布很宽，但今天敌人以重大兵力，向我八路军部队进攻，我们各部相互间不能联合对敌作战，困难因此增加。如在冀中、冀南的八路军，在平原地带作战，每天都在剧烈地战斗与转移中，要行军又要作战，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如某些人那样在敌人来时弃民众而逃，我们誓死要与敌人周旋，我们要完成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我们也相信这一困难在战斗的历程中能逐渐克服。

第二个困难在于敌人的阴谋破坏。敌人利用汉奸、汪派、托派来挑拨离间友军和我们之间的团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各种卑鄙龌龊手段向我们进攻，而某些反动分子、投降分子是为帝国主义所愚弄，甘心为日寇作应声虫，不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不认清当前大敌，高唱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并且见诸行动，阻挠我们的对敌作战，损害我们的抗战力量，破坏我抗日部队的威信，甚至暗杀活埋我八路军人员，在敌人进攻时，配合着敌人的行动向我们“收复失地”，尾后暗计射击，这增加了我们很多困难。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分子，能够迅速醒悟，不要为敌作伥，不要唯私利是视。要消除各种摩擦，大家“集中意志，集中力量”，使抗战力量更能发挥。

第三个困难是物质经济的缺乏。这是八路军自抗战以来所深深感到的困难，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分，但却未享受到国民革命军之一般待遇，为坚持敌后抗战的需要，八路军为了我民族整个战争之需要，奉命分布到整个华北。八路军经常吸引了敌寇14个师团之兵力，在自己面前作战，要完成这一巨大严重之任务，八路军的充实与扩大是非常必要的，这不是一己之利，而是民族的需要，坚持华北抗战的需要。我们

已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把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降到最低程度，但如无最低限度的必要的物质经济的供给保障，就难以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八路军亦曾想尽种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厉行严格的节约运动，在不妨害战斗的条件下实行生产运动，以及发动自制衣服鞋袜等等，虽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距客观的需要相差极远。我们希望能顾及民族国家的需要，坚持华北抗战的需要，根据八路军部队的实际情况，予以必要的物质经济补给，使八路军将士无给养之忧，而能一心作战，更多地发挥我坚强的战斗力。

第四个困难是武器装备的困难。八路军自抗战以来，武器装备从未得到补充。所持低劣武器与敌转战中夺取了一部分敌人的武器。武器不足与武器落后，障碍了八路军更多胜利之获得，被我击败之敌眼见得不难立时全部消灭，但往往因武器落后，火力不足，竟被其漏网或竟不能消灭。现在抗战行将转入相持阶段，敌后方之作战，将愈见其重要，我们盼望武器方面能得到相当补充，以发挥敌后抗战之更大作用。

但是八路军虽有如此许多困难，我们却决不在困难面前屈服，我们将尽量运用各种有利条件，以大无畏的精神来努力克服困难，坚持华北抗战的胜利。

坚持华北抗战已两年了，我们八路军依靠着正确的方针与办法，已取得一些胜利与成绩。但华北的艰难，严重局势仍然存在，一方面敌人仍将继续向抗日力量进攻、“扫荡”；另一方面顽固分子“防共限共”的加剧，投降妥协危险之严重存在，争取坚持华北抗战之胜利，还待更大的努力。在今日纪念抗战两周年的时候，我们唯有更感自己责任之重大，唯有励精图强，奋力向胜利前途迈进！

[1] 此文写于1939年7月2日，原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1期。

[2] 卫立煌，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3] 法币，即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11月以后发行的货币。

聂荣臻

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

● 1899年生，字福骈，四川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人。

● 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同年9月，与林彪共同指挥平型关战役，取得平型关大捷。11月，聂荣臻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晋察冀边区创建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 1939年秋，率部粉碎了日军分十二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的“扫荡”，并在黄土岭战斗中与杨成武指挥部队击毙日“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 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中，指挥部队对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线进行破袭战，使日军的交通枢纽陷于瘫痪。

● 1945年8月11日起，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反攻作战，解放了察哈尔、热河省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绥远、辽宁省部分地区。

●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 1992年5月14日，逝世于北京。

首战平型关[1]

聂荣臻

1937年9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一路以一个半师团的兵力，沿津浦路向南进犯；第二路以四个多师团的兵力，沿平汉路向南进犯；第三路以三个旅团一个师团的兵力，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向南进犯。第二路是日军的主攻方向。第三路分为左右两翼：右翼一个派遣兵团的三个混成旅团占领大同后，准备出山阴进犯雁门关；左翼第五师团集结于怀来、宣化，分两路西进：一路经蔚县、广灵前进，一路经怀安、阳原向浑源进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大同之敌会师雁门关。这两路日军总的企图是，由晋北打开通路，攻占太原，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阎锡山感到日军此举威胁到山西的腹心地区，侵犯他的根本利益，因此多次要求我军尽快向灵丘方向开进，配合他阻滞日军的攻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军紧急开赴晋东北前线。

我们在原平没有停留多长时间，因为前边的情况很紧急。国民党军队那种不战而退的恐慌情绪，实在使我担心，说不定，他们很快就会从晋东北全部败退下来。况且林彪已经到前边看地形去了，我必须赶紧带着部队开上去。

我率师司令部和三四四旅绕向五台山的山间小路前进，没走代县、繁峙比较顺的那条大路。因为那条路上国民党败退的军队一帮接着一帮，堵塞着道路。我还担心他们大量散布的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到部队的士气。为了摆脱这些溃兵对部队情绪的影响，因此，我决定避开他们。

祖国的大好河山即将沦入敌手，一路所见，令人心寒。群众情绪惶恐，村庄冷冷清清，想从村里找一个向导，或是找人打听前边的情况，都非常困难。

我们先经过五台，又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龙泉关，从阜平北面的丁家庄插到了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

我记得，到达上寨的时间是9月23日。在这里，我同林彪会合了。

这时，灵丘城已经失守，国民党军队的一帮溃兵跑到上寨砸老百姓的店铺，被我们的战士轰跑了。我见到林彪以后，告诉他部队都带上来了，问他前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他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问我的看法。我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我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在平型关打一个大仗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这样的作战计划，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好打就打，只要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事实上，事先请示也不可能，军委和总部不十分清楚前线的具体情况，敌军怎么样？地形怎么样？特别是进行游击战争，上午打了，下午就有可能要离开，事事请示，就会贻误战机。至于同阎锡山第二战区方面的关系，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八路军进入山西以后，部队的行动和作战，用不着直接向阎锡山打招呼，他有什么想法，可以在太原同恩来同志讲或是通过八路军总部转达。

为了打好平型关这一仗，我们在上寨召集全师干部举行动员会议，说明当时情况，我们胜利的条件和作战应该注意之点。

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敌板垣第五师团。板垣本人在中国待了很久，他的全名叫板垣征四郎，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他早在1929年就在关东军任参谋，当时是大佐军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洲国，就是由他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由于组织傀儡政府有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他已经升任中将师团长了。板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面有些名气。板垣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的路线，因为他清楚这里是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他自带队进攻华北以来，遇到的都是不战自退的国民党军队，气焰骄纵得很。他有个错误的估计，以为我军不可能这样快东渡黄河，根本没有估计到在他眼皮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对于敌军的这些情况，当时我们还不甚清楚，敌军的番号和进攻意图，是平型关战斗之后，从缴获的战利品和作战地图上了解到的。

在干部会上，我简要地介绍了日军由灵丘西进的情况。同志们情绪

非常热烈，摩拳擦掌，准备打一个大胜仗。我军的战斗部署是：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与涞源之间和灵丘与广灵之间，截断敌人交通线，阻止敌人增援；以三四三旅两个团为主攻，三四四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的预备队。攻击部队全部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准备给敌以猛烈打击。林彪讲完兵力部署后，我在讲话中强调了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并向各级党的组织提出了要求。会议一结束，师的主力就连夜赶往距平型关30余里的冉庄待命。

我抓紧这个空隙，到前边察看了这一带的地形。平型关确实是一个伏击敌人的理想地域。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10多里，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而南北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我们的部队正好埋伏于此。

24日，在断断续续的炮声中，前沿部队报告，敌人有于翌日大举进攻的可能。傍晚，师部又收到了阎锡山部队送来的一份“出击计划”，说他们担任正面防御和堵截。我和林彪在马灯下，摊开军用地图，把各方面汇集的情况又作了一番详细的研究，随后用电话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三四三旅本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阵地，三四四旅随后开进。

白崖台一线，距敌预计经过的汽车路仅二三里地。那天夜里，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干部战士们既无雨衣，又缺御寒的服装，只得任凭秋雨湿透征衣，沿着崎岖的山沟向前行进。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湍急的山洪咆哮着，盖住了哗哗的雨声。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缆索”，或者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蹚过去。师里虽然有工兵营，也能架桥，但是，水势凶猛，大雨滂沱，短期内难于成功。徐海东同志的三四四旅走在后边，闯过去了一个多团，另一部分被越来越险恶的山洪拦住了。我看到有的战士急于过去被洪水冲走了，就同林彪商量，这个旅过来的一部分作预备队，没有过来的不再强渡，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林彪同意了这个意见。所以，平型关伏击只使用了由杨得志、陈正湘同志率领的六八五团和由李天佑、杨勇同志率领的六八六团。独立团和骑兵营已于23日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以东开进，24日，独立团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同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毙敌300余名，有力地完成了打援任务，配合了正面作战。

经过大半宿行军，我们赶到了目的地，雨停了，天也亮了。按照预

定计划，将大部兵力布置在由平型关到东河南镇约10多里长的沟道通路的东南山地上，同时派出了一支部队迅速由南向北以隐蔽动作穿过沟道通路，占领了东河南镇以北的一个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造成两面夹击的阵势。我们的师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站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纵观全沟。不知哪位有心的同志，当时给师指挥所拍了一张照片，从那张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和林彪的指挥位置。部队部署完毕，我举起望远镜朝师指挥所前侧的山头望去，看到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正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战斗。

这时，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已隐约可见。这是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共近2000人。前面是100余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大车，除军用物资以外，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日本兵，再后面是驮着九二式步兵炮的骡马和骑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敌人那种骄横的阵势，得意扬扬的样子，真使我们难于忍受。他们没有什么防备，因为他们南下以来，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虽是辎重和后卫部队，仍然大摇大摆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

伏击部队的报告同时汇集到师部：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这时，我们下达了攻击命令。我看了看表，记下了当时的时间，是清晨7时整。

战斗一开始，全线部队即居高临下地向敌军展开猛烈袭击，一下子把它的指挥系统打乱了。山沟里，汽车撞汽车，人挤人，异常混乱。我同林彪研究了一下，决定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下达了命令。

立刻，巨大的冲杀声响彻山谷，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击，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侵华战争初期的日军与后期的不同，他们经过严格的军国主义训练，抵抗得十分顽强，虽然失去了指挥，仍分散着跟我们厮拼。有的爬在车轮下和沟坎上射击，有的向坡上爬，妄图夺取阵地。战斗始终打得很激烈，甚至出现了敌军的伤兵与我们的伤员打成一团的情况，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敌人虽然很顽强，但它无法抵住我军的猛烈进攻，不能摆脱失败的命运，大部分被歼，只有小部分突围逃跑了。

到中午，战斗临近结束之前，我随同出击部队下到沟底的公路。这次伏击战的战果，可以说是很壮观的。公路上，敌军人仰马翻，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堵满沟底。我在察看战果的时候，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战士们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我说，丢手榴弹，消灭他！那时，我们的战士还把日本侵略军当成内战时期的敌人，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满脑袋装的都是怎样占领中国，所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很顽强。

当我们完全控制了这条山沟，马上按预定计划，命令一部分部队向东跑池一带的日军进攻。这里原定是阎锡山部队阻击的目标。当我们在十里长沟与日军激战的时候，他们一直没按预定的作战计划行动。敌人经东跑池突围的企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他们仍旧按兵不动。这样，东跑池的敌军未能全歼，黄昏时，突破阎锡山部队的团城口阵地向北逃窜。

平型关战斗，我军歼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多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炮弹2000多发，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战马50余匹，其他武器辎重甚多。还缴获了一批日军作战用的地图和文书。听到我军打了大胜仗的消息，附近山沟里的老百姓，都自动出来帮我们搬战利品。

平型关大战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立时传遍全国。全国各界人士给我党我军发来了大量贺电、贺信，甚至连蒋介石也来电表示祝贺。这一胜利，确实使全国人心大振。

平型关大战后，不少爱国人士曾经议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久驻华北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尚不能打一个小胜仗，为什么刚到前线、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的八路军，却能一举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我们党坚决抗日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八路军东渡黄河以来，官兵士气高涨。战前，同志们就憋足了劲，决心严惩侵略者；战斗中，战士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同志在战斗中负了伤，仍继续指挥部队作战。连长曾贤生同志带领战士们上好刺刀冲下公路时，高喊着："我们要用刺刀消灭敌人，就是牺牲，也要堵住敌人！"他首先冲进敌群，在肉搏中光荣献身。担负穿插堵击任务的一个连队，打得非常顽强，战斗结束时，全连干部除一人以外，全部负伤，三个排长英勇牺牲。干部战士们英勇无比的精神，

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另外，从指挥上讲，我们选择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两面夹击，在狭窄的山谷给敌以突然袭击，使它的装备优势无法发挥。从敌军方面说，它长驱直入华北，异常骄纵轻敌，也导致了它的这次惨败。

平型关大捷，是我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胜利首先在于它的政治意义。在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的混乱战局下，平型关大捷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确有战胜任何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希望之所在。对于这个胜利，我再引用一位著名爱国志士写的一段文字来说明它的影响。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曾经著文写道：

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续范亭先生的估价，代表了当时全国人民对这次胜利的看法。除此之外，饱受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溃兵祸害的华北人民，从平型关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可以信赖的。这为后来我们在这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我们出师以后，第一仗就是平型关战斗，它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树立了八路军的威信，对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尤其是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候，这一胜利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这是平型关战斗胜利最重要的意义。

百团大战[1]

聂荣臻

1940年8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组织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

战斗的展开

这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百团大战的说法，只是进行正太路破袭战。

发动正太路破袭战，是1940年春天，我到晋东南时就酝酿确定的。那一次，我们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过正太路破袭战的问题。先后参加议论的有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和我。议论中，有的同志曾提出，想把正太路搞掉，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我说，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当然好；不过，我们要想完全控制正太路，或者把它彻底摧毁掉，恐怕难以实现。因为，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它的后方，正企图通过巩固交通线，把山东、河北、山西三个地区紧紧连在一起。当时，平绥路到同蒲路，还不通车，石家庄到德州这段铁路，虽然日本人正抓紧修，但是由于屡遭我们的破袭，还远没修通。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把正太路看成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如果丧失对正太路的控制，它在山西的占领军一切运输补给都难以保障，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就是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炸断、摧毁正太路，暂时断绝了它的交通，从敌人具备的技术力量来看，很快可以修复。鉴于这些考虑，在议论中，我的意见是，完全搞掉正太路，将两个区域连在一起，这个想法不够现实。至于对正太路进行破袭，我完全赞成。对敌人交通的破袭战，这是我们在游击战争中经常进行的，几乎天天都在破袭嘛，这有什么不可以！

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

6月初，我同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回到了唐县和家庄。7月22日，总

部发布了《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根据总部下达的任务，晋察冀军区负责破袭正太路石家庄至平定段，袭击重点为娘子关到井陉煤矿段及其两侧地区。另外，总部还要求晋察冀军区对管区内的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石德路、沧石路等铁路、公路进行广泛的破击，以阻止敌人向正太路增援。

我们接到总部的命令后，按照要求，抽调了八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又两个骑兵营、三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和五个游击支队，分别组成三个纵队：即熊伯涛指挥的左纵队，杨成武指挥的中央纵队和郭天民、刘道生指挥的右纵队，还有一支钳制部队和一个总预备队，担负这次作战任务。对平汉路等其他交通线也作了相应的破击部署。

守备正太路沿线的敌人，东段井陉到石家庄两侧地区，是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西段娘子关到寿阳一带，是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太原、榆次地区，是日军独立第九混成旅团。敌人在沿铁路线的各个据点，都构筑了坚固的堡垒群。各堡垒之间又有交通壕相连，周围设有铁丝网、外壕等障碍物，并且构成严密的火网。仅平定到石家庄两侧，就有敌人据点40余个。

这次破袭战，是在相当长的战线上进行的广泛攻坚战。为了达到预期的战役目的，我向晋察冀参战的各部队提出，一定要在战前进行充分准备。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攻坚和破路的短期训练，还派出小部队侦察了地形、敌情，完成了进攻道路的选择，爆炸器材的准备，部队和群众的动员，兵站的建立，粮秣的贮存等各项准备工作。应该说，正太路破袭战的战前准备，是很充分、很出色的，这是保证破袭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按照总部的规定，正太路破袭战于8月20日晚10时全线发起攻击。在战役开始的前几天，我带着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赶到了前线。我的指挥所设在井陉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这个小山村叫洪河漕，仅十来户人家。发动攻击的那一天，正赶上下雨，部队冒雨穿过山间小路，在黄昏前秘密运动到敌人鼻子底下。由于战前的充分准备和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敌人始终没有发觉我们的行动。

20日晚，正太路全线准时发起了攻击。三个纵队的任务分工是：右纵队破袭乱柳至娘子关段，奏效后向阳泉方向扩张战果；中央纵队指向娘子关至微水段及井陉煤矿；左纵队攻击微水至石家庄段的据点。我们

计划攻击的重点是井陉煤矿和娘子关。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指挥所的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这个时刻，不只我们这里，整个正太路沿线和同蒲路部分地段，都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攻占战略要地娘子关和歼灭井陉煤矿敌人的战斗。这是晋察冀军区在战役第一阶段所取得的突出战果。

天险娘子关是正太路上冀、晋两省交界的咽喉。抗战前，国民党军队就在这里构筑了不少国防工事。1937年10月被日军侵占后，敌人又依据险峻的山谷，在旧有的工事上，加修了四个大堡垒。另外，在关下的村子里还驻守了一部分伪军。战斗开始的当夜，担负主攻任务的是右纵队五团的部队。他们潜入娘子关村，解决了村里的伪军，然后依托村庄，向据险顽抗的日军进行强攻。在陡峭的山坡上，战士们冒着浓密的火网，前仆后继，向娘子关上敌堡垒仰攻，经过三小时的反复冲击，终于夺取了敌人的堡垒。天近黎明的时候，我军胜利的旗帜已经插上了娘子关头。在侵略军铁蹄下生活了近三年的娘子关地区的同胞，看到八路军的红旗高高地飘在关头上，兴奋地流出泪水。占领娘子关以后，我军乘胜破坏了娘子关东面的铁路桥，收割了大批电线。21日，日军增援部队赶来，我军破坏了堡垒工事后，主动撤离了娘子关。

中央纵队重点进攻井陉煤矿。担负主攻任务的是三团。战斗发起前，攻击部队就同矿区的工人取得了联系，在矿区工人的配合下，首先切断了矿区电源，靠夜幕掩护，向守敌展开猛烈进攻。经过一夜激战，到21日黎明即将敌人全部歼灭。有的同志进入井陉矿区后，舍不得撤出来，觉得好不容易攻下来了，想守在那里。我立刻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占领井陉是没有意义的，现在不是占领一两个矿区、城镇的问题，主要任务是消灭敌人，扩充我们自己的力量。接到电话后，部队撤离了井陉。在这一点上，我的思想比较明确，该撤退的时候就要撤退，陷在那里干什么！破袭的任务完成了，就要立刻转移，游击战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左纵队攻击井陉以东靠近石家庄的岩峰、上安两个铁路据点，因为

敌人凭坚固的工事据守，不易攻下。为避免过大的伤亡，最后放弃了攻占这两个据点的计划。

到8月底，晋察冀军区部队组织了四个团的兵力向盂县、寿阳以北地区出击。这时，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已经南调，向一二九师反扑。盂县、寿阳以北的敌人兵力很单薄，各据点的守敌慑于我军锐猛的攻势，极度恐慌，当我们的部队逼近时，纷纷放弃据点逃跑。我军乘胜追击，几路逃敌先后被我歼灭。

正太线作战20天，据战后的统计，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共毙、伤、俘敌伪军900多名，攻克据点10余处，破坏铁路60多里，破坏桥梁18座，并且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其中有火炮5门。在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两支部队联合打击下，正太路全线曾一度陷于瘫痪。

到9月10日，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除留下两个团在盂县东北稍事休整，准备配合一二九师行动外，其余部队开始向边区的东北部转移，准备执行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扩大战果

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离开正太路向边区东北部转移的时候，我们的指挥所也撤离了井陉前线，回到唐县和家庄。

这次战役，从第一阶段结束到第二阶段开始，中间有10天的空隙。为了执行好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我要求各参战部队，抓紧这短暂的时间进行休整。因为20多天来，各部队一直处在极度紧张的战斗之中，已经十分疲劳了。自三年前，我们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以来，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破袭战，持续时间又这样长，这还是第一次。部队转移的时候，我的电台始终同各部队的指挥员保持着联系，我嘱咐他们：决不能因胜利而麻痹，因疲劳而松懈，同时，要掩护好参加破路的数万民兵和群众，保证他们的安全。

第二阶段的战斗，是9月20日开始的。总部赋予我们的任务是：破击涞源、灵丘境内的公路，夺取这两座县城。为此，我们组织了“涞灵战役”。“涞灵战役”也是分两段进行的，第一段在涞源，第二段在灵丘，两个阶段的具体指挥分别为杨成武和邓华，参战的主要是一分区和五分区的部队。为配合“涞灵战役”的作战行动，冀中军区组织了任

（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各地区还发动了一系列对铁路公路的破袭战。

涞灵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敌人同我们争夺得相当激烈，它的一些据点，已经深入到了边区内部。展开这次战役的目的，就是扫除这些据点，使根据地更加巩固。

当我们出击正太路的时候，涞灵地区的敌人已有所警觉，各据点相继增加了兵力，仅涞源城就增至500多人，东团堡、白石口等敌人据点，都增加到百人左右。敌人为对付我军的袭击，纷纷加固工事，储备粮弹，严加警戒，这就大大减少了我军突袭成功的机会。

9月22日晚，一分区部队对涞源城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战，一团攻占了城关东、西、南三面，大部守敌退进城内防守。进攻其他据点的部队，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遭到敌人猛烈的反击和施放毒气，不得不撤了出来。

第二天，一分区部队报告，根据头晚的作战情况，他们感到攻击涞源及其他外围各据点的我军兵力过于分散，准备改变部署，只留一支部队监视城内敌人，先集中兵力扫除周围各据点，而后再攻涞源城。我立即复电，同意他们的计划。

改变部署后，一团和二团的各一部攻击涞源城东的敌三甲村据点。这个据点工事坚固，守敌有日伪军80余人。23日晚，我军以炮兵配合，猛攻敌人的堡垒，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重重障碍，冲进碉堡，冲进村庄，激战数小时，将守敌全部歼灭。

在这同时，三团在邱蔚团长的指挥下，集中力量攻击东团堡。这里的守敌是由日军士官生组成的井田部队，抵抗十分顽强，并不断施放毒气。我军勇猛冲击，激战到24日夜间，把村周围堡垒全部攻下。残敌退入村中，凭几间房屋死守，并继续施放毒气，组织反扑。参战的干部战士几度苦战，伤亡很大，不少同志中毒，到25日黎明，部队又撤到村边。下午，我军再度发起猛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经反复冲杀，敌支持不住，又不愿投降，遂将据点所存武器、物资、粮食全部纵火焚烧，然后跳火自尽。东团堡之战，是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充分显示了我军的战斗力，对敌人震动很大。日军为此作了所谓《大日本皇军驻东团堡井田部队长恨歌》，有“一死遗憾不能歼灭八路军，呜呼团堡”之句，刻于石上。可见东团堡之战，对日本侵略军打击之深。

10月2日，我们又组织了四个团、一个支队另两个营的兵力，向灵丘、浑源、广灵地区出击。灵丘敌人发现我军动向，抽调南坡头、古之河据点的敌军，合击我二团的部队。南坡头敌人调出一部后，我一团一营乘机袭入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日军70余名，这个战斗打得十分干脆漂亮。

当我军进一步展开攻击的时候，灵丘、浑源、广灵地区各重要据点的敌人，会同大同增援的敌人，纷纷向我军反击，同时，其他方向的敌人也在作进攻我根据地的准备。我接到出击部队和各情报站的报告后，估计敌人可能趁我主力在灵丘、浑源、广灵地区作战的时机，向边区大举“扫荡”。因此，我电告参战部队，立即转移至适当位置休整备战。整个战役于10月10日结束。

涞灵战役进行了18天，共歼日伪军1100多名，缴获各种枪支290多支（挺），各种枪弹45000多发。我军也有较大伤亡。

一个半月接连不断的破袭战，使华北敌人极为震惊，一度陷入混乱状态，伪军也纷纷动摇。敌人为挽救局势，急调华北境内所有能够调遣的兵力，对我军进行疯狂的报复。于是，“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便构成了战役的第三阶段。

敌人的“扫荡”，首先由晋东南开始，然后是平西、北岳区和冀中区。为了在反“扫荡”中力争主动，晋察冀军区部队作了这样的部署：留一部分兵力同敌人保持接触；主力在不利于作战的情况下适时地转移，寻找机会，在敌人的各公路据点之间展开破击；各地的游击队、民兵则在主力部队的支持下活跃于外线和内线，以打乱敌人的“扫荡”计划。

敌人对北岳区的“扫荡”，是11月9日开始的，集结的兵力达12000多人，先由北向南，然后由东向西，分路平行推进。敌人所到之处，见房便烧，见人便杀，仅就易县6个区在“扫荡”后的统计，被烧房屋达2200多间。我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在各地寻找战机，连续不断地给敌人以打击。我们的地方干部和民兵则始终不离开当地，敌人来了，就掩护群众上山，敌人一走，立刻回村抢救被毁坏的财产。那个时候，地方干部和民兵们有一个口号，叫作：“敌人进村我们出村，敌人出村我们进村。”这次“扫荡”过后，平山的同志同我讲过平山下庄民兵在反“扫荡”斗争中的故事。这个村的民兵把石头打上眼，装好药，放在敌人必经的路上，还在山上插上许多草人。敌人遭到石雷轰击后，误以为我大

部队在阻击，立即架起机枪、大炮进行攻击，费了好大力气攻上山头，才发现上边原来都是些草人。这个故事，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

在我军民的英勇打击下，进攻边区内地的敌人到11月底开始撤离。他们原指望用反复、连续的合击和疯狂的烧杀来挫伤我军主力，摧毁我根据地，但是，由于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相互配合，敌人的企图再一次失败了。

胜利中的问题

从8月20日开始的这次空前规模的破袭战，前前后后历时三个半月。这次战役，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战役破击的主要目标正太路，经过参战军民夜以继日地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割电线，许多地段受到严重破坏。就晋察冀军区负责破袭的石家庄至平定这段线路来看，沿路敌人所有的守备据点及部队都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大部分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建筑物都被摧毁。连同一二九师部队破坏的平定至榆次线段，使整个正太路全线瘫痪。我们负责破袭的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以及敌人正在修建的石德路和沧石公路，在冀中、冀东、北岳等军区部队的共同努力下，所有预定要破坏的线段，也都取得了预期的战果。

根据北岳、冀中和平西三个地区的战后统计，军区部队在三个半月的连续战斗中，作战33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4900多人，缴获各种炮6门，长短枪900多支，弹药10万余发，还有大量军用物资。

兄弟部队的战果也是非常可观的，从整个华北战区统计的数字来看，在这三个半月的战斗过程中，各战区军民与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000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000余人，拔除敌人大小据点2900多个，缴获各种炮53门，步枪、马枪5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及其他大量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余里，桥梁、车站、隧道等260余处，使正太路中断一个月之久，给了华北敌人以沉重打击。1940年10月15日，敌华北方面军向日本陆军省提出的报告说：“正太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对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设施等重要技术设备，予以彻底摧毁。在进行破坏时，隐秘伪装得极为

巧妙。”敌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记录记载说：“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而最重要的战果，则是严重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钳制了敌人大量的兵力，拖住了它进攻正面战场的后腿，遏止了当时妥协投降的暗流。1940年，正是国际上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时候，希特勒用闪击战打垮了欧洲许多国家，气焰极为嚣张。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空气，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中弥漫一时。日本侵略军则扬言要进攻西安、昆明、重庆，企图压国民党政府投降，并打击美英在远东的势力，进一步与希特勒相呼应。就在东条英机做好梦的时候，在华北地区5000里长的敌后交通线上迸出了战斗的火光，像一声霹雳，出乎意料地给了东条英机当头一棒。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提到百团大战时说：“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这样一个在我国抗战史上空前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使全国军民莫不感到欢欣鼓舞，大后方许多报纸都发表了庆祝这一胜利的社论，各地群众纷纷来信来电，表示钦敬和慰问。可是，这样一个大仗，在作战中却没有得到国民党军队的任何配合和支援，那些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抗日没有兴趣，而且正在一心策划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在1941年对贵族院、众议院所作的军事总结报告中，曾这样说：“昭和十五年度(即1940年)，敌人(指国民党)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去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

这次战役，使我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声誉大增。总部和军区在战后的总结中，高度评价了各地参战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作战中不仅经受了连续战斗的考验，而且取得了攻据点、破铁路等战术技术经验，创造了许多突出的战例。边区广大民兵英勇参战，群众热烈支前，涌现出无数感人事迹。

当然，这个大规模的战役，事后看也是有教训的。这些年来，对这个战役的评价，曾出现过不同的意见。我的看法是，战果是巨大的，总的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胜利之中也有比较大的欠缺和问题。首先是在宣传上出了毛病。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

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我们到延安参加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这件事。有种传说，说这个战役事先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告。经过查对，在进行这次战役之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报告过一个作战计划，那个报告上讲，要两面破袭正太路。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说成是“百团大战”，这就是战略问题了。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还有，在战役的第二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我们因此不得不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做法，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

由于宣传“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军把主要的进攻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和八路军。这次战役之后，敌人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一方面，是“百团大战”的宣传，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另一方面，敌人为发动太平洋战争，要肃清后方的抗日力量。于是，敌人大量增兵华北，实行更为残酷和恶毒的“治安强化运动”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人的“扫荡”，1940年对晋东南，1941年对北岳区，1942年对冀中区和太行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轮番进行，使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和摧残。左权同志就是在1942年太行区的反“扫荡”中牺牲的，这是抗战期间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晋东南的地形与晋察冀还有些不同，铁路线紧靠着山边边。晋察冀这里，距铁路线都还有一段距离。他们在山里搞了不少工厂，造出一些东西，敌人分几路来“扫荡”，等敌人逼近了，才安排撤退。那一次，左权同志亲自在后边督队，掩护总部撤退，不幸牺牲。左权同志是我军卓越的高级指挥员，为他的牺牲，全军许多领导同志都流了泪。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我与左权同志长期相处，结下了同甘苦共患难的手足之情。对他的牺牲，我是非常悲痛的。听到这个噩耗，我淌着泪水，

写了一篇《祭左权将军》的文章，登在《晋察冀日报》上，寄托我对这位可敬战友的哀思。

震惊中外的这场大规模战役，距今已过去40多年了。今天，从它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来估量，我认为，这次大战是不应该否定的。当然，在肯定的前提下，也有教训。辉煌的胜利和存在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都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1] 本文节选自《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罗荣桓

所谓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就是更加依靠群众，与地方密切联系起来，打成一片，以对付敌人的全面压缩……唯有这样，才能在今天的敌

后生存。

● 1902年生，湖南省衡山（今属衡东县）人。

●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

● 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参与开辟了吕梁山抗日根据地。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

● 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一一五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开辟鲁西、鲁南、鲁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

●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

● 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

● 1944年3月，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 1945年8月，组织部队展开全面反攻，恢复了除青岛、济南以外的山东广大地区。

● 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

谈山东抗日战争[1]

罗荣桓

山东人民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有重大贡献，前后出的兵员总数在100万以上。现在山东籍的干部遍布全国，有好几个军是从山东发展起来的。山东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始终跟着共产党走。到抗日战争末期，山东是较大的根据地之一，拥有一千几百万人口。如果没有山东根据地，要集中那么多的兵力进军东北是不可能的；没有山东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集中我军向北转移就没有立足点，对后来的大江南北的作战支援也将是很困难的。所以，对山东人民在抗战时期的功劳应有充分的评价，对山东的人民和军队所取得的光辉业绩一定要好好歌颂。

那么，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山东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呢？

我认为，看待军事斗争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和军事思想为指导，不能脱离当时的整个政治形势，否则，就难以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譬如平型关战斗，它的意义主要在于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如果脱离了当时全国的形势，那就看不出它的价值和影响了。又如梁山战斗，假若光看抓了多少俘虏，缴获了几门炮，这只能说明在军事作战上的成绩，仅看到这一点还很不够，主要应该看到在当时大家对平原作战还缺乏经验，这次作战后增强了胜利信心，感到在平原和山地一样可以作战，消灭敌人。这样，就把某些战斗的战略意义突出出来了，军事斗争就有了一定的政治意义。

那么，又怎样看待山东抗日战争的各个历史阶段呢？我认为，按照其发展的客观过程，山东的抗战可以分为以下4个阶段。即：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山东各地区我党组织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为其开始发展的第一阶段；从1938年12月，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为其发展的第二阶段；从1939年1月前后一一五师陆续入鲁，后来与山东纵队合并成立山东军区，为其发展的第三阶段；从1943年山东实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其发展的第四阶段。

各个阶段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阶段，主要是面对日本侵略者入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10万大军逃跑，人民奋起抗战。七七事变以后，平津相继失守，日军分兵沿津浦路南犯渡过黄河，山东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因为韩复榘和国民党官吏纷纷逃跑，丢下了很多枪支，出现了很大空白。当时，我党以黎玉同志为书记的山东省委就把坚持抗战的责任独立自主地担当起来了，并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要求各地的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抓紧时间举行武装起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山东各地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在没有八路军主力部队支援的情况下，起义队伍，仅以少数红军干部和地下党员，以及从监狱里出来的同志作骨干，依靠平津和山东各地经过抗日救亡斗争锻炼的学生、地方上的爱国人士，收集了一些民间枪支并争取改造了一部分地方游杂武装。那时，虽然党的组织还不够健全，也缺乏斗争经验，但是可以说“秀才造反”是造对了。

在这个时期，先后举行的徂徕山、黑铁山、天福山、牛头镇、十字路、泰西、湖西、鲁西北、冀鲁边、苏鲁边等地武装起义，为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主要是统一武装，加强领导。为了加强对山东抗日斗争的领导，把山东的武装斗争统一起来，党中央决定于1938年12月，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并从延安调来郭洪涛、张经武等一批党员、干部（其中有一些是红军干部），制定了整顿部队的方案，将山东人民起义武装编成几个支队，一律使用八路军的番号。由于我军英勇抗战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部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大，使山东纵队成为一支坚持山东抗战的骨干力量。

这个时期的形势是，山东已完全沦为敌人后方。敌人的矛头主要向南，控制中心城市、重要港口以及铁路交通线，对山东腹地广大山区和平原尚未进行大的“扫荡”。这种形势为我党领导山东人民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国民党在山东也乘机发展武装，企图恢复其统治。原在山东内地的和逃跑后又回来的一些国民党分子，官吏及地主豪绅等，都纷纷自立旗号，扩充势力。其实，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挺起胸膛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恢复了大片国土的条件

下，才使他们某些被隔断于敌后的军队（如石友三、高树勋部）获得援救，也才使溃散支离的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得到个藏身之地。但是，他们并不承认人民对他们的支援。他们一旦站住脚便借其所谓合法的名义，到处委派专员、县长，限制和破坏人民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山东我党，要独立自主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应该承认，沈鸿烈、石友三他们是很有统治经验的。他们对抗战并不积极，却热衷于扩充实力，抢地盘，抓政权。所以，他们很快获得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控制了一些重要山区，妄图把我军逼到平原地区和铁路沿线。

但是，当时山东的环境还比较平静，敌人还没有进行大规模“扫荡”。我军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山东各地的形势还是好的。这样，在山东开始出现了敌、顽、我的三角斗争的态势。

第三阶段，主要是相继入鲁的一一五师部队同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并肩作战，不断粉碎敌人的进攻。1938年9月，萧华纵队和六八五团先后进入冀鲁边和湖西地区，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于1939年春天进入鲁西，秋天进入鲁南，进一步加强了山东的抗战力量。

1939年8月，党中央为了统一指挥苏鲁一带我方的军事力量，派徐向前、朱瑞等同志前来山东成立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在这些领导同志的组织指挥下，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协同对敌作战，取得了很大成效，对加强抗日斗争的领导和推动抗日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那时日军为了扼杀敌后发展起来的抗日力量，在停止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进攻之后，从前线抽调大批兵力回师山东，占据了大部分县城，并开始“扫荡”平原。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下，也调整部署，加强实力，积极反共。于是，在山东战场上的三角斗争形势日趋尖锐复杂。

从1939年春，国民党军于学忠部2万余人先后进入山东，占据沂（山）鲁（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山区；国民党军沈鸿烈部也由鲁北进入鲁中山区，抢占了沂鲁山区的要点，并积极与我摩擦。这个阶段，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规定山东的中心任务

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坚持已得的阵地，发展人民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根据中央的指示，山东我党我军在对敌伪顽斗争中取得了一定胜利，山东各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我军仍然常常处于敌顽夹击之中，到1941、1942年是我们比较困难的时期。

造成这种形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所实行的投降分裂政策。山东伪军数量冠于华北各省，共达20多万人。他们绝大部分是从国民党的武装中投降过去的。这些伪军又和国民党顽固派保持着密切联系，积极反共。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日本侵略者巩固在山东的地位和势力起了很大作用。这种敌伪顽的狼狈为奸，给山东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一一五师进入鲁西后，敌人集中力量对付我师直属队。在陆房（今肥城市）、梁山（今梁山县）战斗后，一一五师转入鲁南抱犊崮山区，接着开辟了郯（城）马（头）地区和天保山地区。后来，山东分局要求一一五师北上与分局和山东纵队靠拢。一一五师除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鲁南斗争外，师部及其他部队向北移至临沂以北青驼寺附近。但因山区太困难，连吃饭问题都很难解决，师部就南下滨海。留下的部队坚持鲁南斗争是有重要意义的。否则，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将完全占领鲁南山区，我们将被压缩到沂蒙山区，将来南下就没有出路，对陇海路南和湖西地区的联系也都不利。当时，一一五师坚持鲁南，后来开辟滨海地区，打开甲子山区，都有力地配合了沂蒙山区的抗日斗争。如果不这样，沂蒙山区就会处于孤立的地位。像1941年冬，日军5万人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时，如果没有鲁南、滨海两个外围地区的配合，沂蒙地区就很难坚持住。这说明了一一五师及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团结奋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对坚持山东抗战是有决定作用的。

当时，在军事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那就是搞分散游击战，还是搞运动战或运动游击战？山东处在敌人的后方，只能以游击战为主，不能搞大兵团运动战。尤其在当时山东的主要山区已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掌握了，我处于敌顽夹击、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灵活的游击战。后来，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又在进一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边战术”[2]，组织敌后武工队，开展政治攻势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执行游击

战争的方针。

这个阶段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山东分局所作的“四年工作总结”。1942年4月，山东分局在刘少奇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作出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山东抗战四年来的成绩及经验教训，明确了以我为主，发动群众，开展分散游击战争及对顽斗争的方针，指出了以后的各项任务及斗争方向；指出了山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这个总结使山东我党我军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对山东工作的转变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总结以后，各个地区深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坚决地贯彻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分散游击战争也有了广泛的发展。

第四阶段，主要是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从当时的情况看，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实际上从1943年3月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就开始了。因为当时主要是军事斗争，实行一元化领导，首先要统一军事指挥。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斗争。1943年，敌人继续扩大面上的占领，加紧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我各根据地的斗争十分紧张。在鲁南，敌人搞得我们只剩下了“一条线”；滨海区南部也被搞掉了；冀鲁边很困难，要以清河区作依托；清河区这一年遭到敌人三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根据这些情况，为了改变被分割封锁的不利地位，我们广泛地开展了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进一步加强了全面的对敌斗争。同时，我们还紧紧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日，反击其反共阴谋，团结中间力量，送东北军出鲁，粉碎了李仙洲部入鲁反共的企图。从此，山东已无国民党的主力军队。从1943年下半年起，山东地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好转，到1944年有了明显的变化。在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的同时，我集中部队打击大股伪军和日军孤立的据点。这时山东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大部投敌，剩下的或依敌自存，或成为敌之外围。我军则在鲁中区发起了讨伐伪军吴化文部的战役，在滨海北部收复了诸城地区，与胶东打通了直接的联系；渤海、胶东和鲁南地区也展开了攻势作战，扩大了解放区，还争取了如莒县的莫正民等几大股伪军起义。山东形势虽然有了基本好转，但是形势的根本好转，还是在完成了1945年5月至7月“三个月作战计划”的时候。

“三个月作战计划”，主要是开辟胶济路东段的两侧地区，以扩大渤

海和胶东，以及它们同胶济路以南地区的联系；再就是争夺临沂、费县，使胶济路以南的鲁中、滨海、鲁南地区完全连成一片，为大反攻创造了有利的形势和条件。但是，正当我军准备发起攻势之时，山东敌人兵力突然增加达10万人以上，并进行了一次全区性的大“扫荡”。这次“扫荡”是不是“1941年的形势又来了”，是否要分散作战，化整为零，取消“三个月作战计划”？实际上，敌人这次的大“扫荡”，只不过是为实行其重点防御而采取的以攻为守的行动，是借“扫荡”掩护调整部署。这时，苏军已打到了柏林，欧战即将结束，我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大反攻的前夜，形势是很好的。我们根据这一正确估计，坚决执行了“三个月作战计划”。经过5、6、7月的作战，基本上完成了预定计划，打通了几个战略区的联系，创造了最后反攻日军的有利阵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主动多了，就能集中很大兵力参加大反攻。在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我们就编成了50个团，这也是执行“三个月作战计划”的收获。否则，大反攻来了，我们的兵力还没有集中起来，内地的敌据点还没有肃清，那就被动了。

在三个月作战的基础上，我军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反攻作战，获得了巨大胜利，山东我军的兵力发展到27万余人。可以说，山东党、政、军在实现一元化领导之后，坚决执行了我党独立自主的方针，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最后胜利的取得，除上所述，还应该归功于山东的党和人民。没有他们，要想夺取最后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他们的配合、支援和作为坚强的后盾，我军主力部队很难发展和壮大；没有他们的英勇奋战，山东的抗日斗争史就很难写得这样辉煌。因此，正如开始所讲到的，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山东地方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1] 此文根据罗荣桓在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1962年7月11日关于济南军区编写山东抗日战争史的谈话记录整理。

[2] 翻边战术，即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就打到敌人那里去。

贺龙

几年来的斗争是异常艰苦的，但是，我们拼着一口气，为国家、民族出力，取得了重大胜利：一是胜利地坚持了敌后抗战；二是建立了许

多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三是在战略、战役上有力地配合了各线友军。

● 1896年生，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军政委员会书记，率军奔赴晋西北。10月，指挥雁门关伏击战，毙伤日军500余人。

● 1938年2—4月，粉碎日军对晋西北的围攻，收复七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2月，率师主力挺进冀中，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 1939年2月，任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冀中区总指挥部总指挥。指挥了齐会等地的战斗，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 1940年8月，指挥一二〇师参加百团大战。12月，兼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指挥晋西北军民粉碎敌人的冬季“大扫荡”。

● 1941年8月底，指挥晋绥军区部队对日伪发动秋季攻势。

● 1942年6月，任陕甘宁五省联防军司令员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区军事指挥和财政经济建设。同年9月改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 1969年，逝世于北京。

依靠群众夺取胜利[1]

贺龙

一二〇师与晋西北有血肉相关的联系

一二〇师自1937年9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那一天起，就在晋西北与穷凶极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为保卫中国、保卫华北、保卫晋西北而英勇地流血牺牲。一二〇师的部队先后粉碎了敌人对晋西北的三次大举进攻，开展了汾河平原及雁北地区的游击战争，支持了晋西北的抗战。一二〇师的部队不怕严寒，不怕酷暑，不怕一切艰难困苦，以血肉创造与保卫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因此，一二〇师和晋西北有着血肉相关的联系。

当一二〇师开始进入晋西北地区的时候，山西前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由于李服膺不战而逃，致使大同失陷，跟着雁北也沦入敌手。不久，敌人跨进长城，突破了雁门关一线，并继续南下，接连占领了代县、崞县、宁武，伸至原平、忻口一带。由于敌人的长驱直入，政权被敌人摧毁了，地方官吏逃亡了，汉奸政权——维持会产生了，而溃兵又到处骚扰，居民惶惶不安。这种情况，使晋西北前线和接近前线的后方，成了一种非常混乱的局面。当时摆在一二〇师面前的紧急任务，就是挽救战局，克服危机。

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是想不费什么气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达到完全侵占我们整个华北的目的。到1938年，日军在表面上虽然暂时掠夺了我们华北大部分领土，特别是大城市和交通线，但是它原来那样的计划，显然是失败了！

拿山西来说吧！日本帝国主义开始的打算，是想迅速地长驱直下风陵渡。但是，由于在山西抗战的军队无比英勇，不断地进行顽强的抗击，日军不能不付出极大的代价，经过几个月的血战，然后才取得太原。平型关之战，给了敌人以重创。实际上并不算天险的忻口，却能阻敌20余日。这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而不能不为之胆寒的。这就使敌人

占据太原后不敢轻易南犯；使在山西所有英勇抗战的军队，争取了更充裕的时间，进行整理和巩固新阵地的工作。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友军以坚决抗战的精神，不断地给予敌人以重创；另一方面，是由于在晋察冀边与晋西北广大地区，我军积极活动，一刻不停地迷惑敌人，扰乱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特别是广大民众抗日斗争的发动，群众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使敌人一天一天地增加着不可克服的困难。

我们在晋西北是这样战斗的

晋西北是支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和主要堡垒之一，是大西北的屏障。坚持晋西北的抗战，不仅威胁着敌人在山西的主要交通线——同蒲路，对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起着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而且钳制着进攻大西北的一大部分敌人。所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坚持敌后抗战，保卫大西北，是具有伟大的意义的。

我们为了坚持晋西北的抗战，在军事上，把主力部队和游击部队巧妙地配合起来，积极地打击敌人。

首先，我们派遣宋时轮支队深入雁北，收复了平鲁、右玉，摧毁了伪政权，开展了雁北地区的游击战争。主力则参加忻口战役，配合友军打击敌人。我配合友军作战的部队，是分三路进行的：一路切断崞县之十里铺；一路切断原平、崞县间之白家村；一路夜袭崞县城。七一五团在十里铺附近发现敌人的汽车100余辆，满载步兵由北向南增援。“打他一个来不及！”大家都这样准备好了。当场毁敌汽车10余辆，烧毁20余辆，毙伤敌100余人。敌人认为是最厉害的武器坦克车、装甲车又一齐奔向我军侧翼，飞机数架也配合作战。我们一个模范班长，果敢地率领全班战士齐投手榴弹，击毁敌人的坦克车、装甲车各1辆，同时打退了敌人增援的骑兵。敌又开来大批增援的汽车，我们这一班英勇战士又掩护我军安全地退出了战斗。

这一战斗，明白地告诉我们：在平地里，在敌人坦克车、装甲车、飞机、步兵配合作战的情况下，虽然我们少于敌人，切不可慌张失措；只有积极沉着地采用适当手段，对付敌人的进攻，才不致遭受无谓的损失！

为着更密切地配合忻口友军作战，我军曾数次攻占崞县之班村、永兴镇和上下白水，不断地切断敌人的交通。

天险的雁门关，也被我七一六团在10月18日占领了。我军到达雁门关后，敌由北向南满载步兵之汽车数十辆，正向雁门关开来，该团突然施以袭击，毁伤敌人汽车20多辆，毙伤敌300余人。此役我军虽有100余人的伤亡，但是给了敌人一个意想不到的重大打击。

第三天再度占领雁门关，我军分三路：一路占领雁门关，一路往广武镇，一路向太和岭，破坏桥梁道路，一夜彻底破坏8座桥梁，许多险要的道路一段段地分崩了。快要拂晓时，我军迅速收回分散在各处工作了一夜的步兵，集结隐蔽，准备消灭南北两面前来的敌人。拂晓后，南北两面，果然都发现敌人，好像他们是约好了出发时间的。他们因有第一次痛苦的教训，在离关很远的地方就下车搜索，在空军的掩护下，以乌龟的速度向前推进，经过一天一夜的时间才到关上，贼胆懦怯，由此可见！经我伏兵痛击，敌死伤数十。

雁门关是敌人唯一的交通线，由于我军曾两次占领，敌人已设置坚固的守备。主要的道路两旁，装置了铁丝网，铁丝网上还系着许多响铃，处心积虑，可谓周到已极。我军为了切断雁门关，使我忻口友军更顺利地抗击敌人，乃增加兵力第三次进攻雁门关。部队摸到雁门关，毁坏雁门关以北桥梁数处。当天关上的天气虽然酷冷，战士的衣裳虽然单薄，甚至有些已经没有了鞋子，打着赤脚，干部战士都很疲劳，但是为了配合友军杀敌，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战士们的英雄气概不但没有丝毫减弱，相反地更加发扬了。一个个精神抖擞，领受指挥员的命令，在那里分外紧张地完成着各种不同的战斗动作。虽然由于敌人的防守周密，我军一时未能得手，但给了敌人以扰乱和疲劳，使得敌人坐卧不安。天险的雁门关，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把它夺回来的！

我们在敌人的侧后与地方游击支队一起，经过大小战斗数十次，收复了宁武、神池、平鲁、右玉等县城，不仅使敌人遭受很大的损失，并且振奋了友军和群众。我们收复了失地，摧毁了汉奸政权，恢复了我们的政权，适当地安置与收容了散兵游勇并将其组织起来送归友军建制；建立了地方的秩序，使民心得以安定；然后发动群众，组织民众，开展晋西北的游击战争，在保卫晋西北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太原失守后，我们协同友军反攻太原，在同蒲路北段积极活动，切

断同蒲路，阻敌援军。在保卫徐州，保卫武汉诸战役中，我们都在指定地区积极活动，使敌人不得不分散兵力，对付其背后的游击战争。我们部队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巩固，使敌人遭受到严重的困难。

1938年2月下旬，在粉碎日军首次对我晋西北根据地大举围攻的战役中，开始是敌人长驱直入，连陷五寨、宁武、神池、偏关、河曲、保德等县城，继续向岢岚前进，后来又攻占了岢岚。敌人的铁蹄毫无顾忌地践踏着晋西北的大地，企图以强大的兵力来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时，我们一二〇师的部队正在太原以北，切断同蒲路，配合我军阻敌南下风陵渡及协助友军进攻太原。此任务将完成时，适值敌向晋西北开始大举进攻，乃不避艰险，不畏饥寒，兼程赶往岢岚迎击进攻的敌人。我们全体指战员英勇地与敌人搏斗，一个月之内，连克7城，最后将敌人赶出了阳方口。

1938年12月，我们一二〇师主力一部分开往冀中，仍留一部分部队在晋西北，继续坚持晋西北的抗战。他们与进攻晋西北的敌人艰苦鏖战，在晋西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帮助之下，和敌人周旋着，把失去的土地从敌人手里夺回来。

我们在晋西北和友军同生死，共患难。比如我们在乃合堡配合国民党第三十五军作战，在偏关掩护友军的战斗[2]，在战场上所流的血交溶成一片。我们尽力地帮助了友军、政府和群众团体，同时，也得到了友军、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帮助，特别是晋西北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一二〇师在抗战过程中，倍极艰苦、英勇之至。它为着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战斗，建立了很多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政权，广泛地与日军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日军曾对我抗日根据地采用了所谓“分进合击”“突然袭击”“铁脚闪击战”和“铁壁合围”等战术，进行反复的“扫荡”和“蚕食”，甚至用改变河流、改变地形来限制我们的活动，但均在我军民齐心合力的斗争中被打垮了。

1942年，党中央号召我们：熬过困难的两年，迎接将来的胜利。并告诉我们：要坚持游击战争，要组织民兵，到处打敌人，疲劳敌人，消灭敌人。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也都这样做了。

1942年，敌人对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方针，是采用“蚕食”政策，并配合着不断的“扫荡”，企图缩小并消灭我根据地。其“蚕食”的方

法是：（一）从政治上来瓦解我们，除散布悲观情绪，宣扬“王道乐土”等等以外，还派遣汉奸、密探打进我根据地来，进行破坏活动；或利用封建迷信团体来发展汉奸组织；或利用伪组织、伪军的亲戚朋友关系来发展维持会；或利用根据地内少数不明大义的地主豪绅，并经过他们收买地痞流氓，秘密组织维持会等，其目的都是为着推翻我抗日政权，建立伪政权。（二）从经济上来破坏我们，一方面实行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破坏根据地的春耕秋收；另一方面是对群众必需品的绝对封锁与奢侈品的大量倾销，其目的是使我根据地的军民无法生活下去。（三）配合上述阴谋，实行军事上不断的“扫荡”，毁灭我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打击群众的抗日情绪，并威胁群众参加维持会。

针对敌人这些毒辣的政策，我一二〇师各部队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领导下，配合晋西北的广大民众、党政机关和山西新军，开展了反“蚕食”、反“扫荡”的艰苦斗争。一年中，与敌进行大小战斗1212次，其中我主动攻敌的次数为被动应敌的次数的3倍半以上，并毙伤敌伪5800余人（民兵游击小组的战斗未计算在内）。在历次战斗中，我指战员以英勇牺牲的精神，谱写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敌“扫荡”我三分区时，我七团的第六连据守大柏山，1000余敌军分11路向我包围。我六连从晨至晚，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我阵地仍屹立不动。战士们的子弹、手榴弹打完了，便用石头滚；敌人迫近来了，便用刺刀肉搏，没有刺刀的则用枪托打，一直坚持到黄昏以后，我始安全突围。驰骋于大青山的我骑兵支队，在一年三季都要穿棉衣的酷寒地区，在马不能卸鞍，睡不能解衣的环境下，与敌进行残酷的斗争，坚持着自己的阵地。我们的战斗英雄吴士正同志（排长），一个人就打死过敌人50余名，内有军官两名，而自己却没有受过一次伤。民兵和游击小组的行动也是很积极的。离石县的游击小组，每月作战平均10余次；岚县的游击小组，经常跑出一二十公里，深入到敌人据点附近捉拿汉奸；岚北民兵捉到敌人派出的密探。各县民众之参加破路、破电线的斗争，动辄数百人。1943年2月间，离石县7个据点之间的敌电话线，为我彻底破坏50余公里，使敌费时一个月始修复起来。

捕捉敌探汉奸，摧毁公开与秘密的维持会、伪政权等，也获得不少成绩。仅一个分区的统计，擒获敌探达300余人，摧毁600多个自然村和40多个行政村的维持会，并在摧毁敌伪组织后，建立了抗日的政权。因

此，我抗日根据地的少数地区，不仅没有在敌人的“蚕食”政策下缩小，反而得到了发展。接近敌占区的民众，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为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只得在敌人不易到的山上挖小窑洞，预先把路挖断，把粮食用瓮藏到地里，平时在本村进行生产，敌人来时就躲到山上去。这样就减少了群众的损失，并使群众的斗争更能够坚持。

在山地进行反“蚕食”斗争的同时，在平川我则展开了武装工作队的活动与对敌的政治攻势。武工队穿着便衣，依靠当地群众的掩护，昼伏夜出地深入到敌人的据点附近及中心地区，进行争取敌伪军，争取敌占区民众的艰苦工作。在这一工作中，我们也取得不少的成绩，并表现出我指战员英勇牺牲的精神。在某地，我们的武工队员7人，被敌人包围了，便立即拔枪抵抗，直到全部英勇牺牲。

为支持长期斗争，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号召下，我们除作战外，还进行了生产运动。除开最前线的警戒部队外，其余在机动位置的部队及后方机关，全部参加了生产工作。为解决吃饭问题，我们进行了开荒。晋西北荒地虽没有陕甘宁边区那样多，部队也不能全部参加生产，但我们一个旅也有开数千亩地的。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五九旅，1943年开荒突破10万亩以上，创造了惊人的成绩。为解决穿衣问题，我们发动群众自己纺纱织布，并大批养羊，做到冬季的皮衣能够大部自给。弹药的来源，除依靠缴获敌人的以外，我们自己开设工厂，翻造子弹，自造手榴弹、地雷，并且成绩不错。我们还组织采药队，用中药来代替西药。结果，我们虽然几年来得不到国民政府的任何接济，但是，仍解决了坚持抗战的各种物资困难，并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时又帮助了群众的生产工作。许多群众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打仗能行，种地也能行，种起地来，连我们庄稼人都赶不上。”

总之，几年来的斗争是异常艰苦的。但是，我们拼着一口气，为国家、民族出力，取得了重大胜利：一是胜利地坚持了敌后抗战；二是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三是在战略、战役上有力地配合了各线友军。

我们在总结这些胜利的时候，忘不了那些流血牺牲的指战员、共产党员。我们伤亡的人员中，有许多杰出的干部，优秀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在伤亡的人数中占60％以上。他们有的在火线上负伤或牺牲了，有

的是深入敌巢而罹难了。他们英勇牺牲的壮烈行为，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表现了中华儿女的高尚气节！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光荣。

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几点经验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游击战争和革命政治工作的结合是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

由于我们部队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关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所以能不断战胜敌人，保卫了抗日根据地。我们在粉碎敌人每一次的进攻中，都是以主动的游击动作来扰乱敌人，迷惑敌人，疲惫敌人，消耗敌人，造成对我有利的条件，大举歼灭敌人。

游击战争不单是战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战略问题。游击战争是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最好的形式。在敌人后方，不但部队和普通的游击队、游击小组、武装的人民，不断地与敌人或汉奸武装进行斗争，就是政权组织、群众团体以至于文化机关，必要的时候也得打游击；特别是在敌占区，只有打游击，才能使自己存在和发展。因此，游击战争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部队必须有很高的政治质量，严明的群众纪律，必须与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必须从政治上启发群众的觉悟，而不用强迫和欺骗的手段使其加入部队，这样才能生存，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能在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中，克服一切困难，获得不断的胜利，逐渐地生长壮大起来。

我们的部队，因为有最先进的政党——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并且保持和发扬了革命的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才能有今日的成绩。坚强的政治工作，保证了各种任务的完成：

一是保障了部队的高度杀敌勇气。无论新老战士，无论任何情况，无论物资供应如何困难，由于政治工作之深入与不间断地进行，部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战斗勇气与胜利信心。

二是保障了部队的巩固与扩大。抗日战争中，因为加强了政治工作，我们部队逃亡现象是很少的。部队的补充与扩大，也依靠政治工作之深入民众，使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使民众能爱护军队，民族觉悟也

不断提高，因之民众参加抗战、参加抗日军队的热情，大大高涨。

三是保障了部队铁一般的团结。无论上级与下级，指挥员与战斗员，以及同志与同志之间，无不亲密友爱，大家同心同德，一个意志——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四是保障了部队的供应补充。在平时与战时，在行军与驻军中，部队不断需要物资的供给与补充，但我部处于物质条件极度艰难的地区，更需要依靠政治工作的动员，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人民群众，来保障物资的供给、补充。

而所有上述问题的解决，主要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与共产党员的骨干作用。

经验还证明，游击战争必须有根据地的依托，才能坚持和发展下去。因为只有建立根据地，才能使武装斗争与其他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以收指臂之效。

我们在敌人后方，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敌人突破雁门关时，立刻大举南下，当时的守军与地方官吏多闻风而逃。敌人一面继续前进，一面利用汉奸成立伪政权，人民沦入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我们一二〇师恰于此时开入晋西北，立即进入战斗，打退了敌人，收复了失地，建立了新的政权和抗日根据地。并继续扩展到雁北、大青山、平西等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我们还曾经跨过同蒲、平汉两道交通线，为保卫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而英勇战斗，并且获得了辉煌的战绩。这些根据地不但有雄厚的武装力量，而且普遍地建立了统一战线及各阶层抗日的民主政权、群众团体、民众抗日武装。敌人虽然一次一次地“扫荡”，特别在相持阶段以来，敌人一面进行连续“扫荡”，一面强化伪政权，一面实行经济上的封锁和破坏，斗争更加残酷。但是，敌人摧毁这些抗日根据地的阴谋都失败了，而且敌人“扫荡”一次，我们反“扫荡”的经验更多一次，我们的工作也更加强一次。

敌人虽然占领了大部分的城市和重要交通线，但是，广大的土地和人民仍然是我们的。这些抗日根据地，在与敌人的残酷斗争中，在实现民主与改善民生的实践中，日益成为牢不可破的堡垒；不但成为坚持抗战的有力战略支点，实行反攻的前线阵地，而且是敌后抗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源泉，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经验告诉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群众是不可能的。

我们部队的武器和装备，不但比不上敌人，就和其他同是国民革命军的友军相比，也是相差很远的。加以弹药缺乏，衣食困难，地瘠民贫，气候恶劣，在敌后作战，备尝了一切艰难困苦。但是，我们并没有为这些艰难困苦所阻碍，仍然坚持了这一斗争，并且取得了不断的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指战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另一方面则因为我们的主张和实际行动取得了群众的信赖和热烈的拥护。兵员的补充，物质资财的供给，一切运输、担架、带路、送信工作，一直到直接帮助作战，无一不是依靠于敌后广大的群众。有了群众，可以造成山，可以造成海，可以造成长城。反之，失掉了群众，就只有灭亡。

发动群众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坚决抗日，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与拥护；必须给群众民主自由，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样才能发挥他们抗战的热忱，积极地进行抗日。在抗日根据地内，群众能够选举自己的政府，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武装抗日的自由，一切抗日的活动，都受到政府的保护与帮助。苛捐杂税都废除了，一切抗日负担都出自合理的原则，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阶级的关系得到了适当的调整。只有真正甘心当汉奸的人，和坚决投敌反共、破坏抗战的分子，才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大后方有显著的不同。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的军队、政府和人民是三位一体的。军队是保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军队，政府是爱护军队和人民的政府，人民是爱护政府和军队的人民。

军政民的紧密团结，是战胜敌人的伟大力量。

经验还告诉我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没有全民族的统一与团结，是不能进行胜利地抗战的。

巩固民族团结与统一的唯一方针，就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有些人专门反对统一战线，破坏统一战线，挑拨国共合作，污蔑八路军，破坏八路军，其用心是很显然的，无非是为破坏抗战，便利于日本灭亡中国。因此，这些人应该遭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与反对。

华北的游击战争，在不断与敌人的斗争中，在不断粉碎敌人的围攻中，广泛地发展起来了，它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一二〇师，过去完成了光荣的任务，今后也必然能够完成更艰巨的任务。我可以向全国同胞宣布：我们是最彻底地、最坚决地、时刻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坚持抗战到底，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新中国而奋斗到底的。

[1] 此文是由贺龙的夫人薛明根据贺龙1939年至1943年论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晋西北艰苦奋战的几篇文章摘编而成的。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2] 1938年5、6月，国民党傅作义部要收复绥远。一二〇师除用部分部队切断平绥路，钳制敌人外，还派三五八旅协同傅部连续作战；后来傅部撤退，敌人追击，占领偏关县城，三五八旅和警备六团又掩护其撤退，并积极向敌进攻，收回偏关。

刘伯承

……这三个因素要形成像一个人的拳头那样，正规军就是这个拳头的骨，游击队就是它的筋，自卫队就是它的肉，这样形成一个一致的有

机体的动作。这也可以说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

● 1892年生，原名刘明昭，字伯承。四川省开县人。

●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同年组织指挥所部进行了夜袭阳明堡、七亘村伏击战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 1939年7月，领导军民抗击5万日军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辽县石匣伏击毙敌300余人。

● 1940年8—9月，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协助晋察冀军区破坏正太铁路，攻占沿线大部分据点，指挥榆（社）辽（县）战役，攻占榆辽公路大部分据点。

●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 1986年10月7日，逝世于北京。

我们在太行山上

刘伯承

一

太行山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高山连绵，地势险要，西有吕梁山，北有五台山，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

抗日战争一开始，党中央、毛主席就已估计到华北抗战形势必将日趋恶化，并预定在日寇深入山西时，以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

1937年9月底，八路军一二九师继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之后出师抗日，到达了山西前线。

这时，华北的日寇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后，以20万兵力沿平汉、津浦、正太、平绥诸铁路大举进犯，连陷保定、石家庄、邯郸、沧州、德州、大同等重要城市，并图一鼓而下太原。国民党在华北的许多军队和政府人员，弃城失地，狼狈溃逃。华北地区陷入一片混乱。

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出师之后，即在平型关、雁门关、井坪镇等地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取得了巨大胜利。一二九师在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敌飞机场，烧毁敌机20余架，继而在正太路南侧，协同一一五师的部队，连续在马山村、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给了正向太原急进的敌人以沉重打击，前后又歼敌2000余人。

国民党百万大军，由于执行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的路线，在敌人面前或则一触即溃，或则闻风而逃，并到处散布恐日情绪，为害人民，造成抗战危局。八路军在我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的路线下，以三师之众，向北挺进，连战连捷，团结人民，挽救抗战危局。两幅不同的图画，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民族救星共产党，国家干城八路军”，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才能胜利。这在抗战一开始就已经十分明显了。

1937年11月初，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毛主席指出，抗战正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在党内、在全国都要反对投降主义，既要坚持、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稍后，毛主席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阐明了持久战的道理和游击战争的重大的战略作用，并且英明地指出了中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以无比的光辉，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

一二九师根据毛主席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下，立即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一面命令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原来这一地区的党组织，虽在国民党多次摧残之后，力量不大，但也积极地执行着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这时，地下党的同志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组成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进步的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也在晋东南地区积极地开展工作。冀西地区成立了冀西游击队。这几支力量结合起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晋东南和冀西的几百万人民起来了。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和抗日自卫队到处组织起来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了。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参加抗日武装，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游击队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太行和太岳两块抗日根据地开始创建起来了。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是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总结出来的创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我们遵循着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在分兵发动群众的同时，也抓住有利的时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1938年2月，日寇集中了3万余人，向晋南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仍然是望风披靡，不战而溃。至3月上旬，日寇便又侵占了临汾、长治、风陵渡等数十座城镇，控制了邯郸经长治到临汾的大道和同

蒲路南段，并继续向晋西南黄河各渡口猛犯。为了打击侵入晋东南的敌人，钳制日寇的进攻，我们将分散活动的部队适当集中，寻机歼敌。2月22日，在正太路东段，包围旧关村，设伏长生口，消灭了由井陉出援旧关之敌一个加强中队。随即转师南下，寻歼占领邯郸、长治大道之敌。3月16日，袭击黎城，设伏神头，迅速、干脆地歼灭了由潞城出援之敌1500余人。半个月后，又在黎城、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布下伏兵，将由黎城东开的敌汽车180辆全部烧毁，全部歼灭其掩护部队。

太行山上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的主力又三战三捷，歼敌数千。敌人感到这块抗日根据地对他的威胁太大，于是在4月初，集中了3万多人，举行九路围攻，企图合击歼灭我军。但是我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机动灵活地转出了敌人的合击圈，并且于4月16日，在武乡长乐村地区抓住了敌人的一路，以极为勇猛的动作，将敌压在狭窄的河谷里，截为数段，然后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歼敌1500余人。这一战，给了敌人九路中的主力一〇八师团以严重打击，其他各路敌人即纷纷回窜。我各部乘胜追击，连克长治、沁县等18座县城（其中我军收复12座，友军收复6座），将敌人赶出晋东南。

粉碎敌九路围攻的胜利，使我们的脚跟在太行山上站得更稳了，使我党我军的威信更为提高，广大人民的胜利信心更为高涨。我们根据毛主席抓住大好时机，以太行山为支点迅速分兵，由山地向平原发展的指示，乃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在晋东南和冀西发展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而以一二九师的主力和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向冀南进发。

冀南地区，自国民党军队南逃后，土匪和一些旧军官即招兵买马，各霸一方；豪绅地主亦纷纷成立反动道会门和民团。日寇为达到其统治冀南的目的，一面笼络豪绅地主成立“治安维持会”，并大量收编土匪，组织伪军，一面挑拨各色武装互相火并，从中操纵，使他们都为其控制和利用。冀南的我党组织，在抗战开始后，立即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一二九师也曾在1937年底、1938年初，先后派挺进支队、东进纵队、骑兵团等挺进冀南，结合地方党所组织的抗日武装，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5月初，一二九师的主力和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到达冀南后，首战威县，打跑了盘踞该县的日军，接着乘胜分兵向漳河南北和卫河两岸发展。至9月底，消灭了伪军1万多人，解放了临清、高唐、临漳、滑县等20余县。同时收纳和整编了大小数十股游杂武装和20余县的

民团、保安队，加强教育，进行改造，逐渐提高其政治质量。1939年1月，日寇集中3万余人，对冀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军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展开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2月10日，在威县香城固全歼日军1个加强中队，击毙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

位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接合部的冀鲁豫地区的党组织，在抗战开始后，也积极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并团结了一部分愿意抗日进步的国民党人员如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等与我合作，创建了鲁西北、泰西（泰山以西）、湖西（微山湖以西）、冀南（河北省南部）、鲁西南等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以后，一一五师东进，在冀鲁豫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在1939年5月的陆房战斗中，毙伤日寇1300余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迅速发展起来。

1940年初，日寇实施“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分割和封锁各抗日根据地。我们结合广大人民，对敌展开了全面的交通斗争。1940年秋，在以正太战役、榆（社）辽（县）战役为中心的大破击中，我们参加战役的部队，作战极为英勇，共毙伤日伪军5000余人。

从1937年冬到1940年，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都迅速地创建和发展起来。东至津浦路，西到同蒲路，北至沧石路、正太路，南至黄河、陇海路的广大地区，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之一。这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放手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的结果。

二

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不仅和日寇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且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和省、县等各级官员，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逃窜；但当我军奋勇抗击敌人，收复失地，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时，他们却又回头来对我们加以多方的限制和破坏，叫嚣要向我军“收复失地”。我们始终是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夹击之下，既要前门打虎，又要后门拒狼。这种形势在1938年冬日寇占领武汉以后，更为严重。这时，日寇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逐渐转移其主要军事力量对付敌后我军。国民党则采取了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加紧摩擦，为投降妥协做准备。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周围，日寇逐渐增加兵力，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对我冀南、冀鲁豫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的“扫荡”，企图首先摧毁这两块平原根据地，然后摧毁太行、太岳山区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也以冀南、冀鲁豫为重点，加紧摩擦。首先派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到冀南进行反共。接着又将石友三部由鲁南调到冀南和冀鲁边，增加反共力量。他们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的口号，要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并且委派县长、区长，同抗日民主政权对立。他们到处勾结劣绅土豪，地痞流氓，横征暴敛，欺压人民，一再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我们遵循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耐心地争取他们团结抗战，多次和鹿钟麟会谈，晓以团结抗战的大义；另一方面也展开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设立第二政权的斗争，并做了应有的自卫准备，以便在忍无可忍时，给进犯者以必要的反击。1938年8月，我们对肆意摩擦，悍然向我进犯的反共专家张荫梧部作了“礼尚往来”的回击，坚持了抗日民主阵地。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日寇诱降、英美劝降的形势下，加强了反共活动。11月，国民党调整了他们在晋冀鲁豫地区的力量，安排了互相配合着的三路反共大军：一路是以它在太行山南部和中条山区的军队，配合阎锡山反对山西新军的活动，从南面、西面压迫我军，企图消灭太行山南部与晋南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一路是以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所部进到太行山北部，配合鹿钟麟等，企图控制冀西地区，割断我太行和冀南的联系，尔后进取冀南；一路是以石友三部的两个军和冀察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等部，从东面向冀南、冀鲁豫我军进攻。

对国民党行将发动大规模的反共投降活动，我党早有准备。毛主席在1939年下半年所写的《反对投降活动》《必须制裁反动派》《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等文件中，早已指出了这种形势，要全党做好准备。并且，毛主席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总结了我党过去斗争的经验，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毛主席的这些著作，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能够清醒地来进行斗争。

12月初，阎锡山发动了进攻山西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开始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12月中、下旬，阎锡山的爪牙孙楚[2]指挥其所属部

队，在晋东南摧毁了沁水、阳城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屠杀和逮捕者达2000人左右，决死三纵队被反动军官拉走了4000多人。同时，蒋介石下令逼迫我军撤至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朱怀冰部已进入冀西，抢占要点，并指示早已暗通日寇的侯如墉[3]部向我进攻；石友三部在冀南、冀鲁豫也大肆进行反共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就只有进行自卫的反击了。

在晋东南，我们一方面严正地拒绝了蒋介石逼我退出太行山南部和太岳区的命令，以一部分主力部队进入太岳，加强了该区的斗争力量，以另一部分主力部队坚持太行山南段的斗争。另一方面，根据阎锡山欲利用蒋介石的力量恢复其对晋东南的统治、蒋介石欲乘机将阎锡山势力排挤出晋东南的矛盾，以及孙楚攻我最为积极，蒋系各军怕损失实力，不甚积极的情况，采取了集中打击孙楚，麻痹太南蒋军、巩固太岳、逐步恢复太南的方针，先后重创了孙楚所率的独八旅及阎锡山的新编第二师、暂编第二旅。当蒋系的二十七军向我太岳区进攻时，我一面派人与之谈判，晓以曲直利害，一面给以适当惩戒，制止其进攻。

在冀西，我继续向鹿钟麟、朱怀冰等说明我团结抗战的主张，进行争取，同时集中了一定的部队，对附敌有据，罪恶昭著，人民蓄恨已久的侯如墉、乔明礼[4]等部，实施进攻，将其8000余人大部消灭。在此情况下，朱怀冰处境孤悬，心虚胆怯，乃于1940年2月初率部与鹿钟麟一起南撤至武安、涉县、磁县，继续进行其反共摩擦，破坏抗战的活动。

在朱怀冰部南撤后，我一面对其保持戒备，仍望其能改变反共反人民的态度，转而抗日，一面集中冀南、冀鲁豫及冀中、冀鲁边南来的部分兄弟部队共25个团，给附敌反共的石友三部以坚决打击，毙伤其3000余人。石友三率余部渡过漳河，逃向清丰一带。

这样，太岳区和太行山以南地区的局面稳定下来了，我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反共高潮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他命令朱怀冰、鹿钟麟部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与退至漳河以南的石友三等部联成一片，并急调四十一军、七十军向太南开进，企图向我举行新的大规模的进攻。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乃乘四十一军、七十一军尚未到达之际，于3月初在平汉路以东、以西，分别进行了反击石友三部、朱怀冰部的战役。经过4天战斗，将石友三部击溃，余部逃往陇海路边，将朱怀冰部大部歼灭，我控制了邯长路以南、临淇

以北的地区。

蒋介石在其前锋反共爪牙遭我连续反击后，还图增调兵力，布置新的进攻。这时，党中央、毛主席仍本着尽可能争取蒋介石集团继续抗战的方针，命令我们适可而止，结束反击作战，和国民党第一战区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我既坚决地揭露其反共阴谋，又作了必要的让步，最后议定了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我军驻区。我们并立即将进至上述界线以南的部队撤回线北。

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我们的胜利，是毛主席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的胜利。在斗争中，我们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坚决执行“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因而能够扭转严重的形势，稳定局面，使人民在抗战初期获得的果实得以保持。

以后，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挑衅和进攻，继续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如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冀鲁豫区军民对孙良诚部的斗争，1942年太岳区的军民对阎锡山部侵占我太岳区南部的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后，我军对大举侵入冀鲁豫区的李仙洲部的斗争，等等。在这些斗争中，无一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因而都赢得了胜利。

三

1941年以后，日寇更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华北，连续实施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其占领区实行“清乡”，对我边沿区实行“蚕食”，对我根据地实行“扫荡”，并使三者结合起来，反复进行。在平汉路西侧，敌人大力地进行“蚕食”，构筑了三道封锁线，企图割断我太行与冀南、冀鲁豫的联系。在冀南、冀鲁豫平原，敌人实施了多次的全面进攻，以纵横交叉的公路和碉堡，将我根据地分割成为王字形、田字形、米字形的许多小块，造成“格子网”的形状。1942年，敌在冀南增筑的公路和封锁沟、封锁墙就达480多条，全长5000余公里，平均4平方公里就有1个据点。在太行、太岳山区，敌人以“蚕食”和“扫荡”相结

合，以“蚕食”占领的点线作为“扫荡”的依托，又在反复的“扫荡”中继续加速“蚕食”。其“扫荡”的方法经常变换，从“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牛刀子战术”，到“铁壁合围”“反转电击”“抉剔扫荡”等等。而每次“扫荡”又必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歼灭我军，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国民党反动派则大肆宣传“曲线救国”，敌后的国民党游杂部队大批投敌，公开充当日寇进攻抗日根据地的爪牙，就是尚未公开投敌的，也暗中与日寇勾结，互相配合，共同反共。加之，1942年、1943年连年灾荒，根据地的斗争愈来愈艰苦、愈困难了。

党中央、毛主席指出1941年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鼓励全党全军增强团结，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争取胜利，并且宣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和《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强调了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使战争的机构适应战争的形势，要求各个根据地都要展开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指出这将会产生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立于不败之地。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我们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指针。

1942年，晋冀鲁豫全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大批的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并且教育农民把改善生活的斗争和抗日斗争结合起来。这样，广大的农民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也跟着迅速地加强了。边区军民，在增产节约、自给自足的号召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时，财政经济工作也已粗具规模，统一了税收和金融币制。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通用晋冀鲁豫全区。这就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保证了军需民用。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的代表机关——边区临时参议会开幕。这次会议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成立了边区政府，晋冀鲁豫边区的各项工作更进一步展开了。

在深入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根据地的军队和党、政机关一样，坚决地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大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一方面加强了地方武装的建设，另一方面又保持了骨干力量。在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都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更统一了对敌斗争的各项政策。在根据地、边沿区组织了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向敌占

区“格子网”内派出非常精干的小部队和武装工作队。各区都抽调了大批干部，进入党校或组成干部整风队，进行整风，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在整风运动中，提高了干部的阶级觉悟，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改进了领导方法，更加认识了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伟大，更加紧密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团结起来。

在反“扫荡”中，我们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腹地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清剿”部队；主力则转至外线，配合边沿区的游击集团和敌占区的武工队、小部队，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捣毁其补给点。敌人的“扫荡”虽然来势汹汹，但进入我根据地后，立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敌人出发了，我们遍布各地的情报站、瞭望哨就以各种方法传递消息，使广大军民随时都知道敌人的动向。敌人所到之处，不仅遇到彻底的空室清野，并且到处触发地雷，遭受袭击。部队和民兵，时而分散，时而集合，用各种武器袭击敌人，而敌人却到处找不到他们。真是“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敌人的交通线和后方的据点、碉堡，又不时这一处，那一处，为我转出外线的部队破坏、袭击、夺取，敌人到处损兵折将，顾了这里，顾不了那里，最后不得不狼狈退出我根据地。

在敌占区“格子网”内，武工队、小部队积极地发动群众，和群众一起对敌进行了极为有力而又巧妙的斗争。他们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斗争方法。敌人在据点附近，甚至在碉堡内也会突然遭到打击，被打死或被活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伪军，伪人员不敢再做坏事，并逐渐向我靠拢，与我建立了联系。我们逐渐地在敌占区内创立了许多小块的隐蔽的游击根据地。

在对敌斗争中，山地和平原互相支援。在冀南、冀鲁豫平原坚持斗争的军民，灵活地进行着各种斗争，经常挖沟、破路，破坏敌人的交通，并且吸取了冀中军民地道斗争的经验，挖了许多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作战的地道。许多地方的地道，不仅是户户相通，而且是村村相连。除地道外，还在村内堵起了原有的街口、大门，另辟通道出入，做好射击设备，与地道结合，把整个村落变成了打击敌人的阵地。在太行、太岳山区，粉碎了敌人多次极为残酷的“扫荡”。太行山，不仅在抗战初期是我们据以开辟冀南和冀鲁豫地区的支点，在抗战中期，还支援

了平原地区的斗争，在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冀南、冀鲁豫地区的许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则调到太行山区来休整、训练，成为支持整个山地、平原游击战争的基地。这样，山区和平原互相配合，充分地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就形成了不可战胜的雄伟力量。我们就是依靠着这个力量，坚持了艰苦、复杂的斗争。

四

1943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中，我们继续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并且对一切可能夺取的敌占城镇和据点，展开了进攻。对深入我根据地内突出、孤立的敌伪军据点，采取了以围困为主的方法夺取之。如围困沁源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在这次围困战中，我们以少数部队配合当地民兵和广大群众，以广泛的游击战争袭扰敌人的据点，打击敌人的运输，从1943年初到1945年4月，前后杀伤了敌伪军4000余人，最后收复了沁源县城。对盘踞在根据地周围的敌伪军据点，在可能夺取的条件下，就集中一定的兵力，以偷袭、强攻、里应外合等各种手段夺取之。1943年至1944年，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都曾组织了几次较大的战役。如1943年七八月间连续进行了卫南战役和林南战役，共歼灭了敌伪军1.2万余人，收复了卫河以南和林县以南的广大地区。1944年3月日寇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40万军队溃退，豫西沦入敌手。我们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前后派遣了几支部队，开创了豫西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豫东抗日根据地。以后，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周围，又举行了多次的战役，猛烈地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敌占区。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以后，晋冀鲁豫全区军民坚决地遵循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勇猛地向敌人展开大反攻，在一个短时期内即歼灭敌伪军5万余人，收复了县城59座，和全国兄弟战略区相互配合，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所获得的胜利，是党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毛主席对于抗日战争，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并根据这种分析，确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又根据战争发展的情况，制定了实现这个路线、原则、方针的一

系列的具体政策。这是抗日战争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能够迅速开创，能够粉碎日寇的多次围攻，能够击溃国民党军队的多次挑衅，能够在敌顽夹击下克服严重困难转入反攻，取得胜利，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军民同命，英勇奋斗的结果。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英明思想，在太行山，在晋冀鲁豫边区，也像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得到了证实。

[1]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1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8页。

[2] 孙楚，时任国民党山西第三行署主任。

[3] 侯如墉，时任国民党别动第四纵队司令。

[4] 乔明礼，原为张荫梧部下，1939年11月24日任河北民军总指挥。

徐向前

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

扑灭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

弹指一去四十载，喜看春意在人间。

● 1901年生，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县人。

●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与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 1938年4月，奉命率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各一部挺进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创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 1939年6月初，徐向前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 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 1990年9月21日，逝世于北京。

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徐向前

1938年4月，华北日军为摧毁我刚刚建立起来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调集3万多兵力，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九路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剿”。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决死一、三纵队和各基干支队、地方武装，以及驻晋东南之友军，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半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彻底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取得了歼敌4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反九路围攻前的晋冀豫根据地

1937年11月上旬，日军侵占太原之后，又继续南犯，华北大部地区相继沦入敌手。50万侵华日军中，在华北即达9个师团又5个旅团约30万人。国民党在华北虽有兵力60万之众，但由于执行消极抗战路线，迭失重地，华北局势十分严峻。

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华北战局作了精辟分析。他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结束，以我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已开始转入主要地位，日军不久即将移主力向山西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毛泽东同志并具体指出了日军向山西内地进攻的要点是：晋西北的神池、宁武、静乐，晋东北的五台、盂县、蔚县、广灵、灵丘，晋东南的昔阳、和顺、辽县、晋城，晋西南的离石、中阳、孝义、灵石、蒲县。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国民党为保卫河南，在晋城、临汾未失守以前，晋军不至于退出山西，国民党川军刘湘部亦有开入山西的可能。但是，不能指望国民党军队长期支持战争，必须以八路军为全山西游击战争的主体。他要求八路军各部队发扬独立自主精神，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多打小胜仗，以影响全国。依据这个分析，中央军委将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部署在三个战略支点上，一一五师在吕梁地区，一二〇师在晋西北，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准备充分力量，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对付日军向内地的进

攻。

从1937年底到1938年4月，我山西境内八路军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对日军的作战和根据地的创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

我一二九师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3个多月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抓紧根据地建设。那时，晋东南各县，差不多都有我党掌握的“牺盟会”（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但各县、区、乡级政权还未得到根本改造。这些政权的头头脑脑，多属阎锡山的骨干，对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有刁难、限制、破坏的，给我们的筹粮、筹款、扩大兵员、发动群众带来了许多困难。不解决政权问题，根据地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在那几个月里，我们组织了不少小分队，到各地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很快，大部分县、区、乡都建立了抗日政权，建设根据地的工作进展迅速。

二是建立军分区和各县、区的游击支队，迅速发展抗日武装。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是指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也就是太行山地区。在这里，先是建立四个军分区，继而由师参谋长倪志亮同志负责，组建晋冀豫军区。同时，我们派出约2/3的兵力，一般以连为单位，配上营以上干部，分散到各县区，组织游击支队。较早建立起来的一批队伍有秦（基伟）赖（际发）支队，汪乃贵支队，赵（基梅）涂（锡道）支队，谢（家庆）张（国清）支队。还有平定游击队，长凝游击队，祁县游击队，太谷游击队，榆社工人游击队，寿阳游击队等。游击队成员，主要是农民，也有工人和学生，还包括一部分收编的国民党散兵。那时，晋东南一带，跑散的国民党官兵甚多。他们打着“抗日军”“游击队”的牌子，为非作歹，骚扰百姓。这是一大祸患，直接危害我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为此，我们发表了《告散兵书》，欢迎他们加入八路军。条件是打日本强盗，为民族解放，不侵犯民众利益，共同艰苦奋斗。不愿留者，则发给路费，开具证明，让他们走。这件事对我们非常有利，有的散兵编入游击队以后，经过政治训练，很快成了骨干。为了加强游击队建设，我们还办了一所晋冀豫军政学校，重点培养游击队骨干。游击队的建设，一开始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抗战初期，我们主要是运用游击战法，打击与消耗敌人。游击战，每战战果不大，但积小胜为大胜，具有战略意义。从1937年底到反九路围攻前，一二九师先后取得了凤凰山战斗、长生口战斗、神头岭战斗、反六路围攻和响堂铺战斗的胜利，累计歼敌2500人。响堂铺一次伏击战，就歼敌400多，打掉敌人汽车180辆。

四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国民党在山西境内的驻军除阎锡山的部队外，还有曾万钟的第三军，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武士敏的第一六七师，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还有冯钦哉的第十四军团，骑兵第四师，以及汤恩伯率领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这些部队，数量是可观的。可是，蒋介石的政策不对头，虽拥有重兵，但消极避战。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做争取团结的工作，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像汤恩伯，他退到了榆社，不敢与日军接触，整天想着到黄河以南去。伯承、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同他交谈，劝他以大局为重，留在山西携手抗日。但没有留住，反九路围攻之前，他就率部跑到河南去了。我党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还利用统一战线关系，组织和发展武装力量。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就是在我党与阎锡山合办的军政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基础上形成的，实际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薄一波同志是主要领导人。杨秀峰同志还以国民党河北民训处的名义，组成了冀西游击队。

抓紧政权建设，扩大抗日武装、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展统一战线，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到反九路围攻前，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几百万人发动起来了，游击队、自卫队、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工会、农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巍巍的太行山上，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到处都是埋葬日军的坟墓。这就为反九路围攻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反九路围攻开始的战场形势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普遍开展，特别是我在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搅得日军昼夜不得安宁。为解除我军对他的威胁，日军遂于1938年4月初，以其第一〇八师团为主力，纠集第十六师团、二十师团、一〇九师团及酒井旅团各一部，计10多个联队（其中8个步兵联

队，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各一至两个联队），由邯（郸）长（治）大道上的涉县、长治，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屯留，正太路上的平定，同蒲路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路上的邢台，以及元氏、赞皇、昔阳、祁县等地，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围攻，妄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速战速决，将我军围歼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日军一方面进行欺骗宣传，另一方面疯狂地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烧杀抢掠，他们所到之处，烟火滚滚，尸横遍野。

从缴获的文件中，我们已发现了敌人“4月上旬有较大攻击”的企图。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及时在沁县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各部队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制定了粉碎敌人围攻的作战方针，指示我们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在日军未进入我“利害变换线”[1]以前，采用内线作战，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当打敌一路时，余路钳制之；当日军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时，则从敌间隙中转到外线作战，袭击敌之侧背，亦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并作了具体兵力部署。

4月6日，我一二九师在西井召开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讨论反围攻的具体作战方案。刘伯承师长认为，我们要先发制敌，与友军一起分头截击敌人，特别要抓紧平汉、正太、同蒲诸线和白晋公路，先粉碎其新计划，推迟其围攻，再给以更大打击。当时决定，先在涉（县）武（安）间打敌一路。会后，邓小平政委和陈锡联同志去辽县，指挥北方各部，动员群众，“空舍清野”，布置后方工作。伯承同志和我率部执行涉武作战计划。原定在涉县、武安间的鸡鸣铺山地设伏，打一个伏击。后因敌情有了变化，正太线之敌占了襄垣，八路军总部命令我们西移，配合国民党曾万钟第三军作战。这时，晋东南各部队，包括友军，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各自都进入了作战地域。

反围攻开始阶段，主要进行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并寻找有利战机，在运动中给予打击。因此，敌人的各路围攻，大都受到了八路军与友军的不同程度的抗击。

敌第二十师团七十七联队，由洪洞进犯安泽、沁源，被我一一五师一部、决死一纵队和友军高桂滋部给堵住了；酒井旅团的一个步兵联队附骑兵、工兵、炮兵和辎重各一部，由太谷、祁县进犯子洪口，在东西团城地区，遭到友军武士敏和朱怀冰等部的阻击。敌第一〇九师团两个大队由太谷、榆次，经长凝，向阔郊、马坊进攻，以榆社为目标，前进

没多远，就受到我秦赖支队的钳制。敌第十六师团兵分四路向我围攻，第一路是一个联队，由平定、昔阳经和顺，向辽县进攻，这一路由于友军没有积极抗击，使敌人顺利到达辽县；第二路也是一个联队，由平定、昔阳经皋落，向辽县进攻，在松烟镇附近，被我曾国华、汪乃贵两支队截击，颇有伤亡；第三路是一个大队，由元氏、赞皇西攻浆水，被我一个支队和地方武装迎击；第四路是两个大队，由涉县攻麻田，遭到了友军骑兵第四师和我师一部的钳制。敌第一〇八师团一个联队由长治经襄垣、西营、下良进迫辽县；步兵工藤联队附骑、炮、工、辎各一个大队，由屯留、虒亭，向沁县进攻，被曾万钟军打了一下，没有堵住，即占领了沁县、武乡，逼近榆社。这后两路均为苦米地旅团长指挥，是此次向晋东南围攻的主力。

粉碎九路围攻的关键一仗

那时我任一二九师副师长，随师部从鸡鸣铺撤出后，经偏店、桐峪、左会、石门，13日到贾豁镇。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伺机在武乡、榆社间打一歼灭战。

这时，敌一一七联队进占武乡，并以主力北犯榆社，企图与太谷、榆社南犯之敌会合。但在我总部特务团和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阻击下，感到深入危险，又退回武乡。估计他们有两个企图，一是向西，增援从子洪口进来陷于苦战的敌人；二是向东，退走长治。我们判断，敌人向东的可能性大。于是，决心消灭这一路。

15日，我部进至马牧、胡家垴、型庄、长庆凹一带。黄昏后，武乡之敌开始向襄垣方向撤退，遂急令三八六旅和一一五师之六八九团尾随追歼。我们赶到武乡时，武乡县城处于一片硝烟火海之中，当即命令部队帮助群众救火。

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同志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七七二团、六八九团在左，七七一团在右，七六九团为预备队，尾左路之后，沿浊漳河两岸山地猛追。陈赓同志率七七二团先行。经武乡、小河、黄红坡，16日晨，在南窑科地方，发现巩家垴有敌侧翼警戒部队四五百人。为避免暴露企图，该团即在山下牛家庄隐蔽起来。敌未发觉，继续东行。

这时，敌人大部已过长乐村，其辎重尚在白草延附近，而我七七一

团已到达白草延对岸之郑峪村、张庄以北高地，与七七二团两岸平行。这是一个好机会。遂令两团相对突击，将敌拦腰斩断。敌之辎重人马被压制在长乐村以西之型村、李庄、白草延、马庄一线的一个狭窄的河滩隘路上，无法展开。在我两侧部队猛烈地攻击下，敌人丧魂落魄，欲战无力，欲逃不能，人马尸首和辎重遍布河滩。战至中午，已过长乐村之敌主力1000余人返回解围，被七七二团一部和六八九团截住，战斗十分激烈。为争夺要点，我们的部队反复冲锋七八次，才将敌打退。中午，敌一〇五联队从辽县、蟠龙方向来增援，向我主阵地实施反突击，炮火十分猛烈。

此时，国民党第三军曾万钟部，就在蟠龙附近。如果他们能在蟠龙一线截击援敌，我们的压力会小一点。可是他们没有尽力。原定是我们配合他们行动，结果是我们唱主角，他们却成了观战者。事后，陈赓同志讲，这次战斗若得到曾万钟第三军的很好配合，将苫米地旅团歼灭是无疑的。未将该旅团全歼，是最可惜的一件事。

由于曾军不能配合，我军弹药消耗很大。为避免过大牺牲，遂以七六九团和六八九团各一部布成游击网，扭击与迷惑敌人，主力撤至云安村、合璧村一带隐蔽待击。一场恶战始告结束。这就是有名的长乐村战斗。

这次战斗，消灭日军1500多人。但由于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我们的部队撤出战斗匆忙，缴获甚微，只有60多支步枪，3挺轻机枪，战马10余匹。战斗中，六八九团和七七二团都曾夺过大炮，但又被敌人夺回去了。

这次战斗，我们伤亡800多人。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头部负重伤，两日后牺牲。这是我们的一大损失。他作战勇敢，为人忠厚，能团结人，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开追悼会那天，大家都很悲痛，许多同志流了泪。

长乐村战斗结束后，蒋介石还给我们发来了“嘉奖电”，但对贻误战机的曾万钟却没有一点制裁。

长乐村战斗是我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敌人在这里遭到歼灭性打击后，其他各路纷纷回窜。我军各部乘胜追击，又在沁源以南及沁县、沁源间，辽县、和顺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先后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沁源、高平、晋城等县，

使长治之敌陷于孤立。4月下旬，长治之敌经白晋公路和曲（沃）高（平）公路向同蒲路南段撤退，又被我三四四旅、决死一纵队截击，伤亡近千。至此，日军的九路围攻被我彻底粉碎。

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意义十分重大。

其一，经过以我军为主的反围攻作战，不仅打破了敌人企图用分进合击战术驱逐或消灭晋东南我军的计划，而且歼灭日军4000多人，收复县城18座（其中我军收复12座，友军收复6座），最后将日军全部赶出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我所控制，这就进一步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为游击战争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二，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进一步密切了我军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日军此次围攻，采取了大烧大杀的手段，所到之处，烧光杀尽方休。洪水、武乡、蟠龙等镇，均化为灰烬。蟠龙镇为辽县、武乡间之大镇，平时商业颇繁盛，此次日军经过，一火焚之。少数房屋未着火者，门窗家具也毁坏殆尽。对人民群众的屠杀更惨不忍睹。武乡境内的马村，被杀者60多人，妇女多是奸后再杀死，连七八岁的幼女也不放过，惨景难书。敌人用血与火教育了群众，人民从屠刀下醒悟过来，认识到“不抗日活不成”，“不把日寇赶出去，大家不得安宁”。同时，人民群众也进一步看清了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于是，纷纷起来，协助我军作战。在反围攻过程中，晋东南人民，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空舍清野，困扰敌人，给我们带路送信，报告敌情，运送伤员，使我军耳聪目明，行动自如，能适时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

其三，反围攻的过程，对以往根据地建设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在襄垣、武乡一带，为了避免同国民党的摩擦，反围攻前收回了我派出之工作人员。这样，原先建立起来的游击队的建设就受到些影响，加之成分复杂，所以，在此次反围攻中，这些游击队和各村之自卫队没起多大作用。而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两侧之昔阳、辽县、临城、赞皇等地却相反，由于我们坚持了正确的领导，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基干队、游击组，在反围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就告诉我们，根据地建设，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党的领导。任何犹豫和动摇，哪怕是微小的，也会招致损失。

平原游击战[2]

徐向前

我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形成，严重威胁日军后方及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命脉，大大增加了敌人的后顾之忧。冀中、冀南、冀东根据地，是日寇“扫荡”的主要目标。

1938年9月，日军在进攻广州、武汉的同时，向冀中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攻。种种迹象表明，“扫荡”冀南，亦是指顾间的事。根据总部和师部的指示精神，10月下旬，我们在南宫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专门布置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我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侧，抽兵“扫荡”我敌后根据地。那时，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已发营以上干部学习，起到了统一部队思想，增强胜利信心的作用。我读得很仔细，随身携带，反复阅读，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和预见事变进程的能力，由衷敬佩。我们的反“扫荡”准备工作，以这两篇著作为指南，结合冀南的敌情、我力及地形、群众条件，着重解决如何坚持平原游击战的问题。在冀南平原作战，有利条件是：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对惨无人性的日寇极端仇恨，与八路军形成了鱼水关系，地势辽阔、平坦，乡村稠密，便于我军分散和周旋；敌人兵力有限，供应不足，不可能占领全部县城和村落，一次“扫荡”的时间，亦不会太久；我主力部队长于运动、夜袭、伏击，战术灵活多样，士气旺盛。不利条件则是：平原地区，交通方便，利于敌人运动和增援；城池坚固，被敌占领固守，我不易夺回；根据地刚刚形成，部队和群众缺乏平原游击战的经验；国民党故意制造摩擦，我们既要对付日寇的进攻，又要对付国民党的破坏，处在两面应付的地位；一些隐藏的汉奸，尚未彻底清查出来。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反“扫荡”措施：（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二）向冀中学习，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

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紧急动员令，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扫荡”准备工作。

11月中旬，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开始。其独立第三混成旅、一一四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约3700余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带南宫合围。我军陆续放弃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主力化整为零，活跃在广大乡村间游击敌人。杨秀峰率行署机关转移到广宗县，我率指挥机关活动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历时16天，我军民配合作战28次，歼敌600余人，迫使敌人的“扫荡”中止，南宫、隆平、故城、临清等县城均被我收复。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罪行累累，令人发指！在此期间，鲁西北的聊城失陷，范筑先先生誓与聊城共存亡，壮烈殉国。

这次反“扫荡”，虽然迫使日军撤出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均落入敌手，形成由东、南、西三面包围我中心区的态势。那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保守已占领的土地，向华北大举增兵，采取“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妄图摧毁我敌后根据地。1938年底，敌人在华北的兵力，由13个半师团增至22个师团，其中用于包围我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即达11个师团，约20余万人。毛泽东同志指出：“大抵在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然首当其冲。”（《毛泽东选集》第411页）我冀南根据地，成了敌人进攻的首要目标。

1939年1月，日军对冀南的大“扫荡”开始了。敌人出动五个师团的主力共3万余人，分11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冀南中心区合围，企图消灭我军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形势是严重的。当时，刘伯承、邓小平均在南宫。我们商定，“先溃后收拾”，即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消耗敌力的时间，再转入反攻，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现有力量分成五个战斗集团，分区游击，独立作战，互为策应，在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从1月到3月，我冀南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共进行大小战斗百

余次。开始，我以一部兵力阻击和伏击进犯之敌，而以另一部兵力袭击宁晋、广平、肥乡、高唐等县城，多次取得战斗胜利，打击了敌人进攻的凶焰。从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途中遭我伏击，伤亡百余人，三天只前进了20公里。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屡遭阻击、伏击，半个月内未能接近县城。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寨，被我全歼。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我夜袭，200余人被歼。此后，敌主力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中心区域，我军即转至敌侧后，重点袭击敌人的运输线及守备部队。正太、津浦、平汉铁路屡遭我袭击，火车被炸毁，交通被中断。从德州往临清行驶的日军汽船，亦被击沉一艘，30多名敌人毙命。2月10日，陈赓、王新亭部在威县香城固一带设伏，诱敌出笼。敌人钻进了“口袋”，激战八小时，我歼敌200多人，缴炮4门、汽车9辆。次日，敌出动2000余人及汽车70余辆，进行反扑，陈赓已率部安全转移。再后，敌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我主力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淇县一带；留下一部兵力组成许多游击小组，在根据地中心区域与敌周旋。3月间，太行山区吃紧，刘、邓遂率主力一部返回太行，我带一部兵力重新回到南宫、威县、清河地区，继续坚持斗争。至5月间，完全打破了敌人的“扫荡”，前后战斗达400余次，共歼日伪军5000余人。

这次反“扫荡”异常艰苦，依靠冀南军民的共同努力，在广大平原地区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意义非同寻常。

冀南的平原游击战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它不是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临近敌人重要交通命脉的平原地区坚持下来的。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可是，五个月的反“扫荡”经验证明，我们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逼得日寇走投无路，不得不返回老巢去。这是因为，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

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它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山”的基础上，坚持下来的。冀南平原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800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依靠力量。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由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由于我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八路军的模范作用，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极端野蛮的政策，激起人民无比的仇恨，因而短时间内，冀南的群众便迅速发动起来，形成了真正的“人山”。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18至45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迅猛扩展。仅南宫县的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即拥有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寇的办法。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既限制了日寇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次，它又是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中，坚持下来的。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不能机械搬运山地游击战的那一套。我们当时以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指南，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反“扫荡”的一些战术原则：（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六）无固定后方作战。（七）开展麻雀战。（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这些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粉碎敌人“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5月，我奉中央指示去山东工作。从此，便离开冀南，离开了一二九师。

[1] “利害变换线”，就是选择和掌握好跳出敌军合击圈的时机和地点。如果敌军几路兵马同时围过来，我们跳得太早，被敌发觉，他就会掉过头，组织新的合围；如果我们跳得太迟，就会被敌军围住。所以，指挥员在突围前，要计算敌军合击圈直径的大小，侦察各路敌人前进的路线、速度。在“扫荡”之敌开始活动，即将形成但尚未形成合击圈之前，我军主力在小部队佯动之下，跳出敌军预定的合击圈，转到外线，变被动为主动。

[2] 本文节选自《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徐海东

在统一战线广泛的号召之下，全国已经凝成一个固体。全国的民众，全国的军队，都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争取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

● 1900年生，湖北黄陂人。

●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9月，率六八七团参加平型关战役。

● 1938年4月，参加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追歼残敌，收复黎城、潞城。6月，指挥町店战斗，歼灭日军第一〇八师团一个联队，毙伤日军近千人，并击退来援之敌。

● 1939年9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转战于皖东一带。

● 1940年1月，由于紧张的战斗生活，多次负伤，加之劳累过度，旧病复发，病倒在皖东战场上，此后长期休养。

●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 1970年3月25日，逝世于郑州。

冀察晋抗战回忆

徐海东

在统一战线广泛的号召之下，全国已经凝成一个固体。全国的民众，全国的军队，都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争取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

我们参加这个伟大的抗战，已经有半年多了。在冀察晋一带，经过无数次的大小战斗，目击敌人对民众的残酷野蛮，也看见群众对抗战的热烈拥护。半年多的经验，更加强了我们的胜利信念。

首先，我想先简单地说明我们这一部分的抗战经过。8月13日，日本大举向中国分路进攻，我们的战士们渴望着抗战已久，8月25日得着八路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开赴前方。大家都很兴奋，从三原、桥底出发，在三原以东等候从咸阳来的火车，驻扎了5天。后来改为由侯马上车，横过洛水平原，9月4日抵资川，渡黄河。行军的几日，都遇着大雨，战士们一个个都是水淋淋的，但是大家却依然兴高采烈。8日到了侯马，因为介休一带大雨山崩，铁路不通，在侯马驻留3天，11日上火车，12日下午抵原平，赶赴平型关。先头部队一个团赶到，全团担任从左翼突击的任务，配合陈旅大败板垣师团。关于这一战，外面的记录像是很多，这里不再重复。平型关战斗之后，奉命破坏由灵丘到团城口、大营的交通线。从小寨到老爷庙的汽车路，全部被破坏。敌人在团城口和大营集中500余步兵、6门大炮向我军进攻，企图恢复交通，与六八七团接触之后，被全部击溃。这一战毙敌百余人，缴获步枪24支，单筒炮两门。我们为了彻底破坏敌人交通路线，就夜袭团城口和东泡泉，敌人仓皇退至大营，我们缴获步枪12支、轻机枪4挺。我们接着以一部向灵丘进攻，敌人被迫退出县城，向广灵后退。我们又包围大营，进占繁峙。敌人得信后，立刻由代县派出56辆载重汽车，满载步兵，前来增援。在繁峙与大营之间，我们早已派部队埋伏在沙河，敌人经过时，突然猛烈袭击，打死200多敌人。大营的敌人和新城应援部队会合，向代县退去。此战毁敌载重汽车20辆，缴获步枪11支。此外，还抢到敌人的罐头食品数百箱，每箱内有100罐。连着几天，战士们饭都不想吃，专吃牛肉罐头。克复灵丘、大营之后，又奉命破坏张家口到代县的交通。

一部乘敌人势虚，配合独立团袭占广灵；另一部占领浑源，在浑源得到很多防毒面具和一些其他的军用品。浑源敌人退至大同。大同之敌曾一度企图恢复浑源，集中400步兵、几门大炮，配合200骑兵反攻，与我军相遇，激战4小时，敌人被击溃，又退回大同。浑源战后，某团奉令向南移动，在崞县商庄和敌人激战，打死170多敌人，在代县河东中街口又打死200多敌人，缴获二三十支步枪。当我军主力在忻口、原平一带和敌人作战的时候，从灵丘到大营的汽车隘路全部被我们破坏。我军主力进至太原后，又奉命赶赴关城岭以东，侧击进攻太原的敌人。11月9日抵关城岭时，太原已失守，与敌发生几次激烈战斗后奉令向河北出动，破坏正太路与平汉路，打击两路上的敌人。我们到河北的平山、灵寿和井陉一带，破坏了井陉煤矿所有的水管。从井陉到获鹿之间的大铁桥，曾被我们破坏数次。两度袭击井陉煤矿的车站，打死了300多敌人。敌人感觉到重大的威胁，便从石家庄、获鹿和井陉分派800余步兵，6门大炮，向小寨、方山进攻。这一次进攻，敌人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损失200多人，阵亡了一个大队长，丢了好几条步枪。敌人遭受这一次重大打击，非常愤怒，在井陉、获鹿、石家庄和平山一带集中2000余人，分两路向洪子店进攻。一路由平山，另一路由井陉、方山、南北马庄前进。我们以一部在温塘附近埋伏，给从方山前进的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打死300多敌人，另一路敌赶至，我们已迅速撤出战斗。此时另一部进到盂县以北，当即击退进攻苌池、上社敌人，并进驻中村镇。盂县敌人感受我威胁，就集中寿阳、平定、盂县之敌分路向牛村进攻。一部由盂县出动，约600余人；一路由河底出发，约三四百人。河底之敌被我伏击，死亡200余人，因另一路敌人赶至，才没有被我们完全消灭。此后又配合一二九师夹击正太路，围攻南峪、北峪。该处敌人筑有坚固堡垒，被我袭击之后，北峪敌人几乎全部被我消灭，少数滚下山坡，始获脱逃。敌人知道南峪、北峪被袭，立刻由石家庄派来300人增援，在火车上又被袭击，死亡大半，剩下的退入堡垒，死也不敢再出来。第二次，敌人又从娘子关增援300余人，半途又被击退。最后，敌人从石家庄集中1000余人前来应援，附带大炮数门，5时许抵南峪。因天已昏黑，我军乃撤回。以后，敌人又由石家庄向余桥岭进攻，全部被击溃，死伤百余人。

这些是我们这一旅作战的概况，许多零碎接触，和游击队的积极活动，都未曾记入。在战斗中，我们目击日本强盗对民众的残酷野蛮，简

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收复繁峙之后，到从前的伤兵医院里去检查剩余的药品。走到医院门外，就已臭不可当。进去一看，原来400余我军伤兵，完全被日敌屠杀干净，横七竖八地到处躺着。在东门外的河湾，也被日敌屠杀了二三百民众和伤兵。在大营，老百姓被打死刺死烧死的，总共有1000多人。我们进城的时候，瞧见东边树上吊着一具死尸，西边屋檐上也挂着一具死尸，到处血淋淋地飘着臭气。大营的房屋被烧掉十分之八，在余烬里还发现许多大大小小的尸体，景象惨不忍睹。在灵丘，沿汽车路两侧烧杀景况比大营更甚。敌人向洪子店进攻，在温塘附近中我埋伏失败之后，仍然逞凶，大肆屠杀。新庄共有154口人，被杀118口，只有几个脚快的老早溜掉，才逃了命。洪子店被杀数十人，房子大部被烧，第二天敌人由平山退到东回舍，那地方的妇女，从10岁起到70岁止都被奸淫。年轻的有的投井自杀，有的竟至奸死，有的躺着几天不能起床。日军在南峪、北峪、娘子关一带，强迫40岁以下的妇女搽粉穿新衣服，陪他们取乐。夜晚，男子们就被强迫出去放哨站岗，自己的房子就由日军来睡，妇女们就被迫陪宿。不从的，除掉硬行强奸之外，还添上种种特别的污辱。在娘子关的沙河滩，日本人牵了老百姓两头牛，给了3斤米做牛价，说是公买公卖。老百姓不高兴，他们就说，有米给你还是好的呢！牵了老百姓的毛驴只给两毛钱，也说是公买公卖。这一类的事情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

群众受了这种残酷的教训，更坚定了他们抗日的决心。灵丘、广灵和大营都自动组织了游击队。这些地方恢复政权之后，游击队的数字更行增加。在灵丘有×百人，在广灵有×百人，在大营有近×千人。此外，各地还有自卫队，民众自动把守各小路、隘路，到各处放哨，如果没有军队或政府的路条，任何人都不能通行。美国高级参赞有一次没有带路条，一个人走在前面，被一个童子团的孩子用矛子指着胸脯，死不放他过去。后来，他再也不一个人独自跑到前面了。

一方面由于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另一方面更因为八路军有严格的群众纪律，老百姓和军队普遍地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对部队加强教育，使战士们自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不侵犯群众一丝一毫，在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注意到清洁，对群众永远保持亲密的关系。战士们都努力使自己成为人民的战士，老百姓也真正地认清了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无论到了哪里，和老百姓就像一家人

一样。这并不是表面的敷衍，在军队和群众之间，实际上是深深地交流着友爱。尤其是在战斗中，更能具体表现。例如在洪子店战斗中，老百姓冒着枪林弹雨，自动到火线上来帮助我们抬伤兵，完全用不着我们自己操心。方山之战，老百姓送来大量的馒头，我们的战士吃了两天还吃不完。我们有九十几个受伤的战士住在东黄岸，三四十里以内的老百姓自动地送来了700多只鸡，灵寿、平山一带的老百姓送来了几千个鸡蛋。战士们连拒绝都不能说，说了有的人还不高兴，结果只好放开量来吃，吃了半个多月还剩下许多。河北出产很好的白菜，各处老百姓都大量地挑来慰问战士。久不吃蔬菜的战士们，无论怎样吃也还是够的，吃不掉的都变成黄色。还有一种是前清时拿来进贡的黄小米，老百姓也毫不吝惜地自动拿来劳军。单就东黄岸一处，这家几升，那家一斗，就给受伤的战士们凑足了好几担。在我们到过的地方，无论贫富都非常热情。我们在前方也常常感到粮食的困难，因为和后方交通切断了联系，不能得到接济。这种时候，亦有富户们热情帮助，自动捐助粮食。当我们驻扎平山县时，我住在一位姓齐的富翁家里。有一次，我们偶然谈到了抗战，谈到了部队的给养困难，他立刻自动捐助150担小麦。我们有时也到了极其困难的境地，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宁愿军队忍受，也从不曾强迫征收什么。

在敌人曾经占领的区域，国民党的组织本来已经破坏了，当我们收复那些地区之后，我们就尽力帮助国民党恢复他们自己的组织。我们站在友好帮助的立场上，恢复了国民党在冀察晋边区各地方的旧有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国民党员在一起工作，这种真诚无私、亲密合作的精神，继续地发展着。根据半年余的作战经验，我觉得日本兵有以下的弱点：

（一）陆军的攻击精神不强，专靠大炮和飞机配合，没有这种配合，攻击力就很差。

（二）战术和中国不同，被袭击之后，常常退守山洞，不占高地，因此常遭我手榴弹的爆击。

（三）习惯于机械化战斗，离开大炮、坦克车和飞机之后，就失去作战的信心。

（四）只能打平原战争，在山地就呆板。

但是日军也有他们的长处：

（一）班以下都很机动，进攻时采取很小散兵群，或3人一组，或5人一组，很少有一个班以上的兵力集中进攻。

（二）打败之后，能各自为战，即使剩下最后的几个人，也不容易缴枪。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民族武断宣传和我军过去对日军士兵争取工作不够而造成的，他们以为给中国军队抓住了一定残酷处死，老百姓复仇。最近经我们的宣传和战斗时的日语喊话，这种现象已有好转的趋势。

（三）目标隐蔽。日军善于利用地形，又因为制服的颜色是黄的，和北方的土色很相像，不易被人发现。

（四）通信设备健全，联络灵活。这是日方最大的特长。大队长的指挥用信号，连抛掷烟雾弹都是用旗语。进退灵活，协同一致，很迅速。

无论敌人有些什么特殊优点，我们对于华北抗战的胜利都是有把握的。在全中国民族空前未有的伟大团结之下，利用华北特殊的地形，发挥我们一切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配合坚决抗战的友军，再获得广大群众的积极热烈拥护，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整个华北的抗战，配合全国抗战的力量打击日寇。最后，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将要发挥无比的潜力，在中国的历史上创造一个最光荣的事迹——驱逐日本强盗而获得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黄克诚

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不仅粉碎了日军的连续围攻、“扫荡”，而且发展壮大了自己。

● 1902年生，湖南省永兴县人。

●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同旅长徐海东率部转战晋冀豫，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晋察冀边区反“九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参与指挥温塘、张店、町店等战斗。

● 1940年春，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军政委员会书记。5月，组建八路军第四纵队并任政治委员，8月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所部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任师长兼政委，领导苏北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挫败日伪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 1986年12月28日，逝世于北京。

转战晋冀豫[1]

黄克诚

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及时地为八路军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9月25日，毛泽东又致电北方局，明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方针是非常英明的。运用了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方针的部队和地区，形势就发展得越来越好。反之，违背了这一战略方针，就遭致了挫折和损失。对此，我有颇为深刻的切身体会。

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收复了涞源、广灵、蔚县等县城，开创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北岳抗日根据地。这时，日军兵分两路向太原进犯。一路自大同经应县茹越口突破长城防线，沿北同蒲线逼近忻口；另一路自石家庄沿正太路西犯，欲打通娘子关后，配合沿同蒲线南犯之敌会攻太原。为了保卫太原，国民党集中8万余兵力，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组织忻口会战。同时，在晋东娘子关以数万兵力设置防御阵地，阻敌西进。我八路军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保卫太原，在敌后开展了阻击、伏击、袭击作战，牵制、消耗敌人兵力。八路军总部则率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地区驰援正太路，于10月下旬进至正太路以南地区。10月19日，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以一营兵力，夜袭敌阳明堡飞机场，炸毁敌机24架。但国民党部队不战自退，望风溃逃，先后放弃了娘子关和忻口，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太原遂于11月8日陷落。日军继续沿同蒲线南下，先后占领平遥、交城、文水。与此同时，在绥远方向的日军已陷包头；沿平汉路南犯之日军已占领安阳；沿津浦路南犯之日军已占领济阳，进抵黄河北岸。至此，华北基本沦入敌手。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阵地防御战陷于崩溃，而以八路军为主体的山地游击战则成为华北敌后的主要斗争形式。

太原失陷后，日军锋芒即移向津浦路方向和长江流域，华北敌兵力减少，为我们发展敌后游击战争造成了有利机会。八路军三大主力遂全面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配合我地方党，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聂荣臻率杨成武的独立团和总部特务团等部留守五台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率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南下汾河流域，开辟晋西抗日根据地。徐海东和我率三四四旅作为总部的机动部队，在五台地区参加了晋察冀根据地反围攻作战之后，集结在晋北浑源、繁峙一带。12月，奉命沿滹沱河岸向冀西靠近晋冀边界一带转移，部队先在太原以北对敌进行袭击作战，旅部驻在盂县的西烟镇。

三四四旅是以红十五军团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大部分干部是原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的。他们作战英勇，敢打敢拼，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但这时还不适应游击战的打法，与日军作战仍沿用过去打国民党军队的战法，猛打猛扑，因而往往吃亏，尤其是对付抗战初期的日军更是如此。再就是还有点山头主义，对由中央红军来的干部不大欢迎。我刚到这支部队时间不久，由于关系不熟，开展工作困难很大，一些干部对我这个政治委员不大理会，不仅我讲话他们不怎么听，而且平时在生活上也有些故意为难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仍是耐心做工作，诚恳以待人，相信日子久了，会把关系搞好的。关于打仗的事情，开始我一般不多说话。后来见部队在作战中常常吃亏，我就劝说大家研究新战法，避免打被动仗和阵地战。可是，这些话也不大起作用。我也不着急，还是采取耐心做工作，逐渐说服的办法。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一直和这支部队同患难，共生死，结成了最亲密、最深厚的战斗情谊。

1937年底到1938年初，三四四旅奉命开至正太路以北的盂县、平山、获鹿、井陉、正定一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时三四四旅在原来两个团、一个警卫营的基础上，又增编了一个第六八九团，以韩先楚任团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这期间，三四四旅同日军进行了两次较大的战斗。一次是在盂县的牛村，是第六八七团为主打的，由该团团长张绍东指挥，打的仍是运动战。虽然歼灭了敌人一部，但我军亦有较大伤亡。另一次是在平山县的温汤，是第六八八团为主打的，时间是在1938年1月22日。当时由于旅长徐海东生病，由我指挥。温汤一仗，本来计划将进入温汤之敌500余全歼，但在实战

中，我军各部队没有配合好，这一仗没有打好。激战中，敌人由平山派出援兵五六百，携重炮猛轰我六八八团阵地。我军干部战士缺乏避炮经验，遭到较大伤亡，六八八团团长陈锦秀被敌炮弹击中而阵亡，第一营营长也于此役牺牲。

为了打击和削弱进入晋东南地区和占领长治之敌，以牵制日军向黄河防线的进攻，八路军一二九师根据总部的命令，于1938年3月上旬南下到邯长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一线。我们三四四旅亦同时奉命南下晋东南，进入太行山区。在从河北越过正太路到达山西平定、昔阳地区时，徐海东和我率第六八八、第六八九团走在前面，第六八七团殿后。这时，第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和参谋长兰国清欲将该团拉走，投敌叛变。但该团所有的政治工作干部坚决不跟张、兰走，并设法稳住了部队。最后，张绍东、兰国清只拉走了一个营长和几个连排长，部队全部由政治工作干部带了回来。张绍东是大别山一带人，他跑到大别山区后，就投靠了国民党。全国解放时，张绍东被我军抓获，当即枪毙了。

部队过正太路南下时，我与彭真相遇。当时彭真奉命到晋察冀边区工作，路过这里，晚上我同他住在一起。他因为刚被营救出狱不久，急于向我了解中央苏区的历史情况。我根据自己的了解和体会，同他谈了一晚上，主要是说王明路线是错误的，应当相信毛泽东。

这期间我还见到一位美国人，名叫卡尔逊，是美国的海军中校。卡尔逊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对八路军很感兴趣，专门赶来采访。我同他谈过之后，送给他一架小照相机作为纪念。这架照相机是杨勇在平型关作战时缴获后送给我的，我没有用过。因为这是我军对日作战的战利品，我把它送给了卡尔逊，卡尔逊非常高兴。

三四四旅进入太行山区之后，上级任命我兼任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与徐海东一起，指挥三四四旅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以及曾（国华）支队等部，坚持太行山南段抗日游击战争。第六八九团则根据总部命令划归一二九师指挥，由团长韩先楚、政治委员康志强带领随一二九师行动。张绍东叛变后，第六八七团团长由田守尧担任，政治委员改由吴信泉担任。陈锦秀牺牲后，第六八八团团长由韦杰担任，政治委员仍是刘震。

我们在武乡一带活动了大约半个月时间，集中对侵入晋东南的日军后方运输线进行破坏。到4月间，日军为解除其后方威胁，集结了3万余

兵力，向晋东南地区大举进攻，号称“九路围攻”。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都驻在太行山。总部决心指挥一二九师、三四四旅和山西决死一、三纵队等部，粉碎日军的围攻。第六八九团随一二九师转移到日军合围圈外作战。徐海东和我率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配合兄弟部队在内线广泛开展游击战，拦截打击日军。并发动群众搞坚壁清野，使敌人处处扑空，陷入饥饿疲惫和被动挨打的境地。4月中旬，第六八九团随第一二九师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同日军主力打了一场恶仗，歼灭日军2000余。至4月下旬，各路围攻之敌纷纷撤退，我军即乘机发起反击。这期间，三四四旅率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同日军打了两次大仗。一次是在襄垣城西北的虎亭镇，另一次是在长子以南的张店镇。这两仗都是按照游击战的原则部署进行的，战斗打响后，我军指战员似猛虎下山一般，猛扑敌群，与敌拼搏在一处。予敌以大量杀伤，但我们自己亦受到不小伤亡。

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反“九路围攻”作战，从4月初一直打到月底，敌人的围攻才被粉碎。此役共歼日军4000余，收复沁县、榆社、武乡、辽县、沁源、屯留、长治、黎城等十余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此次作战结束之后，三四四旅奉命率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进至长治一带休整，第六八九团则开至冀南敌后休整补充。

是年6月底，日军第一〇八师团主力，沿晋城至曲沃大道西进，驰援沿同蒲路继续南犯之日军。八路军总部命令三四四旅在晋城以西地区截击西援日军。徐海东和我受命后，即率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由长治出发，于7月初进抵阳城以北町店地区待敌。7月6日近午时分，日军数十辆汽车满载步兵，到达町店。町店位于沁水河畔。时值盛夏，日军在町店停车大休息，有的下河洗澡，有的在树荫下睡觉。此时我军已占据町店周围制高点，日军的一举一动，尽在我们视线之内。而日军对我军的行动毫无察觉。这种情况，为我军伏击歼灭该敌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态势。当时我军如果采取周围架设迫击炮和机枪轰击、扫射，予敌以重大杀伤之后再发起冲锋的打法，则完全可以以较小的伤亡获得较大的战果。但我军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都是惯于猛打猛冲的老红军部队。战斗打响不久，就与敌人拼开了刺刀。日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我军打击，开始有点措手不及，被消灭了不少。但敌人很快就稳住了部队，组织了顽强抵抗，死不缴械。日军的枪法也相当准，他们趴在汽

车底下或躲在芦苇中向我军疯狂射击，我军也被杀伤不少。日军边拼命抵抗，边组织撤退，企图突围。但我军紧紧咬住不放，使其无法突围。激战至傍晚，日军援兵到达，终使町店之敌残部逃脱。我军因伤亡太大，亦随即撤出战斗，进驻沁水县端氏镇休整。町店一仗，歼敌500余，击毁敌汽车20余辆。此役我军伤亡也有二三百人。

町店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在端氏镇进行学习整训期间，朱总司令亲自到端氏检查三四四旅的工作，对徐海东旅长批评比较严厉。徐海东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时更支撑不住了，便请求离开部队去延安治病和学习。后经总部批准，徐海东就去了延安。

徐海东决定要走，旅长一职空缺，就发生了由谁来代理旅长职务的问题。第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是红十五军团的老同志，论资格、能力，由他代理旅长较为合适。朱总司令当时也是这样考虑的。朱总司令征求我意见时，我表示完全赞成由田守尧代理旅长职务。于是朱总司令就找田守尧谈了话，明确告诉田守尧代理三四四旅旅长职务，仍兼第六八七团团长，等候总部任命。但嗣后朱总司令电报打到总部和延安，彭德怀和毛泽东都不同意由田守尧代理三四四旅旅长，回电说要另派人前来任职。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向朱老总建议说："老总，这件事情恐怕不大好办了。你还是再拍一份电报，把详细情况报告延安和总部，说明事先已同田守尧本人谈过话，田代理旅长已既成事实，不好再改变了。否则会影响情绪和今后的工作。"朱总司令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关系！戏点到谁谁就唱，共产党员嘛！"后来总部从三四三旅调杨得志来任三四四旅代旅长，田守尧就有点不高兴了，旅部为徐海东送行举行的聚餐会他也不参加。朱总司令见田守尧真的闹起情绪来，便对我说："召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于是，我就召集党委会，朱总司令也出席了。会议开始之后，沉默了好长时间，谁也不开口讲话。我是旅政治委员，又是党委书记，看到与会同志都闷在那里不吭气，我只好带头发言，对田守尧进行了批评。由于我当时考虑到部队的关系和今后的工作，因而对田守尧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深刻和尖锐。我发言之后，朱老总就发火了，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我们说："你们这是什么鸟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朱总司令就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

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在这次党委会上，三四四旅的干部中，只我一个人对田守尧提了批评意见，因而引起了不小的误会，甚至以为上级没有批准田代理旅长，也是我从中作梗。我又不能作解释。自此以后，有好长时间没能解开这个疙瘩。后来经过长期相处，直到部队到了苏北，田守尧对我的芥蒂才最后解开。

三四四旅在朱总司令的亲自指导下，经过端氏镇学习整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和教训，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上，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杨得志代旅长到职后，部队即以团、营为单位，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六八七团到豫北焦作、获嘉、修武一带活动，六八八团到安阳、汤阴、大名、清丰、内黄一带活动。旅部则进驻林县。到8月份，六八九团自冀南回到太行山归建，活动于晋冀豫边区之平汉路两侧。9月中旬，六八八团和六八九团在汤阴地区发起彰南战役，歼灭了与我为敌、民愤极大的苏启明、扈全禄部伪军，给予平汉路两侧地区的伪匪势力以沉重打击。此役我军俘获很多，增加了装备，扩大了部队。12月，六八八团一部随陈赓驰援鲁西聊城范筑先部，随即在鲁西和冀南收编了冀炳南、王道平等部，扩大了武装，成立了三四四旅特务团，由覃健任团长，常玉清任政治委员，张池明任政治处主任。六八八团政治委员刘震、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李雪三分别带领一个营为基础，不久发展成为一个团的规模，后来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刘震任大队长，李雪三任政治委员。

这个时期，我们还组建了许多地方武装，活动区域日益扩大。我遂向总部建议，将三四四旅分成两摊子活动，我和杨得志二人，一人留守旅部，一人过平汉路东开辟新区。总部回电要我在旅部留守，要杨得志过路东。1939年初，杨得志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了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到了冀鲁豫，不久组建了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支队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冀鲁豫支队辖五个大队。除刘震、李雪三的第一大队外，覃健、常玉清的特务团编为第二大队。第三、四、五大队则是由地方武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杨得志、崔田民离开旅部到冀鲁豫之后，我带旅部由林县回到太行山区，先驻在长治，后移驻高平。各团分散开活动了一个时期之后，都有很大发展，但同时山头主义倾向又有滋长，甚至有点不大听指挥了。

我便将三个团所有部队都集中到太行山进行整训，把各团主要干部召集来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山头主义，以加强党的领导。党委扩大会议开始时，有些干部就不来参加会议。我不管来的人齐不齐，反正每次都按时开会，该讲什么我就讲，该批评的我就批评，我相信那些不来参加会议的同志总会听得到。有的干部不服气，我就耐心讲道理，做说服工作。朱总司令也常到会讲话，要求大家克服山头主义。党委扩大会议连续开了十几天，几乎把我累垮。以前行军作战不论多么疲劳，晚上睡一觉，就能恢复过来。但这次开会，搞得我精疲力竭，会议结束之后好多天都没有恢复过来。

1939年六七月份，日军先后对我冀鲁豫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进攻太南之日军一部，占领了长治及其周围几座县城。我三四四旅为配合一二九师反“扫荡”作战，进至长治以东及高平、武安、涉县一带山区分散游击，相机打击进攻之敌。旅部则进驻平顺山区。8月下旬，田守尧、吴信泉率六八七团在高平以北两次伏击由河南博爱北犯的日军，歼敌一部，并缴获日军中将司令牛岛的作战命令一份。至8月底，日军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太行区的“扫荡”被粉碎。12月，三四四旅配合一二九师发起邯长战役，向邯长大道展开破袭，袭击敌据点，伏击敌调防运兵车队和运输队，断敌交通，予敌以沉重打击。

冀鲁豫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一直坚持到年底。冀鲁豫支队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经受住了严酷的锻炼和考验，不仅粉碎了日军的连续围攻、“扫荡”，而且发展壮大了自己。

正当我抗日军民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革命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之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也日益加剧起来。反共顽军不断向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寻衅挑衅，恣意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39年底和1940年初，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活动达到了高峰。在西北，胡宗南部向我陕甘宁边区进犯，先后占我宁县、镇原等县城，并准备进攻延安。在山西，阎锡山向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和晋东南等地抗日新军和八路军进攻，杀害我抗日军民，摧毁抗日民主政权。随后，蒋介石又调集十余万军队向我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犯。国民党顽军石友三、朱怀冰等部反共最为卖力，妄图袭击我八路军总部。

这时，彭德怀从延安经西安、洛阳进入晋东南地区。我打电报问是否需派部队接他？彭德怀回电说不用派部队接。他只带少数警卫和电

台，走山路过来了。快到达平顺时，我赶去接他。我与彭德怀一见面，别的什么也顾不上讲，就向他汇报国民党军队向我摩擦进攻的情况，我们两人边走边谈。一到旅部，彭德怀的反摩擦作战方案已成竹在胸，立即下命令调动部队准备打朱怀冰。彭德怀指挥作战历来坚定果断，说干就干。但这次是要打与我们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军队，而且是要打个大仗，非同小可。我就对他说："老总，这么大的事情，你不先请示延安就动手干，怎么行呢？"彭德怀说："来不及了。"于是，他一面发电报调动部队，一面同时报告延安。

在彭德怀和一二九师首长的指挥下，反摩擦战役很快就打起来了。首先是冀鲁豫、冀南我军将石友三部打垮。继之，是晋冀豫我军在磁（县）、武（安）、林（县）、涉（县）地区打垮朱怀冰、鹿钟麟、张荫梧等部，尤其是予朱怀冰部打击最大。鹿钟麟在林县被我三四四旅部队活捉，我让部队将他放走，以保持统战关系。至此，便彻底打退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了太行革命根据地。

随后，国民党集中范汉杰、孙殿英、庞炳勋、刘戡所部，从晋城、阳城、高平一线向我逼进。八路军一二九师和三四四旅等部，将全部主力集结于陵川一线，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的统一指挥下，准备相机歼灭顽军一路。国民党军队这次进攻的战术与以往有所不同。他们可能是接受了朱怀冰等部被歼的教训，不敢贸然长驱直入，而是采取修筑堡垒的办法，小心翼翼地步步进逼，使我军不容易吃掉其一路。我见顽军这次集结的兵力很大，我们与顽军对抗了十几天，也未能抓住合适的战机，感觉继续这样对抗下去于我不利，我军不能在这一带与顽军大部队搞决战。于是，我向左权和彭德怀建议，将晋城、高平经陵川到林县的一条大道让开，我军主力分散活动，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顽军决战。随即得到批准，我遂率三四四旅转移到打虎村一带山区活动。

在磁、武、林、涉战役期间，三四四旅已奉命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起初八路军总部任命我为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也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的不利条件。于是，我请求总部另行考虑纵队司令员人选，我只担任政治委员一职。不久，总部派左权来兼任第二纵队司令员。

八路军第二纵队组建起来后，统一指挥活动于太行山南段的第三四四旅和晋豫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河北民军第四团以及稍后成立的冀鲁豫支队等部。后来，将上述各部队统一编成四个旅，除三四四旅外，又编成新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旅。起初，我建议总部任命第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为三四四旅副旅长，第六八七团则由何振亚、张天云分任正、副团长。不想，何振亚因奉命去收编土匪武装没有成功，害怕回来不好交代，就不告而别，只身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打来电报询问何振亚的情况，我回电说，何离开部队出走纯粹出于误会，虽有错误，但并非投敌叛逃，可以考虑送他去延安学习。这样一来，第六八七团即由张天云担任团长。而此时田守尧又不肯就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一职，要求去延安学习。我劝阻无效。田守尧自己发电报请示总部，得到批准后，他就去了延安。

过了不长时间，左权同志奉调回到八路军总部工作，第二纵队司令员一职即由杨得志代理。杨得志担任代理纵队司令员后，三四四旅旅长一职又空缺了。我打电报建议总部任命田守尧担任三四四旅旅长。总部批复同意田守尧任三四四旅旅长，韩先楚任副旅长。田在延安学习期间，由韩代理旅长职务。

不久，总部对第二纵队各旅干部又作了如下调整：

三四四旅旅长刘震 政治委员康志强

新一旅旅长韦杰 政治委员唐天际

新二旅旅长田守尧 政治委员吴信泉

新三旅旅长韩先楚 政治委员谭辅仁

1940年4月，我奉命离开太行山赴冀鲁豫。遂将新一旅留下坚持太行山区斗争，我率三四四旅和纵队直属队越过平汉路，到冀鲁豫与新二、新三旅会合。我们刚离开山区，尚无平原作战经验。离开太行山时，韩先楚率主力为一路，我率纵队机关和直属队为一路，分两路向冀鲁豫进发。我们这一路有一天晚上在永年县辛寨宿营，险些吃了大亏。驻永年县城日军侦知我们无主力部队，便于清晨出动向我进攻。我指挥仅有的少量部队与敌人打了起来，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企图攻入村寨将我们消灭，但终未能得逞。傍晚时分，日军向寨内施放毒瓦斯。我们猝不及防，不少人中了毒，我亦被毒昏迷过去。同志们一边在面部围上

毛巾，抢救中毒战友，一边继续坚持战斗，敌人数次冲锋都被击退。天黑时，日军害怕我方有增援，便抬着被打死的日军尸体撤回县城。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天，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伤亡，算是打了个平手。我们在敌人撤退之后，就离开辛寨。由于不了解当地敌情，我们一气走了100余里，到达大名县以东，过了卫河，进入冀鲁豫支队活动地区，才停下来休息。

我们到达冀鲁豫与杨得志会合后，奉命组建了冀鲁豫军区和军政委员会。我兼任军区司令员及军政委员会书记。

这期间，第二纵队已发展到二万余人。我考虑在冀鲁豫集中这么多部队，不利于今后的发展，回旋余地也不大，遂根据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精神。向中央和总部建议，将第二纵队分成两摊子，我与杨得志各带领一摊子，一部分坚持冀鲁豫斗争，另一部分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4月17日，中央电示：“新二旅及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千人，由太行出发，在冀鲁豫边界设法消灭石友三部后，准备随时调往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起初总部要我留在冀鲁豫，而由杨得志率部分主力过陇海路南下。后来中央电令让我率部分主力南下，要杨得志留在冀鲁豫。中央于5月5日电报中还特别强调：“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发生全国性的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5月中旬，向我冀鲁豫根据地进犯的叛逆顽军石友三部主力被我军歼灭，我便着手准备离开冀鲁豫南下。5月下旬，三四四旅（辖第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在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率领下先头出发，我与第二纵队参谋长韩振纪率纵队部、教导营及新二旅于6月初出发。新二旅（辖第四、五、六团）旅长田守尧在延安学习尚未到职，由该旅政治委员吴信泉、副旅长常玉清带领。行进途中，杨得志来电报说留在冀鲁豫的主力部队不足，提出从南进部队中调回一个主力营。我接电报后，即从新二旅抽出一个主力团（第四团）调回冀鲁豫。

第二纵队南下之先头部队于6月20日到达豫皖苏边区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6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我部与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以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第四纵队由

彭雪枫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6月29日，中原局（1941年5月改为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来电，要我作东进准备，“二十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活动。”豫皖苏边区当时面对日军，背后是国民党顽军，是个夹在敌伪顽缝隙间的一块地方。彭雪枫因原来的部队不多，坚决不同意我走。他起草了一份电报略谓：与敌伪顽长期斗争，以向西发展为有利，平原作战须有山地作依托；黄部应留下，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等等。我刚刚到达豫皖苏，尚不明了毛泽东关于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的战略意图，以为我仍受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直接指挥，且觉得彭雪枫所起草的电报内容与我自己原来的看法比较一致，又不违背中央军委6月27日电报指示精神，遂于7月1日以彭黄联名电复中原局。7月15日和7月17日、18日，刘少奇连续三次来电催我速率所部过津浦路，东进皖东北。我感到刘少奇的电报与中央军委前电不尽一致，为弄清指挥关系以确定部队的行动，我即打电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指示我服从中原局胡服（即刘少奇）指挥。我拿着毛泽东的回电给彭雪枫看，说我准备立即东进皖东北。彭雪枫继续对我进行挽留。但此时我对中央的战略意图已经明了，决心遵照中原局指示东进。遂将三四四旅（欠六八七团）由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率领，留在彭雪枫部，以加强其主力（第三四四旅于“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教导营也留下来一半给彭雪枫部，我率新二旅的第五、第六团和三四四旅的第六八七团以及教导营的两个连，离开豫皖苏，越过津浦铁路，向皖东北挺进。此后，我便在中共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开辟、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 本文节选自《黄克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陈赓

忠于民族，孝于国家。

● 1903年生，原名陈庶康。湖南湘乡人。

●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率部开赴太行山区，参加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继而转战于平汉铁路中段、鲁西北和冀南平原。

● 1937年11月2日，率部在昔阳县黄崖底设伏，歼日军一〇九师团一三五联队250余人，缴获步枪20支，轻机枪1挺。

● 1937年12月，率部协同三八五旅粉碎敌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六路围攻。

● 1940年，太岳军区成立，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曾率部参加百团大战。

● 1941年8月，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奉命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

● 1942年11月—1945年5月，指挥在山西省沁源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战，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 1961年3月16日，逝世于上海。

抗战的回顾

陈赓

七七事变起，我党以民族国家为重，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红三十一军改编为一二九师之三八六旅，我任旅长。10月首次参加娘子关及旧关作战，井陉长生口之夜袭，为我对敌之处女战，歼敌一个工兵中队。敌军大震，因而迟延敌人攻占娘子关，使我正面之曾三军[1]阵地，获得暂时稳定。继作七亘村之战，敌二十师团之后卫辎重部队被我两次伏击，缴获甚多，井陉至平定敌之交通已完全受阻。11月初，昔阳黄崖底之战，敌一个联队在我突然火力袭击下而溃乱，死亡枕藉，若无增援，则将全部就歼，我则毫无死伤。敌在正太沿线，及同蒲、太谷、榆次地区，复遭我不断打击与破路，铁路交通几无法维持。敌为维持其运输，企图驱逐我于正太、同蒲联结点之三角区域以外，曾于12月初，组织“六路围攻”，图围歼我于芦家庄（正太路上）以西之花泉村与马坊地区，经两日激战，我安全突围。我军除作战稍有伤亡外，余无损失，反之敌受我不断袭击，伤亡甚大，粮弹被夺。

此时敌沿同蒲南下，友军纷纷西退，状甚狼狈，不战而逃，弃大好河山，有利地形，置人民于万劫不复之境。华北局势非常混乱，我则在我集总及师领导之下，沉着应战，从未脱离敌人，不断寻找与创造敌之弱点，以求一战。几月来，几无日不战，无夜不袭敌人，使敌南下大受威胁。1938年3月初，敌以一〇八师团为主，组织对晋东南我军九路围攻，辽县、武安、涉县、黎城、榆社、武乡、襄垣、潞城、屯留、沁县及临屯路全线，几均陷入敌手。我旅在师直接指挥下，配合其他八路军，开始反“九路围攻”战役，战斗数月，敌狼狈分途窜回正太、同蒲、平汉三主要干线。我收复广大失地。在整个战役中之有名战斗，带有决定性者，一为长生口战斗（平定至井陉交通要点），毙敌大队长荒井丰吉，击毁汽车多辆，缴获大炮重机枪及其他战利品甚伙。二为神头之役（黎城通长治公路间要点），我军一部埋伏有距公路仅200米者，敌人进至我伏击圈内，我突跃而起，敌仓皇失措，乃不及展开而战，激战数小时，全部结束战斗，毙敌1500余，缴获山积，除少数士兵（三五敌人）及一随军记者窜蔽一洞内未被搜出外，敌几全部就歼。初，我伏击

部队（补充团）武器不全，手执长矛，出发作战之时，纷纷提出口号："用此长矛换取敌之38式步枪"，故冲锋尤显英勇，一营战士竟有刺杀敌兵11人者。战斗结束，该团全部换得新式武器。激战情形，由此可见。战后，敌以飞机10余架，在此狂炸达两日，以事报复。然我已安全转移，迟矣。是役，对进攻山西长治腹心一带之敌军精神打击特大。长乐村之战，我缴获敌兵大量文件，提到神头之役，无不余悸尚存，谈虎变色。三为响堂铺战斗（黎城涉县公路上），我复以干脆果敢之动作，在两小时内，解决战斗。敌180余辆汽车，全部焚烧，敌亦全部就歼，无一幸免者。我缴获甚多。经过这几次大的歼灭性的战斗后，并继以日夜不停的破击，敌交通中断，呈现动摇之象。我更加紧作战，迫其撤退。4月中旬，敌苫米地旅团，配合辽县之敌，由榆（社）武（乡）图窜襄垣，沿途烧杀甚惨。我取平行追击，截击其部于武乡东之长乐村附近，经半日战斗，将敌全部压迫于两山之隘路中。我集中全部火器，猛力冲杀，在长达2.5公里之地段中，敌之密集队伍几杀伤殆尽。遍地尸骸，血染沟渠，各种兵器则遗弃满地。苫米地仅以身免。我缴获苫米地亲笔未发之家信一封，信中妄自夸口来华侵略之战绩，告其女曰：天皇又因其攻临汾之功绩而予以勋章，谓："我肩今天下垂矣，天皇所奖的勋章是何等样的沉重！"但此狂妄之法西斯刽子手，在此一战狼狈而弃，几为我俘，而天皇所奖之勋章及所着盛服尽留我手，至今犹存我营，一时传为笑谈。此役惜因友军曾三军未能完成其阻止辽县之敌人之任务，使我背腹受敌，不能打扫战场。敌复以两个联队，掩护收容，仅焚烧尸体即达2日之久。至今，长乐村边，浊漳河畔犹白骨累累，尸灰成堆。此为粉碎九路围攻最后之一大战。晋东南群众为纪念我军战功及是役牺牲者，特建亭于此，中虽经敌人多次破坏，亭盖被毁，碑塔犹存，屹立路旁，不减当日光辉。

此时，敌人出津浦，攻徐州。我们在集总整个企图下，配合中原作战，除我军一部直赴津浦线作战外，我旅奉命调近平汉线，破坏交通，阻敌东南调。两个半月中，我日以继夜，转战平汉中段，从内邱、邢台、沙河、邯郸、磁县、峰峰、西佐、彭城、安阳、淇县、新乡等所有大小县城市镇、车站、铁路、桥梁几无不受我袭击破坏，甚或为我攻占，敌之南北交通始终无法畅通。该线伪军，大部动摇瓦解。继转武（安）邯（郸）路上作战，此线伪组织亦大部为我摧毁，伪军则纷纷投诚（其中大者如李逆福林之伪第二师全部来归）。友军骑四师[2]数濒于

危，均为我极力挽救而免于覆灭。旋调至道清线配合朱（怀冰）军作战。道清线上东起新乡、辉县、获嘉、修武、焦作，西抵博爱，所有大小车站桥梁几全为我所破坏。两月内，新乡至博爱段，从未作连续5天之通车，群众赞我，友军甚誉。这样，迫使敌人不得不增兵此线，对我实行报复“扫荡”。月余周旋，敌人未能损我丝毫，竟老羞成怒，整日向我发射微菌，以至全旅指战员均中毒成病，旋奉命调赴涉县休整，行军途中，尽为担架与仗扶之辈，几似一大野战医院之移动。

休整月余，又奉命调赴鲁西北及冀南平原作战，转战冠县、馆陶、聊城、博平、高唐、临清、大名、清丰、南乐、广平、肥乡、邱县、曲周、鸡泽、广宗、威县，所至之处，伪军被歼，敌寇挨打。1939年初，敌第十师团，大举进占冀南，我又奉命配合冀南部队作战。因我积极活动之故，迫使敌人不得不抽调进占南宫之主力一部，向我回击。我当即设伏威县南之香城固，佯作败状，诱其深入。愚蠢敌人，完全服我调动，进入我预定之火力圈内，全部动力化之快速部队，整个就歼，无一幸免。汽车被毁，全部装备尽归我有，开平原胜利作战的新纪录。敌又老羞成怒，大肆咆哮，以战车及汽车百数十辆，附以飞机大炮组成之部队，在卫河西南地区，寻踪追击，企图报复，其先头装甲汽车上贴有“专打三八六旅”之标语。我以徒步与敌之机械竞赛，但受不意袭击而挨打以至伤亡的，决非我，而乃为敌人。经过半个月反复转移作战，我仍以战胜者的姿态，携着俘虏及缴获之大炮、机枪等胜利品，高歌凯旋太行，万人郊迎，敌无可奈何我也！

1939年，我旅调榆（社）武（乡）地区，配合友军武（士敏）师作战，使武师由子洪口安全撤下，未受损失。敌几次“扫荡”，企图进占榆武襄地区，几次均被我击退。一年来组织对太谷、祁县（同蒲线上）之几次奔袭，均获相当战果。敌占白晋线，从子洪口经南关至长治各据点。我经常袭击破击，几无一日间断，始终压迫敌于一线上（在其七生五炮兵射程内），不敢向左右伸展，没有一个大队的兵力，敢在离敌驻地半日行程以外活动，至今仍保持此形势。

1939年底，我旅调赴太岳地区作战，我奉命为太岳纵队司令员，配合山西新军——决死队薄一波同志部，转战同蒲、白晋两线，粉碎敌人“扫荡”，巩固太岳根据地。

1940年8月，奉命参加百团大战，我以精锐之师，半月内毁坏了所

谓敌人的“大动脉”之正太路。由阳泉至榆次，除少数几个县城外，几年来以碉堡组成的封锁线，被我挨次攻下，每一座铁桥，每一个车站水塔，每一根铁轨枕木，均被我焚烧或被破坏过。一条完整的铁路，一时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迫令敌寇，尽数月之力重新建筑此路。百团大战，遍及华北，敌寇兵力，备受钳制，经半月之调遣，始凑兵万余，向我反扑。我已任务完成，且战且移，并着手第二次作战，以扩大战果。不匝月辽（县）榆（社）线之敌，又告全部肃清。是役我再攻下据点10余处。榆社城为敌所构筑之半永久式筑城地带，城周围，防以堡垒群，围以铁丝网，圈以外壕，火网严密，地形险要，经我两日夜的攻击，敌虽以飞机低空轰炸，发射毒幕，但仍不能挽回其败局。400余寇鬼，均寻到了其坟墓，武器弹药、粮秣，尽为我有。攻陷该城之翌日，复于榆城东之红土窊又击溃其增援部队3000人。增援者又被增援，始得脱险。敌兽性勃发，一月中忽又组织连续的三次“扫荡”，但三次均被我粉碎。有名的关家垴之役，最后结束了反“扫荡”作战。敌一个大队，大部就歼于此，敌尸横陈，遍于山上沟内。战后两月，我因公过此，数百米达外仍须掩鼻而过之。

自1940年来，我曾几次打破其打通临屯、曲高两公路之企图，粉碎无数次的残酷“扫荡”，每次“扫荡”，兵力时间有加无已（1940年“扫荡”最多万余人，为期不过半月，1943年秋季“扫荡”兵力为3万余人，为期两个月），战术花样每次各异，所谓“突袭攻击”、“分进合击”、“电击反转”、“分区清剿”、“铁桶合围”、“梳篦”政策，“抉剔扫荡”、“轮盘战法”、“铁滚前进”、“三线作战”……法宝每次虽有不同，但失败则一也。不仅如此，政治经济特务文化，一齐都来，实行所谓“总力战”，“蚕食”政策，“推广维持”，“组织新民会”，“欺骗怀柔”，“以华制华”，“组织维持”，“治安肃正”，“治安强化”，“新国民运动”，“三光”政策，“经济封锁”，“配给制度”，强拉壮丁，掠夺粮食，破坏春耕秋收，抢去牲口，组织迷信封建团体——青红帮、长毛道、一心堂、孔子道、关刀会等，美人计，兔子政策，假投降等，垃圾秽桶，无廉寡耻，王八乌龟，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可叹观止矣。但我军与决死队结合广大群众，依靠广大群众，粉碎无数次“扫荡”，及各种残酷的总力进攻，克服困难，坚持根据地。在极度困难之下，我军仍屹立太岳山巅。20余县仍飘扬着祖国国旗，实行三民主义，真正民主，谁曰我“游而不击”，狗屁胡说，可以休矣！或问，坚持敌后，抑谁之力？民曰，我党我军，结合

广大群众，生死与共，在毛泽东旗帜下，朱彭刘邓领导有方，忠于民族，孝于国家，有以致之，谁曰不然？！

[1] 曾三军，即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曾万钟。

[2] 骑四师，即国民党军骑兵第四师，师长王奇峰。

傅钟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硝烟弥漫，哀嚎连天，真是寇深矣！祸亟矣！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

● 1990年生，四川泸州叙永人。

● 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

● 1938年，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长期转战太行山区，为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

● 1941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 1943年，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1989年7月28日，逝世于北京。

敌后抗战的开端

傅钟

193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战争的步伐。中国人民的心情万分焦虑，屈辱和灾难一层重过一层的压在头上。天津失守了！北平沦陷了！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又受到日军的重兵包围！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已危在旦夕……这时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硝烟弥漫，哀嚎连天，真是寇深矣！祸亟矣！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

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经过长征两万五千里的、为直接对日作战集结在黄河之滨的红军，遵循全国人民的意愿，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出师华北前线，挺进敌人后方，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民游击战争，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八路军总部在这个辉煌业绩开端的几个月里，有许许多多动人心弦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洛川受命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是在著名的洛川会议上宣布的。

洛川会议，是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它制定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的伟大纲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为全军由国内战争转变到民族革命战争、由正规战争转变到游击战争，指明了道路；在我党的建军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对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洛川会议，从8月22日到25日，整整开了四天。会址设在陕西渭北高原的洛川县冯家村。当时我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任政治部主任，接到出席会议的通知，和萧劲光等五位同志，从延安乘汽车前往。

到达冯家村，天已黄昏。村里只有一条街，四五十户人家。见到从

云阳总部和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来的同志，个个是风尘仆仆，壮怀激烈，恨不得立刻纵马疆场，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在这样一个偏僻小村庄讨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同志们都说会址选得好，既安全，便于保密，又比去延安少走路，可以节省一两天的时间。战争年代，时间就是军队，就是胜利。党中央的时间观念，可以说是全党全军的楷模。

会场设在村西北角一所私塾里。胡同口有棵枝叶稀疏的老槐树，矮粗而弯曲的树干，形如一头狮子蹲在那里，开会的人们来来回回都从它身边经过。

私塾的院子里，中间有个小花坛，院子的一侧有一株桑树，正当面是两孔砖砌的窑洞。毛泽东同志在私塾先生那孔窑洞里办公、居住，会间修订文件的同志也到那里去。另一孔窑洞是教室，中间放了些长的、方的、粗糙的、古朴的桌子，拼成整齐的一排，20多个人挤在周围坐下，便算是会场了。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凯丰、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徐向前、张浩、林伯渠、萧劲光等同志，犯有严重错误、被解除军事职务、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也到会了。会上还有李富春同志，承担了记录之劳。他们都是我所认识和熟悉的，抗日出征前夕这样一起共议党的、军队的大政方针，仿佛有种很强的引力把大家的心绪凝聚得格外热烈和昂扬。

也有两个同志我认不得，一问才知道，一个是周建屏同志，赣东北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曾在粤赣边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冬才辗转到达陕北的；一个是张文彬同志，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多年在三军团工作，长征到陕北后，是东北军、西北军中我党组织的负责人，曾为营救西路军被俘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准备会后去广东、香港，加强那里的党的领导，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吸收从南方来的和到南方去的两位同志到会，不仅表明党中央对南方工作的关注，也表明党中央对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的部署，考虑得非常周密、细致。

会议是在日军不断增兵华北，国民党军队出现溃退趋势，全体红军整装待发的情况下进行的。邓小平同志留在了云阳红军总部主持工作，没有到会。第一方面军已经出动，罗荣桓同志正率领部队东进，也没有到会。同我一起在“抗大”工作的罗瑞卿同志到会了。“抗大”“抗大”，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确实是越抗越大，天天有四面八方包括海外来的热血青年拥进学校。部队开赴华北前线，需要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军政干部。让“抗大”的负责同志到会，可以看出党中央对学校教育的关怀和准备持久作战的远见卓识。

会前最为同志们注目的是周恩来同志。在我看来，他仍像十多年前在旅欧总支部那样英姿勃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为了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春天起，他不仅奔波于西安—延安之间，而且一去杭州，两上牯岭，同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反复进行会谈，直到会议前夕还和朱德、叶剑英等同志到了南京，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国防会议，提出了阐明我党的军事主张的重要文件——《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由于他不辞劳苦，据理力争，终于使我党同国民党的政治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得到确立；红军——当时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从此，蒋介石窒息红军的闸门被打开了！我们可以汇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惊涛骇浪中大显身手，将中华民族这只飘摇欲沉的航船驶往胜利的彼岸了！

主持会议的是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同志。从遵义会议到洛川会议，他都是中央军委成员。当年3月国内和平一实现，他和毛泽东同志就及时提出，红军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力量，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会前几个月，他和毛泽东、朱德同志等一起，更是夜以继日的操劳，对红军如何改编，如何对日作战，作了精心的筹划，周密的部署，完成了出师抗日的大量准备工作。7月下旬，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主持，在云阳红军总部召开全军党的政治工作会议，就红军改编的意义、任务和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在干部中作了深入动员，使全军思想同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8月初，他又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明确提出了红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以游击运动战“协助友军”的作战方针。

在会议开始以及8月24日，张闻天同志都有较长的发言和报告，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是他起草的。他还主持通过了《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正式文件。8月25日毛泽东同志作总结报告，精辟地分析了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

前途。其中，完整地阐述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部分，也就是会议讨论并通过的主要文件——《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2]。这是党的宣传鼓动提纲，也是全党全军的行动指南。它的深远意义，正如张闻天同志讲的，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是指出胜利的道路。“十大纲领”就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报告的最后呼的口号也是：“拥护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坚决实行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他的激越、清亮的声音在窑洞里震荡，表达了会上几乎所有同志的共同意志。在我看来，这“十大纲领”就是红军进行全面的民族抗战的鲜红旗帜！我们高高举起这面旗帜，就会召唤并团结广大抗日军民沿着胜利的道路奋勇前进。

会议讨论得最热烈的，是战略任务、方针、作战指导原则和部署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用形象的比喻阐明雄伟、深远的战略思想，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说，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他特别提到紧邻东北的冀东，在抗战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明确指出，红军要有一支部队以雾灵山为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贺龙同志动作快，把这个任务抢到了手。虽然由于国民党军队很快撤出了南口，我们不得不改变这项计划，但同志们那种一往无前、敢于向敌人深远后方挺进的英雄气概，充分表明我军人人都有到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崇高精神。

张闻天、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等同志对抗战的长期性和可能出现的曲折、危险，出师华北的战略部署和群众工作等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张闻天同志说，要很好的使用我们的力量。红军是党军。抗日是持久战。眼光要放远些。朱德同志指出，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首先是发动华北的1亿多人；军事上是发动游击战争。即使各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任弼时同志也谈到，抗战是长期的战争，红军要发挥自己进行山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这关系到增强我们的领导和部队的扩大。

关于战略方针和部署问题，毛泽东同志深刻阐明了我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对此他详细解释说，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在整个战略部署下，我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执行统一战略意图的灵活机动权；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所谓山地，不只是就地形而言，而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尔后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通过广泛的游击战争，达到开辟敌后战场，支援正面战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他对于党的战略方针的完整阐述，使大家的思想提高了一步。关于兵力部署，彭德怀同志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指出：红军出兵在恒山、太行山山脉，有重要战略意义，给日本南进或西进以很大的困难，要力争实现。他还说，红军主力出动是对的，留下若干兵力在陕北是必要的，这是我们的战略预备队；红军出动基本的是要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党和红军的地位。其他同志也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总之，会议开得热气腾腾，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抗敌的决心是无比坚定的，作战思想和行动方向是非常明确的。会议确定，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的11位同志组成。

最庄严的时刻到了！会议通过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八路军所辖的三个师是由三个方面军为基础改编的，各师的主要领导干部是：林彪为第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3]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萧华为副主任；贺龙为第一二〇师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刘伯承为第一二九师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至此，红军虽然放弃了自己用血与火铸造的光荣称号，却实现了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为之奋斗了六年之久的直接对日作战的宏愿，与会同志无不为之振奋。对于军委命令中要求全军改编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和政策而斗争，使自己“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大家充满了信心。

8月25日是会议最后的一天，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会议连续通过了

朱德、彭德怀同志的《就职通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八路军抗日八项注意》等文件，使这支即将出征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从最高指挥员到每个战斗员都有了一个行为准则。这是坚持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重要保证，也为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预示了美好前景。

短短四天的洛川会议，在中国革命征途上树起了一座雄伟的里程碑！从此，万千红色健儿——八路军将士，“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4]，带着人民的希望，奔赴民族解放的疆场去建功立业。深夜，我走出会场后，回头看那窑洞的灯光，在渭北高原的苍穹之下，红彤彤的，像团正在燃烧的火……

云阳誓师

洛川会议期间，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央同我谈话，要我担任八路军政治部的民运指导部（简称民运部）部长。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做居民和友军的工作，面很广，党政、军事、外交事宜都要做。我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弼时同志鼓励我要大刀阔斧地干，重要的是抓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把局面打开。

会一结束，要到前线的同志没有再回延安，立即赶往云阳总部和各师驻地。我随朱、彭、任等领导同志行动，开始是坐一辆卡车，但走出几十里以后车子坏了。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聂荣臻同志，30年代初我们曾在上海的中央军委一道工作过，是大同乡（都是四川人），又是三十七八岁的同龄人，走在一起免不了说说笑笑。处此境况，他像搞“智力赛”似的问我，“老傅，四川话在这里怎么说呀？”我说：“有这么一句，‘图相因买老牛，爬坡过坎要人’吆。”荣臻同志和大家笑了起来。有的说：“不错！贴题！”有的说：“‘铁牛’不是老牛，不起来哟！”有的说：“怎么办？走吧！”有的说：“先到村子里吃点饭！”最后大家按总司令的话行动：“吃过饭就走！”

临到中部县（今黄陵县）城，有人高兴地喊道：“桥山，桥山，桥山到了！”是啊，黄帝陵就在那片郁郁葱葱的山上，有机会看到它能不

高兴吗？这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向往和瞩目的地方。几千年来，历代王朝直到民国，每年清明节，都要派出官员来扫墓、祭奠，表示对先祖的虔诚和敬仰。今天，我们就要上前线了，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对先祖开创的中华大地的野蛮掠夺和残酷蹂躏，都有一颗“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杀敌决心，也就格外想去看看黄帝陵。

看过之后，从桥山上下来，进了轩辕庙，朱德同志说，今年清明节，我们还派人来给轩辕黄帝送了祭文哩！果然，一到正殿就看到黄帝塑像脚下的大供案上陈列着不少祭文，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祭文也在其中。祭文写得非常好，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动人肺腑。大家拥过来看，我竟情不自禁地读出了声：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4月5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硫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河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为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认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屡俱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朱总司令说，这是我们建军10年第一次向老祖先明志。大家也都称赞祭文写出了全军指战员的情怀，表明了我们代表着全民族的利益和未来。同志们还一致认为，这是我们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师表》哩！

8月30日晚上，我们徒步行军到达铜官城（今铜川市）。彭副总司令接到指示要去西安（聂荣臻同志和他同行）。彭是要准备9月1日同周恩来副主席等乘火车去山西太原，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谈。一同前往的还有林彪、萧克、徐向前等各师的负责人。他们是最先一批到达华北前线的八路军。

朱总司令到达云阳镇后住北街“毛家大院”，红军总司令部在那里。我随任弼时同志见到邓小平同志，他在西南角“文家大院”，总政的同志

住这里。

云阳属泾阳县，距西安60多公里，南临泾河，北靠嵯峨山，西（安）兰（州）公路从村南穿过。村里虽只一条街，但长达一二公里，俗称“十里烂云阳”。当时这里已成为军事重镇，中共陕西省委也在这个村子里。西边驻陇东西峰、镇原的红军，北边驻正宁、耀县的红军，东边驻三原、富平的红军，继一一五师出动之后，正在集结，准备出动。一时之间，这片纵横二三百里的国土上，山山岭岭里，大路小路上，四处有战马奔驰，有步兵跋涉。嘹亮的军号声，高昂的抗战歌声，飞扬在正要收割的田野里，震动着每个爱国军民的心。

民运部的人手不多，工作显得格外忙碌。从国民党区域和海外来的进步青年去延安，这里是第一站，迎送接待任务日益繁重。开始每天不过三个、五个的，现在则常常是成组成队的，而且一批接着一批，人们笑称：往北去的大道，全是他们“走”宽的。

自从7月14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给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各师、各团及各军事学校的首长下达命令，要求10天之内做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以后，尤其是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后，总政治部编印了《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抗日军人读本》，以及东北四省、华北五省地理常识，还有日本情况、日语教材等，发给部队进行战前教育。从军团长、师长直到伙夫、马夫都参加了军事、政治训练。整个红军变成了大学校。洛川会议后，为了顺利开赴华北前线，八路军政治部立即发布了《关于东进抗日行军中的政治工作指示》，编发了《八路军军人必读》等教材。

当时，红军广大将士对于北平、天津失陷非常焦急，对南京方面非常不满，要求立即出动抗战，甚至整连整团整师的指战员签名上书，表示不等待南京政府的命令了。当听说改编还要取下红军帽徽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更是火上加油，有的摔帽子，有的流泪，甚至有的骂娘。为了妥当解决这个问题，转好思想弯子，领导干部分别下到部队进行解释。左权同志到了随营学校各团，耐心地给同志们讲，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在换帽徽的同时，总政还给全军颁发了“红军十年艰苦奋斗”奖章。广大指战员收起红军帽徽，得到了红军“奖章”，思想

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适应了新形势的要求。

八路军总部的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镇的大操场里举行。司号员们的军号声，随营学校的威武队列和“坚决与敌决死战”的歌声，震荡了整个村镇。整齐雄壮的队伍从四面八方走来，一幅幅醒目的“拥护军委命令”，“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大字横标，高高举过头顶，随着队伍进入会场。队伍四周围满了手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小彩旗的各界代表和群众。这里的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他们限制群众和学生到场，就是到场的代表里也有不少是他们特意选派的。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挡不住群众的抗日热情和他们对红军的热爱。人们大胆地拥进会场，有的爬到了附近的树上、屋顶上，观看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邓小平副主任主持大会，全体指战员跟随朱总司令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掷地有声的誓词，是从每个同志的肺腑中喷涌而出的，声若洪钟大吕，所有同志的心情都激动异常，会场四周的观众无不为之震惊和感动。

《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的内容和红军时期明显不同的，是把“实行抗日救国纲领”作为第一条。弼时同志郑重宣布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三大纪律”与“八项注意”总起来不过11条，但却包括了争取民众，影响友军，创造模范抗日军队的大道理，是我们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标志。

表示杀敌决心和欢送八路军上前线的军内外代表讲话之后，当地国民党政府的专员也讲了话。最后一项是国际友人讲话。穿着八路军服装的乔治·哈特姆（即马海德），一到台前，台下便响起欢迎的掌声。这位美国炼钢工人的儿子，1936年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时同我相识，第二年2月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出征的战士，他用汉语说，我们欢送八路军到哪里去？到华北前线去。去干什么？拖住日本侵略军的尾

巴，打他的“后沟子”！这句把脊梁骨称为“后沟子”的陕西土话，大家听着非常亲切、生动、有幽默感，会场上立即迸发出欢快的笑声，随后是狂风般的掌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的抗战歌声，气氛显得十分昂扬、热烈。

东渡黄河

一一五师主力到达黄河东岸之后，一二〇师主力即由富平县庄里镇出发东进。紧接着，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了！殿后的是早已整装待发的一二九师主力，到9月底也从庄里镇开往晋北前线。这时，以萧劲光为主任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12月改为留守兵团）已经在延安成立，统一指挥各师留守部队担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总部出发那天，蒙蒙细雨压住了道路的尘埃。我们的队伍除机关外，有随营学校的三个团，一个警卫总部的特务团，浩浩荡荡的劲旅，在秦川大地上疾进，引起沿途收秋、秋种农民的注目。队伍经过村子，人们不顾国民党的种种限制，拥到街上送茶水、梨子、桃子、鸡蛋。队伍过后，群众手里有了红色绿色的传单；墙上贴了雪白的八路军布告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街头巷尾传诵着八路军爱国抗日、待人和气、买卖公平、损物赔偿的故事。尽管我们规定了沿途不许扩军，但广大爱国青年还是纷纷要求加入我们的行军行列里。

前线接连传来令人焦虑的消息。继南口、张家口失陷后，平绥线上的天镇、雁北重镇大同失守了！津浦线上，日军在攻击泊镇、沧县；平汉线上，涿县落入了日军手中，保定已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还在节节败退……形势的险恶令人愤慨，全体指战员心急如火，恨不得插翅飞上前线，煞住日军猖狂进攻的气焰。

9月16日，总部到达韩城芝川镇，决定在此渡过黄河。先头两个师都是从这里渡过黄河的。

芝川镇西南司马坡上有座司马迁祠，趁候船的间隙，我和几位同志去看了看。祠内碑碣林立，铭刻着对这位太史公的赞词颂语，使我想起他的巨著《史记》。从《五帝本纪》到《太史公自序》130篇，我在年轻时逐篇读过，确实像鲁迅说的，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代表着我国文化的高度成就。司马迁忍辱负重，用笔为中华民族的统一

和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伟大的，不朽的。我们今天，则要用刀枪和自己的血肉去搏斗，收复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的土地，书写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的光辉篇章。

我随朱总司令、任弼时、左权同志等同船过河。木船在汹涌翻滚的波涛中前进，船工们驾驶大船的强健体魄，使人感到自己身上也仿佛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这天风和日丽，再过几天就是中国人民一年一度庆祝团圆的中秋节。天气已有些凉意，使人觉得爽快、舒服。随着大船靠岸每个人的脸上露出了兴奋、自豪的神情：我们终于又踏上了美丽富饶的山西大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场。

1936年春天，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5]，曾率军渡过黄河，在山西的几十个县撒下了革命的种子。那时是借路去河北、东北打日本，由于国民党重兵拦阻，壮志难酬，只得回师河西。现在日本大军压顶，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却是急切地盼望八路军早日开到晋北去堵住日军的进攻，救他们出困境。

我们的队伍向着晋南重镇——同蒲线南端侯马跑步前进。沿途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惊恐神态表明：战火已越烧越近。但我军将士却如蛟龙临海，英姿勃勃，直奔中央军委指定的目标。

到了侯马，火车站里站外挤满了人。一些小孩子骑在大人的肩上，仰着头，张着嘴，观看八路军上火车。其中有不少从沦陷区逃来的难民，衣服褴褛，眼含热泪，期待八路军去收复他们的家乡；本地群众则祝愿我们能挡住日军，使家园免遭战火。有许多送茶水的，端糖果和中秋月饼等慰问品的，挤上去塞到战士手里，递到战士嘴边，其亲切之情在别的军队是见不到的。红军东征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强敌压境，危难中重逢，真像多年未见的知心朋友。目睹这番军民亲如家人的情景，人们无不由衷地称赞：八路军才真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啊！

火车在吕梁山东麓、汾河东岸向北开进，沿途的车站越来越多地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无论商人、学生、工人、农民，都拼命往前挤，要看看红军——八路军的朱总司令。朱总司令的四川话人们听不懂，但看到那位向人们招手的长者，衣着和别的军人一样，脸色比别人黑一点，像长年辛劳的庄稼汉，面容纯朴、慈祥……人们便以喜悦的神情、亲切的语言，表明自己的感触：八路军的总司令不像国民党军队的长官，老百

姓是可以亲近的！这，便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像一座桥使八路军和人民的无穷力量相连接起来。在车站，在车里，老百姓们送来的中秋月饼、瓜果、枣子，堆了很多，大家都吃得饱饱的。人们议论着：这样的老百姓，这样的军队，如此齐心，如此亲热，打不胜日本，谁能相信！

到了太原，总部的领导同志都倍加忙碌。天天有兴奋的座谈会，热烈的欢迎会，彭德怀等同志应邀去群众大会上讲演；周恩来、朱德同志准备到太和岭口会见阎锡山；邓小平同志去了第二战区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商谈工作。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东北学生救亡委员会的，从一二·九运动中产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都有人到总部来过。整个太原城的抗战气氛，由于八路军总部的到来，陡然高涨了几倍。面对此情此景，使许多革命战士和爱国青年流下了兴奋、激动的眼泪。

在成成中学——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我见到了久别的杨尚昆和李伯钊同志，他们身着便装，和刘少奇、彭真同志一起在北方局工作，还没有公开身份。尚昆同志告诉我，北方局正准备开会传达、贯彻洛川会议精神。刘少奇同志提出，共产党员要脱下长衫去打游击战，今后华北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群众武装展开游击战争。他还要求华北地区党组织三个月内“扩红十万”[6]。

周恩来同志完全赞成这个计划，并指示把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此时，“决死队”已有了4个总队（团）。我随总部过定襄时见到了薄一波同志。不久，朱总司令指示他们去晋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出发前夕，有些年轻同志到了总部执意要求参加八路军，以为戴着阎锡山的帽子抗日，不如在八路军的旗帜下进步快，更光荣。我和民运部的几个同志去做说服工作，一直把他们送归“决死队”，还在会上讲了话，说明“决死队”和八路军都是抗日先锋，共同站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一样光荣！鼓励他们安心在“决死队”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第二年夏天，“决死队”由4个总队发展到4个纵队（旅）。在沁县西林整训时，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同志去给他们讲游击战术，我去讲部队政治工作。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进步很快。当1938年秋，日军进攻时，阎锡山慌忙逃过黄河，躲到了陕西宜川县的秋林镇一线。与此相反，“决死队”“牺盟会”提出响亮的战斗口号：“共产党员誓死不过黄河！”他们同在黄河以东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主力部队

一起，高擎民族解放的大旗，挡住了日军西渡黄河。

首战晋北

先头出发到达晋北原平一线的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主力，按预定部署向冀、察、晋、绥4省交界的恒山山脉（31个县）挺进，准备侧击沿平绥线西进，沿平汉线南进之敌，援助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连连败阵，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占领大同后，一部飞速向归绥、包头攻击，打通平绥线，实现其所谓切断中、苏联系之目的，主力则沿同蒲线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与此同时，华北的敌军一部则由平绥线东段之宣化、怀来向晋东北追击，占领广灵、涞源后，正向平型关进犯。

据此形势，毛泽东同志及时发出了改变原来部署的指示，这也是总部领导此时所议、所忙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同志指出，敌人的战略计划是以右翼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上的国民党军队而最后击破之，夺得黄河以北地区，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鲸吞华北5省之企图。这样，“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而阎锡山指挥下的傅作义、杨爱源、刘汝明、汤恩伯各军已失锐气，使我们不能作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之结论。因此，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如依旧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陷入被动地位”。显然，战场情况变化了，必须改变原来的部署。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为战略上展开于敌人侧翼，钳制敌人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使晋绥军不过于损失力量，也为我军广泛发动群众创造游击根据地，拟变更原定部署如下：一二〇师转至以管涔山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一一五师以自觉的被动姿态，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一二九师开往恒山山脉南端，逐渐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

没过几天，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毛泽东同志所以这样三令五申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因为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向此时要进行的游击战争转变，是领导全军在广大的新天地里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崭新课题。总部领导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的领会是深刻的全面的，在基本点上是息息相通的。他们带领全军从实际出发，适时地完成了这个转变，创造了辉煌的战果。

9月22日，总部到达晋北前线，驻五台县城东北的南茹村、东茹村。随营学校在不远的苏子坡村。真是旗开得胜！朱、彭指挥一一五师主力首战平型关，歼敌1000多人，打破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在正面防御的晋绥军以有力的配合，给广大抗战军民以有力的鼓舞。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起了八路军英勇善战的形象。

但敌情仍然十分严重。东面平汉线上的日军已占领保定；沿内长城西进的日军正猛攻繁峙；沿同蒲线南进的日军夺取了朔县，正向代县、雁门关逼进……

总部在这三面是日军进攻的炮声里，在国民党军队溃败南逃的混乱局面中，稳如泰山，指挥若定。此时，迎着日军的长驱直入，我东北方向有杨成武部，打到了冀察边界；东南方向有王震部，已到达战略要地石家庄附近的平山县；北面、西北面有一一五师、一二〇师的主力在日夜奋战。各部队斗志昂扬，锐不可当，纷纷传来捷报。平型关战斗一结束，朱总司令即带领一些同志到一一五师驻地参加总结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总部机关的工作十分紧张，除了指挥部队向敌人的侧翼、后方挺进外，还天天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贺电、贺信，接待来慰问的各界代表，来采访的新闻记者，来参军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来请求派人指导和给予援助的抗日团体、义勇军、游击队领导人……个个忙得不可开交！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八路军总部于9月21日、25日，先后对各师、各旅、各团发出指示和训令，要求部队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消灭敌人小部的同时，立即在我军所到之处，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在战区的村庄城镇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没收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财产分给抗日人民和抗日军人家属；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对于各部队进行群众工作的负责区域，总部有明确划分：一一五师在涞源、灵丘以南，五台、盂县以东，灵寿、曲阳以西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一二〇师主力于左云、清水河、保德、宁

武、平鲁等晋西北地区，该师三五九旅（一个团）于柏兰镇、定襄以南，盂县、井陉以北，平山县以西地区；一二九师的预定地区在正太铁路以南。总部明确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要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在地方工作中，要吸收进步分子首先是工农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培养他们成为联系群众斗争的骨干。

任弼时同志召集会议传达、部署了上述任务。朱德、彭德怀同志以身作则，每到一地就召开群众大会，出席讲演，宣传八路军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指明保卫山西，保卫华北的正确道路。在太原，彭德怀同志举行记者招待会，把平型关战斗缴获的战利品分给他们作纪念，有力地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在五台县城的群众大会上，彭德怀同志的讲演，气壮山河，振奋人心。他说，日本军队每占我们一座城池，就是陷入人民的一层包围。华北每个不当亡国奴的人都是一颗炸弹，日本人吞下去是会炸死他自己的！这些话，对鼓舞群众拿起武器打游击战起了很大作用。五台县短短几天就成立了4支游击队。朱总司令有时也出席群众大会，还常和群众交谈，他的艰苦朴素作风，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本身就有很强的感染力。在南茹村的街头、胡同口、打谷场上，都有他和群众拉家常的身影。在处理军机大事的空隙，他还参加了培养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和建立村党支部的工作。

按照总部要求，民运部派出王逸群、洪水、胡开明、罗亦军等一批同志，在繁峙、代县以南，同蒲路以东广大农村，展开群众工作。他们和当地的党员赵鹏飞、朱卫华、李力安等同志一起，到各县、区、村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组织自卫军、担架队、运输队，支援部队作战，收容友军溃散人员，保护群众利益，安定社会秩序，受到人民赞扬。随后，王逸群同志负责建立了中共晋东北特委，并调来祖籍山西原平的红军将领赵尔陆同志，率总部特务团的两个连，组成晋东北游击司令部。部队很快发展起来，转而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伟大斗争，成为晋察冀的第二军分区，同聂荣臻同志直接指挥下到达察南、平西的杨成武部建立的第一军分区，联在一起，互为依托。在平山县以西，是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直接率领的一个团。王震同志向来作战机智、果断，这次上得前线更是主动、勇猛，一直插到了平山。他们按总部要求在正太路以北开辟广大地区，随后便成了晋察冀的第四军分区。

平型关战斗后，罗荣桓同志率领一一五师政治部到阜平一带开展群众工作。10月10日，敌人刚刚占领石家庄，我骑兵营即攻克了曲阳县城。罗荣桓同志派民运部长潘振武同志去当了县长，和他同去的还有宣传队的10余个同志。他们团结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组织起动员委员会、抗敌后援会，发动了成千上万群众，把日军在曲阳兵站囤积的大批物资，全部运到了阜平。那几天里，从曲阳到阜平50多公里的公路上，满是挑担子的、抬箱子的运输大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极大地振奋了敌后军民的抗战热情。与此同时，阜平县已组织起4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至10月中旬，阜平各区和邻近的行唐、曲阳等县，也组织了“抗日义勇军”，总数达2000多人。按聂荣臻同志的指示，义勇军编成3个大队，为建立晋察冀第三军分区打下了基础。

在此期间，朱、彭、任、邓等总部领导同志，曾找王平、刘秀峰同志谈话，按北方局决定，要他们和李葆华同志一起去阜平，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统一领导三省边界各县的工作，并积极向冀中平原发展。这样，在八路军到达前线后的短短时刻，从平绥线到正太线之间的广大国土上，便燃起了熊熊的抗战烈火，“晋察冀”这块巨大而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战烈火中骤然崛起了！

在此之前，9月28日，总部即指示一二〇师的宋时轮支队，向日军占领的怀仁、左云、大同地区挺进。他们首战井坪镇告捷，鼓舞煤区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猛打游击战，在同蒲路北段西侧开辟了钳制敌人南进的战场。

由于我军在晋察冀绥四省边界连战告捷，发展迅猛，促使国民党政府和阎锡山下决心进行忻口战役。在忻口战役的20多天中，我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主力在敌人侧翼和深远后方，作战40多次，收复县城10多座，一克再克平型关、团城口、雁门关，伏击敌人的运输部队，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使得敌人增援受阻，供应困难，有力地援助了友军的正面作战。

10月中旬，一二九师到达晋北前线，第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机20多架。由于日军沿正太线的攻击异常猛烈，刘伯承同志率主力驰援娘子关一线的友军，在正太路以南的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多次伏击敌军。挫伤其进攻锋芒，取得的战果为中外人士所注目。第二战区前线总指挥卫立煌，盛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

队”，对忻口战役有极大的帮助。朱德、任弼时同志都曾撰文高度评价忻口战役歼敌过万，“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是国共合作中我军与友军联合作战的范例”；在战斗中郝梦龄、刘家麒两将军的牺牲，许多忠勇战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

平型关大捷以前，我军每到一地，都寻找和说服躲藏在深山荒野的群众回到村子里。忻口战役期间，战地群众参加战勤，非常踊跃，以至担架队往往超过需要，抬下战场的不是伤员，却是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和罐头、饼干、奶粉、纸烟等物资。

10月22日，八路军总部要离开南茹村、东茹村了，环顾四野，和一个月前到达时已大不相同。万千八路军健儿已在华北前线开拓了自己的活动天地，亘古少见的敌后战场在日益扩大。这史诗般的业绩，使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美梦，碰得粉碎；使海内外炎黄子孙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坚定了“中国不会亡”的胜利信心！

吕梁山下

总部从五台县转移时，分成了三路行动。朱德、任弼时同志带领总部机关，穿过正太路，10月27日进至太行山区的和顺县马坊镇。另一路是彭德怀同志率精干的指挥所，经忻口前线、太原前线，于11月初也进驻太行山区的马坊镇，同朱总司令会合一处。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率政治部机关和韦国清同志等领导的随营学校，穿过同蒲路，跨过汾河，进入吕梁山下的汾阳、孝义一带进行群众动员工作，为创造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开拓道路。我和黄镇等宣传部、民运部的同志随这一路行动，经太原到了孝义县城。

这是总部领导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作出的部署。毛主席曾来电指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则难以立足的。”对于吕梁山脉，毛泽东同志在忻口战役期间就指出，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太原一失守，他进一步指出：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一一五师的徐海东旅、陈光旅和总部均宜立即开始西移。这样，朱、彭、任等领导同志，便于11月11日在和顺县的石拐镇，同友军将领开过军事

会议以后，于下旬到达吕梁山、太行山之间的洪洞县马牧村一带。邓小平同志率领我们这一路，是12月底由孝义一带到达马牧村归总部建制的。

我们路过太原时，败阵的晋绥军惶惶不可终日，汉奸特务却在城里猖獗活动，国民党达官贵人在搬家逃难，街上的电线横七竖八，房子的门窗玻璃碎裂不堪，满街烂纸破布，商店门户紧闭，工厂汽笛长声嘶鸣，出城防空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呼儿唤女……一片灾难景象惨不忍睹。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的，是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大字标语："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张贴的动员3000万民众保卫山西的告示。还有刚从延安到太原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正在街头、学校演出，他们的救亡戏剧与歌声，给人们以极大的宽慰和鼓舞！一批批平津和东北流亡学生在集结，在奔走呼号："誓死保卫华北！""誓死保卫山西！"使人觉得这个城市还有斗志和活力。

9月，一二〇师路过太原时，王震同志抓得紧，请求北方局帮助动员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到部队工作。消息一传开，有不少人跑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填表申请，王震亲自和他们谈话，于是一下子接纳了40多名男女知识分子入伍。贺龙同志见了非常高兴，称赞"王胡子"办了件好事，给一二〇师增加了新生力量。他把一半留在了师部，让刘亚生、郭小川等20来个同志到了三五九旅。我们这次到太原，立刻贴出了随营学校的招生广告，指明愿学军事的可报考教导队，愿学政治的可报考学兵队。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和孝义县城都设了报到站。

在太原集结的东北流亡者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有东北大学的，也有东北中学的，还有些东北军退职的军官。其中最著名和有影响的人物是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将军。他是在卢沟桥事变后从天津到南京营救张学良将军未成，到武汉由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太原的。他们同东北学生合在一起有八九十人，在八路军连战皆胜的鼓舞下，殷切希望组成部队参加抗战。周恩来同志关心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讲过话，并指示总部帮助他们。我们在太原时，一批按党的指示由济南辗转来的平津学生已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离开太原到达总部驻地附近后，朱、彭给他们讲过话，授予他们正式番号——第一游击纵队，还派组织部长周桓同志兼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太行山东麓的邢台一带发动群众，建立了一支2000多人的游击队。后来编入了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独立团；同时还收

编了国民党东北军溃散部队500多人，第一游击纵队有了很大发展。高扬、顾卓新、吕东、关山复等同志曾是这支部队的骨干，也在这支部队受到了严峻的战斗洗礼[7]。

孝义县城西关有八路军兵站，我们到孝义后先住在那里，但天天到城里中阳楼下边的县牺盟会去，接待报考随营学校的人。青年学生们非常可爱，一被录取就毅然告别家乡父老投入艰苦的战斗生活。不久，孝义牺盟会的曹诚、平遥牺盟会的李文炯，分别组织了两支游击队。平遥县城被日军占领后，两支游击队合并为“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邓小平同志考虑到统一战线关系，让他们改称“牺盟会晋西游击支队”。八路军政治部和随营学校派了些干部去加强工作，很快便发展到2000人，一一五师到达后，他们编成了游击第三团。

邓小平同志离开太原后，先在汾阳城西的栗家庄，不久转到三泉镇。他指示随营学校抢运、疏散兵站的粮食、布匹、棉花；布置各个地方工作团发动群众防止国民党撤退时的骚扰、抢劫。再后来，他和我们一起住在孝义县的下堡。

按照报呈总部的计划，邓小平同志以兑九峪、大麦郊一线为中心，全面负责领导开展孝义、平遥、介休、永和、石楼、蒲县、隰县、大宁等8个县的工作。其中因石楼、永和靠近陕西，距离孝义较远，那里的工作由黄镇同志主持。在上述8个县里，我们的地方工作团同当地牺盟会一起，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在青年积极分子中进行党的教育，发展党员，建立或恢复党的组织。1936年红军东征时在这里培育的骨干，已随军过河西的这时也回来开展工作，更有力地扩大和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当时，阎锡山有个口号叫“铲除坏官、坏绅、坏人”。我们抓住这个口号进行改造旧政权的工作，维护群众利益，调动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到年底我们离开时，把发展的党员、建立的党组织全部交给地方党委。1938年2月，日军向晋西南发动进攻，介休、孝义等地被侵占，国民党军队纷纷逃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山脉广大地区也成为敌后，被阎锡山阻隔在赵城、洪洞地区的一一五师得以进军吕梁山脉，先后在兑九峪、大麦郊、午城、井沟连战连捷，狠狠打击了敌人。到四五月，杨尚昆同志率“总政后梯队”即北方局，到达禅房头，领导成立了晋西南区党委，林枫同志任书记，毛泽东同志为区党委的报纸《五日时事》写了报头。晋西南根据地在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迅速发展起来，为壮大山西抗

战力量，保卫陕甘宁边区河防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太原失守前夕，10月底，八路军政治部曾根据周恩来、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用高度的热情进行地方工作，创造抗日民主根据地，切实建立地方的党组织，为完成每个动员计划而斗争，并再次明确了各部队的工作区域。太原失守后，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二〇师的工作团同程子华同志负责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干部，在离汾公路一线开展工作，公路以南的地区由政治部、随营学校负责。这时：

——在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由聂荣臻同志领导建立的晋察冀军区，已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的“八路围攻”，打击了由平汉线西犯之敌，由正太线北犯之敌，使边区所辖的县扩展到30多个，部队发展到2万多人，开始了敌后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在管涔山脉，一二〇师的关向应同志，正率领师直机关和教导团700多人，分散在宁武、朔县以西各县开展工作，到翌年初，各县均建立了党组织，动员了1.1万青壮年参加游击队、自卫军，普遍建立了工、农、青、妇救国会等群众团体，部队由出征时的3个团8200人，扩大到6个团2.5万人，为建立晋西北乃至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准备了条件。春天，全区部队英勇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并先后围困岢岚、五寨、宁武，夜袭三井镇，追歼逃敌，连克7城，把敌人赶出了根据地。

——在太行山脉，一二九师由宋任穷同志率领3000多干部组成了若干个地方工作团，在晋中、晋东南和冀豫边界各县开展工作，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翌年3月，主力部队破袭了邯长公路，成功地进行了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歼敌4000多，收复县城12座，根据地得到发展。随后成立晋冀豫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一二九师参谋长倪志亮兼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主力部队由出征时的3个团，发展到6个团另6个游击支队。

这样，在山西境内和晋察、晋冀、晋豫边界的几块根据地互为犄角，彼此支援，形成了四面包围着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广阔战场。这个战场犹如不可逾越的高山，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车，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方针的强大威力！

我们回到总部不久，1938年1月，邓小平同志调任一二九师政委，

我接任了他在八路军政治部的职务。继他走上太行山之后，2月，总部也开往太行山区。我们的队伍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前进，敌后战场也在向东发展，它对于中国人民的未来，如照亮东方的霞光。

[1] 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2]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1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4页。

[3] 周昆于1938年初携带军饷逃跑，不知所终。

[4] 这是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两句话。

[5] 为贯彻抗日救亡主张，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军一军团、十五军团、二十八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于1936年2月27日发出宣言："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东征部队过河后，一路北上，打到太原附近的晋祠，一路南下，克襄陵、侯马，直逼晋东南边沿。4月底部队回师河西。

[6] 扩红十万，即扩充八路军10万人。

[7] 第一游击纵队后来在山西黎城被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军包围，受到惨重损失。

王震

至此，日军侵占我晋西北的7座县城全部收复，敌人企图扼杀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于摇篮中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 1908年生，湖南浏阳人。

●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9月，率部赴晋西北抗日前线，配合忻口战役，切断敌人交通，有力地打击了敌军，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尔后，挥师挺进晋察冀边区，建立以恒山为依托的雁北抗日根据地。

● 1941年初，率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

● 1942年，兼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

● 1944年，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先后创建湘鄂赣游击根据地和湘中抗日根据地。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1993年3月12日，逝世于广州。

一二○师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王震

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广大指战员，在师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贺龙、关向应、萧克等领导同志的组织指挥下，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策略，坚持统一战线，紧紧依靠各阶层人民群众，英勇顽强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创建和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二〇师的战斗历程作为八路军历史的光辉一页，有必要加以回忆并记录下来。

这是一个大题目。我虽然参加过这场斗争，也是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但是，当时在旅一级任职，其局限性是显然的，好在有大量的历史资料供参考。为了缅怀贺龙、关向应等长期在一二〇师和晋西北艰苦奋斗的许多老同志，特别是那些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这段历史的英烈们，我就以参加者和见证人的责任感来回溯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吧。

肩负民族希望 挺进敌后抗日

我们一二〇师同八路军各兄弟部队一起，诞生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37年7月14日、8月25日的命令，一二〇师由原红二方面军第二、六军团和陕北红军的第二十七、二十八军，独立第一、二师，赤水警卫营及总部特务团一部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辖第七一五、七一六团）和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辖第七一七、七一八团），以及教导团、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全师共1.4万人。

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根据8月29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决定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前方军事委员会分会的直接领导下，各

师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师的军事、政治和党的工作。我们一二〇师的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和我5人组成，贺龙同志为书记。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度，关向应为一二〇师政治委员，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我为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

在组织改编的同时，我们在干部中传达学习了洛川会议精神，使大家明确了中日战争是一场艰巨的持久战，八路军到华北抗战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和保存与扩大自己；争取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就为我们东渡抗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1937年9月3日，我们一二〇师主力（三五九旅陈伯钧旅长和七一八团以及师直属的5个营留在陕北，担任河防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肩负党的重任和民族的希望，从陕西省富平地区出发，9月8日渡过黄河，13日到达山西省侯马，17日到达榆次。这时，正值日军三个师团沿平绥路东段分三路向南进攻，并于13、14日先后占领大同、广灵、蔚县，企图通过平型关、雁门关，直取太原。

在日军的猖狂进攻下，平绥路沿线国民党军纷纷向南撤退，战线已南移到察南和晋北。根据需要和可能，我们师及时进行了补充，三五九旅吸收一些散兵游勇，组成了新的七一八团。随即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全师北上，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今忻州市）待命，准备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作战，并向大同、绥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敌后游击根据地。

此时，晋北的国民党军已退至雁门关、平型关一线。为配合友军固守平型关、雁门关及内长城各隘口，尽可能保住太原，争取华北局势之持久，八路军总部决定，一一五师主力向平型关急进，准备给进犯之敌以打击，我们一二〇师驰援雁门关。于是，师部率三五八旅于9月28日到达神池县地区集结。我们三五九旅开到五台地区活动。

当师主力到达神池地区时，大同之敌已相继占领左云、右玉、平鲁、朔县、阳方口和宁武等地；另一路逼近雁门关，晋北形势十分危急。师部立即命令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同志率领该团第二营组成宋时轮支队（简称宋支队），星夜赶赴雁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宋支队于9月29日到达雁北，10月1日攻占平鲁县的井坪镇，4日收复平

鲁县城。此时，由大同南犯之日军主力绕过雁门关，从应县茹越口突破长城防线，并先后攻占了繁峙、代县、崞县（今原平县崞阳镇）与原平地区。10月10日逼近忻口，准备攻夺忻口，直取太原。

忻口位于崞县与忻县之间，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门户，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国民党军为保卫太原，在这里集结重兵，由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组织忻口会战。

为配合忻口防御作战，阻止日军对太原的进攻，八路军总部命令我师主力在忻口、原平之线以西及崞县周围地区袭击敌之侧翼。同时，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当面指示我，率三五九旅速回晋西北，参加保卫忻口的防御战。我旅去五台地区期间，在河北省平山县的王家庄打了一仗。随后又根据聂荣臻同志的指示，留下刘道生等300名干部战士，与周建屏等同志一起组成工作团，开赴平山、井陉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后组成晋察冀第四分区。旅主力迅速返回晋西北。

10月10日，三五八旅逼近崞县城，12日攻占崞县以北的十里铺。14日，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袭占南北大常村，并攻入永兴村，击毁敌坦克及装甲车各一辆，毙伤敌100余人。宋支队于10日在南辛庄伏击敌汽车运输队，歼敌200余人，击毁汽车18辆，炸毁道路桥梁，截断了怀仁至朔县间的交通。在宁武地区活动的游击部队连续袭扰宁武，迫敌于13日夜突围逃走，我军收复宁武。

10月16日，三五八旅向忻口西北大牛店方向出击，以钳制敌军对忻口阵地的进攻。这时我三五九旅也由五台、平山地区到达忻口以西。根据师的命令，当即同三五八旅夹击大牛店之敌，歼敌一部，迟滞了敌人对忻口的进攻。随后，我三五九旅和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挺进至雁门关、崞县地区，截断敌军后方交通线，阻击敌之后续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

10月18日，七一六团在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指挥下，于雁门关以南之石墙沟设伏，歼敌一部，毁伤敌汽车20多辆，取得了我师首战雁门关的胜利。

10月23日，七一七团（团长刘转连、政委晏福生）在阳明堡西南之王董堡伏击敌运输汽车队，歼敌20余人。

10月24日，在忻口以西活动的七一五团，在北岗上村歼敌骑兵一个

中队。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一二〇师各部队先后收复了宁武、阳方口、平鲁、井坪等城镇，并三度占领雁门关，切断了南下进攻忻口之日军的后方主要运输线，给日军的援兵和补给等方面造成很大困难，大大削弱了日军的进攻力量。同时，参加忻口防御战的国民党军广大官兵也进行了坚决抵抗，使忻口防御战坚持了20余日。但是，由于日军沿正太路西进时，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军激战不支而退，娘子关、平定、寿阳县等地相继失陷，忻口地区的国民党军也于11月2日弃守，于是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

11月12日，毛主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并说："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八路军立即实施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我们一二〇师以管涔山脉为依托，开始了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晋西北根据地，位于同蒲路以西，平绥路以南，汾离公路以北，黄河以东的地区。1938年9月以后，又建立了大青山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晋西北联结组成辽阔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西凭黄河，屏障陕甘宁，拱卫延安，是党中央的前卫阵地；东襟汾河，虎视同蒲，隔同蒲路与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边区相接，成为全国各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联系的重要通道；北越平绥路，迄包头、百灵庙、陶林、武川一线，控制平绥路和长城要塞。全区丘陵起伏，土梁盘结，沟壑蜿蜒，道路四通八达；境内有吕梁山、大青山、管涔山、洪涛山、云中山、蛮汉山、黑茶山等山脉；有黄河、汾河、大黑河等河流。山河交错，既有利于建立根据地，又便于迂回歼敌。

为建设好这块根据地，在1937年9月下旬，贺龙、关向应、萧克等同志就商定，由关向应率师政治部大部和教导团700余人到岢岚县，组成工作团，于11月1日分赴晋西北各县，在"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的配合下，开展群众工作，使地方政权工作和人

民武装工作迅速展开。关向应同志并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委托，负责组成了以赵林同志为书记、罗贵波同志为副书记的晋西北区党委，统一领导晋西北及绥远地区党的工作。

11月，全师实行战略展开，分兵进行全面建设根据地的工作。除宋时轮支队继续在雁北地区开辟工作外，我们三五九旅在雁门关、崞县、忻县以西地区展开，三五八旅在忻县至太原以西、汾离公路以北地区展开，深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高人民的抗战热情，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游击队和抗战团体。至1938年1月，县以下的共产党组织均建立起来，普遍成立了群众性的工、农、青、妇、儿童等组织。同时，通过游击战，使人民武装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37年底，晋西北14个县，游击队和脱产民兵发展到1.1万余人。一二〇师也由东渡时的8000余人发展到2.5万余人。两个旅各辖3个团，每团辖3个营。经几个月的艰苦奋斗，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收复七县城 巩固根据地

1938年2月，日军为保障其后方安全，集中日伪军1万余人，分路进犯我晋西北根据地。驻雁北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黑田旅团8000人分两路：一路为千田联队，由朔县出发，23日占领宁武、神池，然后又分两股，一股向西，于28日陷我黄河渡口保德县城，另一股向南占领五寨；一路为竹内联队，由井坪出发，26日占偏关，28日攻陷黄河东岸之河曲，国民党军何柱国[1]部节节败退，逃到黄河以西；另有伪蒙军李守信[2]部3000余人，24日占绥远之清水河，然后南下与偏关敌军会合。由太（原）汾（阳）公路向西进犯的一路敌军占汾阳、离石后，26日进至黄河东岸的军渡、碛口，并炮击黄河西岸我陕甘宁边区的河防阵地，有渡河进犯迹象。此时，一二〇师主力正在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拟反攻太原、石家庄，在同蒲路北段进行破击战。面对这风云骤变，敌情复杂的紧张局势，贺龙师长首先指挥部队脱离险境，转移至机动位置，然后观察分析敌人的意图。截至3月3日他看到：南面从军渡炮击我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的敌人，只是虚张声势，并无跨河作战迹象；北面敌人虽从保德渡过黄河，但只是为数不多的伪军，最多起一点骚扰作用；日军的真

正主力是从雁北出动的第二十六师团黑田旅团，分路直扑我晋西北腹地，然后占领我五寨、岢岚县城。至此，敌人乘我后方空虚，已占我宁武、神池、河曲、偏关、保德、五寨、岢岚等7座县城。日军的明显企图在于围攻我晋西北根据地，压迫我军渡过黄河。

判明了敌情，师领导便下定决心，发起“收复七城战役”，打破日军的狂妄计划，为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战斗。

战役开始前，为了具体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阎锡山军队同我军一起并肩作战。贺师长先到驻在岚县东村镇的阎军第三十三军军部，商请军长郭宗汾出兵参战。郭露出一副可怜相拒绝说：“我这个烂军队，连自己手里的武器也保不住，怎么敢去同日军作战呢！”争取郭不成，贺师长、关政委又领着甘主任、续范亭和我，一同到静乐县阎军骑兵第一军军部开会，商请军长赵承绶出兵参战。赵承绶答应出一个炮兵连带两门山炮配合我军作战。当谈到战役指挥时，贺师长向赵承绶说：“你是军长，我是师长，当然应该你来总的指挥喽！”赵难为情地说：“我这个屌军长的老底，你还不清楚？你当军长的时候我还是个小连长，我怎么能指挥你的队伍呢？”他俩互相推来推去。最后决定两人共同指挥，并叫我担任前线指挥。事实上阎锡山4个军驻在晋西北，而且这两个军就驻在我们师部附近，明明是来和我们搞“摩擦”的，想要他们在对日作战中起多大作用，本来就无可指望。但我们这样做，是真心实意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而且拉上赵承绶向抗日方面走，在政治上也是很有意义的。

“收复七城战役”的决心已定，采取什么打法呢？3月6日，毛主席来电，指示我师应集中主力打击敌人一路，以打破敌人的进攻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

贺龙师长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指挥我师和所有晋西北的抗日武装，首先分散到敌人侧后方，袭击据点，破坏交通，伏击和奇袭运动中的敌人，把闯入我根据地的敌人分割成许多小块，把日军对我根据地的分割包围，转变成为我军对日军的分割和围攻。然后选择敌人最突出于我根据地的一路，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猛烈攻击。

当时选择的第一个进攻点是岢岚县城。我率三五九旅两个团从同蒲路急行军，于3月7日赶到岢岚，把敌人紧紧地压缩在岢岚城内。

3月8日，我主持召开了旅作战会议。决定控制岚漪河，断绝城里的水源，使敌骑兵和马匹陷于绝境。然后我以围困袭扰的手段，压迫敌人撤出岢岚，在运动中把它消灭。同时，立即派部队堵塞了流向城里的叉渠，并把各部队的工事向前推进，以便袭击抢水的敌人。这样围了敌人三天三夜，每天都要打死一些敌人及其军马。

3月10日下午3时，敌人弃城向北逃窜。这条路是我们有意给他留下的。敌人一跑，我们立即变成“敌逃我追”的姿态，猛追不舍。惊慌的敌人，逃至岢岚与五寨之间的三井镇附近时，被三五八旅拦住去路，吓得缩进镇内，赶修工事，企图固守待援。当我三五九旅追到三井镇时，天已经黑了，只见镇内到处是火光，敌人正在架锅做饭，烤火取暖。这正是“敌疲我打”的好时机，也是发挥我军夜战近战特长的好时机。我下令强攻。疲惫不堪而又立足未稳的敌人，被我军勇猛骤然攻击，一下就乱了营。我们的战士一个个跃身冲入镇内，和敌人展开了逐街逐巷的肉搏战，杀得日军鬼哭狼嚎，死伤过半。最后剩下300余人，龟缩在镇北的几座坚固房子里，负隅顽抗。次日拂晓，我军继续勇猛冲杀。眼看歼灭战快要胜利了，不料赵承绶部的那两门炮，突然向三井镇盲目射击，妨碍了我们的最后攻击，敌人趁机突出重围，朝五寨方向逃去。此次战斗，共毙伤敌300余人，俘敌28人。

11日，我三五九旅跟踪追击由三井镇逃跑之敌直到五寨城下。三井残敌会同五寨敌军共有1000余人，据城固守。怎样解决这部分敌人？我们仍然运用收复岢岚的经验，用少数部队围困和袭扰五寨城，把主力放在机动位置，待机打击来援之敌。果然，3月17日下午，在义井镇附近的虎北村，我三五八旅和三五九旅主力拦住了由神池来增援五寨的敌人，激战6小时，歼敌400余人，其余狼狈溃逃，我跟踪至义井镇。这一仗不仅扩展了反攻战役的战果，而且大大震撼了被分割围困的敌人，吓得孤守在保德、河曲、偏关、五寨4县城的日军，于20、21日同时弃城逃窜，4座县城遂被我军收复。当保德敌人会合三岔堡之敌向神池撤退时，在田家洼被我三五九旅截击后，窜往义井镇。3月22日，敌乘夜向神池撤退，正碰上三五八旅在凤凰山下的伏击部队。他们向敌拦腰猛冲，歼敌300余人，其余敌人逃向神池。我们又追至神池城边。敌人不敢再据守县城，仓皇逃往朔县，神池也被我收复。

至此，日军侵占我晋西北的7座县城，只剩下宁武了。宁武县城处

于宁武关口，是同蒲路北段的一个重要车站，也是大同至太原公路的一个咽喉要地。日军在城内留驻精兵1500余人，企图长期固守，以控制同蒲路。这时我军取得连克6城的战果，士气正旺，攻势正猛，岂能让敌人在我根据地里栽上这颗毒钉子！根据贺师长的命令，我们仍然采用围点打援的办法，以少数部队和游击队牢牢围住县城，以三五八旅、三五九旅主力分布在同蒲路东西两侧，形成“二虎拦路”的阵势，切断宁武至阳方口的交通要道，单等敌人就范。3月31日，阳方口之敌步、骑兵共600多名，在飞机掩护下向南进犯，企图接应宁武之敌突围。当该敌进至石湖河与麻峪附近时，遭我三五八旅和三五九旅一部夹击，敌抢占有利地形顽抗。战斗一打响，宁武城内之敌以为援兵已到，乘机出城反扑，企图向我三五九旅侧后进攻。此时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主动出击，协同三五九旅夹击该敌，激战竟日，我歼敌300余名，敌千田联队长亦被击伤。黄昏时，宁武之敌退守城内，石湖河之敌回窜阳方口。困守宁武之敌看着死守不成，求援又无望，遂于4月1日晚弃城向北逃窜。我军展开猛烈攻击，沿途斩获颇多。残敌终于与阳方口敌人会合，一起逃往朔县，我当即收复宁武县城。

至此，日军侵占我晋西北的7座县城全部收复，敌人企图扼杀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于摇篮中的阴谋被彻底粉碎。整个战役共消灭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汽车14辆，步机枪200多支（挺）。

收复7城战役的胜利，是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是坚决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以及“集中主要力量，打破敌人一路”的原则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它标志着我们一二〇师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转变。这次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斗志，提高了敌后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心，对巩固与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利用战机大举袭敌 猛烈扩大根据地

1938年春，日军在占领华北五省的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之后，把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中原，企图夺取徐州、武汉，迫使国民党投降，

以达迅速结束侵华战争的目的。5月19日，国民党军放弃徐州。日军打通了津浦线，随即调集主要兵力沿陇海路西进。

由于日军侵华战线延长，兵力不足的弱点日益暴露。毛主席于5月26日和6月15日先后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力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原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区，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5月间，毛主席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两篇杰出的军事著作，驳斥了党内外存在的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而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和依靠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错误观点，再一次指明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

我们一二〇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当即向广大的敌占区实行战略展开，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与扩大抗日根据地。

在晋西北根据地内，以七一四团、警备第六团、独立一团、独立二团、独立第六支队等部组成新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简称彭三五八旅），坚持晋西北的游击战争。

在晋西北的东北面，将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警备第六团、师骑兵营等部，先后开到朔县以北怀仁以西地区，与当地的第六支队配合，接替宋时轮支队，继续坚持雁北地区的斗争。

在晋西北东面，师组织了第二、三两个独立支队，在忻县、崞县地区开展斗争。

为使晋西北根据地向绥远方向发展，由李井泉、姚喆、武新宇等同志率领大青山支队，于1938年8月向绥远挺进，开辟了大青山游击根据地。

早在4月下旬，我们师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平绥路沿线及其以北的武川、陶林、集宁、丰镇、兴和、张北、康保、商都等地区的情况做了调查并写了报告。5月14日，毛主席指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7月下旬，师决定选派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师骑兵营一连，战动总会领导的独立游击第四支队共2000多人，组成大青山支队，由五寨地区出发进到雁北之平鲁、左云、右玉、怀仁、大同长城内外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积极准备挺进大青山地区。8月下旬，该支队北进，于9月1日夜越过平绥路，2日胜利到达武川

县的大滩、甘沟子等地区，稍后，与杨植霖同志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会合。9月3日，该支队袭击陶林城，歼敌一部，10日夜又克乌兰花镇，全歼守敌。两次胜利，为开展群众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20日夜主力进至武川、百灵庙以西地区，打开了绥西的局面。12月上旬，日伪军六七千人分三路向我军主力进行连续一周的围攻。我军在马场梁、大沟、德胜沟等地不断给敌打击。同时当地游击队也不断袭击武川、萨拉旗和百灵庙等据点，使围攻之敌被迫撤退。从9月上旬到12月底，历时3个多月，在大青山地区开辟了绥南、绥中、绥西3块游击根据地。

在巩固与发展晋西北根据地的同时，还根据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积极向晋察冀和北平地区发展。

根据中央和总部的指示，宋时轮支队于5月初由雁北地区出发，25日到达河北省宛平县（今北京市丰台区宛平镇）以西的杜家庄，与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随后，该纵队深入到冀东蓟县一带，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该支队拨归晋察冀军区建制，为坚持晋察冀根据地而斗争。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由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率领师直属队及三五八旅主力、独立第一支队等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第三纵队和扩大自己的三项任务。1938年12月22日由岚县出发，于1939年1月26日到达河北省河间县城西北的惠伯口，与冀中军区会合。随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北方局的决定，一二〇师与冀中的党政军共同组成了“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以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吕正操、程子华、王平、孙志远为委员，贺龙同志为书记，统一领导冀中区的党政军民工作。一二〇师在冀中的8个月中，同冀中军民一起，经历了第3、4、5次反围攻的斗争，进行了曹家庄、大曹村、邢家庄、黑马张庄、齐会等116次战斗，共歼敌4900余人。部队从冀中返回恒山地区整训时，又同晋察冀四分区部队一起，进行了陈庄战斗，5天内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保卫晋察冀边区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冀中期间，还通过以老部队带新部队，派干部去三纵队帮助工作，以及整训等办法，帮助三纵队提高战斗力。经过8个月的战斗和扩军，一二〇师在冀中的部队，由开始进入时的6300余人，扩大为2.1万余人，圆满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三项任务。

1938年5月下旬，我三五九旅奉命开赴恒山地区，在晋察冀军区指

挥下，全旅在蔚县、广灵、浑源、灵丘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桑干河两岸的抗日根据地。

当时，部队情绪很高，三个团的团长、政委都求战心切。

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严重威胁了敌人的后方。因此，日军在华北集中兵力5万余人，从9月21日开始，由平汉、正太、同蒲路沿线分25路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大举围攻。敌军的主力从东、南、西三面向阜平地区进攻。北面则从蔚县、广灵、浑源地区分两路南下，企图打通蔚县至涞源，广灵至灵丘以及易县至代县的公路，以分割我根据地。

为粉碎敌人的围攻，聂荣臻同志主持召开了分区司令员、政委会议，讨论制定了统一的作战计划。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晋察冀根据地的广大军民进行了充分的战斗准备。我三五九旅负责钳制北路及西路敌人的任务，不断以夜战、伏击打击敌人。

9月25日，北路由广灵出发的敌人步骑兵共4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向灵丘进攻。我七一八团在团长陈宗尧、政委刘子奇率领下，在广灵、灵丘间的直峪、冯家弯、聂家沟、宴子村等地区，节节阻击该敌，经6昼夜激战，共毙伤敌800余人，缴山炮1门，我军也伤亡200余人。

10月5日，东路敌军进占阜平县城。晋察冀军区命令第七一七团进到阜平城郊，配合晋察冀军区第一、三分区主力，积极寻机打击敌人。经两夜一天激战，收复阜平县城，毙伤敌300余人，缴获汽车12辆及大批军用物资。

我军收复阜平县城后，日军北路总指挥官独立第二混成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自蔚县抵广灵。我判断该敌必将去灵丘，即命令七一九团及七一七团第九连埋伏于灵丘以南10公里的张家湾、邵家庄地区。七一九团团长贺庆积、代理政委谭文邦率部迅速完成了设伏准备。同时，令七一八团埋伏于灵丘以北10公里的黄台寺、贾庄地区。28日上午，常冈宽治率日军300余人，乘汽车10多辆，由广灵出发，10时进入邵家庄以南我之伏击圈。经1小时激战，将敌大部歼灭。我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7挺，步枪50多支，烧毁汽车5辆。11时许，广灵敌四五百人乘汽车10余辆，在轰炸机掩护下赶来增援，行至张家湾，遭我七一九团三营阻击。我杀伤敌一部，完成阻击任务后，主动撤出战斗。同日，七一八团在黄

台寺、贾庄地区，伏击了自灵丘北犯之敌，毙伤敌200余人，烧毁汽车5辆，缴步马枪30余支。邵家庄战斗使敌人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我三五九旅受到晋察冀军区首长的嘉奖。

敌人遭我不断打击后，企图在我根据地内占领几个城镇扎下据点，留一部分兵力修筑工事固守，主力逐渐向平汉线调动，准备大举围攻我冀中区。晋察冀军区于11月2日指示各部，乘敌转移兵力之际，向敌发动反击。我三五九旅奉命配合晋察冀军区杨成武率领的第一支队，收复河北省涞源县和山西省灵丘县，并与平西挺进纵队连成一片，向北打开更大的局面。自11月上旬起，我三五九旅3个团分别集结于涞源、蔚县、广灵、灵丘之间的公路沿线，不断伏击向北调动之敌。

为了加强对敌反击的力量，贺龙师长令三五八旅张宗逊旅长率第七一四、七一六团，也于10月底进到五台以南寨里村、中庄村地区集结待机。

11月2日晚，驻五台县城之敌第一〇九师团第一三五联队蚋野大队700余人袭击我高洪口。三五八旅首长判断该敌孤军深入，到达高洪口后，可能在3日晚或4日晨返回五台县城，决定抓住战机，消灭该敌。旅部遂率七一六团于3日下午经过25公里的急行军，以预期遭遇的充分战斗准备，进到五台县城与高洪口间的滑石片两侧高地设伏。令七一四团以急行军赶到滑石片西北的南院村地区，准备打击五台县城可能来援之敌。七一六团进入阵地不久，敌人果然来了。经终夜激烈战斗，毙伤日军500余人，俘敌20余人，缴获大小炮6门，轻重机枪30挺，步枪300余支，电台1部，战马100匹及其他大批军用品。

我们两个旅在直接参加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25路围攻的作战中，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

1939年5月9日，日军第三、第九混成旅团各一部5000余人，由五台、繁峙、沙河镇、大营镇等地分四路出动，企图合击我驻阜平以西龙泉关地区的军区领导机关。聂荣臻同志把我叫去开会。他说，要趁敌人疲惫之际，彻底把它消灭。随即命令我七一七团向龙泉关方向转移，靠拢军区领导机关，阻击由五台、豆村向东出动之敌，令第二军分区四团及六大队向豆村、台怀方向游击，迟滞敌人的行动，由我旅部率七一八团等部打击大营镇的敌人。5月10日，由大营镇南进之敌1000余人，遭我旅连续打击，辗转于五台地区。我从军区开完会议，于5月12日赶到

七一八团驻地青羊口。我们研究判断，日军经我连续打击，可能经上下细腰涧以南的楼房底向大营镇逃窜，遂决心在楼房底地区消灭该敌。当即命令七一八团三营与该敌保持不断接触，监视敌人的行动。14日晨，该敌大部到达下细腰涧，与我七一七团仅一山之隔。我七一七团迅速抢占山梁，阻击敌之去路。此时旅主力已从南面包围了敌人，攻占了下细腰涧附近高地，与七一七团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敌700余人压缩在山沟内。经七八次冲击后，于夜晚发起总攻，战斗至15日结束，毙伤敌500余人，俘敌10余人，缴92步兵炮2门，山炮3门，轻重机枪22挺，步马枪300余支。

我三五九旅在晋察冀军区首长的指挥和二分区部队的配合下，粉碎了敌人的四路围攻，并取得了上下细腰涧歼灭战的胜利。为表彰我们的灵活指挥和部队的良好战斗作风，晋察冀军区首长给予了通令嘉奖。

坚持反顽斗争 大力支援新军

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创立和发展根据地所以取得成功，是与师的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密切协同山西党组织，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大力支援新军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晋西北根据地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紧密结合的产物。

统一战线在山西的特殊形式，主要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军同阎锡山及其旧军的又团结、又斗争上面。对于其抗日的一面，积极支持，而对于其妥协、投降、反动的一面，则本着“有理、有利、有节”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进行坚决的斗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邓小平、左权、杨尚昆、彭真等同志，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具体到山西和晋西北，薄一波、续范亭等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3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便组成了以薄一波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在阎锡山允许的合法斗争中，积极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进步力量。在接办和改组牺盟会的基础上，陆续成立了各种训练班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积极培养与训练进步青年，为组建抗日武装进行准备工作。抗战一

开始，阎锡山的晋绥军，有的吃败仗，溃不成军；有的闻风而逃，丧失了战斗力。雁北及绥远大部地区沦于敌手。阎锡山在惊魂未定，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的建议，同意组建新军，并委托薄一波负责这一工作。于是从1937年8月1日起，先后在山西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二、三、四纵队和“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即工卫旅）。其中决死队第四纵队和工卫旅长期活动在晋西北地区。

与此同时，1937年初，著名爱国将领，原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参谋长、陆军新编第一军中将总参议续范亭，接受周恩来、南汉宸同志的建议，以杨虎城将军代表的身份回到山西，去做阎锡山的工作，推动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了战动总会工作纲领，经阎锡山同意后，于9月在太原成立了战动总会，由续范亭任主任委员，我党派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等参加战动总会的领导工作。

太原沦陷前夕，战动总会辗转到达晋西北的中心岢岚，密切配合一二〇师和牺盟会的部分武装，共同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续范亭和在战动总会工作的共产党员，在一二〇师的帮助与支持下，在晋西北、晋中以及绥远、察南广大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便组建了10余个抗日游击支队，共1万余人。后改编为暂编第一师，由续范亭任师长，一直活动在晋西北地区。

牺盟会和战动总会，决死队和暂编一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在山西的产物，它们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领导，称为“山西新军”，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和指挥的。到1939年夏天，整个新军发展到5万多人，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一二〇师同晋西北区党委、战动总会和牺盟会，合作得是很好的，根据地建设的许多工作，都是通过战动总会这个统战组织去进行的。它在一些地区实际上起着政权的作用。在山西新军开展游击战争，组建游击队的过程中，得到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八路军曾派一批军事干部到决死队工作。八路军总部和一二〇师曾向战动总会人民武装部派去红军时期的干部150多名。他们同当地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知识青年结合，成为这些游击队的骨干，为学习与继承八路军的建军路线和优良传统，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对于革命武装的迅速发展壮大，阎锡山非常畏惧，千方百计地进行

阻挠、限制和破坏。因而共产党和八路军同他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1939年3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的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目的是为了消灭山西的进步势力，以实现其对日军妥协投降的预谋。他提出一个把山西新军统一于旧军的“统一方案”，要取消新军番号，全部按照旧军体制改编；取消新军的政委制，直接由阎锡山指挥；同时还提出取消战动总会和控制农救会等各种群众组织。薄一波、续范亭等对阎锡山的妥协投降谬论和倒退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斗争。

1939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政策，命令当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抗日军队。为此，阎锡山企图乘机掌握晋西南与晋西北两区，充当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他一面派人与日军试行所谓“和平谈判”，一面委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陈长捷为“剿叛”军总司令，并于29日部署驻在晋西南的6个军，准备向决死第二纵队及我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发动军事进攻。他对晋西北则一面指示赵承绶假意同我谈判，以为缓兵之计；一面命令赵承绶骑兵第一军与郭载阳的三十三军适时集结于兴县、临县地区，依城筑阵，囤积粮弹，监视晋西北新军及我八路军的动态，待解决决死第二纵队后，乘第十九军、六十一军由晋西南越离（石）军（渡）公路北进时，再合力消灭晋西北新军。

阎锡山的阴谋计划部署完毕后，于12月3日，首先在永和地区解决了决死第二纵队一九六旅旅部，并先后杀害隰县、蒲县、石楼、永和、洪洞、赵城等县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及我晋西支队隰县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数十人，制造了“十二月事变”。

山西旧军对新军的武装进攻，表明了山西顽固派对抗日的叛变。

面对这场严重的斗争，中央指示我们八路军在新旧军的武装冲突中以调解的方式出现，并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如果旧军敢于公开向我军进攻时，则联合新军予以消灭。总之，我党我军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对顽固派的坚决斗争，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的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根据党中央的上述方针，晋西北各县广泛召开了反妥协投降的群众大会，揭露了顽固派投敌叛国，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各地群众纷纷要求阎锡山、赵承绶严惩制造摩擦分裂和叛国投敌的分子，给顽固派以极大威胁。

晋西北区党委为了防止叛军对决死第四纵队的进攻，将该纵队调到岚县地区，靠近一二〇师彭三五八旅旅部，进行清理内部，加紧巩固部队，并布置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工作。在军事上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以运动战消灭叛军的方针，由新军各部及八路军代表组成最高指挥部，续范亭、雷任民分别担任军政总指挥。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党中央、毛主席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原则立场出发，积极地从多方面进行工作。当时我率三五九旅驻防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地区，担任河防任务。为配合晋西北的斗争，毛主席把我叫到延安，当面交代我去做邓宝珊的工作，从而促成高双成、傅作义等国民党地方势力在“十二月事变”中保持中立。即使对顽固派，我们仍然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当晋西北的武装冲突迫在眉睫时，12月23日，毛主席来电指示，阎锡山已令赵承绶向决死第四纵队进攻，晋西北的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但是，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当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

晋西北区党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抓紧赵承绶发动公开进攻之前的机会，一方面加紧调整军事部署，决定控制兴县，切断保德与临县叛军的联络；另一方面则推动新军加强与赵承绶的联络工作，并于12月25、26日，在兴县召开了统一战线座谈会。续范亭和彭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刘惠农同志参加了会议。

这时，决死第二纵队与一一五师的晋西支队，在晋西南已与叛军苦战兼旬，击溃其两个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由于弹药奇缺，而且地区狭小，无回旋余地，经中央同意后，决定向晋西北转移，以保存军事力量，配合晋西北新军给叛军以更大的打击，然后再收复晋西南。

12月底，中央军委电令彭绍辉、罗贵波同志率领所属部队，接应决死第二纵队与晋西支队继续北上；同时，命令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的一二〇师主力由恒山地区星夜赶回晋西北，以便集中力量反击叛军的进攻。晋西北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将所有部队分编为左右两纵队，对如何接应决死第二纵队和晋西支队北上，如何保障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如何消灭叛军与警戒日军等，作了具体部署，并决定成立“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以续范亭为总指挥。

1940年1月上中旬，我八路军和新军对叛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战。军委滕代远参谋长也到达指挥部，组织了晋西北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晋西北我军和决死第二纵队、晋西支队作战和处理军事行政问题。

1月10日，我指挥部乘晋西南叛军尚未北上的时机，决心集中兵力，消灭叛军赵承绶、郭载阳两军于临县地区。经我晋西北各部、决死二纵队、晋西支队和七一七团的连续打击，使临县地区的叛军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陷于恐慌混乱之中。赵承绶为了保存实力再图反扑，遂于1月13日夜弃城逃窜，其主力越过离军公路向晋西南逃去。

1940年1月底，贺龙、关向应同志率师主力5个团，由晋察冀边区返回晋西北，统一指挥晋西北的八路军及新军。2月初，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集结师主力，晋西支队，决死二、四纵队共14个团的兵力，准备在阎锡山发动新的进攻时，相机反攻晋西南。同时派彭三五八旅主力以新军的名义及暂编一师的三十六团，肃清盘踞在河曲、保德、岢岚等地的叛军。叛军被我打击后全部逃过黄河以西。至此，晋西北地区的顽固派势力全部被我肃清。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进一步向山西扩张，阎锡山既对蒋介石顾虑重重，又自知武装解决新军已非力所能及，不得不接受我党主张，继续谈判，于4月初正式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的协议，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旧军活动的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及新军活动的区域。从此，晋西北地区就成为完全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加强全面建设 将晋西北化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初，晋西北结束了抗战以来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师主力回到晋西北后，大大地加强了抗日进步力量。同时也引起了日军对这一地区的更加重视，加紧准备大举进攻。而我根据地内部，由于阎锡山的长期盘剥与日军的烧杀抢掠，社会秩序混乱，军政经费和吃穿都非常困难。因此，加紧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已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

为此，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来电指示，要求晋西北迅速完成政权改造，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并颁布具体的施政纲领，制定全区的财

政经济计划；积极帮助新军巩固内部和提高战斗力。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指示着重指出：牺盟会、新军与新政权，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尊重阎锡山的领导，拥护其进步的纲领、口号与命令，以利于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部，避免其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首先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周士第、王震、萧克、林枫、赵林、张宗逊、李井泉、陈士榘、彭绍辉、罗贵波为委员，贺龙、关向应同志为正副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晋西北与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并组成晋西区党委，以林枫、赵林为正副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南、晋西北与绥远地区党的工作。为了统一晋西北新军的领导，成立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以续范亭为司令员，罗贵波为政治委员。同时确定，新军在作战时受一二〇师统一指挥。随即又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以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林枫、续范亭、牛荫冠、罗贵波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委员。

2月1日，由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人主持，在兴县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通过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并决定正式成立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作为新政权的领导机关，推举续范亭为行署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各专员公署、县政府及部分区村政权，早在“十二月事变”中已被进步势力所掌握，随着行署的成立，各级政权在组织上工作上迅速建立与健全起来。

新政权成立之后，立即着手进行财政经济的恢复工作，确定“开源节流，自力更生”的财经工作方针，颁发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减租减息、公粮政策等进步法令。为保障我军的给养供应和迫切的战备需要，实行了钱、粮、鞋、兵的四大动员。我们一二〇师抽调300余名干部，组成了19个工作团，分赴各地参加根据地建设和扩兵工作。四大动员是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进行的，一般是动员地主老财出钱、出粮、出鞋，基本群众参军参战。由于四大动员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战争的需要，所以在大部地区，迅速形成了献金、献粮、献鞋和参军的群众热潮，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新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为地方武装的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晋西区党委于3月9日发出了《地方武装的两个月整军计划》，10月又发出

《关于群众武装工作的指示》。各地在我师派出的地方工作团的协助下，根据一面整顿一面大量发展的方针，积极整顿了地方武装与群众武装，至5月止，游击队共扩大到3200余人，枪1000余支。每个专区编一个独立营，共编为5个独立营，辖32个连。在各县、区的中心区和有党的基础的地区，建立模范自卫队；在敌占区和游击区，除建立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外，并建立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游击小组。同时，整顿自卫队员7500余人。行署并颁布了自卫队组织条例。

晋西区党委根据党中央3月6日《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及毛主席3月11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精神，于5月中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检查与总结了反顽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中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上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成绩，检查纠正了某些“左”的倾向，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和扩大。

2月10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要求晋西北“将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之间的地区，化为巩固的根据地，以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上述指示，确定了晋西北我军的任务是：开展文水、交城、孝义、太原、阳曲、平遥的游击战争，与晋东南相呼应；发展绥远的游击战争，并加强地方工作，以切实掌握绥远。

2月26日，在临县窑头村召开了一二〇师和新军旅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根据晋西北的战略任务，对军事工作作了统一部署。

3月10日至19日，师召开了参谋会议，总结了1939年的整军经验，制定了1940年的整军计划。一二〇师经过四大动员及各部开展的扩军运动，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升级，共补充主力部队1.2万余名新战士。经补充后，一二〇师驻晋绥部队共达3.94万余人。

4月，师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全师的政治工作经验，决定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并颁发了《政治工作条例》。

新军的整顿工作，3月份即开始进行，以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保证党对新军的领导，提高政治质量与战斗力，整顿组织与建立制度为中心，达到巩固新军的目的。为加强对新军整军工作的领导，八路军政治部考察团以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帮助新军整训，共派出5个工作队，分赴新军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工卫旅，暂编一师，总指挥部的

特务团等部，具体帮助工作。经过整编，晋西北新军共编为7个大团和4个小团，大团辖3个营，每营辖3个连，小团直辖5个连。作战连队由40至50人增加到90人左右。以连为单位统一调整了武器，每连均有轻机枪五六挺。总计晋西北新军共有12092人，长短枪5500余支，轻机枪215挺，重机枪14挺，迫击炮6门。

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各项建设工作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一二〇师部队在整训期间，为了打退日军和顽军的进攻，还执行了频繁的作战任务。自2月下旬至3月下旬，我师部队共与日军进行了大小战斗53次，打退了敌人的袭扰与进攻。4月中旬以后，晋西支队开赴山东，归还一一五师建制。我师留在冀中的第二、三、四、五支队也陆续返回晋西北，四支队随之开赴绥德，归还三五九旅建制。独二旅七一四团也返回晋西北。

经一系列战役准备之后，日军于1940年6月，以2万余兵力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企图寻求我军主力作战，一举摧毁我晋西北根据地。这次反“扫荡”战役，自6月8日起至7月6日止，我军主力与地方武装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251次，毙伤敌4500余人，俘日军11人，伪军42人，缴获各种枪支700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军主力的企图。

1940年秋，我们一二〇师和晋西北各抗日武装，还根据总部的指示，同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总计战役前两个阶段，我一二〇师和新军以及地方武装，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共消灭日伪军2500余名，破铁路40余公里，公路270余公里，缴炮3门，长短枪100余支及其他军用品一部。

百团大战后，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成立一个领导全区武装力量的军事领导机关，以便使武装建设、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晋西北军区，并于1940年11月7日，在兴县李家湾举行了晋西北军区成立典礼大会。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由一二〇师领导机关兼晋西北军区的领导机关，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续范亭为副司令员，周士第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又依据行政区划、地理条件与作战需要划分为6个军分区。由各旅或纵队之领导机关兼军分区领导机关。晋西

北军区所辖范围，北起大青山，南起汾离公路，东至同蒲路，西至黄河。总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余万。晋西北军区的成立，对加强这个地区人民武装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在晋西北军区成立前的10月间，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根据地来往人员、物资、经费的护送任务，根据军委指示，成立了晋西北交通司令部，并由三五八旅和决死第二纵队各组织了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的交通大队，担负护送任务。

从1940年冬至1942年，我们一二〇师部队和新军各部队，在中央和军委的关怀下，在晋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同晋西北人民一起，度过了极端困难时期。在日军的连续“扫荡”和残酷的“三光”政策之下，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1941年春，日军又开始了对我根据地实行“治安强化”运动、“蚕食”政策和“扫荡”三者相结合的进攻，特别是“蚕食”政策对我危害最大，曾使我一时处于被动地位，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人口大大减少，使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这个极端困难的阶段中，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坚决贯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政策和指示，大力加强反“蚕食”斗争，逐步改变了军事上的不利形势；认真地执行了整顿三风[3]、精兵简政、统一领导、发展生产等一系列的重要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得到了提高与加强，物质方面也得到了改善，从而能使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最后把敌人挤出了根据地。

为了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党中央于1942年9月1日发出了《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定以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为此，于10月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以关向应、贺龙、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王达成、龚逢春、赵林、吴亮平等9同志为分局委员，关向应同志为书记，林枫同志为副书记。分局代表中央统一领导晋西北及绥远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取消原来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及晋西区党委。同时将晋西北军区改为晋绥军区，统一领导上述地区的军事工作。至此，晋绥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分局的统一领导下，晋绥根据地开始了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

[1]　何柱国，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

[2] 李守信，时任伪蒙古军总司令。

[3] 整顿三风，指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吕正操

入学时，老师给我起了个学名“正言”，我自己改为“正操”，意思就是操练好了打日本侵略军。

● 1904年生，字必之，辽宁省海城县（今海城市）人。

● 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9—10月，率东北军新编六九一团先后在华北地区永定河、半壁店、梅花镇与日军激战，击毙击伤日军近千人。

● 1937年10月14日，所率六九一团脱离东北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自任司令员，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1938年5月，根据晋察冀军区命令，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等冀中抗日军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冀中军区，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领导冀中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多次挫败日军“围攻”和“扫荡”。

● 1940年秋，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率冀中部队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组织部队发动一系列破袭战。

● 1943年11月，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2009年10月20日，逝世于北京。

一个历史的转折

吕正操

保卫永定河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开始全面抗战，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的时期，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发动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战的怒潮。八路军在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更是一场战争的奇观，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真正的人民战争。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对于六九一团全体官兵的命运，也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七七事变发生后，关于开战后六九一团的行动问题，我们又派李晓初到北方局去请示。李晓初精明强干，虽然到六九一团工作刚半年时间，却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在六九一团发展党的组织，发展群众抗日运动，做出了显著成绩。尤其是为六九一团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他这次去北平，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到石家庄，他和我交谈后，又原原本本地向党组织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国民党军队肯定会很快溃退，你们就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这期间，六九一团内党的组织发展很快，特别是我带去的一个营起了很大作用。这时团长、营长，连、排主要干部差不多都是党员或“东抗”队员，党的组织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队伍。我们遵照北方局指示坚决行动，7月中旬从石家庄出发时，在火车上就提出了“向敌后退却，北上抗日”的口号，经过党员和“东抗”组织分头进行思想动员。由胡乃超和杨鼎昌等负责，成立了抗日俱乐部，创办了抗日旬刊，作为全团政治思想指导和抗日宣传活动中心。

六九一团能够留在敌后又在冀中根据地坚持下来，首要的条件是冀

中广大人民对革命斗争的支持和鼓舞。冀中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这里是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冀中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较高，靠近平、津、保，交通发达，人民开通。这里有悠久的革命传统。清朝末年，这一带曾经活跃过义和团的组织。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义和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那种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成为鼓舞后代子孙继续奋斗的巨大力量。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曾在这片土地上，燃起过熊熊的烈火。辛亥北方革命协会，为配合南方的斗争，在任丘举行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专制政权，进一步坚定了人民打倒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民主制度的信念。五四运动在这里更有着深远的影响。高阳县布里村办起的中国第一所留法勤工俭学技工学校，保定育德中学开办的勤工俭学预备班，很多人远涉重洋到法国以及德国、比利时等国家深造，归国后成为一代著名革命家，为国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这一带广大的农村及周围的城市，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在农村，工作基础尤为深厚。保属特委工作的突出成绩，即是在1932年7月发生的二师学潮，和在9月发生的高蠡暴动，以及博野、藁无、定县等地的农民武装斗争。虽然斗争都未能取得胜利，特委及在各地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但却在保定古城，在冀中平原上，广泛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6年保属牛氏三杰顽强抵抗高阳、任丘、安新三县保安团的包围袭击，壮烈牺牲的事迹，更成为鼓舞平原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1937年7月上旬，为了适应将要出现的全面抗战形势，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决定，以保属特委为基础，成立中共平汉线省委，领导平汉线北部铁路两侧党的工作，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平原各县，积极恢复党的组织，积蓄斗争力量，同时领导全体党员，在广大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少年学生中进行国难教育，启发群众爱国抗日的思想觉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各种抗日救国会，以实际行动支援战争。地方党组织，领导群众揭竿而起，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如定县的抗日义勇军八支队、无极的五支队。保属特委孟庆山、侯玉田等组织起了群众抗日武装，还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抗战爆发以后，冀中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最早的地区之一，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当我们随着五十三军离开石家庄，开赴冀中前线，准备和日本打仗

时，便亲眼看到冀中人民抗战的积极热情。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冀中党接上头。群众是谁打日本就拥护谁。我记得五十三军开到任丘东北大苟各庄，后到永定河曹家务，当地群众帮助部队挖战壕，把自己家的门板扛出来支援抗战，送水送饭。可是国民党军队，也包括五十三军，他们虽然和敌寇几次接触，却是一触即溃。国民党的县党部、县长，也席卷南逃。这时冀中人民思念共产党，寄希望于共产党，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日。这是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先决条件。

部队离开石家庄以后，先开到任丘一带设防；过了一段时间，于8月底，又开到安次、永清附近永定河设防。这时，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和张学思等同来前线视察慰问。因我团有党的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活跃，师长周福成总是有意把我们派到艰险地方，企图借敌人力量削弱我团。他把我团布置在永定河一个三面受敌的突出地带，我们沿河设防，团部设在曹家务，担任永定河右岸的防守，在那里与敌人隔河对峙。当时敌特汉奸到处活动，我们的军、师、团部在哪里，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敌人于9月15日正午12时许，进攻我阵地——左右孟各庄至小良庄，开始炮击我左翼。六九二团阵地失守，我左翼第三营第九连在单线防御配备薄弱的情况下，坚守阵地，受到敌人炮火压迫和包围。第三营营长刘裕勤给我打来紧急电话："敌人冲过河了，怎么办？"我说："死守阵地！我就来。"我骑马立即赶到，到了那里，营长刘裕勤、副营长王德平、连长王宽民，还有一个姓李的排长，这4个人都是党员，在阵地上光荣牺牲。但阵地守住了，敌人从六九一团和六九二团接合部突破防线。此时以六九二团的第五连及士兵一排，增援孟各庄，终因飞机的威胁，以及时机的失掉，未能奏效。六九二团溃散，该团一营长被旅长丛兆麟的亲信就地枪决，以推卸罪责。丛兆麟本人又来到六九一团团部找我，想趁机加罪，恰我在前线阵地，没碰上，他捞不到什么，就急急忙忙跟随大队溃退了。

敌人突破防线后，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永定河滩是一色的沙地，沙地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细柳，与此相连的庄稼地，种的是高粱和葵花。当时我们团部的人员都分散在高粱地里，没有受到损失。

入夜后，我团在原地休息。这天是阴历八月十一，快到中秋节了，月亮升起得早，当太阳刚刚落下去，它就挂在东南天空中。一场战斗刚刚过去，一切都显得很安静，这很自然地勾起了官兵们的思乡情绪。每

逢佳节倍思亲，不少人在心里怀念着沦亡的乡土，思念着不知流落何方的亲人。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为不能保卫国土而焦急忧虑。

到18日晚上，我们就整队沿河堤往南撤退了。

激战梅花镇

南撤途中，李晓初和我们商议，如何具体地贯彻执行北方局让我们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路过任丘时，他留下来找地方党，决定找到关系就立即通知部队回师北上。任丘是保属特委活动的中心区，牛氏三杰的家乡。李晓初在北方局做党的组织工作，曾和地方党组织有过联系，了解这里的情况。可是，因为部队连续转移，任丘分手后，我再也没有得到李晓初的消息。

永定河战斗后，我们曾作过一次战斗检讨。争论结果，从士兵到官长，一致感到不能单纯防御，久守必败，要求打运动战和进攻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主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但军长、师长一味撤退，没有人组织战斗。我们从任丘又转到饶阳城北渡口，过了沱河，才赶上了五十三军大部队，继续南撤。

六九一团作为东北军的一个团队，绝大部分官兵都是东北人。不断南撤，每个官兵都清楚，这分明意味着离开家乡越来越远。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返回家乡，甚至也不知道，今后是不是还能回到家乡，能不能再见亲人。

南撤，南撤！究竟撤到哪里才算一站呢？在撤退途中，士兵们纷纷议论起来：

“堂堂几尺高的男子汉，要劲，满身是；要枪，手里有，眼看着日本鬼子横行霸道，不让去打，真是活受罪！”

“妈拉巴子的，蒋介石跟秦桧一样，把咱东北送给鬼子还嫌不够，又要送华北了！”

“他呀，就会坑害咱们杂牌军。每月发那么六角钱，够喝西北风的！再看看这穿戴，简直像个叫花子。这窝囊气我可受够了。”

“有朝一日，老子不干了。你蒋介石不抗日，中国自有人领着咱们抗日哩！”

听到士兵们的这种呼声，我感到很高兴。他们要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寻找共产党的领导。这说明，几年来党的工作在这支部队里生根发芽了。

一天夜晚，我正在屋里看地图，沙克来找我。我也没问他找我有什么事，就先对他说：

“你看，这样跑下去就要过黄河了。我们不能只顾跟着他们逃跑，应该另想办法。”

我的话正合沙克的来意，他便立即接过话茬儿，说士兵们也有这个要求，问我怎么办好。我说，我们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目前，应先抓紧“东抗”，团结群众。一面做好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准备，一面寻找党的关系。沙克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便去找各连的“东抗”负责人开展工作。

我团官兵忍着眼泪，让大片的国土在脚下丢失。蒋介石作为削弱异己的一种手段是，让嫡系先撤，杂牌殿后。而我们团又奉命掩护五十三军，更是处于一种最危险的位置。万福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安排，又偏巧为六九一团脱离五十三军提供了方便条件。

10月9日，在束鹿东南耿庄村，接到师的命令，要我团开往藁城南四德村、梅花镇一带，掩护五十三军的左侧，与六十七军取得联络。于是，我团即按行军序列，向指定地点急进。

10月10日下午，我团先头部队，将进抵半壁店时，突然发现敌人骑兵，约五六十名。敌人的骑兵也发现了我们的队伍，并有占领村庄的企图。我先头的尖兵连长非常果断，即令尖兵排以极快的速度，跑步抢占村庄，其余两部由村之两端取包围形势，进攻敌骑。发生激战约一小时，敌人的骑兵难于支持，便向沧石路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毙敌少尉队长1名，士兵八九名，战马八九匹，伤敌10余名，缴获马枪2支，战刀4把，钢盔4顶，洋马鞍5盘，还有不少其他的军用品。综合这次战斗所得战绩，对敌人的战斗，以迅速的处置，向敌进攻，官兵士气非常旺盛。我们部队毫无损伤，因此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更相信运动战和进攻战，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战术，要求打运动战、反对死守的呼声更高了。

半壁店袭击敌骑，这是从七七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对日作战，是一次小战斗。这次战斗结束以后，我们继续向师指定的地点急速前进。当晚，我团第一营进入梅花镇，第三营进入四德村。梅花镇是一个土围

子，方圆有四里，土围子高丈余，很坚固。一营进镇以后，即将四门堵塞，第一连防守镇的东面和北面；第二连防守西面和南面。重机关枪和迫击炮都有相当的配备。

这天夜里10点多钟，约有一营兵力的敌人，由藁城向南推进，其先头部队，与我西关步哨发生战斗。其后续部队渐次到达，拂晓前即向镇西北角猛烈攻击。我守城部队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敌攻城部队因伤亡过重，遂向我左翼包围，终因我以猛烈炮火压制，未能得逞。我炮兵瞄准发射，将敌人密集部队歼灭二三百名。经过激战，敌被我大部歼灭。梅花镇的群众，对我团热情支援，争先慰劳。次日敌人援军陆续增加，将我一营团团包围，但始终没有突破一营的防守，全团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这时，五十三军已经跑得很远了。师长周福成和旅长丛兆麟分别打来电报，叫我们丢下一营不管，带三营追他们。我坚决不同意，便派三营七连，在团属重迫击炮掩护下，冲破围攻东门的敌军阵地，接应一营突围。时已近黄昏，连长李弗畏受伤。

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一名连长、一名班长，战士20余名。这次我军守城的指战员，因在半壁店得到小的胜利，鼓舞了杀敌勇气，提高了战斗情绪，加之党员积极分子深知守住阵地才能早日回师北上，故能在敌军强攻下，英勇顽强，激战竟日。这是从七七事变以来，第三次胜利的战斗。

第一营突围后，部队靠拢在一起。这时，沙克找我来了。我正在战壕里，手里拿着两份电报，观察战场上的情况变化，炮弹就在附近爆炸。沙克走近我说："一营突围出来了！"我说："军长万福麟跑远了，把我们丢给了敌人。"沙克皱着眉头，一时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这正是机会，就此脱离他们，北上找党，打游击去！"

当晚8点钟，在四德村集合部队。我把赵承金、吕云起、王树章、李英武、沙克、于权伸、王光文等营、连长召集在一间大房子里，商议今后行动。我说："我团的处境大家清楚。今天师长和旅长都来了电报，让我们丢下一营去赶他们。各位请想一想，一营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我们能丢下他们不管吗？"我说到这里，把电报放在桌子上给大家看。

大家一听说师长和旅长要丢弃一营，都非常气愤，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太狠毒了，再不能跟着他们跑下去！"特别是一营的军官，更

是火冒三丈，一个个连声叫骂。一些参加“东抗”的连长更是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激昂地说：

“再不能跟他们往南逃跑了，应该趁机北上抗日！我们服从团长指挥，请下命令吧！”

“对，团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

敌人攻打梅花镇的枪炮声还在响着，我看着大家火热的情绪，充满信心地说：“现在主力跑远了，如果我们要去追赶他们，一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依我之见，摆脱当前之敌，到晋县东北地区去。至于以后如何行动，我们到那里再商量。”

经过分析形势，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师北上，认为我们对这一带以北地区熟悉，地方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找，不能再往南去。我们便在地图上选定北去晋县小樵镇，想在那里进行休整。那时有一个摇摆中的团副还当场算了一卦，说什么“运在东北行”，以掩盖自己内心的矛盾。

大家相继散去之后，几个党员留下来又在一起研究，决定通过“东抗”发动和掌握群众，准备到小樵镇后再召开有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北上打游击的行动计划。部队于9点准时出发，当夜开往晋县的小樵镇。

梅花镇战斗，为我团留在敌后抗战，创造了条件。敌人正当侵华开始，装备精良，气焰嚣张，群众鉴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在思想上存有恐惧心理。敌人在梅花镇所受当头一棒，是在河北省遭受的首次惨重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是能打的。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煞了侵略者的威风。

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10月11日傍晚，当我团第一营撤离梅花镇时，乔排长曾带领16名战士，端着机枪在城墙上来回跑着阻击敌人，掩护军民从东门撤出，并且大声喊话：“日本鬼子进村要杀人的，乡亲们快逃命吧！”但人们这时还不能体会到敌人的残暴，也有没听见的，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团抬担架的入，随着部队撤了出来。

10月12日清晨，5000多敌兵包围了梅花镇。成群的敌人从镇西南翻

过城墙，扑向镇内，到处杀人。一些青壮年被敌人抓起来，绑在一起，再一批批拉出去残杀。最大的杀人场是在辘轳把水坑。12日下午，几百名敌人端着刺刀，站在水坑周围，并且架上机枪，还有飞机在上空盘旋。敌人用刺刀和棍棒，驱赶被绑着的群众往水坑里跳，立时就有许多人被淹死。敌人又用机枪扫射，血水溢出坑外，顺道沟流到大街上。在这里遇难的600多名群众，仅有八人逃出。鲁仓成一家，就有六口人，他的姥姥、母亲、妻和三个孩子，都惨遭敌人杀害。这一天，他是在天快黑时，被人押到辘轳把水坑，他看到水坑里已有许多乡亲被残杀，满坑的水都被血染红了。鲁仓成不会浮水，一跳进水坑就喝了许多血污水，迷迷糊糊地昏了过去。后来被坑里的人挤到了西北角，他就躺在成堆的尸体里边，只露着个脸，光听到枪响和人们的喊叫。等到天黑，他清醒了过来，这才想到逃跑。他爬出水坑，身子贴着地皮，往北跑去，一直跑到北城墙，爬上去，又溜下寨沟，跑到外村亲戚家。

另一农民张满仓，被押到辘轳把水坑时，看到敌人正用刺刀和棍棒逼着人们往水坑里跳，还不停地用机枪扫射，很多人被打死，冒出一圈圈血水。张满仓是单独绑着一条绳子，没和别人连着，一下水他就往西慢慢潜游，憋得他在水底下喝了好几口血污水。等到实在憋不住了，他就露出一点头来，吸一口气，又赶紧潜下去。游远了，他才半闭半睁着眼睛，仰浮在水面上。他的头夹在一个尸体的大腿中间。敌人的子弹击中他旁边一个人的头，脑浆和血水溅了他一脸。天黑以后，敌人聚集在水坑南边烤火，他才从北边慢慢爬出，穿房过院，翻越城墙，脱离险境。

10月12日这一天，敌人把从各户抓来的妇女，强拉到一家粉坊大院。其中有11名孕妇，被敌人剖腹，并将掏出的胎儿吊在楼上打靶。另外100多名妇女被赶到一家染坊大院，受到敌人的奸污和残害。还有100多名男人，被赶到地主尚家长工大院，一天一夜，不让吃一口饭，也不让喝一口水。13日，全部被枪杀和挑死，尸体扔到院内的两个大菜窖和一个大粪坑里。

13日这天，200多名妇女儿童，被绑到南门外城墙根下。敌人追问六九一团去向，没有一个人吭声。于是，敌人便拉出四个不满十岁的女孩，把她们劈成两半。继续逼问，还是问不出一句话来。敌人气急败坏，把200多名妇女和小孩，全部枪杀了。

同一天，敌人又将200多名青壮年绑到东门外空地，毒刑拷打后，一批批用刺刀挑死。马胜福、马喜福等11人，被敌人用铁丝穿透胳膊，打得死去活来。他们怒骂不止，最后身上被敌人倒上汽油，推入火堆，活活烧死。樊金保等63人，被绑到东门外碱水坑旁，先挖掉眼睛，再剁掉四肢，然后砍下脑袋，扔进坑内。张里等62人，拿起棍棒，想冲出去，结果失败，落入敌手，被捆绑起来，打得腰折腿断，然后推进打坯坑内，填土活埋。

东门外有一口大眼井，14日下午，45名青壮年被绑到井旁，敌人举着战刀，强逼他们跪下。人们宁死不跪，敌人恼羞成怒，将45人全部砍死，头被挂到树上，尸体扔进井里。后来，梅花镇人称这口井为“血井”。像这样的“血井”，梅花镇共有13眼。

也是在14日这天，张玉振等6人被敌人毒打，头破血流，浑身血污。这天晚饭后，几个敌人拉着他们6个人往东门外走，只见街上横七竖八躺着许多尸体，两边树上还挂着好些人头。他们几个一边走，一边骂，也不管敌人听懂听不懂，只管骂：“狗娘养的，迟早有算账的一天！”出东门不远，敌人用刺刀把前边的一个人挑了，剩下的几个，有的挣断了绳索，和敌人拼了起来。敌人端着刺刀，发了疯似地冲张玉振他们乱刺，他们挨个倒了下来。张玉振觉得自己背上被扎了几刀，后来就不省人事了。后半夜，他才苏醒过来，因为没办法解开捆绑自己的绳子，就用嘴叼开拴连着别人的绳头，拖拉着一条绳子，爬到外村亲戚家。等到解开绳子，这才发觉，他的左手大拇指被敌人砍掉了半截，他的身上，还有十几处刀伤。

面对敌人的暴行，梅花镇群众拼死反抗。张二白被敌人抓捕后押上大街，一边走着，押解的敌人还一边用棍子抽打他。张二白猛一回身，从敌人手中夺过棍棒，手起棒落，一个敌人的脑袋开了花。张二白继续抡动棍棒，左劈右打，前后几个敌人都被他打倒在地。这时，有个端枪的敌人冲过来，张二白猛扑上去，不幸中弹牺牲。50多岁的阎洛聪，看到一批批乡亲被杀害，便高喊起来，号召大家和敌人拼命。敌人向他扑去，他顺手从地上抄起一块砖头，砸瞎了一个敌人的眼睛，疼得那个敌人嗷嗷直叫。敌人割掉了阎洛聪的舌头，他怒目而视，运足力气，喷了敌人一脸血。敌人又砍掉了阎洛聪的双脚和双臂，还一刀一刀剐他身上的肉。阎洛聪虽然被残杀，但他那英雄的形象，却是光照日月，就连在

场的敌人，也都惊得目瞪口呆。

敌人在梅花镇连续烧杀四天三夜，直到10月15日中午才撤走。在此之前，梅花镇共有550户人家，2500人，街道宽阔，房屋整齐，商业繁华，镇上常年驻有平、津、保、石等城市经营棉粮的商人，成为藁城、赵县、栾城一带棉粮集散的中心。敌人的烧杀抢掠，几乎把这个镇子毁掉。全镇被敌人杀死1547人，有46户被杀绝，烧毁房屋、店铺600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400多人。全国解放后，这里建有“梅花惨案纪念馆”，并被列为河北省重点保护的历史遗迹。1985年，河北省政府又决定重建纪念馆，以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人民所遭受的惨案。

梅花镇战斗，以及敌人随后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烈火，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不久，马玉堂就在这一带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

马玉堂是藁城县东刘村人。1926年考入县立师范，秘密加入共产党，后在藁城县委、直中特委从事党的工作。1933年10月，因叛徒告密被捕，押送到北平军人反省院。1937年3月获释出狱，党组织派他到六九一团做兵运工作。梅花镇战斗后，六九一团到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马玉堂主动要求回到家乡一带开展抗日工作。他利用人熟地熟的条件，串联地下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并且很快就组织起一支1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正式定名为抗日义勇军。不久，与翟晋阶组织的无极人民自卫团合编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二路第五支队，马玉堂任支队长。以后，马玉堂调任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独立支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1942年1月，他去延安学习，通过平汉路封锁线时，不幸牺牲。

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小樵改编

撤离梅花镇后，我们从赵县四德村出发，在夜色朦胧中悄悄地越过敌人控制的沧石路，向晋县东北的小樵镇前进。

小樵镇，当地习惯把它叫“小里小”，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村镇，一

两千户人家，有一些店铺，也还富裕。但由于兵荒马乱，街面冷落了。镇子的四周筑有围墙，经过几个月南北转战的军队，能在这里休整几天，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我们在小樵镇休息了三天，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只准进人，不准出人。我们连夜召开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计划。并在一所小学校的大教室里，召开了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每个连选两个代表，最先到的代表，多数是“东抗”队员。

人们陆续走进一间明亮的课堂，怀着激动、肃穆的心情，屏着气息，静静地等待会议开始。当人到齐以后，我走到大家面前，根据党的指示精神，主持会议。我说：“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的前途命运。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接着，我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我在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我最后说：“五十三军既然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我的讲话，像是在干柴上加了一把烈火。这时，只见一个“东抗”队员站起来说：“国民党不抗日，跟着它干什么？大家想想，在任丘大清河，在永清永定河，挖了两次工事，结果怎么样，撤下来了。在梅花镇这一仗，也还是消灭杂牌军的圈套，想起牺牲的那些弟兄，真寒心！”

他刚讲完，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连长说：“回师北上，我看值得三思。敌众我寡，岂能站得住脚？再说，脱离主力，吃穿又从哪里来？”

军械长霍地站起来，驳斥说：“只要不糟蹋百姓，狠狠地打鬼子，老百姓绝不会让我们饿肚子。”

另一个连长出来插话：“我看还是慎重为宜，万不可草率从事。北上打游击，请问咱们哪个打过游击？”

又一个连长站起来，紧握着拳头高声喊：“这话不对！我们有不少人在西安训练班向红军学过游击战术，也不能算完全外行。我代表全连士兵拥护北上！”

这时，有人四下观望，有人低头吸烟，也有人急得直跺脚。一直没有发言的士兵代表，听有人反对北上，争先恐后地开了口：

“天天唱打回老家去，往南跑干什么？”

“宁愿北走一千，不愿南下一竿！”

“愿当亡国奴的让他们自己走，我们要北上！”

“对呀，让他们自己跟着国民党的屁股跑吧！”许多人同声喊着这句话。

人们叫喊着，挥动着手臂，围着反对北上的军官质问，激昂慷慨，可以鲜明地感觉到，回师北上抗日的气势，就像一股洪流，是不可阻挡的。主张南下的人坐在一角，低着头，吸着烟，脸上一红一白。眼看着大局已定，我便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团立即回师北上！”我的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雷动，群情沸腾。我挥挥手，让大家静一静，说：“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东北军，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又是一阵掌声、欢呼声。

接着，讨论改变部队名称，大家一致建议要坚决甩掉五十三军的番号。当时多数人希望改称红军，但因还未和地方党、老红军接上关系，就主张另起一个名称。经过民主讨论，一共提出各种名称二三十个，大家主张不受地域限制，自然也包含着“打回老家去”的意愿。最后，决定改称人民自卫军。又讨论戴什么臂章，大家认为应区别于国民党旧军队，要有鲜明的革命标志。讨论的结果是采用长方形臂章，白底，蓝边，上面为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星。并约法三章，严明纪律，不准扰民，发动群众抗战，官兵平等。代表回去传达到全体官兵，即刻掀起一股回师北上的热潮。

决定北上的消息传开后，全团官兵莫不欢欣鼓舞。因为臂章一时还不能制作出来，士兵们就找来一些红布、红线，缝在挎包或碗套上，队伍里出现了大小不同的红星，以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群众见了，开始是不解，后来是争相簇拥，伸起大拇指赞扬地说：“干得对！”小樵镇呈现出一片欢腾景象。

当时部队有两个营，即第一营和第三营。第二营在井陉看守五十三军弹药库，一直没有归队。还有四个直属连，一个通信队。改编成三个总队，一总队赵承金，二总队于权伸，三总队沙克。选拔优秀党员和进

步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准备北上后再补充兵员。从此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道路。

关于小樵改编，为什么不叫起义了？当时，在我们部队里，三营有党的组织，而且着重发展干部入党，这个营是很有把握的。其他单位也有党员，他们原是黄显声的部队，着重在士兵中发展党，也有少数党员军官。我们能胜利地完成改编，正是由于一个营有党员干部可以完全掌握，另外一个营也有党员和“东抗”队员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团部有些非党员，都要求抗日，又有点旧军官的服从性，听上级的话。改编时，虽然也有个别人有疑虑，但还是随大流走过来了。广大群众，则是坚决拥护跟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

我们完成改编后，立刻与五十三军断绝了电台联系，毁掉了密码。这时，万福麟通过十八集团军，又经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给我打电报，让我把部队带回到洛阳。来电说，已和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说好，保护我团过铁路到洛阳。我通过十八集团军总部回电说，沿途日军很多，回不去，谁保护也不行。实际上我也不知道途中有没有日军。以后，万福麟和程潜又下令，委任我为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队司令。当时，我们没理他这个茬。但以后反摩擦打张荫梧时，这个“支队司令”的头衔用来对付国民党顽固派还有点用处，那时冀中部队已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了。

以上说明，国民党五十三军是一直妄想把这支部队拉回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了。

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后，胡乃超曾作《人民自卫军军歌》，套用《莱茵河军队战歌》即《马赛曲》，未及斟酌，没有定稿就传唱开来。歌词虽没有文字记录，至今有人还能记起，可见是及时唱出了人们的心声，才给人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歌词是：

神圣的自卫战争，

是民族最后生路。

大家向前！

倭奴逞强权夺我东北，

更无厌蹈进长城关，

寇已深，国将亡，家已破，

我们要起来，

誓收复旧河山！

遵守党的铁纪律，

团结成救亡血战线，

统一意志冲破一切艰难。

为争生存而战！

为复失土而战！

勇敢！前进！到东北去！

这是人民自卫军！

胡乃超，吉林省德惠县人，是从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学生。他受党的派遣，到东北军六四七团及六九一团，以士兵身份为掩护，做党的秘密工作。成立三纵队时他任团长，后来随南进支队留在冀鲁豫工作。1942年五一反“扫荡”，冀中领导机关转战到冀鲁豫时我和他又曾见过一面，时任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我们转到太行后，得知他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消息。这里录下《人民自卫军军歌》，借以表示对胡乃超同志的深切怀念，并纪念人民自卫军的诞生。

六九一团每一个官兵，此后无不始终牢记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的这个日期：1937年10月14日，阴历丁丑年九月十一。因为，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团队走向了新生，每一个人也都走向了新生，我们和自己的团队一起，走向党，走向人民，走向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整整五十年了，六九一团还幸存人世的100余名老战士，年纪最小的亦逾古稀，谁都牢牢地记得那一天，甚至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无比欢腾的情景。那是一个秋夜，天空是那样晴朗，月光是那样明亮，大家踏着皎洁的月光，走上抗日的征途。

自然，在当时，对这支团队的未来命运，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别人，都还不能做出具体的描述和准确的预测，但它的现实影响和历史作用，却立即鲜明地显现出来。被蒋介石软禁起来的张学良，就曾让他的弟弟张学思转告我：这条路走对了。这其中也含蕴着张将军壮志未酬的心愿，更是对自己的部属表示的欣慰和鼓舞。

在冀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岁月里，六九一团官兵，几乎都担任了

团级以上的军事指挥干部。

六九一团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的决定，并非是一次偶然的行动，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一时机，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这无论从当时，还是从事后来看，都是非常适宜的。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包括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师团的一部，于10月上旬攻陷石家庄后，当即沿平汉线向南追击，10月中旬占领邯郸，随后进抵漳河一线；另外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一〇九师团的一部，沿津浦线和子牙河两岸向西南追击，其主力于10月中旬进抵石家庄东南约60公里的宁晋，其后即与二十师团一部并列向南追击。平汉线国民党第二战区部队，自9月24日保定陷落，则已基本形成溃退局面，当正定、滹沱河一线失守后更是溃不成军，向南逃去。基于这种形势，如果六九一团北上稍晚，势必陷入日军重围。如果提前决定北上，又难于摆脱五十三军，而且对六九一团全体官兵的动员，也不易迅速为绝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更难形成步调一致的行动。

六九一团留在冀中，首先这是北方局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再说，这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重大决定。就在当时，对于未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杨得志

有一点我们是有充分准备的，那就是为了祖国的独立与自由，为了中国人民起码的荣誉和尊严，或者用一句极普通的话，为了不当亡国

奴，我们将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大地！

● 1911年生，原名杨敬堂。湖南醴陵人。

●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后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

● 1938年，任第三四四旅副旅长和代理旅长，率部进入吕梁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 1939年春，任冀鲁豫支队司令员，开展游击战争，壮大抗日武装，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 1940年，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 1944年4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担负守卫黄河和保卫延安与党中央的任务。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1994年10月25日，逝世于北京。

出师大捷

杨得志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分数路大举南下，进逼山西。全国各族人民，为了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掀起了抗日热潮。

这个时候，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当时，我正在“抗大”夜以继日努力学习。为了抗日，我们提前结业了。我被聂荣臻同志要到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任团长。

我离开“抗大”去一一五师师部见聂荣臻同志。他看到我头一句话就是：“嗬！我们‘窑洞大学’的毕业生回来啦，好，来得正好！你看！”他指着桌子上一厚叠用五颜六色纸张写成的东西，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说，“全是战士们要求上前线的决心书噢！现在可以说是刀出鞘、弹上膛，盘马弯弓射大雕。部队情绪好得很呀！”

“我们的具体任务呢？”我问。

聂副师长说：“要你到六八五团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团是你原来工作过的师改编的；二是这个团是全师的先头部队。现在部队已经到了黄河西岸韩城、合阳之间的芝川镇。我们的任务是过黄河进入山西。如今山西以及整个华北吃紧得很呐！”

聂副师长简要地向我讲述了华北的形势。他说：北平、天津失陷后，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大举进犯。已经侵占了南口、张家口、大同、涿县、保定、沧州等地，矛头直指归绥、包头、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地。进入山西的日军已由大同到了广灵。周恩来和彭德怀等同志曾和阎锡山面谈，鼓励他抗日。日军进了山西，阎锡山当然紧张。但是要打仗，要抗日，我们还是要有“以我为主”的思想，既要拉着阎锡山，又不能完全依靠他。

聂副师长的谈话虽然简要，但总的形势、敌我态势和我们的任务、基本方针已经交代得十分清楚了。特别是我们那个团已经到了黄河岸边的芝川镇，我必须尽快赶上部队。谁知走出师部碰到了原红一团改编的独立团的几位老战友。他们听说我要去六八五团，都动员我到独立团去工作，说：“这是老红一团嘛，你为什么不回来？”

我那时年轻，转身就去找聂副师长，说："我还是去独立团当副团长，六八五团的团长让别人去干吧。"

"为什么？"聂副师长耐心地听完我的理由，然后严肃地说："你去六八五团是命令。命令下达了就要执行。形势这样紧张，部队在等你，你马上去六八五团！"

我火速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芝川镇时，部队已经渡过了黄河，一直赶到山西侯马才见到了陈正湘、肖远久和邓华等同志。

9月下旬，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同志率八路军总指挥部进驻五台山区的南茹村，直接指挥我们作战。这时，日军分兵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关，南下直取太原；一路由蔚县、广灵西扑平型关，目的也是夺取太原。这后一路来势极凶，已经攻到离平型关不远的灵丘。灵丘一失，必将兵围平型关。两关一旦失陷，太原必然难保。把守边关的蒋阎20万军队惶惶不可终日，直退至"两关"一线。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决定援助他们作战。朱总指挥和彭副总指挥号召八路军全体指战员以"与华北共存亡"的决心，兵分两路迎战日军，一路由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一二〇师，驰援雁门关；另一路就是我们师，从侯马乘阎锡山派出的接兵车，沿同蒲路日夜向平型关急进，迎击进犯之敌。

侯马在晋西南，平型关在晋东北。也就是说，从侯马到平型关几乎要穿越整个山西南北，大家坐着闷罐车长驱不停，但仍感速度太慢。当时秋雨连绵，狭窄的车厢里人很拥挤，闷热潮湿，空气污浊，再加上不停地颠簸，不少同志忍不住呕吐起来。大家为了驱散这旅途的困扰，便讲笑话，唱抗日歌曲，情绪相当活跃。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车过洪洞、临汾、霍县、介休等车站时，成千上万的群众，携带着慰问品，在风雨中迎送我们。

"热烈欢迎抗日的八路军将士上前线！"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用鲜血保卫我们的每寸土地！"

"中华民族万岁！"

"抗战胜利万岁！"

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冲破风帐雨幕，震撼着祖国的大地！

指战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深深的教育。民族的需要，人民的希望，自己的重任，一切的一切都摆在了眼前！那些在列车开动中一闪而过的人影，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有的战士开玩笑说："谁说洪洞县里无好人？胡扯，好人多得很嘛！"

好人当然是多得很，但是我们在沿途也看到一些令人气愤的现象——大批溃逃的国民党官员，置人民群众生死于不顾，带着搜刮来的财物，你拥我挤，仓仓皇皇地爬上南去的列车。群众骂他们是民族败类。我们的战士气愤地说："要不是'联合'了，非毙了他们不可！"

我在介休车站接到通知，要我在车到太原后进城去师长林彪处接受任务（当时林彪住在太原阎锡山的一个招待所里）。午夜，车到太原站，我便带着两个警卫员往太原城内赶去。在城门外我见到许多穿着破衣烂衫的群众聚在风雨中，一打问，原来他们是从大同、广灵、蔚县、灵丘一带逃难出来的。然而，城门紧闭，不许他们入内，只好忍饥挨冻，盼着天明，再想法子。我的警卫员向门卫说明了情况，我们才进了城。

由于不认识路，我们只好雇了人力（黄包）车。这种一人坐一人拉的车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看着骨瘦如柴的人力车夫在风雨中拉着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听说我是八路军，高兴地说："先生，拉你们我欢喜！你们不来我们就要当亡国奴了！"

车到招待所门口，我们先后下了车。可是两个门卫硬是不让我们进。车夫急了，高声喊道："他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你们咋不让进？"门卫不但不理，反而举起枪托要打车夫。我和警卫员一边拦阻一边说明情况，特别是警卫员告诉他俩我是团长，他们才不发横了。警卫员拿出钱给人力车夫，那车夫怎么也不肯收。他说："你们来山西帮我们打鬼子，我再要钱，还有良心吗！"还是我把钱硬塞到他手里，说："这不是给你的车费。就算我请你吃顿饭的钱吧。"他这才收下，眼巴巴地望着我们进了招待所。

林彪见了我，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交代我要加快北上的速度，把部队开到平型关一线。

赶回太原车站，天刚亮。风停了，雨也住了。我们又乘火车急速前进。谁知列车离开太原才三四十公里，日本飞机就来轰炸我们了。敌机扫射把列车车厢穿了不少洞，我们有多位同志负了重伤。动员他们下车

转后方医院休养，他们怎么也不听。有个战士甚至哭着对我喊：“团长，还没见着鬼子的面你让我有什么脸回后方？不！我不走！死也要死在前线上。”时间紧，任务急，我只得命令他们留在后方。其实，我当时心里也很矛盾：这样的好战士，我舍不得离开他们，但又必须离开他们。

列车继续奔驰着。傍晚，进入原平车站时，由于前边的铁路被炸毁，无法通行了。这里离平型关大约还有100多公里，为了抢时间，我们奉命改乘汽车前进。这时，全团上下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天塌地陷，也要及早赶到平型关！

担负输送任务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汽车团。这个团全是美式装备，连卡车也都一律带帆布篷子。条件虽不错，但考虑到前面道路险要，又是夜间行车，而且随时会有敌情，我不禁对这个汽车团能不能安全、迅速地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感到担心。部队上车前，我和陈正湘、肖远久、邓华等同志分别向营、连干部交代，一定要做好司机的工作，防止发生意外。

我正要上车，一个司机走到我面前说：“首长，这一带全是山路，颠得厉害，您到驾驶室里坐吧。”

听他叫“首长”，我感到很奇怪——国民党士兵对上级从来是称职务或“长官”的，这个司机却非常自然地用了我军上下级之间的称呼，不知为什么。我说：“你的驾驶室里还有副手哩，我坐后边可以。”

“不，不。”那司机急忙解释说，“副手已经到另一辆车上去了。您来坐吧，不会出事的。”这后一句话显然是怕我对他不放心。

我看这司机近40岁的样子，长得粗壮结实，比较纯朴，没有老兵油子的味道。汽车开动后，我问他：“你是哪里人呀？”

“河南。”

我看他的车开得很稳，便说：“是个老把式了吧？”

他打着方向盘，叹了口气，说：“摆弄这个‘圆圈圈’13年了。”

“到过不少地方吧？”我又问。

“怎么说呢？”他燃上一支烟，猛吸了两口，没头没尾地说，“你们到过的地方，我也到过一些。”他见我不解，惨然一笑，“最后一次‘围剿’你们，我就开车到了江西，后来，你们长征——我们长官说叫‘西

窜’——我又开车跟过你们，不久前才调到山西来的。我开车，没打过仗，可见过你们。我曾想跑到你们那里去，可又一想：共产党没有汽车，我又不会打仗，去送死呀？你想，我被抓来当兵，家里上有爹娘，下有老婆孩子，我死了他们咋活？现在，我虽然活着，但也不知道他们还喘不喘气哩！这回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打仗了，大家一块儿打日本鬼子，打完日本鬼子我就可以回家了。我不是当着您说好听的，要真的正儿八经打鬼子，还得靠你们呀！要是我跟着你们，让鬼子打死了，那也不屈。中国人嘛，还能让个小东洋欺负着！”

黑夜里我看不见这司机的表情，但他朴素、真诚的语言使我感动。他当了多年国民党的兵，对国民党的本质认识不清这是难免的，但他仍有一颗爱国之心应该说这是可贵的。我由他想到了接触过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普通官兵，庆阳县的县、镇长们，特别是从侯马到太原一路上见到的人民群众。是呀！偌大的一个中国，拥有4.5亿同胞的伟大民族，只要真正团结起来，日本侵略军还够打的吗！当然，我也想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的，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政策和策略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啊！

天明，我们到达了离平型关不远的大营。在从大营转赴平型关外东南边的冉寨、上寨地域的途中，我们遇到了从灵丘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官兵。他们只顾向平型关内溃逃。有些逃兵竟跑到我们的驻地来抢老百姓的东西。我问他们中的一个老兵：

“你们为什么不在前方打日本？”

那个老兵魂不附体似地说：“日本人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你们打上了吗？”我又问。

“没有。”那老兵摇晃着脑袋，“连鬼子的影儿还没见着，上头就命令我们撤了。”

真是可耻、可悲、可气！

日军侵华精锐部队板垣师团占领灵丘不几天，便向平型关扑来。

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自古以来是晋、冀两省的重要隘口。关内关外，群山峥嵘，重峦叠嶂，沟谷深邃，阴森幽静。关前有一条公路，蜿蜒其间，一直通向灵丘、涞源，地势煞是险要。这是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侵占平型关的必经之路。从关前至东河南镇之间的公路北

侧山高坡陡，极难攀登，路南侧山低坡缓，易于出击。上级决定，我们六八五团和六八六、六八七等三个团，埋伏在南侧一线。

为了赶到伏击地域，我们连夜从上寨出发。当时大雨如注，狂风不止，加上天黑路滑，行动十分困难。全团上下衣服被淋得透湿不说，几乎都成了“泥人”。深秋，山区的夜晚已是很冷，指战员一个个冻得直打哆嗦。

拂晓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李庄，我把一营刘正营长、二营曾国华营长、三营梁兴初营长叫到一起，在大雨中指着前面的公路说：

“这就是我们的攻击地段。板垣的二十一旅团要进平型关必须通过这条路，这里居高临下，地形好得很呀！”我又指着东面说，“从这里往东是六八六团，再往东是六八七团。”

我们团的三个营都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一营是朱老总从南昌起义带出来的；二营是跟着毛主席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三营是黄公略同志领导的老三军的底子。许多战士都是经过长征的老同志。三位营长都是红军干部，都做过团一级领导工作，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了。有这样的部队，这样的指战员，对打好这一仗，我是信心十足的。但考虑到这毕竟是我们第一次和日军作战，不熟悉敌人的脾性，更何况对手又是气焰十分嚣张、“赫赫有名”的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尽管我们都浸泡在雨水里，我还是耐心地提醒他们说：

“一定要告诉所有的同志——从干部到战士，以至炊事员——这次战斗非同一般，政治意义更巨大。国民党军队的溃逃不仅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而且对热心抗战的人民群众是个很大的打击。如今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们在看着我们哪！党中央、毛主席，朱、彭等首长也在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所以，这一仗一定要发扬我们敢打敢拼、不怕流血牺牲的传统，彻底消灭这帮侵略者！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打出中国人民的志气来！”

三位营长刚走，陈正湘、肖远久和邓华等同志就冒雨来到了我的身边。他们刚分头到各连作了战前动员。我问他们下这么大的雨，部队情绪怎么样。邓华同志说：

“一句话，劲头都集中到刺刀尖上，就等吹冲锋号了。战士们说：

日本鬼子嗷嗷叫，国民党兵往后跑，人民群众在吃苦，我们这口气死了也咽不下去！这样的奇耻大辱、深仇大恨怎么也得雪，怎么也得报。要不，就不是中国人，更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战士！”

天亮后，风停了，雨住了。除了平型关方向传来稀疏的炮声外，公路上仍不见日军的踪影。怎么搞的？情况有变化吗？一营长从山头左侧跑过来，有点着急地问我：

“团长，鬼子怎么还不来？”

我说：“打伏击嘛，就要沉得住气，有点耐性。怎么？你认为鬼子不会来吗？”

一营长摇摇头，说：“拿不准。”

“没有什么拿不准的。”我说：“你赶快回到自己指挥位置上去！”因为他那里集中了全团10多挺机枪，我特别嘱咐他说，“要注意你那些机关枪噢！”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手表，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大约上午8点多钟吧，先是听见远处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接着隐隐约约出现了汽车的影子。汽车越来越近，这才发现后面还有马车等一大溜。只见头一辆汽车上插着一面“太阳旗”，坐着几十个日本兵，头戴闪光发亮的钢盔，身着黄呢大衣，上着刺刀的步枪抱在胸前。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我们的伏击地域。这些家伙装备精良，侵华以来还未遇到过什么真正有力的抗击哩！他们在车上指手画脚，叽里哇啦的不知讲些什么。在我们的国土上，他们旁若无人似的，真有些不可一世的味道。

战士们上好刺刀的枪膛里压满了子弹，机枪射手们已经在瞄准了，他们都不时地望着我。我好像感到了大家的心在剧烈跳动。而我的双眼却只盯着公路的拐弯处。当日军的头几辆汽车开到我们阵地的山脚下时，按照师部的部署，我立刻命令：

“全体冲锋，打！”

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指战员们暴风骤雨般地向敌人冲去。日军最前面的汽车已被打坏，着了火，后边的汽车、大车、马匹等互相撞击，走不动了。日军们嗷嗷地叫着跳下车来四处散开。我想他们大概没有想到，会在大白天遇上这样突然勇猛的打击。“大皇军”的精锐旅团惊慌失措了。

应当说板垣二十一旅团还是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从懵懂中一清醒过来，其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就发作了，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地嗥叫着，钻在汽车底下的士兵爬出来拼命往山上爬。敌人想占领制高点。我立即派通信员向各营传达命令："附近的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这时，刘营长已指挥一营把公路上的敌人切成了几段。他接到我的命令后，马上指挥一、三连向公路边两个山头冲去。山沟里的日军也在往山上爬，可是不等他们爬上去，迅速登上山头的一、三连紧接着又反冲下去，一顿猛砸猛打，把这群日军报销了。这个营的四连，行动稍慢一步，被日军先占了山头。连长在冲锋中负了伤，一排长就主动代替指挥，他用两面夹击的办法，很快把山头夺了回来，将日军逼回沟底全部消灭。

正当部队同敌人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来回盘旋。战士们看到这情景，一股劲地靠近日军，同敌人混在一起拼杀起来。敌机大概看到双方交织在一起，无法扫射，也无法投弹，只好飞走了。

最激烈的白刃格斗在二、三营的阵地上展开了。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同志，外号叫"猛子"。战斗打响前，他就鼓动部队说："靠我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也不能死囫囵了。"发起冲锋后，他率先向敌人突击，20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汽车。在白刃格斗中，他一个人刺死10多个日本兵。他身上到处是伤是血，一群日军在向他逼近，他——我们的英雄连长曾贤生同志拉响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的壮烈行为鼓舞着我们，更鼓舞着他身边的战友。这个连的指导员身负重伤，依然指挥部队；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打到最后，全连只剩30多位同志，却仍然顽强地与敌人拼杀！三营的九连和十连，冲上公路后伤亡已经很大，但他们依然勇敢地与敌人拼杀，以一当十，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哪怕只有几秒钟的空隙，他们也能飞速地捡起石块将日本兵的脑壳砸碎。战斗到最后，两个连队眼睛都打红了，尽管伤亡都超过了半数，战斗情绪却依然旺盛得很。这是血战，是意志的搏斗，也是毅力的考验。

日军士兵由于长期受军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所谓"武士道"的影响，

成了一帮亡命之徒。他们负了伤仍然顽抗。战士们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知他们是听不懂，还是根本听不进去，毫无反应。1937年的日军，战斗力还是满强的。也许，“皇军”几个月要灭亡全中国的神话在他们的头脑里还起着作用。但神话毕竟不是现实。战斗进行到下午，以我们的最后胜利结束了。据后来的统计，此次战斗共歼敌1000余人，日军在中国人民的铁拳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被砸烂了！

平型关一战，震动了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甚至更远一些如甲午战争以来，他们还没有遇到中国人民这样有力的、巨大的、歼灭性的打击。“不可战胜的皇军”，居然败在了他们认为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的中国人的手下，说这个震动“如雷轰顶”，恐怕不算过分吧！

平型关一战，震动了矛盾重重的国民党各派势力。“灭共派”看到了被他们“灭”了10多年的共产党的真正实力和气魄，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思考和谋划了；“联共派”应该说受到了不小的鼓舞，似乎觉得“联共”的“资本”大大地增加了。作为一个整体，国民党在进一步地分化。

平型关一战，也震动了一些对中国共产党了解不深，难免存有观望情绪的人士。从蒋介石四一二叛变，经过从未休止的军事“围剿”、“聚歼”和白色恐怖的大屠杀，以及被宣传为“溃不成军的西窜”（指长征）之后，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伤痕累累了；但是今天他们亲眼看到的却是一个无比健壮的、傲然屹立的巨人。这就大大增添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希望，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

平型关一战，也震动了世界。那时，距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虽然还有近两年的时间，但希特勒已经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并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一起干涉西班牙的内政。英、法、美集团采取绥靖政策，力图把战火引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在这法西斯侵略势力日益猖獗的时刻，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居然“敢”打日本人，而且打了它的精锐师团，取得了谁也不能否认的胜利，他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而对那些被德、意帝国主义奴役和受到他们严重威胁的人民，不能不说是一个鼓舞和支持。

当然，平型关一战最大、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在中国国内，它使全国人民看到了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它使全国人民看到自己不可战胜的力量；它使全国人民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

的、坚决抗日的八路军。真是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打出了全国人民对“驱逐日寇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念和信心！

就我个人来说，平型关一战，起码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坚持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是无比正确的，“唯武器论”不但不可信，而且是注定要破产的，单纯的防御是必定要失败的，主要是游击战，配合以运动战，灵活机动地运用，在当时条件下，是可以取胜的。

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她是先烈们用鲜血洗染过的！

平型关是难忘的关，因为她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第一次伟大胜利！

平型关已经载入了光荣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史册！

陈锡联

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整个袭击过程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干脆利落地将24架敌机全部击毁……

● 1915年生，原名陈锡廉，字廉甫。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

●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同年10月，指挥所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炸毁日军战机24架。

● 1938年，先后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

● 1940年，参加百团大战，率部在狮垴山顽强阻击日军进攻，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为一二九师在正太路的破袭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 1943年3月，任太行军区三分区司令员，直接指挥蟠（龙）武（乡）战役，采取“围日打伪、以强攻弱、猛虎掏心”的战术，歼灭日伪军数百名。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1999年6月10日，逝世于北京。

夜袭阳明堡飞机场

陈锡联

日军在平型关吃了苦头之后，变更了作战部署，从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的茹越口突破了晋北防线，接着，又气势汹汹地沿同蒲路直下太原。

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中，有的在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奋起抵抗；有的一战即溃，节节败退；有的闻风丧胆，不战而逃。在城市，在乡村，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穿灰色军装的士兵，三五成群，倒背着枪，拖着疲惫的双腿南逃。

就在这时，我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奉命由东冶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进犯的日军。10月中旬的一天，部队来到山西省代县以南的苏郎口村一带。

苏郎口是滹沱河东岸一个不小的村庄。顺河南下便是忻口。战事正在那里进行，隆隆的炮声不断由南方传来。敌人的飞机一会儿两架，一会儿三架，不断从我们头顶掠过，战士们气得跺脚大骂："别光在天上逞凶，有种下来和老子较量较量。"

从敌机活动的规律来看，机场可能离这儿不远，问老乡，才知道隔河10里外的阳明堡镇附近果然有个机场。各营的干部纷纷要求："下命令吧，干掉它！"

打，还是不打？在北上途中，刘伯承师长曾专门向我们传达了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刘师长再三嘱咐：到晋北后，每战都应加倍谨慎。这些话使我立刻感到，必须很好了解敌情，然后才能下定决心。

最初，我们打听到附近驻着一个晋绥军的团长，据说他和日军打过仗，是前两天才带着少数部队从大同方面退下来的。我决定去访问访问他，一来听一听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二来了解一下周围的敌情。

寻遍了附近的大小山沟，好容易才在一个偏僻的山脚下找到了这位团长。不料我刚说明来意，他便谈虎色变地说："日军实在厉害呀！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他们的炸弹、炮弹都像长了眼睛一样，我们的电台刚一架上，就遭轰炸了！"

我强制住心头的憎恶，问他："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打敌人的呢？"这位堂堂的晋绥军团长竟毫不知耻地说："我们还没有看见日军，队伍就垮了下来，现在敝部只剩下一个连了……"

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这家伙除了能散布一些恐日情绪以外，是不会再谈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于是，我便起身告辞。刚转身要走，他又嘻皮笑脸地轻声对我说："抗什么战！抗来抗去只不过抗掉了我们的小锅饭而已……老弟，放明白点！看你们那副装备，和日军真干起来，还不是'白送礼'？"

真是十足的怕死鬼！亡国奴！无怪乎他们一触即溃。

为了设法弄清敌人机场的情况，第二天我们决定到现地侦察一下。一路上，几个营长听我谈起昨天访问那位团长的事，心里直冒火。三营长赵崇德同志唾口骂道：

"孬种，简直不是中国人！"

"抗战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不管他们怎么样，我们绝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一营长不胜感慨地插上一句。

是的，抗战决不能指望那些政治上腐败军事上无能的军队，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其他爱国志士来挑！我想到这里，顿时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加重大。

我们顺着一条山沟边走边谈，很快来到了滹沱河边。登上山峰，大家立时为眼前的景色所吸引：东面是峰峦重叠的五台山，西边的管涔山在雾气笼罩中忽隐忽现，滹沱河两岸，土地肥沃，山河壮丽，只可惜，如今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浩劫！……

突然，二营长叫道："飞机！"

我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望远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对岸阳明堡镇的东南方有一群灰白色的敌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空地上，机体在阳光映照下，发出闪闪刺眼的光芒。

正当我们仔细观察机场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人从河边走来。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打着赤脚，看样子是个农民，但神情很紧张。

等他走近一些，我们忙迎上去喊："老乡，从哪里来？"

那人听到喊声，身子一怔，马上停住了脚步，两眼不住地四下观望。及至见到我们这几个陌生的军人时，更是惊慌不安，两眼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我们，好半天才哆哆嗦嗦地吐出了两个字：“老总！”

“老乡，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来打鬼子的。”

他听到“八路军”三个字，马上“啊！”了一声，一下扑上来抓住我们的手，激愤地向我们诉说起他的遭遇。

原来他就住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自从日军侵入山西以后，国民党军队的抢劫，日本兵的烧杀，弄得他家破人亡，一家三口，只剩下他孤苦伶仃一个。后来，日本兵又把他抓去做苦工，逼着他整天往飞机场搬汽油、运炸弹。每天从早到晚，常常是饿着肚子干活儿，还得挨打受气。他受不了敌人的折磨，才由机场偷偷跑了出来。最后，他指着敌人的机场狠狠地说：

“去收拾他们吧，我给你们带路！”

听了这位老乡的控诉，大家更加气愤。赵崇德同志握着老乡的手，恳切地说：

“老乡，我们一定给你报仇，给所有受难的老乡报仇！”

接着，这位老乡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敌人机场内外的情况。

经过侦察，我们了解到的和老乡介绍的大体一致：平时，机场上飞机分3列停放，每列8架，计24架。白天轮番去轰炸太原、忻口，晚上都停在这里。日军的一个联队大部驻在阳明堡街里，机场里只有一小股守卫部队。看来，敌人正忙于夺取太原，根本想不到我们会绕到背后来揍它。这正是歼敌的好时机。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给它以突然袭击，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决定马上下手。

袭击机场的任务交给了三营，并以一、二营各一部破坏崞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阻击崞县、阳明堡可能来援之敌；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则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准备随时支援三营。

19日下午，整个苏郎口村都沸腾起来了。各营、连纷纷召开支部大会、军人大会进行动员。干部、战士个个斗志高昂，决心如钢。老乡们听说八路军要去打日军，几个钟头之内就扎起了几十副担架。

傍晚，我和几个团的干部一起来到了三营一连，战士们见到我们都围了上来，争着表示决心。

“准备得怎么样啦？”我问大家。

“没问题，团长，只要摸进机场，保证把龟儿子的飞机敲个稀巴烂！”战士们纷纷回答。

我指着面前的一个小战士又问：“飞机全身包着铝皮，子弹穿不透怎么办？”

这个小战士毫不犹豫，举起右拳在空中摇几摇，干脆而响亮地回答：“我们研究好了，用手榴弹捶它！”

这时，赵崇德同志向战士们说：“同志们，有人说我们拿着这些武器去打敌人是‘白送礼’，这回我们一定打个漂亮仗给他们看看！”

人群中走出来一个粗壮的小伙子，手里提着机枪，气呼呼地用大嗓门说：“他们自己长了兔子腿，听见炮响就跑，还有脸耻笑人！我定要缴架飞机回来给他们瞧瞧！”我一看，正是全团有名的机枪班长老李。

有人笑着问：“那样大的家伙，你能扛得动吗？”

他辩解道：“扛不回整的，砸个尾巴也行！”

战士们被他逗得哄然大笑。这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虽然是第一次与侵华日军作战，而且又是去打从来也没打过的飞机，但谁也不把这些困难放在眼里。

夜里，部队悄悄地出发了。

三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能攻善守，以夜战见长，曾得过“以一胜百”的奖旗。今天他们继承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投入了新的战斗，战士们一律轻装，棉衣、背包都放下了，刺刀、铁锨、手榴弹，凡是容易发出响声的装具，也都绑得紧紧的。长长的队伍，顺着漆黑的山谷行进，神速而又肃穆。

向导就是先前我们遇到的那位老乡。他对这一带的道路了如指掌。在他的引导下，部队很快涉过了滹沱河，来到了机场外边。

机场里死一样沉寂。大概这时敌人睡得正酣吧？部队爬过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赵崇德同志带着十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敌守卫队的掩蔽部。十一连直向机场中央的机群扑去。

十一连二排的战士们最先看到了飞机，它们果然整整齐齐地分3排停在那里。多少天来大家日夜盼望着打日军，现在猛然看到飞机就摆在

眼前，真是又惊喜又愤恨。不知谁悄声骂道："龟儿子！在天上你耍威风，现在该我们来收拾你啦！"说着就要接近飞机。突然，西北方有个敌兵哇啦哇啦地呼叫起来，紧接着响起一连串清脆的枪声。原来十连与敌哨兵遭遇了。就在这一瞬间，十连和十一连在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了攻击。战士们高喊着冲杀声，勇猛地扑了上去。机枪子弹、手榴弹一齐倾泻，一团团的火光照亮了夜空。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敌哨兵慌忙赶来，和冲在前面的战士绕着飞机互相角逐。机舱里值勤的驾驶员被惊醒了，他们惊慌之中盲目开火，后边飞机上的机枪子弹接连打进了前面的机身。

战士们越打劲头越大，有的边打边喊："这一架算我的！"也有人七手八脚地往机身上爬。机枪班长老李早爬上了一架飞机的尾部，端起机枪向机身猛扫。

正打得热闹，敌人的守卫队嚎叫着向我扑来。在20多架飞机中间，敌我混在一起，展开了白刃战。

赵崇德同志跑前跑后地指挥部队。突然，他看见一个敌人打开机舱，跳下来抱住了一个战士，那个战士回身就是一刺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赵崇德同志大声喊道："快！手榴弹，往飞机肚子里扔！"只听"轰！轰！"几声，两三架飞机燃起大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片刻，滚滚浓烟卷着熊熊的烈火，弥漫了整个机场。

正在这时，老李的那挺机枪不响了。原来他正举着铁锨猛砸，嗬！他倒真想砸块飞机尾巴拿回去哩！赵崇德忙跑过去喊道："快打！砸什么！"他又抱起机枪扫了起来。

敌人守卫队的反扑被杀退了。赵崇德同志正指挥战士们炸敌机，突然一颗子弹把他打倒了。几个战士跑上去把他扶起，他用尽所有力气喊道："不要管我，去炸，去……"话没说完，这位"打仗如虎，爱兵如母"的优秀指挥员就合上了眼睛。他的牺牲使同志们感到万分悲痛，战士们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有的端起枪朝飞机猛烈射击，有的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机，还有的把集束手榴弹绑在自己身上，冒着密集的枪弹，爬上飞机，拉响手榴弹，与敌机同归于尽。

几十分钟后，守卫队大部就歼。大部分敌机燃烧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当驻在阳明堡镇里的日军装甲车急急赶来增援时，我们已经撤出了战斗。但是机场里的残敌却把增援他们的部队误认为是我军又发起了攻

击。于是，日军双方对打起来。他们自相残杀好一阵才发现是误会。

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的胜利消息，通过无线电迅速传遍了全国。那些国民党官儿们，开始根本不相信。他们仍说："就凭八路军那破武器还能打飞机？不可能！"可是自从10月20日起，一连几天忻口太原都没有遭到敌机的轰炸，那些畏敌如虎、胆小如鼠的官儿们方才张口结舌了。

夜袭阳明堡机场是我团出征抗日的第一仗。这次战斗，毁伤敌机20余架，毙伤日军100多名，使其在晋北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优势，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的防御作战，并以事实驳斥了"唯武器论"和"亡国论"，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

参加百团大战[1]

陈锡联

百团大战，是1940年秋我八路军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因参战部队达100个团以上，故称百团大战。

这次战役从8月20日开始到12月初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我第三八五旅作为第一二九师主力部队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各个阶段的战斗活动，并较好地完成了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赋予的各项任务。

第一阶段：正太战役。该战役重点是破击正太铁路。

正太铁路，东起河北石家庄，西止山西太原，横越太行山，全长200多公里。它连接平汉、同蒲两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也是截断我晋冀豫和晋察冀两大战略区的主要封锁线。在这条铁路上，有天险娘子关和日军燃料基地阳泉、井陉煤矿。敌在沿线大小城镇、车站、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把守。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左右地区，还设有连成一线的外围据点。敌人经常派装甲车轧道巡逻，吹嘘该路是一条“钢铁封锁线”。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第一二九师重点破击正太路阳泉至榆次段。该地段有敌大小据点20多处，为敌片山独立第四混成旅团所属之德江、原田两个大队守备，旅团部驻阳泉。据此，刘邓首长部署：以第三八六旅第十六团、决死一纵队第三十八团、第二十五团组成左翼破击队，占领寿阳、榆次间敌军据点，破坏该段铁路；以新十旅第二十八团、第三十团组成右翼破击队，占领阳泉、寿阳间敌军据点，破毁该段铁路：以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第十四团及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组成中央纵队，由陈赓、我和谢富治直接指挥，位于平定县以西之天华池、苇池村地区，并以一部兵力控制阳泉西南之狮垴山，担任阻击阳泉出犯或由平定、辽县回援正太线的敌人，保障破击作战的顺利实施。

狮垴山，雄踞阳泉西南，地形十分险要。据之，可以控制阳泉以西数十里之正太铁路，并且可以随时进取阳泉。因此，当8月20日20时正太战役发起时，我第三八五旅第十四团即一举进占狮垴山，卡住了正太路西段的咽喉。

驻阳泉日军因有平辽公路为副翼，对狮垴山并不在意。除煤窑附近有两个碉堡外，各山口并无敌人。当我军占领狮垴山后，敌人如梦方醒，遂纠集兵力向我进攻。

21日拂晓，日军60余人向狮垴山发起第一次进攻。我第十四团五、六连依托工事，沉着应战。他们将敌人放到已经看清眉眼的时候，各种火器才一起开火，打得敌人惊惶失措，乱作一团，仓皇而溃。

上午10时许，日寇又一次发起进攻。这一次敌人调整了部署，调集其精锐炮兵中队共150余人，悄悄地绕到狮垴山右侧的西峪掌村，想从狮垴山的背面发起进攻，使坚守阵地的我第十四团腹背受敌。鬼子的这一着是十分阴险毒辣的。

说来也巧，正当鬼子们由西峪掌村向我狮垴山阵地迂回时，我和旅政治部主任卢仁灿及第七六九团的营以上干部也来到这一带察看地形。因为第十四团于拂晓打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后，我就担心敌人在正面难攻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迂回战术，绕到我阵地翼侧偷袭。西峪掌一带地势较平缓，易攻难守，是个薄弱部位。所以，我利用战斗间隙来到这里看看地形，准备把担任预备队的第七六九团一、三营调上来，加强这一带的防守。当我们与迂回的这股敌人遭遇后，双方距离已经很近了。由于日军人多，我们人少，敌人很快冲了上来。我们立即进行阻击，同时我急令司号员吹号，赶紧把第七六九团一、三营调上来。听到号音的第七六九团部队跑步上来，马上投入战斗。第十四团孔庆德团长听到这里枪声激烈，也派了两个连赶了过来。我令第七六九团三营从正面反击，令第七六九团一营和第十四团三营的两个连从左、右翼予以侧击。敌人本想从背后偷袭我们，却没料到陷入我三面夹击之中。在我军排子枪和手榴弹的火力压制下，一贯骄横的日本鬼子一个个紧趴在地上，头也不敢抬，动也不敢动。最后，敌遗尸40余具，被迫狼狈窜回阳泉。敌人的又一次进攻被打退了。

在日军40余具遗尸中，有敌炮兵中队长中岛。旅敌工科的同志找来棺材，把鬼子的尸体装进去，棺材上贴着“侵略者的下场”标语，请当地群众抬到阳泉，交给日本人，以此显示我军为仁义之师。

在这场遭遇战中，旅政治部主任卢仁灿同志光荣负伤。他的负伤还有个故事：战斗中他和我在一起，我们在一块石头后面。有人喊：“敌人又上来了！”我们站起来用望远镜观察。突然一颗子弹从我的胳膊和

身体之间穿过，打中了他的左胳臂。他一下子倒在我的身边，衣服上都是血。我连忙叫："卢主任！卢主任！"他已昏迷过去。我立即组织人员把他抬了下去。

"文革"期间，卢仁灿同志挨整，他当时在海军工作，有人怀疑他负伤的事，向我作调查。我对他们讲这是在百团大战中受的伤，我可以证明，马忠全、赵兰田他们都可以证明。调查的人问："负伤以后谁做的手术？中间是不是有被俘的情况？"我一听就火了，我说你们这是胡扯淡，不跟你们谈了！把他们赶走了。

敌两次进攻失败后，22日晨又以200余兵力经燕子沟发起第三次进攻。敌采取火力掩护、控制要点、逐步前进的战术，连续向我第十四团二营阵地冲锋。该营七、八连坚守阵地，激战竟日，敌被迫与我形成对峙状态。

其后数日，敌先后纠集数百至上千人轮番向我进攻。敌以每天3至6架的飞机向我军阵地猛烈轰炸，炮火则从早到晚连续不停。我军凭借有利地形和构筑在半山腰断崖下、石头缝隙中的工事，巧妙地与日寇斗智斗勇。当敌人进行炮击和飞机轰炸时，我们除留少数人监视敌人外，其余立即依托工事分散隐蔽。当敌人的炮击和轰炸稍缓，我们立即抓住炮火间隙抢修加固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当敌人向我发起进攻，冲到阵地前只有十几米时，我军则集中火力和大量手榴弹予以杀伤，继而跃出堑壕，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就这样一次次地把敌人打了下去，我狮垴山阵地岿然不动。

坚守狮垴山期间，正值雨季，连绵的秋雨竟日不歇。指战员们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泥里滚，水里趴。敌人来了就打，敌人退了就在泥泞中休息。每日吃黑豆、喝雨水。后来黑豆没有了，就嚼野果、啃生苞谷，没有油，也没有盐，终日饥肠辘辘。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指战员们发扬我军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浴血奋战，坚守阵地达七昼夜。

8月26日，我旅奉命撤出狮垴山，转移至龙门、上庄一带，继续执行破路和作战任务。至此，我胜利完成了扼守狮垴山的任务。

狮垴山之战，是我旅在抗战期间打的一次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阵地防御作战。在战斗中，第七六九团、第十四团打得都很顽强；特别是第十四团，经受住了考验。打了这一仗，第十四团的战斗力有了明

显提高。

关于防御战斗，我旅打得不多。本着打一仗、进一步的思想，从狮垴山撤下来后，我对这次战斗作了认真思索，总结了其中的经验和不足。我指出了这样几个方面：

一、阵地战在防御时，应很好地配备火力，利用地形，构筑坚固的工事，以火力和反突击来消灭敌人。狮垴山之战，我军正面是崎岖山路，火力配备也很强，但缺陷是翼侧注意不够。敌人第一次进攻失利后，第二次改用迂回包围的手段，幸亏被及时发现，速调部队加强翼侧，才免于被动。因此，我们在防御战斗中，除正面须放足够的兵力外，对翼侧阵地，必须构筑坚固工事，以相当兵力据守。

二、伪装工作十分重要。在狮垴山上，敌人弹如雨下，飞机不停地轰炸，而我们伤亡很少，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伪装。前而有单人掩体，后面有隐蔽部。一线部队在单人掩体内，二线部队在隐蔽部。在加强隐蔽的同时，应积极组织对空射击。这样在配备兵力时，对射击班应有预先的部署。

三、关于预备队的使用，在敌人未到百米以内时，一般不要使用预备队。因为这时敌人士气尚旺，元气未伤，队形不乱，不利于我白刃战。待敌人到达百米以内时，敌人的炮火与飞机都失掉了作用，而我军火力则可以全部展开，这时使用预备队，给敌人杀伤最大。突击方向要少在正面，隐蔽地接近敌人翼侧再突击。突击时间的掌握，一线指挥员应当机立断，不应单纯依靠上级。

四、阵地战消耗大，因此要有很好的射击指挥。非有明确的或指定的目标，不能随便开枪。要充分使用电话来联络，可以把线一直牵到前线，白天要少用通信员，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

这些讲评，后来整理成文字，在报刊上发表。

在旅主力撤出阵地，转而执行破路任务时，第七六九团一部顺手夺取了正太路南侧敌重要据点落摩寺。

落摩寺是平定以西的一个村子，位于平定与寿阳之间，阳泉车站西南，是敌人从寿阳伸出来的一条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和阳泉、寿阳构成三角形，东可以增援阳泉，西可以围护寿阳，俨然成掎角之势。村内守

敌为日军1个小队（约40人），附有山炮1门，轻重机枪4挺，并筑有坚固防御工事和外壕铁丝网。第七六九团以八连为突击队，以五连从落摩寺以东积极佯攻，以九连为预备队从据点北面突击。激战半夜，终将敌据点攻克，全歼守敌。

落摩寺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攻坚战。《新华日报》特派员林火同志向我采访，我向其介绍了落摩寺战斗中攻击据点的情况和几点经验：

此次正太战役，敌之据点、车站，先后为我攻克者，不下数十个，这在政治上，实足以振奋军心，鼓舞民气，在军事上，实给我军作战以新的锻炼。其实打据点并不难，主要的首先要从政治上使全体军民了解敌之据点并不可怕；其次，便须采取很好的战术，从技术与战术上多多着想。因为敌之碉堡，即是针对我之技术于战术不足而构筑。否则，一味凭人力死拼，则往往亏本。自然，倘使在政治上从敌据点内找到内应，则当然多一层把握。

根据此次落摩寺作战经验，攻打据点，在侦察工作方面，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敌之系统、来路、工事构造，要善于寻找他最薄弱的地方；其次是应该仔细侦察敌之兵种、武器配备以及有否毒气装备，以便我军预先进行防御办法；最后，便是关于地形、居民条件等的侦察，尤要注意敌之联系，据点与据点之路程，要善于估计敌之可能增援的兵力及时间，并适当估计我军作战时间。

其次，有了严密精细的侦察之后，便须根据侦察结果，妥善地着手战斗的组织工作。在战斗的组织上：

第一，兵力不宜过大，兵力大了，不但使用不上，反使敌人的优势火力容易发挥效能；主要的要组织短小精悍之兵力，使它顽强的突击力量。这次落摩寺战斗，我们主要的只用了一个连的兵力。

第二，要很好的组织火力。根据我们的经验，最好是组织交叉火力网，这样才富于进攻性质；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炮兵和轻重机枪的火力，要很好的配合起来；而且，火力要与突击密切配合，相互呼应。否则，火力与突击力断了气，便毫无作用。

第三，攻击时，要分清主要与次要的进攻方向，应该善于变敌人的次要方向（即敌人的薄弱方向），为我们的主要方向；变我们的次要方

向，为敌之主要方向。这次落摩寺战斗，我们预先已经侦察好，敌人对狼峪方向，顾虑较少，因此工事较简单，兵力薄弱，于是我们便以之为主攻方向。另以一小部分兵力，做正面佯攻，大量吸引敌之火力。

第四，在技术方面，要注意防毒；特别注意手榴弹之使用，善于接近敌人。这次落摩寺战斗，我军一排人，每人携带三四颗手榴弹，猛烈摔入房内，使敌根本来不及使用毒气。类似的简易防毒方法，应该多多研究采用。

第五，炮兵今后应唤起各部队，一定注意，并多多地研究有关战术问题。同时更不断地以实际战斗经验来加以补充。技术，需要大大提高。倘使完全具备以上各种条件，则本人相信，攻克据点绝非难事。

落摩寺战斗中的这些成功经验，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根据总部的指示，刘邓首长以第三八六旅、决死第一纵队各两个团为左翼，重点进攻榆辽公路两段据点，以我第三八五旅及新十一旅第三十二团为右翼，主力攻取榆辽公路东段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之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之敌；以新十旅分布于和辽线上破路袭敌，牵制并阻击昔阳、和顺等地之敌，配合作战。

榆社至辽县公路由西向东揳入太行根据地腹心。日寇早就企图把这条公路再向榆社西南伸展，经武乡与白晋铁路连接，以达到便利兵力机动，分割我太行北部地区的目的。在榆辽公路上，有榆杜、沿壁、王景、铺上、管头、小岭底、石匣等城镇和村落据点，由日军第四独立混成旅团池边大队主力守备。

我旅作战部署是：以第七六九团主力占领石匣附近制高点狼牙山，控制辽县、石匣，打击可能出援之敌，以掩护友邻部队摧毁石匣以西各据点，并以一个连破坏辽县至石匣间公路，断敌交通；以第十四团一部攻取小岭底据点，主力配属工兵破坏石匣至小岭底、管头间公路；以第十三团全部攻取管头、铺上据点；以第三十二团为预备队，并以一个连伸到红土垴，袭扰、吸引辽县之敌。

小岭底是榆辽公路中段的一个村庄，100多户人家。守敌为山本中队的一个小队，30多个鬼子。兵力虽然不多，但装备很好，有迫击炮、

轻机枪，还配有一部电台。村西北500米处有一陡峭山头，山顶上筑有坚固碉堡，外围是石砌的围墙，围墙上架着层层密布的铁丝网，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自日寇修筑了这个险要的据点后，控制着方圆几十里的地区，在这一带飞扬跋扈、无恶不作。当地老百姓对这伙野兽早就恨之入骨，急切盼望着我军赶快拔除这颗“钉子”。

我把攻打小岭底的任务交给第十四团。受领任务后，该团派出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利用给碉堡送水送柴的机会，混进去进行了详细侦察；同时在碉堡下面设立潜伏观察哨，监视鬼子的一举一动，了解掌握其活动规律。

9月23日夜12时发起攻击，激战30分钟，敌据点外围被我攻破，守敌缩回碉堡，并施放毒气，死守待援。

次日凌晨，我军再次攻击。先以机关枪封锁敌碉堡射孔，然后趁硝烟弥漫之机冲到碉堡下，搭竖人梯登上碉堡，从碉堡顶挖开了一个洞，往洞内猛摔手榴弹。就听到碉堡内响起一阵阵爆炸声，里面鬼哭狼嚎一片，一会儿什么声音都没有了，30多名鬼子全部报销。

拔掉了这颗“钉子”，周围几十里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他们用当地民歌的调子编了一首歌，来表达喜悦之情：

九月二十三，天亮月正南；

小岭底炮台，一夜就完蛋！

在第十四团攻小岭底的同时，第十三团攻管头、铺上。

这两处均为榆辽沿线敌据点。铺上比较好打，该团三营攻了两次便将其拿下。

榆辽公路东段，除了辽县，最大的据点就是管头。管头在榆社、辽县两县交界处，是个傍山而立的小山村。守备管头据点的是日军山本中队，100多人，装备有步兵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山上筑有工事，山下修有碉堡，火力可以相互支持。山势相当陡峭，只有一条小道上下贯通，守易攻难。

攻击管头的第十三团一营、二营，连续打了三四次未能得手。后来在第七六九团5个连的配合下，附平射炮1门、迫击炮2门，集中火力，再度猛攻。终因地势所限，加上日军施放毒气，激战一夜，未获进展。

部队遂后撤，改强攻为围困。

一连围了三天，管头之敌弹尽粮绝，特别是饮水奇缺，最后连洗澡水都喝了。29日夜，我再度发起攻击，以手榴弹猛轰，终将守敌歼灭，我军遂占领管头。

第七六九团于狼牙山打援后，转而围歼石匣之敌。石匣是榆辽公路上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镇，位于辽县城西北10公里处，是该县的门户。1937年7月日寇占领辽县以后，派山本中队的两个小队驻守于此。鬼子把镇内王爷庙北面几个院子的老百姓全部赶走，四周筑起两道铁丝网和一些工事作为兵营，把王爷庙的戏台拆掉，改建成营门，白天黑夜都有荷枪实弹的岗哨把守。镇子的南面是清漳河，镇西北是个高坡，高坡的西面对着榆辽公路，鬼子建了一座炮楼和一个哨棚，周围密密麻麻布满了铁丝网。

29日拂晓，战斗发起。第七六九团先以两个连向石匣据点作首次攻击，未得手。下午5时，重新组织火力，再度发起猛攻。担任主攻的三营，先以尖刀班将敌人的铁丝网砍断，而后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用集束手榴弹开道，打得颇为顺手。此时敌三架红头飞机飞过来向我低空盘旋扫射，我进攻部队毫不畏惧继续向前攻击。日军退至碉堡内，依托厚实的墙壁和外面的交通壕，做垂死挣扎，并施放大量毒气，顿时一股股白烟滚滚而出，顺着东北风向我进攻部队袭来，营长马忠全及该营大部中毒，不得已暂停进攻，撤至清漳河边。

我和团长郑国仲正在狼牙山上观察战斗情况，突然看到部队不攻了，纷纷撤到河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赶忙下山跑过去。到了河边，见战士们都在漱口、洗脸，马忠全营长见到我，气得直骂："他妈的！鬼子放毒气，我们都中毒了。"我简单了解了部队中毒的情况后说："看样子敌人是支持不住了，你们稍微休整一下继续进攻，正面加强力量，争取今晚结束战斗。"

第三次攻击发起后，一营营长李德生也率部参加战斗。经一昼夜激战，终于攻克石匣据点。

至此，我旅当面各主要据点均被悉数拔除，师赋予的任务基本完成。至9月底，榆辽战役胜利结束。

通过百团大战前两个阶段的战役，我军彻底破坏了正太铁路，摧毁

了榆辽公路沿线据点，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气急败坏的日寇纠集重兵，对我太行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至此进入了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

敌人在这次疯狂“扫荡”中，对我太行根据地进行了空前的洗劫。仅黎城一县，被杀被捕的群众近万人。在涉县井店村，一次就被杀害200余人。在黎城朗庄，村长粟树棠被捆绑在树上，先被砍去一只脚，又被割掉耳朵，挖去眼睛，最后被刺死。日寇所到之处，房屋被烧，粮食被抢，火光冲天，尸横遍地，凡是未及逃走的人，都遭到了残忍的杀害。日寇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面对敌人疯狂的报复，我太行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我旅在连续战斗、伤亡减员严重、部队极度疲劳的情况下，立即投入反“扫荡”作战。

10月20日，辽县之敌1000余人、黎城之敌600余人，分多路出动，企图南北夹击桐峪东南黄崖洞我八路军总部兵工厂及水腰修械所。该兵工厂月产400支枪，是我军敌后抗战的重要补给基地。得知敌人企图，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指示我速派部队前去阻敌，并要求部队一定要坚持到28日，以掩护总部兵工厂安全转移。我即令第十四团速赶至辽县以南的桐峪一带，务必把敌人扼阻于黄崖洞外围地区。

21日，辽县之敌一路进至桐峪东北之桥上、人家岩一带，遭我第十四团一营痛击后缩回。另一路由大小阴沟向西林背运动时，也遭我第十三团三营重创，辽县之敌欲配合黎城之敌进攻黄崖洞的企图被粉碎。25日10时许，黎城之敌600余人进犯桐峪，途中遭我伏击后退回西井。狡猾的敌人又于当夜绕至上赤峪、下赤峪，企图从这里偷偷进犯黄崖洞。在上下赤峪担任戒备的我第十四团两个连，因连续作战，部队过分疲劳，警戒麻痹，致敌从两个连之间溜了过去，深入赤峪沟内，距黄崖洞兵工厂仅10余里。

在这危急关头，据守在赤峪沟北面一个高地的我第十四团三个连队发现了敌人，旋即与敌在赤峪沟内展开激战。这时，在上下赤峪的两个连也从侧翼追了上来，前后夹击，使鬼子腹背受敌。从赤峪沟到黄崖洞一带，四周都是陡峻的悬崖峭壁，其窄处仅几十米。鬼子不能从绝壁上攀越，只能拼命向我军据守的阵地猛攻。敌凭借优势火器发起集团冲锋，并数次扑上阵地。我指战员靠刺刀、手榴弹打退敌人，子弹打完了就用石头砸。如此浴血鏖战两天两夜，部队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其中

扼守黄崖洞主阵地的一个连打得仅剩下两个班、十几个人，而且人人负伤，但仍始终牢牢占领着阵地。

战至28日，黄崖洞兵工厂的所有人员都安全撤离，各种机器也都转移一空，我们部队奉命撤出战斗。当付出了伤亡200余人沉重代价的日寇到达黄崖洞时，看到的只是一条空荡荡的山沟。

后来有一首流传在辽县、黎城一带的民歌，唱的就是这次战斗的胜利：

鬼子毒辣又凶狠，调兵进攻黄崖洞；

浩浩荡荡往前行呀，结果碰了一个钉。

出潞城来到西井，到处碰到地雷阵；

大战坚持了好几天呀，那里又遭正规军。

两班人守黄崖洞，数千鬼子来进攻；

大战坚持了好几天呀，两班拼了两千人……

正当第十四团为保卫兵工厂与敌人鏖战时，10月26日，日军第四独立混成旅团冈崎大队500余人，取道蟠龙镇以东之关家垴西犯。刘邓首长集中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新十旅主力和决死第一纵队两个团，将该敌重重包围于关家垴高地。战斗中，彭德怀副总司令亲临我第七六九团视察，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攻下敌人阵地。敌火力很强，且有飞机扫射轰炸，我数次冲锋，伤亡很大。但是，我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勇猛攻击，几经反复，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终将敌人大部歼灭，歼敌60余人退至垴顶一块狭小地域固守待援。据被日军抓去跑回来的民夫说，日军士兵在死人堆里抱头痛哭。此时，敌2000余人在10多架飞机配合下赶来增援，我旅奉令撤出战斗。残敌在援兵接应下，遗尸280余具，仓皇逃走。

关家垴之战，是我旅在历次反“扫荡”中打得最为艰苦惨烈的一次战斗，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我讲一件事：第十三团有一名文化干事，叫张文彦，是东北大学电机工程系的一名高材生，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来我旅。在关家垴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临终前告诉身边的同志说，他一生无所求，只希望组织上能接纳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把口袋里仅有的几块钱拿出来作为党费。他还把他非常喜爱的一支派克笔送给团政治委员，感谢团政治委员对他

的培养和教育，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百团大战结束后，我把他的要求向邓小平政治委员作了汇报，邓小平政治委员当即宣布追认张文彦同志为模范共产党员，并要旅和第十三团整理他的事迹材料，号召部队向他学习。

百团大战期间，是我旅战斗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共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毙伤俘敌1500余人，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及军用品，部队经受了严酷的磨炼，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

作为一位亲历者，回顾三个多月的百团大战，除战斗频繁、战况激烈外，还有两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

一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空前活跃。各参战部队针对气候恶劣、物资困难、部队伤亡、过度疲劳以及敌机轰炸、施放毒气等情况，及时进行思想教育和技术演练。每次大的战斗之前，各团还普遍进行组织上的准备，选好行政和党内代理人，进行干部和党员登记。为维护战场纪律，各级还成立了战地工作委员会，分工担任救护、领导群众参战、收集资材、纪律检查和宣传鼓动工作等，从而减少了战场上的混乱现象。

二是各县民兵、群众参战支前工作非常踊跃，组织也十分严密。各地多由县委书记或县长带领，开设运输线，筹集粮草，运送弹药，转运伤员，保障了战役战斗的顺利进行。随军转战的民兵、民工，肩负重载，脚踩泥泞，克服艰险，忍受饥寒，不分昼夜地支持部队。各地群众纷纷动员起来，抬担架，当向导，送情报，做军鞋，运柴草，送蔬菜等，大大鼓舞了我军战斗意志。

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独立发动的一次进攻战役，其兵力之众、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举世罕见。这次战役，歼灭了日军大量精锐部队，有效破坏了华北地区交通线，沉重打击了日军“囚笼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遏止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暗流，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本文节选自《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陈士榘

这次伏击，我们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缴骡马七百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

● 1909年生，湖北荆门人。

●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同年参加平型关战役、广阳伏击战，重创日军。参与开辟晋西抗日根据地。

● 1939年，任晋西支队司令员。

● 1940年7月，率部到山东，后任一一五师参谋长。

● 1942年，任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员。

● 1943年，率部组织了攻克赣榆县城等战斗。

● 1944年，参与组织山东攻势作战，率部恢复和扩大了滨海地区抗日根据地。

● 1945年，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1995年7月22日，逝世于北京。

威震广阳

陈士榘

1937年深秋，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奉命由五台山南下，驰援娘子关，寻机歼敌，以配合忻口会战，保卫太原。

连续七天的行军开始了。战士们顶着寒风，踏着泥泞，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急速行进。由于平型关大捷，部队士气很高，一路上，“为保卫山西而战”“为保卫太原而战”“发扬平型关战斗精神”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日军板垣师团在平型关遭我师沉重打击后，即改变战略部署，由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的茹越口突破了晋北友军防线。当其到达忻口时，遭到友军和我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各一部的猛烈抗击，被迟滞于忻口以北。为摆脱忻口受阻被围的处境，日军从平汉线把主力第二十师团、一〇九师团调来，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犯娘子关，企图突破晋东防线直下太原，以解忻口之急。我们识破了日军的诡计，决定寻找机会给它一个沉重打击。

我们部队开往平定途中，突然听到一个消息：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军在日军进攻时，抵抗不住，日军于10月26日占领娘子关后，沿正太路及其南侧的大道向榆次、太原进犯。据情报，日军从娘子关西进的是由川岸文三郎率领的二十师团，该师团除以主力沿平定、阳泉、寿阳县近逼榆次，直取太原外，又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出动于正太铁路左翼。沿公路与正面部队齐头并进；另外，一〇九师团的一个大队由九龙关进逼昔阳县。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保卫太原，我三四三旅奉命向昔阳县以西的沾尚镇附近进发，待机打击左翼进犯之敌。

10月30日，我旅到达正太路南之沾尚地区，此时，日军已占领了平定及其以南的白家掌一带。预计日军左翼必经沾尚、松塔向榆次开进。于是，我们决定在广阳巧设伏兵，痛击敌人。

为了选择有利地形，我们翻山越岭，进行察看，广阳地处沾尚至松塔之间，是个不到200户人家的小村镇。附近都是南北走向的山岭，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塔的山沟长达几十里，便于我们运动作战，从沾尚

经松塔至榆次，虽有条碎石泥结公路。但由于年久失修，加上山洪暴发，沙石冲击，已经破坏得不成样子，似路非路，似河非河，不便于日军机械化运动，这里地形复杂，又有疏落的树木，便于我部队隐蔽，正是打伏击的好地方。经过一番认真勘察，各部军都找到了理想的埋伏地点。山上虽然很冷，但我们的军装都被汗水湿透了，当想到这里将变为敌人的坟场，大家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11月3日，侦察人员向我报告，日军正向广阳方向开来。于是，我们连夜进行兵力部署，将部队埋伏在广阳到松塔之间大川里：以六八六团的一、三营为主要突击部队，进入前小寨，离村以北高地；六八五团进到狼沟北山，除以主力一部配合六八六团出击外，其余部队要选择好阵地，准备打击日军回头增援的兵力；我带旅部部分参谋人员随主要突击部队六八六团行动。

旅指挥所设在三营背后的山头上，电话刚架通，铃声就响了。通信参谋接过电话，轻轻地对我说："参谋长，师长请你讲话。"我刚把听筒对准耳朵，就听到了师长林彪的声音："陈士榘吗？你们那里布置的怎么样了？""按原预定计划，部队已进入设伏地点。"我简短地回答。"千万注意，不要暴露了目标。天气冷一点，告诉大家坚持一下，不要因小失大。"师长嘱咐说。

"是的，一定告诉部队注意隐蔽。"我接完电话，刚想转告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同志，哪知，一抬头，我俩的目光却碰到了一起。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来了。没等我说话，李天佑就说："我现在就出去看一看，顺便告诉各营注意隐蔽，特别是天亮以后，更要加倍警惕，不能露一点痕迹。"

"对！我和你一起去，先看看大家的情绪怎么样，再把师首长嘱咐的话传达给大家，让部队坚持住，克服眼前的困难，打好明天这一仗。"说着，我们两人走出指挥部。

初冬的夜空，群星闪烁，寒风将山头上的树摇得呼呼作响。我们站在山头上仔细观察部队埋伏的现场，看不到一个人影和一丝亮光，夜色中，周围的大山默默地耸立在祖国的原野上，和我们一样静静地等待着敌人，等待着将日军埋葬在它的深沟大壑之中的那一刻。

我和李天佑同志走到三营阵地，警惕的哨兵悄悄问过口令后才放我们过去，当走到离公路只有一二百米的山沟时，我们转了一圈才发现树

林中的战士三三两两挤在一起，背靠着背取暖。由于天冷，谁也睡不着，有些人在小声地谈论着什么，我们怕惊扰了他们，便悄悄从树林边绕过，到了另一个山沟，又见七八个战士聚集在一起，有一个人在讲着什么，其他人都围着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被这情景吸引，我扯了李天佑同志一下，和他一起慢慢走近这些战士，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原来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同志，正给周围几个新战友讲自己打日军的经验。

“不是说日军很难打吗？”一个战士问。

“这都是那些恐日派造出来的。”又是那个讲故事的战士的声音：“他们不敢打，就说日军厉害、难打。其实日军也是人，子弹照样打得进，刺刀照样穿得过，只要勇敢地打，一定能把他们消灭掉。”

“这么说，明天我们一定能打胜了！”

“当然啦。只要隐蔽好，事先别让敌人发觉，那就保准打个大胜仗。”

听到这里，我和李天佑同志暗暗为有这些信心十足、士气旺盛的战士们而高兴。

我们在阵地上走了一圈，发现各连战士都在休息待命。完全看得出来，大家对即将到来的战斗都抱着必胜的信心，这对我们这些临战前的指挥员是个极大的鼓舞。看完埋伏隐蔽的情况，我们满意地转到营指挥所，李天佑同志把师部的关怀转达给营的领导干部，又一再嘱咐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部队，好好隐蔽休息，迎接明天的激战。

夜色消散了，黎明到来了。

11月4日早晨7时，日军举着太阳旗，气势汹汹地从沾尚向松塔行进。先是侦察搜索的骑兵部队，随后是主力部队，其中有步兵、炮兵和少量装甲车。他们自从在平型关吃了苦头，比较鬼了，行军时总是把辎重部队夹在中间，前有骑兵开路，后有步兵保护，天上还有飞机掩护。队伍缓缓行进，蛇一样向前蠕动。它们每通过一个地方，我们的观察哨就甩动帽子或摇动树枝，发来信号。

到晌午时分，日军第二十师团主力4000余人大部分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区。川里公路上尘土飞扬，人喊马嘶。隐蔽在山头上的我军指战员目睹着这些骄横地践踏着中国土地的日本侵略军，不由怒火心中烧。但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只能强压下满腔怒火，耐心等待着总攻时机。我和

李天佑同志都举着望远镜，不住地向敌人来路方向观察瞭望哨发出的信号，战士们也和我们一样，个个都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像猎人一样静静地等待着野兽的到来。

“叮铃铃”“叮铃铃”……

架在山洼里的电话不断地响，师首长和旅指挥所不停地联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战前夕的焦灼心情是难耐的。

终于，远方观察哨那里发来了信号：日军二十师团殿后的七九联队后卫已经离开沾尚，后面只有两个步兵连，再没有后续部队了，好，进口袋了！我们的心一下子兴奋了起来。

时间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太阳稍微西斜的时候，这条蛇的头部已伸到松塔镇，而它的尾巴还在广阳附近慢慢地拖着，一步一步地爬进了我们为它设下的陷阱。

“咣！”一声信号枪响，我英勇的六八五团、六八六团各路伏兵从山间、林中猛虎般地杀了出来，喊杀声，机关枪声，步枪声，手榴弹、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震撼山谷。

这一突然的袭击，使日军无不惊慌失措。他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我军压在山沟里，欲进不成，欲逃不能，加上辎重队的骡马一乱，队伍霎时就变得七零八落、人仰马翻。有些日本兵虽然一边跑一边射击，但也无济于事。他们总算在乱了一阵之后，才清醒过来，重新组织力量，利用山沟洼地进行抵抗。

我们的战士在公路上东冲西杀，将这伙日军切成数段，分别围歼。山谷中，我们的战士和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刺刀反射着落日余晖闪来闪去。日军也使出他们的招数，作垂死挣扎。可我们的战士为着民族存亡而战，一身正气，斗志昂扬，愈战愈勇，日军哪是我们的对手！

杀了一阵，我从望远镜里发现对面山脚下有少数日军逃到路北洼地，便命令随行的警卫排排长带两个班冲下去抓它几个俘虏，以便今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警卫排个个配有短枪和长枪，打仗勇猛而灵活。我用望远镜目送着警卫排长带着战士冲下山去，期望他们能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

我正在视察，忽听山脚下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从枪声辨别出是冲锋枪和驳壳枪在响。几分钟后，枪声停止了。我想，一定是警卫排把敌

人压到北面山脚下了，这回大概能抓到几个日本兵了。我集中精力朝北山脚下瞭望。不一会儿，警卫排长他们就回来了，只带来几支缴获的大盖步枪，却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原来，那些日军由于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一个个顽固不化，我们的战士只好将他们消灭掉。

枪声渐渐疏落下来。经过半小时的恶战，山谷中大部分日军被消灭，但还有一些零星日军藏在石崖下企图顽抗。六八五团的战士们，一部分从正面用机枪向敌人扫射，一部分绕到土岔村和广阳村北面在敌人背后扔手榴弹，把这些日军从石崖下轰了出来。逃到小河边的敌人像没头苍蝇一样来回乱窜，不一会儿就被消灭了。

天色不知不觉暗了下来。各营不断用电话报告胜利的消息，我们也不断将战斗进展情况向旅部和师部报告。当我们将战斗进展迅速、战果十分可观的消息报告给师部时，电话里传来了师首长喜悦的鼓励声音。

“好！我们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尽快地肃清残敌，将负伤的同志迅速转移下去，战利品也要马上运走，免得明天遭到日军报复。”

我还没有放下听筒，六八六团三营的通信员就来报告说，我们的部队已经进入广阳镇，街内除少数散兵负隅顽抗外，包围圈内再没有日军的踪迹了。

听完报告，我和李团长当即决定将指挥所转移到广阳镇里，以便指挥消灭最后的残敌和组织转移伤员。师部同意我们的决定，并让我们尽可能抓几个日军俘虏。

进入广阳镇，天已完全黑了。街上有两处房子还被少数日军占据着，不时传出几声枪响，我们走近时，战士们已经用手榴弹消灭了一所房子里的日军，只剩下一个日本兵藏在一所小院子里，不时向外打枪，我们不便马上进去。有人主张用手榴弹炸死他算了，我马上制止说：“不能炸死，要抓活的！现在要消灭他很容易，一颗手榴弹或几粒子弹就够了。可是，上级一再要求我们最好能抓到俘虏，这就要求大家想想办法了。”“对！”李天佑同志也同意我的意见。还没等大家开口，我便对李天佑同志说：“我还能说几句日语，让我带上几个人去看看。”说完，我便带师侦察科科长苏静等同志去了。

那个日本士兵躲藏在一所小院子里的南房的里间屋。我让战士们先将小房子团团围住，然后我利用夜幕隐蔽，悄悄地移到窗口，接着用不

久前才学会的几句日语向里面喊道："缴枪不杀，宽待日本俘虏！"几个战士也随我用生硬的日语喊开了。这个日本兵不但不肯出来，还向外打枪。

我们又喊了一气，那个日本兵才不向外打枪了，屋子里静得没有一点声音。为了防止他拼命往外冲，战士们端着枪紧紧地把住各个门窗，我们又向他喊了几句"缴枪不杀！"才听见他用生硬的中国话回答："明白，明白！"但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出来，于是我们冲进屋去，原来那家伙站在老乡的粮食筐里，欲动不能，挣扎无用，吓得浑身发抖双腿打颤。我知道这是不了解我们政策所致，想给他解释解释，可除了"缴枪不杀，宽待俘虏"，"不要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等几句话以外，别的日语我们就不会了。正当着急之时，我突然想起汉文和日文有许多字形字意是相同的，马上掏出一个笔记本，借着灯光在上面写了"你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宽待俘虏"，"只要你放下武器就不伤害你"几个汉字。他看了之后，也连忙写出"理解"。我一看他不仅认识汉字，而且写得不错，心头很高兴，又写字问他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这回我连本子带笔一起给了他。他看看字，又抬头看看我，然后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七九联队辎重兵军曹加滕幸夫"。他的汉字写得很好，看来文化程度不低。

通过笔谈，加滕幸夫供出所属部队是二十师团等情况后，我又向他交代了我军的俘虏政策，他不住地点头表示信任。这时，我告诉他，现在要带你到师部去，他问多远，我答10公里，我们把他带到六八六团指挥所。李天佑同志一看我带了个活的日本兵来，高兴地笑着说："好啊！你到底抓了个活的回来了。你走了以后，师里打电话问你，我说你抓俘虏去了，师里还说你是个'冒失鬼'，让告诉你注意安全。"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冒险，能抓到俘虏？"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笑了起来。

我马上给师部打电话报告抓俘虏的经过，师首长表扬了一番，然后和蔼地批评我这个指挥员不该太冒失，并告诉我不要难为俘虏，等一会儿我们就派人去把他带到师部来。我放下电话，进了里屋，看见炕上这个俘虏正大口大口地吃日本饼干和方块糖，原来这是李天佑团长让警卫员从缴获物品里拿给他的，他吃完了便叽里呱啦地说了许多我们谁也难懂的话，看上去他的恐惧心理已经消失了，幸好旅政治部有个宣传干事

林兆星懂日语，他一见到日本兵，便用日语和他交谈起来。他用日语宣传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这下可使那俘虏的情绪更加安定了。不一会儿，师部来人把俘虏带走了。

这次伏击，我们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骡马7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战斗结束，打扫完战场，我们部队又向松塔镇方向追击了一天。然后，我军连夜转入山区。

11月7日，我兄弟部队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旅长陈赓的亲自指挥下，以七六九、七七二、七七一团再次于广阳以东的大寒口、中山村、户封村等地埋伏，又消灭了日军250余人。

广阳两次伏击战，沉重打击了西犯的日军，有力地支援了友军作战，对保卫太原起了重要作用。

萧华

我鲁西军民依托青纱帐，到处开展游击活动，仅在这次战斗中就击毙敌人300名，击毁汽车10辆、坦克3辆，敌人狼狈撤走。

● 1916年生，江西省兴国县人。

● 1930年，由中国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9月，参加平型关战役。11月，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与陈光一起指挥了广阳、义棠镇、午城、井沟等战斗。

● 1938年6月，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 1939年11月，出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1942年，任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参与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1985年8月12日，逝世于北京。

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萧华

武汉失守后，日军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施之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把打击的重点指向华北的八路军，相继从华中、华南正面战场及其国内抽调七个师团又五个独立混成旅团加强华北方面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逐渐走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

山东，位于黄河下游，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且为华北海上门户。山东根据地，南接华中，北连平津，与晋察冀和晋冀豫根据地成鼎足之势，对坚持敌后抗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山东完全沦为敌人后方。当时山东日伪军队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近20万人。而我党领导的起义武装约计4万人。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势力积极反共，多方限制和破坏我抗日力量的发展。山东根据地处于敌伪顽夹击之中，形势日趋恶化。

一

为了坚持和发展山东的抗战，使之成为华北抗战的战略一翼与联结华中敌后战场的战略枢纽，中共中央决定派部队进军山东。

1938年5月，一一五师接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派遣部队入鲁的指示后，首先组织了一支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向津浦路以东冀鲁边平原挺进，与那里的抗日武装会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挺进纵队以三四三旅政治部、直属队、六八五团二营和一二九师工兵连为基础，又从其他团抽调一部分骨干组成，我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7月，挺进纵队组成，于9月27日，越过津浦路，跨进冀鲁边的边缘——乐陵县，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揭开了挺进山东的序幕。

此后，一一五师各部队相继入鲁。

11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奉命由冀南转赴山东，进至馆陶、冠县、邱县地区，由陈赓统一指挥。部队到达这一地区后，于12月配合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筑先纵队的前身）歼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王来贤部，创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11月初，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由晋西孝义出发，从安阳北越过平汉路，12月底到达山东菏泽，转入苏鲁皖三省边沿微山湖西区丰县，进入湖西地区。首战崔庄、韩庄，歼灭伪军王献臣部800余人。1939年1月，六八五团与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接着在沛县争取伪军一部反正。4月，击退了丰、沛、萧三县4000敌军对湖西区的联合“扫荡”，继之击退萧（县）铜（山）敌人的七路进攻。部队扩大到8000余人，创建了以丰县、沛县为中心的湖西根据地。5月，除留第四大队坚持湖西斗争外，主力由彭明治、吴文玉（吴法宪）率领南下，南越陇海路，进入萧县、永城、夏邑地区，与萧县地方武装合编。6月，东越津浦路，进入宿县、灵璧，粉碎了日伪军的七路合击，开辟了宿迁、睢宁、泗县、灵璧地区。战后留下一个大队坚持皖东北，大部兵力留津浦路西并向西发展进入亳县、鹿邑、柘城、商丘等地，与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游击支队配合，开辟了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为中心的苏豫皖区。7月，将所属部队编为三个大队。一大队坚持皖东北，二大队调鲁南抱犊崮山区，三大队于9月回湖西开展工作。

为了继续增强山东抗日的骨干力量，1938年12月2日，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师除将三四三旅补充团与晋西三个游击大队合编为独立支队（即陈士渠支队），坚持晋西斗争外，1939年1月，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师部及六八六团，从晋西向山东挺进。3月2日，进入鲁西鄄城地区。次日歼灭郓城西樊坝伪军一个团，打开了运（河）西局面。六八六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杨勇率领三营及师直两个连留运河以西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部队。师部率六八六团主力继续东进至泰西[1]的东平、汶上、宁阳地区，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协助当地党组织建立抗日政权，瓦解了有1万名徒众的反动“红枪会”，拔除了伪军沿汶河两岸（东平、宁阳县境）的全部据点。5月在肥城以南的陆房地区粉碎日伪军8000余人的九路围攻，歼日伪军1300余人。五六月，一一五师司政机关和直属队各一部，以及东进抗日挺进纵

队第七团，先后进入津浦路以东的泰安、泗水、宁阳边区，继而向费县西北发展，配合山东纵队粉碎了日伪军1万余人对鲁中地区的大“扫荡”，开辟了费县西北地区。在此期间，六八六团三营扩编为师独立团，师直两个连扩编为游击第七支队。7月，师独立团和游击第七支队合编为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同月，津浦支队由鲁西进入鲁南的临沂、费县地区（10月编入山东纵队第二支队）。9月遵照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新扩编的特务团、随营学校分别进入鲁南的滕（县）峄（县）费（县）边区，与山东纵队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10月调归一一五师建制）会合，拔除日伪据点多处，争取了一些地主武装保持中立，建立和巩固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是年冬，师独立旅一部进入鲁西北，配合一二九师部队、筑先纵队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先后开辟寿张、阳谷、范县、聊城、莘县、朝城、观城等地区。

1940年2月，一一五师为统一鲁南地方武装的领导，将地方武装分别编为边联支队、沂河支队、尼山支队，将争取的地方实力派武装编为峄县支队、鲁南运河支队。为扩大鲁南根据地，向天宝山区发展，一一五师师部率主力由南北进。2月14日，歼灭汉奸孙鹤龄部，解放鲁南山区中心要地白彦镇。3月7日至22日，日军集中2800余人三次争夺白彦，我军经14昼夜作战，歼敌800余人，解放了费县西广大地区，随后，又粉碎日伪军8000余人对抱犊崮山区的大“扫荡”，讨伐了伪军刘桂堂，开辟了天宝山区。师独立旅与我率领进入鲁西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于3月协同冀中、冀南军区部队进行了第一次讨伐国民党顽军石友三部的战役。同月，师独立旅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合编为新的第三四三旅，杨勇任旅长，我任政治委员。4月，成立了鲁西军区（机关由第三四三旅旅部兼），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鲁西、鲁南主力部队整编。6月下旬，我调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7月，陈士渠率独立支队由晋西到达鲁西。至此，一一五师进军山东的工作全部完成。

1940年10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一五师将所属部队先后整编为7个教导旅。苏鲁豫支队第一、第三大队编为教导第一旅（后南下华中，改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独立支队第一团、鲁南支队与苏鲁支队编为教导第二旅，旅长曾国华，政治委员吴文玉（未到职，由符竹庭担任）；独立支队第二团与运河支队编

为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旅长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黄河支队编为教导第四旅（兼湖西军区），旅长邓克明，政治委员符竹庭（未到职，由唐亮担任）；东进支队编为教导第五旅（1941年调归新四军为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张国华（未到职，由罗华生担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六支队与鲁北支队编为教导第六旅（兼冀鲁边军区），旅长邢仁甫，政治委员周贯五；1941年7月原八路军第二纵队新三旅和新二旅第四团编为教导第七旅，代旅长余克勤，政治委员赵基梅。另辖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邝任农。

1939年6月，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任命徐向前同志为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兼山东分局书记，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的八路军各部队。1940年6月，徐向前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以后中央多次指示，由一一五师统一山东的军事指挥。党的领导的加强和主力部队入鲁，使山东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到1940年底，山东分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除苏鲁豫皖边区和苏皖边区于当年6月划归中原局领导外，包括鲁西（含湖西）、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等根据地，人口1200万，土地3.6万平方公里，成立了省参议会和行使政府职权的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并建立了一个行政主任公署，14个专员公署，95个抗日民主县政府。一一五师已发展到7个旅，共6万余人。山东纵队也编为5个旅2个支队，共5万余人，加上各地的地方武装，山东抗日武装力量已发展到12万余人。

二

一一五师进入山东之初，山东的斗争形势极其复杂。1937年10月，在日军向山东大举进攻时，国民党军队纷纷逃窜。没逃走的，有的向日军投降，被日军收编为伪军；有的入山为匪，自树旗帜，加之齐鲁自古以来兵患频繁，遗散民间的武器颇多，沦陷后各地迅速冒出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兔子乌龟满地跑，土鳖司令多如毛！”仅临邑一个县就有这类武装72股，多者近1000人，少者近100人。他们啸聚林野，打家劫舍，搞得四乡不宁。抗战开始，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使山东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前

后，国民党顽固派却乘机钻回山东，并收编土匪地主武装，恢复地方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专事摩擦，使我军与日伪顽的三角斗争日趋尖锐。

但是，山东人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党在山东的领导基础比较巩固。日军向山东进攻时，地下党举起抗日救亡大旗，武装起义的烈火遍及全省。一一五师挺进山东，为山东抗日斗争增添了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军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一五师在战斗中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连续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1939年8月，梁山伏击，我以同等兵力歼灭来犯日军300余人，毙俘伪军一部，缴获野炮两门，九二步兵炮1门。梁山战斗后，敌人纠集5000多人，汽车、坦克160多辆，在各据点守备队的配合下，疯狂报复，扬言血洗梁山。但是，我鲁西军民依托青纱帐，到处开展游击活动，仅在这次战斗中就击毙敌人300名，击毁汽车10辆、坦克3辆，敌人狼狈撤走。

在我军同日军浴血奋战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趁机制造摩擦。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及别动队头子秦启荣部杀害我过路干部和护送人员40余人的“太河惨案”，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中的顽固派惨杀我鲁南区党委书记赵博等40余人的“银厂惨案”等亲痛仇快的事件相继发生。我党我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2]的策略，一面团结抗日民主人士和抗日友军合作抗日，一面进行反摩擦斗争。记得我们刚到冀鲁边时，逃窜到惠民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不敢和日军作战，却一心想把我挺进纵队赶出冀鲁边。为了团结抗日，我找上门去做工作。这个人是清末秀才，日本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张作霖的东北海防舰队中将司令，后当过青岛市长，老奸巨猾，诡计多端，尤其擅长辞令。那时我才20多岁，沈鸿烈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见面伊始，他拐弯抹角地提出：“乐陵是鄙人治下，还望萧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并说：“贵军防区在山西、河北一线，贵军军饷很难筹措，还须请往河北征粮派款……”他原以为一个软钉子可以把我碰回去，岂知我义正词严地说：“沈主席，蒋委员长曾经在庐山号令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山东沦陷，我军赶来抗战，沈主席理应协助。难道事隔一年，沈主席就把蒋委员长的话忘掉了吗？”说得沈鸿烈张口结舌，频频擦汗。舌战输了，沈鸿烈又

指派土顽不断挑衅，制造摩擦，进而侵占我军防地，杀害我干部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军被迫还击，先后给刘景良、张子良等反共最积极的土顽以迎头痛击，边区的反摩擦斗争才稍有平静。

我党我军在山东敌后的斗争，使日军十分惊慌。他们一面加强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一面集中兵力对付我抗日根据地。1939年和1940年，敌人在山东1000人以上的“扫荡”共25次，其中1万人以上的两次。1941年和1942年增加到70余次，其中1万人以上的9次。至于1000人以下的“扫荡”和出扰，则无日无之，平原地区尤甚。“扫荡”办法也从“分进合击”“梳篦式扫荡”发展到大纵深重重包围的“铁壁合围”“拉网合围”。1942年秋至1943年初，敌人对鲁中、胶东、湖西、冀鲁边、清河地区轮番进行1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山东军民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机动灵活地开展反“扫荡”。1941年冬粉碎敌人对沂蒙山区的“铁壁合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敌人以5万重兵对沂蒙山区进行了两个月的“铁壁合围”。敌人首先袭击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驻地，接着以3万兵力，在坦克、飞机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驻地留田（临沂北50余公里）一带猛犯，同时在沂河以东隐蔽布置了强大兵力，准备诱歼我向东转移的部队。我留下部分武装坚持内线斗争，大部队连夜乘隙跳到西南方向，转到外线作战。敌人合围留田扑空，就分区“清剿抉剔”，企图追踪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破坏我根据地。我便派出一部分兵力，示形于敌，在费县东北的石兰打了一仗。敌人跟踪扑来时，一一五师师部又冒着风雪严寒适时转移。敌人又一次扑空后，师部秘密回到中心区，指挥转入内线的主力一部，采取伏击截击等手段，10天打了7仗，毙敌1000余人；同时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群众同敌人斗争。在我广大军民的连续打击下，敌人不得不分路撤退，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终于被粉碎。

1942年，山东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封锁更加严密，使斗争更加艰苦。一一五师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方针，在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群众配合支援下，破袭日伪军据点，制止日伪军的“蚕食”推进，坚持边缘地区的斗争。其中胶东的反“扫荡”规模最大。敌人这次对胶东区的“拉网扫荡”持续40多天。使用了1.5万余名陆军，还有部分海空部队配合作战。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后，分成许多小股，互相保持火力联系，边压缩，边搜索，白天摇旗呐喊，夜晚沿合围圈点火，

控制山头，封锁要道，企图将我压缩到牟平县西南的马石山狭小地区聚而歼之。我根据地人民群众利用山头、森林分散隐蔽，主力部队留少数坚持内线，大部跳到敌占区或敌人已经“扫荡”过的地方开展游击活动，策应中心区的反“扫荡”。敌人扑到马石山，才发现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已无影无踪。当时，一个班外出执行任务与我们失去联络，陷于合围圈内。他们为掩护群众突围，往返冲杀数次，最后剩下三个人，在班长带领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拉响手榴弹，壮烈牺牲！敌人合围马石山后，又利用胶东三面环海的地势，沿烟（台）海（阳）公路拉成一线，向东平推，直抵成山头。接着又“扫荡”烟（台）青（岛）公路以西地区。由于敌人兵力分散，纵深单薄，我广大军民用“转山头”、钻空隙等办法巧妙地摆脱了敌人。

日军大规模军事挺进达不到目的，又施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密切结合的所谓“总力战”，企图用频繁的“扫荡”和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蚕食”政策，缩小乃至摧毁我抗日根据地。1940年底，敌人在我根据地建立据点1100多个；1942年底，敌人仅在鲁南就“蚕食”了苍山、码头镇和临沂、郯城、邳县广大地区，使我鲁南基本被压缩成“南北10余里，东西一线连”。在平原地区，敌以据点、碉堡为支点，构成纵横交织的公路网，并沿点线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在冀鲁边区，敌人建立了456个据点，平均每两平方公里、8个村庄就有一个据点，封锁沟墙共长1300多公里。各县、区、乡都被分割成若干碎块，每走30公里，要过8条公路，5条封锁沟，真是“出门见碉堡，处处是公路”。几乎没有一个村子不被迫向敌人缴粮、纳税。原来的根据地，完全变成游击区，我军活动极度困难。鲁中、胶东、清河、滨海、湖西地区，同样被敌人“蚕食”、分割和封锁。

敌连续的“扫荡”和大规模的“蚕食”，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夹击，使我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抗日军民遭到严重困难。南沂蒙纵横不过50公里的地区，在一次“扫荡”中群众就被杀害3000多人，牲畜被抢去1万余头，粮食被掠夺160余万斤，民房被毁5000余间。广大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不少地区群众断炊。鲁中的泰山区和鲁南山区最严重。军民以米糠、地瓜蔓、树叶、草籽充饥。1941年、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两年。到1942年底，我根据地人口减少到730万，面积缩小到2.5万平方公里，部队减员1/4，军械、弹药、被服、医药极端缺乏。有的

部队夏天还穿着破棉袄，而冬天却打着赤脚。许多部队每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然而，我们并未被吓倒，在困难面前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这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实行主力军地方化的指示，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归一一五师指挥。山东根据地军民和敌人艰苦相持，拼死争夺。

三

正当山东战场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关头，1942年夏天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由苏北到山东，帮助中共山东分局总结斗争经验，提出了以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并对山东工作作了指示。

1943年3月，根据党中央决定，山东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一一五师代师长、政治委员，黎玉任副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由山东军区统一领导山东我军主力和地方武装。不久，罗荣桓接任分局书记。1944年秋，舒同由晋察冀调山东分局参加领导工作。各地区开展了整风运动，贯彻了精兵简政，实行了主力地方化，加强了小部队建设；深入减租减息，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对敌斗争和生产的积极性，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加强了军事工业的生产。这些措施，为山东军民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粉碎敌人的“扫荡”和“蚕食”，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军根据党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提出了“翻边战术”（即敌人打进我这里来，我们打到敌人那里去），以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强大的政治攻势反击敌人，把斗争焦点引向敌占区。1943年是“蚕食”与反“蚕食”最激烈的一年。敌人的“扫荡”仍很频繁。但是，进一步动员起来的千千万万群众，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向敌后之敌进军。在这一年，我们共攻克据点300余处，开辟了5万平方公里的新区，取得了全歼伪军刘桂堂部和解放郯城、赣榆城等辉煌胜利。

各地民兵在反“蚕食”斗争中进一步发挥了巨大威力。他们用“打、走、散、躲”和“打赚钱仗”等战术，广泛开展“麻雀战”和地雷战，对敌进行袭扰，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地雷战，使敌人无从捉摸，防不胜防。在普遍开展的“飞行爆炸”运动中，民兵把大量地雷埋在敌人的交通要道上和据点周围，甚至埋在敌人的营房和操场里。敌人走大路大路

炸，走小路小路炸，走崖头、山岭、海滩和庄稼地也挨炸。

我们还大力加强小部队建设，出现了许多被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的武工队、游击队。鲁南铁道游击队就是一面鲜艳的旗帜。在津浦路鲁南段和临（城）枣（庄）线上，人们时常看到，急驰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忽然相撞，满载物资的列车忽然前后脱节。有时敌人补给前线的武器、弹药、布匹、医药，就这样经过游击队员们的手送往根据地。这些列车英雄还常常出入敌占城镇，杀敌夺枪，猎取情报，破坏敌人的仓库，捕捉汉奸特务，进行宣传，在敌占区开展工作。抗战胜利前夕，这支部队已经发展到2000人，从敌人手中夺回400多个村庄。活跃在沿海地区的海上游击队，经常化装成渔民、船工，以短枪、匕首和手榴弹杀死敌人，夺取物资，破坏敌人的海上交通，有时挺进敌占岛屿或潜入敌占海港袭击敌人。

根据地广大军民还广泛开展政治攻势。我军常常在半夜将敌据点包围，向敌人喊话，或者利用敌人的电话线向日本士兵进行宣传。还专门编印了大批书刊和小说，封面印的是《说岳全传》，内容却是八路军杀敌的故事；封面是《京戏大全》，内容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或“伪军投诚”“纳粹毁灭”等宣传画。我军还开展伪军家属工作，掀起“索夫唤子”运动，组织伪属到据点去叫回丈夫、儿子，仅鲁中区在1944年中就瓦解伪军6900多人。在敌占区，发展为我们工作的“内线”，开展抗日工作。1943年，我军利用内线关系赚开赣榆城门，一举将该城攻克。为了惩治死心塌地的汉奸，实施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我们开展了“红黑点”“善恶录”的工作。凡暗中帮助我军者记红点，做坏事的登黑点，屡教不改的予以镇压。敌占区人民被伪军政人员压榨过甚的时候，就警告伪军说：“小心八路军给你来几个黑点！”敌占区人民在我党我军抗日行动影响下，唱出了充满信心的歌谣：“日本话不用学，再过一年用不着。”

总之，1943年是山东根据地在艰苦斗争中发展的一年。这一年，清河军区部队摧毁日伪军据点133个，毙伤日伪军3100余人，恢复了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区、胶东军区的联系。滨海、鲁中军区占领了沂蒙山区与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沟通了滨海、胶东、鲁中、清河军区的联系。11月，鲁中、清河军区部队先后粉碎日伪军1万至2.6万余人的“扫荡”。鲁南、滨海、胶东、冀鲁边等军区为策应鲁中、清河军区的

反“扫荡”，展开攻势作战，先后全歼伪军第三师刘桂堂部和第七十一旅。12月，发起第二次讨伐吴化文战役，歼其800人，并攻克鲁山以南的东里店等20处据点。此外，还粉碎了国民党李仙洲部对冀鲁豫边区和鲁南根据地的进犯。这一年，山东军区部队共恢复和开辟7000多个村庄的地区，为开展攻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指示，八路军山东军区于1944年和1945年春夏，连续发动攻势作战，歼灭日伪军11万余人。伪军反正的1.1万余人，收复县城20座，拔除据点1200余处，扩大了根据地，沟通了山东各区之间以及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将日伪军压缩在城镇和主要交通沿线，为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山东我军立即编成8个师、11个警备旅和4个独立旅，兵分五路，踏着秋禾灿烂的原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胶济、津浦、陇海路沿线各大小城市猛进，我军所到之处，广大青年配合我军报仇雪恨，父老妇孺箪食壶浆欢迎我军。山东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号召解放区青年、妇女、各人民团体，分别担任各种战时勤务，号召敌占区同胞组织起来配合我军解放家乡，号召工人举行武装起义，里应外合收复城市。同时以20万民兵组成子弟兵团支援前线和维持新解放区治安。仅一个月，我军就收复临沂、曲阜等县城46座，烟台、威海等海口、商埠6处，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山东根据地已拥有2400万人口，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在战火中诞生和发展的山东根据地，像雄狮般地巍然屹立。

[1] 泰西，指泰山以西（即津浦路以西），运河以东，黄河以南地区。

[2]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1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09页。

张宗逊

实践证明，我们必须发动全民全面抗战，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逐步削弱敌人，在战争中锻炼壮大自己，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 1908年生，陕西渭南人。

●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转战于晋西北、五台山地区。

● 1938年10月，率部在晋察冀边区开展反“围攻作战”，在滑石片伏击战中歼灭日军700余人。12月，率部赴冀中地区，参与粉碎日伪军“扫荡”和消灭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固派。

● 1940年夏，率部参加百团大战。11月，兼任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1998年9月14日，逝世于北京。

滑石片歼灭蚋野大队之战[1]

张宗逊

1938年9月10日，晋中的敌人第二次占领离石、军渡，炮击黄河对岸的宋家川。三五八旅奉命到方山以南地区活动，以配合河西的守备部队，阻止敌人扩大其占领区，防止敌人西渡。

9月下旬，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方针指导下，沿平汉、正太、同蒲、平绥铁路，分二十五路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阜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9月29日我接到师部电报：敌集结重兵向晋察冀边区进攻，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一二九师和一二〇师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作战，粉碎敌人的进攻。师部命令三五八旅担任配合任务。

10月初，三五八旅旅部即率七一六团和七一四团，从晋西北的方山地区出发，昼夜兼程东进。10月4日，进到同蒲路西侧忻县南北沿线活动。10月8日，七一四团进到平社附近袭击了车站。10月10日，七一六团以一部兵力袭击龙泉庄的敌人据点，并破坏了一段铁路。10月14日，贺师长、关向应政委来电，命令三五八旅主力越过同蒲路以东，进入晋察冀边区，归聂荣臻司令员指挥，粉碎敌人的“围攻”，把敌人逐出边区。

10月下旬，三五八旅由忻县西侧的鱼龙沟、杨胡村地区出发，经恩西、白水，在高村、黄寨之间秘密越过同蒲铁路，转移到五台县以南的当地群众叫作“窑头”的地区，该地区出产焦煤。这一线有几个村子，旅直和七一六团驻寨里村、中庄村，七一四团驻白家庄、脑上。部队一到，马上在边区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积极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准备在五台到河边村一带寻机歼灭敌人。

当时，旅部的电台只能和一二〇师师部联络，和晋察冀军区电台还联络不上，消息只能靠一二〇师电台转达。我们只知道五台县城里有敌人，驻地周围的敌情到底怎样，全不了解。11月2日，旅部派七一六团参谋长刘忠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一带侦察，准备寻找机会攻打五台的敌人。

11月3日，风雪停了，我们焦急地等待消息。中午时分，刘忠回来了，他说，五台的敌人主力蚋野大队和周围据点的敌人共700余人，昨夜从五台出动，向东进犯，今天凌晨偷袭了高洪口的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五大队，当地军民受到一些损失。同时，二分区司令员赵尔陆通过电话得到上述情况派人来联系，也证实了这股日军动向的消息。那时，晋察冀军区各分区都有一条秘密电话线路和军区直接联络，他们是利用拆来的国民党的电话线，架到远离公路、村落的偏僻山上，敌人不容易发现破坏，这个办法后来我们也用到晋西北根据地。

得到敌人的消息以后，大家都非常振奋。我和张平化主任，七一六团黄新廷团长、廖汉生政委一起研究。我们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没带多少给养，后方空虚，必然迅速退回原来据点；敌人经过整夜长途行军，3日必然要在高洪口休息，估计3日晚或4日早一定要撤退；按敌人以往的行动规律，必然按原路返回。我们从地图上看，从高洪口到五台，必须经过滑石片，这里是两山之间夹着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道路就从沟底通过，沟深路窄，我军在此设伏，以短兵火力突然开火，即可陷敌于不利地位。从我们驻地到滑石片却要走50里，从高洪口到那里只有20里，而我们还摸不准敌人撤退的时间，必须抢在敌人前面到达设伏地区，起码也要和敌人同时到达，打个预期的遭遇战也好。因此，关键的一着是要动作快。于是，我决定，七一六团担任伏击部队；七一四团赶到滑石片西北，负责警戒五台方向准备打援。限定各部队在一小时之内出发。

任务下达的时候，各连队已经做好了晚饭，战士们都说，不吃饭了，打敌人要紧。下午4时，七一六团各营就先后从驻地出发了，从获得情况到部队出发仅用了两小时。

11月初的五台山区，已经刮着凛冽的寒风，漫山铺满白雪。部队在当地老乡带领下，抄捷径向前疾进。各连的干部一边行军，一边跑前跑后进行政治动员。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

旅部和七一六团只用了四个多小时，就走完了50里山路，在晚9点登上了滑石片以西高地。我们借着朦胧的月光，但见两座高山夹着一条狭长的沟道，弯弯曲曲由东南向西北伸展，沟道宽约二三十米，西面是高三至四米的陡崖，不易攀登，东面坡度较缓容易上下。我军只要占据了西面有利地形，就可以用火力封锁敌人，他们就无法爬上东坡，这里

的确是打伏击的好地形。就不知道敌人过去了没有，这时侦察员跑来报告，敌人来了。黄团长、廖政委立刻命令部队按原定的部署展开。第三营拦头，迅速占领滑石片西北高地，并以一个排占领大沟东侧高地，卡住沟口，堵住敌人去路；第二营设伏在滑石片附近大沟西侧，准备拦腰打击敌人的行军纵队；第一营在滑石片东南大沟的西侧隐蔽设伏，和第二营部队相接，待敌人进入伏击地区，战斗打响后堵击其尾部；旅和团的指挥所就设在大沟西面的西天和附近。

战斗命令一下达，各连队就迅速跑步向山下预定地点展开。这时，远处就传来一片皮鞋和马蹄走在石子路上的嘈杂声，敌人进沟了。不一会儿，嘈杂的人马声已经来到山下，还夹杂着牛、羊、鸡、鸭的鸣叫声。这些日本兵在高洪口抢掠一番，正洋洋得意，边走路嘴里还叼着烟卷，行军警戒极为疏忽，入沟后一点也没有发觉我军的埋伏。看到这种情景，战士们都按捺不住满腔怒火。黄团长狠狠地说："看你们还能猖狂多久！"为了指挥方便，团指挥所移到第三营阵地方向。

第三营各连队下到陡崖上时，敌人的尖兵分队十几个人已经过去了，九连几十个精壮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猛扑到沟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打过去。骄横的日军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会在这里冒出来，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过了一会儿，敌人集中全部骑兵，向九连正面冲来，企图突出沟口。眼看九连突击队的火力压不住敌人，黄团长对第三营营长王祥发说："往下压！"王祥发把棉衣脱下往地上一甩，挽起衣袖，一手提驳壳枪，一手拿手榴弹，大吼一声："十一连跟我来！"战士们像一阵风似地跟着他扑下去。九连长曾祥旺也带两个排，从侧翼向下压。片刻，山下响起了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在团团闪亮的火光中，战士们端着刺刀和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格斗，使敌人无法发扬火力，王祥发营长果敢沉着地指挥第三营指战员接连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

与此同时，第二营在营长蔡九和教导员黄新义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下压，和一个劲向前涌的敌人遭遇，走在前边的第八连连长李家富、指导员徐文礼，没等上级号令，就带着全连跑步接近敌人，勇猛冲杀，把敌人拦腰截断。第二营其他连队紧跟着从山上插下去，用手榴弹和机枪、步枪火力，向敌人侧翼冲击。第五连连长巴尚真和指导员万在明率领全连，硬是在敌人中间突过去，飞速占领了东侧山坡上的一个小庙，

控制了制高点，把向东坡上爬的敌人打得滚回沟里。

第一营三连在敌人后尾过完之后，也迅速向敌人侧后包围攻击。敌人正面和侧翼被第二、三营打得死伤狼藉，向前冲不出去，后尾的又转过头来往回突。随后，第一营阵地的枪声越来越密。刘忠参谋长抢着跑向第二营，带上一个连奔向第一营的阵地。

战斗进行到白热化，各连队发扬了我军夜战近战的特长，战士们个个勇敢，人自为战，经过两小时激烈战斗，就将敌人的行军纵队分割成数段。大部敌军被迫躲在陡崖下进行垂死挣扎，少数退到沟西北的石沟村几间土屋里困守，根本没有反击能力了。

这时，敌人已经被打得非常混乱，绝不能让他有整顿组织、恢复指挥的机会。我到团指挥所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全团冲下去，彻底消灭这股敌人。顿时，嘹亮的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端着雪亮的刺刀，喊着“冲呀！杀呀！”像猛虎下山似的冲入沟底，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以刺刀和手榴弹最后歼灭被分割的敌人。

第三营九连排长覃学良，率领全排冲向石沟村。快接近村屋时，敌人拼命以机枪扫射，负隅顽抗。覃排长领着战士们冒着弹雨冲到土屋跟前，几个战士迅速爬上屋顶，把一束束手榴弹扔到屋里，炸得敌人嗷嗷怪叫。敌人的机枪哑了，没被炸死的敌人再也不敢待在屋里，发狂地往村外跑。第三营的其他连队也赶到村前，这些日本溃兵有的被刺死，有的当了俘虏。

第二营的陡崖下有三户窑屋，一伙敌人被困在里边，第六连连长周绍训领着战士们冲进屋内，把敌人全数消灭。但见屋里有敌人没来得及架起来的电台，几笼军用信鸽也没顾上放出去。七一六团各连队和敌人进行了终夜的格斗，在拂晓前将敌人全部消灭。只有二三十名残敌绕到北边的灰窑沟，逃出了伏击圈。

七一四团驻白家庄，距离滑石片西边凤凰山的南院村有100多里路，接到命令后就马上出发。经过整夜急行军，4日拂晓才到达南院村附近，正遇着从滑石片逃出来的几十名敌人路过，立即派一个营跟踪追击。这时，五台方向有一小股敌人出动向滑石片增援，和几十名残敌会合。七一四团马上投入战斗，给这股敌人以迎头痛击。敌人被打得狼狈不堪，扭头就往五台城逃，七一四团紧紧追击，一直撵到五台城下。

4日早晨，万道霞光照耀着滑石片四周的远山近村。彻夜的枪声停止了，恢复了宁静的山沟里，到处横七竖八地倒着日军士兵和军马的尸体、敌人带着的山炮、小炮（日式掷弹筒）都完好地驮在军马背上，来不及卸下来，毒瓦斯弹、烟幕弹、残刀断枪和军用给养品扔得遍地皆是，疯狂一时的蚋野大队被消灭了。七一六团的战士们在附近的群众帮助下迅速打扫战场，几个战士好奇，把缴获的两只毒气发射器弄响了，毒气冲着团指挥所飘来，我和黄新廷团长、廖汉生政委都第一次吸着这种毒气，幸而及时发现走开了，弄了一场虚惊，没有造成伤害。七一六团打扫完战场就开往高洪口。

七一四团在4日夜间袭击了五台城，因为敌人严密戒备，没能攻进去。城里的敌人却吓坏了，彻夜向城外打枪打炮，消耗了不少弹药。七一四团当夜也开到高洪口集结。

到了高洪口的当天，旅部才和晋察冀军区二分区用电话联系上，通过他们向聂荣臻司令员报告了战斗情况，同时也通过电台向一二〇师贺龙师长作了汇报。滑石片伏击战，歼灭了敌人一〇九师团第一三五联队的蚋野大队长以下700余人，俘敌21名，缴获山炮2门，小炮4门，轻重机关枪30余挺，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53匹，电台一部，其他军用品甚多。七一六团的一些连队在高洪口整齐地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让晋察冀军区的记者照相，这张照片保存下来了。后来回到晋西北，国民党当局派驻一二〇师的上校联络官陈宏模不相信我们取得的胜利，贺龙师长嘱咐给他两件日军呢大衣和一柄日军军官指挥刀。在实物面前，这个联络官才哑口无言。

滑石片战斗的胜利，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定襄、忻州地区影响很大。群众争相传递胜利消息，聂司令员让边区政府专门派人来慰问，地方群众和部队联欢祝捷；还有“延安参观团”的王智涛、《大公报》记者、“联合国赈灾委员会”于璞等三人也专门前来慰问伤员，给慰问伤员费100元大洋。

11月7日，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25路大“围攻”胜利结束。日本侵略者“北围五台”的幻梦宣布破产，只落得个损兵折将的下场，狼狈地逃出边区。三五八旅在高洪口稍事休整之后，于11月下旬返回晋西北。这次胜利对国民党骑一军军长赵承绶和部队也有很大震动，赵承绶把他的部队家属基地静乐县娄烦镇让出来给三五八旅驻防。我们经过骑一军防区

的时候，国民党官兵都围拢来看我们的战利品。

抗战初期，国民党给了一二〇师两挺丹麦造的反坦克炮和两挺机关炮，师领导把这些炮交给三五八旅编了一个旅直炮兵连。这次利用缴获的山炮和小炮，把炮兵连扩编成旅直属炮兵营。

滑石片战斗，大体发生在三五八旅抗战一周年的时候。第七一六团以比敌人稍多的兵力，以劣势的火器，歼灭了优势的敌人，自己仅伤亡几十人，用事实为三五八旅做了一个总结，在这一年作战中，我们掌握了日军作战的规律，如作战战术完全按正规训练的那一套，行动刻板，带的装备较多，虽然后来减少了一些辎重，但也只能依靠汽车在公路和乡村大道活动，袭击的距离也不敢超过一日行程，往返都是一条路，作战方式是夜间接近，拂晓前形成包围，然后在空军或炮兵配合下进行攻击。另外，日军的致命弱点是和群众对立，得不到我军行动的确切情报。我们进行伏击战就是充分利用敌人战术上的刻板和弱点，以秘密迅速的动作，给敌人以意外的打击。滑石片战斗在群众帮助下，使我军能准确地判断敌人的行动和路线，果断地掌握战机；部队行动迅速，已经做好的饭也顾不上吃，连续行军24小时没有吃饭，七一四团一昼夜行军180里路，又马上投入战斗，这都是新型的人民军队才具有的优秀素质：在战斗中，各级指挥员都发挥了高度机动灵活的战术，弥补了情况变化中，上级指挥的不足，如营长王祥发率全营击退敌人五次以上的冲锋，使敌人始终不能突围；战士们的英勇顽强，猛打猛冲，人自为战，发挥了近战夜战的优良传统，使敌人优势的装备火力发扬不了，从而分割敌人、逐个歼灭敌人。这次战斗证明了毛主席的“基本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战略方针是英明正确的。

忆陈庄战斗

张宗逊

1939年9月初，我一二〇师三五八旅的四团、独一旅的二团、独立一支队及津南自卫军等部，奉命由冀中平原转到平汉路西，在群众的掩护下进行整训，准备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就在这时，聂荣臻司令员和关向应政委来信通知，敌人正调动兵力，有向我进犯模样，要我们在北岳区军民协助下，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告诉我们，各地的地方武装、后方机关、学校和群众，也都作了反“扫荡”的准备。

果真像聂、关首长所料，驻守正定、无极、行唐和灵寿等地的日军步兵独立三十一大队和伪军守备队共约1500余人，突然于24日集中于灵寿，企图袭击陈庄，捣毁我军后方机关，破坏我根据地建设。

陈庄，位于鲁柏山区的西侧，磁河北岸，距离灵寿仅百余里，是我晋察冀边区比较大的集镇之一。许多机关、学校、团体都设在陈庄附近。在这以前，敌机曾四次轰炸陈庄，敌军曾一度进扰。这次陈庄又是敌军进犯的目标。

从灵寿到陈庄，除几条绕行道路外，主要道路是经慈峪镇到陈庄的一条。我们按常规估计，敌人会经慈峪进攻陈庄。因此确定，除以四团进至口头镇以南地区，向行唐、曲阳方向警戒以外，其余各部集结于北谭庄至岔头一线两侧的山岭上，布成一个袋形阵势，等待来犯之敌。

25日早晨，隐约的炮声自南方阵阵传来。不多会儿，我们接到报告：敌已自灵寿出动。

就在这时，贺龙师长带着一二〇师师部和七一六团也由冀中回到了北岳区。这就更加增强了我们战斗的力量和胜利信心。

在慈峪镇附近，我们只有四分区五团的一部在那里警戒，对敌人本来没有多大的阻力。可是，敌人却像示威一样，几乎用出了全部火器，作正式进攻。敌人占领了慈峪。我们命津南自卫军逼近敌人，且战且退，诱其深入。敌人的炮火更加炽烈了，消息也不断传来：

“敌人进占北霍营！”

“敌人进到了东西伍河！”

“……”

敌人向着我们设伏的方向来了，我们等待着，等待着……从中午等到黄昏，连敌人的影子也没等到。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敌人进至南谭庄以后，便停止前进。当夜，津南自卫军曾以白头山为依托，几次向南谭庄之敌发起攻击，诱敌出战。然而，狡猾的敌人只以火力还击，不肯前进一步。

敌人不肯上钩，我们只好抑制着急切的求胜心情，把胜利推迟到明天了。不料，次日上午敌人仍按兵不动。下午4点钟，南谭庄、东西伍河和北霍营一线的敌人却出乎意料地全部退回慈峪镇去了。傍晚，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四分区五团转来的电话说：慈峪镇的敌人正向灵寿撤退，大炮、辎重已退去很远。

难道敌人真的会这样轻易撤走吗？分析各种情况，回答是否定的。

日军和我们打交道已经整整两年了。两年来，他们在八路军和新四军面前吃尽了苦头。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给其部属的一份指示说：“……对付八路军必须采用一套新的战术，找准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以大胆勇敢精神和动作，进行包围、迂回、欺骗、急袭，在近距离进行很快的奇巧袭击……”看目前敌人的行动，可能正是采取“新战术”哩！突然撤退，不过是一种假象。

27日一早，军区司令部从电话里告诉我们：敌人只留下几百人控制慈峪镇，主力1000多人正沿小路向陈庄疾进。……这完全证实了我们昨夜的判断。

敌人的花招是徒劳的，既没有达到迷惑、欺骗、暴露、调动我军的目的，也没能破坏我军后方机关。因为驻陈庄的我军机关、群众早已做好了坚壁清野的准备。正像贺龙师长对敌人“新战术”的评价：“班门弄斧！”贺师长用电话指示我们：敌人是孤军深入，北无据点接应，南边接济也十分困难，因此它在陈庄不敢久留。敌回窜时，必须抓紧战机，在运动中把它消灭掉！

遵照贺师长的指示，我们立即作了部署：津南自卫军以一个营绕道小路尾敌前进；其余继续控制白头山、北谭庄以南阵地，严密监视慈峪

镇的敌人；主力二团、七一六团、一支队等部，即刻顺大路向陈庄方向前进。

下午，我各部先后赶到陈庄外围。扰敌的部队也派出去了。但是，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敌人会从哪条路逃跑呢？根据过去的经验，向我根据地进攻的敌人，往往是从哪条路来再由哪条路回去。我们也正是依据这条规律设伏，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敌人的行动开始有了变化，我们却不能不重新考虑：既然敌人来时耍了一套“花招”，那么走的时候也可能来个“新战术”——改变过去的老规律，不走来时的小路，而顺东南的大路逃跑。敌人这样做，既可避免像过去一样遭我伏击，又可与慈峪之敌相呼应。

敌变我也变！我们决定改变以往在敌来路上设伏的做法，确定以二团和七一六团在陈庄以东占领磁河两岸的高地，严密控制敌人东逃的大路。为了防备万一，另以一支队的三营进至陈庄以南的长峪，准备堵截可能由来时小路逃跑的敌人。一支队的另一部顺大路向陈庄靠拢，占领陈庄东侧的七祖院，与敌保持接触。这一方案经师部批准后，部队便开始调动。

占领陈庄的敌人，以为他们的“新战术”取得了胜利。后来在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发现，敌大队长田中省三郎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不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这是指挥者的天才……”实际情况是怎样呢？陈庄附近的机关、学校和群众早已转移了。800多户的村镇上看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家家户户都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而满街的墙壁上却到处涂写着大字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入夜，我一支队和原驻陈庄的“抗大”二分校，又分别从东西两面不断向陈庄袭扰。敌人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得不到任何情报，只是躲在村里盲目还击。

28日拂晓，陈庄上空腾起了冲霄的烟柱——敌人放火烧房子了。这是敌人逃跑的信号，我们命令部从马上准备战斗。

约8点钟，陈庄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侦察人员报告：“一支队在七祖院打上了。”根据情况判断，敌寇大概要顺大路向东跑。

这个消息实在令人兴奋。可是，半个钟头以后，独一旅来电话说：“一个侦察参谋亲眼看见，敌人的主力已渡过磁河，正向南顺来时小路退去。”接着，一支队也报告：向七祖院进攻的敌人已经后撤，正

涉渡磁河，准备南逃。好狡猾的敌人，果真又来了一个新花样。

综合各方面情况，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仍肯定原来的判断：敌人并没有发现我军的位置，更没有觉察我军的部署。因此，他们向来路南逃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指令二团再抽些部队赶往陈庄西南的长峪一线，防止敌人真由来路逃走。

一个钟头以后，前沿侦察部队送来了报告：敌人又转换了方向，利用河边的芦苇树丛作掩护，正沿着磁河南岸鲁柏山脚下的大路向东逃跑。大家不约而同地长吁了一口气：敌人到底还是朝着给它安排好的死路上来了！

战斗很快打响了。开始，敌人以为我们受了他们“新战术”的欺骗，主力集中在来路上，这里只不过是些小小的游击队，因而并不在意，大摇大摆地向东逃窜。但当它进至冯沟里一带时，却遭到我七一六团的猛烈阻击，再也前进不动了。向长峪急进的部队，听到这边的枪声，也从敌人屁股后面追来。敌人开始慌乱了。

七一六团一营据守的阵地，是伸向磁河的一个突出而又光秃的小山包，像一扇闸门一样，死死卡住敌人东逃的大路，对敌威胁极大。敌人为了夺路逃跑，以两个中队的兵力向这个小小的山包发起了连续的强攻。于是，这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我一营从中午一直打到下午4点，先后向敌人进行了四次冲击、三次肉搏，阵地坚如磐石，始终紧紧地掌握在我们手里。敌被压在河沟里，成群地挤在一起，火力发扬不了，又无处藏身。据守在北山上的我军部队，则越战越勇，以猛烈的火力射击。敌军一批接着一批倒在淤泥里。

敌人丢下了数百具尸体，好容易闯过了这一关，却又落入了一个更大更紧的包围圈里。敌军向右冲，被我二团顶回；向左突，又被我七一六团另一部杀退。南面是陡峭的鲁柏山，其他三面都有我们的部队堵击。敌人被紧紧压缩在坡门口一带的几个村落里。

这时，老乡们送饭的送饭，送水的送水，有的扛着担架，翻山越岭，从四面八方来到了阵地上。群众的热情，给部队很大鼓舞。战士们吃饱了饭，喝足了水，借着夜色的掩护轮番袭击敌人。鬼子又饥又渴又累，几次企图突围，都被打了回去，只得依靠村子垂死挣扎。

直至最后，敌人还幻想着以出我意料的行动来逃脱被歼的命运。次

日上午，他们集中全力，拼命往鲁柏山上爬去。鲁柏山又高又陡，他们趴在光秃秃的山崖上，既无掩护，又无依托，我军以各种火器猛烈射击，又给了敌军很大的杀伤。敌人爬到山顶时，辎重和重火器全部丢掉了，活着的也只剩下二三百人了。

残余的敌人满以为爬上了鲁柏山就可摆脱我军的重围，从山背后溜走。可是，四分区的五团早在山后的万寺崖堵住了敌人从这里的逃路。民兵、游击队和群众卡住了所有的大小山沟和荒僻小道。敌人被围困在方圆不过一里路的山顶上，无粮无水，又缺弹药，而且不断受到我军火力杀伤，处境更加困难。只好不住地呼救。从战后缴到的敌人的电文中知道，他们垂死前曾哀鸣："现在西侧鞍部苦战中。刻下身边忧虑，望至急以飞机送弹药粮秣，并增派讨伐队。"

敌机倒是来了，在上空绕了几个圈子，丢下了几大包弹药和饼干，但大部分都落到我军阵地上了。"讨伐队"其实也早来了。慈峪镇的敌人最多时增至800多，不断向津南自卫军扼守的白头山阵地攻击，但均被击退。

下午，贺师长来到我们指挥所。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发起了总攻。霎时间，鲁柏山上枪炮齐鸣，杀声震天。五连战士们首先冲上山去，接着，后续部队陆陆续续冲上来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敌人在我军勇士们面前，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就地被歼。剩下的十几个钻进了偏僻的山沟中，最后也被民兵、游击队一一捕获，无一漏网。

在我军民协同一致的行动下，敌人又一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1]　本文节选自《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

陈再道

自我们踏上冀南平原开展抗日战争以来，深受冀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冀南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逐步锻炼成一支坚

强的抗日武装。

● 1909年生，原名程再道，湖北麻城人。

●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在刘伯承率领下，参与指挥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同年10月，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

● 1940年8月，任冀南军区司令员，率冀南部队10个团参加百团大战，对平汉路、德石路进行破袭战。领导巩固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1993年4月6日，逝世于北京。

反击敌人十一路围攻[1]

陈再道

为了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加强对敌斗争，1938年12月21日，刘伯承师长率师直和三八六旅补充团、先遣支队三大队等，从太行山来到冀南，直接领导我们对敌斗争。随同刘师长来冀南的还有师参谋长李达同志。邓小平政委在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也来到冀南。12月30日，在威县落户张庄召开的干部会上，邓政委传达了六中全会的精神。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以及坚持与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错误。对冀南的工作，邓政委提出了要依靠群众，依靠乡村，坚持冀南游击战争，坚持民主阵地的方针。并提出在新的环境及艰苦局面下，要加强党的工作，坚持党的六中全会精神，细心地大胆地创造新的工作方法，以适应新的环境和艰苦、复杂的局面。邓政委还强调指出，要加强地方党和军队党的团结。

六中全会的精神和邓政委对冀南工作的指示，提高和统一了干部思想，对坚持冀南的艰苦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会议期间，刘师长听了我和任穷、菁玉、秀峰等领导同志的汇报。当宋任穷同志说到冀南人民抗日情绪很高，有的老太太用白面做成小日本鬼子，放在锅里煮的故事时，刘师长说："这里群众真不错嘛，连老太太、小娃娃都发动起来了。坚持冀南抗战，军队是骨干，但孤军作战不行。还有两件关键的东西：一是改造地形挖道沟，我看你们挖的道沟，已构成网，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创举。再一个是党政军与人民相结合，正如向前同志说的，造成'人山'，这是最重要的。军队要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

我们汇报完后，刘师长最后说："现在日军的第十师团已经从武汉回到了邢台、邯郸一带，看样子是要'扫荡'冀南。我们当然不能让他舒舒服服地抢占地盘，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摆个'八卦阵'，跟他'斗斗法'。"

传达六中全会的会议刚结束，敌人就开始调第十师团主力、第一一〇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及伪军共3万余人，由平汉、津浦两线，分11路对冀南进行大规模的围攻。

刘、邓、徐首长和一二九师的主力部队这时大部分都在冀南地区。师首长直接指挥我们作战，我心里很高兴。

1939年1月11日，师首长召集区党委、军区和行署的领导同志，研究敌情和作战的初步部署。我们一进办公室，师的几位首长正在看墙上挂着标有敌我态势的地图，看见我们来了，忙叫我们坐下。

刘师长看了看我们，然后说："看来这次敌人来头不小，大有一口要把我们吃掉的样子；不仅要把冀南吃掉，还想要吃掉鲁西北呢！可惜敌人的胃口太小，哪能吃那么多。我们要以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寻机集中主力歼敌。"

接着，徐副师长讲了我军作战的具体部署。

最后，邓政委要求我们要加强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参战。并向广大群众和友军说明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冀南抗战及作战方式，以免引起群众对我军的误解和给友军制造摩擦的借口。

根据师首长的部署，我率青纵一、二团和二、四分区的部队，阻击由邢台东进之敌。并派主力一部，带领地方武装游击于柏乡、内邱、任县地区，袭扰敌人。

陈赓、宋任穷、李聚奎等同志所率各部也都分配了具体游击地区。

北方的寒冬，朔风凛冽，寒气逼人，但干部、战士的战斗热情都很高，磨刀擦枪准备迎击敌人。

在巨鹿和广宗县交界处有一片树林，是部队隐蔽的好地方。在这片树林的一个村子里，我和青纵的徐深吉、吴富善等同志具体研究了作战部署：以主力一部在分区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配合下，阻击和袭扰敌人，而将主力摆在巨鹿、广宗间之机动位置，待机歼敌。

这次敌人"扫荡"的特点是稳步前进，即占领我城镇后，便留下守备部队修筑碉堡、公路，建立伪政权，妄图将我军压缩到狭小地区内消灭或驱逐之。这时，由平汉路出动之敌已占领了平乡、任县、南和等县城，及滏阳河上的主要渡口，切断了冀南与太行山的联系。

1月13日，敌由任县之邢家湾进攻巨鹿城，遭我二分区部队昼夜不

停的袭击，16日才进占巨鹿城。邢家湾到巨鹿只有40里，敌人竟用了三天时间才占领。由平乡东犯广宗、威县之敌，被我青纵一部阻击达半月之久，敌不得不增调2000多人，分三路向我进攻才占了这两个县城。由石家庄出动之敌，企图配合宁晋县之敌占领束鹿和新河县，被我冀豫支队和一分区李林支队阻击达20天之久，毙敌200余人。

其他各路进犯之敌，也遭到我军有力的打击。由邯郸出动之敌，在曲周以南之安儿寨，受到陈赓同志率领的三八六旅等部队的猛烈攻击，歼敌步骑兵百余人，在邱县之古城营、广宗之后旧店等地，又歼敌百余人，击毁敌汽车两辆。

1939年2月2日，津浦线之敌由德州、泊镇出动，沿途也遭到我东纵及五分区部队有力的打击，毙敌数十名，曾一度收复武邑、阜城两县城。2月9日，东西两线之敌，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合击南宫、冀县、枣强中心地区。冀南地区的所有县城遂为敌全部占领。

日军在这次“扫荡”中，对我根据地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令人目不忍睹。特别是对我妇女、儿童的兽行，尤为残忍。有的妇女被轮奸后，用刺刀刺死。有的新生婴儿被杀死在肢体破碎的母亲身旁，有的被杀死在母腹之中。这就是日本法西斯要在中国建立的“王道乐土”！

敌人的疯狂“扫荡”，残酷镇压，并没有吓倒英勇的冀南人民，我军在人民群众配合下，不断打击敌人。

2月10日，陈赓旅长指挥三八六旅新一团、补充团和韦杰同志率领的六八八团及冀南部队一部，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伏击日军。当威县出动之敌第十师团四十联队的一个加强中队，进至我伏击圈时，遭我埋伏部队的猛烈攻击，经八小时的激烈战斗，将日军大部歼灭。计毙敌大队长以下200多人，俘日军7人；缴获山炮、迫击炮各1门，九二步兵炮2门，长短枪数十支。我军伤亡50余人。

刘师长对这次战斗非常赞赏，称这次战斗是“平原的模范伏击战”。

2月24日，宁晋县之敌200余人，附炮2门，向该县之大杨庄一带“扫荡”，夜宿大杨庄。那时我率东纵二团，在大杨庄以南一带活动，当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敌人孤军深入，而援兵又不能很快赶到，便集中东纵二团、冀豫支队一、二团及地方武装一部，歼灭该敌。战斗打响后，敌凭借房屋，顽强抵抗。我逐屋向敌冲击，将敌压缩在一个院子里。这

时敌援兵已出动，我即令部队从四周将房子烧着，在熊熊的大火中，除少数敌人逃窜外，大部葬于火海之中。经昼夜激战，消灭敌百余人，缴获山炮一门，其他武器等。我伤亡60余人。

至5月中旬，我军共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毙伤日伪军5315人，俘日军7人、伪军79人，缴步枪310支、轻机枪10挺、炮5门，击毁敌汽车49辆，破铁路103里、公路48里。

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伤亡了4000余人。在阵亡将士中，至今使我难忘的是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邓永耀同志。

3月5日，武邑县之敌近百名，向城东徐沙村、酉屯地区“扫荡”。邓永耀同志率东纵三团驻在这里。发现敌人后，邓一面派部队掩护群众转移，一面亲率一个排，由徐沙村到酉屯侦察地形，占领有利地形，准备伏击敌人。但敌由徐沙村进至酉屯西南一片坟地时，发觉了我军。邓永耀同志立即下令还击，打退了敌人第一次冲锋。恼羞成怒的敌人，连续向我进行疯狂的反扑。正当紧要关头，几颗无情的子弹打中了邓永耀同志的头部和腿部。邓永耀同志当即昏倒在地。两名警卫员立即将他背到一个小土坑里。邓永耀同志苏醒后，以低沉急促的声音对警卫员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叫部队快后撤，我来对付敌人！”说着他举起手枪向冲来的敌人射击。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部队的安危，这种崇高的精神是邓永耀同志一生的写照。邓永耀同志终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与我们永诀了。为邓主任报仇的怒火燃烧着每个干部、战士，他们举起大刀，上好刺刀，向敌人冲击，将敌人打退，数十名日军做了刀下鬼。

我听到邓永耀同志牺牲的噩耗，肝肠寸断，彻夜难眠，第二天便赶到武邑县的邓庄，向邓永耀同志遗体告别，并决定召开追悼大会，悼念他和其他阵亡的烈士。

追悼大会，在邓庄村南的一个树林里举行。我去和他的遗体告别，一看到他的遗体，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与我一起战斗时的音容笑貌，豁达大度的英姿，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邓永耀同志是湖南茶陵南皋村人，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是我军一位军政兼优的干部，牺牲时年仅26岁。

邓永耀同志的灵柩，安葬在邓庄村窦氏青山的半坡上。

为了怀念在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中立下了战功的邓永耀同志，当地政府和群众修建了纪念亭和纪念碑，至今酉屯一带的群众每逢他牺牲的那一天，都举行悼念活动，以教育后代。

在这次反“扫荡”中，广大群众积极配合军队作战。有个县城近郊的游击小组，为掩护群众过好年，有计划、有组织地在旧历除夕，通夜轮流袭扰敌人，使得敌人一夜坐卧不安，不敢出城一步，保护群众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有些自卫队战斗积极性也很高。在宁晋大杨庄战斗时，我亲眼看到自卫队与部队在一个战壕里战斗。战斗结束后，拉着缴获敌人的山炮飞快地奔跑，半小时就跑了15里路。在广宗县某村的战斗中，敌人将房子烧着了，群众不顾自己的房子和财产，而帮助部队抬伤员。在香城固战斗中，群众用锄头打死了跑散的敌人。野战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密切结合打击敌人，使敌人陷入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夜不得安宁。

为了总结这次反“扫荡”的经验，3月10日，我们召开了干部大会，邓政委在干部会上做了《关于在新的环境下我们的工作总结》的报告，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再次强调了坚持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并对今后冀南党的领导、政权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和军事工作作了指示。

刘师长、邓政委安排了冀南全面对敌斗争工作后，即率三八六旅主力和骑兵团等部队，于3月7日回师太行。

我们在徐向前副师长领导下，总结了反“扫荡”的经验，其中主要的是：

一、必须牢固树立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思想。在任何情况下，要坚持冀南地区的游击战争，部队的行军、作战要灵活、秘密，飘忽不定，不让敌人摸到我们的行踪。

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青纱帐可限制敌快速部队行动，而隐蔽自己，进攻敌人。要教育和号召群众多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

三、改造和完善“道沟”，做到进攻时可以隐蔽接敌，转移时可以隐蔽分散，迅速脱离敌人的火力射击，有效迟滞和阻止敌人的装甲车、汽车、骑兵和重武器的移动。

四、部队不可久住一地，要在夜间行动，经常转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规定一到两个集合地点，一旦被敌冲散时，部队能很快集合起来，继续战斗。

五、加强自卫队和游击小组的建设，使其成为野战部队的有力助手。配合野战军侦察敌情，捕捉敌特，担负战争勤务，开展麻雀战，疲困敌人。

我们把这几条经验送到师部后，刘师长看了，认为总结得很好，受到称赞。

为了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6月7日，徐向前副师长遵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冀南去山东工作。徐副师长在冀南一年多的时间里，和我们朝夕相处，做出了许多重大决策，现在要离开我们了，大家都恋恋不舍。

1939年下半年，敌人凭借其占领的50余处据点和铁路、公路以及良好通信联络，对我实行分区“扫荡”。千人以上的“扫荡”即达10余次之多，并不断变化战术，如夜间奔袭，或趁天气恶劣偷袭等。但不管敌采取什么新花样，我军依靠农村，依靠广大人民，仍不断消灭敌军。其中，如在巨鹿县凌石屯，我青纵在徐深吉同志指挥下，伏击由宁晋赴巨鹿之敌，击毁敌汽车3辆，歼敌70余名，俘日军2名，缴获轻重机枪4挺。在衡水大葛村，我东纵一部，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消灭敌30余名，缴获炮一门，机枪一挺。像这样的战斗还不少，都给敌以沉重打击，再次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和驱逐我军的计划。冀南抗日根据地岿然耸立在敌后，并准备迎接更艰苦复杂的斗争。

[1]　本文节选自《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萧克

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放眼冀热察，前途不可量。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虽持久，笑我力正

壮。

● 1907年生，原名萧武毅，字子敬。湖南嘉禾县人。

●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与贺龙、关向应出兵山西，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0月，率部参加忻口战役。

● 1939年2月，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

● 1940年1月，指挥部队反击敌人的“十路围攻”，经14天激战，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击落飞机1架。

● 1942年2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聂荣臻坚持、发展和壮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指挥该地区的反“扫荡”战役。

● 1943年8月，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2008年10月24日，逝世于北京。

抗战中的冀热察挺进军

萧克

朱彭总副司令，下了一个命令，

成立一路精兵，军名叫做挺进。

……

本军出师华北，转战冀热察晋。

忠愤耿耿在心，杀敌决不后人。

……

坚定胜利信心，中国决不会亡。

大家起来救国，个个拼命来干。

这首共有150句的六字韵文布告，是1939年初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成立时，我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起草的。当时，在冀热察边及京津地区曾有不小的影响。但事隔多年，我有点淡忘了。前不久，一位同志从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了原文，转送给我。看着这发黄的纸张，吟诵着这熟悉的韵文，冀热察挺进军三年的战斗历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形势与使命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了武汉、广州。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基本上告一段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沦陷区及敌人的侧后，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积极打击敌人，恢复和保卫敌后抗日政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敌后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斗争中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迫使敌人不得不增调兵力对付我们的游击战争。

由于前两种情况，抗日战场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略军对正面战场基本上停止大规模进攻，对国民党及其军队采取以诱降为主的政策；对其后方则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频繁的“扫荡”。至此，抗日战场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敌后的抗日力量虽然有很大发展，但还不平衡，有不少空隙，也有些地区抗日力量起来以后，由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受到挫折，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才得到巩固和发展。冀热察边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七七事变以前，这里是伪满、伪蒙及冀东伪自治政府统治的地方，是关内外衔接的枢纽地带，又是我军收复东北及热河的前进阵地。我党从抗战开始，就很重视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红军可出部分兵力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根据地。同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指示河北省委，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北省委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具体指出，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动员干部和党员去农村，准备发动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冀热边特委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做了大量发动群众起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工作。很明显，我党在燕山山脉及冀热察边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是明确的，是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由于我党及时确定了要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所以，1939年7月，中共北平市委在平西地区组织起抗日游击队，配合共产党领导的国民抗日军和八路军活动，初步开展平西工作；9月，一二〇师派出宋时轮支队挺进雁北地区；11月，一一五师分出一部分兵力，由聂荣臻同志率领在五台山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晋察冀军区。1938年3月，晋察冀军区又派邓华支队进至平西，发动群众，建立了三个联合县政府，平西根据地初具规模。5月下旬，宋时轮支队奉命开到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成立了八路军第四纵队，于6月上旬由平西向冀东出动。他们连克昌平、延庆、四海、居庸关，东渡潮白河，攻入兴隆城，向冀东挺进。7月，冀东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滦县、昌黎、乐亭、遵化、丰润、蓟县、迁安、平谷等20个县共20余万人的抗日武装大起义。开滦煤矿7000多工人也举行了武装暴动，使北宁路中断了半个多月。冀东起义，是我党领导的以工农兵为主体，联合各抗日阶级阶层的武装大起义。规模宏大，声震中外，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华北山地游击战争很快发展起来了。1938年春末，中共中央军委又

发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接近北平、天津郊区的大清河两岸人民的抗日斗争，也随着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了。这样，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北平四周地区，不时出现八路军及我党领导下的游击队的活动，对敌人控制的北平、天津，构成很大威胁。不幸的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只有三个月就失败了。

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失败后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就决定要我去冀东工作。当时，正在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彭德怀、王稼祥同志同我谈了冀热察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建立根据地的问题。11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由我负责组建。我随即找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要些干部，还向毛泽东同志请示并要了二十万分之一的热河地图。会后，我与贺龙、关向应、彭真、程子华诸同志一同从延安回到晋西北。在晋西北，我们又进一步研究了组建冀热察挺进军和调干部等问题。1939年1月初，我们一行近百人随一二〇师师部东越同蒲路，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聂荣臻等同志热烈欢迎我们，在联欢会上，情绪之热烈，溢于言表。

挺进军成立

1939年1月初，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的决定。他还就冀热察挺进军及地方党和政府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彭真、贺龙、关向应、马辉之和我，还有其他几位同志。

会后，我和程世才同志便向平西进发。当时一想到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前景，心情就十分激动。记得我还作过一首诗，内容是这样的：“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放眼冀热察，前途不可量。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虽持久，笑我力正壮。”这的确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不论条件多么艰苦，我们对于冀热察地区的抗日斗争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1月下旬，我们到平四，就和宋时轮、邓华、马辉之、姚依林等同志商量着手组织挺进军的工作。根据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和一二〇师、晋察冀军区的部署，于1939年2月7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

西的三坡（现称野三坡）正式成立。编制序列直属八路军总部，由晋察冀军区代管。同时，还成立了以我、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后为程世才）、邓华等5人组成的军政委员会，成立了由马辉之为书记的中共冀热察区党委。挺进军由我任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接着，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随营学校、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等也陆续建立起来了。这年秋天，在区党委领导下，又创办了《挺进报》。

接着，我们开始对挺进军下辖部队进行整顿工作。挺进军的主力是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其他还有来平西整训的冀东抗日联军，蓟县、遵化游击队等武装。其间，整顿抗日联军的工作是比较费力的。冀东抗日联军是国共合作建立的抗日武装，干部成分较复杂，我们将抗日联军大部和由白乙化同志领导的抗日先锋队进行了合编。抗日先锋队的干部多数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党员占很大比例，七七事变前在绥远屯垦，事变后，在山西敌后与八路军协同打游击，是一支军政素质很好的游击支队，是王震同志介绍他们来平西，准备打回东北的。这两个部队的合编，使党对抗日联军的改造进了一大步。

3月间，军政委员会和区党委召开了全区党员代表会议，冀东党的组织和平津地下党组织也派同志来参加了会议。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初步总结了前一时期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确定了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并且以“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冀热察游击战争”，为军队和全区人民当前的斗争任务。

但是，这个口号还不具体。如何在这个特殊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我们没有提出具体办法，在那年的四五月间，还曾计划主力再度东进，发动冀东人民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整个抗日形势已进入相持阶段，华北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没有同意这个方案，但我们对如何发挥这个地区人民觉悟高，地形好，青纱帐季节利于游击战等条件和优势，则一直在考虑。正在这时，我们收到了4月21日朱德、彭德怀给我和聂荣臻、彭真等同志的电示，指出：根据敌情，我军暂时不宜深入冀东、热河。你们的行动方针是：以北平西山及攀山堡、东西斋堂地区为根据地，巩固地向北发展。求得创造赤城、龙关、丰宁、昌平地区之游击根据地；在冀热察三省边区山岳地带之游击根据地建立后，再相机

向冀东、热南及察哈尔省沽源县三方面发展。因此，我们根据朱德、彭德怀的指示，决定采取巩固发展的方针，主力不再东进，只派出刘诚光等20多名干部去冀东加强工作。

1939年冬，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挺进军取消了支队的建制，将平西地区的部队进行了较大的整编：撤销了原第四纵队第十一、十二两个支队的番号，将第十一支队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大队和房（山）、涞（水）、涿（县）游击队改编为第六、第七两个团，把第十二支队第三十四、三十六大队及平西游击队一部分编为第九团，原已合编的抗日先锋队和冀东抗日联军及平西游击队之一部，合编为第十团，冀东临时来平西整训的800多人编为第十二团，仍在冀东的包森支队编为第十三团。部队在整编后，一边战斗，一边进行了三四个月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普遍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建立了各种制度，加强了党的工作，从而提高了军事、政治素质和组织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在部队整训的同时，平西党还在群众中掀起了参加子弟兵的热潮，进一步充实了部队。这时期，平西全部兵力已达到1.2万多人。在老部队中，党员比例在30％以上，游击队也普遍建立了党组织。从当时冀热察这个地区来说，力量不算小，但和冀热察地区日伪军的数量对比，仍显得悬殊，也较之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为薄弱。主观力量和所担负任务的需要不相称这个矛盾，此时已在逐步显现出来。在主力不东进，平西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而冀东地区的恢复又已证明其能够长期坚持发展的时候，如何使这两块交错相连的地区协同作战？怎样利用地理上威胁日伪指挥中枢和便于进入伪满洲国境的条件？怎样配合华北各地以及正面战场创造反攻前进阵地等问题，就提到冀热察挺进军领导的议程上。11月间，我在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以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展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这个三位一体的任务，来代替年初确定的战略口号。经过酝酿讨论，大家都同意并报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批准。之后，我给干部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对三位一体的内容、相互关系，实现这一任务的条件、可能性和困难，以及要克服的各种错误倾向，都作了论述。这个报告在《挺进报》发表并一再进行宣传，基本上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我认为，“三位一体”的任务，是在党中央关于坚持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总的战略任务下，在冀热察地区的具体任务。这一任务的三个组成部

分，是一个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互相配合，不可分割的整体。平西是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是晋察冀根据地北面的有力屏障，是向冀东、平北发展的前进基地，也是冀热察地区的指挥中心，因此，挺进军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平西”。但是，平西的巩固，如果没有平北、冀东斗争的密切配合，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开辟平北，坚持冀东，对平西的巩固有很大意义。同样，开辟平北也需要有平西的巩固与冀东的坚持。因为只有平西巩固了，才能支援冀东的坚持与发展；才能直接派遣干部和武装到平北。当时的平北不同于冀东，这个地区没有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只有一支统一战线的骑兵队，约100人。因此，必须派部队和党政干部一起去。平北是平西和冀东的交通枢纽与结合部，是我军在热察的前沿阵地，地域广大。开辟平北，有利于冀东和平西间的联系，成为坚持冀东的战略回旋区。坚持冀东，固然足与“巩固平西”和“发展平北”同时进行的，而在统一的战略部署上，冀东也可得到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平西是冀东游击战争的后方和直接支援者，平西的巩固，可使冀东得到军事上、政治上和干部队伍的直接援助与精神上的鼓励。平西部队可去冀东，支援冀东的游击战争。冀东地方干部和部队在必要时也可来平西整训。至于平北与冀东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平西到冀东，冀东来平西，都要经过平北，平北是冀东与平西往返的中间转运站、联络站。

“三位一体”任务的提出，从战略上统一了三个地区广大军民的思想，于创建冀热察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巩固平西

平西，当时是指北平以西、北岳恒山东北的宛平、百花山、涿县、涞水以西以北小五台山一带，约12个县的地区，这个地区万山重叠，千水奔流，东南临平汉路及涞（水）易（县）支线，北界平绥路，南到紫荆关、易水边，纵横一二百公里。东南方面，还是一块人员稠密，粮产较丰的小平原。从战略上讲，这里逼近平津，是晋察冀根据地北面的屏障，是向冀东和平北发展的前进阵地，因此，巩固平西就成为挺进军向东北地区发展的先决条件。

巩固平西，首先是要统一这个区域武装的领导和指挥。当时在平西

一带，活跃着几个方面的部队，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东北流亡学生组织的抗日先锋队，还有冀东武装起义后，来平西整训的抗日联军及其他五六支抗日武装，他们各不相属，各有防区，自筹粮饷，行动不大协调。这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对敌斗争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和区党委协同，提出“巩固平西”的口号，并加强党政组织的领导和政治宣传工作，逐渐使所有部队在这个口号下团结起来，统一归挺进军指挥。我们边战斗，边整训，在执行4个月扩军计划中，扩大了主力3000人，成立了平西各县游击大队及房、涞、涿游击支队，边沿区还建立了游击小组。之后，六团去雁北（划归北岳区第五军分区领导），十团去平北，十二团去冀东（十三团原在冀东），平西只留下第七、九两个团。

在整训主力部队的同时，我们还抓了平西的地方武装建设，扩大和巩固县、区游击队。在工作有基础的村庄，建立起游击小组。各县、区、村还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这些群众性的武装，在巩固平西根据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0年1月，挺进军主力一部出击宛平、房山境内的王平口、佛子庄、长沟峪、周口店一线，袭占了南窑、北窑等日伪军重要据点，破坏了从这里运煤至北平的高线铁道，歼敌200多人。在永定河畔、门头沟地区、北平近郊，挺进军也频频出击，连获胜利，给北郊日伪军以很大震动。3月初，敌从察南、平郊各据点集结了日伪军9000多人，分10路向我平西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

敌人在这次“扫荡”中，除以航空兵配合外，还使用了毒气。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我军适时转移到外线，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机动灵活作战。在碣石防御战、齐家庄伏击战、谢家堡夜袭诸战中取得胜利，又在杜家庄全歼日军坂田中队和猛袭双圹涧，共毙伤敌伪军900余人，并击落敌机1架，敌伪军纷纷败退。这一次敌人对平西根据地单独举行的大“扫荡”，只半个月就被打破了。我们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部队战斗力更加提高。此后，平西除了不遗余力支援平北、冀东以至雁北及冀中十分区等地外，百团大战时，还攻袭了上下河、巩山堡、坨里车站、阳坊镇，连克蔚县以北以东6个据点，并派小部队活动于西山、妙峰山，震动了北平、张家口等地。秋后，我们的部队外调，敌遂乘隙向我大举进攻，我军民经过协同苦战，恢复了大部分中心地区，斋堂川虽被敌占领，但宛平大部地区，仍然保持了抗日政权。被敌侵占的村

镇，也保持两面政权和秘密工作。恢复的地区，工作更深入，军民受到更大的锻炼，根据地更巩固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1年秋。这时期我主力和游击队常常向根据地边缘及外线行动，打击敌人，破袭敌人从北平沿永定河到怀柔的修路工程。九团在上下河战斗中还取得全歼敌一个中队100多人的胜利。

为了巩固和发展平西根据地，开辟北平近郊的工作，从1939年上半年起，我们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以连、排、班为单位组成武工队，经常到十三陵、妙峰山、卧佛寺、周家花园、潭柘寺等名胜古迹和风景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击汉奸特务活动，以教育群众，扩大游击区，缩小敌占区。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或星期天，是游人最多的时候，也是我们宣传的大好时机。通过上述活动，我们和各阶层人民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逐步建立了一些精干的秘密抗日组织和据点。

此外，我们还大力开展对伪军官兵的宣传教育和争取工作。当时，在平西周围约有4000名伪军，经过艰苦的工作，他们大都和我们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关系，其中表现较好的还能暗中掩护我们。在敌人要“扫荡”根据地时，出发前，他们有时就事先通知我们，成为我们获得敌人情报的渠道之一。所以，当时敌人的行动，我们差不多都事先知道。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之所以能掌握战斗的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主要是依靠军民团结抗战，而瓦解、争取伪军工作，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巩固平西的工作中，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从抓紧党的组织建设入手，开办党校训练班，发展党员。仅头3个月，党员就发展了500人左右，并很快建立了县、区党委和平西地委。到1941年底，平西5个县党员已达3900多人。同时，又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了平西专员公署及各级政府，与各种群众团体以及地区性的群众武装。在反“扫荡”中，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带领群众和部队一起打击敌人，真是全民战争。

抗日民主政府还创办了各级中、小学校和夜校，并普遍开展了扫盲识字运动，广泛进行抗日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和文化水平。我还以挺进军司令员名义颁发了一些政策性的布告。这些布告和报纸、传单，不仅在根据地、游击区广泛张贴，有时还散发到华北日伪统治中心的北平，对团结敌占城市上层进步人士，打击、警告日伪反动势力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财政经济政策方面，区党委也做了不少工作。平西人员约30万，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按当时平西根据地的人口和生产情况，经济负担和抗战勤务是很重的。区党委和挺进军为减轻人民的负担，认真贯彻执行《双十纲领》[1]，发动基本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实行统筹统支，精简节约，减少脱产人员，减轻抗战勤务，并整理财政，调剂贸易等，还从十分区调运了一部分粮食。同时我们还对游击区、敌占区的商人、小贩开展了争取、团结工作，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通过他们把平西根据地的一些土特产品运出去，换回根据地军需民用的布匹、食盐等急需物资。这些措施对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和支援抗日游击战争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冀热察党政军民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分局及晋察冀军区关于创建、巩固和发展平西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方针和政策，经过全体军民三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把平西建成了一个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以平西根据地为依托，逐步开展与建立了张家口以南，包括蔚县、涿鹿、宣化、万全、怀安、阳原等县的察南根据地，西部与北岳区的雁北连成一片，为日后解放察哈尔省全部领土创造了有利条件。

坚持冀东

冀东地区是东北伸向华北的走廊，当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要冲。敌人把冀东作为兵站基地，以便于扩大对华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冀东地区人民富于反抗外族入侵和封建压迫的光荣传统，明清之际就曾多次发动过反抗外族入侵的武装斗争，民国以后又受封建军阀的残酷摧残，奉、直军阀在这里三次混战，人民在军阀混战中有自卫的传统和组织。土地革命初期，玉田县一带曾经举行过暴动，1934年迁安也发生过抗日武装起义。这里民间武器甚多，约有20万支枪，并普遍有“联庄伙会”“民团”等形式的武装组织。这个地区人员多，物产丰富，人民政治觉悟较高，共产党组织建立得早且较普遍，和群众有密切联系。因此，毛泽东同志指示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雾灵山为中心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且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应较精干，且不宜过少，

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应作充分准备。”根据中共中央前后几次指示的精神，除地方党就地布置武装斗争外，八路军也先后派干部及部队到这个地区工作。1938年夏，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后，八路军第四纵队留下的三支各100余人的小部队，自西而东地在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遵（化）迁（安）三个地区坚持武装斗争，李运昌同志率领的抗联一部返回滦县、迁安、丰润一带，并到北宁路以南一带活动，针对敌人“围剿”，他们灵活机动，相机袭敌。包森支队还在战斗中生俘日本天皇裕仁的表弟、宪兵司令赤本大佐。

挺进军指挥机关及冀热察区党委成立以后，冀东大部分干部和部队，先后分批来到区党委、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分局和抗大轮训，受训的干部和来平西整训的部队又都先后派回冀东。冀东的领导和斗争力量加强了，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了，县、区、村政权和党群组织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39年6月，北方分局召开军事会议，为了充分依靠冀东党组织和人民坚持发展冀东根据地，决定将冀东抗日联军和八路军原第四纵队留下冀东的部队，统编为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改编后的部队进到北宁路南的昌黎、滦县、乐亭地区活动。8月间，挺进军又派三十四大队到冀东，到9月初，冀东部队已发展到4000多人。经上述工作和半年的游击活动，我们在冀东北部逐步建立了很多小块游击根据地。随后，平西主力一部（一一〇团）开赴平北、热河西部，在长城内外开展游击战争，与冀东密切配合，互相呼应。

1940年元旦，为了便于分散活动，扩大游击根据地，中共冀东区分委在遵化县葛老湾召开会议，决定将冀东部队又分为9个游击总队。一部到丰（润）、玉（田）、遵（化）地区，以鲁家峪为中心向平原发展；一部以盘山为中心开辟蓟县、平谷、三河地区；一部巩固和发展丰（润）滦（平）迁（安）游击根据地。1940年春，又以盘山、鲁家峪、潘家峪三块小根据地为基础，建立了蓟（县）平（谷）密（云）、迁（安）遵（化）兴（隆）、遵化、丰（润）玉（田）遵（化）等县政府。1940年3月，中共北方分局在北岳区召集了挺进军和冀东部分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分析了冀东面临的困难，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光明前途，提出了“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进一步确定了各项具体政策。明

确指出：冀东当前的任务是巩固已有的游击根据地，创造新的更多的小块游击根据地，注意向现有区域的间隙发展，力求连成大块区域。没有开辟的山区应力求开辟，使山区和平原联系和配合。使这个地区的同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趋一致，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信心更为提高。1940年6月下旬，我挺进军一部于盘山百草洼全歼日本关东军的武岛骑兵部队之后，日伪军2万余人向我根据地“扫荡”，我即分兵三路转到热河、滦东和路南。此时，十二团偕党政干部数十人由平西东返，在鸦鸿桥、三女河、任各庄打了几个好仗。在敌人分散“清剿”时，我军又适当集中打击敌人。在一个多月的反“扫荡”中，共作战47次，毙伤敌伪军1500余名，使冀东的东西两块根据地基本相连。1940年7月25日，根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决定撤销挺进军第十三支队番号，成立冀东军分区。军分区和先已成立的冀东区党分委共同领导抗日斗争。李运昌、李楚离分别任军分区司令员和分委书记。下辖第十二、十三两个团。进一步加强了冀东部队的统一领导。在冀东区党分委的领导下，冀东军民团结一致，积极配合百团大战，向冀东敌据点发动进攻，先后袭入唐山市，攻袭蓟县城，围困赵各庄和古冶车站，打下一些据点，对整个战役起了较大的配合作用。不久，在军分区和专署统一部署下，7个县又发动了8万人的大破交通活动，予敌以重创。我游击队还在工人的配合下，不断袭击敌人占据的工厂、矿山和铁路，地方党组织在乡村发动群众，对敌人据点实行经济封锁。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使冀东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到1940年底，各小块根据地已发展到2700个村庄，人口120万，初步打通了东部和西部的联系。1941年五六月间，在粉碎敌一个师团零两个旅团的大“扫荡”后，我在青纱帐期间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期我在长城内根据地比较巩固和发展的情况下，为贯彻预定向东北方向发展的方针，于9月组织3000余人打出长城到了热河，创建了雾灵山与军都山之间的大块游击区。由于长城外是山区，人烟稀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过去没有党的组织，工作比长城内困难得多。经半年的艰苦工作，我们终于在长城外站住脚了，并在这里成立了晋察冀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收集东北地区情报，争取伪方人员，在伪满建立点线关系，并参加根据地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华北方面军为了推行日军大本营“不惜对美英一战”的战略计划，实行以军事为主的总体战略。宣称把冀东变为日本管辖下的“模范区”，让“中国人执政”，“中国军队统治”执行日本

的政策，建设“王道乐土”，以便把日军抽走，执行其南进计划。因此，日军抽调大批伪满军和伪治安军进驻冀东。我主力从热南回师，自11月中旬起进行了一个80天的“打治安军战役”，歼其五个团，溃其两个团和一个集团军司令部，缴获了大批武器，使冀东人民武装得到了大力补充，其中两个主力团全部换上了新枪。这使敌酋冈村宁次又慨叹：“对冀东八路军要重新认识！”1942年六七月间，分区又发起以悼念工人大队长节振国、团长陈群、分区副司令员包森、政治部主任刘诚光等同志为动员口号的“复仇战役”，歼敌3000人，使我主力一部又换上了“日式装备”。在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我冀东军民越战越强。此时，主力部队连同新建的第十一团达5000人，地方武装近2000人，民兵2万人（多数有枪），根据地也更加巩固了。

越过长城的部队，此时，一部向热南深入，进至平泉、叶柏寿、宁城之间，开展游击战争；一部深入到伪满统治的兴城、绥中（辽西），这是中国最早打回东北去的部队。

开辟平北

平北，是指北平北部长城内外广大地区，是敌人经营已久的占领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人又增强了统治力量。在平绥路东段和平古（北口）路沿线，分别驻有日军独立第二、十五两个旅团的大部和伪满、伪蒙的军队。在张家口，敌人除设伪蒙疆自治政府外，还设蒙疆派遣军司令部，在蒙疆广大地区建立战略基地。我挺进军对于这个地方在战略上予以极大注意。因为开辟北平、承德、张家口之间的冀热察三省边界广大地区，将使平西和冀东连接起来，使三个地区的游击战争互相配合，也可同大青山的游击战争相呼应。这是坚持长期斗争和将来反攻的重要阵地。

开展平北游击战争，早在1938年6月就开始了。那时，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时，就留下纵队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率领的一支武装，在昌平、密云、滦平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在三个月的游击活动中，对日伪统治下的平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情、地理等情况作了普遍性的调查和了解，并一度开辟了昌（平）滦（平）怀（柔）地区，成立了昌滦怀联合县政府，并建立了各种抗日组织。因敌我力量悬殊，不久，

我军即被迫撤出。1939年青纱帐时节，我挺进军第三十四大队又向平北发展，首先进入十三陵地区开辟根据地。但是，在执行对土匪的政策上有偏差，又没有站住脚，只一个月即返平西。这两次开辟平北虽没有成功，但取得了一些经验教训。同时这几次活动，在平北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使这个地区的群众对我党我军有所了解，这给以后的开辟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鉴于平北地区是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统治较久，并有一套较严密的统治机构的地区，同时又紧靠伪华北统治中心北平及日军的重要战略基地张家口、承德，这是我开辟平北工作的不利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里地处伪满、伪蒙疆、伪华北这三个政府统治区的接合部，使我有隙可乘；敌人对这里残酷的掠夺和奴役，激发了各族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和抗日要求；此外，又有平西和冀东人民的斗争相呼应和依托，这是开辟工作的有利条件。当时抗战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人增强了后方的统治。因此，要开辟平北，不仅要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还要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在军事战略方面，我们吸收江西红军游击战争初期的经验，采取波浪式的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在战术上以小部队（加上党、政、民、干部形成一元化的对敌组织）多点渗透，发动和依靠群众，隐蔽开辟，站稳一点再找一个新点，逐次展开，先开辟几个小块根据地，随着根据地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巩固，逐步连成大块根据地。因此，1939年底，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根据北方分局关于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决定采取以小部队渗透的办法，开辟平北地区，并于1940年1月，派钟辉琨同志率20多名党政干部和第九团八连，进到昌平、延庆之间后五村一带，同原有的一支小游击队会合，很快建立了包括5个区的昌（平）延（庆）县政府。此后，继续向怀柔、延庆、赤城、龙关之间的广大地区发展。经过4个月的努力，他们基本站住脚。四五月间又派第十团去丰（宁）、滦（平）、密（云）之间开展游击战争，他们和区党委派去的地方党政干部密切配合，开展地方工作和游击战争，也很快站稳了脚。这样，平北西部和冀东的游击战争也能呼应了。在十团去平北稍后，又派段苏权同志任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地方党这时也建立了中共平北工委，苏梅任书记，当时还建立了平北办事处，张致祥任主任。这样就组成了平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1940年六七月间，又派程世才同志率第七团进入平北，计划开创更

大局面，但由于七团是个正规大团，目标大，很快引起敌人的注意。敌立即增兵前来，不断“围剿”，加上根据地小，容不了那么多人，发生了物资供应上的困难。第七团过去较习惯于集中作战，还不熟悉也没有适应该地区的斗争环境和方式，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但消耗较大，最后不得不撤回平西。这种结果，在思想上，是前期在较顺利的发展情况下，我们有急于求成的情绪。在战术上，一次派出兵力太多，敌人在我游击战争处于发展时期已有教训，所以很快警惕，不让我站稳。这是我们在发展中的一个挫折，也是我军事指导上的一个失策。

1941年开始，平北中心区大海坨、龙（关）、延（庆）、怀（来），经常处在反“扫荡”的环境中。我取得阎家坪阻击胜利后转到外线，攻袭刁鹗堡、东山庙、怀柔车站等地，这时期，我们取得了白莲峪、沟门、柏查子、一撮毛等战斗胜利，恢复了基本地区。10月，敌开始大规模“扫荡”丰滦密地区，在柏查子、白马关等地区受到打击后，伪满又成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伪蒙疆也配合华北日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大挖封锁沟，制造无人区、“绝缘体”，仅在古长城以东的黑河川，就设置七个“人圈”。我军则一直活动到沽源县境内，增编了一个第四十团，又开辟了两个县，成立了专员公署。经过近两年的苦斗，从初创的几个小块根据地发展为大块的平北游击根据地。至1941年6月，平北主力部队已有第十团、四十团2000多人。1942年4月，又从平西派第八团到平北，后与四十团合编。这时，又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开展了组织群众和建设政权及统一战线工作。相继成立了昌（平）延（庆）、龙（关）崇（礼）赤（城）、龙（关）延（庆）怀（柔）、丰（宁）滦（平）密（云）、滦（平）昌（平）怀（柔）等5个联合县政府和滦（平）昌（平）怀（柔）办事处。在240个村中，发展了2250名党员，并建立了民兵、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地方武装也在不断加强。虽然自1941年10月至次年七八月，根据地遭到敌人不断地“蚕食”“扫荡”，损失不小，但从总的情况看，我们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图是实现了。正如1942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平北两年来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分局“……认为平北两年来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根据地”。

难忘的历史一页

从1938年八路军第四纵队东进配合冀东人民武装起义，尤其从挺进军成立到1941年，这段时间，经过同敌人的反复斗争，在平西、平北、冀东的广大地区，消灭了不少日伪武装，基本上摧毁了日伪的区、村政权，迫使敌人龟缩到大中小城市和重要城镇，小股武装和汉奸特务也不敢轻易出来活动。冀热察挺进军和区党委亲密合作，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下，执行了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控制了广大农村，根据地人口320万，建立了7个正规团和几个区队共1.6万余人，还有其他脱产的游击部队1万人，并建立了广大民兵组织。根据地以军分区为单位（平北前期以团为单位，后期以分区为单位），形成该地区党、政、军、民一套完整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斗组织，各军分区都有无线电台和挺进军、晋察冀军区相联系，实现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建立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1941年6月，北方分局在《对冀热察工作意见》中指出：完成上述任务，“这是由于正确地执行了开展冀热察游击战争的方针与抓住敌人的某些弱点与空隙”的结果。同时，分局在《关于冀热察形势及今后任务向北方局、中央的报告》中，对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报告说：“以冀热察边区为中心，创造大块游击根据地的任务，目前基本上已经实现。因此，冀热察党目前工作中心，应放在巩固现有阵地，在巩固中向前发展。”

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说明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仍然可以在敌后甚至在伪满、伪蒙长期统治的地区发展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是处在关内与东北的衔接地带，处于华北抗战的前线，正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心脏，直接威胁着敌人在华北、伪满的统治和交通要道，因此，敌我斗争就一直十分尖锐、残酷。

在1940年上半年以前，敌人大规模“扫荡”的方式是全面、多路进攻，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从1940年下半年起，敌人改变策略，以“蚕食”政策为主，对根据地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制造大片无人区。敌人在冀东和平北、平北和平西之间沿平古路、平绥路及永定河一线，以及平西与北岳区之间从涞源到徐水、易县一带的主要交通线上（如紫荆关等地），构筑了一系列碉堡；在平西与冀中十军分区之间沿平汉路两侧，深沟高垒，碉堡林立。敌人每次向我根据地进攻和“扫荡”，都要建立一些据点，以分割和缩小我根据地。例如，在宛平等

县，敌人首先在军响、镇边城、青白口、东西斋堂、十字道等重要村庄建立据点，强迫群众在各据点之间修筑公路，然后把各据点附近的小村庄全部烧毁，把群众赶入据点修筑碉堡，建立战略村，实行连保连坐制度。他们不断“蚕食”，扩大其占领区，缩小我根据地，使平西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41年前，平西158个村庄被烧毁142个，被无辜杀害的群众达1670人，被抢走牲畜7.2万头，平西腹地成了敌人设在南苑空军学校的靶场，每年多次“实习”都有一些村子被烧毁。当时平西比较大的村子，大概只有霞云岭一个村子没有被烧和被炸。

冀东根据地，仅1940年日军就推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有的村子竟被烧10余次。年初，敌人在烧光鲁家峪后，又血洗潘家峪，屠杀1300余人。在平北，敌人同样残酷“扫荡”，划定无人区，烧毁房舍，残杀军民。1941年秋，日伪军1万余人进行了为时两个月的“扫荡”，仅怀柔境内，烧毁房屋2400多间，死伤人数近千，方圆250公里沦为无人区。挺进军第十团及平北地区地方干部，长期搭窝铺，住山洞及长城楼子，和敌人周旋。处于北平之北不远地区的平北根据地，和长城一样，雄峙云燕。

由于敌人残酷“扫荡”，根据地的困难越来越大。平西部队的给养是个大问题，尽管巩固区的群众尽了最大的努力，交售公粮，但是仍难于解决越来越尖锐的供求矛盾。为此，就派部队到敌占区去弄些粮食和补充兵员。这样，又加重了游击区人民的负担。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很关心我们的困难，将冀中十分区一度划归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领导。虽然十分区物产丰富，但该地区处于平津两大城市之间，敌人对这里也像对平西一样，从1939年起，就开始了频繁的“扫荡”与“蚕食”，当划归冀热察区领导时，已开始由根据地逐步变为游击区。因此，供求矛盾仍未能解决。

这一时期，平北有发展，冀东有大发展，但根据地一开始建立就处于敌人不断的“扫荡”中，这些地区也和平西一样困难。到1941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决定，我们遵照上级的决定和指示精神，根据冀热察三个地区的党政军组织，都能各自独立领导各地区战争的情况，提出撤销区党委和挺进军一级机构，充实基层单位和战斗部队，这样就减少了层次，缩小了目标，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更利于持久作战。经中

共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决定，于1942年春天结束了区党委和挺进军的工作。经过精兵简政，人民负担减轻了，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抗日的积极性更高；党、政、军、民的基层组织得到充实，各级机关的工作效率和部队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这时，冀热察地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各地区按照原区党委和挺进军的部署，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43年，敌人对平西、平北和冀东的分割政策基本上被破坏了，三个地区大体上连成了一片。斗争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用精兵简政来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2]以后事实证明，这个地区继续得到很大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挺进军从成立到撤销共三年，时间不算长，但由于所处地区与斗争的特殊性，使它具有比较突出的影响和历史作用。根据地的建立及建立以后，都和北平、天津这些大城市的地下党的工作密切配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班威廉、林迈可、史平烈等国际友人，就是从北平进入平西根据地去延安、重庆的。美国飞行员奥利渥·欣斯德尔，在山海关附近被我救起时，异常惊讶地说：真想不到这里还有中国军队！由于对日伪军工作做得较好，反正起义或能够掩护我活动的伪军伪组织，为数不少。由于敌占区工作的开展，主要是地下党的艰苦斗争，使我们同东北抗日联军与城市点线工作声息相通，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平津的进步青年学生，在地下交通员的引领下，一批批地来到根据地；我们的干部也可以到平津去办事或治病。李运昌同志1939年初夏为迅速赶回冀东，就是从平西化装进北平城然后转去蓟县的。我们用的药品、纸张、电讯器材、服装染料以至某些武器弹药、小型车床，都可以从敌占城镇弄到。我们的宣传品，经常出现在火车里、城门上；连《挺进报》和画刊，也偶尔被带进北平城。

在开辟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挺进军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干部、战士，如白乙化、包森、王仲华、陈群、刘诚光、刘开绪等同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地方党、政权、群众工作、文艺工作等各条战线上，同样有很多同志为革命事业光荣地牺牲了。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里！

[1] 194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总结了执行政策的经验和体会后，为了用纲领的形式把各项政策固定下来，制定了一个地方性的具体行动纲领——《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这个施政纲领，共20条，所以又称为《双十纲领》。

[2] 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1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38页。

杨成武

600多日军除被我们生俘13名外，其余全成了死尸，散布在河套、山谷和村庄里。

● 1914年生，福建省长汀县人。

●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9月，率部参加平型关战役，负责切断日军运输线和阻击日军援军，在腰站地区作战中歼灭增援日军300余人。

● 1937年冬，任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兼第一支队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领导开辟恒山地区抗日根据地。其间，率部收复了涞源、广灵、蔚县等7城。

● 1939年11月，参与指挥黄土岭战斗，歼灭日军900余人，缴获大量辎重，日军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

● 1940年8—12月，参与指挥百团大战，率部参加正太铁路破袭战。

● 1944年冬，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纵队司令员，率部恢复和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2004年2月14日，逝世于北京。

“名将之花”丧命记

杨成武

1939年秋，正是漫山红遍的季节，我策马穿越山野，朝阜平奔去。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随即由五台迁到阜平，这里变成了晋察冀边区的政治、军事中心。

10月30日，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在青山村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各地委书记，各分区司令员或政委都到会了。会后，军区还要隆重举行“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不料就在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分区司令部的敌情报告：坐镇张家口的“蒙疆驻屯军”司令，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派辻村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1000多人已进驻涞源城。据侦悉，敌人拟分三路向分区根据地“扫荡”：

西路经北面佛驰往灰堡；

西南路出涞源城经插箭岭奔走马驿；

东路由辻村大佐亲率两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及部分伪军共约600余人，有经白石口、鼻子岭向我银坊镇地区“扫荡”之迹象……

敌人这一次突然行动，其实也在我们意料之中。因为涞源是敌我必争之地，如控制在我手，就能出涞源经察南挥兵北上，直逼阿部中将盘踞的老巢张家口；在敌人方面，则把张家口至涞源一线的据点，视为插入我晋察冀军区的一把尖刀，企图用这把尖刀割裂我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阻我向察南、雁北活动，巩固其伪“蒙疆国”占领区。因此，敌人在涞源多置高垒、深沟，经常驻守重兵，并以此为据点，不断向我根据地“扫荡”。

早在9月底，敌人就先从晋察冀根据地的南线，开始了冬季大“扫荡”。800多名日军进犯四分区的陈庄地区，被八路军一二〇师和四分区的部队歼灭。

南线失败后，敌人就把攻击重点转移到北线——我们一分区这边来了。首先，敌人从九宫口经摩天岭、漕庄子、上庄、中庄，动工修筑一

条汽车路。这条路与涞源公路干线衔接，可以把大量兵员及武器装备调运到前线来，增强部队的机动性。一旦汽车路筑完，他们在北线的冬季“扫荡”即可全面开始。

我们当然不能让敌人得逞，便立刻组织了“北进支队”，由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同志率领，专门打击掩护筑路的敌人。10月19日，“北进支队”夜袭摩天岭，消灭了100多名日伪军，把摩天岭公路支路彻底摧毁了。

随后，敌人调动更加频繁，涞源公路线上的军车几乎昼夜不断，大量武器装备运到各个据点。敌人还四出掠夺，抓了1000多民夫和近2000匹骡马……

我记下敌人三路出动的情报，立刻去向聂司令员汇报。

聂司令员把马灯拧亮了一些，注视着桌上的地图，仔细地听完我的话，问：

“情报可靠吧？”

我答道：“涞源情报站的站长，是分区崔喜峰参谋，他们送出的情报，是根据涞源伪维持会和宪兵队的我内线情报员的报告，然后又汇集了五回岭情报站的情报，经过与各地情报人员的核实、分析，再报到分区司令部来的。都是比较及时、准确的。”

涞源是我们北上抗日最先解放的一个县城，那里有坚强的党组织和隐蔽的情报网。县城虽被敌人占领，但四周乡村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那里的敌人一举一动，我们的情报人员全部掌握在手中。五回岭情报站站长叫崔明贵，个子不高，成天乐乐呵呵，心计极多，他原是东北一个流亡学生，参加八路军后，爱上了情报工作，涞源、易县城里的千头万绪，他几乎了如指掌。经他手出来的情报，对于我们歼灭敌人常起到很大作用，同志们都戏称他是给敌人送终的“催命鬼”。

聂司令员点点头，他显然知道这些无名英雄。

我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吧？”

“敌人有三路，你打哪一路？”

“打东路！”

这一带地形我熟悉。从涞源到银坊全是深山大谷：出涞源城，过白

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银坊，其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是大山乱石，不难找到伏击地域。虽然这路是敌人的主力，可是由于大山阻隔，另外两路敌人难以策应，敌主力便成了孤军一支。我想，分区主力团队多数远在管头村以东，打其他两路，部队运动起来困难大些，打东路就方便多了。

聂司令员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打！你去请彭真、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来，我们再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一二〇师刚从冀中地区返回冀西地区，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是应聂司令员、彭真书记的邀请，到阜平参加军区成立两周年庆祝活动的。

我立刻请来彭真书记和贺龙、关向应两位首长，向他们汇报敌情与我的作战设想。

贺师长听完后高声地说：

"送上门来的，打嘛！打一个胜仗，庆祝军区成立两周年！"

我们都笑了。彭真书记和关政委也同意打。

聂司令员当即命令我：

"会议你不要参加了，立刻赶回分区组织指挥这次战斗。"

11月1日凌晨，我和两位警卫员骑马离开阜平，返回分区司令部驻地管头村。

途中，我特意绕经银坊镇、雁宿崖、三岔口、白石口、插箭岭、黄土岭……再次详细察看每一处的地形地貌。那众多奇峰峡谷强烈地吸引着我，多好的伏兵藏弩之地呀，战斗计划渐渐在我脑海中形成。

从白石口至雁宿崖一段路，实际上是个宽约40米的干河滩，两边的山岭陡峭，如果伏兵两侧，并以一部分兵力诱敌至此，再用火力封住白石口退路，那它就插翅难逃，只能葬身于乱石之中。

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脚下的山地，正是古战场。矗立在白石口上的城楼，还锲有"云谷重关"四字；传说杨六郎插箭立营而得名的插箭岭上，六郎庙古风犹存；内长城虽已坍塌，但它那石龙般的城基仍然伏卧在苍莽山野中。这是一块浸透鲜血的土地啊！

战斗迫在眉睫，分分秒秒都不可虚掷。我一面察看地形，一面思考战斗部署，一面利用附近的电话站把作战命令下到各团，让部队准备行

动。

看完地形后，我又到达三团驻地银坊镇，和团长邱蔚、政委袁升平进一步研究作战方案，接着下令各团立即按计划开进伏击地域。

11月2日，我们在分区司令部召开干部会议，对作战方案又做一次研究和确认。经聂司令员批准，决定：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去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不使那两路敌人接近我们战场；三分区的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率其二团，邱蔚、袁升平率三团，分别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一团插至白石口南，随时截断敌人的退路；以素有“狼诱子”之称的曾雍雅、梁正中支队，由白石口向雁宿崖佯动，诱敌深入。待敌进入雁宿崖地区后，全线发起战斗。

这样，我军参战兵力有一分区的一、三团和三分区的二团，共三个主力团，与敌人可能落网的一路兵力相比，占有绝对优势。由于兵力集中，具备了歼灭这路敌人的条件。

我向聂司令员报告作战方案时，聂司令员指示说：“一定要抓住战机，争取全歼这一路敌人。我不会离开电话的，你要随时报告战斗进程，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都很关心这场战斗。”

放下电话，我命令所属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当夜指战员们就在山中荷枪露宿。

11月3日是个好天，晴空之下，万岭苍翠，旭日抹红山尖，清冷的穿谷风阵阵扑面，实在令人兴奋。

7时许，我军同三路敌人先后接火，中路敌人在曾雍雅、梁正中支队频频诱击下，果然大踏步闯入狭谷来了。行至雁宿崖，三分区的二团和一分区的三团突然从东西两面山岗上冒出来，压击敌人。一团则从敌人屁股后面杀进去。三个团百多挺机枪一齐开火，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在山谷间四转激荡，震耳欲聋。敌人遭到猝然打击，像被追逐的兔子一样四处飞窜，纷纷寻找隐身之地。

很快，敌人就从昏乱中清醒过来了，迅速组织抵抗，先占据河套附近的小高地作为立足点，然后以十几挺机枪、几门山炮为掩护，向三团阵地发起连续反扑。

三团的指战员十分沉着，把敌人放近了，再突然扑出去，以手榴弹、刺刀把他们歼灭在阵地前沿。一、二团的机枪也在敌侧猛扫，打得

反扑的敌人像山崩时的碎石那样纷纷从山坡上滚落下去。

下午4时，敌人已被歼灭大半，剩下的已被压缩在上庄子与雁宿崖西北的一个小高地上。黄昏前，上庄子敌人全部被歼，小高地上的敌人却还在疯狂抵抗。显然，他们想坚守到天黑，等待东西两路敌兵驰援。但敌人哪里知道，那两路敌人在我们和兄弟部队的牵制、堵击之下，也都寸步难进。

这时，各团都有部队运动到小高地下面，把敌人围得水泄不通。高地顶上是敌人指挥部和炮阵地，辻村大佐正督促士兵四面抵挡。山炮不停地发射，灰蓝色硝烟把山顶都笼罩住了。

三团一营担任对这个高地的主攻，营长赖庆尧（即赖兴中）在最前沿指挥。冲锋号一响，十几挺机枪朝高地顶端倾泻弹雨。三连指导员甩去棉袄棉裤，高举驳壳枪，领着全连冲上去了，霎时占领了山顶。

敌人倾巢扑来，山头上展开了白刃格斗，三连指导员身上数处负伤，一只眼睛都被鲜血糊住了，仍然挥舞着驳壳枪不停地射击。因为只有一面陡坡能够通向高地顶端，而这一面陡坡又被敌人的机枪封锁住了，后续部队上不去，已经攻上去的战士们由于寡不敌众被敌人压了下来。

夕阳落到山后，山峦沟谷渐渐模糊起来，我下定决心，命令部队必须今天解决战斗。

战士们开始第三次冲锋。一团绰号叫“病号排”的曹葆全排也全部投入战斗。冲锋号四面八方吹响，曹葆全同志领着全排着了魔似地冲在最前面，大部队如狂潮一般涌了上去。敌人被压进一条沟底，战士们立刻从两面往下扔手榴弹，这条沟被浓烟烈火吞噬了。当烟消灰灭后，群峰也寂静下来，战士们谨慎地寻找残敌，可是再没一个能动弹的敌人了。

600多日军除被我们生俘13名外，其余全成了死尸，散布在河套、山谷和村庄里。

一团七连连长钟茂华同志，穿着一件日军将校呢大衣，十字披红地挎着一把指挥刀、一把三八盒子，笑眯眯地大步走到营部。营长宋玉琳和教导员郑三生一见，都被他这副模样逗笑了。他们看大衣上金晃晃的军衔，知道这是个大官，但不清楚多大。翻开衣襟，见里面用金丝线绣着“辻村”二字，他们也不认得“辻”字。

钟茂华同志说："我们迂回到敌人炮阵地侧后面时，打倒一个鬼子官儿，缴获了这套行头。"

可惜，我们在打扫战场时没找到辻村大佐的尸体，所以并不能确定这家伙是死是活。不过，辻村部队是覆没了，其余两路敌人当夜仓皇奔回涞源城。

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失败一次，必然出兵报复，失败得越惨，报复得越凶。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归巢，大队人马立即扑来，想趁我正在"消化"胜利果实时，打我个猝不及防。

对敌人这一手，我们有所提防。雁宿崖歼灭战枪声刚刚止息，我立即命令部队：连夜打扫战场，埋葬敌尸，迅速转移。被敌人裹胁来助战的民夫，则组织他们分散回家。谁的骡马就由谁领走，因这些牲畜全是沦陷区群众的财产，我们不能留作战利品。然后，我又通知各情报站，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

就在这时，白求恩大夫带着医疗队来到了前线。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白求恩大夫的到来，将会为我们挽救多少伤员的生命！我们热烈地欢迎了白求恩大夫。在白求恩大夫的指导下，我们设法给医疗队增添了一些医疗器具。之后，白求恩大夫即率医疗队奔赴军分区甘河净医院去了。

第二天凌晨，来了情报：

驻张家口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二、三、四、五大队2000多人，分乘90多辆卡车急驰涞源。涞源城里的残敌彻夜不宁，又在到处抓夫。很显然，敌人是实行报复性"扫荡"来的。可能沿着辻村大佐旧路，进至银坊，然后，或西取走马驿，或东扑黄土岭，寻找我主力决战。

我在管头指挥部把这新情况报告给聂司令员，并且建议再打一仗。

聂司令员笑了，问："部队情况怎样？"

"刚打了个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很高，正在银坊、司各庄一带休整，出击方便。银坊以东，直到黄土岭，地形仍然利于设伏，只要敌人敢于由银坊东进，我们一定能伏击成功。"

聂司令员指示我：你们先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他们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你们隐蔽起来，让敌人寻找你们决战。

你们却在银坊北面示以疑兵，诱敌东进，等他们进到黄土岭后，你们再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它。聂司令员最后说："你们先做准备吧，我和彭真、贺龙、关向应三同志再商量一下。"

很快，聂司令员又来电话了，他高声道：

"彭真、贺龙、关向应三同志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成武同志，你争取打个更大的胜仗吧！贺龙同志怕你兵力不足，决定让一二〇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天黑前赶到黄土岭地区，归你指挥。"

首长们这么支持，我真高兴。这样，参战部队就有一、二、三、二十五团，特务团，还有游击支队和分区直属炮兵连，取胜就更有把握了。

敌人上次分兵三路吃了大亏，这次恐怕不会再分兵了，可能集中力量一路"进剿"，极力寻找我主力决战。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率领这支敌兵的指挥官，竟是赫赫有名的阿部规秀中将。

阿部规秀是接替去年被我军击毙的常岗少将，来统率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该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而阿部又是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以伪"蒙疆国驻屯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旅团长。日军的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中将够得上荣膺师团长之职了。阿部上个月晋升中将，并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辻村大队被歼，使他在刚刚晋衔之后如同挨了八路军一记耳光，丢了脸面。所以，他在第二天就亲率精锐之师出马扫荡了。

我们虽不知道阿部亲自出山，但阿部骄野成性，轻狂自负，刚刚晋衔，急于报效天皇，也并不知道我们的厉害。临行前，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

……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十一月

十三四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八时三十分乘汽车向涞源城出发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圣战还要继续，我们必须战斗。那么再见。[1]

这时，我们部队正在进行战斗动员，"打一个更大的歼灭战"的口号，强烈地激动着战士们的心。一分区和三分区的群众也从各地赶来，

组织了许多担架队、游击小组、侦察小组，帮助我们放哨、侦察、救护伤员、送水送粮。方圆几十公里的战场都在沸腾着。

当天夜间，敌人又越过白石口一带的内长城，进到雁宿崖下，他们把我们已经为之埋葬的一些敌尸，一具具挖出来，用木杠子抬到一起，架上柴堆，浇上汽油，点火焚化。整条山谷弥漫着焚烧尸体的焦臭味，几里外都可望见熊熊烈火，可以听见战马惊惧的嘶鸣……

11月5日，一千四五百日军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狼诱子”曾雍雅、梁正中支队在白石口与敌接火，他们忽而坚决堵击、忽而大踏步后撤，像翻飞的鹞子那样紧紧缠住猎物不放，使敌人既求战不能又追赶不及，气得暴跳不止。当晚，到达银坊镇，敌人开始实施“三光”，银坊一带村庄大火冲天，彻夜不熄，好在群众都已撤离，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

11月6日，敌人两次扑空后，急不可耐，终于离开银坊镇，倾师东奔黄土岭。

“敌人来了！”

消息传来，各团士气大振。这天，我们丝毫不惊动缓缓东进的敌军。晚间，敌人搭起帐篷，解开行囊，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夜里，天气陡变，浓云蔽空，星月无光，太行山上的阵阵冷风，扑击着寂如坟岗的黄土岭。

我部队乘夜展开，一团、二十五团在寨坨、煤斗店集结，卡住了敌人的东进道路；三团从大安出动，占领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地，三分区的二团则绕至黄土岭西北尾随敌后前进。在敌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我们完成了包围。

11月7日，天空飘洒着密密的雨丝，周围群峰都消逝在浓雾里，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紧张感。“黄土岭”听起来像黄土高原上的土山，其实不是，它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一座岬口，四周有许多深沟大谷和一条不甚宽的干河滩，时已深秋，山里冷得早，林木脱尽叶子。地上是一片枯草。

上午，敌人继续东进，前进时十分警惕，总是由先头部队（约30多人）携重机枪数挺、轻机枪数挺，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

中午12时，敌先头部队已接近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大队还逶迤在上庄子一线。直到下午3点，全部人马才离开黄土岭，陆续进入狭谷中的小路。这时，我一团、二十五团迎头杀出，三团及三分区的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两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我军100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分区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了数发炮弹，这条山沟立刻被弹片、碎石和浓烟覆盖住了。

敌人依仗其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我寨坨阵地猛冲，遭到反击后，乃掉头西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我三团紧紧扼守住西、南两面阵地，我兄弟部队一二〇师的特务团也赶到，从三团的左侧加入战斗，使敌人欲归无路，只能就地抵抗。

黄土岭东有个名叫教场的小村庄，那里是敌人指挥部。此刻，一群穿黄呢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坝前，正用望远镜朝山头瞭望。这情景，恰被一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他急忙把目标指示给分区配属给一团的炮兵连连长杨九秤，杨九秤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正打在敌指挥官人群中，随着“哐、哐、哐”几声巨响，敌军官立刻倒下一片……

敌人失去指挥官，极度恐慌，他们抬着指挥官的尸体，朝黄土岭拼命突围，又遭到我三团、特务团迎头痛击。随之，他们又向寨坨突围，又被我一团击退。这以后，敌人反扑势头顿减，战法也乱了，不得不收缩兵力固守了。

入夜，估计敌人残存兵力尚有七八百人，由于我各团之间联系困难，不便于乘夜攻击，我便命令各团固守已有阵地，不使敌人漏网。同时派小部队袭扰敌人、疲劳敌人。拂晓时我开始总攻击。

8日凌晨，日军飞来5架敌机，在战场上空盘旋侦察，过一会儿，投下七个身披降落伞的指挥官，看来是来指挥黄土岭残敌突围的。

果然，8时许，敌人留下200多人在上庄子掩护，其余开始向司各庄方向凶猛突围，各种枪声像海潮那样轰响着。一团和二十五团果敢地插上去，切断了敌突围部队和掩护部队的联系，三分区的二团、我一分区的三团和一二〇师的特务团也开始全线攻击……

中午，一团报告，三岔口方向传来机枪声，我断定这是敌增援部队

与我三岔口曾雍雅支队接火了。

情况很快就查清了，敌人纠集了前所未有的重兵：驻保定的一一〇桑木师团、驻大同的二十六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余部……纷纷出动，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已不到30里了，敌人企图在我们的包围圈外面形成个更大的包围圈，把我们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

聂司令员得知以上情况后，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注意敌情变化。

敌人的冬季大“扫荡”全面开始了。我们不再恋战，迅速撤离黄土岭战场，跃至外线作战，不断从敌人侧背予以突击。到11月底，敌人的“扫荡”部队损失渐大，疲惫不堪，又捕捉不到我们的主力，不得不全线溃退。从而，我们取得了冬季反“扫荡”的胜利。

黄土岭战斗，是晋察冀军区一次空前的胜利。我们共歼灭900多名日本侵略军，缴获200多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五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鬼子。可惜的是，有两三门炮因为来不及搬运，只好埋在黄土岭河滩里了。

这样，我们从11月3日至8日，六天中就连续取得了雁宿崖、黄土岭两个歼灭战的胜利，共歼灭日本侵略军1500多人，并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总结，聂司令员突然打来电话，他喜悦地高声说：“成武同志，好消息啊！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打死了阿部规秀中将，我祝贺你们啊……”

我又惊又喜，根本没想到这位中将旅团长竟亲自率兵深入黄土岭，并且被我们打死了。放下电话，我向旁边正在统计战果的秘书陈子端喊道：

“老陈，聂司令员说，我们打死了阿部中将，总部祝贺我们哩！”

陈子端一怔，拍着统计表叫道：“中将？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死鬼呐，哈哈哈……”

在场的人都高兴地开怀大笑。原来敌突围时抬的那个指挥官尸体正是阿部规秀。

《朝日新闻》特派员于11月20日发出的详报说：……阿部中将亲临

第一线，以便视察敌情，随时下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一公里的一处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但他未被重伤屈服，仍大声疾呼“我请求大家坚持”。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一句话：“这是武人的本分啊。”负伤后约三小时，即七日晚九时五十分，中将壮烈死去……

巧的是：当时有十七八个群众被敌人关押在独立院落东边的小屋里，他们蜷缩在一个大炕上，亲眼看到炮弹在屋前连连爆炸，日军指挥官全炸倒了，连那条高头狼狗也炸裂了肚子，可是却没有一块弹片飞到小屋子里来，他们无一负伤，暗中称奇：八路军炮真神。

我急忙给一团挂电话，转告了这个喜讯，并且要他们立刻到战场寻找阿部中将的遗物。当天，阿部的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把上嵌金包银的指挥刀被我们搜到。

阿部中将被击毙，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痛悼此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连登三天。其他各报也频频报道阿部的生平、战功、死讯。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致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将领到车站持吊旗致哀……”

阿部规秀是日军侵华战争以来丧失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的职务最高的一个日军指挥官。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真是欢声动地，贺电满天，广大人民异常振奋。有趣的是，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这次不说我们“游而不击”了，蒋介石还发来贺电，并奖励三万元军资。贺电如下：

×电悉，杨支队予敌重大打击，殊堪嘉奖。中正（二十八年十月）

朱总司令：据敌皓日播音，敌辻村部队本月江日向冀西涞源进犯……支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语。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希饬将上项战

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中正（二十八

年十二月）

不久，彭真同志指示我，就黄土岭战斗经过写一篇文章，驳斥国民党内部那伙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的人。我便写了一篇题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瞧一瞧八路军是不是游而不击》的文章，登在当时的抗日刊物《新长城》上。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一天，五回岭情报站转来日军的一封信，信是写给我的，信口还插三根鸡毛，以示“万分火急”。

我拆开一看，竟是驻张家口日军警备司令小柴写的。

杨师长麾下：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的事，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国家的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敬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的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我把此信拿给同志们看，同志们会心地笑了。敌人的百般狡辩不能歪曲这场战争的性质，敌人的嘤嘤哀鸣也丝毫引不起我们的怜悯之情。我当即复他一信，首先驳斥他所谓“国家争论与我们无关，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之类的言论，指出他自己就是法西斯的侵略工具，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是必胜的。然后通知他，八路军一向优待俘虏，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宽大处理。俘虏们生活得很好，已开始认识自己的侵华罪行，表示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对于那些做了你们炮灰、蒙受你们给予的灾难的死者，我们已妥为安葬，并立有石碑，以兹标志……

在胜利的喜悦中，我更深深怀念牺牲的同志。白求恩大夫在分区甘河净医院，不顾指间刀伤，为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动手术，不幸被这种病毒感染。他带着高烧、病痛，继续救治黄土岭战斗中下来的伤员。后因自己病情恶化，终于在11月12日和我们永别了。

噩耗传来，我心情异常悲痛。原想反“扫荡”胜利后，把白求恩大夫请到分区司令部来好好休息几日，再请他为我们一分区卫生工作做些指示，谁知竟不能了。他用他的生命滋润了我们战士的生命，他以他的卓越医术和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支持和激励着我们战士在黄土岭勇猛杀敌。他的名字是和黄土岭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紧密相连的。

这几天，有多少令人终生难忘的事啊！

两个外国人，一个是日本侵略者阿部规秀中将，一个是加拿大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一个是在侵略战争中命丧太行山，一个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都是在长城脚下这块古战场上逝去的。但是，白求恩大夫的精神和业绩像巍巍太行山一样永远屹立在中华大地上，而阿部规秀只是太行山脚下的一堆粪土……

东团堡歼灭战[2]

杨成武

正太战役结束以后，前方总部命令八路军各部队进入大破袭战的第二阶段。

晋察冀军区立即组织了涞（源）灵（丘）战役[3]和一系列对铁路、公路的破袭战。决定在涞灵战役中，把主要力量首先使用于涞源地区，夺取涞源城，拔掉附近各据点，然后转移攻势于灵丘地区，相机攻取灵丘城和附近各据点，打开边区西北地区，以便同晋西北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形成面的联系。

聂司令员命令我指挥由第一、二、三、二十、二十五团和骑兵团主力、一分区特务营，第一、三游击支队、分区工兵连等组成的右翼部队，参加涞源战斗。左翼部队第六、二十六团和察绥游击支队位于蔚县南部和灵丘东部担任掩护。挺进军第九团活动于桃花堡、矾山堡之间，阻击平绥路东段增援的敌人。此外，二分区、军区教导团、冀中军区一部都进行相应的配合行动。

自从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阿部中将之后，驻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恨不得一口吃掉我们，却又无从下口。新任旅团长人见与一中将也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派兵深入我边区，在涞源城、东团堡、三甲村、白石口等地设下据点。驻大同的日军二十六师团，则把魔爪伸入灵丘、广灵、南坡头等地。军区之所以选择在涞灵地区发起战役，就是为了斩断魔爪，拔除敌人设下的据点。

但是，当我军大举出击正太路时，涞源地区的敌人已有警觉，各据点相继增加了兵力，仅涞源城就增加到500多人。他们纷纷加固工事，储备粮弹，严加警戒。这就大大减少了我军突袭成功的机会。

我带着三分区的二团和一分区的三团从井陉返回分区，略作休整，即向涞源方向进军。事先曾派分区侦察科新任科长姜洪照同志带人到涞源一带进行侦察。经研究并报军区批准，我们决定由一分区的一团攻涞源城，三分区的二团攻三甲村，一分区的三团攻东团堡。

我曾经住过涞源和三甲村，也到东团堡看过地形，对这几个地方都

很熟悉，指挥作战时根本用不着看地图。我把前方指挥所放在三甲村附近内长城的一座烽火台上，这里离涞源城极近，离东团堡有七八十里，位置理想，三处战场，不用望远镜能直接观察到的就有两个。

东团堡位于涞源城东北，是敌人供应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又与上庄、中庄、王喜洞、摩天岭等据点相呼应，成为敌人在涞源、宣化公路上封锁我根据地的一大支撑点。

东团堡内外筑有上下三层的大碉堡、地堡、围墙、外壕，设有铁丝网、鹿寨，构成了坚固的环形工事。守敌是日本侵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一个士官教导大队，共170多人，全是从其下属部队中挑来受训的士官，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翻译官名叫金井，朝鲜人。我地下工作人员曾多次做他的工作，他对我们的抗日斗争也曾表示同情。

半个月前，三团长邱蔚曾派了四名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进东团堡侦察。那回，他们正赶上日军放映无声电影，强迫当地老百姓去看，以宣扬他们的“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我们的侦察员混进看电影的人群中，虽然金翻译官有所觉察，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向日军报告。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侦察员把敌人的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又平安地出了据点。

东团堡周围数十里的乡亲，恨死了据点里那帮奸淫掳掠、杀人如麻的日本侵略军。三团进军东团堡路过乌龙沟、其中口等村庄时，乡亲们群情激昂，有的泣诉日军的罪行，有的兴高采烈地说：

“这下可好，龟孙子的死期到了。你们不知道，叫东团堡的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人呀！”

还有位乡亲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你们要能拿下东团堡鬼子据点，我们家就给你们杀一头大牛慰劳！”他们有的主动给我们带路，有的跑来给我们抬担架，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

三团于夜间潜入离东团堡十里外的村庄，天亮后，邱蔚同志带领侦察参谋刘贵、作战参谋杨兴唐及一营长赖庆尧、二营长郭延林、三营长陈宗坤同志上山看地形。邱蔚同志看完地形后，在电话里向我报告了作战部署：一营攻打上庄据点，切断东团堡与中庄的联系；二营在东团堡的东面和南面担任助攻；三营在东团堡西面及西南面实施主要突击，九连为突击队。

夜色降临了，明净的秋月照着长城内外的荒山野岭。我站在烽火台上，于9月22日20时，向参加涞灵战役中涞源战斗的所有部队发出了攻击命令。

过了片刻，激烈的枪弹声骤然响起——涞源战斗开始了！

战斗一打响，烽火台上的指挥所电话铃声就响个不停，各团的战况不断报来。

一分区一团正在向涞源城猛攻。敌人火力很猛，我方打得异常英勇，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

三分区二团用炮火猛轰三甲村东山上的敌堡，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弹雨，奋勇劈开一道道铁丝网，跨过外壕，向敌堡发起攻击。

一分区三团三营，在东团堡附近的馒头山打响，战士们在民兵们带领下伪装狗叫，匍匐前进，砍开铁丝网，紧接着把日军哨兵也砍倒了。正在碉堡内睡觉的日军惊醒了，可是未等他们还击，战士们就把成捆的手榴弹扔进堡内，把他们炸成了一堆碎尸。担任突击任务的九连在火炮和机枪掩护下，由东团堡的农会主任赵宗带路，向东团堡守敌首先发起冲击。其他连队也一齐猛攻。可是担任助攻的二营被带错了路，未能按时赶到东团堡。在这种情况下，三营的同志们仍然奋起攻坚。敌人打开探照灯，使用各种武器向我还击，并与冲去的我方战士展开白刃格斗，厮杀声和刺刀的撞击声响彻夜空。

“几个团都打得很艰苦呀！”我对高鹏同志说，他点点头。我们知道，遇到这种情况，部队伤亡不会小。

一夜恶战过去，传来一分区一团攻占了涞源东关、西关和南关的战报，但是涞源的大部敌人并未被消灭，他们退入城内防守。三分区二团曾一度冲入三甲村和中庄两地，遭到敌人猛烈的反击，被迫退出。一分区三团九连在拂晓前攻占了东团堡西南角的炮楼，打开了突破口，三营主力随之突入村内。二营赶到东团堡之后，八连以勇猛神速的动作抢占了村南路口的碉堡。但是敌人很顽固，不时组织反冲击，我军在东团堡杀了个几进几出。攻击上庄据点的三团一营，曾夺得敌人一座堡垒，敌人发动了连续反扑，一营几度力拒，终因伤亡过重，不得不后撤。其他方面，担任攻击插箭岭、白石口、张家峪、王喜洞、摩天岭、沟堡等据点的兄弟部队，都无进展。只是五分区六团攻克了北口，特务营占领了

辛庄，挺进军第九团占领了桃花堡、白乐镇、吉家庄三个据点。

情况严重。我拿起电话筒子，找到了邱蔚同志。

“邱蔚，怎么回事？东团堡还拿不下来吗？涞源城附近几个据点不拔掉，拿下涞源城就更困难了！明白吗？”

“明白！”从听筒里，传来邱蔚同志嘶哑的声音，“司令员，部队又发起了强攻……鬼子真狠哪，施放毒气，好多战士中毒倒下了！眼下我们正在采取防护措施，继续攻击中……”

“这群法西斯强盗！”我骂了一声，转而对邱蔚同志说，“告诉营、连干部，东团堡的守敌除了军官以外，几乎全是士官，都是带兵的人，对付他们，不能光是死攻硬拼，要多动点脑子！”

邱蔚同志心领神会，立刻去找人想办法。我又和三分区二团团长肖思明同志挂通电话。他告诉我，三甲村的四个碉堡已被他们攻占了一个。攻击部队虽然被迫撤下来了，但是并没有放弃这个碉堡，而是留下一个班，搬了好多手榴弹上去，等于在敌人腹地安了颗钉子。我交代肖思明同志：

“那个碉堡要控制好，可别让它丢喽！我马上调一门山炮给你，你用它打另外的炮楼！”

肖思明同志高兴极了。

一分区一团的战斗完全陷入胶着状。代理团长宋玉琳同志忧虑地向我报告说，部队仍在东、西、南城关与退入城内的敌人激战。他还如实报告说，一营有一个排在攻打敌人失利时，战士们没有撤下来，排长慌得自己先跑了回来。

我告诉宋玉琳同志，不要放弃已经得到的阵地，但是也不必死啃硬骨头，部队可以原地略作休整，监视敌人，待我们调整部署以后再说，至于那个临阵逃跑的排长，当然应该对他执行战场纪律。

在烽火台上，我与分区几位领导同志简单而又慎重地交换了意见。我提出：目前我们的兵力过于分散，以致进攻受挫，应该按照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以一部兵力监视城内敌人，集中力量先扫除周围各据点，再攻涞源城。几位领导和参谋人员都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将此意见报告军区，聂司令员立即复电：同意改变部署。

部署改变之后，一分区一团奉命抽出一个营与三分区二团合攻三甲

村，其余部队继续监视涞源城敌人。我要肖思明同志部署好第一、第二梯队，做好准备，将支援火力集中于敌薄弱部位后，突击部队即秘密向该部位集结，在火力掩护下强行袭击。

下午，我给肖思明同志配备了一门山炮，由于这门炮是缴获来的，没有瞄准镜，炮弹极少，因此交代他顶多打三发。肖思明他们小心翼翼地从炮筒里向敌人东山碉堡瞄准，哪知，刚打了两发，并未命中，碉堡里的敌人就吓得跑了出来，向涞源方向逃窜。肖思明同志乐得大喊大叫，忙叫一营长吴生荣同志带人冲击，随即占领了东山碉堡。

黄昏后，一分区一团三营利用暮色悄悄地离开涞源城关，涉过拒马河，赶到三甲村，和三分区二团一起，把三甲村敌人团团围住。一团三营副营长张英辉同志带着三个连包围了一座小山，用铡刀劈开铁丝网，朝一个碉堡扔了几百颗手榴弹，把碉堡炸开了一个口子。三甲村的敌人垂死挣扎，各种枪支通通从枪眼里伸出来射击，二团一位叫遂志任的班长冲上去，一使劲，把敌人一支三八步枪拔了出来。在二团和一团三营的猛烈攻击下，日军死的死，伤的伤。至24日清晨，三甲村150多个敌人，除20多名日军和50多名伪军被生俘外，其余全部被歼。

太阳升起来了，我对高鹏同志说：

“三甲村的战斗差不多了，走，下去看看！”

我们一行人跨上战马，驰向三甲村旁边的小山头。战地上的硝烟还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味，到处是敌人的尸体、枪支弹药以及成堆成箱的罐头、饼干和酒。部队正忙着打扫战场。我估计涞源城的敌人很快就会出来增援，便与肖思明他们研究了打援的办法。正说着，天空中忽然传来炮弹的呼啸声，肖思明同志喊了一声：

“司令员快走！”

话音未落，只听“哐！哐！——”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三甲村周围的山上冒起了一团团浓烟。

我们策马返回的路上，那炮弹竟像粘上我们似的叮叮哐哐地跟在身后炸个不停。我们跃过小河，才摆脱敌炮的射击。驰入山谷，空中又响起了敌机的引擎声。

“来了个报丧的！”高鹏同志笑道。

我们重新回到烽火台时，涞源城的敌人已经饿狼似地窜出来了。我

们居高临下，清楚地看到涞源小盆地里的战斗情景。100多个日军端枪扑向三甲村，快接近村子时，我方阵地各种武器一起开火，前头的日军顿时像被疾风吹折的高粱秆子一样纷纷倒地，后面的日军慌忙拖枪溃逃。不一会儿，日本士兵又被他们的军官驱赶着，再次扑了上来。和第一次冲锋一样，他们留下一大堆尸体，又掉转头逃了回去。就这样，敌人像一群受了惊的牲畜，一会儿被赶过来，一会儿被轰过去，来回折腾着。最后，敌人的飞机胡乱投了几颗炸弹，也一撅屁股飞走了。残余的日军只好灰溜溜地缩进涞源城。

三甲村又回到了人民手中，饱受日本侵略军蹂躏的村民们欢呼雀跃，当即就有18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在拿下三甲村的同时，中庄、白石口、下北头等敌据点也被我们攻克了。

可是，东团堡仍在血战中……

一分区三团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东团堡的守敌，全都是战斗经验丰富，武士道精神十足的日军军官和士官。他们凭借坚固的工事，将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打得如泼水一般，不时地施放毒气，有时还组织战斗群反冲锋。战斗打响的那天，正巧士官教导大队井出大队长接替原大队长甲田。这两个家伙都被围在里边了。激战两夜之后，敌外围工事均被我占领，残敌麇集于西南角一地主大院里，依仗核心工事挣扎待援。

一分区三团的指战员们戴着浸过水的口罩，前仆后继，勇猛冲击，民兵们也参战了。他们运送伤员，抢下烈士遗体，见到戴口罩、倒在地上的人就往外拖。激战中，三团党总支书记杨志德阵亡了。消息传来，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早就认识杨志德同志，红军时期他就开始做部队中的党务工作了，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

三团的重伤员，全部被送往乌龙沟，由印度援华医疗队抢救。印度援华医疗队这是第二次到一分区来。他们首次来一分区时，是由巴苏华和柯棣华大夫率领的。我们请他们吃过饭，作过一些交谈，对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都非常钦佩。涞灵战役一开始，巴苏华和柯棣华即于9月23日带领医疗队赶至乌龙沟，开设火线医疗站，直接负责救护东团堡战斗中我军伤员。巴苏华和柯棣华以高超的医疗技术和满腔热忱的态

度，抢救了许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战士。他们亲眼看到日本侵略军使用的达姆弹给我军指战员造成的伤亡，表示了对法西斯分子的极大义愤。他们对我军战士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十分敬佩。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24日中午，邱蔚同志向我报告：上午8时许，40多名日本兵向九连扑来。九连沉着、灵活，待敌近至四五十米处，才突然开火，将敌击退。三排还趁机夺占了大院西南角一暗堡，予敌很大威胁。日军甲田大队长赤膊上阵，亲率数十名日本兵举着战刀向我一排扑来。一排长于勇带领全排与敌展开肉搏，他一人就接连刺死四个日本兵，自己头部也被刺伤，最后毅然拉响四颗手榴弹冲入敌群，与日本兵同归于尽。九连与敌激战三个多小时，连续击退敌人六次反冲击。邱蔚同志亲眼看见一个排冲进去同敌人肉搏，全部壮烈牺牲。沉痛与仇恨使他几乎忘掉一个指挥员的职责，差点跟着冲进去……

这天晚上，已是攻击东团堡的第三夜。邱蔚和王建中同志集合全团，再次进行动员，鼓励大家下定决心，今夜把敌人消灭。动员之后，部队进入阵地，团指挥所向前移，支前的乡亲们积极准备运送伤员的担架和牲口。

20时整，部队对敌核心工事发起了总攻。二营七连一排用炸药包炸开大院东大门，并占领两座房屋，保障连主力占领围墙东南角碉堡。九连、十二连乘机突破围墙，相继占领西南、西北两个碉堡。十二连攻击的碉堡三丈多高，40名战士抬着大梯子在火力掩护下，奋勇往前冲。梯子一架上碉堡，三班长王国庆就背着二十几颗手榴弹往上爬，正当他要往碉堡里塞手榴弹时，却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挂在梯子上牺牲了。十二连党支书记黄禄气红了眼，又背着二十几颗手榴弹爬上梯子，把王国庆同志身上的手榴弹也取下来，合在一起塞进了敌人的碉堡，四五十颗手榴弹在堡内轰然爆炸，把日军全部炸死了。

东团堡的残敌最后退守东北角碉堡顽抗，死不投降，并连续施放毒气，致使三团指战员大部分中毒，只好暂时停止进攻，继续包围敌人。

这一夜，三营损失极大。一、二营伤亡也不小。三营长陈宗坤急得打电话直接找我要兵，说着说着，声音变了调，发起脾气来。我理解陈宗坤同志此时的心情，他为失去那么多的好战友而难过，对使用毒气的敌人恨之入骨，并且急于求胜。我对他说：

“陈宗坤，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赶紧组织剩余力量，包括文书、理发员、炊事员，准备向残存的顽敌作最后的冲击！打完仗，再给你补充兵员！”

25日上午，一架敌机从张家口方向飞来，给东团堡残敌空投下几箱东西。第一个降落伞飘飘摇摇，恰好落在敌人的铁丝网外。正在三营阵地前沿的邱蔚同志叫侦察参谋刘贵带上两个侦察员，去把敌人空投的东西弄一个来看看。刘贵他们爬过去，扛来个木箱子，打开一看，全是黄头绿底的日本子弹。这时，天上降落伞全都落了地，可把战士们乐坏了，因为都掉到我方阵地上。日本飞机既为我们补充了弹药，那一张张降落伞布还给我们的战士提供了小包袱皮。

当天傍晚，阵地上显出一种异样的静寂。三团的同志们虽然连续作战几天几夜，疲劳至极，但仍在积极准备着继续冲击，他们知道，东团堡的日军士官只要活着出去一个，就会带出一群残害中国人民的日军来！

突然，从残敌据守的碉堡上传出几声清脆的枪声，原来，敌人营垒里有一个人，逃离敌巢时，被敌哨兵发现，打了几枪。

这个人就是金翻译官。事后，邱蔚同志把这个情况向我作了汇报。

24日上午，邱蔚同志看到我敌工人员对日军战场喊话无效，一场血战不可避免，便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金翻译官，要他寻找机会逃出来，千万不要当日本法西斯的殉葬品。信中还请他把敌情了解清楚，报给我们。信是由东团堡区公所武装部一位叫赵进的同志冒险带进去的。金翻译官从碉堡上下来，悄悄地接过信，看完后便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下去了，然后又返回碉堡。

25日下午，敌人准备突围。三团再次从四面猛攻，置敌于绝境。甲田见大势已去，便将粮食、物资和枪支弹药堆放在一起，洒上汽油，命令所有剩下来的人员跳入火中自焚。他还挥舞指挥刀，将一个不愿自焚的日本兵的肚肠挑出来，杀一儆百。金翻译官在我地下工作人员马奎同志的带领下，趁机溜了出来。日军哨兵发现后，连打几枪，都没有打中，他安全地到达我方阵地。金翻译官一见到邱蔚同志，“啪”地敬了个日本式的军礼，抖动着惨白的双唇说：

“太君只剩下27个了，他们把机枪、掷弹筒浇上汽油，准备跳到火

里，统统死啦死啦的。”

邱蔚同志一听，马上挂电话向我报告。我大声喊道：

“邱蔚，赶快命令部队冲进去，要不鬼子放火一烧，就缴不到那些机枪、掷弹筒了！”

三团立即从四面八方攻向残敌龟缩的角落，这时，武士道精神十足的日军爬到屋顶上，疯狂地饮酒，唱着《君代国歌》，跳着日本武士舞，向东方遥拜，然后发出如牛般的吼叫，一个个纵身跳入熊熊大火。等到战士们冲入时，日军官兵已全部烧死，部分武器也被烧坏了。尽管如此，三团在乡亲们的支援下还是缴获了不少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另外还有步枪100多支和大批的弹药、罐头和粮食等物资。

凶狠、顽固的东团堡日军士官教导大队被我全歼，使华北的日本侵略军受到极大震动。在三团返回的路上，乡亲们扶老携幼，箪食壶浆，慰劳部队。那位表示要“杀头牛”的乡亲，果真杀了头牛送来，向战士们祝贺胜利。

9月28日开始，敌人从蔚县、涿鹿县各个据点和张家口陆续以小股兵力朝涞源方向增援，渐渐增多到3000多人，猛烈进攻我们。我右翼部队不能继续扫点攻城，奉军区命令，主力撤出战斗。涞灵战役的前一阶段即告结束。

涞灵战役的后一阶段，由邓华同志指挥左翼部队进行。一团奉命调入左翼部队，他们在南坡头战斗中打得十分出色。

整个涞灵战役于10月10日结束，历时18天，歼日伪军110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我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战役进行期间，各地党、政、民进行广泛动员，大力支援前线。涞源县县委书记李虓亲任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涞源人民把大批熟食、蔬菜、水果送往前线，易县妇女自卫队组织了有百副担架的妇女担架团，由妇女队长松森同志带领，步行百多里运送伤员。龙华县一、二、三区动员参战人员近800人，全县组织三个运输站，专事运输军需品。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啊！

东团堡的歼灭战，使涞源警备司令小柴俊男不寒而栗，痛心疾首。后来日本侵略军重占东团堡，这位败军之将小柴俊男还大言不惭地立了一块大石碑，两面分别用中文和日文锲下一首《长恨歌》。这首歌中虽

然充满法西斯的臭味，但作为这段历史的佐证，故将全文抄录如下：

东团堡警备队长恨歌

行军西征涞源县，路越一岭叫摩天。
围绕长城数万里，西方遥连五台山。
南到白石山更大，东与易州道开连。
千山万水别天地，有座雄岩紫荆关。
察南边境一沃野，小柴部队此处观。
窥谋八路军贼寇，中秋明月照山川。
丰穰高粮秋风战，敌军踏破长城南。
精锐倾尽杨成武，势如破竹敌军完。
盘袭怒沟如恶鬼，我含笑中反攻然。
惨复天地炮声震，团堡一战太凄惨。
此处谁守井出队，彼处谁攻老三团。
敌赖众攻新手替，我仅百余敌三千。
突击不分昼和夜，决战五日星斗寒。
穷交实弹以空弹，遥望援兵云貌端。
万事休唯一自决，烧尽武器化灰烟。
烧书烧粮烧自己，遥向东天拜宫城。
高齐唱君代国歌，决然投死盘火里。
英魂远飞靖国庭，壁书句句今犹明。
一死遗憾不能歼灭八路军，
呜呼团堡士壮烈肃然千古传。

昭和十五年秋

部队长陆军中佐从五位勋三等小柴俊男作

这篇为日本法西斯匪徒歌功颂德的碑文，在叙述战斗的惨烈情景时，却也衬托出我三团作战的英勇，更流露出敌人对我们八路军的刻骨仇恨。涞源县的同志派人将碑文抄送给我时，正好是八路军“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反敌“报复扫荡”胜利结束。读了《长恨歌》，我

想，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停止对中国的侵略，那么，他们的《长恨歌》是永远写不完的，现在只是开始！

[1] 这是作者后来从缴获的日本《朝日新闻》上查到的。

[2] 本文节选自《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3] 涞灵战役第一阶段时，邓华同志指挥五分区部队在灵丘、广灵牵制敌人，配合一分区部队作战。涞灵战役第二阶段时，杨成武同志指挥一分区部队在涞源、蔚县牵制敌人，配合五分区部队作战。

许世友

在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中，胶东半岛这把刺刀，越磨越锋利，越磨越闪亮！

● 1906年生，河南新县人。

●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8年8月，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10月，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与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

● 1939年2月，与陈赓所部在冀南香城固战斗中伏击日军中队，毙敌200余人，生俘8人。

● 1940年9月，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

● 1941年春，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抗击日军，开辟了胶东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 1942年2月，任山东纵队参谋长。10月，任胶东军区司令员，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1985年10月22日，逝世于南京。

粉碎冬季大“扫荡”[1]

许世友

1942年11月，胶东大地渐渐换上冬装。从渤海湾吹过来的朔风，一阵紧一阵。

日军很快就要大“扫荡”的消息，也传得一阵更比一阵紧。连日来，日军往胶东大量增兵，车辆不绝，调动频繁；各据点日、伪军纷纷出动，拉丁抓夫，抢粮、抢牲口；挖掘封锁沟的范围扩大，进度加快；烟台日军加强警戒，封锁消息；伪军驻守的一些据点，已经由日军接防，或由日、伪军共同驻防；日、伪派往我根据地的特务增多，活动加剧；日军调拨大量武器弹药给赵保原等投降派队伍。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已经迫在眉睫了。紧接着，上级正式通知我们，日酋冈村宁次已经由北平飞往烟台。

冈村宁次是日军驻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以嗜血成性和阴险狡诈而臭名远扬。他亲临胶东，决不是偶然的。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一面沟通冀鲁平原，水陆交通便捷，物产富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日本法西斯“大东亚圣战”的战略计划中，一直把胶东作为往来于海上与华北之间的重要通道和“以战养战”的补给基地之一。罗荣桓同志率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山东以后，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胶东是未上到枪身上的一把刺刀。”随着胶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开展，我军在重新打开牙山中心根据地以后，依靠牙山，稳步向东、西两翼发展，巩固和扩大了昆嵛山、大泽山根据地，大大改变了胶东战略局势，使胶东半岛这把刺刀上到了枪身上。胶东大地，抗日刀光闪闪，斗争烈火熊熊。日军赖以运送人员、军火以及其他物资的这一重要通道和补给基地，受到重大威胁。三四月间，日、伪军出动一万余人，在土桥次郎中将指挥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实施了春季大“扫荡”。5月间，日、伪军又组织4000多人“扫荡”胶东。入秋以后，日、伪军分头“扫荡”胶东各海区。当时胶东的行政区划，分为东海、西海、北海、南海四个专区。现在，从日军调兵遣将之多、动员范围之广和准备时间之长来判断，特别是冈村宁次秘密抵烟，预示着胶东抗日军民所面临的日军冬季“扫

荡”，将是空前规模和极端残酷的。

我自从胶东1941年五个月反投降作战以后，即回到山东纵队（后改为山东军区）。1942年，为了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局面，统一胶东五旅、五支队与地方武装的作战指挥及后方生产建设，上级决定成立胶东军区，以五支队机关改建为胶东军区机关，取消五支队番号，五旅属胶东军区指挥。在敌人的冬季大“扫荡”之前，我来到胶东，任胶东军区司令员，林浩同志任政治委员。

11月上旬，军区在海、莱边区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作了紧急的反“扫荡”动员，研究部署了反“扫荡”的作战计划。根据以往反“扫荡”斗争的经验，会议确定采取“保存有生力量，保卫根据地，分散活动，分区坚持”的方针，在胶东军区统一领导下，以烟青路为界，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分为两个指挥系统：烟青路以西有第十三、十四、十五团及西海、南海、北海三个军分区，归五旅指挥；烟青路以东有第十六、十七团及抗大胶东分校、军区直属队、东海军分区，归胶东军区直接指挥。在东、西两个指挥系统内，以团、营或连为单位，划分地区，分散活动，避免大部队过分集中。我们总的意图是，敌人要“拉网”，我们就破“网”。部队分散坚持，目标隐蔽，行动快捷。一个连，一个营，活动到哪里，就在哪里以部队为骨干，带领群众开展游击战，坚持根据地。军区作战会议结束后，各部队立即在干部、战士中作了传达动员，使大家充分认识敌人冬季大“扫荡”的紧迫性和残酷性，作好必要的准备。坚决争取反“扫荡”斗争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胶东区党委动员全区人民紧急行动起来，投身到反“扫荡”斗争中去。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还精简疏散大批人员，充实县、区、村和各战斗部队，加强对基层反“扫荡”的领导。

11月17日，敌人突然由青岛、高密派出汽车六七百辆，沿烟青路、烟潍路向莱阳、栖霞、福山等地大量增兵。21日清晨，天色阴沉，朔风骤剧。蛰伏在莱阳、栖霞、福山之敌全部出动，在投降派赵保原、秦毓堂等部的配合下，多路奔袭栖霞、牟平、海阳、莱阳边区，“拉网”合围以牙山、马石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合围圈南北不过90公里，东西仅75公里。日军出动15000人，加上伪军和投降派赵保原等部5000余人，总兵力达两万人，另有海、空军配合“扫荡”。敌人多路分进合击，密集平推。白天摇旗呐喊，步步进逼，无山不搜，无村不梳，烧草堆，挖新

坟，掘地堰，清山洞，连荒庵、野寺以及巴掌大的小土地庙也不漏过；夜晚则野地宿营，烧起一堆堆篝火，岗哨密布，在山口要隘还设置了带响铃的铁丝网。敌人曾得意地夸口说："只要进入合围圈内，天上飞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共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胶东地区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反"扫荡"斗争中，各村普遍实行"坚壁清野"，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付敌人野蛮残酷的"三光"（抢光、杀光、烧光）政策。他们大力支援我军作战，当向导，递情报，送给养，挖地道，隐藏军用物资，掩护与疏散伤病员，表现了高度的聪明才智和自我牺牲精神。例如，日军常常利用狼狗搜寻地洞口，这是很厉害的一手。群众研究出一种好办法，即用辣椒面拌上烟梗末撒在地洞口的周围，狼狗一闻到这种刺激性很强的气味，连打喷嚏，嗅觉顿失。再如，当时部队的女同志和地方妇女干部多数剪了短发。敌人在"扫荡"中，见到妇女就查头发，专门抓捕、杀害安假发髻的妇女。在妇救会的动员下，东海几个县的妇女纷纷铰掉发髻，使敌人真假难辨。

黄昏降临了。险峻的牙山峰峦，渐渐隐没在苍茫的暮色之中。抗大胶东分校趁敌人合围圈"网口"欲收未紧之际，一举跃进到敌人背后。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大破烟青路栖霞、福山段，并三次袭击福山城，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

在海、莱边区活动的我第十七团一部，夜晚被敌人围困于朱吴北山。夜色茫茫，寒风刺骨。四周山梁上，簇簇火堆，层层叠叠，仿佛一条条吞吐着烈焰的凶恶的火龙。待到黎明将至，天愈黑，风愈狂。日军人困马乏，一个个东倒西歪。该部指战员隐蔽贴近敌人的封锁线，朝着篝火堆猛然甩出一批手榴弹，把昏睡中的日军轰得蒙头转向。大家趁势一跃而起，破"网"而出，只伤了一名战士。

敌人的"网"愈收愈紧了。我坚持牙山、马石山地区的各部队和地方武装率领一部分群众突围，有的部队由于指挥不够灵活，受到一些损失。24日，日军收"网"合围马石山。莱、海、栖等地群众2000多人被围困在山上。五旅第十三团一个交通班，在执行任务后途经马石山，毅然决定留下来带领乡亲们连夜突围。他们和地方干部、民兵一道，往返数次冲破敌人的"火网"，护送出群众1000多人。拂晓以后，当他们再次杀进重围抢救群众时，被日军团团包围在山峦上。全班10名战士燃烧着复仇的怒火，奋勇杀敌，7名战士阵亡，3名战士弹尽路断，紧紧拥抱在一

起，拉响手中仅剩的一颗手榴弹，英勇献身，血染马石山岗。群众赞誉他们为“马石山十勇士”。在马石山反合围的激烈战斗中，许多地方工作人员、民兵和群众纷纷以树棍、石头与日军拼杀，宁死不屈。日军攻占马石山后，露出极端凶残的本性，将被抓捕的500多名群众全部杀害，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

我们胶东军区指挥机关率第十七团一营，在敌人开始“扫荡”的时候，就反其道而行，由西向东，隐蔽穿越敌人的合击圈，一气插到日伪据点附近，接着东行冯家，绕道棘子园。等到敌人回师向东拉“网”之际，我们判断继续东进则必中敌人的诡计，遂改奔西北方向，飞插鹊山后。这里临近胶东日军的大本营烟台，紧靠牟平、福山之敌东、西“扫荡”的主要通道。有人说这是一着险棋，其实险中不险。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胶东军区指挥机关敢于钻到它的鼻子底下来，加之日、伪军几乎倾巢而出参加“扫荡”，所以它的据点附近反倒成了我们活动的“安全地带”。把敌人的行踪摸清以后，我们继续向西跃进。抵达烟青公路时，正好碰上大批日、伪军自莱阳、栖霞向烟台开进，我们隐蔽在距烟青公路不足一里地的柳家庄，安然无恙。不久，胜利返回根据地。在整个穿插行动中，我们行程200多公里，未损一兵一卒，保存了胶东军区指挥机关，实施了对反“扫荡”斗争的不间断指挥。

凶狠狡诈的敌人合围牙山中心根据地，企图一举“剿灭”我抗日武装的阴谋破产以后，又施弄新的花招。他们扬言再度合击马石山，并以部队的频繁调动造成假象。11月28日，日军集结的重兵突然掉头向东，对昆嵛山及文登、荣成一带进行梳篦式的“铁壁合围”。日、伪军5000余人严密封锁烟青公路，北起渤海，南至黄海，成一线密集平推，并以兵舰6艘、汽艇20余艘分别在渤海、黄海游弋封锁，以图彻底围歼由牙山、马石山突围东进的抗日部队。

“敌人向东我向西，山峦沟壑任纵横。”敌人的“网”张得越大，空隙越多。我们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胶东生，胶东长，人亲地熟，如鱼得水。第十六、十七团以营、连为单位，化整为零，穿隙插孔，破“网”突围。敌“扫荡”至荣成山区，残酷杀害被围群众300余人，制造了又一起血腥惨案。我驻荣成县崂山村兵工厂的一个警卫排，英勇抗击日寇，毙伤100多个敌人，因弹尽援绝，全排同志高呼“共产党万岁！”抱枪投海，壮烈牺牲。

敌人由西向东寻歼我主力，又一次扑了空，急得像疯狗似的，四下乱窜。12月中旬，日军再次张“网”西进，接连合围牙山、磁石山和蚕山、崮山地区。坚持牙山区斗争的抗大胶东分校，协同民兵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炸得敌人胆战心惊，草木皆兵。在伪军中流传开了这样一句话：“到了牙山，进了鬼门关！”在蚕山区，被围群众1000多人，由部队掩护突围。

在冬季反“扫荡”斗争中，五旅主力驰骋在烟青路以西地区，灵活巧妙地从侧背狠狠打击敌人，炮击平度，袭扰招远，连战夏甸、驿道、朱桥、日庄等日伪据点。11月26日起，胶东军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结合，在南、北、西海区相继举行大破袭，炸桥破路，伏击敌人，多处切断烟潍、烟青公路交通。当敌人于12月中旬越过烟青路，西进“扫荡”平、招、莱、掖边区时，五旅主力适时跳到外线，在福山猴子沟、莱阳北孔家等地成功地部署了伏击战，打得日伪军丢盔卸甲，鬼哭狼嚎。

敌人精心策划的冬季大“扫荡”，损兵折将，疲惫不堪，不得不于12月底收兵回窜。胶东抗战史上日军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扫荡”，终于被胜利地粉碎了。

胶东抗日军民以反“扫荡”斗争新的胜利，跨进了新的一年！

秋季攻势捷报传[1]

许世友

日军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沉重打击，在太平洋战争中又遭失利，为了挽救颓势，在中国正面战场上再次向国民党军队发动新的攻势，又打又拉，以打促拉，诱迫国民党投降；在我解放区战场被迫收缩兵力，采取重点守备，实行攻势防御。在山东省境内，敌人的“蚕食”政策已经失败，日军又以其40%以上的兵力南调；伪军数量虽多，战斗力不强。抗日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山东军区要求各部队，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形势，发扬主动积极的进攻精神，在山东战场组织一系列攻势作战，向敌人展开局部反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打通和改善各战略区的联系，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

这时胶东地区形势更为有利。在抗日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中，日军不断受到消耗和削弱，加之一部分日军他调，驻胶东日军兵力锐减。日伪占领区日渐缩小。胶东我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越战越强，基于民兵团和普通民兵团大发展，四个海区之间打通了联系，扩大了机动回旋余地。我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不仅能够在各个海区坚持分散性的游击战，而且有可能一次集中六七个团的兵力，用于较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在胶东战场，虽然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但整个战局却进一步朝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1944年八九月间，胶东原野，高粱露红，玉米吐金，丰收在望。日军从胶东抽调兵力一部，西去参加对鲁中、滨海地区的“扫荡”。日、伪、顽又在胶东策划新的抢粮阴谋。为了策应鲁中、滨海地区军民反“扫荡”斗争，武装保卫秋收，我们决定利用青纱帐作为天然屏障，不失时机地展开大规模秋季攻势作战。

这次战役攻势，我们投入三个主力团和四个军分区独立团，共七个团的兵力，以第十三团全部，第十四、十六团各一个营，军区特务营及四个军分区独立团为主攻部队；以第十四、十六团大部作为战役预备队。各地方武装及民兵密切配合作战，参加民兵多达五万人。整个战役行动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采取统一指挥，分区作战，此起彼伏，交错

进行的方式，选择敌伪要害据点，集中兵力予以痛击，紧接着开展全面的政治攻势，结合围困、袭击、伏击等手段，造成巨大声势，以收“我打一点，迫退一片”的效果。各部队在战役前根据军区布置的任务和具体作战对象，作了周密的侦察，构筑类似的碉堡、围寨进行实际演练，在物资保证等方面也做了充分准备。

我军的秋季攻势，以胶东西部战略要地大泽山区为重点。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错乱敌人的部署，我们首先在南海地区打响。8月初，我第十三团两个连及南海军分区独立团一部，一举攻克平度以南敌人重要据点兰底、万家，歼灭平度伪自卫第二团约两个营，揭开秋季攻势的序幕。8月19日，秋季攻势作战全面铺开。我南海军分区独立团五个连，配合即墨大队、平度独立营，强袭平度以东重镇古岘。投降派赵保原、李德元、隋永胥等部3000余人分路会援，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古岘被克，威震南海。南海地区各部乘胜扩张战果，连下张格庄、麻岚、移风店、闸子、贾家营等敌伪据点，南越胶河，直逼胶济铁路，大大改变了南海区的局面。

8月23日，战役重心转至西海地区。我第十三团与西海军分区独立团各一部，在西海地区发起强大攻势，向大泽山区敌伪盘踞多年的旧店、大田实施突击，全歼守敌五个连。接着，横扫大泽山周围的七十里铺、下店、小庙后、驿道等据点，连战皆捷。8月29日，我第十三团一部，配合军区特务营，攻克日军在招、莱、栖边区的重要据点马连庄，歼日军18名、伪军一部。大泽山区至此完全获得解放。

西海激战正酣，东海又传捷报。东海地区以攻打水道为重点。水道突入东海根据地，是敌人钳制昆嵛山、堕山区的前哨阵地和“扫荡”、“蚕食”烟青路以东地区的重要屯兵基地。敌人把水道看得比牟平城还重要。我们确定东海地区攻势作战首战水道，单纯从局部看，困难不小。水道是敌人防守的重点，有碉堡、炮台11座，工事异常坚固。水道战斗一打响，牟平日军必定南下来援。这是水道难打的一面。可是，难和易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水道孤立突出，已处在抗日根据地包围之中；我军的秋季攻势相继在南海、西海地区告捷，日伪内部惶惶不安；此时水道守敌仅有日军38名和伪军两个中队，兵力单薄；牟平日军南援，路途较远，易遭伏击。从战役全局着眼，拔掉水道这个硬钉子，必然震动整个东海地区。所以，困难再大，也要坚决打好这一仗。军区

经过周密部署安排，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在发起攻击前，先由“日本解放联盟”（以在华的日本人和被俘日军官兵组成）派人前往宣传喊话，使十名日军士兵放下武器投降，占驻守日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强。8月24日晚，我们以第十六团一个营和东海军分区独立团为主，采用偷袭爆破手段攻进水道据点，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全部歼灭，伪军被迫缴械投降。第二天上午，烟台、牟平日军80余人和伪军300余人，急匆匆地沿着牟平、水道公路南下增援。我们以区中队和民兵沿途节节阻击，并部署东海军分区独立团第二营及牟平独立营在尺坎附近设伏，敌伪大部被歼，剩下的狼狈而逃。水道一战，震撼整个文登、荣成、牟平地区之敌。我们遂即大举开展政治攻势，猛烈扩大影响。战旗所指，势如破竹。东海军分区独立团一部，在区中队和民兵配合下，沿牟平、水道公路向北挺进，集后、玉林两个据点的伪军全部缴械，高岭伪军弃堡逃窜。文登、荣成、威海独立营等部，在广大民兵积极配合下，围困文登。伪军一个中队宣布反正，其余敌伪弃城而逃，文登县城于8月30日获得解放。此后，我军兵分两路，一路东攻荣成，一路北逼威海。文、威路守敌流窜一空，烟、威路敌伪望风而逃。9月2日，我军解放荣成县城，伪军副大队长滕品三率领六个中队及伪组织人员共670余人，全部反正。威海卫周围日伪多年修建的20多个据点，四天之内，被我军一扫而光。

9月上旬，我军的作战重心又适时转移到北海地区。自9月2日至10日，以北海军分区独立团为主，迭克蓬莱、黄县、龙口之外围据点10余处，恢复了蓬、黄山区根据地。

随着战役攻势的急剧胜利发展，我军挥师直指敌人在胶东境内重要交通动脉烟青路。我们以第十四团、十六团、北海军分区独立团各一部及一些地方武装，由南、北两路，对烟青公路展开总破袭。刀锋所向，锐不可当。9月5日一夜之间，拔除榆科顶、齐家沟等敌伪据点五处。烟青路沿线各据点守敌，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敌伪军和伪组织人员竞相逃命，我军克复敌伪据点数十处，有时一天连克据点多处，如同摧枯拉朽。至9月下旬，烟青路莱阳至福山段近100公里（除栖霞县城以外）完全置于我军控制之下，彻底粉碎了敌人依靠烟青路封锁线分割我胶东根据地的毒辣阴谋。

胶东我军秋季攻势作战，历时一个多月，获得重大胜利。这一战役

行动，打乱了日军的重点守备和攻势防御计划，有力地策应了鲁中、滨海地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敌人机动兵力1万人以上，迫使敌人又从上海、青岛经海上增兵烟台、石岛。此战役共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攻克与迫退敌伪据点138处，使140多万人口和文登、荣成两座县城及2500多个村庄获得解放，扩大根据地5000余平方公里。胶东抗日武装力量迅猛发展，四个海区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并沟通胶东解放区与鲁中、渤海解放区的联系，大大增强了胶东抗日军民对敌伪进行反攻作战的力量。

在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中，胶东半岛这把刺刀，越磨越锋利，越战越闪亮！

[1] 本文节选自《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王新亭

要想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除了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以外，别无他途。

● 1908年生，别名王兴亭，湖北省孝感县（今孝感市）人。

● 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率八路军工作团和七七二团的三个连，到上党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 1938年1月，任三八六旅政委，参与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

● 1940年，兼任太岳军区政委，率部参加百团大战。

● 1941年，任太岳纵队政治部主任，组织太岳地区反“扫荡”斗争。

● 1942年初，率南进支队到中条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 1944年，任太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 1945年8月，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

●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1984年12月11日，病逝于北京。

沁源围困战[1]

王新亭

围困沁源

1942年冬，太岳军区广大军民，通过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及积极的军事斗争，终于粉碎日寇推行的“蚕食”，挫败了他们的大“扫荡”，迫使日寇不得不将其主力部队撤出太岳地区。但是，日寇灭我之心不死，仍留下一部分部队，新修一些据点，并把这些据点当作钉在我根据地内的“钉子”，企图用这些“钉子”来监视和限制我抗日军民的活动，继续推行其“山岳剿共实验区”的作战计划。

日寇当时留置下来的这一部分部队和所孤守几处据点是：沁源县城关、沁源县城东之阎寨、城西之中峪店、城北之交口和柏子等几处交通要道上的较大村镇。并以沁源县城关当作主要据点。主要兵力由日寇的两个大队和部分伪军组成。县中有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第六十旅团之伊藤（第一一八）大队，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四大队，以及2000多名伪军。

针对上述情况，经过我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研究决定：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的方针。

我太岳军区于1942年11月11日，向各军分区和部队发出了关于《围困腹地之敌，断绝其补给线的指示》。并把三十八团从外线调回，执行长期围困沁源之敌的任务。同时，中共太岳区党委指示中共沁源县委：“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根据上述指示，组建了“沁源围困指挥部”，由三十八团团长蔡爱卿任总指挥（后为李懋之），中共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为政委，沁源县长张学纯和县游击大队长朱秀芝为副总指挥。沁源县委副书记侯振亚为副政委。全县划分为11个战区，以三十八团和二十五团、五十九团、洪赵支队各一部为骨干，结合全县民兵和基干队，组成了13个游击集团，开展群众性的围困沁源敌人的斗争。

日寇在我军民开始围困之下，一方面继续抓夫赶修碉堡、战壕，加紧修筑沁源至安泽（俗称安沁大道）和沁源至沁县（俗称二沁大道）的公路；另一方面，则派出一部兵力，对我根据地或游击区的村镇实行奔袭、清剿以及展开特务活动，诱骗群众建立伪组织，参加“维持会”，收买群众向其靠拢。根据当时收到的报告，仅在20天的时间内，日寇就从交口一个据点内，先后派出几股兵力。出动达10次之多，奔袭包围我游击区的村庄20多个，抓走群众130余人，劫去牲口100余头。为了诱骗群众，日寇还对被抓去的群众进行专门的施政训导，尔后，发给“良民证”“出入证”才予以释放。同时，还强迫附近村庄的群众订立所谓“连环保”，拉拢一些人建立所谓“维持会”等伪组织。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很快地召集了第三十八团和沁源县的领导同志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上陈赓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太岳、太行、晋察冀等山区根据地，都是插在华北敌寇心脏中的尖刀，冈村宁次为了消灭这些山区根据地，要在沁源搞实验区。总结出经验以后，再到其他山区根据地推行。日军以沁源为中心，是对我太岳区采取中心突破，逐渐向四周扩张的策略，以达到其逐步‘蚕食’我太岳区之目的。”这时，第三十八团团长蔡爱卿同志插了一句：“他们这是在做梦摘月亮，想得高。”陈赓司令员又说：“日寇嘛，总是要千方百计蚕食我们的土地，但是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如意，要千方百计把他们赶走。当然，也不能硬打，要用围困的办法。”蔡团长略有顾虑地说，三十八团兵力不够。陈赓同志说：“只是派你们去做骨干，第二十五团、五十九团也抽调一部分兵力，派去发动群众，带领民兵，开展一场全民战争。”陈赓同志这一番话，使大家对围困作战的目的和方针、方法有了进一步理解，个个都充满了信心。最后，我也向大家强调地指出：这次反对日寇占领的关键是争取群众。按照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就叫“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我们要争取群众，发动群众。开展一场人民战争，取得胜利。而日寇也正在大量地往城里和各个据点抓捕诱骗群众。也想尽早地把群众控制在他们手中，把维持会成立起来，进行伪政府那一套的统治。据此，我们指示围困沁源指挥部，首先要做到两点：（一）搞一次空室清野，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大转移。（二）按照划分的战区，派出游击集团，分片保护群众，打击进山搜捕群众的日伪军。

沁源是我党领导下的老根据地了，沁源人民受我党教育多年，觉悟

非常高。当沁源县指挥部的动员号令下达以后，群众立即行动，积极响应。马上摔掉自己家的箱箱柜柜、坛坛罐罐，藏好带不走的粮食，填死村上祖祖辈辈用过的水井，背起日常必用的衣物和用具，担上婴儿，扶老携幼，15000多男女老少，仅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迁移到深山里来了。在离日寇占领的据点10里以内和运输线附近5里以内村庄的群众都脱离了敌占区，没有给日寇留下一点可资利用的物资。同时，结合武装斗争，就开始了对沁源日寇的围困。

人民群众的转移，使得日寇失去了老百姓的维持，各方面都发生了困难。于是，更加频繁地对我军控制的山区进行奔袭搜捕。由于日寇围捕的面积扩大，兵力也随之分散。有段时间内，日寇派出二三十人一股的小分队，一天多达十余股。为了保护群众，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县指挥部及时向各战区和游击集团发出号召和命令。用“麻雀战”“冷枪战”等方法，狠狠地打击小股搜山的日寇。各个游击队得到县指挥部的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游击集团挑选出军队和民兵中的神枪手，每天埋伏在日寇进山奔袭的大道、小路旁边的山头上，专打冷枪；有的游击小组把住进山的路口，在夜间插上当地的一种取名叫“红眼针”的东西，等日寇白天来拔除这些“红眼针”时，隐藏在山头上的神枪手，就用冷枪或排子枪射击。民兵英雄任燕仅在这个阶段内，就打死打伤日伪军20多人。由于我各个游击集团开展行动十分活跃，对日寇搜山行动给予了很大杀伤，使他们非常惊恐，小股部队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进山围捕人民群众了。

坚持斗争

由于斗争时间的持久和寒冬腊月的来临，日寇“扫荡”时被转移出来的几万群众，在食宿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困难。有些群众挤在简陋破烂的房子里，有的住在一些草棚和牲畜圈里，还有的挤在一些长期不用的小土窑洞里，甚至有人家一直露宿在山沟的树丛下。加上当时群众携带的粮食大部分已经吃完，过冬的棉衣好多人家又没有带出来，不少人因为冻饿而得了病，这些实际问题，增加了我军民围困沁源日寇的新困难。又加上日寇乘机进行不断奔袭、包围村庄，个别地主、坏分子借机造谣，煽动群众搞“维持”活动，弄得群众情绪动荡不安，有些群众对在

山里安家产生了动摇。于是，从城里转移出来的群众想回城里去维持个冬天，从城镇周围转移出来的群众也认为日寇冬天不会出来抓人，想暂时回家去过冬，甚至有些人已经偷偷地跑了回去。生活问题能否很好地得到解决，成了当时围困沁源日寇斗争的关键。据此，太岳区党委发出指示，提出：坚决发动群众，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加紧组织围困斗争；要对群众的吃、住、穿认真地加以解决，不要只靠硬骨头精神，等等。太岳区党政军领导还决定从外地给沁源人民调拨一些粮食，并号召群众主要靠自己想办法，从思想上准备长期斗争，设法克服困难。

太岳区党政军机关的指示发出后，鼓舞了沁源人民克服困难，坚持围困斗争的信心。在县委书记刘开基等同志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次全民讨论会，内容是回去维持呢？还是坚持斗争？这次群众大讨论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思想大发动，很多群众表示，守在山里喝凉水，也不回去当汉奸。

我太岳军区领导，为了帮助群众渡过暂时困难，号召部队掀起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运动，并且利用游击活动的空隙时间，帮助转移出来的群众挖窑洞，就山取石、采木，盖些简易房屋。还派出一部分主力部队，不断伏击日寇的运输队，将截获的粮食分发给群众，也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

沁源县委和围困沁源指挥部，还组织干部深入群众当中，进行调查研究。根据自愿的原则，把转移出来的群众进行适当疏散，妥善安置，并提出“团结互助，自力更生，坚持长期斗争！”的口号，以坚定群众的斗争信心。沁源县政府还曾特意拨出100石公粮，借给最困难的群众。同时政府还号召群众互助互借，通过这项活动，群众中互相匀粮达600多石，此外，围困指挥部还号召群众到敌人的据点内把“扫荡”前埋藏的粮食抢出来。开始只有少数比较勇敢的人去，以后很快就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行动。沁源县城关群众在半个月之内就抢出740多石粮食。据围困指挥部估计，当时从日寇各个据点内抢出来的粮食，约有2000石以上。这就初步解决了群众的口粮问题，到春节来临时，太岳区调拨给沁源群众的粮食，也由兄弟县的民兵给送过来，安定了在山里坚持斗争的群众情绪。当太岳区党委派行署主任牛佩琮等同志去慰问沁源军民时，搬进山区的三万群众，不仅住进了新挖的5000余孔窑洞和能防寒的简易住

房，而且家家户户有了口粮，有些小商贩还从外县给大家办了一些年货，使搬迁出来的移民，在山里欢度了反日寇占领和围困日寇据点的第一个春节。

占领沁源的日伪军，也利用寒冬腊月和春节到来之际，大量派出伪军、特务到山头上向隐藏在山洞和山沟里的群众喊话。他们大喊大叫："老乡们！天冷了，不要在山沟里冻死饿死。春节快到了，有家的快回家吧。皇军不杀一个老百姓，只要回城里去，没有吃的皇军给粮，没有住的皇军给房。"他们还曾抓住一个开明士绅，一定要他出面担任维持会会长，他几次借故推辞，日寇都不答应。有一天日寇还将给他做的礼帽、马褂和一块沁源维持会的牌子都捧在他面前，强迫他当维持会长。他想出了两条缓兵之计。一条是叫日军必须把山里的八路军、民兵都统统的抓住或消灭；另一条是必须把原来住在城里的居民统统的抓回来。日军的伊藤大队长一听，气得骂了他一通。当时，这个士绅还争辩地说："太君，皇军如果不把山里的八路军、民兵统统的抓住，他们神出鬼没，不定哪一天就会摸进城里来要我的命，我不敢当维持会长。皇军住在这里，以后还要向维持会派粮派款要民兵，城里原来人数很多，现在回来的连妇女孩子才有一二百人，我向谁派去？到时候我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维持皇军呀！"他这么一番推托，弄得日军伊藤大队长也无话可言了。日寇又派了几次重兵进山搜捕，但这时我们的游击队，日夜监视着日伪军的行动，只要日伪军一进山，各个游击集团就按分工的战区，掩护群众有组织地进行转移。与此同时，沁源县委和围困指挥部还提出"坚持不维持，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口号。在全县的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还发表"告人民书"，印发传单、标语，传播胜利消息。太岳区党委也非常重视沁源人民的围困日寇的斗争，曾指示沁源县委和围困指挥部，要求他们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各种关系，在群众当中深入教育，反复说明：维持敌人是可耻的行为，是自寻死路。只有坚决斗争，才是生路。沁源县的县委书记、县长等都亲自率领各级干部深入到敌占据点和交通线附近的村庄，向群众反复讲清形势，动员群众"一定要把敌人困死在据点内"。并且说明党和政府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的决心。经过我们上下各级党政军机关的宣传教育与耐心说服，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被日伪军抓去过的群众都纷纷地将日寇发给他们的"良民证"和"出入证"交给了政府；没有被日伪军抓住的群众更加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围困斗争。不少地区还举行群众大会，庄严

地宣誓："宁饿死在山沟里，也不回城里维持鬼子"，"铺地盖天，餐风饮露，也要和敌人斗争到底！"

麻雀战 地雷阵

在人民群众已经发动的基础上，太岳军区指示围困指挥部，要大力组织对敌斗争，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围困指挥部根据太岳军区的指示，迅速调整了兵力，命令部队带领民兵，对敌占据点和沁安大道，普遍展开"麻雀战""冷枪战"和"地雷战"。广大人民群众配合部队和游击队，使用土制的抬枪、榆木炮等武器，袭击据点，摸敌哨兵。12月5日及30日，数百名民兵和群众，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先后袭击阎寨、中峪店敌人的据点，使日伪军昼夜不得安宁。我三十八团的一个连，在民兵的配合下，一个早晨，突然袭击沁源出操的日寇，当场打死打伤日寇40余人。在日寇修筑的安沁大道上，游击队和民兵到处敷设地雷、三角钉、针刺等，毁坏敌人的运输车辆数十台，还在亢驿以西黑虎岭公路的陡坡及转弯处，泼水结冰。使日寇的汽车打滑，由山上摔到山沟里。迫使日寇不得不将汽车改为骡马驮载进行运输。但掩护其运输队的日寇小分队，又经常遭受到我军和游击队的袭击。

1943年初，在围困沁源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在部队和民兵的掩护下，每天夜间，都有数百名群众，摸进日寇守备的据点内及其附近村庄搬运粮食。先后夺回粮食7000余石。同时，党政领导开始注意解决群众的盐、布、棉花、火柴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夺粮斗争的胜利，进一步解决了粮食困难，加上日用必需品逐渐得到解决，更加提高了人民群众长期坚持围困沁源日寇的信心。

为了适应长期围困沁源斗争的需要，我太岳军区曾针对当时的情况，指示围困指挥部，加强民兵的训练教育，采取轮换的办法进行一些长期训练。1月5日开始，围困指挥部组织全县的十几个民兵游击集团，在统一领导下，采用集中和分散等不同方式，对民兵进行了定期训练，从而加强了民兵在围困斗争中的作用。从1942年10月2日，到1943年1月24日的三个多月内，沁源民兵共参加作战872次，毙伤日伪军444人，缴获大牲畜123头，羊1000余只。

日寇在我广大军民的围困之下，面临重重困难，为了继续守住沁源

等重要据点和缩短补给线，1943年1月25日，第三十六师团第二二二联队之斋藤大队由沁县西伸，接替原来占据沁源之伊藤大队。之后，将沁源外围之阎寨、中峪店两个据点放弃，集中兵力守备沁源城关与交口据点。其兵力部署是：斋藤大队部和一个步兵中队及一个机炮中队驻守沁源城内，一个步兵中队及部分伪军驻守燕关，另一个步兵中队和部分伪军驻守交口据点。并大肆展开特务活动，扬言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建立“维持会”的计划。同时，在军事上仍然采取远途奔袭，包围我军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企图摧毁我军民对其孤守据点的围困。但是，日寇因补给困难，军事奔袭行动没有持续多久，便停了下来，又连忙组织力量，抢修二沁大道，并打算在2月份修通，以便依托沁县运来补给物资，继续守备沁源据点并向我军实施奔袭。

断敌补给

根据日寇兵力的调换和抢修二沁大道的企图，我太岳军区及时指示围困指挥部，将斗争的重点适时地集中到围困沁源城关和袭击二沁大道上来，日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好的二沁大道，经常遭到我军游击队和民兵的破坏、袭击。仅仅通车了两三次，即行中断。有一次我民兵埋设地雷，炸毁日寇汽车5辆，死伤鬼子兵50余人。官军村的两名民兵英雄郑士威和李德昌领导的民兵游击小组，日夜活动在二沁大道上，他们一年内埋设地雷150余次，炸死炸伤日伪军达百人以上。

民兵们还经常研究日伪军二沁大道上的活动特点。根据日伪军的行动规律。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击敌方法。仅在地雷方面，就研究出许多种类。比如，日伪军中了民兵的踏雷以后，就胁迫民夫走前头，为他们开路，替他们送死。民兵们创造了踏拉雷（即前边的踏上挂弦，后边爆炸）用这种方法放过民夫，专炸日本鬼子。后来，日伪军听得雷声响，就向大道两旁的水沟里躲避，民兵们又发明了连踏雷，让地雷在沟内连续爆炸，使日伪军无处藏身。为了防止日寇使用探雷器侦察和刨出地雷，民兵们又研究出雷下雷，当日伪军刨出上边的地雷后，让下边的地雷爆炸，使日伪军丧命。所以吓得日伪军惊呼：“送粮怕进鬼门关，背粮怕走沁河滩。”有时候弄得日伪军一二百人行军，往往要摆成几里长的纵队，一边搜索，一边前进。沁源到交口的距离仅40华里，在我军民

的沿途打击下，日伪军通常要行走一天时间才能到达。我广大军民把日伪军依赖生存的这条生命线，变成了一条死径。当时，还在日伪军内部流传着“过了圣佛岭（沁源至交口必经之地），进入鬼门关……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的悲句，由于我军民不断袭击二沁大道上的日伪军和运输队，使其给养和物资严重不足，迫使驻守沁源的日寇把几十匹战马也杀吃了。

经过半年来的围困斗争，日寇又被迫换防。从胶济路上调来白晋线一个新编第六混成旅团，于8月15日派了一个木村大队，在大军绕道的护送下，开来沁源县，接替了倒霉的“山岳剿共区实验”任务。

日寇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它明知继续“实验”下去，将毫无结果，撤退又怕给“皇军”丢脸。所以只好派来一个不能打仗的、新建立的部队来驻守沁源城，也好继续进行其已经吹得很响的“山岳剿共区实验”。当时，新调来的木村大队长曾经自称：“你们八路军没有攻坚武器，我有坚固据点护身，我大日本皇军，赖在沁源不走，你奈何我不得……”

针对日寇再次换防的情况太岳区领导要求沁源围困指挥部，进一步动员人民，继续坚持斗争，决不能松劲。太岳军区也曾向沁源围困指挥部指出：广大军民既然能把“伊藤”“斋藤”赶走，你这个“木村”也休想赖在乌龟壳里不走，除非日寇全部葬身于乌龟壳里。我们还号召军民，要有钢铁般的意志，要有必胜的自信心，要有同日本鬼子比赛到底的顽强决心。

1943年9月28日，陈赓等同志在准备参加七大赴延安之前，曾把围困沁源指挥部和沁源县委的同志叫来汇报和研究了一次围困斗争的情况，听完了汇报以后，陈赓同志指示说：“围困沁源的主力部队决定只留第三十八团一个营，县基干部队和民兵集团的战斗力已经有很大提高。木村大队出扰不多，战斗力也弱，它不敢像斋藤那样嚣张。围困战的任务不能因为主力部队少了战斗就放松了，要特别防止发生麻痹松懈情绪，继续积极斗争下去。已经取得成功经验的各种打法要发扬。敌人已经调集三万兵力，又要对我区进行大‘扫荡’了，你们赶快回去配合反‘扫荡’，然后，赶快恢复围困优势。”

接着，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指出：“在更加接近胜利与更加艰苦的敌后斗争中，一方面要实行精兵简政，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要加强人民武装建设，

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要进一步深入群众工作，培养抗日民主的政治觉悟，发扬人人尚武精神和保家卫国的政治热情。从而形成在游击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并奠定将来反攻大军组成的基础”。根据指示，沁源县委和围困指挥部普遍训练了干部，发展了民兵自卫队，对他们加强形势教育与军事训练。不仅中青年男子参加民兵自卫队，还有许多青年妇女也参加了。她们还要求发给武器，直接参加战斗，主动提出要当“树树哨”。连一些老人和孩子也参加了民兵游击队交给的站岗放哨、检查路条和捉“特务”等活动。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该县形成全民皆兵的形势，同时县大队也升格为“沁源独立团”，成了当时太岳区人民武装建设的一个典型。

日寇木村大队被换来沁源防守据点后，我军主力部队就只剩下了三十八团的一个营，带领地方部队和民兵，继续参加围困沁源日寇据点的战斗。当他们得知日寇要派运输队向沁源送给养时，就以县独立团为主，主力部队协助，带着能战的游击队伏击日寇车队。他们第一次在石渠截击日寇的马驮人背的运输队，战斗一开始，就形成了地下地雷炸，上边机枪步枪打的可观场面。打得日寇四散奔跑，被歼者50余人，还缴获了枪支30余。还有一次是伏击日寇的汽车运输队，炸毁汽车5辆，击毙30余人，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战斗一直进行到沁源和交口日寇出来接应时才结束。这些战斗，使沁源独立团得到了锻炼。

1944年初，整个战局有了变化，日寇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以利对侵占东南亚的补给，并增兵太平洋，加强防御力量。同时也为了加强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以压迫蒋介石投降。日寇首先在华北调整部署，撤退一些次要据点的兵力，尔后抽调部队向华南集中。

同年2月，“集总”根据日寇大量抽兵南下同时在我根据地军民不断地打击和政治攻势的瓦解之下，出现了战斗力较前大为削弱的许多新情况。命令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乘日寇撤退据点，集中兵力南运之机，抓紧时机，袭击日伪军据点，压迫敌人撤退，消灭其一部，并积蓄自己的力量，准备大反攻。

困走沁源敌

1945年春，太岳区广大军民在国内外大好形势的鼓舞下，热烈响应

毛主席发出的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区党委和太岳军区决定，对沁源守敌发动大规模的围困作战。指出：日寇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全线开始崩溃，沁源党政军民要实行总动员，在全太岳各县的支援下，对困守城关与交口之敌发动总围攻。决定下达后，第一军分区代理司令员李成芳，政委（地委书记兼）顾大川，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等同志，亲自去围困沁源前线，传达上级精神，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调整兵力部署，对日伪军据点展开猛烈地袭击和围攻。从3月中旬开始，在全太岳区各县的积极支援下，沁源县的广大党政军民齐出动，在沁源与交口两据点的周围和二沁大道上，首先埋设了各式地雷5000多颗，封锁敌人。并且用灰土、柴草、圪针刺等分段铺设，进行伪装，明雷暗雷相结合，造成了一个真真假假的地雷阵。尔后派出各个游击集团，抵近日伪军的炮楼、岗哨，以冷枪袭击敌人。同时派出一部分穿便衣并进行了化装的游击小组，摸到敌人的据点内部，进行袭扰。一时间，在敌人的据点内，不仅黑夜是我们游击队的活动天下，就是连白天也可以畅行无阻了，闹得日伪军日夜不得安宁，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还到处挨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伪军踏响了我游击队埋设的地（石）雷300多个。仅4月9日那天，从沁河到河西村的五里路之内，就踏响了60多颗地雷。同一天，从沁县窜出1000余日寇向沁源救援，结果在二沁大道上，触炸了90多颗地雷，遭到了重大杀伤。

在我军民猛烈围攻之下，沁源据点内的日伪军丧失守备信心，终于1945年4月10日，从沁源撤退，逃回了沁县老巢。在撤逃过程中，又连连遭到我民兵游击队的阻击、截击和地雷的轰炸，共炸死炸伤敌300余人。沁源县广大军民经过30个月的艰苦围困斗争，在党和军区的领导下和全太岳区人民的支援下，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这次围困作战中，共进行了大小战斗3500多次，毙伤日伪军4300余人，曾经造成过一个1600平方里范围的“有鬼（日寇）无人（沁源人民）区”。日寇的“山岳剿共实验区”计划最终以惨败而告结束。

当时担任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的薄一波同志，后来曾在《没有人民的世界》一书序言中指出：“在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日子里，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机智勇敢和流血牺牲，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1942年到1945年，晋冀鲁豫区太岳抗日根据地沁源八万军民坚持二年半之久的对敌围困斗争，就是其中

极为壮烈的一页，值得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不忘。”薄一波同志还亲自将沁源人民的战斗精神向党中央作了汇报。《解放日报》当年还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高度赞扬了沁源人民。

后来，我曾在太岳军区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到了沁源军民围困日寇据点的几种作战方法：

一是广泛地进行麻雀战、冷枪战，摸敌哨兵，袭击骚扰。如我三十八团的一个连，摸到沁源城边，对城内正在出操的日寇，突然开火，一次就毙伤日寇40余人。日寇和伪军的枪支、弹药、军用品，常常被我们的民兵巧妙地摸出来。有一位老情报员，带领两个民兵，黑夜摸进交口日寇据点内，打死敌人哨兵，赶出60多只羊来。

二是大摆地雷阵，在日寇守备据点内的营房、城关大街、小巷和据点周围的村庄以及道路、岔口，到处张贴“此处有地雷”的纸条子和插上木牌子。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地雷爆炸声不断响起，炸得日本鬼子胆战心惊，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三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在沁源至沁县的二沁大道上，民兵和游击队广泛地敷设地雷、三角钉等，并伏击日寇的辎重部队，使其不能通车运输，得不到物资补充。尽管日伪军出动1500余人，大肆抓夫抢修临（汾）屯（留）公路，却被我沁源军民不断袭击，损失300余人后，日寇只得放弃修路计划，又缩回屯留。

四是断绝日伪军的粮源和水源。1943年初，每天夜间都有数百名男女老少，在游击集团地掩护下，摸进沁源城内及其附近村庄搬出粮食达7000多担。城内的水井，也被民兵用砖石填死，或用粪便弄脏。井上的提水工具全部被毁坏，扰得日寇饮食全无，无法坚守据点。

沁源军民围困日寇据点斗争的胜利，也是我全太岳区人民的伟大胜利。它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和正确，显示了人民群众游击战争的强大威力。沁源据点内的日寇不是被飞机、大炮给轰走的，而是被沁源八万多军民所汇成的巨流冲走的。这次沁源广大军民对日寇的长期围困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主，结合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等全面、全民的斗争。广大军民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诚如当时《解放日报》在题目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1] 本文节选自《王新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标题为编者加。

廖汉生

不论我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战士们怒不可遏的发誓：“日后碰到日本强盗，一定叫他用血来偿还这笔血债！”

● 1911年生，土家族，湖南省桑植县人。

●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副团长、政治委员，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同年10月，率部参加雁门关伏击战切断了日军运输线，有力配合了忻口战役。

● 1939年初，率部作为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4月，任独立第二旅副政治委员，代旅长。

● 1940年，再任七一六团政治委员，参加了晋西北夏季反“扫荡”战役和百团大战。

● 1944年10月，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五干部大队政委，奉命率部分干部重返洪湖地区开展工作，任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巩固、发展了襄南抗日根据地。

●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 2006年10月5日，逝世于北京。

雁门关伏击战[1]

廖汉生

（1937年）10月间，根据总部命令，八路军重新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恢复了政治机关，我也由七一六团副团长改任团政治委员。

一天，师部通知贺炳炎团长和我去受领任务。我俩立即策马赶到驻在神池县义井镇的师部。

一进门，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周士第参谋长就问："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我们把指战员求战杀敌的急切心情向师首长作了详细报告。贺关周指点着地图，给我们介绍了目前的态势和任务：

忻口战役已经开始，正在进入紧张时刻。在日军进攻正面担任防御的是阎锡山的晋绥军、卫立煌的中央军以及西北军、川军，部署在忻州北面的山中。这些山一旦打开，太原就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八路军担负配合、支援忻口战役的任务，一二〇师在忻口以北的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具体部署是，三五九旅和三五八旅在原平以西攻击大牛店等地日军侧翼，你俩率七一六团直属队和第三营组成贺廖支队，再向北去，插到雁门关，以游击战争袭扰、伏击日军的南北运输线，切断敌人的交通，占领雁门关。

我们向师首长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临出门，贺龙师长又提醒道："现在打的是日本侵略军，不是过去的国民党军了，作战对象变了，一定要注意在战术思想上也要很快扭过来。"

回到团部，贺炳炎团长和我传达了师首长的战斗意图，率团直属队和第三营组成贺廖支队向雁门关地区挺进，第一营则随三五八旅旅部和七一五团行动。

我支队一路急行军赶到雁门关西南临洮梁山中的老窝村驻下，侦察敌情，寻找战机。

老窝村的群众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侵扰，都逃到山里躲藏起来

了。我们派人找回逃散的群众，帮助收割地里的莜麦，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赢得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由一位放羊老汉的引导，我们插到雁门关附近勘察地形，同时派出侦察员摸清了日军的运输规律。

雁门关是内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也是沟通雁北高原与晋中腹地的门户，为历代戍守要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杨家将镇守三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古今不同的是，古代大道经雁门关进出，而现代的汽车路是从关西的山腰处盘旋而过，距关口尚有几公里。

自从忻口会战打响后，日军汽车队南来北往，很是繁忙，向南经太和岭口往忻口前线运去援兵和弹药，向北出广武往大同拉回伤兵和死尸。日军自以为这一带中国军队早已败退一空，因此警戒疏忽，肆行无忌。

我们得到情报，10月18日日军将要从原平撤回死伤的士兵，于是决定打它一个伏击。

由于敌车队不走雁门关过，那里并没有日军驻守，只在广武驻有少量兵力，我们主动改变师部指定的位置，确定在黑石头沟一带的公路设伏，同时派少量兵力占领雁门关。我们的计划得到了师部批准。

为了打好对日作战的第一仗，贺炳炎团长和我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布置任务，进行动员。

我有意识地问到会的干部："怎么样，你们说打不打？"

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激昂的喊"打"声，各连连长纷纷代表本连争当突击队。三营营长王祥发和十一连政治指导员胡觉三提起日军血洗宁武城的暴行，十一连连部驻的那家八口被杀了七口，连不满3岁的小孩子也被刺刀戳死了，只剩下痛不欲生的老太太。他们表示决心，一定要叫敌人以血还血，把雁门关变成日本侵略者的鬼门关！

我接过大家的话题，动员说："是的，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打好对日作战的第一仗！要把敌人血洗宁武的罪行作为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材料，掀起复仇杀敌的高潮。"

任务传达下去以后，整个部队沸腾起来了，指战员们摩拳擦掌。"为死难同胞报仇！打好对日作战第一仗！"的战斗口号喊得十分响亮。

10月17日，部队由老窝村进至离雁门关汽车路不远的王庄、秦庄隐蔽宿营。贺炳炎团长和我带上各连干部到黑石头沟一段汽车路去看地形，确定伏击部署，并派人预先做破路工作。

18日凌晨5时，部队踏着牧羊人走的山间小道向预伏地——雁门关南山脚下的黑石头沟开进。

此沟南低北高，沟底尽是山洪冲下的乱石头，汽车路顺沟由南向北而上，南端有一座小石桥。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上午9时许，我们到达沟西侧的山上，各连队迅速进入伏击位置，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头上。

不一会儿，日军车队拖着滚滚烟尘像长蛇一般从南向北驶来。据观察哨报告约有百十辆之多，我从指挥位置上看到的就有二三十辆，前面的几辆车拉着伤兵、死尸和护卫的武装士兵，后面都是空车。

日军车队缓慢地拐过小石桥，爬上陡坡，进入我伏击地域。

就在这时，贺炳炎团长一声令下："打！"各种火器一齐射击，步枪、机枪交织成密集的火网，团属迫击炮连把一颗颗炮弹准确地吊进车厢。

打头的几辆车被打着了火，燃烧爆炸，车上的敌兵纷纷跳车。

随着冲锋号响，三营营长王祥发率领突击连如猛虎一般扑下山去，其他几个连也相继发起冲击。部队打得很猛，一下子就把敌人压到乱石滚滚的沟里。

根据我们在红军时期的老经验：打伏击战，只怕敌人不来，只要它钻进伏击圈，那么这一仗消灭敌人的把握十分就有了八九分，特别是当部队往下一冲，敌人就垮了，战斗也就接近解决了。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凶猛残暴的日本侵略军，正像战前贺龙师长提醒我们的那样，日军的战斗力与过去的敌手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遭我突然打击后很快就从一时的慌乱中清醒过来，趴在汽车肚子底下用机枪向冲下山来的我军扫射。

我们的战士很勇敢，一边冲，一边甩手榴弹，很快冲到汽车前，不管敌人听不听得懂，喊着"缴枪不杀"，上去抓俘虏。

日军从车肚子底下爬出来，端着刺刀作拼死的反扑。看到敌人那副狰狞的面孔，战士们分外眼红，喊着"为宁武死难同胞报仇"的口号，勇

敢地迎上前，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贺炳炎团长和我带着几个警卫员也冲下山，靠前指挥。

战斗打响不久，在黑石头沟北边担任警戒的分队报告，从广武方向又开来日军车队，也有百多辆，满载着向忻口增援的弹药和士兵，急急驶进黑石头沟。

我警戒分队冲着打头的几辆汽车一顿猛揍，打着了火。后面的日军迅速跳车登山，顺着西边的山梁转到我军左侧，向在公路上出击的我军射击，对我威胁极大，天上敌机4架也赶来助战。

我们立即把部队重新拉上山。在这个过程中，我军的伤亡骤然增大，贺炳炎团长的警卫员被敌人机枪打倒，负了重伤，贺炳炎的胸前也被一颗子弹横着穿过，把他的皮袄贯穿了两个洞。

我们看到伏击目的已经达到，战场形势急转直下，遂主动撤出战斗。

这一仗，我们击毁敌军车二三十辆，毙伤敌兵200多名。黑石头沟里黑烟滚滚，击毁的汽车从南北两头把路堵死了，日军南北两个车队300来辆车被阻在沟里，动弹不得。据战后到过现场的群众讲，日军一直收拾到夜晚才撤走，临走时在黑石头沟竖了一块木牌子，写着此地被打死67人，提醒过往车队千万小心。

这一仗，我们的伤亡也不小。据统计，负伤53人，阵亡50人。十一连损失最大。该连政治指导员胡觉三在与敌人格斗中，发现车下藏着一个敌兵，上前去捉活的，却被那家伙一枪打中了胸膛，不幸牺牲。撤出战斗时，由于情况紧急，我们只把伤员背了出来，胡觉三等50位牺牲同志的遗体没能抢运出来。

烈士们捐躯赴国难，血洒雁门关，成为激励我们英勇抗战的楷模。他们的牺牲，不仅换取了对日作战的初战胜利，更重要的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雁门关一仗，再次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我们、为民族证明了一条在当时还未被许多人完全认识的真理：日本帝国主义是不足怕的，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战斗结束的当天下午，我们回到老窝村驻地。由我起草电报向师部报告了战况，师首长回电予以嘉勉，并命旅部将我团第一营归还建制，赶到雁门关地区与团主力会合。

两天后，我们又把部队拉到雁门关西边的山垭子上，选择从广武方向来的汽车路将要上垭口的地方作为伏击点，第一营、第三营分别摆在汽车路东西两侧，伏击日军从北向南的运兵车队。

吸取上一仗的经验教训，我们事先对公路、桥梁进行了彻底的破坏，贺炳炎团长和我各带两个连到黑石头沟及斗口梁子一带破坏了七座桥梁和几千米的电话线。

20日上午，日军200多辆汽车结队而来。过去日军从广武过雁门关地段，都自恃援兵众多、弹药充足，端坐在汽车上不下来。自从18日在黑石头沟遭我伏击后就改变了。这次在广武镇就下了车，首先是一个营的步兵通过，人走前，车走后，并有五架飞机侦察助战，边搜索边前进。

敌变我变，为了避免过大的伤亡，我们在给敌人以猛烈、突然的火力袭击之后，立即撤出战斗。团部把一营带回来，王祥发营长率三营占领了雁门关，把抗战的旗帜插到了古关上。

在忻口会战的日子里，我七一六团接连在雁门关一带伏击敌汽车队，袭扰并一度切断了交通运输线，迟滞了日军对忻口前线的增援，使敌人没有饭吃，没有子弹，没有援兵，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也给忻口正面防御作战的国民党守军以有力的配合。

南京国民政府特对七一六团进行传令嘉奖，海内外报纸也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

毛泽东主席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列举了包括我贺廖支队对大同雁门关间敌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雁门关的两次夺回在内的诸多胜仗，说明“八路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雁门关伏击，作为一二〇师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一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

[1] 本文节选自《廖汉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

刘志坚

我是八路军，是专打日本鬼子的。

● 1912年生，湖南省平江县人。

●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 1938年春，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神头岭、长乐村等战斗。

● 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政治委员。

● 1940年6月，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秋，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参与开辟发展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坚持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

●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 2006年3月11日，逝世于北京。

巧妙设伏 出奇制胜

刘志坚

1937年9月下旬，日军在侵占我北平、天津和保定之后，气焰更加嚣张，大举南下和西进，企图占领整个华北和中原地区。为了保卫太原，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二战区急调10余个师，在太原以北的忻口地区组织防御。同时，又调集8个师，据守娘子关，以配合忻口之战。

日军猛攻忻口10多日，连遭我国守军沉重打击，伤亡惨重。日军虽三易其指挥官，也未能挽回败局，不得不急令其沿平汉路南犯石家庄的第二十、一〇九两个师团，由正太路西进，企图先夺取娘子关，后占领太原，以解忻口之危。

娘子关，坐落在太行山中麓——山西省平定县城东北45公里处，是晋东著名关隘，出入山西的咽喉，也是正太路沿线的重要关卡。如果娘子关失守，不仅使坚守忻口的国民党军队腹背受敌，而且也会使太原处于晋东、晋北两路日军的钳击之中，难于防守。因此，我党中央对坚守娘子关非常重视。1937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就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出，日军攻占了石家庄，必将沿正太路西进。所以，晋东的娘子关和九龙关，须预先集结重兵把守。事实果然不出我党中央所料。10月10日，日军占领石家庄以后，立刻派川岸的第二十师团和鲤登的第一〇九师团，沿正太路西犯。该线国民党守军数万人未能阻住日军的进攻，相继溃退，晋东门户娘子关告急。为阻止日军西进，支援国民党军队作战，保卫太原，我一二九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在师长刘伯承的率领下，以昂扬的战斗意志，火速向娘子关东南及以南日军的侧后进发，寻机歼敌。

10月18日，我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训处主任张浩率师部及第三八六旅进抵山西省平定县地区。那时，我任一二九师宣传部长，随师部及三八六旅搞宣传鼓动工作。师部和三八六旅进驻平定县马山村后，刘师长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的指示，介绍了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并分析了抗战形势。此时日军已攻陷

娘子关东南的旧关及附近高地，该地国民党守军曾万钟部的1000余人被围困在旧关以南山地之中。接着，日军用炮火正面猛攻娘子关，受到国民党守军孙连仲部的坚决抵抗。日军屡攻不克，就以一〇九师团继续攻击娘子关，而以二十师团一部由河北省井陉县测鱼镇向正太路以南山地进犯，妄图对娘子关守军实行迂回攻击。这时，国民党的一些部队，因害怕日军断其后路，纷纷撤退。晋东前线，情势危急！

在此危急情况下，刘师长当即令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在平定县的桃家岭、七亘村一线采取运动防御战法，阻止日军西进。同时，速调第七七二团回马山村，准备侧击西进的日军。

为巧妙设伏，出奇制胜，10月25日午饭后，刘师长带着师司政机关干部和警卫班30余人到七亘村附近察看地形。他选好一处高地，让警卫员架好望远镜，仔细进行观察，并不时地让参谋在地图上标出要点。忽然，对面山后传来稀疏的枪声，枪声越来越近。10分钟后，从七亘村东的山谷中冲出一股日军，向刘师长等人射击。刘师长即令参谋处长李达指挥警卫班抗击敌人。李处长指挥警卫班，很快将敌人打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架敌机在空中盘旋，大家劝刘师长早点离开这里，他却坚定地说："别忙走，我们再看看。"他又认真观察了一番七亘村四周的地形之后，才满意地笑了。

七亘位于太行山脉中段、晋冀两省接壤处，又是平定、昔阳、井陉三县的交界地带。古称"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有两道大门可穿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平定县。北门是娘子关，南门就是七亘。该村四面环山，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峡谷陡峭，道路奇险，素有"龙虎环抱"之称，实为屯兵设卡之要地。该村东邻山西省平定的甲南峪、东石门村，直通河北省井陉县的测鱼镇；西邻改道庙、营庄，直达平定县城。村边有一条宽不足两米的大道，路南边是高约10米的土坎，路北是几十米深的山沟。经过对七亘村实地调查和对敌情的分析，刘师长认为，七亘村是日军二十师团进犯平定、太原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军伏击日军的理想之地。

果然不出刘师长所料。25日下午，日军二十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还有辎重部队约1000余人，在距七亘村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刘师长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对师部作战人员说："七亘村是测鱼镇通往平定的咽喉要道，日军明天一定经七亘村向前方运送军需物资，送到嘴的'狗肉'，一定把它吃掉！"讲到这里，他拿起铅笔，走到地图前，

在“七亘村”三个字周围果断地划了一个红圈，接着又说：“就在这里设伏”，“切断日军二十师团的交通，夺其辎重。”说完，他拿起电话命令陈赓旅长调集部队在七亘村路南的土坎上设伏，准备痛击敌人。

依据刘师长的命令，陈旅长马上派七七二团副团长王近山，带领第三营进抵七亘村，进一步详细察看地形，选择伏击地，进行战前准备。

在战前动员大会上，陈旅长对大家说：“同志们，抗日以来，‘大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二哥’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一带也打了胜仗。我师七六九团，在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战斗中，歼灭日军100余名，毁伤敌机20余架，有力地配合了忻口防御战。我们呢？我们进入晋东以来，还没有打仗。刘师长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三八六旅也要打胜仗。’现在，就看我们的了！”他还号召：“全旅官兵要迅速掀起一个打胜仗的比赛热潮，一定要打好七亘村这一仗！”陈旅长这富有强烈感染力的讲话，进一步鼓舞了三营指战员的斗志，大家摩拳擦掌，等待着出击的命令。

10月26日拂晓，王近山副团长带领三营进入伏击地区。他将两个连又一个排布置在七亘村至甲南峪间的大道南侧，把另外两个连作为预备队，控制七亘村以南高地，并派出侦察分队，在东石门村一带活动，及时掌握敌情。营指挥所设在离大道约300米的青脑北边的山头上，从那里俯瞰山下，七亘村及大道两旁的景物，尽收眼底。指挥所配备重机枪一挺，作为伏击战斗的火力指挥信号。

天高云淡，秋色宜人。上午8时左右，王副团长带着三营营长郭国言、副营长雷绍康等人，爬到一个最高的山头，察看敌情。突然，他们从望远镜里看到，约距3公里处有一股日军正向七亘村运动。随后，又得到侦察人员的报告，说日军的辎重部队有300多人，前后各有100余名步兵掩护，向七亘村开来。得到敌情，王副团长马上向陈旅长报告，并立即召集郭营长、雷副营长，教导员罗明海、副教导员尤太忠、九连连长刘臣须、十连连长罗绍起、十一连连长李春山、十二连连长邓世松及九连指导员何开生、十连指导员梁天喜等人开紧急会议。王副团长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伏击日军，夺取辎重。”他根据日军行进队形，进一步明确了各连的主要战斗任务：十二连担任正面突击日军辎重部队，夺其辎重；十一连担任穿插，阻击和包围，配给轻机枪三挺。战斗打响以后，十一连要沿山沟迅速占领七亘村南大道两侧，切断前面敌步兵同辎

重部队的联系，并阻击敌步兵对其辎重部队的援助。然后，要以一部分兵力，抢占七亘村西南边不到100米高的定盘山，形成对敌军步兵的包围，防止敌军步兵抢占和利用村庄负隅顽抗，力争将其全歼于大道上，以保证十二连顺利消灭敌军辎重部队，特务连的一个排负责阻击后退之敌。接着，各单位跑步进入阵地。战士们为了搞好隐蔽，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有的钻进草木丛，有的用野草和树叶把自己伪装起来，有的藏在土坎、岩石后，个个严阵以待。

从测鱼镇出来的日军辎重部队约有300多人，一匹匹骡马，一峰峰骆驼驮着各种军用物资。前面开路和殿后的各有100多名步兵，耀武扬威，大摇大摆地朝七亘村方向走来。

日军沿正太路西犯以来，一直未受到任何阻击，所以他们十分麻痹，警戒搜索也相当疏忽。先头步兵与辎重部队约距300米，后面掩护的步兵距辎重部队更远一些，从远方望去，犹如黄蛇蠕动。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个日本兵，扛着一面日本旗，昂首挺胸，神气十足。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就在前面的七亘村，我八路军勇士们早已给他们挖好了葬身的坟墓。上午9时左右，日军步兵开始进入我伏击区，埋伏在草木丛中的我军战士，双手紧握钢枪，两眼怒视着相距只有几十米的日军，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日军先头开路部队接近营庄时，辎重部队正好行至我十二连伏击地前面。王副团长即令重机枪向日军扫射，伏击部队随之向日军猛烈射击。刹那间，成群的手榴弹，密集的子弹，像从山崖上泻下来的瀑布倾向敌群。正在行进中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死伤了一大片。这时候，我十一连按照原定计划，迅速抢占了七亘村南大道两侧及该村西南的定盘山，将日军步兵和辎重部队拦腰切成两段。当日军先头步兵企图掉头增援辎重部队时，遭到我十一连的阻击；后面的掩护部队，又被十二连击毙的横躺竖卧的马匹、骆驼及抛弃的军用物资挡住道路，被截击在中间的辎重部队，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完全丧失了控制能力。骡马和骆驼受到惊吓，四处奔跑，畜撞畜、人撞人，人畜相撞，在狭窄的道路上自相践踏，尘土飞扬，血肉四溅。残存日军一窝蜂似地朝东石门方向逃窜，刚跑到甲南峪，又遭我预先埋伏在那里的特务连一个排的猛烈袭击。这时，王副团长命令九、十连投入了战斗。紧接着，我十一、十二连在副教导员尤太忠的带领下，

一个个犹如猛虎下山，奋不顾身地扑向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冲在最前面的十二连战士杨绍清，面对向他包围过来的7个敌人毫无惧色，左刺右挑，愈战愈勇，一连刺死6个，捅伤1个。还有一个战士在同敌人拼杀中，身上5处受伤坚持不下火线。当他同一个日本军官搏斗时，已精疲力尽，但他急中生智，嗖地一下将手中的步枪向敌人掷去，在敌人一愣的瞬间，猛扑过去将其压倒在地，用牙咬掉敌人的鼻子，并趁敌痛不可忍之时将其击毙。

在我军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的同时，平定县城的中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在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领导下，冒着枪林弹雨投入了紧张的战地服务。七亘村、马山村附近的民兵和群众也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投入了战斗和战地服务工作。年过半百的董三元老汉，机智勇敢地从日军那里夺到一挺轻机枪，立即送到七七二团团部，交给教育股长卢仁灿。事后刘师长称赞他是“老英雄”，并赠给他一床军毯。

激战至11时左右，日军除一部分掩护部队逃回测鱼镇外，其余均被我歼灭。

这次伏击战，共歼灭日军300余名，打死、缴获骡马和骆驼300余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战斗结束之后，七亘村及附近村庄的群众，都纷纷前来向我们祝贺胜利。下午6时左右，陈旅长来到七亘村。当时搬运战利品的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一下子把他围拢起来。陈旅长面带笑容，对大家说：“同志们，七亘村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是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以很小的代价取得这么大的胜利，打得好哇！以后，还要多打这样的胜仗，直到把日本军队全部赶出中国去！”此时，战场上还堆放着很多战利品，有日军的骡马、炮弹、子弹、无线电器材、药材、毯子、黄呢子大衣、日本罐头和压缩干粮等等。战士和群众看着这些胜利品，都乐得合不上嘴。有的战士把日军的钢盔戴在头上，把呢子大衣穿在身上，腰间还挂上日军的洋刀，模仿日军的模样和腔调，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时，郭营长牵来一匹日军大洋马，对陈旅长说：“旅长，这是我们营送给你的战利品。”陈旅长说：“好！我收下这匹战马。还要请你们挑一些最好的马，送给我们的刘师长，还要送一些到延安，向党中央报喜。”郭营长回答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照办！”当时，老百姓都没见过压缩饼干，有的认为它是大麦花。陈旅长笑着对大家说：“这是压缩饼干。”当场让

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搬出几箱，叫大家品尝。

10月27日晚上，七七二团在昔阳县东冶头村召开大会，庆祝七亘村大捷，并悼念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有上千名群众参加大会。会上，陈旅长亲自把一面红旗奖给了第三营。第二天，又召开了七七二团班长以上干部会议，叶团长作了总结报告，陈旅长讲了话。陈旅长说："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但这仅仅是个开头。我们要认真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再接再厉，创造更大的战绩！"

可是，就在我们狠揍日军的当天，国民党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却给刘师长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决定放弃娘子关，并劝说刘师长也赶快撤兵。刘师长果断地回答："我们还准备在七亘村一带再打一仗。"汤恩伯听了后说："好，好。我们等着贵军的捷报。"之后，汤恩伯硬是带着他的部队撤走了。

日军遭到我军伏击以后，退到测鱼镇。第二天，他们一面派出部队在七亘村附近收殓尸体，一面整顿部队，调集兵力，准备继续西进。刘师长认为，日军侵犯华北以来，作战一直比较顺利，七亘村的失利，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目空一切，并没有把八路军放在眼里。特别是二十师团正向平定进犯，急需军用物资，要运送军用物资，在其打通正太路以前，唯有从七亘村通过。据此分析，刘师长当机立断，指示陈旅长继续利用七亘村的有利地形，准备再次伏击日军。

这次伏击地点选在七亘村西边。10月28日，七七二团副团长王近山奉命带领三营进入伏击阵地。他把九连和十连埋伏在七亘村至改道庙间的大道南侧，将十一连、十二连及特务连一个排作为预备队，并派出侦察分队，侦察测鱼镇日军的动静。

上午10时左右，侦察分队发现一股日军辎重部队向七亘村开来。这次，日军接受了前次遭我袭击的教训，加强了对辎重部队的保护，以100余人的骑兵开路，300余名步兵在后掩护，继续沿大道西进。王副团长当即将这一情况报告陈旅长。陈旅长在电话中命令："近山，坚决出击！"并派第二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火速赶去增援。11时左右，日军先头骑兵开始进入我伏击区。这次日军的警戒搜索，较上次严密，凡可疑之处，他们都先用炮火轰击，然后才向前推进。日军边走边打，大道两侧不断响起轰隆轰隆的爆炸声。但我三营指战员由于有了第一次作战的经验，人人沉着镇静，个个隐蔽巧妙。即使呼啸的炮弹掠过头顶，炸在

身边，大家也严守纪律，纹丝不动。不一会儿，下起了秋雨，战士们爬在泥水里，隐蔽如初，一动也不动。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日本兵，看到山上山下均无动静，便得意地吹起口哨，朝后面打“旗语”，通知辎重部队大胆前进。当日军骑兵通过改道庙到达营庄，辎重部队进入我军伏击圈时，王副团长一声令下，我伏击部队一起向日军辎重部队发起猛烈的火力袭击，顿时，打得日军人仰马翻，狂呼乱叫。刚刚爬上营庄的日军骑兵，看到辎重部队受到袭击，马上转过头来增援，并集中火力袭击我营指挥所。我侧翼部队发现后，当即予以猛烈的还击，日军骑兵部队被打得稀里哗啦，乱作一团。这次伏击，由于日军加强了掩护部队，加上风雨交加，道路泥泞，我增援部队未能按时赶来，所以，战至黄昏，日军的骑兵和步兵拼死掩护其部分辎重部队，向平定和测鱼镇逃去。

这次战斗，我歼灭日军100余名，缴获骡马数十匹。

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战，共歼灭日军400余人，打死和缴获骡、马和骆驼400多匹（峰）及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和衣物。我伤亡30余人。

记得我师北上抗日刚到太原时，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同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交涉，要求供给一些武器装备，但阎锡山只给几门迫击炮和一点子弹、手榴弹，子弹还不够一人一发。这次我们用缴获来的枪支，替换了部分新战士手中的红樱枪。事实充分说明，我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正如《游击队歌》中所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战利品中，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缴获了一份我们渴望已久的山西省和华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具有讽刺味道的是，这些军用地图都是中国印的。显然，这是日军从阎锡山的部队里得到的。前些时候，刘师长途经太原时，曾经向阎锡山要几份山西省和华北地区的军用地图，他回答说没有。我们只好用中学生的袖珍本地图代用。现在，当我们把缴获的军用地图送给刘师长时，他喜出望外，风趣地说：“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了，原来是跑到日本人手里了。他对八路军这么小气，对日本人却是如此大方。”

在日军疯狂进攻太原的情况下，我军三天之内以一个营的兵力在七亘村两次成功地伏击日军，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狂妄气焰，提

高了太行山区广大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七亘村大捷之后，当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日出东海，日落西山。"意思是说，日军从东海来犯，要在太行山西边落下去。就连一直怀疑我军游击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也受到了很大震动，当他在电话里听到七亘村战斗的胜利消息时，很佩服地对刘师长说："看来，还是你们的游击战行啊！"

七亘村伏击战，虽然不算很大的战斗，但它是一二九师先头部队进入太行山以来打的第一个胜仗，人们叫它"开门红"。的确，这一仗对于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振奋民心，支援友军作战，鼓舞我军士气，丰富对日军作战经验，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都有重要意义。

黄新廷

我们与冀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真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鱼水亲。

● 1913年生，湖北沔阳县宋家墩（今属洪湖市）人。

●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8年，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率部在晋西北抗战。同年9月，于五台滑石片设伏，全歼日军一一〇师团蚋野大队。

● 1939年，率部参加齐会村、陈庄等战斗和百团大战，在齐会村战斗中重创日军吉田大队。

● 1944年，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副旅长。

● 1945年，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

●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 2006年5月12日，逝世于北京。

威震冀中平原的齐会歼灭战

黄新廷

齐会一战，一二〇师威震冀中平原，此役经三昼夜激战，基本歼灭日军吉田大队，成为抗日战争初期首创平原游击战大量歼敌精锐的模范战例。七一六团参加了齐会战斗，当时我任该团团长。

当机立断 周密部署

1939年4月18日晚，我团随师部由高阳县庄头地区向东转移。经过两个晚上的夜行军，20日拂晓前到达河间县东北的卧佛堂、大小朱村地区，与先期到达相邻地区的我师独一旅靠拢。此时全师两个旅7个团，还有冀中军区第二十七大队在这个地区会合，准备进行整训，并待机作战。我团驻小庄、任村、齐会三个村子，是全师西翼的屏障。

正是清明时节，冀中平原春光明媚。然而冀中的局势却依然是相当严峻的。一二〇师驰援冀中以来，虽然四战四捷，和冀中的部队一起打破了敌人第三、四、五次围攻，但敌依仗其军力优势，侵占了我冀中区的全部县城和主要集镇。冀中平原上，敌据点林立，炮楼密布，各据点之间相距不过一二十公里，我回旋地区大大缩小。敌人到处拼凑伪政权，推行“治安肃正”；以据点为依托，经常出来抢粮食、抓民夫，胁迫群众平道沟、修马路；不时集结兵力，梳篦拉网，进行“扫荡”作战，企图在青纱帐起来之前消灭我军，或将我逐出平原，以确保其占领的平、津等要地和津浦、平汉等铁路运输线的安全。其侵略气焰十分嚣张。我们要想站稳脚跟，稳住冀中局势，巩固和发展这块抗日根据地，就必须以英勇的战斗，给疯狂的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

战机终于来了。4月20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的吉田大队800余人，伪军数十人，分乘汽车50余辆，携山炮两门，随带满载弹药、给养的大车80余辆，浩浩荡荡，由沧州开到河间县城。

吉田大队开到河间，是跟随我军行踪而来的。但他的情报不甚准确，以为我军在该地区不过2000左右的兵力，不知我是万余人的大军集

结。仅这一点，吉田就要倒大霉了。他决定出兵“扫荡”，打我一个措手不及。但他也明白我们是著名的贺龙指挥下的主力，预测将是一场激战，所以出发之前，令部下尽量多带弹药，各种炮弹、枪弹、手榴弹、掷弹筒，满满装了几十辆大车，仅山炮炮弹就带了420多发，这在当时，就日军“扫荡”作战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量。连他的士兵也惊讶：“扫荡作战中，就数这次携带的弹药多得出奇！”

4月22日下午，吉田大队带着长长的大车队，出河间县城西门，转而向北行进，傍晚到达河间城北三十里铺。

就在这天晚上，我们师部召开了各旅、团首长和师直营级以上干部会议，部署整训工作，同时，全师将士也在师部驻地大朱村开联欢大会，庆祝一二〇师和冀中三纵队合编，并进行整训动员。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周士第参谋长、甘泗淇主任等领导同志都到了会。联欢大会开始，贺龙师长整整灰布军装，摸摸浓密的胡子，首先站起来讲话，正讲着，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吉田大队已进驻三十里铺，离我不到15公里。于是贺师长话头一转，把联欢大会变成了战斗动员大会，他说：

“同志们！为了巩固和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这三个月来，我们各部队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同志们连续行军打仗，都很疲劳了，原想让大家休息一下，但敌人不让我们休息，现在已经送上门来了，怎么办呀？”接着，他幽默地说：“既然敌人把礼物送上门来，能不收下吗？本来今天晚上叫战斗剧社给同志们演几个小戏，现在就不演了，各部队立即带回，连夜做好战斗准备，隐蔽待机，听命令行动。我们要在冀中平原上打一个漂亮仗，等战斗胜利以后，再来开一次祝捷大会！”

他嘱咐指战员：“今天晚上大家辛苦一下，熬个夜，把工事修好，准备和敌人干，要注意防炮、防毒、防火（防敌人烧房子）。”

最后，贺师长号召“军民一心，团结起来，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敌人来了，要狠狠地打，来多少，消灭多少！”他猛一挥手，结束了这个简短有力、风趣生动的战斗动员。

贺师长亲自动员，给全师增添了巨大的力量。指战员们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决心打好这一仗，开创冀中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我们正在听贺师长的讲话，周士第参谋长把我从会场叫出来，对我说："敌人在三十里铺，离你们最近，你们要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看他是向东还是向北，随时向师里报告。"我随即告团参谋长王绍南，立即派出侦察，一直派到三十里铺敌人鼻子底下，随敌前进，及时报告敌人的动向。

晚会提前结束，部队还没有带出会场，师首长就召集旅团领导紧急研究情况，对吉田大队的行动企图进行了分析判断：敌人这样大的兵力北出河间，很可能企图在任丘、吕公堡、大城诸敌配合下，进行"扫荡"作战，向我驻区进攻。

这一坨敌人兵力不少，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又异常残暴凶恶，被华北日军视为精锐之旅。因血洗南京城、屠杀中国人民有"功"，吉田大队从官佐到士兵，人人佩戴"勋章"一枚，骄横不可一世。这次倾巢出动，可谓来者不善。

平原游击战，敌强我弱，我通常是进行分散的小规模的游击，一次消灭一小股敌人，积小胜为大胜。这次是敌装备精良的一个大队，要一口吃掉它，能不能吃得了？怎样才能稳操胜券、全歼敌人？师首长审时度势，作了缜密的研究：

敌虽兵力较大，装备精良，但不明我军虚实，系孤军冒进；分散在周围的日伪军只有2000多人，既要守点，又要防我游击队袭击，不可能大批增援；我七个团、一个大队集中在附近，兵力对比占绝对优势。以我重兵打孤立少援之敌，这是取胜的基本条件。

敌虽来势汹汹，但我是连战连胜的正义之师，已取得平原作战的经验；冀中新部队经过几次反围攻作战，战斗力已有很大提高，且两师会合，士气正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重要因素。

我军现驻区是冀中抗日根据地较巩固的中心区，人民拥戴八路军，痛恨日本兵，群众基础好。

敌骄傲狂妄，轻举妄动，必然给我以可乘之隙。这叫作骄兵必败。

结论：歼灭吉田大队，是有把握的。

师首长当即下了决心：抓住有利战机，隐蔽待机，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歼灭吉田大队。

接着又进一步分析了敌人的攻击方向，是由西向东，还是由北向

南？师首长判断：向东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向东距我领导机关驻地路线最短，同时可得到西北方向任丘、北面吕公堡、南面沙河桥、东北方向大城等敌的策应配合，对我形成四面围攻的态势。

七一六团摆在全师的最西面，敌人如果向东进犯，七一六团则首当其冲。

根据以上分析判断，师首长作了周密的部署：以七一六团正面交战，视战斗发展情况，以主力断敌退路，尔后合围攻歼；以少量兵力警戒各据点之敌，阻敌增援，保证主力攻歼的成功。

当然也估计到这个敌人不是那么好打的。它兵员充实，老兵多，火力强，弹药足，战术技术好，官兵信奉法西斯主义，有武士道精神，在失利的情况下，仍十分顽固，宁死不降；而我军武器装备差，火力不如敌人。因此确定了白天固守，夜间反击，连续包围，不断杀伤，最后歼灭的基本战法。

贺龙师长特别叮嘱我：敌人如果向东进犯，你们“亚六”[1]是首当其冲。你们团是打头阵的，白天一定要守住，紧紧抓住敌人，大量杀伤、消耗、疲惫敌人，夜间要坚决果断地反击；敌人如果逃跑（敌不善夜战，通常是天黑就收兵），就与兄弟部队协同，包围歼灭敌人。并令我立即回团部署战斗。

这时，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正在一二〇师。贺师长部署完毕以后，对白求恩说：“你的医疗队放在哪里好？还是跟师部在一起，好不好？”白求恩说：“还是靠前一点，放在齐会附近吧！”贺师长问：“为什么？”白求恩说：“你不是说齐会是战斗的中心吗？战士们需要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听了这话，贺师长转身对我说：“听见没有？告诉大家，白求恩大夫就在你们身边，和你们一起战斗！”这种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大无畏的战斗风格，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战斗发起以后，白求恩就率领医疗队来到距齐会仅有5里地的屯庄，手术室就设在村南的一个小庙里。由于这里离战场近，医疗队及时地抢救了不少伤员的性命。

我赶回团里，令三个营都要连夜备战，以做到有备无患，万无一失，并令各营立即组织指挥员现地勘察地形，选择阵地和进攻路线。平原作战有个特点是无险可守，村落是唯一依托。白天战斗一打响，就要顶，敌人打炮也好，放毒、放火也好，都要顶住，不能走，一走就失去

依托，谁走谁吃亏。要顶住，就必须充分利用地形、房屋，修建坚固的工事。因此，令各营连夜加修工事，务必做到坚固可靠。同时令各值班分队不解背包，随时准备夜里应付紧急情况。政治处则分头下去，协助各营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群众转移。一声令下，全团立即行动，投入了紧张的备战。

我和政委金如柏、副政委黄新义，参谋长王绍南、政治处主任颜金生等研究了情况、任务和打法，重点研究了齐会村的战斗。

冀中抗日根据地创建以来，齐会逐渐成为中心村庄，人民群众抗日热情高涨，积极支援八路军。在这个村子作战，群众基础很好。齐会，据说历史上曾有三条河流在此处会合，古河道虽然早已干涸，但总的来看，在平原上，仍不失为一个地形较复杂、易守难攻的好战场。该村有400多户人家，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村内有一条南北街，街两旁是许多小巷和房屋，有一定纵深，利于我布兵作战。村东南有大水塘，水比较深，是我布防的天然障碍物。大水塘上有一座小石桥，为进出的通道，利于我阻击敌人。村沿有一些零星房屋可作为前哨阵地，利于我防守。

我团驻齐会村的三营，前身是红二方面军的第六师十六团，老底子是洪湖赤卫队，经过长征，可以说是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战斗力很强。指战员大多数是红军，骁勇善战。营长王祥法经验丰富，沉着老练，由他指挥作战，可说是主将得人。

我们决定：把固守齐会的重任交给三营，一营相机使用，随时准备支援三营的防守作战，二营为预备队。我们先用一个营对付吉田大队的全部兵力，留两个营在关键时刻加入战斗，可以始终保持主动的地位。决定白天固守，黄昏后一、二营从外线进攻，三营伺机反击，里外夹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师主力合围全歼该敌创造条件。

作战方案定下以后，团的领导干部分头到各营布置任务、进行动员、检查指导。我立即赶到齐会，向三营作具体部署。

我们曾与吉田大队较量过，3月1日黑马张庄一战，我们巧布伏兵，消灭它200多。王祥法听说要二打吉田，十分兴奋。

我向他交代了此次战斗的意图，并共同研究，明确了具体打法：敌人兵力较多，我们不在村外打，那样兵力就分散了；就从村沿打起，在

村沿利用有利地形如塄坎、坟包、树丛、土坑、水塘和房屋等，在村里再利用街巷和房子层层阻拦，节节抗击，不断杀伤敌人、消耗敌人，叫它欲打不下，欲罢不能，把它粘在齐会。

我提醒王祥法，贺师长的意图不是把敌人打跑，而是要全歼。你们要紧紧抓住敌人，不能让它退出战斗逃跑。这将是一场恶战，任务很艰巨，你们要想一切办法坚持到天黑，为上级调整部署围歼敌人赢得时间。留一个连作预备队，使用到最吃紧的地方或用于夜间反击。

打法一定，王营长立即部署兵力，区分任务。各连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战士们听说要打大仗，个个摩拳擦掌，决心书、保证书雪片似地飞向连部、营部。老乡们听说八路军要在这里打日军，一传十，十传百，纷纷从家里跑出来，扛着镐头和铁锹，和战士们一起挖工事，掏枪眼，军民并肩，决心把齐会村变成坚固的战斗堡垒。

动员和组织群众转移的工作十分艰难。老乡们抗日心切，非要留下支前不可。特别是青年小伙子，纷纷找到连部、营部恳求："让俺们留下吧，难道打鬼子没有俺的份？"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找到王营长说："别瞧你大娘老了，给你们烧烧水、做做饭，也是俺们一片抗日的心意！"经过再三劝导，才说服了老乡。临转移前，老乡们把烙好的饼子、煮好的鸡蛋硬往战士手里塞，还不住地嘱咐：吃得饱饱的，多杀几个鬼子！全营指战员，没有一个不深为感动。一些山西籍的战士说：冀中老乡真好，为他们流血牺牲，我心甘情愿！

万事俱备，只待敌人。战士们在阵地上养精蓄锐，像猎手等待猎物一样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八路神威 顽敌丧胆

22日夜12点，吉田带着大队人马悄悄出发，贸然东进。23日拂晓前从丰截河村渡过了古阳河，路上搜索了几个村子，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迹，9时占领了南北大齐、北齐曹村一线。于是放开胆子，督领人马直奔齐会。

敌人从三十里铺一出动，我便衣侦察就跟踪报告了。我们当即把团指挥所移到小店村南杨家坟。我们心中都很敬佩：贺龙师长所料不差，敌人果然向东来了。

我们站在麦地里，用望远镜瞭望着。不久，镜筒里出现了敌人的身影。我立即打电话命令三营准备迎击敌人。一会儿，敌炮兵在一座砖瓦窑附近部署发射阵地，步兵分三路展开成战斗队形，从西边掩杀过来了。

敌人离齐会约800米时停止了前进，突然“轰”的一声，一发炮弹的爆炸声打破了激战前的寂静。这是敌人的火力侦察。王营长告诉战士：“不要开枪，等敌人靠近了再打。”中路敌人一个步枪中队，一个机枪中队，左路、右路各一个步枪中队，看到村子里没有什么动静，就大着胆子，弯着腰，向齐会搜索前进。敌人越逼越近，狰狞的面目看得清清楚楚，战士们屏住呼吸，紧握着武器，等候着开火的命令。当敌人进入我火力射程之内时，王营长一声令下：打！霎时间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前面的敌人哀嚎着倒下了一片。

枪声一响，吉田明白村里八路军不少，当即命令炮兵猛烈射击。两门山炮一齐发射，村子里腾起阵阵烟雾。随着炮火延伸，敌再次发起攻击。在重机枪拼命射击掩护下，端着刺刀的日军从西、北、南三面向齐会猛攻过来。三营利用村沿的有利地形和工事顽强抗击，战士们不慌不忙，等敌人靠近了，又是一顿排子枪、手榴弹，连续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

三次猛攻未逞，吉田气急败坏，命令施放毒气。我们曾受过敌人毒气的袭击，早有防毒的准备。三营指战员们立即把大蒜嚼烂，塞在鼻孔里，再用湿毛巾把口鼻捂严。为保证机枪火力，共产党员纷纷把水壶送给机枪班备用，自己忍着毒气的强烈刺激，流眼泪，打喷嚏，有的呼吸困难，仍奋不顾身地坚持在阵地上。

吉田估计毒气已经奏效，再次组织兵力发起冲锋，哪知我军早有防备，毒气奈何我不得。敌人一上来，我机枪响得更欢，手榴弹投得更猛，敌人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吉田督队继续猛攻。战士们跳出工事，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一时刀光闪闪，喊杀声震天。九连连长曾祥望大吼一声，从敌人军官手中夺过一把战刀，一口气砍死3个日军。

村沿战斗，敌我双方争夺得非常激烈。一所房子、一片树林、几个坟包，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一进一退地战斗持续不断。村南一块阵地被敌一个小队夺占，三营立即组织反击，战士们散开成半圆形队形，在机枪火力支援下向敌猛扑过去，夺回了阵地，歼敌一个小队，仅小队长

带二三人死里逃生。敌右翼中队立即组织兵力前往接应搭救，又被我打死打伤七八个。

战斗异常激烈，不少同志为神圣的抗战事业贡献出了生命。有一个机枪手，子弹打光了，又被敌阻隔，他怀抱机枪，忍着剧烈的伤痛，以坚强的毅力在阵地上爬过来爬过去，集中了牺牲的同志的几颗手榴弹绑在身上，等日军靠近身边，他猛然一拉弦，与几个敌人同归于尽。

三营在村沿战斗中消灭了不少敌人，但自己伤亡也不小，而且弹药也不足了。营长王祥法仍按预定方案，指挥各连撤进村子，转移到房子里、屋顶上，逐街逐巷、逐房逐屋地同敌人展开争夺战。他们早已把各家房子打通，把长板子、梯子架在屋顶，把许多砖瓦房改造成了坚固的堡垒，使敌人每占领一堵墙，一间房，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中路的敌人突进了村子，攻占了几所房子，一部分爬上了房顶。我机枪射手在高大屋顶上等个正着，一阵猛烈的扫射，敌人有的陈尸房顶，有的从房顶上栽了下去。有个日本兵妄想偷袭我房顶的机枪阵地，他借着一股旋风刮起的灰尘作掩护，倏地爬上较高的一座房子，以烟囱作依托，向我机枪阵地射击。我早有防备，几支枪早已对着这座高房。这家伙一举枪，有个战士立即从怀里掏出手榴弹甩了过去，“轰”的一声，弹片击中了那个日本兵的面部，吓得他连滚带爬下了房顶。敌人没办法，竟然把山炮拖来向我轰击。我三营指战员有的英勇牺牲，有的面部被弹片击伤，满脸流血，顾不得包扎，仍浴血搏斗，而且越战越猛。

吉田一看巷战中部下死伤惨重，而进展却很缓慢，便使出了更毒辣的手段：放火烧房子。妄图以火攻把我三营置之死地或逐出村外。火苗借着风势，越烧越猛，齐会村霎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三营指战员沉着镇定，迅速组成防火组、战斗组。战斗组连续抗击敌人，防火组则奋力灭火。当敌人以烟作掩护逼近房屋时，我房顶上的监视员一声令下，手榴弹冰雹似地投向敌群，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尸体狼藉。但终因火势过大，房子一间一间跟着倒塌，一些街巷被敌人占领。

我站在杨家坟区观察战场，指挥战斗，流弹不时从身边掠过，枪声、爆炸声、喊杀声不绝于耳。突然见村子里烟火冲天，判定敌人是放火烧房。估计三营吃紧，是一营加入战斗的时机了。于是告诉参谋长：命令在敌人侧背待命的一营跑步上来增援，从东北方向实施进攻，造成反包围的态势，协助三营稳定齐会的防御。

一营接令后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从东北方向猛烈向敌进击。吉田果然凶猛顽强，他不怕两面受敌，以部分兵力、火力转入防御，抗击一营的进攻，仍以主力向三营猛攻，企图一举拿下齐会。由于大白天在平原上进攻，敌火力远胜我火力，一营将村外敌人消灭一部，将其余敌人压缩到村沿以后，敌依托房屋和工事顽强抵抗，一营进攻受阻。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态势：敌人包围着村子，我们又夹击着敌人，双方形成阵地对峙。一营虽未能突进村内与三营会合，但杀伤了不少敌人，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敌人一部分兵力火力，减轻了三营的压力，对三营是个强有力的支援。

你顽强，我比你更顽强！浓烟烈火中，三营营长王祥法站在屋顶上挥臂高喊：同志们沉住气！一营就在村边。东南角隔着一条街，火烧不过去，大家往那里撤！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在王营长指挥下，战士们边打边撤。掩护撤退的十二连几个战士，在火苗乱窜的屋顶上瞄准敌人射击，子弹打光了，就甩手榴弹，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掩护战友安全地向东南角撤退。有一个班剩下的四名战士，被敌人围困在一间屋子里撤不出来，子弹打光了，敌人越围越近，情势十分危急。班长告诉战士：上刺刀，准备拼！敌人见屋里没有动静，猛地冲上来踹门而入。班长大喊一声："杀！"四把雪亮的刺刀刺进日本兵的胸膛。他们乘敌慌乱地瞬间冲出了屋子。

三营撤到东南角以后，阵地就剩下几座大院了，这几个大套院都是砖房，比较坚固。炮火的硝烟，浓重的毒气，大火的烈焰，笼罩着齐会。指战员一个个被黑烟熏得像铁匠一样，有的被火焰燎伤，有的衣服被烧破，但大家同仇敌忾，战斗情绪仍然十分高昂。王营长向全营提出了"战胜火攻，战胜毒气，坚持到底，保证胜利"的响亮口号。同志们在阵地上纷纷表示决心：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保证师、团领导战斗意图的实现。全营调整了组织，调剂了仅有的弹药。共产党员守在最危险、最吃紧的地方。轻伤员也都拿起了武器，准备抗击敌人新的进攻。好在一营奉团的命令，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不停顿地组织猛烈的进攻，使吉田忙于两面应付，对三营的攻势有所减缓。

贺师长始终关注着齐会村的战斗。我们随时将主要情况向他报告，及时得到了他的指示。正当齐会烟火冲天，战斗最吃紧的时候，贺师长又来电话询问情况。糟糕的是三营的电话线断了，村内情况不明。我们

几次派人联络，均中途伤亡。贺师长得悉后，即令七一五团派一个连务必突进村内查明情况，支援战斗。七一五团派七连沿道沟隐蔽前进，以突然勇猛的动作，从东南方向向敌人冲去。三营九连连长曾祥望见此情景喜出望外，立即派排长张化林带战士前去接应。张化林指挥战士一顿猛打，吸引了敌人的火力，七连乘势一个猛冲，打开了缺口，冲进了村内，与我团三营会合。敌随即组织反扑，封锁了七连打开的缺口。

增加了生力军，三营如虎添翼，士气更加高涨。为了守住最后的阵地，王祥法登上屋顶观察战场，只见村东南水塘的那座小石桥上，敌人设置了重机枪阵地，扼住了我进出的唯一通道，同时与西北角上的炮兵阵地构成了火力联系，对我造成严重威胁。王营长决心夺回小石桥，以求打破敌人的包围，相机恢复同团的交通联络。

这时，十连杨连长站了出来，要求亲自带领六班前往夺回小石桥。王营长说："好！注意动作要隐蔽、勇猛、突然，我组织火力掩护你们！"杨连长率六班匍匐前进，我重机枪一阵怒吼，把墙头上敌人的歪把子机枪打成了哑巴。杨连长和战士们乘机跃起，迅速接近了水塘前一片四五十米的开阔地。杨连长叫战士们拧开手榴弹的盖子，紧紧握在手中，自己也掏出了盒子枪，把子弹顶上了膛，并对战士们说：过了这片开阔地，就到桥头了。我们一定要把小石桥夺回来！同志们，拼吧！受伤不要紧，白求恩大夫就在我们后边！

四五十米的开阔地，多少险阻啊！敌人的炮弹、枪弹不断地往那里倾泻。我掩护火力也不示弱，猛烈向敌射击。就在这密集的弹雨中，杨连长和战士们分头跃进，子弹噗噗地钻进他们身旁的泥土，有的战士挂了花，有的就在这块开阔地上牺牲了。但剩下的同志仍一往无前，利用敌炮火间隙，匍匐、翻滚、跃进，终于通过了这片开阔地，接近了桥头，把手榴弹一排排甩了过去。桥上的敌人被这猝不及防的猛烈袭击打懵了，就在敌人惊恐发呆的瞬间，杨连长和战士们已猛扑上去，同敌人扭打起来，以刺刀、枪托将敌消灭，一举夺桥成功。格斗中杨连长腹部受了伤，鲜血把灰布军装染红了一片。

突然间，西南方向坟地里敌机枪阵地的火力向桥面压来，杨连长忍着伤痛说："咱们要固守桥头，就必须摧毁坟地敌人的机枪阵地。"他捂着肚子，带了几个战士就向敌阵地爬去。当接近坟地正要投手榴弹时，杨连长腹部又一次受伤，倒在了地上。战士们高喊着"替连长报仇"的口

号，愤怒地向敌冲去。这时，王营长指挥村里的战士，从侧面向坟地之敌攻击，在我两面夹击下，敌不支，从工事里拖出机枪逃跑了。但随即敌又组织火力封锁了桥面。

卫生员给杨连长做了包扎，随后把他抬到医疗队。白求恩大夫检查了他的伤势，看到他腹部伤势很重，不断渗出血水，立即给他做了手术。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激动地说："我真想象不出你是怎样忍受这样大的伤痛而坚持战斗的！"

四面埋伏 天罗地网

齐会打得正紧的时候，周围据点之敌企图增援吉田大队。贺龙师长早有部署，我阻援部队早已进入阵地以逸待劳。任丘之敌300余人南下，被我预伏在麻家务附近的独二旅五团迎头拦击，被迫向西北方向退走，大城之敌200余人到新广安，被我冀中二十七大队击退。吕公堡只有敌百余人，势单力薄，被我游击队袭击钳制，根本没敢出来。

至17时，贺师长判断，援敌已经退去，吉田大队已孤立无援，天一黑可能逃跑，即决心调整部署，调动兵力，断敌退路，围歼该敌。令独一旅的七一五团及二团各一个营赶到刘古寺、西保车设伏，敌如南逃，即协同七一六团加以包围歼灭；令独二旅四团埋伏于四公村、杨庄附近，敌如西逃，即协同七一六团追击部队予以围歼。以上各部，于18时到达指定位置。

周士第参谋长随即电话告我：贺师长正在调整部署包围敌人，各部已开始行动，关键是你们三营要紧紧抓住敌人，不要让敌人逃跑，坚持到20时时，你们全团发起反击。

战斗即将进入第二阶段——围歼敌人的阶段，吉田大队已成瓮中之鳖。我心情十分振奋，即令一、二营做好进攻的准备，20时整准时发起反击。

我们正在研究一、二营的进攻路线，有个姓李的老汉自动跑来当向导。我们看他年岁大了，劝他别去，李老汉说："我家几辈住在齐会，哪家有几个灶火口我都知道。别看我老了，腿脚还灵着哩！"我们拗不过，只好派通信员送他到二营当向导，多亏老汉道路熟，反击发起后，他领着二营顺利突进村内。

离全团发起攻击还有3个小时，我合围部队正在向指定地点运动，眼下最要紧的，是三营能不能坚持到20时，必须马上派人进村向三营传达上级意图。这时参谋长王绍南同志挺身而出："团长，我进村去一趟！"我和政委商量了一下，感到参谋长亲自跑进村了解情况，传达任务，对三营是一个鼓舞，同时又可以加强第一线的指挥，就同意了他的请求。王参谋长带了两个通信员，在四连机枪火力掩护下匍匐前进，向村庄爬去，爬到一个池塘边上时踩塌了虚土，土块哗啦啦掉进水塘，这异样的声音立即引来了敌人的射击。四连的机枪猛烈射击压制敌人，王绍南和通信员趁机迅速前进，爬到村边三营的阵地。三营战士搬开机枪，王参谋长从架枪的洞口钻了进去，穿过几个挖通了的房间，找到了营部。王参谋长向三营领导介绍了敌情和师、团的歼敌部署，表彰三营打得勇敢、守得顽强，共同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并派回一个通信员向我们通报了情况。这样，我们对完成任务就更有信心了。

天，慢慢黑下来，村子里的枪声突然稀疏了，吉田望援兵，援兵不到；想进攻，力量不足；想撤兵，又不大甘心。他的部队士气沮丧，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兽性大发，命令炮兵猛烈发射毒气弹。我团驻地小店和师部驻地大朱村村沿都毒气弥漫。

毒气侵来，正在村沿指挥作战的贺师长和司令部人员都中了毒，头晕目眩，呼吸困难。医务人员要抬贺师长进村治疗，贺师长摆摆手，又打了一个手势，要过蘸了水的口罩戴上，稍事休息，又继续坚持指挥。

20时整，反击时间到了。我们指挥一营由北向南、三营由西向东，同时突然发起攻击。三营和七一五团七连正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听到四面枪声不断，知道反击已经开始，非常兴奋，立即反守为攻，趁势向外突击。一霎时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我全团兵力展开反击，攻势锐不可当。打了一整天，还能组织起这样猛烈的反击，实出吉田的意料。敌虽几面挨打，仍依托房屋和村沿工事顽固抵抗。经八小时夜战，我夺回了一些阵地，又杀伤了许多敌人，这时，北半村的敌人已经肃清，群众担架队也跟着进来了，立即把伤员抬出去，送到屯庄交给白求恩医疗队治疗。

24日4时，我组织各营再次发起猛攻，包围圈越缩越小，将残敌压缩到村西南一些房屋和断墙残壁之间。

面对我包围攻击，敌伤亡惨重，而援兵又无望，吉田感到情况不

妙，再不撤兵，难免全军覆没，这才决意利用夜幕作掩护，率残部突围。各股残敌一面抵抗我之围攻，一面派人收容伤员，收集同伴的尸体和遗物装上大车。装不了的，掘坑掩埋，砖瓦窑附近成了敌人的临时墓场。我小分队又乘机袭击收容伤员和收集死尸的日本兵，霎时间这些人又成了伤兵、死人。

敌人终于在四面楚歌中做好了突围撤退的准备。两发信号弹临空，敌随军大车开始移动。接着，吉田集中火力和兵力打开一个缺口，向南逃窜。我当即令二营猛追尾击。一营已鏖战一天，转为预备队。三营经一昼夜激战，杀伤了大量敌人，已胜利完成任务，本身伤亡也很大，令其打扫战场，整顿组织，待命行动。英雄的营长王祥法身负重伤，大腿被炸断，幸亏白求恩大夫亲自操刀，给他接好了断腿。

二营指战员不顾夜战的疲劳，迅猛向敌追去。拂晓，抓住了敌人的后尾，歼其一部。敌边打边退，十分狼狈。

我派骑兵通信员告二营营长蔡久：敌正向马村方向逃跑，你们要咬住敌人不放，猛追猛打，千万不要让敌人跑掉。二营接令后，以更加迅猛的动作向敌追击。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附近老乡赶来送水送茶送大饼，拍巴掌，喊口号，给子弟兵助威。

敌逃向马村，遭到我抢先一步占领该村的七一五团四连的迎头痛击。原来，七一五团在西保车附近设伏，一夜候敌不至，奉命东移南北留路村待机，进至马村附近，正碰上敌人向南突围，遂不等命令，即主动果敢地以四连先敌抢占了马村。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吉田不敢恋战，乃折向东逃窜，企图经找子营村向南留路村方向突围。敌本来是要向南逃回河间的，被我一堵，又被迫向东，这样，它越走就离河间老巢越远了，看来吉田已料到我在其归路上预伏有重兵，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退却路线了。不管你吉田有多么狡猾，我团二营和七一五团穷追不舍，并攻占几个小村，自西向东，对敌后卫发起进攻。

敌无可奈何，只得以一部兵力抢占找子营村，以村庄为依托进行抵抗。同时，士兵们一天一夜未得进食，饿得实在难以行军打仗了，不得不稍事停歇搞饭吃。日军一进村，就挨家挨户找吃的，哪知我人民群众早已坚壁清野，不要说吃的，村里连个人影也没有。敌垂头丧气，不得不就地埋锅造饭。此时村内外枪声一片，敌慌慌张张，狼吞虎咽地吞了

几口夹生饭，即在吉田督战下以主力向南留路村猛攻。

贺龙师长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哪容敌人逃窜！早在敌人折向东突围时，贺师长已下令埋伏在郭官屯的三团迅速前出抢占南留路村。三团接令后立即跑步前进，到达南留路村时，见先头敌人已进至村西一二百米处，情况万分紧急，战机稍纵即逝，团当即令第一、二营为第一梯队，迅速抢占村西沿有利地形，坚决击退敌人的先头部队，令第三营为第二梯队，占领村内街巷及坚固房屋，准备与敌进行巷战。这时，独一旅副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同志，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南北留路村之间开设了指挥所，亲临一线指挥。旅副政委幸世修赶到三团，传达命令，进行动员，号召全团指战员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坚决阻击敌人，不让敌一兵一卒逃跑。

与此同时，七一五团稍做准备，即向盘踞在找子营的敌人进攻，双方展开激战。老乡自动跑来当向导，领着七一五团的精悍分队绕到敌人侧后，利用塄坎、房屋等死角，接近敌人固守的房子和道沟，一顿手榴弹甩过去，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乱成一团。敌赶忙集合散乱的队伍，还未集合好，即被我打散，敌人集合，又被打散。我七一五团正面猛攻，侧后突袭，10时左右，将敌逐出了找子营。

敌失去依托，被迫在找子营村东集结兵力，在炮火掩护下，以密集队形拼命向南留路村突围。敌炮火十分猛烈。三团的不少工事被敌炮火摧毁，许多房子被炸塌，部队仍奋力阻击。三团原是冀中的新部队，合编后在红军干部带领下，打得更英勇顽强。幸副政委负伤不下火线，与三团指战员并肩战斗；团政委朱吉昆同志身中两弹，仍坚持指挥，危急时刻身先士卒与敌拼杀，又中一弹而光荣牺牲。指挥员的模范行动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全团不怕伤亡，奋勇堵击，使敌始终不能前进一步。

战至11时，敌对南留路村久攻不下，被三团堵住了去路，后面又有七一五团和我团二营的包抄尾击，乃被迫转入防御，占领南留路村与找子营之间的有利地形，进行土工作业，顽抗待援。敌人原先满载弹药给养的大车队，此时满载着伤员和死尸，在道沟里排成一路纵队，足有数百米长，进不得，退不得，被钉死在道沟里不能动弹。伤兵在呻吟，马匹在悲鸣，对敌人来说，可真够惨的了。而我们所得的战利品，可真叫多，枪支、子弹、刺刀、背囊、杂物等，田野里抛得到处都是。

贺师长见敌固守待援，即指挥七一五团、二团、三团各一部，再次将敌团团包围。贺师长考虑到周围地形平坦，白天攻击不易奏效，同时需要进一步调整部署，遂决心白天围困，黄昏后发起进攻，只令小分队不断袭击，使敌不得喘息。为防备敌人向南逃窜，又命令我调二营到张曹村设伏，断敌退路。同时令一团、五团向任丘、吕公堡、大城方向警戒，阻敌增援，保证围歼的顺利发展。

黄昏时分，我合围部队发起向心突击，又经半夜围歼，将残敌压缩到南留路村西面张家坟狭小地区。这场夜战，打得敌胆战心惊。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第八中队上等兵内匠俊三在战时笔记中写道：

“在我经历的战斗中，没有比这次扫荡作战给人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我前面的马车上装着六七具战死者的尸体，有的人死于手榴弹和步枪，很大的伤口张开着，鲜血染红了军装。有的人头部中弹。目睹这凄惨的场面，难过地走了十几公里路，在我前面一连20多辆马车，都装着战死者躯体。仅在一次战斗中就出现如此之多的伤亡，这在中国事变发生以来，即使是南苑战斗，或武汉作战也不曾有过。”

这就是夜战中敌人狼狈万状而又垂死挣扎的景象。

敌虽被我压缩到张家坟狭小地区，但困兽犹斗，突围之心不死。25日3时，残敌集中兵力火力猛攻张曹村，企图夺路南逃。我团二营早在此等候多时，八连正面抗击，五连向敌右翼侧击，使敌数次猛攻都未能得逞，徒然留下多具尸体。攻张曹攻不动，拂晓，吉田又组织残兵转而向东再攻南留路村。守候在那里的三团再次英勇抗击，连续打退敌人九次冲锋。

敌人像无头的苍蝇，乱冲乱撞，始终逃不出我之包围，只得又回到张家坟猬集一团。至此，残敌已完全丧失反扑能力，被迫掩埋尸体和枪械，掘壕据守，等待援兵。吉田多次发电催促，但各据点出动的援兵，早被我五团、一团、冀中二十七大队等阻援部队击退，吉田等待援兵，只是望梅止渴而已。

25日下午，贺师长等领导同志来到南留路村三团阵地，在亲自观察战场、了解情况以后，贺师长说：“打了两天两夜，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不多了，又无弹药补充，战斗力已极大削弱，全部歼灭敌人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命令我团、七一五团、二团、三团立即调整组

织，补充弹药，从四面接近敌人，进行近迫作业，于黄昏同时向敌发起总攻，最后解决战斗，全歼残敌于张家坟区。

黄昏，我军发起总攻。突然天气骤变，狂风突起，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刮得对面看不清人，无法进行战场观察，同时由于各部动作不够整齐，协同联络不够密切，当攻入张家坟区时，狡诈的吉田已乘隙率残部逃走。我军立即追击，歼其后尾一部。

漏网之敌连续困战三天三夜未得休息，已精疲力竭。他们困倦到极点，半路上一进村就倒头大睡，又被我附近游击队袭击，一些日军在睡梦中糊里糊涂地丧了命。800多人的队伍，最后仅剩下80余人，经沙河桥逃回河间城。

齐会歼敌700余人的大胜利，是与冀中人民踊跃支援我军作战分不开的。战前频繁地送情报，使我们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情况；卸门板，甚至拿出桌椅板凳、箱子柜子，协助我军加修工事。战斗中帮助我们放哨、带路、抬担架、送弹药。三乡五里的群众，用小推车送猪肉、贴饼子、煮红薯。人民群众不惜一切地支援我军作战，更激励了我军杀敌的斗志。许多群众都以亲自到前线送慰问品、抬担架为无上光荣。甚至百里以外村庄的群众，也纷纷赶来支前。他们知道一二〇师南方人多，爱吃鱼，就在白洋淀上捕捞鱼虾，一担一担送到部队。白求恩医疗队门前，老乡们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女的挎篮子，给伤员送吃的，男的扛着担架，要求把伤员接回家中养伤，我们连续追击、包围敌人时，伤员就托付在群众家中，他们掩护、护理、喂水、喂饭、接大小便，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这许多激动人心的情景，至今想起来犹历历在目。

齐会战斗的三天三夜，在吉田大队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胸前挂着“勋章”、显赫一时的精锐之旅，东撞西撞，始终未能逃出贺龙师长布下的天罗地网。吉田大队基本上全军覆没。吉田本人不久也被解职调回国内。这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严重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一二〇师威名远扬，人民群众传颂“八路军是神兵，贺龙是活龙”。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党中央机关报发表社论，对齐会大捷给予表彰。冀中人民更是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传诵胜利的喜讯。蒋介石、程潜等也致电嘉勉，齐会大捷锻炼了部队的战斗力，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更坚定了广大爱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1] 一二〇师当时代号为“西伯利亚”部，七一六团代号简称为“亚

六”，七一五团为“亚五”。

皮定均

太行山是我的第二故乡。八年抗日战争，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

● 1914年生，安徽省金寨县人。

●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特务团团长。

● 1940年2月，任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

● 1943年3月，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

● 1944年8月，奉命组建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并任司令员，率部参加建立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 1976年7月7日，在福建指挥军事演习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邯长大道上的日日夜夜

皮定均

太行山是我的第二故乡。八年抗日战争，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此后，不论是在中原、华东艰苦转战的年月，还是在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日子里，我都深切地怀念着它，向往着它，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39年从日寇手里夺回邯（郸）长（治）大道的日日夜夜。

一

1939年7月初，日寇向晋东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敌人先攻占了白（圭）晋（城）公路沿线各城镇，割断了我太行、太岳两区的联系，接着又气势汹汹地沿邯长公路西进。正当我太行军民以艰苦战斗准备迎击敌人的时候，盘踞在冀西、太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庞炳勋、孙殿英、侯如墉等部，却趁火打劫，想借日寇的刀枪把我军赶出太行山，恢复其反动统治。他们派出大批的特工人员骚扰我后方，策动地主分子造谣，破坏我军民关系。这时，正如刘伯承师长所说：太行军民面临着“前门打虎，后门拒狼”的艰巨而复杂的斗争任务。

为了粉碎敌顽夹击的阴谋，首先斩断日寇伸进太行山区的魔爪，6月底，我们一二九师特务团奉师首长的命令，开赴邯长大道沿线的武安、涉县、黎城、潞城一带迎击敌人。特务团是刚刚由师特务营扩编起来的，名义上是个团，实际上不到两个营，担负这样重大的任务是十分困难的。但行动前邓小平政委说得好：“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敌人。”邓政委的话对我们鼓舞很大。我们于7月初到达了涉县外围，寻找战机。

7月12日，部队行至涉县西北十几公里的岭后村时，侦察排长曹宝安从前面飞奔回来报告：“鬼子进占涉县以后，派出一支300多人的先头部队，渡过清漳河，进到河南店。这几天连降大雨，河水暴涨，隔断了

他们与东岸大部队的联系。”这真是个难得的良机！我们当即研究了一下，并到山顶上看了地形。决定以一营趁雨夜天黑，急袭河南店，给西进的敌人一个迎头打击。

部队正要出发，迎面跑来几个老乡。他们是刚从河南店逃出来的，一见我们，就高兴地说：“鬼子兵大都驻在北街三个骡马大店里，只有20多个人驻在村西北角的关帝庙。漳河水涨，鬼子没吃没喝的，就在地里掰棒子吃，砸家具烧。”这些情况帮助我们进一步判断了敌情，确定了战术手段，也使我们更加有信心了。

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部队冒雨疾进，悄悄地摸进了河南店北街。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我们会在这大雨滂沱的深夜里突然降临。当我们二连的勇士们爬上屋顶，揭开屋瓦，雨水滴在鬼子睡的铺上时，敌人还以为是房子漏了，慌忙起来躲雨，战士们迅速扔进了几十个手榴弹，把屋里的鬼子报销了一半。侥幸活着的鬼子，连鞋都没穿，就鬼哭狼嚎地奔向村西北角，想抢占关帝庙那个高地。哪知我三连一排早已歼灭了关帝庙里的敌人，正好架起刚缴获的歪把机枪，集中火力给奔跑的鬼子一顿痛击。残敌扭头窜往河边逃命，但漳河的激流却无情地吞噬了他们。对岸的鬼子摸不清头脑，以为我军在渡河，便以机枪大炮向河里乱放。就这样，涉水逃命的鬼子，除少数逃上岸外，其余全部葬身漳河。

二

河南店的战斗，鼓舞了群众。生动的事实告诉人们，真正抗击日寇保卫人民利益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从此，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周围。抗日的热情更加高涨了。

沿邯长路西进的敌人，在河南店受到沉重打击后，战术上有了变化：前进的速度减慢了，兵力更加集中，行动更加小心，一天只向前爬几公里，进一段，安一个据点，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要想再找到河南店战斗这样的歼敌战机是困难了。于是我们就派出一支部队在前面边打边走，一方面掩护邯长路两侧的群众坚壁清野，另一方面以我军主力插至敌人背后，发动群众开展交通破击战，以积极的行动迟滞敌人。

从武安到涉县的公路线上，在井店、阳邑、猛虎村、鸡窝铺一带，我们把部队分成数股，配合党政部门组织的工作队，分别深入公路两侧

的村庄，在群众中组织起无数支破击战的队伍。一到夜晚，公路上便成了我们的天下：部队以迅速的动作把据点监视起来，然后让群众一拥而上，男女老少一齐下手，挥动锹、镐、斧、锯，砍电线杆，割电线，毁桥梁，破涵洞，挖路面……几个钟头的功夫，公路被挖得一段一段的，甭说鬼子的汽车不能开，就连鬼子的人马都很难通过。群众三三两两地扛着木桩、电线往家走，有的说："这回俺家可有东西晒衣裳了。"有的说："这些木头拿回去可以箍个小桶！"三番五次的破击，使群众的胆子越来越大，积极性越来越高。白天，敌人用种种手段，抓来群众为它修路。可是群众采取"磨洋工"的办法，能拖就拖，能挨就挨，或者边修边破。这样，敌人在前面修，我们在后面破；他们白天修，我们晚上破，使敌人的电话经常打不通，公路长时间通不了车，后方得不到情况，前方得不到补给。"皇军"的威风慢慢消失在邯长路上了。等鬼子爬到黎城，已经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

三

敌人占领黎城后，邯长路好像是打通了。但实际上，敌人的兵力被分散了，处处都拉着一副挨打的架势，随时都有被人民武装各个歼灭的可能。邯长路像一根骨头一样卡在敌人的喉咙里，吞又吞不进，吐又吐不出。为了维护这条交通线，敌人又采取了新措施：从各个据点抽调兵力，组织50到100人的机动部队，在公路两侧三四公里的地区进行反复的"清剿"，企图以优势兵力消灭我地方武装，镇压群众。可是敌人这一招也不灵。还在敌人开始西进的时候，沿线群众就做好了坚壁清野的准备，同时，我们把部队进一步分散，以连排为单位组成游击支队，再分成三五人一伙的战斗小组，带领群众在敌人据点外围交通沿线展开了麻雀战，专打敌人四出骚扰的机动部队。树林里、村头上、山坡下、小道旁，到处都是我们的游击小组，鬼子一出动、游击队就四处伏击、袭扰，敌人往往被打得晕头转向还不知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即使有时敌人发现了我们，追到这个山头或那个山沟，却又从侧面打来了一阵枪，敌人赶忙掉转头来向那里追，结果连个游击小组的人影也追不着。在东西长垣、东西黄须、霞庄一带，鬼子就这样被我们零打碎敲地歼灭了好几股。出来时，他们摆着"皇军威风"；回去时，马上驮着一具具的死

尸，搞得鬼子有山不敢靠，见沟不敢过，遇林不敢进，东奔西窜，永无宁日。有时，游击队故意示弱，诱敌远离据点和交通线，瞅准机会，迅速集中兵力，对敌人后方据点来一个突然袭击。等到敌人的“机动部队”赶回来时，连它的“老窝”也被游击队抄掉了。几十天后，敌人的分区“清剿”，在太行军民的打击下也被彻底粉碎了。

在这段日子里，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但是团参谋处的战绩统计却每天在增加着消灭敌人的数字：十几个，二十几个，最多时达到五六十个。

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群众是怎样的呢？反“清剿”开始时，他们心里还有点害怕，我们游击小组进行战斗，就让他们躲在高山上、树林里。当我们打了一些胜仗以后，少数胆子大的青年人就敢跟在我们后面捡个子弹壳、拾个罐头盒了。后来干脆就跟游击小组一起去打仗。有一次，鬼子在东西黄须、霞庄一带抢去几十头牛羊马驴，被我们游击小组在半路上夺回来交给了群众。他们亲眼看到游击队是怎样打鬼子的，知道鬼子并不可怕，参加游击小组的人就愈来愈多了。我们将一部分缴获来的枪发给他们，并教会他们一些游击战的战术动作，再带着他们打了几次仗，新生的游击小组就建立起来了。开始，还是主力部队带着干，到后来，群众干脆自己组织起来，三五个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拿起大刀土枪，随时随地跟敌人战斗，然后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一支新生的游击大军成长起来，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邯长大道两侧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四

在我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游击战打击下，敌人的“清剿”失败了。鬼子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邯长路的交通补给还是得不到保证。他们只得退缩到公路线上，增加几十个小据点，并抽出部分兵力，在公路上巡逻，企图保住邯长路的通信和运输安全。

敌人以为这一手十分巧妙可靠，但实际上是被迫将重点防守变成分兵把守了。我们抓住敌人这一个弱点，瞅准机会，一个一个地收拾，有时一夜搞掉它好几个。敌人害怕我们夜晚袭击，一到晚上便鸣枪放炮，像除夕迎财神一样，盲目地打上一个通夜。我们摸清这个情况后，每晚

派一两个人在据点外面放火、打枪，闹得敌人通宵不能安眠。经过我游击小组接连几天的折腾，敌人满以为白天可以平安无事地睡大觉了，哪知我们又利用白天来收拾他们。每当敌人在中午熟睡的时候，游击小组就装成修路的，做小工的，给敌人送东西的，维持会送情报的，混到碉堡门口，一阵手榴弹，把睡梦里的敌人送上了西天。等到别的碉堡发觉赶来支援，我们早已安全转移了。东阳关到黎城间的许多据点，就是这样被收拾掉的。

我们白天整掉几个据点后，敌人更加恐慌了。为维持这条交通线，敌人在公路上加派了巡逻队。因为敌人已经吃够了“分区清剿”的苦头，再也不敢徒步在公路上游来晃去，只得乘汽车在公路上巡逻。开始，我们还以为敌人在运兵，后来见到路上来来去去老是那几辆车，才发觉是敌人乘车巡逻。起初游击小组感到很为难，汽车跑得这样快，怎么打呢？这的确是个新问题。后来我们根据地形和敌汽车巡逻规律，研究了好几种伏击汽车的办法。东阳关到黎城是一条漫长的夹沟，两边是几丈高的峭壁，汽车非要从这条沟里通过不可。我们利用夹沟的坡度，在沟底几十米处挖了一个约一米高的陡坡，当敌汽车开到离这里100米左右时，埋伏在两侧的游击小组便鸣枪迎击。敌人一听到枪响必然加快车速向前跑，一头撞上这个陡坡，四轮朝天，翻到沟里。参加这样的伏击是十分有趣的。在停河铺和玉石桥之间，我就看到过一个这样的场面：这天，200多鬼子护送100多辆汽车，由涉县开往黎城。一出东阳关，游击小组就“照顾”了一路。汽车好不容易过了玉石桥，开进了那条夹沟。刚听到汽车的响声，侦察排长曹宝安便笑着对我说：“团长，快看吧，咱们的节目快开始了。”我顺着他的手指向沟口望去，只见为头的一辆汽车刚刚露头，就听“叭”的一声枪响，站在车上的一个探头探脑的翻译被二连的神枪手李全友揍倒了。一个鬼子军官挥着手叽里咕噜一阵，汽车加快了速度。“砰！”又是一枪，这个家伙的脑袋歪在汽车上不动了。接着，轰隆一声巨响，领头的那辆汽车倒扣在壁沟里，后面的汽车想躲，哪里来得及！只见一辆辆碰在一起，不少敌人被压在车子下面嚎叫。这时，我们的伏击小组像有经验的猎人一样，一枪一个打开了活靶。等到后面的汽车停下来，敌人向山头组织冲锋的时候，我们已经转移到东北方一个500多米的高山上休息谈笑多时了。

在停河铺东西两侧，鬼子挨了几次揍，再也不敢派汽车在公路上大

摇大摆地巡逻了。就是大批车队经过，也变得小心翼翼，每逢上山下坡，穿沟过桥，都不得不把车子停下来，派兵搜索后，才敢先派一辆车试行一段，其他车再跟上来。战士乔保和看到后，哈哈大笑着说："鬼子可真会出洋相，汽车还会接力赛跑呢！"

五

鬼子为了维护邯长路的畅通，采取了更疯狂的手段：放弃沿线的小据点，建立和巩固大据点；在交通线两侧二三百米以内，见树就砍，见草就割，见沟就填，企图把公路两侧变成无人区，使我军民不能接近公路线。敌人这一手够毒辣的，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光光政策"。怎样对付敌人这个毒辣手段呢？我们和群众共同研究对策，民兵小队长范克新说："鬼子有脚就能出来，有手就能砍树、填沟。只有把他们的手脚捆住，才好办。"这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要想彻底粉碎敌人的"光光政策"，就只有把敌人限制在据点里面，叫它有脚有手动弹不得。

我们把师部发的几千个地雷变成了捆绑敌人手脚的绳索。在斗争的第一阶段，我们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将游击小组撤离交通线。敌人闯了几天，没有遇到打击，渐渐麻痹了。一天晚上，我们在据点外面扎了三个草人：一个鬼子兵，一个八路军，一个老百姓。八路军手里端的刺刀插在鬼子的胸膛上，老百姓拿的红缨枪捅在鬼子背上，旁边插了块木牌，上面写着："打倒日本鬼子！"第二天一早，一队鬼子出门看见这个场面，顿时怒火冲天，一个鬼子伸手去拔牌子，一个鬼子用劲踢草人，只听轰隆几声巨响，草人和牌子底下的地雷统统爆炸了，鬼子死伤了一大片。

从此以后，路边、沟旁、草堆、树根以及房子里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随时都会给敌人一个突然爆炸。敌人终于被捆住了手脚，牢牢地拴在据点里，再也不敢乱动了。

这时，黎城的敌人还没有尝到地雷的滋味，依然四出活动。黎城西北五六里处，有一条大沙沟，沟里有两个村庄，叫上下桂花。这条沙沟盛产水果，特别是梨子最有名，个儿大、水分多、味道甜，当地人称为"冰糖葫芦"。梨熟后，鬼子常来抢。我们摸准敌人摘梨的规律，便于一天夜里，派四连去梨园旁边的树丛里设伏。第二天上午9时，30多个

鬼子把枪大背在身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梨园。他们把枪一架便爬上树去摘梨吃。这倒把四连连长难住了："隔枝不打鸟"，敌人分散在树上怎么打呢？四连连长很机灵，脑瓜一转就想出了对策：决定集中两个排的火器一齐射击，另派一个排以快速动作去取枪。只见四连连长把手使劲地向上一挥，二、三排对准树上的鬼子开了火，连鬼子带梨子掉得满地都是。与此同时，一排的同志闪电般地跑过去，抓起枪就走。没被打死的鬼子看枪没了，撒腿就往城里跑。四连的同志一直追到城根。城里的鬼子听到枪声，连忙来了个"火力拦击"，剩下的几个徒手的鬼子也被他们自己歼灭了。经过这一仗，黎城的鬼子也被我们教"乖"了。

邯长大道又成了我们的天下，沿线敌人的据点，变成了风雨飘摇的孤岛，守敌也更加惊恐。我们随便在据点外面或山上扎上几个草人，放上几声冷枪，敌人的机枪大炮就会打上几个钟头。敌人真正陷入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境地。

六

鬼子施用的种种毒辣手段，全被我英勇的太行军民战胜了，黎城的鬼子也只好乖乖地听我们指挥，躲在城里一动也不敢动。这时，夺回邯长大道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12月8日，师首长命令：对邯长大道之敌发起全线出击。

我们配合兄弟部队，首先进击邯长路中段，像快刀斩巨蟒一样，一下子把邯长路切成了几十段。经过10天的激烈战斗，敌人被迫在22日开始全线总退却。当天，我团配合兄弟部队强攻赵店镇。第二天，对黎城之敌又展开猛烈的争夺战。敌被迫弃城东逃。公路沿线之敌，也仓皇向东溃退。我主力和游击队在当地群众配合下，连夜追击，紧紧地盯住敌人，连克了停河铺、玉石桥两个重要据点。

我团主力一直沿公路北侧进行平行追击，部队连夜急行军，经东西长垣，绕道直取东阳关。

东阳关，是晋东南的第一关，山峦重叠，地形险峻，是邯长大道的咽喉，晋豫交界的险隘。为了追歼溃退之敌，部队充分发扬了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接连翻越几个山岭，急奔东阳关。拂晓前，先头部队第一连抢占了东阳关的北高峰，卡住了关口。当时，我们

估计敌人已经沿着公路跑了。忽然，远远看到街东头烧着一堆堆大火，恍惚中还有人来回走动，就马上派四班去搜索。谁知满街都是鬼子兵，正准备开饭，街里到处堆满了物资。原来，鬼子企图凭借东阳关天险来阻击我追击部队，争取时间，把从太行山掠夺来的物资运走，根本没料到我军来得这样神速。他们只注意向我军可能追来的西南方向警戒，没料到我们会从东北角上这样突然地出现在他们的背后。我一连四班看到这种情景，全班凑近街口，一个排子手榴弹接着一个排子枪，打得敌人敲锅砸碗乱成一团。鬼子还以为是小股游击队来袭击，急忙集中所有炮火，向我一连强攻，作最后挣扎。我一连战士全力扼守北峰阵地，敌人多次冲锋，都被我坚强的战士一一揍下去了。北峰阵地仍然掌握在我军手中，它像一只巨掌一样，紧紧地按住了敌人的脖子，使其一动也不能动。后续部队听到枪响，一气跑了十几公里，赶到后就向敌人发起了猛攻。鬼子正想烧掉物资弃关逃窜，一看势头不对，赶紧纠集残兵败将，丢下大批物资，从东阳关东南小道狼狈逃窜了。

我军居高临下，继续东追，一鼓作气，连下响堂铺、河南店、涉县。至26日，涉县至武安间敌十几个据点全被我军摧毁。窜进邯长大道的日寇，除少数逃回武安、邯郸外，大部被我军埋葬在太行山和邯长大道上了。

五个月的激烈斗争，粉碎了敌人企图分割太行、歼灭我军的阴谋。邯长大道上的日寇，不管是采用长驱直入、稳扎稳打，还是分区“清剿”、实行“光光政策”，都被我太行军民用群众性游击战争击破了。

钱钧

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战士们士气高昂，又加上当地群众对我们积极支援，我们完全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 1905年生，原名钱运彬，河南省光山县人。

●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团长。

● 1938—1945年，任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二团团长，第十二、第一支队副支队长，第一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泰安军分区副司令员，沂山支队支队长，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三旅旅长。参加开辟泰山、沂山抗日根据地。

●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 1990年4月13日，逝世于南京。

五井歼灭战

钱钧

1939年10月25日，我所在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在临朐县五井镇遭到驻青州、临朐城的日、伪军的突袭，我军奋起迎敌，英勇拼杀，取得了全歼来犯日军40余名和击毙伪军100多名的重大胜利。这一战斗，被当年11月3日《大众日报》誉为“山东抗战两年来最模范的胜利战斗”。

1939年初春，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第八支队在临朐、沂水、博山三县交界处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马保三同志任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这年6月，我们和驻扎在鲁中的第二、四支队紧密配合，粉碎了两万多日伪军的第一次大“扫荡”，扩大了根据地。8月，我一支队奉命经淄河流域进入临朐县。上级首长交给我部的任务是保卫沂山、鲁山根据地，面向胶济线，保持鲁中与胶东、渤海根据地的联系，并具体指示我们，部队驻在临朐西南山区，这样，西与活动在淄川、博山、莱芜地区的四支队为邻，南面靠近驻南麻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东向安邱、昌乐地区发展，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日伪力量，扩大鲁中抗日根据地。同时，为粉碎敌人第二次大“扫荡”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根据纵队首长指示，我部从三岔店向东北进入临朐，在布防问题上，我军原则是既能有利于打击敌人，又要防备敌人对我军袭击。我们将三营两个连的兵力放在嵩山脚下的暖水河一带，司令部驻在茹家庄。一营营部和一、二两个连队驻防在距司令部以北8华里的五井镇，三连设防平安峪、冶源一带。五井镇东边约300米远有莲花山，是该地区的制高点，放置了一个班哨，警戒临朐城的敌人。

五井镇距临朐城30多华里，是临朐通南麻、莱芜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这个镇子四周是石砌围墙，高五六米，四面各有一门，东门最为高大。镇内人烟稠密，店铺较多，是邹（县）、滕（县）、曲（阜）、泗（水）等县的买卖人常来常往的大集镇。支队司令部很重视这个地方，不但派驻了较多的兵力，而且决定我常驻这里，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指挥部队作战。

部队驻防之后，一面抓紧练兵，一面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以求尽快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做好反“扫荡”的准备。

10月25日凌晨2点多钟的时候，镇子里一片寂静，除了执勤的哨兵外，紧张工作了一天的战士和群众都已入睡。突然，我被村外激烈的枪声惊醒。清脆的三八枪声告诉我，可能是日军来了。然而，这几天我们却没有得到敌人可能来犯的任何情报。看来，敌人是很狡猾的，想趁我们到此地不久，立足未稳，侦察、通信联络等工作还不完备的时候，搞突然袭击。

我思索着刚要出门，一颗八二迫击炮弹落在院子里，顿时房屋颤抖，尘土飞扬。

日军的炮弹继续向镇内发射，沉重的爆炸声在五井镇上空回荡。我军指战员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不慌乱。战士们迅速集合起来，遵照命令奔向前沿阵地。激烈的枪声从东面传来，我立即赶到东门。一营营长李福泽同志已在这里，指挥部队开始向敌人还击。

这时我们设在莲花山上的班哨撤回来了，哨兵一跑进东门就气喘吁吁地急问：“副司令员和营长在吗？”

“在！怎么回事？”我急促地问。

“莲花山被敌人占了！”哨兵回答。

“是鬼子还是汉奸？”

“鬼子！”

我吃了一惊，感到情况严重。莲花山不仅是制高点，而且地形复杂，地势险要，其东面与大埠山、小埠山相接，是控制五井镇的重要位置。现在制高点陷入敌手，对我军极为不利。

哨兵向我报告了莲花山被占领的经过。原来，敌人采用偷袭的办法，悄悄摸到山下，攻占了山头，我军班哨寡不敌众，被迫撤出阵地。

五井战斗的序幕，就这样在我军处于被动局面的情况下突然拉开了。

一阵激烈的枪声过后，敌人停止了射击，周围恢复了寂静。莲花山被雾气和硝烟笼罩着，灰蒙蒙一片，除了山顶的庙宇和树木有点模糊的轮廓外，其他什么也看不清。

我和李营长迅速分析敌情，部署了兵力：一连守东门，监视南门；二连到北门，兼顾东北角炮台处。同时，选派几名侦察员出镇摸清敌情。

敌人从北门发起攻击，我军奋勇阻击。但莲花山上的日军一枪不放，敌人在耍什么花招？

侦察员回来了，从一名伪军俘虏口中得知：40余名日军是从临朐城来的，三四百名伪军是从青州、临朐两个地方来的。眼下日军大部分集中在莲花山上，配有八二迫击炮、掷弹筒、轻重机枪等武器。

听完侦察员的报告，我心里有了底。从来犯之敌的人数和火力配备情况看，估计敌人不会有牵制五井而向南攻我茹家庄司令部或更大的企图。只要在这里给其有力反击，最多午后，他们就会撤退的。拂晓偷袭，午后返回驻地，这是日军常用的战法。我军呢，三连驻平安峪一带，相距不远；临朐独立营在下五井，与五井镇形成掎角之势。五井镇内虽然只有两个连队，武器也较差，但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战士们士气高昂，又加上当地群众对我们积极支援，我们完全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掌握了敌情，进一步调整了作战方案：牵制日军，断其退路；狠狠打击伪军，将其击溃；然后集中兵力围歼日军。

这时，敌人从东门、北门和炮台处同时向我军发起疯狂的进攻。

借着炮火的闪光，我们搞清了敌人进攻的阵势：东门是日军，北门和炮台处是伪军。很显然，敌人依仗火力的优势，齐头并进，互相策应，梦想一举得手。然而，他们没料到，这正给了我军各个击破的好机会。我们当机立断，决定由我在东门指挥战斗，李营长赶去北门，以灵活的战术，辅之以政治攻势，首先打掉伪军的嚣张气焰，挫其进攻势头。

李福泽营长赶到北门时，进攻的伪军已接近到围子前面。李营长一面组织阻击，一面命令副连长鲍汉源带一个排出了北门，向敌侧翼运动。同时组织战士在围墙上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不给鬼子当炮灰！"伪军本来就士气低落，在我们的政治攻势面前，就更加胆怯、理亏。但在伪军官的威逼和火力掩护下，仍继续向我军逼进。战士们的阵阵排枪、手榴弹在敌群中纷纷爆炸，伪军被阻击在围墙下，双

方在僵持着。伪军正要组织新的进攻时，突然侧后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我们的迂回部队和临朐县独立营向敌人开火了。伪军受到夹击，又不摸我军底实，一时乱了手脚。一阵猛烈地阻击之后，伪军抱头鼠窜。数百名伪军如此不堪一击，我们当时也感到意外。事后得知，原来一名伪军大队长被我军击毙，鲁南警备军的所谓副司令王德平也负了重伤。“树倒猢狲散”，那些伪军士兵看到当官的死的死，伤的伤，谁还想卖命？于是，他们抛下日军，丢下100多具尸体，一哄而散，狼狈逃命去了。

在伪军进攻北门的同时，东门受到日军猛烈的攻击。迫击炮、轻重机枪发疯般地向我东门开火，几十名日军哇哇叫着向我军冲锋，有的已占了东门外的房屋，有的已接近围墙。“打！”我一声令下，步枪、机枪一齐射击，手榴弹像冰雹似的向敌人投去。日军第一次冲锋被击退，高大的东门依旧在我们手中。但是，我们也有伤亡，伤亡的同志被送下阵地。

弥漫的硝烟，混合在晨雾里，周围一片黑暗。日军受到第一次打击后更狡猾了，也更狠毒了。他们一面打枪，一面推出从镇外抓来的老乡，强迫他们把高粱秸扛到东门下，企图放火烧毁大门。看到敌人这种卑鄙伎俩，战士们怒火满腔。等老乡们一退走，一排手榴弹扔下去，随着一阵爆炸声，火熄灭了，日军的阴谋又破了产。

我军仅有两挺轻机枪算是重武器，为了迷惑敌人，使其摸不清我们的火力配备情况，我们的机枪手时而点射，时而连发，和敌人对峙着。

击溃北门的伪军后，我们立即调整了部署，加强了东门的防守力量，同时命令镇子外的部队向莲花山侧翼迂回。

日军见伪军溃逃，东门又轰不开，烧不毁，攻不下，便像发了疯一样，气急败坏地又开始了从东门到炮台一线的进攻，迫击炮、掷弹筒、机枪在疯狂地发射，镇内和围墙上成了火网。

郭连副牺牲了，又有个班长挂了彩。指战员们更加愤怒了，“为死伤的同志们报仇啊！”怒吼声随着密集的枪弹和手榴弹一同飞向敌群。

日军装备精良，攻势极其凶狂。我军民协同一致，沉着迎敌。指战员在前沿阵地上勇猛还击，救护人员在奔跑着抢救伤员，群众在帮着运送弹药，有的战士在街上巡逻，劝说群众不要走出来，以免遭受伤亡。

这军民团结作战的场面，使人立即想到，这就是我们的铜墙铁壁，任何敌人在这样的铜墙铁壁面前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日军的进攻遭到我军猛烈反击，丢下不少尸体，又一次败退下去。但敌人不甘心失败，仍然没有撤退迹象。敌人已被我军拖住，我们可以转守为攻了，抓住战机，就可以围歼敌人。我派通信员到司令部驻地向司令员报告战况，并请调机炮连火速前来参战。为了确保全歼敌人，让李营长派通信班长马体义前往平安峪传令三连赶来投入战斗。

战斗还在继续。太阳已从东方升起，日军布阵情况清晰可见。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莲花山北麓一座石碑旁，有一挺重机枪，东门外北边高大的坟堆后面和张家店南面的乱石堆里，各有一挺轻机枪，三挺机枪成品字形，交叉火力，组成火网。

为了迷惑敌人，一个战士用步枪挑着军帽贴着围墙往上一举，立即引来敌人的一阵子弹，军帽时隐时现，位置不断变换，招引敌人不停地向军帽射击。有几个战士看这个办法奏效，也仿效着吸引敌人火力，其他战士则借机瞄准射击敌人。我称赞战士们机智勇敢。一个战士风趣地说："副司令员，这叫捉弄洋鬼子！"战士们都笑了。

战士们笑声刚落，忽然发现坟堆边的机枪不叫了，一个手持指挥刀的日军，伸头伸脑向镇上张望，也许那家伙发现自己受了嘲弄，在寻找报复的目标。"送他回老家！"我一边自语着，一边顺手接过身边的通信班长杨中山手中的步枪，给了那日军一枪，随着枪声，那家伙粗笨的身体倒在了坟堆旁，再也没动。

敌人经过一阵短暂的喘息，又在猛烈火力掩护下，连续向东门攻击，并数次企图爬越围墙，但都被我军击退，双方再次陷入僵持。

暂时沉寂之后，敌人的机枪又猛烈扫射。但好一会儿，不见敌人进攻。

"敌人又搞什么鬼？要逃跑？"我分析着，判断着。

果然，日军开始向莲花山收缩了。

这时，我机炮连奉命赶到，并且从司令部带来了青州、临朐城之敌暂无兵力向五井增援的可靠情报。围歼敌人的战机已经成熟，我们决定：立即出击，夺回莲花山。

机炮连出南门，监视莲花山，防敌西进，并准备轰击山头，配合部

队占领制高点。李营长带一连从正面出击，二连已迂回到敌后背。

进攻开始了。一连战士勇如猛虎，向山上冲锋。山上守敌，凭借着有利地形和几件重武器，负隅顽抗。山坡上枪声大作、硝烟滚滚，喊杀声响成一片，爆炸声震耳欲聋。

时间已近中午，连续激烈的战斗，战士们体力消耗太大，汗水不停地流，喉咙里干得像冒火。战斗如此紧张激烈，谁也顾不上去找水喝。就在这时，镇内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把水送到阵地上来了。指战员十分受感动，又怕群众遭受伤亡，连声喊着："乡亲们，危险！危险！快下去！"

日军疯狂扫射，战士们被压在山腰。

我们的迫击炮怒吼了，炮弹不停地落在敌人据守的山头上、大庙里。顿时，山顶上腾起股股烟柱，碎裂的石块向四面八方崩落。在炮火支援下，李营长带领一连的战士们一跃而起，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迅速接近山头。

穷凶极恶的日军为了挽救其覆灭的命运，端着刺刀，嚎叫着向我军反扑。一场肉搏战在山头上展开了。一连战士英勇顽强，越战越勇。体魄魁伟的新战士夏标，把满腔仇恨和怒火都凝聚在刺刀上了，他双手紧握枪杆，咬着牙，一步步逼向敌人，在"杀！""杀！""杀！"的怒吼声中，一连刺死三个敌人。

战士李树明盯上了敌人的重机枪，经过拼杀，硬是夺了过来，他自己因此而光荣负伤。

营部通信员杀跑了敌人的炮手，夺来了迫击炮。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冲杀，五井镇的制高点——莲花山重新回到我们手中。残敌丢盔弃甲，夺路逃窜。

决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必须穷追猛打，这是聚歼顽敌的最后关头。战士们奋勇争先，紧紧追赶，将敌人团团包围在莲花山东北山脚下四五百米处的一片坟地里。

日军突围无效，援兵不来，预感到末日来临，只得凭借坟包、树林，进行垂死挣扎。

坟地周围平坦开阔，不易接近，我军几次进攻，都受到阻击，并有新的伤亡。看到残敌逞凶，战士们眼中冒火，怒不可遏，几次请求冲

锋，表示不惜代价，拿下坟地，消灭敌人，为死难的同胞们报仇。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对战士负责，努力做到既要消灭敌人，又要尽量减少牺牲，即使在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也不能有丝毫疏忽。我冷静地考虑着、观察着，等待着最佳战机。

这时，胶东军区通信营的部分同志从这里经过，也参加了战斗。三连已从平安峪赶来，从南面山上压了下来。日军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已成瓮中之鳖。

敌人见势不妙，携带两个掷弹筒、一挺轻机枪，企图突围逃跑。“小日本，你跑不了啦！”战士们叫骂着，一阵猛烈的火力把敌人压了回去。

我军重新组织了部队，三个连队向残敌发起了全面进攻。我军所有武器一齐向敌人开火，强大的火力压住了敌人。三连战士们选择较为有利的攻击方向和地形，经过两次冲杀，攻占了外围坟包，迫使守敌退入坟地中心。我军发起冲锋，在喊杀声中攻占坟地，消灭了残敌。

至此，五井战斗胜利结束。除伪军留下100多具尸体外，日军40余人悉数被歼，无一漏网。仅有一个日本兵因掉在枯井里而没有被击毙，做了俘虏。我军总计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四挺、八二迫击炮一门、掷弹筒两门，还有大盖步枪30余支和一批手榴弹。战后查明：日军中队长木莫、小队长岩井和石日，在这次战斗中毙命。

五井战斗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沂蒙山区。送慰劳品的乡亲们从夜晚到天明，川流不息，送来了煎饼，送来了染红了皮的鸡蛋，送来了猪羊……五井镇扎起了彩楼，有的村里组织了秧歌队，有的搭起台子唱地方戏，来庆祝子弟兵打了胜仗，感谢子弟兵为他们出了气。

我军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打击敌人，削弱其士气，将日军留下的全部尸体加以洗刷，裹上白布，尸体上放着各种宣传品。同时给驻临朐城的日军送去一信，内称：

临朐城日本驻军部队长阁下：

贵军于25日在五井与我军激战终日，贵军官兵全部阵亡，尸体俱全，现放在莲花山庙前，希接知后酌情处理。如需帮助，愿尽力为之。查日军侵华以来遭遇中国人民之坚决抵抗，我军配合人民，持久抗战，誓死打败日军，收复失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敬候明察。

第八路军驻五井部队首长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数日后，日军数百人前来收尸，我军得到情报后，转移到茹家庄、西山一线，严阵以待，准备和日军再战。从望远镜里看到，敌人垂头丧气地走上莲花山，见到尸体，脱帽致哀，接着抬起尸体，匆匆离去，走时留下一封信：

八路军驻五井部队长阁下：

贵军人道主义，本军钦佩，留下尸体完整无损，特此谢意。

大日本皇军驻临朐部队长

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二日

五井战斗，论其规模与缴获，仅是一次一般性的战斗，但当时影响不小。它不但对向我鲁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扫荡”的敌人起了牵制与打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激励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也赢得了广大民众对我们八路军这支抗日队伍的拥护和支持。

王振祥

当真以为一个中队就能打我一个团呀，揍他！

● 1913年生，山东郓城县人。

●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任一二九师骑兵营二连代连长，11月在河北元氏县北马村战斗中歼灭日军百余人。

● 1938年，任一二九师骑兵团团长，在冀中冀南开展反“扫荡”作战。

● 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

● 1943年7月，被派送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 1993年9月23日，逝世于北京。

回忆一二九师骑兵团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片断

王振祥

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威胁。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各部队，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毅然挺进华北，深入敌后，揭开了波澜壮阔的八年抗战的序幕。

我一二九师骑兵团，在刘伯承师长，张浩、邓小平政委等直接领导指挥下，跃马扬刀，冲锋在前，出太行、战冀西、扫平汉、歼日伪，紧紧依靠地方党和人民群众，在初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胜利完成了师首长交给的任务。

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秋，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奉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由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和陕北部分骑兵改编的我一二九师骑兵营（即骑兵三团），随师部一起行动。

9月底，我们在陕西韩城东南选定几个渡口，在一天拂晓乘小木船渡过了汹涌澎湃的黄河。部队渡河后，便马上沿万荣、侯马通往晋中的大道，向北挺进。

10月中旬的一天，团长夏云庭（后改为夏云飞）、一直在我团帮助工作的师政治部组织部长徐立清和我，奉命来到驻和顺县城的师部，刘伯承师长向我们布置了任务，刘师长说："举国上下都在要求抗日，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争气，国民党那么多的军队，让日军一触即溃，不触也溃，望风而逃。你们看像不像个夹尾巴狗？跑得那样快。"徐向前副师长说："对老百姓可像个疯狗，纪律坏极啦！指望国民党抗日是靠不住的……"刘师长继续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师要以太行山为依托，面向晋冀鲁豫广大地区，充分发动群众，开创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给你们团的任务是：马上到石家庄、元氏、赞皇、内邱等冀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背靠太

行山，面向平汉铁路沿线，在广阔平原上充分发挥骑兵的特长和作用，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牵制与打击敌人。”为了加强我团与师部通信联络，师首长给我团配备了一部电台，三名报务员和三名电话员。此外还给我团抽调了一批干部。

刚领受任务完毕，师部得到情报：阳泉、昔阳方面一路敌人正向和顺运动。师首长当机立断，命我带两个连立即去阻击。刘师长说：“这里往北都是群山，有险要地形可选。你可采取运动防御，根据情况，抓住机会，狠狠打击，迟滞敌人前进。”徐副师长讲：“到前面很快把情况搞清楚，报告我们，要注意多联络。”

我立即带着通信员到城北刘家窖村，向第一、二两个连的干部传达了师首长的决心和命令，给各连交代了任务。根据命令，一连一排长张金仓同志带一个加强排，沿泊里村、郭家垴、沙谷驼方向迅速前进，准备抢占高野底、四十亩、杨家坡一带有利地形，查明敌情，接触敌人。该排进到四十亩村时，就发现有五六百日本兵，还有一些驮乘马匹，由杜庄向白羊岭方向扑来。这个排立即在松岭南1295高地西北侧占领有利地形隐蔽，把走在前面的几个日本兵放过去，待后续大队人马接近时，突然以机枪、步枪、手榴弹猛烈向敌开火，顿时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呼嚎乱叫，当场击毙敌二三十人。待敌后续部队赶到，以密集炮火向我打来时，这个排已经脱离敌人，绕道归队。我一连另两个排在马圈沟、沙谷驼、郭家垴间的险要地形上设下埋伏，卡住口子，一再给敌人以有力杀伤、节节阻敌进攻，直至黄昏前，敌人才进到我控制的泊里村两侧1527.6和1306.4高地前沿。敌人两次猛攻泊里村及两侧高地，均遭挫未逞，不得不退到百官坪、马圈沟地区宿营。当晚，我们看到敌驻地方向燃起两堆大火，听到敌人一阵狂叫，据群众报告，是敌焚烧尸体。

第二天拂晓，敌人兵分两路向我攻击。上午9时许，一路攻占了泊里村西侧1527.6高地，另一路向西迂回威胁和顺县城。这时接到刘师长电话，他说：“师直属机关已经转移，我也马上离开这里。”刘师长指示我们脱离敌人，向牛川、皋落方向转移，会合我团主力，按原计划行动。在师首长亲自指挥下，我团在这次战斗中共毙伤敌百余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

和顺战斗后，我团在库城、柳沟一带休整。师派来了团政治委员邓永耀同志，徐立清同志回师政治部。几天后，我团又经皋落翻过摩天岭、黄庵垴、朱家庄、郝庄，抵达赞皇县以南的院头。由于地方党同志做了宣传工作，群众知道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过去的红军，因此，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到达院头时，欢迎场面更热烈，街上挤满了人，男女老幼个个喜笑颜开。这个说“这可真是自己的队伍来啦”，那个讲“这才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呢”。很多群众烧水倒茶，送粮送草，军民亲如一家人。

我们刚到驻地，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傅贯一、董月三等就来看望部队，问寒问暖。随后，共同分析研究这一带的情况。地方同志介绍说，不管是敌人的控制区还是非控制区，不管是铁路两侧还是离铁路线再远一些的地区，敌我斗争的情况都很复杂。当地有一些真正抗日的团体和组织，但也有的是以封建迷信组织起来的会道门，有的是以看家护院为名的联庄会，有的人拉起三五十人、百把十人，自称“司令”“主任”，真是三里一霸、五里一王，主任满天下，司令赛牛毛，一片混乱局面。当时有三种反动势力，一是国民党军队中溃下来的散兵游勇；二是随机而起的遍地股匪；三是一些地方豪绅乘机招兵买马拉起来的反动武装，他们以“看家护院”“保卫地方”为名，到处抢劫掠夺、派粮派款、私立捐税、抓丁拉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逼得人们东逃西奔，人心惶惶。因此，三害不除，就无法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此我们确定，当前任务是消灭三害，发动群众。

我团到院头的第二天，得知该地西北秦家庄附近有一股土匪，我们派一连去袭击。于拂晓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消灭80余名土匪，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30余支。之后，我们用这些枪支组织武装了赞皇游击队，由董月三同志领导。同时，就此成立了由傅万祥（又名傅贯一）、张桐琴等同志参加领导的赞皇县抗日救国战地委员会，既是动员人民抗日的机关，也是县的最高行政机关。接着还相继成立了农、青、妇抗救会。

11月初，我团二连袭击了临城县西北祁村煤矿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收复了这个矿区，解放了被日军抓去强迫挖煤的群众400多人。我们乘此胜利展开临城县的工作，组织了抗日救国运动委员会，建立了军事指挥部，派我团参谋李满贵同志为指挥长兼临城县独立营长（该同志

在二次打临城县时牺牲）。

在赞皇附近有国民党宋哲元部被打散的一个营，约200余人，营长纪云亭是个吃喝嫖赌、少爷公子出身的大烟鬼。该营纪律很坏，到处敲诈勒索、欺压人民。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抗日，我团先派人去做他们的工作，劝说抗日，并收编为冀西抗日游击大队。不久，发现这个营长勾结日军，企图拉部队投敌，我们立即把他们弄到院头地区，解除了营长的武装，大部人员送给兄弟部队，补充了主力。在这同时，元氏县抗日政权相继建立，组织了军事指挥部及县独立营，派我团的军事教员张化伯同志去指挥。

骑兵团根据师首长关于“充分发动群众，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在石家庄、元氏、赞皇、内邱等广大地区，展开剿匪、锄奸、反霸、收拾散兵、破坏铁路、袭扰打击敌人的一系列活动，使这一地区的土匪被消灭，散兵游勇被肃清。一些反动组织势力土崩瓦解。农村、集镇的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了，农救会、妇救会等团体普遍成立，出现了父母送儿当兵、妻子劝郎上战场、青年踊跃参军，各阶层人士“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抗战”的新高潮，进一步巩固、健全了各县抗日政权，扩大了抗日地方武装。我团还在石家庄以西井陉地区扩充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一个宣传队，在发动组织群众运动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北马村痛歼日军

高邑城西南邢郭，有一个名叫岳兆麟的旧军人，也是个财主，他与驻高邑县日军勾结，招兵买马，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赌棍、散兵，扩充到百余人的反动武装，名曰“看家护院、保卫地方”，实际是二鬼子、地地道道的伪军。他们派粮派款，一切由附近村庄供养，还经常糟蹋妇女，当地人民恨之入骨。根据群众要求和我们得到的情报，11月30日夜间，我团由院头以南的官都村、郝家庄出发，对南邢郭的反动武装进行奇袭。第二天拂晓前，我们将村庄包围起来，摸进村以后，敌人正在沉睡，就像捉小鸡似的，被我们一举歼灭。岳兆麟畏罪自杀。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天亮又召开了声讨汉奸卖国贼的群众大会，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并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打倒日本鬼子。接着，开仓分粮，

救济贫苦的老百姓，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

我团在冀西地区的积极行动，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恰似一把尖刀插入平汉线翼侧，使日军惶惶不安。歼灭岳兆麟武装以后，我们估计，日军可能要来挑衅，就作了相应部署。不出所料，12月2日中午时分，驻高邑县城的敌人果然出动了。约200多鬼子，分乘18辆汽车，向北马村方向运动。敌人出城不远，遭到我团在西塔影村附近警戒的第四连的有力阻击。战斗刚打响，敌人就碰上我们侦察班用黑色炸药和铸铁壶制成的土地雷，炸掉一辆汽车。我第四连在广阔原野上，巧妙地利用各种有利地形，展开疏散的战斗队形，并派出一个排分成几个战斗小组，以声东击西的打法，在节节阻击敌人，迫使敌人不能乘车，也弄不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马。由于我第四连的积极行动和巧妙打法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一直打到下午5点来钟，敌人被诱到北马村附近，已拖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我团第四连完成阻击任务后，除留团侦察班在北马村以西的高地上监视敌人外，沿陈家庄、五马山北撤，绕道经石庄家、北沟、南清河，到郭庄、南北回车、嘉应寺归队。

天黑后，正当我部队吃饭休息时，接到侦察班及地方同志报告：日本鬼子进了北马村，进村时到处打枪，乱找东西，看样子不足200人，汽车停在村东角场院上。北马村的群众事先动员，下午已转移，并做了坚壁清野等充分准备。还说，敌人进村后乱了一阵子才平静下来，现在只看到些火光，可能是敌人烧火取暖。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命侦察班继续搞清楚敌人住的确实地点及岗哨位置，并监视敌人的动静。根据各种情况判断，敌人夜晚不会撤走。团领导决心留四连警戒团的后方，留守人员及马匹，团部带一、二、三连采取夜间袭击，消灭这股敌人。团政委邓永耀同志亲自给部队作了思想动员，各连迅速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部队于当晚11时出发，徒步夜行军，到达北马村时，约后半夜的1点多钟。监视敌人的侦察班汇报，敌大部住村东南角两家大户人家的大院内，靠近停车场，警戒不多，只有门口与停放车辆的地方，有极少数人活动。我们立即命令：三连从村当中冲进去突击街心一个大院内的敌人；二连从村东南角突击敌人停车场，争取迅速把汽车烧掉；一连从村西南角向敌人突击，并视情况接应二、三连的战斗。

这夜风很大，敌人岗哨大多在打瞌睡。我第三连一排长韩永正（外

号韩猛子）首先带领全排摸到敌人院内，看到日军都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睡觉，突然用机枪、冲锋枪、手榴弹向敌人开了火。随后全连冲进去，打得敌人嗷嗷乱叫，乱作一团。与此同时，我第二连摸到停车场，该连四班长魏大明同三个战士点燃了汽车。这时，警戒停车场的敌人才发觉，慌忙打响机枪，我班长和两个战士当场牺牲。二排长王清山看到情况紧急，带着几个战士抱着柴草，不顾一切滚到汽车跟前，烧着另几辆汽车，熊熊大火顺风而起。敌人两次向我猛烈反击，想抢救汽车，都被二连击退。我第一连也冲到车场跟前。就此，各连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由于我们先敌开火，突然猛烈，给敌人以很大伤亡，并烧掉了敌人的全部汽车，使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当战斗进行了个把小时后，敌人龟缩到一个大院内的土炮楼和两座较坚固的房子里，拼死顽抗。战斗相持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于黎明前将部队撤出战斗。

当我们撤出战斗后，敌人仍处在惊慌之中，机枪、步枪及掷弹筒声一直响到天亮。第二天中午，由石家庄、元氏县增援之敌乘20余辆汽车赶到。这时，北马村的敌人才敢走出炮楼，收拾尸首，整理残局。尔后发疯似地放火烧毁北马村的房子，乱放一阵枪炮，慌慌张张向高邑县城鼠窜而去。

这次战斗共消灭日伪140余人（主要是日军），烧毁或击毁敌汽车18辆，缴获步枪、机枪及其他一部战利品。我部团政治处青年干事汪昌明、排长王清山等10余名同志牺牲；排长戈全发等10多名同志负伤。

这次战斗的胜利，对冀西元氏、赞皇及其附近地区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是打击了正面这段铁路沿线的敌人，使日军不得不调兵遣将，增强沿线据点的力量，这就达到了牵制敌人的目的。其次，也有力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战情绪，密切了军民关系，扩大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次战斗受到刘伯承等师首长的表扬，指出："北马村战斗是一次诱敌深入打歼灭的胜仗，取得很大胜利，望你们再接再厉。"

纵横驰骋平汉线

1938年1月底，接师首长电：令骑兵团过平汉铁路，到河北省束鹿、旧城一带，与我地方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取得联系，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以实际行动扩大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动员群众、争

取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

我团从冯村、田家口之间跨过铁路，经柏乡、大曹庄，相机首次攻占了宁晋县城，摧毁了伪政权武装，生俘了在清朝做过九门提督的日伪汉奸王怀庆，并缴获一批枪支和马匹。我们挑了几匹高大的马送到师部，刘师长选了其中的一匹大黑骡子，作了坐骑。

尔后，部队开往码头里一带活动，联络一些抗日组织团体。在此期间，我们到新河县慰问了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董振堂将军的家属。之后向北行动，路过束鹿县以西赵家司马一带时，由赵辉楼、赵月芳（后改名为赵光远）同志组织起来的抗日自卫队1000余人与我们接头。我们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面抗战的指示，介绍了在我党领导下的平型关、阳明堡等战斗胜利的影响下，各地人民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参加抗战的大好形势，共同研究了当地情况，交换了意见。他们表示坚决抗战，愿听从指挥，急切要求加入八路军抗日的行列。由于我团有任务急需向北行动，故介绍他们到巨鹿、南宫一带，找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同志接洽。后来，该自卫队改编为冀豫支队，后归三八五旅。赵辉楼为副旅长，赵光远为政治部副主任。

2月初，我们到束鹿以北辛集，得知旧城一带有一支抗日武装已编入吕正操、孙志远同志领导的冀中抗日救国自卫军。我团在辛集地区活动几天，摧毁当地的维持会和一些反动组织，组建了有当地进步人士参加的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同时，我团将晋县维持会、保安队赶跑，一度收复县城。当月，由梁俊亭同志带领我团三连，在石家庄以东塔元庄伏击了日军由石家庄开往藁城装载军用物资的两辆汽车，击毙了全部押运的十余个鬼子，击毁汽车一辆，缴获汽车一辆及许多步马枪、迫击炮弹、军用物资。当我们把缴获的汽车开到辛集时，广大群众纷纷围上来，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有的含着眼泪说："咳，我活了几十岁，还是第一次看到敢打日本鬼子的队伍呢！"也有一些绅士、政客、官僚跑来道贺："我早就说共产党好，我是坚决拥护抗战的！""贵军真是不负民众之重托！"

2月中旬，师电令我团返平汉线路西，另有任务。在由路东转回元氏西北的南佐镇时，得知以惯匪李小争为头子的所谓"护国军第一师"活动在高邑、宁晋、赵县一带，其"第五旅"约500人，窜到元氏以西的北苏阳骚扰群众。我团立即在元氏县独立营配合下，一举歼灭这股匪徒，

俘敌旅长以下400余人，缴获迫击炮一门、重机枪二挺、长短枪200余支。战斗结束后，我们很快奔赴临城县以西黄腊沟，与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同志会合。

在短暂的四个月里，我骑兵团在元氏、赞皇、临城等地发展了大批抗日武装，在此基础上扩建了冀西独立团（后编为三八五旅十三团）夏云飞同志调任独立团团长；教育股长刘毅同志任政治处主任。骑兵团由我接任团长，邓永耀同志仍任政治委员，梁俊亭同志任副团长，刘春山同志任政治处主任，王成德同志任供给处处长。

3月中旬，宋任穷同志率领我团过铁路到巨鹿一带，由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同志直接指挥，开辟创建冀南根据地。

杨世明

敌人的火车、军用列车三天两头出轨翻车，成了常事。车厢一节节被毁坏，敌人有的死亡，有的被俘。

● 1907年生，湖南浏阳人。

●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六大队营政治教导员、第四团政治处副主任、第十九团政治处主任，第五军分区五区队政治处主任，第四十三团政治委员。

● 1943年在北岳区反“扫荡”战斗中与日军进行交通战，毁坏日军大量机车，被评为“一等战斗英雄”。

●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 1986年6月29日，逝世于北京。

战斗在晋北铁路线上

杨世明

1941年后半年到1942年底，日本侵略者在我华北地区推行所谓“治安强化”，实行极端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制造“无人区”，对我根据地进行反复“围剿”和“分进合击”，疯狂进行大“扫荡”。我晋察冀二分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展开反“扫荡”斗争。

1942年5月4日晨，敌人袭击定襄南庄、赵家庄（河南区队[1]机关、警通连驻南庄，定襄县委机关和一中队驻赵家庄）。警通连和一中队掩护河南区队机关、定襄县委机关转移中战斗伤亡共78人，伤排长1人，战士41人；区队部总支部书记贾臣汉（山西朔县人）、通讯参谋杜文周（定襄人）、政指赵俊以下36人牺牲。

5月5日晨，敌人分九路合击阎家庄、赵家庄、岭子底、河南坪一带。河南区队部机关、警通连和一中队在阎家庄以南爬山经芦苇底村向南涧村附近突围，当天晚上过滹沱河到崞县同川温东社村休息一个白天，晚上经宏道镇附近嘴子村过滹沱河，从定襄平川到忻县令归村休息半天。当天下午1点许，忻县城敌人分两路向令归村扑来，区队部和一中队、警通连立即转移到忻县五峰山下之肖家村休息半天，晚上行军爬定襄南山十八盘到连尖塔。

敌人在其统治不了的地区，见房烧，见人杀，见东西抢，凡农具粮食运不走的皆烧掉，实行残酷的大屠杀，力图使我根据地人力、物力归于毁灭。这一时期，仅在大南邢、芳兰镇、碳窑沟、白泉郊、上零山和东峪一带就杀害无辜群众千余人。南涧村、马家窑村、瓦扎坪、藏孤台、西笏口村等20多个村庄大部被毁，有的被烧为灰烬。对定襄边山游击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在蔚家梁、土岭口、宽沟、南王村、中霍、季庄、宏道镇、受禄镇等地建立据点，企图切断我山区与平川的联系。在定襄平川中间之忻窑铁路上，建筑东楼村、定襄城、王进村、蒋村、史家岗、芳兰镇、河边村、济胜桥据点，把定襄平川分成几块。

敌人在平川地区进一步实施治安强化，推行保甲制度，建立户口登记，强迫群众照相，发所谓“良民证”。建立自卫团，日夜站岗检查行

人，气焰十分嚣张。通过同蒲路北段和忻窑铁路，不断输送兵员和军用物资进攻北岳区。北岳区包括石家庄至北平（北京）以西、北平至大同平绥路以南，大同至太原同蒲路以东，太原至石家庄正太路以北广大地区，共5万平方公里。

在上述情况下，6月2日河南地区党的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率领区队主力一、二、三、四中队（连）、定襄大队、忻县大队，任务是：

一、破坏同蒲铁路北段和忻窑铁路敌人运输，牵制和迟滞敌人对我北岳的“扫荡”运输计划。

二、发动和组织群众，扰乱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打开定襄、忻县平原新的局面。

三、护送我东北、华北往返延安的干部、学生等和物资通过忻窑线和同蒲铁路封锁线。

部队区分：河南区队活动于同蒲铁路北段，从太原北之皇后园至原平镇。定襄大队活动于牧马河以南、滹沱河以北地区。忻县大队活动在忻县以南之麻会镇，豆罗至石岭关一线。

日军一进山西，就占据了北同蒲路和忻窑铁路，沿线五里一炮台，三里一岗楼，布成了梅花形的警戒网。我们紧紧依靠定襄、忻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向敌人展开攻势，在军事上我之战术转变为“敌进我进”。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器材，在同蒲路北段和忻窑支线，对敌人的据点不断袭击、扰乱。

1942年，敌在晋西北边缘区加紧蚕食，至6月，共建据点320多个，晋西北根据地缩小三分之一。日军对我根据地区“扫荡”蚕食和封锁的同时，对我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实施了以“施政跃进”运动计划为主要内容的“总力战”，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和封锁，妄图彻底摧毁我根据地，以达到其“确保蒙疆自治区”的目的。为配合我晋绥军区一二〇师及晋西北人民反“扫荡”的胜利，我率河南区队四个中队（连）和忻县民兵拆铁路、割电线。日伪军、汉奸惊慌不安，他们一面遣兵调将大出发，一面施展诡计，实行“强化治安”，设立爱路村，成立自卫团，汉奸特务到处横行。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我们积极向敌人展开交通战。6月7日黄昏，我们打入敌人自卫团的同志送出一个紧急情报：第二天拂晓将有一列运送军用物资的火车通过。我忻县四区区委书记郭延周同志找我商量

后，深更半夜率200多民兵和我们两个连进入金山铺村以南的铁路上，用扳子把两根道轨上的螺丝、夹板取掉，又将铁丝缠在道轨上，安上粗麻索，埋伏在20米以外的沟渠里。天刚麻麻亮，列车从忻口站开来，当火车开到我破坏点时，“轰隆”一声栽了跟头，战士们冲上车去，活捉2个鬼子、8个伪军，缴步枪10支、手枪1支、83箱子弹、300多匹洋布，其余运不走的军用物资放火烧了。当天，我又率部队到忻县南太平村，向民兵队长了解到，敌人每夜有一列架着枪炮的铁甲车出来巡视铁路。当日晚上我带部队和百余名民兵到忻县车站北十多里路的大檀村南面，先把一段铁轨上螺丝取掉，扎上铁丝拴上大绳。五更天，鬼子的铁甲车气势汹汹开来，探照灯白光刺眼，快到埋伏地点时，我一声令下，把道轨拉开，鬼子见事不妙，加大马力开倒车，刚退约二里路时，后面一段道轨又突然拉开，鬼子没有料到这一着，来不及停车就翻了一个屁股朝天，我们立刻冲到铁甲车边，打不开门，就把手榴弹从枪口里塞进去，30多个鬼子当即送了命。当敌人援军赶来，我们撤出阵地已老远了。

这次连续破坏敌人军用列车和打敌人铁甲车，给我的启发很大，虽然把敌人火车焚了，但车头全是钢铁的焚烧不了，又没有炸药。根据这次体会，我创造了“支高铁轨破坏法”。这种方法简单有效，只要把铁轨的四块夹板取掉，用一根一尺至二尺长的事先预备好的木头，将铁轨支起来，利用这一节轨道、枕木和火车头相撞，不需要炸药，能把敌人火车头的水箱、锅炉撞坏。7月2日晚上，我们在忻县与定襄交界之处义井村以东四里路之处就是用这种方法破坏火车头的。

同蒲路北段从那时候起，敌人的火车、军用列车三天两头出轨翻车，成了常事。车厢一节节被毁坏，敌人有的死亡，有的被俘。车上的物资有的被焚毁，有的成了缴获品。据不完全统计，6月8日至8月初两个月中，破坏敌人火车13列，毁坏火车头9辆，击毙日军中岛五六等20余名，俘中野久吉等13名，伪警务段警察、司机、司炉等26名，烧毁车厢48节，缴轻机枪3挺、六〇炮1门、步枪94支、刺刀18把，子弹93箱、洋布343匹，黄色炸药两大箱、文件16包、衣服60箱，白面、大米38袋，其他物资不计其数。此外还烧毁敌人进攻北岳区搭营帐用的木料、席子等一列车。

1943年一年中，北岳区打退敌14次“扫荡”。1月至6月，我仍然率河南区队主力。这期间，一、三中队毁坏敌人火车11列，车头8辆（河边

至芳兰镇之间2列，蒋村至王进村之间2列，安邑至张庄之间2列，忻县城至播明1列，金山铺至忻口3列，界河铺至原平1列）。配合北岳区内线主力反“扫荡”胜利。激烈的战斗，是1943年冬季配合北岳区反“扫荡”战役。这一战役从1943年9月16日开始到12月15日结束，整整三个月，敌人动员的兵力计有一一〇、六十三、二十六等三个师团大部主力，独三混成旅团与六十二师团的半数主力，独一、独二混成旅团之一部，加上伪治安军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一〇五、一〇六等六个团主力及冀晋两省三十余县的伪保安队，共计35000余人，连同散置于我北岳区周围点线上的敌伪守备部队总兵力4万余人，在我北岳区10万平方华里的战场上，实行陆空配合“扫荡”。

敌寇还动员了一切汉奸伪组织，“剿共委员会”“新民会”以及伪“合作社”，企图用最毒的手段，破坏我秋收、秋耕与征收工作，洗劫我粮食、资料、毁我之人力、物力，从经济上毁灭我全体军民的生活条件，消灭我根据地与坚持根据地的主力军和军政指挥机关。

针对敌人的阴谋企图，晋察冀军区令二分区河南区队继续大力破坏同蒲路北段和忻窑铁路交通要害（重要桥梁、机车）。打破和迟滞敌人的进攻计划。根据军区命令，我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赵尔陆同志电报指示：“河南区队杨世明对忻定平原敌情、地形和部队比较熟悉，确定杨率部队去完成上述任务。”配合北岳区反“扫荡”战役，我率河南区队一、二、三、四中队，在原平至忻县城，忻县城至定襄河边村和敌人展开交通战。

三个月反“扫荡”战役中，河南区队破坏敌人火车15列，车头12辆，打坏敌人铁甲车1辆，炸毁了忻县城至忻口间的播明大桥，这是用打火车缴获敌人的400公斤黄色炸药炸掉的。

炸毁该桥后，敌人强迫各村派马车、牛车将播明站的一部分军用物资运到忻县城。敌人抢修26天，用枕木做桥墩才临时通车。敌人修桥期间，我们以小分队扰乱多次，袭击忻口站、北曹张和董村、忻县东门外铁道边，定襄王进村、河边村、济胜桥等敌人据点。

1943年8月以后，敌人的铁路警备大大加强了，因为当时是敌人“决战输送准备期间”。铁路上敌人增加了机动部队，铁甲列车增多了，但我河南区队仍然很主动，要想白天翻车就白天翻车，要想晚间翻车就晚间翻车。在那期间，晚上往往“轰隆隆”一声响，接着一阵子机枪步枪

声，敌人火车便倒的倒，歪的歪，在路轨上不能动了。接着车厢里燃起熊熊的火焰，车被焚烧了，火焰一直卷向半空，将平川数十里都照得明亮。在忻窑支线上，北同蒲忻县至豆罗段、忻口至原平段，到处都有被翻出了轨，横倒在路轨上的火车头。搞得敌人胆战心惊，吓得敌人不敢黑夜开车。当地群众形容说：

黑夜不敢开，
白天更小心，
火车变牛车，
电话打不通。

人民群众看到鬼子连续遭失败，纷纷赞扬游击队和民兵：

游击队民兵真英雄，
连日彻夜打日本，
护送干部过敌区，
保卫边区立了功。

1943年12月3日，解放日报第一版题为《半月军事动态》一文中，“敌伪所得的，只是大量武器的损失和大量交通器材的毁坏而已。（只同蒲路北段的火车头和车厢，就被我毁坏25％以上。）”

1943年冬季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晋察冀边区于12月30日颁布了“反扫荡”战斗英雄奖励条例，经过一个多月的慎重选拔与严格审查，最后由党政军民领导机关评定，部队一等战斗英雄了九名：一分区有安全福、崔冒儿；二分区有我、阎清才；四分区有邓世军；陆军中学有郑有年、谢福仁；雁北分区有糜德喜；军区直属队有王化三。部队二等战斗英雄5名，三等战斗英雄9名，战斗模范29名，地方战斗英雄1名，二等战斗英雄6名，三等战斗英雄2名，地方战斗模范33名。

所有的战斗英雄模范均给以物质奖励。在英雄榜上头3名：杨世明、邓世军、郑有年各奖第一等战斗英雄奖章一枚，望远镜一架、奖金500块银元。奖给我的500银元，我告诉秘书张定邦同志：分给河南区队、定襄县大队每个中队50元，作为部队改善伙食用。我个人分文没要。

正是元宵佳节（2月8日），我们大家从地方、部队、学校、工厂、

农村聚会一起来开群英大会，共开了5天，大家痛快地讲自己的战斗经过，介绍宝贵的经验。像这样的盛会，在边区也是第一次。晋察冀军区程子华副政委在群英大会上讲话中，专门指出我的姓名，给我鼓舞极大。他说："去年反'扫荡'战役中，又创造了最有名的光辉战绩，像我们河南区队政治主任杨世明，在去年反'扫荡'里，毁坏了同蒲路敌人的机车25％以上。……"

我们真是快乐极了。当我们想到快乐从哪里来的时候，就不能不想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想出了打日本鬼子的好办法，朱德总司令员、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带领八路军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若是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参军、参战，我们谁能成为什么英雄模范？在这个大会上，我们都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们决不自满自足，一定要把大会上所学到的东西带回去，向敌人展开更激烈的斗争，打更多更大的胜仗，保持我们的光荣称号。

1944年3月间，八路军亚五、亚六部队[2]先后两批来到定襄县南涧村，学习破坏敌人火车的经验。我给三五八旅的干部同志们两次介绍破坏敌人火车的经验，介绍了我创造的破坏敌人火车三种方法（支高铁轨破坏法、离轨破坏法、临时拉轨破坏法），并在南涧村作了示范，这里铁轨枕木有现成的，那时候因敌寇把农具抢光，定襄县委书记范富山同志在南涧村搞了一个铁匠炉，发动民兵到铁路上搬铁轨打锹镐、菜刀等。这些铁轨由民兵抬回来，每公斤五分钱，这是1941年春晋察冀地区有明文通知统一规定的价格。

1944年二三月间，河南区队一、三中队先后在同蒲铁路和忻窑线破坏敌人火车三列。

河南区队从1942年6月起至1944年3月，先后在同蒲北段和忻窑线上，总共破坏敌人火车43列，火车头29辆，铁甲2辆。占八路军八年抗战破坏敌人火车107列的42.2％。29辆车头都是在同蒲路的忻窑线上破坏的。占平汉、平绥、北宁、津浦、正太铁路线之百分之百。（见1945年7月7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八年抗战主要战果》一文中破坏敌人火车、火车头两项。）

[1] 河南区队是按晋察冀军区统一编制组成，共648人，分为一、二、三、四、六、七中队（连）、区队警通连（没有五中队）。六中

队、七中队固定在寿阳、阳曲县掩护我区干部展开工作。河南区队活动于忻口以南，同蒲线以东，正太线以北铁路沿线地区，因地处滹沱河以南，故名。

[2]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三个团的代号是：七一四团简称亚四；七一五团简称亚五；七一六团简称亚六。

李懋之

太岳根据地并不是敌人想象的那样：是一块平展的“磨盘”，可以任“铁磙”碾压。其实就是敌人筑起铜墙铁壁，也休想阻止我们的自由行

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国土。

● 1910年生，山西省襄垣县五阳村人。

● 1931年，追随吉鸿昌在察哈尔抗击日寇。

● 1938年，参加八路军。历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游击大队副大队长、游击第一团副营长、二一六旅参谋主任、八路军太岳纵队二十五团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太岳分校参谋长等职。

● 1939年，指挥耿壁奇袭战，创造决死队首次缴获日军步兵炮和机关枪的战例。

● 1940年，参加百团大战，在大落坡反击战中，率部与日寇进行白刃格斗，全歼敌人。

● 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43—1945年，组织军民对沁源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围困战，积极展开地雷战、麻雀战、蜜蜂战和交通伏击战等。

●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 2009年2月11日，逝世于北京。

日本“军官战地观战团”覆灭记

李懋之

1943年9月中旬，日军在同蒲和白晋两铁路线上，调兵遣将，集结重兵，并在各前沿据点，屯积粮秣、弹药和作战物资，准备对我晋东南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太岳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于9月20日发出紧急指示，号召全区立即进行空舍清野、破大路、埋地雷，组织教育群众和民兵自卫队准备反“扫荡”；对城关和交口转移出来的难民要分散安置，妥善隐藏，不能让敌人抓回去搞“维持”。军区还规定了各主力部队转向外线敌占区，积极打击敌留守部队的任务，并要求部队不能过早离开根据地，要在敌人开始行动后，与敌人保持一定距离，若即若离，边打边退，到有利时机，迅速脱离敌人，转到外线去；县区武装要以班排为单位，分散打击敌人，掩护群众和县区机关干部，要保持高度警惕，避免敌人奔袭搜捕；民兵干部带领民兵打游击，保护群众转移隐蔽。

9月25日，陈赓司令员在赴延安之前把我叫到军区司令部，要我汇报11个月来对沁源日军围困战的情况，以便到延安后向中央军委汇报。我向陈司令员着重汇报了对敌三十六师团格木联队斋藤大队的战斗情况，特别强调了在主力部队带领和援助下，县区基干队、民兵轮战队的作用，以及沁源人民宁死不屈、英勇斗争和迫使敌人再次换防的情况。

陈司令员听了我的汇报后说：“我们对沁源敌人的激烈斗争，已取得很大成绩，真正使敌人陷入了汪洋大海。现在，敌人又调集了约3万人的兵力，由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组织指挥，以驻临汾的六十九师团长清水中将为前敌指挥官，太原第一军团参谋长为督战，敌现已到达平遥，将于10月1日开始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此次‘扫荡’的目的，是要用所谓铁磙式‘三层阵地新战法’，以全面实施和彻底实现其‘山岳剿共实验区’的计划。日军此种‘扫荡’是对沁源人民不‘维持’敌人的报复行动，手段会是很残酷的，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扫荡’即将开始，你赶快回去吧。”

赶回驻地后，我向部队传达了陈赓司令员的指示，要求大家做好

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敌人这次对太岳根据地进行的“铁磙扫荡”，是想把我军压到黄河北岸一举全歼，以创造模范“剿共实验区”，为其他地区“剿共”示范。其战斗编成与兵力部署，是以同蒲、白晋两线的六十九师团、六十二师团和三十七师团十几个日军大队，还有伪“剿共”第一师、第二师和地方伪军共约3万人。除留两个大队及伪“剿共”二师位于临汾和高平为总预备队以外，其余全部投入第一线作战。具体部署是用两个大队置于同蒲线东侧（霍山西麓），成纵队南北展开于七八十华里的地段内，构成西侧封锁阻击线，协同腹地“扫荡”部队南进；用三个大队置于白晋线西侧之古县、松交、良马一线成纵队南北展开于八九十华里的地段内，构成东侧封锁阻击线，协同腹地“扫荡”部队南进。封锁部队均提前展开。用九个大队各成三层横队（梯队），各梯队距离10至15华里，展开于同蒲线上的介休和白晋线上的南关镇之间，构成“铁磙”，每天或隔天滚进二三十华里。两侧封锁部队的推进与腹地“扫荡”部队同步。第一梯队以日军为主，配属特工队、便衣队，主要任务是捕捉合击我主力部队，一旦与我主力接火，侧翼封锁部队即奔进合击；第二梯队以日伪军混合编成，胁迫大量民夫，组织成抉剔掳掠后送队和俘虏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实行“抉剔清剿”，劫掠财物，后运敌区；第三梯队又以日军为主，主要任务是继续“清剿”，捕捉我小部队和零散人员，掩护二梯队侧后，扩大抉剔战果。这就是所谓的“箕形阵势三层铁磙式新战法”。敌人用此新战法妄图消灭我主力部队，摧毁根据地，全面实现“山岳剿共实验区”计划，用心十分恶毒。

1943年10月1日，敌人开始自北而南“滚进”。10月3日，我洪赵支队一部向外线灵石方向转移时，在王陶西南地区，遭来自介休敌人的合击，激战半个小时，毙敌10余人，循小径跳出合击点。4日，洪赵支队主力在圪宜头遭敌合击，我伤亡80余人，损失机步枪50余支，入夜分散突围。同日，我三十八团主力在北平镇西地区阻击“滚进”之敌时，遭来自霍县敌人合击，我奋战至夜，杀伤敌人50余人，我伤亡10余人，入夜转移到灵空山地区。5日，我五十九团在渡口伏击由古县南下之敌，毙伤敌30余人。7日，由南庄向外线转移时，在药王垴遭屯留吾元和张店敌之封锁部队合击，激战半日，毙敌30余人，我伤亡70余人，入夜跳出合击点。11日，我二十五团主力一部，在安泽艾蒿与“滚进”之敌接触，

遭来自安泽敌人合击，激战半日，毙伤敌60余人，我伤亡4人；入夜转到兴唐寺，又遭敌西侧封锁部队合击，我有部分损失，后跳出合击点。在敌“滚进扫荡”过程中，困守沁源之敌趁势四出搜掳，遭到我坚持内线斗争的游击小部队和飞行兵不断杀伤，敌无一次成功。

敌人的“腹地扫荡”部队于10月17日“滚进”到临屯公路两侧时，我军区接到临汾谍报站的报告，说东京日军参谋本部，从华北各地抽调旅团长、联队长和少佐百余人，还有军官学校学员共180余人，组成“军官战地观战团”，由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率领，已到达临汾，将乘汽车沿临屯公路进入太岳区，来“战地观战”，学习冈村宁次的杰作——“铁磙式三层阵地新战法”。

军区情报科长刘桂衡得到这个重要情报后，立即报告陈赓司令员。陈赓当机立断，用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王近山（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带领十六团秘密转进到临屯公路西端设伏，一定要完全彻底歼灭这个“观战团”，不能让他跑掉一个，并指示要速战、速决、速离。

王近山是一员负伤多次的猛将，打仗总是猛扑、猛冲、猛打、狠杀。他带的十六团是陈赓将军培养出来的一支能打仗的部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中善于打近战、夜战和伏击战的一个团。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将军率领三八六旅驰骋于豫北和晋南平原，在响堂铺和香城固歼灭过日本侵略军。这支部队同日本兵几次交锋，摸透了日本兵的脾气：我越勇猛，敌越稀松；我越猛冲，敌越害怕。

王近山带领十六团是在敌人开始向岳南“扫荡”前，于10月18日夜转移到外线临汾东南冈头村隐蔽的。他接到陈赓司令员的十万火急电令后，立即向部队进行政治动员，他说，日本“军官战地观战团”共有180多人，大多数是将校级军官，三分之一是军官学校的学员，也算尉级军官，我们要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消灭它！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万万不能错过，万万不能打击溃战，必须打歼灭战。一次能消灭这么多日本军官，能顶上消灭他们的5万日本兵。尤其是在敌占区里边打这样的歼灭战，这将是抗日战争史上最光辉的战绩，也是震撼敌人大本营的一颗重磅炸弹，这在抗日战争史上也将会成为一次突出的模范战例。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任务，大家要来个杀敌立功的竞赛。

指战员们听说要消灭的都是日本军官，还有不少日本将军这样一个

重大任务，一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抖擞，纷纷表决心说："这是一个很难得到的机会，拼死也要完全消灭敌人。"

10月22日夜，部队秘密转进到临汾东北，洪洞东南，临电公路西段的韩略村（敌据点）西南地区，封锁消息，隐蔽起来，积极准备战斗。在我同蒲路情报站和当地党、政府和民兵协助下，王近山亲自带领团营连干部于23日化装侦察了地形，现场制定了伏击方案，具体分配了各营连的伏击地点和战斗任务。返回住地后，接到刘桂衡科长送来的同蒲情报站的鸡毛信。信中说："在临汾城里的日军'战地观战团'已编好车队，3辆小吉普车，10辆大篷卡车，没有派部队掩护，只有军官学校的学员带有步机枪。24日早晨出发，沿临屯公路向我根据地开进。"王近山接到报告后，当即下令，要部队在午夜前吃饱饭，12点准时出发，轻装进入伏击地区。各营连于24日凌晨2时进入伏击地区后，各按预定的作战方案占领了阵地，伪装好自己，装上子弹，揭开手榴弹的拉火盖，悄然无声地等待敌人。

上午8时，只见曲亭方向的临屯公路上尘土飞扬，敌"观战团"的车队开来了。敌人满以为"铁碾扫荡"胜利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成为他们占领了的天下，在他们经营了六七年的"统治"区内的据点之间行进，可以畅行无阻，遂大模大样，毫无戒备地开进来了。

8时20分，插着"太阳旗"的车队进入我伏击圈。三辆小吉普车在前，十辆大篷卡车紧跟在后，车速也相当快。打蛇先打头。我三营九连按计划首先跳上公路，挡住敌人去路，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对准小吉普车突然开火，猛烈扫射。敌驾驶员倒下去了，小汽车不能动了，受了伤的敌酋服部直臣，慌忙跳下汽车，大喊大叫，妄图组织力量冲开前进道路。此时，我二营六连已在敌人车队后尾堵住敌人的退路。同时两侧伏击部队，杀声震天，一齐冲杀过来。手榴弹一个接一个投入敌人的车队，轻机枪、步枪和掷弹筒不停地投向敌人。敌人已失去指挥能力和集团抵抗能力，一个个乱躲乱窜，有的钻在车底下，有的趴在公路旁，无组织地各自抵抗。手榴弹投到敌人汽车底下和车厢里边，敌人的汽车开始起火爆炸。敌军官手枪子弹已打完，我战士冲到敌人面前，敌举战刀向我扑过来，我战士眼明手快，先打一枪，再刺一刀，结束了一些敌军官的性命。敌学员举步枪与我格斗，被我捅死不少。当时战斗十分激烈，日军军官受了伤还不肯放下武器，真有那么一股"武士道"精神，至

死不投降。带队的服部直臣看到同伴死伤累累，血流遍地，逃生无望，遂带头举刀破腹自杀。其余敌人看到指挥官已自杀，也纷纷举刀自杀。

此次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敌人除两个学员钻在公路下的狼窝洞里漏网外，其余180余人，全部被我击毙。此役缴获手枪60余支，步枪60余支，轻机枪3挺，战刀百余把，烧毁汽车13辆。10时，我部队撤离战场。战后谍报报告，被我打死少将军官9人，大、中、少佐军官99人，学员60名，汽车司机15名。

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被歼灭后，冈村宁次非常震惊、气愤，疑有内奸，严令搜查，派飞机到韩略附近各村滥炸了一通，并调兵包围洗劫各村，敌占区的人民惨遭杀戮。冈村宁次愤怒之下将清水师团长撤职查办，将韩略据点的日军小队长砍了头，伪冀宁道（驻临汾）道尹也被罢了官。冈村宁次亲手策划的“扫荡”计划，不得不提前20余天结束。

歼灭敌“军官战地观战团”的重大胜利，受到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专电表扬，临汾谍报站受到了特别嘉奖。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1月3日发表了题为《临屯公路上韩略村伏击战，我毙敌旅团长以下全部“军官观战团”，造成在敌占区伏击战的光辉范例》的专题通讯，报道了我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于1943年10月24日，在山西洪洞县韩略村，歼灭以服部直臣少将为首的侵华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180余人的消息。

冈村宁决策划的“铁磙扫荡新战法”，满以为组织得天衣无缝，一定可以达到消灭我军，摧毁太岳根据地，完成“实验”计划的目的。但没料到太岳全区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到处有茂密的森林，丛生的荆棘，天然崖底，人凿洞穴。我军民熟悉地形，敌有难以到达之处，我无难以飞越之地，太岳根据地并不是敌人想象的那样：是一块平展的“磨盘”，可以任“铁磙”碾压。其实，就是敌人筑起铜墙铁壁，也休想阻止我们的自由行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国土。

将领讲述：八路军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力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转战华北诸省，在敌后战场以羸劣装备、血肉之躯英勇抗击日寇，先后在平型关战役、阳明堡战役、雁门关伏击战、广阳战斗、百团大战等大小战役中取得胜利，给予日寇以沉重打击，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整个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共歼日伪军124万余人，解放大片国土，有力支持了正面战场作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

本书共收录朱德、彭德怀、左权等32位八路军中高级将领38篇亲历文章，基本涵盖了抗战期间八路军重要将领及其参加的重大战役及事件。

热血山河

将领讲述

新四军抗战

26位新四军将领，铁血铸就的亲历文字
讲述激情、悲壮的新四军抗战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将领讲述：新四军抗战
编者：《热血山河丛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11-01
ISBN：978-7-5034-9680-6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编辑委员会
叶挺
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
叶挺同志在新四军
项英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
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对于抗战的意义
三年游击战争与群众
坚持三年游击战的战术特点
对于当前抗战的主要教训
新四军的昨天和今天
散布在七个省区的红军游击队
（一）朱毛主力离开江西以后
（二）两个军团的后代
（三）红四方面军的留守部队
进攻，进攻，谈判与和平
编队、集中与其困难
出动与我们的任务
陈毅
论游击战争
一
二
三
四
五
陈毅同志在苏南
以理服人一席话鼓舞斗志
三顾“茅麓”新四军茅山扎根
促膝谈心交 朋友发展党员

循循善诱好 干部为国捐躯
区别对待 统战政策显神威
张云逸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粟裕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执行东进北上抗日方针，江南新四军挺进苏北
争取中间势力，全力对付韩德勤
进军黄桥，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
决战黄桥，一举解决苏北问题
苏中抗日斗争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领导重心的再次转移
李先念
一年来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
彭雪枫
迎击敌人春季“扫荡”
罗炳辉
纪念“七七”与坚持淮南敌后抗战
黄克诚
新四军第三师的战斗历程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叶飞
攻其必救
车桥之战
一
二
三
四
五
洪学智
苏北反“扫荡”

陶铸
陶铸同志率军攻克云梦城
一
二
三
谭震林
谭震林同志在繁昌抗日前线
一
二
三
四
季方
忆苏四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重逢王绍鏊，在陈少云领导下工作
整顿陆洲舫的部队
瞿犊、王进被害
陪都怪事
黄桥决战前为团结抗日奔走
新四军东进，和平开辟苏四区
反“扫荡”与反“清乡”
滕海清
夜战芦家庙
一
二
三
四
周志坚
向武汉外围挺进
勇闯龙门关
三战三捷
曙光照耀大别山
联曹打胡
武汉外围赤旗漫卷
刘飞
三垛河伏击
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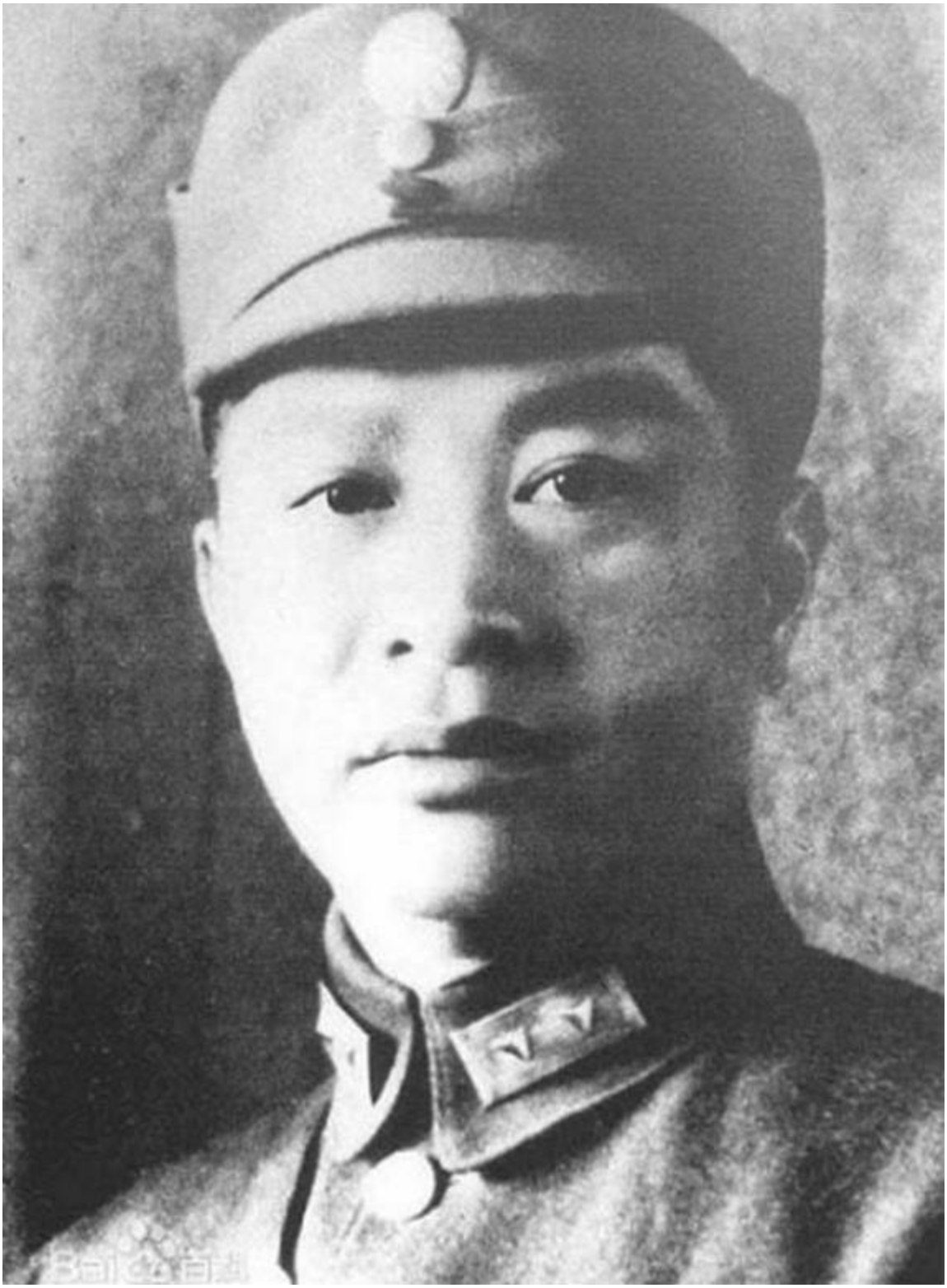
三
张铨秀
抗战初期新四军先遣支队斗争片断
向江南挺进
通过封锁线
宣传抗日前景
威震京沪线
江南人民心中的火种
段焕竞
我指挥丹阳三个战斗的往事回忆
新丰车站战斗
延陵镇战斗
贺甲村战斗
刘亨云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抗日史实
一
二
三
四
刘少卿
大悟山反“扫荡”
一
二
三
伍瑞卿
海上血战
胡炳云
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一
二
三
谢振华
攻克八滩 全歼山本中队
王培臣
皖中地区抗日反攻的序幕战
一
二
三

三
盛家湾等地战斗
奇袭长岗井
攻打散兵
攻打盛家湾
茶亭打援战斗
望城岗战斗
雍家镇战斗
曾希圣
七师的抗日斗争
一
二
三
三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家强
委　员：沈晓昭　刘　剑　韩淑芳　刘发升
张剑荆
学术顾问：杨玉文
主　编：沈晓昭　韩淑芳
策划编辑：王文运　张春霞　牛梦岳　高　贝
孙　裕　李军政　朱闻宇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伟欣　马合省　方云虎　卢祥秋
刘　夏　刘华夏　牟国煜　全秋生
李晓薇　张蕊燕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殷　旭　徐玉霞　梁玉梅
梁　洁　程　凤　詹红旗　窦忠如
蔡丹诺　蔡晓欧　薛媛媛　戴小璇

叶挺



不管怎样困难，我们也要抗战到胜利，这是每个中国人民的责任，更加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 1896年9月10日生，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号西平，广东惠阳人。
- 1937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与副军长项英率部向华中挺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 1939年5月,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北渡长江，赴皖东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在同国民党谈判交涉时被扣押。此后，在上饶、恩施、桂林、息烽、重庆等地度过了五年零两个月的囚禁生活。
- 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面的努力，始获自由。
- 1946年4月8日，在从重庆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失事，不幸遇难。

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

叶挺

三年前，刚在南京快要失守的时候，那时国内团结有很大的进步，西北的人民抗日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的第八路军，继此之后，在东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受命集合，改编为新四军。虽然，中间还不无许多折冲、周旋、别扭，但是依赖共产党中央的诚恳的决定的意见与提示，和八个省区的分散的游击部队之忠实于中共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特别项英同志，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所以，我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想对于国内团结与抗战，尽我自己的力量，我接受了我现在的职务。

汉口成立军部，军部移到南昌，再移岩寺，江南各省部队在岩寺的集中，在岩寺的点验和训练，江北部队由鄂豫边的出发，江南部队之进入苏南与皖南的敌后地区，以及江北部队之进入淮河敌后地区，从事于敌后的游击战，一直到现在，我们已整整打了两年多，大小1265战，基本上完成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光荣任务。整个的三年时间，是匆匆过去了。时间是很快的，但我们没有白白过去。

大家知道这三年当中，别扭、误会、摩擦，是不断地在政治上军事上来烦扰我们；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是在军需上克制我们。我们却不把这些放在心头，大家只有一个志愿，打日本，救中国，即是“抗战”和“建国”，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这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在军队建设上，打下了相当的根基，都不能不说是我们大家光明磊落的民族意识的表现。因为，大家都了解到国难严重的今日，我们不是争地位、争待遇的时候，不管怎样困难，我们也要抗战到胜利，这是每个中国人民的责任，更加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谁也不曾存过这样的念头，说是我们是被谁雇佣在这里抗战的，雇佣来抗战的，或拿多少钱抗多少战。没有这回事，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念头，我们是拿得顶少，但我们愿抗得顶多，问心无愧，我们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千百代的祖宗，也对得起自己。

当然，我们还是要说，我们离胜利的时候还有相当距离，且我们的

抗战已走过了一段艰难困苦的路程，摆在前面的，还要更艰难困苦，但是我们不怕它，我们还得坚决地勇敢地踏上去。即拿我们部队本身来说，也是这个同样的情形，要求大家把更大的勇气来冲破、来克服这些艰苦，米贵，就吃杂粮；没有新服装，就穿得破一点；没有子弹，就节省，做到一颗子弹打一个敌人，发扬白刃战斗。问题不在这里，我深知道我们三年来的胜利不是由于给养好，军需足，械弹多，而主要是由于我们执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实行了“抗战建国纲领”，做到了军民合作，做到了官兵一致。同时，我也深知道我们三年来的胜利不是可以幸致的，就是在给养贫乏，军需穷困，械弹劣少的条件底下，依靠我们大家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忍受这些艰苦，克服这些困难，才能得到的。

因此，我以为过去的三年，值得我们前后方的指挥员、战斗员及一切工作人员，深自省察。今后，我们要继续发扬我们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原因，就是正确执行统一战线，坚决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完全做到军民合作，完全做到官兵一致。我们做了三年了，不，我们做了十几年了，我们还要一贯地做下去，做得更好。只要这样，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补偿任何我们的客观穷乏。

在纪念本军成立三周年的今天，我愿意这样提出来，作为我们今后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

叶挺同志在新四军

叶钦和叶钦和，时任新四军副官处第三科科长。

1946年3月6日，我正在供给部开会，突然军部谭震林政委来电话叫我前去。我来到黄花塘，见到谭政委后，他笑容可掬地紧握着我的手说："叶挺军长已于3月4日下午出狱，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你即打电报向他报告你们已经回到军部。"并说："全军指战员渴望着军长早日回军部主持工作。"皖南事变后，我和叶军长一起被囚于上饶集中营，1941年秋天，军长被押送桂林、重庆，已经4年多不知军长的消息。我于1942年6月在赤石暴动中冲了出来，以后沿途行乞，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军部。听说军长获释，我欢欣欲狂，马上写好了电稿。我回到供给部后，立即把喜讯告诉同志们，大家都兴高采烈，期望军长早日回来。可是，等了一个月，得到的竟是军长因飞机失事遇难的噩耗。这真是晴天的一声霹雳，全军悲痛万分，我只能抱头痛哭。尊敬的军长啊，我的叔叔！你虽然永远不能再回来了，可是你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往事却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怀。

叫挺是中国著名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于1896年9月生于广东惠阳周田村，字希夷。1912年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毕业后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同年加入国民党。在粤军第一支队任副官、参谋、工兵营营副、元帅府警卫团营长等职。1924年赴苏联留学，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攻读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在此期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和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

1925年奉命回国，先任国民革命第四军参谋处长，旋又调任中国共产党组建的第四军独立团团长。1926年率领该团充任先遣队，先期开赴湖南作战。在北伐军从湖南打到湖北，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足智多谋，指挥若定，身先士卒，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又指使夏斗寅、杨森部袭击武汉，叶挺临危受命，组织部队，将叛军击溃。8月1日与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代理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南下途

中参与指挥了会昌等战斗。12月11日又与张太雷等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后，因受到党内“左”倾领导无理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与党脱离了关系，被迫流亡欧洲，后隐居澳门。

叶挺是我的叔叔。他身材魁梧，性情严肃，为人刚正，赤诚待人。在我青少年时代，他就用反封建的思想影响我，后来，他又引导我参加了省港大罢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便去找叶挺。当时，他刚从欧洲回到澳门，我见到他后，就把我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情况讲给他听，他便叫我去江西找红军。我当时也去找过一次，但没有找到。又因眼下生活无着，就想请他把我介绍给广东的国民党军政机关，找个工作干干。叶挺听了我的陈述以后，满脸怒色，严厉地批评我：“找什么工作？！你去耕田种地，也比当国民党的官僚军阀好得多！”他说着站了起来，显得更激动：“你实在没法生活——就去跳海！跳大海懂吗？！”这使我在心里更加敬佩他。我暗暗下决心，即使饿死，也不干欺压百姓的事情。叶挺虽然这样严肃地批评我，可在生活上还是尽最大努力帮助我。那时，他生活也很困难，常常靠借债典当过日子，却还给我一些周济，这使我更加理解了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挺毅然决然地结束了流亡生活，重新跨上战马，转战大江南北，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非法扣押。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为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建立了巨大功绩。

叶挺当新四军军长，是当时形势需要所促成的。蒋介石虽然在西安事变中接受了共同抗日的要求，但依然调动军队“围剿”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直到八一三淞沪战役之后，日军逼近了蒋家王朝的大门，他才在国内抗日浪潮和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这时，蒋介石仍然想借日军之手消灭这部分革命力量。由谁当新四军军长就成了一个难题，于是，早年先后加入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后来又与两党脱离了关系，精于用兵能征善战的叶挺，便成了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合适人选。1937年7月，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之后，在上海与叶挺见面敦促他出来工作，借以一酬抗日壮志。在此前后，陈诚也曾以“袍泽情谊”，向叶挺表示蒋介石愿以此职相许。毛泽东也曾邀请

叶挺赴延安共商抗日大计。国共两党的需要加上叶挺自己的强烈抗日愿望，促使他接受了新四军军长的任命。

叶挺在1940年所作《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一文中，回顾了他接受新四军军长之职的心情：三年前，刚在南京快要失守的时候，那时国内团结有很大的进步，在东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受命集合，改编为新四军。虽然，中间还不无许多折冲、周旋、别扭。我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想对于国内团结与抗战，尽我自己的力量，我接受了我现在的职务。

叶挺到达汉口，便和郭沫若相会了。他俩作了长时间的热情交谈。郭沫若还亲笔写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对联挂在叶挺住所的中堂，表达对叶挺革命斗志的赞扬。

1937年冬，叶辅平（叶挺亲弟）、叶剑飞（叶挺堂侄）和我应叶挺电召，都来到了汉口新四军筹备处工作。从此以后，我能够在叶挺、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军部工作，感到高兴。

1937年11月21日，叶挺在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尽快改编部队开赴前方作战，并要求拨给新四军军费，蒋介石没有应允。叶挺愤而表示他当不了这个军长，请准予辞职。蒋介石这才收敛了死硬态度，说具体事可找陈诚商量解决。

这以后不久，叶挺应毛泽东同志的邀请，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同志的亲切交谈中，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军事战略，更加坚定了团结抗战的信心。在抗大为欢迎叶挺举行的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致欢迎词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在一片掌声中，叶挺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其后，他从延安回到武汉，对报界发表谈话：“日本顶怕我们的就是团结，而顶希望我们的就是涣散。凡是日本怕的，我们就要去做；凡是日本希望的，就要避免。这是制胜的道理。”

由于蒋介石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新四军的抗日作战始终是在不断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和克扣军需所造成的困难中进行

的。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叶挺操心尤多，贡献尤其显著。他因在北伐中所显示的军事才干，成了蒋介石着意拉拢的对象；他有不少保定军校的同学、粤军和北伐军的同事是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这使他很自然地成了国共两党的联系桥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利用自己的这种特殊地位，在扩大新四军的编制和防区方面，在请领军械弹药、粮饷物质方面，在向海外华侨征募方面，在消除误会、减少摩擦方面，向国民党做了许多交涉和斗争，取得了许多宝贵的成果。

叶挺在海外和社会上也久孚盛望。这是他集聚各方面力量，壮大新四军阵容的另一个优越条件。在他影响下，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林植夫和著名医生沈其震分别担任了新四军敌工部代部长和医务处长，钱俊瑞、任光等一大批学者名流以及许多老部下成了新四军的重要干部。他的胞弟叶辅平是军部经理处长，于1939年押运弹药物资去皖南途中，在广西境内翻车而牺牲。他的妻子李秀文经常往返于澳门家中和皖南新四军军部之间，为抗日出力，叶挺从香港买到的一批手枪，就是由她带到皖南的。他还从保卫中国同盟负责人宋庆龄那里，接受了大批捐赠。

参与新四军的组建和组织该军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是叶挺的又一突出功绩。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挺与项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等同志一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致力于部队改编和训练，在广大的华东、华中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开创了苏南茅山等一批抗日根据地。1939年二三月间，周恩来同志亲临皖南新四军军部，教育项英必须尊重和团结叶挺一起做好工作，才能应付各种严重复杂的斗争局面，并且帮助新四军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5月初，叶挺偕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越过日军长江封锁线到达江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将第四支队扩编成第四、第五两个支队，进军合肥、定远，将游击战争推进到津浦路西、路东地区；将彭雪枫支队正式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给他们筹措了一批枪支弹药，支持他们克服困难，发展淮上地区的游击战争。叶挺这次江淮之行，处处体现着“将苏北、皖北、华北联成一片”的战略意图。

新四军成立后的三年中，对日伪作战4000余次，歼敌10万余人，创建了苏南、苏北、皖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淮海等抗日根据地。全军从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人，“基本上完成了变敌人后方为前

线的光荣任务”（《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这巨大的胜利，包含着叶挺的劳绩。

叶挺十分注重培养干部和提高参谋业务。建军不久，他主持成立了军部教导队，从部队干部和抗日青年中挑选学员，加以培训。他亲自指导制订训练计划，检查授课和操练。叶挺强调参谋工作在今天有更大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的指挥方法，一般说来，还是从前拿破仑的方式。在各级部队中，都还是靠一个主将天才指挥战争，不靠科学的组织，因此发生许多指挥错误，牺牲了战士的生命，浪费了许多宝贵的物资。他主张充实改善各级参谋组织，加强参谋人员的训练。他亲自指导参谋人员剖析各种战例，研究日军的战术特点，提高指挥能力。

广州、武汉失守后，日军向国民党诱降，加紧进攻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配合日军压迫新四军，使叶挺向国民党当局的交涉斗争更加困难。在新四军内部，由于项英同志不敢发动群众，不敢扩大部队，一味迁就国民党，使得这种困难局面日益加剧。又因项英同志未能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要求，做到尊重叶挺、团结叶挺共举大事，使叶挺感到自己的处境近于内外交困，几次提出辞职。1939年秋，叶挺为解决江北部队的编制和全军经费问题到重庆后，想辞去军长职务。他曾向李济深、李任夫表示：“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国民党老爷们却攻击我们‘游而不击’。在这种‘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情况下，深感有愧抗日初衷，我不能忍受这种摩擦，更不能自相残杀，不想再回新四军去。”叶挺还向廖承志表示，如果一定要他再回新四军去，他愿意到江北去，不想再回皖南。

10月，叶挺见到蒋介石，因为军费问题解决不了，要求辞职，蒋介石说，你离开新四军也好，或者有比新四军更有意义的工作给你做。叶挺担心蒋介石会给他另派工作，便提出请假为他的胞弟叶辅平治丧，蒋表示同意。后来，叶挺来往于香港、澳门、重庆。1940年5月，党中央电告周恩来同志：蒋介石准备另派新四军军长，应坚决反对。要周恩来与叶挺谈话，彻底解决他回新四军工作问题。经过周恩来、叶剑英说服动员，叶挺于1940年7月回到了皖南。当军长从重庆回到皖南军部时，我曾向军长的爱人李秀文问道：“八婶，挺叔去到重庆向中央辞去军长的职务，怎么回来了呢？”她说：“你对挺叔还不了解？他是热爱党、热爱党的事业的。他一贯听党的话，他是坚决执行、服从党的决定的，中

央叫他回来，他能不回来吗？”

叶挺因忙于与上饶第三战区和重庆军委会的联络交涉工作，很少有机会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但偶尔遇上这种机会，他便会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能力，打个胜仗。

1940年10月上旬，日寇“扫荡”皖南时，以5000兵力直扑泾县云岭，企图以突然袭击将新四军军部一举消灭。叶挺亲自指挥第一团和军部直属队，在云岭外围田方、草鞋店等地截击敌人。经过反复冲杀，歼敌数百，将敌击退。敌人进攻军部不能得逞，便渡过青弋江，扑向国民党五十二师驻扎的泾县县城。国民党军闻风而逃。叶挺率部追至该城，趁夜向入城日军猛攻，敌人惊慌失措，逃往南陵。10日，15架日机向泾县县城狂轰滥炸，城内半数房屋被毁。叶挺冒烟突火指挥部队救护群众，还照相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在墙倒屋塌中险遭不测。

1941年，蒋介石精心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战斗打响后，叶挺曾力主集中兵力、火器强攻星潭。当时星潭敌军只有两个营，突破后即可冲出包围。由于项英的反对，开了7小时会议，最后按项英意见原路撤回。在项英出走以后，叶挺一直力挽危局。他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表示：“我为全体安全，决维持到底”，“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党中央回电指出：“希夷、小姚（即饶漱石）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叶挺看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心情万分激动，热泪夺眶而出。他在高坦召集部队作动员：“此次奉令北上抗日，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拦。为着国共合作，民族生存，我一定尽力挽救这一民族危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叶挺指挥和领导下，英雄的新四军皖南部队不惧艰险，不怕伤亡，继续与敌人殊死战斗，直至弹尽粮绝。14日在主阵地东流山失守以后，已无法坚持，为保存有生力量，叶挺下令分散突围。他给党中央的最后一份电报说：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当天叶军长下山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谈判，被非法扣押。在皖南突围、被国民党军队扣押时，我一直跟随在叶挺身边，我们被扣押以后，他对我说：“你们受过共产党和新四军多年的教育，要临危不屈，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蒋介石做梦都想把叶挺拉到国民党方面去，他挑拨叶挺和共产党的关系，对叶挺在新四军中没有起到他所要求的“领导作用”非常恼恨。当

叶挺向他要枪要钱要编制的时候，他说："你光知道帮别人要东西，辜负了我的希望；如果你能参加国民党，那么什么经费、编制都好商量。"叶挺回答说："我现在什么党派都不参加，只想参加抗日救国。"蒋介石无可奈何。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关在上饶，成了阶下囚。蒋介石认为这是降伏叶挺的绝好机会，便指使陈诚、顾祝同、上官云相等叶挺的老同学、老同事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向他劝降，并要叶挺发表声明，将事变的责任转嫁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叶挺不为所动，他在给蒋介石写的一封长信里，要求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公开"审判"，"恩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或判以无期徒刑，并准所部少数高级干部伴随禁锢，其余概行释放。"他"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他庄严声明："窃念个人之操守，亦有至死不变者在"；"挺不愿苟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

上饶策反不见成效，蒋介石下令将叶挺密押到桂林，关进阴森的七星岩洞穴，由一群如狼似虎的军统特务看管，企图以生活上的虐待和精神上的恐吓，毁坏他的身体，消磨他的意志。在让叶挺吃尽苦头之后，1942年初，蒋介石又下令将他解到重庆，亲自出马劝叶挺"归顺"。叶挺用具体事实说明皖南惨剧完全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罪责应由蒋介石负责。蒋介石威胁说："我指示你一条正路，你绝对服从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你就算完了。"叶挺硬朗朗地说："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把坐牢和杀头，视为等闲之事。

以后，蒋介石又把叶挺交给驻扎在湖北恩施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以优裕的生活待遇软化他，以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和缅印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高级军职诱惑，均遭到叶挺断然拒绝。这期间，叶挺先后被转移到柳州、桂林，又转回恩施、重庆，在军统特务的监视迫害下，过着开荒种地的清贫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在重庆军统看守所的红炉厂里，叶挺写作了《囚歌》以明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啊，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囚歌》表现了叶挺“匹夫不可夺志”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革命气节。正如周恩来所说：“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

日本投降后，经党中央营救，叶挺于1946年3月4日获释。

出狱第二天，叶挺即致电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毛主席亲自修改的回电说：“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在抗日枪声尚未停止，内战烽烟又起的形势下，叶挺迫切希望及早参加保卫解放区的战斗。但当他4月8日怀着喜悦的心情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志乘机前往延安时，却因飞机失事而离开了我们。党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

叶挺将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光辉业绩，将永载我军史册，彪炳日月，万古长青。

项英

应当深刻认识，对于群众的紧密联系是保证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发动广大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

● 1898年生，原名项德隆，湖北武昌人。

● 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0月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为组建新四军做了大量工作。随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组织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挺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 1939年，不仅参与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还在皖中组建了江北指挥部。

● 1940年4月，在皖南指挥春季反“扫荡”，10月参与指挥秋季反“扫荡”，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

● 1941年3月14日，在突围中不幸遭叛徒刘厚总杀害，年仅43岁。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

项英

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对于抗战的意义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红军即坚决主张对日抗战，随后又要求全国军队与红军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全国一致抗日。当时这种主张还未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因而没有达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目的，使得我们为了坚持抗日主张不得不进行自卫战争。1934年10月，主力红军为到达抗日前线开始了长途远征，同时在江西留下了一部武装力量，来领导群众，以保持南方经过七年血战所建立的民族革命阵地和保证工农大众已得的利益。在这种任务下，我们百折不回地继续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

在这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中，大部分的苏区被占领，被截断，使得我们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陷于各个孤立奋斗的状态下，并且我们又是以最劣等武装的游击队来与挟有优良武器，数量超过我们30倍至50倍不等的正规军作战，可以说我们是在非常困难和最恶劣的条件下长期苦斗着的。可是我们终于克服了无数的艰险和困苦，终于最后获得了它的结果：

第一，保持了南方的许多游击战的支点，这些支点成为目前抗日战争中战略的主要支点。

第二，保持了经过十年血斗所锻炼的武装力量，这种力量将在当前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成为一个坚强的力量。

第三，坚持为实现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而奋斗，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卒至达到抗日战争的实现。

第四，红军主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创造了空前的伟大事业，我们配合主力红军，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对于中国革命在目前新阶段的

开展起了推动机的作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结果，就是我们三年坚持的游击战，成为目前抗战中一个实际的榜样，对于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目前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主观客观条件，是与我们坚持三年的游击战争的主观客观条件不相同的，具体地说，目前的条件更优于我们当时的条件，更有获得最后胜利的把握。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时是处在国内战争的环境里，现在是全国一致团结抗日，那时我们是在重重包围之下，是在各个截断的狭小的地区内，进行各个孤立的奋斗，现在有全国广大幅员与日寇作战，进退自如；那时我们是以劣势兵力和最原始的武器与数量超过我们几十倍且有精良武器的军队作顽强的苦斗，现在我们的武器虽比日寇差，但与我们在游击战中比较起来要好得多，特别是军队的数量要优于日寇。

把这些条件拿来比较，就不仅可以坚定我们抗战的信心，而且可以明显地告诉我们有最后胜利的绝大把握。我们三年坚持游击战，就是最好的一个榜样，足以打破对于抗日战争缺乏信心的“恐日病”“唯武器论”的失败主义，揭露汉奸亲日派和平妥协的投降阴谋。

三年游击战争与群众

在极端困难与非常恶劣的环境下我们依靠些什么条件去取得胜利呢？主要的是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依靠我们能够正确地分析和估计整个的斗争形势，适应各个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依靠游击战术的灵活作用，能够随机应变，以适应各个时期对方进攻的手段；依靠最忠实于革命和民众利益的坚强干部做骨干；依靠有高度政治觉悟以及有经常政治工作的武装部队；最后而且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依靠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加，使武装与民众结成一片。这最后的一项对于我们目前的抗日战争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

从1925—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南方各地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特别是以井冈山的游击战争为最重要；接着中央苏区建立起来。从主力红军开始远征后，又转到游击战争。现在，游击战争又成为抗日战争中战略上所必须采用的一种战术。但是这几个时期的游击战争在内容上是

否完全相同呢？我们的回答是不相同的。因为各个时期内，主观的客观的条件，不能完全相同，每个时期游击战争的实质，是根据当时主客观条件来决定的。虽然在基本原则上大致相同，但是基本原则所包括的各个具体问题上，还是有差异的。

我们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比起井冈山时期，是更带着群众性的。当井冈山游击战争的时候，国内的矛盾还没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代的那样尖锐，那时候在战争的继续上也还有一些中断和休止的时候，在对我们的进攻上还是多采用军事的正规的战争，在斗争的任务及战争的条件上，也都有些不同。我们南方三年游击战的特质，是在于更加以群众做基础，我们整个斗争的主要方式，是以武装的小部队配合广大群众的动作。若没有群众，离开群众，那么我们即不能坚持，不能存在。

我们在一个区域里，曾有二年半的时期，经常转移不停，因为山上的树木多数被砍得一根不留，丛木野草多被烧得精光，如果我们死停在一个山里，即要被发觉被消灭，所以我们必须经常从此山移到彼山，而且转移的时候很短促。这一事实说明了我们的艰苦环境，在战术上不仅是小部队的战斗动作，而且更主要的是群众中的工作。依靠群众才能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和优点，来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力量。

再举一些事实来说。例如，在1935年，我们曾有一次被围困在山里，附近的民众，被驱逐干净，四面包围封锁得异常紧密，我们不仅没有饿死在那里，而且每天还能有白米吃，还能够行动。这完全是由于群众的帮助。他们在深夜的时候，会自动地想尽一切方法，冒险送米给我们。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斗争都变成了群众自己的斗争。在今年正月间，又有一次进攻我们的部队，离我们只有八里路的光景，那时是很危险的，可是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因为群众很快地就把消息告诉了我们。诸如此类的事情，简直不胜枚举，群众成为我们的耳目，同时又是手足。

在当前的抗日战争中，应该包括井冈山时期及三年来所坚持的那两种游击战。现在八路军的作战，是带有游击战及山地战的性质；在许多条件下，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采用坚持三年的游击战的方法。特别在现在，当游击战在整个的抗日战线上，日益占着重要地位的时候，接受和学习三年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与教训，是更有重大的意义和必要的。主要是应当深刻认识，对于群众的紧密联系是保证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

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发动广大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与第八路军的屡获胜利，就是最明显不过的证明。

坚持三年游击战的战术特点

上面约略说了三年坚持游击战的任务和实质。根据这些，确定了我们对于游击战术的灵活应用。在这里，一般的原则我不多说，只着重地说三年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一些特点。

一般地说来，山地的地形是便利于游击战争的，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在下述两个条件下，平地也可以进行游击战争：第一，是广大群众的帮助；第二，是游击战术的正确应用。领导者要能根据主客观条件灵活地实现自己的行动。当然，没有山地，游击战争的困难就比较多。

在南方，因为人口很密，交通发达，不仅各乡多有汽车道，而且每个山都有大路。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必须根据群众条件与游击战术原则来决定如何配合群众，如何保持并发展武装力量的办法。在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中，我们在游击战术上加上了过去没有的一些原则。第一，用俗语来说，就是“赚钱就来，赔本不干”，每次战争，我们一定要以最小牺牲换得大的代价；第二，“有把握就打，无把握就溜”，就是说要一下能把对方弄死才来，是决不轻易去打；第三，打不赢的时候，就隐藏起来，这“躲”的办法，过去是不知道的；第四，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第五，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第六，是“有路不走，没路就走”，因为有路的地方大概都有埋伏，对方常带着干粮，在路旁埋伏着一两天不动，我们只得找没路的地方走，所以时常使我们身上受到许多刺伤。整个说来，我们“躲”的功夫，是好的。但有很大的缺点，就是利用弱点进攻对方这点，还比较差。

其次，要讲到战术上的主要条件。第一，了解敌情，时时刻刻对于对方的情形，要清楚地知道，因为对方和我们一样常是突然进攻的。要了解对方，完全要依靠群众，而且群众需要有相当的训练，知道怎样去探听消息，更要紧的，是知道怎样把消息传达给我们。我们在这方面曾有很大成绩，曾布满了群众在我们的边界上，而且他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第二，有情报后，判断要迅速，不容有丝毫的犹豫，很快地定下决心，布置行动。第三，对于对方的特性，应有清楚的认识。如当

时某某军队，主要的是靠埋伏，但他们经常隔两星期就要休息一星期，因此，我们当他们埋伏的时候就不动，歇的时候就动。对于以堡垒为主要的对方就不同。他们除正规军外，还组织地方反共队等，正规军战斗力强，地方反共队就比较弱得多，可是反共队长于搜，对于地形很熟识。所以我们所采取的战术，就尽可能避免和正规军作正规战，多打地方反共队。他们联合起来力量比我们大的时候，就实行“溜”。对反共队不能采取“躲”的办法，就应当打他们的埋伏。

最后，我们游击战术运用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在于有群众的配合。在对方进攻我们的时候，必须发动周围的广大群众，组织游击小队行动起来，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必须动员广大群众来帮助我们对付对方，例如他们命令群众砍山，有时候一天也砍不了一棵树，命令他们搜山的时候，时常发现了我们，不去报告。

我们的战术是应该根据主观客观的条件及我们的任务来决定的。以上的一些原则，应当根据各该地的条件，来灵活地应用。在目前的抗日战争中，对于游击战术的原则，是应该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这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无疑的是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对于当前抗战的主要教训

我们坚持三年的游击战争，已经获得不少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可以给予当前的抗战以极大的帮助。为着坚持抗战到底，为着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必须运用这些经验和教训到当前的抗战中去。其中最主要的可以指出几点：

第一，要有正确的总的方针，才能领导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否则经过了最大的代价，却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正因为在共产党的正确方针之下，才能在长期的艰苦困难中坚持斗争到底。在目前抗战中，中国军队作了很大的英勇战斗，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受到不少的挫败，我们必须细心检查失利的主观原因。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上面的原因是在于把抗战只限于政府军队的片面抗战，并在战术战略上多偏于单纯的消极的防御。这是目前抗战中最大的危险。我们应该接受痛苦的教训，只有坚持抗战，实行全面的抗战，变更我们的战

术战略，才能保证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二，民众力量是最伟大的。我们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主要的就是依靠民众力量。若是没有民众的拥护和参加，那么不但不能取得胜利，而且不能坚持长期斗争以至遭受失败。因此我们认为，目前的抗战只限于政府的军队的抗战，没有成为全民的抗战，甚至惧怕民众参加，是一种自杀政策。这样继续下去，不但不能保证获得最后的胜利，而且也不能坚持到底。我们希望能够迅速纠正这种错误，改革政治机构，开放民众运动。动员全中国的民众参加到抗日战线上去，转变单面抗战为全面的抗战。

第三，我们以劣势的兵力，能与优势的部队作长期的苦斗，这正因为我们的军队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指挥员与战斗员团结一致，有经常的政治工作，特别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没有这样的部队，就不能顽强地坚持战争到底。目前中国抗战的军队是表现了英勇奋斗与壮烈牺牲的精神，但除八路军外，军队的组织与生活，大多数还是继续着过去的旧制度，甚至在战争中发生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这当然要重大地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影响整个的抗战。我们必须依照革命军队的组织、教育、生活、关系，来改造目前抗战的军队，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样才能保证在持久抗战中获得最后胜利。

大家知道，八路军在山西一带不断地获得胜利，到处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到处与人民打成一片，主要的是由于他们具备了上面的三个条件。不仅目前八路军的胜利是一个实际例子，而且大革命时代北伐军的胜利，也是历史上的好例子。

我们为了坚持抗战到底，为了争取最后胜利，就应该迅速把政府军队的片面的抗战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转变单从正面的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采取侧面的进攻和运动战与游击战，改造抗战的军队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革命军。若是执行了这些转变，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在持久的抗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完整我们的河山，把中国从殖民地化的危急状态下拯救出来，成为真正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

新四军的昨天和今天[2]

项英

散布在七个省区的红军游击队

（一）朱毛主力离开江西以后

要说明新四军的诞生和成长，必须追说到1934年冬天，江西主力红军朱毛的突围、西进和北上到陕北苏区。那时已经到1935年的冬天，整整一个年头，而在江西则留下一个独立师，几个独立团，组织成中央军区，由项英同志负责。在这个区域中，坚持了三个整年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但因为进攻力量的强大，不得不把师团的组织分散开来，变成几个独立的指挥单位。一部分在闽西之龙、汀一带，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各同志来领导。一部分留在赣南的大庾、南雄、三南一带，由项英、陈毅自领之。一部分到闽赣边之崇安一带，由黄道、曾镜冰两同志负责。这三个部分形成这个区域的中心力量。围绕这个中心，尚有其他小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如汀州、瑞金游击队，上犹、崇义、桂东之游击队）。

这是江西苏区在朱毛主力出动后的游击武装情况。

（二）两个军团的后代

我们记得在1934年春天，江西红军曾派一个军团（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由江西经福建（曾袭击福州一次）转到浙江（江山、常山一带），又到皖南（徽州、太平、泾县一带）。虽然后来在浙赣边失败，但是由于他的英勇的行动和抗日的号召，浙赣边、浙皖边以及浙江东部（平阳、温州）各地，建立起游击队来，继续斗争，散播了抗日的影响，确立了革命堡垒。还有在福州事变时，在福建东部沿海各县农民暴动成立的一个游击区。

红军不是还有第六军团的萧克吗？自从他的主力与贺龙（第二方面军）同志会合后，在湖南的平江、浏阳，在江西永新、莲花两个地方也都留下了游击队的种子，不断地活动。而在湖南耒阳、郴州两处，另自还有两支小游击队。

（三）红四方面军的留守部队

红四方面军是在1932年离开鄂豫皖苏区的，到了陕川边，建立了苏区，后来与朱毛红军在川康边会合北上到陕北去了。其留在鄂豫皖苏区的，有一部分由徐海东同志率领，转战于豫陕间，亦先到陕北苏区与刘志丹同志部分会合了。就只在湖北黄安、河南信阳两处保留下两个游击队，由高敬亭、周骏鸣两同志领导之。

从上面的概略说明，你去翻开地图来就会看见，这些红军游击队散播的区域是很广大的。1.湖南是平江、浏阳，耒阳，郴州、桂东、桂阳三点。2.河南是信阳、确山一带。3.湖北是黄安（以七里坪为中心）一带。4.江西是永新、莲花，上犹、大庾、崇义、定南、虔南、龙南（即所谓“三南”），景德镇，瑞金，铅山、上饶，都昌，铜鼓、万载七个地区。5.安徽是祁门、婺源及皖北之六安、立煌一带。6.福建是崇安、浦城，长汀、龙岩，连城、汀州，福鼎、福安，屏南、古田五个地区。7.浙江是平阳、温州、庆元一带。

活动的区域虽然小，游击队的力量也不大，但是散布的面积是极其广泛的，有七个省区。

进攻，进攻，谈判与和平

继续五次“围剿”的进攻，一切力量从中央军队到地方保安队、民团，对于散播在这七个省区的游击队并没有放松过。这个时期从朱毛主力红军离开江西（1934冬）算起来到西安事变（1936）为止。自然，陕北红军主力已更大努力的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中央军的“围剿”并未停止，而特殊的在东北军中开始发生了统一战线的运动。南方七省的游击队，在这两年（1934—1936）当中同样遭受“围剿”的困苦，然而是以更新更灵活的游击战争的方式，坚持了南方革命的堡垒。不管

这些游击战争的活动是如何微小，不能影响整个国内战争的局面，然而这些据点成为我们今天的朋友的心腹之患，以拔之而后快，但并未拔得了。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由于东北军的对内战的动摇，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进攻，由于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在1936年12月12日爆发震动和改变整个中国政治生活的西安事变。和平的结果使陕北红军主力也与中央军取消了敌对行动而进入于休战状态。但从这时候一直到卢沟桥事变为止的半年时期，成为南方游击队更困难的时期，即是说虽然国民党军事当局和陕北红军进入和平谈判的状态，而对于和陕北红军在政治上一致的南方红军却采取更加猛烈“围剿”，企图在短时期内完全加以消灭。这样可以：1.孤立陕北的主力红军。2.消除在南方的革命武装。3.消除在南京当局所认为“心腹之害”。虽然七个省区的谈判和和平运动，我们可以说第二个时期，一直到新四军的正式成立为止。当其在进行和平谈判的最初的时候，是个别的游击武装与个别的省、县地方政府谈判。因此，在条件内容上不能一致，而主要的能表现在省、县地方政府是没有什么诚意，而是改变一个形式，即是从战争的形式，改用表面和平而胜利以求正式的突然的进攻手段，中心还是来消灭这些力量。譬如，在福建的何鸣部队、刘突军部队被缴械，河南周骏鸣部队、江西钟德胜部队被袭击，这些都是在部队已经编整后出以阴谋的处置。这种现象一直延至新四军成立后仍然继续发生。如闽中游击队的缴械等。

个别的谈判，结果仍然分住在七个省区，为南京军事当局所不愿的，必须把这些“钉子”拔出去。同时，中国共产党亦有把这些队伍集合来参加抗日战斗的愿望，于是新四军的成立的运动，才在南京提出来，这时已到1937年的11月。

编队、集中与其困难

新四军的成立问题被提出来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条件是以新四军参加东南战线，不北调。至于队伍则在军之下成立两个师（每师两个旅），虽然折冲结果行动地区是在江南（原来国民党军事当局是要调他到山西受八路军节制），而编制问题未得到解决，直到首都南京被占，

军事当局才答应编为八个单独的支队（一个支队等于一个团）。后来又才改成四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两个团（支队等于旅了）。结果在实际上是师一级的指挥机关没有能够成立。

这样第一支队，包括江西的永新、莲花、大庾、南雄、“三南”，湖南的平江、浏阳，安徽的祁门、婺源的几个部分的游击队，以陈毅为支队司令，傅秋涛为支队副司令。

第二支队，包括福建龙岩、长汀、连城、云霄（即何鸣部）、汀州和江西瑞金及浙江平阳、温州的几个部分游击队，以张鼎丞为支队司令，粟裕为支队副司令。

第三支队，包括江西上饶、铅山，福建崇安、寿宁、福鼎、福安、南屏、古田的几个部分的游击队，以张云逸为支队司令，以谭震林为副司令。

上面三个支队在江南行动。

第四支队，包括河南信阳、确山、南阳，湖北黄安、麻城的几个部分游击队，以高敬亭为支队司令，戴季英为副司令。

上面一个支队在江北行动。

军部当着各地谈判大体解决，南京军事委员会即任叶挺将军为新四军军长，后因改编各种问题未得相当解决，直到1937年底，即先在汉口成立，到1938年1月移到南昌。

军部到南昌后，即计划各部分队伍改编，人事调整，装备补充，以及集中的时间、地点和路线。

这时期仅仅军部移到南昌，而四个支队即就本身来说，亦尚未集中。有些部分因为分散，完全不可能以支队为单位来集中，都只能由各部就原地出发，到前方来集中，已得到第三战区的命令，集中于徽州岩寺，因此军部以命令下达各部分，除第四支队外，都就原地出发向岩寺集中。然而那时候还是冬天，部队的冬衣补充没解决，各部分游击队在本区域住久了，一旦要离开，必须有些善后事情要处理，经费很少，各部分的老弱残废的安置，将士家属的安置，出发的开拔费等，都不能够解决。同时地方当局对于这部分队伍的歧视，士绅阶级之造谣破坏，双方摩擦也未减少，并且大部分是福建队伍，与安徽相距甚远，又不能取得铁道和公路的运输便利。因为这些原因，使得部队的集中不能如期完

成，一直到3月初，各部分才开始分头向岩寺集中。

（一）首先是赣皖边的景德镇的一部分（一支队）到达岩寺。

（二）江西上饶、铅山及福建崇安的部分（三支队），因邻近安徽，出动较速，仅次于赣边之部分。

（三）湖南平江、浏阳部分（一支队），步行至萍乡（江西），乘湘赣车转浙赣路至江山下车，步行到岩寺。

（四）江西永新、莲花部分及大庾出发到吉安（江西），乘船至樟树，转乘湘赣车转浙赣路至江山下车，随上列湖南部队跟进至岩寺。

（五）闽东、闽中各部（三支队），分由宁德、古田出发，经屏南、政和、浦城入浙江之江山、常山向岩寺集中。

（六）浙江平阳之部（二支队），由温州、丽水至金华乘车至江山转常山、开化，向岩寺前进。

（七）闽西、闽南之部及江西瑞金之部，均由龙岩出发，至汀州入江西，经瑞金、会昌、雩都至赣州，乘船到樟树，乘湘赣车转浙赣路至江山下车，经常山、华埠至岩寺。

江南三个支队于此时（约在4月初）已大部集中完毕。仅福建尚有两个连，湖南平江、浏阳一个连及湖南耒阳、郴州两部，于最近始到前方，编为军部直属之特务营。

在江北的第四支队，亦于4月初会合，向合肥、巢县前进，现已在合肥以东、津浦路以西，与日寇进行游击战争了。

军部亦于4月初移岩寺指挥。

出动与我们的任务

部队既已完全集中在岩寺，除第四支队归第五战区李司令长官宗仁指挥之外，这三个支队就要去执行它的任务。

首先，第三战区派员来点验部队。另一方面，我们为准备着出动，一面加强本身的战斗教育，一面向第三战区要求装备弹药的补充。

为了这些工作，就在岩寺将近住了一个月。

这时队伍点验过了，弹药装备也补充了一些，已得到一个短时期的

休养和教育机会，而任务规定的命令也来了，是在南京以南的不大地区中进行破坏铁路、公路，扰击敌人。

我们过去一般的都有山地游击战的经验，但南京附近的地形和今天的敌人，已和过去的经验不相融合。为了首先明白敌情和地理条件，我们决定派出一个先遣队出去。

先遣队是各支队派人混合组成的，配备相当充实武器弹药，由4月底乘汽车运输至南陵，通过宣城、芜湖之线左进，经当涂右侧转进，进至南京以南地区。现在它的足迹、传单、标语、影响、活动，已于江苏省的高淳、溧水、溧阳、金坛、江宁、南京、句容、宜兴、武进、镇江这一广大地区了。它虽尚未与日敌对面作战，但它已破坏了若干处公路、电线交通，宣示了中央决心抗敌的意旨，发动了这区域人民抗战的组织，打击了若干汉奸投降分子的叛国行为。

有了这个先遣队的出动，对于当面敌人的情况已渐次明了，同时地形上虽非全属山地，但也可进行游击战争。本于上项任务，其他支队现正陆续前进，挺入敌区。

同时，以前划给本军的活动区域比较狭小，几无回旋余地，而现在则比较大了，京沪铁路、京杭国道、江南铁路（即京宣线），皆由我们出入，我们当然可以担负起这个任务来。

这个任务是什么？让我重说一遍，即是破坏铁路、公路及电线的交通，截击敌人的辎重，钳制更多的敌人于几个据点，打击敌人的少数队伍，发动人民坚持抗战，组织人民自卫的武装，实行坚壁清野，困厄敌人的给养和妨害敌人，使它不能再掠夺中国资源，坚决打击为日寇作走狗的汉奸政治组织及军队。

我们已在执行这个任务，我们继续执行这个任务，并且准备在战斗中锻炼自己，壮大自己，以便打击更大的敌人，不仅能作游击战，还够作运动战和阵地战，一直到反攻，而且是反攻和克复我们的首都——南京！

[1]　本文原刊于1937年12月1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卷第27期。

[2]　本文原载集纳出版社1939年5月1日出版的《项英将军言论集》。

陈毅

我们新四军要在茅山站住脚，在困难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首先必须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三不”（不拉夫、不

派款、不扰民）政策。

● 1901年8月26日生，四川乐至人。

●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与组建新四军。

● 1938年初，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

● 1939年11月，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后改称苏北指挥部）指挥。

● 1940年10月，指挥黄桥战役，大获全胜。

●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领导华中抗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 1944年3月，回到延安参加整风。

● 1945年10月，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

● 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论游击战争[1]

陈毅

一

同志们，现在来谈游击战争问题，我只想从历史的叙述帮助同志们能进一步了解抗日游击运动，以便加强其领导。因此，不是一般来谈游击战争。为尔后说明方便起见，我首先把几个军事用语作一番解释。

游击运动，是指从开始组织和发动游击战争直至巨大发展的斗争过程，包括广大人民的参加，包括斗争涉及军事政治诸方面而言。

游击战争，是指一种革命和反抗的武装斗争方式，特别是农村中广大群众在反抗暴虐压迫时所通常采用的方式，可称之为农村斗争的最高方式。

游击战术，则仅仅规定关于军事斗争的部分，关于斗争的动作部分。

游击动作，则更是单个的来说明如何使用武器而着重于技术方面。

游击根据地，应该包括若干游击基点，实际是会集若干游击基点始能成为游击根据地。所谓根据地，是指该地敌人难于侵犯，已经大部或者全部结束了流动性，处于比较稳固的局面，已经成为一个后方地区。

游击基点，仅是一种依托，作为游击队进攻时之跳板。

游击区域，是指该地敌我势力并存，你来我往，常不相下，完全处在敌我争夺的局面，而且常常是敌人力量大而我们力量小。假如我们力量大敌人力量小，则已经可成为收复区域或者根据地，那就不成其为游击区了！

同志们，我为什么用迂儒式的讲解来打搅你们，麻烦你们，实在因为许多刊物上关于游击战争的解释误会太多。在我们使用名词时不能不审慎，因为一个名词代表一个确定的概念，这是我们做学问讲战术的人首先应该遵照的条件。

二

承认上面解释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来说明：第一，游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所谓游击是“来路货”的说法，完全是不正确的。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在远古时代已为被压迫群众所发明、所创造，更是屡屡采用。我们设想，在农业社会环境中，广大农民受着剥削压迫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只有铤而走险，以自己劣势武器集合成为无组织的军队，所谓乌合之众来与压迫者搏战，这种战争要避免敌人的聚歼，必然采用流动滋扰的各种办法，而且逐渐使自己进步，走入正轨。这说明游击运动一般产生于农业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国家。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人民有了更好的反抗武器，如罢课、罢市、罢工、武装暴动之类，一般也用不着游击战争，也难以掀起游击运动。明白这一点，则知道游击战争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才能产生，其作用也受着限制，这可以纠正许多人中间那种游击万能以及诅咒游击的观点。第二，既然游击战争，其战术，其动作，其技能，其政治性质等，都受着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制，则领导游击战争的人，他就要善于运用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自己能抓住的各种条件来组织游击进行斗争。凡在农村的斗争环境，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愈大，则愈容易进行游击战争以至提高到游击运动。因此，游击运动常常是由极简单粗疏而日益走向最高的发展阶段，凡不积极去发展和扩大的，凡不积极去纠正自己的弱点、从斗争中补救自己的弱点的，必然走向失败。游击战争要求不断发展，要求走向主力，凡停顿、保守的等于自杀。第三，游击战争是军事问题，同时也更是政治问题。因为游击战争是依靠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离开了政治领导和动员，决然不能发动和扩大游击战争。所谓命令游击、强迫游击是决然不可能的事，煽动游击是可能的，但一定在群众愿意条件之下。他们能决然武装走向战场，没有这一政治基础，任何巧妙手腕都是无用的。第四，中国辛亥革命以前由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诸先烈也常常采用游击手段对付清皇朝，当时统治者以“乱党”“匪党”的名目加诸同盟会身上。这一段回忆谅必是仍存在我中国人民的头脑中，当时的统治者大骂“乱党捣乱，只知破坏，不知建设”，造谣中伤说“同盟会的领袖是外国人生的，是要把中国奉送给外国人”，这一类滥调不仅说后十年已为我们所熟闻，现在在抗日中的江南，南京、上海的日寇发言人也以“游

匪”、“共匪”、“游击队就是土匪”、“蒋、共投降苏俄”等称号加诸我们及一切抗日军队的头上。实际游击战争规律是在对统治者进行反抗滋扰，必然使用可以削弱对方的一切手段。这种行为，因有政治目的和政治纪律，当然与土匪行为决然不同，但统治者常抹杀此点而进行造谣中伤。另一面更有趣的我军捉的日本俘虏，也公然义愤似地抗议说：“中日交战要堂堂正正，不应该用这种无耻的游击偷窃办法。”再有就是当去年广州陷落之际，日寇华南总司令某也致电蒋委员长，要求两军会战。他责备中国军队在不利情况下的战略的自主退却。这又说明统治者与游击者的斗争方式根本对立的倾向……总之，凡统治者和两军的强方，他们总想把弱者或对方聚而歼之，总喜欢用硬战强攻，总讨厌这种游击的办法，所以轻蔑他、诅咒他，加以“匪、匪、匪”等恶名。但是被压迫的人，力量较弱的人，总是舍不得这个避实击虚的游击办法：一面可以保存自己，一面可以逐渐来增强自己。这已经是说出了全部的秘密。历史本是前进的，本不会兜圈子的，但是五十年来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史中，恰恰有类似的重复事件，从统御术与革命术的对照中，我们可以找得出许多滥调的无数次的重复，虽然他们内容和实质不能尽同，这应该是最开心的事体。第五，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一年在桂林，对滇粤桂军讲演游勇战术，一般已指出游战的特点，他更主张革命军的补充与接济应该取诸前方，不应专靠后方，这点更是远见卓识，令人崇敬。孙先生这一段指示，特已印发，大家可以细看。我们回想本军的历史，十年来的艰苦斗争，全部都经过游击战争的阶段，所以我们具备了游击的专长。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所获得的结论实与孙先生的指示暗合。我们不应该抱残守缺，我们应该继续不断来发扬自己的特长，创造更新的东西。

三

中国的游击运动以近十年来最为丰富，尤以现在的抗日游击运动，如果发展下去更是集今古中外之伟观。现在有把内战游击运动与外战游击运动看成一个东西的人，比如同志中那种观点“我是老游击，现在游击不算什么，自有办法”。也有把两个东西看成毫无关联的人，譬如某些人士说“现在才是真游击，以前是土匪，不是游击”。不消说都是错误的。照我的意见，我先从我军在历史上所遭遇游击时代说起。我分为四

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以井冈时期为中心，运动的特点是处于暴动的初期，其环境是零星的不联系的游击地区，游击方面力量弱小，进攻方面自然也说不到大动兵马，这是在空隙中生长起来，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显然当时的游击运动没有遇着像以后那样的大的遮拦，比较可以作自由的发展，所以进退集散能够灵活布置便可臻上乘了。此时期最容易发生盲动主义。但是游击运动发展到第二时期，强大的进攻军摆在面前，宽广的根据地的正面需要防守，于是提出建立主力的问题。显然，在江西苏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如果不集中各游击队建立主力兵团，决然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游击运动发展到主力时期，游击战争就退居于次要的附属的地位。“一切服从主力”、“配合主力作战”，这是最可代表其精神的两大标语。这种时候其战术的战斗的诸方式采用远殖队、挺进队、破坏队诸办法，从以不脱离主力的指挥，求得与主力的战役及会战的配合为中心。这种场合容易发生一切依靠主力以及对游击战争的取消主义。这种教训想来大家还记得起吧！第三个时期，到了江西突围留在南方各省边区的游击部队，这个时候游击运动采取了新的形式，斗争环境是空前的艰苦，而没有顺利发展的革命形势，只有一个坚持阵地保持基干力量的任务。进攻者与我们的力量对比悬殊，同时又当着一个大的根据地放弃之后，由大的斗争转到小的斗争，由大的进攻转到小的退守。革命往前发展指导运动是比较容易的，但在革命挫折之际以及转变关头，要保持力量收容部队，则是十分困难的事。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这方面的艰苦远超过于以前两个时期，因此其斗争经验的丰富和战术上的创获更超出前两个时期。扼要的总结说来，他善于在大的失败之后保存自己，善于由大的进攻战局转变成退守战术；他善于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局部反攻来掩护退却，收容自己；他更善于团结群众，以群众的掩护作为自己保存和发展的基础；他善于把一切群众斗争的方式如秘密的、公开的、半公开的、亭子间的、搭棚子的与游击战术和动作综合到一起来灵活使用，所以能在大的“清剿”和严重进攻的局面下坚持到底。这里就做出实例，不仅崇山峻岭可以发展游击，就是平原地、丘陵地、沿海地带一样可以进行游击。游击战争应依靠群众作基础，游击战术应更多带群众性质，这个真理便全部被发现了！在中国社会的环境内，如游击战争有了人民的基础，赋予坚强的政治领导，他之

不可消灭性，也从事实上证明了！然而此时期最容易在转变关头发生悲观失望的逃跑主义，同时在尔后坚持中，由游击主义蜕化为土匪主义。第四个时期，就是当前的抗日游击运动，卢沟桥的炮声征调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走上战场。中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决斗，犬牙相错的战争局面，梅花形的相持阵容，敌“扫荡”我反“扫荡”，敌包围我反包围，敌大踏步前进与我大踏步后退，敌由疯狂进攻逐渐趋于坚强防守以及最后的引退，我由国境的大规模退兵，逐渐转为艰苦相持以及最后的反攻驱逐敌人到国境以外，这样战争的伟观，必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切战争的方式，从现代的机械化兵团的战法，到原始的人民的最野蛮的战法都可以，而且已经搬演于中日战场上，游击运动以及游击战争的办法，便担任着攻击敌后方的重大任务。就全国范围说，他是担任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就他本身所在地区说，他又是独立坚持作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就其力量的来源，完全依靠抗日的民众为祖国战争的情绪；就其动员的深广和地区广阔，包括了一切中国人的各阶层，战线在万里以外，远非内战时期能够比拟。另外，敌人是现代强大的帝国主义武装，而我们仍然从农村的粗劣武器使用起。战术的特点，在军事上是抓住敌人弱点避免敌人的长处，发扬自己的长处和补足自己的弱点，凡机械的以现代战争的条文来对付日寇的，决然要遭受失败。在政治上更是使游击运动担负着恢复政权、保护政权、组织民众、训导民众的艰巨任务。因此，单纯的军事家绝然不能胜任于抗日的游击战争，就是我们在内战中的经验，也就不够应付这全面的新的斗争局面。这新的斗争任务提出了如何去创造新的斗争办法，老游击解决不了新问题，他的悲哀正在这个地方。在此种时候，因为在主力受挫之后，容易过分扩大游击战争的作用；同时又因为四处分散，无坚强领导，容易产生土匪主义及消极保守的行为！

同志们，我这一大段话有什么意思？我是说战争的规律是变动的，历史的规律是发展的。我把十年来的游击运动分成四个时期，就是要我们能把握着变动的规律、发展的规律来作比较研究，我们才能知道有所去取，才能知道发扬光大，才能指导运动，了解其过去，把握其现在，适应其将来。本军的干部在两年来抗战中多所成就，但也有所损失，关节恐怕在这个地方，离开这一基点是难以说明的！

四

现在再费一点时间来说在江南的抗日游击运动，作为对上文更进一步的说明。江南的敌寇推誉本军说“共产军的战术为十年来百战磨炼的战术”。这种说法是含着痛苦、受过教训而说出来的。我又研究一个日军文件，他归纳中国游击战术为下列课程：

甲、旋磨战术，指善于回旋，打圈子往来自如而言。

乙、隐伏战术，指善于暴露目标，消灭目标而言。

丙、穿插战术，指善于在据点内远去挺进通过封锁线而言。

丁、偷袭战术，指善于偷营劫寨突然袭击而言。

戊、破坏战术，指破坏交通桥梁诸事项。

日寇归纳上面五种战术又提出了他的对策如下：

甲、以遮拦战术对付我之旋磨战术。就是着重加强封锁，补填空隙，以棋盘格式紧缩游区，压迫我军远行高飞。

乙、以“清乡”政策对付我之隐伏战术。就是着重在遮断人民与军队的联合，造成我军的孤立。日寇在这方面以威吓利诱加紧欺骗着手，是以政治手段达到其军事“扫荡”的目的。

丙、以封锁战术阻止我之穿插战术。日寇利用我国内战经验，在铁道、公路上加强点线的守备，缩短点线上的据点间的距离，以强力的巡查队日夜定期巡查和不断的预期埋伏，阻止我军的灵活转移。封锁战术与遮拦战术之不同，即前者是缩短点线上的距离，后者是填补交通网内的空隙。

丁、以堡垒战术应付我之偷袭战术。着重加强守备，加强据点的防御，采取炮楼碉堡政策，更使防守趋于地下层，“把战争装在柜子里”，趋于避免火攻并配置毒气。

戊、以平毁政策对付我之破坏战术。敌寇对付我军之破坏战术已感困难，尤其对付人民之破坏战术是更加困难，因为沿交通线居民家门前的破坏真是防不胜防，日寇只能以烧屋、杀人、决堤作为对策，日寇在战而难胜的情势下，专向和平居民泄愤，这本是日寇的专长，我军非有充分的人民工作不能打破其万恶的企图！

上面所罗列的已可一般说明敌我之江南战术之变换和争夺，此地更可指出下列诸点：第一，日寇苦心孤诣所计划的下乡“扫荡”均告无效，不能驱逐我军，同时据点封锁政策依旧留我军以活动余地。可以指出敌寇今后一方面要更着重坚强防守，求得攻不能破；一面必然集中更大兵力进行集团“扫荡”，一般小部队下乡“扫荡”必然会减少。这可以说明江南战场必然趋于战斗次数减少，战斗范围扩大的前途，这不是战事的沉寂而正是战争的发展。第二，我们中国军队及游击部队一定要使自己有远见地适应这种发展的情况。我们过去在句容城、在新丰站、在太平山、在延陵、在四摆渡、在魏村、在仓头、在白兔等地，固然予日寇据点以彻底摧毁，扫除其梅花桩的政策，我们过去在珥陵、在东湾、在武进丹阳之交、在句容北方、在上下会战斗，打破了日寇之下乡的分进合击，这些战绩使日寇日益改变其战略战术，我们就应该同样的改进自己吧！要能够攻破更强固的据点，必然学习更高的攻击技术；要能够打破敌之大举“扫荡”，必须学会更高的运动战术；要能继续破坏，必须更深入动员民众，有自己的高超的工兵队；同时化学防御也不能不讲究。这中间对于干部的指挥艺术必须提高。过去是小部队行军、宿营与作战，现在应研究集团使用部队才行了；过去仅仅以口令指挥就可以抓住全部，现在提出组织战斗的问题，没有良好的参谋工作，没有良好通信交通侦察工作，没有良好而有力的政治工作，决计不能开展战局。第三，抗日就是打日本，就是讲打、讲拼，打得过、拼得过才有胜利的可能！因此指战员要求有臂力、有强壮的体魄，能够肉搏，能够纠缠，拳打脚踢，能够使用长枪大戟来压倒武士道，同时又要讲究智谋，讲究战术，讲究指挥，一个人勇敢不如领导大家一齐勇敢。俄国早期有一个革命家说：“提高群众一寸比自己一个人上高楼要强。”这是政治的名言，用在军事斗争上一点也不错啊！我们的干部不少是“猛张飞”，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这是再不应容忍的现象。在部队的编制上，要力求切实精练，反对头重脚轻，反对非战斗员多于战斗员的现象！能战者留队，不能战者送其归家。许多文人学士应该要他们学习拿武器，真正来参加有血有肉的战争。第四，居民起义，敌军内变是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敌人进行的是反革命战争，他没有使用这种斗争武器的政治基础。我们进行的是革命战争，合乎正义，合乎人道，为了和平，为了自由，所以我们具备了使用这种瓦解敌军的政治上的优越条件。有人怀疑能够把敌人力量掉转过去对付敌人，我们应该决然相信，这是能够的；我们可以做出许

多实例来看。第五，旧的战术只估计军力而忽视民力，新的战术不仅使用军力而且善于把民力加在军力上面以打倒敌人。敌人处在江南的人山人海中，他屡屡企图吸收我们的人民到他们方面，我们不仅防止其阴谋的实现，而且应该从积极方面调动民力参加作战来回答他。第六，日寇在江南已构成坚固的战略后方，我们应该在京沪路两侧造成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来同他对立。一年来我们在江南所建立的若干游击基点，目前已逐渐形成根据地的雏形。我以为抗日游击根据地应包括下面四大条件：（一）强有力的武装部队。（二）强有力的指挥战斗。（三）比较广泛的人民组织，人民中有相当的斗争经验。（四）能便于利用相当的地势（不一定是崇山峻岭，就是茂林修竹和湖泊河湾亦可以）。现在的江南尚没有完全具备上面的条件，我们仍须极大努力，这不仅是本军的任务，也是参加江南抗日的所有党政军民的任务，我们大家应该努力来担负这个任务，本军的同志应该随时记清自己在这个任务下应如何努力啊！

五

最后，我还要就战略来说几句。游击兵团的战略，凡处于进攻、经常保持进攻状态、经常保持主动的靡不胜，反过来说，凡专力防守、处处陷于被动的靡不败。因为，大兵团的战略，因敌我条件及我本身主、客观条件，常有决定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守退却的可能。这是变换多端的。但在游击运动处于敌人包围之中，处于敌人侧近，处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之下，它只有以灵活的进攻才能支配敌人保持自己。因此，也可以肯定说，游击兵团无所谓战略防御的问题。游击兵团的进攻常常是多股的分散的进攻。要经常保持主动进攻的局面，这就提出进攻的指挥问题。从这一方面可以说，指挥游击队的进攻，比指挥大兵团有他的特殊的困难的一面。因此游击队的进攻，依靠于游击指挥部多给下级部队以独立活动的可能，而下级部队首长应该具备独立作战的特长。各部队就自己单位积极行动，并力向前，便可以造成齐头并进的游击战略的进攻配合。凡是等待上级命令、等待友邻配合、自己消极的人，必然陷于防守、遭受敌人进攻的危险。大胆派遣部队，大胆鼓励所分散部队坚决动作，仔细注意部队的补给，适当计划部队的轮流休整，经常以全局敌情

和各部行动结果通报分散之部队，这都是游击兵团战略指导的基本事项。指挥大兵团作战，要常以敌情、任务、友军诸事项具体指示下级，而下级则根据首长决心来定出执行的动作方针，从战斗开始到战斗终结，都是依命令行事而且了如指掌。游击兵团之作战则难以这样做，上级只能给予下级一般指示，指定其在某一个地区担任某一方向的任务，训令指示是最好方式，命令则要审慎，不必要的要避免。下级得到上级训令后，一切依靠自己的独断专行，自己应该去找仗打，找敌人弱点，“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只靠上级指示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以今天当面的敌情、地形和本身状况来决定行动，来决定打法。这些问题处理得适当，是游击战斗胜利的决定因素。常常上级认为必须要打，而下级在其本身不可能的情况则其突击计划必须放弃；常常上级并未提出突击计划或给以任务，而下级在其当面恰有可乘之机，则应该独断专行坚决去干；常常在全局需要突击而下级并未感觉到的，常常又有下级认为可以打而上级又认为是多事的，这中间是存在着许多不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一面要求下级指挥员都能着眼全局，同时要求上级指挥员也应顾及局部情形，才能正确解决。游击战争既然是以避免决战为原则之一，因此对于应付事机应有伸缩余地的可能。我们在江南一年来的战斗，对以上诸方面的做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我们的优点是埋头作战，艰苦与敌人纠缠。但一般说来，尚缺乏照顾全局，尚缺乏战略眼光，尚缺乏战术素养。同志们，我们要以英勇战斗的卓绝精神，提高自己的战略战术的认识，我们决然可以战胜日本强盗！

陈毅同志在苏南

范征夫

1937年“八一三”战役以后，上海失守，镇江、南京等地先后沦陷。侵略者的魔爪肆意伸向我江南腹地。苏南地区狼烟四起，战火弥漫；人民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6月，一支队司令陈毅同志肩负重任，带着党中央的命令和“抓紧有利时机，猛烈地发展创造模范根据地，扩大新四军的影响”的指示，亲自率领新四军一支队一、二两个团挺进苏南敌后，着手开辟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奏响了新四军东进的序曲。

以理服人一席话鼓舞斗志

茅山，虽有山的称谓，却无山的雄伟奇拔，没有重岩叠嶂的山峦，没有陡峭险峻的山崖，草不蔽人，林不茂密，很难隐藏部队。从游击战的地形要求上看是不理想的。

陈毅同志初到茅山，看到这样一座“童山”，也不免暗暗吃惊。指战员产生了一些顾虑：进无依托，退难藏身。要想在这里扎根、壮大、发展，似乎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陈毅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同指挥员一起仔细分析，逐步掌握了茅山地区的基本情况。

在地理位置上，茅山地区坐落在宁、镇、芜之间，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北依长江，东南延伸太湖地区，西南与皖南接壤，是一片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带。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铁路、公路、水路纵横其间，形成网络。工、农、商业及文化教育都比较发达。由于资产阶级、地主士绅人数众多，乡保甲基础势力盘根错节，以前一直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大本营，素有“模范区”的称号。江南沦陷后，茅山地区又成为日寇向我华中内地进犯“以华制华”的军事要地和战略后方。

在力量对比上，苏皖边境驻扎着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拥有两个实力较强的集团军。他们居心叵测，妄想施用借刀杀人之计，消

灭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红军力量。在新四军挺进苏南之后，他们又设置种种障碍，企图把立脚未稳的新四军赶到日寇重兵集结的南京、芜湖近郊的狭窄地区，欲借鬼子之手置我于死地。此外，还有蜂拥而起、名目繁多的各种“游击队”势力达数十股之多。大的几百人、近千人，小的十几人一股，自封的司令多如牛毛。当地的群众讽刺说：“马牛羊、鸡犬豕，都成了司令。”不少由土匪组成的“游击队”割据称王，独霸一方。他们骚扰村庄，强派捐税，为所欲为。老百姓胆战心惊，苦不堪言。

面对敌伪顽三方夹击的险恶环境，我军困难重重。

陈毅同志深思熟虑，洞察秋毫。他明白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在指战员中树立起必胜的信心。

1938年，他先后在南陵和溧阳召开了两次干部会议，做了《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斗争任务》的动员报告。他操着浓重的川音说：“敌强我弱，形势十分严峻。但困难多正好考验锻炼我们的意志。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寇的基本路线。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条件。而我军模范的纪律，党的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战斗的不断胜利，则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心环节。我们要在敌人戒备森严的后院开辟抗日根据地，成为敌人心脏中的一把尖刀，咽喉里的一根骨刺。”陈毅同志还明确地提出：我军要想在茅山地区站稳脚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模范的战斗，模范的纪律，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要用实际行动组织群众，置日寇、汉奸、卖国贼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陈毅同志坚定乐观的态度，鞭辟入里的分析，深入浅出的道理，诙谐生动的语言，深深打动了干部的心，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抗日斗志。

干部的思想问题解决以后，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群众对新四军的怀疑逐渐消除了，僵持的关系开始解冻，不少人对新四军寄予莫大的信任。陈毅同志趁热打铁，亲自做群众工作，掌握了茅山地区各个司令的政治态度和基本立场。他首先选择了一个有代表性的著名人物——纪振纲，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

三顾“茅麓”新四军茅山扎根

纪振纲在北洋军阀时代曾出任过高级官员。因内部倾轧，他离职卸任，漂洋过海，在南洋群岛做起生意，是个基督教徒。几年后回国，即以华侨巨商的身份在茅山脚下用“40万投资，20年经营”，开了个“茅麓”茶叶公司，自任经理，专门生产、出售茅峰茶。他以防匪为名，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自卫队，配备了20多挺轻重机枪和大批新式的步枪，还有两门迫击炮，堪称茅山地区的实力派。纪振纲集军人、士绅、政客、民族资本家于一身，交际广泛，影响极大；出入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是个有钱、有权、有势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各方头面人物都敬重他几分，老百姓则畏惧他几分，避而远之。他与另外一支叫“大麓”的以陶华阳为首的土匪部队积仇多年，誓不两立。曾数次交锋，血溅茅山，可谁也没有吃掉谁。对于日本鬼子，他从来没碰过，更不敢同国民党的军队对立。

正是纪振纲这样一个有名人物，一时成了敌伪我三方面都要争取的对象。鬼子对他表示亲善，要将他的自卫队改编成伪军，而他因自己经营的茶场受到日机的轰炸，经营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商的排挤，加上他尚有民族自尊心，所以耻于做日寇的帮凶；国民党第=二战区派代表几次上门谈判，对他封官许愿，企图收编他的队伍，加以控制，而他认为一旦受国民党管辖，自己的势力就会大大削弱，早晚要被吞并，成为国民党刀俎下的鱼肉，所以推三阻四，不肯就范。

陈毅同志十分重视这支力量。他对参谋处干部讲：“现在几方面都在拉纪振纲，如果他投靠了鬼子或国民党，对我们的抗日斗争威胁很大。必须抓住时机，千方百计把他争取过来。”参谋处同志认为此人很难说话，但陈毅同志仍然坚持亲自安排，邀请纪振纲见面。

纪振纲坐了八人大轿，带着100多个卫兵到镇江宝埝镇来了。陈毅热情地接待他，笑着说：“久闻先生大名，今日得见，让我们好好叙谈叙谈。”纪振纲随声寒暄了几句。

陈毅爽朗地说：“先生不愿做亡国奴，武装自卫，我钦佩先生的民族气节。”

纪振纲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竟如此谦虚坦率，初来时的傲慢神情被恭敬所代替，连忙说：“陈司令过奖了，鄙人旨在经商，无心卷入军界，来去自由，不受约束。”

陈毅诚恳地说：“日寇侵吞中国的虎狼之心国人皆知；国民党消极

抗战，大家心中早已有数。先生想洁身自好，自由经商，走中间道路，恐怕时局不允许。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到茅山的宗旨是打日本鬼子，希望先生能和我们携手团结，互相合作。”

陈毅同志将心比心的态度打动了纪振纲的心，他说出了几句真心话：“国民党把你们新四军推到日寇的钢刀之下，你们虽然纪律很好，但人少枪少，装备太差，凭你们这些人能打败鬼子吗？”话中又流露出怀疑和悲观。

陈毅同志针对他的实际思想，不厌其烦地多次做工作，希望他至少能保持中立，不投降日军，因此三次去茅麓公司登门拜访；派出文工团进行慰问演出，让新四军部队和纪振纲的自卫队一起联欢，增进彼此的友情。纪振纲手下的一个军官感慨地说：“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如今，陈司令‘三顾茅麓’,请纪司令合作，真是难得的一片诚意啊！”

纪振纲从陈毅同志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真诚待人的品格。又看到我新四军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抗日事业一片忠心，对他的部下亲如弟兄，思想上震动很大，行动上有了较大的转变。他心悦诚服地对陈毅说：“你们新四军称得上是‘王者之师’呀！”

有一次，鬼子大部队到茅山地区“扫荡”，纪振纲得知风声，急急地赶到新四军驻地向陈毅通风报信。他劝陈毅说：“鬼子兵力强过你们几倍，且武器精良，倘若硬拼，肯定要吃大亏，陈司令还是换便衣回避为好。”陈毅同志镇定地对他笑笑：“谢谢先生的好意。我们新四军就喜欢啃硬骨头，专打鬼子。”

陈毅同志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粉碎了鬼子的“扫荡”。以后又奇袭新丰车站，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纪振纲大为佩服，捐助了新四军几百套棉衣。不久，应纪振纲的请求，陈毅同志派部队配合他作战，一举消灭了“大麓”的残匪，为民除了害，也消除了纪振纲长期以来的一个“心病”。这一下，他对新四军完全信服了，主动协助新四军站岗，担任警戒任务。

从此，纪振纲十分敬重陈毅同志，他对新四军干部说：“你们陈司令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真是文武全才。”1938年7月7日，在陈毅同志亲自筹备下，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抗敌委员会总会成立，纪振纲

当选为主任。

1939年初，日寇加紧扫荡，占领了茅山，在山顶修筑工事，设立据点，在石马桥成立了维持会。纪振纲的自卫队失去了立脚之地，国民党顽固派又趁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纪振纲就范，委任他为苏南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纪振纲受到左右夹攻，处境十分困难。陈毅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赶快离开茅麓公司，提出：如愿到皖南新四军去，愿意护送；如愿到国民党地区去，也为之饯行。纪振纲回信说，到皖南去吃不消，三战区他也不想去。并说已和部下商量，决定把部队交给新四军陈司令指挥。

开始，陈毅同志不肯接受，派人劝说他和新四军一起坚持敌后斗争。纪振纲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可以打游击，而我却有财产、家小要照顾，我决定到上海做生意。陈司令对我的教育帮助，我终生难忘。今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绝不做亡国奴，也不当汉奸。请陈司令接收改编我的部队，以表明我抗日的态度。"经他词恳意切地再三请求，陈司令才同意了他的意见。纪振纲亲自来告辞，并解下随身佩挂的一支镶有金边花纹的勃朗宁手枪，递给陈司令，连声说道："这小小的礼物，请陈司令留下作个纪念吧！"

纪振纲带了个头，当地不少国民党区长、乡长和各个游击队司令纷纷靠拢我们，一大批开明的地主、绅士主动接近新四军。他们说："纪振纲都相信新四军是可靠的，我们更没有怀疑了。"

就这样，陈毅同志率领的新四军旗开得胜，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在茅山地区站稳了脚跟。

促膝谈心交 朋友发展党员

陈毅同志初到茅山时，住在乾元宫，就听当地群众反映，原国民党句容二区区长樊玉琳，为人正派，给地方做过一些好事，但日军侵占苏南后，国民党不战而逃，丢下了地方政府和人民不管，樊对此十分不满。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他隐居在家，闭门不出。陈毅同志为了广交朋友，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句容县古隍村，请樊玉琳来茅山乾元宫叙谈。

樊玉琳听说茅山到了军队，不知是凶是吉，正在纳闷，忽见两个穿

灰色军装的士兵前来敲门，更是吃惊，“丘八上门，不是好事”，便硬着头皮出来见面。不料来人举手敬礼，然后毕恭毕敬递上一封信。樊玉琳接过一看，信封正中写着“樊玉琳先生启”六个苍劲有力的字，左下方是“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缄”。拆开一看，顿时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不觉轻松起来，原来信上称他为“玉琳兄”，邀请他到茅山乾元宫叙谈，下面署名是“弟陈毅”。问了来人，才知道陈毅就是新四军一支队陈司令。于是就随着两名新四军战士，来到茅山乾元宫，当即受到陈毅同志热情款待。

陈毅同志对樊玉琳说：“新四军挺进江南，人生地不熟，这就要仰仗地方各界人士鼎力相助，樊兄在句容一带颇负声望，还望能多多支持我军工作。”

樊玉琳为陈毅同志这种虚心热忱态度所感动，连忙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贵军到江南打鬼子，鄙人理应出力效劳。”

陈司令与樊玉琳谈了一个通宵。樊玉琳感到意气很相投，来时心头还忐忑不安，此时却由衷喜悦：茅山来了真正的抗日部队，救国救民有了希望。在陈毅同志的开导下，他同意参加新四军。

为了培养地方干部，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抗战工作，陈毅同志和樊玉琳等人联名，发起筹备成立镇江、丹阳、句容、金坛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实际上是带点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经过短时间的筹备，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于镇江县宝埝镇正式成立了。大家推选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为主任。由于纪振纲怕吃苦、怕日伪找他麻烦，不敢驻会办公，不久，就由樊玉琳接任主任。从此，樊主任的名气，就越来越响亮了。

樊玉琳不负陈司令的期望，他坚持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宣传抗日救国、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的道理。他动员亲友、家乡人参军，积极筹办部队给养，认真做好优待军烈属工作，在敌伪多次“扫荡”中，毫不退缩，博得了新四军干部及地方群众的好评。

在一片赞扬声中，樊玉琳一桩心事涌上心头：他耳闻目睹共产党为国为民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种种动人事迹，打心眼儿里佩服，自己也想参加共产党，但自己过去是国民党员，这个愿望能实现吗？在又一次宿营茅山附近一个村庄时，他鼓起勇气向陈毅提出了这个问题。

陈毅同志爽朗地笑着对他说："你有这个愿望好呀，为什么不行呢，有了这个觉悟就行嘛！"

樊玉琳听到陈毅同志这几句话，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

陈毅同志接着语重心长地和樊玉琳讲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要他的思想不要停留在抗日救国上，而要树立为劳苦大众献身、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信念。

樊玉琳不住地点头，表示一定不辜负陈毅同志的教导。此后，他更加刻苦学习，努力弄懂什么叫马列主义，并在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在许多党员帮助下，这个"统战对象"于1939年春参加了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陈毅同志两年多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樊玉琳迅速成长为苏南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干部。他在苏南先后担任过镇江县县长、茅山地区专员、保安司令等重要职务。他遵照上级党委指示，广泛开展帮会工作，他名下有几千徒弟很利于开展工作。一提到"樊司令"，日伪军就头痛，但广大群众却对他非常热情。由于群众的拥护支持，他长期坚持敌后斗争，以后又随军转战大江南北，担任过苏皖行政委员会委员重要职务，为党为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循循善诱好 干部为国捐躯

陈毅同志十分注意发现人才，着力培养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当地干部。

巫恒通在抗战前是国民党江苏省泰兴县教育局长。抗战爆发后，他切齿痛恨国民党的昏庸腐败，怀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志，跑到丹（汤）、北（古），寻求抗日之路。不久，回到家乡与当地小学教员洪天寿等人组织了"人民抗敌自卫团"，拿出家产，购置枪支弹药，在句容县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专打危害人民的土匪。

陈毅同志发现了这个人才，就主动与他会晤。巫恒通非常感激陈毅对他的关怀和指点，出于对陈毅的充分信赖，他毅然站到新四军方面来，并经常向陈毅倾诉襟怀，和盘托出心中的壮志。陈毅不断激励他的爱国心，有意识地帮助和引导他，和他谈岳飞、文天祥的故事。时隔不

久，巫恒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我新三团团长、句容县长、第五行政区专员等重要职务。

皖南事变后，茅山地区形势十分恶劣，在1941年9月6日的日伪大“扫荡”的疯狂袭击中，巫恒通率领部队奋勇杀敌。最后，终于寡不敌众，在句容二区坝上村负伤被俘。南京日寇派遣军抓到巫恒通后，如获至宝，一面急急地向东京通报请功，一面采取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手段，逼迫巫恒通投降。

敌人派汉奸来劝降，派医生给巫恒通治伤，又用封官许愿、金钱美女来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巫恒通不屑一顾，横眉怒视，拒绝医生治疗。那个汉奸说了半天，不见动静，不由恼火了：“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自讨苦吃。”

巫恒通嗤之以鼻，冷冷地讥讽他：“你自己出卖了灵魂，还想替鬼子收买别人的灵魂，你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的傀儡，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汉奸的脸青一块白一块，被骂得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软的不行，鬼子就用酷刑来拷打折磨他，妄图动摇他的意志。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兽行，巫恒通大义凛然，在刑堂上厉声痛斥敌寇侵略中国、残害人民的无耻行径。他慷慨激昂地回答敌人的审讯：“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叫我投降，叫我当汉奸，你们是白日做梦！”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造谣阴谋，巫恒通进行了绝食斗争，1941年9月14日以身殉国，保持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忠于革命的气节。

区别对待 统战政策显神威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陈毅同志以党的统战政策为武器，不仅敢于做统战工作，而且善于做统战工作。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显示出极高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

出身书香门第的陈湘甫是溧阳县的一个有名望的地主，做过国民党的中级官员。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对共产党抱有敌视心理，冷眼旁观，避而远之。他的儿子陈练升也念过不少书，懂得一些道理。鬼子入侵以后，陈练升看到国民党消极抗战、变本加厉鱼肉乡民，国家危亡迫在旦夕，虽满腹牢骚，但找不到出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选择了一条沉沦的道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消磨时光。一向以清高自诩

的陈湘甫恨儿子不争气，却无法使浪子回头，不免整天摇头哀叹。

陈毅同志全面地分析了父子两人的情况，认为陈湘甫当过前清秀才，知书达理，清高而且要面子，可以与他交往，发掘他内心的正义感；陈练升年轻幼稚，本质是好的，只是不明方向，一时误入歧途，尚且污染不深，只要下功夫帮助他，是能够教育改造过来的。陈毅同志首先抓住陈练升对新四军的好奇心，邀请他到部队里参观，在闲谈中告诉他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新四军是干什么的。陈练升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经常往新四军驻地跑。

陈湘甫听说儿子常去新四军那里，顿时产生了戒心，认为生活上的堕落虽不光彩，却无是非之争，卷入了政治斗争，那可要招杀身之祸的。他时时警告儿子，不要轻信新四军。但他的“规劝”不起作用，儿子反而像着了迷似的跑得更频繁了。陈湘甫非常担心儿子的前途，日夜坐卧不宁。但不久他发现，自从儿子和新四军接触以后，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再也不是过去那种昏沉沉、醉醺醺的模样，言语中常出现一些新的名词。陈湘甫暗暗惊奇，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改变了儿子的性格。不过，儿子逐渐变好，这使他感到宽慰。

陈毅同志及时抓住时机，直接与陈湘甫交谈，提高了他的认识。他惭愧地对陈毅说：“过去我轻信了国民党‘共产共妻’的谣言，对你们新四军产生了不正确的看法，请陈司令原谅。”

陈毅同志说：“共产党不计个人恩怨。大敌当前，最重要的是携手合作，一致抗日。”陈湘甫频频点头，深表钦佩。

以后，陈湘甫又积极支持儿子参加新四军，鼓励他好好干工作。陈练升在斗争中彻底改掉了旧习，成为一个好干部，又参加了共产党，担任共产党领导的溧阳县县长。

1941年2月，国民党四十师占领溧阳游击区，大肆诬蔑新四军为“叛军”，攻击共产党是“奸党”。他们破坏新四军交通站，抓走我伤病员，烧毁老百姓的房屋，无恶不作。为了离间新四军和群众的关系，他们搞了一次训话，用枪逼着陈湘甫在百姓面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新四军的声明。

经过事实教育的陈湘甫早已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狼心狗肺的本质，他愤怒已极，慷慨陈词：“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我却教育不好自己的

儿子。‘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就在我毫无办法的时候，新四军陈毅司令把我吃喝嫖赌的儿子培养成打鬼子的干部。对此，我感激不尽。”他又指着国民党的军官说：“新四军忧国忧民，抗日救国。而你们不打鬼子，专与新四军作对，还逼着我讲违心话，骂共产党，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天良？”一些国民党士兵听了陈湘甫掷地有声的话，羞愧地低下了头。

对于那些执迷不悟、屡劝不悔的顽固分子，陈毅同志则决不手软，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给予狠狠打击。

朱永祥是高淳地区自立为王的所谓“苏皖游击司令”。他心怀二意，表面上宣称支持抗日，背地里与日伪勾勾搭搭，几次配合鬼子“扫荡”，企图消灭我新四军，并四处烧杀抢掠，残害人民。陈毅同志派陈雨笠同志到他部队对他劝说、警告，晓以民族大义，要他痛改前非，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他只当耳边风，一意孤行。最后，他竟要把部队拉到南京近郊的小丹阳，准备投敌，死心塌地充当汉奸卖国贼。

陈毅同志在得到确切情报，掌握充分证据后，当机立断，于1938年7月2日派出新四军一支队一团及三团，在江渭清等同志率领下，趁着夜幕包围了朱永祥部队驻地——梅村，闪电般地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消灭了这股残匪。俘获匪正副司令朱永祥、韩昌吉，并交给有关部门法办。这次行动清除了一个隐患，震慑了其他一些反动分子。

两年来，在茅山地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陈毅同志出色地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向东作战，向南巩固，向北发展”的伟大战略方针。他像一个艺高胆大的高明导演，在苏南的政治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1]　此文是陈毅在新四军第一支队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节录。原文刊载于1939年9月15日出版的《抗敌》杂志第1卷第5号。

张云逸

杀头尚不怕，流血算什么？

● 1892年生，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

●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4月，参与同国民党的谈判，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奔走。

● 1938年1月，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为新四军的组建、整编、集中、扩展做出了贡献。同年8月，率部分军队到长江以北，整编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开辟了皖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 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总指挥兼前敌委员会书记。

●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

● 1974年11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张云逸

新四军成立后，我在皖南军部担任参谋长。1938年11月，我带两个连从皖南到江北。当时党组织在大别山有一个工委，彭康负责，不久就改为鄂豫皖区党委，长江局派郑位三来任区党委书记。新四军在江北有一个第四支队，是由两支武装合并组成的：其七团和九团是高敬亭领导的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八团是周骏鸣从河南竹沟带来的原桐柏山游击队。

我过江以后，把庐江、无为一带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合并成立了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戴季英、政委黄岩、政治部主任桂蓬。

这时发生了高敬亭拒绝执行中央指示的严重错误。高敬亭在鄂豫皖游击战争中是有功的，但抗战以后居功自傲，错误越来越严重。郑位三、叶剑英、董必武、郭述申和我等先后去他那里做工作，都没有解决问题。1939年5月初，军长叶挺到江北来整顿江北部队，于5月5日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江北指挥部，由我担任江北指挥部指挥，邓子恢担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担任参谋长，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不久高敬亭部下七团正、副团长叛变，就发生了反高斗争，后经军部批准解决了高敬亭的问题，由戴季英任四支队司令员。

反高斗争后，以四支队的八团为基础，又成立了五支队，时间是1939年7月份。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副司令员周骏鸣、政委郭述申。五支队是我们独立自主搞起来的。

当时，王明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江北有很大影响，项英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抗战初期，江北的地方党和新四军的关系是相互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地方党受长江局领导，军队受皖南军部领导。1937年以后，自从上海、南京失守，不少青年学生从城市撤退到农村，要求武装抗日。如果我们当时向敌后发展武装，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但王明、项英只讲“统战”，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只有用“合法”名义替国民党组织保安队、替国民党发展武装，强调发展武装要经国民党批准、承认。因此，虽然发展了一些武装，但都不

是新四军领导的。其实，如果我们当时用新四军的名义发展武装，那么，国民党就不能也不应该指挥我们的部队。我们是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的，并不需要国民党承认，国民党也不会承认的，只要群众承认就行了。我到江北后，抵制了项英要取消四支队九团、挺进团和游击纵队的错误指示，挺进团当时已取消，我将其恢复起来，并扩大了游击纵队。但王明、项英主张精兵主义，说一个支队只要两个团就够了。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也说："你们没有钱，兵要精，不要多。"在这点上，右倾机会主义者与国民党的观点是一致的。我曾当面驳斥廖磊说："我们的力量并不是多，而是少。你为什么要往大别山，而不到安庆、合肥去呢？蒋介石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这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不够，怕鬼子打！"由于项英什么都讲"合法"，怕破坏统一战线，所以皖南军部的武装一点也没有扩大。

在江北时，国民党无理扣减我们的弹药，我们就搞税收，还办了一个教导队，把干部训练一个月或半个月后就放出去搞武装，我们武装抗日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国民党始终是想消灭我们的武装力量的。我们要求得生存，摩擦是一定会产生的。我当时与项英争论说：我们现在之所以有摩擦，是国民党欺侮我们力量太小，什么事情都还要向廖磊请求，如果我们的武装发展到10万人，那时国民党就不敢与我们闹摩擦了，什么事情还要反过来请求我们，不然他的省主席就当不成。

党中央的指示是要我们向敌后大力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但项英却要一切通过国民党，向国民党要委任状，不执行中央向东发展的指示，硬是把已到苏南的部队调回皖南。当时国民党为了割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我们皖东的四支队和豫皖苏边区的彭雪枫的游击支队调到江南去。廖磊还无理地限制我们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30里之内进行活动，企图借刀杀人，让日本鬼子打我们。当时我们没有接受国民党这个命令。针对这种右倾错误，毛主席有过指示：对国民党不合理的命令，要进行抗议，不仅中央可以抗议，哪个军队都可以抗议。我曾故意对廖磊（廖磊当时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说：如果我们与鬼子打仗失败了，你当司令的也不光荣。而项英却主张服从国民党的命令以维护团结。

以国民党的面目来进行革命，大革命时期我搞过，但由于陈独秀的

右倾机会主义，只搞表面政治宣传工作，不敢争取领导权，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使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达到团结的目的。王明、项英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这是重复陈独秀的错误。他们害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们不了解抗战是全民的要求，不是少数人的要求。为什么蒋介石在表面上也要抗战？因为他也懂得，不抗战人民会起来反对他。毛主席说过："人心向背，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当时华中比华北的发展机会好，完全可以在华中敌后大力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但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这样做，失去了在华中发展的最好时机。

1939年11月底刘少奇同志来到皖东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才开始得到纠正。少奇同志来之后，传达了党中央的正确指示，说服了地方党，批评了王明、项英的"苦力政策"，指出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做国民党的工具是极端错误的。当时他没有提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为那时候中央还未作正式结论。少奇同志还指出，要抗战，一是要有枪杆子；二是要有"家"——建立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他还向江北的广大干部介绍了华北工作的经验，从而扭转了局面。

1939年12月，鬼子约有二三千人向我们发动"扫荡"，江北指挥部把四支队全部兵力调上去反击敌人"扫荡"，我们的装备虽然比较差，但因为在战斗中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战士们作战又勇敢，所以最后在全椒周家岗一带粉碎了敌人"扫荡"，并乘胜追击到古河。在鬼子"扫荡"开始不久，驻古河的国民党专员李本一部队都跑掉了，我们占领古河后，李本一才敢回来。这一仗是随少奇同志从延安来皖东不久的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同志指挥的，此战政治影响很大，给群众印象很好，群众从国民党部队和我们新四军对鬼子"扫荡"两种不同态度上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打鬼子的抗日部队。

这一仗以后，在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在皖东地区进行了发动群众扩大军队等一系列工作。邓子恢同志当时说：我们就是要发展"人、枪、款"，我认为是很对的。革命就是要建立武装，建立根据地，才能

有立足点。自从少奇同志来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后，皖东的抗战局面才彻底打开。我们江北党和军队的同志都一致拥护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的正确领导。

1940年春天，国民党桂系军队在淮南路西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调四、五支队主力在路西反击，从藕塘打到定远，歼灭了顽军几百人，先后建立起定远、凤阳、怀远、滁县、全椒、合肥、含山、和县等县政权。我们在路西反顽斗争正激烈进行之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以10个团的兵力进攻半塔，我方仅有五支队一个教导队的兵力，顽强坚持了一个星期。后来把路西的主力调到路东支援，陈毅又派叶飞、陶勇部队也赶来配合，打垮了韩德勤的进攻。这一仗是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决定性的战斗。战后，在路东先后成立了嘉山、盱眙、来安、天长、六合、宝应、仪征等县政权。定远一半塔自卫反击战以后，安徽顽同派再不敢轻易向我发动进攻。

各级政权建立以后，立即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淮南的反动地主武装出于对新政权的仇恨，组织武装起来暴动。当时天长县我们有个乡长被地主杀死了，因为这关系到新政权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我们对反动地主武装进行了坚决镇压，捕了几百人，杀了一批人，把地主武装暴动迅速地镇压下去了。古语说得好：乱时用重兵。当然杀人过多也不是好事，这是政权不巩固的表现，政权一旦巩固后，可以少杀或不杀。

经过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组织扩大了，有了自己的政权作依托，很短时间内，新四军武装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在淮南津浦路东西两侧广大地区正式建立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粟裕

看一个部队能不能作战，首先看每个战士有没有牺牲的决心。

● 1907年8月10日生，湖南会同人。

●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 1939年11月，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

● 1940年夏，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参与创建了苏浙敌后抗日根据地。

●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1944年12月，率部南下，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浙区党委书记，开创了浙西抗日根据地。

● 1984年2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粟裕

这段历史，发生在1940年。多年来，回忆和歌颂这段历史的作品已经不少。我愿以这场斗争的亲身经历者的身份，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材料。我的回忆，将侧重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军事指挥方面。

执行东进北上抗日方针，江南新四军挺进苏北

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它是一个有2000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分别直通华北、中原。控制苏北，对于我发展和积蓄抗战力量，更沉重地打击日寇，以及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1938年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有过明确的指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茅山山脉。"5月4日又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这个任务的提出，是对蒋介石的险恶意图作了充分的估计的。自主力红军长征，蒋介石便想彻底消灭我坚持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但是未能得逞。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将我坚持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又将我主要力量限制在面临长江天险和日军侵华心脏的南京附近地区。实行借刀杀人之计，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军于这一狭窄地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将计就计的方针，要求各部迅速深入敌后。因为我军一经开到敌后

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如鱼入水，蒋介石将无以售其奸。

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我新四军江南部队于1938年4月在皖南歙县岩寺集中后，即派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接着，第一、第二支队于六七月间挺进苏南敌后。约两个月，便取得了韦岗、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禄口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与新四军皖南、江北部队的英勇抗敌行动遥相呼应。

项英同志从右的立场看待国民党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不敢到敌后去，希望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向他做工作，说明“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但项英同志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仍然顾虑重重。当时，苏南敌后空隙很大，群众在日本侵略者蹂躏下，迫切盼望抗日领导力量的到来，是我军获得大发展的好时机。项英同志却把过多的力量，其中包括经过战争锻炼的许多骨干力量和大批知识青年留在皖南。后来还把已在苏南敌后取得了一定作战经验，并初步改善了装备的主力部队第一团、第三团先后调回皖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

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同志亲自到皖南来对项英同志做工作，同他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此后项英同志派了一些干部到苏南、江北加强敌后工作，但他常常屈服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压力而不断动摇。

当时蒋介石、顾祝同划定我第一、第二支队的防区非常狭窄。如第二支队的防区，被划在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个三角地带，最长距离不过30公里。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军，我们不断冲破蒋介石的束缚，打到防区之外。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打到芜湖，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抗日有罪”，每次打击日寇的行动，都遭到顾祝同的追查、警告。项英同志不仅不敢理直气壮地给予对方以反击，反而责难我们“破坏统一战线”。1939年5月，陈毅同志决定派叶飞同志率领第六团挺进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活动。项英同志得悉后十分恐惧，急电制止。那一天，陈毅同志把项英同志的来电交给叶飞同志看。电报中说了两点：澄锡虞是日军控制的重要地区，交通便捷，部队

去了会被消灭；那里不是国民党划定的防区，我们去了，会破坏统一战线。这时，陈毅同志面色阴沉，一言不发地在室内来回走动。稍停，突然问道："你带部队到澄锡虞，会被敌人消灭吗？"叶飞同志坚定地回答："不会的！我们不会被消灭，而且还会发展。"陈毅同志严肃地拍着胸说："好！部队被消灭由你负责；破坏统一战线由我负责。决定去！"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广大指战员是这样坚决地抵制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

这时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茅山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我们就陆续派主力部队北渡长江。

1939年初，陈毅同志派出第一支队第二团一部，协同管文蔚同志所领导的地方抗日力量丹阳游击纵队，积极向扬中和长江北岸发展。他们消灭了企图叛变的丹阳县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加强了梅嘉生、韦永义两个支队，控制了扬中和江都所属的大桥一带江北沿岸阵地。这里的位置十分重要，控制了这个地区，使我军获得了向苏北发展的跳板。

10月下旬，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请求我军协助其运送部分弹药过江，我们即派陶勇、卢胜同志率二支队第四团一部分北渡长江，进入苏皖边区以后与梅嘉生部合编，命名为苏皖支队，活动于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并向北发展，同新四军第五支队取得了联系。

11月底，为加强苏北力量，又决定叶飞同志率江抗二路（原第六团）到达扬中，与已发展改编为江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的管文蔚部合编，然后渡江北上，向吴家桥周同地区发展，积极打击敌伪。

到此时为止，江南敌后我军已有数支主力部队到达苏北，控制了长江渡口，造成了我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此时，我新四军江北、江南指挥部已先后成立。第一、第二支队南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

在派出主力部队的同时，苏北地方工作也在积极开展。1938年下半年，惠浴宇同志由延安分配到苏南，陈毅同志了解到他是苏北人，就派他到苏北扬州、泰州地区开展工作。以后协助韦一平同志组织了党的临时工委（后改为苏北特委）。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苏北革命群众也逐步活跃起来。泰州、泰兴、如皋、南通一带，是193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十四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当年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但是党在人民

群众中的影响很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些革命分子开展宣传活动，收集武器，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同时，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也陆续派出党员、干部到通、如、海、启一带，并组成江北特委，发展进步势力，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对友军的工作。由北而南的工作也在开展。赵毓华、钟民、朱群、陈伟达、周一峰、洪泽、韩念龙、梁灵光、许家屯、俞铭璜等同志都已从各方到来。各路力量汇于苏北，给予我军挺进苏北以有力的配合。

1939年底和1940年初，抗日战争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本侵略者在对国民党加紧诱降的同时，集中主要兵力打击我党和敌后抗日军民，首先是华北敌后军民。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军的诱降政策下，加紧推行“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方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粉碎后，将摩擦中心逐步由华北移向华中，以顾祝同、李品仙、汤恩伯、韩德勤从苏南、皖中、皖东、豫东和苏北等地大举向我进攻，作为其准备投降的重要步骤。

党中央、毛泽东鉴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血的教训，及时地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并做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鉴于日寇大量增兵，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以及国民党可能的公开反共和投降，全国性突然事变可能到来，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人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作了这样的部署：派八路军主力两万余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和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

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不仅在当时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对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任务，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于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在淮南路西与张云逸同志会合。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中原局经过前后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不同意见的讨论，着

重分析了大别山、伏牛山和苏北平原的不同条件，进一步明确了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我军的战略突击方向。这样，发展苏北的任务便由关系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一个局部上升到关系我党对日、对顽斗争的全局的位置上来了。

1940年3月，顾祝同调集5个师、1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队约18个团的兵力，主要部署在贵池、青阳、绩溪、宁国、宣城、繁昌、南陵、泾县一带，还加强了溧水、高淳、郎溪、广德、宣城之线，企图切断我皖南、苏南之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我军之势。同时，在大军压境的态势下，勒令我将江北四、五支队和叶、陶部队南调。皖南并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当时，蒋顽对形势也做过分析，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4月26日，中央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从我们控制的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仅160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我们布置了3个团去接应他们北进，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同志竟又动摇起来，以种种借口拒绝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将叶、陶等部调回皖南。

党中央断然拒绝了项英同志的要求，于1940年5月4日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其中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做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不斗争，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中央还就我在敌后地区的发展方针着重指出：“不应强调特殊性”，“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这些指示是对项英同志右倾思想的再一次教育，又是对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指战员的鼓舞与支持。陈毅同志当即召集县团干部会议作了传达，并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广大干部了解到五四指示的精神后，群情振奋。同时，陈毅同志以中央军委新四军分

委会副书记的身份，再次向项英同志提出建议，促其北上。但项英同志却向中央撂挑子，说中央的五四指示表明他的领导已有了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他“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

6月，国民党蒋介石部署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向我新四军进攻的阵势已步步进逼，由于项英同志的坚持，我皖南、苏南部队已无法集中；江北几支部队协力发展华中的步伐因种种原因进展不够顺利，我军现有的力量已不可能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时对付顽固派的进攻。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6月15日，陈毅同志当机立断，急电中央，决心部署移往苏北，“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这时，我们同延安已有了直通电台。从此，完全摆脱了项英同志的限制。

争取中间势力，全力对付韩德勤

江南新四军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这时，苏北敌后广大地区大都为国民党所统治。蒋介石派顽固派、反共专家韩德勤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依靠其嫡系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等武装，实行苛政重赋，鱼肉人民，极力镇压爱国行动，摧残抗日力量。如1939年春，突然围攻我东海县抗日武装——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我活动于高邮湖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类似大小血案，遍及苏北各地，时有所闻。苏北国民党部队内部爱国官兵的抗日要求，也受到韩德勤的压抑。日军在其兵力不足的困境下，乐于利用韩德勤作为其镇压苏北抗日军民的统治力量。日、顽双方信使往还，狼狈为奸，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韩德勤已成为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要坚持和发展苏北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苏北抗战的领导权。

当时，苏北地区南韩德勤指挥的国民党总兵力共有16万人，其中韩德勤系统8万人，号称10万，但派系繁多，矛盾重重。驻在泰州及其附近地区的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及曲塘一带税警总团陈泰运等部，都是深受韩德勤排挤和歧视的中间势力。他们的处境和具体

情况与韩德勤的嫡系部队和保安旅有所不同，因而政治态度也有差异，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资历比韩德勤老，他和李长江原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处正、副处长，自从顾祝同、韩德勤包揽江苏军政大权以后，保安处长由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取代，两李的地位一落千丈，后来得到桂系的扶助，才维持了当时的地位，他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他企图借助于我新四军的抗战声威，以抵制韩德勤的压迫与兼并。而贵州籍的苗族人陈泰运，属于宋子文系统，是以同乡关系得到何应钦的支持而维持了今天的地位的。他也有一定的抗日意识。1939年，他曾一度被韩德勤软禁于兴化。在季方、黄逸峰等同志的帮助下脱险归来后，曾暗中联李反韩。

我们认为李、陈等地方实力派与韩德勤之间的矛盾，虽有其自身的利害关系，但包含有坚持抗战与破坏抗战的矛盾。在苏北顽、我之间，李、陈等地方实力派处于重要的地位。如果他们能中立，就便于我们同韩德勤作最后的较量。1940年1月28日，中央曾明确指示：对于中间势力，如李明扬等，我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所以我们把同韩德勤争夺中间派作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解决苏北抗日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苏北争取中间势力以孤立韩德勤这个问题上，陈毅同志表现了高超的策略思想和领导艺术。早在1938年7月1日的新丰战斗之后，丹阳县抗日自卫团的负责人管文蔚同志前来要求新四军领导时，陈毅同志就指示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派一批干部去加强该部的建设和改造，将该部扩编为丹阳抗日游击纵队，并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向扬中及江北大桥地区发展。其后，陈毅同志了解到李明扬部第二纵队司令颜秀五是苏北人，就要惠浴宇同志以同乡关系与他联络，并且经颜秀五的疏通，与李明扬、李长江取得了直接的联系。1939年，陈毅同志曾写信给李明扬，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名义向他致意，措辞恳切，李明扬看了非常感动，以后对人夸口："我在这里打坍了，到延安去，玉阶（即朱德同志）会招待我的。"从此开始了与李明扬的信使往还。1939年5月以后，陈毅同志由惠浴宇、管文蔚等同志陪同，三次到泰州和两李见面，表达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陈毅同志特地从我军的战利品中挑选了30支三八式步枪送给颜秀五。选了一匹好马，配上新鞍鞯，送给李长江。还向李明扬赠送了指挥刀。两李待陈毅同志为上宾，在泰州街贴标语："欢迎四将军光临指导！"他们以"四将军"称呼我新四军，既表达了他们对我党领导

的抗日军队的敬重，又以此避免韩德勤等反共顽固派对他们的刁难。还集合队伍请陈毅同志训话，并将韩德勤的反共密令告诉我们。陈毅同志也面告两李，由于苏南顾祝同、冷欣对我逼迫，我军不得不到苏北抗日。两李也表示谅解，有助我东进抗日反韩的意愿。这一切，为我挺进苏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是，对两李的统战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表明，由于两李在抗日反韩这一根本立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因此对他们的争取工作要准备“和”与“打”两手并用，“和”是为了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

当我方积极争取两李时，韩德勤利用两李对蒋顽压力的畏惧以及对我挺进纵队在江北发展的疑惧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要与两李“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使两李动摇而倒向反我。

1940年5月17日，我挺纵为粉碎敌伪“扫荡”，移往郭村休整。两李在韩德勤的挑唆下，说是占了他的地盘，竟向我挺纵下最后通牒，限三天退出郭村。在顽军保安第三旅的配合下，调动其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向郭村进逼，总兵力达13个团。其第二纵队踞于塘头、宜陵、丁沟一带，隔断郭村与大桥地区和苏南我军之联系；第四纵队在泰州、刁家铺、口岸一带由东对我；保三旅则在郭村以北之小岐一带，妄想一举围歼我挺进纵队于郭村、大桥地区。

此时我方政治、军事态势急迫。一方面挺纵兵力单薄，顽我兵力对比悬殊，如作战不利，我将失去大江南北交通的枢纽地带，势必严重影响我主力北上。另一方面，即使打败了两李，但如果处置失当，两李倒向韩德勤一边，造成韩、李反共大联合，对我发展苏北也极为不利。加之此时在有的领导干部中对党的统战政策和争取两李的方针认识不尽一致。在此关键时刻，陈毅同志一面令在天仪扬地区的苏皖支队星夜赴援，一面电示挺纵：他将立即着便衣渡江北上，亲临决策。电报发出后，他便换了中式夏布衫裤，戴上凉帽，匆匆向江北赶去。

挺纵领导叶飞、管文蔚、姬鹏飞、张藩等同志接到陈毅同志的指示后，一面作紧急应战的准备，一面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为代表，前去泰州向两李倡言和平。可是，李明扬却以开会为由离泰州去了兴化，李长江则扣留了陈同生同志。6月28日，开始了对郭村的大举进攻。李部先后到达兰家桥、白塔河、杨家桥、董家桥、庄家桥、吴家

桥、黄毛墩、麻村等地，形成四面包围、十路进攻之势。我军收缩于郭村、西周庄坚守。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我军利用李部各路互不配合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逐次杀伤其最突出的一路，有效地稳定了郭村阵地。这时，奉命增援的苏皖支队已由陶勇等同志率领，跨越天扬路，夜渡邵伯湖，穿过日军封锁线，日夜兼程200余里，突然进入了李部防区——郭村西面的杨家桥、麻村一带，与挺纵取得了联系，并于当夜进入郭村，分担了部分防务。

6月30日，我军以挺纵第一团两个营于夜间荫蔽出击，突然袭入李军后方重镇宜陵，消灭其一个营和一个团部，李军大恐。此时，共产党员陈玉生同志率领了一个团（该团是我地方党领导的部队，为适应斗争环境，当时公开用李明扬的第三纵队第八支队番号），共产党员王澄同志率领了一个营（该营是李明扬的第二纵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是我地方党所控制的），在我第四团接应下立即起义，进一步改变了战场形势。我军反守为攻，对李军实行内外夹击，歼其三个团，迫使李军全线溃退。

7月3日，陈毅同志被迎到郭村，他给部队以热情的慰问和鼓励。但他又说：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我们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两李中立，不使他投奔韩德勤。这一打，究竟是把两李打到韩德勤一边去，还是打到我们这边来，这就要看我们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了。

这时，有的同志主张驻守郭村，不再前进；有的同志又主张直下泰州。陈毅同志认为郭村地区过于狭小，将来势必还会发生摩擦；而打到泰州又会逼得两李非倒向韩德勤不可。他决定乘胜打下塘头，控制交通要点，解决部队给养；又在泰州城唾手可得的态势下，适可而止，收兵于泰州城郊的碾米场，并派代表去见李明扬，表明我顾全大局，灭敌、反顽、联李的方针不变，要他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八个字来推动抗战。这时，李明扬从兴化赶回来收拾残局，听说我们不攻泰州，还派来代表倡导和议，正是求之不得，连忙向陈同生同志赔礼道歉，派专使陪送返回挺纵。电话架通后，陈毅同志亲自同他通话，再次表明我军为了团结抗战，愿意与他们重修旧好，将俘虏他们的人员全部释放，归还缴获的部分枪支，并愿将郭村等地全部让出交给他们，但要求他们团结抗日，助我东进；如果将来韩顽不以民族利益为重而向我进攻时，希望他

们保持中立。李明扬难中得救，全部答应。

郭村战斗是巩固苏北桥头阵地的一仗，也是同韩德勤争夺两李的关键一仗。至此我们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双重胜利。

进军黄桥，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

1940年6月中旬，我江南指挥部率领第二团、新六团等部准备经溧（阳）武（进）路向长江边北移。顾祝同、冷欣以其第四十师主力一部及“挺进军”第五团等部对我突袭。我军奋起自卫还击，歼其两个团于西塔山地区，余部溃逃。我军随即越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日军的几道封锁线，于7月8日前胜利到达苏北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

江南指挥部率部过江后，苏北顽、我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在此以前，双方以争夺中间力量为中心，此后即将进入正面的交锋了。我们分析形势，蒋介石、韩德勤绝不会允许我们在苏北敌后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顽、我之间势将有一次决战，必须积极做好准备。至于对韩德勤的斗争方针，我们认为，在韩德勤军事实力数倍于我的形势下，要争取我在苏北全局的优胜，必须坚持自主的原则；但这时正处在顽固派两次反共高潮之间，全国人民心向缓和，力促团结抗战，从顽、我斗争的全局出发，又必须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

对我军以何处为中心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在指挥部到达苏北后有过三种议论：一是扼守扬（州）泰（州）地区，二是北进兴化，三是进取黄桥。我们主张东进黄桥。第一，黄桥处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向通、如、海、启发展。而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可以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军和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第二，吴家桥、郭村一带，原为两李范围，地区比较狭小，如果向外发展，势将与两李发生矛盾，影响主力对韩，与我统战方针违背。水城兴化，是韩德勤盘踞的中心，周围全是水网，对我进出不利，且地域偏西，对日军威胁不大。第三，盘踞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敌伪，积极反共，敲诈勒索，久失人心，而且战斗力较弱，易于歼灭。第四，该地区有我党的工作和影响，群众基础好。我军东进抗日，能获得地方党的配合和

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这时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将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任副司令，刘炎、钟期光同志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此时刘炎同志尚在苏南，政治部工作由钟期光同志主持。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三个团。第一纵队以叶飞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一、第四、第五团；第二纵队以王必成同志任司令员，刘培善同志为政委，下辖第二、第六、第九团；第三纵队以陶勇同志任司令员，刘先胜同志为政委，下辖第三、第七、第八团。全部共7000余人。数量虽还不大，但统一了指挥，行动协调了，部队面貌一新，这对开辟苏北局面有重要意义。

苏北指挥部随即发布政治动员令，提出团结、抗战、反顽口号，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好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充分准备，严格执行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群众工作。

部队在扬泰地区休整了一周，7月25日出发，采取远道奔袭和各个击破的战术，直指黄桥。我军以战斗姿态于7月26日、27日两日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两李”防区，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我军佯作夺路而过。

韩德勤得知我东进的消息后，即令何克谦率保安第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同时命令陈泰运率税警团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运动中。

我们对于何克谦、陈泰运两部，决计采取不同对策。当我军东进到北新街以南时，突然掉头向北，击溃陈泰运部两个团，歼其一个多营。当陈泰运碰得头破血流时，我方如数遣还了俘虏，还主动地送了部分枪支给他，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制造摩擦打内战，应该团结抗日。

在对付陈泰运的同时，我们以第二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的蒋垛、古溪、营溪，以第一纵队占领搬经，截断何克谦的退路，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28日一夜激战，各部胜利完成了任务。我军于29日凌晨，解放了黄桥。此战歼何部主力近2000人，在我党团结抗日号召之下，何部两个团由陈宗保等同志率领于战后起义。

我军到达黄桥时，沿途群众夹道欢迎，并热烈要求我军长期驻扎，保护地方，打击日军。这时陈丕显同志已从东南局来到苏北，协助陈毅

同志抓地方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指挥部也派出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服务团，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进展异常迅速。8月10日，我们向中央报告："我占领黄桥以后，便分兵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委派了泰县、如皋、靖江、泰江、江都5县县长，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苏北军政干校，出版石印的《抗敌报》（苏北版）；建立4个税卡，10天内扩大新兵100余名……"接着，我们又派部队攻下了黄桥以南之孤山、西来镇等敌伪据点，我党我军声威大振。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已粗具规模了。

韩德勤对我进占黄桥，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部队猛烈发展，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感到莫大的威胁。在军事失利之后，他表面上同我划定防区，韩部驻姜堰、曲塘、海安一线，不再南下，我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一带，不再北进，实则处心积虑准备向我进攻。他利用秋水暴涨、我军各部不便相互支持的时机，调动兵力，调整部署，补充弹药，焚烧涟水、淮阴间老黄河各渡口的船只，阻止我八路军第五纵队继续南下，妄图消灭我军于立足未稳之际。

黄桥根据地的建立，为以后与韩德勤决战准备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战场。我方为加速准备决战，指挥部、军分委联合下达了《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是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工作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反'扫荡'、反摩擦的胜利。"指挥部政治部颁发了《9月份政治工作方针的训令》，明确提出了"准备决战是中心"、"决战决定一切"的口号。

果然韩顽不顾人民的愿望和我党团结抗日的呼吁，调集大军，破坏协议，于9月3日开始向我发动进攻。以两李、陈泰运部及保安第三旅编成右路军，在姜堰附近集结，以军参谋长郭心冬指挥第一一七师（欠一旅）、独立第六旅（欠一营）、保安第一旅（欠2营）为左路军，在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结，计划分别经蒋垛、古溪向黄桥进攻。其右路军的"两李"和陈泰运部在我争取下态度犹豫，进展缓慢。左路军则大胆冒进。我决计严守自卫立场，坚持不先放第一枪，逐步收缩，等到第八十九军一一七师、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一旅深入我防区，再集中兵力，予以各个歼灭。

9月6日，顽左路军进到营溪以南，我即展开英勇反击。一举歼其先头部队保安第一旅两个团，余部回窜。

保一旅原有我江北特委的工作。此次战后，我军释放了所俘该旅副团长及其以下全部人员，对他们宣传合作抗日，不应反共之大义，使该旅旅长薛承宗大为震动，争取了该旅在以后的黄桥决战中保持中立。

营溪之战，是韩德勤对我的一次试探性进攻。韩德勤在受挫后改取“堡垒推进”方针，指令姜堰顽军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严密封锁我区粮食来源，并挟制李明扬、陈泰运两部，企图逐渐压缩我于沿长江狭小地区，勾引日伪对我合击。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营溪战斗的同时，天长、六合等县及津浦路苏皖段沿线敌伪相继增加，天长、六合两据点的敌人已增加到1500余人，骑兵数百。9月5日，即韩顽进犯营溪的前夕，日军攻陷了我路东中心区之马家集、竹镇集、舜山、半塔、汊涧等地，每到一处，抢掠烧杀，无恶不作，与韩顽遥相呼应。形势表明，与韩顽长期相持对我十分不利。我为打开局面，本着自主原则，决定进取姜堰。

姜堰原是陈泰运的防区，韩德勤为了向我进攻，将陈部调往曲塘，而令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进驻。张少华曾当过汉奸，虽声明“反正”，其实仍然和日军互派代表，保持联络，是一个身兼顽、伪的双料货。他进驻姜堰后，依托南面的运盐河，构筑了以36个碉堡为核心的防御工事，加设了电网，以求固守。

9月13日，我以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围攻姜堰，二纵队主攻，第一纵队在白米、马沟一带打援。我攻击部队挑选了优秀战士组成“勇敢队”两个排，担任突击任务。他们由共产党员带头下水渡河，自镇东北突击。队员用橡皮包裹马刀把子，奋力砍开铁丝网，从碉堡的夹缝中猛插进去，以“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去”的战术，先打掉张少华的司令部，再由里向外打，内外夹攻。经一昼夜激战，攻克了姜堰，歼守敌1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我为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主动与优势，在占领姜堰、打开粮源之后，再次表明我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初衷不变，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派朱克靖等同志四出奔走，联络各界绅民代表继续呼吁省韩，重开谈判，以求合理解决纠纷。

由于事关大局，我方团结抗战的旗帜鲜明，陈毅同志登高一呼，韩紫石等许多上层人士和八县代表同声响应，四五十个留胡须、穿长袍的人奔向黄桥与我会谈。这些人中，有的确是本着团结抗战好意来的；有些则是希望顽、我力量均等，以便在中间立足；有的则和韩德勤有不可

分离的利害关系，眼看韩德勤再打就会失败，所以出来劝解。尽管各自的动机不同，但他们出面斡旋，对促进团结抗日是有利的。

当士绅代表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时，韩顽竟乘机要挟说：“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先退出姜堰。”在他看来，“金姜堰、银曲塘”，我军以革命同志的鲜血换来的抗战阵地是决不会退让的；如果不让，他就有了向我进攻的借口。中间人士也很担心，认为韩德勤要价太高，我军必不答应，和谈必将失败。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我方断然答应让出姜堰。陈毅同志在姜堰召开的各方代表会议上慷慨陈词，表明我方顾全大局、忍让求全的苦衷，但也要求对方履行诺言。如省韩必欲置我党我军于死地，我方也只有出自自卫一途。陈毅同志义正词严，博得所有代表的同声赞叹。如黄桥朱履先老先生说：“如果你们退出姜堰，省韩还来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省韩必遭到苏北人民共弃！”

9月30日，我军履行诺言，撤出姜堰。为争取中间势力，通知李明扬、陈泰运来接防。李明扬喜出望外，单独接管了姜堰。我又主动送给陈泰运100多条枪。韩德勤一无所获，与李、陈之间的矛盾越发加深。

我军自攻取黄桥到让出姜堰，把军事仗与政治仗、自主的原则与以退为进的策略结合得十分巧妙。尤其是姜堰，如不夺取，便没有让出的文章可做。而让出姜堰，对我是“一举三得”：既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在政治上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造成我党我军完全有理的地位；又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还使我适时集中了兵力，在军事上对付韩顽的进攻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处置，是陈毅同志对党的斗争策略的杰出运用。

决战黄桥，一举解决苏北问题

我军自北渡以来，经过四次战斗，连克黄桥、姜堰，控制了东西200里、南北数十里的较大地区。但从夺取苏北全局来说，还只是初步的胜利。虽然我们已给顽军以一定的打击，但是同韩德勤的主力还没有交锋；虽然我们已经控制了一些地方，但苏北抗日民主政权还没有确立；虽然我江南主力已经过江，但与八路军的联系还没有打通。所以我们还没有在苏北站稳脚跟。在这几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第一个问

题是核心；只有同韩德勤的主力作了决定性的较量，其他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这时，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第二支队已抵达涟水以北地区，新四军第五支队已列阵于宝应湖、大运河西岸，与我新四军苏北部队形成了由北、西、南．二二面夹击韩德勤的有利战略态势。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特别是韩德勤的反共阴谋，中央公开提出了“韩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的严重警告，使我军处于政治上的有理有利地位。

韩德勤深惧八路军与我会师，又以我退出姜堰为虚弱，决心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先歼我苏北新四军，然后回师对付南下的八路军。于是亲自指挥26个团共3万余兵力南下，妄图与我决战，歼灭我苏北部队于黄桥地区。韩德勤主动寻衅，正是我一举解决苏北问题的良机。但我军全部人员仅7000余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过5000余人。

大敌压境，顽军多我数倍，能不能打歼灭战呢？从发展苏北的任务来看，我们是必须打歼灭战的；如果只把韩德勤击溃，没有歼灭他的有生力量，他还会卷土重来，其结果会使苏北战争长期延续下去，对我开辟苏北、发展华中、反摩擦很不利。但是在实际上能不能达到目的呢？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与敌人作战，在战略上是以少胜多，在战役上、战斗上是以多胜少，这是一个原则。但当前的形势却要求我们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以少胜多。我军军政素质是敌人所不可比拟的，我军又处于“哀兵”的地位，“哀兵必胜”。但是，要克敌制胜，还需要发挥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艺术。

韩德勤的进攻部署是：以其嫡系李守维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独立第六旅为这次进攻的主力，组成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加力攻我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以鲁苏皖边游击军两李部及苏北游击第八军（由税警团等部编成）陈泰运部组成右路军，以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共五个保安旅组成左路军，掩护其主力之两翼，攻我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目的是占领黄桥，消灭我军主力。

我军自退出姜堰后，兵力已经集中。我们对顽、我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黄桥地区北面是通扬河，南边是长江，西面有一条从泰州到口岸的运河，周围有泰兴、靖江等日军据点，如果放弃黄桥，我军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对民心、士气必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是从我

军当时的人才、物力来看，我们没有条件采取集中兵力、坚守黄桥的方针；而且集中兵力坚守黄桥，最多只能击溃敌人，而不能歼灭其主力。于是，我们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有了黄桥这个轴心，既可以大量吸引、迟滞、消耗敌人，又便于我观察全局，机动使用兵力，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

在各路敌军中如何选择首战歼灭对象，对战局的胜败关系极大。我们选择了翁达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这个选择的主要根据，一是“两李”和陈泰运虽然已表示中立，但在韩德勤大军向我进逼的形势下，疑虑很大，如果我首战歼灭了翁旅，对于拉开两李、陈泰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立场将起重要作用。这样就使韩德勤的右翼失去了掩护。二是翁旅是韩德勤中路右翼，把它消灭了，就把韩德勤的中路军打开了缺口，使我军可以实现对韩军主力的包围与迂回。第三，翁旅是韩德勤嫡系主力，如首战被歼，可以给敌军士气以严重打击，并使其他杂牌军不敢动作。所以如果首战歼灭翁达旅，对战役的转变会起决定性影响。

选择翁旅为首战歼灭对象，是一着奇兵。因为翁旅在韩德勤的战斗序列中，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全旅3000多人，一色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步兵连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9挺，号称“梅兰芳”式部队（指装备漂亮），军官大都是“军校生”，是强敌。一般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而这次我们是先打强敌。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办到的。我们可以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荫蔽接敌，对行进中的翁旅实施突袭，把它截成几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就能发挥我军优势，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

对于日军，我们分析，当顽军向我大举进攻时，他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军直接参与向我进攻。只要此战能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不会出现。

在兵力部署上，我们决定以3/4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仅以1/4的兵力守卫黄桥。

我们充分注意发挥各个纵队的特点。这三个纵队都是善于勇猛攻击的。其中第一、二纵队兵力比较充足，用于突击方向，荫蔽集结于黄桥西北之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并由第二纵队派出主力两个营配置于古溪至分界一线，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另以一纵队一个

营化装进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袭扰敌人。第三纵队全部人员不足2000人，用于防守。这个纵队的作风顽强，指挥灵活，是可以胜任正面阻敌任务的。

陈毅同志召集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很快统一了认识。部署既定，便对党政军民进行了深入的动员。政治部印发了军分会的《敬告指战员同志书》，反复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政治、军事意义，号召全体同志为打败顽军的进攻而战，为巩固和扩大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战。全军上下斗志昂扬，紧张地进行战斗准备。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纷纷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行，掀起了支援我军作战的热潮。数千民兵和人民群众扛着门板和各种器材帮助部队赶修工事。在支前委员会的组织和领导下，救护站、担架队迅速组成，待命行动，家家磨面、烧水、烙饼，仅黄桥镇上就动员了60多个烧饼炉为前线烘烧饼。由此诞生了以后广为流传的《黄桥烧饼歌》。

即将来临的是我军在苏北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它的胜败，关系到党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局面的整个战略任务，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所以称之为“黄桥决战”。而且我军从东进开始，方向的确定，战场的选择，战役的部署，各项准备工作的进行，都是指挥部根据党的方针紧密地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安排的，目的全在与韩顽决战，成败的责任完全在我们。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肩上的担子是很沉重的。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南挑到苏北，从来不肯丢开，可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打埋伏”，显然是作了“破釜沉舟”的打算。但当时，我们的干部都是20多岁、30多岁的人，连陈毅同志也还不到40岁，恰是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时候，全都抖擞精神，迎接严重的考验。

陈毅同志坐镇严徐庄掌握全局，我到黄桥前线，负责战场指挥。

黄桥周围，全长约四华里。我和陶勇同志商量：防御兵力不足，只能保证重点，机动部署。从当时的敌情出发，西边、南边不派部队，由后勤、伙夫担子担任警戒；北门只放一个班；其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东门之南、北一线。

顽军出师不利，9月30日出动后，受阻于暴雨。10月3日雨过天晴，才又向我攻击前进，分兵几路，扑向黄桥。10月4日，攻城战幕揭开。

这时，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黄桥这块弹丸之地上来

了。4日下午李明扬宣布“谢绝会客”，中止了和我方代表见面（一直到6日我军已取得全胜，他才又开始会客），日夜询问战况；陈泰运则派人伏在通扬运河堤上向南眺望；泰兴日探也进到黄桥以西15华里的石梅（失迷）观战；周围伪军据点中的汉奸队伍也在注视黄桥风云变幻。一时，在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战场上，出现了一幕两方对战、多方围观、准备应付突变的奇局。这一切情况都要求我们，必须在军事上迅速歼敌取胜。

正当顽军第三十三师一部向我黄桥东门进攻进入高潮时，翁达旅也从高桥南下了。对于这个首战歼灭对象，我军选择在什么时候突击最为有利呢？这又是极其重要的一着。如果突击过早，只打到它的先头部队，而没有打到它的要害，顽军不但可以退缩、避免就歼，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部署和意图；如果失之过晚，顽军多路会攻黄桥，我军难以坚守，观战各方就可能争先扑杀过来。4日下午3时，据报翁旅的前锋已抵黄桥以北五六里处。为了进一步判明情况，确实把握最有利的出击时机，我赶到北门，登上土城高处观望。但见北面五六里路远的大路上，有许多群众惊慌地向西南奔跑，判明独立第六旅的先头确已来到。我们计算，独立第六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前进。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一米半，全部3000多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八九华里的一路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的路程约15华里，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五华里时，后尾必然已过了高桥，完全进入了我伏击地段，我军此时出击，正好可以将独立第六旅拦腰斩断。我决心采取“黄鼠狼吃蛇”的办法，多路向其突击，将它斩成几段，然后各个包围，力求首先歼其首脑机关。

我在征得陈毅同志同意后，马上下令出击。

我一纵为主要突击力量，分为四个箭头猛插过去，将独立六旅切成几段，首先歼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三小时的激战，全歼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

我军一举歼灭了独立第六旅，斩掉了韩德勤中路的右翼，使顽军主力第八十九军完全暴露和孤立了。

翁旅被歼后，战场重点立即转到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顽军为扭转不利的局面，拼命猛攻黄桥，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我东门进攻。我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颇大。敌人三十三师一部居然在尘土

硝烟中突进了东门。情况异常紧张。如果黄桥失守，对李守维的包围圈被突破，在我完全无预备队增援的情况下，将无法达到围歼敌人的目的，不仅战役任务不能完成，我几个纵队势将被敌人分割，被迫分散活动，形成打游击的局面。因此，必须动员部队人员以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坚决迅速地把突入东门的敌人就地消灭或驱逐出去。恰在这时，听说奉命增援的老四团一个营由江南过来了，离黄桥镇还有20里路。我便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同志们受到鼓舞，士气大振，都兴奋地回答："我们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迎接江南主力！"陶勇同志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同志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硬把顽固派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把敌人死死顶住。

当翁达旅被歼，攻入黄桥的敌人又被反击出去后，战场出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转折。我第二纵队已经八字桥插到分界，第一纵队已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我守卫黄桥之第三纵队完成了对已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李守维部的合围。我军已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原来，顽军三十三师于4日下午在黄桥东门进攻受挫时，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便命令他的预备队之大部在古溪待命，自己亲自率第三四九旅经八字桥向黄桥疾进增援，刚刚到达黄桥东北之野屋基村附近，得知翁达旅正被我包围于高桥及其以南地区，危在旦夕。李守维非常惊恐，既不敢救援翁旅，又不敢继续前进，遂令第三四九旅在野屋基村附近构筑工事固守。而我第二纵队在王必成、刘培善、杜屏等同志的带领下，于当夜悄然向东南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截断了顽军归路，接着，第一、第二纵队两路夹击，将三四九旅和三十三师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并首歼三十三师主力于小二房庄。然后向东，全力围攻野屋基村附近的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三四九旅。

正当围歼战激烈地进行的时候，陶勇同志从守备部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从黄桥的东门及其两侧地区打了出去，配合第二纵队聚歼顽第三十三师，活捉了该师师长，加强了对李守维的围歼。

顽军第八十九军李守维部，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主要军事支柱，人多武器好，是顽军在苏北最有战斗力的主力之一。虽然已被包围了，但李守维还想作困兽挣扎，拼命抗击我军的进攻。由于敌人火力猛烈，我军多次攻击，进展不大。我军组织力量，调整部署，黄昏后发起

总攻。

经过一夜激战，6日清晨，顽八十九军的军部被彻底歼灭了。李守维妄想渡河逃窜，失足落水，淹死于洼尺沟河中。

顽军失去了指挥，但第三四九旅仍在拼死抵抗，在野屋基村附近与我展开逐屋争夺战。我军经多次白刃格斗，终将顽军反抗气焰彻底压倒，第三四九旅大部歼灭，其残部沿原路溃退。但因地形复杂，桥梁早被我人民武装所控制，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一片“缴枪不杀”“宽待俘虏”的呼喊声中，纷纷缴械投降。

奉命增援三十三师的顽军预备队进至分界以西，因三十三师被歼，便转守营溪。我第二纵队追至营溪，把它包围，激战半天，歼其大半，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韩德勤纠集来的各保安旅团见势不妙，也争先撤退。为了囊括通、如、海、启，控制长江，向大海边发展，我们把海安作为追击战的首要目标。在作战命令中规定：“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因为海安是个十字路口，控制了海安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县顽军与海安以北顽军主力的联系。当时我曾对江南增援来的部队说：“你们才从江南赶来，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息一下的，现在任务紧急，只能先执行任务了。”他们立即出发，和各兄弟部队争先前进，逢水过水，见桥夺桥，不怕疲劳，边打边追，直奔海安。海安的顽军逃了，我军胜利占领。

至此，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几乎全军覆没。最后清查，我军自10月3日起至6日止，共歼顽军主力12个团，保安第十旅全部，保安第三旅、保安第五旅各一个团，共计1.1万余人。其中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毙命，俘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据不完全统计，主要缴获有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还有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狼狈逃窜。我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到达东台，便停止向西北追击，给韩德勤留下一条后路，以便争取更多的人继续抗日。我军派出一支部队，继续沿通榆公路北进，准备迎接南下的八路军。10月10日，我苏北部队前锋与黄克诚同志率领南下的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之白驹。

11月7日，恰好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刘少奇同

志及八路军南下部队的领导同志来到海安，陈毅同志率苏北指挥部及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大会热烈欢迎。盼望已久的大会师终于在决战胜利之后实现了。陈毅同志曾慷慨赋诗：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在回忆这一段革命斗争历史时，我还深切地怀念当年共同战斗的其他一些同志：龙树林、徐绪奎、陈时夫、乔信明、邱玉权、廖政国、郭猛、黄才胜、吴载文、严昌荣、罗湘涛、孔峭帆、李景瑞等同志，这些同志已经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都为挺进苏北、发展华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我新四军江南部队全体指战员没有辜负党中央、军委的信任，胜利地完成了挺进苏北，夺取苏北抗战领导权的历史任务。从此掀起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高潮，展现了华中抗战蓬勃发展的前景。

苏中抗日斗争

粟裕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943年是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的。日寇在泰兴、如皋、东台、海安一带增调兵力，有举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模样，随即又有敌三个师团将增调苏北的传闻。1942年冬反“清剿”胜利后形势一度相对稳定，现在又突然转为紧张了。我们为应付最严重的局面，雷厉风行地抓紧进行在1942年10月即已开始的精兵简政工作，并准备为主力兵团另行择地整训，一时引起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安。区党委认为主要是宣传上有片面性。在1942年10月下旬召开的“南坎会议”上，传达了“今年（1942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政治口号，当时过多地强调了反攻的形势和准备反攻的力量，忽视了对今后艰苦斗争的宣传。现在弯子一下子转这么大，自然要引起群众思想上的波动。于是，我们立即坦率地说明前一段对形势的宣传不够全面，在指出大好形势的同时，强调指出1943年是苏中抗日斗争最尖锐、最艰苦的时期，也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期，号召全体军民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不到半个月，干部、群众的情绪稳定了，全体军民投入到新的以反“清乡”为重点的斗争之中。

早在1941年初，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就确定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推行“清乡”的方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也将其定为“国策”。同年3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逆自任委员长，伪江苏省主席、国民党特务头子李士群任秘书长。从1941年7月起，先后对我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了首次“清乡”。我苏南区党委、第六师经过一段艰苦奋战，转为执行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原活动于该区的第六师第十八旅奉命撤出苏南，进入苏中第一分区。汪逆便大肆吹嘘所谓“胜利”，于1942年12月1日制定了《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确定在苏南继续推行“清乡”，在浙东进行“清乡”试验，而将“清乡”重点放在我苏中根据地，并首先选择临江濒海、易于分割封

锁、对日伪威胁最大的我第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划定天生港、丁埝之线以东，丁埝、马塘、南坎之线以南，东至黄海，南至长江为“清乡”区范围。除调集伪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二十四师外，日军还从苏南抽调了参加过对苏南“清乡”的第六十一师团的四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以及大批“清乡”警察、特工和伪军行政人员，进驻“清乡”区内各集镇和重要村庄。沿“清乡”区边沿，日伪军构筑了长达175公里的竹篱笆封锁圈，每隔一定距离构筑碉堡、瞭望哨，派兵驻守。封锁了长江岸边大小口岸，仅留少数孔道，派兵把守。占领了沿海集镇，封锁了海上与陆上交通。日伪计划用六个月时间完成“清乡”，妄图在“清乡”区内彻底消灭我党我军、肃清一切抗日势力和“敌对分子”，建立起彻底的伪化统治。

日寇对第四分区的“清乡”，原计划于1943年3月1日开始。我们为打乱其部署，鼓舞群众斗争情绪，决定先发制人。我师部特务团主力于2月23日一举攻克如皋县曹家埠伪军据点，第三旅及第四分区主力又乘伪军调防之机，攻入金沙、余东、三阳、悦来、小洋口等10多处据点，还进抵长江边，掩护群众烧毁了日伪用以封锁“清乡”区的大批毛竹，迫使敌人把“清乡”计划推迟了一个月，到4月1日才开始。

区党委把领导工作的重点放在制定方针政策和组织实施上，首先是制定反“清乡”斗争方针。1943年1月28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确定反“清乡”斗争的总方针是必须坚持原地斗争。苏南反“清乡”执行的是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我们依据华中局、军部的总方针，对比苏南的情况，从苏中实际出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我们如果也和苏南采取同样的方针，将使日寇得以基本上实现在第四分区的伪化，并必然将“清乡”依次扩展到苏中全区。苏中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如果不能保持，则敌我斗争的第一线势必向北推移到盐阜、淮南、淮北诸地区，对全局显然不利。因此，我们制定了“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目的”的方针。我们认为，苏中是具有执行这一方针的条件的：第一，第四分区的地理状况虽临江濒海，水网交织，交通便捷，与苏南大致相同，但是它背靠大块根据地，有苏中全区作支援。第二，苏中有坚强的武装力量，有在平原水网地区同敌伪开展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可以在军事斗争中取胜。第三，苏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同敌人反复激烈斗争中坚持、巩固起来的，全区人民和各级组织经受过锻炼和

考验，并且已经取得了1942年反“清剿”斗争的经验。第四，苏中区领导已经为应付最坏形势的到来，在领导体制、斗争方针、组织形式、作战指导、物资储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全区领导处于有备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充分估计到斗争的长期性和极端尖锐、极端艰苦、极端残酷；苏中全区，首先是第四分区必须为之做出最大的牺牲，但是这种牺牲是光荣的、值得的。这一方针得到华中局的批准。

确定了斗争方针，我们又在坚定的原则基础上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充分发挥主力部队的骨干作用和三结合武装体制的威力。1942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整编计划，第三旅除第七团外，其余各团均编入第四分区地方团，这些地方团已成为分区的主力。此外，第三旅又抽出2000余人，转化为区游击队及民兵骨干，以强化民兵的军政素质。在“清乡”区内，我们决定以区队、民兵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主，以武工队对敌伪进行重点打击为辅。主力部队实行“以进为进”的方针，撤至“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的弱点，机动地给予打击，或抓住有利时机，由外向里，在封锁线上打开缺口，突入“清乡”区内，攻克据点，掩护和配合群众斗争，尔后又迅速撤出；还组织一批武工队进入“清乡”区，同地方武装、民兵一起作战，并有计划地轮换长期在“清乡”区内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民兵，把他们撤到“清乡”区外休整、补充。这样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游击战争。

以武装斗争为后盾，更有效地开展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军事斗争与经济、政治、文化斗争相结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使反“清乡”斗争成为一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总体斗争。

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充分发挥我们在社会基础上的强大优势，尽量团结、争取、利用一切力量以集中打击敌伪“清乡”势力，使反“清乡”斗争成为各个阶层、各种力量的最广泛的斗争。

强调“清乡”区与非“清乡”区在斗争方针上的区别。敌人在“清乡”区是要打破在我统治下的现状，而在非“清乡”区，却因兵力不足，有意无意地维持现状，以达到分区“清乡”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求非“清乡”区必须给敌人以主动的打击，造成敌人顾此失彼的窘境，以减轻敌对“清乡”区的压力，使苏中区的斗争以反“清乡”为重点，各分区紧密配合，

相互支援。

我们充分估计到反“清乡”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始终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对群众性斗争不提过高的不能达到的要求，以免遭致不应有的损失，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例如，我曾提过每个乡、每个支部每月捕杀一个敌人的号召，后来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有的乡与乡、支部与支部还开展了竞赛。我们提醒各级领导，组织成千成万的民兵围攻据点，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人民武装斗争方式，不能作为经常的战术，那样是危险的。我们还不断地由其他地区给予“清乡”区人民以救济、支援，帮助他们渡过灾难，重建家园。

我们力求正确地判断和把握形势，防止片面性。1943年10月，敌在为时六个月的第一期“清乡”失败后，紧接着搞“延期清乡”，采取高压手段，推行“三光”政策，形势更加严酷，一些地区群众情绪一度低落，斗争陷入被动。我分析这种情况后认为，这是长期斗争中的疲劳现象，而不是退潮，应适时地加强宣传，并采用各种更巧妙的斗争手段，更复杂的斗争方式，继续作更分散、更艰苦的顽强斗争。我们规定在敌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实行公开的武装斗争与合法、秘密的斗争相结合，在一定时期内以合法、秘密的斗争为主，并规定这一转变，应由上一级党委适时地予以掌握和批准。

为掌握反“清乡”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及时总结反“清乡”斗争经验，也为了提高司令部机关军事指挥水平，我从师直属队选派中层领导干部和骨干组织武工队，轮流进入“清乡”区参加斗争。

加强敌伪军工作。我们重新研究了对敌伪军工作的政策。当时苏中地区的伪军已有旧派和新派的区别。旧派是原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中的投降部队和地方上的妥协势力，这一派仍残存有民族意识和地方观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日寇的矛盾增加了。新派则是由日汪扶持起来的力量，以日本买办和特工为主，代表人物是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兼伪保安司令张北生。他们是日寇“对华新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我们利用旧派，打击新派；利用旧派又不使其完全胜利，打击新派又不使其完全失败，使两派力量互相对消。对于参加“清乡”的伪方基层人员，初期采取群众性的锄奸斗争，继而采取瓦解争取为主的政策，达到逐步掌握伪基层政权。

对于敌军，我们分析：敌南浦旅团是我们的老对手，几年来在我苏

中军民不断打击下，累计伤亡消耗了5000人，经不断补充，仍剩下3700余人，南浦本人因此受到上级责备，并一度拟将该旅他调，经南浦本人申辩才没有被调走，后来增调第六十一师团四个大队到苏中“清乡”，却不属他指挥，引起他的不满。对南浦我们一直注意斗争策略，1942年即指出，对南浦之打击应适可而止，以抑留他在苏中单独与我纠缠。这时我们进一步利用敌人的矛盾，着重打击主持“清乡”的敌第六十一师团，适当给南浦一点面子，使他采取消极态度。

上述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清乡”区内的游击战争真正达到了全民参战的程度。游击战的战术技术发展到空前的水平。特别是经常性的游击战和围绕中心任务的斗争紧密结合，交织进行，势不可当。

反封锁斗争。敌人把封锁视为“清乡”的法宝之一。反“清乡”斗争开始后，我们提出“不让敌人打篱笆”的号召，一场破击战迅速开展起来。群众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将固定篱笆的木桩拔起套上绳索，然后将篱笆成片拉倒；在篱笆上套上油箍，放火焚烧。开始是小规模的分别破拆，后来发展到几个乡、几个区的联合行动。在苏中区党委统一部署下，1942年6月17日和7月1日，第三、第四分区同时发动封锁线两侧群众大破击，仅7月1日夜，4万多群众和民兵，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掩护下，在各级干部带领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100多公里的封锁线上进行大破击。他们锯倒电杆，收缴电线，挖毁公路，火烧篱笆。绵延上百公里，看不到头的冲天火光，噼噼啪啪的竹子爆炸声，斗志高昂的人群呐喊声，显示了群众游击战争的无比威力。日伪军吓得躲在碉堡里一动也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苦心经营的竹篱笆被毁坏殆尽。

锄奸斗争。敌人以特工作为“清乡”的急先锋，他们是日伪的耳目、爪牙，肆意残害我干部群众的刽子手。4月1日，我们以苏中第四专署名义颁布了《反“清乡”期间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对“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特务就地处以极刑，并把执行权授予区级以上政府和民众团体。早在敌“清乡”前，我们即已从军队和公安部门抽调了一批政治坚定、机智果敢、有作战经验的同志，配备短枪，组成精悍的武工队（原称政治保安队，群众称之为短枪队），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据点，镇压日伪“清乡”的重要人员，后来成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骨干。反“清乡”斗争开始后，锄奸活动随即开始。武工队英勇机智，神出鬼没。民兵和群众在武

工队带动下，采取盯梢、诱捕、“扎粽子”、“包馄饨”、“背娘舅”、“老鹰捉鸡”等各种办法捕杀汉奸、特务。仅四、五两月全区不完全统计，共处决特务、汉奸274人。苏南调来的“清乡”队员，被我捕杀半数。敌人原拟续调苏中的两个“清乡”大队，未敢再来。许多伪“清乡”人员请长假、开小差或躲在南通城里不敢上任。使敌伪失去了耳目、手足。

反保甲斗争。日伪从“清乡”开始即加紧编查保甲，先是和平编查，遭到群众的反抗。到政治“清乡”阶段便推行强制编查，调集大量日伪军，将某一个地区包围起来，把群众拉到一起，强制编查，对反抗者血腥镇压。1943年7月26日晚，日军在南通县十总店一次即活埋我群众53人。为击破敌人阴谋，各地党组织动员身份已经公开的党员、干部和民兵、青壮年临时转移，留下老弱去敷衍。同时布置秘密监视哨，及时发现并处置内奸、特务。区队、民兵则在封锁圈边沿袭扰日伪。日伪一撤离，干部立即返回原地慰问、抚恤、救济受难群众，继续领导斗争。在靠近日伪据点的地方，则控制两面派乡保长，令其慢编、乱编、假编；“编好”后又动员群众把门户牌烧掉，然后到据点报告说是新四军来烧掉的。到9月中旬，日伪强制编查保甲被迫陷于停顿。全区撕掉门户牌7万多张、毁户口册5万多页，惩处杀伤伪保甲指导员等53人。

反抽壮丁斗争。在残酷的“高度清乡”时期，敌人做垂死挣扎，加紧掠夺我人力资源，实施强行抽壮丁和编组自卫团。我们针锋相对，开展了反抽训壮丁的斗争，办法是采取拖、糊、抗、反等各种手段敷衍搪塞，捣乱破坏；对少数为日伪卖力抓丁的伪方人员，则坚决予以镇压。日伪编组自卫团的计划大部落空。

类似的斗争还有反维持、反自首、反伪捐等。财经战线、文教战线的斗争也不断深入。对“两面派”的工作、敌占区的工作、对敌伪人员的工作，都有了加强与发展。

活动在“清乡”圈外的主力部队，积极寻机歼敌，沉重打击敌伪。我第一师第三旅仅1943年四、五两个月进行的主要战斗，即达42次，先后袭击或攻克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镇、麒麟镇、岔河、凤凰桥等据点，平毁碉堡108座。1943年9月，第三旅主力一部在如皋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强攻丰利镇据点，摧毁伪警察局和伪区公所，攻下碉堡五座，击毙伪教导旅团长及伪警察局长等40余名。

分区主力部队在“清乡”圈内和边缘地带艰苦奋战，与群众斗争紧相

呼应，打击日伪。如1943年9月，南通县警卫团两个连，在白蒲以西李家桥附近痛击下乡强拉民夫的日伪军，经过白刃格斗，毙伤日伪军20余名，俘日军一名。同年11月，该团一部设伏于石港附近，袭击日军山本机动“清剿”队，当场将山本击毙，打死打伤日军10余人。

在多种形式的斗争中，我还要讲一讲汤景延、顾复生、沈仲彝同志和他们领导的通海自卫团、崇明警卫团（后两团合并，称通海自卫团）所做的斗争。通海自卫团是通海地区的地方部队，当时还是灰色面貌。团长汤景延，中共特别党员，副团长沈仲彝，中共党员。1943年初，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鉴于苏南反“清乡”的严重形势和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在即，决定利用汤景延同志的特定社会关系，打入伪军内部，进驻通如海启的“清乡”重点区，以配合反“清乡”斗争。为加强领导，又派中共党员顾复生同志任该团政委（未公开）。汤景延、顾复生、沈仲彝同志接受党的任务后，领导全团在极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英勇机智，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战斗。他们控制沿江港口，确保我苏中与江南的交通联系；购买、运输军需物资；掩护我党政军干部过往；搜集日伪重要情报；秘密处决日伪特务。他们对配合反“清乡”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3年9月，汤景延等领导同志奉命率部暴动，进袭日伪军据点，杀死了一些日伪军，扩充了部队，胜利归来，编为新四军苏中“联抗”第二团，和兄弟部队共同作战。汤景延同志后来受党的分配，到上海浦东、浦西地区开辟武装斗争，不幸受伤被捕，英勇就义。

从1943年4月1日开始，经过了六个月的反“第一期清乡”（“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和三个月的反“延期清乡”，又经过反“高度清乡”，仅4月至12月的九个月中，第四分区党政军民共作战2100余次，毙伤敌伪军、镇压“清乡”人员2400余名，并争取了1700余名伪军、伪人员向我自首投诚。我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群众死难上万人；县、区、乡干部牺牲104人；部队指战员伤亡近千人。许多军民受到日寇灭绝人性的残害，如活埋、剥皮、“点肉灯”、“吞火龙”、“腌咸肉”、“灌肚肺”、戳钢针、上电刑等，但他们坚贞不屈，表现了中华儿女的伟大气节。一些开明地主、爱国士绅也不顾身家性命，英勇地投入斗争，有些献出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

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44年2月，敌人在我顽强斗争下累遭惨重损失，兵力更加不足，士气更加低落，不得不把以武装镇压、破坏、残杀

为主的“高度清乡”，改为以政治伪化为主。我们终于度过了最严重困难的局面，坚持了第四分区原有阵地，并且还有新的发展。

苏中第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是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具体领导的是苏中第四地委和第四分区，他们身临其境，在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承担最大牺牲、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在第四分区坚持斗争的广大军民。整个苏中地区的党政军民对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进行了全力的支援和配合。第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还得到苏南地区的支援，并经由海上得到了山东、苏北、上海、浙东等兄弟地区的支援。苏中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是一场以我们的胜利宣告结束的可歌可泣的悲壮激烈的人民斗争，已载入我党我军的史册。

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与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交错进行的是全区的全面反“扫荡”。1941年三次大“扫荡”之后，敌人因兵力不足，又在我不断杀伤、不断消耗下，仅能对我进行分区“扫荡”或季节性“扫荡”。1943年春，敌人兵力突增一倍以上，在对我四分区“清乡”的同时，又对我苏中展开了全面“扫荡”。我则进行全面反“扫荡”。

1943年1月，我在全师直属队干部会上提出了五项政治号召：一切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反对退却逃跑；一切为了胜利，反对盲目硬拼；一切为了革命利益，反对个人打算；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要做困难时的英雄；巩固党内外团结，拥护党的绝对领导。号召全体军民迎接更全面、更复杂、更残酷的斗争，并夺取胜利。鉴于这时苏中抗日根据地已进入巩固时期，地方武装已能够独立坚持原地斗争，而敌人“扫荡”规模更为扩大，为避免不必要损失和不失时机地准备反攻，苏中主力部队于5月移至兴化、盐城地区。7月，进一步提出今后的反“扫荡”斗争应以群众性的游击战为主，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同时要求一切部队都应加强战斗准备，以便能把握主动，在有利条件下打击敌人。

这一年敌人的“扫荡”，以春秋两季在第二分区进行的两次规模为最大。其中秋季大“扫荡”敌人出动了七八千兵力，还配合伪军四五千人，企图消灭我军主力。

我苏中军民奋起反“扫荡”。民兵广泛运用游击战术，“扫荡”前积极破路、打坝、拆桥、藏粮、埋雷……反“扫荡”开始后主动袭击敌伪并配合主力作战。我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选择适当时间、地点机动作战，袭击日伪后方和薄弱据点。敌人的每次“扫荡”都以失败告终，消灭我军主

力的企图更化为泡影。

一年来，我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同敌人作战624次，毙伤敌15054人，俘虏11949人，缴获步马枪30914支、轻重机枪294挺、掷弹筒62个、炮64门。民兵自卫队共与敌伪作战2855次，毙伤俘敌伪4105人，缴获长短枪596支、机枪4挺、掷弹筒5个。反伪化斗争也获得巨大的成就，仅第一、第三分区七个县的反伪化斗争，便动员了70万以上群众参加。

1943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敌情最严重、斗争最艰苦的一年。全区军民英勇无畏，顽强奋战，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终于获得了反“扫荡”、反“清乡”的双胜利。黎明的曙光已经在望了。

领导重心的再次转移

1944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胜利的形势更加明朗。苏军已基本上将德军逐出国境。英美的陆海空军，正向打击德军最有利的方向集中。欧洲各国反法西斯的第三条战线日益发展。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加强了反攻。在中国敌后战场，我解放区军民不断地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军正在作最后挣扎。我党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抓紧时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高度警惕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

这时苏中的形势是这样：日寇阴谋在对我第四分区进行“高度清乡”的同时，对我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第二分区进行“强化屯垦”，但是已无更多的兵力可调，只能依靠抽集现有力量，而且老兵成分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低落。而我苏中抗日根据地经过艰苦奋斗，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和提高，到1943年11月底，全区敌人控制的地方仅及16%多一点；敌占区的人口仅及15%多一点。全区县以上早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区一级政府一般都经过局部改选，半数以上的乡有了共产党的支部和群众组织，基层群众优势已经基本确立，并开始进行以乡政权为重点的基层政权改造。地方武装已能独立担负打击、歼灭日伪，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主力部队随时可以用于机动作战。苏中区党委及时提出了“更顽强地坚持原地斗争和更有效地准备反攻力量”的方针。

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一直是苏中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在苏中斗争形势最严峻时也没放弃过，并一直注意为反攻做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现在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作为战区的指挥员，必须正确估量形势，把握时机，积极主动地推进形势的发展。设若判断失误，轻率从事或优柔寡断，都会对全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为此，我开始把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转为发展为主。

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转折，是从车桥战役开始的。组织发起车桥战役，我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和形成过程。日伪对第四分区“清乡”后，除师直属队和第二分区的机关、部队要在东台南北地区活动外，第i、第四分区的主力团有时也需要转移到第二分区休整，或待机配合第四分区作战，因此，很觉得地区狭窄，部队拥挤，而大批干部亟待整风，也缺少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1943年6月23日，我奉命去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便带少数参谋、测绘人员和一个连，有意识地选择路线，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去时由台南穿过通榆公路、串场河，经兴化地区南下到江都真武庙，从昭关坝伪军据点中通过扬淮公路，偷渡运河，泛舟邵伯湖，在扬州城北15公里邵伯湖南岸的黄珏桥上岸，越过扬（州）天（长）公路，到达黄花塘军部。9月返回苏中时，由天长之龙岗乘船过高邮湖北上，经黎城（金湖县）过淮河，到平桥、泾口两据点间登岸，然后夜渡运河，越过封锁线，乘船过建湖、兴化间的水网地区，再越过通榆路回到台南地区。我们穿行于车桥、曹甸据点附近以及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往返行程500余公里，沿途察看地形、了解敌情，同干部、群众交谈。在临泽以北的团寨，又与第十八旅旅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刘光胜探讨了这个地区的特点和军事地位。我注意到淮安、阜宁、宝应三县边界的淮宝地区，是我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接合部，也是敌人两支部队的接合部。这里原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是韩德勤在苏北苦心经营的反共基地。1943年韩顽弃守后为敌伪所占。敌人以车桥为中心，建有10余处据点。我们也跟进开辟工作，一年来已在安丰、曹甸、泾河镇一线以南，打下了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初步基础，其余地区伪化仍深。我设想，如果我们集中兵力拔除车桥、泾口等据点，在这里打开局面，敌两支部队都会因为是自己的边沿地区而互相推诿、观望，配合作战也不会协调。而我方得手后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可以把领导机关移驻于

此，集中干部开展整风运动，集中主力进行整训，还可以就近加强对第十八旅工作的指导。特别是可以打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这样就形成了在淮宝地区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在这一地域发起攻势作战，会不会刺激敌人，引起对我新四军大规模报复行动？这是需要考虑的。为此，战役发起时机应该审慎待机。到了1944年2月苏中区党委召开第五届扩大会议时，我在全面分析了形势后，认为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我便向与会的几位领导同志提出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同意，随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当时提出三个作战方案分析比较：一是由东向西，先攻泾口后攻车桥；二是车桥、泾口同时攻击；三是先攻车桥，后取泾口。经过分析比较，择优选取了第三方案。因为执行第一方案，虽背靠第三师地区，便于我军运动和开进，但不久前我攻击泾口未克，敌伪防备甚严，而且即使攻下泾口，还需再攻车桥，付出代价较大。第二方案，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如一处攻占不得手便会陷于被动，甚至使整个战役失利。第三方案的优点是明显的，首先，打下车桥后，敌人可能放弃一大片地区，我们可以得到最有利的战役效果；其次，车桥处敌中心地区，是敌人的心脏，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正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是战争的辩证法，我们可以采取掏心战术，隐蔽接敌，突然进攻，必能收出奇制胜之效；再则车桥周围的地形也较有利于我。为此决定选择第三方案。

车桥坐落在涧河（又名菊花沟）两岸，东西二华里，南北一华里半，河道上有五座桥梁，俯瞰全镇，形如“车”字，是以得名。敌伪占领后，驻扎日军一个小队，40余人，伪军一个大队，500余人，他们加高围墙，拓宽外壕，架设铁丝网，修建了53座碉堡，构成了绵密的交叉火力网。以车桥为中心，在外围还有十几个坚固据点相拱卫。车桥地处中心，来援方向较多，但敌两个师团部的驻地徐州、扬州，距车桥都比较远，估计不一定来援，其主要增援方向可能来自淮安。为此，我们决定调集主力第一、第七、第五十二团和苏中军区教导团及第四分区特务团共五个多团的兵力，采取攻坚打援并举的方针，决心不惜牺牲，坚决攻

占车桥；同时歼灭敌人的增援部队，各阻击部队坚决保障两天两晚之战斗警戒任务。顺便说一句，有的同志把这次的作战方针表述为“攻坚打援并举，以打援为主”，这不太确切。打援的部队虽多一些，但我们的目的是攻取车桥，解放这一片地区。

在此以前，我们对日寇打的都是游击战，这次集中五个团的兵力，还有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对日寇举行这样规模的攻势作战，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中是没有前例的。所以我们狠抓了战役前的准备，特别重视协同作战的准备。第一，对敌情的判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作了审慎周密的预案和计划；对我方部队集中时间、地点、开进路线、攻击时间作了精密的计算和要求，以减少战时协同的困难。第二，统一了弹药、器材、粮秣、野战医疗、运输等后方勤务工作，还根据我们所拟采用的战术手段，特制了一批攻坚器材，如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麻绳、煤油、棉花、竹竿、土坦克、炸药、烟幕弹、沙包，还准备了火箭、灯笼、电话等通信联络工具。第三，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征集了大批船工和船只，组织群众及时配合战时勤务，战后平毁敌人据点工事。第四，战前对部队进行编组，将互相较为了解，战斗作风特长相仿的部队，临时编成一个建制，共编为三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适当调整了组织与干部。第五，在战役发起前10余天，即由师部和各主攻部队派出得力干部，进入车桥和芦家滩伏击阵地作实地侦察，并依据实地情况，进行战前训练。

政治动员工作做得很充分，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动员会，颁布了战时奖惩条例，组织了突击队、突击组，互相提出战斗竞赛。

在组织指挥上，师前方司令部与一分区司令部暂时合并，组成野战司令部。我和副师长叶飞也作了分工，叶飞负责战场指挥，我掌握全局。

战役于1944年3月5日晨1时50分发起，首先进攻车桥据点。我军利用夜暗从敌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以隐蔽迅猛动作，从四面八方越过外壕，架起云梯，爬上围墙，很快攻占了围墙上的所有碉堡并迅速攻入镇内，分割包围各敌伪驻地。我军的突然攻击，使敌完全被动。经激烈战斗，于当日中午全部歼灭了镇内的一个伪军大队。接着对日军驻守的土圩及碉堡展开攻击，经一天一夜的战斗，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残敌同守挣扎，我展开了政治攻势。5日下午，淮阴、淮安、涟水等地日

军（华北派遣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山泽大队），纠合伪军共700余人，分批在淮安集结，乘汽车向车桥增援。当第一批援敌进入我韩庄、芦家滩伏击阵地时，我军突然猛烈开火，迫敌进入我预设的地雷阵地，炸死了一批敌人，接着第二、第三批援敌亦进入韩庄与第一批残敌会合。当晚，敌向我阻击阵地进犯。我军从敌侧背奋勇出击，与敌白刃格斗。敌伤亡惨重，向韩庄东北突围，在芦苇荡边被我切成三段，大部就歼。7日，车桥残敌狼狈逃窜，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山泽大佐以下日军460余人，其中生俘山本一三中尉以下24人，歼伪军500余人，攻克车桥据点，摧毁碉堡50余座，并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及大批武器弹药，我军乘胜扩大战果，至13日，共收复曹甸、泾口、塔儿头等敌伪据点12处，使淮安、宝应以东纵横50余公里的地区全部解放。

车桥战役发起前，我运用声东击西的手法，在东台三仓地区举行了牵制作战。当时敌军对我计划一无所知，仍在致力于“清乡”和“扫荡”。3月3日，我获悉日军百余人、伪军千余人增至安丰，有向东“扫荡”模样；南面海安之敌一部进至李堡，有向我台南地区“扫荡”之可能。我们遂将师直机关分为前后梯队，由管文蔚同志率后梯队北移，跳出“扫荡”圈；我率前梯队向南经三仓、三十总到薛家套，故意迎击“扫荡”之敌与其纠缠。3月4日，李堡、安丰、潘家各路之敌，以一仓河、吴家桥为目标分进合击。我们于夜间从敌人空隙中由薛家套安全转移到五总。敌合击扑空后继续分路追寻。我又安全转移到兰路址。3月5日凌晨，车桥战役打响后，敌即仓皇后撤，并放弃了潘家据点。南线的作战行动麻痹了敌人，加强了车桥战役发起的突然性。

车桥战役得到我兄弟部队第三师的积极支持。在战役前，我们即同三师沟通了情报联系。战役进行中，第三师一部攻克涟水、车桥间的朱圩子据点，歼灭伪军300余人，对车桥战役的胜利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

车桥战役的捷报传到延安，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祝贺这一胜利的社论。在延安的陈毅军长也发来了嘉奖电。车桥战役后敌人未敢进行大的报复行动。一个月后，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苏中军区移驻车桥附近宝应县的固津一带，党校移到了固津附近的林溪镇。我们集中四个主力团在淮宝地区整训，为后来我军向苏浙战

略机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车桥战役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形态，以机动突击、单刀直入、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秘密接近、迅速猛扑等战术手段，偷袭与强攻、进攻与阻击、分途开进与协同攻击、步兵单独作战和步炮联合作战、主战场与牵制战场、主力与人民武装等多种作战方式以及周密细致、机智果敢的组织指挥而展现光彩。我军指挥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185位同志光荣负伤，53位同志光荣献身。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松野觉同志参加火线喊话，英勇牺牲。

车桥战役以后，我对全区斗争方针又作了一次考虑。当时日伪对四分区的“清乡”已转为以政治伪化为主，同时准备对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第二分区进行“强化屯垦”。面对这一情况，我认为敌人已无多大兵力增调苏中，我们对敌人的“扩展清乡”“强化屯垦”应采取打破的方针。至于第四分区的反“清乡”，则仍提“坚持反清乡”，不提“粉碎反清乡”，因为过早地提“粉碎”容易引起轻敌和急躁，导致敌人的报复，使群众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这时我们的领导重心，已经转向准备反攻，第四分区形势如再度紧张，对全局会有干扰。

6月中旬，苏中区党委根据形势的发展，指出反据点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用一切办法来达到反据点斗争的胜利，使敌人被逼放弃小据点，集中到大据点，并使大据点一个个处于孤立局面。

于是苏中全区展开了对日伪的攻势作战。早在5月，苏中主力特务四团已攻克南通、如皋两县交界的童家甸据点；东南警卫团攻克竖河镇据点；各县警卫团、区队、民兵攻克日伪据点28处，歼灭日伪近千人。6月23日，第三旅第七团在如皋中部耙齿凌附近与日伪军500余人打了一个遭遇战，经三个多小时激战，击毙日军中队长加藤大尉以下日伪军200余人，活捉日军小队长以下14名，伪军200余人。6月27日，我主力第七团与特务四团，在300余民兵配合下，攻克“清乡”区封锁线上的日伪军重要据点南坎镇，把“清乡”区打开一个大缺口。此仗日军12人、伪军一个连被全歼，驻掘港日军中队长丹木率部增援，被我阻击，丹木以下10余人毙命。7月中旬，活跃在吕四、环港一带的海防团以奇袭手段，缴获日军运输艇两艘，活捉日军九名。7月中旬，第三分区主力一部与如西独立团攻占石庄，俘伪军150多人。区队、民兵收复新市、新生港、吕家窑、田家铺、张黄港、新坝等日伪据点，攻克长江中的永安

沙。第二分区于7月中攻克兴化南的戴家窑，俘伪军营长以下180多名，强攻西团伪“屯垦”警备第一纵队第五大队，击毙伪军30余人，俘246人，平毁了13座碉堡，接着又收复谢家庄、洪家垛、河口、墩头、湖北庄、万来庄、朱家舍等日伪据点。

我第四分区军民在“清乡”区内发起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六七月间，南通、海门、如皋各地地方武装、民兵和群众5万余人，发动了为时20多天的大破击战，破坏公路700余公里，炸毁桥梁50余座，攻占八总店、鲍家坝、三余、北新桥等一批日伪据点。9月再次组织大规模攻势，历时45天。夏秋两季攻势，前后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0余处。到了1944年10月，不仅恢复了“清乡”以来被日伪占领的地区，而且使根据地有所扩大。

至此，第四分区军民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而日伪的“扩展清乡”“强化屯垦”宣告破产。1944年初设立的伪“苏北屯垦总署”，也于11月1日被迫宣布取消。实践证明，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因而能不失时机地对敌人展开攻势作战，而车桥战役则成为苏中抗日根据地对日伪进行局部反攻的起点。

1944年秋，党中央为了发展东南各省的抗日斗争和准备战略反攻，并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迎击国民党的反共内战预做准备，重申了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我奉命担负向苏浙皖边区发展的任务。多年为之奋斗，一刻没有忘怀的这一夙愿终于实现了。1944年12月中旬，我率苏中主力三个团由车桥地区出发，渡江南下，暂时告别了苏中父老。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苏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同敌人艰苦顽强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中人民是经过战争烈火考验的，因而是最坚强的。回忆这一段历史，我觉得这是一条最宝贵的经验。

李先念

以大局为重，团结抗战，把民族敌人赶出国土！

● 1909年6月23日生，湖北红安人。

● 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底，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 1938年11月，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

● 1939年初，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进入豫鄂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6月中旬，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11月，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 1941年2月，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 1943年1月，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

● 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

一年来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

李先念

由于各抗日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努力，一切中国抗日军队的英勇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使日本帝国主义遭受了巨大的消耗和打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三年多来，以我们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与无比英勇，为保卫中国领土与中华民族而日夜不息地同日寇进行殊死搏斗。我们的艰苦奋斗，壮烈牺牲，英勇顽强，忠贞卓绝，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

我们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其中有力部分之一。

我们遵循着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坚强意志，不顾一切的艰难和险阻，在武汉沦陷以后，便以一支细小而有力的基干武装深入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我们从豫南向鄂中挺进的征途上，汇合了信阳地方上共产党员自动组织的武装；还有罗厚福同志，以28条枪（新四军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的警卫队）为基础扩大起来的武装；平汉线上，许金彪同志，以一条枪为本钱创立起来的武装；以及鄂中陶铸、杨学诚等同志以8条枪起义而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所有这些，就成为以后发展，坚持豫鄂边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

当我们这支细小的基干力量突进到豫鄂边的时候，正是去年春季的时节。那时抗战还只进行了一年多，正当武汉失陷不久，抗战形势还是处在敌进我退的状态，相持阶段尚未到来，抗战阵营虽然存在着局部破坏团结的现象，但是严重的武装摩擦还未显现。

日寇为了确保武汉占领地，在武汉外围数百里构成了许多据点。紧接着（1939年4月）进攻襄樊失败后，在平汉路与公路两侧之交通要道增兵。我们武装所到之处，如信罗边、鄂中等地，各据点和公路线上的敌寇便立刻增加，以进行其所谓“搜剿”和“扑灭”之毒计；同时积极企图用组织伪军政权之“以华制华”的方法来扩展武汉外围。一时，汉奸、两面派、流氓、土匪、伪军蜂拥而起。如鄂东拥有二三万人之伪军金龙章

（刘梅溪、刘亚卿、杨希起、陈少阶是其部下），与日寇勾结之李又唐、谢指良等，都是当时最著名、最为豫鄂边人民所切齿痛恨的日寇爪牙。此外，如应城的土匪游击队，被称为“黑击队”，也是民众痛恨的流寇。他们把豫鄂边弄成一个极其混乱、扰袭不堪之黑暗地狱。

在当时悲惨交加、残酷恐怖的情况下，地方上一般“明哲贤达”之辈不复再见，留下来的是有足而难跑的广大贫苦同胞，他们只好在家里等待着凄惨局面的到来。此外，只有为数极少的共产党员留在信阳、应城各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而友党同志只是在鄂中有极少数与我们有联系，另外很少有其他部队来和我们配合抗战；至于民众抗战情绪，当时是非常低落的。地理条件更是恶劣，平汉铁路与公路网贯穿着我们的活动地区，敌人水陆交通均为便利，给游击战争的发展以很大的限制，同时还有反共投降派活动。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如此。

但，我们依靠了同志们的团结进步、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进行着而且一步一步实现着我党中央所给我们的昭示和号召。

挺进一年中，我们与日寇、伪军、两面派进行过无数次的残酷战斗，我们备尝着饥寒交迫的苦处；然而，我们也经常欣尝着以自己的血肉换来的伟大战果，更经常因广大群众的热烈慰劳或亲切慰问而感到无限愉快。这一切，是一段伟大艰巨的斗争过程！

挺进一年，我们可分为两个时期。

1939年10月整编以前，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战斗环境中部队极形分散，联络不密，指挥又未能统一，但各部的政治路线与努力方针却是一致的。“只有在敌伪面前积极行动，才能取得自己的巩固与扩大，才能发生和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才能提高民众的抗日情绪。”在这一方针下，我们做了无数次的异常英勇壮烈的战斗。

开头一仗，即应山余家店之役，我们勇敢机智的周志坚同志率领着两个中队，原为增援广西军和地方游击队的，结果却陷于孤军苦斗，坚持了12个小时，终于将200余敌人击退，并毙日寇20余人。这还是1939年2月初的事。

接着4月下旬，我们攻进云梦城。我们勇敢坚定的蔡松云、徐休祥同志，老当益壮的杜石公及应城的孙县长，都是当时英勇爬城的抗日英雄。这个胜利的消息立刻轰动了鄂中的每个老百姓。因为在豫鄂边，这

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攻克了沦陷县城。接着又击溃了伪军李汉鹏部，展开了罗山朱堂店之歼灭战，将三四百日寇包围痛击。许金彪同志指挥的西山战斗（平汉路附近），击溃伪军刘梅溪、刘亚卿部，汉奸金龙章部。襄花路上的伏击战，击毁汽车5辆。赵家棚（安应交界处）之三天三夜“捉迷藏”式的战斗，这是一场恶剧的反“扫荡”战斗。在蔡甸（汉口西北50余里处）击溃伪军九十二师和李又唐部，以两天一夜的时间将其七个支队全部击溃。此外，连续不断的战斗依然在进行着和继续着。其中，给鄂中人民影响最深、最著名的是（京山）新街战斗。

新街战斗是日寇在鄂中第一次惨败、汉奸伪军闻之战栗的有名战斗。鄂中人民至今还兴奋而热烈地传颂着这一胜利的战斗，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晓得这次战斗。

1939年10月13日，日寇伪军共三四百名，向我大山头部队进攻，经一整天激烈英勇的战斗，将其击溃，缴获敌重机枪一挺，步枪达数十支，敌死尸未及搬走者达20余具。这一仗又大大提高了民众抗日情绪。白兆山中友军的报纸，用特大号字登载我们这个胜利的消息。

以上仅所述其荦荦大者，尚有无数次较小的战斗，不及一一叙述。

至于对伪军工作的方针，我们认为伪军中愿为日寇效力、甘心事敌者，这只是小部分，大多数还不是甘心愿做汉奸的，不过是一时受敌欺骗，趁火打劫，满足私人发财欲望而已。我们对他们，主要是从政治上争取，辅之以军事力量的打击。这是以政治、军事力量的灵活运用，来促成伪军的瓦解。在这个方针之下，我们收得了很大的效果。应城伪军被我们瓦解了，孝感伪军受到了我们的严重打击，一部分反正到五战区去了。我们大部分武器是从伪军和敌军手里夺来的。反共派常常明知故问我们“枪是从哪里来的？”一句话可以答复他们：政府并没有接济我们一条枪或一颗子弹，我们完全是从与日寇、伪军流血的战斗中得来的。

这些战斗告诉了豫鄂边区的人民，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的确，经过这些战斗，人民抗战的信心提高了，我们的政治影响扩大了，我们的部队迅速地壮大起来了，我们的战斗经验也丰富起来了，而且把某些动摇不定的两面分子争取过来了。从此豫鄂边的游击战争便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伴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我们的政治工作也更加活跃地开展起来。我们在政治上，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是在进行着和坚持着各党、各

派、各阶层、各抗日军队一致团结的抗日方针。

在这个方针之下，许多积极的抗日分子与开明士绅乐于和我们合作，如信阳县长李德纯先生，应城县长孙耀华先生。在武装力量方面，如安陆杨弼卿先生，应城抗日国民自卫队，汉川、汉阳的自卫队，以及安陆一部分地方部队等，都曾与我们在战场上携手杀敌。不仅如此，而且我们对某些反共的地方政府也是仁至义尽、舌烂唇焦地劝告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我们不顾一切困难经常在军事上援助他们。如我们邀请安陆县长彭炳文到马家冲，京山方县长到八字门，我们以殷诚的款待，晓以大义。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反而报之以枪杀我军人员，逮捕抗日群众。当他们向我们进攻时，我们总是一再忍让，从未先发一弹，始终都是采取严正的自卫立场。

总之，我们对于这些反共分子是采取艰苦的劝告和说服。对于一切抗日友军都是以最坦白、最诚恳、最亲切的态度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这是众所皆知的铁的事实。

另一方面，我们开始了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以达到发动民众抗日的目的，由于这些工作的推进和一步步的实现，我们在去年10月以前便已经大踏步地去组织民众了。在去年10月以前，我们积极摧毁伪组织、伪政权，这以后，便积极建立和扶持抗日民主政权了。但这个政权绝对不是共产党自己包办的，它是各党派合作的抗日政权（符合于统一战线原则的政权）。这又是有目共见，有耳共闻的事实。

一切别有用心的反共派的谰言，必不可免为广大群众所唾弃，并为铁的事实所粉碎。

这是1939年10月整编以前一般的工作的经过情形。从1939年10月整编以后，我们的一切都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这中间，国内政治形势改变了，我们的处境更加艰苦了。伪军虽然大量的被消灭，但日寇却严重的注意我们了。这是由于我们部队日益强大，对于日寇统治以更大的打击和威胁的必然结果。

部队扩大了，战役规模也大了，日寇被迫不得已不敢以小部队出城活动，另一方面日寇的集中“扫荡”却从此开始了。

在进行整编不久，有名的马家冲（京山）战斗便开始了。

日寇集中附近各据点兵力在1500名以上，炮四门，飞机一架，五路

围攻马家冲之我军指挥机关，我们的工作人员与战斗部队收拢来不够200人，但经过一天英勇抵抗，日寇死伤七八十名，我却胜利地突了围，只伤数十人。

接着是去年元旦，我们配合五战区冬季反攻，在襄花路上伏击汽车，与敌骑兵三四百人进行战斗。敌死伤上百。接着又截击了由皂市开向宋河之五六百敌寇援兵于石板河（京山）。当日寇“扫荡”平汉路东之广西军时，我百余人闻讯即前往援救，与敌遭遇了，于柳林东15里之灵山冲，激烈地展开遭遇战，敌分四路进攻，终被我军打得狼狈奔逃。

还有声扬江汉、威胁日寇在武汉戒严三天之侏儒山（汉阳）战斗。我与汪逆步青伪军激战半日，攻占其街道及几个重要山头，后因日寇由系马口来截我后路，故未将其全部消灭。然而，我们依然获得不少胜利（毙敌100余，内有营长一名）。此外，在西南的战斗中，尚有坚毅突围的天西战斗。我某部因警戒不严密而被日寇重重包围，我全体指战员奋勇逆袭，反复冲锋，最后打开一条血路而胜利地突围了。

正当敌人大举西犯，襄樊告急的紧张局面下，我们又开始了具有重大战略配合作用的激烈战斗。

5月上旬，为牵制敌寇西犯，我军第一次进攻马坪，爬城而入，活捉维持会长一名，伪青年团长一名，并缴军用品很多。接着，5月下旬之王家店（平汉线上敌据点之一）战斗，痛击侵入南新街之敌寇，花园、广水、小河之敌源源增援上来，终为我英勇指战员所击退。我们年轻而勇敢的政治处主任陈一震同志，就在这次战斗中光荣负伤。更有使日寇感痛苦的战斗，即三次进攻鸡公新店（信阳）。这个武胜关下的交通要点，几乎变成了我们的仓库，我们前后从这里搬出大粒子盐几十包，有一次把敌人的“合作社”搬运一空。

这样的大小战斗，是说不胜说的，像最近之青龙潭战斗，毙敌数十，规模是相当大的。又如前次我们为了牵制敌寇西犯襄宜，动员了2000以上的群众，配合我军破坏花园至夏店的公路，使敌人很长一个时期不能通车。

其次说到伪军。在这一带地区伪军数量大大减少。敌人虽然又新组织了一些伪军，但却和老鼠一样，他们是不敢碰见我们的，我们也瓦解了盘踞花园的一部分伪军。最近在襄河两岸伪军汪步青部中，由杨经曲先生高举义旗，率领2500余人，参加了新四军，这是震动豫鄂边的政治

伟绩。

在政治方面——总的方针，我们始终都是一致的。即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反对汪精卫及其爪牙。在这一方针之下，我们扩展和进行了打击日寇之较大规模的战斗，配合了襄樊会战的友军，高度地提高了民众的抗战信心，并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去帮助组织民众，使之成为抗战的生动力量。我们组织了许多宣传队，向民众宣传抗战法令，号召民众拥护政府，使国民政府行政法令得以推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见于实施。1939年10月以后，我们帮助恢复了云梦、孝感（一部分）、应山、黄陂、安陆等地方的抗日政权。

这便是1939年10月整编以后之军政工作的一般经过。如果把这两个时期之工作成绩归纳起来，那么就表现有如下数目字：

首先军事胜利的统计（大小战斗243次）：

——击毙：敌人580名，伪军1950名，敌军官6名，伪团长一名。

——杀伤：敌军1880名，伪军6120名，敌高级军官5名，伪师长一名，伪团参谋长一名，伪营长5名，伪连长12名，敌伪战骡马百余匹。

——生俘：敌军13名，伪军258名。

——反正军2605名。

——缴获大小炮31门，重机34挺，轻机106挺，步马枪5774支，手枪及驳壳枪180余支，掷弹筒13个，炮弹310余个，子弹813500发，手榴弹660余个，掷弹筒弹5个，飞机机枪2挺，大刀480余把，刺刀104把，指挥刀131把，望远镜18架，毒瓦斯88筒，防毒面具260余具，电话32架，钢盔160余个，战骡马350余匹，指北针115个，测量器61架，敌军毯220余条，敌大衣227件，敌雨衣91件，伪毯600余条，手表10余支，西药22担，饭盒180个，敌旗20面，伪旗43面，电台1架，军服300余套，伪符号80余个，行军锅20余个，小播音机4架，敌皮弹带13根，军号20余个（尚有其他军用品甚多，未及详细统计）。

——破坏：公路1870里，桥梁90余座，铁丝网800余处，电线1700余斤，伪政权560余处，飞机2架，汽车18辆，汽船30余只；敌木船80余只，电线杆1200根。

——捕捉：汉奸100余名。

其次在政治方面的：

（一）收复了广大国土。除了在这一地区日寇据点之伪政权外，所有广大乡村内的一切伪政权、伪组织都被我们摧毁了，青天白日的国旗在广大乡村里飘扬着，它的光辉照耀着这一块“中华民国”国土。

（二）帮助恢复了各级地方政权。在我们活动区域之内，各县、区、乡、保、甲的抗日政权机构都建立起来了。

（三）我们切实执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帮助群众，发动群众团体。一年以来的奋斗努力，其成绩如下：

1.抗日十人团团员：126300余人；

2.农民救国会会员：4933人；

3.工人救国会会员：3430人；

4.商人救国会会员：2200余人；

5.青年救国会会员：2000余人；

6.妇女救国会会员：5000余人：

7.抗敌文化协会会员：1000余人。

（共计144860余人）

目前在这个地区中，一切苛捐杂税都取消了，减租减息亦在某些地方开始实行，这证明改善人民生活与开展民众运动有莫大的关系。

（四）豫鄂边的民众武装，在我们的发动与帮助之下，现在已组成了八万到十万人的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这主要是各级抗日政权和抗日群众自己一年来奋发努力的结果，他们也是经常拿着矛子，在行动中过生活，赤手空拳与日寇搏斗。一年以来，他们杀死日寇在150名以上。

（五）我们破坏了敌人“以战养战”的政策。目前敌人的奢侈日用品已不能在这里大量运销，这对于日寇的经济榨取的毒计，实在是一个要害的打击。

（六）我们开展了抗战教育工作。我们开办了几个训练班，已有387个学生毕业，并且组织了200余农村工作队开展民运工作；经常离敌人只二三十里的随营军校，前后已经培养出800多名抗日骨干到前线去了。仅是这个数目当然是非常不够的。

我们一年来之所以获得以上各种成绩，自然是由于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能够坚持，特别是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对于我们今天

的成绩和以后继续取得的成绩，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是不能忘记有许多友军、进步绅士以及豫鄂边广大人民对我们的深厚同情和热烈的赞助，这一点是必须提出来的。

最后，一年来的成绩也是依靠于我们豫鄂边区党和全体指战员的团结努力、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精神来取得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团级干部才有丁宇震、李宗南同志，营级干部有何家荣、宁刚文、刘立安、谢玉龙、高功、蔡世芳、袁鸿德、袁高峰、孔耀、孙震、张文廷、望前进、张冀来、徐励、丁少谋、周国义、史正万、张奇江、袁正超、李杨德等同志在各个战役中英勇壮烈地牺牲了；还有连排级56人；班长以下的853人。战士牺牲者百分之七十为共产党员，干部者多为政治工作人员。其次，还有光荣负伤的团干部熊作芳、梁天云、王海山、周正、陈一震、朱立文等同志；营级干部黄宏坤、曹玉清、林金山、宋蕴辉、陈炼、宋学汉、李冠群、张和知、陈震山、曹忠魁等同志。此外，尚有连级干部95人，排长以下的1856人，他们都是以自己的鲜血来报之国家民族，在每一次战斗中都表现其无限的英勇，表现其对于民族利益之无限忠诚。

其他，尚有许多积劳成疾的同志，如周志刚、王友德同志等。他们身体很弱，但仍是不辞劳苦，不避艰险，无日不在艰苦奋斗中过生活。他们都充分具有布尔什维克的伟大精神。我们伤亡同志的血绝不白流的。一年来的英勇斗争，有他的伟大代价。他们的名字将刻上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史册，而历史的光辉也将照着他们光荣的名字！

我们坚决打击敌伪，处处遵守统一战线，对于一切抗日友军，坦白诚恳去帮助他们、团结他们，执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国策始终如一，彻头彻尾，行之慎审，虑之周详，从未有过越轨之处。我们的同志更是诚心诚意，不顾鲜血头颅，与民族敌人作殊死战。

这一事实，谁也不能否认，而且也无法否认。但有些别具心肠不顾民族大义的人，他们始终不去了解而且也不愿意去了解事实，他们故意歪曲事实，抹杀事实，他们无日不在造谣中伤，制造摩擦，到处散布“新四军破坏地方行政”、“游而不击”等谰言。但我们要以事实告诉全国人士，我们在这里所作所行，无一不是符合于三民主义原则的。在摧毁伪政权以后所设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都是各派别、抗日士绅所积极参加的。这里的民众都是很可靠的证人。他们还谴责我们“占据地

盘”“扩充实力”，他们要我们放弃坚持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但我们认为这种成见，是违反了全国抗日人民要我们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要求的。至于“扩充实力”，如果是指我们抗日武装力量扩大的话，那是抗日过程中之理所必需。因为只有把抗日力量不断地壮大与提高，才可能最后战胜敌人。如果借口不应“扩充实力”，反对我们抗日力量的发展，那无异于不希望抗战胜利。这种论调我以为不但对中国没有丝毫利益，而且正是帮助了敌人。

不管亲日派投降分子反对我们如何坚决，或者手段是如何卑鄙毒辣，我们同样要坚持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到底；同时，我们对一切企图造成内战，进攻新四军的人们，亦必须采取严正的自卫斗争，予这些人以反击。

我们希望豫鄂边区的抗日友军、友党以及一切抗日人民，切实与我们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向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今后我们要以热诚的态度去帮助豫鄂边区的抗日友军友党，以至任何抗日地方政府。

我们今后仍将尽力帮助群众团体，尤其是群众的武装组织，使之能够保卫家乡。

豫鄂边的一切抗日的同志们！抗日的地方政府，抗日的同胞们！我们坚持团结抗战到底，我们反对一切分裂行为，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最后胜利！

彭雪枫

革命队伍如果不爱护老百姓，不知人民疾苦，我们将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离开老百姓的军队，就像鱼儿离了水一样，非涸死不行。

● 1907年9月9日生，河南镇平人。

● 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8年9月，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1939年10月，建立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任书记。11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

● 1940年7月，第六支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任纵队司令员。

●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同年10月，协助陈毅指挥了陈道口战役。

● 1942年，兼任淮北军区司令员。

● 1943年3月，率部参加山子头自卫反击战，大获全胜。

● 1944年9月11日，在指挥收复河南复邑八里庄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迎击敌人春季“扫荡”

彭雪枫

新加坡失守[1]以后，国际人士注意的中心，是德意日法西斯跃跃欲试的新动向。德国正在积极准备发动春季攻势，以图挽回其在东线一蹶不振的败局。而日寇攻陷新加坡后已在西南太平洋取得显著的优势，很有冒险北进配合其盟友希特勒进攻苏联，以求击败同盟国的中心力量的最大可能。根据传出的消息，日寇早在德苏战争爆发伊始，即在伪满和苏联边境集中一百万大军，去年9月间，动员兵力三四百万，其中百万以上是集中在伪满境内。海军第一舰队当时即由朝鲜海峡向日本海峡移动，对海参崴采取监视态度，可见其侵苏阴谋蓄意已久。太平洋战争后亦并没有改变这种形势。在内蒙方面则已秘密囤积许多军需资财，构筑秘密工事，设置三道防御阵地，并抽调伪满军共同守备平绥沿线，最近敌由平绥线西开兵车络绎不绝。华北日军零星抽调集结于张家口，许多坚决反苏分子担任要职，同时在沪调查俄人与禁止对苏出口，均可作为日寇发动新冒险的征兆。

这一新的局势，无疑给我国抗战带来了许多新的困难，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指出：“敌人一方面又在华北敌后举行大规模的‘扫荡’，一方面则是敌伪势力进行着诱降活动，同时我西南国际通路，则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中国人民正处于重大时机的前面。”敌魁东条已在议会公开发出诱降的论调，汪逆精卫正亲自主持所谓“时局和平促进会”，德驻伪大使塔玛及其第五纵队亦正到处活动以促进敌伪之诱降活动。华北敌人正先后在大青山、晋西北、晋东南地区进行着大规模的“扫荡”，苏中地区敌人亦到处蠢动，我苏皖边区周围各据点敌人亦有调动并大肆扬言行将“扫荡”我腹心地区，这是敌人在进攻苏联之前，对其“心腹之患”的八路军、新四军必然会采取的行动和措置，即使敌人最近不对我边区进行“扫荡”，而对我实行春季“扫荡”，仍然是会到来的。

日寇这一新的策动，值得引起全国人民的严重注意，而处在敌后的我们抗日军民，尤应加以最大警惕。我边区军民及我师指战员同志，在过去将近一年中并未遭受敌人的残酷“扫荡”，是处在比较安定和比较胜利的环境中。因而在军队和人民中（特别是军队机关和地方机关中）普

遍存在着一种浓厚的太平观念，加上由于苏联红军的胜利攻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困难的加深，而滋生一种“坐待胜利”的空洞的乐观思想。这一糊涂的太平观念和空洞的乐观思想，含有绝大危险性的毒菌和麻醉剂。它将腐蚀我们的肌体，麻醉我们的神经，涣散我们的意志，如果让其存在发展下去，它将会使我们事到临头张皇失措、悲观失望。我们必须将这一有害的毒素，从我们思想意识的领域里和生活工作的形态中，彻底加以肃清。否则，我们必然会遭受不可预测的危害。

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在党政军民中紧急动员起来，清楚认识面临着的新形势，清楚认识敌人今后“扫荡”的残酷疯狂程度和软硬兼施的办法，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更加严重、毒辣和阴险。同时，更应清楚地认识，经过八个月战斗后的苏联红军，是一支更加坚强英勇的伟大力量。它已经能够如《真理报》社论所说“春季到来时，我们一定能够更有力地消灭德军，我们知道德军究有多大力量，并且不需要过高估计他了”，加上同盟国家的同心协力，一定可以战胜法西斯的进攻，击灭德国法西斯的军队，已经用不着以“年”来计算，而可以用“几个月”来计算了。由此观之，日寇的新的冒险行动，必然会加速其崩溃和死亡，故敌人对我“扫荡”是不能持久的。在我党政军民的一致动员和坚强团结之下，一定可以粉碎它！任何悲观失望的心理，懦怯动摇的情绪，都是毫无根据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正确认识它，要我们百倍紧张起来，奋发一致，不慌张、不懈怠，切切实实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则一切难关，都是可以胜利渡过的。

在具体施行的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能以更加切实有效的办法，坚决执行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不可讳言的，无论在地方上或在军队中，机关庞大，部门重叠和冗员充斥的现象，仍是严重的存在着，工作制度还未能正规化，工作效能还未能大大提高，我们的兵尚不算“精”，我们的政尚未大“简”，以至我们的工作作风均尚未能合乎“战斗化”的要求。现在应该是急起直追纠正这种病态现象的时候了，军队与地方应该迅速讨论和布置这一工作。首先，就要着手紧缩机关，裁减冗员，凡是可以裁减的人员，在军队应用以充实战斗部队，在地方应用于加强下层特别是扩展新地区的工作，而尤应用以充实地方武装和加强人民自卫组织的领导。其次，便是工作力求正规，制度力求严格。每一工作同志必须养成尊重组织服从制度的精神和习惯。一切不急之务

应该暂时搁置起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反“扫荡”的动员工作和准备工作上去，紧紧掌握住整个工作的中心一环。再次，便是减轻装备和安置资材，凡是笨重的行李辎重务必及早减轻，凡是可以资敌的物质资财务必设法分散掩藏，后方工作则又必须加强，伤病员以及老弱残废必须预作妥善的处置，使得机关部队均能轻便灵活，运用自如，发挥最大的机动效能，而后方供给、卫生工作，又不致因环境紧张、战斗频繁而停滞其工作。同时还应注意努力进行生产节约运动，绝不能因情况紧张而稍生懈怠之想。因为在敌人残酷“扫荡”时期和“扫荡”以后，我们的粮食给养物资供给必然会发生更大的困难，这是需要我们更加节衣缩食，更加努力生产，预为未雨绸缪，求得多储存一批粮食，多积蓄一批经费，这样也就等于多减少了几分困难，多增加了几分力量。

至于各级政府机关的军事化问题，尤为今天当务之急，政府是民众仰望所归，是民众的保护者和领导者，举凡战时人心的维系和群众的发动以及各种战时工作的实施，均有赖于政府坚强的组织和领导，任何时候均应和群众站在一起。倘不能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结成一体，倘只能习于平时工作而不惯于在最复杂最困难的战斗环境中进行工作、坚持工作，则一旦恶劣的情况到来，即有不能工作不能立足的危险。我们提议各级政府的领导机关，应该强调“武装起来打游击”的口号，应该具备着战斗姿态并进入战斗。同时更应该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纠正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存作风，更加照顾群众利益，更加认真彻底地执行党的政策，以求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能够坚持自己的工作，坚持自己的岗位。

一切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均应加紧战斗准备，研究华北各地反“扫荡”经验。群众纪律一定要严格遵守，军民关系要进一步改善，主力部队应尽可能求得休整，加强战略侦察的布置与指挥，随时随地能够明了敌人的行动及其意图，随时随地保持部队有坚强的战斗力和旺盛的士气。地方武装则应大胆地向边区活动，向边区发展，作为主力的外围，在敌人“扫荡”时期，则以最积极的动作，向敌人进行袭击，以求牵制敌人，迷惑敌人，疲劳敌人，分散敌人的兵力，迟滞敌人的前进，与主力部队起战略上的和战术上的配合作用，使主力能够伺机出动，粉碎敌人的进攻。

反“扫荡”胜利之又一主要基础，则是广大群众的全部动员，群众力

量的充分发挥。这样就需要各级政府机关除了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外，还应有组织有计划地去动员民力组织民力。应该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救济春荒工作和春耕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向他们提出“武装保护春耕”“武装保卫家乡”的口号，号召他们加紧春耕，告诉他们如果春耕运动做不好，则今年的民食军食也就没有保证，根据地也就困难支持。号召他们组织自卫队，挑选勇敢青年，组织基干自卫队，组织游击小组，动员他们准备土枪土炮梭镖大刀，对他们的领导干部施以简单的军事训练，或者派遣一些干部去帮助他们，领导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在战时到处扰乱敌人，发动群众积极破路浚沟，未破的路要加紧破好，已破的路要切实的进行检查，需要加深加宽的就应该加深加宽，必要时期则实行站岗放哨，使边区三百万群众都能在上提口号下组织起来，并且行动起来。更要向他们进行坚壁清野的教育，告诉他们具体执行的办法，而又能在动员方式上不致引起他们的恐慌。要求他们做到不给敌人带路，不泄露我军的军事秘密，不让敌人抢去一粒粮，带走一头驴，自觉向军队通风报信。只有这样的群众动员，只有这样的把一切可用的人力，不问男女老少，都组织到反“扫荡”的战斗当中去，才是粉碎敌人的“扫荡”的可靠保证。

一切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能不能有充分的准备工作，能不能有战胜敌人的信念。只要我们党政军民能够全体总动员，只要军队与人民能够密切配合，人人有奋战之心，人人有杀敌情绪，相信敌人的“扫荡”也将如过去一样，像华北其他地区一样会在我英勇军民的铁拳之下完全被粉碎的。

[1] 新加坡失守，指1942年2月15日，日本侵略军攻陷新加坡。

罗炳辉

训练就是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如果我们平时不认真加强训练，适应各种战斗的需要，我们就会在日伪频繁的“扫荡”和顽军的夹击

中被消灭掉。

● 1897年12月22日生，原名罗德富，字宿星，云南彝良人。

● 1938年，调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

● 1939年5月，随叶挺北渡长江。7月，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江北指挥部副指挥。

●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副师长，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清剿”。

● 1942年，任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对建立、巩固和发展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 1946年6月21日，因病逝世。

纪念“七七”与坚持淮南敌后抗战

罗炳辉

中华民族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已经胜利地进行六周年了。我们淮南地区依靠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斗，以及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使我们仍然能够胜利地坚持淮河以南的抗日阵地。今天“七七”，正当希特勒、日本法西斯在同盟国的坚强团结与打击下，即将遭受悲惨的失败，反法西斯斗争日益接近胜利的时候。因此，我们以极大的愉快和充分的胜利信心，来迎接抗战六周年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节日。

然而，日本侵略者愈接近失败和死亡，就愈企图作最后的挣扎。因此，在过去胜利的一年中，我们不断地粉碎了敌伪的“扫荡”与“蚕食”政策，与敌伪进行了残酷的顽强的战斗，使敌人的一切阴谋企图总归于失败。如去年11月间，敌伪3000余人对我路西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反复“扫荡”，经我路西全体军政民一周的奋战，敌人的“扫荡”计划被打破了。在同一时期，我们为了配合兄弟部队的反“扫荡”作战，我驻防××与××部队，曾猛烈地打击了进犯该地之敌，有力地牵制了敌人。今春，为配合盐阜区韩部友军[1]反“扫荡”，我活动于××地区的部队，又曾一度攻入敌人的最大据点——清江。

其次，在反“蚕食”斗争中，亦不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去年7月间，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破击战，攻下十二圩等据点十余处；高庄血战，毙伤敌兵100余；两度袭击山阴沟，予敌以很大打击；码头、三棵树战斗，将敌人全部解决；两次收复老人仓，打破敌伪修筑据点的企图；双庙、青家岗、杜集、陈集战斗，均获得了胜利；最近进行的八百桥战斗，打退敌人进攻；谢家集歼灭战，拔除了盘踞数年的敌据点。除这些较大的战斗外，路东、路西地方武装及民兵亦有很多战绩。如路东去年的新集战斗和今年的程集战斗，都获得了完满的胜利；路西地方武装，去年7月曾一度攻克凤阳府城，今春又袭击管店，最近进行的红心铺战斗，击毙了山本小队长。特别是边区[2]地方武装和民兵，经常打击敌伪的局部进攻与出扰部队，忠实地保护了边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成为边区人民依靠的有力支柱。例如来安、六合、月塘和定远、凤阳、怀远的民兵，在坚持边区游击战争中，表现了非常的英勇顽强，是值得我们

表扬的。

总计一年来，我们与敌伪共作战217次，毙伤日军632人、伪军1091人，俘虏日兵15名、伪军762人，缴获步马枪1683支、轻重机枪21挺、掷弹筒3个、弹药52740发。

可是在这些胜利的英勇斗争中，我师光荣殉国的指战员310名，负伤的指战员884名。在这些殉国的同志中，有我们艰苦奋斗十余年的营长梅华中同志，总支部书记金钟同志，教导员董新、鲍仕学同志，副营长张有德同志等，还有很多的连排干部和战斗员，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我党我军优秀的指战员和政工人员，他们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表现出无限的忠诚和英勇牺牲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血是钢硬的，他们的血铸造成了我们的胜利，他们的名字和业绩在抗战史上留下光荣的一页。我谨代表全师指战员，向这些牺牲的干部和战士致以无限的哀悼！向这些负伤的干部和战士致以亲切的慰问！

正由于我们指战员的英勇牺牲，使我们能坚持了敌后抗战，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粉碎了敌人摧毁与“蚕食”我根据地的迷梦，使我们淮南根据地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的一翼，成为将来反攻的前进阵地。由于这些胜利，才能有力地配合全国正面抗战和配合华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牵制与削弱敌伪相当大的兵力。由于这些胜利，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发展与壮大起来，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武装和补充自己。在战斗的锻炼中，丰富了我们的军事经验，提高了我们的战斗力。也由于这些胜利，鼓舞和巩固了敌后广大人民（根据地的和敌占区的）的抗日情绪，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坚定了他们的胜利信心。

但是，这些胜利不是偶然得来的。

首先，是我们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华中局军部的正确领导，执行了党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财经的、锄奸的政策和指示，同敌伪进行全面的斗争；尤其是去年以来，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应付敌后斗争新阶段的形势；广泛地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繁荣根据地经济，克服财政困难；开展整风学习，转变我们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实行军事教育革命，提高部队质量。这些都是保证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其次，我们所以能够坚持与巩固根据地及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地方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英勇斗争也是分不开的。他们为保证战争的胜利动员了根据地广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了抗日部队的供给，能配合战争的需要。同时，他们领导根据地人民与敌伪进行各种斗争，表现出坚决果敢，涌现出了不少光荣的模范。如来安、六合陈东乡乡长陈定和在程集战斗中，带领武装与敌伪作战，为追击敌人，与一名敌兵在水中搏斗，将敌兵致于死命；边区的税收人员，经常到敌区收税缉私，以至有不少税收工作人员在经济战线上光荣牺牲了。广大地方行政人员，埋头苦干，长期进行坚持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使抗日根据地不仅是我们今天坚持抗战的堡垒，而且是我们新中国的模范组成部分之一。

再次，还由于我们根据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积极改善民生，培养和增长民力，并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日各阶层，一致反抗敌人。这就是说，抗战与民主是分不开的，实行民主与动员各阶层广大群众参加抗战，是争取胜利的唯一保证。专制独裁的法西斯统治，将在时代的巨轮下被粉碎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法西斯有出路吗？他们很快就要进坟墓去了！

为了继续坚持我们抗战，以配合全国正面战场与敌后的抗战，今后我们淮南必须执行下列任务：

（一）加强战斗准备，肃清内奸活动，随时应付可能到来的残酷的“扫荡”与“清乡”，只有充分的备战工作，才能争取反“扫荡”、反“清乡”的胜利。我们处在敌人心脏地区，敌人时刻在企图如何拔除这把刺在他背上的利刃。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重的局面随时都有到来的可能！应该深刻认识：假使战争失败，则根据地无法坚持，党、政、军、民都会陷入严重的情况。特别是我们淮南严重存在着的长期太平观念，是备战工作的最大障碍，必须坚决克服，今天谁再麻木不仁，谁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将来一定会受到事实的惩罚。

（二）认真完成生产任务，切实整顿“三风”，加强训练部队，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把战争、生产、教育三大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以达到渡过今后难关与准备反攻力量。

（三）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使民主政权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强固支柱，无论敌人任何毒辣的“扫荡”与“清乡”都摧毁不掉。还要广泛组织与训练民兵，强化人民武装。这都是巩固根据地的重要环节。这不仅对今后坚持敌后斗争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将来反攻敌寇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

中国也有莫大意义。

（四）进一步巩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才能使全根据地的人民大众团结一致、军政民亲密的团结一致，全党团结一致，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抗战最后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六年来的坚持抗战已经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今天纪念“七七”六周年，正是迎接胜利的伟大象征！但是黎明之前还有暂时的黑暗，敌后还要经历严重的残酷的斗争，我们应当发扬过去的艰苦斗争精神，克服任何可能到来的困难；同时我们也不要因过去的胜利而骄傲，而是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埋头苦干。

只要我们在党中央和华中局、军部及淮南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党政军民更加紧密的团结一致，坚定胜利信心，百倍努力，切实完成上述任务，便可在已经建立的胜利基础上，向最后胜利的大道迈进，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韩部友军，指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

[2] 边区，指淮南抗日根据地所在的安徽、江苏边界地区。

黄克诚

第三师指战员中，曾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人民军队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他们的精神将永垂千

古。

● 1902年10月1日生，湖南永兴人。

● 1940年春，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军政委员会书记。5月，率主力一部南下豫皖苏，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10月初，率部驰援黄桥作战，进至淮海盐阜地区，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 1941年，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北区党委书记，领导苏北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挫败日伪军的“扫荡”。

● 1945年，在对日伪军向局部反攻和大反攻中，组织指挥了高（沟）杨（口）、阜宁和两淮等战役，使苏北和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联成一片。

● 1986年12月28日，病逝于北京。

新四军第三师的战斗历程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黄克诚

一

新四军第三师，是抗日战争时期，开辟坚持苏北淮海、盐阜地区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是由八路军一部分南下部队为主加新四军一部分部队合编发展起来的。

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至11月举行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致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指出，今后八路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华中。1940年春，中共中央做出八路军一部分主力南下，新四军一部分主力北上，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开华中抗战局面的战略部署。

1940年1月底，中央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二纵队，任命我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我向中央建议另选派司令员，我只担任政委。中央旋派左权同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后左权同志回到八路军总部工作，由杨得志同志代理司令员。第二纵队辖八路军一一五师之三四四旅，新编第一、第二、第三旅，共两万余人。我考虑两万余部队集中在冀鲁豫，回旋余地不大，不利于发展，遂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精神，向中央建议，将第二纵队分出一部分部队，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4月17日，中央电示：“新二旅及三四四旅共1.2万人，由太行出发，在冀鲁豫边界设法消灭石友三部后，准备随时调往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5月5日中央又指示：“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发生全国性的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人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遵照中央指示，我于1940年3月将新一旅留下坚持太行山斗争，白率纵队直属队和三四四旅，越过平汉路，到冀鲁豫与新二、新三旅部队

会合。第二纵队于5月中旬将向我根据地进犯的叛逆顽军石友三部大部歼灭之后，杨得志同志继续留在冀鲁豫，我率三四四旅（辖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新二旅（辖四、五、六团）过陇海路南下。=二四四旅由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率领，于5月下旬先头出发。我与纵队参谋长韩振纪率纵队部、教导营及新二旅（由政委吴信泉、副旅长常玉清率领）于6月初出发。行进途中，杨得志同志感到留在冀鲁豫的主力不足，我即令新二旅之四团中途返回冀鲁豫。

第二纵队南下之先头部队于6月20日到达豫皖苏边区新兴集，与彭雪枫同志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6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我部与彭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活动于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我任政委，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6月29日，中原局（1941年5月改为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来电，要我做东进准备，“20天后派=二个团过津浦路活动”。彭雪枫同志起草了一份回电略谓：与敌伪顽长期斗争，以向西发展为有利，平原作战须有山地作依托；黄部应留下，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等等。于7月1日以彭黄联名电复中原局。7月15日和17日、18日，刘少奇同志连续三次催我速率所部过路东进皖东北，我感到刘少奇同志电报与中央军委前电不尽一致，为弄清指挥关系以确定部队行动，我打电报请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电指示我服从中原局胡服（即刘少奇）指挥。接毛泽东同志电报后，我立即将三四四旅及所属六八八、六八九两个主力团留给彭雪枫部（后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自率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新二旅之五团、六团和教导营进抵津浦路东之苏皖边区。

在我到达之前，1939年4月成立了苏皖区党委，金明同志任书记。当时苏皖边区已有好几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张爱萍同志在这里组建了新四军第六支队的第四总队，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委，并以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主任名义，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7月，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主力改编为苏鲁豫支队，1939年春，山东纵队挺进支队编为苏鲁豫支队四大队。1940年5月，苏鲁豫支队在彭明治、吴法宪（后为朱涤新）率领下，由苏鲁豫边南下，于1940年6月初到达苏皖边区，该支队之胡（炳云）、田（文扬）大队已先期

挺进皖东北。还有一支部队是早先开辟邳、睢、铜游击根据地的山东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后改编为苏皖纵队陇海支队），负责人是钟辉、韦国清、孙象涵、李浩然等同志。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江华同志也从山东带了一批干部和警卫部队到达皖东北，刘瑞龙同志也到达皖东北参加领导工作。此外，淮海区还有一部分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联络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组织了一批武装，展开抗日救亡活动。刘少奇同志曾于1940年6月6日向中央报告："我在皖东北之部队，系统指挥不统一，内部外部情况均复杂，请中央及朱、彭令黄克诚同志速来苏皖地区统一指挥，任军区司令。如能多带兵力来为更好，否则不能完成任务。"

我于1940年8月7日率部到达皖东北后，于8月10日到达盱眙县中原局驻地，与刘少奇同志会面。遵照中央指示，研究苏皖地区我军各部队的统一编制、统一指挥问题。确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我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五纵队辖三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大队（团），共两万余人。第一支队由苏鲁豫支队编成，支队司令员彭明治，政委朱涤新，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第二支队由新二旅之五团、六团和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编成，支队司令员田守尧，政委吴信泉，副司令员常玉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第三支队由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之第四总队大部编成，支队司令员张爱萍，政委韦国清，副司令员孙象涵，参谋处长杨志雅，政治部主任张震球。

遵照中央关于"八路军到华中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的指示，我很快地结束了部队的整编工作，即着手部署开辟苏北地区的工作。第五纵队一支队已先期进入淮海区，开辟淮海区的抗日局面。第二支队之六团留在皖东北，其余各部相继挺进淮海、盐阜地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统一整编新四军的指示，八路军第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我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1943年3月后为洪学智），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五纵队之一、二、三支队，分别改为第三师之七、八、九旅（1941年9月，第三师之九旅与第四师之十旅对调建制）。1941年秋，张爱萍同志任副师长（1944年9月，张调任第四师师长），1945年9月，刘震同志任副师长，洪学智同志任副师长兼参谋长。1944年从全师抽调骨干连队组建了师特务团。1945年3月，为支援皖江地区的斗争，组建了一个独立旅，并新组建了两个特务团，同

时在淮海区组建起新一、新二团。

二

新四军第三师起初兼苏皖军区，辖皖东北、淮海、盐阜3个地区。1941年9月，新四军第四师由豫皖苏转至津浦路东，皖东北地区划归第四师活动地区。此后到抗战胜利，第三师兼苏北军区，辖盐阜、淮海两个军区（1942年冬改为两个军分区），分别由第八、第十旅兼。

苏北地处陇海路以南、运河以东、大海以西。日军侵占苏北后，即抢占交通要道，逐步扩大伪化区。自徐州至扬州沿运河线各城镇、陇海路东段各城镇以及连云港等港口，均被日军占据。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是国民党统治区，并建有县、区、乡、保各级政权，其为首者是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韩除拥有国民党主力部队第八十九军外，还有保安旅、常备旅以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部，后来又从山东调来东北军霍守义部。韩德勤属于蒋介石嫡系顾祝同所部，是个出名的反共顽固派。韩早年曾率一个师参加“围剿”江西苏区，兵败被红军俘虏过。此番韩拥兵苏北，不思抗日，积极反共，千方百计要消灭新四军，被称为“摩擦专家”。

1940年7月，陈毅、粟裕同志率部分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后，与先期北上的新四军部队会合，进驻黄桥地区。韩德勤自恃兵多势众，妄图将陈、粟部一举歼灭。陈毅同志渡江后，针对顽韩军步步进逼、战事不可避免之态势，曾报告党中央：“我们已集中的兵力不过7000左右，战斗人员不及5000，枪支4000余。而两李尚有7000余人，省韩有40个团约5万人，加上两李部队共约6万人左右。以我们现有力量对付两李已足够，但对付省韩则很不足……因此，请求四、五支队及八路军南进支队，速派增援部队。”当10月2日顽韩军向黄桥大举进攻时，陈毅急电我率部驰援。我回电告以即刻出发。10月4日中共中央就此发出指示：“韩德勤又大举压迫我军……八路军不能坐视。”“黄克诚部主力决心于本月4日开始行动，南下阜宁，并拟向盐城挺进，增援陈毅。”“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遵照中央指示和陈毅同志电令，我于10月4日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兼程南下，突破顽军盐河、旧黄河等防线，连克佃湖、东沟、益林、

阜宁、东坎、建阳、湖垛、苏家嘴等城镇，直下盐城。沿途歼灭顽军第十常备旅和独立第三旅等部，切断顽韩军之归路，动摇其侧背，威胁其大本营兴化，在战略上对进攻黄桥之顽韩军造成南北夹击之势。此时原拟打两个多星期的黄桥之战，至10月8日，仅6天时间，新四军即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韩德勤遭到惨败后，率残部退驻兴化、车桥、曹甸一带。

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之先头部队第一支队所部，与新四军北上之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地区胜利会师，完成了打通华北、华中联系的通道和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任务，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把我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会师后，陈毅同志特地从海安司令部乘汽艇沿串场河北驶盐城，慰问南下的八路军指战员，我从东沟赶到盐城相迎。这是我与陈毅同志自井冈山分手之后的首次重逢。相见之下，分外亲热。我们在盐城相聚几天，阔叙别情，感慨交集。陈毅同志就众多老战友久别重逢，即兴赋诗云："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表达了广大指战员共同的喜悦心情。10月下旬，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机关由皖东半塔集到达阜宁，随即进驻盐城。11月中旬，陈毅同志亦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挺进盐城。皖南事变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新四军军部。

三

194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来电指示："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应由陈毅部、黄克诚部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由克诚部发展阜宁、淮安、盐城以北地区，陈部发展泰县、如皋及其以东地区。不仅扩大主力，并且应努力与地方党共同建立无数的小游击队，建立新政权，把这些地区抗日民主化。如此，方能击破韩德勤。"

长期以来苏北地区交通要道和重点城镇为日伪及国民党顽固派占据，广大农村则为国民党特务、反动地主武装所把持。当地一般地主均有武装，大者有500人枪。这一带土匪众多，封建会道门武装组织遍及

各地。民间枪支不计其数。当地的人民群众不仅屡遭日伪汉奸的烧杀抢掠，还备受顽军和特务、土匪、反动地主武装的骚扰残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欺骗宣传，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尚缺乏了解。

为了执行中央的指示，在苏北广大地区开展我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我们到苏北后，在中原局（华中局）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清剿土匪，消灭反动地主的武装叛乱，粉碎日寇的“扫荡”，打破顽军的摩擦进攻，加紧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我们刚到苏北，就遇到海啸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曾迫于当地群众及士绅的一再呼吁，勉强拨了一点经费，修了海堤。但层层克扣，偷工减料，海啸到来，一冲即垮。我军到后，目睹人民群众离乡背井、苦不堪言的凄惨景状，决心重新修筑海堤。在中原局及华中指挥部的支持下，采取发行修堤公债、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了上万民工，终于在1941年7月底，将全长90华里的海堤修成。海堤竣工的第二天，即遭到海啸袭击，且比前次的水位高出6寸，但大堤屹然不动，保障了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人民群众生产自救，初步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我们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的实际行动，恰与国民党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行径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办好事的！”连一些曾对我们抱怀疑或抵触情绪的士绅，也渐渐改变了看法，开始向我们靠拢。当地群众还以领导修堤的我方县长宋乃德之名给海堤命名为“宋公堤”。通过一系列的群众工作，我们逐渐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为根据地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苏北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我军到后，国民党顽固派更利用土顽、匪特纷起作乱。他们互相勾结，打砸抗日政府，杀害我方干部，抢劫残害群众，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为了保卫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发展根据地，我们于1941年上半年开始，抽调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清剿镇压土匪顽劣，迅速将横行苏北地区的股匪全部予以剿灭，使该地多年的匪患得以平息。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更加密切了与各阶层群众的关系。我们开始在苏北站稳了脚跟。

按照中央指示，为了应付敌后斗争的各种严重情况，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自1942年11月起，我们实行了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和一元化领导，成立了苏北区党委，统一全苏北党政军的领导。我任区党委书记，金明任副书记（1945年金明南下后为李一氓）。精简了机关，充实了连队。鉴于当时地方部队成分比较复杂，纪律松弛，干部缺乏带兵和作战经验，我们决定实行主力地方化，先后以4个主力团分散编入地方部队。这样一来，迅速加强和巩固了地方部队，使地方部队主力化。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后，又组建起新的地方部队。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主力化的结果，不仅巩固了地方政权，加速了地方建设，同时，也使主力和地方部队发展壮大起来。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在豫皖苏失利后，于1941年9月与第三师第九旅对调，归入第三师建制。当时第十旅仅有两个团四个营，3600人。该旅进入苏北后，兼淮海军区。由于实行了主力地方化，在群众中生根立足，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战斗，两个团发展成为两个旅六个团，1.5万人。在盐阜区，第七旅、第八旅各有一个团实行地方化，不仅使地方武装大发展，主力部队也都扩大了两三倍。

在与敌伪顽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的同时，我们在根据地内抓紧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军政机关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恢复和发展了中小学教育，并且办了冬学、公学，教育规模和质量都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逐渐向我党靠拢。我们在根据地内统一了税收制度，实行进出口管理，依靠公粮、田赋和盐税、关税，加上厉行节约，使苏北能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做到经济逐渐好转，军民生活有较大改善。我们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逐渐停止法币在根据地内的流通，与敌伪顽作金融斗争。由于我们发行的货币只作为流通工具，不作为财政开支的来源，又据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因而币值稳定，信誉很高。

我们在1942年6月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正确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采取和风细雨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帮助干部提高政治觉悟，没有搞“抢救运动”，因而没有伤害同志。通过整风，团结教育了广大干部，调动了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在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的自卫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刘少奇、陈毅同志十分重视对各阶层有代表性人士的工作，亲自与国民

党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以及广大知识分子接触，宣传我党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陈毅同志还倡议创建了“湖海艺文社”，与各界知名人士诗文交往，团结他们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他们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在当地颇具影响的人士，如李明扬、韩紫石、杨芷江、庞友兰、计雨亭等，在我党的感召下，为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时许多著名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如邹韬奋、范长江、钱杏邨（阿英）、薛暮桥、贺绿汀等，纷纷来到苏北，不仅繁荣了根据地内的文艺宣传活动，而且还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文化战士。

四

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我军的不断壮大，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惊恐和仇视。1941年7月，日军1.7万余人，出动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我华中局及军部首脑机关，摧毁我苏北根据地。开始，华中局及军部在“保卫盐城”的口号下，作了对敌实行迎击、阻击的军事部署。我基于华北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认为在敌我强弱悬殊的情况下，不宜对日军搞正面阻击，曾建议华中局和军部机关及早撤离盐城，转移到阜宁农村，跳出敌包围圈；部队实行分散游击，待机转入反击。同时又表示，如果已布置，当由军部决定，三师执行。军部决定“保卫盐城”，“击退敌人的进攻”，并直接指挥第三师第七旅、第八旅等部对日伪军作战。后来，军部机关、学校等撤出盐城。主力部队利用河网港汊复杂地形对敌阻击、伏击歼敌后，转入日伪军侧后打击敌人，先后攻占敌伪占据的部分市镇，牵制了敌之行动。在苏中第一师部队积极出击、支援下，敌兵力开始南移，对苏中进行“扫荡”。我随即转入全面反击，连续收复阜宁、东沟、建阳等城镇，使敌顾此失彼。至8月下旬，经我苏北、苏中军民协同作战，共歼日伪军3800余，击沉敌装甲汽艇30余艘，粉碎了日寇“扫荡”。

1942年底至1943年冬，是苏北抗战斗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寇集结重兵，先后对我淮海区和盐阜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1942年11月，日本华北派遣军调动了日军第十七师团一个旅团及伪军第三十六师等部，开始对我淮海区进行分进合击式的大“扫荡”。我淮

海地区军民在地委书记金明和军分区司令员刘震的指挥下，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战，消耗、疲惫、迷惑敌人，机关和大部分主力则从敌合围间隙跳到边区，寻机歼敌。当敌人发现我主力在边区，随即折回企图寻我主力决战时，我主力又从敌伪军间隙同到根据地。经过反复周旋，使敌人处处扑空，被拖得精疲力竭。敌“扫荡”临近结束之际，日伪军在我根据地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安设据点、抢修公路，扩大伪化区，企图分割蚕食我根据地。我第十旅兼淮海军分区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和交通破袭战，并采取袭击、围点打援等战术，先后攻克敌伪据点多处。到1943年，淮海区集中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动了春季和夏季攻势，先后拔除敌伪据点35处，使根据地基本恢复到“扫荡”前的态势，又一次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

日军在“扫荡”我淮海区之后，紧接着对我盐阜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扫荡”。敌此次“扫荡”，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拟定战役计划，调集日军第十七师团、三十五师团、十五师团之独立十二混成旅团万余人及伪军徐继泰、李实甫、潘干臣、刘湘图、胡冠军、朱保元等部八九千人，以海、空军配合，于1943年2月中旬，对我盐阜区分进合击，自北至南构成一弧形大包围圈，并以舰艇封锁我沿海港口，在飞机掩护下，实行“梳篦式”的反复搜索。为适应斗争需要，华中局和军部于1942年底转移到淮南路东。我先率师部（区党委机关）跳出敌包围圈外，我军在第三师副师长兼第八旅旅长、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张爱萍统一指挥下，首先避敌锋芒，采取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开展了反“扫荡”斗争。在敌向我合围时，我以一部主力沿途阻击、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大部主力则转至敌侧后，寻机反击。敌合击扑空后，实行分区“扫荡”。我各地区相对集中兵力，袭击敌据点，予敌以沉重打击。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积极展开袭扰战，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同时，新四军第一、第二、第四师部队也积极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势，予我以支援配合。至3月中旬，敌被迫开始撤退，我军即集中主力进行反击，取得黄营子、单家港等战斗的胜利，旋即转入全面反击，连克敌伪据点10余处。在陈集战斗中，我第八旅第二十三团和旅特务营等部，以白刃格斗发起攻坚作战，守敌日军。队长以下全部就歼，缴获其全部装备。我第八旅第二十四团强袭敌八滩据点，毙伤日军中队长以下80余，拔除敌据点。我军又乘胜收复滨海县大小尖子地区，攻克陈家港。

至5月中旬，历时3个月的盐阜区反“扫荡”胜利结束，共毙伤俘日伪军1800余，攻克敌伪据点30余处，并争取一批伪军携枪反正。反“扫荡”的胜利，改善了苏北地区的战略态势，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热情，坚定了抗战的胜利信心，由于统战工作扎实有力，在日伪“扫荡”时，地主、士绅均能以各种形式帮助和同情我军，为我们保护干部，保存资料，抵制“伪化”等。盐阜区士绅在慰军大会上，称颂我军“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挥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阜宁县国民党书记长亦称：“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扫荡’新四军，新四军能保全主力，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击，恢复阵地，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先生，目睹反“扫荡”的胜利，喜不自胜，感慨地说：“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谎言；余不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

五

以韩德勤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始终把我抗日根据地视作眼中钉，不断寻衅制造摩擦。因此，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成为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1940年10月黄桥决战后，韩德勤纠集余部两万人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依托坚固据点继续与我为敌，并与向我皖东进犯的国民党反共军相策应，叫嚣要恢复黄桥战役前的状态。如何选择恰当时机，解决韩德勤顽军，消除苏北抗日斗争中的一大障碍，是苏北我军在同敌伪顽斗争中掌握主动权的重要一环。黄桥作战之后不久，中原局及华中总指挥部意图乘胜攻占曹甸，消灭顽韩军，然后再西援皖东。当时我曾提出暂时不宜攻打曹甸的建议。后来，中央同意了攻打曹甸的计划，并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作战。在此情况下，我坚决执行华中总指挥部作战命令，由八路军第五纵队战斗力最强的第一支队（即后来的第三师七旅）和第二支队（即后来的第三师八旅）之六八七团分别参加攻打曹甸和车桥的战斗，并向华中总指挥部建议增调主力以加强攻击部队。华中总指挥部调

集新四军第一、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于1940年11月29日开始对曹甸发起攻击。我又建议采取筑垒掘沟推进的战法，以持久作战解决曹甸顽军，未被采纳。部队乃用猛扑的打法，经勇猛冲杀，于12月15日突破顽军前沿阵地，歼顽8000余，我军亦伤亡2000余。此役我军未达到战役目的而撤出战斗。

1941年8月，当日军正对我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之际，韩德勤指使其部属江苏常备第七旅王光夏等部，乘机向我进攻，并在淮海区构筑据点，企图分割我根据地，策应由豫皖地区东犯的反共顽军汤恩伯部。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二十二团于9月对顽军固守的号称“模范工事”的郑潭口发起攻击，全歼守军600余，拔除了其插入我根据地内的钉子，取得了苏北攻坚战的首次胜利。是年10月，作为军部机动部队的第三师第七旅之一部与兄弟部队发起程道口战役，担任对敌中心据点主攻任务的第七旅第十九团，以勇猛顽强的攻势，突破敌深沟高垒，攻克程道口据点，王光夏仅率百余人乘乱化装逃跑，其余1500余顽军全部就歼。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顽军对淮海区的进攻，使我淮北、淮海、盐阜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3年日军对我盐阜区实行“梳篦式”大“扫荡”之前，曾先“扫荡”韩德勤所部。为了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应韩德勤所求，我们曾允准韩部和东北军霍守义部转移到我区暂避，并向其供应粮秣，接济经费，掩护其安全转移至淮海区。尤其对东北军霍守义部，自该部南下苏北以来，我始终对其采取团结、忍让态度，晓以团结抗战大义。即使在我军同顽韩军交战，霍部通过我防区增援韩部时，亦未消灭它。根据中央及华中局指示精神，我考虑的是，东北军发动西安事变，对促成全国抗战局面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我们不应该伤害它。及至1943年敌“扫荡”时，霍部在我们协助下，从苏北撤回山东。但韩德勤却背信弃义，当其从淮海区西渡运河进入皖东北后，即强占我淮北区金锁镇、山子头一带，公然宣称要在洪泽湖畔建立反共基地。韩部所到之处，残酷破坏我抗日民主政权，捕杀我抗日干部和群众，并暗中勾结津浦路西国民党反共军王仲廉部，企图夹击我淮北新四军第四师，以实现其卷土重来的野心。为了保卫我抗日根据地，军部调动第三师第七旅、第二师一部，配合第四师主力，于1943年3月18日，向顽韩军占据的山子头据点发起反击，一举全歼韩德勤所部第八十九军、保安第三纵队、独立第六旅，

击毙王光夏，生俘韩德勤。为了表示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旋将韩德勤释放，并发还部分人枪。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留置于苏北的这一抗战障碍，始被彻底扫除。

六

1944年后，日军为加强太平洋战场和向正面战场进攻，从苏北抽走了部分兵力，战争的主动权逐渐转到我们手中，苏北我军开始了局部反攻，并进一步加强了根据地建设。是年4月，我军发动了高沟、杨口战役，拔除敌伪据点14处。5至10月，发动滨海地区攻势，重克苏北产盐重地陈家港及合顺昌、通洋港、青龙港等据点，解放了日军掠夺盐、棉的基地合德，并攻克运河线上敌新设立的重要据点林公渡。随即又乘胜发起一系列攻势，将淮海区之敌分割在几个孤立区域内，并将我边沿区推向陇海路，使陇海路百余里地段处于我军打击之下。12月至1945年3月，重创敌从冀鲁豫南调以增援沿海的伪军孙良诚部。1945年2月，我强攻叶圩子据点，全歼守敌。4月发起阜宁战役，我和师参谋长洪学智指挥第八旅、第十旅各一部，师特务团及部分地方武装，攻克阜宁县城及据点20余处，歼孙良诚部伪副师长以下4000余人。

经过几年来的艰苦斗争和一年多来的局部反攻，敌伪已被压缩在一些孤立的城镇据点内，解放区进一步扩大，我军壮大了三倍，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不仅能在平原和水网地带的一般情况下作战，而且能对坚固设防的较大城镇进行攻坚作战。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三师奉命集结主力，准备担负机动作战任务，进入战略反攻。我地方武装及民兵先后解放了沭阳、宿迁、涟水等县城，迫使敌伪纷纷向主要点线收缩集中。敌占据淮阴、淮安和盐城三座县城，拒绝向我抗日军民缴械投降。我们计划集中第三师主力，首先攻取淮阴、淮安，然后打下盐城，逐个扫清根据地内残余敌伪，解放苏北全境，为尔后自卫作战准备战场。

正在这时，接到军部命令，要我率第三师主力向淮南津浦路西出动，会同第二师部队，阻击桂系顽军东犯。我们在淮南路西等候半个月，未见桂顽东犯动静。我便与共同指挥津浦线作战的第二师政委谭震林联名打电报，向军部及中央建议回师肃清根据地内负隅顽抗的残余敌

伪。经中央同意后，我即率部回师苏北，发动了两淮战役。9月6日，由第十旅、师特务团及地方武装攻克淮阴县城，全歼守敌伪师长潘干臣以下9000余人。9月22日，由第七旅、第八旅及地方武装攻克淮安县城，全歼守敌伪旅长吴漱泉以下6000余人。9月18日，第十旅及地方部队又对响水口一带伪徐继泰部发起攻击，歼敌近千人，攻克响水口、陈家港、大伊山、新安镇等市镇，控制了灌河两岸，完全解放了苏北盐场。

我在淮南路西返回苏北途经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已出兵我国东北。我军也有少数部队进入东北。我即于9月14日打电报向中央及军委提出《对目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建议速调5万至10万大军到东北，创建全国总根据地。9月22日，两淮战役刚结束，我便接到中央命令，要我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开赴东北。9月28日，我们开始从淮阴出发北上。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4个旅、3个特务团共3.5万余人，告别了并肩战斗五年的苏北人民，踏上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征途。

新四军第三师自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至抗战胜利5年中，共作战4700余次，歼敌伪顽6万余人，部队由2万余人发展到7万余人（包括主力和地方部队），本身伤亡1万余人。开辟了拥有2.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52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第三师第七旅除在苏北作战外，还作为军部机动力量，由军部直接指挥，转战淮北、淮南等地，纵横驰骋，屡立战功。第八旅之二十三团和淮河大队调归山东军区建制。独立旅调往皖江地区归第七师建制（第三师北上时归建）。第三师中有一批历史很久，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部队，如编入第七旅的原八路军一一五师之六八五团，其前身是井冈山时期朱毛红军的老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黄公略的红三军。编入第八旅的原八路军一一五师之六八七团和编入第十旅的六八八团、六八九团，其前身是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这四个团在抗日战争初期，曾首战平型关告捷，威震敌寇。在开辟和坚持苏北抗战中，这批老部队又创造了新的战绩，打出了新的威风。华中局在1941年7月，向中央报告《新四军各师组织及工作概况》中曾指出："三师的战斗力较强，部队充实，除九旅外，每团平均有2000人以上，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优良作风和制度，尤以政治工作能深入与反映部队的问题，保证一切，每一号召能很快地动员起来，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执行。""部队比各师要整齐，爱护武器较好，九旅在全军来讲，艰苦奋斗的精神可称模范。"

第三师指战员中，曾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有在淮阴刘老庄战斗中，遭日军千余人合击，毙敌170余后，全连82人全部壮烈殉国，被朱德总司令赞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的第七旅第十九团之四连；有在淮安茭陵大胡庄战斗中，与八倍之敌奋战一整天，予敌重大杀伤后，全连82人壮烈牺牲的第八旅第二十四团之二连；有在解放淮阴战斗中，以自己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射孔，为攻城部队开辟前进道路的战斗英雄徐佳标；有在连云港小沙东海上遭敌艇袭击，以木船、短枪、手榴弹与敌拼搏而壮烈牺牲的师参谋长彭雄、第八旅旅长田守尧等同志，等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人民军队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他们的精神将永垂千古。

叶飞

一师创建的业绩，彪炳千秋，为民族独立，为人民解放、社会幸福而献出生命的英雄烈士们，永远为人民所景仰缅怀。

● 1914年5月7日，出生于菲律宾奎松省一个华侨家庭，祖籍福建南安。

● 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

● 1939年5月，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指挥。同年年底，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1940年6月，指挥郭村保卫战，率部参加黄桥战役。

●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副师长。

● 1944年3月，指挥车桥战役。

● 1945年1月，任中共苏中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4月，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 1999年4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攻其必救

叶飞

1940年10月，新四军江北部队在苏中黄桥反顽自卫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向我大肆进攻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鲁苏战区副司令、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主力被我歼灭。阻我抗日、欲置我于死地的这块绊脚石被搬开。八路军南下部队和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于苏北东台白驹。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9000人于北移途中被围歼于皖南泾县茂林，国民党顽固派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央军委于1月20日发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月25日，苏北盐城军民举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新四军新军部成立。重建军部以后，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新四军所辖各战略区的抗日斗争，蓬勃发展。

1941年3月，刘少奇、陈毅同志在给苏中地区领导人的指示信中说：过去顽固派集中力量对我进攻，使我不能集中力量抗敌。现在由三角斗争主要形势变为对日直接斗争形势了。反对敌人和汉奸伪化苏北，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就成为你们和苏北人民目前唯一的直接任务。

在苏北地区，敌情是严重的，斗争是艰难的。日军在这地区驻有重兵，日、伪军的据点星罗棋布，对我军的“扫荡”频繁。新四军各部处在各个地区独立坚持、分散游击的艰苦环境之中。

1941年夏秋，苏北平原夏收完毕，秋收在望。根据地人民正在送粮、囤粮，以保证军民有充足的粮草得以坚持长期斗争。根据华中局坚持、巩固、发展苏北根据地的方针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苏北地区分别成立盐阜区、淮海区和苏中区，下设若干军分区。群众发动起来了，各地区、各县的地方独立团和民兵自卫武装纷纷成立，配合主力部队，不断袭扰和打击敌伪。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对我苏北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

在这以前，敌人对我局部性、分区性、短时间的“扫荡”甚为频繁。而此次“扫荡”筹划之周、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空前的。这是1938年徐州沦陷以来，敌在华中地区对我军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扫荡”。

敌人的这次大“扫荡”，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其险恶的意图。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早由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日军早已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过头来对付日益发展的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投降派正在酝酿与日妥协，结束抗战，投降危机甚嚣尘上。苏北为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心，新四军已和八路军打成一片，日军不甘心新四军在苏北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遂对我驻盐城的新四军军部大举进攻。日军在南京毫不隐讳地狂妄宣称，要以“闪击战打击陈毅及其重建之军部”。

新四军军部对敌这次大“扫荡”的动向，早有觉察。在6月3日发出了《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指示说：综合我军地区之日军动态，日军已开始向本军地区大举“扫荡”。敌此次“扫荡”，不限于某一局部地区，即不是局部地区之“扫荡”。对此认识不足，必然会上当。指示还指明了反“扫荡”的战术原则：敌之战术，系采取分进合击之惯技，我军事上以分散游击避免决战为主，但应争取有利时机，实施较大兵力之突击，粉碎日伪的疯狂“扫荡”。

敌为了发动这次攻势作战，调整了长江北岸沿江一带和运河沿线的兵力部署。7月上旬，日军以第十五师团、第十七师团和第十一旅团各一部，接替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在长江北岸和运河沿线各据点的防务。然后，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集中于东台、兴化、射阳一线。其总兵力为日军7000余人，伪军1万余人。日军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无联队建制，直辖五个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这支日军，是我新四军与之在苏南、苏中地区交战达四年之久的“老对头”，与我作战经验丰富，武器装备精良。旅团部驻于泰州城。旅团长南浦襄吉出任前线指挥官，倾巢出犯，兵分四路，东台一路，兴化一路，射阳一路，陈家洋一路，自7月18日开始向盐城猛扑，南北对进，分进合击。新四军军部下达的作战部署是：第三师坚持盐阜区，相机歼敌；第一师二旅在盐城以南阻击由东台北犯之敌；第一师其余主力在苏中地区利用适当时机，发动攻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钳制敌军，策应盐阜区反“扫荡”。恶战于7月18日开始。敌之攻势，如急风骤雨，来势凶猛，矛头直指我新四军军部。敌军利用夏季河港水涨汽艇易于行驶之便，以百余艘装甲汽艇往来冲击，并出动飞机助战。敌机低飞轰炸、扫射，使我军白昼难于调动兵力。我正

面阻击部队以强有力的运动防御钳制敌军，迟滞敌军之进攻。我新四军军部于7月17日主动撤离盐城。20日敌占盐城，仅得空城。28日敌占阜宁，29日进袭东沟、益林。至此，敌之气焰达于最高峰。我新四军第三师主力，跳出包围，转移到敌之侧翼，相机歼敌。而令人痛心的是，正当我军与敌军在阜宁东沟激战之际，龟缩于苏北兴化一隅的、不事抗日专事“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则“助桀为虐”，竟出动部队，猛攻我益林阵地，陷我军于腹背受击之危境。我军两面应战，增加了反“扫荡”作战之困难。

对此次敌之“扫荡”，军部先就指出，具有全面性，非局限于某一地区，非分区“扫荡”可比。故在军事部署上要求各战略区发挥主动性，积极行动，以配合盐阜区反“扫荡”作战。

苏中军区虽与盐阜区在地理上南北毗连，但被敌人分隔封锁，是独立作战的一个战略区。苏中军区成立于1941年4月20日，由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兼司令员。一师即活动于苏中军区所辖地区。其范围是：黄海以西，长江以北，运河以东，宝应、东台以南，面积2.3万平方公里。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位于苏中军区西南部之泰州、泰兴地区，南濒长江，北接兴化，是我军大江南北的通道，其战略地位甚为重要。

正当日军南浦旅团倾巢大举向我盐阜区“扫荡”、直攻我新四军军部之际，南浦旅团后方泰州、泰兴兵力空虚。活动于苏中三分区的新四军第一师一旅为配合盐阜区我军反“扫荡”，集中兵力，主动在泰州、泰兴地区发起进攻，首先围攻分区腹地的古溪敌伪据点。古溪驻有伪第一集团军李长江部二十三师副师长陈才福率领的一个团。古溪战斗是在敌人深沟高垒、设防坚固的条件下实施强攻的。我军指战员们在“保卫新四军军部，粉碎敌人大‘扫荡’”的口号鼓动下，如猛虎下山，个个奋勇当先。经过彻夜激战，古溪之敌全部肃清，古溪遂克，歼敌两个营。只有据守在古溪近旁西寺庙之敌团部和直属队尚待解决。这是一座独立的、砖石结构的大庙，围着一条河，水深河宽。四周敌人碉堡里的轻重机枪，组成炽烈的火网，我军无重炮，只能用迫击炮平射，虽也摧毁一些碉堡，但无法涉水强攻。鏖战直至黎明。西寺庙之守敌经我一夜猛烈攻击，早已丧魂落魄，拂晓时，弃守西寺庙狼狈逃窜，沿途疲于奔命，溃不成军。此时正是夏收过后，配合我军作战、预伏于路旁粮垛中的民兵部队，一拥而出，协同我军追杀残敌。我军俘获甚多。敌副团长在逃命

时落水毙命。古溪遂完全为我军占领。攻克古溪后，我军即乘胜扩大战果，进攻黄桥，日军闻讯逃回泰兴县城。我军收复黄桥重镇后，乘胜包围泰兴城，横扫三分区境内各敌伪据点。敌伪军闻风丧胆，我军乘胜收复季家市、加力、马塘、孤山、石庄等敌伪据点。处于长江之滨的伪军重要据点天生桥，亦为我泰兴独立团奔袭攻克，威逼长江敌交通线，至此，三分区内敌伪据点大部分被我占领。我一旅主力包围了泰兴城，占领其四关。泰兴城敌伪向南浦告急，但南浦旅团仍继续“扫荡”我盐阜地区，不为我在三分区发动之攻势所调动。我除仍继续包围泰兴城外，即向南浦旅团旅团部所在地泰州城进攻。至此，南浦旅团才由盐阜区南撤，回援泰州。

南浦旅团由盐阜区南撤回援泰州，进攻我南线三分区之部队。我军以调动敌人目的已达，即撤泰州、泰兴城之围，向三分区腹地古溪、营溪地区隐蔽集结，待机应敌。南浦旅团由泰州出发向东“扫荡”，企图寻我军主力决战。我军待南浦旅团东进至古溪、营溪附近，于夜间以急行军向西，转至敌背后，又将泰兴、黄桥之间敌据点姚家岱攻克，全歼守敌。南浦旅团闻讯，又急于从东向西追击我军。我军待敌迫近，又于夜间由姚家岱急行军向南，经靖江地区，东返我根据地腹地南部集结。南浦旅团两次扑空，疲于奔命，只得放弃追击我军，开回老巢泰州城。至此，南浦旅团由盐阜区南撤，转移兵力追歼我三分区主力之企图成为泡影。

此次敌对盐阜区之大“扫荡”，自7月18日起，至8月20日历时1个月零两天，始告结束。我军与强敌激战月余，以我之胜利、敌之失败而告终。

9月17日，新华通讯社发表新四军发言人《关于苏北反“扫荡”》的谈话。发言人说，此次苏北反“扫荡”，由于我军南线发动凌厉攻势，迫敌南调，我北线部队乘机大举反攻，收复阜宁，攻克东沟。8月7日，五路反攻盐城地区，收复湖垛、大中集、上冈诸镇，使敌得之于北而失之于南。转瞬间，得之于北者，亦不能全部保持。敌向我盐阜区“扫荡”之主动权完全丧失。

发言人公布了此次反“扫荡”（包括北线、南线）的我军战绩：我军与敌作战135次，毙伤俘敌伪军3873人（其中包括日军伤亡1100人，生俘日官兵15人、伪军官兵1074人）；击沉敌汽艇13艘；缴获平射炮两

门，轻重机枪25挺，步枪3324支，子弹2万余发；敌我伤亡为4与1之比，缴获消耗为10与1之比。

发言人说，敌军“扫荡”之主要目的是歼我军部，而今“军部仍巍然屹立敌后，不可动摇”，“敌伪之伎俩窘矣！”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新四军军部表扬了南线发动攻势英勇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师部队。陈毅、刘少奇同志驰电一旅全体指战员祝贺胜利。对一旅指战员英勇善战，在敌后积极主动进攻，牵制、调动敌人，配合盐阜区反“扫荡”，获取胜利，予以嘉奖。

车桥之战

叶飞

一

1944年2月春节前后，敌后抗日根据地苏巾地区在驻地东台县三仓沙召开中国共产党苏中区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各分区、地委和各旅的负责人和苏中区委负责同志一起，一面就着木炭盆取暖，一面讨论形势和任务，安排新的一年的工作。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这年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意大利宣布投降，苏联红军发动了强大的冬季攻势，德军已基本上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德国败局已定。在亚洲，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续失利，遭到中国敌后各战场军民沉重打击。华中敌后也发生了变化，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三分区的反“清剿”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军已逐步取得战争主动权。“今年消灭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响亮口号传遍各地，但斗争仍是艰苦的，日军妄图依靠大陆，作最后挣扎。苏中抗日根据地当面日伪军事力量仍很强大，各个分区被分割的局面还没有改变，领导机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Fh于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方，训练干部和训练部队、发展生产都很不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迎接大反攻的到来，参加党委扩大会的同志经过分析，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战役，以改变当前的局面。我们认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主观条件是具备的：反“清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使军民斗志高昂，主力地方化以后，部队实力得到了加强，在斗争中又发展了一批次于主力团战斗力的县独立团；通过集中的冬季练兵，部队的战术、技术都有了新的提高。同时，政治工作也发挥了威力，部队开展了群众性的拥干爱兵运动，士气更加旺盛。新的战役选择在哪里呢？会议经过分析和比较，一致同意发起车桥战役，并决定我负责指挥这一战役。

二

车桥，是淮安城东南20公里的大镇，位于淮安城、泾河镇、泾口镇、曹甸镇之间，是日伪控制淮安东南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之一。敌伪军在车桥和泾河、曹甸、泾口一线构筑了据点，分割了苏中一、二分区。但是敌伪据点的空隙较大。这里又是日军华中派遣军驻扬州第六十四师团与驻徐州第六十五师团的结合部。两部之间配合较差，便于我军插入其结合部，以打开苏中根据地的局面，控制苏淮边区的战略机动地区。

战役发起前，我将一团、七团、五十二团等集结于泾口、曹甸一线以东的蒋营地区。师指挥部位于收成镇。

经过反复权衡，我们决定先集中兵力打车桥。第一，因为车桥是该区敌军指挥中心，拿下车桥则泾口、曹甸孤立，便于我军尔后进攻，扩大战果；第二，车桥处于敌中心地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以为比较安全，估计不到我会绕过外围打车桥，便于我军采取掏心战术，突然进攻，出奇制胜；第三，车桥周围地形比泾口有利于攻击部队的接近；第四，车桥敌军虽然来援方向较多，但距敌两个师团驻地徐州和扬州都较远，一时得不到大部队增援。而且敌军主要增援的方向——距车桥6公里的芦家滩一线，有良好的设伏阵地，便于我军伏击来援之敌。

这是一场硬仗。敌伪军在车桥深沟高垒，设防十分严密。四周筑有大土围子，外壕里面还有许多土围子，沿大小土围仅碉堡就设有53座，还有许多暗堡封锁地面。里面驻有日军40余名，伪军600余名。很明显，敌人以深沟高垒对付我们，我军必须发扬高度的进攻精神，实行攻坚。我们还要准备打援。敌人控制点线，交通便利，增援容易，如果没有力量消灭援敌，也就无法拔去据点。只要援敌离开据点，就便于我在运动中歼灭他们。因此，我们把参战部队分为三个纵队，确定攻坚、打援同时并举而以打援为主，以一个纵队担任攻坚，两个纵队担任打援。

三

3月4日午夜，月明星稀，车桥高耸的围墙、林立的碉堡，清晰可见。午夜2时许，攻击车桥的七团传来捷报，一、二营分两路向土围实行袭击。突击队员泅过外壕，同时架起数十架云梯，登上围墙，随后战士们潮涌般地过了深壕，三道流星窜上夜空，北面的一、三连首先突破

围墙。

占领碉堡的伪军负隅顽抗。被誉为“飞将军”的六连战士陈稻田，腰上别满手榴弹，背上梯子，冒着弹雨，飞身爬上碉堡顶盖，抡起十字镐挖个窟窿，将一连串的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顽抗的敌人被消灭了。接着三连乘胜继续攻击伪别动大队，占领了涧河以北的街道房屋，监视小圩内的敌人。

一连向围墙上的两个碉堡发起进攻时，战士蔡心田发挥“百步穿杨”的神技，飞步窜近碉堡，一枚手榴弹凌空而起，准确地从敌枪眼里投进了碉堡，突击组冲了上去，全歼驻守伪军。接着，他们又向伪军补充大队部发起攻击。

告捷的流星此起彼伏地窜上夜空。不到1小时，1000余健儿次第攻入市镇，向街心发展。二连泅渡了两道两丈多宽的外壕，突破围墙，在伪军尚未来得及占领碉堡时就将其大部歼灭。四连由西南角突破围墙后，越过敌火力封锁，在墙上开洞，迅速打进警察局，伪军猝不及防，全部被俘。六连泅水渡壕时，被伪军哨兵发现，前卫班奋勇前进，活捉哨兵，先后占领两个碉堡，随即向纵深发展，跃过第二道围墙，攻击东南碉堡。

5日上午10时，伪军补充大队驻守的两个碉堡，被我七团攻占，我军冲进屋内进行白刃战，全歼守敌，俘获伪大队副以下80余人。11时，伪军一个中队全部投降。

车桥镇上硝烟正浓，新四军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同志率一个骑兵排，来到我的指挥部，带来了七旅部队攻克朱圩子的捷报。三师部队的策应，保障了我师作战部队北面侧后的安全。指挥攻坚战的三旅旅长陶勇同志陪同洪学智同志进入车桥镇里，他仔细地观察了敌人防御体系，称赞攻坚部队的勇猛、灵活。

下午2时许，车桥内的碉堡陆续被我占领，只剩下日军和伪军一大队部的两个小围子尚未攻克。不久，我攻击部队又以山炮、迫击炮向敌据圩子发起轰击，将敌一些大碉堡及暗堡打塌。

四

正当攻坚纵队围歼凭坚固守的日军之际，车桥西北的打援战斗也在打响，成为师指挥所注视的焦点。

车桥西北的打援地点选择在芦家滩一带，南有涧河，宽20余米，流水湍急，河岸险陡，不易徒涉；北面是一片草荡，宽约1里，长约2里，芦苇密布，淤泥陷人；中间形成狭窄口袋形地域，淮安到车桥的公路就由这里穿越。来援之敌进入这个地域后施展不开，有利于我军在这里歼敌。就在这里，一团三营构筑了阻击阵地，在阵地前沿敷设了地雷，突击部队主力一营、二营和特务营隐蔽于芦家滩以北和西北一线，待机出击。

5日下午4时，师指挥所接到一团报告：淮安来援日军乘坐七辆卡车，于3时15分进至周庄附近，根据车辆和装载量判断，我们估计日军约为240余名左右。

这天东北风大起，当地黄尘遮日，飞沙扑面。一团三营战斗警戒分队在周庄与敌接触后撤回，敌继续进至韩庄附近，进到我阻击阵地约500米，三营轻重机枪猛烈开火，敌军慌乱中，投入我在公路以北预设的地雷阵。触发雷、引发雷，一阵接着一阵爆炸，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伤亡60余人，锐气大挫。敌后续部队不敢沿公路前进，便向我三营阵地迂回，企图绕过草荡，我二营发现后，立即予以狙击，迫使日军缩回韩庄固守。

根据情报，师指挥所查明：在我军攻打车桥后，驻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的六十大队，先后在淮安集结，由山泽大佐统率，将分批驰援车桥之敌。

果然，不久敌第二批增援部队约200人又到；午后5时30分，第三批援敌100余人赶到。紧接着，第四批跟着到来……但由于遭我侧击，这些增援日军都猬集于韩庄。

黄昏，风沙依旧，暮色昏暗。韩庄之敌多次偷袭我三营阵地，7时许，敌又集结主力猛攻，企图突破我正面阵地，均被我军击退。我军愈战愈勇。由一团二营和特务营组成的突击部队犹如猛虎下山，分成四个箭头扑向日军，六连首先攻入，进占韩庄西头。闽东红军老战士三排长陈永兴，在手榴弹爆炸声中，率先冲入敌群。六班长许继胜端枪紧跟，率领战士与鬼子拼开了刺刀。日军横尸60余具。四连和特务营一连分别由北、西两个方向攻入韩庄，随后五连也自东面突破，把日军截成四

段，和敌人展开白刃战。10时许，三营俘虏的日军军官中，有一名身负重伤而又狂呼乱叫的军官，身挂银鞘指挥刀，战士们把他抬到包扎所时，已经死了。经俘虏辨认：正是山泽大佐！

正当在韩庄展开白刃战之际，草荡东侧发现一簇簇火光。原来一部分日军由伪军淮安保安团30余人带路，趁暗夜从我军狙击阵地右翼徒步偷越芦苇荡，进至草荡东北，遭到一团七连和泰州独立团一、二连的堵击。敌一部逃向三面环绕险阻河道的小马庄。晚10时许，一团一营攻击马庄之敌。三连三班长刘作勇带领全班首先飞速越过庄北小桥，抢占房屋。经过逐屋争夺，反复冲杀，我军迫使敌人退据数间小土屋。

6日2时许，经我打击，敌援兵溃乱，四散逃窜。有的跳进芦苇淤泥里，有的窜到我打援纵队指挥所附近，被警卫员、通信员捉住。天色大明后，战士们仍在到处搜捕溃敌。“活捉鬼子呀！”“缴大炮啊！”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正在此时，西面又响起了一阵马达声，汽车载着120余名日军，企图进至小王庄、韩庄一线，遭我特务营、二营拦路阻击，转身逃回周庄据点。就在汽车马达轰鸣声中，一群头发焦枯，脸目烧肿，浑身污秽的鬼子，没命地向公路奔走，被我一连跟踪追上，统统捉了回来。

与此同时，偷渡芦苇荡的30余名伪军，绕道到师指挥部附近后，也被山炮连战士一个不剩的“照单全收”了。担任曹甸、塔儿头方向的打援左纵队，也在大施河击退了来援日军。至此，宝应城以南的日本侵略军全部龟缩在据点里了。

车桥战役以歼灭日军465人（内俘中尉山本一三以下24人）、伪军483人、缴获九二式平射炮两门及其他军用品无数的辉煌胜利向全国人民告捷。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抗战八年来八路军新四军》一书中曾经指出：“在抗战史上，这是1944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五

车桥战役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不久，曹甸、泾口、泾河、周庄、塔儿头、望直港、张家桥、扬恋桥、蚂蚁甸、蛤拖沟、鲁家庄等12乡镇日伪据点全部解放，百万人民重睹天日！人民莫不欢腾万状。

芦家滩打援部队将俘获的日军官兵陆续押送到师指挥所。师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成了最热闹的地方，远道而来的居民和战士们围看战俘，欢快地议论着。敌军工作部部长陈超寰同志告诉我，战俘们惊魂初定，感慨万千。日军炮兵中尉山本一三说："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错误。"一等兵水野正一伸着大拇指说："我佩服新四军作战巧妙，惊叹新四军士兵攻击精神旺盛。"伍长石田光大感慨地说："我现在清楚知道了，日本兵战斗意志，完完全全比新四军低下。"他们凄然喟叹："皇军日暮途穷了！"

第二天，新闻台收到了延安新华社的广播"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我新四军一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第三天又详细报道了车桥战役的经过。

这是来自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鼓舞了所有参战部队和全军区的军民。车桥之战是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标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了。

洪学智

阜宁战役的胜利，像春雷震撼着苏北大地，产生着连锁反应。它击中了苏北日伪的要害，切断了通榆线和运河线敌人的联系，威慑两淮和

盐城守敌，迫其为惊弓之鸟，瓮中之鳖。

● 1913年2月2日生，安徽金寨人。

● 192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9年7月，率第三大队学员随抗大总校开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粉碎日伪军大规模“扫荡”的战斗。

● 1940年11月，率抗大总校华中派遣大队奔赴苏北抗日前线。随后任抗大第五分校副校长。

● 1942年12月，调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

● 1945年8月，参与指挥了解放阜宁、车桥、淮阴、淮安的战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 2006年11月20日，在北京逝世。

苏北反“扫荡”

洪学智

到盘湾子地区活动没几天，接到军部命令，让我带五六个人立即回军部接受新的任务。

听说我要离开五分校，学校的冯定、薛暮桥等领导知道后都不同意。说你洪学智不能走，你走了，谁来指挥学校同敌人周旋？不行，不行，你要走，我们大家都走。我说这是军部的命令呀！他们又给军部发电报，说洪学智不能离开学校，不然遇到敌人没人指挥。副校长冯定、训练部长薛暮桥，都是有名的知识分子，冯定研究哲学有成就，薛暮桥专攻经济学。我来五分校时间不长，但两人都跟我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在这次几十天反“扫荡”中，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薛暮桥平时讲课之余还著书立说，写文章投稿，发表后拿了稿费总是买老母鸡炖了让我们改善伙食，听说我要走，他就找我谈心。他说，洪副校长，学校不能没有你呀，敌人还没有彻底赶走，你留下来，我心里才踏实，我们不能分开，要住在一起，我睡在地上都可以。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我解释了几句，说军部的命令要执行，学校指挥的问题，也是会有办法的。

很快军部就给学校回了电报，说敌人“扫荡”已基本结束，以后不会有大的行动，让洪学智还是到军部。

当时，阜宁是敌人南北所管辖的一条分界线，盐城属于南京管辖，阜宁以北由徐州指挥。这条分界线，造成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南面占了盐城，徐州方面的敌人并没有配合行动。

我还没定，又接到军部电报，让我把学校的人员全部带回军部。这个消息让冯定、薛暮桥高兴了一阵。

9月，五分校除了前往苏中的两个干部队未归建制外，全部回到靠近军部的阜宁王桥口。刘少奇、陈毅两位领导来五分校表扬慰勉了大家。学员在陈集进行休整，恢复上课。

回到军部以后，我立即找到陈军长和刘政委。他们给我讲，从现在开始，你不搞学校了，出来搞地方武装建设。这次敌人“扫荡”，地方武

装垮了不少，需要迅速恢复和建立，这是当前新四军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学校的工作派韩振纪接替你，他是兵工部长，在三师当过参谋长，是个老同志，你把工作跟他交接一下。

这样，我就在1941年10月离开了抗大五分校。

盐阜区有个区党委，洛甫的内弟刘斌当区委书记，曹荻秋是行署主任，喻平当组织部长。华中局刘少奇同志把我找去，介绍给他们，说洪学智是五分校副校长、盐城卫戍区司令，现在调他当盐阜军区司令，以后盐阜军区需要的干部由黄克诚的三师负责。

我与区党委领导见了面，然后见到了黄克诚同志，就算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这时，新四军军部就在盐阜区，华中局领导也在这里。盐阜军区下辖盐城、盐东、建阳、阜宁、阜东、射阳、淮安、涟水、滨海九个区县。我感到我这个盐阜军区司令的担子可不轻呀！

在新的工作岗位开展工作，没有干部不行。我提出向五分校要几个干部，学校开始不愿意给，后来通过做工作，给了十几个干部。这十几个人中，只有一个是我从延安带到五分校的，叫祁鸣，是秘书。从学校的四支队学员中给了几个，有个大队长，是苏中来的，挺不错。以后三师又派来几个干部，有供给部长、参谋处长，以及政治部主任杨光池。

当时地方武装基础好的是涟水和建阳，其余各区、县大队都要新组建。为建设和加强地方武装力量，我们采取了很多办法，首先是训练基层干部。我们办了一个教导队，主要讲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抗日战争三个阶段，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同时，还进行了游击战术训练。训练出来的人作为骨干，撒到下面去，县、区、乡层层办训练班。规定区、乡自卫队员由各级党委负责挑选考核，保证政治可靠。对那些过去曾在顽军、伪军中当过兵的还乡人员，把其中表现好的，经过教育，派回到顽、伪军中工作，鼓励他们拖枪回来，规定一条枪奖励多少钱，并立即兑现。这个政策对安定地方，发挥各种人员的积极性，很有好处。我们又请三师派干部到各县独立团帮助训练。通过一年艰苦的工作，盐阜区各县、区、乡都建立了武装，大的乡一个连，小的乡一个排，县成立独立团，地方武装发展到八个团一个营，共有5000多人。

1941年冬天，敌人又开始大“扫荡”，军部要离开盐阜，到黄花塘二师所在地区去。华中局开了个扩大会议，对盐阜区地方武装作了一个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一年来盐阜区地方武装的建设和发展，认为地方武装

力量发展很快，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敌人在盐阜区拼命地搞伪化、“清剿”，我们地方武装就同敌人针锋相对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年春节，我们搞了一次很大的行动，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春节前，我们研究，准备利用敌人过春节时机，集中打击那些民愤极大的汉奸、伪军头目。首先组织全区地方武装进行调查，摸清那些最坏的、民愤大的目标，准确地掌握这些人的情况。然后部队提前过年，对敌人采取行动。

除夕夜，盐阜军区的地方武装一起行动，四处抓汉奸，并袭击伪军和保安团，大获全胜，共抓获汉奸、伪军1400多人。其中淮安伪保安团团长杨文锦这个家伙最坏，无恶不作，他的团部离县城四五里路。我淮安独立团高团长，事先制订了严密的行动方案，大年三十晚上突然袭击了保安团团部。汉奸杨文锦正让女人陪着打麻将，寻欢作乐。门口放哨的眼睛老往屋里瞅。我军战士趁那个哨兵扭头看里面嬉笑作乐时，悄悄地靠近把他干掉，冲进屋里，一下子就把杨文锦抓住，把团部打掉。回来后，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杨文锦，为民除了一大害，老百姓高兴极了。

我们把抓到的人进行分类。最坏的、罪大恶极有人命的四个人，立即处决；其他一般的教训他两三天，让他们写出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替日军干事，不再欺压老百姓。如果再当汉奸，就把他们写的保证书公开。写好保证书后，还要找保人保出。

事实证明，这样做效果很不错。以后日伪再搞伪化，就受到很大的制约。我们在敌人据点周围活动，也安全得多。没人再敢给日军通风报信，表现好的还给我们送信，局面一下子好转了。

盐阜区的地方武装迅速壮大，震慑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主力部队，真正成了主力部队的后备军。军区成立一周年时，陈毅军长还亲自检阅了这支武装。检阅时，我们从每个团抽出一个连集中到于庄，加上教导大队四个连，共有12个连队让陈军长检阅。陈军长检阅后很满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我们这支地方武装力量训练有素，有战斗力，壮大了我们的力量，很好。三师张爱萍副师长等也到场参加了检阅，还照了相。

检阅后我留下陈军长等首长吃饭，煮了点小螃蟹。陈军长很高兴，吃完了还要，我们说没有了。陈军长说，怎么不多弄一点。我说就搞到这么一点儿，下次陈军长来一定多弄一些。

1942年12月，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实行精兵简政，准备应付敌人在苏北即将开始的又一轮大“扫荡”。为了适应这个情况，新四军决定撤销盐阜军区，改成盐阜军分区，交给新四军三师八旅。同时，盐阜区党委也撤销，改成盐阜地委。

春节刚过，也就是1943年2月间，我就带着司令部的一部分人到了三师。

我到了三师以后，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我谈了话。因彭雄参谋长准备去延安学习，但还没离开，让我先代理三师参谋长。原盐阜军区一部分人派到盐阜区的县独立团去，还有一部分人派到八旅去，只有少数人分配到了三师师部工作。

这时，敌人对苏北开始进行大“扫荡”，动用了很大兵力，从南京方面调来十五、十七两个师团，从开封调来第三十五师团和独立混成旅。我们把它称为“华南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华北派遣军由北而南，华南派遣军由南而北，南北分进合击，实行梳篦式“扫荡”。新四军军部及时转移到二师所在地的黄花塘地区，三师奉命积极准备，粉碎敌人大“扫荡”。

按照敌人的管辖分工，阜宁、盐城地区归华南派遣军，淮阴、淮安地区归华北派遣军，两个派遣军之间有一个接合部。盐城地区都是水网地，阜宁有三分之一是水网地，水网地便于敌人的汽划子活动。为了阻止敌人的汽划子进犯，我们在河道上筑起了拦河大坝，把河道堵住。大坝有露出水面的明坝，还有不露出水面的暗坝。河道不通，敌人汽划子活动就受到限制。另外，在靠近大坝的地区实行坚壁清野，把群众动员走，让群众都把粮食藏起来，不让敌人得到一粒一粟。这样，敌人来了，找群众挖大坝找不到，他们自己动手更困难。我们筑的坝面积很宽、很结实。这是在水网地区采取的措施。

对付日军旱地“扫荡”，我们也有办法。敌人在旱地进行“扫荡”，一般都乘汽车，我们在敌人要经过的交通要道上挖好一道道地沟，人称抗日沟，阻滞汽车行驶。组织县独立团和民兵，分散成许多游击小组，三五人一组，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游击战，削弱、消耗敌人。

三师师部为了适应敌人大“扫荡”的形势，要求领导机关第一要精干，第二要适时转移。可是，到哪里去，向什么地方转移呢？黄克诚师长兼政委考虑，在敌人“扫荡”以前要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山东靠。黄师长这样考虑，也是有原因的。原八路军三四四旅的六八七团改编为新四军八旅二十三团由山东南下苏北后，山东军区感到力量小，要求三师调一个团去，三师就把二十三团调到了赣榆一带，支援山东斗争。我们通过淮海区后，如果敌人“扫荡”，我们就向山东方向靠，有二十三团接应，就安全多了。

我们按这个计划走到了盐河。

我与黄师长一边走，一边考虑：根据我在盐阜区对付敌人第一次“扫荡”的经验，师部可以转移到沿海的滩涂去。那里苇草无边无际，滩涂上沟沟壑壑，交通不便，有利于我军隐蔽，周旋余地也很大。而且，抗大五分校在盘湾子与敌人周旋，还比较成功，那一带的地形，我比较熟悉。

我把考虑的意思向黄克诚提出来，我说敌人“扫荡”，我们师部转移到山东，经费、粮食等问题不好解决，对这里群众的抗敌情绪影响也不好呀。

他问：“你说怎么办好呢？”

我说：“敌人上次‘扫荡’的时候，我在盐东。盐东地区芦苇茂密，地形也很复杂。我们利用那一带的复杂地形，与敌人周旋，虽然五分校战斗力弱，敌人也没把我们怎么样。”

黄师长听我这么一讲，觉得有道理，让我详细讲了一下在滩涂同敌人斗争的过程。然后，他问我：“你有把握？”

我说：“要说十分有把握，我也不敢讲，反正向盐东海边去，周旋余地大，师部不会受大的损失。”黄师长边听边思考。

我又继续讲：“到盐东地区后我们可以向南跳，也可以向北跳。在南边那里有一条洋河，河上有一个大坝，我们可以靠到大坝那里去，派出人去侦察。如果敌人从南边过来，我们就从北边过去；如果敌人从北边过来，我们就从南边过去，可以很好地利用那里的条件，与敌人进行周旋。如果到山东去，我考虑连吃饭等许多问题都有困难。再说，‘扫荡’来临，师部往山东去，对盐阜群众的抗敌情绪也有影响。”

这时，师部停在盐河边休息。黄师长经过再三斟酌，最后接受了我的意见。我们师部又返回来，走东坎，到南岸河闸那里，向海边转移。师部最后报请军部批准决定这次反“扫荡”的部署是：师长黄克诚率师直属队及地方党政领导机关跳出敌人包围圈，转移至盐东，在外线作战；副师长张爱萍率第八旅、盐阜独立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坚持盐阜区内线作战；另外建议由军部统一指挥，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同时在外线与苏北邻近的地区发动攻势，牵制敌人。

这样决定后，我们就分散到射阳河边。师部分成两部，吴法宪带政治部和一个连去，一部电台；黄师长和我带了两个连，一个侦察队，两部电台。

一天夜间，趁着月光，我们从海堤上向南走，海堤两侧都是蒿子，突然遇到一位群众。

他过来问：“洪司令，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吃了一惊：“你怎么认识我？”

他说：“你给我们讲过课，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我说：“你们可不能说在这里见到洪司令了。”

他说：“不会，不会。”

我又问他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正在这里捉汉奸呢。

原来，这人是原盐阜区教导队训练出来的干部，现在已成为对敌斗争的骨干了。

最后我们师部转移到了盐东的盘湾子。

敌人的大“扫荡”开始了，队伍是平行推进的。在北边有两个师团，在南边只有一个师团。每个师团各有1万多人。这样，南边敌人的力量就小一点，北边的大一点，但总的看，敌人还是兵力有限，捉襟见肘。

就在这时，彭雄他们要出发到延安学习。本来要他们从陆地上走，但他们改变了主意，要从海上走。在海上遭到敌人汽艇袭击，结果彭雄、田守尧遇难，张池明等同志脱险。这是一次很大的损失。

敌人的“扫荡”来势猛，规模大，被称为“梳篦式扫荡”。但敌人只能在白天行动。到了夜晚，我们因为熟悉地形，就利用敌人部队之间的空隙，向敌后方穿插、转移。我们的情报工作很好，群众与新四军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着心，主动向我们送情报，敌人到了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及时掌握。敌人往前“扫荡”，我们向敌后转移。使敌人到处扑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我地方武装和民兵更是夜夜袭扰，使日伪军日夜不得安宁，疲惫不堪，被迫收缩兵力，逐步撤退。

与敌人周旋了40多天后，我们三师部队决定开始进行反击，消灭敌人的分散据点。

在我军进行反击的过程中，狡猾的敌人还不断进行反扑，虽然我们都打胜了，但打得很激烈。其中有名的刘老庄战斗，就是日军从盐阜撤退到苏北淮海后，发生的一场极其悲壮激烈的战斗。

3月中旬，日军十七师团在盐阜的“扫荡”被粉碎以后，即向淮海地区撤退，与盘踞在苏北的日军一起，集中3000多步骑兵，向我淮海根据地中心地带展开大规模的“扫荡”，企图合围我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这时我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与其遭遇，1000多日军包围了四连。四连激战终日，给敌人以很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到18日清晨，82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以巨大的代价拖住了敌人，保卫了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毒计。

战后，三师党委研究决定命名四连为“刘老庄连”，并决定3月18日为刘老庄八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日。四连的壮举，成为我新四军三师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3月25日，八旅二十二团攻克敌人的陈集中心据点，全歼守敌一个中队。这时，盐阜地区的日伪军都向北撤退，但在阜宁东北滨海地区的日军犹作困兽斗，于29日派出一个中队和200多伪军，由中队长山本指挥，先占东坎又占了八滩，安上了据点。东坎和八滩都盛产鱼虾，又是海盐集散地，经济发达，人们以“金东坎、银八滩”来形容这个地方的富庶。这时，黄克诚师长即命令八旅二十四团准备歼灭八滩之敌，并派我率领师特务营两个连前去八滩参战。

我赶到二十四团时，团长谢振华、参谋长尹捷峰等已拟制好作战方案。在团长统一指挥下，部队在苍茫夜色中沿着田间小道，从各个集结地奔向八滩，9点钟悄悄地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9点30分发起战斗，二营担任主攻，我率师特务营助攻。当逼近日军中队部核心据点时，日军凭着高墙大院坚守顽抗，我们打了近三个小时，还没有攻下。团参谋长尹捷锋赶来研究，决定用战斗方案的最后一着——火攻！一声令下，战

士们把事先准备好的棉花用煤油浸泡了绑在麻尾手榴弹上投进大院里，有的把煤油泡过的棉花绑在长竹竿上抛上房顶。这样，据点院子里大火顿起，我们在外面用机枪打，80多名日军大部被歼。拂晓，敌人大量援军赶来，我们随即撤离。

敌人援兵到后，把被打死的日本兵每人割了一只耳朵，我们觉得奇怪。原来，敌人那边死了多少人，要上交多少个耳朵，回去备案。敌人匆匆割过耳朵后，尸体也没有烧，丢下几十具尸体走了。

陈集和八滩这两个地方被我们一打，敌人害怕了，从东坎缩回了阜宁城。我们的根据地大部分又恢复了。

4月14日，参加“扫荡”的最后一批日伪军撤出阜宁，历时50余天的大“扫荡”终被粉碎。

我是在反“扫荡”中被任命为三师参谋长的，上任以来，一直处在紧张的战斗中，对家庭根本顾不上。张文一个人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吃了很多苦。

此后，我三师与兄弟部队配合，开展了夏季攻势作战，主动出击敌人，凡敌人守备薄弱，或对新四军活动威胁、妨碍较大的据点，都坚决拔掉，扭转了苏北的不利态势。还配合军事斗争，开展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进入1944年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要占领南洋，兵力不够，把十五师团调往南洋。日军走后，苏北敌人实力空虚，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恢复我们原来所有的地区，消除敌人的据点，建立地方政权，争取人民群众，发展地方武装。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部队，乘机兴风作浪。他们摇身一变，变成了伪军，拼命扩大伪化区。我们就针锋相对开展反伪化斗争，打击伪顽。

10月，八旅攻克合德镇，歼灭伪四师全部。合德镇是敌棉花公司所在地，我军缴获了大批棉花。在这一战斗中，二十二团陈发宏团长不幸牺牲。黄克诚师长当时不在场，以后知道了非常惋惜，为此还批评了我，说我是“铁匠”，总想打仗，结果一个团长被打死了。

我就给他讲：部队的战斗力是打出来的。你是老虎，谁都害怕你，你是绵羊，谁都想吃你。敌人搞伪化，你不打，将来我们就没地盘。要

打仗就会有牺牲，这也是难免的。

不久，我八旅又攻克响水口，消灭伪军一个团。响水口是个产盐基地，解放了响水口后，我们就发动群众运盐，谁运归谁所有。盐多得很，男女老幼都参加搬运。过了三四天，连云港的敌人开着汽划子来攻，我军即撤走了。

敌人重新占领响水口后，把伪军和地方上的反动势力组织起来。伪军头子叫许继泰，他以前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投靠伪军，自称师长，号称有两个团，其实不足1000人，向赣榆县的陈庄区发动进攻。

陈庄区是很老的一个区，我方只有一个区队，有200多人。敌人进攻的时候，区队跳出来，转移到盐阜地区。敌人在陈庄安了两个据点。

我们派人侦察情况，弄清敌情后，决定由我指挥十旅钟伟的二十八团和特务团去消灭占领陈庄的敌人，八旅负责监视阻击响水口的敌人。黄昏，我们利用涨潮时渡过潮河，摸了上去。特务团接近敌据点时，敌人毫无察觉。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突破敌人据点围墙，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毙伤敌30多人，俘敌280多人，于拂晓前解决战斗。二十八团接近敌人时，敌已有了准备，在拂晓前未能突破敌防御工事，后来用迫击炮平射摧毁了敌人的炮楼，全团乘机突入敌人防线，经过五六个小时激战，毙敌100多人，伤敌300多人，于次日上午11时结束战斗。我们于当晚渡过潮河返回盐阜区。陈庄区队则回到老区，恢复了正常工作。

三师连续攻克日伪据点，敌人紧张了，怕在苏北坚持不住，急忙把孙良诚伪第二方面军从华北派到苏北。

孙良诚部原是西北军的旧部，投降日伪后驻冀鲁豫地区，战斗力较强。1944年12月上旬，由河南开封调入盐阜地区。日军迫于太平洋战场的败局，不得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加强太平洋地区和日本本土。在中国大陆只得收缩战线，集中兵力固守主要交通要道和大城市，中小城市由伪军防守，在此情况下，占驻盐阜地区的日军，除盐城、陈家港据点尚有300余人外，其余的均先后撤到长江一线。原有据点全部由孙部接防。

孙良诚住在扬州，他一共有4个军。第五军驻阜宁，第四军驻盐城、扬州东台一带还有两个军。孙良诚刚来的时候是很凶的，到处扩张、抢劫、修工事。他的部队冀鲁豫籍的人多，我们部队冀鲁豫的也不

少。我们就利用这个情况，对孙良诚部队首先展开政治攻势。对他们喊话讲，我们都是老乡，日本鬼子快完了，要把你们调到太平洋去打仗，给鬼子当炮灰去，你们去了生命不保，赶快掉转枪口，不要给鬼子卖命了。通过频繁的喊话，动摇敌军军心。

敌人粮食不够，就出来抢粮食，被我们捉住一些人。我军对他们采取优待政策，然后就要他们给伪军喊话，进行宣传。敌人对部队采取了不少控制措施。晚上睡觉，当官的把士兵的裤子都收起来，防止夜间逃跑。但还是控制不住，逃跑的人不少。

孙建言的伪三十三师，为配合伪五军，从盐城往阜宁调。这个情报被我们的人搞到，我们派了特务团，在路上打了他一个伏击，敌人一个团被打得只剩下200多人。

陶铸

我们要打主动仗，不能打被动仗，老是挨打不行。我们要打出去，既有分散，又有集中，活动范围扩大一些，打了就走，神出鬼没，让敌

人无法摸到我们的底。

● 1908年1月16日生，又名陶际华，号剑寒，湖南祁阳人。

● 1937年，被派往湖北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 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

● 1940年，到达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 1945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

● 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逝世。

陶铸同志率军攻克云梦城

孙耀华

一

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经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向国民党交涉营救陶铸同志出狱。陶铸同志出狱后，即被党派到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长。9月间，董必武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代表中国共产党主持武汉地区抗日群众工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在一天晚上，石瑛（湖北省建设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秘密来到董老的住处，在一支蜡烛灯光下，董老和他恳切谈了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今后国共合作抗日等重大问题，要他考虑如何运用建设厅及合作委员会等机构做一些有益于抗日战争的工作。石瑛颇为感动，认为找到了光明，获得了办法。石瑛当即答应运用省合作委员会这一机构训练几批合作指导员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并请董老大力支持。董老同他进一步磋商后，决定用省合作委员会的名义，李范一出面，由共产党派人负责全面领导，在短期内训练几批合作指导员深入农村工作。训练地点设在湖北省应城县汤池，故称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以下简称训练班）。董老考虑办训练班的目的，是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机构，用合法的名义，训练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为恢复建立各县区党的组织，宣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好准备。

董老同周恩来同志研究决定派陶铸同志以共产党员公开身份负责领导训练班的工作。那时，陶铸同志化名陶剑寒，又名任陶，年仅29岁，却蓄有短胡须。大家尊称他“陶先生”或喊他为“陶胡子”。他目光炯炯有神，浓眉间的凛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他身材不高，但尚结实精悍，神采奕奕，一望可知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铁骨铮铮的共产主义战士。

12月20日，训练班第一期开学了。这个训练班是按照延安抗大、陕

北公学的榜样办理的，教师和学生六七十人，都过着艰苦朴素、团结、紧张、活泼的战斗生活。从1937年至1938年5月，训练班共办了四期（第一、二、三期办在汤池，第四期办在武昌），先后培训了300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干部，均以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在应城、京山、钟祥、天门、汉川、云梦、安陆、荆门等县，以及鄂西、鄂北、鄂南、鄂东地区。这几批革命火种撒到湖北省各地，在党的领导下与抗日民族先锋队、假期回乡知识青年及各县知识青年、各地进步人士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的工作，发展了抗日大好形势。

徐州失守后，党中央1938年5月22日更明确具体指示长江局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队和游击区。"周恩来同志和董老将中央这一指示传达后，董老又指示："汤池训练班还须办下去。"陶铸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了党中央这一指示。在陶铸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排除和抵制了来自国民党顽固派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又办了两期汤池临时学校，招收鄂中地区知识青年，为本地区开展抗日战争工作培养地方干部。这样，又为鄂中地区培养了一批革命火种，把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

二

国民党顽固派视陶铸同志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将陶铸同志去之而后快，而王明也要将陶铸同志驱逐越远越好。当时，周恩来同志和董老考虑到：陶铸同志是黄埔军校学生，参加过南昌和广州起义，独自在福建东南搞过武装斗争，像这样有斗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对今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能起重要领导和组织作用。因此，他们指示陶铸同志不能走远，暂在沙市待命，以便随时回到鄂中地区继续担任领导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和鄂中相继沦陷，日寇铁蹄深入，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四处逃散，人心极为惶恐，不可终日。这时，陶铸同志很快从沙市转道宜昌，回到鄂中京山县丁家冲与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同志会合。陶铸同志到丁家冲时，仅有蔡松云（斯烈）带了八条枪和十多个人，人少力单。陶铸同志立即着手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他委派蔡松云为队长、陈秀山为政治指导员；指示鲁尔英把武汉沦陷前通

过董老托人在香港买回的两打驳壳枪及一些长枪从湖区立即带上山来；集中了黄定陆的京山独立队；另外还将经过我们党派汪心一改造的郭仁太的队伍，以及经沈少华（德纯）、徐休祥（觉非）进行统战工作而稳定下来的国民党应城县政府保安大队李又唐的队伍，都先后集中在丁家冲、李家冲、猴子凹一带。陶铸同志又发动干部和群众收集国民党逃兵所遗弃的枪支弹药，来武装我们的队伍。因此，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和枪多起来，至1938年11月间，各路队伍集中达500余人，声势很大。在党的领导和陶铸同志直接指挥下，鄂中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大大鼓舞了人心。

1938年11月间，张执一、钱俊瑞同志在襄阳地区进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工作，通过钱俊瑞同志在李宗仁那里活动，决定设立“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12月初在随县均川镇贺氏祠成立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聘请陶铸同志为顾问，委任我为应城县县长兼游击司令，那时，我才是一个30岁的青年，既没有做过行政工作，更没有带兵打过仗，心中忐忑不安，怕不能胜此重任。当时，陶铸同志也在均川，他介绍了应城县及鄂中一带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及我游击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发展，要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大胆去干。在欢送会后翌日清晨，我即背着背包，翻山越岭走了100多华里到达国民党应城县政府所在地——李家冲。在党的领导和陶铸同志亲自指挥下，在党的核心武装力量大力支持下，我顺利地接受和改组了国民党应城县政府，建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和游击司令部，任沈少华为秘书长，张文津为参谋长，李又唐为第一大队长（原保安大队长），郭仁太为第二大队长（经过我党教育改造过来的汉流队伍），蔡松云为挺进大队长（党的核心武装），鲁尔英为特务大队长（党的核心武装），黄定陆为独立中队长（党的核心武装），并将应城县游击司令部迁移到京山县向家冲张先浩的家里。陶铸同志从随县均川镇回来，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将队伍分别集中在向家冲及赵新河一带进行整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积极进行军事训练，宣传动员和组织武装农民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1939年春节前，日寇连续对丁家冲、熊家滩一带进行“扫荡”，在与日寇“扫荡”战斗中，我特务大队损失很大，大队长鲁尔英英勇牺牲，蔡松云的挺进大队受到部分损失，面对着这样的挫折和严峻的考验，有的

同志灰心丧气，而陶铸同志则意志更加坚定。在天寒地冻的深夜里，陶铸同志还不肯休息，艰苦的战争环境与工作紧张劳累，他的肺病发作，咯血，发高烧，仍坚持与干部、战士亲切交谈，做工作，考虑重大问题，关心群众生活。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陶铸同志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度外，继续忘我地工作，真是感人肺腑。他1939年在大洪山打游击时所写的那首气壮山河的《七绝》诗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艰苦斗争的情景，抒发了他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伟大胸怀。

寇深日亟已无家，策马洪山蹈日斜。风自寒人人自瘦，拼将赤血灌春花。

陶铸同志身负重任，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仍始终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科学的态度，把整个抗战形势和鄂中敌、我、友的情况分析得很透彻，并运用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来指挥战斗。他指出："我们要打主动仗，不能打被动仗，老是挨打不行。我们要打出去，既有分散，又有集中，活动范围扩大一些，打了就走，神出鬼没，让敌人无法摸到我们的底。这样，我们就主动了，就活动了……"

1939年3月9日，陶铸同志按照所订的计划，就地组织了公安寨伏击战斗。这一伏击战，毙伤敌军20余人，缴获三八式步枪两支和一部分劳军物资。在击毙的敌人中，有日本皇族亲王一人，是劳军团的团长。宋河至应城一带敌人，还为他戴孝三天，并用飞机将其尸体运回东京。像这样主动进攻敌人的战斗，当时在湖北省内日寇的占领区，还是第一次。经过这一战斗，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实战锻炼，更激发了指战员的战斗意志。

三

1939年4月间，我武装队伍集中在杨家河进行第三次整编，原第一支队郭仁太投敌后，重建第一支队，由徐休祥任支队长，李又唐为第二支队长，蔡松云为第三支队长，张文津为第四支队长。部队整编完毕后，一个夜袭云梦城的战斗方案已在陶铸同志的筹划中。他事先指示徐休祥找云梦县城内可靠的关系详细侦察敌情，得知城内有一个日寇宣抚班和伪军，分驻在城内几个据点。南门城墙曾被敌机炸塌一部分，这是

一个很好的突破点。接着陶铸同志约我、徐休祥、蔡松云三人谈话。他说："现在，我们要打云梦城，这是一次攻坚战，是一次政治宣传战。到现在，我省还没有攻打县城的，我们要打，我们要敢打！这又是一次实战演习。关于城内敌情已由徐休祥同志负责弄清楚了，我们决定打。你们四位指挥员和我都参加这次战斗，锻炼锻炼。看大家意见如何！"我们一致认为这次攻打云梦城确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要坚决打好这一攻坚战。

陶铸同志在征求我们的意见之后，攻打云梦城的战斗计划就定下来了。第二天，趁着夜幕降临的时候，陶铸同志命令部队出发。途中，他对夜袭云梦城作了全面部署，距离云梦县城不远时，陶铸同志作了具体的战斗部署。命令："第三支队在城东放一个中队，向孝感伍洛寺警戒（敌人据点，距云梦县城15华里）；城南放一个中队，向隔蒲潭、长江埠方向警戒（敌人据点，距云梦城20余华里）；孙耀华、徐休祥、蔡松云带一个中队和全部手枪队从南门攻打城内敌人，你们三人要身先士卒，从南门城墙缺口处登上城楼，打开城门，率领战士攻打敌人的几个据点，消灭敌人。战斗完毕，立即撤退出城，到指定地点大山头集合。"陶铸同志率领第三支队第二大队在清明河作预备队。

我们按照陶铸同志的部署和命令，将警戒部队部署完毕后，即率领第三支队的一个中队及全部手枪队到达县城的南门外等候打开城门。我们三人立即登上城墙，经过城楼下来，打开南门，战士们个个生龙活虎，骁勇善战，有似神兵从天而降，枪声四起，手榴弹爆炸，敌人慌乱一团，不知所措，有的弃械逃命，有的被我打死打伤，有的缴械投降，有的爬上屋顶继续顽抗，经我指战员坚决打击，当即击毙敌人20余人，生俘30余人，缴获枪支20余支，大刀十余把，手榴弹和子弹十多箱，消灭了敌人的几个据点。

天刚亮，战斗结束，我们即按原计划撤出云梦城。早晨，一些赶集的农民群众都拍手称快喊："打得好！打得好！"又说："应城游击队敢打云梦城，真了不起！"有的说："陶先生（指陶铸）亲自指挥，真勇敢呀！"当我们凯旋归来时，全体指战员高唱：

我们在大洪山上！我们在大洪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灭亡！

歌声嘹亮，气势雄壮，更加鼓舞了士气和广大群众抗日的情绪。方圆几百里一下子就传开了，种种传说，像神话一般，震动了武汉和鄂中的日寇，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群众抗日的士气。抗日战争初期，攻打县城这在我们湖北省还是第一次，是一次政治宣传，政治影响很大，鄂中人民传颂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是真正抗日的，秋毫不犯，爱护人民利益，是人民自己的游击队。"

谭震林

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能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

● 1902年4月24日生，湖南攸县人。

●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茶陵县从事工人运动。

●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是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 1940年春，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1941年，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

● 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

谭震林同志在繁昌抗日前线

徐友志

一

1938年下半年，日军占领了繁昌城北的梅山、库山后，国民党繁昌县政府逃亡到八分村。这年中秋后，川军撤离。重阳后的一天早晨，新四军第三支队先头部队来到中分村，但不多久又调回南陵。直到1939年春节前，新四军三支队第五团，下辖第一、第二两个营，才正式分驻中分村、梅冲、铁门闩和马冲各处。同时，军部战地服务团有50多位同志，在团长范坚白的率领下，也从南陵沙滩角调到中分村，以后改为民运工作队，属三支队民运科领导（科长姓金，名字忘记了）。民运工作队主要是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猎户队、儿童团和递步哨等，支持新四军坚持抗日。

当中分村各抗敌协会组成并开展工作时，谭震林副司令员率三支队司令部及所属各单位（除医院外），全部由南陵县沙滩角进驻中分村。中分村位于繁昌县小南乡，周围群山环绕，地形险要。司令部设在村南徐崇淦家，谭震林同志住在司令部对门徐崇道家。新四军三支队的主要首长有：政治部主任胡荣、参谋长赵凌波（皖南事变中叛变投敌）及五团团长孙仲德（后为徐金树）、参谋长梁金华、副团长由一营营长林开凤升任、政治部主任何志远、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在五团搞文教工作的赖少其同志，亦住在中分村。

一支队一团团长傅秋涛、副团长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也住在村东边。

三支队五团二营驻金村，一支队一团各营驻水口山、茶叶地、枫香墩至华家涝一线（属三支队指挥）。

此外，中分村还驻过新兵营、电话员训练班、铜南繁三县青年救亡训练班、教导队、三县猎户总队训练班、三县妇女救亡训练班等单位。

新四军三支队自1938年底进驻中分村起，到1940年冬离开，在此期

间，中分村军民抗日热情，如同一锅开水，真正达到沸点。

二

谭震林司令员，身体敦实，气度威严，沉毅果断，不苟言笑。平时穿一身普通灰军服，有时也打裹腿。穿一双黑布面皮底鞋。出征时，改穿长筒黑皮靴。冬天穿棉军服时，外加一件黑色皮夹克。右侧的腰皮带上插着一个小小的褐色皮套，内装“白郎宁”手枪。

他休息的时候最喜欢吹奏口琴。人们一听到口琴声，就知道谭司令员来了。他吹奏的歌曲常常是《插秧歌》《流亡三部曲》《渔光曲》等。他每次从司令部出来，总是一面走，一面吹。往往后面跟了一大群儿童团员。有时开群众大会，他先是在台上指挥队列，等把队列站好后，大家一鼓掌，他就表演口琴独奏，在繁昌五次大捷后，他更兴会盎然地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繁昌之战》歌曲，寄予他胜利的喜悦。妇女救亡训练班开学后，谭司令员戎马倥偬，一时无暇来此。有一次刚从前线归来，跳下马背，就带着他的小警卫员小胖子——张登成，来到妇训班看望大家。谭司令站在大门口天井边，向妇训班的同志问好后，便动员小胖子跳个舞给大家看。小胖子起初还忸怩着，见谭司令已把口琴掏出来了，这才高兴地跳起《采茶扑蝶舞》来，谭司令的口琴也就跟随伴奏着，直到舞毕，在一片掌声和欢笑声中，小胖子向学员们行了举手礼后，才跟着谭司令离去。在中分村，没有人不知道谭司令员爱吹口琴。青抗会为此编了几句顺口溜，道是：“谭司令的口琴，吹得敌人胆寒，吹得战士气壮，吹得老百姓乐开颜！”

三

谭震林同志率领的三支队驻中分村，军民相处非常融洽，亲如家人。住在群众家的机关、单位及部队战士，只要一有闲空，总是帮着群众扫地、抹桌、挑水及从事各种劳动。农忙季节，尽管部队干部战士都很忙，也要抽出时间来替农民插秧、犁田、收割。每当调动时，必将单铺拆掉，门板、条凳归还，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群众除了平时帮助部队洗衣、洗被以外，逢年过节都请住在家里的

战士一道过节，但欢庆佳节可以，若要吃饭他们都婉言谢绝，说是不能违犯军队的纪律，群众只好不再强求。可部队请群众吃饭，却让你推辞不得。

1939年和1940年的两次春节，更是军民团结的高潮。住在各家的机关和部队，分别办了酒席，都是鱼肉荤菜，请房东全家老小去过年。左邻右舍没有驻部队的人家，也都请去聚餐，亲密之情，胜过家人。

四

谭震林同志住中分村前后，指挥过多次战斗，仅1939年一年，即指挥了五次繁昌保卫战，共歼敌近千名。特别是在峨山头搏斗、塘口坝血战中，谭震林同志亲临前线激励部队。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援，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用锐利的刺刀，暴烈的手榴弹，火力猛烈的机关枪，前仆后继的冲锋，把敌人打下山冈，胜利地保卫了繁昌。后来，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战斗，人们还编了一首《繁昌之战》的歌子，在江南、江北到处传唱。五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皖南门户，彻底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入侵皖南，打通皖赣线的战略阴谋。

1940年4月底，日军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进犯。谭司令员指挥三支队主力部队，在马家冲、铁门闩、范冲、赤沙滩、牧家亭和沙滩角一带展开阻击战。驻中分村的机关单位保护全村群众分别转移到普化堂、仙化堂、横岭、板石岭、老虎山等深山老林中去，留个空村子让敌人来钻。

敌人进入中分村后，新四军组织反击，五团二营的战士们，机智勇敢，沉着杀敌，以少胜多，掩护人民，自己毫无伤亡，杀退了凶恶的敌人，收复了中分村，保护了全村的老百姓。中分村群众至今一谈起这件事，仍是满怀感激地说："谭司令和三支队的战士们，对我们真是情深义重，血肉相连，不怕牺牲，勇敢战斗，保护群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季方

生我者父母，骨肉难忘；养我者群众，一个人不能忘恩负义。

● 1890年生，字正成，江苏海门人。

● 1938年，参加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活动，联络和组织江苏地方武装抗日。

● 1939年，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组织和推动长江以北各派军队联合抗日。

● 1940年，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任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 1942年3月，兼任苏中第四专员公署专员。

● 1944年，任苏中行政公署副主任。

● 1945年8月，任苏中行政公署主任。

● 1987年12月17日，因病逝于北京。

忆苏四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季方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数十万大军不战而溃，整个华东顿成敌后。社会沉渣泛起，汉奸猖狂活动，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国民党的溃败官兵四处流窜抢劫，土豪劣绅、帮会首领、土匪头目，纷纷收集国民党溃兵丢下的武器，组织武装，自立名目，自封司令，各霸一地，借抗日之名进行敲诈勒索。广大人民陷入国破家亡的痛苦深渊。

重逢王绍鏊，在陈少云领导下工作

我自1927年南京、武汉相继“清党”反共，而邓演达被害又使组织新党的要求未能达到目的之后，一直徘徊歧路，曾想找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为领导而不易得到。1938年春夏之交，我由大连回到上海，知道不少抗日爱国的朋友尚留沪，我也尽可能地拜访了他们。其中有一位辛亥革命的前辈王绍鏊，我与他多次交换了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抗战亦已势在必行，但抗战的胜利，依靠国民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必须以共产党为领导。作为个人,即使回到国民党的政府工作，也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必须参加到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里去，有领导地进行活动，才有意义。他很高兴，说他可以介绍我参加共产党。我真是喜出望外！其时大约是1938年5月间，在王绍鏊家中。

王绍鏊介绍我入党之后，首先介绍陈少云同志跟我见面，说以后由陈与我单线联系。我即在陈少云的领导下，参加华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由宋庆龄领衔的党的一个外围组织，简称“武抗”）的工作，我的妻子钱讷仁（瑞芳），在静安寺开了个私人诊所作掩护。陈少云每周来一次。陈少云同志50多岁，身材较高大，平日着便衣长衫，有点像个老先生，待人态度很诚恳。他来了解我有哪些社会关系，同哪些人接触往来，对他们或通过他们做了什么工作，并给我一些指示。“文革”后我

才知道他是陈士榘的叔叔，是一个李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式的人物。

记得一次有一个熟人费公侠，将去做国民党的上海县长，叫我去做他的秘书。我向陈少云同志请示，他说："喔，这不行！你不能随便出去做事，至少要有一个总指挥的头衔才可以去，要有一定的、适当的地位，不然以后工作反而不好开展。"

1938年3月17日，日军从南通姚港等处登陆，侵入江北。但日军兵力毕竟有限，除扬州、泰兴、南通、如皋、徐州、东海等县城外，还有20多个县没有敌伪据点。国民党韩德勤、李守维等在兴化等地收集溃兵游勇残部，重组军队，成立江苏省政府及鲁苏战区总部，但财政不能统筹统支，武装不能统一指挥，行政也不能统一领导。于是便出现了形形色色戴着抗日帽子的部队，甚至国民党的所谓正规军所进驻的地方，本来没有土匪的，到夜间也有土匪了。民间有"大地主上海跑（尚有租界可以苟安），小业主三上吊（言无力逃跑，又无力应付，只好被土匪吊打或自缢），游'劫'队数钞票"之谣，真是成了人间地狱。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抗日自卫，我于是便运用社会关系，回到海门、启东、南通等地方做杂色部队的工作。

整顿陆洲舫的部队

陆洲舫（兆林）的部队3000多人，有相当数量的枪支武器，自称"护航游击队"，向过往商船收取"保护费"，军纪很坏。陆洲舫分别给施述之和我发了专函，聘请我们去帮助他整顿部队。施述之是国民党老党员，北伐后曾任南通县长，思想是反共的，但疾视土豪劣绅。对陆洲舫的聘请，他认为，"这种土匪，同他们搞不出名堂来"；而我想，"武抗"就是要做杂色部队的工作。这支部队军纪差，陆洲舫难以收拾，助他整顿，不仅可以引向抗日，即对地方、对百姓也有好处。我征得陈少云同志的同意，就去了。在欢迎我的宴会上，陆洲舫表示，他和他的帮会弟兄要"金盆洗手"、洗心革面，不再为非作歹了，要整顿好部队，致力于抗日工作。

正要"整军经武"之际，顾南洲在国民党南通保安司令彭龙骧的支持下，与陆洲舫的部队发生摩擦。我想去说服他们，大家合作抗战。不料

韩德勤派孙信符的保五旅开来启东，首先就吃掉顾南洲的部队，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陆洲舫也恐慌起来，向我求计。我说：“你是想做官，还是想做事？”他问：“这怎么讲？”“你要做官嘛，把部队交出去，总部参议之类，总有你的位置，但你自己别想再掌握部队了；你要想做事，就必须保持你的实力！你在江湖上不是很有些办法么？回到你的海上去，徐图发展。”在长江下游，黄海、东海之间，许多港湾都有陆洲舫的帮会兄弟，他立即将部队分散下海，并希望我和他同去。我也答应了。我们一起浮海到了崇明岛南面的一个小岛——横沙，那里是他的“老巢”。他“兔子不吃窝边草”，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处得很好。他的太太也姓季，我们就也算个本家吧，陆洲舫就更信任我了。

新四军东进以后，梅嘉生、陶勇与陆洲舫接上头，跟他拜了把子，把他的部队编入海防团，陶勇任团长，陆洲舫任副团长，这是后话。

瞿犊、王进被害

当时（南）通、崇（明）、海（门）、启（东）地方秩序非常混乱，土匪帮会一时风起云涌，纷纷成立游“劫”队，扰得一般农民也不能在家安睡，经常跑到田间过夜。在这国破家亡、惶乱纷扰之中，由知识青年瞿犊、王进领导的抗日武装脱颖而出，以英勇善战、军纪严明深受人民的拥护。

瞿犊，是崇明士绅瞿宾九的长子，大学毕业生，本来在上海做中学校长，上海沦陷后，即来启东抗日。瞿犊的抗日部队，开始只有六条枪，武器、经费严重不足，得其姑母变卖家产土地支持。王进是山西人，在上海读书与瞿犊相识。他俩把农民、知识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崇明抗日自卫队。由于崇明岛孤立于长江口，他们经常通过水道向敌军鞭长莫及的启东流动。

当时，国民党海门县张能忍的“抗日自卫大队”，也常到启东活动。由于是邻县“抗日战友”，平常亦有往来。但1939年1月11日，瞿犊、王进经过张能忍的驻地，张竟突然袭击，将他俩秘密杀害，首级扔进芦苇丛中。

本是抗日友军，大敌当前，奈何突然翻脸成仇，竟对一支小小的民众抗日武装不能见容？岂非咄咄怪事！噩耗传出，地方各界莫不切齿痛

恨！我即向国民党第五旅旅长孙信符、第三纵队司令张翼（当时在启海的高级指挥）提出抗议和质问。孙信符因在黄埔军校时与我有点师生关系，不能不买些账，将凶手张能忍撤职扣押，但在解赴兴化的途中即予自由，到了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总部还提升他为团长！而张翼竟责备我："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到我们总部去帮帮忙？"我说："蒋委员长不是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抗战的责任吗？我只希望做一点团结抗战的工作，不一定都要在政府里才能抗战！"同这些人有什么道理可讲？真是怪事迭加，叫人气不能咽，恨何能平！

我回到上海，把瞿犊、王进被害及整顿陆洲舫部的情况向组织汇报，并将瞿犊、王进被害的事件向江苏各界旅沪人士作了反映，群情激愤！时路人皆知，国民党鲁苏战区的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与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等，对杂色部队，当其无力控制时，则一切放任，听其自流；其力所能及时，即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吞并消灭，而瞿犊、王进纯洁的民众抗日武装竟首当其冲！至于沦陷区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则非其所问！我们家乡的民谣云："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手下带了几万兵，专门欺负老百姓！"国民党的县长、专员，也大都住在上海租界上"遥领"，派科长、秘书下去收税收捐搜刮，只知伸手要钱，不管黎民百姓死活。各县一些有正义感的旅沪人士，曾联名电告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控诉并质问他："政府还要不要敌后的人民？"而顾竟置之不理！旅沪各界人士希望我到重庆中央反映敌后人民水深火热的情况，陈少云同意了。毁家纾难、同在"武抗"工作的刘树梅先生给我凑了点旅费，于是我先乘邮船到香港，由港平生第一次乘飞机，于1939年某个春日到了重庆。

陪都怪事

不料一下飞机就撞见了鬼——遭到严格检查，把我所带敌后情况的材料统统拿走，并问我来干什么。我去重庆的任务，是向国民党中央反映敌后人民水深火热的情况，"老三党"和黄埔军校一些关心我的朋友劝我说，连国共都合作了，到"抗战领袖"蒋介石那里去挂个号吧，否则可能成为"黑人"，公开活动不方便。我硬着头皮去"挂号"，蒋的侍从武官

长贺耀祖（贵严）代为接见，贺按蒋惯例送了一张500元支票的“见面礼”，并劝我收下。虽然再多也买不了我的灵魂，但律以“不饮盗泉”主义，总觉别扭。蒋介石不问敌后情况，却令陈诚安排我在总政治部。陈诚就送了一张“设计委员会委员”的聘书给我，月支夫马费300元。我无“计”可“设”，幸而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秘书长邵力子以及钱俊瑞、黄逸峰等对敌后情况甚为关心。邵力子想按我的资历安排一个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但须通过主任委员蒋介石；如果安排做少将指导员，则副主任委员李济深就可当家。我已“挂过号”了，宁可“辞尊居卑”也不愿再见蒋介石，就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名义离开了乌烟瘴气的陪都，回苏北敌后去继续抗日。总算在我个人行动上，从此得了许多方便，在“国军”统治范围内有了“通行证”，可以公开活动了。

黄桥决战前为团结抗日奔走

回来经香港乘法国邮船抵沪，岂料在法租界码头被搜出战地党政委员会对敌后工作规划的文件——大约法租界认为抗日的人都是与共产党有关系的，竟关了我差不多两个月，才把我“驱逐出境”——押上去香港的船。在王艮仲的帮助下，我重回上海，但由于被捕，我与陈少云同志的联系中断。

我便迅即回到苏北，也分到苏北工作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黄逸峰（江苏东台人）已后发而先至，就一起到兴化韩德勤的总部去“报到”，时已1939年秋。战地党政委员会有一套计划：在敌后一个省统一不起来，应划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游击区，每个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希望我拿到敌后实验。我于是与黄合谋，想成立一个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的办公机构。但韩德勤不买账，以为自己既是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又是江苏省主席，仍想控制全省，分成几个游击区他不干，只想拉拢我同黄逸峰在军事、政治上帮他的忙。当时曾成立一个整军委员会，韩德勤要我当主任委员。还成立了一个省政设计委员会，韩请80多岁的韩国钧（号紫石，是有正义感的老绅士，曾在北洋军阀时代任过江苏省长）任主任，要我当副主任协助紫老。看起来韩对我比对黄还信任一些，但这都是虚名，他这个烂摊子实在是无法收拾！整军委员会开会，尽管韩德

勤以副总司令名义召集，而有些高级将领竟拒不出席会议，非其嫡系部队怕被“吃掉”也都不敢来，这个“军”如何“整”法？党、政也同样，如我的三弟强成本来在重庆总政治部，是韩亲自拉回来要他当南通区专员的，而原任专员竟可拒而不让，甚至调动一个县长，也可抗不交代。党政军都不相统一，紊如乱麻！在兴化一筹莫展，我与黄就商得韩的同意，到泰州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那里去看看。韩虽不快，但也没有理由反对。

我与李明扬是陆军小学同学，癸丑反袁又同在李烈钧部，黄逸峰想利用我的关系深入李明扬的部队，就怂恿李明扬，要我担任他的参谋长（原先只有参谋处长，是CC分子许少顿），李很同意。因为我同李的关系，别人无法反对，但我也只能尸位素餐。李明扬不是蒋、韩嫡系，比较接近桂系，有合法的“牌头”而自己又缺少基本队伍，所以“包罗万象”以增大自身势力。在我去重庆前，还有两个在海门地区活动而和我有过联系的杂色部队，一个叫陈阿四（才福），另一个叫丁聚堂，都各有近千条枪，也都受到韩德勤部队的威胁，我也无法使他们得到合法的生存地位，只好劝他们投靠李明扬。不料陈阿四、丁聚堂的部队虽扩编，当了纵队司令，却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局面——李明扬的副总指挥李长江极其反动，对投靠去的部队控制极严，人员和枪支，只要一被他掌握，任何人都休想插手，把这些个纵队司令，就像他的小老婆一样，抓得很紧，处处提防，不容接近，唯恐别人拉他的部队，就连我也不便去过问了。

韩德勤一贯要李明扬把新四军从泗、马、大桥、郭村一带“赶走”，但李明扬亲口对我说：“新四军给我们把守了大门（新四军在泰州西阻挡了扬州来犯之敌），为什么要撵人家走呢？”表示要保持中立。纵队司令颜秀五是愿意和新四军做朋友的，但副总指挥李长江跟纵队司令陈才福等却坚决要与新四军摩擦。我作为参谋长，不但不能开展什么工作，甚至对他们扣押新四军谈判代表陈同生、突然进攻驻郭村新四军，事前竟都一无所闻，实在太窝囊了！而郭村一战，他们不堪一击，连在泰州的总部也动摇了，准备迁移。这时李明扬假装事前不知道的样子，说陈阿四等胡闹，但我实在不想再混下去，就托病辞归。

那时我的三弟季强成已任韩德勤的海门县长。韩知我回海门后，就急电要我到他的总部去，说前方军情紧急，要我急去相助，要我当他的

总参议。我说："我能办什么公呢？我的职务已很多了，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但也无奈，只能姑且住下。知新四军已顺利地越过泰州，进驻姜堰；而韩德勤、李守维等奉蒋介石密令，阻击新四军东进，拆屋拉夫，大修碉堡，自泰兴、靖江、如皋、南通至海门、启东，长达数百里，项背相望，且正在胡家集聚集优势兵力，剑拔弩张，形势一触即发。当时各界代表都集中在李明扬部，要求合作抗战，却又不敢向韩德勤进言。韩紫石老先生乃要我出面向双方沟通。我就问韩德勤如何行止，他说同新四军合作一定要"吃亏上当"的。

我说："地方各界都要求团结抗战，你若不同意，就无以对地方父老，舆论也不好交代。"

韩踌躇了一下，说："新四军如有诚意，须退出姜堰，才可商谈。"

姜堰是苏北重镇之一，郭村战斗后，新四军已打走韩德勤的嫡系张少华保九旅而进驻，韩乃出此刁难。我就将韩德勤的意见带到海安，与韩紫石相商。

韩紫石沉吟半晌，乃说："你可否到泰州去走一下，那里有地方各界许多代表，都在等待消息。韩德勤毕竟是一省主席，就给他一点面子，再向新四军请愿一下，把姜堰让出来，就可打破僵局和谈，共谋对敌了。反正新四军也不在乎一城一镇的得失。"

于是我去泰州，经过胡家集，看到集结了好多部队，以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为首的许多高级将领正在开会讨论与新四军的"和""战"问题，孙信符等一些旅师长对打并无把握，因多是黄埔学生出身（包括李守维），便问我："季老师，你的意见怎样？"

我说："我没有意见，根据韩主席的意见，如果新四军退出了姜堰，可以同他们谈判。"

李守维却说不行："韩主席主要管行政工作，军事上我要负责，决不能同新四军合作，我要同他们拼一拼！"

我同他讲："新四军到底有多少力量我也不清楚，但知道他们打仗是有一套的，你有多大把握和他们拼？"

李守维是蒋介石的嫡系，对日伪作战也未见其勇敢，这时却说："我不管，成败在此一举，不成功，便成仁！"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过姜堰就先"毛遂自荐"去见陈毅同志，告以胡

家集的情况，并把组织关系作了自我介绍。

我到泰州后，转达了韩紫石的意见，地方各界代表很为难，说：第一次，新四军进驻姜堰后，我们吁请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商谈合作抗战，新四军是首先接受了的，而韩德勤并无下文；现在不但没有合作的下文，反而要新四军退出姜堰，如何启齿！乃由李明扬电询韩德勤："正成兄衔韩紫老意旨来泰，要地方各界代表去向新四军请愿，如新四军同意退出姜堰，钧座将作何表示？请电复。"当晚未见回电。第二天我回海安复命，晚上韩紫老接到韩德勤电报："新四军如果退出姜堰，愿在台端召集之下，双方会谈，合作抗战。"我们当即将电报内容告知李明扬及地方各界代表。

当时陈泰运（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带着一个属于宋子文的税警总团驻在曲塘，他曾表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曲塘离姜堰很近，我就赶往陈部探听消息，观察动静。过了几天，得悉新四军已接受了地方各界代表的要求，决定撤出姜堰，并要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去接防。而我东归再次途经胡家集时，却已不见一兵一卒，老百姓说都已向南开走了——李守维等部队，知新四军已退出姜堰后，不顾信用趁机"追击"去了。我于是归告紫老，紫老长叹："你也不必再到韩总部去了，就与我一道作壁上观吧！"这时已是1940年9月底10月初了。李守维的一意孤行，终于导致了黄桥决战——新四军由姜堰退到黄桥一带后部署反击，第八十九军及独六旅全军覆没，军长李守维本人也投河灭顶于八尺沟，歼顽第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张能忍（杀害瞿犊、王进的凶手）、苗端体等以下1.1万多人，单旅长被新四军俘虏的就有六七人之多。

海安在顽军控制时家家关门闭户，至此一变为张灯结彩，热烈欢迎新四军。陈毅、粟裕两将军也随军到了海安。我与韩紫石一起见到了陈、粟两将军，韩紫石又要求双方停止军事行动。

陈毅将军表示："我军总是尊重群众意见的，但这一次也很危险，逼得我军后临大江，左右都有敌寇威胁。不得不全力反攻，侥幸得胜。并非好战，为自卫计，我们必须将部队推进至东台，以资巩固。"

这时韩德勤已率残部千余人退踞兴化，韩紫石又让我打电话劝他停止军事行动，韩德勤表示："现在主动权已不在我手，只要新四军停止军事行动，我当然可以照办。"并说他已了解到紫老的一番苦心好意，要我转致谢忱。

新四军东进，和平开辟苏四区

我与韩德勤电话联系时，韩还说，第四分区南通专员吴春科要撤回去了，希望我回南通接替吴的专员职务，以维持地方秩序。我又气又好笑地说："看来通海地区的情况，吴春科都没有办法维持了，凭我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回去，还能维持什么呢？"

他说："你们地方关系多，好办一些。"我没接受。他就转而找我的三弟、原已担任海门县长的季强成（季刚）去接替，强成接受了。

我将此情况向陈、粟两将军汇报，陈毅同志批评我："你为什么不把它接受下来？有困难，我们可以支持你！你不仅要做上层的统战T作，还可做于我们开辟第四区更有利的实际工作。"

我说，我回去做一点民主协商、合作抗战的工作还是可以的，我i弟的思想与我也还一致的。

陈毅同志就说："那好，你要不要带点部队去呀？"

"带了新四军的部队去倒不好做工作了，顶好给我一个得力的做政治工作的同志，协助我去，好商量商量。"

他就介绍陈同生以新四军记者的身份，同我一起去掘港。

我笑说："陈同生同志同我去，比带一个团好！"在泰州时我与同生并未见过面，此时一见如故。他也参加过广州暴动，恍惚中直如我早年牺牲了的幼弟归来了1

1940年11月初，我们到了掘港（后设治为如皋县），我就用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名义，召集第四分区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对新四军怎么办？"大家都表示愿同新四军合作，同时希望自己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机构。我就提出："我们同新四军合作抗战，要表里如一，精诚团结，不能暗地里捣鬼；我们内部军事上要统一指挥，政治上要统一领导，财政上要统筹统支，不能各自为政。"会上一致同意。

于是决定成立苏四区（因当时南通为江苏省第四区）游击指挥部，推举我担任指挥，如皋县长兼保安一旅旅长薛承宗、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任副指挥，陈同生任政治部主任。行政方面仍由季强成任专员，因表示愿与新四军合作抗战，原有专员以下县长、军政人员都未撤换变动。

另外还成立了一个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便统筹统支，由地方士绅王已劲任主任。这样总算和平解决了第四区的问题。我们并办了抗日教导团，培养干部。我还叫讷仁来指挥部做医务工作，妻女即来掘港。

但是，游击指挥部既不受国民党的委派，表面又不属新四军领导，似乎是中立的，这样一种局面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隔了不久，韩德勤就来挖墙脚。而这些人虽然表示愿与新四军合作，其中大多数人仍然暗中与韩德勤勾结。特别是驻在石港的任副指挥的徐承德，原先不听韩顽西调阻击我军东进的命令的，至此便与韩顽勾结，一方面向我指挥部要粮饷，另一方面却割据一隅，设卡征税，不服调遣。我们还发现各县的军政电台同韩德勤暗相勾结的事情，加以日军飞机时来轰炸掘港，此时我部仅有茅珵、韩念龙率领的崇明自卫队（相当于一个团，前身即瞿犊、王进的部队，原由上海地下党领导，已由崇明北移到本区）扩编的崇启海警备旅，连指挥部的警卫都是董伯强的通海实业警卫团担任的。一天下午我突然发现卫兵没有了，原来董伯强悄悄地带部队离开了，总算还没有连我一起绑走。为了稳定局势，我用群众团体的名义，电请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接管第四分区，统一指挥，统一领导。陈毅同志就派三纵的陶勇率部队进驻掘港，协助党政建设，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大力开展统战工作。

徐承德恐慌起来了，在石港掘壕据守，连指挥部开会也不参加了。陶勇同志打电话亲自同他联系，他也不来。我和陈同生同志曾经单车匹马到石港去说服，也未得结果，不过也没有扣留我们。但不久（12月下旬），徐承德就乘三纵西调海安军部警备、我与陶勇同志也到海安开会之际，袭击、围攻掘港指挥部。那时由茅珵、韩念龙率领的崇启海警备旅的一个营，维持地方秩序。就靠这个营和三纵留守的两个连，抵抗徐承德的进攻，坚持苦战三日。我与陶勇同志也急赶回掘港，三纵主力回援，一个反攻，徐承德部望风溃败。徐率残部投降日军，在日军支持下，又奔到海门悦来镇构筑了据点。不久，我们的三旅八团（王澄的部队）摧毁了他的碉堡，徐承德被当场击毙。

掘港保卫战以后，苏四区与其他兄弟区（一、二、三区）同样确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1941年，以粟裕同志为首的苏中军区成立后，我们就把指挥部正式改组为苏中军区第四分区，我任司令员（陶勇是主力部队的司令员，兼分区副司令员），以向明同志为政委（后为吉

洛，即姬鹏飞），陈同生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梅嘉生同志为参谋长，刘先胜同志为副司令员。保安一旅的薛承宗、保安五旅的孙信符先后离开部队，他们的部队就由我们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有些国民党的县党部，如启东县党部，原来照挂招牌，照做孙中山总理纪念周的，但国民党中央对沦陷区的国民党倒可承认，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的国民党，倒不承认了！这些同志，如周厚谦、张树民等，大都参加了新四军的工作，姚志仁、卞宝菊还参加了共产党。原搞党的地下工作的周一峰、李俊民、钟民、洪泽、叶胥朝、梁灵光、顾民元、陈伟达、周明等同志都公开出面，在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领导下，分别担任了地、县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工作。工、农、青、妇及少年儿童亦都有了抗日组织，社会秩序已与顽杂盘踞时期大不相同。

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日军整个后方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在华中前线不得不停止西进，抽其兵力，在后方增加据点。我区各乡镇的敌伪据点，每隔十里八里就有一个，多得像梅花桩一样林立。我们的游击活动受限制，于是在东南设海启行署，陈同生同志兼行署主任，海门县长沈维岳、启东县长钱柏生为副主任，梁灵光任南通县长兼警卫团长，叶胥朝任如皋县长兼警卫团长，并在通海设行署，以任天石为主任（后由茅珵负责）。以后人事上虽有许多变动，但在粟裕同志一师主力的领导与支援下，军民团结，苏四区始终坚持了反扫荡与反清乡斗争。

反“扫荡”与反“清乡”

日伪的小部队原不敢轻易下乡，广大的农村我们都可以自由活动。及至1941年日伪就经常出动大量部队，进行频繁的扫荡，并以空中轰炸相配合。痛心的是我的胞弟季强成，在二次扫荡后中道动摇，竟不告不谋，跑到已经沦陷的上海去；向明同志派强成的儿子季立去追、劝，也没有回来。我自惭德薄能鲜，友于未格，何以为国？而党和人民却对我信任有加，命我兼任苏四区专员。我即发表《告通、如、海、启、崇同胞书》，与父老兄弟诸姑姊妹们约法五事：（一）扩大自卫武装，粉碎敌伪扫荡，准备战略反攻，争取最后胜利；（二）推行民主政治，健全乡保机构；（三）整理公粮及财政，肃清贪污浪费，建设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四）保障人权，尊重法纪；（五）取缔烟毒，根绝社会

祸害。

我们分成小股作战，日军扫荡掘港，已经到了西街，我们还在东街，末了决定放弃，我和刘先胜最后撤出来。1942年掘港沦陷，我家宅的十多间瓦房也就是在这一年全被敌伪拆毁修据点。我们化整为零,与我一起行动的不过一连人，战士们叫我大队长，似乎比叫司令更亲切。讷仁和孩子跟我们一起打游击。流动性更大了，我们很少在一个地方连续住两夜。但遵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却更大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还能经常把敌伪深沟高垒的据点拔掉。

到了1943年，南通区的敌伪更进一步以如皋的丁堰镇为起点，东至海滨，南迄江边，企图构筑封锁篱笆300余里，沿封锁线每里一个碉堡，把我通、如、海、启方圆400来华里、人口约200万的四分区隔断，使我大部队不好行动，把我们封锁在东临大海、南滨长江的角落里，用“梳篦式清乡”消灭我们，我主力部队就跳到外线（竹篱笆以外）作战，并厉行精兵简政，疏散了一部分干部去“打埋伏”——向明同志因身体不好，也曾一度与我的妻女一起，在启东“打埋伏”，主要由我内侄女钱雪君照顾他；而民兵和便衣武装则始终坚持在“清乡”区内，与敌伪进行顽强的斗争。白天敌伪筑篱笆，夜晚我们就组织群众拆篱笆。在主力部队掩护下，我们还组织民兵、群众几十路联合行动，锯电杆、破公路、火烧竹篱笆，火光烛天，宛如火龙，使日伪惨淡经营几个月的竹篱毁于一夕。日伪虽企图修补重建，当地的毛竹砍光了，还从江南运竹子来“打”篱笆，但继续遭我破击数次后，再也搞不起来了。

敌人对我们残酷屠杀，有的同志一家数口都被活埋。仅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我苏四区党政军民牺牲1400余人，被拉丁1500余人，被强奸1800余人，无辜被捕被害6万余人，民房被烧光拆毁5000余间。在严峻的斗争中，我们颁布《苏中第四行政专员公署反“清乡”期内紧急治罪条例》，凡犯有为敌伪特务机关派出至我根据地侦察我军情或组织情报机关，阴谋组织暴动以破坏我根据地治安，参加敌人“清乡”组织阴谋危害祖国及人民，乘敌伪“清剿”“清乡”时散布谣言淆乱人心、内奸阴谋蜕变罪行之一者，均以汉奸论罪处以极刑。在情况绝对严重时，区级以上政府及民众团体，均有执行权。但强调须查有确实证据，随时将处理经过报告上级，任何时候不得违反政府保障人权之基本精神，且只适用于

反“清剿”“清乡”期内。

1944年底，在聚星镇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有名的主力老八团团长王澄同志和政委鲍志椿同志同时牺牲了，现在启东县王鲍乡，就是这两位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

我们的斗争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苏中第四军分区这一抗日根据地，在苏中区党委和新四军一师的领导与支持下，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滕海清

芦家庙战斗，震撼了敌人，使其进占亳县的企图落了空。

● 1909年3月生，安徽金寨人。

● 193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8年3月，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同年8月结业后任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大队队长兼政治委员。

● 1939年1月，任新四军游击支队二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 1941年皖南事变后，奉命率部转战皖东北，参加了淮北地区33天反“扫荡”战役和山子头自卫反击战等战役，为发展和巩固淮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 1997年10月26日，在北京逝世。

夜战芦家庙

滕海清

一

1938年夏，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徐州、开封相继沦陷。开封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洪水一泻千里，沿途泛滥，数百万人民生灵涂炭，财产荡然无存。皖东、皖北一片混乱。日军肆行烧杀抢掠；豪绅地主组织的维持会、良民区等纷纷出现；土匪、流氓及国民党失意军人乘机组织武装，封官设卡，横征暴敛，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就在此时，党中央命令彭雪枫同志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300多人，于9月30日自河南确山县的竹沟镇出发，挺进到西华县的杜岗，与吴芝圃、肖望东同志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合编成三个大队。部队未来得及整训，就在10月24日从西华县东渡新黄河进入敌后，打击日军，开辟抗日根据地。

27日，部队行进到淮阳县以东的窦楼遭日军骑兵袭击，我各部队迎战，击毙敌10余人，余敌狼狈逃窜，我首战告捷。部队抗战情绪大振，豫东人民也受到鼓舞。11月中旬，我游击支队深入到睢县、杞县、太康，先后在西陵寺、陈寨、宋庄的战斗中取得胜利，震撼了敌人。11月下旬，开封、商丘守敌日伪军2000余人，对我进行报复“扫荡”。我军机动转移，经太康、柘城转到淮阳又打了几仗。12月下旬，部队转到鹿邑县的白马驿。快过元旦了，彭司令员特别指示：这是我们进到敌后的第一个元旦，一定要让战士们吃顿饺子，休息几天，洗洗衣服。元旦这天，部队都吃到了饺子。夜晚，侦察员回来报告：商丘500多日军和2000多伪军，乘100多辆汽车，今天下午进占鹿邑县城。国民党委任的鹿邑县县长魏凤楼带着他的部队4000多人，今天晚上到了白马驿。2号下午，侦察员又报告说，昨天进占鹿邑城的敌人，今天没有行动。我正寻思如何对付敌人，支队通信员来了，他说彭司令请大队首长去。我立即赶到支队司令部，彭司令员很亲热地说：“海清同志新年好！”我简单地报告了部队的情况，他就问：“你们部队吃到饺子没有？”我说：“你

老早就讲，过年要让战士们吃顿饺子，那还能不执行吗？”彭司令员笑了。他接着说：“我叫你来研究一下，想给你们二大队一个特别任务。”他把一份五万分之一地图放在桌子上，用手指给我看，然后说：“昨天下午，商丘敌人占领了鹿邑县城，我想要你们插到商（丘）（鹿）邑公路两侧，威胁鹿邑敌人后方，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明天出发，怎么样？”我向他保证：“明天按时出发。”走时，彭司令员拉着我的手说，祝你们胜利，听你们的好消息！

我回到大队马上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传达彭司令员指示，研究行动计划。战士们听说要打仗，战斗情绪特别高涨。

二

1939年元月3号，我游击支队二大队共计310多人，从白马驿出发，经亳县十八里铺，进到亳北魏岗宿营。部队出发前，先派人与国民党亳县政府联系，说明我部要进入亳北地区。亳县县长熊公烈，是个顽固的家伙，他对我们不理睬。在经十八里铺时，亳县地方部队不让我们通过。我为了避免发生误会，就绕道而行。那时亳县地方部队有数千人，他们打着抗日招牌，向老百姓要粮、要钱，但却从来没有打过日军。当地群众听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路过此地到北边去打鬼子的，很高兴，自动给我们送粮送草。指战员们见到人民欢迎支援我们，劲头就更大了。第二天，我们继续北进，到了安徽与河南交界的苗楼地区又遇着亳县地方部队的苗司令。我们先头部队与他接洽，他也不准我部通过。这时我考虑，不要我们通过，我也不再绕道，干脆就不走了。便在苗楼南边村庄住下，我带了两名通信员前去找苗司令。顿时，苗司令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门口还架了机枪。我带的两名通信员也被挡在了门外。

苗司令身着狐皮大衣，挺胸凸肚，鼻子里不时地哼哼几声，装腔作势。我蔑视地看了他一眼，便说：“苗司令是不是抗战的？”“是的，鄙人的队伍是坚决抗战的。”“既然是抗战的，为何不借道于我呢？再说，就我一个人，又何必这么紧张呢？这样又如何打鬼子呢？”苗司令顿时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便转向部下吼道：“滚蛋，谁让你们来的？”他的部下一个个收起枪灰溜溜地走了。我心里不由得好笑。我进而向苗司令

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说明我部只在此驻扎两天，望苗司令全力合作，并注意商丘守敌的动静，帮助我部解决给养等问题，苗司令答应一一照办。返回驻地后，我马上派侦察员查明鹿邑方面敌情。晚上，侦察员回来报告，进占鹿邑的敌人今天全部撤回商丘去了。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研究敌人的企图，为什么我们3号出发，鹿邑敌人4号就撤退了。显然敌人已发觉我们新四军部队在商丘方向的行动了。敌主力进到鹿邑，商丘空虚，害怕我们搞他的老窝。6号晚，得知商丘敌伪2000余人，沿商邑公路南犯，先头部队300余人已经到亳北的芦家庙。我们的战士高兴地说，我们有打仗的机会了。当天夜晚，我部转移到亳县东北王牌坊宿营。7号下午，据侦察报告，敌进到芦家庙就不继续前进了，正在做工事。据此，我们决定要抢时间，先下手，坚决打击进占芦家庙的敌人，当晚即派六连连长去芦家庙侦察。8号下午，六连连长回来说，芦家庙敌情没有变化，地形有利于我行动，四面都可以进去，芦家庙东西村庄都没有住敌人。于是我决定当天晚上就打，即令各连队进行深入动员，介绍芦家庙的情况，并研究打巷战的战术。又与亳县附近国民党的两个地方部队取得联系，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的配合。住王牌坊的亳县特务大队和住张集的张甫清部队，都同意配合夜晚的行动，攻击时间定在当晚11时。部队出发前，我又找各连干部讲，今天夜晚，要准备单独作战，不能有依赖思想，配合我们打仗的两个单位，我对他们不放心，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一直不好。我们在他们地区打仗，他们不好说不配合。各连的干部一致同意，不依靠他们，我们干我们的。

三

8号夜晚，明月当空，万籁俱寂，薄薄的一层冬雪覆盖着大地。部队从王牌坊出发，我随四连尖兵排走。为了保密，没有走村庄，静悄悄地走野地，直插芦家庙。11时，部队接近了芦家庙。我带尖兵排和四、五连从芦家庙正北、六连从芦家庙东两路杀进芦家庙集内。我攻势迅猛，敌措手不及，没费多大力气抓了一批俘虏。集镇内没有大房子，敌人都散住到老百姓家里，搞了他一部，其他的惊动了，全街枪声响成一片。我令各连分班、排、小分队大胆、勇敢地向里面猛插，采取分割包围战术。不到半个小时，敌人被分片包围了。这时，枪声、手榴弹声响

成一片。敌人守着各房屋的门和窗户拼命反抗，我们从地面不好接近，就让各连组织战斗小组，爬到敌人住的房顶上，把房子扒开个洞，向里丢手榴弹，炸得敌人嗷嗷叫，不是炸死就是炸伤。经3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敌人。

这时，已是凌晨3点多钟了。我命令部队清扫战场，尽快撤离此地，不然天亮后芦家庙北的日伪军会扑上来的。再说，原配合我们行动的友军，直到现在没有动静，我们也应提高警惕。当时决定六连押送俘虏，搬运枪支，并带上伤亡的几个战士先走，半小时后部队迅速撤退。早7点，我们就回到出发地王牌坊了。同我们住在一起的特务大队刚起床，他们看到我们抓的俘虏，缴获的机关枪、步枪等胜利品，很惊讶，表示钦佩。特务大队长很难为情地对我说，昨天夜晚，部队走错了路，没有找到芦家庙，表示抱歉。我说没有关系，我们的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住张集的张甫清也写信祝贺，也说他们的部队昨夜走错了路，没有赶上芦家庙战斗。我同战士们讲，这些家伙都是说鬼话的，他们都是本地人，怎么会都走错路呢？分明是欺骗我们。因为他们都同敌伪有关系，怕得罪了日伪军，这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四

芦家庙战斗，震撼了敌人，使其进占亳县的企图落了空。9号，敌人便全部撤回商丘去了。我们将芦家庙战斗的战利品、商丘敌人进占亳县的作战命令、作战计划以及抓的俘虏、伪军的军旗等，由大队副官带部队送交亳县国民党县长熊公烈。前几天，也是这位副官拿着彭司令的公函去拜望这位县太爷，告诉他新四军的先头部队要进入亳县境内，他傲慢得很，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架势，根本不理睬我们。这次不同了，事实教育了这个顽固的家伙，他非常热情，客气地问我们部队有什么困难没有。

芦家庙战斗是我新四军挺进敌后初期的一次战斗，自徐州、开封沦陷后，在亳北地区没有哪个军队敢于打日军，就连伪军也没有敢惹的，只有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军队。芦家庙一战，对日军是一个沉重打击，使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不好对付的。以前他们横行无阻，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没有人敢于抵抗，唯有这次进占亳县碰了钉子。芦家

庙战斗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是当时在亳北这个地区来说，又是唯一的战斗，其政治影响大于军事收获。这一战斗胜利，使那些打着抗日招牌的“司令官”们威风扫地，他们的牛皮再也吹不起来了，也使广大群众看透了他们只会剥削人民，假抗日的本质。芦家庙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抗战的信心，拥护共产党，拥护新四军，欢迎彭司令的口号，随着战斗胜利的消息，一直传遍皖北大地。

周志坚

在武汉周围建立起牢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便更有效地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

● 1917年1月12日生，湖北大悟人。

●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8年8月，任中共豫东工委军事部长，年底调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驻河南确山竹沟留守处代理参谋长。

● 1939年1月，率部进入豫鄂边地区，先后任新四军挺进团政治委员、豫鄂挺进纵队第二团队团长等职，参加了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并参与指挥了余家店、新街、平坝保卫战等战斗。

●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旅长，后任鄂东临时指挥部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侏儒山战役、大悟山反“扫荡”和挺进豫南作战。

● 2005年6月9日，在武汉逝世。

向武汉外围挺进

周志坚

……

挺进！挺进挺进！

让我们高唱着抗战之歌，

沿着汉江两岸，豫鄂之边，

驱逐日寇出中国境！

每当我哼起这支《豫鄂边区挺进进行曲》，就回想起我们当年跟随李先念司令员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的情景。

勇闯龙门关

1938年10月，华中重镇——武汉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占领武汉这个战略要地，并控制其外围，除了在武汉和各主要城镇驻以重兵外，还组织伪军和伪政权，沿着交通要道设立据点，“扫荡”敌后抗日武装。而参加武汉会战的40万国民党正规军，以及10余支地方“游击队”，则溃散在武汉外围的群山深处；地主反共游杂武装蜂起，“司令”多如牛毛。他们盘踞着农村，危害乡里，鱼肉人民。

在那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武汉外围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纷纷起来组织抗日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点燃起抗日的星火。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急需把这些力量汇集起来，组成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武汉周围建立起牢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便更有效地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

先念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肩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带着党中央、中原局的指示，来到豫南竹沟的。

1939年1月17日，一场大雪刚刚停息。漫野银白，寒风凛冽。先念率领着我们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出发南下，冒着严寒，踏着冰

雪，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

我们这支队伍，是南竹沟新四军第四队八团队留守处的两个连队70余人和60余名干部组成的，武器只有一挺轻机枪，90多条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先念同志原为红四方面军的有名将领，因为部队太小，怕一时声张，有碍行动，故化名李威。组织上决定我担任参谋长，作为先念同志的助手。

进军的第三天下午，北风呼啸，太阳隐没在灰蒙蒙的云层里。我们到达了四望山麓的龙门新店。进到龙门新店，只见群峰耸立。一条必经隘道蜿蜒，两旁悬崖峭壁夹峙。隘道入口处，有一道镌刻着“龙门”两个大字的石门，地势十分险峻。同志们跨进石门，走不多远，进入了一个有20户人家的小村。刚进村，忽然发现两个持枪的哨兵站在一座地主庄园高大的门楼前面，紧接着走出来一个戴着少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官，他左手叉腰，右手高举，恶声恶气地高叫：“站住，哪一部分的？”

“新四军。”我们边回答边继续前进。

“哪里去？”

“到敌后打日本鬼子！”我们理直气壮地答道。

“站住，不然就开枪了！”

一听这话，我火“腾”的一下窜到脑门顶上，随即从腰间拔出手枪，“你敢！为了抗日，中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谁也拦不了！”

我们的战士摩拳擦掌，子弹上膛。

“队伍停下！”李司令员冷静地命令道。“我们是新四军，打算通过贵军防地去打鬼子，请给予协助。”

“你们稍候片刻，我去通报一声。”说罢，那个少校转身进屋。

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时候，国民党散兵游勇遍地都是，三五十人或百把人就拉起一支队伍，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不打日军，专干残害百姓的勾当。“司令”“队长”真是多如牛毛。原来我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一支杂牌“游击队”，司令名叫吴少华，手下有好几百名士兵，在我们到来之前，就事先拉到山上，剑拔弩张，摆开了阵势。也许他们以为我们也是一支散兵游勇，想来个大鱼吃小鱼，把我们吞并掉。

不一会儿，那家伙出来说：“你们谁是司令啊？”

“我们没有司令。”我怕暴露李司令员，脱口答道。

先念同志从容不迫地走出队伍：“我就是司令，有何贵干？”

那少校一见，声气小了许多。他满脸堆笑，双手往里一让，毕恭毕敬地说：“我们吴司令有请。”

简直就像变戏法，这家伙刚才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一下就变得如此恭顺谦卑。

同志们都担心先念同志的安全。我说：“司令员，这虎穴还是不闯好。”

李司令员镇静地紧了紧皮带，又摸了摸风纪扣，说：“不要紧，我去一趟，你在外面好好掌握部队，相机行动！”说完，带着警卫员大步跨进院门去了。

随着那朱色的大门“咣当”一声关上，我们的心猛地收紧了。同志们屏住呼吸，盯着那紧闭的大门，脸上流露出焦虑的神色。

不一会儿，大门口突然摆上6道岗哨，12个哨兵亮出寒光逼人的刺刀。正在这时，那个少校又出来了，他神气十足地喊道：“参谋长到！”

一个身穿黄呢军服的烟鬼子出来了，他傲慢地环视了我们一下，口出狂言：“你们是非法，不许通过！”

“什么？”刚刚压下去的火又升了起来，我嚷道：“什么叫非法？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哪一点非法？你不许我们过去打鬼子，你就是破坏抗日！”说着，我甩掉身上穿着的棉衣，拔出手枪，挥手命令部队：“马上展开，一排把机枪对准大门，二排占领左边高地，三排占领右边山包，给他点颜色看看。”

战士们闪电般地把吴少华的司令部包围起来。

大烟鬼一看势头不对，那副傲慢相顷刻全无，脸色煞白，慌忙掉转屁股，钻进屋去汇报。我们的战士怒吼起来：“赶快把我们的司令送出来！不然就砸你们一个稀巴烂！”

先念同志带着警卫员走进吴少华的司令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后来据警卫员告诉我说，当先念同志不慌不忙地走进去时，那位吴司令正大腿架在二腿上佯装没看见，坐在那里摆臭架子。先念同志沉着而威严地将棉衣一敞，露出胸前“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黄杠三朵花的

上校符号。吴司令见状，这才站起来让座，又命令勤务兵倒茶，还装模作样地说："不知阁下光临，有失远迎，望李司令多加原谅。"这家伙的态度之所以改变，也许是因为他胸前佩戴的是黄杠两朵花的中校军衔，先念同志正好压住了他。国民党军队里就是这样，官大一级压死人。

"武汉沦陷，敌后空虚。我军挺进敌后，是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汉奸，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先念同志笑了笑，首先开口："不知这里是贵军防地，未曾先取得联系，还要吴司令谅解哪。"

彼此又寒暄了一番之后，先念同志严肃地说："我看贵军在我前方道路两侧的山上摆满了士兵，莫非是……"

"不！不！那，那是我们的军事演习，不必多虑。"吴司令狡诈地辩白说。

先念同志站起来："那好，请吴司令派人送我们出警戒线吧！"

"当然可以，不过……"吴司令眨了眨那双流露出狡黠目光的小眼睛，又道："李司令初来乍到，鄙人备了些薄酒素菜，为我们初次见面干上一杯，如何？"

话音未落，他们的参谋长慌慌忙忙进来咬着他的耳朵嘀咕了好一阵。我们战士的怒吼声也清晰地传进了他们的司令部。吴司令脸色都变了，忙站起来说："李司令，这、这是干什么？"

"不！"先念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公务在身，要赶往敌后抗日，时间紧迫，不便久留，吴司令的盛情我们领了。"

吴司令见状，只得悻悻地命令他的王副官主任护送我们。

肥头大耳的王副官主任陪着李先念走出大门。他赔着笑脸向我们喊道："新四军弟兄们，别误会，请集合队伍走吧。鄙人奉命护送贵军出防地。"

我把部队集合起来，并派了两个战士盯着王副官主任，让他走在我们队伍的中间。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向两侧山头上喊："别误会，这是新四军，到敌后抗战打日本，吴司令派我送他们出境，不许开枪。"

山上的士兵趴在掩体里，眼巴巴地看着我们通过，仿佛是给我们行注目礼送行。

就这样，我们顺利地通过了绵延数里的山间小路，把他们的警戒线抛在身后。

“谢谢你！”先念同志站在山垭口的一块磐石上，对完成护送任务的王副官主任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吴司令：希望今后互相联系，以大局为重，团结抗战，把民族敌人赶出国土！”

王副官主任向李司令员恭恭敬敬地敬了个军礼，点头哈腰地退转去了。

三战三捷

离开了龙门新店，我们进入了绵延在豫鄂边的四望山。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在白雪皑皑的四望山，和豫南特委及其领导的信阳挺进队会合了。这些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们，因为远离上级领导机关，正急切地期待着上级党的指示。先念同志的到来，使他们喜出望外。

在四望山北麓的信阳黄龙寺，先念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共中原局少奇同志的指示，明确指出：豫南的党组织应该把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还同特委的同志一道，对豫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了具体研究和部署，进一步推动豫南敌后游击战争迅猛发展。

信阳挺进队和我们会合后，又将竹沟警卫大队一中队编入我们大队。这样，我们便扩大成为一支拥有200人枪的队伍了。

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大家只知道鄂东、鄂中有我们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但不知在什么地方活动，都很焦急。元月下旬的一天，李司令员把我找去交代任务说：“志坚，组织上决定派你带领部队，跨过平汉铁道，插进大别山，到信（阳）、罗（山）边进行一次侦察性游击活动，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蔡韬安是地方党的负责人，找到他就行。”

在一个连星星也看不到一颗的寒夜，我带着部队，悄悄地跨过了平汉铁路，插进了大别山。我的脚一踏上大别山的土地，就像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中，心里感到无限温暖。我透过朦胧的夜色，用眼睛搜寻着

我记忆中的大别山的青松、绿竹，搜寻着那住着红军妈妈的低矮农舍……然而，我所见到的却是些秃岭荒山，断壁残垣。国民党的摧残，日寇铁蹄的践踏，使大别山完全改变了模样。

深夜，我们在离铁路15华里的新街宿营。经群众帮助，很快找到了蔡韬安同志。不久，又联系上“二七”平汉铁路破坏总队这支由铁路工人为主组成的抗日武装。

破坏总队的附近有一支伪军——甘润民大队，共有170多人，经常为虎作伥，残害人民。破坏总队的负责人要求我们把那股伪军消灭掉。经过一番调查和作战准备，很快就把那伙民族败类消灭了。这次战斗，缴获了3挺轻机枪，120多支步枪，3支手枪，为大别山人民除了一害。

完成了任务，我们决定返回四望山向先念同志汇报。

下午4时多，天空布满乌云。我们从杜家畈出发，沿着原路向四望山进发。尖兵排正过着铁路，突然从南边隐约传来一阵隆隆声。只见远处一辆鬼子巡道车从柳林车站开来。我命令大家在铁路两边埋伏下来。

敌人的巡道车像一头蠢猪闯来了。车上满载着戴钢盔的日本兵。眼看着车子钻进了我们的火力网。我一声喊：“打！”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步枪一齐咆哮起来。一颗颗手榴弹朝着车上飞去。车上刚才还在谈笑的鬼子，顷刻就抱头嚎叫起来。有的负伤倒在车上。巡道车拖着败兵，狼狈地向北逃去。

当时，在这一带沦陷区敢打鬼子，确是一件大事。我们来到这里以前，人们都说日本兵厉害，有人还把他们形容得像“神兵”一样，国民党军队见了就跑。然而，我们新四军的游击队居然揍了他，群众心里很高兴。打了这一仗，我们部队的士气更加旺盛了。战士们说：“原来日本兵是些假老虎。”“就是真老虎我们也敢打！”

跨过铁路，堆满乌云的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寒风夹着冷雨，扑打着指战员们冻得青紫的脸。但大家心里像裹着一团火。入夜，部队在青石桥的一座古庙里住下来。

第二天黎明，挨了揍的敌人果然追上来了。一颗从东边山上发射的炮弹，落在我们宿营的庙后爆炸了，机枪也在同一方向打响了。

我们立即转移。敌人还在原地盲目地射击。

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到达了信（阳）应（山）公路边。沿着公路竖

立的一根根电线杆，依着地势的起伏，高高低低地排成一行。劲疾的北风，把电线刮得嗡嗡鸣叫。我想："割断电线，把敌人调来，打他一个伏击多好啊。"于是部队选好地形，埋伏起来。几个战士在一片开阔地段，把电线卡断了。

这法子真灵。不到1小时，10多个日本骑兵，带着器材、工具赶来了。当他们跳下马，正动手修复电线时，我们狠狠揍开了，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当场打死敌人3名，击毙4匹战马。其余敌人狼狈逃回信阳县城去了。

回到四望山中的浆溪店，我们向李司令员汇报了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他高兴地说："好哇！你们这次双倍地完成了任务！"同志们听了首长的表扬，感到特别兴奋。

春节前夕，我又奉命带领部队，沿铁路西侧南下，到应山地区去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当我们到达应山县城西北的余家店时，又同日军干上了。

那天上午10时许，天空又是乌云翻滚。我们正驻扎在余家店南面山头上的罗家庙，等候派出去的人与地方党联系的消息。忽然几十发炮弹向余家店飞去，轰击那里的国民党广西军和游击武装。

"鬼子兵'扫荡'了，准备战斗！"

我一面命令，一面带着司号员，跑到庙前一棵松树下，用望远镜一看，只见百多个鬼子，配合着几十名伪军，正向西"扫荡"。驻在余家店附近的国民党桂系军一个营，像一群胆小的兔子，亡命奔逃着。我一面观察一面想：用枪声联系地方党的同志。这倒是个好机会，也可做出个榜样，给这些只知道逃跑的家伙看看。就在这时，嘘的一声，一颗炮弹落在土地庙后爆炸了。我伸手抱住司号员，两个人一翻身，滚到一个土坎下。几乎同一瞬间，又一发炮弹打来，将我们刚才隐蔽的松树拦腰炸断。司号员和我的身上，都盖上了一层土。

"狗娘养的，太猖狂了！"我愤怒地骂了一声。司号员说："打吧，参谋长！"

我返回驻地，布置战斗。

冲锋号响了，我们的部队迅速冲向敌人。敌人受到突然的攻击，慌忙缩回余家店镇里，负隅顽抗。一中队长、老红军张日新同志，带着他

的中队从右翼迂回到余家店东，转入街北，向敌人发起猛攻。二中队由中路向街南口进攻。敌人撤到镇外，钻进东边一片高地上的丛林中死守待援。战斗整整打了一个下午，黄昏时，敌人20多具死尸摆在阵地上。

战斗结束后，中共应山县委的领导同志果然循着枪声来了。从他口中得知，应山地方党经过艰苦努力，已经建立了一支游击队，他们随时准备与主力会合。

余家店战斗，是我们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踏上鄂中敌后战场以来，第一次打着新四军的旗帜，摆开阵势打击日军。战后，方圆百里的群众，都纷纷传颂："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许多群众赶来慰问，许多爱国青年跑来要求参军，不少国民党游击武装也主动找我们联系。

曙光照耀大别山

春节刚过，先念同志亲自率领我们挺进大别山。

大别山，是先念同志战斗过的革命战场。他这次回到大别山，碰见群众，就拉着问长问短：问红军长征后老苏区遭受的苦难；问日本侵略者给老苏区带来的灾难。灵山寺狮子口的一个老赤卫队员，拉着先念同志的手说："早就盼望着你们回来呀！回到大别山，重新摆战场。"李司令员说："是的！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别山人民的希望。"

在铁路东侧的新店，先念同志会见了我们已经联系过的信（阳）罗（山）边地方党和破坏总队的负责同志。他又详细地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他的指示下，信罗边成立了党的中心区委，主要任务是进行群众工作，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

不久，我们在九里关附近，和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会合了。这支队伍的骨干全是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会合那天，我们看见他们还是穿着黑色的红军服，背着红军常戴的斗笠帽。听说他们还把缀着红星的红军帽，珍藏在自己的背包里。

在狮子口，先念同志又向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和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的负责人罗厚福、熊作芳等同志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

贺建华和罗厚福、熊作芳等同志一道，在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下，依靠红军留下的火种和坚持斗争的革命群众，战胜了重重困难，组织了六大队这支武装。贺建华同志向先念同志汇报了以张体学为大队长的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的情况。那支武装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拥有数百人枪，活动于黄冈、麻城一带。先念同志听了十分高兴。眼看着敌后许多的革命星火，马上就要同我们会合，多么让人兴奋啊！

我们两支部队就要分开行动了。先念同志拉着贺建华等同志的手，亲切而严肃地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实践证明：深入敌后，只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告诉张体学、程坦他们，一定要见缝插针，遍栽杨柳。千万不要缩手缩脚，把自己陷在一个小窝窝里，特别是不能陷在顽军的窝窝里。那样，不仅不能发展，反而会被吃掉！这意见一定要向鄂东特委的程坦及其他同志传达到，向独立游击五大队的同志传达到！"

贺建华同志动身离去时，先念同志又把他叫转来，再一次严肃地叮嘱："我的意见一定要传达到呵！"

联曹打胡

1939年4月，我们继续向南挺进。

在孝感中和乡，我们和许金彪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会合。许金彪是从延安南下的红军伤员，回到家乡后，一直没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日军的铁蹄践踏他的家乡后，他组织了抗日自卫队，用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掉的武器武装自己，并建立了一块抗日根据地。

不久，部队转移到铁路西侧的厉家店。为了发展路西根据地，先念同志决定：组织一次"联曹打胡"的战斗。

曹，就是曹省三的地方游击队，这支部队曾与许金彪同志的部队有过统战关系，他们拥有300多人枪。

胡，就是住在花园西面白沙河的胡翼武部，这是一股地主游杂武装，早同日本侵略军勾结，无恶不作，人民群众非常痛恨，是这一带地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绊脚石和捣蛋鬼。

战斗打响的时候，曹省三从路东出发，跨过平汉线，直捣驻在白沙河的胡翼武司令部。先念同志带我们进抵马家店南的栗林店时，即分兵两路：一路向南配合曹省三部，直攻白沙河，一路从栗林店出发，经枣林店、西湾房、庙湾房向沙子岗进攻。

我带二大队及二中队向沙子岗前进。在西湾房战斗打响后，敌人慌忙逃跑。我们追击到王龙庙北的周家湾，活捉了100多敌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00多支。

上午10时左右，云梦的伪军贺成慈部赶来增援，向我沙子岗、潘家松林阵地进攻。二中队坚守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进攻的敌人打垮，又缴获机枪1挺、步枪数十支。

这次战斗的胜利使中和乡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并且还为开辟安（陆）、应（山）、孝（感）新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歼灭胡翼武部战斗结束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除留后方机关和部分人员坚持中和乡的抗日斗争外，主力随先念同志一起，进驻安陆的赵家棚。这里是安（陆）、应（山）、孝（感）三县边界地区的中心集镇。这个地区，东靠大别山，西接大洪山脉，南临武汉近郊，北依桐柏山脉。境内丘陵起伏，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能进能守，自古称为鄂北咽喉，中原门户，确是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游击战争的又一块好战场。

为了统一指挥，提高战斗力，创造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我们进驻赵家棚后，把两支部队整编为新四军挺进团队，许金彪任团长，我当政委。

这时，李先念的名字，正式公开了。在赵家棚，他以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的名义，召集附近的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司令、各区区长、开明绅士和安陆、应山等县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开会，阐明我党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商讨合作抗战事宜。从此，我党在鄂中地区，独立自主地树起了领导敌后抗战的旗帜。

武汉外围赤旗漫卷

武汉沦陷后的第一个夏天，在炮火纷飞中来到了。

我们从竹沟南下后，随着冬去春来，穿过了豫南、鄂东的敌人后

方，现又战斗在鄂中敌后战场。在这次征途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在武汉外围的辽阔地区，到处燃烧着我们党点燃的抗日烽火：豫南有信阳挺进队；鄂东有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和独立游击第五大队；鄂中有陶铸和鄂中特委组织起来的“应抗”等游击武装；孝感铁路边有许金彪部。此外，在襄河西，在鄂南，在汉川，在随（县）枣（阳）地区和应山，都有我党领导的小型抗日武装。就在这个季度里，我们与这些遍布于武汉外围敌后的抗日武装一个一个都联系上了。

6月6日，陈少敏同志带着信阳挺进团两个中队南下赵家棚。下旬，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陈少敏和李先念两同志主持了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发来电报指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近期内，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目前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会议按照这一指示，首先统一了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属四个团及应抗总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委。

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兵团的诞生，立即使武汉外围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所属的四个团队，分别深入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人后方，广泛而猛烈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1939年8月，王海山和钟伟同志带领二团队，在大别山北麓的河南罗山朱堂店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本侵略者80余名。1939年10月13日，张文津和我带领的一团队，在二团队二大队的配合下，在鄂中京山的新街镇，严惩来犯的日军，打得敌人弃尸数十具，仓皇逃窜。我们在追击中，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几十支，战马六匹，军用物资一批。这一仗，使鄂中敌伪为之震惊，使那些在抗日阵营中动摇的中间势力向我靠拢，接受我们的领导。鄂中沦陷区的人民群众更是欢欣鼓舞，就连大洪山内的国民党报纸，也用特号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战建军威的胜利消息。

在此战前，蔡松荣和杨唤民同志率领三团队，在湖北应城魏家河痛打了伪军马筱甫部；李人林和罗通同志带领的四团队飞跨汉水，在武汉附近汉阳蔡甸镇严惩了伪和平救国军第九十二师熊光部；活跃在豫南的

信南三团队，消灭了一股流窜在信阳柳河的土匪，为建立豫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扫除了障碍；奋战在鄂东敌后的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在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一个中队的配合下，在抗日两周年纪念日——1939年7月7日，歼灭了伪二十五师赵光荣部，活捉伪旅长以下官兵200余人……

从此，在统一战略部署和统一指挥下，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日战场上的重要战略阵地——武汉外围敌后抗击日伪的战斗序幕，就这样威武雄壮地揭开了。

刘飞

准叫敌人有来路，没有去路，吃掉马团，争取立功；打个漂亮仗，迎接大反攻！

● 1906年生，原名刘松清，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 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8年春，奉调到新四军工作，曾先后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六团政治处主任等职。

● 1939年9月，因在江阴顾山战斗中负重伤，被送往阳澄湖地区，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积极组建和扩大革命武装，坚持敌后斗争。

● 1940年2月，伤愈归队，任江南抗日救国军政治部主任、救国军第五支队司令员。

●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第五十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等职。

● 1945年春，指挥三垛河伏击战，歼日伪军1800余人，获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

● 1984年10月24日，因病在南京逝世。

三垛河伏击

刘飞

1945年4月，日军命令原盘踞在宝应城的伪苏北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马佑铭部，驻防兴化南面的周庄，以封锁、分割和蚕食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当时，由于日伪在苏北进行大的部署调整，东沿盐城、海安公路，西濒运河的各条交通线上车船簇拥，旗摇马嘶，日伪军大肆烧杀抢劫……眼看夏收在即，风声日紧，一时人心惶惶。为了保卫和巩固我们苏中与一分区根据地，我们决心给予南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一

我们原打算在宝应附近的运河线上打他一仗，后来因为情况变化没有打成。这次马佑铭部伪军要调防，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我们就要从这个少将团长的头上开刀，决心在三垛河边的公路上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我们把这个决心报告了苏中军区首长，并要求将已上升为苏中主力兵团之一的我十八旅五十二团调回参战。我们的这个决心正符合军区领导的意图，因此军区司令员管文蔚同志和政委陈丕显同志很高兴地立即批准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命令五十二团、江都独立团，再调来三分区特五团一起参加战斗。由我（当时任十八旅旅长兼一分区副司令）负责统一指挥，并配给我们一部电台，规定每两小时通报一次情况。此外，军区首长又给我们作了许多指示，着重说明敌人气焰嚣张，要我们坚决地打，不要轻敌，务求全歼。

我们本着这些精神进行了准备。第一件事就是选择地形——给马团寻找墓地。从宝应到兴化一定要走高邮，再经过三垛河公路，由西向东，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这条公路上选择哪段打对我有利呢？可以有两个地段。一段是三垛镇以西到二沟，共15里。这里公路两边的大村庄很少，不容易隐蔽部队，可掩护出击的河沟也不多，而且离高邮县城只20多里，便敌增援，封锁消息比较困难。一段是三垛镇以东到河口，

共30里。这里沿河村庄较多，可以作为伏击战场的地段有7里多长，路中间只有河北紧靠公路的一个新庄，房屋已被日军烧成断墙残垣，能够被敌利用，但掩护我出击的河沟却有10条左右。这里离高邮和兴化两县城各有40多里。所以我们就选定了后一地段，在从新庄到野徐庄的7华里狭长地带上布置了一个伏击聚歼马团的“口袋阵”。

接着我给各参战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江都团由团长林辉才同志率领，埋伏在三垛河以南，河口镇以西，协同五十二团消灭河道与公路上的敌人，同时准备阻击可能从兴化和河口西援的敌人，牢牢守住“袋底”，决不让马团东逃。我旅特务营由营长成建军同志率领，在河北三垛以东，准备阻击可能从高邮东援的敌人，把守好“袋口”，不让马团西逃。五十二团由团长张宜友同志指挥，在公路北边的袁舍到野徐庄一线隐蔽下来，一旦打响，就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全线杀出，把敌人消灭在公路上。特务团守卫在河南，严防敌人南窜，并以火力支援北岸，相机过河歼敌。全军的阵势是严密的。

各部队接受任务后，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五十二团还颁发了战斗英雄条例，号召大家杀敌立功。指战员们斗志昂扬，怀着对敌伪的刻骨仇恨，个个摩拳擦掌，表决心，争取担负最艰巨的任务，一致表示：准叫敌人有来路，没有去路，吃掉马团，争取立功；打个漂亮仗，迎接大反攻！各团召集连以上指挥员研究具体打法，并带领部队进行了战斗演习。

4月27日拂晓，参战部队秘密开进阵地。三垛河一带是我军经常出没的地方，地形熟，群众条件也好。我们一到，驻地群众听说新四军要打敌伪军，无不拍手称好。家家户户腾房让铺，给部队隐蔽休息。许多群众帮我们准备船只和战斗用具，绑担架，烧水做饭，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向我们保证，决不走漏半点消息。民兵们还放了秘密警戒，防止坏蛋活动，帮助封锁消息。为了迷惑敌人，沿河商店照常营业，河上船只通行无阻，公路上行人不加盘查，表面看来似乎“风平浪静”。人民群众的深情，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真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们这一边了。

我的旅指挥所设在河南边俞迁庄北端的民房里。参谋人员进屋后，在土墙上扒开几个瞭望射击孔。伏击部队也各在土墙上取下几块土坯布置火力。从指挥所向北面望去，眼下弯弯的三垛河，由于这几天正是雨

后初晴，河水满满的。离河的北岸有60米，赤裸裸地躺着一条与河身平行的公路，没有一棵树木遮挡，东西七八里一望无余，尽收眼底。公路北边，则是星散的村落和一片闪亮的水田，农民已开始把嫩绿的秧苗插在田里，有的地里种着麦子、蚕豆，也已长得很高，成了我军隐蔽的“青纱帐”。这是多么美好的河山，多么有利的伏击地形啊！

二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只等敌人来钻“袋”了。可是敌人就是迟迟不来。是敌情不准吗？不，我们的情报侦察工作是十分周密可靠的。早在马团离开宝应前几天，宝应地下党即向我们送出情报：伪马佑铭团即将调防，连日来，宝应城的官僚、地主正在轮流设宴为他饯行，马佑铭得意忘形，日夜打牌醉酒，他的部队则急于整顿行装，大街小巷，马乱兵荒，预料二三天内就将开发。25日下午，马团离宝应开始南下。为了及时掌握敌人的行动情况、兵力和武器装备，我军和地方干部在马团调防必经的路线上，布下了侦察人员。有的通过高、宝两城的内线关系，及时将情报传到部队；有的化装进入沿途城镇，观察敌人动向；有的埋伏在运河堤边，侦察敌情。我们还专门派了高邮独立团团长张波亲率一个连，带着电台，秘密活动到高邮城区附近，随时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除了在三垛镇附近派出侦察组外，还指示参战部队派出干部，化装成农民到田间劳动，进行观察。

生龙活虎似的战士们，昼夜隐蔽在老百姓家里，不能外出一步，时间长了闷得发慌，好像手脚发痒。他们咬着牙说：这又是一笔账，要跟马佑铭总算！班排长看到大家难熬的表情，不得不临时编造一些没头没尾的故事来同大家消磨时间。但是故事往往被一系列的问题打断：“排长，你说敌人什么时候来？会不会走另一条路呢？”“等了一天了，总不会白等吧？”他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懂得这一仗是多么重要。仇恨激怒着他们，胜利吸引着他们，革命的责任感鞭策着他们。对于这些问题，各级指挥员差不多都是这样回答：“准备着吧！敌人一定会来的！”但是连他们自己也有些发急，瞭望孔里时时射出搜寻仇敌的眼光。27日等了一整天，不见敌人踪影。

28日，太阳当顶，两个侦察员急急忙忙跑来报告：由宝应南来的敌

人，在高邮停了一天，今天早上离开高邮东窜，现距三垛镇只有四五里路了！我的心揪得紧紧的，立即通知各团，注意隐蔽，加强对敌监视。不久，各团报告了他们准备的情况，通话刚结束，又得侦察员报告："河面上发现敌人三艘汽艇，拖着20多条民船！"我站起身来瞭望，并立即摇动电话机，向各部队通报敌情。估计到部队的焦急情绪，我特别加了一句，未得命令，不准开枪！

果然，河上"卜卜、卜卜"的马达声由远而近，由于南岸水深，汽艇掉过向，直冲我们而来，越来越近，最近时距我们只有10多米远，连敌人说话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船上载着50多名日军和200多名伪军，第一艘汽艇刚过去，接着第二艘跟了过来，艇上有几个日本军官和伪军军官在谈笑。忽然有个家伙指着我们这里诧异地问道："这些墙上怎么开了那么多洞洞？"我吃了一惊，但接着就有一个家伙轻蔑地说："天热了嘛，开些窗洞好通风啊！"说完，这艘汽艇也滑了过去。我松了一口气，暗暗地骂道："你们说得好，等一会儿还要在你们脑袋上开几个洞洞！"

三艘汽艇拖着20多船辎重犁着水花刚刚过去，公路西头已经扬起尘烟，公路上的敌人来了。原来，伪军师长刘湘图一向把马佑铭视为爱儿宠子，马团是他们的一张"王牌"。这次调防生怕半路上有什么好歹，临时请求日军保镖。日军也向来器重马贼，但又觉得他总是中国人，虽有几分信任，也不得不防他三分。这次行动，正想作些监督，苦无借口，恰巧刘湘图请上门来，心中暗喜，立即派遣刚从高邮湖西"扫荡"归来的山本旅团合川大队的两个中队和一个小队护送。

马佑铭对敌寇老子和上司的器重十分得意。他自以为部队装备好，几次和新四军交手，都逃脱了覆灭的命运，又有日军做靠山，除了指挥自己的三个营外，还指挥驻河口的一个伪军营，这次调防还有日军护送。所以他十分骄横，根本没有把苏中军民的力量放在眼里，竟以四路纵队的密集队形行进，看来毫无战斗准备。每个伪军营后面跟着日军一个中队，全队前面只有一个伪军班和一个日军小队担任搜索任务。全部约2000人大摇大摆地蜂拥而来，走到新庄西头附近，因公路有缺口，部队停止前进20多分钟，临时搭桥，后续部队不断赶了上来。这对我收紧"口袋"更为有利。

下午3点多钟，全部敌人乖乖地钻进了"口袋"。"出击的时候到

了！”我一声命令，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紧接着轻、重机枪，手榴弹和我们兵工厂制造的小炮一齐怒吼，埋伏在南北两岸的指战员，把仇恨的子弹、手榴弹、炮弹，像狂风骤雨一样地射向敌群。化装在田野里劳动的干部也都占据了有利地形向敌人射击。沿河上下一片爆炸声。

敌人的三艘汽艇首先遇到了阻击。但敌人借着船板掩护，一面顽抗，一面割断牵引民船的绳索，开足马力，企图突破重围。我江都独立团的英雄们哪肯放过它，便集中火力射击。五十二团三营的勇士们也展开侧击，弹雨冲刷过去，除了先头的一艘汽艇因钢板较厚没能摧毁逃脱外，其余都瘫痪在河里不能动弹了。艇上的敌人纷纷钻出舱口，撕掉衣服，有的光着屁股跳到水里，企图泅水逃跑。在水网地区发展起来的江都团战士们，个个熟悉水性，在冲杀声中，一齐投出手榴弹，端着刺刀冲下水去，在飞溅的水花中和敌人追逐肉搏。凶狂的日军仍垂死挣扎，挥动着明晃晃的刺刀，“哇哇”地向我战士乱扑，满河刀光闪闪，鲜血染红了河水，许多日军成了浮尸。北岸的日军纷纷从公路旁跳下河，两脚陷入淤泥，愈拔陷得愈深，成了我南岸射击的活靶子。我们的战士，犹如水上蛟龙，一会儿在水上，一会儿在水中，既英勇，又灵活。看到这种情景，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不禁抓起电话筒，大声喊道：“打得好！打得好！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

在公路上的敌人，遇到我们突然猛烈的袭击，队伍大乱，大都趴在公路上滚来滚去。但是公路北边是泥泞的水田，南面是宽阔的三垛河，隔岸还有特五团射出的密集火网，敌人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公路上既无地形可利用，兵力、火器又无法施展，伪军与日军在我军火力网下互相冲撞。他们正在喊爹叫娘的时候，我伏击部队已经插上来，一下子把公路上的敌人截为数段。两个日军中队和全部伪军建制大乱，前后不能相顾。于是我方展开了政治攻势：“新四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马佑铭的伪军，大都已顾不得日军的疯狂辱骂，纷纷缴械投降，只有少数死心塌地为主子卖命的奴才和日军，还在顽抗。但最后也大部被打死或打伤，有的跳河，有的拐着脚逃向新庄。前后只一个半小时，公路东段的歼击战就已基本结束。

走在最后压阵的一个日军中队和200多名伪军，被我特务营一压，立即丢下几具尸体夺路抢占了新庄，和前面逃来的日伪军会合，凭着一人高的断墙，用机枪、步枪构成交叉火力网，以掷弹筒弥补死角，集中

向我射击，妄想固守待援。我五十二团一营由北面跑步抢占新庄，被小河阻挡，一时未能通过，却被先占新庄的日军以火力阻在开阔地上。日军用火力将我军借以隐蔽的麦子、蚕豆全部扫断，企图给我一营以致命杀伤。我一营教导员汤江声同志、一连指导员和一些战士血洒沙场，光荣献身。三连指导员也身负重伤。在此紧急情况下，二连连长立即组织突击小组，拖着用绑带结成的绳索，在火力掩护下强渡小河，接着全连一齐扑上对岸。

二连过河后，冲上庄头，投出一排手榴弹，抢占了两间破屋。日军一看二连来势勇猛，妄想趁其立足未稳进行反扑。一群日军拿出所谓“武士道”精神，脱掉上衣，敞开长满黑毛的胸膛，端着刺刀“哇哇”地狂叫着，向我二连阵地猛扑过来。二连的勇士们面对日军的凶残，毫无惧色，不但没有后退半步，而且也挥动刺刀向敌寇冲杀过去。双方肉搏拼刺，杀得难解难分，血流遍地。我二连的英雄战士海有鱼同志，肚子里插着鬼子的刺刀，而他的刺刀却把鬼子死死地钉在墙上。他英勇牺牲了，但两眼还圆睁睁地怒视着那个敌人。

日军见反扑不成，又以最后的兵力投入搏斗。二连的处境更加艰难。这时正好以阳澄湖畔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一连及时赶到，立即投入战斗，顶住了敌人，站稳了脚跟。但狡猾的日军却又组织火力封锁我一、二连后路，断我增援，又展开了连续的一次比一次凶猛的反扑。一、二连的100多把刺刀在英雄战士们的手里勇猛挥舞，把把刺刀上沾满了日军的污血。刺刀弯了，掉转枪托来砸，枪托坏了，用手榴弹敲。有的冲过去和敌人扭在一起，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同归于尽。有的战士牺牲了，干部接过他的枪向敌人冲去。干部牺牲了，战士主动代替他们指挥。指战员冲入敌人阵地，夺下敌人打得发红的机枪，缴来敌人烧得烫手的掷弹筒，迫使困守新庄北部的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向南退守。

最后围歼新庄残敌的总攻开始了，五十二团三连和特务营赶到了，江都团的一个连也赶来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把固守新庄南部的敌人紧紧包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一片冲杀声。这时天色已近黄昏，盘踞高邮的日军已分两路来援，隐隐传来了小钢炮的轰击声。五十二团参谋长胡乾秀同志组织好炮火，三长声军号一吹，集中地向庄上轰击，顿时火光冲天，大地也抖动起来。剩下的30多个日军，眼看着自己命运危在瞬间，不得不扯掉太阳旗，跳出断墙，赤裸着上身向西面突围逃窜。充满

仇恨的战士们，瞪着发红的眼睛，狠命地追逐射击。二连的一个战士从逃跑的日军中抓住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毛胡子回来，这家伙不肯投降，最后倒毙在河边上，满嘴啃着泥沙。

三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战斗，一场激烈而又漂亮的伏击战胜利结束了。战场上到处横着日军和伪军的尸体，还有很多轻、重武器。在公路旁，猬集着近千名伪军俘虏，他们个个垂头丧气，狼狈不堪，无神的眼光呆呆地望着薄暮笼罩的三垛河。河里停着两艘汽艇和20多条木船，满满地载着从人民手里掠夺来的财物和辎重装备，还有几百两黄金。水中乱七八糟地漂着日伪军的尸体，还有破烂的“兽皮”和残缺的太阳旗。

当我们押着日军和伪军俘虏进到后方的村庄时，庄头和路边拥挤着许许多多的男女老少。他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自己的队伍，庆祝我们的伟大胜利。当一长串日伪军拖着蹒跚的步伐，经过他们面前时，人群中立刻发出了切齿地咒骂，不少人伸出拳头，要向这些害人虫讨还血债。在清查俘虏时，我们在负伤的伪军中发现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他就是少将团长马佑铭，此刻已气息奄奄。

这一仗，我们全歼日军240余人，毙伪军600多人，俘虏伪军958人。日军山本顾问、伪军团长马佑铭等也都成了我军的俘虏。缴获轻重机枪、步枪1000余支，各种炮16门，大批弹药和物资器材。

张铿秀

卫岗战斗，是我新四军挺进江南后的第一仗，影响所及，如黑夜中的火种，燃起了江南人民抗日的熊熊烈火。

● 1915年7月生，江西永新人。

●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8年2月，任湘赣游击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3月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侦察参谋，4月任新四军先遣支队第一中队中队长、支队司令部侦察参谋，7月调任二营营长。

● 1939年1月，任第二团第一营营长，9月任第二团参谋长。参加卫岗战役后，随部挺进苏南，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

● 1940年，调任皖南第一纵队新编一团副参谋长、团长。

● 1941年皖南事变中，率团激战七昼夜突出重围。

● 1943年2月，任含和支队参谋长,参加皖中1943年春季反“扫荡”作战。

● 2009年8月14日，在北京逝世。

抗战初期新四军先遣支队斗争片断

张铿秀

向江南挺进

向江南挺进，到敌后发展游击根据地！

这是我们祖国处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组成先遣支队时候，大家共同的心声。

1938年三四月间，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的部队，先后到达了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省泾县的岩寺周围地区集中。4月28日，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部分干部和各支队、团的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先挺进江南敌后，侦察了解情况，为主力部队开进江南敌后创造条件。先遣支队由红军时期的名将、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同志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期光同志任政治主任。下辖司令部、政治处和三个侦察连，共500人左右。当时我是侦察参谋。

先遣支队组成以后，大家心里想的和口头议论最多的是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

1937年8月至12月，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发动了侵华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登陆作战。8月13日，日军发动进击。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和各界同胞，奋起要求抗战。国民党上海守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在冯玉祥、张治中将军的指挥下，被迫进行抵抗。日军七次增援，最后在杭州湾登陆。于11月11日占领上海。接着，日军又于12月13日攻占南京。四个月中，蒋军伤亡惨重。国民党政府被迫由南京迁都重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祖国锦绣江南的土地，震惊中外的“南京大惨案”的情景像尖刀扎在人们的心头，抗日的怒火在战士们的胸中燃烧。我们清楚地记得卢沟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这个通电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然而，国民党则对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实行限制、消

灭的政策。如划给我新四军在京、沪、杭的作战地区，就是在东有大海、北有长江的水网地区，并在南京、上海、杭州等驻有日军重兵的战略要地包围中。先遣支队就是在这样艰难和险恶的形势下挺进江南的。

为了更进一步地明确先遣支队挺进江南的任务，粟裕司令员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发来的电报精神："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克服这种困难。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以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要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这个重要的指示，是我们先遣支队的行动方针。

通过封锁线

5月初，先遣支队到达南陵县城，准备通过敌人控制的铁路封锁线。

粟司令员于11日下午，对我们先遣支队进行了动员，说："今晚我们要渡过青弋江，越过铁路于12日天亮前赶到东门渡，这几十里都是敌伪地区，大家要战胜困难，连夜通过，不能掉队。"接着，粟司令员命令我带侦察员提前出发，到铁路上去了解情况。他交代我，一定要把情况弄清楚。于是，我同五个侦察员分成两个组，向铁路两头察看地形；然后，让两名侦察员分别担任观察警戒，并规定了联络信号。我带一名侦察员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去接应部队，并将情况向粟司令员做了报告。他说："很好。"接着问我："张参谋，敌人铁甲车开来，在比较远的地方能发现吗？"我说："不知道怎么发现。"于是粟司令员便走近铁轨。蹲下去用耳朵贴在铁轨上，又用手轻轻地抚摸轨道。他说："这样做，如果有铁甲车，你在较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铁道传来的声响。"粟司令员亲自指挥部队，并告诉同志们注意，过铁路时可能遇到敌人的铁甲车，铁甲车上的探照灯很亮，照得四周像白天。如果碰到铁甲车，就卧倒不要动，这样他就看不到我们。当晚，我们顺利通过了这

段敌人封锁线。

12日晚，由东门渡出发到达雁翅镇，在那里休息了一天，当我和王培臣、曹鸿胜、小公务员四人在一起吃早饭闲谈时，大家总想买点东西吃，可是又没有钱，我也只有几角钱，便拿出来买了一点猪大肠、猪肝和酒，并由王培臣去做拿手好菜——猪大肠炒酸菜，我炒猪肝片。这天中午我们几个人吃得特别高兴，后来曹鸿胜同志还想喝几杯，我说："老曹啊，不要再喝了，我们四个已喝了点酒，可以消除疲劳了，喝多了怕会误事。"曹鸿胜同志是1928年参加吉安起义的老同志，年龄比我大16岁。我从延安到新四军时，在南昌是由陈老总派他当交通，把我送到湘赣游击区的。他对我很好，又很尊重我，只要我说得对，他是会听的。尽管事情已经过去44年了，但是想起战争年代同志之间那种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亲如兄弟的感情，就感到分外亲切。13日晚，我们到达了江宁县的叶家庄。

宣传抗日前景

我们司令部驻在曾任过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的叶文明先生家里。叶先生得知驻他家的是司令部，一见到副官曹鸿胜同志的长相和派头，就误认为是司令，忙搬来个竹躺椅叫他躺下休息。后来他发现躺在椅子上的是小个子，就小声地把正在睡觉的人唤起来："谁叫你睡在这里的？这是给司令睡的。"曹鸿胜同志闻声赶来说："叶先生，他就是司令员！我是他的副官。"叶先生问："司令，贵姓大名？"曹鸿胜同志介绍说："我们的司令员叫粟裕。"叶文明"啊哟"一声，说道："这个名字好熟识，在哪里听过？"粟司令员说："蒋介石不是通缉匪首方志敏、粟裕吗？"叶先生频频点头，连声说："想起来了，久仰，久仰！"我们全屋的人都会心地笑了。

有一天，叶先生说："粟司令，有件事要请教你。"粟司令员说："叶先生有什么事尽管说，一些事情一时弄不通，大家商量，何言请教呢？"叶先生说："请问贵军到此何干？"粟司令员说："我们新四军到这里来，是为了消灭我们民族的共同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叶先生又说："果真是这样，我以朋友的身份斗胆地奉劝你几句，你们说的抗日大道理，是非常正确的；你们这支部队作为抗日宣传

队，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真要同日军交战，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国军几十万大军，还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在上海、南京都遭到惨败。何况你们呢？”粟司令员说：“叶先生，你只看到我们部队现在的武器装备差。在十年内战中，我军以这样差的武器装备屡次打败了装备强过自己百倍的蒋军。今天，日寇的武器装备尽管比我们中国强，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特别是我们所进行的是民族战争，只要我们和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强盗。”叶先生听了信服地说：“粟司令，你说的我完全相信。你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围追堵截和万般困难都没法阻挡你们。由此可以料想，日本侵略军将来也一定会败在你们手下。”

6月的一天，我们在一个村庄宿营，没有惊动群众，就露宿在村前的坪场上，下雨时才到群众的屋檐下躲雨。天亮后，我们帮助群众挑水、扫地，人民群众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村里一位高龄老人说：“我活80多岁了，看过清兵、孙传芳的兵和老蒋的兵，自古都是兵匪一家；但是，从没有看到过你们这样的好兵。”老人亲切地对粟司令员说：“从没有见过，奇迹，奇迹！将来的天下一定是你们的。”

为了弄清敌情，我们派出三个小组，从叶家庄出发，先到铁路沿线侦察情况。不久，侦察小组先后回到叶家庄，向粟司令员汇报了情况。由于群众工作做得好，只几天的时间，铜山周围的群众都赞成我们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威震京沪线

几天以后，粟司令员带领我们向京沪铁路挺进。

6月中旬的一天黄昏，我们告别了铜山父老乡亲，东渡秦淮，越过京、杭国道（即南京到杭州的公路），拂晓时抵达夏家边附近。江南乡村土路，一下雨就全是烂泥巴，加上水塘和路房的粪坑，夜晚行人稍不小心，就可能掉进水塘和粪坑里；特别是我们这些从南方山区来的人，对此很不习惯。王培臣同志一连坐了四次飞机（跌跤），第五次被粟司令员听到，说：“怎么？王培臣又坐飞机了。”引得别人捧着肚子大笑。

第三天夜里，我们到了新桥附近的金家边。粟司令员根据我们挺进江南敌后近一月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惨败，上海、南

京失守，整个江南非常混乱，汉奸趁机活动，建立伪政权；流氓土匪假借抗日组织游击队，自称司令（如朱永祥、余宗承等），压榨人民，烧杀抢掠，一些人对抗战失去了信心；而我们武器装备差、经费困难，又缺乏平原水网地区作战的经验，更没有同外国军队打过仗。基于上述因素，我们要坚持江南抗战，取得同日军作战的经验，提高军民的抗战信心，就必须寻机同日军打一仗，并且一定要打个胜仗。

第四天黄昏后，我们除一部分兵力留在金家边外，其他人员轻装，在粟司令员带领下，奔袭南京及镇江之间的下蜀火车站。我们破坏了车站东西两侧的铁路和电线，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抗日宣传工作，并抓到了一个放毒的小汉奸。当晚，我们撤回金家边，随即兵分两路：无线电台和勤杂人员由副官处主任陈荷龙同志带领，到东昌街东北山边的一个小村庄隐蔽；二支队侦察连和二团的两个连由粟司令员带领，到东昌街附近的卫岗，伏击可能由镇江或句容方向来的敌人。

16日晨，由镇江方向开来五辆日军汽车。当第一辆汽车距我只有50米远时，侦察连的机枪手一个点射，把驾驶汽车的日本兵的头打碎了。后面的四辆汽车一辆挨一辆地停下，驾驶汽车的日本兵一个个被打死。这时，有两个日本军官右手高举军刀，带领剩下的二十几个日本兵，嚎叫着向我们冲来，欲与我们拼命。我们的伏兵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日本兵看到自己被包围，准备用刺刀拼杀。我们则用刺刀、长矛向敌兵捅去，还有的同志抓起烂泥巴丢向日本兵的面部。有的日本兵眼睛被烂泥巴击中，我们的战士就乘机缴了他的枪。经过近一小时的战斗，这股敌人全部被我消灭了。这次战斗，共计打死日军士井少佐、梅村大尉以下30多人，缴获步枪12支，手枪两支、军刀两把、望远镜两具、军旗一面，日钞近万元，烧毁日军汽车五辆。

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队向江南敌后挺进途中，在江苏高淳县听到先遣支队取得卫岗战斗的胜利，非常高兴，作诗一首，以示庆祝：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日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江南人民心中的火种

卫岗战斗，是我新四军挺进江南后的第一仗，影响所及，如黑夜中的火种，燃起了江南人民抗日的熊熊烈火。

战斗结束后，我们赶紧撤出战场。周围的群众听说在卫岗消灭日本鬼子的部队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新四军，都觉得很新奇，都想来看看打败日本鬼子的军队。一连几天，群众敲锣打鼓，抬着很多东西来慰问我们。粟司令员忙着热情地招待各方来的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我们也用他们送来的猪肉、鱼、鸡、鸭和酒招待乡亲们。他们赞许地说："新四军不仅能打仗，而且做的菜也蛮好吃。"人们到处宣扬新四军的胜利消息，卫岗战斗只歼灭30多个鬼子，有人就说消灭了300个鬼子，还有的说消灭了3000个鬼子，甚至有的说消灭了3万个鬼子，其用意，是借此来吓唬日本鬼子和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所以，群众都说："国民党百万兵，被日本兵打得惨败。共产党、新四军能打败日本兵，我们有靠山了！"

有一天，国民党第三战区一个游击司令部派来两个人，向我们要日本步枪两支、手枪一支、军刀一把、望远镜一具、军大衣一件、军衣一套、军帽一顶、皮鞋一双等，甚至要以一挺机枪换一支日本步枪。粟司令员根本就不同意交换，他对来人说："你们要，我们可以送给你们，只要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打收条给我们。"来人看我们新四军不好骗，就灰溜溜地走了。我们说："粟司令员，人家出高价同我们交换，赚钱的生意你不做，还要白送给他们。"粟司令员笑眯眯地对我们说："国民党若得到这些日军武器装备，就可以拍出照片，到处吹牛皮，说这仗是他们打的。"

卫岗战斗之后，我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1938年8月，全歼新丰车站敌寇；1939年1月，奔袭官陡门据点；同年2月，火烧东湾据点，夜袭丹阳、延陵据点等等。这些著名的战斗，在苏、浙、皖三角地区，在茅山地区，以至在整个江南，鼓舞着人民掀起了更加高涨的抗日热潮！

段焕竞

延陵镇战斗摧毁了日军在延陵镇建立的中心据点，拔掉了这颗插进我茅山根据地的钉子。

● 1911年生，湖南茶陵人。

●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营长。

● 1939年，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参谋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编第六团团长。

● 1940年11月，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第二团团长，指挥新四军夜袭新丰车站，参加黄桥战役。

● 1941年1月，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团长。

● 1942年9月，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副旅长、参谋长。

● 1998年10月19日，因病在南京逝世。

我指挥丹阳三个战斗的往事回忆

段焕竞

新丰车站战斗

新丰车站是沪宁铁路线上的一个中间站，离丹阳县城只有八公里。在这个车站附近的一个学校里，驻扎着一个小队的日军，还有部分伪军，共七八十人。当时的新丰车站就成了日军的据点，日军经常在铁路沿线枪杀百姓，妄图消灭新四军，侵占全中国。

我新四军一支队二团接到上级命令，要坚决拔除新丰车站据点，消灭这股敌人。记得在1938年7月1日夜晚，二团政治处主任肖国生和我（任二团一营营长）对部队作了战斗动员，布置了作战方案。乘天黑时光，我们带领部队首先包围了敌人的据点，然后命令三连连长张强生率领一个突击队，摸进敌人据点内，当突击队冲进室内后，敌人已从睡梦中惊醒，立即从楼上用机枪、手榴弹对我突击队实施疯狂地扫射，部队强攻遇到了困难。我即改变战术，采用火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经过两小时的激战，据点里的日军和伪军，除三人漏网外，全部被我歼灭。缴获敌人三八式步枪七支，其余枪支和物资全部被烧毁，从而取得了战斗胜利。

新丰战斗是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沪宁江南敌后，继粟裕同志和钟期光同志率领先遣支队在镇江和句容县之间的卫岗伏击战胜利之后，江南的第二个大胜仗。它大灭了日军和伪军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江南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决心。

此次战斗中，得到了丹北管文蔚同志的游击队、抗日救国自卫团部队和该地区我党政军民的有力支持，他们担任了铁路两头的（丹阳县和武进县）警戒工作，使我营顺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延陵镇战斗

我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营继东湾战斗之后，又接到了陈毅司令员交给我营奔袭丹阳，消灭延陵镇据点的日军的任务。陈毅司令员当面给我营作了部署。部队听到要打延陵镇的日军，个个兴高采烈，士气高昂。1939年2月18日，农历除夕前夜，我营冒着小雨夹小雪，从句容县白兔镇向丹阳延陵镇奔袭，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急行军，到达了目的地。在地下党交通员的带领下，我营一连迅速占领宝庆桥（延陵镇上的“寺桥”）及以东地区，严密监视河东地主大院和昌国寺里日军的动静；二、三连紧紧包围河西伪军据点，采用挖墙、夺门而进的方法，将全部伪军歼灭。之后，我军兵分三路向河东日军驻地进攻，敌人依托深院、高楼、高墙和优良武器装备作负隅顽抗。我们采用竹竿绑集束手榴弹的办法，炸开敌人的围墙，勇猛攻进大院。在我部队猛烈打击下，敌人被迫退守昌国寺的藏经楼。我们就在藏经楼下堆起柴草，浇上火油，采取火攻，猛烧穷寇。经一夜激战，全歼日军柴田部队川野中队一小队和伪军共100余人，生俘日本兵一名。缴获一部分武器和部分军用物资，其中掷弹筒两具。2月19日拂晓，战斗结束，部队返回句容白兔地区。

延陵镇战斗摧毁了日军在延陵镇建立的中心据点，拔掉这颗插进我茅山根据地的钉子，从而粉碎了日伪军企图向丹阳、武进以南地区“扫荡”的阴谋，进一步巩固了茅山抗日根据地。

贺甲村战斗

1939年11月间，日军屡遭我新四军的打击之后，整日恐慌不安，为挽回其失败的局面，伺机对我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1939年11月19日，日军突然调兵遣将，集中了丹阳县城、金坛县城、珥陵、宝埝镇等地的兵力1000余人，分四路合击我延陵地区根据地。情况十分危急，为争取主动，我军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外线休整，同时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

从宝埝镇出发的敌人，一个加强中队，约160余人，在日军大队长武村的指挥下，来到延陵地区大肆抢掠，进行疯狂的扫荡。结果，敌人扑了个空。随即返回宝埝镇，途经几里镇时，遭到了丹阳独立支队的伏击。我们在林胜国副支队长的指挥下，迅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战斗打响后，我们部队占领了生河山制高点。我团（新六团）和独立支队一

起，连续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并歼灭敌人二三十人。在此次战斗中，我六团政治处主任刘震英和我团三营营长刘玉林同志光荣牺牲。剩余的日军向贺甲村溃逃，我新六团和丹阳独立支队立即拦阻、包围，不让敌人向宝埝逃走。这时，江南指挥部命令二团配合我们作战。于1939年11月20日11时，二团果然从金坛附近赶到了贺甲村。新六团、丹阳独立支队和二团对敌人形成了包围。贺甲村周围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出村报告情况，并给部队带路。部队发起总攻后，二团一营首先突入贺甲村。敌人在我军严重打击下，死的死，伤的伤。剩余的只好退守祠堂顽抗，还施放了催泪性毒气，阻止我部队攻击，妄图固守阵地等待援助。我们部队及时对敌发起强攻。敌人支撑不住，只好从祠堂后门突出，企图逃跑。我全体指战员越打越猛，乘胜追击残敌。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终于把残敌全部消灭在打谷场上。这场战斗，全歼日军武村大队长以下所有日军，并俘虏三名敌人，顺利告捷。

贺甲村战斗大捷，打出了新四军在江南的军威，鼓舞了党政军民的抗日信心，给了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其极为震惊，伪顽势力闻风丧胆。战斗结束后，新六团、二团、地方部队、民兵都被誉为“模范”“老虎”部队。

此次战斗胜利，是新六团、二团和丹阳独立支队互相配合作战的结果，也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成功，更是与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分不开的。

刘亨云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四年多敌后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 1913年9月生，江西贵溪人。

● 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任闽浙军区教导队政治委员。

● 1938年，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副营长。

● 1942年，任浙东游击纵队参谋长，参与创建浙东抗日武装和根据地。

● 1992年4月2日，在杭州逝世。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抗日史实

刘亨云

浙东抗日根据地，位于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三角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是个战略要地，为抗战时期全国十九块解放区之一。在这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四年多敌后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一

1941年2月1日，毛泽东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安排上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创立游击根据地。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绍兴、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城相继沦陷，杭甬铁路两侧、杭州湾以南整个地区，很快被日军占领，姚江以北已成为敌人的后方。为了贯彻党中央指示，华中局决定将开辟浙东、浙西的任务，暂归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联系，并指导其工作。江南区党委随即指示中共路南特委，要浦东工作委员会组织力量向浙东发展。当时浦东工委领导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长期坚持浦东抗日斗争而发展起来的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一支是我党派党员在伪军第十三师二十五旅第六团和第五十团中做了工作，由我党控制的一部分兵力。浦东工委先后派出朱人侠和张大鹏、潘林儒等同志，完成了初探浙东的任务，回到浦东。随后，姜文光、朱人侠率领伪五十团i营九连一个排和淞沪五支队一个班，共50余人，南渡杭州湾，于5月10日首批到达三北（即镇海、慈溪、余姚三县以北）。为了“灰色隐蔽”，通过关系取得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简称“宗德三大”）的番号。6月16日，蔡群帆、林有璋率领淞沪五支队第一大队一个中队和第四大队一个中队，共130余人到三北，仍沿用淞沪五支队的番号，取名为五支四大。7月朱人侠率领伪五十团八连一个排40多人，到达三北。（不久，朱人侠回浦东。）同月，姚镜人、陆阳率领伪五十团守望队100多人，到姚北登陆，然后充实到宗德三大。8

月，潘林儒、凌汉琪、王荣桂先后率领淞沪五支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和常备大队等200多人，相继到达三北。除五支三大和宗德三大合并外，其余部队均编为五支四大。8月18日，朱人侠、方晓等率领伪五十团二营六连，三营七连、八连及该团两期干训队共300余人，南渡来三北，并取得了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的番号。浦东部队先后到浙东三北地区的共七批约800人。这支部队成为创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基础。

浦东部队南渡到浙东后，就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开展统战工作，并在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持下，立即进行了抗日游击战争。6月18日，我五支四大和宗德三大在相公殿以北盐场宿营，得悉有日军30余人从庵东据点出扰相公殿，便立即转移到相公殿西约一公里半的向天庵附近伏击。部队刚部署好，敌人就从相公殿出来了，等敌人进入伏击罔时，五支四大和宗德i大前后夹击，打死打伤日军各八名，迫使敌人狼狈溃逃，丢下两具尸体。25日，庵东日军三四十人再次到相公殿抢掠，五支四大和宗德三大第二次伏击敌人，打得敌人狼狈逃回庵东。相公殿两战两捷，鼓舞了浙东人民的抗日斗志，使日军大为震惊。从此，游击队各部转战三北，互相支援、配合，先后在登州街、长溪岭等战斗中连歼日军。10月10日，“暂三纵”在姚北登州街以西，袭击了周巷出扰的日军，激战一个多小时，迫使敌人逃回据点。12月中旬，五支四大在慈西长溪岭下的五峰寺，遭到从余姚出来扫荡的200多日军袭击。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毙伤敌20多人，我军主动向西北方向转移。

但是，胜利并不是轻易取得的，要抗日就会有牺牲。10月22日，从浦东首批渡海前来浙东敌后抗日的宗德三大，在姚北横河遭日军伏击，经一个多小时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大队长姜文光、副大队长姚镜人等29位同志英勇牺牲。11月，“暂三纵”在临山西北的梅园丘与日军发生遭遇战，经激战后，敌人逃回五夫据点，但我们自己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大队长陆阳等16位同志英勇牺牲。这两次战斗牺牲45人，对这支人数不多的游击队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然而，烈士们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浙东各阶层人民开始用敬佩的眼光来看待这支坚决抗战、不怕牺牲的部队了。

1941年10月，根据江南区党委的指示，由吕炳奎、王仲良、蔡群帆等组成浙东军分会，以吕炳奎为书记，统一领导三北地区的武装斗争。

并在“暂三纵”和五支四大分别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这时，五支四大先后在古窑浦、龙头场、海甸戎家、蟹浦等建立了办事处，“暂三纵”先后在逍路头、长河市、临山等建立了办事处。办事处和武装部队一起宣传抗日，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抗日力量，征收抗日捐税，解决部队给养。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军事上的不断取得胜利，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的迅速开展，使我军在三北地区初步站住了脚。

1942年5月中旬，日军发动第一次浙赣战役。敌人调集了十多万兵力，不到两个月时间，连陷诸暨、义乌、金华、衢县、江山，并一度占领永康、丽水、温州等地，先后侵占20多个县城。浙江人民同仇敌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实行武装自卫，抗击日军。早在1939年6月定海沦陷后，在党的领导下，就先后组织了定海吴榭乡自卫队、东区警备队等抗日武装。1941年4月镇海沦陷后，王博平在县工委领导下，组织了王贺乡抗日自卫队。余姚沦陷后，朱之光、赵继尧于1941年冬在姚南成立了四明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诸暨沦陷后，建立了泌湖乡抗日自卫队，后在中共诸暨县特派员朱学勉的领导下，发展为八乡抗日自卫大队。1942年7月，金属特派员陈雨笠和中共义乌县特派员江征帆等，通过统战工作，团结义西、金东的抗日进步人士吴山民、杨德鉴等，组织了“义乌八大”。戚铭渠、杜生甫在镇北建立了龙山自卫队。张平山在嵊东成立了侠义部队独立中队，后改为嵊东抗日自卫独立大队。为了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牵制日军南进，并发展会稽地区武装斗争，由三支二大两个中队、三纵二大和四明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组成南进支队，共200余人，在蔡群帆、黄明、华一鸣率领下，于6月6日向会稽地区进发。他们沿途宣传抗日，进入诸暨后，得到地方党组织的密切配合，转战诸暨、义乌、东阳、浦江、嵊县等地，英勇抗击敌人，歼灭了诸暨土顽徐文达部，在龙凤山、龙旗山毙伤敌尉官柳泽春夫以下30余人，俘伪军10余人。南进支队威名大振，鼓励了会稽地区人民的抗战斗志和信心。6月，谭启龙（化名胡志萍）受命来三北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斗争。随同谭启龙一起到达浙东的还有淞沪五支队支队长连柏生、大队长张席珍率领的五支一大（即1941年11月返回浦东的五支四大一部）100多人。不久，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也来到了浙东。7月上中旬，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一师师部给浙东派来了一批军政领导干部，其中有何克希（化名何静）、张文碧和我，以及罗白桦、余龙贵、张季伦、张浪、余旭、戈阳等。7月18日，在慈北宓家埭召开了浙东敌后第

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会上，谭启龙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报告传达了党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并指出“我们发展武装的方针，应该在人民抗日自卫保家乡的原则下，运用各种各样的名义去建立与发展党所领导的武装，不要用千篇一律的名称”。28日，华中局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组成，谭启龙任书记。（12月2日，经中央批准，区党委改组，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三人为委员，谭启龙任书记。1943年9月30日，华中局又同意增补杨思一为区党委委员。）

1942年8月19日，经华中局批准，成立了浙东军政委员会，由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连柏生组成，何克希任书记，对浙东部队实行统一领导。同月，在慈北鸣鹤场成立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为司令，连柏生为副司令，谭启龙为政委，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接着，部队作了相应整编，把在会稽地区活动的南进支队、原三支一、三中队编为第三支队，“暂三纵”改编为第四支队，淞沪五支队一大队改编为第五支队，淞沪五支队五大队改编为司令部特务大队，淞沪五支队四大队三中队改编为海防中队，并在慈北金仙寺组建了教导队。从这以后，群众就亲切地把我们的部队叫作“三五支队”。当时，我们向新四军军部报告了自己的实力，计指战员1261人，有轻重机枪34挺，长短枪654支。这支部队是巩固三北和发展四明山、会稽山的基本力量。另外，又派朱亚明等12人组成一支精干的短枪队，回浦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这支小部队后来发展成为浦东支队。

从浦东部队南渡三北，到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前后一年多时间。这段时间，对于浙东游击纵队来说，属于创建阶段，对于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来说，还是开辟阶段。

二

1942年8月，日军退守金兰线，并加强对金萧线、杭甬路的占领，沿线增设据点，扩大两侧敌伪区域。其中又以沿海为重点，不但在宁波建立了伪浙东行政专员公署和各级伪政权，而且还不断增兵三北，除重新占领庵东、观城、周巷等据点外，还胁迫镇海、余姚、上虞等地国民

党游杂部队向其投降，改编成为伪军，同时加紧对我浦东地区的“清乡”和“扫荡”。

区党委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精神，做出了关于长期坚持浙东斗争的决定，制订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的工作方针。

10月初，日军动用上千兵力，对三北地区进行扫荡。10月8日，日军扫荡队井田上葆率领日伪军300多人，向我驻杨觉殿的谭、何、张所率领的司令部和四支队、教导中队进攻。激战4个小时，我军打垮敌人7次冲锋，毙伤日伪军近百人。敌人于当天下午纠集兵力疯狂报复，纵火焚烧杨觉殿，残杀道士、道姑。9日下午，我五支队在竹山岙伏击了扫荡慈西地区后回余姚的日军，毙伤敌30余人。按原定计划，由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率司政机关及四支队、教导队等挺进四明；由我率五支队坚持三北，由连柏生、林有璋率特务大队和新国民兵团，开辟慈东、慈西地区。坚持三北的五支队、特务大队等部，于25日得悉伪第十师谢文达部一个营从观海卫出动，向慈北窜扰，便连夜从洪魏隐蔽地运动到慈北宓家埭以南的七i房，在敌人必经的道路两侧部署伏击。战斗于26日上午打响，打得干脆利落，将伪军一个营全部歼灭，俘伪军营长以下200余人，缴获机枪4挺、步枪100余支。至此，日伪军对三北根据地的扫荡，被我军彻底粉碎。

此时，反共顽固派部队“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长艾庆璋，奉命以“忠救军海南指挥部”指挥官名义，率领“忠救军”1000余人，并纠集了金山、平湖、奉贤县抗卫总队和土匪武装王八妹等部共2000多人，先后南渡钱塘江，向我步步进逼，妄图将我军消灭在三北沿海狭小地区。10月24日，金山县抗卫总队总队长张立民率先头部队进抵逍路头一线。我逍路头办事处主任朱人元等主动携带实物去张立民部队慰问，共商抗日事宜。不料，对方竟然指责我破坏“蒋委员长的政令”，要我们退出三北。并继续向慈北地区进逼，捕捉我地方工作人员，捣毁我逍路头办事处和税收机关，将我被服厂抢劫一空，并且扬言：“三五支队不退出三北，就赶他们下海。”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北游击司令部决定进行自卫反击，给顽军艾庆璋部以歼灭性打击。

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始于1942年11月28日，首战于周家路、草楼、登州街，歼灭张立民等部；再战于黄家埠、谢家塘等地，歼灭艾庆

璋和土匪王八妹等部。最后，艾庆璋率残部逃入小越伪军据点。12月15日，我军攻克小越，歼灭一批伪军和艾庆璋部，艾顽率残部向西南方向逃跑。至此，我军在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援下，取得了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的胜利，共歼顽军2000余人。

第一次反顽自卫战斗胜利后，我军进行充实和调整，浙东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主力三、四、五支队的人员和武器有了较大的充实，诸暨八乡抗日自卫大队改编为三支队六中队，海防中队扩编为海防大队，司令部直属的特务大队由两个中队扩大为三个中队，并有了机炮连（配有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各部队第一次统一进行了有计划的军事、政治训练。地方抗日自卫武装也得到迅猛发展，他们经常配合主力作战，有时还独立作战。有的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后，当地又很快建立新的武装。如诸暨八乡抗日自卫大队上升主力后，又重新建立了一支武装，因为他们战斗作风好，爱护群众好，处处都像三支二大（即南进支队）和八乡抗日自卫大队，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小三八”。离开主力更远的义乌西乡的“义乌八大队”，成立一年左右，已发展到300多人，开辟了以义乌西乡吴店为中心的金（华）义（乌）浦（江）游击根据地。

1943年初我主力再度挺进四明，开辟四明地区。4月23日发起进攻四明重镇梁弄的战斗。在该地据守的伪第十师第三十七团一营，在艾庆璋部进攻我三北时乘虚而入，经过三四个月的苦心经营，建立起有完整火力配系的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当时，司令部决定由我带领三支队、特务大队去完成攻克梁弄的任务。我方在兵力上占优势，加上梁弄距余姚、百官等敌据点较远，敌人不易增援。我们在战前作好充分准备，攻占敌外围阵地比较顺利，很快攻进镇内，但在攻击敌主阵地和镇内碉堡时受阻。攻击部队群策群力，献计献策，谭启龙、何克希两首长亲临第一线指挥，决定避开敌正面坚固工事，利用街道、民房、逐屋打通墙壁前进，稳步接近敌人，实行昼夜突击，终于获得了成功，拔除了伪军据点，毙伤伪军40余人，俘伪军40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50多支，驳壳枪9支。从此，梁弄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成了四明山和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4月23日，我五支队二大队六中队，在大队长张世万的指挥下，深夜在慈北鸣鹤场以西的万岙设下埋伏，等着每日前来巡逻的日军。第二天上午，30多个日军从鸣鹤场方向过来，敌人多数在汽艇上，有10多个

日军成一路纵队紧傍河道而行。敌人十分警觉，岸上的端着枪，船头上架着机枪，射手卧倒在甲板上，日本军官举着望远镜四下察看，船尾飘着太阳旗。我伏击部队不动声色，不发信号，不开枪，等敌人靠近了，一阵密集的机枪和手榴弹，打得敌人死伤过半，后又向敌人勇猛出击，白刃格斗，把敌全部歼灭，还活捉了一个翻译官。只有两个敌人逃到半路上被群众用锄头砸死。就这样，前后不到半个小时，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日军“清乡”大队长田中叫苦不迭，只好引咎自责。万岙伏击战打得很出色，是浙东抗日史上光荣的一页。

除了四明、三北地区外，在会稽、金萧、浦东地区也捷报频传。朱亚民领导的12人短枪队，在浦东清乡区内与日伪的斗争中，不断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半年多时间已发展到100多人的浦东支队。三五支队声威大振，自南而北，沿金萧线两侧、杭甬路南北、东海之滨，处处都有我们的游击健儿在抗击日伪军。国民党余姚县县长夏铭章、上虞县县长徐志余联名发来贺信，称颂何克希司令“运筹有方，韬略出群”。影响还扩大到日伪军的营垒。驻三北地区的伪“中警”团两个班长击毙其连长、排长后，率全连60余人，携带全部武器投奔我军，像这样一个连集体投诚的还是第一次。

自从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以来，在和日伪顽的战斗中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从1200多人发展到近3000人，已初步建立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根据地。

三

浙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了日伪顽的极端仇恨与恐惧，他们互相勾结，加紧对抗日武装的进攻。在1943年3月至10月，蒋介石先后五次致电顾祝同、何应钦、徐永昌，“限期剿灭”浙东游击队。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后，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于7月5日在天台国清寺主持了第一次“绥靖会议”，在天台设立了“前进指挥部”，统一整编浙东地区的国民党游杂部队，先后调集挺进第三、四、五纵队，余姚县国民自卫总队第二支队，鄞奉游击指挥部俞济民的第一、二支队，以及浙保二团，共二万余兵力，企图消灭浙东抗日武装。

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始终坚持以抗日救国为最大的民族利益，从1943年10月开始，接连发出三次通电，呼吁制止内战，团结抗日。可是，国民党顽同派对此置若罔闻，疯狂地向我军阵地进攻。当时，我们的主力部队不到3000人，于11月16日主动撤出梁弄。我军对反共顽固派部队，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集中力量打击顽军贺钺芳的挺进第三纵队（简称“挺三”），争取田岫山的挺进第四纵队（简称“挺四”）和张俊升的挺进第五纵队（简称“挺五”）中立。“挺四”和“挺五”原系国民党第三十师第八十八团和第八十九团，曾在上海一带参加抗战，因不满国民党排斥异己，转入浙东敌后，驻扎于上虞地区，同我们以友军相处，受到我军的一些影响。田岫山不听我劝阻，曾一度投敌，又于1943年4月30日在周巷杀敌反正。在其遭到日伪军追击、情况危急时，我军本着既往不咎、团结抗日的精神，主动派出部队掩护、接应，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对此，田岫山曾表示感激不尽。但后来田、张又接受了国民党天台“前进指挥部”的改编。11月18日，田岫山背信弃义，占据梁弄、横坎头。19日，贺钺芳的“挺=二”向我五支队扼守的蜻蜓岗阵地发起进攻，张俊升的“挺五”从侧翼予以配合。我因两面受到攻击，只好撤出战斗。当晚，我三支队向大俞出击，击溃“挺三”的第二支队一个大队。25日拂晓，我三支、五支向转移到奉化两乡东两岙的“挺三”发起攻击，贺钺芳受伤，贺部遭我沉重打击，逃往嵊县西乡。我军也有伤亡。与此同时，田岫山深入四明山，大肆破坏我后方机关，并在姚南紫龙庙打死我四明地委书记，四明白卫总队政委陈洪。我军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当田岫山部从鄞西经峙岭回许岙时，予以伏击，毙伤其支队长以下100余人，俘田部二三十人。

正当我军进行艰难的自卫作战时，日伪军千余人进入四明山疯狂“扫荡”，在我军民英勇奋战下，日伪军到处挨打，被迫撤退。残暴的敌人在撤退时，接连纵火烧毁夏家岭头、南黄村等村子，两三百户人家的南黄村，被烧成一片废墟。时值隆冬，雨雪连绵，多少人家流离失所，啼饥号寒。12月20日，“挺四”和“挺五”联合向我司令部驻地横坎头阵地发起进攻，激战终日。入夜，我主动出击，将其击溃，乘胜追击至丁宅街附近，俘虏顽军官大队40余人。

鉴于浙东的斗争情况，新四军军部于12月22日电令浙东抗日武装正

式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简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并任命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治委员，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1944年1月5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梁弄正式宣布成立，下辖三支队、五支队、金萧支队、浦东支队、三北自卫总队、四明自卫总队，还有司、政、后机关和直属教导大队、警卫大队、海防大队等。在此期间，我们曾两次长途奔袭“挺五”司令部所在地章镇。第二次攻占章镇后，还横渡曹娥江，向“挺五”后方基地攻击，缴获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并与金萧支队会合于嵊县双江溪。1月25日，得到顽军已撤出四明山的消息后，部队便东渡曹娥江，经上虞返回四明。28日下午，我军会师茭湖时，突然遭到顽军突击营和“挺四”的袭击。傍晚我军转到上王，次日移至紫龙庙。当天纵队领导根据敌情的突变，立即召开各支队干部会议，讨论决定：由我和张文碧率五支队和警大经冯村向夹塘方向机动，捕捉战机，打击敌人；由谭启龙、何克希率司政机关和三支队、金萧支队转向十五岙、陆家埠、车厩等地，牵制和调动敌人。31日，“挺五”向我驻地夹塘进攻，我五支和警大全面出击，将其击溃，毙伤“挺五”团附以下百余人，遗尸40余具，俘虏十多人。2月10日，当得悉田岫山部进入梁弄以北的前方（村名）时，我军求战心切，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即于当晚从袁马、杜徐分路奔袭前方。战斗于11日3时打响，三支、五支、金萧支队、警卫大队都参加了。不料，顽军突击营就在附近，天色方明，即从八字桥方向赶来增援，陷我于腹背受敌之中。战斗十分激烈，至中午12时，我被迫撤出战斗。这一仗虽然给顽军以很大杀伤，但我军伤亡近百人，一度出现被动局面。

区党委审时度势，于2月12日在十五岙分析了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伤亡较大，根据地缩小，回旋余地狭小，群众情绪受影响等情况，提出了“用分散的游击战争坚持斗争”的方针。13日，部队在芝林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初步总结了前方战斗的经验教训。会后，各部队开始分散行动。17日至19日，区党委在慈北五磊寺详细讨论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复电，确定了“主力分散游击，保持原有阵地，保存有生力量，向敌后空隙地区发展”的总方针。我和王胜、邱相田等同志率五支队、警卫大队和四明山自卫总队坚持四明斗争，常常以大队、中队为单位四出游击。春天雨水多，一天跑烂一两双草鞋，日日夜夜穿着湿衣服，但群众见了我们都高兴地说：“只要三五支队还在，就有我们出头的日子。”我迭经茶坑、夹塘、徐家岙、曼岙等多次战斗，歼敌数百，俘虏

近百人，击毙伪军营长、突击营大队长、副大队长各一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至4月，除五支二大仍留四明山外，区党委决定其余部队陆续转移到三北活动。4月14日，单独活动的五支二大四中，在鄞西后杜桥遭到伪十师百余人和化装成伪军的突击第五营500多人的联合围攻，战士们血战竟日，宁死不屈，教导员陈行知、指导员萧张等43位同志壮烈牺牲。

杨思一、蔡群帆率金萧支队重返会稽后，虽然在连续三次的被动作战中受到一些损失，但由于贯彻执行了“分散游击，长期坚持”的方针，加上人熟地熟，回旋余地大，迅速赢得了主动。5月27日，驻诸暨枫桥和阮家埠等地的伪独立四旅两个团，在旅长蔡廉的率领下，妄图消灭金萧支队于诸北墨城坞地区。金萧支队依据墨城坞东南的高地，英勇抗击，激战5个多小时，打退敌人4次冲锋，毙伤伪军70多人，蔡廉带着残部仓皇败退。浦东支队曾攻克奉贤分水墩伪军据点，歼灭离沪仅十里的黄浦江岸一据点的日军30多人。

谭政委、何司令亲率纵队主力一部回到三北以后，接连取得了筋竹岙、宓家埭战斗的胜利，歼灭伪军精锐“中警团”100余人；后又在镇海洪桥奇袭了伪舟山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部，全俘正在开会的日伪官兵28人。群众欢呼：“新四军回来了！”一度停止活动的某些自卫队、游击小组，纷纷拿出掩埋的武器，重新投入对敌斗争。

日军因太平洋战争失利，意欲南进打通沿海大陆交通线，发动了第二次浙赣战役，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金兰前线突告紧张，在浙东反共的顽军也受到了威胁，不得不把大部顽军撤离浙东。也由于我军贯彻执行了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区党委的指示，最终不但粉碎了蒋介石“限期剿灭”我军的阴谋，取得了持续9个月的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而且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军经受了严峻考验，保存了有生力量，坚持了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四

1944年夏到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突飞猛进，德国在欧洲的失败已成定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改处颓势。为了挽救败局，防止盟军在我沿海登陆和我国军民的反攻，日军竭力加强对东南沿海的控制和

掠夺，在三北加紧清乡和抢掠战略物资，在慈溪庄桥赶建机场，还从慈溪到象山一带山区构筑大量防御工事，华中局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来电指示目前我在敌后主要任务是扩大与积蓄力量，与争取时间进行整风及整训部队，更加发展游击区与根据地和更加发展我党我军力量以准备将来反攻。为了开展舟山群岛的游击战，8月19日晚，海防大队一中队从慈溪古窑浦出发，21日早晨在岱山以西的大鱼山（岛）登陆。由于汉奸告密，25日，日本海军陆战队200多人和伪军300多人，乘一艘登陆艇、一艘战舰和五条汽艇、五条机帆船，在两架飞机的掩护下，海陆空联合向大鱼山（岛）发起进攻，在敌机扫射、战舰火炮的轰击下，海防大队一中队的70多名指战员，英勇抗击，血战7个小时，毙伤日伪军100多人。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我一中队42名勇士壮烈殉国，7人光荣负伤，其余同志分批突围。9月7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送了这一消息，誉之为“气壮山河的大鱼山（岛）战斗”。

区党委为了贯彻华中局指示，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做好准备，以迎接反攻和大发展的形势，于1944年9月25日在慈北洪魏召开了浙东首届军政会议。会议总结了1943年2月区党委扩大会议以后一年半来的军政工作，特别是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役的经验教训，并对当前对敌斗争的方针、任务做出了决定。

1944年秋，敌人改变了往年抢粮的方法，抢得早，就近抢，抢得频繁，出动的兵力也比较大，而且来得突然。慈东马家桥战斗是个明显的例子。伪军出动两个连，在靠近两个据点的地方抢粮，以为我们打它不得，结果全部被歼，而我们的兵力只有两个中队。战斗中，一公里半路外河头市据点的敌人不敢出来增援。于是日军又令伪军采取移兵修筑据点的办法，就地抢掠。7月31日，伪军出动7个连，企图在东埠头找我军报复，结果被我打死打伤营长以下100多人，俘虏10余人，侥幸逃回的大都丢了武器。当夜，各地民兵、自卫队划着船从四面八方赶来，协助部队连夜打扫战场。后来，我们纵队就住在洪魏、东埠头一带，接连住了将近三个月。7月、8月、9月三个月，全纵队作战62次，平均三天打两仗，共毙伤日伪军459人，俘虏222人，攻克据点6个，摧毁碉堡9座，夺回粮食数十万斤，保住的粮食就没法计算了。那些日子，我们打了不少胜仗，如夜摸底桥飞机场，半个小时抓获伪军33人。金萧支队一部化装潜入诸暨i都的伪军据点，收缴了一个排的全部枪支，伪军26人无一

漏网。不足100人的五支二大五中队，赶到银山（石塘）附近伏击了50多个日军和200多伪军的抢粮队，敌人配备有一挺重机枪、十挺轻机枪，但我五中队顽强战斗，激战三小时，不仅截回了敌人所抢的全部粮食，还毙伤日伪军30多人，俘虏了伪第十师第三十七团代理团附和日军一名上等兵等共6人。

10月9日，纵队机关回到四明山。11月5日，浙东首届军政会议在袁马胜利闭幕。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党中央、毛主席都曾给大会发来电报。毛主席在电报中说："望你们努力杀敌，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准备配合盟军驱逐日寇"。大会以后，全纵队立即投入了以苦练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大技术为中心的冬季大练兵。在战术训练上，强调练好山地攻防。训练中涌现了众多的神枪手、投弹大王和刺杀英雄。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次练兵是卓有成效的。为了支援部队，兵工厂的同志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制造出子弹、手榴弹、枪榴弹、地雷、刺刀和迫击炮弹。

为了加强敌军工作，一些同志忍辱负重，打人敌伪机关，广交朋友，积蓄力量。以投诚和被俘日军人员组成的"日本人反战同盟浙东支部"，在开展瓦解日军的T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不但出版了日文版的《解放周报》，还以自己怎样走上反侵略道路的经历，向日本人现身说法，争取和团结更多的日本人，为中华民族和东亚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后来，他们志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其中有的人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部队进行紧张的冬季练兵时，我们收编了流散在嵊县、新昌、奉化等地的以王鼎三、单孝陞为首的几十股绿林军，共500多人，彻底解决了四明山60年匪患不绝的问题，各界人民无不额手称庆。12月17日，纵队在梁弄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并按照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宣布将王、单所部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嵊新奉抗日别动总队。

浙东军民跨人1945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大会正式选举了浙东行政委员会，成立了浙东参议会。这是浙东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人民民主的大会，也是动员浙东军民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誓师大会。会后成立了浙东行政公署，并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当时，动员参军是各级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青年们踊跃参军的热情，至今令人难忘。在鄞县樟水、密岩两个乡联合召开的群众

大会上，自动报名参军的竟有130多人，有的人参加不了主力部队，便一定要参加县、区自卫队。浙东游击纵队在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役中减员近千人，仅大半年的时间，到这年的6月，便已从原来不到2000人，发展到7000余人，离开了人民的竭诚拥护，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为了加强苏南、浙西、浙东地区抗日战争的统一领导，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945年1月13日，在浙西长兴县温塘村成立了以粟裕同志为首的苏浙军区，下辖一、二、三、四纵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二纵队。根据党中央“向东南发展，开辟闽浙边根据地”的指示，第四纵队十一支队曾于5月19日第一次东渡富春江，与我胜利会师。会师时，谭启龙同志亲率三支二大及金萧支队在东岸接应。随同四纵队第十一支队东渡的有奉令调来浙东担任纵队副司令员的张翼翔等一批干部。主力东渡，打通了浙东与浙西的联系。稍后，十一支队奉命参加孝丰战斗而西渡北返。四纵队第十、第十一支队第二次东渡后，曾会同金萧支队在金华附近的曹宅作战，给日伪以沉重打击。日寇投降，四纵队奉命北返。

在四纵队十一支队第一次东渡富春江的时候，我们向伪军田岫山部发起攻击。原来，田部曾表示要与我“重修旧好”。为了抗日，我们不计前仇。可是，田岫山不但撕毁了联合抗日的协议，专以欺压人民为能事，且于5月下旬第三次投敌，被日军改编为“中央税警团第三特遣部队”，其特务大队300余人，5月27日一律穿上伪军服装，接替了三北第泗门据点的防务。我军忍无可忍，28日晚，向第泗门发起攻击，29日下午战斗结束，俘伪军140余人，毙伤数十人。战斗中，日伪军多路增援，均被我击退。6月7日，我部向许岙田伪发起攻击。20日，田岫山长期苦心经营的筑有大小碉堡28座的许岙老巢为我攻克，共歼伪田1000余人。田岫山眼看增援无望，便于6月30日弃上虞城逃窜，上虞城遂告解放，使四明、三北、会稽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国民党顽固派在田岫山部投敌后，即调集暂编第三十三师、浙保第三纵队、浙保五团和上虞、绍兴地方自卫队以及俞济民部共约十个团的兵力，向北推进，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浙东内战，妄图与日伪遥相呼应，南北夹击，消灭抗日武装。顽方在部署好对四明山根据地的包围态势后，首先向逐步靠拢新四军、反对内战的挺五纵队张俊升开刀，于6月21日分头袭击张部于章镇、南堡、汤浦等地，22日占领汤浦后转兵北

上，妄图增援被我围困在上虞城之田岫山部，扬言在6月底以前分路合击四明山根据地的中心梁弄。27日,顽军不顾我再三警告，侵占了我丁宅街和唐山村阵地后，继续向上沙岭和王家山进攻。浙东游击纵队被迫奋起自卫还击，击退顽军的进攻。接着，主力一部西渡曹娥江。30日，追击部队由张翼翔副司令员率领下在西谢、下岙一带追上顽军第三十三师师部和浙保五团，激战五小时，将顽军击溃，俘顽军300多人，取得了第三次反顽自卫战斗的胜利。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浙东游击纵队不断取得巨大胜利的影响下，张俊升率全体官兵1000余人于7月11日起义。13日，奉新四军军部命令，张部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任命张俊升为浙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二旅旅长。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0日，华中局按照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主力全部立即北撤。23日，在上虞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研究确定了北撤的部署和行动路线，以及伤病员的安置、“抗币”的回收等种种事宜。30日部队开始北撤，至11月初，浙东游击纵队1.5万余人（包括地方干部），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南的罪恶阴谋，终于全部抵达苏中东台集结，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所赋予的战略转移任务。11月中旬，在苏北涟水完成了整编，全纵队除第二旅改编为新四军独立第一旅外，其余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

浙东游击纵队在抗战中取得了辉煌战绩，从1941年5月到1945年8月底的四年多来，在浙东敌后经历了大小战斗643次，收复南汇、上虞县城两座，攻克据点110余个，收复国土3万余平方公里；毙伤日军610人，俘虏日军21人；毙伤伪军副旅长以下3062人，俘虏伪军团长、支队长以下5504人。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有1000多名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士们的忠骨埋在浙东大地青翠的群山之中。

刘少卿

大悟山地区的人民群众和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以及三十七团、四十五团的部队，携带着战利品，唱着凯旋歌，

从四面八方拥向滚子河的大操场,这正是提前举行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检阅。

● 1911年生，湖北黄冈人。

●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8年冬，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作战科科长。

● 1939年，奉命前往中原地区，参加开辟中原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任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参谋长。

●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参谋长。

● 1943年，任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军区参谋长。

● 1944年10月，参与领导指挥鄂豫皖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

● 1945年，任河南游击兵团司令员。

● 2003年3月13日，在北京逝世。

大悟山反“扫荡”

刘少卿

活动在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我新四军第五师，于1942年11月间，集中野战部队主力8个团在大悟山区进行冬季整训，并计划在1943年的元旦佳节，检阅整训的成绩，准备来春与日军再战。出乎意料，这次检阅被提前在实战中进行了。

一

12月16日早饭后，李先念师长正在司令部领导各旅军、政首长和司、政两部的同志开会，突然接到敌情报告：驻大悟山西北应山县之敌第三师团主力，于昨天下午进至大悟山以南的孝感县城集结；驻大悟山西北杨家寨、广水两地之敌，于昨日黄昏前分别到达大悟山西北50至60里的栗林店、二郎畈，并向东汪洋店（大悟山东北50余里）方向封锁消息和打听道路；驻扎在大悟山四南王家店之敌，也于昨日下午南开，黄昏时到达平汉路上之花园集结。敌人行动企图不明。靠近大、小悟山地区的小河溪和夏店之敌在前两天略有减少。日本鬼子的野心何在？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李师长同大家一起走近地图边，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

李师长靠在墙上的地图边，仔细听着同志们的意见，时而在地图上的许多点线之间比量，时而背着两手走几步，时而又停在地图边察看，并用手指一指某一个地方。当大家分析了一阵之后，他才果断地说：“看来，敌人的行动，极大的可能是又要‘扫荡’我大、小悟山根据地。”李师长当即指示：情报处要继续抓紧查明各方面的情况，通报各军分区，赶快将各该地区的敌情查明报来；在大悟山区进行整训的部队，停止整训工作，做好战斗准备。命令一下达，紧张的战斗空气顿时充满了司、政两部机关。

从正午到下午两点钟，二次紧急情报接踵而至。情况是：从昨夜开始，有七八千敌人由黄陂县出发，排成四路纵队，沿河（口）汉（口）

公路北进，其先头部队已越过四姑墩，后续部队已到达河口及其以北地区；原由应山开至孝感城集结的敌伪军约万余人，也猛然回头北进，其先头部队在今日上午到达花同地区后，仍继续北进；进到二郎畈、栗林店之敌，继续向我大悟山地区靠拢。引人注意的是，敌人主力昨日向南行动，今天又突然掉头向北急进，究竟摆的什么“迷魂阵”呢？前几天骚扰我根据地的国民党广西军，不是驻在河口镇以北的黄陂站、禹王城、彭城店之线吗？算算时间，日本鬼子的先头部队早该和他们接火了，为什么没有听到枪炮声？

这时，李师长来到参谋处，斩钉截铁地说：“敌人忽南忽北地摆迷魂阵，阴谋只有一个——想找我主力作战，聚歼我军于大悟山地区。他决不会向广西军进攻，广西军也决不会和他们打上。”

话刚说到这里，情报传来：国民党广西军于今日拂晓前全部北撤到宣化店去了；进至四姑墩地区的日军，正继续向黄陂站、禹王城、彭城店方向前进。李师长冷冷地一笑，带着鄙夷而又愤怒的口吻说：“在敌人进攻的情况下，广西军闻风而逃是肯定的。这只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一般表现而已。更恶毒的是，”李师长用红蓝铅笔画着地图说，“看吧，这明明是广西军给鬼子让路，想引入豺狼来吃掉我们！”接着他全面地分析了各路的敌情：到达二郎畈、栗林店之线的敌人，装模作样地向汪洋店方向封锁消息和查问道路，很显然，其目的在于迷惑并吸引我之注意力于北面，便于东、西两边之敌夹击我于大悟山地区，尔后由北向南进攻；从孝感北进的敌人，将以主力进攻小悟山地区，另以一部配合平汉线之敌向我大悟山西南地区进攻，沿河汉公路北进之敌，将是从东面进攻大悟山的主力；靠近大悟山南面夏店和小河溪据点之敌，将担任堵击我军突围的任务。综观敌人以上部署，其企图是要从大、小悟山的东、北、西、西南四个方向，对我分进合击。敌人狡猾地把主力摆在最便于我向东转移的方向，试图截断我主力东进的道路，这是敌人最毒辣的一招。但是，我们绝不会上当。李师长思索着，皱了一下眉头，接着信心百倍地说：“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原则，我们要以灵活的战斗行动来粉碎敌人的企图。在敌人整个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应迅速组织机关、部队分路突出敌人的包围圈，插到敌人的后方去进袭敌人，以进攻的手段破坏其分进合击的计划，借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接着李师长指示：“敌人的进攻兵力有限，其包围圈不

可能有纵深，便于我们穿插；在其集中了主力行动之时，后方必然薄弱，利于我进袭。只要大家树立机动灵活、积极主动的战术思想，我们一定可以使敌人的‘扫荡’计划彻底破产，取得这次反‘扫荡’的胜利！”

司令部当即根据李师长的指示，迅速下达了战斗部署的通知和命令：在大悟山地区内的所有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分为5路，准备向敌后穿插；以十三旅三十七团为司、政机关的掩护部队，20时到达步竹岭会合。对穿插到敌后的战斗部队和第一、第二两个军分区，划分了袭击敌据点的任务；又留下四十五团一个营，在大悟山区配合地方武装打“麻雀战”，迷惑和牵制敌人，保卫大、小悟山根据地和人民群众。

正在鄂东第四分区巡视工作的中共豫鄂皖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同志，根据这一部署，即在鄂东地区动员地方上的党政干部、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大悟山地区进行反“扫荡”。

二

一切部署和行动准备就绪，阴沉的天气转而下起毛毛雨来了。晚饭后，师部机关立即整队离开白果树湾驻地，冒着越下越大的冬雨，向步竹岭方向前进。

走了七八里路，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道路窄小泥泞，有不少人跌了跤子，沾了满身泥巴，但是大家还是努力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忽然前面“咕咚”一声，接着传来一阵黄安口音的笑语声。有人说：“听得出，这准是师长跌了跤子。”参谋肖健章同志忙去扶他，李师长温和地说：“别管我，你把路带好点就行了。”

大家手拉手地往前走，到达步竹岭时，三十七团二营营长肖刚同志已经带着几个通信员在等我们了。他报告说，因为团的主力在大悟山顶上警戒夏店方向的敌人，又加上雨夜路难走，还未能按时赶到。等了四五十分钟，他们还没来。为了争取时间，李师长决定肖刚留下等候。师部机关作了最后一次轻装，便以师司令部参谋处长栗在山同志率领师部侦察排为前卫，大家又手牵手地离开了步竹岭。

一路寒风冷雨。向东走了10余里，毛毛雨停了，天空现出稀少的星星和昏昏的月色。突然，发现前面的村庄有冲天的火光并传来妇女的哭声。我们赶忙登上路旁的小山包上一看，见左前方不远的几个村庄都有

同样的火光。又往前走了七八百米，栗在山同志回来向师长报告，前面村庄里有鬼子兵。一个上年纪的向导被敌人抓去了，还有一个青年向导和三个尖兵跑回来了，他们刚下山坡，一个尖兵的背包就被日本鬼子的刺刀捅了个洞。我便向师长说："既然前面有火光的村庄里有鬼子兵，那么，其他几个有火光的村庄，也一定有。看来，今天白天进到黄陂站、禹王城之线的敌人已经向西进了。按照敌人运动的速度和时间推断，这时他们也正好到达这一线。我们现在正是和敌人碰头了。"

李师长沉思了片刻，带着兴奋的语调说："对，正是这样。从几个有火光的村子一线排开的情况来看，敌人是没有后续的纵深配备，而河口镇以北至黄陂站、禹王城之公路沿线，再不会有鬼子的重兵死堵了，这正是敌人的弱点。现在敌人刚到这一线，还摸不清情况，更有利于我们行动。"接着，他征询师里几个领导同志的意见，下一步该怎样走法。大家总的主张是回避敌人，但行动方向却不尽相同，各有理由，引起争议。当时的情况不容延误，我建议从夏（店）河（口）之间向南蔡店方向行动。这个建议李师长同意了。走了大约一千五六百米，一直在思索的师长又令部队停止前进。他说，不能向南行动。因为整个大、小悟山地区都是敌人"扫荡"的目标。既然进至河口以北的敌人向西拐弯，那么，河口镇以南至长轩岭线上之敌也会向西蔡店行动，"扫荡"小悟山地区。现在如果我们向南行动，对河（口）夏（店）公路的敌情一点也不了解，设若又与敌人遭遇，对我是很不利的。说不定整个晚上还突不出去。而当前情况我已了解，敌人也还未发觉我之行动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应仍按原计划，从刚才发现有敌人的那个村子以北，向东插出去，力求隐蔽和动作迅速，越快越好。李师长这个正确的判断和决定，说服了所有参加争论的人。

这时，三十七团肖刚营长率领其第六连已经从后面赶上来了。从他那里得知三十七团的主力仍未下步竹岭。师长便对肖刚营长说："你派一个干部带一个班，火速回到步竹岭去告诉团首长，三十七团的部队不要再随我们走了，就分散在大悟山地区配合地方武装打麻雀战，四十五团那个营也归你们团首长指挥。"师长又命令肖刚营长带领第六连将对面村庄之敌包围起来，掩护司、政机关通过。

毛毛雨又下起来了，天已变成黑乎乎一片，道路不熟，又看不清，怎么走呢？我们正在一个山包上察看道路，忽然从右侧棉花田里出来一

个老汉，浑身泥水，冻得一个劲打哆嗦。他听说我们是新四军，抓住我的手说："同志，你们不能往村里走，鬼子兵现在正在村里烤火呢。"我们问他："给我们带个路好吗？"他答应得非常爽快："好，你们要到哪里去都行，我对这周围100多里的地方都熟悉。"

和老汉谈妥，找好道路，一声前进，行军队伍便轻捷而又谧静地通过了村庄之间的羊肠小道。往前走了约3华里，突然听见后面啪啪两声枪响，接着村子里的轻机枪也响了。

"这又是哪位掉队的抽烟暴露了目标吧！"李师长这样猜问。他猜得一点也不错。我们一气走了四五里，刚到一个村子里停下，供给处长丘静山同志和另外两三个人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跑了上来。我们忙问后边为什么打枪，没有等丘静山同志开口，从他侧后挤出一个炊事员来，他一面抓下棉军帽急急地擦汗，一面抢先说："是这么回事：我们几个人在赶部队，过村庄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在十字路口打火抽烟。我们以为他是自己的联络哨。我的烟瘾也来了，装了烟就去对火。借着烟火的闪光，只见那人头戴钢盔，身着呢子军大衣，前面有两排铜扣子，枪上有很长的刺刀。哎呀，这不是个鬼子兵吗？糟糕，怎么办呢？我连个炒菜的锅铲子也没有。要是有锅铲或是扁担，我就照他头顶上给他一家伙，夺过他的枪来。可是，我手里只有这么个烟斗，没办法……"

"只好跑了！"李师长笑着插断了他的话，然后又向丘静山同志说："你大概是沾着穿了这件大衣和皮鞋（缴获鬼子的）的光，再加脸上的连片胡须和眼镜，这一套配起来，就使那个真日本鬼子被你这个假日本鬼子混过了关。"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

17日拂晓，毛毛雨不下了。可是，云雾笼罩着大地。我们迅速涉过了滠水河，从四姑墩以北通过了公路。大约早晨8点钟光景，到达了四姑墩以东的大吴家，这就是我们预定的目的地。我们马上架起电台与各部队和军分区联络，并向中央和军部报告情况。到9点钟时，收到各路部队安全突围的回电。李师长读完这些电报，高兴地说："鬼子要一举歼灭我军主力于大悟山地区的企图是完全破灭了。嗯！如果鬼子的重兵进入到大、小悟山地区，必然会遇到两个对他不利的情况：一是到处受我们麻雀战的打击，其伤亡一定小不了；二是大、小悟山地势险要，林密路陡，鬼子兵的大部队难行动，展不开，只好到处挨揍，疲于奔命。"大家听了李师长这些分析之后，个个都是满面笑容地点着头，有

的同志还不断发出嗯嗯的赞同声。

正说着，大悟山方向传来嗡嗡哒哒的激烈响声。

“小鬼们，这是什么声音啊？”李师长问。

“这是飞机扔炸弹、扫射。”

“你们的耳朵真灵，好好看看哪里有敌人的飞机啊！”

小鬼们一齐抬头向西方的上空望去，手指着一个方向，同声回答：“那不是吗？”正在大悟山群峰上空，盘旋着三架大肚皮飞机。

“嗯！小鬼们，知道了吧？日本鬼子对大悟山地区的大规模‘扫荡’正式鸣炮开始了！”李师长幽默地笑着，回头对我们说：“参谋长，栗在山同志，注意掌握大悟山情况的变化。”

三

12月17日这天，从早到晚，大、小悟山地区枪炮声、冲杀声不绝于耳。事后得知，留在山区的三十七团和四十五团一个营，在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和群众的配合下，与进山的两万多敌伪军展开了灵活巧妙的麻雀战。鬼子兵扛着日本旗，穿着大皮鞋，开始来势汹汹，摆着散兵线的阵势，一个劲儿往前攻，却受到我埋伏在各山头路口的分队猛烈的火力袭击，敌人成排成排的滚下山沟。没有被打倒的鬼子，吓得像蒙了头的兔子，到处乱窜，或者端起机枪、步枪，乱放一气。直到他们听不见枪声了，才又贼头贼脑的像乌龟爬一样地向前搜索。有的鬼子搜索半天不见人影，勾着头刚想坐下歇一会，丛林里或悬崖陡壁下又突然飞出一排枪弹。当他们惊慌地寻找目标时，我们的轻机枪射手又从远处开火，打得鬼子和他们的钢盔轱辘辘地滚下悬崖。由于我军各个战斗组出没无常和灵活的动作，使出了冬季整训练兵中学到的新本事，弄得鬼子摸不着头脑，攻无目标，防无阵地，到处挨打，真是“四面楚歌”。

鬼子兵在野外找不到一个新四军，又找不到“保险地”，便跑进村庄烧房子。埋伏在山上的同志们，看准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又悄悄地运动到村头埋伏，机关枪、步枪一齐对准放火的鬼子射击。有的鬼子拿着火把刚往屋檐上点，就一命呜呼。鬼子扔掉火把出来集合“追击”，等他们冲过来时，我军的战斗组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另一个伏击点去了。

我内线分散的小分队用这种“推磨战术”和“麻雀阵势”与敌人战斗到下午。鬼子死伤惨重，诡计穷了，便拉了好多大炮，摆在小（河溪）夏（店）公路线上和王家店以东地区，分别向大、小悟山地区一个劲地盲目乱轰；三架飞机也参加轮番扫射轰炸，哪里有枪声，就朝哪里轰击，一直轰了一个小时之久。他们妄想这样会刺激我主力还击，以便在黄昏前集中兵力与我主力决战。

这时，我活动在水灌冲以西山地的一支小分队在向北转移途中，被南西向东进的伪军发现，双方展开对射。东边一股日本鬼子听到枪声，误以为我军主力出现，便像疯狗一样，狂暴地打过来。我们这支小分队看到东西两面的敌、伪军快接近了，便向西边一靠，转身给东边鬼子放了个排子枪，抽身翻过一座被密林铺盖的小山，过了小沙河，上到另一座高山上去了。敌、伪两军糊里糊涂地互相开起火来。我们这支小分队坐在山上休息，看着这场狗咬狗的戏。有同志诙谐地说：“看舞台上演‘三岔口’还没有看这场‘三岔口’过瘾哩！”

黄昏了，被打得蒙头转向的鬼子和伪军的主力，纷纷向小河溪、王家店方向集结。这时，我插入敌后的各旅和一、二分区的部队，向平汉铁路、河汉公路上的敌人许多据点发起攻击。方圆近200里的敌人后方，枪炮声隆隆。我三十七团夏世厚团长率领一部分兵力，从大悟山中杀到敌人背后，趁着敌人向西靠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杀进了鬼子盘踞的夏店镇，杀得鬼子死伤满街。在这同时，我在大悟山内各路指挥作战的指挥员们，发现敌人的钢炮在无目的地乱打，估计敌人今天的“扫荡”又要告终了（这是敌人历来退却的规律），于是派了几支部队插到敌人退却必经的道路上去设置埋伏；又令所有的部队和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对将要退却的敌人发起全面袭击。这样就把鬼子退却的计划完全打乱了，逼得鬼子在山上、在沟里又饥又冷地摸黑爬行，闹腾了一整夜。

18日早晨，鬼子趁大、小悟山区的浓雾未散，驮着伤兵，拖着尸体，急急忙忙向东、南、西三面突围了。于是，“敌逃我追”的口号响遍了我军的各部队。在各路敌人退却的道路两旁，冲杀声、脚步声、爆炸声、机步枪声响遍山谷。

鬼子“扫荡”失败的消息，传遍了全师和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每个角落，人们对这次胜利谈笑不止。经历了两昼夜的奔驰、战斗，谁也没

有疲倦的样子。李师长带着胜利的微笑指示我们说："司令部即刻返回大悟山，明天中午12时在滚子河召开大悟山地区党政军民的反'扫荡'祝捷大会。"

19日上午10点钟，大悟山地区的人民群众和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以及三十七团、四十五团的部队，携带战利品，唱着凯旋歌，从四面八方拥向滚子河的大操场。这正是提前举行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检阅。李师长在讲话中，对此次参加反"扫荡"的党、政、军、民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作了全面的表扬和极大的鼓励，并希望全体军民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他说："一切敌人和反动派，都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将会卷土重来的，时刻准备着吧！更大的胜利在等待着我们！"

伍瑞卿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靠着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靠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最终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敌人，创造了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 1911年1月19日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 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8月起，先后参加了平型关战斗、晋东南反敌“九路围攻”战役和百团大战。

● 1940年6月，随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华中。

● 1941年，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供给部部长，参加了盐阜区反“扫荡”、陈集歼灭战、陈家港战斗。

● 2004年7月7日，在北京病逝。

海上血战

伍瑞卿

1943年初，中央军委指示，从盐阜根据地抽调一批团以上干部到延安学习深造。当时，我担任八旅供给部长，也是被抽调的干部之一。3月8日，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召集我们几个负责的同志去，对当前的形势作了一个分析，最后他说："鬼子的'扫荡'正由面转到点，敌人要对根据地进行'驻剿'。情况紧张，要走现在就走。"我们又研究了走的方法，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由师参谋长彭雄同志负责带七旅和地方干部走陆地去山东；一路由八旅旅长田守尧、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同志负责带八旅与独立团干部走水路，沿黄海绕过日军封锁区连云港去赣榆县柘汪镇，再由陆地去延安。时间紧迫，去延安的时间不允许迟延。12日我们走水路的从王垛出发，13日船从老黄河口出来，因风不顺，又弯进了延河口（即新黄河口），在这里等风。这时，走陆路的因干部未集中起来，同时敌人对陆地封锁太严，所以，彭参谋长带了少数人赶来，和我们八旅一起从海上走了。这样，我们这一行50多人，在彭、田、张三位首长率领下，大家穿着便衣，化装成商船，在3月16日从延河口开船了。

我们乘的是一只大木船，这船全长约50米、宽20米，船上有5根3丈多高的大桅杆，中桅下面有一个灶房；船里有七八个船舱，分头舱、中舱、后舱；船载重7000多吨，吃水5尺多深。船上有4个船老大，一个姓马的指导员和20多名水手。我们没有带武装护送，每个干部带有1至2名警卫人员，但带的都是手枪，全船只有我带了一支从日军那里缴来的马拐枪，是长枪。彭参谋长、田旅长、张主任、席庶民（师部科长）、黄国山（盐阜军区政治部保安处长）、吴毅（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和我7个人都带了妻子，坐在船的后舱里，其他的干部和警卫人员分散坐在船的中舱、头舱的几个舱里。

我们很多人过去连海都没见过，第一次坐海船，海里风浪大，船颠得厉害，好多人都晕船，有的还在船舱里呕吐起来。我没有晕船，便从船舱里上到船面来了。我平生第一次站在这海船上，看这茫茫大海里的汹涌波涛，看这海船上面的紧张劳动……

那一起一伏的海浪，拍打着船边，溅起的浪花落在船板上，海风带着水花吹来，像蒙蒙细雨斑斑点点洒在身上，使人感到阵阵凉意；海面上，两只白色海鸥远远地向我们的船飞来了，近了，近了，安然又拍动着矫健的翅膀向远方飞去了……

在船尾，一个长着银白胡须的船老大，像一位身经百战、很有经验的指挥员一样，稳稳当当地掌着舵。另一个试水的船工，拿着一根很长很结实的绳索拴了一个一斤多重的铅球，不时地抛到海水里去，然后拉起来，看看铅球上沾着的泥土是什么颜色，判断这里的海水有多深，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走了多少里。每一次，他都用一种悠长的声调吆喝着：

“回舵——深——”

那个掌舵的船老大根据他报的情况，望着面前的指南针，向水手们指挥着：

“向东——向北——”

“高——低——”

20多名水手，几十双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拉扯着粗大而笨重的绳索，整齐地合唱着一种海上劳动的号子。

马指导员在一旁不断鼓励：

“现在风顺呀！同志们，加油呀！”

船上面，没有一个人闲着，船老大和水手共同驾驶着这只海船的航行。风大浪高的时候，船上的劳动更显得紧张，水手们那一高一低、整齐一致的号子声，船老大那悠长、有节奏的声调，指导员那生动、有力的口号，几乎吞没了海水的咆哮声。

第一次坐船在海上航行，海上的一切都吸引着我，我感到新奇，便不时地拿着望远镜向大海远处瞭望。掌舵的船老大向我大声说道：

“伍部长，你是常在海上跑的人吗？”

“不是，我这是第一次。”我怕他听不见，也大声地说。

“你呀，真是了不起！我老大在海上跑了几十年，见到你这号人还不多呢！”他用手摸摸自己两三寸长的胡须笑着说。

于是，我在他身旁坐下来，听着这位海上老人讲起他的海上生活。

他姓王，自幼就生活在海上，从15岁起上了船，在海上跑了50多个年头。在海上生活，常常要和海风海浪做斗争。有一次，他的船被海风吹到海洋中间一个小小的孤岛。他们带的东西吃光了，就在孤岛上捕鱼、拾野鸟蛋吃，一个半月后才回来。几十年的海上生活，把他锻炼成一个很有经验的航海家了。哪里的水深水浅，一小时走多少海里，从哪儿出发，什么时间到哪里，他虽然没有掌握精确的科学仪器，但凭他的实际经验，便可以判断出来。对于海，他是多么熟悉啊！

夜幕慢慢笼罩了海面，船进入了夜间航行。大海四周一片昏黑，海风吹在身上，有些冷起来。我披着棉衣，在船的前后来回巡视着。马指导员和没有晕船的警卫人员都轮流担任警戒。马指导员在海上跑了一年多，他是个谨慎小心的人。这一次，他知道任务重要，因此特别注意船上的安全工作。

船舱里静悄悄的，发出轻微鼾声，同志们都安静地睡着了。这一夜的航行是很顺利的。

当东方微微透亮的时候，风渐渐小了，船也渐渐走慢了。这时候，船正行驶在连云港敌人封锁最严密的海面上，速度极其缓慢。

“船老大，风怎么小了？”我问老王。

“不要紧，风不会没有的。”

“加桅吧！”

“5个桅都到顶啦！”听他的声音也有些焦急。

海东边的白光慢慢扩展，天已经亮了，风也完全停了，而且开始了早上的退潮。我问船老大老王：

“船到了什么地方？”

“奶奶山。”

“离柘汗还有多远？”

“还有七八十海里！”

奶奶山是日军在黄海边上的一个据点，距连云港很近。大白天，如果碰上敌人怎么办？我焦急得很，马上派人去把彭参谋长、田旅长他们叫醒了。

没有风又碰上退潮，这样，我们的船不但不能前进，反而倒退起来

了，而且是在向着敌人封锁严密的海岸退去。船老大和水手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船退的方向扭转过来，让它向大海深处退，一直退到70多丈深的海面上，不能再退了，船，就像抛了锚似的停在海上，一步也走不了。

“船老大，我们想办法搞划板用人划吧？”

“这不是江河，这是海呀！这样大的船，没有风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

这时候，其他三个船T和水手们都站在船头上，仰着头，嘴里“嘘嘘……”，吹着引风的口哨。船老大老王急得拜起天老爷和四海龙王来了，他迷信地叨咕着：

“老天爷，送风来吧！到了柘汪，我点香烧纸供你！”

不一会儿，船板上传来许多急促的脚步声，彭参谋长、田旅长、张主任，还有许多人都从舱里上来了。

“怎么船不走了？”大家都问船老大。

“风停了！”

“到了什么地方？瑞卿同志！”彭参谋长问我。

“奶奶山，离敌人连云港很近。”

现在，站在船头上吸烟都能划得着火柴。大家仰起头，望着那桅杆上面的三角旗，它也一动不动。

“海上无风三尺浪！我在海上跑了这么多年，这样的怪事还没见过……”船老大老王站在一旁焦急地自语着。

大家都是在陆地上长大的，对于海非常生疏。如果是在陆地上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一点也不怕，但现在在海上，而且发生了这样叫人着急的事情，我心里空空的，一点底也没有。

彭参谋长是一位很稳重的首长，越是在紧张的情况下越显得沉着。他见同志们有些慌张，马上安慰大家说：

“同志们，不要急！现在还没有发生什么，周围渔船还很多，敌人不一定就会发现我们！”

他和田旅长要我下舱去休息，他们说：

“你一夜没睡，上了岸你的事还很多，下去休息吧！”

我和大家用望远镜向四周义观察了一会，才下后舱去休息了。

我困倦地睡了一个多小时，大约7点钟的时候，忽然被两声清脆的枪响惊醒了。我猛地坐起来，刚想到舱口上去看看，田旅长和张主任便跳了下来。

“旅长，出了什么事？”

他告诉我：开始海岸那边传来了嗡嗡的响声，大家以为是飞机，后来才发现海的西边有一个小黑点在飘动。这时，船上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这个小黑点，慢慢地，黑点越来越大了，看上去是一个圆圆的筒子凸起在海面上。近了，才看出是烟囱。

船老大老王第一个大惊失色地喊起来：“糟糕！鬼子的巡逻艇！”

彭参谋长放下望远镜，向大家说：“同志们，敌人不来，我们不要动；敌人上来了，听我的命令再开枪！”他又把船老大叫到跟前说：“敌人要盘问我们，你们就说，我们是从上海到青岛的货船！”随后，他就到各个舱去布置，叫大家把手榴弹、短枪准备好，与敌人作海上的战斗。

为了不叫敌人发现我们船上有人，彭参谋长叫大家都下到船舱里。几个首长临时分了一下工，彭参谋长留在灶房观察敌人动静，指挥全船对付敌人，田旅长、张主任回到后舱，马指导员带着船老大和水手们站在船上，准备和敌人巡逻艇对话。

“砰！砰！”鬼子巡逻艇向天空放了两枪，船老大和水手们马上把桅篷降了下来。这是敌人订下的海上行船规矩。

……

田旅长说到这里，就听见船上面发出了吵嚷声：

“你们上哪去？”日军翻译官的声音。

“从上海来，到青岛去，做买卖的！”船老大老王回答得很流利。

“我们来查一查，登记一下……”

敌人巡逻艇渐渐地靠近了，撞上来了，木船晃动了一下，便被巡逻艇紧紧地抓住了。

从船舱的窗口向外看去，巡逻艇尾部站着一个日军士兵，正好面对着我，不到一米远，他用眼睛瞪着我，我用眼睛盯着他。猛然，我头顶

的灶房棚子上响起了皮靴子声，我抬头一看，是个日军小队长，他看见船舱里有几十个人，就“好的好的”狂叫起来。

“旅长，怎么办？”我请示站在身边的田旅长。

“打！”

我端起马拐枪一下就把我对面那个鬼子打倒了。田旅长又接过枪去连续向敌人巡逻艇打了两夹子弹，张主任也扔过去七八颗手榴弹，但都落在钢板上，滑到海里去了。

与此同时，我听见彭参谋长在灶房里发出了战斗命令，中舱里司令部的几个科长、团长扔出了几个手榴弹，头舱里警卫员们的“20响”也开了火……全船顿时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船上几十支“20响”的火力完全压住了敌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是侵略者意料不到的。看看情势不妙，巡逻艇急忙掉转头离开了我们。站在灶棚上那个日本兵还在哇哇叫嚷，我瞄准了他，“叭”地一枪就把他打翻到海里去了。

敌人在我们这条船上不但没有捞到“便宜”，反而被我们打死了几个，敌人恼怒了。巡逻艇开到离我们三四百米远的地方停下来，躲在钢板后面架起两挺机关枪向我们猛烈射击起来。

我们这只木船没有装甲设备，我们也没有海战的经验；而敌人，是一只有钢板装甲设备的巡逻艇，有两挺机关枪，10多个“海盗”全是经过海上作战训练的。我们的木船落了桅篷，停在海水中，就是有风也不能前进了；敌人的巡逻艇利用它的优势条件，像发疯似的围绕着我们轮番扫射。

海上像暴风骤雨一般，敌人的机关枪子弹射到船上，水手们牺牲了很多，子弹在海面上发出“噗哧……”的尖叫，厚厚的船板被打穿了，海水从弹洞流进船舱里来。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的短枪和手榴弹都够不着敌人。战斗开始不久，我们的人就牺牲和负伤了不少。

彭参谋长的脚负了伤，仍在中舱里坚持指挥。船上的马指导员牺牲了。头舱的旅卫生部副部长彭绍英负伤了。在后舱，我左腿负伤，彭、田、张首长的妻子也都被打伤了。

现在，船上面的情况怎么样呢？头舱、中舱都和我们联系不上，因为船上面敌人封锁得太厉害。面临着这样严重的情况，田旅长叫大家下

到二层舱里（在水底下一层），他那严肃的面孔，表现了对党高度的责任感。他说："同志们，我们绝不能让敌人得到我们一点什么。现在大家把所带的秘密文件撕毁，扔到海里去！"

"对！对！"

下层舱里，张主任带着大家在撕毁秘密文件。上层舱只有我和田旅长在抵抗敌人，不让巡逻艇靠近我们的船。不料，又一颗机枪子弹打中了我的右眼下部，我第二次负伤，满脸鲜血直流；我觉得头有点昏，好像要跌倒似的，田旅长扶住了我。

"瑞卿同志，怎么样？"

"不要紧，没有伤着眼睛！"我说着，用一条洗脸毛巾缠住了伤口。

这时，从舱口跳下来一个人，我一看是旅长的警卫员小郑。他手里拿着一支"20响"，身上的衣服划破了好几块，大腿上淌着血，看样子是刚负的伤。田旅长看到自己的警卫员这样勇敢，禁不住伸出两手，激动地搂抱了这个17岁的战士。田旅长问小郑："你从哪边舱过来的？彭参谋长他们怎么样了？"小郑一边急喘着气一边告诉我们："战斗一打响，参谋长就在船上灶房指挥，他脚挂了彩，跌倒在中舱里。他看到船头打得紧，马指导员、船老大和水手们大部分牺牲了，眼看敌人巡逻艇要接近船头，他还要上去指挥。我们怎么拦也拦不住，他上去了。巡逻艇刚要开近我们船头，被我们一阵手榴弹和'20响'打退了。就在这时，参谋长负了重伤，胸口中了三颗机枪子弹。我们把他扶到舱里。他说：不要管我，我自己带的有药。你们快去抵抗敌人，快去！他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你是田旅长的警卫员，快到后舱里找田旅长、张主任，就是死也要爬到后舱，把我的话告诉他们，坚决打到底！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打到底！我离开参谋长，刚一上到上面，大腿就挂了花了，敌人火力封锁太凶，上面牺牲和负伤的同志都躺在血里，我连滚带爬地就过来了……"

勇敢的小郑这段长长的叙述，给我们带来了鼓舞和力量。师参谋长彭雄同志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给了我们坚决的战斗指示！

下午1点多钟，战斗打得最激烈，敌人巡逻艇围绕着我们的船拼命地射击着。船舱里，没有负伤的同志站在血水中抵抗着敌人，负伤的男同志和船舱里所有的女同志，都在艰难地搬运船板、棉花、被子，堵塞

漏水的弹洞，筑起船舱里的工事，抵挡子弹。

海上还是没有风。我们这只失去生命力的木船，死死地飘在海面上。阵阵枪声中，不时传来敌人的叫声："不要打枪了！——你们投降吧！——投降不杀你们！"

面对这残酷的环境，有些同志再也忍受不住敌人的欺凌了。

有人提出来：

"跳海！新四军绝不做敌人的俘虏！"

"炸船！共产党人死也要死在一起！"

田旅长派警卫员到中舱去请示彭参谋长，警卫员带回彭参谋长的话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绝不会被敌人征服。但是，现在跳海、炸船都还早，我们死要死得有价值！等敌人上到我们船上来，我们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那不是更有意义吗！"

突然，从舱口上又跳下来一个人，正好落在田旅长身边。旅长以为是敌人，一把把他按倒在地上。一看，原来是张主任的警卫员戴云天。他是冒着敌人扫射从船上面滚着下来的，因为他的驳壳枪打卡壳了。

"首长，给我一支好枪，我到船的中舱去抵抗敌人。首长，我是在海上打过仗的人，我知道：只要我们船上还剩下一个人，敌人是不敢上来的！"

田旅长答应了他的要求，交给他一支"20响"和几条子弹。只见他把子弹揣在口袋里，两支手枪腰里掖着一支，手里握着一支，说了声："首长放心吧，我就是死也要完成任务——绝不让敌人靠近我们的船！"就向舱口一纵，翻了个身上去了。

敌人的机枪又猛烈地扫射起来。忽然，我的头部又一次负了伤，向前一栽，便昏倒过去了。我一直昏迷了两个小时，大家都以为我牺牲了。

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新的情况，但我什么都未觉出来。后来，在医院养伤时，同船的卫生部副部长彭绍英、保安处长黄国山，还有警卫员戴云天，才把情况告诉了我。

战斗进行到下午3点多钟，海上的枪声渐渐稀落了，过了一会儿，敌人停止了射击，我们也停止了射击。敌我双方沉默地对峙着。一种可

怕的寂静的气氛笼罩着海面，紧张得叫人喘不过气来。一场海战就这样结束了吗？不，战斗并没有结束！沉默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以为我们船上的人死光了，便想把我们的船拉回连云港。巡逻艇狡猾地绕着我们的船用冷枪试探了几次，见没有动静，便从东南方大胆开过来了。

难道我们船上的人真的死光了吗？难道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让敌人践踏我们的船吗？不，我们绝不能被敌人征服，我们要给敌人以严厉地打击！

看！在船的中桅下面侧卧着一个战士！他身负四处重伤，鲜血染红了白的帆篷，他双手紧握着两支手枪，仇视着敌人的巡逻艇。

这个战士就是刚才向田旅长要枪、要任务的警卫员戴云天。他从舱里上来的时候，又一次负了重伤，但他忍受着伤口的剧痛，艰难地爬到了船的中桅下面。他努力将自己的一支打卡壳的驳壳枪的故障排除了。这时，巡逻艇上的日军从望远镜里发现了他，子弹像雨点似的落在中桅附近。戴云天以粗大结实的桅杆做依靠，和敌人战斗了很久。敌人把巡逻艇开到东面向他射击，他就移动着身子转到桅杆的西面。敌人开到西面，他又到了东面，子弹把中桅底部打得像蜂窝一般，但都没有打到戴云天。后来，戴云天看看自己枪里的子弹不多了，就滚到船板上，找了几块木板，把自己隐蔽起来，从此再不放枪了。就这样，海面上沉默了很久很久。

现在，戴云天一只手握着一支上满了子弹的“20响”，仇恨的眼睛死盯着开来的巡逻艇。近了，他看见巡逻艇上站着七八个敌人，挺着胸，卡着腰，上半身完全暴露在钢板外面。戴云天的枪口瞄准了这些海盗，让敌人靠近了再打！

眼看敌人的巡逻艇靠近了我们的船，眼看我们的船就要被拖走，在敌人巡逻艇离我们船只有10多米远的时候，戴云天这个浑身是胆的战士，突然从隐蔽的船板里跳了出来，双枪对准了七八个敌人开火了。他连续发射了40响，像突然出现的两挺机关枪一样。顿时七八个敌人，有栽倒在海里的，有仰倒在甲板上的，巡逻艇发出一种难听的惨叫声，拖着死尸和伤兵像一只受了伤的海鸟在海上“噗噗噗”地向连云港方向开去了。

海面上又沉默了很久，这时候躺在血泊中的戴云天突然向船舱里喊

了起来："同志们！敌人跑了！"田旅长、张主任和一些负轻伤的同志从船舱里上来了，大家把戴云天从血泊中抱起。田旅长、张主任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说道："戴云天同志，你完成了任务！"

戴云天这个1940年参加新四军的苏北战士，还只有18岁。他身上虽然还有些孩子气，但却充满了勇敢、机智的气质。他身负四处重伤，坚持与敌人战斗，在最紧要的时刻——决定全船命运的关头上，起了这样大的作用。他因流血过多而昏迷过去，同志们望着他苍白的脸色，非常感动。

正在这时候，从船尾传来有人呻吟的声音，大家跑过去一看，是年纪最大的船老大老王，他和几个牺牲的水手躺在一起，身上负了很重的伤，一点动弹不得。他很吃力地说道："同志……们，有……风了，拉桅……吧！"

老王的话提醒了大家，大家站在船上望着大海，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啊！海风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来到的，平静的海水又被它掀起了汹涌的浪花。大家意外地狂喜起来，忘记了这一天战斗的疲劳，在田旅长、张主任的指挥下，不一会儿工夫就把5个桅篷扯了起来。

高大的帆篷被风吹得鼓鼓的，桅杆顶上的三角旗迎风发出响声。船，走动起来了，但是，船往何处去？有谁来驾驶这只受了重伤的木船前进呢？水手们、船老大、马指导员几乎全都牺牲了，现在只剩下这位63岁的船老大老王，他也是奄奄一息了。但是，令人敬佩和感动的船老大，白发苍苍的老人啊！他躺在船板上，挣扎着用他那双无力的眼睛和沙哑的嗓子，艰难地指挥着大家驾驶这只船的行驶。

"向东歪舵——"

"松——左手，拉——右手。"

瘫痪了的木船，又恢复了生命力，载着牺牲的同志、负伤的同志，追逐着白色的、翻滚的浪花向前驶去……

船行驶不到半个小时，远远的海的那边又传来了敌人巡逻艇的声音，有望远镜的人都在瞭望着，慢慢地看出来了，这一次不是一只巡逻艇，而是四只，每只都比那只受伤逃回去的要大两倍，是两个烟囱的大巡逻艇，从连云港方面开来，向我们的船追来了。

田旅长和张主任指挥大家把火力集中在船尾上，准备等敌人近了，

好一齐开火。但是，敌人是胆小鬼，大概是那只巡逻艇被我们打怕了吧！四只巡逻艇始终不敢靠近我们，虽然七八挺机枪不停地向我们船射击，但因风大浪高，船又走得快，子弹射不到我们船上来。

现在离柘汪还有三四十海里，船老大老王向田旅长说："船靠陆地吧？"

"对，上岸去！上了陆地，我们就有办法了。"田旅长决定改变去柘汪靠岸的计划。

船老大老王指挥掌舵的声音渐渐弱下去了，后来几乎听不见了。最后，他躺在那里，就用他的头左右摆动来指挥（他双手都受了伤）。大家看着他的头向左摆，就把舵向左摆动，看着他的头向右摆，就把舵摆向右边……摆着摆着，受重伤的老人实在支持不住了，头猛然垂了下去，我们还仿佛从他那嘶哑的嗓音里听出了他喊了一声："同……志……们……"他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不能继续指挥我们一起走完这海上最后一段路程的航行了，不能和我们一起上岸去了，我们像失去一位指挥员那样，感到十分痛惜。

船，在大海中失去了指挥就像一只在高空中断了线的风筝……

这时，船上面所有的人该有多么紧张呵！大家最担心敌人巡逻艇上有炮，如果敌人开炮，我们的船是吃不住的。大家非常盼望看见陆地，许多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什么时候才能看见陆地呢？田旅长说："不管敌人有炮无炮，我们决不落桅！"大家也有一个坚定的决心：坚决不再落桅了。如果敌人四只巡逻艇一齐来了，我们就和敌人决一死战！

"同志们！看见陆地了！"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现陆地，大声狂呼起来。船上的人马上振奋起来，负伤躺在船舱下面的同志也都手扶着舱口的梯子上来了。大家望着远远的海岸越来越近，就像久别父母的儿子回到了爹娘的怀抱一样。船离岸还有三四海里的时候，会水的同志就首先跳下船去，早早上岸去找部队去了。

船靠近岸边，在四五尺深的海边上停住了。没有负伤的同志都跳下船，在海水中用船板向岸上划去。这时，正是涨潮的时候，潮水把跳下水的人一步一步推向岸去。

敌人的巡逻艇因海滩水浅不敢靠岸，不得不在离我们船数百米的地方，用机枪严密地封锁我们上岸，密集的子弹在海水上跳动，我们敬爱

的两位首长——师参谋长彭雄同志和旅长田守尧同志就在这时光荣地牺牲了。

负伤的同志背着牺牲的同志继续向岸上走去，海水中留下一条条红色的血的痕迹……

我在一阵巨大的晃动中苏醒过来了。血迷住了我的眼睛，右耳负伤，什么也听不见，左耳里充满了枪声。我用力睁开了没有伤着的左眼，向船舱里看了看。除了几个牺牲的同志安静地躺在血泊中，活着的同志都不见了。他们上哪里去了？船，停到什么地方了？

“伍部长在哪里？伍部长在哪里？”

由远而近传来了一阵叫喊声，我听出这是我的警卫员杜文仲的声音。听见自己同志的声音，多高兴啊！我想马上回答：在这里！但因流血过多，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想喊，可是喊不出声来。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落在我躺着的船舱的木板上，我仔细一看，站在身边的正是我的警卫员杜文仲。

“首长，你没有牺牲？”他见我全身是血，跪下来扶起我，惊喜地问我。

“我没有死。他们呢？”

“船刚靠岸，他们下船了，张主任叫我来看看你。”

“我不能走了，你去给我找一支枪和几颗手榴弹。小杜，你先走吧！敌人来了，我和他们拼！”

“首长，你要走，上岸去！我就是死也要把你弄上岸去呀！”他说着，感情激动起来，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眼泪唰地一下落了下来。外面的枪声打得正紧，他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把我背出了船舱，随之抱住我的身子一起跳下了船。这时，我看见四只巡逻艇停在海中间，机枪不停地向我们扫射，子弹在海面上乱窜。我的伤口一碰海水，疼得受不了，我叫了一声：“不行呀！”杜文仲见我快昏过去，就把我又抱回船上，安置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给我找来一个散盘子（即救生小舟），把我放在里面，推到海水中。他大声对我说：“首长，手把紧点，我推你上岸去。”

他的话音未落，忽然掀起一个大浪，把我们冲散。我看见他被浪头卷进了海里，仿佛还听见他在水里传来的声音：“伍部长，手把紧点，

你一定要上岸去！”可爱的战士，机灵的警卫员啊！我知道你的水性很强，大海淹不死你，你救了我的命，但愿你也一定能上岸吧！

黄昏了，潮水把我推上了海滩。我头部、腿上三处负伤，血流不止，动一下就疼得钻心，加上两天多来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上船前一天为防止晕船，大家都没吃东西），身体极度虚弱，几乎又要昏迷过去。但是，一个强烈的信念在支持着我：我已经上了岸，我要活下去，我要给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我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在海滩上艰难地、缓慢地向岸边爬去，爬累了就歇一会再爬。爬到一个沙埂上，向前一栽便翻倒在一个壕沟里。3月的天气，我倒在水沟里，虽然身上穿着棉衣，但全身上下都是血，血和泥水混在一起，身上冷得发抖，伤口更加剧烈地疼痛。

“什么人？缴枪！”

突然，壕沟上站着一个端着长枪的人，把枪刺逼近了我的胸口。昏暗中，我看不清他穿的是军服还是便衣，也不知道他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我就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他大概听不懂我的口音，接着又上来一伙人，中间一个大个子，拿着驳壳枪，用同样的声调吼道：“什么人？缴枪！”

让我缴枪？这真是对我的莫大侮辱，我猛地抬起身来，撕开上衣露出胸膛，吼道：“你们要是伪军，就补老子一枪吧！”

这个拿驳壳枪的人听出我是南方口音，便马上高声命令道：“三排长，赶快去打海里的敌人！”

这时，我才知道，山东独立团的部队赶来援救我们了。

大个子连长布置了他的连队向敌人展开了战斗之后，便派人把我抬走了。

我被转送到山东直属医院治伤。不久，军部刘少奇同志、赖传珠同志和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同志，相继拍来电报慰问我，嘱咐我好好养伤。我还记得刘少奇同志、赖传珠同志电报里的几句话：“你这次负伤是不幸中之万幸。望你安心养伤，有什么困难找罗政委，都可以解决。”

这场海上血战，我们这支非战斗的干部队，在从来没有经历过海上作战以及敌我装备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坚强抵抗了一天，没有一个屈服

的，没有一个动摇的。我们这些共产党人，靠着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靠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最终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敌人，创造了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事后，据在连云港做内线工作的同志说，这只巡逻艇上共有8个日本人、4个汉奸，最后，死在巡逻艇上6个，其他全部受重伤，连开船的也被打掉一只膀子。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的部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胡炳云

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把人民的安危放在心头。

● 1911年生，四川南充人。

●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营长，参加平型关、午城、井沟等战斗。

● 1938年8月，任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等职，率部创建湖西平原游击根据地。

● 1941年，任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团长、副旅长。

● 1996年2月28日，在北京逝世。

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胡炳云

一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迎来了1943年的春天。一望无垠的淮海平原上，虽然已经冰化雪消，但依然有点春寒料峭，冷气袭人。日伪的据点星罗棋布，盘踞着大小集镇。再加上不断地“清乡”“扫荡”，把一个辽阔、富饶的淮海平原，摧残得土地荒芜、疮痍满目。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淮海区人民就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和敌人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游击战争。为了巩固和发展这块抗日根据地，上级命令我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一大队（当时我任大队长）于1940年8月东渡运河，进入淮海区，配合那里的地方武装——淮河大队，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狠狠打击敌人。经过几年来的英勇战斗，淮海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发展，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淮海区人民行政公署。由于实行了主力部队地方化、地方部队群众化的方针，使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力的铁拳，经常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根据地内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情绪日益高涨，生产运动蓬勃展开，根据地的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展，迫使敌人龟缩在大小据点里，不敢露面。她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牢牢地插在敌人的心脏上面，威胁着敌人的指挥中心和战略要地徐州、淮阴，迫使敌人在淮海区的两大交通命脉——运河、盐河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又像一条坚韧的纽带，把我山东抗日根据地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紧紧地连成了一片。

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政策，相互暗中勾结，把大部分兵力用来对付我抗日根据地。1943年3

月，盘踞在我苏北淮海根据地的日本侵略军，集中步骑3000多人，在师团长川岛的亲自率领下，在各个敌寇据点的配合下，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淮海根据地中心地带展开大规模的“扫荡”，企图突然合围六塘河沿岸一带的我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并寻歼我主力部队，妄想以优势兵力一举摧毁我淮海根据地，切断山东与华中两根据地的联系。

敌人的这一阴谋诡计，已经被我们识破了。3月17日，我遵照陈毅同志的指示，把分散在各地的部队迅速集结，星夜向泗洪县的山子头进发，一来赶往山子头围歼企图进犯我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部队，二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是，敌人的计划十分阴毒，行动异常诡秘。3月18日拂晓，敌人突然出现在刘老庄附近，再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就可以到达我淮海区党政机关的驻地六塘河。在此，我七旅十九团四连英勇阻击敌人，激战一日，终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毒计划，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凯歌。

二

四连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连队。四连所在的十九团的前身是1927年南昌起义时的教导团，长征时期是红一军团红二师突击四团。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部队番号虽然多次变化，但艰苦奋斗、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却一直继承和发扬着。

3月17日夜晚，四连接到我的命令后（当时我任十九团团长），立即将分散在淮阴县刘老庄周围配合区政府坚持开展工作的各班、排集中起来，准备转移执行新的任务，不料次日拂晓即发现了敌情。不远处断断续续地传来稀疏的枪声，空旷的田野上，跑反的乡亲们扶老携幼，哭声遍野。连长白思才和指导员李云鹏研究后认为，在未充分弄清敌情之前，摆在面前有两种可能：一是少数敌人来犯；一是大量敌人进行“扫荡”。如果属于前一种情况，就应抓住战机，设伏杀伤敌人，乘机扩大战果；如是后一种情况，为了掩护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安全转移，部队就绝不能撤离。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把人民的安危放在心头。这是我们这个军队的光荣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决心一下，全连立即进行战斗准备。连长白思才叫指导员李云鹏集

合部队，自己身披便衣，化装成老百姓，大步赶到村头观察敌人动向。他是一位机智善战的连队指挥员，16岁就参加了陕北红军，作战很勇敢。

敌人逐渐出现在他眼前了。走在最前头的是敌人的尖兵部队，后面跟着大股敌人，其中夹杂着几十名骑着高头大马的日军指挥官。白思才同志急忙跑向指挥所，将便衣一甩，伏身在重机枪上。敌人肆无忌惮地大步前进，300米、200米、100米……完全进入了四连的伏击圈。白思才同志紧盯着敌人，当敌人离他们只有五六十米时，便率先用重机枪开了火，全连火力一起朝敌人扫去。敌人尖兵应声倒地，指挥官人仰马翻。敌人遭到这意外的伏击，一时晕头转向，仓皇散开后撤。而在这场伏击战中，四连无一伤亡。

当敌人清醒过来后，立即从四面八方向四连阵地迂回过来，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这时，白思才和李云鹏同志根据敌人的兵力、四周的枪炮声和敌人急于要北犯的趋势，弄清了敌人的意图：敌人分明要以突然的行动，妄图一举消灭我驻在六塘河一带的领导机关。在当时的情况下，四连是完全可以顺利突围的，但是为了拖住敌人，争取时间，让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决定放弃突围的机会，同敌人打一次防御战。打防御战对四连是十分不利的。第一，四连眼前指战员一共只有82名，弹药又很缺乏，而敌人却有千余名，武器仅大小炮、掷弹筒就有百余门；第二，庄内的数百群众未撤，敌人炮火打来时，群众将会遭到极大的伤亡。

在这一极大的困难条件下，四连同志下定决心，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坚决打破敌人的“铁壁合围”计划。为了掩护领导机关转移，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全连立即撤到刘老庄后边一片开阔地带的“抗日沟”里去固守。

上午9时左右，急于要北犯的敌人，发起了第一次冲锋，才前进30米便被我四连打退了。敌师团长川岛异常恼火，登上刘老庄杨三堂屋顶上察看地形，组织了第二次冲锋。这次冲锋，敌人投入了约一个中队的兵力，集中了大炮小炮，并将十数挺机枪一起使用，企图以猛烈的火力把我四连的火力压倒，掩护日军前进。

敌人进攻开始了，炮弹和子弹纷纷飞向我四连阵地。敌人在火力掩护下，爬了过来，距我阵地愈来愈近。当日军离我尚有百十米时，我四

连的枪榴弹集中打向敌人的火力点。顿时，敌人的火力点便变成了哑巴。这时，我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进攻的敌人大乱，伤亡一大片，往回逃跑的敌人被四连的神枪手一枪一个，当了活靶子。有20多个法西斯亡命之徒，冒死爬到我四连阵地的前沿，白思才同志一声令下，四连的战士跃出战壕，端起刺刀，冲向敌人，不消10分钟，敌人便全部变成了刀下之鬼。敌人的第二次冲锋以惨败结束。

这时，四连的弹药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李云鹏同志焦虑起来。李云鹏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由于党的培养和长期连队工作的锻炼，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训练有素的连队政治工作干部。他看到距阵地前沿30米以内，躺着六七十具敌人的尸体，每个尸体上都有枪和子弹。这些子弹如果能弄到手，就可以狠狠地回击敌人。他和连长商量后，立即号召干部战士到敌人的死尸上去“验收”弹药。最先站起来响应号召的是一排长尉庆忠。他是个老红军，性格十分幽默，他风趣地说：“我在团部当过军需干事，验收弹药是我的老本行！”于是他带领突击小组，边挖沟边接近敌人的尸体。敌人发觉四连的意图后，拼命射击。突击小组冒着枪林弹雨，把前沿敌人尸体上的子弹全部取回。不幸的是，我们这位红军老战士光荣地牺牲了。

紧接着，敌人又发起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冲锋。每次都抛下死尸狼狈逃窜。这时日已过午，敌人为了组织再一次的进攻，冲锋暂时停止了，四连为了打好下一个回合，虽然又饥饿又疲劳，仍迅速修补工事，挖掘掩体。党支部利用战斗间隙召开了支委会、党小组会，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到天黑，继续拖住敌人，等到六塘河附近的党政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全部安全转移了，然后再组织突围。

会后，支委们带着支部决议，到各班、排去，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战斗员，英勇杀敌，争取战斗的最后胜利。四连的指战员们在支部号召的巨大鼓舞下，情绪大为高涨，斗志愈加坚定。

敌人被打怕了，担心再次进攻仍然得到和上几次一样的结果。于是，改变战术，集中所有的山炮、九二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向四连阵地轰击。一时弹如雨下，烟尘滚滚，大地震动。

四连凭借防御的仅是一段不长的“抗日沟”，哪里经受得住雨点般的炮弹！但四连全体指战员有一种比钢铁更坚硬的东西——革命的意志！工事摧毁了，立即又修复了；掩体坍塌了，马上用背包填上去；人负伤

了，包扎起来，继续战斗。任凭敌人炮弹再多，轰击再猛，四连的阵地依旧稳如泰山，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

敌人炮击一开始，白思才同志就被弹片炸伤了，一只手失去了活动能力，立即昏迷过去。当他苏醒过来后，马上挣扎着爬起来，来往于交通壕内，继续鼓舞士气，安慰伤员，指挥战斗。其间，他又几次被炮弹掀起的土块埋住。有一次，炮弹落在他附近，剧烈的爆炸声和硝烟尘土过去后，他发现身旁的一个战士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腿，便立即从土里钻出来，用仅有的一只右手，扯开被单，将伤员的腿裹上。这位战士已经站不起来了，嗓子也哑了，但他用期望的目光恳求白思才同志，两手比画着，请求让他在弹坑里瞭望敌人，坚持战斗。白思才同志含泪拥抱了一下断腿的伤员，迅速回到机枪阵地，又亲自指挥重机枪手，准备给来犯的敌人以更大的杀伤。

这时，李云鹏同志也已负了几处伤，满身血迹模糊。但他仍继续组织全连的特等射手，准确无误地杀伤敌人。他俩会面后，李云鹏同志拿出在炮火中写给营首长的一份报告给白思才同志看。这份报告热情而生动地叙述了全连的战斗情况。白思才同志在报告上面签了字。他俩希望这份报告能落到营、团首长手里，作为他们向党的汇报，请求党审查他们这次的战斗，并要求批准他们在火线上接纳新党员。

炮击仍在继续，白思才和李云鹏同志在炮火中检查了全连情况。经过一整天的战斗，全连只剩下不到一半了。没有负伤的同志，眼睛也都被炮火的硝烟熏得红肿起来，鼻子被硝烟呛得鲜血直流。饭未吃一口，水未喝一滴，喉咙干得冒火，连话声都微弱得难以听清，全靠打手势助听。更为严重的是，子弹也快用光了。这时，敌人最大的一次冲锋即将开始了。白思才同志估计到，领导机关和群众一定都安全地转移了，于是下达命令：把余下的子弹，集中给重机枪和轻机枪使用，其余的步枪全部拆散，安上刺刀，严阵以待，和敌人展开一场肉搏战！

该拆散的枪支，全部拆散了。拆下的完整零件，一一埋入地下，决不让敌人捞到一点武器。机密文件和报刊也全部销毁了。这时，李云鹏同志高声动员，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战斗员，为了民族解放和党的事业，坚决迎击敌人最后一次冲锋，更多地杀伤敌人！

晚霞满天，战火熊熊，决战前的阵地上，一片肃穆而宁静，四连余下的指战员，连轻重伤员在内，都庄严地从战壕里挺立起来，紧握着

枪，迎着血红的残阳，向慢慢围上来的敌人，闪射着火焰一般的仇恨目光。白连长和李指导员领着战友们庄严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时近黄昏，胆战心惊的敌人，从四面八方缩头缩脑地围上来了。四连的战士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威武不屈地逼视着敌人。当敌人接近阵地后，机枪首先张了嘴，愤怒的火舌，卷起一股狂风，呼啸着向敌群飞射过去。敌人一批批应声倒了下去。可是不久，子弹打光了，敌人重新冲了上来。白思才和李云鹏同志一声呐喊："同志们，冲上去，杀——！"战士们冲向敌群，刀光落处，只听得敌人鬼一样的嚎叫声。

当夜幕降临阵地时，枪声终于停下来。寂静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浓重的夜色紧紧地把一切包围起来。

在战斗结束很久，敌人方才心惊肉跳地走近战壕。他们没俘虏到我军一个人，没获得一件完整的武器，唯一的收获，就是运走了近200具死尸和300多名头破血流、断臂残腿的伤兵。我军以少胜多，使敌人受到重创。更使敌人丧胆的是，我七旅和兄弟部队，在四连拖住敌人激战的时候，与地方武装打到敌人城下，歼灭了留守的伪军，迫使敌人不得不仓皇撤退。我淮海区的领导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得到了安全转移。

三

敌人刚一撤走，我淮阴县张集区区长周文科和联防大队长周文忠同志带领群众，立即赶到阵地。

阵地上，硝烟尚未散尽，战火还在燃烧。晚风萧瑟，寒星惨淡，勇士们的遗容英姿依稀可见。这时候，周文忠同志突然听到一声微弱的"哼"声，啊，是我们的一位身负重伤的年轻战士！周文忠同志赶紧扒开压在他身上的尘土，从一片血污中抱起这位战士，当即找来一副担架送去抢救，这位战士的前胸有三个枪眼，伤势很重。但他仍然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难耐的伤痛，断断续续地向周文科区长叙述了一天来的激战情况，但是，由于伤势太重，抢救无效，我们这位仅有24岁的年轻战士，终于在第三天早晨与世长辞了！

滔滔六塘河，日夜奔流，称颂着82位烈士的英雄业绩。莽莽大平原，狂飙怒吼，声讨着法西斯强盗的滔天罪行。从四面八方涌来了乡亲

们，流着热泪收殓着烈士们的忠骸，筑起了10米高的烈士墓。陵园正中，修建起一座“壮志亭”，苏北行署主任李一氓同志亲笔写下了纪念碑文，记载着82位烈士的英雄业绩。从此，淮阴人民日夜怀念自己的子弟兵，每当细雨蒙蒙的阴雨天，人们仿佛听到烈士陵园内传来一片激烈昂扬的喊杀声和阵阵高亢嘹亮的军号声，大伙儿说，那是白思才连长和李云鹏指导员正在率领战士们操练，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

是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人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谢振华

1943年，抗日的战火漫卷大江南北，苏北军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

● 1916年9月生，江西崇义人。

●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8年2月，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4月，到延安马列学院深造。

● 1940年10月，奉命去江苏阜宁县建立根据地，组建地方武装。

●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二十四团团长兼任政治委员。

● 1943年，参加了盐阜反“扫荡”、陈集歼灭战。

● 2011年8月3日，在北京逝世。

攻克八滩 全歼山本中队

谢振华

1943年，抗日的战火漫卷大江南北，苏北军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这时，我们二十四团正在阜宁东北的东坎、八滩及滨海地区活动。3月下旬，刚刚占领了东坎的日军一个大队，就迫不及待地于该月29日派出山本中队和200多伪军在八滩安上了据点。八滩在东坎东北，相距约60华里。这里，盛产鱼虾，又是海盐集散地，商业比较发达，每年的税收也不少。当地人民常用“金东坎银八滩”来比喻这两个地方的富庶。敌人占领八滩，正是想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控制和扼死我们。为了粉碎敌人的罪恶企图，在敌人占领八滩的当天，黄克诚师长就来电指示我团准备战斗。

开始，师里还计划从佃湖以南调二十二团来配合我们歼灭这股敌人。但是从佃湖到八滩需要两三天的行程，而且要通过敌人几处据点，这样敌人就会从我们推迟的行动中得到喘息机会而加强防御工事。有经验的猎手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打平地的狼要比打森林里的狼省事得多。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因此29日下午，黄师长又命令我们乘敌人落脚未稳，先下手为强，明天晚上就敲掉它，并增派师特务营的两个连来参加战斗。

按理说，以一个团兵力，对付日军一个中队和200多伪军，可真是杀鸡而用牛刀。其实不然，因为我们一方面攻打八滩，另一方面还要分兵去阻击东坎来援的敌人，同时，我们的火器也远远不如敌人好。

当晚，战前准备工作都妥帖了，师里在批准我团的战斗决心和作战计划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时间，要求我们在第二天早晨结束战斗。

黄昏时，部队在苍茫的夜色中沿着田间小道，从各个集结地奔向八滩。团指挥所在八滩西头一座孤单的小房扎下，这里离八滩镇不过半里地，警卫员点起一支蜡烛，我和参谋长尹捷峰以及几个参谋，挤在桌子周围，铺开地图来看。我们再一次查看了原定的攻击方向和进攻道路，生怕出什么差错。在跳动的烛光下，作战地图上几只红色小箭头显得特别耀眼，我们就要依照箭头指示的方向，四面合击，给这些侵略者一个

措手不及。

9点钟，部队悄悄地完成了对敌包围的计划，四处仍像死水一般平静，静得连呼吸都怕冒出声来。大家静坐着，沉默不语。我不时地看看表，计算着难熬的时间，心情真是急呀！一分钟似乎比一天还要长。

秒针刚刚接近9点30分，我就令通信参谋发出攻击的信号。立刻，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战士们豪壮的冲杀声，从八滩四面响起，最激烈的是二营的冲击方向。他们由南向北进攻，一进去就和日军展开了恶战。二营副营长王光汉率领的突击队，真是一把利刀，一直逼近到日军的中队部，砸坏了敌人的报话机和电台装置，逼得敌人没办法，只得接连放出三只军用信鸽，向外求援。一营是由西往东攻，打的是伪军，犹如快刀切豆腐，仅仅20分钟，就把这20多个替鬼子挡枪子的货色消灭了大部分，剩下的残部都溃散了。

镇里的伪军被消灭后，我们把团指挥所移到镇东的一条堤旁。这里离日军的核心据点不到200米，中间是一线矮小的民房，借着日军打出的照明弹，可以把据点西面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为了把东西的情况弄明白，参谋长向我打了声招呼，就跑向师特务营的攻击方向去了。

日军分住在三个大院里。黑夜，鏖战就在这三个院子的四周展开了。敌人的优势火力得不到发挥，只好一个劲地打照明弹，使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网之下，增加了很大伤亡。有10多个战士火了，不顾枪林弹雨，勇敢地冲上一个院子的房顶。正准备揭开瓦盖往里送手榴弹时，院里的日军一阵朝天机枪，房上我们的人就全给打倒了。20多个敌人乘势冲出了北面的包围圈，向团指挥所扑来，叽里哇啦地乱叫。我一面把手枪里的子弹顶上火，一面喊司号员调一营的二梯队三连进入战斗。

三连的奋勇队在连长米富珍的率领下，及时地向日军冲了上去。他们打得真利索，20多个敌人一个活的也没留下。

下半夜1点钟左右，我们夺下敌人最东头的两个大院，将全部敌人压到中队部所在的一个大院里。虽然日军死伤不小，可是他们仍在坚持下去，这就告诉我们更残酷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

日军凭借厚实的砖石围墙，守住枪眼，拼命向我们射击，我们的迫击炮由于距离太近，不能发射，一些战士气不过，就翻过围墙，和敌人

展开肉搏，但是寡不敌众，不是牺牲了，就是逼出了院子，浑身都染红了血污。

两点钟左右，通信员喘着气向我报告说："二营副营长王光汉同志牺牲了。一营长毛和发和几个连的干部也都负了重伤。"我们和敌人不过相距一箭之地，然而要接近却比过千重水、万重山还困难。在这狭小的地段上，我们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个亲爱的同志啊！

"司号员吹号请参谋长回来！"我感到需要进一步研究一下打法，老这样下去只会对敌人有利。时间——这是师里再三强调的，马上就要天亮了。

参谋长头上缠了一条白布，急急地跑了回来。

"老尹，头怎么的！负伤了？"我着急地问他。

"没关系，一点擦伤。"他毫不在意地说了一句。我们俩伏在堤埂上，眼望着前面的攻击部队和日军机枪吐出的火舌，心里火烧一样。

"团长，敌人火力太猛了，我看最好使用火攻！"

"对"，我回答说。用火攻这是我们战斗方案中最后一着！

引火物在战前已做了准备，部队在接到火攻命令后，立时把蘸了煤油的棉花球绑在马尾手榴弹上，投进大院里，或者把棉花球绑在长竹竿上，抛向大院的房顶，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了。这是战斗的火焰，这是复仇的火焰。火焰燃烧着万恶的强盗，也燃烧着战士们的心。敌人狼狈地在火里滚着，拼死想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哪里有路给他们呢！大门口给五连的两挺机枪紧紧地看住，敌人一露头就被击毙。尸体都快把门洞堵住了，里面烈火烧，外面机枪打，这一阵真叫人痛快。

拂晓，东南方突然传来阵阵低沉的马达声，几架大肚子敌机，嘶叫着从头上掠过，他们一定是给敌人壮胆的，可是晚了一步。这时率三营在新港子打援的副团长陈玉才同志派人送来一份报告说：原来东坎的鬼子大队，昨晚两点多钟就分两路增援，现在已和三营打响了。

天亮了，日军住的大院只剩下一片灰烬。有几条白色的火苗子，尚在悠悠地搅动，但是枪一直没有停过，围歼战仍在激烈地进行。忽然西北角一阵混乱，10多个敌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推倒围墙，从二营和特务营的接合部企图向东坎方向逃跑。我连忙跑过去想组织部队收拾这帮家伙，跑着跑着右肩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身子一软倾倒在地上，血

水顺袖筒流出来，一会儿就浸透半边军服。警卫员赶来扶了我一把。我使劲站起来，向前面望去，我们的战士，正追赶溃逃的残敌。

来八滩增援的日军，害怕遭到同山本中队一样的下场，没有立足，便急急忙忙败走了。这一次战斗我们击毙山本中队长以下日军80余名，八滩又重获得了解放。

第二天，获得解放的八滩人民群众由地方干部带领，敲锣打鼓，抬着猪、羊、鸡、鸭等数不清的慰问品来看望我们的队伍。指战员们和前来慰问的群众欢呼着、簇拥着、跳跃着。当时我兼任团政委，告诉政治处的同志一方面热情接待前来慰问的干部、群众，另一方面也要婉言谢绝送来的慰问品，因为当时人民的生活还是很困难的。当我们谢绝接受慰问品时，有位老大爷站出来含着热泪说："同志们啊！你们流血牺牲是为谁呀！我们被日本鬼子害得好苦啊！他们奸淫烧杀、鸡犬不留。是你们拼着生命来解救我们。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这点东西算什么？只能表表我们一点心意，你们不收下，让我们回去怎么向乡亲们交代呢？"他的话刚说完，群众就振臂高呼口号："请收下我们这点心意！"这种深情厚谊我怎么能拒绝呢？

人民在欢庆胜利的时刻也深深怀念着为解放八滩而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当地政府为烈士们修建了烈士陵园并建了一座纪念塔，将王光汉等40余名烈士的名字全刻在上面，让八滩地区的人民和子孙后代，永远铭记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现今八滩的人民用辛勤的劳动建设着当年烈士洒鲜血、抛头颅的土地，烈士的英灵也得以慰藉。

王培臣

我团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竭尽全力，奋勇杀敌。尤其我二营，百折不挠，经得起伤亡和挫折的考验。

● 1914年7月生，福建上杭人。

●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8年3月，新四军二支队在龙岩白土组建成立，随后开赴皖南参加抗日战争，王培臣任二支队司令部作战科测绘参谋。

● 1940年11月，任新四军二支队作战科科长。

● 1941年9月，调任新四军军部侦察科副科长。

● 1943年，先后任第七师沿江支队暨沿江军分区参谋长、沿江支队独立团团长、十九旅五十六团团长，参加了粉碎日伪军组织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清乡”和“扫荡”战斗。

● 2007年8月28日，在福州逝世。

皖中地区抗日反攻的序幕战

王培臣

一

皖中抗日根据地，是东自江浦西到宿松，北至合肥南止太平的长江两岸、淮南铁路两侧，巢湖、白湖、陈瑶湖、白荡湖、菜子湖、武昌湖、泊湖、升金湖、西湖、丹阳湖以西等广大地区。占据这个地区，既能扼断南京、武汉之间的长江水道，又可为尔后战略反攻时，攻夺南京、芜湖、合肥、安庆、九江等处的出发地。因此，它是华中非常重要的战略根据地之一。这个地区，地形复杂，人口众多（1000万人以上），物产富饶。盘踞在这广大地区的计有日本侵略军华东派遣军的两个师团以上兵力和伪军三个军，分布在以芜湖、合肥、安庆等三个战略要点及其周围地区，并有国民党三、五战区的近20万大军分布在长江南北地区，他们专事反共助日。另外还有无数封建帮会的武装，因此，这个地区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皖中抗日根据地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始创建的。它在中共皖中工委李世农、桂蓬、张恺帆以及曾勉、李步新、傅秋涛、谭希林、孙仲德、桂蓬洲、何伟等同志领导下，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形成发展过程。在漫长的、残酷的抗日战争中，我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和第七师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等指示，实行人民战争，顽强地开展了反“扫荡”、反“摩擦”的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创建了较为巩固的以严家桥为中心的巢无根据地。还创建了从无为至安庆沿江地区的游击区。包括以蜀山、洪家巷、牛埠的无西区；以陈瑶湖、青山、水圩的桐东区；以菜子湖以西的桐西区；以白荡湖至罗家岭的桐南区；以长岭至许岭的泊湖区；以梅埂至殷家汇的贵池区；以升金湖的东流至德区。皖南地区的游击区包括仓头至二坝的无东区；以无城南至刘家渡的无南区；以姚冲至湾沚、三山至南陵的繁昌区；以钟鸣至铜陵、沙州到何家湾的铜陵区。

含和地区的游击区包括以巢县至江浦、裕溪口至赤镇。巢湖地区的游击区还包括夏阁至店埠的合东区；大铺头、将军岭、大柏、半个店至高庙的合西区；忠庙至炯炀河的炯炀区；白石山、三河的庐北区等等，分布在长江南北的广大游击根据地。8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七师部队与敌、伪、顽作战达5000余次。毙伤敌、伪、顽3.9万余人，其中生俘敌、伪、顽2万余人。我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共计伤亡1万余人。其中牺牲营以上的干部有桂蓬洲、熊梦辉、江河流、肖辉锡、黄斌、巫希权、叶为祜、罗保濂、胡金龙、余坤、袁大鹏、兰翔、徐炳万、邓行福、张学文、吴乔木、肖恒辉、胡继亭、吕惠生等同志。并在长期的斗争中，坚持、巩固和发展了皖中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了我军的力量。尤其在抗日相持阶段，我皖中地区仍然发展根据地、扩大我军力量。截至1945年，我正规军、地方军、游击队壮大到3万余人，为抗日战略反攻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力量，因此，获得了华中局的表扬。在对日大反攻中，配合了全国向拒降的日伪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收复了皖中大片国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二

1944年12月15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解放区军民向敌伪守备薄弱的地方进攻，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从此，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反攻阶段。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军中，我皖中地区广大军民在皖中区党委书记、七师政委曾勉，区党委副书记、七师副政委李步新，代理七师师长谭希林，参谋长孙仲德，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副参谋长林维先，副主任黄火星，皖中行署主任吕惠生，副主任张恺帆、魏文伯等同志领导下，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向敌、伪据点发起进攻。

皖中地区我军实施战略反攻的主要目的是：首先拔除巢湖南岸的姥山、散兵、长岗井、盛家湾、望城岗、无为城、襄安、汤家沟和繁昌的中分徐及裕溪河沿岸的铜城闸、运漕、雍家镇、裕溪口、东关、林头、炯炀河、桥头集等敌人据点，使巢无根据地与沿江、皖南、含和根据地连成一片，为孤立和解放巢县县城创造条件，尔后解放含山、和县、繁昌、荻港、铜陵、大通、贵池、安庆、华阳、东流等大江沿岸的城镇，最后视情东进或北上，协同兄弟部队解放芜湖或合肥。

皖中地区抽出了十九旅两个团：五十五团（团长朱鹤云、政委邓庆和、参谋长邬兰亭、主任汪佑志）；五十六团（团长王培臣、政委石裕田、参谋长刘声起、主任王荣光）；含和支队的含和独立团（团长郑福生）及几个大队，皖南支队的无为独立团（团长刘金才）及几个大队，巢无独立团（参谋长段广高），军部独立旅（旅长覃健、副旅长冯志湘）两个团；七师特务营（营长刘正明）；十九旅特务营（营长唐松光、政委邓子争）等7个团和数个大队投入了抗日反攻的战役。从1945年7月份开始进行了巢湖南岸的盛家湾、无为县城、繁昌的中分徐、巢县的望城岗、和县的雍家镇等战斗，并先后攻克了无为县城及散兵、盛家湾、襄安、汤家沟、中分徐、望城岗、铜城闸、运漕、雍家镇等城镇共39处，歼灭了日寇一个中队又两个小队，伪军第三军第四师十二团全部；无为县保安团全部；巢县保安团两个营；伪中央警卫二师四团二营；和县保安团两个营；一〇四师一个营和各城镇的13个自卫中队等两个团6个营13个中队，共毙、伤、俘日伪军万余人，解放国土1.8万平方公里和同胞60多万。使皖中解放区东伸江浦、沿江，南达芜湖、当涂，西至望江，控制长江700里。包围了安庆、太湖。

三

我当时是新四军七师十九旅五十六团的团长，我团政委是石裕田同志，参谋长刘声起，主任王荣光，供给处长冯大勋同志。我团奉命与兄弟部队参加了皖中地区伟大的抗日战略反攻中的巢湖南岸的盛家湾、巢县的望城岗、和县的雍家镇等战斗。现分述如下：

盛家湾等地战斗

敌人为切断我巢无根据地与巢北游击区的联系，控制巢南山区，掠夺我姥山区铁矿，在巢湖南岸沿巢（县）盛（家桥）公路设立了许多据点，除盛家桥、槐林嘴、高林桥等据点已被我先后攻克外，还有姥山、散兵、长岗井、盛家湾等据点，驻有日寇一个小队，伪军巢县保安团的一个大队和第三军第四师第十二团的一个连。我为打通与巢北游击区的联系，扩大解放区，于1945年7月下旬，以十九旅的五十六团为主力，配属旅部独立营向盛家湾、长岗井、散兵等敌伪据点发起攻击。

我团接受盛家湾战斗任务后，由政委石裕田等同志负责部队作攻坚准备和与地方商讨解放巢南的协同等问题，我带领作战参谋胡坚标、侦察参谋陈壁、谢义坤的侦察连先到战地了解情况，研究作战预案。（1）敌情：在姥山铁矿（散兵西南）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排，南湾、散兵各驻伪军一个中队，长岗井驻伪军一个排，盛家湾驻伪军十二团一个连。巢县内驻有日军一个大队，伪第三军第四师大部和巢县保安团一部，其城南望城岗驻伪军一个加强连。巢北炀河、忠庙各驻伪军一个中队，并常有一二只武装小汽艇在巢湖巡逻，往返巢县—忠庙之间。根据上述情况，我若攻打盛家湾、长岗井、散兵等据点，估计可能出援的兵力，其西日军一个班、伪军一个中队，其东日军一个小队或一个中队、伪军一个营或一个营以上。从巢湖乘船登岸其可能性也有，但不大，而最大可能是从陆地由巢县城出援。（2）打法：采取“攻点打援”，其打援重点在东。（3）兵力部署：由一营教导员李云、副营长吴虎龙和旅部特务营政委邓子争、营长唐松光统一指挥一营（缺一连）、旅部特务营在西段作战。以一营（缺一连）打散兵（附迫击炮一门），旅部特务营位于散兵西南，阻击姥山方向可能出援之敌。以六连连长吴明、副指导员丁仲明率其全连袭击长岗井。以二营副营长黄春旺率领五连（连长马文升、指导员史福生）和团迫击炮一连（连长李祥、副连长梁森、指导员杨振帮）、团重机枪排（排长张昆）攻打盛家湾。由团参谋长刘声起、主任王荣光率领三营（营长何继生、副营长丁桂山、教导员戚琏瑚）和四连（连长×××、指导员郑世农）位于茶亭阻击由巢县城可能出援的敌伪。由侦察连长谢义坤率领该连位于东门口（茶亭北）余家嘴之线监视巢湖敌情。由一连连长窦竺生、指导员李汉平率其全连为团预备队，随团指挥所，团指挥所位于牛尖山下（盛家湾南1公里）。由团供给处处长冯大勋、卫生队长柳尚光率领救护所等位于大岭。十九旅参谋长熊应堂随我团行动，随时作具体指导。

7月25日黄昏，我团政委石裕田同志在大岭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后，各分队连夜向各作战地开进。

奇袭长岗井

长岗井位于盛家湾、散兵之间，是该两处的联接据点，据点内有双层炮楼一座，四周小碉堡四座，并有围墙相接，围墙外有一道铁丝网、两道壕沟、一道鹿寨。壕沟上架有吊桥一座，为据点内外的唯一通道。守敌为自卫中队一个排34人，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两具。

我六连系新升级的连队，缺乏攻坚战的经验，且装备很差，全连只有轻机枪两挺（其中一挺不能连发），步枪数十支，子弹奇缺，每支枪仅有数十发，1/3的战士是手持大刀，但全连干部战士斗志旺盛、求战心切。

根据上述敌我等情况，六连研究决定，在战士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组成了障碍排除队，共12人，分三组，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8枚，待通过敌障碍后，以一组放吊桥，二组开大门，三组掩护，一、二组行动，为主攻分队开辟通路，然后协同主攻分队攻击据点。以一、二班位于据点北边向巢湖警戒，以七、八班位于据点东西两侧防敌突围，以三、四、九班为主攻，待障碍排除队放下吊桥后迅速通过，直扑敌炮楼，反之，则以步枪齐射，掩护障碍排除队强行排除，五、六班为第二梯队。

当晚23时许，该连排除障碍队三个组利用夜暗，迅速隐蔽地翻越鹿寨、壕沟，在翻越铁丝网时被敌人游动哨发现，碉堡内敌人当即向我射击，我主攻班和二梯队即以火力掩护尖兵组向敌人猛扑，战士李光善抡起大刀将敌人的游动哨砍倒，接着向碉堡投掷手榴弹。此时，组长许锡山左腿中弹倒地，仍然坚持投弹攻击。一组乘机冲到桥边，砍断绳索，放下吊桥。二组即翻越围墙打开大门，战士李光善迅速架起梯子，向炮楼里投弹，高喊“缴枪不杀，新四军优待俘虏”。在我军政治攻势下，有7个伪军出来缴械投降，一部窜入小碉堡企图顽抗。我主攻班攻入据点后，在火力掩护下冲进炮楼，以白刃格斗消灭了炮楼之敌。五、六班亦迅速将窜入四周小碉堡之敌肃清。此战，我军发挥了近战、夜战的特长，仅30分钟全歼伪军34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2具，我仅伤2

人。

攻打散兵

散兵是巢湖南岸重要渡口，守军为伪军巢县保安团一个中队百余人，轻机枪二挺。散兵西南6公里的南湾渡口驻有伪军巢县保安团一个中队大部，其南2公里的姥山矿还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排。

26日零时，一营（缺一连）向散兵敌据点发起攻击。我一营与敌激战三小时，于拂晓攻下散兵，守敌百余人除40余人从湖上逃跑外，其余均被歼，缴获轻机枪一挺。旅部特务营在散兵西南一里的渔塘村之线布阵阻击，姥山等敌伪没敢出援。

攻打盛家湾

盛家湾位于巢湖南岸，观音山以北，散兵以东，是巢县城西南7公里的重要据点。该据点位于盛家湾街道东北岗上，筑有砖木结构的三层炮楼一座，炮楼外有围墙、水壕、鹿寨等附防设施，围墙正南开有大门，正西水壕上架有吊桥，水壕内侧筑有桥头堡。守敌系伪军第三军第四师十二团第一连。该敌有150余人，轻机枪6挺，掷弹筒4具，是兵员充足、装备好、战斗力较强的伪四师的一个连队。其连长王老虎是伪四师师长刘子清的干儿子，自称能战的老虎。

我二营副营长黄春旺率领五连和团属迫击炮连、团属重机枪排去攻打盛家湾。五连是140余人，三挺轻机枪的历史较老、能征善战的一个连队，前几任连长、指导员都是红军老战士。该连还有现任排、班干部的樊家山井战斗英雄陈裕德、丁学明。团属迫击炮连有9门迫击炮，具有迫击炮平射的实践经验，还有炮兵能手现任排长徐胜道。团属重机枪排有3挺重机枪，加上该营1挺共有4挺，其排长张昆是重机枪的特等射手。以上合计兵员300余人，迫击炮8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3挺，在兵力、火力上都超过敌人，战斗力上更超过敌人。这样就在质量上、物质上均充分具备了取胜的条件。

26日1时，二营采取了先偷袭、后强攻的战术攻打盛家湾。其部

署：以五连三排从正面主攻，袭击吊桥，消灭敌桥头堡之敌，尔后攻炮楼；一排为预备队，随三排后跟进；二排沿观音山北坡迂回到据点正南，协同三排攻打炮楼；团迫击炮连和团重机枪排位于据点正西100米处，掩护三排攻击。攻击发起后，二排因南面深沟坎陡，攻击受阻；三排从西面抢占吊桥和桥头堡后，进至围墙时遭敌火力阻拦。后用土坦克（方桌上垫湿棉被，人在桌下推动前进）掩护攻击未成，令伪军家属喊话也无效。这时，团、营、连干部立即开会研究，分析攻击受阻原因，主要是主攻方向兵力不足和没能发挥我炮火的威力，遂决定，集中兵力，从正面方向突击。二排除一个组在正南继续牵制敌人外，其余兵力全调到正面，迫击炮连推进到距敌炮楼60米处，以抵近平射，自上而下逐层轰击敌炮楼。5时许，继续向敌人攻击，先用迫击炮平射猛轰敌炮楼，将敌炮楼上层轰开了豁口，随即以重机枪火力封锁射击，然后再将敌炮楼二层轰开，再以重机枪火力封锁射击，迫敌逃到炮楼最下层，最后用8门迫击炮猛轰敌炮楼，此时，二、三排乘机翻越围墙冲进敌炮楼，与敌近战格斗，并开展政治攻势，敌被迫向我缴械投降，一排同时也肃清了外围敌人。天亮以前结束战斗，全歼守敌150余人，活捉敌军连长王老虎，缴获轻机枪6挺、掷弹筒4具。

茶亭打援战斗

茶亭位于巢县城西南5公里处，西距盛家湾2公里。该地北临巢湖，南靠巴斗山。巴斗山上灌木丛生，山下稻田密布。茶亭是东通巢县，向西往盛家湾的大路穿越稻田而过。巢县城驻有日军一个大队，伪军第三军第四师大部。伪军屡遭我打击，士气不振，战斗力较弱。

为保障对盛家湾、长岗井、散兵等据点的攻击，由团参谋长刘声起、主任王荣光同志率领三营全部和四连到盛家湾以东的茶亭，阻击由巢县城可能出援的敌伪。于25日22时到达茶亭。其部署如下：以七连（连长林天明、指导员徐飞）位于茶亭以东（附重机枪一挺）；其八连（连长蔡永祥、指导员彭醒霞）位于巴斗山北坡，贾家岗以西占领制高点、保障七连右翼安全；其九连（连长夏冬青、指导员江溶）和四连（连长、指导员郑世农）位于茶亭正南侧为预备队；指挥所位于巴斗山西北坡。

26日6时许，三营接到团部命令：盛家湾已攻克，你营即撤回大岭。刚欲转移，侦察员突然来报告，巢县城出来援敌。三营为保障友邻安全转移，决定按团预定方案阻击。

6时半左右，日军一个小队及伪军一个多排为右路沿公路向茶亭前进。当敌进至我七连阵地前几十米的洼地时，我轻重机枪一起开火，当即杀伤伪军大部、日军一部，余敌急忙后退，组织顽抗，我三营乘敌队形混乱，即令七连从正面和右翼出击。九连（缺一个排）、四连从右翼出击，将敌人分割包围，与敌白刃格斗。在激战中，七连四班长先后刺死2个鬼子，但与另一个鬼子拼刺中，不幸壮烈牺牲。战士们高呼："为四班长报仇！"勇猛地冲杀上去。七连机枪班长瞿大保（外号巢湖北）看见日本小队长挥舞洋刀，并一刀砍掉副班长的一只手。指挥残兵突围时，他义愤填胸地一个箭步冲上去，用长矛打掉日军小队长的指挥刀，将他按倒在地，活活地掐死。当一个鬼子跳入水田，企图逃跑时，四连六班瞿宗怀紧追不放，扑上去将其拦腰抱住，鬼子用手中半截洋刀砍伤了他的左臂，他死不撒手，待另一名战士赶到，共同活捉了这个鬼子。在我四、七、九连的奋力合击下，全歼该路之敌，计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多排。俘虏日本鬼子2名、伪军10多人，缴获三七平射炮一门，重机枪一挺等武器弹药。

当公路上日伪军遭我围歼时，其左路伪军两个多连企图解围，数次向我巴斗山北坡阵地攻击，被我八连和九连一排击退，杀伤其一部。其后，伪军两个多连在轻机枪火力掩护下竟以全部出动向我猛攻。正在这时，我红军老战士八连长蔡永祥同志壮烈牺牲。该连指导员彭醒霞立即大声呼叫："同志们，北边鬼子伪军全部被我消灭了，我四连、七连、九连在北边出击了，快把这路鬼子包围了，快打啊！"正在向我冲锋的伪军听到北边日伪军被我消灭，唯恐自己被消灭，正欲后逃时，而我八连指导员彭醒霞同志又看到四连向敌后侧运动，就大叫："同志们，四连打到敌人后边了，我们出去冲啊！"于是彭指导员指挥四个排从正面打下去和协同四连侧后出击，将敌打垮，并乘胜追击逃敌到张小村一线，共毙、伤、俘敌人一个多连。

茶亭打援战斗共打垮伪军一个营，歼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多连，计俘日军两名、伪军30余人，缴获平射炮一门，轻重机枪各一挺等武器弹药。

巢县、盛家桥公路大捷，共毙伤伪军第三军第四师十二团一个连、巢县保安团一个大队共400余人，日军一个小队（包括小队长）34人，其中俘伪十二团一连连长王老虎以下200余人，日本兵2人；缴获三七平射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9挺、掷弹筒6具、步枪百余支等军用品。此战是五十六团自1940年建团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攻坚战斗。由于指挥正确，战前准备充分，战术手段运用得当，积极开展了战时政治和军事民主，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近战、夜战的特长，经过一昼夜激战，连克散兵、长岗井、盛家湾等村镇，切断了巢县城敌人与姥山矿区敌伪的联系，为尔后解放姥山矿区创造了条件。由此战扩大了解放区，震慑了敌人，大大鼓舞了我皖中解放区对日伪局部反攻的胜利信心。

望城岗战斗

1945年8月上旬，我新四军七师十九旅（缺五十七团，配属巢无独立团），兵分左右两路，对望城岗、运漕镇守敌发起进攻，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左路以五十六团、五十五团三营、师部特务营和巢无独立团等对巢县城南望城岗守敌进攻。七师师长谭希林和十九旅参谋长熊应堂、旅政治部主任余明等同志随左路行动，随时作具体指导。右路以五十五团（欠三营）及地方武装一部对裕溪河北岸的运漕镇（巢县至芜湖间）守敌进攻。该团在团长朱鹤云、政委邓庆和、参谋长邬兰亭、主任汪佑志等同志指挥下经三天激战，全歼运漕镇敌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俘伪军百余人、日兵一名，缴获轻机枪二挺、掷弹筒一具、步枪80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

巢县城是敌人在合肥、芜湖两大战略要地的中转站，也是水陆交通的枢纽，为此，常有重兵把守。当时巢县城内驻有日军一个大队大部、伪军第三军第四师大部、巢县保安团一部，城西北山岗上驻有桂顽一三八师一个营，以上共计5000余人。上述各敌由于惧怕我歼灭而分兵把守，能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仅有一个多团。

望城岗在巢县城西南4公里，岗高60余米，其东面是水网地带，岗北和西南地形起伏，岗西有条大路北通巢县城，西南至大岭，东南通吕

婆店。该地北临巢湖，西南连接银屏山，是敌人控制我巢湖以南山区和守备巢县城的前哨据点。据点内有三层炮楼一座，7米高的围墙一道，围墙四角各有小碉堡一个。围墙外挖有深6米、宽5米的干沟，干沟外有鹿寨等附防设施，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独立防御体系。守敌系伪三军四师十二团第九连，共四个排，配有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

我五十六团配属五十五团三营、师部特务营主攻望城岗。巢无独立团参谋长段广高同志率领该团位于吕婆店一带，对林头、东关方向警戒，以保障我右侧安全。我五十六团受领攻打望城岗任务后，立即召开团委扩大会议研究敌情、地形，制定作战方案。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望城岗可北控巢湖口、东制裕溪河，它是敌人固守巢县城西南方向的重要屏障。我若攻，敌必援，援则必经岗西大路，此段地形便利埋伏。综观上述，而确定望城岗战斗采取“攻点打援”的作战方案，并决定先诱歼援敌，后全力攻点。兵力部署如下：以三营（营长何继先、教导员戚琏瑚、副营长丁桂山和配属团迫击炮两门、九二步兵炮一门），围攻望城岗敌据点，诱巢县城之敌出援。以二营（营长聂国春、副营长黄春旺、副教导员黄少希）位于司家巷一带，若敌来援，稍事阻击，即向西北方向后撤，诱敌进入我设伏地区，尔后向东南出击，截断敌尾部。以一营（营长刘锦章、教导员李云、副营长吴虎龙）隐蔽于贾家岗以北、李家大村以南的洼地，待援敌进入伏击区后，向东出击，斩敌腰部，会同二、i营歼敌于龙王庙附近。以侦察连（连长谢义坤）位于汪家嘴一带，对巢湖警戒。以五十五团三营（营长瞿群）位于大司家，为预备队。师部特务营（营长刘正明）隐蔽于望城岗西侧周小村以南地区。以团迫击炮连（连长李祥、指导员江运发、副连长梁森）和团重机枪排（欠追击炮两门、九二兵炮一门）位于贾家岗东南高地，遂行龙王庙一带的战斗任务。团指挥部位于贾家岗东南高地，并由团参谋长刘声起、主任王荣光直接指挥一、二营和侦察连进行战斗。由供给处长冯大勋、卫生队长柳尚光率领团救护所等位于望城岗西南的黄金科。会后，各分队分别进行战斗动员，口号是“打下望城岗，解放巢县城”。经动员后，部队群情激昂，决心打好大反攻的第一仗。

8月10日23时许，我三营在迫击炮、重机枪火力急射后，以八连从望城岗西南两个方向进行攻击。以九连一部兵力、火力从东北方配合攻击，守敌见我攻势猛烈，畏惧被歼，不断向上求援。

巢县城伪军第四师连获求援报告后，为守住望城岗要点，即拼凑了以十二团为主的3个多营的兵力，在十二团副团长的率领下，于11日5时30分，沿巢南大路向望城岗增援。我六连在司家巷以火力杀伤敌一部后，即向西北方向转移。援敌见我西撤，即乘机突进，并迅速沿高尔岗，向龙王庙急进，此时，我团以全部炮兵、重机枪火力向进至龙王庙敌人猛射，我二营由西向东出击，重占司家巷，断敌后路，并以全力向东南方向截击。我一营由西向东冲进敌群，斩其腰部。我三营七、九连拦敌头部，正面阻击。在三路夹击下，进至龙王庙附近的敌人，当即被我歼灭一个营。余敌溃成两股：一股约两个连，窜至望城岗以东水网地带，在王家凹被我巢无独立团截歼一半，剩下约一个连沿裕溪河西岸逃回巢县城；另一股约一个多营，在敌十二团副团长带领下逃入望城岗据点。

打援获胜后，我们立即分析敌情，认为：援敌虽一部窜入据点，但由于据点太小，兵力拥挤展不开，加之夏天天气炎热缺水，更增加其惊恐混乱。而巢县城守敌出援遭惨败，短时间也难以抽兵再援。综观上述，这正是我攻夺望城岗据点的良好时机。于是我们决心以一营从望城岗东北，三营从东南，师部特务营从正面，团炮兵连和重机枪排在西南，四面围攻据点。团指挥所移到周小村距离望城岗敌据点100余米处，二营仍在司家巷一线警戒，随时准备截歼援敌，其余部署不变。11日守敌依仗其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我数次攻击不下。12日7时许，我首先以全部火力、轻重机枪火力猛烈急射，各营突然发起猛攻，但由于敌人凭借其坚固工事拼命抵抗，故我攻击未奏效。在此情况下，我们一面令部队继续围攻据点，一面发动干部战士讨论克敌办法。后来集中了干部战士四个办法：一是用迫击炮曲射，打碎据点内的水缸，使敌人没水吃；二是用三七平射炮和机关炮（原飞机上的）轰击敌炮楼，用9门迫击炮平射，集中轰开其西面围墙；三是东门用火攻；四是各营同时在战场喊话，瓦解敌人。12日10时许，我团迫击炮连的排长、炮兵能手徐胜道用迫击炮简便射击办法，只3发炮弹便击毁了水缸，敌没有饮水而干渴，迫使敌自饮小便和争饮别人小便而打架。接着，平射炮、机关炮猛轰敌炮楼上层，使敌轻重机枪失去封锁作用。这时，我五连机枪班长的机枪完全封锁了敌西面小碉堡，而我9门迫击炮集中平射，轰开了西面围墙。与此同时，我九连在东门已燃着柴草烧门。各营一起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敌人在外无援兵、内断粮水、伤亡惨重、

四面被围攻的情况下，恐慌万状。此时，我团乘机向敌发起猛攻，3个营同时攻上去。我一连俄国式机枪班长、特等射手杨维仁的机枪完全封锁了敌据点东北角的小碉堡；二排副排长、战斗英雄李勇，一马当先，跳越鹿寨，逼近敌人，连投10多枚手榴弹，打退敌人反扑，杀出一条通路后不幸英勇牺牲。在他的英勇行为鼓舞下，一营各连一鼓作气攻进据点。与此同时，我三营和师部特务营也相继突人敌据点。战至12时，全歼守敌。

攻克望城岗敌据点后，我们再次研究敌情，认为巢县城守敌可能再次出援，我决心乘胜再歼援敌。果然不出所料，于12日14时许，巢县城守敌又纠集两个营的兵力前来增援。待援敌通过司家巷后，我二营由西向东出击，断敌后路；一营和五十五团三营分东西两路向北出击；师部特务营在望城岗布防迎敌，三营位于望城岗南为预备队，团指挥所移至望城岗以北钱家高地。援敌见势不妙，掉头就逃。我二营奋起直追，截歼敌后尾一个多连，余敌溃败，大部窜回城内。至此，战斗胜利结束。

望城岗战略反攻首战告捷，歼灭敌人伪军第三军第四师第十二团大部和巢县保安团一部共1300余人，其中俘敌伪副团长以下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我方伤亡200余人。此战大量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改善了我军装备，对扩大皖中解放区起了重要作用，大大鼓舞了我军对日伪大反攻的胜利信心.

雍家镇战斗

望城岗战斗后，我团驻在无为县城北的照明山东北的赵汪村一带，进行总结战斗、调整组织、补充后员（包括解放战士补入连队）、形势任务教育等工作。一天，七师师长谭希林和十九旅政委黄火星首长来我团视察，我全团指战员高兴万分。第二天早晨6点许，我团集合在赵汪村东边的羊米岗草坪上听候师、旅首长的指示。谭师长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谭师长首先讲到的是我团几次战斗的意义。他说：“同志们，你们这个团和其他部队近来经过了二渡巢湖，攻克了张家疃、桐荫镇，使炯炀游击区更好发展。又攻克了红庙，使无为县城西和南我游击活动更为方便。又攻克了散兵、长岗井、盛家湾，逼退了姥山矿区的日伪军，打通了巢无根据地与巢北游击区的联系。前几天又攻克了望城

岗，使我巢南解放区扩展到巢县城边，这为孤立和解放巢县城创造了良好条件。这样，对我皖中地区的大反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接着说：“你团在其他部队配合下，经过上述战斗得到了锻炼，战术水平得到了提高，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发展到对敌伪守备较强的几个据点，同时发起进攻，现在又能在敌人重兵设防的巢县城边攻下敌人坚固的据点，打垮了敌人一个多团的援兵，并取得了消灭敌人一个多团的重大胜利。通过这些战斗，你团的干部还获得了战斗和战役指挥的新经验。”

他还说：“你团的武器装备也大大得到改善，梭镖全没有了，全团换了较好的钢枪，每连也有4挺轻机枪，全团已有9挺重机枪。但是，你们不能忘记人民！不能忘记兄弟部队！正是由于人民的热情支援，民兵的积极参战，如担架运输、修桥补路、烧水做饭、照料伤员、埋设地雷、侦察捕俘和兄弟部队的配合作战等等，都直接地保证了你团战斗任务的完成。为了使新建的部队更好地武装起来，更快地参加反攻战斗。因此，师部决定：将你团在望城岗战斗中缴获的一部分武器装备全部上缴，送给新建部队。我完全相信，你们一定能照顾全局，不会有意见的。”谭师长讲话一停，全团热烈鼓掌。接着谭师长又谈到我团的发展历史。他说：“你们这个团是皖中人民的子弟兵。1938年为四支队的第二游击纵队，1940年与有红军老底子的四团一个营合编为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团，1942年又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有红军老底子的部队合编为七师十九旅的五十六团。因此，你们这个团底子老、干部老，是有光荣历史的部队。你们这个团向来战斗作风好，战斗力强，每次战斗都能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去年8月份的周家大山战斗，首创我七师以一个团重创桂顽五二八团，击毙其一个营长、三个连长、连以下300余人，我又守住了阵地的光荣战功，而荣获新四军军部的嘉奖。你们这个团有与三尖山碉堡共存亡的张柏、张开运、袁世俊、夏顺德、郑鸿文、夏尔玺、王定福、张司木等23名烈士，有这次望城岗战斗牺牲的英雄李勇，还有曾经领导过你们这个团的江北游击纵队参谋长桂蓬洲、团政委郑行福、团长罗保濂、副团长袁大鹏、团参谋长胡金龙、副营长肖恒辉等烈士，还有活着的樊家山井战斗英雄陈裕雄、丁学明和茶亭战斗用手掐死日军小队长的英雄瞿大保等。总之，你们这个团是英雄辈出的。”

由于谭师长极其深刻而又极为生动的讲话，使我团全体同志非常自

豪，情绪激昂，要求再战的心情更深一层。接着，谭师长又说："同志们，现在又要给你团一个重大的战斗任务！就是要你团和五十五团、含和独立团去攻打芜湖外围重镇雍家镇，由你团主攻。"全团听到后，爆发了雷鸣般长久的掌声。

谭师长讲话一结束，十九旅政委黄火星同志就接上去讲。黄政委说："同志们，红军时代的老师长，现任七师师长谭希林同志，刚才深刻而生动的指示，对我们大家都是极大的鼓舞，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谭师长的指示，完成攻克雍家镇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第二天，我团经石涧埠、黄洛河、凤凰桥、三汊河向雍家镇开进。团里几个领导干部到运漕镇，了解和学习五十五团攻打运漕的经验。22日上午，我和我团政委石裕田同志及五十五团团长朱鹤云、政委邓庆和等同志赶到雍家镇的裕溪河南岸的大王村师指挥所去开会。师长谭希林同志、师参谋长兼含和支队长孙仲德同志和十九旅政委黄火星、参谋长熊应堂、主任余明及含和支队副支队长马长炎，副政委何志远、含和独立团团长郑福生等同志，一见到我们4人到达，都上来握手，抓头捶背的。我们的感情用笔墨难以形容。马长炎同志端着一瓷缸凉开水，上来就给我一捶说："小老王，喝水。"我手接茶缸，笑着说："马首长啊，1943年初在大俞家岗是皖南事变后见面的第一捶，今天是第二捶。"于是我二人都大笑起来。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谭师长说："雍家镇位于裕溪口西南6公里处，东南隔江与芜湖市相距仅9公里，是敌伪在长江北岸淮南铁路南侧的重要据点。该镇两面临水，裕溪河从西向东，绕过镇南、镇东，流向裕溪口。沿河筑有圩埂，镇北为水网稻田地区。该镇防御阵地比较坚固完整，镇西、镇东筑有3层砖木结构的大炮楼，控制全镇，镇南没河堤和镇北均各筑有地堡数座，炮楼和地堡前挖的堑壕、水沟，布有鹿寨、铁丝网、地雷，设有暗堡，镇西的大祠堂被改造成既能屯兵又能防御的工事。

雍家镇守敌系伪警卫二师四团二营，伪和县保安团曹良文部一个营，及该镇伪自卫中队共千余人。其中伪警卫二师四团二营下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每个步兵连配轻机枪4挺、掷弹筒3具，机枪连配重机枪4挺，该镇守敌兵力多、装备好、战斗力较强，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邻近裕溪口，援兵来得快，但该敌在大势已去的局面

下，士气低沉。8月中旬，我含和独立团又两次围攻，已给敌一定的伤亡和消耗。

裕溪口驻有伪和县保安团曹良文部两个营，芜湖市驻有日寇第十九旅团大部和伪军一个师，长江中常有日寇军舰巡戈。巢县城驻有日寇一个大队和伪军第四师刘子清部队。上述敌人随时可能来援，尤其裕溪口之敌来援可能性更大。

根据上述，我们决心攻下雍家镇，歼灭拒降之伪军，采取“攻点打援”的作战方针。决定以五十六团主攻雍家镇，以五十五团（缺三营）位于镇东北的军施村一线，伏击裕溪口援战和截歼雍家镇逃敌，以含和独立团位于镇东之蒋鸽庙、西湖家一线，视情机动，并负责对芜湖方向和裕溪口之警戒。师指挥所位于裕溪口河南岸之大王村。

会议结束后，我和政委石裕田同志于当日下午3时左右到达雍家镇西边的千棵树。我团政治处副主任徐志明同志带来几百名民夫担架。我们立即召开各营干、直属连干和司政后机关等干部会议，研究我团攻打雍家镇的一切部署和一切准备工作。会议决定：一是以西边为主，东西对攻，北边助攻。二是部署，以二营配属团炮连和重机枪排为主攻，由西向东攻击，以三营由东向西攻击，形成三、二营东西对攻击。一营为第二梯队，位于千棵树以东，待二营突破镇西大炮楼和祠堂后即投入纵深战斗，会同二、三营聚歼雍家镇守敌。以侦察连在镇北助攻，并以1个排向北警戒，以炮兵连全部（迫击炮9门、三七平射炮1门、七二步兵炮1门、飞机上机关炮2门）和重机枪排（重机枪4挺）布置在镇西敌炮楼西边150米处，首先支援二营战斗，尔后支援纵深战斗。团救护所等在千棵树，团指挥所位于镇西与千棵树之间圩堤转弯处。今晚完成一切准备，决定明天（23日）拂晓开始攻击。

当日黄昏后，参谋长刘声起、主任王荣光同志带几个参谋、干事去检查各营准备工作。副主任徐志明、供给处长冯大勋、卫生队长柳尚光在千棵树组织后勤工作（粮弹供应、卫生救护、担架运输等），我和政委石裕田同志去检查二营和炮兵准备情况，发现二营长聂国春和团炮兵连连长李祥、指导员江运发等同志和战士一起抬木头、挖工事，我和石裕田也抬起一扇门板去支援。看见炮手们都在夜晚测距瞄准。炮兵连长李祥向我们谈及炮击的方案。他说：“对大炮楼拟以六门迫击炮平射轮换从上而下打，并以两挺重机枪封锁，迫敌退到最下层。然后，以6门

迫击炮和机关炮、重机枪集射以消灭之。其余炮火，重机枪集中对祠堂之敌，以先摧毁大炮楼为主。同时射击祠堂之敌来支援二营战斗。”我向站在身旁的聂营长问：“老聂，你看如何？”聂国春营长说：“炮击方案还可以，我准备找各连干部来同炮兵一起研究步炮协同等问题。”

23日拂晓，我团在镇西以6门迫击炮平射，经过2小时射击，已将3层炮楼从上而下打开了宽1米、长7米的长沟，并在我重机枪排长、特等射手张昆亲自射击下，敌人全部被赶到最下层。上午8时许，我二营沿圩埂发起攻击，当进至敌工事前，为敌火力所阻，并遭敌连续反击。二营五、六连用马刀砍杀，与敌格斗，打退了敌人反击；但由于地形狭窄（10米宽）兵力施展不开，又遭敌暗堡火力拦阻，故我二营三次冲击未奏效，在镇东我三营同时发起攻击，八、九连攻至敌工事前，也遭敌反击。

12时许，谭师长令含和独立团一部从雍家镇东南方向助攻。我团二、三营在此策应下，继续强攻。二营五、六连首先突入敌碉堡前的堑壕内，并依托堑壕，封锁敌反击道路。敌我双方遂成对峙状态，与此同时，三营八、九连亦攻占镇东北碉堡一座，后遭敌连续反击，但我九连仍然坚守已占阵地。敌在我东、东南、西三个方向攻击威胁下，连续向裕溪口求援。

13时许，裕溪口守敌派一个营前来增援。当援敌全部进入军施村以北、刘家拐以西我五十五团伏击圈时，该团先以迫击炮、机枪火力向敌猛射。接着以四连截尾，五连拦头，六连拦腰斩断，并向南北两侧卷击，冲入敌群，经过40分钟近战，援敌大部被歼，少数跳入裕溪河泅水逃窜。

15时许，谭师长根据情况判断：裕溪口的援敌遭我伏击后，难以再援；雍家镇守敌在我连续攻击下，伤亡较大，盼援无望，处于混乱动摇之中。因此，我决心趁夜迅速攻克该镇，全歼守敌。于是将五十五团炮兵连调归五十六团指挥，并令含和独立团一部仍从镇东南渡河向敌攻击。

18时，我五十六团和五十五团的全部炮火急袭敌工事与镇东西屯兵的大祠堂。敌在工事摧垮、伤亡惨重、无法固守、求援无望的情况下，被迫于19时许向东突围。我五十六团一、二营与七连由西向东乘机猛攻，我侦察连由北向南猛攻，同时突入镇内，歼灭伪和县保安团曹良文

部一个营和该镇自卫中队。含和独立团一部也从镇东南攻入，肃清镇南沿河一线之敌。突围之伪警卫二师四团二营当窜至军施村以南时，被我五十五团一营从正面由北向南猛击和五十六团、九连从敌后由南向北尾击，经一小时战斗，全歼该敌，全部战斗至此结束。

此战共歼敌3个营和1个中队（伪警卫二师四团二营，和县曹良文保安团2个营，雍家镇伪自卫队）1200余人。其中毙伤伪副团长以下400余人，俘伪军副营长以下800余人。缴获日式步兵炮2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26挺，步枪500余支，掷弹筒14具，短枪20余支，子弹22000余发，电话机2部，电话线2000米。这次战斗，晚上准备，次日就战。部队在准备仓促、地形不熟、缺乏圩埂战斗经验，特别我团没有对两个多营守备的敌据点攻击经验、敌人重兵防守、工事坚固、火力集中、暗堡地雷密布的情况下，我团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竭尽全力、奋勇杀敌，终于取得了战斗胜利。尤以我二营，百折不挠，经得起伤亡和挫折的考验，六连在最后只剩下12人的情况下，仍然组织再战。

曾希圣

七师是皖江人民的子弟兵，七师与皖江人民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结成了血肉关系。

● 1904年10月11日生，湖南资兴人。

●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9年2月，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工作。

● 1940年7月，调任至新四军军部工作。

● 1941年2月，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后任中共皖江区党委书记，深入敌后，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

● 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逝世。

七师的抗日斗争

曾希圣

坚持在安徽境内大江两岸进行抗日斗争的新四军第七师，是在皖南事变的血泊中诞生的。

抗日斗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对蒋介石加紧进行诱降，蒋介石为了准备投降，在1941年1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阴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除一部分英勇突出重围外，大部遭受损失，军长叶挺同志不幸身陷囹圄，副军长项英同志牺牲，抗日武装力量遭到了一次重大的损失。1月17日，蒋介石又悍然发布反动命令，宣布“解散”新四军。国民党反共投降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我党严厉地驳斥了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的“命令”，中央军委于1月20日发布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代理新四军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将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9万多人编成七个师，继续在华中敌后广大战场坚持抗日斗争。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有力地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日寇的诱降诡计和蒋介石的分裂、内战、投降阴谋全部破产，全国的抗日局面得以坚持下去。

一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安徽境内大江两岸的抗日力量，并没有被顽固派扑灭。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突围的健儿，一部分去了苏南，大部分从繁昌、铜陵一带突围渡江到了无为。其中有原一团、三团、新三团、五团、军特务团等单位的部分干部、战士，他们分别由黄火星、刘别生、马长炎、谢忠良、张闯初等同志率领过江。最多的一批是六团营长巫希权同志带领的两个整连（200人左右），其他有百余人一批过江的，有三五十人、一二十人一批过江的，有三两零散过江的；有江南群众护送过江的负伤同志，也有以后从反共军集中营中暴动和逃跑出来的，共约700人，其中大部分是干部。另外，还有一部分同志由胡明、

刘奎、李必春等同志率领，继续在皖南山区绩溪及铜陵、繁昌敌后坚持抗日斗争。这些英勇突围出来的同志，都是皖南事变血泊中留下来的宝贵的革命种子。

当时，我正在无为，准备赴津浦路东到我军江北指挥部工作，因交通关系还未过巢湖。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就负责在江北收容和整理皖南突围部队。不久，中央军委和军部命令，将皖南突围部队与原先在江北分散独立活动的几个部队会合一起，组成新四军第七师，任命张鼎丞同志为师长（当时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未到职），我被任命为政治委员。

七师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巢南山区和无东一块。巢南山区以董家大山为中心，东到石涧埠，西到任家大山，长约30里；南到簸箕场，北到巢湖边，宽10多里。无东是白茆洲、六洲、神塘河、临江坝、三官殿、汤家沟、后包、田家桥附近等一块。另外，繁昌、铜陵、宁国、绩溪、桐东、宿松、望江、太湖，各有小块游击区。这一支大江南北抗日人民的子弟兵团，在当时地区狭小，突围后立足未定，又即遭受敌顽疯狂夹击的严重困难情况下，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皖南事变的惊涛骇浪，对新四军七师的每个干部、战士是一场严重的考验。在党的领导下，他们战胜了巨大的困难和风险，依然保持着旺盛斗志和饱满情绪。七师初创时，在一部分同志中，由于对就地（皖南事变发生的地带）坚持斗争、就地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意义认识不足，对当时斗争形势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因而对于七师在皖江（皖中南）地区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发展，以及怎样才能站住脚、怎样才能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在认识上是模糊的，在方针上是有分歧的。认真地在党内、首先在领导干部中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认识，统一步调，是当时工作的关键。

1941年三四月间，我们在无东三官殿附近的长坝坞和巢南山区先后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和军部的指示，在干部中进行了深入的教育和讨论，并经过其他各种会议和许多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终于使大家认识到，在皖江地区坚持与发展抗日斗争，首先是对敌斗争的需要。皖江地区是华中敌后我军的一个战略要地，它处于日寇在华中的心脏地带，扼制着长江下游咽喉和淮南路两侧，迫近南京、芜湖。在这里坚持

斗争，不仅对日寇的打击、威胁极大，而且使华中我军向西、向南敌后发展和反攻日寇有了一块重要的前进基地。第二是对顽斗争的需要。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英勇抗战的新四军，我军则针锋相对给以坚决有力的反击，在这里坚持斗争，就是“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证明抗日革命力量是永远消灭不了的，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则会遭到彻底粉碎。第三是人民的需要。皖江地区广大群众与我军休戚相关，生死同共，他们切齿痛恨敌顽串通一气制造皖南事变的血腥暴行，许多父老姐妹闻讯后曾痛哭失声，一致要求我军早日重回皖南。我们在这里坚持斗争，就可以保护广大人民免受敌伪顽的黑暗统治和暴虐蹂躏。第四是我们本身的需要。皖江地区及其周围大别山、黄山等地区，原有广泛的革命影响，我们在这里坚持斗争，不但向四周发展有广阔前途，而且发展起来可以成为沟通苏北军部、淮南二师和鄂东五师、苏南六师等各方面联系的枢纽。从这些事实说明，在皖江地区坚持和发展抗日斗争，意义十分重大。当时，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地区狭小，没有什么发展前途，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

通过会议的分析，大家认识到，坚持和发展皖江地区的抗日斗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充分有利条件：一是干部和骨干好。七师部队虽是新建，但各级领导和骨干，大都在革命烽火中经过长久锻炼，基础是比较坚实的。二是地方党基础好。皖江地区地方党的组织，自1927年大革命以来就有相当基础，在抗日战争中又获得了进一步的锻炼。三是群众条件好。皖江地区广大群众与我军情同鱼水，抗战以来在人力、物力上对我军源源进行支援，并在做向导、抬担架、送情报等各方面给我军极大帮助。四是经济条件好。皖江地区不但人口稠密，而且物产丰富，为华中著名的鱼米之乡，有利于抗日力量的生长和发展。当时有的同志看不清这些有利条件，认为这个地区的斗争难以坚持、难以发展，显然也是不正确的。

通过会议的分析，大家还进一步认识到，坚持和发展皖江地区的抗日斗争有必要、有条件，但也存在不少困难。七师地区与其他老根据地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七师根据地建立晚，部队力量小。七师建立在抗日战争的中期，国民党在大溃退时失散在群众中的武器已经被搞光，因此像抗日战争初期那样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七师初建时力量较小，部队不足2000人，装备较差，弹药也很不足。其次，根据地

不大而又比较孤立。七师的发轫地和中心巢无地区，地区狭小，南有大江，北有巢湖，西有白湖，四周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密如蛛网，使部队活动没有回旋余地；犬牙交错的斗争形势，使七师与军部及其他兄弟师中间都夹有一大块敌占区和反共军统治区，阻隔重重，比较孤立。再次，遭受敌顽夹击，部队需要迅速站稳脚跟和休整。皖南突围部队刚到江北，敌顽就疯狂夹攻，我们必须彻底粉碎敌顽的“扫荡”进攻，巩固立足点，并获得休整和恢复力量的时间。但是，当时有的同志对这些特点认识不足，不具体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机械地搬用其他建立较久的根据地的一套经验，主张马上铺开摊子，自上而下地搭起大架子来。如果按照这个方针去做，对当时的斗争是有害无益的。我们根据七师初建时的主客观情况，反对大吹大擂，坚决主张采取荫蔽发展的方针。首先整顿思想，编好队伍，集中力量粉碎敌顽夹攻和堵击计划，求得站稳脚跟；而后通过加强和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加紧积蓄力量，在四周普遍建立隐蔽据点，稳步向四周进行发展；同时积极打通与军部及各兄弟师的联系，改变七师地区比较孤立的局面。只有采取这个方针，才能迅速站稳脚跟并求得发展。

会后，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针，并在此基础上顺利编好了部队。1941年5月1日，七师在无为东乡白茆洲大胡家正式组成。当时编入七师的队伍共有1900多人，除了皖南突围的部队外，还有在江北活动的三支队伍：一支是孙仲德、郑行福、高立忠等同志领导下的原江北游击纵队二团的一个营；一支是在林维先、傅绍甫、彭胜标等同志领导下的原新四军三支队五团的一个营；另一支是江北地方武装，有黄彬同志率领在桐（城）东三官山活动的一个营，胡德荣同志率领在无为活动的一个连（约200人）。七师首先成立十九旅（师部与旅部合并办公），旅长是孙仲德同志，旅政治委员由我兼任，下辖五十五团（团长谢忠良同志、政委黄火星同志），五十六团（团长丁麟章同志、政委张闯初同志），五十七团（团长梁金华同志、政委马长炎同志）。三支队挺进团改名为七师挺进团（团长林维先同志、政委李中平同志）。此外，还成立了独一营、独三营、特务营。这样，七师各方面的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皖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也一步步打开了。

二

从1942年到1944年，是七师的巩固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战斗频繁，日寇和国民党反共军不断地、轮番地向皖江根据地进攻，使我们经常处于两面作战状态。在艰苦频繁的战争锻炼中，七师部队越打越壮大，创造了正规兵团，皖江地区越战越辽阔，创建了正规根据地。经过这一时期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巩固中求发展，发展中求巩固，咬紧牙关，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完成了最艰苦的战斗任务，渡过了最困难的相持阶段，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蓬蓬勃勃的发展。

1942年七师部队发展到2000人，1942年则发展到6000多人。随着我师力量的壮大，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的战略部署相应展开。1943年3月，皖中地区改为皖江地区，成立了中共皖江区委和皖江军区，我任区党委书记兼第七师政委，七师副师长傅秋涛兼皖江军区代司令员。部队进行统一整编，成立了含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孙仲德同志、副支队长马长炎同志），皖南支队（支队长梁金华同志、政委黄耀南同志），沿江支队（支队长林维先同志、政委黄火星同志），巢湖支队（支队长唐晓光同志），独立团（团长熊应堂、政委罗保濂同志）。师的领导也相应加强，194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傅秋涛同志为七师副师长，1943年8月他去延安。同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谭希林同志任代师长，并由他率领二师六旅十六团到达无为，编入七师建制，番号为“巢大”（团长兰祥同志，政委余明同志），使七师主力部队更加充实和加强。

七师初创时期，我们采取荫蔽发展方针，第一步向南、向西发展，第二步是向东、向北发展。这时，我们四面八方同时积极发展，一方面加强打击敌伪，拔除许多可以拔除的敌伪据点，如土桥、临江坝、三官殿、汤家沟、黄山寺、螺丝滩、南义等处；一方面派出精干的武装部队，深入敌后，开辟广宽的新游击区。

皖江地区抗日力量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敌伪顽的仇视和痛恨，他们加紧向我进行“扫荡”。特别自1942年起，日寇和大别山桂顽（广西反共军），一唱一和，一呼一应，向我巢无中心区轮流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先是日寇调兵遣将，从南京、江浦、芜湖、铜陵等处，抽调一一六师团、十五师团及伪军共6000多人，作远距离的突然增兵。3月17日，分别由巢县、东关、襄安、开城桥、横文桥、盛家桥、黄姑闸、散兵等地

出动，从东西南=二面向我巢无中心区进行奔袭“扫荡”，企图把七师首脑机关和在巢无地区的主力部队，完全压缩在背靠巢湖方网不大的巢南银屏山区，使我跳不出包围圈。我巢无地区主力部队当即在大王家、银屏山、石涧埠等地与日寇展开猛烈激战，给敌人重大杀伤。黄昏时分，银屏山区周围山头上狼烟四起，这是日寇在放火，发出联络信号。师指挥机关当机立断，把退人山区的部队、机关、群众组织起来，分路进行突围。当夜狂风暴雨，天空黝黑，但突围部队不畏雨淋寒冷，翻山越岭，克服重重艰难，终于完全冲出了包围圈，使日寇围歼我主力的计划完全落空。18日起，日寇在银屏山区进行搜山，大肆烧杀奸掳，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破坏，我主力部队即在敌人侧背不断进行袭击，地方武装与民兵也广泛展开“麻雀战”。同时，我含和、沿江、皖南等各个支队的部队，趁敌后方空虚，纷纷向东关、开城桥等敌伪据点进行猛袭，有力地配合巢无中心区的反“扫荡”战斗。经过两周激战，杀伤敌伪300多人，终将日寇的第一次大“扫荡”全部粉碎。日寇死不甘心，4月30日又集中2000兵力，向我巢无中心区进行第二次“扫荡”，前后历时六天。在我根据地军民奋力反击下，第二次“扫荡”也被粉碎了，最后，日寇不得不退回乌龟壳。

日寇两次“扫荡”失败后，1937年7月上旬，突然从白湖南北两端的黄姑闸、盛家桥两个据点撤退，有计划地放开缺口，使我巢无中心区暴露在大别山国民党反共军的面前，让皖西地区的桂顽向我巢无地区进攻。果然不久，桂顽即猖狂地向我巢无中心区发动了两次规模巨大的侵犯。11月2日，桂顽一七六师五三八团由盛家桥出动，经笑泉口，突然侵入我中心区严家桥、牌楼等地。这些顽军与日寇一模一样，所到之处即大肆烧杀奸掳，对根据地疯狂破坏。我根据地军民奋起抗击，顽军不敢久留，于4日仓促溃退。11月20日，桂顽变本加厉，纠集一七六师主力及龙炎武的第八游击纵队等约10个营的兵力，分三路向槐林嘴、笑泉口、魏家坝一线进攻。桂顽并带了自上而下的一套党政机构人员，企图在搞垮我巢无中心根据地后，实行长期占领。我主力部队当即在磨盘山一带进行抵抗，凭借根据地数万军民日夜赶筑的磨盘山强固阵地，与顽军展开猛烈激战。三天两夜间，奋勇地打退了顽军10多次进攻。22日傍晚，我主力部队一部以猛虎下山之势，突然向磨盘山以西前后垄一带进行出击，经数小时搏斗，给这一路顽军以歼灭性打击，全歼顽军1100余人（内含生俘顽军第八游击纵队第二支队长郑其昌以下100多人），缴

获迫击炮一门及许多机枪、步枪、弹药。顽军在我沉重打击下，手忙脚乱，全线崩溃，根据地军民获得了反顽自卫斗争的空前大捷。

1943年这一年，是皖江地区反“扫荡”、反“摩擦”斗争空前紧张、艰苦的一年。在七师健儿的打击下，日寇、桂顽士气消沉，我军士气则日益旺盛，广大群众斗争情绪更加高涨，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壮大。

同一时期，我皖南地区、含和地区、沿江地区的力量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皖南地区部队在无东取得了反伪化斗争的胜利。1942年相继攻克临江坝、三官殿、汤家沟等伪军据点，全歼伪军刘子清部一个连，粉碎了日寇蚕食、分割、伪化政策；并在皖南铜陵、繁昌、芜湖一带对日伪不断进行袭击，攻克凤凰山据点；还在泾（县）太（平）宣（城）地区进一步加强了游击战争。在含和地区，我军主力迅速打开局面，在短短的日子内连续不断地攻克了黄山寺、娘娘庙、螺丝滩、百旺市、南义等伪军据点，打了许多歼灭战，使含和地区获得了很大发展，并进一步开辟了江浦、全椒地区，建立了与兄弟部队二师的交通线，沟通了我师与军部、二师的联络。我沿江地区部队则恢复了桐东的游击根据地，并在大别山潜（山）宿（松）望（江）地区胜利地与兄弟部队五师会师。

在加强对敌军事斗争的同时，我们抓紧开展敌伪军工作。在皖江地区，开展敌伪军工作的特点是发动党政军民一齐动手来做。对日寇，主要是进行政治瓦解，经常编印各种的日文传单、画片，加强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宣传，激发日军下层士兵的厌战、反战情绪。有些群众与日军士兵混熟了，常常以手提小篮送鸡蛋给“太君”吃为名，篮底就垫着传单，久而久之，读我宣传品成了不少日军士兵一种“嗜好”。通过这些工作，我们曾在无东、铜陵等处，争取少数日军士兵与朝鲜籍士兵拖枪向我投降。对伪军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中下层，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伪军亲属关系，晓以民族大义，叫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时机和条件成熟时，就争取他们起义。有的地方，则利用伪军关系替我们搞情报，买枪支、子弹，或掩护我们在日寇统治区采购布匹、机器、电料、纸张、医药等用品。由于我们的群众工作一直深入到敌伪军据点内，因此，不仅能够及时、正确地掌握敌伪各种情况，而且还可以在反“扫荡”战斗中，在敌伪军据点附近甚至敌伪军据点内，由群众掩护，安置一部分病弱妇幼人员。

七师从成立起，就感到武器弹药不足。以后几年部队发展很快，虽

然在战斗中不断有所缴获，但武器弹药仍然感到不够充裕。除了通过各种关系向伪军购买一些外，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千方百计进行兵工生产。在原有小型修械所的基础上，从敌占区设法买来一些机器、材料，自己熬硝搞火药，逐步建设起一个初具规模的兵工厂。这个厂适应战争的需要，制造了大批手榴弹、枪榴弹、子弹、地雷、石雷，并制造出掷弹筒。我们的兵工生产是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不仅设备、物资困难，而且由于战争频繁，生产不能持续进行。环境紧张时，人员转移，环境较稳定时，就紧张地进行生产。在制造技术上，经过不断试验、探索，并在应用中不断地加以改进，技术不断提高，像地雷、石雷等都做得很好，不仅威力很大，并且使用简便，地方民兵都能很快学会使用。

我们一面打仗，一面利用战斗空隙抓紧进行军队建设。部队利用战斗空隙，抓紧学习军事技术，休整时间较长时，就掀起大练兵热潮。军事训练的内容，除学习基本动作外，主要学习三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每逢大的练兵运动，到处成了课堂和操场，干部、战士起早摸黑进行练习，通信员在送信时，干部在出差时，炊事员在挑水、淘米时，也经常利用空隙，进行投弹和瞄准练习。部队中广泛推行群众性的练兵方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大家当先生，大家当学生。同时，战士与战士、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之间，掀起热烈的竞赛。经过练兵运动，部队军事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如独立团四连全连投弹平均达41米，白湖团战士刘玉宝同志投弹达59米，成为“优秀投弹手”。由于频繁的战斗锻炼与平时的训练，使七师主力部队战斗力一步步提高。

皖江地区地方武装和民兵活动也极为活跃。地方武装每个区都有警卫队，经常在战斗中配合主力作战。1943年第二次反“扫荡”中，无为县新民区警卫队与敌人进行了一整天的战斗。巢县、盛家桥及襄安、无为之间的公路、电线，几乎每夜都遭地方部队破坏。槐林、高林、分路口、横步桥等地敌伪据点，不断遭我各区警卫队袭击。民兵组织分为基干民兵与一般自卫队。基干民兵由原来各个乡的青年队、模范队组成，每乡三五十人，不脱离生产，平时每月有3天时间进行训练，平时的任务是维持治安和社会秩序，捕捉汉奸、特务、土匪，战时配合军队作战，就地游击，打麻雀战，并掩护群众转移，帮助群众进行清室空野。一般自卫队的任务是担负侦察、向导、送信、放哨、打更、捉奸细及帮

助军队抬担架、运送武器、打扫战场。地方武装和民兵，无论在战时或平时，对巩固和发展皖江解放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解放区的不断发展，皖江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也不断巩固和扩大。七师刚成立时，只设有含和巢无行政办事处，以后又设无为县政府，含和行政办事处和桐东行政办事处。随着政权逐渐发展，1942年成立了皖江行政公署，由吕惠生同志任主任，张恺帆、魏文伯同志任副主任。铜陵、繁昌、南陵、宣城、青阳地区成立了皖南专员公署。和县、含山、巢县、江浦、全椒地区成立了含和专员公署。贵池、东流、桐城、安庆地区成立了沿江行政办事处。巢无庐地区专员公署则由皖江行政公署兼顾。在各专员公署下面，按行政区域划分，设县政府或行政办事处。皖江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遵照党的政策实行三三制，我们广泛地吸收了党外的抗日民主进步人士、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政权工作。在县级以上的行政地区内，普遍成立了参议会，广泛地团结了皖江地区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战建设事业。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我们在根据地内开展了一个坦白运动，一方面发动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一方面号召反革命特务分子向党坦白自首。我们坚决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从而清除了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我们对根据地内的土匪实行了清剿，对受敌伪顽操纵利用的大刀会和其他封建会门组织，分别进行了争取或瓦解工作。这样，就使根据地内社会秩序比较安宁，匪盗和小偷几乎绝迹，群众都可安心生产，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景象，在抗日民主政权的阳光下，广大群众过着自由幸福的日子。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与巩固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我们在皖江解放区内普遍建立了农抗、妇抗、青抗等各级抗联群众团体，并建立了盘查哨、瞭望哨、递步哨等群众性抗日组织，组织老人、妇女、儿童积极参加这些工作，使特务奸细寸步难行。为了切实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敌热情，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据1944年临江行政办事处5个区的统计，执行减租佃田共32.5万多亩，减下租稻25万多公担，受益佃农近9万户，近38万人，平均每人增加收入6斗7升。在实行二五减租后，人民生活发生显著变化。临江六洲乡六洲村100多户农民，减租后3年中有40％的佃农上升为贫农。湖南皂角树村40多户中，减租前仅有1户不缺粮，有22户每年缺两三个月

粮，15户粮荒讨饭，3户经常讨饭，减租后都有饭吃，有的还有余粮。

为了进一步改善与提高人民的生活，皖江地区在战争频繁的情况下，仍不断发动和组织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944年，全皖江地区增加种植棉花数万亩，养鱼1000多万条。我们还发动群众大力开垦沿江洲地，在圩地山区也组织开荒，如湖东一地，1944年一年内就开荒6000多亩。在部队中，同样掀起了生产热潮。部队生产主要是大量种植杂粮、蔬菜及养猪养鸡，干部、战士起早摸黑，投入开荒生产，各个部队种的蔬菜常能做到自给。这不仅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群众负担，并且加强了军民关系，提高了干部战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自觉性。

七师是皖江人民的子弟兵，七师与皖江人民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结成了血肉关系。为了进一步密切军队、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从1942年起，我们普遍开展拥政爱民优抗运动，特别在春节期间更注意加强这项工作，所有干部战士，都要做到服从与执行政府法令，爱护根据地的一切财富，帮助群众进行生产，武装保卫群众耕作收割，实行满缸运动等等，凡是对群众有利的事，战士都抢着去做。在政府及群众方面，普遍实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组织代耕、慰劳），动员老兵归队，帮助军队做鞋，组织慰问伤病员及战后慰劳军队等。由于拥爱运动的大力开展，军队、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团结更为加强，军民之间的关系亲似鱼水。1944年，在皖江地区掀起了参军热潮，在“抗日保家，参军光荣”的号召下，根据地内广大青年积极参军，有些宗族大开祠堂宗门，动员与欢送宗族子弟参军，并以宗祠为单位，掀起了参军比赛热潮。湖东尚礼有14姓宗族组织了宗族参军委员会，进行各姓子弟的参军工作。在参军运动中，送贺匾，送光荣捷报，披红戴花，锣鼓喧天，广大人民把参加我军视为无上光荣。当时，皖江地区内流行着一支参军歌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子弟兵，为国家，为人民，参军顶光荣，抗日是英雄。”

皖江地区的党政机关和军队利用战斗间隙，开展整风运动。1943年以前，着重学习文件，领会整风精神，团以上干部集中学习两期。1943年后，整风进一步深入，全体干部在弄通整风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普遍进行了思想检查和历史反省，并写了整风自传。通过整风，大大提高了部队政治素质，加强了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团

结，为战胜相持阶段中的困难和准备对日寇的大反攻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皖江地区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也相当活跃。七师成立时，即创办了《战斗报》，地方出版了《新无为报》。1942年3月合为《大江报》。《大江报》是皖江区党委的机关报。七师政治部则出版《武装报》。各个地区、支队、独立团也都有小报。1944年，皖江地区设立了印刷厂，《大江报》和《武装报》都改为铅印，并用铅印出版了《论联合政府》等书籍。这些报纸书籍，是皖江地区军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通过这些报纸，使处在敌人重重封锁下的敌后广大军民，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党的各项政策及全国各敌后根据地和本地区的斗争、发展情况。部队的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各种节日教育，并利用战斗空隙开展文化学习，进行扫盲工作。部队文娱工作开展得很好，除师、支队有文工团、队外，连队也经常根据真人真事，自编自唱。每年5月，只要没有战斗任务，各个部队都开展军政文娱体育大竞赛。我们所处的环境虽然很紧张，物质生活也很艰苦，布衣素食，津贴费很少，但部队政治情绪始终十分高涨，部队生活十分活跃，充满着欢乐和进步的空气。“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就是我们当时生活的生动写照。皖江地区地方文化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全区创办无为中学一所，学生有300人，各个区、乡普遍设立小学，都采用了新的课本上课。各个乡及大的自然村普遍建立了农民识字班和夜校，大力进行扫盲工作。

由于我们认真贯彻了党中央抗日十大政策，因而使皖江地区越战越大，不断巩固，不断发展，为胜利进行反攻准备了充分条件。

1945年初，正当我师积极准备反攻之时，桂顽一七六师主力及土顽一部共三个团，由桂顽师长李本一率领，丧心病狂地向巢无中心区进行第三次侵犯。我们为保存反攻日寇的有生力量，先将主力隐蔽，并在根据地内实行坚壁清野，以武工队在顽军侧后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扰乱、袭击、困饿敌人，最后以主力猛烈出击，桂顽孤军深入，四处受敌，不得不狼狈逃跑，我根据地更趋巩固。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于1944年冬起，我们即向敌伪薄弱部分广泛出击，先后攻克了张家疃、塔桥等10多处敌伪据点，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1945年4月间，兄弟部队三师独立旅由旅长覃健同志率领，奉

令开抵皖江地区，归七师建制。他们在行军途中，首战巢县黄龙岗，给予日寇重大打击。独立旅到达后，使皖江地区反攻日寇的实力更为雄厚。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日寇迅速投降，全国敌后解放区军民奉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对日寇举行大反攻、大进军。我七师各部亦广泛进入反攻。王师所至，所向披靡，先后解放了无为城、凤凰颈、襄安、运漕、望城岗、雍家岗、陶厂、白渡桥等敌伪重要据点40多处，我皖南部队在解放了铜陵、繁昌境内沿江各据点后，曾攻入芜湖，歼敌一部，并一度占领了芜湖一部分市区。在大反攻后的20多天时间内，歼灭日寇和伪军警卫三师、护国独立师等近万名，俘虏5000多人，缴获各种炮和轻重机枪数百挺，步枪数千支，大大改善了我师装备。我师的胜利大反攻，使皖江解放区全体军民欢欣鼓舞，欢声雷动。自1937年抗战以来，度过八年艰难的岁月，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

日寇投降以后，我党为了国内的和平民主团结，为了顾全大局，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伟大的人民力量面前，国民党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我党素以全国和平民主团结利益为重，忠实地履行了与国民党谈判时所允诺的让步。我师自1945年9月起分批撤出皖江根据地，与皖江数百万父老兄弟姐妹挥泪忍痛告别。为了继续领导皖江人民的民主斗争，我们北撤时对地方党作了安排，在皖中由桂林栖、钟大湖同志领导党的组织，在皖南由胡明、杨明同志领导党的组织，与皖中皖南广大革命人民紧密地站在一起，继续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

三

新四军七师在皖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对全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华中杀伤与牵制了大批敌伪军。自1941年七师成立，到1945年撤离皖江地区，约五年的时间中，七师健儿与敌伪军进行千百次的英勇战斗，杀伤了大批敌伪军的有生力量，缴获各种炮、轻重机枪、步枪和弹药很多，取得辉煌胜利，同时又牵制了敌人大批军事力量。日寇为了保护其傀儡统治中心南京的安全，为了保护长江、淮南路、津浦路这些交通要道，不得不在皖中、皖南布下重兵，其中有日寇一一六师

团的三十三联队（分置于铜陵、黄姑闸、襄安、刘家渡一线），十五师团的高田联队（分布于巢县、炯炀桥、开城桥、无为城、裕溪口、和县、含山一线），仓枪联队（分布于芜湖荻港一线），十三混成旅团（分布在淮南铁路合肥至炯炀河一线），伪军护国救民独立师刘子清部（驻无为城、三官殿、汤家沟、新沟、姚王庙、新板桥一线），第一方面军第六师沈席儒部（驻巢县、含山、和县、炯炀河、盛家桥等地），皖中清乡司令吴道南部（驻撮镇、桥头集、下塘集、店埠、忠庙等地），和县反共自卫团曹良文部（驻和县城、西埠、孙元堡、后港桥一带），另有安庆保安团、含山反共自卫团、巢北清乡队等杂牌伪军，都经常处于我军打击之下。

第二，在皖中皖南创造了大片根据地。七师刚成立时，活动区域极为狭小，只有巢无、铜陵等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已逐步发展、扩大为沿江两岸从东（江浦）到西（安庆附近）长约500多里，由南（南陵、青阳）到北（合肥）长约300多里的广大游击区，包括无为、巢县、庐江、桐城、和县、含山、江浦、全椒、繁昌、铜陵、芜湖、宣城、青阳、至德、绩溪、宁国、泾县、旌德、太平、潜山、舒城、望江、怀宁、宿松、太湖等约30个县的地区。解放国土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00万。其中巢无、和含、皖南（铜繁、无东、无南）、沿江（白湖东南、桐东）等处是较为完整和巩固的根据地。上述广大游击区，大部分是新开辟的。这样，我们就在皖中、皖南沿长江两岸广大土地上拔去了“太阳旗”，摧毁了日寇汉奸的反动黑暗政权，创立了辽阔的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民主的旗帜在皖中南解放区上空高高飘扬，广大沦陷区国土重见光明，千百万在敌伪暴虐统治蹂躏下的人民获得解放。当时沦陷区人民在日寇汉奸统治下痛苦呻吟，大后方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颠沛流离，而解放区人民虽在战争烽火中却过着幸福自由、欣欣向荣的生活。这是多么强烈鲜明的对照！皖江解放区是全国19个大解放区之一，它的存在和发展，解放区军民英勇斗争的模范事迹，解放区内的民主、先进设施及其政治影响，向西扩大到整个大别山，远及鄂豫皖边区；向南扩大到整个皖南地区，远及浙赣线后方；周围敌占区人民都把希望与前途寄托在解放区身上。

第三，配合全党全军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与全国各解

放区军民一起，对日寇进行了胜利的大反攻。七师的成立和发展，首先配合全党全军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粉碎了亲日派一手挑起的分裂、内战、投降危机，稳定了全国团结抗战局面，证明了日寇和顽固派根本无法消灭顽强不屈的敌后抗日力量，而且经过血的斗争、血的洗礼，敌后抗日力量比以前更加发展、更加壮大了。这样，就大大地坚定和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信心。经过五年来的斗争，我们积极打通了与各兄弟师以至华北广大解放区的联系，使皖江地区成为华中我军反攻日寇的一块重要前进基地和跳板。五年来，我们发展、锻炼、积蓄了反攻力量。1945年，配合全国敌后解放区各路大军，对日寇进行了大反攻、大进军，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第四，创造了一支强大的抗日革命队伍。五年来，在敌顽频繁的夹击中，七师的力量获得了锻炼和发展，部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建立时不足2000人，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夜，已是一支3万人（不包括独立旅）的强大人民武装，这支武装后来成为解放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它保存与培养了大批干部，这些干部散布在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大都成了各项工作中的骨干。皖中南抗日烽火的熊熊燃烧，抗日力量的飞跃发展，再一次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星火燎原”这一真理的正确。

现在回忆起来，这些胜利是怎样取得的呢？

首先，应该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华中局和军部的直接领导。党中央和毛主席远在延安，虽然没有直接发钱发枪给我们，但是给了我们许多英明正确的指示。特别是当我们处在最困难、最紧张的时候，依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增强了信心，取得了办法，度过了像皖南事变后那样艰难的局面。依靠党中央和毛主席规定的十大政策，使我们胜利地度过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巩固和发展了解放区，壮大了抗日力量。华中局和军首长同时给了我们许多具体指示，调配了许多干部，调拨了一部分主力，使七师部队变得更加坚强。此外，各兄弟部队也给了我们许多帮助，不仅在调剂干部、建军经验、战斗经验等方面给了我们巨大帮助，而且在对顽作战中，我们还常常得到兄弟师的直接支援。

其次，应该归功于皖江解放区广大群众的支持。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皖江人民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了我师极大支援，使我师获得了

不断的胜利和发展。在反“扫荡”、反伪化、反顽自卫斗争中，皖江人民经历了严重考验，与七师相依为命，始终紧紧站在一起，与敌伪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七师和皖江地区抗日斗争的胜利，与皖江人民的巨大帮助是完全分不开的。敌伪顽每次侵犯，都在根据地内大肆进行破坏。日寇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而顽军的残暴比日寇有过之无不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顽军一七六师团长周雄杀人不眨眼，比野兽还凶恶。敌伪顽的暴行，激起了根据地人民的极大仇恨，大大提高了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决心。皖江人民从实际生活中懂得，只有依靠七师，壮大七师，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幸福生活才有确切保障。因此，在整个抗日时期，他们表现了无比的革命热情，帮助我军挖河、搜集船只、作船工、作侦察、做向导、运弹药、运粮食、送伤病员，从各方面给我军极大支援，为争取抗日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应该归功于皖江地区党政军民全体干部和广大战士的英勇奋斗。皖江地区的广大干部、战士，在敌伪顽斗争中无比英勇顽强，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在最艰苦、最紧张的情况下，绝不畏缩退却。如1944年反顽自卫斗争中，坚持在周家大山上的独立团四连的一个排，在张排长率领下，与数十倍于我的顽军作战，给顽军重大打击，激战一天，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排23勇士无一动摇，全部壮烈牺牲。又如在桐东斗争中，我县委部长叶明同志（女）不幸被桂顽俘虏，受尽顽军鞭笞摧残。在反共派的审讯中，叶明同志义正词严地申斥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恶，在顽军血腥的刺刀下，威武不屈，从容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当地群众看了，莫不感动与痛哭。还有不少同志，在过江时与日寇遭遇，战斗到子弹打完，宁投江殉难，决不让生俘。在五年艰苦的斗争中，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皖江解放区的广大土地，洒遍了我们烈士的鲜血。可以说，皖江解放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用革命先烈、革命战士的鲜血换来的。在抗战中，皖江地区仅团县级以上干部英勇牺牲的，即有桂蓬洲、胡继亭、刘全、熊梦辉、肖辉锡、张学文、江河流、郑行福、兰祥、罗保濂、袁大鹏、吕惠生、郭仪鸿、黄彬、顾士多、曾宪忠、胡金龙、鲁生、苏拓夫、叶明（女）、宏超等同志。“吃水不忘掘井人”，对于在伟大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先烈，我们应当以崇敬的心情，永远纪念他们。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劲旅，驰骋大江南北，纵横敌后战场，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了游击战争，在黄桥战役、车桥战役等诸多战役中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铸就抵抗侵略的铜墙铁壁，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抗战时期，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30余万人，有力支持了正面战场作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收录了叶挺、项英、陈毅等26位新四军将领31篇关于新四军抗战的亲历文章，基本涵盖了抗战期间新四军重要将领及其参加的重大战役及事件。